
乾隆大藏经
此土著述


透客經典
xtoucher

# 目录

观音义疏二卷

观音义疏记三卷

法界次第初门三卷

修习止观坐禅法要二卷

观音玄义二卷

观音玄义记四卷

四念处四卷

天台四教仪一卷

维摩诘所说经注十卷

## 注维摩诘经序

### 后秦释僧肇述

　　维摩诘不思议经者。盖是穷微尽化。绝妙之称也。其旨渊玄。非言象所测。道越三空。非二乘所议。超群数之表。绝有心之境。眇莽无为而无不为。罔知所以然而能然者不思议也。何则夫圣智无知而万品俱照。法身无象而殊形并应。至韵无言而玄籍弥布。冥权无谋而动与事会。故能统济群方。开物成务。利见天下于我无为。而惑者睹感照。因谓之智。观应形则谓之身。觌玄籍便谓之言。见变动而谓之权。夫道之极者岂可以形言权智而语其神域哉。然群生长寝非言莫晓。道不孤运。弘之由人。是以如来命文殊于异方。召维摩于他土。爰集毗耶共弘斯道。此经所明统万行则以权智为主。树德本则以六度为根。济蒙惑则以慈悲为首。语宗极则以不二为门。凡此众说皆不思议之本也。至若借座灯王请饭香土手接大千室包乾象。不思议之迹也。然幽关难启。圣应不同。非本无以垂迹。非迹无以显本。本迹虽殊而不思议一也。故命侍者标以为名焉。大秦天王俊神超世玄心独悟。弘至治于万机之上。扬道化于千载之下。每寻玩兹典以为栖神之宅。而恨支竺所出理滞于文。常恐玄宗坠于译人。北天之运运通有在也。以弘始八年岁次鹑火一命大将军常山公右将军安成侯与义学沙门千二百人。于长安大寺请罗什法师重译正本。什以高世之量冥心真境。既尽环中。又善方言。时手执梵文口自宣译。道俗虔虔一言三复。陶冶精求务存圣意。其文约而诣。其旨婉而彰。微远之言于兹显然矣。余以闇短时预听次。虽思乏参玄。然粗得文意。辄顺所闻为之注解。略记成言述而无作。庶将来君子异世同闻焉。

## 维摩诘所说经卷第一

　　什曰。维摩诘秦言净名。即五百童子之一也。从妙喜国来游此境。所应既周将还本土。欲显其淳德以泽群生。显迹悟时。要必有由故命同志诣佛。而独不行。独不行则知其疾也。何以知之。同志五百共遵大道。至于进德修善。动静必俱。命净国之会业之大者。而不同举明其有疾。有疾故有问疾之会。问疾之会由净国之集。净国之集由净名方便。然则此经始终所由良有在也。若自说而观则众圣齐功。自本而寻则功由净名源其所由故曰维摩诘所说也。肇曰。维摩诘秦言净名。法身大士也。其权道无方隐显殊迹。释彼妙喜现此忍土。所以和

光尘俗因通道教。常与宝积俱游为法城之侣。其教缘既毕将返妙喜。故欲显其神德以弘如来不思议解脱之道。至命宝积独诣释迦自留现疾。所以生问疾之端建微言之始。妙唱自彼故言其说。竺道生曰。维摩诘者此云无垢称也。其晦迹五欲。超然无染。清名遐布。故致斯号。贵名求实者必重其说。说本表实。重之则终得所求。因斯近接有过圣言矣。肇曰。经者常也。古今虽殊。觉道不改。群邪不能沮。众圣不能异。故曰常也。

　　一名不可思议解脱。

　　肇曰。微远幽深二乘不能测。不思议也。纵任无碍尘累不能拘。解脱也。此经始自于净土。终于法供养。其中所明虽殊。然其不思议解脱一也。故总以为名焉。上以人名经。此以法名经。以法名经所以标榜旨归。以人名经所以因人弘道者也。

佛国品第一

　　什曰。经始终由于净国。故以佛国冠于篇也。

如是。

　　肇曰。如是信顺辞。夫信则所言之理顺。顺则师资之道成。经无丰约。非信不传。故建言如是。

我闻。

　　什曰。若不言闻则是我自有法。我自有法则情有所执。情有所执诤乱必兴。若言我闻则我无法、则无所执。得失是非归于所闻。我既无执彼亦无竞。无执无竞诤何由生。又云爱有二种。一五欲爱。二法爱。外道出家能断欲爱不断法爱。故情有所执。佛弟子兼除二爱。法爱既尽执竞都息。经始称我闻存于此也。肇曰。出经者明己亲承圣旨无传闻之谬也。

一时。

　　什曰。说经时也。肇曰。法王启运嘉集之时也。

佛在毗耶离。

　　什曰。据佛所在方也。毗言稻土之所宜也。耶离言广严。其地平广庄严。肇曰。毗耶离国土名也。秦言广严。其土平广严事因以为名

也。

庵罗树园。

什曰。庵罗树其果似桃而非桃也。肇曰。庵罗果树名也。其果似桃而非桃。先言奈氏事在他经。

与大比丘众八千人俱。

肇曰。比丘秦言或名净乞食。或名破烦恼。或名净持戒。或名能怖魔。天竺一名该此四义。秦言无一名以译之。故存义名焉。别本云摩诃比丘僧八千人俱。什曰。共闻经人也。举时方人三事以证其所闻也。摩诃秦言大亦言胜亦言多。于一切众中最上。天人所宗故言大。能胜九十六种论议故言胜。其数八千故言多。比丘秦言破烦恼亦言乞士。除五种邪命养法身故言乞士。比丘菩萨不合数者。以比丘尽是肉身。菩萨多是法身。身异故。若肉身菩萨未正位取证心异故。以二因缘比丘菩萨不合说也。所以先罗汉后菩萨者。人谓菩萨未尽诸漏智慧未具。罗汉三漏既尽智慧成就。随人情所推以为先后耳。

菩萨三万二千。

肇曰。菩萨正音云菩提萨埵。菩提佛道名也。萨埵秦言大心众生。有大心入佛道名菩提萨埵。无正名译也。别本云菩萨三万二千得大神通。什曰。大士凡有三种。一者出家二者在家三者他方来。复次一者结业身。二者法身。此中菩萨多是法身。然应感之形与物同迹。物或齐其所见而生劣想。故举大数然后序德也。梵本云。神通智慧本事已作。六度诸法即通慧之因。通慧之因即本事也。

众所知识。

肇曰。大士处世犹日月升天。有目之士谁不知识。别本云。众所敬仰。什曰。梵本云。多知多识。显德应时故物咸知识。物咸知识故敬之者众。此义则出也。

大智本行皆悉成就。

肇曰。大智一切种智也。此智以六度六通众行为本。诸大士已备此本行。

诸佛威神之所建立。

什曰。佛威神建立言佛所念也。为佛所念则莫能沮坏。犹如鱼子

为母所念必得成就也。肇曰。天泽无私不润枯木。佛威虽普不立无根。所建立者道根必深也。

为护法城受持正法。

什曰。法城即实相法也。使物无异见故言护也。复次一切经法皆名法城。护持宣布令不坏也。有能持正法者亦兼护之也。肇曰。外为护法之城。内有受持之固。

能师子吼。

肇曰。师子吼无畏音也。凡所言说不畏群邪异学。谕师子吼众兽下之。师子吼曰美演法也。

名闻十方。

什曰。上言多知多识者谓现迹二方化淳一国。物沾其惠又识其人。今云名闻十方者。谓道风遐扇闻其名也。肇曰。行满天下。称无不普。

众人不请友而安之。

什曰。为利有二种。若今世后世。物以利交故请而后动。圣以慈应故不祈而往。往必与亲。亲必为护。故曰不请友而安之。肇曰。真友不待请。譬慈母之赴婴儿也。

绍隆三宝能使不绝。

肇曰。继佛种则三宝隆。别本云。兴隆三宝能使不绝。什曰。非直显明三宝宣通经法之谓也。谓能积善累功自致成佛。成佛则有法。有法则有僧。不绝之功事在来劫。今言不绝则必能也。又于其中间自行化人。我既化人人亦化物。物我俱成。三宝弥隆。众生无尽故三宝亦不绝也。

降伏魔怨制诸外道。

什曰。魔四魔得无生忍烦恼永断故降欲魔。得法身则更不得身故降身魔。无身则无死故降死魔。无三魔则波旬不得其便故降天魔也。伏外道如令舍利弗与外道论议。七日七夜然后得胜。斯其类也。肇曰。魔四魔也。外道九十六种道也。

悉已清净永离盖缠。

什曰。离盖缠有三种。一者持戒清净盖缠不起。二者世俗道断。断而未尽。当其不起亦名为离。此中得无生法忍灭尽离也。肇曰。盖五盖缠十缠。亦有无量缠。身口意三业悉净则盖缠不能累也。

心常安住无阂解脱。

什曰。不思议解脱即其类也。于事无阂故言无阂。无阂故解脱。或于一事乃至百千。或于一国至恒沙国。于中通达自在无阂。未能如佛一切无阂。肇曰。此解脱七住所得。得此解脱则于诸法通达无阂。故心常安住也。

念定总持辩才不断。

肇曰。念正念。定正定。总持谓持善不失持恶不生。无所漏忘谓之持。持有二种。有心相应持。不相应持。辩才七辩也。此四是大士之要用故常不断别本云。其念不远断乃至辩才成就。什曰。念者无上道念也。不断。不中断也。不断义通贯下三法也。菩萨得此四法深入坚固。迳身不失历劫愈明。故言不断也。

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及方便力无不具足。

什曰。上言道念不断。道念不断然后具行六度六度具足自事已毕。自事已毕则方便度人。度人之广莫若神通。神通既具乃化众生。如是次第如后净国中说也。肇曰。具足谓无相行也。七住已上心智寂灭。以心无为故无德不为。是以施极于施而未尝施。戒极于戒而未尝戒。七德殊功而其相不异乃名具足。方便者即智之别用耳。智以通幽穷微决定法相。无知而无不知谓之智也。虽达法相而能不证。处有不失无。在无不舍有。冥空存德。彼彼两济。故曰方便也。

逮无所得不起法忍。

什曰。有识已来未尝见法。于今始得能信能受。忍不恐怖。安住不动故名为忍。肇曰。忍即无生慧也。以能堪受实相故以忍为名。得此忍则于法无取无得心相永灭。故曰无所得不起法忍也。

已能随顺转不退轮。

肇曰。无生之道无有得而失者不退也。流演圆通无系于一人轮也。诸佛既转此轮。诸大士亦能随顺而转之。别本云。转不退转法轮。什曰。法轮无生忍也。以轮授物。物得此轮故名转。授者得而不失名不退转。自乘转进亦名为转也。

善解法相知众生根。

　　肇曰。诸法殊相无不解。群生异根无不知也。

盖诸大众。

　　什曰。梵本云。众不能盖。众不能盖明其超出。今言盖众其言亦同也。

得无所畏。

　　什曰。菩萨自有四无畏。非佛无畏也。恐畏之生生于不足。无不足故无畏。能说而不能行亦所以畏也。今能说能行故无畏也。能说能行名曰法也。肇曰。菩萨别有四无畏。一得闻持总持。二知众生根。三不见有能难己使己不能答者。四随问能答善决众疑。有此四德故能映盖大众也九十六种外道各有部众故言诸也。

功德智慧以修其心相好严身色像第一。

　　什曰。明备此德所以无畏也。肇曰。心以智德为严。形以相好为饰。严心所以进道。饰形所以靡俗。

舍诸世间所有饰好。

　　什曰。色相璎珞饰好已备故不假外饰也。肇曰。为尊形者示严相耳。岂俗饰之在心哉。

名称高远踰于须弥。

　　肇曰。名自有高而不远远而不高。前闻十方取其远也。今踰须弥取其高也。高谓高胜也。

深信坚固犹若金刚。

　　肇曰。七住已上无生信不可坏也。

法宝普照而雨甘露。

　　肇曰。法宝光无不照照痴冥也。泽无不润润生死也。喻海有神宝能放光除冥亦因光能雨甘露润枯槁也。

于众言音微妙第一。

肇曰。殊类异音既善其言而复超胜。

深入缘起断诸邪见有无二边无复余习。

肇曰。深入谓智深解也。解法从缘起则邪见无由生。有无二见群迷多惑。大士久尽故无余习。

演法无畏犹师子吼。

什曰。上明一切时无畏。此明说法无畏。上师子吼明德音远振。此明能说实法。众咸敬顺犹师子吼威慑群兽也。

其所讲说乃如雷震。

什曰。正智流润譬如天雨。辩者发响犹如雷震。人有慧而不辩或辩而无慧。既云无畏又言雷震。明其辩慧兼也。肇曰。法音远震开导萌牙。犹春雷动于百草也。

无有量已过量。

肇曰。既得法身入无为境。心不可以智求。形不可以像取。故曰无量。六住已下名有量也。

集众法宝如海导师。

肇曰。引导众生入大乘海采取法宝使必获无难。犹海师善导商人必获夜光也。

了达诸法深妙之义。

肇曰。如实义也。

善知众生往来所趣及心所行。

肇曰。六趣往来心行美恶悉善知也。

近无等等佛自在慧十力无畏十八不共。

什曰。诸佛智慧无与等者。而此佛与等。复次实相法无有等比。唯佛与等。菩萨邻而未得故言近也。肇曰。佛道超绝无与等者。唯佛佛自等故言无等等。所以辩其等者明第一大道。理无不极。平若虚空。岂外降之有也。自在慧者。十力四无所畏十八不共即其事也。大士虽未全具佛慧。且以近矣。

关闭一切诸恶趣门而生五道以现其身。

　　肇曰。法身无生而无不生。无生故恶趣门闭。无不生故现身五道也。

为大医王善疗众病应病与药令得服行。

　　肇曰。法药善疗谕医王也。

无量功德皆成就。

　　肇曰。无德不备也。

无量佛土皆严净。

　　肇曰。群生无量所好不同。故修无量净土以应彼殊好也。

其见闻者无不蒙益。

　　肇曰。法身无形声。应物故形声耳。岂有见闻而无益哉。

诸有所作亦不虚捐。

　　肇曰。功不可虚设。别本云。所作不虚。什曰。所作必成。兼以度人。故不虚也。

如是一切功德皆悉具足其名曰等观菩萨不等观菩萨等不等观菩萨。

　　什曰。等观四等观众生也。不等智慧分别诸法也。等不等者兼此二也。

定自在王菩萨。

　　什曰。于诸定中得自在也。

法自在王菩萨。

　　什曰。说诸法中得自在也。

法相菩萨。

　　什曰。功德法相现于身也。

光相菩萨。

　　什曰。光明之相现于身也。

光严菩萨。

　　什曰。光明庄严也。

大严菩萨。

　　什曰。明其身相大庄严也。

宝积菩萨。

　　什曰。积聚智慧宝也。

辩积菩萨。

　　什曰。积聚四辩。

宝手菩萨。

　　什曰。手中能出无量珍宝也。

宝印手菩萨。

　　什曰。印者相也。手有出宝之相。亦曰手中有宝印也。

常举手菩萨。

　　什曰。现以大慈之手抚慰众生令不恐畏。是以常举手向人。唱言勿怖也。

常下手菩萨。

　　什曰。常垂下其手。现慈心屈下无伤物之像也。

常惨菩萨。

　　什曰。悲念众生也。

喜根菩萨。

什曰。喜根喜等也。亦于实相法中生喜及随喜也。

喜王菩萨。

什曰。喜有二种。一不净二清净。清净喜故言王也。

辩音菩萨。

什曰。辞辩也。

虚空藏菩萨。

什曰。实相慧藏如虚空也。

执宝炬菩萨。

什曰。执慧宝炬除众闇冥。

宝勇菩萨。

什曰。勇于德宝亦得宝故能勇也。

宝见菩萨。

什曰。以慧宝见于诸法也。

帝网菩萨。

什曰。幻术经名帝网也。此大士神变自在犹如幻化。故借帝网以名之。

明网菩萨。

什曰。明网自说手有缦网放光明也。

无缘观菩萨。

什曰。观时不取相无缘。亦深入观时莫见其所缘也。

慧积菩萨。

什曰。积聚慧也。

宝胜菩萨。

什曰。功德宝超于世也。

天王菩萨。

什曰。一假名天。二生天。三贤圣天。言天王则贤圣天也。

坏魔菩萨。

什曰。行坏魔道也。

电得菩萨。

什曰。因事为名。

自在王菩萨。

什曰。于法自在。如王之于民也。

功德相严菩萨。

什曰。功德之相庄严其身也。

师子吼菩萨。

什曰。以大法音令众生伏。

雷音菩萨。

什曰。所说能令天人欢喜群邪振悚。犹若雷音闻者喜惧也。

山相击音菩萨。

什曰。以大法音消伏刚强。音声震击若山相搏也。

香象菩萨。

什曰。青香象也。身出香风。菩萨身香风亦如此也。

白香象菩萨。

什曰。其香最胜。大士身香亦如是也。

常精进菩萨。

　　什曰。始终不退。

不休息菩萨。

　　什曰。不暂废也。

妙生菩萨。

　　什曰。生时有妙瑞也。

华严菩萨。

　　什曰。以三昧力现众华。遍满虚空大庄严也。

观世音菩萨。

　　什曰。世有危难称名自归。菩萨观其音声即得解脱也。亦名观世念亦名观自在也。

得大势菩萨。

　　什曰。有大势力也。以大神力飞到十方。所至之国六反振动恶趣休息也。

梵网菩萨。

　　什曰。梵四梵行。网言其多也。

宝杖菩萨。

　　什曰。或物宝或法宝以为杖也。

无胜菩萨严土菩萨。

　　什曰。净国土也。

金髻菩萨。

　　什曰。金在髻也。

珠髻菩萨。

什曰。如意宝珠在其髻中。悉见十方世界及众生行业果报因缘也。

弥勒菩萨。

什曰。姓也。阿逸多字也。南天竺波罗门之子。

文殊师利法王子菩萨。

什曰。秦言妙德也。数从小至大。故二人在后。复次二人在此方为大。余方为小。亦应在后也。妙德以法身游方。莫知其所生。又来补佛处。故言法王子也。

如是等三万二千人。

肇曰。叹德列名。所以存人以证经也。

复有万梵天王尸弃等。

肇曰。尸弃梵王名。秦言顶髻也。

从余四天下来诣佛所而听法复有万二千天帝。

什曰。举其从余四天下来者。据此四天下以明梵耳。复次天有二种。一者地天。二者虚空天。帝释处须弥顶。即是地天。又为地主。举释则地天斯摄。举梵王则虚空天尽摄。复次帝释得道迹。梵王得不还常来听法众所共知。故经序众所知识以为会证也。复次一切众生宗事梵天。所宗尚来则知余人必至矣。

亦从余四天下来在会坐。

肇曰。一佛土有百亿四天下。一四天下各有释梵。故言余。亦或从他方佛土来。

并余大威力诸天。

肇曰。除上梵释余大天也。

龙。

什曰。龙有二种。一地龙二虚空龙。肇曰。龙有二种。地龙虚空龙。种有四生。

神。

　　什曰。神受善恶杂报。似人天而非人天也。肇曰。神受善恶杂报。见形胜人劣天。身轻微难见也。

夜叉。

　　什曰。秦言贵人亦言轻捷。有三种。一在地。二在虚空。三天夜叉也。地夜叉但以财施故不能飞空。天夜叉以车马施故能飞行。佛转法轮时。地夜叉唱空夜叉闻。空夜叉唱四天王闻。如是乃至梵天也。肇曰。夜叉秦言轻捷。有三种。一在地二在虚空三天夜叉。居下二天守天城池门阁。

乾闼婆。

　　什曰。天乐神也。处地上宝山中。天欲作乐时。此神体上有相出。然后上天也。肇曰。天乐神也。居地上宝山中。天须乐时。此神体上有异相现。然后上天也。

阿修罗。

　　什曰。秦言不饮酒。不饮酒因缘出杂宝藏。此是恶趣。男丑女端正。有大势力常与天共斗也。肇曰。释同上也。

迦楼罗。

　　什曰。金翅鸟也。肇曰。金翅鸟神。

紧那罗。

　　什曰。秦言人非人。似人而头上有角。人见之言人耶非人耶。故因以名之。亦天伎神也。小不及乾闼婆肇注同上。

摩睺罗伽等悉来会坐。

　　什曰。是地龙而腹行也。肇曰。摩睺罗伽大蟒神也。此上八部皆有大神力。能自变形在座听法也。

诸比丘比丘尼。

　　肇曰。比丘义同上尼者女名也。已上八千比丘别称得道者也。

优婆塞。

肇曰。义名信士男也。

优婆夷。

肇曰。义名信士女也。

俱来会坐彼时佛与无量百千之众恭敬围绕而为说法譬如须弥山王显于大海安处众宝师子之座蔽于一切诸来大众。

肇曰。须弥山天帝释所住金刚山也。秦言妙高。处大海之中。水上方高三百三十六万里。如来处四部之中。威相超绝光蔽大众。犹金山之显溟海也。

尔时毗耶离城有长者子名曰宝积。

肇曰。宝积亦法身大士常与净名俱诣如来共弘道教。而今独与里人诣佛者。将生问疾之由启兹典之门也。

与五百长者子俱持七宝盖来诣佛所头面礼足各以其盖共供养佛。

肇曰。天竺贵胜行法各别持七宝盖即以供养佛。

佛之威神令诸宝盖合成一盖遍覆三千大千世界。

什曰。现此神变其旨有二。一者现神变无量显智慧必深。二者宝积献其所珍必获可珍之果。来世所成必若如此之妙。明因小而果大也。

而此世界广长之相悉于中现。

肇曰。盖以不广而弥八极土亦不狭而现盖中。

又此三千大千世界诸须弥山。

什曰。秦言妙高山也。凡有十宝山。须弥处其中。余九围之也。

雪山目真邻陀山摩诃目真邻陀山香山宝山金山黑山铁围山大铁围山大海江河川流泉源。

别本云显彼大海。什曰。山金色海水清净水映发也。缘水显发金光亦复如是也。

及日月星辰天宫龙宫诸尊神宫悉现于宝盖中。

肇曰。此佛世界。

又十方诸佛诸佛说法亦现于宝盖中。

肇曰。将显佛土殊好不同故通现十方也。诸长者子皆久发道心而未修净土。欲说来供之情启发净土之志。故因其盖而现之也。

尔时一切大众睹佛神力叹未曾有合掌礼佛瞻仰尊颜目不暂舍。

什曰。信乐发中相现于外。

长者子宝积即于佛前以偈颂曰。

什曰。上以身力供养。今以心口供养。上以财养今以法养。复次众虽见其变未知变之所由。欲令推宗有在信乐弥深。故以偈赞也。肇曰。形敬不足以写心。故复赞之咏之者矣。

目净修广如青莲。

什曰。面为身之上。目为面之标。故叹形之始始于目也。复次佛以慈眼等视众生。重其等故叹之。肇曰。五情百骸目最为长。瞻颜而作故先赞目也。天竺有青莲华。其叶修而广。青白分明有大人目相。故以为谕也。

心净已度诸禅定。

什曰。心净则目明。故举心以证目。复次目为形最。心为德本。将叹德故美其心也。度诸禅定释所以净也。肇曰。形长者目。主德者心。故作者标二为颂首也。禅定之海深广无际。自非如来清净真心。无能度者。

久积净业称无量。

什曰。净业无量故名亦如是。肇曰。于无数劫积三净业故名称无量。

导众以寂故稽首。

什曰。梵本云寂道。寂道即八正也。肇曰。寂谓无为寂。灭道也。

既见大圣以神变普现十方无量土其中诸佛演说法于是一切悉见闻。

肇曰。既见合盖之神变。已不可测。方于中现十方国及诸佛演法。于是忍界一切众会悉遥见闻。更为希有也。

法王法力超群生常以法财施一切。

肇曰。俗王以俗力胜民故能泽及一国。法王以法力超众故能道济无疆。

能善分别诸法相。

肇曰。诸法殊相能善分别也。自此下至业不亡尽叹法施也。

于第一义而不动。

肇曰。第一义谓诸法一相义也。虽分别诸法殊相而不乖一相。此美法王莫易之道也。动谓乖矣。

已于诸法得自在是故稽首此法王。

肇曰。世王自在于民。法王自在于法。法无定相随应而辨。为好异者辨异而不乖同。为好同者辨同而不乖异。同异殊辨而俱适法相。故得自在也。

说法不有亦不无。

肇曰。欲言其有有不自生。欲言其无缘会即形。会形非谓无。非自非谓有。且有有故有无。无有何所无。有无故有有。无无何所有。然则自有则不有。自无则不无。此法王之正说也。

以因缘故诸法生。

肇曰。有亦不由缘。无亦不由缘。以法非有无故由因缘生。论曰。法从缘故不有。缘起故不无。

无我无造无受者。

肇曰。诸法皆从缘生耳。无别有真主宰之者。故无我也。夫以有我故能造善恶受祸福法。既无我故无造无受者也。

善恶之业亦不亡。

肇曰。若无造无受者。则不应有为善获福为恶致殃也。然众生心识相传美恶由起。报应之道连环相袭。其犹声和响顺形直影端。此自

然之理无差毫分。复何假常我而主之哉。

始在佛树力降魔。

　　肇曰。道力之所制。岂魔兵之所能敌。自此下至礼法海。叹初成如来功德也。

得甘露灭。

　　什曰。梵本云寂灭甘露。寂灭甘露即实相法也。

觉道成。

　　肇曰。大觉之道寂灭无相。至味和神谕若甘露。于菩提树先降外魔。然后成甘露寂灭大觉之道。结习内魔于兹永尽矣。

已无心意。

　　什曰。无别意也。

无受行。

　　什曰。无受想行。肇曰。心者何也。染有以生。受者何也。苦乐是行。至人冥真体寂空虚其怀。虽复万法并照而心未尝有。苦乐是迳而不为受。物我永寂。岂心受之可得。受者三受也。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也。

而悉摧伏诸外道。

　　肇曰。无心伏于物。而物无不伏。

三转法轮于大千。

　　肇曰。始于鹿苑为拘邻等三转四谛法轮于大千世界也。

其轮本来常清净。

　　肇曰。法轮常净犹虚空也。虽复古今不同时移俗易。圣圣相传其道不改矣。

天人得道此为证。

　　什曰。证明佛初转法轮。肇曰。初转法轮。拘邻等五人八万诸天

得道。此常清净之明证也。

三宝于是现世间。

　　肇曰。觉道既成佛宝也。法轮既转法宝也。五人出家得道僧宝也。于是言其始也。

以斯妙法济群生一受不退常寂然。

　　肇曰。九十六种外道上者亦能断结生无色天。但其道不真要还堕三涂。佛以四谛妙法济三乘众生。无有既受还堕生死者。故曰一受不退。永毕无为故常寂然矣。

度老病死大医王。

　　肇曰。生老病死患之重者。济以法药故为医王长也。

当礼法海德无边。

　　肇曰。法轮渊广难测。法海流润无涯。故德无边矣。

毁誉不动如须弥。

　　肇曰。利衰毁誉称讥苦乐八法之风不动如来。犹四风之吹须弥也。

于善不善等以慈。

　　肇曰。截手不戚捧手不欣。善恶自彼慈覆不二。

心行平等如虚空。

　　肇曰。夫有心则有封。有封则不普。以圣心无心故平若虚空也。

孰闻人宝不敬承。

　　肇曰。在天为天宝。在人为人宝。宝于天人者岂天人之所能。故物莫不敬承也。

今奉世尊此微盖。

　　什曰。自欣所献小而睹大变也。肇曰。微是小也。

于中现我三千界诸天龙神所居宫乾闼婆等及夜叉悉见世间诸所有十力哀现是化变。

　　肇曰。所奉至微。所见至广。此是如来哀愍之所现也。十力是如来之别称耳。十力备故即以为名。自十号之外诸有异称类耳。

众睹希有皆叹佛今我稽首三界尊。

　　肇曰。睹盖中之瑞也。

大圣法王众所归净心观佛靡不欣各见世尊在其前。

　　肇曰。法身圆应犹一月升天影现百水也。

斯则神力不共法。

　　肇曰。不与二乘共也。

佛以一音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皆谓世尊同其语斯则神力不共法。

　　肇曰。密口一音殊类异解。

佛以一音演说法众生各各随所解普得受行获其利斯则神力不共法。

　　肇曰。佛以一音说一法。众生各随所好而受解。好施者闻施。好戒者闻戒。各异受异行。获其异利。上一音异适。此一法异适也。

佛以一音演说法或有恐畏或欢喜或生厌离或断疑斯则神力不共法。

　　肇曰。众生闻苦报则恐畏。闻妙果则欢喜。闻不净则厌离闻法相则断疑。不知一音何演而令欢畏异生。此岂二乘所能共也。

稽首十力大精进。

　　肇曰。此下一一称德而致敬也。

稽首已得无所畏。

　　肇曰。四无畏也。

稽首住于不共法。

　　肇曰。十八不共法也。

稽首一切大导师稽首能断众结缚稽首已到于彼岸。

　　肇曰。彼岸涅槃岸也。彼涅槃岂崖岸之有。以我异于彼故借我谓之耳。

稽首能度诸世间稽首永离生死道悉知众生来去相。

　　肇曰。众生形往来于六趣。心驰骋于是非。悉知之也。

善于诸法得解脱。

　　肇曰。我染诸法故诸法缚我。我心无染则万缚斯解。

不着世间如莲华常善入于空寂行。

　　肇曰。出入自在而不乖寂故常善入。

达诸法相无挂碍。

　　肇曰。万法幽深谁识其涘。唯佛无碍故独称达。

稽首如空无所依。

　　肇曰。圣心无寄。犹空无依也。

尔时长者子宝积说此偈已白佛言世尊是五百长者子皆已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愿闻得佛国土清净。

　　肇曰。阿耨多罗秦言无上。三藐三菩提秦言正遍知。道莫之大无上也。其道真正无法不知正遍知也。诸长者子久已发无上心而未修净土。所以宝积俱诣。如来现盖皆启其萌也。既于盖中见诸佛净土殊好不同。志在崇习。故愿闻佛所得净土殊好之事。

唯愿世尊说诸菩萨净土之行。

　　肇曰。土之所以净岂技饰之所能净之。必由行故请说行也。凡行必在学地。故菩萨。此问乃是如来现盖之微旨。宝积俱诣之本意也。别本云佛国清净之行。什曰梵本云清净之相。下言众生是佛土。则是其相兆于今。故事应于后。

佛言善哉宝积乃能为诸菩萨问于如来净土之行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当为汝说于是是宝积及五百长者子受教而听佛言宝积众生之类是菩萨佛土。

什曰。宝积问净土之相。故以净相答之。净相即净土因缘。净土因缘有三事。一菩萨功德。二众生。三众生功德。三因既净则得净土。今言众生则是者。因中说果。下释义中具三因缘也。肇曰。夫至人空洞无象。应物故形。形无常体。况国土之有恒乎。夫以群生万端业行不同。殊化异被致令报应不一。是以净者应之以宝玉。秽者应之以沙砾。美恶自彼。于我无定。无定之土乃曰真土。然则土之净秽系于众生。故曰众生之类是菩萨佛土也。或谓土之净秽系于众生者。则是众生报应之土。非如来土。此盖未喻报应之殊方耳。尝试论之。夫如来所修净土以无方为体。故令杂行众生同视异见。异见故净秽所以生。无方故真土所以形。若夫取其净秽。众生之报也。本其无方。佛土之真也。岂曰殊域异处凡圣二土然后辨其净秽哉。生曰。净土行者行致净土非造之也。造于土者众生类矣。容以滥造。不得不先明造本以表致义然后说行。

所以者何菩萨随所化众生而取佛土。

什曰。自此以下二章列三因释则是之义。梵本云随化几所众生。似是随化人多少故国有大小也。义者云。随以何法化众生。若施若戒等各随彼所行来生其国。亦随三因深浅以成严净之异。若因持戒则其地平正。若因行施则七珍具足。略举二法。余皆类此。肇曰。此下释所以众生则佛土也。佛土者即众生之影响耳。夫形修则影长。形短则影促。岂日月使之然乎。形自然耳。故随所化众生之多少而取佛土之广狭也。是以佛土或以四天下。或以三千。或以恒沙为一国者也。生曰。夫国土者是众生封疆之域。其中无秽谓之为净。无秽为无。封疆为有。有生于惑无生于解。其解若成其惑方尽。始解是菩萨本化自应。终就使既成就为统国。有属佛之迹。就本随于所化。义为取彼之国。既云取彼。非自造之谓。若自造则无所统。无有众生何所成就哉。

随所调伏众生而取佛土。

什曰。梵本云毗尼。毗尼言善治。善治众生令弃恶行善也。随其弃恶多少行善浅深以成其国。调伏旨同而语隐。故存其本也。肇曰。随所调伏众生之深浅而取佛土之好丑。生曰。化虽已兼而名在始。彼不容无调伏。故宜明之。若不调伏则无七珍土矣。

随诸众生应以何国入佛智慧而取佛土。

什曰修净国时。逆观众生来世之心。于未来世中应见何国而得解脱。先于来劫位国优劣。然后与众生共摄三因以成其国。使彼来生。言摄摄先所期者也。此言佛慧。下云菩萨根。明将来受化有浅深也。

肇曰。众生自有见净好慕而进修者。亦有见秽恶厌而进修者。所好殊方。略言之耳。所因虽异然其入佛慧一也。故随其所应而取佛土焉。生曰。随化虽已从解。容滥其疆。故复宜明。如或有滥则同彼惑必不能统成之矣。

随诸众生应以何国起菩萨根而取佛土。

肇曰。上为入佛慧。佛慧七住所得无生慧也。今为菩萨根。菩萨根六住已下菩提心也。生曰。入佛智慧亦已兼矣。而名在始涉。容无深大。故复宜明。若无深大则无一乘土矣。

所以者何菩萨取于净国皆为饶益诸众生故。

什曰。释所以先立国土优劣然后造行也。若为我取国者。应任行之所成。今为饶益众生。故从物所宜而制国也。肇曰。法身无定。何国之有美恶。斯外何净可取。取净国者皆为彼耳。故随其所应而取焉。生曰。所以上四句也。若自无造国又不在彼疆。然后能成就众生耳。

譬如有人欲于空地造立宫室随意无碍。

什曰。梵本云。空中造立宫室自在无碍。空不可用为宫室。如是不离众生得净国也。又云。空中得为宫室。不可用空为宫室。要用材木然后得成。如是菩萨虽解于空。不可但以空心得。要以三因成其国也。又意异故经文不同也。生曰。造立宫室譬成就众生也。空地是无妨碍处譬取无秽。秽则碍也。

若于虚空终不能成。

生曰。于虚空谓无物可用作宫室也。譬如自造国无众生可成。

菩萨如是为成就众生故愿取佛国。

生曰。无碍处也。

愿取佛国者非于空也。

肇曰。净土必由众生。譬立宫必因地。无地无众生。宫土无以成。二乘澄神虚无不因众生。故无净土也。生曰。非无众生也。

宝积当知直心是菩萨净土。

肇曰。土之净者必由众生。众生之净必因众行。直举众生以释土净。今备举众行明其所以净也。夫行净则众生净。众生净则佛土净。此必然之数不可差也。土无洿曲乃出于心直。故曰直心是菩萨净土也。此则因中说果。犹指金为食。直心者谓质直无谄。此心乃是万行之本。故建章有之矣。

菩萨成佛时不谄众生来生其国。

肇曰。不谄直心一行异名也。菩萨心既直化彼同己。自土既成故令同行斯集。此明化缘相及故果报相连。则佛土之义显也。自下二句相对。或前后异名。或前略后广。或前因后果。类因行耳。凡善行有二种。一行善二报善。自此下诸众生所习皆报善也。生曰。致国之义已备于前。今但明众行是净国之本。居然可领故云宝积当知。知如前也。答其所问。故偏据事净表以无秽真实之心也。斯则善行之本故首明之也。不谄众生是净之一事。菩萨皆语其行。众生皆言其报。而对说之者。明众生昔受此化今有此果。菩萨行成应之则属于佛。豫总于国故云来生也。

深心是菩萨净土。

肇曰。树心众德深固。故难拔深心也。

菩萨成佛时具足功德众生来生其国。

肇曰。深心故德备也。

大乘心是菩萨净土菩萨成佛时大乘众生来生其国。

肇曰。乘八万行兼载天下不遗一人大乘心也。上三心是始学之次行也。夫欲弘大道要先直其心。心既真直然后入行能深。入行既深则能广运无涯。此三心之次也。备此三心然后次修六度。别本云。直心深心菩提心。什曰。直心诚实心也。发心之始始于诚实。道识弥明名为深心。深心增广正趣佛慧名菩提心。此皆受化者心也。受化者行致净土。人又来生。以因缘成菩萨国。善有二种。一者行善二者报生善。凡言来生其国具足善者皆报生善也。

布施是菩萨净土菩萨成佛时一切能舍众生来生其国。

肇曰。外舍国财身命。内舍贪爱悭嫉。名一切能舍也。

持戒是菩萨净土菩萨成佛时行十善道满愿众生来生其国。

什曰。持戒独言满愿者戒是难行亦兼摄众善。故所愿满也。肇曰。十善菩萨戒也。亦有无量戒。略举十耳。戒具则无愿不得故言满也。

忍辱是菩萨净土菩萨成佛时三十二相庄严众生来生其国。

肇曰。忍辱和颜。故系以容相。而岂直形报而已。

精进是菩萨净土菩萨成佛时勤修一切功德众生来生其国禅定是菩萨净土菩萨成佛时摄心不乱众生来生其国智慧是菩萨净土菩萨成佛时正定众生来生其国。

肇曰。得正智慧决定法相。三聚众生中名正定聚也。

四无量心是菩萨净土菩萨成佛时成就慈悲喜舍众生来生其国。

肇曰。此四心周备无际故言无量。

四摄法是菩萨净土。

肇曰。以四等法摄众生为四摄也。一者惠施。财法二施随彼所须。二者爱语。以爱心故和言随彼所适。三者利语。随彼所利方便利之。四者同事。遇恶同恶而断其恶。遇善同善而进其善。故名同事也。

菩萨成佛时解脱所摄众生来生其国。

什曰。或有见佛而不解脱者。由功慧浅也。能行四摄必慧深而功重。故于佛前得解脱也。亦四摄能令众生得解脱。故行者后致解脱义。肇曰。解脱则四摄所成无为果也。同行故众生皆为此果所摄也。

方便是菩萨净土菩萨成佛时于一切法方便无碍众生来生其国。

肇曰。方便者。巧便慧也。积小德而获大功。功虽就而不证处有不乖寂。居无不失化。无为而无所不为。方便无碍也。

三十七品是菩萨净土菩萨成佛时念处正勤神足根力觉道众生来生其国。

肇曰。念处四念处。正勤四正勤。神足四神足。根五根。力五力。觉七觉意。道八正道。合三十七。义在他经。

回向心是菩萨净土。

　　肇曰。二乘三界各有别行。若情无胜期则随行受报。大士标心佛道。故能回向彼杂行向于一乘。此回向心也。

菩萨成佛时得一切具足功德国土。

　　肇曰。遇善回向。何德不备。此下三句虽不言众生。言国则在矣。

说除八难是菩萨净土菩萨成佛时国土无有三恶八难。

　　肇曰。说除八难之法。土无八难也。

自守戒行不讥彼阙是菩萨净土菩萨成佛时国土无有犯禁之名。

　　肇曰。犯禁恶名出于讥彼而不自守。

十善是菩萨净土菩萨成佛时命不中夭。

　　什曰。回向善向佛道故言回向。回向则己兼举众生。故说具足功德。具足功德则无八难。故复说除八难。除八难为行。故受无难之报。既无八难则无众恶。无众恶则无犯禁。故次说无犯戒。上说戒度今复言戒者。义不在戒也。欲因戒以明不讥彼阙。不讥彼阙故莫知其阙。莫知其阙则无犯禁之名。以此为行故获此为果。获此为果则众恶都息。故以十善次也。肇曰。不杀报也。

大富。

　　肇曰。不盗报也。

梵行。

　　肇曰。不淫报也。

所言诚谛。

　　肇曰。不妄语报。

常以软语。

　　肇曰。不恶口报。

眷属不离善和诤讼。

　　肇曰。不两舌报。

言必饶益。

　　肇曰。不绮语报。

不嫉不恚正见众生来生其国。

　　肇曰。嫉恚邪见心患之尤者。故别立三善也。生曰。修于十善者会上诸行成身口意净为净土之本也。

如是宝积菩萨随其直心则能发行。

　　肇曰。夫心直则信固。信固然后能发迹造行。然则始于万行者其唯直心乎。此章明行之次渐。微着相因足以始于直心终于净土。譬犹植栽丝发其茂百围也。直心树其萌。众行因而成故言随也。生曰。前唯明众行各是净国之因。而未知所以得也。故次序其意以释之焉。如是者谓上诸行如下意也。言任直心之势。自然能发行众行。

随其发行则得深心。

　　肇曰。既能发行则得道情弥深。

随其深心则意调伏。

　　肇曰。道情既深则意无粗犷也。

随意调伏则如说行。

　　肇曰。心既调伏则闻斯能行也。

随如说行则能回向。

　　肇曰。闻既能行则能回其所行标心胜境。

随其回向则有方便。

　　肇曰。既能回向大乘。则大方便之所由生也。

随其方便则成就众生。

肇曰。方便之所立期在成众生也。

随成就众生则佛土净。

肇曰。众生既净则土无秽也。

随佛土净则说法净。

肇曰。既处净土则有净说。

随说法净则智慧净。

肇曰。既有净说则净智慧生也。

随智慧净则其心净。

肇曰。净智既生则净心转明也。

随其心净则一切功德净。

什曰。直心以诚心信佛法也。信心既立则能发行众善。众善既积其心转深。转深则不随众恶。弃恶从善是名调伏。心既调伏则遇善斯行。遇善斯行则难行能行。难行能行故能如所说行。如所说行则万善兼具。万善兼具故能回向佛道。向而弥进是方便力也。方便大要有三。一善于自行而不取相。二不取证。三善化众生。具此三已则能成就众生。成就众生则三因具足。三因具足则得净土。土既清净则众生纯净。众生纯净则不说杂教。故言说清净。受法则具下三净。具下三净则与化主同德。故曰一切净也。上章虽广说净国行。而未明行之阶渐。此章明至极深广不可顿超宜寻之有途履之有序。故说发迹之始始于直心终成之美则一切净也。肇曰。积德不已者欲以净心。心既净则无德不净。生曰。功德者殊妙果也。本其所从故以名之焉。

是故宝积若菩萨欲得净土当净其心随其心净则佛土净。

肇曰。结成净土义也。净土盖是心之影响耳。夫欲响顺必和其声。欲影端必正其形。此报应之定数也。

尔时舍利弗承佛威神。

别本云承佛圣旨。什曰。圣旨梵本云神力。神力所转能令无疑者而发疑念也。

作是念若菩萨心净则佛土净者我世尊本为菩萨时意岂不净而是佛土不净若此。

肇曰。土之净秽固非二乘所能及也。如来将明佛土常净美恶生彼。故以威神发其疑念以生言端。故言承也。生曰。既闻事净便封在事。还昧无秽谓石沙与行为乖。故示难决之。舍利弗诚无不达而居不足之地。可傍为不悟故设斯念以申众怀应机而作。本从佛慧中来。今示非已。岂虚也哉。

佛知其念即告之言于意云何日月岂不净耶而盲者不见对曰不也世尊是盲者过非日月咎舍利弗众生罪故不见如来佛国严净非如来咎。

肇曰。日月岂不明。不见自由瞽目。佛土岂不净。罪秽故不睹。生曰。日月之照无不表色。而盲者不见。岂日月过耶。佛亦如是。昔之为行以化众生。无有不致无沙石之土。而众生有罪故得斯秽不见之耳。非佛咎也。

舍利弗我此土净而汝不见。

肇曰。向因此土生疑。故即此土明净也。生曰。既明不净罪在众生。则为净之旨居然属佛。故云我此土净。而舍利弗据秽致疑为不见也。言而者伤嗟之也。

尔时螺髻梵王语舍利弗勿作是念谓此佛土以为不净所以者何我见释迦牟尼佛土清净譬如自在天宫。

什曰。佛土清净阶降不同或如四天王。乃至如六天或如梵天。乃至如净居。或有过净居天。过净居天者。唯补处菩萨生此国也。称适众心故现国不同螺髻所见如自在天宫者。复是其所应见耳。而未尽其净也。下言譬如宝庄严佛国。始是释迦真报应净国。净国即在此世界。如法华经寿量品中说。此净秽同处而不相杂。犹如下一器中有二种食应二种众生。肇曰。夫同声相和同见相顺。梵王即法身大士也。依佛净慧故所见皆净。因其所见而证焉。且佛土真净超绝三界。岂直若天宫世净而已哉。此盖齐其所见而为言耳。舍利弗在人而见其土石。梵王居天而见如天宫。自余所见亦各不同。佛土所应义在于此。生曰。螺髻梵王迹在生死。邪推己同在三界受福为净。知无福者自取斯秽释迦之土便与天宫无异。以质舍利弗之不达为甚惑矣。

舍利弗言我见此土丘陵坑坎荆棘沙砾土石诸山秽恶充满。

肇曰。各以所见而为证也。生曰。虽闻向语犹封秽恶。故复言己

所见以申疑焉。

螺髻梵王言仁者心有高下不依佛慧故见此土为不净耳。

　　肇曰。万事万形皆由心成。心有高下故丘陵是生也。

舍利弗菩萨于一切众生悉皆平等深心清净依佛智慧则能见此佛土清净。

　　肇曰。若能等心群生深入佛慧。净业既同则所见不异也。生曰。心有高下者。据石沙致疑。则就众生之优劣也。又是不依佛慧为应之趣在乎必悟之处。故唯见不净耳。若取出恶之理。则石沙众生与夫净土之人等无有异。又是依佛慧而观故无往而不净也。

于是佛以足指按地即时三千大千世界若干百千珍宝严饰譬如宝庄严佛无量功德宝庄严土一切大众叹未曾有而皆自见坐宝莲华。

　　肇曰。佛土常净。岂待变而后饰。按地者。盖是变众人之罪所见耳。宝庄严土净土之最故以为谕。生曰。神力变地者。以明出秽为净。喻石沙虽秽至于离恶之处不容有异。又现此变示无定相。以遣封秽之情。使取为净之旨。

佛告舍利弗汝且观是佛土严净。

　　生曰。且观者且寄严净以明无秽。于实乃现亦无事净土矣。

舍利弗言唯然世尊本所不见本所不闻今佛国土严净悉现。

　　肇曰。显净土于未闻犹开聋瞽于形声也。生曰。既悟其义。而据自疑已前为本。故云本不见闻也。从不见闻而悟之。则佛土为好净悉现也。

佛语舍利弗我佛国土常净若此为欲度斯下劣人故示是众恶不净土耳。

　　什曰。若随其罪福自致净秽者。非示之谓也。而言示之者有示义也。诸佛能为众生现净而隐不净。现净而隐不净则无益众生。任而不隐义示同也。肇曰。自佛而言故常净若此。外应下劣故不净同彼也。生曰。既云是同则与彼无异。俯就下劣故示若不净。

譬如诸天共宝器食随其福德饭色有异如是舍利弗若人心净便见此土功德庄严。

肇曰。始生天者欲共试知功德多少。要共一宝器中食天上膳。天馔至白无白可喻。其福多者举饭向口饭色不异。若福少者举向口饭色变异。在器色一。在手不同。饭岂有异。异自天耳。佛土不同方可知也。生曰。喻梵天舍利弗也。慧心明净则见功德庄严。以闇心而取故谓之秽耳。非佛土然也。

当佛现此国土严净之时宝积所将五百长者子皆得无生法忍八万四千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

肇曰。佛国之兴其正为此。无生忍同上不起法忍。忍即慧性耳。以见法无生。心智寂灭堪受不退。故名无生法忍也。

佛摄神足于是世界还复如故。

肇曰。非分不可以久处。故还彼所应见也。

求声闻乘。

肇曰。下乘道觉非独觉。要师而后成。故名声闻乘亦名弟子乘也。

三万二千天及人知有为法皆悉无常远尘离垢得法眼净。

肇曰。国土秽而可净。净而复秽。因悟无常故得法眼净。法眼净须陀洹道也。始见道迹故得法眼名。尘垢八十八结也。

八千比丘不受诸法漏尽意解。

肇曰。无著之道于法无受无染。漏尽九十八结漏既尽。故意得解脱成阿罗汉也。

## 维摩诘所说经卷第二

### 方便品第二

什曰。此品序净名德者。非集经者之意。其方便辩才世尊常所称叹。故集经者承其所闻以序德耳。

尔时毗耶离大城中有长者名维摩诘已曾供养无量诸佛。

什曰。将序其德先明修德之所由也。

深植善本。

什曰。功德业也。肇曰。树德先圣故善本深殖也。此经之作起于净名。其微言幽唱亦备之后文。出经者欲远存其人以弘其道教。故此一品全序其德也。

得无生忍。

什曰。慧明业也。如来已尽则以智为名。菩萨见而未尽而能忍受不退。故以忍为名也。肇曰。所以菩萨无生慧独名忍者。以其大觉未成智力犹弱。虽悟无生。正能堪受而已。未暇闲任故名忍。如来智力具足。于法自在常有闲地。故无复忍名也。

辩才无阂。

什曰。既具二业以辩才说法化众生也。肇曰。七辩也。

游戏神通。

什曰。因神通广其化功。亦以神通力证其辩才。如龙树与外道论议。外道问曰。天今何作。答曰。天今与阿修罗战。复问。此何以证。菩萨即为现证。应时摧戈折刃。阿修身首从空中而坠落。又见天与阿修罗于虚空中列阵相对。外道见证已乃伏其辩才。神通证辩类如此也。肇曰。经云。菩萨得五通。又云。具六通。以得无生忍三界结尽。方于二乘故言六。方于如来结习未尽故言五也。

逮诸总持。

什曰。智慧能持实相亦名持。余持如大智度论中说也。肇曰。总持义同上。经云有五百总持。亦云无量总持也。

获无所畏。

肇曰。菩萨四无所畏也。

降魔劳怨。

肇曰。四魔劳我故致为怨。

入深法门。

肇曰。诸法深义有无量门悉善入也。

善于智度通达方便。

　　肇曰。到实智彼岸善智度也。运用无方达方便也。

大愿成就。

　　什曰。初发心之时其愿未大。或大而未成。大而成者唯法忍菩萨也。如无量寿四十八愿。是大愿之类也。肇曰。大愿将无量寿愿比也。

明了众生心之所趣。

　　肇曰。群生万端心趣不同。悉明了也。

又能分别诸根利钝。

　　肇曰。三乘诸根利钝难辩而善分别。

久于佛道心已纯熟决定大乘。

　　肇曰。七住以上始得决定也。

诸有所作能善思量。

　　肇曰。身口意有所作。智慧恒在前。故所作无失也。

住佛威仪。

　　肇曰。举动进止不失圣仪。别本云具佛威仪。什曰。谓能变身作佛。举动进止悉如佛也。

心大如海。

　　什曰。海有三德。一曰深广无边。二曰清净不受杂秽。三曰藏积无量珍宝。菩萨三德义同海也。肇曰。海有五德。一澄净不受死尸。二多出妙宝。三大龙注雨滴如车轴受而不溢。四风日不能竭。五渊深难测。大士心净不受毁戒之尸出慧明之宝。佛大法雨受而不溢。魔邪风日不能亏损。其智渊深莫能测者。故曰心大如海。

诸佛咨嗟弟子释梵世主所敬欲度人故以善方便居毗耶离。

　　肇曰。诸佛所称人天所敬。彼何欣哉。欲度人故现居毗耶。

资财无量摄诸贫民奉戒清净摄诸毁禁以忍调行摄诸恚怒以大精进摄诸懈怠一心禅寂摄诸乱意以决定慧摄诸无智。

　　肇曰。至人不现行。现行六度者为摄六弊耳。

虽为白衣奉持沙门清净律行。

　　肇曰。沙门出家之都名也。秦言义训勤行勤行趣涅槃也。

虽处居家不着三界。

　　肇曰。三界之室宅也。

示有妻子常修梵行。

　　肇曰。梵行清净无欲行也。

现有眷属常乐远离。

　　肇曰。在家若野故言远离。

虽服宝饰而以相好严身。

　　肇曰。外服宝饰而内严相好也。

虽复饮食而以禅悦为味。

　　肇曰。外食世膳而内甘禅悦之味也。

若至博弈戏处辄以度人。

　　肇曰。因戏止戏。

受诸异道。

　　什曰。现受外道法也。

不毁正信。

　　肇曰。同于异者欲令异同于我耳。岂正信之可毁哉。受谓受学异道法也。

虽明世典常乐佛法。

肇曰。世典虽尽明所乐在真法。

一切见敬为供养中最。

什曰。诸有德者能致供养。能致供养者复供养此贤。所以为最也。肇曰。含齿无不敬。净养无不供。故曰为供养之最。

执持正法摄诸长幼。

肇曰。外国诸部曲皆立三老。有德者为执法人。以决乡讼摄长幼也。净名现执俗法。因此通达道法也。

一切治生谐偶虽获俗利不以喜悦。

肇曰。法身大士瓦砾尽宝玉耳。若然则人不贵其惠。故现同求利。岂喜悦之有。

游诸四衢饶益众生。

肇曰。四衢要路人所交集。随彼所须而益焉。

入治正法救护一切。

肇曰。治正法律官也。导以正法。使民无偏枉。救护一切也。

入讲论处导以大乘。

肇曰。天竺多诸异道。各言己胜。故其国别立论堂。欲辩其优劣。欲明己道者则声鼓集众诣堂求论。胜者为师。负者为资。净名既升此堂摄伏外道。然后导以大乘为其师也。

入诸学堂诱开童蒙。

什曰。如释迦菩萨入学堂说梵书梵天下来为证众人信受。斯其类也。肇曰。学堂童蒙书学堂也。诱开如太子入学现梵书比也。

入诸淫舍示欲之过。

什曰。外国有一女人。身体金色。有长者子名达暮多罗。以千两金要入竹林。同载而去。文殊师利于中道变身为白衣。身着宝衣衣甚严好。女人见之贪心内发。文殊言。汝欲得衣者当发菩提心。女曰。何等为菩提心。答曰。汝身是也。问曰。云何是。答曰。菩提性空。汝身亦空。以此故是此女曾于迦葉佛所宿殖善本修智慧。闻是说即得

无生法忍。得无生法忍已将示欲之过。还与长者子入竹林。入林中已自现身死膖胀臭烂。长者子见已甚大怖畏。往诣佛所。佛为说法亦得法忍。示欲之过有如是利益也。肇曰。外国淫人别立聚落。凡豫士之流目不暂顾而大士同其欲。然后示其过也。

入诸酒肆能立其志。

　　肇曰。酒致失志开放逸门。

若在长者长者中尊为说胜法。

　　什曰。长者如今四姓豪族也。声闻于凡夫为胜。如是展转佛法最胜也。肇曰。凡人易以威顺。难以理从。故大士每处其尊以弘风靡之化。长者豪族望重。多以世教自居。不弘出世胜法也。

若在居士居士中尊。

　　什曰。外国白衣多财富乐者名为居士。

断其贪着。

　　肇曰。积钱一亿入居士里。宝货弥殖故贪着弥深。

若在刹利刹利中尊。

　　什曰。梵音中含二义。一言忍辱。二言嗔恚。言此人有大力势能大嗔恚。忍受苦痛刚强难伏。因以为姓也。

教以忍辱。

　　肇曰。刹利王种也。秦言田主。劫初人食地味。转食自然粳米。后人情渐伪各有封殖。遂立有德处平分田。此王者之始也。故相承为名焉。其尊贵自在。多强暴决意不能忍和也。

若在婆罗门婆罗门中尊。

　　什曰。广学问求邪道。自恃智慧骄慢自在名婆罗门也。

除其我慢。

　　肇曰。婆罗门秦言外意。其种别有经书。世世相承以道学为业。或在家或出家苦行。多恃已道术自我慢人也。

若在大臣大臣中尊教以正法。

肇曰。正法治政法也。教以正治国以道佐时也。

若在王子王子中尊示以忠孝。

肇曰。所承处重宜以忠孝为先。

若在内官内官中尊化正宫女。

什曰。非如今内官也。外国法取历世忠良耆长有德用为内官。化正宫女。肇曰。妖媚邪饰女人之情。故诲以正直。

若在庶民庶民中尊令兴福力。

什曰。昔有一贱人来入城邑。见一人服饰严净乘大马执宝盖。唱言不好。乃至再三。彼人怪而问曰。我严净如是。汝何言不好耶。贱人曰。君宿殖德本获此果报。威德被服人所宗仰。我昔不种福。鄙陋如是。以我比君犹如禽兽。故自言不好耳。非毁君也。贱人因是感厉广修福业。形尊悟物所益以弘。况以道法化人哉。肇曰。福力微浅故生庶民也。

若在梵天梵天中尊诲以胜慧。

什曰。小乘中初梵有三种。大乘中有四种。余上三地亦如是。梵王虽有定慧而非出要。诲以佛慧故言胜也。肇曰。梵天多着禅福。不求出世胜慧也。

若在帝释帝释中尊示现无常。

什曰。梵垢薄而着浅故为现胜慧。释爱重而着深故为现无常也。肇曰。天帝处忉利宫。五欲自娱。视东忘西。多不虑无常。

若在护世护世中尊护诸众生。

什曰。护世四天王也。诸恶鬼神残食众生。护世四王护之不令害也。今言尊者道力所护兼及十方也。肇曰。护世四王各治一方护其所部。使诸恶鬼神不得侵害也。

长者维摩诘以如是等无量方便饶益众生。

肇曰。法身圆应其迹无端。故称无量。上略言之耳。

其以方便现身有疾。

　　什曰。上诸方便以施戒摄人。施戒摄人则人感其惠。闻其有疾问疾者众。问疾者众则功化弘矣。是以广现方便。然后处疾也。

以其疾故国王大臣长者居士婆罗门等及诸王子并余官属无数千人皆往问疾。

　　肇曰。虽复变应殊方妙迹不一。然此经之起本于现疾。故作者别序其事。

其往者维摩诘因以身疾广为说法。

　　什曰。欲明履道之身未免斯患况于无德而可保也。肇曰。同我者易信。异我者难顺。故因其身疾广明有身之患。

诸仁者是身无常。

　　什曰。诸佛常法要先以七事发人心。然后说四谛。何等七。一施。二戒。三生天果报。四说味。味乐味也。五果报过患。虽有少乐而众苦无量。众生迷于少乐而不觉众苦。犹以芥子置于山顶唯见芥子而不睹大山也。六教厌离世间。七叹涅槃功德。今不说七法直说无常者。将以此会积德已淳慧识修明故也。复次无常是空之初相。将欲说空故先设无常。所以但说身不说余法。余法中少生着故也。

无力无坚。

　　什曰。无有能作力也。无坚体不实也。

速朽之法不可信也。

　　肇曰。身之危脆强力不能保。孰能信其永固者。此无常义也。

为苦为恼。

　　什曰。无常故苦。苦则恼生。

众病所集。

　　肇曰。苦八苦也。亦有无量苦。恼九恼也。亦有无量恼。病四百四病。此苦之义也。

诸仁者如此身明智者所不怙是身如聚沫不可撮摩。

肇曰。撮摩聚沫之无实。以喻观身之虚伪。自此下至电喻明空义也。

是身如泡不得久立。

肇曰。不久似明无常义。然水上泡以虚中无实故不久立。犹空义耳。

是身如炎从渴爱生。

肇曰。渴见阳炎惑以为水。爱见四大迷以为身。

是身如芭蕉中无有坚。

肇曰。芭蕉之草唯叶无干。

是身如幻从颠倒起。

肇曰。见幻为人。四大为身。皆颠倒也。

是身如梦为虚妄见　梦中妄见觉后非真。

是身如影从业缘现。

什曰。形障日光光不及照影此现。由无明三业隔实智慧。所以有身也。

是身如响属诸因缘。

肇曰。身之起于业因犹影响之生形声耳。

是身如浮云须臾变灭。

什曰。俄顿异色须臾变灭。身亦如是。眗息之间有少有长老病死变。从如沫至如电尽喻无常也。或以无坚。或以不久。或以不实。或以属因缘。明其所以无常也。下四大喻喻空无我也。

是身如电念念不住。

肇曰。变灭不住似释无常。然皆取其虚伪不真故速灭不住。犹释空义也。

是身无主为如地。

什曰。地无常主。强者得之。身亦无主。随事而变。病至则恼。死至则灭。聚散随缘不得自在也。肇曰。夫万事万形皆四大成。在外则为土木山河。在内则为四支百体。聚而为生。散而为死。生则为内。死则为外。内外虽殊然其大不异。故以内外四大类明无我也。如外地古今相传强者先宅故无主也。身亦然耳。众缘所成。缘合则起。缘散则离。何有真宰常主之者。主寿人是一我。义立四名也。

是身无我为如火。

什曰。焚烧林野威声振烈。若勇士陈师制胜时也。实而求之非有敌也。身亦如是。举动云为兴造万端。从惑而观若有宰也。寻其所由非有我也。肇曰。纵任自由谓之我。而外火起灭由薪。火不自在。火不自在火无我也。外火既无我。内火类亦然。

是身无寿为如风。

什曰。虽飘扇鼓作或来或去。直聚气流动。非有存生寿也。身亦如是。呼吸吐纳行作语言亦假气而动。非有寿也。肇曰。常存不变谓之寿。而外风积气飘鼓。动止无常动止无常风无寿也。外风既无寿。内类可知。

是身无人为如水。

什曰。澄净清明洗涤尘秽。曲直方圆随时所适。实而求之为者竟谁。身亦如是。知见进止应事而迁。假缘成用。乘数而行。详其所因非有人也。肇曰。贵于万物而始终不改谓之人。而外水善利万形。方圆随物。洿隆异适。而体无定。体无定则水无人也。外水既无人。内水类可知。

是身不实四大为家。

肇曰。四非常讫于上。自此下独明身之虚伪众秽过患四大假会以为神宅非实家也。

是身为空离我我所。

什曰。离我众生空。离我所法空也。上四句说空无我喻。此直说空无我义也。肇曰。我身之妙主也。我所自我之外。身及国财妻子万物尽我所有。智者观身。身内空寂二事俱离也。

是身无知如草木瓦砾。

什曰。会而成知非真知也。求知不得同瓦砾也。肇曰。身虽能触而无知。内识能知而无触。自性而求二俱无知。既曰无知何异瓦砾。

是身无作风力所转。

什曰。无作主而有所作者风所转也。从无知至无作更释空无我义也。肇曰。举动事为风力使然。谁作之也。

是身不净。

什曰。须陀洹虽见四谛犹惑净色。故四非常后次说不净也。复次上说无常苦无我。此说不净门。为破四颠倒故说四种观行。行此观已然后能于身不着。身不着已然后能学法身。故先说厌法后说法身也。

秽恶充满。

肇曰。三十六物充满其体。

是身为虚伪虽假以澡浴衣食必归磨灭。

什曰。此明无常所坏所以苦也。自此以下尽说苦喻也。为灾病苦也。丘井以下总喻生老病死众苦无量也。肇曰。虽复澡以香汤衣以上服。苟曰非真。岂得久立。

是身为灾百一病恼。

肇曰。一大增损则百一病生。四大增损则四百四病同时俱作。故身为灾聚也。

是身如丘井。

什曰。丘井丘墟枯井也。昔有人有罪于王。其人怖罪逃走。王令醉象逐之。其人怖急自投枯井。半井得一腐草。以手执之。下有恶龙吐毒向之。傍有五毒蛇复欲加害。二鼠啮草草复将断。大象临其上复欲取之。其人危苦极大恐怖。上有一树。树上时有蜜滴落其口中。以着味故而忘怖畏。丘井生死也。醉象无常也。毒龙恶道也。五毒蛇五阴也。腐草命根也。黑白二鼠白月黑月也。蜜滴五欲乐也。得蜜滴而忘怖畏者。喻众生得五欲蜜滴不畏苦也。

为老所逼。

肇曰。神之处身为老死所逼。犹危人之在丘井为龙蛇所逼。缘在

他经也。

是身无定。

　　什曰。念有死分无定期也。

为要当死。

　　肇曰。寿夭虽无定。不得不受死。

是身如毒蛇。

　　肇曰。四大喻四蛇也。

如怨贼。

　　肇曰。五荫喻五贼也。

如空聚。

　　什曰。昔有人得罪于王。王欲密杀。箧盛四毒蛇使其守护。有五怨贼拔刀守之。善知识语之令走。其人即去入空聚落。便于中止。知识复言。此处是恶贼所止。若住此者须臾贼至。丧汝身命失汝财宝。宜速舍离可得安隐。其人从教即便舍去。复见大水。缚筏而渡。渡已安隐无复众患。王喻魔也。箧喻身也。四蛇四大也。五怨贼五阴也。空聚落六入也。恶贼六尘也。河生死也。善知识教令走者。谓佛菩萨教众生离恶魔弃四大舍五阴。众生从教虽舍患三恶。而未出诸聚落未免恶贼。复教令乘八正筏度生死流。度生死流已坦然无为无复众患也。肇曰。六情喻空聚皆有诚证喻在他经。是故涅槃经云。观身如四大毒蛇。是身无常。常为无量诸虫之所唼食。是身臭秽。贪欲狱缚。是身可畏。犹如死狗。是身不净。九孔常流。是身如城。血肉筋骨皮裹其上。手足以为却敌楼橹。目为孔窍。头为殿堂。心王处中。如是身城诸佛世尊之所弃舍。凡夫愚人常所味着。贪淫嗔恚愚痴罗刹止住其中。是身不坚。犹如芦苇伊兰水沫芭蕉之树。是身无常念念不住。犹如电光暴水幻炎。亦如画水随画随合。是身易坏。犹如河岸临峻大树。是身不久。虎狼鸱枭雕鹫饿狗之所食啖。谁有智者当乐此身。宁以牛迹盛大海水。不可具说是身无常不净臭秽。宁团大地使如枣等渐渐转小如亭历子乃至微尘。不能具说是身过患。是故当舍如弃涕唾。

阴界诸入所共合成。

　　肇曰。阴五阴。界十八界。入十二入。此三法假合成身。犹若空

聚一无可寄。

诸仁者此可患厌当乐佛身。

　　肇曰。吾等同有斯患可厌久矣。宜共乐求佛身。

所以者何。

　　肇曰。近见者谓佛身直是形之妙者。未免生死寒暑之患。曷为而求。将为辩法身极妙之体也。

佛身者即法身也。

　　肇曰。经云。法身者虚空身也。无生而无不生。无形而无不形。超三界之表绝有心之境。阴入所不摄。称赞所不及。寒暑不能为其患。生死无以化其体故。其为物也微妙无象不可为有。备应万形不可为无。弥纶八极不可为小。细入无间不可为大。故能出生入死。通洞于无穷之化。变现殊方应无端之求。此二乘之所不议。补处之所不睹。况凡夫无目敢措心于其间哉。聊依经诚言粗标其玄极耳。然则法身在天为天。在人而人岂可近舍丈六而远求法身乎。生曰。夫佛身者丈六体也。丈六体者从法身出也。以从出名之故曰即法身也。法者无非法义也。无非法义者即无相实也。身者此义之体。法身真实丈六应假。将何以明之哉。悟夫法者封惑永尽仿佛亦除。妙绝三界之表理冥无形之境。形既已无故能无不形。三界既绝故能无不界。无不形者唯感是应。佛无为也。至于形之巨细寿之修短。皆是接众生之影迹。非佛实也。众生若无感则不现矣。非佛不欲接。众生不致故自绝耳。若不致而为现者未之有也。譬日之丽天而影在众器。万影万形皆是器之所取。岂日为乎。器若无水则不现矣。非不欲现器不致故自绝耳。然则丈六之与八尺皆是众生心水中佛也。佛常无形。岂有二哉。以前众患皆由有身故令乐佛身也。然佛道迹交在有。虽复精粗之殊。至于无常不应有异。而令乐之。宜明其意。既云即是法身。非徒使知无有身患。乃所以用断一切众生病矣。斯又引使乐法。乐法之行下法。是以行于法者得佛身也。

从无量功德智慧生。

　　肇曰。夫极妙之身必生于极妙之因。功德智慧大士二业也。此二业盖是万行之初门泥洹之关要。故唱言有之。自此下虽别列诸行。然皆是无为无相行也。以行无相无为故。所成法身亦无相无为。

从戒定慧解脱解脱知见生。

肇曰。五分法身。

从慈悲喜舍生从布施持戒忍辱柔和勤行精进禅定解脱三昧。

肇曰。禅四禅。定四空定。解脱八解脱。三昧三三昧。此皆禅度之别行也。

多闻智慧诸波罗蜜生。

肇曰。诸即上六度也。波罗蜜秦言到彼岸。彼岸实相岸也。得无生以后所修众行尽与实相合。体无复分别也。

从方便生从六通生。

肇曰。七住以上则具六通。自非六通运其无方之化。无以成无极之体。

从三明生。

肇曰。天眼宿命智漏尽通为三明也。

从三十七道品生从止观生。

什曰。始观时系心一处名为止。静极则明。明即慧。慧名观也。肇曰。止定观慧。

从十力四无所畏十八不共法生从断一切不善法集一切善法生。

肇曰。必断之志必集之情此二心行之纲目也。

从真实生从不放逸生。

肇曰。真实善根所以生。不放逸功业所以成。此二心行之要用也。

从如是无量清净法生如来身诸仁者欲得佛身断一切众生病者当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

肇曰。发无上心岂唯自除病。亦济群生病。

如是长者维摩诘为诸问疾者如应说法令无数千人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

# 维摩诘所说经卷第三

## 弟子品第三

　　肇曰。上善若水。所以洿隆斯顺与善仁。故能曲成无吝。动善时至。所以会几不失。居众人之所恶。故能与彼同疾。世尊大慈必见垂问。因以弘道所济良多。此现疾之本意也。生曰。以阂疾不豫妙听。良可哀也。此之可哀理应近者。是哀之为事宜遣慰问。而佛大慈普念。今也无使。宁不愍之耶。此盖因常情以期使耳。岂曰存己。乃远以通物也。若佛遣使。则向疾之弊匆化成大休矣。返常之致不亦然乎。

尔时长者维摩诘自念寝疾于床。世尊大慈宁不垂愍。佛知其意即告舍利弗汝行诣维摩诘问疾。

　　什曰。声闻法中诸罗汉无漏智慧。胜菩萨世俗智慧。大乘法中二事俱胜。今用声闻法明大小。故先命弟子也。舍利弗于弟子中智慧第一。故先命之。知其不堪而命之者。欲令其显维摩诘辩才殊胜发起众会也。复命余人者。欲令各称其美明兼应辩慧无方也。此下宴坐梵本云摄身心也。肇曰。至人悬心默通。不先形言冥机潜应。故命问疾也。舍利弗五百弟子之上智慧第一。故先敕也。如来知诸人不堪而犹命者。将显净名无穷之德以生众会怖仰之情耳。舍利其母名。弗秦言子。天竺多以母名名子。生曰。知其意者达其旨也。今日之使理归文殊。而命余人者。托常遣使之仪。欲以假显维摩诘德也。德以此显者。遘既在昔。今必高推。推若有理则理可贵矣。苟己伏德而藉。闻理为贵。至于论疾之际岂有不悟哉。夫遣使之体。要当自近及远。是以先弟子后菩萨也。舍利弗是亲承之最故首命之焉。

舍利弗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诣彼问疾。

　　肇曰。奉佛使命宜须重人。净名大士智慧无量。非是弟子所堪能也。且曾为所呵默不能报。岂敢轻奉使命以致漏失之讥。生曰。夫以妙乘粗无往不尽。而今所扣盖是近应群生。于舍利弗岂有不堪之时耳。不堪之意良在于兹。今欲现之若实要应有寄。维摩诘迹在辩捷。为一国所惮。往有致论之理。而舍利弗曾亦示屈于彼以为不堪。孰谓虚哉。

所以者何忆念我昔曾于林中宴坐树下时维摩诘来谓我言唯舍利弗不必是坐为宴坐也。

　　肇曰。无施之迹效之于前矣。曾于林下宴坐时。净名来以为坐法

不尔也。生曰。有以致辞。非拒命也。托不拒命之辞以取推维摩诘美也。不必是者不言非是。但不必是耳。不言非是者。实可以为求定之筌也。不必是者。有以之致病。病所不病。可不呵哉。舍利弗诚无所复。假宜由行以轨物。所行交是彼之所病。维摩诘以其居不足之地。固可寄以为呵。然则舍利弗迹受屈矣。宴坐者闲居之貌。

夫宴坐者不于三界现身意是为宴坐。

　　什曰。此章大明至定以诲未能。非独明空也。菩萨安心真境识不外驰。是心不现也。法化之身超于三界。是身心俱隐禅定之极也。声闻虽能藏心实法。未能不见其身。身见三界则受累于物。故隐而犹现。未为善摄也。亦云。身子于时入灭尽定能令心隐。其身犹现故讥之也。肇曰。夫法身之宴坐形神俱灭。道绝常境。视听所不及。岂复现身于三界。修意而为定哉。舍利弗犹有世报生身及世报意根。故以人间为烦扰而宴坐林下。未能形神无迹。故致斯呵。凡呵之兴意在多益。岂存彼我以是非为心乎。生曰。原夫宴坐于林中者。以隐其形也。若不隐必为事之所动。是以隐之使离于事。以为求定之方。而隐者有患形之不隐。苟执以不隐为患。而隐者犹为不隐所乱。非所使隐也。隐形者本欲藏意也。意不藏必为六尘所牵。是以藏之以不见可欲。得因以息欲。而藏者有患意之不藏。苟执以不藏为患。而藏者尚为不藏所乱。非所以藏也。若能于三界不见有不隐不藏之处。则不复为之所乱尔。乃所以是隐藏之意耳。不隐不藏为现。现必不出三界。故言不于三界现身意也。

不起灭定而现诸威仪。是为宴坐。

　　什曰。谓虽入灭定而能现无量变化以应众生。肇曰。小乘入灭尽定则形犹枯木。无运用之能。大士入实相定心智永灭。而形充八极。顺机而作。应会无方。举动进止不舍威仪。其为宴坐也亦以极矣。上云不于三界现身意。此云现诸威仪。夫以无现故能无不现。无不现即无现之体也。庶参玄君子有以会其所以同而同其所以异也。

不舍道法而现凡夫事是为宴坐。

　　肇曰。小乘障隔生死。故不能和光。大士美恶齐旨道俗一观。故终日凡夫终日道法也。净名之有居家即其事也。生曰。既隐林中便应求定。求定之法先当正身使不动。不动故不乖定。正身故不违道。斯可以求道定之良术也。若封以不正违道而正之动乖定而住之者。犹复为不正及动所乱。非所以正身不动旨也。若不起灭定即是现诸威仪者。是则不现威仪异于定也。无异故不相乖矣。威仪者则是动也。灭定者灭心心数法定也。此定正反形动之极。故偏举以为言也。若不舍

道法即是现凡夫事者。是则不见凡夫事异于道也。凡夫事者即是身不正也。威仪凡夫事在下句者。所病在此故以上牵之也。

心不住内亦不在外是为宴坐。

　　什曰。贤圣摄心谓之内。凡夫驰想谓之外。言不内不外者等心内外也。肇曰。身为幻宅。曷为住内。万物斯虚。曷为在外。小乘防念故系心于内。凡夫多求故驰想于外。大士齐观故内外无寄也。生曰。既正身不动。次应摄念。摄念之法若去所缘即摄令还。念去从事谓之驰外。摄还从我谓之住内。若以驰外为乱住内为定。即复是为内外所驰。非所以摄念之意也。心不住内者则无内可住也。亦不在外。者则无外可在也。然后乃是不复驰焉。

于诸见不动。

　　什曰。若以见为动是见住也。

而修行三十七品是为宴坐。

　　肇曰。诸见六十二诸妄见也。夫以见为见者。要动舍诸见以修道品。大士观诸见真性即是道品。故不近舍诸见而远修道品也。生曰。摄念之义要得其道。其道为何在乎正观。正观即三十七品也。三十七品观是见理之怀也。以从理而见故意可住耳。若贵观得理。即复是为观所惑。则失乎理。非所以观也。若于诸见不动即是行三十七品者。是则不见三十七品异于诸见。则无复惑矣。不动者不去之。诸见者邪见也。

不断烦恼而入涅槃是宴坐。

　　什曰。烦恼即涅槃。故不待断而后入也。肇曰。七使九结恼乱群生。故名为烦恼。烦恼真性即是涅槃。慧力强者观烦恼即是入涅槃。不待断而后入也。生曰。既观理得性。便应缚尽泥洹。若必以泥洹为贵而欲取之。即复为泥洹所缚。若不断烦恼即是入泥洹者。是则不见泥洹异于烦恼则无缚矣。此上二句亦所病在下。以上牵之。

若能如是坐者佛所印可。

　　肇曰。此平等法坐佛所印可。岂若仁者有待之坐乎。

时我世尊闻是语默然而止不能加报。

　　肇曰。理出意外。莫知所对也。

故我不任诣彼问疾佛告大目揵连。

什曰。目连婆罗门姓也。名俱律陀。拘律陀树神名也。以求神得故因以为名。生便有大智慧故名大目揵连。神足第一者也。肇曰目连弟子中神足第一。出婆罗门种。姓目揵连。字拘律陀也。

汝行诣维摩诘问疾。

生曰。夫人才有长短。所能不同。舍利弗自可不能余何必然。故不抑之而不告也。复得因以广维摩诘之美也。

目连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诣彼问疾所以者何忆念我昔入毗耶离大城于里巷中为诸居士说法。

什曰。居士智慧利根应直闻实相。而目连未睹人根。依常说法。先以施戒七事发悟居士。居士闻施戒生天受福。则起众生想。起众生想已则于诸法妄生众相。故建章明无众生后破众相。乃可以返其所迷应其本识也。肇曰。经不载其所说。依后呵意。当是说有为善法施戒之流也。

时维摩诘来谓我言唯大目连为白衣居士说法不当如仁者所说。

肇曰。净名观诸居士应闻空义。而目连不善观人根导以有法。故致呵也。生曰。说法本欲引使贵法。非除法也。彼既贵之。便封着而乐小。乐小者专欲离病。然违其大本封著者则乖于法理。乖违诚出彼情。而说法者可致闇根之嫌。又有不如法说之迹。白衣非取道之操。幸可不说舍俗之理以伤其本也。居士以贪着为怀。不可使见法可贵以移其着也。故云为白衣居士说法不当如仁者之所说也。

夫说法者当如法说。

肇曰。法谓一相真实法也。法义自备之后文。

法无众生离众生垢故。

什曰。众生垢即二十身见也。妄见取相。而法竟无相。理乖于见故言离也。章始终以二义明毕竟空。一言离相。二言离见。因惑者谓言有相故。以离相明无相也。邪者虽起妄见而法法中无见。故以离见明无彼妄见所见相也。自此以下凡言无名无说离识离观。类如离见也。肇曰。自此以下辩真法义也。夫存众生则垢真法。若悟法无众生。则其垢自离。众生自我习着偏重。故先明其无。生曰。自此以下大论法理也。法有二种。众生空法空。众生空法空理诚不殊。然于惑

者取悟事有难易。故分之也。众生以总会成体。不实之意居然可领。故易也。法以独立近实之趣多。故难也。今先明众生空也。法无众生者。以无众生为法也。离众生垢故者释之也。言众生自出著者之情。非理之然也。情不从理谓之垢也。若得见理垢情必尽。以离垢验之知无众生也。众生者众事会而生。以名宰一之主也。

法无有我离我垢故。

　　生曰。我者自在。主尔。

法无寿命离生死故。

　　肇曰。生死命之始终耳。始终既离则寿命斯无。诸言离者皆空之别名也。生曰。存世曰命。百年为寿。亦以名有寿命者矣。寿命是宿行之报生死之法。夫有寿命之垢则有生死之累。于累既离以验无寿命者。乃谕明也。不言寿命而言生死者。寿命是人情所爱。若闻离之必不能乐。生死是人情所恶。若闻离此必欣故也。

法无有人前后际断故。

　　肇曰。天生万物以人为贵。始终不改谓之人。故外道以人名神。谓始终不变。若法前后际断则新新不同。新新不同则无不变之者。无不变之者则无复人矣。生曰。人者有灵于土木之称。是往来生死者也。往来固无穷矣。断则愈可乐也。

法常寂然灭诸相故。

　　肇曰。夫有相则异端形。异端既形则是非生。是非既生安得寂然。诸相既灭则无不寂然。生曰。上四句众生空也。此下二十六句法空也。寂然者寂静无事之义也。相者事之貌也。众生易了。着之为惑重故。以其垢于内明之。法难悟。着之为惑轻故。以所惑于外显之。

法离于相无所缘故。

　　肇曰。缘心缘也。相心之影响也。夫有缘故有相。无缘则无相也。

法无名字言语断故。

　　肇曰。名生于言。言断谁名。

法无有说离觉观故。

肇曰。觉观粗心言语之本。真法无相故觉观自离。觉观既离则无复言说。二禅以上以无觉观故。故称圣贤默然也。

法无形相如虚空故。

肇曰。万法万形。万形万相。

法无戏论毕竟空故。

肇曰。真境无言。凡有言论皆是虚戏。妙绝言境毕竟空也。

法无我所离我所故。

肇曰。上直明无我。此明无我所。自我之外一切诸法皆名我所。

法无分别离诸识故。

肇曰。分别生于识也。

法无有比无相待故。

肇曰。诸法相待生。犹长短比而形也。

法不属因不在缘故。

什曰。力强为因。力溺为缘。肇曰。前后相生因也。现相助成缘也。诸法要因缘相假然后成立。若观法不在缘则法不属因也。生曰。因谓先无其事而从彼生也。缘谓素有其分而从彼起也。因本以生为义。今也不能不生。岂曰能生哉。是则因不成因矣。因近故难晓。缘远故易了。今以所易释所难。则易也。因亲故言属。缘疏故言在也。

法同法性入诸法故。

肇曰。如法性真际此三空同一实耳。但用观有深浅故别立三名。始见法实。如远见树知定是树。名为如。见法转深。如近见树知见是何木。名为法性。穷尽法实。如尽知树根茎枝叶之数。名为实际。此三未始非树。因见为异耳。所说真法同此三空也。入诸法者。诸法殊相谁能遍入。遍入诸法者其唯法性乎。生曰。法性者法之本分也。夫缘有者是假有也。假有者则非性有也。有既非性。此乃是其本分矣。然则法与法性理一而名异。故言同也。性宜同故以同言之也。诸法皆异。而法入之则一统众矣。统众以一。所以同法性者也。

法随于如无所随故。

肇曰。法自无法。谁随如者。以无所随故名随如也。生曰。如者无所不如也。若有所随则异矣。不得随也。都无所随乃得随耳。良以名异实因故有随之言也。如宜言随。故以随言之也。

法住实际别本云。法同如法性实际。

什曰。此三同一实也。因观时有深浅故有三名。始见其实谓之如。转深谓之性。尽其边谓之实际。以新学为六情所牵。心随物变。观时见同。出则见异。故明诸法同此三法。

诸边不动故。

什曰。故有无非中。于实为边也。言有而不有。言无而不无。虽诸边尘起不能转之令异。故言诸边不动也。肇曰。有边故有动。无边何所动。无边之边谓之实际。此真法之所住也。生曰。有无诸边不能改法性使变则无际矣。无际之际谓之实际。其不动者是住此也。

法无动摇不依六尘故。

肇曰。情依六尘故有奔逸之动。法本无依故无动摇。生曰。六尘各有主。对事相倾夺故有动摇之义也。既已动摇便成异矣。非其实也。

法无去来常不住故。

肇曰。法若常住。则从未来到现在。从现在到过去。法迳三世则有去来也。以法不常住故法无去来也。

法顺空。

生曰。著有则乖理远矣。故空宜顺也。

随无相。

生曰。空似有空相也。然空若有空则成有矣。非所以空也。故言无相耳。既顺于空便应随无相。

应无作。

肇曰。同三空也。生曰。遣成无相似有意作。意作非理故言无作

也。既顺空随无相。便应冥符此矣。

法离好丑法无增损法无生灭法无所归法过眼耳鼻舌身心。

　　肇曰。超出常境。非六情之所及。

法无高下法常住不动。

　　肇曰。真法常住。贤圣不能移也。

法离一切观行。

　　肇曰。法本无相。非观行之所见。见之者其唯无观乎。

唯大目连法相如是岂可说乎。

　　肇曰。心观不能及。岂况于言乎。

夫说法者无说无示其听法者无闻无得。

　　肇曰。无说岂曰不言。谓能无其所说。无闻岂曰不听。谓能无其所闻。无其所说故终日说而未尝说也。无其所闻故终日闻而未尝闻也。示谓说法示人。得谓闻法所得。生曰。法既如前。何有可说。此苟无说彼岂有闻得乎。

譬如幻士为幻人说法当建是意而为说法。

　　肇曰。当如幻人无心而说。

当了众生根有利钝。

　　肇曰。居士应闻空义而目连为说有法者。由其未了众生根也。

善于知见无所挂阂。

　　肇曰。说有不辩空者。由其于诸法无阂知见未悉善也。无阂知见即实相智也。

以大悲心赞于大乘。

　　肇曰。自舍空义。诸有所说皆非弘赞大乘之道。非弘赞大乘之道则非大悲之心。生曰。非达其根不作小说也。夫说大者必有赞大之辞。赞大是会其本也。会本故其人可拔。能拔然后为大悲之怀耳。此

则呵其闇根。以击去彼乐小之情耳。

念报佛恩不断三宝。

　　肇曰。夫大悲所以建。大乘所以驾。佛恩所以报。三宝所以隆。皆由明了人根善开实相。而目连备阙斯事故以诲之。

然后说法。

　　肇曰。若能备如上事。然后可说法也。生曰。成大乘为继佛种。使三宝不断则报佛恩矣。然后乃是说法也。

维摩诘说是法时八百居士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我无此辩是故不任诣彼问疾佛告大迦葉。

　　什曰。先佛出家。第一头陀者也。昔一时从山中出。形体垢腻着粗弊衣。来诣佛所。诸比丘见之起轻贱意。佛欲除诸比丘轻慢心故赞言。善来迦葉。即分床坐。迦葉辞曰。佛为大师。我为弟子。云何共坐。佛言。我禅定解脱智慧三昧大慈大悲教化众生。汝亦如是。有何差别。诸比丘闻已发希有心咸兴恭敬。迦葉闻是已常学佛行。慈悲救济苦人。有是慈悲而舍富从贫。意将何在耶。将以贫人昔不植福故致斯报。今不度者来世益甚。亦以造富有名利之嫌故。又不观来世现受乐故。亦以富人慢恣难开化故。亦以贫人觉苦厌心易得故。从舍之生必由异见故。讥其不普诲以平等也。肇曰。迦葉弟子中苦行第一。出婆罗门种姓迦葉也。

汝行诣维摩诘问疾迦葉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诣彼问疾所以者何忆念我昔于贫里而行乞。

　　生曰。大迦葉少欲行头陀中第一也。得灭尽三昧亦最胜。凡得灭尽定者能为人作现世福田也。其自以幸。能使人得现世报。而贫有交切之苦。故以大悲欲拔之也。乞食是头陀之业。又至贫里有会少欲之迹。

时维摩诘来谓我言唯大迦葉有慈悲心而不能普舍豪富从贫乞。

　　肇曰。迦葉以贫人昔不植福。故生贫里若今不积善后复弥甚。愍其长苦多就乞食。净名以其舍富从贫故。讥迦葉不普也。生曰。从贫乞本以悲为主。故先呵其悲偏也。夫贫苦为切既交。自应在先。何偏之有哉。于不达者为偏耳(故得寄之以为呵也言夫大悲以普为主)。而用之有偏良在可怪也。

迦葉住平等法应次行乞食。

　　肇曰。生死轮转贵贱无常。或今贫后富。或今富后贫。大而观之。苦乐不异。是以凡住平等之为法。应次行乞。不宜去富从贫也。生曰。既以悲乞。乞又偏矣。故次呵其乞偏也。乞食有四事。以次行为一也。次行为法不越次之谓也。不越次者从等来也。今别诣贫里。虽不违其事。以伤其意也。住平等者。出家本求泥洹。泥洹为等则住之矣。苟住等法理无偏情。故言应次行乞食也。

为不食故应行乞食。

　　什曰。即食之实相。应以此心乞食也。肇曰。不食即涅槃法也。涅槃无生死寒暑饥渴之患。其道平等。岂容分别。应以此等心而行乞食使因果不殊也。生曰。以乞为二也。在家以生须食。故有资生之业。其业既繁为恶滋多。业繁恶多则生死愈有。是谓以食长食也。将欲绝食者不得不出家舍生业也。既舍生业是无复资生之具。不得不乞食以存命行道。故言为不食故应乞食也。不食是平等之法。而今有偏又违之也。

为坏和合相故应取揣食。

　　什曰。和合相即揣食。食有四种。一曰揣食。二曰愿食。如见沙囊命不绝。是愿食也。三曰业食。如地狱不食而活。由其罪业应久受苦痛也。四曰识食。无色众生识想相续也。坏和合相即是实相。令其以是心行乞也。肇曰。五阴揣食俱和合相耳。坏五阴和合名为涅槃。应以此心而取揣食也。若然则终日揣食终日涅槃。生曰。以取揣食为三也。凡欲界食谓之揣食。揣食者揣握食也。揣是和合之物。随义言之也。坏和合者坏五阴和合也。泥洹即是五阴坏也。

为不受故应受彼食。

　　肇曰。不受亦涅槃法也。夫为涅槃而行乞者。应以无受心而受彼食。然则终日受而未尝受也。生曰。以受为四也。不受者不受生死也。

以空聚想入于聚落。

　　肇曰。空聚亦涅槃相也。凡入聚落宜存此相。若然则终日聚落终日空聚也。生曰。次呵其少欲也。若见彼富此贫而舍富从贫为少者是恶多也。恶多者是不免多矣。非所以少也。当以空聚想入于聚落勿见贫富有主。

所见色与盲等。

肇曰。二乘恶厌生死怖畏六尘。故诫以等观也。盲谓不见美恶之异。非谓闭目也。生曰。六情所欲为多。若能无之然后免耳。

所闻声与响等。

肇曰。未有因山响而致喜怒也。

所嗅香与风等。

肇曰。香臭因风。风无香臭。又取其不存也。

所食味不分别。

什曰。法无定性。由分别取相谓之为味。若不分别时则非味也。虽食当如本相也。

受诸触如智证。

什曰。证义同于触。触时当如以智触实相也。肇曰。得漏尽智无生智自证成道。举身柔软快乐而不生着。身受诸触宜若此也。生曰。梵语智证与触音相比。故即以为喻也。泥洹是智之所证也。

知诸法如幻相无自性无他性。

什曰。指会成拳故无自性。指亦如是故无他性也。肇曰。诸法如幻。从因缘生。岂自他之可得。夫有自故有他。有他故有自。无自则无他。无他亦无自也。

本自不然今则无灭。

什曰。迦葉自谓灭生死能为福田。故以不然明无所灭。以遣其所谓也。肇曰。如火有然故有灭耳。法性常空本自无起。今何所灭。犹释意所对法也。生曰。从他生故无自性也。既无自性岂有他性哉。然则本自不然。何有灭乎。故如幻。

迦葉若能不舍八邪入八解脱。

肇曰。八邪八解本性常一。善观八邪即入八解。曷为舍邪更求解脱乎。若能如是者。名入解脱也。生曰。然后呵其以灭尽定欲福于人。为不得也。若以定欲福于人。则是灭尽定异于八邪矣。苟有异心

不能福也。若能不舍八邪入八解脱者则无异矣。

以邪相入正法。

　　肇曰。若本性常一者。则邪正相入不乖其相也。生曰。向在八事。今取邪正之义也。

以一食施一切供养诸佛及众贤圣然后可食。

　　肇曰。因诲以无阂施法也。若能等邪正。又能以一食等心施一切众生。供养诸佛贤圣者。乃可食人之食也。无阂施者。凡得食要先作意施一切众生。然后自食。若得法身则能实充足一切。如后一钵饭也。若未得法身但作意等施。即是无阂施法也。生曰。乞食得好而在众食者要先分与上下坐以为供养也。若等解脱者则能无不供养也。力既如此。然后必能福彼也。

如是食者非有烦恼非离烦恼。

　　肇曰。有烦恼食凡夫也。离烦恼食二乘也。若能如上平等而食者则是法身之食。非有烦恼而食。非离烦恼而食也。生曰。既受食食之。便应着味生烦恼也。以既解脱心而食者。则不生烦恼。故言非有烦恼也。既无烦恼又不见离之矣。

非入定意非起定意。

　　肇曰。小乘入定则不食。食则不入定。法身大士终日食而终日定。故无出入之名也。生曰。比丘食法食时作不净观观食也。虽入此定不见入也。不见入为非入耳。非起定也。

非住世间非住涅槃。

　　肇曰。欲言住世间。法身绝常俗。欲言住涅槃。现食同人欲。生曰。食既充躯则命存住世也。既得存命行道以取泥洹。故不两住也。

其有施者。

　　什曰。乃至不依声闻此尽是施主所得矣。

无大福无小福不为益不为损。

　　肇曰。若能等心受食则有等教。既有等教则施主同获平等。不计福之大小己之损益也。生曰。施平等人应得平等报。故施主亦不见有

大小福也。

是为正入佛道不依声闻。

　　肇曰。平等乞食自利利人。故正入佛道不依声闻道也。生曰。得平等报者必不偏局为小乘也。

迦葉若如是食为不空食人之施也。

　　肇曰。食必有益。生曰。言必能福彼也。然则非徒拔其贫苦而已。乃所以终得大乘之果也。

时我世尊闻说是语得未曾有即于一切菩萨深起敬心复作是念斯有家名辩才智慧乃能如是其谁不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

　　肇曰。时谓在家大士智辩尚尔。其谁不发无上心也。

我从是来不复劝人以声闻辟支佛行。

　　肇曰。始知二乘之劣。不复以劝人也。

是故不任诣彼问疾。

佛告须菩提。

　　什曰。秦言善业。解空第一。善业所以造居士乃致失者。有以而往亦有由而失。请以喻明之。譬善射之人发无遗物。虽轻翼迅逝不能翔其舍。犹维摩诘辩慧深入言不失会故五百应真莫敢窥其门。善业自谓智能深入辩足应时。故直造不疑。此往之意也。然当其入观则心顺法相。及其出定则情随事转。致失招屈良由此也。维摩以善业自谓深入而乖于平等故。此章言切而旨深者也。诸声闻体非兼备则各有偏能。因其偏能谓之第一。故五百弟子皆称第一也。又上四声闻复有偏德。有供养者能与现世报。故独名四大声闻。余人无此德。故称第一而不名大也。肇曰。须菩提秦言善吉。弟子中解空第一也。

汝行诣维摩诘问疾须菩提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诣彼问疾所以者何忆念我昔入其舍从乞食。

　　生曰。须菩提得无诤三昧人中第一也。无诤三昧者。解空无致论处为无诤也。维摩诘机辩难当。鲜有敢窥其门者。而须菩提既有此定。又独能诣之。迹入恃定矣。便有恃定之迹而致诘者。岂不有为然乎。

时维摩诘取我钵盛满饭。

生曰。维摩迹在居士有吝惜之嫌。若未与食便诘之者。物或谓之然矣。故先取钵盛满饭而不授之者。恐须菩提得钵便去不尽言论也。

谓我言唯须菩提若能于食等者诸法亦等。

生曰。苟恃定而来者。于定为不等矣。即以食诘之者。明于食亦不等也。不等于食岂等定哉。是都无所等也。既无所等。何有等定而可恃乎。

诸法等者于食亦等。

生曰。更申前语也。食事虽粗其理自妙。要当于诸法得等。然后可等之矣。

如是行乞乃可取食。

肇曰。须菩提以长者豪富自恣多怀贪吝不虑无常。今虽快意后必贫苦。愍其迷惑故多就乞食。次入净名舍。其即取钵盛饭。未授之间讥其不等也。言万法同相。准一可知。若于食等诸法亦等。诸法等者于食亦等。以此行乞乃可取食耳。曷为舍贫从富自生异想乎。生曰。用心如此。乃可恃以取我食也。意云不尔勿取之也。

若须菩提不断淫怒痴亦不与俱。

什曰。得其真性则有而无。有而无则无所断亦无所有。故能不断而不俱也。肇曰。断淫怒痴声闻也。淫怒痴俱凡夫也。大士观淫怒痴即是涅槃故不断不俱。若能如是者乃可取食也。生曰。须菩提是断淫怒痴人。原其恃定必以断为不俱。故复就而诘之也。就诘之意转使切也。若以断为不俱者。非唯无有等定。于淫怒痴亦不断矣。

不坏于身而随一相。

什曰。身即一相。不待坏而随也。肇曰。万物齐旨。是非同观一相也。然则身即一相。岂待坏身灭体然后谓之一相乎。身五阴身也。生曰。断淫怒痴者则身坏泥洹也。泥洹无复无量身相为一相矣。不坏于身。事似乖之故云随也。

不灭痴爱起于明脱。

肇曰。声闻以痴曀智故痴灭而明。以爱系心故爱解而脱。大士观

痴爱真相即是明脱故不灭痴爱而起明脱。生曰。身本从痴爱而有。故复次言之也。不复为痴所覆为明也。不复为爱所缚为脱也。

以五逆相而得解脱亦不解不缚。

　　肇曰。五逆真相即是解脱。岂有缚解之异耶。五逆罪之尤者解脱道之胜者。若能即五逆相而得解脱者。乃可取人之食也。生曰。既言于缚得脱。而五逆为缚之极。故复以之为言也。斯则解为不解缚为不缚。

不见四谛非不见谛。

　　肇曰。真见谛者非如有心之见。非如无心之不见也。

非得果。

　　生曰。于缚得解是见谛之功。复反之也。非不见谛是得果矣。故即翻之也。

非凡夫非离凡夫法。

　　肇曰。果诸道果也。不见四谛故非得果。非不见谛故非凡夫。虽非凡夫而不离凡夫法。此乃平等之道也。生曰。见谛在人。故复论之也。

非圣人非不圣人。

　　肇曰。不离凡夫法非圣人也。道过三界非不圣人也。

虽成就一切法而离诸法相。

　　肇曰。不舍恶法而从善则一切诸法于何不成。诸法虽成而离其相。以离其相故则美恶斯成矣。生曰。人必成就于法故复极其势也。

乃可取食。

　　肇曰。若能备如上说乃可取食。

若须菩提不见佛不闻法。

　　肇曰。犹诲以平等也。夫若能齐是非一好丑者。虽复上同如来。不以为尊。下等六师。不以为卑。何则天地一指万物一观。邪正虽殊其性不二。岂有如来独尊而六师独卑乎。若能同彼六师不见佛不闻

法。因其出家随其所堕而不以为异者。乃可取食也。此盖穷理尽性极无方之说也。善恶反论而不违其常。邪正同辩而不丧其真。斯可谓平等正化莫二之道乎。生曰。此一阶使言反而理顺也。苟体空内明。不以言反惑意矣。须菩提见佛闻法者。而言不见佛不闻法。言正反也。若以无佛可见为不见佛。无法可闻为不闻法。则顺理矣。

彼外道六师富兰那迦葉。

　　什曰。迦葉母姓也。富兰那字也。其人起邪见。谓一切法无所有。如虚空不生灭也。肇曰。姓迦葉字富兰那。其人起邪见。谓一切法断灭性空。无君臣父子忠孝之道也。

末伽梨拘赊梨子。

　　什曰。末伽梨字也。拘赊梨是其母也。其人起见云。众生罪垢无因无缘也。肇曰。末伽梨字也。拘赊梨其母名也。其人起见谓。众生苦乐不因行得。自然耳也。

删阇夜毗罗胝子。

　　什曰。删阇夜字也。毗罗胝母名也。其人起见谓。要久迳生死弥历劫数然后自尽苦际也。肇曰。删阇夜字也。毗罗胝其母名也。其人谓。道不须求。迳生死劫数苦尽自得。如转缕丸于高山缕尽自止。何假求耶。

阿耆多翅舍钦婆罗。

　　什曰。阿耆多翅舍字也。钦婆罗粗衣也。其人起见非因计因。着粗皮衣及拔发烟熏鼻等以诸苦行为道也。肇曰。阿耆多字也。翅舍钦婆罗粗弊衣名也。其人着弊衣自拔发。五热炙身以苦行为道。谓今身并受苦。后身常乐者也。

迦罗鸠驮迦旃延。

　　什曰。外道字也。其人应物起见。若人问言有耶答言有。问言无耶答言无也。肇曰。姓迦旃延。字迦罗鸠驮。其人谓诸法亦有相亦无相。

尼犍陀若提子等。

　　什曰。尼犍字也。陀若提母名也。其人起见谓。罪福苦乐尽由前世。要当必偿。今虽行道不能中断。此六师尽起邪见。裸形苦行自称

一切智。大同而小异耳。凡有三种六师。合十八部。第一自称一切智。第二得五通。第三诵四韦陀经。上说六师是第一部也。肇曰。尼犍陀其出家总名也。如佛法出家名沙门。若提母名也。其人谓。罪福苦乐本自有定因。要当必受。非行道所能断也。六师佛未出世时皆道王天竺也。

是汝之师因其出家。

　　生曰。既不见佛闻法。是受道于邪见之师。因其得为邪出家也。顺在六师之理是悟之所由为师又从以成出家道也。

彼师所堕汝亦随堕乃可取食。

　　肇曰。生随邪见。死堕恶道。生曰。既以师彼。彼堕三恶道。不得不随其堕也。顺在若师六师理为出家者虽三恶道而不乖堕也。别本云。不见佛乃至随六师所堕。什曰。因其见异故诲令等观也。若能不见佛胜于六师。从其出家与之为一不坏异相者。乃可取食也。

若须菩提入诸邪见不到彼岸。

　　什曰。此以下明其未应平等则未出众累。故言入邪见。住八难同烦恼具此众恶乖彼众善。下句尽是其所不得也。肇曰。彼岸实相岸也。惑者以邪见为邪彼岸为正。故舍此邪见适彼岸耳。邪见彼岸本性不殊。曷为舍邪而欣彼岸乎。是以入诸邪见不入彼岸者。乃可取食也。自六师以下至乎不得灭度。类生逆谈以成大顺。庶通心君子有以标其玄旨而遗其所是也。生曰。师邪见师则入诸邪见矣。到于彼岸本由正见。入邪见者则不到也。顺在解邪见理为入也既入其理即为彼岸无复彼岸之可到。

住于八难不得无难。

　　肇曰。夫见难为难者。必舍难而求无难也。若能不以难为难。故能住于难。不以无难为无难故不得于无难也。生曰。既入邪见便生八难。不得无难处也。顺在已解邪见便得住八难理中无复无难之可得也。

同于烦恼离清净法。

　　肇曰。夫能悟恼非恼。则虽恼而净。若以净为净。则虽净而恼。是以同恼而离净者。乃所以常净也。生曰。入邪见在八难生者。便无结不起。为烦恼所牵。不能得自异之也。愈远清净法矣。顺在既住八难理中心与烦恼理冥即之为净无复净之不可离也。

汝得无诤三昧。

　　什曰。无诤有二。一以三昧力将护众生令不起诤心。二随顺法性无违无诤。善业常自谓深达空法无所违诤。今不顺平等而云无诤者。则与众生无差也。

一切众生亦得是定。

　　肇曰。善吉之与众生性常自一。曷为善吉独得而群生不得乎。此明性本不偏也。善吉于五百弟子中解空第一。常善顺法相无违无诤。内既无诤外亦善顺群心令无诤讼。得此定名无诤三昧也。生曰。上诘其恃定不等。是言其不得定也。意虽在此而未指斥。是以终就其事以贬之焉。须菩提若得此定。众生无有不得之者也。顺在彼之不得亦是此得也则无异矣。

其施汝者不名福田。

　　肇曰。我受彼施令彼获大福。故名福田耳。犹大观之。彼我不异。谁为福者。谁为田者。

供养汝者堕三恶道。

　　肇曰。五逆之损供养之益大观正齐。未觉其异。若五逆而可堕。供养亦堕也。生曰。报应影响若合符契。苟施邪见之人则致邪见之报而堕在三恶道也。报以邪见者言无福田也。既无福田何有可名哉。顺在终获正见则解无有福田可名得出三恶道而不异堕也。

为与众魔共一手作诸劳侣。

　　肇曰。众魔四魔也。共为▫尘劳之党侣也。生曰。施能造果谓之为业。若于业生邪致受三界报者。为劳苦众生也。斯则邪见与业为侣。然后得之三界报矣。而此业成劳乃与魔所作同。故云共一手。顺在既得正见不异于魔所作劳侣也。

汝与众魔及诸尘劳等无有异。

　　肇曰。既为其侣。安得有异。夫以无异故能成其异也。生曰。若受施而使施主得邪见报者。是害其慧命为内外魔也。顺在令彼获等则生其惠心必不见与害者殊也。

于一切众生而有怨心。

生曰。害其慧命为魔者。怨之甚者也。顺在起彼惠心是亲友之义而不见异于怨也。

谤诸佛毁于法。

肇曰。怨亲之心毁誉之意美恶一致。孰云其异。苟曰不异亦何为不同焉。

不入众数终不得灭度。

生曰。为害之由由乎谤佛毁法。斯人则为不入四众数矣。顺在亲友之义以叹佛誉法为体亦不异谤。故云谤也。

汝若如是乃可取食。

什曰。汝若自知有过如是之深者。乃可取食也。肇曰。犯重罪者不得入贤圣众数。终不得灭度。若能备如上恶乃可取食也。何者夫舍恶从善人之常情耳。然则是非迳心犹未免于累。是以等观者以存善为患。故舍善以求宗。以舍恶为累。故即恶而反本。然则即恶有忘累之功。舍善有无染之勋。故知同善未为得。同恶未为失。净名言意似在此乎。

时我世尊闻此茫然不识是何言。

生曰。若以语言之。我则不然。就意而取。已所不及。故竟不识是何言。

不知以何答便置钵欲出其舍。

肇曰。净名言逆而理顺善吉似未思其言。故不识是何说。便舍钵而欲出也。生曰。进退无据故不知以何答。则有屈矣。向言若尔乃可取食。不尔故不取也。有屈便应输钵。故置之欲出。

维摩诘言唯须菩提取钵勿惧。

生曰。惧无答而置钵。即复着言相矣。欲解此滞使得取钵。故先言取钵勿惧也。

于意云何如来所作化人若以是事诘宁有惧不。

肇曰。净名欲令善吉弘平等之道。无心以听美恶斯顺。而善吉本不思其言迷其所说。故复引喻以明也。生曰。言乃至如所作化亦不能

有心于所诘也。

我言不也维摩诘言一切诸法如幻化相汝今不应有所惧也。

　　肇曰。若于弟子中解空第一。既知化之无心亦知法之如化。以此而听曷为而惧。生曰。化既无惧。诸法如化亦不得生惧也。

所以者何一切言说不离是相。

　　肇曰。是相即幻相也。言说如化听亦如化。以化听化。岂容有惧。生曰。所以言诸法如幻便应无惧者。以诸法化幻言说亦然故也。言说苟曰如幻。如何以言致惧耶。

至于智者不著文字故无所惧何以故文字性离。

　　肇曰。夫文字之作生于惑取。法无可取则文相自离。虚妄假名。智者不着。

无有文字是则解脱。

　　肇曰。解脱谓无为真解脱也。夫名生于不足。足则无名。故无有文字是真解脱。生曰。不复缚在文字故言解脱也。

解脱相者则诸法也。

　　肇曰。名生于法法生于名。名既解脱故诸法同解也。生曰。向以诸法如幻明无文字。文字既解还复悟解在诸法也。

维摩诘说是法时二百天子得法眼净故我不任诣彼问疾佛告富楼那弥多罗尼子。

　　什曰。富楼那秦言满也。弥多罗尼秦言善知识。善知识是其母名也。其人于法师中第一善说阿毗昙论也。肇曰。富楼那字也。秦言满。弥多罗尼母名也。秦言善知识。通母名为字。弟子中辨才第一也。

汝行诣维摩诘问疾富楼那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诣彼问疾所以者何忆念我昔于大林中在一树下为诸新学比丘说法。

　　什曰。近毗耶离有园林。林中有水。水名猕猴池。园林中有僧房。是毗耶离三精舍之一也。富楼那于中为新学说法也。

时维摩诘来谓我言唯富楼那先当入定观此人心然后说法。

　　肇曰。大乘自法身以上得无碍真心心智寂然未尝不定。以心常定故能万事普照。不假推求然后知也。小乘心有限碍。又不能常定。凡所观察在定则见出定不见。且声闻定力深者见众生根极八万劫耳。定力浅者身数而已。大士所见见及无穷。此新学比丘根在大乘。应闻大道。而为说小法。故诲其入定也。

无以秽食置于宝器。

　　肇曰。秽食充饥小乘法也。盛无上宝大乘器也。

当知是比丘心之所念无以琉璃同彼水精。

　　肇曰。当识其心念之根本。无令真伪不辨也。

汝不能知众生根源无得发起以小乘法彼自无疮勿伤之也。

　　肇曰。彼大乘之体自无疮疣。无以小乘之刺损伤之也。

欲行大道莫示小径无以大海内于牛迹。

　　肇曰。大物当置之大处。曷为回龙象于兔径注大海于牛迹乎。

无以日光等彼萤火。

　　肇曰。明昧之殊其喻如此。而欲等之者何耶。

富楼那此比丘久发大乘心中忘此意。

　　肇曰。未得无生。心皆有退忘也。

如何以小乘法而教导之我观小乘智慧微浅犹如盲人不能分别一切众生根之利钝时维摩诘即入三昧令此比丘自识宿命曾于五百佛所殖众德本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肇曰。净名将开其宿心成其本意。故以定力令诸比丘暂识宿命。自知曾于五百佛所殖众德本。曾以回此功德向无上道。此其本也。

即时豁然还得本心于是诸比丘稽首礼维摩诘足时维摩诘因为说法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复退转我念声闻不观人根不应说法是故不任诣彼问疾佛告摩诃迦旃延。

什曰。南天竺婆罗门姓也。善解契经者也。肇曰。迦旃延南天竺婆罗门姓也。即以本姓为名。弟子中解义第一也。

汝行诣维摩诘问疾迦旃延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诣彼问疾所以者何忆念昔者佛为诸比丘略说法要。

什曰。法要谓一切法略说有二种。有为无为也。迦旃延于后演。有为则四非常。无为则寂灭义也。肇曰。如来常略说。有为法无常苦空无我。无为法寂灭不动。此二言总一切法尽故言略。生曰。为悟所津。若出之由户焉。

我即于后敷演其义谓无常义苦义空义无我义寂灭义。

肇曰。如来言说未尝有心。故其所说法未尝有相。迦旃延不谕玄旨。故于入室之后皆以相说也。何则如来去常故说无常。非谓是无常。去乐故言苦。非谓是苦。去实故言空。非谓是空。去我故言无我。非谓是无我。去相故言寂灭。非谓是寂灭。此五者可谓无言之教无相之谈。而迦旃延造极不同。听随心异。闻无常则取其流动。至闻寂灭亦取其灭相。此言同旨异。迦旃延所以致惑也。生曰。迦旃延是分别佛语中第一也。佛既略说于前。迦旃乃敷述于后也。存旨而不在辞。故曰演其义也。

时维摩诘来谓我言唯迦旃延无以生灭心行说实相法。

什曰。若无生灭则无行处。无行处乃至实相也。因其以生灭为实故。讥言无以生灭说实相法。通非下五句也。肇曰。心者何也。惑相所生。行者何也。造用之名。夫有形必有影。有相必有心。无形故无影。无相故无心。然则心随事转。行因用起。见法生灭故心有生灭。悟法无生。则心无生灭。迦旃延闻无常义。谓法有生灭之相。法有生灭之相故影响其心同生灭也。夫实相幽深妙绝常境。非有心之所知。非辨者之能言。如何以生灭心行而欲说乎。生曰。佛既称迦旃延为善分别义。岂应有谬哉。于封其言者论之故有阙耳。夫佛与迦旃延所明是同。至于不达取之亦不得不异。而佛无致讥之义。迦旃有受诘之事。其故何耶。佛以穷理为主。言必在通。迦旃未能造极。容有乖旨。故可寄之以贬诸阙焉。无常者变至灭也。苦者失所爱也。空者非己有也。无我者莫主之也。寂灭者无此四也。然则四为可恶之法。无之是可乐理也。原夫五本为言以表理之实也。而谓尽于生灭之境者心所行耳。诸比丘行心所行故不解脱。超悟其旨然后是也。

迦旃延诸法毕竟不生不灭是无常义。

什曰。凡说空则先说无常。无常则空之初门。初门则谓之无常。毕竟则谓之空。旨趣虽同而以精粗为浅深者也。何以言之。说无常则云念念不住。不住则以有系住。虽去其久住而未明无住。是粗无常耳。未造其极也。今此一念若令系住则后亦应住。若今住后住则始终无变。始终无变据事则不然。以住时不住所以之灭。住即不住乃真无常也。本以住为有。今无住则无有。无有则毕竟空。毕竟空即无常之妙旨也。故曰毕竟空是无常义。迦旃延未尽而谓之极者。故自招妄计之讥也。肇曰。此辩如来略说之本意也。小乘观法生灭为无常义。大乘以不生不灭为无常义。无常名同而幽致超绝其道虚微。固非常情之所测。妙得其旨者净名其人也。生曰。夫言无常者据事灭验之也。终苟有灭始无然乎。始若果然则生非定矣。生不定生灭孰定哉。生灭既已不定。真体复何所在。推无在之为理。是诸法之实也。实以不生不灭为义。岂非无常之所存耶。然则无常虽明常之为无。亦所以表无无常也。毕竟者不得不然也。

五受阴洞达空无所起是苦义。

什曰。无常坏法。所以苦也。若无常粗则坏之亦粗。坏之亦粗则非苦之极也。今妙无常则无法不坏。无法不坏则法不可坏苦之甚也。法不可得空之至也。自无而观则不坏不苦。自有而之散苦义所以生也。肇曰。有漏五阴爱染生死名受阴也。小乘以受阴起则众苦生为苦义。大乘通达受阴内外常空本自无起谁生苦者此真苦义也。生曰。夫苦之为事会所成也。会所成者岂得有哉是以言五受阴空是苦义也。五受阴苦之宗也。无常推生及灭事不在一。又通在有漏无漏故言诸法。苦即体是无义起于内。又得无漏者不以失受致苦。故唯受阴而已也。洞达者。无常以据终验之云毕竟耳。苦以空为其体故洞达也。无所起者。无常明无本之变理在于生。苦言假会之法。所以配其起也。

诸法究竟无所有是空义。

什曰。本言空欲以遣有。非有去而存空。若有去存空非空之谓也。二法俱尽乃空义也。肇曰。小乘观法缘起内无真主为空义。虽能观空而于空未能都泯。故不究竟。大乘在有不有。在空不空。理无不极。所以究竟空义也。生曰。惑者皆以诸法为我之有也。理既为苦则事不从己。己苟不从则非我所保。保之非我彼必非有也。有是有矣。而曰非有。无则无也。岂可有哉。此为无有无无究竟都尽。乃所以是空之义也。

于我无我而不二是无我义。

什曰。若去我而有无我。犹未免于我也。何以知之。凡言我即主

也。经云有二十二根。二十二根亦即二十二主也。虽云无真宰。而有事用之主。是犹废主而立主也。故于我无我而不二乃无我耳。肇曰。小乘以封我为累。故尊于无我。无我既尊则于我为二。大乘是非齐旨。二者不殊为无我义也。生曰。理既不从我为空。岂有我能制之哉。则无我矣。无我本无生死中我。非不有佛性我也。

法本不然今则无灭是寂灭义。

　　什曰。明泥洹义也。由生死然尽故有灭。生死即不然。无泥洹灭。泥洹灭真寂灭也。肇曰。小乘以三界炽然故灭之以求无为。夫炽然既形故灭名以生。大乘观法本自不然。今何所灭。不然不灭乃真寂灭也。生曰。法既无常苦空。悟之则永尽泥洹。泥洹者不复然也。不然者事之靖也。夫终得寂灭者。以其本无实然。然既不实。灭独实乎。

说是法时彼诸比丘心得解脱故我不任诣彼问疾佛告阿那律。

　　什曰。天眼第一也。肇曰。阿那律秦言如意。刹利种也。弟子中天眼第一。

汝行诣维摩诘问疾阿那律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诣彼问疾所以者何忆念我昔于一处经行时有梵王名曰严净与万梵俱放净光明来诣我所稽首作礼问我言几何阿那律天眼所见。

　　肇曰。梵王闻阿那律天眼第一故问所见远近。

我即答言仁者吾见此释迦牟尼佛土三千大千世界如观掌中庵摩勒果。

　　肇曰。庵摩勒果形似槟榔。食之除风冷。时手执此果。故即以为喻也。

时维摩诘来谓我言唯阿那律天眼所见为作相耶无作相耶。

　　什曰。色无定相。若见色有远近精粗。即是为色。为色则是邪惑颠倒之眼。故同于外道。若不为色作相。色则无为。无为则不应见有远近。而言远见三千。则进退无可。故失会于梵天。受屈于二难也。肇曰。三界报身六情诸根从结业起名为有作相也。法身出三界六情诸根不由结业生名为无作相。夫以有作故有所不作。以法身无作故无所不作也。

假使作相则与外道五通等。

肇曰。外道修俗禅得五通。然不能出凡夫见闻之境。此有作相也。欲等之哉。

若无作相即是无为不应有见。

肇曰。若无作相即是法身无为之相。岂容见闻近远之言。

世尊我时默然。

肇曰。欲言作相则同彼外道。欲言无作则违前见意。故不知所答也。

彼诸梵闻其言得未曾有即为作礼而问曰世孰有真天眼者。

什曰。以阿那律天眼为色作相非真天眼。若不作相则是真眼。未知谁有。故问言孰耶。肇曰。诸梵谓天眼正以彻视远见为理。而净名致诘殊违本涂。疑有真异故致斯问。

维摩诘言有佛世尊得真天眼常在三昧悉见诸佛国不以二相。

什曰。言不为色作精粗二相也。肇曰。真天眼谓如来法身无相之目也。幽烛微形巨细兼睹万色弥广。有若目前。未尝不见而未尝有见。故无眼色之二相也。二乘在定则见。出定不见。如来未尝不定未尝不见故常在三昧也。

于是严净梵王及其眷属五百梵天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礼维摩诘足已忽然不现。

肇曰。其所发明成立若此。

故我不任诣彼问疾佛告优波离。

什曰。长夜誓愿世世常作持律。故于今持律第一也。肇曰。优波离秦言上首。弟子中持律第一。

汝行诣维摩诘问疾优波离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诣彼问疾所以者何忆念昔者有二比丘犯律行以为耻。

生曰。犯律者必有惧罪之惑也。原其为怀非唯畏苦困。已交耻所为也。

不敢问佛。

什曰。以佛尊重惭愧深故。亦于众中大恐怖故。复次将以如来明见法相。决定我罪陷于无浅。则永出清众望绝真路也。生曰。既违圣禁。加所为愚鄙。故不敢以斥问佛也。

来问我言唯优波离我等犯律诚以为耻不敢问佛愿解疑悔得免斯咎。

肇曰。愧其所犯不敢问佛。以优波离持律第一故从问也。疑其所犯不知轻重。悔其既往废乱道行。故请持律解免斯咎也。生曰。违禁诚重。能改为贵。是以许有改法也。优波离解律第一故以问焉。疑者恐罪及己而犹有不至之异也。悔者既已惧之必自悔所为也。

我即为其如法解说。

肇曰。如法谓依戒律决其罪之轻重。示其悔过法也。

时维摩诘来谓我言唯优波离无重增此二比丘罪。

生曰。未知罪相犹封以致惧。既明所属而改之。法重封惧之情愈致深也。深乎惑者罪弥重矣。

当直除灭勿扰其心。

什曰。犯律之人心常战惧。若定其罪相复加以切之。则可谓心扰而罪增也。若闻实相则心玄无寄。罪累自消。故言当直除灭也。肇曰。二比丘既犯律行疑悔情深。方重结其罪则封、累、弥．厚。封累既厚则罪垢弥增。当直说法空令悟罪不实。悟罪不实则封累情除。封累情除则罪垢斯灭矣。曷为不察其根为之决罪。扰乱其心重增累乎。生曰。除罪用术。于理既迂。又应病则是其方。乖之更增其病矣。

所以者何彼罪性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

肇曰。覆释所以直除之意也。夫罪累之生因缘所成。求其实性不在三处。如杀因彼我。彼我即内外也。自我即非杀。自彼亦非杀。彼我既非。岂在中间众缘所成。寻之悉虚也。生曰。封惑本出人耳。彼罪岂当有哉。苟能体之。不复自缚于罪也。既不复缚罪。便是出其境矣。已出罪境者罪能得之乎。不在内者不在我心也。若在我心者不应待外也。不在外者不在彼事也。若在彼事者不应罪我也。不在中间者合我之与事也。罪为一矣。岂得两在哉。

如佛所说心垢故众生垢心净故众生净。

什曰。以罪为罪则心自然生垢。心自然生垢则垢能累之。垢能累

之则是罪垢众生。不以罪为罪此即净心。心净则是净众生也。生曰。引佛语为证也。心垢者封惑之情也。众生垢者心既有垢罪必及之也。若能无封则为净矣。其心既净其罪亦除也。

心亦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

　　生曰。罪虽由心垢而致。悟之必得除也。向已明罪不在内外中间。故言心亦不在三处。

如其心然罪垢亦然。

　　肇曰。寻知其本也。夫执本以知其末。守母以见其子。佛言众生垢净皆由心起。求心之本不在三处。心既不在。罪垢可知也。

诸法亦然不出于如。

　　肇曰。万法云云。皆由心起。岂独垢净之然哉。故诸法亦然。不离于如。如谓如本相也。生曰。心既不在三处。罪垢亦然也。反覆皆不得异诸法岂容有殊耶。则无不如也。

如优波离以心相得解脱时宁有垢不。

　　什曰。心相谓罗汉亦观众生、心实相得解脱也。今问其成道时。第九解脱道中观实相时。宁见此中有垢不。生曰。以优波离验之也。心相者无内外中间也。得解脱者不复缚在心也。以心相得解脱者无垢可见。

我言不也。

　　肇曰。得解脱时谓其初成阿罗汉。第九解脱。尔时心冥一义无复心相。欲以其心类明众心故先定其言也。

维摩诘言一切众生心相无垢亦复如是。

　　肇曰。群生心相如心解相。生曰。众生心相无垢。理不得异。但见与不见为殊耳。

唯优波离妄想是垢无妄想是净。

　　什曰。罪本无相而横为生相。是为妄想。妄想自生垢耳。非理之咎也。肇曰。优波离分别罪相欲以除垢。罪本无相而妄生罪相。乃更增尘垢也。其言虽泛意在于是。生曰。垢实无也。在妄想中是垢耳。

若无妄想垢即净也。妄想者妄分别之想也。

颠倒是垢。

生曰。见正转也。见转于内则妄分别外事也。

无颠倒是净。

肇曰。无罪而见罪颠倒也。

取我是垢。

生曰。取我相者不能废己从理也。既取我相见便转也。

不取我是净。

肇曰。见罪即存我也。

优波离一切法生灭不住。

什曰。此已下释罪所以不可得也。生曰。诸法皆从妄想而有。悉如此也。

如幻如电诸法不相待乃至一念不住。

什曰。前心不待后心生竟然后灭也。肇曰。成前无相常净义也。诸法如电新新不停。一起一灭不相待也。弹指顷有六十念过。诸法乃无一念顷住。况欲久停。无住则如幻。如幻则不实。不实则为空。空则常净。然则物物斯净。何有罪累于我哉。

诸法皆妄见。

什曰。皆由妄见故谓其有耳。

如梦如炎如水中月如镜中像以妄想生。

肇曰。上明外法不住。此明内心妄见。俱辩空义。内外为异耳。夫以见妄故所见不实。所见不实则实存于所见之外。实存于所见之外则所见不能见。见所不能见故无相常净也。上二喻取其速灭。此四喻取其妄想。

其知此者是名奉律。

什曰。奉律梵本云毗尼。毗尼秦言善治。谓自治淫怒痴亦能治众生恶也。生曰。作如此知无复犯律之咎也。

其知此者是名善解。

肇曰。若能知法如此乃名善解。奉法律耳。不知此法而称持律第一者何耶。令知优波离谬教意也。生曰。善解律为理也。

于是二比丘言上智哉是优波离所不及持律之上而不能说。

肇曰。二比丘悟罪常净无复疑悔。故致斯叹。

我答言自舍如来未有声闻及菩萨能制其乐说之辩。

肇曰。内有乐说智生则说法无穷名乐说辩也。此辩一起乃是补处之所叹。而况声闻乎。

其智慧明达为若此也。

肇曰。其明达若此。吾岂能及。

时二比丘疑悔即除。

什曰。有罪则忧怖自生。罪无则疑悔自灭也。

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作是愿言令一切众生皆得是辩故我不任诣彼问疾佛告罗睺罗。

什曰。阿修罗食月时名罗睺罗。罗睺罗秦言覆障。谓障月明也。罗睺罗六年处母胎所覆障。故因以为名。明声闻法中密行第一。菩萨出家之日诸相师言。若今夜不出家。明日七宝自至为转轮圣王王四天下。王即于其夜更增伎乐以悦其心。于时菩萨欲心内发。罗睺罗即时处胎。耶输陀罗其夜有身。于时净居诸天相与悲而言曰。菩萨为欲所缠。迷于女色。众生可愍。谁当度者。即时变诸妓女皆如死人。甚可怖畏。令菩萨心厌。即劝出家。车匿牵马四天王接足踰域而去。到菩提树下思惟。苦行六年已夜成佛。时罗睺罗乃生生已佛乳母问言。悉达出家于是六年。汝今何从有身。若六年怀妊世所未闻。诸释闻之相与议言。此是不祥。毁辱释门。必是私窃。欲依法杀之。耶输曰。愿见大王尔乃就死。王于是隔幔与语。具以事诘问其所由。耶输如实自陈。我非私窃。是太子之胤耳。自太子出家我常愁毒寝卧冷地。故此儿不时成就耳。语王言。自看此儿颜貌色相为是孙子不。王即抱而观之。见其色相与太子相似。王乃流泪而言曰。真是吾孙子也。佛欲证

明化作梵志。来入王宫见儿问言。汝名何等。答言。我名罗睺罗。梵志赞言。善哉汝以业因缘故处胎六年。所覆障故应名此也。王问何业因缘。答曰。我知业因缘。不知何业。佛后还国。罗睺罗见佛身相庄严。敬心内发愿欲出家。其母语言。此人出家得成圣道。道非汝分。何用出家。罗睺罗言。若令一人得道。我要当得使人剔发。发已垂尽唯有顶上少许。复言。若发都尽则与死人无异。决定汝心无从后悔。答言。国位宝珍无量妙乐我能弃之。况惜少发耶。道心坚固遂弃国出家。以舍利弗为和尚罗睺罗因缘及出家事以声闻法略说也。肇曰。罗睺罗秦言覆障。六年为母胎所障因以为名。弟子中密行第一。

汝行诣维摩诘问疾罗睺罗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诣彼问疾所以者何忆念昔时毗耶离诸长者子来诣我所稽首作礼问我言唯罗睺罗汝佛之子。

　　生曰。言其承圣之基。

舍转轮王位。

　　什曰。转轮王亦有不入胎者。如顶生王是也。昔转轮王顶上生疮。王患其痒痛。婆罗门欲以刀破之。王时怒曰。云何以刀着大王顶上耶。更有婆罗门。以药涂之。至七日头疮乃坏。视疮中见有小儿。威相端正取而养之。后遂为王。因从顶生故名顶生王。或有从肩臂手足等生。此皆从男女生也。佛若不出家则大转轮王王四天下。罗睺罗不出家。王一阎浮提。地下十由旬鬼神空中十由旬鬼神皆属罗睺罗为其给使。罗睺罗失会。其旨有四。一不见人根。应非其药。二出家功德无量。而说之以限。三即是实相而以相说之。四出家法本为实相及涅槃。出家即是二法方便。今虽主得已有其相。罗睺罗虽说出家之美。而不说其终之相。故违理丧真受屈当时也。二人虽俱说世家功德。而罗睺罗以四失乖宗。维摩、以四得应会。其得失相反差别若此也。生曰。罗云有转轮王相。王阎浮提也。

出家为道。

　　生曰。意云。不应舍此而出家也。

其出家者有何等利。

　　什曰。长者子见其毁形粗衣持钵救命。徒见其所弃之利。而未见其所得。自外而观可愍之甚。恋昔悲今冀其有利。故问其利也。肇曰。佛不出家。应为金轮王王四天下。罗睺罗不出家。应为铁轮王王一天下。以其所舍不轻。所期必重。故问其利也。生曰。然舍而出家。故当必有胜事耳。竟有何等利于此耶。

我即如法为说出家功德之利。

　　肇曰。不善知其根。为说有为功德利也。生曰。世荣虽乐难可久保。出家之理长乐无为。岂可同年语其优劣。

时维摩诘来谓我言唯罗睺罗不应说出家功德之利。

　　生曰。诸长者子本以贪乐存荣。为怀闻之更移其着。则乖出家利矣。于彼为不应故言尔也。

所以者何无利无功德是为出家。

　　肇曰。夫出家之意妙存无为。无为之道岂容有功德利乎。生曰。正以无利无功德为出家理也。

有为法者可说有利有功德。

　　生曰。贪乐是无穷法为有为也。

夫出家者为无为法无为法中无利无功德。

　　什曰。无漏道品一切法及律仪皆名出家法。出家法皆名无利也。若世俗法则受生死不绝。报利愈积。若出家法于今虽有。终期则无。何以言之。本欲假事以息事因有以之无。将出于功德之域入于无利之境。无利之境即涅槃也。今就有利而言无利。是因中说果也。肇曰。夫有无为之果必有无为之因。因果同相自然之道也。出家者为无为。即无为之因也。无为无利无功德。当知出家亦然矣。生曰。无为是表理之法故无实功德利也。

罗睺罗出家者无彼无此亦无中间。

　　什曰。此即因中明涅槃相也。肇曰。伪出家者恶此生死尊彼涅槃故有中间三处之异。真出家者遣万累亡彼此。岂有是非三处之殊哉。生曰。彼者出家也。此者我也。中间者此二法也。功德之利出于此三。三既为无。何有功德利哉。

离六十二见。

　　什曰。无利故离见也。

处于涅槃。

什曰。出家法名为处。言是向涅槃处也。肇曰。既无彼此则离众邪见同涅槃也。上直明出家之义。自此下明出家之事。虽云其事。然是无事事耳。何则出家者以去累为志。无为为心。以心无为故所造众德皆无为也。

智者所受。

什曰。一切贤圣大人悉赞叹。受持出家法也。

圣所行处。

什曰。众圣履之而通也。肇曰。贤智闻之而从。众圣履之而通。可谓真出家之道乎。

降伏众魔。

肇曰。众魔四魔也。正道既夷邪径自塞。经曰。一人出家魔宫皆动。

度五道。

什曰。凡夫能出四趣。不能出于天道。出家求灭则五道斯越物我通度也。肇曰。五道非无为之路也。

净五眼。

肇曰。净五眼如放光说也。

得五力立五根不恼于彼。

什曰。在家虽行善。然有父母妻子眷属之累。若物来侵害必还加报。是故在家是恼彼因缘。出家无此众累则恼因自息。故言不恼彼也。肇曰。道超事外与物无逆。何恼之有耶。

离众杂恶。

什曰。凡以杂心而兴福业皆名杂恶也。出家修善则灭除妄想。又为涅槃故离众杂恶也。肇曰。俗善虽善犹杂不善。道法真净故纯善不杂也。

摧诸外道。

什曰。出家不以摧物而诸恶自消。犹如日出众冥自灭也。肇曰。

日月不期去闇而闇自除。出家不期摧外道而外道自消也。

超越假名。

　　什曰。缘会无实。但假空名耳。若得其真相即于假不迷。故名超越也。肇曰。万事万名虚假以生。道在真悟故超越假名。

出淤泥。

　　什曰。在家没欲泥。出家没见泥。今明真出家故总言出也。

无系着。

　　什曰。若有所系亦未为出家。一切不着是真出家也。肇曰。出生死爱见之淤泥。无出家爱道之系着也。

无我所。

　　什曰。于我所法中一切舍离。故言无也。肇曰。出家之道本乎无为。

无所受。

　　什曰。受义言取。取有四种。在家人有爱取。出家人有戒取见取爱取。真出家者无此四受。亦于一切法无所受也。肇曰。无四受也。欲受我受戒受见受。

无扰乱。

　　什曰。凡心有所在方便不息。是名扰乱。出家无事一切永离也。

内怀喜。

　　什曰。喜有二种。一者有现世功德。自然欣预。二者后得涅槃心常安悦。既具二喜。又无想着。乃真喜也。肇曰。夫扰乱出于多求。忧苦生乎不足。出家寡欲。扰乱斯无。道法内充。故怀喜有余。

护彼意。

　　什曰。谓能奖顺众生不乖逆其心也。

随禅定。

什曰。出家凡有三法。一持戒二禅定三智慧。持戒能折伏烦恼令其势微。禅定能遮如石山断流。智慧能灭毕竟无余。今持戒清净则结薄。心静与禅相顺。故言随也。

离众过。

肇曰。诸长者子应闻出家无为之道。而示以有为功德之利。是由不随禅以观其根不审法以将其意。众过之生其在此乎。故因明出家以诫之也。

若能如是是真出家。

肇曰。若能不违上说。乃应出家之道。出家之道非存利之所能也。

于是维摩诘语诸长者子汝等于正法中宜共出家。

生曰。无利之利真利也。故劝之耳。

所以者何佛世难值。

什曰。佛常在世。于罪者为难耳。肇曰。净名知其不得出家而劝之者。欲发其无上道心耳。

诸长者子言居士我闻佛言父母不听不得出家。

什曰。长者子不得出家。而重出家之美。所以深其恼耳。肇曰。非不欲出家。不欲违亲耳。

维摩诘言然汝等便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是即出家。

什曰。若发无上道心心超三界。形虽有系乃真出家。

是即具足。

什曰。虽为白衣能发无上心者便为出家具足戒行矣。生曰。出家本欲离恶行道。若在家而能发意即是足矣。亦为具足其道者也。

尔时三十二长者子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

生曰。诸长者子既以有阂乖出家事。而闻在家有出家之理欣然从之。

故我不任诣彼问疾佛告阿难。

　　什曰。秦言欢喜也。问曰。阿难持佛法藏。即其所闻足知无病。今云何不达。答曰。真实及方便悉是佛语。故二说皆信。又云。阿难亦共为方便也。肇曰。阿难秦言欢喜。弟子中总持第一。

汝行诣维摩诘问疾阿难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诣彼问疾所以者何忆念昔时世尊身小有疾当用牛乳。

　　生曰。佛而有疾。现去物不远。使得有企仰之情也。而用牛乳者。有遍应从此化故也。

我即持钵诣大婆罗门家门下立。

　　生曰。未便乞乳。有待然乎。

时维摩诘来谓我言唯阿难何为晨朝持钵住此。

　　生曰。晨非乞食时。必有以也。

我言居士世尊身小有疾当用牛乳故来至此。

　　生曰。以事对也。

维摩诘言止止阿难莫作是语。

　　肇曰。至人举动岂虚也哉。如来现疾之所度。净名致呵之所益。皆别载他经。生曰。于不达者为不应也。

如来身者金刚之体。

　　什曰。小乘人骨金刚。肉非金刚也。大乘中内外金刚一切实满。有大势力无病处故。生曰。如来身无可损若金刚也。

诸恶已断众善普会当有何疾当有何恼。

　　肇曰。夫痛患之生行业所为耳。如来善无不积。恶无不消。体若金刚。何患之有。生曰。且略示其无病理也。言都无致病之本。而有乐因普会。自应有何疾耶。

默往阿难。

　　肇曰。默然而往。

勿谤如来。

　　肇曰。如来无疾。言疾则谤。生曰。苟云是实为谤佛也。以此言之。无乞乳理故令还去焉。

莫使异人闻此粗言。

　　生曰。病为常近粗之极也。不达闻之必为然矣。

无令大威德诸天。

　　什曰。谓五净居天上别有清净诸天名世间顶。悉十住菩萨所生也。若闻此言则知阿难不达方便而生劣想。故诫言无令得闻。恐此似当时所宜非实言也。

及他方净土诸来菩萨得闻斯语。

　　生曰。彼推已无疾必达佛矣。而此言实病。不亦哂斯语之不得乎。

阿难转轮圣王以少福故尚得无病。

　　什曰。有罗汉名薄拘罗。往昔为卖药师。语夏安居僧言。若有须药就我取之。众竟无所须。唯一比丘小病受一诃梨勒果。因是九十劫生天人中受无量快乐。但闻病名而身无微患。于此生年已九十亦未曾有病。况佛积善无量。疾何由生。问曰。善恶相对报应宜同。五逆重罪一劫受苦。云何一果之善受福无量耶。答曰。罪事重而力微。善事轻而势强。譬有恶蛇将取人食。先吐毒沫在地。人践其上即时昏熟不能起去。然后以气吸之。三宝中作功德亦复如是。初作功德时。其事虽微冥益已深。然然方便引入佛道。究竟涅槃其福乃尽。

岂况如来无量福会普胜者哉。

　　肇曰。转轮圣王随命修短终身无病。生曰。以事推之使人悟也。转轮圣王乃不及欲界诸天。但以人中少福尚得无病。岂况如来普胜三界。而有疾哉。

行矣阿难勿使我等受斯耻也。

　　生曰。推事既尔。必应还去也。苟执不去。非徒佛有斯谤。我等亦受其耻也。

外道梵志若闻此语当作是念何名为师自疾不能救而能救诸疾人。

　　生曰。师不可师之人。便应受此耻辱矣。

可密速去勿使人闻。

　　肇曰。正士闻则谓汝不达。邪士闻则谓佛实有疾。何名为法之良医。身疾不能救。而欲救人心疾乎。生曰。急宜还去也。

当知阿难诸如来身即是法身。

　　什曰。法身有三种。一法化生身。金刚身是也。二五分法身。三诸法实相和合为佛。故实相亦名法身也。

非思欲身。

　　什曰。非肉身即法化身也。非三界之形故过于三界。虽有生灭而无老病众恼十事之患故名无漏。无漏则体绝众为故名无为。形超五道非物之数故曰无数也。肇曰。三界有待之形名思欲身也。法身之义已记之善权。生曰。以向来语当知必如下说也。思欲是妄想之怀致病本也。如来身从实理中来。起不由彼。应有何病耶。

佛为世尊过于三界。

　　生曰。既以思欲为原便不出三界。三界是病之境也。佛为悟理之体超越其域。应有何病耶。言佛为世尊者。以明过于世间也。

佛身无漏诸漏已尽。

　　肇曰。夫法身虚微妙绝常境。情累不能染。心想不能议。故曰诸漏已尽过于三界。三界之内皆有漏也。生曰。虽出三界。容是最后边身犹是漏法。漏法岂得无病哉。佛既过之无复斯漏。何病之有耶。

佛身无为不堕诸数。

　　肇曰。法身无为而无不为。无不为故现身有病。无为故不堕有数。生曰。虽曰无漏或有为也。有为是起灭法。虽非四大犹为患也。佛既以无漏为体。又非有为。何病之有哉。为则有数也。

如此之身当有何疾。

　　生曰。并合四句语也。

时我世尊实怀惭愧得无近佛而谬听耶。

　　肇曰。受使若此。致讥若彼。进退怀愧。或谓谬听也。生曰。近佛而谬。所以应惭也。谬必致罪不得不惧也。得无之言诚是从容之辞。而意在必谬也。

即闻空中声曰阿难如居士言但为佛出五浊恶世。

　　什曰。劫浊众生浊烦恼浊见浊命浊。多岁数名由泓。多由泓名为劫。大劫如贤劫比也。大劫中有小劫。多诸恶事总名劫浊。善人既尽淳恶众生众生浊也。除邪见已诸烦恼如三毒等增上重者不以道理能障圣道必入恶趣。如是结使烦恼浊也。除四见已唯取邪见谤无因果罪福及圣道涅槃是名见浊也。大劫初时人寿无量。尔时佛未出世。后受命渐短人寿六万岁。尔时拘留孙佛出世。乃至百二十岁时释迦牟尼佛出现于世。自后渐短乃至人寿三岁。百二十岁已下尽名命浊也。弥勒生时小劫更始人寿更长也。

现行斯法。

　　什曰。梵本云贫法。现病行乞等是贫法也。

度脱众生。

　　生曰。解阿难意使得取乳也。实如维摩诘语。但佛应五浊恶世自应尔。

行矣阿难取乳勿惭。

　　肇曰。以其愧惑故空声止之。如居士言。何有无漏之体婴世之患。但为度五浊群生故现斯疾耳。取乳勿惭也。五浊者劫浊众生浊烦恼浊见浊命浊。生曰。惭迹应在必行矣。故令取乳勿惭也。

世尊维摩诘智慧辩才为若此也是故不任诣彼问疾如是五百大弟子各各向佛说其本缘称述维摩诘所言皆曰不任诣彼问疾。

## 维摩诘所说经卷第四

### 菩萨品第四

于是佛告弥勒菩萨。

什曰。弥勒既绍尊位。又当于此土而成佛。众情所宗故先命之。弥勒维摩大小之量未可定也。或云。维摩虽大或有以而不成佛。或云。弥勒虽大将有为而故辞行或此是分身弥勒非其正体。以此三缘故有致屈之迹也。弥勒不堪便应超命文殊。而兼命余人者。将以一虽不堪众不可抑故。推众求能广命之也。亦欲令各称所闻以尽维摩之美也。肇曰。弥勒南天竺婆罗门姓。出此姓即以为名焉。

汝行诣维摩诘问疾。

肇曰。五百弟子皆已不任故复命菩萨者。将备显净名难酬德也。生曰。弥勒者婆罗门姓也。虽生兜率为诸天师。犹以本姓称焉。以其亲承佛弟子。使亦宜在众菩萨先也。

弥勒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诣彼问疾所以者何忆念我昔为兜率天王及其眷属。

什曰。是人中说法也。此天以弥勒将上为天师。豫怀宗敬。故常来听法也。

说不退转地之行。

什曰。即无生法忍也。维摩诘不先遣忍心而先遣受记者。良由诸天见弥勒受记。故有补处之尊。遂系心成得。希想受记。故先明无受记。受记必由心生。故寻生以求记。生坏则记亡。故推世以去生也。肇曰。下呵云。实无发心亦无退者。以此而推。似存不退之行以劝发无上之心也。虽曰胜期。犹未免乎累。教迹不泯故致斯呵。然经云。补处大士心无不一。智无不周。应物而动。何阙之有。是由得失同怀修短迭应。利彼而动。无计诸己。故弥勒假有以启始。净名居宗以济终。互为郢匠器彼淳朴。虽复迹同儒墨致教不一。然相成之美实存其中矣。生曰。体如之行不复退转也。弥勒躬有此行而现得受记。今说之者将以引之使见利乐法。

时维摩诘来谓我言弥勒世尊授仁者记一生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生曰。阿耨多罗者无上也。三藐三者正遍也。菩提者彼语有之此无名也。实则体极。居终智慧也。然有三品。声闻也辟支佛也佛也。二乘各于其道为菩提耳。非所谓菩提也。唯佛菩提为无上正遍菩提也。一生者无复无量生余一生也。有两句义矣。

为用何生得受记乎。

生曰。弥勒向说行意以受记引之耳。不为说受记也。而彼生着

情。便贪记以有行。斯则复是见菩提可得也。是以维摩诘即推弥勒受记为无。以呵其说行之意。遣彼着也。然后乃更释其见菩提心焉。夫受记者要以四事合成。一一推之皆无也。四事者。一以人受记为主。二以体如为本。三无无量生。四在一生中得佛。交在一生中。而以之受记。要应先推一生也。一生者举八万岁生唯一念现在。余皆过去未来也。故言为用何生得受弥勒记乎。

过去耶未来耶现在耶。

　　肇曰。发无上心修不退行受记成道。弥勒致教之本意也。今将明平等大道以无行为因无上正觉以无得为果。故先质弥勒。明无记无得然后大济群生一万物之致以弘菩提莫二之道也。夫有生则有记。无生则无记。故推斥三世。以何生而得记乎。

若过去生过去生已灭。

　　肇曰。别推三世明无生也。过去生已灭。已灭法不可谓之生也。生曰。无复有也。

若未来生未来生未至。

　　肇曰。未来生未至则无法。无法以何为生。生曰。竟未有也。

若现在生现在生无住。

　　肇曰。现法流速不住。以何为生耶。若生灭一时则二相俱坏。若生灭异时则生时无灭。生时无灭则法无三相。法无三相则非有为也。若尽有三相则有无穷之咎。此无生之说亦备之诸论矣。三世既无生。于何而得记乎。生曰。生时已去未始暂停。岂可得于中成佛耶。

如佛所说比丘汝今即时亦生亦老亦灭。

　　肇曰。证无住义也。新新生灭。交臂已谢。岂待白首然后为变乎。生曰。引佛语证不住也。即时者不待变也。

若以无生得受记者无生即是正位。

　　什曰。实相常定故名正位。向以因缘明生非真实故无受记。今明生既非真则无生。无生则常定。常定中无受记也。

于正位中亦无受记亦无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生曰。次推无无量生也。夫无无量生者。体生是无故得之矣。苟体生是无。而无无量生者。无无量生。复何有哉。斯乃为正位者也。正位者永与邪别也。然则既以无无量生为正位者。无有受记。理自明也。以得菩提故有受记。复云无得菩提耳。前推生直推其体。今推无无量生。以正位推之者。生本根于痴爱。是有者之所惑。故宜于外推其体也。无无量生。原在悟理。是得者之所达。自应以正位于内明之也。

云何弥勒受一生记乎。

肇曰。上推有生无记。此推无生亦无记也。无生即七住无相真正法位也。此位为理。无记无成。弥勒于何受一生记乎。生曰。并质之也。

为从如生得受记耶为从如灭得受记耶。

肇曰。如虽无生灭。而生灭不异如。然记莂起于生灭。冥会由于即真。故假如之生灭以明记莂之不殊也。生曰。复次推体如也。如生者。体如之时我本无如。如今始出为生也。如灭者。如是始悟中名义。尽菩萨最后心为灭也。夫为得佛之因。既在于始。又在其终。故言为从如生灭得受记耶。别本云从如起灭。什曰。此亦因其所存而遣之也。夫受记要由得如。本未得而今得。似若有起。如起则累灭。亦似有物于如中灭。故先问其起灭以明无起灭。一切人皆如以下更明如理无二无受记也。

若以如生得受记者如无有生若以如灭得受记者如无有灭。

肇曰。如非不生灭非有生灭。非不生灭。故假以言记。非有生灭。以知无记。生曰。如是悟理之法。故即以明之也。理既已如。岂复有如之生灭哉。苟无生灭。与夫未体者不容有异。何得独以为无上道之因耶。若非因者不得以之受记也。

一切众生皆如也一切法亦如也众圣贤亦如也至于弥勒亦如也。

肇曰。万品虽殊未有不如。如者将齐是非一愚智以成无记无得义也。生曰。复次推人受记也。受记诚非为悟之法。已有体如在前。故复取其所体贴之以事。事既皆如。然后推焉。

若弥勒得受记者一切众生亦应受记所以者何夫如者不二不异。

肇曰。凡圣一如岂有得失之殊哉。生曰。夫如者无得与不得异也。既无得与不得异。而弥勒得者。是假以不得为得也。若弥勒以不

得无得者。一切众生不得便应亦是此得之理矣。然则言众生亦应受记者。以明无弥勒实受记也。二者直二事也。异者二相殊也。其事既二。然后相与为异。故先言不二。后言不异也。已取如事在上。是以释但举如义也。

若弥勒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一切众生皆亦应得所以者何一切众生即菩提相。

　　肇曰。无相之相是菩提相也。生曰。菩提既是无相理极之慧。言得之者。得即是菩提相也。果是其相则非实矣。苟得非实。一切众生亦是此之得理也。所以然者。菩提本无不周。众生即是其相故也。夫授记言得菩提者。悬指之耳。今云弥勒得者。就语之也。既就得时而无得相。岂应悬指有得乎所指。苟已验无为。指理自冥矣。

若弥勒得灭度者一切众生亦当灭度所以者何诸佛知一切众生毕竟寂灭即涅槃相不复更灭。

　　肇曰。本性常灭。今复何灭也。生曰。既得菩提至于灭度。于灭度中又无灭度也。故复极就其终以验之焉。灭度非慧。事止于灭。故不得如菩提释也。然终既至灭。始灭验矣。始若果灭。终岂灭哉。终苟不灭。众生亦此灭矣。唯验终以悟始者知其然耳。举佛明之者。佛既亲得灭度。又为悟之极。必可以定之也。且佛终日灭度众生。然知众生即涅槃相不复更灭。是尽为灭而不灭也。

是故弥勒无以此法诱诸天子。

　　什曰。梵本云诳也。生曰。既无受记。岂得以受记引之耶。若引之以虚为诱诳也。

实无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亦无退者。

　　肇曰。平等之道实无发心亦无退者。而以不退之行诱其发心示其美记者何耶。生曰。明不应存行也。于发有退故须不退行耳。既无发退。何用行为。若恶发中有退而须不退行者。犹未免退矣。非所以不退。

弥勒当令此诸天子舍于分别菩提之见。

　　肇曰。菩提以寂灭为相。生死同相。而诸天卑生死尊菩提。虽曰胜求更生尘累。宜开以正路令舍分别。曷为示以道记增其见乎。生曰。释诸天见菩提心也。先诃然后教矣。诃以遣着。教以释见。着为咎累。宜以诃遣之。见谓涉理。须以教释之焉。

所以者何菩提者不可以身得不可以心得。

肇曰。自此下大明菩提义也。道之极者称曰菩提。秦无言以译之。菩提者盖是正觉无相之真智乎。其道虚玄妙绝常境。听者无以容其听。智者无以运其智。辩者无以措其言。像者无以状其仪。故其为道也。微妙无相不可为有。用之弥勤不可为无。故能幽鉴万物而不曜。玄轨超驾而弗夷。大包天地而罔寄。曲济群惑而无私。至能导达殊方开物成务玄机必察无思无虑。然则无知而无不知。无为而无不为者。其唯菩提大觉之道乎。此无名之法固非名所能名也。不知所以言故强名曰菩提。斯无为之道。岂可以身心而得乎。生曰。若见有菩提可得者则有相情也。苟以相为情者。岂能不以之起身心行乎。若以身心行求菩提者。则求之愈远者也。

寂灭是菩提灭诸相故。

什曰。菩提有三所谓罗汉缘觉如来。三人漏尽慧通达无阂乃名菩提。此已下叹菩提真解妙同实相。欲拟心求解亦当如是。亦明菩提即是实相以遣其着也。实相是菩提因亦名菩提也。余句类可寻知也。肇曰。妙会真性灭诸法相。故菩提之道与法俱寂。生曰。既不以相得菩提则无菩提相矣。若不能灭诸相者。岂得以寂灭为体哉。

不观是菩提离诸缘故。

肇曰。观生于缘。离缘即无观。

不行是菩提无忆念故。

肇曰。行生于念。无念故无行也。

断是菩提舍诸见故离是菩提离诸妄想故。

肇曰。诸见断妄想离乃名菩提也。

障是菩提障诸愿故。

肇曰。真道无欲障诸愿求也。

不入是菩提无贪着故。

肇曰。入谓受入可欲。

顺是菩提顺于如故住是菩提住法性故至是菩提至实际故。

肇曰。不异三空菩提义也。随顺本相谓之如。故系之以顺。常住不变谓之性也。故系之以住。到实相彼岸谓之际。故系之以至。

不二是菩提离意法故。

什曰。六识对于六尘未始相离。菩提所解出六尘之表。故言离也。肇曰。意与法为二。菩提无心。何法之有哉。

等是菩提等虚空故。

肇曰。无心于等而无不等。故谓若虚空也。

无为是菩提无生住灭故知是菩提了众生心行故。

什曰。智慧是菩提知他心也实相是智之因亦名知他心也。肇曰。菩提不有故无生灭。菩提不无故了知众生心也。

不会是菩提诸入不会故。

肇曰。诸入内外六入也。内外俱空故诸入不会。诸入不会即菩提相也。

不合是菩提离烦恼习故。

肇曰。生死所以合烦恼之所缠。离烦恼故无合。无合即菩提也。

无处是菩提无形色故假名是菩提名字空故。

肇曰。外无形色之处。内无可名之实也。

如化是菩提无取舍故。

肇曰。菩提无取舍。犹化人之无心也。

无乱是菩提常自静故。

肇曰。内既常静。外乱无由生焉。

善寂是菩提性清净故。

肇曰。性无不净故寂无不善。善寂谓善顺寂灭常净之道也。

无取是菩提离攀缘故。

肇曰。情有所取故攀于前缘。若离攀缘则无所取也。

无异是菩提诸法等故。

肇曰。万法同体是非一致。不异于异者其唯菩提乎。

无比是菩提无可谕故。

肇曰。第一大道无有两逕独绝群方。故以无谕。

微妙是菩提诸法难知故。

肇曰。诸法幽远难测。非有智之所知。以菩提无知故无所不知。无知而无不知者微妙之极也。生曰。种种明之者美而咏之也。岂曰为美以发人情矣。

世尊维摩诘说是法时二百天子得无生法忍。

生曰。弥勒先引使乐法。然后维摩诘除其病情。所以得忍也。斯则相与成化。有何屈哉。

故我不任诣彼问疾佛告光严童子汝行诣维摩诘问疾光严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诣彼问疾所以者何忆念我昔出毗耶离大城。

生曰。托在常出实有以也。

时维摩诘方入城我即为作礼。

生曰。城门是人所凑处故得因广化功也。作礼者迹同乡党现修长幼礼也。

而问言居士从何所来。

生曰。交从外来。故可寄问以取其来自有从也。

答我言吾从道场来。

什曰。以光严心乐道场故。言从道场以发悟其心也。光严虽欲得道场。而未知所以得。得必由因故为广说万行。万行是道场因。而言道场者是因中说果也。复次佛所坐处。于中成道故名道场。善心道场亦复如是。广积众善故佛道得成。是以万善为一切智地。乃真道场也。肇曰。闲宴修道之处谓之道场也。光严志好闲独。每以静处为心。故出毗耶将求道场。净名悬鉴故现从外来。将示以真场启其封

累。故逆云吾从道场来。从道场来者。以明道无不之场无不在。若能怀道场于胸中遗万累于身外者。虽复形处愦闹迹与事邻。举动所游无非道场也。生曰。得佛之处也。

我问道场者何所是。

　　肇曰。会其所求故寻问也。生曰。夫得佛由行。行乃是道之场矣。然寄在地成地有其名耳。既据答于常。是从地来也。又迹在不闇。故复得问何所是以招下答之焉。

答曰直心是道场无虚假故。

　　肇曰。修心进道无乱之境便是道场耳。若能标心为主万行为场不越方寸道自修者乃真道场也。曷为近舍闲境而远求空地乎。直心者。谓内心真直外无虚假。斯乃基万行之本。坦进道之场也。自此已下备列诸行尽。是修心之闲地弘道之净场也。生曰。以无虚假为怀者必得佛也。

发行是道场能办事故。

　　肇曰。心既真直则能发迹造行。发迹造行则事业斯办众行俱举也。

深心是道场增益功德故。

　　肇曰。既能发行则树心弥深。树心弥深则功德弥增者也。

菩提心是道场无错谬故。

　　什曰。道心明正不随异路不错也。肇曰。直心本行转深则变为菩提心也。此心直正故所见不谬。凡弘道者要始此四心。四心既生则六度众行无不成也。

布施是道场不望报故。

　　肇曰。施不望报无相行也。夫言有不失。无言无不失有。有无异说而不乖其本者其唯大乘道乎。何则言有以明非无。不言有也。言无以明非有。不言无也。然则万行虽殊以无相为体。无而不无故即有为实。有而不有故施戒为一。然此经前后至于辩列众行有无不同。苟能领其所同则无异而不同也。

持戒是道场得愿具故。

肇曰。未有戒具而愿不具者。

忍辱是道场于诸众生心无阂故。

肇曰。忍忿则心存怀忿则心阂。

精进是道场不懈退故禅定是道场心调柔故智慧是道场现见诸法故。

肇云万法弥广。现若目前智慧之能也。

慈是道场等众生故。

肇曰。等心怨亲欲其安乐慈行也。

悲是道场忍疲苦故。

肇曰。见苦必赴不避汤炭悲行。

喜是道场悦乐法故。

什曰。慈虽假想与众生乐乐从慈起。还见其受苦其心悲恻。则入悲心欲令常得此乐。次入喜心。喜心虽是假想而作意欲令常乐。故异于慈心也。复次慈心与乐。喜心直观其得乐其心欢喜耳。肇曰。以己法乐乐彼同悦喜行也。

舍是道场憎爱断故。

肇曰。夫慈生爱。爱生着。着生累。悲生忧。忧生恼。恼生憎。慈悲虽善而累想已生。故两舍以平等观。谓之舍行也。

神通是道场成就六通故解脱是道场能背舍故。

肇曰。解脱八解脱也。观青为黄观黄为青。舍背境界从心所观谓之背舍。

方便是道场教化众生故四摄是道场摄众生故。

什曰。一惠施。惠施有二种。施下人以财。施上人以法施二爱语。爱语复有二种。于下人则以暖言将悦。于上人则以法语慰谕。皆以爱心作爱语也。三利行。利行亦有二种。下人则为设方便令得俗利。上人则为作方便令得法利。四同事。同事亦有二种。同恶人则诱以善法同善人则令增善根。随类而入。事与彼同故名同事也。肇曰。方便起乎弘化。四摄生乎来众焉。

多闻是道场如闻行故。

　　肇曰。闻不能行。与禽兽同听也。

伏心是道场正观诸法故。

　　什曰。或以事伏心。或以理伏心。今正观则以无常等观制伏其心也。肇曰。心之性也强梁则观邪。调伏则观正也。

三十七品是道场舍有为法故。

　　什曰。道品断受生故名舍有为。亦以空空三昧等舍三三昧及一切善法故名舍也。肇曰。三十七品无为之因也。

谛是道场不诳世间故。

　　什曰。小乘中说四谛。大乘中说一谛。今言谛是则一谛。一谛实相也。俗数法虚妄。谓言有而更无。谓言无。而更有。是诳人也。见余谛谓言必除我惑。而不免妄想。亦是诳也。今一谛无此众过故不诳人也。从一谛乃至诸法无我是诸法实相。即一谛中异句异味也。由此一谛故佛道得成。一谛即是佛因故名道场也。肇曰。四谛真实无虚诳也。

缘起是道场无明乃至老死皆无尽故。

　　肇曰。十二缘起因缘相生无穷尽也。悟其所由则智心自明。智心既明则道心自成。然则道之成也乃以缘起为地故即以为道场也。

诸烦恼是道场知如实故众生是道场知无我故一切法是道场知诸法空故。

　　肇曰。烦恼之实性、众生之无我、诸法之空义。皆道之所由生也。

降魔是道场不倾动故三界是道场无所趣故师子吼是道场无所畏故。

　　肇曰。此即是佛所得也。虽则非佛名为场总名为佛佛即道也。上以菩萨行为场。今果中以佛为道。众事为场也。

力无畏不共法是道场无诸过故三明是道场无余阂故。

　　肇曰。降魔兵而不为所动。游三界而不随其趣。演无畏法音而无

难。具佛三十二业而无阙。三明通达而无阂。斯皆大道之所由生也。

一念知一切法是道场成一切智故。

　　什曰。二乘法以三十四心成道。大乘中唯以一念则豁然大悟具一切智也。肇曰。一切智者智之极也。朗若晨曦众冥俱照。澄若静渊群象并鉴。无知而无所不知者其唯一切智乎。何则夫有心则有封。有封则有疆。封疆既形则其智有涯。其智有涯则所照不普。至人无心。无心则无封。无封则无疆封疆既无则其智无涯。其智无涯则所照无际。故能以一念一时毕知一切法也。一切智虽曰行标。盖亦万行之一耳。会万行之所成者其唯无上道乎。故所列众法皆为场也。生曰。一念无不知者始乎大悟时也。以向诸行终得此事故以名焉。以直心为行初。义极一念知一切法。不亦是得佛之处乎。

如是善男子菩萨若应诸波罗蜜教化众生诸有所作举足下足当知皆从道场来。

　　生曰。若行上诸行皆使应诸波罗蜜者。无复生死往来也。然有之者随应出也。出若为应。岂非道场来耶。推向所明。便知其然矣。

住于佛法矣。

　　肇曰。若能应上诸度以化天下者。其人行则游道场。止则住佛法。举动所之无非道场也。生曰。应悟群生为佛义矣。既从行来而理极于斯故云住也。

说是法时五百天人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故我不任诣彼问疾佛告持世菩萨汝行诣维摩诘问疾持世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诣彼问疾所以者何忆念我昔住于静室时魔波旬。

　　什曰。波旬秦言杀者。常欲断人慧命故名杀者。亦名为恶中恶。恶有三种。一曰恶。二曰大恶。三曰恶中恶。若以恶加己还以恶报。是名为恶。若人不侵己。无故加害。是名大恶。若人来供养恭敬。不念报恩而反害之。是名恶中恶。恶中恶魔王。恶最甚也。诸佛常欲令众生安隐。而反坏乱故言甚也。肇曰。波旬秦言或名杀者或名极恶。断人善根因名杀者。违佛乱僧罪莫之大故名极恶也。

从万二千天女状如帝释。

　　什曰。释是佛弟子。知其不疑故作释形来也。持世不作意观他心故不见也。生曰。魔者害人智慧命之称也。恶中之恶谓之波旬也。夫善恶理隔无相干之道。况乎至善之与极恶得相恼哉。而有其事者。皆

大权菩萨托以为化然也。诚以为托要使迹全是也。迹是为何。此虽善交是人。彼虽恶居为天。天可以恶降迹。人亦标善致改。可假之良其不然乎。状若帝释者。帝释是佛弟子。常宗有道。故以其状使持世不觉也。持世迹在沙门。而沙门以化人为体。彼有非法必致教矣。可得因之有女事惑焉。

鼓乐弦歌来诣我所与其眷属稽首我足合掌恭敬于一面立我意谓是帝释。

　　肇曰。魔以持世宴静欲乱其心。若现本形恐不与言。故变为释像。时持世不以通观故谓是帝释也。生曰。彼事是帝释也。持世据人言之故可云尔也。

而语之言善来憍尸迦。

　　什曰。憍尸姓也。字摩迦陀。肇曰。憍尸迦帝释姓也。

虽福应有不当自恣。

　　生曰。以供养而来故善之也。从女弦歌是自恣法也。福有而自恣者复为罪之根也。

当观五欲无常以求善本。

　　生曰。五欲者五情所欲也。夫用为自恣。宝之必深。若觉其无常。然后能以之求本矣。

于身命财而修坚法。

　　什曰。若虽有命而不能行道。无异禽兽之命。若于今能不惜身命修行善者。则来世所得命必能修善行道。是名清净之命。非为使生也。肇曰。坚法。三坚法。身命财宝也。若忘身命弃财宝去封累而修道者。必获无极之身无穷之命无尽之财也。此三天地焚而不烧。劫数终而不尽。故名坚法。以天帝乐着五欲不虑无常故劝修坚法也。生曰。以求善本事也。身既无常。便应运使为善。命既危脆。便应尽以行道。财有五家。便应用为施与。此皆无常所不能坏。谓之坚法也。

即语我言正士受是万二千天女可备扫洒。

　　生曰。因其说法故可诡以从善。实欲以女乱之。

我言憍尸迦无以此非法之物要我沙门释子。

肇曰。持世菩萨时为比丘也。生曰。向教其行施。彼既从之。理应为受。然非所宜。夫施者之怀唯欲人取。故言勿以向语其施要我使受也。言沙门释子者明己理所不应。非苟逆人善也。

此非我宜所言未讫维摩诘来谓我言非帝释也是为魔来娆固汝耳。

生曰。因其不觉故复可得托语。以明魔不能隐于己也。斯则力能制之矣。将欲使魔惧有不得不与之迹。固者非虚焉。

即语魔言是诸女等可以与我如我应受。

肇曰。以持世未觉故发其状也。将化诸女故现从其索。我为白衣。应受此女。曷为以与沙门释子乎。生曰。施本唯欲舍物。不应择主。既能行之便应与我。我是受此物者。

魔即惊惧念维摩诘将无恼我。

生曰。既不能隐于维摩诘。知力必不如。复得发斯念也。

欲隐形去而不能隐尽其神力亦不得去。

肇曰。净名神力之所制也。生曰。现尽魔之神力也。

即闻空中声曰波旬以女与之乃可得去。

肇曰。净名以魔迷固故化导之也。生曰。非维摩诘则是持世也。亦可魔自作之耳。

魔以畏故俯仰而与。

生曰。权其轻重留女。故当胜自不得去也。

尔时维摩诘语诸女言魔以汝等与我今汝皆当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

什曰。女人从主为心。属魔则受邪教。属菩萨则从道化。故受而诲之。肇曰。在魔故从欲教。在我宜从道教也。生曰。既以与我便属于我。不得不从我教也。

即随所应而为说法令发道意复言汝等已发道意。

生曰。发道意不可苟从于人。故复为说法使其悟。然后为发也。

有法乐可以自娱不应复乐五欲乐也。

　　什曰。夫鱼之为性惟水是依。女人之性唯乐是欲。初发道意自厉修善。未能乐也。积德既淳则欣乐弥深。经难不变。履苦愈笃。内心爱乐外无余欢。令其以此自娱。则厌天乐。自此以下列万法者。旨取法中之乐不取法也。肇曰。女人之性唯欲是乐。以其初舍天乐故示以法乐。夫能以弘道为美积德为欣者。虽复经苦履难而不改其美。天地所重无易其欣。以此自娱乐之极也。岂五欲之所存。自此下备列诸行以明超世之道。至欢之所由生也。生曰。入理未深不能无乐。若无有代必思旧乐而退矣。故说法乐以易其昔五欲乐也。

天女即问何谓法乐答曰乐常信佛。

　　生曰。魔天以不信正为本。故令信佛也。夫理本无定。苟能乐之则为乐矣。既乐而恒。又益乐也。

乐欲听法乐供养众。

　　什曰。三宝中生信也。肇曰。信而后悦莫若三宝也。

乐离五欲。

　　什曰。是信戒也。得四信时先信法次信佛后信僧及戒也。问曰。四信云何先信法次信佛后信僧及戒耶。答曰。譬如人重病服药。若病愈则信药妙。药妙必由师则信师也。虽师妙药良要由善看病人则信看病人也。三事虽妙。要由我能消息则信我也。法中四信亦复如是。观实相见谛时烦恼即除则信法妙也。三宝虽妙要行之由我。我戒业清净故累病得除则信戒也。深信四法心常悦豫。可以谐神通性。故非天乐所拟哉。

乐观五阴如怨贼乐观四大如毒蛇乐观内入如空聚。

　　什曰。如方便品中说也。肇曰。善恶必察何乐如之。

乐随护道意。

　　什曰。谓能将御无上道心。令不忘失不错乱也。肇曰。将护无上道心令无差失。

乐饶益众生乐敬养师乐广行施乐坚持戒乐忍辱柔和。

　　什曰。如羼提比丘。虽割截身体心愈欣乐恬然无变。法中生乐类

如此也。

乐勤集善根乐禅定不乱乐离垢明慧。

　　什曰。世俗慧中不能生乐。要得无漏慧离尘垢则至乐自生也。

乐广菩提心。

　　什曰。令众生同己。无所齐限故言广也。肇曰。彼我兼得谓之广也。

乐降伏众魔。

　　肇曰。众魔四魔也。

乐断诸烦恼。

　　肇曰。诸烦恼众结之都名。

乐净佛国土乐成就相好故修诸功德乐严道场。

　　肇曰。道场如释迦文佛菩提树下初成道处三千二百里金刚地为场。诸佛各随国土之大小而取场地之广狭无定数也。

乐闻深法不畏。

　　什曰。心无近着。心不邪疑。又能信诸佛有不思议法。故能闻深法心不生畏也。肇曰。乐法之情不深者。闻深法必生畏也。

乐三脱门不乐非时。

　　什曰。功行未满则果不可得。未至而求得是非时行也。肇曰。三脱空无相无作也。缚以之解谓之脱。三乘所由谓之门。二乘入三脱门不尽其极。而中路取证。谓之非时。此大士之所不乐也。

乐近同学乐于非同学中心无恚阂。

　　什曰。我学大乘。彼亦如是。是名同学。所习不同名不同学。处同则乐。处异亦夷。其心平等无增减也。肇曰。异我自彼。曷为生恚。非同学外道党也。

乐将护恶知识乐近善知识乐心喜清净。

什曰。于诸禅定及实法中清净喜也。肇曰。清净实相真净法也。

乐修无量道品之法。

什曰。是上所说之余一切善法也。肇曰。法乐无量。上略言之耳。生曰。始于信终于道品。背随魔所病而明义焉。

是为菩萨法乐于是波旬告诸女言我欲与汝俱还天宫。

肇曰。先闻空声畏而言与非其真心。故欲俱还。生曰。本不实与故可得唤其还去也。复恐其不去以天宫诱之。夫本同而变反化则易。将女还宫。实在斯也。

诸女言以我等与此居士。

生曰。既已属人不得自在。若欲窃去彼自有力俱不得脱也。答其唤还之语矣。

有法乐我等甚乐不复乐五欲乐也。

肇曰。已属人矣。兼有法乐。何由而反也。生曰。明已自更有乐不乐五欲乐也。答其以天宫诱之之语也。

魔言居士可舍此女。

什曰。先无真与之心。见维摩诘教化已毕知其不惜。故请之耳。

一切所有施于彼者是为菩萨。

肇曰。净名化导既讫。魔知其不吝。故从请也。菩萨之道一切无吝。想能见还也。生曰。女诚不乐天宫故不去。苟主遣之亦不得自在。故还乞之也恐不必得。是以说法也。

维摩诘言我已舍矣汝便将去令一切众生得法愿具足。

什曰。居士以女还魔则魔愿具足。故因发愿令众生得法愿具足。此是维摩诘愿也。肇曰。因事兴愿菩萨常法也。以女还魔魔愿具满。故因以生愿。愿一切众生得法愿具足如魔之愿满足也。

于是诸女问维摩诘我等云何止于魔宫。

肇曰。昔在魔宫以五欲为乐。今在菩萨以法乐为乐。复还魔天当何所业耶。生曰。既不复乐于魔宫。当复有理使乐之不耶。

维摩诘言诸姊有法门名无尽灯汝等当学。

　　肇曰。将远流大法之明以照魔宫痴冥之室故说此门也。生曰。以此法门便得乐魔宫也。

无尽灯者譬如一灯然百千灯冥者皆明明终不尽如是诸姊夫一菩萨开导百千众生令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于其道意亦不灭尽随所说法而自增益一切善法是名无尽灯也。

　　肇曰。自行化彼则功德弥增法光不绝名无尽灯也。

汝等虽住魔宫以是无尽灯令无数天子天女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为报佛恩亦大饶益一切众生。

　　肇曰。报恩之上莫先弘道。

尔时天女头面礼维摩诘足随魔还宫忽然不现世尊维摩诘有如是自在神力智慧辩才故我不任诣彼问疾佛告长者子善德汝行诣维摩诘问疾善德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诣彼问疾所以者何忆念我昔自于父舍。

　　什曰。从父得。不从非法得。故名父舍也。肇曰。元嗣相承祖宗之宅名父舍焉。

设大施会。

　　什曰。大施会有二种。一不用礼法但广布施。二用外道经书种种礼法祭祀兼行大施。今善德礼法施也。生曰。婆罗门法七日祀梵天。行大施期生彼也。言已承嫡继业于父舍然也。寄之可以致明法施之大矣。

供养一切沙门。

　　什曰。佛法及外道凡出家者皆名沙门。异学能大论议者。名外道也。婆罗门及诸外道贫穷下贱孤独乞人。什曰。乞人有三种。一沙门二贵人三下贱。随其所求皆名为乞人也。

期满七日。

　　什曰。是第七日。所以乃至第七方来讥者。欲令其功德满心淳熟也。生曰。本期七日而满也。须满然后呵者。满为功成必恃焉。

时维摩诘来入会中谓我言长者子夫大施会不当如汝所设。

肇曰。天竺大施会法于父舍开四门。立高幢告天下。诸有所须皆诣其舍。于七日中倾家而施。以求梵福。时净名以其俗施既满将进以法施。故先讥其所设以明为施之殊也。生曰。非谓大也。

当为法施之会。

生曰。施从理出为法施也。为会谓辨具足也。

何用是财施会为。

什曰。见其布施不行随喜而反讥嫌者。施有三种。一财施二心施三法施。以财施人为布施。慈心等心与人乐为心施。说法利人名为法施。亦菩萨所行众善皆为饶益众生。饶益众生有二种。一即时饶益。二为饶益因。此二者皆名法施。今欲令善德行法施心施故去其财施。也。肇曰。夫形必有所碍。财必有所穷。故会人以形者不可普集。施人以财者不可周给且施既不普财不益神。未若会群生于十方而即之本土。怀法施于胸中而惠无不普。以此而会。会无不均。以此而施。施不遗人。曷为置殊方而集近宾。舍心益而独润身乎。生曰。财是有限之物。施从此出。理自不得普而等也。

我言居士何谓法施之会。

生曰。旨问法施会为大之理也。

法施会者无前无后。

什曰。财施不能一时周则有前后。若法施之会一时普至。若一起慈心。则十方同缘。施中之等莫先于此。故曰无前后也。

一时供养一切众生。

生曰。佛为真梵天也。行法以供养则祠之矣。终必生其境也。又此为施理无不周亦无不等。无不等者不先于此而后彼也。无不周者能一时与之。

是名法施之会。

肇曰。夫以方会人。不可一息期。以财济物。不可一时周。是以会通无际者弥纶而不漏。法泽冥被者不易时而周覆。故能即无疆为一会。而道无不润。虚心怀德而万物自宾。曷为存濡沫之小惠舍夫江海之大益。置一时之法养而设前后之俗施乎。

何谓也。

　　肇曰。群生无际而受化不俱。欲无前无后一时而养者何谓耶。生曰。问为会之方也。

谓以菩提起于慈心。

　　什曰。起慈心也。有三种。凡夫为生梵天。二乘则为求功德。菩萨则为求佛度脱众生。今欲令其为求佛道而起慈心。自此已下随文求义。不必尽类。但令不乖法施耳。肇曰。夫财养养身。法养养神。养神之道存乎冥益。冥益之义岂待前后。经曰。一人出世天下蒙庆。何则群生流转以无穷为路。冥冥相承莫能自反。故大士建德不自为身。一念之善皆为群生。以为群生故愿行俱果。行果则己功立。愿果则群生益。己功立则有济物之能。群生益则有反流之分。然则菩萨始建德于内。群生已蒙益于外矣。何必待哺养启导然后为益乎。菩提者弘济之道也。是以为菩提而起慈心者。一念一时所益无际矣。生曰。施是救物之怀。以四等为主。故先明焉。然要在行实四等也。虚则不成法施会矣慈本所念在彼。理不得偏。不偏念者唯欲普益也。菩提既无不等。又能实益。若以此理为怀。岂虚也哉。

以救众生起大悲心。

　　什曰。若起悲而不为救物者。乖于悲也。当为救物而起悲心。肇曰。大悲之兴救彼而起。所以悲生于我而天下同益也。生曰。悲本所念在苦欲拔之也。若以实救为悲。悲之大者也。

以持正法起于喜心。

　　什曰。凡夫及小乘则见众生乐故起喜心。今欲令持正法故起喜心。心于法中生喜也。肇曰。欲令彼我俱持正法。喜以之生也。生曰。喜本欣彼得离非法。是意存法也。若以持正法为喜。喜之实者也。

以摄智慧行于舍心。

　　什曰。凡夫及小乘为舍怨亲故行舍心。今欲令其为平等智慧一切舍离以行舍心。复次舍心中唯见众生无分别想。同于无明。欲令其舍心中行智慧也。肇曰。小舍舍于怨亲。大舍舍于万有舍万有者正智之性也。故行舍心以摄智慧。生曰。舍以舍憎爱为怀也。摄智慧慧无不摄也。若以无不摄慧为舍者。舍亦无不舍也。

以摄悭贪起檀波罗蜜以化犯戒起尸波罗蜜以无我法起羼提波罗蜜。

肇曰。忿生于我。无我无竞。别本云。以无我法起忍。什曰。初行忍时则为我求福。习行既深则忘我而忍。复次若能即我无我则无受苦者。无受苦者故能无事不忍。若以无我行忍则其福无尽。譬如水中生火无能灭尽者也。

以离身心相。

什曰。远离有二种。身栖事表名身远离。心无累想名心远离。于身心不着亦名为远离也。

起毗梨耶波罗蜜。

肇曰。精进之相起于身心。而云离身心相者。其唯无相精进乎。

以菩提相起禅波罗蜜。

什曰。令其为佛道故以起禅。不为乐及受福。复次梵本中。菩提相亦名寂灭相。当为此相起禅也。肇曰。菩提之相无定无乱。以此起禅。禅亦同相。

以一切智起般若波罗蜜。

什曰。欲令其标心大觉不为名利也。肇曰。在佛名一切智。在菩萨名般若。因果果名也。然一切智以无相为相。以此起般若。般若亦无相。因果虽异名其相不殊也。

教化众生而起于空。

什曰。是弃众生法也。当为化众生而起空也。肇曰。存众生则乖空义。存空义则舍众生。善通法相。虚空其怀。终日化众生终日不乖空也。

不舍有为法而起无相。

什曰。无相则绝为。故诲令不舍也。肇曰。即有而无。故能起无相。即无而有。故能不舍。不舍故万法兼备。起无故美恶齐旨也。

示现受生而起无作。

什曰。无作不作受生行也。无作则绝于受生。故诲令为示现而起无作也。肇曰。作谓造作生死也。为彼受生者非作生而受生也。是以大士受生常起无作。

护持正法起方便力。

　　什曰。无方便慧则取相。取相则坏正法。有方便慧则无取相。无取相则是持正法。

以度众生起四摄法。

　　肇曰。非方便无以护正法。非四摄无以济群生。

以敬事一切起除慢法于身命财起三坚法于六念中起思念法。

　　肇曰。念佛法僧施戒天六念也。

于六和敬起质直心。

　　什曰。欲令众和要由六法。一以慈心起身业。二以慈心起口业。三以慈心起意业。四若得食时减钵中饭供养上座一人下座二人。五持戒清净。六漏尽智慧。若行此六法则众常和顺无有乖诤。昔有二众共行诤。佛因是说六和敬也。肇曰。以慈心起身口意业为三也。四若得重养与人共之。五持戒清净。六修漏尽慧。非直心无以具六法。非六法无以和群众。群众不和非敬顺之道也。

正行善法起于净命。

　　肇曰。凡所行善不以邪心为命。

心净欢喜起近贤圣不憎恶人起调伏心。

　　肇曰。近圣生净喜。见恶无憎心。

以出家法起于深心。

　　什曰。出家则能深入佛法具行净戒。肇曰。出家之法非浅心所能弘也。

以如说行起于多闻。

　　肇曰。闻不能行非多闻也。

以无诤法起空闲处。

　　什曰。与物无逆又不乖法是名无诤。当为此而起闲居也。肇曰。忿竞生乎众聚。无诤出乎空闲也。

趣向佛慧起于宴坐。

　　肇曰。佛慧深远。非定不趣。

解众生缚起修行地。

　　什曰。谓修禅定道品法也。当为兼解众缚起修行地。不应自为而修行也。肇曰。己行不修安能解彼矣。

以具相好及净佛土起福德业。

　　什曰。一切善法分为二业。谓福德慧明业也。六度中前三度属福德。后三度属慧明。二业具足必至佛道。譬如两轮能有所至。福德业则致相好净土诸果报也。慧明业得一切智业者也。

知一切众生心念如应说法起于智业。

　　肇曰。大乘万行分为二业。以智为行标故别立智业。诸行随从故总立德业。凡所修立非一业所成。而众经修相净土系以德业。知念说法系以智业。此盖取其功用之所多耳。未始相无也。

知一切法不取不舍入一相门起于慧业。

　　肇曰。决定审理谓之智造心分别谓之慧。上决众生念定诸法相然后说法。故系之以智。今造心分别法相令入一门。故系之以慧也。别本云。智业慧业。什曰。二业中慧明胜。故有二种分别。内自见法名为慧。外为众生知其心相决定不疑而为说法名为智也。

断一切烦恼。

　　什曰。即慧明业也。

一切障阂。

　　什曰。还总福德慧明二业。二业具则罪阂悉除。下二句亦总二业也。

一切不善法起一切善业。

　　肇曰。无善不修故无恶不断也。

以得一切智慧一切善法起于一切助佛道法。

什曰。佛法有二种。一者世间二者出世间。出世者名为助佛道法也。肇曰一切智慧即智业也。一切善法即德业也。助佛道法大乘诸无漏法也。智德二业非有漏之所成。成之者必由助佛道法也。生曰。若尽以一切智慧一切善法为助佛道之法者。法施会必办矣。

如是善男子是为法施之会。

肇曰。若能备上诸法。则冥润无涯。其为会也不止一方。其为施也不止形骸。不止形骸故妙存济神。不止一方故其会弥纶。斯可谓大施。可谓大会矣。

若菩萨住是法施会者为大施主。

生曰。无不与大之极。

亦为一切世间福田。

什曰。若行财施但名施主不名福田。若行法施亦名施主又名福田。肇曰。福田。谓人种福于我。我无秽行之稊稗。人获无量之果报。福田也。生曰。施主易。受施难也。要当德必能福然后是耳。

世尊维摩诘说是法时婆罗门众中二百人。

什曰。既用其礼法。亦以其有福德智慧故以为坐之宗主也。

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我时心得清净。

肇曰。心累悉除得清净信也。

叹未曾有稽首礼维摩诘足即解璎珞价直百千以上之。

生曰。七日施而此物在者。最所重也。而以上维摩诘者。现崇法施情也。

不肯取。

什曰。本来意为说法故。亦为讥财施故。怀此二心。所以不受者也。

我言居士愿必纳受随意所与维摩诘乃受璎珞分作二分持一分施此会中一最下乞人持一分奉彼难胜如来。

肇曰。上直进以法施。未等致施之心。故施极上穷下。明施心平

等。以成善德为施之意也。

一切众会皆见光明国土难胜如来。

　　什曰。以彼佛威德殊胜国土清净。将欲发起众会令生胜求。故先奉施后使其见也。

又见珠瓔在彼佛上变成四柱宝台。

　　什曰。为善德现将来果报如此之妙也。

四面严饰不相障蔽。

　　生曰。分作二分者欲以明等也。现神力验法施也。

变成四柱宝台。岂财施能为之乎。是法施会然也。故能无不周耳。

时维摩诘现神变已作是言若施主等心施一最下乞人犹如如来福田之相。

　　什曰。施佛以地胜故心浓。施贫以地苦故悲深。是以福田同相致报一也。

无所分别等于大悲不求果报是则名曰具足法施。

　　肇曰。若能齐尊卑一行报以平等悲而为施者。乃具足法施耳。生曰。用心如此非财之施也。乃所以具足法施会也。

城中一最下乞人见是神力闻其所说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故我不任诣彼问疾如是诸菩萨各各向佛说其本缘称述维摩诘所言皆曰不任诣彼问疾。

　　肇曰。三万二千菩萨皆说不任之缘。文不备载之耳。

## 维摩诘所说经卷第五

### 文殊师利问疾品第五

尔时佛告文殊师利。

　　肇曰。文殊师利秦言妙德。经曰。已曾成佛名曰龙种尊也。

汝行诣维摩诘问疾文殊师利白佛言世尊彼上人者难为酬对。

什曰。言乃超出我上。岂直诸贤。此盖深往之情耳。岂其实哉。肇曰。三万二千何必不任。文殊师利何必独最。意谓至人变谋无方隐显殊迹。故迭为修短应物之情耳。孰敢定其优劣辩其得失乎。文殊将适群心而奉使命。故先叹净名之德以生众会难遭之想也。其人道尊难为酬对。为当承佛圣旨行问疾耳。

深达实相。

肇曰。实相难测。而能深达。

善说法要。

什曰。此文不便。依经本应言以要言说法。谓能简要之言折繁理也。肇曰。善以约言而举多义。美其善得说法之要趣也。

辩才无滞智慧无阂。

肇曰。辞辩圆应而无滞。智慧周通而无阂。

一切菩萨法式悉知。

什曰。谓神通变化诸威仪也。

诸佛秘藏无不得入。

什曰。如密迹经说身口意是也。肇曰。近知菩萨之仪式。远入诸佛之秘藏。秘藏谓佛身口意秘密之藏。

降伏众魔。

肇曰。众魔四魔。

游戏神通。

什曰。神通变化是为游引物。于我非真故名戏也。复次神通虽大。能者易之。于我无难。犹如戏也。亦云。于神通中善能入住出自在无碍。肇曰。游通化人。以之自娱。

其慧方便皆已得度。

肇曰。穷智用尽权道故称度也。

虽然当承佛圣旨诣彼问疾。

　　肇曰。其德若此。非所堪对。当承佛圣旨然后行耳。

于是众中诸菩萨大弟子释梵四天王等咸作是念今二大士文殊师利维摩诘共谈必说妙法即时八千菩萨五百声闻。

　　什曰。余声闻专以离苦为心。不求深法故不同举耳。五百弟子智慧深入乐闻深法。所以俱行也。

百千天人皆欲随从。

　　肇曰。大士胜集必有妙说故率欲同举也。

于是文殊师利与诸菩萨大弟子众及诸天人恭敬围绕入毗耶离大城。

　　肇曰。庵罗园在城外。净名室在城内也。

尔时长者维摩诘心念今文殊师利与大众俱来即以神力空其室内除去所有。

　　什曰。将欲明宗故现空相以发兴也。尽敬致供必称其所安。以文殊乐虚静故应之以空也。生曰。发斯念者因以空室。示有虚纳之怀。有去故空。密在用标宗致也。现神力者念之使也。

及诸侍者。

　　生曰。为妨已陪侍者须别将。又以明体夫宗致无舍群生之怀。苟不弃之莫非皆侍矣。

唯置一床以疾而卧。

　　肇曰。现病之兴。事在今也。空室去侍以生言端。事证于后。唯置一床借座之所由也。生曰。众多室小。虽床亦妨。且坐卧行立本随人体所宜须之便设。何必在豫。以此去之。岂曰不延。乃所以有客故尔而实设之待须者。将现神力以表说理之功。功既非测。以验所说是实。

文殊师利既入其舍见其室空无诸所有独寝一床。

　　生曰。见之者得其旨也。

时维摩诘言善来文殊师利。

什曰。若默然无言。以宾主不谐。赞言善来者欲明宾来得会。主亦虚受也。

不来相而来不见相而见。

肇曰。将明法身大士举动进止不违实相。实相不来。以之而来。实相无见以之相见。不来而能来。不见而能见。法身若此。何善如之。生曰。既以体理为怀。来则旌其为不来相之来矣。有不来相之来者善之极也。

文殊师利言如是居士若来已更不来若去已更不去。

生曰。如是者谓前理尔也。若者设使来不能自表于不来。既来不复更来。来为不来相居然显矣。体之无功。我何有善哉。

所以者何来者无所从来去者无所至。

生曰。来本生于不来来者尚无所从而来。况来者可得更来耶。以去对来相明也。

所可见者更不可见。

肇曰。明无来去相成净名之所善也。夫去来相见皆因缘假称耳。未来亦非来。来已不更来。舍来已未来。复于何有来去。见亦然耳。其中曲辩当求之诸论也。生曰。已备前文故不复广之也。

且置是事。

肇曰。虽贪微言而使命未宣。故且止其论而问疾矣。

居士是疾宁可忍不。

什曰。若病重难忍则废其道业也。问疾轻重宁可忍不也。

疗治有损不至增乎世尊殷勤致问无量居士是疾何所因起。

什曰。外道经书唯知有三大病不知地大。佛法中说四大病。病之所生生于四大增损。四大增损必自有因而然。故问其因起也。

其生久如当云何灭。

肇曰。使命既宣。故复问疾之所由生也。是病何因而起。起来久近。云何而得灭乎。生曰。作问实疾之迹以求假病之意也。

维摩诘言从痴有爱则我病生。

道融曰。众生受痴故有爱。有爱故受身。受身则病。以彼病故则我病生矣。众生有病而我病生者。明为物故生毗摩为物来久故知不近也。下言彼病灭则我病灭。明其起病不齐限众生也。新学菩萨未能久处生死为一切起病。故明大士旷怀处疾。推其前际以发心为始。寻其后际则与众生俱灭。新学闻之局心自旷。病生灭二句言虽在病意在明悲。故但说病生灭久近。久近既明则大悲自显。是以先答生灭后答大悲起也。此集以明宗为本。而先说大悲者。有二门入佛法。一大悲二智慧。阶浅至深。弘之有渐。故先说大悲后说实相也。什公作空解云。痴无前际。无前则亦无中后。病亦如是无久近也。此中不似有空义。故别记私通如上。肇曰。答久近也。菩萨何疾。悲彼而生疾耳。群生之疾痴爱为本。菩萨之疾大悲为源。夫高由下起。疾因悲生。所以悲疾之兴出于痴爱。而痴爱无绪莫识其源。吾疾久近与之同根。此明悲疾之始。不必就己为言也。生曰。夫现疾之意欲拔众生无始痴爱尽其无穷之源。虽我今生而实无我今生。意存彼昔义。乃是彼昔病。然则病起于有痴爱之时。非适今也。不以一切言之者。今答病久义不在普故也。然泛云痴爱普亦在其中矣。又不以众生言之者。菩萨无复痴爱。居然有属故也。

以一切众生病是故我病若一切众生病灭则我病灭。

肇曰。答灭也。大士之病因彼生耳。彼病既灭吾复何患。然以群生无边痴爱无际。大悲所被与之齐量。故前悲无穷。以痴爱为际。后悲无极。与群生俱灭。此因悲所及以明悲灭之不近也。生曰。痴爱是众生染病之源。源尽其病亦除也。菩萨之病本在于此。而彼病既愈得无灭乎。又菩萨病以泛济为主。众生有不蒙者。彼自不应从。化非有偏也。然则虽曰一人病愈菩萨便愈。乃所以是一切众生得不复病然后菩萨病灭也。以众生言之者。菩萨友亦有病。不得不以别之也。

所以者何菩萨为众生故入生死有生死则有病若众生得离病者则菩萨无复病。

肇曰。夫法身无生况复有形。既无有形病何由起。然为彼受生不得无形。既有形也不得无患故随其久近与之同疾。若彼离病。菩萨无复病也。

譬如长者唯有一子其子得病父母亦病若子病愈父母亦愈菩萨如是于诸众生爱之若子众生病则菩萨病众生病愈菩萨亦愈又言是疾何所因起。

生曰。问本在前。今答居后。故称之焉。不先答者。其病之因以

生灭而显故也。

菩萨病者以大悲起。

　　肇曰。菩萨之疾以大悲为根。因之而起答初问也。生曰。自非大悲病不妄起也。

文殊师利言居士此室何以空无侍者。

　　肇曰。空室之兴事在于此。问室何空又无侍者。无侍者后别答。生曰。问疾既毕次问室空意也。夫人所住自应有资生之物。而今廓然。其故何耶。又凡病者理必须侍。亦莫知其所。复何在乎。并问二事者。以侍者在空而别故也。

维摩诘言诸佛国土亦复皆空。

　　肇曰。平等之道理无二迹。十方国土无不空者。曷为独问一室空耶。生曰。有今可得而去。居然非实。以明诸佛国土虽若湛安然亦空矣。诸佛国者有佛之国也。举此为言者。良以佛得自在尚不能使己国为有。况余事乎。亦以是人情所重故标为悟端也。

又问以何为空。

　　什曰。室中以无物为空。国土复以何理为空耶。肇曰。室以无物为空。佛土以何为空。将辩毕竟空义。生曰。犹存国安为有。不悟同此所无。然居言其同。以何独得之耶。

答曰以空空。

　　什曰。无以无物故。空以国土性空。即是毕竟空故空也。肇曰。夫有由心生。心因有起。是非之域妄想所存。故有无殊论纷然交竞者也。若能空虚其怀冥心真境。妙存环中有无一观者。虽复智周万物。未始为有。幽鉴无照。未始为无。故能齐天地为一旨而不乖其实。镜群有以玄通而物我俱一。物我俱一故智无照功。不乖其实故物物自同。故经曰。圣智无知以虚空为相。诸法无为。与之齐量也。故以空智而空于有者。即有而自空矣。岂假屏除然后为空乎。上空智空。下空法空也。直明法空。无以取定故内引真智外证法空也。生曰。上空是空慧空也。下空是前理空也。言要当以空慧然后空耳。若不以空慧终不空也。岂可以我谓为不空哉。

又问空何用空。

什曰。若法性自空则应直置而自空。诸贤圣复何用空慧空诸法耶。肇曰。上空法空。下空智空也。诸法本性自空。何假智空然后空耶。生曰。若理果是空。何用空慧然后空耶。自有得解之空慧。此空即是慧之所为。非理然也。何可以空慧然后空便言理为空哉。

答曰以无分别空故空。

什曰。上空是空慧也。下空是法空也。虽法性自空不待空慧。若无空慧则于我为有。用此无分别空慧故得其空则于我为空也。肇曰。智之生也起于分别。而诸法无相故智无分别。智无分别即智空也。诸法无相即法空也。以智不分别于法即知法空已矣。岂别有智空假之以空法乎。然则智不分别法时。尔时智法俱同一空无复异空。故曰以无分别为智空故智知法空矣。不别有智空以空法也。生曰。向言空慧者。非谓分别作空之慧也。任理得悟者耳。若以任理为悟而得此。然后空者。理可不然乎哉。

又问空可分别耶。

什曰。问解空慧也。向虽明空慧不见空有分别。未明慧体空无分别。故问此空慧可分别耶。肇曰。上以无分别为慧空故。知法空无复异空。虽云无异而异相已形。异相已形则分别是生矣。若知法无异空者。何由云以无分别为智空故知法空乎。故问智空法空可分别耶。智法俱空故单言一空则满足矣。生曰。即空之言。空似有相。有相便与余事分别也。空苟分别而慧不分别者。则空与慧异矣。空既异慧。复不从慧来也。

答曰分别亦空。

什曰。慧异于空则是分别。虽有分别其性亦空也。肇曰。向之言者有分别于无分别耳。若能无心分别而分别于无分别者。虽复终日分别而未尝分别也。故曰分别亦空。生曰。夫言空者。空相亦空。若空相不空。空为有矣。空既为有。有岂无哉。然则皆有而不空也。是以分别亦空然后空耳。

又问空当于何求。

肇曰。上因正智明空。恐惑者将谓空义在正不在邪。故问空义之所在。以明邪正之不殊也。生曰。言之诚已尽。然而惑者犹未能全信。故复请效斯语以悟之焉。前推理实为空极。分别亦空。空则无相矣。若果以无相空为实者。于何求之得其然耶。

答曰当于六十二见中求。

　　什曰。上明毕竟空则无法不空。然造心求解要必有津。求津之要必有所惑。惑之所生生于见异。异之甚者莫过邪正。邪正之极莫过于此。故问于何求。而答以二法也。肇曰。夫邪因正生。正因邪起。本其为性。性无有二。故欲求正智之空者。当于邪见中求。生曰。夫以相为怀者。极不出六十二见。见则邪矣。而此中无空。空不然乎。

又问六十二见当于何求。

　　生曰。若六十二见以存相为邪者。复于何求得其然邪。

答曰当于诸佛解脱中求。

　　肇曰。舍邪见名解脱。背解脱名邪见。然则邪解相靡。孰为其原。为其原者一而已矣。故求诸邪见当本之解脱也。生曰。解脱者解脱结缚也。若存相不邪。不可去矣。而解脱中无之者。故知诸见理必然也。言诸佛者明妙必同。

又问诸佛解脱当于何求。

　　生曰。若诸佛解脱解脱结缚者。复于何求得其然耶。

答曰当于一切众生心行中求。

　　肇曰。众生心行即缚行也。缚行即解脱之所由生也。又邪正同根解脱一门。本其真性未尝有异。故求佛解脱当于众生心行也。生曰。心行者不从理为怀也。怀不从理者缠缚生死不相出也。若一切众生心行中都无解脱者。故知解脱解脱之也。心行亦六十二见耳。但其为义不同故取之有彼此。若无以明诸佛解脱为解脱结缚。犹未足以验六十二见为邪。若无以明六十二见为邪。亦不足以验空之为实。是以次请问则明矣。别本云。六十二见诸佛解脱众生意行。什曰。二见有之根邪之极也。解脱有之终正之妙也。众生意行二见之中也。此三聚法众情所滞决定见其异也。夫取相兴惑因兹而起。反迷求宗亦必至于此。三性同致故展转相涉者也。

又仁所问何无侍者一切众魔及诸外道皆吾侍也。

　　肇曰。世之侍者唯恭己顺命给侍所须谓之侍者。菩萨侍者以慢己违命违道者同其大乖和以冥顺侍养法身谓之侍者。所以众魔异学为给侍之先也。

所以者何众魔者乐生死菩萨于生死而不舍。

　　生曰。魔乐生死则住其中矣。若不就化永与之乖。岂得使悟有宗、理乎。

外道者乐诸见菩萨于诸见而不动。

　　什曰。言不见其有异相也。肇曰。魔乐着五欲不求出世。故系以生死。异学虽求出世而执着己道。故系以邪见。大士观生死同涅槃。故能不舍。观邪见同于正见。故能不动。不动不舍故能即之为侍也。生曰。亦不舍诸见也。魔与外道是背理之极。而得其宗已。自此以外复何言哉。

文殊师利言居士所疾为何等相。

　　什曰。即事而观若无病而云有。又未见其相故求其相也。肇曰。既知病起之所由复问由生之疾相也。四百四病各有异相。大悲之疾以何为相乎。将明无相大悲。应物生病者虽终日现疾终日无相也。生曰。问疾之状应在空前。前以答依实妨问空意。又空义既明。其状乃显故也。

维摩诘言我病无形不可见。

　　肇曰。大悲无缘而无所不缘。无所不缘故能应物生疾。应物生疾则于我未尝疾也。未尝疾故能同众疾之相而不违无相之道。何者大悲无缘。无缘则无相。以此生疾疾亦无相。故曰我病无形不可见也。生曰。病是形。理有必可见。而无其实故言尔也。

又问此病身合耶心合耶。

　　什曰。上答无形不可见。即是说毕竟空也。就言亦似是有病不见。故生此问耳。肇曰。或者闻病不可见。将谓心病无形故不可见。或谓身病微细故不可见。为之生问也。病于身心与何事合而云不可见乎。生曰。夫身为受病之本。心为觉痛之主。病或合之为无形矣。故假兹以问。乃致明病无所寄然后尽无形也。

答曰非身合身相离故。

　　什曰。无身故无病也。

亦非心合心如幻故。

什曰。心无真实故无病也。肇曰。身相离则非身。心如幻则非心。身心既无。病与谁合。无合故无病。无病故不可见也。生曰。身本殊表故言离相也。心动无方故言幻也。身心既无。何所合哉。

又问地大水大火大风大于此四大何大之病。

什曰。此将明病所由起。病所由起不以一事。必由四大假会而生。假会而生则病无自性。病无自性则同上不可见也。此虽明病所因起。乃明所以无病也。肇曰。身之生也四大所成。上总推身。今别推四大曲寻其本也。生曰。身心本是四大合之所成。身心可无四大或有。而四大各起百一诸病。便可是之故无形也。复得寄斯为问以明因四大有病无实形矣。

答曰是病非地大亦不离地大水、火、风大亦复如是。

肇曰。四大本性自无患也。众缘既会增损相克患以之生耳。欲言有病本性自无。欲言无病相假而有。故病非地亦不离地。余大类尔也。

而众生病从四大起。

生曰。实因之也。

以其有病是故我病。

肇曰。四大本无病亦不有。而众生虚假之疾从四大起。故我以虚假之疾应彼疾耳。逆寻其本彼我无实。而欲观其形相。何耶。生曰。亦是因之而非实病。

尔时文殊师利问维摩诘言菩萨应云何慰谕有疾菩萨。

肇曰。慰谕有疾应自文殊。而逆问净名者。以同集诸人注心有在。又取证于疾者。乃所以审慰谕之会也。此将明大乘无证之道以慰始习现疾菩萨故生此问也。生曰。夫慰谕有疾本是无疾所为。维摩诘既能无之。故次以问焉。虽为菩萨而未免病者。不能不为病所苦。以之恋生而畏死也。苟有恋生畏死之情。必以增生死也。是以同道之体宜相慰谕。慰谕之方除其此怀。此怀若除生死。几乎息矣。

维摩诘言说身无常不说厌离于身。

什曰。凡有三种法。谓世间法出世间法观无常而厌身者是声闻法。着身而不观无常者是凡夫法也。观无常而不厌身者是菩萨法。今

为病者说菩萨法。以此处病则心不乱也。肇曰。慰谕之法应为病者说身无常去其贪着。不应为说厌离令取证也。不观无常不厌离者凡夫也。观无常而厌离者二乘也。观无常不厌离者菩萨也。是以应慰谕初学令安心处疾以济群生不厌生死不乐涅槃。此大士慰谕之法也。生曰。夫恋生者是爱身情也。情既爱之无有厌己。苟曰无常岂可爱恋哉。若能从悟。不期遣惑而惑自亡矣。亡乎惑者无复身也。虽已亡惑无身。终不掇理。于理不掇必能穷之。穷理尽性势归兼济。至于在惑之时。固应患惑求通。求通之怀必以无常厌身。然则厌身出于在惑。非理中怀也。

说身有苦不说乐于涅槃。

　　生曰。理若无常则以失所爱致恼。曲辩之。八苦之聚尤不可恋也。向在惑以无常厌离。今亦取苦乐涅槃乐。就理为言。岂得然乎。

说身无我而说教导众生。

　　生曰。凡爱身者起于着我。苟是无常而苦。岂有宰之者乎。若无宰于内。复何以致恋哉。亦据其患惑人用之独善而已。既在悟怀谓之教导也。

说身空寂。

　　什曰。随其利钝故说有广略。譬如大树非一斧所倾。累根既深非一法能除。或有虽闻无常谓言不苦。则为说苦。既闻苦便谓有苦乐之主。故说无我及空也。

不说毕竟寂灭。

　　肇曰。虽见身苦而不乐涅槃之乐。虽知无我不以众生空故阙于教导。虽解身空而不取涅槃毕竟之道。故能安住生死与众生同疾。是以慰谕之家宜说其所应行。所不应行不宜说也。生曰。既无能为宰。我身何有耶。若不有身。恋复从何生乎。所言空寂明无实耳。非谓无也。然此四句皆随义作次。理尽兼矣。

说悔先罪而不说入于过去。

　　什曰。利根者闻上四句则能处疾不乱。自此已下便为钝根者也。说近切之言谕其心也。今日之病必由先罪故教令悔先罪也。既言有先罪。则似罪有常性入于过去。故为说不入过去去其常想也。肇曰。教有疾菩萨悔既往之罪。往罪虽系人。不言罪有常性从未来至现在从现在入过去也。生曰。夫恋生畏死者恐有罪故也。若能改而悔之则出其

境矣。复何畏哉。是以教悔前罪以除其畏也。此则据缘故耳。不言有实。

以己之疾愍于彼疾。

　　什曰。令其推己而悲物也。当念言。我今微疾苦痛尚尔。况恶趣众生受无量苦也。肇曰。劝疾者推己之疾愍于他疾也。生曰。我有智慧犹有疾苦。况乃不达者乎。推己愍彼。是兼济之怀。岂得自畏死焉。

当识宿世无数劫苦。

　　生曰。无数劫来经苦无量。如何一旦忽忘之耶。

当念饶益一切众生。

　　什曰。无数劫来受苦无量。未曾为道。为道受苦必获大利。既以此自谕。又当念饶益众生令得此利也。肇曰。当寻宿世受苦无量。今苦须臾。何足致忧。但当力励救彼苦耳。生曰。念欲饶益一切众生者方入生死不得有畏也。

忆所修福。

　　什曰。外国法从生至终所作福业一一书记。若命终时傍人为说令其恃福心不忧畏也。肇曰。恐新学菩萨为疾所乱。故劝忆所修福悦其情也。生曰。若有福者所生必胜。有何畏哉。

念于净命。

　　什曰。净命即正命也。自念从生至今常行正命必之善趣。吾将何畏也。肇曰。勿为救身疾起邪命也。邪命谓为命谄饰。要利存生也。生曰。行善之时本为得道度世。未始求利衣食。尚不畏为生死所牵。况罪苦者乎。

勿生忧恼。

　　生曰。忧之无益。徒以致恼耳。

常起精进。

　　什曰。虽身逝命终而意不舍也。生曰。因病致懈。懈乃愈生其忧。勤与命竞。恒患不至。岂复容恼哉。

当作医王疗治众病。

　　什曰。令其因疾发弘誓。如是诸病无能救者。当作法医疗众病也。肇曰。当为大法医王疗治群生之疾。自疾何足忧乎。生曰。唯当勤求疗方以兼一切。勿起忧恼。徒苦而无益也。

菩萨应如是慰谕有疾菩萨令其欢喜文殊师利言居士有疾菩萨云何调伏其心。

　　肇曰。上问慰谕之宜。今问调心之法。外有善谕内有善调。则能弥历生死与群生同疾。辛酸备经而不以为苦。此即净名居疾之所由也。将示初学处疾之道故生斯问也。生曰。夫心为事驰无恶不作。譬犹放逸之马难可禁制。是以波流生死莫出其境。将欲自拔要在伏而调之。调伏之方必有道也。譬犹调马以埒。岂能不从。既得其道然后伏矣。而菩萨未免乎疾者。必为病切所牵愈难制也。故复问之尔焉。

维摩诘言有疾菩萨应作是念今我此病皆从前世妄想颠倒诸烦恼生。

　　生曰。苟为病切所牵不得不推病理也。病理是无。何能牵我哉。夫从缘起者已自非有。况乎惑想颠倒所生者哉。

无有实法谁受病者。

　　肇曰。处疾之法要先知病本。病疾之生也皆由前世妄想颠倒。妄想颠倒故烦恼以生。烦恼既生不得无身。既有身也不得无患。逆寻其本。虚妄不实。本既不实谁受病者。此明始行者初习无我观也。生曰。又无所病也。既无所病。病又无矣。

所以者何四大合故假名为身四大无主。

　　什曰。四大是身之本。本既无主故身亦无我也。

身亦无我。

　　肇曰。释无我义也。四大和合假名为身耳。四大既无主。身我何由生。譬一沙无油聚沙亦无也。主我一物异名耳。生曰。夫计我者或即以身为我。或谓身中有我也。今推身为理。唯以四大合成无复别法。四大无主身亦无我。四大四矣我则一矣。苟云处中为主之矣。然其无主则我无中矣。身为一也我亦一也。苟云即是身是之也。然无我则我不即也。我果是无。何所病哉。

又此病起皆由着我。

什曰。病起有一事。一者由过去着我广生结业。结业果孰则受于苦。二者由现在着我心恼。着我心恼故病增也。

是故于我不应生着。

肇曰。我若是实。曷为生病。生曰。复原此病本空。而有病者皆由着我起也。若能于我不着。病何有哉。

既知病本。

什曰。着我是也。

即除我想及众生想。

什曰。此三者事同而义异耳。肇曰。病本即上妄想也。因有妄想故现我及众生。若悟妄想之颠倒则无我无众生。生曰。既知病由着我而起。便应即除之也。众生虽即是我。而将欲推众法合中无我。故以帖之征现此义焉。

当起法想。

什曰。此假法以遣我。犹人养此怒以灭彼怒也。肇曰。我想患之重者。故除我想而起法想。法想于空为病。于我为药升降相靡故假之以治也。生曰。除之为何。教起法想。起法想者非谓着法也。

应作是念但以众法合成此身。

生曰。众法者阴界入也。合成身者明其为因也。言但者因中无我也。

起唯法起灭唯法灭。

肇曰。释法想也。五阴诸法假会成身。起唯诸法共起。灭唯诸法共灭。无别有真宰主其起灭者也。既除我想唯见缘起诸法故名法想。生曰。起灭者是果也。言唯者果中亦无我也。

又此法者各不相知。

生曰。此下二句又明因果即非我也。众法合成之时相缘而起。相缘起者不能不相起。非能相起也。若能相起者必有相起之知。而所知在彼不在于己。反覆为相知矣。是即自在为我义焉。

起时不言我起灭时不言我灭。

肇曰。万物纷纭。聚散谁为。缘合则起。缘散则离。聚散无先期故法法不相知也。生曰。从缘起者亦不能不从起。非能从他起也。若能从起者必有从起之知。而所知在己不在于彼。故无相知之义也。是亦自在为我义焉。

彼有疾菩萨为灭法想。

什曰。向以法遣我。自此以下以空遣法也。

当作是念此法想者亦是颠倒颠倒者是即大患我应离之。

肇曰。法想虽除我。于真犹为倒。未免于患故应离之。生曰。夫以法想除我想者。岂复有法生着也哉。有于言迹生惑故次除之。又兼得对明以尽其义焉。

云何为离离我我所。

肇曰。我为万物主。万物为我所。若离我我所则无法不离。生曰。有我之情自外诸法皆以为我之所有。我之所有是对我之法。我既已无所有岂独存乎。

云何离我我所谓离二法。

生曰。向直云二事耳。今言要当离二事相对为二然后是离也。

云何离二法谓不念内外诸法行于平等。

肇曰。有我我所则二法自生。二法既生则内外以形。内外既形则诸法异名。诸法异名则是非相倾。是非相倾则众患以成。若能不念内外诸法行心平等者。则入空行无法想之患。内外情尘也。生曰。内者我也。外者一切法也。此则相对为二矣。谓不念之行于平等为离也。

云何平等谓我等涅槃等。

肇曰。极上穷下齐以一观乃应平等也。生曰。涅槃虽非无。是表无之法也。故于外法中指举此一事以对我明等也。

所以者何我及涅槃此二皆空。

肇曰。即事无不异。即空无不一。

以何为空但以名字故空。

　　生曰。名下无实。

如此二法无决定性。

　　肇曰。因背涅槃故名吾我。以舍吾我故名涅槃。二法相假故有名。生本其自性性无决定。故二俱空也矣。生曰。无定尔也。

得是平等无有余病唯有空病。

　　生曰。亦以言迹除之也。义以粗妙故云尔也。

空病亦空。

　　什曰。上明无我无法而未遣空。未遣空则空为累。累则是病。故明空病亦空也。肇曰。群生封累深厚不可顿舍。故阶级渐遣以至无遣也。上以法除我。以空除法。今以毕竟空空于空者。乃无患之极耳。生曰。空理无病。病有空耳。就病言之故谓空为病也。

是有疾菩萨以无所受而受诸受。

　　什曰。受谓苦乐舍三受也。若能解受无受。则能为物受生而忍受三受也。生曰。诸受者谓三受也。既观病空三受皆无也。能无三受者三受自除也。非是欲舍故有入受为化之情焉。

未具佛法亦不灭受而取证也。

　　肇曰。善自调者处有不染有。在空不染空。此无受之至也。以心无受故无所不受。无所不受故能永与群生同受诸受。诸受者谓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也。佛法未具众生未度不独灭三受而取证也。生曰。据患受之情欲求无灭之者。必取其足能除患之处以为妙极。不复希尽理也。是则证明无义。中道而止矣。

设身有苦念恶趣众生起大悲心。

　　什曰。我功德智慧之身尚苦痛如是。况恶趣众生受苦无量耶。即起悲心志拔苦也。生曰。向有入受为化之情。是大悲心也。大悲为何。设身有苦以念恶趣众生而拔济之。前虽观病空正可使情不惑苦。未得便实无之。若久观理明后生则无矣。是以言设身有苦也。以念恶趣众生者。言我在人中有福。又资智慧之明犹尚有苦如是。况三恶道中无福慧者。但念恶趣者。夫在生死皆不免之。故以为发大悲之缘

矣。

我既调伏亦当调伏一切众生。

　　肇曰。要与群生同其苦乐也。生曰。自非调伏则不免三恶道矣。

但除其病而不除法。

　　什曰。谓妄见者所见常乐净等法也。所以言无者。不以有乐净法而以无除之。直为除妄想病耳。无法可除故能处之不除其法也。生曰。调伏除其所惑之有。不除法有也。

为断病本而教导之。

　　肇曰。诸法缘生聚散非己。会而有形。散而无像。法自然耳。于我何。患之生者由我妄想于法自为患耳。法岂使我生妄想乎。然则妄想为病本。法非我患也。故教导之兴但除病本不除法也。生曰。病本断然后病除也。

何谓病本谓有攀缘。

　　生曰。所取之相为攀缘也。有者彼有之矣。

从有攀缘则为病本。

　　什曰。上说菩萨自寻病本以理处心。故能处疾不乱。今明为断众生病故推其病原。然后应其所宜耳。机神微动则心有所属。心有所属名为攀缘。攀缘取相是妄动之始病之根也。肇曰。攀缘谓妄想微动攀缘诸法也。妄想既缘则美恶已分。美恶既分则憎爱并炽。所以众结烦于内万疾生于外。自慈以往巧历不能记。本其所由微想而已。故曰攀缘为本。生曰。向言有之。今言始有也矣。

何所攀缘谓之三界。

　　肇曰。明攀缘之境也。三界外法无漏无为。其法无相。非是妄想所能攀缘。所能攀缘者三界而已耳。生曰。三界之法耳。非实理也。

云何断攀缘。

　　肇曰。既知其根。何由而断。

以无所得。

生曰。以无所得理断之也。

若无所得则无攀缘。

肇曰。所以攀缘。意存有取。所以有取。意存有得。若能知法虚诳无取无得者。则攀缘自息矣。

何谓无所得谓离二见。

生曰。二见无所得也。

何谓二见谓内见外见是无所得。

肇曰。内有妄想外有诸法。此二虚假终已无得。生曰。二见本以得内外法为怀。智慧观之理无内外。然后二见不复得内外也。

文殊师利是为有疾菩萨调伏其心为断老病死苦是菩萨菩提。

生曰。菩提以实济为道。菩萨若能如是。虽未得之便是有矣。

若不如是已所修治为无慧利。

肇曰。若能善调其心不怀异想。而永处生死断彼苦者。是菩萨菩提之道。若不能尔。其所修行内未足为有慧外未足为有利也。生曰。无慧利于物也。

譬如胜怨乃可为勇。

生曰。己及所亲皆无复怨也。

如是兼除老病死者菩萨之谓也。

生曰。菩萨念众生如亲无异。若不除其老病死怨。便是己怨亦不除矣。

彼有疾菩萨应复作是念如我此病非真非有众生病亦非真非有。

什曰。解病非真故能处之不乱也。言若以病为真有。则病不可除。众生无边病亦无尽。无尽之病其性实有云何可度。即时迷乱心生退转。若病非真易可除耳。悲心即生弘誓兼济也。生曰。又以此念起大悲心也。如我此病非真非有者。言己已达也。众生病亦非真非有者。云彼不悟也。是欲教之令知此法也。然其起大悲之怀。已自备于前文。故今但明念而已矣。

作是观时于诸众生若起爱见大悲即应舍离。

　　什曰。谓未能深入实相。见有众生心生爱着。因此生悲名为爱见大悲。爱见大悲虚妄不净。有能令人起疲厌想故应舍离也。肇曰。若自调者应先观己病及众生病因缘所成虚假无实。宜以此心而起悲也。若此观未纯见众生爱之而起悲者名爱见悲也。此悲虽善而杂以爱见有心之境。未免于累故应舍之。生曰。作上二观起大悲之时。若于观中有爱念心。又见众生而欲拔济之者。为爱见大悲也。

所以者何菩萨断除客尘烦恼。

　　什曰。心本清净无有尘垢。尘垢事会而生。于心为客尘也。

而起大悲。

　　肇曰。心遇外缘烦恼横起故名客尘。菩萨之法要除客尘而起大悲。若爱见未断则烦恼弥滋。故应舍之。生曰。爱见是惑想所起为客尘也。除之乃可以起大悲者矣。

爱见悲者则于生死有疲厌心。

　　什曰。若因爱生见悲者有疲厌也。

若能离此无有疲厌。

　　生曰。若以爱拔之增必舍焉。既见而无除。能尽化哉。

在在所生不为爱见之所覆。

　　什曰。若能除爱见。即弃舍结业受法化生。自在无碍也。肇曰。夫有所见必有所滞。有所爱必有所憎。此有极之道。安能致无极之用。若能离此。则法身化生无在不在。生死无穷不觉为远。何有爱见之覆疲厌之劳乎。生曰。在在生者无疲厌故也。岂为爱见所覆然耶。

所生无缚能为众生说法解缚。

　　肇曰。爱见既除法身既立则所生无缚。亦能解彼缚也。生曰。大悲既不为爱见所覆而生者。不复于生缚也矣。

如佛所说若自有缚能解彼缚无有是处若自无缚能解彼缚斯有是处是故菩萨不应起缚何谓缚何谓解。

肇曰。将因缚解释内调之义也。

贪着禅味是菩萨缚。

什曰。贪着禅味有二障。障涅槃及菩萨道也。肇曰。三界受生二乘取证皆由着禅味。所以为缚。生曰。贪报行禅则有味于行矣。既于行有味报必惑焉。夫惑报者缚在生矣。

以方便生是菩萨解。

肇曰。自既离生方便为物而受生者则彼我无缚。所以为解也。生曰。欲济群生而生者为方便生也。以本不为己故报无惑焉。

又无方便慧缚有方便慧解无慧方便缚有慧方便解。

肇曰。巧积众德谓之方便。直达法相谓之慧。二行俱备然后为解耳。若无方便而有慧未免于缚。若无慧而有方便亦未免于缚。生曰。复广缚解义也。方便凡有二种。一造行有功终致妙果。二以之为化使必成遂。慧亦二种。一为观理伏心。二为于观结尽。观理伏心者三乘所同偏执则缚在小也。若以为化方便用之则不缚矣。行功致果者。有结便受三界之报则缚在生也。若得结尽之慧则解矣。

何谓无方便慧缚谓菩萨以爱见心庄严佛土成就众生于空无相无作法中而自调伏是名无方便慧缚。

什曰。观空不取。涉有不着。是名巧方便也。今明六生已还未能无碍。当其观空则无所取着。及其出观净国化人则生见取相心爱着。拙于涉动妙于静观。观空慧不取相。虽是方便而从慧受名。此中但取涉有不着为方便。故言无方便而有慧也。七住以上其心常定动静不异故言有方便慧也。肇曰。六住以下心未纯一。在有则舍空。在空则舍有。未能以平等真心有无俱涉。所以严土化人则杂以爱见。此非巧便修德之谓故无方便。而以三空自调故有慧也。

何谓有方便慧解谓不以爱见心庄严佛土成就众生于空无相无作法中以自调伏而不疲厌。

生曰。观理伏心必恶生死。以为化方便造之而得耳。

是名有方便慧解。

肇曰。七住以上二行俱备。游历生死而不疲厌。所以为解。

何谓无慧方便缚谓菩萨住贪欲嗔恚邪见等诸烦恼而植众德本是名无慧方便缚。

什曰。七住以还又优劣不同也。此明新学不修正观不制烦恼。故言无慧也。而能修德回向仰求大果。故言有方便也。若能修四念处除四颠倒。是名离烦恼慧也。又善能回向心不退转。是能求方便也。六住以还虽通在缚境。若能具此二法则是缚中之解也。上说无相慧及涉有不着方便。是二门出世间法也。此说有相慧及能求方便。是二门世间法也。肇曰。不修空慧以除烦恼。是为慧也。而劝积众德有方便也。

何谓有慧方便解谓离诸贪欲嗔恚邪见等诸烦恼而殖众德本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生曰。虽以无结免缚于生。容可资以成小。故须言回向也。

是名有慧方便解。

肇曰。上有方便慧解。今有慧方便解。致解虽同而行有前后。始行者自有先以方便积德然后修空慧者。亦有先修空慧而后积德者。各随所宜其解不殊也。离烦恼即三空自调之所能。积德向菩提即严土化人之流也。前后异说互尽其美矣。

文殊师利彼有疾菩萨应如是观诸法。

肇曰。非真以下无缚之观也。

又复观身无常苦空无我是名为慧。

什曰。上四句杂说世间出世间慧方便。今此四句偏明出世间慧方便。亦云。上统慧方便。此旨明处疾中用慧方便故能不灭身取证也。若以身为有病至则恼。若知身非实则处疾不乱。出世间慧亦有深浅。无常则空言初相。故先说无常。无常是出世间浅慧也。

虽身有疾常在生死饶益一切而不厌倦是名方便。

什曰。生死可厌而能不厌。善处崄难故名方便也。肇曰。大乘四非常观即平等真观故名为慧。以平等心而处世不倦故名方便。慰谕之说即其事也。

又复观身身不离病病不离身。

什曰。离身则无病故不相离。又云。身病一相故不相离也。

是病是身非新非故。

什曰。此明身病实相无有新故。说出世间深慧也。

是名为慧设身有疾而不永灭。

生曰。虽云方便有慧。而方便中不复更有慧也。以方便造慧者。慧中又有方便也。是以明之而因广义焉。

是名方便。

什曰。不取可灭之相故能不灭。是方便力也。涉有应取相而不取相。不取相则理与有绝。而能涉有巧于难事。故名方便也。肇曰。新故之名出于先后。然离身无病。离病无身。众缘所成。谁后谁先。既无先后则无新故。新故既无即入实相。故名慧也。既有此慧而与彼同疾不取涅槃。谓之方便。自调初说即其事也。慰谕自调略为权智。权智此经之关要。故会言有之矣。

文殊师利有疾菩萨应如是调伏其心。

生曰。观察得失亦调伏矣。

不住其中。

生曰。若欲除不调伏。必以调伏为怀。

亦复不住不调伏心。

肇曰。大乘之行无言无相。而调伏之言以形前文。今将明言外之旨。故二俱不住。二俱不住即寄言之本意寄言之本意。即调伏之至也。生曰。不以调伏为怀耳。非不调伏也。

所以者何若住不调伏心是愚人法若住调伏心是声闻法是故菩萨不当住于调伏不调伏心离此二法是菩萨行。

肇曰。不调之称出自愚人。调伏之名出自声闻。大乘行者本无名相。欲言不调则同愚人。欲言调伏则同声闻。二者俱离乃应菩萨处中之行。

在于生死不为污行住于涅槃不永灭度是菩萨行。

肇曰。欲言在生死。生死不能污。欲言住涅槃。而复不灭度。是以处中道而行者非在生死非住涅槃。

非凡夫行。

什曰。凡夫行者有三种。善不善无动行。无动行色无色界行也。上二界寿命劫数长久。外道以为有常。不动义也。佛亦因世所名而名之也。

非贤圣行。

什曰。谓行三脱而不证也。

是菩萨行非垢行非净行是菩萨行。

肇曰。不可得而名者也。

虽过魔行而现降伏众魔是菩萨行。

肇曰。不可得而有。不可得而无者。其唯大乘行乎。何则欲言其有无相无名。欲言其无万德斯行。万德斯行故虽无而有。无相无名故。虽有而无。然则言有不乖无。言无不乖有。是以此章或说有行或说无行。有无虽殊其致不异也。魔行四魔行也。久已超度而现降魔者示有所过耳。

虽求一切智无非时求是菩萨行。

什曰。功行未足而求至足之果名非时求也。肇曰。一切智未成而中道求证名非时求也。

虽观诸法不生而不入正位是菩萨行。

什曰。观无生是取证法。不入正位明不证也。肇曰。正位取证之位也。三乘同观无生。慧力弱者不能自出。慧力强者超而不证也。

虽观十二缘起而入诸邪见是菩萨行。

肇曰。观缘起断邪见之道也。而能反同邪见者。岂二乘之所能乎。

虽摄一切众生而不爱着是菩萨行。

什曰。四摄法也。四摄是爱念众生法。今明爱而不着也。肇曰。

四摄摄彼慈惠之极。视彼犹己而能无著也。

虽乐远离而不依身心尽是菩萨行。

　　什曰。心识灭尽名为远离。远离即空义也。不依者明于空不取相也。肇曰。小离离愦闹。大离身心尽。菩萨虽乐大离而不依恃也。

虽行三界。

　　什曰。现生三界。

而不坏法性是菩萨行。

　　什曰。处而不惑也。肇曰。三界即法性。处之何所坏焉。

虽行于空而殖众德本是菩萨行。

　　肇曰。行空欲以除有。而方殖有德也。

虽行无相而度众生是菩萨行。

　　肇曰。行无相欲除取众生相。而方度众生也。

虽行无作而现受身是菩萨行。

　　肇曰。行无作欲不造生死。而方现受身也。

虽行无起而起一切善行是菩萨行。

　　肇曰。行无起欲灭诸起心。而方起诸善行。

虽行六波罗蜜而遍知众生心心数法是菩萨行。

　　什曰。六度是自行法。自行既足然后化人。化人乃知众生心。今虽自行而已能知彼。复次第六度观法无相。不以无相为碍。亦能知众生心也。肇曰。六度无相行也。无相则无知而方遍知众生心行也。

虽行六通而不尽漏是菩萨行。

　　肇曰。虽具六通而不为漏尽之行也。何者菩萨观漏即是无漏。故能永处生死与之同漏。岂以漏尽而自异于漏乎。

虽行四无量心而不贪着生于梵世是菩萨行。

什曰。四无量行则应生四禅地。今偏言梵者。以众生宗事梵天举其宗也。亦四禅地通名梵耳。

虽行禅定解脱三昧。

什曰。禅四禅也。定四空也。解脱八解脱也。三昧空无相无作也。

而不随禅生是菩萨行。

肇曰。取其因而不取其果。可谓自在行乎。

虽行四念处而不永离身受心法是菩萨行。

什曰。虽观此四法。而不永灭而取证也。肇曰。小乘观身受心法离而取证。菩萨虽观此四不永离而取证也。

虽行四正勤而不舍身心精进是菩萨行。

什曰。精进即四正勤也。不取故言离也。肇曰。小乘法行四正勤功就则舍入无为。菩萨虽同其行而不同其舍也。

虽行四如意足而得自在神通是菩萨行。

什曰。虽现学神足实已神通自在也。肇曰。虽同小乘行如意足。而久得大乘自在神通。如意足神通之因也。

虽行五根而分别众生诸根利钝是菩萨行。

肇曰。小乘唯自修己根不善人根。菩萨虽同其自修而善知人根。令彼我俱顺也。

虽行五力而乐求佛十力是菩萨行虽行七觉分而分别佛之智慧是菩萨行虽行八正道而乐行无量佛道是菩萨行。

什曰。尽明现行浅法而内已实入深法也。肇曰。虽同声闻根力觉道。其所志求常在佛行也。

虽行止观。

什曰。初系心在缘名为止。止相应名为观也。

助道之法而不毕竟堕于寂灭是菩萨行。

肇曰。系心于缘谓之止。分别深达谓之观。止观助涅槃之要法。菩萨因之而行。不顺之以堕涅槃也。

虽行诸法不生不灭而以相好庄严其身是菩萨行。

肇曰。修无生灭无相行者本为灭相。而方以相好严身也。

虽现声闻辟支佛威仪而不舍佛法是菩萨行。

肇曰。虽现行小乘威仪。而不舍大乘之法。

虽随诸法究竟净相而随所应为现其身是菩萨行。

肇曰。究竟净相理无形貌。而随彼所应现若干象也。

虽观诸佛国土永寂如空而现种种清净佛土是菩萨行。

肇曰。空本无现而为彼现。

虽得佛道转于法轮入于涅槃而不舍于菩萨之道是菩萨行。

肇曰。虽现成佛转法轮入涅槃。而不永寂还入生死修菩萨法。如上所列。岂二乘之所能乎。独菩萨行耳。

说是语时文殊师利所将大众其中八千天子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

## 维摩诘所说经卷第六

### 不思议品第六

尔时舍利弗见此室中无有床座作是念。

什曰。法身大士身心无倦。声闻结业之形。心虽乐法身有疲厌。故发息止之想。身子于弟子中年耆体劣。故先发念不用现其累迹。又以维摩必悬得其心。故直念而不言也。寻下言诸大人当于何坐。似是推己之疲以察众人之体恐其须故发念之也。

斯诸菩萨大弟子众当于何坐。

生曰。前除座待须。故舍利弗发须之念也。

长者维摩诘知其意语舍利弗言云何仁者为法来耶。

　　什曰。不直讥而问者。欲现其所念乖理进退入负门也。

求床座耶。

　　肇曰。独寝床旨现于此。舍利弗默领悬机故扣其兴端。净名将辨无求之道。故因而诘之也。生曰。须座之念迹在有求。有求则乖法。非所以来意者也。

舍利弗言我为法来非为床座维摩诘言唯舍利弗夫求法者。

　　什曰。不取法相理会于法名为求法。若取相生着。心与法乖。非求法也。

不贪躯命何况床座夫求法者非有色受想行识之求。

　　肇曰。真求乃不求法。况安身之具乎。自此下遍于诸法明无求义也。

非有界入之求。

　　肇曰。界十八界。入十二入也。

非有欲色无色之求。

　　肇曰。无三界之求也。

唯舍利弗夫求法者不着佛求不着法求不着众求夫求法者无见苦求无断集求无造尽证修道之求所以者何法无戏论若言我当见苦断集灭证修道是则戏论非求法也。

　　肇曰。有求则戏论。戏论则非求。所以知真求之无求也。

唯舍利弗法名寂灭若行生灭是求生灭非求法也法名无染若染于法乃至涅槃是则染着非求法也法无行处若行于法是则行处非求法也法无取舍若取舍法是则取舍非求法也法无处所若着处所是则着处非求法也法名无相若随相识是则求相非求法也法不可住若住于法是则住法非求法也法不可见闻觉知。

　　肇曰。六识略为四名。见闻眼耳识也。觉鼻舌身识也。知意识也。

若行见闻觉知是则见闻觉知非求法也法名无为若行有为是求有为非求法也是故舍利弗若求法者于一切法应无所求。

　　肇曰。法相如此。岂可求乎。若欲求者其唯无求乃真求耳。生曰。夫求法者非谓求也。以无复诸求为求耳。

说是语时五百天子于诸法中得法眼净。

　　肇曰。大乘法眼净也。

尔时长者维摩诘问文殊师利言仁者游于无量千万亿阿僧祇国何等佛土有好上妙功德成就师子之座。

　　什曰。自知而问者。欲令众会取信也。借座彼国其义有二。一者欲现诸佛严净功德致殊特之座。令始行菩萨深其志愿也。二者欲因往反之迹使化流二国也。肇曰。文殊大士游化无疆。必见诸国殊妙之座。净名欲生时会敬信之情。故问而后取。示审其事也。生曰。先问之者。欲明后所致是实也。

文殊师利言居士东方度三十六恒河沙国有世界名须弥相其佛号须弥灯王今现在彼佛身长八万四千由旬。

　　肇曰。由旬天竺里数名也。上由旬六十里。中由旬五十里。下由旬四十里也。

其师子座高八万四千由旬严饰第一于是长者维摩诘现神通力即时彼佛遣三万二千师子之座高广严净来入维摩诘室。

　　肇曰。净名虽以神力往取。彼佛不遣亦无由致。

诸菩萨大弟子释梵四天王等昔所未见其室广博悉苞容三万二千师子之座无所妨阂于毗耶离城及阎浮提四天下亦不迫迮悉见如故尔时维摩诘语文殊师利就师子座与诸菩萨上人俱坐当自立身如彼座像其得神通菩萨即自变形为四万二千由旬坐师子座诸新发意菩萨及大弟子皆不能升尔时维摩诘语舍利弗就师子座舍利弗言居士此座高广吾不能升。

　　什曰。维摩神力所制。欲令众知大小乘优劣若此之悬也。亦云。诸佛功德之座非无德所升。理自冥纯。非所制也。

维摩诘言唯舍利弗为须弥灯王如来作礼乃可得坐于是新发意菩萨及大弟子即为须弥灯王如来作礼便得坐师子座舍利弗言居士未曾有也如是小室乃容受此高广之座于毗耶离城无所妨阂又于阎浮提聚落城邑及四

天下诸天龙王鬼神宫殿亦不迫迮维摩诘言唯舍利弗诸佛菩萨有解脱名不可思议。

　　肇曰。夫有不思议之迹显于外。必有不思议之德着于内。覆寻其本权智而已乎。何则智无幽而不烛。权无德而不修。无幽不烛故理无不极。无德不修故功无不就。功就在于不就故一以成之。理极存于不极故虚以通之。所以智周万物而无照。权积众德而无功。冥寞无为而无所不为。此不思议之极也。巨细相容殊形并应。此盖耳目之粗迹。遽足以言乎。然将因末以示本托粗以表微。故因借座略显其事耳。此经自始于净土终于法供养。其中所载大乘之道无非不思议法者也。故嘱累云。此经名不思议解脱法门。当奉持之。此品因现外迹故别受名耳。解脱者自在心法也。得此解脱则凡所作为内行外应自在无阂。此非二乘所能议也。七住法身已上乃得此解脱也。别本云。神足三昧解脱。什曰。同体异名也。夫欲为而不能则为缚也。应念即成解脱无不能名为解脱。能然而莫知所以然。故曰不思议也。

若菩萨住是解脱者以须弥之高广内芥子中无所增减须弥山王本相如故。

　　什曰。须弥地之精也。此地大也。下说水火风地其四大也。惑者谓四大有神。亦云最大。亦云有常。今制以道力明不神也。内之纤芥明不大也。巨细相容物无定体明不常也。此皆反其所封拔其幽滞。以去其常习。令归宗有涂焉。

而四天王忉利诸天不觉不知己之所入唯应度者乃见须弥入芥子中是名不可思议解脱法门又以四大海水入一毛孔不娆鱼鳖鼋鼍水性之属而彼大海本相如故诸龙鬼神阿修罗等不觉不知己之所入于此众生亦无所娆又舍利弗住不可思议解脱菩萨断取三千大千世界如陶家轮着右掌中掷过恒沙世界之外其中众生不觉不知己之所往又复还置本处都不使人有往来想而此世界本相如故又舍利弗或有众生乐久住世而可度者菩萨即演七日以为一劫。

　　什曰。或者亦云。时为常法。令修短改度示不常也。

令彼众生谓之一劫或有众生不乐久住而可度者菩萨即促一劫以为七日令彼众生谓之七日又舍利弗住不可思议解脱菩萨以一切佛土严饰之事集在一国示于众生又菩萨以一佛土众生置之右掌飞到十方遍示一切而不动本处又舍利弗十方众生供养诸佛之具菩萨于一毛孔皆令得见又十方国土所有日月星宿于菩萨一毛孔普使见之又舍利弗十方世界所有诸风菩萨悉能吸着口中而身无损外诸树木亦不摧折又十方世界劫尽烧时以一切火内于腹中火事如故而不为害又于下方过恒河沙等诸佛世界取

一佛土举着上方过恒河沙无数世界如持针锋举一枣叶而无所娆又舍利弗住不可思议解脱菩萨能以神通现作佛身或现辟支佛身或现声闻身或现帝释身或现梵王身或现世主身或现转轮王身又十方世界所有众声上中下音皆能变之令作佛声演出无常苦空无我之音及十方诸佛所说种种之法皆于其中普令得闻舍利弗我今略说菩萨不可思议解脱之力若广说者穷劫不尽是时大迦葉闻说菩萨不可思议解脱法门叹未曾有谓舍利弗譬如有人于盲者前现众色像非彼所见一切声闻闻是不可思议解脱法门不能解了为若此也智者闻是其谁不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我等何为永绝其根于此大乘已如败种一切声闻闻是不可思议解脱法门皆应号泣声震三千大千世界。

　　肇曰。所乖处重故假言应号泣耳。二乘忧悲永除尚无微泣。况震三千乎。

一切菩萨应大欣庆顶受此法。

　　肇曰。迦葉将明大小之殊抑扬时听。故非分者宜致绝望之泣。己分者宜怀顶受之欢也。

若有菩萨信解不可思议解脱法门者一切魔众无如之何。

　　肇曰。但能信解魔不能娆。何况行应者乎。

大迦葉说是语时三万二千天子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尔时维摩诘语大迦葉仁者十方无量阿僧祇世界中作魔王者多是住不可思议解脱菩萨以方便力教化众生现作魔王。

　　肇曰。因迦葉云信解不可思议者魔不能娆。而十方亦有信解菩萨为魔所娆者。将明不思议大士所为自在欲进始学故现为魔王。非魔力之所能也。此明不思议。亦成迦葉言意。

又迦葉十方无量菩萨或有人从乞手足耳鼻头目髓脑血肉皮骨聚落城邑妻子奴婢象马车乘金银琉璃车磲玛瑙珊瑚琥珀真珠珂贝衣服饮食如此乞者多是住不可思议解脱菩萨以方便力而往试之令其坚固。

　　什曰。结业菩萨于施度将尽而未极。是以不思议菩萨强从求索。令其无惜心尽具足坚固。亦令众生知其坚固。亦使其自知坚固。肇曰。凡试之兴出于未分。不思议大士神通已备逆睹人根。何试之有。然为坚固彼志故不须而索。不须而索者同魔试迹。故以试为言耳。岂待试而后知耶。

所以者何住不可思议解脱菩萨有威德力故行逼迫示诸众生如是难事凡

夫下劣无有力势不能如是逼迫菩萨。

　　肇曰。截人手足离人妻子。强索国财生其忧悲。虽有目前小苦而致永劫大安。是由深观人根轻重相权。见近不及远者非其所能为也。

譬如龙象蹴蹋非驴所堪。

　　肇曰。能不能为谕。象之上者名龙象也。

是名住不可思议解脱菩萨智慧方便之门。

　　肇曰。智慧远通。方便近导。异迹所以形。众庶所以成。物不无由而莫之能测。故权智二门为不思议之本也。

观众生品第七

尔时文殊师利问维摩诘言菩萨云何观于众生。

　　什曰。众生若有真实定相者。则不思议大士不应徒行逼试令其受苦。以非真实易可成就。故行恼逼也。复次佛法有二种。一者有二者空。若常在有则累于想着。若常观空则舍于善本。若空有迭用则不设二过。犹日月代用万物以成。上已说有故今明空门也观众生为若此。众生神主我是一义耳。如一痴人行路遇见遗匣匣中有大镜。开匣视镜自见其影。谓是匣主。稽首归谢舍之而走。众生入佛法藏珍宝镜中取相计我弃之而去。亦复如是。亦如一盲人行道中遇值国王子坚抱不舍。须臾王官属至加极楚痛强逼夺之然后放舍。如邪见众生于非我见我。无常苦至随缘散坏乃知非我。亦复如是。如空中云近之则无也。真实慈观诸法空则是真实慧。真实慧中生无缘慈名为真慈。亦以慈为本为人说真实法名真慈。亦慈为本然后行布施等众行为名。或以自性为名。或以所因为名。自此已下例可寻也。肇曰。悲疾大士自调之观微言幽旨亦备之前文矣。然法相虚玄非有心之所睹。真观冥默非言者之所辩。而云何不证涅槃与群生同疾。又现不思议其迹无端。或为魔王逼迫初学。斯皆自调大士之所为也。自调之观彼我一空。然其事为喻乃更弥甚。至令希宗者惑亡言之致。存己者增众生之见。所以无言之道难为言也。将近取诸喻远况真观。以去时人封言之累。故生斯问也。生曰。上不思议是应化众生之迹。无方应之。似有众生之情矣。有众生情者不能为化。故须问焉。

维摩诘言譬如幻师见所幻人菩萨观众生为若此。

　　肇曰。幻师观幻知其非真。大士观众生亦若此也。生曰。非不有

幻人。但无实人耳。既无实人。以悟幻人亦无实矣。苟幻人之不实。众生岂独实哉。

如智者见水中月如镜中见其面像如热时炎如呼声响如空中云。

　　肇曰。远见有形。近则无像。

如水聚沫如水上泡如芭蕉坚如电久住如第五大如第六阴如第七情如十三入如十九界。

　　肇曰。经有定数。

菩萨观众生为若此如无色界色如燋谷牙如须陀洹身见如阿那含入胎。

　　肇曰。阿那含虽有暂退必不经生也。

如阿罗汉三毒。

　　什曰。大乘法中云通三界外轻微耳。

如得忍菩萨贪恚毁禁。

　　肇曰。七住得无生忍心结永除。况毁禁粗事乎。

如佛烦恼习。

　　肇曰。唯有如来结习都尽。

如盲者见色如入灭尽定出入息。

　　肇曰。心驰动于内息出入于外。心想既灭故息无出入也。

如空中鸟迹如石女儿如化人烦恼如梦所见已寤如灭度者受身。

　　肇曰。未有入涅槃而复受身者。

如无烟之火。

　　肇曰。火必因质。

菩萨观众生为若此文殊师利言若菩萨作是观者云何行慈。

　　肇曰。慈以众生为缘。若无众生慈心何寄乎。将明真慈无缘而不

离缘成上无相真慈义也。生曰。既悟众生不实必自兼物。是以有慈矣。然复似无所加慈。故复次问之焉。

维摩诘言菩萨作是观已自念我当为众生说如斯法。

生曰。理常皎然若此。而众生乖之弥劫。菩萨既以悟之。能不示诸。此假为观意设念。非实念也。

是即真实慈也。

肇曰。众生本空不能自觉。故为说斯法令其自悟耳。岂我有彼哉。若能观众生空则心行亦空。以此空心而于空中行慈者。乃名无相真实慈也。若有心于众生而为慈者。此虚诳慈耳。何足以称乎。生曰。必能实济。非虚念而已矣。

行寂灭慈无所生故。

什曰。知诸法寂灭无生。因此生慈而不失寂灭。故以寂灭为名也。肇曰。七住得无生忍已后所行万行皆无相无缘与无生同体。无生同体无分别也。真慈无缘无复心相。心相既无则泊然永寂。未尝不慈未尝有慈。故曰行寂灭慈无所生也。自此下广明无相慈行以成真实之义。名行虽殊而俱出慈体故尽以慈为名焉。生曰。欲以众生如幻为说之者。是即如幻慈也。凡曰可以为慈莫不皆然。是以推而名之。不复甲乙言也。如幻已自辨之于前。无所释也。下既无辨。得不释乎。

行不热慈无烦恼故。

肇曰。烦恼之兴出于爱见。慈无爱见故无热恼也。

行等之慈等三世故。

肇曰。慈被三世而不觉三世之异也。

行无诤慈无所起故。

什曰。见法有起则与法诤也。肇曰。彼我一虚。诤讼安起。

行不二慈内外不合故。

什曰。内外内外入也。内外为二。相对为合。肇曰。内慈外缘俱空无合。

行不坏慈毕竟尽故。

　　肇曰。无缘真慈慈相永尽。何物能坏。

行坚固慈心无毁故。

　　肇曰。上明外无能坏。此明内自无毁。

行清净慈诸法性净故。

　　肇曰。真慈无相与法性同净也。

行无边慈如虚空故。

　　肇曰。无心于覆而心无所不覆也。

行阿罗汉慈破结贼故。

　　什曰。秦言杀结使贼也。此从除结中生。因以为名。亦能除结故因能受名也。肇曰。阿罗汉秦言破结贼。嫉恚邪疑诸恼结因慈而灭。可名罗汉矣。

行菩萨慈安众生故。

　　肇曰。菩萨之称由安众生。慈安众生可名菩萨。

行如来慈得如相故。

　　肇曰。如来之称由得如相。慈顺如相可名如来。

行佛之慈觉众生故。

　　什曰。群生长寝菩萨觉之。肇曰。自觉觉彼谓之佛也。慈既自悟又能觉彼。可名为佛也。

行自然慈无因得故。

　　什曰。无因即自然。自然即无师义也。肇曰。大乘之道无师而成谓之自然。菩萨真慈亦无因而就。可名自然乎。

行菩提慈等一味故。

　　什曰。唯佛菩提能解一切法一相一味也。今无相解中生慈故远同

菩提也。肇曰。平等一味无相之道谓之菩提。无相真慈亦平等一味。可名菩提也。

行无等慈断诸爱故。

什曰。凡夫有爱结而行慈则可与等。爱断行慈者无能等也。肇曰。二乘六住已下皆爱彼而起慈。若能无心爱彼而起慈者。此慈超绝可名无等。

行大悲慈导以大乘故。

肇曰。济彼苦难导以大乘大悲之能。慈欲彼乐亦导以大乘。可名大悲也。

行无厌慈观空无我故。

肇曰。疲厌之情出于存我。以空无我心而为慈者。与生死相毕无复疲厌也。

行法施慈无遗惜故。

肇曰。未有得真实慈而吝法财者。可名法施也。

行持戒慈化毁禁故。

肇曰。未有得真实慈而为杀盗不兼化者。可名持戒。

行忍辱慈护彼我故。

什曰。若能行忍。则内不自累外不伤物。故言护彼我也。凡此中慈上行字梵本中无。肇曰。未有得真实慈而不护彼己致忿诤者。可名忍辱也。

行精进慈荷负众生故。

肇曰。未有得真实慈而不荷负众生者。可名精进也。

行禅定慈不受味故。

肇曰。未有得真实慈而以乱心受五欲味者。可名禅定也。

行智慧慈无不知时故。

什曰。行未满而求果名不知时也。肇曰。未有得真实慈而为不知时行者。可名智慧也。

行方便慈一切示现故。

肇曰。未有得真实慈而不权现普应者。可名方便也。

行无隐慈直心清净故。

什曰。其心质直有罪必悔不隐其过此二业也。肇曰。未有得真实慈而心有曲隐不清净者。可名无隐耳。

行深心慈无杂行故。

什曰。直心中犹有累结。今深入佛法无杂想也。肇曰。未有得真实慈而杂以浅行者。可名深心。

行无诳慈不虚假故。

什曰。身业直正不诳物也。肇曰。未有得真实慈而虚假无实者。可名无诳也。

行安乐慈令得佛乐故。

什曰。梵本云住涅槃乐。肇曰。未有得真实慈而不令彼我得佛乐者。可名安乐。

菩萨之慈为若此也。

肇曰。自上诸名皆真实慈体自有此能。故有此名耳。不外假他行以为己称也。真慈若此。岂容众生见乎。

文殊师利又问何谓为悲答曰菩萨所作功德皆与一切众生共之。

什曰。功德及功德果报悉施众生。此布施救苦众生也。三等尽就施中明等。若广说亦应如慈等。肇曰。因观问慈。备释四等也。哀彼长苦不自计身所积众德。愿与一切。先人后己大悲之行也。生曰。夫欲拔苦。要当舍己之乐以济之也。又为实悲矣。

何谓为喜答曰有所饶益欢喜无悔。

肇曰。自得法利与众同欢喜。于彼己俱得法悦。谓之喜。生曰。慈悲既以益之。唯喜而无悔也亦为实喜矣。

何谓为舍答曰所作福祐。

　　什曰。亦施中明空也。

无所希望。

　　什曰。现世不求恩。未来不求报也。声闻行四等不能实益众生。今菩萨行四等已实能利益众生。故四等皆名大也。肇曰。大悲苦行。忧以之生。慈喜乐行。喜以之生。忧喜既陈则爱恶征起。是以行者舍苦乐行平观众生。大乘正舍行报俱亡。故无所希望也。三等俱无相无缘与慈同行。慈行既备。类之可知也。生曰。虚想众生以舍憎爱者。非实舍也。若能不望功德之报。舍之极者也。

文殊师利又问生死有畏菩萨当何所依。

　　什曰。为物受身而未离结业。结业之体未能无畏。必有所依然后能克终大业。故问其所依趣能不废退也。肇曰。生死为畏。畏莫之大。悲疾大士何所依恃而能永处生死不以为畏乎。生曰。行实等者必入生死也。而据生死言之。是可畏之境。苟未能免或为所得。菩萨何所依怙不畏之耶。

维摩诘言菩萨于生死畏中当依如来功德之力。

　　什曰。如来功德如是深妙。我当得之。宁可以此微苦而生疲厌。一心求佛道直进不回则众苦自灭恐畏斯除。亦以念为依亦以求趣为依肇曰。生死之畏二乘所难。自不依如来功德力者。孰能处之。生曰。夫以等入生死者必欲济生死也。苟以济而入终成如来果矣。若以利重推之。故不应难于小苦。又乃有此冥报。生死岂能加诸苦。

文殊师利又问菩萨欲依如来功德之力当于何住。

　　什曰。欲依趣如来功德。要标心有在。故问其所住也。生曰。若直欲济而入或不必能济。不必能济不成大果。故复问入当何住也。

答曰菩萨欲依如来功德力者当住度脱一切众生。

　　肇曰。住化一切则其心广大。广大其心则所之无难。此住佛德力之谓也。生曰。明以济而入必住度脱中者也。

又问欲度众生当何所除。

　　生曰。所谓度脱必有所度。有所脱故问之焉。

答曰欲度众生除其烦恼。

　　肇曰。将寻其本故先言其末也。生曰。度烦恼之河脱烦恼之缚矣。

又问欲除烦恼当何所行。

　　生曰。问众生既有烦恼当作何行乃得除之耶。

答曰当行正念。

　　生曰。夫有烦恼出于惑情耳。便应观察法理以遣之也。然始观之时见理未明心不住理。要须念力然后得观也。念以不忘为用。故得存观焉。别本云正忆念。什曰。正忆念通始终兼精粗。凡非邪想念不乖理皆名忆念也。

又问云何行于正念。

　　生曰。问正念为行也重问也。

答曰当行不生不灭。

　　肇曰。正念谓正心念法。审其善恶善者增而不灭恶者灭令不生。生曰。以不生不灭为行。

又问何法不生何法不灭答曰不善不生善法不灭。

　　什曰。恶法生则灭之。未起不令生也。善法不灭令其增广也。生曰。念力而观为造理之初。始是制恶就善者。

又问善不善孰为本。

　　肇曰。既知善之可生恶之可灭。将两舍以求宗。故逆寻其本也。生曰。夫一善一恶者迭为根本。永无判也。要当求其本原而观之者然后判矣。

答曰身为本。

　　什曰。身谓五阴也。肇曰。善恶之行非身不生。生曰。所以为善恶者为身故也。

又问身孰为本答曰欲贪为本。

什曰。由欲着情深故广生结业。亦以爱润所以受生。是以于诸结中偏举欲贪也。肇曰。爱为生本长众结缚。凡在有身靡不由之。生曰。欲者贪使在我故受身者矣。

又问欲贪孰为本答曰虚妄分别为本。

什曰。法无定相。相由惑生。妄想分别。是好是丑。好恶既形欲心自发。故为欲本也。肇曰。法无美恶。虚妄分别谓是美是恶。美恶既形则贪欲是生也。生曰。妄分别法故有可贪着也。

又问虚妄分别孰为本答曰颠倒想为本。

什曰。有无见反于法相名为颠倒。先见有无然后分别好恶。然则有无见是惑累之本妄想之初。故偏受倒名也。肇曰。法本非有。倒想为有。既以为有然后择其美恶谓之分别也。生曰。惑心内转为倒。然后妄分别外事。

又问颠倒想孰为本答曰无住为本。

什曰。法无自性缘感而起。当其未起莫知所寄。莫知所寄故无所住。无所住故则非有无。非有无而为有无之本。无住则穷其原更无所出。故曰无本。无本而为物之本。故言立一切法也。肇曰。心犹水也。静则有照。动则无鉴。痴爱所浊邪风所扇涌溢波荡。未始暂住。以此观法何往不倒。譬如临面涌泉而责以本状者未之有也。倒想之兴本乎不住义存于此乎。一切法从众缘会而成体。缘未会则法无寄。无寄则无住。无住则无法。以无法为本故能立一切法也。生曰。所谓颠倒正反实也为不实矣。苟以不实为体。是自无住也。既不自住。岂他住哉若有所住不得为颠倒也。

又问无住孰为本答曰无住则无本。

肇曰。若以心动为本。则因有有相生。理极初动更无本也。若以无法为本。则有因无生。无不因无。故更无本也。生曰。无住即是无本之理也。

文殊师利从无住本立一切法。

肇曰。无住故想倒。想倒故分别。分别故贪欲。贪欲故有身。既有身也则善恶并陈。善恶既陈则万法斯起。自兹以往言数不能尽也。若善得其本则众末可除矣。生曰。一切诸法莫不皆然。但为理现于颠倒故就颠倒取之为所明矣。以此为观。复得有烦恼乎。

时维摩诘室有一天女。

　　什曰。无宅无神。随宅主有优劣故神有精粗。未曾有室故以天女为神也。生曰。外国亦以神为天也。夫有福之家必有福神附焉。是以菩萨托为之矣。是入生死事也。

见诸大人闻所说法便现其身即以天华散诸菩萨大弟子上。

　　什曰。诸菩萨上嫌其室空。今所以供养。将以宅主处疾故其神承旨而致供也。肇曰。天女即法身大士也。常与净名共弘大乘不思议道。故现为宅神同处一室。见大士集闻所说法。故现身散华欲以生论也。生曰。现女神散华者。示卑而重法。以敦仰法之怀。密欲因事畅理以明不畏生死故虽入而不染也。若畏而避之愈致着也。

华至诸菩萨即皆堕落。

　　生曰。任之自堕。

至大弟子便着不堕。

　　什曰。天以此未曾有室无杂教故毁贱小乘显扬大道。所以共为影响发明胜致也。生曰。虽曰天力使然。招之自有在矣。

一切弟子神力去华不能令去。

　　肇曰。将辨大小之殊故使华若此。生曰。夫制饰华者。本欲除其好情也。苟无情于好饰。终日在己岂有犯哉。而用神力去华恶其着身者。盖托全戒。将明恶必致好虽欲顺律乃反违其意矣。然则以致好之本排之。岂可去乎。故因事以明斯义。理亦如事也。

尔时天问舍利弗何故去华。

　　生曰。怪而问之。

答曰此华不如法是以去之。

　　肇曰。香华着身非沙门法。是以去之。一义华法散身应堕。不堕非华法也。生曰。不如律法。

天曰勿谓此华为不如法。

别本云。不如法分别。什曰梵本云不净。沙门绝于饰好故以华为不净

也。

所以者何是华无所分别。

什曰。华性本不二故无分别也。生曰。华性无实。岂有如法不如法之分别。哉。

仁者自生分别想耳。

肇曰。华岂有心于堕不堕乎。分别之想出自仁者耳。生曰。如法不如法出惑想之情耳。非华理然也。

若于佛法出家有所分别为不如法若无分别是则如法。

肇曰。如法不如法在心不在华。生曰。若体华理无好恶者。乃合律之法耳。

观诸菩萨华不著者已断一切分别想故。

生曰。非直不致着亦不能使着也。

譬如人畏时非人得其便。

什曰。如一罗刹变形为马。有一士夫乘之不疑。中道马问士夫。马为好不。士夫拔刀示之问言。此刀好不。知其心正无畏竟不敢加害。若不如是非人得其便也。生曰。恐畏之时情已怯弱故得便者矣。

如是弟子畏生死故。

生曰。华香致好则增生死。然恶之者是畏生死也。

色声香味触得其便。

生曰。苟曰恶之。好得便矣。

已离畏者一切五欲无能为也。

生曰。既已离恶。正使五情所欲陈列于前不复能使好之矣。

结习未尽华着身耳结习尽者华不着也。

什云。问曰。菩萨结习亦未尽。云何不着耶。答曰。有二种习。一结习二佛法中爱习。得无生忍时结习都尽。而未断佛法爱习。亦云。法

身菩萨虽有结习。以器净故习气不起也。肇曰。着与不着一由内耳。华何心乎。生曰。向恶华去之。虽非结病然是其习矣。习尚招华着身而不可去。况有结乎。

舍利弗言天止此室其已久如。

　　什曰。梵本云几久也。肇曰。止净名大乘之室久近妙辩若此乎。生曰。既已屈之。便嫌其止室为天。而不欲便相指斥故寄久为问焉。

答曰我止此室如耆年解脱。

　　肇曰。将明第一无久近之义。故以解脱为谕解脱即无为解脱也。生曰。止室是有缚矣。如解脱明无实缚矣。

舍利弗言止此久耶。

　　肇曰。解脱之道无形无相。逆之不见其首。寻之不见其后。眇莽无朕。谓之解脱。若止此犹解脱久近不可知者。乃大久也。生曰。舍利弗前问意虽云止室。而语交在久。于不达者取之便谓向答是矣。苟答其语则云如舍利弗解脱来久也。今舍利弗解脱来实久。止室得不久乎。止室既已有久。不复得同解脱也。是以不得不以久为问焉。

天曰耆年解脱亦何如久。

　　肇曰。逆问其所得令自悟也。耆年所得无为解脱。宁可称久乎。生曰。言耆年解脱之为久。亦何所似乎。

舍利弗默然不答。

　　肇曰。言久于前责实于后。故莫知所答也。生曰。既言解脱无久。迹为实无也。解脱苟以无为实者。言亦实有也。有无相乖。岂可得以言解脱。是以托用斯默以明解脱非实无矣。解脱既非实无然后止言。乃可得必同之矣。

天曰如何耆旧大智而默。

　　肇曰。五百弟子仁者智慧第一。默然何耶。生曰。默然似有所不达故尔也。

答曰解脱者无所言说故吾于是不知所云。

　　肇曰。向闻如解脱请始终难知说以为久。而解脱相者非心所知非

言所及。将顺解脱无言之旨。故莫知所云焉。生曰。不知其会也。

天曰言说文字皆解脱相。

　　肇曰。舍利弗以言久为失。故默然无言谓顺真解。未能语默齐致触物无阂。故天说等解以晓其意也。生曰。有会矣乎。

所以者何解脱者不内不外不在两间。

　　生曰。夫解脱者我解于缚也。不偏在我故不内也。亦不偏在缚故不外也。会成解脱又不两在。

文字亦不内不外不在两间。

　　生曰。我为内。所说为外。合之为两间矣。

是故舍利弗无离文字说解脱也。

　　肇曰。法之所在极于三处。三处求文字解脱俱不可得。如之何欲离文字而别说解脱乎。生曰。舍利弗向言解脱无所言说故默者。是谓言说异于解脱。既明无异故诫之焉。

所以者何一切诸法是解脱相。

　　肇曰。万法虽殊。无非解脱相。岂文字之独异焉。生曰。无不是解脱相故也。

舍利弗言不复以离淫怒痴为解脱乎。

　　肇曰。二乘结尽无为为解脱。闻上等解乖其本趣故致斯问。生曰。以佛言离淫怒痴为解脱而问之耳。

天曰佛为增上慢人说离淫怒痴为解脱耳。

　　生曰。增上慢人以得法为怀。不能即淫怒痴为解脱也。故验终以语之令其悟耳。

若无增上慢者佛说淫怒痴性即是解脱。

　　肇曰。卑生死尊己道谓增上慢人也。为此人说离结为解脱。若不卑生死不尊己道者。则为说三毒诸结性即解脱无别解脱也。二乘虽无结慢。然卑生死尊涅槃。犹有相似慢结。慢者未得道言已得以生慢。生曰。以无执为怀者。不复待验然后悟矣。

舍利弗言善哉善哉天女汝何所得以何为证。

　　什曰。有为果言得。无为果言证。

辩乃如是。

　　肇曰。善其所说非己所及。故问得何道证何果。辩乃如是乎。生曰。既解而善其言也。要有所得有所证然后有如此之辩。故问之焉。

天曰我无得无证故辩如是。

　　什曰。若见有得证则情有所封。有所封则有所阂。有阂则无辩。以无得证故能若是也。肇曰。夫有阂之道不能生无阂之辩。无阂之辩必出于无阂之道。道有得有证者必有所不得有所不证。以大乘之道无得无证故无所不得无所不证。从此生辨故无所不辨也。生曰。无得为得。无证为证。故辨如是也。

所以者何若有得有证者则于佛法为增上慢。

　　肇曰。若见己有所得必见他不得。此于佛平等之法犹为增上慢人。何能致无阂之辨乎。生曰。若有得者则不得也。以不得为得增上慢矣。

舍利弗问天汝于三乘为何志求。

　　什曰。伏其德音知其不常。然则未测其所乘故问其志也。肇曰。上直云无得无证。未知何乘。故复问也。生曰。三乘同以无得为怀。故不知为何志也。

天曰以声闻法化众生故我为声闻以因缘法化众生故我为辟支佛以大悲法化众生故我为大乘。

　　肇曰。大乘之道无乘不乘。为彼而乘。吾何乘也。生曰。随彼为之。我无定也。

舍利弗如人入瞻卜林唯嗅瞻卜不嗅余香。

　　什曰。非谓有而不嗅。谓足于所闻不复外求耳。依喻义可知也矣。

如是若入此室但闻佛功德之香不乐闻声闻辟支佛功德香也。

肇曰。无乘不乘乃为大乘。故以香林为谕。明净名之室不杂二乘之香。止此室者岂他嗅哉。以此可知吾志何乘也。生曰。维摩诘居此室而应者。大明宗极之理也。而宗极之理无取小义。此则表佛功德外勋矣。

舍利弗其有释梵四天王诸天龙鬼神等入此室者闻斯上人讲说正法皆乐佛功德之香发心而出舍利弗吾止此室十有二年初不闻说声闻辟支佛法但闻菩萨大慈大悲不可思议诸佛之法。

肇曰。大乘之法皆名不可思议。上问止室久近欲生论端。故答以解脱。今言实年以明所闻之不杂也。生曰。诸天鬼神暂入此室。尚无不发大意而出。况我久闻妙法乎。然则不能不为大非能为大矣。

舍利弗此室常现八未曾有难得之法。

生曰。既闻妙法又见未曾有事。岂得不为大哉。

何等为八此室常以金色光照。

生曰。应主在慈。岂不有照时乎。而不见之者彼自绝耳。非室无也。

昼夜无异不以日月所照为明是为一未曾有难得之法此室入者不为诸垢之所恼也。

什曰。其室清净无逆气恶神。垢缘绝故垢不生也。恶神起如十头罗刹入一王体怒害即生。是其类也。肇曰。入此室者烦恼自息。生曰。此室常表于理。见之乃为入耳。果得入之不复为诸垢所恼矣。

是为二未曾有难得之法此室常有释梵四天王他方菩萨来会不绝是为三未曾有难得之法此室常说六波罗蜜不退转法是为四未曾有难得之法此室常作天人第一之乐弦出无量法化之声是为五未曾有难得之法此室有四大藏众宝积满周穷济乏求得无尽是为六未曾有难得之法此室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阿閦佛宝德宝炎宝月宝严难胜师子响一切利成如是等十方无量诸佛是上人念时即皆为来。

生曰。佛理常在其心。念之便至矣。

广说诸佛秘要法藏说已还去是为七未曾有难得之法此室一切诸天严饰宫殿诸佛净土皆于中现。

什曰。如有方寸金刚数十里内石壁之表所有形色悉于是现。此室

明彻其谕如此。

是为八未曾有难得之法舍利弗此室常现八未曾有难得之法谁有见斯不思议事而复乐于声闻法乎。

　　肇曰。显室奇特之事以成香林之义。

舍利弗言汝何以不转女身。

　　肇曰。汝以无碍之智受有碍之身而不转舍何耶。

天曰我从十二年来求女人相了不可得当何所转。

　　肇曰。止此室来所闻正法未觉女人异于男子。当何所转。天悟女相焉十二年而已乎。欲明此室纯一等教无有杂声故齐此为言耳。天为女像为生斯论矣。

譬如幻师化作幻女若有人问何以不转女身是人为正问不舍利弗言不也幻无定相当何所转天曰一切诸法亦复如是无有定相云何乃问不转女身。

　　肇曰。万物如幻无有定相。谁好谁丑而欲转之乎。

即时天女以神通力变舍利弗令如天女天自化身如舍利弗而问言何以不转女身。

　　肇曰。将成幻化无定之义。故现变而问令其自悟也。

舍利弗以天女像而答言我今不知所转。

　　什曰。此从解中据理而言。

而变为女身。

　　肇曰。吾不知所以转而为此身。如之何又欲转之乎。

天曰舍利弗若能转此女身则一切女人亦当能转。

　　肇曰。仁者不知所以转而转为女身。众女亦不知所以转而为女也。若仁者无心于为女而不能转女身者。则众女亦然不能自转。如何劝人转女身乎。此明女虽无定相而因缘所成不得自在转也。

如舍利弗非女而现女身一切女人亦复如是虽现女身而非女也。

肇曰。如舍利弗实非女而今现是女像。众女亦现是女像实非女也。男女无定相。类己可知矣。

是故佛说一切诸法非男非女。

肇曰。佛语岂虚妄哉。

即时天女还摄神力舍利弗身还复如故天问舍利弗女身色相今何所在。

肇曰。将推女相之所在。故复身而问。

舍利弗言女身色相无在无不在。

肇曰。欲言有在今见无相欲言无在向复有相。犹幻化无定莫知所在也。

天曰一切诸法亦复如是无在无不在夫无在无不在者佛所说也。

肇曰。岂唯女相诸法皆尔。称佛所说以明理不可易。

舍利弗问天汝于此没当生何所。

肇曰。既知现相之无在。又问当生之所在。

天曰佛化所生。

什曰。不直说无生而说生者。欲据有生相结而理无生灭者也。

吾如彼生。

肇曰。此生身相既如幻化。没此更生岂得异也。

曰佛化所生非没生也天曰众生犹然无没生也。

肇曰。岂我独如化。物无非化也。

舍利弗问天汝久如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肇曰。身相没生可如幻化。菩提真道必应有实。故问久如当成。

天曰如舍利弗还为凡夫我乃当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肇曰。所期必无。

舍利弗言我作凡夫无有是处。

　　肇曰。圣人还为凡夫何有是处耶。

天曰我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亦无是处。

　　肇曰。彼圣人为凡夫。我成菩提道。无处一也。

所以者何菩提无住处是故无有得者。

　　肇曰。菩提之道无为无相自无住处。谁有得者。

舍利弗言今诸佛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已得当得如恒河沙皆谓何乎。

　　肇曰。据得以问。

天曰皆以世俗文字数故说有三世非谓菩提有去来今。

　　什曰。菩提性空故超于三世。菩提既空则无得佛。无得佛者则亦无菩提。缘会而生。理不相离。故有无宜同也。肇曰。世俗言数有三世得耳。非谓菩提第一真道有去来今也。

天曰舍利弗汝得阿罗汉道耶。

　　什曰。佛道深妙有之真极。己所未得犹谓不无。即其所得了其非有。故问令推己以悟佛也。肇曰。罗汉入无漏心不见得道。入有漏心则见有得。今问以第九解脱自证成道时见有得耶。欲令自悟无得义也。

曰无所得故而得。

　　什曰。以其解法无得则理会于法。故因其所会假名为得。肇曰。推心而答也。无得故有得。有得则无得。此明真得乃在于不得。

天曰诸佛菩萨亦复如是无所得故而得。

　　什曰。二乘取证无得俱同。但大乘悟法既深。又无出入之异耳。

尔时维摩诘语舍利弗是天女曾已供养九十二亿佛已能游戏菩萨神通所愿具足得无生忍住不退转以本愿故随意能现教化众生。

　　肇曰。上但即言生论。未知其道深浅。净名傍显其实以生众会敬信之情。

## 维摩诘所说经卷第七

### 佛道品第八

尔时文殊师利问维摩诘言菩萨云何通达佛道。

　　什曰。因上章天女随愿受身流通佛法故广圆应之迹以明通达之功也。肇曰。上云诸佛之道以无得为得。此道虚玄非常行之所通。通之必有以。故问所以通也。生曰。应化无方为佛之道既能体之为通达矣。

维摩诘言若菩萨行于非道。

　　什曰。非道有三种。一者恶趣果报。二者恶趣行业。三者世俗善业及善业果报也。凡非其本实而处之皆名非道。处非而不失其本。故能因非道以弘道。则通斯通矣。譬如良医触物为药故医术斯行遇病斯治。

是为通达佛道。

　　肇曰。夫以道为道非道为非道者。则爱恶并起垢累兹彰。何能通心妙旨达平等之道乎。若能不以道为道不以非道为非道者。则是非绝于心。遇物斯可乘矣。所以处是无是是之情。乘非无非非之意。故能美恶齐观履逆常顺。和光尘劳愈晦愈明。斯可谓通达无碍平等佛道也。生曰。既出其表而行之者皆应化然也。因天女即是其事故广之焉。

又问云何菩萨行于非道答曰若菩萨行五无间而无恼恚。

　　什曰。五无间罪业也。地狱至饿鬼恶趣果报也。肇曰。五逆罪必由恼恚生。此罪舍身必入地狱受苦无间也。菩萨示行五逆而无恼恚。是由不以逆为逆故能同逆耳。若以逆为逆者孰敢同之。

至于地狱无诸罪垢。

　　肇曰。罪垢地狱因也。示受其报实无其因。

至于畜生无有无明憍慢等过。

　　肇曰。痴慢偏重多堕畜生。

至于饿鬼而具足功德。

肇曰。悭贪无福多堕饿鬼。

行色无色界道不以为胜。

什曰。梵本云至色无色界。凡夫生彼则谓为涅槃第一最胜。今有为而生不以为胜也。肇曰。上二界道受有之因。虽同其行知其卑陋也。

示行贪欲离诸染着示行嗔恚于诸众生无有恚阂示行愚痴而以智慧调伏其心。

肇曰。示行三毒而不乖三善也。

示行悭贪而舍内外所有不惜身命示行毁禁而安住净戒乃至小罪犹怀大惧示行嗔恚而常慈忍示行懈怠而勤修功德示行乱意而常念定示行愚痴而通达世间出世间慧。

肇曰。示行六弊而不乖六度也。

示行谄伪而善方便随诸经义。

什曰。虽迹与谄同。而实不乖正。所谓善方便随诸经义也。肇曰外现随俗谄伪内实随经方便也。

示行憍慢而于众生犹如桥梁。

什曰。言其谦下为物所凌践忍受无慢。犹如桥梁也。肇曰。使物皆践我上取卑下之极也。

示行诸烦恼而心常清净。

肇曰。烦恼显于外。心净着于内。

示入于魔而顺佛智慧不随他教。

肇曰。外同邪教。内顺正慧也。

示入声闻而为众生说未闻法。

什曰。处非不舍其本则胜习愈明。故不待闻而后说也。肇曰。声闻不从人闻不能自悟。况能为人说所未闻。

示入辟支佛而成就大悲教化众生。

肇曰。大悲大乘法。非辟支佛所能行。

示入贫穷而有宝手功德无尽。

什曰。手能出宝广施无尽。肇曰。手出自然宝周穷无尽。

示入形残而具诸相好以自庄严示入下贱而生佛种姓中具诸功德。

什曰。佛种姓即是无生忍。得是深忍名曰法生。则已超出下贱入佛境也。肇曰。得无生忍必继佛种。名生佛种姓中也。

示入羸劣丑陋而得那罗延身。

什曰。天力士坚固端正身也。

一切众生之所乐见。

肇曰。那罗延天力士名也。端正殊妙志力雄猛。

示入老病而永断病根超越死畏。

肇曰。法身大士生死永尽。况老病乎。

示有资生而恒观无常实无所贪示有妻妾婇女而常远离五欲淤泥。

什曰。如太子慕魄比也。

现于讷钝而成就辩才总持无失示入邪济而以正济。

什曰。渡处名为济也。

度诸众生。

肇曰。津河可度处名正济。险难处名邪济。佛道名正济。外道名邪济也。

现遍入诸道而断其因缘。

肇曰。遍入异道。岂曰慕求。欲断其缘耳。

现于涅槃而不断生死。

肇曰。现身涅槃而方入生死。自上所列于菩萨皆为非道而处之无

阂。乃所以为道。故曰通达佛道也。

文殊师利菩萨能如是行于非道是为通达佛道于是维摩诘问文殊师利。

什曰。自相遇以来维摩独说。似是辩慧之功偏有所归。今令彼说欲显其德者也。亦云。推美以为供养也。

何等为如来种。

什曰。种根本因缘一义耳。因上大士随类化物通达佛道。固知积恶众生能发道心。能发道心则是佛道因缘。故问佛种也。亦云。新学欲得佛而未知佛因。故问其因也。肇曰。既辩佛道所以通。又问其道之所出也。维摩文殊迭为问答应物而作。孰识其故。生曰。如来种是拟谷种为言也。向以示众恶为佛。今明实恶为种。故次反问焉。

文殊师利言有身为种。

什曰。有身谓有漏五受阴也。义云。有身应是身见。身见三有之原结累根本。故直言身见。身见计我欲令得乐则能行善。故为佛种也。肇曰。有身身见。夫心无定所随物而变。在邪而邪在正而正。邪正虽殊其种不异也。何则变邪而正改恶而善。岂别有异邪之正异恶之善超然无因忽尔自得乎。然则正由邪起善因恶生。故曰众结烦恼为如来种也。

无明有爱为种。

什曰。向总说。此开为二门也。一切结属二门。故偏举二门也。自此已下次第广开者也。

贪恚痴为种四颠倒为种五盖为种。

什曰。四倒为因五盖为果。是则名曰生死两轮。两轮既具六趣斯游。

六入为种。

什曰。义言六情爱也。爱为生本故偏广开也。

七识住为种。

什曰。初禅中除劫初梵王及劫初诸小梵自后合为第一识住。劫初唯有梵王未有余梵。梵王念欲有余梵。余梵尔时遇会来生。梵王因起

邪见谓是己造。余梵亦自谓从梵王生。虽有精粗其邪想不异。是名异身一想。第二识住也。二禅形无优劣而心有若干。除入解脱种种异念。是名一形异想。是第三识住也。三禅形无精粗心无异想。所谓一乐想。第四识住也。并无色前三地是名七识住也。识住识得安住也。识念分明无有恼患无坏者是名为住。恶趣则苦痛坏。四禅则无想坏。非想灭定坏。亦彼地心想微昧念不分明。故识不安住也。问曰。欲界亦恶趣所坏。云何立识住也。答曰。取地坏不取界坏。欲界恶趣善趣趣乖地异。苦乐殊致义不相涉。故不相坏也。又义云。应为七使也。

八邪法为种九恼处为种。

　　什曰。爱我怨家憎我知识恼我己身。一世则三。三世为九。义云。九结也。

十不善道为种以要言之六十二见及一切烦恼皆是佛种。

　　肇曰。尘劳众生即成佛道。更无异人之成佛。故是佛种也。生曰。夫大乘之悟本不近舍生死远更求之也。斯为在生死事中即用其实为悟矣。苟在其事而变其实为悟始者。岂非佛之萌芽起于生死事哉。其悟既长其事必巧。不亦是种之义乎。所以始于有身终至一切烦恼者。以明理转扶疏至结大悟实也。

曰何谓也。

　　肇曰。夫妙极之道必有妙极之因。而曰尘劳为种者何耶。生曰。佛为至极之慧。而以众恶为种未可孑孤。故问云尔。

答曰若见无为入正位者。

　　什曰。苦法忍至罗汉无生至佛皆名正位也。言无为而入者。由取相见故入正位而取证。又言见无为无为者尽谛。尽谛是其证法决定分明。见前二谛时虽无反势未决定分明。言据其决定取证处。

不能复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

　　生曰。以现事明之也。见无为入正位者。苦法忍已上结使已断既至其所始为见之。以本欲舍生死求悟。悟则在生死外矣。无复不舍即悟之义。故不能复发菩提心也。

譬如高原陆地不生莲华卑湿淤泥乃生此华如是见无为法入正位者终不复能生于佛法烦恼泥中乃有众生起佛法耳。

生曰。谕入正位。

又如殖种于空终不得生粪壤之地乃能滋茂如是入无为正位者不生佛法起于我见如须弥山。

什曰。言其见深而高也。肇曰。我心自高如须弥之在众山也。

犹能发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生佛法矣。

生曰。谕见无为也。此二谕以明萌发其事焉。

是故当知一切烦恼为如来种。

什曰。谓为众生无鞅数劫以烦恼受身深入生死。广积善本兼济众生。然后得成佛道。所以为种也。

譬如不下巨海终不能得无价宝珠如是不入烦恼大海则不能得一切智宝。

肇曰。二乘既见无为安住正位。虚心静漠宴寂恬怡。既无生死之畏而有无为之乐。澹泊自足无希无求。孰肯蔽蔽以大乘为心乎。凡夫沉沦五趣为烦恼所蔽。进无无为之欢退有生死之畏。兼我心自高唯胜是慕。故能发迹尘劳标心无上。树根生死而敷正觉之华。自非凡夫没命洄渊游盘尘海者。何能致斯无上之宝乎。是以凡夫有反覆之名。二乘有根败之耻也。生曰。无价宝珠是海之所成。一切智宝亦是烦恼所作也。要入烦恼海中求之然后得矣。此一谕以明既不舍结有反入义焉。

尔时大迦葉叹言善哉善哉文殊师利快说此语诚如所言尘劳之俦为如来种我等今者不复堪任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乃至五无间罪犹能发意生于佛法而今我等永不能发譬如根败之士其于五欲不能复利如是声闻诸结断者于佛法中无所复益永不志愿。

肇曰。迦葉自知己心微弱不能发大道意。至于胜求乃后五逆之人。伤己无堪。故善文殊之说。

是故文殊师利凡夫于佛法有反复而声闻无也所以者何凡夫闻佛法能起无上道心不断三宝正使声闻终身闻佛法力无畏等永不能发无上道意。

肇曰。凡夫闻法能续佛种。则报恩有反复也。声闻独善其身不弘三宝。于佛法为无反复也。又法华云。二乘中止终必成佛而此经以根败为谕。无复志求。夫涅槃者道之真也妙之极也。二乘结习未尽闇障

未除。如之何以垢累之神而求真极之道乎。以其三有分尽故假授涅槃。非实涅槃也。此经将以二乘疲厌生死进向已息潜隐无为绵绵长久。方于凡夫则为永绝。又抑扬时听卑鄙小乘。至人殊应其教不一。故令诸经有不同之说也。

尔时会中有一菩萨名普现色身问维摩诘言居士父母妻子亲戚眷属吏民知识悉为是谁奴婢僮仆象马车乘皆何所在。

　　肇曰。净名权道无方隐显难测。外现同世家属。内以法为家属。恐惑者见形不及其道。故生斯问也。生曰。普现色身以通达佛道为迹也。问此义者。欲明其事要必有本反于生死之致。故能无不入矣。是以答终戒品便云所为无方也。

于是维摩诘以偈答曰智度菩萨母。

　　生曰。所谓菩萨以智慧为主。而智慧以内解为用。有母义焉。

方便以为父。

　　什曰。穷智之原故称度。梵音中有母义故以为母。亦云。智度虽以明照为体。成济万行比其功用不及方便。故以为母。正方便父。梵音中有父义。方便有二种。一深解空而不取相受证。二以实相理深莫能信受要须方便诱引群生令其渐悟。方便义深而功重。故为父也。肇曰。智为内照权为外用。万行之所由生。诸佛之所因出。故菩萨以智为母以权为父。生曰。方便以外济为用。成菩萨道父义也。

一切众导师无不由是生。

　　什曰。菩萨如来通名导师。以新学谓其未离受生应有父母。今欲显其以法化生绝于受身。故答之以法也。生曰。菩萨以上至佛也。

法喜以为妻。

　　什曰。如二禅中自欣离下地故生喜。亦于诸善及实法深心爱乐发大欢喜。以此自娱外无余欣。喜为乐具。其谕如妻也。肇曰。法喜谓见法生内喜也。世人以妻色为悦。菩萨以法喜为悦也。生曰。妻以守节为欣。失节则忧。喜于法者此之谓也。

慈悲心为女。

　　什曰。慈悲性弱从物入有。犹如女之为性弱而随物也。肇曰。慈悲之情像女人性。故以为女。生曰。慈悲以外适为用。有女义焉。

善心诚实男。

　　什曰。诚实之心于事能辨。犹男有贞固之性济成于家业也。肇曰。诚实贞直男子之性。亦有为恶而实。故标以善心。生曰。其心既善加以诚实。必能干济菩萨家而成大业。有男事焉。故云诚实男也。

毕竟空寂舍。

　　什曰。障蔽风雨莫过于舍。灭除众想莫妙于空。亦能绝诸问难降伏魔怨。犹密宇深重寇患自消。亦云。有非真要时复暂游。空为理宗以为常宅也。肇曰。堂宇以蔽风霜。空寂以障尘想。生曰。于缘为有是外有也。自性则无为内虚也。可以庇非法风雨而障结贼之患。是舍之理也。

弟子众尘劳。

　　什曰。众尘即尘劳众生。化使从己令受正道也。

随意之所转。

　　什曰。转令从己化也。肇曰。尘劳众生随意所化无非弟子也。生曰。转众尘之愚以为智慧之明。岂非从化义哉。

道品善知识。

　　什曰。三十七品三乘通用。菩萨兼以六度为道品。取其亲附守护利益成就。义同三益。故类之知识。

由是成正觉。

　　肇曰。成益我者三十七道品也。可谓善知识乎。生曰。益我以道。由之而成善友义也。

诸度法等侣。

　　什曰。或有虽为知识不必能为克终之伴。或虽为伴而不为知识。又言伴侣明善始令终必至道场也。肇曰。六度大乘之要行。发心为侣。俱至道场吾真侣也。生曰。我本欲到诸法彼岸而假诸度得至。伴之良者也。

四摄为妓女。

什曰。四摄聚众。犹众妓之引物也。肇曰。四摄悦众以当妓女也。生曰。悦以取人四摄理也。

歌咏诵法言以此为音乐。

肇曰。口咏法言以当音乐。生曰。悦耳致乐莫善于此。

总持之园苑。

什曰。总持广纳为众妙之林。奇玩娱心犹如园苑也。生曰。持诸法使不得散失为园苑义也。

无漏法林树。

生曰。无漏之法既根深不可拔。又理高而扶疏为树之像。漏法不复得间错其间。林之义矣。

觉意净妙华。

什曰。华之体合则不妙。开过则毁。开合得适乃尽其妙也。调顺觉意亦复如是。高则放散。下则沉没。高下得中乘平直往。开合之相其犹净华也。生曰。七觉以开悟为道。无染为净。华之法者也。

解脱智慧果。

什曰。解脱无为果也。智慧有为果也。生曰。结尽为解脱也。从智慧生即以名之。终期所得为果矣。

八解之浴池。

什曰。水之为用除垢去热。解脱之性亦除执去阂也。生曰。八以拟八方也。解脱者除垢怀也。故有浴池义焉。

定水湛然满。

生曰。止则能鉴。水之义也。既定意足湛然满矣。

布以七净华。

什曰。一戒净。始终净也。身口所作无有微恶。意不起垢。亦不取相亦不愿受生。施人无畏不限众生。二心净。三乘制烦恼心断结心乃至三乘漏尽心名为心净。三见净。见法真性不起妄想。是名见净。四度疑净。若见未深当时虽了后或生疑。若见深疑断名度疑净。五分

别道净。善能见是道宜行非道宜舍。是名分别道净。六行断知见净。行谓苦难苦易乐难乐易四行也。断谓断诸结也。学地中尽未能自知所行所断。既得无学尽智无生智。悉自知见所行所断。通达分明。是名行断知见净。七涅槃净也。生曰。一戒净。二心净。三见净。四度疑净。五道非道知见净。六行知见净。七断知见净。此七既以净好为理。而从定水中出。义为水中华焉。

浴此无垢人。

什曰。无垢而浴者。为除热取适也。菩萨无结而入八解者。外将为众生内自娱心也。肇曰。总持强记万善之苑也。于此苑中树无漏之林敷七觉之华。结解脱之果严八解之池。积禅定之水湛然充满。布七净之华罗列水上。然后无垢之士游此林苑浴此华池。闲宴嬉游。乐之至也。岂等俗苑林水之欢乎。觉意七觉意也。解脱有为无为果也。智慧即果智也。生曰。浴此则乃无复垢矣。

象马五通驰。

什曰。驾大乘车游于十方自在无阂。兼运众生俱至道场也。生曰。五通不疾而速。以谕象马。

大乘以为车。

生曰。驾以大乘车矣。

调御以一心。

什曰。一心梵本云和合。道品心中有三相。一发动二摄心三名舍。若发动过则心散。散则摄之。摄之过则没。没则精进令心发动。若动静得适则任之令进。容豫处中是名为舍。舍即调御。调御即和合也。譬如善御迟则策之。疾则制之。舒疾得宜则放之令去。纵步夷涂必之所往也。生曰。一心谓舍也。若无复高下迟疾。便宜任之以一心矣。

游于八正路。

肇曰。五通为象马。大乘为上车。一心为御者。游于八正道也。生曰。八正为通衢而游其上矣。

相具以严容众好饰其姿。

什曰。严饰足于体不假外也。生曰。相好为严饰具者也。

惭愧之上服。

什曰。旨取其防非止恶。犹衣服可以御风寒也。肇曰。惭愧。障众恶。法身之上服。生曰。衣服障形者耻露其丑也。惭愧不为恶事此之谓者也。

深心为华鬘。

什曰。深心信乐故能修善处善之先。犹鬘之在首。又云。深心发明众善。亦如华鬘饰形服也。肇曰。深心法身之上饰。犹华鬘之在首。生曰。华鬘者既为首饰。而束发使不乱也。深心是检行之初。故以谕焉。

富有七财宝。

什曰。信戒闻舍慧惭愧也。处家则能舍财。出家则能舍五欲及烦恼也。由信善故持戒。持戒则止恶。止恶已则进行众善。进行众善要由多闻。闻法故能舍。能舍则慧生。故五事次第说也。五事为宝。惭愧为守人。守人于财主亦是财。故七事通名财也。生曰。财宝有七。其理无穷。富之极者也。

教授以滋息。

生曰。教授众生。是与人之长善也。

如所说修行回向为大利。

什曰。行自行也。以七财为本。又彼我兼利。复以此福回向佛道。七财弥增则利之大也。肇曰。七财信戒闻舍慧惭愧也。世人以玉帛为饶。菩萨以七财为富。出入法宝与人同利。兼示以滋息之法。令如说修行回向佛道。此利之大者也。生曰。如所说修行既收外益。而可以易得大宝。故为大利也。

四禅为床座。

什曰。言四禅取其似床座能离三患也。一离毒螫。二离垢尘。三离湿冷。四禅亦离三患也。离嗔恚毒、贪欲尘、睡眠冷。离此三患安隐快乐也。肇曰。世人为毒螫下湿所以伐木为床。菩萨为下界毒恶故以四禅为床。生曰。四以拟四方也。禅以安乐为理。床之象者也。

从于净命生。

肇曰。四禅高床修净命之所成。生曰。净命为禅之巧功。

多闻增智慧以为自觉音。

什曰。向说床则眠其安寝。安寝则觉之有法。故次说乐。外国贵人眠时要先敕乐人。明相出时微奏乐音。然后乃觉。今以多闻法音觉其禅寝也。肇曰。外国诸王卧欲起时奏丝竹。自觉菩萨安寝四禅。多闻以自觉。生曰。外国贵人卧欲觉时。作乐以觉之也。从闻而悟者此之谓也。

甘露法之食。

什曰。诸天以种种名药着海中。以宝山摩之令成甘露。食之得仙。名不死药。佛法中以涅槃甘露令生死永断。是真不死药也。亦云。劫初地味甘露。食之则长生。佛法中则实相甘露养其慧命。是真甘露食也。生曰。天食为甘露味也。食之长寿。遂号为不死食也。泥洹是不死之法。故以谕焉。

解脱味为浆。

什曰。味有四种。一出家离五欲。二行禅离愦乱烦恼。三智慧离妄想。四涅槃离生死。亦有二种解脱。一解脱烦恼。二解脱于阂也。亦云。爱性无漏名之为渴。爱断则得解脱。解脱止爱渴故名浆。四味亦以除爱渴故为浆也。肇曰。无漏甘露以充其体。八解脱法浆以润其身也。生曰。爱为缚之本。以无厌为怀。若渴之须水则大苦矣。若解脱之者以无渴爱为浆。无苦为味也。

净心以澡浴。

什曰。心净则无染。无染即为浴。亦名游八解也。生曰。净于心垢为澡浴也。

戒品为涂香。

什曰。净戒除秽不假香也。肇曰。净心为澡浴之水。戒具为涂身之香。生曰。戒在形而外勋为涂身香也。

摧灭烦恼贼。

什曰。烦恼有二种断。一遮断。二永断。摧灭遮断也。下降伏四魔永断也。上说资养四体。体既平健则广兴事业。自此已下是说其事业。生曰。自此已下明其有所云为。

勇健无能踰降伏四种魔胜幡建道场。

　　什曰。外国破敌得胜则竖胜幡。道场降魔亦表其胜相也。肇曰。外国法战诤破敌立幡以表胜。菩萨摧烦恼贼降四魔怨乃立道场建胜相也。

虽知无起灭示彼故有生悉现诸国土如日无不见。

　　肇曰。知无起灭则得法身。无复生分。为彼有生。故无往不见。自此已下尽叹菩萨变应之德。以法为家故其能若此。

供养于十方无量亿如来诸佛及己身无有分别想。

　　肇曰。未尝觉彼己之异也。

虽知诸佛国及与众生空而常修净土教化于群生。

　　肇曰。知空不舍有。所以常处中。

诸有众生类形声及威仪无畏力菩萨一时能尽现觉知众魔事而示随其行以善方便智随意皆能现或示老病死。

　　什曰。如佛欲化弗迦沙王。故现作老比丘。亦如四城门所化比也。

成就诸群生了知如幻化通达无有阂或现劫尽烧天地皆洞然众生有常想照令知无常。

　　什曰。或实烧或不实烧。不实烧者。二日乃至三四日出时。众生见烧相即悟无常。还摄不烧也。

无数亿众生俱来请菩萨一时到其舍化令向佛道经书禁咒术工巧诸伎艺尽现行此事饶益诸群生世间众道法悉于中出家。

　　什曰。以同习相感先同而后乖也。出家人有德为物所宗。故现入出家修德引物也。

因以解人惑而不堕邪见。

　　肇曰。九十六种皆出家求道。随其出家欲解其惑。不同其见也。

或作日月天。

什曰。劫初时未有日月亦未有众生。幽冥处初不见日月。故为作日月令得照明也。

梵王世界主或时作地水或复作风火。

什曰。劫初地未成。以神力令六方风来吹水结而成地。或见人入海船欲没时。为化作地令得安隐。至须水火风处。皆应其所求也。或化作或以身作也。食及药中亦如是也。肇曰。遇海漂人则变身为地。水火风皆随彼所须而自变形也。

劫中有疾疫现作诸药草。

什曰。或令除病或得升仙。因而化之使入正道。外国有奇妙药草。或似人形或似象马形。似象马者有人乘之径凌虚而去。或但见闻此药众病即消也。

若有服之者除病消众毒劫中有饥馑现身作饮食先救彼饥渴却以法语人。

肇曰。菩萨法身于何不为。或为药草令服者病除。或为饮食令饥渴者得饱满。

劫中有刀兵为之起慈悲。

什曰。将来世劫尽时。刀兵起人寿十岁。婆须蜜从忉利天下生王家作太子。化众人言。我等祖父寿命极长。以今嗔恚无慈故致此短寿。是故汝等当行慈心。众人从命恶心渐薄。此后生子寿二十岁。如是转续至弥勒时八万四千岁也。

化彼诸众生令住无诤地若有大战阵立之以等力菩萨现威势降伏使和安。

什曰。两阵相对助其弱者。二众既均无相胜负。因是彼此和安矣。

一切国土中诸有地狱处辄往到于彼勉济其苦恼一切国土中畜生相食啖皆现生于彼为之作利益。

什曰。如过去世时人无礼义。欲残害长老。猴象及鸟推敬长老。令人修善咸相和须。如大智度论中说。

示受于五欲亦复现行禅令魔心愦乱不能得其便。

肇曰。欲言行禅复受五欲。欲言受欲复现行禅。莫测其变。所以愦乱也。

火中生莲华是可谓希有在欲而行禅希有亦如是。

肇曰。自非静乱齐旨者。孰能为之者也。

或现作淫女引诸好色者先以欲钩牵后令入佛智。

肇曰。反欲以顺。

或为邑中主或作商人导国师及大臣以祐利众生诸有贫穷者现作无尽藏因以劝导之令发菩提心我心憍慢者为现大力士消伏诸贡高令住无上道。

肇曰。慢心自高如山峰不停水。菩萨现为力士服其高心。然后润以法水。

其有恐惧者居前而慰安先施以无畏后令发道心或现离淫欲为五通仙人开导诸群生令住戒忍慈。

什曰。世无贤圣。众生下劣不入深法。故化以戒忍也。

见须供事者现为作僮仆既悦可其意乃发以道心随彼之所须得入于佛道以善方便力皆能给足之如是道无量。

生曰。应适无方。皆是佛之道矣。

所行无有涯智慧无边际度脱无数众假令一切佛于无数亿劫赞叹其功德犹尚不能尽。

肇曰。其权智之道无涯无际。虽复众圣殊胜辩犹不能尽。

谁闻如是法不发菩提心除彼不肖人痴冥无智者。

肇曰。下士闻道大而笑之。日月虽明何益瞽者。

## 维摩诘所说经卷第八

### 入不二法门品第九

尔时维摩诘谓众菩萨言诸仁者云何菩萨入不二法门。

什曰。有无迭用。佛法之常。前品说有。故次说空门。复次从始会以来。唯二人相对。余皆默然。今欲各显其德。故问令尽说。亦云情惑不同。发悟有因。令各说悟。广释众迷。夫胜会明宗。必以令终为美。今法坐将散。欲究其深致。广说不二。乃尽其妙也。问曰。亦有三四乃至无量法门。云何独说不二耶。答曰。二事少而惑浅。余门事广而累深。二尚应破则余可知也。复次万法之生必从缘起。缘起生法。多少不同。极其少者。要从二缘。若有一缘生。未之闻也。然则有之缘起。极于二法。二法既废。则入于玄境。亦云二法门摄一切法门。问曰。云何不破一耶。答曰。若名数之则非一也。若以一为一。亦未离于二。遣二则一斯尽矣。复次无相之一。名假而实立。实立则体与相绝。故直置而自无也。肇曰。言为世则谓之法众圣所由谓之门。生曰。既悟其一则众事皆得。故一为众事之所由也。

各随所乐说之。

肇曰。自经始已来所明虽殊。然皆大乘无相之道。无相之道。即不可思议解脱法门。即第一义无二法门。此净名现疾之所建。文殊问疾之所立也。凡圣道成。莫不由之。故事为篇端。谈为言首。究其所归一而已矣。然学者开心有地。受习不同。或观生灭。以反本或推有无以体真。或寻罪福以得一。或察身口以冥寂。其涂虽殊。其会不异。不异故取众人之所同。以证此经之大旨也。生曰。所以无方。其道皆入不二故也。今令人人说之。以为成验。

会中有菩萨名法自在说言诸仁者生灭为二法本不生今则无灭得此无生法忍是为入不二法门。

肇曰。灭者灭生耳。若悟无生。灭何所灭。此即无生法忍也。此菩萨因观生灭以悟道。故说己所解。为不二法门也。下皆类尔。万法云云离真皆名二。故以不二为言。

德守菩萨曰我我所为二因有我故便有我所若无有我则无我所是为入不二法门。

肇曰。妙主常存我也。身及万物我所也。我所我之有也。法既无我。谁有之者。

不眴菩萨曰。

什曰。不眴有三义。一如天。二爱敬佛身。谛观不眴。三心无尘翳慧眼常开。

受不受为二。

　　什曰。受不受取相。不取相也。亦有漏五阴名为受。无漏名不受也。亦云受心不受心。如阿毗昙心说。

若法不受则不可得以不可得故无取无舍。

　　什曰。遣不受也。

无作。

　　什曰。言不复作受生业也。

无行。

　　什曰。心行灭也。

是为入不二法门。

　　肇曰。有心必有所受。有所受必有所不受。此为二也。若悟法本空。二俱不受。则无得无行。为不二也。

德顶菩萨曰垢净为二见垢实性。

　　什曰。如洗秽物。至尽乃净。净则尽。尽则无净也。

则无净相顺于灭相是为入不二法门。

　　肇曰。净生于垢。实性无垢。净何所净。

善宿菩萨曰是动是念为二。

　　什曰。惑心微起名为动。取相深著名为念。始终为异耳。无取遣受也。肇曰。情发为动。想我为念也。

不动则无念无念即无分别通达此者是为入不二法门善眼菩萨曰一相无相为二若知一相即是无相亦不取无相入于平等是为入不二法门。

　　肇曰。言一欲以去二。不言一也。言无欲以去有。不言无也。而惑者闻一。则取一相。闻无则取无相。故有二焉。

妙臂菩萨曰。

什曰。以施报故。手能出无尽宝物。如五河流。故名妙臂也。

菩萨心声闻心为二观心相空如幻化者无菩萨心无声闻心是为入不二法门弗沙菩萨曰。

什曰。二十八宿中鬼星名也。生时所值宿。因以为名也。肇曰。弗沙星名也。菩萨因以为字焉。

善不善为二。

什曰。一切有漏善心。及善身口业。无漏乃至涅槃名为善。一切烦恼所作身口业名不善也。

若不起善不善入无相际而通达者是为入不二法门师子菩萨曰罪福为二。

什曰。三界烦恼。烦恼相应。及烦恼所作身口业尽名罪。一切有漏善。尽名为福。

若达罪性则与福无异以金刚慧决了此相。

什曰。金刚置地。下至地际。然后乃止。实相慧要尽法性。然后乃止也。肇曰。金刚慧实相慧也。

无缚无解者是为入不二法门师子意菩萨曰。

什曰。师子度水。要截流直度。曲则不度。此大士以实智慧。深入诸法。直过彼岸。故借以为名也。

有漏无漏为二若得诸法等则不起漏不漏想不着于相亦不住无相是为入不二法门净解菩萨曰有为无为为二若离一切数则心如虚空以清净慧无所阂者是为入不二法门那罗延菩萨曰世间出世间为二。

什曰。世间三界也。出世间。一切无漏有为道品法也。

世间性空即是出世间于其中不入不出。

什曰。出义生于入也。无入生死故。无出世间也。

不溢。

什曰。梵本云流也。

不散。

　　肇曰。夫有入则有出。有出必有溢。有溢必有散。此俗中之常数。

是为入不二法门善意菩萨曰生死涅槃为二。

　　什曰。上言无为。三无为也。今明究竟涅槃也。

若见生死性则无生死无缚无解不然不灭如是解者是为入不二法门。

　　肇曰。缚然生死之别名。解灭涅槃之异称。

现见菩萨曰尽不尽为二法若究竟尽。

　　什曰。无常是空之初门。破法不尽。名为不尽。若乃至一念不住则无有生。无有生则生尽。生尽则毕竟空。是名为尽也。

若不尽皆是无尽相无尽相即是空空则无有尽不尽相如是入者是为入不二法门。

　　肇曰。有为虚伪法。无常故名尽。实相无为法。常住故不尽。若以尽为尽。以不尽为不尽。者皆二法也。若能悟尽不尽。俱无尽相者。则入一空不二法门也。

普守菩萨曰。

　　什曰。万善所持。众圣所护。故名普守焉。

我无我为二我尚不可得非我何可得。

　　什曰。妄见有我。解则无我。言无我为遣我耳。非复别有无我法也。

见我实性者不复起二是为入不二法门。

　　肇曰。非我出于我耳。见我实性者。我本自无而况非我也。

电天菩萨曰明无明为二无明实性即是明。

　　什曰。无明能生明。故不异于明。明由无明生。故不异于无明。无明故不可取。能生明故不可舍。明亦如是。非无明故不可离。无明生故不可取。譬如莲华色虽严洁。所因不净推其所因。心不生着也。

明亦不可取离一切数于其中平等无二者是为入不二法门。

　　肇曰。明慧明也。无明痴冥也。见无明性。即是为明。若见明为明。即是无明故不可取也。

喜见菩萨曰色色空为二色即是空非色灭空色性自空如是受想行识识空为二识即是空非识灭空识性自空于其中而通达者是为入不二法门。

　　肇曰。色即是空。不待色灭然后为空。是以见色异于空者。则二于法相也。

明相菩萨曰四种异空种异为二。

　　什曰。外道法中有五大。佛法中有四大。此四种于作法中。最大故称为大。

四种性即是空种性如前际后际空故中际亦空若能如是知诸种性者是为入不二法门。

　　肇曰。四种四大也。空种空大也。此五众生之所由生。故名种。然四大之性。无前后中。无异空大也。

妙意菩萨曰眼色为二若知眼性于色不贪不恚不痴是名寂灭如是耳声、鼻香、舌味．身触．意法．为二若知意性于法不贪不恚不痴是名寂灭安住其中是为入不二法门。

　　肇曰。存于情尘故三毒以生。若悟六情性。则于六尘。不起三毒。此寂灭之道也。

无尽意菩萨曰布施回向一切智为二布施性即是回向一切智性如是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回向一切智为二智慧性即是回向一切智性于其中入一相者是为入不二法门。

　　肇曰。以六度为妙因。回向一切智者二也。若悟因果同性。入于一相。乃应不二。

深慧菩萨曰是空是无相是无作为二空即无相无相即无作若空无相无作即无心意识于一解脱门即是三解脱门者是为入不二法门。

　　肇曰。三行虽异。然俱是无缘解脱。故无心意识也。无缘既同。即三解脱无异。

寂根菩萨曰佛法众为二。

　　生曰。有相则有对。有对则为二。不系一与三也。

佛即是法。

　　生曰以体法为佛。不可离法有佛也。若不离法有佛是法也。然则佛亦法矣。

法即是众。

　　生曰。亦以体法为众。

是三宝皆无为相。

　　肇曰。无相真智。佛宝也。实相无为。法宝也。修无为道。僧宝也。三宝虽异。皆无为相也。生曰。乖理为造。故三宝皆无为也。

与虚空等一切法亦尔能随此行者是为入不二法门心无阂菩萨曰身身灭为二。

　　什曰。身五受阴也。身灭涅槃也。

身即是身灭所以者何见身实相者则不起见身及见灭身身与灭身无二无分别于其中不惊不惧者是为入不二法门。

　　肇曰。诸法生时空生。灭时空灭。身存身亡。亦何以异。而怀惊惧于其中乎。

上善菩萨曰身口意业为二是三业皆无作相身无作相即口无作相口无作相即意无作相是三业无作相即一切法无作相能如是随无作慧者是为入不二法门。

　　肇曰。三业虽殊。无作一也。诸法之生。本于三业。三业既无。谁作诸法也。

福田菩萨曰福行罪行不动行为二。

　　什曰。福行欲界善行。能得乐报也。罪行十不善道。能得苦报也。无动行色无色界行。不动义如通达佛道中说也。

三行实性即是空空即无福行无罪行无不动行于此三行而不起者是为入不二法门。

肇曰。福欲界善行。罪十恶之流。不动色无色界行也。

华严菩萨曰从我起二为二见我实相者不起二法若不住二法则无有识无所识者是为入不二法门。

肇曰。因我故有彼。二名所以生。若见我实相。则彼我之识。无由而起。

德藏菩萨曰有所得相为二若无所得即无取舍无取舍者是为入不二法门。

肇曰。得在于我。相在于彼。我不得相。谁取谁舍。

月上菩萨曰闇与明为二无闇无明即无有二所以者何如入灭受想定。

什曰。旨明此中知照灭无有明闇也。

无闇无明一切法相亦复如是于其中平等入者是为入不二法门。

肇曰。二乘入灭尽定。六根尽废。心想都灭。虽经昼夜不觉晦明之异。谕菩萨无心于明闇耳。

宝印手菩萨曰乐涅槃不乐世间为二若不乐涅槃不厌世间则无有二所以者何若有缚则有解若本无缚其谁求解无缚无解则无乐厌是为入不二法门。

肇曰。世间无缚。曷为而厌。涅槃无解。曷为而乐。

珠顶王菩萨曰正道邪道为二住正道者则不分别是邪是正离此二者是为入不二法门乐实菩萨曰实不实为二实见者尚不见实何况非实所以者何非肉眼所见慧眼乃能见而此慧眼无见无不见是为入不二法门。

肇曰。实相慧眼之境。非肉眼所见。慧眼尚不见实。而况非实。虽曰无见。而无所不见。此真慧眼之体。

如是诸菩萨各各说已问文殊师利何等是菩萨入不二法门文殊师利曰如我意者于一切法无言。

什曰。说曲辩也。

无说。

什曰。说一往说也。

无示。

什曰。显现其相。言是善是恶。名为示也。

无识离诸问答是为入不二法门。

肇曰。上诸人所明虽同。而所因各异。且直辩法相。不明无言。今文殊总众家之说。以开不二之门。直言法相不可言。不措言于法相。斯之为言。言之至也。而方于静默犹亦后焉。生曰。前诸菩萨。各说不二之义。似有不二可说也。若有不二可说者。即复是对二。为不二也。是以文殊明无可说乃为不二矣。

于是文殊师利问维摩诘我等各自说已仁者当说何等是菩萨入不二法门时维摩诘默然无言。

什曰。如佛泥洹后六百年有一人。年六十出家。未几时颂三藏都尽。次作三藏论议。作论已思惟言。佛法中复有何事。唯有禅法我当行之。于是受禅法。自作要誓。若不得道。不具一切禅定功德。终不寝息。胁不着地。因名胁比丘。少时得成阿罗汉。具三明六通。有大辩才。善能论议。有外道师。名曰马鸣。利根智慧一切经书皆悉明练。亦有大辩才。能破一切论议。闻胁比丘名。将诸弟子往到其所。唱言一切论议悉皆可破。若我不能破汝言论。当斩首谢屈。胁比丘闻是论。默然不言。马鸣即生憍慢。此人徒有空名。实无所知。与其弟子舍之而去。中路思惟已。语弟子言。此人有甚深智慧。我堕负处。弟子怪而问曰。云何尔。答曰。我言一切语言可破。即是自破。彼不言则无所破。即还到其所。语胁比丘言。我堕负处。则是愚痴。愚痴之头。非我所须。汝便斩之。若不斩我我当自斩。胁比丘言。不斩汝头。当斩汝结发。比于世间。与死无异。即下发为胁比丘作弟子。智慧辩才世无及者。广造经论。大弘佛法。时人谓之。为第二佛。夫默语虽殊。明宗一也。所会虽一。而迹有精粗。有言于无言。未若无言于无言。故默然之论。论之妙也。肇曰。有言于无言。未若无言于无言。所以默然也。上诸菩萨措言于法相。文殊有言于无言。净名无言于无言。此三明宗虽同。而迹有深浅。所以言后于无言。知后于无知。信矣哉。生曰。文殊虽明无可说。而未明说为无说也。是以维摩默然。无言以表言之不实。言若果实岂可默哉。

文殊师利叹曰善哉善哉乃至无有文字语言是真入不二法门。

肇曰。默领者。文殊其人也。为彼持言所以称善也。生曰。言迹尽于无言。故叹以为善矣。

说是入不二法门品时于此众中五千菩萨皆入不二法门得无生法忍。

香积佛品第十

于是舍利弗心念日时欲至此诸菩萨当于何食。

　　什曰。舍利弗独发念者。其旨有三。一者结业之体。未能无资。二绝意大方。乐法不深。三推已有待。谓众亦然。处弟子之上。宜为众致供也。肇曰。置座设食。拟宾之常。而待客先发者。欲以生论耳。舍利弗时会之长。故每扣兴端。生曰。不念弟子者。以其自有乞食法也。

时维摩诘知其意而语言佛说八解脱仁者受行岂杂欲食而闻法乎。

　　什曰。能于前法。自在无阂。无阂则累想宜废。亦云。解脱为用。厌身舍着。而今念食乖致何深。肇曰。佛说八解脱。乃是无欲之嘉肴。养法身之上膳。仁者亲受。谓无多求。然方杂食想。而欲听法。岂是无举来求之情乎。生曰。八解脱以不净观为初。而食是不净之物。既以体八为怀者。岂复有欲食之情哉。又法中无食可欲盖不可以欲食闻之乎。

若欲食者且待须臾当令汝得未曾有食。

　　什曰。不化作者。恐致欺妄之嫌故。不设常食。以非净妙无利益故。欲令此众见清净国。又因香饭。得弘道意。故因其须食请饭香积也。生曰。常食是生欲法也。除欲食为未曾有食矣。

时维摩诘即入三昧以神通力示诸大众上方界分过四十二恒河沙佛土有国名众香佛号香积今现在其国香气比于十方诸佛世界人天之香最为第一彼土无有声闻辟支佛名唯有清净大菩萨众佛为说法其界一切皆以香作楼阁经行香地苑园皆香其食香气周流十方无量世界是时彼佛与诸菩萨方共坐食有诸天子皆号香严悉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供养彼佛及诸菩萨此诸大众莫不目见时维摩诘问众菩萨言诸仁者谁能致彼佛饭。

　　肇曰。既现彼国。推有力者。令取饭也。

以文殊师利威神力故咸皆默然。

　　肇曰。文殊将显净名之德。故以神力。令众会默然矣。

维摩诘言仁此大众无乃可耻。

肇曰。励未成也。

文殊师利曰。如佛所言勿轻未学。

肇曰。进始学也。

于是维摩诘不起于座居众会前化作菩萨相好光明威德殊胜蔽于众会而告之曰汝往上方界分度如四十二恒河沙佛土有国名众香佛号香积与诸菩萨方共坐食汝往到彼如我辞曰维摩诘稽首世尊足下致敬无量问讯起居少病少恼气力安不。

什曰。不言无而言少者。明身为病本本宜弃也。肇曰。将示有身不得无患。故致问如来。犹云少病少恼。

愿得世尊所食之余当于娑婆世界施作佛事。

什曰。佛事谓化众生。

令此乐小法者。

别本云。乐少之人。什曰。乐不胜远者。皆名为小。非但小乘也。

得弘大道亦使如来名声普闻。

什曰。欲令闻而信者发道心也。此三事请饭之意也。肇曰。余卑逊言也。彼土因香以通大道。此国众生志意狭劣。故请香饭之余。以弘佛事也。

时化菩萨即于会前升于上方举众皆见其去到众香界礼彼佛足又闻其言维摩诘稽首世尊足下致敬无量问讯起居少病少恼气力安不愿得世尊所食之余欲于娑婆世界施作佛事使此乐小法者得弘大道亦使如来名声普闻彼诸大士见化菩萨叹未曾有今此上人从何所来娑婆世界为在何许云何名为乐小法者即以问佛。

肇曰。彼诸大士。皆得神通。然不能常现在前。又其土纯一大乘不闻乐小之名。故生斯问也。

佛告之曰下方度如四十二恒河沙佛土有世界名娑婆佛号释迦牟尼今现在于五浊恶世为乐小法众生敷演道教彼有菩萨名维摩诘住不可思议解脱为诸菩萨说法故遣化来称扬我名并赞此土令彼菩萨增益功德彼菩萨言其人何如乃作是化德力无畏神足若斯佛言甚大一切十方皆遣化往施作佛事饶益众生于是香积如来以众香钵盛满香饭与化菩萨时彼九百万

菩萨俱发声言我欲诣娑婆世界供养释迦牟尼佛并欲见维摩诘等诸菩萨众。

　　肇曰。闻彼佛称此佛菩萨功德。故欲同举功德也。

佛言可往摄汝身香无令彼诸众生起惑着心。

　　什曰。大怒则狂。大喜亦迷宜摄汝香防其惑因。问曰。若然者云何不摄香饭。答曰。佛神力故。能杜其惑原。发其道意。故不摄也。

又当舍汝本形勿使彼国求菩萨者而自鄙耻。

　　什曰。耻深则陨。愧浅亦恼。二患交至。去道逾缅。上言惑着。此言鄙耻。二文互显。约其文也。

又汝于彼莫怀轻贱而作阂想所以者何十方国土皆如虚空又诸佛为欲化诸乐小法者不尽现其清净土耳时化菩萨既受钵饭与彼九百万菩萨俱承佛威神及维摩诘力于彼世界忽然不现须臾之间至维摩诘舍时维摩诘即化作九百万师子之座严好如前诸菩萨皆坐其上化菩萨以满钵香饭与维摩诘饭香普薰毗耶离城及三千大千世界时毗耶离婆罗门居士等闻是香气身意快然叹未曾有。

　　肇曰。异香入体。身心怡悦。

于是长者主月盖从八万四千人来入维摩诘舍。

　　什曰。彼国无王。唯五百居士。共治国政。今言主众所推也。肇曰毗耶离国无有君王。唯有五百长者。共理国事。月盖众所推重故名主。自此下皆闻香而后集矣。

见其室中菩萨甚多诸师子座高广严好皆大欢喜礼众菩萨及大弟子却住一面诸地神虚空神及欲色界诸天闻此香气亦皆来入维摩诘舍时维摩诘语舍利弗等诸大声闻仁者可食如来甘露味饭。

　　生曰。以其向念故教食也。亦欲因以明食之为理。泥洹是甘露之法。而食此食者。必以得之。故饭中有甘露味焉。

大悲所薰。

　　什曰。薰义有三。一大悲果报。二悲心所念。三以慈眼视之。生曰。使人得悟。为外薰也。岂曰食能大悲力矣。然则饭之为气。大悲所薰矣。

无以限意食之使不消也。

　　什曰。食此饭应发大心建大业。是名报恩。报恩名为消也。肇曰。先示受食法也。此饭大悲之果。悲意所设。悲心所兴。故名大悲所薰。以限意食之则不能消。若知此饭大悲所成。不可思议。发道心而食者则消报施主恩。无限阂意也。生曰。饭出大悲则无限矣。而限言少者。则乃不消也。

有异声闻念是饭少而此大众人人当食。

　　肇曰。不思议食。非二乘所及。故生是念也。

化菩萨曰勿以声闻小德小智称量如来无量福慧。

　　肇曰。无量福慧。即香饭之因。夫有无量之因。必有无量之果。若因可量。果亦可量。如来无量福慧。岂是声闻小智所能量乎。

四海有竭此饭无尽使一切人食揣若须弥乃至一劫犹不能尽所以者何无尽戒定智慧解脱解脱知见功德具足者所食之余终不可尽。

　　肇曰。如来具五分法身无尽功德。报应之饭如何可尽矣。

于是钵饭悉饱众会犹故不赐其诸菩萨声闻天人食此饭者身安快乐譬如一切乐庄严国诸菩萨也又诸毛孔皆出妙香亦如众香国土诸树之香尔时维摩诘问众香菩萨香积如来以何说法彼菩萨曰我土如来无文字说但以众香令诸天人得入律行。

　　什曰。举其多也。上云说法。亦不必有言说。有因通教功同说耳。肇曰。其土非都无言。但以香为通道之本。如此国因言通道。亦有因神变而得悟者。

菩萨各各坐香树下闻斯妙香即获一切德藏三昧得是三昧者菩萨所有功德皆悉具足。

　　肇曰。此三昧力。能生诸功德也。

彼诸菩萨问维摩诘今世尊释迦牟尼佛以何说法维摩诘言此土众生刚强难化故佛为说刚强之语以调伏之。

　　什曰。如来说法。其要有三。一软善语。二刚强语。三杂说。善行乐果软善语也。恶行苦果刚强语也。赞善毁恶杂说也。肇曰。圣化何常。随物而应耳。此土刚强。故以刚强之教而应焉。

言是地狱是畜生是饿鬼是诸难处。

　　肇曰。遍示八难处也。

是愚人生处。

　　肇曰。外道异学。名愚人生处也。

是身邪行是身邪行报是口邪行是口邪行报是意邪行是意邪行报是杀生是杀生报是不与取是不与取报是邪淫是邪淫报是妄语是妄语报是两舌是两舌报是恶口是恶口报是无义语是无义语报。

　　什曰。梵本云。杂说也。凡不为善及涅槃。而起心口业。悉名杂说也。肇曰。华饰美言苟悦人意名无义语。

是贪嫉是贪嫉报是嗔恼是嗔恼报是邪见是邪见报是悭吝是悭吝报是毁戒是毁戒报是嗔恚是嗔恚报是懈怠是懈怠报是乱意是乱意报是愚痴是愚痴报是结戒是持戒是犯戒。

　　肇曰。如律藏说。

是应作是不应作是障阂是不障阂。

　　肇曰。犯律有罪重而不障道。有轻罪而障道者。亦有三障。业障报障烦恼障也。

是得罪是离罪是净是垢是有漏是无漏是邪道是正道是有为是无为是世间是涅槃以难化之人心如猿猴故以若干种法制御其心乃可调伏。

　　肇曰。以其难化故。示罪福之若是也。

譬如象马[怡-台＋龍]悷不调加诸楚毒乃至彻骨然后调伏。

　　什曰。马有五种。第一见鞭影。即时调伏。第二得鞭乃伏。第三以利锥。刺皮乃伏。第四穿肌乃伏。第五彻骨乃伏。众生利钝亦有五品。第一但见他无常。其心便悟。第二见知识无常。其心乃悟。第三见兄弟亲戚无常。其心乃悟。第四见父母无常。其心乃悟。第五自身无常。极受苦恼。复加以苦言。然后乃悟也。

如是刚强难化众生故以一切苦切之言乃可入律。

　　肇曰。非钩捶无以调象马非苦言。无以伏难化。

彼诸菩萨闻说是已皆曰未曾有也如世尊释迦牟尼佛隐其无量自在之力乃以贫所乐法度脱众生。

　　什曰。晦迹潜明自同贫乞。自同贫乞则与相接。接则易邻。故为贫所信乐也。肇曰。诸佛平等迹有参差。由群生下劣志愿狭小故。佛隐自在力同其贫陋。顺其所乐而以济之。应感无方不摄净秽。此未曾有也。

斯诸菩萨亦能劳谦以无量大悲生是佛土维摩诘言此土菩萨于诸众生大悲坚固诚如所言。

　　肇曰。成其所叹也。

然其一世饶益众生多于彼国百千劫行。

　　什曰。譬如良医遇疾疫劫中。医术大行广施众药。所疗者众致供无量。菩萨大士处不净国。亦复如是。众恶弥滋兼济乃弘。十事法药广疗众病。化广利深一超万劫。肇曰。行不在久贵其有益焉。

所以者何此娑婆世界有十事善法诸余净土之所无有何等为十以布施摄贫穷以净戒摄毁禁以忍辱摄嗔恚以精进摄懈怠以禅定摄乱意以智慧摄愚痴。

　　什曰。痴有二种。一者一切法中痴。二者于诸佛深法中不能明了。不净国中有二种痴。净国中唯有佛法中不了痴也。

说除难法度八难者以大乘法度乐小乘者以诸善根济无德者常以四摄成就众生是为十。

　　肇曰。夫善因恶起净由秽增。此土十恶法具故十德增长。彼土纯善故施德无地。所以百千劫行不如一世也。别本云。十恶业。什曰。十恶业有上中下。上地狱报中畜生报下饿鬼报。一品中复有三品。如是九品。不善三恶道中受九品苦报者也。

彼菩萨曰菩萨成就几法于此世界行无疮疣生于净土。

　　什曰。深行菩萨非所疑也。今浅行者。处不净国恐其行浅功微未能自拔。譬如少汤投之大水。亦如少力之人入水救溺。未能兼济则与彼俱沦。故问以何为法得生净国也。肇曰。将历此土始学菩萨令生净国。故发斯问也。

维摩诘言菩萨成就八法于此世界行无疮疣生于净土何等为八饶益众生

而不望报代一切众生受诸苦恼所作功德尽以施之。

　　肇曰。代彼受苦不自计身。所有功德尽施众生。岂以有益而想其报乎。若不为众生应久入涅槃。为彼受苦令其先度。彼去我留非代。谓何此饶益之至一法也。

等心众生谦下无阂。

　　肇曰。怨亲不殊。卑己厚人。等心尊卑。情无介然。二法也。

于诸菩萨视之如佛。

　　肇曰。菩萨众生之桥梁。三宝之所系。视之如佛则增己功德。三法也。

所未闻经闻之不疑。

　　肇曰。佛所说经闻则信受。不以未闻而生疑惑。四法也。

不与声闻而相违背。

　　肇曰。三乘虽异归宗。不殊。不以小大而相违背。五法也。

不嫉彼供。

　　什曰。推其致供之由由于宿行。嫉之无益宜应修善。以理处心故嫉不生也。

不高己利。

　　什曰。若修善持戒得利养时当自念言。彼供养功德非为我也。假令有我。彼不见为。理既无我。高竟无主。如是思惟则高心自灭也。

而于其中调伏其心。

　　什曰。即于上彼供己利二事中。自调伏心。调伏心如向说。三句合为一事。肇曰。他种他获。曷为而嫉。己种己得曷为而高。于是二中。善自调伏六法也。

常省己过不讼彼短。

　　什曰。如一比丘林中坐禅。时至须食持钵出林。路逢恶贼。恶贼引弓射之。比丘恕他自责不生恶心。又指腹语贼。汝应射此。我为腹

出林故致斯恼。此腹之罪耳。省己恕物类如此也。不讼彼短。不如彼钝根维那就地舐秽求人短也。省己过乃至求诸功德通为一事。肇曰。省己过则过自消讼彼短则短在己。七法也。

恒以一心求诸功德是为八。

　　肇曰。尘垢易增功德难具。自非一心专求。无以克成具此八法。则行无疮疣。终生净土矣。

维摩诘文殊师利于大众中说是法时百千天人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千菩萨得无生法忍。

## 维摩诘所说经卷第九

### 菩萨行品第十一

是时佛说法于庵罗树园其地忽然广博严事一切众会皆作金色。

　　肇曰。至人无常所。理会是邻。如来净名虽服殊处异。然妙存有在。所以来往兴化。共弘不思议道也。因遣问疾。所明若上。今将诣如来封印兹典。故先现斯瑞以启群心者也。

阿难白佛言世尊以何因缘有此瑞应是处忽然广博严事一切众会皆作金色。

　　肇曰。大士所为非小道所及。故问其缘者也。

佛告阿难是维摩诘文殊师利与诸大众恭敬围绕发意欲来故先为此瑞应于是维摩诘语文殊师利可共见佛。

　　什曰。维摩诘劝共见佛。旨可寻也。一者见其诚心欲遂其本意。二者欲令证明香饭多所发悟。三者以其怀胜远游宜令实反。故欲共诣佛所咨请遗法。

与诸菩萨礼事供养文殊师利言善哉行矣今正是时。

　　肇曰。有益时也。

维摩诘即以神力持诸大众并师子座置于右掌往诣佛所到已着地。

　　什曰。世相迎送。必结驷轻骑。大士迎送。则运以妙通。

稽首佛足右绕七匝一心合掌在一面立。

　　肇曰。净名置座于地。将先致敬也。

其诸菩萨即皆避座稽首佛足亦绕七匝于一面立诸大弟子释梵四天王等亦皆避座稽首佛足在一面立于是世尊如法慰问诸菩萨已各令复座即皆受教众坐已定佛语舍利弗汝见菩萨大士自在神力之所为乎。

　　什曰。欲称大士神奇。将以厉狭劣之想也。

唯然已见于汝意云何世尊我睹其为不可思议非意所图非度所测。

　　肇曰。向与文殊俱入不思议室。因借宝座睹其神力。兼食香饭乘掌而还。莫测其变。故自绝于图度。此经大旨。所明不思议道。故往往多显不思议迹也。

尔时阿难白佛言世尊今所闻香自昔未有是为何香。

　　什曰。问曰上品香气普薰三千。阿难云何不闻耶。答曰。非分故近而不闻。今有以得闻也。肇曰。如来将辨香饭之缘。故令阿难闻也。

佛告阿难是彼菩萨毛孔之香。

　　肇曰。彼菩萨众香国菩萨也。所以独言彼者。欲令舍利弗自显一食之香。因明香饭之多益也。

于是舍利弗语阿难言我等毛孔亦出是香阿难言此所从来曰是长者维摩诘从众香国取佛余饭于舍食者一切毛孔皆香若此阿难问维摩诘是香气住当久如维摩诘言至此饭消曰此饭久如当消曰此饭势力至于七日然后乃消。

　　什曰。七日乃消有二因缘。或有人食香饭饭不时消。心必厌舍故不令久也。亦云应得道者。饭气时薰不过七日。必成圣道。如道迹七生。七步蛇啮等势不过七。事不须久故不令过七。肇曰。七日势消饭常力也。若应因饭而阶道者。要得所应得然后乃消也。生曰。不过七日也。

又阿难若声闻人未入正位食此饭者得入正位然后乃消。

　　肇曰。入无漏境。名入正位焉。

已入正位食此饭者得心解脱然后乃消。

　　什曰。见谛十六心也。问曰。食香饭云何得道。答曰。体安心静发未曾有意。饭尚如此。何况道耶。有此妙果必有妙因。极大信乐深达因果。即解缘起解缘起则见实法也。肇曰。成无著果。名心解脱者。

若未发大乘意食此饭者至发意乃消已发意食此饭者得无生忍然后乃消已得无生忍食此饭者至一生补处然后乃消。

　　生曰。七日之内。必有所得矣。然一食之悟亦不得有二阶进也。止一生补处者。佛无因得故也。无生菩萨及正位之人。岂复假外方得进哉。而今云尔者。以明此饭为宣理之极。备有其义焉。

譬如有药名曰上味其有服者身诸毒灭然后乃消此饭如是灭除一切诸烦恼毒然后乃消阿难白佛言未曾有也世尊如此香饭能作佛事。

　　什曰。神足变化。说法度人化之常也。饭本充体而今得道。故叹未曾有。佛以化人为事。凡是化人皆名佛事。以阿难谓佛事之妙。妙尽于此。故下广明佛事。以广其心也。肇曰。饭本充体乃除结缚。未曾闻见也。生曰。佛以应悟为事。而香饭能之。未曾有者也。

佛言如是如是阿难或有佛土以佛光明而作佛事。

　　肇曰。阿难具香饭所益。谓佛事理极于此。故广示其事。令悟佛道之无方也。此土众生。见佛妙光自入道。检亦有余益。但以光为主下皆类此。

有以诸菩萨而作佛事。

　　什曰。佛直居宗静默。令菩萨弘道以化人也。肇曰。有佛默然居宗。以菩萨为化主也。

有以佛所化人而作佛事。

　　肇曰。有纯以化为佛事。如须扇头比。

有以菩提树而作佛事。

　　什曰。或出华果或出名香或放光明或为说法也。肇曰。佛于下成道树名菩提。此树光无不照香无不薰。形色微妙随所好而见。树出法音随所好而闻。此如来报应树也。众生遇者自然悟道。此土以树为化

之本也。

有以佛衣服卧具而作佛事。

　　什曰。昔阎浮提王。得佛大衣。时世疾疫。王以衣着标上。以示众人。归命病皆得愈信敬益深。因是解脱此其类也。肇注同。

有以饭食而作佛事有以园林台观而作佛事。

　　肇曰。众香国即其事也。一义饮食以舌根通道。园观以眼根通道也。

有以三十二相八十随形好而作佛事。

　　什曰。或一相二相乃至众多相。随所应见而为现相。亦云以佛形像。如萍沙王以佛像与弗迦沙王因是得悟也。下言佛身全现身也。肇曰。好严饰者示之以相好也。

有以佛身而作佛事有以虚空而作佛事。

　　什曰。除却形色廓然无像。令其空心虚静累想自灭。亦如文殊师利灭众色像。现虚空相以化阿阇世王也。肇曰。好有者存身以示有。好空者灭身以示空。如密迹经说也。八相虽在身而身相不一。所因各异故。佛事不同也。

众生应以此缘得入律行。

　　肇曰。所因虽殊。然俱入律行也。

有以梦幻影响镜中像水中月热时炎如是等谕而作佛事。

　　什曰。于梦中悟感众生也。下六事为现不真形色。令悟深理焉。肇曰。自有不悟正言。因谕得解者。

有以音声语言文字而作佛事。

　　肇曰。即此娑婆国之佛事。

或有清净佛土寂寞无言无说。

　　什曰。有形色无言教如维摩诘默然成论比也。

无示无识无作无为而作佛事。

肇曰。有真净土纯法身菩萨。外无言说内无情识。寂莫无为而超悟于事外。非是言情所能称述。此佛事之上者也。

如是阿难诸佛威仪进止诸所施为无非佛事。

肇曰。佛事者以有益为事耳。如来进止举动威仪俯仰乃至动足未曾无益。所以诸所作为。无非佛事。上略言之也。

阿难有此四魔八万四千诸烦恼门。

什曰。烦恼根本有四。三毒及等分也。二万一千尘垢属一病。四病故八万四千也。总说则八万四千。别相则无量。今言八万四千。则摄无量故为门也。肇曰。三毒等分此四。烦恼之根也。因一根生二万一千烦恼。合八万四千。因八万四千。出无量尘垢故名门也。

而诸众生为之疲劳诸佛即以此法而作佛事。

什曰。佛事有三种。一以善作佛事。光明神力说法等是也。二无记虚空是也。三以不善八万四千烦恼是也。譬如药师或以良药。或以毒药治人病也。佛亦如是。以烦恼如佛以爱度难陀也。嗔恚化恶龙比也。肇曰。众生皆以烦恼为病。而诸佛即以之为药。如淫女以欲为患。更极其情欲然后悟道。毒龙以嗔为患。更增其忿恚然后受化。此以欲除欲以嗔除嗔。犹良医以毒除毒。斯佛事之无方也。生曰。若投药失所。则药反为毒矣。苟曰得愈毒为药也。是以大圣为心病之医王。触事皆是法之良药。

是名入一切诸佛法门。

肇曰。若能应会无方美恶斯顺。无事不为。为之无非佛事。乃名入诸佛法门耳。生曰。苟达其一众事皆毕。

菩萨入此门者。

肇曰。七住已上豫入此门。

若见一切净好佛土不以为喜不贪不高若见一切不净佛土不以为忧不阂不没但于诸佛生清净心欢喜恭敬未曾有也诸佛如来功德平等为教化众生故而现佛土不同。

肇曰。佛无定所。应物而现。在净而净在秽而秽。美恶自彼于佛无二。曷为自生忧喜于其间哉。是以豫入此门者。见净不贪己分不高。睹秽不阂乖情不没。故能生真净心。知佛平等而应迹不同。此窥

[門@俞]之徒非平等信也。自不入佛事门者。孰能不以净秽为心乎。生曰。菩萨既入此门。便知佛土本是就应之义。好恶在彼于我岂有异哉。所贵唯应。但叹应生之为奇也。

阿难汝见诸佛国土地有若干而虚空无若干也。

　　生曰。无地为空。而地出其中矣。

如是见诸佛色身有若干耳。

　　什曰。谓化现身也。下言身色等。真报应之身也。

其无阂慧无若干也。

　　肇曰。佛慧如空应形犹地。不以地异而异空。不以空一而释地也。生曰。色身是外应之有。出无阂慧中。而无阂慧无色身也。

阿难诸佛色身威相种姓戒定智慧解脱解脱知见力无所畏不共之法大慈大悲威仪所行及其寿命说法教化成就众生净佛国土具诸佛法悉皆同等。

　　生曰。诸佛色身虽复若干。而一一佛无不有之。故无不等矣。

是故名为三藐三佛陀。

　　什曰。三藐三菩提。秦言正遍知。今言三藐三佛陀。言正遍觉也。见法无差故言正。智无不周故言遍也。出生死梦故言觉也。肇曰。秦言正遍知。见法无差谓之正。智无不周谓之遍。决定法相谓之知。生曰。若不等者。便有所不尽。不得名为正遍觉人也。

名为多陀阿伽度。

　　肇曰。秦言如来亦云如去。如法而来如法而去。古今不改千圣同辙。故名如来亦名如去。生曰。如者谓心与如冥。无复有不如之理。从此中来。故无不如矣。

名为佛陀。

　　什曰。多陀阿伽度。秦言如来亦言如去。如法知如法说故名如也。诸佛以安隐道来。此佛亦如是来。彼佛安隐去。此佛亦如是去也。佛陀秦言觉也。凡得道名为觉。觉有二种。一于四谛中觉。二于一切法中觉。觉而不尽。则非真觉故无觉名也。如佛问舍利弗三问不

答。天女问默然无言。此未免于睡也。言遍言如言觉。此三名则是体极之称。足以明诸佛同等异于二乘也。肇曰。秦言觉生死长寝莫能自觉。自觉觉彼者其唯佛也。此三句盖体极之称。若如上佛事。有一毫不等者。则不足以名三号具足也。生曰。于结使眠中而觉。故得心冥如也。

阿难若我广说此三句义汝以劫寿不能尽受。

　　生曰。无不知无不能者。岂可穷之哉。言阿难不能尽受。亦何足用美其广。意在以称菩萨能尽受之矣。

正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众生皆如阿难多闻第一得念总持此诸人等以劫之寿亦不能受。

　　肇曰。三句之义无穷若此。其道平等理无不极。岂容优劣于其间哉。

如是阿难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无有限量智慧辩才不可思议阿难白佛我从今已往不敢自谓以为多闻。

　　肇曰。阿难于五百弟子中。多闻强记第一。今闻佛事。乃自审寡闻也。生曰。阿难岂不知己之多闻本有在乎。自取不达。以申佛之意也。

佛告阿难勿起退意所以者何我说汝于声闻中为最多闻非谓菩萨且止阿难其有智者不应限度诸菩萨也一切海渊尚可测量菩萨禅定智慧总持辩才一切功德不可量也。

　　肇曰。物有于上不足于下有余。不可以下有余而量于上也。

阿难汝等舍置菩萨所行是维摩诘一时所现神通之力一切声闻辟支佛于百千劫尽力变化所不能。

　　肇曰。一时即向来所现一时若此。况尽其事。

尔时众香世界菩萨来者合掌白佛言世尊我等初见此土生下劣想今自悔责。

　　什曰。虽奉圣旨。及见不净劣想自发。由忆念佛教起想微耳。既了平等。诚心自悔也。肇曰。初见秽土生下劣想。谓诸佛菩萨亦有升降。闻此佛事乃自悔责也。

舍离是心所以者何诸佛方便不可思议为度众生故随其所应现佛国异唯然世尊愿赐少法还于彼土当念如来。

　　什曰。彼亦不必专以香为佛事。故请言教法也。亦将欲遍至十方化不净国。故请杂法也。亦以远游异刹。不宜虚反又以彼诸菩萨。必问其上要。故禀异闻也。亦欲令彼菩萨知恩故请。云何令知恩。彼诸菩萨处清净国。但食香饭自入律行。常乐则亡其乐。亡其乐则亡其所由。所由者佛。而彼昧之。是不知恩也。若闻下二门苦而后得乃悟自然得者因妙而功深也。肇曰。既知佛事之难议。故欲请法而反土。将宣扬如来不思议道。令本国众生念佛功德也。生曰。请还彼土法也。

佛告诸菩萨有尽无尽无阂法门。

　　什曰。尽有二种。一无为尽二有为尽。有为尽。无常迁灭尽也。无为尽。智慧断令灭尽也。今言尽门。是有为无常尽也。言无阂于二事不阂也。不尽功德有为。无凡夫阂也。不住无为无二乘阂也。

汝等当学。

　　生曰。欲还彼土。迹在舍此之彼。是自济之怀。于菩萨为缚矣。若解脱之者。是其法也。

何谓为尽谓有为法。

　　生曰。有为是无常尽灭之法也。

何谓无尽谓无为法。

　　肇曰。有为法有三相故有尽。无为法无三相故无尽。生曰。无为则不尽矣。

如菩萨者不尽有为。

　　什曰。谓一切善。是有为功德也。一切有为悉是大累。可以遣累故有宜存。譬如无量怨贼在彼大城。城中有人来降。因是人得破怨贼。故虽是贼亦应供养之。

不住无为。

　　肇曰。有为虽伪。舍之则大业不成。无为虽实。住之则慧心不明。是以菩萨不尽有为。故德无不就。不住无为。故道无不覆。至能出生入死遇物斯乘。在净而净不以为欣。处秽而秽不以为戚。应彼而

动于我无为。此诸佛平等不思议之道也。夫不思议道。必出乎尽不尽门。彼菩萨闻佛事平等不可思议。所以请法。故佛开此二门。示其不思议无阂之道也。生曰。此土有苦是有为也。彼土无苦是无为也。若缚在欲尽有为住无为者。盖是此土患苦之情。非彼土然也。然则寄还彼土。以明法实得祛此缚矣。

何谓不尽有为谓不离大慈不舍大悲。

　　什曰。慈悲佛道根本也。声闻无此故。尽有住无也。欲不尽有为成就佛道。要由慈悲。故先说也。肇曰。慈悲乃入有之基。树德之本。故发言有之。生曰。菩萨之行凡有二业。功德也智慧也。功德在始智慧居终。不尽有为义在前。故功德不尽之也。住无为义在后。故智慧不住之也。不尽有为。是求理不舍生死之怀。以慈悲为本。故始明之焉。

深发一切智心而不忽忘。

　　什曰。志求佛道。其心深固。譬如种树根深难拔。故历劫愈明。不暂失也。肇曰。发心不忘。是众行之中心者也。

教化众生终不厌倦。

别本云。心不厌倦。什曰。恼之者众鲜能无厌。以大悲为本。故涉苦弥勤。虽魔怨逼试。心不生倦。

于四摄法常念顺行护持正法不惜躯命种诸善根。

　　什曰。谓坚固善心深不可动。乃名根也。如有一人到舍利弗处求出家。舍利弗观其宿命。八万大劫不种善根。弃而不度。往五百弟子所。尽皆不受。于是到祇洹门下。悲泣懊恼。佛从外还见而问之。其人具以事答。佛即种种责舍利弗。汝智慧不深不见人根妄轻贱人耶。佛即受其人。赞言善来比丘须发自落。法衣着身便成沙门。佛为说法即得阿罗汉。舍利弗问佛。此人何时种泥洹善根。佛言乃往昔过去无央数劫有佛名人可。时有一人。入林取薪虎从林出欲食其人。其人上树虎在树下。其人极大恐怖。时佛从空中飞过。其人见已称南无佛。心生信乐极厌生死。深心誓愿愿离此苦。因此善根今得解脱。时舍利弗。向佛悔过举身投地深自悲叹。佛言。譬如石中有金。愚人不知弃而不取。金师见之知其中有金。即以两囊鼓而出之。众生无明石中有智慧金。今汝智慧不深故弃而弗度。如来深见根本。以禅定智慧囊鼓而出之也。

无有疲厌。

　　肇曰。慈悲为根发心为心。然后顺四摄化众生。护正法种善根。以此众德茂其枝条。道树日滋不尽有为也。下诸行愿枝条之流。及其日滋日茂以成不尽义。耳度舍慈悲道树不建。众德损耗自隐涅槃。谓尽有为法也。

志常安住方便回向。

　　什曰。万善无常随意所成。故须方便回向佛道。如瓶沙王被系在狱。狱孔中遥见佛于山上往来。心大欢喜应生兜率天。在中闻毗沙门天王食香。以饿死故心甚乐着。我今当往生彼食处。即时于毗沙门楼上化生。小既回向大亦宜然。肇曰。方便回向进善之要行。故常安住焉。

求法不懈。

　　什曰。求法不勤。果报未应。则生邪见。谓无所得。是故行者。求法不懈怠也。

说法无吝。

　　什曰。梵本云无师倦。外道师为弟子说法。法之要者则握而不与。菩萨则尽其所怀。故言无师倦也。

勤供诸佛故入生死而无所畏。

　　肇曰。不以结生。曷为而畏。

于诸荣辱心无忧喜不轻未学敬学如佛。

　　肇曰。未学当学。所以不轻。已学当成。故敬如佛。

堕烦恼者令发正念。

　　什曰。念邪则生累。念正则累消。故化令正忆念。

于远离乐不以为贵。

　　什曰。出家离欲及禅定智慧。离诸妄想。悉名远离乐。假以求道非所贵也。肇曰。独善之道何足贵乎。

不着己乐庆于彼乐。

别本云。不着己乐。庆于他乐。什曰。凡夫见他乐则生嫉。他苦则心安。自乐则生着自苦则心动。菩萨则不然。见他乐不嫉其心随喜。他苦心动欲令解脱。自乐不着自苦心安。

在诸禅定如地狱想。

　　什曰。禅定有三种。一大乘二小乘三凡夫。凡夫禅生高慢我心。小乘禅独善求证能烧众善坏无上道根。于菩萨则为恶趣。故视之如地狱也。肇曰。禅定虽乐。安之则大道不成。菩萨不乐故。想之如地狱也。

于生死中如园观想。

　　什曰。意存兼济故乐游无畏。肇曰。生死虽苦大道之所因。菩萨好游故。想如园观也。

见来求者为善师想。

　　什曰。本无施意。因彼来求发我施心。则于我为师。故起师想。如月氏王出行游观。有数千乞人。在路侧举手唱声各请所须。王问大臣。此是何人何所陈说。臣答言。乞人也。王智慧利根即解其意。语大臣曰。彼等我大师。非乞人也。汝不解其言耳。彼所须者。为我说法非为乞也。彼言我等前世亦作国王。不修布施故受斯报。王今不施后亦当尔。以此故当知是我大师也。肇曰。乞者虽欲自益而实益我。故想为善师也。

舍诸所有具一切智想。

　　什曰。舍诸所有。谓身命及国城妻子悉能弃舍。给施众生。给众生时。了知此施必能具足一切智。明见因果施而无悔也。肇曰。凡所施与妙期有在。又审因果之不虚也。

见毁戒人起救护想。

　　肇曰。戒为人护。毁戒则无护。菩萨自己有护。故欲护无护者也。

诸波罗蜜为父母想。

　　什曰。取其能生法身也。亦云子有所须。则咨之父母。菩萨所须。则求之六度。取其饶益比之父母也。肇曰。余四度行转深。法身之所由生。故想为父母也。

道品之法为眷属想。

什曰。助成圣道。令其尊胜。犹人有眷属益其贵也。肇曰。助成我者。三十七道品。犹人有眷属相助成者也。

发行善根无有齐限。

什曰。上说始种善根。今明修习增进。修习增进名为行。万善斯行无所齐限。亦云不以劫数为限也。肇曰。上云种善根。此云无齐限。转增广也。

以诸净国严饰之事成己佛土。

什曰。取彼净国相。然后修行称之故致净国。与彼无异。是名以彼成己也。肇曰。为好饰者。净土。不得不尽净土之美。

行无限施具足相好。

肇曰。开四门恣求者所取。无碍大施法也。此施相好之所因。别本云。行无阂施。什曰。或施心足而财少。或财足施心少。二事不具。则不能应无方之求。今二事兼具故。能无所齐限。恣物所求焉。

除一切恶。净身口意。

什曰。身口意净故众恶悉除。因净则果妙相妙之所以具也。肇曰。此明当大施时。诸恶悉除三业悉净。故致净相之报也。

生死无数劫意而有勇。

什曰。勇明其有力。上说意净。此说有力净而有力。故大愿果成也。肇曰。生死长久苦毒无量。自非智勇孰能处之。

闻佛无量德志而不倦。

肇曰。不以佛难及。倦而不修矣。

以智慧剑破烦恼贼。

肇曰。烦恼之寇密固难遣。自非慧剑。无以断除。

出阴界入。

什曰。烦恼既尽则随法化生。法化之身超出阴界入也。

荷负众生。

　　什曰。必令究竟不中弃也。

永使解脱。

　　肇曰。法身超三界。阴界入所不摄。故言出。若受阴界入身处情尘之内。则自同羁琐安能济彼。

以大精进摧伏魔军。

　　什曰。魔天魔也。肇曰。魔兵强盛。非怠者所能制也。

常求无念实相智慧。

　　什曰。无取相念也。凡夫行有念智慧。则高慢益甚。是故菩萨求无念智也。肇曰。真智无缘故无念为名。俗智有缘故念想以生。

行少欲知足而不舍世法。

　　肇曰。不以无欲。而舍世法自异。

不坏威仪。

　　什曰。和而不同。

而能随俗。

　　肇曰。同俗俯仰不失道仪。天下皆谓我同己。而我独异人。

起神通慧引导众生。

　　肇曰。见形不及道者。非通变无以导焉。

得念。

　　肇曰。正念。

总持。

　　什曰。以念持念。持能持法。故既言念又言持。亦云众念增长。则成持也。

所闻不忘。

　　肇曰。由上二种持也。

善别诸根断众生疑。

　　肇曰。慧也。

以乐说辩演说无阂。

　　肇曰。乐说辩四辩之一也。上云念定持辩。此云念持慧辩。定慧互有其用。迭在四门者也。

净十善道受天人福。

　　什曰。以不堪受道故为说法也。肇曰。不为福报修善。名为善净。然为物受报。报在欲界人天也。

修四无量开梵天道。

别本云。四无量令生梵天。什曰。欲使作梵天请转法轮。处尊别物也。亦菩萨自行。自生梵天也。

劝请说法随喜赞善。

　　肇曰。修四等即开梵道也。现为梵王请佛说法。随喜赞善以弘正教。如尸弃之流也。

得佛音声。

　　什曰。是赞善报也。肇曰。经云有八种音。亦云有六十种音。密迹云。佛不思议音。应物无量也。

身口意善。

　　肇曰。如来三不护法也。

得佛威仪。

　　肇曰。凡所举动。一则如来音声。三不护威仪。皆佛事也。菩萨虽未全具。然豫入其境故言得也。

深修善法所行转胜。

肇曰。善法谁不修。贵在深胜也。

以大乘教成菩萨僧。

肇曰。僧徒虽众。所贵大乘。

心无放逸不失众善本。

肇曰。放逸乃众恶之门。丧道之根。心无放逸则无善不集。善法无量。故略言本也。

行如此法是名菩萨不尽有为。

肇曰。修如上法自行化彼。功德日茂不尽有为也夫善有为法变坏物耳。废舍不修则日耗日尽矣。

何谓菩萨不住无为谓修学空不以空为证。

肇曰。自此下皆无为观行也。观无为必睹恬怕之乐。而能不证涅槃永处生死。名不住无为也。空无相无作。三乘共行。而造观不同。二乘空观唯在无我。大乘空观无法不在。以无法不在故空法亦空。空法既空故能不证空。

修学无相无作不以无相无作为证。

肇曰。二乘无相唯在尽谛。大乘无相在一切法。二乘无作不造生死。大乘无作万法不造也。

修学无起不以无起为证。

肇曰。诸法缘会而有。缘散而无。何法先有待缘而起乎。此空观之别门也。

观于无常而不厌善本。

什曰。无常则无法不灭。灭而不断故。故修善不厌。亦观无常是泥洹道。泥洹道则背善本。今不住无为故不厌有也。

观世间苦而不恶生死观于无我而诲人不倦。

什曰。无我则众生空。空而非无。故诲人不倦也。

观于寂灭而不永寂灭。

肇曰。二乘以无常为无常。故厌有为善法。以苦为苦故恶生死苦。以无我为无我。故怠于诲人。以寂为寂故欲永寂。菩萨不以无常为无常。故能不厌善本。不以苦为苦。故不恶生死。不以无我为无我。故诲人不倦。不以寂为寂。故不永寂也。

观于远离而身心修善。

什曰。远离有三。一离人众五欲。二离烦恼。三诸法性空远离。今观性空远离。而不厌善也。肇曰。远离无为之别称耳。虽见无为远离之要。而身心不离有为善也。

观无所归而归趣善法。

肇曰。诸法始无所来。终无所归。虽知无归。而常归善法也。

观于无生而以生法荷负一切。

肇曰。虽见无生。而处生荷彼也。

观于无漏而不断诸漏。

肇曰。凡诸无漏与无为同。体自无相皆无为行也。虽见无漏。而与彼同漏。同漏有二。有为入生死。实未断漏者。有已尽漏而现不断者。

观无所行。而以行法教化众生。

肇曰。法性无业何所修行。虽知无行而教必以行者也。

观于空无而不舍大悲。

肇曰。诸法之相唯空唯无。然不以空无舍于大悲也。

观正法位。

什曰。谓无生灭。取证法也。

而不随小乘。

肇曰。正法位者。观无为取证之地也。

观诸法虚妄无牢无人无主无相本愿未满而不虚福德禅定智慧。

肇曰。诸法因缘所成。虚假无本。以何为实以何为主。虽知如此然本愿未满。不以功德定慧虚假而弗修也。生曰。不住无为。是穷理将入生死之怀。以满愿为极。故终明之焉。

修如此法是名菩萨不住无为。

肇曰。备修上法。则不证无为。证谓观无为自证道成。自证道成即住无为也。

又具福德故不住无为。

肇曰。上直明菩萨不尽有为。不住无为。未释所以不尽所以不住。夫大士之行行各有以。妙期有在。故复对而明之。夫德之积也。必涉有津。若住无为。则功德不具也。

具智慧故不尽有为。

什曰。上一门中现一义。今明一门中兼具二义。若不住无则不尽有。不尽有则不住无也。肇曰。智之明也必由广博。若废舍有为则智慧不具。生曰。总翻前也。所以欲住无为者贪其乐耳。福德既具便自常乐复何贪哉。所以欲尽有为者恶其苦耳。智慧苟备已自无苦。有何恶哉。

大慈悲故不住无为。

肇曰。慈悲入生死。岂住无为之所能者也。

满本愿故不尽有为。

肇曰。满愿由积德。岂舍有为之所能。生曰。别翻前也。以慈悲为怀者。不得贪己乐也。欲满本愿者。不得计己苦也。此取功德前句智慧后句。略举二端为备也矣。

集法药故不住无为。

肇曰。采良药必在山险。非华堂之所出。集法药必在险有。非无为之法所出焉。

随授药故不尽有为。

肇曰。废舍有为则与群生隔绝。何能随而授药。生曰。翻前则是反入生死。必能救众人。故有下四句也。集法药者。使备有诸法理

也。为功德意矣。随授药者知其所主随病授也。为智慧意矣。

知众生病故不住无为。

肇曰。习知众生病。必知病所尽岂无为之所能乎。生曰。解其病相。功德意也。

灭众生病故不尽有为。

肇曰。灭众生病必造有治。岂尽有为之所能。生曰。达病所应。智慧意也。

诸正士菩萨以修此法不尽有为不住无为。

肇曰。二法虽异而行必相因。故对而辩之。明行名有以造用不同也。

是名尽无尽无阂法门汝等当学。

肇曰。不尽有为。故无阂德之累。不住无为故无独善之阂。此二无阂门。是菩萨弘道之要路。佛事无方之所由。劝彼令学示其佛事不思议道。令必审诸佛无若干也。

尔时彼诸菩萨闻说是法皆大欢喜以众妙华若干种色若干种香散遍三千大千世界供养于佛及此经法并诸菩萨已稽首佛足叹未曾有言释迦牟尼佛乃能于此善行方便言已忽然不现还到彼国。

见阿閦佛品第十二

尔时世尊问维摩诘汝欲见如来为以何等观如来乎。

什曰。若自有慧眼。则能玄照不待观形。若无慧眼。则对形而隔。故问其所以。何等观如来。复次观佛有三种。一观形二观法身三观性空。问言汝三观中作何等观耶。下尽以性空答。此章悉用中百观破相义。明如来性空。更无异义。故不疏问耳。肇曰。向命文殊共来见佛。虽复举目顺俗而致观不同。如来逆睹其情将显其来观之旨。以明佛事不可思议。故知而问也。生曰。维摩诘向命诸菩萨。共来见佛。迹在人相佛焉。然见佛者。非谓形接得见便为见也。是以问之以明见焉。

维摩诘言如自观身实相观佛亦然。

肇曰。佛者何也。盖穷理尽性大觉之称也。其道虚玄固以妙绝常境。心不可以智知形不以像测。同万物之为。而居不为之域。处言数之内。而止无言之乡。非有而不可为无。非无而不可为有。寂寞虚旷物莫能测。不知所以名。故强谓之觉其为至也。亦以极矣。何则夫同于得者得亦得之。同于失者失亦得之。是以则真者同真。伪者同伪。如来灵照冥谐一彼实相。实相之相即如来相。故经曰。见实相法为见佛也。净名自观身实相。以为观如来相。义存于是。生曰。若谓己与佛接为得见者。则己与佛异相去远矣。岂得见乎。若能如自观身实相。观佛亦然。不复相异。以无乖为得见者也。

我观如来前际不来后际不去今则不住。

生曰。若以见佛为见者。此理本无。佛又不见也。不见有佛乃为见佛耳。见佛者见此人为佛从未来至现在从现在入过去。故推不见三世有佛也。过去若有便应更来。然其不来明知佛不在过去矣。未来若有便应即去。然其不去明知佛不在未来矣。现在若有便应有住。然其不住明知佛不在现在矣。

不观色不观色如不观色性不观受想行识不观识如不观识性。

肇曰。法身超绝三界。非阴界入所摄。故不可以生住去来而睹。不可以五阴如性而观也。生曰。向云不见佛者。或是已不能见非无佛也。故复推无佛可见以尽之焉。人佛者五阴合成耳。若有便应色即是佛。若色不即是佛。便应色外有佛也。色外有佛又有三种。佛在色中色在佛中色属佛也。若色即是佛。不应待四也。若色外有佛。不应待色也。若色中有佛佛无常矣。若佛中有色佛有分矣。若色属佛色不可变矣。色者色之事也。如者色不异也。性者无本为色也。既言其事。事或可改。故言如也。虽曰不改本或不然。故言性也。然则要备三义。然后成色义也。是以如性五事亦不得而殊也。至识皆同之焉。既无所见乃为见实也。以实见为佛。见实所以见佛也。

非四大起同于虚空。

肇曰。法身如空。非四大所起造也。生曰。向虽推无人相佛。正可表无实人佛耳。未足以明所以。佛者竟无人佛也。若有人佛者。便应从四大起而有也。夫从四大起而有者。是生死人也。佛不然矣。于应为有佛常无也。

六入无积。

生曰。夫有人佛者。要从六入积而或出也。既无有积。夫有人佛

乎。五是四大所造。故就六以明之焉。

眼耳鼻舌身心已过。

　　肇曰。法身过六情。故外入无所积。生曰。上言六入无积故无人佛者。正可无后世人佛耳。未足以明今亦无也。故复即六入云已过也。六入已过者无积为甚久矣。

不在三界。

　　生曰。上言六入已过。容正在有六处。过或不及无六入处也。故复云不在三界矣。

三垢已离。

　　肇曰。既越三界。安得三界之垢。生曰。三垢已离故不在三界也。以无三为不在三矣。

顺三脱门。

　　生曰。顺三脱门。故离三垢也。以三离三也。

三明与无明等。

　　肇曰。法身无相体顺三脱。虽有三明而不异无明也。生曰。顺三脱门则等明无明也。三脱门既三而明。故复就三明言之也。

不一相不异相。

　　肇曰。无像不像故不可为一。像而不像故不可为异。生曰。等者两共等也。两共等者不一不异也。

不自相不他相。

　　肇曰。不自而同自。故自而不自不他而同他。故他而不他无相之身。岂可以一异自他。而观其体耶。生曰。有自有他则异矣。

非无相非取相。

　　肇曰。既非无物之相。又非可取之相。生曰。若无相为一矣。又不可取无一异相也。

不此岸不彼岸不中流。

生曰。顺三脱门则到彼岸矣。若有到则不到也。无到不到然后为到耳。此岸者生死也。彼岸者涅槃也。中流者结使也。

而化众生。

肇曰。欲言此岸寂同涅槃。欲言彼岸生死是安。又非中流而教化众生。此盖道之极也。此岸生死。彼岸涅槃。中流贤圣也。生曰。夫化众生使其断结离生死至泥洹耳。而向言无三。似若不复化之。故云尔也。然则三不无矣。

观于寂灭而不永灭。

肇曰。观于寂灭。观即寂灭。灭而不灭岂可形名。生曰。既云化众生。复似见有众生。故言观寂灭也。观寂灭者。非永灭之谓也。

不此不彼。

生曰。若化众生。似复在此在彼也。在此在彼者应化之迹耳。非实尔也。

不以此不以彼。

肇曰。不此而同此。故此而不此不彼而同彼。故彼而不彼。岂复以此而同此以彼而同彼乎。此明圣心无有以而同也。生曰。虽云不在此不在彼。或复可以此彼之迹化之矣。此彼是众生所取。非佛以也。

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识识。

肇曰。夫智识之生。生于相内。法身无相故。非智识之所及。生曰。既不在此彼。又不以此彼。岂可以智知识识言其尔哉。

无晦无明。

肇曰。明越三光。谁谓之闇。闇踰冥室。谁谓之明。然则在闇而闇在明而明。能闇能明者。岂明闇之所能。故曰无闇无明也。生曰。明不在迹为晦矣然理不得在耳非为晦也迹反有明为明矣。然是彼取得可非为之明也。

无名无相。

肇曰。不可以名名。不可以相相。生曰。迹中有名。佛无名矣。相为可名之貌也。

无强无弱。

　　肇曰。至柔无逆谁谓之强。刚无不伏谁谓之弱。生曰。运动天地非为强也。应尽无常亦非弱也。

非净非秽。

　　肇曰。在净而净谁谓之秽。在秽而秽谁谓之净。然则为强弱净秽者。果非强弱净秽之所为也。生曰。相好严身非其净也。金枪马麦亦非秽也。

不在方不离方。

　　肇曰。法身无在而无不在。无在故不在方。无不在故不离方。生曰。东感则东西感则西岂在方哉。然是佛之应。复不得言方非佛也。故言不在不离也。

非有为非无为。

　　肇曰。欲言有耶。无相无名。欲言无耶。备应万形。生曰。若有则有为若无则无为。而佛既无此有。又不无有。何所是有为无为哉。

无示无说。

　　肇曰。非六情所及。岂可说以示人。生曰。应见者示应闻者说也。佛本无示无说耳。

不施不悭不戒不犯不忍不恚不进不怠不定不乱不智不愚。

　　生曰。以六度为体。故能有如向之应耳。而度有度者。则不度也。无度不度。然后度耳。

不诚不欺。

　　肇曰。不可以善善。不可以恶恶。生曰。六度以诚实为道也。而诚有诚者则。不诚矣。无诚不诚。然后诚耳。

不来不去。

　　生曰。既度既诚便应有感为来。感尽则去也。若有此来去者。复不能来去也。

不出不入。

肇曰。寂尔而往泊尔而来。出幽入冥。孰识其动。生曰。来为出。去为入也。

一切言语道断。

肇曰。体绝言径。生曰。稍结之也。言以六度无相为佛。岂可得以言语相说之乎。

非福田非不福田。

生曰。以无相为佛故。能使人供养得福为福田矣。若使是者则有相乎。

非应供养非不应供养。

肇曰。无相之体莫睹其畔。孰知田与非田应与不应乎。生曰福田则应供养。非福田则不应供养也。

非取非舍。

肇曰。取之则失真。舍之则乖道。生曰。福田故应取。非福田故应舍矣。

非有相非无相。

肇曰。寂寞无形非有相也。相三十二非无相也。生曰。若是福田为福德人也。福德之人则有相禄矣。

同真际等法性。

生曰。无相便是之矣。谓佛为异故言同等。

不可称不可量过诸称量。

肇曰。无相之体。同真际。等法性。言所不能及。意所不能思。越图度之境。过称量之域。生曰。既同真际等法性。岂可以意而量之哉。过诸称量者。言非所及之谓也。

非大非小。

肇曰。大包天地不可为小。细入无间不可为大。能大能小者。其唯无大小乎。生曰。言小则大包天地。言大则细入无间。

非见。

肇曰。非色故非见也。

非闻。

肇曰。非声故非闻也。

非觉。

肇曰。非香味触故。非三情所觉也。

非知。

肇曰。非法故非意所知也。生曰。非徒不可见闻觉知。亦无可作见闻觉知者矣。

离众结缚。

肇曰。无漏之体绝结缚。生曰。既无见闻觉知。于何生结缚哉。

等诸智同众生。

生曰。岂复容智出于群智。自异于众生哉。

于诸法无分别。

肇曰。等实相之智。同众生之性。浑然无际岂与法有别乎。生曰。于一切法。都无复分别情也。

一切无得无失无浊无恼。

肇曰。无得故无失。无清故无浊。事外之体何可恼哉。生曰。有失为浊。既浊成恼也。自此以下明佛无相理中无之也。

无作无起。

生曰。有浊有恼。便是作起后身。

无生无灭。

肇曰。法身无为。绝于施造。孰能作之。令起生之使灭乎。生曰。既作起后身。则有生灭者矣。

无畏无忧无喜无厌。

　　生曰。若有生灭是可畏法也。便欣生而忧灭矣。忧欣无已故可厌也。

无已有无当有无今有。

　　肇曰。法身无寄绝三世之有。三灾不能为其患。始终无以化其体。恬淡寂泊无为无数岂容忧畏喜厌于其间哉。生曰。既无忧欣。不复受诸有也。

不可以一切言说分别显示。

　　生曰。都结之也。

世尊如来身为若此作如是观。

　　肇曰。穷言尽智莫能显示。来观之旨为若是者也。

以斯观者名为正观若他观者名为邪观尔时舍利弗问维摩诘汝于何没而来生此。

　　什曰。见其神德奇绝。来处必尊。故问其所从也。维摩恐人存没生。故下反问以明无没生。亦云或有谓维摩生分未尽。故问其没生。下答不尽善不长恶。明生分尽也。不直答者。一欲屈声闻。二不欲自显所从之美也。肇曰。上云如自观身实相。实相无生。而今现有生。将成其自观之义。故以没生问之也。

维摩诘言汝所得法有没生乎。

　　肇曰。逆问其所得。以证无没生也。所得法即无为无相法也。三乘皆以无相得果也。

舍利弗言无没生也若诸法无没生相云何问言汝于何没而来生此。

　　肇曰。以己所得。可知法相。复问奚为。

于意云何譬如幻师幻作男女宁没生耶舍利弗言无没生也汝岂不闻佛说诸法如幻相乎答曰如是若一切法如幻相者云何问言汝于何没而来生此。

　　肇曰。生犹化存死犹化往。物无不尔。独问何为。

舍利弗没者为虚诳法坏败之相生者为虚诳法相续之相。

　　肇曰。先定没生之相也。生曰。是生死之理。而不实也。

菩萨虽没不尽善本虽生不长诸恶。

　　什曰。凡夫死时起恶灭善。既生则众恶增长。菩萨则不然。复次凡夫善本尽故。命终长颠倒恶心。然后受生。菩萨则不然。法化清净。随意所之故无此一患。无此一患则虽迹有去来。而非没生之谓也。上先以性空。明无没生。今以法化自在。明无没生。求之二门。则没生无寄。而问没生失之远矣。肇曰。善恶者皆是虚诳相续之相。败坏法耳。然凡夫生则长恶。没则尽善。菩萨生则长善。没则尽恶。没生虽同长尽不一。然俱是虚诳败坏之相。何异幻化耶。生曰。生死尚不实。不应致问。况都无之耶。生死没者。福德尽故也。生者必长诸恶也。

是时佛告舍利弗有国名妙喜佛号无动是维摩诘于彼国没而来生此。

　　肇曰。上答无生此出生处。应物而唱未始无益。

舍利弗言未曾有也世尊是人乃能舍清净土而来乐此多怒害处。

　　肇曰。此土方于余国。怒害最多。

维摩诘语舍利弗于意云何日光出时与冥合乎答曰不也日光出时则无众冥维摩诘言夫日何故行阎浮提答曰欲以明照为之除冥维摩诘言菩萨如是虽生不净佛土为化众生不与愚闇而共合也但灭众生烦恼闇耳是时大众渴仰欲见妙喜世界无动如来及其菩萨声闻之众佛知一切众会所念告维摩诘言善男子为此众会现妙喜国无动如来及诸菩萨声闻之众众皆欲见。

　　什曰。为下欲修净国及往生者。现其刹也。不遥现而接来者。将显维摩神力故也。即事则情悦而悟深故。举令现此事耳。肇曰。既睹大众渴仰之情。将显净名不思议德。故告令现本国。

于是维摩诘心念吾当不起于座接妙喜国铁围山川溪谷江河大海泉源须弥诸山及日月星宿天龙鬼神梵天等宫并诸菩萨声闻之众城邑聚落男女大小乃至无动如来。

　　肇曰。屈尊为难。故言乃至。

及菩提树诸妙莲华能于十方作佛事者。

什曰。华上或现化佛。或放光明。及说法种种变现。发悟众生也。肇曰。彼菩提树。及妙莲华皆能放光明。于十方作佛事。及华上化佛菩萨。亦于十方作佛事。皆通取来也。

三道宝阶从阎浮提至忉利天以此宝阶诸天来下悉为礼敬无动如来听受经法。

肇曰。欲天报通。足能凌虚然彼土以宝阶严饰为游戏之路。故同以往反也。

阎浮提人亦登其阶上升忉利见彼诸天。

肇曰。严净之土福庆所集。人天之报相殊。未几。故同路往反有交游之欢娱也。

妙喜世界成就如是无量功德上至阿迦腻吒天下至水际以右手断取如陶家轮。

什曰。梵本云如断泥。今言如陶家轮。明就中央断取如陶家轮。下不着地。四边相绝也。

入此世界犹持华鬘示一切众作是念已入于三昧现神通力。

肇曰。重为轻根。静为躁君。非三昧之力。无以运神足之勋。

以其右手断取妙喜世界。

什曰。断取明不尽来。

置于此土彼得神通菩萨及声闻众并余天人俱发声言唯然世尊谁取我去愿见救护。

肇曰。大通菩萨逆见变瑞。为众而问其余天人未了。而问。恐畏未尽。故求救护。

无动佛言非我所为是维摩诘神力所作其余未得神通者不觉不知己之所往妙喜世界虽入此土而不增减于是世界亦不迫隘如本无异尔时释迦牟尼佛告诸大众汝等且观妙喜世界无动如来其国严饰菩萨行净弟子清白皆曰唯然已见佛言若菩萨欲得如是清净佛土当学无动如来所行之道。

肇曰。登高必由其本。求果必寻其因。

现此妙喜国时娑婆世界十四那由他人。

　　肇曰。十万为一那由他也。

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皆愿生于妙喜佛土释迦牟尼佛即记之曰当生彼国时妙喜世界于此国土所应饶益其事讫已还复本处举众皆见佛告舍利弗汝见此妙喜世界及无动佛不。

　　肇曰。将因舍利弗明圣集难遇经道难闻。故别问汝见不。

唯然已见世尊愿使一切众生得清净土如无动佛获神通力如维摩诘。

　　肇曰。因其所见而生愿也。

世尊我等快得善利得见是人亲近供养。

　　肇曰。自庆之辞。

其诸众生若今现在若佛灭后闻此经者亦得善利况复闻已信解受持读诵解说如法修行若有手得是经典者便为已得法宝之藏。

　　肇曰。手得经卷。虽未诵持。如人已得宝藏未得用耳。上直以闻通况。今别结其德品其升降也。

若有读诵解释其义。如说修行。则为诸佛之所护念。

　　肇曰。行应于内。护念于外理会冥感。自然之数耳。

其有供养如是人者。当知则为供养于佛。

　　肇曰。是人即佛所护念人。

其有书持此经卷者。当知其室则有如来。

　　肇曰。随所止之室。书持此经。当知其室即有如来。书持重于手得也。

若闻是经。能随喜者。斯人则为取一切智。

　　肇曰。若闻是经。能随义而喜者。斯人会得一切智故言取。

若能信解此经乃至一四句偈为他说者当知此人即是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

肇曰。明一四句为他人说。其福多于随喜。故言即是受记。前言取者。以会归为言耳。未及记耳。

## 维摩诘所说经卷第十

### 法供养品第十三

尔时释提桓因于大众中白佛言世尊我虽从佛及文殊师利闻百千经未曾闻此不可思议自在神通决定实相经典。

什曰。维摩诘接妙喜世界来入此境。及上来不思议事。皆昔来所见。未有若此之奇也。放光等所明实相。广散难寻。此经略叙众经要义。明简易了故叹未曾有也。亦云会我为妙。故叹未曾有也。肇曰。说经将讫舍利弗已庆美于上。帝释复欣其所遇。而致叹也。此经言虽简约而义包群典。坐不踰日而备睹通变。大乘微远之言。神通感应之力。一时所遇理无不尽。又以会我为妙。故叹未曾有也。

如我解佛所说义趣若有众生闻是经法信解受持读诵之者。必得是法不疑。

什曰。若累深信薄者。经涉生死究竟必得。若善积而悟深者随愿辄成之。久近不以劫数为限也。

何况如说修行。

肇曰。是法即上不可思议自在神通决定实相法也。如我解佛义深远难遇。若闻能诵持者必得不疑。况如说修行者。斯人之德自列于下也。

斯人则为闭众恶趣。

肇曰。八难众趣。

开诸善门。

肇曰。人天涅槃门也。

常为诸佛之所护念降伏外学摧灭魔怨。

肇曰。四魔怨也。

修治菩提。

什曰。梵本菩提下有道字。道即趣菩提道也。

安处道场。

肇曰。在道场成佛道名菩提。今虽未成。便为修治佛道安置道场中。

履践如来所行之迹。

肇曰。如说修行则同佛行。

世尊若有受持读诵如说修行者我当与诸眷属供养给事所在聚落城邑山林旷野有是经处我亦与诸眷属听受法故共到其所其未信者当令生信其已信者当为作护。

肇曰。天帝欣其所遇故致未曾之叹。兼欲护养以弘其道矣。

佛言善哉善哉天帝如汝所说吾助尔喜此经广说过去未来现在诸佛不可思议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什曰。梵本此菩提下有法字也。生曰。经说佛慧则慧在经矣。经苟有慧。则是佛之法身矣。

是故天帝若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读诵供养是经者则为供养去来今佛。

肇曰。善其护持之意也。三世菩提不思议道。皆陈在此经。若受持护养则为供养三世诸佛。故助汝喜。生曰。夫以衣食供养者存其四体而长之也。若受持读诵此经。既全其理。又使日增于佛法身。不亦有供养义乎。

天帝正使三千大千世界如来满中譬如甘蔗竹苇稻麻丛林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或一劫或减一劫恭敬尊重赞叹供养奉诸所安至诸佛灭后以一一全身舍利起七宝塔纵广一四天下高至梵天表刹庄严以一切华香璎珞幢幡伎乐微妙第一若一劫若减一劫而供养之于天帝意云何其人植福宁为多不释提桓因言多矣世尊彼之福德若以百千亿劫说不能尽佛告天帝当知是善男子善女人闻是不可思议解脱经典信解受持读诵修行福多于彼。

肇曰。供养之福。以方慧解般若。诸经类有成挍。生曰。衣食供养本以施功致福。非求理之法。据此正可生人天之中。终不得成佛也。供养法身者。以佛所体为怀。至于大悟智慧。而以相比。岂可同年而语其优劣哉。

所以者何诸佛菩提皆从是生。

生曰。体此经理。终成菩提。故从中生。

菩提之相不可限量。

生曰。菩提无相。不可以意限量之矣。

以是因缘福不可量。

肇曰。高木必起重壤。瑾瑜必生荆岫。所以无量之果必由无量之因。诸佛菩提皆从习此经而生。菩提之道以无相为相。无相之相不可限量。因是生福福何可量也。生曰。以无相为受持之福。福无尽者也。

佛告天帝过去无量阿僧祇劫时世有佛号曰药王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世界曰大庄严佛寿二十小劫其声闻僧三十六亿那由他菩萨僧有十二亿天帝是时有转轮圣王名曰宝盖七宝具足王四天下王有千子端正勇健能伏怨敌尔时宝盖与其眷属供养药王如来施诸所安至满五劫过五劫已告其千子汝等亦当如我以深心供养于佛于是千子受父王命供养药王如来复满五劫一切施安。

肇曰。上以财供养受持即法供养也。如来将成法供养义。故引成事以为证焉。

其王一子名曰月盖独坐思惟宁有供养殊过此者。

什曰。冀或有大德诸天殊特供养。若有过此慕欲及之。云虽尽己所珍。不能上悦圣心。冀所珍之外有以畅其诚心。故发斯念更惟胜供也。肇曰。极世肴珍。无以摅其至到之情。冀所珍之外别有妙养以畅其诚心。又宿缘将会故生斯念也。生曰。引过去以验供养法身为胜也。

以佛神力空中有天曰善男子法之供养胜诸供养。

什曰。若财供养则于佛无用。于众生无益故非所欣也。如来积劫本为众生。若奉顺经典如说修行。则称悦圣心乃真供养也。肇曰。药王如来知其将化。故变为空神而告之。生曰。法供养者行法即为供养也。

即问何谓法之供养天曰汝可往问药王如来当广为汝说法之供养即时月盖王子行诣药王如来稽首佛足却住一面白佛言世尊诸供养中法供养胜

云何名为法供养佛言善男子法供养者诸佛所说深经。

什曰。三藏及杂藏菩萨藏五藏经也。上四藏取中深义说实相等。故得为深经也。从此至下十方三世诸佛所说。尽是广叹佛所说深经。未明受持修行法供养义也。生曰。先明经也。深经者谓佛说实相法。以为菩萨道也。

一切世间难信难受。

生曰。实相理均岂有深浅哉。世间情与之反。信受甚难。非其所及故为深也。

微妙难见。

生曰。妙绝人心。见之难矣。

清净无染。

肇曰。深经谓方等第一义经也。其旨深玄非有心之所得。微妙无像非明者之所睹。超绝尘境无染若空。欲以有心有明而信受见者。不亦难乎。自此下美深经之旨。诸佛所说深经即佛法身也。夫财养养四体。法养养法身。若能护持斯经。令法身增广者。此供养之上也。生曰。无相可取故不得生垢。若能见之垢亦除也。

非但分别思惟之所能得。

什曰。要须禅定等诸功德。非但智慧分别之所能得也。亦云要用实智慧。然后能了非分别取相所能解也。肇曰。第一义经微远无相。自非明哲孰能分别。业之差别虽由分别。然非分别之所能得得之者。其唯无分别乎。故曰非但分别也。生曰。要积功德然后会矣。

菩萨法藏所摄。

什曰。凡为菩萨说法能成就菩萨。皆是菩萨法藏所摄也。生曰。是菩萨所体。而物莫能窥也。

陀罗尼印印之。

什曰。总持有无量。实相即总持之一。若经中说实相。实相即是印。以实相印封此经。则为深经也。复次印梵本言相实相也。以实相为经标相也。肇曰。菩萨法藏之所摄。故非小乘之宝。总持印之所印。固非域中之道。总持所印所印必真。法藏所摄所摄必宝。既藏以

法藏印以总持。岂是常人所能开发。以明法宝深固难可窥[門@俞]也。生曰。陀罗尼者持也。若持实相不失。于诸天人魔梵之中。不复畏有不通之义。譬若生印为信关津诸禁。莫能呵留果是印持。所印之经则无有阂。

至不退转。

生曰。理无退处。从之必至。

成就六度。

什曰。言此经能令人不退成六度也。肇曰。不退所以至六度。六度所以成大乘。大乘之所出莫不由斯典也。生曰。非但不退而已。乃极诸法边涯焉。

善分别义。

生曰。义谓言中之理也。而此经善分别之。

顺菩提法。

什曰。深经所说于理无差。故言善分别善分别故顺菩提也。肇曰。善分别实相之义。顺菩提无相之法也。生曰。正以载菩提法为经故无乖矣。

众经之上。

什曰。举其深者。于众经为上也。肇曰。三藏十二部方等为第一。生曰。九十六种众经之上。

入大慈悲。

什曰。深经能令人入也。肇曰。深经所以建慈悲。所以弘。入之者。必以大慈大悲乎。是以方等深经皆入大慈大悲。合为一体也。生曰。明见法理。必能示诸不达。

离众魔事。

什曰。凡非法缘悉魔之事。

及诸邪见。

肇曰。魔四魔见六十二见也。

正教既弘众邪自息。

生曰。魔邪皆起于惑。若体此经则离之矣。

顺因缘法。

什曰。若法定有则不生灭。若法全无亦不生灭。不生灭则与因缘相违。深经所说非有非无。非有非无故顺因缘法也。生曰。说不违因缘理也。

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命空无相无作无起。

肇曰。法从因缘生。缘则无自性。无自性则无主。无主则无我人寿命。唯空无相无作无起。此深经之所顺也。生曰。此则因缘法矣。

能令众生坐于道场。

生曰。坐道场时思惟十二因缘。如此故得成佛。

而转法轮。

肇曰。深经之所能也。生曰。既成佛复能使人悟斯法。

诸天龙神乾闼婆等所共叹誉。

什曰。以深经能成佛道转法轮。则天人蒙度。所以群圣共叹深经也。肇曰。既有此能故有此誉。生曰。叹誉法轮。

能令众生入佛法藏。

肇曰。未有舍背深经。而能入佛法藏者。生曰。体此经者。入佛法藏也。

摄诸贤圣一切智慧。

肇曰。一切贤圣之智。无离深经也。生曰。三乘皆同以其理为悟。故无不摄。

说众菩萨所行之道。

肇曰。菩萨所行其道无方。八万众行皆陈之深经也。生云。虽曰总摄贤圣智慧。而二乘不尽其理。唯是菩萨所行之道而已。

依于诸法实相之义。

　　什曰。经说实相故经依于实相也。生曰。言不远宗也。

明宣无常苦空无我寂灭之法。

　　肇曰。不依实相辩四非常者。非平等教也。依实相乃曰明也。生曰。依诸法实相之义。则尽然表不得不无常。而无无常相也。

能救一切毁禁众生。

　　什曰。小乘法中。五逆罪及犯四重禁。则皆弃而不救。大乘深法则无不救也。生曰。体之则出毁禁罪之境也。

诸魔外道及贪著者能使怖畏。

　　肇曰。毁四禁犯五逆。小乘法所不能救。众魔外道贪着豪姿。小乘法所不能灭。能救能灭者其唯大乘方等深经乎。生曰。恐失其有。

诸佛贤圣所共称叹。

　　肇曰。诸佛共称以明其法必真也。生曰。唯诸佛贤圣。得其为美故叹之。

背生死苦。

　　生曰。体之则结尽泥洹也。

示涅槃乐。

　　肇曰。生死虽苦背之至难。涅槃虽乐识之者寡。自非深经孰启其路。生曰。既达因缘法。则知息之为乐矣。

十方三世诸佛所说。

　　肇曰。诸佛虽殊其道不二。古今虽异其道不改。以明第一义经常一不差也。美深经讫于是也。生曰。十方三世诸佛。无不必同也。

若闻如是等经。

　　肇曰。大乘深经其部无量。故言等也。

信解受持读诵以方便力为诸众生分别解说。显示分明。守护法故是名

法之供养。

　　什曰。上来赞叹深经。今始更明受持宣行行法供养也。肇曰。如是等经尽诸佛法身也。若闻斯经能信解护持宣示分别。令大法增广者名法之供养。养成法身也。生曰。以受持读诵是守护之义。故名法供养。

又于诸法如说修行。

　　什曰。上章明奉顺经典。真法供养也。如说修行通举六度也。十二因缘以下。明得无生忍以实智慧随顺实法也。肇曰。上以信解护持宣示弘布以为法养。今明内行应顺为法供养也。诸法即深经所说六度诸法也。生曰。如经说而修行者最深者也。故别明之焉。

随顺十二因缘。

　　生曰。情不复乖因缘理也。

离诸邪见。

　　生曰。既顺因缘理。则离有无诸邪见。

得无生忍。

　　生曰。顺因缘理无复邪见者。无生法忍也。

决定无我无有众生。

　　肇曰。不悟缘起故有邪见之迷封我之惑。若如说行则得明慧。明见十二因缘根源所由。故能离诸邪见得无生忍。无复吾我众生之想也。见缘如缘谓之随顺。明白有无谓之决定。皆智用之别称也。

而于因缘果报。

　　生曰。无生忍之为见也。则决定矣。虽无我无众生而非无受报之主也。

无违无诤。

　　什曰。见法如法故。无违。无违故无诤也。

离诸我所。

肇曰。无违无诤即随顺义也。五受阴身及家属所有因缘果报。即我所也。若能明见因缘果报之性。顺而无违则离诸我所也。上直观因缘知无造者。故离我见。今观因缘果报知无属者。故离我所见也。生曰。亦离我所。

依于义不依语。

肇曰。至义非言宣。寻言则失至。且妙理常一语应无方。而欲以无方之语定常一之理者不亦谬哉。是以依义不依语者见之明也。生曰。不复逐语取相而昧其理也。

依于智不依识。

肇曰。六识识六尘而已。不能分别是非。分别是非其唯正智乎。是以行者依智不依识也。生曰。若识以着为情。智以达理为用。终不复从识乖智也。

依了义经不依不了义经。

肇曰。佛所说经自有义旨分明。尽然易了者应依。亦有应时之经诡言合道圣意难知。自未了者不可依也。生曰。辨理者为了义经也。虽曰巧辞而无理者。为不了义也。

依于法不依人。

什曰。佛言我泥洹后。当依止四法以为大师。所谓四依法也。明此四法可依止可信受也。依于法不依人者法谓经教也。当依经法不可以人胜故背法依人也。法有二种。一文字语言二义法。莫依语也。义亦有二种。一识所知义二智所知义。识则唯求虚妄五欲不求实利智。能求实利弃五欲故。依智所知义不依识所知义。为求智所知义故依智也。智所知义亦有二种。一了义经二不了义经。不了义经如佛说杀父母无罪未分别。是不了义也。若言无明是父爱是母。生死根本故名父母。断其本则生死尽。故言杀之无罪既分别是了义经也。复次若佛言佛是人中第一。涅槃是法中第一。如是等皆名了义也。是故当依了义经莫依不了义经。肇曰。法虽由人弘。而人不必尽应于法。法有定楷人无常。则所以行者依法不依人也。生曰。人行理无非法为法也。苟曰有法不遗下贱。若无法者虽复极贵极高。亦不从之。

随顺法相无所入无所归。

肇曰。法即下因缘法也。上顺因缘知法无生。今顺因缘知法无尽也。法从缘而有从缘而无。其有不从未来来。其无不归入过去。故曰

无入无归也。生曰。复随顺法相无入无归之义也。无入无归尽不为实也。

无明毕竟灭故诸行亦毕竟灭乃至生毕竟灭故老死亦毕竟灭。

什曰。此即四依中如实法也。上十二因缘。明如说修行随顺因缘故得无生法忍。今明行四依依十二因缘如实相也。肇曰。无明十二之根本。无明既灭余缘亦灭也。毕竟谓始终常灭不复更灭。始终常灭不复更灭。乃所以成无尽灭义也。生曰。毕竟灭者终要然也。终既要灭生岂有哉。生若不有其谁有灭耶。则无入无归也。

作如是观十二因缘无有尽相。

肇曰。灭尽义一。既曰毕竟灭而曰无尽者何耶。夫灭生于不灭。毕竟常灭则无不灭。无不灭则灭无所灭。灭无所灭。即是无尽义也。

不复起见。

肇曰。上观因缘无生离常我等诸见。今观因缘无尽离断灭等诸见。

是名最上法之供养。

肇曰。若能顺行深经明见缘起。具足四依离诸见者法养之上也。上直明诵持此内行应顺。故言最上也。生曰。讽诵读说已上于衣食供养。此又最上也。

佛告天帝王子月盖从药王佛闻如是法得柔顺忍。

什曰。柔谓软钝也。于实相法未能深入。软智软信随顺不违。故名柔顺忍也。肇曰。心柔智顺堪受实相。未及无生名柔顺忍。

即解宝衣严身之具以供养佛白佛言世尊如来灭后我当行法供养守护正法愿以威神加哀建立令我得降魔怨修菩萨行。

什曰。四魔合为三怨。一烦恼二天魔三外道也。如来灭后月盖道力未具。若不加威神则为魔所坏不能降伏。故请加威神。肇曰。闻法供养欣欲行之。然经道深远非己力所弘。故愿加威神也。

佛知其深心所念而记之曰。

什曰。欲令后人信伏。故记其守护法藏也。

汝于末后守护法城天帝时王子月盖见法清净闻佛授记以信出家。

　　什曰。若俗秽自缠乖于净法。知非处秽之所弘道。故出家修净以弘净法矣。

修集善法精进不久得五神通具菩萨道。

　　什曰。明其无阂。如通达佛道中说也。

得陀罗尼。

　　什曰。是闻持也。

无断辩才。

　　什曰。辩才无尽随其说之久近不中断也。

于佛灭后以其所得神通总持辩才之力。

　　什曰。以神通力故能现变知心。闻持力故不失所闻。辩才力故能等为人说。有此三力故能宣布遗法者也。

满十小劫药王如来所转法轮随而分布。

　　肇曰。分布法轮。即弘法养也。

月盖比丘以守护法勤行精进即于此身化百万亿人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立不退转十四那由他人深发声闻辟支佛心无量众生得生天上天帝时王宝盖岂异人乎今现得佛号宝炎如来其王千子即贤劫中千佛是也从迦罗鸠孙驮为始得佛最后如来号曰楼至月盖比丘则我身是如是天帝当知此要以法供养于诸供养为上为最第一无比。

　　肇曰。吾成正觉由法供养。以是可知法养为上矣。

是故天帝当以法之供养恭敬于佛。

　　肇曰。行法养。即恭敬佛也。

嘱累品第十四

于是佛告弥勒菩萨言弥勒我今以是无量亿阿僧祇劫所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

　　什曰。言此经是菩提之因。

付嘱于汝。

　　什曰。不付阿难以其无有神力不能广宣故不付也。维摩非此土菩萨故不嘱也。文殊游无定方故不嘱。嘱弥勒者以于此成佛故也。佛自以神力宣布欲成弥勒功业故也。肇曰。不思议经即佛无上菩提之道。其道深远难可克成。吾无量劫不惜身命肉施踰须弥血施过江海。勤苦积集今始得就。哀彼长迷故垂之竹帛。然群生薄德魔事炽盛吾道多难。非汝不弘嗣正之第。所以重嘱累之也。

如是辈经于佛灭后末世之中汝等当以神力广宣流布。

　　什曰。用神通则能消伏魔怨。广宣无碍矣。

于阎浮提无令断绝。

　　肇曰。城高则卫生。道尊则魔盛。自非神力无以制持。故劝以神力矣。

所以者何未来世中当有善男子善女人及天龙鬼神乾闼婆罗刹等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乐于大法若使不闻如是等经则失善利。

　　什曰。若不闻此经或坠二乘。则失大乘善利也。

如此辈人闻是等经必多信乐发希有心当以顶受随诸众生所应得利而为广说。

　　肇曰。法之通塞损益若是。故劝弥勒顶受广说者矣。

弥勒当知菩萨有二相。

　　什曰。若好杂句应授之以文若好深法即诲之以义。要宜知其相。故为辩二相也。肇曰。行之深浅各有异相。得失两陈以厉护持法者也。

何谓为二一者好于杂句文饰之事。

　　肇曰。文者何耶。妙旨之蹄筌耳。而新学智浅未能忘言求理。舍本寻末唯文饰是好。

二者不畏深义如实能入。

肇曰。妙旨幽深微言反俗。自非智勇孰能深入耶。

若好杂句文饰事者当知是为新学菩萨若于如是无染无著甚深经典无有恐畏能入其中闻已心净受持读诵如说修行当知是为久修道行。

肇曰。无染无著经之深者。自非久行孰能无畏。

弥勒复有二法名新学者。

什曰。将欲令人信乐深经。慎新学之过。故广记新学过也。

不能决定于甚深法何等为二一者所未闻深经闻之惊怖生疑。

什曰。始闻则惊。寻之则疑疑则起谤。

不能随顺毁谤不信而作是言我初不闻从何所来二者若有护持解说如是深经者不肯亲近供养恭敬或时于中说其过恶。

肇曰。一毁法二毁人。

有此二法当知是新学菩萨为自毁伤不能于深法中调伏其心弥勒复有二法菩萨虽信解深法犹自毁伤而不能得无生法忍。

肇曰。上虽闻深经不能信解。今虽信解不能行应。历明诸失以试后学也。

何等为二一者轻慢新学菩萨而不教诲。

什曰。自恃深解故生慢也。肇曰。虽解深义未为心用。尊己慢人不能诲益。此学者之外患也。

二者虽解深法而取相分别是为二法。

什曰虽不生慢而有取相之累也。肇曰。因其所解而取相。分别虽曰为解。未合真解。此学者之内患也。

弥勒菩萨闻说是已白佛言世尊未曾有也如佛所说。

什曰。叹佛上来所说经及辩菩萨异相也。

我当远离如斯之恶。

肇曰。一生大士岂有如斯之恶咎闻而后离耶。发斯言者为未离者

耳。

奉持如来无数阿僧祇劫所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若未来世善男子善女人求大乘者当令手得如是等经与其念力。

　　什曰。以神通加其念力令不忘也。问曰。昔时魔常来下坏乱学人。今何因不来。答曰。优波掘恩力。故佛在世时有外道萨遮尼犍。大聪明能论议。心大高慢。知佛法尊妙意欲出家问佛言。我若出家智德名闻如佛不。佛言不得。又问得如舍利弗不。佛言不得。如是一一问五百弟子。乃至问得如罗睺罗不。答言。不得。于是尼犍言。我出家既不得如佛。又不得如弟子。何用出家。又问后当得不。佛言后世无诸大人。然后当得。尼犍命终已。佛泥洹后百年阿育王时生。出家学道得阿罗汉有大名声。教化国人令得阿罗汉。除度夫不度妇度妇不度夫。不在数中。但取夫妇俱时得阿罗汉者。以算子数之积算满屋。后泥洹时以算子烧身。不假余物。未泥洹时尝于林中坐禅。见一饿狗饥羸将死。常减食与之。诸比丘各分食而与。狗遂腹胀欲死。时诸比丘各各坐绳床。围绕守视诵经说法。狗以善心视诸比丘。又闻法音命终已生第六天。有大威德与魔王共坐。时狗已臭烂彼魔心念。何因有此大人与我共坐。观其本缘乃知是狗即大嗔恚。是优波掘比丘使是臭狗与我共坐。当作方便令其毁辱。时优波掘林中坐禅入灭尽定。魔即以天上严饰华鬘系额上已广语四众将共视之。此比丘于空闲处严饰如是。云何名为清净有德。须臾优波掘从定起觉头有华鬘。知是魔为即指之汝是魔王。即取死狗变为华鬘。极大严饰。语魔言。汝以鬘供养我我还以鬘报汝。汝可着之便以神力系鬘着魔王颈。系已还成死狗。膖胀蛆烂甚大臭恶。魔以神力去之而不能得。至帝释所帝释不受。自还六天乃至梵天皆悉不受。无能为解语言汝自还去求彼比丘。即至优波掘所。求解臭鬘。优波掘即与要誓。汝从今日乃至法尽。莫复来下坏乱学人。又我虽见佛法身不见色身。汝今为我变作佛形。若能如是当解汝鬘。魔即受其誓便语比丘言。我作佛时莫向我礼。于大林中变为佛身相好具足放大光明。作诸弟子皆如舍利弗等。大众围绕从林间来。优波掘欢喜踊跃忘其要誓即为作礼。魔言云何违要而向我礼。优波掘言我自作佛意礼耳。于是臭鬘自然得解。魔言佛真大慈悲。我种种恼佛佛不报我。而今比丘见报如是之甚。比丘言佛大慈大悲自能容忍我小乘之人不能如是。魔不来因缘略说之也。肇曰。冥启其心增其善念也。

使受持读诵为他广说。世尊。若后末世有能受持读诵为他人说者。当知是弥勒神力之所建立。

　　肇曰。定己功于未然。息众魔之候却。

佛言。善哉善哉。弥勒。如汝所说。佛助尔喜。于是一切菩萨合掌白佛言。我等亦于如来灭后十方国土广宣流布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复当开导诸说法者。令得是经。尔时四天王白佛言。世尊。在在处处城邑聚落山林旷野。有是经卷读诵解说者。我当率诸官属为听法故。往诣其所拥护其人。两百由旬令无伺求得其便者。是时佛告阿难。受持是经广宣流布。阿难言。唯然。我已受持。要者世尊当何名斯经。佛言。阿难。是经名为维摩诘所说。亦名不可思议解脱法门。如是受持。佛说是经已。长者维摩诘。文殊师利。舍利弗。阿难等及诸天人。阿修罗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

晋僧肇法师宝藏论一卷

# 晋僧肇法师宝藏论

## 广照空有品第一

空可空非真空。色可色非真色。真色无形。真空无名。无名名之父。无色色之母。为万物之根源。作天地之太祖。上施玄象。下列冥庭。元气含于大象。大象隐于无形。为识物之灵。灵中有神。神中有身。无为变化。各禀乎自然。微有事用。渐有形名。形兴未质。名起未名。形各既兆。游气乱清。寂兮寥兮。宽兮廓兮。分兮别兮。上则有君。下则有臣。父子亲其居。尊卑异其位。起教叙其因。然后国分其界。人部其家。各守其位。礼义兴行。有善可称。有恶可名。善人所重。恶人所轻。于是即是非而竞生。其智有解。其愚有缚。上施烦形。下无寂乐。失自然之志。拘物外之约。迷无为之为。动有作之作。其名教既行。使上下之应诺尔乃声立五音。色立五色。行立五行。德立五德。差之毫厘。过犯山岳。律禁未然。令防未欲。无放荡之宽。有多方之局。所以然者。为人而不知足。斯为浊乱之时。有弟有师。师有所训。弟有所依。天地寥落。宇宙宽廓。中有烟尘。清虚翳膜。巍巍之形。内神外灵。妄有想虑。真一闇冥。其妄有识。其真有惑。非取而取。非得而得。是故理则无穷。物则无极。动兮乱兮。内发三毒。视兮听兮。外受五欲。其心慌慌。其身忙忙。触物动作。如火煌煌。故圣人立正教。置真谟。使无知之侣。上下相依。修无为。息有余。渐至乎如如。如如之理。同本真轨。不可以修证。不可以希冀。惟寂灭性耳。夫真也者。无洲无渚。无伴无侣。无涯无际。无处无所。能为万物之祖宗。非目视。非耳闻。非形色。非幻魂。能为三界之根门。其正者先离形。次泯情。不依物。不拘生。可以合大道通神明。有用曰神。有形曰身。无为曰道。无相曰真。应物而号。随物而造。常住常存。不生不老。理合万德。事出千巧。事虽无穷。理终一道。无有证者。无有得者。然不证不得。恒处心惑。其心不真。惑乱余人。恍然惚然。如有魍魉。似有思想。究兮推兮。了无指掌。如空忽云。如镜忽尘。彼此缘起。而以妄存。有妄曰愚。无妄曰真。真冰释水。妄水结冰。冰水之二。其体不异。迷妄曰愚。�士真曰智。其水也冬不可释。其水也春不可结。故愚不可即改。智不可即待。渐释渐消。以通乎大海。斯可谓自然之道。运用玄玄。非念虑所测。当可以绵绵。不可以勤勤。夫进道之由。中有万途。困鱼止沥。病鸟栖芦。其二者不识于大海。不识于丛林。人趋乎小道其义亦然。此可谓久功中止。不达如理。舍大求小。半路依止。以小安而自安。

不及大安而安矣。其大也愰荡无涯。含识一体。万物同怀。应则千变。化则众现。不出不没。用无有间。有心无形。有用无人。示生无生。示身无身。常测不测。常识不识。为而无为。得而无得。镜象千端。水质万色。影分尘界。应用无极。无形而形。无名而名。物类相感。和合而生。生而不生。其无有情。众谓之圣。众谓之明。种种称号。各任其名。然其实也。以无为为宗。无相为容。等清虚。同太空。究无处所。用在其中。其得者一。其证者密。得则不一。证则不密。然非不一。然非不密。其体阴离。其用阳微。言不尽理。行不尽仪。斯可谓太微。夫山草无穷。泉水无竭。谷风无休。钟声无歇。物尚如斯。何况道乎。有必速亡。无必久长。天地虽变。虚空独常。夫学道者习无余。不学道者习有余。无余道近。有余道疏。知有有坏。知无无败。真知之知。有无不计。于有不有。于无不无。有无不见。性相如如。闃然无物。而乃用出。若不如是。多妄多失。中有梦虑。主习众疾。非凶为凶。非吉为吉。吉凶之事。翳障真一。故为道者。不可以同迷。夫学道者有三。其一谓之真。其二谓之邻。其三谓之闻。习学谓之闻。绝学谓之邻。过此二者谓之真。不学道者亦有三。其上谓之祥。其次谓之良。其下谓之殃。极乐谓之良。极苦谓之殃。不苦不乐谓之祥。然此三者皆不入真。常斯为不道。腾神浩浩。风海波涛。心尘动扰。悲哉哀哉。三界轮回。出没生死。六道去来。不可以道济。不可以真携。乘圣共愍。如母念孩。所以偃化非时。忍待有机。大道如此。古今同仪。不可以率尔。不可以驱驰。神中有智。智中有悲。悲救不得。徒自困疲。然谓可度。复事如故。察察精勤。恒兴梦虑。惶惶外觅。转失玄路。浊辱清虚。情存有处。哀哉苦哉。不离烦务。夫日隐云中。虽明而不照。智藏惑中。虽真而不道。何以然者。自未出缠也。是故疏不可会。亲不可离。其未道者。不可妄为。夫决归者。而不顾于后。决战者而不顾于首。决学者而不贵于身。决道者而不贵于事。其入无迹。其出无觅。了无所得。攀缘自寂。寂而不生。自体无名。无名之朴。理无外欲。恒沙功德。宛然自足。夫壳居者。不知宇宙之宽大。形处者。不知虚空之广大。故晦中无明。明中无晦。诸法念念。各不相待。物隔情离。违情难会。夫赤枣含虫。内坏外隆。沙水同流。上清下稠。国藏于佞。天下不政。形藏于心。万物皆淫。所以然者。以其有病也。故物有灵。灵必有妖。妖必有欲。欲必有心。心必有情。情动为欲。妖发为精。精惑于神。欲惑于真。故为道者。不可以邻。夫古镜照精。其精自形。古教照心。其心自明。夫约天地为上下。约日月为东西。约身为彼此。约心为是非。若无彼此。是非何为。但以物随情变。情逐物移。内外摇动。识物乘驰。其生也人。其死也魂。相似相续。梦有形身。实彼非此。实此非彼。鸟迹空文。奇特以现。难思难议。阴报阳施。冥道罔象。因果自縻。其事如幻。种种模面。焰水干城。都无实现。斯谓不真。惑乱余人。清虚之理。毕竟无身。夫神通变化者。其犹于龙升天。覆宇宙者

其犹于云凝。斯未可贵。斯未可真。若取其为实者。而未为道也。或有形而丽。或有语而辨。或有智而聪。或有用而巧。若取以为道者。亦未为善也。有必不真。作必不常。乾坤尚坏。器物何刚。唯道无根。虚湛常存。唯道无体。微妙常真。唯道无事。古今常贵。唯道无心。万物圆备。故道无相无形。无事无意无心。善利群品。率益人伦。可谓一切物无不宾。夫万物有侣。唯道独存。其外无他。其内无复。无内无外。包含太一。该罗八冥。周备万物。其状也非内非外。非小非大。非一非异。非明非昧非生非灭。非粗非细。非空非有。非开非闭。非上非下。非成非坏。非动非静。非归非逝。非深非浅。非愚非慧。非违非顺。非通非塞。非贫非富。非新非故。非好非弊。非刚非柔。非独非对。所以然者。若言其内。通含法界。若言其外。备应形载。若言其小。包裹弥远。若言其大。复入尘界。若言其一。各任其质。若言其异。妙体无物。若言其明。杳杳冥冥。若言其昧。朗照彻明。若言其生。无状无形。若言其灭。今古常灵。若言其粗。束入尘卢。若言其细。山岳之躯。若言其空。万用在中。若言其有。閴然无容。若言其开。不入尘埃。若言其闭。义出无际。若言其上。平等无相。若言其下。物莫能况。若言其成。扑散众星。若言其坏。镇古常在。若言其动。湛然凝重。若言其静。忙忙物耸。若言其归。往而不辞。若言其逝。应物还来。若言其深。万物同任。若言其浅。根不可寻。若言其愚。计用万途。若言其慧。寂寞无余。若言其违。有信有依。若言其顺。物莫能羁。若言其通。不达微踪。若言其塞。出入虚容。若言其贫。万德千珍。若言其富。旷绝无人。若言其新。自古宿因。若言其故。物莫能污。若言其好。无物可保。若言其弊。物始依然。若言其刚。摧挫不伤。若言其柔。力屈不尪。若言其独。恒沙物族。若言其对。真一孤毂。故道不可以一名言。理不可以一义宣。盖略陈其说。何能以尽其边。是以斩首灰形。其无以损生。金丹玉液。其无以养生。故真生不灭。真灭不生。可谓常灭。可谓常生。其有爱生恶灭者。斯不悟常灭。爱灭恶生者。斯不悟常生。其迷悟二名。不见真成。取舍之意。随虚妄情。故常空不有。常有不空。两不相待。句句皆宗。是以圣人。随有道有。随空道空。空不乖有。有不乖空。两语无病。二义双通。乃至说我。亦不乖无我。乃至说事。亦不乖无事。以故不为言语之所转也。夫铸金为人。但观其人。不睹其金。其名也迷。其相也惑。所以然者。皆失乎真。然则一切皆幻。虚妄不实。知幻是幻。守真抱一。不染外物。清虚太一。其何有失。亡心丧意。体离众疾。一相不生。寂静凶吉。吉犹不随。凶何所为。吉凶之事。二俱无依。夫入道之径。内虚外净。如水凝澄。万象光映。其意不沈。其心不浮。不出不入。湛寂自如。内外不干。识物不关。各任其一。复何用言。夫火不待日而热。风不待月而凉。坚石处水。天瞽犹光。明暗自尔。干湿同方。物尚不相借。何况道乎。王以万有为人。人归于王。王依于人。合者同一。其名曰佛。三界独尊。觉了

无物。非作而作。所作已毕。天人之师正遍知悉。权应形事。引导众疾。理静虚无。光超慧日。普照十方。上同下吉。不欲异人。不欲异尘。不欲异义。不欲异因。平等不二。圆通一身。可谓大象之真。其理难见。假设方便。数诘言论。任物而现。夫欲外者尘。欲内者身。欲闻者心。取尘者为欲界。依形身者为色界。依计心者为无色界。灭此三者。名为道谛。谛灭者为道也。然此道者。权未正也。虚兮妄兮。三界不实。幻兮梦兮。六道无物。不遣一法。不得一法。不修一法。不证一法。性净天真。而谓大道乎。是以遍观天下。莫非真人。孰得此理。同其一伦。其学者希。其得者微。可谓渺漠而难知。其知者师。其化者夷。无心动作。作而无为。无为而为。无所不为。和光任物。物无所羁。夫天地之内。宇宙之间。中有一宝。秘在形山。识物灵照。内外空然。寂寞难见。其号玄玄。巧出紫微之表。用在虚无之间。端化不动。独而无双。声出妙响。色吐华容。穷睹无所。寄号空空。唯留其声。不见其形。唯留其功。不见其容。幽显朗照。物理虚通。森罗宝印。万象真宗。其为也形。其寂也冥。本净非莹。法尔圆成。光超日月。德越太清。万物无作。一切无名。转变天地。自在纵横。恒沙妙用。混沌而成。谁闻不喜。谁闻不惊。如何以无价之宝。隐在阴入之坑。哀哉哀哉。其为自轻。悲哉悲哉。晦何由明。其宝也焕焕煌煌。朗照十方。闃寂无动。应用堂堂。应声应色。应阴应阳。奇特无根。虚湛常存。瞬目不见。侧耳不闻。其本也冥。其化也形。其为也圣。其用也灵。可谓大道之精。其精甚真。万物之因。凝然常住。与道同伦。故经云。随其心净。则佛土净。任用森罗。其名曰圣。

离微体净品第二

其入离。其出微。知入离外。尘无所依。知出微内。心无所为。内心无所为。诸见不能移。外尘无所依。万有不能羁。万有不能羁。想虑不乘驰。诸见不能移。寂灭不思议。可谓本净体自离微也。据入故名离。约用故名微。混而为一。无离无微。体离不可染。无染故无净。体微不可有。无有故无依。是以用而非有。寂而非无。非无故非断。非有故非常。夫性离微者。非取非舍。非修非学。非本无今有。非本有今无。乃至一法不生。一法不灭。非三界所摄。非六趣所变。非愚智所改。非真妄所转。平等普遍。一切圆满。总为一大法界应化之灵宅。迷之者则历劫而浪修。悟之者则当体而凝寂。夫妄有所欲者。不观其离。妄有所作者。不观其微。不观其微者。即内兴恶见。不观其离者。即外起风尘。外起风尘故。外为魔境所乱。内兴恶见故。内为邪见所惑。既内外缘生。真一宗隐。是以迷离妄染者。所谓凡夫。迷染妄离者。所谓二乘。达本性离者。所谓菩萨。了了见知三乘无异者。所谓平等真佛。然至理幽邃。非言说可显。非相示可知。

夫欲示其相。则迷其无相。欲显其说。则迷其无说。然欲不说不示。复难以通其义。故玄道离微。至理难显。夫所以言离者。体不与物合。亦不与物离。譬如明镜光映万象。然彼明镜不与影合。亦不与体离。又如虚空合入一切无所染着。五色不能污。五音不能乱。万物不能拘。森罗不能杂。故谓之离也。所以言微者。体妙无形。无色无相。应用万端。而不见其容。含藏百巧。而不显其功。视之不可见。听之不可闻。然有恒沙万德。不常不断。不离不散。故谓之微也。是以离微二字。盖道之要也。六入无迹谓之离。万用无我谓之微。微即离也。离即微也。但约彼根事。而作两名。其体一也。夫修道者。莫不断烦恼求菩提。弃小乘窥大用。然妙理之中。都无此事。体离者本无烦恼可断。无小乘可弃。体微者无菩提可求。无大用可窥。何以故。无一法可相应故。是以圣人。不断妄。不证真。可谓万用而自然矣。夫求法者。为无所求。故无名之朴。亦将不欲。斯可谓之妙觉。夫离微者。非妄识之所识。非邪智之所知。何谓妄识。为六识也。何谓邪智。为二智也。是以体真一故。非二智所知。体无物故。非六识所识。无有一法从外而来。无有一法从内而出。又无少法和合而生。可谓之太清。可谓之真精。体离一切诸见。故不可以意度。体离一切限量。故不可以言约。是以维摩默然。如来寂寞。虽说种种诸乘并是方便。开示悟入佛之知见。夫知者知离。见者见微。故经云。见微名为佛。知离名为法。以知离故。即不与一切烦恼合。以见微故。即不与一切虚妄俱。无虚妄故。即真一理显。无烦恼故。即明莹自然。夫离微之义。非一非二。非以言说可显。要以深心体解。朗照现前。对境无心。逢缘不动。勿忘离微之道。逐识星驰。口说心违。理将不寔。可谓无昼无夜。无静无喧。专一不移。方乃契会。若妄有所取。妄有所舍。妄有所修。妄有所得者。皆不入真实。背离微之义。坏大道之法也。夫真者所以不合求。为外无所得。夫实者所以不合修。为内无所证。但无妄想者。即离微之道显也。夫离者虚也。微者冲也。冲虚寂寞。故谓之离微。夫圣人所以无妄想者。为达离也。所以有奇特之用者。为了微也。微故无心。离故无身。身心俱丧。灵智独存。绝于有无之域。泯于我所之居。法界自然。煌煌盛用。而无生也。故圣人处无为而化行。不言之教。冥理应合。寂寞无人。是以含通大象。包入万物。譬如虚空。普偏周备。夫迷者无我立我。则内生我倒。内生我倒故。即圣理不通。圣理不通故。外有所立。外有所立。即内外生碍。内外生碍。即物理不通。遂妄起诸流。混于疑照。万象沉没。真一宗乱。诸见竞兴。乃为流浪。故制离微之论。显体幽玄。学者深思。可知虚实矣。夫色法如影。声法如响。但以影响指陈。未足封为真实。故指非月也。言非道也。会道亡言。见月亡指。是以迷离者。即为诸魔。爱取诸尘。乐着生死。夫迷微者。即为外道。非分推求。横生诸见。夫诸见根本者。莫越有无。何谓为有。谓妄有所作。何谓为无为。观察无所得也。是以因有无二见。即起种种诸见。

诸见既起。即邪见不真。故名为外道。夫生死根本者。所谓存亡。身存为生。身亡为灭。计着妄想。取外境界。具足身见。爱彼未来殊胜生处。受妙果报。故谓之魔。若体解离者。一切不着。无所染爱。即超魔境界。若体解微者。一切寂静。无有妄想。即超外道种种邪见。故经云微妙甚深离自性也。是以微无有见。离无有着。无见无著。寂灭为乐。何谓为苦。以不了微故。即内有所思。不了离故。即外有所依。外有所依故即贪。内有所思故即缘。缘贪既起。遂为魔境所使。昼夜煌煌。无有暂止。具受尘劳。故名为苦。何谓为乐。为了微故。即内无所思。为了离故。即外无所依。外无所依故即无贪。内无所思故即无缘。无缘故即不为万有所拘。及诸尘劳所使。清虚寂寞。无所系缚。自性解脱。故名为乐。夫离者理也。微者密也。何谓为理。不离一切物。何谓为密。显用藏术。又离者空也。微者有也。空故无相有故形量。是以非有非空。万法之宗。非空非有。万物之母。出之无方。入之无所。包含万有。而不为事。应化万端。而不为主。是以小室宽容。一念多通。非心所测。非意所识。可谓住不思议解脱之力。何谓不思议为体离微。何谓解脱为无所羁。离者法也。微者佛也。和合不二名为僧也。故三名一体。一体三名。混无分别。归本无名。又离者容也。微者用也。容故含垢。用故无侣。无侣故即妙化常行。含垢故即万有能处。又无眼无耳谓之离。有见有闻谓之微。无我无造谓之离。有智有用谓之微。无心无意谓之离。有通有达谓之微。又离者涅槃。微者般若。般若故繁兴大用。涅槃故寂灭无余。无余故烦恼永尽。大用故圣化无穷。若人不达离微者。虽复苦行头陀远离尘境。断贪恚痴伏忍成就。经无量劫。终不入真寔。何以故。皆为依正所行住有所得故。不离颠倒梦想恶觉诸见。若复有人体解离微者。虽近有妄想习气及现行烦恼。然数数觉知离微之义。此人不久。即入真寔无上道也。何以故。为了正见根本故也。又所言离者对六入也。所言微者对六识也。若混六为一寂静无物。非五四三。非九八七。但圣人应机设教对执不同。究竟理中都无名字。譬如虚空离数非数离性非性。非一非异非境非离境。不可言说。过于文字出于心量。无有去来无有出入。夫经论者莫不就彼凡情破彼根量。种种方便皆不住于形事者。若不住形事即不须一切言说。及以离微之义。故经云随宜说法意趣难解。虽说种种诸乘。皆是权接方便助道之法也。然非究竟解脱涅槃。譬如有人于虚空中画作种种色象。及作种种音声。然彼虚空实无异相。亦无受入变动。故知诸佛化身。及以说法亦复如是。于实际中都无一异。是以天地含离虚空含微。万物动作变化无为。夫神中有智智中有通。通有五种。智有三种。何为五通。一曰道通。二曰神通。三曰依通。四曰报通。五曰妖通。何谓妖通。狐狸老变木石之精。附傍人身聪慧奇特。此为妖通。何谓报通。鬼神逆知诸天变化。中阴了生神龙变化。此为报通。何谓依通。约法而知缘身而用。乘符往来药饵灵变。此为依通。何谓神通。静心照物宿命既持。种种分别皆随定

力。此为神通。何谓道通。无心应物缘化万有。水月空华影象无主。此为道通。何谓三智。一曰真智。二曰内智。三曰外智。何谓外智。分别根门识了尘境。博览古今该通俗事。此为外智。何谓内智。自觉无明断割烦恼。心意寂静灭有无余。此为内智。何谓真智。体解无物本来寂静。通达无涯净秽无二。故名真智。故真智道通不可名目。余所有者皆是邪伪。伪即不真邪即不正。惑乱心生迷于体性。是以深解离微达彼诸有。自性本真出于群品。夫知有邪正通有真伪。若非法眼精明难可辨也。是以俗间多信邪伪少信正真。大教偃行小乘现用。故知妙理难显也。夫离者无身微者无心。无身故大身无心故大心。大心故即周万物。大身故应备无穷。是以执身为身者即失其大应。执心为心者即失其大智。故千经万论莫不说离身心。破彼执着乃入真实。譬如金师销矿取金方为器用。若执有身者即有身碍。身碍故即法身隐于形[觳-禾＋卵]之中。若执有心者即有心碍。心碍故即真智隐于念虑之中。故大道不通妙理沉隐。六神内乱六境外缘。昼夜惶惶未有休息。夫不观其心者不见其微。不观其身者不见其离。若不见离微。则失其道要也。故经云佛说非身是名大身。亦复如是。此谓破权归实坏假归真。譬如金师销金为器。灭相混融以通大冶。言大冶者为大道也。此大道冶中。造化无穷流出万宗。若成若坏体无增减。故经云有佛无佛。性相常住。所以言融相者。但为愚夫著有相畏无相也。所以言相者。为破彼外道着于无相畏有相也。所以言中道者。欲令有相无相无二也。此皆破执除疑言非尽理。若复有人了相无法平等不二。无取无舍无此无彼。亦无中间。即不假圣人言说理自通也。夫以相为无相者。即相而无相也。故经云色即是空非色灭空。譬如水流风击成泡。即泡是水非泡灭水。夫以无相为相者。即无相而相也。经云空即是色色无尽也。譬如坏泡为水水即泡也。非水离泡。夫爱有相畏无相者。不知有相即无相也。爱无相畏有相者。不知无相即是相也。是故有相及无相。一切悉在其中矣。觉者名佛。妄即不生。妄若不生即本真实。夫无相之相谓之离。离体无相也。相即无相谓之微。微体非无相也。是以为道者。生而不喜死而不忧。何以故。以生为浮以死为休。以生为化以死为真。故经云起唯法起灭唯法灭。又此法者各不相知。起时不言我起。灭时不言我灭。夫大智无知。大觉无觉。真际理空不可名目。是以涅槃大寂般若无知。圆满法身一切限量相寂灭也。

本际虚玄品第三

　　夫本际者。即一切众生无碍涅槃之性也。何谓忽有如是妄心及以种种颠倒者。但为一念迷也。又此念者从一而起。又此一者从不思议起。不思议者即无所起。故经云道始生一。一为无为。一生二。二为妄心。以知一故即分为二。二生阴阳阴阳为动静也。以阳为清以阴为浊。故清气内虚为心。浊气外凝为色。即有心色二法。心应于阳阳应

于动。色应于阴阴应于静。静乃与玄牝相通。天地交合故。所谓一切众生皆禀阴阳虚气而生。是以由一生二。二生三三即生万法也。既缘无为而有心。复缘有心而有色。故经云种种心色。是以心生万虑色起万端。和合业因遂成三界种子。夫所以有三界者。为以执心为本迷真一故。即有浊辱生其妄气。妄气澄清为无色界。所谓心也。澄浊现为色界。所谓身也。散滓秽为欲界。所谓尘境也。故经云三界虚妄不实。唯一妄心变化。夫内有一生即外有无为。内有二生即外有有为。内有三生即外有三界。既内外相应遂生种种诸法。及恒沙烦恼也。若一不生即无无为。若有人言我证无为。即是虚妄。若二不生即无有为。若有人言我证有为。即是虚妄。若三不生即无三界。若有人言定有三界。即是虚妄。是故经云有有即苦果。无有即涅槃。诸声闻人取证无为。犹有有余也。乃至十地菩萨。皆有住地无明微细障也。故以一为无为以二为有为。以三为三界。言无为者有二种。一者证灭无为。二者性本无为。言证灭无为者。所谓一切圣人修道断障体如如也。故经云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性。本无为者所谓本来法尔非修非证。非人所合非法所契。人法本空体净真谛。故经云实相之理非有为非无为。不此岸不彼岸。不中流。是以非有为故。即不可修学。非无为故即不可灭证。若有修有证者。非性本无为也。故经云一切法以不生为宗。宗若不生即无无生。无生不生不可为证。何以故。若有证即有生若无证即无生。依本太冥。夫不生者即本际也。不出不没犹如虚空无物可比。但一切有为之法虚妄不实。缘假相依而有存亡。穷其根趣还本实际。但一切众生失本。外求伶俜辛苦修习。累劫而不悟真。是以将本求末末妄非真。将末求本本虚非实。夫本者即不合求。何以故。本即不求本也。譬如金不求金也。末即不合修。何以故。妄不求妄也。譬如泥团不可成金也。夫身心之法虚假不实。俗人多以修身心而觅道者。同彼泥团而觅金也。若约身心即是道者。圣人何故说离身心。故知非道也。若本真者亦不合修。何以故。无二法也。夫圣人生而不有死而不无。无有妄想取舍之心。所谓万生万死公正无私。法尔自然中无我造。但彼愚夫妄想内起惑心种种见生。故非真实不能明了。然其本际自性清净。微妙甚深体无尘垢。是以千圣万贤种种言论。皆是化说于真非真说化非化。是以本际无名名于无名。本际无相名于无相。名相既立妄惑遂生。真一理沈道宗事隐。是以无名之朴通遍一切不可名目。过限量界一体无二。故经云森罗及万象一法之所印。印即本际也。然本际之理。无自无他非一非异。包含一气该入万有。若复有人自性清净。含一而生中无妄想。即为圣人。然实际中亦无圣人法。如微尘许而有异也。若复有人自性清净。含一而生中有妄想。自体浊乱即为凡夫。然实际中亦无凡夫法。如微尘许而有异也。故经云佛性平等广大难量。凡圣不二一切圆满。咸备草木周遍蝼蚁。乃至微尘毛发莫不含一而有。故经云了能知一万事毕也。是以一切众生皆一乘而生。故谓之一乘。若迷故即异觉故即一。经云前念

是凡后念是圣。又云一念知一切法也。是以一即一切一切即一。故言一切以一法之功而成万象。故经云一切若有有心即迷。一切若无无心即遍十方。故真一万差万差真一。譬如海涌千波千波即海。故一切皆一无有异也。夫言一者对彼异情。异既非异一亦非一。非一不一假号真一。夫真一者非名字所说也。是以非一见一。若有所见即有二也。不名为真一。又不名为知一。若一知一即名为二亦不名为一。若有所知即有无知有知不知即有二也。是以大智无知而无不知。炽然常知。常知无知假号为知。非我非所非心非意。夫有为数法即有所知。若无为法。犹如虚空无有涯际。即无知不知。夫圣人所以言知者。为有心有数有为有法。故可知也。所以言无知者。为无心无数无为无法。故不可知也。若以有知知于无知者。无有是处。譬如有人终日说空。但人说空非空说也。若以彼知知无知者。亦复如是。夫圣人所以或言我知者。皆是对迷约事。破病除疑实无二者。知无知也。所以说无知者。为彼愚夫不了真一。着我我所妄计能知所知。故说无知无分别。彼愚夫闻已即学无知。犹如痴人不能分别。是以圣人因彼虚妄。即言如来了了知见。非不知也。愚夫闻已即学有知。由有有知即有知碍。亦名虚知亦名妄知。如是之知转非道也。故经云众生亲近恶知识长恶知见。何以故彼诸外道前知未来。后知过去。中知身心。身心不净故不免生死。夫一切学无知者。皆弃有知而学无知。无知者即是知也。然自不觉知。复有弃无知而学有知者。知即有觉。有觉故心生万虑意起百思。还不离苦。彼知二见皆不能当体虚融如理冥契。遂不能入真实也。夫真实者离知无知。过一切限量也。夫见即有方。闻即有所。觉即有心。知即有量。不了本际无方无所无心无量。即无有见闻觉知也。所以真一无二。而现不同。或复有人念佛佛现。念僧僧现。但彼非佛非非佛。而现于佛。乃至非僧非非僧。而现于僧。何以故为彼念心希望现。故不觉自心所现。圣事缘起一向为外境界而有差别。实非佛僧而有异也。故经云彼见诸佛国土及以色身而有若干。其无碍慧无若干也。譬如幻师于虚空中。以幻术力化作种种色象。彼幻人痴故谓彼空中先有此事。彼念佛僧。亦复如是。于空法中。以念术力化作种种色相起妄想见。故经云心如工伎儿意如和伎者。五识为伴侣妄想观伎众。譬如有人于大治边。自作模样方圆大小自称愿。彼金汁流入我模以成形像。然则镕金任成形像。其真实融金。非像非非像而现于像。彼念佛僧亦复如是。大智融金者。即喻如来。法身模样者即喻众生。希望得佛故以念佛。和合因缘起种种身相。然彼法身非相非非相。何谓非相。本无定相。何谓非非相。缘起诸相。然则法身非现非非现。离性无性。非有非无无心无意。不可以一切度量也。但彼凡夫随心而有即生见佛之想。一向谓彼心外有佛不知自心和合而有。或有一向言心外无佛即为谤正法也。故经云圣境界离于非有非无非所称量。若执著有无者。即是二边亦是虚妄。何以故妄生二见乖真理故。譬如有人于金器藏中。常观于金体不睹众相。虽睹众相亦是一金。既

不为相所惑。即离分别。常观金体无有虚谬。喻彼真人亦复如是。常观真一不睹众相。虽睹众相亦是真一。远离妄想无有颠倒。住真实际名曰圣人。若复有人于金器藏中。常睹众相不睹金体。分别善恶。起种种见。而失于金性。便有诤论。喻彼愚夫亦复如是。常观色相男女好丑起种种差别。迷于本性执着心相。取舍爱憎起种种颠倒。流浪生死受种种身。妄想森罗隐覆真一。是以怀道君子通明达人。观察甚深远离群品。契合真一与理相应。夫真一难说。约喻以陈究竟道宗非言可示。夫眼作眼解即生眼倒。眼作无眼解即生无眼倒。俱是妄想。若执有眼者即迷其无眼。由有眼故即妙见不通。故经云无眼无色复有迷眼。作无眼者即失其真眼。如生盲人不能辨色。故经云譬如根败之士其于五欲不能复利。诸声闻人亦复如是。唯其如来得真天眼。常在三昧悉见诸佛国土。不以二相故即不同凡夫有所见也。悉能见故即不同声闻无所见也。彼二见者妄见有无。然真一之中体非有无。但妄想虚立得有无也。夫圣人说言我了了见。或言不见者。但为破病故说见不见也。然真一理中离见不见。过限量界度凡圣位。故能了了见非虚妄也。是以非色法故即非肉眼所见。非证法故即非法眼所见。唯有佛眼清净非见非不见。了了而见。不可思议不可测量。凡夫绝分。二乘芥子。菩萨罗縠。故知佛性难可见也。虽然如是故。经云佛性普遍无问凡圣。但自身中体会真一何用外觅。昼夜深思内心自证。故经云观身寔相观佛亦然。夫观身实相者即一相也。一相者即空相也。但空无相故即非垢非净。非凡非圣非有非无非邪非正。体性常住不生不灭即本际也。何以如来法身眼耳鼻舌。乃至身意诸根互用者。为体真一也。以无限量无分剂故。即法身虚通一切无碍。何以凡夫眼耳诸根不通遂无互用者。为妄想分别界隔诸根。精神有量。分剂不通。真一理迷遂无互用。故经云凡夫想识惑妄不通。执着根尘而有种种差别。是以圣人通达真一。无有妄心界隔根尘。故能同用无有心量。夫何谓真一以真无异。无异故万物含一而生。即彼万物亦为一也。何以故以本一故。即无二也。譬如檀生檀枝终非椿木也。然彼真一而有种种名字。虽有种种名字终同一义。或名法性。法身。真如。实际。虚空。佛性。涅槃。法界。乃至本际。如来藏。而有无量名字皆是真一异名。同生一义。盖前三品者亦复如是。夫何以名广照品者。所谓智鉴宽通慧日圆照。包含物理虚洞万灵。故言广照。何谓离微品者。所谓性该真理究竟玄源。实际冲虚本净非染。故曰离微。何谓本际品者。所谓天真妙理体莹非修。性本虚通含收万物。故言本际品也。是故合前三品。一义该收出用无穷。总名宝藏。是以阐森罗之义府。论识物之根由。虚洞太清。阴符妙理。圆之者体合真一。了之者密悟玄通。故明法界之如如。显大道之要者也。

法显传一卷

## 法显传

法显。昔在长安慨律藏残缺。于是遂以弘始二年岁在己亥。与慧景道整慧应慧嵬等。同契至天竺寻求戒律。初发迹长安。度陇至干归国夏坐。夏坐讫前至褥檀国。度养楼山至张掖镇。张掖大乱道路不通。张掖王殷勤遂留为作檀越。于是与智严慧简僧绍宝云僧景等相遇。欣于同志。便共夏坐。夏坐讫复进到炖煌。有塞东西可八十里。南北四十里。共停一月余日。法显等五人随使先发。复与宝云等别炖煌。太守李浩供给度沙河。沙河中多有恶鬼热风。遇则皆死无一全者。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欲求度处则莫知所拟。唯以死人枯骨为幖帜耳。行十七日计可千五百里。得至鄯鄯国。其地崎岖薄瘠。俗人衣服粗与汉地同。但以毡褐为异。其国王奉法。可有四千余僧悉小乘学。诸国俗人及沙门尽行天竺法。但有精粗。从此西行所经诸国类皆如是。唯国国胡语不同。然出家人皆习天竺书天竺语。住此一月日。复西北行十五日到乌夷国。僧亦有四千余人。皆小乘学。法则齐整。秦土沙门至彼都不预其僧例也。法显得符行当公孙经理。住二月余日。于是还与宝云等共合乌夷国。人不修礼仪遇客甚薄。智严慧简慧嵬遂返向高昌欲求行资。法显等蒙符公孙供给。遂得直进西南。行路中无居民。涉行艰难。所经之苦人理莫比。在道一月五日得到于阗。其国丰乐人民殷盛。尽皆奉法。以法乐相娱。众僧乃数万人。多大乘学。皆有众食。彼国人民星居。家家门前皆起小塔。最小者可高二丈许。作四方僧房供给客僧。及余所须国主安顿供给法显等于僧伽蓝。僧伽蓝名瞿摩帝。是大乘寺。三千僧共揵搥食。入食堂时威仪齐肃次第而坐。一切寂然器钵无声。净人益食不得相唤。但以手指麾。慧景道整慧达先发向竭叉国。法显等欲观行像。停三月日。其国中有四大僧伽蓝不数小者。从四月一日城里便扫洒道路庄严巷陌。其城门上张大帏幕。事事严饰。王及夫人婇女皆住其中。瞿摩帝僧是大乘学。王所敬重。最先行像。离城二四里作四轮像车。高三丈余。状如行殿。七宝庄校。悬缯幡盖。像立车中二菩萨侍。作诸天侍从。皆以金银雕莹悬于虚空像去门百步。王脱天冠易着新衣。徒跣持花香翼从出城。迎像头面礼足散花烧香。像入城时。门楼上夫人婇女遥散众花纷纷而下。如是庄严供具车车各异。一僧伽蓝则一日行像。自月一日。为始至十四日行像乃讫。行像讫王及夫人乃还宫耳。其城西七八里有僧伽蓝。名王新寺。作来八十年经三王方成。可高二十五丈。雕文刻镂金银覆上众宝合成。塔后作佛堂庄严妙好。梁柱户扇窗牖皆以金薄。别作僧房亦严丽整饰。非言可尽。岭东六国诸王所有上价宝物多作供养。人用者少。既过四月行像。僧韶一人随胡道人向罽宾。法

显等进向子合国。在道二十五日。便到其国。国王精进有千余僧。多大乘学。住此十五日已。于是南行四日至葱岭山。到于麾国安居。安居已山行二十五日到竭叉国。与慧景等合。值其国王作般遮越师。般遮越师汉言五年大会也。会时请四方沙门。皆来云集。集已庄严众僧坐处。悬缯幡盖。作金银莲华着僧座后。铺净坐具。王及群臣如法供养。或一月二月。或三月。多在春时。王作会已复劝诸群臣设供供养。或一日二日三日五日乃至七日。供养都毕。王以所乘马鞍勒自副使国中贵重臣骑之。并诸白氎种种珍宝沙门所须之物。共诸群臣发愿布施众僧。布施僧已还从僧赎其地。山寒不生余谷。唯熟麦耳。众僧受岁已其晨辄霜。故其王每请众僧令麦熟。然后受岁。其国中有佛唾壶。以石作之。色似佛钵。又有佛一齿。其国中人为佛齿起塔。有千余僧徒。尽小乘学。自山以东俗人被服类粗与秦土同。亦以毡褐为异。沙门法用转胜不可具记。其国当葱岭之中。自葱岭已前草木果实皆异。唯竹及安石榴甘蔗三物与汉地同耳。从此西行向北天竺国。在道一月得度葱岭。葱岭山冬夏有雪。又有毒龙。若失其意则吐毒风。雨雪飞沙砾石。遇此难者万无一全。彼土人即名为雪山也。度岭已到北天竺。始入其境。有一小国名陀历。亦有众僧皆小乘学。其国昔有罗汉。以神足力将一巧匠。上兜率天观弥勒菩萨长短色貌。还下刻木作像。前后三上观。然后乃成像。长八丈足趺八尺。斋日常有光明。诸国王竞兴供养。今故现在于此。顺岭西南行十五日。其道艰岨崖岸崄绝。其山唯石壁立千仞。临之目眩。欲进则投。足无所下。有水名新头河。昔人有凿石通路。施傍梯者凡度七百。度梯已蹑悬絙过河。河两岸相去减八十步。九译所记。汉之张骞甘英皆不至此。

众僧问法显。佛法东过其始可知耶。显云。访问彼土人。皆云。古老相传。自立弥勒菩萨像。后便有天竺沙门。赍经律过此河者。像立在佛泥洹后三百许年。计于周氏平王时。由兹而言。大教宣流始自此像。非夫弥勒大士继轨释迦。孰能令三宝宣通边人识法。固知冥运之开本非人事。则汉明帝之梦有由而然矣。度河便到乌长国。其乌长国是正北天竺也。尽作中天竺语。中天竺所谓中国。俗人衣服饮食亦与中国同。佛法甚盛。名众僧止住处为僧伽蓝。凡有五百僧伽蓝。皆小乘学。若有客比丘到悉供养三日。三日过已乃令自求所安。常传言。佛至北天竺。即到此国也。佛遗足迹于此。或长或短在人心念。至今犹尔。及晒衣石度恶龙处悉亦现在。石高丈四尺。阔二丈许。一边平。慧景慧达道整三人先发向佛影那竭国。法显等住此国夏坐。坐讫南下到宿呵多国。其国佛法亦盛。昔天帝释试菩萨化作鹰鸽割肉贸鸽处。佛既成道与诸弟子游行。语云。此本是吾割肉贸鸽处。国人由是得知。于此处起塔金银挍饰。从此东下五日行到揵陀卫国。是阿育王子法益所治处。佛为菩萨时。亦于此国以眼施人。其处亦起大塔金银挍饰。此国人多小乘学。自此东行七日。有国名竺刹尸罗。竺刹尸

罗汉言截头也。佛为菩萨时。于此处以头施人。故因以为名。复东行二日至投身餧饿虎处。此二处亦起大塔。皆众宝挍饰。诸国王臣民竞兴供养。散华然灯相继不绝。通上二塔彼方人亦名为四大塔也。从揵陀卫国南行四日到弗楼沙国。佛昔将诸弟子游行此国。语阿难云。吾般泥洹后当有国王名罽腻伽。于此处起塔。后罽腻伽王出世。出行游观时。天帝释欲开发其意。化作牧牛小儿。当道起塔。王问言。汝作何等。答言。作佛塔。王言大善。于是王即于小儿塔上起塔。高四十余丈众宝挍饰。凡所经见塔庙壮丽威严都无此比。传云。阎浮提塔唯此塔为上。王作塔成已小塔即自傍出大塔南。高三尺许。佛钵即在此国。昔月氏王大兴兵众。来伐此国欲取佛钵。既伏此国已。月氏王等笃信佛法。欲持钵去。故大兴供养。供养三宝毕。乃挍饰大象置钵其上。象便伏地不能得前。更作四轮车载钵。八象共牵复不能进。王知与钵缘未至。深自愧叹即于此处起塔及僧伽蓝。并留镇守种种供养。可有七百余僧。日将欲中众僧则出钵与。白衣等种种供养。然后中食。至暮烧香时复尔。可容二斗许。杂色而黑多四际分明。厚可二分甚光泽。贫人以少华投中便满。有大富者欲以多华供养。正复百千万斛终不能满。宝云僧景止供养佛钵便还。慧景慧达道整先向那竭国。供养佛影佛齿及顶骨。慧景病道整住看。慧达一人还于弗楼沙国相见。而慧达宝云僧景遂还秦土。慧景在佛钵寺无常。由是法显独进向佛顶骨所。西行十六由延至那竭国界醯罗城。城中有佛顶骨精舍。尽以金薄七宝挍饰。国王敬重顶骨。虑人抄夺。乃取国中豪姓八人。人持一印。印封守护。清晨八人俱到各视其印。然后开户。开户已以香汁洗手。出佛顶骨置精舍外高座上以七宝圆砧。砧下琉璃钟覆上皆珠玑挍饰。骨黄白色。方圆四寸。其上隆起。每日出后精舍人则登高楼击大鼓吹蠡敲铜钵。王闻已则诣精舍。以华香供养。供养已次第顶戴而去。从东门入西门出。王朝朝如是供养礼拜。然后听国政。居士长者亦先供养乃修家事。日日如是初无懈倦。供养都讫乃还顶骨于精舍中。有七宝解脱塔。或开或闭。高五尺许。以盛之。精舍门前朝朝恒有卖华香人。凡欲供养者种种买焉。诸国王亦恒遣使供养。精舍处方三十步虽复天震地裂此处不动。从此北行一由延到那竭国城。是菩萨本以银钱贸五茎华供养定光佛处。城中亦有佛齿塔。供养如顶骨法。城东北一由延。到一谷口有佛锡杖。亦起精舍供养。杖以牛头旃檀作。长丈六七许。以木筒盛之。正复百千人举不能移。入谷口西行有佛僧伽梨。亦起精舍供养。彼国土俗亢旱。时国人相率出衣礼拜供养。天即大雨。那竭城南半由延有石室博山。西南向佛留影。此中去十余步观之如佛真形。金色相好光明炳着。转近转微仿佛如有。诸方国王遣工画师摹写莫能及。彼国人传云。千佛尽当于此留影。影西四百步许。佛在时剃发剪爪。佛自与诸弟子共造塔。高七八丈以为将来塔法。今犹在。边有寺。寺中有七百余僧。此处有诸罗汉辟支佛塔乃千数。住此冬三月。法显等三人南度小雪山。雪山冬夏积雪。山北阴

中遇寒风暴起人皆噤战。慧景一人不堪复进。口出白沫语法显云。我亦不复活。便可时去勿得俱死。于是遂终。法显抚之悲号。本图不果命也奈何。复自力前得过岭南到罗夷国。近有三千僧兼大小乘学。住此夏坐。坐讫南下。行十日到跋那国。亦有三千许僧。皆小乘学。从此东行三日复渡新头河。两岸皆平地。过河有国名毗荼。佛法兴盛兼大小乘学。见秦道人往乃大怜愍。作是言。如何边地人能知出家为道远求佛法。悉供给所须。待之如法。从此东南行减八十由延。经历诸寺甚多僧众万数。过是诸处已到一国。国名摩头罗。又经蒱那河。河边左右有二十僧伽蓝。可有三千僧。佛法转盛。凡沙河已西天竺诸国。国王皆笃信佛法供养众僧。时则脱天冠。共诸宗亲群臣手自行食。行食已铺毡于地。对上座前坐于众僧前。不敢坐床。佛在世时。诸王供养法式相传至今。从是以南名为中国。中国寒暑调和无霜雪。人民殷乐无户籍官法。唯耕王地者乃输地利。欲去便去欲住便住。王治不用刑斩。有罪者但罚其钱。随事轻重。虽复谋为恶逆。不过截右手而已。王之侍卫左右皆有供禄。举国人民悉不杀生。不饮酒不食葱蒜。唯除旃荼罗。旃荼罗名为恶人。与人别居。若入城市则击木以自异。人则识而避之不相唐突。国中不养猪鸡不卖生口。市无屠店及沽酒者。货易则用贝齿。唯旃荼罗渔猎师卖肉耳。自佛般泥洹后。诸国王长者居士为众僧起精舍。供给田宅园圃民户牛犊铁倦书录。后王王相传无敢废者。至今不绝。众僧住止房舍。床蓐饮食衣服都无阙乏。处处皆尔。众僧常以作功德为业。及诵经坐禅。客僧往到旧僧迎逆。代担衣钵给洗足水。涂足油与非时浆。须臾息已复问其腊数。次第得房舍卧具。种种如法。众僧住处作舍利弗塔目连阿难塔并阿毗昙律经塔。安居后一月诸希福之家劝化供养。僧行非时浆。众僧大会说法。说法已供养舍利弗塔。种种华香通夜然灯。使伎乐人作舍利弗大婆罗门时诣佛求出家。大目连大迦葉亦如是。诸比丘尼多供养阿难塔。以阿难请世尊听女人出家故。诸沙弥多供养罗云。阿毗昙师者供养阿毗昙。律师者供养律。年年一供养。各自有日。摩诃衍人则供养般若波罗蜜文殊师利观世音等。众僧受岁竟。长者居士婆罗门等。各将种种衣物沙门所须以用布施众僧。僧受亦自各各布施。佛泥洹已来。圣众所行。威仪法则。相承不纪。自度新头河至南天竺。迄于南海四五万里。海平坦无大山川。正有河水耳。从此东南行十八由延。有国名僧迦施。佛上忉利天三月为母说法来下处。佛上忉利天。以神通力都不使诸弟子知来。满七日乃放神足。阿那律以天眼遥见世尊。即语尊者大目连。汝可往问讯世尊。目连即往头面礼足共相问讯。问讯已佛语目连。吾却后七日当下阎浮提。目连既还。于时八国大王及诸臣民不见佛久。咸皆渴仰。云集此国以待世尊。时优钵罗比丘尼。即自心念。今日国王臣民皆当迎佛。我是女人。何由得先见佛。即以神足化作转轮圣王。最前礼佛。佛从忉利天上来向下。下时化作三道宝阶。佛在中道七宝阶上行。梵天王亦化作白银阶。在右边执白拂而侍。天

帝释化作紫金阶。在左边执七宝盖而侍。诸天无数从佛来下。佛既下三阶俱没于地。余有七级而现。后阿育王欲知其根际。遣人掘看。下至黄泉根犹不尽。王益敬信。即于阶上起精舍。当中阶作丈六立像。精舍后立石柱。高二十肘。上作师子。柱内四边有佛像。内外映彻净若琉璃。有外道论师与沙门诤此住处。时沙门理屈。于是共立誓言。此处若是沙门住处者。今当有灵验。作是言已。柱头师子乃大鸣吼见验。于是外道慑怖心伏而退。佛以受天食三月故。身作天香不同世人。即便浴身后人于此处起浴室。浴室犹在优钵罗比丘尼初礼佛处今亦起塔。佛在世时有剪发爪作塔。及过去三佛并释迦文佛坐处经行处。及作诸佛形像处。尽有塔。今悉在。天帝释梵天王从佛下处亦起塔。此处僧及尼可有千人。皆同众食。杂大小乘学。住处有一白耳龙。与此众僧作檀越。令国内丰熟雨泽以时无诸灾害。使众僧得安。众僧感其惠。故为作龙舍敷置坐处。又为龙设福食供养。众僧日日众中别差三人到龙舍中食。每至夏坐讫龙辄化形作一小蛇。两耳边白。众僧识之。铜盂盛酪以龙置中。从上座至下座行之。伏若问讯。遍便化去。每年一出。其国丰饶人民炽盛。最乐无比。诸国人来无不经理供给所须。寺西北五十由延有一寺。名大坟。大坟者恶鬼名也。佛本化是恶鬼。后人于此处起精舍。布施阿罗汉以水灌手。水沥滴地。其处故在。正复扫除常现不灭。此处别有佛塔。善鬼神常扫洒。初不须人功。有邪见国王言。汝能如是者。我当多将兵众住此益积粪秽。汝复能除不。鬼神即起大风吹之令净此处。有百枚小塔。人终日数之不能得知。若至意欲知者。便一塔边置一人已复计数。人人或多或少其不可得知。有一僧伽蓝可六七百僧。此中有辟支佛食处泥地。大如车轮。余处生草此处独不生。及晒衣地处亦不生草。衣条着地迹今故现在。法显在龙精舍夏坐。坐讫东南行七由延到罽饶夷城。城接恒水有二僧伽蓝。尽小乘学。去城西六七里。恒水北岸佛为诸弟子说法处。传云。说无常苦空说身如泡沫等。此处起塔犹在。度恒水南行三由延到一村。名呵梨。佛于此中说法经行坐处尽起塔。从此东南行十由延。到沙只大国出沙只城。南门道东佛本在此嚼杨枝已刺土中。即生长七尺。不增不减。诸外道婆罗门嫉妒或斫或拔远弃之。其处续生如故。此中亦有四佛经行坐处。起塔故在。从此南行八由延。到拘萨罗国舍卫城。城内人民希旷都有二百余家。即波斯匿王所治城也。大爱道故精舍处。须达长者井壁及鸯掘魔得道般泥洹烧身处。后人起塔皆在此城中。诸外道婆罗门生嫉妒心欲毁坏之。天即雷电霹雳终不能得坏。出城南门千二百步道西。长者须达起精舍。精舍东向开门门户两边有二石柱。左柱上作轮形右柱上作牛形精舍左右池流清净树林尚茂。众华异色。蔚然可观。即所谓祇洹精舍也。佛上忉利天为母说法九十日。波斯匿王思见佛即刻牛头栴檀作佛像置佛坐。处佛后还入精舍像即避出迎佛。佛言。还坐。吾般泥洹后可为四部众作法式。像即还坐。此像最是众像之始。后人所法者也。佛于是移住南边小精舍。

与像异处。相去二十步。祇洹精舍本有七层。诸国王人民竞兴供养。悬缯幡盖散华烧香燃灯续明日日不绝。鼠含灯炷烧幡。盖遂及精舍七重都尽。诸国王人民皆大悲恼。谓栴檀像已烧。却后四五日开东边小精舍户忽见本像。皆大欢喜。共治精舍得作两重。还移像本处。法显道整初到祇洹精舍。念昔世尊住此二十五年。自伤生在边地。共诸同志游历诸国。而或有还者。或有无常者。今日乃见佛空处怆然心悲。彼众僧出问法显等言。汝等从何国来。答曰。从汉地来。彼众僧叹曰。奇哉边国之人乃能求法至此。自相谓言。我等诸师和上相承以来未见汉道人来到此也。精舍西北四里有林。名曰得眼。本有五百盲人依精舍住此。佛为说法尽还得眼。盲人欢喜刺杖着地头面作礼。杖遂生长大。世人重之无敢伐者。遂成为林是故以得眼为名。祇洹众僧中食后多往彼林中坐禅。祇洹精舍东北六七里。毗舍佉母作精舍请佛及僧。此处故在。祇洹精舍大院各有二门。一门东向一门北向。此园即须达长者布金钱买地处。精舍当中央。佛住此处最久。说法度人经行坐处。亦尽起塔。皆有名字。及孙陀利杀身谤佛处。出祇洹东门北行七十步道西。佛昔共九十六种外道论议。国王大臣居士人民皆云集而听。时外道女。名旃遮摩那起嫉妒心。乃怀衣着腹前似若妊身。于众会中谤佛以非法。于是天帝释即化作白鼠啮其腰带。带断所怀衣堕地。地即裂生入地狱。及调达毒爪欲害佛生入地狱处。后人皆幖帜之。又于论议处起精舍高六丈许。中有坐佛像。其道东有外道天寺。名曰影覆。与论议处精舍夹道相对。亦高六丈许。所以名影覆者日在西时。世尊精舍影则映外道天寺。日在东时外道天寺影则北映。终不能得映佛精舍也。外道常遣人守其天寺。扫洒烧香然灯供养。至明旦其灯辄移在佛精舍中。婆罗门恚言。诸沙门取我灯自供养佛为尔不止。婆罗门于是夜自伺候见其所事天神将灯绕佛精舍三匝供养。供养佛已忽然不见。婆罗门乃知佛神大。即舍家入道。传云。近有此事绕祇洹精舍。有十八僧伽蓝。尽有僧住。唯一处空此中国有九十六种外道。皆知今世后世。各有徒众亦皆乞食。但不持钵。亦复求福于旷路侧。立福德舍。屋宇床卧饮食供给行路人及出家人来去客。但所期异耳。调达亦有众在常供养过去三佛。唯不供养释迦文佛。舍卫城东南四里琉璃王欲伐舍夷国。世尊当道侧立立处起塔。城西五十里到一邑名都维。是迦葉佛本生处。父子相见处。般泥洹处。皆悉起塔。迦葉如来全身舍利亦起大塔。从舍卫城东南行十二由延到一邑名那毗伽。是拘楼秦佛所生处。父子相见处。般泥洹处。亦皆起塔。从此北行减一由延到一邑。是拘那含牟尼佛所生处。父子相见处。般泥洹处。亦皆起塔。从此东行减一由延到迦维罗卫城。城中都无王民甚丘荒。止有众僧民户数十家而已。白净王故宫处。作太子母形像。及太子乘白象入母胎时太子出城东门见病人。回车还处皆起塔。阿夷相太子处。与难陀等扑象捅射处。箭东南去三十里入地令泉水出。后世人治作井令行人饮。佛得道还见父王处。五百释子出家向优波离作礼地六种震

动处。佛为诸天说法四天王等守四门父王不得入处。佛在尼拘律树下东向坐大爱道布施佛僧伽梨处。此树犹在。琉璃王杀释种。释种死尽得须陀洹立塔今亦在。城东北数里有王田太子坐树下观耕者处。城东五十里有王园。园名论民。夫人入池洗浴出池。北岸二十步举手攀树枝东向生太子。太子堕地行七步。二龙王浴太子。身浴处遂作井。及上洗浴池。今众僧常取饮之。凡诸佛有四处常定。一者成道处。二者转法轮处。三者说法论议伏外道处。四者上忉利天为母说法来下处。余者则随时示现焉。迦维罗卫国大空荒人民希疏道路怖畏。白象师子不可妄行。从佛生处东行五由延有国名蓝莫。此国王得佛一分舍利。还归起塔。即名蓝莫塔。塔边有池池中有龙常守护此塔昼夜供养。阿育王出世欲破八塔。作八万四千塔。破七塔已次欲破此塔。龙便现身将阿育王入其宫中。观诸供养具已语王言。汝供养若能胜是便可坏之持去。吾不与汝诤。阿育王知其供养具非世之所有。于是便还此中荒芜无人洒扫。常有群象以鼻取水洒地。取杂花香而供养塔。诸国有道人来欲礼拜塔。遇象大怖依树自翳。见象如法供养。道人大自悲感。此中无有僧伽蓝可供养此塔。乃令象洒扫。道人即舍大戒还作沙弥。自挽草木平治处所使得净洁。劝化国王作僧住处。已为寺主。今现有僧住。此事在近。自尔相承至今恒以沙弥为寺主。从此东行三由延太子遣车匿白马还处亦起塔。从此东行四由延到炭塔。亦有僧伽蓝。复东行十二由延到拘夷那竭城。城北双树间希连禅河边。世尊于此北首而般泥洹。及须跋最后得道处。以金棺供养世尊七日处。金刚力士放金杵处。八王分舍利处。此诸处皆起塔。有僧伽蓝今悉现在。其城中人民亦希旷。止有众僧民户。从此东南行十二由延到诸梨车欲逐佛般泥洹处。而佛不听恋佛不肯去。佛化作大深堑不得度。佛与钵作信遣还其家处立石柱。上有铭题。自此东行十由延到毗舍离国。毗舍离城北大林重阁精舍。佛住处及阿难半身塔。其城里本庵婆罗女家。为佛起塔。今故现在。城南三里道西庵婆罗女以园施佛作佛住处。佛将般泥洹与诸弟子出毗舍离城西门。回身右转顾看毗舍离城告诸弟子。是吾最后所行处。后人于此处起塔。城西北三里有塔名放弓仗。以名此者恒水流有一国王。王小夫人生一肉胎。大夫人妒之言。汝生不祥之征。即盛以木函掷恒水中。下流有国王游观。见水上木函。开看见千小儿端正殊特。王即取养之。遂便长大甚勇健。所往征伐无不摧伏。次伐父王本国。王大愁忧。小夫人问王。何故愁忧。王曰。彼国王有千子勇健无比。欲来伐吾国。是以愁耳。小夫人言。王勿愁忧。但于城东作高楼。贼来时置我楼上。则我能却之。王如其言。至贼来时小夫人于楼上语贼言。汝是我子。何故作反逆事。贼曰。汝是何人。云是我母。小夫人曰。汝等若不信者尽仰向张口。小夫人即以两手构两乳。乳作五百道俱堕千子口中。贼知是其母即放弓仗。二父王于是思惟皆得辟支佛。二辟支佛塔犹在。后世尊成道告诸弟子。是吾昔时放弓仗处。后人得知于此处立塔。故以名焉。千小儿者即贤劫千佛是

也。佛于放弓仗塔边舍寿。佛告阿难言。我却后三月当般泥洹。魔王娆固阿难使不得请佛住世。从此东行三四里有塔。佛般泥洹后百年有毗舍离比丘。错行戒律。十事证言。佛说如是。尔时诸罗汉及持律比丘。凡有七百僧。更捡挍律藏。后人于此处起塔今亦现在。从此东行四由延到五河合口。阿难从摩竭国向毗舍离欲般泥洹。诸天告阿阇世王。阿阇世王即自严驾将士众追到河上。毗舍离诸梨车闻阿难来。亦复来迎。俱到河上。阿难思惟。前则阿阇世王致恨。还则梨车复怨。即于河中央入火光三昧烧身而般泥洹。分身作二分。一分在一岸边。于是二王各得半身。舍利还归起塔。度河南下一由延到摩竭提国巴连弗邑。巴连弗邑是阿育王所治城。城中王宫殿皆使鬼神作累石起墙阙。雕文刻镂非世所造。今故现在。阿育王弟得罗汉道。常住耆阇崛山。志乐闲静。王敬心欲请于家供养。以乐山静不肯受请。王语弟言。但受我请当为汝于城里作山。王乃具饮食召诸鬼神而告之曰明日悉受我请。无座席各自赍来。明日诸大鬼神各赍大石来。壁方四五步坐讫。即使鬼神累作大石山。又于山底以五大方石作一石室。可长三丈广二丈高一丈余。有一大乘婆罗门子名罗汰私迷。住此城里。爽悟多智事无不达。以清净自居。国王宗敬师事。若往问讯不敢并坐。王设以爱敬心执手。执手已婆罗门辄自灌洗。年可五十余。举国瞻仰。赖此一人弘宣佛法。外道不能得加陵众僧。于阿育王塔边造摩诃衍僧伽蓝甚严丽。亦有小乘寺。都合六七百僧众威仪庠序可观。四方高德沙门及学问人。欲求义理皆诣此寺。婆罗门子师亦名文殊师利。国内大德沙门诸大乘比丘皆宗仰焉。亦住此僧伽蓝。凡诸中国唯此国城邑为大。民人富盛竞行仁义。年年常以建卯月八日行像。作四轮车缚竹作五层。有承摅偃戟高二丈许。其状如塔。以白氎缠上。然后彩画作诸天形像。以金银琉璃庄挍其上。悬缯幡盖四边作龛。皆有坐佛菩萨立侍。可有二十车。车车庄严各异。当此日境内道俗皆集作倡伎乐。华香供养。婆罗门子来请佛。佛次第入城。入城内再宿。通夜然灯伎乐供养。国国皆尔。其国长者居士各于城内立福德医药舍。凡国中贫穷孤独残跛一切病人。皆诣此舍种种供给。医师看病随宜饮食及汤药皆令得安。差者自去。阿育王坏七塔作八万四千塔。最初所作大塔在城南三里余。此塔前有佛迹起精舍。户北向塔。南有一石柱。围丈四五高三丈余。上有铭题。云阿育王以阎浮提布施四方僧。还以钱赎。如是三反塔北三四百步阿育王本于此作泥梨城泥梨城中有石柱。亦高三丈余。上有师子。柱上有铭记作泥梨城因缘及年数日月。从此东南行九由延至一心孤石山。山头有石室。石室南向佛坐其中。天帝释将天乐般遮弹琴乐佛处。帝释以四十二事问佛一一以指画石。画迹故在。此中亦有僧伽蓝。从此西南行一由延到那罗聚落。是舍利弗本生村。舍利弗还于此中般泥洹。即此处起塔。今现在。从此西行一由延到王舍新城。新城者是阿阇世王所造中有二僧伽蓝。出城西门三百步阿阇世王得佛一分舍利起塔。高大严丽。出城南四里南向入谷至五山

里。五山周围状若城郭。即是蓱沙王旧城。城东西可五六里南北七八里。舍利弗目连初见頞鞞处。尼犍子作火坑毒饭请佛处。阿阇世王酒饮黑象欲害佛处。城东北角曲中耆旧于庵婆罗园中起精舍。请佛及千二百五十弟子供养处。今故在。其城中空荒无人住。入谷搏山东南上十五里到耆阇崛山。未至头三里有石窟南向。佛本于此坐禅。西北三十步复有一石窟。阿难于中坐禅。天魔波旬化作雕鹫住窟前恐阿难。佛以神足力隔石舒手摩阿难肩。怖即得止。鸟迹手孔今悉在。故曰雕鹫窟山。窟前有四佛坐处。又诸罗汉各各有石窟坐禅处。动有数百。佛在石室前东西经行。调达于山北崄巇间横掷石伤佛足指处。石犹在。佛说法堂已毁坏。止有塼壁基在。其山峰秀端严。是五山中最高。法显于新城中买香华油灯。倩二旧比丘送法显到耆阇崛山。华香供养然灯续明。慨然悲伤抆泪而言。佛昔于此说首楞严。法显生不值佛。但见遗迹处所而已。即于石窟前诵首楞严。停止一宿。还向新城。出旧城北。行三百余步道西。迦兰陀竹园精舍今现在。众僧扫洒精舍。北二三里有尸磨赊那。尸磨赊那者。汉言弃死人墓田。搏南山西行三百步有一石室名宾波罗窟。佛食后常于此坐禅。又西行五六里山北阴中有一石室名车帝。佛泥洹后五百阿罗汉结集经处。出经时铺三高座庄严挍饰。舍利弗在左。目连在右。五百数中少一阿罗汉。大迦葉为上座。

时阿难在门外不得入。其处起塔今亦在。搏山亦有诸罗汉坐禅石窟甚多。出旧城北东下三里。有调达石窟。离此五十步有大方黑石窟。昔有比丘在上经行。思惟是身无常苦空。得不净观厌患是身。即捉刀欲自杀。复念世尊制戒不得自杀。又念虽尔我今但欲杀三毒贼。便以刀自刎。始伤肉得须陀洹。既半得阿那含。断已成阿罗汉果般泥洹从此西行四由延到伽耶城。城内亦空荒。复南行二十里到菩萨本苦行六年处。处有林木。从此西行三里到佛入水洗浴天案树枝得攀出池处。又北行二里得弥家女奉佛乳糜处。从此北行二里。佛于一大树下石上东向坐食糜。树石今悉在。石可广长六尺高二尺许。中国寒暑均调。树木或数千岁乃至万岁。从此东北行半由延到一石窟。菩萨入中西向结加趺坐。心念若我成道当有神验。石壁上即有佛影现。长三尺许。今犹明亮。时天地大动。诸天在空中白言。此非是过去当来诸佛成道处。去此西南行减半由延到贝多树下。是过去当来诸佛成道处。诸天说是语已即便在前唱导。导引而去。菩萨起行离树三十步。天授吉祥草。菩萨受之。复行十五步五百青雀飞来绕菩萨三匝而去菩萨前到贝多树下。敷吉祥草。东向而坐。时魔王遣三玉女从北来试。魔王自从南来试。菩萨以足指案地。魔兵退散三女变成老母。自上苦行六年处。及此诸处。后人皆于中起塔立像。今皆在。佛成道已七日观树受解脱乐处。佛于贝多树下东西经行七日处。诸天化作七宝堂供养佛七日处。文鳞盲龙七日绕佛处。佛于尼拘律树下方石上东向坐。梵天

来请佛处。四天王奉钵处。五百贾人授麨蜜处。度迦葉兄弟师徒千人处此诸处亦尽起塔。佛得道处有三僧伽蓝。皆有僧住。众僧民户供给饶足无所乏少。戒律严峻威仪坐起入众之法。佛在世时圣众所行以至于今。佛泥洹已来四大塔处相承不绝。四大塔者。佛生处。得道处。转法轮处。般泥洹处。阿育王昔作小儿时。当道戏过迦葉佛行乞食。小儿欢喜。即以一掬土施佛。佛持还泥经行地。因此果报作铁轮王王阎浮提。乘铁轮案行阎浮提。见铁围两山间地狱治罪人。即问群臣此是何等。答言。是鬼王阎罗王治罪人。王自念言。鬼王尚能作地狱治罪人。我是人主。何不作地狱治罪人耶。即问臣等谁能为我作地狱主治罪人者。臣答言。唯有极恶人能作耳。王即遣臣遍求恶人。见池水边有一人长壮黑色发黄目青。以脚钩鱼口呼禽兽。禽兽来便射杀无得脱者。得此人已将来与王。王密敕之。汝作四方高墙。内植种种华果作好浴池。庄严挍饰令人渴仰。牢作门户。有人入者。辄捉种种治罪莫使得出。设使我入亦治罪莫放。今拜汝作地狱主。时有比丘次第乞食入其门。狱卒见之便欲治罪。比丘惶怖。求请须臾听我中食。俄顷复有人入。狱卒内置碓臼中捣之赤沫出。比丘见已思惟。此身无常苦空如泡如沫。即得阿罗汉果。既而狱卒捉内镬汤中。比丘心颜欣悦。火灭汤冷。中生莲华。比丘坐上。尔时狱卒即往白王。狱中有奇怪。愿王往看。王言。我前有要今不敢往。狱卒言。此非小事。王宜疾往。更改先要。王即随入。比丘为王说法。王得信解。即坏地狱悔前所作众恶。由是信重三宝。常至贝多树下悔过自责受八戒斋。王夫人问王。常游何处。群臣答言。恒在贝多树下。夫人伺王不在时。遣人伐其树倒。王来见之迷闷躄地。诸臣以水洒面良久乃苏。王即以塼累四边。以百罂牛乳灌树根。身四枝布地作是誓言。若树不生我终不起。作是誓已树便即根上而生。以至于今。高减十丈。从此南三里行到一山名鸡足。大迦葉今在此山中。擘山下入入处不容。人下入极远有旁孔。迦葉全身在此中住。孔外有迦葉本洗手土。彼方人若头痛者。以此土涂之即差。此山中即日故有诸罗汉住彼。诸国道人年年往供养迦葉。心浓至者夜即有罗汉来共言。论释其疑已忽然不现。此山榛木茂盛。又多师子虎狼。不可妄行。法显还向巴连弗邑。顺恒水西下十由延得一精舍。名旷野。佛所住处。今现有僧。复顺恒水西行十二由延到迦尸国波罗奈城。城东北十里许得仙人鹿野苑精舍。此苑本有辟支佛住。常有野鹿栖宿。世尊将成道。诸天于空中唱言。白净王子出家学道。却后七日当成佛。辟支佛闻已即取泥洹。故名此处为仙人鹿野苑。世尊成道已后。人于此处起精舍。佛欲度拘驎等五人。五人相谓言。此瞿昙沙门六年苦行。日食一麻一米尚不得道。况入人间恣身口意。何道之有。今日来者慎勿与语。佛到五人皆起作礼处。复北行六十步。佛于此东向坐始转法轮度拘驎等五人处。其北二十步佛为弥勒授记处。其南五十步翳罗钵龙问佛我何时得免此龙身。此处皆起塔见在。中有二僧伽蓝悉有僧住。自鹿野苑精舍西北行十三由旬有

国名拘睒弥。其精舍名瞿师罗园。佛昔住处。今故有众僧。多小乘学。从是东行八由延。佛本于此度恶鬼处。亦常在此住经行坐处。皆起塔。亦有僧伽蓝。可百余僧。从此南行二百由延有国名达嚫。是过去迦葉佛僧伽蓝。穿大石山作之。凡有五重。最下重作象形。有五百间石室。第二层作师子形。有四百间。第三层作马形。有三百间。第四层作牛形。有二百间。第五层作鸽形。有一百间。最上有泉水循石室前绕房而流。周围回曲。如是乃至下重顺房流从户而出。诸僧室中处处穿石作窗牖通明。室中朗然都无幽闇。其室四角穿石作梯蹬。上处今人形小缘梯上正得至昔人一脚。蹑处。因名此寺为波罗越。波罗越者天竺名鸽也。其寺中常有罗汉住。此土丘荒无人民居。去山极远方有村。皆是邪见不识佛法。沙门婆罗门及诸异学。彼国人民常见飞人来入此寺。于时诸国道人欲来礼此寺者。彼村人则言。汝何以不飞耶。我见此间道人皆飞。道人方便答言。翅未成耳。达嚫国幽崄道路艰难。难知处欲往者。要当赍钱货施彼国王。王然后遣人送展转相付示其迳路。法显竟不得往。承彼土人言故说之耳。从彼波罗奈国东行还到巴连弗邑。法显本求戒律。而北天竺诸国。皆师师口传无本可写。是以远涉乃至中天竺。于此摩诃衍僧伽蓝得一部律。是摩诃僧祇众律。佛在世时最初大众所行也。于祇洹精舍传其本。自余十八部各有师资。大归不异。然小小不同。或用开塞但此最。是广说备悉者。复得一部抄律。可七千偈。是萨婆多众律。即此秦地众僧所行者也。亦皆师师口相传授不书之于文字。复于此众中得杂阿毗昙心。可六千偈。又得一部经。二千五百偈。又得一卷方等般泥洹经。可五千偈。又得摩诃僧祇阿毗昙故。法显住此三年。学梵书梵语。写律道整既到中国。见沙门法则。众僧威仪触事可观。乃追叹秦土边地众僧戒律残缺。誓言自今已去至得佛愿不生边地。故遂停不归。法显本心欲令戒律流通汉地。于是独还。顺恒水东下十八由延。其南岸有瞻波大国佛精舍经行处及四佛坐处。悉起塔。现有僧住。从此东行近五十由延到摩梨帝国。即是海口。其国有二十四僧伽蓝尽有僧住。佛法亦兴。法显住此二年写经及画像。于是载商人大舶泛海。西南行得冬初信风昼夜十四日到师子国。彼国人云。相去可七百由延。其国本在洲上。东西五十由延。南北三十由延。左右小洲乃有百数。其间相去。或十里二十里。或二百里。皆统属大洲。多出珍宝珠玑有出摩尼珠地方可十里。王使人守护。若有采者十分取三。其国本无人民。正有鬼神及龙居之。诸国商人共市易。市易时鬼神不自现身。但出宝物题其价直。商人则依价雇直取物。因商人来往住。故诸国人闻其土乐悉亦复来。于是遂成大国。其国和适无冬夏之异。草木常茂田种随人无有时节。佛至其国欲化恶龙。以神足力一足蹑王城北。一足蹑山顶。两迹相去十五由延。王于城北迹上起大塔。高四十丈。金银庄挍众宝合成。塔边复起一僧伽蓝。名无畏。山有五千僧。起一佛殿金银刻镂悉以众宝。中有一青玉像。高三丈许。通身七宝焰光威相严显。非言所载。

右掌中有一无价宝珠。法显去汉地积年所与交接。悉异域人。山川草木举目无旧。又同行分披。或流或亡。顾影唯已心常怀悲。忽于此玉像边见商人。以一白绢扇供养。不觉凄然泪下满目。其国前王遣使中国取贝多树子。于佛殿傍种之。高可二十丈。其树东南倾。王恐倒故以八九围柱柱树。树当柱处心生遂穿柱而下入地成根。大可四围许。柱虽中裂犹裹其外。人亦不去。树下起精舍。中有坐像道俗敬仰无倦。城中又起佛齿精舍。皆七宝作。王净修梵行。城内人敬信之情亦笃。其国立治已来无有饥丧荒乱。众僧库藏多有珍宝无价摩尼。其王入僧库游观。见摩尼珠即生贪心。欲夺取之。三日乃悟。即诣僧中稽首悔前罪心。因白僧言。愿僧立制。自今已后勿听王入库看。比丘满四十腊。然后得入。其城中多居士长者萨薄商人。屋宇严丽巷陌平整。四衢道头皆作说法堂。月八日十四日十五日铺施高座。道俗四众皆集听法。其国人云。都可六万僧。悉有众食。王别于城内供养五六千人。众食须者则持大钵往取。随器所容皆满而还。佛齿常以三月中出之。未出前十日。王庄挍大象。使一辩说人着王衣服骑象上击鼓唱言。菩萨从三阿僧祇劫作行不惜身命。以国城妻子及挑眼与人割肉贸鸽截头布施投身饿虎不吝髓脑。如是种种苦行为众生故成佛。在世四十五年说法教化。令不安者安。不度者度。众生缘尽乃般泥洹。泥洹已来一千四百九十七岁。世间眼灭众生长悲。却后十日佛齿当出至无畏山精舍。国内道俗欲殖福者。各各平治道路严饰巷陌。辨众华香供养之具。如是唱已王便夹道两边作菩萨五百身已来种种变现。或作须大拏。或作睒变。或作象王。或作鹿马。如是形像皆彩画庄挍。状若生人。然后佛齿乃出中道而行。随路供养到无畏精舍佛堂上道俗云集烧香然灯。种种法事昼夜不息。满九十日乃还城内精舍。城内精舍至斋日则开门户礼敬如法。无畏精舍东四十里有一山中有精舍名支提。可有二千僧。僧中有一大德沙门。名达摩瞿谛。其国人民皆共宗仰。住一石室中四十许年。常行慈心能感蛇鼠。使同止一室而不相害。城南七里有一精舍名摩诃毗可罗。有三千僧住。有一高德沙门戒行清洁。国人咸疑是罗汉。临终之时王来省视。依法集僧而问。比丘得道耶。其便以实答言。是罗汉。既终王即按经律以罗汉法葬之。于精舍东四五里积好大薪。纵广可三丈余。高亦尔近。上着栴檀沉水诸香木。四边作阶。上持净好白氎周匝蒙积作大舆。床似此间輀车。但无龙鱼耳。当阇维时王及国人四众咸集以华香供养。从舆至墓所。王自华香供养。供养讫举着[卄/積]上。以酥油遍灌。然后烧之。火然时人人敬心各脱上服及羽仪伞盖遥掷火中以助阇维。阇维已收敛取骨即以起塔。法显至不及其生存唯见葬。时王笃信佛法。欲为众僧作新精舍。先设大会饭食供养已。乃选好上牛一双。金银宝物庄挍角上。作好金犁王。自耕顷垦规郭四边。然后割给民户田宅书以铁券。自是已后代代相承无敢废易。法显在此国闻天竺道人。于高座上诵经云。佛钵本在毗舍离。今在揵陀卫。竟若干百年(法显闻诵时有定岁数。但

今忘耳)当复至西月氏国。若干百年当至于阗国。住若干百年当至屈茨国。若干百年当复至师子国。若干百年当复来到汉地。若干百年当还中天竺已。当上兜术天上。弥勒菩萨见而叹曰。释迦文佛钵至。即共诸天华香供养七日。七日已还阎浮提。海龙王将入龙宫。至弥勒将成道时。钵还分为四复本頞那山上。弥勒成道已。四天王当复应念佛如先佛法。贤劫千佛共用一钵。钵去已佛法渐灭。佛法灭后人寿转短。乃至五岁。五岁之时粳米酥油皆悉化灭。人民极恶捉草木则变成刀杖共相伤割。其中有福者逃避入山。恶人相杀尽已还复来出。共相谓言。昔人寿极长。但为恶甚作非法故。我等寿命遂尔短促。乃至五岁。我今共行诸善起慈悲心修行信义。如是各行信义。展转寿倍乃至八万岁弥勒出世初转法轮时。先度释迦遗法中弟子。出家人及受三归五戒八斋法供养三宝者。第二第三次度有缘者。法显尔时欲写此经。其人云。此无经本我心口诵耳。

法显住此国二年。更求得弥沙塞律藏本。得长阿含杂阿含。复得一部杂藏。此悉汉土所无者。得此梵本已即载商人大舶上可有二百余人。后系一小舶海行艰崄。以备大舶毁坏。得好信风东下。三日便值大风舶漏水入。商人欲趣小舶。小舶上人恐人来多。即斫緪断。商人大怖命在须臾。恐舶水满。即取粗财货掷着水中。法显亦以君墀及澡罐并余物弃掷海中。但恐商人掷去经像。唯一心念观世音及归命汉地众僧。我远行求法。愿威神归流得到所止。如是大风昼夜十三日到一岛边。潮退之后见船漏处即补塞之。于是复前。海中多有抄贼。遇辄无全。大海弥漫无边不识。东西唯望日月星宿而进。若阴雨时为逐风去亦无所准。当夜闇时。但见大浪相搏晃若火色。鼋鼍水性怪异之属。商人荒懅不知那向。海深无底。又无下石住处。至天晴已乃知东西。还复望正而进。若值伏石则无活路。如是九十许日。乃到一国。名耶婆提。其国外道婆罗门兴盛。佛法不足言。停此国五月日。复随他商人大舶上亦二百许人。赍五十日粮。以四月十六日发。法显于舶上安居。东北行趣广州。一月余日夜鼓二时遇黑风暴雨。商人贾客皆悉惶怖。法显尔时亦一心念观世音及汉地众僧蒙威神祐。得至天晓。晓已诸婆罗门议言。坐载此沙门。使我不利遭此大苦。当下比丘置海岛边。不可为一人令我等危崄。法显檀越言。汝若下此比丘亦并下我。不尔便当杀我。如其下此沙门。吾到汉地当向国王言汝也。汉地王亦敬信佛法重比丘僧。诸商人踌躇不敢便下。于时天多连阴海师相望僻误。遂经七十余日。粮食水浆欲尽。取海碱水作食。分好水人可得二升。遂便欲尽。商人议言。常行时政可五十日便到广州。今已过期多日将无僻耶。即便西北行求岸。昼夜十二日到长广郡界牢山南岸。便得好水菜。但经涉险难忧惧积日。忽得至此岸见藜藿菜依然。知是汉地。然不见人民及行迹。未知是何许。或言未至广州。或言已过。莫知所定。即乘小舶入浦觅人欲问其处。得两猎人即将归令法显

译语问之。法显先安慰之。徐问。汝是何人。答言。我是佛弟子。又问。汝入山何所求。其便诡言。明当七月十五日。欲取桃腊佛。又问。此是何国。答言。此青州长广郡界统属晋家。闻已商人欢喜。即乞其财物遣人往长广郡。太守李嶷敬信佛法。闻有沙门持经像乘舶泛海而至。即将人从来至海边。迎接经像。归至郡治。商人于是还向扬州到青州。请法显一冬一夏。夏坐讫法显离诸师久欲趣长安。但所营事重。遂便南下向都。就禅师出经律藏。法显发长安六年到中印国。停经六年。还经三年达青州。凡所游履减三十国。沙河已西迄于天竺。众僧威仪法化之美。不可详说。窃惟诸师未得备闻。是以不顾微命净海而还。艰难具更。幸蒙三尊威灵。危而得济。故将竹帛疏所经历。欲令贤者同其闻见。是岁甲寅晋义熙十二年矣。岁在寿星。夏安居末迎法显。道人既至留共冬斋。因讲集之余重问游历。其人恭顺言辄依实。由是先所略者劝令详载。显复具叙始末。自云。顾寻所经不觉心动汗流。所以乘危履险不惜此形者。盖是志有所存专其愚直。故投命于必死之地。以达万一之冀。于是感叹。斯人以为古今罕有。自大教东流。未有忘身求法如显之比。然后知诚之所感无穷否而不通。志之所将无功业而不成。成夫功业者。岂不由忘夫所重重夫所忘者哉。

释迦谱十卷

## 释迦谱序

盖闻。菩提之为极也。神妙寂通。圆智湛照。道绝于形识之封。理毕于生灭之境。形识久绝。岂实诞于王宫。生灭已毕。宁真谢于坚固哉。但群萌长寝同归大觉。缘来斯化感至必应。若应而不生谁与悟俗。化而无名何以导世。是以。标号释迦擅种刹利。体域中之尊。冠人天之秀。然后脱屣储宫真观道树。舍金轮而驭大千。明玉毫而制法界。此其所以垂迹也。爰自降胎至于分塔。玮化千条灵瑞万变。并义炳经典事盈记传。而群言参差首尾散出。事绪舛驳同异莫齐。散出首尾。宜有贯一之区。莫齐同异。必资会通之契。故知。博谇难该而总集易览也。祐以不敏业谢多闻。时因疾隙颇存寻玩。遂乃披经案记。原始要终。敬述释迦谱。记列为五卷。若夫胤裔托生之源。得道度人之要。泥洹塔像之微。遗法将灭之相。总众经以正本。缀世记以附末。使圣言与俗说分条。古闻共今迹相证。万里虽邈有若躬践。千载诚隐无隔面对。今抄集众经述而不作。庶脱寻访力半功倍。敬率丹心略敷誓愿。

僧祐前礼最胜尊　　稽首清净无比法
次归离垢应真僧　　三宝慈护永住世
像末少信信不纯　　邪见迷没陷众苦
三藏遐旷难究寻　　懈怠障碍令法没
故集本师源缘记　　经律传证增信根
仰承大士誓愿心　　敢厝弘意于后世
愿同见闻随喜福　　法灯延照尽来际

## 释迦谱目录

释迦降生释种成佛缘谱第四之三。

第四卷
释迦降生释种成佛缘谱第四之四。

第五卷
释迦降生释种成佛缘谱第四之五。

第六卷
释迦在七佛末种姓众数同异谱第五。
释迦同三千佛缘谱第六。
释迦内外族姓名谱第七。
释迦弟子姓释缘谱第八。
释迦四部名闻弟子谱第九。
释迦从弟调达出家缘记第十。
释迦从弟阿那律跋提出家记第十一。
释迦从弟孙陀罗难陀出家缘第十二。

第七卷
释迦子罗云出家缘记第十三。
释迦姨母大爱道出家记第十四。
释迦父净饭王泥洹记第十五。
释迦母摩耶夫人记第十六。
释迦姨母大爱道泥洹缘第十七。
释迦灭宿业缘记第十八。

第八卷

释迦竹园精舍缘记第十九。
释迦祇洹精舍缘记第二十。
释迦发爪塔缘记第二十一。
释迦天上四塔记第二十二。
优填王造释迦栴檀像记第二十三。
波斯匿王造释迦金像记第二十四。
阿育王弟出家造释迦石像记第二十五。
释迦留影在石室记第二十六。

第九卷
释迦双树般涅槃记第二十七。
释迦八国分舍利记第二十八。
释迦天上龙宫舍利宝塔记第二十九。

## 释迦谱卷第一

### 释迦始祖劫初刹利相承姓谱第一(出长阿含经)

劫初天地欲成。大水弥满。风吹结构。以成世界。此世欲成。光音天上福行命尽来生为人。皆悉化生欢喜为食。身光自在神足飞行。无有男女尊卑。众共生世故名曰众生。有自然地味。犹如醍醐。色如生酥味甜如蜜。其后众生以手试尝。遂生味着渐成揣食。光明转灭无复神通。食地味多者。颜色粗瘁。其食少者。颜色光泽。遂生胜负。因胜负故。便相是非。地味消歇。咸皆懊恼。咄哉为祸。无复地味。又生地皮。状如薄[麩-夫+并]。色味香美。后复食之。转相轻慢地皮又灭。又生地肤。因食多少生诸恶法。地肤复灭。增一阿含经云。自然地肥味如甜婆桃酒。楼炭经云。地肥不生。更生两枝葡萄其味亦甘。久久食多共相形笑。两枝葡萄不生。更生粳米。

后有自然粳米。无有糠糩。不加调和。备众美味。众生食之生男女形。

增一阿含经云。时天子欲情意。多者便成女人。遂行情欲共相娱乐。互相瞻视遂生欲想。共在屏处为不净行。余众生见咄哉非法。云何众生有如是事。男子见他呵责。即自悔过自身投地。其彼女人即送食与之。扶之令起。因此世间便有不善夫主之名。以送饭与夫名之为妻。其后众生遂为淫劮。为自障蔽遂造屋舍。以此因缘世中立家。其后众生淫劮转增。遂夫妻共住。其余众生寿福行尽。从光音天来生此间。在母胎中。因此世间有处胎生。

楼炭经云。后稍有所著。便持童女与夫。歌舞戏笑称愿为夫妇当使安隐。尔时先造瞻婆城。乃至一切城郭。自然粳米朝刈暮熟。暮刈朝熟。刈后随生(中阿含云长四寸)未有茎干。时有众生并取日粮。如是相教乃至并取五日。粳米渐生糠糩。刈已不生有枯株。

楼炭经云。后有懒人。取四五日粮。所刈有处粳米便不复生。祐

以为机心。一动则物离其真。精灵所感速于风电。尝闻两汉之时。东莱加租而海鱼不出。合浦贪珠而玑蚌远移。以近代方古。若合符契。粳米不生未足异也。

尔时众生懊恼悲泣。各封田宅以分疆畔。其后众生自藏己米。盗他田谷。无能决者。议立一平等主。善护人民。赏善罚恶。各共减割以供给之。时彼众中有一人。形质长大容貌端正。甚有威德请以为主。于是始有民主之名。昙无德律云。古昔有王。最初出世名大人。众之所举。楼炭经云。时彼众中有一人。最尊端正威神巍巍。众人便白当为我典主。作君长。号之曰王。以法取租。是故名为刹利。时阎浮利天下富乐炽盛安隐。生青草色如孔雀尾。有八万郡国。人民聚落鸡鸣相闻。天下无病无大热大寒。大王以法治国。奉行十善哀念人民。如父母爱子。人民敬王如子敬父。人寿大久。后有他王。不如先王。寿遂减。至寿十万岁。稍减至万岁。至今裁寿百岁。

初民主有子名珍宝(昙无德律名善王楼炭经云大王有子名真王)

珍宝有子名好味(律云名楼夷王楼炭经阙此王名)

好味有子名静衰(律名齐王楼炭云真王有子名齐王)

静衰有子名顶生(律同名顶生王楼炭云齐王有子名顶生王)

顶生有子名善行(律名遮罗王楼炭云顶生王有子名遮留)

善行有子名宅行(律名遮罗王楼炭云遮留有子名和行)

宅行有子名妙味(律名微王楼炭无此王名)

妙味有子名味帝(律名微驎陀罗王楼炭无)

味帝有子名外仙(律名鞞醯梨[馬*聿]王楼炭无)

外仙有子名百智(律名舍迦陀王楼炭无)

百智有子名嗜欲(律名楼脂王楼炭云和行王有子名留至)

嗜欲有子名善欲(律名修楼王楼炭云留至有子名曰王)

善欲有子名断结(律名波罗那王楼炭云曰王有子名波那)

断结有子名大断结(律名摩呵婆那王楼炭云波那有子名大波那)

大断结有子名宝藏(律名贵舍王楼炭云大波那王有子名沙竭)

宝藏有子名大宝藏(律名摩诃舍王楼炭无)

大宝藏有子名善见(律同名善见王楼炭无)

善见有子名大善见(律名大善见王楼炭云沙竭王有子名大善见)

大善见有子名无忧(律同名无忧王楼炭无)

无忧有子名洲渚(律名光明王楼炭云大善见有子名提炎)

洲渚有子名殖生(律名梨那王楼炭云提炎王有子名染)

殖生有子名山岳(律名弥罗王楼炭云染王有子名迷留)

山岳有子名神天(律名末罗王楼炭云迷留王有子名摩留)

神天有子名进力(律名精进力楼炭云摩留王有子名精进力)

进力有子名牢车(律名牢车王楼炭云精进力王有子名坚贱)

牢车有子名十车(律名十车王楼炭云坚贱有子名十车)

十车有子名百车(律名百车王楼炭云十车有子名舍罗)

百车有子名牢弓(律名坚弓王楼炭无)

牢弓有子名十弓(律同名十弓王楼炭云舍罗王有子名十才)

十弓有子名百弓(律同名百弓王楼炭云十才王有子名百才)

百弓有子名养枝(律名能师王楼炭云百才王有子名耶和檀)

养枝有子名善思(律名真阇王楼炭云耶和檀王有子名真阇)

从善思以来有十族转轮圣王相续不绝(律云从真阇王以来有十转轮圣王种族。楼炭经云。真阇王有子名波延。后诸王甚众多。转轮王有十种)一名箭(律云一名伽□支。楼炭经云一者姓迦奴车)伽□遮王。有五转轮圣王(律云□支次第相承五王。楼炭数同)二名多罗业(律云二名多楼毗帝楼炭云二者姓多卢提)多罗业王有五转轮圣王(律云多楼毗帝次第五王。楼炭数同)三名马(律云三名阿湿卑楼炭云三者阿波)阿叶摩王有七转轮圣王(律云阿湿卑七王。楼炭数同)四名持地(律云四名乾

陀罗楼炭云四者揵陀利)持地王有七转轮圣王(律云乾陀罗七王楼炭数同)五名伎术(律云伽陵迦楼炭云五者迦陵)迦陵伽王有九转轮圣王(律云迦陵伽九王楼炭数同)六名瞻婆(律云六名瞻鞞楼炭云六者遮波)瞻婆王有十四转轮圣王(律云瞻鞞十四王楼炭数同)七名拘罗婆(律同云七名拘罗婆。楼炭云七者拘猎)。拘罗婆王有三十一转轮圣王(律云拘罗婆三十一王楼炭数同)八名般阇罗(律同云八名般罗。楼炭云八者般阇)般阇罗王有三十二转轮圣王(律云般阇罗三十二王。楼炭云有三十)九名弥私罗(律云九名弥悉梨楼炭云九者弥尸梨)弥私罗王有八万四千转轮圣王(律云弥悉梨次第八万四千王楼炭数同)十名鼓摩(律云十名懿师摩楼炭云十者摩弥)鼓摩王有百转轮圣王(律云懿师摩次第百王楼炭云有一百)最后有王名大善生(律云从懿师摩后有王名大善生楼炭云然后有王名大善生)从懿摩王有子名乌婆罗(律云大善生王子名懿师摩楼炭云人呼为伊摩)乌婆罗有子名泪婆罗(律云懿师摩王有子名优罗他楼炭云伊摩王有子摩乌猎)泪婆罗有子名尼求罗(律云优罗他有子名瞿罗楼炭无)尼求罗有子名师子颊(律云瞿罗有子名尼浮罗楼炭云乌猎有子字泥不生)师子颊有子名净饭王(律云尼浮罗有子名师子颊。楼炭云泥不生有子名师子)净饭王有子名菩萨(律云。师子颊有子名悦头檀楼炭云师子有子名悦头檀)萨菩有子名罗睺罗(律云悦头檀有子名菩萨楼炭云悦头檀有子名私达菩萨私达菩萨有子名罗云)

由此本缘名刹利种(楼炭云以是因缘从昔至今。起刹利种。中阿含经云。地主者谓刹利)

祐案。劫初草昧。肇建皇极。发源民主。迄于善思。父子继业三十三王。自善思以后云有十族转轮王。第一伽□至第十懿摩。或是兄弟支胤。圣贤递兴。容可异族别起。应天受命。长源遥绪。难以意量也。总其世数。凡八万四千二百一十圣王。仰寻白净所承。出自懿摩。转轮相纂。亿叶重辉。所以释迦权应。示现降生。托迹既显。苗裔遂彰。然经举大数。似亦未周。昔牺农轩皞犹莫详厥岁。况飞行圣帝寿踰大椿。其年世邈绝。岂凡识所揆哉。

## 释迦贤劫初姓瞿昙缘谱第二(出十二游经)

昔阿僧祇劫时。有菩萨为国王。其父母早丧。让国与弟。舍行求道。遥见一婆罗门。姓曰瞿昙因从学道。婆罗门言。当解王衣。如吾所服。受瞿昙姓。于是菩萨。体瞿昙姓入于深山食果饮水。坐禅念道。菩萨乞食还其国界。举国吏民无能识者。谓为小瞿昙菩萨。于城外甘蔗园中。以为精舍。

佛所行赞经云。甘蔗之苗裔。释迦无胜王净财德纯备。故名曰净

饭。案净饭远祖乃是瞿昙之后身。以其前世居甘蔗园。故经称甘蔗之苗裔也。

于中独坐时。五百大贼劫取官物。路由菩萨庐边。明日捕贼踪迹在菩萨舍下。因收菩萨前后劫盗法。以木贯身。立为大标。血流于地。是大瞿昙以天眼见之。便以神足飞来问曰。子有何罪酷乃尔乎。卿无子当何系嗣。菩萨答言。命在须臾何陈子孙。王使左右弩射杀之。大瞿昙悲哀涕泣下棺殓之。取土中余血以泥团之。持着山中还其精舍。左血着左器中。其右亦然。大瞿昙言。是道士若其至诚。天神当使血化为人。却后十月左即成男。右即成女。于是便姓瞿昙氏。一名舍夷(舍夷。外国贵姓之号也)。仁贤劫来始为宝如来释迦越。

案小瞿昙血化。为人乃宿世之事也。至贤劫中当宝如来出世时。瞿昙神识始生此世界为王耳。释迦越此王号也。窃谓宝如来即是贤劫七佛之一名。但译胡为宝。故与七佛名异耳。寿五百万岁。

长阿含云。拘楼孙佛时人寿四万岁。拘那含佛时。人寿三万岁。迦葉佛时。人寿二万岁。今称释迦越王寿五百万岁。设使在拘楼孙世。比于民寿则过百倍也。准例而求如似为殊。然一切业报。未易思议也。至释迦文佛出世。阎浮提人寿百岁。唯郁单曰寿千岁耳。

自下二十五王。其寿二三百万岁。文陀竭王寿百万岁。顶生王遮迦越左脾右脾王。皆寿十万岁。从欢喜王。皆寿八万四千岁。从恶念遮迦越。杀一牛祠祀。害命失金轮。得银轮主三天下。寿万岁。坚念王作铠。寿五千岁。得铜轮主二天下。主西南。喜杀王寿二千五百岁。得铁轮王主南天下。其王有太子行五百岁得恶杀一减寿千岁。古人有九病寒热饥渴生老病死。婆罗门杀生祠祀。从是生四百四病。从师子念王人寿转减。寿百二十岁。从师子念王后。师子意王有八十四王。人寿转减。或寿八十七十五十三十二十十岁者。于后师子合车王(师子合车王即师子颊王也)子名白净。是菩萨父。计菩萨身终始并前后。八万四千遮迦越王。

遮迦越齐言飞行皇帝。即转轮王也长阿含及昙无德律。序转轮世数甚明。已显于前。此记抄撮难寻。若依全经。宜以阿含为正。大瞿昙氏纯淑之姓。大方便经云。白净劫初以来。嫡嫡相承作转轮王。近来三世不作转轮。而作阎浮提王。

祐观。十二游经。不称我闻。复无佛言。盖是罗汉注记之说也。寻瞿昙氏族。乃缘起宿世。越至贤劫。还即本姓业因。深远不可思议也。其所述转轮。略而不同世数之绪。难得推挍。然瞿昙姓源。颇为详悉。故撰之云。

释迦近世祖始姓释缘谱第三(出长阿含经)

乃往过去有王。名懿摩(楼炭经云一摩)

昙无德律云。鼓师摩。弥沙塞律云。郁摩一懿郁。此三音相近。以音而推。窃谓懿摩是正。但鼓懿字相似。故传写谬为鼓耳。

王有四子。一名面光。二名象食。三名路指。四名庄严(案弥沙塞四子名。与此各异。庄严是白净王所承也)其王四子少有所犯。王摈出国。到雪山边。住直树林中。其四子母。及诸家属皆追念之。即共集议。诣懿摩王所白言。大王当知。我与四子别久。欲往看视。王即告曰。欲往随意。时母眷属闻王教已。即诣雪山。至直树林。到四子所。时诸母等各为其婚。后懿摩王闻四子生子端正。王即欢喜而发此言。此真释子。能自存立。因此名释。

释义齐言能。瑞应本起亦云。释迦为能其解。是同此四子。并因能命氏也。在直树林故名释。胡语呼直亦云释。天竺一音兼数义。类多如此。懿摩王即释种先也。

弥沙塞云。过去有王。名曰郁摩王。有庶子四人。一名照目。二名聪目。三名调伏象。四名尼楼。聪明神武。有大威德。第一夫人有子。名曰长生。顽薄丑陋。众人所贱。夫人念言。我子虽长。才不及物。而彼四子并有威德。国祚所归必钟此等。当设何计固子基业。王见爱念当设方便。便自严饰承敬备礼。伺王喜悦意欲附近。即便白言。因爱致情本由欢对。我今忧深无复世意。微愿若遂或有余欢。若不见许于是尽矣。王言。汝欲何愿。理苟可从誓不相负。便白王言。王四子者。聪明仁智并有威德。我子虽长顽薄丑陋。承嗣大统必竞凌夺。若王摈斥四子我情乃安。王言。四子仁孝于国无愆。云何摈黜。夫人言。我心劬劳忧兼家国。四子神武民各怀归。树党已立一旦竞逐。必相殄灭。大国之祚翻为他有。愿王图之。不私一子。王言。汝言是矣。吾自知时。即呼四子而告之曰。汝有过于吾。吾不忍见汝死。各速出国。克己图生。勿复窥[門@俞]自贻后悔。四子奉命即便装严。时四子母。及同生姊妹。并知无过而被摈黜。不胜扗酷咸索同去。又诸力士。一切人民。多乐随从。王悉听之。于是便去至雪山北。东西遐迥南北旷大。多诸名花甚好居处。遂便顿止。数年之中归德如市。遂大炽盛郁为强国。数年之后王思见子。具报召之。皆辞过不还。王便三叹我子有能。因名释种。别传云。此国有释迦树甚茂盛。相师云。此处必出国王。因移四子立国。故号释种。虽非经说。聊附异闻。案此律说四子事缘。与阿含经大同小异。窃谓经变华戎译人斟酌。出经之人。各有所受。故往往不同也。夫以史汉近书犹分糅相反。况于万里之外。千岁之表哉。明者固宜择善而从。悬领文外则

可与。言正矣。尼楼有子名乌头罗。乌头罗有子。名瞿头罗。瞿头罗有子。名尸休罗。尸休罗有四子一。名净饭。

大智论云。昔日种王名师子颊。有四子长名净饭。长阿含与昙无德律并同。而弥沙塞独云。尸休罗子净饭。傥或传写脱略也。若断疑从多。则宜以阿含等经为正。

净饭子名菩萨。

祐仰惟。锭光授记表号释迦。玄符冥契故托化释种。名兆于未形之前。迹孚于既生之后。照灼人天。联绵旷劫。其为源也邃矣乎。

释迦降生释种成佛缘谱第四之一(出因果经)

尔时善慧菩萨功德行满足。位登十地在一生补处。近一切种智。生兜率天。名圣善白。为诸天主说于一生补处之行。亦于十方国土。现种种身。为诸众生随宜说法。期运将至当下作佛。即观五事。一者观诸众生熟与未熟。二者观时至与未至。三者观诸国土何国处中。四者观诸种族何族贵盛。五者观过去因缘。谁最真正应为父母。观五事已。即自思惟。今诸众生皆是我初发心已来所成熟者。堪能受于清净妙法。于此三千大千世界。此阎浮提迦毗罗施兜国。最为处中。瑞应本起云。迦维卫者。三千日月。万二千天地之处中也。佛之威神至尊至重。不可生边地。地为倾邪。故处其中。周化十方。往古诸佛出兴于世。皆生于此。诸族种姓释迦第一。甘蔗苗裔圣王之后。观白净王过去因缘。夫妻真正堪为父母。又见摩耶夫人寿命修短。怀抱太子。满足十月太子便生。生七日已其母命终。既作此观又自思惟。我今若便即下生者。不能广利诸天人众。仍于天宫现五种相。令诸天子。皆悉觉知菩萨期运应下作佛。一者菩萨眼见瞬动。二者头上华萎。三者衣受尘垢。四者腋下汗出。五者不乐本座。时诸天众。忽见菩萨有此异相。心大惊怖。身诸毛孔血流如雨。自相谓言。菩萨不久舍于我等。尔时菩萨又现五瑞。一者放大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二者大地十八相动。须弥海水诸天宫殿。皆悉震摇。三者诸魔宫宅隐蔽不见。四者日月星辰无复光明。五者天下八部皆悉震动。不能自禁。是兜率诸天。见菩萨身已有五相。又复睹外五希有事。皆悉聚集到菩萨所。头面礼足白言。尊者我等今日见此诸相。举身震动不能自安。唯愿为我释此因缘。菩萨即便答诸天言。善男子当知。诸行皆悉无常。我今不久舍此天宫。生阎浮提。于时诸天闻此语已。悲号涕泣心大忧恼举体血现如波罗奢华。或有不复乐于本座。或有弃其庄严之具。或有宛转迷闷于地。或有深叹无常苦者。尔时有一天子即说偈言。

菩萨在于此　　开我等法眼
今者远我去　　如盲离导师
又如欲渡水　　忽然失桥船
亦似婴孤儿　　丧亡其慈母
我等亦如是　　失所归依处
方漂生死流　　了无有出缘
我等于长夜　　为痴箭所射
既失大医王　　谁当救我者
滞卧无明林　　长没爱欲海
永绝尊者训　　未见超出期

尔时菩萨见诸天子悲泣懊恼。又复闻说恋慕之偈。即以慈音而告之曰。善男子凡人受生无不死者。恩爱合会必有别离。上至阿迦腻吒天。下至阿鼻地狱。其中一切诸众生等。无有不为无常大火之所煎炙。是故汝等不应于我独生恋慕。我今与汝皆悉未离生死炽火。乃至一切贫富贵贱。皆不免脱。于是菩萨即说偈言。

诸行无常　　是生灭法　　生灭灭已
寂灭为乐

尔时菩萨语天子言。此偈乃是过去诸佛之所宣说。诸行性相法皆如是。汝等今日勿生忧恼。我于生死无量劫来。今日唯有此一生在。不久当得离于诸行。汝等当知今是度脱众生之时。我应下生阎浮提中。迦毗罗施兜国。甘蔗苗裔释姓种族白净王家。我生彼已。远离父母弃舍妻子。及转轮王位。出家学道勤修苦行。降伏魔怨。成一切种智。转于法轮。一切世间天人魔梵所不能转。亦依过去诸佛所行法式。广利一切诸天人众。建大法幢倾倒魔幢。竭烦恼海净八正路。以诸法印印众生心。设大法会请诸天人。汝等尔时亦当皆同在于此会。餐受法食。以是因缘不应忧恼。尔时菩萨以偈颂曰。

我于此不久　　当下阎浮提
迦毗罗施兜　　白净王宫生
辞父母亲属　　舍转轮王位
出家行学道　　成一切种智
建立正法幢　　能竭烦恼海
闭塞恶趣门　　永开八正路
广利诸天人　　其数不可量
以是因缘故　　不应生忧恼

尔时菩萨举身毛孔皆放光明。诸天子等闻菩萨言。又复见身出大光明。欢喜踊跃离诸忧苦。各心念言。菩萨不久当成正觉。

普耀经云(一名方等本起)菩萨住兜率天其诸天子各六十六亿。咸共讲议。当使菩萨。现生何种或有说言。维提种。摩竭国其母真正。其父不真。拘萨大国。父母宗族皆不真正。和沙大国。王无威神受他节度。维耶离国。喜诤不和无清净行。此鞶树国。举动虚妄志性粗犷不应生彼。有一天子。名曰幢英。诣菩萨所。而前咨问。究竟菩萨一生补处。所可降神种姓云何。菩萨报曰。其国种姓有六十德。一生补处乃应降神(六十德以文多不载)今此释种炽盛。五谷丰熟快乐无极。人民滋茂植众德本。迦维罗卫众人和睦上下相承。一切诸释渴仰一乘。其白净王性行仁贤。夫人妙姿性温贞良。犹天玉女。护身口意强如金刚。前五百世为菩萨母。应往降神受彼胞胎。于时菩萨问诸天子。以何形貌降神母胎。或言儒童形。或曰释梵形。或言日月王形。或曰金翅鸟形彼有梵天名曰强威。从仙道来。报诸天言。象形第一。六牙白象威神巍巍。梵典所载。所以者何。世有三兽。一兔二马三白象。兔之渡水趣自渡耳。马虽差猛。犹故不知水之深浅。白象之渡尽其源底。声闻缘觉其犹兔马。虽渡生死不达法本。菩萨大乘譬如白象。解畅三界十二缘起。了之本无。救护一切。莫不蒙济。菩萨过冬盛寒。春末夏初。树始华茂。不寒不暑。适在时宜。沸宿应下。菩萨从兜率天。化作白象。口有六牙。诸根寂定。光色巍巍。现从日光降神母胎。趣于右胁。所以处右。所行不左。王后洁妙晏寐忽觉。白象王来处于胞胎。身心安隐犹如逮禅(瑞应本起修行本起皆云。菩萨初下。化乘白象。冠日之精)尔时菩萨观降胎时至。即乘六牙白象。发兜率宫。无量诸天作诸妓乐。烧众名香散天妙华。随从菩萨满虚空中。放大光明普照十方。以四月八日明星出时。降神母胎。于时摩耶夫人于眠寤之际。见菩萨乘六牙白象。腾虚而来从右胁入。身现于外如处琉璃。夫人体安快乐如服甘露。顾见自身如日月照。心大欢喜踊跃无量。见此相已。廓然而觉。生希有心。即便往至白净王所。而白王言。我于向者眠寤之际。其状如梦见诸瑞相。极为奇特。王即答言。我向亦见有大光明。又复觉汝。颜貌异常。汝可为说所见瑞相。夫人即便具说上事。以偈颂曰。

见有乘白象　　皎净如日月
释梵诸天众　　皆悉执宝幢
烧香散天华　　并作众妓乐
充满虚空中　　围绕而来下
来入我右胁　　犹如处琉璃
今以现大王　　此为何瑞相

尔时白净王。见摩耶夫人诸瑞相已。欢喜踊跃不能自胜。即便遣请善相婆罗门。以妙香华种种饮食而供养之。供养毕已。示夫人右胁并说瑞相。白婆罗门言。愿为占之有何等异。时婆罗门即占之曰。大

王夫人所怀太子。诸善妙相不可具说。今当为王略言之耳。大王当知。今此夫人胎中之子。必能光显释迦种族。降胎之时放大光明。诸天释梵执侍围绕。此相必是正觉之瑞。若不出家为转轮圣王。王四天下七宝自至。千子具足。时王闻此婆罗门言。深自庆幸踊跃无量。即以金银杂宝。象马车乘及以村邑。而用供给此婆罗门。时摩耶夫人。以其婇女并及珍宝。亦以奉施。瑞应本起经云。王即占问太卜。占其所梦。卦曰。道德所归。世蒙其福。必怀圣子。自从菩萨处胎已来。摩耶夫人日更修行六波罗蜜。天献饮食自然而至。不复乐于人间之味。三千大千世界常皆大明。其界中间幽冥之处。日月威光所不能照。亦皆朗然。其中众生各得相见。共相谓言。此中云何忽生众生。菩萨降胎之时。三千大千世界十八相动。清凉香风起于四方。诸抱病者皆悉除愈。贪欲嗔痴亦皆休息。

尔时兜率天宫。有一天子作是念言。菩萨已生白净王宫。我亦当复下生人间。菩萨成佛我得在先。为其眷属供养听法。作此念已。即便下生王舍城中。明月种姓。旃陀罗及多王家。复有天子。生舍卫国王家。复有天子。生偷罗厥叉国王家。复有天子。生犊子国王家。复有天子。生跋罗国王家。复有天子。生卢罗国王家。复有天子。生德叉尸罗国王家。复有天子。生拘婆国王家。复有天子。生婆罗门家。复有天子。生长者居士。毗舍首陀罗家。复有五百天子。生释种姓家。有如是等诸天子众。其数凡有九十九亿。下生人间。又从他化自在天。乃至四天王所。下生者。不可称计。复有色界天王。与其眷属。亦皆下生而作仙人。菩萨在胎。行住坐卧无所妨碍。又不令母有诸苦患。菩萨晨朝于母胎中。为色界诸天说种种法。至日中时。为欲界诸天亦说诸法。于日晡时。又复为诸鬼神说法。于夜三时。亦复如是。成熟利益无量众生(普耀经云菩萨在胎十月。开化训诲三十六载诸天人民使立声闻及诸大乘也)菩萨在胎。夫人婇女。有来礼拜而供养者。或复有来作是愿言。当令得成转轮圣王。菩萨闻已心不喜乐。或复有来作是愿言。当令得成一切种智。菩萨闻已心大欢喜。菩萨处胎垂满十月。身诸肢节。及以相好。皆悉具足。亦使其母诸根寂定。乐处园林。不喜愦闹。时白净王心自思惟。夫人怀妊日月将满。而不见其有生产相。作此念时。会遇夫人遣信白王。我今欲出园林游观。时王闻此益怀欢喜。即敕于外。令净扫洒蓝毗尼园更使栽植诸妙华果。流泉浴池悉令清洁。栏楯阶陛皆以七宝。而为庄严。翡翠鸳鸯。鸾凤枭鹭异类众鸟鸣集其中。悬缯幡盖散华烧香。作众妓乐。犹如帝释欢喜之园。又敕中间所经行处。皆令严净。种种庄饰。又敕严办十万七宝车辇。一一车辇雕玩殊绝。又复敕。外严办四军。象兵马兵车兵步兵。又复选取后宫婇女。颜容端正不老不少。气性和调聪慧明了。其数凡有八万四千。以用给侍摩耶夫人。又复择取。八万四千端正童女着妙璎珞严身之具。赍持香华。先往住彼蓝毗尼园。王又敕诸

群臣百官。夫人去者皆悉侍从。于是夫人即升宝舆。与诸官属并及婇女。前后导从。往蓝毗尼园。尔时复有天龙八部。亦皆随从充满虚空。

大华严经云。菩萨从兜率陀天降神下时。此林中有十种瑞相。一者忽然广博。二者土石变为金刚。三者宝树行列。四者沉水末香种种庄严。五者华鬘充满。六者诸宝流出。七者池出芙蓉。八者天龙夜叉。合掌而住。九者天女合掌恭敬。十者十方一切佛脐中。放光普照此林。现佛受生。尔时夫人既入园已。诸根寂静即遣侍女。启白净王。王闻踊跃到无忧树。王心念曰。何所屋宅。安于妙后。时天帝释及化自在天。各上天宫香华妓乐。奇异之类供养妙后。身轻柔软。不想三毒。若有诸病身心之疾。请菩萨母。手摩其头。病皆除愈。十月满足。于四月八日日初出时。夫人见彼园中有一大树。名曰无忧。华色香鲜。枝叶分布。极为茂盛(普耀经云。王后临产思入园观。严云母宝车。婇女围绕。出游怜鞞树下。王后坐师子床。六反震动。三千国土。时四天王挽王后车。梵天前导适至树下。树即屈枝。自归王后。诸天百千。咸共散华)即举右手欲牵摘之。菩萨渐渐从右胁出(佛所行赞经云。优留王股生。卑偷王手生漫陀王顶生。伽叉王腋生。菩萨亦如是。从右胁而生。大善权经云。菩萨发意。能从兜率。不由胞胎。一时之顷成最正觉。防人有疑。此所从来变化所为。若怀狐疑不听受法。故现受胎。众人当谓。后生菩萨必有恼患。欲现安隐。母适攀树枝。菩萨诞育。是为菩萨善权方便也)。于时树下亦生七宝七茎莲华。大如车轮。菩萨即便堕莲华上。无扶侍者自行七步(大善权经云。菩萨行地七步亦不八步。是为正志。应七觉意耶)举其右胁而师子吼。我于一切天人之中。最尊最胜。无量生死于今尽矣。此生利益一切天人(大善权经云。举手而言。吾于世尊。设不现斯。各当自尊外道梵志必堕恶趣。是为菩萨善权方便)说是言已时。四天王即以天缯。接太子身。置宝几上。释提桓因手执宝盖。大梵天王又持白拂。侍立左右。难陀龙王。优波难陀龙王。于虚空中。吐清净水。一温一凉。灌太子身(普曜经云。天帝释梵。雨杂名香。九龙在上而下香水。洗浴菩萨。瑞应本起云。梵释下侍。四天大王接菩萨身。置金几上。修行本起云。龙王兄弟。左雨温水右雨冷泉。释梵天衣。裹菩萨身)身黄金色。三十二相。放大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天龙八部亦于虚空。作天妓乐。歌呗赞颂。烧众名香。散诸妙华。又雨天衣及以璎珞。缤纷乱坠不可称数。尔时摩耶夫人生太子已。身安快乐无所苦患。欢喜踊跃止于树下。前后自然忽生四井。其水香洁具八功德。尔时摩耶夫人。与其眷属随所欲须。自恣洗漱。复有诸天夜叉。皆悉围绕。守护太子及摩耶夫人。当尔之时。阎浮提人。乃至阿迦腻吒天。虽离喜乐。皆亦于此。欢喜赞叹。一切种智。今出于世。无量众生。皆得利益。惟愿速成正觉之道。转于法轮。广度众生。唯有魔

王。独怀愁恼。不安本坐。当尔之时。所感瑞应。三十有四(普曜经云。三十有二)一者十方世界。皆悉大明。二者三千大千世界。十八相动。丘墟平坦。三者一切枯木悉更敷荣。国界自然生奇特树。四者围苑生异甘果。五者陆地生宝莲华。大如车轮。六者地中伏藏。悉皆发出。七者诸藏珍宝放大光明。八者诸天妙服自然来降。九者众川万流恬静澄清。十者风止云降空中明净。十一者香风芬芳从四方来。细雨润泽以敛飞尘。十二者国中疾病皆悉除愈。十三者国内宫舍无不明耀。灯烛之光不复为用。十四者日月星辰停住不行。十五者毗舍佉星下现人间(汉名沸星)侍太子生。十六者诸梵天王。执素宝盖。列覆宫上。十七者八方诸仙人师。奉宝来献。十八者天百味食自然在前。十九者无数宝瓶盛诸甘露。二十者诸天妙车载宝而至。二十一者无数白象子。首载莲华列住殿前。二十二者天绀宝马自然而来。二十三者五百白师子王。从雪山出息其恶情。心怀欢喜罗住城门。二十四者诸天妓女。于虚空中作妙音乐。二十五者诸天玉女。执孔雀拂现宫墙上。二十六者诸天玉女。各持金瓶盛满香汁。列住空中。二十七者诸天歌颂赞太子德。二十八者地狱休息毒痛不行。二十九者毒虫隐伏恶鬼善心。三十者诸恶律仪一时慈悲。三十一者国内孕妇产者悉男。其有百疾自然除愈。三十二者一切树神化作人形悉来礼侍。三十三者诸余国王。各赍名宝同来臣服。三十四者一切人天无非时语。尔时诸婇女众见此瑞相。极大欢喜自相谓言。太子今生有如此等吉祥之事。惟愿长寿无诸病苦。勿令我等生大忧恼。作此言已。以天缯氎裹抱太子。至夫人所。时四天王在虚空中。恭敬随从。释提桓因执盖来覆。有二十八大鬼神王在园四角守卫奉护。

尔时有一青衣。聪慧明了。从蓝毗尼园。还入宫中。到白净王所白王言。大王威德转更增进。摩耶夫人已生太子。颜貌端正。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堕莲华上自行七步。举其右手。而师子吼。我于一切天人之中。最尊最胜。无量生死于今尽矣。此生利益一切人天。有如是等诸奇特事。非可具说。时白净王闻彼青衣说此语已。欢喜踊跃不能自胜。即脱身璎珞而以赐之。

尔时白净王即严四兵。眷属围绕。并与一亿释迦种姓。前后导从。入蓝毗尼园。见彼园中。天龙八部皆悉充满。到夫人所。见太子身相好殊异。欢喜踊跃。犹如江海诸大波浪。虑其短寿又怀悚惕。譬如须弥山王难可动摇。大地动时此乃一动。彼白净王素性恬静常无欢戚。今见太子一喜一惧。亦复如是。摩耶夫人为性调和既生太子。见诸奇端倍增柔软。尔时白净王叉手合掌礼诸天神。前抱太子。置于七宝象舆之上。与诸群臣后宫婇女。虚空诸天。作天妓乐。随从入城。时白净王及诸释子。未识三宝。即将太子往诣天寺。太子既入梵天形像皆从座起礼太子足。而语王言。大王当知。今此太子天人中尊。虚

空天神皆悉敬礼。大王岂不见如此耶。云何而今来此礼我。时白净王及诸释子。群臣内外。闻见是已叹未曾有。即将太子出于天寺。还入后宫。当尔之时。诸释种姓。亦同一日生五百男。修行本起云。国中八万四千长者生子悉男。八万四千。厩马生驹其一特异。毛色纯白鬃鬐贯珠故名为蹇。特奴名阐特。瑞应本起云。奴名车匿。马名犍陟。时王厩中象生白子。马生白驹。牛羊亦生五色羔犊。如是等类。数各五百。王子青衣。亦生五百苍头。普耀经云。五千青衣各生力士。

尔时宫中。五百伏藏自然发出。一一伏藏有七宝藏。而围绕之。又有诸大商人。从海采宝还迦毗施兜国彼诸商人各赍奇彩诸珍宝奉贡。王慰诸人。汝等入海。悉皆吉利。无苦恼不。及诸伴侣。无遗落耶。彼诸商人答言。大王所经道路。极自安隐。王闻此言。甚大欢喜。即遣请诸婆罗门等。婆罗门众皆悉集已。设诸供养。或与象马及以七宝。田宅僮仆。供养毕已。抱太子出。即便白诸婆罗门言。当为太子作何等名。诸婆罗门即共论议而答王言。太子生时一切宝藏皆悉发出。所有诸瑞莫非吉祥。以此义故。当名太子为萨婆悉达。瑞应本起云。五百伏藏一时发出。海行兴利一时集至。梵志相师普称万岁。即名太子为悉达多。汉言顿吉。说此语时。虚空天神即击天鼓。烧香散华唱言善哉。诸天人民即便称曰萨婆悉达。

尔时八王亦于是日。与白净王同生太子。彼诸国王各怀欢喜。我今生子有诸奇异。而不知是萨婆悉达之瑞相也。皆集婆罗门。各为太子制好名字。王舍城太子。名曰频毗婆罗。舍卫国太子。名波斯匿。偷罗拘吒国太子。名拘腊婆。犊子国太子名优陀延。跋罗国太子。名曰郁陀罗延。卢罗国太子名曰疾光。德叉尸罗国太子名弗迦罗。婆罗拘罗婆国太子。名拘罗婆。尔时白净王普敕群臣。令访聪明多闻智慧善知占相。为诸世人所知识者。群臣闻已四方推觅。时王即便于后园中。乃起一大殿。窗牖栏楯七宝庄饰。尔时群臣得五百婆罗门。聪明知相。见诸奇瑞欲来诣王。会王遣信。疾速而至。诸臣白王。知相婆罗门今者已到。王闻欢喜即敕令前。请入殿坐设诸供养。彼婆罗门即白王言。我闻大王新生太子。有诸相好奇特之瑞。愿令我等悉得见之。时王即敕抱太子出。诸婆罗门既见太子相好严盛。叹未曾有。王即问言。今占太子其相云何。婆罗门言。一切众生皆欲好子。大王今者所生太子。是大珍异勿生忧怖。即又白言。所生太子。大王虽言是王之子。乃是世间之眼。王复问言。云何得知。婆罗门言。我观太子。身色光烂犹如真金。有诸相好极为明净。若当出家成一切种智。若在家者为转轮圣王领四天子。譬如江河海为第一。众山之中须弥最胜。凡诸光晖日为无上。一切清凉唯有明月。天人世间太子为尊。王闻此语心大欢喜离诸悚惕。彼婆罗门又白王言。有一梵仙名阿私陀。具足五通在于香山。彼能为王断诸疑惑。诸婆罗门说此语已。辞别而

去。

尔时白净王心自思惟。阿私陀仙人居在香山。涂径险绝非人能到。当以何方请求至此。时白净王作此念时。阿私陀仙遥知其意。又复先见诸寄瑞相。深解菩萨为破生死故现受生。以神通力腾虚而来。到王宫门。时守门者入白王言。阿私陀仙人乘虚空来。今在门外。王闻欢喜。即敕令前。王至门上自奉迎之。既见仙人。恭敬礼拜而即问言。尊者既来住门不进。为守门者不听前耶仙人答言。无见止者。既来相诣宜须先白王。便随从入于后宫。敬请令坐而问讯言。尊者四大常安和不。仙人答言。蒙大王恩幸得安乐。时白净王白仙人言。尊者今日能来下降。我等种族方大炽盛。从今已去日就吉祥。为是经过故来此耶。仙人答言。我在香山。见大光明诸奇特相。又知大王心之所念。以是因缘故来到此。我以神力乘虚而至。闻上诸天说。王太子必当得成一切种智。度脱天人。又王太子从右胁生堕于七宝莲华之上。而行七步举其右手而师子吼。我于天人之中。最尊最胜无量生死于今尽矣。此生利益一切天人。又复诸天围绕恭敬。闻有如此大奇特事。快哉大王宜应欣庆。太子今者可得见不。即将仙人至太子所。王及夫人抱太子出欲礼仙人。时彼仙人寻止王曰。此是天人三界中尊。云何而令礼于我耶。时彼仙人即起合掌礼太子足。王及夫人白仙人言。唯愿尊者为相太子。仙人言善。即便占相。具见相已。忽然悲泣不能自胜。王及夫人。见彼仙人悲泣流泪。举身战怖生大忧恼。如大波浪动于小船。问仙人言。我子初生具诸瑞相。有何不祥而悲泣耶。尔时仙人歔欷答言。大王太子相好具足。无有不祥。王又问言。愿更为我占视。太子有长寿相不。得转轮王位。王四天下不。我年既暮。欲以国土皆悉付之。当隐山林出家学道。所可志愿唯在于此。尊者为观必定果耶。尔时仙人又答王言。大王太子具三十二相。一者足下安平。立如奁底。二者足下千辐辋转轮相具足。三者手足相指长胜于余人。四者手足柔软胜余身分。五者足跟广具足满好。六者足指合缦网。胜于余人。七者足趺高平。好与跟相称。八者脚腨纤好。如伊泥延鹿王。九者平住两手摩膝。十者阴藏相如象王马王。十一者身纵广等。如泥俱卢树。十二者一一孔一毛生青色。柔软右旋。十三者毛上向靡。青色柔软右旋。十四者金色相其色微妙。胜阎浮檀金。十五者身光一丈。十六者皮薄细滑。不受尘垢。不停蚊蚋。十七者七处满。两足下。两腋中。两肩上。项中。皆满字相分明。十八者两腋下满。如摩尼珠。十九者身如师子。二十者身广端直。二十一者肩圆好。二十二者口四十齿。二十三者齿白齐密而根深。二十四者四牙最白而大。二十五者方颊车如师子。二十六者味中得上味。咽中二处津液流出。二十七者舌大软薄。能覆面至耳发际。二十八者梵音深远。如迦陵频伽声。二十九者眼色如金精。三十者眼睫如牛王。三十一者眉间白毫相。软白如兜罗绵。三十二者顶髻肉成。具有如此相好之身。若在家

者。年一十九为转轮圣王。若出家者。成一切种智。广济天人。然王太子必当学道。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久当转清净法轮。利益天人开世间眼。我今年寿已百二十。不久命终生无想天。不睹佛兴。不闻经法。故自悲耳。又问仙人。尊者向占言。有二种。一当作王。二成正觉。而今云何言。决定成一切种智。时仙人言。我相之法。若有众生具三十二相。或生非处。文不明显。此人必为转轮圣王。若三十二相皆得其处。文复明显。此人必成一切种智。我观大王太子。诸相皆得其所。又极明显。是以决定知成正觉。仙人为王说此语已。辞别而退。

## 释迦谱卷第二

### 释迦降生释种成佛缘谱第四之二(出因果经)

尔时白净王既闻仙人决定之说。心怀愁恼。虑恐出家。即择五百青衣贤明多智。为作奶母。养视太子。其中或有乳者。或有抱者。或有浴者。或有浣濯者。如是等比供给太子。皆悉具足。又复别为起三时殿。温凉寒暑。各自异处。其殿皆以七宝庄严。衣裳服饰皆悉随时。王恐太子弃家学道。使其城门开闭之声。闻四十里。又复择取五百妓女形容端正。不肥不瘦。不长不短。不白不黑。才能巧妙各兼数技。皆以名宝璎珞其身。百人一番迭代宿卫。于其殿前列树甘果。枝叶蔚映华实繁茂。又有浴池清流澄洁。池边香草杂色莲华。猗靡芬数不可称计。异类之鸟数百千种。光丽心目趣悦太子。太子既生始满七日。其母命终。以怀太子功德大故。上生忉利。封受自然。太子自知福德威重。无有女人堪受礼者。故因将终。托之而生(普耀经云。菩萨生七日后。其母命终。所以者何。本命应然。菩萨察之临母命终。因来下生。怀菩萨时诸天供养。已服天食不甘世养。本福应然。去来今佛皆亦如是。母七日终受忉利天上功祚。适升彼天。五万梵天各执宝瓶。二万魔妻手执宝缕。侍菩萨母。瑞应本起云。菩萨本知母人之德不堪受其礼。故因其将终而从之生。长阿含经云。毗婆尸佛降神母胎。专念不乱。安乐无畏。身坏命终。生忉利天。此是常法。大善权经云。生后七日。其母便薨。福应升天。非菩萨咎。前处兜率观后摩耶。大命将终。余有十月七日之期。故神变来下。是菩萨权方便)

尔时太子姨母。摩诃波阇波提。乳养太子如母无异。时白净王。敕作七宝天冠及以璎珞。而与太子。太子年渐长大。为办象马牛羊之车。凡是童子所玩好具。无不给与。尔时举国人民。皆行仁惠。五谷丰熟风雨以时。又无盗贼快乐安隐。皆是太子福德力故。时王又以青衣所生。是车匿等五百苍头给侍。太子至年七岁。父王心念。太子已大宜令学书。访觅国中聪明婆罗门。善诸书艺。请使令来。以教太

子。尔时有一婆罗门。名跋陀罗尼(汉言选友)。与五百婆罗门。以为眷属。来受王请。即白婆罗门言。欲屈尊者为太子师。此可尔不。婆罗门言。当随所知以授太子。时白净王。更为太子起大学堂。七宝庄严床榻。学具极令精丽。卜择吉日。即以太子与婆罗门。而令教之。尔时婆罗门。以四十九书字之本。教令读之。于时太子见此事已。问其师言。此何等书。阎浮提中。一切诸书凡有几种。师即默然不知所答。又复问言。此阿一字有何等义。师又默然亦不能答。内怀惭愧。即从座起礼太子足。而赞叹言。太子初生行七步时。自言天人之中最尊最胜。此言不虚唯愿为说。阎浮提书凡有几种。太子答言。阎浮提中或有梵书。或佉楼书。或莲华书。有如是等六十四种。

普耀经云。菩萨手执金笔栴檀书隶明珠书床问师选友。今师何书而相教乎。其师答曰以梵佉留而相教耳。菩萨答曰。其异书者。有六十四。今师何言正有二种。师问皆何所名。答曰。梵书。佉留书。护众书。疾坚书。龙鬼书。揵沓和书。阿须伦书。鹿轮书。天腹书。转数书。转眼书。观空书。摄取书(文多不悉载也)此六十四。欲以何书而相教乎。时师欢悦。说偈赞叹菩萨。为诸童子。一一分别诸字本末。劝发无上正真道意。瑞应本起云。时去圣久。书缺二字。以问于师。师不能达。反启其志。此阿字者是梵音声。又此字义是不可坏。亦是无上正真道义。凡如此义无量无边。尔时婆罗门深生惭愧。还至王所。而白王言大王。太子是天人中第一之师。云何而欲令我教耶。尔时父王闻婆罗门言。倍生欢喜。叹未曾有。即厚供养彼婆罗门。随意所之。凡诸技艺。典籍议论。天文地理。算数射御。太子皆悉自然知之。

尔时太子年至十岁。诸释种中。五百童子皆亦同年。太子从弟提婆达多。次名难陀。次名孙陀罗难陀等。或有三十相。三十一相者。或复虽有三十二相。相不分明。各斗技艺有大筋力。时提婆达多等五百童子。既闻太子诸艺皆通名彻十方。共相谓言。太子虽复聪明智慧善解书论。至于筋力拒胜。我等欲与太子校其勇健。尔时父王又访国中善知射者。而召之来令教。太子即往后园欲射铁鼓。提婆达多等五百童子亦悉随从。时师即便授一小弓而与太子。太子含笑而问之言。以此与我欲作何事。射师言欲令太子射此铁鼓。太子又言此弓力弱。更求如是七弓将来。师即授与。太子便执七弓以射。一箭过七铁鼓。时彼射师往白王言。大王。太子自知射艺。以箭力射过七鼓。阎浮提中无能等者。云何令我为作师也。尔时白净王闻此语已。心大欢喜而自念言。我子聪明。书论算数四远悉知。而其射艺四方人民未有知者。即敕太子及提婆达多等五百童子。又复击鼓唱令国界。太子萨婆悉达。却后七日。当出后园欲试武艺。诸人民中有勇力者可悉来此。到第七日。提婆达多与万眷属最先出城。于时有一大象当城门住。此

诸军众皆不敢前。提婆达多问诸人言。何故住此而不前也。诸人答言有一大象当门而立。举众畏之故不敢前提婆达多闻此言已。独前象所。以手搏头即便躄地。于是军众次第得过尔时难陀。又与眷属亦欲出城。其诸军众徐步渐前。难陀即问何故行迟。诸人答言提婆达多以手搏一象。躄在城门妨行者路。以是故迟。难陀即便前至象所。以足指挑象掷着路傍。无数人众聚共视之。尔时太子与十万眷属。前后围绕始出城门。见于路傍人众聚看。即便问曰。此诸人辈为何所看。从人答言。提婆达多手搏一象。躄在城门妨人行路。难陀次出。以足指挑掷着于此。是故行人悉聚看之。于是太子即自念言。今者正是现力之时。太子即便以手执象。掷着城外还以手接。不令伤损。象又还苏无所苦痛。时诸人民叹未曾有。王闻此已深生奇特。如是太子及提婆达多。并与难陀。四远人民皆悉来集在彼园中。尔时彼园种种庄严。施列金鼓银鼓。鍮石之鼓。铜铁等鼓。各有七枝。尔时提婆达多最先射之。彻三金鼓。次及难陀亦彻三鼓。诸来人众悉皆叹讶。尔时群臣白太子言。提婆达多及与难陀皆已射讫。今者次第正在太子。唯愿太子射此诸鼓。如是三请。太子曰善。而语之言。若欲使我射诸鼓者。此弓力弱更觅强者。诸臣答言。太子祖王有一良弓。今在王库。太子语言。便可取来。弓既至已。太子即牵以放一箭。彻过诸鼓。然后入地泉水流出。又亦穿过大铁围山。尔时提婆达多。又与难陀共相扑戏。二人力等亦无胜者。太子又前。手执二弟躄之于地。以慈力故不令伤痛。尔时四远诸人民众。既见太子有如此力。高声唱言。白净王太子非但智慧胜一切人。其力勇健亦无等者。莫不叹伏益生恭敬。

尔时白净王即会诸臣而共议言。太子今者年已长大。智慧勇健皆悉具足。今宜应以四大海水。灌太子顶。又复敕下余小国王。却后二月八日灌太子顶。皆可来集。至二月八日。诸余国王。并及仙人婆罗门等。皆悉云集。悬缯幡盖烧香散华。鸣钟击鼓作诸妓乐。以七宝器盛四海水。诸仙人众各各顶戴。授婆罗门。如是乃至遍及诸臣。悉已顶戴转授与王。时王即以灌太子顶。以七宝印而用付之。又击大鼓高声唱言。今立萨婆悉达。以为太子。尔时虚空天龙夜叉人非人等。作天妓乐。异口同音赞言善哉。当于迦毗罗鸡兜国立太子。时余八国王。亦于是日同立太子。

尔时太子启王出游。王即听许。时王即与太子。并诸群臣前后导从。案行国界。复次前行到王田所。即便止息阎浮树下。看诸耕人。尔时净居天化作伤虫。鸟随啄之。太子见之起慈悲心。众生可愍互相吞食。即便思惟离欲界爱。如是乃至得四禅地。日光昕赫。树为曲枝。阴荫太子。尔时白净王四面推求问觅太子。从人答曰。太子今在阎浮树下。时王即便与诸群臣往彼树所。未至之间遥见太子端坐思惟。又见彼树曲荫其躯深生奇特。时王即前执太子手。问言。汝今何

故在于此坐。太子答言。观诸众生更相吞食。甚可伤愍。王闻此语。心生忧畏虑其出家。宜急婚娉以悦其意。即便呼之俱共还国。太子答言。愿停于此。王闻其语。心即念言。彼阿私陀往日所说。太子今者将如其言。王即流泪重唤还国。太子既见父王如此。即便随从归于所止。王恐愁忧不乐在家。更增妓女而娱乐之。

尔时太子年至十七。王集诸臣而共议言。太子今者年已长大。宜应为其访索婚所。诸臣答言。有一释种婆罗门。名摩诃那摩。其人有女。名耶输陀罗。颜容端正聪明智慧。贤才过人礼仪备举。有如是德堪太子妃。王即答言。若如卿语。便为纳之。王还宫内。即敕宫中。聪明有智。旧宿女人。汝可往至摩诃那摩长者之家。瞻看其女容仪体行。为何如耶。可停于彼至满七日。受王敕已。即便往彼长者之家。于七日中具观此女。还答王言。我观此女容貌端正威仪进止。无与等者。王闻其言。极大叹喜。即便遣人。语摩诃那摩言。太子年长欲为纳妃。诸臣并言。汝女淑令宜堪此举。今欲相屈。时摩诃那摩答王使言。谨奉敕旨。王即令诸臣择采吉日。遣车万乘而往迎之。既至宫已。具足太子婚姻之礼。又复更增诸妓女众。昼夜娱乐。尔时太子恒与其妃。行住坐卧未曾不俱。初自无有世俗之意。于静夜中但修禅观。时王日日问诸婇女。太子与妃相接近不。婇女答言。不见太子有夫妇道。王闻此语愁忧不乐。更增妓女而娱乐之。如是经时犹不接近。时王深疑恐不能男。

普耀经云。时诸力士。释种长者启白净王。若太子作佛。断圣王种。王曰。何所玉女。宜太子妃。菩萨心念。吾不贪欲弃兜率来。以权方便今当试之。使上工匠立妙金像。以书文字。女人德义如吾所说。能应娉耳。时白净王告右梵志。入迦夷卫周遍瞻察。梵志周行睹一玉女。净犹莲华类玉女宝。王问谁女。梵志报曰。执杖释种女。王言傥不可意使自择之。召罗卫好女会彼讲堂。时释女俱夷到菩萨所。谛视菩萨目未曾瞬。菩萨欣笑。执持宝英以遗俱夷。俱夷报曰。吾不贪宝当以功德庄严。王遣梵志往媒此女。执杖释言。我等本性有艺术者乃嫁与之。王问菩萨能现术乎。菩萨曰能。王遍敕国中椎钟击鼓。却后七日太子现术。诸有艺术皆来集会。胜者以释女与之。于是调达右手牵象。左手扑杀。难陀出城。即牵移路侧。菩萨出城门曰。是象身大臭熏城内。即右掌接掷着城外。时大臣焰光算术第一。言谈算术亦不能及。树木药草众水滴数一一可知。樗蒲六博天文地理。八万异术一切诸会不及菩萨。调达及难陀欲手搏菩萨。菩萨愍之。举调达身。在于空中。三反跳旋使身不痛。王及释种更欲试射。调达竖四十里鼓。唯难陀六十里鼓。菩萨百里。调达射中四十里鼓。不能得过。难陀六十里亦不得趣。菩萨引弓。弓即折破。问有异弓任吾用不。王曰。吾祖父所执用弓。奇异无双无能用者。着于天寺便可持来。一切

诸释无能张者。菩萨以手捺张。拼弓之声悉闻城内。注箭放拨中百里鼓。箭没地中涌泉自出。中铁围山。三千刹土六反震动。一切诸释怪未曾有。于时执杖释种。以女俱夷为菩萨妃。随世习俗现相娱乐。修行本起云。太子年至十七。王为采择名女。无可意者。有小国王名须波弗。汉言善觉。女名裘夷。端正少双。八国皆求。悉不与之。白净王召而告之曰。吾为太子娉娶卿女。善觉忧愁。若不许者恐见诛伐。与者诸国结怨。女言表白净王国中。勇武技术最胜者。我乃为之。王敕群臣悉出戏场。太子举象。射中铁围山。善觉送女指太子宫。瑞应本起云。太子年十七。王为纳妃。简选数千。最后一女名曰裘夷。端正第一礼义备举。是则宿命卖华女也。太子虽纳久而不接。妇人情欲有附近心。太子曰。常得好华置我中间。共视之宁不好乎。裘夷即具好华又欲近之。太子曰。却此华汁污于床席。久后复曰。得好白氎置我中间。两人观之不亦好乎。妇即具[疊*毛]又有近意。太子曰。却人有汗垢必污此[疊*毛]。妇不敢近。侍女咸疑太子不能男。太子以手指妃腹曰。却后六年尔当生男。遂以有娠。

大善权经云。何故菩萨而有室娶。菩萨无欲所以示现妻息。防人怀疑菩萨非男斯黄门耳。故纳瞿夷释氏之女。罗云于天变没化生。不由父母合会而育。又是菩萨本愿所致。

尔时太子闻诸妓女歌咏园林。华果茂盛流泉清凉。太子忽便欲出游观。即遣妓女往白王言。在宫日久乐欲暂出园林游戏。王闻此语。心生叹喜而自念言。太子当是不乐在宫行夫妇礼。所以求出园林去耳。即便听之。敕诸群臣。整治园观。所经道路皆令清净。太子即便往至王所。头面礼足辞出而去。时王即便敕一旧臣。聪明智慧善言辩者。令从太子。

尔时太子。与诸官属前后导从。出城东门。国中人民闻太子出。男女盈路观者如云。时净居天化作老人。头白背伛拄杖羸步。太子即便问从者言。此为何人。从者答言。此老人也。太子又问。何谓为老。答曰。此人昔日曾经婴儿童子。少年迁谢不住。遂至根熟形变色衰。饮食不消气力虚微。坐起苦极余命无几。故谓为老。太子又问。唯此一人老。一切皆然。从者答言。一切皆悉应当如此。尔时太子闻是语已。生大苦恼而自念言。日月流迈。时变岁移。老至如电。身安足恃。我虽富贵岂独免耶。云何世人而不怖畏。太子从本已来不乐处世。又闻此事益生厌离。即回车还愁思不乐。时王闻已心怀煎忧。恐其学道。更增妓女。以时娱乐之。

尔时太子。复经少时启王出游。王闻此言。心生忧虑而自念言。太子前出。逢见老人忧愁不乐。今者云何而复求出。王爱太子不忍违意。僶俯从之。即集诸臣而共议言。太子前者出城东门。逢见老人还

辄不乐。今者已复求出游观。吾不能免遂复许之。诸臣答言。当更严敕外诸官属。修治道路。悬缯幡盖。散华烧香。皆使华丽。无令臭秽诸不净洁及以老疾在道侧也。尔时迦毗罗鸡兜城。四门之外各有一园。树木华果浴池楼观。种种庄严皆悉无异。王问诸臣。外诸园观何者为胜。诸臣答言。外诸园观皆等无异。如忉利天叹喜之园。王又敕言。太子前出已从东门。今者可令从南门出。尔时太子。百官导从出城南门。时净居天化作病人。身瘦腹大。喘息呻吟。骨消肉竭。颜貌痿黄。举身战掉。不能自持。两人扶腋在于路侧。太子即问。此为何人。从者答言。此病人也。太子又问。何谓为病。答曰。夫谓病者。皆由嗜欲饮食无度。四大不调转变成病。百节苦痛气力虚微。饮食寡少眠卧不安。虽有身手不能自运。要假他力然后坐起。尔时太子以慈悲心。看彼病人自生忧愁。又复问言。此人独尔余皆然耶。答曰。一切人民无有贵贱同有此病。太子闻已心自念言。如此病苦普应萦之。云何世人耽乐不畏。作是念已。深生恐怖身心战动。譬如月影。现波浪水。语从者言。如此身者是大苦聚。世人于中横生欢乐。愚痴无识不知觉悟。今者云何欲往彼园游观嬉戏即便回车还入王宫。坐自思惟愁忧不乐。王问从者。太子今出宁有乐不。从者答言。始出南门逢见病人。以此不乐即回车还。王闻此语。心大愁忧虑其出家。时王即便问诸臣言。太子前者出城东门。逢见老人愁忧不乐。以此事故。吾敕卿等净治道路。无令老病在于巷侧。云何今出于城南门。而复致有疾病人耶。又令太子逢值见之。诸臣答言。近受王敕严命外司。勿使有诸臭秽老病。在于前侧互相检覆。无敢懈怠。不知何缘忽有病人。非是我等之罪咎也。尔时王问诸从者言。汝等并见病人在路。从何而至。从者答曰。无有踪迹。不知何来。时王深于太子生犹豫心。恐其学道更增妓女而悦其意。又复欲使于五欲中生恋着心。

尔时有一婆罗门子。名忧陀夷。聪明智慧极有辩才。时王即便请来。入宫而语之言。太子今者不乐在世受于五欲。恐其不久出家学道。汝可与之共作朋友。具说世间五欲乐事。令其心动不乐出家。时忧陀夷便即答言。太子聪明无与等者。所知书论皆悉渊博。并是我今所未曾闻。云何见使诱说之也。譬如藕丝欲悬须弥。我亦如是。终不能回太子之心。大王既敕令作朋友。要当自竭我所知见。时忧陀夷。受王敕已随从太子。行住坐卧不敢远离。时王又复选诸妓女。聪明智慧颜容端正。善于歌舞能惑人者。种种庄饰光丽悦目。皆悉遣往给侍太子。

尔时太子。复经少时启王出游。王闻此语心自念言。彼忧陀夷。既与太子共为朋友。今若出游成胜于前。无复厌俗乐出家心。作是念言。即便听许时王又复集诸大臣。悉语之言。太子今者复求出游。我不忍违已复听之。太子前出东南二门。已见老病还辄愁忧。今者宜令

从西门出。我心虑其还又不乐。忧陀夷是其良友。冀今出还不复应尔。卿等好令修治道路。园林台观皆使严整。香华幡盖数倍于前。无令复有老病臭秽在道侧也。臣受敕已即语外司。严治道路并及园林。光丽倍常。王又先送诸妙妓女。置彼园中。又复敕语忧陀夷言。若当路侧有不详事。可以方便诱说其心。并敕诸臣随从太子。皆令伺察。若有不吉远驱逐之。尔时太子与忧陀夷。百官导从烧香散华。作众妓乐出城西门。时净居天心自念言。先现老病于二城门。举众皆见。令白净王嗔责从者并及外司。太子今出。王制严峻我今现死。若皆见者增王忿怒。必加罚戮枉及无辜。我于今日所现之事。唯令太子及忧陀夷二人见耳。使余官属不受责也。作此念已即便来下。化为死入四人舆举。以诸香华布散尸上。室家大小号哭送之。尔时太子与忧陀夷二人独见。太子问言。此为何人。而以香华庄严其上。复有人众号哭相送。时忧陀夷以王敕故默然不答。如是三问。净居天王威神之力。使忧陀夷不觉答言是死人也。太子又问。何谓为死。忧陀夷言。夫谓死者。刀风解形神识去矣。四体诸根无复所知。此人在世贪着五欲。爱惜钱财辛苦经营。唯知积聚不识无常。今者一旦舍之而死。又为父母亲戚属眷之所爱念。命终之后犹如草木。恩情好恶不复相关。如是死者诚可哀也。太子闻已心大颤怖。又问忧陀夷言。唯此人死余亦当然。即复答言。一切世人皆应如是。无有贵贱而得免脱。太子素性恬静难动。既闻此语不能自安。即以微声语忧陀夷。世间乃复有此死苦。云何于中而行放逸。心如木石不知怖畏。即敕御者可回车还。御者答言。前出二门。未到园所中路而返。致令大王深见嗔责。今者岂敢复如此也。时忧陀夷与御者言。如汝所说不应便归。即复前行至彼园中。香华幡盖作众妓乐。众妓端正犹如诸天婇女无异。于太子前各竞歌舞。冀以姿态悦动其意。太子心安不可移转。即止园中荫息树间。除其侍卫端坐思惟。忆昔曾在阎浮树下。远离欲界。乃至得于第四禅定。尔时忧陀夷。到太子所而作此言。大王见敕。令与太子共为朋友。脱有得失互相开悟。朋友之法其要有三。一者见有过失转相谏晓。二者见有好事深生随喜。三者在于苦厄不相弃舍。今献诚言愿不见责。古昔诸王及今现在。皆悉受于五欲之乐。然后出家。太子云何永绝不顾。又人生世宜顺人行。无有弃国而学道者。唯愿太子受于五欲。令有子息不绝王嗣。尔时太子而答之言。诚如所说。但我不以损国故尔。亦复不言五欲无乐。以畏老病生死之苦。故于五欲不敢爱着。汝向所言古昔诸王。先经五欲然后出家。此诸王等今在何许。以爱欲故或在地狱。或在饿鬼。或在畜生。或在人天。以有如是轮转苦故。是以我欲离老病苦生死法耳。汝今云何令我受之。时忧陀夷虽竭辩才劝奖太子。不能令回。即便退坐归于所止。太子仍敕严驾还宫。诸妓女众及忧陀夷。愁忧惨戚颜貌顰蹙。如人新丧所爱亲属。太子到宫恻怆倍常。时白净王呼忧陀夷。而问之言。太子今出宁有乐不。忧陀夷言。出城不远逢见死人。亦不知其从何而来。太子与我同时见

之。太子问言。此为何人。我亦不觉答是死人。时王即复问诸从者。汝等皆见城西门外有死人不。从者答言。我等不见。王闻此语神意豁然。而自念言。太子忧陀夷二人独见。此是天力非诸臣咎。必定当如阿私陀言。作此念已心大苦恼。复增妓女以娱乐之。日日遣人慰诱太子。而语之言。国是汝有。何故愁忧而不乐也。王又严敕诸妓女众。悦太子意勿舍昼夜。时白净王虽知天力非复人事。爱重太子不能不言。心自思惟。太子前已出三城门。今者唯有北门未出。其必不久更求出游。当复庄严彼外园林。倍令光丽。勿使有诸不可意事。如所思惟具敕诸臣。时王又复心自愿言。太子若出城北门时。唯愿诸天勿复现于不吉祥事。复令我子心生忧恼。既心愿已遂敕御者。太子若出当令乘马。使得四望见诸人民光丽庄饰。是时太子启王出游。王不忍违。便与忧陀夷及余官属。前后导从出城北门。到彼园所。太子下马止息树下。除去侍卫端坐思惟。念于世间老病死苦。时净居化天。作比丘法服持钵。手执锡杖。视地而行。在于太子前。太子见已即便问言。汝是何人。比丘答言。我是比丘。太子又问何谓比丘。答曰。能破结贼不受后身。故曰比丘。世间皆悉无常危脆。我所修学无漏圣道。不着色声香味触法。永得无为到解脱岸。作是言已于太子前。现神通力腾虚而去。当尔之时。诸从官属皆悉睹见。太子既已见此比丘。又闻广说出家功德。会其宿怀厌欲之情。便自唱言。善哉善哉。天人之中唯此为胜。我当决定修学是道。作是语已。即便索马还归宫城。于时太子心生欢庆。而自念言。我先见有老病死苦。昼夜常恐为此所逼。今见比丘开悟我情。示解脱路。作此念已即自思惟。方便求觅出家因缘。尔时白净王问忧陀夷言。太子今出宁有乐不。时忧陀夷即答王言。太子向出所经道路无诸不祥既到园中。太子独自在于树下。遥见一人剃除发须着染色衣。来太子前而共语言。语言既毕腾虚而去。竟亦不知何所论说。太子因是严驾而归。当尔之时颜容欢悦。还至宫中方生忧愁。时白净王。既闻此语心生狐疑。亦复不知是何瑞相。深怀懊恼而自念言。太子决定舍家学道。又纳其妃久而无子。我今当敕耶输陀罗。当思方便莫绝国嗣。复应警戒。勿使太子去而不知。既作是念如所思惟。即便敕于耶输陀罗。耶输陀罗闻王敕已。心怀惭愧默然而住。行止坐卧不离太子。时王复增诸妙妓女以娱乐之。

尔时太子年至十九。心自思惟。我今正是出家之时。而便往至于父王所。威仪详序。犹如帝释往诣梵天。傍臣见已而白王言。太子今者来大王所。王闻此言忧喜交集。太子既至头面作礼。尔时父王。即便抱之。而敕令坐。太子坐已白父王言。恩爱集会必有别离。唯愿听我出家学道。一切众生。爱别离苦皆使解脱。愿必垂许不见留难。时白净王闻太子语。心大苦痛。犹如金刚摧破于山。举身颤掉不安本座。执太子手不复能言。啼泣流泪歔欷哽咽。如是良久微声而言。汝今宜应息出家意。所以者何。年既少壮国未有嗣。而便委我曾不怀

顾。普耀经云。太子白王欲得四愿。一者不老。二者无病。三者不死。四者不别。假使父王与此四愿。不复出家。王闻重悲。此四愿者古今无获。尔时太子既见父王流泪不许。还归所止。思惟出家愁忧不乐。

尔时迦毗罗施兜国。诸大相师并知。太子若不出家。过七日后得转轮王位。王四天下七宝自至。各以所知往白王言。释迦种姓于此方兴。王闻是语心生欢喜。即敕诸臣并释种子。汝闻相师如此言不。皆应日夜侍卫太子可于四门。门各千人周匝。城外一踰阇那内。罗置人众而防护之。普耀经云。明日即敕五百诸释。勇多力者宿卫菩萨。令城四门开闭之声闻四十里。复敕耶输陀罗并诸内宫。倍加警戒。过于七日勿使出家。时王又来至太子所。太子遥见即往奉迎。头面礼足问讯起居。王语太子。我昔既闻阿私陀说。及众相师。并诸奇瑞。必定知汝不乐处世。国嗣既重孰当相继。唯愿为我生汝一子。然后绝俗不复相违。尔时太子闻父王言。心自思惟。大王所以苦留我者。正自为国无绍嗣耳。作是念已而答王言。善哉如敕。即以左手指其妃腹。时耶输陀罗便觉体异。自知有娠。王闻太子如敕之言心大欢喜。当谓太子七日之内必未有儿。若过此期。转轮王位自然而至。不复出家。尔时太子心自念言。我年已至十九。今又是二月复是七日。宜应方便思求出家。所以者何。今正是时。又于父王所愿已满。作此念已。身放光明照四天王宫。乃至照于净居天宫。不令人间见此光明。尔时诸天见此光已。皆知太子出家时至。即便来下到太子所。头面礼足合掌白言。无量劫来所修行愿。今者正见成熟之时。于是太子答诸天言。如汝等语今正是时。然父王敕内外官属。严见防卫欲去无从。诸天白言。我等自当设诸方便。令太子出使无知者。诸天即便以其神力。令诸官属悉皆熟卧。尔时耶输陀罗眠卧之中。得三大梦。一者梦月堕地。二者梦牙齿落。三者梦失右臂。得此梦已。眠中惊觉。心大怖惧。白太子言。我于眠中得三恶梦。太子问言。汝梦何等。耶输陀罗即便具说所梦之事。太子语言。月犹在天。齿又不落。臂复尚在。当知诸梦虚假不实。汝今不应横生怖畏。耶输陀罗又语太子。如我自忖所梦之事。必是太子出家之瑞。太子又答。汝但安眠勿生此虑。要不令汝有不祥事。耶输陀罗闻此语已。即便还眠。太子即从座起。遍观妓女及耶输陀罗。皆如木人。譬如芭蕉中无坚实。或有倚伏于乐器上。臂脚垂地更相枕卧。鼻涕目泪口中流涎。又复遍观妻及妓女。见其形体。发爪髓脑。骨齿髑髅。皮肤肌肉。筋脉肪血。心肺脾肾。肝胆肠胃。屎尿涕唾。外为革囊。中盛臭秽。无一可奇。强熏以香。饰以华彩。譬如假借当还。亦不得久。百年之命卧消其半。又多忧恼其乐无几。世人云何恒见此事。而不觉悟。又于其中贪着淫欲。普耀经云。于时菩萨夜观妓女。百节空中。譬如芭蕉。鼻涕目泪。乐器纵横。顾视其妻。具见形体。脑髓髑髅。心肺肠胃。外是革囊。中有臭

处。犹如假借当还。亦不得久。三界无怙唯道可恃。欲界诸天住于空中。法行天子遥白菩萨。时已到矣。沸星适现。即敕车匿起鞁犍陟。适宣此言。时四天王与无数阅叉龙鬼等。皆被铠甲。从四方来。稽首菩萨。城中男女皆疲极寐。孔雀众鸟亦疲极寐。修行本起云。诸天皆言。太子当去恐作稽留。召乌苏慢(此名厌神)适来宫国内外厌寐。我今当学古昔诸佛所修之行。急应远此大火之聚。

尔时太子思如是已。至于后夜。净居天王极欲界诸天。充满虚空。即共同声白太子言。内外眷属皆悉昏卧。今者正是出家之时尔时太子。即便自往至车匿所。以天力故。车匿自觉。而语之言。汝可为我。鞁犍陟来尔时车匿。闻此语已。举身战怖心怀犹豫。一者不欲违太子令。二者畏王敕旨严峻。思惟良久流泪而言。大王慈敕如是之严。且又今日非游观时。又非降伏怨敌之日。云何于此后夜之中。而忽索马。欲何所之。太子又复语车匿言。我今欲为一切众生。降伏烦恼结使贼故。汝今不应违我此意。尔时车匿举声号泣。欲令耶输陀罗及诸眷属皆悉觉知太子当去。以天神力昏卧如故。车匿即便牵马而来。太子徐前而语车匿及以犍陟。一切恩爱会当别离。世间之事易可果遂。出家因缘甚难成就。车匿闻已默然无言。于是犍陟不复喷鸣。尔时太子见明相出。放身光明彻照十方。师子吼言。过去诸佛出家之法。我今亦然。于是诸天捧马四足并接车匿。释提桓因执盖随从。诸天即便令王北门自然而开。不使有声。车匿重悲。门闭下钥。谁当开者。时诸鬼神阿须伦等自然开门。太子于是从门而出。虚空诸天赞叹随从。尔时太子又师子吼。我若不断生老病死忧悲苦恼。终不还宫。我若不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又复不能转于法轮。要不还与父王相见。若当不尽恩爱之情。终不还见摩诃波阇波提。及耶输陀罗。当于太子说此誓时。虚空诸天赞言。善哉斯言必果。至于天晓所行道路。已三踰阇那。时诸天众。既从太子至此处已。所为事毕忽然不现。

尔时太子次行至彼跋伽仙人苦行林中。太子见此园林。寂静无诸諠闹。心生欢喜。诸根悦豫。即便下马抚背而言。所难为事汝作已毕。又语车匿。马行骏疾如金翅鸟王。汝恒随从不离我侧。世间之人或有善心而形不随。或运形力而心不称。汝今心形皆悉无违。又世间人处富贵者。竞随奉事。我既舍国来此林中。唯汝一人独能随我。甚为希有。我今既已至闲静处。汝便可与犍陟俱还宫也。尔时车匿闻此语已。悲号啼泣。迷闷躄地不能自胜。于是犍陟既闻被遣。屈膝舐足泪落如雨。车匿答言。我云何忍听太子如此言耶。我于宫中违大王敕。辄鞁犍陟以与太子。令致今日来至于此。父王及摩诃波阇波提。失太子故必当忧恼。宫中内外亦应骚动。又复此处多诸险难。猛兽毒虫交横道路。我今云何而舍太子独还宫也。太子即答车匿言。世间之法独生独死。岂复有伴。又有生老病死诸苦。我当云何与此作侣。吾

今为欲断诸苦故而来至此。苦若断时然后当与一切众生而作伴侣。我于即时诸苦未离。云何而得为汝作侣。车匿又白。太子生来长于深宫。身体手足皆悉柔软。眠卧床褥无不细滑。如何一旦履藉荆棘瓦砾泥土止宿树下。太子答言。诚如汝语。设我住宫。乃得免此形荆棘之患。老病死苦会当见侵。车匿既闻太子此语。悲泣垂泪默然而住。于时太子即就车匿取七宝剑而师子吼。过去诸佛为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舍弃饰好剃除须发。我今亦当依诸佛法。作此言已便脱宝冠髻中明珠。以与车匿而语之曰。以此宝冠及以明珠。致王足下。汝可为我上白大王。我今不为生天乐故。亦复非不孝顺父母。亦无忿恨嗔恚之心。但以畏彼生老病死。为除断故来至此耳。汝应助我随喜欣庆。勿于吉祥更生悲愁。父王若谓我今出家未是时者。汝以我语上启大王。老病死至岂有定时。人虽少壮焉得免此。父王若复而责我言。本要有子当听出家。今未有子云何而去。及出宫时不启闻者。汝可为我具启父王。耶输陀罗久已有娠。王自闻之昔敕如此非为专辄。往古有诸转轮圣王厌国位者。入于山林出家求道。无有中涂还受五欲。我今出家亦复如是。未成菩提终不还宫。内外眷属皆当于我有恩爱情。可以汝辩为解释之。勿使于我横生忧恼。太子又复脱身璎珞。以授车匿而语之言。汝可为我持此璎珞。奉摩诃波阇波提道。我今为断诸苦本故。出宫城求满大愿。勿复于我反更生苦。又脱身上余庄严具。以与耶输陀罗亦复语言。人生于世爱别离苦。我今为欲断此诸苦。出家学道勿以我故恒生愁忧。并诸亲属皆亦如是。尔时车匿闻此语已。倍增悲绝不忍违于太子敕令。即便长跪。受取宝冠明珠璎珞及严饰具。垂泪而言。我闻太子如此志愿举身颤掉。设令有人心如木石。闻此语者亦当悲感。况我生来奉侍太子。闻此誓言而不感绝。唯愿太子舍于此志。勿令父王及摩诃波阇波提。耶输陀罗并余亲属。生大悲苦。若使决定不回此意。勿于是处而复弃我。我今归依太子足下。终不见有违离去理。设当还宫王必责我。云何独委太子而归。欲令何言上答大王。太子答言。汝今不应作如是语。世皆离别岂常集聚。我生七日而母命终。母子尚有死生之别。而况余人。汝勿于我偏生恋慕。可与犍陟俱还宫也。如是再敕犹不肯去。尔时太子便以利剑自剃须发。即发愿言。今落须发愿与一切。断除烦恼及以习障。释提桓因接发而去。虚空诸天烧香散华。异口同音赞言。善哉善哉。大善权经云。菩萨自剃头鬓。诸天龙神无能见顶。况能除发。菩萨念白净王当起恨意。谁剃子首故自剃之。王乃默然是为方便。

尔时太子剃须发已自见其身。所著之衣犹是七宝即心念言。过去诸佛出家之法。所著衣服不当如此。时净居天于太子前。化作猎师身服袈裟。太子既见心大欢喜而语之言。汝所著衣是寂静服。往昔诸佛之标式也。云何着此而为罪行。猎者答言。我着袈裟以诱群鹿。鹿见袈裟皆来近我。我得杀之。太子又言。若如汝说。着此袈裟。但欲为

杀诸鹿故耳。非求解脱而着之也。我今持此七宝之衣与汝贸易。吾服此衣为欲摄救一切众生断其烦恼。猎者答言。善哉如告。即脱宝衣而与猎者。自被袈裟。依过去诸佛所服之法。时净居天还复梵身。上升虚空归其所止。于时空中有异光明。车匿见此心生奇特。叹未曾有。今此瑞应非为小缘。车匿既见太子剃除须发身着法服。定知太子必不可回。闷绝于地倍增懊恼。尔时太子而语之言。汝今宜应舍此悲愁。便还宫城具宣我意。太子于是即徐前行。车匿歔欷头面作礼。乃至远望不见太子。然后方起举身颤掉不能自胜。顾看犍陟及庄严具。呜咽悲哽涕泗交流。即牵犍陟。执持宝冠严身之具。车匿号啕犍陟悲鸣。缘路而还。尔时太子即便前至跋伽仙人所住之处。时彼林中有诸鸟兽。既见太子皆悉瞩目。端住不瞬。跋伽仙人遥见太子。而自念言。此是何神为日月天。为帝释也。便与眷属来迎太子。深生敬重而作是言。善来仁者。太子既见诸仙人众。心意柔软威仪详序。太子即便前其住处。诸仙人等无复威光。皆悉同来请太子坐。太子坐已观察彼诸仙人之行。或有以草而为衣者。或以树皮树叶以为服者。或有唯食草木华果。或有一日一食。或二日一食。或三日一食。如是行于自饿之法。或事水火。或奉日月。或翘一脚。或卧尘土。或有卧于荆棘之上。或有卧于水火之侧。太子既见如此苦行。即便问于跋伽仙人。汝等今者行此苦行。甚为奇特。皆欲求于何等果报。仙人答言。修此苦行为欲生天太子又问。诸天虽乐福尽则穷。轮回六道终为苦聚。汝等云何。修诸苦因以求苦报。太子即便心自叹言。商人为宝故入大海。王为国土兴师相伐。今诸仙人。为生天故修此苦行。作是叹已默然而住。跋伽仙人即问太子。仁者何意。默然不言。我等所行非真正也。太子答言。汝等所行非不至苦。然求果报终不离苦。太子与仙人说此议论。言语往复乃至日暮太子即便停彼一宿。既至明旦复更思惟。此诸仙人虽修苦行。皆非解脱真正之道。我今不应止住于此。即与仙人辞别欲去。时诸仙人白太子言。仁者来此我皆欢喜。令我人众威德增盛。今者何故而忽欲去。为是我等失于威仪。为此众中相犯触也。以何因缘不住于此。太子答言。非是汝等有如是失。宾主之仪亦无所少。但汝所修增长苦因。我今学道为断苦本。以此因缘是故去耳。诸仙人众自共议言。其所修道极为广大。云何我等而得留之。

尔时有一仙人善知相法。语众人言。今此仁者诸相具足。必当得于一切种智为天人师。即便俱往诣太子所而作是言。所修道异不敢相留。若欲去者可向北行。彼有大仙名阿罗逻迦兰。仁者可往就其语论。我观仁者。亦当不必住于彼处。于是太子即便北行。诸仙人众见太子去。心怀懊恼合掌随送。极望绝视然后乃还。

释迦谱卷第三

释迦降生释种成佛缘谱第四之三(出因果经)

尔时太子既出宫已。至于天晓。耶输陀罗及诸婇女从眠而觉。不见太子悲号啼泣。即便往启摩诃波阇波提。今旦忽失太子莫知所在。摩诃波阇波提闻是语已迷闷躄地。如是展转乃至达王。王闻此言屹然无声。失其精魂若丧四体。举宫内外皆亦如是。时诸大臣即入检视太子住处。案行宫城。见城北门自然已开。又复不见车匿犍陟。即问门司谁开此者。互相推检皆云不知。并问防人亦云不解此门开意。于时大臣心自思惟。北门既开太子必当从此而出。宜速寻觅太子所在。即敕千乘万骑。络绎四出追求太子。以天力故。迷失道径不知所之。即便还归白大王言。推辱太子不知所在。尔时车匿步牵犍陟及庄严具。悲泣呜咽随路而还。举邑人民见此惊愕无不懊恼。悉皆竞来问车匿言。汝送太子置于何处。今与犍陟而独还也。车匿既得诸人问此。倍更悲绝不能答之。此诸人民。虽见犍陟鞁带鞍勒七宝庄严。不见太子犹若死人饰以华彩。于是车匿前入宫城。犍陟悲嘶诸厩群马一时哀鸣。外诸官属白摩诃波阇波提。及耶输陀罗言。车匿唯与犍陟俱还。闻此言已。宛转于地而自念曰。今者唯闻车匿犍陟相随俱还。而不闻道太子归声。摩诃波阇波提即作是言。我养太子至年长大。一旦舍我不知所在。譬如果树结华成实临熟落地。又如饥人遇百味馔。临欲食之忽然翻倒。耶输陀罗又自言曰。我与太子行住坐卧不相远离。今者舍我莫知所趣。古昔诸王入山学道。皆将妻子不暂相弃。世间之人。一遇相识别不相忘。夫妻之情。恩爱之深。而乃反更如是之薄。语车匿言。宁与智者而作怨仇。不共愚人以为亲厚。汝痴顽人。盗送太子置于何处。令此释族不复炽盛。又责犍陟。汝载太子出此王宫。近去之时寂然无声。今者空返何意悲嘶。尔时车匿即便答言。勿责于我及以犍陟。所以者何。此是天力非人所为。当于尔夕夫人婇女皆悉眠卧。太子敕我令起鞁马。我于尔时以大高声而谏太子。欲使夫人及诸婇女闻此惊寤。及鞁犍陟都无觉者。城门每开闻四十里。当尔之时自然而开。又无一声。如此之事岂非天力。出城之时。天令诸神手捧马足。并接于我。虚空诸天随从无数。我当云何而能止也。时天既晓行三踰阇那。至彼跋伽仙人住处。又复有诸奇特异事。愿听我说。太子既至跋伽仙人苦行林中。即便下马手抚马背。并敕于我令还宫城。我于此时。随从太子永无归意。太子见遣终不听住。又复就我取七宝剑而自唱言。过去诸佛为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舍于饰好剃除须发。我今亦当依诸佛法。唱此言已。即脱宝冠及以明珠。悉付我还置王足下。又以璎珞与摩诃波阇波提。余庄严具以与耶输陀罗。我于尔时虽闻此诲。犹侍左右无有归情。于时太子便以利剑自剃须发。天于空中随接而去。即便前行逢于猎者。以身所著七宝妙衣。而与猎人贸易袈裟。于是虚空有大光明。我见太子形服既变。深知其意必不可回。我即闷绝心大懊恼。太子前至跋伽仙人所住之处。我便于彼辞别

而归。此诸奇特。皆是天力非复人事。愿勿责我及犍陟也。时摩诃波阇波提及耶输陀罗。既闻车匿说此事已。心小醒悟默然无声。

尔时白净王闷绝始醒。敕唤车匿而语之言。汝云何令诸释种姓生大苦恼。我有严制敕内外官属。守护太子畏其出家。汝复何意辄送太子置于何处。车匿怖惧而启王言。太子出城实非我咎。唯愿大王听我具说。即以宝冠及髻中明珠。置王足下。太子令我以所冠珠置王足下。七宝璎珞与摩诃波阇波提。余庄严具与耶输陀罗。王见诸物倍增悲绝。虽复木石犹尚有感。况乃父子恩爱之深。车匿具以前事而启王言。太子敕我。父王若谓本要有子当听出家。今未有子云何而去。临去之时又不启者。汝可为我具答父王。耶输陀罗久已有娠。王宜问之。昔敕如此非为专辄。王闻此言即便遣问耶输陀罗。太子云汝久已有娠。实如此不。耶输陀罗即答信言。当于大王来此宫时。太子指我即觉有娠。王闻其语生奇特心。忧恼暂歇而自念言。我前所以许令有子听出家者。七日之中必无子理。转轮王位自然而至。不谓七日未满而便有娠。深自咎悼智慧浅短。所为方便不能住之。轻作此约重增悔恨。太子神略出人意表。今日之事亦复兼是诸大天力。我今不应责车匿也。时白净王心自思惟。太子出家必不可回。设使更作诸余方便。亦不能留。虽复弃国出家学道。然已有子不绝种嗣。我今应敕耶输陀罗。好令将护所怀之子。时白净王爱念情深。语车匿言。我今当往寻求太子。不知即时定在何许。其今既已舍我学道。我复何忍独生活也。便当追逐随其所在。尔时王师及与大臣。闻王欲出寻求太子。二人俱共来谏王言。大王不应自生忧恼。所以者何。我观太子。见其相貌。过去世中。久已修习出家之业。设复令为释提桓因亦当不乐。况复今者转轮王位而能留也。大王不忆。太子初生而行七步。举手住言。我生已尽是最后身。诸梵天王释提桓因。悉来下从。如此奇特云何乐世。又复白王。阿私陀仙人昔相太子。年至十九出家学道。必当成就一切种智。今时既到。大王何故而生愁苦。又复大王严敕内外。守护太子虑恐出家。而诸天来导引出城。如是之事非复人力。唯愿大王当生欢喜。勿怀愁恼不须自出。若忆太子犹不已者。我今当与大臣寻求所在。王闻此语心自念言。我知太子虽不可回。未忍便舍不复追之。今当试令师与大臣更一寻求也。即便答师及大臣言。善哉可去。举宫内外心皆苦恼。伫迟速还。于是王师大臣。即便辞出追寻太子。尔时白净王发遣王师及大臣已。即以太子璎珞。与摩诃波阇波提。而语之言。此是太子所服璎珞。付车匿还。今以与汝。摩诃波阇波提见璎珞已。倍增悲绝。而自念言四天下人极为薄福。失此明智转轮圣王。又送余庄严具。以与耶输陀罗。而语之曰。太子以此严身之具。令持与汝。耶输陀罗既见此物闷绝躄地。王又遣人敕耶输陀罗。令自爱敬无使胎子不安隐也。

尔时王师及以大臣。至跋伽仙人苦行林中。除去从人及诸仪饰。便前仙人所住之处。仙人请坐互相问讯。于是王师语仙人言。我是白净王师。今所以来至于此者。彼白净王足相太子。厌恶生老病死之苦。出家学道路由此林。大仙见不。跋伽仙人答王师言。我近于此见一童子。颜容端正相好具足。来入此林共我议论。遂经一宿不知乃是王之太子。鄙薄我等所修之道。从此北行诣彼仙人阿罗逻迦兰。尔时王师大臣闻此言已。即便疾往彼仙人所。而于中路遥见太子在于树下端坐思惟。相好光明踰于日月。即便下马除却侍卫。脱诸仪服前太子所。坐于一面互相问讯。于是王师白太子言。大王见使寻求太子。欲有所说。太子答曰。父王敕汝欲何所道。王师答言。大王久知太子深乐出家。此意难回。然王于太子恩爱情深。忧愁盛火常自炽然。须太子归以灭之耳。愿便回驾还返宫城。虽有物务不令太子令弃道业。静心之处不必山林。摩诃波阇波提耶输陀罗内外眷属。皆悉没于忧恼大海。思太子还而拯救之。

尔时太子闻王师语。以深重声答王师言。我岂不知父王于我恩情深也。但畏生老病死之苦。是以来此为断除故。若令息爱终日合会。又无生老病死苦者。我复何为来至于此。我今所以违远父王。欲为将来和合故耳。父王忧愁大火今虽炽然。我与父母唯余今生有此一苦。将来自当永绝斯患。若如汝言令吾处宫修道业者。如七宝舍满中焰火。当有人能止此室不。如杂毒食。设有饥人终不食之。我既弃国出家修道。云何令我复还宫城修学道也。世间之人在大苦中。为小乐故尚复耽湎不能暂舍。况我在此极寂静处。无诸患苦而能弃捐。还就于恶。古昔诸王入山学道。无有中路还受欲者。父王若欲必令我归。便是违于先王之法。尔时王师白太子言。诚如太子今之所说。然诸先圣一言未来定有果报。一言定无。此二先圣尚不能知。未来世中必定有无。太子云何欲舍现乐而求未来不定果报。生死果报尚不可知决定有无。云何乃欲求解脱果。唯愿太子便还宫也。太子答言。彼二仙人说未来果。一者言有。一者言无。皆是疑心非决定说。我今终不随顺彼教。不应以此而见难诘。所以者何。我今不为希慕果报而来至此。以目所见生老病死。必应经之。故求解脱免此苦耳。令汝不久见我道成。我此志愿终不可回。还启父王说如此也。

尔时太子作此言已。即从座起。与王师大臣辞别。北行诣阿罗逻迦兰仙人。于时王师大臣见太子去。啼泣懊恼。一者念太子情深。二者奉受王使来太子所。而复不能移转其意。徘徊路侧不能自反。互共议言。既被王使而无力效。今者空归云何奉答。我等当留所从五人。聪明智慧心意柔软。为性忠直种族强者。密令伺察看其进止。作此言已顾瞻其傍。见憍陈如等五人。而语之言。汝等悉能留止此不。五人答言。善哉如敕。进止去来当密伺察。即便辞别趣太子所。王师大臣

还归宫城。

尔时太子往彼阿罗逻迦兰仙人住处。度于恒河。路由王舍城。既入城已。诸人民众。见太子颜貌相好殊特。欢喜爱敬。举国皆悉奔驰瞻视。如是諠哗彻频婆娑罗王。王便惊问此是何声。诸臣答言。白净王太子名萨婆悉达。昔诸相师记其应得转轮王位王四天下。又复记其若出家者。必当成就一切种智。其人今者来入此城。外诸人民驰竞来看。以是之故所以諠闹。时频婆娑罗王既闻此语。心大欢喜踊跃遍身。即敕一人。往令伺察太子所在。使者受敕寻求太子。见在般荼婆山。于一石上端坐思惟。时使即归具白大王。王便严驾。与诸臣民诣太子所。至般荼婆山。遥见太子相好光明踰于日月。即便下马。除去仪饰及诸侍卫。前坐问讯太子。四大悉调和不。我见太子心甚欢喜。然有一悲。太子本是日之种姓。累世相承为转轮王。太子今者转轮王相皆悉具足。云何舍之来入深山。践藉沙土远至此也。我见是故所以悲耳。太子若以父王今在。故欲不取圣王位者。当以我国分半治之。若谓为少。我当舍国尽以相奉。臣事太子。若复不取我此国者。当给四兵可自攻伐取他国也。太子所欲甚不相违。尔时太子闻频婆娑罗王说此语已。深感其意即答王言。王之种族本是明月。性自高凉不为鄙事。所为所作无不清胜。今发是言未足为奇。然我观王中情貌至倍于前后。王今便可于身命财修三坚法。亦不应以不坚之法劝奖余人。我今既舍转轮王位。亦复何缘应取王国。王以善心舍国与我。犹尚不取。何缘以兵伐取他国。我今所以辞别父母剃除须发舍于国者。为断生老病死苦故。非为求于五欲乐也。世间五欲如大火聚。烧诸众生不能自出。云何劝我贪着之也。我今所以来至此者。有二仙人阿罗逻迦兰。是求解脱最上道师。欲往彼处求解脱道。不宜久停在于此也。我既违王初始之言。亦怀喜心哉。勿致嫌恨。王今当以正法治国。勿枉人民。作此言已。太子即起而与王别。时频婆娑罗王见太子去。深大惆怅。合掌流泪而作是言。初见太子心大踊跃。太子既去倍生悲苦。汝今为于大解脱故。而欲去者不敢相留。唯愿太子所期速果。若道成者愿先见度。太子于是辞别而去。时王奉送。次于路侧极目观瞩不见乃还。瑞应本起云。太子自去踰越名山。经摩竭国界。瓶沙王因出游猎。遥见太子行山泽中。即与诸耆宿大臣俱追见之。王曰。太子生多奇异形相炳着。当君四天下为转轮王。四海颙颙冀神宝至。何弃天位自放山薮。必有异见愿闻其志。太子答曰。以吾所见天地人物。出生有死剧苦有三。老病死痛不可得离。计身为苦器忧畏无量。若在尊宠则有憍泆贪求快意天下被患。此吾所厌。故欲入山以修其志。诸耆宿曰。夫老病死。自世之常何独预忧。乃弃美号隐遁潜居。以劳其形不亦难乎。太子答曰。如诸君言不当预忧。使吾为王老到病至。若当死时。宁有代吾受此厄者。不如无有代乎可勿忧。天下有慈父孝子。爱彻骨髓。至病死时不得相代。若此伪身苦至之日。虽居高位六亲在侧

如为盲人设烛。何益于无目者乎。吾观众行。一切无常皆化非真。乐少苦多身非己有。世间虚无难得久居。物生有死。事成有败。安则有危。得则有亡。万物纷扰皆当归空。精神无形躁浊不明。行致死生之厄。非直一受而已。但为贪爱蔽在痴网。没生死河莫之能觉。故吾欲一心思四空净。度色灭恚断求念空。无所适莫。是将返其源而归其本。始出其根。如我愿得乃可大安。瓶沙王喜曰。善哉善哉。菩萨志妙。世间难有。必得佛道。愿先度我。太子默然而逝。当度尼连禅河。天为止流令水暂干。度河行数十里。有二梵志。各与弟子索居溪边。过问其道。自称言。吾事梵天。奉于日月。日修火祠唯水是净。菩萨答曰。是生死法非真道也。何以故。水不常满。火不久热。日出则移。月满则亏。道在清虚水焉能令心清净。伤之而去。

尔时太子即便前行。向彼阿罗逻仙人所住之处。于时诸天语仙人言。萨婆悉达弃舍国土。辞别父母。为求无上正真之道。欲拔一切众生苦故。今者已来垂至于此。时彼仙人。既闻天语心大欢喜。俄尔之顷。遥见太子即出奉迎。赞言善来。俱还所住。请太子坐。是时仙人。既见太子。愿貌端正相好具是。诸根恬静深生爱敬。即问太子。所行道路得无疲也。太子初生及以出家。又来至此我悉知之。能于火聚自觉而出。又如大鸟于罥索中而自免脱。古昔诸王盛年之时。恣受五欲至于根熟。然后方舍国邑乐具。出家学道此未足奇。太子今者舍此壮年。能弃五欲远来至此。真为殊特。当勤精进速度彼岸。太子闻已即答之曰。我闻汝言极为欢喜。汝可为我说断生老病死之法。我今乐闻。仙人答言。善哉善哉。即便说曰。众生之始始从于冥初。从于冥初起于我慢。从于我慢生于痴心。从于痴心生于染爱。从于染爱生五微尘气。从五微尘气生于五大。从于五大生贪欲嗔恚等诸烦恼。于是流转生老病死忧悲苦恼。今为太子略言之耳。尔时太子即便问曰。我今已知汝之所说生死根本。复何方便而能断之。仙人答言。若欲断此生死本者。先当出家修持戒行。谦卑忍辱住空闲处。修习禅定离欲恶不善法。有觉有观。得初禅。除觉观定。生入喜心。得第二禅。舍喜心得正念。具根乐。得第三禅。除苦乐得净念。入舍根。得第四禅。获无想报。别有一师。说如此处名为解脱。从定觉已。然后方知非解脱处。离色想入空处。灭有对想。入识处灭。无量想识。唯观一识。入无所有处。离于种种相。入非想非非想处。斯处名为究竟解脱。是诸学者之彼岸也。太子若以断于生老病死患者。应当修学如此之行。尔时太子闻仙人言。心不喜乐即自思惟。其所知见非究竟处。非是永断诸结烦恼。即便语言。我今于汝所说法中。有所未解。今欲相问。仙人答言。敬从来意。即问曰。非想非非想处为有我也。为无我也。若言无我。不应言非想非非想。若言有我。我为有知。我为无知。我若无知则同木石。我若有知则有攀缘。既有攀缘则有染着。以染着故则非解脱。汝以尽于粗结。而不自知细结犹在。以是之故谓为

究竟。细结滋长复受下结。以此故知非度彼岸若能除我及以我想。一切尽舍。是则名为真解脱也。仙人默然心自思惟。太子所说甚为深妙。尔时太子复问仙人。汝年至几而出家也。修梵行来复几许年。仙人答言。我年十六而便出家。修梵行来一百四年。太子闻已而心念言。出家已来乃至是久。而所得法正如此乎。于时太子为求胜法。即从座起与仙人别。尔时仙人语太子言。我久远来习此苦行。而所得果正如此耳。汝是王种。云何而能修苦行也。太子答言。汝所修法非为苦也。别有最苦难行之道。仙人既见太子智慧。久观志意坚固不亏。知决定成一切种智。白太子言。汝若道成愿先度我。于是太子答言善哉。次至迦兰所住之处。论议问答亦复如是。太子即便前路而去。时二仙人见太子去。各心念言。太子智慧深妙奇特乃尔难测。合掌奉送绝视方还。尔时太子调伏阿罗逻迦兰二仙人已。即便前进伽阇山苦行林中。是憍陈如等五人所止住处。即于尼连禅河侧。静坐思惟观察众生根。宜应六年苦行而以度之。思惟是已。便修苦行。于是诸天奉献麻米。太子为求正真道故。净心守戒日食一麻一米。设有乞者亦以施之。尔时憍陈如等五人。既见太子端坐思惟修于苦行。或日食一麻。或日食一米。或复二日乃至七日。食一麻米。时憍陈如等亦修苦行。供奉太子不离其侧。既见此已即遣一人。还白王师及以大臣。具说太子所行之事。尔时王师大臣俱还宫门。颜貌愁悴身形萎熟。犹如有人丧其所亲。殡送既毕抑忍而归。时守门者而白王言。师与大臣今在门外。王既闻已气奔声绝。身首颤动。时守门人解王此意。即呼令前。王与相见悲不能言。如是良久微声而问。太子既是我之性命。卿等今者独作此归。我之性命云何而存。王师答言。我奉王敕寻求太子。便至跋伽仙人住处。访觅太子。仙人语我太子所在。并说太子所言之事。我便前行而于中路。遇见太子在于树下端坐思惟。相好光明踰于日月。即向太子。具说大王摩诃波阇波提及耶输陀罗忧苦之情。太子即以深重之声而见答言。我岂不知父王亲戚恩情深也。但畏生死别离之苦。为欲断除故来此耳。如是种种言辞所说。志意坚固如须弥山不可移动。舍我而去如弃草芥。尔时即便选择五人。随从给侍伺察所在。所遣人中有一人还。说言太子当至阿罗逻迦兰仙人之所。路由恒河。以天神力而得度水。至王舍城。时频婆娑罗王来诣太子。方便譬说不应出家。分国共治及以全与。并欲与兵令伐他国。太子亦复皆悉不受。即又前行达仙人所。而为说法降伏其心。又至伽阇山苦行林中。尼连禅河侧。静坐思惟日食一麻一米。尔时白净王闻师大臣说。使人如此语已。心大悲恼。举体颤掉身毛皆竖。即语王师及大臣言。太子遂舍转轮王位。父母亲属恩爱之乐。远在深山修此善行。我今薄福生失如此珍宝之子。王即复以使人所言。向摩诃波阇波提及耶输陀罗而为说之。时白净王即便严驾五百乘车。摩诃波阇波提及耶输陀罗。亦复相与办五百乘。一切资生皆悉具足。即唤车匿而语之言。汝送太子远放深山。今复令汝领此千乘。载致资粮送与太子。随时供养

勿使乏少。尽更来请。车匿受敕即领千乘。疾速而去至太子所。见形消瘦皮骨相连。血脉悉现如波罗奢华头面礼足闷绝于地。良久乃起。衔泪而言。大王忆念太子不舍日夜今故遣我。领此千乘载资生具。以饷太子。于时太子答车匿言。我逆父母及舍国土。远来在此为求至道。云何当复受此饷也。尔时车匿闻此语已。心自思惟。太子今者既不肯受如是资供。我当别觅一人领此千乘还归王所。我住于此奉事太子。即差一人领车而去。于是车匿密侍太子。不离昏晨。

尔时太子心自念言。我今日食一麻一米。乃至七日食一麻米。身形消瘦有若枯木。修于苦行垂满六年。不得解脱故知非道。不如昔在阎浮树下。所思惟法。离欲寂静是最真正。今我若复以此羸身而取道者。彼诸外道当言。自饿是般涅槃因。我今虽复节节有那罗延力。亦不以此而取道果。我当受食然后成道。作是念已即从座起。至尼连禅河入水洗浴。洗浴既毕。身体羸瘦不能自出。天神来下为捺树枝。得攀出池。时彼林外有一牧牛女人。名难陀波罗。时净居天来下劝言。太子今者在于林中。汝可供养。女人闻已心大欢喜。于时地中自然而生千叶莲华。上有乳糜。女人见此生奇特心。即取乳糜至太子所。头面礼足而以奉上。太子即便受彼女施而咒愿之。今所施食欲令食者。得充气力。当使施家得赡得喜安乐无病终保年寿智慧具足。太子即复作如是言。我为成熟一切众生。故受此食。咒愿讫已即受食之。身体光悦气力充足堪受菩提。尔时五人既见此事。惊而怪之谓为退转。各还所住。菩萨独行趣毕波罗树。自发愿言。坐彼树下。我道不成。要终不起。菩萨德重。地不能胜。于时步步地为震动出大音声。尔时盲龙闻地动响。心大欢喜两目开明。曾见先佛有此瑞应。作是念已从地踊出。礼菩萨足。时有五百青雀。飞腾虚空右绕菩萨。杂色瑞云。及以香风。而随叹佛。尔时盲龙以偈赞曰。

菩萨足践处　　地皆六种动
发大深远音　　我闻眼开明
又见虚空中　　青雀绕菩萨
瑞云极鲜映　　香气甚清凉
此等诸瑞相　　悉同过去佛
以是知菩萨　　必定成正觉

于是菩萨即自思惟。过去诸佛以何为座成无上道。即便自知以草为座。释提桓因化为凡人执净软草。菩萨问言汝名何等。答名吉祥。菩萨闻之心大欢喜。我破不吉以成吉祥。菩萨又言。汝手中草此可得不。于是吉祥。即便授草以与菩萨。因发愿言。菩萨道成愿先度我。菩萨受已敷以为座。而于草上结跏趺坐。如过去佛所坐之法。而自誓言。不成正觉不起此座。我亦如是。发此誓时。天龙鬼神皆悉欢喜。

清凉好风从四方来。禽兽息响树不鸣条。游云飞尘皆悉澄净。知是菩萨必成道相。观佛三昧经云。适施草坐地则大动。诸天化作八万佛树师子之座。或有佛树。高八千里。或四千里。一一天子各自念言。菩萨坐我座上不在余座。其下劣众生本薄福者。见于菩萨身坐草蓐。菩萨坐已。计魔波旬最为豪尊。今吾当成无上正觉。当感令到而降伏尔。乃发起三界众生。受胎经云。坐阎浮树下四十八日。观树思惟感动天地。六反震动演大光明。覆蔽魔宫。尔时波旬卧寐。梦中见三十二变。宫殿闇冥。宫殿污泥。入于邪径。池水枯竭。乐器破坏。阅叉厌鬼头皆堕地。诸天舍去不从其教(凡三十二梦文多不载)从梦而起恐怖毛竖。召会大臣及诸兵众。说梦所见。以何方便而往伏之。并召千子。其五百子导师等信乐菩萨。其五百子恶目等随魔所教。魔王愦乱告其四女。一名欲妃。二名悦彼。三名快观。四名见从。汝往诣彼乱其净行。女诣菩萨绮语作姿。三十有二姿。上下唇口婴娱细视。现其髀脚露其手臂。作凫雁鸳鸯哀鸾之声(凡三十二态文多不载)魔女善学女幻迷惑之业。而自言曰。我等年在盛时。天女端正莫踰我者。愿得晨起夜寐。供事左右。菩萨答曰。汝有宿福受得天身。形体虽好而心不端。革囊盛臭而来何为。去吾不用。其魔王女化成老母。不能自复即还魔所。观佛三昧经云。魔有三女。长名悦彼。中名喜心。小名多媚。而白父言。我能往乱愿父莫愁。即自庄饰。过踰魔后百千万倍。眄目作姿现诸妖冶。礼敬菩萨旋绕七匝。白菩萨言。太子生时万神侍御。何弃天位来此树下。我是天女六天无双。今以微身奉上太子。我等善能调身按摩。今欲亲近坐树疲极。宜须偃息服食甘露。即以宝器献天甘味。太子寂然身心不动。以白毫拟令天之三女自见身内浓囊涕唾九孔根本生熟二藏回伏宛转。蛹生诸虫有八千户。走入小肠。张口上向。唼食诸藏。髓脉生虫。细于秋毫。数甚众多。其女见此。遂便呕吐。即自见身左生蛇头右生狐头中首狗头。背负老母。抱死小儿。诸女惊号却行而去低头视脐自见女形丑状鄙秽。复有诸虫如手钏形团栾相持。而有众口。口生五毒。唼食女根。诸女见已。心极酸苦。如箭入心。匍匐而去。吁嗟叹息至魔王所。魔王大怒。遍敕六天并诸八部往瞿昙所。是时诸鬼犹如云起。或有诸鬼。首如牛头。头四十耳。耳生铁箭。火焰上起。复有诸鬼。首如狐头。有十千眼。声如霹雳。旷野鬼神。大将军等。一颈六头。胸有六面。膝头两面。体毛如箭。奋身射人。张眼烂赤。血出流下。疾走而到。魔告诸鬼。瞿昙善人或能知咒。当兴四兵。化作四兵。列状如林甚可怖畏。直从空下至道树边。魔复更念。此众或不能降伏瞿昙。复脱宝冠拟地。当阎罗王宫上。告敕诸鬼。汝等狱卒及阎罗王。阿鼻地狱刀轮剑戟火车炉炭。一切都举向阎浮提。魔王震吼敕诸兵众。速害瞿昙。上震大雷雨热铁丸。刀轮武器交横空中。然其火箭不近菩萨。是时菩萨徐举眉间毫拟阿鼻地狱。令罪人见白毫流水。注如车轴大火暂灭。自忆前世所作诸罪。心得清凉称南无佛。以是因缘受罪毕讫直生人中。魔见是相。憔

悴愁恼忽然还宫。白毫直至六天。见白毫孔诸宝莲华。过去七佛在其华上。如是白毫上至无色。遍照一切如玻璃镜。八万四千天女视波旬身状如焦木。但瞻菩萨白毫相光。无数天子天女皆发无上菩提道意。时魔王自前与佛相难。菩萨以智慧力。伸手按地应时地动。魔与官属颠倒而堕。已降魔怨成正真觉。尔时菩萨在于树下。发大誓言。时天龙八部皆悉欢喜。于虚空中踊跃赞叹。时第六天魔王宫殿自然动摇。于是魔王心大懊恼。精神躁扰声味不御。而自念言。沙门瞿昙今在树下。舍于五欲端坐思惟。不久当成正觉之道其道若成广度一切超越我境。及道未成往坏乱之。尔时魔子萨陀。见父惨悴而往白言。不审父王何故忧戚。魔王答言。沙门瞿昙今坐树下。其道将成超越于我。今欲坏之。魔子即便前谏父言。菩萨清净超出三界。神通智慧无不明了。天龙八部咸共称赞。此非父王所能摧屈。不烦造恶。自招祸咎。

瑞应本起云。魔王不听召三玉女。一名欲妃。二名悦彼。三名快观。坏菩萨行。时三玉女皆被罗縠之衣服。天名香璎珞珠玑。极为妖冶巧媚之辞。欲乱其意。菩萨心净如琉璃珠。不可得污。三女复曰。仁德至重诸天所敬。应有供养故天献我。我等好洁年在上时。天女端正莫有殊我者。愿得晨起夜寐供侍左右。菩萨答曰。汝宿有福受得天身。不惟无常而作妖媚。形体虽好而心不端。譬如画瓶中盛臭毒。将以自坏有何等奇。福难久居淫恶不善。自亡其本。死即当堕三恶道中。受鸟兽身。欲脱致难。汝辈乱人正意非清净种。革囊盛屎而来何为。去吾不用。其三玉女化成老母。不能自复。魔有三女。形容仪貌极端正。妖冶巧媚善能惑人。于天女中最为第一。熏以名香。佩好璎珞。一名染欲。二名能悦人。三名可乐。三女俱前白其父言。不审今者何故忧愁。父即写心而语女言。世间今有沙门瞿昙。身被法铠。执自在弓。镞智慧箭。欲伏众生坏我境界。我若不如。众生信彼。皆悉归依。我土则空。是故愁耳。及未成道欲往摧挫坏其桥梁。于是魔王。手执强弓又持五箭。男女眷属俱时往彼毕波罗树下。见于牟尼寂然不动。欲度生死三有之海。尔时魔王左手执弓。右手调箭。语菩萨言。汝刹利种。死甚可畏何不速起。宜应修汝转轮王业。舍出家法习于施会得生天乐。此道第一先圣所行。汝是刹利转轮王种。而为乞士此非所应。今若不起但好安坐。勿舍本誓我试射汝。一放利箭。苦行仙人闻我箭声。莫不惊怖昏迷失性。况汝瞿昙能堪此毒。汝若速起可得安全。魔说此语以怖菩萨。菩萨怡然而不惊不动。魔王即便挽弓放箭并进天女。菩萨尔时眼不视箭。箭停空中其镞下向变成莲华。时三天女白菩萨言。仁者至德人天所敬。应有供侍。我等今者年在盛时。天女端正无踰我者。天今遣我以相供给。晨昏寝卧愿侍左右。菩萨答言。汝植小善得为天身。不念无常而作妖媚。形体虽美而心不端。淫惑不善死必当堕三恶道中。受鸟兽身免之甚难。汝等今者。欲乱定意非清净心。今便可去吾不相须。时三天女变成老母。头白面皱齿落垂

涎。肉消骨立腹大如鼓。拄杖羸步不能自复。魔王既见如是坚固。心自思惟。我昔曾于雪山之中。射摩醯首罗。即便恐惧退其善心。而今不能动于瞿昙。既非此箭及我三女所能移转。令生爱恚。当复更作他余方便。即以软语诱菩萨言。汝若不乐人间受乐。今者便可上升天宫。我舍天位及五欲具。悉持与汝。菩萨答言。汝于先世修少施因。今故得为自在天王。此福有期要还下生。沉溺三涂出济甚难。此为罪因非我所须。魔语菩萨。我之果报是汝所知。汝之果报谁复知者。菩萨答言。我之果报唯此地知。说此语已。于时大地六种震动。于是地神持七宝瓶满中莲华从地踊出。而语魔言。菩萨昔以头目髓脑以施于人。所出之血浸润大地。国城妻子象马珍宝。而用布施不可称计。为求无上正真之道。以是之故汝今不应恼乱菩萨。魔闻是已。心生怖惧身毛皆竖。时彼地神礼菩萨足。以华供养忽然不现。

杂宝藏经云。昔如来在菩提树下。恶魔波旬将八十亿众欲来坏佛。至如来所而作是言。瞿昙。汝独一身何能坐此。急可起去。若不去者。我捉汝脚掷着海水。佛言。我观世间。无能掷我着海水者。汝于前世但曾作一寺。受一日八戒。施辟支佛一钵之食。故生六天为大魔王。而我乃于三阿僧祇劫广修功德。初阿僧祇劫我曾供养无量诸佛。第二第三阿僧祇劫亦复如是。供养声闻缘觉之人。不可计数。一切大地。无有针许非我身骨。魔言。瞿昙汝道。我昔一日持戒施辟支佛食。信有真实。我亦自知汝亦知我。汝自道者谁为证知。佛以手指地言。此地证我。作是证时。一切大地六种震动地神即从金刚际出。合掌白佛言。我为作证。有此地来我恒在中。世尊所说真实不虚。佛语波旬。汝今先能动此澡瓶。然后可能掷我海水。尔时波旬及八十亿众不能令动。魔王军众颠倒自堕。破坏星散。尔时魔王即自思惟。我以强弓利箭并及三女兼以方便和言诱之。不能坏乱此瞿昙心。今当更设诸种方便。广集军众以力迫胁。作是念时。其诸军众忽然来至。充满虚空形貌各异。或执戟操剑。头戴大树。手执金杵。种种战具皆悉备足。或猪鱼驴马。师子龙头。熊罴虎兕。及诸兽头。或一身多头。或面各一目。或众多目。或大腹长身。或羸瘦无腹。或长脚大膝。或大脚肥腨。或长牙利爪。或头在胸前。或两足多身。或大面傍面。或色如灰土。或身放烟焰。或象身担山。或披发裸形。或复面色半赤半白。或唇垂至地。或上褰覆面。或身着虎皮。或师子蛇皮。或蛇遍缠身。或头上火然。或嗔目努臂。或傍行跳掷。或空中宛转。或驰步吼吓。有如是等诸恶类形。不可称数。围绕菩萨。或复有欲裂菩萨身。或四方烟起炎焰冲天。或狂音奋发震动山谷。风火烟尘暗无所见。四大海水一时涌沸。护法天人诸龙鬼等。悉忿魔众嗔恚增盛。毛孔血流。净居天众。见此恶魔恼乱菩萨。以慈悲心而愍伤之。于是来下侧塞虚空。见魔军众无量无边。围绕菩萨发大恶声。震动天地。菩萨心定颜无异相。犹如师子处于鹿群。皆悉叹言。呜呼奇哉。未曾有也。

菩萨决定当成正觉。是诸魔众互相摧切。各尽威力摧破菩萨。或角目切齿。或横飞乱掷。菩萨观之如童子戏。魔益忿怒更增战力。菩萨以慈悲力故。令抱石者不能胜举。其胜举者不能得下。飞刀舞剑停于空中。电雷雨火成五色华。恶龙吐毒变成香风。诸恶类形。欲毁菩萨不能得动。魔有姊妹。一名弥伽。二名迦利。各各以手执髑髅器。在菩萨前作诸异状。恼乱菩萨。是诸魔众种种丑身欲怖菩萨。终不能动菩萨一毛。魔益忧愁。空中有神名曰负多。隐身而言。我于今者见牟尼尊。心意泰然无恐怖想。是诸魔众起于毒心。于无怨处而横生忿。是痴恶魔徒自疲劳永无所得。今日宜应舍恚害心。汝口乃可吹须弥山令其崩倒。火可令冷水可令热。地性坚强可令柔软。汝不能坏菩萨历劫修习善果。正思惟之精勤方便净智慧光。此四功德无能断截。为作留难不成正觉。如千日照必能除暗。钻木得火穿地得水。精勤方便无求不得。世间众生没于三毒。无有救者。菩萨慈悲。求智慧药为世除患。汝今云何而恼乱之。世间众生痴惑无智。悉着邪见。今设法眼修习正路。欲导众生。汝今云何恼乱导师。是则不可。譬如在于旷野之中。而欲欺诳商人导师。众生堕大黑暗之中。茫然不知所止住处。菩萨为然大智慧灯。汝今云何欲吹令灭。众生今者没生死海。菩萨为修智慧宝船。汝今云何欲令沉溺。忍辱为芽坚固为根。无上大法以为大果。汝今云何而欲攻伐。贪恚痴锁缚诸众生。菩萨苦行欲为解之。今日决定于此树下。结跏趺坐成无上道。此地乃是过去诸佛金刚之座。余方悉转斯处不动。堪受妙定非汝所摧。汝今宜应生欣庆心。息憍慢意修知识想。而奉事之。是时魔王闻空中声。又见菩萨恬然不异。魔心惭愧舍离憍慢。即便复道还归本宫。群魔忧戚悉皆崩散。情意沮悴无复威力。诸斗战具纵横林野。当于恶魔退散之时。菩萨心净湛然不动。天无烟雾风不摇条。落日停光倍更明盛。澄月映彻众星灿朗。幽隐暗冥无复障碍。虚空诸天雨妙华香。作众妓乐供养菩萨。瑞应本起云。魔王益忿更召诸鬼神王。合一亿八千万众。皆使变为师子熊罴。兕虎象龙。牛马犬豕。猴猿之形。不可称言。虫头人躯。蚖蛇之身。鼋龟之首。而有六目。或一颈而多头。齿牙爪距担山吐火。雷电四绕擭持戈矛。菩萨慈心不惊不怖。一毛不动光颜益好。鬼兵不能得近。魔王自前。与佛相难诘。其辞曰。

比丘何求坐树下　　乐于林薮毒兽间
云起可畏窈冥冥　　天魔围绕不以惊

菩萨答曰。

古正真道佛所行　　恬惔为上除不明
其成最胜法满藏　　吾求斯坐快魔王

魔王曰。

汝当作王转金轮　　七宝自至典四方
所受五欲最无比　　斯处无道起入宫

菩萨曰。

吾观欲盛吞火铜　　弃国如唾无所贪
得王亦有老死忧　　去此无利勿妄谈

魔王曰。

何安坐林而大语　　委国财位守空闲
不见我兴四部兵　　象马步兵亿八千
以现猿猴师子面　　虎兕毒蛇豕鬼形
皆持刀剑擭戈矛　　超跃哮呼满空中

菩萨曰。

设有亿垓神武备　　为魔如汝来会此
矢刃火攻如风雨　　不先得佛终不起
魔有本愿令我退　　吾亦自誓不虚还
今汝福地何如佛　　于是可知谁得胜

魔王曰。

吾曾终身快布施　　故典六天为魔王
比丘知我宿福行　　自称无量谁为证

菩萨曰。

昔吾行愿从定光　　受莂为佛释迦文
怒畏想尽故斯坐　　意定必解坏汝军
我所奉事诸佛多　　财宝衣食常施人
仁戒积德厚于地　　是以脱想无患难
菩萨即以智慧力　　伸手按地是知我
应时普地转大动　　魔与官属颠倒堕
魔王败绩怅失利　　昏迷却踞前画地
其子又晓心乃寤　　即时自归前悔过
吾已不复用兵器　　等行慈心却魔怨
世有兵器动人心　　而我已等汝众生
若调象马虽已调　　然后故态会复生
若得最调如佛性　　以如佛调无不仁
垓天见佛擒魔众　　忍调无想怨自降

诸天欢喜奉华臻　　非法王坏法王胜
本从等意智慧力　　慧能即时禳不祥
能使怨家为子弟　　当礼四等道之证
面如满月色从容　　名闻十方德如山
求佛相貌难得比　　当稽首斯度世仙

## 释迦谱卷第四

### 释迦降生释种成佛缘谱第四之四(出因果经)

尔时菩萨以慈心力。于二月七日夜降伏魔已放大光明。即便入定思惟真谛。于诸法中禅定自在。悉知过去所造善恶从此生彼。父母眷属。贫富贵贱寿命长短。及名姓字皆悉明了。即于众生起大悲心。而自念言。一切众生无救济者。轮回五道不知出津。皆悉虚伪无有真实。而于其中横生苦乐。作是思惟至中夜尽。瑞应本起云。是日初夜得一术阇。自知宿命无数劫已来精神所更展转受身不可计数。皆识知之。至二夜时得二术阇。悉知众生心中所念。善恶殃福生死所趣。至三夜时得三术阇。漏尽结解自知本昔久所习行四神足念精进定欲定意定戒定变化法。所欲如意不复用思。身能飞行。能分一身作百作千。至亿万无数复合为一。能彻入地石壁皆过。从一方现俯没仰出。譬如水波能中出水履水行虚身不陷坠。坐卧空中如飞鸟翔。立能及天。手扪日月。涌身平立至梵自在。眼能彻视。耳能洞听。意预知诸天人龙鬼神。蚑行蠕动之类。身行口意。言心所欲念。悉见闻知。诸有贪淫无贪淫者。有嗔恚无嗔恚者。有愚痴无愚痴者。有爱欲无爱欲者。有大志行无大志行者。有内外行无内外行者。有念善不念善者。有一心无一心者。有解脱意无解脱意者。一切悉知。菩萨观天上人中。地狱畜生鬼神五道。先世父母兄弟妻子。中外姓字一一分别。一世十世百千亿万无数世事。至于之天地一劫崩坏。空荒之时。一劫始成人物兴时。能知十劫百劫。至于千万亿无数劫中。内外姓字。衣食苦乐。寿命长短。死此生彼。展转所趣。从上头始诸所更身。生长老终形色好丑。贤愚苦乐一切三界。皆分别知。见人魂神。各自随行生五道中。或堕地狱或堕畜生。或作鬼神或生天上。或入人形。有生豪贵富乐家者。有生卑鄙贫贱家者。知众生惑五阴自蔽。一色像。二痛痒。三思想。四行作。五魂识。皆习五欲眼贪色。耳贪声。鼻贪香。舌贪味。身贪细滑。为爱欲所牵。惑于财色。思望安乐。从是生诸恶本。从恶致苦。能断爱习不随淫心。大如毛发受行八道。则终苦灭。譬如无薪亦复无火。是谓无为度世之道。菩萨自知已弃恶本。无淫怒痴生死已除。根种悉断无余栽蘖。所作已成智慧已了。明星出时霍然大悟。得无上正真之道。为最正觉。得佛十八法。有十神力四无所畏。

尔时菩萨既至中夜。即得天眼观察世间。皆悉彻见如明镜中自观面像。见诸众生种类无量。死此生彼。随行善恶受苦乐报。见地狱中考治众生。或洋铜灌口。或抱铜柱。或卧铁床。或以铁镬而煎煮之。或以火上而加弗炙。或为虎狼鹰犬所食。或有避火依于树下。树叶堕落皆成刀剑。割截其身。或以斧锯解剥肢体。或掷热沸灰河之中。或复掷热粪屎坑中。受如是等种种诸苦。以业报故命终不死。菩萨既见如此事已。而心思惟。此等众生本造恶业。为世乐故而今得果极为大苦。若人有见如此恶报。无复更应作不善想。尔时菩萨复观畜生。随种种行受杂丑形。或复有为骨肉筋角。皮牙毛羽而受杀者。或复为人负荷重担。饥渴乏极。人无知者。或穿其鼻。或钩其首。常以身肉而供于人。还与其类更相食啖。受于如是种种之苦。菩萨既见生大悲心即自思惟。斯等众生恒以身力而供于人。又加楚挞饥渴之苦。皆是本修恶行果报。尔时菩萨次观饿鬼。见其恒居黑暗之中。未曾暂睹日月之光。还是其类亦不相见。受形长大腹如大山。咽颈若针。口中恒有大火炽然。常为饥渴之所煎迫。千亿万岁不闻食声。设值天雨洒其上者。变成火珠。或时过临江海河池。水即化为热铜焦炭。动身举步声如人牵五百乘车。肢体节节皆悉火然。菩萨既见受如是等种种诸苦。起大悲心而自思惟。斯等皆为本造悭贪。积财不施。故令今者受斯罪报。若人见彼受此苦痛。宜应惠施勿生吝惜。设使无财。亦应割肉以用布施。

尔时菩萨。次复观人。见从中阴始欲入胎。父母和合以颠倒想。起于爱心。即以不净而为己身。既处胎已。在于生熟二藏之间。熏炙身体如地狱苦。至满十月然后方生。初生之时。而为外人之所抱执。粗涩苦痛如被刀剑。如是不久复归老死。更为婴儿轮转五道。不能自悟。菩萨道已起大悲心。而自思惟。众生皆有如斯之患。云何于中耽着五欲。横计为乐。而不能断颠倒根本。

尔时菩萨。次观诸天。见彼天子其身清净。不受尘垢如真琉璃。有大光明而目不瞬。或有居在须弥山顶。或复居在须弥四领。或复居在虚空之中。心常欢悦无不适事。奏天美乐以自娱乐。不识昼夜。四方诸趣无不绝妙。视东耽着弥岁忘转。瞻西流湎。经年不回。乃至南北皆亦如是。饮食衣服应念即至。虽有如此适意之事。犹为欲火之所煎焦。又见彼天福尽之时。五死相现。一者头上华萎。二者眼瞬。三者身上光灭。四者腋下汗出。五者自然离于本座。其诸眷属见天子身五死相现心生恋慕。天子亦复自见己身有五死相。又见眷属恋慕于己。当尔之时生大苦恼。菩萨既见彼诸天子有如此事。起大悲心而自思惟。此诸天子。本修少善得受天乐。果报将尽生大苦恼。既命终已舍彼天身。或有坠于三恶道中。本造善行为求乐报。而今所得少乐多苦。譬如饥人啖杂毒食。初虽为美终成大患。云何智者贪乐此也。色

无色界诸天。见寿命长便谓常乐。既见变坏生大苦恼。即起邪见谓无因果。以此事故轮回三涂。备受诸苦。菩萨以天眼力。观察五道。起大悲心而自思惟。三界之中无有一乐。如是思惟至中夜尽。尔时菩萨。至第三夜观众生性。以何因缘而有老死。即知老死以生为本。若离于生则无老死。又复此生不从天生。不从自生。非无缘生从因缘生。因于欲有色有无色有业生。又观三有业从何而生。即知三有业从四取生。又观四取从何而生。即知四取从爱而生。又复观爱从何而生。即便知爱从受而生。又复观受从何而生。即便知受从触而生。又复观触从何而生。即便知触从六入生。又观六入从何而生。即知六入从名色生。又观名色从何而生。即知名色从识而生。又复观识从何而生。即便知识从行而生。又复观行从何而生。即便知行从无明生。若灭无明则行灭。行灭则识灭。识灭则名色灭。名色灭则六入灭。六入灭则触灭。触灭则受灭。受灭则爱灭。爱灭则取灭。取灭则有灭。有灭则生灭。生灭则老死忧悲苦恼灭。如是逆顺观十二因缘。第三夜分破于无明。明相出时得智慧光。断于习障成一切种智。尔时如来心自思惟。八正圣道是三世诸佛之所履行。趣般涅槃路。我今已践。智慧通达无所挂碍。于时大地十八相动。游霞飞尘皆悉澄净。天鼓自然而发妙声。香风徐起柔软清凉。杂色瑞云降甘露雨。园林华果荣不待时。又雨曼陀罗华。摩诃曼陀罗华。曼殊沙华。摩诃曼殊沙华。金华银华琉璃等华。七宝莲华绕菩提树。满三十六踰阇那。是时诸天作天妓乐。散华烧香歌呗赞叹。执天宝盖及以幢幡。充塞虚空供养如来。龙神八部所设供养。亦复如是。当尔之时。一切众生皆悉慈爱。无嗔害想欢喜踊跃。如见圣迹无怖畏情。其心调柔离憍慢意。亦无悭嫉谄诳之心。五净居天离喜乐根。亦皆欢悦不能自胜。地狱苦痛暂得休息。生大欢喜。一切畜生相食啖者。无复恶心。饿鬼饱满无饥渴想。世界之中幽瞑之处。日月威光所不能照而皆大明。其中众生悉得相见。各作是言。此中云何忽有众生。大圣法王出兴于世。以大法光破非法暗。故令一切皆悉明朗。甘蔗先王弃国学道。得五通仙又行十善。得生天者皆乘神通。到菩提树在虚空中。欢喜合掌而赞叹言。于我甘蔗种族之中。能断诸漏成一切智。为世间眼甚为奇特。一切人天。莫不欢喜踊跃无量唯有魔王心犹忧愁。

尔时如来。于七日中一心思惟。观于树王而自念言。我在此处尽一切漏。所作已竟本愿成满。我所得法甚深难解。唯佛与佛乃能知之。一切众生于五浊世。为贪欲嗔恚愚痴。邪见憍慢谄曲之所覆障。薄福钝根无有智慧。云何能解我所得法。今我若为转法轮者。彼必迷惑不能信受。而生诽谤当堕恶道。受诸苦痛。我宁默然入般涅槃。尔时如来以偈颂曰。

圣道甚难登　　智慧果难得

我于此难中　　皆悉已能办
我所得智慧　　微妙最第一
众生诸根钝　　着乐痴所盲
顺于生死流　　不能返其源
如斯之等类　　云何而可度

尔时如来作是念已。大梵天王。见于如来圣果已成。默然而住不转法轮。心怀忧恼即自念言。世尊昔于无量亿劫。为众生故久在生死。舍国城妻子头目髓脑。备受众苦始于今者所愿满足。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云何默然而不说法。众生长夜沉没生死。我今当往请转法轮。作是念已即发天宫。犹如壮士屈伸臂顷。至如来所头面礼足。绕百千匝却住一面。胡跪合掌而白佛言。世尊往昔。为众生故久住生死。舍身头目以用布施。备受诸苦广修德本。始于今者成无上道。云何默然而不说法。众生长夜没溺生死。堕无明暗出斯甚难。然有众生过去世时。亲近善友植诸德本。堪任闻法受于圣道。唯愿世尊为斯等故。以大悲力转妙法轮。释提桓因乃至他化自在天。亦复如是劝请如来。为诸众生转大法轮。

尔时世尊答大梵王及释提桓因等言。我亦欲为一切众生。转于法轮。但所得法。微妙甚深难解难知。诸众生等不能信受。生诽谤心堕于地狱。我今为此故默然耳。时梵天王等乃至三请。尔时如来。至满七日默然受之。梵天王等知佛受请。头面礼足各还所住。贤愚经云。佛在摩竭国善胜道场。初始得佛念诸众生。迷网邪倒难可教化。若我住世于事无益。不如迁逝无余涅槃。尔时梵天知佛所念。即从天下前诣佛所。头面礼足长跪合掌。劝请世尊转于法轮。佛答梵天。众生之类尘垢所蔽。乐着世乐无有慧心。若我住世唐劳其功。如吾所念唯灭为快。尔时梵天复更倾侧。而白佛言世尊今日。法海已满法幢已立。润济开导今正是时。又诸众生应可度者。亦甚众多。云何世尊欲入涅槃。使此萌类永失覆护。世尊先昔无数劫时。恒为众生采集法乐。乃至一偈以身妻子而用募求。云何不念便欲孤弃。过去久远于阎浮提。作大国王号修楼婆。领此世界八万四千诸小国邑。六万山川。八十亿聚落。王有二万夫人。一万大臣。时妙色王德力无比。覆育民物丰乐无极。王心念曰。如我今者。唯以财宝资给一切。无有道教而安立之。此是我咎何其苦哉。今当推求坚实法财。普令得服。即时宣令阎浮提内。谁能有法与我说者。恣其所得不敢违逆。募出周遍无有应者。时王忧愁酸切恳恻。毗沙门王见其如是。欲往试之转自变身。化作夜叉色貌青黑。眼赤如血狗牙上出。头发悉竖火从口出。来诣宫门口自宣言。谁欲闻法我当为说。王闻是语喜不自胜。躬自出迎前为作礼。敷施高座请令就坐。即集群僚前后围绕。欲得听闻。尔时夜叉。复告王曰学法事难。云何直尔欲得闻知。王叉手曰。一切所须不敢有

逆。夜叉报曰。若以大王可爱妻子。与我食者乃可与法。尔时大王以所爱夫人及儿中胜者。供养夜叉。夜叉得已。于高座上众会之中。取而食之。尔时诸王百官群臣。见王如是。啼哭懊恼宛转在地。劝请大王令舍此事。王为法故心坚不回。时夜叉鬼食妻子尽。为说一偈。

一切行无常　　生者皆有苦
五阴空无相　　无有我我所

说是偈已王大欢喜。心无悔恨大如毛发。即使尽写遣使颁示。阎浮提内咸使诵习。世尊往昔为于众生。不顾身命乃至如是。今者世尊。法海已满法幢已立。法鼓已建法炬已照。润益成立今正得时。云何欲舍一切众生。入于涅槃而不说法。尔时梵王于如来前。合掌赞叹说于如来。先身求法为于众生。凡有千首。世尊尔时受梵王请。即便往诣波罗柰国鹿野苑中转于法轮。三宝因是乃现于世。时诸天人诸龙鬼神八部之众。闻说是已莫不欢喜。普曜经云。如来具足成正觉已。移坐石室自念本愿。欲度众生思惟生死。世间道术九十六种。各信所事孰知其惑。天地无常皆悉大苦。谁能信者意欲默然。不为说法便入定意。时天帝释。知佛不欲说法。悲念三界即将般遮。下到石室鼓琴歌佛本愿。请说不死之法。佛随俗心是法甚深。非心所思非言可畅。即说偈言。

深奥恬泊　　明耀无垢　　吾以遂是
甘露无为　　今我说之　　众人不解
如吾今日　　不如默然　　除去言辞
无思无得　　如是自然　　犹如虚空

时识伽梵王。与六万八千梵。来到佛所。白佛言。天地无祐今欲毁坏。佛不说法众苦沉滞。没于三界。愿转法轮悉救众生。佛默可之时有树神。名曰法明。又名法乐。又名法意。又名持法。白佛言。世尊。当于何处而转法轮。佛言在波罗柰仙人住处鹿苑之中。人民虽少我宿命时。在中建立法祠。六万亿载。在中供养六万亿诸佛。诸仙人等游居其中。以佛道眼普观世间。今当为谁第一说法。何人易化淫怒痴薄。郁昙蓝弗三垢鲜薄。身故已来已经七日。第二学仙今日寿终。佛复念言。昔父王遣五人。俱侍卫我经历勤苦。我今宁可为其先说。

尔时世尊从树下起。寻时举声。告于三千大千世界。皆使知之至波罗柰诣五人所。于是五人遥见佛来。转相谓言。沙门瞿昙迷失无定。所志不获假使来者。慎莫为起亦勿迎逆彼时五人遥见佛到。不能堪任。不安所坐。即起归敬。

尔时地神畅声告已。即为立座颁宣。广说十二因缘(拘邻者知本

际也)佛法圣众即成三宝。名畅天下音彻梵天。俱邻五人六十亿天。八十亿色界天。八万世人得法眼净。

尔时世尊受梵王等请已。又于七日而以佛眼。观诸众生上中下根。及诸烦恼亦下中上。满二七日。尔时世尊。又复思惟。我今当开甘露法门。谁应在先而得闻者。阿罗逻仙人聪慧易悟。又先发愿道成度我。作是念时空中有言。阿罗逻仙人作夜命终。尔时世尊。即便答彼空中声言。我亦知其昨夜命终。又自思惟。迦兰仙人利根明了。亦应先闻。空中又言。迦兰仙人昨夜命终。尔时世尊。即以答言。我亦知其昨夜命终。尔时世尊。又自思惟。彼王师大臣。所遣憍陈如等五人。瞻视我者皆悉聪明。又过去世于我发愿。应先闻法。我今宜当为此五人先开法门。又自思惟。古昔诸佛转法轮处。皆悉在于波罗柰国鹿野苑中仙人住处。又此五人所止住处。亦在于彼我今应往。至其住处转大法轮。思惟是已即从座起。诣波罗柰国。尔时有五百商人。二人为主。一名跋陀罗斯那。二名跋陀罗梨。行过旷野。时有天神而语之言。有如来应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出兴于世最上福田。汝今宜应最前设供。时彼商人闻天语已。即答之曰。善哉如告。又问天言。世尊今者为在何许天又报言。世尊不久当来至此。于是如来于无量诸天前后导从。到多谓娑跋利村。时彼村人既见如来威相庄严。又见诸天前后围绕。倍生欢喜。即以蜜麨而奉上佛。尔时世尊心自思惟。过去诸佛用钵多罗。而以盛食。时四天王知佛心念。各持一钵来至佛所。而以奉上。于是世尊而自念言。我今若受一王钵者。余王必当生于恨心。即便普受四王之钵。累置掌上按令成一。使四际相现。尔时世尊即便咒愿。今所布施。欲令食者。得充气力。当令施者。得色得力。得瞻得喜。安快无病。终保年寿。诸善鬼神。恒随守护。开示道地。得利谐偶。吉无不利。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天神鬼王。常随护助。四天大王。赏别善人。饭食布施。断三毒根。将来当获三坚法报。聪明智慧。笃信佛法。在在所生。正见不昧。现世之中。父母妻子。亲戚眷属。皆悉炽盛。无诸灾怪不吉祥事。门族之中。若有命过。堕恶道者。当令以今所施之福。还生人天不起邪见。增进功德。常得奉近诸佛如来。得闻妙说。见谛得证。所愿具足。尔时世尊咒愿讫已。即便受食食既毕竟。澡漱洗钵即授商人三归。一归依佛。二归依法。三归依当来僧。授三归竟。因与之别。瑞应本起云。佛定意七日不动不摇。树神念佛新得道快。坐已七日未有献食者。我当求人令献佛食。时有五百贾人。从山一面过。车牛皆蹎碍不行。中有两大人。一名提谓。二名波利。怖还与众人俱。诣树神请福。神现光像言。今世有佛在此优留国界尼连禅水边。未有献食者。汝曹幸先能有善意。必获大福。贾人闻佛名。皆喜言佛必独大尊。天神所敬非凡品也。即和糗蜜俱诣树下稽首上佛。佛念先古诸佛。哀受人施法皆持钵。不宜如余道人手受食也。四天王即遥知佛当

用钵。如人屈伸臂顷。俱到頞那山上。如意所念石中自然出四钵。香洁无秽。四天王各取一钵。还共上佛。愿哀贾人令得大福方。有铁钵后弟子当用食。佛念取一钵。不快余王意。便悉受四钵。累置左手中。右手按之合成一钵。令四际现。而便前行。威仪详序步若鹅王。路逢外道名优波伽。既见如来相好庄严。诸根寂定叹为奇特。即说偈言。

世间诸众生　　皆为三毒缚
诸根又轻躁　　驰荡于外境
而今见仁者　　诸根极寂静
必到解脱地　　决定无有疑
仁者所学师　　其姓字何等

尔时世尊以偈答曰。

我今已超出　　一切众生表
微妙深远法　　我今已具足
三毒五欲境　　永断无余习
如莲华在水　　不染浊水泥
自悟八正道　　无师无等侣
如清净智慧　　降伏大力魔
今得成正觉　　堪为天人师
身口意满足　　故号为牟尼
欲趣波罗柰　　转甘露法轮
是天人魔梵　　所可不能转

尔时优波迦。闻此偈言心生欢喜。叹未曾有合掌恭敬。围绕而去。回顾瞻瞩不见乃去。尔时世尊即复前行。次到阿阇婆罗水侧。日暮止宿而便入定。当于尔时七日风雨。时彼水中有大龙王。名曰真邻陀见佛入定。即以其身围绕七匝。满七日已。时彼龙王化为人形。头面礼足而白佛言。世尊在此七日之中。不至乃甚患风雨也。尔时世尊以偈答曰。

诸天及世人　　所欢五欲乐
比我禅定乐　　不可为譬类

时彼龙王闻佛此偈。欢喜踊跃头面礼足。还归所止。瑞应本起云。起到文邻盲龙无提水边。坐定七日不喘不息。光照水中龙目得开。即识如来如前。三佛光明。目辄得视龙王欢喜。沐浴名香栴檀苏合。出水见佛相好光影。如树有华。前绕佛七匝。身离佛围四十里。龙有七头罗覆佛上。欲以障蔽蚊虻寒暑。时雨七日。龙一心不饥不

渴。七日雨止佛从定寤。龙化作年少道人。着好服饰稽首问佛。佛得无寒得无热。无为蚊虻所娆近耶。佛时答言。

久得在屏处　　思道其福快
昔所愿欲闻　　今已悉知快
不为彼所娆　　能安众生快
度世三毒灭　　得佛泥洹快
生世得睹佛　　闻受经法快
得与辟支佛　　真人会亦快
不与愚从事　　得离恶人快
有黠别真伪　　知信正道快

佛告龙王。汝当复自归于佛。自归于法。自归于比丘僧。即受三自归。诸畜生中。是龙为先见佛。

尔时世尊。即复前往波罗柰国。至憍陈如摩诃那摩跋波阿舍婆阇跋陀罗阇所止住处。时彼五人遥见佛来。共相谓言。沙门瞿昙弃舍苦行而还。退受饮食之乐。无复道心。今既来此。我等不须起迎之也。亦勿作礼敬。问所须为敷坐处。若欲坐者自随其意。作此语竟而各默然。尔时世尊既来至已。五人不觉各从座起。礼拜奉迎互为执事。或复有为持衣钵者。或有取水供盥漱者。或复有为澡洗脚者。各违本誓。犹故称佛以为瞿昙。尔时世尊语憍陈如言。汝等共约见我不起。今者何故。违先所誓而即惊起。为我执事。时彼五人闻佛此言。深生惭愧即前白言。瞿昙行道得无疲倦。尔时世尊语五人言。汝等云何于无上尊。而以高情称唤姓也。我心如空。于诸毁誉无所分别。但汝憍慢自招恶报。譬如有子称父母名。于世仪中犹尚不可。况我今是一切父母。时彼五人。又闻此语倍生惭愧。而白佛言。我等愚痴无有慧识。不知今者已成正觉。所以者何。往见如来。日食麻米苦行六年。而今还受饮食之乐。我以是故谓不得道。尔时世尊语憍陈如言。汝等莫以小智轻量。我道成与不成。何以故。形在苦者心则恼乱。身在乐者情则乐着。是以苦乐两非道因。譬如钻火浇之以水。则必无有破暗之照。钻智慧火亦复如是。有苦乐水慧光不生。以不生故。不能灭于生死黑障。今者若能弃舍苦乐。行于中道心则寂定。堪能修彼八正圣道。离于生老病死之患。我已随顺中道之行。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时彼五人。既闻如来如此之言。心大欢喜踊跃无量。瞻仰尊颜目不暂舍。尔时世尊观五人根。堪任受道。而语之言。憍陈如。汝等当观五盛阴苦。生苦老苦病苦死苦。爱别离苦怨憎会苦。所求不得苦。失荣乐苦。憍陈如。有形无形。无足一足二足四足多足。一切众生。无不悉有如此苦者。譬如以灰覆于火上。若遇干草还复烧然。如是诸苦由我为本。若有众生起微我相。还复更受如此之苦。贪欲嗔恚及以

愚痴。皆悉缘我根本而生。又此三毒是诸苦因。犹如种子能生于芽。众生以是轮回三有。若灭我想及贪嗔痴。诸苦亦皆从此而断。莫不悉由彼八正道。如人以水浇于盛火。一切众生。不知诸苦之根本者。皆悉轮回在于生死。憍陈如。苦应知。集当断。灭应证。道当修。憍陈如。我已知苦。已断集。已证灭。已修道。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故汝今应当知苦断集证灭修道。若人不知四圣谛者。当知是人不得解脱。四圣谛者是真是实。苦实是苦。集实是集。灭实是灭。道实是道。憍陈如。汝等解未。憍陈如言。解已世尊。知已世尊。以于四谛得解知故。故名阿若憍陈如。当三转四谛十二行法轮时。阿若憍陈如于诸法中。远尘离垢得法眼净。时虚空中。八万那由他诸天。亦离尘垢得法眼净。

尔时地神见于如来。在其境界而转法轮。心大欢喜高声唱言。如来于此转妙法轮。虚空天神既闻此言。又生踊跃展转唱声。乃至阿迦腻吒天。诸天闻已欣悦无量。高声唱言。如来今日于波罗柰国鹿野苑中仙人住处。转大法轮。一切世间天人魔梵沙门婆罗门所不能转。尔时大地十八相动。天龙八部于虚空中作众妓乐天鼓自鸣。烧众名香散诸妙华。宝憍幡盖歌呗赞叹。世界之中自然大明。阿若憍陈如于弟子中。以始悟故为第一弟子。时彼摩诃那摩等四人。闻佛转法轮已。阿若憍陈如独悟道迹。心自念言。世尊若更为我说法。我等亦当复得悟道。作此念已。瞻仰尊颜目不暂舍尔时世尊知四人念。即便重为广说四谛。于时四人于诸法中。亦离尘垢得法眼净。时彼五人见道迹已。顶礼佛足而白佛言。世尊。我等五人。已见道迹已证道迹。我等今者。欲于佛法出家修道。唯愿世尊慈愍听许。于时世尊。唤彼五人善来比丘。须发自落袈裟着身。即成沙门。尔时世尊问彼五人。汝等比丘。知色受想行识。为是常为无常也。为是苦为非苦也。为是空为非空也。为有我为无我也。时五比丘。闻佛说是五阴法已。漏尽意解成阿罗汉果。即便答言。世尊。色受想行识。实是无常苦空无我。于是世间始有六阿罗汉。佛阿罗汉是为佛宝。四谛法轮是为法宝。五阿罗汉是为僧宝。如是世间三宝具足。为诸天人第一福田。

尔时有长者子。名曰耶舍。聪明利根极大巨富。阎浮提中最为第一。服天冠璎珞。着无价宝屐。其于中夜与诸妓女。相娱乐已各还寝息。忽从眠觉见诸妓女。或有伏卧或有仰眠。头发鬔乱涎唾流出。乐器服玩颠倒纵横。既见是已生厌离心而自念言。我今在此灾怪之内。于不净中妄生净想。作是念时以天力故。空中光明门自然开。寻光而去趣鹿野范。路由恒河高声唱言苦哉苦哉。佛言耶舍。汝便可来。我今此有离苦之法。耶舍闻已。所著宝屐价直阎浮提。即便脱之度于恒河。往诣佛所。见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愿容挺特威德具足。心大欢喜踊跃无量。五体投地顶礼佛足。唯愿世尊救济于我。佛言。善哉善哉。

善男子。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如来即便随顺其根而为说法。耶舍。色受想行识无常苦空无我。汝知之不。是时耶舍闻说此语。即于诸法。远尘离垢得法眼净。于是如来重说四谛。漏尽意解心得自在。成阿罗汉果。即答佛言。世尊。色受想行识。实是无常苦空无我。尔时如来。犹见耶舍。着严身具。即说偈言。

虽复处居家　　服宝严身具
善摄诸情根　　厌离于五欲
若能如此者　　是为真出家
身虽在旷野　　服食于粗涩
意犹贪五欲　　是为非出家
一切造善恶　　皆从心想生
是故真出家　　皆以心为本

尔时耶舍。既见如来说此偈已。心自念言。世尊所以说此偈者。正当以我犹着七宝。我今宜应脱如此服。即便礼足而白佛言。唯愿世尊听我出家。佛言善来比丘。须发自落袈裟着身。即成沙门。尔时耶舍父。既至天晓求觅耶舍。不知所在心大懊恼。悲号涕泣缘路推寻。到恒河侧见其子屐。心自思惟。我子正当从此道去。即寻其迹至于佛所。尔时世尊。知其为子故来至此。若使即得见耶舍者。必生大苦或能命终。便以神力隐耶舍身。其父即便前到佛所。头面礼足退坐一面。于是如来。即随其根而为说法。善男子。色受想行识。无常苦空无我。汝知之不。时耶舍父闻说此言。即于诸法。远尘离垢得法眼净。而答佛言。世尊。色受想行识。实是无常苦空无我。尔时如来。既已知其见于道迹。恩爱渐薄而问之言。汝何因缘而来至此。其即答言。我有一子名曰耶舍。昨夜之中忽失所在。今旦推求。见其宝屐在恒河侧。追寻之迹故来至此。尔时世尊摄其神力。其父即便得见耶舍。心大欢喜语耶舍言。善哉善哉。汝为此事真实快也。既能自度又能度他。汝今在此。故令我来得见道迹。即于佛前受三自归。于是阎浮提中。唯此长者为优婆塞。最初获得供养三宝。尔时又有耶舍朋类。五十长者子。闻佛出世。又闻耶舍于佛法中。出家修道。各自念言。世间今者有无上尊。长者子耶舍。聪慧辩了才艺兼人。乃能舍其豪族。弃五欲乐。毁形守志而为沙门。我等今者。复何顾恋不出家也。作是念已共诣佛所。未至之间遥见如来。相好殊特光明赫奕。心大欢喜举体清凉。敬情转至即前佛所。合掌围绕头面礼足。诸长者子。宿植德本聪达易悟。如来即便随其所应而为说法。善男子。色受想行识无常苦空无我。汝知之不。说此语已。诸长者子于诸法中。远离尘垢得法眼净。即答佛言。世尊。色受想行识。实是无常苦空无我。唯愿世尊听我出家。佛言。善来比丘。须发自落袈裟着身。即成沙门。尔时世尊。又为广说四谛。时五十比丘漏尽意解。得阿罗汉

果。尔时始有五十六阿罗汉。是时如来告诸比丘。汝等所作已办。堪为世间作上福田。宜各游方教化。以慈悲心度诸众生。我今亦当独往摩竭提国王舍城中。度诸人民诸比丘言。善哉世尊。尔时比丘头面礼足。各持衣钵辞别而去。

尔时世尊。即便思惟。我今应度何等众生。而能广利一切人天。唯有优楼频螺迦叶兄弟三人。在摩竭提国学于仙道。国王臣民皆悉归信。又其聪明利根易悟。然其我慢亦难摧伏。我今当往而度脱之。思惟是已。即发波罗柰。趣摩竭提国。日将昏暮。往优楼频螺迦叶住处。于时迦葉。忽见如来相好庄严。心大欢喜而作是言。年少沙门从何而来。佛即答言。我从波罗柰国当诣摩竭提。日既晚暮欲寄一宿。迦葉又言。寄宿止者甚不相违。但诸房舍悉弟子住。唯有石室极为洁净。我事火具皆在其中。此寂静处可得相容。然有恶龙。居在其内恐相害耳。佛又答言。虽有恶龙但以见借。迦葉又言。其性凶暴必当相害。非是有惜。佛又答言。但以见借必无辱也。迦葉又言。若能住者便自随意。佛言善哉。即于其夕而入石室。结跏趺坐而入三昧。尔时恶龙。毒心转盛举体烟出。世尊即入火光三昧。龙见是已。火焰冲天焚烧石室。迦葉弟子。先见此火而还白师。彼年少沙门聪明端严。今为龙火之所烧害。迦葉惊起见彼龙火。心怀悲伤。即敕弟子。以水浇之水不能灭。火更炽盛石室融尽。尔时世尊。身心不动容颜怡然。降彼恶龙使无复毒。授三归依置于钵中。至天明已。迦葉师徒俱往佛所。年少沙门龙火猛烈。将无为此之所伤也。沙门借室。我昨所以不相与者正为此耳。佛言。我内清净。终不为彼外灾所害。彼毒龙者今在钵中。即便举钵以示迦葉。迦葉师徒。见于沙门处火不烧。降伏恶龙置于钵中。叹未曾有。语弟子言。年少沙门虽复神通。然故不如我道真也。

尔时世尊语迦葉言。我今方欲停止此处。迦葉答言。善哉随意。是时如来。于第二夜坐一树下。时四天王夜来佛所而共听法。各放光明照踰日月。迦葉夜起。遥见天光在如来侧。语弟子言。年少沙门亦事于火。至明日晓往诣佛所。问言。沙门汝事火也。佛言不也。有四天王。夜来听法是其光耳。于是迦葉语弟子言。年少沙门有大神德。然故不如我道真也。至第三夜。释提桓因来下听法。放大光明如日初升。迦葉弟子。遥见天光在如来侧。而白师言。年少沙门定事火也。至于明旦往诣佛所。问沙门言。汝定事火。佛言不也。释提桓因来下听法。是其光耳。于时迦葉语弟子言。年少沙门神德虽盛。然故不如我道真也。至第四夜。大梵天王来下听法。放大光明如日正中。迦葉夜起见有光明在如来侧。沙门必定事于火也。明日问佛。汝定事火。佛言不也。大梵天王夜来听法。是其光耳。于是迦葉心自念言。年少沙门虽复神妙。然故不如我道真也。尔时迦葉五百弟子。各事三火。

于晨朝时俱欲然火。火不肯然。皆向迦葉具说此事。迦葉闻已心自思惟。此必当是沙门所为。即与弟子来至佛所。而白佛言。我诸弟子各事三火。旦欲然之而火不然。佛即答言。汝可还去火自当然。迦葉便还见火已然。心自念言。年少沙门虽复神妙。然故不如我道真也。诸弟子众供养火毕。而欲灭之不能令灭。即向迦葉具说此事。迦葉闻已心自思惟。此亦当是沙门所为。即与弟子来至佛所。而白佛言。我诸弟子。朝欲灭火而火不灭。佛即答言。汝可还去火自当灭。迦葉便归见火已灭。心自念言。年少沙门虽复神妙。然故不如我道真也。尔时迦葉自事三火。晨朝欲然火不肯然。即自思惟。此必复是沙门所为。即往佛所而白佛言。我朝然火而不肯然。佛即答言。汝可还去火自当然。迦葉便归见火已然。心自念言。年少沙门虽复神妙。然故不如我道真也。于时迦葉供养火毕。而欲灭之不能令灭。心自思惟。此必当是沙门所为。即往佛所而白佛言。我朝然火。今欲灭之而不肯灭。佛即答言。汝可还去火自当灭。迦葉便归见火已灭。心自念言。年少沙门虽复神妙。然故不如我道真也。瑞应本起云。迦葉复念。是大沙门神则神矣。然未得道。不如我得罗汉。尔时迦葉诸弟子众。晨朝破薪斧不肯举。即向迦葉具说此事。迦葉闻已心自思惟。此必复是沙门所为。即与弟子来至佛所。而白佛言。我诸弟子晨朝破薪斧不肯举。佛即答言。汝可还去斧自当举。迦葉便归。见诸弟子斧皆得举。而自念言。年少沙门虽复神妙。然故不如我道真也。迦葉弟子。即得举斧复不肯下。还向迦葉具说此事。迦葉闻已心自思惟。此亦当是沙门所为。即与弟子往至佛所。而白佛言。我诸弟子旦欲破薪。斧既得举复不肯下。佛即答言。汝可还去当令斧下。迦葉还归。见诸弟子斧皆得下。心自念言。年少沙门虽复神妙。然故不如我道真也。尔时迦葉于晨朝时。自欲破薪斧不得举。心自思惟。此亦当是沙门所为。即诣佛所而白佛言。我旦破薪斧不肯举。佛即答言。汝可还去斧自当举。迦葉既还斧即得举。心自念言。年少沙门虽复神妙。然故不如我道真也。迦葉斧既举已。复不肯下。心自思惟。此亦当是沙门所为。即诣佛所而白佛言。我斧已举复不肯下。佛即答言。汝可还去斧自当下。迦葉即归斧即得下。心自念言。年少沙门虽复神妙。然故不如我道真也。尔时迦葉即白佛言。年少沙门夏止住此。共修梵行。房舍衣食我当相给。于时世尊默然许之。迦葉知佛许已。还其所住。即敕日日办好饮食并施床座。至明食时自行请佛。佛言。汝去我随后往。迦葉适去。俄尔之间。世尊即便至阎浮洲界。取阎浮果满钵持来。迦葉未至佛已先到。迦葉后来见佛已坐。即便问言。年少沙门。从何道来而先至此。佛以钵中。取阎浮果。以示迦葉而语之言。汝今识此钵中果不。迦葉答言不识此果。佛言。从此南行。数万踰阇那。彼有一洲。其上有树。名曰阎浮。缘有此树。故言阎浮提。我此钵中是彼果也。于一念顷取此果来。极为香美汝可啖之。于是迦葉心自思惟。彼道去此极为长远。而此沙门。乃能俄尔已得还往。神通变化殊自迅疾。然

故不如我道真也。普耀经云。迦葉适去。佛以神足上忉利天。取昼度果。神足南行数千万里极阎浮提界上。取诃梨勒果(余三天下皆亦如是。文多不载)迦葉曰从何道来。佛言。卿每去后。吾至四域及上忉利天中取此果来。香美可食。卿可食之。瑞应本起云。明日食时迦葉请佛。佛言便去今随后往。佛南行极阎浮提界上。数千万里取诃梨勒果。盛满钵还。迦葉未归。佛已坐其床。迦葉至问。何缘先到。佛言。卿适去。我即行此地界。取诃梨勒果。亦香且美便取食之。佛饭已去。迦葉续念是大沙门虽神不如我道真也。迦葉即便下种种食。佛即咒愿。

婆罗门法中　　奉事火为最
一切众流中　　大海为其最
于诸星宿中　　月光为其最
一切光明中　　日光为其最
于诸福田中　　佛福田为最
若欲求大果　　当供佛福田

佛食已讫还归所住。洗钵漱口坐于树下。明日食时复往请佛。佛言汝去。我随后往。迦葉适去。俄尔之间。世尊即便至弗婆提取庵摩罗果。满钵持来。迦葉未至佛已先到。迦葉后来见佛已坐。即便问言。年少沙门。从何道来而先至此。佛以钵中庵摩罗果。以示迦葉而语之言。汝今识此钵中果下。迦葉答言。不识此果。佛言。从此东行数万踰阇那。到弗婆提取此果来。名庵摩罗。极为香美。汝可食之。迦葉闻已心自念言。彼道去此极为长远。而此沙门。乃能俄尔已得往还。睹其神化所未曾有。然故不如我道真也。迦葉即便下种种食。佛即咒愿。

婆罗门法中　　奉事火为最
一切众流中　　大海为其最
于诸星宿中　　月光为其最
一切光明中　　日光为其最
于诸福田中　　佛福田为最
若欲求大果　　当供佛福田

佛食已毕还归所止。洗钵漱口坐于树下。明日食时复往请佛。佛言汝去我随后往。迦葉适去。俄尔之间。世尊便即至瞿陀尼。取诃梨勒果。满钵持来。迦葉未至佛已先到。迦葉后来见佛已坐。即便问言。年少沙门。从何道来而先至此。佛以钵中诃梨勒果。以示迦葉而语之言。汝今识此钵中果不。迦葉答言。不识此果。佛言。从此西行数万踰阇那。到瞿陀尼取此果来。名阿梨勒。极为香美。汝可食之。迦葉闻已心自念言。彼道去此极为长远。而此沙门。乃能俄尔已得往

还。睹其神通所未曾有。然故不如我道真也。迦葉即便下种种食。佛即咒曰。

婆罗门法中　　奉事火为最
一切众流中　　大海为其最
于诸星宿中　　月光为其最
一切光明中　　日光为其最
于诸福田中　　佛福田为最
若欲求大果　　当供佛福田

佛食已讫还归所止。洗钵漱口坐于树下。明日食时复往请佛。佛言汝去我随后往。迦葉适去。俄尔之间。世尊即便至郁单越。取自然粳米饭。满钵持来。迦葉未至佛已先到。迦葉后来见佛已坐。即便问言。年少沙门。从何道来而先至此。佛以钵中粳米饭。以示迦葉而语之言。汝今识此钵中饭不。迦葉答言。不识此饭。佛言。从此北行。数万踰阇那到郁单越取此自然粳米饭来。极为香美汝可食之。迦葉闻已心自念言。彼道去此极为长远。而此沙门。乃能俄尔已得往还。虽复神通难可测量。然故不如我道真也。迦葉即便下种种食。佛即咒曰。

婆罗门法中　　奉事火为最
一切众流中　　大海为其最
于诸星宿中　　月光为其最
一切光明中　　日光为其最
于诸福田中　　佛福田为最
若欲求大果　　当供佛福田

佛食毕已还归所止。洗钵漱口坐于树下。明日食时复往请师。佛言。善哉即共俱行。既到其舍下种种食。佛即咒愿。

婆罗门法中　　奉事火为最
一切众流中　　大海为其最
于诸星宿中　　月光为其最
一切光明中　　日光为其最
于诸福田中　　佛福田为最
若欲求大果　　当供佛福田

尔时世尊咒愿已毕。即便取食独还树下。食竟心念须水。释提桓因即知佛意。如大壮士屈伸臂顷。从天下来到于佛前。头面礼足即便以手指地成池。其水清凉具八功德。如来即便得而用之。澡漱既毕。为释提桓因。说种种法。释提桓因既闻法已。欢喜踊跃忽然不现。还

归天宫。是时迦葉于中食后。林间经行心自念言。年少沙门。今日受食还归树下。我当往彼而看视之。即诣佛所。忽见树侧有一大池。泉水澄净具八功德。怪而问佛。此中云何忽有此池。佛即答言。旦受汝供还归。此食食讫。须水澡漱洗钵。释提桓因知我此意从天上来。以手指地而成此池。尔时迦葉。既见池水复闻佛言。心自思惟。年少沙门有大威德乃能如此。感致天瑞。然故不如我道真也。

尔时世尊。别于他日。林间经行。见粪秽中有诸弊帛。即便舍取欲浣濯之。心念须石。释提桓因即知佛意。如大壮士屈伸臂顷。往香山上取四方石安置树间。即白佛言。可就石上浣濯衣也。佛复心念今应须水。释提桓因又往香山取大石槽。盛清净水置方石所。释提桓因所为事毕。忽然不现还归天宫。

尔时世尊。浣濯已竟还坐树下。是时迦葉来至佛所。忽见树间有四方石及大石槽。即自思惟。此中云何有此二物。心怀惊怪而往问佛。年少沙门汝此树间。有四方石及以石槽。从何而来。于是世尊即答之言。我向经行见地弊帛。取欲浣之。心念须此石。释提桓因知我此意。即往香山而取之来。迦葉闻已叹未曾有。而自念言年少沙门。虽有如是大威神力能感诸天。然故不如我道真也。

## 释迦谱卷第五

### 释迦降生释种成佛缘谱第四之五(出因果经)

尔时世尊。又于他日入指池而自洗浴。洗浴讫已心念欲出。无所攀持。池上有树名迦罗迦。枝叶蔚映临于池上。树神即便按此树枝令佛攀出还坐树下。于时迦葉来至佛所。忽然见树曲枝垂荫。怪而问佛。此树何故曲枝垂荫。佛即答言。我于向者入池洗浴。出无所攀。树神致感为我曲之。于是迦葉见树曲枝。又闻佛言叹未曾有。而自心念。年少沙门乃有如此大威德力能感树神。然故不如我道真也。

尔时迦葉心自念言。明日摩竭提王及诸臣民婆罗门长者居士等。当来就我作七日会。年少沙门若来在此。国王臣民婆罗门长者居士等。见其相好及以神通威德力者。必当舍我而奉事之。愿此沙门。于七日中不来我所。佛知其意即便往诣北郁单越。七日七夜停彼不见。过七日已集会讫毕。国王辞去。迦葉心念。年少沙门近于七日不来我所。善哉快哉。我今既有集会余馔欲以供之。其若来者善得时宜。于是世尊即知其意。从郁单越。譬如壮士屈伸譬顷来到其前。于时迦葉忽见如来。心大惊喜即问佛言。汝近七日游行何处而不相见。佛即答言。摩竭提王及诸臣民。婆罗门长者居士。于七日中就汝集会。汝近

心念不欲见我。是故我往北郁单越。以避汝耳。汝今心念欲令我来。所以今者故来诣汝。迦葉闻佛说此言已。心惊毛竖而作此念。年少沙门乃知我意。甚为奇特。然故不如我道真也。

尔时世尊。又于他日。心自思惟。优楼频螺迦葉。根缘渐熟。今日正是调伏其时。思惟是已即趣尼连禅河。既到河侧。是时魔王来诣佛所。而白佛言。世尊。今者宜般涅槃。今者宜般涅槃。何以故。所应度者皆悉解脱。今者正是般涅槃时。如是三请。世尊尔时答魔王言。我今未是般涅槃时。所以者何。我四部众。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未具足故。所应度者皆未究竟。诸外道众悉未降伏。尔时如来亦复三答。魔王闻已心怀愁恼。即还天宫。世尊即便入尼连禅河。以神通力令水两开。佛所行处步步尘出。使两面水皆悉涌起。迦葉遥见谓佛没溺。即与弟子乘船而来。既至河侧见佛行处皆悉尘起叹其希有。而自念言。年少沙门虽有如此神通之力。然故不如我道真也。是时迦葉即问佛言。年少沙门欲上船不。佛言甚善。于时世尊即以神力。从船底入结加趺坐。迦葉见佛从船底入。而无穿漏。叹其希有。心自念言年少沙门乃有如是自在神力。然故不如我得真罗汉也。

瑞应本起云。如是变化凡有十八。迦葉复念。是大沙门神则神矣。然不如我以得罗汉也。佛即语言。迦葉汝非罗汉。亦复非是阿罗汉道。汝今何故起大我慢。瑞应本起云。佛语迦葉汝非罗汉。不知道证。胡为强颜不知羞耻。虚妄自称我有道德。于是迦葉心惊毛竖。惭愧无颜自知无道。即稽首言。今大道人实妙神圣。乃知我意。迦葉闻说如此语时。心怀愧惧身毛皆竖。而自念言。年少沙门善知我心。即白佛言。如是沙门。如是大仙。善知我心。唯愿大仙摄受于我。佛即答言。汝既年老百二十岁。又复多有弟子眷属。又为国王臣民所敬。若欲决定入我法者。先与弟子熟共论详。迦葉答言。善哉善哉如大仙敕。然我内心非不决定。为当还与弟子论耳。作此语已即还本处。集诸弟子而语之言。年少沙门住此以来。见其种种神通变化。极为奇特智慧深远。性又安详。我今便欲归依其法。汝等云何。弟子答言。我等所知皆尊者恩。年少沙门既为尊者之所归信。岂当有虚。我等亦见有诸奇异。尊者若欲必受其法。我等亦愿随从归依。于时迦葉闻诸弟子作是言已。即便相与俱诣佛所。而白佛言。我及弟子今定归依惟愿大仙时摄我等。佛言。善来比丘。须发自落袈裟着身。即成沙门。尔时世尊。即随所应广说四谛。于时迦葉闻说法已。远尘离垢得法眼净。乃至渐渐成阿罗汉果。尔时迦葉五百弟子。既见其师已为沙门。心生愿乐亦欲出家。即白佛言。我等大师。已为大仙之所摄受今成沙门。我等亦乐随大师学。唯愿大仙听我出家。佛言。善来比丘。须发自落袈裟着身。即成沙门。于是世尊。即为转于四谛法轮。时五百弟子。远尘离垢得法眼净。成须陀洹果。渐渐修行。乃至亦得阿罗汉

果。尔时迦葉及五百弟子。以其事火种种之具。悉皆捐弃尼连禅河。师徒相与随佛而去。尔时迦葉二弟。一名那提迦葉。二名伽阇迦葉。各有二百五十弟子。在尼连禅河侧。居于下流。忽见其兄并及弟子。所事火具悉逐流来。心大惊愕而自念言。我兄今者有何不祥。事火之具今随水流。将非恶人之所害也。是时二弟奔竞相就。而共议言。我兄今者。若复不为恶人所害。诸物何缘从水而来。苦哉怪哉。我等宜速共至兄所。即便相与逆流而上。至兄住处空寂无人。心大悲绝。不知其兄及诸弟子之所在处。四向推寻。遇见旧人而问之言。我仙圣兄及诸弟子。不知所在。汝见之不。旧人答曰。汝仙圣兄与诸弟子。弃事火具。皆悉往于瞿昙之所。出家学道。是时二弟闻此语已。心大懊恼怪未曾有。又自念言。云何弃于阿罗汉道。而复更求他余法也。即便驰往至其兄所。到已见兄并及眷属。剃除须发身被袈裟。即便跪拜而问兄言。兄本既是大阿罗汉。聪明智慧无与等者。名闻十方莫不宗仰。何故于今自舍此道。还从人学此非小事。尔时迦葉答其弟言。我见世尊成就大慈大悲。有三事奇特。一者神通变化。二者慧心清彻。决定成就一切种智。三者善知人根随顺摄受。以此事故。于佛法中出家修道。我今虽复国王臣民。所见宗敬。世论机辩无能折者。然非永断生死之法。唯有如来所可演说。能尽生死。既值如是大圣之尊。而不自励。师彼高胜。则是无心亦为无眼。二弟白言。若如兄语。决定是成一切种智。我所知得。皆是兄力。兄今既已从佛出家。我等亦愿随顺兄学。即各语其诸弟子言。我今欲同大兄于佛法中。出家修道。汝意云何。时诸弟子即答师言。我等所以得有知见。皆大师恩。大师若欲于佛法中而出家者。亦愿随从。于是那提迦葉。迦阇迦葉。各与二百五十弟子。至于佛所头面礼足。而白佛言。世尊。唯愿慈哀济度我等。佛言善来比丘。须发自落袈裟着身。即成沙门。时那提迦葉伽阇迦葉。又白佛言。我诸弟子。今皆欲于佛法出家。唯愿世尊垂愍听许。佛即答言。善哉善哉。尔时世尊。便呼善来比丘。须发自落袈裟着身。即成沙门。尔时世尊。即为那提迦葉伽阇迦葉。及诸弟子现大神变。又应其心而为说法。语言比丘。当知世间皆为贪欲嗔恚愚痴猛火之所烧炙。汝等往昔奉事三火。既能绝弃除此外惑。今三毒火尚犹在身。宜速灭之。时诸比丘闻佛此语。于诸法中远离尘垢。得法眼净。世尊又为说四谛。皆得阿罗汉果。

尔时世尊心自念言。频婆娑罗王。往昔于我有约誓言。若道成者愿先见度。今日时至宜应往彼。满其本愿作此念已。即与迦葉兄弟。及千比丘眷属围绕。往王舍城诸频婆娑罗王所。尔时频婆娑罗王。昔以聚落。给优楼频螺迦葉者既见迦葉及其弟子。悉为沙门即还启王。说如此事。王与诸臣既闻此语。心大惊怪默然无声。时外人民闻此语已。各相谓言。优楼频螺迦葉。智慧深远无与等者。年又耆老已得阿罗汉。云何反为瞿昙弟子。终无此理。乃可说言沙门瞿昙为弟子耳。

尔时世尊。渐近王舍城。住于杖林。时优楼频螺迦葉。即便遣其常所使人。白频婆娑罗王言。我今于佛法中出家修道。今随从佛来至杖林。大王宜先礼拜供养。王闻来信说此言已。方决定知优楼频螺迦葉为佛弟子。即敕严驾。与诸大臣婆罗门。及人民众。往诣佛所。至杖林外。王即下舆除去仪饰。出至佛前。尔时空中有天而语王言。如来今者在此林中。是诸天人最上福田。大王宜应恭敬供养。又应宣示国中人民。皆悉令其供养如来。时王既闻彼天语已。心大欢喜倍增踊跃。普曜经云。时瓶沙王闻之欣然。大悦吾本共要得佛相度。敕诸大臣长者梵志。国中吏民。严治道路。散华烧香持诸幢盖。王乘羽葆之车。大臣百官前后导从。千乘万骑。长者梵志万二千人。欲出城迎忽大风起闭其城门。王怪所以今行迎佛。当有吉喜快善瑞应。时城门神即谓王言。快无不利。王往前世。与八万四千王。治寺起塔。誓言。于来世一时见佛。咨受道教。今有一人闭在刑狱。违其本誓。故城门闭。当放大赦狱中人出。同时见佛咨受训诲。城门乃开。王闻乃遣速敕诏。放大赦境土狱囚得出。一时往迎。时佛入国。有大社树名曰遮越。佛与比丘坐树下。王遥见佛。如星中月。犹如日出天下大明靡不照耀。亦如帝释梵王。圣帝处于本宫。如树华茂晃若金色。威神特显光明巍巍。超绝无侣。王心踊跃下车步进。五体威仪。除盖履扇冠帻刀杖。前稽首佛足。自称其号。我是国主瓶沙王也。久服圣尊饥虚积时。如是至三。佛告王曰。实如来言是王瓶沙也。诸佛天神皆护王身。王曰。蒙祐退坐一面。前者作礼。中者低头。后者叉手。皆却坐讫。王及臣民睹优楼迦葉在山学仙。耆旧来久怪之佛边。心自念言。佛是优楼师。优楼是佛师乎。佛睹心念即告优楼。为说偈言。

云何优楼卿　　本可所事神
祠祀归水火　　日月众梵天
事来为几何　　夙夜精进学
心中不懈废　　宁益致神仙

于时迦葉以偈报佛。

自念祠祀来　　以历八十年
奉风水火神　　日月诸山川
夙夜不懈废　　心中无他念
至竟无所获　　值佛乃安宁

王及群臣国中万民。尔乃别知优楼迦葉。是佛弟子。便进林中。遥见如来相好庄严。又见优楼频螺迦葉。兄弟三人并其弟子。前后围绕。如盛月满处众星中。行步踊悦不能自胜。既至佛所头面礼足。而白佛言。我是月种摩竭提王。名频婆娑罗。世尊知不。佛即答言。善哉大王。于是频婆娑罗王。却坐一面。时婆罗门及以大臣。诸人民众

皆悉就坐。尔时世尊。既见来众皆安坐已。即以梵音。慰问频婆娑罗王言。大王。四大常安隐不。统理民务无乃劳耶。王即答言。蒙世尊恩幸得安隐。尔时频婆娑罗王。及余大众婆罗门。长者居士大臣人民。既见迦葉为佛弟子。自相谓言。呜呼如来有大神力。智慧深远不可思议。乃能伏于如此之人。以为弟子。尔时复有诸余人众。心自念言。优楼频螺迦葉。有大智慧。普为世人之所归信。云何当为沙门瞿昙而作弟子。心怀狐疑。尔时世尊。知彼心念即语迦葉。汝今宜应现诸神变。于时迦葉即升虚空。身上出水身下出火。身上出火身下出水。或现大身满虚空中。或复现小。或分一身为无量身。或现入地还复踊出。于虚空中行住坐卧。举众见已叹未曾有。悉皆称言第一大仙。尔时迦葉现此变已。即从空中到于佛前。头面礼足而白佛言。世尊实是天人之师。我今实是世尊之弟子。如是三说。佛即答言。如是如是迦葉。汝于我法是何等利。弃舍火具而出家也。于是迦葉。以偈答言。

我于昔日中　　所事火功德
得生天人中　　受于五欲乐
恒如是轮转　　没于生死海
我见此过患　　所以弃舍之
又复事火福　　得生天人中
增长贪恚痴　　是故我远离
又复事火福　　为求将来生
既已有生故　　必有老病死
已见如此事　　是故弃火法
施会修苦行　　乃以事火福
虽得生梵天　　此非究竟处
以是因缘故　　所以弃事火
我见如来法　　离生老病死
究竟解脱处　　是故今出家
如来真解脱　　为诸天人师
以是因缘故　　归依大圣尊
如来大慈悲　　现种种方便
及诸神通力　　而以引导我
云何而复应　　奉事于火法

尔时频婆娑罗王。及诸大众闻优楼频螺迦葉。说此偈言心大欢喜。于如来所深生敬信。决定得知如来必成一切种智。审知迦葉是。佛弟子。尔时诸天于虚空中。雨众天华作妙妓乐。异口同音唱言善哉。优楼频螺迦葉快说此偈。尔时世尊。知诸大众心意决定。无复狐疑。又观其根皆以成熟。即为说法。大王当知。此五阴身以识为本。

因于识故而生意根。以意根故而生于色。而此色法生灭不住大王。若能如是观者。则能于身善知无常。如此观身不取身相。即能离我及于我所。若能观色离我我所。即知色生便是苦生。若知色灭便是苦灭。若人能作如此观者。是名为解脱。若人不能作斯观者。是名为缚。法本无我及以我所。以倒想故横计有我及以我所。无有实法。若能断此倒惑想者。即是解脱。尔时频婆娑罗王。心自思惟。若谓众生言有我者。而名为缚。一切众生皆悉无我。既无有我谁受来报。尔时世尊知彼心念。即语之言。一切众生。所为善恶及受果报。皆非我造亦非我受。而今见有造作善恶。受果报者。大王。谛听。当为王说。大王。但以情尘识合。于境生染累想滋繁。以是缘故驰流生死备受苦报。若于境无染。息其累想即得解脱。以情尘识三事因缘。共起善恶及受果报。更无别我。譬如钻火。因手转燧得有火生。然彼火性。不从手生及以燧出。亦复不离手及燧钻。彼情尘识亦复如是。时频婆娑罗王又自思惟。若以情尘识和合故。而有善恶受果报者。便为常合不应离绝。若不常合是即为断。尔时世尊知王心念。即便答言。此情尘识不常不断。何以故。合故不断。离故不常。譬如缘于地水。因彼种子而生芽叶。种子既谢不得名常。生芽叶故不得名断。离于断常故名中道。三事因缘亦复如是。尔时频婆娑罗王。闻此法已心开意解。于诸法中。远尘离垢得法眼净。八万那由他婆罗门。大臣人民亦于诸法。远尘离垢得法眼净。九十六万那由他诸天人。又于诸法。远尘离垢得法眼净。时频婆娑罗王。即从座起顶礼佛足。合掌白佛快哉世尊。能舍转轮圣王之位。出家学道成一切种智。我昔愚痴。欲留世尊临治小国。今观慈颜又闻正法。方怀惭愧追悔昔过。唯愿世尊。以大慈悲受我忏悔。我于昔日白世尊言。若得道时愿先度我。今日始蒙宿愿成遂。荷世尊恩。得履道迹。我从今日。供养世尊。及比丘僧。当令四事不使有乏。唯愿世尊住于竹园。令摩竭提国长夜获安。佛即答言。善哉大王。乃能舍于三不坚法。求三坚报。当令王愿得满足也。时频婆娑罗王。知佛受请住竹园已。顶礼佛足辞退而去。普曜经云。大臣贺王。前时诸王悉不见佛。今独王见。宿福禄厚故乃尔耳。王益欣踊亦贺诸臣。卿等大德值是圣尊。王还宫中敕宫夫人。婇女大小及国吏民。岁三月六斋守禁法施戒博闻。王适归宫。时天帝释将八万天。散华佛上归命作礼而去。言南无佛。寻皆悉度。得法眼净。

时摩竭国有一长者。名曰迦陵。见佛入国。天人所奉而无精舍。我有好园欲用上佛。往诣佛所稽首足下。前白佛言。佛愍一切如亲爱子。弃转轮王不慕世荣。今无精舍有一竹园去城不远。愿以奉佛可作精舍。佛受祝愿。佛及圣众游处其中。是故名曰迦陵竹园。王还城已即敕诸臣。今于竹园起诸堂舍。种种庄饰极令严丽。悬缯幡盖散华烧香。悉皆办已即便严驾。往至佛所头面礼足。而白佛言。竹园僧伽蓝。修理始毕。唯愿世尊与比丘僧。哀愍我故往住彼也。尔时世尊与

诸比丘。及无量诸天。前后围绕入王舍城。当于如来蹈门阃时。城中乐器不鼓自鸣。门狭更广门下更高。一切丘墟皆悉平坦。臭秽尘垢自然香净。聋者得听哑者能语。盲者得视狂者得正。拘躄疾病普皆除愈。枯木发华腐草荣秀。涸池增澜香风清靡。凤雀孔翠凫雁鸳鸯。异类众鸟缤纷翔集。出和雅音。有如是等种种祥瑞。既入城已。与频婆娑罗王俱往竹园。尔时诸天满虚空中。时王即便手执宝瓶。盛以香水。于如来前而作是言。我今以此竹园。奉上如来及比丘僧。唯愿哀愍为我纳受。作此言已即便奉舍。尔时世尊默然受之。说偈咒愿。

若人能布施　　断除于悭贪
若人能忍辱　　永离于嗔恚
若人能造善　　则远于愚痴
能具此三行　　速至于涅槃
若有贫穷人　　无财可布施
见他修施时　　而生随喜心
随喜之福报　　与施等无异

尔时婆罗门大臣及余人民。见王奉施如来僧伽蓝。皆悉踊跃生随喜心。尔时频婆娑罗王。施僧伽蓝已。心大欢喜头面礼足。退还所住。阎浮提中诸王见佛。频婆娑罗最为其首。诸僧伽蓝。竹园僧伽蓝。最为其始。尔时世尊与诸比丘。住竹园僧伽蓝。于时王舍城中。有二婆罗门。聪明利根有大智慧。于诸书论无不通达。辩才语议莫能摧伏。一姓拘栗名优婆室沙。母名舍利。故举世唤为舍利弗。二姓目犍连。名目犍罗夜那。各有一百弟子。普为国人之所宗仰。二人互共以为亲友。极相爱重咸共誓言。若先得闻诸妙法者。要相开悟无得吝惜。

尔时阿舍婆耆比丘。着衣持钵入村乞食。善摄诸根威仪详序。路人见者皆生恭敬。时舍利弗忽于路次。逢见阿舍婆耆。善摄诸根威仪详序。彼舍利弗善根既熟。见阿舍婆耆心大欢喜。踊跃遍身。停步瞻视不能暂舍。即便问言。我意观汝似新出家。而能如此摄诸情根。欲有所问唯愿见答。汝今大师其名何等。有所教诫演说何法。时阿舍婆耆即便安详而答言。我之大师得一切种智。是甘蔗种姓天人之师。相好智慧及神通力。无与等者。我既年幼学道日浅。岂能宣说如来妙法。然以所知当为汝说。即说偈言。

一切诸法本　　因缘生无主
若能解此者　　则得真实道

时舍利弗闻阿舍婆耆说此偈言。即于诸法。远尘离垢得法眼净。见道迹已心大踊跃。身诸情根皆悉悦豫。而自念言。一切众生悉着于

我。所以轮回在于生死。若除我想。即于我所亦皆得离。譬如日光能破于暗。无我之想亦复如是。悉能破于我见暗障。我从昔来所可修学。皆为邪见。唯今所得是真正道。作此念已。礼阿舍婆耆足。归还所止。时阿舍婆耆至前乞食讫还竹园。时舍利弗还至住处。时目犍连夜那善根已熟。见舍利弗诸根寂定威仪详序。颜容怡悦异于常日。即便问言我今观汝。诸根颜貌与常有异。必当已得甘露妙法。我昔与汝共结誓言。若闻妙法要相启悟。汝有所得愿为我说。时舍利弗即便答言。我今实已得甘露法。目犍连夜那闻已。欢喜无量。叹言善哉。时为我说。舍利弗言。我今出行逢一比丘。执持衣钵入村乞食。诸根寂静威仪详序。我既见已深生恭敬。既到其所而问之言。我意观汝似新出家。而能如此摄诸情根。欲有所问唯愿见答。汝今大师其名何等。有所教诫演说何法。时阿舍婆耆。即便安详而见。答言。我之大师得一切种智。是甘蔗种天人之师。相好智慧及神通力。无与等者。我既年幼学道日浅。岂能宣说如来妙法。然以所知当为汝说。即说偈言。

一切诸法本　　因缘生无主
若能解此者　　则得真实道

尔时目犍罗夜那。闻舍利弗说此语已。即于诸法。远尘离垢得法眼净。尔时舍利弗与目犍罗夜那。各于佛法得甘露已。共相谓言。我等已于佛法各得利益。今者宜应共往佛所。求索出家。作此语已。各唤弟子而语之言。我等今者。已于佛法得甘露味。唯有此法是出世道。我今欲往求佛出家。汝等云何。诸弟子等答其师言。我等今者有所知见。皆大师力。师若出家我悉随从。于是二人即将二百弟子。往诣竹园既入门已。遥见如来相好庄严。诸比丘众前后围绕。心大欢喜踊跃遍身。尔时世尊见舍利弗。及目犍罗夜那。与诸弟子相随来已。告诸比丘汝等当知。今此二人将诸弟子。来至我所欲求出家。一名舍利弗。二名目犍连夜那。当于我法中为上弟子。舍利弗者。于智慧中最为第一。目犍罗夜那者。于神通中复为无上。至佛所已头面礼足。而白佛言。我于佛法已得道迹。乐欲出家愿垂听许。尔时世尊即便呼言。善来比丘须发自落。袈裟着身即成沙门。时彼二百弟子。既见其师成沙门已。俱白佛言。我等亦欲随师出家。唯愿世尊垂愍听许。于是世尊即便唤言。善来比丘须发自落。袈裟着身即成沙门。尔时世尊为舍利弗。及目犍罗夜那。广说四谛。二人即得阿罗汉果。又复为彼二百弟子广说四谛。即于诸法远尘离垢得法眼净。乃至亦成阿罗汉果。尔时世尊。即与一千二百五十比丘。皆大阿罗汉。于摩竭提国广利众生。诸比丘中。多有人名目犍罗夜那。世尊故名此目犍罗夜那。为大目犍罗夜那。普曜经云。佛有沙门名曰安陆。遣行宣法开化未闻。五浊之世人在荒迷。不达至真入城分卫。衣服齐整威仪礼节。不失常法行步安详。因是使人见之心悦。时舍利弗本字优波替。而遥见

之心中欣然。心自念言。我学来久。未曾睹此沙门衣服。安详齐整不失仪节。试往问之所奉何道。吾常意疑。当有异闻殊妙之道。未必齐此往问比丘。所事何道谁为师主。愿闻其志。比丘知意。即说偈曰。

吾师三界尊　　有三十二相
等不存有无　　度众十二门
我年既幼稚　　学根近薄鲜
岂能宣至真　　如来无极业
一切诸法本　　从缘悉本无
若能反本源　　乃名曰沙门

安陆沙门答曰。吾所事师从无数劫。奉行六度无极之法。四等四恩行无尽哀。奉无极慈欲度一切。积功累德不可称载。一生补处在兜术天。降神现存寄迦维罗卫国。处夫人胎如日现水。生行七步天地大动。瑞三十二称己圣音。三界皆苦吾当度之。释梵四王咸来启受。九龙浴身其德无量。粗举其要。非吾萤烛所叹能究。悉非心口之所言思。是吾大师天人之尊于是颂曰。

吾师天中天　　三界无极尊
相好身丈六　　神通游虚空
化训去五阴　　拔断十二根
不贪天世位　　心净开法门

时舍利弗欣然大悦。如冥睹明口言善哉。昔来抱疑又吾好学。八岁从师至年十六。靡不周宗行遍天下。十六大国自谓已达。今乃闻异无上正真。得吾本愿今佛所在。答曰在迦陵竹园。将诸弟子往诣佛所。稽首足下问讯至尊。身堕愚冥迷惑历载。不得咨受今乃奉圣。无极大道。愿听出家得为比丘。受成就戒。佛言。善哉呼比丘来。头发自堕袈裟着身。佛为说经分别诸法。十二根本亘然意达。漏尽意解得无著果。前白佛言。吾有同学。俗字拘律陀今名目连。少小相顺要有至真。以相开示今已蒙济。彼没尘垢未得拔出。承尊圣旨往开示之。佛言善哉。宜知是时。勿得稽留。时舍利弗稽首佛足。辞出入城求目连。遥见目连与诸弟子。游行城里街曲里巷。舍利弗趣之。目连睹见体改服变。不与常同问之所以。被服改变有何异见。答曰学人无常唯行大明。吾学积年不值大圣。今乃遇之无上大道。欣庆无量故来相求。同其道味累劫无穷。目连答曰此非。小事善共思惟。舍利弗曰。不须重言吾厌从事。不复欲闻假喻言之。人有珍妙施有胜得。大宝如意明珠及获宝瑛。复欲反求帛衵为珠。非身所欲。目连答曰。仁智胜我。常兄事卿必不相误。便当同志将吾受训。稽首至尊。时舍利弗与目犍连。俱往诣佛稽首佛足。退坐一面叉手白佛。违旷侍省沉没尘垢。今乃奉覲愿为沙门。启受法律。佛言善哉即除澡瓶屏鹿衣杖具。

佛呼比丘来。头发自落袈裟着身。为说正谛漏尽意解。所作已办成无著果。佛言此二人等往古世时。誓供养我待吾道成。侍卫左右今乃相值。本有千弟子。得舍利弗目连。有二百五十比丘一时所度。

尔时偷罗厥叉国。有一婆罗门名曰迦葉。有三十二相。聪明智慧诵四毗陀经。一切书论无不通达。极为巨富善能布施。其妇端正举国无双。二人自然无有欲想。乃至亦不同宿一室。久于往昔种善根故。不乐在家受五欲乐。日夜思惟厌离世间。精勤求访出家之法。如是推寻不能得已。即舍家事入于山林。心念口言诸佛如来。出家修道。我今亦当随佛出家。即便脱去金缕织成珍宝之衣。而着价直千两金。坏色纳衣自剃须发。尔时诸天于虚空中。既见迦葉自出家已。而语之言。善男子。甘蔗种族白净王子。其名萨婆悉达。出家学道成一切种智。举世号为释迦牟尼佛。今者与千二百五十阿罗汉。在王舍城竹园中住。尔时迦葉闻天语已。欢喜踊跃身毛皆竖。即便往趣竹园僧伽蓝。尔时世尊知其当来。而自思惟观其善根。宜往度之。作此念已。即行逆之。到多子兜婆而逢迦葉。时彼迦葉。既见相好威仪特尊。即便合掌而作此言。世尊实是一切种智。实是慈悲济众生者。实是一切所归依处。即便五体投地。顶礼佛足而白佛言。世尊今者。是我大师。我是弟子。如是三说。佛即答言。如是迦葉。我是汝师。汝我弟子。佛又语言。迦葉当知。若人实非一切种智。而欲受汝为弟子者。头即裂坏以为七分。又复告言。善哉迦葉快哉迦葉。当知五受阴身是大苦聚。于时迦葉闻此语已。即便见谛。乃至得于阿罗汉果。尔时世尊即与迦葉俱还竹园。以此迦葉有大威德智慧聪明。是故名之为大迦葉。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言。普光如来出兴世时。善慧仙人岂异人乎。即我身是。缘路所过五百外道。所共论议及随喜者。今此会中。优楼频螺迦葉兄弟。及其眷属千比丘是。时卖华女者。今耶输陀罗是。善慧仙人发布地时傍有二人扫佛前地。及二百人随喜助者。今此会中舍利弗大目犍连夜那。并二百弟子比丘是。虚空诸天见善慧仙人。以发布地。悉皆随喜而赞叹者。我初得道。鹿野苑中始转法轮。八万天子及频婆娑罗王。所将眷属八万那由他人。及九十六万亿那由他天是。汝等当知。过去所种因缘。无量劫终不磨灭。我于往昔精勤修习一切善业。及发大愿心不退转。故于今者。而已成就一切种智。汝等宜应勤修道行。无得懈怠。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顶戴作礼而退。普曜经云。王遥闻子得佛道。已来六年生念久已。心中悲喜饥虚欲睹。有一梵志名优陀耶。聪明智慧本侍菩萨常得其意。王告优陀往请。迎佛别阔。已来十有二年夙夜愁戚。不舍其心思一相见如复更生。优陀受教往诣佛所。稽首佛足具以王意白佛。优陀见佛。诸天释梵归化一切受命。前白佛言。愿得出家以为沙门。佛言呼比丘来。头发自堕便成

沙门。得罗汉道佛时所度。其余前后得道所度不可称计。佛自念言。本与父王要得佛道。尔乃还国当度父母。今正应还。设若还国无所感动。于事不宜所化鲜少。先遣神足弟子。比丘优陀耶。往显威神足。知佛欲往。乃解道尊咸共渴仰。发起道心所度乃多。尔时世尊告优陀耶。佛本出家与父母誓。若得佛道还度父母。今已得佛道德已成。必当还国不违本誓。汝以神足经行虚空。现其神变。乃知吾身已成大道。弟子尚尔况佛威德。巍巍无量尔乃信受。优陀受教神足飞行。经游虚空往到本国。迦维罗卫城上虚空。现无数变。身上出水身下出火。水不湿身火无所伤。七现七没。从东方没地出于西方。西没东出南没北出。北没南出。行空如鸟没地如水。履水如地。王及臣民莫不欣喜。乃知道尊。于是颂曰。

佛从本所行　　生死无数度
常念蜎飞类　　勤苦无量劫
时坐佛树下　　逮致本宿愿
欢喜当听说　　难得数见闻
适成佛道时　　辄降魔眷属
即坏生死本　　消爱欲无余
佛念本生地　　意欲见亲族
今听王头檀　　所说甚可悲
比丘名优陀　　姿性能悦人
佛遣使令行　　孚致消息来
还入父王国　　以入宣佛意
今王太子顾　　意欲还至宫
优陀闻佛教　　即听受奉行
因时于佛前　　变化随地形
其身忽不见　　神足来入城
乃至大王殿　　父王所坐前
比丘优陀耶　　进现悦头檀
变化若干品　　踊出父王殿
净譬如莲华　　泥土尘不生
父王见恐怖　　即问斯何灵
将无是神祇　　出地何怪尔
此形姓为谁　　本从何得斯
愿以开吾意　　令心疑结解
从生至于今　　未曾睹是变
太子本弃国　　求道度众生
慕勤无数劫　　于今乃得成
今王莫恐畏　　且宽意悦豫
我以坏众恶　　为王太子使

王闻太子问　　泪下如雨星
十二年已来　　乃承悉达声
今从吉祥至　　思寤如更生
太子舍国位　　成道号何名
出国坐六年　　精进现成佛
号曰天中天　　三界尊第一
本时在我尊　　为作众宝殿
刻镂诸妙饰　　于今室何如
优陀所答曰　　佛之正真微
常坐于树下　　诸天来归趣
吾子在宫时　　茵褥布綩綖
皆以锦绣成　　柔软有光泽
龙妻奉宝床　　天帝贡袈裟
不以好衣喜　　其心无增损
在国好美食　　甘膳悉其味
今所服食者　　安身何等类
执钵行分卫　　福众无粗细
咒愿布施家　　世世令安隐
悉达卧寝时　　不敢妄呼觉
鼓琴发歌音　　尔乃令寤起
如来三昧定　　夙夜无眠觉
释梵来劝助　　皆现稽首受
在家杂香浴　　若干种众馨
香香遍室中　　今用何所意
八解三脱门　　洗浴除心垢
其心净如空　　普安无恼忧
悉达在家时　　捣若干杂香
香熏其衣服　　清净无垢障
戒定慧解脱　　以为道德香
熏于八难处　　世世度十方
四品好床座　　以若干宝成
重叠布众具　　以卧起其上
四禅为床座　　意定无愦乱
清净如莲华　　不着于泥水
在宫无数兵　　诸臣而宿卫
左右常拥护　　目不见恶秽
诸弟子众具　　千二百五十
菩萨无央数　　皆来稽首集
本在家未出　　有四品好车
象马牛羊步　　游行观四方

五通以骖驾　　彻视洞听飞
睹本见众心　　游观度生死
子出行往返　　幢旍羽雕饰
前后诸导从　　各执诸兵仗
四等慈悲护　　恩惠仁爱度
普覆众危难　　以严饰众生
生时杂妓乐　　椎钟及鸣鼓
观者悉填路　　前后不相害
树下波罗奈　　椎鸣不死鼓
拘邻等得道　　八万四千天
九十六道伏　　其音闻三千
众生莫不悦　　启受心皆明
所领何国土　　人民为多少
所化有几人　　悉为归伏不
领三千大界　　化训诸群生
十方不可称　　莫不蒙济度
在国思正法　　助吾治万民
动顺礼节训　　莫不承教闻
佛解空本无　　舍于四颠倒
靡不归伏者　　神静天为业
佛与世无仇　　博无不备达
汝言何不及　　一切皆自归
正天下满人　　一人头若干
一头若干舌　　舌解无数义
合集恒沙人　　嗟叹佛功德
江沙劫不畅　　况我萤烛明

王闻益悲喜。叹曰。善哉善哉。阿夷言不妄。佛当来不。何日当至乎。优陀报曰。却七日到王大踊跃。即敕群臣国中万民。吾往迎佛。导从威仪法转轮王。平治道路扫除令净。香汁洒地悬缯幡彩。竖其幢盖周遍国内。其所修治光饰尽宜。千乘万骑出四十里。往奉迎佛稽首归命。优陀前报王曰。本受佛教奉命见王。宣其意故今还宣命。说王意旨饥虚无量。欲见至尊稽首受法。并化万民咸蒙福庆。王曰。宜知是时勿复稽留。尔时优陀耶还来诣。佛稽首足下以启国王。世尊及诸弟子。自期七日当还本国。王及臣民莫不欣悦。别来积年夙夜想念。饮食不甘寝不能寐。饥虚日久计日度时。须世尊到已忆七日。于时大圣告诸弟子。明日当发至迦维罗卫见于父王。皆严整衣服。护持应钵。梵释四王闻佛还国。皆来送侍天雨香汁。散华烧香竖诸幢盖。四王诸天皆在前。导梵天侍右帝释侍左。诸比丘众皆随佛后。诸天龙神华香妓乐追于上侍。佛适进路先现瑞应。三千国土六反震动。百岁

枯树皆生华实。诸枯竭溪涧自然泉水。王见此瑞知佛已来。敕诸释种大臣百官。皆行诣佛散华烧香。竖诸幢幡鼓众妓乐。悉出迎佛王遥见佛。在于大众如星中月。如日初出昭于朝阳。如树华茂芬芳炽盛。巨身丈六相好严身。晃如金山王睹悲喜。前稽首足惟别弥时。今乃相见。大臣百官皆稽首礼。即还入城足蹈门阃。地为大动天雨众华。乐器皆鸣。盲者得视。聋者得听。拘躄得行。病者得愈。哑者能言。狂者得正。偻者得伸。若被毒者毒为不行。百鸟禽兽相和悲鸣。妇女珠环相樑作声。当尔之时见此变化。莫不欢喜。室宝藏者自然发出。中满珍琦。怀异心者皆共和同。等心叉手自归命佛。诸畜生类蒙其光润。皆得生天。怀妊母人。蒙斯光明。苦痛微薄。皆得在产。端正姝好。消淫怒痴无复尘劳。展转相视如父如母。如兄如弟如子如身。地狱休息饿鬼饱满。寻光来至归命世尊。皆发道意。王见佛巨身丈六。相好光明。体紫金色。诸根寂定。如星中月。晃如金山。天帝梵王四王所奉。睹诸梵志久在山中。薄露身形日炙风飘。身体黑臭在佛边侍。犹如黑乌在紫金山。不能发起显佛大德。令一切悦。便敕国中诸豪族释。端正姝好颜貌殊异。选五百人出为沙门。侍佛在左右。犹如凤凰在须弥山。亦如摩尼着水精器。时佛弟难陀亦作沙门。未下须发难有典作。剃头师前白佛言。人身难得。佛世难值。明时叵遇。今我大天及诸尊者。识道至高不可限量。不慕世荣舍世尊位。行作沙门今我小节下劣靡逮。何所贪乐不出为道乎。唯佛哀愍济救污泥。没溺尘埃拔为沙门。佛言善哉。佛时便呼比丘来。头发则堕袈裟在身。即成沙门礼诸沙门。因随次坐难在后作。次第作礼到此沙门。即住不礼心自念言。是我家仆不能为礼。佛知告难佛法大通。举学前后不在尊卑。犹如大海悉受万川。四流不避。污涂执心。如地四大俱等。地水火风内外无异。其神空净所著为名。宜弃自大以法自将。乃应先圣无极道训。时难见佛教诲切至。事不得止解了本无。弃捐自大下意为礼。天地大动众会同叹。善哉善哉。为道等心。除自高意而下卑心。感于天地为之大动。从是制法先学为长。后学为小。法之常仪各无所恨。无所诤讼。佛时入宫坐于殿上。王及臣民日日供养。百种甘馔。佛说经法所度无量。瞿夷携罗云来。稽首佛足瞻对问讯。久违侍觐旷废供养。时王僚属皆怀沉疑。太子捐国十有二年。何从怀妊生子罗云。佛语父王告诸群僚。瞿夷守节贞洁清净无瑕疵也。设王不信今当现证。于时世尊化诸众僧。皆使如佛。相好光明。等无差异。于时罗云厥年七岁。瞿夷即以指印信环。与罗云言。是汝父者以此与焉。罗云应时直前诣佛。以印信环而授世尊。王及群臣咸皆欣跃。称言善哉。所现无量真佛子也。佛语父王及诸臣曰。从今已后无复怀疑。此吾之子。缘吾化生。勿咎瞿夷也。王得道证。瞿夷受戒。净修梵行。宫人大小。咸受戒法。月六岁三。奉斋弗懈。国内清宁。风雨以节时不越序。五谷登贱民安其所。万邦黎庶咸来庆贺。道德滋茂如月之初。

祐寻。法身无形群有已灭。觉智不起万动永寂。而甫现托生降神胎化者何也。乘大缘以应俗。本誓力以弘慈也。故能运般若之权。任首楞之势。回灵兜率。耀化赤泽。陶钧非我。利见由物。岂言像思议而能语其极哉。是以摄受群萠故地居轮皇。摧制刚夸故才穷艺术。断拔爱网故去国入山。显明法尊故降魔道树。凡斯如迹罔非振俗。应体圆通随方变现。法身凝湛未尝起灭。然世识习滞据迹为真。欲观如来失道逾远。故涅槃经云。若言菩萨在白净王宫。依因父母生育是身。是魔所说。盖谓证迹而迷本也。若本迹双照权实俱明。则披经无碍法身可睹。

## 释迦谱卷第六

### 释迦在七佛末种姓众数同异谱第五(出长阿含经)

佛告诸比丘。过去九十一劫时。世有佛名毗婆尸如来至真。出现于世。复次过去三十一劫。有佛名尸弃如来至真。出现于世。复于彼三十一劫中。有佛名毗舍婆如来至真。出现于世。复次此贤劫中。有佛名拘楼孙。又名拘那含。又名迦葉。我今亦于贤劫中。成最正觉。

毗婆尸佛时人寿八万岁。尸弃佛时人寿七万岁。毗舍婆佛时人寿六万岁。拘楼孙佛时人寿四万岁。

拘那含佛时人寿三万岁。迦葉佛时人寿二万岁。我今出世人寿百岁。少出多减。

毗婆尸佛出刹利种。姓拘利若。尸弃佛毗舍婆佛种姓亦尔。拘楼孙佛出婆罗门种姓迦葉(增一阿含云姓婆罗堕)拘那含佛迦葉佛种姓亦尔。我今如来至真出刹利种。姓曰瞿昙。

毗婆尸佛。坐娑罗树下成最正觉。尸弃佛坐分陀利树下成最正觉。毗舍婆佛坐婆罗树下成最正觉。拘楼孙佛坐尸利沙树下成最正觉。拘那含佛坐乌暂婆罗门树下成最正觉。迦葉佛坐尼拘律树下成最正觉。我今如来至真。坐钵多树下成最正觉。

毗婆尸如来三会说法。初会弟子有十六万八千人。二会弟子有十万人。三会弟子有八万人。尸弃如来亦三会说法。初会弟子有十万人。二会弟子有八万人。三会弟子有七万人。毗舍婆如来二会说法。初会弟子有七万人。次会弟子有六万人。拘楼孙如来一会说法。弟子四万人。拘那含如来一会说法。弟子三万人。迦葉如来一会说法。弟子二万人。我今一会说法。弟子千二百五十人。

毗婆尸佛有二弟子。一名骞茶。二名提舍。诸弟子中最为第一。尸弃佛有二弟子。一名阿毗浮。二名三婆婆。诸弟子中最为第一。毗舍婆佛有二弟子。一名扶游。二名郁多摩。诸弟子中最为第一。拘楼孙佛有二弟子。一名萨尼。二名毗楼诸弟子中最为第一。拘那含佛有二弟子。一名舒槃那。二名郁多楼。诸弟子中最为第一。迦葉佛有二弟子。一名提舍。二名婆罗婆。诸弟子中最为第一。今我二弟子。一名舍利弗。二名目犍连。诸弟子中最为第一。

毗婆尸佛有执事弟子。名曰无忧。尸弃佛执事弟子。名曰忍行。毗舍婆佛有执事弟子。名曰寂灭。拘楼孙佛有执事弟子。名曰善觉。拘那含佛有执事弟子。名曰安和。迦葉佛有执事弟子。名曰善友。我执事弟子名曰阿难。毗婆尸佛有子。名曰方膺。尸弃佛有子。名曰无量。比舍婆佛有子。名曰妙觉。拘楼孙佛有子。名曰上胜。拘那含佛有子。名曰导师。迦葉佛有子。名曰进军。今我有子。名曰罗睺罗。

毗婆尸佛父名槃头。刹利王种。母名槃头婆提。王所治城名槃头波提。尸弃佛父名明相。刹利王种。母名光曜。王所治城名曰光相。毗舍婆佛父名善澄刹利王种。母名称戒所治城名曰无喻。拘楼孙佛父名礼得。婆罗门种。母名善枝。王名安和。随王名故城名安和。拘那含佛父名内德。婆罗门种。母名善胜。是时土名清净。随土名故城名清净。迦葉佛父名曰梵德。婆罗门种。母名曰财主。是时王名波毗。王所治城名波罗捺。释迦文佛父名净饭刹利王种。母名大清净妙。王所治城名迦毗罗卫。

观佛三昧经云。毗婆尸佛身长六十由旬。圆光百二十由旬。尸弃佛身长四十二由旬。圆光四十五由旬。通身光一百由旬。毗舍佛身长三十二由旬。圆光四十二由旬。通身光六十二由旬。拘留孙佛身长二十五由旬。圆光三十二由旬。通身光五十由旬。拘那含牟尼佛身长二十由旬。圆光三十由旬。通身光长四十由旬。迦葉佛身长十六丈。释迦牟尼佛身长丈六。圆光七尺佛身并紫金色。

祐寻。七佛相次化迹各殊。夫法身平等非有优劣。众生业异故现应不同耳。是以释迦出世身相紫金。而一千比丘咸见赭容。十六信士偏睹灰色。色自彼异佛恒壹也。类此而言。可无惑矣。

释迦同三千佛缘谱第六(出药王药上观经)

释迦牟尼佛告大众言。我昔无数劫时。于妙光佛末法之中。出家学道闻五十三佛名。闻已合掌心生欢喜。复教他人令得闻持。他人闻已展转相教乃至三千人。此三千人异口同音。称诸佛名一心敬礼。以

是因缘功德力故。即得超越无数亿劫生死之罪。其千人者花光佛为首。下至毗舍。于庄严劫得成佛道。过去千佛是也。此中千佛者拘留孙佛为首。下至楼至如来。于贤劫中次第成佛。后千佛者日光如来为首。下至须弥相。于星宿劫中当得成佛。现在十方诸佛善德如来等。亦得闻是五十三佛名故。于十方世界各得成佛。过去五十三佛名。在药王药上观经。三千佛名在诸佛集功德花经。千佛名号国土种姓。父母弟子眷属众会年岁在贤劫经。释迦在贤劫中千佛第四成佛。

祐仰惟。大觉之缘感也。至矣极矣。夫闻名致敬则胜业肇于须臾。凭心相化。则妙果成于旷劫。故五十三圣声暖微尘之前。三千至真光铄恒沙之后。虽合掌之因似赊。而树王之报渐及。礼拜称赞。岂虚弃哉。

释迦内外族姓名谱第七(出长阿含经)

释种尸休罗王有四子(此出弥沙塞律。案长阿含经昙无德律。大智论。并云师子颊生净饭王)

一名净饭(大智论同。十二游经云。菩萨父名白净王)

二名白饭(大智论同。十二游经云。菩萨叔父。名甘露净王)

三名斛饭(大智论同。十二游经云。菩萨中叔名谷净王)

四名甘露饭(大智论同。十二游经云。菩萨小叔名设净王)

净饭有二子。一名菩萨(大智论同。十二游经云。白净王有二子。其太子名悉达)二名难陀(大智论同。十二游经云。其小子名难陀)

白饭有二子。一名阿难。二名调达(大智论云。白饭二子跋提提沙。十二游经云。甘露净王二子。长子名调达。小子名阿难)

斛饭有二子。一名摩诃男。二名阿那律(大智论云。斛饭二子。提婆达多。阿难　十二游经云。谷净王有二子。大子名释摩纳。小子名阿难律)

甘露饭有二子。一名婆婆。二名拔提(大智论云。甘露饭二子。摩诃男阿泥卢豆。有一女。名甘露味。杂阿含云。低沙比丘是佛姑子兄弟。十二游经云。设净王有二子。大子名释迦王。小子名释少王。寻此四王名号次序及生子名字互有同异。正其然否寄之来哲。其净饭王白净真净悦头檀输头檀众经名各不同。盖是译出致异。即是一人

耳。阿泥卢豆。即阿那律。推例而求。类多如此)

调达。四月七日食时生。身长一丈五尺四寸(出十二游经)

菩萨四月八日夜半明星出时生。身长丈六(出十二游经)

佛弟难陀以四月九日生。身长一丈五尺四寸(出十二游经)

阿难以四月十日生。身长一丈五尺三寸(出十二游经)

菩萨外家去迦维罗阅城(晋言妙德)八百里。姓瞿昙氏作小王主百万户。名一亿王(出十二游经。释迦托生王宫谱称一亿王。次释少王下。又云菩萨母名摩耶。难陀母名憍昙弥。即大爱道也)

菩萨妇家姓瞿昙氏。舍夷长者名水光。其妇名月女。有一城居近其边。生女之时日将欲没。余明照其家室内皆明。因字之为瞿夷(瞿夷晋言明女)。瞿夷是太子第一夫人(出十二游经)

太子第二夫人。生罗云者名耶惟檀。其父名移施长者。

祐案。瑞应本起善权众经。及大智论并云。罗睺罗是裘夷所生而十二游独云。是第二夫人子。从多而断则。宜以瑞应为正。

第三夫人名鹿野。其父名释长者。以有三妇故。父王为立三时殿。殿有二万婇女。以太子当作遮迦王(晋译飞行皇帝)故三殿置六万婇女(出十二游经)

祐观大觉俯应迹均俗典。所以胤裔继哲姻亚重明。并缘发旷。劫故能翼赞灵化耳。

释迦弟子姓释缘谱第八(出增一阿含经)

佛告诸比丘。有四大河水。从阿耨达泉出。云何为四。所谓恒伽。新头。婆叉。私陀波。恒伽水东流牛头口出。新头南流师子口出。私陀西流象口中出。婆叉北流从马口出。是时四大河水。绕阿耨达泉。已恒伽入东海。新头入南海。婆叉入西海。私陀入北海。尔时四大河入海已。无复本名字同名为海。此亦如是有四姓。云何为四。刹利婆罗门长者居士种。于如来所剃除须发。着三法衣出家学道。无复本姓。但言沙门释迦子。所以然者。如来众者其犹大海。四谛其如四大河。除去结使入于无畏涅槃城。是故诸比丘诸有四姓。剃除须发以信坚固。出家学道者。彼当灭本名字。自称释种中出家学道比丘。

当欲论生子之义者。当名沙门释种子是。所以然者。生由我生成从法而成。是故比丘当求方便得作释种子。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

弥沙塞律云。汝等比丘杂类出家。皆舍本姓称释子沙门。长阿含经云。弥勒出世。诸比丘弟子。皆称慈子。如我今弟子称为释子。

祐寻。四河入溟。俱名为海。四族归道。并号曰释。可谓总彼殊源。同乎一味者矣。

释迦四部名闻弟子谱第九(比丘一百人出增一阿含经)

佛言。我声闻弟子中。第一初受法味思惟四谛。宽仁博识善能劝化。将养圣众不失威仪。即阿若拘邻比丘。

善能劝导福度人民。即优陀夷比丘。

速成神通中不有悔。即摩呵男比丘。

恒飞虚空足不蹈地。即善肘比丘。

乘虚教化意无荣冀。即婆破比丘。

居乐天上不处人中。即牛迹比丘。

恒观恶露不净之想。即善胜比丘。

将护圣众四事供养。即优留毗迦葉比丘。

心意寂然降伏诸结。即江迦葉比丘。

观了诸法都无所著。即象迦葉比丘。

威容端正行步庠序。即马师比丘。

智慧无穷决了诸疑。即舍利弗比丘。

神足轻举飞到十方。即大目干连比丘。

勇猛精勤堪任苦行。即二十亿耳比丘。

十二头陀难得之行。即大迦葉比丘。

天眼第一见十方域。即阿那律比丘。

坐禅入定心不错乱。即离曰比丘。

能广劝率施立斋讲。即陀罗婆摩罗比丘。

安造房室与招提僧。即小陀罗婆摩罗比丘。

是贵豪种族出家学道。即罗吒婆罗比丘。

善分别义敷演道教。即大迦旃延比丘。

堪任受筹不违禁法。即军头婆叹比丘。

降伏外道履行正法。即宾头卢比丘。

四事供养衣被饭食。又瞻视疾病供给医药。即谶比丘。

言论辩了而(无)疑滞。又能造偈诵叹如来德。即谓鹏耆舍比丘。

得四辩才触难答对。即摩诃拘絺罗比丘。

清净闲居不乐人中。即坚牢比丘。

乞食耐辱不避寒暑。即难提比丘。

独处静坐专意念道。即金毗罗比丘。

一坐一食不移于处。即施罗比丘。

守持三衣不离食息。即浮弥比丘。

树下坐禅意不移转。即狐疑离曰比丘。

苦身露坐不避风雨。即婆蹉比丘。

独乐空闲专意思惟。即陀素比丘。

着五纳衣不着荣饰。即尼婆比丘。

常乐冢间不处人中。即优多罗比丘。

恒坐草蓐曰福度人即卢醯宁比丘。

不与人语视地而行。即优钳摩居泜比丘。

坐起行步常入三昧。即那提比丘。

好游远国教授人民。即昙摩留支比丘。

喜集圣众论说法味。即伽杰比丘。

寿命极长终不中夭。常乐闲居不处众中。即婆拘罗比丘。

能广说法分别义理。即满愿子比丘。

奉持戒律无所触犯。即优波离比丘。

得信解脱意无犹豫。即婆迦利比丘。

天体端正与世殊异。诸根寂静心不变易。即难陀比丘。

辩才卒起解人凝滞。即婆陀比丘。

能广说义理不有违。即斯尼比丘。

喜着好衣行本清净。即天须菩提比丘。

常好教授诸后学。即难陀迦比丘。

善诲禁戒比丘尼僧。即须摩那比丘。

功德盛满所适无短。即尸婆罗比丘。

具足众行道品之法。即优波先迦兰陀子比丘。

所说和悦不伤人意。即婆陀先比丘。

修行安般思惟恶露。即摩诃延那比丘。

计我无常心无有想。即优头槃比丘。

能杂种论畅悦心识。即拘摩罗迦葉比丘。

着弊恶衣无所羞耻。即面王比丘。

不毁禁戒诵读不懈。即罗云比丘。

以神足力能自隐噎。即般兔比丘。

能化形体作若干变。即利般兔比丘。

豪族富贵天性柔和。即释王比丘。

乞食无厌足教化无穷。气力强盛无所畏难。即婆提婆罗比丘。

音响清彻声至梵天。即罗婆那婆提比丘。

身体香洁熏于四方。即鸯迦阇比丘。

知时明物所至无疑。所忆不忘多闻广远。堪任奉上即阿难比丘。

庄严服饰行步顾影。即迦持利比丘。

诸王敬待群臣所宗。即月光比丘。

天人所奉恒朝侍省。以舍人形像天之貌。即轮提比丘。

诸天师导旨受正法。即天比丘。

自忆宿命无数劫事。即果衣比丘。

体性利根智慧深远。即央掘魔比丘。

能降伏魔外道邪业。即僧迦魔比丘。

入水三昧不以为难。广有所识人所敬念。即质多舍利弗比丘。

入火三昧普照十方。即善来比丘。

能降伏龙使奉三尊。即那罗陀比丘。

降伏鬼神改恶修善。即鬼地比丘。

降伏沓和勤行善行。即卢遮比丘。

恒乐空定分别空义。志在空寂微妙德业。即须菩提比丘。

行无想定除去诸念。即耆利魔比丘。

入无愿定意不起乱。即炎盛比丘。

入慈三昧心无恚怒。即梵摩达比丘。

入悲三昧成就本业。即须深比丘。

得喜行德无若干相。即娑弥陀比丘。

常守护心意不舍离。即曜波迦比丘。

行炎盛三昧终不解脱。即昙弥比丘。

言语粗犷不避尊贵。入金光三昧。即比利陀陀婆遮比丘。

入金刚三昧不可沮坏。即无畏比丘。

所说决了不怀怯弱。即须泥多比丘。

恒乐静寂意不处乱。即陀摩比丘。

义不可胜终不可伏。即须罗陀比丘。

晓了星宿豫知吉凶。即那伽波罗比丘。

恒喜三昧禅悦为食。即婆私吒比丘。

常以法喜为食。即谓须夜奢比丘。

恒行忍辱对至不起。即满愿盛明比丘。

修习日光三昧。即弥奚比丘。

明算术法无有差错。即尼拘留比丘。

分别等智恒不忘失。即鹿头比丘。

得雷电三昧不怀恐怖。即地比丘。

观了身本。即那比丘。

最后取证得漏尽。即须拔比丘。

名闻比丘尼五十人。

久出家学国王所敬。即大爱道瞿昙弥尼。

智慧聪明。即谶摩尼。

神足第一感致诸神。即优钵花色尼。

行头陀法无一限碍。即机梨舍瞿昙弥尼。

天眼第一所照无碍。即奢拘利尼。

坐禅入定意不分散。即奢摩尼。

分别义趣广演道教。即波头兰阇那尼。

奉持律教无所加犯。即波罗遮那尼。

得信解脱不复退还。即迦旃延尼。

得四辩才不怀怯弱。即最胜尼。

自识宿命无数劫事。即拔陀毗离尼。

颜色端正人所爱敬。即醯摩阇尼。

降伏外道立以正教。即输那尼。

分别义趣广说分部。即昙摩提那尼。

着粗弊衣不以为愧。即优多罗尼。

诸根寂静恒若一心。即光明尼。

衣服齐整常如法教。即单头尼。

能杂种论亦无疑滞。即檀多尼。

堪任造偈赞如来德。即天与尼。

多闻广博恩惠接下。即瞿卑尼。

恒处闲静不居人间。即无畏尼。

苦体乞食不择贵贱。即毗舍佉尼。

一处一坐终不移易。即拔陀婆罗尼。

遍行乞求广度人民。即摩怒呵利尼。

速成道果中间不滞。即陀摩尼。

执持三衣终不舍离。即须陀摩尼。

恒坐树下意不改易。即瑙那尼。

恒居露地不念覆盖。即奢陀尼。

乐空闲处不在人间。即优迦罗尼。

长坐草蓐不着纹饰。即离那尼。

着五纳衣以次分卫。即阿奴波摩尼。

乐空冢间。即优伽摩尼。

多游于慈愍念生类。即清明尼。

悲泣众生不及道者。即素摩尼。

喜得道者愿及一切。即摩陀利尼。

护守诸行意不远离。即迦罗伽尼。

守空执虚了之无有。即提婆修尼。

心乐无想除去诸着。即日光尼。

修习无愿。心恒广济。即末那婆尼。

诸法无疑度人无限。即毗摩达尼。

能广说义分别深法。即普照尼。

心怀忍辱如地容受。即昙摩提尼。

能教化人使立檀会办具床座。即须夜摩尼。

心以永息不兴乱想。即因提阇尼。

观了诸法而无厌足。即龙尼。

意强勇猛无所染着。即拘那罗尼。

入水三昧普润一切。即婆须尼。

入火光三昧。悉照萌类。即降提尼。

观恶露不净分别缘起。即遮波罗尼。

育养众人施与所乏。即守迦尼。

最后取证。即拔陀军陀罗拘夷国尼。

名闻优婆塞四十人。

初闻法药成贤圣证。即三果商客。

第一智慧。即质多长者。

神德第一。即干提阿蓝。

降伏外道。即掘多长者。

能说深法。即优波掘长者。

恒坐禅思。即呵侈阿罗婆。

降伏魔官。即勇健长者。

福德盛满。即阇利长者。

大檀越主。即须达长者。

门族成就。即泯逸长者。

好问义趣。即生漏婆罗门。

利根通明。即梵摩俞。

诸佛信使。即御马摩纳。

计身无我。即喜闻琴婆罗门。

论不可胜。即毗裘婆罗门。

言语速疾能造偈颂。即优波离长者。

喜施好宝不有吝心。即殊提长者。

建立善本。即优迦毗舍离。

能说妙法。即最上无畏优婆塞。

所说无畏。即头摩大将。

领毗舍离。好喜惠施。即毗沙王。

所施侠少。即光明王。

建立善本。即王波斯匿。

得无根善信。起欢喜心。即王阿阇世。

至心向佛意不变易。即优填王。

承事正法。即月光王子。

供奉圣众意恒平等。即造只桓王子。

常喜济彼不自为己。即师子王子。

善恭奉人无有高下。即无畏王子。

颜貌端正与人殊胜。即鸡头王子。

恒行慈心。即不尼长者。

心恒悲念一切之类。即摩诃纳释种。

常行喜心。即拔陀释种。

恒行护心不失善行。即毗阇先优婆塞。

堪任行忍。即师子大将。

能杂种论。即毗舍御优婆塞。

贤圣默然。即难提波罗优婆塞。

勤修善行无有休息。即优多罗优婆塞。

诸根寂静。即天优婆塞。

最后受证。即拘夷那竭摩罗。

名闻优婆夷三十人。

初受道证。即难陀难陀婆罗优婆夷。

智慧第一。即久寿多罗优婆夷。

恒喜坐禅。即须毗耶女优婆夷。

慧根了了。即毗浮优婆夷。

堪能说法。即央竭阇优婆夷。

善演经义。即跋陀娑罗优婆夷。

降伏外道。即婆修陀优婆夷。

音响清彻。即无忧优婆夷。

能种种论。即婆罗陀优婆夷。

勇猛精勤。即须优婆夷。

第一供养如来。即摩利夫人。

承事正法。即须赖婆夫人。

供养圣众。即舍弥夫人。

瞻视当来过去贤士。即月光夫人。

檀越第一。即雷电夫人。

恒行慈三昧。即摩诃先优婆夷。

行悲哀愍。即毗提优婆夷。

喜心不绝。即拔陀优婆夷。

行守护业。即难陀母优婆夷。

得信解脱。即照曜优婆夷。

恒行忍辱。即无忧优婆夷。

行空三昧。即毗仇先优婆夷。

行无相三昧。即优那陀优婆夷。

行无愿三昧。即无垢优婆夷。

好教受彼。即尸利夫人优婆夷。

善能持戒。即央竭摩优婆夷。

形貌端正。即雷炎优婆夷。

诸根寂静。即最胜优婆夷。

多闻博智。即泥罗优婆夷。

能造颂偈。修摩迦提无所怯弱。即须达女优婆夷。

最后取证优婆夷者。即蓝优婆夷。

祐历观学者。业盛则声流。其在悠悠未足算也。故十大第子以第一为标。四部之众以名闻自显。所谓众所知识出乎其类者也。嗟夫后进。思自勖焉(比丘尼优婆夷数各长一人)

释迦从弟调达出家缘记第十(出中本起经)

是时父王往诣佛所。见迦葉千人形体至陋。每心不平。此等比丘虽复心精无表容貌。当劝宗室乐无为者。令作沙门择取端正。即令宗族明日会殿。受命即到。王告宗室曰。阿夷相言。佛不出家当作圣王。君四方天下左右侍从率当端正。今诸弟子类无恣观。欲聘有道仪容足者。充备僧数光晖世尊。咸言大善听令欢喜。乞退严办七日乃行。调达便告行者。吾等王者子弟。今弃世荣出家居道。整顿服饰极世之妙。象马车乘价直万金。其日严出观者填路。调达冠帻自然堕地。衢和离所可乘象。四脚布地而作鸟鸣。相工占曰。余皆得道一人不吉。俱诣佛所求作沙门。刚强降伏莫不乐受。调达亦名提婆达多。齐言天热。以其生时人天心皆忽惊热。故因为名。增一阿含经云。提婆达兜白佛言。愿听在道次。佛言。汝宜在家分檀惠施。夫为沙门实为不易。复再三白。复告不宜出家。提婆达兜便生恶念。此沙门怀嫉

妒心。我今宜自剃头善修梵行。何用是沙门为。提婆达兜后犯五逆罪。恶心欲至如来所适。下足在地地中有大火。风起生绕提婆达兜。身为火所烧。便发悔心称南无佛。然不究竟适得称南无。便入地狱中。阿难悲泣言。提婆达在地狱中为经几时。佛言。经一大劫命终生四天王上。展转至他化自在天。经六十劫不堕三恶趣。最后受身成辟支佛。名曰南无。由命终之时称南无故。时大目犍连言。我欲至阿鼻狱中。见提婆达慰劳庆贺。佛言。阿鼻罪人不解人间音响。目连白言。我解六十四音。当以此音往语彼人。目连如屈伸臂顷。至阿鼻狱上虚空中曰。提婆达兜。狱卒曰。此间亦有拘楼秦佛迦葉佛时提婆达兜。今命何者。目连曰。吾命释迦文佛叔父儿提婆达兜。狱卒烧炙彼身使令觉悟曰。汝仰观空中。见大目连坐宝莲华。语目连曰。尊者何由屈此。目连曰。如来记汝。欲害世尊。缘入阿鼻。最后成辟支佛。号名南无。提婆达闻已欢喜言。我今日以右胁卧阿鼻狱中。经历一劫终无劳倦。目连复问苦痛有增损乎。提婆达报以热铁输轹我身坏。复以铁杵哺咀我形。有黑暴象蹈蹋我体。复有火山来镇我面。昔日袈裟化为铜鍱极为炽然。今寄头面礼世尊足。复礼尊者阿难。目连即摄神足远世尊所。大智论称提婆达弟子。俱迦离谤舍利弗及目犍连。命终堕莲华地狱中。即瞿和离也。祐拾检调达之历缘也。亟为戚属恒结仇仇。岂以标明善恶影响秘教乎。是故经言。若言提婆达多造逆罪堕阿鼻者。无有是处。斯乃诸佛境界非二乘所测也。

释迦从弟阿那律跋提出家缘记第十一(出昙无德律)

　　释种兄弟二人。一名摩诃男。一名阿那律。阿那律者。其母爱念常不离目前。与作三时殿婇女娱乐。摩诃男言。诸释多出家。而我一门独无。兄营家业弟当出家。若不能者。弟营家业兄当出家。那律以家事烦碎。遂欲出家。往白其母乞求出家。乃至三反母不听许。种种方便断之。以释种有跋提。其母爱重必不听出家。便言。若跋提出家者当听汝耳。那律便求跋提。跋提不许。复种种方便云。我今出家一由汝耳。跋提遂许还求其母。其母亦不许。复作方便言。若阿那律母许儿者。当听汝耳。遂两彼许跋提言。且当七年受五欲乐然后出家。那律言。人命无常难可得保。不宜淹留。更求一年乃至七日。那律许之。过七日已释子等八人。及优波离第九。各好庄严乘宝象马。出迦毗罗卫。齐至其界脱其宝衣。以象马付优波离。令还语言。汝常依我等以自存活。今者出家。以此宝衣大象相遗。与自资生遂便前去。优波离思惟。亦欲随出家。便即以宝衣等悬着树上。念言。其有来取之者与之。于是便共至佛所。求索出家言。我父母已许。愿听出家乞先度优波离。何以故。以除我等憍慢心故。尔时世尊先度优波离。次度那律。次度跋提。次更度难提。次度金毗罗。次度难陀等六人。优波离受大戒。最为上座。时有大上座。名毗罗荼别度阿难陀。余次上座

度跋难陀及调达。时跋提独在树下冢间思惟夜分过已。高声称言甚乐其边。比丘白佛。佛呼跋提。问何故自言甚乐耶。跋提言。我本在家时。内外常以刀杖而自卫护。犹有恐惧念念忧畏。今独冢间无有恐惧。身毛不竖。我念出离之乐故称甚乐。佛言善哉。

祐以为。俗滞难启而法缘易感。二释蕲道克意实深。故始也互塞。终然两开矣。夫苦逼不生是谓至乐。林下之唱岂外适哉。

释迦从弟孙陀罗难陀出家缘记第十二(出普曜经)

佛在迦维罗竭国尼拘类园。将侍者阿难入城乞食。童子难陀在高楼上遥见。即下来至佛所。作礼白言。如来之姓转轮圣王。何谓自辱持钵乞食。自取佛钵入家。内盛甘美饮食。佛即还尼拘类园。即语侍者。难陀若出勿自取钵。敕语难陀躬自送来。难陀受教从后送钵。妇出语言。速还勿久须还。乃食前进。未久重更遣信时还勿停。所以郑重恐出家故。难陀至佛所。手自奉钵唯愿时受。今欲还家。佛告难陀。卿已至此。今宜剃除须发。服三法衣。何为欲还。是时如来以威神力。逼迫难陀度令出家。闭在静室。久久之后。次第当直。难陀欢喜。我今当直事。因此闲暇逃走还家。是时难陀随所应作。事事不阙天神侍卫。难陀汲水至满。自然翻弃。净地之中草土更滋。关闭门户户自然开。难陀自念。我家王种多饶财宝。设有漏失即可偿之。今当窃随小径还家。行大涂者傥值如来。即脱三法衣更被余衣而去。行未经时正值如来。奔趣大树欲自隐身。佛神力故。树神拔树悬在虚空。难陀入树根处隐蔽自身。如来寻往问言何为至此。默然惭愧。佛再三告汝欲何趣。难陀言。暂欲还家与妇相见。佛告难陀。夫人学道贪着欲心。不顾后世烧身之祸。我今将汝天上游观。宜自专心勿怀恐怖。佛以神力接至天上。见一宫殿众宝庄严。玉女营从不可称计。唯无夫主。难陀问佛。此何天宫。种种娱乐快乐昔所未见。而无夫主唯愿说之。佛告难陀。汝可自问。难陀奉教自往。问之。天女答曰。汝不知乎。迦维罗竭国释迦文佛并父弟难陀。后当生此为我夫主。难陀闻之密自欢喜。还至佛所具以白佛。佛告难陀。快修梵行如是不久。当来至此受福自然。是时世尊。复以神力接引难陀。将至地狱路经铁围山。表见瞎猕猴。佛问难陀。汝妇孙陀利何如瞎猕猴。难陀白佛。止止勿复说。此孙陀利者。女中英妙。百千万倍岂得类乎。佛言。以孙陀利比诸天女。亦亿千万倍不可为比。于是世尊复接难陀。遍至地狱见种种苦痛。有一大镬狱卒围绕。汤沸火炽不见罪人。难陀白佛。是何人狱不见罪人。佛言。汝自问之。难陀往问狱卒。报言。阎浮利地真净王家儿。得成佛道。并父弟甘露王儿。名曰难陀。为人放逸淫欲情多。自恃豪族轻忽万民。彼命终后当来此中。难陀闻已。衣毛皆竖颜色变异。往趣世尊白言。唯然大师三界大护。今睹此变倍怀恐惧。

求离地狱愿说泥洹。尔时世尊。渐与难陀说微妙法。安处无为令至道场。

杂宝藏经云。佛在迦毗罗卫国。入城乞食到难陀舍。会值难陀与妇作[米*壯]香涂眉间。闻佛门中欲出外看。妇共要言出看如来。使我额上[米*壯]未干顷。便还入来。难陀即出见佛作礼。取钵向舍盛食奉佛。佛不为取过与阿难。阿难亦不为取。阿难语言。汝从谁得钵还与本处。于是持钵诣佛。至尼拘楼精舍。佛即敕剃师与难陀剃发。难陀不肯。怒拳而语剃发人言。迦毗罗卫一切人民。汝今尽可剃其发也。佛问剃发者。何以不剃。答言。畏故不敢为剃。佛共阿难自至其边。难陀畏故不敢不剃。虽得剃发恒欲还家。佛常将行不能得去。后于一日次守房舍。而自欢喜。今真得便可还家去。待佛众僧都去之后我当还家。佛入城后作是念言。当为汲水令满澡瓶。然后还归。寻时汲水一瓶适满一瓶复翻。如是经时不能满瓶。便作是言俱不可满。使诸比丘来还自汲。我今但着瓶屋中而弃之去。即闭房门。适一扇闭一扇复开。适闭一户一户复开。便作是念俱不可闭。就置而去。纵使失诸比丘衣物。我饶财宝足有可偿。即出僧房。而自思惟。佛必从此来。我则从彼异道而去。佛知其意亦异道来。遥见佛来大树后藏。树神举树在虚空中。露地而立。佛见难陀将还精舍。而问之言。汝念妇也。答言实尔。即将难陀向阿那波山上。又问难陀汝妇端正不。答言端正。山中有一老瞎猕猴。又复问言。汝妇孙陀利面首端正。何如此猕猴也。难陀懊恼便作念言。我妇端正人中少双。佛今何故。以我之妇比瞎猕猴。佛复将至忉利天上。遍诸天宫而共观看。见诸天子与诸天女共相娱乐。见一宫中有五百天女。无有天子。寻来问佛。佛言。汝自往问。难陀往问言。诸宫殿中尽有天子。此中何以独无天子。诸女答言。阎浮提内佛弟难陀。佛逼使出家。以出家因缘。命终当生于此天宫。为我天子。难陀答言。即我身是。便欲即住。天女语言。我等是天汝今是人。还舍人寿更生此间。便可得住。便还佛所。以如上事。具白世尊。佛语难陀。汝妇端正。何如天女。难陀答言。比彼天女。如瞎猕猴比于我妇。佛将难陀还阎浮提。难陀为欲生天故勤加持戒。阿难尔时为说偈言。

譬如羯羊斗　　将前而更却
汝为欲持戒　　其事亦如是

佛将难陀复至地狱。见诸镬汤悉皆煮人。唯见一镬炊沸空停。怪其所以而来问佛。佛告之言。汝自往问。难陀即往问狱卒言。诸镬尽皆煮治罪人。此镬何故空无所煮。答言阎浮提内。有如来弟名为难陀。以出家功德当得生天。以欲罢道因缘之故。天寿命终堕此地狱。是故我今炊镬而待难陀。难陀恐怖畏狱卒留。即作是言。南无佛陀南

无佛陀。唯愿将我拥护还至阎浮提内。佛语难陀。汝勤持戒修汝天福。难陀答言。不用生天。今唯愿我不堕此狱。佛为说法。一七日中成阿罗汉。诸比丘叹言。世尊出世甚奇甚特。佛言。非但今日。乃往过去亦复如是。诸比丘言。过去亦尔。其事云何。请为我说。佛言。昔迦尸国王。名曰满面。比提希国有一淫女。端正殊妙。尔时二国常想怨嫉。傍有佞臣向迦尸王。叹说彼国有淫女。端正世所希少。王闻是语心生惑着。遣使从索彼国不与。重遣使言求暂相见。四五日间还当发遣。时彼国王约敕淫女。汝之姿态。所有伎能好悉具备。使迦尸王惑着于汝。须臾之间不能远离。即遣令去经四五日寻复唤言。欲设大祀须得此女。暂还放来后当更遣。时迦尸王即遣归还。大祀已讫遣使还索。答言。明日当遣。既至明日亦复不遣。如是妄语经历多日。王心惑着。单将数人欲往彼国。诸臣劝谏不肯受用。时仙人山中有猕猴王。聪明博达多有所知。其妇适死取一雌猕猴。诸猕猴众皆共嗔。诃责此淫猕猴。众所共有何缘独。当时猕猴王将雌猕猴。走迦尸国投于王所。诸猕猴众皆共追逐。既到城内发屋坏墙不可料理。迦尸国王语猕猴王言。汝今何不以雌猕猴还诸猕猴。猕猴王言。我妇死去更复无妇。王今云何欲使我归。王语之言。今汝猕猴破乱我国。那得不归。猕猴王言。此事不好耶。王答言不好。如是再三王故言不好。猕猴王言。汝宫中有八万四千夫人。汝不爱乐。欲至敌国追逐淫女我今无妇唯取此一。汝言不好。一切万姓视汝而活。为一淫女云何捐弃。大王当知。淫欲之事。乐少苦多。犹如逆风而执炽炬。愚者不放必见烧害。欲为不净如彼屎聚。欲现外相薄皮所覆。欲无反复如屎涂毒蛇。欲如怨贼诈亲附人。欲如假借必当还归。欲为可恶如厕生华。欲如疥疮而向于火。把之转剧。欲如狗啮枯骨。涎唾共合谓为有味。唇齿破尽不知厌足。欲如渴人饮于碱水。逾增其渴。欲如段肉众鸟竞逐。欲如鱼兽贪味。至死其患甚大。尔时猕猴王者我身是也。尔时王者难陀是也。尔时淫女者孙陀利是也。我于尔时欲淤泥中拔出难陀。今亦拔其生死之苦。

## 释迦谱卷第七

### 释迦子罗云出家缘记第十三(出未曾有经)

尔时世尊告目犍连。汝今往彼迦毗罗城。问讯我父阅头檀王。并我姨母波阇波提。及三叔父斛饭王等。因复慰喻罗睺罗母。耶输陀罗令割恩爱。放罗睺罗令作沙弥。修习圣道。所以者何。母子恩爱。欢乐须臾。死堕地狱。母之与子各不相知。窈窈冥冥永相离别。受苦万端后悔无及。罗睺得道当还度母。永绝生老病死根本。得至罗汉如我今也。目连受命屈伸臂顷。到迦毗罗净饭王所。而白王言。世尊殷勤致问无量起居轻利气力安不。及太夫人波阇波提。并三叔父斛饭王

等。问讯起居亦复如是。时耶输陀罗闻佛遣使。来至王所未知意趣。即遣青衣令参消息。青衣还白世尊遣使。取罗睺罗度为沙弥。耶输陀罗闻是消息。将罗睺罗登上高楼。约敕监官关闭门合。悉令坚牢。时大目连既到宫门。不能得入又无人通。即以神力飞上高楼。至耶输陀罗座前而立。耶输陀罗见目连来。忧喜交集迫不得已。即起礼拜敕为敷座。请目连坐。问目连曰。世尊无恙教化众生不劳神也。遣上人来欲何所为。目连白曰。太子罗睺年已九岁。应令出家修学圣道。所以者何。母子恩爱少时如意。一旦命终堕三恶道。恩爱离别窈窈冥冥。母不知子子不知母。罗睺得道当还度母。永度生老病死忧患。得至涅槃如佛今也。耶输陀罗答目连曰。释迦如来为太子时。娶我为妻奉事太子。如事天神曾无一失。共为夫妇未满三年。舍五欲乐腾越宫城逃至王田。王身往迎违戾不从。反遣车匿白马令还自要道成。誓愿当归被鹿皮衣。譬如狂人隐居山泽。勤苦六年得佛还国。都不见亲忽忘恩旧。剧于路人。使我母子守孤抱穷。今复遣使欲求我子。为其眷属。何酷如之。太子成道自言慈悲。慈悲之道应安乐众生。今反离别人之母子。苦中之甚。莫若恩爱离别之苦。以是推之。今别人母子。何慈之有。白目连曰。还向世尊宣我所陈。时大目连更以方便。种种谏喻晓耶输陀罗。而耶输陀罗绝无听意。辞退还到净饭王所。具宣上事王闻是已。即告夫人波阇波提。我子悉达遣目连来。迎取罗云欲令入道修学圣法。耶输陀罗女人愚痴。未解法要心坚意固。缠着恩爱情无纵舍。卿可往彼重陈谏之令其心悟。时太夫人即便将从五百青衣。至其宫中随宜谏喻。反覆再三。耶输陀罗犹故不听。白夫人曰。我在家时。八国诸王。竞来见求。父母不许。所以者何。释迦太子才艺过人。是故父母以我配之。太子尔时知不住世出家学道。何故殷勤苦求我耶。夫人取妇正为恩好。聚集欢乐万世相承。子孙相续绍继宗嗣世之正礼。太子既去。复求罗睺欲令出家。永绝国嗣有何义哉。尔时夫人闻是语已。默然无言不知所云。尔时世尊即起化人。空中告言耶输陀罗。汝颇忆念往古世时誓愿事不。我当尔时为菩萨道。以五百金钱。从汝买得五茎莲华。上定光佛时。汝求我世世所生共为夫妻。我不欲受即语汝言。我为菩萨累劫行愿。一切布施不逆人意。汝能尔者听为我妻。汝立誓言世世所生。国城妻子及与我身。随君施与誓无悔心。而今何故爱惜罗睺。不令出家学圣道也。耶输陀罗闻是语已。霍然还识宿业因缘。事事明了如昨所见。爱子之情自然消歇。遣唤目连忏悔辞谢。捉罗睺手付嘱目连。与子离别涕泪交流。尔时罗睺见母愁苦。长跪合掌前白母言。愿母莫愁罗睺今往。定省世尊寻尔当还。与母相见。时净饭王。为欲安慰耶输陀罗令其喜故。即集国中豪族而告之言。金轮王子。今当往彼舍婆提国。从佛出家学道。愿卿人人各遣一子。随从我孙咸皆奉命。即时合集有五十人。随从罗睺往到佛所。头面作礼。佛使阿难剃罗睺头。及其五十诸公王子。悉令出家。命舍利弗为其和尚。大目犍连作阿阇梨。授十戒法便为沙弥。尔时佛子罗

云等。五十沙弥。闻佛说彼扇提罗等罪报因缘(扇提罗等昔为比丘宿缘罪报文繁不载)甚大忧惧。即各头面礼佛白言。世尊。今闻说此扇提罗等。甚怀怖惧。所以者何。和尚舍利弗。大智福德国中供养最上甘珍。小儿愚痴无有福德。食人如是妙好饮食。后世当受苦果如扇提罗。是故我等实怀忧虑。愿佛垂哀。赐听我属舍道还家。冀免罪咎。尔时世尊告罗睺罗。汝今畏罪还家。求离苦者是事不然。何以故。譬如二人乏食饥饿。忽遇主人为设种种肥浓美味。其人饥饿贪食过饱。然此二人一者有智。一者愚痴。有智之人。自知食过身体沉重。频伸欠呿即诣明医。请除苦患。良医即赐摩檀提药。令其服之吐宿食已。令近暖火禁节消息。得免祸患终保年寿。其无智者。不知食过。谓是鬼魅。杀生祠祭欲求济命。腹中宿食遂成生风。绞切心痛因是死亡。生地狱中。佛告罗睺罗。汝畏罪还家。如彼无智愚痴人也。汝先有善根因缘遭值我。时如彼明医能济苦患。而得不死。汝今何为舍明入闇。罗睺白言。世尊。诸佛智慧犹如大海。罗睺等心犹如毫末。岂能受持如来智慧。佛告罗睺。如天雨滴。后不及前。虽不相及能满大器。修学智慧亦复如是。从小微起终成大器。如是展转满无量器是则自利利人。名为大士如我今也。罗睺罗等。闻佛说已心开意解。普耀经云。佛还入宫坐于殿上。俱夷携罗云来。稽首佛足瞻对问讯。时王僚属皆怀沉疑。太子捐国十有二年。何从生子。佛语父王告诸群僚。俱夷守节贞洁清无瑕疵。设王不信今当现证。于时世尊化诸众僧。皆使如佛。罗云年始七岁。俱夷即以指印信环。与罗睺言。是汝父者以此与焉。罗云应时直前诣佛。以印信环而授世尊。王及群臣咸皆欣踊。称言善哉真佛子也。佛语父王及诸臣曰。从今已后无复怀疑。此吾之子缘吾化生。勿咎俱夷。王得道证。俱夷持戒净修梵行。弥沙塞律云。佛往到净饭王宫。时罗睺罗母。将罗睺罗在高楼上。遥见佛来语言。汝见彼沙门不。答言见。又语言。彼是汝父。可往索父余财。佛既入宫于中庭露地坐。罗睺罗驰下趣佛。头面礼足。住佛影中白言。是影甚乐。愿佛与我父余财。佛言。汝审欲得不。答言欲得。佛便将还。告舍利弗汝可度之。舍利弗即度出家为受沙弥戒。时净饭王闻已度罗睺罗。便大懊恼出诣佛所。白言。佛昔出家。尚有难陀。不能令我如今懊恼。难陀已复出家。余情所寄唯在此子。今当出家。家国大计永为断绝。子孙之爱彻过骨髓。如何比丘辄度他子。愿佛从今敕诸比丘。父母不听不得为道。佛即为王说诸法竟。集诸比丘立制。父母不听不得出家受戒。祐寻此律所说。罗睺罗出家缘。与未曾有经。事缘大异者。由于尔时对情不同故。复两存焉。祐寻。释族为盛云布赤泽。虽法俗或殊而获道斯同。难陀弃荣欲以从道。罗云舍轮王位而袭法。栴檀围绕龙象成群。靡亲靡疏随应而度。调御之美于兹可见释迦谱卷第三。

释迦姨母大爱道出家记第十四

佛还迦维罗卫国。大爱道瞿昙弥。稽首作礼白佛言。我闻女人精进。可得沙门四道。愿得受佛法律。我以居家有信。欲出家为道。佛言且止。无乐以女人入我法律。服法衣者。当不尽寿清净究畅梵行。瞿昙弥则复求哀。如是至三。佛不听作礼而退。佛于后时。更游迦维罗卫。瞿昙弥如前求出家。佛亦不许。佛又与诸比丘留止是国。避雨三月竟出国而去。大爱道与诸老母等。俱行追佛顿止河上。大爱道便前作礼。复求出家。佛言止止。如前不许。便前作礼绕佛而退。住于门外被弊败衣。徒跣而立。颜面垢秽衣服污尘。嘘唏而啼。阿难见之即问。何以如是。答言。今我用女人故不得出家。自悲伤耳。阿难言。止止且自宽意。待我白佛。阿难即入稽首白言。我从佛闻女人精进可得四道。今大爱道以至心欲受法律。愿佛听之。佛言止止。无乐使女人入我法律为沙门也。所以者何。譬如人家生子多女少男。当知是家以为衰弱。若听出家。令佛清净梵行不得久住。譬如稻田莠杂禾稼。则令善谷伤败。若使女人入我法律。必令清净大道不久兴盛。阿难复言。大爱道多有善意。佛初生时。乃自育养至于长大。佛言。如是。大爱道信多善意。于我有恩。今我成佛。于大爱道亦多有恩。大爱道但由我故。得归依三宝。不疑四谛立信五根。受持五戒。如是阿难。正使有人。终身相给衣被饮食卧具。病困医药。不及我此恩德也。佛告阿难。假使女人欲作沙门者。八敬之法不得踰越。当尽寿学行之。譬如防水。善治堤塘勿令漏失。其能如是可入律法。阿难谛受作礼而出。报大爱道言。瞿昙弥可勿复愁。即为一一说佛之言。若能如是可得出家。大爱道即欢喜而言唯诺。阿难听我一言譬如四姓家女。沐浴涂香好衣庄严。而人复以好花香珍宝。为步瑶持与其女。岂不爱乐头首受之。今佛所教敕八敬法者。我亦欢心愿以首顶受之。尔时大爱道便出家。受大戒为比丘尼。奉行法律遂得应真。后异时。大爱道与诸长老尼。俱诣阿难白言。诸长老尼皆久修梵行。且已见谛。云何当使礼幼少比丘。阿难言且停。我今当问佛。阿难即往白佛。佛言止止。当慎此言勿得说也。且汝所知不如我知。若使女人不出家者。外道异学一切贤者。当以四事种种供养。解发布地请令蹈之。如事日月如事天神。我之正法当千岁兴盛。以度女故。至五百岁而渐衰微。所以者何。女有五处不能得作。何谓五。一不得作如来。二不得作转轮圣王。三不得作第二忉利天王。四不得作第六天魔王。五不得作第七梵天王。大爱道等。闻已欢喜奉行。

(弥沙塞律出。大爱道出家受行八敬事事同大爱道因阿难问佛。爱道受八敬。即得具足戒。不知诸释女五百人云何。佛言。将往大僧中十乘。大爱道作和上羯磨。与受具足。三人一受。不得四人。大方便经云。天魔波旬。及诸邪见长夜恶邪执着邪论毁佛法僧。是故如来。不听女人乐入佛法。佛姨母憍昙弥三请不听。忧悲苦恼阿难为请。过去诸佛具四部众。而如来独不具耶。佛言。阿难。若憍昙弥。

发大精进修八敬法。听入佛法。憍昙弥心大欢喜。佛言。未来世中。若有比丘尼及诸女人。常当至心念阿难恩。称名供养。阿难以大威神。应声护助)

祐仰惟。三世诸佛四部咸备。而憍昙弥祈法。亟于拒塞者。岂非女人障厚。方为道蠹。故切磋掊击。以励将来耶。

释迦父净饭王泥洹记第十五(出净饭王泥洹经)

舍夷国王名曰净饭。治以正法化德仁义。常行慈心时被重病。身中四大同时俱作。残害其体肢节欲解。喘息不定如驶水流。辅相宣令。国中明医。皆悉来会。种种疗治无能愈者。时王烦恼转侧不停。如少水鱼。夫人婇女见王如是。益更愁恼。时白饭王。斛饭王。大称王等。及诸群臣。同发声言。今王丧崩永失覆护。国将虚弱王身战动。唇口干燥语声断绝。眩冒泪下。时诸王等长跪叉手。同共白言。大王素性不好作恶。经弹指顷种德无厌。护养人民莫不得安。名闻十方。大王今日何故愁恼。时净饭王语声辄出。告诸王曰。我命虽断不以为苦。但恨不见我子悉达。又恨不见次子难陀。以除贪淫世间诸欲。复恨不见。斛饭王子阿难陀者。持佛法藏一言不失。又恨不见孙子罗云。年虽幼稚神足纯备。戒行无缺。吾设得见是诸子等。我病虽笃未离生死。不以为苦。诸在王边闻如是语。莫不啼泣泪下如雨。时白饭王言。我闻世尊。在王舍城耆阇崛山中。去此悬远五十由旬。王今转羸设遣使者。道路悬邈迟晚无益。唯愿大王莫大愁悒悬念诸子。时净饭王闻是语已。垂泪而言答白饭王。我子等辈虽复辽远。意望不断。所以者何。我子成佛以大慈悲。恒以神通。天眼彻视。天耳彻听。救接众生。应可度者。如有百千万亿众为水所溺。以慈愍心。为作船筏而度脱之。终不劳疲。若我今日望见世尊。亦复如是。所以然者。世尊昼夜常以三昧。恒以天眼观于众生。应受化者以慈愍心。如母念子。尔时世尊在灵鹫山。天耳遥闻迦维罗卫大城之中。父王悒迟及诸王言。即以天眼。遥见父王病卧着床。羸困憔悴命欲向终。知父渴仰欲见诸子。尔时世尊告难陀曰。父王净饭胜世间王。是我曹父。今得重病。我曹应往。及命存在得与相见。令王愿满。难陀受教长跪作礼。唯然世尊。净饭王者是我曹父。能生圣子利益世间。今宜往诣报育养恩。阿难合掌前白佛言。净饭王者。是我伯父。听我出家为佛弟子。是故欲往。罗云复前而白佛言。世尊虽是我父弃国求道。我蒙祖王育养成就。而得出家。是故欲往奉觐祖王。佛言善哉。宜知是时。令王愿满。于时世尊。即以神足犹如雁王。踊身虚空忽然而现。在维罗卫放大光明。国中人民遥见佛来。皆共举声涕泪而言。设大王崩。舍夷国名必断灭矣。城中人民向佛啼哭。白世尊言。大王如是命断不久。唯愿如来宜可时往。及共相见国中人民。宛转自扑哽咽啼

哭。中有自绝缨络者。中有取尘土而自坌者。佛见是已谏国中人。无常离别古今有是。汝等诸人当思念之。生死为苦唯道是真。于是世尊。即以十力四无所畏十八不共诸佛之法。放大光明。更复重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放大光明。以从无量阿僧祇劫所作功德。放大光明。其光照耀内外通达。周遍国界光照王身。患得安息。王遂怪言。是何光耶。为日月之光明耶。诸天光乎。光触我身如天栴檀。令我身中患苦得息。脱是我子悉达来也。先见光明是其常瑞。时大称王从外入宫。白大王言。世尊已来。将诸弟子阿难罗云等。乘空来至。王宜欢喜。舍愁毒心。王闻佛来敬意踊跃。不觉起坐。须臾之顷。佛便入宫王见佛到。遥举两手接足而言。唯愿如来手触我身。令我得安为病所困。如押麻油痛不可忍。我命将断宁可还返。我今最后得见世尊。痛恨即除。佛知父王病重羸瘦。色变难识告难陀言。观王本时形体巍巍。颜色端正名声远闻。今得重病乃不可识。端正形容勇健之名。今何所在。时净饭王一心合掌。赞叹世尊。佛言。唯愿父王莫复愁悒。所以然者。道德纯备无有缺减。佛出金色臂。掌如莲花以手着父王额上。王是清净戒行之人。心垢已离今应欢喜。不宜忧恼。当谛思念诸经法义。于不牢固。得坚固志以种善根。是故大王宜当欢喜。命虽欲终自可宽意。时大称王以恭敬心白净饭王言。佛是王子。神力具足无与等者。次子难陀亦是王子。已度生死诸欲之海。四道无碍。斛饭王子阿难陀者已服法味。佛所说法犹若渊海。一句不忘悉总持之。王孙罗云道德纯备。逮诸禅定成四道果。是四子等已坏魔网。时净饭王闻是语已。欢喜踊跃不能自胜。即以自手捉于佛手。着其心上。王于卧处。合掌心礼世尊足下。时佛手掌故在王心上。无常对至命尽气绝。忽就后世。于是诸释号叫啼哭。举身自扑两手拍地。解髻乱发同发声言。永失覆盖王中尊王。今已崩背国失威神。时诸释子。以众香汁洗浴王身。缠以劫贝帛氎。及诸缯绵。而以棺敛于师子座。七宝庄校。真珠罗网垂绕其傍。举棺置于师子座上。散花烧香。佛共难陀在丧头前。肃恭而立。阿难罗云。住在丧足。难陀长跪白佛。父王养我。愿听难陀担父王棺。阿难合掌前白佛言。唯愿听我担伯父棺。罗云复白佛言。唯愿听我担祖王棺。尔时世尊念当来世人凶暴不报父母育养之恩。为是当来不孝众生。设化法故如来躬欲担于父王之棺。即时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一切众生[山/頞]峨踊没。如水上船。尔时欲界一切诸天。与无数百千眷属俱来赴丧。北方天王毗沙门王。将诸夜叉鬼神之等。亿百千众俱来赴丧。东方天王惟提赖咤。将诸妓乐鬼神之等。亿百千众俱来赴丧。南方天王毗楼勒叉。将鸠槃茶鬼神之等。亿百千众俱来赴丧。西方天王毗留婆叉。将诸龙神亿百千众。俱来赴丧。皆共发哀举声啼哭。时四天王窃共思议。瞻望佛为当来世诸不孝父母者故。以大慈悲。亲自身担父王棺。时四天王俱共长跪。同时发声俱白佛言。我等是佛弟子。从佛闻法成须陀洹。以是之故。我曹宜担父王之棺。佛听四天王担父王棺。四天王各自变身如人形像。以手

擎棺担着肩上。举国人民一切大小莫不啼泣。尔时佛威光益显。犹万日并现。如来躬自手执香炉。在前行出诣墓所。灵鹫山上有千阿罗汉。以神足力乘虚来至。稽首佛足复白佛言。唯愿佛敕使作何事。时佛便告诸罗汉。汝等疾往大海渚上。取牛头栴檀种种香木。即受教敕如弹指顷。各到大海共取香薪。屈伸臂顷便已来到。佛与大众共积香薪。举棺置上以火焚之。一切大众见火盛然。皆向佛前。宛转自扑益更悲哭。有得道者皆自庆幸。未获道者心战惶怖。毛衣为竖。佛告四众曰。世间无常苦空非身。无有坚固如幻如化。如热时炎如水中月。命不久居。汝等诸人。但见此火便以为热。诸欲之火极复过此。是故汝等当自劝勉。求离生死乃得大安。时火焚烧大王身已。尔时诸王。各各皆持五百瓶乳。以用灭火。火灭之后竞共收骨盛置金函。即于其上便共起塔。悬缯幡盖供养塔庙。时诸大众。同时发声俱白佛言。大净饭王今已命终。神生何所。唯愿世尊。分别解说。于时佛告众会曰。父王净饭。是清净人生净居天。

祐观无常之变甚矣。固有形而莫免也。夫以天尊卫疾而不能延龄。合掌在心而无救理。报尽数终无常对至。是以圣人修长寿之果。而不养蕉沫之身也。

释迦母摩诃摩耶夫人记第十六(出佛升忉利天为母说法经)

佛在忉利天欢喜园中。波利质多罗树下。三月安居。尔时如来四众围绕。身毛孔中放千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一一光中有千叶莲花花中皆有化佛。威光照耀不可譬类。诸天子等。不知何缘而有此事。佛告文殊。汝诣母所道我在此。愿母暂屈礼敬三宝。文殊即往宣白摩耶。闻已乳自流出。而作此言。若审我所生悉达多者。当令乳汁置至其口。作此语已。两乳湩出犹白莲花。而便入于如来口中。时摩耶见已踊跃怡悦。如花开荣。大千世界普皆震动。诸妙花果非时敷熟。即语文殊。我从与佛为母子来。欢喜安乐未曾如今日也。即与文殊俱趣佛所。世尊遥见母来。如须弥山鼓动之相。便以梵音而白母言。身所经处与苦乐俱。当修涅槃永离苦乐。摩耶一心五体投地。专精正念结使消伏。佛为说法。摩耶闻已即识宿命。善根纯熟。破八十亿炽然之结。得须陀洹果。即白佛言。生死牢狱已证解脱。时会大众闻此语已。异口同音而作是言。愿一切众生皆得解脱。尔时世尊于忉利天。为众广说大有利益。至三月尽将欲还下。命鸠摩罗。汝今可下至阎浮提语言。如来不久当入涅槃。于时众生闻是语已。极大愁恼作如是言。我等顷来不知大师所在。今者乃在忉利天上。又复欲入涅槃。何其苦哉。世眼将灭。我等罪身天人殊绝。无由升天恭敬劝请。唯愿仁者为宣启请。唯愿愍念阎浮提人。时速还下。时鸠摩罗还至佛所。具以白佛。尔时世尊闻此语已。放五色光明照耀显赫。时天帝释

知佛当下。即使鬼神作三道宝阶。中央阎浮檀金。左用琉璃右用马瑙。栏楯雕镂极为严丽。佛语摩耶。生死之法会必有离。我今应下还阎浮提。不久亦当入于涅槃。摩耶垂泪说偈。尔时世尊。与母辞别。下蹑宝阶梵天执盖。及四天王侍立左右。四部大众歌呗赞叹。天作妓乐充塞虚空。散花烧香导从来下。阎浮提王波斯匿等。一切大众集在宝阶。稽首奉迎。佛还祇洹处师子座。四众围绕欢喜踊跃。

祐敬惟。佛生七日母升忉利。三世如来莫不同然。摩耶积因托化诞圣。是以。既为天师而方味其乳。已入泥洹而还起致敬。欲报之德。于斯至矣。

释迦姨母大爱道泥洹记第十七(出佛母泥洹经)

王园精舍。大爱道比丘尼。即佛姨母也。将欲灭度曰。吾不忍见世无如来无所著正真道最正觉。及诸应真灭度。吾当先息灵还于本无矣。佛一切智具照其心。即告阿难。大爱道念曰。吾不忍见世尊。并诸应真泥洹。欲先灭度。阿难闻教即稽首言。今闻尊命四体萎堕。心塞智索。不识四方之名。佛告阿难。汝谓大爱道灭度。将戒定慧解脱度知见种。四意止。乃至八品道行去耶。对曰不也。但惟佛生七日太后薨慈母至有弘恩在佛所耳。世尊叹曰。如汝所言。慈母于吾实有乳哺重恩。此惠难报吾已报之。我亦有难算之恩在母所也。由我开示归命三宝。苦习尽道眼明。朗尽诸有结获无所著。若人能悟愚者之惑。令入真正苦习尽道者恩过须弥。是故阿难。吾有重恩于大爱道为无量也。于时大爱道与除馑女五百人(除馑女。即比丘尼也。康会注法镜经云。凡夫贪染六尘。犹饿夫饭不知厌足。圣人断贪。除六情馑饥。故号出家为除馑)俱到佛所。皆头面着佛足礼退。叉手立白佛言。不忍睹佛及诸应真灭度。欲先泥洹佛默可之。大爱道以手摩佛足曰。此晚睹如来最正觉。自今不复睹矣。五百除馑陈辞如上。佛可之。为说身患灭度之安。诸除馑女莫不欢喜。绕佛三匝稽首而去。还于精舍布五百座皆各就座。大爱道现神足德。于自座没从东方来。在虚空中作十八变。八方上下亦复如是。放大光明以照诸冥。上耀诸天。五百除馑变化俱然。同时泥洹。

佛告阿难。汝明旦入城到耶游理家所(理家。即优婆塞。优婆塞受戒在家。故曰理家)告之曰。佛母及五百耆年除馑。皆已灭度。佛劝理家。作五百舆床。麻油香花樟楠梓材。事各五百。真妓正音当以供养。所以者何。斯诸除馑皆六通四达。获空不愿无想净定。今得泥洹为佛所叹。一时供养其福无量。阿难稽首敬诺。平旦入城至理家门。闻阿难来心怖毛竖。今来甚早斯事非恒。将以何故。阿难如教具为宣说。理家闻之即躄身于地。抗哀而云。自今惟耶梨精舍都为空

寂。王道四街不复睹神通除馑。国道为空。其痛何甚乎。阿难答曰。佛说。乾坤虽久始必有终。三界无常如幻如梦。生求不死。会冀不离者。终不可得也。理家　解欢喜。阿难复至诸梵志理家。值集在讲堂有异论议。即告之曰。佛劝诸贤者。昨五百除馑。皆以灭度。梵志理家闻阿难言。靡不躄地宛转哀号。阿难又说。三界如幻都为非常。身为苦器恼痛所聚。唯泥洹安故圣归之也。理家心解稽首奉办。阿难还至佛所。如事以闻。梵志理家。即备葬具驰诣精舍。时王园门闭。理家使人缘入开门。欲入讲堂。有女沙弥三人。一人得不还道。次者频来。小者沟港。告理家曰。吾师坐禅今得寂定。慎勿扰动。答曰。师已灭度非为定也。沙弥闻之躄身绝息。有顷乃苏哀而曰。谁当教诲吾等。圣训绝矣。理家睹之莫不哀泣。告沙弥曰。佛本说经。恩爱虽会终必有离。但当建志力取应真。理家阇维毕。捧舍利诣佛所。佛告阿难。汝东向叉手。下右膝曰。有直信直业。三神六智道灵已足者。皆来赴斯。所以然者。佛母及诸除馑女五百人。今皆善逝。宜当法会四方俱然。于是四方各二百五十应真。神足飞来稽首佛足。佛起至大爱道舍利所。千比丘从皆就座。佛告阿难。取舍利盛之以钵。着吾手中。阿难如命以钵盛舍利。长跪授佛。佛以两手受之。告诸比丘。斯聚舍利本是秽身。凶愚急暴嫉妒阴谋。败道坏德。今母能拔女人凶愚之秽为丈夫行。获应真道。迁灵本无何其健哉。告比丘众及诸理家。宜共兴庙应修供养。佥曰唯然。于是四众天人鬼龙。造庙立刹种种供养(摩诃波阇波提。齐言大爱道也。亦名瞿昙弥。杂阿含经云。是难陀亲母。又增一阿含经云。佛告阿难难陀罗云。汝等举大爱道身。我当躬自供养。尔时释提桓因。毗沙门王前白佛言。唯愿勿自劳神。我等自当供养。佛言止止。所以然者。父母生子多有所益。长养恩重乳哺怀抱。要当报恩不得不报。过去未来。诸佛母先取灭度。诸佛皆自供养耶维舍利也。时毗沙门天王使诸由神担栴檀薪至旷野之间。佛躬自举床一脚。维云举一脚。阿难举一脚。难陀举一脚。飞在虚空往至冢间。其中四部众。举五百比丘尼舍利。俱至冢间。尔时佛自取栴檀木。着大爱道身上。佛言。有四人应起塔供养。一者佛。二者辟支佛。三者漏尽罗汉。四者转轮圣王。皆以十善化物故。尔时人民即取舍利。各起塔供养)祐寻。姨母为德恩均所生。是以持舆之重爰酬鞠育。所以劝报。复励无恩人也。

## 释种灭宿业缘记第十八(出长阿含经)

尔时波斯匿王。新绍王位便作是念。我今新绍王位。先应取释种家女。即告一臣曰。往迦毗罗卫。至释种家持我名字。告彼释种云。波斯匿王问讯兴居轻利。致问无量。又语彼释种。欲取释种女。设与我者抱德无已。若见违者当以力相逼大臣受教。往告迦毗罗卫国。尔时释种。五百人集在一处。是时大臣。至释种所具宣王言。释种闻已

极怀嗔恚。吾等大姓。何缘当与婢子结亲。其众中或言当与。或言不可与。尔时摩诃男语众人言。诸贤勿共嗔恚。所以然者。波斯匿王为人暴恶。或坏我国界。我今躬自当往。与相见说此事情。时摩诃男家中婢生一女。面貌端正世之希有。沐浴此女。与着好衣载羽葆车。送与波斯匿王言。此是我女可共成亲。时波斯匿王。得此女极怀欢喜。即立此女为第一夫人。时此夫人到此数日而身怀妊。后生一男儿。端正无双世之殊特。时波斯匿王集诸相师。与子立字。时相师言。

大王当知求夫人时。诸释共诤或言不与。使彼此流离。今当立名名曰流离。时波斯匿王。爱此琉璃太子未曾去前。年向八岁王告之曰。汝今已大。可诣迦毗罗卫学诸射术。是时波斯匿王给诸使人。乘大象往诣释家至摩诃男言。波斯匿王使我至此学诸射术。唯愿祖父母事事教授。时摩诃男报言。欲学术者善可习之。是时摩诃男释种。集五百童子使共学术。时琉璃太子共学射术。尔时迦毗罗城中新起一讲堂。自相谓言。今此讲堂成来。未久画彩已竟。犹如天宫。我等先应请如来于中供养及比丘僧。令我等受福无穷。然后我等当入此堂。是时释种即于堂上。敷种种坐具悬缯幡盖。香汁洒地烧众名香。复储好水然诸明灯。是时琉璃太子往至讲堂。即升师子之座。时诸释种见之极怀嗔恚。即前捉臂逐出门外。各共骂之此婢生物敢入座。扑之着地。是时琉璃太子即从地起。长叹息而视后。是时有梵志子名曰好苦。琉璃太子语好苦梵志子曰。此诸释种骂我毁辱。乃至于斯。我后绍王位时。汝当告我此事。是时好苦梵志子报曰。如教。是时波斯匿王命终。便立琉璃太子为王。时好苦梵志至王所而作是说。王当忆本释所毁辱。时琉璃王报曰。我忆本事。时琉璃王兴起嗔恚。敕诸群臣。汝等速严驾集四部兵。吾欲往征释种。诸臣即受王教。令即云集四种之兵。往至迦毗罗越。尔时众多比丘。闻琉璃王往征释种。具白世尊。是时世尊闻此语已。即往逆琉璃王。便在一枯树下无有枝叶。于中结加趺坐。时琉璃王遥见世尊。即下车礼足在一面立。尔时琉璃王白世尊言。更有好树树枝繁茂。何故在此枯树下坐。世尊告曰。亲族之荫故胜外人。是时琉璃王便作是念。今日世尊故为亲族。吾不应往征宜可齐此还归本土。是时好苦梵志。复白王曰。王当忆本释种所辱。王闻此语已。复集兵诣迦毗罗越。大目揵连闻琉璃王往征释种。白世尊言。今日琉璃王往攻释种。我今堪任使琉璃王及四部兵掷着他方世界。世尊告曰。汝岂能取释种宿缘。着他方世界乎。时目连白佛言。实不堪任使宿因缘着他方世界。尔时世尊语目连。汝还就座。目连复白佛言。我今堪任移此迦毗罗越着虚空中。世尊告曰。汝今堪能移释种宿缘着虚空中乎。目连报言。不也世尊。佛告目连。汝今还就本位。目连复白佛言。愿听许。以铁笼覆迦毗罗越城上。世尊告曰。云何目连。能以铁笼覆释种宿缘乎。目连白佛。不也世尊。佛告目连。释种今日宿缘已熟。今当受报。是时琉璃王。往诣迦毗罗越。时

诸释种复集四部之众。一由旬中。往逆琉璃王。是时诸释一由旬内。遥射琉琉王。或射耳孔不伤其耳。或射头髻不伤其头。或射弓弦不害其人。或射铠器不伤其人。或射床座不害其人。或射车坏轮不害其人。或坏幢麾不害其人。是时琉璃王见此事已。便怀恐怖告群臣曰。汝等观此箭为从何来。群臣报曰。此诸释种。去此一由旬中射箭使来。琉璃王报言。彼设发心欲害我者。并当死尽。宜可于中还归舍卫是时好苦梵志。前白王言。大王勿惧。此诸释种皆共持戒。虫尚不害。况害人乎。今宜前进必坏释种。是时琉璃王渐渐前进向彼释种。是时诸释退入城中。时琉璃王在城外而告之曰。汝等速开城门。若不尔者尽当杀之。时迦毗罗越城。有释童子年向十五名曰奢摩。闻琉璃王今在门外。即着铠持仗至城上。独与琉璃王共斗。是时舍摩童子。多杀害众人。各各驰散并作是说。此是何人。为是天耶。为是鬼神耶。遥见如似小儿。是时琉璃王便怀恐怖即入地孔避之。时释种闻坏琉璃王众。是时诸释即呼舍摩童子。而告之曰。年幼小儿。何故辱我等门户。岂不知诸释修行善法乎。我等尚不能害虫。况复人命耶。我等亦能坏此军众。一人敌万人。然我等复作是念。杀害人命死入地狱。若生人中寿命极短。汝去。不须住此。是时舍摩童子即出国去。是时琉璃王复至门中。速开城门不须稽留。是时诸释自相谓言。可与开门为不可乎。尔时弊魔波旬作一释形。告诸释言。汝等速开城门勿共受困。是时诸释即开城门。时琉璃王告群臣曰。今此释众人民极多。非刀剑所能害尽。悉取埋脚地中。然后使暴象踏杀尔时群臣受王教敕。即以象踏杀之。时琉璃王敕群臣曰。汝等速选面手释女取五百人时诸臣受王教令。即选五百端正女人。将诣王所。是时摩诃男释至琉璃王所。而作是说当从我愿。琉璃王言欲何等愿。摩诃男曰。我今没在水底随我迟疾。使诸释种并得逃走。若我出水随意杀之。琉璃王曰此事大佳。是时摩诃男释即入水底。以头发系树根而取命终。是时城中诸释。从东门出复从西门入。从南门出还从北门入。是时琉璃王告群臣曰。摩诃男父何故隐在水中。如今不出。尔时诸臣闻王教令。即入水中出之。摩诃男已取命终。尔时琉璃王。以见摩诃男命终。王方悔心。我今祖父已取命终。皆由爱亲族故。设当知者。终不来攻伐此释种。是时琉璃王杀九千九百九十万人。流血成河。烧迦毗罗越城往诣尼拘留园中。是时琉璃王语五百释女言。汝等慎莫愁忧我是汝夫。汝是我妇。要当相接。时琉璃王捉一释女而欲弄之时女曰。大王欲何所为。时王报言。欲与汝情通。女曰。我今何故。与婢生种情通是时琉璃王甚怀嗔恚。敕群臣曰速取此女。刖其手足着深坑中。诸臣受教刖其手足掷着坑中。及五百女人皆骂王言。谁持此身与婢生种共交通。时王嗔恚尽取五百释女。刖其手足着深坑中。是琉璃王坏迦毗罗越已。还诣舍卫城。尔时只陀太子在深宫中。与诸妓女共相娱乐。王闻作妓声。即敕御者。汝回此象诣太子所。是时守门人。遥见王来而白王言。王徐行。只陀太子今在宫中自娱。勿相触娆。是时琉璃

王。即时拔剑取守门人杀之。只陀王子。闻琉璃王在门外。便出与王相见。善来大王。报言。岂不知吾与诸释种共斗乎。只陀对曰。闻之。琉璃王报言。汝今何故与妓女游戏。而不佐我耶。只陀报言。我不堪任杀害众生。是时琉璃王极怀嗔恚。即复拔剑斫杀只陀。尔时世尊。以天眼观只陀王子。以取命终生三十三天。是时五百释女。自归称唤如来名号。如来于此间出家学道。而后成佛。今受此毒痛。世尊何故而不见忆。尔时世尊以天耳清彻。闻诸释女称怨向佛。将诸比丘往至迦毗罗越。时五百释女遥见世尊。将诸比丘来皆怀惭愧。尔时释提桓因及毗沙门王在世尊后。顾语释提桓因言。此诸释女皆怀惭愧。释提桓因即以天衣覆此女上。尔时世尊告毗沙门王曰。此诸女人饥渴日久。毗沙门王即办自然天食。与诸释女皆悉充足。世尊渐与诸女说微妙法。苦习尽道尽与说之。尔时诸女。诸尘垢尽得法眼净。各于其所而取命终。皆生天上。尔时世尊诣城东门。见城中烟火洞然。尔时世尊。往诣尼拘留园中坐。告诸比丘。我昔在中与诸比丘说法。如今空墟无有人民。自今以后如来更不复至此。从座起去。往舍卫祇树给孤独园。告诸比丘。今琉璃王及此兵众。却后七日尽当磨灭。是时琉璃王闻世尊记。闻已恐怖告群臣曰。如来今记却后七日。我及兵众尽当没灭。汝等观外境无有盗贼。水火灾变来侵国者。何以故。诸佛如来语无有二。尔时好苦梵志白王。王勿恐惧。今外境无难亦无灾变。今日大王快自娱乐。琉璃王言。梵志当知佛言无异。时琉璃王。使人数日。至七日头。王大欢喜踊跃不能自胜。将诸兵众及诸婇女。往阿脂罗河侧而自娱乐。即于彼处。卒大雷震非时云起。暴风疾雨。时琉璃王及兵众。尽为水所漂皆悉消灭。身坏命终入阿鼻地狱。复有天火烧城内宫殿。尔时世尊以天眼观见琉璃王及四种兵。皆悉命终入地狱中。尔时诸比丘白世尊言。琉璃王及四部兵。今已命终为生何处。世尊告曰。琉璃王者今入阿鼻地狱中。诸比丘白言。今此释种昔作何因缘。今为琉璃王所害。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昔日之时。此罗阅城中有捕鱼村。时世饥俭人食草根。一斗金贸一斗米。彼村中有大池水。又复饶鱼。时罗阅城中。人民之类。往至池中捕鱼食之。当于尔时。水中有二种鱼。一名钩锁。二名多舌。是时二鱼各各相谓言。我等于此众人先无过失。我是水性之虫不处干地。此人民之类。皆来食啖我等。设前世时。少有福德者其当报怨。尔时村中有小儿。年向八岁亦不捕鱼。复非害命。然复收鱼在岸上。小儿见已极怀欢喜。比丘当知。尔时罗阅城中人民之类。岂异人乎。今释种是也。尔时钩锁鱼者。今琉璃王是。两舌鱼者。今好苦梵志是。小儿见鱼笑者。今我身是。尔时释种坐取鱼食。无数劫中受地狱苦。今受此对。我时坐见而笑之。今患头痛如似石压。犹如以头戴须弥山。所以然者。如来更不受形。已舍众行度诸厄难。是诸比丘。由此因缘今受此报(释迦毕罪经。大同小异。云琉璃王灭释种。旋师罢军。遣使者致敬于佛。佛视使者。答王自受矣。阿难整法服稽首白言。佛不虚视其必有缘。众祐

曰。释罪毕矣。却后兴矣却后七日太山鬼神。以火逼王及其臣民。王罪难救如释祸难攘也。王行湖边军众入水浴。神化为毒虫螫其王众毒行身里。或在水中死或百步一里死者。垂半入国凶鬼云集宫中。夜物鸣聚居宫相待。日月博蚀星宿失度。怪异首尾。王闻佛诫灾变之异。内如汤灼会臣议论。或云投山。或言投川。王遂乘船入海。强富者得从。贫羸者留国。王内宫人解衣脱阳燧珠着船上其日云兴笮绝舟漂。臣民佥曰。弊王行凶乃致斯祸。向中之时。日出炙阳燧出火。始烧王舟。投水即没雷震霹雳。即入大山地狱。留在岸者微怖而全。法句譬经云。佛弟子名目连。见琉璃王伐舍夷国以报宿怨当杀四辈弟子。念其可怜。便到佛所白佛言。今琉璃王攻舍夷国我欲以三方便。救舍夷国一者举舍夷国着虚空中。二者举舍夷国人。着两铁围山间。三者举舍夷国人。着他方大国中央。令琉璃王不知其处。佛告目连。虽知汝有智德。能安处舍夷国人。众生有七不避。何谓为七。一者生。二者老。三者病。四者死。五者罪。六者福。七者因缘。此七事。意虽欲避不能自在。如汝威神可得作此。宿对罪负不可得离。于是目连礼已便去。犹意不已。即取舍夷国人知识檀越。四五百人盛着钵中。举着虚空星宿之际。琉璃王伐舍夷国。杀三亿人已引军还国。于是目连往到佛所。为佛作礼自责告曰。琉璃伐舍夷国。弟子承佛威神。救舍夷国四五千人。今在虚空皆尽得脱。佛告目连。汝为往看钵中人不。答曰。未往视之。佛言。卿先往视钵中人还。目连以道力下钵。见钵中人皆死。于是目连怅然悲泣。还白佛言钵中人者今皆死尽。佛告目连业熟受报不可免也。座上无央数人。闻佛说无常法。欣然得道。逮须陀洹证。

祐窃惟大圣垂经抑扬惩劝。夫以正觉之尊万累久绝。累尘劫而甫示余报。明知释种之灭。非力能免。斯实止杀之深戒慎业之明规也。

# 释迦谱卷第八

## 释迦竹园精舍缘记第十九(出昙无德律)

摩竭王瓶沙。作如是念。世尊若初来所入处。便当布施作僧伽蓝。时王舍城有迦兰陀竹园。最为第一。时佛知王心念即往竹园。王遥见世尊来。即便下象。取象上褥叠为四重。敷已。白佛言。愿坐此座。世尊即就座而坐。时瓶沙王捉金澡瓶。授水与佛白言。此王舍城。迦兰陀竹园最为第一。今以奉施愿慈纳受。佛告王言。汝以此园施佛及四方僧。何以故。若是佛所有。若园若房若衣钵等物。一切天人魔梵沙门婆罗门。无能用者。悉应恭敬如塔寺法。即如佛言。我今以此竹园施佛及四方僧。愿慈愍故为我纳受。时世尊说偈。劝喻瓶沙王。即敕巧匠。即日营立堂房楼阁雕文刻镂宝物庄严。通水造桥泉井

给施。愿常受用使福无尽(竹园冬夏常茂。亦名为寒林也。中本起经云。罗阅祇园长者迦兰陀。心中念言。可惜我园施与尼干。佛若先至奉佛及僧。悔恨前施永为弃捐。长者至心卧不安席。先福追逮福德应合。大鬼将军名曰半师。承佛神旨如其心念。即召阅叉推逐尼干。裸形无耻不应止此。鬼师奉教。挝打尼揵拖拽器物。尼干惊怖驰走而言。此何恶人暴害乃尔。鬼师答曰。长者迦兰陀。当持竹园作佛精舍。大鬼将军半师见敕。逐汝辈耳。明日尼干共诣长者。深责何故改施。令吾等类被打委顿。不谓长者见困如此迦兰陀心中喜悦。吾愿遂矣。佛圣广覆照。我至心。即答尼干此诸鬼师。强暴贪嗔惧必作害。不如委去更求其安。尼乾心恨即日悉去。长者欢喜修立精舍。僧房座具众严都毕。行诣树下请佛及僧。众祐受施止顿一时。大化普济靡不欣乐。又菩萨藏经云。阿难。我今于此竹园中。转此菩萨藏经。不退转轮。断一切众生疑。阿难。过去诸佛亦皆于此虚空地。分说是菩萨藏经。阿难所有贪欲嗔恚愚痴众生。入此竹园不发贪欲嗔恚愚痴。阿难。如来虽住诸余精舍。而皆无有如是功德。何以故。阿难。今此迦兰陀竹林。畜生入者不发淫欲。众鸟入者非时不鸣。摩竭瓶沙浇顶大王者。初登位与诸婇女。入此园中共相娱乐。入已自觉。心无淫欲娱乐戏事。诸婇女众亦皆自觉。心无有欲不乐戏乐。时王欢喜每作是念。愿世有佛出于我国。当以是园奉上于佛。佛于中住我当闻法。何以故。可供养者应住此园。非五欲人所应得住。是园无有虺蛇蜈蚣蚊虻毒螫。若住其中无复毒心。亦是竹园不共功德。

释迦祇洹精舍缘记第二十(出贤愚经)

　　舍卫国王波斯匿。有一大臣。名曰须达。居家巨富财宝无限。好喜布施赈济贫乏及诸孤老。时人因行为其立号。名给孤独。尔时长者生七男儿。年各长大为其纳娶。次第至六。其第七儿。端正殊异偏心爱念。当为娶妻欲得极妙容恣端正有相之女。为儿求之。即语诸婆罗门言。谁有好女相貌备足。当为我儿往求索之。诸婆罗门便为推觅。展转行乞到王舍城。城中有一大臣。名曰护弥。财富无量信敬三宝。时婆罗门到家从乞。国法施人要令童女持物布施。护弥长者时有一女。威容端正颜色殊妙。即持食出施婆罗门。婆罗门见心大欢喜。我所觅者今日见之。即问女言。叵有人来求索汝不。答言未也。问言。女子汝父在不。其女言在。婆罗门言。语令出外我欲见之。与共谈语。时女入内白其父言。外有客人欲得相见。父便出外。时婆罗门。问讯起居安和善吉。舍卫国王有一大臣。字曰须达辅相识不。答言未见。但闻其名。报言知不。是人于彼舍卫国中。第一富贵如汝。于此间富贵第一须达。有儿端正殊妙。卓略多奇。欲求君女为可尔不。答言可尔。值有估客欲至舍卫。时婆罗门作书因之。送与须达具陈其事。须达欢喜诣王。求假为儿娶妇。王即听之。大载珍宝趣王舍城。

于其道次拯济贫乏。到王舍城。至护弥家为儿求妻。护弥长者欢喜迎逆。安置敷具暮宿其舍。家内搔搔办具饮食。须达念言。今此长者。大设供具欲作何等。将请国王太子大臣。长者居士婚姻亲戚设大会耶。思惟所以不能了知。而问之言。长者今暮。躬自执劳经理事务。施设供具。为欲请王太子大臣。答言不也。欲设婚姻亲戚会耶。答言。请佛及比丘僧。于时须达闻佛僧名。啬然毛竖如有所得心情悦豫。重问之言。云何名佛愿解其义。长者答言。汝等闻乎净饭王子厥名悉达。其生之日天降瑞应。三十有二万神侍卫。即行七步举手而言。天上天下唯我为尊。身黄金色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应王金轮典四天下。见老病死苦不乐在家。出家修道。六年苦行。得一切智尽结成佛。降诸魔众十八亿万。号曰能仁。十力无畏十八不共。光明照耀三达遐鉴。故号佛也。须达问言。云何名僧。护弥答言。佛成道已。梵天劝请转妙法轮。至波罗捺鹿野苑中为拘邻五人转四真谛。漏尽结解便成沙门。六通具足四意七觉八道悉练。上虚空中八万诸天得须陀洹。无量天人发无上道意。次度郁卑迦葉兄弟千人。漏尽意解。如其五人次第得度。舍利弗目连徒众五百亦得应真。如是之等神足自在。能为众生良祐福田故名僧也。须达闻说如此妙事。欢喜踊跃感念信敬。企望至晓当往见佛。诚款神应见地明晓寻明即往罗阅城门。夜三时开。初夜中夜后夜。是谓三时。中夜出门见有天祠。即为礼拜忽忘念佛。心目还闇便自念言。今夜故闇。若我往者。为恶鬼猛狩见害。且还入城待晓当往。有亲友终生于四天。见其欲悔便下语之。居士莫悔也(我是汝昔善知识。蜜肩婆罗门。因闻法得生天。今为大势门神。故相劝耳)汝往见佛得利无量。正使令得百车珍宝。不如转足一步至趣世尊所。得利深过踰于彼。居士莫悔。正使令得一四天下满中珍宝。不如举足一步至世尊所所得利益。盈踰过于彼百千万倍。须达闻天说如此语。益增欢喜敬念世尊。闇即得晓。寻路往至到世尊所。尔时世尊。知须达来出外经行。是时须达遥见世尊。犹如金山相好威容。俨然昉着。过踰护弥所说万倍。睹之心悦不知礼法。直问世尊。不审瞿昙起居何如。世尊即命令就座。时首陀会天遥见。须达虽睹世尊。不知礼拜供养之法。化为四人行列而来。到世尊所接足作礼。胡跪问讯起居轻利。右绕三匝却住一面。是时须达见其如是。乃为愕然而自念言。恭敬之法事应如是。即起离座如彼礼敬。问讯起居。右绕三匝却住一面。尔时世尊即为说法。四谛微妙苦空无常。闻法欢喜便染圣法。成须陀洹。譬如净洁白氎易染为色。长跪合掌问世尊言。舍卫城中如我伴辈。闻法易染更有如我比不。佛告须达。更无有二如卿之者。舍卫城中人多信邪。难染圣教。须达白佛。唯愿如来。垂神降屈临赴舍卫。使中众生除邪就正。世尊告曰。出家之法与俗有别。住止处所应当有异。彼无精舍云何得去。须达白佛言。弟子能起。愿见听许。世尊默然须达辞往。为儿娶妇竟辞佛还家因白佛言。还到本国当立精舍。不知模法。唯愿世尊。使一弟子共往敕示。世尊思惟舍卫

城内。婆罗门信邪倒见。余人往者必不能办。唯舍利弗。是婆罗门种。少小聪明神足兼备。去必有益即便命之。共须达往。须达问言。世尊足行日能几里。舍利弗言。日半由旬。如转轮王足行之法。世尊亦尔。是时须达。即于道次。二十里作一亭舍。计校功作出钱雇之。安止使人饮食。敷具悉皆令足。从王舍城至舍卫国。还来到舍。共舍利弗案行诸地。何处平博中起精舍。案行周遍无可意处。唯王太子只陀有园。其地正平其树郁茂。不远不近正得处所。舍利弗告须达言。今此园中宜起精舍。若远作之乞食则难。近处愦闹妨废行道。须达欢喜到太子所。白太子言。我今欲为如来起立精舍。太子园好今欲买之。太子笑言。我无所乏。此园茂盛。当用游戏逍遥散志。须达殷勤乃至再三。大子贪惜增倍求价。谓呼价贵当不能买。语须达言。汝若能以黄金布地。令间无空者便当相与。须达曰诺。听随其价。太子只陀言。我戏语耳。须达白言。为太子法不应妄语。妄语欺诈。云何绍继抚恤人民。即共太子欲往讼了。时首陀会天。以当为佛起精舍故。恐诸大臣偏为太子。即化一人下。为评详语太子言。夫太子法不应妄语。已许价决不宜中悔。遂断与之。须达欢喜。便敕使人象负金出。八十顷中须臾欲满。残有少地。须达思惟何藏金足。不多不少当足满之。只陀问言嫌贵置之。答言不也。自念金藏何者。可足当补满之。只陀念言。佛必大德。乃使斯人轻宝乃尔。教齐是止勿更出金。园地属卿树木属我。自起门屋上佛。共立精舍。须达欢喜即然可之。便即归家当施功作。六师闻之往白国王。长者须达买只陀园。欲为瞿昙沙门兴立精舍。听我徒众与共捔术。沙门得胜便听起立。若其不如不得起也。瞿昙徒众住王舍城。我等徒众当住于此。王召须达而问之言。今此六师云。卿买只陀园。欲为瞿昙沙门起立精舍。求共沙门弟子捔其技术。若得胜者得立精舍。苟其不如便不得起。须达归家。着垢腻衣愁恼不乐。时舍利弗明日时到。着衣持钵至须达家。见其不乐即问之曰。何故不乐须达答言。所立精舍但恐不成。是故愁耳。舍利弗言。有何事故畏不成就。答言。今诸六师诣王求捔。尊人得胜听立精舍。若其不如遮不听起。此六师辈出家来久。精诚有素所学技术。无能及者。我今不知尊人技艺能与捔不。舍利弗言。正使此辈六师之众。满阎浮提数如竹林。不能动吾足上一毛。欲捔何等自恣听之。须达欢喜。更着新衣沐浴香汤。即往白王我已问之。六师欲捔恣随其意。国王是日告诸六师。今听汝等共沙门捔。时诸六师宣语国人。却后七日。当于城外宽博之处。与沙门捔。舍卫国中十八亿人。时彼国法击鼓会众。若击铜鼓十二亿人集。若打银鼓十四亿人集。若振金鼓一切皆集。七日期满。至平博处椎击金鼓。一切都集。六师徒众有三亿万人。是时人民悉为国王。及其六师敷施高座。尔时须达。为舍利弗而施高座。时舍利弗。在一树下寂然入定。诸根寂默游诸禅定。通达无碍而作是念。此会大众习邪来久。憍慢自高草芥群生。当以何德而降伏之。思惟是已当以三德。即立誓言。若我无数劫中。慈孝父

母。敬尚沙门婆罗门者。我初入会一切大众当为我礼。尔时六师见众已集。而舍利弗独未来到。便白王言瞿昙弟子。自知无术伪求捔能。众会既集怖畏不来。王告须达汝师弟子。捔时已至宜来谈论。时须达至舍利弗所。长跪白言。大德。大众已集。愿来诣会。时舍利弗从禅定起。更整衣服。以尼师坛着左肩上。徐祥而步如师子王。往诣大众。是时众人见其形容法服有异。及诸六师忽然起立。如风靡草不觉为礼。时舍利弗。便升须达所敷之座。六师众中有一弟子。名劳度差。善知幻术。于大众前咒作一树。自然长大荫覆众会。枝叶郁茂花果各异。众人咸言。此变乃是劳度差作。时舍利弗。便以神力作旋岚风。吹拔树根倒着于地。碎为微尘。众人皆言舍利弗胜。劳度差不如。又复咒作一池。四面皆以七宝。池水之中生种种花。众人咸言。是劳度差之所作也。时舍利弗。化作一大六牙白象。一一牙上有七莲花。一一花上有七玉女。其象徐庠往诣池边。并含其水池即消灭。众人悉言。舍利弗胜。劳度差不如。劳度差复作一山七宝庄严。泉池树木花果茂盛。众人咸言。此是劳度差作。时舍利弗。即便化作金刚力士。以金刚杵遥用指之。山即破坏无有遗余。众会皆言舍利弗胜。劳度差不如。复作一龙身有十头。于虚空中雨种种宝。雷电振地惊动大众。众人咸言。此是劳度差作。时舍利弗。便化作一金翅鸟王。擘裂啖之。众人皆言。舍利弗胜。劳度差不如。复作一牛。身体高大。肥壮多力粗脚利角。跑地大吼奔队来前。舍利弗。化作师子分裂食之。众人言曰舍利弗胜。劳度差不如。复变其身作夜叉鬼。形体长大头上火然。目赤如血爪牙长利。口自出火惊跃奔赴。时舍利弗。自化身作毗沙门王。夜叉恐怖即欲退走。四面火起无有去处。唯舍利弗边凉冷无火。即时屈伏。五体投地求哀脱命。辱心已生。火即还灭。众咸唱言。舍利弗胜。劳度差不如。时舍利弗身升虚空。现四威仪行住坐卧。身上出水身下出火。东没西踊西没东踊。北没南踊南没北踊。或现大身满虚空中。而复现小。或分一身作百千万亿身。还合为一。于虚空中忽然在地。履地如水履水如地。现是变已还摄神足。坐其本座。时会大众见其神力。咸怀欢喜。时舍利弗。即为说法。随其本行宿福因缘。各得道迹。或得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罗汉者。六师徒众三亿弟子。于舍利弗所。出家学道。捔技已讫。四众便罢各还所止。长者须达共舍利弗。往图精舍。须达手自捉绳一头。时舍利弗自捉一头。共经精舍。时舍利弗欣然含笑。须达问曰。尊人何笑。答言。汝始于此经地。六欲天中宫殿已成。即借道眼须达。悉见六欲天中严净宫殿。问舍利弗。是六欲天何处最乐。舍利弗言。下三天中色欲深厚。上二天中憍逸自恣。第四天中少欲知足。恒有一生补处菩萨。来生其中法训不绝。须达言曰。我正当生第四天中。出言已竟余宫悉灭。唯第四天宫殿湛然。复更徙绳。时舍利弗惨然忧色。即问尊者何故忧色。答言。汝今见此地中蚁子不耶。对曰。已见。时舍利弗语须达言。汝于过去毗婆尸佛。亦于此地。为彼世尊起立精舍。而此

蚊子在此中生。尸弃佛时汝为彼佛。亦于是中造立精舍。而此蚊子亦在中生。毗舍佛时。汝为世尊于此地中起立精舍。而此蚊子亦在中生。拘留秦佛时。亦为世尊在此地中起立精舍。而是蚊子亦于此生。迦那含牟尼佛时。汝为世尊于此地中起立精舍。而此蚊子亦在中生。迦葉佛时。汝亦为佛。于此地中起立精舍。而此蚊子亦在中生。乃至今日九十一劫。受一种身不得解脱。生死长远。唯福为要不可不种。是时须达悲心怜伤。经地已竟起立精舍。为佛作窟以妙栴檀用为香泥。别房住止千二百处。凡百二十处。别打揵稚施设已竟。欲往请佛复自思惟。上有国王应当令知。若不启白傥有嗔恨。即往白王。我为世尊已起精舍。唯愿大王遣使请佛。时王闻已遣使者。诣王舍城请佛及僧。唯愿世尊临赴舍卫。尔时世尊与诸四众。前后围绕放大光明。震动天地至舍卫国。所经亭舍悉于中止。道次度人无有限量。渐渐来近舍卫城边一切大集。持诸供具迎侍世尊。到国至广博处。放大光明遍照三千大千世界。足指按地地皆震动。城中伎乐不鼓自鸣。盲视聋听哑语軁申。瘫残拘癖皆得具足。一切人民男女大小。睹斯瑞应欢喜踊跃。来诣佛所十八亿人。都悉集聚。尔时世尊。随病投药为说妙法。宿缘所应各得道迹。有得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罗汉者。有种辟支佛因缘者。有发无上正真道意者。各各欢喜奉行。佛告阿难。今此园地须达所买。林树花果只陀所有。二人同心共立精舍。应当与号。太子只陀、树给孤独园。名字流布传示后世(须达齐言善温)杂阿含经云。给孤独长者疾病。佛往看疾。记其得阿那含果。乃至命终生兜率天。为兜率天子。作是念。我不应久住于此。当往见世尊。作是念已如力士屈伸臂顷。于兜率天没现于佛前。稽首佛足退坐一面。时给孤独天子。身放光明遍照祇树给孤独园。而说偈赞即没不现(增一阿含经云。阿那邠坻太子白世尊言。我是须达又名阿那邠坻)

祐案息心所栖是曰精舍。竹林祇树爰始基构。遗风余制扇被于今。至于须达妙果。可谓显征者也。

释迦发爪塔缘记第二十一(出十诵律)

佛游行诸国经久不还。须达思恋渴仰。奉见白佛言。愿与我少物。得常供养。佛即与发指甲。白佛言。愿听起塔。佛言听。又白言。听我作窟出伏头作栾拱。安栏楯。杂彩色画种种庄严。佛悉听之。

释迦天上四塔记第二十二(出集经抄)

忉利天城东。照明园中有佛发塔。忉利城南。粗涩园中有佛衣塔。忉利城西。欢喜园中有佛钵塔。忉利城北。驾御园中有佛牙塔。

大智论云。天帝释取菩萨发。于天上城东门外立发塔。又持菩萨宝衣。于城东门外立衣塔(祐案经律。人中有四大塔。生处塔。在迦维罗卫国。处三千日月。万二千天地之中。成道塔。在摩竭提国。善胜道场元吉树下。转法轮塔。在波罗柰国。古仙人住处鹿野苑中。涅槃塔。在拘夷那竭国。力士生地。秀林双树间)祐仰惟。至人处世利益弘大。发爪衣钵咸为法事。故能宝刹霞起广被人天。造塔之源。非唯散身而已也。

优填王造释迦栴檀像记第二十三(出增一阿含经)

　　释提桓因请佛。至三十三天为母说法。世尊念四部之众。多有懈怠皆不听法。我今使四众渴仰于法。不告四众复不将侍者。如屈申臂顷。至三十三天。是时人间不见如来久。优填王等至阿难所曰。如来为何所在。阿难报曰大王。我亦不知如来所在。优填王波斯匿王。思睹如来遂得苦患。是时王敕国界之内。诸奇巧师匠。而告之曰。我今欲作如来形像。是时优填王。即以牛头栴檀。作如来形像高五尺(观佛三昧经云。佛升忉利时优填王恋慕世尊。铸金为像闻佛当下。象载金像来迎世尊。尔时金像从象上下。犹如生佛足步虚空足下雨花。亦放光明来迎世尊。时铸金像合掌叉手为佛作礼。尔时世尊亦复长跪合掌。时虚空中百千化佛。亦皆合掌长跪向像。尔时世尊而语像言。汝于来世大作佛事。我灭度后我诸弟子。以付嘱汝。空中化佛异口同音。咸作是言。若有众生于佛灭后。造立形像种种供养。是人来世。必得念佛清净三昧)

波斯匿王造释迦金像记第二十四(出增益阿含经)

　　尔时波斯匿王。闻优填王作如来像。而供养之。复召国中巧匠。波斯匿王而生此念。当用何宝作如来像耶。如来形体煌如天金。是时波斯匿王。纯以紫磨金。作如来像高五尺。尔时阎浮里内。始有此二如来形像。

阿育王弟出家造石像记第二十五(出求离牢狱经)

　　阿育王弟名善容(亦名违驮首祇)入山游猎。见诸梵志裸形曝露。以求神仙。或食树叶或吸风服气。或卧灰垢或卧荆棘。种种苦行以求梵福。劳形苦体而无所得。王弟见而问曰。在此行道。有何患累而无成办。梵志报曰。坐有群鹿数共合会。我见心动不能自制。王子闻已寻生恶念。此等梵志服风。气力羸惙犹有淫欲。过患不除。释子沙门饮食甘美。在好床坐。衣服随时。香花自熏。岂得无欲。阿育闻弟有

此议论。即怀忧戚。吾唯有一弟。忽生邪见恐永迷没。我当方宜除其恶念。即还宫内。敕诸妓女各自严庄。至善容所共相娱乐。预敕大臣吾有所图。若我敕卿杀善容者。卿等便谏。须待七日随王杀之。时诸妓女即往娱乐。未经时顷王躬自往语弟。王子何为将吾妓女。妻妾恣意自娱。奋其威怒以轮掷空。召诸大臣即告之曰。卿等知不。吾不衰老亦无外寇。强敌来侵境者。吾亦闻。古昔诸贤有此谚言。夫人有福四海归伏。福尽德薄肘腋叛离。如我自察未有斯变。然我弟善容诱吾妓女。妻妾纵情自恣事露。如是岂有我乎。汝等将去诣市杀之。诸臣谏曰。唯愿大王听臣微言。今王唯有此一弟。又少息胤无继嗣者。愿听七日奉依王命。时王默然听臣所谏。王复宽恩敕语诸臣。命听王子着吾服饰。天冠威容如吾不异。内吾宫里。作倡妓乐共娱乐之。复敕一臣自今日始。着铠持仗拔利剑。往语善容王子曰。知不期七日终正尔。当到努力开割五欲自娱。今不自适死后有恨。用悔无益一日过已。臣复往语余有六日。如是次第乃至七日。臣往白言。王子当知。六日已过唯明日在。当就于死努力恣情五欲自娱。至七日到王遣使问云何。王子七日之中意志自由快乐不乎。弟报王曰。大王当知不见不闻有何快乐。王问弟曰。着吾服饰入吾宫殿。众妓自娱食以甘美。何以面欺。不见不闻不快乐耶。弟白王言。应死之人。虽未命绝与死何异。当有何情着于五欲耶。王告弟曰。咄愚所启。汝今一身忧虑百端。一身断灭在欲不乐。岂况沙门释子。忧念三世一身死坏。复受一身亿百千世。身身受苦无量患恼。虽出为人与他走使。或生贫家衣食穷乏。念此辛酸故出家为道。求于无为度世之要。设不精勤。当复更历劫数之苦。是时王子心开意解。前白王言。今闻王教乃得醒悟。生老病死实可厌患。愁忧苦恼流转不息。唯愿大王。见听为道谨慎修行。王告弟曰。宜知是时。弟即辞王出为沙门。奉持禁戒昼夜精勤。遂得阿罗汉果。六通清彻无所挂碍。阿育王传云。阿育王闻弟得道。深心欢喜稽首礼敬。请长供养。既厌世苦不乐人间。誓依林野以养余命。阿育王即使鬼神于城内。为造山水山高数十丈。断外人物不得来往。乃应王命率舍衣资。造石像一躯高丈六。即于山龛石室供养。此山及像今并存焉。

祐案。画像源始出自觉制。于是金石香彩铸刻遂滋。皆所以摹影相好。仿佛尊仪。及优填所造其神力所化乎。

释迦留影在石室记第二十六(出观佛三昧经)

尔时国王请佛入城。龙王怒曰。汝夺我利吾灭汝国。佛告大王。王先归国。佛自知时。于是佛即为龙王及罗刹女。说三归五戒心大欢喜。龙王眷属百千诸龙。更从池出。佛令目连与受戒法。尔时龙王白佛言。唯愿如来常住此间。佛若不在。我发恶心无由成道。唯愿留神

殷勤三请。常住于此。时梵天王及百千诸梵复来劝请。愿为一切诸众生故。莫独偏为一龙住此。佛即微笑口出光明。无量化佛及菩萨以为侍从。龙王于其池中。出七宝台奉上如来。唯愿天尊受我此台。佛言。不须此台。汝但以罗刹石窟施我。诸天闻各脱宝衣以扫拂窟。佛摄神足独入石室自敷坐具。令此石窟暂为七宝。时罗刹女及以龙王。为四大弟子及阿难造五石窟。尔时世尊。坐龙王窟不移。坐处亦受王请。入那干诃城及以诸国。处处皆见有佛虚空花座满中化佛。龙王欢喜发大誓愿。愿我来世得佛如此。佛受王请。经七日已王遣一人乘八千里象。持诸供具遍一切国。供养众僧处处见佛。信反白王释迦不但此国。余国亦有皆说苦空无常。六波罗蜜。王闻廓然意解得无生忍。尔时世尊还摄神足。从石窟出与诸比丘。遍游履诸处龙皆随从。是时龙王闻佛还国。啼哭雨泪白言。愿佛常住云何舍我。我不见佛。当作恶事坠堕恶道。尔时世尊安慰龙王。我受汝请。当坐汝窟中经千五百岁。时诸龙王合掌劝请。还入窟中佛即坐已。窟中作十八变。踊身入石犹如明镜。在于石内映现于外。远望则见近则不现。诸天百千供养佛影。影亦说法。石窟高一丈八尺。深二十四步。石清白色(窟在那干诃罗国。古仙瞻卜花林毒龙池侧。青莲泉北罗刹穴中。阿那斯山岩南)

祐寻法身无形随应而现。虽虚影雾暖即是如来。故无量龙鬼宣法天众。是以经言是诸化佛。皆是真实斯之谓欤。

## 释迦谱卷第九

### 释迦双树般涅槃记第二十七(出大般涅槃经)

佛在拘尸那城。力士生地阿夷罗跋提河边娑罗双树间。与大比丘八十亿百千人俱。前后围绕。二月十五日临涅槃时。以佛神力出大音声。乃至有顶随其类音。普告众生。今日如来应供正遍知。怜愍众生如罗睺罗。为作归依。大觉世尊将欲涅槃。一切众生若有所疑。今悉可问。为最后问。

长阿含经云。佛于毗耶离与阿难独坐。于后夏安居中。佛身疾生举躯皆痛。佛告阿难。诸有修四神足多修习行常念不忘。在意所欲。可得不死一劫有余。阿难。佛四神足已多。如来可止一劫有余。为世除冥天人获安。尔时阿难默然不对。如是再三。阿难为魔之所蔽。曚曚不悟。佛告阿难宜知是时。阿难承旨礼佛而去。其间未久。时魔波旬来。白佛意无欲般涅槃。佛告波旬。且止且止我自知时。如来今者未取涅槃。波旬复白佛言。佛昔初成正觉。我时劝请如来可般涅槃。尔时如来报言。须我诸弟子集化。今正是时、何不灭度。佛言止止波

旬。佛自知时不久住也。是后三月。于本生处拘尸那竭。娑罗园双树间。当取灭度。时魔即念佛不虚言。欢喜踊跃忽然不现。佛即于遮波罗塔。定意三昧舍命住寿。当此之时地大振动。人民惊怖衣毛为竖。佛放大光。幽冥之处莫不蒙明。各得相见。贤者阿难心惊毛竖。疾行诣佛头面礼足。白佛言。怪哉地动。是何因缘。佛告阿难。凡世地动有八因缘。夫地在水上。水止于风。风止于空。空中大风有时自起。则大水扰则普地动。是为一。复次有时。得道比丘比丘尼。及大神尊天观水性多观地性少。欲自试力则普地动。是为二。菩萨降神母胎地为大动。是为三。菩萨从右胁生则普地动。是为四。菩萨初成正觉。是为五。初转无上法轮。是为六。佛教将毕欲舍性命则普地动。是为七。如来欲入无余涅槃界。而般涅槃时地大振动。是为八也。尔时世尊告阿难。俱诣香塔现在比丘普敕令集。如来不久是后三月当般泥洹。诸比丘闻已。皆悉愕然殒绝迷荒。自投于地举声大呼。一何驶哉佛取灭度。婉转[口*睪]叫不能自胜。佛告诸比丘。汝等且止勿怀忧悲。天地人物无生不终。欲使有为不变易者。无有是处。天魔波旬向来请我。我言是后三月当般涅槃。尔时贤者阿难。右膝着地叉手白佛言。唯愿世尊。留住一劫勿取灭度。尔时世、尊默然不对。如是三请。佛告阿难。汝亲从佛闻。佛四神足已多。习行不忘。可止不死一劫有余。多所饶益天人获安。汝尔时何不劝请如来使不灭度。今汝方言岂不过耶。吾已舍性命已弃已吐。欲使如来自违言者。无有是处。

尔时世尊于晨朝时。从其面门放种种光。遍照三千大千佛之世界。乃至十方六趣众生。遇斯光者。罪垢烦恼一切消除。是诸众生见闻是已。心大忧恼同时举声悲号啼哭。尔时大地诸山大海皆悉震动。时诸众生共相谓言。当共疾往诣拘尸城。劝请如来莫般涅槃。住世一劫若灭一劫。诸大弟子尊者摩诃迦旃延等。遇佛光者。其身战掉不能自持。发声大叫生种种苦恼。复有八十百千诸比丘。皆阿罗汉如大龙王。复有六十亿比丘尼。亦是大阿罗汉。各于晨朝日初出时举身毛竖遍体血现。如波罗奢花。涕泣盈目生大苦恼。疾至佛所稽首佛足。绕百千匝却坐一面。复有一恒河沙菩萨摩诃萨。位阶十地日初出时遇佛光明。遍体血现涕泣盈目。疾至佛所稽首佛足。绕百千匝却坐一面。复有二恒河沙诸优婆塞。三恒河沙优婆夷。四恒河沙毗舍离城诸离车等。五恒河沙大臣长者。复有阎浮提内所有诸王。复有七恒河沙诸王夫人。唯除阿阇世王夫人。所设供养七倍于前。复有八恒河沙诸天女等。九恒河沙诸龙王等。十恒河沙诸鬼神王。所设供具倍于诸龙。复有二十恒河沙金翅鸟王。三十恒河沙乾闼婆王。四十恒河沙紧那罗王。五十恒河沙摩睺罗伽王。六十恒河沙阿修罗王。七十恒河沙阿那婆王。八十恒河沙罗刹王。更不食人其形丑陋。以佛神力皆悉端正。复有九十恒河沙树林神王。千恒河沙持咒王。一亿恒河沙贪色鬼魅。百亿恒河沙天诸婇女。千亿恒河沙地诸鬼王。十万亿恒河沙诸天王。

及四天王等。复有十万亿恒河沙。四方风神吹诸树上。时非时花散双树间。十万亿恒河沙主云雨神。皆作是念。如来涅槃梵身之时。我当注雨令火时灭。复有二十恒河沙大香象王。拔取诸妙莲花来至佛所。二十恒河沙师子兽王。持诸花果来至佛所。二十恒河沙诸飞鸟王。凫雁鸳鸯孔雀迦陵频伽鸟耆婆鸟。持诸花果稽首佛足。二十恒河沙水牛王。往至佛所出妙香乳。其乳流满拘尸城。所有沟坑。色香美味悉皆具足二十恒河沙四天下中诸神仙人持诸香花甘果。稽首佛足阎浮提中一切蜂王。持种种花来诣佛所。复有无量世界中间。及阎浮提所有诸山神。四大海神及诸河神。有大威德。所设供养倍胜于前。以詹婆花散熙连河。稽首佛足却住一面。尔时拘尸城。娑罗林变白犹如白鹄。于虚空中自然而有七宝堂阁。雕文刻镂。流泉浴池上妙莲花。亦如忉利欢喜之园。是诸天人阿修罗等。咸睹如来涅槃之相。皆悉悲感。时四天王及三十三天。乃至第六天所设供养。展转胜前。大梵天王及余梵众。放身光明遍四天下。欲界人天日月光明悉不复现。持诸宝幢幡极短者。悬于梵宫。到娑罗树间。稽首佛足白言。唯愿如来哀受我等最后供养。如来知时默然不受。尔时毗摩质多阿修罗王。与无量大眷属俱。身诸光明胜于梵天。持诸宝幢其盖小者。覆千世界。上妙甘膳来诣佛所欲界魔王波旬。与其眷属诸天婇女。阿僧祇众。开地狱门施诸清净水。因而告曰。汝等今者无所能为。唯当专念如来。当令汝等长夜获安。时魔波旬于地狱中。悉除刀剑无量苦毒。炽然炎火注雨灭之。以佛神力复令诸眷属。皆舍刀剑弓弩矛鏰长钩。斗轮罥索所持供养。倍胜一切人天所设。其盖小者覆中千界。来至佛所稽首佛足。唯愿如来哀受我等最后供养。如是三请皆亦不受。时魔波旬不果所愿。心怀愁恼却住一面。尔时大自在天王。与其眷属无量无边。及诸天众所设供具。悉覆梵释。人天八部所有供具。梵释所设犹如聚墨。在珂贝边悉不复现。宝盖小者能覆三千大千世界。来诣佛所稽首佛足。绕无数匝。尔时东方去此。无数阿僧祇恒河沙微尘世界。彼有佛土名意乐美音。佛号虚空等如来十号具足。尔时彼佛告第一大弟子言。汝今宜往西方娑婆世界释迦牟尼如来。彼佛不久当般涅槃。汝可持此世界香饭。奉献彼佛。世尊食已入般涅槃。尔时无边身菩萨。即受佛教稽首佛足发彼国来。应时此间三千大千世界。大地六种震动。梵释四王魔王波旬。摩醯首罗。见是地动。举身毛竖喉舌枯燥。惊怖战栗各欲四散。自见其身无复光明。是时文殊师利即从坐起。告诸大众。汝等勿惧。东方去此。无量阿僧祇恒河沙微尘等世界。有佛号虚空等如来。十号具足。彼有菩萨。名无边身与无量菩萨。欲来至此供养如来。以彼菩萨威德力故。令汝身光悉不复现。尔时大众悉遥见彼佛。如明镜中自观已身。见无边身菩萨一一毛孔。各各出生一大莲花。各有七万八千城邑。七宝杂厕。是中众生不闻余名。纯闻无上大乘之声。书持读诵大乘经典。一切大众悉皆得见。无边身菩萨。身大无边量同虚空。唯除诸佛余无能见。身量边际。时无边身菩萨稽首佛足。

合掌白言。世尊。唯愿哀愍受我等食。如来知时默然不受。南西北方诸佛世界。亦有无量无边身菩萨。所持供养倍胜于前。时娑罗树吉祥福地。纵广三十二由旬。大众充满间无空缺。尔时四方无边身菩萨。及其眷属所坐之处。或如锥头针锋。十方如微尘世界。诸大菩萨悉来集会。唯除尊者摩诃迦葉阿难二众。阿阇世王及其眷属。乃至毒蛇视能杀人。蛣蜣蝮蝎及十六种行恶业者。悉皆来集。陀那婆神阿修罗等。悉舍恶念皆生慈心。除一阐提。尔时三千大千世界。以佛神力地皆柔软。众宝庄严。犹如西方无量寿佛极乐世界。是时大众悉见十方微尘等诸佛世界。如于明镜自观己身。尔时如来面门所出五色光明。其光明耀覆诸大会。令彼身光悉不复现。所应作已还从口入。时诸天人阿修罗等。见佛光明还从口入。皆大恐怖身毛为竖。复作是言。如来光明出已还入。必于十方所作已办将。是最后涅槃之相。呜呼痛哉。世间大苦。悲号啼哭不能自持。尔时会中有优婆塞。是拘尸城工巧之子。名曰纯陀。与其同类十五人俱。从座而起偏袒右臂右膝着地合掌向佛。悲感流泪顶礼佛足。白佛言。唯愿世尊。及比丘僧。哀受我等最后供养。我等从今无主无亲。无救无护贫穷饥困。欲从如来求将来食。唯愿哀受我等微供然后涅槃。尔时世尊一切种智。告纯陀曰。善哉善哉。我今为汝除断贫穷。无上法雨雨汝身田令生法牙。令汝具足檀波罗蜜。尔时大众欢喜踊跃。同声赞言。善哉善哉。希有纯陀。佛已受汝最后供养。汝今纯陀真是佛子。佛告纯陀。汝所奉施佛及大众今正是时。如来正尔当般涅槃。第二第三亦复如是。尔时纯陀闻佛语已。举声号哭复白大众。我等今者一切当共。五体投地同声劝佛莫般涅槃。佛告纯陀。莫大啼哭自乱其心。我以哀愍汝及一切。是故今日欲入涅槃。何以故。诸佛法尔有为亦然。速办所施不宜久停。尔时世尊。从其面门放种种色。青黄赤白红紫光明。照纯陀身。纯陀遇已。与诸眷属持诸肴馔。疾往佛所忧悲怅快。重白佛言。唯愿如来。犹见哀愍住寿一劫若减一劫。佛告纯陀。汝欲令我久住世者。宜当速奉最后具足檀波罗蜜。尔时一切菩萨天人杂类。异口同音唱言。奇哉纯陀成大福德。我等无福所设供具则为唐捐。尔时世尊。欲令一切众望满足。于自身上一一毛孔化无量佛。一一诸佛各有无量诸比丘僧。悉皆示现受其供养。释迦如来自受纯陀所奉设者。尔时纯陀。所持粳粮成熟之食。摩伽陀国满足八斛。以佛神力。皆悉充足一切大会。

长阿含经云。世尊与诸大众。至波波城阇头园中。时有工师子名曰周那。即自严服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即请世尊。明日舍食时。佛默然受请。明日时到。尔时世尊法服持钵。大众围绕往诣其舍。周那寻会设饭食供佛及僧。别煮栴檀树耳世所奇珍。独奉世尊。佛渐为说法示教利喜已。大众围绕侍从而还。中路止一树下。告阿难言。吾患背痛汝可敷座。寻即敷座。阿难白佛言。周那设供无有福利。所以者

何。如来最后。于其舍食便取涅槃。佛告阿难勿作是言。周那为获大利。得寿命得色得力。所以者何。佛初成道能施食者。佛临灭度能施食者。此二功德正等无异。双卷大般泥洹经云。佛语贤者。阿难俱之波旬国。弟子皆行。到止城外禅显园中。波旬豪姓有诸花氏。闻佛来到皆出作礼。稽首毕一面坐。有花氏子淳。独留长跪白佛。欲设微食。愿与圣众俱屈威神。佛默然可之。淳喜为礼而归。而调作腆美。晨施床座。佛与众弟子俱到其舍就高座。淳手自斟酌奉钵致浆。供养行澡水毕。佛说法已。淳欢喜。佛语阿难俱之拘夷邑。行半道所。佛疾生身背痛。止树下坐。于是佛语贤者。阿难至熙连河自澡浴已。告阿难朝从花子淳饭。夜当灭度。天下有二难。一为若施饭食。成无上道。为至圣佛。二为若施饭食。弃所受余。无为之情而灭度。今淳饭佛。当得长寿。得受无欲。得大富得极贵。得官属。终生天上获此五福。语淳勿忧宜用欢喜。

祐寻此二经。与大般涅槃所说。淳陀最后供养。多有不同。此大小乘经现化之各殊也。

尔时树林其地陜小。以佛神力如针锋处。皆有无量诸佛。世尊所食之物亦无差别。是时天人阿修罗等。啼泣悲叹。如来今日已受我等最后供养。当般涅槃。我等当复更供养谁。尔时世尊为欲安慰一切大众。而说偈言。

若有不能　　如是观了　　三宝常者
是栴陀罗　　若有能知　　三法常住
实法因缘　　离苦安乐

尔时人天大众。阿修罗等闻是法已。心生欢喜踊跃无量。知佛常住。散种种花。鼓天妓乐。尔时世尊与文殊师利迦葉菩萨。及与纯陀受记别已。说如是言。诸善男子。自修其心。慎莫放逸。我今背疾举体皆痛。我今欲卧。如彼小儿及常患者。文殊汝等当为四部广说大法。今以此法付嘱于汝。乃至迦葉阿难等至当复付嘱。尔时如来说是语已。为调伏诸众生故。现身有疾右胁而卧。如彼病人。

长阿含经云。尔时世尊入拘尸城。向本生处末罗双树间。告阿难曰。汝为如来于双树间。敷置床座。使头北首面向西方。所以然者。吾法流布当久住北方。尔时世尊自四牒僧伽梨。偃右胁如师子王。累足而卧。时双树间鬼神。以非时花布散于地。阿难长跪叉手白佛言。莫于此鄙陋。小城荒毁之土。取灭度也。更有大国迦维罗卫国。波罗捺国。民人众多必能恭敬供养舍利。佛言止止。无谓此土以为鄙陋。昔者此国土有王。名大善见七宝具足王。有四德主四天下。善见命终生第七梵天。其王死七日后。轮宝珠宝自然不见。象宝马宝玉女宝居

士宝主兵宝同日命终。城池法殿金色罗园变为土水。有法无常要归磨灭。唯得圣谛道尔乃知之。我自忆念曾于此处。六反作转轮圣王。终厝骨于此。今我成无上正觉。复舍性命厝身于此。自今已后生死永终。无有方土厝吾身处。此最后边更不受有。

尔时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如来已免一切诸病。苦患悉除无复怖畏。世尊一切众生有四毒箭。则为病因。何等为四。贪欲嗔恚愚痴憍慢。若有病因则有病生。所谓爱热肺病。上气吐逆。肤体[病-丙＋習][病-丙＋習]。其心闷乱。下利哕噎。小便淋沥。眼耳疼痛。背满腹胀。颠狂干痟。鬼魅所著。如是种种身心诸病。诸佛世尊悉无复有。今日如来何缘。顾命文殊师利而作是言。我今背痛汝等当为大众说法。有二因缘则无病苦。何等为二。一者怜愍一切众生。二者给施病者医药。如来往昔已于无量万亿劫中。修菩萨道当行爱语。利益众生不令苦恼。施疾病者种种医药。何缘于今自言有病。世尊。世有病人或坐或起。不安其所。或索饮食诫敕家属。修治产业。何故如来默然而卧。不教弟子声闻人等。尸波罗蜜诸禅解脱。三摩跋提。修诸正勤。何缘不说如是甚深大乘经典。如来何故。不以无量方便教。大迦葉人中象王。诸大人等令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故不治诸恶比丘。受畜一切不净物者。世尊实无有病。云何默然右胁而卧。一切愚人生灭。尽想当为外道九十五种之所轻慢。沙门瞿昙无常所迁。如来世尊无上仙人。已拔毒箭得无所畏。今者何故右胁而卧。令诸人天悲愁苦恼。尔时世尊大悲熏心。知诸众生各各所念。将欲随顺毕竟利益。即从卧起结跏趺坐。颜貌熙怡如融金聚。放大光明充遍虚空。其光大盛过百千日。照于东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诸佛世界。于其身上一切毛孔。一一毛孔出一莲华。各具千叶纯真金色。各出种种杂色光明。皆悉遍至阿鼻地狱。想地狱。黑绳地狱。众合地狱。叫唤地地。大叫唤地狱。燋热地狱。大燋热地狱。是八地狱其中众生。常为诸苦之所逼切。所谓烧煮火炙。斫刺[利-禾＋皮]剥。乃至八种寒冰地狱。所谓擘裂身体碎坏。遇斯光已。如是等苦悉灭无余。是光明中。言诸众生皆有佛性。众生闻已即便命终。生人天中。此阎浮提及余世界。所有地狱。皆悉虚空无受罪者。除一阐提。饿鬼众生饥渴所逼。遇斯光已饥渴即除。是光明中。亦说众生皆有佛性。闻已命终生天人中。饿鬼悉空。除谤大乘。畜生共相残食。遇斯光已恚心悉灭。是光明中。亦说众生皆有佛性。闻已命终生天人中。畜生亦尽。除谤正法。是一一花各有一佛。圆光一寻端严最上。是诸世尊。或震雷音或注洪雨。或扇大风或出烟炎。或有示现初生出家。转妙法轮入于涅槃。此阎浮提中众生。遇斯光已盲者见色。聋者听声哑言癖行。贫者得财悭者能施。恚者慈心不信者信。无一众生修行恶法。除一阐提。尔时一切天龙鬼神。乾闼婆阿修罗。及人非人等。悉同声唱如是言。善哉善哉。无上天尊多所利益。踊跃欢喜或歌或舞。以种种花散佛及僧。诸

天妓乐供养于佛尔时佛告迦葉菩萨。是诸众生。不知大乘方等密语。便谓如来真实有疾。如来今于娑罗双树间。示现倚卧师子之床欲入涅槃。令诸未得阿罗汉果。众弟子等。及诸力士生大忧苦。令诸天人阿修罗等。大设供养。欲使诸人以千端氎缠里其身。七宝为棺盛满香油。积诸香木以火焚之。唯除二端不可得烧。一者衬身。二最在外。为诸众生分散舍利。以为八分。一切声闻弟子。咸言如来入于涅槃。当知如来。亦不毕定入于涅槃。何以故。如来常住不变易故。

长阿含经云。尔时世尊。即记剃千二百弟子所得道果。世尊披郁多罗僧。出金色臂告诸比丘。汝等当观。如来时时出世。如优昙花时一现耳。

双卷大般泥洹经云。佛语阿难。其已愿乐如来正化。当弃贪欲憍慢之心。遵承佛教。以精进思惟道行。是为最后佛之遗令。必共慎之。汝诸比丘。观佛仪容。难可得睹。却后一亿四千余岁。乃当复有弥勒佛耳。难常遇也。天下有优昙花不花而实。若其生花则世有佛。为世间日恒除众冥。自我为圣师至七十九。所应作者亦已究畅。汝其勉之。夜已半矣。

是故比丘无为放逸。我以不放逸故自致正觉。无量众善亦由不放逸。得一切万物无常存者。此是如来末后所说。于是世尊即入初禅。从初禅起入第二禅。从第二禅起入第三禅。从三禅起入第四禅。从四禅起入空处定。从空处定起入识处定。从识处定起入不用定。从不用定起入有想无想定。从有想无想定起入灭想定。是时阿难问阿那律。世尊已般涅槃耶。阿那律言。未也阿难。世尊今者在灭想定。我昔亲从佛闻。从四禅起乃般涅槃。于时世尊从灭想定起入有想无想定。从有想无想定起入不用定。从不用定起入识处定。从识处定起入空处定。从空处定起入第四禅。从四禅起入第三禅。从三禅起入第二禅。从二禅起入第一禅。从第一禅起入第二禅。从二禅起入第三禅。从第三禅起入第四禅。从四禅起佛般涅槃。当于尔时大地振动。诸天世人皆大惊怖。诸有幽冥。日月光明所不照处。皆蒙大明各得相见。迭相谓言。彼人生此。其光普遍遏诸天光时忉利天于虚空中。以文陀罗花。优钵罗花波头摩等花。散如来上及散众会。又以天末栴檀。雨散佛上及散大众。佛灭度已。时梵天王释提桓因。金毗罗神密迹力士。佛母摩耶双树神。娑罗园林神。四天王忉利天王。炎摩天王。兜率陀天王。化自在天王。他化自在天王。各作偈颂。诸比丘。悲恸殒绝自投于地。譬如斩蛇婉转回遑莫知所凑。歔欷而言。如来灭度何其驶哉。大法沦翳何其速哉。群生长衰世间眼灭。尔时阿那律告诸比丘。止止勿悲。诸天在上傥有怪责。时诸比丘问阿那律。上有几天。阿那律言。充满虚空岂可计量。皆于空中徘徊搔扰。悲号躄踊垂泪而言。

如来灭度何其驶哉。群生长衰世间眼灭。

双卷大般泥洹经。与长阿含说略同。

时诸比丘。竟夜达晓讲法语已。阿那律告阿难言。汝可入城语诸末罗。佛已灭度。所欲施作宜及时为。是时阿难起礼佛足已。将一比丘涕泣入城。遥见五百末罗集在一处。诸末罗奉迎礼足。白言今来何早。阿难答言。汝等当知。如来昨夜已取灭度。汝欲施作宜及时为。诸末罗闻是语已。莫不悲恸扪泪而言。一何驶哉佛般涅槃。一何疾哉世间眼灭。时诸末罗各自还家。办诸香花及众妓乐。诣双树间供养舍利。竟一日已。以佛舍利置于床上。诸末罗童子等来举舆床皆不能胜。时阿那律语末罗。汝等且止勿空疲劳。今者诸天欲来举床。汝等欲使末罗童子。举床四角。入东城门遍诸里巷。使国人民皆得供养。然后出西城门。诣高显处而阇维之。而诸天意欲留舍利。七日之中。使国人民皆得供养。然后出城北门。渡熙连禅河。于天冠寺而阇维之。是上天意使床不动。末罗曰诺。快哉斯言。随诸天意。时诸末罗即共入城。平治道路扫洒烧香。已出双树间。以香花伎乐供养舍利。讫七日已时日向暮。举佛舍利置于床上。末罗童子捧举四角。擎持幡盖烧香散花。作众伎乐前后导从。安详而行。时忉利诸天。雨文陀罗花。优钵罗花等。天末栴檀散舍利上。充满街路诸天作乐。鬼神歌咏供养舍利。于是末罗捧床渐进。入东城门止。诸街巷设供养已。出城北门渡熙连禅河。到天冠寺告阿难曰。我等复应以何供养。阿难报曰。我亲从佛闻。欲葬舍利当如转轮圣王葬法。生获福死得上天。时末罗即共入城。供办葬具已。还到天冠寺。以净香汤洗浴佛身。以新劫贝周匝缠身。五百张[疊*毛]次如缠之。内身金棺灌以香油置于第二大铁椁中。栴檀木椁重衣其外。以众名香而积其上。末罗大臣名曰路几。执大炬火欲燃佛[卄/積]。而火不燃。又诸大末罗次前燃[卄/積]。火又不燃。时阿那律语末罗言。止止诸贤。非汝所能火灭不燃。是诸天意。以大迦葉将五百弟子。从波波国来欲见佛身。天知其意使火不燃。尔时大迦葉。从波波国遇一尼干子。手执文陀罗花问言。汝知我师在乎。答曰。灭度以来已经七日。迦葉闻之怅然不悦。五百比丘。婉转号啕不能自胜。迦葉诣拘尸城。波尼连禅河到天冠寺。至阿难所语阿难言。我等欲一面觐舍利。及未阇维宁可见不。阿难答言。虽未阇维以劫贝五百张[疊*毛]次如缠之。藏于金棺置铁椁中。以为佛身难复可睹。迦葉三请。阿难答如初。时大迦葉适向香[卄/積]。于时佛身从重棺内。双出两足足有异色。迦葉见已怪问阿难。佛身金色足何故异。阿难报曰。向有一老母悲哀而前。泪堕其上故色异耳。迦葉即向香[卄/積]礼佛舍利。时四部众及上诸天。同时俱礼。于是佛足忽然不现。时大迦葉绕[卄/積]三匝而作偈颂。时彼佛[卄/積]不烧自燃。诸末罗等各相谓言。今火炽炽炎盛难止。阇维舍利或能消尽。当于何所

求水灭之。时有娑罗树神。寻以神力灭佛[卄/積]火。时诸末罗指拘尸城侧。取诸香花以用供养。

双卷泥洹经说。与长阿含说略同又云。大迦葉至。于是佛[卄/積]不烧自然。至终其夜。佛[卄/積]烧尽自然生四树。苏尼禅树。迦维屠树。阿世鞮树。尼拘类树。

菩萨处胎经云。佛在双树。欲舍身寿入涅槃。二月八日夜半。躬自擗僧伽梨。郁多罗僧。安陀罗跋萨。各三条敷金棺里。[打-丁＋親]身卧上脚脚相累。以钵锡杖手付阿难。八大国王。皆持五百张白氎。栴檀木蜜尽内金棺里。大梵天王将诸梵众。在右面立。释提桓因将忉利诸天。在左面立。弥勒菩萨十方菩萨。当前立。尔时世尊。欲入金刚三昧碎身舍利。从金棺里出金色臂。即问阿难。迦葉比丘今来至不。对曰未至。即复斂[疊*毛]入金棺里。寂然不语。世尊将欲示现。识所趣向道识俗识。有为识无为识。世尊即于胎中。现句琐骸骨。遍满三千大千世界。佛告弥勒。汝观句琐骸骨。令一切众。所知识所趣。分别决了。弥勒菩萨即从座起。手执金刚七宝神杖。挠句琐骨听彼骨声。即白佛言。此人命终嗔恚结多。识堕龙中。此人前身十迹行具。得生天上。有一全身舍利无有缺减。弥勒以杖挠之。推寻此识了不知处。如是三挠前白佛言。此人神识了不可知。将非如来入涅槃耶。佛告弥勒。诸佛舍利流布。非汝等境界所能分别。何以故。此舍利即是吾舍利。何能寻究如来神识。又世尊还摄威神。在金棺里寂然无声。诸天烧香散花供养。时大迦葉将五百弟子至。世尊以天耳闻。即从金棺双出两足。

摩耶经云。佛般涅槃。摩耶夫人。天上五衰相现。一者头上花萎。二者腋下汗出。三者顶中光灭。四者两目数瞬。五者不乐本座。又于其夜得五大恶梦。一须弥山崩。四海水竭。二罗刹奔走挑人眼目。三天失宝冠身无光明。四宝珠幢倒失如意珠。五师子啮身痛如刀割。得此梦已即便惊寤。此非吉祥。我昔在于白净王宫。因昼寝中得希有梦。见一天子身黄金色。乘白象王从诸天子。作妙伎乐观日之精。入我右胁身心安乐。即便怀妊悉达大子。为世照明。今此五梦甚可怖畏。必是我子涅槃之相。尔时阿那律。棺殡如来身已。即升忉利天。偈告摩耶。摩耶闻已闷绝躄地。良久乃苏自拔头发悲泣而言。昨夜得梦知有怪异。佛果灭度。不久便当即就阇维。何其苦哉世间眼灭。即与诸眷属从空来下。趣双树间遥见佛棺闷绝不能自胜。以水洒面然后方苏。前至棺所顶礼悲泣。而作是言。共于过去无量劫来。长为母子未曾舍离。一旦于今相见无期。呜呼苦哉众生福尽。即以种种天花。布散棺上。摩耶夫人顾见如来。僧伽梨衣及钵并锡杖。右手执之举身投地。如大山崩悲号恸绝。而作是言。我子执着福度天人。今

此诸物空无有主。呜呼痛哉。四众悲感泪下如雨。帝释力故变成河流。尔时世尊以神力故。令诸棺盖皆自开发。便从棺中合掌而起。如师子王初出窟已。奋迅之势。身毛孔中放千光明。一一光明有千化佛。悉皆合掌向于摩耶。以梵软音问讯母言。远屈来下此阎浮提。诸行法尔愿勿啼泣。时阿难见佛起又闻说偈垂泪呜咽。强自抑忍即便白佛。后世众生必当问我。佛临灭度复何所说。云何答之。佛告阿难。汝当答言。世尊已入涅槃。摩耶夫人来下。如来为后不孝诸众生故。从金棺出合掌问讯。并说上诸偈。故此经名为佛临涅槃母子相见经。如是受持说此语已。与母辞别即便阖棺。三千世界普皆震动。八部大众悲号懊恼。声动天地。摩耶夫人问阿难言。我子悉达。临灭度时有何教敕。阿难白言。世尊中夜。为诸比丘略说教诫。又以所说十二部经。付嘱尊者摩诃迦葉。末后敕我令助宣布。时摩诃摩耶闻此语已。又增感绝即问阿难。汝于往昔侍佛已来。闻世尊说。如来正法几时当灭。阿难垂泪而便答言。我于往昔。曾闻世尊说于当来法灭之事云涅槃后。摩诃迦葉。与阿难结集法藏。事悉毕已。摩诃迦葉于狼迹山入灭尽定。我亦当得果证。次第随后入般涅槃。当以正法付优波掘多。善说法要如富楼那。广度人众。又复劝化阿输迦王令于佛法。得固正信。以佛舍利。广起八万四千诸塔。二百岁已。尸罗难陀比丘善说法要。于阎浮提度十二亿人。三百岁已。青莲花眼比丘。善说法要度半亿人。四百岁已。牛口比丘善说法要。度一万人。五百岁已。宝天比丘善说法要。度二万人八万众生。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正法于此便就尽灭。六百岁已。九十六种诸外道等。邪见竞兴破坏佛法。有一比丘。名曰马鸣。善说法要。降伏一切诸外道辈。七百岁已。有一比丘。名曰龙树善说法要。灭邪见幢燃正法炬。八百岁后诸比丘等。乐好衣服纵逸嬉戏。百千人中。或有一两得道果者。九百岁已。奴为沙门婢为比丘尼。一千岁已。诸比丘等闻不净观。阿那波那慎恚不欲。无量比丘。若一若两思惟正受。千一百岁已。诸比丘等。如世俗人嫁娶行媒。于大众中毁谤毗尼。千二百岁已。是诸比丘及比丘尼。作非梵行若有子息。男为比丘。女为比丘尼。千三百岁已。袈裟变白不受染色。千四百岁已。时诸四众犹如猎师好乐杀生卖三宝物。千五百岁俱睒弥国。有三藏比丘善说法要。徒众五百人一罗汉比丘善持戒行。徒众五百。布萨之时。罗汉比丘升于高座。说清净法云。此所应作。此不应作。彼三藏比丘弟子。答罗汉云。汝今身口自不清净。云何而反说是粗言。罗汉答言。我久清净身口意业。无诸过患。三藏弟子。闻此语已倍更慎忿。即于座上杀彼罗汉。时罗汉弟子。而作此言。我师所说会于法理。云何汝等害我和尚。即以利刀杀彼三藏。天龙八部莫不忧恼。恶魔波旬及外道众。踊跃欢喜竞破塔寺。杀害比丘一切经藏皆悉流移。至鸠尸那蝎国。阿耨达龙王悉持入海。于是佛法而灭尽也。时摩诃摩耶闻此语已。号哭懊恼语阿难言。如来遗敕。既以正法付嘱尊者。及摩诃迦葉。宜应精勤护持读诵。我今不忍。见于

如来阇维之时。即礼佛棺右绕七匝。涕泪号叫还归天上。

祐敬惟。涅槃义总八味。古今讲论精理已备。妄率愚管。略言其迹。夫常住至寂毕竟无为。但机感所诱随方应俗。既曰现生焉得无灭。斯则群萌睹始终。而法身无出没也。是以假言背痛而方转甘露。托卧右胁而还放光明。此无病之迹也。及千氎既缠而示双足于迦葉。金棺将阖而起合掌于摩耶。此不灭之征也。无病而示病。不灭而现灭。故知。灰身显权常住真实。月喻妙音不其明乎。

释迦八国分舍利记第二十八(出双卷泥洹经)

时波波国末罗民众。闻佛双树灭度。皆自念言。今我宜往求舍利分。起塔供养。时波波国诸末罗即下国中严四种兵。象兵马兵。车兵步兵。到拘尸城遣使者言。闻佛众祐止此灭度。彼亦我师敬慕之心。来请骨分。当于本国起塔供养。拘尸王答如是如是。诚如君言。但世尊垂降此土。于兹灭度。国内士民当自供养。远劳诸君分舍利。分恐不可得。时遮颇国诸跋离民众。及罗摩伽国拘利民众。毗留提国婆罗门众。迦维卫国释种民众。毗舍离国离车民众。及摩竭王阿阇世闻如来于拘尸城双树间。而取灭度皆自念言。今我宜往求舍利分。时诸国王阿阇世等。即下国中严四种兵进渡恒水。即敕婆罗门香姓。汝持我名入拘尸城。致问诸末罗等。起居轻利游步强耶。吾于诸贤每相宗敬。邻国义和曾无诤讼。我闻如来于君国内。而取灭度。唯无上尊实我所天。故从远来求诸骨分。欲还本土起塔供养。设与我者。举国重宝与君共之。时香姓婆罗门受王教已。即诣彼城语诸末罗。时诸末罗报香姓曰。诚如君言。但为世尊。垂降此土于兹灭度。国内士民自当供养。远劳诸君分舍利分。不可得。时诸国王即集群臣众。共立议作颂告曰。

吾等和议　　远来拜首　　逊言求分
如不见与　　四兵在此　　不惜身命
义而弗获　　当以力取

时拘尸国即集群臣众。共立议以偈答曰。

远劳诸君　　屈辱拜首　　如来遗形
不敢相许　　彼欲举兵　　吾斯亦有
毕命相抵　　未之有畏

时香姓婆罗门。晓众人曰。诸贤。长夜受佛教戒。口诵法言。一切众生常念欲安。宁可诤佛舍利。共相残害。如来遗形欲以广益。舍利现在但当分耳。众咸称善。寻复议言谁堪分者。皆曰香姓婆罗门。

仁智平均可使分也。时诸国王即命香姓。汝为我等分佛舍利。均作八分。于时香姓即诣舍利所。头面礼毕。徐前取佛上牙。别置一面。寻遣使者赍佛上牙。诣阿阇世所。语使者言。汝以我声上白大王。起居轻利游步强耶。舍利未至倾迟无量耶。今付使者如来上牙。并可供养以慰企望。明星出时分舍利讫。当自奉送。尔时香姓。以一瓶受石许。即分舍利均为八分已。告众人言。愿以此瓶众议见与。自欲于舍起塔供养。皆言智哉是为知时。即共听与。时有毕钵村人。白众人言。乞地燋炭起塔供养。皆言与之。尔时拘尸国人。得舍利分即于其土。起塔供养。波波国。遮罗国。罗摩伽国。毗留提国。迦维卫国。毗舍罗国。摩竭国。阿阇世王等。得舍利分各归其国。起塔供养。香姓婆罗门持瓶归起塔。毕钵村人。持地燋炭归起塔。当于尔时。如来舍利起于八塔。第九瓶塔。第十炭塔。第十一生时发塔。何等时佛生。沸星出时生。沸星出出家。沸星出成道。沸星出灭度。八日佛出家。八日成菩提。八日取灭度。二月如来生。二月佛出家。二月成菩提。二月取涅槃。

双卷大般泥洹经云。时波旬国。诸花氏可乐国。诸拘邻有行国。诸满离神州国。诸梵志维耶国。诸离昌闻佛止双树般泥曰。各严四兵。到拘夷止城外。赤泽国诸释氏。亦严四兵来到。报言释尊圣雄。出自我亲。实我诸父敬慕之心。来请骨分。摩竭王阿阇世。又严四兵度河津来。使梵志屯蹶入问消息。今佛众祐止此灭度。实我所天敬慕之心。来请骨分。王答佛自来此。我当供养。谢汝大王舍利分不可得。于是屯蹶聚众人作颂告曰。

今各远离　　四兵在此　　义言不用
必命相抵

拘夷国人亦答颂曰。

如欲举众　　吾斯亦有　　俱命相抵
则未为恐

梵志屯蹶晓众人言。诸君皆宿夜承佛严教。佛大慈故烧形遗骨。欲广祐天下。何宜当为毁本慧意。舍利现在但当分耳。众咸称善。皆诣舍利稽首毕。乃使屯蹶分之。于是屯蹶持一罂。受一石许蜜涂其里。分为八分已白众言。吾既敬佛。愿得着罂舍利。归起塔庙。皆言智哉。即共听与。梵志温达乞地燋炭。归起塔寺。皆言与之。后有衡国异道士。求得地灰。于是八国得佛八分舍利。各还起塔有八塔。第九罂塔。第十炭塔。第十一灰塔。既分舍利。又为远方诸四辈弟子。未悉闻故留九十日。乃去城四十里。于卫致乡四衢道中。作塔寺拘夷豪姓。共作[番*瓦]瓿石墼。纵广三尺集用作塔。及高纵广皆丈五尺。

藏黄金罂。舍利于其中置。立长表法轮。柈盖悬缯。燃灯花香伎乐。礼事供养。

祐以为双树八枝义各有明。舍利八分缘亦有会。故蜕化之体或全或散。用能留瑞群刹。降福人天。夫不生而假胎。无形而委骨。其示迹垂教。即不思议之事也。

释迦天上龙宫舍利宝塔记第二十九(出菩萨处胎经)

有一大臣名优波吉。谏言诸王莫诤。佛舍利应当分之普共供养。何为兴兵共相征罚。尔时释提桓因。即现为人语诸王言。我等诸天亦当有分。若共诤力则有胜负。幸可见与勿足为难。尔时阿耨达龙王。文邻龙王。伊那钵龙王。语八王言。我等亦应有舍利分。若不见与力足相伏。时优波吉言。诸君且止。舍利宜共分之。即分为三分。一分与诸天。一分与龙王。一分与八王。分瓮受硕余。此臣密以蜜涂瓮里。以瓮量分舍利。诸天得舍利。还于天上即起七宝塔。龙得舍利还于龙宫。亦起七宝塔。八王得舍利各还本国。亦起七宝塔。臣优波吉着瓮。舍利并瓮亦起七宝塔。灰及土四十九斛。起四十九宝塔。当阇维处亦起宝塔。高三十九仞。

释迦龙宫佛 [咨*毛] 塔记第三十(出阿育王经)

八国王竞诤取舍利。各各起兵天帝释见之。即遣天边自下晓喻诸王言。佛在时诸王皆如兄弟。佛适泥洹云何相罚。横杀万民当共分之。各还起塔普皆得福。诸王皆言快哉。籍卿作评为我分之。得无诤也。边自以金罂分之。阿阇世王共数各得八万四千舍利。余有佛口一[咨*毛]无敢取者。以阿阇世王初来求舍利时。车中投身着地。气欲不报。故共持与阿阇世王。阿阇世王得舍利及[咨*毛]。还大欢喜作倡伎乐。鼓角动天。难头禾龙王闻佛般泥洹。亦从诸龙化作人身。到泥洹所。道逢阿阇世王。还语言佛留舍利。非但唯使人间供养。可持一分见与不。阿阇世言不可得也。龙王言。我是难头禾龙。举卿国土。着八万里外磨碎成屑。阿阇世王怖懅故。即举佛[咨*毛]与之。更复欲取舍利。龙王便言我得此[咨*毛]足供养也。旋别各去。龙王即还须弥山下。起水高八万四千里。起水精琉璃塔。阿阇世王命终后。阿育王得其国土。时有大臣白阿育王言。难头禾龙先轻阿阇世。夺佛[咨*毛]去。阿育闻大嗔。即敕诸鬼神王。作铁网铁藉。纵置须弥山下水中。欲缚取龙王。龙王大怖共设计言。阿育事佛当伺其卧取其宫殿。移着须弥山下。水精塔中。自出与相见具说本末道意。状其嗔必息。即便遣龙捧取阿育王宫殿。阿育王卧觉。不知是何处。见水精塔高八万四千里。喜怖交心。难头禾龙自出谢言。阿阇世王自与我佛[咨*毛]我不

夺也。释迦文佛在世。与我要言。般泥洹后劫尽时。所有经戒及袈裟应器。我皆当取藏着是塔中。弥勒来下当复出着。阿育王闻此言大谢。实不知此难头禾龙王。便使诸龙。还复阿育王宫殿置于本处。

祐以为。能供三宝本在天人。故忉利阎浮塔庙森列。至于难头龙王。及大士应化。所以法灭之时收藏尊经。其能建刹不亦宜乎。

## 释迦谱卷第十

### 阿育王造八万四千塔记第三十一(出杂阿含经)

尔时世尊。与诸比丘循邑而行。时有二童子。一名阇耶二名毗阇耶。共在沙中嬉戏。遥见世尊三十二相庄严其体。时阇耶童子心念言。我当以麦麨上佛。仍手捧细沙着世尊钵中。时毗阇耶合掌随喜。时彼童子而发愿言。以惠施善根功德。令得一天下一伞盖王。即于此处生得供养诸佛。尔时世尊发容微笑。阿难合掌白言世尊。何缘微笑。尔时世尊告阿难。当知我灭度百年之后。此童子于巴连弗邑。统领一天下转轮王。姓孔雀名阿育。正法治化。又复广布我舍利。当造八万四千塔。阿难取此钵中所施之沙。舍着如来经行处。当行彼处。阿难受教即取钵沙。泥经行处。阿难当知。于巴连弗邑。有王名日月护。彼王当生子名曰频头婆罗。当治彼国。彼复有子名曰修师摩。时瞻婆国有一婆罗门女。极为端正令人乐见。为国所珍。诸相师辈见彼女相。即记彼女当为王妃必生二子。一当领天下。一当出家学道得成圣迹。时婆罗门闻相师所说。欢喜无量即持其女。诣巴连弗邑种种庄严。欲嫁与修师摩王子。相师云应嫁与频头婆罗王。王见此女端正有德。即立为第一夫人。恒相娱乐。仍便怀体月满生子。生时安隐母无忧恼。过七日后立字名无忧。又复生子名曰离忧。无忧者身体粗涩父不喜见。王欲试诸子。呼婆罗门言。观我诸子于我灭后谁当作王。婆罗门言。将此诸子出城。金殿园馆中当观其相。时阿育王母语阿育言。今王出金殿园馆中观诸王子。于我灭后谁当作王。汝何不去。阿育启言。既不蒙念亦复不乐见我。母言但往即便往去。愿母赐送食。母言如是。王先敕大臣。若阿育来者。当使其乘老钝象来。又复老人以为眷属。时阿育即乘老象。至园馆中地坐。时诸王子各下饮食。阿育母以瓦器成酪饭。送与阿育。王问师言。此中谁有王相。当绍我位。时彼相师视诸王子。见阿育具有王相。当得绍位。又作是念此阿育。大王所不相爱。我若语言当作王者。王必不乐。即语言我今总记。此中若有好乘者。是人当作王。时诸王子闻彼所说。各自念言我乘好乘。时阿育言。我乘老宿象我得作王。时王又复语师言。愿更为观之。师复答言。此中有第一坐者。彼当作王。诸王子等各相谓言。我坐第一。阿育言我今坐地。是坚胜坐我当作王。王复语师更为重

观。师又报言此中上器上食此当得王。阿育念言。我有胜食我必作王。坐散还宫。时阿育母问阿育。婆罗门定记谁耶。阿育启言儿当作王。老象为乘以地为坐。素器盛食粳米杂酪。是最胜也。时婆罗门知阿育当王。数修敬。其母即便问言。谁当作王。师言汝生太子。阿育是其人也。时频头罗王边国。怛叉尸罗反。王即语阿育。汝将四兵平伐彼国。及至发引与少兵甲。时从者白王子言。今往伐彼国无有军仗。云何得平。阿育言我若应王者。兵甲自然来应。发是语时。寻声地开兵甲从地而出。即将四兵往伐彼国。时彼诸国民人。闻阿育来即平治道路。种种供养奉迎王子。诸天宣令。阿育王子当王此天下。汝等勿兴逆意。彼国即便降伏。如是乃至平此天下至于海际。时父王得重疾。诸臣即便庄严阿育将至王所。今且立此子为王。我等后徐徐当立修师摩为王。时王闻此语忧愁不乐默然不对。即便命终。时阿育心念口言。我应正得王位者。诸天自然来以水灌我顶。素缯系首。寻声诸天即以水灌阿育顶。素缯系首受王极位人神欣庆。又引传云。阿育拜王日铁轮飞降王阎浮提。虚空地下各四十里。鬼神咸皆赞善。

阿育王如礼法殡葬父王已。即立阿□楼陀为大臣。时修师摩王子闻父崩。背立阿育为王心生不忍。即集诸兵来伐阿育。时阿□楼陀大臣机关木象。又作阿育王像。以像骑象安置东门外。又作无烟火坑以物覆之。阿□楼陀大臣。语修师摩王子言。欲作王者。阿育在东门可往伐之。能得之者自然得作。王子即趣东门堕火坑。便即死亡。阿育王正法治化。时诸臣辈。我等共立阿育为王。故轻慢于王。不行君臣之礼。王亦自知诸臣轻慢。时王语诸臣曰。汝等可伐华果之树殖于刺棘。诸臣答曰。未曾见闻。却除华果而殖刺树。乃至王三敕令伐彼亦不从。尔时王即持利剑杀五百大臣。王将彩女出外园游戏。见一无忧树华极敷盛。王见已。此华树与我同名。心怀欢喜。王形体丑陋皮肤粗涩。诸彩女辈憎恶王故。以手毁折无忧华树。王从眠觉。见无忧树华狼藉在地。心生忿怒。系诸彩女以火烧杀。王行暴恶故曰暴恶阿育王。时阿□楼陀大臣白王言。王云何以手自杀诸臣彩女。王今当立屠杀之人。即宣教立屠杀者。彼有一山名曰耆梨。中有一织师子亦名耆梨。凶恶挝打系缚男女。及捕水陆之生。乃至拒逆父母。是故世人传云凶恶耆梨子。时王使语之言。汝能为王斩诸凶人不。彼答曰一切阎浮提有罪者。我能净除况此一方。王即为作屋舍极为端严唯开一门。于其中间作治罪之法状如地狱。时彼凶人启王言。今从王乞愿。若人来入此中者不复得出。答言如汝所愿。尔时商主之子厌世间苦。出家学道游行诸国。次第乞食误入屠杀舍中。时彼比丘遥见舍里。有火车炉炭等治诸众生。恐怖毛竖便欲出门。凶恶即往执比丘言。入此中者。无有得出于此而死。比丘心生悲悔泣泪满目。乞我少时生命可至一月。彼凶不听。如是日数渐减止于七日。彼即听许。时此比丘知将死不久。勇猛精进坐禅息心。不能得道至于七日。时王宫内人。有事

送付凶主。将是女人。着臼中以杵捣之。令成碎末。时比丘见是事。极厌恶此身。呜呼苦哉。我身不久亦当如是。断一切结成阿罗汉。时彼凶恶人语此比丘。期限已尽。比丘以偈答曰。我心得解脱。断除诸有尽。今此身骸无复吝惜。尔时彼凶主。执彼比丘着铁镬油中。足与薪火火终不然。或复不热。凶主见火不然。打拍使者而自然火。火即猛盛久久开铁镬盖。见彼比丘铁镬中莲华上坐。生希有心即以启王。王便严驾将无量众来看比丘。时彼比丘调伏时至。即身升虚空犹如雁王。示种种变化。向王说偈。我是佛弟子。逮得诸漏尽。生死大恐怖。我今悉得脱。时阿育王闻彼比丘所说。于佛法所生大敬信传云王访诸臣民。亘有及见佛者不唯有波斯匿王妹。作比丘尼年百三十余。见佛在世。王即往问。佛何功德耶。尼答曰。世尊威神备于经说。我时年十岁佛来入宫殿内。地皆作金色。我即作礼金钗堕地缅与光合。去后光歇寻之方得。又云佛有八种音声。今海边有鸟名曰羯随。其音哀亮颇似万一。王求得此鸟旬日不鸣。时青衣映镜严庄。鸟见其像惊翥欲鸣。青衣转镜还便辍响。王曰若能使鸟鸣者。以为夫人。青衣即取诸镜悬于四壁。鸟见影顾眄回惶悲鸣。振迅清畅和雅。王闻之乃悟起正真道意。即拜青衣为第二夫人。婇女七千人咸皆欢喜。又白比丘言。佛未灭度时何所记说。比丘答言佛记大王。于我灭后过百岁。时于巴连弗邑有三亿家。彼国有王名曰阿育。当王此阎浮提为转轮王。正法治化。又复宣布我舍利于阎浮提。立八万四千塔。佛如是记。然大王今造此大地狱杀害无量。王今宜应慈念一切众生。佛之所记大王者。王当如法修行。时阿育王于佛所极生敬信。合掌向比丘作礼。我得大罪今向比丘忏悔。我之所作甚为不善。唯愿佛子。受我忏悔舍心。勿复责我愚人。譬喻经云。时王宫内。常以四事供养二万沙门。有外道梵志。门徒甚盛忌害沙门。欲加陵毁。乃选其众中能幻化者。变为异道。所奉神名夷摩旦罗。一头四面八目八臂。强猛凶壮多从丑类。先巡邑里次到城门。国中男女亡走失魄。王下舆却盖迎之于城门。问其所欲得。鬼曰吾欲啖人。若惜民者。诸沙门悉不耕而食。费耗滋甚幸可见付。以充厨膳。王大恐惧遣使报僧。时有一沙弥名端正。年十三白诸比丘。我能降化之。即到鬼所而告之曰。诸大比丘寻次当来。汝欲显奇可待食竟。时从鬼梵志二万余人。王大设供。沙弥敛肴吸馔摇牙而尽。尚未充饱因取从鬼以次吞之。并随神足皆在只桓。作幻梵志稽首谢过。求欲出家悉成沙门。后多得罗汉。王因此倍加信伏。时彼比丘度阿育王已。乘空而化。时王从彼地狱欲出。凶主白王言王不复得去。王曰汝今欲杀我耶。彼曰如是。王曰。谁先入此中。答曰我是。王曰若然者汝先应取死。王即敕人将此凶主。著作胶舍里以火烧之。又敕坏此地狱施众生无畏。

传云。王得信心。问道人曰。我从来杀害不必以理。今修何善得免斯殃。答曰。唯有起塔供养众僧。赦诸徒囚赈济贫乏。王曰。何处

可起塔。道人即以神力左手掩日。日光作八万四千道。散照阎浮提。所照之处皆可起塔。今诸塔处是也。

时王欲建舍利塔。将四兵众至王舍城。取阿阇世王佛塔中舍利。还复修治此塔与先无异。如是取七佛塔中舍利。至罗摩村中。时诸龙王。将王入龙宫中。王从龙索舍利供养。龙即分与之。时王作八万四千金银琉璃颇梨箧。盛佛舍利。又作八万四千四宝瓶。以盛此箧。又作无量百千幡幢伞盖。使诸鬼神各持舍利供养之。具敕诸鬼神言。于阎浮提。至于海际城邑聚落。满一亿家者为世尊立塔。时有国名著叉尸罗三十六亿家。彼国人语鬼神言。

三十六亿箧舍利。与我等起立佛塔。王作方便国中人少者。令分与彼令满家数。而立为塔时巴连弗邑。有上座名曰耶舍。王诣彼所白上座曰。我欲一日之中。立八万四千佛塔遍此阎浮提。意愿如是。时彼上座白言善哉。大王克后十五日月食时。令此阎浮提起诸佛塔。如是乃至。一日之中立八万四千塔。世间民人兴庆无量。共号曰法阿育王。

大阿育王经云。八国共分舍利。阿阇世王分数得八万四千。又别得佛口二[咨*毛]还国。道中逢难头禾龙王从其求舍利分。阿阇世王不与。便语言我是龙王。力能坏汝国土。阿阇世王怖畏。即以佛[咨*毛]与之。龙王还于须弥山下。起水高八万四千里于下起水精塔。阿阇世还国。以紫金函盛舍利。作千岁灯火于五恒河沙水中塔葬埋之后。阿育王得其国土王取夫人。身长八尺发亦同等。众相具足王令相师观之。师言当为王生金色之子。王即拜为第二夫人。后遂有身足满十月。王有缘事宜出外行。王后妒嫉。便作方便共欲除之。募觅猪母即应产者。语第二夫人言。卿是年少甫尔始产。不可露面视天。以被覆面即生金子。光照宫中盗持儿去杀之。即以猪子着其边。便骂言。汝云当为王生金色之子。何故生猪。便取轮头拍。因内后园中伏菜。王还闻之不悦。久久之后王出行园。见之忆念迎取归宫。第二夫人渐得亲近。具说情状。王闻惊怪。即杀八万四千夫人。阿育王后于城外造立地狱。治诸罪人佛知王杀诸夫人应堕地狱。即遣消散比丘化王。王发信悟。问比丘言。杀八万四千夫人。罪可得赎不。道人言各为人起一塔。塔下着一舍利当得脱罪耳。王即寻觅阿阇世王舍利。有国相父年百二十。将五万人取本舍利。王得大喜。即分与鬼神各还所部。令一日一时同戴八万四千刹。诸鬼神言。多隔山障不得相知。王言汝曹但还。治槃护刹安铃。我当使阿修轮以手摸日月。四天下亦同时震鼓。便举戴之。二经不同故复两存。及迦葉语阿难经云。塔成造千二百织成幡及杂华。未得悬幡。王身有疾。伏枕慷慨曰。若威灵有感。愿察我至诚。诸塔并列于坐隅。俯临王前王手自系幡。以次而去各还

其所。王体羸弊取幡不赡。有诸比丘行助王取之。故今上幡先令比丘将之也。由是病愈增算十二。故因名为续命幡。王已建八万四千塔。欢喜踊跃将诸群臣。往诣鸡雀精舍。白耶舍上座曰。更有比丘佛所受记。当作佛事不。我当往诣彼所。供养恭敬。上座答曰。佛般涅槃时。诣摩偷罗国。告阿难曰。于我般涅槃后。百岁之后当有长者子。名优波崛多。当出家学道号无相佛。王问上座曰。优波崛多今已出世不。上座答曰。已出世出家学道。是阿罗汉住在优留蔓荼山中。王闻已欢喜踊跃。即敕群臣速办严驾。将无量眷属往诣彼所。尊者思惟若王来者。无量将从受诸大苦。杀害微虫。答使者曰。我当自往诣王所。时王闻尊者自来。欢喜踊跃从摩偷罗至巴连弗邑。于其中间开安舟桁。于桁悬诸幡盖。时尊者优波崛多。将一万八千阿罗汉众。迳至王国。王大欢喜踊跃。即脱璎珞价直千万。而授与之。王将诸大臣眷属。即出往尊者所。即为下食。五体投地向彼作礼。长跪合掌而作是言。我今领此阎浮提。受于王位不以为喜。今睹尊者踊跃无量。如来弟子乃能如是。如睹于佛。时王请尊者优波崛多入城。设种种座请尊者就坐。众僧令往鸡雀精舍。白尊者曰尊者颜貌端正。身体柔软。而我形体丑陋。肌肤粗涩。尊者而说偈曰。

我行布施时　　净心好财物
不如王行施　　以沙施于佛

时阿育王告诸大臣。我以沙布施于佛。获其果报如是。云何而不修敬于世尊。王复白优波崛多言。尊者示我佛所说法游行处所。当往供养礼拜。时王将四兵军众。又持种种供养香华幡幢。及诸伎乐便将尊者。发去。尊者至隆频林。此是如来生处。时王五体投地供养礼拜。即立佛塔。此处菩萨六年苦行。此处二女奉菩萨乳糜。时尊者将王至道场树下。语王曰此树菩萨以慈悲三昧力破魔兵众。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处。时王舍无量珍宝种种供养。及起大塔庙。尊者将王至鸠尸那竭国。言此处如来具足作佛事毕。于无余般涅槃。而般涅槃。时王闻是语。忧恼迷闷躄地啼泣涕零。如是乃至与种种供养立大塔庙。时王复白尊者曰。我意愿欲得见佛。诸大弟子佛之所记者。欲供养彼舍利。愿为示之。时尊者白王言。善哉善哉。大王能发如是妙心。时尊者将王至舍卫国。入只桓精舍以手指塔。此是尊者舍利弗塔。王当供养。王曰彼有何功德。尊者答曰。第二法王随转法轮。时王生大欢喜。舍十万两珍宝供养其塔。次复示大目揵连塔。王应供养此塔。王复问曰彼有何功德。尊者答曰是神足第一。以足持践地地即振动。至于天宫。降伏难陀跋难陀龙王。时王舍十万两珍宝。供养此塔。次复示摩诃迦葉塔语王言。此是摩诃迦葉禅窟。应当供养。王问曰彼有何功德。答曰彼少欲知足头陀第一。如来施以半座及僧伽梨衣。愍念众生兴立正法。时王舍十万两珍宝。供养是塔。次示尊者薄

拘罗塔。应当供养。王问曰彼有何功德。尊者答曰彼无病第一。乃至不为人说一句法寂默无言。王曰以一钱供养。诸臣白王言。功德既等何故于此供养一钱。王告之曰听吾所说。

虽除无明痴　　智慧能鉴察
虽有薄拘句　　于世何所益

时彼一钱还来至王所。时大臣辈见是希有事。异口同音赞彼。呜呼尊者少欲知足。乃至不须一钱。

复示阿难塔。语王言。此是阿难塔。应当供养。王曰彼有何功德。答曰此人是佛侍者。多闻第一撰集佛经。王即舍百亿两珍宝而供养其塔。时臣白王言。何故于此布施供养。皆悉胜前。王白诸臣听吾所说。

如来之体身　　法身性清净
彼悉能奉持　　是故供养胜
法灯常存世　　灭此愚痴冥
皆由从彼来　　是故供养胜

尔时王供养上种种事恒遍。至菩提道场树。此树下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世间希有珍宝供养之事。供养菩提树。时王夫人名曰低舍罗絺多。夫人作是念。王极爱念于我。我亦念王。王今舍我持诸珍宝。至菩提树间。我今当作方便杀菩提树。树既枯死叶便凋落。王当不复往彼。可得与我常相娱乐。夫人即遣人以热乳浇之。树即枯燥。时诸使人辈白王言。菩提树忽然枯死。叶叶变落。时王闻是语。即迷闷躄地。时彼夫人见王忧愁不乐。而白王言。王勿忧恼我当喜悦王心。王曰若无彼树我命亦无。如来于彼树。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彼树既无我何用活耶。夫人闻王决定语。还复令以冷乳灌之。彼树寻复更生。王闻欢喜诣菩提树下。睹于菩提树目不暂舍。时王各办四实瓮。金银琉璃颇梨盛诸香乳及诸香汤。持种种饮食幡幢宝盖各有千种。及种种华香伎乐。受持八支斋布萨。着白净衣服。执持香炉在于殿上。向四方作礼心念口言。如来贤圣弟子在诸方者。怜愍我故受我供养。时王如是语时。三十万比丘悉来集。彼大众中十万是阿罗汉。二十万是学人。及凡夫比丘。上座之座无人坐。时王问诸比丘。上座云何而无人坐。时彼大众中有一比丘。名曰耶舍。是大阿罗汉。具足六通。白王言此座上座之座。余者岂敢于中而坐。王复问曰。于尊者所更有上座耶。尊者答曰。更有上坐大王佛之所说名曰宾头卢。是上座应坐此处。王大欢喜而作是言。于中有比丘见佛者不。尊者答曰有也。大王宾头卢者犹故存世。王复白曰。可得见彼比丘不。尊者曰大王不久当见。寻当来至。王大欢喜。时尊者宾头卢。将无量阿罗

汉次第相随。譬如雁王乘虚而来。在于上座诸比丘僧。各修礼敬次第而坐。时王见尊者宾头卢头须皓白。辟支佛体头面礼足。长跪合掌白尊者言。见世尊耶。时尊者宾头卢。以手举眉毛视王而言。昔如来将五百阿罗汉俱。初在王舍城安居。我尔时亦复在中。又复世尊住舍卫国。时给孤独长者女。请佛及比丘僧。时诸比丘各乘空而往彼。我于尔时以神力合大山往彼受请。时世尊责我正法那得现神足如是。我今罚汝。常在于世不得取涅槃。护持我正法勿令灭也。又复如来。将诸比丘僧入城乞食。时王共二童子沙土中戏。遥见佛来捧于尘沙。奉上于佛。时世尊记彼童子。于我灭度百岁之后。此童子于巴连弗邑。当受王位领阎浮提。名曰阿育。当广布我舍利。一日之中当造八万四千塔。今王身是也。我尔时亦在于中。时王白尊者曰。尊者今住在何处。尊者答王曰。在于北山。山名揵陀摩罗。共诸同梵行僧俱。王复问曰有几眷属。尊者答曰六万阿罗汉。尊者曰王何须多问。今当施设供养于僧食竟。使王欢喜。王言如是尊者。然我今先当供养佛念所觉菩提之树。然后香美饮食施设于僧。敕诸群臣唱令国界。王今舍十万两金布施众僧。千瓮香汤溉灌菩提树。集诸五众。时王子名曰拘那罗。在王右边举二指而不言说。意欲二倍供养。大众见之皆尽发笑。王亦发笑而语言。呜呼王子乃有增益功德。王复言我复以三十万两金供养众僧。复加千瓮香汤。洗浴菩提树。时王子复举四指。意在四倍。时王嗔恚语臣曰。谁教王子作是事与我兴竞。臣启王言。谁敢与王兴竞。然王子聪慧利根。增益功德故作是事耳。时王右顾视王子。白上座曰。除我库藏之物。余一切物及阎浮提。夫人婇女诸臣眷属。及我拘那罗子。皆悉布施贤圣众僧。唱令国界。时王上座及比丘僧。以千瓮香汤。洗浴菩提树时。菩提树倍复严好增长茂盛。时王及诸群臣生大欢喜。时王洗浴菩提树已。次复供养众僧。时彼上座耶舍语王言。大王今大有比丘僧集。当发淳信心供养。时王从上至下自手供养。彼有二沙弥得食已。各以麨团。[麩-夫＋并]欢喜丸更互相分。王见即笑而言。此沙弥作小儿戏。供养讫已。王还上座前立。上座语王言。王莫生不信敬心。王答上座。无有不信敬心。见二。

沙弥作小儿戏。如世间小儿戏。如世间小儿。以土团更互相掷。如是二沙弥。以麨团。以[麩-夫＋并]欢喜丸更互相掷。上座白王言。彼二沙弥。是俱解脱阿罗汉。更相奉食。王闻是已增其信心。而作是念此二沙弥能展转相施。我今亦当于一切僧人施绢劫贝。时二沙弥知王心所念。二沙弥共相谓言。令王倍增敬信。一沙弥持镬授与王。一沙弥授以染草。王问彼沙弥。用作何等。二沙弥白王言。王因我故。施与众僧绢及劫贝。我欲令大王染成其色。施与众僧。时王作是念。我虽心念口未发言。此二达士。得他心智而知我心。王即稽首敬礼众。语沙弥言。我因汝等施僧衣。施僧衣已。复以三衣并四亿万两珍宝。嚫五部众嚫愿已。复以四十亿万两珍宝。赎取阎浮提宫人彩女。

及大子群臣。阿育王所作功德无量如是。

杂阿含经云。阿育王得大敬信。问诸比丘言。谁于佛法中。能行大布施。诸比丘言。给孤独长者最行大施。王复问曰。彼施几许。比丘答曰。以亿千金。王闻已如是思惟。彼长者尚能舍亿千金。我今为王。何缘复以亿千金施。当以亿百千金施。时王起八万四千佛塔。于彼一一塔中复施百千金。复作五岁大会。会有三百千比丘。用三百亿金供养于彼。彼众中第一分是阿罗汉。第二分是学人。第三分是贞实凡夫。除私库藏。此阎浮提夫人婇女太子大臣。施与圣僧四十亿金。还复赎取。如是计校。用九十六亿千金。乃至王得重病自知命尽。王言我常所愿。欲以满亿百千金作功德。今愿不得满足。便就后世。时计校前后所施金宝。唯减四亿未满。王即办诸珍宝。送与鸡雀寺中。法益之子名三波提。为太子诸臣等启太子言。大王将终不久。今复以此珍宝送与寺中。国藏财宝已竭。诸国法以物为尊。太子今宜断之。勿使用尽。时太子即敕典藏者。勿复出与。时王自知索物不复能得。所食金器送与寺中。太子今断金器。以银器与王食。食已复送与寺中。太子又断银器。给以铜器。王亦送与寺中。又断铜器给以瓦器。时王手中有半阿摩勒果。悲泪问诸大臣。今谁为地主。时诸臣启王。王为地主。时阿育王呼侍者言。汝今忆我恩养。汝持此半阿摩勒果。送鸡雀寺中。作我意。礼拜诸僧足。白言。阿育王问讯诸大圣众。我领此阎浮提。阎浮提是我所有。今者顿尽不得自在。唯此半阿摩勒果。我得自由。此是最后檀波罗蜜。哀愍我故纳受此施。令我得福。时彼上座告诸大众。谁闻是语而不厌世。如佛经说。是他衰事应生厌离。时彼上座作是念言。云何令此半阿摩勒。一切众僧得其分食。即教令研磨。着石榴羹中行之。一切皆得周遍。时王复问傍臣曰。谁是阎浮提主。臣启王言。大王是也。时王从卧起而坐。顾望四方合掌作礼。念诸佛德心念口言。我今复以此阎浮提施与三宝。时王尽书纸上而封缄之。以齿印印之。作如是事毕。即便无常。尔时太子及诸人民。兴种种供养葬送。如王之法而阇维之。

法益经云。王有太子。名达摩跋檀那。齐言法益。是起八万四千塔日所生也。眼可爱如。似鸠那罗鸟眼。即以为名焉。风姿明雅有文武称。善弹一弦琴。王有一别房夫人。见而爱之欲与私通。太子固辞不从。夫人怀恨既深。又恐事泄密欲弃之。因白王曰。当今华裔一化四海同风。太子年德俱美文武备通。宜可镇抚边要以取百姓之心。王从其志。即分部兵众以送。太子在镇甚有治能。岁余王忽遍身患臭。天下师药皆不能治。夫人密使人讯访国内。与王病同者。破腹看之。得一黑虫长数寸。臭不可近。即取众药灌之。其臭弥甚。又以大蒜熏之。虫死而臭歇。于是白王曰。妾能治王必使得差。愿听我七日为王。王喜而许之曰但令我差七日何有哉。夫人即以大蒜与王。令服之

便愈。于是宫中彩女上酒称庆。令王醉卧无所觉知。夫人即嫌恨太子。即矫敕挑其两眼。令余人代之。国法以王齿为印。乃以腊摸王齿而印之。太子奉敕欢喜无怨。先挑一眼置掌中。看之良久乃悟苦空无我。得须陀洹道。然后以一眼与之。于是与其妃相携步行出城。行人为之流涕。悉仰头呼天。太子有何罪乃致此耶。辞拜呜咽并不能复起。亦有感激致死者。乞食流迸遇还本国。犹持一弦琴在所而弹之。时有大臣。识是太子亦知夫人所为。不敢以问。乃因余人启王。外有一盲人能弹琴。备六十四伎变弄殊绝。不可不闻。王即召之乃见其子。子妇闷绝坠地。良久乃苏即问其故。方悟是夫人所为。王先受五戒不复杀生。唯肉刑之弃于深林。太子闻夫人被刑。结气发病而死。王年耆惛[示*毛]。疾卧床褥无复威力。半年之中诸臣行事。王卒后立位。法益之子名三波提。绍位也。

尔时诸臣欲立太子以绍王位。中有一大臣。名曰阿□罗陀。语诸臣曰。不得即立太子。所以者何。大王阿育在时。本誓愿满十万亿金。作诸功德。犹减四亿。不满十万亿。以是故今舍阎浮提。施与三宝欲令满足。今是大地属于三宝。云何而立太子为王。诸臣闻已。议出四亿金送与寺中。即便立法益之子为王。名三波提。

阿育王息法益坏目因缘经云。夫人善容及大臣耶奢。盗取王印诈为王敕。挑王子两目。王后发誓使得眼根。神感之应更生净眼。王见瑞应不可称记。脱己宝冠授与法益。绍转轮王治化六年。法益治化已经六年。白父王曰乞听出家。王即听许令出家学道。祐案阿含所说不言法益绍位。盖略之耳。然则法益出家之后。其子三波提乃为太子。阿育还领王位者也。

复次太子名毗梨诃西那。以绍王位。毗梨诃西那太子名曰沸沙须摩。次绍王位。沸沙须摩太子名曰沸沙蜜多罗。次绍。

王位。时沸沙蜜多罗问诸臣。我当作何等令我名德久存于世。时贤善诸臣。信三宝者启王言。阿育祖王在世造八万四千塔。复兴种种供养。此之名德相传至今。王欲求此名者。当造立八万四千塔及诸供养。王言大王阿育。有重威德能办此事。我不能作更思余事。中有恶臣不信向者启王言。世间有二种法传世不灭。一者作善。二者作恶。大王阿育作诸善行。今王当作恶行。打坏八万四千塔。此名不灭。时王用佞臣语。欲坏诸塔寺。先往鸡雀寺中。门前有石师子即吼。王闻之惊怖即还入城。如是再三欲坏彼寺。时王问诸比丘。使我坏塔。宁坏僧坊。比丘答曰二不应行。王其欲坏者。宁坏僧房杀害比丘。如是渐渐至婆伽罗国。又复唱令。若有人能得沙门头者。赏之百金。尔时彼国中有一阿罗汉。化作众多比丘头。与诸百姓令送与王。令王库藏财宝竭尽。时彼王。闻罗汉作如是事倍复嗔恚欲杀罗汉。时彼罗汉入

灭尽定。王作无量方便。杀彼圣人终不能得。三昧力故。不伤其体。如是渐进至佛塔门。有一鬼神止住其中。守护佛塔名曰牙齿。作是念。我受持禁戒不杀众生。不能害王。又复作念。有一神名曰为虫。凶暴勇健求索我女。我不与之。今为护法当嫁与彼令其守护佛法。时彼虫神排挡大山。推迮王上。及四兵众无不死尽。彼王终亡。孔雀苗裔于此永终。祐寻。八万塔缘。乃悬记后事。广长所说其验己征。撰谱之始本述释种。但塔兴阿育故备记孔雀。虽于文为繁。而塔事备矣。

释迦获八万四千塔宿缘记第三十二(出贤愚经)

尔时佛与阿难。入舍卫城乞食。见群小儿于道中戏。各聚地土。用作舍宅仓库财宝五谷。有一小儿遥见佛来。敬心内发欢喜踊跃。即取仓中土为谷者。便以手探欲用施佛。身小不及语一小儿。我登汝上以谷布施。小儿欢喜报言可尔。即蹑肩上以土奉佛。佛下钵低头受土。受已授与阿难持此土以涂我房。阿难食后以土涂佛房地。齐得一遍其土便尽。佛告阿难。向小儿缘施此土。我般涅槃百岁之后。当作国王字阿输迦(阿育之别名也)其次小儿当作大臣。共领阎浮提一切国土。兴显三宝广设供养。分布舍利遍阎浮提。起八万四千塔。阿难欢喜重白佛言。如来先昔造何功德。而乃有此多塔之报。佛言。过去有国王。名波塞奇。典阎浮提八万四千国。时世有佛名曰沸沙。波塞奇王与诸臣民。供养于佛及比丘僧。四事供养时王心念。边小诸国皆悉偏僻。人民之类无由修福。今当图画佛之形像。分布诸国咸得供养。作是念已。即召画师敕使图画。时诸画师来至佛所。看佛相好欲得画之。适画一处忘失余处。重复观看复次下手。画一忘一不能使成。时波塞奇调和众彩。手自为画一像以为摸法。于是画师。乃依图画八万四千像布与诸国。诸小国王皆得供养。时波塞奇我今身是。以此缘故。常得三十二相殊特之身。般涅槃后。得此八万四千诸塔。

祐观波塞画像。克果法身塔庙之数。有若符契。法华所谓。刻画作像皆成佛道。斯其验矣。

释迦法灭尽缘记第三十三(出杂阿含经)

佛言。此摩偷罗国。将来世当有商人子。名曰掘多。掘多有子。名优波掘多。我灭度百岁后。当作佛事。于教授师最为第一。百岁之后优留曼荼山。有那咤跋置迦阿兰若处最为第一。佛作是念。我以正法付嘱人及天者。我之教法则千岁不动。即告帝释及四天。大王我涅槃后。各于方土护持正法。过千岁后有非法出。阎浮提中恶风暴雨多诸灾患。人民饥馑触物磨灭。饮食失味珍宝沉没。西方有王名钵罗

婆。北方有王名耶婆那。南方有王名释迦。东方有王名兜沙罗。此四王皆多眷属。杀害比丘破坏塔寺。四方尽乱。时诸比丘来集中国。拘睒弥国。王名摩因陀罗西那生子手似血涂。身似甲胄。有大勇力。又五百大臣同日生子。皆血手胄身。时拘睒弥国一日雨血。王见恶相即大恐怖。请问相师。

相师答言。王今生子。当王阎浮提多杀害人。即因为名难当。年渐长大。时四恶王从四方来。王大忧怖。有天神告言。大王且立难当为王。足能降伏彼四恶王。便依神言舍位与子。以髻中明珠冠其子首。集五百大臣香水灌顶。令往征伐。诸臣之子身被甲胄从王俱征。与四恶王共战。杀之都尽王阎浮提。治在拘睒弥鞞国。佛告四大天王。巴连弗国当有婆罗门。名曰何耆尼达多。通达比陀经论。彼婆罗门当纳妻。其妻有身便欲与人。论议即问诸相师。答云是胎中儿。当了达一切经论。故令母如是。月满生子。了达一切经论及医方。教授五百弟子。有众多弟子故名曰弟子。于我法中出家学道。通达三藏善能说法。辩才巧妙摄多眷属。又复世尊告四大天王。即此巴连弗邑。当有大贾主。名曰须陀那。其妻有身便质直柔和。无诸邪想诸根寂静。时彼贾主即问相师。相师答曰。胎中儿极为良善。故令母如是。月满生童子。名曰修罗陀。年纪渐长。于我法中出家学道勤行精进。便得漏尽证罗汉果。然其寡闻少欲知足。及少知旧居在揵陀摩罗山恒来为难当王说法。难当见父王过世两手抱父尸。悲号啼哭忧恼伤心。时彼三藏将多眷属为王说法王闻法已。忧恼即止。于佛法中生大敬信。而发声唱言。自今以后我施诸比丘。无恐畏适意为乐。而问比丘。前四恶王毁灭佛法。有几年岁。诸比丘答云。经十二年。王心念言作师子吼。我当十二年中。供养五众种种丰足。供施之日天当降香泽之雨遍阎浮提。一切实种皆得增长。诸方人众。皆持供具来诣拘睒弥国。供养众僧时。诸比丘大得供养诸比丘辈不修三业。戏论过日贪着利养。好自严饰身着妙服。离出家法形类比丘。是法中大贼。坏正法幢建恶魔幡。灭正法炬然烦恼火。消正法海坏正法山。破正法船拔正法树。时天龙鬼神等。于诸比丘皆生恶意。厌恶远离不复卫护。而同声唱言。却后七日佛法灭尽。号啕悲泣共相谓言。至说戒日比丘斗诤。如来正法于此而灭。诸优婆塞闻诸天言。共诣众中谏诸比丘。斗诤至十五日说戒时。揵陀摩罗山。阿罗汉修罗他。观阎浮提今日何处有众僧。欲往说戒。即诣拘睒弥。时彼僧众乃有百千人。唯有此阿罗汉修罗他来。又复有一三藏名曰弟子。此是如来最后大众聚集。尔时维那行舍罗筹。白三藏言众僧已集。今为说波罗提木叉。时上坐答言。阎浮提如来弟子皆来集此。数有百千。如是众中我为上首。了达三藏尚不学戒律。况复余者而有所学。今当为谁而说戒律。尔时彼阿罗汉修罗他。立上坐前合掌白上坐言。上坐但说波罗提木叉。如佛在世时。舍利弗目揵连等大比丘众。所学法我今已悉学。如来虽灭度。

今已出千岁。彼所制律威仪。我悉已备足。上坐弟子闻修罗他比丘自言。如来所制戒律我悉备持。起不忍心。有一弟子名曰安伽陀。极生忿恨。从座起骂辱彼圣。汝是下座比丘。愚痴无智而毁辱我师。即持利刀杀彼圣人。尔时有一鬼名曰大提木佉。作是念言。世间唯有此一罗汉。而为恶比丘弟子所害。执持金刚杵。以打破彼头即便命终。尔时阿罗汉弟子见杀其师。忿恨不忍即杀三藏。尔时诸天世人。悲哀啼泣呜呼苦哉。如来正法今便都尽。即此大地六种震动。无量众生号啕啼泣。各各离散。尔时拘睒弥王。闻诸比丘杀阿罗汉及三藏法师。心生恼惋。诸邪见辈竞破塔庙及害比丘。从是佛法索然顿灭。尔时人天闻佛所说。莫不挥泪。

释迦法灭尽相记第三十四(出法灭尽经)

佛告阿难。吾般泥洹法欲灭时。五逆浊世魔道兴盛。诸魔沙门坏乱吾道。着俗衣裳乐好袈裟。五色之服。饮酒炙肉杀生贪味。无有慈心更相憎嫉。时有菩萨精进修德。一切敬待人所宗向。教化平等怜贫念老。救育穷厄恒以经像。令人奉事作诸福德。志性温善不侵害人。损身济物不自惜己。忍辱仁和。设有是人众魔比丘咸共嫉之。诽谤扬恶摈黜驱遣不令得住。自共于后不修道德。寺庙空荒不复修理转转毁坏。但贪财物积聚不散。不作福德贩买奴婢。耕田种植焚烧山林。伤害众生无有慈心。奴为比丘婢为比丘尼。无有道德。淫泆浊乱男女不别。令道薄淡皆由斯辈。或避县官依倚吾道。求作比丘不修戒律。月半月尽綡名讲戒。厌倦懈怠不欲听闻。抄略前后不肯尽说经不诵读。设有读者不识字句为强言是。不咨明者贡高求名。嘘天雅步以为荣贵望人供养。诸魔比丘命终之后。精神当堕无泽地狱五逆罪中。饿鬼畜生靡不更历边恒沙劫罪竟乃出。生在边国无三宝处。法欲灭时女人精勤恒作功德。男子懈慢不用法语。眼见沙门如视粪土。无有信心法轮弥没。当尔之时诸天泣泪。水旱不调五谷不熟。灾疫流行死亡者众。人民勤苦县官侵克。不修道理皆思乐乱。恶人转多善者甚少。日月转促人命转短。四十头白裁寿六十。男子寿短女人命长。七八九十或至百岁。大水忽起卒至无期。世人不信故谓有常。众生杂类无有豪贱。没溺浮漂鱼鳖啖食。菩萨比丘众魔驱逐。不豫众会菩萨入山。福德之处惔怕自守。以为忻快寿命延长。诸天卫护月光出世。得相遭值共兴吾道。五十二岁。首楞严经般舟三昧。先灭化去。十二部经寻复化灭。尽不复现不见文字。沙门袈裟自然变白。圣王去后吾法灭尽。譬如油灯临欲灭时。光更猛盛于是便灭。吾法尽时亦如灯灭。自此之后难可缕记。如是久后。弥勒当下世间作佛。天下太平毒气消除雨润和适五谷滋茂。树木长大人长八丈。皆寿八万四千岁。众生得度不可称计。

祐定以方等固知三宝常住。常住之法理无兴灭。兴灭之来乃世缘业耳。晨离西隐不害千光之恒明也。

经律异相五十卷（第一卷～第二十五卷）

## 经律异相序

如来应迹投缘。随机阐教。兼被龙鬼。匪直天人。化启憍陈。道终须跋。文积巨万简累大千。自西徂东固难得而究也。若乃刘向校书。玄言久蕴。汉明感梦。灵证弥彰。自兹厥后传译相继。三藏奥典虽已略周。九部杂言通未区集。

皇帝同契等觉比德遍知。大弘经教并利法俗。广延博古旁采遗文。于是散偈流章往往而出。今之所获盖亦多矣。

圣旨以为。象正浸末信乐弥衰。文句浩漫鲜能该洽。以天监七年。

敕释僧旻等。备钞众典。显证深文控会神宗。辞略意晓。于钻求者已有太半之益。但希有异相犹散众篇。难闻秘说未加标显。又以十五年末。

敕宝唱钞经律要事。皆使以类相从。令览者易了。又。

敕新安寺释僧豪。兴皇寺释法生等。相助检读。于是博综经籍择采秘要。上询神虑取则成规。凡为五十卷。又目录五卷。分为五秩。名为经律异相。将来学者。可不劳而博矣。

## 经律异相卷第一(天部第一)

三界诸天一 二界成坏二 劫之修短三 日四 月五 星六 雷七 电八 云九 风十 雨十一

三界诸天第一

欲界一 色界二 无色界三

一欲界六天 四天王一 忉利二 炎摩三 兜率四 化乐五 他化六 魔天七

四天王天一。

四天王居须弥四埵。皆高四万二千由旬(大智论云须弥四边有

山。悉名游乾陀。各高四万二千由旬。四天王治化其上)东方天王。名提头赖吒。城号上贤。南方天王。名毗娄勒。城号善见。西方天王。名毗娄博叉。城号周罗(或作周罢未详得失)

北方天王。名毗沙门。凡住三城。一号可畏。二名天敬。三名众归。四王身长皆半由旬。衣长一由旬。广半由旬。其重二分。天寿五百岁。少出多减。以人间五十岁。为天一日一夜。亦三十日为一月。十二月为一岁也(五百岁即人间九万岁也)食净揣食洗浴衣服为细滑食。男娶女嫁身行阴阳一同人间。以昔三业善今生为天。自然化现在天膝上。形之大小如人间两岁(别记云。男坐父膝上。女坐母膝上)儿生未久便自知饥。七宝妙器盛百味食。若福多者饭色自白。若福中者饭色自青。若福少者饭色自赤。儿食消化化后若渴。宝器甘露如食之色。饮不留停如苏投火。身体长大便与天等入池沐浴。诣香树下枝条垂曲。取香涂身衣庄严具。华鬘宝器果实乐器各有树出。遍往诣之随意所取(楼炭经说。大同小异文多不载)入诸园林无数天女鼓乐弦歌语笑相向。深生染着。视西忘东。当其戏乐忘其初生所念识知。承先世善得生天上(楼炭经略同)池沼清澄华果荣茂。其城七重皆广六千由旬。栏楯罗网宫墙行树皆悉七重。毗沙门王。常有五大鬼神。一名那阇娄。二名檀陀罗。三名醯摩拔陀。四名提偈罗。五名修逸路摩。常随侍侧。半月三斋。八日十四日十五日。四天王常以八日敕诸使者。汝等案行世间观察人民。孝父母敬沙门及婆罗门长老。受持斋戒布施者不。使者奉教具启善恶。闻恶不悦言善则喜。十四日四王常遣太子案行天下。十五日四天躬自履历。然后诣善法殿具启帝释。闻恶则忧言善则乐。说偈叹受持斋戒人与我同行(出长阿含经第二十卷又出大智论娄炭经)

忉利天第二。

忉利天居须弥山顶。有三十三天宫。王名释提桓因(梁言能作天王)身长一由旬衣长二由旬。广二由旬衣重六铢。寿天千岁少出多减。若欲终时有五相现。一者衣裳垢腻。二者头上华萎。三者身体臭秽。四者腋下汗流。五者不乐本座。见五事时心大苦恼如地狱苦。饮食嫁娶犹如四天。身体相近以气成阴阳(出三法度经云行欲如人)以身口意善生忉利天。自然化现在天膝上如三岁儿。天即认言。是我男我女。自识前世布施持戒。欲得饮食随满金器。福有深浅食有优降。如四天王天。城纵广八万由旬(楼炭经云。广长三百二十万里)其城七重。九百九十九门。门有六十青衣夜叉守之(长阿含经云。高六十由旬。相去五百由旬。有一门门有五百鬼神守卫)三十三天。金城银门银城金门。如是七宝互为城门。楼阁台观周匝围绕。园林浴池宝花间杂。宝树行列华果繁茂。香风四起悦可人心。异类奇鸟无数和鸣。其

四园中各有二石垛。各各纵广五十由旬。七宝所成软若天衣(楼炭经说相似文多不载)粗涩园尽乐园中间有难陀池。纵广百由旬其水清澄。七重宝堑生四种华。青黄赤白红缥杂色。香气普熏闻一由旬。根如车毂汁白如乳味甘如蜜。复有杂园大欢喜园。中间有树名昼度。围七由旬高百由旬。枝叶四布五十由旬。其香逆风百由旬内。忉利殿南又有一树。名波质拘耆罗。高四千里。枝叶分布二千里。风吹花香逆风行闻二千里。当树花时诸天共坐树下以为欢乐。经游天一百二十日。帝释有三十二大臣。故言三十三天也。各有宫皆在城内。游戏园中必经七日。粗涩者入此园时身体粗涩。画者入此园时。身体自然种种画色以相悦乐。杂者常以月八日十四日十五日。放诸婇女与诸天子杂游。独与舍脂共在一处名为杂。大喜者入此园时心大欢喜(出长阿含经第二十卷。又出楼炭。大智论。华严。涅槃)

炎摩天第三。

炎摩(梁言时)天宫。风轮所持在虚空中。王名善时(大智论云妙善)身长二由旬。衣长四由旬广二由旬。衣重三铢从树而出。明净光曜有种种色。身体光明不须日月。身口意善。或以灯烛明珠等施。持戒禅定等业生炎摩天。寿天二千岁少出多减。食饮婚欲犹如忉利天(三法度经云以染着意相抱成欲若不深着不成欢乐耳)初生之形如人间四岁。忉利天光明所不能及(出长阿含经第二十卷又出楼炭经大智论华严)

兜率天第四。

兜率(梁言知足)天宫。风轮所持在虚空中。王名善喜。后边身菩萨多生此天。下天放诞上天闇钝故生此天(出大智论云下地结使厚浊。上地结使利。唯兜率天。不厚不利。智慧安隐。又下地命短终时佛未出世。上地命长寿未尽佛复过去兜率天时命等故。又佛常居中道兜率天于六天为中)身长四由旬。衣长八由旬。广四由旬。衣重一铢半。寿天四千岁少出多减。食同下天。亦有嫁娶执手成欲。其天初生如人五岁。自知前世所作布施持戒等事。食自然饮食衣冠歌舞。身有光明胜于炎摩(出长阿含经第二十卷又出华严涅槃楼炭大智论)

化乐天第五。

化乐天宫。亦为风轮所持在虚空中。王名善化。自化五尘以自娱乐。身长八由旬。衣长十六由旬。广八由旬。衣重一铢。寿天八千岁少出多减。食与下同。亦有嫁娶熟相视成欲(三法度经云。以深染污心。与天女共语成欲若一不染不成。但乐而已)其天初生如人六岁。自光明殊胜兜率(出长阿含经第二十卷。又出楼炭华严)

他化自在天第六。

他化自在天宫。亦为风轮所持在虚空中。王名自在。转集他所化以自娱乐也。名爱身天。于欲界中独得自在。身长十六由旬。衣长三十二由旬。广十六由旬。衣重半铢。寿天万六千岁少出多减。食如下天。亦有婚姻暂视成欲(楼炭经云。但念便成三法度经云。共女各深染着相视成欲。若一不染不成但乐如人间相抱持耳。如见他人所化故言他化也)其天初生如人七岁自知宿命。以布施持戒弃恶故。自然饮食衣服玉女事并同前。光明有胜化乐(出长阿含经第二十卷。又出华严大智论。楼炭经)

魔天第七。

魔天宫在欲色二界中间。魔者譬如石磨。磨坏功德也。纵广六千由旬。宫墙七重。一切庄严犹如下天。并有十法。一者飞去无限数。二者飞来无限数。三者去无碍。四者来无碍。五者天身无有皮肤骨髓筋脉血肉。六者身无不净大小便利。七者身无疲极。八者天女不产。九者天目不眴。十者身随意好青则青好黄则黄好赤白众色随意而现。此是天十法。又有持十事持。一者飞行无极。二者往还无极。三者诸天无盗贼。四者不相说身善。亦不说他人恶。五者无有相侵。六者诸天齿等而通。七者发绀青色滑泽长八丈。八者天人青色发者。身亦青色。九者欲得白者身即白色。十者欲得黑色身即黑色(出长阿含经第十八第三十卷又出楼炭大智论)

二色界二十三天 梵身天一 梵辅天二 梵众天三 大梵天四 光天五 少光天六 无量光天七 光音天八 净天九 少净天十 无量净天十一 遍净天十二 严饰天十三 少严饰天十四 无量严饰天十五 严饰果实天十六 无想天十七 不烦天十八 无热天十九 善见天二十 大善见天二十一 色究竟天二十二 摩醯首罗天二十三

梵身天第一。

梵身天宫。宫纯黄金。身白银色(色界皆尔)衣金色衣。行禅离欲修习火光三昧。故身出妙光胜于日月。非男非女。以禅悦为食。寿命一劫或有减者。身长半由旬。寿半劫(出长阿含经第二十卷)

梵辅天第二。

梵辅天(数云富娄)与前天同。若修中禅是贵梵生处。身长一由旬寿一劫(出长阿含经第二十卷)

梵众天第三。

梵众天。与前天同。若修下禅诸小梵生处。身长一由旬半。寿一劫半(出长阿含经第二十卷)

大梵天第四。

大梵天王。名曰尸弃(梁言火已)与前天同。若修上禅则生此也。于梵众中发大音声。一切大众无不知者。梵身诸天各自念言。大梵天王唯与我语不接余人。我自然得无所承受。于千世界最得自在。富有丰饶能造化万物。我是一切众生父母。后来诸梵第一尊重。颜如童子。名曰童子。擎鸡持铃捉赤幡骑孔雀。初禅名曰梵迦夷。有宫去于他化自在宫。由旬一倍(出长阿含第二十卷花严楼炭大智论杂阿毗昙心云色界十七居止下三禅各有三天四禅有九天应有十八谓初禅下天是诸梵奴故不数也初禅无梵身二禅无光三禅无净)

光天第五。

光天。以禅味为食。寿命二劫或有减者(出长阿含第二十卷)

少光天第六。

少光。略与前同(出长阿含经第二十卷毗依品云语言时口出少光)

无量光天第七。

无量光。略与前同(出长阿含经第二十卷依品云语言时口出多光)

光音天第八。

光音天(依品云光耀天语言口出净光无边)王名乐光(楼炭经云阿披附天菩萨又名光念又名光音声)观阎浮提臭秽恶气。上熏七千万里。是以菩萨不生光音(长阿含云天上百由旬遥闻臭气甚于厕溷)二禅通名光音。有宫去于梵迦夷宫由旬一倍(出长阿含经第二十卷又出华严大智论菩萨处胎经)

净天第九。

净天。以禅乐为食。寿命三劫或有减者(出长阿含经第二十卷)

少净天第十。

少净。略与前同(出长阿含经第二十卷依品云三天同习觉无患乐相应禅生是三种天以少方便相应禅生少净天受乐亦少)

无量净天第十一。

无量净。略与前同(出长阿含经第二十卷依品云以中方便生此天)

遍净天第十二。

遍净天(梵言韦细依品云以上方便生此天)王名净智。四臂捉具持轮。御金翅鸟。三禅通名遍净。亦名首陀斤。有宫去于光音宫由旬一倍(出长阿含经第二十卷又出楼炭大智论)

严饰天第十三。

严饰天。以禅悦为食。寿四万劫或有减者(出长阿含经第二十卷)

少严饰天第十四。

少严饰。粗与前同(出长阿含经第二十卷)

无量严饰天第十五。

无量严饰。粗与前同(出长阿含经第二十卷)

严饰果实天第十六。

严饰果实天。王名法华光四禅通名果实。有宫去于遍净宫由旬一倍(出长阿含第二十卷又出华严)

无想天第十七。

无想天(楼炭经云无人想)以禅乐为食。寿五百劫。或有减者。犹色界数。光明胜于果实。外道谓为涅槃(出长阿含经第二十卷依品云灭想生无想唯有色阴行阴少入生想便死)

不烦天第十八。

不烦天(长阿含云无造楼炭经云阿比披)以禅乐为食。寿命千劫。或有减者。光明胜于无想(出长阿含经第二十卷)

无热天第十九。

无热天。身长四千由旬。细软委地不能自立。若下见佛变为粗形。以禅为味。天寿二千劫。或有减者。光明胜于不烦(出长阿含经第二十卷)

善见天第二十。

善见(华严云善见楼炭云须陀栴)身长四千由旬。亦以禅乐为食。寿三千劫(三乘名数经云寿四千劫)或有减者。光明胜于无热(出长阿含经第二十卷)

大善见天第二十一。

大善见(华严云善见楼炭经云须弥栴尼)身长八千由旬。亦以禅乐为食。寿命四千劫(三乘名数经云八千劫)或有减者。光明有胜善见(出长阿含经第二十卷)

色究竟天第二十二。

色究竟天(华严经同楼炭经云阿迦腻吒)身长一万六千由旬。亦以禅乐为食。寿五千劫(三乘名数经云一万六千劫)或有减者。此五天通名净居。诸那含所止。光明最胜(出长阿含第二十卷又出楼炭华严大智论)

摩醯首罗天第二十三。

摩醯首罗天(梁言大自在)又名净居。过五净居而有八处皆悉虚寂。是十住大士之所住处。法云菩萨多作此天王。形有八臂三眼骑大白牛。大云降雨雨大千界。一切众生无能知数。唯此天王独能知之(涅槃经云如人供养摩醯首罗当知是人已供养一切诸天楼炭经云光音天以上无有王出大智论第二卷)

三无色四天

无量空入处天第一。

无量空入处。或云空处智天。寿万劫。或有小减(出杂阿含经楼炭经云虚空智天)

无量识入处天第二。

无量识入处。或云识处智天。天寿二万一千劫。或复小减(出杂阿含经楼炭经云识知天)

无所有入处天第三。

无所有入处。或云无所有处智天。或云不用处。有优蹋蓝。不受佛化而自命终。佛记此人生不用处。若复舍身为边地王伤害人民。后生地狱中。天寿四万二千劫。或有小减(出长增一二阿含经楼炭云阿竭若然天)

非想非非想入处天第四。

非想非非想入处。或云有想无想天。有弗罗勒迦蓝。不受佛化而取命终。佛记当生有想无想天。后当复为着翅恶狸。飞行走兽无脱之者。命终生地狱中。天寿八万四千劫。或有小减(出杂增一二阿含楼炭经云上有天名无有非想思亦有思想天)

三界成坏第二

三小灾一(又名三小劫又名三中劫) 三大灾二(又名三大劫)

三小灾第一。

劫初时人寿四万岁。后转减促止于百年。渐复不全乃至十岁(杂心同小劫经抄云十二余岁)女生五月皆已行嫁。十岁之时谓三小劫。一刀兵。二肌饿(出长阿含经云谷贵)三疾病。刀兵劫者。人多贪粗行十恶法。若行一善众共[言*形]笑。推以为愚争共陵灭。相教作恶无一善人。五谷不生美味消灭。缯绢劫贝自然而尽。但食稊稗织草为衣。七宝沉没沙石充遍。地生荆棘枝叶大小皆是刀剑拱木倒坏。地尽沟坑涌波崩岸。江河稍广平地渐减。刀兵一起经七日中。手执草木瓦石悉成刀剑。更相劫夺懔懔恐惧但欲相杀。犹如猎师遇见群鹿。中有智者远藏山谷无人之处。食果饮水以尽十年(长阿含云自在七日更出人间)相杀尽者生地狱中。名刀兵劫。

饥饿劫者。人多非法愚痴邪见。悭贪嫉妒守财不施。水旱不节田种无收。米谷转尽食粒惊贵。扫择秕糠街巷落叶以自连命。秕叶既尽穿凿地下食草木根。不能与者在先而死。刳剔死人复共食啖。啖之转竭于屠杀之处。乃至冢间拾诸骸骨。煮汁饮之以此自活。饥死尽者生饿鬼中。名饥饿小劫。疾病劫者。人皆正见修行十善。疾病众多无他方计少有医药。虽行众善不能攘逆。薄福德故遇病辄死。神共来侵娆挝打杖捶。使其心乱接其精神杀之将去。人命既终皆生天上。名疾病劫。若能一日一夜持不杀戒。终不生刀兵劫中。若以一呵梨勒果施僧。终不生疾疫劫中。若一食施僧。终不生饥馑劫中。此阎浮提恶劫互起余方则少。此间刀兵劫起彼惟重嗔。此疾疫劫起彼惟气力羸劣。

此间饥馑劫起。彼但小渴乏耳(出长阿含经第二十二卷又出三小劫经抄又出杂心第十四卷)

三大灾第二。

天地始终谓之一劫。劫尽坏时火灾将起。一切民人皆背正向邪竞行十恶。天久不雨所种不生。诸水泉源。乃至四大驶河皆悉枯竭。久久之后风入海底。取日上大城郭。于须弥山边置本道中(杂心曰劫灭之时有七日轮住由乾陀山从彼而出又说分一日为七日也又说从阿鼻地狱出众生业力致也)一日出时。百草树木一时雕落。二日出时。四大海水从百由旬。乃至七百由旬内。水自然枯涸。三日出时。四大海水千由旬。乃至七千由旬内。水展转消竭。四日出时。四大海水深千由旬。五日出时。四大海水纵余七百由旬。乃至竭尽。六日出时。此地厚六万八千由旬皆悉烟出。从须弥山。乃至三千大千刹土。及八地狱。靡不烧灭烟烬无余。人民命终皆依须弥山。五种诸天。三十三天。炎天乃至他化自在天。皆悉命终宫殿皆空。一切无常不得久住。七日出时。大地须弥山渐渐崩坏。百由旬永无遗余。金银铜铁之类皆悉流铄。消就枯竭山皆洞然。诸宝爆裂崩[山/陀]砰礚烟炎振动至于梵天。一切恶道及阿修伦皆悉荡尽。罪终福至皆集第十五天上。十四以下尽成炎墨。新生天子未曾见此普怀恐惧。旧生天子各来慰劳。勿生恐怖终不至此。人民命终生光音天以念为食。光明自照神足飞行。或生他土若生地狱。地狱罪毕亦生天上。若罪未毕亦生天上。若罪未毕复移他方无日月星宿亦无昼夜。唯有大冥谓之火劫火灾。因缘果报致此坏败。劫欲成时火乃自灭。更起大云渐降大雨渧如车轴。是时此三千大千刹土。水遍其中乃至梵天(杂心曰水灾所坏至第二禅水从第三禅降雨热灰水又说水轮出也)谓为水劫水灾。复有四风持水不散。一名住。二曰助。三曰不动。四曰坚。经数千亿万岁。水上泡沫化作千第十四天宫皆悉众宝。水渐减随岚吹鼓。次第转作天下诸天及日月宫殿。次作千须弥山。次第乃至千四天下地。山河城池水上清洁。初作天宫众宝所成。光明最胜转减转浊。诸天宫殿七宝光明渐下渐劣。地欲露时水沙流急。随下争赴遂成川河流入于海海深八万四千由旬。其广无边(楼炭经云深八百四十万由旬)须弥山在于海中。出海又八万四千由旬。水味碱苦。劫初成时自然云起至光音天。周遍降雨洗濯天宫。涤荡万物诸不净汁。下流入海令为碱苦。又有大仙人。咒使碱苦令人不饮。又有杂类众生居之。便利其中故成碱苦。谓为风劫风灾(杂心云风灾所坏至第三禅百亿四天下一时俱坏)此三及地为四灾四劫。除地余三说为大劫。过地种劫者。劫坏所及。唯未曾至第四禅。为净居天故。无上地可生。即于彼处涅槃亦不下生。非数减故变成天地。天地更始荡荡空虚。了无所有亦无日月。地涌甘泉味如苏蜜。时光音诸天。或有福尽来生。或乐观新地性多轻躁以指尝之。如是再三

转得其味。食之不已渐生粗肌。失天妙色神足光明冥然大闇。后大黑风吹彼海水飘出日月。置须弥边安日道中。绕须弥山照四天下。时诸人辈见出则欢见入则惧。自兹以后昼夜晦朔。春秋岁数。忽然复始。食之多者转生丑颜。餐之少者尚遗妙色。美恶好丑渐渐而生。憍慢嫉妒次第而起。忿结诤竞相续不绝。甘泉自涸地上生肥。其味香美有若甘露。时诸众生复共食之。食之多者顿失威光体重生骨。食之少者身轻无累尚能飞行。重者见之皆大号哭。称我穷厄住此世间。是非诤讼倍剧前法。资食地肥相看颜色。欲心多者变成女人。共相爱着遂行淫欲。如是流布。余光音天见诸天子皆悉堕落。共来诃骂曰。汝等何为行不净行。地肥转入土中自生粳米。鲜净无皮既香且美。食者肥白朝采暮生。人渐懈怠并取多日。极情恣欲无有时节。女怀胎孕复生众生。余人见之即加驱摈。遣出人外三月听还。知生惭愧共作方宜。取诸草木起立宫舍。覆藏形体使人不见。习玩淫欲如是转增。多取粮粒以为资储。如是相学粳米荒秽。转生糠[米*廣]刈已不生。众生见此心大忧恼。世有大灾粳米复不如本。各自念言。我本生时以念为食。神足飞行光明自照。住此懈怠乃至如今。复相谓言。今共分地别立标记。封疆边畔于是为始。自藏己分窃他禾米。米主见之曰。今恕汝罪后莫复为。如是转多倍加呵责。呵责不已以手加之。以告众人云。此人为盗。盗者又言。此人打我。众人见此忧愁不乐。皆共集会议曰。众生转恶此是生老病死之原。烦恼苦报堕三恶道。由有田地致此诤讼。今者宁可共立聪明高才一人为主。以法理之可护者护。可责者责。应遣者遣。当共集米以相供给。选择贤明形体端正有威德者。而语之言。汝为我等作平等主。善言慰劳众皆欢喜。即共称言。善哉大王。即以正法治民。名为刹利。皆是旧法。后人侵他物者即取惩罚。及重犯之便造督遮。鞭杖犹不能止又作牢狱刀杖等物。考楚杀戮令怀畏惧。时有一人念家多患犹如毒刺。弃舍妻儿独处山林。起立草庵静摄其志。修习梵行名婆罗门。后婆罗门有不乐闲静坐禅思惟者。便入人间诵习为业。又自称言。我是不禅人。于是世人号之为不禅婆罗门。时众生中有人。好营居业多积财宝名为居士。又有多好机巧。名首陀罗。又有自厌世法剃除须发法服修道。名曰沙门。时人心怀杀盗。又失粳米。立五种子。一者根子。二者叶子。三者华子。四者果子。五者茎生及余种子。是谓五种之子。皆是风吹他方刹土种子来济此国众生。如此之瑞。有生老病死。有五盛阴。不尽苦际。水劫末时光音诸天入水澡浴。四大精气入其身内。体生触乐精流水中。八风吹荡堕淤泥中。自然成卵经八千岁。其卵乃开生一女人。其形青黑犹如淤泥。有九百九十九头。有千眼九百九十九口。一口四牙牙上出火状如霹雳。二十四手手中皆捉一切武器。其身高大如须弥山。入大海中拍水自乐。有旋岚风吹大海水。水精入体即便怀任。经八千岁然后生男。身体高大四倍胜母。儿有九头头有千眼口中出火。有九百九十九手有八脚。于海水中自号。我是毗摩质多罗阿修罗王。唯啖淤泥及

藕。地劫初成变易如是(出增一阿含经第三十二卷又出长阿含经第六卷又小品劫抄又出观佛三昧第二卷)劫烧尽时一切皆空。众生福德因缘力故。十方风至风风相次能持大水。上有一千头人二千手足。名为违纽是人脐中生千叶金色莲华。其光大明如万日照。花中有人结跏趺坐。此人复有无量光明。名为梵天王。正生八子。八子生天地人民。是梵天王。淫嗔已尽坐莲花上。诸佛随俗现宝莲花上。结跏趺坐说六波罗蜜。闻此法者。必至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出诸杂譬喻第六卷)

劫之修短第三

佛言。设方百由旬城满中芥子。有长寿人百岁。取一芥子都尽。劫犹不尽。又如方百由旬石。持迦尸轻软叠衣。百年一拂此石脱尽劫犹不尽。谓之大劫也。又言。方一由旬高下亦然。铁城满中芥子。百年取一尽为一劫。又方一由旬石山。士夫以迦尸衣百年一拂。拂之不已石山锁尽。劫犹未竟。六十念中之一念。谓极小劫也(出大智论第三十六卷又出增一阿含第三十一卷又出第二十八卷又出杂阿含第三十四卷)

日第四。

日城郭。方正二千四十里。其高亦然。光射人眼见之若圆。宫城纯金七宝莹丽无诸瑕。为五风所持。一持。二养。三受。四转。五调。日王座方二十里。身出光明照耀宫殿。宫殿之光照于城郭。城郭之光下临下土。无数天神前后导从。音乐自娱无有休息。林观浴池如忉利天。天寿五百岁。子孙相袭以竟一劫。日城绕须弥山。东方日出。南方望。西方夜半。北方日入。如是右旋更为昼夜。复有长短。日行稍南南方渐长。经六十里。一百八十日北方稍短。复行稍北北方稍长。一百八十日南方稍短(出长阿含经第二十二卷又出楼炭经)

月第五。

月城郭。广长一千九百六十里。其高亦然。俨然方正远见故圆。二分天银一分琉璃。内外清彻光明远照。为五风所持。月王坐方二十里七宝宫殿。无量天神光明妓乐前后导从。园池等玩如忉利天。天寿五百岁。子孙相袭以竟一劫。月有亏满。缺者一角行夜稍稍隐侧故见缺减。又云。月城边有天。其色正青衣服亦青。所在之面青光照城故缺减也。满者月行稍转向正。又青色天十五日转入月城与王遇会。又须弥山南地有大树。树名阎浮提。高四千里枝荫二千里影现月中(出长阿含经第二十二卷又出楼炭经)

日月蚀。

阿修伦天王名罗呼。其体高二万八千里。以月十五日立海中央。海水裁至其脐。低头窥须弥罗宝。忝山及四方上镇。以指覆日月天下晦冥。或覆日以昼为夜。所谓日月蚀时危光明也(出楼炭经第五卷)

星第六。

星宿城郭。天神之舍也。以水精为城七宝为宫。悬在空中大风持之犹如浮云。随日运行为眼所见。大者七百里。中者五百里小者百二十里。宫室园池如四天王天。寿命亦尔(出楼炭经第六卷又出长阿含)

雷第七。

虚空云中。有时地大与水相触。有时与火风等大相触。水火风大更互相触。皆生虚空云中雷声(出长阿含经第二十卷)

电第八。

电有四种。东方名身光。二南方名难毁。西方名流炎。北方名定明。何以虚空云中有此电光。四方之电又共相触。有此光起(出长阿含经第二十卷)

云第九。

云有四种。一白。二黑。三赤。四红。白者地大偏多。黑者水大偏多。赤者火大偏多。红者风大偏多。去地或十里。或二十三十。乃至四十里。除劫初时上至光音天(出长阿含经第二十卷)云有四色。一青。二赤。三黄白。四黑。青者中有水界大多。赤者中有火界大多。黄白者中有地界大多。黑者中有风界大多(出楼炭经第四卷)龙气为云(出长阿含经)

风第十。

世界坏时有大风起名曰坏散。悉能吹坏摩灭大千世界。金刚铁围山等一切万物。时大千世界外。复有风起名障坏散。能隔风灾得至余方。若无此障风。十方无量阿僧祇世界。无不散灭(出华严经第三十卷)

雨第十一。

相师占雨。有五因缘不可定知。使占者迷惑。一者云有雷电占谓当雨。以火大多烧云不雨。二者云有雷电占亦谓雨。有大风起吹云四散入诸山间。三者云有雷电占亦谓雨。时阿修罗揽接浮云置大海中。

四者云有雷电占亦谓雨。而雨师放诞淫乱竟不降雨。五者云有雷电占亦谓雨。而世间众生非法纵荡污清净行。悭贪嫉妒所见颠倒。故使天不降雨。以此五事相不定知(出长阿含第二十卷楼炭同)

阿耨达龙王兴大重云。满阎浮提并降大雨。百谷草树皆悉滋长。江河川沼一切盈满。此大雨水从龙王身心中出而能饶益无量众生。摩那斯龙王将欲降雨。先兴重云弥覆虚空。慈悲心故凝停七日。先令众生究竟诸业。渐降微雨普润大地(出长阿含经第二十卷)

## 经律异相卷第二(欲色天人部第二)

帝释从野干受戒法一 帝释受不报戒修罗攻之继以五缚二 帝释应生驴中从胎而殒还依本身三 悉鞞梨天子先身布施四 日天王问日月往行五 忉利天命将终七瑞见遇佛得生人中六 天人手出甘水济五百贾人七 三十三天应生猪中转入人道八 天女坐花资生之具尽从花出九 天宝女口密十 天女闻鹿牛弹琴下悉歌舞十一

### 帝释从野干受戒法第一

昔比摩国从陀山有一野干。为师子所逐堕一丘野井。已经三日开心分死。自说偈言。

一切皆无常　　恨不饭师子
奈何罪厄身　　贪命无功死
无功已可恨　　复污人中水
忏悔十方佛　　愿垂照我心
前世诸恶业　　现偿皆令尽
从是值明师　　修行尽作佛

帝释闻之。与八万诸天追寻所在飞到井侧。曰不闻圣教久幽冥无导师。向说非凡语愿为宣法教。答曰。天帝无教训。大不识时宜。法师在下自处其上。初不修敬。而问法要。帝释垂天衣接取野干叩头忏悔。天帝言曰。忆念我昔曾见世人欲闻正法。先敷高坐庄饰清净后请法师。诸天即各脱天宝衣积为高座。野干升座曰。有二大因缘。一者说法开化天人福无量故。二者为报施食恩故岂得不说。天帝白曰。得免井厄功报应大。云何说法报恩不及此耶。答曰。生死其宜。各有其人。有人贪生。有人乐死。有愚痴人。不知死后更生。违远佛法。不值明师。杀盗淫欺。惟恶是与。如此之人。贪生畏死。死堕地狱。有智慧人。奉事三宝。遭遇明师。改恶修善。孝养父母。敬事师长。眷属和从。谦敬下物。如斯之人。恶生乐死。死生天上。

帝释曰。如尊所诲。全其躯命。无功夫者。愿闻施食施法。野干答曰。布施饮食。济一日之命。施珍宝物。济一世之乏。增益生死。系缚因缘。说法教化。名为法施。能令众生出世间道。一者得罗汉。二者辟支佛。三者佛道。此三乐人。皆从闻法。如说修行。又诸众生。免三恶道。受人天福乐。皆由闻法。是故佛说。以法布施。功德无量。天帝曰。师今此形。为是业报。应化身耶。答曰。是罪业报。非应化也。天人曰。我意谓。是菩萨圣人应现济物。方闻罪果。未知其故。愿闻因缘。野干曰。昔生波罗奈波头摩城。为贫家子。刹利种姓。幼怀聪朗。特好学习。至年十二。随逐明师。在于深山。辛苦奉事。翘勤不懈。师亦晨夜。切磋教授。不失时节。经五十年。九十六种。经书谶记论。医方咒术。瞻相吉凶。灾异祸福。靡所不达。高才智慧。名闻四远。乃自思惟曰。今获济拔。皆由和上教化之恩。其功难报。家既贫乏。无可供养。唯当卖身以报师恩。师曰。山居道士。乞食自存。正无所乏。何用毁卖贵身为供我也。子今成就智慧辩才。当转教化天下人民。为法灯明。教化之功。岂不足报于我之恩。遂住山中。乞食自资。不久国王崩。群臣集国内学士五百余人。讲论七日。胜者为王。是贫家子。享受王位。尽国财力。供养师及父母。后安陀罗国。与摩罗婆耶国。共相诛罚多年不克。安陀罗王。召其群臣。当作何方。得摩罗婆耶国。诸臣答曰。唯有波罗奈波头摩国。

王出生寒贱。奉持十戒。不犯外欲。虽有宫女。年并长宿。捡括国中。不问豪贱。选择名女。足一百人。年少端正。能悦意者。赍持重宝。并诸婇女。以相贡献。彼若纳受。从其借兵。并力攻战。无往不伏。即随臣计。时悉献上。王大欢喜。简阅强兵百万。以送助之。百日苦战。死者过半。摩罗婆王。悉被刑斩。方得乃胜。由此美女。忘失本志。奢淫着乐。不理国政。百官群僚。相与作乱。良民之子。掠为奴婢。风雨不时。饥饿满道。异方怨敌。遂来侵掠。从是其国。遂致亡没。生地狱中。受众楚毒。籍先学慧力。自识宿命。心自悔责。改往修来。须臾舍寿。生饿鬼中。复加忏谢。修念十善。须臾舍寿。受野干身。犹识先缘。复行十善。近逢师子。堕此井中。开心分死。冀得生天离苦受乐。由汝接我。违失本愿。方经辛苦。何时当免。是故我说。汝济我命。无功夫也。

吾所以入衣得出者。一不违天志愿。志愿不遂。生大苦恼。施人苦恼。在在所生。求愿不得。二为诸天欲得闻法。若人吝法。世世所生。聋盲喑哑。诸根闭塞。生于边地。痴騃无知。若生好处。情识闇钝。所学不成。自致苦恼。三为通法化。开悟天人。即为法施。法施之利。能令众生知死有生。作善获福。为恶受殃。修道得道。转身所生。智慧明了。常识宿命。若生天上。为诸天师。若生人间。为金轮王。十善化世。智慧光明渐渐增长。成菩萨行。至无生忍。财施如

灯。但明小室。法施若日远照天下。时天帝释与八万天从受十善法。先以十方便调伏诸根。谓六波罗蜜慈悲喜舍。时天问曰。今还天宫。和上何时舍此罪报得生天上。野干曰。克后七日当舍此身生兜率天。汝等便可愿生彼天。多有菩萨说法教化。七日命尽生兜率王宫。复识宿命行十善道(出未曾有经上卷)

帝释受不报戒修罗攻之系以五缚第二

　　过去世时。有天帝释。白佛言。我今受戒。乃至佛法住世。尽我形寿。有恼我者。要不反报。加恼于彼。时毗摩质多罗阿修罗王。闻天帝释受如是戒。闻已执持利剑逆道而来。时天帝释遥见。即遥告言。阿修罗住。缚汝勿动即不得动。帝释言汝若约誓不作乱者然后当放。阿修罗王即说偈言。

　　贪欲之所趣　　及嗔恚所趣
　　妄言之所趣　　谤毁贤圣趣
　　我若娆乱者　　趣同彼趣趣

　　释提桓因复告言。放汝令去随汝所安。往诣佛所具以白佛。佛言。善哉(出天帝释受戒经)

帝释应生驴中归依三宝从胎而殒还依本身第三

　　昔者天帝释五德离身自知命尽。当生陶家受驴胞胎。愁忧自念。三界之中济人苦厄唯有佛耳。驰往佛所稽首伏地至心归命佛法圣众。未起之间其命忽终便入驴母胎中。时驴解走破坏坏器。其主打之寻时伤胎。其神即还入故身中。五德还备。复为天帝。佛赞善哉。殒命之际归命三尊。罪对已毕不更勤苦。佛为说偈。

　　帝释闻之达罪福之变。解兴衰之本。遵寂灭之行。得须陀洹道(出法句譬喻经第三卷)

悉鞞梨天子先身布施第四

　　时悉鞞梨天子白佛言。我自过去世时国王名悉鞞梨。于四城门普施为福。城内交道皆亦布施。时第一夫人言。王大作福德而我先。王言城东门外布施作福悉皆属汝。诸子复言。城南门外所作施福悉皆属汝。时有大臣复白王言。城西门外所作施福悉皆属汝。时诸将士复白王言。城北门外相与。时诸庶民复白王。王答言。于其城内四交道头所作施福悉属汝等。尔时国王夫人大臣将士庶民悉皆惠施。于诸功德

我先所作。惠施功德于兹则断。时我所使诸作福者还至我所为我作礼而白我言。大王当知。诸修福处夫人王子大臣将士及诸庶民。各据其处行施作福。大王所施于兹则断。我时答言。诸方岁输应入。我者分半入库半于彼惠施。我先长夜如是惠施常得可爱念可意福报。常受快乐无有穷极。以斯福业果报入大功德聚。譬如五大河合为一流。所谓恒河无有人能量。其河水百千万亿斗[百*斗]之数。功德果报不可称量。悉得入于大功德聚。时悉鞞梨天子闻佛所说。欢喜礼足即没不现(出悉鞞梨天子诸佛说偈经)

日天王问日月往行第五

　　日天王与无数天人来诣佛所稽首言。以何等行得为日天昭四天下。复以何缘而为月天昭除夜冥。佛言。有四事。一常喜布施。二修身慎行。三奉戒不犯。四然灯于佛寺。若于父母沙门道人皆殖光明。又身口意行不杀等十善。佛言。又有四事得为月王。一布施贫匮。二奉持五戒。三恭事三尊。四冥设灯光于君父师寺(出超日明三昧经下卷)

忉利天将终七瑞现遇佛得生人中第六

　　昔忉利宫有一天。寿命垂尽有七种瑞。一者项中光灭。二者头上华萎。三者面色变。四者衣上有尘。五者腋下汗出。六者身形变。七者离本坐。即自思惟。寿终之后下生鸠夷那竭国疥癞母猪腹中作豚。甚豫愁苦不知当作何计。有天语言。今佛在此为母说经。唯佛能脱卿之罪耳。即到佛所稽首作礼未及发问。佛告天子。一切万物皆归无常。汝素所知何为忧愁。天具白佛。佛言。欲离豚身当诵三自归。如是日三。天从佛教晨夜自归。却后七日天即寿尽。下生维耶离国作长者子。在母胞胎日三自归。始生堕地亦跪自归。其母勉身又无恶露。母傍侍婢怖而弃走。母亦深怪。堕地即语。谓之荧惑意欲杀之。退自念言。我少儿子。若杀此儿父必罪我。徐白长者杀之不晚。母即收儿往白长者。产男堕地便长跪叉手自归三宝。阖门怪之谓之荧惑。父言。止止。此儿非凡人。世人百岁不晓自归三尊。况初堕地而能称南无佛。好养视之慎无轻慢。儿遂长大年向七岁。与其辈类于道边戏。遇舍利弗目连。儿前礼之众圣惊怪小而能礼。儿言。道人不复见识。具说天上遇佛复见识。我本在天上应生恶道。遇佛慈愍教令自归故得为人。比丘即为咒愿言。折梨只儿语目连等及舍利弗。愿以我言因请世尊诸菩萨僧并及仁等也。受而归去具白父母。愿办其供令具甘美。父母爱之从其所言。异其年幼开发大意。又奇所作探识宿命。为极珍妙尽世名味。供具精细过踰儿意。佛及众僧各作神足来至儿舍饭。佛为说经。儿及父母内外亲属皆得阿惟越致(出折伏罗汉经)

天人手出甘水济五百贾人第七

昔有导师。与五百贾人共行作估。到大旷野饥渴困极。归命世尊及释梵四王怖懅无计。于时道师登高远望。见有林木飞鸟往趣冀当有水。俱共犇走不久得至。唯见树木周匝生草其地清洁。导师故谓贾人等。咸共穿地取水必当可得。适共议已。时有天人遥从天上瞻此导师及五百人困乏水浆。如申臂顷来到其所住于树上。申其右手从五。指间流出八味甘美之水。供于导师及五百人。各各取用而无穷尽皆得饱满。所以者何。宿命亲亲俱种恩福。故使天人念之来下以给美水各得安隐(出譬喻经第三卷)

三十三天应生猪中转入人道第八

昔三十三天命欲终时。有五瑞应现在前。华萎。衣裳垢秽。腋下汗出。玉女减少。不乐本座。譬如身生疥[癈-(弓*殳)＋虫]痈疮。三十三天有一天子。生五异瑞愁忧呻吟。时帝释闻之问言。于彼天宫是何等天愁忧呻吟。天子答言。有一天子现五瑞应。善哉为彼天子。释提桓因往诣其所语言。何为愁忧呻吟。乃拍髀为答言。有异灾怪。释提桓因为说偈言。

一切行无常　　生者必有尽
夫生辄有死　　此灭为最乐

天子言。我不闻此。释提桓因言。一切恩爱皆有别离。天子言。云何而不怀忧。今此天宫种种五欲皆当别离。命终即生罗阅城猪胎。所食者是粪。方为屠脍所杀。我今见此是以怀愁耳。时释提桓因语天子言。汝今自归命佛法僧。所以然者。佛说偈言。

诸有归命佛　　不趣三恶道
受福天人间　　后逮涅槃界

天子叉手便作是言。世尊一切智。彻视见观。愿见救济。我今归命佛归命法归命比丘僧。遂不处猪胎。生罗阅只城第一长者家。见便欢喜不能自胜(出增一阿含第十九卷)

天女坐花资生之具尽从花出第九

有一天女。坐一莲花上纵广百由旬。此花独妙殊于余者。所欲资生之具随念皆从花出。进止随身。目连问言。作何善行受报如此。天女答言。迦葉佛灭度后。遗全身舍利。与佛诸弟子建七宝塔。高广四

十里。时我作女人出见宝塔中像。信敬情发念佛功德。脱头上花奉献于像(出杂藏经)

天宝女口密第十

自在天王天有宝女名曰善口。于一语中显出百千娱乐音声。于彼一一音声中。复出百千音声。佛子当知。一善口声。出生无量声。随其所应悉令开解(出华严经第二十九卷)

天女闻鹿牛弹琴下悉歌舞第十一

过去世时。拘萨罗国有人弹琴。名曰鹿牛。行息中野有六广大天宫。天女来语鹿牛言。阿舅阿舅为我弹琴。我当歌舞。鹿牛鼓琴六天歌舞。第一歌辞曰。

若男子女人　　胜妙衣惠施
施衣因缘故　　所生得殊胜
施所尽妙物　　生天随所欲
见我居宫殿　　乘虚而游行
天身如金聚　　天女百中胜
观察斯福德　　回向中中最

余天辞粗相类(文多不载)鹿牛亦礼。礼竟天忽然不现(出过去弹琴人经)

## 经律异相卷第三(地部第三)

阎浮提一 郁单曰二。

阎浮提第一

国封所产一 精舍二 山三 树四 河海五 宝珠六 人饮乳多少及形寿同异七。

阎浮提内方圆近远及所出有一。

阎浮提内。有十六大国八万四千城八国王四天子。东有晋国天子人民炽盛。南有天竺国天子土地多名象。西有大秦国天子土地饶金璧玉。北有月支国天子土地好马。八万四千城中。六千四百种人。万种音响。五十六万亿丘聚。鱼有六千四百种。鸟有四千五百种。兽有二

千四百种。树有万种。草有八千种。杂药有七百四十种。杂香有四十三种。宝百二十一种。正宝七种。

海中有二千五百国。百八十国食五谷。二千三百二十国食鱼鳖鼋。五国王。一王主五百城。第一王名斯梨。国土尽事佛不事众邪。第二王名迦罗。土地出七宝。第三王名不罗。土地出四十三种香及白琉璃。第四王名阇耶。土地出必钵胡椒。第五王名那颇。土地出白珠及七色琉璃。五大国城多黑短小相去六十五万里。从是但有海水无有人民。去铁围山百四十万里。中一八崛摩杀人处在舍卫国东八万十里。佛所化处亦一处。

拘夷那竭国在迦维罗国之东南一千里。王舍国在迦维罗卫国之东南二千二百里。佛得道处在王舍城东南二百里。

维耶离国在迦维卫国之东一千八百里。奈女国在维耶离城南三里道西。拘睒弥国在迦维罗卫国之西南千二百里。叶波国在迦维罗卫国之东千二百八十里。难国在迦维罗卫国之东三千二百里。

舍卫国在迦维罗卫之西五百里。

波罗奈国在迦维卫国之西九百六十里。佛转法轮处在波罗奈国之北二十里。树名香净。降伏魔处也。

波罗奈私国在舍卫国之南千四百里。中间有恒水东南流。

耆阇崛山有五百岳。佛诵经在中岳。王舍国在中岳之下(出十二游经)

问曰。如舍婆提迦毗罗婆。波罗奈城。皆有诸王王舍。何故独名此城为王舍。答曰。有人言。是摩伽陀王有子一头两面四臂。时人以为不祥。王裂其身首弃之旷野。罗刹女鬼名梨罗。还合其身而乳养之。后大成人力并诸国。取万八千王置名此山五山中。以大力势治阎浮提。因名此山为王舍城。复次有人言。摩伽陀王先所住城中失火。一烧一作如是至七。国人疲役。王集诸智人问其意故有言。宜应易处。王见此五山周匝如城。即作宫殿于中止住。故名王舍城。复次往古世时。此国有王名婆薮。厌世出家学作仙人。时居家婆罗门与诸出家仙人共论议。居家婆罗门言。天祀中应杀生啖肉。出家仙人言不应。共诤云云。诸出家婆罗门言。此有大王出家作仙人汝等信不。居家婆罗门言。出家仙人言。我以此人为证。后日当问。居家婆罗门先到婆薮所。语婆薮仙人。明日论议。汝当助我。诸出家仙人问。天祀中应杀生啖肉不。婆薮仙人言。应杀生啖肉。此生在天祀中死故得生

天上。出家仙人言。汝大不是。汝大妄语即唾之言。罪人灭去。时婆薮仙人。寻陷入地没踝。是初开大罪门。诸出家仙人言。汝应实语。若故妄语者。汝身当陷入地中。婆薮言。我知为天故杀羊啖肉无罪。即陷至膝。如是稍没至腰至颈。出家仙人言。汝今妄语得现世报。更以实语虽入地下我能出汝令得免罪。婆薮思惟。我贵重人不应两种语。又四韦陀法中赞祀天法。我一人死当何足许。一心言。应天祀中杀生啖肉无罪。于是举身投地。从是以来常用婆薮仙人法。于天祀中杀羊。当下刀时言婆薮杀汝。薮之子名曰广车。嗣位为王。亦厌世法而不能出家。如是思惟。我父出家生入地中。若治天下复作大罪。我今当何以自处。时空中声言。汝若行见难值希有处应是中作舍住。未经几时。王出田猎见有鹿走疾如风。王便逐之百官侍从无能及者。前见五山周匝峻固。其地庄严有天华香闻天伎乐。是处希有未曾所见。今我正当此中舍住。即舍本城住此山中。从是已后次第止住故名王舍城(出大智论第三卷)

精舍二 加兰陀所造竹园缘一 须达所造给孤独园缘二。

迦兰陀长者施佛精舍事一。

有豪贵长者。名迦兰陀。追惜我园施与尼揵。不得奉佛及僧。卧不安席。有大鬼将军。名曰半师。承佛神旨。即召阅叉推逐尼揵。裸形无耻不应止此。鬼师奉敕。挝打尼揵拖拽器物。尼揵怖走曰。此何恶人暴害乃尔。鬼师答言。长者迦兰陀当持竹园作佛精舍。大鬼将军半师见使逐汝辈耳。明日尼揵共责数长者。长者心悦吾愿遂矣。答尼揵曰。此诸鬼神强暴含嗔惧必作害。不如委去更求所安。尼揵忿恨即日悉去。长者修立精舍。僧房坐具众严都毕。行诣树下请佛及僧。众祐受施止顿化济。靡不欣乐(出中本起上卷)

须达多买园以立精舍二。

须达多白佛言。舍卫城中人多信邪。如来大慈唯愿顾临到舍卫城。佛言。彼无精舍云何得去。须达言。弟子营起愿见听许。世尊默然。愿遣舍利弗指授摸则。即命共往案行周遍无可意处。唯太子只陀园其地平正林树郁茂远近得中。须达以白太子。太子笑言。欲用游戏。殷勤再三。太子言。若能以黄金布地令间无空者便当相与。须达曰。诺谨随其价。太子只陀言。我戏语耳。须达言。太子不应妄语即共兴讼。时首陀会天化作一人下为评详言。夫太子法不应妄语。价既已决。不宜中悔。遂断与之。便使人象负金出。八十顷中。须臾欲满。残余少地(杂阿含经云五百步)须达思惟。何藏金足。只陀问言。嫌贵置之。答曰不也。只陀念言。佛必大德乃使斯人轻宝乃尔。即教语须达园地属卿。树林属我。我自上佛(经云我自为佛造立门楼常使

如来经行出入)便就施功。六师闻之往白国王。长者须达买只陀园欲为瞿昙兴立精舍。听我徒众与共斟术。沙门得胜便听起立。若其不如不得起也。王召须达而问之言。今此六师云。卿买园欲为瞿昙起立精舍。求共沙门弟子。斟其伎术。若得胜者听立精舍。苟其不如便不得起。须达归家着垢腻衣愁恼不乐。时舍利弗明日时到着衣持钵至须达家。即问之曰。何故不乐。须达具答。此六师辈出家来久精诚有素所学伎术无能及者。我今知尊人伎艺能与斟不。舍利弗言。正使此辈六师之众。满阎浮提数如竹林。不能动吾足上一毛。欲斟何等自恣听之。须达欢喜更着新衣沐浴香水等。即往白王。我以问之恣听其意。王告六师。今听汝等共沙门斟术。六师宣告国人。却后七日当于城外与沙门斟术。舍卫国中十八亿人。时彼国法击鼓会众。若击铜鼓八亿人集。若打银鼓十四亿人集。若振金鼓一切皆集。七日期满至平博处椎击金鼓。一切都集。六师徒众有三亿人。是时人民悉为国王及其六师敷施高座。尔时须达为舍利弗而施高座。时舍利弗在一树下入诸禅定。而作是念。此会大众习邪来久憍慢自高草芥群生当以何德而降伏之。思惟是已即立誓言。若我无数劫中慈孝父母敬尚沙门婆罗门者。我初入会一切大众为我作礼。六师见众已集而舍利弗独未来到。便白王言。瞿昙弟子自知无术。众会既集怖畏不来。王告须达。斟时已到。佛弟子宜来谈论。时须达至舍利弗所长跪白言。大德大众已集。愿来诣会。时舍利弗从禅定起。更正衣服。以尼师檀着左肩上。徐详而步如师子王往诣大众。是时众人及诸六师忽然起立如风靡草不觉作礼。时舍利弗便升须达所敷之座。六师众中有一弟子名劳度差。善知幻术。于大众前咒作一树。自然长广荫覆众会枝弃郁茂华果各异。众人咸言。此变乃是劳度差所作。时舍利弗便以神力作旋岚风。吹拔树根倒着于地碎为微尘。众人皆言舍利弗胜。复咒作一池。其池四边面皆以七宝。池水之中生种种华。舍利弗又化作一大六牙白象。其一牙上有七莲华。一一华上有七玉女。其象徐详往诣池边。并唅其水池即时灭。复作一山。七宝庄严众池树木华果茂盛。舍利弗又化作金刚力士。以金刚杵遥用指之。山即破坏无有遗余。复作一龙身有十头。于虚空中雨种种宝。雷电振地惊动大众。舍利弗又化作一金翅鸟王。擘裂啖之。复作一牛。身体高大肥壮多力粗脚利角跑地大吼[馬*奔]突来前。舍利弗又化作师子。分裂食之。复变其身作夜叉鬼。形体长大头上火燃。目赤如血四牙长利口目出火腾跃奔起。时舍利弗自化身作毗沙门王。夜叉恐怖即欲退走四面火起无有去处。唯舍利弗边凉冷无火。即时屈伏五体投地。求哀脱命辱心已生火即还灭。众咸唱言。舍利弗胜。劳度差不如。时舍利弗身升虚空现四威仪作十八变。作是变已还摄神足坐其本座。时会大众见其神力咸怀欢喜。时舍利弗即为说法随其福行各得道迹。六师徒众三亿弟子于舍利弗所出家学道。长者须达共舍利弗往图精舍。手捉绳头。时舍利弗欣然含笑。须达问言。尊人何笑。答曰。汝始于此经营地。而六欲天中宫殿已成。即借道眼

须达悉见。问舍利弗。是六欲天何处最乐。舍利弗言。第四天中少欲知足。恒有一生补处菩萨。来生其中法训不绝。须达言曰。我正当生第四天中。出言已竟余宫悉灭。复更捉绳。时舍利弗惨然忧色。即问尊者何故忧色。答言。汝今见此地中蚁子不耶。汝于过去毗婆尸佛。亦于此地为彼世尊起立精舍。而此蚁子犹在此中生。乃至迦葉佛时亦复如是。九十一劫受一种身。起立精舍为佛作窟。以妙栴檀用为香泥。别房住止千二百处。凡百二十处别打揵稚竟。即白王。唯愿大王遣使请佛。王即遣使诣王舍城请佛及僧。唯愿世尊临赴舍卫。佛与四众前后围绕。放大光明震动天地至舍卫国。所经客舍悉于中止。道次度人无有限量。渐渐来近舍卫城边。一切大集持诸供具迎待世尊。世尊到国放大光明遍照三千大千世界。足指按地。地皆震动。城中伎乐不鼓自鸣。盲视聋听哑语偻伸。癃[病-丙＋殘]拘癖皆得具足。一切人民男女大小睹斯瑞应。欢喜踊跃来至佛所。十八亿人都悉集聚。尔时世尊随病投药为说妙法。各得道迹(出贤愚经第十卷杂阿含涅槃中中本起诸律多同)

山三 昆仑宝山为五百罗汉所栖一 十大山王二 地动八种缘三。

昆仑宝山为五百罗汉所居一。

昆仑山者。则阎浮利地之中心也。山皆宝石。周匝有五百窟。窟皆黄金。常五百罗汉居之。阿耨大泉周围山外。山内平地河处其中。河岸有四金兽头。口流出水。各绕一匝还其四方投入四海。象口所出者。则黄河是也。其泉方各二十五由延。深二十一里。泉中有金台。台方一由延。台上有金莲华。以七宝为茎。如来将五百罗汉常以月十五日于中说戒(出兴起行经上卷)

阎浮提十大山二。

大地有十大山王。一雪山王。二香山王。三轲梨罗山王。四仙圣山王。五由乾陀山王。六马耳山王。七尼民陀罗山王。八斫迦罗山王。九宿慧山王。十须弥山王(出华严经第二十二卷)

地大动有八种缘三。

佛在舍卫城告诸比丘。有八因缘而地大动。此地深六十八千由延。为水所持。水依虚空。或复是时虚空风动而水亦动。水动地便大动。是初动也。若比丘得神足所欲自在。观地如掌能使地大动。是二动也。若复诸天有大神足有大威力。能使地勤。是三动也。若复菩萨在兜术天。欲降神下生是时地动。是四动也。若菩萨自知在母胎地为大动。是五动也。若菩萨知满十月当出母胎地为大动。是六动也。若

菩萨出家于道场坐。降伏魔怨终成等觉。地为大动。是七动也。若如来于无余涅槃界。而般涅槃。是八动(出增一阿含第二十四卷)

树四 千光明国树出法音一 神药树二 大药树三 五面益物大树四 大象藏香五 牛头栴檀六 须弥南树七 毒树八。

千光明国树出法音一。

过去有佛号师子吼鼓音王。国名千光明。七宝成树。树出空无相无作无生无所有无取相。如是诸法之音(出诸法无行经)

神药树二。

有神药树。名曰摩陀只主厌。天下方毒不得妄行。有大神蛇身长百二十丈。蛇行索食。有黑头虫身长五丈。虫行道中与蛇相逢。适欲举头前断大虫。蛇闻药香屈头欲走。蛇身罗药树。身即中断分作两段。头半生得走。尾便臭烂。诸毒闻此蛇臭。诸恶毒气皆消灭(出善信经下卷)

大药树三。

雪山顶有药王树。名非从根生非不从生。纵广六百八十万由旬。下极金刚际。此树生根时。阎浮提树一切根生。若生茎时及枝叶华果时。阎浮提树一切悉生枝叶华果。其树根能生茎。茎能生根。是故名曰不从根生非不从根。于一切处悉能生长。唯除地狱深坑。及水轮中不得生长耳(出华严经第三十卷)

五面益物大树四。

昔者有王。王名物猎国中有树名羞波提洹。五百六十里围。下根周匝八百四十里。高四千里。枝四布匝二千里。树有五果。道有五面。一面支国王与宫诸伎女共食其果。二面者大臣百官皆共食之。三面者人民共食之。四面者诸沙门道士共食之。五面者飞鸟虫兽共食之。果皆如二斗瓶。其味如蜜。树无守者。果分物不相侵。时人皆寿八万四千岁。时人有九种病。一者寒。二者热。三者饥。四者渴。五者大便。六者小便。七者爱欲。八者食多。九者年老。女人年五百岁。尔乃行嫁(出阿难念经)

大象藏香五。

人中有香。名大象藏。因龙斗生。若烧一丸。兴大光明细云覆上。味如甘露。七日七夜降香水雨。若着身者身则金色。若着衣服宫

殿楼阁。亦悉金色。若有众生得闻此香。七日七夜欢喜悦乐。灭一切病无有枉横。远离恐怖危害之心。专向大慈普念众生。我知彼已而为说法。令无量众生得不退转(出华严经第四十二卷)

牛头栴檀香六。

牛头栴檀香。从离垢山生。若以涂身。火不能烧(出华严经第四十二卷)

须弥南树七。

须弥山南有一大树。高四千里。诸钵叉鸟恒栖其上。树常不动。有一小鸟。形类鹑鴳。住止其上。树辄震抚。钵叉问树神言。汝无知。我身重大而自不动。小鸟来时反更震摇。神言。此鸟虽小。从海底食一金刚。金刚为物。所堕之处无不破散。所以大怖不能自安耳(出十卷譬喻经第七卷)

毒树八。

舍卫国有官园。生一毒树。男女游观停息其下。或头痛欲裂。或腰脊疼。或于树下终。守园人。施长柯斧。长一丈有余。遥斫去之。未经旬日。生已如故。如是多过。枝叶随后。如旧团圆。树中之妙。众人见者。无不欢喜。不知忌讳。皆来遭此。园人宗亲。贪乐树荫。尽取命终。园人只立。昼夜愁忧。号悲行走。有问。智人语之。当尽其根。适欲掘根。复恐定死。进更思惟。出家学道。佛言。

伐树不尽根　　虽伐犹复生
伐爱不尽本　　数数复生苦

心寤克责。即得初果(出斫毒树经)

河海五 四大河一 五大河二 大海八德三。

四大河一。

复有四大河。从阿耨大池出流趣大海。一名[口*恒]伽。二名辛头。三名卜叉。四名司陀。彼[口*恒]伽从金象口出。绕池一匝流趣东海。彼辛头从银牛口出。绕池一匝流趣南海。彼卜叉从琉璃马口出。绕池一匝流趣西海。彼司陀者从颇梨师子口出绕池一匝流趣北海。彼四大河。各有四河以为眷属。唯说广大有名字者。然彼四河各有五百眷属。合有二千河。终趣大海(出毗婆沙第二卷)

五大河二。

西流者名恒。南流者名耶云。东流者有两。一名沙陆。一名阿夷越。北流者名墨。皆流澍于海。立天地来雨落河澍水无增减。去其旧名。合为一海水也(出海八德经)

大海有八德三。

佛游无胜国。常以十五日。为诸沙门说戒坐定。佛默无言。阿难曰。坐定。世尊乃曰。诸沙门中。有心邪行违者。非其下贱所能执行。清浊相违。吾不说也。目连入定观见。即谓之曰。起非尔俗人所应坐处。不肯时起牵臂使出曰尔无至德。心怀六邪。何敢以臭溷之体。坐天香之座。尔是弃人。非沙门矣。佛告沙门。观彼巨海有八种德。其广即汪洋无涯。其深则有不测之底。稍入稍深无前所碍。斯一德也。潮不过期。斯二德也。海含众宝靡所不苞。死尸臭朽海不容焉。斯三德也。海怀众珍。无求不得。斯四德也。普天之下有五大河。流入于海。皆去旧名。合为一海。斯五德也。五河万流雨落恒澍。海中水如故曾无增减。斯六德也。海有众鱼因躯巍巍。第一鱼身长四千里。第二鱼身长八千里。第三鱼身长万二千里。第四鱼身长万六千里。第五鱼身长二万里。第六鱼身长二万四千里。第七鱼身长二万八千里。斯七德也。海水通碱边中如一斯八德也(出海八德经)

宝珠六 明月摩尼珠一 大海生宝珠二 光明大宝三。

明月摩尼珠一。

明月摩尼珠。多在龙脑中。若众生有福德者。自然得之。犹如地狱。自生治罪之器。此宝亦名如意珠。常出一切宝物。衣服饮食随意所欲。得此珠者。毒不能害。火不能烧。或云。是帝释所执。金刚与阿修罗斗时。碎落阎浮提。又言。诸过去久远佛舍利。法既灭尽。变成此珠以为利益(出大智论第五十九卷)

生宝珠二。

大海中有四宝珠。一切众宝皆从之生。若无四珠。一切宝物渐就灭尽。诸小龙神不能得见。唯娑伽罗龙王密置深宝藏中。此深宝藏有四种名。一名众宝积聚。二名无尽宝藏三名远炽然。四名一切庄严聚(出华严经第三十卷)

光明大宝三。

大海之中。有四燃炽光明大宝。一名日藏光明大宝。二名离涸光

明大宝。三名火珠光明大宝。四名究竟无余光明大宝。若大海中无此四宝。四域天下金刚围山。乃至非想非非想处皆悉漂没。日藏光明。能变海水为酪。离涸光明。能变海酪为苏。火珠光明。能燃海苏。究竟无余光明大宝。能然海苏永尽无余(出华严经第四十卷)

人饮乳多少及形寿不同七。

阎浮提。儿生堕地。乃至三岁。母之怀抱为饮几乳。弥勒答曰。饮乳一百八十斛。除母腹中所食四分。东弗于逮。儿生堕地。乃至三岁。饮乳一千八百斛。西拘耶尼。儿生堕地。乃至三岁。饮乳八百八十斛。北郁单曰。儿生堕地。坐陌头。行人授指唼指。七日便成人。彼土无乳。中阴众生饮吸于风。阎浮提众生寿命百岁。东弗于逮众生寿二百五十岁。西拘耶尼众生寿命五百岁。北郁单越人寿命千岁。中阴众生寿命七日。阎浮提众生人面上广下狭。东弗于逮人面正圆。拘耶尼人面上狭下广。郁单曰人面形正方。中阴众生面状。如他化自在天也(出众生未然三界经)

郁单曰第二

北郁单曰天下。周匝广长。各四十万里。有种种山。其河两边。有种种树及种种华。水中有船。以四宝作之。浴池名难陀。其水凉濡。底沙皆金。周匝有陛。四宝作之。金陛银桄银陛金桄。琉璃陛水精桄。水精陛琉璃桄。有种种莲华。华若断者。汁出如乳味甘如蜜。光照四十里。其香亦闻四十里。池东有河。名已味。池南有河。名修竭。池西有河。名大土。池北有河。名善种。是诸河水皆有华树。以四宝成。池东有园。名贤上。栏楯行树亦四宝成。园中香树出种种香。有衣被树。有璎珞树。出种种衣被璎珞。有音乐树。出种种音乐。树高七里。有高六里五里四里三里二里。池南有园观。名与贤。池西有园观。名罗越。池北有园观。名常有华。诸树所出。及其高卑。亦如东园。北方天下树曲交路。天人在上。男女异处。有净洁粳米。不种自生。出一切味。若欲行淫。意起相视无所言说。男子便前行。女人随后。至园观中共相娱乐。或二三日。或至七日。随意罢去。不相属也。女人怀妊。七八日便生。持着四徼道中。若有人从四面来者。与指[口*宿]出乳饮之。过七日已。自以福德。即自长大。如阎浮人年二十。若二十五也。周匝四方。有水名阿耨多罗。后夜云起雨八味水。如人饮食。地若油涂尘土不起。草树常有。华实皆香。如香热时。有乱风吹扫上贤园观。伊兰风生。吹落华至人膝。此天下人皆入园中游戏相娱无所系属。人欲食时。取净洁粳米。以焰味珠光爨其下。饭熟则四方至随皆食之。食亦不尽。

有树名象兜。交曲上合如交落。人民在上止宿。男女异处。人齿发绀青长八寸。人面色同长短等。皆寿千岁。死生欲界诸天。天寿终。生阎浮提大豪贵家。大小便利。地裂受之受已还合。死时好衣服庄严之不啼哭。置四徼道中。郁遮鸟举置北方天下外(出楼炭经第一卷)

## 经律异相卷第四(应始终佛部第四)



### 得道师宗第一

如来昔在久远劫时。行菩萨道。为大国王。父母崩亡。让国与弟。独行求道。见一婆罗门。姓瞿昙氏。从之受学。因同其姓。入于深山。禅思念道。乞食还国。国人不识。呼小瞿昙。自于城外甘蔗园中。起立精舍。有五百大贼。劫盗官财。经园边过。明日步踪遂录菩萨。以木贯身立大树下血流于地。大瞿昙氏飞来问曰。有何罪酷乃至尔乎。官人放弩射而杀之。大瞿昙泣下沾棺。取血湿土以为泥团。持还精舍。置左右二器中曰。是道士若至诚者。天神当使血化为人。却后十月左即成男。右即成女。姓瞿昙氏。男名舍夷。贤劫中宝佛时又号释迦。越寿五百万岁者是也(出十二游经)佛在摩竭提界。善胜道场元吉树下。德力降魔。度二估客。惟定光如来。拜吾佛名云。汝于来世九十一劫。当得作佛。字释迦文。十号具足。如我今也。吾从是来。积功累行。六度四等修持不倦。功报无遗大愿成果(出中本起上卷)

### 现生王宫第二

究竟菩萨。在兜率天。诘天共议。当使菩萨现生何氏。种英天子问曰。一生补处降神何种。答曰。种姓有六十德者。我当降之(文多不载)唯有释家久植德本。迦维罗卫人。大小和穆上下相承。国富民乐渴仰一乘。且白净王性行仁贤。夫人姓瞿昙氏。温良忠善护身口意。已五百世为菩萨母。王后晏寝。菩萨化乘白象。冠日之精。入于胎中。身心安乐犹如深禅。诣无忧树下。遣使启王。时无忧林有十种瑞。一忽然广博。二土石变为金刚。三宝树行列。四沉香庄严。五华鬘充满。六众宝流出。七池生芙蓉。八天龙夜叉合掌而住。九天女恭敬。十一切诸佛放光普照。王大欢喜。后身轻软。不想三毒。诸有疾者手摩必愈。既满十月临产之时。有三十二瑞。一后园林木自然生

果。二陆地出青莲大如车轮。三枯树生华。四七宝车至。五地中宝藏自然涌出。六名香好华遍布远近。七雪山五百师子罗住城门。八五百白象皆住殿前。九细雨泽香。十百味饮食给诸饥渴(文多不载与诸本起同)。四月八日夜明星出时。后思园观游怜鞞树下。三千国土六反震动。沸宿陨落树即屈枝。母即攀执。诸天散华。从右胁生。身长丈六。即行七步。宝华承足。举手住而言。天上天下唯我为尊。三界皆苦何可乐者。释梵奉侍。四王接上金案。龙降香水以充洗浴。五百青衣各生力士。白马产驹。黄羊生羔(瑞应本起云奴名车匿马名揵陟诸本起大同细异)。后七日母便命终。生忉利天。太子幼稚应须料理。时有说者。唯大爱道是太子姨母。清净无夫当能育养。时白净王。诣大爱道求为乳哺。爱道奉。雪山梵志名阿夷头耆。见太子悲叹流涕。王问其故。答曰。仰庆大王。生此神人。昨天地大动。其正为此。我之相法。太子有三十二相。一体躯金色。二顶有肉髻。三其发绀青。四眉间白毫。五顶出日光。六目睫绀色。七上下俱眴。八口四十齿。九齿白齐平。十方颊车。十一广长舌。十二合满堂。十三师子膺。十四身方正。十五修臂。十六指长。十七足跟满。十八安平正。十九内外握。二十合曼掌。二十一手千辐轮理。二十二足千辐轮理。二十三阴马藏。二十四鹿腨肠。二十五钩琐骨。二十六毛右旋。二十七一孔一毛。二十八皮毛细软。二十九不受尘水。三十胸有万字(瑞应同少二)。身有此者。若在家。为转轮圣王。七宝自至。若出家为自然佛。伤我年已晚暮。不睹佛兴。是故悲耳。王厚相赏给。告大爱道。深加敬护(出普耀经第二卷又出释迦谱第一卷)太子七岁。乘羊车。众释导从。往诣书师。师名选友。太子问曰。师有何书见教。答曰。有梵佉留法。可相教也。太子曰。异书有六十四种。何止二耶。师曰。愿闻其名。太子答曰。梵书佉留书。护众书。疾坚书。龙鬼书。乾闼婆书。阿须伦鹿轮书。天肠书。转数书。观空书(文多不载)欲以何书而见教耶。师不能解。赞叹而已。太子为诸童子。分别本末。劝发道心(瑞应经云书缺二字以问师师不应达反启其志)太子年至十七。王为纳妃。简选数千。最后得一小国王。姓瞿昙氏。波须弗(梁言善觉)女名瞿夷。端正无比净如莲花。八国争娉悉未许与。王召现之。今为太子结娉卿女。善觉愁忧。若不许者必见征伐。若许与者八国成怨。女言。白净王国。武艺最胜。诸国所惮。王敕国内。却后七日。太子现术。能者宜集(长阿含经云执杖释种女云有术艺者妻之)调达扑杀一象。太子掷出城外。天文地理八万异术。无有及太子者。调达手搏太子少。太子接掷空中三反不损。复共射鼓。调达射中。四十里鼓不能过难。太子引弓弓皆软折。问有异弓任吾用者不。王曰。亡祖用弓奇异无双无能用者。在天寺中。取给太子。一切诸释无能上者。太子用射中百里鼓。箭没地中涌泉自出至铁围山。三千刹土六反震动。即以瞿夷。为太子第一夫人。随世习俗现相娱乐(瑞应经云太子纳妻久不交接一手指妃腹后乃生男)又取移施长者女。名耶惟檀。为第二夫

人。又取释种长者女。名曰鹿野。为第三夫人。太子当作飞行皇帝。立三时殿。置六万婇女。罗云从天变没化现而生。太子后出东城门。王敕严治道路。莫令不净。太子威神之所建立。天化老人。头白齿落。目冥耳聋。柱杖偻步。太子知而故问。此何人也。御者曰。是名老人。太子曰。人命如流难可得再。非独为人天下皆尔。回车还宫愍念不乐。后出城南门。遇见疾人。大腹羸瘦卧于道侧。问于御者。答曰。病人。太子曰。万物无常有身有苦。吾亦当然。即还入宫。后出城西门。见一死人。室家悲哭。御者曰。死人。人生有死。如春有冬。人物一贯。太子曰。夫死痛矣。精神剧矣。吾见死者。形坏体化。而神不灭。吾不能复以死受生。往来五道劳我精神。回车而还。复于他日。出城北门。见一沙门。衣服齐整手执法器。御者曰。此名比丘。弃舍情欲。心喜一切。欲度十方。太子曰。善哉。是吾所乐。我不辞王位而出家者。此则不应。即时静夜入王宫殿。光照远近。父王觉起。即启父曰。诸天劝助。今应出家。父王悲泣。何所志愿。何时当还。太子欲得四愿。一者不老。二者无病。三者不死。四者不别。假使父王与此四愿。不复出家。王曰。自古及今无有得者。益大愁悲。即敕五百释子多勇力者。宿卫四门。城门开闭声闻四十里。裘夷意疑不离其侧。太子念道清净不宜在家。当处山林研精行禅。时年二十九。以四月七日夜半后。裘夷时得五梦。即便惊觉。太子问之。对曰。梦见须弥崩。明月落地。珠光忽灭。头发自堕。人夺我盖。菩萨知梦为我身耳。曰须弥不崩。明月续照。珠光不灭。头发不堕。伞盖犹存。且自安寐。慎莫忧失。夜观伎女百节皆空。譬如芭蕉。鼻涕目泪。乐器纵横。顾视其妻。具见形体。脑髓髑髅心肝肠胃。外是革囊中盛臭秽。犹如假借。当还亦不得久。三界无怙惟道是恃。欲界诸天住于空中。法行天子。遥白太子。时已至矣。佛星适现。唤车匿起。被于揵陟。四天王与无数夜叉龙等。皆被铠甲。从四方来。稽首致敬。诸天恐有留难。即遣厌神。入宫厌寐。城中男女悉皆寝极。孔雀众鸟莫不疲卧。车匿悲泣。门钥不开。四神捧举马足。踰出宫城。帝释前导。放大净光诣佛树下(出普耀经第三卷又出第四卷)

现迹成道第三

　　明晨报问。不知所在。王即追踪。前至王田。遥见太子。树为曲枝。随阴其上。王自惊悟。不识下马而为作礼。大子拜曰。今一适此。何宜枉驾。追念太子。不舍心怀。还召大臣。卿等弄子抱孙。共相娱慰。吾但一子。见别山居。取卿子弟五人。追而侍之。若中来还。当灭卿族。太子脱宝衣以付车匿。还启父王。及白裘夷。得道当还。不忘此誓。车匿奉辞。泪下如雨。白马长跪。舐菩萨足。王都还物。歔欷投地。裘夷抱马。太子乘汝。何忽独来。甘果美泉皆无所乏。菩萨自念。欲作沙门至山水边。天王知心。持刀而下。菩萨自剃

头鬓。帝释受发。肉髻独存。成大沙门。至尼连水边。寂然闲居。遇一猎师。身着法服状如沙门。太子问曰。法服何名。答曰袈裟。鹿谓学道。心不恐畏。而来见附。以次杀之。用以自资。太子倍兴慈念。求以身衣。从其贸易。猎师曰。王生长深宫。体肉细软。不更寒苦。恐坏王身。且又不净。太子曰。此圣贤之摽式。但贸无苦也。自当浣濯。诸天进食。却自不受。前行到摩竭国。人民见之。谓是帝释梵王诸天。太子知其所念。便坐树下。瓶沙王。即与群臣出诣道士。遥见光相。问是何神。从何国来。何所名字。太子答曰。吾出香山之东雪山之北。国名迦维。父名白净。母名摩耶。瓶沙问曰。将无是悉达乎。答曰是也。王即礼足曰。形相炳着。当君临四方。为转轮圣帝。四海颙颙。冀神宝至。何弃天位。自放山薮。答曰。出生有死剧痛有四。谓生老病死不可得离。身为苦器。忧畏无极。若在尊宠。则有憍慢。贪求快意天下苦患。吾厌此故。是以入山。彼六年勤苦。日食一麻一米。结跏趺坐亦不倾侧。风雨雷电四时不改。未曾举手以自障蔽。众人怪之。取草木投耳鼻中。亦不弃去。形体羸瘦。惟金色益显。光明远照耳。周竟六年。心自念言。羸瘦如此。往诣佛树。后世有讥。谓饿而得道。吾宁啖柔软食。平复身体。然后成道。时有长者女。出嫁生男。心大欢喜。构千头牛展转相饮。取其纯乳作糜。欲祠树神。遣婢洒扫。见佛不识。还启大家云。树下有神端正妙好。女闻欢喜。欲取糜去。糜跳出釜丈余。不可取。女甚怪之。空中天曰。有大菩萨。已从坐起。汝本有愿。当先饭之。乃成正觉。女闻天言。即取乳糜。盛满金钵。往尼连水边。菩萨以神通力。入水洗浴。兜率天子。取天衣袈裟。奉上菩萨。即取着之。住尼连水边。长者女奉乳糜。菩萨食之。气力稍充。往诣佛树。路左一人。名曰吉祥。刈生菁草。柔滑不乱。菩萨谓吉祥曰。欲得草坐。地则大动。诸天化作八万佛树师子之座。天子各见菩萨独坐其座。薄福德者故见坐草。三界众生见菩萨坐佛树下(出胎经云坐阎浮树下受三十八日观树经行也)放大光明。掩蔽魔宫。波旬卧寐梦见三十二变。宫殿闇冥入于邪径。池水枯涸。乐器破坏。夜叉厌鬼头皆堕地。诸天舍去不从其语。集诸大臣说梦所见。兴诸兵仗。并召千子。其五百子。导师等信乐菩萨。其五百子。恶目等随魔为乱。欲相降伏。魔有四女。一名欲妃。二名悦彼。三名快观。四名见从。往诣菩萨。绮语作媚。三十二种。姿并唇舌营嫔细视(文多不备载)愿得晨夜供事左右。答曰。汝形虽好心不端正。革囊盛屎。来欲何为。去吾不用。其三玉女化成老母。不能自复即还魔所(观佛三昧经云三玉女名勤异反见过患)魔毒益盛。召十八亿众。变为殊形。师子熊罴虫头人躯蛇虺之身。担山吐火。雷电霹雳。执持戈矛。菩萨喜心一毛不动。鬼兵不能近。菩萨尔时徐举眉间毫。拟阿鼻狱。令罪人见。白毫流澍大如车轮。火即暂灭。自忆前世所作罪业。心得清凉称南无佛。以是因缘受罪若毕。应生人中。魔见是相。憔悴懊恼。退还其宫。白毫复去。至第六天。见白毛孔。诸宝莲

华。过去七佛现在华上。如是白毫上至无色。遍照一切如颇梨镜。八万四千天女。视波旬身。状如樵木。但瞻菩萨白毫相光。无数天子天女。发菩提心。魔王还与佛相难。佛以智力伸手案地。应时地动。魔及官属。皆颠倒堕。降魔怨竟。即成正觉(出普耀经第五卷又出第六卷)

与数千万众。入罗阅城。遥见之者。举手赞叹。或言善来。或言日月。或自归命。或相问讯。为是天耶。为帝释耶。众人随逐。瓶沙王在高楼上。即问左右。为有何故。有一大臣曰。释子辞家游荡在外。或能谋国。当往诛之。王曰。此子绍位作转轮圣王。我等皆为臣佐。若使出家学道得佛。愿为上首弟子。最初说法。先在其侧。王载饮食。往东山候之。寻前礼足。自称摩竭国瓶沙王者。今我是也。佛曰。我先识矣。何须致敬。王即启曰。今献微供。以表单心。愿见纳受。佛默然受。王言。若成无上道。愿先见度。时阿兰诸弟子。遥见世尊。白其师言。今有一人。端政殊特。经趣师门。必当求为弟子也。阿兰乃说偈曰。

吾观远来士　　众相无缺漏
此自王世界　　终不见宗事

(出深浅学比丘经又出修行本经下卷)

阿难问葬法第四

阿难问葬。佛言。我葬之法。如转轮圣王。先以香汤浴身。劫贝裹体。次以五百张白叠缠之。内金棺中。灌以麻油。复以金棺置铁椁内。栴檀香椁。次绕其外。积众香薪厚衣其上。而阇维之。薪尽火灭。收取舍利。于四衢道。起立塔庙。表刹悬幡。使见者思慕。多所饶益。佛言。有四种人应为起塔。一如来。二辟支佛。三声闻。四转轮王。皆应香华幡盖伎乐供养。佛于双树间。铺置床座。以头南首面向北方。所以然者。佛法流布。当久住北方。佛自牒僧伽梨。右胁如师子王。累足而卧。阿难又问。阎浮提界有几种葬。佛言。无数。我此国土。有水葬火葬塔冢之葬。振旦国人葬送之法。金银珍宝刻镂车乘。飞天伎乐铃钟歌咏。用悦终亡。身带衣服。盛置棺椁。妙香芬苾。千百万众送于山野。庄严处所。人民见者莫不欢欣。振旦边王。所领人民。欲葬之时成持棺椁。内石室中。疾病之日开看骸骨。洗浴求福使病得愈。又有命终无有棺椁。直取尸骸置高阁上。疾急之时。下尸咒愿。以求福祐。佛言。我法中学欲修福时。当勤精进。行六波罗蜜。护持十善。可得生天。向无上道(出灌顶经第六卷又出长阿含经第一卷)

现般涅槃第五

佛在拘尸那城力士生地阿夷罗跋提河边娑罗双树间。与大比丘八十亿百千人俱。前后围绕。二月十五日(菩萨从兜率天下经云三月八日)临涅槃时。以佛神力出大音声。乃至有顶。随其音类。普告一切。今日如来。怜愍众生。为作归依。大觉世尊将欲涅槃。一切众生若有所疑。今悉可问。为最后问(长阿含经云小异文多不可备载)佛晨朝时。从其面门放种种光。遍照大千世界。乃至十方。六趣众生。遇斯光者。罪垢烦恼一切消除。众生见闻心大忧恼。同时举声。悲号啼哭。大地山海皆悉震动。时人共言。疾往佛所。劝请如来。莫般涅槃。住世一劫。诸大弟子迦旃延等。遇佛光者。其身战掉不能自持。举声大叫生种种苦。复有八十百千诸比丘。六十亿比丘尼。皆阿罗汉。举身毛竖遍体血现。如波罗沙华。复有一亿恒河沙菩萨。位偕十住。二恒河沙优婆塞。三恒河沙优婆夷。四恒河沙离车。五恒河沙长者。六恒河沙诸王。七恒河沙王夫人。八恒河沙天女等。乃至十方佛及弟子。六道大众。见涅槃相。悲号啼哭不能自持。会中复有拘尸城工巧之子。名曰纯陀。与十五人俱礼佛而言。唯愿世尊。及比丘众。哀受我等最后供养。我等从今。无主无亲无救无护。贫穷饥困。欲从如来求将来食。唯愿哀受我等微供。然后涅槃。佛曰。我今为汝。除断贫穷。无上法雨雨汝身田。令生法牙。令汝具足檀波罗蜜。时众欢喜。同声赞言。希有纯陀。佛受汝供。汝真佛子。佛言。纯陀。今正是时。如来正尔当般涅槃。第二第三亦复如是。纯陀举声号哭。复白大众。我等今共。五体投地。同声劝佛。莫般涅槃。佛告纯陀。莫大啼哭自乱汝心。我以哀愍汝及一切。是故今日欲入涅槃。何以故。诸佛法尔有为亦然。速办所施。不宜久停。佛又从面门放五色光。照纯陀身。纯陀身持肴膳。疾往佛所。忧悲怅快。犹愿矜哀住寿一劫。佛言汝欲令我久住者。宜当奉最后具足檀波罗蜜。一切菩萨天人杂类。异口同音唱言。奇哉纯陀。成就大福。我等无德。所设供具则为唐捐。世尊欲令一切众望满足。于自身上。一一毛孔化无量佛。一一诸佛各有无量诸比丘僧。悉皆示现受其供养。释迦如来。自受纯陀所奉设者。纯陀所持粳粮成熟之食。摩伽陀国满足八斛。以佛神力。皆悉充足一切大会(长阿含经小异文多不载)有疾右胁而卧。如他病人。告迦葉菩萨。是诸众生。不知大乘方等密语。便谓。如来真实有疾。今于娑罗双树间。示现倚卧师子之床欲入涅槃。令诸未得阿罗汉果众弟子等及诸力士生大忧苦。令天人阿修罗等大设供养。又使诸人。以千端叠。缠裹其身。七宝为棺(菩萨从兜术天下经云如来自擗三衣各取三条铺金棺里以衬身卧两脚相累手以钵锡付授阿难)盛满香油。积诸香木。以火焚之。唯除二端。不可得烧。一极衬身。二最在外。为诸众生。分散舍利。以为八分。一切声闻弟子咸言。如来入于涅槃。当知如来。亦不毕定入于涅槃。何以故。如来常住不变易故。已愿闻正

法。当弃贪淫。遵承我教。精进行道。是为最后佛之遗命。宜共慎之。汝诸比丘。观佛仪容。难得睹见。却后一亿四千余岁。乃至弥勒佛耳。佛临涅槃。地大振动。诸天世人皆悉惊怖。诸有幽冥。日月光明。所不至处。皆蒙大明。各得相见。天散华香。时佛灭度。六欲天王。金毗罗神。密迹力士。佛母摩耶。双树娑罗园神。各作偈颂。诸比丘悲恸。各自歔欷而言。如来灭度何其駃哉。群生长衰世间眼灭。阿那律告诸比丘。止止勿悲。诸天在上。傥有怪责。诸比丘问。上有几天。答曰。充塞虚空岂可计量。皆于空中徘徊。搔扰悲号。擗踊歔欷而言。如来灭度何其駃哉。群生长衰世间眼灭(长阿含与双卷泥洹大同出大涅槃第一卷)阿难比丘今何所在。文殊师利言。在娑罗林外。去此十二由旬。为六万四千亿魔之所娆乱。是诸魔众悉自变身。为如来像。说种种法种种示现。阿难念言。昔所未见。谁之所作。将非释迦。欲发是语。都不从意。阿难受大苦恼。不能得来。佛说大陀罗尼咒。文殊受之。至阿难所。为魔诵说。诸魔王等发菩提心。文殊即与阿难俱还佛所(出菩萨从兜率天下经)诸末罗。集于种种供养。复竟一日以佛舍利。置于床上。诸末罗童举床。皆不能胜。阿那律言。汝等且止。诸天欲留七日。展诸人民皆得供养。如来三从金棺里出金色臂。问阿难至。平治道路洒扫烧香末。云何阿难。吾前后所出。方等大乘。汝悉得不。阿难对曰。唯佛知之。佛言如是。诸经今为毕竟。七日末罗童子捧举四角擎。汝可持幡盖。烧香散华。作众伎乐前后导从。安详而行。入城东门。遍诸街巷。出城北门。渡熙连禅河。到天冠寺。末罗使臣。积香木竟。火烧不然。阿那律言。诸天意以灭火。迦葉将五百弟子从波波国还。愿见佛身。迦葉遇一尼干。手执曼陀罗华。问曰。知我师在不。答曰。灭来七日。我从彼得此华。迦葉不悦。五百弟子婉转号啕。不能自胜。悲欷言曰。善逝涅槃何其駃哉。时跋难陀言。且莫啼哭。我等于摩呵罗边。或得解脱。迦葉催诸比丘。疾疾执持衣钵。往拘尸城。及见舍利。问阿难曰。世尊舍利可得见不。答曰。劫贝裹。白叠缠。内金棺中。藏铁椁内。衣以香薪。即欲焚难可得见。迦葉三请。答曰如初。前至香[卄/積]。佛蹋重棺现于两足(四分律云棺椁自开出现双足)足下轮相有诸异色。即问阿难。答云。女人心软。前礼佛时。泪堕手捉。迦葉作礼。大众同拜。绕树三匝。各兴偈颂。香[卄/積]处处不烧自然(长阿含双卷涅槃略同文多不载)火极炽盛。难可止息。娑罗树神以力灭之(出涅槃长阿含双卷泥洹又出菩萨从兜术天下经)

摩耶五衰相第六

佛般涅槃。摩耶夫人在于天上。五衰相现。一头上华萎。二腋下汗出。三项中光灭。四两目数瞬。五不乐本座。又得五梦。一须弥山崩。四海水竭。二罗刹奔走挑人眼目。三天失宝冠身无光明。四宝珠

幢倒失如意珠。五师子啮身痛如刀割。得此梦已即便惊寤。此非吉祥。我昔在于白净王宫。因昼寝中。得希有梦。见一天子。身黄金色。乘白象王。从诸天子。作妙伎乐。观日之精。入我右胁。身心安乐。即便怀妊。悉达太子为世照明。令此五梦甚可怖畏。必是我子涅槃之相。时阿那律殡佛既毕。升忉利天。偈告摩耶。摩耶气绝良久与诸眷属下双树间。见僧伽梨及钵锡。执之号恸。绝而复苏曰。我子福度天人。今此诸物空无有主。佛以神力令诸棺盖自然开发。佛合掌而起。放大光明。问讯母言。远屈来下。诸行法尔。愿勿啼泣。阿难虽自抑忍。白佛。后世众生必当问我。佛临灭度复何所说。云何答之。佛告阿难。汝当答言。佛已入涅槃。摩耶夫人下。如来为后不孝众生。从金棺出合掌问讯。并说上偈诸敬。此经名为佛临涅槃母子相见经。如是受持(出摩耶经下卷)

## 经律异相卷第五(应身益物佛部第五)

佛胸万字放光发音一 三种密二 受阿耆达请三月食马麦三 与五百僧食马麦缘四 现铁枪报五 化四梵志掩耳不受但各闻一句得道六 化作梵志度多味象王七 化卢至长者改兵杖为杂花八 化作沙门度五比丘九 现为沙门化悭贪夫妇十 化屠儿及诸梵志令得道迹十一 化大江边诸无信人十二 济五百贼出家得道十三 吹香山药入五百盲贼眼中还得清眼十四 化作执着婆罗门子令其父母还得本心十五 化淫女令生厌苦十六 现五指为五师子十七 以足指散巨石十八。

### 佛胸万字放光发音第一

如来游于妙乐世界。欲现智慧广度无极。与弟子菩萨梵释天龙。集于精舍。放万字光音。清净远彻。五法大音。一曰度人大乘之音。二曰度人无彼此之音。三曰度人无缘觉之音。四曰度人不断情想善权之音。五曰度人逮入生死解其劳尘说法之音。国王名处流。与诸人民。诣佛礼敬曰。久闻如来。宣道训化。济脱生死。而无有限。吾等眷属流于生死。未蒙解脱。愿尊垂化令解明法。天地震动修菩萨行(出现佛胸万字经)

### 三种密第二

何谓心密。四行清净不失神通建立大哀无极之业。以神通变现一切普显。以成谛道智慧之室。睹一切法。是则正通普御一切。其真法者慧神慧通皆显众像。解畅诸色。解畅一切诸佛道法。开化一切十方众生。使入法律。至阿惟颜。转一切法。是为菩萨心密之业(出密迹

金刚力士经第二)菩萨住是金刚三昧。以一音声有所宣说。一切众生各随种类而得解了。示现一色。一切众生各各皆见种种色相安住一处。身不移易。能令众生随其方面各各而见。宣说一法。若界若入。一切众生各随本解而得闻之(出大涅槃经第二十二卷)佛以一音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皆谓世尊同其语。众生各各随所解。普得受行获其利。或有恐畏。或欢喜。或生厌离。或断疑。斯则神力不共法(出维摩经第一卷)一切法相。行无取着。建胜宝幢。出一大音。若乐闻施惠得解脱者。即闻如来说施利益。戒慧等乐亦复如是。说大乘法无一众生不解脱者(出观佛三昧经第三卷)。佛以一言说一切法。大千众生以无量音一时问难。皆各不同。于一念中。以一音答。皆令开解(出华严经第二十六卷首楞严经明身蜜悲花第七卷十分别经普明口蜜大同)

受阿耆请三月食马麦第三

随罗然国(或云毗罗然)有婆罗门王。名阿耆达。聪明多智。往诣阿难邠坻广共论议言讫。问须达多言。此土有神人可宗者不。答曰有。悉达太子出家成佛。相好殊特天人所尊。阿耆达即命驾。往诣祇洹见佛风神。心敬内发。即起白佛。愿佛及僧。顾我三月夏坐。佛言。我此众多。而汝异见异信。王言。不以为多。如是至三。佛与五百比丘一时受请。往至其国。城邑隘陋民穷少信。乞食难得。先无精舍。城北有林。枝叶郁茂。其地平博。与众顿止。敕诸比丘。汝等当知。此邑穷隘人多不信乞食难得。若欲于此。安居者住。不者随意。时舍利弗独往阿牟迦末迦山。受天帝释及阿修罗女请。天食供养。时有天魔。迷惑王心。使还宫内耽荒五欲。一者宝饰。二者女乐。三者衣食。四者荣利。五者色欲。还入后宫。敕守门者。三月之内不问尊卑。外事大小悉不得白。迷忘供养又无恒命供养。满六日便止。诸比丘乞食极苦难得。时大目连白佛。有树名郁阎浮。我欲取其果供养大众。有诃梨勒林。阿摩勒林。郁单曰有自然粳米。忉利天食修陀味。普皆欲取以供大众。有甘地味。我以一手。擎诸众生。一手反地。令诸比丘自取而啖。愿见听许。佛言。汝自有大神力。诸比丘恶行报熟不可移转。一皆不听。是国有清水美草。有波罗国人。逐水草牧马。欲令肥丁来到此处。马士信佛心净。告诸比丘言。我等知僧饥极而食皆尽。正有马麦。君能啖不。诸比丘白佛。佛言。马属看马人能以好草盐水食马。此麦自在应受。马有五百匹。一马日食二升。各分半以给比丘(四分律云马食一斗分五升给僧)有一良马。日食四斗。分半奉佛(四分律云二斗分一升)阿难取佛分并自分。持入聚落。于一女人前。赞佛功德。有小因缘。在此安居。汝能为作干饭不。女言。我家多事。不能得作。傍有一女闻。谓阿难言。持麦来我为作饭。更有濡善智慧持戒比丘。我亦为作。女即作饭与阿难。阿难敬佛情深如是思

惟。佛为王种。常食肴膳。此饭粗恶不能益身。行水授饭。见佛食之。悲哽交怀。佛知其意。欲解释之。汝能啖不。阿难言。能受而食之。滋味非常。实是诸天以味加之。欣悦无量悲哽即除。具陈二女。佛言。前女若作饭时。应为转轮王第一夫人。不倩而作者。此福无量。时诸国豪贵居士。大富萨薄等。闻佛三月食马麦。备众供具种种肴膳。车马盈道。而来奉饷。世尊自恣垂至余七日。告阿难。汝行入城。告阿耆达云。安居竟。复余国游行。阿难与一比丘。俱到王所。具陈佛语。王犹未悟。乃问。佛今何在。阿难言。受王三月请始竟今故在国。王又问阿难。谁供给。阿难言。穷苦理极。佛与众僧三月食马麦。王始自觉悟。如何令佛及僧。三月食马麦。恶声丑名流布诸国。忧愧愁恼。与诸宗亲。共往诣佛。深自忏悔。更请留佛。佛受七日办种种食。劫贝四张。革屣一量奉佛。劫贝二张。革屣一量施僧(善见毗婆沙云集其儿孙语云我先请佛三月安居不得一日供今以三月供限并设明日以三衣施佛三衣施僧白叠各一双又施缝钦婆罗各一张又施钵兜那波吒梁言绢一药膏各满一器)王取其供。遍散道中。欲令蹈过。佛言。食粮应啖。敬不宜足蹈佛乃为受。皆悉咒愿。王心悦结解。逮法眼净(出中本起经下十诵弥沙塞律略同)

与五百僧食马麦缘第四

　　过去久远世时。佛名比婆叶。在槃头摩跋城。王名槃头。有婆罗门。名因提耆利。博达四韦。及诸算术。及婆罗门戒。教五百童子。王设会请佛供馔精美。众有一比丘。名曰弥勒。病不能行食。竟为病人请食。梵志不与骂曰。髡头沙门正应食马麦。不应食如是甘美之供。时诸弟子曰。实尔。舍利弗。时婆罗门者我身是也。五百童子。今五百罗汉。是病比丘今弥勒是(出兴起行经下)

现铁枪报第五

　　舍卫城中有二十人。复与二十人共为怨敌。时四十人各欲相害。伺觅方便。承佛威神寻诣佛所。佛化四十人。当有铁枪(或云佉达罗刺)自然来出入佛右足大指。言未竟枪在佛前。目连白佛。今拔铁枪着异世界。佛言。以精进力欲拔铁枪者。三千大千世界为大震动。不能摇枪如毛发许。佛往梵天。枪辄随之。还舍卫城。枪亦在前。如来取枪以足蹈上。目连白佛。如来何罪而获枪殃。佛曰。昔五百贾人一怀恶心。吾即害之。是其余殃。四十人闻是。自相谓言。法王尚尔。况于吾等。当不受罪乎。悔过自首。入平等慧(出慧上菩萨经下卷)

化四梵志掩耳不受但各闻一句得道第六

昔有婆罗门四人。皆得神通。身能飞行神足无碍。此四梵志自相谓言。其有人民。以肴膳食施瞿昙沙门者。便得生天不离福堂。有闻法者入解脱门。我等今日意贪天福。不愿解脱不须闻法。是时四人各执四瓶甘美石蜜。一人先至奉上世尊。佛告梵志。说所行非常。梵志闻即掩耳。次第二人复说。谓法兴衰。梵志闻亦掩耳。次第三人复说。夫生辄死。梵志闻亦手掩耳。次第四人复说。此灭为乐。梵志闻亦掩耳。各舍之去。自相谓言。瞿昙沙门有何言教。前者对曰。我闻一句所行非常。次第二三四。复自陈说。与说此偈已。心开意解得阿那含道。尔时四人。自知各得道证。还自恳责。至如来所。头面礼足。在一面立。白世尊曰。唯愿加来。听在道次得为沙门。世尊告曰。善来比丘。快修梵行。尔时四人。头须自堕。身所著衣变为袈裟。寻于佛前得罗汉道(出无常经)

化作梵志度多味象王第七

昔有婆罗门国。名多味象。其王奉事异道。王欻一日发于善心。欲大布施。如婆罗门法。积七宝如山。有来乞者。听令自取。重一撮去。如是数日。其积不减。佛知是王宿福应度。化作梵志往到其国。王出相见。礼问起居曰。何所求索。莫自疑难。梵志答言。吾从远来。欲乞珍宝持作舍宅。王言大善。自取重一撮去。梵志取一撮行七步。还着故处。王问何故。梵志答曰。此裁足作舍。复当娶妇。惧不足用。是以不取。王言。更取三撮。梵志即取。行七步复还故处。王言何以。答言。此足取妇。复无田地奴婢牛马。是以息意也。王言。更取七撮。梵志即取。行七步复还故处。王言。复何意故。梵志答言。若有男女当复嫁娶。吉凶用费计不足用。是以不取。王言。尽以积宝持用相上。梵志受而舍去。王甚怪之。重问意故。梵志答言。本来乞丐欲用生活。谛念人命处世无几。万物无常旦夕难保。因缘遂重忧苦日深。积宝如山无益于己。贪欲规图唐自勤苦。不如息意求无为道。是以不取。王意开解奉教。于是梵志现佛光相。踊住空中。为说偈言。

虽得积珍宝　　嵩高至于天
如是满世间　　不如见道迹
不善像如善　　爱而似无爱
以苦为乐像　　狂夫之所厌

王见佛光。又闻此偈。王及群臣。即受五戒。得须陀洹道(出法句譬经第一)

化卢至长者改兵杖为杂花第八

南天竺有一大城。名首波罗。城中有一长者。名曰卢至。为众导主。已于过去无量佛所。殖诸善本。彼大城中一切人民。信伏邪道奉事尼揵。我时欲度彼长者故。从王舍城至彼城邑。尼揵闻我欲至彼城。即作是念。沙门瞿昙若至此者。此诸人民便当舍我不复供给。告彼城人。沙门瞿昙今欲来此。然彼沙门。委弃父母东西驰骋。所至之处能令土地五谷不登。人民饥馑死亡者众初无安乐。彼人闻已即怀怖畏。白言。大师。当设何计。尼揵答言。沙门瞿昙。性好丛林流泉清水。外设有者宜应毁坏。汝等便可相与出城斩伐林木。勿令有遗流泉井池。填以臭秽。坚闭城门。各严器仗。当壁防护。勤自固守。彼设来者。莫令得前。我等亦当作种种术。令彼瞿昙复道还去。彼诸人民敬奉施行。我于尔时。至彼城邑。见是事已。寻生怜愍。慈心向之。所有树木还生如本不可称计。河池井泉其水清净盈满其中。如青琉璃。生众杂华弥覆其上。变其城壁为绀琉璃。城内人民悉得彻见我及大众。门自开辟无能制者。所严器仗变成杂华。卢至长者而为上首。与其人民俱共相随。来至我所。我即为说种种法要。令彼诸人一切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出涅槃经第十四)

化作沙门度五比丘第九

昔波罗奈国有山。去城四五十里。有五沙门。处山学道。晨旦出山人间乞食。食讫还山晚暮乃到。往还疲极不堪坐禅。思惟正定历年如是。不能得道。佛愍念之。劳而无获。化作一道人。往到其所。问诸道人。隐居修道得无劳倦。诸沙门言。吾等在此。去城大远。四大之身当须饭食。日日往还。疲劳历岁。不得修道。为当正尔毕命而已。道人语曰。夫为道者以戒为本。摄心为行。贱形贵真。朽弃躯命。食以支形。守意正定。内学止观。灭意得道。养身从情。安得免苦。愿诸道人。明日莫行。吾当供养。诸道人休息一日。时五沙门意大欢喜。怪未曾有。安心定意。不复忧行。明日中此化道人送食。食讫安和心意恬惔。理化道人为说偈已显现佛身相光之容。是五沙门精神震叠。咸思惟戒。即得阿罗汉道(出法句譬经第三)

现为沙门化悭贪夫妇第十

舍卫国有一贫家。夫妇悭贪不信道德。佛愍其愚现为沙门。诣门分卫。时夫不在。其妇骂詈。无有道理。沙门语曰。吾为道士。乞丐自居。不得骂詈。唯望一食。妇曰。若汝立死。食尚叵得。况今平健欲望我食。但稽时节不如早去。于是沙门。住立其前。戴眼抒气。便现立死。身躯膖胀鼻口虫出。腹溃肠烂不净流溢。妇见恐怖失声弃走。于是道人。忽然舍去。去舍数里。坐树下息。其夫来归。道中见妇。怪其惊怖。其妇语夫。具陈此事。夫大嗔怒。问为所在。妇曰。

已去。想亦未远。夫即执弓带刀寻迹往逐。张弓拔刀奔走直前。欲斫道人。道人即化作琉璃小城。以自围绕数匝不能得入。即问道人。何不开门。道人曰。欲使门开弃汝弓刀。其人自念。当随其语。若当得入手卷加之。寻弃弓刀。门故不开。复语道人。已弃弓刀。门何不开。道人又曰。吾使汝弃心中恶意弓刀耳。非谓手中弓刀。于是其人。心惊体悸。道人神圣。乃知我心。即便叩头悔过自责。启道人曰。我有弊妻不识真人。使我兴恶。愿小垂慈。莫便见舍。今欲将来劝令修道。即起还归。其妻问曰。沙门所在。其夫具说神变之德。今者在彼。卿直自往。改悔灭罪。于是夫妻至道人所。五体悔过。愿为弟子。请问琉璃城。坚固难喻。志明意定。永无忧患。何德到此神妙。道人答曰。吾博学无厌。奉法不懈。精进持戒。心不放逸。缘是得道。自致泥洹(出法句经第三)

化屠儿及诸梵志令得道迹第十一

昔有五百婆罗门。常求佛便。欲诽谤之。自共议言。当使屠儿杀生。请佛及诸众僧。佛必受请。赞叹屠儿。吾等便前而共讥之。佛即受请。告屠儿言。果熟自堕。福熟自度。屠儿还归供设饮食。佛将诸弟子到屠儿村。中至檀越舍。梵志大小皆共欢喜。今日乃得佛之便耳。若赞福者。以其前后杀生作罪。持用讥之。若当说其由来之罪者。当以今日之福难之。二者之中今乃得便。佛到即坐。行水下食。于是世尊。观察众心。应有度者。即出舌覆面舐耳。放大光明照一城内。即以梵声说偈咒愿。

如真人教　　以道活身　　愚者嫉之
见而为恶　　行恶得恶　　如种苦种
恶自受罪　　善自受福　　亦各须熟
而不相代　　习善得善　　亦如种甜

五百梵志意自开解。即前礼佛。五体投地。求达圣训。唯愿愍育得为沙门。佛即听受。皆为沙门。村人大小。见佛变化。莫不欢喜。皆得道迹。称之贤里。无复屠儿之名(出法句譬经第一卷)

化大江边诸无信人第十二

舍卫东南有大江水。既深而广。五百余家居在岸边。未闻道德度世之行。习于刚强欺诳为务。贪利自纵快心极意。佛知此家福应当度。往至水边。坐一树下。村人见佛光明奇异。莫不惊肃皆往礼敬。或拜或揖问讯起居。佛命令坐为说经法。众人闻之心犹不信。佛化一人。从江南来。足行水上。正没其踝。来至佛前稽首礼佛。众人见之

莫不惊怪。问化人曰。吾等先人已来居此江边。未曾闻人行水上者。卿是何人。有何道术履水不没。化人答曰。吾是江南愚直之人。闻佛在此。贪乐道德。至南岸边。不时得度。问彼岸人。水为深浅。彼人见语。可水齐踝。吾信其言。便尔来过。无他异术。佛赞言善哉。夫执信诚可度生死之渊。数里之江何足为奇。村人闻已。心开信坚。皆受五戒。为清信士(出法句经第三)

济五百贼出家得道第十三

　　时舍卫毗舍离。二国有嫌。互相抄伐。舍卫国王作是念。我为国王。应却敌安民。云何使贼劫掠人物。即敕将士。仰汝追捕。必使擒获。时舍卫比丘安居竟。欲诣毗舍离。诸比丘失道。堕彼贼中。时比丘问言。长者汝欲何去。答言。向毗舍离。比丘复言。当共作伴。彼即答言。我等是贼。经涉榛木。行不择路。汝是善人。云何随我。比丘复请。愿将我去。语言未竟。追捕寻至。合捉比丘。将至王所。此是群贼。王言。先将比丘来。王言。汝出家人。云何作贼。答言。我非是贼。何故相随。比丘具以上事白王。王言遣去。王问贼言。此出家人是汝伴不。答言。是伴。王言。将贼去更唤比丘。王问。比丘妄语欺官。贼道汝是伴。何以言非。比丘答如初。王即敕放贼如法治。取五百贼。着迦毗罗华鬘。打鼓巡令。欲将杀之。贼大啼哭。佛知故问。众多人声。比丘答言。世尊。是五百贼。被王教杀。是其声耳。佛告阿难。汝往语王。汝是人王。当慈民如子。云何一时杀五百人。阿难受教。即诣王所。具说佛语。王言。尊者。我知是事。杀一人罪多。况复五百。但数坏聚落。抄掠人民。世尊能使不复作贼。可放令活。阿难还具白佛。佛语阿难。语王但放。我令此人从今日后更不作贼。阿难受教。先到刑处。语监杀者言。是诸罪人。世尊已救。未可便杀。复至王所。世尊语王。能令此人更不作贼。王即原命。且未解缚。送诣世尊。尔时世尊。欲度彼人。在露地坐。贼遥见佛。系缚自解。头面礼足。却住一面。佛观其缘。随从说法。布施持戒行业报应。苦集尽道四真谛法。即于是时。得须陀洹道。问言。汝等乐出家不。答言。世尊。我等先若出家不遭此苦。唯愿今者度我出家。佛言。善来比丘。时五百贼举身被服变为三衣。自然钵器威仪详序。如似百岁旧比丘。皆成罗汉(出僧祇律第十九卷)

吹香山药入五百盲贼眼中还得清明第十四

　　憍萨罗国。有五百贼。波斯匿王。患其纵暴。遣兵伺捕。得已挑眼。逐着黑闇丛林之下。是诸群贼。已于先佛殖众德本。既失目已受大苦恼。各作是言。南无佛陀。我时住在祇洹精舍。闻其音声。即生慈心。时有凉风。吹香山中种种香药。满其眼眶。寻还得眼如本不

异。诸贼开眼即见如来。住立其前而为说法。贼闻法已。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出大涅槃经第十四卷大方便佛报恩经第七大同)

## 化作执着婆罗门子令其父母还得本心第十五

　　毗舍离国。有婆罗门。执着邪见。无有子息。虑忽崩亡。财贿没官。奉祠诸山。及诸树神。觉妇有身。月满生男。其儿端正。父母爱念。至年十二。出外游观。道逢醉象。蹋即命终。父母懊恼。心发狂痴。裸形而走。如来慈念。化作其儿。父母前抱。欢喜无量。狂痴即灭。还得本心。佛为说法。即发道心(出大方便佛报恩经第四卷)

## 化淫女令生厌苦第十六

　　佛告阿难。我昔夏安居时。波罗捺国。有一淫女。名曰妙意。于佛有缘。佛与难陀。将往淫女舍。日日乞食。此女于我不曾恭敬。但于难陀偏生爱着。已经七日。女心念言。沙门瞿昙。若能遣难陀阿难。从我所愿。我当种种供养。佛告阿难难陀。汝从今日莫往彼村。世尊独至女楼。一日至三日。放金色光。化诸天人。此女不悟。后日世尊。复将阿难难陀。在树下行。淫女爱敬二比丘故。遥以众华散佛及二比丘。阿难告言。汝可礼佛。女爱阿难。应时作礼。佛化作三童子。年皆十五。面貌端正。女见欢喜。为化年少。投地敬礼。白年少言。丈夫我今此舍如功德天。富力自在。众宝庄严。我今以身及以奴婢。奉上丈夫。可备洒扫。若能顾纳。随我所愿。一切供给无所爱惜。化人坐床。未及食顷。女前亲近言。愿遂我意。化人不违。一日一夜心不疲厌。至二日时爱心渐息。至三日时。白言。丈夫可起饮食。化人即起。缠绵不已。女生厌悔。白言。丈夫异人乃尔。化人告言。我先世法。凡与女通。经十二日尔乃休息。女闻此语。如人食噎。既不得吐。又不得咽。身体苦痛。如被杵捣。至四日时。如被车轹。至五日时。如铁丸入体。至六日时。支节悉痛。如箭入心。女念言。我闻净饭王子。救济苦人恒在。今日何故不来救我。作是念已。懊恼自责。我从今日乃至寿终。不贪色欲。宁与虎狼师子恶狩。同处一室。不受此苦。作是语已。复起饮食。行坐共俱无奈之何。化人亦嗔唾云。弊恶女。废我事业。我今共汝。合体一处。不如早死。父母宗亲。若来觅我。于何自藏。我宁自缢死。不堪受耻。女言。弊物我不用尔。欲死随意。化人取刀刺颈。血污女身。萎陀在地。女不能胜。亦不得免死。经二日青瘀臭黑。三日膖胀。四日烂溃。大小便利。及诸恶虫。迸血诸脓。涂漫女身。女极恶厌而不得离。至五日时。皮肉渐烂。至六日时。肉落都尽。至七日时。唯有臭骨。如胶如漆。粘着女身。女发誓愿。若诸天神。及与仙人。净饭王子。能免我苦。我持此舍。一切珍宝。以用给施。作是念时。佛将阿难难陀帝释

在前。擎宝香炉。烧无价香。梵王在后。擎大宝盖。无量诸天伎乐。佛放常光照耀天地。一切大众皆见如来。诣此女楼。时女见佛。心怀惭愧。藏骨无处。取诸白叠无量众香。裹其臭骨。臭势如故。不可覆藏。女见世尊。即为作礼。以惭愧故。身映骨上。臭骨忽然在女背上。女流泪而言。如来功德慈悲无量。若能令我离此苦者。愿为弟子心终不退。佛神力故。臭骨不现。女大欢喜。为佛作礼。白佛言。世尊。我今所珍一切施佛。佛为咒愿梵音流畅。女闻欢喜。应时即得须陀洹道(出观佛三昧经第七卷)

现五指为五师子第十七

善男子。我入王舍大城。次第乞食。提婆达多。教阿阇世王。即放护财狂醉之象。欲令害我及诸弟子。我于尔时即入慈定。舒手示之。即于五指出五师子。是象见已其心怖畏。失大小便。举身投地。敬礼我足。善男子。我时手指实无师子。乃是修慈悲善根力故。令彼调伏(出大涅槃经第十四卷)

以足指散巨石第十八

复次善男子。我欲涅槃。始初发足。向拘尸城。有五百力士。于其中路。平治扫洒。中有一石。众欲举移。尽力不能。我时怜愍。即起慈心。彼诸力士寻即见。我以足拇指。举此大石。掷置虚空。还以手接。安置右掌。吹令碎沫。复还合之。令彼力士贡高心息。即为略说种种法要。令其俱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出涅槃经第十四卷)

## 经律异相卷第六(现涅槃后事佛部第六)

造佛舍利塔一 造佛形像二 法灭尽三

造佛舍利塔第一

天人龙分舍利一 阿育王造八万四千塔二 阿难问八万四千塔因三 弗沙蜜多罗王坏八万四千塔四 天爱帝须王起塔请舍利及菩提树五 迦罗越比丘共人起塔独加供养后手雨七宝六 须达起发爪塔七 身去影存仙人从化起发爪塔八 天起牙及缺盆塔九 幼童聚沙为塔十 猕猴土石塔十一 天上四塔十二 人中四塔十三 摩诃萨埵余骨塔十四 佛现菩萨舍利塔十五 禁寐王为迦葉佛起塔十六 治迦葉佛故塔十七 德主王起五百塔十八 踊出宝塔十九 诸佛舍利在金刚塔二十 起塔中悔二十一

天人龙分舍利第一

佛涅槃后。时波波国诸末罗众(梁言力士)遮罗颇国诸跋离众。罗摩伽国拘梨众。毗留提国婆罗门众。迦罗卫国释住众。毗舍离国诸离车众。摩竭提国阿阇贳王(胎经云优田王顶生王恶生阿阇贳王最兵马主容颜兵马主炽盛兵马主金刚兵马主)各严四兵王遣香姓婆罗门(十诵律云因姓胎经云优婆吉)白拘尸力士言。佛是我师我之所尊。于君国内而取灭度。故从远来请舍利分还国起塔。若分与我者举国宝重与君共之。力士答曰。世尊屈降此土于兹灭度。国内士民自当供养。远劳诸君不可得也。诸王共议。逊言和求既不见与。不惜身命当以力取。力士王曰。若欲举兵力足相抵。终不可得。香姓婆罗门于八众中高声唱言。佛积修善忍于无量劫。诸君亦应闻又赞忍辱。何可兴师共相陵夺。此非敬事。今舍利现在但当分作八分。使处处人民皆得供养。诸君亦皆受佛戒口诵语言。可争舍利遂相残害。力士报言。敬如君议。时烟婆罗门。即分为八分。时释提桓因即现为人语诸王言。我等诸天亦当有分。若共争力则有胜负。幸可见与勿足为难。时阿耨达龙王文邻龙王伊那钵龙王语八王言。我等亦应有舍利分。若不见与力足相伏。时优波吉言。诸君且止宜共分之。即分为三分。一分与诸天。一分与龙王。一分属八王。以蜜涂瓮里以瓮量之。诸天得分还于天上起七宝塔。诸龙得分还于龙宫亦起宝塔。阿阇贳王共数其分各得八万四千舍利。余有佛口一[咨*毛]无敢取者。以阿阇贳王初求舍利投地气乏最为笃至共持与之。阿阇贳欢喜鼓乐动天。难头示龙王中道相逢曰。佛留舍利持一分与我。王曰。不可得也。龙曰。我是难头示。能举卿国土掷八万里外磨碎如尘。王即怖懅以佛[咨*毛]与之。龙于须弥山下起塔。高八万四千里。耸水精琉璃塔。阿阇世王崩。阿育得其国土。时大臣白阿育王曰。难头示龙先易阿阇贳夺将佛[咨*毛]去。阿育闻之。即敕鬼神王作铁网铁籍。置须弥山下水中欲缚取龙王。龙王大怖共设计言。阿育事佛伺其熟卧取其宫殿移着须弥山水中。水精塔下自出相见具说本末其嗔必息。便遣龙捧取阿育宫殿。眠觉不知何处。见水精塔高八万四千里。喜怖交怀。难头示龙自出辞谢云。阿阇贳王自持与我我不夺也。释迦如来昔与我约云。吾涅槃后劫将尽时所有经律及袈裟应器皆取藏此塔中。弥勒来下当复出之。龙送王宫置于本处。烟婆罗门曰。请舍利瓶(菩萨胎经云盆)我还头那罗聚落起于瓶塔。力士与之。以瓶及着瓶舍利共起宝塔。波罗延那婆罗门居士复言。烧佛处炭与我。我还本国起为炭塔。衡国异道士求取地灰还国起塔。力士并然。亦有于阇维处起立宝塔。灰炭及土四十九斛。所起宝塔四十九。皆置长表法轮缯幡(出双卷泥洹十诵律序菩萨处胎经及阿育王经)

## 阿育王造八万四千塔第二

阿育王庄严四兵。往开七塔故取舍利唯余龙塔。龙将王入宫言。此塔我所供养愿为留之。王即听许。还国造作八万四千宝函分布舍利

遍此函中。复作八万四千宝瓶及诸幡盖。付诸夜叉于阎浮提一切地乃至大海处处起塔。先咨耶舍罗汉云。欲于一日一念中起八万四千塔令一时俱成。耶舍罗汉甚相赞美。王后与龙校其功德。并秤二像。而龙重王轻。王广请众僧植功不息。后复共秤。轻重衡平。王转复修习。知功德日多。兴兵往讨。始造中路。龙王大小莫不奉迎。一塔舍利并以恭献王。后观佛得道化人之处随复造塔(出阿育王经第一卷又出杂譬喻经上卷)在王境内有一千二百寺。造织金缕幡亦一千二百。又千叶金华欲手自悬散。始办而遇重疾。恐乖本心泫然泣下。沙门谓王曰。所修功德不可计数。正当开意何用悲为。但自一心。我当令王得果所愿。沙门即以神力使一千二百寺皆现王前。病苦即灭。欲系诸幡。凡诸刹抄低就王手。成就本愿。延寿二十五年(出迦葉经又出杂譬喻经)又兴功德二十年中。临命终时。继念三宝心心不绝。无所吝惜尽成菩提(出杂阿含经第二十五卷)

阿难问八万四千塔因第三

阿难白佛。先造何因。分身舍利起八万四千宝塔。佛言。过去有国王名波塞奇领阎浮提八万四千国。时世有佛名曰弗沙。王与臣民供养于佛及比丘僧。时王念言。边陲小国处所偏僻人民之类无由修福。即召画师图画佛像。分布远国咸得供养。时诸画师看佛相好。适得一处忘失余处不能得成。时波塞奇王。调和众彩手自画像以为模揩。诸师写学画八万四千像。分布八万四千小国。诸小国王皆得供养。波塞奇王今我是也。缘此功德身有三十二相。涅槃之后复得八万四千诸塔(出贤愚经第四卷)

弗沙蜜多罗王坏八万四千塔第四

阿育王崩。诸臣欲立太子以绍王位。有一大臣。名阿菟罗地。曰。阿育大王。誓舍满十万亿金。作诸功德。尚少四亿。太子封藏不与。王舍阎浮提地。以施佛法僧。欲以满之。今日大地皆属三宝。云何便使太子为王。诸臣即办四亿金送寺然后共立。知是四世王。名弗沙蜜多罗。问诸臣曰。我当作何等事。令我名业久在。有臣启曰王。先王阿育。造八万四千如来之塔。复兴种种供养。名德相传无有断绝。王曰。先王有大威德。能办此事。我不能作。更思余事。有一臣曰。有二种法。名传不灭。一者作善。二者作恶。先王造塔。今王坏塔。二俱不朽。王乃从之。即兴四兵往诣寺舍。先至鸡雀寺中门前。有石师子。即作师子吼。王闻惊怖。还入城中。如是再三。呼诸比丘问言。我坏塔坏房何等为善。比丘答曰。并不应行。必不得已宁坏僧房勿坏塔也。王即杀害比丘。坏诸塔寺。至婆伽罗国。又复唱言。若有得沙门头者赏之千金。此国有一罗汉。化作多比丘头。传与百姓送

往请金。王之库藏金宝竭尽。后知罗汉倍复嗔忿。罗汉入灭尽定。王往杀之终不能得。以灭尽定力不伤其体。如是渐进至塔门边牙齿塔。神曰。有虫行神先求我女。我不与之。今为护法即呼女与。共立誓言。卿伏此王勿坏正法。时虫行神往南方海中排蹚大山推迮王上及四兵众。无不死尽。众人唱言。快哉快哉。孔雀苗裔于此永尽(出杂阿含经第二十五卷)

天爱帝须王起塔请舍利及菩提树第五

　　摩哂陀等诸比丘。受师子国王名天爱帝须。夏三月四事供养讫。辞王曰。昔依师目下。朝夕承事。供养礼拜。违旷既久。今欲归去。王曰。依于法师。得受归戒。四事供养何事不乐。先言。佛已涅槃。今言。欲还问讯。诸比丘曰。佛般涅槃。舍利犹在。王曰。诸大德。当欲令我起塔为量度好处。即到沙弥修摩那所。问曰。当云何得如来舍利。沙弥答曰。但净治道路烧香散华。王与眷属俱受八戒。出那伽园林。自常致也。王即办具。修摩那还启其祖具宣上事。欲起塔。愿赐舍利。阿育曰汝可往忉利天宫白帝释。帝释有二舍利。一者右牙留帝释供养。二者右缺盆骨必付汝来。开函取舍利置于钵中。满钵白光犹如真珠以授与沙弥。沙弥复至帝释宫求右缺盆骨。帝释曰。善哉。开函与之。沙弥以祖所与舍利与王。王念。如来舍利我当顶戴。存念未竟。象即伏地。白伞自下。函即上顶。王举体怡悦如得甘露。降细微雨大地震动。王问大德。今当何置。答曰。下象头上。象发音声供养舍利。天龙鬼神皆大欢喜。即入城内人民供养。从南门出围绕取塔。昔三佛舍利亦在此塔园中。即斫伐棘刺先起塔基。与象顶等。白大德言。塔形云何。摩哂陀答曰。犹如[廾/積]稻。王曰。善哉。即起小塔欲下舍利。举国人民一切皆集。舍利从象顶上升虚空。高七多罗树现诸神变。五色玄黄。或时出水。或时出火。仍取舍利安置塔中。天地震动。大王夫人。名阿菟罗求。从摩哂陀出家。摩哂陀言。我不得度女人。我妹名僧伽蜜多。在波吒利弗国。王可往迎并菩提树。王遣外甥名阿摽叉。摩哂陀以神通力即令下船一日便至。白阿育王言。摩哂陀使我来具陈上意。王曰。我儿摩哂陀。孙子修摩那。别后忧念不欢于心。日夜烦恼如断手足。时见此尼得释我心。今复去者我必死矣。语尼莫去。尼白王言。见意难违。刹利夫人见待出家。王许菩提树不可刀斧分。目揵连子帝须曰。如来在世已有五敕。一阿育王取菩提树与师子国不用刀斧。南枝自断入于金盆。二上升虚空陵云而住。三七日后自下还金盆中。布叶荣茂离离结实其叶玄黄。四师子国。初欲得我舍利。当作种种神变。五若所有相好。到师子国如我在世。王闻欢喜因立誓曰。若许取枝者令树悉现一切面枝。若许往师子国者愿自落金盆树复如本。即以香泥满金盆中。以八月十五日晡时。笔画树枝曲处凡作十画。前一画生根。后一画便断。根长四寸又生细根。交

横抽枝犹如罗网。大枝长十肘。复有五枝各长四肘。五枝各生一子。复有千小枝。王见神变心大欢喜。向树大叫。众僧唱萨。小王及倍从一切大众皆悉大叫。地神惊怪亦复大叫声彻虚空。如是展转至于梵天。树枝从本改处即有百根。直下盆底十根穿盆下。九十细根围绕而生。如是次第日夜增长。时地六种震动。空中诸天作众伎乐。诸山树木如人舞状。天人打掌。夜叉熙笑。阿修罗王歌呗赞咏。梵王欣悦。于虚空中雷电霹雳。四足众生驰走鸣唤。诸鸟飞翔出种种音。菩提树子出六色光。光明遍照满于娑婆上至梵天。时菩提树上升虚空。停住七日竟。大众唯见光明不见盆树。王即从座而下供养菩提树。经历七日树复放光。照娑婆世界上至梵天。摄光还复虚空皆清。布叶结实从虚空下还入金盆。王见欢喜复更以阎浮利地供养小菩提树满于七日。王拜菩提树七日为阎浮利地王。九月十五日众僧布萨。菩提树从本生处。来到波吒利弗国城东。住娑罗树下枝条郁茂。王见欢喜。又拜为阎浮利地王。白僧伽蜜多言。时可去矣。答言。善哉。大王。即与八部鬼神护菩提树。八种大臣。八种婆罗门。八种居士。八具波伽人。八鹿罗车人。八迦陵伽人。王与八金瓮八银瓮辇水灌菩提树。受王教已依事而作。王与大众绕菩提树送于路上。天人夜叉乾闼婆阿修罗日夜供养。到多摩摽。诸王自担菩提树。入水齐颈。即上船上与僧伽蜜多。王唤摽叉阿摽叉。菩提树在我国。我以阎浮利三拜为王。我自戴菩提树入水至颈。送置船上。敕阿摽叉。菩提树往到彼国。汝可语汝王。身自下水。水没至颈。迎菩提树顶戴担上。如我于此种种供养。作是敕已船即发去。是时海中当船住处纵广一由旬无有波浪。王自念言。佛菩提树今从我国去。作是念时流泪悲噎。船去之后王遥望见。种种华从海水出随从船后以供养之。又虚空中散种种华妓乐供养。水神又以种种华香供养。如是展转乃彻龙王宫。龙王即出欲夺取菩提树。于是僧伽蜜多比丘尼。化作金翅鸟王。龙王顶礼白言。今我欲请菩提树及大德。还我宫中七日供养。于是菩提树及大众悉入龙宫。龙王以王位拜树为王七日供养。过七日已。龙王自送菩提树到阎浮俱那卫渚。阿育王遥望不复见菩提树。啼哭而还。是时天爱王帝须。平治道路从城到俱那渚。地平如掌。僧伽蜜多以神通力。令王于宫城内遥见菩提树来。王出渚迎阎浮。俱那卫入水齐颈。树放六色光。王见欢喜。即以顶戴上岸。国有耆旧十六大姓。与王共迎菩提树。树到岸上。三日以师子洲供养菩提树。十六大姓知王国事。三日竟至四日。担菩提树次第到阿□罗陀国。举国人民欢喜礼拜供养。十月十四日过中。菩提树从北城门入城中央。而复更从城南门出。从城南门去五百弓。此处过去诸佛亦皆入于三昧。俱那卫佛菩提树。名摩诃沙利婆。拘那含佛菩提树名优昙钵。迦葉佛菩提树名尼俱陀。于伽弥国中。沙弥修摩那令作基址。都围度量布置门屋。及菩提树所止之处皆令方整置王门屋处。是时十六大姓悉服。围绕种王门屋地。始放于树。树升虚空高八十肘。即出六色光照师子国。皆悉周遍。上至梵天。众见树

变心大欢喜。众中万人同时念佛。次第出家得罗汉道。日光未没树犹在虚空。日没之后娄彗皆下地大震动。时摩哂陀。与僧伽蜜多王及国人。集菩提树下。北枝一子而熟从枝堕落以奉摩哂陀。摩哂陀以核与王令栽。王即受于金盆中。以肥土壅。又以涂香覆上。须臾之间即生八株。各长四肘。王见如此惊叹。以白伞覆上。拜小树为王。王取一株。种于阎浮拘罗卫渚。又取一株薄拘罗婆门村中种。又取一株种植门中。又取一株种塔园中。又取一株种摩醯首罗寺。又取一株种支帝耶山中央。又取一株种楼醯那村。又取一株种往罗村。余四子在树上。次第熟落合生三十二株。悉取于由旬园种。如是转塔满师子国。以菩提树故国土安隐无有灾苦。时阿□罗夫人与千女俱。往僧伽蜜多所为比丘尼。从度之后次第得阿罗汉。王外甥阿摽叉与五百人出家次第得阿罗汉。又一日王与摩哂陀往礼菩提树。到铁殿处。人民献华于王。王以华奉摩哂陀师以供养铁殿华堕地动。王见地动即问大德。此地何忽动也。答言。大王当来此殿众僧说戒。是故地现此瑞也。次第而去到庵罗处。有人以庵罗子香味具足献王。王以奉摩哂陀摩哂陀。啖核语王言。可种此核。王即种之。以水洒地。地皆震动。王问。何故地动。答言。当来世众僧方集处故现瑞相也。王即散华作礼而去。到支帝耶处。有人以瞻卜华献王。王以奉摩哂陀。地动。王问。何以地动。答言。当来此处起佛大塔故现此瑞。王言。我今当立塔。摩哂陀答言。不须王立。王多诸造作。当来世有王孙子。名木叉伽摩尼阿婆耶。当起大塔。王问是我孙耶获其福不。答言。不得。王取一石柱高二丈。而克石柱记。我孙名木杈伽摩尼阿婆耶。当来此中起大塔(出善见律毗婆沙论第三卷)

迦罗越比丘共人起塔独加供养故手雨七宝第六

　　昔阿育王国有迦罗越。供养二万比丘。长请一年名闻国王。王召见之。闻卿家大富尽有何物耶。对曰。实无所有。王不信之。留迦罗越遣看其家。见门有七重舍宅。堂宇皆以七宝。有胜王宫。妇女亦胜。但无谷帛钱物。还以白王。王意渐解。迦罗越笑。王问。何笑耶。答言。王不见信耳。迦罗越以手指东空中便雨七宝。指南亦雨宝不可限量。王便遣还。而众僧精舍去宫不远。王便严驾诣精舍。见比丘僧作礼恭肃问上坐道人。迦罗越宿有何福自然珍宝念之便至。上座比丘入三昧见四百由旬人物心念。见长者子。昔惟卫佛时有四人共立塔寺。中有一人用意殷勤。塔寺成后以金银七宝及众好华共合和之。上三重塔上。以雨散四面。愿后食福恒不断绝。今得自然宝者是此一人。王闻大修功德(出譬喻经第一卷)

须达起发爪塔第七

佛久游诸国。长者须达思恋渴仰。白佛言。愿留少物常得供养。佛与发爪。愿听起塔。佛乃许之。于舍卫国造作栾栱。彩画庄严(出十诵律善诵第一卷)

身去影存仙人从化起发爪塔第八

佛至月氏国。西降女罗刹。时宿石窟中。于今佛影犹在。有人就内看之。则不能见。出孔则光相如佛。有时飞到罽宾国隶跋陀仙人山上。住虚空中。降此仙人。仙人言。我乐住此。愿佛与我发爪起塔供养。塔今现在此山下。有离越寺。离越应云隶跋陀(出大智度第十二卷)

天起牙及缺盆塔第九

佛右牙右缺盆骨。在忉利天师子洲起塔。请得二缺盆及牙。今在释宫(出善见毗婆第二卷)

幼童聚沙为塔第十

佛游波罗奈时。五百幼童相结为伴。俱共行戏于江水边聚沙为塔。各自说言。吾塔甚好卿学吾作。其五百童虽有善心宿命福薄。天大暴雨江水卒涨。五百幼童俱时溺死。父母号哭求索尸丧。莫知所在。佛言。宿命不请勿生怨恨。此诸儿等宿命应尔。今生兜率天。佛放光明。令此父母远见其子。寻时皆来散华供养。佛言。善哉。因造沙塔即得生天见弥勒佛。五百天子各启父母勿复愁忧。但努力精进。绕佛三匝作礼飞去(出五百幼童经又出生经第四卷)

猕猴起土石塔第十一

佛在罗阅只国。遣一罗汉名曰须漫。持佛发爪往罽宾南山中作一浮图。寺有五百罗汉常止其中。旦夕烧香绕塔礼拜。五百猕猴见道人供养。入深涧边负墼泥石起立佛塔。竖木为刹系以弊幡。旦夕礼拜。暴水泛漾一时漂死。生忉利天。即以天眼自见本末。各持华香伎乐临故尸上绕之七匝。诸天人遥睹散华奏乐绕猕猴尸。有五百婆罗门外学邪见。问天曰。何为屈意供养于此。答曰。是吾故身。昔在世间学诸沙门戏立塔寺。藉此生天今报之恩。卿等邪见百劫勤苦无所一得。不如共往耆阇崛山礼拜供事其福无限。时婆罗门即皆欣然。共至佛所五体投地散华供养(出法句譬喻经第一卷)

天上四塔第十二

忉利天城东照明园中有佛发塔。城南粗涩园中有佛爪塔。城西欢喜园中有佛钵塔。城北驾御园中有佛牙塔(出集经抄大智论云帝释取菩萨发城东门外立塔又持宝衣亦于城东立塔)

人中四塔第十三

迦维罗卫国谓天地之中立生处塔。摩竭提国善胜道场。元吉树下起成道塔。波罗奈国仙人住处鹿野苑中立转法轮塔。拘尸那国力士生地秀林双树间起般涅槃塔(出经集抄)

摩诃萨埵余骨起塔第十四

过去王子。名摩诃萨埵。出游林野。见虎新产七子多日饥饿命将欲绝。即脱衣裳以竹刺颈从高投下卧于虎前。虎舐其血渐就食尽。大王及宫内听子不还。即遣人追求。使还具说。王敕收其舍利。起七宝塔(出金光明经第四卷)

佛现菩萨时舍利塔第十五

有七宝塔。从地踊出。佛从座起。为塔作礼。时道场菩提树神问曰。如来最胜最尊何缘而礼此塔。佛答曰。昔行菩萨道时有全身舍利在此塔中。因是身早成佛道。使阿难开塔取舍利示此大众。阿难启塔开七宝函。舍利红白。佛言。是戒定慧之所勋修。甚难可得最上福田。大众欢喜恭敬顶礼(出金光明经第四卷)

禁寐王为迦葉佛起塔第十六

过去世时有禁寐王。迦葉如来般涅槃后。是王即以金银为塔。纵广千由旬高一由旬。累银金为堑今犹地中。尔时如来即出此塔示诸四众。迦葉全身舍利俨然如本(出弥沙塞律第三十卷)

治迦葉佛故塔第十七

迦葉佛泥洹阇维之后。以佛舍利起七宝塔。兴敬供养。经历数世。塔自雕坏。无补治者。有义合邑九万三千人。时瓶沙王为上首。告众人曰。汝等各自劝厉。共造福德。佛世难遇。人身难得。虽得为人。或堕边地。生邪见舍。我等何为。贪此俗乐。不如开意治朽塔

寺。即共修理。复共发愿。设有福者。不堕三涂及八难处。共生人天。见释迦文。初会说法。皆得度脱。以王为首。时人命终。生忉利天。经历数世。释迦出兴时。九万三千人。生摩竭国瓶沙作王(出普曜经第九卷)

德主王起五百塔第十八

过去世时。有转轮王。名曰德主。尝于一日。起五百塔。高五百由旬(出大智论第五十七卷)

踊出宝塔第十九

尔时佛前。有七宝塔。高五百由旬。纵广二百五十由旬。从地踊出。住在空中。种种宝物。而庄校之。五千栏楯龛室千万。无数幢幡。以为严饰。垂宝瓔珞。宝铃万亿。而悬其上。四面皆出多摩罗跋栴檀之香。充遍世界。其诸幡盖。以金银琉璃砗磲码瑙真珠琥珀七宝合成。高至四天王宫。三十三天。雨天曼陀罗华。供养宝塔。下至八部。以一切华香瓔珞幡盖伎乐。供养宝塔。尔时塔中。出大音声叹言。善哉释迦牟尼佛。以平等慧。教菩萨法。四众闻塔所出音声。皆得法喜。怪未曾有。此宝塔中。有如来全身。过去东方无量千万阿僧祇世界。国名宝净。佛号多宝。其佛行菩萨道时。作大誓愿。若我成佛灭度之后。于十方国土。有说法华经处。我之塔庙为听经故。踊现其前以作证明。若有说法华。全身舍利在于塔中。赞言善哉。大乐说菩萨。白佛言。世尊。我等愿欲见此佛身。佛言。多宝佛有深重愿。若我宝塔。为听法华经故出于诸佛前时。欲以我身示四众者。彼佛分身诸佛。在于十方。尽还一处。然后我身乃出现耳。大乐说言。我等亦愿欲见世尊分身诸佛。佛放白毫一光。东西南北四维上下诸佛。诸佛各告众菩萨言。善男子。我今应往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所。并供养多宝如来宝塔。时娑婆世界即变清净。琉璃为地。宝树庄严。黄金为绳。以界八道。无诸聚落村营城邑大海江河山川林薮烧大宝香。移诸天人置于他土。是时诸佛各将一大菩萨以为侍者。至娑婆世界。各到宝树下。树下皆有师子之座。高五百由旬。十方诸佛皆悉来集。坐于八方。诸佛欲同开宝塔。即从坐起住虚空中。一切四众起立合掌一心观佛。于是释迦牟尼佛。以右指开七宝塔户。出大音声。如却关钥。一切众会。皆见多宝如来于宝塔中坐师子座。全身不散如入禅定。又闻其言。善哉善哉。释迦牟尼佛。快说是法华经。我为听是经故而来至此。尔时四众等见过去无量千万亿劫灭度之佛。说如是言。叹未曾有。以天宝华聚散多宝佛及释迦牟尼佛上。尔时多宝佛。于宝塔中。分半坐与释迦牟尼佛坐。时释迦牟尼佛坐其半坐。以神通力接诸大众。皆在虚空(出妙法莲华经第四卷)

## 诸佛舍利在金刚塔第二十

佛告大众。自念古昔所行功德。舍身受身非一非二。我今说之。一身形法此大地种厚八十四万亿里。乃有风厚八十四万亿里。风下有水厚八十四万亿里。水下有火厚八十四万亿里。火下有沙厚八十四万亿里。沙下有金刚厚八十四万亿里。诸佛全身舍利及碎身舍利皆在金刚际刹中。金刚刹复厚八十四万亿里。名曰妙香。佛名不住。十号具足。现在说法(出菩萨处胎经第二卷)

## 起塔中悔后生为大鱼第二十一

昔有沙门其家大富。造作塔庙。以栴檀为柱七宝为刹。未成之顷有五百沙门从远方来。而其国内有五百贤者。各各给与袈裟衣被。国人谓寺主。远人当去。我先发遣。阿阇梨常住自当作分寺主。沙门念言。我之功德积若须弥不可称计。而国人不能佐助我。我但为一切贱贵近远。便以火烧寺塔。后入地狱畜生各九十劫。后作大鱼。身在海中。长四十万里。眼如日月。牙长二万里。正白似雪山。舌广四万里。正赤似火山。口广五万里。时有五百人。入海采宝。正是先身给五百沙门衣者。因缘宿对鱼张口饮水。时舫从流甚疾。皆大恐怖。同称南无佛。鱼闻其音合口而听。水住不流。闻船上有讽经之声。鱼便泪出。自念不闻此音其来甚久。因不复食经历七日命终海中。浮尸着岸神生法家。堕地能语。便识宿命。年满八岁。得罗汉道。还诣海边见其故身。积骨如山观髑髅内七日不遍。坐烧塔寺百八十劫在恶道中(出譬喻经第四卷)

造佛形像第二: 优填王造牛头栴檀像一 优填王造金像二 波斯匿王造金像三 波斯匿王造牛头栴檀像四 善容王造石像五 龙王石窟佛影六

## 优填王造牛头栴檀像第一

四部惰于咨听法。释提桓因请佛。升三十三天。为母说法三月夏安居。如来欲生人渴仰。不将侍者不言而去。时舍卫国波斯匿王及拘翼国优填王至阿难所。问佛在所。阿难答曰。我亦不知。二王思睹如来遂生身疾。优填王即敕国内诸巧师匠。以牛头栴檀作如来像。举高五尺(出增一阿含经第十九卷)优填王问佛曰。如来灭后欲作佛像。恭敬承事当得何福。佛言。若作佛形像者。世世生处身体貌好死后得生第七梵天。复上胜诸天端政无比。常生豪贵家。气力超绝。众人爱敬。财富无量。或生阎浮帝王公侯贤善家。或生转轮王飞行天地。或生孝从道德之门。死不入三涂(出作像因缘经)

## 优填王造金像第二

佛升忉利天。优填王不胜恋慕。铸金为像。闻佛当下以象载之仰候世尊犹如生佛。乃遥见佛足步虚空蹈双莲华放大光明。佛语像言。汝于来世大作佛事。我灭度后我诸弟子付嘱于汝。若有众生造立形像种种供养。是人来世必得念佛清净三昧。佛告阿难。持我语遍告弟子。我灭度后造佛形像。相好具足。亦作无量化佛。及画佛迹以微妙。彩及颇梨珠安白毫处。令人见之心生欢喜。能灭百亿那由他恒河沙劫生死之罪(出观佛三昧经第六卷)

## 波斯匿王造金像第三

时波斯匿王闻优填王作如来像而供养之。复召工巧以紫磨金铸如来像。高于五尺。时阎浮提内始有二像(出增一阿含第十九卷)

## 波斯匿王造牛头栴檀像第四

佛上忉利天。为母说法。经九十日。波斯匿王思欲见佛。刻牛头栴檀作如来像置佛坐处。佛后还入精舍像出迎佛。佛言。还坐。曰。吾般泥洹后可为四部众作法式。像即还坐。此像最是众像之始。后人所法者也。佛乃移住两边小精舍。与像异处。相去二十步。祇洹精舍本有七层。诸国竞兴供养不绝。鼠衔灯炷烧幡盖。遂及精舍七重都尽。诸国王人民皆大悲恼。谓栴檀像已烧。却后四五日开东边小精舍户。忽见本像。众大欢喜。共治精舍。得作两重移像本处(出外国图记)

## 善容王造石像第五

善容王(又名韦驮首只阿育王弟也)入山游猎。见诸梵志。裸形曝露。或食木叶。或吸风服气。或卧棘刺中。种种自苦以求神仙。善容问曰。那无成办。梵志答曰。座有群鹿数共合会。我见心动不能自制。王曰。服食羸惙犹有淫欲。释子沙门。饮食甘美。在好床座。衣服随时。香华自薰。岂得无耶。阿育闻之即怀忧戚。吾维一弟。忽生邪见。恐永迷没政当除恶。敕给伎女共相欢娱。王躬语弟。何为取兄伎妾。恣意自乐。即欲杀之。大臣谏曰。王唯有一弟又少息胤。愿听七日。奉依王命。王始默然。语诸臣曰。听弟着吾衣冠入吾宫里伎乐自娱。至七日。王遣使问云。意志自由快乐不乎。善容曰。不见不闻有何快乐。王曰。触事如我复云何不闻不见耶。弟曰。应死之人命虽未终与死无异。当有何情着于五欲。王曰。今一身忧虑万端。一身应

灭。在欲不乐。道说沙门忧念三世。一身死坏复受一身。亿百千世身身受苦。无量患恼。虽出为人。与他走使。衣食穷乏。念此辛酸故出家为道。求于无为度世之要。设不精勤当更历劫数之苦。善容乃心开意解。白王曰。今闻王教乃得醒悟。生老病死实可厌患。愁忧苦恼流转无穷。惟愿大王见听为道。王曰。宜知是时。弟即出家奉持禁戒昼夜精勤得罗汉道(出求离牢狱经)阿育王传云。阿育王闻弟得道。深心欢喜稽首礼敬请长供养。弟誓依林野以养余命。阿育即使鬼神于城内造山高数十丈。断外人物绝于来往。乃应王命。率舍衣资造石像一躯。高丈六即山为龛室。

龙王石窟佛影第六

有龙王请佛常住其所。若不住者我发恶心无由得道。诸梵天王复殷勤劝请。愿为一切众生莫独住此。龙以七宝殿奉上如来。佛言。不须但以罗刹石窟施我。佛摄神足独入石室。自敷坐具跏趺而坐。时罗刹女及龙。为四大弟子及阿难。又造五石室。佛受那先诃城王及诸国请。处处见佛虚空华座满中化佛。龙王欢喜发大誓愿。愿我来世得佛如此。佛受王请七日。摄于神足。从石窟出。与诸比丘游履诸处。龙所随从。后佛还国啼哭雨泪。白言。愿勿舍我。世尊安慰云。当坐汝窟中经千五百岁。时诸龙王合掌请佛入窟。佛坐窟中作十八变。踊身入石。犹如明镜。在于石内影现于外。远望则见。近视则无。诸天百千供养佛影。影亦说法。石窟高一丈八尺。深二十四步。石色清白(出观佛三昧经第六卷)

法灭尽第三: 法灭尽

法灭尽第三

佛言。我以正法付嘱人天者。我法千岁不动。告帝释四王。我涅槃后各于国土护持正法。过千载后。恶风暴雨多诸灾患。人民饥馑触物磨灭。饮食失味珍宝沉没。西方有王名钵罗婆。北方有王名耶婆那。南方有王名释迦。东方有王名兜沙罗。此四王皆多眷属。杀害比丘破坏塔寺。四方尽乱。时诸比丘来集中国。拘睒弥国王名摩因陀罗西那。生子。手似血涂。身似甲胄。有大勇力。有五百大臣同日生子。皆血手胄身。时拘睒弥国一日雨血。王见恶相即大恐怖请问相师。相师答曰。王今生子。当王阎浮提多杀害人。为名难当。年渐长大。时四恶王。从四方来。王大忧怖。有天神告曰。大王但立难当为王。足能降伏四大恶王。便依神言舍位与子。以髻中明珠。冠其子首。集五百大臣。香水灌顶。令往征伐。诸臣之子身被甲胄。从王征讨。与四恶王战。杀之都尽。王阎浮提。治拘睒弥鞞国。佛告四大天

王。巴连弗国。当有婆罗门。名曰阿耆尼达多。通达比陀经论。此婆罗门当纳妻。其妻有身。便欲与人论议。以问相师。相师答曰。是胎中儿。当了达一切经论。生子明了解一切经论及诸医方。教授五百弟子。于我法中出家学道。通达三藏。善能说法。辩才巧妙摄多眷属。此巴连弗邑。当有大商主。名曰须陀那。其妻有身。便质直柔和诸根寂静。时彼商主即问相师。相师答曰。胎中儿极为良善。月满生子名曰修罗陀。年纪渐长于我法中出家学道。勤行精进证罗汉果。然其寡闻少欲知足。及少知旧居。在揵陀摩罗山。恒为难当王说法。难当见父王过世。两手抱父尸悲号啼哭忧恼伤心。时彼三藏为王说法。王忧恼即止。于佛法中生大敬信。而发声唱言。自今以后我施诸比丘无恐畏适意为乐。而问比丘。前四恶王毁灭佛法更几年岁。诸比丘答云。经十二年。王心念言。作师子吼。我当十二年中。供养五众种种丰足。供施之日。天当降香泽之雨。遍阎浮提一切苗稼皆得增长。诸方人众皆持供具来诣拘睒弥国。供养众僧。时诸比丘不勤三业。戏论过日。贪着利养好自严饰身着妙服离出家法形类比丘。而是法中大贼。坏正法幢。建恶魔幡。灭正法炬。然烦恼火。消正法海。坏正法桥。没正法船。没正法树。时天龙鬼神等于诸比丘皆生恶意。厌恶远离。不复卫护。而同声唱言。却后七日佛法灭尽。号啕悲泣。共相谓言。至说戒日比丘斗诤。如来正法于此而灭。诸优婆塞闻诸天言。共诣众中谏诸比丘斗诤。至十五日说戒。时揵陀摩罗山阿罗汉修罗陀。观阎浮提。今日何处。有众僧欲往说戒。即诣拘睒弥。时彼僧众乃有百千人。唯有此阿罗汉修罗陀来。又复有一三藏名曰弟子。此是如来最后大众聚集。尔时维那行舍罗筹。白三藏言。众僧已集。今为说波罗提木叉。时彼上座答言。阎浮提如来弟子皆来集此数有百千。如是众中我为上首。了达三藏不学戒律。况复余者而有所学。今当为谁而说戒律。时阿罗汉修罗陀立上座前。合掌白上座。但说波罗提木叉。如佛在时。舍利弗目揵连等大比丘众所学法我今已悉学。如来虽灭已出千岁。彼所制律仪我悉已备。上座弟子闻修罗陀比丘自言如来所制戒律我悉备持。起不忍心。有一弟子名曰安伽陀。极生忿恨。从坐起骂辱彼圣。汝是下座比丘愚痴无智而毁辱我师。即持利刀杀彼圣人。时有一鬼名曰大提木法。作是念言。世间唯有此一罗汉。而为恶比丘弟子所害。执持金刚杵打头命终。时阿罗汉弟子。见杀其师忿恨不忍。即杀三藏。时诸天世人悲哀啼泣。呜呼苦哉。如来正法今便都尽。即此大地六种震动。无量众生号吼啼泣。各各离散。时拘睒弥王。闻诸比丘杀阿罗汉及三藏法师。心生恼惋。诸邪见辈竞破塔庙。及害比丘。从是佛法索然顿灭(出杂阿含)佛告阿难。我泥洹后。法欲灭时。五浊恶世魔道兴盛。诸魔沙门坏乱吾道。着俗衣裳饰好袈裟五色之服。饮酒炙肉杀生贪味。无有慈心更相憎嫉。时有菩萨精进修德。一切敬待人所宗尚。教化平等。怜贫念老。救育穷厄。恒以经像。令人奉事。作诸福德。志性温善。不侵害人。捐身济物。不自惜己。忍辱仁和。

设有是人。众魔比丘咸共嫉之。诽谤扬恶擯黜驱遣不令得住。自共于后不修道德。寺庙空荒不复修理。转就毁坏。但贪财物。积聚不散。不作福德。贩卖奴婢耕田种植。焚烧山林伤害众生。无有慈心。奴为比丘。婢为比丘尼。无有道德。淫劮浊乱。男女不别。令道薄淡。皆由斯辈。或避县官。依倚吾道。求作比丘。不修戒律。月半月尽。结名讲戒。厌惓懈怠。不欲听闻。抄略前后。不肯尽说。经不诵读。设有读者。不识字句。为强言是不咨明者。贡高求名嘘天推步。以为荣贵望人供养。诸魔比丘命终之后。精神当堕无泽地狱。五逆罪中饿鬼畜生靡不更历。过恒沙劫罪竟。乃出生在边国无三宝处。法欲灭时。女人精勤恒作功德。男子懈慢不用法语。眼见沙门如视粪土。无有信心。法轮殄没诸天泣泪。水旱不调五谷不熟。灾疫流行死亡者众。人民勤苦县官侵克。不修道理皆思乐乱。恶人转多善者甚少。日月转促人命转短。四十头白裁寿六十。男子寿短。女人命长。七八九十或至百岁。大水忽起卒至无期。世人不信故谓有常。众生杂类无有豪贱。没溺浮。漂鱼鳖啖食菩萨比丘众魔驱逐不预众会。菩萨入山福德之处惔怕自守以为忻快。寿命延长诸天卫护。月光出世得相遭值。共兴吾道五十二岁。首楞严经。般舟三昧。先灭化去。十二部经寻复化灭尽不复现不见文字。沙门袈裟自然变白。圣王去后吾法灭尽。譬如油灯临欲灭时光更猛盛。于是便灭。吾法尽时亦如灯灭。自此之后难可纲纪。如是久后弥勒当下世间作佛。天下太平毒气消除。雨润和适五谷滋茂。树木长大人长八丈。皆寿八万四千岁。众生得度不可。称计
(出法灭尽经)

## 经律异相卷第七(外缘佛部第七)



### 释氏缘起第一

过去有王名郁摩(又云懿摩长阿含经云鼓摩盖方言之左右耳)王。有四庶子。一名照目。二名聪目。三名调伏象。四名尼楼(长阿含经名异一名面光二曰象食三曰路楯四曰庄严)并聪明神武大有威德。第一夫人有子名曰长生。顽薄丑陋众人所贱。夫人白王。四子神俊我儿顽坠。若承嗣者必竞陵夺。若王擯斥四子我心乃安。王曰。四子仁孝既无愆咎。云何擯黜。夫人又曰。我心劬劳实兼国家。四子英武民各怀归。树党若立一旦竞逐必相殄灭。大国之祚翻为他有。愿王图之。王曰。汝言是矣。即呼四子。敕之曰。汝有过于吾。吾不忍汝死。各

速出国。克己图生。勿复窥[門@俞]自贻后悔。四子奉敕。即便装严。母及同生姊妹。并求俱去。时诸力士一切人民。多乐随从。王悉听之。到雪山边住直树林。母为纳妃自营顿住。数年之中归德如市。遂大炽盛。郁为强国。数年之后父思见之。遣信报召。皆辞过不还。王便三叹。我子有能。能自存立。因此以命族为释(长阿含经云直树林又云释林因林为姓又云王闻四子生子端正曰此真释子瑞应经云为其能辞是同因命是)故有释种焉。乃祖尼楼王。生乌头罗。

高祖乌头罗为迦维罗卫国王。生瞿头罗。曾祖瞿头罗王。生尸休罗(大智论云师子颊王)祖尸休罗王。生四子长者净饭(又名白净王出弥沙塞律)

净饭王舍寿第二

净饭王遇疾。支节欲解。喘如駃流。众治无益。二弟诸王群臣等曰。大王素不作恶。种德无厌。养使一切无不得安。何故愁恼。王曰。恨不见悉达。及难陀阿难陀罗睺等。除我贪望。泪下如雨。时佛在王舍城。相去五十由旬。王今转羸。恐不相及。佛知父心。即敕难陀罗睺等。即以神力踊身虚空。忽现维罗卫。放大光明。国人遥见。举声泣曰。设大王崩。背此舍夷国必断绝矣。城中人民。向佛悲哭宛转自扑。佛言。无常离别古今有是。生死为苦惟道是真。佛光照耀内外通达。以照王身。王曰。此何光也。既触我身患苦得息。非我悉达先见光明。从外还者白。佛阿难罗云等乘空而来。王意踊跃不觉起坐。曰惟愿如来手触我身。身如押油痛不可忍。得见世尊苦恼即除。佛告难陀。观王本形端正巍巍名声远闻。今病重羸瘦待不可识。容力名声一何所在。王一心合掌。唯愿莫愁。德纯无缺。手摩王额曰。王是清净戒行之人。心垢已离。唯应欢喜不宜忧恼。当深思惟。念诸经法义。于不牢坚。得牢坚志。以种善根。王宜欢喜。大胜王愿曰。佛与难陀阿难陀罗云。四子以坏魔网(先各叹四子之德文多不载)王乃欢喜。佛为说量摩波罗本生经。王得阿那含道。捉佛手捧置心上。佛又说法。得阿罗汉果。命尽气绝。诸释[口*睪]啕。香汁浴身。缠以劫贝缯绵以棺敛。七宝庄严真珠罗网垂绕其傍。举棺置尸师子座上散华烧香。佛共难陀在头。阿难罗云在足。难陀等白佛。仰忆垂养。乞自担棺。佛为未来不孝众生不报育养。躬欲自担。大千振动。一切众山如波上舟。欲界六天无数眷属俱来赴丧。四天王将鬼神亿百千众皆共举哀。诸王白佛。我佛弟子。从佛闻法。成须陀洹。我曹宜担。佛听四天王担。即皆变身如人形像。以手擎棺。着于肩上。佛之威光犹如万日。手执香炉。最在前行。到于墓所。灵鹫山千阿罗汉振虚而至。稽首佛足愿敕所作。佛言。往大海渚取牛头栴檀种种香木。如弹指顷得诸香薪。大众共[廾/積]以之烧棺。众见火起。益更悲号。佛言。苦空

无常。犹如幻化水月镜像。烧身既竟。以乳灭之。收骨置金刚函中。即共起塔。大众咨问神生何处。佛言。生净居天(出净饭王泥洹经)

## 摩耶生忉利天第三

佛升忉利天。入欢喜园。在波利质多罗树下。三月安居。放毛孔光照大千界。诸天子等不知何缘。佛告文殊。汝诣我母道我在此。愿母暂屈。往自摩耶。摩耶乳汁自流。若是悉达。当令汁入其口。两乳汁出。远入佛口。摩耶欢悦。普地震动。诸妙华果非时敷熟。即语文殊为母子来欢喜安乐未曾如今。俱往佛所。佛遥见母曰。身所经履与苦乐俱。当修涅槃以求永离。摩耶一心五体投地专精正念结使消伏。佛为说法即识宿命。得须陀洹果。即白佛言。生死牢狱今已解脱。大众咸曰。愿一切众生皆得解脱。广化天人大有利益。三月将尽。告鸠摩罗。汝今可下至阎浮提。如来不久当入涅槃。时众愁恼。我不早知不久涅槃。世眼将灭。何其苦哉。帝释使诸鬼神作三道宝阶。摩耶垂泪。于是而别。足蹑宝阶。梵王执盖。四天侍立左右。四部大众歌呗赞叹。天作伎乐充塞虚空。散华烧香至阎浮提(出佛升忉利天为母说法经又出善见毗婆沙)

## 大爱道出家第四

佛还迦维罗卫国。摩诃波阇波提(梁言大爱)姓瞿昙弥求佛出家哀请至三。佛所不听。退住门外。着垢弊衣。徒跣而立。歔欷悲泣。阿难问曰。何故泣。答曰。女人不得出家自悲伤耳。阿难止而白佛。我从佛闻。女人精进可得四果。今大爱道。至心愿乐佛言。无使。女人入我法律为沙门也。譬如人家多女少男家必衰弱。女人出家清净梵行不得久住。又如莠杂禾稼善谷伤败。女人入法亦复如是。阿难曰。大爱道多有善意。佛初生时乃自育养至于成人。佛言。多信善意于我有恩。我于爱道亦多有恩。由我得归依三宝不疑四谛立五根信受持五戒。正使有人设身供养不及此也。假使女人欲作沙门者。八敬之法不得踰越。尽寿学之。譬如防水善治堤塘。勿令漏失。其能如是。可入法律。阿难具报爱道。爱道欢喜便得出家。为大比丘尼。奉行法律。遂得应真。后与诸长老尼。诣阿难所。久修梵行。且已见谛。云何使礼幼小比丘。阿难白佛。佛言。止止勿说此也。若使女人不出家。外道异学一切贤者。皆四事供养。解发布地屈请令蹈。我之正法当住千年。以度女人今止五百。爱道闻之欢喜奉行(出佛升忉利天为母说法经)住王园精舍将欲舍命。曰。吾不忍见世无如来及应真灭度。先息灵于本无矣。佛照此心。以告阿难。阿难身体萎垂心塞无识。佛言。汝谓将五分法四意止八品道行去耶。对曰。不也。但惟佛生七日太后薨。为慈母有恩在世尊。佛曰。汝言哺乳恩重此惠难报。吾已开示。

归命三尊。闻苦集灭谛。慧眼得明。尽诸有结。获无所著。此亦恩过须弥。爱道与五百除馑女俱到佛所。具言上意。手摩佛足曰。自今不复见最正觉矣。绕佛三匝还于精舍。与五百除馑女作十八变。上耀诸天同时泥洹。佛告阿难。汝入城到耶游理家所(受戒在家名曰理家即优婆塞也)告佛母及五百耆年灭度。阿难平旦入城至理家门。具陈其事。闻者抗哀躄地衔泪。而曰自今不复仰睹神通何痛甚乎。阿难曰。佛言乾坤虽久始必有终。三界无常。犹如幻梦。生求不死。会冀不离。终不可得。理家心解复至诸梵志理家。告之曰。佛劝诸贤者作五百葬具。施五百除馑女也。梵志理家办送精舍中。精舍中门闭缘入开之。欲诣讲堂。有女沙弥。告曰。吾师入定。慎勿扰动。答曰。死而非定。沙弥躄身消息。良久乃苏。哀恸号叫曰。谁当教化吾等。圣训绝矣。理家语沙弥曰。恩爱虽会。终必有离。但当建志力取应真。阇维毕捧舍利来佛所。佛告阿难。汝东向叉手下右膝曰。有直信直业三神六智道灵已足者皆来。五百除馑今皆善逝。宜当法会。四方俱然。四方各有二百五十应真飞来。佛告阿难。钵盛舍利着吾手中。阿难授佛两手受之。告诸比丘及理家。此本秽身。愚凶急暴。嫉妒阴谋。败道坏德。能拔凶愚为丈夫行。获应真道。迁灵本无。何其健哉。宜共兴庙应修供养。佥曰。唯然(杂阿含云是难陀所生母增一阿含云佛告阿难罗云汝等举哀遗身我自养释提桓因及毗沙门云愿勿劳神我等供养佛言止止佛自与难陀移栴檀林手取香木置其身上唱言四人应起塔供养一佛二辟支佛三罗汉四转轮王皆以十善化物也)于是四众天人龙鬼。各立刹庙种种供养(出佛母泥洹经)

罗睺罗处胎六年第五

　　悉达太子有二夫人。一名劬毗耶。二名耶输陀罗。劬毗耶是宝女故不曾怀孕。耶输陀罗以菩萨出家夜。自觉有娠。菩萨六年行苦。耶输陀罗六年不产。诸释诘之。菩萨出家何由有此。耶输陀罗言。我无他罪。我所怀子实是太子遗体。诸释言。何以久而不产。答曰。非我所知。诸释集议。闻王欲如法治罪。劬毗耶启王。我常与耶输陀罗共住。我为其证知其无罪。待其子生。看似父不。治之何晚。王即宽置。菩萨苦行既满初成佛夜。生罗睺罗。王见其似父。爱念忘忧。语群臣言。我儿虽去今得其子与儿无异。耶输陀罗恶声已着欲除恶名。佛还迦毗罗。度诸释子。时净饭王及耶输陀罗。常请佛入宫食。是时耶输陀罗持一百味欢喜丸与罗睺罗捧持上。佛以神力变五百阿罗汉。皆如佛形等无有异。罗睺罗年始七岁。持欢喜丸直至佛前奉进世尊。是时佛摄神力复比丘形。钵内皆空。唯佛钵满欢喜丸。耶输陀罗问曰。我昔何缘怀妊六岁。佛答。罗睺罗过去时。曾作国王。时有一五通仙人来入王国。语王言。王以法治贼。请治我罪。我辄偷王水。用王杨枝。为不与取。王言。我初登位令有皆以水及杨枝。施于一切。

仙人言。王虽已施我心故惑。愿今见治无令后罪。王曰。若必欲尔小停待我入宫。入宫六日方出。仙人饥渴。仙人曰。恐王正以此治我。王出辞谢忘去。因是五百世中常六年在胎(出大智论第十七品)

罗睺出家第六

佛告目连。汝往迦毗罗城。问讯我父母我叔及我夷母。慰喻罗睺罗母。令割恩爱。放罗睺罗使作沙弥。母子恩爱欢乐须臾。死堕地狱各不相知。罗睺得道当还渡母。永绝生死如我今也。目连至国。具陈佛意。耶输陀罗闻佛遣使来。取罗睺将登高楼。约敕监官好闭门合悉令坚牢。目连飞上。耶输陀罗不得已作礼。问曰。世尊无恙。遣上人来欲何所为。目连曰太子罗睺年已九岁。应令出家修学圣道。具陈佛意。答曰。释迦如来为太子时娶我为妻。奉事太子如事天神。未满三年舍五欲乐。腾越宫城。逃至王田。自约得道。誓愿当归。得道还国。都不见亲。忘勿恩旧。剧于路人。使我守孤抱穷。今夺我子为其眷属。何酷如之。太子成道自言慈悲。今别母子何慈之有。还向世尊说我所陈。目连辞退。还净饭王所具陈上事。王闻是语即告夫人波阇波提。我子悉达。遣迎罗云修学圣法。其母女人愚痴缠着爱无纵舍。卿可往谏令其心悟。夫人反覆再三。耶输陀罗犹故不听。白夫人曰。我在家时。八国诸王。竞来见求。父母不许。以太子才艺过人。是故父母以我与之。太子欲不住世。何故殷勤苦求我耶。夫人取妇。正为恩好。子孙相续。世之正礼。太子既去。复索罗睺。永绝国嗣。有何义哉。夫人闻是。默然无言。佛遣化人。空中言曰。汝忆往古誓不。我为菩萨。以五百银钱从汝买五茎华上定光佛。汝求寄二华乞世世生处常为君妻。我语汝言。我为菩萨一切布施。汝即立誓。世世所生国城妻子乃至自身。随君施与。何故今日爱惜罗睺。耶输陀罗霍然还悟如昨所见。爱子稍歇。遣唤目连追相忏谢。捉罗睺手殷勤付嘱。泣泪而别。罗睺启母。定省世尊。愿母莫愁。寻还奉觐。净饭王告诸豪族。卿等各遣一子。随从我孙。即有五十人。随从往到佛所。头面作礼。佛使阿难剃罗睺头及五十公子。悉令出家。命舍利弗为和上。大目连作阇梨授其十戒。佛为五十沙弥。说扇提罗等宿世罪报(文多不载)皆大忧愁。咸白佛言。和上大智德受最上供养。小儿愚而无德。食人好施。后世受苦如扇提罗。是故我等实怀忧虑。愿佛垂愍听我舍道。冀免罪咎。佛言。譬如二人饥饿。忽遇王人设美饮食。贪啖过饱。一人有智。医服吐药。禁节消息。得免祸患终保年寿。一人无智。杀生祭祠以求济命。宿食绞切。心痛死已。生地狱中。畏罪还家。是无智人。汝有善因。遭值于我。服药济苦。必得不死。罗睺闻之。心开意解。佛后还宫。人疑拘夷。大子弃国十有二年。何从生子。佛启父王曰。拘夷守节清贞信无瑕疵。化众比丘皆使如佛。罗云七岁问谁是汝父。罗云应时直前趣佛作礼。以母印信环。授与世尊

(出未曾有经上分弥沙塞律云佛还宫罗云楼上遥见便下乞佛余财佛使舍利弗度为沙弥)

罗云受佛戒得道第七

昔者罗云。未得道时。心性粗犷言少诚信。佛敕罗云。汝往到贤提精舍中住。守口摄意勤修经戒。罗云奉教作礼而去。住九十日。惭愧自悔。昼夜不息。佛往视之。罗云欢喜。前礼佛足安施绳床摄受囊越。佛居绳床。告罗云言。澡槃取水为吾洗足。洗足已讫。佛语罗云。此水可食用饮澡漱以不。罗云白言。此水本实清洁。今已洗足受于尘垢。不可复用。佛语罗云。汝亦如是。虽为吾子国王之孙。舍世荣禄得为沙门。不念精进摄心守口。三毒垢秽充满胸怀。亦复如此。水不可复用也。佛复语罗云。澡槃虽空可用盛食饮不。白言不可。所以者何用有澡槃之名。曾受不净故也。佛语罗云。汝亦如是。虽为沙门。口无诚信。心性强刚。不务精进。曾受恶名。亦如澡槃。不中盛食也。佛以足指。拨却澡槃。应时轮转自跳自堕数反乃止。佛语罗云。汝宁惜此澡槃恐破不乎。罗云白佛。洗足之器贱价之物。意中虽惜不大殷勤。佛语罗云。汝亦如是。虽为沙门。不摄身口粗言恶说多所中伤。众所不受智者不惜。身死神去轮转三涂。自生自死苦恼无量。诸佛贤圣所不爱惜。亦如汝言不惜澡槃也。罗云闻之。惭愧怖悸。佛告罗云。听我说喻。昔国王有一大象。猛健能战。其王兴军欲伐逆国。被象出兵以使严行。象唯藏鼻畏不用斗。象士欢喜知象护身。所以者何。象鼻软脆中箭即死。唯当护口如此。大象护鼻不斗。罗云闻佛恳恻之诲。感激自厉。得罗汉道(出譬喻经第十卷)

难陀出家第八

佛弟孙陀罗难陀。身长一丈五尺四寸。佛与阿难在迦维罗竭国入城乞食。难陀在高楼上见。下作礼曰。如来应作转轮圣王。何为自辱持钵乞食。取钵盛美食。佛即还尼拘类园语诸侍者。难陀出勿取令自送来。难陀送至佛所。妇出嘱言待还乃食。授钵催佛速受。佛言。卿已至此。今宜出家。加以神力闭在静室。久久之后次第当直。难陀喜曰。我因事暇逃走还家。是时难陀随所应作事事不阙。天神随逐。汲水亦满自然翻弃。所净之地草土更滋。关闭门户。户辄更开。难陀念言。设有所失家足备偿。脱三法衣。更着余服。窃随小径。避佛还家。行来未远。正值如来。奔就大树。欲自隐身。树反在后。佛以神力。拔树悬空。难陀入树根处。佛言。何为至此。默然惭愧。佛再三告云。汝欲何趣。答曰。还家与妇相见。佛言。夫人学道。心着贪欲不顾后世烧身之祸。我今将汝上天游观。宜自专心勿怀恐怖。佛接升天。见一宫殿。七宝庄严玉女营从不可称计。唯无夫主。难陀问佛。

此何天宫。独无夫主。佛言。汝可自问。难陀问之。天女答曰。佛弟难陀。若持戒者当生于此。还具白佛。佛言。快修梵行不久必生。复以神力。接至地狱。路经铁围山表。见一瞎猕猴。佛问难陀。汝妇孙陀利何如猕猴。答曰。孙陀利。女中妙绝。岂得比此。佛曰。比诸天女亦亿千万倍。遍至地狱。见种种苦痛。有一火镬。狱卒围绕。汤沸火炽。不见罪人。难陀白佛。那独无罪人。佛言。汝自问之。狱卒答曰。甘露王子难陀。淫欲情重。恃贵轻人。死当生此。难陀失色。急问世尊。求离地狱。佛说微妙法。令至道场(出童子问佛乞食经又出出耀经第十六卷)

调达出家第九

　　白饭王(净饭王第二弟也)有二子。一名阿难。身长一丈五尺三寸。一名调达。身长一丈五尺四寸(大智论云跋提沙十二游经甘露净王长子调达少子阿难)白净王往至佛所。见迦葉眷属形貌丑陋。即集宗室曰。阿夷相言。佛不出家当作圣王王四天下。左右侍从极当端正。今诸弟子大无形观。若欲为道仪望足者。听备僧数光晖世尊。咸言。大善。调达曰(又名提婆达多梁言天热)我王子弟今弃世荣出家居道正顿服饰极世之妙。象马车乘价直万金。其日严出。观者填路冠帻堕地。瞿和离所乘之马四脚布地而作鸟鸣。相工占之。余皆得道。二人不吉。俱诣佛所。求作沙门。刚强降伏莫不乐受(出中本起上卷又出十二游经)

阿那律出家第十

　　斛饭王(净饭王第三弟)有二子。一名摩诃男。一名阿那律。阿那律母所爱念。摩诃男言。诸释多为道。我门独不。一营世业。一求出家。阿那律以家事烦碎。启母出家。母言。跋提去者当听汝耳。求请不已两俱许可。跋提求停七年受五欲乐。阿那律言。人命无常难可得保。又求一年乃至七日。过七日释子八人。优波离第九。各庄严宝象。乘以出城。脱衣及象马。付优波离曰。汝依我等自活。我今出家以此衣象与汝为资生。优波离乃悬衣树上。念言。取者与之。共至佛所亦求出家。乞先度优波离。除我憍慢。次阿那律(出四分律初分第三分大智论十二游经少异大略是同)

跋提出家第十一

　　甘露饭王(净饭王第四弟也)有二子。一名提婆。二名跋提。跋提母所念。求母出家。母言。阿那律出家者我亦听汝。后遂俱然。往诣

佛所求出家。父母已许愿垂济度。时跋提独在树下冢间思惟。夜过高声称言甚乐甚乐。其边比丘白佛。佛呼跋提问何乐。跋提言。我本在。家内外常以刀杖自卫犹有恐惧。今独处冢间身毛不竖出离甚乐。佛言善哉(出昙无德律大智论十二游经皆小异大同)

琉璃王灭释种第十二

　　波斯匿王新绍王位。即作是念。应先取释女。即告一臣。持我名往迦毗罗卫。请婚彼女。诸释五百集会一处皆大嗔恚。吾家大姓。何缘乃与婢子结亲。或言应与。或言不应。时摩诃男语诸释言。波斯匿王为人暴恶。或能坏我国界。时摩诃男婢生一女。面貌端正。沐浴衣被。以羽宝车。躬自送往。与波斯匿王。乃白王言。此是我女。可以成亲。时王欢喜。即拜此女为第一夫人。少日有身。生一男儿。端正无双世之殊特。王集相师为子作名。相师曰。求夫人时诸释共议。或与彼此琉璃。今以太子名曰琉璃年向八岁。王告之曰。可诣迦毗罗卫学诸射术。驾乘大象多诸给使。往摩诃男舍。集五百童子使共学习。新起讲堂。犹如天宫。我等应先请佛僧于中供养受福无量。敷舒坐具。悬诸幡盖。香水洒地。烧众名香。琉璃太子往至讲堂。升师子座。诸释见之呼为婢子。牵出门外扑之于地。琉璃太子顾语好苦行梵志。此诸释种大毁辱我。后绍王位汝当以此事启我。父王命终。太子嗣立。苦行启王。王敕群臣。集四部兵。往征释种。至迦毗罗越。世尊往逆在枯树下。结跏趺坐。太子遥见下车作礼。问曰。更有好树何故坐此。佛言。亲族之荫故胜外人。是时王曰。今日世尊故为亲族吾不应征。梵志执奏。王复兴师。目连白佛。琉璃王(增一阿含第十九分云毗娄勒王事大同)往伐释种。我欲移其四部合掷他方。又欲拔出虚空。又欲移置海中。又欲移置铁围山间。又欲移人置他方大国土中。又欲铁笼覆城。佛言。汝有智德。终不能安处。舍夷国人。众生有七。不可避。一生二老三病四死五罪六福七因缘。意虽欲避终不得免。何能覆其往业。目连意终不已。随取知识四五千人。尽着钵中。举置虚空星宿之际。诸释亦集四兵。出一由旬。逆琉璃王。诸释一由旬内。遥见琉璃王。或贯耳头髻。弓弦器仗幢麾皆悉破坏。终不伤人。时琉璃王大怀恐怖。告群臣曰。汝观是箭为从何来。彼若发心欲害我者必当死尽。令还舍卫。好苦梵志曰。大王勿惧。诸释持戒虫尚不害。况害人乎。今宜前进。王乃从之。诸释果退还入城中。琉璃王曰。汝等速开城门。若不尔者尽当杀之。城中童子年尚十五。名曰奢摩。登城独战。伤害众多。贼军迸散。藏土穴中。时诸释种。告童子曰。汝辱我门户。谁不知战。诸释修善。虫蚁不杀。况人命耶。我等一人敌万。甚能坏军众。为杀害人命。死入地狱。若生人中寿命短促。汝今速去不须住也。舍摩即自出国。琉璃王军复来至门。弊魔波旬作一释形。唤速开门。诸释开门。琉璃王曰。释众既多。悉皆埋

脚。使暴象踏杀。选五百释女。将诣王所。时摩诃男从王乞愿。王即听之。摩诃男曰。我今没水随我迟速并听。诸释随意逃走。若我出水随在杀之。王曰大佳。即入水底。以发系树根而自尽命。城中诸释。四门竞走。王告群臣。摩诃男父至今不出。即入水中。出之已死。王心生悔。我外祖父。今已取命终皆由爱亲族故。若早知者。终不攻伐。琉璃所杀九千九百九十万人。流血成河。绕迦毗罗越城。军人去后。目连白佛。承佛神力。护得四五千人。佛言。汝往看之。目连下钵。人皆已死。往尼拘留园。语五百释女言。汝等慎勿愁忧。我是汝夫。捉一释女曰。我今何故与婢子通情。王即刖其手足。置深坑中。五百释女皆骂王言。谁持我身与婢子交通。王敕五百释女罪如前法。还舍卫国。只陀太子在深宫中奏诸妓乐。王闻其声回驾诣之。只陀出门与之相见曰。善来大王。可小停驾。琉璃王曰。岂不闻吾与诸释战。与妓游戏而不见助。只陀答曰。闻之我不堪任杀害众生。琉璃王手斫只陀。佛见只陀生三十三天。时五百释女自归称唤如来名号。同生释种。出家成佛。受此痛毒而不见忆。佛与诸比丘。往迦毗罗。诸女遥见皆怀惭愧。世尊顾语释提桓因言。诸女惭愧。帝释即以天衣覆此女上。佛告毗沙门。诸女饥渴日久即办天食皆得充饱。佛为说苦集尽道。诸女尘垢皆尽得法眼净。各于其所而取命终。皆生天上。佛诣东门见城中。烟火洞然。顾语诸比丘。我昔与诸比丘此中说法。今如空墟无有人民。自今不复更至于此。还舍卫国祇树园中。告诸比丘。琉璃王及诸兵众。却后七日尽当磨灭。王闻恐怖。好苦行梵志内外无尘王但自娱。王使人数日至七日旦。王大欢喜。将诸兵军及婇女。往阿贻罗河侧。共相宴会。大雷卒震。非时云起。暴风疾雨。伤损漂溺。一时都尽。王生入阿鼻地狱。复有天火烧荡宫城。比丘白佛。诸释何因今遭此苦。佛言。昔罗阅城中有捕鱼村。时世饥俭人食草根。以一斗金贸一升米。村有大池。极自饶鱼。人民捕食。鱼有二种。一名拘琐(兴起行经云[麩-夫＋干])二名多舌。各相谓言。我是水性之虫。不处干地。而此人民皆来食啖。村有一儿。年尚八岁。虽不捕鱼。见则欢喜。罗阅村人今释种是。拘琐鱼者琉璃王是。两舌鱼者好苦行梵志是。小儿见鱼笑者今我是也。取鱼之罪无数劫中受地狱苦。今余此对。见之喜笑。今患头痛如被石押。又如戴须弥山(释迦毕罪经大同小异文多不载尽)坐上多人闻佛说无常之法。得须陀洹果(出释迦毕罪经又出长阿含法句譬经)

五百释女欲出家投请二师第十三

　　有一释女告五百女言。曾从佛闻。若人于剧急之中。一心念佛。至到归命。即得安隐。时五百女异口同音至心念佛。呼南无释迦牟尼苦哉呜呼痛哉。时空中以如来慈善根力。起大悲云。雨大悲雨。诸女手足还生。诸女念言。云何报佛慈恩。即持衣钵。往诣王园精舍。求

索出家。时有六群比丘尼。见诸释女年时幼稚美色端正。当为说世间之欲快乐。待年限过然后出家不亦快乎。若悉还俗必以衣钵施我。诸女闻之心怀苦恼言。如肴膳饮食和以毒药。世间五欲多诸过患。我已具知。云何赞叹其美。以劝我等。举声大哭。华色比丘尼问故。答曰欲出家。不蒙听许。华色即度为弟子。时诸释女悲喜交怀。具以族丧身残。仰白和上。答言汝等辛苦何足言也。我昔在家。是舍卫国人。父母嫁我。与北方人。彼国风俗。妇临欲产。还归父母家。后垂生日。皆乘车马夫妻。中路有河其水暴涨。道路旷绝多贼难。至河不能得度。住宿岸边。初夜生男。大毒蛇闻新血香。即来趣我。先螫杀奴。唤夫不应。寻复杀夫。次杀牛马。至日出时。夫身膖烂。忧愁恐怖。举声大哭。经留数日。独在岸边。其水渐小。身负小儿。以手牵持。裙盛新产。衔着口中。即前入水。渡河如半。反观大儿。见为虎逐。叫唤失裙。婴儿没溺。以手探搏。而竟不获。在背上者。失手堕落。其岸上者。为虎所食。心肝分裂。口吐热血。到岸闷绝。有大伴至。中有一长者。是父母知识。我问消息。长者答曰。昨夜失火汝家荡尽。父母俱亡。我闻躄绝。良久乃苏。有五百贼。即坏众伴。便将我去。以作贼妇。常使守门。若有缓急。为人所逐。须昼开门。后群贼共抄。财主告王及聚落。即还其家。我舍内生子。三唤无人开。即缘墙入问。答生儿。贼曰。汝为子故危害于我用子何为。拔刀斫解手足令妇食之。妇以恐怖食。嗔恚便息。夫续为劫。王人所得。腰断其命。共妇生埋。人贪我身有妙璎珞。开冢取之。并将我去。复经少时。王伺捉得。断贼伴命。合复埋之。埋之不固。夜虎发食。因复得出。迷荒不知东西。随路驰走。见有多人。问言。诸人何处有能除此忧患者。时有长者婆罗门等。以怜愍心问言。曾闻释迦牟尼佛法。多诸安隐无诸衰恼。我闻心喜。诣大爱道憍昙弥比丘尼。次第修习乃得道果。释女闻之。心大欢喜。得法眼净。时憍昙弥言。如来法海。一切众生。皆悉有分。而我等女人。如来不听。以多诸疑惑执着难舍。痴爱覆心爱水所没。不能自出。懈怠懒惰。现身不能庄严菩提获得三乘。阿难为请云。憍昙弥乳哺养育如来色身得至成佛。佛言若听女人法当渐灭。阿难又请。过去诸佛具四部众。而今独不具也。佛告阿难。憍昙弥。爱乐佛法发大精进。清净修习八敬之法者。听入佛法。我得出家。大悲熏修。普为未来一切女人。重白佛言。未来善女。信乐爱敬如来法者。唯愿听许。佛言。若有女人。护持佛法渐次修学。戒施多闻三归五戒。乃至具戒。诸助道法。亦悉听。常当至心念阿难恩。供养恭敬。昼夜六时。令心不忘(出报恩经第五卷)

## 佛奴车匿马揵陟前世缘愿第十四

舍利弗白佛言。车匿前世有何功德乃将菩萨入山得佛。佛言。车匿不但今世有是功德。我昔为菩萨时。在尸诃遍嬴国。须檀摩提王闻

世间人或有作道上天或作祠祀上天。王常欲上天不知方便。国有婆罗门道。凡四万余人。中有大尊者婆罗门。王请问之。对曰。欲生身上天耶死上天耶。王言。生身飞上天。复言。大王当作祠祀。王喜出藏珍宝与婆罗门。求国中端正男女各一百人。象马畜生各百头。先饭四婆罗门。后杀人畜。用祠祀天。取血作阶。上婆罗门。复求香山中有神女名真陀罗。欲得其血合持作阶。王闻喜言何不早告。王即敕国中遍问谁能得真陀罗者。一人白王。第七山中有两人。一名阇梨一人名忧梨。知真陀罗处。王言。疾唤其人。得来。王大欢喜即设酒食恣意娱乐七日七夜重赏极意。王谓阇梨等二人。汝能得真陀罗女来我得上天者。当持此国付汝二人。其人受教辄自尽力求真陀罗。二月余日经历八重山。至香山中得大池水。见有释提桓因。与诸天伎女无央数众。出城游戏池中沐浴竟皆飞上天。时水池边有一婆罗门。已得四禅般遮旬道。时阇梨等前为作礼问言。是间为何等声快乐乃尔。答言。头摩王千余人在此城中。游戏沐浴当至我所作礼。卿曹宜去。阇梨等便去。屏处议言。是大神圣求是神女那从得之。其人自念取草作结投水厌之。令婆罗门不得动摇。复厌天女令不得飞。结神咒竟。释提桓因及诸天女俱飞上天。独王及女及王摩那诃罗止在水中不能得飞。便前缚女将到故国。王请入宫饭食赏劳。太子难罗尸作异国王。王有太子名须罗。先即是王太孙也。有大慈悲行菩萨道。遣人往呼来见此女欲取为妻。王言。更为汝取妻。此女天取血作祠持用上天。菩萨答言。不与我者我便惑死。王畏其死持女与之。四月余日婆罗门来白王言。前得真陀罗女今当杀之。与人及畜掘地作坑方圆八肘。应取其血择日作祠。王言。大善菩萨闻之问作何等。婆罗门对言。作祠当上天。菩萨言。杀人及畜当入地狱。岂得上天乎。婆罗门言。汝年尚小非汝事也。菩萨言。我悉知汝因缘。婆罗门言卿知者试说。菩萨说其行法。婆罗门惭愧作礼而去。菩萨即为王说经言。欲上天者当持五戒修行十善。分檀布施孝养父母承事沙门。慈心万民蠕动之类随其所食给足与之可得上天。王闻即用菩萨之言。便举藏中金银珍宝。与太子布施恣意七日讫。便与妻作礼而去还归故国。昼夜雨金银珍宝。菩萨与女俱居一岁不领国事。臣白王言。当杀真陀罗。太子乃当国耳。王闻不可敕取太子缚之。女即飞去。过阇梨二人所。即语之言。太子来追。烦为送之。留指环为信。持与道人。王纵太子。不见真陀罗。躄地而言。当那得女。有神语之。汝不须啼。我语汝处。上第七山汝疾追之。便着珠衣带刀持弓。珠衣光照四十里。太子去国明旦至七山见前二人。即言。见真陀罗女不。报言见之。环与太子。即俱前行。上第八香山。见四禅婆罗门前为作礼。时天王释化作猕猴可畏动山。菩萨大怖。婆罗门言。常事我猕猴见之便不肯下。婆罗门言。汝下猕猴即来持果上。婆罗门受与三人共啖竟。语猕猴言。将是三人至天女所。猕猴言。是何等人使我将上天。婆罗门言。此国王太子。皆菩萨人当持佛道度诸天人蠕动之类。猕猴言大善。便将上天。道过五百辟

支佛所。三人遣猕猴还取华用散佛菩萨。愿言。令我疾得作佛。猕猴复言。愿我为佛作马。阇梨复言。愿我为佛作奴。一人言我愿得阿罗汉。到真陀罗所。猕猴作礼而去。菩萨与二人俱坐门外。青衣取水。菩萨问之用此水为。答言。与真陀罗浴。菩萨脱指环没着水中。女浴见环即止。入报父母言。我婿在外。父母欢喜。父名头[弓*莫]。便出相见。为菩萨作礼。阇梨二人复礼而去。王请入城共相劳问。以水澡菩萨手。以女及侍女千余人悉付菩萨。留止七岁。菩萨白王言。我欲归去视我父母。王言且止。七日后有鬼来至王所言。前闻大王亡女多贺以归并得贵婿。王言。我女可耳其婿大尊。是国王子久欲还归烦卿送之。鬼王言诺。即持一国七宝作七重楼。鬼着掌中送归故国作礼而去。菩萨前为父母作礼问讯起居。王得太子。即国中宝藏金银付与。王敕傍臣左右。四远欲得金银米谷。皆至宫门恣意所欲。后王寿终即生天上。时太子者今我身是。时四禅婆罗门者舍利弗是。时阇梨者今车匿是。时一人愿作罗汉者今目揵连是。时天王释化作猕猴愿作马者今揵陟是。时父王者今我父阅头檀是。时母者今我母摩耶是。真陀罗者今裘夷是(出车匿经)

## 经律异相卷第八(自行菩萨部第八)

　　萨陀波仑为欲闻法卖心血髓一 药王今生舍臂先世烧形二 净藏净眼化其父母三 羼提和山居遇于国王之所割截四 无言受天戒诲依义思惟获得四禅五 常悲东行求法遇佛示道六 善信东行为求半偈履泥不溺七 一切世间现为师妇所爱违命致苦八 [火*僉]光行吉祥愿遇于女人退习家业九 题耆罗那赖提者二人共争令五日闇冥十 乐法舍诸宝饰以易一偈十一 为闻半偈舍身十二 久修忍辱割截不忧十三 卖身奉佛听涅槃一偈割肉无痍十四 为听法华经大地震裂踊空中现十五 为王采花遇佛供养十六 持戒发愿防之十七 初发心胜二乘十八 三小儿施佛二发小心一发大心十九 幼年为鬼所迷二十

萨陀波仑为闻法卖心血髓第一

　　萨陀波仑菩萨在大雷音佛所行菩萨道。本求般若波罗蜜时。不惜身命不求名利。空中有言而戒诲之。我当处处求般若波罗蜜。即忧愁啼哭经过七日。身体疲极乃至饥渴寒热。空中有佛而语之言。善男子过去诸佛行菩萨道求闻般若波罗蜜。如汝今日以是勤精进爱乐法故。供养般若波罗蜜。昙无竭菩萨于此座上说般若波罗蜜。若有受持读诵如说行者。汝从今者莫问昼夜不久当得闻般若波罗蜜。我今贫无有物可以供养般若波罗蜜及说法师。不应空往。我当卖身得财为般若波罗蜜故并供养法师。我世世丧身无数。无始生死中或死或卖。或为贪欲世世在地狱中受无量苦。未曾为清净法及供养法师故丧身命。即入一

大城至市肆上。高声唱言。谁欲须人谁欲须人。时恶魔作是念。萨陀波仑岂念法故欲自卖身。我今当坏之。魔蔽诸人民令不闻其声。自卖身不售甚自忧愁。释提桓因化作婆罗门语言。我今欲祠天须人心人血人髓。汝能与不。答言。我今得大善利。即执刀刺其左臂出血割右髀肉欲破骨出髓。时一长者女在阁上遥见即下问菩萨。何故苦困自身用心血髓欲作何等。答曰。卖与婆罗门为般若波罗蜜供养昙无竭菩萨。女问得何功德。答曰。是人善学般若方便力。我学是法能得无上道。为众生作依止。得金色身具诸功德。分布是利与一切众生等功德利。女曰微妙难值为是功德。应舍如恒河沙身。汝有何须尽当相与。我亦欲往昙无竭所共殖善根。释提桓因即复本身。赞言。善哉男子。诸过去佛行菩萨道亦复如是求。我实不用人心血髓。但来相试。汝欲何求。我当相与。愿我是身平复如故。到长者女家。女之父母与众妙华香及诸璎珞涂香烧香幡盖衣服七宝伎乐。女与侍人共往供养经及昙无竭。昙无竭说般若波罗蜜及方便力。萨陀波仑求水洒地而不能得。即自刺身以血洒地令无尘土来依大师(出大品经第三十卷)

药王今身舍臂先世烧形第二

宿王华菩萨白言。世尊药王云何游此娑婆世界。有百万亿那由他难行苦行。愿少解说。佛言。过去恒河沙劫有佛号日月净明德。彼国无有女人。喜见菩萨于此佛法精进经行一心求佛。满二万岁得现一切色身三昧。皆是闻法华经力。于虚空中雨曼陀罗华及海此岸栴檀之香。以天衣缠身灌以香油而自燃身。光明遍照八十亿恒河沙世界。是真精进真法供养。其身火燃千二百岁过是已后其身乃尽。一切众生喜见菩萨法供养已。化生此国净德王家。为父说偈。

我先经行处　　已得现身定
勤行大精进　　舍所爱之身

日月净明德佛今故现在。即当还彼供养此佛。坐七宝台上升虚空。往到佛所合掌赞佛。

容颜甚奇妙　　光明照十方
我适曾供养　　今复还亲觐

佛告喜见。我灭尽时至。今夜涅槃。我法嘱汝舍利相付当令流布广设供养。喜见即以海此岸栴檀[廿/積]而烧之。收取舍利作八万四千宝瓶。起八万四千塔。虽是供养心犹未足。即于八万四千塔前。燃百福庄严臂七万二千岁。而以供养。无数求声闻众无量人发菩提心。皆得住现一切色身三昧。诸菩萨天人等见其无臂忧恼悲哀而作是言。一

切众生喜见菩萨是我等大师教化我者今不具足。喜见菩萨于大众中誓言。我舍两臂必当得佛。若实不虚令臂还复。当时三千世界六种震动天雨宝华。时其两臂平复如故。佛告宿王华菩萨。时喜见者今药王是。若有发心欲得无上菩提道者。能燃手指乃至足一指供养佛塔。胜以国城妻子及三千国土山林河池诸珍宝物而以供养佛及菩萨辟支阿罗汉等(出法花经第六卷)

净藏净眼化其父母第三

乃往过去有佛。名云雷音宿王华智。有王名妙庄严。其王夫人名曰净德。有二子。一名净藏。二名净眼。是二子者有大神力。福德智慧修菩萨道。佛欲引导妙庄严王愍念众生说是法华经。时净藏净眼白母言。愿母往诣云雷音宿王华智佛。我等亦当侍从供养礼拜。母告子言。汝父信受外道深着婆罗门法。汝等应往白父与共俱去。母又告言。汝等当念父为见神变。于是二子踊在虚空高七多罗树现十八变。父见神力心大欢喜合掌向子言。汝等师为是谁。二子白言。云雷音宿王华智佛今在七宝菩提树下法座上坐说法华经。是我等师。父语子言。我今欲见。二子从空中下白母父王今已信解发菩提心。我等为父已作佛事。愿母见听。于彼佛所出家修道。母言听汝。佛难值故。于是二子白父母言。愿时往诣佛所亲觐供养。于是妙庄严王与群臣眷属。净德夫人与后宫婇女并其二子四万二千人。一时诣佛。佛为说法示教利喜。王大欢悦。时王及夫人。即解颈真珠璎珞以散佛上。于虚空中化成四柱宝台。中有大宝床敷百千万天衣。其上有佛结跏趺坐放大光明。时云雷音宿王华智佛告四众言。汝等见是妙庄严王于我前合掌立不。此王于我法中当作比丘精勤修习助佛道法当得作佛号娑罗树王。国名大光劫名大高王。其王即时以国付弟。王与夫人二子并诸眷属于佛法中出家修道。王出家已于八万四千岁常精进修行妙法华经。过是已后得一切净功德庄严三昧。即升虚空高七多罗树。妙庄严王今华德菩萨是。净德夫人光照庄严相菩萨是。其二子者今药王药上菩萨是(出法华经第七卷)

羼提和山居遇于国王之所割截第四

昔者菩萨时为梵志名羼提和山。居树下饮食果泉内垢消尽弘明六通得尽知之智。名香普薰闻八方上下。圣凡咨嗟拥护其国。风雨从时五谷丰熟灾毒消灭。王名迦黎。入山畋猎驰逐麋鹿。寻其足迹历菩萨前过。王以问之。菩萨默然。王曰。当死乞人吾一国之尊。问不时对兽迹历兹。而佯低头我势能戮尔。菩萨曰。吾听王耳。曰尔为谁乎。曰吾忍辱人。王怒拔剑截其右臂。菩萨曰。吾志无上道与时无诤。斯王尚加吾忍岂况黎庶乎。愿吾得佛必先度之。不令众生效其为恶也。

王曰。君为谁。答曰。吾忍辱人也。又截其左手乃至两脚耳鼻。血若流泉其痛无量。天地震动日月无明。四天大王佥然俱臻同声恚言。斯王酷烈。谓道士曰。吾等诛之及其妻子。并灭一国以彰其恶。道士答曰。斯何言乎。此由吾前世不奉佛教加毒乎彼。为恶祸追由影系形矣。黎民睹变驰诣首过齐声而曰。道士处兹禳灾灭度。愚君不识臧否不知去就。恶加元圣。唯愿圣人无以吾等报上帝矣。菩萨答曰。王以凶酷见加吾心愍之犹母之念赤子。黎庶何过不假有疑。菩萨有弟处在异山。以天眼视。时天神龙会议王恶靡不怀忿。惧兄有损德之心。以神足力来至兄所。取断手足耳鼻着其故处。弟还续之即复如本。兄曰。吾普慈之信于今着矣。天神地祇靡不悲喜。稽首称善更相劝导受诫而退。羼提和者吾身是。弟者弥勒是。王者拘邻是也(出度无极集第五卷)

无言受天戒诲依义思惟获得四禅第五

时王舍城师子将军家产一子。当其生时虚空诸天作如是言。童子常念法思惟法凡所发言莫说世事。常当班宣出世之法。常当守口慎言少语。莫于世事起诸觉观。当依于义莫依文字。尔时童子闻是不复涕泣无婴儿相。乃至七日色貌和悦见人欢喜目未曾眴。是时有人语其父母。是儿不祥不应畜养。父母答言。是儿虽复无声。然其身根具足。当知是儿必有福德非是不祥因。为立字名曰无言。时无言童子渐渐长大如八岁儿。人所乐见。随有说法转法轮处。乐法听受口无所宣。尔时无言与其父母眷属宗亲。色欲二界之间往宝坊之中。见佛及十方诸来菩萨生大喜心。舍利弗白佛言。世尊。师子将军所生之子。身根具足而不能语是何业致。佛言。不应轻是童子。何以故。是人即是大菩萨也。已于无量佛所种诸善根。不退转菩提之道。是儿生时多有诸天来诫敕如前。随天教诲默然思惟获得四禅。示如是身则能调伏无量众生。以已愿力神通力。令八部四众各见右手有大莲华犹如车轮。色香具足微妙第一。人所乐见。一一华台有一菩萨结跏趺坐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庄严其身。无言见是大神通力。低头合掌称南无佛陀。诸华台中一切菩萨同作是言。十方恒河沙等世界六种震动。虚空诸天以妙香华种种伎乐供养于佛。尔时无言与诸菩萨踊在虚空。高七多罗树。说偈赞佛(出大集经第十七卷)

常悲东行求法遇佛示道第六

众祐昔为菩萨。名曰常悲。见世佛法僧。若世秽浊。背正向邪华伪趣利。犹蛾乐火。以四等六度为永康之宅。而世废佛就彼危祸以自破碎也。菩萨常为愁荒悲恸。往昔有佛名景法无秽。灭度未久。经法都尽。常悲梦见其佛为其说法。菩萨闻之心垢消除入清净定。即弃妻

子入山闲寂。水果自供。椎心哀号。吾不值佛不见法僧。大道极趣哀声适讫。天神下曰明士。乃尔莫复哀号。佛有大法名明度无极之明。三世诸佛皆由斯成。尔索之诵习其文怀识其义。奉而行之。尔必得佛。常悲仰视曰。当由谁闻斯尊法乎。以何方便之何国土厥师族名。天人报曰。尔正东行。无念色痛想行识。意绝众愿执心无违。吾教汝睹明度无极圣典。常悲曰诺。终始戢之。天人重曰。精进存之。忽然不现。菩萨受教东行索之。数日即止。深自思曰。吾宿薄祐。君臣愦愦。无知佛者。除冥尊师。去斯几里。精诚之至。感上方佛来在其前诸天翼从。叹菩萨曰善哉善哉尔世希有。菩萨见佛且喜且悲。稽首而言。愿佛哀我为吾说经。佛告之曰。三界皆空。夫有必无万物若幻一生一灭犹若水波睹世皆然慎无忘也。自是东行二万里。有国名健陀越。诸菩萨城也。一国之内皆是上士无凡庸人。欲为汝说菩萨之德。劫数已尽其德有余。菩萨名曰法来。于彼诸圣犹星中月。怀诸经典反覆教人。诸菩萨等受诵书读。是经原者必为尔师劝尔就之当为尔说。常悲定寤左右顾视。不复睹佛。心悲流泪。且云诸佛灵耀从何所来而今逝焉(出度无极集第七卷)

善信东行为求半偈履泥不溺第七

　　善信菩萨于无法之世寻求正法空中声曰。其此东方一万由旬彼有一国王名曰善住。昔有如来出现于世久已灭度。像法衰微有一女人。生自卑贱形貌丑陋人世所无。而仿佛能识半句一偈。示有所传能往问疑。有一游泥纵广万里践者即没。乃至鸟飞不能过毫毛不能胜。汝今困瘵手足断裂。云何而能更复前进。我闻踊跃驰起东行至淤泥所。分舍身命以躯自投本期陷没。我掷身时。当身所触。出一小路。洁白修直。我践其上无复众难。径至彼国入善住城。哀号自咎不睹世尊。见此女人处于卑陋。屋室穿穴。人形凡鄙。而我恭敬视如佛想。瞻奉礼拜围绕赞叹。仰请女人以为大师。愿垂教示得遂深信。女人答曰。诸佛妙法无量无边我之所闻唯一半偈。若欲闻者今便说之。

　　诸恶莫作　　诸善奉行

　　我闻此语身心清凉诸根寂静自然调伏。诵习在心思惟其义洞达斯旨。即获神通飞还本国遍宣此偈。以此功德我于佛法得坚固信不可沮坏。众魔启伏一切归化。未有此信我常在生死。为众生故开示此信令得奉行(出菩萨决定要行第一卷)

一切世间现为师妇所爱违命致苦第八

　　舍卫城北去城不远村名萨那有一贫穷婆罗门女。名跋陀罗。腹生

一子。名一切世间现。少失其父。厥年十二。色力人相具足第一。聪明辩慧微言善说。复有异村名颇罗诃私。有一旧住婆罗门师。名摩尼跋陀罗。善能通达四毗陀经。一切世间现从其受学。谦从恭敬尽心供养诸根纯淑所受必持。师受王请。留一切世间现守舍而去。婆罗门妇年少端正。于世间现深生染心。忽忘仪愧前执其衣。时世间现白。仁今便是我母。如何而行非法。内怀愧悚舍衣远避。师妇欲盛泣泪念之曰。忽见断绝不随我意。必不见从要断汝命。即以指爪自攫其体。行女人谄庄严其身。以绳自絓足不离地。夫还见妇以刀截绳。高声大叫而问何故。妇答。是世间现强见陵逼作如是事。其夫思惟言。世间现初生之日一切刹利所有刀剑悉自拔出。利皆卷屈坠落于地。时诸刹利咸大恐怖。其生之日有如此相。当知是人有大德力。语世间现。汝是恶人毁辱所尊。汝今非复真婆罗门。当杀千人可得除罪。世间现禀性敬从尊重师教。即白师言。呜呼和上杀害千人非我所应。师即谓言。汝是恶人不乐生天作婆罗门耶。答言。和上善哉奉命即杀千人还礼师足。师闻见已生希有心。汝大恶人故不死耶。复作念言今当令死。而告之言。杀一人一人取一指。杀千人已取指作鬘冠首而归。然后得成婆罗门。以是因缘名央掘魔罗。即白师言。善哉和上受教。即杀千人尚少一耳。时央掘魔罗母念子当饥。自持四种美食送往与之。子见母已作是思惟。当令我母得生天上。即便执剑前欲断命。去舍卫国十由延少一丈。于彼有树名阿输迦。时佛以一切智如象王来。央掘魔罗既见世尊执剑疾往。作是念言。我今复当杀是沙门。世尊示现避去。央掘魔罗而说偈言。

住住大沙门　　白净王太子
我是央掘魔　　今当税一指

世尊说偈言。

住住央掘魔　　汝当住净戒
我是等正觉　　输汝慧剑税

时母见佛与央掘魔罗往反苦论。子心降伏纵身垂念故说偈云。

久失宝藏今还得　　尘秽坏眼今眼净
哀哉我子心迷乱　　常以人血自涂身
极利刀剑恒在手　　多杀人众成尸聚
当令此子随我从　　今敬稽首等正觉
多人见骂难听闻　　汝子如是切责我

(出央掘魔罗经第一卷)

## [火*僉]光行吉祥愿遇女人退习家业第九

过去无数劫时有一学志。名曰[火*僉]光。处于林薮行吉祥愿。已四百二十万岁修行无碍。入沙竭国有陶家女。见此学志姿貌姝好。欲意隆崇即自投之。学志报言。吾不乐欲。女曰。设不然者吾将自贼。[火*僉]光自念吾护禁戒。今若毁之非吉祥也。离之七步乃发慈哀。毁犯禁戒堕地狱罪。若不如是女自残贼。宁令斯女以致安隐。吾当安忍地狱之痛。[火*僉]光即还从女所欲。退习家业十有二年。寿终之后生梵天上。佛言。欲知尔时[火*僉]光学志。岂异人乎则吾身是。陶家女者即瞿夷也(出慧上菩萨经上卷)

## 题耆罗那赖提者二人共争令五日闇冥第十

昔有两菩萨志清行净。内寂无欲表如天金。凿石为室闲居靖志。蓤衣草席食饮泉水。清净无为志若虚空。四禅备悉得五通智。凡释仙圣诸天龙鬼神无不稽首。处于山泽六十余年。悲愍众生敬奉三尊。一名题耆罗。二名那赖。题耆夜兴诵经疲极卧出。那赖时亦诵经误蹈题耆罗首。题耆即兴而曰。谁蹈吾首者。明旦日出破尔之首以为七分。那赖曰误蹈尔首咒誓何重。凡器之类尚有相触。岂况于人共处终年而不误失。尔言常试明旦日出吾首必破。吾当制日不令得出。日遂不出五日之间举国幽冥。炬烛相寻众官不修君民惶惑。悉会群僚请诸道士。王曰。日之不出其咎安在。道士之中有五通者曰。山中道士两有微诤制不令出。王曰奈何。答曰。王率群僚民无巨细驰诣于彼稽首和解彼必慈和。王即有诏诣于山泽叩头曰。国丰民宁二尊之润。而今不和率土失所。其咎在我黎民无过。愿愍赦之。那赖曰。王劝喻晓彼意。彼意解者吾放日出。王之题耆罗所宣那赖旨。即日念彼以泥涂首放日令出。泥首即破为七分。那赖无为王臣黎民靡不欣怿。两道士为王广陈治国。当以四等无尽之慈劝民。奉五戒戴十善行。王及臣民佥然受戒。王还国有诏曰。人无尊卑带五戒十善经。以为国正。自斯之后王润逮草木。臣忠且清。佛告诸比丘。那赖者吾身是。题耆罗者弥勒是(出度无极集第七卷)

## 乐法菩萨舍宝饰以易一偈第十一

过去世时有一菩萨。名曰乐法。生长王家所闻善言皆写读诵。为求法故游诸国邑。时有一人住深坑侧语乐法言。来来我当相与佛所说偈。菩萨答曰。汝持与我。是人又曰。与我宝衣摩尼璎珞。然后相与。菩萨许之。是人贪心增长。又言若能与我得闻佛偈投此深坑。能如是者当先立誓然后为说。王子答言。咄哉仁者。汝欲令我投此深坑

为得何利。是人答言。我无所得。但恐王今舍此宝物。既日闻得便生悔心。恃豪势力而还夺我。王子答言。汝但说之。我终不悔与汝宝物亦投深坑。是人闻誓为说佛偈。菩萨即与宝衣摩尼璎珞。又立誓言。若我诚心舍此无悔。以是实语当令我今从高坠下安隐平住无所伤损。作是誓已便自投身。未到地顷四天王来徐接置地曰。佛所说偈甚深微妙有大利益。是人亦从高而下到菩萨所。作如是言。王子希有能为难事欲求何法。菩萨答言。我以是事当得佛道。发四弘誓。是人闻已便生信心。语菩萨言。还王宝衣珠璎珞。正是王宜答言。犹如弃吐岂可还食。是人白言。若不还取愿受我悔。后作佛时当见救济。乐法王子即舍利弗是也。时说偈者即礼伽利(出濡首无上清净分卫经上分重检未相应也)

为闻半偈舍身第十二

善男子乃昔过去佛日未出。我于尔时作婆罗门。修菩萨行。悉能通达外道经论。修寂灭行具足威仪。其心清净不为外欲所能破坏。灭嗔恚火。受持常乐我净之法。周遍求索大乘经典。乃至不闻方等名字。住于雪山系心坐禅经无量岁。修难行苦行。尔时释提桓因自变其身作罗刹像。形甚可畏。下至雪山去其不远而便立住。是时罗刹心无所畏勇健难当。辩才次第其声清雅。宣过去佛所说半偈。

诸行无常　　是生灭法

说已便住。所现形貌甚可怖畏。颠眄遍视观于四方。是苦行者闻是半偈心生欢喜。即便坐起以手举发四向顾视。而作是语。向所闻偈谁之所说。尔时四顾不见余人。唯见罗刹。即说是言。谁开如是解脱之门。谁能雷震诸佛音声。谁于生死眠睡之中而独觉寤。唱如是言。谁能于此示导生死饥馑众生无上道味。无量众生沉生死海。谁能于中作大船师。是诸众生常为烦恼重病所缠。谁能于中为作良医。说是半偈启悟我心。犹如半月渐开莲华。我于尔时复作是念。将是罗刹说是偈耶。覆生疑惑非其所说。何以故。是人形容甚可怖畏。若有得闻是偈句者。一切恐怖丑陋即除。何有形貌如是能说此偈。善男子。我于尔时复作是念。而此罗刹或能得见过去诸佛。从诸佛闻说是半偈。即至罗刹所言。善哉大士。汝于何处得是过去离怖畏者所说半偈。即答我言。大婆罗门。汝今不应问我是义。何以故。我不食来已经多日。处处求索了不能得。饥渴苦恼心乱谬语。非我本心之所知也。我时即复语罗刹言。大士若能为我说是偈竟。我当终身为汝弟子。汝所说者名字不终义亦不尽。以何因缘不欲说耶。夫财施者则有竭尽。法施因缘不可尽也。法施无尽多所利益。罗刹答言。汝智太过。但自忧身都不念我饥苦所逼实不能说。我即问言。汝所食者为是何物。罗刹答

言。汝不须问。我若说者令多人怖。我复语言。此中独处更无有人。我不畏汝。何故不说。罗刹答言。我所食者唯人暖肉。其所饮者唯人热血。世虽多人皆有福德兼为诸天之所守护。而我无力不能得杀。我复语言。汝但具足说是半偈。我当以身奉施供养。我设命终如此之身无所复用。当为虎狼鸱枭鹰鹫之所啖食。而复不得一毫之福。我为求佛舍不坚身以易坚身。罗刹答言。谁当信汝为八字故弃所爱身。我即答言。如有人施他人瓦器得七宝器。我舍不坚身得金刚身。大梵天王释提桓因。及四天王能证是事。复有天眼诸菩萨等为欲利益无量众生。修行大乘具六度者亦能证知乃至十方诸佛。罗刹即说。

　　生灭灭已　　寂灭为乐

　　罗刹说言。菩萨摩诃萨汝今已闻具足偈义。汝之所愿为悉满足。若必欲利诸众生者时施我身。我于尔时深思此义。然后处处若石若壁若树若道。书写此偈。即便更系所著衣裳。恐于死后身体露现。即上高树自投树下。下未至地时虚空中出种种声。其声乃至阿迦尼吒。尔时罗刹还复释形。即于空中接取我身安置平地。以是因缘便得超越。足十二劫。在弥勒前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出大涅槃第十三卷)

久修忍辱割截不忧第十三

　　问曰。菩萨身非木石。云何众生来割截之不生异心。答曰。有人言。菩萨久修羼提波罗蜜故能不愁恼。如羼提仙人被截手足血皆为乳。有人言。菩萨无量世来深修大慈故虽有割截亦不愁忧。譬如草木无有嗔心。有人言。菩萨深修般若波罗蜜。转身得般若波罗蜜果报。空心故了了知空。割截身时心亦不动。如外物不动内亦如是。般若果报故于诸法中无所分别。有人言。是菩萨非生死身。是出三界法性生身。住无漏圣心果报中故。身如木石而能慈念割截者。是菩萨能生如是心故。割截劫夺内外法时。其心不动。是为菩萨希有之法。我以佛眼见十方如洹河沙等世界中。菩萨入地狱中。令火灭汤冷。以三事教化众生。于无量阿僧祇劫。深行慈心外物给施。意犹不满。以身布施尔乃足满。如药王菩萨外物珍宝供养于佛。意犹不满以身为灯尔乃足满。外物虽多不以为恩。所以者何。非所重故。得其身时乃能惊感。是故身施(出大智论第八十卷)

卖身奉佛听涅槃一偈割肉无痍第十四

　　我念过去于无量劫。尔时世界名曰娑婆。有佛出世。号释迦文。为诸大众说大涅槃经。我于尔时。从善友所。闻当为法说。我闻是已心怀欢喜。欲设供养。居贫无物周行卖身冀有微获。乃于路间见有一

人。吾欲自买。但家作业人无堪者。吾有恶病良医处药。应当日服人肉三两。卿若能以身肉三两日日见给。便当与汝金钱五枚。我时闻已心大欢喜。即复语言汝与我钱惠我七日。须我事讫。便还相就。其人答言。七日不可。审能尔者。听汝一日。我于尔时。即取其钱。还至佛所。头面礼足尽以上佛。然后诚心听受是经。我时闇钝虽得闻经。唯能受持一偈。即便还至彼病人家。我时虽复日日与肉。以念偈故不以为痛。足满一月。以是因缘其病得瘥。我身平复亦无疮痍。我时见身具足完全。即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偈之力尚能如是。何况具足受持读诵我见此经有如是利。复倍发心。愿后成佛字释迦文(出大涅槃经第二十卷)

为听法华经大地震裂踊现空中第十五

尔时如来说法华经。诸余菩萨请欲护持。佛即止之云。下方国菩萨无量无数。因地震裂同时踊现住虚空中。诣七宝塔多宝如来释迦文佛。向二世尊头面作礼(出法华经第五卷)

为王采花遇佛供养第十六

昔者世尊游罗阅只时。王使数十人常采好花。一日之后大小贵人采女俱出城外采花。欲还入城。遥见世尊相好威光巍巍无量。犹星中月若日初出照于天下。与弟子菩萨前后围绕。即往佛所稽首为礼。心自念言。人命难保佛世难遇经法难值。今遭大圣犹病得医。我既贫贱加属县官羁役之患。恒不自从。国王严急。主给采花常以早进。设失时节或能见诛。圣众难遇。亿世时有。宁弃身命。以华上佛并散圣众。因受经戒听察深法无穷之慧。我从无数劫为人所害不可称载。未曾为法而不惜命。今供世尊三宝之业。纵使见害不堕苦痛必生安处。却自归命一心重礼。佛知其念。发大道意甚慈愍之。具为散讲大乐之法。六度无极四等四恩三脱菩萨。诸采花人皆发道意。心解佛慧至不退转无所从生。佛即授决。后当得佛。号曰妙华。十号具足。其边人闻莫不怡悦。启受大法供养三宝。时采花人还归家中。与家二亲妻子辞别。我命今尽为王见杀。父母愕然问何罪咎。诸子具答。王大严急。既违失时。复无有华。必见危命故辞别耳。二亲闻之益以愁戚。当奈之何。发箧视之满中好华。须蔓杂香远彻四面。父母告曰。可以进王。诸子各白。众人见之必传白王。又复违时恐不得安。时王大嗔。见不时来复散众花。遣兵收取。则受王教反缚入宫。罪当弃市。诸人不恐面色不变。王怪问之。汝等罪过命在不测缚来当杀。何故不惶面色不改。即白王曰。人生有死物成有败。我从无数劫每以非法不惜身命。今朝采花值遇世尊。以花供上稽首归命。知违敕当死。宁以有德而死。不以无德而存。还视花箧续满如故。皆是如来恩仁所覆。

王以问佛。佛示言然。王曰。

此人至心欲度十方不惜身命。故取众花以散上佛。意无想报已得受决。将来成佛号曰妙花。王大欢喜。疾解众缚悔过自责。愚意不及系缚菩萨。佛言。善哉善哉。能自改者与无过同(出采花违王上佛授决号妙花经)

持戒发愿防之第十七

善男子菩萨受持禁戒。夫作是愿。宁以此身投于火坑。终不毁犯三世佛制与诸女人而行不净。宁以热铁缠身。终不敢以破戒之身而受信心檀越衣服。宁以此口吞热铁丸。终不敢以毁戒之口而食信心檀越饮食。宁卧大热铁上。终不敢以破戒之身受信心檀越床卧铺具。宁以此身受三百鉾。终不敢以毁戒之身而受信心檀越医药。宁以此身投热铁镬。终不敢以破戒之身受信心檀越房舍屋宅。宁以铁椎打破此身从头至足令如微尘。不以破戒之身受诸刹利婆罗门居士恭敬礼拜。宁以热铁挑其两目。不以染心视他好色。宁以铁锥周遍刺身。不以染心听好音声。宁以利刀割去其鼻。不以染心贪嗅诸香。宁以利刀割裂其舌。不以染心贪着美味。宁以利斧斩斫其身。不以染心贪着诸触。何以故。以是因缘能令行者。堕于地狱畜生饿鬼。迦葉是名菩萨摩诃萨护持禁戒。悉以施与一切众生。以是因缘愿令众生护持诸禁得清净戒。

善男子菩萨修是戒时。即得住于初不动地。如须弥山。随蓝猛风不能令动。菩萨住是地中。不为色声香味所动。不堕地狱畜生饿鬼。不退声闻辟支佛地。不为异见邪风所散(出大涅槃经第十一卷)

初发心便胜二乘第十八

发心菩萨有二种。一者行诸波罗蜜。二者但空发心。行菩萨道者。虽事未成能胜一切。如歌罗频伽鸟。虽在卵中亦能发声已胜诸鸟。如一六通罗汉。将一沙弥令负衣钵。沙弥念言。当以佛乘入于涅槃。师知其念即取衣钵自担。推沙弥在前。沙弥覆复思惟。佛道甚难。久住生死受无量苦。且以小乘早入涅槃。师复以衣钵囊还与沙弥令担语在后行。如是至三。沙弥白师。师年老耄状如小儿。师即答言。汝初发心作佛是心贵重位是我师。诸辟支佛尚应供养。何况罗汉。是故推汝在前。汝心还悔欲取小乘。而未便得。去我悬远。是故令汝在后。沙弥惊悟即住大乘(出大智度论第七十八卷)

三小儿施佛二发小心一发大心第十九

过去无数劫有佛。号一切度。与其眷属俱行分卫。有三尊者子严服共戏。见佛及诸菩萨光明巍巍。手相指示。而吾等当共供养。二儿答言。既无花香当用何物。其一儿脱头上白珠以着手中。便谓二儿可以供佛。二儿效之解头上白珠着其手中。即至佛所。一儿复问二儿。持是功德以何求索。其一儿言。愿如佛右面尊比丘。其一儿言。愿如左面神足比丘。共问一儿。报言。我欲如佛。八千天子皆言善哉。若如所言天上天下一切蒙恩。是三小儿已到佛前。各以白珠而散佛上。二儿发声闻意者。珠在佛肩上。其一儿发菩提心者。珠在佛头上。化为珠花交露之帐其中有佛。佛告舍利弗中央儿者则我身是。右面之儿舍利弗是。左面之儿目连是。舍利弗汝等本畏生死故。不发菩萨心欲疾泥洹。观此一儿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出阿阇世王经卷上)

幼年为鬼欲所迷第二十

昔者菩萨。时为凡人。年始十六。志学弘深达众经典。喟然叹曰。唯有佛经最真最妙。吾当怀其真处其自安矣。亲欲为纳妻。怅然而曰。妖祸之盛莫大乎色。若妖蛊一臻道德丧失。吾不遁迈将为狼吞乎。于是遂之异国。力赁自供。时有田翁老而无嗣。草行获一女焉。颜华绝国欣育为嗣。采男为偶一国无可翁者焉。曰。童子吾居有足以女妻尔为吾嗣矣。女有神德惑菩萨心。纳之无几。即自觉曰。吾睹诸佛明化。以色为火。人为飞蛾。蛾贪火色。身见烧煮。斯翁以色火。烧吾躬。财饵钩吾口。家[病-丙＋歲]丧吾德矣。夜默道迈行百余里。依空亭宿。亭人曰。子何人乎。曰吾欲寄宿耳。入睹床蓐。先自有妇人焉。颜似己妻。惑菩萨心与之共居。复积五年。明心觉焉曰。淫为蛎虫残危身命。默而疾迈。又睹妇人与居十年。又明觉曰。吾殃重矣。奔而不免。深自誓曰。终不寄宿。又复遁逃。遥睹大屋避之草行。守门者曰。何人夜行。答曰。趣前聚落。又曰。有禁内人呼前所睹。如上妇曰。自无数劫誓为室家尔走安之。菩萨念曰。欲根难拔乃如之乎。即兴四非常之念。灭三界诸[病-丙＋歲]。何但余垢而不殄乎。鬼妻即灭。便睹诸佛处其前立。说无想之定授沙门戒为无胜师菩萨普度无极(出度无极集第八卷)

## 经律异相卷第九(外化菩萨部第九)

文殊变金光首女令成丑坏第一

上金光首与长者子畏闻。俱在游观园散花烧香庄严伎乐。时彼女人观长者子意以为足。文殊师利(旧法云濡首)化此女身应时终亡。颜色变恶。眼耳鼻口脓血流出。身体[病-丙+(綘-糸)]烂不可复视。青蝇飞来周匝共食。时长者子见此女身变坏如是。怖懅不安欲求自归济脱是患。当从何所而免斯苦。时文殊师利童真威神。令园树木自然出赞。时长者子闻树赞颂。欢喜踊跃善心即生。以衣裓盛女人死尸弃丛树间而舍之去。于是世尊欲以开化彼长者子。从身放光其明普照摩竭国界。长者子见如来威神巍巍。心生欢喜。其天帝释则在前立。见长者子而叹之曰。年少善缘。获得福利。乃能见佛。时彼年少闻此劝赞。即与天帝俱诣佛所。帝释天意。华用与年少言。可取此华散如来上。散已稽首佛足前住白言。今自归佛及法圣众。有放逸女上金光首。实与戏乐诣游观园。则于今日颜貌变恶即时寿终。舍诸一切宗室眷属。发大恐惧。将无国王推问之耶。佛言且止。时上金光首。见长者子以蒙开化。随从律教。即与伎乐往诣佛所。稽首佛足退住一面。时文殊师利谓长者子曰。为识此姊不。答云。已知之矣。又问。云何知乎。于是长者子报文殊师利。而说颂曰。色者如聚沫。痛痒泡起顷。幻想如野马。吾晓知如是。佛告阿难。文殊师利乃往古世劝化此女使发道意。吾本前世而劝化之使发道意。上金光首过九十二百千劫。当得作佛。号宝光明。长者子当为菩萨。名德光耀。其复作佛。未灭度时。授德光耀菩萨之决。乃般泥洹号曰持[火*僉](出大净法门经)

文殊现身诸刹取钵弘教第二

有二百天子发菩萨心。而未坚固皆欲堕落。各自念言佛法难得。我等今定不学菩萨。不如取罗汉辟支佛而般泥洹。佛知是人可成菩萨。而意中退。佛便化作一迦罗越。持百味饭满钵到佛前。而便作礼以钵上佛。佛即受钵。文殊师利白言。世尊。当故报恩。舍利弗疑即便问佛。佛即以钵舍地。其钵便下没过诸刹。直过七十二恒沙等刹土。名曰沤呵沙。其佛号曰光明王。今现在世。其钵于彼佛刹住止空中亦无持者。钵所过诸佛刹。其佛侍者皆问于佛。佛答上方有佛号释迦文。钵从彼来。救护堕退菩萨意耳。佛语舍利弗。行求钵来。舍利弗即承佛威神。自以慧力以万三昧过万佛刹都不见钵。从三昧起还白佛言。求之不见。复遣目连亦复不见。须菩提等五百尊者悉不能见。弥勒菩萨又不能见。令文殊师利求钵。文殊师利不起于坐即入三昧。以其右手指地下。行过诸佛刹莫不闻知。所过刹土皆为震动。凡诸刹土皆见文殊。过七十二恒河沙。其臂上毛一一毛间有亿百千光明亿百千莲华。一莲华上有坐菩萨。悉叹释迦文佛功德声闻菩萨及以佛土。

时释迦文放足下光明。照下方过七十二恒河沙等刹。见其光明悉得摩仳低三昧。文殊师利以右手取钵。与无央数菩萨俱来。钵在手中作礼授钵。佛谓舍利弗。今为汝说过去劫事。往昔有佛。号勇莫能胜。有比丘僧。名曰慧王。持钵入惟致国中分卫。得百味饭。尔时有尊者子名离垢王。为乳母所抱。在城门上。其儿遥见比丘。而从抱下便往趣之。求其饮食。比丘即以蜜饼授之。其儿则食知味甘美。随比丘行不顾乳母。便随至勇莫能胜佛所。为佛作礼而坐一面。比丘以所持钵食与是小儿令其上佛。儿便授佛。佛食随满。以是遍八万四千比丘及菩萨万二千人。各各皆饱。其儿所持食犹无减损。佛以威神令儿欢喜。因从比丘受五戒法发菩提心。儿父母求子为佛作礼。子白父言。我今已得入菩萨法。愿作沙门。父母即听。吾等亦为发心从汝。佛言。慧王比丘文殊师利是。其时儿者我身是也。如我身等不可称数。阿僧祇刹土诸佛。悉为文殊师利之所发动。我等悉蒙文殊师利之恩。其二百天子即时自念。释迦文佛为文殊师利之所发意自致成佛。我等何为懈怠。用是念故其心则坚(出阿阇世王经上卷)

## 普贤誓护五种法师第三

普贤菩萨。以自在神通威德名闻。与大菩萨不可称数从东方来。所经诸国普皆震动。雨宝莲华作众伎乐。又与无数八部鬼神等大众围绕。礼释迦牟尼佛。白佛言。我于宝威德上王佛国。遥闻此娑婆世界说法华经共来听受。唯愿世尊当为说之。佛告普贤。若有善男子女人。成就四法。于如来灭后当得是法华经。普贤菩萨言。若有行立勤诵此经思惟此经。若人于此经有所忘失一句一偈。大菩萨众俱诣其所。而自现身供养守护安慰其心。亦为供养法华经故还令通利。见者欢喜转复精进。以见我故即得三昧及陀罗尼。若后恶世中四众来求索者。受持者。读诵者。书写者。欲修习是法华经。于三七日中应一心精进。满三七日亦当现其人前而为说法(出妙法莲华经第七卷)

## 净精进化功德财久忍众苦第四

过去劫时佛号广光明(菩萨行经云离垢光)国王之子名财功德(菩萨行经云业首)时年十六。自恃端政而生憍慢。初不向佛恭敬礼拜。佛即行筹谁能教化。八万四千菩萨无受筹者。有一菩萨名净精进。言。我能。即时大千六反震动。便往王门立。王子见之恶言訾毁。以土坌面。刀杖瓦石而加其身。菩萨尔时不嗔不去心不疲厌。经一千年受如是苦。过二万岁乃得至彼第二门下。八万四千年七日未满方得至其第七门下。尔时王子见是菩萨便作是言。道士今来何所求索。即于菩萨生不思议心。云何是人。终经尔时多受众苦。而心不厌。尔时菩萨知王子心已自调伏。即便说偈令往诣佛。尔时王子即舍王位。在佛法中

出家听法如法而住得无生忍。尔时净精进者我身是也。财功德者即弥勒是(出大集经第二十六卷又出调伏王子道心经菩萨行经大同)

树提摩纳手出龙象第五

树提摩纳。在宝藏佛前。右膝着地长跪叉手。前白佛言。世尊。我今发无上菩提心成就善根。于三乘法若我所顾得己利者。令我两手自然而出白色龙象。佛神力故其两手中即出龙象。其色纯白七处到地。见是事已告言。龙象汝等。今者可升虚空去此。不远遍雨此界八德香水。觉悟此界一切众生。若有众生得遇一渧。闻其香气悉断五盖。所谓淫欲嗔恚睡眠掉戏疑。是时龙象在虚空中。周游速疾犹如力士善射放箭。是二龙象所作诸事悉成就已。复还来至摩纳前住。时树提见之心大欢喜(出树提摩纳发菩提誓愿经)

普施求珠降伏海神以济穷乏第六

昔者菩萨从四姓生。堕地即曰。众生万祸吾当济之。无明无法吾当除其盲聋令之闻见众圣明范。九亲惊曰。未闻孩幼而能言。斯将非天龙鬼神之灵乎。当卜之焉。答曰。吾为上圣之所化。怀普明之智。非彼众妖慎无疑矣。言毕即默。亲曰。儿有乾坤弘润之志。将非凡夫乎。名曰普施。年至十岁。佛诸典籍流俗众术靡不贯综。辞亲济众布施贫乏。亲曰。吾有最富之上名也。尔可恣意。对曰。不足乞作沙门。垂赉法服应器锡杖以斯济众。父母听之。周旋教化经一大国。国有豪姓亦明众书。睹其仪容普施心性惔怕净若天金。有上圣之表。将为世雄。谓普施曰。吾有陋女愿给箕帚。答口。大善。须吾还也。即附载度海上岸入山。到无人处遥睹银城。宫有毒蛇绕城七匝。体大百围举首相看。普施念曰。斯有害心吾当兴慈。蛇毒即灭垂首而眠。登首入城。城中天神睹之。欣豫曰。久服圣德今来翔兹。诚吾心愿。留三旬。普施以事委付近臣。身受供馔。时供养毕以明月真珠一枚送之。珠明四万里。志愿若发众宝满足。若后得佛愿为弟子。普施曰可。即复前行。睹黄金城毒蛇围城十有四匝。巨躯倍前举首数丈。普施复入慈定蛇即垂首。登之入城。中有天人相见欢喜曰。久服灵耀翔兹甚善。愿留百八十日。吾所供养。过是辞退。天人复以神珠一枚送之。明耀二十万里。志之所愿众宝满中。若子得道愿为弟子神足无上。即复前进睹琉璃城。又有毒蛇躯以绕城二十一匝。仰首嗔目当彼城门。复生慈定誓济众生。毒歇垂首登之入城。天人欣喜如前。请留三时。愿供所志期竟辞退。又送神珠明耀百六十万里。珠之所在众宝寻从。满其明内在志所欲无求不获。子得正觉愿为弟子有最明之智。曰必获尔愿。普施得珠反其旧居。海诸神佥会议曰。吾等巨海唯斯三珠为吾荣华。道士悉得。吾等宁当都亡诸宝不失斯珠。海神化为凡

人。当普施前曰。吾闻仁者获世上宝。可得观乎。即以示之。神搏手夺取。普施曰。吾历险跨海乃获斯宝欲济困乏。反为斯神所见夺乎。曰尔还吾珠不者吾竭尔海。神曰。巨海深广孰能尽之。天劝作风。普施曰。吾于锭光佛前。愿得道力反覆众海。指擢须弥震天地移诸刹。佛从吾志。吾今得之矣。今尔鬼物丝发之力。焉能遏吾正真之势乎。即并两足摽渫海水投铁围外。遍净天曰。吾昔于锭光佛前闻其志愿。必为世尊度吾等众生。即下助其渫水十分去八。海神怖曰。斯水尽矣。吾居坏也。即还其珠。寻路布施。所过之国无复贫民。处处诸王无不改操。以五戒十善为国政法。开狱大赦。润逮众生遂至得佛。普施我身是。父者即白净王是。母者即吾母舍妙是。时道士女今裘夷是。时银城中天者今阿难是。金城天者目连是。琉璃城天者舍利弗是(出度无极集第一卷又出贤愚经)

重胜王与女人一处为阿难所讥第七

阿难白佛。忆念我昔入舍卫城。见重胜王菩萨与女人同床。我谓犯秽心用惟虑得无异人。学梵行者于如来教将无造见闻想念。发斯语时三千大千世界六反振动。时重胜王菩萨即自踊身住于空中。去地四丈九尺。报阿难曰。犯禁秽者宁能踊身止虚空乎。在如来前。阿难投身即自悔过。如何偏见求大龙短。佛告阿难。彼女人者。乃往过去世为重胜王百生之偶。宿情未拔贪重胜颜。口发誓言。重胜王若与我愿得遂所娱当从其教。时重胜王心知其念。晨朝正服入之其室。即时颂曰。

我愚悖于欲　　诸佛所不叹
能蠲恩爱者　　得佛人中上

时女喜跃。即从坐起自投于地。归命自责伏罪悔过。为重胜王而叹颂曰。

吾已离诸欲　　世尊之所叹
节止恩爱着　　愿佛无上道
前心之所想　　今自首悔过
伤愍诸群生　　究竟发道意

尔时重胜王授彼女决。转此女身后九十九劫当得作佛。号离无数百千所受如来(出慧上菩萨经上卷)

大萨他婆渡海船坏杀身济众第八

释迦牟尼佛为菩萨时。名大萨他婆。当渡大海恶风坏船。语众贾人捉我头发手足当渡汝等。人人捉已以刀自杀。大海水法不停死尸。即时疾风吹至岸边(出大智论第四卷)

菩萨端坐山中鸟孺顶上子未能飞不舍去第九

菩萨在山。慈心端坐思惟不动。鸟孺顶上觉鸟在顶。惧卵坠落身不移摇。舍身而行彼处不动及鸟生翅。但未能飞终不舍去。如是自知便说此偈。

若能办此事　　于天人中天
能不触娆彼　　此德无有上
是故彼世尊　　最为第一神
故在道场处　　功德皆备具

(出僧伽罗刹经上卷)

入海采珠以济贫苦第十

吾从无数劫以来精进求道。初无懈息自致得佛。超越九劫出弥勒前。我念过去时国人贫穷生怜愍心。乃欲入海求如意珠。众人大会望风举帆。诣海龙王从求头上如意之珠。龙王闻其欲济穷士即以珠与。时诸贾客各各采宝悉皆具足乘船来还。海中诸龙及诸神鬼悉共议言。此如意珠海中上宝。非世俗人所当获者。云何损海益阎浮利。诚可惜之。当作方计还夺其珠不可失之。时诸龙鬼昼夜围绕欲夺其珠。导师德尊如意珠力不能夺之。度海既毕。菩萨踊跃住于海边。低头下手咒愿海神。以珠系颈。时海龙神因缘得便使珠堕海。导师感激吾行入海。乘船涉难勤苦无量乃得此宝。当救众乏。于今海神反令堕海。敕边侍人捉持器来。吾卷海水令至底泥。不得珠者终不休懈。即便卷水不惜寿命。水自然趣悉入器中。诸海龙神见之怀惧。此人威势精进之力。诚非世有。水不久竭。即持珠来辞谢还之。吾等即尔相试不图精进力势如是。天上天下无能胜君。导师获宝赍还国中。使雨七宝以供天下莫不安隐。时导师者则我身是(出生经第一卷)

坐海以救估客第十一

昔者菩萨与五百商人入海采宝。入海数月获宝重载。将旋本土道逢飘风。雷电振地水神云集。四周若城眼中出火波涌灌山。众人啼曰。吾等死矣。恐怖易色仰天求哀。菩萨怆然心生计曰。吾之求佛但为众生耳。海神所恶死尸。为其危命济众。斯乃开士之尚业矣。

吾不以身血注海。恶海神之意者船人终不被于岸。谓众人曰。尔等属手相持并援吾身。众人承命。菩萨即引刀自害。海神德焉漂舟上岸。众人普济。船人抱尸号哭曰。斯必菩萨非凡之徒也。躄踊呼天。宁令吾等命殒于兹。无丧上德之士矣。其言真诚上感诸天。天帝释睹菩萨之弘慈。帝释下曰。斯至德菩萨将为圣雄。今自活之。以天神药灌其口中。并通涂尸。菩萨即苏忽起坐与众相劳。帝释以名宝满其舟中。千倍于前。即还本土九亲相见靡不欢悦。赒穷济乏惠逮众生。显宣佛经开化愚冥。其国王服菩萨德诣禀清化。君仁臣忠率土持戒家有孝子。国丰毒歇黎庶欢欣。终生天上长离众苦。菩萨累劫精进不休遂至得佛。杀身济众者吾身是也。天帝释者弥勒是也。五百商人者今坐中五百应真是也(出杀身济贾人经又出度无极集)

从地踊出现长舌相第十二

时千世界微尘等菩萨摩诃萨。从地踊出一心合掌仰瞻尊颜。而白佛言。我等于佛灭后。世尊分身所在国土灭度之处当广说此经。我等亦自欲得是真净大法受持读诵解说书写而供养之。尔时世尊于文殊师利等无量百千万亿旧住娑婆世界菩萨及诸声闻人非人等一切众前。出广长舌上至梵世。一切毛孔放无量色光。皆悉遍照十方世界。众宝树下师子坐上诸佛亦复如是(出法华经第六卷)

牧牛小儿善说般若义弘广大乘第十三

昔有比丘精进持戒初不毁犯。住在精舍。所可讽诵是般若波罗蜜。有闻此比丘音声莫不欢喜。有一小儿始年七岁城外牧牛。遥闻比丘诵说经声。寻声诣寺听闻即解。貌大欢喜便问比丘。答不可意。小儿反说其义甚妙昔所希闻。比丘闻之叹此小儿。乃有智慧非是凡人。时儿即去还至牛所。所牧牛犊散走入山。儿寻其迹值虎被害。生长者家第一夫人作子。夫人怀妊口便能说般若波罗蜜。从朝至暮初不应息。其长者家素不奉法。怪此夫人谓口妄语谓呼鬼病。卜问谴祟无能知者。家中内外皆悉忧惶。是时比丘入城分卫诣长者门。遥闻经声心甚喜悦。即问长者内中谁说深经音声微妙。长者报言。妇得鬼病。昼夜妄语口初不息。比丘报言。此非鬼病。但说深经甚有义理。疑此夫人所怀妊儿是佛弟子。长者意解。即留比丘与作饮食。日月满足乃产一男。又无恶露。其儿适生叉手长跪说般若波罗蜜。夫人产已还复如本。如梦寤已了无所识。长者集僧睹儿说经初无质碍。是时众僧各各一心观此小儿。长者问言。此为何等。比丘答曰。真佛弟子。慎莫惊疑。好养育之。此儿后大当为一切众人作师。吾等悉当从其启受。至七岁悉知微妙。与众超绝智度无极。诸比丘等皆从受学。经中误脱有所短少。皆为删定足其所乏。儿每出入有所至止。辄开化人使发大

乘。长者家室内外大小五百人众。皆从儿学发大乘意悉行佛事。儿所教授城郭市里。凡所开发无上道意者八万四千。承受弟子者五百人。诸比丘闻之意解志求大乘皆得法眼净。佛告阿难。是时小儿者吾身是也。时比丘者迦葉佛是也(出小儿闻法即解经)

## 经律异相卷第十(随机现身上菩萨部第十之一)

　　能仁为帝释身度先友人一 能仁为淫女身转身作国王舍饴鸟兽二 释迦为萨婆达王割肉贸鹰三 文殊为少年身化金首女四 一切妙见为盲父母子遇王猎所射五 旷野等为殊形化诸异类六 婆薮为仙人身度六百二十万估客七 为转轮王身发愿布施八 为国王身以眼施病人九 为国王身治梵志罪十 为国王身舍国城妻子十一 为国王身化济危厄十二 为莲花太子身以髓施病人十三 为王太子身出血施病人十四

能仁为帝释身度先友人第一

　　菩萨为天帝释。志存苦空非身之相。坐则思惟。游则教化。愍愚爱智精进无休。睹其宿友受妇人身。为富姓妻惑乎财色。不觉无常居市坐肆。帝释化为。商人妇人要坐。商人熟视而笑。妇乃怪之。侧有一儿播[�/兆]跃戏。商人复笑。有人父病子以牛祠。商人亦笑。有一妇人抱儿。儿刮母颊血流交颈。商人复笑。是富姓妻问曰。君住吾前含笑不止。属吾搏儿何以见笑。商人答曰。卿吾良友今相忘乎。妇人怅然意益不悦。怪商人言。商人又曰。吾所以笑搏儿者。儿是卿先父。魂神今为卿作子。一世之间有父不识何况长久乎。播[�δ/兆]儿者生本是牛。牛死还为主作子。家以牛皮用贯此[鞉/兆]。儿今播打不识故体。用牛祭者父病请愈。犹服鸩毒以救疾也。父终为牛累世屠戮。今此祭牛还受人体。刮母而儿。儿本小妻。母是嫡妻。女情妒嫉常加酷暴。妾含怨恨。妻终为嫡妻子。[打-丁＋瞿]面伤体故不敢怨。夫心无恒。昔憎今爱何常之有。一世不知岂况累劫。经曰。以色自壅盲于大道。专邪声者不闻佛音。吾是以笑之耳。世荣若电恍惚即灭。当觉非常莫与愚并。崇德六度。吾今反居后日必造子门。言竟不现。妇怅而归。斋心敬望。后果在门。状丑衣弊。曰吾友在内。尔呼之来。门人入告具以状言。妇人出曰。尔非吾友。释笑而云。变形易服子尚不识。岂况异世。重曰。尔勤奉佛。佛时难值。高行比丘难得供养。命在呼吸无堕世惑。言毕不现。举国欢叹。各执六度高妙之行。佛告秋露子。妇人弥勒是也。天帝释吾身是也(出弥勒为女身经)

能仁为淫女身转身作国王舍饴鸟兽第二

过去世时优波罗越国。五谷丰熟人民众多。国中有王名波罗。先时有淫女容色姝丽。遇往他舍值其生男欲啖其子。淫女问之。报言我饥。淫女言。且待我为汝觅食。答言。饥急。卿未出门我当饿死。那能待卿。淫女念言。若持儿去母便饿死。若置便啖要令俱济。淫女自割两乳与之令啖。其母便食。淫女问言。卿为饱未。报言已饱。淫女还家。有一男子至淫女舍。见之便言。谁割汝乳。便有悲意不复起欲。男子问言。姊当为我现此至诚。淫女言。实诚至者令乳平复。应时两乳平复如故。释提桓因见此淫女布施之福。恐夺其座。作婆罗门往至其家。淫女便以金钵盛饭与婆罗门。时婆罗门却不肯受。女问道人何为不受。报言。我不用食。闻汝布施乳为审尔不。报言实然。婆罗门言。汝持乳施意宁悔不。女曰。若我至诚持乳布施意无异者。令我转身得作男子。言竟即转。时优波罗越王。治国已五十岁。寿尽终亡。傍臣左右闻淫女人转身作男。念言。正当立之作王。便共请立。既立之后好喜布施。随其所须皆给与之。教一天下持八关斋。如是国治人民欢乐寿算延长。王乃念言。我虽布施未以身施。以身施者尔乃为难。时王即以苏香涂身。便入空山卧岩石上。是诸百鸟皆来生啖。命过之后生婆罗门家。端正妍好。至年长大窃出向市。观见贩卖贫穷乞者即悲哀之言。此人民若使富乐则不贩卖。驰白父母乞为沙门。父母不许。便不食五日。诸亲知来咸相晓谏。童子不应。诸亲喻其父母劝听学道。父母相看悲泣听之。子供养父母六七日中。又复围绕三匝作礼便去。至丛树间见两道人。得五神通露坐念道。为人民故作勤苦行。童子即便坐丛树下。禅思苦行即得五通。精进勇猛踰二道人。诸道人法树果自堕乃取食之不从树擿。道人共行求诸果蓏。见妊身虎。童子道人语两道人。虎今不久当产。饥饿经日恐自啖子。谁能持身食之。弥勒言曰。我当持身食之。采果适还见虎已产。甚大饥饿欲食其子。童子道人语两道人。虎已产乳饥欲啖子。谁能持身救其饥苦共至虎所。虎开目张口向两道人。道人畏惧便飞虚空。其一人言。卿之至诚为如是耶。属身食虎今何故飞。其一道人哀之泪出。左右顾视并无所有。童子道人即取利刀刺臂流血。如是七处血入虎口因以饮之自投虎前以身食虎。佛语阿难。欲知尔时淫女及立为王并婆罗门子投身餧虎悉是我身。时道人者是迦葉弥勒二菩萨也。我勤精进六十劫中以身布施。超越九劫出弥勒前得成为佛(出前世三转经)

## 释迦为萨婆达王身割肉贸鹰第三

昔者释迦菩萨为大国王。号萨婆达。普施众生恣其所索愍济厄难。天神鬼龙佥然而曰。天帝位尊初无常人。识其行高慈慧福隆。死则为之。惧王夺其天位往而试之以照真伪。帝释现之命边王曰。今彼人王慈润滂沛福德巍巍。恐其志求夺吾帝位。即化为鹰。边王作鸽。鸽趣王足下恐怖而云。大王哀哉吾命穷矣。王曰。莫恐吾今活汝。鹰

寻后至云。吾鸽向来。鸽是吾食愿王相还。王曰。鸽来活命终始无违。尔苟欲得肉令重百倍。鹰曰。唯愿得鸽不用余肉。王曰。以何物令尔置鸽欢喜去耶。鹰曰。若王慈惠必愍众生者割王肌肉而以易鸽吾当欣受。王乃大喜。自割髀肉对鸽称之令与鸽等。鸽逾自重割身肉尽。故未能敌疮痛无量。王以慈忍又命近臣曰。尔杀我称髓令与鸽等。吾奉佛重诫济众危厄。虽有众恼犹如微风焉能动太山乎。鹰照王怀各复本身。稽首于地曰。大王欲何志尚恼苦若兹。曰吾不志天帝释及飞行皇帝。吾观众生没于盲冥不睹三尊。恣行凶祸投身无择之狱。为之恻怆。誓愿求佛。拔济众生令得泥洹。天帝惊曰。愚谓大王欲夺吾位。是以相扰将何可悔。王曰。使吾身疮瘳复如旧志常布施。帝释使天医神药傅之。疮痍即愈色力踰前。帝释稽首绕王三匝欢喜而去(出度无极集第一卷)

文殊为年少身化上金光首女第四

　　佛游王舍城。有逸女人。名曰上金光首。端正姝妙紫磨金色。国王太子大臣长者等兴爱染心随其所游便就从之。男女大小悉追其后。时上金光首在于异日。与畏闻长者子至市买物。以相贡上供办美食共至观园。文殊师利于时从燕室出。发大慈愍伤于群生。何所人者可以劝化令发大乘。见上金光首。与畏闻长者子共载一乘行诣观园应可化之。文殊师利寻时变身化为少年。端正绝妙颜貌踰天见者喜悦。其所被服照四十里。观察逸女所游之路而于前立。其长者子及上金光首车马被服。比于文殊师利。犹如聚墨在明珠边。上金光首见文殊师利颜貌英妙犹如天子。身体之明炜炜难及。贪其被服光耀。心自念言。今欲舍此长者之子。下车弃去与斯相娱。得是衣服。这念此已。文殊师利建立威神令息意。天王化作男子。谓彼女曰。且止且止。用为发是游逸之心。所以者何。如斯人者不志色欲。女曰何故。天王报言。是人者名为文殊师利菩萨。皆能充足一切人愿。见众生心有所求索不逆人意。女心念言。如今所闻必当施我妙好之服。下车白言。仁者。愿以此衣而见惠施。文殊师利答曰。大姊。若能发无上正真道意。吾乃以衣相惠。女言唯然。即发无上道心奉持五戒(出大净法门品经)

一切妙见为盲父母子遇王猎所射第五

　　过去世时。迦夷国中有一长者。无有儿子。夫妻丧明。心愿入山求无上决。修清净志信乐空闲。时有菩萨名一切妙见。心作念言。此人发意微妙眼无所见。若入山者必遇抂害。菩萨寿终愿生长者家名之为睒。至孝仁慈奉行十善。昼夜精进奉事父母。如人事天。年过十岁。睒长跪白父母。本发大意欲入深山。求志空寂无上正真。岂以子故而绝本愿。人在世间无常百变。命非金石对至无期。愿如本意宜及

上时入山清净。我自供养不失时节。父母便即入山。睒以家中财物皆施国中诸贫穷者。便与父母俱共入山。睒至山中以蒲为屋施作床蓐不寒不热恒得其宜。入山一年众果丰美食之香甘。泉水踊出清而且凉。池中莲华五色清明。栴檀杂树芬芳倍常。异类众鸟作音乐声。师子熊罴虎狼毒狩。慈心相向无复害意。食草啖果不生恐惧。睒至孝慈蹈地恐痛。天神山神常作人形昼夜慰劳。睒着鹿皮衣提瓶取水。麋鹿众鸟亦复往饮不相畏难。时有迦夷国王入山射猎。王见水边有群鸟鹿引弓射之。箭误中睒胸。睒被毒箭。举声便大呼言。谁持一箭射杀三道人。王闻人声即便下马往到睒前。睒谓王言。象坐牙死。犀坐角亡。翠为毛死。麋鹿为皮肉死。我今正坐何等死耶。王问睒言。卿是何等人。披鹿皮衣与禽狩无异。睒言。我是王国人。与盲父母俱来学道二十余年。未曾为虎狼毒虫所见抂害。今我更为王所射杀。登尔之时山中暴风切起吹折树木。百鸟悲鸣师子熊罴走狩之辈皆大号呼。日无精光流泉为竭。众华萎死雷电动地。时盲父母惊起相谓。睒行取水经久不还。将无为毒虫所害。[狂-王＋禽]狩飞鸟音声号呼不如常时。四面风起树木摧折。必有灾异。王时怖惧大自悔责。我所作无状。我本射鹿。箭误相中射杀道人其罪甚重。坐贪小肉而受重殃。我今一国珍宝库藏之物。宫殿伎女丘郭城邑以救子命。时王便前以手挽拔睒胸箭。深不可得出。飞鸟走狩四面云集号呼动山。王益惶怖。三百六十节节节皆动。睒语王言。非王之过自我宿罪所致。我不惜身命。但怜。我盲父母既年衰老两目复盲。一旦无我亦当终没无瞻视者。以是之故用自懊恼。非为毒痛耳。王复重言。我宁入泥梨百劫受罪使睒得活。长跪向睒悔过。若子命终我当不复还国便住山中供养卿父母如卿在时勿以为念。诸天龙神皆当证知不负此誓。睒闻王誓言。虽被毒箭心喜意悦虽死不恨。以我父母仰累大王。供养道人现世罪灭得福无量。王言。卿语我父母处及卿未死语使知之。睒即指示。从此步往去此不远。自当见一草屋。我父母在其中止。王徐徐往勿令我父母怖懅。以善权方便解悟其意。为我上谢父母。无常今至当就后世。不惜我命但念父母年老两目复盲。一旦无我无所依仰。以是懊憹用自酷毒。死自常分宿罪所致无得脱者。今自忏悔于父母。从无数劫以来所行众恶。于此罪灭福生。愿我与父母世世相值不相远离。愿父母终保年寿勿有忧患。天龙鬼神常随护助灾。害消灭。王便将数人往诣父母许。王去之后。睒便奄绝。鸟狩号呼绕睒尸上。以口舐睒胸血。盲父母闻此声益以增怖。王行既疾触动草木肃有人声。父母惊言。此是何人非我子行。王言我是迦夷国王。闻道人在山中学道故来供养。父母言。大王来善。劳屈威尊远临草野。王体中安隐不。宫殿夫人太子官属国民皆安善不。风雨和调五谷丰足邻国不相侵害不。王答道人言。蒙道人恩皆自平安。王问讯盲父母。来在山中劳心勤苦。树木之间飞鸟走狩无有侵害道人者不。山中寒暑随时现世安隐不。盲父母言。蒙大王厚恩常自安隐。我有孝子名睒。常与我取果蓏泉水恒自丰饶。山中风雨和

调无所乏短。我有草席可坐果蓏可食。睒行取水且欲来还。王闻伤心泪出。且言。我罪恶无状入山射猎。见水边群鹿引弓射之。箭误中睒故来相语。父母闻之举身自扑如大山崩地乃为动。王便自前扶牵。父母号哭仰天自说。我子孝慈蹈地恐痛。有何等罪而射杀之。向者风起树木百鸟悲鸣。疑我子死。父母啼号。父言。且止。人生必死不可得却。今且问王。射睒何许今为死活。王说睒言父母感绝。我一旦无子俱亦当死。愿王牵我二人往临尸上。王即牵盲父母往到尸上。父抱其脚母抱其头仰天大呼。母便以舌舐睒胸创。愿毒入我口。我年已老。目无所见。以身代子。睒活我死。死不恨也。睒若至孝天地所知者。箭当拔出毒药当除睒当更生。于是第二忉利天王坐即为动。以天眼见二道人抱子号哭。乃闻第四兜术天。诸天宫皆动。释梵四天王即从第四天王。如人屈申臂顷来下睒前。以神药灌睒口中。药入睒口箭自拔出便活如故。父母惊喜。见睒已死更活两目皆开。飞鸟禽狩皆大欢喜。风息云消日为重光。泉水涌出众华五色树木华荣倍于常时。王大欢喜不能自胜。礼天帝释还礼父母及与子睒。愿以国财以上道人。睒曰。王欲报恩者。王且还安慰人民皆令奉戒。王勿复射猎夭伤虫狩。现世身不安隐寿尽当入泥梨中。人居世间恩爱暂有。别离久长不可常保。王宿有功德今得为王。莫以得自在故而自放恣。王自悔责。从今已后当如睒教。从者数百皆大踊跃奉持五戒。王还令国中诸有盲父母如睒比者。皆当供养不得捐舍。犯者今加重罪。于是国中人民以睒活故。上下相教奉修五戒十善者。死得生天无入三恶道者。佛告阿难。宿命睒者我身是也。盲父者今父王阅头檀王是。盲母者王夫人摩耶者是。迦夷国王者阿难是也。时天王释者弥勒是。使我疾成无上正真道决者。皆是父母供养慈惠之恩。从死得生感动天龙鬼神。父母恩重孝子所致。今得为佛并度国人。皆由孝从德也(出睒经)

旷野等为殊形化诸异类第六

　　尔时旷野菩萨现为鬼身。散脂菩萨现为鹿身。慧炬菩萨现猕猴身。离爱菩萨现羖羊身。尽漏菩萨现鹅王身。如是五百诸菩萨等。各各现受种种诸身。其身悉出大香光明。一一菩萨手执灯明。为欲供养十方诸佛。尔时疑心菩萨观五百人。即知悉是菩萨。语旷野鬼。善男子。汝等何故现如是身供养诸佛。旷野鬼言。善男子。往古过去九十一劫有佛世尊。号毗婆尸。我于尔时。与如是等同一父母共为兄弟受持五戒发菩提心。为欲调伏一切众生。尸弃毗舍浮鸠留孙佛亦皆供养。散脂大士于彼佛前立大誓愿。愿我来世以鬼神身教化众生。若有弊恶恶鬼。我当为说三乘而调伏之。然后乃当成菩提道。亦有一万二千大鬼。于此世界发大誓愿调伏众生。复发大誓愿。若有恶鬼欲坏正法。我当治之。是故我受如是鬼身调伏教化令住三乘。若有众生远离善法。行身口意不善之业。是身已生三恶道中。或有善恶杂业受鬼身

故。恶鬼滋多善鬼鲜少。我欲调伏现受是身。亦令刹利婆罗门毗舍首陀远离恶心。善男子。有金刚椎咒使一切恶鬼于彼四姓不能为恶。乃至鸟兽皆生善心。远离一切诸恶怖畏。我发大誓欲说是咒(出大集经第二十一卷)

婆薮为仙人身度六百二十万估客第七

佛昔在于兜率天上。时婆薮仙在阎浮提。与六百二十万估客常作商主入海采宝。乘于大舶欲还本国。于其中道值摩竭鱼及大风波夜叉之难。如是六百二十万人。即时各许摩醯首罗天。人各一牲。便离四难。还达本国。各办一羊。欲往天祠。时婆薮默念。我今云何教诸商人作不善事。当设方便。即化作二人。一出家沙门。二在家婆罗门时婆罗门于众人中作是唱言。天主与六百二十万人欲往天祠。尔时沙门于其中路遥见此婆罗门。问言。汝与是大众欲止何方。在家人言。我往天庙而求大利。沙门答言。吾观汝等欲得大衰。云何大利。诤讼不止。尔时众人问婆罗门言。此是何人。形貌如是。婆罗门言。此名沙门。诸人问言。沙门何言。答言。杀生祠天当得大罪。众人语言。此痴沙门何用是言。速往天祠得大利也。时婆罗门言。我等大师今在天祠无事不达可共请问。皆言善哉。沙门与婆罗门及诸人等到大仙所。尔时沙门问大仙言。杀生祠天当得生天入地狱乎。大仙答言。何痴沙门杀生祠天必堕地狱。婆薮言。不也。沙门言。若不堕者汝当证知。尔时婆薮即时陷身入阿鼻狱。诸人见已呜呼祸哉有如是事。大仙聪智今已磨灭。况复我等而得不入于地狱耶。尔时众人各放诸羊退走四方。到诸山中推觅诸仙。既得仙已而受仙法。二十一年各各命终生阎浮提。我于尔时从兜率天下生阎浮提白净王家。时六百二十万人生舍卫国得受人身。我于昔时始到舍卫降伏六百二十万人令其出家发菩提心。即往昔估客是也。善男子。婆薮仙人有如是威神之力。化如是诸人来至我所(出方等陀罗尼经第一卷)

转轮王身发愿布施第八

过去东方阎浮提名卢婆罗菩萨。以愿力故生于此中。作转轮圣王王四天下。号虚空净。语诸众生。安住十善及三种乘。于尔时间布施一切无所分别。乞者无量珍宝不足。即问大臣。如是珍宝从何处生。大臣答言。龙王虽有唯供圣王。五浊世厚重烦恼。人寿百岁时必定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作大龙王示现种种宝藏。于选择诸恶世界。在在处处四天下中。一一天下七反受身。一一身中示现无量百千万亿那由他等珍宝之藏。如是次第周遍十方。五浊恶世时诸天人百千万亿在虚空中雨花赞善称如心愿大众闻声。虚空净王诸天作字号一切施。是时诸人各各从王乞夫人婇女及儿息等。王悉与之。有一乞儿名青光

明。授持狗戒从王乞阎浮提。王欢喜与以香水灌顶绍圣王位。又得人民承奉此王。王寿无异。我成佛道当与授记合一生补处。卢志婆罗门从乞两足。牙婆罗门从索二目。净坚牢婆罗门从乞二耳。想尼干子从乞男根。蜜味婆罗门从乞二手。即皆断挑应时施与。时诸小王及诸大臣皆言。咄哉愚人。如何自割所余肉揣复何所直。送着旷野虫兽雕鹫悉来啖食。若我所愿得成就者。当令此身作大肉山。饮血啖肉众生悉来至此随意饮啖身转增大。所舍舌根以愿力故。愿我来世得广长舌。时我命终在阎浮提。以本愿力生作龙王。名曰示现宝藏。即于生夜示现百千亿那由他种。种宝藏自。宣令言具诸珍异乃至摩尼珠。随意用之。具行十善。发无上菩提心。如是七反受身。寿皆七万七千亿那由他百千岁。无量宝藏亦复如是(出当来选择诸恶世界经)

为国王身以眼施病人第九

　　佛语贤者阿难。乃往过去时世有王。号日月明。端正姝好威神巍巍。从宫而出道见盲者。穷困饥饿随道乞丐。往趣王所。白王言曰。王独尊贵安隐快乐。我独贫穷加复眼盲。王见哀之谓于盲者有何等药得疗卿病。盲者答曰。唯得王眼能愈我眼。时王自取两眼持施盲者。其心清然无一悔意。月明王者即我身是。佛言须弥山尚可知斤两。我眼布施不可称计(出弥勒所问本愿经)

为国王身治梵志罪第十

　　昔者菩萨为大国王。归命三尊具奉十善。兵刃不施无有牢狱。风雨时节谷丰民富。华为小书举国绝口。六度真化靡人不诵。时有梵志执操清闲静居山林不豫流俗。夜渴行饮。误得国人所种莲华池水。饮毕意寤。诣官自告云其犯盗。唯愿大王以法治罪。王曰。斯自然之水不实之物何罪之有。对曰。吾不告而饮。岂非盗乎。愿王处之也。王曰国事多故且坐苑中。太子令之深处苑内。王事总猥忘之六日。忽而寤曰。梵志安在乎。疾呼之来。梵志守戒饥渴六日。厥体瘦疵起而跄地。王睹流泪曰。吾过重矣。皇后笑之。王遣人澡浴具设肴膳自身供养叩头悔过。自斯生死轮转无际至临得佛不食六年。佛告诸比丘。时王者是我身。夫人者俱夷是。太子者罗云是。王忘道士令饿六日受罪六年饿馑裁息。六日之后王身供养。故今六年殃毕道成。俱夷笑之。今怀罗云六年重病大子以梵志深着苑内。故六年处于幽冥(出雀王经)

为国王身舍国城妻子第十一

　　昔者菩萨为大国王。理民以慈月月巡行。贫乏鳏寡疾疗药糜。每

出巡狩命使后车具载所须衣服医药。死者葬之。君名被十方。帝释见其德行惧夺其位思欲坏之。化为老梵志从王乞银钱一千。王即惠之。曰吾栖窘恐人盗之愿以寄王。王曰。吾国无盗重寄即受。又化为梵志。又诣宫门。王即现之。梵志叹曰。大王名布八极德行希有。我生在凡庶欣慕尊荣欲乞斯国。王曰大善。即与妻子轻乘而去。天帝复化为余梵志。从王乞车。以车马惠之。与妻子步进依山止宿。有五通道士与王为友。忽忆王德睹之失国靖心禅息。睹天帝释贪嫉夺国委顿瘦疵。道士以神足忽之王所曰将欲何求劳志若兹曰。吾志所存子已具知。道士即化为一辕之车以送王矣。天化梵志复乞其车。未至彼国由数千里。天复化为前梵志来求索银钱。王曰。吾以国惠人脱忘子钱。王即以妻子质得钱一千以还梵志。妻本侍质家。女浴脱身珠玑众宝。天化为鹰捄衣宝去。女云何妇盗录之系狱。其儿与质家儿俱卧。天夜杀质家儿死。家取儿付狱。母子被拘。饥馑毁形呼嗟无救。衔泣终日罪成弃市。王赁得银钱一千。行赎妻子。历市睹之。即念诸佛自悔过曰。吾宿命要乃致兹乎。靖心入明睹天所为。空中声曰。何不急杀之。王曰。吾闻帝释普济众生赤心恻怆育过慈母含血之类莫不蒙祐。尔为无恶缘获帝位。释怀重毒恶熟罪成。生入太山。天人龙鬼莫不称善。地主之王即释妻子之罪。二王相见寻问其原。国无巨细靡不堕泪。地主之王分国而治。故国臣民寻王所在率土奉迎。二国居民一哀一喜。尔时王者吾身是。妻者裘夷是。王子罗云是。天帝调达是。山中梵志舍利弗是。彼国王者弥勒是(出度无极集第一卷)

## 现为国王身化济危厄第十二

　　佛在舍卫国告诸比丘。昔者菩萨为大国王。名曰普明。慈惠光被十方歌美。民愿其休犹孝子之宁亲也。邻国有王。名曰阿群。治法以正。力如师子走攫飞鹰。宰人求肉晨奔市索。路睹新尸取之为美味兼畜肉。后日为馔甘不如焉。王责太官。宰人归诚叩头首之。王心悪然曰。人肉甘乎。点命宰人以斯为常矣。故曰。夫厚于味者仁道薄。仁道薄者豺狼心兴。夫狼狗贪肉味。而贼物命。故天下仇焉。宰人承命默行杀人以供王食。臣民嗷嗷齐心同声逐焉。王奔入山行伺诸王出。[仁-二＋宊]众取之。犹鹰鹞之鷉燕雀。执九十九王。时普明王出察民苦乐。道逢梵志。曰王勿出也。王曰。作命当出信言难违。遂以出焉。为阿群所获。王曰。不惧丧身恨毁吾信。阿群曰。何谓。王具说之。道士见已出而有诫言。愿一睹之受其重诫。以实施焉。旋死不恨。阿群放之听其暂还。已见道士施以金钱受即含笑至阿群所。问曰。命危在今何欣且笑。答曰。世尊之言三界希闻。吾今怀之何国命之可惜乎。阿群又曰。愿闻尊教。王取授之。阿群惊喜曰。巍巍世尊陈四非常。夫不闻睹所谓悖狂。即解百王各令还国。阿群悔过自新依树为居日存四偈。命终神迁为王大子。纳妻不男王重忧矣。因募国女

化之令男。后遂泆荡不从贞道。王磔着四衢。命行人曰。以指琢首苟辱之矣。适九十九人而太子薨。魂灵变化轮转无已。值佛在世生舍卫国。早丧其考独与母居事梵志道。性笃言信勇力躄象。师爱友敬遐尔称贤。师每周游辄委以居。师妻怀[薛/女]前援其手淫辞诱之。阿群辞曰。凡世耆人。男吾父焉。女吾母焉。岂况师妻乎。烧身可从敢乱斯命矣。师妻恶然如道退思其变。婿谓妇曰。子叹彼贤足照子否矣具为其过女妖似真梵志信矣。师告阿群尔欲仙乎。对曰尔。教杀百人斩取其指。令获神仙。奉命击剑逢人辄杀。获九十九人指。众奔国震。睹母欣然曰。母至数足吾今仙矣。佛念邪道惑众普天斯祷也。化为沙门在其前步。曰人数足矣。追后不属。曰沙门可止。答曰吾止。尔不止焉。曰阿群心开[火*霍]如云除。五体投地顿首悔过。叉手寻从将还精舍即为沙门。佛为说宿行现四非常得沟港道。王欲讨之闻而叹息白佛欲一见之佛言。上德贤者可开一眼相睹。如斯至三。答曰。吾之眼精耀射难当。王稽首曰。明日设微馔愿一顾眄。答曰。于厕吾往。于殿则不。王曰。唯命。还则裂厕掘其地。则以新樟梓为之柱梁。香汤沃地栴檀苏合郁金诸香和之为泥。栴罽杂缯以为座席。雕文刻镂众宝为好。艟艟晃晃有踰殿堂。明日王身捧香炉迎之。阿群就座。王褰衣膝行供养毕讫。即说经曰。厕前日之洿。岂可于上饭乎对曰不可。如今可乎。答曰可矣。阿群曰。吾未睹佛时洿其彼溷。赖蒙宿祚生值佛世。沐浴清化去臭怀香。内外清净犹天真珠。饮欲历市闻有妇人。逆生产者命在呼吸。还如事启。佛言。尔往为其产。阿群受教往宣佛恩。母子俱生。佛告阿群。受道之日可谓始生者也。不睹三尊未受重戒。犹儿处胎虽有耳目将何闻见。曰未生也。阿群心开即得应真道。佛告诸比丘。时普明王者是吾身也。吾前世授之四偈。壹活百王今令得道。不受众罪矣。阿群宿命曾为比丘。荷米一斛送着寺中。上佛刀一口。欢喜叹尊稽首而去。荷米获多力。上刀获多宝。欢喜获端正。叹尊获为王。作礼故为国得众人所拜。九十九人琢其首遂至丧身。故杀前怨而斩其指。后人欲琢见其已丧。又睹沙门更有慈心。后人即其母。始有恶意故阿群如意亦恶。睹沙门更慈故见佛即孝。种淳得淳。种杂得杂。善怨已施祸福寻之。影追响应皆有所由。非从自然也。

为莲华王太子身以髓施病人第十三

阿难。乃往过世。有王太子。号曰莲华王。端正姝好威神巍巍。出游道见一人。身体病癞。见已悲念。问于病者何药能疗。答曰。得王身髓以涂我身其病乃愈。是时太子即破身骨髓与病者欢喜惠施心无悔恨。尔时太子即我身是。大海水尚可斗量。身髓布施不可称计(出弥勒所问本愿经)

为王太子身出血施病人第十四

阿难。我本求道时勤苦无数。过世为王太子。号曰现众。仪端正姝好。从园观出。道见一人。得困笃病。见问病人。以何等药疗卿病。病者答曰。唯王身血得疗我病。太子即以利刀刺身出血以与病者。至心施与意无悔恨。太子即我身是。阿难。四大海水尚可斗量。我身血施不可称限。求正觉故(出弥勒所问本愿经)

## 经律异相卷第十一(随机见身下菩萨部第十之二)

先给四仙人后世为王一 为伯叔身意不同故行立殊别二 为肉山以施众生三 为大理家身济鳖及蛇狐四 为师子身与猕猴为亲友五 为白象身而现益物六 昔为龙身劝伴行忍七 为熊身济迷路人八 为鹿王身代怀妊者受死九 为威德鹿王身落罗网为猎师所放十 为九色鹿身以救溺人十一 为雁王身猎者得而放之求国报恩十二 为鹦鹉现身救山火以申报恩十三 为雀王身拔虎口骨十四 为大鱼身以济饥渴十五 为鳖王身化诸同类活众贾人十六

### 先给四仙人后世为国王第一

久远无数劫时。有五仙人。处于山薮。四人为主。一人供给奉事未曾失意采果汲水进以时节。一日远采果浆懈废眠寐。不以时还。日已过中。四人失食。怀恨可为凶咒。侍者闻之退在树下。思惟自责执劳岁久。今违四仙时食之供。既失道教不从四等。遂感而死。其足常着七宝之屐。翘足而坐。宝屐堕水而没一只。命过之后即生外道。为凶咒子。年十余岁。与其同辈戏于路侧。时有梵志。遇见戏童。人数猥多以遍观察。见凶咒子特有贵相。应为王者。颜貌殊异于人中上。梵志命曰。尔有王相不宜游众。童子答曰。吾凶咒子何有王相。梵志又曰。如吾经典。仪容形体与谶书符合。尔则应之。斯国之王薨殒必禅尔位。童子曰。唯设如仁信当念重恩。梵志言毕。寻遁逃走。出游他国。后日未几。王薨绝嗣。娉求贤士以为国胄。使者四布。遥见斯童有异人之姿。辄寻遣人还启群臣。唯严法驾寻来奉迎。群臣百寮莫不踊跃。香汤洗浴五时朝服。宝冠剑带即位处殿。南面称制。境土安宁民庶踊悦。于时梵志。仰瞻天文下察地理。知已嗣立。即诣宫门求奉觐王。梵志占谢。咒愿曰。如誓审谛矣。王曰。诚哉。当恣所欲。梵志答曰。唯求二愿。一曰。饮食进止衣服卧起与王一等。二曰。参谊国事所决同意莫自专也。王曰。善哉。王治以正法不枉万民。梵志憍恣轻慢重臣。群臣怨忿。俱进谏曰。王尊位高。宜与国臣耆旧参议。偏信乞士。遂令恣慢凌侮群职。邻国闻之将所嗤笑以致寇难。王曰吾与之有誓安可废耶。臣谏不止。若王食时。勿与之俱。则必改也。王遂可之。伺梵志出则先之食。梵志恚曰。本要云何而先独食。骂曰。咄凶咒子。但给资粮驱令出国。独涉远路触冒寒暑。疲极憔悴

而到他国。诣异梵志家旧与亲亲。又而问曰。卿何从来何所综习。业何经典能悉念乎。答曰。吾从远来饥寒见逼。忘所习诵。梵志心念。此人无所能作。当令田作。辄给奴子及犁牛耕具。梵志耕种苦役奴子。酷令平地走使东西。奴子无聊。欲自投水往到河侧。则得一只七宝之屐。心自念言。梵志困我役使无赖。吾当奉承。以屐上之可获宽恕。即赍屐还以用上之。梵志欣豫心自念言。此七宝屐其价难訾。吾违王意以屐奉之。愆咎可解。寻还王国。以屐上王。深自陈悔前之罪衅。愿垂原赦。王曰。善哉。即内之幔里。引座坐之。会诸群臣。诏曰。卿等宁见前梵志不耶。答曰。不见。王云。设见当如之何。佥曰。当五毒治之。王出宝屐以示群臣。命梵志出与臣相见。致此异宝当共原之。群臣启曰。此梵志罪如山如海。献屐一只何所施补。若获一緉罪可除也。王即可之。重逐梵志。令更求一只。梵志懊恼还故主人。问奴子曰。汝前宝屐本何从得。奴子俱行示得屐处。至于水侧遍惣求之不知双处。奴子舍去。梵志念。此屐必从上流来下。即逆流上行。见大莲华。流溭洄波鱼口衔之。华有千余叶。梵志心念。虽不得屐以此华上之。傥可解过得复前宠。便复执华。则见四仙人坐于树下。仙人曰。卿何所从来。答曰。吾失王意。虽献一屐不足解过。故逆流来求之未获。仙人告曰。卿为学人当知进退。彼国王者是吾弟子。存侍爱敬同食坐谊。云何一旦骂之凶咒子。罪及诛害。今不相问指示树下。王先故身为吾侍者。翘脚而终。宝屐堕水一只着脚。梵志取屐稽首谢过。还到本国续以上之。王即欢喜大臣意解。复其宠位。佛言。王者则吾身是。四仙人者。拘留秦佛。拘那含牟尼佛。迦葉佛。弥勒佛是也。其梵志者调达是也(出五仙人经)

为伯叔身意不同故行立殊别第二

　　昔者菩萨伯叔二人。各赍国货俱之裸乡。叔曰。入国随俗进退寻仪。儒心言逊匿明伴愚。伯曰。礼不可亏德不可退。岂可裸形毁吾旧仪乎。叔曰。先圣景则殒身不殒行。从时初讥亦叹权道之大矣。遂俱之彼。伯曰。尔先入观其得失即遣使告诫。叔曰。敬诺。旬日之间使反告。伯曰。必从俗仪。伯勃然曰。释仁从畜岂君子行乎。叔为吾不也。其国俗以月晦十五日夜。周匝为乐。以麻油膏首白土画身。杂骨缨颈。两石相扣男子携手。逍遥歌舞。菩萨随之。国人欣叹。王怜民敬。宾王悉取货十倍雇之。伯乘车入国。言以严法辄违民心。王忿民慢夺财謫捶。叔请乃释。俱还本国。送叔者被路骂伯者括耳。伯耻怒曰。彼与尔何亲。与吾何仇。尔惠吾夺岂非谗言耶。结叔誓曰。自今之后世世相酷终不赦尔。菩萨怆然泣泪誓曰。令吾世世逢佛见法亲奉沙门。四恩普覆润济众生。奉伯若已不违斯誓。自斯之后。伯辄克叔叔常济之。佛告诸比丘。时叔者是吾身。伯者调达是(出孔雀王经又出无极集经第五卷)

## 为肉山以施众生第三

过去无量阿僧祇劫。尔时此界名无垢须弥。人寿百岁。有佛出世。号香莲花。般涅槃后像法之中。我于尔时。作大强力转轮圣王。号难沮坏。王阎浮提。千子具足。我悉劝化。令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欲于像法出家修道。炽然增益佛之遗法。唯除六子。不肯出家发菩提心。我以善言说语。终不出家。我复重问。令发无上道心。六子答言。若能与我阎浮提者。然后当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我闻是已心生欢喜。作是思惟。我今已化阎浮提人。今当分此阎浮提。以为六分。与此六子。令其得发无上道心。然后我当出家修道。即分阎浮提为六分以赐六子。寻便出家。尔时六子。各相违戾抄掠攻伐。尔时一切阎浮提内。苗稼不登人民饥饿。水雨不时诸树枯悴。不生华实。鸟兽皆饥。其身炽然。我于尔时舍己身体饥肤血肉。以施众生令其饱满。我于尔时。自投其身。以愿力故即成肉山。高一由旬。纵广正等。是时人民。飞鸟禽兽。始于是时。啖肉饮血。以本愿故。于是中分增益广大其身。乃至高千由旬。纵广正等亦千由旬。其边自然而生人头。发毛眼耳鼻口唇舌具足而有。彼诸头中各各有声。而唱是言。诸众生等。各各自恣随意取用。饮血啖肉。取其目耳鼻舌齿等皆令满足。然后悉令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或发声闻辟支佛心。或求天上人中富乐。以本愿故身无损减。乃至万岁。阎浮提内。人及诸鬼神。飞鸟禽兽。皆悉充足。汝今当知。我于往昔万岁之中。所舍无量无边阿僧祇身体。血肉给施无量无边悉令饱足。乃至一念不生悔心。如是次第遍满十方如恒河沙等诸佛世界。舍身血肉给施众生悉令饱足。为檀波罗蜜(出悲华经第九卷过去香莲花佛世界经大同但不言菩萨耳)

## 为大理家身济鳖及蛇狐第四

昔者菩萨。为大理家。积财巨亿。常奉三尊。慈向众生。往市观戏。即见一鳖心便悼之。问价贵贱。鳖主知菩萨有普慈之德常济众生财富难数贵贱无违。答曰。百万。能取者善。不者吾当啖之。菩萨答曰。大善。持鳖归家澡护不伤。其临水放之睹其浮去。悲喜誓曰。太山饿鬼众生之类。世主牢狱早获免难。身安命全如尔今也。稽首十方叉手愿曰。众生扰扰其苦无量。吾当为地。为旱作润。为湿作筏。饥食渴浆。寒衣热凉。为病作医为冥作光。若有浊世颠倒之时。吾当于中作佛度彼众生矣。十方诸佛皆善其誓。赞曰。善哉。必获尔志。鳖后夜来齰其门。怪门有声。使出睹鳖。还如事白。菩萨视鳖即人语曰。吾受重润身命获全。无以答谢。水居之物知水盈虚。洪水将至必为大害。愿速严船临时来迎。答曰。大善。明晨诣宫门如事启王。王曰。菩萨宿有善名。信用其言迁下处高。时鳖来曰。洪水至矣。可速

上载。寻吾所之。必获无患。船寻其后。有蛇趣船。菩萨曰。取之。鳖曰。大善。又睹漂狐。曰取之。鳖亦云善。又睹漂人。博颊呼天哀济吾命。又曰。取之。鳖曰。慎无取也。凡人心奸伪。鲜有终信。背恩追势。好恶凶逆。菩萨曰。虫类尽济。更弃求人。岂是仁哉。吾不忍为也。于是取之。鳖曰。悔哉遂之丰土。鳖辞曰。恩毕请退。答。吾获为如来无所著至真等正觉者。必当相度。鳖曰。大善。鳖退。蛇狐各去。狐以穴为居。获古人伏藏紫磨金百斤。喜曰。当以报彼恩矣。驰还白曰。小虫受润获济微命。虫穴居之物求穴自安获金百斤。斯穴非垦非家。非劫非盗。吾精诚之所致。愿以贡贤。菩萨深唯不取。徒损无益于贫民。取以布施众生获济。不亦善乎。寻而取之。漂人睹焉曰。分吾半矣。菩萨即以十斤惠之。漂人曰。尔掘垦劫金。罪应奈何。不半分之。吾必告有司。答曰。贫民困者吾欲等施。尔欲专之。不亦偏乎。漂人遂告有司。菩萨见拘无所告诉。唯归命三尊悔过自责。慈愿众生早离八难。莫有怨结如我今也。蛇狐会曰。奈斯事何。蛇曰。吾将济之。遂衔良药开关入狱。见菩萨状颜色有损怆而心悲。谓菩萨言。以药自随。吾将齰太子。其毒尤甚莫能济者。贤者以药自傅即瘳矣。菩萨默然。蛇如所云。太子将殒。王命曰。有能济兹。封之相国。告与参治。菩萨上闻傅之即瘳。王喜问所由。因本末自陈。王怅然自咎。即诛漂人。大赦其国。封为相国。执手入宫。并坐而曰。贤者说何书。怀何道。而为二仪之仁惠。逮众生乎。对曰。说佛经怀佛道也。曰。佛有要诀不。答曰。有之。佛说四非常。存之者众福昌。王曰。善哉。愿获其实。菩萨说之。王曰。善哉。佛说非身吾心信矣。身且不保。岂况国土乎。痛哉先王。不闻无上正真正觉非常苦空非身之教。王即空藏布施贫乏。鳏寡孤儿怜之如子。举国欣欣含笑且行。仰天叹曰。菩萨神化乃至于兹。四方叹德遂至太平。佛告沙门。菩萨者吾身是也。国王者弥勒是。鳖者阿难是。狐者秋露子是。蛇者目连是。漂人者调达是(出布施度无极经)

## 为师子身与猕猴为亲友第五

昔者菩萨。曾为师子。在林中住。与一猕猴共为亲友。猕猴以二子寄于师子。时有鹫鸟饥行求食。值师子睡。取猕猴子去住于树上。师子觉已。求猕猴子不得。见鹫持在树上。而告鹫言。我受猕猴寄托二子。护之不谨。令汝得去。孤负言信。请从汝索。我为兽中之王。汝为鸟中之主。贵势同等。宜以相还。鹫言。汝不知时。吾今饥乏何论同异。师子知其叵得。自以利抓。劚其胁肉。以贸猕猴子。又过去世时。人民多病。黄白痿熟。菩萨尔时身为赤鱼。自以其肉施诸病人。以救其疾。又昔菩萨。作一鸟身在林中住。见有一人入于深水。非人行处为水神所罥。水神。罥法着不可解。若能至香山中。取一药草着其罥上。绳即烂坏人得脱去。如是等无量本生。多有所济名本生

经(出大智论第三十三卷)

为白象身而现益物第六

　　须菩提问。菩萨善根成就。云何生作象马。佛言。菩萨实有福德。善根成就。为利众生受畜生形。无畜生罪。菩萨在畜生中。慈愍怨贼。阿罗汉辟支佛之所无有。阿罗汉辟支佛。怨贼来害。虽不加报。不能爱念供养供给。如菩萨本身。作六牙白象。猎师以毒箭射胸。尔时菩萨象鼻拥抱猎者。不令余象得害。语雌象言。汝为菩萨妇。何缘生恶心。猎师是烦恼罪。非人过也。我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当灭其烦恼。如鬼着人咒师治鬼而不见人。徐问猎者。汝何以射我。答言。我须汝牙。象即就石拔牙与之。血肉俱出不以为痛。供给粮食示语道径。如是等慈悲。阿罗汉辟支佛之所无也。问曰。何以不作人身而为说法。而作此兽身。答曰。有时众生见人身则不信受。见畜生身说法。则生信乐。受其教化。菩萨。欲具足大慈心。欲行其实事。众生见之惊喜皆得入道(出大智论九十三卷)

昔为龙身劝伴行忍第七

　　昔者菩萨。与阿难俱。受罪毕矣。各为龙身。其一龙曰。唯吾与卿共在海中。靡所不睹。宁可俱上陆地游戏乎。答曰。陆地人恶起逢非常不可出也。一龙又曰。化为小蛇。若路无人寻大道戏。逢人则隐何所忧哉。于是相可。俱升游观。出水未久。道逢含毒蛇虺。虺睹两蛇凶念欲害。便吐毒沫。一蛇欲杀毒虺。一蛇慈忍而谏止。曰。夫为高士当赦众愚。忍不可忍。是乃圣诫。即说偈言。

　　贪欲为狂夫　　靡有人义心
　　嫉妒欲害诫　　唯默忍为安

　　蛇称颂忍。一蛇敬受遂不害虺。一蛇曰。吾等还海。相然俱去。则奋其威神。震天动地。兴云降雨。人鬼咸惊。虺乃惶怖。尸视无知。七日绝食欲害。蚖龙阿难是。说忍龙吾身是也。含毒虺者调达是(出度无极集第五卷)

为熊身济迷路人第八

　　有人。入林伐木。迷惑失心。时值大雨。日暮饥寒。恶虫毒兽欲侵害之。是人入石窟中。有一大熊。见之怖出。熊语之言。汝勿恐怖。此舍温暖可于中宿。时连雨七日。常以甘果美水供给此人。七日雨止。熊将此人示其道径。熊语人言。我是罪身人是怨家。若有问

者。莫言见我。人答言尔。此人前行。见诸猎者。猎者问。汝从何来。见有众兽不。答言。见一大熊。于我有恩。不得示汝。猎者言。汝是人党。以人类相观。何以惜熊。今一失道。何时复来。汝示我者。我与汝多分。此人心变。即将猎者示熊处所。猎者杀熊。即以多分与之。此人展手取肉。二肘俱堕。猎者言。汝有何罪。答言。是熊看我。如父视子。我今背恩。将是罪报。猎者恐怖。不敢食肉。持施众僧。上座是六通阿罗汉。语诸下座。此是菩萨。未来世当作佛。莫食此肉。即时起塔供养。王闻此事。敕下国内。背恩之人无令住此。人以种种因缘。赞知恩者(出诸经中要事)

为鹿王身代怀妊者受死第九

昔佛在波罗奈国仙人鹿野苑者。诸五通神仙。皆游学此国。非凡夫所住。王出游猎。值群鹿千头悉入网里。王布步兵围绕一匝。群鹿惊惧。有失声唐突于弶或有伏地自隐形者。释迦牟尼佛。昔为菩萨时。为群鹿王。佛自告群鹿言。汝等安意勿复恐惧。吾设方便。向王求哀必得济命。各各无他。鹿王来向人王下膝求哀。人王遥见。敕诸左右勿伤害鹿。鹿曰。今观王意。欲杀千鹿一日供厨。今且盛热。肉叵久停。愿王哀愍。日杀一鹿以供厨宰。不烦王使。鹿自当往诣厨。受死。肉供不断。鹿得增多。王问鹿曰。汝在群鹿中为长大耶。答曰。如是。王复问鹿。汝审实不。答曰。审实。王即舍鹿摄阵入城。时菩萨将鹿五百。调达亦将五百鹿。日差一鹿。诣王供厨。时次调达遣鹿诣王。值一鹿母怀妊数月。次应供厨。鹿母白王云。今垂欲产。我次应至。子次未至。愿见差次小听在后。调达恚曰。何不速往。谁能代汝先死。鹿母哀泣悲鸣唤呼。辄就菩萨自陈如此。愿王开恕。听在后次。菩萨问鹿。汝主听汝自陈不。答曰。主不见听。菩萨慰劳彼鹿。汝且勿惧。吾今代汝。以供厨宰。菩萨鹿王。即召千鹿。恳切戒敕。汝等勿怀懈慢。亦莫侵王秋苗谷食。调达嗔鹿母曰。汝应次至何辞。菩萨语调达。止止勿陈此言。鹿母诚应次死。为愍其胎未应死耳。吾代济胎命。群鹿自陈。吾等愿欲代王受死。王在我存。得食水草。随意自游。无所畏忌。王遂诣厨。群鹿追逐随到王宫。鹿王就厨自求供宰。厨士见鹿王。即往白王。鹿王入厨。次应供宰。不审大王。为可杀不。王敕诸臣。速将鹿王来。王问鹿曰。千鹿尽耶。汝何为来。鹿白王曰。千头孚乳遂成大群。日有增多。无有减少。具说上事。王自恳责。自怨不及。吾为畜兽不别真伪。枉杀生类。及至于斯。王告大臣。普令国界其有游猎杀害鹿者。当取诛戮。即遣鹿王还。令国内不得食鹿肉。其有食肉者。当枭其首。因是立名鹿野苑也(出出曜经第九卷)

为威德鹿王身落罗网为猎师所放第十

佛言。过去世近雪山下。有鹿王。名曰威德。作五百鹿主。时有猎师。安谷施罥。鹿主前行。右脚堕毛罥中。鹿王心念。若我现相。则诸鹿不敢食谷。须啖谷尽。尔乃现脚相。时诸鹿皆去。一女鹿住。说偈言曰。

大王当知　是猎师来　愿勤方便
出是罥去

尔时鹿王以偈答言。

我勤方便　力势已尽　毛罥转急
不能得出

女鹿。见猎师到已。向说偈言。

汝以利刀　先杀我身　然后愿放
鹿王令去

猎师闻之。生怜愍心。以偈答言。

我终不杀汝　亦不杀鹿王
放汝及鹿王　随意之所去

猎师即时解放鹿王。佛言。昔鹿王者今我身是。五百鹿者五百比丘是(出十诵律杂诵第一卷)

为九色鹿身以救溺人第十一

昔者菩萨。身为九色鹿。其毛九种色。其角白如雪。在恒水边饮食水草。常与一乌为知识。时水中有一溺人。随流来下。或出或没。仰头呼天。山神树神诸天龙神。何不愍我。鹿闻下水言。汝可骑我背捉我角。负出上岸。溺人下地。绕鹿三匝。向鹿叩头。乞得为大夫作奴。给其使令采水草。鹿言不用。且各自去。欲报恩者。莫道我在此。人贪我皮角。必来杀我。时国王夫人。夜梦见九色鹿。即诈病不起。王问何以。答曰。我昨夜梦见非常之鹿。其毛九种色。其角白如雪。我思欲得其皮作坐蓐。其角作拂柄。王当为我得之。王若不得我将死矣。王募于国中。若有能得当与分国而治。赐其金钵盛满银粟。赐其银钵盛满金粟。溺人闻之欲取富贵。念言。鹿是畜生。死活何在。往至王所言知鹿处。王大欢喜言。汝若能得其皮角来者。报之半国。溺人面上即生癞疮。溺人言。大王此鹿虽是畜生。大有威神王宜多出人兵乃可得耳。王即大出人众。经到恒水边乌在树头。见人兵来

即呼鹿言。知识且起王来至。鹿故熟卧不觉。乌下啄其耳。鹿方惊觉四向顾望无复走趣。便往趣王车边。傍臣欲射。王曰。莫射。此鹿非常。将是天神。鹿言。大王。且莫射我。我前活王国中一人。鹿复长跪问王言。谁道我在此。王便指示。车边癞面人是也。鹿即仰头。视此人面。眼中泪出。不能自胜。此人前溺在水中。我不惜身命。自投水中。负此人出。约不相道也。无反复不如出水中浮木也。王有愧色。三数其民。汝受其恩。奈何反欲杀之。即下于国中。若有驱逐此鹿者。当诛五族。众鹿数千皆来依附。饮食水草不侵禾稼。风雨时节五谷丰熟。人无疾病。其世太平。时九色鹿我身是也。乌阿难是。国王者今父王阅头檀是。时王夫人者今孙陀利是。时溺人者调达是也。我虽有善心向之。故欲害我。阿难有至意(出九色鹿经)

为雁王身猎者得之而放求国报恩第十二

过去世时。有波罗奈城。城边有池。池名雨成。是池中多鱼龟鹅雁鸭等。中有雁王。名曰治国。作五百雁主。时有猎师。先施毛罥。雁王前行。右脚着罥。作是念言。若我出是罥脚。余雁不敢啖谷。尽已即便现脚。众雁飞去。唯有一雁。名曰苏摩。不舍王去。王语大臣言。我与汝职作王。在诸雁前行。答言。不能。问言。何故致。

尔时大臣。以偈答言。

我愿随王　　死生不变　　宁共王死<br>胜相离生　　大王当知　　是罥师来<br>但勤方便　　求脱此罥

尔时雁王。以偈答言。

我勤方便　　力势已尽　　毛罥转急<br>不能得脱

苏摩大臣。见罥师到。向说偈言。

大王毛脂肉　　我与等无异<br>汝以刀杀我　　放王不损汝

尔时罥师。语大臣言。我不相杀。放汝及王。随所乐去。猎师即解雁王。二雁俱去。共相谓言。是猎师作希有事。与我等命。我等资生当以厚报。猎师问言。汝是畜生。有何生具以用报我。二雁答言。波罗奈王名曰梵德。汝持我与猎师。持雁着两肩上。到城巷中。是雁端正。众人乐见。有与五钱十钱二十钱者。皆言莫杀。是人比至王

宫。大得财物。猎师到王宫门。置雁于地。雁王语守门者曰。汝白梵德王。治国雁王今在门外。便往白王。王即听入。与设金床。苏摩大臣随所应与共相问讯。然后就座。以偈问讯梵德王言。

王体安隐不　　国土丰足不
如法化民不　　等心治国不

尔时梵德王。以偈答言。

我常自安隐　　以法化国民
国土恒丰宁　　等心无偏私

如是詶对。说五百偈。苏摩大臣时默然住。梵德王言。汝何故默然。大臣答言。汝是人王国主。此雁王陂泽国主。二王共语何敢间错。王言。我有好园。汝能住不。答言。不能。王问。何故。雁言。王或睡觉。忘不蠲我。敕作雁肉食。若宰人不能得余雁。或杀我等以充王厨。治国雁王入王宫中。诸雁从雨成池出于王宫上。徘徊悲鸣。翅湿有水洒污宫殿。王问曰。此是何等。雁王答言。是我眷属。王言。汝欲去耶。答言。欲去。王言。汝何所须。答言。我为猎师所得。于我等作希有事。与我等寿。若先杀一后复杀一谁能遮者。王言。当何以报之。二雁答曰。与金银车渠马瑙衣服饮食。作是语已飞升虚空。佛言。雁王则我身是。五百雁者。则五百比丘是也。猎师者守财象是也。梵德王者即净饭王是也。苏摩大臣者阿难是也(出十诵律杂诵第一卷)

为鹦鹉现身救山火以申报恩第十三

昔者菩萨。现为鹦鹉常处于树。风吹彼树更相切磨。便有火出。火渐炽盛。遂焚一山。鹦鹉思惟。犹如飞鸟躯止于树。故当反复起报恩心。何况于我长夜处之。而不能灭火。即往诣海。以其两翅取大海水。至彼火上而洒于火。或以口洒东西驰奔。时有善神。感其勤苦。寻为灭火(出僧伽罗刹经上卷)

为雀王身拔虎口骨第十四

昔者菩萨身为雀王。慈心济众由护身疮。有虎食兽骨拄其齿。病困将终。雀入口啄骨日日若兹。雀口生疮身为瘦疵。骨出虎口。雀飞登树。说佛经曰。杀为凶虐其恶莫大。虎闻雀戒。勃然恚曰。尔始离吾口。而敢多言。雀睹其不可化。即速飞去。佛言。雀者是吾身。虎者是调达(出雀王经)

为大鱼身以济饥渴第十五

昔者菩萨贫窭。与诸商人俱至他国。菩萨睹海中鱼巨细相吞。以身代小者令得须臾之命。即自投海大鱼得饱小者得活。魂神化为鲸鱼之王。身有数里。海边国旱人民饥馑。更相吞啖。鱼即荡身于国。啖者存命。犛肉数月而鱼犹活。天神下曰。尔为仁慈苦可堪乎。何不收寿离斯痛也。鱼曰。吾神逝身腐。民后饥馑。复当相啖。吾不忍睹。天曰。尔必得佛度苦众生。有人取其首鱼时死矣。魂为王子。有上圣之明。四恩弘慈润齐二仪。愍民困穷。言之哽咽。然国尚旱。靖心斋肃。退食绝献。顿首悔过曰。民之不善。咎在我身。愿丧吾命惠民雨泽。月月哀恸。由至孝之子遭圣父之丧。精诚远远有名。佛与五百人来其国界。王闻心悦。奉迎稽首叩头涕泣。心秽行浊。不合三尊四恩之教。苦酷人民。枯旱累载。黎庶饥馑。怨痛伤情。愿除民灾以祸罪我。诸佛答曰。尔为人君。慈恻仁惠德齐帝释。诸佛普知。令王受福慎无戚也。敕民种谷。家无不修。稻化为滋。王曰。须熟。禾实覆国。皆含稻穬。中容数斛。其米芬芳举国欣怿。叹咏王德。率土持戒。归命三宝。王及臣民命终生天。时贫人吾身是(出度无极集第一卷)

为鳖王身化诸同类活众贾人第十六

昔者菩萨。曾为鳖王。生长大海化诸同类。子民群众皆修仁德。王自奉行慈悲喜护。愍于众生如母爱子。其海深长边际难限。而悉周至靡不更历。于时鳖王出于海外。在边卧息积有日月。其背坚燥犹如陆地。贾人远来因止其上。破薪然火炊煮饭食。系其牛马车乘载石皆着其上。鳖王欲趣入水。畏堕商人。适欲强忍痛不可胜。便设权计入浅水处。除灭火毒不危众贾。众贾恐怖谓潮卒涨。悲哀吁嗟归命诸天。释梵四王日月神明。愿以威德唯见救济。鳖王心益愍之。因报贾人。慎莫恐怖。吾被火焚故舍入水。欲令痛息。今当相安终不相危。众贾闻之知有活望。俱时发声言。南无佛。鳖兴大慈。还负众贾移在岸边。众人得脱靡不欢喜。遥拜鳖王而叹其德。尊为桥梁多所过度。行为大舟载越三界。设得佛道当复救脱生死之厄。鳖王报曰。善哉善哉。当如汝言。各自别去。佛言。时鳖王者我身是也。五百贾人。五百弟子舍利弗等是(出生经第四卷)

## 经律异相卷第十二(出家菩萨僧部第十一)

化成男身出家利益七 女人在胎听法转身为丈夫出家修道八 沙门慈狗转身为人立不退地九

无垢山居女人庇雨其舍众仙称秽升空自证第一

昔拘楼秦佛时。有一比丘。名曰无垢。处于闲居。国界山窟。去彼不远。有五神仙。有一女人道遇大雨。入比丘窟雨霁出去。时五仙人见之。各各言曰。比丘奸秽。无垢闻之。即自踊身在于虚空。去地四丈九尺。诸仙见之飞虚空中。各曰。如吾经典所记。染欲尘者则不得飞。便五体投地伏首诬横。假使比丘不现神变。其五仙王堕大地狱。时无垢比丘。今慈氏菩萨也(出慧上菩萨经上卷)

慧王以百味饭化人入道第二

过去有佛。名莫能胜。有一比丘。名曰慧王。平旦分卫得百味饭若干种食。路有尊者子。名离垢臂。为乳母所抱。遥见比丘。下乳母抱。寻随比丘从求饭食。于时比丘与其蜜揣。幼童即食知其甘美。遂随比丘蜜揣欲尽。比丘复授。转至佛所。稽首足下。慧王以所得食。授与幼童令其上佛。使发道意。佛寻受之已满佛钵。食不减损。次与声闻八万四千。菩萨十二亿。佛及圣众。皆悉充饱。如是之供至于七日。饭则如故亦不损减。幼童欢喜说颂赞佛。即发无上正真法意。时其父母求索其子。便诣佛所。幼童问讯偈赞父母。于时幼童。化其父母及五百人。悉令志求无上正真法。即皆弃家而为沙门。行菩萨道自致得佛。时慧王者即是溥首童真也。其离垢臂者吾身是也(出往古造行经)

上首受恒伽货身施食第三

时有一菩萨。名曰上首。作一乞士。入城乞食。有一比丘。名曰恒伽。谓乞士言。汝从何来。答言。吾从真实中来。恒伽问言。何谓为真实。答曰。寂灭相故名为真实。恒伽曰。当于何求实法。答曰。当于六波罗蜜中求。恒伽欢喜。礼上首足下。而便问言。当以何食供养此人。上首答言。当以须陀味。恒伽即诣都市。而自唱言。吾欲卖身。谁欲须者。有一居士。名毗奴律。即问我言。吾欲买之。汝索何等。恒伽报言索。须陀那罗。曰。当索几枚。恒伽报言。欲须五枚。居士五钱买此道人以充使。恒伽白大家言。我身属汝。假我七日。欲供养上首比丘。居士告恒伽言。吾当将汝示于宅舍。放汝令还。时恒伽见舍宅已涉路而还。见此上首。乞食未得。即将上首。到都市中。买百味饮食。将到一寺。寺名四王。设施床座烧香散花。下种种饮食

(出大方等陀罗尼经第一卷)

须摩提始是八岁女转身为男出家说法第四

　　须摩提白佛言。世尊。所说菩萨四十事。我当奉行。令不缺减。时长老目连问。此四十事大士所行。汝小女人何能办之。答言。审实能行。若不信者当使三千大千国土皆当为我六反震动。雨于天花。诸音乐器不鼓自鸣。应时如言。女曰。证我至诚。若我后得佛无有虚者。其在会众悉作金色。寻如其语色如黄金。目连白佛言。初发大意为菩萨者。我为作礼。所以者何。八岁女子感应如此。岂况高士摩诃萨乎。文殊师利问言。云何不转女人身。须摩提报言。于是无所得。所以者何。法无男女。今者我当断仁所疑。须摩提言。令我不久当得正觉。我今便当变为男子。适作是语。即成男身。头发自堕袈裟在体。便作沙弥。又言。我作佛时。使我国中莫有三事。一者魔事。二者泥犁。三者女态。若我至诚。我身当如三十沙门。适作是语。形体颜色如年三十。复谓文殊师利言。我作佛时。令我国人皆作金色。地及城郭有七宝树。宝池宝华不多不少。悉皆亭等。又言诸在会者当作金色。应时众会皆并金容。时持地神即从地出。化作天身。举声称扬。叹须摩提。三言之德。不久作佛(出佛说须摩提菩萨经)

摩诃卢读大乘经为圣所导第五

　　摩诃卢比丘。国王谓其大读摩诃乘。常解发令其蹈过。又有比丘。乃语王言。此摩诃卢不多读经。何以供养如是。王言。我日夜欲见此比丘。即往见在窟中读法花经。见一金色光明。人骑白象合手供养。王来转迫便灭不现。即问。大德。我来金光明人灭何也。比丘言。此即遍吉菩萨(法华经中普贤是也)来教导我诵于此经(出大智论第九卷)

善慧得五种梦请佛解释第六

　　善慧比丘。白普光如来言。我昔日在深山中。得五种梦。一者梦卧大海。二者梦枕须弥。三者梦海中一切众生入我身内。四者梦手执日。五者梦手执月。唯愿世尊为我解说。时佛答曰。梦卧大海者。汝身即时在于生死大海之中。梦枕须弥者。出于生死得涅槃相。梦大海中一切众生入身内者。当于生死大海。为诸众生作归依处。梦手执日者。智慧光明普照法界。梦手执月者。以方便智入于生死。以清凉法化导众生(出过去现在因果经第一卷)

## 女人高楼见佛化成男子出家利益第七

须福长者有女。名曰龙施。厥年十四。时在浴室澡浴涂香着好衣毕。佛与眷属放眉间毫相之光。照七重门内。令殿舍皆明。女见光明踰于日月。心知非恒。便走上七重楼上。东向见佛在门外住。女大欢喜。则自念言。今得施佛及众弟子。以发意作菩萨行愿。令我后得道如佛。魔见女发大意心为不乐。即下化作女父。谓龙施言。汝所念大重。佛道难得。今世幸有佛。不如求罗汉。且俱度世泥洹无异。龙施对曰。不如父言。佛智广大度人无极。罗汉智少如一尘耳。有何高仁乐于小者。魔复言。未闻女人作转轮王。况乃得作佛。不如求罗汉早取泥洹去。龙施报言。我亦闻。女人不得作转轮王。不得作佛。我当精进转此女人作男子身。盖闻。天下行菩萨法。亿劫不懈者。后得作佛。魔见女意不转。益以愁毒。更作急教言。若作菩萨行者。不贪世间。不惜寿命。今汝精进。能从楼上自投地者。后可得作佛。龙施心念。我今见佛。贪菩萨道。父又教以精进。身可得佛。我何惜此危脆之命。即住栏边。向佛叉手言。自归于天中天。以一切智。知我所求。请弃躯命不舍菩萨。以身施佛。愿如散花。便纵身自投楼下。未及至地。化成男子。佛笑。五色光从口中出照一佛刹。还绕佛身三匝从顶上入。汝见此女自投空中化成男子不。是女乃前世时。已事万佛。后当供养恒沙未来佛。至七亿六千万劫当得作佛。号曰名上。其寿一劫。般泥洹后。经道兴盛。半劫乃灭。于是龙施身住佛前报父母言。愿放舍我得作沙门。父母即听。中外眷属皆发无上道意(出龙施女经)

## 女人在胎听法转身为丈夫出家修道第八

佛在罗阅只。菩萨及四部大会。佛说法。有迦罗妇怀妊在座。腹中怀子。叉手听经。佛欲使众会见之。便见大光明照迦罗妇坐。众人皆见腹中女叉手听经。犹如照镜。佛持八种声。问腹中女言汝以何故叉手听经。用佛威神即答佛言。以世间人皆行十恶。我欲令行十善。又以世人生死不绝。又世间人不孝从父母。不供养沙门婆罗门道人。是故叉手听经。时女说是语竟便生。譬如太子从右胁生。地为六反震动。虚空中有自然天乐。雨天众花。千叶莲花大如车轮。以宝作茎。状如青琉璃。女即坐莲花上。帝释持天衣。与女着之。女报言。汝为罗汉。我为菩萨。汝非我辈。不与我同类。我自有衣。舍利弗白佛。此女为从何国来。当送衣也。佛言。此女从东南方佛刹清净国来。去此十万佛刹。本国衣便自然在虚空中来萧萧有声。女见衣来便着之。当得五通。又女本国人尽得五通。女得衣着讫。便从莲华上下行至佛前。女一举足。地为六反震动。头面着地为佛作礼。三言南无佛。便长跪白佛。今坐中大有诸迦罗妇。愿佛为说经。令得男子身。佛言。

我亦不使汝作男子。亦不使汝作女人。皆自从身行得耳。佛言。有一事可疾得男子。何等为一。发心为菩萨道。又女人身当内自观。譬如机关。骨节相拄。但筋皮在上。女人常畏人。譬如蚖蛇虾蟆。不敢昼出。时坐中迦罗妇七十五人。闻佛说经欢喜踊跃。前以头面着地。为佛作礼白佛言。我愿发菩萨心作男子。我若不得男子身。我终不起。时七十五迦罗越。从舍卫国来至佛所。见诸妇皆在佛前。便心念言。已失我曹妇。便问舍利弗。此诸女人是我曹妇。何为是间。舍利弗答言。欲作比丘尼。卿当听不。迦罗越答言。先使我曹作比丘。舍利弗白佛言。是七十五迦罗越。皆欲作比丘。佛呼。善男子来。皆作比丘。头发自然堕。袈裟便来着身。手持应器。皆前为佛作礼。时七十五妇。各脱珠环皆以散佛上。便自然虚空中。化作七十五交露珠瓔珞。帐中有七宝床。上有座。佛边有无数菩萨听经。七十五妇人。见是变化。皆大欢喜即用佛威神飞住虚空。自然有花雨散佛上。从虚空中来下。便得男子身。前白佛言。我愿作比丘。佛语弥勒菩萨。将去授戒。弥勒菩萨即授戒。作比丘僧。女自然有化花盖七重茎如莲华。即持与母言。佛是天上天下度人之师。母以花盖上佛。是天上天下之师盖上之。后母亦当为天下之盖。女语母言。今当发菩萨心。母答女言。我始怀汝时。于梦中常见佛及法比丘僧。无三毒心。身体安隐。知我腹中子为是菩萨摩诃萨。以是安隐。时发菩萨心。以母得华盖。便持上佛。地为六反震动。佛语舍利弗。四天下星宿。尚可知数。是女前后所度父母。不可知数(出胎中女听经)

沙门慈狗转身为人立不退地第九

昔有一国。谷米踊贵。人民饥饿。时有沙门。入城分卫。无所一获。次至长者大豪贵门。得粗恶饭。适欲出城。门中逢一射猎杀生屠儿。抱一狗子持归欲杀。见沙门欢喜前为作礼。沙门咒愿老寿长生。沙门知有狗子欲杀啖之。问其何所赍。答曰。空行。沙门又问。吾已见杀生之罪。甚为不善。愿持我食贸此狗子。令得命济卿福无量。其人不与。沙门殷勤晓喻请之不肯随言。沙门又言。设不肯者。可以示我。其人即出。以示沙门。沙门举饭以饴狗子。以手摩之咒愿泪出。卿罪所致得是犬身。不得自在见杀食啖。使尔世世罪灭福生。离狗子身得生为人。所在遇法。狗子得食善心生焉。踊跃欢喜事已将去。归家杀食。狗子命过。生豪贵大长者家。适生堕地。便有慈心。时彼沙门。分卫次到长者门里。时长者子见彼沙门。忆识本缘。便前稽首礼沙门足。请前供养百味饮食。前白父母。今我欲逐此大和上。奉受经戒为作弟子。父母爱重不肯听之。今我一门有汝一子。当以续后。家门之主何因便欲弃我而去。小儿啼泣不肯饮食。不欲听我便自就死。父母见尔便听令去。随师学道。除去须发被三法衣。讽诵佛经。深解其义。便得三昧。立不退转。开化一切。发大道意。沙门即识宿命。

发菩萨心。立不退转。岂况有人。供事三宝。讽诵大乘(出度脱狗子经)

## 经律异相卷第十三(声闻无学僧部第十二之一)



### 迦葉身黄金色妇亦同姿出家得道第一

迦葉父者。曰尼俱律陀。摩竭国人也。出自婆罗门种。宿命福德生世大富。珍奇宝物国中第一。财比国王。千分少一。夫妇孤独乏无儿息。近在舍侧有大树神。时彼夫妇为欲有儿。三牲祭祠累岁不遂。其人大忿便与期七日。若复无验当剪罚汝。弃都道头以火烧之。神闻惊怖。上告息意天王。天王即将神。告天帝释。帝释即以天眼观欲界中。未有堪任为彼子者。乃告梵王。梵遍观见。一梵天临当寿终。便告之曰。汝可生阎浮提。为尼俱律陀作子。梵天对曰。婆罗门者多诸邪见。我若下生不能为其作子。梵王答曰。彼婆罗门宿时大德。欲界众生无有堪任为作子者。汝若往生。吾当敕天帝释令拥护汝。不使中道堕邪见也。梵天曰唯。帝释即以告树神。树神还告长者。勿见嗔恨。却后七日必令有子。七日已满妇便有娠。十月乃生。身黄金色而有光明。相师占曰。此儿宿福有大威德。志力清远不贪世务。若后出家必登圣道。父母闻之复大愁。忧恐儿出家至年十五。欲为娶妇。迦葉闻之累启父母。我志乐清净不须妇也。父母不听迦葉又言。若然不用凡女人。得紫金色女端正无比。乃当取之。欲令此事不可办也。父母令其国中推觅之。诸婆罗门即为设策。铸金作神女。颜貌端正光色微妙。如众天像。从国至国高声大唱。诸有女人得见金神。礼拜供养者后出嫁时。当得好婿。体黄金色颜貌姝妙。智慧无比。聚落国邑诸有女人。闻此唱者莫不虚心。皆出奉迎礼拜供养。唯有一女躯体金色。端正姝好独处闲室不肯出迎。诸女谏曰。其有见金神者。皆得如愿。汝何以独不出迎。答曰。吾志闲静不好余愿也。诸女复曰。虽无所愿暂共一观。当复何损。诸女相携遂共出看。金女光色乃映金神。婆罗门还报长者具。即遣媒人到其女家。宣长者意。其女父母先亦闻迦葉名。敬承往意遂相然可彼女闻之甚大愁愦。父母所逼事不获已。

遂适迦葉。二人相对志各凝结。虽为夫妇了无恩情。便共结誓。我与君等各处异床。要不相触。尔时夫妇各处一床。其父母闻迦葉虽共同室。而复异床。其父寻复遣人持床去。于是夫妇唯共一床。其妇更与夫誓。我若眠时。君当经行。时其妇卧。一臂垂地。有大毒蛇欲来啮之。迦葉见已有慈愍心。持衣裹手举着床上。寻时惊觉便大嗔怒。语迦葉言。我先有要。如何相犯。迦葉报言。汝臂落地毒蛇欲啮。是故相救非故触也。指蛇示之。其妇乃悟。于是夫妇自相与议。我等何不出家修道。遂辞父母。俱共出家。入山行道。时有婆罗门。将五百弟子。亦住此山。见迦葉夫妇共相随逐。于时迦葉便舍其妇。以五百两金。贸致纳衣别处一林。其妇即依止婆罗门。求为弟子。婆罗门五百弟子。见此女人形色端正。日日行淫。女人不得自在。遂不能堪。便告其师。师便为之。戒约弟子。令节所欲。迦葉后值佛出世。闻法受化。即得罗汉。闻其本妇在梵志边。便将诣佛。佛为说法。得阿罗汉。头发自落法服在身。成比丘尼。游行教化。正值波斯匿王大会。诸比丘尼便得入王宫里。教化诸夫人。皆令持一日斋。王暮还宫。命诸夫人。皆云持斋。无肯来者。王便大嗔。语使人言。谁教诸夫人斋。使人答言。某甲比丘尼。王便呼来。令九十日代诸夫人受淫欲。此皆是昔日之因缘。誓愿所造。故虽得罗汉。不能相免也(出杂譬喻经第四卷)

迦葉从贫母乞食第二

　　迦葉舍豪富而从贫乞。入王舍城见一孤独母。最甚贫困。街巷大粪聚上。傍凿粪聚以为岩窟。羸劣疾病常卧其中。无有衣食。施一小篱以障五形。寿命将终。长者青衣。行弃米汁臭恶难言。母从乞之。即以破瓦盛着左右。迦葉哀之往乞多少。老母说偈。言其臭恶。迦葉犹以慈悲。忍而乞之。老母欢喜即以施。迦葉恐母不信岂能食之。即于母前饮毕荡钵。示现神力。母大踊跃。一心遥视。迦葉告曰。母今何愿。时母厌世苦。闻天上乐愿生天上。数日寿终。即生第二忉利天宫。即念故恩求欲供养。释提桓因闻是事已。即与天后持百味食盛小瓶中。下诣漏室。变其形状。似于老人。织席贫穷。迦葉分卫见而往乞。夫妻告言。我今贫苦辄自割损。以施贤者。令吾得福。迦葉下钵。乃开小瓶。香熏大城。迦葉即嫌。便入三昧。复身飞去。弹指欢喜(出摩诃迦葉度贫母经)

迦葉结集三藏黜斥阿难使尽余漏第三

　　诸天礼迦葉足。说偈赞叹。大德知不。法船欲破。法城欲颓。法海欲竭。法幢欲倒。法灯欲灭。说法人欲去。行道人渐少。恶人转盛。当以大慈建立佛法。迦葉心如大海。澄清不动。久而答曰。世间

不久。无智盲冥。迦葉思惟。我今云何。使三僧祇劫难得佛法而得久住。唯当结集三藏。可得久住耳。未来世人可得受行。佛世世勤苦。慈悲众生学得是法。为人显说。我等亦应承用开化。升须弥山顶。鸣钟揵搥。而说偈言。

诸佛弟子　　若念于佛　　当报佛恩
莫入涅槃

是揵搥音。及迦葉语。声遍至三千大千世界。皆悉闻知。诸有弟子得神力者。集迦葉所。迦葉以天语告言。佛般涅槃诸知法弟子。皆随灭度。佛法欲灭。未来众生甚可怜愍。失智慧眼。愚痴盲冥。我等应当承用佛教。待结集法藏竟。随意灭度。迦葉选得千人。唯除阿难皆得罗汉。频婆娑罗王。得道常敕宫中饭食千人。阿阇世王不断是法。迦葉思惟。若常乞食。当有外道强来难问。废阙法事。到王舍城以事告王。王当给食。日日送来。夏三月安居。迦葉观谁有烦恼。唯有阿难。大迦葉即数之云。犯六突吉罗罪。尽应僧中忏悔。阿难即随教。长跪合手。偏袒右肩脱革屣忏悔。迦葉于僧中起。牵手出之。语言。汝宜尽漏。若残结未亡。汝勿来也。便自闭门。与诸罗汉共议。谁能结集毗尼法藏者。长老阿泥卢豆言。舍利弗是第二佛。憍梵波提柔软和雅。闲居燕寂皆能知毗尼藏。今在天上尸利沙树园。使下座比丘往传。迦葉意云。漏尽罗汉皆会阎浮提。僧有大法事。今可疾来。憍梵波提心疑。问曰。为斗诤破僧耶。佛日灭度耶。答曰。大师灭度。我和上舍利弗今在何所。答曰。先入涅槃。憍梵波提问曰。目连阿难罗睺今何所作。答曰。目连已灭度。阿难由有忧结。愁苦啼哭不能自喻。罗睺已得罗汉无复忧苦。憍梵波提言。我和上大师皆已灭度。我今不能复下。即入涅槃。阿难思惟诸法求尽残漏。坐禅经行定力少不时得道。后夜疲极欲息卧。头未至枕廓然得悟。作大力罗汉。其夜到僧堂敲门。唤大迦葉。大迦葉言。汝何以来。答言。我今夜尽漏。迦葉言。我不与开门。汝从门钥孔中来。阿难即从钥孔中入忏悔。大迦葉莫复见责。迦葉手摩其头。我故使汝得道耳。汝无嫌恨。我亦如是。大迦葉语阿难言。从转法轮经。至大般涅槃。集作四阿含。增一中长相应。是名修妒路法藏。诸罗汉更问。谁能明了集毗尼法藏皆言。长老优波离。于五百罗汉中。持律第一。我等今请。优波离受教。坐师子座言。佛在何处。说毗尼结戒。时须提陀迦兰陀长者子。初犯淫欲法。始结大罪。诸罗汉思惟。谁能明了。学阿毗昙藏。念。长老阿难于五百罗汉中。解修多罗义第一。我等今请。阿难受请。佛在舍婆提城。说五怖五罪五除五灭。以是因缘。此生身心受无量喜。复堕恶道中。如是等名阿毗昙藏(出大智论第二卷)

迦葉结法藏竟入鸡足山待弥勒佛第四

迦葉结法藏竟。入鸡足山。破为三分。于中铺草布地。即自思惟。而语身言。如来昔以粪扫衣。覆蔽于汝。乃至为弥勒法藏应住于此。因说偈言。

我以神通力　　当知于此身
以粪扫衣覆　　至弥勒出世
时我为弥勒　　教化诸弟子

即起三三昧。如一入涅槃以三山覆身。如子入母腹。而自不失坏。二若阿阇世王来。先约相见。来者山应当开。阿阇世若不见我。当吐热血死。三阿难来山开。弥勒与九十六千万弟子来此。取迦葉身以示眷属。令悉学我持戒功德(出阿育王经第七卷)

大迦葉宾头卢君屠钵叹罗云不般涅槃至佛法灭尽第五

弥勒佛。亦以三乘法。教我弟子。大迦葉者。当佐弥勒劝化。又君屠钵叹比丘。宾头卢比丘。罗云比丘。四大声闻。约不般涅槃。须佛法没尽。然后乃般涅槃。大迦葉住摩竭国界毗提村中山。弥勒当与数千人往至其所。诸鬼神等。当为开石门见其禅窟。时弥勒佛。申右手指。以示迦葉。告诸民人。过去久远释迦佛弟子。名曰迦葉。头陀第一。今故现在。弥勒佛。当取迦葉僧伽梨着之。迦葉身体奄忽星散。弥勒取种种花。当供养迦葉。有敬心故(出弥勒下生经)

宾头卢以神力取树提钵被摈拘耶尼第六

王舍城中树提居士。入海客还。饷一栴檀作钵。置络囊中。悬高杙上言。若沙门婆罗门。能不以梯杖得者。便取。富楼那等皆言。欲见神力掉头而去。宾头卢。姓颇罗堕诣树提。树提言。善来颇罗堕。能不以梯杖取钵者与。宾头卢入定。伸手取钵。居士以盛满饭授之。食已持去。有一比丘。少欲知足。问从何处得。宾头卢具说上事。少欲比丘诃责言。为受赤裸外道物。云何名比丘。于未受大戒人前。现过人圣法。诃已白佛。佛集僧。问宾头卢。汝实作是事不。答言。实尔。佛语颇罗堕。尽形摈汝。不应得在阎浮提住。宾头卢。奉教还房。付卧具床榻还僧。持衣钵。从阎浮提没。现瞿耶尼。教化四众广兴佛事(出十诵律六诵第二卷僧祇弥沙塞四分大同小异)

憍陈拘邻等五人在先得道二缘第七

佛在迦毗罗卫国。尼拘卢陀僧伽蓝。诸释问佛。憍陈如等。宿有何缘。如来出世法鼓初振。最先得闻甘露始降便蒙沾泽。异口同音称

赞无量。比丘闻之。以事白佛。佛言。非独今日先度五人。我于久远亦济此等。以身为船。救彼没溺全其生命。吾今成佛先拔济之。比丘白佛。此事云何。佛言。过去阎浮提。波罗奈国王。名梵摩达。时有萨薄。名勒那阇耶。游外林间见有一人。涕泣悲切。以索系树。以头入罗。自杀取死。便前问之。汝何以尔。喻令舍索。报言。贫穷负债。债主剥夺。日夜催切。天地虽旷容身无处。故避此苦。尔时萨薄。即语之曰。卿但自释。所负多少悉代汝偿。作是语已。彼人便休。欢喜踊跃。随从萨薄俱至市中。宣令一切云。欲偿债。时诸债主。竞共云集来者无限。空竭其财犹不毕价。妻子穷冻乞丐自活。时有众贾。劝进萨薄。欲共入海。即答之曰。我今穷困无所复有。何缘得从。众人报言。我等众人凡有五百。出钱开分共办船具。众人投合获金三千两。萨薄以金千两办船。千两办粮。千两用待船上所须余给妻子。便于海边。施作大船船成驰去。便于道中。卒遇黑风。破碎船舫。众人无依。中有五人。共白萨薄。依汝来此。今当没死。危险垂至。愿见拔度。萨薄答曰。吾闻大海不宿死尸。汝等今者悉各捉我。当杀身以济尔厄。誓求作佛。后成佛时。当以无上法船度汝生死。作是语已。以刀自刎。命断之后。海神起风吹至彼岸。得度大海皆获安隐。欲知尔时勒那阇耶者。今我身是。时五人者。拘邻等是(其一出贤愚经第十卷)

佛在罗阅只竹园中。阿难又以问佛。阿若憍陈如伴党五人。宿有何缘。法鼓初震独先得闻。佛言。先世之时食啖我肉致得安隐。是故今日先得法食用致解脱。过去劫时此阎浮提。有大国王。名曰设头罗健宁。领阎浮提八万四千国。有火星现。相师白王。当旱。天遂不雨经十二年。王大忧愁。计现民口。算数仓库一切人民日得一升。犹尚不足死亡者众。王自念曰。当设何计济活人民。即立誓言。今此国人饥羸无食。我舍此身愿为大鱼。以我身肉充济一切。即上树端自投于地。即时命终。于大河中为化生鱼。其身长大五百由旬。时有木工五人。各赍斤斧往至河边。规斫林木。鱼曰。汝等须食。来取我肉饱赍还去。后成佛时当以法食济脱汝等。汝告国人须食者来。五人欢喜具如其语。语于国人展转相报遍阎浮提悉皆来集。啖食其肉一胁肉尽。即自转身复取一胁。食尽还生。如是翻覆。恒以身肉给济一切。经十二年。其诸众生食肉者皆生慈心。命终生天。时设头罗健宁王者。则我身是。时五伐木人。憍陈如等是。其诸人民后食肉者。今八万诸天。及诸弟子得度者是(其二出贤愚经第四卷)

## 郁鞞罗那提伽耶三迦葉受佛化悟道第八

郁鞞罗婆界有梵志。名鞞罗迦葉。将五百螺髻梵志。已为尊者。鸯伽摩竭国皆称为罗汉。佛到迦葉所语言。我欲寄止一宿。答言。不

惜。但此室有毒龙恐相害耳。佛言。无苦。迦葉言。随意。佛即入石室。结加趺坐直身正意。龙见放烟佛亦放烟。龙复放火佛亦放火。时石室中烟火俱起。迦葉遥见。瞿昙可惜为毒龙所害。佛即降龙盛置钵中。明旦将往至迦葉所。告言。毒龙今在钵内。迦葉念言。瞿昙虽得罗汉有大神力。犹不如我。白佛言。可止我当给食。佛曰。汝能身自及日时到者我当受请迦葉言。我当自来佛住食。食竟还石室宿。其夜入火光三昧照彼石室。迦葉即与徒众围绕。白佛。今时已到。可还就食。沙门昨夜何故有此大火。佛告迦葉。我昨夜入火光三昧。令此石室洞然大明。迦葉叹大威德。犹言不如我得罗汉。佛食竟更宿一林。明日迦葉复迎还食。佛言。汝并在前吾寻后往。先诣阎浮提树。取此树果坐迦葉座。迦葉后到曰。云何已在先至耶。佛言。此果色好香美汝可食之。迦葉念。此沙门有大神足。犹不如我得阿罗汉。佛食竟还本林坐。更放种种神力。欲摄取迦葉。四天王天释提桓因等。并赍供具来供养佛。迦葉并五百弟子。舍事火具净衣澡瓶。掷尼连禅水中。往诣佛所。佛次第为五百人说法。即于座上诸尘垢尽得法眼净。皆白佛言。愿欲出家。佛言。善来比丘。快修梵行。得尽苦际。即为受具足戒。迦葉中弟名那提。居尼连禅水下流。有三百弟子。迦葉小弟名伽耶。居象头山。有二百弟子。二弟见兄服道。俱往问言。从此大沙门。修学梵行胜耶。答曰。极为胜妙。各与眷属同诣世尊。佛为说法。于坐悟道得法眼净。白佛。我等欲于佛法中修习梵行。佛言。善来比丘快修梵行得尽苦际(出四分律二分第九卷)

须菩提前身割口施僧得生天上第九

舍卫国有长者。名曰拘留。无有儿子。祷神求之。天于空中而语之曰。长者福多无堪生者。是以无子。有天王寿终应生君家。后生儿名须菩提。端正聪辩慈仁博爱。白其父母。今欲请佛。父母听许。即便请佛广设供养。复白父母求作沙门。父母听之。即随如来还至祇洹便作沙门。应时得阿惟颜。神通具足随俗教化。在弟子中现作罗汉。阿难白佛言。此须菩提本修何功德。佛言。此人无数世时作贫家子。逢一比丘入城分卫遍无所得。尔时年少见其钵空。作礼白言。愿随我归当相供养。即随到家取己食分供养道人。而自不食。道人食竟现飞而去。年少欢喜即发道意。缘是功德。后生天上九十一劫。今复来生长者家。尔时年少者今须菩提也。一施之福尚乃如此。况复多乎(出福报经)

须菩提初生及出家第十

昔舍卫国有大长者。名曰鸠留。财富无数无有子息。遍祷诸神了不能得。空中天曰。卿当得福子。有一天王垂应命终生长者家。长者

大喜。却后七日第一夫人即觉有娠。月满生男名须菩提。色像第一聪明辩才。博爱多晓贵贱推敬。其见闻者有所作为。转以法乐劝益一切。诸父兄弟共嫉恚之。语其母言。此儿不念。治家游荡无度。母言。此儿福德不与凡同。后须菩提索食母令婢预洗空器。答其无有。须菩提发器视之。自然百味饭香美。一切共食皆得安隐。诸父兄弟方知非凡。请佛及菩萨大众设食。食毕儿从父母求作沙门。父即听之。随佛还祇洹。即作沙门。应时得阿惟颜。在弟子中现作罗汉(出十卷譬喻经第一卷)

阿那律端正或谓美女欲意往向自成女人第十一

　　阿那律已得罗汉。有美颜容似于女人。独行草中。时有年少见之。谓是女人。邪心既动欲往犯之。知是男子。自视其形变成女人。惭愧郁毒。自放深山遂不敢归。经踰数年。其家妻子生不知处。谓已死亡。阿那律行分卫往至其家。妇人涕泣自说其夫不归。乞与福力使得生活。阿那律默然不应。有哀念故乃至山中求与相见。此人便悔过自责。其身还成男子。遂得归家家室相见也(出旧譬喻经下卷)

阿那律化一淫女令得正信第十二

　　佛在祇树园。时阿那律。往拘萨罗国。路无比丘住处。有一年少淫女安止宾客。阿那律即往语言。大姊欲寄止一宿。女答言。尔时有长者居士。亦投彼宿。住处既迫。女请阿那律入其内舍。尔时尊者在其坐处。结加趺坐系念在前。时不净行女然灯竟。于初夜末往阿那律所语言。近有诸长者婆罗门种。多诸财宝。皆来语我言。可为我作妇。我即语彼。汝等丑陋。不能为汝作妇。我观尊者形貌端正可为我夫。时阿那律默然不答。女到后夜又复如是。由故默然。时此淫女既脱衣来欲抱持之。时阿那律以神足力。踊身空中。淫女见之生惭愧。即疾着衣叉手合掌。仰向忏悔如是至三。愿尊者还坐本处。时阿那律即下本坐。此女人礼足却坐一面。阿那律为说种种妙法诃欲不净称赞离欲。女人即坐诸尘垢尽得法眼净。时女见法既得法已。唯愿听许为优婆夷。即受五戒为佛弟子。仰愿尊者受我供养。默然受之。施设种种甘膳食竟。说法令心欢喜(出四分律初分第八卷)

阿那律先身为劫以箭挑佛灯得报无量第十三

　　阿难白佛。阿那律天眼所见。与佛何异。佛谓阿难。如来所见。非罗汉辟支佛所知。况汝生死比丘。何能知我如来彻视从此东去恒沙等刹。恒者谓江河耨池至于大海。广四十里。中沙辟方下至底。百二

十斛。过一刹置一沙尽尔所沙。佛土所有人物之类。幽邃之处朦昧之物。众生微形皆悉见之。周匝十方皆亦如是。阿那律所见。何足言持比佛乎。阿难白言。阿那律宿有何缘所见乃尔。佛言。往昔惟卫佛泥洹后。有劫贼行劫所得过佛图中。欲盗神寺中物。时佛前灯火欲灭闇无所见。贼以箭正灯炷。使明灯明。见威光曜目[啬*欠]然毛竖。心自念言。众人尚持宝物求福。我云何盗取乎。即便舍去。九十一劫诸恶渐灭。福祐日增。尔时贼者阿那律是。缘正灯福恒生善处。值遇见佛出家得道彻视第一。何况至心割所珍爱。燃灯佛前福难量也(出譬喻经第二卷)

阿那律前生贫穷施缘觉食七生得道第十四

佛在鹿野苑中。阿那律语诸比丘。我念过去。在此波罗奈为贫穷人。客作荷担以自存活。时世谷贵饥饿多有终者。乞食难得。有辟支佛。名披栗吒。亦依此住。时辟支佛早起乞食。时我早起出欲荷担。见辟支佛。我荷担还又复见之。便作是念。是人早起时我见之。今又见出必未得食。便随我后至于我家。即作此念。意欲请之。即便分食持至其所。到已语言仙人。此是我分。当慈愍我故纳此食。时辟支佛以钵受半。汝自食半可为俱足。答言。仙人。我有家居得随时食。汝仙人见慈尽受此施。此辟支佛以慈愍故。而尽受之。我因此施七生天上。得为天王。七生人间亦为人王。今生释种财富无量。弃此出家学道得证(出中阿含经第十二卷)

阿那律等共化跋提长者及姊第十五

阿那律。大迦葉。目连。宾头卢共议。今王舍城。有不信乐佛法僧者。我等当共令其信乐。作是议已。遍观远近。唯见跋提长者及其姊不信三宝。上三声闻言。能化跋提。时彼长者作七重门。有三部伎。若欲食时七门皆闭。一食作一部伎。阿那律于其食时在其前乞。长者问言。从何处入。答从门入。即问守门。门闭如故。不见人入。长者便以一片麻饼着其钵中。得已即去。于后食时。迦葉复乞亦复如是。得一片鱼着其钵中。其姊问言。意谓比丘不能得而来乞耶答言如是。姊言。前来比丘名阿那律。释种之子。舍三时殿五欲之乐。出家学道。后来比丘是毕波罗延。摩纳大姓之子。舍九百九十田宅犁牛。出家学道。愍念君故来乞食耳。长者闻已内怀敬伏。于是目连。飞空说法示教利喜。即于坐上远尘离垢得法眼净见法得果。即受归戒。上三声闻语宾头卢。我等今者。已化跋提令其信法。汝今宜行次化其姊。时宾头卢晨朝持钵往到其舍。时长者姊手自作饼。忽见来乞便。语之言。不与汝。一心视钵欲以何为。宾头卢便身中烟出。复语言。举身烟出亦不与汝。宾头卢便举身火然。复语言。举身火然亦不与

汝。宾头卢便飞腾虚空。复语言。飞腾虚空亦不与汝。宾头卢便倒悬空中。复语言。倒悬空中亦不与汝。宾头卢作是念。世尊不听我等强从人乞。便自出去。王舍城不远有大石。宾头卢坐其上。合石飞入王舍城。城中人见皆大怖惧。恐石落地莫不驰走。至长者姊上便住不去。彼见是已即大恐怖。白言。愿施我命反石于先。我当与食。宾头卢便持石还着故处至其前住。长者姊作是念。我不能以大[麩-夫＋并]施之。当更作小者与之。便作小丸辄反成大。如是三反转大于前。乃作念言。我欲作小皆反成大。我今便可趣与一饼。即以一饼而授与之。诸饼相连并至饼器。以手捉器手亦着之。便语宾头卢言。汝若须饼尽以相与。全出与不惜。何须我为。而令我手着。答言。我不须饼。亦不须器。亦不须汝。我等四人共议。度汝及第二人。已化汝弟。我应度汝。所以尔耳。问言。今欲令我何所施作。答言。姊妹可戴此饼。随我施佛及千二百五十比丘。皆悉饱满犹故不尽。持往白佛。我此少饼。供佛及僧。皆悉饱满。犹故不尽。今当持此着于何处。佛言。可着无生草地。若无虫水中。彼女人便持着无虫水中。水沸作声如以热铁投于小水。便生恐怖。还至佛所。佛为说法得法眼净。即受归戒如弟子无异。诸长老等以是白佛。佛即诃责诸比丘。从今不听复现神足(出弥沙塞律第三十卷)

## 经律异相卷第十四(声闻无学僧部第十二之二)



### 舍利弗退大乘而向小道第一

舍利弗于六十劫中行菩萨道。欲度布施河时有一人来乞其眼。舍利弗言。眼无所任何以索之。若须我身及财物者当以相与。答曰。唯欲得眼。舍利弗出一眼而与之。乞者得眼唾而脚蹋。舍利弗言。如此等人难可度也。不如自调早伏生死。于是回向小乘(出大智度论第十二卷)

### 舍利弗从生及出家得道第二

南天竺有婆罗门。名曰提舍。为大论议师。其妻怀妊。梦见一人身披甲胄手执金刚。摧破诸山在山边立。提舍闻之曰。汝当生男摧伏诸论议师。唯不如一人为作弟子。怀妊以后。母大聪明甚能论议。弟拘郗罗与姊言谈。每事屈滞。知所怀子必大智慧。舍家学问不暇剪爪。时人呼为长爪梵志。姊生儿七日。字曰优波提舍(出曜经云优波替)时人以母所生。共为之号名舍利弗。年始八岁诵十八部经。通解一切书籍。时摩伽陀国有龙王兄弟。一名吉利。二名阿伽罗。降雨以时国无荒年。人民感之。常以仲春之月。一切大集。至龙住处为设大会。作乐谈义终此一晨。自古及今斯集未替。敷四高座。一为国王。二为太子。三为大臣。四为论士。舍利弗八岁之身。观察时人神情嘱向。无胜己者。便升论座结加趺坐。众人疑怪。或谓愚小无智。或谓智量过人。虽复嘉其神异。犹怀矜耻。以其年少不自与语。皆遣年少弟子传言问之。答酢流便辞理超绝。时诸论师叹未曾有。愚智大小一切皆伏。王大欢喜。即命有司封一聚落常以给之。国内大小无不庆悦。时吉占师子名拘律陀。姓大目犍连。舍利弗共为亲友。舍利弗才明见贵。目犍豪爽致知。才智相比行止必俱。结要终始。后俱厌世出家学道。作梵志删阇耶弟子。问于师曰。所求道所得。师答之曰。自我求道弥历年岁。不知为道果无耶。我非其人耶。而亦不得。他日其师寝疾。舍利弗在头边立。大目连在足边立。喘喘然其将终。乃愍尔而笑。二人问笑意。师答之言。世俗无眼为恩爱所侵。我见金地国王死。其大夫人自投火[廾/積]求同一处。而此二人。行报各异生处殊绝。是时二人笔受师语。欲以验其虚实。后有金地商人。远来摩伽陀国。二人以疏验之。果如师语。乃抚然叹曰。我等非其人耶。为是师隐我耶。二人相与誓曰。若先得甘露要毕同味。佛度迦葉兄弟千人。次游王舍城。时一比丘名阿说示(五人之一)着衣持钵入城乞食。舍利弗见其容仪超异诸根静默。问曰。汝师是谁耶。答曰。释种太子。厌老病死苦出家学道得无上菩提。是我师也。舍利弗言。为我说汝师教授法。答曰。我年既幼稚。学日又初浅。岂能宣至真。如来广大义。又曰。略说其要。答曰。诸法因缘生。是法因缘灭。舍利弗即得初道(出曜经云得无著果)。还为目连说亦得初道。二师为各与二百五十弟子俱到佛所。佛遥见之。指舍利弗。是我弟子中智慧第一。又指目连云。神足第一。今与其弟子大众俱来。白佛言。我等愿从佛法出家。佛言。善来比丘。即时须发自落。法服着身。衣钵具足。受成就戒。过半月后。闻佛为长爪梵志说法。即得阿罗汉道(出大智论第十一卷)

## 舍利弗请佛制戒第三

佛住舍卫城。舍利弗请佛制戒。诸比丘言。云何未有过而求制戒。佛言。舍利弗不但今日未有过而请制戒。其往昔时。在一聚落。人民居士未有过患。亦尝请我制诸刑罚。时国名迦尸。城名波罗奈。

国王名净称。净称以法治化。布施持戒以道泛爱。人民致盛富乐丰实。村里邑屋鸡飞相接。举国相敬常作诸伎共相娱乐。时有大臣。名曰陶利。多诸谋策。白王言。今日境内自然富乐。人民相敬。愿王制立刑罚。莫令乐极生过。王曰。即诸大臣聪明有智。多有朋党不可卒制。若一诃责或生衅咎。王欲薄启其。乃说偈言。

纵力喜嗔怒　　哀愍必治制
化民以正法　　令心无怨蔽

大臣咸喜。亦说偈言。

最胜人中尊　　调伏久住世
以道治苍生　　慈阴无极际

佛言。净称者则我身是。大臣者舍利弗是(出僧祇律第一卷)

## 舍利弗受灌园人浴令生天上第四

舍利弗。夏盛热时。游庵罗园。一客作人汲井水灌树。于佛无有大信。见舍利弗发小信心。唤舍利弗言。大德来。脱衣树下坐。我以水浇不失溉灌。兼相利益。舍利弗脱衣受洗。身得凉乐随意游行。此客作人其夜命终。即生忉利天上。有大威力。次释提桓因。便自念言。我何因生此。自观宿命。信心微薄。因客作溉灌。汲水洗浴舍利弗身。我若信心纯厚。知必有报故设浴具以为供养。自惟为功虽少。以遇良田获报甚多。即诣舍利弗所。散华供养。舍利弗因其净信之心。为说法要得须陀洹道(出杂藏经)

## 舍利弗化人蟒令生天上第五

昔舍卫国一旦雨血。纵广四十里。王与群臣咸大惊怪。即召诸道术及知占候使推为吉凶。占者对曰。旧记有云。雨血之灾。应生人蟒毒害之物。宜推国内彰别灾祸。王曰。何以别知。占师曰。是为人蟒难可别知。诫敕国中。有新生小儿悉皆送来。以一空罂使众儿唾中。中有一儿唾即成火焰。当知此儿正是人蟒。议曰。此不可着人间。即徙置闲隐无人之处。国中有应死者可送与之。人蟒吐毒杀人如是。前后被毒所杀七万二千人。后有师子来出震吼之声。四千里内人物慑伏。周流暴害莫能制御。于是国王即募国中能却师子者。与金千斤封一大县。无有应者。众臣白王。唯当有人蟒能却。敕使往唤人蟒。人蟒逢见师子至。往住其前毒气吹。师子即死国致清宁。后时人蟒年老得病命将欲终。佛悯其罪重一堕恶道无有出期。告舍利弗。汝往训

之。使脱重殃。舍利弗便忽往其前。蟒大隆怒。念曰。吾尚未没。为人所易无所开白。径来我前。便放毒气谓能害之。舍利弗。以慈慧攘却。光颜舒怿一毛不动。三放毒气而不能害。即知其尊。意解善生。更以慈心上下七反视舍利弗。舍利弗便还精舍。吸气人蟒终于其日。即天地大动。极善能动。天地极恶。亦能动。时摩竭王。即诣佛所稽首于地。问世尊曰。人蟒命终当趣何道。佛言今生第一天上。王闻佛语。怪而更问。佛言。大罪之人何得生天。佛言。以见舍利弗慈心七反上下视之。因是之福生第一天。福尽当生第二天上。至七反以后当得辟支佛而般涅槃。王白佛言。七万二千人罪不复偿耶。佛言。末后作辟支佛时身当如紫磨黄金。时当在道边树下坐定意。时当有大军众七万余人。遇见辟支佛谓是金人。即取斫破各各分之。定堕手中视之是肉。皆还聚置而去。因是般泥洹。今世之罪乃尔薄偿便毕。佛告王。遇善知识者。山积之罪可得消灭。亦可得道(出譬喻经第九卷)

舍利弗入金刚定为鬼所打不能毁伤第六

　　佛在罗阅城迦兰陀竹园。时尊者舍利弗在耆阇崛山中。入金刚三昧(杂阿含云新剃须发)是时有二鬼。一名伽罗。二名优婆伽罗。毗沙门天王使遣。至毗留勒叉王所。欲论人天之事。是时二鬼。从彼虚空而过。遥见舍利弗结加趺坐系念在前意寂然定。伽罗鬼谓彼鬼言。我今堪任以拳打此沙门头。优婆伽罗鬼语第二鬼曰。汝勿兴此意打沙门头。所以然者。此沙门极有神德有大威力。世尊弟子中聪明智慧最为第一。备于长夜受苦无量。是时彼鬼再三曰。我能堪任打此沙门头。优婆伽罗鬼报曰。汝今不随我语者。汝便住此。吾舍汝去。此恶鬼曰。汝畏沙门乎。优婆伽罗曰。我实畏之设汝以手打此沙门者。地当分为二分。当暴风疾雨地亦振动。诸天惊怖四天王已知。我等不安其所。是时恶鬼曰。我今堪任辱此沙门。善鬼闻已便舍而去。时彼恶鬼即打舍利弗头。是时天地大动四面暴风疾雨寻时来至。地分为二分。恶鬼全身堕地狱中(杂阿含云舍利言烧我煮我。伽吒鬼陷地狱中)。舍利弗从三昧起。正衣服往诣竹园。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时佛告舍利弗。汝今身体无疾病乎。舍利弗言。体素无患唯苦头痛。世尊告曰。有伽罗鬼手打汝头。若当彼鬼。以手打须弥山者。山便为二分。所以然者。彼鬼有大力。今此鬼受其罪报故全身入阿鼻狱中。尔时世尊告诸比丘。甚奇甚特金刚三昧力。乃至于斯由此三昧无所伤害。正使须弥山打头者终不能动其毛。所以然者。比丘听之。于此贤劫中有佛。名拘楼孙。彼佛有二大声闻。一名等寿。二名大智。等寿神足第一。大智智慧第一。如我今日舍利弗智慧第一。目揵连神足第一。时等寿大智二比丘。俱得金刚三昧。等寿一时在闲静处入于寂定。时牧牛羊人取薪草人。见各相谓言。此沙门今取无常。即共集草木积其身上。以火焚烧舍之而去。是时等寿寻从定起。正衣服入村乞

食。诸取薪人还见比丘。各相谓言。此比丘昨日命终。我等以火焚烧。今日还活。今当立字号还活。若比丘得金刚三昧者。入水火刀剑不能中伤。金刚三昧威德如是。今舍利弗得此三昧。多游二处空空三昧金刚三昧(出增一阿含经第三十卷)

舍利弗性憋难求第七

　　舍利弗等受六群比丘尼请。设多美饮食。下座及沙弥。与六十日稻饭胡麻滓合菜煮。佛问罗睺罗。僧饮食饱足不。具答。又问有谁上座。又答和上舍利弗。佛言。舍利弗食不净食。舍利弗吐去所食。誓尽形寿断受外请常行乞食。诸大贵人后欲设僧饭。愿得舍利弗。白佛乞敕。舍利弗还受外请。佛言莫求。其性恶憋。其过去时有一国王。为毒蛇所螫。能治毒师作舍伽罗咒收毒蛇来。先作火聚语蛇言。汝宁入火宁还嗡毒。蛇思惟。我已吐竟。乃投身火中。毒蛇即舍利弗也(出十诵律序下分又出弥沙塞律第三十一卷。又出僧祇律第四十卷)

舍利弗先佛涅槃第八

　　佛告阿难。得四神足者。能住寿一劫。如来今者当寿几许。如是至三。阿难为魔所迷默然不对。又告阿难。汝可起去静处思惟。即起至林中。时魔波旬来至佛所。白言。世尊。处世教化度人周讫。蒙脱生死数如恒沙。时年又老可入涅槃。即告魔言。却后三月当般涅槃。波旬闻说欢喜而去。阿难睡梦见有大树普覆虚空。一切群萌靡不蒙赖。旋风卒起吹激其树。灭于力士所住之地。一切群生莫不悲悼。阿难惊觉怖不自宁。思惟所梦。将无世尊欲般涅槃。来至佛所而白佛言。我向所梦如斯之事。将无世尊欲般涅槃。佛告阿难。如汝所言。吾后三月当般涅槃。我向问汝。若有得四神足者。能住寿一劫。吾四神足极能修善。如是满三而汝不对。魔来劝我当取涅槃。吾以许之。阿难悲恸不能自持。其诸弟子展转相语。各怀悲仰来至佛所。谁得常存。我为汝等。应作已作。应说已说。汝等但当勤修精进何为忧戚。舍利弗闻佛涅槃深怀叹感。不忍见世尊而取灭度。今欲在前而入涅槃。唯愿世尊当见听许。如是至三。世尊告曰。宜知是时。一切贤圣皆当寂灭。舍利弗即整衣服三业供养却行而去。将沙弥均提罗。诣罗阅只至本生城。即敕均提。汝往入城及至聚落。告国王大臣旧故知识诸檀越辈来共取别。均提宣告。和上舍利弗将般涅槃。诸欲见者宜可时往。阿阇世王及诸四辈各自驰奔。舍利弗如是种种广为诸人随病投药。众会有得初果乃至三果。或有出家成阿罗汉者。复有誓心求佛道者。闻说法已作礼而去。于后夜分。正身正意系心在前入于初禅。从初禅起入第二禅。如是次第入灭尽定。从灭定起而般涅槃。时天帝释与多天众来至其所赞叹供养。帝释又敕毗首羯摩。合集众宝庄严高车

送平博地。敕诸夜叉。往大海边取牛头栴檀积为大[卄/積]。安身在上苏油灌之放火阇维。火灭之后。均提。拾取舍利盛着钵中摄其三衣担至佛所。阿难悲悼言。法轮大将军已取涅槃我何凭怙。佛曰。其虽灭度五分法身亦不灭也。

舍利弗过去世时。亦不堪忍见于我死而先我前死。阿难白佛。不审往昔先前取死其事云何。佛告阿难。过去久远不思议劫。此阎浮提有一国王。名旃陀婆罗脾(梁言月光)。王有二万夫人婇女。其第一夫人名须摩檀(梁言华施)一万大臣。其第一者名摩旃陀(梁言大月)。王有五百太子。最大太子。名曰尸罗跋陀(梁言戒莫)。王所住城名跋陀耆婆(梁言贤寿)。其城纵广四百由旬。周匝凡有百二十门。说大檀施随众所须尽给与之。并复告下八万四千诸小国土。悉令开藏给施。一切众臣如教。即竖金幢击于金鼓广布宣令腾王慈诏。远近内外咸令闻知。于时国内沙门婆罗门。贫穷孤老有乏短者。强弱相扶集如云雨称意与之。阎浮提民蒙王恩泽。有一小国。其王名曰毗摩斯那。闻月光王美称高大。心怀嫉妒寝不安席。即自思惟。月光不除我名不出。当设方便。请诸道士募求诸人。婆罗门言。王有何忧当见告语。王言。彼月光王名德远着一切承风。我独卑陋无此美称。愿得除之作何方便。婆罗门言。月光慈惠泽润穷厄如民父母。我等何心从此恶谋。宁自杀身不能为此。即各罢散不顾供养。时毗摩斯那益增愁愦。即出广募周遍宣令。谁能为我得月光头。分国半治以女妻之。尔时山胁有婆罗门。名劳度差。来应王募。王甚欢喜重语之言。苟能成办不违信誓。若能去者当以何日。婆罗门曰。办我行道粮食所须。却后七日便当发引。时婆罗门作咒自护。七日已满。便来辞王。王给所须进路而去。时月光国豫有变怪。八万四千诸小国王。皆梦大王金幢卒折金鼓卒裂。大月大臣梦鬼夺王金冠。各怀愁忧不能自宁。时城门神知婆罗门欲乞王头遮不听入。时婆罗门绕城数匝不能得前。首陀会天知月光王以此头施于檀得满。便于梦中而悟王言。汝誓布施不逆众心。乞者在门无由得前。欲为施主事所不然。王觉愕然。即敕大月。汝往诣门敕勿遮人。大月大臣往到城门。时城门神即自现形。白大月言。有婆罗门从他国来。怀侠恶心欲乞王头是以不听。大臣答曰。是为大灾。然王有教理不得违。当奈之何。当作七宝头各五百枚用贸易之。即敕令作。时婆罗门径至殿前高声唱言。我在遐方闻王功德。一切布施不逆人意。故涉远来欲有所得。王闻欢喜迎为作礼。问讯行道不疲极耶。随汝所愿。婆罗门言。一切外物虽用布施非我所须。我故远来唯乞王头。若不孤逆当见施与。王闻是语踊跃无量。婆罗门言。若施我头何时当与。王言。却后七日当与汝头。

尔时大臣持七宝头来。前语婆罗门言。此王头者骨肉血合不净之物用索此为。今持尔所七宝之头以用贸易。汝可取之。博易足得终身

之富。婆罗门言。我不用此。欲得王头全我所志。时大月臣种种晓喻永不回转愤感心裂七分而死。王前敕语。臣下乘八千里象遍告诸国言。月光大王却后七日当持其头施婆罗门。若欲来者速时驰诣。尔时八万四千诸王驰驿而至。咸见大王腹拍王前。阎浮提人赖王恩泽。云何一日为一人故永舍众庶更不矜怜。唯愿垂悯莫以头施。一万大臣皆身投地腹拍王前唯见哀悯矜恤我等。莫以头施。二万夫人亦身投地仰白王言。莫见忘舍唯垂荫覆。若以头施我等何怙。五百太子啼哭王前。我等孩幼当何所归。愿见愍念莫以头施。长养我等得及人伦。于是大王告诸臣民夫人太子。计我从本受身已来。涉历生死由来长久。若在三涂截断其头死而复生。如是无数亦无福报。若生人间诤于财色。为贪恚痴恒杀多身。未曾为福而舍此命。今我此身种种不净会当捐弃不能得久。舍此秽头用贸大利何得不与。我持此头施婆罗门。以是功德誓求佛道度汝等苦。今我施心垂欲成满。慎莫遮我无上道意。一切诸王臣民夫人太子闻王语已默然无言。尔时大王语婆罗门。欲取头者今正是时。婆罗门言。今王臣民大众围绕。我独一身力势单弱不堪此中而斫王头。欲与我者当至后园。尔时大王告诸小王太子臣民。汝等若必爱敬我者。慎勿伤害此婆罗门。作此语已。共婆罗门入于后园。时婆罗门又语王言。汝身盛壮力士之力。若遭斫痛傥复还悔。取汝头发紧系在树尔乃能斫。时王用语语婆罗门。汝斫我头堕我手中然后取去。今以头施用求无上正真之道誓济群生。时婆罗门举刀欲斫。树神见此甚大懊恼。如此之人云何欲杀。即以手搏婆罗门耳。其头反向手脚了戾。失刀在地不能动摇。尔时大王仰语树神。我过去已来于此树下。曾以九百九十九头以用布施。今舍此头便当满千。舍此头已于檀便具。汝莫遮我无上道心。尔时树神闻王是语。使婆罗门平复如故。时婆罗门便从地起。还更取刀便斫王头头堕手中。尔时天地六反震动诸天宫殿掉动不安。各怀恐怖怪其所以。寻见菩萨为一切故舍头布施。皆悉来下感其奇特悲泪如雨。因共赞言。月光大王以头布施。于檀波罗蜜今已得满。音声普遍。彼毗摩羡王闻此语已。喜踊惊愕心擘裂而死。时婆罗门担王头去。诸王臣民夫人太子。已见王头自投于地。同声悲叫绝而复苏。时婆罗门嫌王头臭即便掷地脚蹴而去。或复有人语婆罗门。汝之酷毒剧甚乃尔。既不中用何为乃索。时婆罗门进道而去。人见便责无给食者。饥饿委悴困切极理。道中有人自问消息。知毗摩羡王已复命终。失于所望及劳度差命终。皆堕阿鼻泥犁。其余臣民思念王恩感结死者皆得生天。如是阿难。欲知尔时月光王者。今我身是。毗摩羡王今波旬是。时大月大臣今舍利弗是。当于尔时不忍见我死而先我前死。乃至今日不忍见我入于涅槃。而先灭度(出贤愚经第五卷及方便佛报恩经大同小异)

舍利弗目连角现神力第九

佛在舍卫城祇树给孤独园。时世尊于十五日说戒。时诸比丘僧及五百比丘众(大智度论云五百大罗汉)从祇洹没诣阿耨达池。时阿耨达龙王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观如来颜色及诸比丘。即白佛言。观此众中皆空无所有。舍利弗比丘今无此座。佛告目连言。汝速至舍利弗所以我声告。目连承教。往舍卫城谓舍利弗言。佛呼汝来阿耨达龙王欲得相见。舍利弗自解只袯带着目连前。谓目连曰。汝有神足举此衣带结阎浮提树。目连执带不能移动。尽力欲举地皆大动。舍利弗便恐目连着弗于逮。又以缠须弥山。目连便举动须弥山。舍利弗复以此带缠如来坐。目连遂不能动舍带还龙王所。遥见舍利弗已在前至。结加趺坐直身正意系念在前。至世尊所头面礼足白言。我不失神足耶。何以故。我从祇洹前没不现后至此池。舍利弗后没不现先至在坐。世尊常说我第一云何后至。佛曰不退。舍利弗比丘有大智慧。还舍卫城众亦生疑。佛告目连。众多比丘无恭敬心于汝言舍利弗神足胜汝。可于此众中现其威力。对曰承教。即于坐起往须弥山顶。以一足蹈须弥山顶。举一足着梵天上。蹴须弥山使地六反震动。时以梵音而说此偈。

当速求方便　　于此佛法众
当除生死患　　如象食竹叶
若于此佛法　　修诸无欲业
已除诸尘劳　　亦尽若源本

时诸比丘叹未曾有。大目揵连说此偈时。六十比丘因此漏尽意解(出增一阿含经第二十七卷)

目连使阿耆河水涨化宝桥渡佛第十

舍卫城人劝化大会。饭九十六种出家人。复请波斯匿王及太子群臣诸聚落主。宿旧长者及萨薄等。先一日集阿耆河岸上。前至为上座目连。使河水暴涨泡沫弥岸。诸外道等竞缚[竺-二＋椑]筏。适欲先渡取第一座。而水激急回覆漂还。竟夜疲苦[竺-二＋椑]筏破散没溺寒冻。上于岸边向日而蹲。时祇洹精舍有人请僧。佛住待时。有年少比丘言。世尊出晚恐外道得上座去。佛知时到。与诸大众威仪庠序俱诣河上。诸外道言。我等不能得渡。此诸沙门当作何计。目连化作宝桥种种严饰花香伎乐。诸外道见各作是言。沙门来迟我等先渡。蹈桥堕水身服濡湿军伏随流。佛以神力令无死者。佛与比丘俨然而进。次第庠序随进步处宝桥即灭。目连摄其神力。地还如故。使诸外道皆悉得进。佛说偈言。

先得至此岸　　已渡生死海

疾流不能漂　　是名正智者(出僧祇律第六卷)

目连为母造盆第十一

目连始得道。欲度父母报乳哺恩。见其亡母生饿鬼中。不见饮食皮骨相连。目连悲哀。即钵盛饭往饷其母。母得钵饭食未入口化成火炭。目连驰还具陈此事。佛言。汝母罪根深结。非汝一人力所奈何。当须众僧威神之力乃得解脱。可以七月十五日。为七世父母厄难中者。具饭五果汲罐盆器香油铤烛床褥卧具尽世甘美供养众僧。其日众圣六通声闻缘觉菩萨示现比丘在大众中。皆同一心受钵和罗具清净戒。其有供养此等僧者。七世父母五种亲属。得出三涂应时解脱衣食自然。佛敕众僧。皆为施主家七世父母。行禅定意然后食供(出盂兰经)

目连为魔所娆第十二

目连夜行。弊魔化作澈影入目连腹中。目连自念。吾腹何故雷鸣如饥负担。入定观见。即谓之曰。弊魔且出。莫娆如来及其弟子。魔即恐惧所化澈影出住身前(出弊魔试目连经)

目连劝弟施并示报处第十三

目连有同产弟。饶财多宝库藏盈满。仆从奴婢不可称计。目连告弟曰。闻卿悭嫉不好惠施。佛常显说夫人惠施获报无数。卿弟闻兄教开藏惠施。更新立库欲受其报。未经旬日。财宝竭尽故藏悉空新藏无报。其心懊恼向兄说曰。前见告敕施获大报。不敢违教竭藏惠施。当来过去诸贫穷者靡不周遍。宝货竭尽新藏无报。将无为兄所疑误乎。目连曰。止止莫陈此语。无使异学邪见之士闻此粗言。若使福德当有形者。虚空境界所不容受。吾今权此示汝微报。若欲见者从随我来。目连以神足力。手接其弟至第六天。彼有宫殿七宝合成。前后浴池香风远布。库藏盈满不可称计。玉女营从数千万众。纯女无男亦无夫主。弟问目连。是何宫殿巍巍乃尔。不见有男纯是女人。目连告弟。汝自往问。曰是何宫殿。天女报曰。阎浮提内迦毗国。释迦文佛神力弟子。名曰目连。有弟大富好喜惠施周穷济乏。命终之后当来生此与我等作夫。其人闻喜善心生焉。还至兄所大怀惭愧。头面忏悔还至世间广施不惓(出目连弟布施望即报经)

目连伏菩萨慢第十四

目连承佛圣旨。西方有一世界。名光明幡。佛名光明王。现在说法。目连到彼听佛语辞。其身长四千里。诸菩萨身长二千里。其诸菩萨所食钵器。其高一里。目连行钵际上。时诸菩萨白世尊曰。唯然大圣。此虫何从来。被沙门服。行钵际上。于时彼佛言。诸族姓子慎勿发心轻慢此贤。所以者何。今斯少年名大目连。是释迦文佛声闻弟子中神足第一。时光明王佛告大目连。吾土菩萨及诸声闻。见卿身小咸发轻慢。仁当显神足力承释迦文威德。目连稽首足下右绕七匝却在佛前。白言。今欲跏趺此地容不。佛曰。如意所乐。时大目连踊在虚空亿百诸仞。在彼宝城便作一床。跏趺而坐。从其床座垂众宝珠亿百千垓。一一珠瑛出百千光。一一光明各有莲华。一切莲华现释迦文身坐莲华上。其所言说如释迦文。音响清净班宣经典等无有异。目连显神足已。复住佛前。时诸菩萨叹未曾有。白佛言。是目连以何等故诣此世界。世尊告曰。欲试释迦文佛音响所澈远近故到此土。时光明王佛告大目连。仁者不宜试如来音响。如来音响无远无近广远无量不可为喻。时大目连自投足下改忏悔过。唯然世尊。我身不敏。佛音无量而横生心欲知其限。其光明王告大目连曰。汝虽远来到此佛土。复白佛言。甚远天中天。身劳极不能复还至其本土。世尊告曰。云何以汝神力到此世界。故是世尊释迦文佛威德所立。当遥自归稽首作礼于释迦文佛。自当得至。假使卿身以己神足欲还本国一劫不至。目连右膝着地向于东方释迦文佛所叉手自归。屈申臂顷即时得至(出蜜迹金刚力士经第三卷)

目连以神力降化梵志第十五

佛告目连。有一大国。去斯八千处在边境。不睹三尊习于颠倒。王及臣民奉事梵志。有五百人并得五通。能移山住流分身变化。国有大山塞民径路举国患之。王向梵志说。梵志等即绕山坐。各一其心以道定力山起欲移。佛告目连。汝往彼国现神道化长济度梵志及国君民。令远三涂永处福堂。目连放光遏绝日月悬处虚空。当其山顶山为不动。梵志惊曰。此山已起谁抑之乎。日无精光此将有以。中有明者观众弟子。谁秽浊者令山不移。仰头观见睹一沙门当其山上。梵志佥曰。正是瞿昙弟子所为。梵志呼曰。王令吾等为民除患。汝抑之为。目连答曰。吾自悬虚谁抑汝山。梵志三尽道力欲令山移。山又三下遂成平地。梵志顾相谓曰。夫有明达道德深者则吾师也。咸兴正服稽首敬白。愿为弟子。示吾极灵。目连曰。汝等欲去冥就明者善。吾有尊师。号曰无上正真天中之天。为一切智。汝等皆往到佛所。诸梵志曰。佛之道化宁踰于师乎。目连答曰。佛德如须弥。吾等似芥子。汝等寻吾后。即至佛前具陈其情。内外清净。唯愿世尊。荡其微垢令成真净。梵志见佛。心开意解皆作沙门(出佛说志心经)

目连化诸鬼神神自说先恶第十六

　　昔目连至雪山中。化诸鬼神及龙。阅叉阿须伦揵陀罗等。时有一揵陀罗神。居七宝宫。与众超绝身形端正聪明殊特。然人身狗头。目连怪问。何以乃尔。答曰。吾维卫佛时大富长者也。喜饭比丘梵志供给贫乏。为人急性憋恶。粗言骂詈直出不避老少。饮食人客小不可意便云。不如餧狗。以是言之故狗头人身。好施供养受此福堂(出诸经要事)

目连现二神足力降二龙王第十七

　　佛命长老阿那邠坻。当行布施。即起长跪叉手白佛。愿佛众僧。明日降神到舍。欲设粗饭。佛默然受。佛告诸比丘。明旦当上天投日中下会邠坻舍饭。佛以明旦与诸比丘。如弹指顷即升虚空。时有罗汉。名曰弘檀。即正衣服于虚空中白佛言。我数上天未曾闇冥如今。佛言。有两龙王大嗔吐雾。是故冥耳。复有罗汉名曰受彼。即白佛言。余欲止之。佛言。龙有大威神。汝往必当兴恶吐水。设复杀人民蠕动之类。目连白佛。我欲往谏佛言大善。目连即到龙所。龙见目连即口出烟须臾出火。围目连一重。目连以道意亦化出火围龙三重。复变身入龙目中。左入右出右入左出。如是次第从耳鼻入出或飞入其口。龙谓目连在其腹中矣。目连复变身围龙十四重以身敕两龙。龙大恐怖尾扇海水动须弥山。佛遥告目连。此龙尚能吐水没杀天下。汝且慎之。目连白佛。我有四禅神足常信行之。我能取是须弥山及两龙。着掌中抛掷他方。又能以手撮磨须弥山令碎如尘。使诸天人无觉知者。两龙闻之即便降伏。目连还复沙门。龙化为人稽首作礼悔过目连。愚迷狂惑不识尊神。触犯云雾乞哀原罪。两龙忏悔前受五戒。稽首佛足作礼而去(出降龙经)

目连迁无热池现金翅鸟第十八

　　时阿耨达与其眷属。三月请佛。入无热大池供养。并诸神通果办菩萨及弟子众许其半月。龙喜兴云震电降雨普遍天下。忽然之顷还升宫中召五百长子。其名善牙善施等。五百长子。吾今以请平等正觉及众菩萨诸弟子。俱尽其半月。汝等当同一心广相勉励加敬世尊。勤念无常当各寂静。谦恪恭肃住侍如来。弃捐欲意及龙戏乐。除贪怒害。离色声香味细滑。所以者何。世尊无欲安详仁雅。审谛调从承佛要诫。汝等半月无得入宫除淫恚愚痴。如来宣讲法故必有他方神通菩萨。释梵持世宿净天子当普来会。汝等勤念广施慎勿中懈。令诸会众观变踊跃。于雪山下无热池中。化无瑕琉璃座。纵广七百由旬。周匝

列置八万四千杂宝珂树。诸堂上有师子座八万四千皆大高广。有龙婇女各二千人。其色姝妙姿媚无量。口出熏香擎持杂花末香涂香。调作诸妓以咏佛德兴悦众会。于虚空中幡彩垂间宝铃和鸣音踰诸声。施馔百味与其眷属。遥启世尊。佛与八万四千菩萨皆大神通。弟子二千亦上神足。到无热王宫。目连承佛神旨。迁无热池现于虚空去地七丈。化身色像若金翅鸟王住龙宫上。便告王言。如来至也。龙众惊怖毛竖四走藏窜。龙王慰之曰。且各安心勿恐。此为贤者大目连作耳。倡伎相应进迎正觉及诸弟子至无热池。设广博场师子之座。龙与其众手自执斟所设馔具。踰世甘肥。延有天味以用供养。饭毕洗器竟。佛为说法。一切会者各怀踊跃(出弘道广显三昧经第三卷)

目连三观事不中其心皆实第十九

佛住舍卫城。时诸比丘集在一处。共作是论。善法讲堂柱柱梁不。目连言。柱梁。又有一无岁比丘言。不柱。即遣神足比丘往看。还言不柱。诸比丘语目连言。汝不知。何故言柱。妄语不实应摈驱遣。即集众僧。佛乘神足从空而来。知而故问。诸比丘。汝作何等。答言。目连乃至不柱答柱。不实妄语欲作羯磨。佛问无岁比丘。汝云何知不柱。答言世尊。我曾一时。在善法讲堂坐禅。佛语目连。汝何故不自看。汝应审实。目连心实而不犯戒(出僧祇律第二十九卷)

目连心实事虚第二十

人问目连。是多浮池水从何处来。目连答言。此水从阿耨达池中来。诸比丘言。阿耨达池其水甜美有八功德。此水沸热碱苦。何有此事。目连。汝空言过人法故。作妄语应灭摈驱出。以事问佛。佛语比丘。汝等莫说目连过罪。何以故。阿耨达龙住处去此极远。是水本有八功德甜美。迳历五百小地狱。过是故碱热。汝等若问目连是水何故碱热。目连能随相答。又一时大旱无雨。目连入定见。却后七日天当大雨。满诸沟坑。城邑聚落悉闻此言皆大欢喜。国中人民皆舍众务覆屏盖藏。数到七日。诸比丘语目连。汝言七日天当大雨满诸沟坑。今风尚无何况雨耶。汝空言过人法故妄语欲灭摈驱出。佛闻是事。语诸比丘。目连见前不见后。如来见前亦见后。七日有大雨下。有罗睺阿修罗王。以手接去置大海中。目连随心想说。是故无罪(出十诵律第四卷)

## 经律异相卷第十五(声闻无学僧部第十二之三)

优波离为佛剃发得入第四禅一 迦旃延教老母女卖贫遂得生天二

难陀得柰女接足内愧闲居得道三 难陀有三十相与佛相似四 毕陵伽婆蹉以神足化放牧女人五 跋难陀为二长老分物佛说其本缘六 迦留陀夷非时教化致丧其命七 阿难与佛先世为善友八 阿难奉佛敕受持经典供给左右九 阿难七梦佛为解说十 阿难为旃陀罗母以咒力所摄十一 阿难乞牛乳佛记其方来十二 阿难化波斯匿王施十三 阿难试山向比丘并问育王十四

优波离为佛剃发得入第四禅第一

佛在王舍城无敢为剃发者。唯有一童子。名优波离。为佛剃发。儿父母在佛前合掌白佛言。甚能剃发但身太曲。父母教儿小直。又莫太直使出息不得粗大。又言。善能剃头而身太直。父母语言。莫太直。佛言。善能剃发。而入息太粗。父母语。莫粗入息令佛不安。又言。善能剃发。而出息太粗。父母语。莫粗出息令佛不安。时优波离。入出息尽入第四禅。佛告阿难言。优波离已入第四禅。汝取其刀。阿难奉教。阿难持故盛发器收世尊发。佛言。不应以故器盛。时有瞿波离王子。将军征讨来索佛须发。佛与。王得不知所安。佛言。安金塔银塔宝塔杂宝塔中。缯彩钵肆酖岚婆衣头罗衣裹。又云。不知何持。佛言。象马车乘若辇若舆。若头肩上担。时王子持世尊发去。所往征讨得胜。时彼王子还国起佛发塔。此是世尊在世时塔。后诸比丘行亦用前物盛持。佛言。不应头戴。亦不应持塔往大小便处。比丘为恭敬故不敢共塔宿。置于别房。佛言。安高杙上或置头边(出四分律第四分第三卷)

迦旃延教老母卖贫遂得生天第二

阿槃提国有一长者。多财饶富悭贪暴恶无慈心。时有一婢。晨夜走使不得宁处。小有违失便受鞭捶。衣不蔽形食不充躯年老困悴思死不得。时适持瓶诣河取水。思惟是苦举声大哭。时迦旃延来至其所。问言。老母何以。答言。尊者。我既年老恒执苦役。加复贫困衣食不充思死不得。迦旃延言。汝若贫者何不卖贫。女人言曰。贫那可卖谁当买贫。迦旃延言。贫实可卖如是至三。女言卖。迦旃延言。审欲卖者一随我语。答言。唯诺。告言。汝先洗浴。洗浴已毕。告言。汝当布施。白言。尊者。我极贫困如今我身无毛许完纳。唯有此瓶是大家许当以何施。即授钵与。汝持此钵取少净水。如教取来奉迦旃延。迦旃延受寻为咒愿。次教受斋。后教念佛种种功德。即问。汝有住止处不。答言无也。若其磨时即卧磨下。舂炊作使便卧是中。或时无作止宿粪堆。迦旃延言。汝好持心恭谨走使。莫生嫌恨。因伺大家一切卧竟。密开其户。于户曲内敷净草坐。思惟观佛莫生恶念。尔时老母奉而归依如敕施行。于后夜中即便命终生忉利天。大家使人草索系脚拽

置寒林。有一天子与五百天人以为眷属。福尽命终。此老母人即代其处。生天之法。其利根者自知来缘。其钝根生者但知受乐。尔时此女既生天中。与五百天女。娱乐受乐不知生缘。时舍利弗在忉利天。知此天子生天因缘。问言。天子。汝因何福生天中耶。答言不知。时舍利弗借其道眼观见故身。由迦旃延得生天上。即将五百天子来至寒林。散华烧香供养死尸光明照曜。大家见之怪其所由。告令远近诣林观看。见诸天子供养此尸。即问天曰。此婢丑秽。生存之时人犹恶见。何故诸天而加供养。彼时天子具说本末(出贤愚经第七卷)

## 难陀得柰女接足内愧闲居得道第三

　　佛在鞞舍离。时柰女严驾羽宝车诣如来所。亲觐问讯下车诣佛。时难陀去佛不远经行。柰女便至难陀行。以手接难陀足。便作是语。难陀。我是柰女。是时难陀即失精精污其手。柰女即以顶戴。往世尊所白言。世尊如此之人听在众次。佛告柰女。如是之人应在众次。所以然者。难陀不久当成就无漏。柰女默然不对而去。柰女不远。佛告阿难。诸有比丘尽集讲堂。既已会竟。佛告比丘。我于比丘中悉观察。皆当具舍勒以覆内形。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佛告难陀。云何难陀。汝乃作如是形状。难陀内愧。白言。善哉世尊。愿速与我说法。使我闻法。在闲静处如实观察以自娱乐。佛告难陀。汝观此身。随其所行。从头至足发毛爪齿。若干不净盈满身中。如实观察。为是净耶为不净耶。当观彼漏。为何处所为从何来。是时难陀从佛受教礼足去。观此身中从头至足若干不净。诸所有处皆悉知彼由合会生。我今当离。则无欲意。便说偈言。

　　淫我知汝本　　欲从思想生
　　不我思想汝　　则汝而不有

　　是时难陀。在一静处闲居。成阿罗汉(出增一阿含经第三十九卷)

## 难陀有三十相与佛相似第四

　　佛始得道。身色光明相照大千。人民天龙十方菩萨。皆听说法咸大欢喜。随其本行皆各得道。佛弟难陀独不从受。反戾佛教而欲为道。有三十相。将数弟子。着钵真越衣颜似佛。有诸比丘未得道眼者。遥见难陀便为作礼。佛告难陀。自今以后不得复着真越衣着皂袈裟。所以者何。汝反我戒受比丘礼。当堕泥犁中(出十分譬喻经第四卷)

## 毕陵伽婆蹉以神足化放牧女人第五

毕陵伽婆蹉在王舍城。日时将至欲行乞食。至一放牧家食。其家女人啼。即问女言。何故啼耶。答言。阇梨。今节会日众人集戏。我无衣裳独不得去。时尊者即化作种种衣服珠宝璎珞金银校饰。与已便去。众人见之问言那得。具说因缘。闻达国王。王即唤牛女及比丘来。问尊者。何处得此好金非世所有。比丘即捉杖打壁扣床一切化成黄金。作如是言。首陀罗何处得金此即是也。王言阇梨。有大神足宜各还去(出僧祇律第二十九卷)

跋难陀为二长老分物佛说其本缘第六

佛在憍萨罗国。与多比丘安居。诸白衣居士见多众僧。为作房舍及衣。佛后岁还祇洹安居。是处故有二长老比丘。诸居士心念。我等今岁布施使如去年。令诸比丘得衣我得福不断。多持衣物施二长老。作是念。是衣物分多。我等若分知得何罪竟不敢分。跋难陀游行诸处遍观施物多少。二长老遥见。从坐起迎与坐问讯。跋难陀问。众僧安居有施物不。答有。问言分未。答言未分。何故。长老答言。是衣物多我人少。若分不知得何罪。跋难陀言。汝未分者好。二长老语跋难陀。汝能分不。答能跋难陀言。此中应作羯磨不得直分。时二长老尽持衣出着跋难陀前。跋难陀分是衣作三分。语言。汝二人坐一聚边。自坐二聚间。语言。汝长老一心听羯磨言。汝等二人一聚衣名为三。我一人二聚衣名为三。是羯磨好不。答言好。持是衣裹缚欲担去。二长老言。是聚衣我等未分。云何便去。跋难陀言。我若与汝分者。是中一好衣应与知法人。然后当分。答言与即持一上宝衣出着一边。分余衣作二分与二长老。跋难陀即裹缚多衣物。担负到祇洹。诸比丘经行。遥见跋难陀来。自相谓言。此无惭无愧。有见闻疑罪。多欲无厌人来。渐渐近已。问言。跋难陀。汝从何处得是多衣物来。跋难陀广说上事。是中有比丘少欲知足行头陀。闻是事心嫌恨种种诃责。云何名比丘。故夺二长老物。以事白佛。佛亦种种诃责。语诸比丘。是跋难陀。非但今世夺是二长老比丘物。过去世河曲中。有二獭在河中住。河边得一鲤鱼。无能分者二獭守住。有野干来饮水。见已问言。阿舅汝作何等。獭言。外甥。我等得此大鱼不能分。汝能为我分不。答言能。此应经书语分不得直尔分。时野干即分鱼作三分头为一分尾为一分。中间肥者作一分。问言。谁喜近岸行。答言。此是。谁喜入深水行。答言。此是。时野干言。汝一心听说。经书言。近岸行者与尾。入深水行者与头。中间身分与知法者。尔时野干口衔是大鱼身归。妇见问曰。何处得。答言。有愚痴不知断事间得。诸比丘。此二獭者。即今二长老比丘是。时野干者。今跋难陀是(出十诵律善诵卷第三僧祇律亦同)

迦留陀夷非时教化致丧其命第七

佛在舍卫国。时长老迦留陀夷得阿罗汉道。心念。先在六群比丘中。于舍卫国污辱诸家。我念当还令得清净。即便入国度九百九十九家。若夫得道而妇不得。若妇得道而夫不得道。则不在数。时舍卫城有婆罗门家。应以声闻得度。迦留陀夷念言。我复度此家者。于舍卫城足满千室。晨朝持钵入城乞食。到婆罗门舍主人不在。其妇闭门煎[麩-夫+并]。迦留陀夷即入禅定起乃弹指。妇即回顾看门犹闭。作是念。此沙门从何处入。此必贪[麩-夫+并]故来。我终不与。若使眼脱我亦不与。而以神力两眼脱出。复念。出眼如碗我亦不与。即以神力变眼如碗。复念。若倒立我前我亦不与。即以神力于前倒立。复念。若死我亦不与。复以神力入灭受想定。心想皆灭无所觉知。时婆罗门妇牵挽不动。即大惊怖。念是沙门常游波斯匿王宫。末利夫人之师。若闻在我家死者。我等大衰。彼若活者我与一[麩-夫+并]。迦留陀夷便出于定。妇即看[麩-夫+并]。先煎者好意惜不与。更刮盆边复作一小[麩-夫+并]煎之转胜。以先者与。适举一[麩-夫+并]余皆相着。迦留陀夷言。姊随心与我几许。举得四[麩-夫+并]欲持与之。迦留陀夷不受言。我不须是[麩-夫+并]若汝欲施者。可以与祇洹中僧。是妇先世已种善根。即自思惟。是比丘僧实不贪[麩-夫+并]。但愍我故而来乞耳。即持[麩-夫+并]筐诣祇洹中。施诸众僧。与僧[麩-夫+并]竟。在迦留陀夷前坐。时迦留陀夷。观其因缘为说妙法即于坐上远尘离垢得法眼净。归依三宝作优婆夷。尔乃反舍。时夫后还归具以白。我今已得须陀洹道。君今可往。是婆罗门即便往诣。迦留陀夷为说妙法。得法眼净为优婆塞。常尽财力供养阇梨。乃至身死犹命其子如在无异。其子奉命供养如法。子妇于后在机上织。遇见贼主年少端正。妇便唤之妇语之使来共相娱乐。时迦留陀夷往其舍食。为婆罗门妇说淫欲过诃破戒罪。妇即生疑恐知此事或向夫说。即作方便托疾请之。迦留陀夷住为说法。苦相留连乃至日没。时迦留陀夷起到粪聚。贼主以利刀而断其头埋着粪中。至说戒日行筹长一。更相咨访。佛言。迦留陀夷已入涅槃。夜过已晨。佛与众僧入舍卫城到粪聚所。佛神力故死尸踊出在虚空中。诸比丘取着床上。持之出城以火烧身起塔供养。波斯匿王闻迦留陀夷某婆罗门家死。即灭七世左右十家皆夺财物。捕取五百贼。悉截手足着祇洹堑中。诸比丘乞食得闻是事。具已白佛。佛言。过罪皆由非时入于聚落(出十诵律三诵第四卷)

阿难与佛先世为善友第八

佛游波罗奈国。住树下坐欣然而笑。五色光出。阿难跪问。佛言。昔迦葉佛时。此处有精舍。精舍中有二万沙门。迦葉佛常说正法。阿难即施绳床跪劝曰。愿就尊坐。斯地有福乃致两佛。佛就坐毕。举手指曰。彼有大县其名维绫。时有陶家。名曰欢豫。为子慈爱数诣佛所禀佛清化。虽为陶家未尝垦土。惧害虫豸。唯取崩岸鼠壤之

土。和之为器。以贸五谷。多少在彼未尝诤价。以供养老亲。亲老羸乏已且失明。欢豫仁孝难齐。迦葉佛晨兴摄衣持钵入城至欢豫家。问其亲曰。孝子安在。对曰。佛弟子小出耳。家有好饭豆羹。佛以钵受却坐饭毕即去。子归睹羹饭有减。曰。谁取此饭者。亲曰。天中天属来顾尔。自取羹饭饭毕即去欢豫怅然悲喜交集。曰。佛为如来无所著至真等正觉道法御天人师。诸天帝王肃虔供馔常恐不致世尊。吾居斯贱食又不腆。但愍吾斯贱故自取耳。悲喜交集稽首于地。追惟佛恩弘普乃尔。喜以忘饥十有五日。亲助之欢喜忘饥七日。却后月余佛复至其家。子又不在。佛复取羹饭饭毕即去。子寻还归亲又如事说之。欢豫并亲。重喜忘饥日数如前。其时龙雨日夜不休精舍毁漏。佛告诸沙门。欢豫新为居室。汝等往撤其瓦来以护精舍。诸沙门往。子又不在。亲曰。何人撤吾屋乎。沙门对曰。佛精舍漏。使吾等撤斯屋以补精舍。亲曰。善哉。吾子德重乃致于兹乎。欢喜稽首曰。愿益取之。吾福无量。沙门适去。子归睹之曰。谁撤屋者乎。亲曰。佛精舍漏遣沙门来取瓦补之。欢豫所在向佛稽首于地。尊慧无量。帝王诸侯兴七宝殿贡献相给。而佛不居。取此粗瓦惟欲福我。欣欣不食忘饥如前。佛将五百沙门前入王国。王名脂维。身自迎佛。王下车卸五威仪。作礼问讯就坐听经毕曰。愿天中天。与诸沙门下顾薄食。佛默可之。供馔皆备遣使奉迎。王自沃盥奉饭供养礼毕于佛前坐。

佛告王曰。王宿奉三尊今受宿福。得生人道去女为男获世上位。夫王者之法当以圣人教令制御其心。恕己育民。妖言烧国之火也。王其慎之。王稽首受教王又留佛。时三月七宝床机帷帐茵褥病药之供竭尽国珍。佛未之许。王心念曰。供养之上孰胜吾者。佛知王心有贡高意。即谓王曰。有胜王者其惠无量。王曰。愿闻其名。佛曰。维绫县有至孝之子。其名欢豫。奉佛三宝受吾明法。恕己视彼等育群生。清贞守真手不持宝。并诸利刃卖器养亲。不诤其价忍辱慈惠。以正道为心。以圣典为乐。不敢娶妻。惧傲其亲以为不孝。每之佛所侧心听法。为亲陈丧明之苦不清睹佛。言之流涕。佛取其食撤其屋瓦举门无怨。喜忘饥十有五日。其为至仁至孝德难具陈。吾当周行教化天下不得就王请。王有愠心与。佛曰。论功喻德。彼仁清贞信孝行难齐。兴居周旋未尝不孝。仁德思亲斯行难等。非所能逮矣。王曰善哉。欢豫至孝为佛所叹。德称之美乃至于兹。吾当贡之助其养也。迦葉佛说经竟。游行教化。王遣使者。重载五百乘车。粳米麻油醍醐石蜜杂物珍宝。谦辞致敬。使者到曰。天中天。重叹贤者至孝普慈。大王欣欢使吾致虔。愿纳此贡。以育于亲并供养佛。欢豫对曰。大王慈惠助吾。还宫具宣此意。同县梵志子名花结。与欢豫[髟/囟/心]角善友。累劫结亲道化相成。久而益厚。共于深水浴。遥睹大树。欢豫指曰。迦葉如来圣人在此。须先谒拜。佛道难忘吾敢冀矣。欢豫恻然曰。佛世难值犹优昙花。或复累劫乃一有耳。岂可失时。牵衣力挽共至佛所欢豫

稽首华结不拜。揖让而坐。欢豫白佛言。华结者与我[髟/囱/心]角善友。邪迷未寤。愿灭其痴。迦葉如来应病说法。心即开解敬信三宝。二人欢喜稽首俱退。花结寻路曰。世幸有佛家为秽薮。汝不作沙门为乎。对曰。吾亲年在西垂。又俱丧明恃吾为命故不去家耳。华结曰。吾当为沙门矣。欢豫即如事启佛即授其戒。亿岁以后。生第四兜率天上。从天一下自致成佛。佛告诸比丘。时花结者我身是也。欢豫者阿难是。阿难为吾良友。力牵吾至佛所听经令吾得佛。夫贤友之喻乃万福之基。现世免王之牢狱。死则杜塞三涂之门户。升天得道皆贤友之助矣(出欢豫经)

阿难奉佛敕受持经典供给左右第九

佛告文殊。我成佛来。过三十年。今此众中。谁能为我受持十二部经。供给左右所须之事。使不倾失自身善利。五百罗汉皆云。我能。佛言不了。目连观见如来。心在阿难。目连累劝阿难。阿难曰。秽弱不堪奉给。若佛与我三愿者。当从僧命。一者如来设赐故衣。听我不受。二者设受檀越别请。听我不从。三者听我出入无有时节。文殊言善哉。预见讥嫌。阿难事我。二十余年。具八种不可思议。一者不受别请食。二者不受陈衣服。三者来不非时。四者始具烦恼。随我出入诸王豪贵家。见诸女人不生欲心。五者说十二部经。一经于耳曾不再问。如泻一瓶置于一瓶。六者知他心智如佛入定。七者未得愿智而能了知。现得四果有后得者。八者秘密之言悉能了知。是故我常称其多闻。阿难具足八法。堪能受持十二部经。一者信根坚固。二者其心勇进。三者身无病苦。四者常勤精进。五者具足念心。六者心无憍慢。七者成就定意。八者具从闻生智(出菩萨从兜率天下经。贤愚经云。阿难昔为长者。释迦为沙弥师课诵经为乞食故功程不止长者愍之仍给衣食由是奉侍左右也)

阿难七梦佛为解说第十

佛在祇树。阿难于异处梦见七事。寻惊毛竖。我昨夜梦凡见七事。一者川流河海悉皆火然。二者日将欲没阎浮提冥。自见我身顶戴须弥。三者比丘宛转在于溷中。又见一人登比丘头度出净地。四者见有比丘法衣不具但结袈裟。手捉炬火乐入邪径。处荆棘中裂破衣裳。五者见栴檀树甚大茂好。猪从秽出揩栴檀树。六者见三品象子。[鼻*嵬]触[狼/齒]啮搪突大象。踏践好草搅浊清水。大象患之避逃而去。至大清水好草之中。象子遨戏都不觉知。故在本处水草乏绝。饥渴苦极咬啮树木遂皆饿死。七者见死师子王。名曰企萨。头生白毛如系傅饰。飞鸟百兽不敢摩近。师子内身自有虫出还食其肉。用此梦缘故晨诣佛。佛言。梦水中火然者。当来比丘违犯佛教。是非违戒用得供

养。复起诤斗。梦日将欲冥顶戴须弥者。世尊却至九十日。当般泥洹。后众比丘诸天龙人民。当从阿难启受经教。梦见比丘身着法衣不如常制。但结袈裟宛转溷中。有人登头出住净地者。佛泥曰后法向欲尽。当有比丘大会说经。时佛深法而不奉行。结近白衣寻随财色。居士谏呵而不信从。比丘受殃居士得福。梦见比丘结被袈裟。手持炬火乐入邪径。处荆棘中破裂衣裳者。佛泥曰后当有比丘。无有法衣着俗人服。但一袈裟结以络腋。弃戒乐俗育养妻子。分卫供给有则欢乐无则愁苦。梦栴檀树甚大茂好。猪从秽中出揩突树者。佛泥曰后当有比丘。不承用法饮酒迷乱食无期度。有明智士善意晓喻。更兴诽谤并骂罗汉。梦三品象子[鼻*嵬]突大象。踏践好草搅浊清水。大象患之避逃而去。往至清水美草之间。小象遨戏都不觉知。水草乏绝遂便饥死者。佛泥曰后当有长老明经比丘。教诫年少示其罪福。不肯从受死堕地狱。梦见死师子王名曰企萨。头生白毛如系傅饰。蜚虫鸟兽不敢侵食。身内虫出还啖其肉者。佛在世间广说经法。佛泥曰后无有外道能坏此法。但由弟子当自坏我法。汝之所梦但为将来现斯怪耳(出七梦十善经)

阿难为旃陀罗母以咒力所摄第十一

　　阿难行路中道焦渴。有旃陀罗女名钵吉蹄汲水。阿难诣从乞水。女报阿难。我是摩邓伽种。阿难言。我不问是义但施我水。女曰。君母种成就。沙门瞿昙第一弟子。波斯匿王所敬。末利夫人阿阇梨。我是下贱。不敢持水相与。阿难又言。我不问是。但水见与。女许。时女先掬水浇阿难足。复掬水浇阿难手。便生淫意。阿难饮已便去。钵吉蹄还白父母言。阿母愿以沙门阿难为婿。母言。其转轮王子。刹利释种圣师贵族主。天人宗奉。我小家种云何得为夫。女言。不得者会当饮毒以刀自刺。若自绞死。母曰。有摩邓伽神语符咒。能移日月以堕着地。亦能咒因帝梵天使下。况不能得沙门。阿难使来若已死若生不能淫。若瞿昙所护者。我不能得。除此皆可得耳。女便起澡浴庄严身体。着白服饰敷诸卧具。遥相望。母以牛屎涂地。以五色綖结缕。盛满四瓶水。盛满四碗麨浆。以四口大刀竖牛屎。四角头四箭。然八明灯。取四死人髑。髅种种香涂其上。以华布地。捉熨斗烧香。绕三匝向东方跪。而诵摩邓伽咒术。时阿难在祇洹林。意便恍惚为咒所缚。如鱼象被钩。随咒术至旃陀罗家。母便语女。阿难已至。时女前抱阿难。坐着床上。牵制衣掌。捻揑阿难。譬如力人手捉长毛。小羊从其人手。阿难见十方尽阇冥。譬如日月为罗柷所厌。阿难有大人力。当十大力士力。而不能得动。阿难以圣道谛力念还得寤。我今困厄世尊大慈宁不愍我。佛即知之。便诵佛语偈云。

　　佛者最极尊于世间　　谛无有能过佛之前

佛者最极尊于人天　　谛诸法之王无上田
法者最极尊于世间　　谛无有能过法之前
法者最极尊于人天　　谛断诸缚结永息田
僧者最极尊于世间　　谛无能过有僧之前
僧者最极尊于人天　　谛美福第一无上田

阿难以此实义。于旃陀罗舍得解。诵偈适竟。旃陀罗家内。所设咒具刀箭破折。瓶瓮破坏。灯灭髑髅迸碎。黑风起展转不相见。旃陀罗咒术不行。母便告女。此必瞿昙沙门神力所为。众物碎散咒术不行。阿难念言。世尊恩力也。阿难得解。如大象王盛年六十醉暴凶恶。身大牙长。从铁靽得解。从城走向空闲处。阿难亦尔。世尊诵佛语。从旃陀罗舍得解。还向祇洹。时此女人。逐阿难至祇洹门。并作是语。阿难是我夫阿难是我夫。逐阿难后不离须臾。阿难具以白佛。佛曰。我于诸法中不见幻惑如此。女人以淫系意。阿难平旦着衣持钵。入舍卫城分卫。而此女人亦逐其后。语诸长者。阿难是我夫阿难是我夫。阿难还至佛所。又前白佛。佛曰。汝往共语。如姊妹相向。何以故。此女人应当作比丘尼。女白佛言。唯愿世尊。还我夫婿。佛曰。若须阿难者。于我法中作比丘尼。当以相与。女人欢喜女还奉辞。父母欢喜本殖善根。各应得道。父母及女同往诣佛。世尊广为说法。无数方便现诸法义。柔软义檀义尸义。说淫不净义。增长生诸结根义。出家义诸道品义。又说四圣谛。时此女人即在坐上解四圣谛。父母得阿那含道。女得须陀洹道。譬如纯白氎衣易为染色。时父母归佛归法归僧。听为优婆塞向佛。阿难悔其痴罪。乞为比丘尼。得依世尊修行梵行。佛告阿难。将二比丘尼及此女人。钵拓钵提瞿昙弥所。以此女为道授具足戒。大爱道问阿难。云何阿难。世尊。许旃陀罗女为道耶。阿难报瞿昙弥。然即与剃发受戒。得阿罗汉(出戒因缘经第三卷又出摩邓伽女经)

## 阿难乞牛乳佛记其方来第十二

佛在舍卫国。时患中风。呼阿难。往婆罗门家乞牛乳。阿难即如言求索。婆罗门言。牛在彼间自往构取。阿难即往到牛所。牛常喜抵踏人不可得近。阿难自念。我所事师法。不得自构取牛乳也。忉利天王释即来下。化作婆罗门被服住牛傍。阿难请构取牛乳。婆罗门言诺。即以右手扪摸牛乳言。佛小中风。汝与我乳。令佛饮之。佛差者汝得福不可称量。牛言。此手扪摸我乳何益快乎。取我两乳。去置两乳。遗我子。我子朝来未饮食也。犊子在母傍。闻说佛声即语言。持我分尽用与佛。佛者天上天下人之大师也。甚难得值。我自食草饮水。我作人时坐随恶知识。不信佛经。使我作牛马十六劫。到今乃得闻佛声。持我所饮乳。尽用与佛。满器而去。令我后世智慧得佛道。

阿难持乳还。佛问之。牛母子何说。阿难依事而答。佛言。牛母后弥勒佛时。与作沙门得阿罗汉道。犊子死后作人。当为我悬缯散华烧香。持经戒二十劫已后。当作阿罗汉。佛度脱天下万民(出犊子经)

阿难化波斯匿王施第十三

舍卫国岁饥。诸比丘各欲分散。以为岁节。阿难言。若诸比丘诣余国而造岁节。此无数人失于德本。假使如来止此。舍卫多所安隐。波斯匿闻。请佛及僧三月供养。佛言。过去世时。波罗奈国王。名梵达有大威德。名称远闻。时国饥馑乞者众多。王喜施与。四面云集。天久不雨。谷米转贵人民饥困。乞者日滋仓廪虚竭。大臣请息。王曰。若尔违我本心。何忍逆之。时诸明法吏宣告四远。敢有乞者皆弃都市。乞者愁忧王问。大臣答曰。有此远来得。梵志即入。王问。谁使汝来梵志答。腹使我来。时王愍以偈报曰。施赤犊牛千头并诸犊子。梵志者阿难是(出生经第三卷腹使经大同小异)

阿难试山向比丘并问阿育王第十四

阿难与两比丘。到阿育王国。在山向中。比丘之松上。香华自至。铃鸣如语。山向比丘。不知何故。出四面作礼。还斋堂中诵经。阿难与两比丘。化作乞儿。复将三百乞儿往乞食。山向比丘作食饭讫。索衣便假衣之。三百乞儿不肯复去。乃朝夕供养乞儿悉病。山向比丘便朝夕烧香请福合药。三百乞儿悉死。山向比丘便行假丐沐浴棺敛。阿育国王令人葬之。后数日。阿难。又与两比丘化作三书生。衣被洁净。往到松中。山向比丘下讲堂迎之。设座令坐。三书生谓山向比丘言。汝事佛欲以何求。山向比丘言。佛道者神道也。天地之间唯佛道神。我事佛者。欲愿佛道度人非人。无他所求。三书生言。佛道不神也。但当空虚故也。人少有事者。汝何愚痴。追人事佛。山向比丘言。诸君所言非法也。佛道最神非人所见。变化无常非人所知。百姓愚痴自不知之。空作此语益诸君罪。三书生便怒。汝事佛不逆人意。汝工追我作奴不。山向比丘言。诺。三书生云。汝不中善奴。当令汝担屎。汝自当得百石粪。若不得百石粪者。当斩汝头。山向比丘便行担屎。不能得多还谢书生力极不能得多。乞原罪负。三书生大怒。便取缚之。痛鞭三百。忽然自去。阿难便化作优婆塞。往语山向比丘。三书生所为无道。不当语王令治之乎。山向比丘言。此自我过故致此耳。事佛者无所爱惜。求头与头求躯与躯。我但担屎见鞭此有何苦。阿难与两比丘。复作阿育王。往告山向比丘言。事佛定自无益也。空自勤苦。人生世间须臾当死。何独勤苦奉是经乎。我今欲相与议事。从我者佳。不从我者。道人必死。山向比丘言。大王欲议何事耶。王言我有贵女。才操绝人。面目好美。手如蜂子。我贪道人为人

温良。欲以相与故来报意。道人必当相从。山向比丘言。知王厚意。我奉佛法已积年岁。功德未成反贪王女。耻辱佛道是罪不小。王若相杀自当受之。王便使人将山向比丘诣市斩之。山向比丘便礼佛而去。顾与王谢。乃是阿难。山向比丘便前作礼头面着地。阿难起持之。使之还坐悉自相识。阿难谓山向比丘。汝功德已成。汝当得道。我故试汝。视汝志意耳。山向比丘下地言。我无知被受佛恩。得在法中不能作善。烦苦神人来相忧念。阿难以道授山向比丘。俱上楼上诵经说义。合乐欢喜。阿育王作礼长跪。阿难问王。佛经有几卷。王答言。佛经甚多不可计数。今见在经有十二部。有八万四千卷。阿难问王。王已持几卷。王答言。我已诵三昧经万二千卷。般若波罗蜜经万二千卷。阿难问王。王见经已多。乃知天地相去几里。王答言。大品三昧经言。天地相去八十一万里。阿难问王。地有几品。王答言。般若波罗蜜经言。地有八十一城。城自有人。北城中人长十丈。中城中人长八尺。南城中人长三尺。阿难问王。王自知本是何人。王答言。不知识远但能知近。已尝入泥犁。已尝上天。已尝更勤苦。已尝作奴婢。已尝作六畜。已尝入火中。已尝作善人。从作善人。得为国王。已见勤苦之事。不敢复为恶也。阿难言。王本是提和竭佛比丘。名提头罗。山向比丘是释迦文佛。比丘须拔者也。自从佛去后。我人孤穷持法不固。以致罪过。踰历年数。不复相识。我昔与山向比丘。俱生小家我为兄山向比丘为弟。常自相怜出入相追。初不相识。我后当为国王。山向比丘来生我亦不识。天下反覆转相寄生。不可称数。今者自知得脱生死。便授阿育王罗汉之道(出阿难现变经)

## 经律异相卷第十六(声闻无学僧部第十二之四)



### 末田地龙兴猛风不动衣角变火山为天花第一

末田地罗汉。受阿难付嘱法藏。令往罽宾国。先伏彼龙。即入三昧。令其国土六种震动。龙不自安。至末田地所。末田地入慈三昧。龙王兴风吹之。袈裟角不动。复起雷电器仗。并捧火山欲相覆压。即以神力变成天花。便闻空中偈言。

雪山见历日　　镕销无有余
如入慈三昧　　峰火成天花(出阿育王经第七卷)

舍那婆私变雷电器仗为优钵罗花第二

舍那婆私受阿难付嘱已。往摩偷罗国。于其中路有寺。名贫陀婆那(翻丛林)

舍那婆私住寺一宿。寺有二老比丘。论议说偈。

无犯第一戒　　择法第一闻

是比丘谓是舍那婆私言。舍那婆私语言。汝所说义非我所说。长老。过去世波罗奈有一商主。与五百估客欲入大海。见一辟支佛病。商主亲自医疗。病稍得差。商主取舍那衣浣治令软施辟支佛。辟支受衣作十八变即入涅槃。时商主者我身是也。是故我今值最胜师。令我得道。舍那婆私渐行至摩偷罗国优流漫陀山。有二龙王兄弟与五百小龙。舍那婆私思惟。我不伏之不得教化。即以神力动山。二龙王嗔。起疾风雨。及以出火。舍那婆私入慈三昧。风雨及火不能近身。悉变为花。所谓优钵罗花等。悉皆堕地。复起雷电及诸器仗。亦以神力变为天花。即时空中而说偈曰。

暴风疾雨　　不能为害　　雷电器仗
变为天花　　譬如雪山　　日光所照
悉皆镕销　　无有遗余　　入慈三昧
火不能烧　　器仗毒害　　不近其身

于是二龙王。往舍那婆私处白言。圣人欲何所作。答言。我欲于此起寺。汝当听我。龙答言。不可得也。长老言。世尊已说。我涅槃后于百年中。于大醍醐山最胜处当起寺。名那哆婆哆。龙王复言。世尊已说耶。长老答言。如是。龙王言。若世尊说者我当随意(出育王经第七卷)

优波笈多出家降魔第三

舍那婆私。于大醍醐山起寺。卖香商主。名曰笈多。舍那婆私以方便力。教化卖香商主。令其精进。时舍那婆私独入其家。笈多问言。圣人何故独无弟子。我乐在家受五欲乐。不能出家。若我生儿当随长老。乃至笈多生儿。名阿波笈多(梁言不正护。)至其长大。舍那婆私往至笈多所。语言。汝先有愿。若我生儿当与长老。今已生儿汝

当听其随我出家。笈多言。我今唯有一儿。若第二儿生。当与长老。乃至第二生。名陀那笈多(翻宝护)复从其求如是不与。第三优波笈多亦从其求。答言。我当作誓令优波笈多治生。若长若退不得出家。不长不退乃听出家。是时魔王。令摩偷罗国一切人众。悉买其物令其得利。时优波笈多正自卖香。时舍那婆私长老语言。汝心心法。云何为善云何为恶。答言不知。长老又言。若心心法。与贪嗔痴相应。是名为恶。与不贪不嗔不痴相应。是名为善。是时长老以黑土白土各各为丸。而语之言。若汝黑心起取黑丸。若白心起取白丸。时优波笈多。即依其言。心不生善。乃至此只得一枚白丸。如是渐进。取二分黑丸一分白丸。复更思惟。半黑丸半白丸。次第念善遂不起恶取白丸。时摩偷罗国。有淫女婆娑达(梁言天主与)其有一婢。往优波笈多处买香多得。其主问言。汝于何处得此多香。将不偷耶。婢言。有估客名优波笈多。形色具足言语微妙。以法卖物。其主闻已起淫欲心。复令其婢至优波笈多处。汝当语彼云。我欲与汝共相娱乐。优波笈多答言。相见未是。其时如是不已。犹故不听。时又召长者子往至其所。商主从北天竺来。将五百匹马及种种物。至摩偷罗国。至已问摩偷罗国人。此国何处有第一端正女人。国人答言。有一女人。第一端正。名婆娑婆达多。商主言。我今欲以五百银钱及种种物行至其处。是时淫女。贪其物故杀长者子。取其身骸置不净处。与子共相娱乐。是长者子亲善知识。于不净处觅得身骸。往白国王。国王语言。汝可取彼婆娑婆达多。截其手脚及以耳鼻散置野外。即如王教。是时优波笈多即便思惟。我于本时不乐见之共受五欲。今者欲见观其手脚及以耳鼻。便往观之。为说偈颂。婆娑婆达多。既闻其言深畏生死。闻佛功德乃变其意乐于涅槃。即便说偈答优波笈多。优波笈为说四谛。更观其身得厌欲界。得阿那含果。婆娑婆达多得须陀洹果。优波笈多去已未久。婆娑婆达多即便命终生于天上。时长老舍那婆私。往笈多所语言。汝当听优波笈多随我出家。笈多答言。我先有誓令其治生。不利不钝乃听出家。舍那婆私乃以神力。令其治生不利不钝。是时优波笈多即自思惟。称量算计不利不钝。舍那婆私。更至笈多所。而语之言。今汝此儿是佛所记。我入涅槃百年后当作佛事。汝当听其随我出家。笈多即听。舍那婆私将优波笈多往那及寺与其出家。受具足戒至第四羯磨。除一切结得阿罗汉果。是时舍那婆私语优波笈多言。善男子。如佛所记。我入涅槃百年后。有比丘名优波笈多。当作佛事。后当作佛。名曰无相。如是说法。是时魔王。于大众中雨于真珠。以乱人心。众人乱故无有一人能见谛者。即自思念知是魔王。至第二日倍多人来。魔王雨金又乱众心。第三日中倍多人来。魔雨珠金及作天乐。是时众人未得离欲。见色闻声其心变动不复听法。是时魔王。即以华鬘系优波笈多顶。及至优波笈多思惟。谁作此事。即知是魔。优波笈多即生此意。世尊何故不教化之。即自思惟是我应化。佛记于我。为无相佛。教化人民。令优波笈多取三死尸。一者死蛇。二者死

狗。三者死人。以神通力变三死尸。以作华鬘。往魔王处而系其颈。尔时魔王往摩醯首罗。及帝释等三十三天四天王。为脱死尸。而不得脱。复往大梵天处。大梵语言。善男子。十力弟子神力所作。无能脱之。如大海圻水不能破。魔王语言。云何教我。我于今者。当归依谁。大梵说言。汝今速往归依优波笈多。如人于此地堕。即于是起。是时魔王方知佛子神力为大。即便说偈赞佛自责。欲界魔王即舍慢心。自说往罪(出阿育王经第八卷)

优波笈多不化犯重人令眷属灭憍慢第四

南天竺国有一人。淫他妇恒往他家。其母不听。即害其母。往至他国不能办五欲。深生忧恼。即于佛法出家。通达三藏成就多闻。与诸弟子围绕共至摩偷罗国那哆婆哆寺优波笈多所。优波笈多见其害母。不得道果不相慰问。时彼比丘心怀羞愧。更复远去。笈多弟子未得道者。作是思惟。和上少智。见老比丘其心闇钝而为说法。今此比丘聪明智慧。善通三藏眷属随从。不为说法。时优波笈多见弟子意于其起嗔。又见其机应。为我和上舍那婆私教化降伏。时舍那婆私住罽宾国。复观优波笈多作何佛事。其弟子心生嗔怪。又观此等应受我化。即以神力来入是寺。须发皆长衣又粗弊。五百弟子咸作是言。无知老人从何所来。于优波笈多眠处而坐。弟子手曳出之。而不能动犹如须弥。即欲骂之而声不出。乃至白优波笈多言。答曰。除我和上无有能坐我床者也。优波笈多还寺。以最胜恭敬供养和上。自取小床于师边坐。弟子思惟。若此比丘。是和上师者。然其智慧犹不及我和上。时舍那婆私见其意。举右臂手出牛乳。告优波笈多云。此三昧云何。答曰未识。愿闻其名。和上曰。名龙频呻三昧。次第复入种种三昧。笈多皆云。不识。又言。我涅槃时此三昧法一切皆失。优波笈多诸弟子闻此言。即便思惟。此比丘智慧胜我和上。即灭憍慢。舍那婆私教化说法。彼诸弟子悉得阿罗汉果(出阿育王经第九卷)

优波笈多付嘱法藏入于涅槃第五

优波笈多临入涅槃。以法藏付嘱最后所度弟子郗微柯。说言。善男子。世尊法藏付摩诃迦葉。迦葉付阿难。阿难付末田地。末田地付和上舍那婆私。舍那婆私付我。我今涅槃付汝。遍告阎浮提。十万罗汉一时聚集。凡夫比丘无数。即现神通备十八变。事已即入涅槃。所化弟子得四道果者。皆取筹置石室中。即以筹阇维其身。乃至起塔。时复有一千罗汉。同入涅槃。郗微柯守护法藏。从优波笈备得四果者二十八人(出阿育王经第十卷)

## 优波笈多化诸虎子舍身得道第六

时有罗汉。名优波笈多。住摩偷罗国大醍醐山那哆婆哆寺。去寺不远。有一虎生子。未能觅食饥饿命终。优波笈多。以慈悲力与虎子食。有五百弟子。并未得道曰。何故乃与难众生食。答曰。为解脱因故。时诸虎子寿命短促。将欲近死。笈多语虎子言。一切行无常。一切法无我。涅槃寂静。汝于我所当生信心。于畜生道应生厌离。时诸虎子于笈多所。心生信敬。即便命终。生于摩偷罗国人中。及至七岁。笈多教化令其出家。于七年中得罗汉果。以神通力采种种华。供养笈多围绕其侧。诸未得道五百弟子白言。此诸同学年并尚少。云何已得神通功德。笈多答曰。皆是先虎子。笈多说法。五百弟子深生惭愧。断除烦恼得阿罗汉果(出阿育王经第九经)

## 罗旬踰乞食不得思惟结解食土入泥洹第七

佛在鸡足山。时有婆罗门生子。令相师视之。师言。是子无相当名阿保。其父母闻之。无相虽长养之初不怜矜。到年十二足自生活。父母遂逐令去勿复来还。子不敢留遂行乞食。乃到祇洹。佛以大慈念其勤苦。即使阿难呼问之。能出家不。儿即欢喜愿为沙门。佛即以手而摩其头。头发即堕袈裟着身。佛为立名名罗旬踰。时五部僧每出分卫。而罗旬踰所在之部以空钵还。佛敕比丘分以施之。如是非一。目连念言。是比丘僧自不得食。余人何故悉复空还。我若共行犹有所得。佛知其意便与舍利弗俱。使目连与罗旬踰俱。各分为一部。佛告目连。我所在处汝不得往。目连即与罗旬踰俱行。适欲所至即便见佛。及与舍利弗而在其门。如是经历过百亿国。遂不得食。目连念言。我于今日定不得食。罗旬踰。时甚大饥极止恒水边。目揵连。即还到于佛所。佛时钵中尚有余食。即与目连。念言。我今饥甚。欲吞须弥尚谓不饱。但此少饭何足可食。佛告目连。且食此饭勿忧不足。目连即饭。饭既已饱钵中不空。唯舍利弗即念。罗旬踰。今未得食。当大饥苦。便白佛言。愿乞余饭与罗旬踰。佛即告言。我不惜饭。但罗旬踰宿行果报不应得之。若谓不然。汝便可与。舍利弗便以饭与之。罗旬踰得即欲受饭。钵便下入地百丈。舍利弗以道力。手寻钵即得以还罗旬踰。适欲食之。便误覆钵倒去。饭食皆散水中。罗旬踰还坐定意。自思念言。我每与诸比丘俱行。辄无所得空钵而还。舍利弗今以佛余饭与我。辄复覆去。皆我罪报应当所受。便自思惟。结解垢除得罗汉道。即便食土而般泥洹。欲知罗旬踰者。惟卫佛时。身为凡人。常怀悭贪不肯布施。时当欲饭脱衣布地恐饭粒落。有沙门过从其分卫。罗旬踰见谓之言。当何以相与。便以手捧土与沙门。沙门即咒愿言。是汝愚痴故耳。当使汝早得度脱。由来久远展转生死。乃至于今所在之处辄不得食。于今得道食土泥洹。时罗旬踰与土沙门舍利弗

是。罪福报应今虽得道故受宿殃。世人愚痴。谓行恶无罪。罗旬踰是其证也(出罗旬踰经)

罗旬踰为乞食难得佛为分律以为五部第八

　　佛在时众僧被服。唯着纯真死人杂衣弊帛。自后起比丘罗旬踰。每行分卫辄饥空还。佛知其宿行。使众僧分律为五部。服色亦五种。令其日随一部中行。遂制仪则。各举所长名其服色。萨和多部。博通敏达导以法化。应着皂袈裟。迦葉维部。精勤勇快摄护众生。应着木兰袈裟。弥沙塞部。禅思入微究畅玄幽。应着青袈裟。摩诃僧耆部。勤学众经敷说义理。应着黄袈裟。自尔已后便大得食。何以故。是罗旬踰。前世无德之所致也。阿难问佛言。罗旬踰前世无德。云何得作沙门。佛言。此罗旬踰宿世为贤者子。作人嫉妒。见沙门来分卫。辄逆闭门户言。大人不在。沙门复至余家。复牵余家门户闭之。亦言。大人不在。故今分卫不能得。适见他人布施饮食欢喜行会。便复念言我亦欲作沙门。故今穷困如是(出遗教三昧经下卷)

童子迦葉从尼所产八岁成道第九

　　佛住舍卫城。时此城中有二姊妹。妊身未产出家为道。诸比丘尼见其腹相。即便驱出。以是因缘。往白世尊。世尊报言。在家妊身可得无罪。此比丘尼后生男儿。字童子迦葉。至年八岁。出家为道成阿罗汉。共十六群比丘。各持澡罐到阿耆罗河边。澡洗入水仰覆浮戏。度河拍水沐浴。尔时波斯匿王。在重楼上四望观看。王未信佛法。见是事已倍生不信。即语末利夫人言汝家所事福田大士。深信无疑何不顾看。即答王言。或是年少出家。始受具足未知戒律。或世尊未制此戒是故尔耳。童子迦葉。以其天耳闻王语声。即语诸伴。王倍不信末利夫人心生不悦。今当令彼发欢喜心。皆言善哉。各捉澡罐盛中水以着于前。结加趺坐次第行列。凌虚而游于王殿上空中而过。末利夫人在露处坐。见坐影已即便仰观。见次第行列结加趺坐前有澡罐乘虚而去似如雁王。见是事已心大欢喜。即白王言。看我家福田神德如是。王见是已心大欢喜。作如是言。善哉善哉。我得善利。愿佛世尊及比丘僧。尽寿在国为良福田。佛闻是事。即便制戒令不复尔(出僧祇律第十九卷十诵亦同)

末阐提降伏恶龙第十

　　罽宾国稻始结秀。龙王阿罗婆楼。注大洪雨禾稻没死。时大德末阐提比丘等五人。从波咤利弗国。飞腾虚空至雪山边。阿罗婆楼池

中。即于水上行住坐卧。龙王眷属入白龙王。龙王嗔忿作诸神力。暴风疾雨雷电霹雳。山岩崩倒树木摧折。身出烟火雨大砾石。欲令大德末阐提怖。复唤兵众犹不能伏。末阐提言。汝令诸天一切世人悉来怖我一毛不动。汝若取须弥及诸小山。踯置我上我亦不动。乃至渐以法味教化示之令其喜伏。龙王闻法即受归戒。与其眷属俱为弟子。雪山鬼夜叉犍挞婆鸠槃茶鬼闻皆信伏亦为弟子。咸见道迹。末阐提语诸龙鬼。从今以后莫生嗔恚残害人民损败禾稻。当生慈心令得安乐。即皆稽首禀受教戒。以宝床与末阐提坐。龙王立侍以扇扇之。罽宾揵陀勒叉国民。见是事已大生恭敬。悉来听法多得道果(出善见律毗婆沙第二卷)

## 摩哂陀化天爱帝须王第十一

阿育王时。佛已泥洹。二百余年。时摩哂陀比丘。到师子洲中。时王欲行猎。有一树神。欲令王得见摩哂陀。树神化作一鹿。去王不远示现啖草而便徐行。王见化鹿即张弓摄箭引弓欲射。王复念言。我当谛射此鹿。鹿仍回向阇婆陀罗路而走。王即逐后。到阇婆陀罗。去摩哂陀不远而灭。时摩哂陀见王已近。而作是念。今以神力令王正见我一人不见余人。大德摩哂陀即唤王名。帝须汝来。王闻唤已。而便念言。今此国中谁敢唤我名者。此何等人。着赤衣服割截而成。唤我名字。生狐疑心。此是何等。为是人乎。为是鬼神耶。摩哂陀答言。沙门释种法子。为哀愍王。从阎浮利地。故来到此耳。尔时天爱帝须王。与阿育王以有书信。遥作知识贡致珍宝。更相报答。法师乃曰。我有三宝以献于王。非彼天爱世间匹也。即为王说三归依法。王受三归为优婆塞。复以释法报。示天爱帝须王。于猎场中。即复思忆。阿育王书有释种子。即投弓箭熟相问讯。法师为说经并受三归。即便遣摩哂陀。唤沙弥修摩那。今应说法。汝可唱转法轮。修摩那言。我今当唱令声何至。答言。使声满师子国。时修摩那即入第四禅。从禅定起唱转法轮。师子国民俱闻之。虚空诸神天悉会。三唱已竟。摩哂陀便为说法。天人无数皆得道迹(出善见律毗婆沙第二卷)

## 分那先为下贱善知方宜遇佛得道第十二

有那利国近南海边。其中人民采真珠栴檀。以为常业。国有一家兄弟二人。父母终亡欲求分异。家有一奴名分那。年少聪了善能贾贩。入海治生无事不知。居家财物分为一分。以奴分那持作一分。兄弟掷筹弟得分那。将妻子空手出舍。时世饥俭虽得分那恐不相活以为愁忧。奴分那白大家言。愿莫愁忧分那作计。月日之中当令胜大家。郎言。若审能尔放汝为良人。大家夫人有私珠物。与分那作本。时海潮来。城内人民至水边取薪。分那持珠物至城外。见一乞儿负薪。薪

中有牛头栴檀香。可治重病。一两直千两金。时世有一不可常得。分那识之。以金钱二枚买得持归。破作数十段。时有长者得重病。当得此牛头栴檀二两合药。求不能得。分那持往即得二千两金。如是卖尽所得不赀富兄十倍大家感念。分那不违言誓。放为良人随意所乐。分那辞行学道。到舍卫国为佛作礼。长跪白佛。所出微贱心乐道德。唯愿世尊垂慈济度。佛言善来。分那头发即堕法衣着身。即成沙门。佛为说法寻得罗汉道。坐自思惟。今得六通存亡自由。皆主人之恩。今当往度并化国人。于时尊者分那往到本国至主人家。主人欢喜请坐设食。食讫澡手。飞升虚空。分身散体。体出水火。光明洞照从上来下。告主人曰。此之神德皆是主人放舍之福。往到佛所所学如此。主人答言。神化微妙。愿见世尊受其教训。分那答言。但当至心供设馔具。佛三达智必自来矣。即便设供宿昔已办。向舍卫国稽首长跪烧香请佛。唯愿屈尊广度一切。佛知其意。即与五百罗汉。各以神足往到其舍。国王人民莫不惊肃。来至佛所五体投地。却坐王位。食毕澡讫。佛为主人及王官属。广陈明法。皆受五戒为佛弟子。起住佛前。叹分那曰。在家精勤出家得道。神德高远家国蒙度。我当云何以报其恩。于是世尊叹分那。而说偈言。

心已休息　　言行亦止　　从止解脱
寂然归灭　　弃欲无著　　缺三界障
望意已绝　　是谓上人　　在[泳-永＋聚]若野
平地高岸　　应真所过　　莫不蒙祐
彼乐空闲　　众人不能　　快哉无淫
无所欲求

主人及王益加欢喜。供养七日。得须陀洹道(出法句经第一卷)

摩诃迦天时热现凉风细雨第十三

佛住庵罗聚落庵罗林中。与众比丘俱。时有质多罗长者。白上座言。唯愿诸尊。于此林中受我请食。时诸上座默然。诸上座着衣持钵。至长者舍就座而坐。长者自手供养种种饮食。澡嗽毕听说法。诸上座为长者说法。示教利喜。诸上座食苏酪蜜饱。于春后日时热行极。有一下座。名摩诃迦。白诸上座。今日大热我欲起云雨扇微风。上座答言。能尔者佳。时摩诃迦即入三昧。如其正受。应时云起细雨微下。凉风亹亹从四方来至精舍门。即止神通还于自房。时长者作是念。最下座比丘而能有此大神通力。况复中上。礼诸比丘。随摩诃迦至此住房。礼足白言。尊者我欲得见神足现化。摩诃迦言。长者勿用见是。三请不许。长者犹复重请。摩诃迦语长者言。汝且出外聚集干草。以氎覆上。长者如教聚薪成积。来白尊者。摩诃迦即入火光三

昧。于户钩孔中出火炎。光烧其积薪都尽。唯白氎不然。语长者言。汝今见不。答言。已见。实为奇特。摩诃迦语长者言。当知此者皆以不放逸为本。不放逸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及余道品法。长者白。尊者。摩诃迦。愿常住此林中。我当尽寿四事供养。摩诃迦有行因缘不受其请。长者闻说法已作礼而去(出质多罗长者比丘经)

愿足化一饿鬼说其往昔恶口第十四

愿足阿罗汉。恒训化饿鬼。见一饿鬼形状丑陋。见者毛竖莫不畏惧。身出炽炎如大火聚。口出蛆虫脓血流溢。臭气远彻不可亲近。或口吐炎火长数十丈。或耳鼻眼身体支节。放诸火炎长数十丈。唇口垂倒像如野猪。身体纵广一由旬。手自抓掴举声[口*罣]哭驰走东西。是时愿足问饿鬼曰。汝宿何罪今受此苦。饿鬼报曰。吾曩昔时行作沙门。恋着房舍悭贪不舍。身持威仪出言臭恶。若见持戒精进比丘。辄复骂辱偏眼恶视。自赖豪族谓为不死。造诸无量不善之本。宁以利刀自截其舌。如是从劫离劫甘心受苦。不以一日之中诽谤精进比丘。若还阎浮利地者。以我形状可戒敕诸比丘。善护口过勿妄出言。设见梵行持戒比丘者。念宣其德。自受饿鬼形已来。经数千百万岁。受此苦恼。我后命终当入地狱。是时饿鬼说此语已。举声[口*罣]哭自投于地。如泰山崩天翻地覆。斯由口过故使然矣。能守护口过者受福无穷。又迦葉如来出现于世。敷说法教教化已周。于无余泥洹界而般泥洹。泥洹后时有三藏比丘。名曰黄颜。众僧告敕。一切杂使不令卿涉。但与诸后学者说诸妙法。时三藏比丘内心轻蔑不免僧命。便与后学敷显经义。唤受义曰。速前象头。次唤第二者。复曰马头。复次骆驼头。次驴头。复次猪头。次唤羊头。羱羝头。次唤师子头。次唤虎头。次唤禽头。次唤罴头。如是唤众兽众兽之类。不可称数。三藏黄颜。口出如此无量恶言。虽授经义不免其罪。身坏命终入地狱中。经历数千万劫受苦无量。余罪未毕从地狱出。生大海中受水性形。一身百头形体极大。异类见之皆悉驰走(出护口经)

沙曷降恶龙第十五

佛在舍卫国。时须耶国有一贫人。赁剃儿头须至麦熟辄顾一斛。道逢故人欲共饮酒。还求麦直遍求不得。便起毒意。愿我寿终作大神龙。当陷此国。及其寿终遂作大龙。其国历年风雨不时。佛念饥馑遣沙曷比丘往化彼龙。龙见比丘即兴恶意。欲杀国人及沙曷身。沙曷化钵覆盖一国。龙便降雨谓国已没。比丘以佛威神令龙见民安隐如故。龙复兴恚。更下大雪。比丘钵受以手扫之着于一处。乃入龙室。龙即便出。比丘复出。龙入比丘复入。如是不已龙极乃止。长跪问言。卿何等神。恼我如此。比丘言。吾是佛弟子。龙言。我欲自归。便随之

去。沙曷比丘。便内此龙着于�中。人乃见比丘取龙如是皆大欢喜。问言。道人是何等神降伏国患。告言。吾是佛弟子。人民问言。佛可见不。答言可见。须吾还时日向中。道过分卫。人或有与饭或与酒者。比丘受之树下。醉卧。龙钵袈裟各在一处。佛时微笑五色光出。阿难请问。佛以来答。复说四事。一者阿罗汉不入三昧不得知。二者不得便见神足。三者强劝人分卫。四者身中尚有虫。阿罗汉以是四事不及佛。时有一菩萨欲向声闻。见此事已心即坚固。佛遣目揵连往沙曷比丘所。敕摄龙来。为说宿命。龙心即解。便受五戒。奉行十善。得须陀洹。阿难问佛此事因缘。佛告阿难。阿罗汉者不复饥渴。因三事故见醉卧耳。一者佛欲开化菩萨意。二者不欲违布施家意。三者恐诸弟子未得道者饮酒多失。故现此事捡戒之耳。沙曷比丘虽复饮酒。不以为醉(出沙曷比丘功德经)

## 经律异相卷第十七(声闻无学僧部第十二之五)

僧大不纳其妻出家山泽贼害得道一 金天前生与妇共以水物施僧今身得井出物如意二 阿㚢陀为尼所悟得道度于商主三 修罗陀在胎令母性温和精进得道四 差摩因疾说法心得解脱五 拘提六反退定害身取证六 摩诃卢惜义招钝改悔得道七 槃特诵扫忘彗诵彗忘扫八 朱梨槃特诵一偈能解其义又以神力授钵九 鸯崛鬘暴害人民遇佛出家得罗汉道十 蜜婆和吒罗汉等有习气十一 兄弟争财请佛解竞为说往事便得四果第十二 常给事众僧饮食衣服得道十三 见罗刹出家得道十四 有人避灾出家见佛成道十五 罗汉与象先身共为兄弟行善不同十六 五百盲儿崎岖见佛眼明悟道十七 旃陀罗儿被佛慈化悟道十八 猎师舍家学道事十九

### 僧大不纳其妻出家山泽贼害得道第一

舍卫国人名曰厉。其家大富。年已老耄绝无继嗣。祷祀日月天神无不必修。终不能得。自念祈请无益。宝财消散产业不修。疾病相仍灾害首尾。奴婢死亡六畜不孳。为妖[薛/女]神师所迷。云当有福而祸重至。由盲人吞毒谓为良药。庶有瘳损遂丧其身。吾既杀生祠祀当入地狱。而望天祚岂不惑哉。世有佛道高操之圣。学得仙者名曰应真。净如琉璃精进存想乃睹之耳。奉斯道者唯守靖寞。无欲无求以斯为乐。现世得安终生天上。置吾常供养佛三尊。经涉一载妇遇生男。字曰佛大。后复生男。字曰僧大。厉训二子。示以圣道。僧大禀性慈孝仁爱万物。奉佛法戒亲近沙门。清净知足二亲爱之。厉卧疾着床。即呼长子涕泣诫之。夫生有死持戒者安犯戒者危。僧大尚小仁孝清白。方以累汝言竟便没故。后频告数启其兄欲作沙门。其国法欲得妇。其言欲作沙门。佛大即为娉妻。索贤家女字快见。光华炜炜端正少双。妇归升堂兄会宾客九族欣然。兄于众前谓其弟曰。当今之日肯作沙门

乎。僧大答曰。实我宿愿。兄戏之曰。可从尔志。弟心欢喜为兄作礼即便入山。见一沙门。年少端正独处树下。问曰。贤者何缘行作沙门。其人已得应真之道。豫知去来无数劫事。谓僧大曰。佛说人好淫泆。如持炬火逆风而行。其焰稍却不置炬者火烧其手。犹乌衔肉。鹰鹞追夺。乌不置肉灾及躯命。吾以是故行作沙门。又如蜜涂利刀。小儿贪甜以舌舐之。有截舌之患。淫泆之人苟快愚心。不惟其后。有烧身之害。如蛾贪火色投入于灯。体见烧煮将何克获。为淫惑者不别善恶。远贤亲愚日就流冥。亡国灭众死入地狱。恶着罪成悔将何逮(喻多不能备载)如是譬类。僧大顿首足下。愿去世浊履清净道。奉沙门戒以为荣福。师曰小待。僧大曰。意欲入山禅寂。师曰。处山泽者当学星宿。明知候时常当储待水火麨蜜。所以然者。盗贼之求水火糗蜜。夜半向晨。问当解之。给贼所欲违其意者。贼辄杀人。僧大曰诺。敬奉慈教。却乃入山。其兄念曰。弟作沙门终不畜妻。快见端正心甚悦之。起从快见取琴弹之。歌淫泆之曲曰。煌煌郁金生于野。过时不采花见弃捐。曼尔丰炽华色惟新。与我同欢。快见觉欲为乱。以歌答之曰。巍巍我师天人之尊。门徒清洁谥曰沙门。观真为圣淫为畜伦。我受严戒不事二君。终不淫生宁就寸分。佛大作情悲之曲委靡之辞。宿心加尔故因良媒问名。诣师占相良时。惨惨惕惕。惧尔不来。既睹尔颜我心怡怡。今不合欢岂徒费哉。斯誓为定淑女何疑。快见惶灼。歌答之曰。佛设礼仪尊卑有叙。叔妻即子。婿伯即父。我亲奉戒日有隆举。真与圣齐淫正。虫鼠。噫乎伯子乌。为斯语。兄心贪迷。快见知其意甚不可转移。快见又歌曰。夫人处世当远二事不孝淫乱行违佛戒。天及贤者。笺其自异。佛大歌曰。尔之容色熚熚灼然。普天美女岂有此尔颜。我心相悦故踰大山。快见自念。此人欲我悖狂之乱。沮致大难。请说身中恶露不净。尔乃却耳。快见重曰。仁贪我躯躯有何好。头有九骨合为髑髅。如是具说诸不净。佛大自念。汝念其婿何肯听我。我杀弟者尔乃随耳。即行募求数为贼者。前与语曰。宁知我家所畜六籍奴子逃作沙门今在山中。贼曰识之。佛大即出金银与之。尔杀奴子疾取其头。及身上衣所持法服。足下履屣皆以将还。吾复重赐卿等金银。贼大喜曰。从吾取足即去入山。到其弟所呼曰。沙门汝疾出来。其弟出曰。诸君何求。吾有水火糗蜜可食。夜时已半。贼曰。不求水火。糗蜜不问。卿时欲得汝头持走之耳。其弟闻之。即大惶怖涕泣而曰。吾非长者诸候子也。舍俗为道与世无诤。学道日浅未获沟港杀吾何益。贼曰。来为汝首。其弟语贼曰。欲得宝者吾与兄书令惠卿宝。贼曰。子兄令我今来杀子。弟曰吾今死矣。由斯妇也。师前戒我。人与淫居。如持炬火逆风而行。若不舍之火将烧手。日冥即如师戒涕泣。从贼乞一岁活。贼曰。急取头去。其弟重曰。愿莫即见杀。先断我一髀置吾前也。贼断一髀置于其前。弟遭此痛。天来其侧曰。慎勿恐怖。牢持汝心。汝前世时入畜生中。人所屠割称卖汝肉非一世矣。地狱饿鬼汝皆更之。苦痛以来非适今也。僧大白天。请报

我师。天即语师曰。贼欲杀之。汝弟子为人悲泣求哀欲得相见。师即飞往为说法曰。天地须弥尚灭。海有消竭七日有坏。天下有风其名惟蓝。惟蓝一起山山相搏斯风有灭。况汝小躯何足数也。但当念佛。佛常自言。盛必有衰合会有离荣位难保。身亦如之。僧大便得沟港道。复断一髀。重念师戒。复得频来道。贼断左手复念师戒。得不还道。贼断右手。复念师戒得应真道。即不畏三恶道。生死自在无所复畏。僧大曰。取树皮来。即为剥树皮与之。僧大取枝以为笔。自刺身血书树皮曰。大兄起居随时安善。二亲在时以吾累兄。兄不承之违废亲教。以女色故骨肉相残。违亲慈教为不孝也。残杀人命为不仁也。杀一畜生其罪不少。况杀应真五不中止。今吾善游寂寞从此长别。努力努力愿崇真道。申颈长二尺。语诸贼曰。子断吾头。由截泥头也。吾恐汝等堕地狱中。贼前断头。取身上衣杖蓰及钵。持与兄所兄以金银重谢贼。兄取弟头为作假身。以头着上以衣衣之。杖钵及蓰皆着其傍。谓快见曰。汝婿来归可问讯之。快见大喜走至其所。见下目坐以为思道。妻不敢呼具作美食。须念道觉当饭之。日中不觉。妻因前日今已中恐过时也。怪其不应。牵衣头脱身皆分散。妻躄踊呼曰。子竟坐我致见残贼。哀愦呼天肝心崩裂。血从口出奄忽而逝。戒行清白难污如空。树心圣范难动如地。真净行高难及如天。其未终时诸天咨嗟。迎其魂灵处忉利天。忍须臾之顷。获天上难尽之荣。兄入禅室。视弟头身分散。妇吐血亡。呼曰。咄咄。吾为逆天所作酷裂乃致于此。即至贼所问。弟临没将有遗言乎。贼以书见之。辞喻凄恻读竟五内咽塞涕泣交横。吾违尊亲临亡慈教。骨肉相残。又杀应真。感隔而死。死入地狱。王及臣民莫不涕泣。叹述清德殡葬其弟。四辇立塔。天龙鬼神侧塞空中。散华烧香无不哽咽。及别大快见。国人哀恸。歌叹其德(出佛大僧大经)

金天前生与妇共以水物施僧今身得井出物如意第二

舍卫国有一长者。其家大富。生一男儿。身体金色。相师占省见其奇相。即为立字。字修越那提婆(梁言金天)其生之日。家中自然出一井水。纵广八尺。汲用其水能称人意。一切所须如心即出。儿年转大才艺博通。长者爱之。未敢逆意。而作是念。我子端正容貌无伦。要当推求选择名女。金容妙体。类我儿者当往求之。即募诸贾周遍求之。时阎婆国有大长者。方生一女。字修跋那波婆苏(梁言光明)端正非凡身体金色。初生之日。亦有自然八尺井水。其井所出称适人意。时彼长者。亦自念言。我女端正。要得贤士。如我女比乃当嫁与。尔时女名远布舍卫。金天名称复闻女家。时二长者各怀欢喜。求为婚姻。娶妇既竟。还至舍卫。时金天家便设上供。请佛及僧供养。一日佛受其请。为长者及金天夫妇。广宣妙法。皆获须陀洹。佛还精舍。金天与妇。白父母求索出家。父母听许。俱往佛所。佛言。善来比丘

须发自堕法衣着身便成沙门。渐渐教化悉成罗汉。佛言。过去毗婆尸佛灭后。遗法在世。有诸比丘游行教化到一村落。有诸人民豪贤长者。见众僧至各竞供养。时有夫妻二人。贫饿困乏。每自惟念。我父在时财宝积满。今者我身贫困极甚。何其苦耶。尔时虽富不遭斯等圣众之僧。今既得值无钱供养。怆然而啼。妇见夫啼而语婿言。今汝可往至本舍中。于故藏内推觅钱宝当用供养。夫如妇言。至故藏内得一金钱。于时其妇有一明镜。即共同心以用布施。买一新瓶盛满净水。以此金钱着瓶水中。以钱着上。持至僧所。至心布施。于时众僧即为受之。各各取水而用洗钵。复有取水而饮之者。时彼夫妇。欢喜情悦遇疾命终。生忉利天。时贫人者。此金天夫妇是也(出贤愚经第五卷)

阿娑陀为尼所悟得道度于商主第三

　　有天护商主。往陆求那国。常乐布施。于佛生信。欲先入海。若安隐还。我当于佛法中作五年大会。天人国内无不闻知。时有一阿罗汉比丘尼。同往彼国。思惟观察。知天护得安隐还作五年大会。请一万八千比丘。皆阿罗汉。学人倍多。凡夫无数。即见上座名阿娑陀。乃是凡夫甚能精进。入僧伽蓝从次作礼。谓上座曰。大德甚不端严。上座心自思惟。云何以我为不端严。即自观身见须发长。即唤年少剃除须发。比丘尼由言不端严。上座更唤年少浣染衣服。尼复至僧伽蓝。故言不端严。上座嗔曰。我已剃须发及浣染衣竟。云何谓我不端严耶。比丘尼言。佛法以得四果为庄严。大德闻商主天护作师子吼五年大会不。答言闻。大德是凡夫为第一上座。在罗汉众中先受供养。是庄严不。大德方悟啼泣懊恼。比丘尼言。何故啼泣。答言。姊妹。我今已老无可堪任。比丘尼言。如来法可见无有于时节。大德可往那哆婆哆寺。就优波笈多比丘。此比丘佛之所记。我弟子中教化第一。时长老比丘至。优波笈多出而迎之语言。大德。洗足消息。答言。我未洗足。欲见优波笈多。时优波笈多弟子曰。大德。此即是优波笈多。来迎大德。即大欢喜便自洗足。优波笈多即教化之。为觅檀越。洗浴饮食种种供养。语维那言。今有得二解脱比丘入坐禅处。乃至一万八千阿罗汉悉入禅处。是时比丘入第一禅坐处坐。时优波笈多入火光三昧。如是一万八千阿罗汉。悉入火光三昧。比丘见之心生欢喜。优波笈多教化说法。比丘精进思惟得阿罗汉果。还其本国。阿罗汉比丘尼。往僧伽蓝礼拜说言。今日大德庄严。答曰。姊妹力也。及五年大会。天护问上座。世尊种种说法。上座所说而无有异。上座答言。于过去世九十一劫。我等为商主入海采宝。誓取满船。还阎浮提。时遇大风吹船堕沙海。我等为毗婆尸佛。聚沙为塔以珍宝物而供养之。时有诸天示我道路言。克后七日有大水来。当泛汝船入阎浮提。及至七日。果如天言。以此沙塔因缘。经九十一劫不堕恶道。今得阿罗汉果。汝今能供养。尔许多人于三宝所。我说咒愿生死苦无穷。汝今可

出家。天护奉旨即为沙门。得阿罗汉道(出阿育王经第九卷)

修罗陀在胎令母性温和精进得道第四

巴连弗国有商主。名曰须陀那。中阴众生来入母胎。即令其母质直温和。无诸邪想。夫以问师。师答曰。怀良善子。后生一儿。名曰修罗陀。年渐长大。求欲出家。父母即听。勤行精进。证罗汉果(出阿含经第二十五卷)

差摩因疾说法心得解脱第五

差摩比丘身得重病。受大苦痛。陀娑比丘为瞻病者。时诸上座令陀娑比丘。为病者说五受阴法。往反至再。差摩比丘语陀娑比丘。何烦令汝驱驰往反。汝取杖来我自扶杖。诣彼上座。彼上座遥见差摩扶杖而来。自为敷座命令就坐。更为具说往古谈论。差摩比丘即便说法。时彼上座。远尘离垢得法眼净。差摩比丘不起诸漏。心得解脱(出差摩比丘喻重病经)

拘提六反退定害身取证第六

昔佛在舍卫国。弟子拘提。于罗汉果六反退还。至第七头。自觉身证。复恐退还。即求利剑自害其命。是时魔波旬。求比丘神为生何处。而不能知。即往问佛。世尊告曰。拘提比丘已取灭度。神识处空与空合体。弊魔闻已心兴郁毒。举身自投青莲池浴。池水涌沸水性皆终。以此因缘诸比丘等。皆勤精进恐复退还(出说拘提比丘经)

摩诃卢惜义招钝改悔得道第七

昔有一国。名多摩罗。去城七里有精舍。五百沙门常处其中。赞经行道。有一长老比丘。名摩诃卢。为人闇塞。五百道人传共教之。数年之中不得一偈。众共轻之。不将会同常守精舍。敕令扫除。后日国王请诸道人。入宫供养。摩诃卢比丘自念言。我生世间闇塞如此。不知一偈人所薄贱。用是活为。即持绳至后园中大树下。欲自绞死。佛以道眼遥见如是。化作树神半身人现。而呵之曰。咄比丘。何为作此。摩诃卢即具陈辛苦。化神呵曰。勿得作是。且听我言。往迦葉佛时。卿作三藏沙门。有五百弟子。自以多智轻慢众人。吝惜经义初不训诲。是以世世所生诸根闇钝。但当自责何为自贱。于是世尊即现光像为说妙偈。时摩诃卢稽首佛足。思惟偈义即入定意。寻在佛前得罗汉道。自识宿命无数世事。三藏众经即贯在心。佛语摩诃卢。着衣持

钵就王宫食。在五百道人上坐。此诸道人是卿先世五百弟子。还为说法令得道迹。并使国王明信罪福。即便受教。入王宫里。坐于上坐。众人心恚怪其所以。各护王意不敢呼遣。念其愚冥不晓达嚫。心为之疲。王便下食手自斟酌。摩诃卢即为达嚫。音如雷震清辞两下。坐上道人惊怖自悔。皆得罗汉。为王说法莫不解悟。群臣百官。皆得须陀洹(出法句经譬喻第一卷)

槃特诵扫忘彗诵彗忘扫第八

朱梨槃特兄曰。汝若不能持戒还作白衣。槃特诣祇洹门泣泪。佛告之曰。汝何故悲。以兄言答。佛言。勿怖。我成无上士正觉。不由汝兄。手牵槃特。诣静室教执扫彗令诵。槃特诵扫忘彗诵彗忘扫。乃经数日扫彗复名除垢。槃特思念。灰土瓦石若除即清净也。结缚是垢。智慧能除。我今以智慧彗扫。除诸结结缚(出增一阿含经第一卷)

朱利槃特诵一偈能解其义又以神力授钵第九

佛在舍卫国。有一比丘字槃特。新作出家禀性闇塞。佛令五百罗汉日日教之。三年之中不得一偈。国中四辈知其愚冥。佛愍伤之。即呼着前。授与一偈。守口摄意身莫犯。如是行者得度世。槃特感佛慈恩。欢喜心开诵偈上口。佛告之曰。汝今年老方得一偈。人皆知之。不足为奇。今当为汝解说其义。一心身三口四意三所由。观其所起察其所灭。三界五道轮转不息。由之升天。由之堕渊由之得道。泥洹自然。分别为说无量妙法。[火*霍]然心开得罗汉道。时有五百比丘尼。别有精舍。佛曰遣一比丘为说经法。明日槃特次应当行。诸尼闻之。皆豫含笑。明日来者我等当逆说其偈。令之惭愧无所一言。明日槃特往。诸尼大小皆出作礼相视而笑。坐毕下食。食已澡漱。请令说法。槃特即上高座。自惭鄙曰。薄德下才。未为沙门。顽钝有素。所学不多。唯知一偈。粗识其义。当为敷说。愿各静听。诸年少比丘尼欲逆说偈。口不能开。惊怖自责稽首悔过。槃特即如佛所说。一一分别。身意所由。罪福内外升天得道。凝神断想入定之法。即时诸尼闻其说。甚怪其异一心欢喜。皆得罗汉道。后日国王波斯匿。请佛及僧于正殿会。佛欲现槃特威神。与钵令持随后而行。门士识之留不听入。卿为沙门一偈不了。受请何为。吾是俗人。犹尚知偈。岂况沙门。无有智慧。施卿无益。不须入门。槃特即住门外。佛坐殿上。行水已毕。槃特擎钵申臂遥以授佛。王及群臣夫人太子。众会四辈。见臂来入不见其形怪而问佛。是何人臂。佛言。是贤者槃特比丘臂也。王曰得道。向吾使持钵。门士不听来入。是以申臂授吾钵耳。即便请入威神倍常。王白佛言。闻尊者槃特本性愚钝。方知一偈。何缘得道。佛告王曰。学不必多行之为上。贤者槃特解一偈义。精理入神。身口意

寂净如天金。人虽多学不行徒丧识想。有何益哉。于是世尊。即说偈言。

虽诵千章　句义不正　不如一要
闻可灭意　虽诵千言　不义何益
不如一义　闻行可度　虽多诵经
不解何益　解一法句　行可得道

同闻此偈。二百比丘得罗汉道。王及群臣夫人太子。莫不欢喜(出法句经第一卷)

鸯崛鬘暴害人民遇佛出家得罗汉道第十

婆伽婆。在舍卫城。祇树给孤独园。尔时众多比丘。到时着衣持钵。入舍卫城乞食。闻王波斯匿宫门外有众多人民。各携手啼哭唤呼。便作是说。于此国土有大恶贼。名鸯崛鬘。杀害人民暴虐无慈。村落居止不得宁息。杀害人民各取一指用作华鬘。以是故名曰鸯崛鬘。愿王当降伏此人。比丘食已。诣佛世尊具陈上事。佛便往彼。时有众人。担薪负草。及耕田人。有行路人。蹈世尊所。语世尊言。沙门莫从此道行。所以然者。此道中有鸯崛鬘。杀害人民无有慈心。于众生城郭村落皆为彼人所害。彼既杀人。以指作华鬘。惧娆世尊。时佛世尊遂更前进。时鸯崛鬘遥见世尊来。见已便作是念。今此沙门独来无伴。我当杀之。时鸯崛鬘。即拔腰剑往至佛所。世尊遥见便复道还。时鸯崛鬘走逐世尊后。尽其力势欲及世尊。然不能及。时鸯崛鬘便作是念。我走能逮象。亦能及马。亦能及车亦能及暴恶牛。亦能及人。然此沙门行亦不疾。然尽其力势不能令及。时鸯崛鬘遥语世尊言。住住沙门。世尊告曰。我久自住。然汝不住。时鸯崛鬘便作是念。我行恶行。即舍腰剑。五体归命。求为沙门受具足戒。佛言。善来比丘。须发自堕犹如剃头。彼所著衣化成袈裟。佛为说法成阿罗汉。时王波斯匿集四部兵。出舍卫城。欲往杀彼贼鸯崛鬘。先过世尊具向佛说。世尊告曰。若今王见鸯崛鬘。剃除须发着三法衣。以信坚固出家学道。王取云何。王报言。若取当问讯礼敬无有害心。然彼凶恶无有慈心。安能修行沙门之行。时鸯崛鬘去佛不远。结跏趺坐直身正意系念在前。时佛举手示鸯崛鬘处。时波斯匿见鸯崛鬘已。便怀恐怖衣毛皆竖。佛言勿怖。自到彼所当与王语。时波斯匿王。便往至鸯崛鬘所。到已头面礼足在一面立。时波斯匿王问鸯崛鬘言。尊者鸯崛鬘。今名何等。鸯崛鬘答言。大王我名伽瞿。母名蔓多耶尼。王报言。汝善自勉进。我今尽形寿。供养尊者伽瞿。衣被饭食病瘦医药床卧具无所吝惜。常当以法拥护。时波斯匿王。头面礼足绕三匝。诣世尊所白言。世尊不降伏者。能降伏之(出增一阿含第十九卷)

## 蜜婆和吒等有习气第十一

有人虽断一切烦恼。身口中亦有烦恼相。凡人见闻则起不清净心。如蜜婆和吒阿罗汉。五百世在猕猴中。今虽得道犹腾跳树木。愚人见之即生轻慢。又毕陵伽婆蹉阿罗汉。五百世生婆罗门中。习轻蔑心。今虽得道。犹语恒水神言。小婢止流。恒神嗔恚。诣佛陈诉。佛教忏悔。犹称小婢。佛无如是事。如一婆罗门恶口。一时以五百事骂佛佛无愠色。婆罗门心乃欢喜。即复一时以五百善事赞叹于佛。亦无喜色。当知佛烦恼习气尽。故好恶无异(出大智论第八十四卷)

## 兄弟争财请佛解竞为说往事便得四果第十二

佛在罗阅只竹园中。时有大姓子兄弟四人。父母早亡共争居财。见舍利弗欢喜问言。愿为说此后不复争。舍利弗言。善哉。吾有大师佛于三界最尊。尔等随我。还到佛所。必当得解。随舍利弗还。佛遥见四人笑出五色光。四人礼佛白言。吾等愚痴。愿佛解说。令不复争。昔有国王。号曰惟娄。身体有疾。迎医往视。合药应用师子乳。王即募。得之者分土封之。并妻以小女。时有贫人启言。能得王即听许。其人巧点先寻师子所在。乃杀羊蒲桃酒数斛。往到其山。伺师子出行。便杀羊。并蒲桃酒着其住处。师子见酒肉即便饮食大醉而卧。前捉取乳欢喜而还。未达本国。暮宿聚落。有一罗汉宿。与此人同追师子。经历险道。体极眠卧。都无所知。道人睹其身中六识。各自诤功。足神言。赖因我行到此得乳。手神复言。赖我手捉取。目神复言。赖我见之。耳神复言。赖我闻王求乳将尔等来。舌神即言。汝等空以竞诤。此功是我有。今杀活在我耳。此人赍乳诣王所。白言。今已得师子乳在外。王言。是非但进之。王适见乳。舌即言。此非师子乳。但驴乳耳。王闻大怒言。我使汝取师子乳。乃以驴乳。即欲杀之。时共宿道人。即以神足。到王前报言。此信是师子乳。我时与是人共宿聚中。见其身中。六体共争其功勤。舌言。我当反尔等。今果如此。王但以乳合药。其病必愈。王即信阿罗汉言。用乳合药以女妻之。并封拜如本约。道人告王言。一人体识自相反戾。况于他人乎。时取乳者。得道人恩。求作沙门。意解得罗汉道。时王亦欢喜受五戒。得须陀洹道。四人闻是意解。便随佛乞为比丘。佛默然以手摩其头。发堕袈裟着身。结解垢除。阿难曰。此四人本何功德。今闻经便解。疾得阿罗汉。佛言。昔摩父佛时。舍利弗为比丘。此四人为贾客。共以一袈裟上舍利弗。舍利弗咒愿。令君等后世早得度脱。今从舍利弗而得解脱(出惟娄王师子乳譬喻经)

## 常给事众僧饮食衣服得道第十三

有一男子。于正法出家。能为给事。所至寺诸比丘等。令其给事。后转疲极。自思惟言。谁能为我说法教化。闻摩偷罗国。有优波笈多。是佛所记。能于后弟子中最为第一。往为作礼合掌说言。大德。大作佛事为我说法。优波笈多言。能随我教当为说法。答曰能。问曰。那多婆哆寺。众僧有几。汝更给事众僧。答曰。有一万八千阿罗汉。学人一倍。精进凡夫无数。时彼比丘。即为一切众僧。而作给事。令一切僧专修道业。时给事比丘早起。着衣持钵入摩偷罗国。有一长者朝出相逢。长者念言。我未曾见。而今见之头面礼足。问言。大德。所从远近有何事来。答言。从东国来。至优波笈多处。为欲闻法。而优波笈多令我为僧给事。我今不知摩偷罗国人谁精进谁不精进者。长者曰。汝今不须思惟是事。我当代汝给事众僧一切饮食衣服医药。我悉给与比丘与长者。共取饮食等。供养众僧。三月安居时比丘因此供养修获道果。

## 见罗刹出家得道第十四

摩偷罗国。有一男子。启其父母求欲出家。往优波笈多所。恭敬作礼白言。大德。我得作比丘不。优波笈多见其于身。为爱所缚。语言善来。我当与汝出家。欢喜礼足。乞先暂还家。于路思惟。我若至家。或有留难。夕于中道宿一神庙(大智论云空舍)优波笈多作二罗刹。一持死尸。一则空手。俱入庙中。互言我得。共诤不决。而问此人。谁将尸来。此人思惟。不得妄语。如实语之。空来之鬼即牵其臂向口欲食。将尸之鬼助其分解。劣相免脱。如此良久遂至日出。经二日后还至笈多所。出家为道。精进勤修。得阿罗汉果(出阿育王经第九卷又出大智论第十二卷)

## 有人避灾出家见佛成道第十五

昔有众人。在江水侧。为水所害。人民无复齐限。其中得解脱万中有一。于深水得解脱人。往至佛所。求为沙门。佛便然可听在道末。内不思惟谓离困厄。佛为说法劝令行道。时彼比丘内自惭愧。解知一切万物无常。心开意解淡然无想。即于佛前。成阿罗汉(出说为沙门经)

## 罗汉与象先身兄弟行善不同第十六

迦葉佛时。兄弟二人。俱为沙门。兄持戒坐禅一心求道。而不布施。弟布施修福。而喜破戒。兄从释迦出家得罗汉道。衣裳不充食常不饱。弟生象中。为象多力。能却怨敌。国王所爱。金银珍宝璎珞其

身。封数百户邑。供给此象。随其所须。时兄比丘值世大俭。游行乞食七日不得。末后得少粗食。劣得存命。先知此象是前世弟。便往诣象。手捉象耳。而语之言。我昔与汝俱有罪也。象思比丘语。即识宿命。见前世因缘。愁忧不食。象子怖惧。便往白王。象不饮食。不知何意。王问象子。先无有人犯此象不。象子答曰。无他异人。唯一沙门来至象边。须臾便去。王即遣人觅得沙门。问言。至我象边何道。沙门答曰。语象。我与汝俱有罪耳。沙门向王具说如上。王意便悟。即放沙门。令还所止(出杂譬喻经第四卷)

五百盲儿崎岖见佛眼明悟道第十七

　　毗舍离国。有五百盲人。乞丐自活。时闻佛出世。睹见之者。瘫残百病皆蒙除愈。贫施衣食。愁忧苦厄。悉能解免。盲人共议。我等罪积苦毒特兼。若当遇佛必见救济。便共行乞。人各令得金钱一枚。以用雇人足得达彼。行乞经时人获一钱。左右唤人谁将我等到舍卫者。金钱五百雇其劳苦。时有一人来。共相可以钱与之。语诸盲人。展转相牵。自在前导。将至摩竭。弃诸盲人。置空泽中。盲人不知为在何国。互相捉手践蹹他田。伤碎苗谷。田主见之盛发嗔怒。语痛与手。乞儿求哀具说上事。长者愍之。令一使人将诣舍卫。适达彼国。又闻世尊已向摩竭提国。使人将向摩竭国。盲人钦佛系心欲见。肉眼虽闭心眼已睹。欢喜发心不觉疲劳。已至摩竭。复闻世尊已还舍卫。如是追逐凡经七返。尔时如来观诸盲人善根已熟。便住待之。佛光触身。应时两目即得开明。乃见如来四众围绕。身色晃昱如紫金山。前诣佛所五体投地。为佛作礼。异口同音。共白佛言。唯愿垂矜。听在道次。佛曰。善来比丘。须发自堕法衣在身。重为说法。得阿罗汉(出贤愚经第六卷)

旃陀罗儿被佛慈化悟道第十八

　　舍卫城里。有一旃陀罗儿(贤愚经云尼提)除粪自活。尔时世尊入城分卫。次至彼家。客除粪者即避余巷。如来逆之。其人自念。吾担粪不净。今日何由得觐世尊。复诣一泽。佛遥唤曰。吾为汝来。其人报曰。不敢亲近。不审世尊何所教诫。乃能慈愍与罪人语。世尊告曰。欲度卿为沙门。其人白佛。地狱畜生亦得为道乎。佛言。吾今出世。正为罪苦。手执其人。上升虚空。至恒水侧。沐浴身体。复至祇洹。敕诸比丘。度为沙门。其人劝励精勤日新。未经旬日便得须陀洹果。至罗汉果。六通清彻涌没自由。诣大方石当中央坐补纳故衣。王闻佛度旃陀罗儿。念佛出释种豪族姓家。左右弟子皆出四姓。来入宫室。受供信施。五体投地。接足而礼。今闻如来度旃陀罗。云何礼敬。吾今当往责数如来。未到之顷。见前比丘坐大方石。有五百净居

天围绕礼觐。王前语曰。烦白世尊。波斯匿王欲觐世尊。比丘闻已即没石中。从精舍出具以白佛。佛言知时。比丘还从石涌出。语王。如来有教。先问此比丘云何得入是刚[革*卬]石。涌没自由。前至佛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前白佛言。向者比丘。为名何等。有此神力。佛告王曰。此是客除粪人。尔时世尊以此因缘便说二偈。犹如秽污恶。地田沟深坑。生香洁莲华。云何大王有目之士。当取此华不。王言。世尊。华极香洁。当取庄饰秽污。观母胎于彼胎中生功德华。时王白佛。彼人快得善利。不可思议。自今以始。请此比丘。供养四事(出旃陀罗儿经)

猎师舍家学道事第十九

昔佛在摩竭国。甘梨园中。城北石室窟中。有众多猎师。入山游猎。广施罗网。杀鹿无数。复还上山。时有一鹿。堕彼弶中。大声唤呼。猎师闻已。各各驰奔。自还堕弶。伤害人民。不可称数。虽复不死被疮极重。痛不可言。各相扶持。劣乃到舍。求诸膏药。以拊其疮。室家五亲各迎尸丧。归还耶旬之。其中被疮众生。自知疮差。厌患游猎。宿缘应度。种诸善本。便自舍家学道作沙门。尔时世尊。与无央数百千众生。前后围绕。而为说法。尔时世尊。为彼众生。欲拔其根修立功德。示现教戒。永离生死常处福堂。于大众中。而说此偈。

犹如自造箭　　还自伤其身
内箭亦如是　　爱箭伤众生

时彼猎者虽为沙门。不自觉知。如来今日。证明我等。定为猎师。内自惭愧。自省本过。在闲静处。思惟止观。系意不乱。所以族姓子剃除须发着三法衣。出家学道修无上梵行。自身作证而自娱乐。生死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更不复受生死。如实知之。尔时诸比丘。皆得阿罗汉。六通清彻。无所挂碍。是故说此偈。

能觉知是者　　爱苦共生有
无欲无有想　　比丘专念度(出猎师舍家学道经)

## 经律异相卷第十八(声闻无学僧部第十二之六)

重姓鱼吞不死出家得道一 二十耳亿精进大过二 赖吒为父所要三 金财以两钱施佛僧今生手把金钱四 华天先世采花供养今天雨其花五 宝天前身以一把石拟珠散僧故生时天雨七宝六 少欲知足比丘闻法得道七 工巧比丘思惟成道八 贼作比丘遇佛悟道九 贪食比丘观察得道十 乞

儿比丘现神力入只陀宫十一 四比丘说苦遇佛得道十二 四比丘说乐佛谓是苦心悟得道十三 比丘拔母泥犁之苦十四 比丘从师教得道十五 比丘白骨观入道十六 比丘自恣受腊得道十七 比丘喜眠佛乐宿习得道十八 比丘好眠见应化深坑惧而得道十九 比丘多食得罗汉道二十 比丘久病佛为湔浣闻法舍命得无余泥洹二十一 比丘因怖得道二十二 比丘与女戏有恶声自杀天神悟之精进得道二十三 比丘在俗害母为溥首菩萨所化出家得道二十四 比丘贫老公垂殒佛说往行许其出家二十五 比丘见一须陀洹作维那获苦报畏故得道二十六 二比丘所行不同得报亦异二十七 沙门树下坐贪想不除佛化身说法得罗汉道二十八 沙门饭僧污手拭柱柱为之裂二十九 沙门小便不弹指尿溹鬼面三十 沙门开户五指火出三十一

重姓鱼吞不死出家悟道第一

舍卫国有豪长者。财富无量。唯无子姓每怀悒迟。祷祀求索精诚款笃。妇生一男端正希有。父母宗亲。值时宴会共相聚集。诣大江边饮食自娱。父母将儿诣其会所。爱念此儿从坐担舞。父舞已竟。母复担之。欢娱自乐。临到河边意卒散乱。执之不固失儿堕水。寻时搏撮竟不能得。父母怜念爱着伤怀。其儿福德遂复不死。随水沉浮为一鱼所吞。虽在鱼腹犹自不死。下流村中有一富家。亦无儿子。种种求索困不能得。而彼富家恒令一奴捕生为业。值得吞小儿鱼。剖腹得儿。施与大家。大家观省。而自庆言。我家由来祷祠神祇。求索子息精诚报应。故天与我。即便摩拭乳哺养之。上村父母闻下村长者鱼腹得儿。即往其所。追求索之言。是我儿。我于彼河而失是子。今汝得之。愿以见还。时彼长者而答之曰。我家由来祷祠求子。今神报应赐我一儿。君之亡儿竟为所在。纷纭不了诣王求断。于是二家各引道理。其儿父母说是我儿。我于某时失在河中。而彼长者复自说言。我于河中鱼腹得之。此实我子非君所生。王闻其说靡知所如。即为二家平详此事。卿二长者各名此儿。今若与一于理不可。更共供养。至儿长大。各为娶妇。安置家业。二处异居。此妇生子即属此家。彼妇生儿。即属彼家。时二长者各随王教。儿年长大俱为娶妇。经给所须无有乏短。儿白二父母。我生已来遭罗艰苦。堕水鱼吞垂死得济。今我志意欲得出家。唯愿父母当见听许。时二父母心爱此儿。不能拒逆。即便听许。往至佛所。求欲入道。佛言。善来。头发自堕即成沙门。字曰重姓。佛为说法。得尽诸苦成阿罗汉。佛言。过去久远有佛世尊。号毗婆尸。集诸大众为说妙法。时有长者来至会中。闻说大法施戒之福。生信敬心。受三自归及不杀戒。复以一钱布施彼佛。世世受福财宝无乏。长者子者今重姓比丘是也。由其施佛一钱。九十一劫恒富钱财。至于今世二家父母供给所须。受不杀戒堕水鱼吞不能令死。受三归故得阿罗汉(出贤愚经第五卷)

## 二十耳亿精进大过第二

佛在占波国雷声池侧。尊者二十耳亿在一静处。自修法本不舍头陀。昼夜经行。行处脚迹如血流溢。恒自克励。而欲漏心不得解脱。是时二十耳亿便作是念。苦行精进我为第一。我今漏心不得解脱。又我家业多财饶宝。宜可舍服还作白衣。持财广施。佛心知之便至彼处。佛语二十耳亿。汝本在家善能弹琴。琴弦极急响不齐等可听不。不也世尊。佛言琴弦极缓复可听不。不也世尊。佛言。不急不缓音可听不。如是世尊。佛言。极精进者犹如调戏。若懈怠者此堕邪见。若能在中。此则上行。如是不久。当成无漏。二十耳亿闻是语已。还雷音池侧。思惟佛教。成阿罗汉(出增一阿含经第八卷)

## 赖吒为父所要第三

赖吒婆罗门。求佛出家。佛言。先辞父母。父母不听。赖吒卧地多日不食。父母慰喻。终亦默然。既怜其志。便即听许。出家受具足成阿罗汉。后十年还村。次第乞食。父见不识诃骂不与。婢取钵盛弃烂食与。还启大家。赖吒还。父即出看。问。汝还何不至我门。答言。已至得骂。父牵入室。办种种美食。象负金银着中庭。高于人。钱物无数。汝可还俗。母命新妇严庄至赖吒所。亲戚共相谏数。赖吒启欲施食与。何假见娆(出中阿含经第二十八卷)

## 金财以两钱施佛僧今生手把金钱第四

舍卫城中有大长者。妇生一男儿。名曰金财。端正殊特。是儿手卷。父母惊怖。即开两手。见二金钱。在儿手中。欢喜收取辄更续生。如是勤取满藏不尽。儿年转大。即白父母求索出家。即便听之。往至佛所剃除须发身着袈裟。年满受戒。临坛众僧。次第为礼。随所礼处。时两手按地。皆有二金钱。受戒已竟。精勤修习得罗汉道。阿难白佛。此金财比丘。先造何福手把金钱。佛言。过去九十一劫。有佛名毗婆尸。出现于世。与诸众僧游行国界。时诸长者。施设供养佛及弟子。时一贫人取薪卖之。时得两钱。见佛欢喜。即以两钱施佛及僧。贫人以两钱。施佛及僧故。九十一劫恒把金钱。财宝自然。尔时贫人者。金财比丘是也(出贤愚经第二卷)

## 华天先世采花供养今天雨其花第五

舍卫国有豪富长者。生一男儿。面首端正。天雨众花积满舍内。即字此儿。名弗把提(梁言花天)儿年转大。往至佛所。心自思惟。我

出处世得值圣尊。即前白佛言。唯愿世尊及与众僧。明日屈意临适鄙家。受少蔬食。佛即受请。花天还至。化作宝床遍其舍内。正设严饰。佛及众僧即坐其座。花天福德饮食自办。佛僧食已。广为花天具说法要。花天合家得须陀洹。花天即辞父母。求索出俗。父母听之。佛言善来。须发自堕袈裟着身。遵修佛教逮得罗汉。阿难白佛。花天何福。而得如是。佛言。过去有佛。名毗婆尸。出现于世度脱众生。时诸豪族皆悉供养。有一贫人。见僧欢喜。即于野泽。采众草花用散大众。佛告阿难。尔时贫人。今花天比丘是。散花之德。九十一劫身体端正。意有所须。如念而至(出贤愚经第二卷)

## 宝天前身以一把石拟珠散僧故生时天雨七宝第六

舍卫国有长者。生一男儿。当尔之时。天雨七宝。遍其家内。相师睹之。白长者言。儿相殊特。生时有瑞应。号为勒那提婆(梁言宝天)儿年转大。才艺博通。闻佛神圣。心怀注仰。辞父母往诣佛所。而白佛言。愿令出家。佛言善来。须发自堕法衣在身。佛为说法。即得罗汉。毗婆尸佛出现于世。有诸居士。共请众僧。种种供养。时有贫人。虽怀喜心无供养具。以一把白石拟珠。用散众僧。发大誓愿。贫人者今此宝天比丘是。乃至九十一劫受无量福。多饶财宝衣食自然。今遭我世。得道果证(出贤愚经第二卷)

## 少欲知足比丘闻法成道第七

时南天竺有一男子。于正法中出家。少欲知足不乐荣显。不以苏油摩身。不以汤水洗浴。不食苏油。常畏生死四大无力。不得圣道。即生心念。唯有优波笈多。能为我说法。即诣摩偷罗国。合掌礼敬。优波笈多。见其后身。怖畏生死。常不乐粗恶。不愿荣华。优波笈多语言。但随我教。当为汝说。答言唯。优波笈多。令诸檀越设种种饮食洗浴众僧。又语年少沙门。可以汤水洗浴此比丘。以苏油摩其身。以种种美食与之。是比丘得食数日身有气力。一闻笈多所说妙法。精进思惟得阿罗汉果(出阿育王经第九卷)

## 工巧比丘思惟成道第八

有一男子。于佛法中出家。善能工巧。在所至处。一切众僧。令造寺舍日日不息。生大疲倦。即自念言。我当坐禅思惟。佛昔在世。说一切比丘应坐禅修道。不得放纵。即往优波笈多所。礼拜合掌言。佛已涅槃。大德今作佛事。愿为说法。时优波笈多见其后身畏生死苦因缘未足。更为工巧。复见疲倦。不能复作。优波笈多语言。若随我

教。当为说法。答曰如是。优波笈多言。若地未起寺者。汝当于彼起寺。佛昔说此得梵功德。答曰。大德。我于摩偷罗国。不知谁精进谁不精进。笈多曰。汝能早起着衣持钵入国不。答曰。能早起入国。遇一长者出。所未曾见。此比丘而今见之。即为作礼问言。大德。从远近来。比丘答曰。从东国来。又问何事。答曰如是。长者言。大德。今不须思惟。是我当为比丘。种种办具。时比丘共长者。捉绳墨度觅处。绳未至地。即自思惟。所作功德。除一切烦恼。得阿罗汉果(出阿育王经第九卷)

## 贼作比丘遇佛悟道第九

　　佛在舍卫国。时拘萨罗国。波斯匿王敕典狱者。诸有盗贼罪应入律诣市杀之。时有一贼在大众中。逃窃得脱。外假法服。私为沙门。然内不思惟。谓为永离困厄之难。不复惧害。在闲静处。不思道德。不习经戒。律仪禅诵之道。然未得证果。不勤求证果。佛告彼人。已免生死贼寇之难。故有余恐。五盛阴身轮转五趣。无有解已。为诸结使所见残害。便当堕于饿鬼畜生之道。时彼比丘。在闲静处。思惟校计。内自恳责。解知万物皆悉无常。生不久在。尽归于灭。兴衰之变。斯来久矣。即于佛前。悔过自责。成罗汉道(出说窃为沙门经)

## 贪食比丘观察得道第十

　　时摩偷罗国有一男子。于优波笈多所。离俗出家。为贪食故不能得道。笈多语言。我明日当与汝食。至时以一器盛满钵糜。又一空器并置其前。而语之言。汝可取食令此器空。又言。待冷稍稍食之。而此比丘贪心厚重。便吹使冷。白和上言。已冷乃并食之。笈多曰。乳糜虽冷。汝心故热。复应冷之。当以不净观为水。除此心热。若见饮食如服药想。比丘食竟。即便吐出。满于空器。笈多曰。汝可更食。比丘曰。不净何可复食。又言。汝观一切法犹如涕吐。因为说法。比丘精进思惟观察。得阿罗汉果(出阿育王经第九卷)

## 乞儿比丘现神力入只陀宫第十一

　　只陀太子遣信。请佛及僧明日食。唯不请乞儿比丘。乞儿比丘善来尽随佛僧入宫食。乞儿比丘。以神通力往北郁单越。取自然粳饭。各持威仪凌虚而下。入太子宫次第而坐。太子见之叹未曾有。问佛言。此诸贤圣从何许来。佛言。即五百乞儿为沙门也。太子深愧(出贤愚经第五卷)

## 四比丘说苦遇佛得道第十二

佛在舍卫精舍。有四比丘坐于树下。共相问言。一切世间何者最苦。一人言。天下之苦无过淫欲。一人言。世间之苦无过饥渴。一人言。世间之苦无过嗔恚。一人言。天下之苦莫过惊怖。共诤苦义云何不止。佛知其言。往到其所。问其所论。即以事白佛言。汝等所论不究苦义。天下之苦莫过有身。饥渴寒热嗔恚惊怖色欲怨祸皆由于身。夫身者众苦之本患祸之器。劳心极虑忧畏万端。三界蠕动更相残贼。吾我缚着生死不息。皆由身兴。欲离世苦当求寂灭。摄心守正怕然无想。可得泥洹。此为最乐。佛为说偈告诸比丘。往昔久远无数世时。有五通比丘。名精进力。在山树下闲寂求道。时有四禽依附左右常得安隐。一者鸽。二者乌。三者毒蛇。四者鹿。是四禽者。昼行求食。暮则还宿。四禽一夜。自相问言。世间之苦何者为重。乌言。饥渴之时身羸目冥神识不宁。投身罗网不顾锋刃。我等丧身莫不由之。以此言之。饥渴为苦。鸽言。色欲炽盛无所顾念。危身灭命莫不由之。毒蛇言。恚意一起不避亲疏。亦能杀人复能自杀。鹿言。我在林野心恒[怵-木]惕。畏惧猎师及诸虎狼。仿佛有声奔投坑岸。母子相捐肝胆悼悸。以此言之。惊怖为苦。时精进力答言。汝等所论未耳。不究苦本。天下大苦无过有为。是为苦器忧畏无量。吾以是故舍俗学道。灭意断想。不贪四大。欲断苦源志存泥洹。泥洹道者寂灭无形。忧患永毕。尔乃大安。四禽闻之。心即开解。佛告比丘。尔时五通比丘则吾身是。时四禽者今四人是。前世已闻苦本之义。如何今日方复云云。比丘闻之惭愧自责。即于佛前得罗汉道(出法句经譬喻第四卷)

## 四比丘说乐佛谓是苦心悟得道第十三

佛在舍卫精舍。时有四新学比丘。至柰树下坐禅修道。柰华荣茂色好且香。因相谓曰。世间万事何者可乐。一人言。仲春之月百卉荣华。游戏原野此最为乐。一人言。宗亲吉会觞酌交错。音乐歌舞此最为乐。一人言。多积财宝所欲即得。车马服饰与众有异。出入光显行者属目。此最为乐。一人言。妻妾端正彩服鲜明。香熏芬馥恣意纵情。此最为乐。佛知可化。往为宣说。此最为苦。言昔有国王。名曰普安。与邻国四王共为亲友。请此四王宴会一月。饮食娱乐。临别之日。普安王问曰。人居世间。以何为乐。四王所对。与汝不异。时普安王为体。四王闻之欢喜信解。时普安王我身是也。时四王者汝四人是。前已论之今又不解。生死延长何由休息。时四比丘。重闻此义惭愧悔过。心意开寤得罗汉道(出法句喻经第四卷)

## 比丘拔母泥犁之苦第十四

昔有一人。辞亲学道得成应真。诸有恩已尽行济之。观见其母在泥犁中。广求方便欲脱母苦。见边境有王害父夺国。命余七日。受罪之地与其母同。夜到王所。于壁现半身。王见怖懅。拔刀斫颈。颈即落地。比丘不动。王意方解。叩头谢过。比丘语王。汝害父夺国不耶。对曰。实尔。曰汝命余七日。当入地狱。吾故来相语。王即求哀。比丘曰。大作功德恐不相及。王但称南无佛。七日不绝便得免罪。王便一心称南无佛。七日不懈。命终神明犹忆入泥犁门。故称南无佛。泥犁即冷。一城中人皆得脱出。比丘便为说法。比丘母及王。与泥犁中人皆得度脱(出十卷譬喻经第二卷)

比丘从师教得道第十五

南天竺国有一男子。于佛法出家。身为爱所缚。以苏油摩身。又用汤水洗浴。资种种饮食。身为爱缚不得圣道。往摩偷罗国优波笈多所。礼足而言。愿闻法要优波笈多。见其后身为爱所缚。语言。男子。能受我教当为汝说。答言能。优波笈多将其入山。以神通力化作大树。语言。汝当上此大树。是时比丘便即上树。又于树下化作大坑。深广千肘。又语。放汝二脚。即便放脚。又令放一手。即放一手。更放一手。比丘答言。若复放手便堕坑死。优波笈多言。我先共约一切受教。汝云何不受。时身爱即灭。放手而堕。不见树坑。笈多说法。精进思惟得罗汉果(出阿育王经第十卷)

比丘白骨观入道第十六

摩偷罗国有一男子。从优波笈多出家。闻说不净观等。以不净观摧伏烦恼。谓已作所作。笈多言。汝当精进勿作懈想。答言。曰我已得阿罗汉。笈多语言。汝见乾陀罗国(翻地持)沽酒女人不。此女人。自言得道。如汝不异。烦恼未断而自言断。是增上慢。汝今观此女人为得道不。答曰。我未能见。欲向彼国。师即听之。是时比丘。至乾陀罗国。治下土石寺消息。早起着衣持钵入聚落乞食。时沽酒女取食欲与。比丘见女。淫欲爱心便自取钵中麨酪。与此女人。女人见之。亦淫欲变心露齿而笑。比丘即入不净观。乃至观身作白骨想。从于是观得罗汉果(出阿育王经第十卷)

比丘自恣受腊得道第十七

佛在舍卫国。夏居三月。以至新岁。告阿难言。汝击揵捶。揵捶声音遍一佛国。地狱饿鬼畜生一切病苦。闻音悉除皆得安隐。于时佛言。比丘汝等宜起行舍罗筹。各各相对悔过自责。相谢众失所犯非

法。各忍和同净身口心。令无余秽。时诸比丘即受佛教。事讫还坐。时佛慈愍。因从坐起。向诸比丘。叉手而言。虽无上尊至真无失。当可施行以为训诲。时佛迁延忏谢圣众。矜愍一切还就草蓐。佛适复坐圣众亦然。各就故位。时万比丘得成道迹。八千比丘得阿罗汉(明自恣受腊事出新岁经)

比丘喜眠佛乐宿习得道第十八

　　佛在祇树精舍。诸比丘。勤修道业除弃阴盖。有一比丘。饱食入室闭房静眠。受身快意不观非常。无复昼夜。却后七日其命将终。佛愍伤之。即入其室弹指寤之。为说妙偈。惊悟稽首作礼。佛告比丘汝本宿命。惟卫佛时曾得出家。贪身利养不念经戒。饱食却眠不惟非常。命终魂神生翁虫中。积五万岁。寿尽复为螺蚌之虫树中蠹虫。各五万岁。此四品虫。生长冥中贪身爱命。乐处幽隐为家不喜光明。一眠之时百岁乃觉。连绵罗网不求出要。今始罪毕。得为沙门。如何睡眠不知厌足。比丘闻已惭怖自责。五盖即除。成阿罗汉(出法句譬喻第三卷)

比丘好眠见应化深坑惧而得道第十九

　　摩偷罗国。有一男子。依优波笈多出家。常好眠睡。有时说法睡眠不闻。教树下禅亦复睡眠。笈多以神通力。于其四边化作深坑深一千肘。时比丘睡觉。即便惊怖。时优波笈多复化作路。令其得行。时此比丘。随路而出。往优波笈多所。优波笈多令其更去。比丘答言。彼有深坑。优波笈多言。此深坑小生死。深坑大所谓生老病死忧悲苦恼。若人不知四谛。则堕其中。比丘闻之。复往树下加趺而坐。心每思惟恐堕深坑。不复睡眠。以怖畏故思惟精进。除诸烦恼。得阿罗汉果。(出阿育王经第九卷)

比丘多食得罗汉道第二十

　　有一牸象。名曰磨荼。载佛舍利至罽宾国。以此善根死生人中。出家得阿罗汉果。因食饭一斛乃般涅槃。告诸比丘尼汝等集会。我当自说所得胜法。诸比丘尼不信其言。复语尼曰。莫生不信。前世为牸象。舍彼象身即得此身。能食饭一斛五斗。而食一斛。乃至广说。如是等虽是多食。而是易满。曾闻波斯匿王。食饭二斛。是彼功德因缘故。因一根粳米。一茎甘蔗。日日长生。尔许饭食故身体肥大。以此大身往诣佛所。佛问。大王。身体肥大得无疲耶。时波斯匿心生惭愧。具向佛说世尊说偈。

人当有正念　　于食知止足
亦不遭苦受　　易消而增寿

时波斯匿王。闻佛所说。渐渐减食。乃至后时唯食一[百*斗](出阿毗昙毗婆沙第二十二卷)

比丘久病佛为湔浣闻法舍命得无余泥洹第二十一

佛在舍卫国。有一长者。请佛及僧。时比丘往。如来不往。遣信取食。有二因缘。一者欲与诸天说法。二者瞻视病人。是时世尊遍观比丘。皆悉受请。即取钥母开一房门。见一比丘。抱患顿笃卧大小便不能转侧。世尊问曰。汝有何患。比丘曰。受性闇钝恒怀懈慢。初不劝他瞻视余人。是故今日无看我者。今实孤穷所怙无处。尔时世尊。慈怜躬抱。除去不净。湔浣坐具。水洗其身。更与着衣。敷新坐具。还置房中。躬自案摩。告比丘曰。汝不加勤求增上法。死后便当更受剧苦。渐与说法劝使勇猛。乃告诸僧。汝等比丘。无父母兄弟。亦无姊妹宗族。不相瞻视此非其宜。我法齐正上下和从。自今为始。弟子侍师如事父母。至死不舍。师看弟子视如己息。随时将息至死不舍。师徒相慈流于永劫。所有什物平等分布。设无什物当广分卫。有瞻病者则瞻我身。所获功德亦无差降。时病比丘便自思惟。即舍形寿。便得无余(出佛看比丘病不受长者请经)

比丘因怖得道第二十二

时摩偷罗国。有一男子。从优波笈多出家。多喜睡眠。笈多化作一鬼。而有七头。手捉树枝身悬空中。比丘见已即便惊觉。生大怖畏。还其本所。笈多语云。还坐禅处。比丘白言。和上彼林中有一鬼。七头当我前。手捉树枝悬在空中。甚可怖畏。笈多言。此鬼不足畏。睡眠最可畏。若比丘为此鬼所杀。必不入生死。若为睡眠所杀。则生死无穷。比丘即还坐禅处。复见此鬼。畏此鬼故不敢睡眠。是时比丘精进思惟。得阿罗汉果(出阿育王经第十卷)

比丘与女戏有恶声自杀天神悟之精进得道第二十三

佛住舍卫国。有异比丘。在拘萨罗人间。住一林中。比丘与长者妇女嬉戏。起恶名声。比丘自念。我今自杀。林中有天神。化作长者女身。语比丘言。世间诸人为我及汝。空作恶名言。我与汝共相习近。作不正事。既已有恶声。可近还俗共相娱乐。比丘答曰。为有此声。我今自杀。神复天身。而说偈言。

虽多恶名　　行者忍之　　不应自害
不应起恼　　比丘开悟　　专精思惟
断除烦恼　　得阿罗汉(出比丘避女恶名欲自杀经)

比丘在俗害母为溥首菩萨所化出家得道第二十四

路有一人。害所生母。止住树下。啼哭懊恼。称叫奈何。自责无状而造大逆。自害我母当堕地狱。其人虽尔当修律行。溥首菩萨。见其现在应当得度。化作异人。携其父母诣害母人所。去之不远中道而住。父母谓子此是正路。子言非正。遂共诤计。子现嗔怒杀化父母。已啼哭酸毒不能自胜。往杀母人所。谓言。我杀父母当堕地狱。哭言奈何。当设何计。其害母者而自念言。今此来人乃害二亲。我但危母。其人痴冥罪莫大焉。我之为逆尚差于彼。知彼受罪吾犹觉轻。其人悲哀酸酷口并宣言。吾当往诣能仁佛所。其无救者佛为设救。其恐懅者佛能慰除。如佛所教我当奉还。于时化人啼哭进路在其前行。此害母者寻随其后。如彼悔过吾亦当尔。吾罪微薄彼人甚重。化人诣佛稽首于地。而白佛言。唯然世尊。吾造大逆而害二亲。犯斯大罪。佛告化人。善哉善哉。子为至诚而无所欺言行相副诣如来前。言说至诚。口不两舌。亦不自侵。当自察观心之法。以何所心。危二亲者。用过去心当来心乎。现在心耶。其过去心即已灭。现在心即以别去。无有处所。亦无方面。不知安在。当来心者。此则未至。无集聚处。未见旋反。亦无往还。子当知之。心亦不立于身之内。亦不由外亦无境界。不处两间不得中止(如此文多不可备载)化人叹曰。未曾有。如来成最正觉。了知法界无有作者。亦无有受无有生者。无灭度者。无所依倚。愿得出家。因佛世尊得作沙门。受具足戒。佛言。比丘善来。于时化人前作沙门。即白佛言。唯然世尊。吾获神通今欲灭度。佛之威神使彼化人去地四丈九尺。于虚空中而取灭度。身中出火。还自烧体。逆子见之。心自念言。彼作沙门便得灭度。吾效此人。往诣佛所。稽首圣足。我亦造逆。自危母命。佛言。善哉。至诚而无所欺。言行相副。于是逆人地狱之火从毛孔出。其痛甚剧。而无救护。白佛言。我今被烧。唯天中天而见救济。世尊出金色臂。着人头上。火时即灭。见如来身。若干相好。身痛休息。而得安隐。又前白佛。欲作沙门。佛寻听之。即为出家。说四谛法。其人闻之。远尘离垢得法眼净。修行法教。逮得往还。证得罗汉。又白佛言。欲般泥洹。佛言随意。时比丘踊在虚空。去地四丈九尺。身自出火。还烧己体。百千天人于虚空中。而来供养。时舍利弗白佛言。如来恩施所说律。乃令逆者得度。唯有如来。诸大菩萨能睹一切群萌根源。随而度之。非声闻缘觉境界。佛言如是(出心本净经)

比丘贫老公垂殒佛说往行许其出家第二十五

舍卫国。有一贫穷老公。踰二百岁。眉生秀毛耳出于头。齿如齐贝。手过于膝。貌而视之似如有相。而贫穷辛苦。衣不盖形五体裸露。腹恒饥空行步。才动示有气息。欲往见佛。释梵侍门敕不通之。老公大声。言曰。吾虽贫穷。民之斯下。千载有幸。今得值佛。欲问罪福。求离众苦。我闻世尊仁慈普逮。莫不受恩。而独断我亦诬圣意。佛呼使前。匍匐寸进。为佛作礼。悲喜交流。称其穷苦。愿一奉覲十年始果。气力既恶。进退无路。但恐命绝秽污圣门。重增其罪。天尊哀矜不夺本愿。如此而死无复恨矣。唯愿速终愿垂恩施。佛言。人之受生多以缘致。我为汝说。汝前世时。生豪强大国明慧王家。时为太子。憍贵非凡。上为父母所珍。下为臣民所奉。用此恣意轻凌于人。高目大视矜抗邈然。财宝亿万皆是民物。百姓贫弊皆以调斂。唯知聚积初不布施。时有寒素沙门。名曰静志。从远国来。故往诣卿所求不多。唯法衣耳。而卿了不当接。遇之甚恶。衣既不乞。又不与食。空坐着前去复不听。昼夜七日。水浆乖绝。示有气息。方大欢喜。聚众看之。以为至乐。侍臣谏曰。沙门慈恭。道德内全。冻之不寒。饿之不饥。所以来乞欲为福耳。既不施与。安可穷逼。幸发遣之。勿招其罪。太子乃曰。此是何人诈称道德。试小困之。才令不死。正尔放去。无所忧也。即便遣去。驱逐出国。出界十余里。逢遭饿贼。欲杀啖之。沙门言曰。我穷冻沙门。羸瘦骨立肉痟腥臊不中食也。空当见杀而无所任。饿贼答曰。我饿困累日但食土耳。卿虽小瘦故是肉也。终不相放但当就死。如此前却良久。太子得知便驰往曰。我以不能乞其衣食。宁当令贼杀之耶。贼见太子皆各叩头谢罪。放沙门去。时沙门者弥勒是也。故卿今日受此贫穷之罪。坐悭贪也。所以长寿救沙门之命也罪福各应如有影响。老公曰。去事以尔。愿毕于今。乞得如垂没之命。得作沙门。后生世世常侍佛边。佛言善哉。应时老公。须发堕地。法衣在身。体气更健。耳目聪明。立得上决。入三昧门。以偈赞佛。作礼而退。

我昔为宠子　　不识仁义方
骄贵自放恣　　时为大国王
自谓无罪福　　以此可保常
唐悟生死对　　于今受其殃
从罪复蒙祐　　得睹天中天
解脱既往罪　　垂命入法门
永离悭贪心　　长受智慧根
世世不远佛　　保持万劫存(出贫穷老公经卷)

比丘见一须陀洹先作维那今获苦报畏故得道第二十六

摩偷罗国有一男子。于优波笈多所出家。笈多说法。比丘精进思

惟。得须陀洹果。不放逸故脱恶道怖。七生天上。七生人中。受人天乐。当入涅槃。笈多见其意。共入摩偷罗国。次第乞食至旃陀罗舍。有旃陀罗子。得须陀洹果。身有恶病。一切身体为虫所食。口气臭秽。优波笈多语弟子言。汝观此小儿。得须陀洹。受如此苦。

生旃陀罗姓　　乐着于三月
恶虫食其体　　为爱自在故
生死无有实　　犹如芭蕉林

比丘问何缘。得须陀洹。而受此苦。笈多答曰。先身出家。众僧坐禅其为维那。有一罗汉。居此恶病。搔刮作声。维那语言。恶虫食汝。而作此声。即牵臂出言。汝入旃陀罗室去。阿罗汉语维那。汝当精进。莫往生死受苦。是维那即忏悔之。忏悔竟得须陀洹果。不复精进。今小儿是也。牵罗汉出。今生旃陀罗处。受此报也。比丘怖畏勤精进。即得阿罗汉果(出阿育王经第十卷)

二比丘所行不同得报亦异第二十七

昔有两比丘。持戒智慧正等。俱得须陀洹道。一比丘但行乞丐。以用布施。饭诸比丘僧及贫穷者。一比丘但坐禅自守。谓行乞丐作布施者言。何以不坐禅。自守空自勤苦。一比丘答言。贤者。佛言。为比丘亦当布施。不则后世贫穷。后二比丘俱得罗汉。迦罗越子作沙门。前世乞丐。今得自守众人。自持衣食日日与之。其一比丘前世但自守。今为婢子。作沙门乞丐。无有与者。常大饥渴故应持戒布施。不当自守也(出十卷譬喻经第三卷)

沙门树下坐贪想不除佛化身说法得罗汉道第二十八

佛在世时。有一道人。在于河边树下学道。贪想不除。走心散意但念六欲。身静意游曾无宁息。十二年中不能得道。佛知可度。化作沙门。往至其所。树下共宿。须臾月明。有龟从河中出。来至树下。复有水狗饥行求食。与龟相逢。便欲啖龟。龟缩头尾及其四脚。藏于甲中不能得啖。水狗小远。复出头足行步如故。遂便得免。时化沙门语言比丘。吾念世人不如此龟。有护命之铠。能令水狗不得其便。世人无智放恣六情。天魔得便杀形坏神去。生死无端轮转五道。苦恼百千。即为说偈而劝勉之。比丘闻偈贪断望止。得罗汉道。知化沙门是佛世尊。敬肃正服稽首佛足(出法句经譬喻第二卷)

沙门饭僧污手拭柱柱为之裂第二十九

有沙门。作摩波利。饭比丘。分酪苏着手。以手涂柱。柱即破裂(出譬喻经)

沙门小便不弹指尿潀鬼面第三十

有一沙门。不弹指来小便。潀清中鬼面。厉鬼大恚。欲杀沙门。沙门持戒。厉鬼随逐。伺觅其短。不能得便。沙门后作摩波利。有人上此僧物者。即于坐上。得罗汉道(出一卷杂譬喻经)

沙门开户五指火出第三十一

有沙门先共学道。同住一堂。一沙门言。此沙门恶性不可共止。捐往他国。还过视之。为得道未。夜到其舍。沙门钥开召呼前坐。举五指头火出外来。沙门即大惊愕。叹其得道(出一卷杂喻经)

## 经律异相卷第十九(声闻不测浅深僧部第十三)



伊利沙四姓悭贪为天帝所化第一

昔有四姓。名伊利沙。财富无数。悭惜衣食。有贫老公。居与相近。日日自恣。饮食鱼肉。宾客不绝。四姓自念。我财无数反不如此老公。便杀一鸡。炊一升白米。着车上到无人处。下车适欲饭。天帝化作犬来。上下视之。谓狗言。汝若倒悬空中者。我当与汝不。狗即倒悬空中。四姓意大恐曰。汝眼着地我当与汝不。狗两眼脱地。四姓便徙去。天帝化作四姓身。乘车还家敕语。外人有诈称四姓者。驱逐捶之。四姓晚还。门人骂詈令去。天帝尽取财物大布施。四姓亦不得

归。财物既尽为之发狂。天帝作一人问。汝何以愁曰。我财物了尽。天帝言。夫有珍宝令人多忧。五家无期积财不施。死为饿鬼。恒乏衣食。若脱为人。常堕下贱。汝不觉无常。富而且悭。贪惜不食。欲何望乎。天帝为说四谛。四姓意解。天帝化去。四姓归。自悔前意。尽心施给财尽得道(出杂譬喻经第五卷)

贫人妇扫佛地得现世报终至得道第二

昔祇洹边。有一贫家。欲供养世尊及诸弟子。居贫困穷无所施设。便行扫佛精舍。至心不惓。贫贤者舍边有长者。游行观见。大泽中有数十间七宝舍。遥见便往问人言。谁作殿舍。好妙乃尔。其人答曰。有贫穷贤者。扫佛精舍。福应生此。并作殿舍待之耳。长者喜言。我当图之。便到贫者家语言卿。有好物与我。我与卿五百两金。曰我从来贫困。那得好物。长者言。卿但许我。曰可尔。便与五百两金贤者得金。广设檀施。佛为说法。即得道迹(出诸经中要事)

毗罗斯那微善出家生天得道第三

佛在毗舍离。食时着衣持钵。将阿难入城乞食。时毗舍离城。有居士名毗罗斯那。命断宾客。于七日中五欲自娱。语守门人勿通外门。时佛乞食。渐诣毗罗那家。时闻作乐声。便告阿难侍者。阿难依事报答。佛言。今此长者。过七日已当命终。亡生啼哭地狱中。所以然者。本造善根于此便断。更不造新。以是命终生地狱中。阿难白言。颇有方便。使彼居士过此七日命不终耶。佛告阿难。无有方便使命不终。但有方便免地狱耳。若彼长者。剃除须发着三法衣。以信坚固出家学道。长者乃得不堕地狱。阿难白言。我今当劝使彼出家。时毗舍离凡诸释种。常与阿难要言。阿难所言到家。若彼家中。有眠寐者。及以众事。皆听阿难使人直入。所以然者。言语柔和语不害人。尔时阿难语守门者。汝可往白之。守门即入。具宣此事。长者即便舍乐速出礼足阿难。白言阿难。愿入我家福度男女。阿难报言。彼如来者知时不妄。记汝长者七日当亡。命终当生啼哭地狱。长者闻是恐怖悲泣。白阿难言。颇有方便令不终耶。阿难报言。无有方便得不终者。但有方便免地狱耳。长者问故。阿难报言。若汝出家便免地狱。时此长者念付家业。后往佛所出家学道。便作是言。七日犹远。我于今日五欲自娱。清旦当往。阿难至时。着衣持钵入城乞食。至居士家语居士言。今一日已过余六日在。可时出家。长者报言。我后当往。如是复言。更欲自乐。后日乃往。如是推迁不能自尽。阿难日日常往劝之。至六日满。前七日朝。阿难复语。乃付家业。与大小别。便至佛所。世尊命阿难。与受具戒。受戒已毕。于前七日后夜命终。生四王天。阿难问佛。得生。何处。佛告阿难。毗罗斯那比丘。命过生四

王天。于彼命终。生三十三天。如是流转人天。经历九劫。天上人间更互受生于最后身。复来人间。剃除须发。以信坚固。出家学道。成辟支佛。名毗罗斯那。所以然者。此毗罗斯那比丘。受具足戒精进命终如是。阿难梵行果报。所生受福(出毗罗斯那居士五欲娱乐经)

跋 [王*處] 就鸟乞羽龙乞珠第第四

佛住王舍城旷野精舍。有五百比丘。皆乞作房。有估客见比丘来。即闭肆归家避之。比丘余道邀之相值。仍说果报。教令生信。乃至手撮其头。强劝布施。所以然者。令汝得色力寿命。增益功德逮甘露果。估客闻之生信。少多布施。后见舍利弗。具以是事诉舍利。舍利闻已。说法令喜。还具白佛。佛告营事比丘。过去世时。有比丘。名跋[王*處]。止住林中。时释军多鸟。亦栖此林。晨暮乱鸣恼于跋[王*處]跋[王*處]诣世尊所。顶礼佛足。于一面立。世尊慰问。少病少恼安乐住林中耶。比丘答曰。少病少恼乐住于中。但释军多鸟。鸣唤恼乱不得思惟。佛告比丘。汝欲令此鸟一切不来耶。答曰。愿尔。佛言比丘。此鸟来时。汝从众鸟各乞一毛。比丘依教乞毛。诸鸟各落一毛。朝朝去时如是复乞。时鸟即移异处一宿。不得安乐寻复来还。时比丘复从乞毛。复各与一。众鸟相谓。沙门乞毛不已。恐我不久毛衣都尽。不能复飞。更共议言。此比丘常住林中。我等应去。更求余栖。诸比丘具以白佛言。林中比丘怯劣。喜乱畏恶鸟声。佛言。不但今日怯劣。过去世时有一龙象。住在林中。大风卒起。吹折树木。象闻折声。惊怖奔走。怖心小歇。又荫余树。余树复折。遂复奔走。时天见象念言。此象横自狂走。即说偈言。

风暴林树折　　龙象惊怖走
假使普天下　　龙象何处避

佛言。干时象者。林中比丘是也。佛复告比丘。过去世时。有五百仙人。住雪山中。时一仙人。于别处住。有好泉水。华果茂盛。去是不远。有萨罗水。水中有龙。龙见仙人威仪庠序。心生爱念来诣仙人。正复值仙结跏趺坐。龙绕仙人七匝。以头覆其顶上而住。日日如是。唯有食时不来。仙人以龙绕身故。日夜端坐不得休息。身体萎羸便生疮疥。尔时近处有人居止。供养仙人。诣仙人所。见羸劣疥搔。即问。何故如是。仙人具说上事。又问曰。欲令龙不复来耶。答曰然。复语仙人。是龙咽上有璎珞宝珠。可从龙索珠。龙法性悭终不相与。龙来便从索珠。龙闻乞此。心即不喜徐舍而去。明日龙来遥说偈曰。

光耀摩尼宝　　璎珞庄严身

若龙能施我　　乃为善亲友

龙偈答曰。

畏失摩尼珠　　犹执杖呼狗
宝珠不可得　　更不来看汝
上馔及众宝　　由此摩尼尊
是终不可得　　何故殷勤求
多求亲爱离　　由是更不来

时有天人。于虚空中。说偈曰。

厌薄所以生　　皆由多求故
梵志贪相现　　龙则潜于渊

佛告诸营事比丘。龙象是畜生。尚恶多求。岂况于人。汝等比丘。莫为多营事广索无厌。令彼信心婆罗门居士。苦恼舍财(出僧祇律第七卷又出弥沙塞律第三卷又不合同)

## 耶舍因年饥犯欲母为通致佛说往行第五

时佛与五百比丘。到跋耆国。住毗舍离城。人民饥馑五谷不熟。死者纵横乞食难得。城中长者名曰耶舍。耶舍出家乞食难得。多还家觅食。母告之言。汝甚为大苦。我家财物不少。恣汝所用。汝妇犹存。当共生活。恣汝布施供养三宝。如是至三。耶舍不从。母复告之。汝若不乐五欲。但乞我种以续系嗣。令我死没后财物不没官耳。耶舍答言。欲令留种者。今奉此敕。母疾入告。新妇曰好。严庄及一相见。妇即有身。后遂生男因名续种。世人谓之。乃至财物皆云续种。耶舍闻已。大自惭愧。即白舍利弗。舍利弗以白世尊。耶舍与舍利弗共至佛所。具以白佛。佛言。耶舍比丘。僧中未曾有此。汝愚痴人。开大罪门。佛言。其不但今日于我法中即诸陋患。过去世时。生光音天。此世界初成时。有一人。轻躁贪欲。先来食此地味。其余众生转相效习。心生耽着。身体沉重因起欲。退去神通光明即灭。因兹以后日月生焉。轻躁众生耶舍是也。其母非直今日诱诳其子。过去已曾告诸比丘。时国名迦尸。城名波罗奈。王子大名称。布施持戒以道化世。第一夫人观察星宿。见一金色鹿王。从南方来陵虚北逝。夫人念言。取得此皮持作褥者死无遗恨。若不得者用作王夫人。为即脱璎珞着垢弊衣。入忧恼房。王看事意还觅之。即问侍者。侍者答言。夫人向入忧恼房住。王便往问谁犯汝者。默不答。王使人问之。又复不答。复命宿旧青衣。多诸方便者种种说化之。答曰。无犯我者。别有所忆故不语耳。因叙见金色鹿。愿得其皮持以为褥。青衣白王。王问

群臣。谁能得者。乃集诸猎师告。急觅。猎师佥曰。未尝闻名。况复见之。敕系牢狱。时有一猎师。名耐阇。勇健多力走及奔兽。仰射飞鸟箭无空落。自惟无罪而见囚。执说计问曰。颇有见闻者不。王言。卿可自问夫人。夫人答言。我于楼上见。从南方来陵虚北逝。猎师善相禽兽。乃知鹿宿南食北。于食处求之。时猎师持弓矢渐次北行。前到雪山。山有仙人。藏诸猎具。诣仙人所。作礼问讯。命令就坐。设诸浆果。猎师言。止此久近。仙人答曰已岁数。猎师言。颇尝奇异事不答曰。此山南有一树。名尼拘律。常有金色鹿王。飞来在上食其叶。仙人示路。至树下见。树扶疏叶覆弥广。俄而见鹿。犹如雁王陵虚而来。止于树上食叶。既饱便复飞去。还以白王。非网矢所及。无由得之。卿可自往白夫人。夫人谓猎师言。汝可将蜜涂峰叶。次来向下及张网羁。处鹿寻蜜。香食叶渐。下到其羁处。为羁所得。生驱将去。仙人遥见曰。咄哉祸酷。虽能乘虚。而不能免恶人之手。仙人说偈曰。

世间之大恶　　莫过于香味
欺诳凡夫人　　及诸林野兽
因风着香味　　受斯苦恼患

猎师以蜜涂树叶。食之将还。王闻鹿至。烧香迎着。夫人见之。前抱鹿王。以着污染情重。令此鹿王金色即灭。王告夫人此鹿金色忽然变灭。当如之何。夫人言。此金是无施之物。放之令去。金色鹿者。耶舍是也。夫人者耶舍母是。受诸苦恼贪着于今(出僧祇律第一卷)

难提比丘为欲所染说其宿行并鹿斑童子第六

佛在舍卫城。有比丘名难提。行住坐卧心常念定。过七年已退失禅定。复依树下还习正受欲求本定。魔伺其便变为女人端正无比。于其前住而语之曰。比丘共我行淫来。难提言。恶邪速灭。恶邪速灭。口虽发言而目不视。第二第三皆亦如是。天女即脱衣露形立难提前。难提见其形相欲心染着。尔时天女渐渐却行。难提唤言。汝可小住。天女疾至祇洹堑中。堑有死马。天女于此隐形不现。难提欲心炽盛。即淫此死马。欲心息已自念不善。即脱法衣而往祇洹。语比丘言。我犯重罪。比丘即问因缘。难提具说。比丘以事白佛。佛令驱出。比丘白佛言。难提久修梵行。云何为女所惑。佛言。难提不但今为女所惑。过去亦然。过去世时南方阿槃提国有迦葉氏。外道出家聪明博识。助王理国。王执国法拷治奸贼。外道念言。我已出家。云何共王详断此事。即白王言。我欲出家王言。师已出家。云何方言我欲出家。答言。我今预此种种刑法。何名出家。我今欲依仙法出家。王言

可尔。即于百岩山造立精舍。修习仙法得五神通。忽因小行不净流出。时有牝鹿。饮此小便舐其产门。即便有胎产一小儿。仙人往看见鹿生儿。怪而念曰。云何畜生而生于人。入定观之。知是其子收而养之。依母生故体斑似鹿。故名鹿斑。仙人念言。败正毁德莫过女人。于是教以禅定。化以五通。为说偈言。

一切众生类　　靡不归于死
随其业所趣　　自受其果报
为善者生天　　恶行入地狱
行道修梵行　　漏尽得泥洹

尔时仙人即便命终。于是童子净修梵行。获五神通。释提桓因。乘白龙象案行世间。谁有孝顺父母供养沙门婆罗门。又能布施持戒修梵行者。案行世界时见是仙人童子。天帝念言。若是童子。欲求帝释梵王皆悉能得。宜应早坏。乃设方便乃扣法鼓。百千天子皆悉来集。帝释告言。阎浮提中有一仙人童子。名曰鹿斑。有大功德。欲便坏之。时诸天子闻此不乐。便自念言。坏此人者。将减损诸天众。增益阿修罗。有一天子而唱是言。谁应行者。时有答言。是天女应行。即便召之。应时百千天女皆悉来集。有一天女。名阿蓝浮。其发杂色发有四色。青黄赤白故名杂色。差此天女往阎浮提。坏鹿斑童子。时彼天女白帝释言。我自昔已来。数坏人梵行。令失神通。愿更遣余天女端正严好令人乐者。时帝释复于众中种种说偈劝喻天女。于是天女即坏仙人童子。佛告诸比丘。尔时仙人童子岂异人乎。即今禅难提是。天女阿蓝浮者。今此天女是(出僧祇律第一卷)

阐陀昔经为奴叛远从学教授五百童子第七

佛住俱舍弥国。尔时长老阐陀。恶性难语。诸比丘乃至于僧中三谏。犹故不止。比丘白佛。佛言。过去时有长者子。有一奴字阿摩由。为性凶恶。尔时长者子与诸婆罗门子游戏园林。诸从人辈皆在园门外住。时阿摩由在园门外打诸从人。时诸从人被打者。各告其主。时诸婆罗门子尽出呵之。时阿摩由不受其语。答诸婆罗门子言。不随汝语。我大家子来呵我者当受其语。遂打不止。即来告阿摩由主。阿摩由主生得天眼。观是斗处。下有金银伏藏。其地凶故使其斗耳。即往呵之。时奴即止。佛告诸比丘。尔时长者子岂异人乎。即我身是。尔时阿摩由者。今阐陀比丘是又过去世时。有弗卢醯大学婆罗门。为国王师常教童子。时婆罗门家生一奴。名迦罗呵。常使供给诸童子。是奴利根闻说法言尽能忆持。此奴一时共诸童子小有慊恨。便走他国。诈自称言。我是弗卢醯婆罗门子。字耶若达多。语此国王师婆罗门言。我是波罗奈国王师弗卢醯子。故来至此。欲投大师学婆罗门

法。师答言可尔。是奴聪明本已曾闻。今复重闻闻悉能持。其师大喜。即令教授门徒五百童子言。汝代我教授。我当往来王家。是师婆罗门无有男儿。唯有一女。便作是念。今可以女妻耶若达多。当在我家便如我子。即告之曰。耶若达多汝莫还彼国。我今以女妻汝。答言。从教。即与女在家。如儿共作生活。家渐丰富。是耶若达多为饮食不佳。即便大怒。妻甚敬之。伺觅彼人而未能得。时彼弗卢醯婆罗门具闻奴在彼。作是念。我奴迦罗呵。逃在他国。当往捉来。或可得奴。直便诣彼国。时耶若达多。与诸门徒诣园林游戏。在于中路逢其本主。即便惊怖密告门徒。诸童子。汝等还去。各自诵习。门徒去已。便到主前。头面礼足白其主言。我来此国。师言大家是我父。便投此国师大学婆罗门为师。以大学经典故。师婆罗门与女为妇。愿尊今日勿彰我事。当与奴直奉上。大家主婆罗门善解世事。即便答言汝实我儿。何所复言。但作方便。早见发遣即将归家。告家中言。我所亲来。其妇欢喜。办种种饮食。奉食已讫。小空闲时。礼客婆罗门足。而问之曰。我奉事夫耶若达多。饮食供养常不可意。愿今指授本在家时何所啖食。当如先法为作饮食。客婆罗门即便嗔恚。而作是念。如是子如是子。困苦他子女。语此女言。但速发遣。我临去时。当教汝一偈。汝诵此偈。时当使汝夫无言。发遣客婆罗门已。将欲发时。为说一偈言。

无亲游他方　　欺诳天下人
粗食是常法　　但食复何嫌

今与汝此偈。若彼嗔恚嫌食恶时。便在其边背面微诵。令其得闻。作是教已。便还本国。是耶若达多。送主去已。每至食时。还复嗔恚。妇于夫边试诵其偈。时夫闻是偈已心即不喜。便作是念。咄是老物。发我秽事。从是已后常作濡语。恐妇向人说其阴私。佛告诸比丘。时婆罗奈城。弗卢醯婆罗门者。岂异人乎。即我身是。时奴迦罗呵者。今阐陀比丘是。彼于尔时。已曾恃我陵易他人。今复如是。恃我势力。陵易他人(出僧祇律第八卷)

二摩诃罗同住和合婚姻佛说其往行第八

舍卫城有二摩诃罗。并舍妻儿出家为道。久游人间。俱还舍卫。共住一房。各自思惟。欲暂还家看其妇儿。即到本家。妇见嗔言。汝薄德无相弃家学道。女年长大不得嫁娶。今用来为当折汝脚。时小摩诃罗。即还房愁忧不乐。时大摩诃罗亦被驱逐。共归房内。问小伴言。何以忧苦。答言。何须问为。又问。我等二人。共在一房。好恶之事而不相知。不向我说。更应语谁。即具说之。时大摩诃罗云。此何足愁。我家亦尔。汝男我女可为匹偶。答言可尔。时小摩诃罗还语

妇言。我为女得婿。妇答甚善。其大者复归。报妻言。我为儿得妇。问言是谁。答言某女。时二摩诃罗和合婚姻。各自欢喜如贫得宝。更相爱敬。佛告诸比丘。此二摩诃罗不但今日作如是事。过去伽尸国。有婆罗门。居磨沙豆陈久。煮不可熟。货之不售。复有一家养一态驴。卖亦不去。豆主念言。今以此豆易取彼驴。便往语之。驴主复念。用是态驴易彼豆。答言可尔。咸各欢喜。豆主颂曰。

婆罗门法巧贩卖　　尘久冰豆十六纪
唐尽汝薪煮不熟　　方折汝家大小齿

时驴主。又作颂曰。

汝婆罗门何所喜　　虽有四脚毛衣好
负重远道令汝知　　锥刺火烧终不动

时豆主。复说颂曰。

独生千秋杖　　头着四寸锥
能伏败态驴　　何忧不可治

时驴谓主。复说颂曰。

安立前二足　　双飞后两蹄
折汝前板齿　　然后自当知

豆主又谓驴。颂曰。

虻蚊毒虫螫　　唯仰尾自防
当截汝尾却　　令汝知辛苦

驴复答曰。

从先祖已来　　行此[怡-台＋龍]悷法
今我承习此　　死死终不舍

尔时豆主。知其弊恶不可苦语。便称誉颂曰。

音声鸣彻好　　面白如珂雪
当为汝取妇　　共游诸林泽

驴闻濡爱语。即复说颂曰。

我能负八斛　　日行六百里
婆罗门当知　　闻妇心欢喜

佛言。时二人者。则是今日二摩诃罗也。时驴者。今摩诃罗儿也。已曾相欺心婆罗门居士苦恼舍财(出僧祇律第七卷)

常欢嫉于无胜佛说往缘栴沙生堕阿鼻第九

佛告舍利弗。往昔有佛。号名尽胜。有两比丘。一名无胜。二名常欢。无胜比丘六通神足。常欢比丘结使未除。有一长者。名曰大爱。妇名善幻。端正无比。此两比丘以为檀越。善幻妇者供养无胜。事事不乏料理。常欢甚自微薄。常欢兴妒谤曰。无胜比丘与善幻通。自以恩爱得供养耳。佛语舍利弗。汝知常欢者不。则我身是。善幻妇者。则婆罗门女栴沙者是。尔时诽谤无胜罗汉。无数千岁在地狱中。今虽得佛余殃故。多舌童女舞杅起腹。来我前曰。沙门何以不说家事。乃说他事。汝今独乐不知我苦。先共我通有身。临月事须苏油。养于小儿。尽当给我。尔时众会皆低头默然。释提桓因侍后扇佛。化为一鼠。入其衣里。啮杅落地。时四部弟子及六师等。扬声称庆欣笑无量皆同骂曰。汝死罪物。兴诽谤无上正真。此地无知。乃能容载此恶物也。地即擘裂炎火勇出。女即便堕大泥犁中。大众见此。阿阇世王便惊毛竖。即起白言。此女今在何处。佛答。大王。此女所堕。名阿鼻泥犁。王复问佛。此女不杀盗直妄语。堕阿鼻耶。佛语大王。我所说法。有上中下身口意行。王复问佛。何者为重。何者为中。何者为下。佛语阿阇世王。意行最重。口行处中。身行在下(出兴起行经下卷)

持戒坚固生天因缘第十

憍萨罗国有二比丘。一人犯戒。一人持戒。欲共往见佛。道中值有虫水。破戒者语持戒者言。可共饮是水。持戒者言。水中有虫。云何可饮。犯戒者言。我若不饮便死。不得见佛闻法及僧。持戒者至死不饮。时犯戒者便饮。持戒者不饮便死。即生三十三天上。得天身具足。先到佛所头面礼足。在一面立。佛为种种说法得法眼净。即时礼佛足言。归依佛归依法归依僧。我尽形寿为优婆塞。佛更为说法已默然。时天礼佛已。忽然不现。时饮水者后到佛所。佛为无量众围绕说法佛见比丘来到。佛即披优多罗僧。示金色手。汝痴人欲见我肉身。为不如持戒者。先见我法身。佛说偈。

心不善观察　　见则不审谛
愚如蛾投火　　而贪观我身

色身但不净　　汝欲见何为
内有脂血肉　　外为薄皮覆
彼为渴所烧　　犹行恭敬戒
至死护我教　　彼见我非汝

佛说是偈已。告诸比丘。从今不持漉水囊不听行。若不持者犯。不犯者有清流水。或大河或泉水。从此寺至彼寺。二十里内不犯(出十诵律杂诵第三卷)

满愿问饿鬼夫入城久近并答江岸七反成败第十一

迦罗国。时有饿鬼。倚城门立。比丘满愿问饿鬼曰。汝今在此何所求索。鬼曰。汝今见我耶。比丘曰见。鬼曰。我夫入城于今未还。故于此立自待夫出耳。比丘问曰。汝夫入城为何所求。时鬼答曰。今此城中有大长者。患痈积久。今日当溃。浓血流溢。夫主持来。二人共食以济其命。比丘复问。汝夫主入城已几许时。城郭逼近江河。举手指城。语比丘曰。此城于彼此岸成败以来。今为第七。我夫入城经尔许时。饿鬼形寿不可称亦无齐限(出群牛千头经)

比丘遇劫被生草缚不敢挽断第十二

昔有五百比丘。行大泽中值遇劫寇。劫其衣裳。缚诸比丘。悉令坐地。揽生草合。结其手而便舍去。此诸道人适欲杀草而起则违佛戒。各各生念。宁自灭身。终不违戒。执穷四日。国王出猎。见诸道人。坐于旷野。下马作礼问其意故。即具便答。解诸道人将归供养(出譬喻经第六卷)

比丘夜不相识各言是鬼第十三

山中有一佛图。有一别房。中有恶鬼。喜来恼人。诸僧舍去。有客僧来。维那处分令住此房。而语之言。此房有鬼戏来恼人。客僧自以持戒力故。答言。小鬼何所能为。我能伏之。即入房住。日将欲暮。更有僧来求觅住处。维那亦令在此房住。亦语有鬼。其人亦言。我当伏之。时先入者。闭户端坐待鬼不来。后来者。夜打门求入。先入者谓为是鬼。不为开户。后者极力打门。在内道人以力拒之。外者得胜。排门得入。内者打之。外者亦极力熟打。至明旦相见。乃是故旧同学。道人各相愧谢。众人云集笑而怪之(出大智论第九十一卷)

比丘遇王难为山神所救第十四

佛在舍卫国。有一比丘。在参国石间土室中。长发须爪被败坏衣。时优填王。欲出游观治诸道路。王从美人到于山下。有一美人顾见土室。有一比丘。长须发爪衣服裂败。状类如鬼。便大声呼。天子。是中有鬼。王便遥问。今何所在。美人言。近在石间土室中。王即拔剑从之。见比丘如是。即问汝何等人。对言。我是沙门。王问。汝何等沙门。曰。我是释迦沙门。王言。是应真耶。曰非也。宁有四禅耶。复言无也。宁有三禅二禅耶。复言无有。宁至一禅耶。对曰。言实一禅行。王便心恚不解。顾谓侍者。黄门以是淫意。今是沙门凡俗人无真行。奈何见我美人。便敕侍者急取断命。侍者便去。山神念。是比丘无过。今当恐死。我可拥护令脱是厄。便化大猪身。徐走王边。侍者即白王。大猪近在王边。王便舍比丘。拔剑逐猪。比丘见王已远。即便走出(出义足经上卷)

比丘诵经临终见佛阇维舌存第十五

有一比丘。诵阿弥陀佛经。及大波若波罗蜜。是人欲死语弟子言。阿弥陀佛与其大众俱来。动身自归须臾命终。命终之后弟子烧之。明日收灰见舌不烧(出大智论第九卷)

比丘居深山为鬼所娆佛禁非人处住第十六

憍萨罗国。有一比丘。独住深山。林中有非人女。语比丘共作淫欲。比丘言。莫作是语。我是断淫人。女言。汝若不来。我当破汝利养与汝衰恼。比丘言随汝。中夜比丘卧。女鬼以纳衣持比丘。着王宫内夫人边卧。王觉问言。汝何人耶。比丘言。我是沙门。是何沙门。答曰。是释子沙门。王言。汝今何以来此。比丘具向王说。王言。汝何用在深山林中。故为恶鬼所娆。出去。我知佛法故不问汝。比丘得脱具说其事。佛因此制。无入深山中。又憍萨罗国。有一比丘。阿兰若处住。有毗舍遮鬼女。来语比丘言。共作淫欲来。比丘言。莫作是语。我断淫欲人。鬼女言。汝若不作。我当破汝利养令汝衰恼。比丘言。随汝。比丘夜卧。鬼女以纳衣裹持。着酒舍酒瓮中。酒家人明日见比丘在酒瓮中。问言。汝是何人。答言。我是沙门。是何沙门。答言。释子沙门。问言。何故在是中。比丘具说是事。酒舍人言。汝去。因此佛言。比丘不得入深山林中空处可畏处无人处住(出十诵律善诵第二卷)

比丘失志心生惑乱第十七

有一比丘。普行分卫。偶入淫舍。淫女见入欢喜踊跃。即奉迎稽

首足下。请出就坐。又问比丘。仁从何来。比丘答言。吾主分卫故来乞丐。即为施设肴馔众味。盛以满钵而奉上之。比丘受已而退。得是美食。心中欢喜不能自胜。数数往诣。时女心念。计此比丘。守法难及频为兴设。甘脆肥美之食。而授与之。往返不息。学问未明。所作不办。未伏诸根。见女妙色欲意便动。口出柔濡恩爱之辞。心怀亲附。比丘闻见淫乱迷惑。不能自觉。时世尊曰。虽睹女人。长者如母。中者如姊。少者如妹。如子如女。当内观身。念皆恶露无可爱者。外如画瓶中满不净。观此四大因缘假合。本无所有时彼比丘不晓空观。但作色观。淫欲意乱。为女说颂曰。

淑女年幼形清净　　颜貌端正特殊妙
望汝屈德能见从　　志意倾盖愿相保

淫女颂曰。

假使卿身无财业　　何为立志求难致
如卿所作无羞惭　　驰走促出离我家

时逐出比丘。追至祇树。问诸比丘。即来诣佛。启白世尊。具说本末。佛言。此比丘。宿命曾作水鳖。女作猕猴。亦相好乐志不得果。还自侵欺不入正教。增益恼患。今复如是。愿不从心。逆见折辱。惭愧而去。佛言。过去世时有鳖。江水边树木炽盛。彼丛树间有一猕猴。止顿彼树。鳖从水出。遥见树有猕猴。而与交语。前行亲近。日日如是。睹之不懈。则起染心。说偈往反骂而避之(文多不载)时猕猴今淫女是。鳖分卫比丘是(出说比丘分卫经)

珍重沙门母为饿鬼以方便救济第十八

昔有清信士。名优多罗。尊佛乐法亲贤圣众。月六斋奉八戒绝殃行仁。群生护命。名曰珍重。荣华不能回其心。艳女国宝不能乱其志。贞信难倾。酒不历口。孝从是务。过时不食。虚心禀道。香花脂粉未尝附身。兵仗凶器不以毁德。远愚亲贤。以佛神化喻其母心。母信邪倒见。悭而不惠。寿终之后。子为沙门。心秽寂灭。端坐树下。观察十方。常自念曰。吾母死二十余年。试寻所在。欲报生养之恩。斯须之间有一饿鬼。丑黑可憎。发长缠身。绕足曳地进退顿踣呼嗟无救。到沙门所曰。吾与群愚恶人为党。不信佛教。恣口所欲。今为饿鬼。二十五年不见沙门。今日遇矣。死便饿渴。愿以天润。惠我水谷。济吾微命。沙门答曰。大海清水岂不足饮乎。鬼曰。适欲就饮。水化为脓。臊臭无量。获饭。餐化为炎炭。烧口下彻。恶鬼又以铁锁系吾颈。铁杖洞然。乱捶吾身。吾罪何重。乃至于斯。沙门曰。昔为

人时。违戾佛教。聋瞽为党。愚惑自逐。以祸为福。守悭不施。贪取非分。鬼泣泪曰。诚如此矣。又吾处世。为人时有男。奉佛五戒。专守十善。为清信士。六斋八戒未尝有亏。以孝事亲。以智奉圣。寻高清沙门之迹。由影追形。劝吾布施。供养圣众。吾以无正真之智。信狂愚妖言。今获其祸。楚毒难陈。垂泣而曰。沙门哀我济我。沙门曰。乃当斯戾。以何德攘祸乎。鬼曰。以瓶盛水。杨枝着中。以法服覆。上比丘僧。令饭具供养。举吾名咒愿之。令得衣食。其为不久。夫有命终。在饿鬼者。沙门咒愿。皆应时得。沙门如其言。瓶水杨枝住其中。饭比丘僧。以法服上之僧。举其名咒愿。即有大池水中生莲花。芬芳动身。果树阴凉。所愿从心。伴等五百人。怪之曰。斯子犹独有何福助。早免重咎。愿即从心乎(出优多罗母经)

沙门入海龙请供养得摩尼珠第十九

昔有沙门。随商人度海。半路船回。不复得去。众人佥曰。船中当有不净洁者。探筹出之。道人三得出筹。自投海中。龙王即以七宝莲华承之入海。乃到龙宫。见楼阁宝舍殿堂。龙王请入。头面礼足曰。吾得头痛。六百余岁求索道人。今乃得之。道人当疗我病。道人曰。吾不知医药。以何相疗。龙王曰。吾此海中多有神药。不愈我病。唯未得法药。道人说法须臾之顷。龙王自觉除愈。龙大欢喜。供养道人九十日。白道人言。久相劳屈想亦劳悒。前船甫到今当相送。龙王选三摩尼珠。一以上佛。一以施众僧。一与道人。遣神送。忽然至船。船伴惊喜。共还本土。众人悉随道人诣佛。佛为说法。皆发道意。所度无量(出譬喻经第九卷)

沙门煮草变成牛骨第二十

昔阿难报事。有沙门得阿那含道。于山上煮草染衣。时有失牛者遍求。见烟便往。视釜中草悉成牛骨。钵化成牛头。袈裟化成牛皮。人便以骨系头。徇行国中。众人共见之。沙弥。见日已中。捶挞抵不见师至。便入户悉思惟。见师为人所辱。则往头面着足。何时言如此。日久远时罪也。沙弥言。可暂归食。两人则放。神足俱去。沙弥未得道。常有恚未除。顾见清信士及国人。乃取我师如此。使龙雨沙石动此国。令之恐怖。念此适竟。四面雨沙。城坞屋室皆悉坏败。师言。我宿命一世屠牛为业。故得此殃耳。汝何缘作罪乎。汝去不须复与我相追。师曰。罪福如是。可不慎矣(出譬喻经上卷)

沙门行乞主人有珠为鹦鹉所吞横相苦加忍受不言第二十一

外国有沙门。行乞到买珠家。主人为设饭食。有大珠其价亿数。与人持归。置沙门边。时有鹦鹉。便出吞之。主人不见。因问沙门。答言。我不取。主人复问。有他人耶。答言无有。主人嗔曰。我适持珠来。既无他人。独有沙门。而言不取。珠今所在。便挝沙门。血出流地。沙门故言。我不隐珠。须臾鹦鹉出饮地血。与杖相遇。鹦鹉即死。复欲举手挝于沙门。沙门言。止听我语。鹦鹉吞之。即破鹦鹉得珠。主人谓沙门曰。何不早说。乃使如是。沙门曰。我持佛戒不得杀生。即欲说之。恐杀鹦鹉。今鹦鹉死。我乃说之。鹦鹉若活。卿挝我死。我终不说也。主人便自克责悔过。辞谢之。沙门不嗔。颜色不变(出一卷杂譬喻经)

沙门遇鬼变身乍有乍无第二十二

有沙门。于山中念道。有一鬼。化作无头人而行。沙门言。咄快无头。则不知头痛。又无目耳不知音响。鬼复化作无躯人。沙门言。咄快无头人。不知痛痒。无五藏不病。鬼复化作无手足人。沙门言。咄快无手足不能行。亦不取人物。鬼知沙门守志。即便灭去(出一卷杂譬喻经)

沙门得鬼抱安心说化鬼辞谢而去第二十三

外国有沙门行道。与啖人鬼相逢。鬼急抱之。沙门言。我今因与卿相得。卿心与我如天地相去大远。卿心好杀。我心好生。卿与道反。鬼便舍沙门。不敢复抱。即却辞谢言。我愚痴不及耳(出一卷杂譬喻经)

道人度猎师第二十四

昔有道人。昼夜行道。初不懈息。且有身口之急。当须饮食。便行乞丐。忽到猎师边乞。猎师无道。便大嗔恚。欲射道人。道人言。止止。勿射我余处。正射我腹。便开衣露腹。唤令其射。猎师即下弓释箭。前问道人。夫人之处世。无不畏死。而道人何故令我射腹。道人语言。此腹欲食。由此之故。不避危险。是以射之。猎师即悟。吾缘山岭。不避虎狼。亦为此腹。宿缘福至。忽便开解。道人为说三涂之苦泥洹之乐。猎师自知杀猎罪重。便从受戒。发菩提心(出譬喻经第十卷)

## 经律异相卷第二十(声闻学人僧部第十四)

选择遇佛善诱舍于爱欲得第三果一 须陀洹妇病于从事一悟得第三果二 比丘自誓入定经时既久出定便死三 比丘坐禅为毒蛇所害生天见佛得道四 比丘遮国王着巾屣礼佛听法五 比丘修不净观得须陀洹道六 盲比丘倩人衽闻法得道七 三藏比丘着弊服常饥好衣得食八 族姓子出家佛为欲爱证贤圣明法九 旃陀罗七子为王逼杀失命十

选择遇佛善诱舍于爱欲得第三果第一

人有七藏处。一谓风藏。二生藏。三熟藏。四冷藏。五热藏。六见藏。七欲藏。是诸藏中。欲藏最坚。依止涕唾。澹[泳-永＋陰]脓血。筋骨皮肉。心肝五藏。肠胃屎尿。时会中有一居士。名曰选择。妻名妙色。面貌端严。姿容挺特。居士爱着烦恼炽盛。闻佛说此。即白佛言。世尊。莫作是说。云何欲心起于屎尿。我妻端严无诸臭秽。佛时化作妇人。端严姝洁状如妙色。正容徐步来入众中。居士问曰。汝何故来。答曰。欲听说法。居士即牵坐其衣上。佛以神力。令是妇人粪污其衣。使此居士不堪臭处。以手掩鼻。顾问左右。谁为此者。跋难陀不堪。语居士言。何故掩鼻而顾视我。答曰。甚大臭秽。以佛神力。令跋难陀及诸众会。见此妇人污居士衣。时跋难陀语居士言。且观汝妻所为臭秽。居士答言。我妻净洁。身无诸秽。若有疑者自当观之。语跋难陀。我意谓汝为此秽。跋难陀大怒。从坐起言。汝今应名屎居士也。汝妻坐时粪出衣上。为屎所涂。而无羞耻。反欲谤人。又复唱言。此屎居士可遣出众。即以手牵令出众外。居士语其妻曰。我敬汝故。令坐衣上。汝为大人。法应尔耶。妻即答言。汝近屎囊法自应尔。居士尔时即生厌心。欲去衣粪。更污身体。谓跋难陀。当何方便得离此秽。跋难陀言。非直此粪污染汝身。更有诸衰。是汝之分。若欲离者当远此。是以汝妻粪。令此大众头痛闷乱。居士答曰。诸释子等皆多慈悲。汝甚恶口。乃如是耶。跋难陀言。如汝今者何可怜愍。汝今自观为净洁不。而欲谤我。时居士谓其妻曰。汝可还归。既遣之已。语跋难陀。我今明见女人谄曲。多诸过咎。不净充满。心生厌离。欲于佛法出家为道。跋难陀言。汝今形体臭秽如是。若以香涂经历年载。然后或可堪任出家。居士答曰。我若涂香经历年岁。或身已无常。或佛灭度。坏我出家求道因缘。今苦见听得出家者。我不复住城邑聚落僧房精舍。作阿兰若乞食纳衣。于空闲处。谁闻我臭。佛闻呼之言善来。汝为沙门。修行梵行。居士须发自落。袈裟着身。执持应器。如比丘像。佛为说法。苦习尽道。远尘离垢。得法眼净。成须陀洹。重为说法乃至得阿那含。过于是夜。执衣持钵。诣王舍城。次行乞食。遂到本舍。在门外立。时妻妙色自见其夫。剃头法服出家为道。即语之曰。法应见舍为沙门耶。选择答曰。汝昨法应于我衣上。便弃不净污我身体耶。妙色答曰。汝为比丘应谤人耶。我从父舍到汝家来。未见外门。况至竹园。时有恶魔。语居士言。汝昨见者

初非妙色。是化作尔。詃惑汝心。今可还以五欲自娱。沙门瞿昙欺诳汝耳。汝今虚妄非实比丘。瞿昙沙门。常以术惑多人。令其出家。如今诳汝。选择比丘证真法故。即觉是魔。谓言。恶人汝亦变化我。亦变化是妙色姊。俱为变化。佛所说法皆空如化。尔时妙色得闻此法。远尘离垢得法眼净。蠲除疑悔不随他语。于佛法中得无畏法。谓选择言。所为甚善。能于佛法。乐修梵行。我亦于法出家为道(出花首经第八卷)

须陀洹妇病于从事一悟得第三果第二

昔有淫逸之人。意专女色。思不能离。欲与交言通于梦想。时妇遇疾。骨消肉尽。家有知识道人往反。妇白道人曰。我今所患日夜羸困。将其意故欲陈我情。为可尔不。时道人曰。但说无苦。设有隐匿之事。我当覆藏不使彰露。妇人白言。我夫多欲。昼夜役娆不容食息。由是生疾恐不自济。道人曰。若汝夫主近汝者。语以此语。须陀洹法。礼应尔耶。妇寻语夫。夫甚怀惭。内自思惟。我是须陀洹。不即便息意。闲处思惟阿那含果。自知已得道迹。便不复与女人从事。妇人问夫。汝今何故永息欲心。夫曰。吾审见汝。何由复共往反。妇语其夫。汝言审见。我有何咎。我恒贞洁。不犯女礼。何以见骂。乃至于斯。妇人即集五亲宗族。告语之曰。今我夫主意见疏薄。永息情亲复见骂詈。称言见我。今于众前便可说之。夫言。且止须我引证自明。夫主还归。彩画好瓶。盛满粪秽。牢盖其口。香花芬熏。还至彼众。告其妇曰。审爱我不。若爱我者可抱弄此瓶。如爱我身。妇随其语。抱瓶玩弄意不舍离。夫主见妇爱着此瓶。即打瓶破。臭秽流溢蛆虫现出。复语妇曰。汝今故能抱此破瓶不耶。答曰。我宁取死不能近此。宁入火坑。投于深水。高山自下。头足异处。终不能近。夫主见汝正见。我观汝身剧于此瓶。从头至足。分别思惟。三十六物。有何可贪。重说偈言。

勇者入定观　　身心所与尘
见已生秽恶　　如彼彩画瓶(出出曜经第十一卷)

比丘自誓入定经时既久出定便死第三

有一比丘。得灭尽定。乞食时。着衣诣食堂中。其日彼寺打揵捶。晚彼比丘。精勤而作是念。我何故空过此时。不观未来。何时当打揵捶。即立誓愿。入于灭定。乃至打揵捶当起。时彼僧伽蓝有事难起。时诸比丘。背舍僧伽蓝而去。经于三月。难事乃解。时诸比丘还集会而打揵捶。时彼比丘起定即死。后有一乞食比丘。获得灭定。以日初分。欲诣乞食。时天大雨。而作是念。若入村者坏我衣色。若不

往者何故空还。此时不观未来即立愿入定。乃至不雨自当起。或有说者。雨经半月。或有说者雨经一月。雨既止彼比丘起定即死(出毗婆沙第四十四卷)

比丘坐禅为毒蛇害生天见佛得道第四

摩头罗国。尼拘类园中。有一比丘。静处坐禅。复有毒蛇。床下蟠卧。比丘睡眠。或低或仰。毒蛇自念。此人见恐必欲杀我。即举身掷。比丘命终生忉利天。诸天玉女各来卫侍。天子告曰。汝等诸妹莫近我身。设当近者必犯于戒。诸女自念。此天前身必是沙门。故生此间受天之福。时诸天女各执镜前照天子面。见天衣冠。方觉生天。即从坐起。见诸卫从。行至园中。坐一树下。端坐思惟求定三昧。池水之中有异类鸟。相对悲鸣。声哀响和。欲求成道。不能得办。是时天子。从三十三天至阎浮提。到世尊所。白言。受天福尽。下入泰山地狱。如是流转无有穷已。当见愍济令得度脱。佛为说法。即于坐上诸尘垢尽得法眼净(出比丘坐禅命过生天经)

比丘遮国王着巾屣礼佛听法第五

内法常仪。入寺听法及礼佛者。皆当脱巾帽。时有国王。头素少发。加复有疮。又脚着革屣。自恃豪尊。以叠衣裹头。入堂内听经。王白比丘。为我说法。比丘曰。如来有教。不为脚着革屣者说法。王闻怀恚。即却革屣语比丘曰。卿速说法称释我情。违我本意者当枭汝首。比丘告王。又如来禁戒不得为覆头者说法。王嗔恚奋其天威曰。卿欲辱我。今故前却露头。听卿说法。若不解吾痴结者。当取汝身分为三分。比丘说偈。

不以不净意　　示及嗔怒人
欲得知法者　　三耶三佛说
诸有除贡高　　心意极清净
能舍伤害怀　　乃得闻正法

王惭颜愧影。即起于坐。五体投地。自归求灭身口意过。长跪叉手白比丘言。不审此偈。出如来神口。为是尊人知我心意然后说乎。比丘告王。此偈乃是如来所说。其来久矣。王自思惟。善哉大圣。三达智靡所不通。乃知将来有我之徒。有恚害心。今重自悔更不造新。比丘说法。王于坐诸尘垢尽得法眼净(出乞儿发恶心经)

比丘修不净观得须陀洹道第六

佛在舍卫国。有异比丘。日至城外旷野塚间路。由他田乃得达彼。其主见已便兴嗔恚。此何道士。日往来不修道德。即问道人。汝何乞士。在吾田中纵横往来。乃成人踪。道人报曰。吾有斗讼来求证人。时彼田主。宿缘钩连应蒙得度。便逐道人。私匿从行。见在塚间。尸骸狼藉。膖胀臭秽。鸟狩食啖。散落其处。或有食啖尽不尽者。有似灰鸽。蛆虫嚽[口*束]。臭秽难近。乌鹊狐狗。老鹫鸱鸺。啖死人尸。比丘举手。语彼人曰。此诸鸟狩。是我证人。问曰。此诸鸟狩。何为证人。汝今比丘与谁共诤。比丘报曰。心之为病。多诸漏患。我观此骸。分别恶露。便还房室。自观我身。从头至足。与彼无异。然此心意。流驰万端。追逐幻伪。色声香味细滑之法。我今欲识心之原本。汝心今当兴起是念。无令将吾入于地狱饿鬼之中。我今凡夫未脱诸缚。然此心贼不见从命。以是之故日往旷野。为说恶露不净之想。复兴心说心。为卒暴乱错不定心。今当改无造恶缘。时彼田主。闻道人教。以手挥泪。咽哽难言。然彼田主。于迦葉佛十千岁中。修不净想。寻时分别。三十六物。恶露不净。尔时比丘及彼田主。即彼旷野大畏塚间得须陀洹道(出比丘求证人经)

盲比丘倩人衽闻法得道第七

有一盲比丘。眼无所见。而以手缝衣。时针衽脱。便言。谁爱福德。为我衽针。是时佛到其所。语比丘言。我是爱福德人。为汝衽来。是比丘识佛声。疾起作礼。白佛言。佛功德已满。云何言爱福德。佛报言。我虽功德已满。我深知功德因果。于一切众生中。得最第一。由此功德。是故比丘赞叹功德。次为说法。时此比丘得法眼净。肉眼更明(出大智论第十卷)

三藏比丘着弊服常饥好衣得食第八

罽宾三藏比丘。阿兰若法。至一王寺。设大会。守门人见其衣服粗弊遮门不前。如是数数。以衣服弊故每不得前。便作方便。假借好衣而来。门家不禁。既至会坐。得种种好食。先以与衣。众人问言。何以尔也。答言。我比丘数来每不得入。今以衣故得在此坐。得种种好食。故先与衣(出大智论第四卷)

族姓子出家佛为欲爱证贤圣明法第九

时有族姓子。弃家捐妻舍诸眷属。行作沙门。其妇端正姝妙。见夫舍家。便复行嫁。族姓子闻之。心即生念。与妇相娱乐。时愁忧愦恼。不复共乐净修梵行。便起归家。诸比丘闻。便往启佛。佛呼为除

痴爱尘劳之秽休息众想。时族姓子寻时证明贤圣之法。时诸比丘白世尊曰。自非如来孰能尔乎。告诸比丘。此比丘者。不但今世心常在欲。乃往过去久远世时。有一国王。名曰方迹。中宫婇女不可称数。淫荡斗争不肯共和。适斗争已。便出宫去。方迹求之不知所趣。愁忧不乐不能自解。于时有一仙人。与五神通。神足飞行威神无极。名曰无乐。飞在空中。忽然来下。何为说爱欲之难离欲之德。出家为道。修四梵行。寿终之后。生于梵天。佛告诸比丘。尔时方迹王者。则此比丘是。无乐仙人者。则我身是(出那赖经)

旃陀罗七子为王逼杀失命第十

　　昔旃陀利家生七男。六兄得须陀洹道。小者故处凡夫。母人旃陀利得阿那含道。兄弟七人尽受五戒。彼国常仪。旃陀利行杀。国中男女。犯杀盗淫及余重罪。尽使旃陀利杀之。时国王召彼大儿言。有应死之徒。汝行杀之。其拜自陈。特愿弘恕。我受五戒。守身谨慎。蚊子不敢杀。不能为非。宁自杀身。不敢犯戒。时王奋怒。敕市杀之。复白王。身是王民。心是我资。欲杀便杀。不得仰从。王即令枭首。次召诸弟。六人皆言。受戒不敢行杀。王嗔恚盛。尽便杀之。次复召小弟。母子俱来。王见母来倍复嗔怒。前杀六子。母不送行。今召小子。何故便来。母曰。愿听微言以自宣理。前六子者。尽得须陀洹道。正使大王取彼六人碎身如尘者。终不兴恶如一毛发。今此小者。处在凡夫。身虽修善。未蒙道法。是故念子。既未得道。或能失意。畏王教令。自惜形命。毁戒行杀。身坏命终。入太山地狱。怜念子故。是以送来。王复问母。前死六子。尽得须陀洹道耶。答曰。尽得。王复问母。母身为得何道。母答曰。得阿那含道。王闻斯语。自投于地。称冤自责。我造罪根。施心建意杀六须陀洹。身意烦恼坐不安席即自严办香油苏薪。取六死尸而阇维之。起六偷婆兴杀之供养。日三忏悔。意愿灭罪。渐渐微薄。复出财货。给彼老母。至于斋日。数数忏悔。冀得罪薄。免于地狱(出慈仁不杀经)

## 经律异相卷第二十一(声闻行恶行僧部第十五)

　　调达与佛结怨之始一 调达欲害佛及佛弟子二 调达博学兼修神足止要利养三 调达拘迦利更相赞叹四 调达就佛索众不得翻失眷属五 调达先身为野狐六 调达欲侵陵拘夷身入地狱七 提婆达多昔为野干破瓶丧命八 提婆达多昔为猕猴取井中月九 提婆达多先身杀金色师子十 提舍等四比丘受罪轻重十一 善星比丘违反如来谤无因果十二

调达与佛结怨之始第一

尔时调达。心念毒害诽谤如来。自谓有道。众人呵之。天龙鬼神释梵四王。悉共晓喻。卿欲毁佛。由如举手欲掷日月。调达闻之。其心不改。时诸比丘。具以启佛。调达有何重嫌怀结乃尔。佛告诸比丘。调达不但今生。世世如是。过去世时。有梵志女。端正殊妙色像第一。诸梵志法假使处女与明经者。请诸同学五百之众。供养三月察其所知。时五百人中。一人博达。而年朽耄面丑眼青。父母愁忧。女亦怀恼。云何当为此人作妇。可以怨鬼。当奈之何。于时远方有一梵志。年既幼少。颜貌殊好。聪明智慧。闻彼梵志请诸同学欲处于女。寻时往诣。难问诸梵志等。皆穷无辞。五百之众智皆不及。时女父母及女。见之皆大欢喜。吾求女婿今乃获愿。年尊梵志曰。吾年既老久许我。女以为我妻。且以暇我所得施遗。悉用与卿。伤我年高。勿相毁辱。年少答曰。不可越法以从人情。我应纳之。三月毕竟。即以处女用与年少。其年老者。心怀毒恶。即相毁辱而夺我妇。世世所在与卿作怨。终不相置。年少梵志常行慈心。彼独怀害。佛告诸比丘。尔时年尊梵志。今调达是。年少梵志。我身是也。其女者瞿夷是(出生经第一卷)

调达欲害佛及佛弟子第二

调达与阿阇世王。共议毁佛及诸弟子。王敕国人不得奉佛。时舍利弗等。及波和提比丘尼等。各将弟子去到他国。唯佛与五百罗汉。住崛山中。调达至王所言。佛诸弟子今已迸散。尚有五百弟子在佛左右。愿王明日请佛入城。吾当饮五百大象。使醉令蹋杀之。吾当作佛教化世间。王闻欢喜。即往请佛。佛知其谋。答言。大善。王退而去。还报调达。明日食时。佛与罗汉共入城门。醉象鸣鼻而前。唐突墙壁。树木折败一城战栗。五百罗汉飞在空中。独有尊者阿难在边。醉象齐头径前趣佛。佛举五指为五师子。同声俱吼。震动天地。醉象伏地不敢举头。醉解垂泪悔过。王及臣民莫不敬肃。世尊徐前至王殿上。与诸罗汉食讫咒愿。王白佛言。禀性不明。信彼谗言。兴造逆恶。愿垂大慈。恕我迷愚。佛告阿阇世及诸大众。世有八事。兴长诽谤。皆由名誉以致大罪。何等为八。利衰毁誉称讥苦乐。自古至今鲜不为惑。佛即说偈(文多不载)佛曰。昔有国王。喜食雁肉。常遣猎师。张网捕雁。日送一雁。以供王食。时有雁王。将五百雁飞下求食。雁王堕网为猎师所得。余雁惊飞徘徊不去。时有一雁连翻追随。不避弓矢悲鸣吐血。昼夜不息。猎师见之。感怜其义。即放雁王令相随去。群雁得王欢喜回绕。尔时猎师。具以闻王。王感其义。断不捕雁。时雁王者。我身是也。一雁者阿难是也。五百群雁。今五百罗汉是也。食雁国王者。今大王是也。时猎师者。今调达是前世已来。恒欲害我。我以大慈之力。因而得济。不念怨恶。自致得佛。王及群臣。莫不欢喜(出法句经第四卷)

调达博学兼修神足止要利养第三

昔有比丘。名曰调达。聪明广学。十二年中坐禅入定心不移易。十二头陀初不缺减。起不净观。了出入息。世间第一法。乃至顶法一一分别。所诵佛经六万。象载不胜。后意转退渐生恶念。望人供养着世利养。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立前白佛言。唯然世尊愿说神足之道。我闻此已当善修行。使我得神足已。游至他方处处教化。世尊告曰。汝今且置神足。何不学四。非常义。苦义空义无我之义。是时调达比丘。便生此念。如来所以不与我说神足者。恐有胜己耻在不如。调达即舍如来。往舍利弗所。求神足道。时舍利弗谓调达曰。汝今且置。何不修四非常。调达思惟。此舍利弗智慧第一。如吾观之犹如萤火比于日月。吾所诵习无与等者。犹尚不解神足之道。况舍利弗岂能解乎。即便舍去。至目连所。求神足道。目连语曰。止止调达。始行之人先学四非常。复当精修四禅。尔乃得神足道耳。调达恚怒。此目连者自夸神足无与等者。所以不与我者。恐其不如我。若得者己无名誉。吾今处处学神足道。皆不教我。吾弟阿难多闻博学。众德具足吾今当往问之。语阿难曰。吾闻卿善解神足之道。可与吾说。吾得神足已游至他方。处处教化。是时阿难便与说之。调达闻已。在闲静处专心一意。以粗入微复从微起还至于粗。以心举身以身举心。身心俱合渐渐离地。初如胡麻转如胡桃。渐离于地从地至床。从床至屋从屋至空。在虚空中作十八变。涌没自由。化作婴孩小儿。形貌端正。头上五处面如桃华。在阿阇世太子膝上。或笑或号现婴儿态。然太子知是调达身。终日玩弄无有厌足。或呜嗽唾。或擎其身傅左右手。太子思惟。调达神足胜彼瞿昙。能作无数变化。阿阇世日给五百釜食。随时供养不令有乏。尔时众多比丘。见阿阇世供给调达。具白世尊。佛告诸比丘。汝等勿贪调达供养。调达自陷亦陷他人。二俱堕罪。如芭蕉树。愚人求实不能克获。竹芦亦然。駏驉怀妊二命俱丧。昔有群鹫各各孚乳。鹫告其雏曰。汝若学飞悬在虚空。见地如槃慎勿上过。有随蓝风伤害于汝。头脑支节各在异处。时雏不随父教。飞越过量为风所吹丧命异处。汝等比丘勿兴斯意。比丘当知犹如群龟。告语诸子。汝等自护莫至某处。彼有猎者备获汝身分为五分。时诸龟子不随其语。便至某处共相欢娱。便为猎者所获。或有安隐还得归者。龟问其子汝从何来。子报父母。我等相将至彼处观。不见猎者。唯睹长綖而追我后。龟语其子。此綖逐汝由来久矣。先祖父母皆由此綖而致丧亡。诸比丘当知。犹如蛊狐昼夜伺求大便。畜兽屎粪已自食讫。复自大便。调达比丘。贪致供养亦复如是。昔大月支国。风俗常仪要当苏煎麦食猪。时官马驹谓其母曰。我等与王致力不计远近。皆赴其命。然食以草刍。饮以潦水。马告其子。汝等慎勿兴此意羡彼苏煎麦也。如是不久自当现验。时逼节会新岁垂至。家家缚猪投于镬汤。举声[口*睪]唤。马母告子。汝等颇忆苏煎麦不。欲知证验可往观之。诸马

驹等知之审然。方知煎御情分。食草时复遇麦。护而不啖。佛说偈言。

芭蕉以实死　　竹芦实亦然
駏驉坐妊身　　士以贪自丧(出出耀经第十卷)

调达拘迦利更相赞叹第四

佛告诸比丘。调达凶危。横相嗟叹。拘迦利比丘赞叹调达。调达亦复叹拘迦利。其彼二人无义无理。诸比丘闻。唯然大圣。观拘迦利比丘。长因因依正典缘法律教。以信出家。横叹调达。调达嗟叹拘迦利。并以非为是。以是为非。佛言。此辈愚騃。前世亦然。过去世时。黄门命过弃樗树间。时作蛊狐乌鸟共来食肉。更相赞叹。鸟曰。

君体如师子　　君头若仙人
脂由鹿中王　　善哉如好华

蛊狐赞曰。

唯尊在树上　　智慧最第一
明照于十方　　如积紫磨金

如是往反。时大仙人言。横相嗟叹言虚无实。蛊狐者调达是。乌者拘迦利是。仙人者则菩萨是(出佛说蛊狐乌经)

调达就佛索众不得翻失眷属第五

调达。往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立。白佛言。我观如来。颜色变易诸根纯熟。年过少壮垂朽老迈。唯愿世尊。自闭静室禅定自娱。四部之众愿见付授。我当教戒如佛无异。随时供养四事不乏。佛曰。咄愚痴人。不虑后殃。舍利弗目连比丘。由尚不付。况汝懒惰弊恶之人。而可付授圣众。调达内兴妒嫉。闻世尊语。倍生恚怒。如来今日赞叹舍利弗目连比丘。而更轻贱小弟子。要当求便丧灭师徒。使此国界众生不睹其形不闻其声。时调达比丘。即从坐起礼足而退。在在周章巧言伪辞。诳惑俗人诱得数十。在在处处共相劝勉。取要言之。佛与大众围绕说法。时调达告己弟子曰。汝等莫听瞿昙所说不随正法。吾有一一深经好义。当以相教。但求方便欲坏圣众。佛言止止。调达。慎勿兴意坏乱圣众。后备受报其痛难忍。调达固执不改知其意正。佛观过去因缘宿对知不可回。调达将五百弟子。如来亦将五百弟子。俱游宝积山侧。菩萨门徒宽仁柔和。教以正法。修持禁戒出

入进止不越其序。调达之众出言粗[麩-夫＋黃]。语辄兴恚。与弟子语如怨斗讼。弟子厌患尽共舍之。往就菩萨。并自称说。吾有千弟子。众德具足。与世殊绝谁能及者。调达恚怒。即发誓愿。此人今日。诱我弟子坏我门徒。正使成佛我当坏其徒众。如今无异。如来观知调达。必坏圣众定无有疑。如来即从坐起。舍众而去。有五事。知不得坏乱众僧。一者如来目前。如来威神不舍本誓故。二者如来般泥洹后。设有人言。我今成佛逮最正觉。应当问之。释迦文佛在时汝为所在。三者未曾有恶时。四者比丘不竞利养。五者智慧神足弟子和合。如来以宿命智观。必知调达当坏乱众僧。如来即舍而去。调达在后与众说法。若有众生。事我为尊承受教戒。当习五法(五法文多不载)诸有比丘修此五法者。早得解脱尽有漏成无漏。何假瞿昙八直行耶。语舍利弗目连言。吾获大利成三界尊像如来。告舍利弗目连曰。吾患脊痛小欲安睡。卿等二人与圣众说法。调达右胁着地欲得睡寐。天神强勉调达左胁在地天神复厌诞有言语鼾声现外秽气远彻。目连以神足力。飞腾虚空作十八变。坐卧经行涌没自由。舍利弗告众会人。如来身神德无量。具足一切智。前达无穷却达无极。如来法者。得现法报快乐无为。智者之所修学。非愚者之所习。如来圣众者。五分法身皆悉成就。可敬可贵承事供养。为众生良祐福田。时诸比丘各生此念。我等愚惑不识真正。舍实就华弃本逐末。今观二贤所说世之希有。我等宁可舍此调达就如来众。不亦快乎。舍利弗知其心念。即从坐起。五百比丘皆亦相随。目连在后追随而去。瞿波离比丘。以右脚蹋调达曰。弊恶调达何为耽睡。舍利弗目连二人。将汝弟子去尽。调达寐觉甚怀忧戚(出调达问佛颜色经弥沙塞律略同)

调达先身为野狐第六

　　乃往古昔。有一摩纳(梁言仙人)在山窟中诵刹利书。有一野狐往其左右。专听诵书心有所解。作是念。如我解此书语。足作诸兽中王。便起游行。逢一羸瘦野狐。便欲杀之。彼言何故杀我。答言。我是兽王。汝不伏我。彼言。愿莫见杀。我当随从。于是二狐便共游行。复逢一狐。问答如上。如是展转伏一切狐。便以群狐伏一切象。复以众象伏一切虎。复以众虎伏一切师子。遂便权得作兽中王。复作是念。我为兽王。不应以兽为妇。便乘白象。使诸群兽围迦夷国。数百千匝。王遣使问。何故如是。野狐答曰。我是兽王。应娶汝女。若不与我当灭汝国。使还白王。王集臣议。唯除一臣。皆云应与。国之所恃唯赖象马。我有象马彼有师子。象马闻气惶怖伏地。战必不如。何惜一女而丧一国。时一大臣聪锐远略。白王言。臣观古今未曾闻见人王之女与下贱兽。臣虽弱昧。要杀此狐群兽散走。王即问焉。大臣答言。王但遣使克期战日。从求一愿。令师子先战后吼。彼谓吾畏必令师子先吼后战。王至战日。当敕城内皆令塞耳。王用其语然后出

军。军阵欲交。野狐果令师子先吼。野狐闻之心破七分。便于象上坠落于地。群兽散走。佛说偈言。

野狐憍慢盛　　欲求其眷属
行到迦夷城　　自称是兽王
人憍亦如是　　现领于徒众
在摩竭之国　　法主以自号

告诸比丘。尔时迦夷王者我是。聪锐大臣者舍利弗是。野狐王者调达是(出野狐求王事出弥沙塞律第四卷)

调达欲侵陵拘夷身入地狱第七

调达在罗阅城。兴谋害心。后事彰露。时阿阇世王。语调达曰。汝宜出国不须住此。十六大国莫不闻知。调达造恶向于如来。调达闻已内怀忧戚。便还本国恚结所缠。唐突菩萨宫内。语瞿夷曰。我欲拜汝为第一夫人。不审圣女为可尔不。瞿夷语曰。前汝右手吾欲把之。调达舒手使把扼。腕骨碎五指血出。当时迷闷良久乃苏。是时调达转进入宫。踞菩萨床。宫人见之捉掷床下。即伤左髂不堪行来。舆还本舍。诸释皆嫌皆来告语。汝今宜可诣佛忏悔。调达闻之。私设巧诈。密作铁爪。害毒涂之。外形柔和内怀嗔恚。尔时调达忆佛所说。瞿昙沙门恒陈此言。有身无疮痏不为毒所害。毒无奈疮何。无恶无所造。我今当往佯如忏悔。以爪掴坏其脚。毒气流溢自当取死。诸人辇舆往诣世尊。去三七仞语左右人。下我在地吾欲步往。寻下在地。时勇火沸出缠裹其身。将入地狱(出调达生身入地狱经)

提婆达多昔为野干破瓶丧命第八

佛住王舍城。是时提婆达多。欲破和合僧。比丘三谏而亦不止。佛言。过去世时。波罗奈国。有一婆罗门。于旷野中造立义井。供给行者。日已向暮。有群野干来饮残水。有野干王不饮地水。便内头罐中饮水。饮水已戴罐高举扑破。诸野干辈善意语之而不从受。如是非一破十四罐。时婆罗门伺见野干。便作木罐坚固难破。入易出难持着井边。捉杖伺之。野干群集。王如前饮讫。扑地不能令破。时婆罗门捉杖来出。打杀野干。时野干王者。今提婆达多是。时群野干者。今诸比丘谏提婆达多者是(出僧祇律第八卷)

提婆达多昔为猕猴取井中月第九

佛住王舍城。时诸比丘。为提婆达多作举羯磨。六群比丘即同提

婆达多同语同见。佛告比丘。过去世时。于空闲处。有五百猕猴游行林中。到一尼俱律树。树下有井井有月影。时猕猴王见是月影。语诸伴言。月今死落乃在井中。当共出之莫令世间长夜闇冥。共作议言云何能出。时猕猴王言。我知出法。我捉树枝汝捉我尾。展转相连乃可出之。时诸猕猴即如王语。展转相捉小未至水。连猕猴重树弱枝折一切猕猴堕井水中。时猕猴王者。今提婆达多是。尔时余猕猴者。今六群比丘是(出僧祇律第八卷)

提婆达多先身杀金色师子第十

　　佛告阿难。若有众生起一恶心。向三世佛等。若辟支若罗汉及着染衣人诸沙门等。获罪无量。所以者何。染色之衣是贤圣标式。若能发心敬染衣人。获福难量。我由信心敬戴之故致得成佛。阿难白言。昔往敬心其事云何。佛告阿难。古昔无量劫。此阎浮提有大国(报恩经云波罗奈国)王名提毗领八万四千诸小国王。世无佛法。有辟支佛。在于山间坐禅行道。时诸野狩咸来亲附。有一师子。名号[跳-兆＋荼]迦罗毗(梁言坚誓)躯体金色光相焕然。食果啖草不害群生。时有猎师。剃头着袈裟。内佩弓箭行于泽中。见师子睡眠(报恩经云舐比丘足)便以毒箭射之师子惊觉即欲驰害见着袈裟便自念言此染衣者善人标相。我若害之。则为恶心向诸贤圣。思惟还息。箭毒内行命在不久。便说偈言耶罗婆奢沙婆呵。说此语时。天地大动无云雨血。诸天骇惕。即以天眼观见。猎师杀于师子。雨诸天华供养其尸。是时猎师剥师子皮。奉提毗王。时王念言。经言。有狩金色必是菩萨。问猎师言。师子死时有何瑞应。答言如上。王闻是语。悲喜交怀信心益猛。即召诸臣耆旧智人。令解是义。时空林中有一仙人字奢摩。为王解说。耶罗其义。唯剔头着染衣。当于生死疾得解脱。婆奢沙者。皆是贤圣之相近于涅槃。婆呵者。当为一切诸天世人所见敬仰。于时仙人解是语已。提毗欢喜。即召诸王悉集此处。作七宝车张师子皮。表示一切悉共敬戴。烧香散华而以供养。后复打金为棺。盛师子皮以用起塔。尔时师子。由发善心向染衣人。十亿万劫作转轮圣王。佛告阿难。时师子者。我身是。时国王者今弥勒是。时仙人者今舍利弗是。时猎师者今提婆达多是(出贤愚经第十三卷)

提舍等四比丘受罪轻重第十一

　　婆伽婆在舍卫城。祇树给孤独园。告诸比丘。有四大泥梨。一提舍大泥梨。身出火炎长二十肘。二瞿波梨大泥梨。身出火炎长三十肘。三调达大泥梨。身出火炎长四十肘。四末佉梨大泥梨。身出火炎长六十肘。诸有人民欲求安隐。获其气者。若二十大海水灌彼身上。彼海水尽火故不灭。犹如融铜。若有人以二十海渧水。浇融铜水渧速

灭。提舍比丘火炎不灭。若复有人欲求安隐获其义者。复以二十大海水。灌其身上彼水速尽。提舍比丘愚人。遮比丘僧使一日不得食。使提舍比丘入大地狱。瞿波离比丘。有人欲使安隐获其义者。以大海水灌其身上。彼海水速尽。譬如二日所融铜。或有一人。以三十海水。着融铜中消尽。瞿波离比丘愚人。或有人起欲使获安隐义者。以三十大海水。灌其身上。大海水速尽。瞿波离比丘愚人。谤舍利弗目犍连比丘。身坏命终生三恶道。堕钵头摩地狱。瞿波离比丘入大泥梨。调达大泥梨。若复有人欲使获安隐义者。复以四十大海水。灌其身上。彼大海速尽彼火不灭。譬如三日所融铜。若有人以四十渧水。着融铜中。即时消尽无余。调达愚人。若有人起欲使获安隐义。以四十大海水灌其身上。彼大海火速尽彼火不灭。所以然者。调达愚人。欲害如来杀阿罗汉比丘尼。坏乱比丘僧。身坏命终三恶道生阿鼻地狱。调达比丘入大地狱。身出火炎长四十肘。诸有比丘。彼末佉梨大泥梨。若有一人欲使安隐。以六十大海水灌其身上。海水速尽彼火不灭。譬如四日所融铜。若有人以六十渧水。着融铜中即时消尽。末佉梨亦复如是。以六十大海水灌其身上。大海水速尽此火不灭。此末佉梨愚人。教受百拘梨人。使行邪见(出四泥梨经)

善星比丘违反如来谤无因果第十二

　　佛言。我于一时。住王舍城。善星比丘为我给使。我于初夜。为天帝释说诸法要。弟子之法应后师眠。尔时善星。以我久坐心生恶念。时王舍城小男小女。若啼不止父母则语。汝若不止。当将汝付薄拘罗鬼。尔时善星反被拘执。而语我言。速入禅室薄拘罗来。帝释言。世尊。如是人等。亦复得入佛法中耶。我言。亦有佛性。当得无上菩提。我虽为是善星说法。而彼都无信受之心。我在迦尸国尸婆富罗城。善星为我给使。我入城乞食。无量众生虚心渴仰欲见我迹。善星随后毁灭。既不能灭。而令众生生不善心。我入城已。于酒家舍见一尼干。卷脊蹲地餐食酒糟。善星言。世间若有阿罗汉者。是人最胜。何以故。是人所说无因无果。我言痴人。汝常不闻。阿罗汉者不饮酒不害人不欺诳不盗淫。如是之人。杀害父母食啖酒糟。云何而言是阿罗汉。是人舍身。必定当堕阿鼻地狱。阿罗汉者。永断三恶。云何而言是阿罗汉。善星即言。四大之性犹可转易。欲令是人必堕阿鼻。无有是处。我言痴人。汝常不闻诸佛如来诚言无二。我虽为说法。而无信受之心。善男子。我与善星住王舍城。有一尼干。名曰苦得。常作是言。众生烦恼无有因缘。众生解脱亦无因缘。善星言。世间若有阿罗汉者。苦得为上。我言。痴人苦得尼干。实非罗汉。不能解了阿罗汉道。善星复言。何故罗汉。于阿罗汉而生妒嫉。我言痴人。我于罗汉不生妒嫉。而汝自生恶邪见耳。若言苦得是罗汉者。却后七日。当患宿食腹痛而死。生于食吐鬼中。其同学辈当舆其尸置寒

林中。善星即语尼干。长老。好善思惟作诸方便。当令世尊堕妄语中。苦得断食。从初一日乃至六日。满七日已便食黑蜜。复饮冷水腹痛而终。同学舆尸置寒林中。即作食吐饿鬼之形。在其尸边。善星至寒林中。见苦得身。善星语言。大德死耶。苦得答言。我已死矣。云何死耶。答言。因腹痛死。谁出汝尸。答言。同学。出置何处。答言痴人。汝今不识是寒林耶。得何等身。答言。我得食吐鬼身。善星言。世尊。苦得尼干生三十三天。我言痴人。阿罗汉者无有生处。云何而言。苦得生于三十三天。如来与迦葉。往善星所。善星遥见生恶邪心。生身陷入堕阿鼻狱。譬如有人没圊厕中。有善知识以手挠之。若得首发便欲拔出。久求不得。尔乃息意。我亦如是。求觅善星微少善根。便欲拔济。终日求之。乃至不得如毛发许。是故不得拔其地狱(出大涅槃经第三十七卷)

## 经律异相卷第二十二(声闻无学沙弥僧部第十六)



### 双德双福二沙弥遇佛成道第一

舍卫国。有山民村。五六十家。去国五百里。村中有一贫家。妇怀妊十月双生二男。大端正无比。父母爱之。为子作字。一名双德。二名双福。生五六十日。其父牧牛息卧床上。其母拾薪未反。此二儿共相责诘。一言前时垂当得道。正坐愚意谓命可常。退堕生死不可计劫。今生此贫家。蓑草之物以为毡褐。食饮粗恶裁自支命。如此至久云何可活。皆坐前世恋慕富贵。放身散意快乐须臾。从尔以来长涂受苦。如今忧恼当奈何恃怙。一人答言。时有小难一时之勤不竟精进。而今数世遭诸恶患。此是自为非父母作也。但共当之复何所言。父闻怪之谓呼是鬼。曼小未大宜当杀之。父惊到田中。收取樵薪欲烧杀之。母还问夫。用此薪何为。夫说如是。母闻罔然。明日夫妇俱出潜听。二子相责如故。便共集薪密欲烧之。佛天眼见。往到村中普放光明。天地大动。山川树木皆作金色。到双生小儿家。二儿见佛光明。喜踊难量。父母又惊各抱一子。将至佛所问佛世尊。此儿生来四五十日。所说如是甚共怪之。恐作祸害欲火烧之。不知为是何等鬼魅也。唯愿解说。小儿见佛踊跃欢喜。佛见小儿大笑。口出五色光。普照天地。佛告。此二小儿非是鬼魅。福德之子。前迦葉佛时作沙门。少小

共为朋友。同志出家各自精进。临当得道欻起邪想。共相沮败乐世荣华。恃福生天。下为侯王国主长者。欻起是想便自退转。不得泥洹更此生死。弥连岁数常相钩牵。辄共双生遭我世时。今始乃生。已曾供养佛故余福应度。生识宿命今来度之。我不度者横为火所烧。即说偈言。

大人体无欲　　在所照然明
虽或遭苦乐　　不高现其智
大贤无世事　　不愿子财国
当守戒慧道　　不贪邪富贵
智人智动摇　　譬如沙中树
朋友志不强　　随色染其素

佛说。是小儿见佛。身踊如八岁儿大。即作沙弥得罗汉道。村人大小见佛光相。又见小儿形变踊大。皆大欢喜得须陀洹道。父母疑解亦得法眼(出法句经第一卷)

须陀耶在冢生长遇佛得道第二

有国王。名曰旃陀越。奉事婆罗门道。领治国正亦任用之。王重小夫人。诸夫人憎嫉。以金赐婆罗门谮之于王。言其生子必为国患。王闻不乐。问婆罗门言。当如之何。答曰。唯并杀之耳。王言。人命之重云何可杀。报言。若不杀者必亡国丧身。王便枉杀儿。后于冢中生。其母半身不朽。儿饮其湩。湩即乳也。乃至三年。其冢崩陷。其儿得出。与鸟狩共戏。暮即还冢中。及年六岁。佛念其勤苦与鸟狩同群。即化为沙门。往呼问之。言汝是谁家子。居在何处。儿欢喜报言。我无家居。但栖宿此冢中耳。乞随道人去。佛言。欲何为乎。儿报言。我今善恶终当随道人。佛便将其到祇洹中。见诸比丘威仪法则。意甚乐之。便白佛言。我欲乞作比丘。佛即听之。以手摩其头。发自堕袈裟着身。名为须陀。守戒精进心不懈怠。经涉七日得罗汉道。佛语须陀。宜度栴陀越王。须陀往到。其国王曰。我心大忧当如之何。道人言。何所忧也。王言。我年已长。过时无嗣为之愁忧。道人闻王语。初不应之独笑而已。王便恚言。我与道人语。初不答我。而反独笑。即欲杀之。须陀知其意。便轻举飞翔上住空中。分身散体出入无间。王见神化即悔过言。我实愚痴不别真伪。唯愿大神一还。令我得自归命。须陀即从空中下住王前。谓王言。若能自归甚善。当自归于佛。佛是我师。三界之尊度脱众生。须陀便如申臂顷。将王及人民。俱到佛所。归命三尊乞受五戒为优婆塞。佛具说。须陀是王子。王闻佛言。更恐怖不能自胜。佛言。昔拘先尼佛世。有国王号名弗舍达。国中人民皆供养三尊。时有凡人居贫无业。常为国中富贵。

赁牧养数百头牛。见王及人民供养比丘僧。便即问言。卿等何所为乎。人民答言。吾等供养三尊。后常在处安乐尊贵无有勤苦。即自念言。我贫唯当煎牛湩为酪酥。净心上比丘耳。比丘僧咒愿言。令汝世世得福。自后展转更历生死。辄受其福。或上为诸天。或下为王侯。王侯时出游猎。见好牸牛怀犊杀之。夫人语王。莫杀其子。时牛主破取子养。其主恚言。当令王如此牛也。自后魂神为王作子。时未出生。母为王所杀须陀是也。须陀母者是时王夫人也。婆罗门者牛主是也。须陀冢中生。其母半身不朽。得饮其湩。以自长大者。由其宿命以酪酥上比丘僧故。王闻意解。得须陀洹(出旃陀越国王经)

均提沙弥出家并前身因缘第三

　　佛在舍卫国。尔时尊者舍利弗。昼夜三时天眼观视。谁应度者辄往度之。时有估客欲诣他国(报恩经云摩提二国中间有五百贾客)其诸商人共将一狗(报恩经云白狗)至于中路。众贾顿息狗便盗肉。于时众人便共打狗。而折其脚弃置空野舍之而去。时舍利弗天眼见狗。挛躄在地饥困垂死。飞至狗所以食施与。狗济余命心甚欢喜。时舍利弗。即为此狗说微妙法。狗便命终。生舍卫国婆罗门家。时舍利弗。独行乞食。婆罗门见而问之言。尊者独行无沙弥耶。舍利弗言。我无沙弥。闻卿有子。当用见与。婆罗门曰。我有一子。字曰均提。年既孩幼。不任使令。比前长大当用相与。时舍利弗。即戢在心。至年七岁复来求之。时婆罗门令儿出家。舍利弗将至祇洹。渐为说法。心意开解得阿罗汉(报恩经云佛言善来须发自落袈裟着身)均提沙弥既始得道。自以智力观过去世。见前身作一饿狗。蒙和上恩今得人身。并获道果。欣心内发。而自念言。我蒙师恩得脱诸苦。今当尽身供给所须永作沙弥。乃往过去迦葉佛时。有诸比丘集在一处。时年少比丘音声清雅。善巧赞呗。有一比丘。年高耆老音声浊钝。不能经呗。每自出声而自娱乐。老比丘者已得罗汉。于时年少比丘而呵之言。今汝长老声如狗吠。时老比丘。便呼年少。汝识我不。年少答曰。我大识汝。汝是迦葉佛时比丘上座。答言。我今已得阿罗汉。年少惶怖自责忏悔。犹五百世中常受狗身。由其出家持净戒故。今得见我蒙得解脱(出贤愚经第十二卷)

沙弥救蚁延寿精进得道第四

　　昔有小国。去城不远有好林薮。有五道士于中学道。有一比丘得六神通。有一沙弥年始八岁。共在山中。各一面坐思惟经道。师知沙弥命余七日。在此亡者父母谓吾。看视不快使其命终。心怀怨恨。即语沙弥。汝父母思汝。汝可归家八日早来。沙弥欢喜稽首而去。道逢大雨流潦滂沛。地有蚁孔流水欲入。沙弥念曰。我佛弟子。一者慈

心。二者活生。即便土壅决水令去。沙弥归家无有他变。八日晨还。师遥见之。怪其所以。七日应亡。今何因缘。将无鬼神化现来乎。即入三昧。见其救蚁现世延寿。沙弥至。稽首作礼于一面坐。师谓言。汝作大功德。为自知不。沙弥言。七日在家无他功德。师言。汝命应尽。昨日以救蚁故。现世增寿八十余年。沙弥欢喜信善有报。即更勤修精进不懈。得阿罗汉(出福报经又出十卷譬喻经第七卷)

沙弥推师倒地而亡以无恶心精进得道第五

　　舍卫国有一老公。早失其妇。独与儿居。困无财宝。觉世非常。从佛出家。儿年尚小。亦为沙弥。共父乞食。逼暮当还。父行迟。儿畏毒狩。急扶其父排之进路。执之不固。推父堕地应手而死。独至佛所。时诸比丘诃责沙弥。即以白佛。佛告之曰。此师虽死不以恶意。即问沙弥。汝杀师不。答言。我实排之。不以恶意。佛言。我知汝心无有恶意。过去世时亦复如是。无有恶意而相杀害。昔父子二人共住一处。时父病极。于时睡卧。多有丝蝇数来恼触。父令儿遮蝇。望得安眠。时儿急遮蝇来不止。儿便嗔恚。即持大杖伺蝇当杀(十诵律云持大石婢蚊子)时诸丝蝇竞集父额。以杖打之其父即死。父者此沙弥是。时儿者死比丘是。由无恶心不以恶意。亦非故杀。沙弥勤修不懈。遂得罗汉道(出贤愚经第十卷)

沙弥早夭生天失善师友愤念诣佛得分别圣谛第六

　　佛游舍卫祇树给孤独园。时异比丘。有弟子志性温雅意行仁贤。常侍和上诚谨精进。敬从法教不违师命。寿命短促幼小而亡。生忉利宫观于天上。但睹大火。本所志愿不得如意。与善友不能相守。今舍善师随逐恶友。于是违远至尊和上。及阿夷梨众。诸等类修梵行者。四辈弟子。有一切智。号曰如来。今悉违远。无央数劫难值难见。兴于世间讲说经典微妙深奥未曾发言。而安隐开化说诸缘起。各各解了所从有因。无央数劫所未见闻。悉为解决。值此经律。弃家为道。所当兴立不得究竟。今反放逸。先诣世尊稽首足下。佛见其心。真正乐道纯督在法。说苦集灭道。即便见谛。和上愁念泣涕如雨。佛呼问之。何为忧恼。答曰。弟子终没。佛言。何故愁忧。答曰。我沙弥弟子甚大贤良。未有究竟而中夭没。是故忧悒不能自宽。佛言。勿愁已至究竟。得生天上。今日夜半分别圣谛。比丘不复涕泣(出弟子过命经)

纯头沙弥为鬼所敬用须跋外道自然降伏第七

舍利弗有一沙弥。名曰纯头。年八岁得六神通。飞腾虚空至阿耨泉。有五通梵志。名曰须拔。亦至彼泉。时彼泉上。有守泉青衣鬼。驱逐五通梵志。瓦石打掷不使逼近神泉。纯头沙弥乘虚空至。彼青衣鬼数百之众皆前迎逆。或前收摄衣者。或持净水洗手足者。或以净巾拂拭首面者。或以香汤沐浴身体者。须拔梵志放声说曰。我今已得五通神德无量。力能移山住流。回转天地犹掌回珠。自学道以来百二十余年。劳形苦体形神疲极。或事五明。四处然火。日光上照。或卧灰粪。或卧荆棘崄难之中。无道不学。然更驱逐不得至泉。然此黑衣小儿。年在七八。未离乳哺。身体秽臭待敬过重。用何等故。时青衣鬼语梵志曰。今此学士。形年虽小行过三界。得贤圣八品道。汝今无是故不兴敬。有一婆罗门。名曰阅叉。兴立一寺。亦名阅叉。恒供给酥油供寺然灯。时有远方婆罗门。来至彼寺中。又闻阅叉梵志高才明德。偏信佛法建立神庙与共相见。时有一沙弥。来迎取油酥。供寺然灯。众多梵志。语阅叉婆罗门曰。汝审向色衣人礼耶。言语未讫沙弥已至。即复礼之。众多梵志。语此梵志曰。汝出四姓才艺过人。天文地理无不观练。神咒感灵无事不克。今此色衣之人。出众多姓。种非真正。何为违本法而向恭礼。又卿梵志执行清净。自修内藏图谶秘记。行道成福何愿不克。文字章印无不周悉。佛行寡鲜有何可贵。舍本取末是我所疾。盖闻沙门寒贱。巧诈繁滋幻惑世人。所行短促齐荣一身。不能延致梵福。正使相见正可擎卷而已。何为五体投地恭敬作礼耶。我等亲见甚怪所以。况先学大人。岂能恕卿此罪耶。阅叉报众多婆罗门曰。诸人静默听我所说。

贤圣德难量　　八直无上道
是为梵沙门　　如来口所宣
睹此形虽小　　以果贤圣道
是故今自归　　梵志何为嗤

向得能究竟。须陀洹斯陀含。能断欲界缚诸缠阴入。是故说曰向得能尽魔原者。入定坐禅之人。乐处闲静志崇一意。计出入息执意牢固。能断魔缚。及缚于魔。入定之人。能役鬼神如意即至。当求方便断魔牢缚(出出耀经第五卷)

沙弥随圣师入山得四通知为五母所痛念第八

昔有一小儿。年始七岁。大好佛道作于沙弥。随罗汉师在山中学。精进不懈。及年八岁。便得四通。一者眼彻视。二者耳彻听。三者飞行变化。四者自知宿命所从来。坐自思念。即见先世宿命所更。五母作子。即还自笑。师问何笑。沙弥言。何敢笑师。自视一身而有五母。昼夜啼哭感伤愁毒。常言。念子未曾忽忘。我自念。一身愁毒

五家用。是故笑耳。我为第一母作子时。比邻有与我同时生者。我死后同日生者出入行步。我母见之便言。我子在者亦当出入行步如是。即愁忧感痛念我。复为第二母作子。生不久复死。我母见人有乳养子者。便感痛念我。愁忧啼哭。我复为第三母作子。不久复死。我母临饭泪出念我言。若子在者与我共饭。弃我死去。我复为第四母作子。不久复死。我时等辈娉娶者。母复念我言。若子不死今亦当娶妇。我为第五母作子今故现存。我舍家学道。母日踬哭言。亡我子。不知所在。饥寒生死不复相见。并忼忾悲痛。今五母共会。各言亡子相对。啼哭念我一人。是故笑耳。世间人不知有后世生。但言死耳。人作善得福作恶得殃。人在世间善恶自恐。无所畏恶后受苦痛。入恶道中悔无所及。我厌世间故辞亲求道。我视地狱畜生饿鬼贫穷。代其恐怖。我得师恩受佛经戒。今以度脱。我念五母。不能得脱。反复忧我(出五母子人经)

沙弥护戒舍所爱身第九

有一比丘。少欲知足。时安陀国有优婆塞。敬信三宝终身供养。日日遣送。其国有一长者。生一男儿。欲令出家当求善师。即往白比丘言。我此一子令使出家。唯愿大德哀纳济度。尔时比丘以道眼观。此人出家能持净戒。度为沙弥时优婆塞有一亲善居士。明日客会。朝念言。今当就会谁后守舍。女即白父。唯愿父母从诸僮使。但行应请我堪后守。父曰甚善。合家悉往。女便闭门独住家内。时优婆塞是日匆匆忘不送食。尔时尊者心自念言。日时向晚。俗人多事。即遣沙弥往取。善摄威仪如佛所说。沙弥打门。女问是谁。答言。沙弥为师迎食。即与开门。是女端正容貌姝妙。年始十六淫欲火烧。于沙弥前。作诸妖媚深现欲相。沙弥见已念言。此女为有风痫病耶。将无欲结所使欲毁我净行耶。坚摄威仪颜色不变。女便五体投地白沙弥言。我常愿者欲有所陈。我此舍中珍宝仓库。如毗沙门天宫宝藏。而无有主。汝可屈意为此舍主。我为汝婢供给使令满我所愿。沙弥念。我宁舍命不毁禁戒。昔日比丘至淫女家。宁投火坑不犯于欲。又诸比丘贼所劫夺以草系缚。风吹日曝诸虫唼食。以护戒故不绝草而去。如鸟吞珠。比丘虽见。以持戒故极苦不说。如海船坏。下坐比丘。以守戒故授板上坐没海而死。如是诸人独佛弟子能持禁戒。我非弟子不能持也。如来世尊独为彼师非我师也。方便语言。牢闭门户我入一房作所应作。尔乃一相就。女即闭门。沙弥入房关掸门户。得一剃刀。脱身衣服置于架上。合掌跪向拘尸那城佛涅槃处。自立誓愿。我今不舍佛法众僧。亦不舍戒正为持戒。舍此身命愿所往生。出家净行尽漏成道。即刎颈死。时女怪迟趣户看视。见其已死失于本容。欲心寻息惭结懊恼悲呼闷绝。其父会还见女如是问何以故。具答以实。父即入房见沙弥。身血污赤如栴檀。作礼赞言。护持佛戒能舍身命。时彼国法。若

有沙门白衣舍死。当罚金钱。时优婆塞以一千金钱置铜案上载至王宫。白言。大王。我有罚讁。应入于王。愿当受之。王言。汝于我国敬信三宝言行无违。唯汝一人当有何过。而输罚耶。时优婆塞具陈上缘。自毁其女赞叹沙弥。王闻悚然而告之言。沙弥护戒自舍身命。汝无辜咎。但持还舍。吾今躬欲自至汝家供养沙弥。王往见之。前为作礼。以种种宝庄严高车载死沙弥至平坦地。积众香木阇毗供养。严饰是女极世之殊。置高显处普使时会一切皆见。语众人言。是女殊妙容晖乃尔。未离欲者谁无染心。而此沙弥既未得道。以生死身奉戒舍命甚奇希有。王即遣人令请其师。广为大众说微妙法。时会一切见闻此事。有求出家。有发无上菩提心者(出贤愚经第七卷)

沙弥于龙女生爱遂生龙中第十

昔有罗汉。与沙弥于山中行道。沙弥日日至人家所乞饮食。经历堤基上行。岐岖危险脚跌躄地。饭洿泥土沙弥取不洿饭。着师钵中。洿饭洗自食之。如是非一日。师曰。何因洗弃饭味。答曰。行乞去晴。乞还时雨。于堤基躄地覆饭。师默然思之。知是龙娆沙弥便起到堤基上。持杖叩薮之。龙化作老公来。出头面着地。沙门言。汝何娆我沙弥乎。答曰。实爱其容貌耳。从今日始日日于我室食。沙门受请日日往食。沙弥后时见师钵中。有两三粒饭非世间饭。问和上。师默不应。沙弥便入床下手捉床足。和上禅定竟相随。俱飞到龙宫殿上。龙及妇女俱礼沙门复礼沙弥。师乃觉之。呼出语言。此非婇女。是畜生耳。汝为沙弥。虽未得道。必生忉利天上。胜彼百倍。勿以洿意。沙弥言。此龙居处世间少有。师曰。彼有三苦。一者虽百味饭入口即化成虾蟆。二者婇女端正无比。欲为夫妇两蛇相交。三者龙背有逆鳞。沙石生其中。痛乃达心胸。此为大苦。汝何因从之。汝未得道。不可令见鬼道及国王内事也。沙弥不应。昼夜思想。忆彼不食病而死。魂神生为龙作子(大智论云布施持戒愿早作龙要期心重足下水出后至师本所入处大池之边以袈裟覆头而入死即变为大龙神杀旧龙举池尽赤出迦葉诘难陀经又出大智论第十七卷)

沙弥爱酪即受虫身第十一

如一沙弥。心常爱酪诸檀越饷僧酪。时沙弥每得残分。心中着乐喜不离。命终之后生残酪瓶中。沙弥师得阿罗汉。僧分酪。语言徐徐。莫伤此爱酪沙弥。诸人言。何以言爱酪沙弥。答言。此本是我沙弥。但坐贪爱残酪故。生此瓶中。师得酪分。虫在中来。师言。爱酪人汝何以来。即以酪与之(出大智论第十七卷)

# 经律异相卷第二十三(声闻无学尼僧部第十七)



## 跋陀罗自识宿命遇佛成道第一

婆伽婆在罗阅城。时跋陀罗比丘尼。出比丘园在一树下。端坐系念自识宿命便笑。诸比丘尼见即问之。跋陀罗比丘尼言。我自识宿命。过去九十一劫。有毗婆式如来。出现于世。有一童子。名跋罗摩提婆。饶财多货极富无量。童子执宝盖从舍出。有一长者妇。端正无比。亦从彼过。有众多人民皆悉观察。时童子便作是念。我今擎宝盖。众宝合成从此路过。然无人观察我者。此长者妇。我今当设方便使众人观察我。时童子手执宝盖。便出彼境界。诣毗婆式如来所。住如来后擎宝盖。经七日七夜。作此誓愿言。持我供养世尊功德。当为女身端正无比。使有见者迷惑偃地。童子寿终。生三十三天为天女。有五事胜。云何为五。天寿天色天乐天神足天增上功德。天见此女皆怀希望欲得与俱。时三十三天皆各共诤。天女寿终来生人间为后若达多婆罗门作女。端正殊妙。往反人天常得端正。多值诸佛悉皆承事供养。求为女人。后生人间卑贱婆罗门家。为月光童子作婢。名曰几罗。月光童子妇名摩奴诃罗。端正无比。时月光夫人语彼婢言。汝出舍外。若见沙门婆罗门者将来至此。我欲惠施。时婢出舍。有辟支佛。在门阈上乞食。时几罗婢语言入来。欲相惠施。夫人见其体不端正。语几罗言。发遣沙门我不施也。婢言。愿尊开意莫嫌沙门形状。供养功德不可称计。时夫人报言。速驱此沙门出。我不堪施。婢报言。若尊不施此沙门者。我今日所应得分食愿莫爱惜。时夫人即以麨与婢。时几罗婢。即以分糗着辟支佛钵中。食已身升虚空。时婢见欢喜不能自胜。便作誓愿。持是功德莫堕恶趣。使我当来久远恒值此圣。为我说法使速解脱。时波罗奈城梵摩达多王。见彼辟支佛升在虚空。语群臣言。彼所惠施。时月光长者。将五百贾客集大讲堂。遥见辟支佛执钵升空。或有贾客作是说。此圣人必于我家得食。时大月光夫人。见为几罗婢言。汝所得功德。持惠施我。此则是我所惠施。我今更持食与汝。婢言不施。又言。我今与汝二分食。对曰。亦不须。夫人又言。与汝三分五分十分二十分乃至百分千分。几罗婢言。我不相施。夫人报言。设汝不与我者。我当截汝耳鼻手。几罗婢言。我不相施。时长者妇。以杖打婢。打之已竟。月光长者还来。见几罗婢。

头破衣裂悲泣堕泪。问其始末。具以事白。时月光童子。取彼夫人持用作婢。以几罗婢作第一夫人。五百婇女围绕。以百千珍宝庄严其身。时梵摩达多王。闻月光婢饭彼辟支佛。时梵摩达多王。以百千两珍宝以饷月光长者妇。复以田业惠施月光长者。时梵摩达多王。今伽毗罗摩奢罗是。月光长者大迦葉是。几罗婢者即我身是。今得值佛得阿罗汉(出跋陀罗比丘尼经)

叔离以氎裹身而生出家悟道第二

　　时舍卫国有一长者妇。生一女。殊妙少双。其初生时。细濡白氎裹身而出。父母怪之。瞻相甚吉。因为作字。名曰叔离(梁言白也)叔离长大。氎随身大。此女瑰伟。国内远近竞来娉求。女白父母。我欲出家。父母爱念不违其志。寻为出氎。欲作五衣。女白父母。我此所著悉已具足。更不须作。唯愿听我时往佛所。诣佛作礼求索出家。佛言善来。头发自堕。所著白氎寻成五衣。付大爱道为比丘尼。精进不久成罗汉道。阿难白佛言。叔离本修何德。生与氎俱出家得道。佛言。过去有佛。名毗婆尸。时王臣民多设供养。时有女人。名檀腻羁。极为贫穷。夫妇二人共有一氎。若夫出行则被而往。妇便裸住。若妇被氎。夫则裸坐。有劝化比丘。行至其家。见是女人。因劝之言。佛世难值人身难得。汝当听法汝当布施。女还语夫。外有沙门。劝我见佛听法布施。夫答之言。我家穷困。虽可有心当以何施。妇言。我意欲以此氎布施。夫言我之与汝。共此一氎。出入求索以自存活。今若用施俱当守死。妇言。人生有死不施会死。施而死后世有望。不施而死后遂当剧。夫欢喜言。分死用施。妇即还出。白比丘言。大德可上疏。下我名字。比丘答言。若欲施者汝当面施。为汝咒愿。叔离白言。唯此被氎内无异衣。女形秽恶不宜此脱。即还入内。遥于向下脱身上。授与比丘。比丘咒愿持至佛所。佛言。比丘持此氎来。比丘授佛。佛自手受。此氎垢污。时王众会。微心嫌佛受此垢氎。佛知众心而告之言。我观此会。清净大施无过于此。以氎施者。大众闻已莫不悚然。夫人欢喜。即脱己身所著严饰璎珞宝衣。送与陀腻羁。王亦欣悦。脱身衣服送与其夫命令诣会。佛告阿难。欲知尔时贫穷女人陀腻羁者。今叔离比丘尼是。由于尔时以清净心氎布施故。九十一劫所生之处。常与氎生。无所乏少(出贤愚经第七卷)

跋陀迦毗罗为王所逼其心无染第三

　　俱萨罗国。波斯匿王。闻跋陀迦毗罗出家。即请入宫。夏四月安居共止一处。王到园中。语守门人言。汝好守门。莫令是比丘尼出。守门人作是念。是比丘尼乐住不走。时守门人有余因缘。比丘尼着夫人被服从门而出。遥到只桓。听佛说法。佛遥见言。善来跋陀迦毗

罗。即失夫人被服。头发自落袈裟着身作比丘尼。到佛所头面礼佛。佛为说四如意足力。时比丘尼得神足力。是时王闻跋陀迦毗罗女走去。便将兵众围绕比丘众。及围绕比丘尼坊。是比丘尼便飞虚空。王仰看。即生悔心。我云何乃污阿罗汉比丘尼。心闷躄地向比丘尼悔过。寺中比丘尼驱令出去。答曰。我无爱欲心。诸比丘尼云。汝夏四月共王殿中。云何无爱。以事白佛。佛知故问。是比丘尼。汝实受细滑不。答言。世尊我云何当受。我觉是细滑如热铁入身。佛言。汝若无受细滑心无罪(出十诵律善诵卷第二)

华色得道后卧婆罗门窃行不净第四

佛在舍卫城。尔时优善那邑。有年少居士。出行游戏。见一女人。名莲华色。色如姚李。女相具足。情相敬重。即娉为妇。其后少时妇便有身。送归其家。月满生女。以妇在产不复附近。遂乃私窃通于其母。莲华既知便委去。夫妇道绝恐累父母。顾愍婴孩吞忍耻愧。还于夫家。养女八岁然后乃去。至波罗奈。饥渴疲极。于水边坐。时彼长者。出行游观。见之爱重即问。卿所居父母氏族今为系谁。而独在此。莲华色言。我某氏女。今无所属。长者复问。若无所属。能作我正室不。答言女人有夫。何为不可。即便载归拜为正妇。莲华色料理其家。允和小大。夫妇相重至于八年。尔时长者语其妇言。我有出息在。优善那邑不复责敛。于今八年。考计生长乃有亿数。今往责之与汝暂别。妇言。彼邑风俗女人放逸。君今自往或失丈夫操。答言。吾虽短昧不至此乱。妇复言。若必尔宜去。思闻一誓。答言。甚善。若发邪心与念同灭。于是别去。到于彼邑。责敛处多遂经年载。思室渐深。我若邪淫乃负本誓。更取别室不为违信。于是推访遇见一女。颜容雅妙视瞻不邪。甚相敬爱。便往求婚。父以长者才明大富。欢喜与之。责敛既毕将还本国。安处别宅。然后乃归。晨出暮反异于平昔。莲华怪之。密问从人。从人答。有少妇。其夫暮还。莲华色问。君有新室。何故藏隐不令我见。答言。恐卿见恨是故留外。妇言。我无嫌妒。神明监识。便可呼归。助君料理。即便将还。乃是其女。母子相见不复相识。后因沐头谛观形相。乃疑是女。便问乡邦父母姓族。女具以答。尔乃知之。母惊惋曰。昔与母共夫。今与女同婿。生死迷乱乃至于此。不断爱欲出家学道。如此倒惑何由得息。便委而去。到祇洹门。饥渴疲极坐一树下。尔时世尊。与大众围绕说法。莲华色见众人多。谓是节会。当有饮食。便入精舍。见佛世尊为众说法。闻法开解饥渴消除。于是世尊。遍观众会谁应得度。唯莲华色应得道果。即说苦集灭道。便于坐上远尘离垢得法眼净。既得果已。一心合掌向佛而住。佛说法已。众会各还。时莲华色前礼佛足长跪合掌白言。于佛法中愿得出家。佛即许之。告波阇波提比丘尼。汝今可度此女为道。即度出家受具足戒。勤行精进逮成罗汉。具八解脱。颜容

光发倍胜于昔。入城乞食。一婆罗门见生染乐。心作是念。此比丘尼今不可得。当寻其住处方便图之。后复行乞食。彼婆罗门于后逃入伏其床下。是日诸比丘尼。竟夜说法疲极。还房仰卧熟眠。于是婆罗门从床下出。作不净行。时比丘尼即踊升虚空。时婆罗门便于床上生入地狱(出弥沙塞律第五卷)

莲华淫女见化人闻说法意解第五

佛在罗阅只耆阇崛山。有一淫女。名曰莲华。善心自生便弃世事。作比丘尼。即诣山中行到佛所。未至中道有流泉水。女因饮水澡手自观。见其面像姿妍无比。即便念言。云何自弃作沙门耶。且当少时快我私情。寻即还家。佛知莲华应当得度。化作妇人端正绝世。胜莲华女。寻路而来。莲华见之。心甚爱敬。即问化人。从何所来。夫主中外皆在何许。云何独行而无将从。化人答言。从城中来欲还归家。虽不相识可俱还到向泉水上。莲华言善。二人俱还到泉水上。陈意委曲。化人睡卧。枕莲华膝。须臾之顷忽然命绝。膖胀臭烂腹膭虫出。齿落发堕肌体解散。莲华见之心大惊怖。云何好人忽便无常。此人尚尔我岂得久。怖当诣佛精进学道。即至佛所。五体投地作礼自说。佛告莲华。女人有四事。不可恃怙。一者少壮会当归老。二者强健会当归死。三者六亲欢娱会当别离。四者财宝积聚要当分散。莲华闻法欣然解释。得阿罗汉(出莲华女经)

五百婆罗门女闻法开悟第六

舍卫国东南海中有台。上有华香树木清净。有婆罗门女五百人。奉事异道意甚精进不知有佛。时诸女自相谓曰。我等禀形生为女人。从少至老为三事所鉴不得自由。命又短促形如幻化当复死亡。不如共至香华台上。采取香华精进持斋。降屈梵天当从求愿。愿生梵天长寿不死。又得自在无有鉴忌。离诸罪对无复忧患。即赍供具往至台上。采取华香奉事梵天。一心持斋愿屈尊神。佛见其心应可化度。即与大众飞升虚空。往至台上坐于树下。诸女喜谓。是梵天自相庆慰得我所愿矣。时一天人语诸女言。此非梵天。是三界最尊。号名为佛。度人无量。诸女白佛言。我等多垢今为女人。求离鉴捡愿生梵天。佛言。诸女善利乃发此愿。世有二事其报明审。为善受福为恶受殃。世间之苦天上之乐。有为之烦无为之寂。谁能选择求其真者。善哉诸女。乃有名志。于是世尊。即说偈言。

孰能择地　舍鉴取天　谁说法句
如择善华　知世坏论　幻法忽有
断魔华开　不睹死生

诸女闻偈。愿学真道为比丘尼。头发自堕法衣具足。思惟寂定。即得罗汉道(出法句譬喻经第三卷)

婆罗门尼请优陀夷慢不闻法第七

优陀夷。往拘萨罗国。到毗纽迦亶延氏婆罗门尼庵罗园中住。尼诸弟子游行采薪。至庵罗园中。见优陀夷坐一树下容貌端正诸根寂静。心意安谛成就第一调伏。往诣其所问讯退坐。时优陀夷为诸年少种种说法。劝励已默然。彼诸年少闻法欢喜。担持束薪还至尼所。白言和上。园中有沙门。姓瞿昙氏。极善说法。尼语弟子言。汝可往请明此饭食。时诸弟子受教往请。尊者默然。还白和上。尊者受请。时优陀夷夜过。着衣持钵往诣尼舍。尼遥见来。敷座请坐。设种种饮食。自手供养丰美满足。澡嗽洗钵还就本座。婆罗门尼着好革屣。以衣覆头别施高床。现傲慢相。语优陀夷言。欲有所问。宁有闲暇见答与不。答言。姊妹今非是时。明日弟子。复至园中采薪听法。还白和上。尼复遣请食如前三反。乃至请法。答言非时。诸弟子言。和上尼不恭敬坐。彼云何说。和上尼言。若如是者更为我请。受教更请。供养如前。时和上尼。知食讫已。脱革屣上服更坐卑床。恭敬白言。欲有所问。宁见答不。答言。但问当为汝说。彼即问言。云何有说苦乐自作。复言苦乐他作。复言苦乐自他作。复言苦乐非自非他作。答言。姊妹阿罗诃说。苦乐异生。复问。其义云何。答言。彼其因缘生诸苦乐。复言。我今问汝。随意答我。有眼不。答言有。有色不。答言有。有眼识眼触触因缘生受内觉若苦若乐不苦不乐不。答言如是。优陀夷言。此是阿罗诃说。从其因缘生于苦乐。尊者说是法时。婆罗门尼远尘离垢得法眼净。从坐起正衣服。恭敬合掌白尊者言。我今日超入决定。我从今日归依佛法僧。尽寿依三宝(出忧陀夷坐树寂静调伏经)

差摩莲华遇强暴人脱眼获免第八

昔舍卫城。名拘萨国。有诸放逸淫乱之众。专为凶恶。时国中诸比丘尼。树下精专思惟正道不舍心怀。比丘尼中智慧第一。名曰差摩。神足第一。名莲华鲜。各有德行威神巍巍。时天小热俱行洗浴。诣流水侧。凶众遥见即生恶心。淫意隆崇欲以犯之。候比丘尼。适脱衣被入水洗浴。寻前掣衣持着远处。欲牵犯之。时比丘尼怆然愍之。因脱两眼着其掌中。以示诸逆。卿所爱我。唯爱面色。已盲无目。何所可好。复示腹胃。身体五藏手脚各异。弃在一面。谓凶众言。好为何在。逆凶见此。忽然恐怖。知世无常三界如寄。其身化成骨血不净。无可贪着。寻还衣被。稽首悔过所作无状。返逆无义愿舍其殃。长跪叉手各受五戒。将至佛所。稽首于地。自责其罪(出生经第四卷

又出毗尼)

毗低罗先悭贪从佛受化悟道第九

须达长者有一老母。名毗低罗。勤谨家业掌执库藏一切委之。须达长者。请佛及僧供给所须。看病比丘多所求索。老母悭贪嗔佛法僧。而作是言。我家长者愚痴迷惑。受沙门术求乞无厌何道之有。作是语已复发恶愿。何时当得不闻佛法僧名。末利夫人闻之。而作是言。云何须达如好莲华。而立四毒蛇。即敕须达。遣汝妇来。妇到。语言。汝家老婢。恶口诽谤何不驱摈。妇言。佛出多所润益。何况老婢。夫人闻已心大欢喜。我欲请佛。汝遣婢来。明日佛到。长者遣婢。持满瓶金摩尼珠盖。劝助王家供养众僧。时佛入门。老婢见已心生不喜。即时欲退从狗窦出。狗窦及四方小巷一时闭塞。唯正路开。老母覆面以扇。佛在其前。令扇如镜无所障碍。回头四顾悉皆见佛。低头伏地及手十指皆化为佛。老母见佛及诸譬喻。除却八十万亿。虽不起信犹能却生死之罪。佛见身异。婢走还家入木笼中。白氎缠头畏复见佛。佛言。此婢罪重于佛无缘。罗睺罗与其有大缘。当令化之。时罗睺罗承佛威神。入如意定。化身作转轮圣王。千二百五十比丘化为千子。阿难为典藏臣。难陀为主兵臣。七宝四兵皆悉具足。时金轮宝在虚空中。乘莲华台。径往须达大长者家。夜叉唱言。圣王出世。摈诸恶人。宣扬善法。老母闻已心大欢喜。圣王出者有如意珠。无所求索此当可言。尔时圣王撞钟鸣鼓乘大宝舆。至须达家。老母见已甚大欢喜。圣王出世多所润益识别善恶必当不为。沙门所惑从木笼出。敬礼圣王。圣王即遣主宝藏臣。往至女所告。姊妹汝宿有福应。王者相圣王。今者欲以姊妹为玉女宝。老母白言。我身卑贱犹如粪秽。圣王顾问喜庆无量。何所堪任应玉女宝。若见念者。敕我大家。放我令脱。所赐已多。尔时圣王。告须达言。卿家老女众相巍巍。吾今欲以充玉女宝。须达白言。唯命是从。愿上大王。老婢闻放喜悦非恒。圣王即便以如意珠照耀女面令女自见。如玉女宝。倍大欢喜。而作是言。诸沙门等高谈大语。自言有道无一效验。圣王出世弘利处多。令我老弊如玉女宝。作是语已五体投地礼于圣王。时典藏臣。宣王优令。开十善法。女闻十善心大欢喜。即作是言。圣王所说。义无不善。为王作礼悔过自责。心既调伏。时罗睺罗还复本身。老母举头。见千二百五十比丘。即作此言佛法清净不舍众生。如我弊恶犹尚化度。作是语已。求受五戒。时罗睺罗。为说三归受五戒法。母闻此法。未举头顷成须陀洹。时罗睺罗。将此老母诣只陀林。到已见佛。欢喜合掌作礼忏悔。求佛出家。佛告罗睺汝将此母诣憍昙弥。未至中间。罗睺罗。为说苦空非常无我等法。老母闻已。头发自落成比丘尼。三明六通具八解脱。波斯匿王。末利夫人。心大欢喜白言。世尊。如此老母。宿有何罪。复何福庆。得罗汉道。佛告。大王。过去

劫时。有佛世尊。名宝盖灯王。彼佛灭后于像法中。王名杂宝花光。其王有子。名曰快见。求欲出家。父即听许。王子到僧坊中。求欲出家。时有比丘。聪明多智深解实相。受为弟子。复有比丘。名德花光。善说法要诱进初学。王子比丘虽复出家。犹怀憍慢。和上为说甚深妙法般若波罗蜜大空之义。王子闻已谬解邪说。比丘灭后即作此言。我大和上空无智慧。但能赞叹虚无空事。愿我后生不乐见也。我阿阇梨智慧辩才愿于此生为善知识。王子比丘作是语已。法说非法非法说法。教诸徒众。皆行邪见。虽持禁戒威仪不缺。以谬解故命终之后。如射箭顷堕阿鼻狱。八十亿劫恒受大苦。出为贫贱人。聋痴无目。为人婢使。尔时和上即我身是。时阿阇梨者罗睺罗是。王子比丘此老母是(出观佛三昧经第六卷)

婆四吒母丧子发狂闻法得道第十

　　有婆四吒婆罗门。母有六子。相续命终念子发狂。裸形被发随路而走。遥见世尊即得本心。惭愧羞耻敛身蹲坐。佛告阿难。取汝郁多罗僧与着听法。阿难与衣着。至佛前稽首礼佛。佛为说法示教利喜。受三自归成优婆夷。欢喜而去。其第七子后时命终。都不啼哭。持夫以偈问言。

　　诸子先命终　　汝念生忧恼
　　昼夜不饮食　　乃至发狂乱
　　今丧第七子　　而独不生忧

　　妇言。

　　儿孙无量数　　因缘和合生　长夜迁过去　　我与君亦然　彼所生处处　　更互相残食　若知生要者　　何足复为忧　我已识出离　　是故不复恼。

　　夫言。

　　是法未曾闻　　而今闻汝说　何处闻正法　　而不忧念子。

　　妇言。

　　今日等正觉　　永离一切苦　说苦习灭道　　安隐趣涅槃　我已知正法　　能开为子忧。

　　夫言。

我今亦当往　　弥絺庵罗园　从彼世尊所　　求开忧子苦。

妇言。

当观等正觉　　柔濡金色身　不调者能调　　广度一切人。

夫往见佛。佛说偈言。

苦习灭道　　弗向涅槃
彼即见法　　成无等间

闻法意解从佛出家。独静思惟成阿罗汉。妇及女孙陀槃梨。悉亦出家究竟苦边(出杂阿含经第三十四卷)

孤独母女为王所纳出家悟道第十一

舍卫城。有孤独母人。自生一女。年始十七。颜容端严衣不蔽形。母乞食自连。女贞贤明达。博读经书守节不出门户。居近王道而心愿[女*適]王。又愿事神如佛。王出行国内。见乌在贫女门上鸣。王便举弓射乌。乌持王箭走入女家。王傍人追乌入舍。女不出面。但拔箭放乌授箭掷外。王人见指知之非凡。却后年中。王第一夫人卒。娉求夫人。无应相者。广访人间。左右白言。前时射乌穷独母女。年十六七虽不见面。瞻手闻声似是贵人。王便往视呼将俱来。使相师占之使到女门直入其内。女母不在唯独女住。使呼女出三呼不应。使曰。贫家女出来。女应曰。才不才各一家子。卿是何人唐突我舍。急出门外。使人曰。国王遣我呼汝。汝小家子何敢尔耶。女曰。国王何事使汝来。若求我作婢者。我家不犯王法。若求我作妇者。汝曹则是我给使。何敢轻易贫门。乘势蹢突迫胁女人。女人虽微。自有宿命不为威屈。汝曹启王。使人敢应。具以启王。王便敕百官。严驾备具礼仪。从五百婇女而往迎之。使者赍持谒敬牛羊猪酒纳娉之馔。使者乘皂盖之车。五马引御以迎女。前导精兵十万。从车千乘。细马万匹。散从十二万人。鸣钟伐鼓声动天地。观者无数往到女门。使者下车前通谒敬。女敬令曰。谢使者及诸百官吏民。大小劳屈道路。孤贫之女鄙贱不遗。远烦官属侍从。枉屈辱王重命。女以寒贱误以宿福。当王阶殿自揆丑陋。德无女仪。容无桃华优昙之色。声无弦管入耳之听。智无神圣大人之明。识无圣人万里之见。身无紫金光润之泽。气无栴檀香麝之芳。言无忠和仁善之美。行无进退高下之节。谬忝王命徒劳观者。使者及百官无不累息。语诸婇女。汝曹薄福堕此卑役。自今以往相与从事。宜各正心修善为行。莫犯王仪。五百婇女皆应唯诺。又呼二千五百青衣。语之曰。人无贵贱道在者尊。汝等皆善人之子。古今之变处在卑微。莫以自卑当务为善。佥曰奉教。百官前进王礼。黄金

千[麸-夫＋并]。白银二千[麸-夫＋并]。华瑞璎珞水精琉璃。明月神珠珊瑚琥珀。白素千匹御缣千匹。绮缯绵罗朱绣紫绿。素黄赤白罗縠之衣。栴檀之香种种千匹。百官进衣百领夫人服饰。女便受之严庄已办。出拜上位。百官见之莫不欢喜。皆称万岁国必大平。得我百姓万民之母。婇女青衣亲近附之如子得母。摄衣上车车为端安。马为调御天为清明。白象云集相追悲鸣。百官臣民皆言。天人来下国必保安。到王宫门自然开辟。五百侍从入宫下车。宫中自然生五色之光。殿上晃耀内外照明。入殿拜王。王见惊悚不知。下座答之。大夫人朝王。百拜跪如流水。自跪自起百拜乃止。王长跪答之。教令宫内。柔和仁善不伤他意。王爱敬之。徐言少语语必合义。内外敬伏。入宫七日七夜不寝不寐。与诸夫人婇女共相娱乐。王意欲见之。夫人意贞心洁不在浊秽。本意清净不与王语。又不相见。王曰。室家之义夫妇之分。以恩爱为亲。夫人入宫七日七夜。而不相见。其意云何。以为法乎。夫人使婇女答王曰。本生有二愿。今已得一。未得一也。故未相见。王曰。已得何等。未得何等。夫人答曰。我少小结愿。使婿如国王事神如佛。王曰。可一相见。后当为往呼佛。夫人曰不也。未得见佛。终不与王相见。王大怒曰。汝本寒贱乞人种。何敢违万乘之意。夫人曰。妇人系命于夫婿耳。东西唯命。我有宿誓不可负也。王者虽尊。不得枉问无辜之人。王曰。吾万乘之主。犯者便诛。岂问枉直。夫人曰。王者百姓父母。断截当以道理。何得自喜自怒。凡夫所不行。岂况国王耶。王曰。从吾心者原。不从者诛。夫人曰。女人亦有微心。得从心者乃相见耳。不得从心者。终不相见。王曰。奈何请之耶。夫人曰。佛在我国请之必来。王曰。恐百官笑人耳。夫人曰。王请佛入宫。上殿百官自当欢喜。世世受福不为笑王也。王曰。大善。即日敕厨作十万人馔具。遣侍女白夫人言。请佛作十万人馔已具。可往请佛。夫人曰。妇人唯命是从。请佛之义大王宜自枉车骑。暂往与佛相见深恭敬之。王曰。我请我自往。卿请卿自往。吾不往也。夫人言。王者尊贵是妾之夫。女人之力不如王者之微言。王枉威暂往与佛相见。不者非大王家人也。未有夫妇室家之义。故自他人耳。王曰。夫妇未成则无分义在卿意耳。夫人默默不言。光辉暐晔颜色非凡。王疑夫人恐欲自杀。或恐突去。敕内外游徼司候。备卫吏兵关闭宫门。步罗相连飞鸟不得度。宫内婇女展转相次使针不得下。夫人知王意不往请佛。及不信夫人。夫人便于殿上化灭。身体了无所见。婇女千人并七十一夫人。皆惊相视分布求索。内外罗落了无所见。王大惭怖衔泣而起。王曰。奈何奈何。我刚直所致追以为恨。以何方便而使之还。第二夫人白王言。大夫人。非我凡庶小人辈也。王应当称随其意。而忽拒逆喜怒恶言待之。此乃天人。王令去大夫人者。我曹等七十一人。何所依恃耶。婇女青衣皆悉啼哭。如有死者。公卿男女亦皆悲怨。今我国中谁所依怙。百鸟啸鸣天地大动。王感激欲死。向天大息泣落如雨。民人不修事业市里空废。十十五五相随悲哀。七日七夜王

安卧绝谷不食。第二夫人曰。且当暂与佛相见。并请俱来。王到佛所头面为礼。白佛言。我是阿只罗奈国王何迦达留。如是者三须遖替礼敬。连务国事不待日夕。佛言。国事劳扰众猥烦恼诚扛神思。吏民境界平安不乎。王曰。皆受佛恩。唯愿扛屈。暂临鄙解。佛默然。须臾佛到殿上。大夫人。与诸夫人婇女三千五百七十一人俱为佛作礼。王初未见夫人。婇女亦不见。唯佛自见。王与佛作礼毕心愁不欢。佛语王言。所求大夫人者。正此人是也。王见欢喜。百官夫人婇女大小皆亦欢喜。王设饮食。食毕佛大咒愿。各求心中所欲。王白佛言。我大夫人。本贫贱孤独母之女。今为大夫人。复能灭身幻化如是。有何罪福致斯。尊贵在一人之上。得为百姓之母。仁德贤慈言语柔软不伤人意。隐形七日人鬼神龙不知其所。佛告言。大夫人。昔为大迦罗越。财富无数悭贪不施。故今贫穷。迦罗越性好淫劮。乐与女人从事。今故堕女人中。又乐与明经道士游。学故有智慧。已见五百佛。今得值我。昔与王为善知识。故得为夫妇。大夫人先世事五百佛。但持心不坚。娆恼世人故堕女人中。大夫人却后三十九劫。当得作佛。王亦以七生天上。七生世间。王生天时。大夫人为天女。侍王左右。常得王意。王与大夫人结愿俱死。生生相随俱为解脱。王自憍奢制意喜怒。一切不复更见也。王心大欢喜。即得阿惟越致道。便授王五戒。夫人婇女大小公卿百官举国人民皆奉五戒。大夫人前受十戒。岁三斋。月六斋。与后宫婇女三千五百七十一人。从事相率为善。王正教宽弘国致太平。兴立塔寺皆以七宝。更相尊敬内外无别离之心。人民死皆以寿终。王大夫人觉意念世无常。人昼夜淫劮恩爱无明浊秽。生无贤名。死为不净之鬼。便长叹易服败状乱头。前白王言。天下一切无常皆当归死。王所以贪我者。为我年少颜色肌肤滑泽气息香洁。是皆非常皆当归死。夫妇合会略无可奇是皆不净。恩爱于此当有老病。至来无期谁当为我却之者哉。我今愁怖灾害卒至不可得脱。一切贵贱因此一事。皆当膖胀臭处不净。空爱惜之夫复何益。王自思惟。男女合会有何可奇。我言真谛非不及事。王言。卿是天人种。所言不妄也。皆得事体无不可者。国人男女大小皆相恃赖。唯复照察留念也。大夫人言。我是女人。不得自制故以启王。大王可相发遣以副宿命之本愿。王言。我年欲老。虽有诸夫人婇女小儿辈。无一人可我意者。卿当卒我余年。终亡之后当以后事相付。太子尚小。奈何当相舍去。至何所耶。夫人言。我生死无常厌是变化。欲从佛求作沙门。王言。卿是一国之母为上夫人。诸国夫人宫内婇女大小皆恃赖卿。卿奈何忽规立此计。远近士夫闻之不当笑人如此沙门辈非卿夫人种所志作也宜更计之。夫人言。十方诸佛皆从沙门中来。佛迦沙王。舍九十九小国夫人婇女八九千人。求作沙门。前后男女求作沙门者不少。非独我一女人也。王以恩爱贪欲华色爱惜我身。我身皆脓血恶露不净。女人难与从事。人有与女人从事无不堕罪中者。女人之身热于汤火。烧炙于人令堕重罪。千劫不脱。我前世亦为男子。但坐与女人从事。恩爱多故去

男为女。女人可畏。王不觉耳。

王意不能与女人相离者。夫人婇女故三千余人足相娱乐。王意宜发遣无令愁恼也。我作沙门死死不止。王当相劝不宜相割。王曰。卿若尔者我用国为。夫人言。王能知无常者是王上愿。国土王位百官婇女珍宝宫城皆非王有。王有身体骸骨头脑五藏。皆当分散。何所爱惜乎。王言。今日听卿一人耳。恐我夫人婇女相追俱去。夫人言。各有宿命福力。非人所止。悉加刀杖事应当尔。终不得止。正希我身得发遣耳。王当以恩爱慰愍诸人。自当亲近附王。王言。此诸人慕乐卿德。我一男子何能善意周遍此耶。我唯恃卿当为正御。卿今舍我。此诸女人持刀斩杀乃当畏我。夫人言。不也。女人以男子为正耳。王留意近之仍当自安。王言。在卿耳。夫人便呼诸夫人婇女三千人。谏谓之言。卿诸女人。善亲近大王威尊致贵莫得轻慢。我今与卿等别。各自努力勤意朝夕。亲奉经法加于精进。愿我早得佛道。当还相度。诸夫人婇女便举声大哭。闻忉利天。帝释即下授与袈裟。自然着身发便堕地。授五百戒为比丘尼。夫人婇女皆大欢喜。帝释复授袈裟食器为沙门。王得知足晏然不怒。忻然大笑曰。诸贤者功德巍巍岂不快也。即得道迹王还宫内。意甚罔罔。出呼太子以国委之。王便愿言。我今欲作沙门谁知我者。帝释便剃王头。袈裟着身应器自具。便随佛去。十二小国王。皆舍国付太子。随王作沙门。一时同得阿罗汉道。阿迦达留者我身是。大夫人者瞿夷是(出贫女为国王夫人经)

尸利摩忘饥赡僧第十二

佛住毗善离。语诸比丘。我闻尼中福德第一者。有尸利摩。时世饥馑乞食难得。时尸利摩比丘尼入城乞食。见比丘即问言。尊者得食不。比丘即以空钵示之。便持己钵中食与比丘。比丘得食还精舍。唤余比丘共食。诸比丘问言。长老何处得是好食。答言。尸利摩比丘尼边得。诸比丘闻已各各往索。如是次第乃至五百比丘。尽皆得食。然后自求。日时已过。失食还到精舍。明日晨朝。诸比丘复着衣持钵。至比丘尼精舍门立。比丘尼见已即入。语尸利摩言。诸比丘今在门外相待。尸利摩闻已语弟子。取衣钵来。我为诸上尊乞食。如是次第供给五百人已然后自求。日时复过失食而还。至第三日亦复如是。乃至次第供给五百人。唯一人未得。此比丘随尸利摩后入一家。以先三日失食故。身体虚羸迷闷倒地(出僧祇律二十一卷十诵四分并同)

暴志前生为鳖妇第十三

有暴志比丘尼者。反怀恶信谤佛毁僧。佛言。不但今世。过去无数劫时。一猕猴王居在林树食果饮水。时念一切蚑行喘息人物之类。

皆欲令度使至无为。时有一鳖以为知友。鳖数往来到猕猴所。饮食言谈说正义理。其妇见之。谓有淫荡问。夫为何所至。答曰。吾与猕猴共结亲友。甚聪明智慧又晓义理。妇犹不信。因便佯病。困劣着地治不肯差。谓夫言。吾病甚重。得卿所亲猕猴肝。乃当活耳。夫答曰。吾寄身托命。云何以活卿耶。妇曰。夫妇同共一体不念相济。反为猕猴夫敬重妇。往请猕猴共食。猕猴答曰。吾家陆地。卿在水中。安得相从。鳖曰。吾当负卿。猕猴从之负到中道语猕猴言。妇病须卿肝。猕猴曰。何不早道。吾肝挂树不赍将来。从还取肝乃相从耳。便还树上跳梁欢喜。鳖问曰。卿应取肝来。到我家去。反更跳梁何耶。猕猴答曰。天下至愚无过于汝。共为亲友寄身托命。还欲见危。鳖妇暴志是。鳖调达是。猕猴王我是(出鳖猕猴经)

暴志谤佛第十四

佛游舍卫只国。波斯匿王。请佛及僧。宫中设饭。欲诣王宫。有比丘尼。名暴志。木盔系腹似如怀妊。因索佛衣。汝为我夫从得有身。不给衣食此事云何。时诸大众人天释梵四王诸天鬼神。及国人民莫不惊惶。佛为一切三界之尊。其心清净过于摩尼。智慧之明超于日月。独步三世无能逮者。降伏诸邪。九十六种莫不归伏。道德巍巍不可为喻。虚空无形不可污染。佛心过彼无有等侣。此比丘尼既佛弟子。云何怀恶欲谤如来。佛见众心欲为决疑仰瞻上方。时天帝释寻时来下。化作一鼠啮系盔绳。盔即堕地。众会睹之。嗔喜交集怪之所以。时国王嗔。此比丘尼弃家远业为佛弟子。既不能叹誉如来无极功德。反还妒谤于是大王。即敕侍者。掘地为坑欲倒埋之。时佛解喻勿得尔也。是吾宿罪非独彼殃。乃往过去久远世时。时有贾客。卖好真珠枚数甚多。且圆明好。时有一女皆欲买之。向欲成市。有一男子。迁益倍价独得珠去。女人不得心怀嗔恨。乃从请求复不肯与。心怒既盛。我前买珠。便来迁夺。又从请求复不肯与。汝毁辱我。我在所生当报汝怨。时买珠男子则我身是。其女身者则暴志是。此自往缘。非直今身也(出生经第一卷)

## 经律异相卷第二十四(转轮圣王诸国王部第十八)

劫初人王始原一 大王致轮之初二 金轮王王化方法三 灯光金轮王舍臂四 盖事金轮王有大利益五 转轮王为半偈剜身然千灯六 摩调金轮王舍国学道七 无诤念金轮王请佛僧八　坚固金轮王失轮出家九 文陀竭金轮王游四天下十 顶生金轮王爱别离苦十一 阿育四分王始终造塔十二

劫初人王始原第一

劫欲成时。水灾既起坏第二禅。风灾吹结世界得成。光音诸天福命既尽。化生为人欢喜为食。身光自照神足飞行。无有男女尊卑隔异。故曰众生有自然地味。犹如醍醐。色如生酥。味甜于蜜。以手取尝。遂生味着。食之多者颜色粗悴。食之少者肤貌光泽。便有胜负自相是非。地味又灭。又生地皮。状如薄[麩-夫＋并]。色味香美复共食之。转相轻易地皮又灭。更生地肤(增一阿含娄炭并云地肥)因食多少生诸恶法。地生粳米众共食之。生男女形乃至立王(事已见世界成坏部)天下富乐地生青草。如孔雀尾渐次分张。有八万国。人民聚落鸡鸣相闻。天下无病大热大寒。以法治国奉行十善。哀念一切犹如父母。人寿长久。后王德渐薄年寿转减。至一万岁。今至一百。王崩子嗣。名曰珍宝(出长阿含经第二十二卷)

## 大王致轮之初第二

转轮圣王。所以致金轮者。帝释常敕四天王。一月六日案行天下。伺人善恶。四天王及大子使者。见有大国王以十善四等治天下。忧勤人物心踰慈父。以是事白天帝释。帝释闻之。庆其能尔。便敕毗首羯摩。赐其金轮。即出持付毗沙门天王。毗沙门天王持付飞行夜叉。飞行夜叉持来与大国王。毗沙门天王敕此夜叉。汝常为王持此金轮。当王顶上毕其寿命。不得中舍。是夜叉常为持之。进止来去随圣王意尽其寿命。然后还付毗沙门天王。毗沙门天王还付毗首羯摩。毗首羯摩还内着宝藏中(出杂譬喻经第六卷)道种坚德乘金轮王四天下。性种性王乘银轮王三天下。习种性王乘铜轮王二天下。以上十善得王。乘铁轮王一天下(出仁王波若经)

## 金轮王王化方法第三

转轮圣王。成就七宝。有四神德。一金轮宝。二白象宝。三绀马宝。四神珠宝。五玉女宝。六居士宝。七主兵宝。若转轮王出阎浮提时。诸刹利水浇王顶以月满时香汤沐浴。升高殿上会众伎乐。天金轮宝忽现在前。轮有千辐光色具足。天金所成非世所有。轮径丈四。王见兴念。我从宿旧闻今此轮现将无是耶。今我宁可试此轮宝。王即召四兵。向金轮宝。偏露右臂右膝着地。以右手摩扪金轮语言。汝向东方如法而转勿违常则。轮即东转。王将四兵随其后行。轮前四神导轮所住。王即止驾。东方小国以金钵盛银粟。银钵盛金粟。来诣王所。拜首白言。善哉大王。今此东方土地丰乐多诸珍宝人民炽盛。愿大王留此治化。大王答曰。汝等但以正法治民。勿使偏扗无令国内有非法行。自不杀生。教人不杀偷盗邪淫两舌恶口妄言。绮语贪邪嫉妒邪见之人。此即名曰我之所治。时诸小王。即从大王巡行诸国。至东南西北。随轮所至。其诸国王皆献国土平旷之处。轮则周行封画量度。东

西十二由旬。南北七由旬。天神造城郭。其城七重。七重栏楯七重罗网。七重行树周匝交饰。七宝所成乃至无数众鸟相和而鸣。复于城内造诸宫殿。宫墙七重七宝所成。时金轮宝在宫殿上虚空中住。王清旦于正殿上坐。自然象宝忽现在前。其毛纯白七处平住。力能飞行其首杂色。六牙纤佣真金间填。王见念言。此象贤良。若善调者可中御乘。即试调习诸能悉备。时转轮王欲自试象。即乘其上。清旦出城周行四海。食时已还。时王清旦在正殿坐。自然马宝忽现在前。其绀青色朱毛尾头。仰如马力能飞行。王见念言。此马宝良。若善调者可中御乘。即试调习诸能悉备。王欲试马。即自乘之清旦出城。周行四海食时已还。时王清旦在正殿上。自然神珠忽现在前。质色清彻无有瑕秽。王见念言。此珠妙好。若有光明可照宫内。王欲试珠。即召四兵。以此宝珠置高幢上。于夜冥中赍幢出城。其珠光明照一由旬。见城中人皆起作务。谓为是昼。玉女宝者忽然自现。颜色从容面貌端正。不长不短不粗不细。不白不黑不刚不柔。冬则身温夏则身凉。举身毛孔出栴檀气。口出优钵罗华香。言语柔濡举动安详。先起后坐不失仪则。时王无著心不暂念。况复亲近。居士宝者忽然自出。宝藏之内财富无量。居士宿福眼能彻视。地中伏藏有主无主。皆悉见知。其有主者能为拥护。其无主者取给王用。时居士宝往白王言。大王。有所给与不足为忧。我自能办。时王欲试此居士宝。即敕严船于水游戏。告居士曰。我须金宝汝速与我。居士报曰。大王。小待须我至岸。王乃逼言。我今须用居士宝。以右手内着水中。水中宝瓶随手而出。如虫缘树。时王见之。语居士言。止止吾无所须。向相试耳。寻以宝物还投水中。主兵宝者。忽然出现。智谋雄猛英略独决。即诣王所白言。大王有所讨罚不足为忧。我自能办。时王欲试主兵宝故。即集四兵而告之曰。汝今用兵。未集者集。已集者放。未严者严。已严者解。未去者去。已住者住。时兵宝具如王言。王见踊跃曰。我今真为转轮圣王。一者长寿不夭无能及者。二者身强无患无能及者。三者颜貌端正无能及者。四者宝藏盈出无能及者。是为圣王具四功德。大海彼岸。复有钵头摩池。俱物头池。分陀利池。过是地空。其空地中有大海水。名郁禅那。此水下有转轮圣王道。广十二由旬。侠道两边有七重墙七重栏楯七重罗网七重行树。以七宝成。阎浮提地转轮圣王出于世。时水自然去其道平正。转轮圣王。又乃命驾出游后园。寻告御者。汝当善御而行。所以然者吾欲谛观。国土人民安乐无患。时国人民。路次观者。复语侍人汝且徐行。吾欲谛观圣王威颜。时王慈育民物如父爱子。国民慕王如子仰父。所有珍奇尽以贡王。愿垂纳受。时王报曰。且止诸人。吾自有宝汝可自用。王治此阎浮提时。其地平正。无有荆棘坑坎堆阜。亦无蚊虻蜂蝇蛇虺恶虫。石沙瓦砾自然沉没。金银宝玉现于地上。四时和调不寒不热。其地柔濡无有尘秽。如油涂地洁净光泽。地出流泉清净无竭。树木实茂华果炽盛。地生濡草冬夏常青色如孔翠。自然粳米无有糠糩众味具足。时有香树华果茂

盛。其果熟时自然裂出香气馚熏。复有衣树华果茂盛。其果熟时皮[穀-禾＋卵]自裂出种种衣。复有庄严树。其果熟时出种种庄严具。复有鬘树。其果熟时出种种鬘。复有器树。其果熟时出种种器。复有果树。华果茂盛其果熟时皮[穀-禾＋卵]自裂出种种果。复有乐器树。其果熟时出众乐器。转轮圣王治于世时。阿耨达龙王。于中夜后。起大密云弥满世界。而降大雨如[(殻-一)/牛]牛顷。而八味水润泽周普。地无停水亦无泥淖。润泽沾洽。于中夜后空中清明。净无云曀。海出凉风清净调柔觸身生乐。圣王以正治国无有阿扛修十善行。时诸人民亦修正见具十善业。其王久时如乐人食身小不适。而便命终生梵天上。时金轮白象绀马明珠皆悉灭没。时玉女宝居士宝主兵宝。及国士民。作倡伎乐以香汤洗沐王身。以劫贝缠五百张氎。次如缠之。捧举王身置金棺里。以香油灌之。置铁棺里。复以木椁裹衣其外积众香薪重衣其上。而阇维之。于四衢道头起七宝塔。纵广一由旬。杂色参间以七宝成。玉女宝居士宝典兵宝举国士民。皆来供养此塔。施诸穷乏。须食与食须衣与衣。象马宝乘。给众所须随意所与(出楼炭第一卷又炭经出长阿含)

灯光金轮王舍臂第四

　　过去无量无边阿僧祇劫时。此界名日月雷。亦有五浊世。于我是时作转轮王。王阎浮提。号灯光明。教化阿僧祇人住善法中。见有一人身被缚束。我即问言。此何所犯。大臣自言。田作谷麦六分一分入官。是人不从王法是故缚之。我敕令放。臣答言。今王诸子后宫眷属诸所资用皆从他边强取。无有一人清净心与。王大忧愁。分此地为五百分。等与诸子。即便出家。至南海边郁头摩木林之中。食诸果子。渐渐修学得五神通。时阎浮提有五百商人。入海采宝。有一商主。名曰满月。得如所愿。即欲发还。龙心怀嗔欲害商人。复有一龙王。名曰马坚。是大菩萨。以本愿故生于龙中。起慈悲心救诸商人。令得安隐过于大海至彼岸边。龙王然后还本住处。尔时有大恶罗刹。随逐商人如影随形。欲为虐害。是恶罗刹。即于其日放大恶风。时诸商人迷闷失道。生大怖畏失声啼哭。唤呼诸天摩醯首罗水神地神火神风神。复称父母妻子眷属。愿救济我。善男子。我于尔时。以净天耳闻其音声。寻往其所。以柔濡音而慰抚之。莫生怖畏当示汝道。令汝安隐还阎浮提。善男子。我于尔时。白氎缠臂以油灌之。然以为炷发真实言。我先以于郁头摩林。三十年中专精修行四无量心。为诸众生食啖果子。劝化八万四千诸龙夜叉神等。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以是善根今然此臂。为示道故。令诸商人安隐得还阎浮提中。然臂乃至七日七夜。此诸商人。寻便安隐还阎浮提。善男子。我于尔时。复作善愿。若阎浮提无诸珍宝。若我必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得己利者当作商主。于一一天下七反雨宝。复入大海取如意珠。于一一天下

复雨种种杂厕宝物。如是次第遍此世界。乃至十方无量无边阿僧祇诸世界中亦复如是。善男子。我于往昔诸所发愿皆得成就。如恒沙等大劫之中。常作无上萨薄之主。于恒河沙五浊恶世雨种种宝。一日之中七反雨之。令得满足。然后劝化令住三乘(出过去香莲华佛世界经)

盖事金轮王有大利益第五

过去阎浮提。有四河水二大国王。一名婆罗门提婆(梁言梵天)独据三河。人民繁盛然复儜弱。一王名曰罚阇建提(梁言金刚聚)唯得一河。人民亦少然其国人悉皆勇健。时金刚聚处于正殿。王念。兵众勇悍而所获水少。彼国儜弱独霸三河。今当遣使索取一河。若与我者共为亲厚。国有好物更相贡赠。若有艰难共相赴救。若其不得便当力夺。即遣使至梵天国。具宣王意。梵王云。我国丰实人众亦多。又此国界父王所有。转用授我。至于力诤我不下彼。答言。此国乃是我父所授。我力不相减。若欲力决。我不相畏。使还具闻王。即合军攻梵天国。共战一交梵天军坏。乘比追蹑径至城边。众人怖缩更不敢出。诸臣共集诣梵王所。白大王言。他国兵强我国儜弱。惜一河水今致此败。如是不久惧恐失国。唯愿开意以一河与之。共为亲厚足得安全。王遣使与一河水。又以女许为夫人。国有奇物更相贡赠。急难危险共相赴救。时金刚聚即迎其女拜为夫人。各共和解回军还国。经于数日其王夫人便觉有胎。怀妊之后。恒有自然七宝大盖。当在身上。坐卧行立终不远离。至满十月生一男儿。身紫金色头发绀青。光相昉着世之少双。儿以出胎盖在其上。召诸相师令相此儿。相师白王。太子德相世之希有。王及群臣喜不自胜。即为其立字。字刹罗伽利(梁言盖事)年至成人。父母便命终小王。臣民共立盖事。治政数年出外游观。见诸人民耕种劳苦。问左右曰。此人何作。答言。国以民为本民以谷为命。若其不尔民命不存。民命不存国则灭矣。王便言曰。若我福相应为王者。令我民众获自然谷。发言已竟。人民仓箄满种种谷随意悉有。后复出游。见人汲水舂磨作役。又问臣言。诸人何以尔耶。臣白王言。蒙王恩泽获自然谷。事须成熟。是以庶民办作食调。王复言曰。若我福德应为王者。令吾国内一切人民有自然食。发语已讫。合境皆获自然之食。后复出游。见人织作办具衣调。问言。此诸人等何故执作。臣言。办具衣裳。王言。若我福德应为王者。使吾国内一切树木出自然衣。适发此语。国中诸树皆出妙衣。极为细软青黄赤白随人所好。后复出游。见诸人民竞作乐器。王复问臣。何以故尔。臣言。治伎乐器。王言。若我有福应为王者。令我国中树生乐器称意悉有。又经少时。诸王臣民悉来拜贺。值王食时留与饮食。尔时诸臣。得王饮食百味具足。咸共白王。臣等家食饮其味薄少。今得王食美味非凡。王告之曰。卿等臣民。若欲常得如我食者。用吾食时食者。皆得如是之食。即敕伺官。吾食时到恒鸣大鼓。令诸人民悉得闻知。用

我时食当得百味上妙之供。从是已后食便鸣鼓。一切人民承音念食。百味上馔自然在前。人民优乐。时王梵天遣使。来至盖事王国。语盖事言。汝父在时。我以河水用与汝父。汝父已终宜当还我。时盖事王报彼使曰。我今境土及与河水。亦非我力强从汝得。然我为王不劳民物。且停须我后与汝王相见。使还白王。王然其意。克日共期。二王俱进军众围绕。各安大营在河一边。二王乘船河中相见。时王梵天初见盖事。身色晃曜如紫金山。头发弈弈如绀琉璃。其目广长人中难有。敬心内发谓是梵天。到相问讯对坐一处。谈两国土论索水事。盖事报曰。我国人民所欲自然。亦无赀输王役之劳。所言未讫食时已至。盖事王军鸣鼓欲食。梵天谓欲杀之怖起谢罪。羊皮四布腹拍前地。盖事自起挽令还坐。复语之曰。大王何以恐怖如是。我军食时恒自鸣鼓。所以尔者。用我时食皆获百味上馔之供。梵天复起白盖事曰。唯愿大王。普见临覆我及国人。悉愿降附。令诸民庶悉蒙恩泽。于是盖事典阎浮提。一切人民尽获安乐。登位之后处于正殿。群僚百官宿卫侍立。日初出时有金轮宝从东方来。如是七宝相续而至典四天下。一切众生蒙王恩德所欲自恣。王悉教令修行十善。寿终之后皆得生天。佛告阿难。刹罗伽梨王者我身是。王罚阇建提今父王是。母者摩耶是(出贤愚经第八卷)

## 转轮王为半偈剜身然千灯第六

　　时转轮圣王。为求佛法遍问阎浮提。谁解佛法。大转轮王欲得玩习。时皆云。无边一小国。有婆罗门。解知佛法。即请入宫。为我解说。婆罗门言。王大愚也。吾学佛法久受勤苦因乃得成。今者云何直欲得闻。王白师言。欲须何物。婆罗门言。与我供养。王言。所须供养为是何物。婆罗门言。若能就王身上剜作千疮。灌满膏油安施灯炷以供养者。吾当为汝解说佛法。王未答顷寻下高座。尔时大王。即前抱持报言。小复留怀须自思惟当奉供养。尔时大王。即入宫中报诸夫人。今共汝别。我欲剜身以作千灯供养大师。夫人言。天下所重莫若己身。云何毁害。王曰。欲求佛法为一切众生。于大闇室然智慧灯。照汝生死无明黑闇。断众累结得至涅槃。汝等诸人。今者云何违逆我心。时诸夫人默然不对。心悲郁噎。王与内外一切辞别。还至殿上往大师所。脱身璎珞端身正坐。告众人言。谁能为吾剜身千疮。皆共答言。宁自剜两目。终不能以手仰剜王身。有旃陀罗其性弊恶。寻声往趣语诸太子。且莫忧苦我有方便。能令大王事不得成。还领国土如本不异。诸太子闻喜。时旃陀罗言。欲剜身者我能为之。王言。汝今是我无上道伴。时旃陀罗。持牛舌刀就王身上。眴速剜作数满千疮。谓王意退投刀驰走。灌满膏油细氎为炷。时婆罗门告王言。精进如是难为能为。修此苦行。为闻佛法。即说半偈。

夫生辄死　此灭为乐。

王言。于我有慈愍者。应忆持是法。于诸国土有人民处宣通王命。诸人当知。大转轮王。见诸众生没于苦海。未能出要起大悲心。剜身千灯求此半偈。诸人今当书写此偈。读诵玩习思惟其义如说修行。诸人异口同音赞大王言。善哉大王。真慈悲父。为诸众生修此苦行。我等应当速往书写。或于纸帛或于石上。或于树木瓦砾草叶。磎迳要路多人行处亦皆书写。其见闻者皆发道心。

王然千灯供养大师。其明远照十方世界。其灯光中亦出音声说此半偈。其闻法者。皆发道心。其光上照至忉利宫。隐蔽天光。忉利天王即作是念。以何因缘有此光明。即以天眼观于世间。见转轮王以大慈悲熏修其心。为众生故剜身千灯。供养大师为度众生。我等当往劝戒佐助。即下世间化作凡人。往诣王所问大王言。剜身千灯修此苦行。为求半偈何所作为。报言。善男子。我为众生令发道心。尔时化人即复释身。报言。作是供养。愿求天王魔王梵王耶。言。我不求此。正求菩提为众生故。不安者安。不解者解。未度者度。未得道者欲令得道。天王释言。大王。今者不乃愚也。求菩提者。久受勤苦乃可得成。汝云何欲求无上道。报天王释言。假使热铁轮在我顶上旋。终不以此苦退无上道心。汝虽发是言吾终不信也。时转轮王。于天王释前立誓言。若不真实求三菩提。欺天王释者。使我千疮终无愈时。若不尔者。血当为乳千疮平复。说是语时疮即如本。天王释言。善哉大王。真是大悲。如是苦行不久当得无上菩提。得菩提时要先度我。时天帝释。放大光明遍昭王身。与百千诸天发菩提心。五百太子见其父王身疮平复欢喜无量发菩提心。二万夫人百千婇女亦复如是(出大方便佛报恩经第三卷)

摩调金轮王舍国学道第七

昔者有王。名曰摩调。时号遮加越王。主四天下。以正法治不枉人民。常行慈心视民如赤子。人寿八万岁。王有七宝。又有千子。鞭杖不行。民无辞讼。莫不变化。王欲行四方随意即至。数千万人随后而飞。不持刀兵。人民鬼神皆自欢喜。语侍卫者。头须生白可以告我。侍人言生白。王召太子告言。我头生白衰老将至。今立汝为王。四天下皆属于汝。汝后亦应厌于世乐当行求道。王即弃国除发学道。时诸臣民皆大啼哭。摩调子孙相传持国。千八十四王发白学道。摩调王千八十四世后。复出为人还续王位。名喃。复持正法。即敕中宫及诸贵人。使持八戒月修六斋。臣民男女皆亦奉持。沙门道人无有衣食。皆悉给施乃至医药。天帝语言。宁欲得见忉利天上诸天王不。喃王即言。欲得见之。帝释言。我遣一车驾千匹马来迎王。车名蔡[口*

苛]育多。喃王名声远流闻忉利天。为诸天王之所敬重欲得相见。见车惊言。非世所有。我王施善天车迎王。喃王载车。车马俱飞。即告御车。汝过二道。我欲得见恶人之道。复欲得见善人之道。摩曰。娄即将过视泥犁地狱人所作恶考掠之处。复上忉利观天上乐。王到释宫。天帝复言。天上诸王大欲得见。喃王常道说功德。即前牵臂与共并坐。喃王变身如天上体。不复如世间臭也。作倡天乐散华烧香。帝释语喃王言。莫愁忧也。此间诸伎可共相戏。足可忘忧。喃王不持天上伎乐为乐。喃王即语释言。如人借物会应当还。以本愿故不以天伎为乐。时喃王者今我身也(出摩异调王经)

无诤念金轮王请佛僧第八

　　菩萨过去劫时。此佛世界名那提岚。劫名曰善提。有转轮王名无诤念。主四天下。有一臣名曰宝海。是梵志种。善知占相。时生一子。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百福成相常光一寻。百千诸天来共供养。因为作字号曰宝藏。其后长大。剃除须发法服出家成三菩提。还号宝藏十号具足。即转法轮。令诸众生皆得生天。咸蒙解脱利益天人。声闻大众恭敬围绕安周罗城。即是圣王所治之处。去城不远有一园林。名曰阎浮。时佛与声闻大众止顿此林。时王闻之。与无量大众往至佛所。到佛所已头面礼足。右绕三匝却坐一面。佛即为王说于正法。以种种方便示教利喜。王白佛言。唯愿如来及诸圣众。于三月中受我供养衣服饮食卧具汤药。时佛默然。头面作礼绕佛三匝还。告小王及臣民眷属办诸供具。时主宝臣。于阎浮林中以纯金为地。于其地上作七宝楼。其楼四门七宝所成。七宝行树其树皆悬宝衣璎珞。种种珠盖及诸宝器。复散诸香宝华。綩綖缯纩以为敷具。悬诸缯幡及王金轮。于楼观前去地七尺。女宝执盖。以摩尼珠并置佛前。珠轮二光常照林中昼夜无异。以牛头栴檀为床榻。机橙白象。宝树种种庄严在佛僧前后。玉女宝持七摩尼宝盖在于佛前。以牛头栴檀及黑沉水。散以供养。作众伎乐。其园外边有四兵宝周匝围绕。王到佛所作礼右绕三匝。自行澡水手自斟酌。上妙肴膳供养佛及僧。食讫舍钵行水漱口。王执宝扇以扇如来及一一声闻。时王千子及八万四千诸小王等。悉皆供养一一声闻。如转轮王。寻于食后。有无量众入林听法。诸天散华作天伎乐。以供养佛。虚空中有天衣璎珞种种宝盖。而自回转。四万青衣夜叉。取牛头栴檀为众作食。时转轮王。夜于众前然百千无量亿那由他灯。王顶戴一灯。肩荷二灯。左右手中执持四灯。其二膝上各置一灯。两足趺上亦各一灯。昼夜供养。佛神力故身无疲极。如入三禅。转轮圣王所受快乐亦复如是。终竟三月。以主藏宝臣贡上如来。阎浮檀金作龙头璎珞八万四千。上金轮宝白象绀马摩尼珠宝妙好火珠。主藏臣宝主兵臣宝诸小王等。安周罗城诸小城邑。七宝衣宝华宝聚宝盖所著妙衣。华鬘璎珞宝车宝仗。七宝头目交络及诸宝网。阎浮

金锁真珠宝贯。上妙履屣綩綖緦缛。微妙机橙七宝器物。钟鼓伎乐宝铃珂贝。园林幢幡瓶罐灯烛。七宝鸟兽杂厕妙扇。种种诸药如是等物。各八万四千。以施佛僧。作是施已。白佛言。世尊。我国多事。有诸不及今我悔过。唯愿如来久住此园。复当令我数得礼敬。王诸子等复各请佛僧。终竟三月。如来默然。善男子。时王千子。第一太子名曰不眴。终竟三月。供养如王。唯无轮等七宝。大臣宝海梵志。遍阎浮提告一切男女。有所求乞者。先归依三宝发菩提心。然后当受汝之所施。时阎浮提。无有一人不从梵志。受三归依发菩提心。便受所施之物。时诸王子皆各发心。或愿忉利天王。或求梵王。或求魔王。或求转轮圣王。或愿大富。或求声闻。各各向佛及僧悔过。转轮圣王。因过去布施故复求今住(出悲华经第二卷又出寂意菩萨问五浊经)

坚固金轮王失轮出家第九

　　过去世时。王名坚固。有四种兵。为转轮王。摄御天下。以法为治。与七宝俱人间四妙。王于后时失于天轮。告太子顶来。我本从旧人闻。若转轮王失天轮者。王必不长寿。太子。我已食人间欲。复欲求天欲。我欲剃发被着法服信乐出家。我今以大海地与汝。汝当以法教令莫作非法。若复与汝天轮移处。坚固王学道七日天轮昼忽然不见。顶来王。白父王言。不可为王当云何。父王言。当作轮之福行可有是处。十五日说戒时。沐头升在堂上。东方有天轮来。非工巧所作。光炎极妙。斋日沐头升在堂上东。坚固王曰。子当如法观行于男女妇子及诸臣民。非是一人沙门婆罗门。下至鸟鹿。当持斋月八日十四日十五日。施与沙门婆罗门贫穷孤老乞者。当以饮食衣被华鬘众香床卧屋舍给与。使为明证。若界内所识沙门婆罗门。当至其所随时问论。云何为善不善白黑报。云何现世义。云何后世义。云何作行受善不受恶。当如是觉。若界内有贫穷人。当施与财物。是为得轮之行。汝与行相应者便得。若十五日说戒时。沐头升堂上东方。当有天轮来至继后有。顶来王。以法治行。于其界内施与财物。为转轮王与七宝俱。人间四妙。云何曰妙。如上七宝如上四妙。彼轮于后时。天轮亦移处。至轮不现。顶来王亦初不忧戚。乐着淫欲不知败坏。强御天下人民日减不增。先王如法但增不减。知明星婆罗门白言。天王当知。以欲御民但减不增。犹若过去诸转轮王。与轮法相应人但增不减。王曰。我当云何。答曰。天王界内有明算法。有诸臣中明咒术知于轮法。王当与轮法行相应。若与相应者可有是处。轮便可得。十五日说戒时。沐浴升高堂上东方。当得天轮。王曰。云何为轮行。令我行与相应。当如法见行于法于妻子至施物。是为天王天轮行。若应此行。可有是处便可得轮。顶来王。于后时行法于妻子至贫穷人。惜财不施既穷无物。便行偷盗。诣王罚之。王作是言。汝众生真谛不与取耶。答言。实尔。我若不盗无以存命。王便与物。语彼人曰。汝去后莫复

尔。复有穷者闻盗见王即赐其物。我等宁可作不与取便复行盗。盗转增广。人寿渐减。始八万四千岁终至百年。时有过者。王言。若复于我界盗者。当悉着树下以刀枭首。佛告诸比丘。当来人寿十岁(出阿含经第十四卷)

## 文陀竭金轮王游四天下第十

昔者有王。名文陀竭。从母顶出。后作遮迦越王。东西南北皆属之。七宝具足。王有千子。王四天下。经数千岁。意中自念。我有四天下。人民炽盛谷米平贱。千子端正高才健猛。令天雨金银七日七夜快耶。天即为王。雨钱金银七日七夜。王心欢喜。闻诸方土人民炽盛。王举七宝四种兵。众俱共飞行次到诸国。悉皆降伏正法治世。如是各数千岁。王复生意。我有阎浮提国二十八万里。我有俱耶尼国三十二万里。我有弗于逮国三十六万里。王唯闻北方有郁单越。天下大乐人民炽盛。王意欲往。彼无贫穷豪羸强弱。无有奴婢尊卑。皆同一等。令我人众属共食之自然粳米。自然衣被服饰诸珍宝。便俱飞行入郁单曰。地青如翠适复前行。见白如雪自然稻米。汝曹当食。适复前行见诸宝树。百种衣树金银璎珞皆悬着树。王问边臣。汝曹见是等不。边臣言。唯然已见入国。人民皆悉降伏。王治郁单越地四十万里。经数千岁。复念。我有四天下。王意欲上须弥宝山。至忉利天王释所止处。便举七宝百官。俱飞到须弥山。入天王释宫。王释遥见迎之言。数闻王功德欲相见日久。仁者来大善。便牵与共坐。以己半座与文陀竭王。适坐左右顾视。天上有玉女。心便念言。我有四天下所有雨宝。使天王释死。我欲代其处。治天上如治天下。便觉去离即还天下。便得疾病困劣着床。臣问王曰。得无有意欲得天王释处不。答适生意。便下在地。即婴困病。心自悔言。人无厌足。知足者少。文陀竭王我身是也(出文陀竭王经)

## 顶生金轮王爱别离苦第十一

过去之世人寿无量。王名善住。其王尔时为太子治事。及登王位各八万四千岁。时王顶上生一肉疱。其疱柔软。如兜罗绵细软劫贝。渐渐增长不以为患。足满十月疱即开剖。生一童子。其形端正。人中第一。父王欢喜。字曰顶生。时善住王。即以国事而委付之。弃舍妻子入山学道。满八万四千岁。时顶生王。于十五日。在高楼上沐浴受斋。即于东方有金轮宝至。其轮千辐毂輞具足。不由工匠自然成就。而来应之。王作是念。我昔曾闻五通仙说。若刹利王。于十五日处高楼上沐浴受斋。若有金轮而来应者。当知得作转轮圣帝。即试以左手擎之。右执香炉。右膝着地。而发誓言。是金轮宝若实不虚。应如过去转轮圣王。即飞升虚空周遍十方。还王左手王心知作转轮圣王。其

后不久复有象宝。如白莲华。七枝柱地。王念。亦如仙说。十五日处在高楼沐浴受斋。王试擎香炉右膝着地。而发誓言。是白象宝若实不虚。应如过去转轮圣王所行象。即旦至夕周遍八方。尽大海际还住本处。王大欢喜。复作是言。我今定是转轮圣王。其后不久。次有马宝。王又如前。复有女宝。形容端正微妙第一。以手触王衣。时即知王身苦乐。亦知王心所缘。自然而有摩尼珠宝。如纯青琉璃。大如车轮照一由旬。若天降雨渧如车轴。是珠势力能作大盖。覆一由旬遮此大雨不令下过。王念如前。次有主藏臣。自然而出。多饶财宝无所阙少。眼见伏藏。随王所念皆能办之。即共乘船入于大海。告藏臣言。我今欲得珍异之宝藏。臣闻已即以两手挠大海水。时十指头出十宝藏。以奉圣王。而白王言。大王。所须随意用之。其余在者当没大海。王大欢喜。次有主兵臣。自然而出。勇健猛略策谋第一。善知四兵。能令摧伏。已摧伏者力能守护。王告诸臣。汝等当知。此阎浮提安隐丰乐。我今七宝成就千子具足。更何所为。诸臣答言。唯然大王。东弗婆提西拘耶尼北郁单越。犹未归德。王今应往。时王即与七宝一切营从飞空而往。四方人民欢喜归德。复告大臣。我四天下安隐丰乐。人民炽盛咸已归化。更何所为。诸臣答言。唯然圣王。三十三天寿长安乐。自恃天福未来归化。今应往讨令其摧伏。王复飞空上忉利天。见有一树其色青绿。即问大臣。此是何色。大臣答曰。此是波利质多罗树。忉利诸天夏三月日。常于其下娱乐受乐。又见白色犹如白云。复问大臣。此是何色。大臣答言。是善法堂。忉利诸天常集其中论人天事。于是天主释提桓因。知王在外既出迎逆。见已执手升善法堂分座而坐。彼时二王形容相貌等无差别。唯有视眴为别异耳(贤愚经云先身以豆散弗沙佛上四粒入钵王四天下一粒在顶受乐二天)王言。我今可住此中为天王不。时天帝释。受持读诵大乘经典为他宣说。唯于深义未尽通达。王于帝释乃生恶心。即便堕落还阎浮提。与所爱念人天离别生大苦恼。复遇疾病即便命终。帝释迦葉佛是。转轮圣王即我身是(出大涅槃经第十一卷)

## 阿育四分王始终造塔第十二

　　波吒利弗多国(杂阿含云巴连弗邑)王姓孔雀。名频头婆罗(父名日月护)有子。名阿输柯(梁言无忧。又名阿育王。前生名阇耶。为童子时。值释迦入王舍城。心念佛故。于大路边以沙为粽。内佛钵中。以申供养。因发愿言。我未来为一金地王。广兴供养。佛即记之。我入涅槃百年之后。当生波吒利弗多城。姓孔雀。名阿育。为四分转轮王。起八万四千塔。供养舍利。出阿育王经第一卷)身体粗涩父不爱念。乃于后时。使善相师相。诸儿子谁堪为王不。召阿育母密报之。汝宜就次。阿育启母。父王不喜。母言但去。大臣成护问。今何行。答以实事。成护驾最胜象。给其乘御。设诸子食皆悉宝器。不及阿

育。母私办馔器食皆胜。相师曰。阿育最胜是堪为王。大王曰。我所不重。必当见杀可更搜算。相师又曰。今好乘好食好器者。此堪为王复无胜者。后境内小国。名德叉尸罗。欲为返逆。王敕阿育。汝集四兵掩夺彼国。器仗资物悉不给汝。阿育奉命。即自思惟。若有功德应为王者。愿自能涌出地即震裂器食无数。德叉尸罗国闻阿育来。庄严道路望风奉迎。一切人民竞兴供养。初不嫌。二遣使往佉师国。求二健儿方能摧山覆岳。时诸天发言。语二人云。此四分转轮王。领阎浮提不可逆也。一切雄贤莫不奉觐。诸天以天宝冠置其头上。大王闻之。即遣大儿修私摩。大兴兵力竟不能罚。大王。身遇重疾倍更嗔恚。复闻不克。口吐热血即便命终。阿育即登大位。拜成护为第一大臣。领理国事。修私摩等闻父亡背立阿育为王。心生不忍。即集诸兵来伐阿育。二大力士与成护各镇一门。王顿东门。立大火坑以物覆之。无有烟炎。作机关木人。王骑大木象。迟行示弱。修私摩率其锐卒。现杀阿育。见诸木人行步劣动。督军直前堕大火阱被烧而死。二十八万里皆臣属之。陆地龙及夜叉悉皆降伏。但有一龙所止之地。广三百余里。得佛舍利最初起塔。在罗摩村。有大功德。独不从化。阿育因募得旃陀罗使。名耆利柯。能行杀戮。即立牢狱以治不从。庄严狱门极令华丽。见者爱乐入不得出。时鸡寺比丘诵修多罗。修多罗说地狱事。耆利柯闻之。随造镬汤炉炭刀山剑树等。有海意比丘。早起着衣持钵入城乞食。遇入地狱门。耆利柯执之。比丘泣而告之曰。人身难得出家难遇。我皆已得道法。乞申一月。答曰。我受王命。终不可得。听至七日。比丘昼夜精勤。并见王子。共内人语。有敕付狱。耆利柯即铁臼杵碎之。比丘心增怖畏。第七日夜思惟得罗汉果。明日耆利柯。置比丘于铁镬中。盛沸屎尿杂秽脓血。以猛火煮之经时不坏。比丘独坐莲华。王闻与一切人民共往看之。比丘即以神力身升虚空。现十八变。王大欢喜曰。汝身同人身。汝力过人力。应令我知之。为汝作神足。答曰。王称佛语广作塔庙供养舍利。为法饶益佛灭诸陋。慈悲无比最胜论邪师。我为弟子。佛记转轮王。取我舍利起八万四千塔。广作诸佛事。王先起地狱等杀害甚无数。当除诸罪业施于无畏。王即合掌。向此比丘自说忏悔。即自入地狱出之。耆利柯言。我先奉敕无所蠲除入不得出。王曰。汝欲杀我耶。答曰如此。王问。初立此狱谁最先入。答曰。耆利柯先入。王语狱卒。以耆利柯置作胶舍里以火烧之。然后毁地狱去也。便于五部僧。以千金银琉璃罂。盛以香水。种种饮食香华等供养。受八戒竟。手执香炉。而登高殿请四方僧。说言。世尊弟子在四方者。为摄受我故悉应来此。而说偈言。

有诸阿罗汉　　当来摄受我
我请阿罗汉　　当悉来此处

有三十万比丘。阿罗汉十万。学人二十万。凡夫无数。于上坐一

处。无有人坐。王问耶舍言。第一座处何故无人。答言。佛说。弟子中有能师子吼者。名宾头卢。是第一上座。王闻毛竖。如柯昙婆华又言。有见佛来入涅槃。今在者不。答言。即宾头卢是也。又问。我于今者得见其人不。答言。其今应来。时王闻已生大欢喜。即说偈赞。合掌仰看空中。目不暂舍。时宾头卢。与无数阿罗汉随从围绕。从空中下坐第一座。阖众皆起。见宾头卢。头鬓皓白额皮眉毛。悉合覆面如缘觉身。五体投地礼宾头卢。舌舐其足啼泣说偈。赞叹宾头卢。以两手举眉毛叹阿育曰。我数见如来因叹佛德。阿育复问。何处见佛。答曰。佛与五百阿罗汉。俱诣于王舍城安居。我时在众中。又于舍卫国。为胜外道故现种种神力。又于三十三天上安居。为母说法竟下。复往于阿僧柯奢国。又于修摩陀伽孤独女。请佛及五百阿罗汉。佛以神力至分陀跋陀国。我以神力举山。从虚空中亦至彼国。时如来戒敕云。汝不得涅槃。主我法住。阿育复问。宾头卢大德。几人随从。偈答曰。

六万阿罗汉　　悉尽烦恼毒
大王何忽疑　　速施众僧食

众僧若食竟。当更共语王。答尔。种种欲去。皆以供养。时王语比丘。名一切支。我当施僧十万金及千银琉璃罂。于大众中说我名供养。阿育王子名鸠那罗。往父边。畏其父故不敢发言。举二指示唱道。尔比丘表其修福倍其父相。众作大笑。王见众笑。语大臣成护云。汝所作非是故人笑。成护答言。多人欲作福。必欲一倍。阿育答言。我当以三十万金供养众僧。以三千罂盛以香水。王又云。大德我今作七宝库藏。一切大地官人大臣。并以我身及鸠那罗。悉以施僧(出阿育王经第一卷)

## 经律异相卷第二十五(行菩萨道诸国王部第十九之一)



### 虔阇尼婆梨王为闻一偈剜身以然千灯第一

昔有阎浮提王。名虔阇尼婆梨。典领八万四千聚落。慈悲一切谷米丰贱。各得安乐而未尽我心。当求妙法以相利益。宣令一切谁有妙法。为我说者随所欲得。有婆罗门。名劳度差。云我有法。王迎而礼

之白言。愿大师阐法令闻。劳度差曰。大王。今日能于身上剜然千灯用供养者。乃相为说。王宣命阎浮提内。却后七日剜身然灯。人民怀愁来诣王所。有命依王如婴儿依母。王若崩背何所亲怙。云何为此一婆罗门弃于一切。汝等慎勿却我无上道心。吾为是事誓求作佛。后成佛时必先度汝。众人啼哭投地懊恼。即便剜身布诸脂炷。白大师言。哀矜说法。然后然灯。我脱命断不及闻之。劳度差言。

常者皆尽　高者亦堕　合会有离　生者有死。

王欢喜无量。便命然灯。所求之法为成佛道。当以慧明照悟众人。发此誓时天地大动。上至净居皆亦震摇。见此大士不顾躯命。佥然俱下侧塞虚空。啼哭流泪犹如盛雨。天帝言曰。痛恼如此心不悔耶。答曰不悔。因立誓言。若我始终心不悔者。愿皆平复应念平复。时王者即佛身是(出贤愚经第一卷)

## 毗楞竭梨王为请一偈以钉钉身第二

昔于阎浮提。有大国王。名毗楞竭梨。心好妙法。有婆罗门。名劳度差。诣宫门言。我能说法。若能以千钉钉身者。我乃为说。王言。我于生死中杀身无数。或为三毒计集白骨高于须弥流血逾于五湖哭泪多于沧海。唐捐身命未曾为法。今椓钉求道。后成佛时。以智慧剑除汝等结。慎勿遮我无上道心。大众默然。时劳度差便自说偈。

一切所无常　　生者所有苦
诸法空无生　　实非我所有

即钉钉身。因发愿言曰。若我永不悔者。平复如故。身即如本(出贤愚经第一卷)

## 大光明王舍头施婆罗门第三

过去有国。名波罗奈。王名曰大光明。心慈一切不逆人意。有一小王常怀恶逆。大王于月斋日。以五百大象载珍宝衣食。着大市中及四城门外。布施一切。时敌国怨家闻。王布施恣前人意。心生嫉妒。即集诸臣。谁能乞大光明王头。赏金千斤。有一婆罗门言我能。王即资给。婆罗门往到界上。其地六种震动。禽兽四散日月无精星宿失度。赤黑白虹昼夜常现流星崩落。于其国中诸泉浴池而皆枯干。婆罗门往到城门。时守门神语守门者言。此人大恶。从远方来欲乞大王头。汝莫听入。时婆罗门停滞一七日不能得前。语守门者。我从远来欲见大王。时守门者即入白王。王闻即出奉迎。如子见父前为作礼问

所从来。冒涉涂路得无疲惓。婆罗门言。我在他方闻。王布施不逆人意。名声远闻上彻苍天下彻黄泉。故从远来欲有所得。王言。我一切施有所求索莫自疑难。婆罗门言。审实尔不。我不用余物。今欲大祀。从王乞头。王自思惟。从无始来未曾为法。空受生死劳我精神。今有此身欲求菩提誓及众生。今不与者违我本心。何缘当得成无上菩提。王言大善。须我捡挍委付国位夫人太子。过于七日当相给与。尔时大王。即入宫中报诸夫人言。有婆罗门。欲乞我头我已许之。夫人太子闻是语已。身投于地举声大哭自拔头发裂坏衣裳。而作是言。大王天下所重莫若己身。云何今日持用施人。时五百大臣语婆罗门言。汝用是臭烂脓血头为。婆罗门言。我自乞丐用问我为。大臣言。卿入我国我应问卿卿应答我。时婆罗门。正欲实答心怀恐惧畏断其命。时大臣言。我等今者施汝无畏以大王故。贫婆罗门何用是头为。我等五百。人人作一七宝头。共相贸易并与所须。婆罗门言。吾不用也。时诸大臣不果所愿。举声悲哭上白大王。何忍舍国夫人太子。为一婆罗门永弃孤背。王言。今为一切故舍此身。时第一大臣闻王语定。即自思惟。我今云何当见大王舍此身命。即入静室以刀自害。尔时大王。便入后园唤婆罗门来。汝从我乞头。我愍汝故不逆汝意。令我来世得智慧头施于汝等。作是语已即起合掌。向十方佛作礼而言。十方诸佛诸尊菩萨威神护助令我此事必得成办。语婆罗门随汝持去。时婆罗门言。王有力士之力临时苦痛脱能变悔或反害我。王审能尔者何不以头发自系树枝。王闻是语心生慈愍。此婆罗门老而且羸若当不能断我头者而失大利。即随其言以发缚树。语婆罗门。汝断我头还着我手中。我当以手授与于汝。时婆罗门捉刀而前。尔时树神即以手搏婆罗门闷绝倒地。尔时大光明王语树神言。汝不助我反起留难。树神闻是心生苦痛。即唱苦哉。于虚空中无云雨血。天地大动日无精光。时婆罗门寻断王头持还本国。尔时五百太子及诸群臣。收大王所余身骨起塔供养。佛告阿难。尔时第一大臣闻大光明王以头布施。心不堪忍寻自舍命者今舍利弗是。尔时大光明王者释迦是(出大方便佛报恩经第四卷)

尸毗王割肉代鸽第四

王大精进。视一切众生如母爱子。世中无佛。释提桓因命欲终时心自念言。何处有一切智人。处处问难不能断疑愁忧而坐。巧变化师名毗首羯摩天。问曰。天主。何以愁忧。答曰。我求一切智人不可得是故愁忧。毗首羯摩曰。有菩萨布施持戒禅定智慧不久当得作佛。帝释问谁。答曰。是优尸那种尸毗王。释提桓因语毗首羯摩。今当试之言。毗首羯摩变身作一赤眼赤足鸽。释提桓因变身作鹰。急飞逐鸽直来入腋下。举身战怖动眼促声。是时众多人相与而语。是王慈仁一切宜保护。如鸽小鸟归之如人入舍。尔时鹰在近树上。语尸毗王。还与我鸽此我所受。王时语鹰。我前受此非是汝受。我初发意时受一切众

生皆欲度之。鹰言。王欲度一切众生。我非一切耶。何以独不见愍而夺我食。王答言。汝须何食。我作誓愿其有众生来归我者必救护之。汝须何食亦当相给。鹰言。我须新杀热肉。王心念言。如此难得自非杀生无由得也。我当云何杀一与一。思惟既定曰。

是我此身肉　恒属老病死　不久当臭烂　须者我当与。

如是思惟已。呼人持刀自割股肉与鹰。鹰语王言。王虽以热肉与我。当用道理令肉轻重得与鸽等。王言。持秤来以肉对鸽。割王肉尽与鸽始等。心自责言。汝当自坚勿得迷闷。一切众生堕大苦海誓欲渡之。何以怠闷此苦甚少地狱苦多。我有智慧精进持戒禅定犹患此苦。何况地狱中人无智慧者。心定时天地六种震动。大海波扬枯树生华。天降香雨及散名华。天女歌赞必得成佛。帝释语王。汝割肉辛苦心不恼没耶。王言。我心欢喜不恼不没。帝释言。谁当信汝。时王誓言。若我割肉血流不嗔不恼一心不闷以求佛者。愿令我身即当平复。即时如本(出大智论第四卷)

慧灯王好施舍身血肉第五

舍卫国有别住处。地甚平博。时佛往坐。梵天帝释及四天王。诸人间王瓶沙王等。各白佛言。欲为世尊安处高座。佛言。且止我自知时。时诸居士有信外道者。各安价直百千之座。复有信乐供养佛者。从月初日至十五日。摩竭瓶沙诸王更设供养。诸座中央自然而有七宝师子座。如来坐之。时皆就坐。时有檀越。次尔日设供授佛杨枝。世尊嚼已弃着背后。即成大树根茎枝叶扶疏茂盛。时诸大众睹佛神力欢喜赞叹得未曾有。时佛世尊。以无数方便种种说法令得欢喜。是时座上无数百千人远尘离垢得法眼净。如是现于神变至十五日种种不同。大众见佛神力变化皆大欢喜。佛为说法得法眼净。时摩竭王瓶沙王。次十五日饭佛及僧并波罗殊提王。忧陀延王梵施王。波斯匿王末利夫人。长者梨师达多富罗那一切大众。皆设供养食既满足舍钵行水。瓶沙王更取卑床于佛前坐。于时世尊。坏加趺坐曳脚橙上。时地六反十八种震动。时佛足下相轮轮有千辐轮郭成就辐轮相具足。光明晃耀照三千土。时摩竭王。见即从坐起偏露右肩右膝着地白言。世尊。往昔作何福得此相好。佛告瓶沙。过去世时阎浮提地。有王名利众生。时国丰饶人民炽盛。领八万四千城五十五亿聚落。王所住城名曰慧光。王第一夫人字曰慧事。初无儿息。为求继嗣礼事诸天山河鬼神处处求愿。后时怀身。上白王言。我今怀妊。王倍供侍饮食衣服医药。后生一男颜貌端正。时儿生日。八万四千伏藏自然涌出随物成行。王语其母。名儿为慧灯。后王崩殂。太子年八九岁。其母教学技艺书算骑乘。至年十五。时诸臣启言。大王崩背次应登位。太子答言。我前世

经六年为国王。后堕地狱六万岁。以是故不能为王。诸臣言。颇有方便得作王不。答言。阎浮提人若男若女能言之类皆行十善者我当为王。时诸臣人闻太子令。即四方唱令。阎浮提人皆行十善不杀生。诸臣具以启太子。今可登位。太子即自继登位。诸臣启王言。王初生时。有八万四千伏藏自然涌出。今可取入王藏。王言。不须入藏。即敕随所出处四交道头。布施沙门及婆罗门贫穷孤老。时诸大臣即奉王敕。随藏所在。于八万四千城门四交道头。以为布施。时天帝释化作男子自相谓言。王教我行十恶。大臣启王。有此敕耶。王答。我先敕。阎浮提内能言之类。皆行十善初无是语。即驾宝象往至其所。王问。汝言慧灯教汝行十恶耶。化人答曰实尔。王复问言。汝能行十善不。答曰。若欲成菩萨道者。我当生食其肉生饮其血。然后身行十善。王作是念。我于无始来经历众苦。轮转五道备更屠戮。即取刀自割股肉以器盛血授与之曰。男子汝可食肉饮血。奉行十善。是化男子即没不现。还现帝释身而问之曰。布施为一天下为四天下耶。王曰为求无上道度未度耳。帝释以天甘露灌之疮即平复利益众生。尔时父王者今我父王是。第一夫人今我母是。慧灯王者我身是(出四分律第二卷)

大力王好施不吝肌体第六

　　过去有王。名曰大力。有大善根。盛设施会恣所求欲。须食与食乃至象马牛羊田地产业皆悉与之。时目连曰。汝是大施。时天帝释化作婆罗门。往诣王所言。王如是大施。我今须王身分。王自念言。是婆罗门不须财物。今来直欲破我大施。我若不以身分与者。我则自破大会施事。作是念已语婆罗门言。与汝身分截取持去。但以今者多有乞人四方来集。我皆应使悉得满足。婆罗门言。我今一人尚不充足。何论余人。王即以刀自割其臂。与婆罗门无有悔恨。一心布施舍一切物臂还平复。帝释既为障碍因缘。天福即尽堕阿鼻狱。大力国王我身是也。帝释者调达是也(出菩萨藏经下卷)

慈力王刺血施五夜叉第七

　　佛在舍卫国。尔时阿难。于中食后林间禅思。如来兴世众生之类皆蒙安乐。又憍陈如等种何善本。法门初开而先得入。以其所念而用白佛。佛告之曰。憍陈如等。过去远劫此阎浮提。有大国王名弥罗(梁言慈力)有二万夫人一万大臣。王具四等未曾懈厌。十善诲民四方钦慕国土安乐。诸疫鬼辈恒啖人血。尔时人民摄身口意敦行十善。恶疫敢侵饥羸困乏。时五夜叉来至王所。我等仰人血气得全身命。由王教导咸持十善。我等饥渴求活无路。大王慈悲岂不矜愍。王怀哀伤。即自放脉刺身五处。时五夜叉承血而饮欣喜无量。王曰。汝念修十善

我今以身血济汝饥渴。后成佛时当以法身戒定慧血除汝三毒安涅槃处。时慈力王者今我身是。五夜叉者今憍陈如等是。我世世誓愿许当先度(出贤愚经第二卷)

须陀须摩王为鹿足王所负听还布施事毕获免第八

昔有须陀须摩王。是王精进持戒。常依实语。晨朝乘车将诸婇女入园游戏。出城门时有一婆罗门来乞。王言诺。敬如来告。须我出还入园澡浴嬉戏。时有两翅王名曰鹿足。空中飞来于婇女中捉王将去。诸女啼哭号恸一国惊城内外搔扰悲惶。鹿足负王腾空至所住山。置九十九诸王中。须陀须摩王涕零如雨。鹿足语言。大刹利王。汝何以啼犹如小儿。人生有死合会有离。须陀须摩王答言。我不畏死自恨失信。我从生以来初不妄语。今日晨朝出门时。有婆罗门来从我乞。我时许言还当布施。不虑无常孤负彼心。自招欺罪是故啼耳。鹿足王曰。汝畏妄语。听汝还去。七日布施婆罗门讫便即来还。若过七日不还我有翅力取汝不难。须陀须摩王。得还本国恣意布施。立太子为王。大会人民忏谢之言。我智不周物治不如法当见忠恕。如我今日身非己有正尔还去。举国人民及诸亲戚叩头留之。愿王留意慈荫此国勿以鹿足鬼王为虑也。当设铁舍奇兵。鹿足虽神不畏之也。王言。不得尔也。而说偈言。

实语第一戒　　实语升天梯
实语小人大　　妄语入地狱
我今守实语　　宁弃身寿命
心无有悔恨

如是思惟已。王即发去到鹿足王所。鹿足遥见欢喜而言。汝是实语人不失信要。然一切人皆惜命。从死得脱还来赴信汝是大人。尔时须陀须摩王赞实语。实语是为人。非实语非人。如是种种赞实语呵妄语。鹿足闻之信心清净。语须陀须摩王言。今相放舍九十九王亦还本国。是为尸罗波罗蜜满(出大智论第四卷)

萨和檀王以身施婆罗门作奴第九

昔有国王。号萨和檀(梁言一切施)有所求索不逆人意。其王名字流闻八方。文殊师利欲往试之。化作年少婆罗门从异国来诣王宫门。王甚欢喜。即出奉迎问讯道人所从何来耶。婆罗门言。闻王功德故来相见今欲乞丐。王言大善。所欲得者莫自疑难。婆罗门言。欲得王身与我作奴。及王夫人为我作婢。王甚喜悦。报言大善。今我身者定自可得。愿属道人供给使令。其夫人者大国王女。当往问之。时王即入

语夫人言。是时夫人即随王出。自白道人言。愿得以身供给道人。婆罗门言。汝当随我。皆悉蹢跣不得着履。如奴婢之法。皆言唯诺从大家教。便将奴婢涉道而去。以化作人代其王处及夫人身。领理国事令其如故。其夫人者长处深宫不更勤苦。又复重身怀妊数月。步随大家举身皆痛脚底伤破。不能复前疲极在后。时婆罗门还顾骂言。汝今作婢当如婢法。不可作汝本时之态。夫人长跪白言不敢懈慢。但小疲极住止息耳。唤言疾来。促随我后前到国市。别卖奴婢各与一主。相去数里。时有长者买得此奴使守斯舍。诸有埋死人者令收其税不得妄税。是时婢者所属大家。夫人甚妒晨夜令作初不懈息。其后数月。时婢娩身所生男儿。夫人恚言。汝为婢使那得此儿。捉取杀之。随大家教即杀其儿。持行埋之。往到奴所得共相见。不说勤苦各无怨心。如是语言。须臾之顷恍惚如梦。还在本国正殿上坐如前不异。及诸群臣后宫婇女皆悉如故。所生太子亦自然活。王及夫人心内自疑何缘致尔。文殊师利。在虚空中坐宝莲华现身色相赞言。善哉。今汝布施至诚如是。王与夫人踊跃欢喜。即前作礼。文殊师利为说经法。三千刹土悉为震动。覆一国人皆发无上正真道意。王与夫人应时俱得不起法忍。佛告阿难。是时王者则我身是也。时夫人者今瞿夷是。时太子者今罗云是也(出萨和檀王经)

## 衢楼婆王为闻一偈舍所爱妻子第十

　　昔阎浮提有大国王。名衢楼婆。领八万四千小国。覆育人物。心自念言。我但以财货资给一切。终无道教此实我咎。宣令国内谁能有法为我说者资其所须。毗沙门王化为夜叉来诣宫门。谁欲闻法我当为说。王躬出迎作礼。初集群僚请闻正法。夜叉告言。学法事难。须王所爱妻子。与我食之。王即命夫人太子与夜叉食。群臣皆哭。王意不回。夜叉食尽。即说偈言。

　　一切行无常　生者皆有苦　五阴空无相　无有我我所。

　　王心喜无悔颁示天人咸使诵持。毗沙门王还复本形。夫人太子端然如故。叹王奇特。佛言。时国王者今我身是(出贤愚经第一卷)

## 善宿王好施令鬼王移信第十一

　　昔有啖人鬼。作人中王。恒食人肉以为厨宰。邻国征伐得九十九王。九十九王白罗刹王曰。邻国有王。名曰善宿。好行施惠修菩萨德有所求索不逆人意。大王设能擒获彼者我等甘心受死无恨。尔时罗刹王即起鬼兵。往伺其便。正值善宿游在外园观于浴池。有一梵志辞家外学。夫梵志之法临辞去时。白父母言。我今离家追伴学问。计还之

日且未有期。设财货穷乏从王举贷。我还当偿。其人学问以得成就。来至家中但见空屋不见人众。即问比邻。我今世父母兄弟姊妹竟为所在。比邻报曰。汝学之后举王财贿无以当偿。为王所系今在牢狱。其人自念。家穷事狭无有财宝。设我诣狱亲觐父母复当拘执。同受其苦不免王法。宜今在外改形易服窃行求索。毕偿官物乃得出耳。其人复念。邻国有王。号曰善宿。修行道德施心不绝。当往至彼至诚告请。必不见违足偿王物。寻往至彼随王乞索。王言大佳。当相供给。须吾沐浴讫。当相惠施。小停勿忧不负言信。王诣浴池为鬼兵所擒。王寻还顾悲戚涕零。鬼王问曰。我等闻王仁和博爱靡不周济。虽遭厄困何为悲戚。王报鬼曰。我生惠施未曾有悔。向有梵志在外乞索。许而未与。是以忧戚耳。鬼王白王。王守诚信由来不改。如今放王施讫时还乃知王心。王得还宫。开藏惠施恣彼人意。寻还就信诣鬼王所。鬼王告曰。汝不畏吾乎。何为受死而来。善宿偈答。

作福不作恶　　皆由宿行法
终不畏死径　　如船截流渡

鬼王闻之内怀惭愧。改心易行思修善本。即告善宿王曰。今闻所说人中难有。今放九十九王。我舍此位。愿王摄领以法治化我领鬼众还归窠窟。若俱律者自当数觐。即共离别各还所在。万民称庆国界清泰。共行十善不修恶业。善宿积行不息。后得成佛。于树王下复说先偈(出出曜经第十六卷)。

# 经律异相卷第二十六(行菩萨道诸国王部第十九之二)



## 和黑王因母疾悟道大行惠施第一

昔有国王。名曰和黑。处在边境未睹圣化。奉事外道举国邪信。杀生祭祠王母寝病。求诸医神经历年岁。未得除差。更召国内诸婆罗门二百人。而告之曰。吾大夫人病困经久不知何故。诸婆罗门言。星宿倒错阴阳不调故使尔耳。王曰。作何方宜使得除愈。婆罗门言。当于城外平治净处。郊祀四山日月星宿。当得百头畜生种种异类及一小儿杀以祠天。王自躬将母跪拜请命然后乃差。王即奉命。驱人及象马牛羊百虫之类。随道悲鸣震动天地。从东门出当就祭坛杀以祠天。佛怀大慈愍王顽愚。即将徒众往向其国。王遥见佛。如日初出如月盛满光相炳然。人民见者莫不爱敬。祭餟之具皆愿求脱。王为佛作礼叉手长跪问讯说。母病经久良医神祇无不周遍。今始欲行解谢星宿四山五岳。为母请命冀蒙得差。佛言。欲得谷食当行耕种。欲得大富当行布施。欲得长寿当行大慈。欲得智慧当行学问。行此四事随其所种得其果实。祠祀淫乱以邪为正。杀生求生去生道远。即说偈言。

若人寿百岁　　勤事天下神
象马用祭祀　　不如行一慈

佛放光明烈照天地。三涂八难莫不欢喜。王闻法睹光即得道迹。母闻情中悦豫所患消除。二百梵志惭愧悔过皆为沙门(出慈仁法句譬喻经第二卷又出大乘方便经上卷)王于是后爱民若子。五谷丰熟一国无灾毒。人寿八万岁慈护众生如天帝释。信敬三宝常行十善率化四镇一切人民。时有贫者盗他财物。财主得之。王问何以盗。答曰。贫无自活仰违圣法。王怅然曰。民之饥者即我饿之。寒者即我裸之。吾势能令国无贫者。民之苦乐在我而已。即大赦国内。出藏珍宝布施饥寒。车马汤药恣意而取。飞鸟走兽下及虫鱼王施之。后国丰民富相率以道。无十恶之名。鬼神助喜拥护其国。五谷丰登家有余财。即得五福。一者长寿。二者颜色更好。三者德动八方。四者无病增力。五者

境内安隐心常悦乐(出度无极集经第三卷)

二王以袈裟上佛得立不退之地第二

昔有国王。以袈裟上佛。因发无上平等度意。佛般泥洹自烧其身。袈裟不然。取佛舍利起塔。灭尽袈裟故在。后转无塔供事。袈裟积有年岁。不复闻佛法。每到斋日。国王大臣无数人民。以香华幡盖供养袈裟。转相承续更相法效未曾有废。后有国王。念言。先王及我敬事此衣。当得何福。为何等衣。莫有知者。佛国人来商贩治生。以白王言。我国有王。名悦头檀。生一圣子字为悉达。出家学道号名曰佛。身有三十二相。正着此衣。王闻欢喜。遣使请佛。商人言。若请佛者但烧香遥礼请之。即烧香熏请佛。愿佛明日。劳屈精神。香烟趣佛绕佛七匝。即于虚空化成华盖。时佛乃笑。口气光炎照无数刹。上升虚空与香共合。合成花盖俱还入顶。阿难白佛。而此香烟从何方来。佛具告阿难。应时三千大千国土为大震动。彼国城门皆悉为金。箜篌乐器不鼓自鸣。妇女珠环皆悉作声。百岁枯木更生。王大恐怖呼问人言。此何灾怪。使我国动。商人白王。世尊所至之处先现善相。皆王功德之所致。王即踊跃。宣语臣民。烧香迎佛。王心愿言。令我得如世尊侍者罗汉。王以袈裟奉上世尊。佛不能胜。下没地中乃至下方无数佛刹。悬止空中。下刹菩萨白彼佛言。是袈裟从何所来。亦不堕地。佛言。须臾自当有应。释迦文佛。教目连舍利弗等五百弟子行取袈裟。各尽神足都不能致。佛告文殊往取复不能胜。佛言。此袈裟。前世人持上先佛。发大道意。更无数世。复还属王。今复上我。中欲取证。愿为声闻。是以袈裟故不可胜。所以者何。前意尊重则袈裟轻。后志于小故袈裟重。王闻佛教即自忏悔。我为国王。不欲令国内人愿处我位。若有此意。我谓之逆。佛为世尊。是故不敢愿求佛果。王及臣民皆发无上平等度意。袈裟自然于地踊出。王举袈裟。擎以上佛。愿为十方一切蠕动。受此袈裟。便为说经。王及群臣皆立不退转地(出折伏罗汉经)

萨和达王布施让国后还为王第三

过去劫时有大国王号萨和达(梁言一切施)施诸沙门及一切人不逆其意。异国婆罗门子少丧其父。独与母姊弟居家甚贫苦。其母曰。今穷无自供。可往诣萨和达王乞丐。儿报母言。我今未有所知。先当学问然后乃行。母不许。儿先假贷索一两金。可备一岁之粮。乃出家行学一岁来归。母见逆问。汝诣萨和达王。儿复报母言。所学未通当复更学。母言。前金已尽。即复往至前所贷家。贷一两金。金主语儿。汝前取金既未还我。若复欲索。卿母及姊皆将上券尔乃可得。若至时不毕以为奴婢。便作券取归以付其母。复舍家学。复经一年。所知粗

备欲归。诣萨和达王。道中为债主所牵。及母姊弟将归锁系。婆罗门子语债主言。卿今系我终年无益。不如放我往诣萨和达王。乞丐得物相偿。其主令去。时异国兴兵。取萨和达王。王闻自念。人命短促会归无常。我少好布施。慈忍无伤不欲复与彼国共相拒逆。所以者何。但不须为备。亦勿恐怖。但且严出迎逆作礼恭敬承事。受其敕令使踰于我。诸臣白王。他国入界云何不备。王默然不应。如是至三。王言。不须拒逆。如我前言。诸臣奉旨。王言大善。各自安家慎莫劳扰。其王夜半即脱印绶默亡而去。彼王入国即领王位。便募索萨和达。其赏甚重。王出国行五百余里遥见一婆罗门子。二人相逢。王问。卿今欲何所至。答曰。欲诣萨和达。我少小失父。居家甚贫穷。以母及姊弟。持行质债。欲乞丐赎之。并得自济。王言。我是萨和达。有他国王欲得我国。不欲伤害是以避之。婆罗门子躄地大泣。不能自胜。王便谏晓使起不须复啼。所求索者今当相与。婆罗门子言。王今失国。当持何等以相济乞。王便报言。彼国王来见募甚重。卿今可截我头持往与之。在所求索皆可得也。于是婆罗门子即说偈言。

世间杀父母　　命尽堕泥犁
今若加害王　　其罪等无异
我今实不忍　　加恶于大王
宁今身命尽　　终不造逆意

萨和达王。复语婆罗门子言。卿若不欲取我头者。便可截我鼻耳送之。不复中王故也。婆罗门子言。亦所不忍。王曰。缚送亦可。婆罗门子曰。能知彼王无所危害。于是王与婆罗门子相将共还。临至国二十余里。王言。卿可缚我。婆罗门子乃缚王。一国人民男女大小莫不啼哭崩绝。剧丧父母前诣宫门。诸臣即入。白彼王曰。前募萨和达者已为婆罗门子所缚送。今在宫门。彼王即言。便促现之。一切臣民见萨和达王。无不僻地而啼泣者。彼劫人王亦复泪出。而问诸臣。汝辈何以皆啼。诸臣白言。我等见萨和达王。弃国与王。复持身施与婆罗门子。所作不悔是故啼耳。彼劫人王闻诸臣民各各说是。即便躄地而大啼泣不能自胜。即问婆罗门子。汝本那得是王。婆罗门子答王言。我实贫穷。以母姊弟行用质债。闻此萨和达王大好布施故。从远来欲乞丐还赎母姊弟得自济活。于道中逢之共相问劳。萨和达王而语我言。我今弃国以与他王。无以相乞。我时愁忧酷毒无赖。时萨和达王。便教我截取其头送来与王。我时不敢。复令我截取鼻耳送之。我复不肯。遂相将还令缚送之。所问本末其实如此。于彼劫人王。闻婆罗门子所说。即复躄地涕泪。如言。告敕诸臣。促解王缚洗浴衣被着其印绶还立为王。即上坐领国如故。于是彼王即长跪叉手赞叹。而说偈言。

自在本国时　遥闻大王德
今来至于此　见尊踰所闻
巍巍积功德　譬若纯金山
其力坚如是　无能动摇者
今见王所行　于世甚无双
愿以国相还　并奉所居界
愿归得本土　修敬为臣礼
不复敢憍慢　事王如尊天

佛言。时王萨和达者我身是也。彼国王者舍利弗是也。婆罗门子调达是也。成我六波罗蜜。三十二相十种力满诸功德。皆是调达恩。调达是我善知识。亦为善师(出佛说一切施主所行六度檀波罗蜜经)

日难王弃国学道济三种命第四

昔摩天罗国。有王名日难。学通神明靡幽不睹。觉世非常曰。吾身当朽为世粪坏。何国之可保。捐荣弃乐服上法服。一钵食为足。禀沙门戒山林为居积三十年。树边有坑深三十丈。时有猎者驰骋寻鹿堕于坑中时有一乌一蛇。俱时惊殒体皆毁伤。仰天悲号有孤穷之音。道士怆然火照见之。涕泗交颈。临坑告曰。汝等无忧吾将拔汝。即下长绳或衔或持。遂获全命。俱时谢曰。吾等蒙道士仁惠无量。得睹天日。愿终斯身给众所乏。道士曰。吾为国王。国大民多宫宝婇女诸国为上。愿即响应何求不得。吾以国为怨六尘为六剑。常截吾身。六箭射吾体。因此六邪。转受三涂。酷烈难忍吾甚厌之。故捐国为沙门。愿获佛道开化群生令还本元。岂但汝等三命而已乎。各还旧居见汝所亲。令受三自归无违佛教。猎者曰。我处世有年尝睹善人。无有若佛弟子者。恕己济众隐不扬名。若道士有乏愿至吾家乞微供养。乌曰。吾名钵。道士有难愿呼吾名。吾当驰诣。蛇曰。吾名长。若道士有患。愿呼吾名必来报恩。辞毕各退。他日道士之猎者舍。猎者遥见其来。告妻曰。彼不祥之人来。吾敕汝。为馔徐设之。彼过日中不食。妻睹道士。觍而作色诡留设食虚谈过中。道士退而还山。睹乌呼名曰钵。乌问曰。自何来耶。答曰猎者所来。乌曰已食乎。曰彼设未办日已过中不待而退。乌曰。凶咎之物难以慈济。违仁背恩凶逆之人。吾无食饮以相供养。且留心坐。吾须臾飞往般遮国。睹王夫人卧首饰之中有明月珠。乌衔而还以奉道士。夫人寐寤求之不获。即以上闻。王敕臣民。有得之者。赏金银各千斤牛马各千首。得不贡上罪及灭宗。道士以惠猎者。猎者缚考白王。曰。汝何从得。道士深惟。若言其主必一国乌死。此非佛弟子。默然受考杖楚千数。初不怨王亦不仇彼。如慈誓曰。令吾得佛度众苦矣。王埋道士唯出其头明日戮之。道士乃呼蛇曰长。蛇曰天下无知我名者。唯有道士耳。扬声相呼必有以也。

疾迈见道士。问曰。何由致此。道士乃说厥所由然。蛇流泪曰。道士仁慈天地之间尚与祸会。岂况无道谁将祐之乎。我将入宫咋杀太子。蛇以神药与道士傅之即瘳。蛇夜入宫咋太子即绝。停尸三日令曰。有能活太子者。分国而治。载之山间历道士边过。道士曰。吾能活之。王闻心喜。道士以药傅太子身。忽然语曰。吾那在斯。从者具陈所以。太子还宫巨细喜舞分国惠之。道士一无所受。王悟曰。分国不受岂当盗哉。问何从获珠。行高乃尔忽离斯患。道士具陈本末。王涕泪流面。告猎者曰。汝有勋于国。悉呼九亲来。吾欲重赐之。亲无巨细皆诣宫门。王曰。不仁背恩恶之元首尽杀之矣。道士入山学道精进不倦。终生天上。时道士者我身是也。乌者秋露子是。蛇者阿难是。猎者调达是。妻者怀梓女子。是也(出摩国王经)

仙豫王护法杀婆罗门第五

昔阎浮提有大国王。名曰仙豫。爱重大乘其心纯善。无有粗恶嫉妒悭吝。口常宣说爱语善语。身常摄护贫穷孤独。布施精进无有休废。时世无佛声闻缘觉。时王爱乐大乘方等经典。十二年中事婆罗门。供给所须过十二年。施安已讫。即作是言。师等今应发三菩提心。婆罗门言。大王。菩提之性是无所有。大乘经典亦复如是。大王。云何乃欲令人同于虚空。王闻婆罗门诽谤方等。即断其命。以是因缘不堕地狱。拥护摄持大乘经典。有如是力(出大涅槃经第十一卷)

普明王诵般若偈得免班足王害第六

昔天罗国王有一太子。欲登王位。一名班足。受外道罗陀师教。应取千王头以祭冢神然后登王位。已得九百九十九王。所少一王。即北行万里得普明王。普明白班足言。愿听我一日饭食沙门顶礼三宝。班足许之。普明即依过去七佛法。一日二时讲般若波罗蜜八千偈竟。第一法师为王说偈。

劫烧终讫　乾坤洞然　须弥巨海
都为灰炀　天龙福尽　于中凋丧
二仪尚殒　国有何常　生老病死
轮转无际　事与愿违　忧悲为害
欲深祸重　疮疣无外　三界皆苦
国有何赖　有本自无　因缘成诸
盛者必衰　实者必虚　众生蠢蠢
都如幻居　声响俱空　国土亦如
识神无形　假乘四蛇　无眼保养
以为乐车　形无常主　神无常家

形神尚离　　岂有国耶

时普明王。与其眷属得法眼空。王自证虚空等定闻法悟解。还至天罗国班足王所。告九百九十九王言。就命时到人人皆应诵过去七佛仁王般若波罗蜜偈。班足问。诵何法。普明王即以上偈答王。王闻是法得空三昧。九百九十九王亦闻法已。皆证三空门定。时班足王极大欢喜。告诸王言。我为外道邪师所误。非君等过。皆还本国。各各请法师。讲般若波罗蜜名味句众。时班足王以国付弟。出家为道证无生法忍。如十王地中说(出仁王般若经)

阿阇世王从文殊解疑得于信忍第七

阿阇世王白文殊师利言(普首童真经出白普首童真)唯愿加恩明且屈德就我宫食。答言以足可为供养。又佛法非以衣食故。王曰。当何以施之。答言。若深入微妙其事审谛。无所染污亦无所著。亦无所疑。亦无所畏难。又念诸法亦不念有无不念去来现在竟。又不当念一切可见者皆得加哀。王曰。如所言悉法之所载无有异也。唯以身故当加哀受请。文殊言。且止。其道者非以是之故。若饮若食。若王不念有吾我寿命人。以念是者以得加哀(如此往反甚长文多不载)王大欢喜问。有几人。舍利弗言。五百人。可悉令于宫食。还城敕办百味之食治其殿上。施诸幢幡帷帐华盖。以华布地悉以香薰。设五百高床。宫城市里皆悉扫除。布以华香人民奉迎。文殊如申臂顷便到东方。过八万二千佛土。佛号常名闻。其佛字惟净首。今现在世。有众菩萨更无异道。其刹常转阿惟越致法轮。其土常出三宝之声。文殊白佛。愿尽令诸。菩萨到沙呵刹土。至阿阇世所食。佛言。欲行者行(出阿阇世王经上卷)王闻。文殊师利且到从菩萨二万二千五百人。其比丘者五百人(普首童真经云二万二千菩萨及诸声闻)王自念。吾正作五百人具云何供当。应时天王名曰休息心。与尊阅叉名曰金毗。俱来与王相见曰。勿恐勿懅勿以为难。曰云何不难。报言。文殊者作沤和拘舍罗无极智慧。以功德光明具足而来。能以一饭与文殊等。若有三千大千一切人。索饭食者悉能饱之其食不尽。是二万三千人何足为忧。文殊者其功德甚尊。而不可尽。王欢喜踊跃。将其伎乐自出奉迎俱时入宫。有一菩萨。名曰普视悉见。文殊敕三摩陀阿楼陀者。令严治其处可容来者。菩萨受教。四面视占则时悉办。复有菩萨。名曰法来则得。敕令具床。于弹指顷有二万三千床座种种庄严。菩萨声闻皆悉就坐。王白文殊。所作供具甚少。愿忍须臾今更办具。答言。所作已足勿复劳意。天王毗沙门。与家室仆从悉来而谒。皆恭事左右。释提桓因。自与大夫人。名曰首耶。及与天女。皆持名香供养。散文殊及诸菩萨比丘僧上。诸菩萨等不以华香之所转动。梵天。自化作年少婆罗门。姝美端正。住文殊之右侍而扇之。诸梵天子。悉扇诸菩萨比丘。阿耨达

龙王。在虚空中而无见者。把持贯珠垂下若幡。八味香水从贯流降。人人之前皆有垂珠。水从中出悉给所须。王念会者而不持钵当何器食。时文殊言。菩萨者不赍钵行。而所食处钵自来手中。诸菩萨念钵。钵自飞来行伍而到。阿耨达王。皆自净洗盛满其水。诸龙婇女。皆擎持二万三千钵。授诸菩萨人人手中。文殊谓王。可分布饭食遍而不减故。文殊言。今为尽不。答言不尽。所以未尽者以有疑故。诸菩萨饭竟。掷钵虚空行列而住。亦不堕地亦不转摇。王复问。钵云何住依何等。文殊言。是钵所住如王疑所住王复言。是钵亦无所住处。亦不在地。亦无所。依亦无处所。文殊言。如王狐疑亦无所住。诸法如钵无所住亦无所堕。饭事既讫。王取一床座。白文殊言。愿解我疑。答曰。若恒沙等佛不能为王说是狐疑。王时惊怖。从床而堕若大树躄。摩诃迦葉谓王言。勿恐勿惧。所以者何。文殊入甚深沤和拘舍罗。徐徐而问。王言。恒边沙等佛不能说我之所疑。文殊言。仁者谓从心因缘而可见。王曰。不用心生故可见佛。不生死与脱持是二事作佛。吾之狐疑恒边沙等佛所不能说。所以者何。若人言。能以尘污虚空乃能为不。若有人言。能却虚空之垢定能却不。王言不能。文殊言。佛知诸法皆若虚空。所以者何。脱于本故。亦不见诸法有本。若有说者王之狐疑非恒边沙等佛之所能说。时王即得信忍。欢喜踊跃言。善哉善哉。解我狐疑。文殊曰。是为大疑属所说法诸无有本何从得疑。王言。蒙此大恩而得小差。今我命尽不忧不至泥洹。文殊言。而王之所希望者是无有本。所以者何。诸法本泥洹故无所生。王则从坐起。取名氎价直亿百千挠绕文殊身。文殊身不现。氎处于虚空中。但闻言说不见其形闻说如见。王自见疑以见诸法如所见。空中有声谓王所见。便以氎而与之。次坐菩萨名得上愿。王复持是氎欲奉上之。得上愿言。求脱泥洹者。我不从是有所受。亦不受凡人所有。何以故。凡人者。谓有俗间事故而不受。亦不从求罗汉辟支佛者。有所受与者。无二心受者。亦无二心。故曰所受过于脱。王即以衣欲着菩萨上。忽然不现不复知处。但闻其音不见其形。说言。其所现身以衣与之。如是次第一一以衣与之皆悉不现。乃至床机坐处悉亦不现。但闻其音。言其所现者以衣与之。乃至五百声闻皆亦不受。王熟思念。诸菩萨比丘僧悉亡。当以我衣与谁。自与中宫极大夫人。夫人时亦不现。王便以得三昧。不见诸色。亦不见女人。亦不见男子。乃至垣墙树木室宅城郭。尚有余念谓。有我身诸色识。悉止。复闻其音。如一切有所见当自见疑。如所见疑见一切诸法亦复如是。便取其衣还欲自着。不见其身心(说此忘相文多不载)文殊言。曾闻佛说作逆罪者当入大泥犁不。王言闻。汝自知当入泥犁不。王曰。得佛有法上生天入泥犁者不。有法安隐当至泥洹者不。文殊言无王曰。我知诸法空。所以者何。泥犁上天安隐亦复皆空。诸法无可坏败。是故入法身。法身者亦无天上人间泥犁禽兽薜荔等。世王诸逆以净已得是忍。王言。一切诸法悉净无所沾污。说是语时疾得信忍(出阿阇世王经下卷又出普超

三昧第二第三卷)

大光明王始发道心第八

阿难知众所念。前白佛言世尊。从何因缘初发道心。佛言。过去远劫。此阎浮提有一大王。名大光明。福德聪明。时边国王与为亲厚。更相赠遗国之所珍。时彼国王猎得二象。白如颇梨七支拄地。庄以杂宝极世之珍。遣人往送。时光明王见象心悦。付象师散阇。散阇奉敕。不久调从。往白王言。象今已调。愿王观试。王会臣下令观试象。大众既集。王初升象出城游戏。象气猛壮。见有群象在莲华池。奔逐牸象遂至深林。时王身破出血。自惟必死。手搏树枝象去王住。下树坐地生大苦恼。象师叩头白言。愿王莫忧苦。象淫心息厌秽。草思美饮食如是自还。王即告曰。吾不复用。象后果还。象师白王。象今还来。王言。我不须汝亦不须象。散阇启王。王若不须。唯愿观我调象之方。王即可之。寻使师作七铁丸烧令极赤。作已念言。象吞此丸决定当死。王后或悔白言。大王。此白象宝唯转轮王乃得之耳。今有小过不应丧失。王怒隆盛告言。远去。象师告象。吞此铁丸。若不吞者当以铁钩断裂汝脑。象知其心。我宁吞此热丸而死。屈膝向王垂泪望救。王怒徐视散阇告象何不吞丸。时象取丸置口吞之。入腹燋烂直过而死。丸堕地犹赤。王见乃悔。即告散阇。汝调象乃尔。何故在林不能制之。时净居天知光明王应发菩提心。即令象师跪答王言。我唯能调身不能调心。唯有佛能调心耳。王言。佛者何种。姓生。答二种姓生。一者智慧。二者大悲。勤行六事。所谓六波罗蜜。功德智慧悉具足已。号之为佛。王闻踊跃。即起洗浴更着新衣四向作礼。于一切众生起大悲心烧香立誓。愿我所有功德回向佛道。自调其心亦当调伏一切众生。若于地狱有所益者当入是狱。终不舍于菩提之心。作是誓已。六种震动。诸山大海虚空之中自然乐声。佛告诸比丘。尔时白象吞铁丸者难陀是也。时象师者舍利弗是也。光明王者我身是也。我于尔时见象调从始发道心(出贤愚经第三卷)

多福王事梵志增福太子奉佛两师角术第九

昔有国王。名曰多福。太子名曰增福。王奉六师。其子事佛。世无沙门。唯一白衣以为师首。外道五百人嫉其名德。即白王言。国事两法令心不一。愿与佛师各现奇德。约不如者役属为奴。王即可之。外道与师克日结约。王前各试功艺。梵志善射即行入山。五百人各射大鹿。皆贯左目负来角伎。贤者入山精思念佛。求威佐助以彰大道。有五色鹿踊从地出。欢喜持归。外道知之。伺贤者行。往语其妇曰。卿夫舍家作沙门。但坐此鹿。破汝家法。妇闻恚怒以鹿乞之。贤者来归不见其鹿。即问所在。妇曰。此不祥之物今已失去。夫甚愁忧。复

还山中至诚悔过。即有明月神珠忽从地出。便持此珠察梵志出行。往诣其门炫卖奇物。梵志妇曰。吾家亦有异物可以相比。即出五色鹿。贤者便言。王使吾赍此鹿。汝今盗之其罪不测。妇遽还之。至其试日。梵志各送鹿皆伤左眼既秽且臭。王甚惋之。贤者来奉奏神鹿赍明月神珠入王殿上。二物飞腾俱戏星流电耀。举宫赞奇。婆罗门五百人。知术艺不如。即役为奴。其妇为婢。贤者导示经教以为弟子(出杂譬喻经第三卷)

## 经律异相卷第二十七(行声闻道诸国王部第十九之三)

　　波罗奈王得辟支佛一 月氏王造三十二塔成罗汉道二 摩诃劫宾宁王伐舍卫遇佛得道三 有德王拥护弘法法师失命为佛弟子四 功德庄严王请佛得道五 蓝达王因目连悟道六 普安王化四王闻法得道七 婆罗门王舍于国俸布施得道八 摩达王从罗汉闻法得道九 乾陀王舍外习内得须陀洹道十 普达王遇佛得道十一

### 波罗奈王得辟支佛第一

　　波罗奈王。夏暑热时处高楼上。坐七宝床令青衣摩。牛头栴檀香涂身。青衣臂多着钏摩王身。时钏声满耳王甚患之。教次第令脱钏。唯独一钏寂然无声。王时悟曰。国家臣民婇女多事多恼亦复如是。即时离欲独处思惟得辟支佛。须发自落着自然衣。从楼阁去以己神足力出家入山。如是因缘中品辟支佛也。有人愿作辟支佛。种此善根。时世无佛。善熟。厌世出家得道。名辟支佛(出坐禅三昧经中卷)

### 月氏王造三十二塔成罗汉道第二

　　月氏国王。欲求佛道故作三十二塔。为供养相一一作之至三十一。时有恶人触王。王心退转。如此恶人云何可度。即时回心舍生死向涅槃。作第三十二浮图以求解脱。由是因缘成罗汉道。是故此寺名波罗提木叉(梁言解脱)自尔以来未满二百年。此寺犹在。吾亦见之(出杂宝藏经)

### 摩诃劫宾宁王伐舍卫遇佛得道第三

　　舍卫国王名波斯匿。于时南方有国。名曰金地。其王字劫宾宁。太子名摩诃劫宾宁。父崩太子即位。体性聪勇。领三万六千小国。威风远振莫不摧伏。然与中土不相交通。后有商客往到金地。以四端细氎奉上彼王。王问商客言。此物甚好为出何处。启曰。出于中国。王

复问言。其中国者号字云何。答曰。名罗悦只。又名舍卫。王复问言。中国王以何等故不来献我。又答曰。各自霸士威名相齐。故不来耳。王自思惟。今当加威令彼率伏。复问商客。中国诸王何者最大。白言。舍卫国王为第一大。即便遣使诣舍卫国。持书示教其理委备告语其王。波斯匿言。我之威风遍阎浮提。卿何所恃断绝使命。今故遣使共卿相闻。却后七日与我相见。设不如是吾当兴兵破汝国界。波斯匿闻深用惊惶。即往诣佛具白斯事。佛告王言。还语使云。我不大更有大王。王奉佛教。告彼使言。世有圣王。近在此间。卿可到边传汝王命。使即诣祇洹。于时世尊。自变其身作转轮王。七宝侍从皆悉备有。使前入化城。既睹大王情甚惊悚以书与之。化王得书蹋着脚下。告彼使言。吾为大王临领四域。汝王顽迷敢见违拒。汝速还国致宣吾教。信至之日驰奔来觐。卧闻当起。坐闻应立。克期七日不得稽迟。敢违斯制罪在不请。使还本国具以闻见白金地王。王承斯问深自咎责。合率所领诸小王辈欲朝大王未便即路。先遣一使白大王言。臣所统御三万六千王。为当都去。将半去耶。大王还报。听半留住但将半来。时金地王将万八千小王同时来到。既见化王谒拜毕已。心作是念。大王形貌虽复胜我。力必不如。化王于时敕典兵臣以弓与之。金地国王手不能胜。化王还取以指张弓。复持与之敕令挽。金地国王殊不能挽。化王复取而弹扣之。三千世界皆为震动。复次取箭弯弓而射。离手之后化为五发。其诸箭头皆出光明。其光明头皆有莲华大如车轮。一一华上各各皆有一转轮王。七宝具足奋出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五道众生莫不蒙赖。诸天境界见其光明及闻说法。身心清净有发无上正真道意。复有得住不退地者。人道众生有得一道二道三道之者。出家入要得应真者。有发无上正真道意。得不退地不可称计。三涂众生离苦解脱生人天中。时摩诃劫宾宁王。及金地诸小王。见斯神变其心信伏。远尘离垢得法眼净。万八千小王一时皆然。须臾之顷佛摄神力还复本形。诸比丘僧前后围绕。金地王众求索出家。须发自堕袈裟在体。思惟妙法尽得罗汉(出贤愚经第七卷)

有德王拥护弘法法师失命为佛弟子第四

　　过去远劫。此拘尸城有佛出世。号欢喜增益。住世无量化众生已。然后乃于娑罗双树入般涅槃。佛涅槃后遗法住世无量亿岁。余四十年佛法未灭。有一持戒比丘。名曰觉德。多有徒众眷属围绕能师子吼广说经典。制诸比丘不得畜养奴婢牛羊非法之物。时多破戒比丘。闻作是说皆生恶心。执持刀杖逼是法师。是时国王。名曰有德。闻是事已。为护法故即便往至说法者所。与是破戒诸恶比丘。极共战斗。令说法者得免危害。王时被疮举身周遍。觉德寻赞王言。善哉善哉。王今真是护正法者。当来之世此身当为无量法器。王于是时得闻法已。心大欢喜寻即命终。生阿閦佛国作第一弟子。其王将从人民眷

属。有战斗者。有随喜者。一切不退菩提之心。命终悉生阿閦佛国。觉德比丘却后寿终。亦复往生阿閦佛国。作声闻众中第二弟子。若有正法灭时。应当如是受持拥护。时王者则我身是。说法比丘迦葉佛是(出大涅槃经第三卷)

功德庄严王请佛得道第五

尔时功德庄严王。从佛闻说偈及睹神变。增益坚固菩提之心。顶礼佛足而白佛言。唯愿世尊。及菩萨弟子大众。受我八万四千岁请。普明王如来。愿以衣被饮食卧具医药给侍所须。彼佛及大众即便受请。王知佛受其请已。欢喜便去。王子师子进及二万王子舍世荣位。于佛法中剃除须发出家修道。勤行精进乐求善法。时师子进得五神通坚固不退。彼佛加其威神常为众生显说妙法。遍三千大千界施作佛事。无量众生坚固不退无上大乘。功德庄严王于八万四千岁中。以诸乐具供养世尊及诸大众。与一切群臣前后导从为听法众。而作是念。我诸子剃除须发出家修道。常受供养自不可行施。亦未见得过人之法。宁可还家舍财布施修诸功德。如我所种诸善根耶。尔时普光明王如来。即知功德庄严王心所念。告师子进菩萨言。善男子。现汝自在功德神力。大菩萨变现使此大众普得见闻。回彼邪心使得正见。师子进菩萨即时入定现如是等相。大千震动。于上虚空雨华香缯盖幢幡妓乐美膳饮食璎珞。衣服种种珍宝。纷纷而下满足大千。众生得未曾有皆大欢喜。尔时从地神诸天上至阿迦腻吒。皆唱是言。此大菩萨可名虚空藏。所以然者。从虚空中能雨珠宝充足一切。佛即印可。王见踊悦得未曾有舍憍慢心。合掌向佛。作如是言。希有世尊。菩萨功德智慧乃能如是。世尊。在家施者所益无几。夫出家者以神通力施无崖际。在家者施不称彼意。虽施犹吝以为苦恼。出家不吝不生苦恼。

王舍位。与子吉意。以真信心剃除须发。于佛法中出家修道。增长善法常勤精进得四禅四无量心及五神通。时吉意王。以法治化国无怨者。精进不疲供养世尊。功德庄严王者。拘留孙如来是。师子进菩萨者。即虚空藏菩萨是。吉意王者。即弥勒是也(出功德庄严王请佛供养出家得道经)

蓝达王因目连悟道第六

舍卫有王。号曰蓝达。土地丰沃人民淳信。君臣父子相率以道。后王即位。法俗转薄治行不平。阿抂百姓横诛无辜。正乱祸应雨泽不时。五谷不丰互生妖怪。遂致荒残惧于危亡。奉事邪道五百余人。又祀妖神上下相学。如风靡草。黎民乐乱竞为奸宄。强者陵弱更相伤杀。劫夺人财不从道理。淫他妇女君臣荒醉。迷惑日滋旱踰三年。前

后请祷初不得雨。诸师白王。今当大祠。应用童男七人白牛白马各十头烧以祭天。然可获雨。王即办具。国中凶凶大小搔扰。佛告目连。蓝达国荒人民勤苦。有三亿人应从汝得解。可往开化。目连往为说法开解其意。国中人民初无受者。目连。化作大鬼神身。长数十丈。当城门坐。洪声呼王及诸近臣使出。君臣惶惑自惧不全。王即率将近臣叩头自陈。唯愿生活。神谓王言。急求臣不忠子不孝者来。吾欲食之。王即推问。答言无有。神复谓王言。急求偷盗者。淫泆者。两舌恶口者。吾欲食之。王即推问。又答言无。神复谓王言。急求饮酒者。吾欲食之。王即推问。又答言无。于是目连复现真身。往与鬼神共语。王见目连。叩头守请令为解释大神。日连谓王言。是神欲何所求。王言。欲食恶人。目连问言。国中信有此辈人不。王答言无。重请发遣。我当终身归命道人。目连语大神言。此国中人民无有卿所觅者。卿可原赦其罪。若复有犯者。可更来食之。神即听其言。忽然而去。王及臣民。即俱叩头陈谢乞得归命。目连告言。王若欲归命者。宜先自归佛。王问佛功德。目连说佛三界独尊所说之法声闻三千。王言。吾今有幸乃获异闻。即启目连。愿欲请佛受尊法言终身奉行。目连告王。信能尔者。其福难量。但当净心存佛。王即承教沐浴斋戒。遥向佛国稽首为礼。曰吾以闇昧误处民上。不能洗心率导。使国空荒咎在吾身。唯愿天尊垂光降下。普令黎民获无尽之福。佛与诸比丘。未至百里豫行空中。五色莲华捧其足下。诸天翼从宝帐华盖奉迎道路。作众名乐侧塞空中。睹佛威神光耀天地。王及群臣稽首足下。于四衢道广施帐幔扫洒净洁。佛坐自然师子之座。悉布以天缯綩綖。王手斟饮食躬行澡水。咒愿毕。佛便说苦空非常四谛之要。王即欢喜乞受五戒。结解垢。除得须陀洹。时王所事五百外道乞为比丘。佛即听之。以手摩其头发堕袈裟着身。却后七日同得罗汉。众会人民得须陀洹。或受五戒勤行十善。归命三尊。月六斋。岁三斋。转相率导以为常法。阿难白佛。此王人民。宿与目连有何等缘。佛言。昔惟卫佛时。目连为优婆塞。居宿贫窭奉行戒行守意不毁。采华山中见须文树。适欲上树取华。不知前有蜂房。群蜂数千惊散逐之。即心念言。若我得道当度汝等。今日得道者皆尔时蜂也(出蓝达王经)

## 普安王化四王闻法得道第七

　　昔有五国王。国界比近共作善友更相往来。其最大者名曰普安。习菩萨行。余四小王常习邪行。大王愍之。呼来上殿共相娱乐。乃至七日。终日竟夜七日已满。小王白大王言。国事甚多请退还家。大王送之。出至道中语诸小王。各说所乐。一王答曰。阳春三月树木荣华游戏原野。一王复答。愿我常作国王。鞍马服饰官属人民围绕左右。晃晃昱昱椎钟鸣鼓出入行来路人倾目。一王又言。愿我妇儿端正无双。共相娱乐极情快意。一王复言。愿我父母常在。朋友兄弟妻子罗

列。好衣美食以恣身口。素琴青衣共相娱乐。俱白大王所乐何事。大王答言。我乐不生不死不苦不恼不饥不渴不寒不暑存亡自在。四王俱言。如此之乐当有明师。大王答言。吾师号佛。近在祇洹精舍。诸王欢喜同诣世尊。大王白佛言。今得为人闇钝无智但深着世。乐不知罪福。愿佛为弟子等说其苦谛。佛言。卿等善听。当为说之。人生在世众苦切身。略说八苦。一生苦。人死时不知精神趣向何道。未得生处普受中阴之形。至三七日中。父母和合便来受胎。一七日如薄酪。二七日如稠酪。三七日如凝酥。四七日如肉脔。五胞成就巧风入腹。吹其身体六情开张。在母腹中生藏之下熟藏之上。母啖一粒热食。灌其身体如入镬汤。母饮一杯冷水。亦如寒冰切体。母饱之时。迫迮身体痛不可言。母饥之时。腹中了鸟亦如倒悬受苦无量。至其满月欲生。头向产门。剧如两石挟山生堕草上。身体细软草触其身如履刀剑忽然失声大呼。此是苦不。咸言是苦。二者老苦。父母养育至年长大。饥时极饥饱时极饱。无有节度。渐至年老头白齿落。目视茫茫耳听不聪。盛去衰至皮缓面皱。百节痛疼行步苦极。坐起呻吟忧悲苦恼。识神转灭便旋即亡。命日促尽言之流涕坐起须人。此是苦不。答曰实苦。三病苦。地水火风和合成身。一大不调百一病生。四大不调四百四病同时俱作。地大不调举身皆痛。水大不调举身洪肿。火大不调举身苦热。风大不调举身掘强百节苦痛犹被杖楚。四大进退手足不任。气力虚竭坐起须人。口燥唇焦筋断鼻坼。目不见色耳不闻声。不净流出身卧其上。心怀苦恼言辄悲哀。六亲在侧昼夜看视初无休息。甘美饮食入口皆苦。此是苦不。答曰实苦。四死苦。人死之时四百四病同时俱作。四大欲散魂神不安。欲死之时刀风解形无处不痛。白汗流出两手摸空。室家内外在其左右。忧悲啼哭痛彻骨髓不能自胜。风去气散火灭躯冷魂灵去矣。身体挺直无复所知。旬日之间肉坏血流膖胀烂臭甚不可近。弃之旷野众鸟啖食肉尽骨枯髑髅异处。此是苦不。答言实苦。五恩爱别苦。室家内外兄弟妻子共。相恋慕一朝破亡。为人抄劫各自分张父东子西母南女北非唯一处。为人奴婢各自悲心。呼内断绝窈窈冥冥无有相见之期。此是苦不。答曰实苦。六求不得苦。家有财物散用求官。望得富贵求之不止。会遇得之得作边职。未经几时贪取民物。为人所言一朝有事。槛车载来忧苦无量不知死活何日。此是苦不。答曰实苦。七怨憎会苦。世人薄俗居爱欲之中诤不急之事。更相杀害遂成大怨。各自相避隐藏无地。各磨刀箭挟弓持杖。会遇狭道张弓树箭。两刃相向不知胜负是谁。当尔之时怖畏无量。此是苦不。答曰实苦。八忧悲恼苦。人生在世。长者百岁短命胞胎者伤。堕纵得百岁夜消其半余。五十年。醉酒疾病不知作人。小时愚痴十五年中未知礼仪。年过八十老钝无智。耳聋目冥无复法则。天下欲乱旱火大霜田种不熟。室家内外多诸疾痛。治生喜失官家百调闭系牢狱未知出期。兄弟儿子远行未归。居家穷寒无有衣食。比舍村落社稷不办。家人死亡无可殡殓。春时种作无有犁牛。节日共聚应当欢喜共悲相向。

此是苦不。答曰实苦。于时五王及诸群臣会中数千万人。闻说苦谛心开意悟。即得须陀洹道。今观宫殿如视秽厕无可乐者。即舍王位付弟出家为道。修诸功德日日不倦(出五王经)

婆罗门王舍于国俸布施得道第八

　　多昧国。有婆罗门王。舍其王俸多事异道。王欻一日自发善心欲大布施。如婆罗门法。积宝如山有来乞者令其自取。手重一撮如是数日其积不减。佛知是王宿福应度。化作梵志。往到其国。王出相见。礼问起居曰。何所求索莫自疑难梵志答言。吾从远来欲乞珍宝持作舍宅。王言大善。自取重一撮。梵志取一撮行。七步还着故处。王问。何故不取。梵志答曰。此裁足作舍庐耳。复当取妇俱不足用是以不取。王言。更取三撮。梵志即取。行七步复还着故处。王问梵志。何以复尔。答言。此足取妇。复无田地奴婢牛马。计复不足。是以息意也。王言。更取七撮。梵志即取。行七步复还着故处。王言。复何意故。梵志答言。若有男女。当复嫁娶吉凶用费。计不足用是以不取。王言。尽以[廾/積]宝持用相上。梵志受而舍去。王甚怪之。重问意故。梵志答曰。本来乞丐欲用生活。谛念人命处世无几。万物无常旦夕难保。因缘遂重忧苦日深积宝如山无益于己。贪欲规图唐自勤苦。不如息意求无为道。是以不取。王意开解。愿奉明教。于是梵志。现佛光相踊住空中。为说偈言。

　　虽得积珍宝　　嵩高至于天
　　如是满世间　　不如见道要
　　不善像如善　　爱而似无爱
　　以苦为乐像　　狂夫不为厌

　　王见。佛光远照天地。又闻此偈踊跃欢喜。王及群臣即受五戒。得须陀洹道(出出曜经第十六卷)

摩达王从罗汉闻法得道第九

　　有国王。名曰摩达。出军征讨选民数百万。时有比丘得罗汉道。入国分卫。并被执录将诣王宫。王使养官马。勤苦七日。王自临视。比丘见王。轻举飞翔上住空中现其威神。王便恐怖叩头悔过。我实愚痴不别真伪。推问内外谁令神人为是事者。今当有所治杀。比丘告王。非王及国人过也。自我宿命行道常供养师。我时为师设饮。师谓我言。且先澡手然后当饮。我愚痴心念言。师亦不养官马。何故不豫澡手。师即谓我言。汝今念此轻耳后重如何。我闻是语便自愁忧。师知其意。便念言。我会当泥洹。何故令人恼耶。即以其夜三更。师般

泥洹。从来久远各更生死。今用是故受其宿殃。养马七日。夫善恶行辄有殃福如影随形。王闻比丘说罪福。意解欢喜乞得归命于神人。比丘告言。卿当自归于佛。佛为三界师。王及国人。皆随比丘出到佛所。稽首作礼奉受五戒。作优婆塞。佛便为王及国人民。现相好威神光耀天地。复为说非常苦空。王于是时得须陀洹道。国中人民皆受五戒十善。归命三尊月月斋戒。以为常法(出摩达国王经)

乾陀王舍外习内得须陀洹道第十

时有国王。名曰犍陀。奉事婆罗门居在山中。多种果树樵人毁树。时婆罗门。将诣王所言其无状。残败果树请王治杀王敬事婆罗门。即为杀戮。自后未久。有牛食人稻。其主遂捶牛折一角。血流被面痛不可忍。牛径到王所白言。我实无状食人少稻。今捶折我角。王晓鸟兽语。告牛言。当为汝治杀之。牛言。虽杀此人不止我痛。但当约敕后莫苦人。王便感念。我事婆罗门。但坐果树令我杀人。不如此牛也。便呼婆罗门问言。今事此道有何福乎。婆罗门报言。可得攘灾致福富贵长寿。王复问言。可得脱于生死不。报言。不得免于生死也。王到佛所。五体投地为佛作礼白言。我闻佛道至尊。教化天下所度无数。愿受法言以自改革。佛即授王五戒十善。为说一切天地人物无生不死者。布施持戒现世得福。忍辱精进心行智慧者其德无量。后生天上亦可得作遮迦越王。可得无为度世之道。佛现相好威神光耀。王欢喜意解。得须陀洹道。牛后七日寿终。上生天上(出揵陀国王经)

普达王遇佛得道第十一

有夫延国王。名曰普达。身奉佛法未常偏抂。常有慈愍。国内愚民不知三尊。每当斋戒登高观视。还必头面稽首为礼。国中臣民怪王如此。自共议言。王处万民之尊。远近敬服登谓人从。有何请欲毁辱威仪头面着地。群臣欲谏不敢。与吏民数千出宫未远见一道人。王下辇却盖住。其群从为之作礼。寻从而还。施设饭食遂不成行。群臣谏言。大王至尊。何宜于道路为此乞丐道人头面着地。天下尊贵唯有头面。加为国王不与他同。王敕臣下。求死人首及六畜头。臣下遍索历日乃得。王言。于市卖之。臣下卖之。牛马猪羊头皆售。但人头未售。王言。贵贱卖去如其不售。使以丐人如是历日卖既不售。丐无取者头皆膖臭。王便大怒。语臣下言。卿言。人头最贵不可毁辱。今人头何故丐无取者。即敕严驾出旷泽中当有所问。群臣振耸出到城外。告群臣言。卿宁识吾先君时。有小儿常执持盖者不。臣下对曰实识。王言。今此儿何所在。对曰。亡已十七年。王言。此儿为人善恶何如。对言。臣等常睹其承事先王。斋戒恭肃诚信自守非法不言。王告诸臣。今若见此儿在时所著衣服。宁识之不。诸臣对曰。虽自久远臣

故识之。王使取前亡小儿衣。曰。此宁是不。臣下对曰是。王曰。今傥见儿身为识之不。臣下良久。对曰。臣自惧蔽闇卒睹不别。前所见道人来。王大欢喜。又为道人卖头丐人不取。今欲示其本末。有幸相遇。愿为开导。道人即为臣下说。王本是先王时执盖小儿。常随先王。斋戒奉行正法清净守意不犯诸恶。其后过世生为王子。今得尊贵皆由宿行斋戒所致。臣下大小莫不佥曰。吾等幸遇得睹道人。愿哀愚朦乞为弟子。道人告诸臣民。吾有大师。当从受问。诸臣报言。愿尽年命一受法言。道人曰。我师字佛。身能飞行顶有光明。分身散体变化万端。独步三界莫与齐伦。门徒清洁皆为沙门。其所教授度脱不唐。臣下即启道人。佛宁可得见不。去此几何。道人报言。甚善。当启世尊。六千余里。道人即飞到舍卫。具以启佛。佛言。明日当到夫延国临至皆现威神。王及群臣持华香出城迎佛。睹佛威灵喜惧交并五体投地稽首为礼。白佛言。劳屈世尊。并及众僧远到此土。王尽心供设。手自斟酌行澡水。咒愿毕。佛笑口光五色。阿难言。佛不妄笑。答言。昔摩呵文佛时。王为大姓家子。其父供养三尊。父命子传香。时有一侍使。意中轻之不与其香。罪福响应暂招役报。奉法无替今得为王。若我得道当度此人。本末意解即得须陀洹。国中人民。皆受五戒行十善(出普达王经)

## 经律异相卷第二十八(行声闻道诸国王部第二十之一)



### 横兴费调为奸臣所杀鬼复为王第一

昔瓶沙王。有一大臣。犯事徙南山中去国千里。由来无人不熟五谷。大臣到中。泉水通流五谷大熟。四方诸国有饥寒者来至此中。数年之中便有三四千家。来者给与田地令得生活。其中三老诸长者宿年。共议国之无君。由身之无首相将至大臣所。举大臣为王。大臣答长老曰。若以我为王者。当如诸国王之法。左右大臣文武将士。上下朝贡发女开宫租税谷帛当如民法。诸国老曰。唯然奉命。一随王法。即立为王。处置群臣。文武上下发调人民。筑城作舍宫殿楼观。民被苦毒不复能堪。皆发想念欲谋图于王。诸奸臣辈将王出猎。去城三四十里。于旷野泽中索王欲杀。王问左右。何缘杀我。并曰。民慕丰乐奉王以礼。民困思乱破家图国。王告之言。卿等自为非我本造。狂杀我者神祇知之。听我发一愿死不有恨。即时愿曰。我本开荒出土养

民。来者皆活富乐无极。自举我为王。依案诸国自共作此今反杀我。我实无恶于此人民。若我死者愿作罗刹。还入故身中当报此怨。于是绞杀弃尸而去。三日之后王神还身中。自名阿罗波。即起入宫。杀新王并后宫婇女左右奸臣。欲尽杀人。国中三老草索自缚来。向罗刹自首。此是奸臣所为。非是细民所可能知。乞丐原恕愿还治国。曰我是罗刹。与人从事食饮当得人肉。罗刹急性忿不思难。三老曰。国是王许故当如前。食饮所须当相差次。国老共出宣令人民。从此为次。家出一小儿。生用作食。食罗刹王三四千家。正有一户为佛弟子。居门精进持佛五戒。贤者大小懊恼啼哭。遥向崛山为佛作礼。悔过自责。佛以道眼见其辛苦。便自说言。因是小儿当度无数人。便独飞往至罗刹门。现变光相照其宫内。罗刹见光疑是异人。即出见佛便起毒心。欲前啗佛光刺其目。担山吐火皆化为尘。至久疲顿然后降化。请佛入坐头面作礼。佛为说法一心听法。即受五戒为优婆塞。里吏催食夺儿将还。室家[口*睪]哭随道而来。观者无数为之悲哀。吏抱儿擎食着罗刹前。罗刹以手擎儿。长跪白佛。国人相次以儿食。我今受佛五戒不复得食人。请以小儿持布施佛。为佛给使。佛为受之。说法咒愿。罗刹欢喜得须陀洹道。佛以小儿着钵中。擎出宫门还其父母。而告之曰。快养小儿勿复愁忧。众人见佛莫不惊怪。是何神此儿何福。而独救之。罗刹所食夺还父母。佛即说偈言。

戒德可恃怙　　福报常随己
见法为人长　　终远三恶道
戒慎除苦畏　　福报三界尊
鬼龙邪毒害　　不犯有戒人

见佛光像皆为佛弟子。闻偈欢喜皆得道迹(出法句譬喻经第五卷)

感佛闻法得须陀洹道第二

舍卫国有二商人。一人念曰。佛身丈六华色紫金。顶有肉髻项背日光巍巍难言。佛犹帝王沙门犹忠臣。佛陈明法沙门诵宣斯王明矣。知佛可尊。佛知其意而熟视之。其人心意喜如获宝。其一念曰。佛者如牛弟子犹车。彼牛索车东西南北。佛亦犹然。佛知其有恶念必获其殃怆然愍之。其人心恶二人俱去。至三十里有亭住宿沽酒饮之。共平属事讼之纷纭。其善念者。四天王遣善神护焉。其毒念者。太山鬼神令酒入腹。犹火烧身。出亭露卧宛转落车辙中。晨有商人车五百乘经轹之焉。伴见之曰。吾今衰矣。还国见疑取物而去名为不义。遂轻身委财而逝。展转远迈去舍卫数万里。有一国。国王崩无太子。谶书云。中国有微人当王斯土。群僚议曰。国之无君犹体之无首。难以久立。故王有马常为王作礼。若任王者马必屈膝。佥曰大善。即具严驾

以王印绶着车上。人马填路观者莫不挥涕。时彼商人亦出观看。国太史曰。彼有黄云之盖斯王者之气也。神马直进屈膝舐足。群臣欣豫香汤澡浴。拜为国主。佥然称臣。王曰。余本商人。无德于民不任天位。群僚曰。天授有德神马屈膝。于是遂处王宫。听省国政。深自惟曰。我无微善何缘获此。必是佛恩使之然也。晨在御座叹佛无上之圣。率土群僚向舍卫国。稽首言曰。贱人蒙世尊润获为人君。斯土传世不知有佛。流俗之书亦无记焉。愿以大明开斯国人之聋盲也。明日愿与应真圣众。垂意顾斯一时三月。佛告阿难。敕诸比丘。明日彼王请。皆当随变化现神尊德。令其国民咸共睹焉。诸天闻佛之彼教化。相率导从作乐歌德。宝帐幢幡华下纷纷光色耀目。佛及应真皆坐正殿。王自斟酌毕。以小床于佛前坐。佛广说法。王曰。吾本微人。业无快德何缘获斯。佛告王曰。昔彼国王饭佛。王心念言。佛心如国王。沙门如臣。王种斯栽今获其果。彼人云。佛若牛弟子若车。彼人自种车轹之栽。今在太山为火车所轹。自获其果也。非王勇猛所能致矣。为善福随履恶祸追。响之应声善恶如音。非天龙鬼神所授。非先祢所为也。造之者心。成者身口矣。佛颂偈曰。

心为法本　　心尊心使　　中心念恶
即言即行　　罪苦自追　　车轹于辙
心为法本　　心尊心使　　中心念善
即言即行　　福乐自追　　如影随形

世尊又告王曰。众恶之罪最重有五。不孝不忠杀亲杀君家灭国乱。重罪一也。罗汉之行得空不愿无想之定。与佛齐意拯济众生。而愚害之。重罪二也。佛者众罪已毕景福会成。相好十力法导众生。慈悲喜护心过慈母。而愚恶谤重罪三也。清洁沙门志靖行高。情抱经法助佛化愚。诸佛相绍众生得度皆由众僧。佞谗挍遘以致不调。以不调故正法毁。正法毁则民狂走。民狂走者三恶道兴。恼比丘僧。重罪四也。佛尊庙宝物水土。众生赤心以贡三尊。愚人或毁盗。重罪五也。犯斯五者罪无有请。谓之自杀身自灭族自投太山火矣。五罪之重重于须弥慎无犯焉。佛说经竟。王及群臣皆得须陀洹。受五戒为清信士。国民有作沙门者。守戒为清信士者。遂以五戒十善为国政。诸天祐护国遂兴矣(出百爱经)

波斯匿王后园生自然甘蔗粳米第三

波斯匿王。宿殖德本福响自应。于后园中自然生甘蔗之树。流出甘浆昼夜不绝。又生一株粳米。垂穗数百取之无尽。王受其福食之无厌。身体肥重喘息苦极不能转侧。往到佛所低身揖让。在一面坐。佛便说偈。

若人能专意　　于食知止足
趣欲支形命　　养寿守道德

王欢喜踊跃。即从坐起辞佛还宫。敕擎食人在吾前者。先说斯偈以为常法。王转减食。身减体轻。行来无患(出出曜经第十七卷)

## 波斯匿王请佛解梦第四

波斯匿王。夜卧有十种梦。一小树生华。二见小树生果。三见牸牛从犊求乳。四见人切索羊随后食。五见十釜重上釜踊灌入最下釜。六见马一身两头食麦。七见血流成渠。八见澄水四边清中央浊。九见犬在金器中小便。十见四方有四牛来相抵突各散还去。王见恐怖衣毛皆竖。即从卧觉便作是念。我应命终失此王位耶。即往问佛。佛曰。大王勿怀恐怖。不由此梦乃失王位。梦小树生华者。当来众生非法欲行。常怀贪嫉与邪法相应。是时人民不孝父母。不承事沙门婆罗门。便得供养。犹如今孝从父母供养沙门者也。小树生果者。当来众生非法欲行。常怀贪嫉与邪法相应。是时人民嫁未久。而抱子归不知惭愧也。牸牛随犊求乳者。当来众生非法欲行。常怀贪嫉与邪法相应。母守门女傍通以自存活也。人切索羊随后食者。当来众生非法欲行。常怀贪嫉与邪法相应。以己财宝与外人通也。梦十釜列上头釜溢涌灌最下釜中者。当来众生非法欲行。与邪法相应。儿语父母言。速出此家诣山野泽。我欲住此村落也。马一身两头食麦者。当来众生非法欲行。常怀贪嫉与邪法相应。彼依国王劫夺婆罗门长者。或依婆罗门长者劫夺王藏也。梦血流成渠者。当来有国王不乐己境界。便集四种兵侵夺他界。亦不可制不随法教。是时人民死者众多也。梦澄水四边清中央浊者。当来众生非法欲行。常怀贪嫉与邪法相应。中国众生好喜斗乱。边国人民无有诤讼也。梦犬在金器中小便者。当来众生非法欲行。常怀贪嫉与邪法相应。我三阿僧祇劫勤苦所集法宝者。皆当诽谤。刀杖瓦石打我声闻。此沙门种所说非法。好造歌颂也。梦四面有四牛来共相抵突各散还去者。当来众生非法欲行。常怀贪嫉与邪法相应。是时四面有大云起。雷电霹雳不雨散去也。是谓十梦应如是。大王十梦者。有是十应。以是因缘王勿怀恐怖亦不命终不失王位。皆是当来末世法应如是。大王当作是学。王大欢喜(出增一阿含经第四十一卷)

## 波斯匿王求赎女命第五

波斯匿王。女婆陀命过。极爱念之。未曾离目。殡葬已毕。亲觐如来头面礼足在一面坐。佛言。今王何故衣裳尘垢愁忧如是。王言。有一女适命终甚爱念。始殡葬竟欲以象赎女命。乃至车马伏藏。愁忧

苦恼皆由恩爱生。所以然者。古者大王。于此舍卫城。有人女命终。爱念女故未曾远目。便自迷惑不有所识。处处游行问人民言。谁见我女。大王当以此方便知。愁忧苦恼皆由恩爱生。大王勿怀愁忧。一切恩爱皆当分离。所生之物必当坏败。如是广为说法。王受教而去(出波斯匿王女命过请佛经)

## 波斯匿王游猎遇得末利夫人第六

时舍卫城中。有一大姓婆罗门。名耶若达。多饶财宝。一婢名黄头。常守末罗园。时彼婢常愁忧言。我何时当免出于婢。时彼婢晨朝已。食分干饭持诣园中。尔时世尊入城乞食。时黄头婢遥见如来。心自念言。我今宁可持此饭施彼沙门。或可脱此婢使。即授饭施佛。世尊慈愍受还精舍。时黄头婢。即前进入末罗园中。波斯匿王。严四种兵出外游猎。从人分张驰逐群鹿。天时大热遥见末利园。即回车往步入园中。黄头遥见波斯匿来。行步举动非是常人。即前奉迎言。善来大人可就此坐。即脱一衣敷令王坐。黄头问言。不审须水洗脚不。王言可尔。即取水与王。为王揩脚。复问王言。欲洗面不。即更以水与王洗面。复问王言。欲饮不。即诣池更洗手。取好藕叶盛水与王。复问王言。不审欲卧息不。即复更脱一衣与王敷之。见王卧已在前长跪。按脚及余支节。解王疲劳。黄头身如天身细濡妙好。王着细滑。心念言。未曾有如此女聪明。我所不教而悉为之。王即问言。汝是谁家女。报言。我是耶若达家婢。使差我守此园。如是语顷。王诸大臣。寻王车迹来诣园中。跪拜王足在一面立。王敕一人。汝唤耶若达婆罗门来。婆罗门来诣王所。王问言。此女是汝婢耶。答曰是。王言。吾今欲取为妇。汝意云何。报言。此是婢使云何为妇。王言。无苦。但论价直。婆罗门言。欲论价直。百千两金。我岂取王价。今持奉王。王言。不尔。我取为妇。云何不与价。即出百千两金。与婆罗门。即迎载入宫。众臣卫从。末利园中将来故即菊之末利夫人。王甚爱敬。复于异时。王于五百女人中。立为第一夫人。在高殿便自念言。我以何业报因缘得免于婢今受如是快乐。复作是念。将是我先以和蜜干饭分施与沙门。以此因缘今得免婢。受如是快乐耳(出四分律初分第十三卷)

## 好信王发愿灌佛第七

古昔有佛。号曰始无。时有国王。名曰好信。好乐佛法视佛无厌。种尼俱类树。树下为佛敷栴檀床座。佛坐其上。好信王听经。佛泥洹后。王不见佛。便名尼俱类树则为佛树。见之如见佛。日日往树下坐。常所坐处想闻教戒。王有青衣。名曰拘录。常侍王边。夫人嫉妒雇婆罗门令咒杀佛树。于常婆罗门。四月七日夜取南山中大毒蛇脑

涂树。树即枯死。王即便悲涕不能自胜。四月八日夜半明星出时取五色香水集华用灌此树。即还更生。王便愿言。当令十方诸佛生时用今日。得道时用今日。般泥洹亦用今日。从此以来诸佛兴世。皆是此日。故用四月八日灌佛也(山宿愿果报经)

耆域药王请僧佛第八

耆域药王。请佛及僧。唯除槃特。槃特四月诵帚彗名。终不能得。如来及僧往坐耆域舍。行清净水如来不受。耆域白佛。不审如来以何因缘而不受水。佛告耆域。今此众中无有槃特比丘。是故不受。耆域白佛。此槃特愚钝。放牛羊人皆胜于此。佛告耆域。汝不请槃特者吾不受清净水。时耆域承佛教戒即遣人往唤槃特。佛告阿难。汝授钵与槃特。令莫起于坐遥授与我。耆域见此神力便自悔责。咄哉大误毁辱贤圣。今日乃知大犯口过。即生敬心向槃特比丘。逾于五百僧。世尊广说。过去世时耆域为将贩卖转易。尝驱千疋马往诣他国。中路有一马产驹。以驹乞人进至他国。与国主相见。王语马将。君此千疋皆是凡马。一马悲鸣其声有异必生[馬*父]驹。其驹长大者价当千马。若得此驹诸马尽买不尔不须。马将追乞驹处。其驹未经旬日便作人语。语其主曰。若使马将来求我者。得五百谓马可与。马将求以一疋始马赎之。其人答曰。吾本不强从君索。勤苦养活。君今欲须。以五百疋马赎当相还也。遂从之。先薄贱马驹。今留槃特。后皆贵重。槃特因缘久矣。非适今日(出请磐特比丘经)

瓶沙王有四种畏第九

昔瓶沙王先祖。治罪人法。若作贼者以手拍头。贼大惭愧与死无异。后更不作。至父王时治。若作贼者驱令出城以为严教。贼悉惭愧与死无殊。后更不作。洴沙嗣立。若作贼者驱令出国。时有一贼七反驱出。犹故复还劫杀村城。最后缚送。王言。将去截其小指。时有司急截恐王有悔。王自试啮指痛殊难忍即追莫截。臣答王言。已截。王甚愁悔。即自念言。我为法王之末。而为非法之始。夫为王者忧念民下。而截人指。即自命驾。诣佛白言。我曾祖先王迄至父王。皆以法治民。及到我身。为恶日滋正化渐薄。谬得为王伤截人体。自惟无道愧惧实深。佛告大王。治国之法。盗至几钱罪应至死至几出国。齐几用刑。王曰。世尊。以十九古钱为一罽利沙槃分。一罽利沙槃为四分。若盗一分罪应至死。佛为说法。王礼佛而退。时诸比丘言。云何瓶沙王畏罪乃尔。佛言。其不但今世畏罪。过去有国名曰迦尸。王号名称。时国人民。工巧伎术无不悉备以自生活。若无工伎者谓之愚痴。若作贼者亦名愚痴。时有一人作贼缚送王所。王言。止止。彼人失财此人作贼。我复何用共作恶为。思惟。昔来始一痴人。是愚痴人

不能满千我应命终。即持愚人付于大臣云。我须千愚痴人用作大会。收觅数满白我令知。臣执持愚人系在一处。王寻念言。是愚痴者将无自苦。便告大臣。好看此人莫令羸瘦。着我无忧园中。五欲娱乐伎乐供给。大臣奉教。欲取王意加情看视。如是不久其数满千。臣启满千。更须何等当速办之。王闻此言。甚大愁忧。昔来久远始有其一人。如何今者倏已千数。将是末世恶法增长。王敕群臣。洒扫园内烧香悬缯。备办种种肴膳饮食。王与群臣十八部众诣无忧园。敕现愚人见其衣破垢腻爪长发乱。即敕沐浴剪发截甲。给以新衣。然后将来各与种种饮食财宝。恣其所须。语令还家供养父母。勤修产业莫复作贼。愚人闻敕欢喜奉行。时王以位授其太子。出家入山学仙人法。时国王者洴沙是也。常畏罪报。佛言。洴沙王。不但今世教令斩指追即还悔。过去世时有婆罗门。无有钱财以乞自活。是婆罗门妻不生儿子。家本有那俱罗虫。便生一子。婆罗门念如儿想。那俱罗子于婆罗门亦如父想。少时妇生一子。行乞食时便敕妇言。汝若出行当将儿去。妇与儿食往比舍寄舂。儿有酥酪香气。毒蛇张口吐毒欲杀小儿。那俱罗虫便作是念。我父母不在。云何毒蛇欲杀我弟。即杀毒蛇断为七分。以血涂口当门而立。欲令父母见之欢喜。时婆罗门。始从外来遥见其妇于舍外。便嗔恚言。我教行时当将儿去。何以独行。父当入门见那俱罗口唇有血。即作是念。我夫妇不在。那俱罗于后将无杀啖我儿。以杖打杀那俱罗。入门见其儿。坐于庭中[口*數]指而戏。又见毒蛇七分甚大忧悔。是那俱罗救我子命。我不善观卒便杀之可痛可怜。即便迷闷僻地。时空中有天。即说偈言。

宜审谛观察　　勿行卒威怒
善友恩爱离　　抂害信伤苦

时婆罗门者。今洴沙王也(出僧祇律第二卷)

瓶沙王乐食而死生四天王天第十

瓶沙王问目连。何处天有好食。目连叹曰。四天王天。瓶沙应生兜率。即念先生此天。后生兜率。命终为毗沙门王太子。名曰最胜子。如目连施设所说。始人者以胸臆行名为摩睺勒。生三手众生名为象。问曰。何故说人。或是摩睺勒。或是象。答曰。证彼众生从光音天终来生于此。当时生畜生中。但形如人。饮食恶意恶巧诈滋多。故人相转灭遂成畜生。形如虾蟆(出鞞婆沙第十四卷)

瓶沙王与弗迦沙王亲厚更献珍异第十一

时王舍国王。名曰洴沙。少作太子常求五愿。一者曼我年少为

王。二者令我国中有佛。三者使我常往来。四者常听说经。五者闻疾开解得须陀洹。王皆得之。时王舍国北游异国。国名德差伊罗。王名弗迦沙。甚自高绝。宿曾见佛受佛经道。学身中六分经。谓地水火风空心。而汧沙王。与弗沙王生未相见。遥相爱敬有如兄弟。常通书记更相问遗。弗迦沙王国中生一莲华。而有千叶皆作金色。遣遗汧沙王。汧沙王。见华大欢喜言。弗迦沙王。遗我物甚奇有异。汧沙王。作书与弗迦沙王言。我国中有金银珍宝甚多。我不用为宝。今我国中生一人华。字佛。紫磨金色身有三十二相。弗迦沙王。闻佛声欢喜踊跃。作书与汧沙王。佛教戒所行愿具告意。弗迦沙王。却后数日自念言。人命不可知在呼吸间。我不能复待汧沙报书。敕诸小国王及群臣。严驾发行欲诣佛所。道逢汧沙王书。书上言。佛教人弃家捐妻子断爱欲。当除须发着法衣作沙门。又疏十二因缘。送与弗迦沙王。弗迦沙王。读书竟自思念。夜人定后群臣百官众皆卧出。寂然无声窃起亡去。入丘墓间便自剃头。被法衣作沙门。佛以天眼见弗迦沙。到王舍城止于窑家。佛念。弗迦沙王命尽明日。即飞到窑家愿寄一宿。窑家报言。可得相容。佛于一处端坐。便自念言。是弗迦沙安谛寂寞。起到弗迦沙前。问言。卿师受谁道作沙门耶。报言。我闻有佛今师事之。佛念。是贤者为用我故作沙门。当为说宿命时所知经。尔乃解耳。佛言。我为卿说经事。善听之。弗迦沙言善。佛为说法。得第三阿那含道。能知是佛耳。即起为佛作礼。明日入城未远。有少齿牛触抵弗迦沙。诸比丘白佛言。佛昨于窑家为说经。沙门为犇牛所抵杀。当趣何道。佛言。我为说经即得阿那含。生十六天上得阿罗汉。令诸比丘共取弗迦沙身。好收葬之。于其上起塔(出汧沙王五愿经又出弗迦沙王因缘经)

赤马天子问佛无生死处第十二

　　时有赤马天子。容色绝妙。于后夜时来诣佛所。白佛言。世尊。颇有能行过世界边。至不生不老不死处不。佛告赤马。无有能至者。赤马天子又白佛言。奇哉世尊。善说斯义。如世尊说。所以者何。自忆宿命。名曰赤马。作外道仙人。得神通离诸爱欲。我时作念。我有如是捷疾神足。如健士夫以利箭横射。过多罗树影顷。能登须弥。至一须弥。足蹑东海超至西海。我念神力捷疾今求世界边。便发足去。唯除食息便利。减节睡眠常行百岁。于路命终竟不得至。即没不现(出杂阿含第二十九卷)

多智王佯狂免祸第十三

　　外国有恶雨。若堕江湖河井陂池。人食之者狂醉七日。有国王。多智善知恶雨见云以知。使盖一井令雨不入。时百官群臣食恶雨水。

举朝皆狂。脱衣赤裸泥土涂头坐王殿上。唯王一人独不狂耳。一切群臣不自知狂。反谓王狂。何故着衣独异众人。皆相谓言。此非小事思共宜之。王恐诸臣欲反便自怖懅。语诸臣言。我有良药能自愈病。诸人小停待我服药。王便入内脱衣同其而出。一切群臣见皆大喜。七日之后群臣醒悟大自惭愧。各着衣冠而来朝会。王故如前赤裸而坐。诸臣皆惊怪而问言。王常多智。何故若是。王答臣言。我心常定无变易也。以汝狂故反谓我狂。非实心也(出杂譬喻经第四卷)

## 经律异相卷第二十九(行声闻道诸国王部第二十之二)



### 镜面王欲起新殿第一

　　过去迦尸国王。以正法治。人民安乐无诸患难。时王无子。夫人忽然怀妊。十月生儿无有眼鼻。生得七日施设大会集诸群臣。相师道士为子立字。时彼国法。或因福相或因星宿或因父母而立字。婆罗门问言。王子身体有何异相。傍人答言。今此王子其面正平都无眼鼻。婆罗门言。应名镜面。以四乳母供给抱养。一人摩拭洗浴。一人除弃不净。一人怀抱。一人乳哺。此四乳母昼夜给侍。譬如莲华日日增长。至年长大父王命终。即拜镜面以尊王位。然此太子宿殖德本。虽生无目而有天眼。堪为国王。福德力大。国中人民闻镜面太子为王无不奇怪。时有大臣便欲试之。不能得便。遇王出敕。敕诸群臣。更立新殿。雕文克镂种种彩画。大臣试王。将一猕猴与着衣服作革囊盛之。串其肩上将到王前。巧匠已至愿王指授。王知相试。便说偈言。

　　观此众生类　　睒睒面皱[皮*留]
　　[跕-十+土]厥性轻躁　　成事彼能坏
　　受分法如是　　何能起宫殿
　　残折华果树　　不中亲近人
　　况能造宫殿　　催送归野林

　　时镜面王。今即我也(出僧祇律第七卷)

### 不梨先泥王请佛解梦第二

不梨先泥王。夜卧梦见十事。一者梦见三瓶并两边瓶满气出相交往来。不入中央空瓶中。二者梦见马口食尻亦食。三者梦见小树生华。四者梦见小树生果。五者梦见一人索绳。人后有羊。羊主食绳。六者梦见狐于金床上金器中食。七者梦见大牛还从犊子饮乳。八者梦见四牛从四面鸣来相趣欲斗。当合未合不知牛处。九者梦见大池水中央浊四边清。十者梦见大溪水流正赤。王寤大恐。亡国及身。即召公臣及诸道人晓解梦者问之。有一婆罗门。皆非吉事。当取所重爱夫人太子。及边亲近侍人奴婢。皆杀以祠天王。有卧具及着身珍宝好物。皆当烧以祠天。能如是者王身得无他。王闻不乐。夫人问王。何故愁忧。王言说。昨夜梦见十事。恐亡国及身。有婆罗门。解梦皆非吉事。夫人言。王莫愁忧。今佛近在精舍。去国不远。何以不往问梦意。如佛所解。王当随之。王即到佛所。头面礼佛足具以白佛。恐亡国土身及妻子。愿闻教戒。佛言。莫恐。王梦者。后世人当不畏法禁。贪淫嫉妒不知厌足。少义无慈不知惭愧。第一梦者豪贵自相追随。不顾贫贱。第二梦者见马两食。后世帝王及诸大臣。禀食俸禄复探万民不知厌足。第三梦者小树生华者。后世人年未满三十。而头生白发。贪淫多欲年少强老。第四梦者小树生果者。后世人年未满十五。便行嫁抱儿而归。不知惭愧。第五梦者一人索绳后人有羊。羊主食绳者。后世人夫婿出行。妇与他通食其财物。第六梦者狐于金床金器中食。后世人下贱更尊贵。有财产众人敬畏之。公侯子孙更贫贱。处于下坐饮食在后。第七梦者大牛还从小犊。子乳者。后世人无有礼义。母为女媒诱他男子。与女交通授女求财。以自饶给不知惭愧。第八梦者四牛从四面鸣来相趋欲斗当合未合不知牛处者。后世帝王长吏人民。皆无至诚之心。更相欺诈愚痴嗔恚。不敬天地以用是故雨泽不时。长吏人民请祷求雨。天当四面起云雷电有声。长吏人民咸言。当雨须臾之间云散雨去遂为不堕。所以者何。帝王长吏人民无有忠正仁慈。第九梦者大池水中央浊四边清者。后世中国当扰乱治行不平。人民不孝父母不敬长老。边国面当平清。人民和睦孝从二亲。第十梦者大溪水流正赤者。后世诸国当忿诤兴军聚众更相攻伐。当作车兵步兵骑兵。共斗相杀伤不可称数。死者于路血流正赤。王长跪白言。得佛教戒心即欢喜。为佛作礼还归宫中。重贵正夫人。皆夺诸大臣俸禄。不复信异道婆罗门(出国王不梨先泥十梦经)

恶少王绕塔散寇第三

月支国有王。名恶少王。此天下莫不靡伏。母教敕王曰。设有临死之难慎莫左旋佛寺。当念右旋慎莫违吾此教。时恶少王。大出兵众攻纯血城。手自执剑杀三亿人。后战不如。乘象奔走顾视佛图。忆母教诫便回象右旋。敌国见之因各散伏。王见贼退寻从进。得其本城擒获王身。便忆佛语。自归佛者为尊为上无有及者。设我不右旋者岂能

坏此贼乎(出出曜经第十六卷旧杂譬喻略同)

## 难国王因儿妇得解第四

佛在舍卫国。有难国王。名分和檀。大好道德。日饭道士千余人。王自谓。智慧无双以铁缚腹。常恐智慧横出。而欲为子婚。问群臣曰。天下有智如我者不。若其有者。我欲为子取其女也。国内无有。王遣使者求索他方。到舍卫国问彼人民有佛。使者言。佛宁有女不。答曰。道人无有女也。使者言。次复有谁。答曰。阿难邠坻贤善好道有女第一。使者言。何用为第一。答曰。曾与太子只共诤园田持以上佛。象负黄金数千万亿不贪重宝但志为善。使者即往到阿难邠坻居所。还以白王。王即驰往见。难国王身了无衣服。裸形黑丑状类如鬼。阿难邠坻问言。欲何求也。王言。闻君贤善好道有女第一。故来为子请求君女。阿难邠坻呼前坐之云。当启佛。具以白佛。佛言与之。阿难邠坻言。怖杀我女。佛言不也。遂即与之。女名三摩竭。当于难国度脱八万人。阿难邠坻敢复问佛。心实怀恨。即归谓难国王。女当相与。王即礼娉迎还其国。太子夜往到三摩竭所。三摩竭以脚蹋太子却于地。如是四五日。太子不敢复行。王夫人问之。何故不行。太子默声。夫人即往到三摩竭所。我为子娶妻今当承事。我子何故折辱。三摩竭言。夫人大子及国中人。形皆如狗与畜生无异。夫人白王。王智慧无双远求子妇。无所畏难折辱我子。复面骂我。王闻之。即往到三摩竭所。三摩竭不出礼拜。王言。我远娶新妇。面骂夫人复折辱我子可乎。三摩竭言然。王国中人民皆如狗畜。王即大惊曰。我常恐智从腹横出故。以铁缚之。日饭道士千余人。谁能及我者。而反见骂。三摩竭曰。男女长少裸形相向。虽复修福犹可弃贱。王诣师门具陈上事。师曰。更往复问之。慎勿怒也。王即还问。汝国人民何用为胜。三摩竭曰。我国男女皆有衣裳。尊卑异位身不相见。有大人名曰佛。教化数千亿万人皆令得道。入火不烧入水不溺。能典揽三千日月万二千天地。知三世事。身三十二相八十种好。道德通达诸天敬谒。王言。佛宁可见不。三摩竭言。遥请可致耳。王言。大善。请当云何。三摩竭言。但自烧香王随我后。夫人太子皆随我。三摩竭即上高台请言。难国王始闻如来名。愿佛明日受王饭食。佛告目连。敕诸比丘。明日悉往难国。三摩竭。令王及夫人太子斋戒烧香布席施设食具。供待千二百五十人。三摩竭。即与王夫人太子共住中庭。令诸罗汉来当先到佛在后着。慎莫惊怖随我所为。佛诸比丘各自变化。舍利弗现作一双白象。目连化作师子。诸大比丘各变其身。种种示现。或雁皆悉不同从上来下。难国人民大惊。三摩竭言。勿怖也。佛最在后身出水火。三摩竭前为佛作礼。王夫人太子皆亦作礼。诸阿罗汉就坐大小相次。三摩竭王夫人太子。次前行澡水下饭食具。国中人民怪王闭门。大怒各持斧欲斫宫门。佛言。我皆欲使人作善。即令宫壁化作

水精。内外相见人民即止不敢复斫。时宾头卢坐山。忽去往难国。以针刺地。缕与衣相连。即神足行至难国。山便随后。国一女怀妊见山来恐坠。怖即堕身。佛令目连问宾头卢。汝后是何等。宾头卢顾视。山掷还前处八千里外。佛言。我教度脱汝。今失期复杀一人。人命之重我所不喜。从今已后不得随我饭食顷。弥勒佛出乃得般泥洹。宾头卢默然愁苦。王白佛言。宁可共捔道力。不如者当投井中。佛言大善。三问不如者当投井中。王言可。佛问言。若诵经时云何。王言。我诵经时。匍匐而行极即伏地。佛言。我诵经时坐坐极经行。若匍匐诵经是为狗行。王为不如。王欲投井两手据地而不肯入。佛言置之。即还归国奉行佛道。三摩竭。乃承事王夫人太子。于难国教化八万人。皆得四声闻果(出分和檀王经)

阿质王从佛生信第五

　　时有国王。名曰阿质。其所治处周十万里。人民炽盛。王大勇猛不解于法。侵伐邻国抂苦良善。邻国皆苦之。佛与大众往到其国。阿质闻之。与三十二子身皆勇健恶心兴兵。合聚人众数百万人。当于大道迎欲拒佛。佛语阿难。阿质国王父子。明日恶意向我及大众。汝等何以降之。诸大士天人笑动天地。佛问何笑。阿难曰。笑阿质王耳。佛言。阿质愚痴起是恶意。使民获罪。已发大兵恃怙人马之力。正使满四天下不能动我一毛。况但数百万人。佛告阿难。敕诸明士皆持钵行。明日当于阿质国王军中取饭。王父子兵马大盛鬼神惊动。当此之时佛身在前放大光明。从军中渡阿质国。王鼓不复鸣。弓弩不施刀兵不拔。象马颠倒步兵转筋。天地阴冥日月无光。王及诸子。皆迷惑失息顿伏而走。佛大众住皆取饭满钵。前到王国。城门自开。佛前进王宫入殿而坐。寂寞无声。八十一万七千天人悉各就坐。宫更广大自然高座交露宝帐五音自奏。王及诸子自相谓言。王者之力不如道德之力也。士众惊怖。诸王子言。今闻佛入已在宫内。宜还与佛相见。王言。复何面目与佛相见。上惭愧神下负人民。诸子曰。佛既仁慈不伤人意。王便收敛士众安徐还宫。与佛相见。头面着地为佛作礼前谢。佛言卑鄙闇陋少不学问不知礼义狼兽为比。愚痴迷惑违犯天人。大圣不顾边陲小国。今抂世尊远来鄙土君臣勃逆。唯愿天尊哀此无智。既已厚恩教化人民。王复以头面着地叉手却住。王三十二子公卿百官吏民。皆悔过自责一心向佛。王见八十一万众神人皆列坐师子之座。交露帐中自然伎乐。知佛神妙。王敕后宫夫人婇女。皆出礼佛。王设百味之饭。悉与夫人三十二子。膝行澡水手自斟酌。饭悉周遍上下恭肃一心欢喜食竟。王前稽首白佛言。蒙天中天恩。宿福之厚先君之助得在黎民之上。天尊大圣。当哀我国人民乞戒终身奉行。治民正平当以何法。当与邻国为盟去恶就善。愿佛留意。佛言。王侵伐非义非求。长生安社稷者也。王当恩信仁义慈孝贞洁宽柔忍辱布施育民覆盖恕

己。凡行此事。可长保社稷。若无此九社稷难保。王曰为之如何。愿垂哀教。佛言。众生可哀人命可惜。国土珍宝不足恃怙。王当爱惜人命当如父母哀其子也。人民亲王过于父母。天下万国皆可得保。非但一国也。王虽有数百万众车兵马兵。适可以拒小敌耳。我为菩萨道时于树下坐禅。魔王与鬼神兵一亿八千人。皆变形作杂兽畜生身欲坏我心。我以神力右手指案地。而天地大动皆悉颠蹶。不能复本形。魔王降伏。以王数百万人民之力。何如鬼神亿数之力。王曰。实以愚痴无所知故。王即叩头忏谢乞更改厉。佛言。我以大慈念度十方一切人民皆使解脱。早得佛道未度者度。非但为王父子。王复悔责。愿佛哀我更受教戒终身奉行。使国民安隐。佛言。王当宽刑罚除赋敛广恩信给孤独数赦囚穷者救之贫者饶之饥者饱之。王若是者可保其终始。王发道心谓左右傍臣。取藏珍宝以上世尊。佛咒愿毕。悉以施王左右皆得饶富。王三十二子自相谓言。生为无义之人。死为无义之鬼。不如兄弟求作沙门。皆言大善。即俱诣佛具陈所怀。佛知其意深入道慧。天帝释剃其头须皆成沙门。后宫夫人婇女三千人。公卿百官一切人民。皆受五戒月月六斋。国致丰熟。邻国闻之遥敬仰焉。王自从是来。治国宽仁盗贼无有。男女相敬无相贪欲普悉和善。王以七宝作大精舍。国中人民俱行十善。寿尽生天无入恶道者。佛言。我为人求道但令度脱。非天龙鬼神所能倾动也。汝曹行道。当应如我(出阿质国王经)

优填王请求治化方法第六

　　时优填王。白佛言。国王成就几法。世尊。不久在世外敌竞兴。未得修行而死入恶道。佛曰十法。云何为十。一者意不专一于诸事业。二贪着揣食犹彼饿虎。三贪着酒肉不理国事。四喜怀嗔恚多诸愁忧。五常习愚痴不受人谏。六自任其力所为能办。七常喜杀生凌易弱者。八数遣兵革侵他国界。九多有所说言无真要。十不慈于人。若成就此不久存世外敌竞兴。若命终后趣三恶道恶声远布。王言。成就几法久存于世外敌不兴。若命终后生天善处。佛言十法。久存于世外敌不兴。命终后生天上善处。云何为十。一者意不错乱于诸行业。皆悉平等除去非行亲近善业。二者王不贪着揣食。以等命存分别戒品。三不贪味嗜酒。见诸咎过知出要为乐。四不悭贪喜行惠施观诸行业。五有智慧解其义常修善。除不善。六不自恃力不自用意。诸有沙门婆罗门群臣人民聪明黠慧者。随问其义皆为显说便随教导。七不暴虐杀害人民。观其事业便加刑罚。八不数遣兵侵他国界。常与诸王共相和合。九所说真要语不烦重。察前人语然后说事。十常怀慈悲于诸臣民常察国事。成就十法久存于世外敌不兴。若身坏命终生善处天上。设命终后名称远布天人所传。以等法化勿以非理。时王答曰。等法化民。身坏命终生善天上。非法行者。身坏命终趣三恶道恶声远布(出增一阿含第三十九卷)

优填王惑于女人射其正后矢不能伤第七

　　国人送美女上优填王。王大欣悦。拜女父为太傅。为女兴宫。伎乐千人以给侍之。王正后师事如来得须陀洹道。王后受谮前后。以百箭射后。后见不惧都不恚怒。一心念佛慈意向王。箭皆绕后三匝还住王前。百箭同尔。王惕然惊惧。即驾白象金车驰诣佛所。稽首佛足自陈曰。吾有重咎在三尊所。淫妖纵欲兴邪。于佛圣众生毒恶心。白衣弟子慈力乃尔。岂况如来乎。我今首过归命三宝。唯愿弘慈原赦我咎(出优田王经)

檀那王国遭暴水蛇绕其城为二比丘所救第八

　　昔陂桓提国。其王号曰檀那。国中当有暴水。水除之后。忽有大蛇绕城一匝头荷城门。城中居民三亿余人。历日不得出。或多饥馑者。蛇亦无所嗔恚。若有出者便当啖之。举国人民莫不恐怖。时王国界山中有二道人清净行道。一名摩诃调。一名沙诃调。坐思念言。蛇是含毒物。今反绕城将危人命。即时俱往。既入其国与王相见。王睹二道人言。由我正化不平故致此患。举国愁荒无复人心。二道人即告王言。今当方便为王除之。王及臣下皆叩头守请言。若蒙二道人恩。此国人民便为更生。沙诃调即化为大身虾蟆。行过蛇前蛇饥难忍。便走逐虾蟆。摩诃调复化为袭奈。从后追之。蛇见袭奈便惊走入深山。蛇去之后人民获安。王及臣下即寻二道人到其所在。叩头辞谢言。二道人近在于此。我实愚痴不早承奉。至有灾患道人相救。唯愿道人还住于宫。我等人民得展供养。道人告言。吾之为道清净无欲。不乐供养。王当捡身自率以道。人民奉行正法可得终始获安。王即乞受五戒十善。归命三尊。月月斋戒以为常法。自是之后。国丰民宁四方襁负。遂致太平。沙诃调者佛身是。摩诃调者即弥勒是。王者即鸠摩迦葉是。大蛇者即调达是(出菩萨宿命经)

国王酒猎闻之修福第九

　　昔有国王。喜饮酒射猎。还便然灯烧香投槃作礼。边侍人言。王饮酒射猎。还都投槃当有何福。王闻之。便使人然大濩。汤便沸。内一瓶金。汤沸踊跃。便呼边人使探取金来。人言汤热不可近。王言汝当作方便取之。何故不得。侍人言。不知作何方便当可得之。王言。汝去下火以水添汤。侍人即如王令。便探得金。王言。我饮酒射猎时自如汤沸。我投槃作礼时自如去火以水添汤。何以故。不得福也(出杂譬喻经)

## 国王临死藏珠髻中第十

昔者国王有如意明珠。藏于髻中。夙夜珍爱。王后薨亡。国法先置田野令肉消尽。乃收葬之。其王形坏头髻解散明珠出露。时有征卒之妻。名遮陀利。行见珠持归。王家收葬忘失此珠。太子传位。方悟求觅募得神珠封邑万户赐金千斤。征卒之妻乃赍应命。即便封邑。王戴珠首上(出譬喻经第七卷)

## 有王遇伐不拒第十一

有邻国王。兴兵伐其敌国。敌国诸臣启其王曰。某国兴兵今已逼近。愿王自备共相攻击。王语诸臣曰。此是闲事何必须吾。贼攻城门。诸臣启王。贼今在外。王告诸臣。贼虽在外不足远虑。但自营私何虑公务。时贼暴虐转前入城。左右启曰。贼已入城。王告诸臣。此事微细何足上闻。邻国大王转进至殿。诸臣启曰。邻国之王今已上殿。不审圣尊有何思虑。其王告曰。我今处世变易不停。兴者必衰。会合有离。难可常保。更改形容如乞士法。摩何自退往适深山。思惟道德可以自娱。设此暴王欲害我身不辞其愆。所以然者。亡国失土皆由一人。我今受死万民无患。岂不于我大有幸乎。彼敌国之王叹未曾有。举声唱曰。善哉大王。自古迄今未有斯比。我虽得胜未如王也。开怀大道不顾世荣。自今以往还大王国。兴王讫化。共相接待共为亲厚(出菩萨藏经下卷)

## 国王试一智臣第十二

昔有国王。选择一国明智之人。以为辅臣。尔时国王。设权方便无量之慧。选得一人。聪明博达其志弘雅。威而不暴名德具足。王欲试之。故加重罪盛满钵油使擎二十里行。堕一渧者诛不须启。群臣行之。观者填道。譬如水定而风吹之其水波扬。心不安隐。其人心念吾今定死。设能擎钵使油不堕到彼国者乃得活耳。唯念油钵安行徐步。时诸臣兵父母宗亲国人悉集。随而观之。又逢大醉象犇走入道暴鸣哮吼。譬如雷声。蹈杀道中象马牛羊猪犊之属。碎诸车乘星散狼藉。人见恐怖东西驰走。如风吹云。又人射之。而擎钵人。初不知有象来。亦不觉象去。城中失火烧诸宫殿。又诸蚑蜂放毒啮人官兵灭火。又五色云起天大雷震。乱风吹地尘沙瓦砾填塞王路。拔树折枝落诸华实。掣电霹雳孔雀皆鸣天诸灾雹。虽有此变其人都不觉闻。擎满钵油得至彼国。不堕一渧。王乃欢喜立为大臣(出修行欢喜经)

## 驴首王食雪山药草得作人头第十三

昔有国王。人身驴首。佛语国王。雪山有药。名曰上味。王往食之可复人头。王往雪山择药啖之。遂头不改。王还白佛。何乃妄语。佛白王言。莫简药草自复人头。王复到山。山中生者皆自除病。不复简择。啖一口草即复人头(出杂譬喻经)

不眠王杀睡左右第十四

昔有国王。昼夜不寐。其边直者若睡便杀。前后杀四百九十九人。有一长者子当应入直。其家啼哭送之。有一年少问。何故啼哭。以实答之。卿能雇我。我能代卿。长者大喜。与金千两遣令入直。王曰。汝何以入。曰我代长者子直。王曰。汝慎勿眠我当杀汝。时年少睡。王欲杀之。曰何以睡。曰不睡我思事耳。王曰。何所思。曰作一升器受二升物。盛一升沙复受一升水。王试实尔。复睡翻地。王复欲杀。曰思事耳。曰何所思。曰作一尺坑还持土填不满八寸。王复使人作之审尔。复睡伏地。王复欲杀。问汝何以复睡。曰我思事耳。王赦我罪我当说之。王言便说。年少言。王正似鬼。语竟便去。王思。此人何以呼我作鬼。便启问母。母言。汝实是鬼也。我怀汝时夜梦见鬼。与我共会便有汝耳。王便遂寤。改不杀人悔过为善。遂便学道。尔时王者我身是也。四百九十九人者今五百上首弟子是。年少觉寤我者。文殊师利是(出譬喻经第五卷)

## 经律异相卷第三十(诸国王夫人部第二十一)

阿育王夫人受八岁沙弥化一 王后生肉弃水遂生二子为毗舍离人种二 拘蓝尼国王后悟法三 末利夫人持斋四 优达那王妻学道生天五 国王大夫人与一贤者共王造寺六

阿育王夫人受八岁沙弥化第一

昔阿育王。未解佛法。造诸地狱。入者必治。酷以众毒。后得信心。因弃诸非奉事正觉。人民疾疫。王断内外不得相通。畏病及宫中。遣信白圣众。乞遥咒愿。可遣一比丘入宫。达嚫使天下安病疾消除。众僧荷之。愿以见告。时圣众遣一沙弥其年八岁。名曰妙颜。已得罗汉神通具足。飞到王宫见夫人婇女宣语。所乏并显道德知佛至尊况弟子乎。妙颜受教。飞入王宫住王后前。王后作礼举手欲抱。言妙颜子何能自屈显其神足。妙颜谓夫人曰。且却且却。不宜身近沙门。夫人答曰。卿年幼小方始八岁。心相恋念犹如吾子。虽身近之当何所苦。沙弥答曰。近情喻之如夫人教。情从微起。犹粟之火能烧万里之野。譬指渧之水陷穿玉石亦能盈器。事皆以渐。以少致多。以小成

大。是以智者远嫌避疑。以防未然。沙弥夫人相难往来言声遂高。声彻正殿。王问傍人。是谁语声如有所诤。傍臣答曰。沙弥妙颜这至宫中。与正后语。音声高亮乃闻于此。王即起往与之相见。作礼问讯以何所诤。沙弥答曰。贵后见颜垂意见愍。欲往相见道法不应。故难却之耳。阿育王曰。卿年尚幼犹如吾子。爱念抱之当有何嫌。乃以壮言相折耶。沙弥答曰。不如王语。古圣制仪豫其未萌亦戒终始。女子年七不戏父机。男儿八岁不倨母床。果下不扪首。苽田无摸足。所以然者。远嫌避疑杜渐消萌也。劝示将来便防未然。吾心以净无复微翳。譬如莲华泥水不污。犹水精琉璃之器也。实如来谈。等于母子所以无异。虽知无瑕当为不能者施。王与夫人闻其所言惊然琦之。如妙颜言。年幼八岁尚顾众难。况年长大三毒未灭者。于是沙弥为说经法。夫人婇女五百余人悉得道迹。及正后傍臣太子皆发道意。寻时得立不退转地(出八岁沙弥开解国王经)

王后生肉弃水遂生二儿为毗舍离人种第二

往昔波罗奈国王夫人怀妊。此夫人自知怀妊。而白王言。王即供给养视皆使调适。月满生肉一段。赤如槿花。诸余夫人生儿端正。我生段肉无有手足。心生羞耻。若王见者必生恶贱。盛贮器中打金作薄以朱沙题上。是波罗奈国王夫人所生。盖覆器头以王印印之。以金薄书置器外。送放江中。使人弃已。诸鬼神营护使无风浪。时一道士。依牧牛人住于江边。清朝澡洗遥见此器。拾取见金薄书字。复见有王印印之。便开器看唯见肉段。而作是念。若是死肉久应烂臭。必有异相。将还住所善举一处。过半月已而成二片。自尔之后复经半月。二片各生五胞。却后半月一片成男。一片成女。男色如黄金。女色如白银。道士见之。心生爱重如自有子。两手母指自然出乳。一指饮男。一指饮女。乳入子腹譬如清水摩尼之珠内外明彻。道士号儿。名为离车子(梁言皮薄亦言同皮)道士养此二子极为辛苦。旦入聚落乞食。兼为二子日晏方还。是时牧牛人。见道士为此二子辛苦如是。谓言。大德。出家人正应行道。何为二子妨废道业。可收乞我我等为养活。道士言善哉。是牧牛人各还到家。明日与诸同伴平治道路。竖立幢幡散杂色花。鸣鼓来迎二子到道士处。白道士言。今此二子时可去矣。道士付嘱。此二子者有大福德。不可度量。汝等善好料理。当以乳酪生熟酥五种而供养之。若此二子长大还自共匹对。觅好平博处所安立住止。可拜男为王女为夫人。牧牛人等受教而去。二子年至十六。以平博处纵广一百由旬。中央起宅。以女嫁男。立为夫妇。后一产二儿一男一女。如是十六过生。诸牧牛人见王子渐多。更开舍宅造诸园地。合三十二人宅舍。如是遂乃三过开广。故名为毗舍离(出善见律毗婆沙第十卷)

## 拘蓝尼国王后悟法第三

佛与千二百五十比丘。游拘蓝尼国美音精舍。足蹈门阃天地震动。珠玑乐器不鼓自鸣。蛊毒隐伏吉瑞和清。境界人民靡不渴仰。王名优填。强[(一/正)*虎]侵克开纳佞言耽荒女乐。置左右二后。容姿妙绝。左名照堂。憍傲谗嫉。右字菡容。常行仁爱。王珍其操每事私焉。菡容有老宿青衣。名曰度胜。恒行布香。减省而合集。饭佛及僧。佛为说法。尽心不忘。施讫还宫。持所布香。因此功德。本行所追香气远闻。斤两倍香。菡容诘问。首减香钱。饭佛及僧。法深义妙非世所闻。菡容闻佛。心生欢喜。自念无因得闻正法。即报度胜。汝为我说。度胜启曰。身贱口秽不敢便宣如来尊言。乞行诣佛受敕而还。便遣出宫。重告之曰。具受仪式。度胜未还。夫人与侍女侧塞中庭。佛告度胜。汝还说法多有度者。说法之仪先施高座。度胜具宣圣旨。菡容欣悦。开笥出衣积为高座。承佛威神如应说法。夫人菡容及诸侍女疑解得道。度胜得总持。照堂妒责数谮非一。王不肯从。后又说之。王心乃惑。伺其斋时劝王奏乐。请召夫人。王便普召被命皆会。菡容持斋独不应命。反覆三召执节不移。王怒隆盛缚曳殿前。将欲射杀。菡容寸心归佛。王自射两箭皆还自向。王怖而解之。问曰。汝有何术乃致是耶。对曰。唯事如来归命三尊。朝奉佛斋过中不食。加行八事庄严不近。必是世尊哀愍若兹。王曰。善哉。岂可言也。当诣精舍奉觐世尊。会有敌国兴兵入界。王自出征顾命梵志。名曰吉星。权领国政。照堂喜曰。吾父领正杀子必矣。女与父谋遂烧杀菡容及诸侍女。诈言失火谓可掩塞。事后发露。王大恚之。远徙吉星捐于界外。照堂等辈幽之地窟。摧逐邪道。广阐佛化(出中本起经)

## 末利夫人持斋第四

佛在舍卫国。国王群臣莫不归仰。时有贾客。名曰波利。与五百贾人入海求宝。时海神出掬水。问波利言。海水为多。掬水为多。波利答言。掬水为多。海水虽多不能救饥渴之人。掬水虽少能济渴乏之命。世世受福不可訾计。海神欢喜。即脱身上八种香璎。挍以七宝以上波利。波利还国。持此香璎上波斯匿王。王甚珍奇。即列诸夫人。若最好者以香璎与之。六万夫人尽严束而出。王问。末利夫人何以不出。侍人答言。今十五日持佛法斋素服不严。王曰。如今持斋应违王命乎。如是三反。末利夫人素服而出。在众人中明如日月倍好于常。王意竦然加敬问曰。有何道德炳然有异。夫人白王。自念少福禀斯女形。情态垢秽日夜山积。人命促短惧坠三涂。是以月日奉佛法斋。割爱从道世世蒙福。王闻欢喜。便以香璎与之。夫人辞曰。我今持斋不应着此。可与余人。王曰。我本发意欲与胜者。卿今最胜。又奉法斋道志殊高。是以相与。若卿不受吾将安置。夫人答言。大王勿忧。愿

王屈意共到佛所。以此香瓔奉上世尊。并采圣训累劫之福矣。王即许焉。即敕严驾往至佛所。白佛言。海神香瓔波利所上。六万夫人莫不贪得。末利夫人与而不取。持佛法斋心无贪欲。谨以上佛。愿垂纳受。世尊弟子执心难齐。直信如此岂有福乎。于是世尊为受香瓔。即说偈言。

多作宝华　　结步摇绮　　广积德香
所生转好　　琦草芳华　　不逆风熏
近道敷开　　德人遍香　　栴檀多香
青莲芳花　　虽曰是真　　不如戒香
华香气微　　不可谓真　　持戒之香
到天殊胜　　戒具成就　　行无放逸
定意度脱　　长离魔道(出法句经第二卷)

优达那王妻学道生天第五

　　槃提国王名优达。迦葉佛时出家修道。仰值释迦皆得道迹。其国殷富人民炽盛。王有二万夫人。第一夫人。字曰月明。容仪端正王甚爱敬。不过半岁夫人将终相现。王甚忧戚。月明问之。王言。汝寿将终。情爱别离是故愁耳。月明答言。夫生有死。自世之常。何独忧耶。若隆顾念但放出家。王听入道。汝若出家设未成道必生天上。若生天上还至我所。听汝出家。月明即许其誓。唤比丘尼。即舍五欲。多来问讯恭敬供养妨其道业。是故游行诸国。从出家日数满六月。持戒清净厌患世间。得阿那含道。终一聚落即生色天。观昔因缘于王有约。欲赴本誓。观王没于五欲[怡-台＋龍]戾难化。直尔而往无以感发。宜以恐逼尔乃降伏。便自变身作大罗刹。衣毛振竖执五尺刀。因王夜卧去之不远悬在空中。王甚大怖。即语王言。汝虽士众千万。今唯属我不得自在。死时已至何缘自济。王即报言。我无因缘惟持本所作善。修心清净死生善处。天言。此最可恃更无余理。王便问言。汝是何神使我怖畏。天答。我是月明夫人。王放出家思惟离欲生色天上。今来赴约。王言。汝虽说此我犹不信。复汝本形尔乃可信。天即变为昔形。衣裳服饰如本而立。王欲心发即趣欲捉。月明即升虚空为王说法曰。此身无常弹指叵保。譬如朝露日出则灭。不惟无常贪着我身。王不见。盛年华色老所吞灭。诸根朽迈。目视不明。耳听不聪。形败腐朽无所复堪。譬如酿酒戾取淳味糟无所直。是身既老无所贪乐。唯有死在。身既生死无常与俱。王不见。胎夭幼壮皆死。是身危脆死贼常随。身心火然但是众苦。心有三毒身有寒热饥渴。而不生厌贪着我身。宫人伎女华色五欲。国财妻子悉非我有。死去之时无一随者。身尚自弃何况余物。迷没五欲回流生死莫知出路。王是智人何不厌离出家求道。王善心生许其出家。月明重化之曰。吾当出家求于妙

法受而修行日夕精进翘勤勿懈。说此语已忽然不现。王即禅位太子。舍离五欲。投迦旃延出家为道。时人以其舍重荣利。求正真道。臣吏人民多来供养恭敬问讯方修道业。于是游行至摩竭国。佛为说法得阿罗汉道。执持瓦钵入王舍城。乞得宿饭还林坐食。洴沙王出游诣林。问讯曰。汝本为王出入荣从。今作乞儿独行丐食。岂可乐耶。汝还罢道分半国治。道人答言。我大国王聚落甚多。今复何缘舍大就小非我所宜。洴沙王曰。汝本食以上味盛以宝器。今执瓦钵乞残宿食不亦难乎。汝本为王勇士侍卫。今日单独岂不恐耶。本在深宫妃妓妙色盈悦耳目。坐以宝床敷以细缛。今日独宿林野卧坐唯草岂不苦哉。答曰。我今知足无所贪乐。洴沙王曰。卿今可怜。答言。卿是可怜非是我也。所以者何。卿五欲所缠恩爱所驱不得自在。我今快乐心无挂碍。瓶沙闻已即便还去(出杂藏经)

国王大夫人与一贤者共王造寺第六

昔有一人。见浮图寺。意欲作之。而钱帛不足。发愿入海益得金宝。我当作寺国中第一。得金银还复熟思惟。谁能同意共作寺者。国王常言。我欲作寺塔。今初未作。当珠宝瑛贡上于王。王得欢喜问。何处得此。贤者言。我愿作寺不办独作。入海得宝当作寺。今安隐还是我一利。至得金宝是我二利。意不贪着兴立寺舍是我三利。我猗三利功德今欲作寺。唯无人力功夫。故以闻王。王言。我亦有三利。欲作寺塔身得作王为人中上是我一利。丰饶财宝人兵是我二利。四方皆伏是我三利。当与卿共作寺。王呼五百夫人以珠与之。五百夫人皆自庄饰各欲得珠。唯大夫人独不装梳。王问何故。答亦有三利。故得作王夫人。一宫所敬是我一利。生男为太子是我二利。常乐经道欲作佛图寺是我三利。王言善哉。以珠与之。大夫人以百千两金助王立寺。王与国中贤者作寺广千步。皆以金银刻镂。王言。唯我三人有此福。我国中人不蒙此耶。遣使街里宣令。谁能多有善意得福无量。有贫穷女唯一小屋乞丐衣食。闻之自责。宿不布施今致困穷。解身布裙向中掷与使者以裙助王。我形裸露无衣可出。王闻惊怪乃有是善心。即敕将来。使者曰。此女人无衣可着。王敕五百夫人。各取一领衣与之。速往迎取。王即见之拜为第二夫人。令教授宫中(出十卷譬喻经第四卷)

## 经律异相卷第三十一(行菩萨道诸国王子部第二十二之一)

乾陀尸利国王太子投身饿虎遗骨起塔一 昙摩绀为法烧身火坑变为花池二 忍辱为父杀身三 智止以血肉施病比丘四 月光破身出血髓以救病人五 须阐提割肉供父母命六 须大拏好施为与人白象诘摈山中七 只域为奈女所生舍国为医八。

乾陀尸利国王太子投身饿虎遗骨起塔第一

乾陀尸利国王太子。不好荣华栖遁山泽。时深谷底有一饿虎。新产七子遇天降雪。虎母抱子已经三日不得求食。惧子冻死守饿护子雪落不息。母子饥困丧命不久。母既饥逼还欲啖子。时诸仙曰。谁能舍身救济此者。太子曰。善哉吾愿果矣。往到崖头下向望视。见虎母抱子为雪所覆生大悲心。立住山头寂然入定。即逮清净无生法忍。观见过去无数劫事未来亦尔。即还白师及五百同学。吾今舍身愿各随喜。师曰学道日浅知见未广。何忽自发舍所爱身。太子答曰。吾昔有愿应舍千身。前已曾舍九百九十九身。今日所舍足满千身是故舍耳。愿师随喜。师曰。卿志愿高妙必先得道勿复见遗。太子辞师而去。师与五百神仙啼泣满目送太子到山崖头。时日有富兰长者。将从男女五百人赍供上山。见太子舍身悲感涕哭。亦随太子至山崖头。太子在众人前发大誓愿。我今舍身救众生命。所有功德速成菩提。得金刚身常乐我净无为法身。未度者度未解者解未安者安。我今此身无常苦恼众毒所集。此身不净九孔盈流四大毒蛇之所咥螫。五拔刀贼追逐伤割。如此身者为无反复甘膳美味及五欲乐供养。此身命终之后无善报恩。及堕地狱受无量苦。夫人身者唯应令苦不得与乐。又发誓言。今我以肉血救彼饿虎。余舍利骨。我父母后时必为起塔。令一切众生身诸病苦宿罪因缘汤药针炙不得差者。来我塔处至心供养。随病轻重不过百日必得除愈。若实不虚者诸天降雨香华。应声雨蔓陀罗华地皆振动。太子即解鹿皮衣以缠头。自投身虎前。虎母得食菩萨肉。母子俱活。时崖头诸人望见太子。为虎所啖骨肉狼籍。悲号大叫声动山中。或有椎胸自扑宛转卧地。或有禅思。或有叩头忏悔。首陀会诸天及天帝释四天王等。日月诸天数千万众。皆发无上菩提之心。作倡伎乐烧香散华供养太子。而唱是言。善哉摩诃萨埵。从是不久当坐道场。五百仙人皆发无上正真道意。神仙大师得无生忍。夫人遣饷。唯见衣裳伞盖钵锡瓶罐在石室中。遍问仙人。十十五五相向啼泣。到大师所。唯见仙师以手支颊涕泣满目呻吟而坐。周匝推问无肯应对。使者怖惧。即以饮食施诸仙士走还向夫人具说上事。夫人曰。祸哉吾子死矣。推胸大叫奔走诣王。王闻迷闷。群臣谏王。太子在山。愿王小息。

王及夫人妃后婇女臣佐吏民奔走上山。长者富兰逆来告王。太子昨日投身岩下以肉饭虎。今唯余骨狼籍在地共到尸处。王及夫人后妃婇女群臣吏民举声悲叫振动山谷。王与夫人伏子尸上心肝断绝闷不识人。妃前扶头理太子发曰。宁令我身碎如尘粉不令我夫奄忽如今。时群臣白王。太子布施誓度群生。非无常杀鬼所侵夺也。及未臭烂宜设供养。即收骸骨出山谷口。于平坦地积栴檀香薪。及香苏油用阇维之。收取舍利起七宝塔。时太子者我身是。父王者即今我父输头檀是。夫人者母摩耶是。后妃者今瞿夷是。阇维者阿难是。山上神仙大

师者弥勒是(出菩萨投身饭饿虎经)

昙摩绀为法烧身火坑变为花池第二

昔阎浮提有王名梵天。王有太子字昙摩绀。深乐正法。帝释化作婆罗门言。我能说法。太子接足礼敬请欲闻之。婆罗门言。我学积久。云何直欲便闻。若能不惜身命及于妻子。入大火坑以见供养者。吾乃与法。太子具如其言。作大火坑。王及夫人婇女。诣宫晓喻婆罗门。乞以国城妻子一为给使。莫令太子投此火中。婆罗门言。吾不相逼随其意耳。但如此者我不为说。王宣令国内却后七日太子烧身。若欲见者至日早来。合国贵贱一时皆集。求哀固请具说如前。太子语众人言。我于久远生死之中丧身无数。人中为贪更相斩害。天上寿尽失欲忧苦。地狱烧煮刀剥解割灰河剑树痛彻心髓。饿鬼之中百毒钻躯。畜生之报身供众口食草负重。持此众苦空生身命。未曾善心为法。今舍臭秽之形以求清胜。汝等云何欲见前却。吾得佛道施汝五分法身。太子便立火坑上。婆罗门曰。

常行于慈心　　除去恚害想
大悲愍众生　　矜伤为雨泪
修行大喜心　　同己所得法
拥护以道意　　乃应菩萨行

太子闻之便欲投火。时帝释梵王为捉一手。而难之云。阎浮提内一切生类。赖太子恩莫不得所。今若投火天下丧父何为自没孤弃一切。太子谢曰。莫遮我无上道心。身投火坑。天地大动。虚空诸天同时号哭泪如盛雨。时烈火坑变成花池。太子坐莲花台。诸天雨花乃至于膝。梵天王者今净饭是。母者今摩耶夫人是。太子者今世尊是(出贤愚经第一卷)

忍辱为父杀身第三

毗婆尸佛时。波罗奈国王聪慧仁贤无有子息。事一山神经十二年祈求不懈。后第一夫人生育一男。性善不嗔人相具足。召诸群臣占其吉凶。即为立字名曰忍辱。及年长大好行布施。于诸众生等以慈悲。国有六臣。奸伪谄佞枉横无道人所厌患嫉妬太子。时王重病命在旦夕。忍辱太子告父诸臣曰。父王危笃今当何为。诸臣曰。妙药难得命去不远太子悲闷躄地。恶臣立计欲除太子。启太子曰。王病须药药不可得。太子问曰。为是何物。答曰。是不嗔人。眼睛及髓。若得此药王命必全。太子曰。我身似是。其人即辞其母。并集诸小国王。自宣令言。我今此身与大众别。即唤旃陀罗碎骨出髓剜取两目。臣即捣合

奉上大王。王即服之病得除愈。问诸大臣。此药殊妙除我苦患。诸臣答曰。今此药者太子所办。王曰。今何所在。答曰。在外身体伤坏命不去远。王大悲哭。往到子所其命已终。其母懊恼投身尸上。我有宿罪应末体如尘。乃令我子丧失身命。以牛头栴檀而阇维之。以其身骨起七宝塔(出大方便佛报恩经第三卷)

智止以血肉施病比丘第四

昔阎浮利王名智力。常护佛法深有至诚。比丘与王有亲。王所尊敬国人爱重。王欲见之无有厌足。比丘髀上生大恶疮。国中医药所不能愈。王及二万夫人皆悉悲念。时王卧梦。有天人来语王言。若欲愈此比丘者。当须生人肉血饮食之即愈。王寤不乐。念是比丘病重乃须此药。敕问臣下。何从而得生人血肉。时王太子名曰智止。白王。王莫愁忧。人之血肉最为贱物。世人所重道无所违。王曰善哉。太子默然。还斋持刀割髀取肉。及血送与比丘。比丘服之疮即除愈身得安隐。王闻比丘已得除愈。欢喜悦怿不能自胜。太子自然平复。举国财宝赐与太子。时至诚意者提和竭罗佛是。智力王者弥勒是也。智止太子我身是也(出月明菩萨三昧经)

月光破身出血髓救病人第五

有月光太子。出行游观。癞人见之要车白言。我身重病辛苦懊恼。太子嬉游独自欢耶。大慈愍念愿见救疗。太子闻之以问诸医。言当须从生及长无嗔之人血髓涂而饮之如是可愈。太子念言。设有此人贪生惜寿何可得耶。自除我身无可得处。即命旃陀罗。令除身肉破骨出髓以涂病人以血饮之。如是等施及施妻子施而无吝。如弃草木观所施物知从缘有。推求其实都无所得。一切清净如涅槃相。乃至得无生法忍。是为结业生身行檀波罗蜜(出大智论第十二卷)

须阐提太子割肉供父母命第六

毗婆尸佛像法时。波罗奈国王。名罗阇。唯有三子。各任小国。时王聪睿正法为治不枉人民。王有德力风雨以时五谷丰熟。王所重臣名罗睺罗。心生恶逆忽起四兵伐波罗柰国。断大王命。续伐第一第二王子。次讨第三。第三王子形体姝大端正殊美任性调善语。常含笑发言利益不伤人意。正法治民土地丰乐。国计充盈四方叹美。虚空诸天一切神鬼亦皆敬爱。有一太子名须阐提。聪明慈仁好喜布施。身黄金色七处平满人相具足。年始七岁其父爱念心不暂舍。时守宫神语王言。罗睺恶逆谋夺国位欲杀父王。寻起师众伺捕二兄亦已断命。军马

不久当复至此。王闻是语。忧愁懊恼不能自持。心肝崩裂婉转躄地。良久乃苏。微声报虚空中言。卿是何人。但闻其声。不见其形。向者所宣审实尔不。即报王言。吾是守宫神以王聪明正直不枉人民以是相告。王宜速出其至不久。王思投邻国而有两道。一道七日行一道十四日行。即盛一人七日粮食。入宫呼须阐提抱着膝上。夫人前问。大王今者似有恐状。王言。非卿所知。夫人白言。我身与王如鸟两翅。云何而言不相关预。王报如上。即抱太子便出进路。夫人随后迷荒失心误入十四日道。其路险难无有水草。前行数日三人共资粮粒已尽。道路犹远。王及夫人举声大哭。怪哉苦哉从生迄今未曾闻有如是之苦。如何今日身自更之。深自悔责。饥渴所迫命在呼吸。思设方便。不欲三人并死杀妇活我及儿。须阐提见王异相。前捉父手启言。欲作何等。父悲泪满目微声语子。欲杀汝母取其肉血以续汝命。须阐提衔泣启父。何处有子啖于母肉。既不啖肉子母俱死。愿但杀子济父母命。王闻子言。即便闷绝微声语子。子如吾目何处有人自挑目而还自食。吾宁丧命终不杀子啖子肉也。须阐提又言。若便断命血肉臭烂。未经几日欲求一愿。若逆违者非慈父母。时父王语太子言。不逆汝意。须阐提言。唯愿日日就儿身上割三斤肉。二分奉供父母。一分自食以续身命。父母泣而从之。得至前路故余二日身肉转尽肢节筋骨故相连续余命未断。父母抱持举声大哭我等无状。横啖汝肉使汝苦痛。前路犹远未达所在。而汝肉尽今者并命聚尸一处。时须阐提微声谏言。已啖子肉进路至此。父母今者莫如凡人。并命一处为怜愍故莫见拒逆。可于身诸节间净割余肉。用济父母可达所在。父母随言食竟号叫分别。须阐提起立视父母。父母大哭随路而去。父母去远不见须阐提。太子恋慕父母目不暂舍。良久躄地身体新血肉香于十方。面有蚊虻。闻血肉香来封身上。遍体唼食楚毒苦痛不可复言。余命未断发声立誓。愿宿世殃恶从是除尽。自今已往更不敢作。今我此身以供养父母。愿我父母常得十一余福。所残血肉施诸蚊虻皆得饱满。发是愿时。天地六种震动。日无精光禽兽散走。大海波动须弥涌没。六欲诸天皆悉怯怖下阎浮提。化作师子虎狼之属。张目掴髭咆地大吼振跳[跳-兆＋(騰-月)]踯来欲搏啮。时须阐提见诸禽兽作大威势。微声语言。汝欲见啖随意取食何为见恐。时天王帝释即复天身。太子见之欢喜无量。时帝释问太子言。汝难舍能舍。如是功德为愿生天作魔王梵王耶。太子报言。我愿成无上菩提。天帝释言。空有此言谁当信汝。太子誓言。我若欺诳令我身疮始终莫合。若不尔者令我平复。血反为乳身体平复端正倍常。时天王帝释头面礼足叹言善哉。吾不及汝。汝精进勇猛会得菩提愿先度我。时天王帝释。于虚空中即没不现。时王及夫人得到邻国。邻国闻之。远出奉迎相见具说上事。供给所须甚称意望。邻王感念。太子慈孝。即上四兵还与彼王。伐罗睺随路而归。欲至先别太子。处收其骸柩前望悲哭。转近遥见太子身体平复。即前抱持悲喜交集。时须阐提具以上事启其父母。父母欢喜。共载大象还归本国。太

子福深克旋本国。即立太子以为大王。时父王者今输头檀王是也。时母者今摩耶夫人是。须阐提者今佛身是。时天帝释者阿若憍陈如是也(出大方便佛报恩经第一卷)

须大拏好施为与人白象诘摈山中第七

昔者叶波国王号湿随。太子名须大拏。四等普护言不伤人。常愿布施拯济群生。令吾后世受福无穷。愚者不睹非常之变谓之可保。智者照有五家。欲得衣食金银众珍车马田宅无求不与。光声远被四海咨嗟。父王有一白象。威猛武势敌六十恶国来战象辄能胜。诸王共议。遣梵志八人从乞白象。太子欣然问欲何求对曰。欲乞行莲花上白象。象名罗阇和檀。太子曰善。金银杂宝恣心所求。即敕侍者。疾被白象金银鞍勒。左持象勒。右持金瓶。澡梵志手。慈欢授象。梵志大喜。即咒愿竟骑象而去。相国百揆靡不怅然。佥曰。斯象力猛交战辄胜。今以惠仇国。何所恃。具以白王。王闻惨然久而曰。太子好喜佛道。以周穷济乏慈育为行无从禁止。假使拘罚。斯无道矣。百揆佥曰。切磋之教议无失矣。拘罚为虐。臣敢闻之。逐令出国置于田野。十年之间令自惭悔。臣等之愿也。王即遣使者。语之曰。象是国宝以惠怨乎。不忍加罚疾出国去。使者奉命宣述如斯。太子对曰。不敢违天命。愿以私财更七日布施不敢侵国。使者以闻。王即听许。太子欣然大施穷乏。宣语疾来恣意所欲。七日既竟贫者皆富。妻名曼坻。本诸王女。颜华绰约一国无双。自首至足七宝璎珞。谓其妻曰。起听吾言。大王徙吾着檀特山十二年为限汝知之乎。妻惊视太子泣泪而云。何罪见逐捐国尊荣方处深山乎。答曰。吾用国名象以施怨家王。逮群臣恚逐我耳。妻即发愿。愿国丰熟王臣兆民富寿无极。唯当建志山泽誓成道矣。太子曰。惟彼山泽恐怖之处。虎狼害兽难为止矣。又有毒虫魍魅髭鬼。雷电霹雳风雨云雾甚可怖畏。寒暑过度树木难依蒺[廾/梨]砾石非蹠所堪。尔王者之子。生于荣乐长于宫中。衣即细软饮食甘美。卧则帷帐众乐聒耳。愿即恣心。今处山泽。卧即草蓐食即果菜非人所忍。何以堪之乎。妻曰。细靡众宝帷帐甘美。何益于己而与太子生离乎。夫王者以幡为识。火以烟为识。妇人以夫为识。吾恃太子犹恃二亲。太子在国布施四远吾辄同愿。今当历崄而留守荣岂仁道哉。傥有来乞不现我夫心之感结必死无疑。太子曰。远国之人来乞妻子吾无逆心。尔为情恋傥违惠道者擿绝洪润坏吾重任也。妻曰。太子布施睹世希有当卒弘誓慎无倦矣。百千万世无人如卿建佛重任吾不敢违也。太子曰善。即将妻子诣母辞别。稽首于地愍然辞曰。愿捐重思保宁玉体。国事鞅掌数以慈谏。无以自由抂彼天民。当忍不可忍。母曰。未有子时结愿求嗣。怀妊之日如树含华日须其成。天不夺愿令吾有子。养育成就而当生离。夫人嫔妾不复相敬。太子妻儿稽首拜退。宫内巨细靡不哽咽。出与百揆哀诀俱出城去。靡不窃云。太子国之圣

灵众宝之尊。二亲何心而逐之乎。太子坐城外谢诸送者遣之还居。兆民拜伏佥然举哀伤。或有躃踊呼天音向震国。去国已远坐一树下。有梵志远来乞身宝服及妻子。珠玑尽以惠之。令妻子升车执辔而去。始欲就道。又逢梵志丐马。以马惠之。自于辕中挽车进道。又逢梵志来丐其车。即以车惠。太子车马衣裳身宝杂物都尽无余。令妻婴女己自抱男。经二十一日乃到山中。太子睹山树木茂盛流泉美水甘果备焉。凫雁鸳鸯游戏其间。太子谓妻曰。树木参天鲜有折伤。群鸟悲鸣泉果甚多。足为饮食唯道是务耳。山中道士皆守节好学。有一道士名阿珠陀。久处山间甚有妙德。即与妻子诣之。稽首曰。吾将妻子来斯学道。愿垂洪慈诲成吾志也。道士诲之。太子则与柴草为屋结发莞衣食果饮泉。男名耶利。衣小草服从父出入。女名罽拏延。着鹿皮衣从母出入。处山一宿天为增泉更生药木。后有鸠留孙贫老梵志。其妻年丰颜华端正。提瓶行汲。道逢年少遮而调之曰。尔居贫乎贪彼老财庶以归居。彼翁学道希成一人。专愚[怡-台＋龍]悷尔将所贪乎。颜状丑黑鼻正[扁*司]𪃱。身体了戾面皱唇哆。言语蹇[扁*司]两目又青状类如鬼。举身无好孰不恶憎。尔为室家将无愧厌乎。妇流泪而去。翁须鬓正白由霜着树。朝夕未死无如之何。归向其婿具陈是事。若无奴使吾去子矣。婿曰。吾贫何缘卒获给使乎。妻曰。吾闻须大拏洪慈济众徙着山中。其有两儿乞则惠卿。妻数有言妇爱难违即用其言。寻觅道路逢猎士。猎士素知太子送逐所由。勃然骂曰。吾斩尔首。问太子为梵志迁而惧曰。王逮群臣令呼太子还国为王。答曰。大善喜示其处。逮见小屋。太子亦睹其来。两儿睹之中心怛惧。兄弟俱白。吾父尚施而斯人远来。财尽无副必以吾兄弟惠之。携手俱逃。母故掘荫埳容人。二儿入中以柴覆上。自相诫曰。父呼莫应也。太子慰劳之曰。历远疲惓矣。对曰。吾自彼来举身恼痛。又大饥渴。太子设果浆。今故归穷庶延微命。太子恻然曰。财尽无惜矣。梵志曰。可以二儿给养吾老矣。答曰。吾心无违。太子呼儿。兄弟惧矣。又相谓曰。吾父呼求。必以惠此鬼。违命不应。太子知其隐在埳中。发柴睹之。儿出抱父战栗涕号言。此是鬼耳非梵志也。儿数睹梵志颜类未有若兹。无以我等为鬼作食。我母采果来归何迟。今日定死为鬼所啖。母归索吾。如牛索犊。狂走哀恸。父必悔矣。太子曰。我生布施未尝微悔。吾以许焉尔无违矣。梵志曰。吾老气微儿舍遁迈之其母所大子弘惠缚以见付。太子持儿令梵志缚自牵绳端。两儿躄身婉转父前哀号呼母曰。天神地祇山树诸神一哀告母云。两儿以惠人可一相见。哀感二仪山神作响有若雷震。母时采果中心[怡-台＋重][怡-台＋重]。仰看苍天不睹云雨。右目瞤左蹠痒两乳流出。母惟之曰。斯怪甚大归视我儿。委果旋归惶惶如狂。帝释念曰。菩萨志隆欲成重任。若及妻到坏其高志。化为师子当道而蹲。妇曰。卿是狩中之王。吾人中王之女俱处斯山。吾有两儿皆尚微细。朝来未食须望我耳。师子避之妇得进路。回复于前化作白狼。妇辞如前狼又避焉。又化为虎计梵志远乃遂退矣。妇睹太子独

出惨然怖曰。吾儿所之而今独坐。儿常见归犇走趣吾。跳踉喜笑曰母归矣。今儿戏具泥象泥牛泥马泥猪杂巧诸物纵横于地。睹之心感吾便发狂。将不为虎狼鬼魅盗贼所吞乎。疾释斯结吾必死矣。太子久而言曰。有一梵志来索两儿。云。年尽命微欲以自济吾以惠之。妇闻斯言感跃躄地婉转哀恸流泪而云。审如一夜所梦。梦睹老贫梵志。割吾两乳执之疾驰。正为今也。哀恸呼天动一山间。太子睹妻哀恸。尤甚。谓之曰。吾本惮尔隆孝奉尊无求不惠盟誓甚明。而今哀恸以乱我心。妻曰。太子求道厥劳何甚。帝释诸天佥然议曰。太子道弘普施无尽试求其妻。释化梵志曰。子怀乾巛之仁。普济群生布施无逆故来归心。子妻贤贞德馨远闻故来乞丐。答曰大善。天地卒然大动天人鬼神靡不叹善。梵志曰。吾是天帝非世庸人也。故来试子。子尚佛慧影范难双矣。今欲何愿恣求必从。太子曰。愿获大富常好布施无贪踰。今吾父王及国臣民思得相见。天帝曰。善应时不现。梵志喜获其息。行不觉疲连牵两儿如得亡役。儿王者之孙荣乐自由。去取二亲为绳所缚。结处皆伤哀号呼母。鞭之而走血流丹地。天神愍念解缚愈伤。为生甘果令地柔软。兄弟摘果更相授啖曰。甘如苑中果。地柔软如王边毡[止*毛]矣。兄弟相扶仰天呼母。涕泣流身归到其家喜笑且云。吾为尔得奴婢二人自从所使。妻睹儿曰。奴婢不尔。斯儿端正手足悦怿不任作劳。孚行炫卖更买所使。又欲往异国。天惑其路乃之本土。兆民识焉佥曰。斯大王孙矣。便以闻王。王呼入宫。宫人巨细靡不嘘唏。王欲抱两儿不就。王曰何故。儿曰。昔为王孙今为奴婢之贱。何缘坐王膝乎。王问梵志曰。缘得斯儿。对之如实。曰卖儿几钱。梵志未答。男孙剿曰。男直银钱一千特。牛牸牛各百头。女直金钱一千特牛牸牛各二百头。王曰。男长而贱女幼而贵何也。对曰。太子既圣且仁众所依附。而见远逐故知男贱也。黎庶之女苟以华色处在深宫。故知女贵也。王曰。八岁孩童而有高士之论。岂况其父乎。宫人巨细闻其讽谏莫不举哀。王顾皆如数梵志退矣。王抱两孙坐之于膝曰。向不就抱今来何疾乎。对曰。向是奴婢今为王孙。曰汝父处山何食自供。两儿俱曰。食菜树果以自给耳。日与禽兽百鸟相娱亦无愁心。王遣使者迎焉。使者就道。山中树木俯仰屈伸似有跪起之礼。百鸟悲鸣哀感人情。太子曰。斯者何瑞。妻卧地曰。王意解释使者来迎神祇助善故兴斯瑞。妻自亡儿卧地。使者到乃起拜王命矣。使者曰。王逮皇后损食衔泣身命日衰思睹太子。太子左右顾望恋慕山中树木流泉收泪升车。自使者发举国欢喜。治道扫除预施帐幔。烧香散华伎乐幢盖。举国趋跄称寿无量。太子入城顿首谢过退劳起居。王复以国藏珍宝都付太子劝令布施。邻国困民似川归海。宿怨睹之拜来称臣。贡献相衔贼寇尚仁偷盗竞施干戈戻藏囹圄毁矣。群生永乐十方庆善积德不休。始虽婴苦今为无尽尊矣。太子后终生兜术天。自天来下生白净王宫。今吾身是。父王者阿难是。妻瞿夷是。子男罗云是。女者罗汉珠迟母是。天帝释者弥勒是。射猎者优陀耶是。珠陀者大迦葉是。卖儿梵志者调达

是。菩萨慈惠布施如是(出须大拏经)

只域为奈女所生舍国为医第八

昔维耶离国。王苑中生一奈树。枝叶繁茂加有光色香美非凡。王极宝爱。自非宫中尊贵不得啖之。时有梵志。居家饶富一国无双聪明博达才智出群。王用为大臣。请食设奈毕以一奈实与之。梵志见奈香美非凡乃问曰。此奈树下宁有小栽可得乞不。王曰。卿若欲得一栽相与。梵志种之。朝夕灌溉枝条茂好三年生实。光彩大小如王家许。梵志大喜自念。我资财无数不减于王。唯无此奈今既得之即无所减。便取食之而大苦涩。乃退思惟。当是土无肥耳。仍捉取乳以饮一牛次第至百煎为醍醐。日日灌之却至明年。实乃甘美。而树边生一瘤节。大如手卷。日月增长恐妨其实。适欲斫去。复恐伤树。迟回未决。节生一枝。洪直调好高出树颠。去地七丈。抄生诸枝形如偃盖。华叶茂好胜于树本。即作栈阁登而视之。见偃盖之中乃有池水。既清且香众华鲜明。披视华下。有一女儿在池水中。梵志抱取归家长养。名曰奈女。至年十五颜色端正天下无双声闻远国。有七国王。同时俱来诣梵志所求娉奈女以为夫人。梵志不知与谁。于其园中架一高楼以奈女置上。谓诸王曰。此女非我所生。自出于奈树之上。今七王俱求。我设与一六当见怒。不敢爱惜。女今在园中楼上。诸王但自评议。应得者取非我所制。七王共争纷纭未决。其夜洴沙王从伏渎入登楼就宿。明晨当去。奈女曰。大王幸枉威尊接逮。若其有子则是王种当何所付。王曰。是男还我是女还汝。王即脱手金镮之印以付奈女曰。以是为信。出语群臣。我已得奈女与共一宿。洴沙军人皆称万岁曰。我王已得奈女。六王闻之便各还去。奈女生男儿。初生时手中把持针药囊。梵志曰。此国王之子而执持医器必医王也。名曰只域(涅槃等诸经皆云耆婆请磐特比丘经云耆域)至年八岁。聪明学问书疏越伦。与邻比小儿游戏心常轻诸小儿。诸儿骂曰。无父之子淫女所生何敢轻我。只域愕然默而不答。便归问母曰。我视诸子皆不如我。而反骂我言无父之子。我父今者为在何许。母曰。汝父者是洴沙王。只域曰。洴沙王乃在罗悦只国。去此五百里。何缘生我。即持此环往罗悦只国。径入宫门即到王前。为王作礼长跪白曰。我是王子奈女所生。今年八岁始知是大王种。故奉指镮印信远来归家。王见印文。忆昔有誓知是其子。怆然怜之以为太子。涉历二年会阿阇世王生。只域因白王曰。我初生时手把针药囊。应当为医王。虽以我为太子非我所乐。王适子生矣。应袭尊嗣。我愿得行学医术。王即听之。敕国上医术尽教之。而只域嬉戏未尝受学。诸师责谓之曰。医术鄙陋诚非太子至尊所学。然大王之命不可违废。受敕以来积有日月。而太子初不受半言。若王问我。我何以对。只域曰。我生而有医证在手。故白大王捐弃荣豪求学医术岂复懈怠。直以诸师之道无足学者故耳。便取本草药方针脉诸经

具难问师。师无能答。反为作礼曰太子神圣非我所及。历世疑义请太子说。便说其义。诸医欢喜作礼奉行。只域便就救疗。所治辄愈远国知名。还于宫门逢担[蓷/木]小儿望见五藏缕悉分明。只域心念。本草经说。有药王树从外照内。此儿[蓷/木]中有药王树。即问曰。卖堪几钱。儿曰十钱。依雇十钱。儿下[蓷/木]置地。则闇不复见其腹中。只域思惟。不知束中何者是药王木。便解两束一一聚之以着儿腹上。无所照见如是尽两束[蓷/木]。最后小枝照见腹内。只域大喜。知此小枝定是药王。悉还儿[蓷/木]。儿欢喜去。时国中迦罗越家女年十五。临当嫁日忽头痛而死。只域闻之往至其家问。女常有何病乃致夭死。父曰。女小有头痛疾日日增甚朝发致命。只域以药王照女头。见有刿虫。大小相生乃数百枚钻食头脑脑尽故死。便以金刀披破其头。悉出诸虫封着罂中。以三种神膏涂疮。一种补虫所食骨间之伤。一种生脑。一种治外刀疮。告女父曰。好令安静慎莫使惊。七日当愈。到日我当复来只域适去。女母便更啼哭曰。我子为再死也。岂有破头凿脑当复活者。父止之曰。只域生而把持针药。捐弃尊位行作医师。但为一切护治人命。此天医王岂当妄耶。嘱语汝言慎莫使惊。而卿今反啼哭以惊动之。欲令此儿不复生耶。母闻便止哭供养护之。寂静七日。女便吐气而寤如从卧觉。曰。我今者了不头痛。身体皆安谁护我者使得如是。父曰。汝前已死。医王只域故来护汝。破头出虫以得更生。便开罂出虫示之。女见大更惊悕。深自侥幸曰。只域乃神。如是何报其恩。须臾只域来至。女大欢喜。出门奉迎作礼跪曰。愿为君婢终身以报更生之恩。只域曰。我为医师周行治病居无常处何用婢为。必欲报恩者与我五百两金。我不自用当谢师恩。师虽无以教我。我见尝为弟子。今得汝金当以与之。女便奉五百两金。只域受以与师。因白王暂归省母。到维耶离国。有迦罗越家儿。好学作一木马高七尺余。学习蹁上初学得上马。后遂失据躄地而死。只域闻之。便往以药王照。复见肝反戾向后气结不通故死。复以金刀破腹手探料理。还肝向前毕。以三种神膏涂之。其一种者补手所护持之处。一种通利气息。一种主合刀疮。嘱语其父曰。慎莫令惊三日当愈。父承教敕寂静养视至于三日。儿便吐气而寤亦如卧觉。即便起坐。俄而域来。儿出迎礼曰。愿为作奴终身供养以报生活之恩。只域曰。我为医师周行治病。病者之家争为我使当用奴为。我母养我勤苦。我未有供养。卿若欲谢我。与我五百两金。以报母恩。取金以上奈女。还归罗悦只国。只域活此两人便驰名天下莫不闻知。又南有大国去罗悦只八千里。洴沙及诸小国皆臣属之。其王疾病积年不差。恒苦嗔恚睨眦杀人。人举目视之亦杀。低头不仰亦杀。使人行迟亦杀。疾走亦杀。左右侍人不知当何措手足。医师合药辄嫌有毒亦复杀之。前后所杀傍臣宫女及医师辈不可称数。病乃日增其毒气攻心。烦满短气如火烧身。闻只域名即为下书。敕洴沙王征召只域。只域闻此王多杀医师大小恐怖。洴沙又怜其年小恐为所杀。适欲不遣畏见诛伐。父子相守昼夜忧愁。乃将只域

俱往问佛。佛告只域。汝宿命时与我约誓俱当救护天下人病。我治内病汝治外病。今我得佛故如本愿会生我前。此王病笃远来迎汝如何不往。急往护之。趣作方便令病必愈。不杀汝也。只域便承佛威神。往到王所。诊省脉理。及以药王照之。见王五藏百脉之中。血气扰扰悉见。是蛇蚤之毒周匝身体。只域白王。王病可治。治之保愈。然宜见大后咨议合药。若不见大后药终不成。王闻此语不解其故。意甚欲怒。然患身病。宿闻只域之名故远迎之。冀必有益且见小儿知无奸私忍而听之。即遣青衣黄门将入见太后。只域白太后。王病可治今当合药。宜密启其方不可宣露。愿屏左右。太后即遂遣青衣黄门出。只域因问太后。向省王病。见王身中血脉悉是蛇蚤之毒似非人类。王为定是谁子。太后以实语我。我能治之。若不语我。我则不知所治。太后曰。我昔尝于金柱殿中昼卧。忽有来摩我上者。我时恍惚梦与通情。忽然而寤。见有大蚤长三丈余从我上去即觉有躯。王实是此蚤子也。我为羞耻此未常出口。童子今乃觉之何其神妙。若病可治。愿以王命委属童子。今者治之当用何药。只域曰。唯有醍醐耳。太后曰。咄童子慎莫道。此王大恶闻醍醐之气。又恶闻其名。前后坐口道醍醐而死者数千百人。汝今道此必当杀汝。以此饮王终不得下。愿更用他药。只域曰。醍醐治毒病。恶闻醍醐是也。王病若微及是他毒为有余药可以愈之。蚤毒既重。又已匝体。自非醍醐终不能消。今当煎克化令成水。乃出见王曰。向入见太后。已启药方今当合之。十五日当成。今我有五愿。王若听我病可即愈。若不听我病不得愈。王问五愿尽何等事。只域曰。一者愿得王匣藏中新衣未经躯者与我衣之。二者愿令我得独出入宫门不使禁诃。三者愿得日日独入见太后及王后亦莫禁呵。四者愿王饮药当一仰令尽莫得中息。五者愿得王八千里白象与我乘之。王闻大怒曰。儿子何敢求是五愿。从且解之。若不能解今打杀汝。只域曰。合药宜当精洁斋戒。而我来日经久。衣服皆被尘垢故欲得王衣着以合药也。又王前后使诸医师皆嫌疑之无所委慎。又诛杀之不服其药。群臣大小皆言王当复杀我。而王病已甚。恐外人生心作乱。若令我自出自入不见禁诃。则外人大小皆知王信我无疑。必服我药病必当愈。则不敢生逆乱之心也。又言前后杀人甚多。臣下大小各怀恐怖。皆不愿王之安隐。无可信者。今共合药。恐其因我顾睨之间。便投毒药中。我所不觉则非小故思惟。天下可信者恩情无厌。唯有母与妇。故欲入见大后与共合药当煎。十五日乃成故欲日日得入伺候火齐耳。又药有齐数气味宜当相及。若其中息则气不相系也。又乃南山中有神妙药草。去此四千里。王服药宜当即得此草。重复服之故欲乘此象诣往采之。朝去暮还令药味相及也。王意大解。皆悉听之。于是只域煎克醍醐十五日成化如清水。凡得五升便与大后王后。俱出奉药白可服。愿被白象置殿前。王即听之。王见药但如清水一服便尽。只域便乘象径去归其本国道。适行三千里年幼微弱不堪疾迅头眩疲极卧息山间。过中王噫出醍醐气。怒曰。小儿子敢以醍醐中我。怪

小儿所以求我白象。正欲以叛去耳。王有勇士。名曰乌。神足能行。即敕逐取小儿还。我目前捶而杀之。乌行及之曰。汝何故以醍醐与王。而言是药王令我追呼汝还。汝急随去陈谢自首庶望得活。若故欲走今必杀汝终不得脱。只域自念我虽方便求此白象。故复不脱。今当复作方便何可随去。乃谓乌言。我朝来未食还必当死。宁可假我须臾得于山间。啖果饮水绝而就死乎。乌见只域小儿惧死言辞辛苦。矜而听之曰。促食当去不得久留。只域乃取一梨吃食其半。以毒药着爪甲中以分余半便置于地。又取一坏水先饮其半。又行爪下毒于余水中复置于地。乃叹曰。此水及梨皆是天药。清香且美。其饮食者令人身安。百病皆愈气力兼倍。恨其不在国都之下。百姓当共得之。而在深山之中人不知也。便进入山索求他果。乌性既贪舐不能忍于饮食。又闻只域叹为神药。亦见只域已饮食之。谓必无毒。便食余梨饮余水。即便下痢。痢如注水。躄地而卧。起辄眩倒。不能复动。只域往语之曰。王服我药病必当愈。然今药力未行余毒未尽。我今往者必当杀我。汝无所知。趣欲得我以解身负故使汝病。病自无苦慎莫动摇三日当差。若遂起逐我必死不疑。便上象而去。过语墟聚伍长曰。此是大国王使。今忽得病。汝等急往舆取。归家好养护之。厚其床席给与糜粥慎莫令死。若令死者王灭汝国。语毕便去遂归本国。伍长承敕。迎取养护三日毒歇。下给便归。见王叩头自陈曰。我实愚痴违负王教。信只域言饮食。其余果水。为药所中下痢三日始今且差自知当死。比乌还三日之中王病已差。悔遣乌行。见乌来还。且喜且悲曰。赖汝不即将儿来。当我恚时必当捶杀。我得其恩今得生活。而反杀之逆戾不可即料。前后所抂杀者悉更厚葬。复其家门赐与钱财。思见只域欲报其恩。即遣使者奉迎只域。只域虽知王病已。差犹怀怖畏不欲复往。佛告只域。汝今宿命已有弘誓愿成就功德。何得中止应当更往。汝已治其外病我亦复治其内病。只域便随使去。王见只域甚大欢喜。引与同坐把持其臂曰。赖蒙仁者之恩今得更生。当何以报当分国土以半相与。宫内婇女库藏宝物悉当分半。只域曰。我本为太子。虽实小国亦有民人。珍宝具足。不乐治国故求为医当行治病。当用土地婇女宝物为皆所不用。王前听我五愿。外病得愈。今若复听我一愿。内病复除。王曰。唯听仁教。请复问之。只域曰。愿王请佛从受明法。为王说佛功德。王闻大喜曰。今欲遣乌臣以白象迎佛可得致不。只域曰。不用白象也。佛遥知心念。但斋戒清洁办诸供具烧香遥礼长跪请佛佛必自来。王如其言。佛与千二百五十比丘俱来饭食已毕。为王说经。王即开解发无上道心。举国大小皆奉五戒。柰女生时既有奇异。长又聪明从父学问。博知经道星历诸术有胜于父。加达音乐声如梵天。诸迦罗越及梵志家女合五百人皆往从学以为大师。柰女常将五百弟子讲授经术。或相与游戏园池及作音乐。国人不解其故。便生诽谤呼为淫女。五百弟子皆号淫党。柰女生时。国中复有二女俱产。一须蔓女。二波昙女。须蔓女者生在迦罗越家常笮。须曼以为香膏。笮膏石边忽

作瘤节。大如弹丸。长如手卷。石便爆破。见石节中耿如荧火。射出堕地三日而生须曼。又三日成华。中有小女。迦罗越取而养之。名须曼女。及年长大才明智慧亚次柰女。波昙女者有梵志家。浴池之内生青莲华。日日长大如五升瓶。华舒见中有一小女。梵志养之名曰波昙女。年长大才智明达如须曼女。诸国王闻此二女颜容绝世。交来求娉。二女曰。我生不由胞胎。乃出草华之中。与凡人不同。何宜当随世俗乃复嫁娶。闻柰女聪明遍世无匹。生又与我同体。皆辞父母往事柰女求作弟子。明智博达皆胜五百人。佛时到维耶离国。柰女师诸弟子出城奉迎礼佛跪言。愿佛明日我园中食。佛默然受。王出宫迎。又请明日宫食。佛言。柰女前请王后之矣。王曰。我为国主至心请佛必望哀许。柰女但是淫女。日日将从五百弟子行作不轨。佛何为舍我而应其请。佛言。此女非淫。其宿命有大功德已供养三亿佛。昔又常与须曼波昙俱为姊妹。柰女最大须曼次之。波昙最小生于大姓家。财宝饶富姊妹相师共供养五百比丘尼。施设饮食及作衣服随所乏无皆悉供之尽其寿命。三人誓言。愿我后世值佛自然化生。不由胞胎远离秽浊。今如本愿生得值我。昔虽供养五百比丘尼。既生豪富言语娇纵。时戏尼曰。诸道人等抱悒日久必当欲嫁。迫我供养不得恣情耳。故今者受此余殃。虽讲经道而虚被淫谤。此五百弟子时并力同心今生复得相随。只域时为贫家小儿柰女见供养意甚慕乐而无资财。乃常为比丘尼扫除净已。辄复念言。愿我能除天下人病。柰女怜其贫。又加其勤常呼为子。其比丘尼辈有疾病者。常使只域迎医及合汤药。佥曰。愿汝后世与我共获是福。只域迎医所治悉愈。乃誓曰。愿我后身为大医王常治一切人身四大之病所向皆愈。王闻佛言。乃自悔过。却期后日。佛明日便与诸比丘到柰女园。具为说本愿功德。三女闻经皆悉开解。及五百弟子皆得阿罗汉道(出柰女经)

## 经律异相卷第三十二(行菩萨道诸国王子部第二十二之二)



### 能施王子入海采宝缘第一

释迦文尼佛本身作大医王。疗一切病。不求名利为怜愍众生故。病者甚多力不周救。忧念一切而不从心。懊恼而死即生忉利天上。自思惟言。我今生天但食福报无所长益。即自方便自取灭身。舍此天寿。生婆迦陀龙王宫中。为龙太子。其身长大父母爱重。欲自取死就金翅鸟王。鸟即取此龙子于舍摩利树上吞之。父母[口*罩]啕啼哭懊

恼。龙子既死生阎浮提中。为大国王太子。名曰能施。生而能言。问诸左右。今此国中有何等物。尽皆持来以用布施。众人怪畏皆舍之走。其母怜爱独自守之。语其母言。我非罗刹众人何以故走。我本宿命常好布施。我为一切人之檀越。母闻其言以语众人。众人即还。母好养育及年长大自身所有尽。至父王所索物布施。父与其分复以施尽。见阎浮提人贫穷辛苦思欲给施。而财物不足便自啼泣。问诸人言。作何方便当令一切满足于财。诸宿人言。我等曾闻。有如意宝珠。若得此珠则能随心所索无不必得。白其父母欲入大海求龙王头上如意宝珠。父母报言。我唯有汝一儿耳。若入大海众险难度。一旦失汝我用活为。我今藏中犹亦有物当以给汝。儿言。藏中有限我意无极。欲充满一切令无短乏。愿见听许得遂本心。使阎浮提人一切充足。父母知其志大不敢制之遂放令去。是时五百贾客皆乐随从。知其行日集海道口。太子问众人言。谁能知道至彼龙宫。有盲人名曰陀舍。已曾七反入大海中具知海道。菩萨即命共行。答曰。我年既老两目失明。虽曾数入今不能去。菩萨言。我今此行不为自身。普为一切求如意宝珠。欲给足众生令身无乏。次以道法因缘而教化之。汝是智人何得辞耶。我愿得成岂非汝力。陀舍周怀答言。我今入海命必不全安。我尸骸着金沙洲上。船去如驰。到众宝渚。众贾竞载宝物已足。问大子言。何以不取。报言。我所求者如意宝珠。此有尽物我不须也。汝等各当知足知量无令船重不自免也。是时众贾白菩萨言。大德为咒愿令得安隐。于是辞去。陀舍是时语菩萨言。别留艇舟当随别道。待风七日博海南岸至一险处。当有绝崖枣林枝皆覆水。大风吹船船当摧破。汝当仰援枣枝可以自济。我身无目于此当死。过此隘岸当有金沙洲。可以我身置此沙中。金沙清净是我愿也。即如其言风至而去。既到绝岸如陀舍语。菩萨仰援枣枝得以自免。置陀舍尸安厝金地。于是独去。如其先教。深水中浮七日。齐咽水中行七日。齐腰水中行七日。泥中行七日。见好莲花鲜洁柔软。自思惟言。此花软脆当入虚空三昧。自轻其身行莲花上七日见诸毒蛇。念言。含毒之虫甚可畏也。即入慈心三昧。行毒蛇头上七日。蛇皆擎头授与菩萨令蹹上而过。过此难已。见有七重宝城有七重堑。堑中皆满毒蛇。有二大龙守门。龙见菩萨形容端正相好严仪能度众难得来至此。念言。此非凡夫。必是菩萨大功德人。即听令前径得入宫。龙王夫妇丧儿未久犹故哀泣。见菩萨来龙有神通知是其子。两乳流出。命之令坐。而问之言。汝是我子。舍我命终生在何处。菩萨亦自识宿命知是父母。而答母言。我生阎浮提上。为大国王大子。怜愍贫人饥寒勤苦不得自在故来至此。欲求如意宝珠。母言。汝父头上有此宝珠以为首饰难可得也。必当将汝入诸宝藏随汝所欲必欲与汝。汝当报言。其余杂宝我不须也。唯欲得大王头上宝珠。若见怜愍愿以与我。如此可得。即往见父。父大悲喜欢庆无量。愍念其子远涉艰难乃来至此。指示妙宝随意与汝须者取之。菩萨言。我从远来愿见大王求王头上如意宝珠。若见

怜愍当以与我。若不见与不须余物。龙王报言。我唯有一珠常为首饰。阎浮提人薄福下贱不应见也。菩萨白言。我以此故远涉艰难冒死远来。为阎浮提人薄福贫贱。欲以如意宝珠济其所愿。然后以佛道因缘而教化之。龙王与珠而要之言。今以此珠与汝。汝既去世当以还我。答曰。敬如王言。菩萨得珠。飞腾虚空如屈申臂顷到阎浮提。人王父母见儿吉还。欢悦踊跃抱而问言。汝得何物。答言。得如意宝珠。问言。今在何许。白言。在此衣角里中。父母言。何其太小。白言。在其神德不在大也。白父母言。当敕城中内外扫洒烧香悬缯幡盖持斋受戒。明日清旦以长木为表以珠着上。菩萨是时自立誓愿。若我当成佛道度脱一切者。珠当如我意愿出一切宝物。随人所须尽皆备有。是时阴云普遍雨种种宝物衣服饮食卧具汤药。人言所须一切具足。至其命尽常尔不绝。如是等名为菩萨布施生精进波罗蜜(出大智论第十二卷)

善友好施求珠丧眼还明第二

过去阎浮提。一时有二王。利师跋国王名月。波罗奈国王名月盖。同意周旋无有嫌郄。当共立约。若生儿子两通姻好。月盖王男女俱无。为欲求儿。祠于水神乃至种种鬼神。修罗吒河边有二五通神仙。河神白王。若二仙愿生王家者王当有儿。王至仙人所说言。生我家者五欲自恣快乐无乏。仙人答曰。可尔。却后七日其一仙人命终(贤愚经云金色仙人)即入第一夫人胎。复经七日其一仙人又复命终。处第二夫人胎。第一夫人足满九月。乃生一男颜色端政。当生之日五百估客从海而归。五百伏藏无端发出。五百死囚从狱解脱。第二夫人生。多有怪异野干鸣。阿修罗捉日。五百应死者自就而死(出四分律三分第九卷)王甚欢喜。即请召相师占其吉凶令立名字。相师问言。此儿生时有何瑞相。答言。第一太子其母弊妬憍慢自大。从怀子来其性调善和颜悦语慈愍众生。相师答言。儿福德使然。名曰善友(四分律云善行贤愚经云迦良那伽梁言善事)。第二夫人生者问瑞相。答言。其母由来调善言适众心。怀妊已来其性卒暴发言粗恶。相师答言。是儿之行使母如是。名曰恶友(四分律云恶行。贤愚经云彼婆伽梨梁言恶事)至年十四。善友太子聪明慈仁好喜布施。父母偏念视如眼目。恶友暴恶父母所憎而不喜见。妬嫉于兄常欲毁害。触事不从违逆反戾。太子导从前后作倡伎乐。大众围绕出城观看。见有耕者垦土出虫乌随啄食愍而伤之。问左右言。此作何物共相残害。答言。国依于民民依饮食食依耕种。大子言。苦哉苦哉。前行复见男女纺织。又问。此作何物。答言。纺织作诸衣服以遮惭愧阴覆五形。太子言。此亦劳苦非一也。转复前行见人屠牛剥羊。又问。此复是何。答言。屠杀卖肉以供衣食。太子言。怪哉苦哉。强弱相害结殃累劫。转复前行见网鸟饵鱼。又问。又答。张鸟捕鱼。太子悲泪满目。世间众生造诸

恶本众苦不息忧愁不悦即回车还宫。王问。何故忧愁。太子具以上答。王言。未尝不有何足愁也。太子言。今欲从王求索一愿。愿得国藏财宝用施一切。王言随意。太子即使傍臣开王库藏。以五百大象负载珍宝出四城门。宣令国土随有所欲恣意自取。善友太子声闻八方一切运集。未久之间三分用一。藏臣白王。王宜思量。王言。不欲违之。后复经少时。诸臣共议。国依库藏库藏空竭国亦虚矣。复往白王。所有财宝三分用二。王宜深思。王言。不欲违之。卿等可小稽迟莫令称其心也。太子欲开库藏。时守藏臣缘行不在。郑重追逐差互不遂。太子言。小人何敢违逆我意。当是父王教耳。夫孝子者不应倾竭父母库藏。我今应当自求财宝给足众生。我若不能给足一切众生衣被饮食称意与者。云何名为大王。太子即集诸臣百官共议言。夫求财利何业最胜。或言田种或言畜养。有一大臣言。世间求利莫先入海采取妙宝。若得摩尼宝珠者便能称意给足一切众生。太子言。然即以白王。王闻咽不得语。后语太子。国是汝有。库藏珍宝随意取用何为入海。汝为吾子生长深宫。卧则帏帐食则恣口。今远涉途路饥渴寒暑谁得知者。大海之中众难非一。或有恶鬼毒龙猛风波浪水色之山摩竭大鱼。往者千万达者一两。汝今云何欲入大海。太子即便五体投地四布手足而作是言。父母若不听者我便舍命终不复起。王及夫人即前劝谏终不饮食到于六日。父母忧恐畏其不济。七日捉手善言诱喻。太子言。父母若不许者必没于此。第一夫人白王言。如子心意难可倾动不可违度。何忍见子舍命于此。愿王垂愍听入大海。故万有一冀。今不听者必丧于此。王便听许。太子欢喜头面礼王。大王宣令谁欲入海。众人闻之欢喜聚集。其五百人皆言。大王我等今者随从太子。有一海师前后数反入于大海。善知道路通塞之相。而年八十两目朦盲。王白导师。吾唯一子未更出门。劳屈大师随入大海。愿见随从。导师即告曰。大海留难辛苦非一。往者千万达者一二。大王云何能令太子远涉险道。王报导师。为怜愍故随从听许。导师言。不敢违逆。太子庄严五百人行具载至海边。恶友念言。善友为父母偏心爱念。今入大海采取妙宝。若得还者父母当遗弃我。白父母言。欲随善友入海采宝。父母答言。随意道路急难之时兄弟相随必相救护。及至大海以七铁锁锁其船。船停住七日。日初出时太子击鼓唱令。汝等诸人谁欲入海。入者默然。若恋亲爱可还去矣。大海之中留难非一。大众默然。即断一锁举着船上。日日唱令至第七日。即断七锁望风举帆。太子慈心福德力故无诸留难。得至海洲至珍宝山。太子击鼓宣令。道路悬远速载珍宝。极停七日。复作是言。此宝甚重。阎浮提中亦无所直。莫大重载船舫沉没不达所在。莫过少取道路悬远不足补劳。装束已讫与诸人别。而作是言。汝等于是善安隐归。吾方欲前进采摩尼宝。太子与盲导师。更次前进。路行一七日水齐到膝。复更前行一七日水齐到颈。又复前进一七日浮而得渡即到宝处。导师问言。此何物地。太子答言。其地纯是白银沙。导师言。四望应当有白山汝见之未。太子言。

东南方有一白银山至此山下。导师言。次应到金沙。导师疲乏闷绝躄地语太子言。我命不久必丧于此。太子于是东行一七当有金山。从山复更前进一七纯是青莲华。复前行一七其地纯是红赤莲华。复过一七有大宝城。纯以七宝装挍龙王所止。龙王耳中有一摩尼如意宝珠。汝往从乞。若得珠者能满阎浮提雨众七宝衣被饮食医药声伎随意能出。名如意珠。导师语已气绝命终。太子抱持举声悲哭。一何薄命生失于汝。即埋着地中。金沙覆上。右绕七匝顶礼而去。前过金山见青莲华。下有青蛇。此蛇有三种毒。所谓啮毒触毒气嘘毒。此诸毒蛇以身绕莲华。张目喘息而视太子。太子即入慈心三昧。起进前路蹋莲华叶。时诸毒蛇不毁不伤至龙王住处。七重城堑满中毒龙共相蟠结举头交颈守护城门。太子到城门外。见诸毒龙即慈心。念阎浮提一切众生。今我身若为此毒龙所害者。汝等众生皆失大利。即举右手告毒龙曰。汝等当知。我为一切众生欲见龙王。毒龙开路令太子入。见二玉女纺颇梨缕。太子问曰。汝是何人。答言。我是龙王守外门婢。入到中门下见四玉女纺白银缕。太子复问。汝是龙王妇耶。答言非也。是龙王守中门婢耳。太子入至内门见八玉女纺黄金缕。太子语言。汝是何人。答言。我是龙王守门婢耳。太子言。汝为我通大海龙王云。阎浮提波罗奈国王太子善友欲来相见今在门下。时守门者即以白王。王大疑怪。若非福德纯善之人无由远涉险路。即请入宫王出奉迎。绀琉璃为地七宝有种种光明耀动人目。太子说法示教利喜。赞说施论戒论人天之论。龙王心喜。远屈涂涉欲须何物。太子言。大王。阎浮提一切众生为衣服饮食受无穷之苦。今欲从王乞左耳中摩尼宝珠。龙王言。受我微供一七日当以奉给。太子受龙王请。过七日持珠还阎浮提(贤愚经言。到七宝城门坚闭见金刚杵在其门边如师戒语取杵撞门门有五百天女为持宝珠来奉太子最前一女珠琉璃色受结衣角耳)龙王使诸龙神飞空送之。得到此岸。见弟恶友问言。汝徒党伴侣今何所在。答言。船舫沉没一切死尽。唯弟一身牵持死尸而得全济。一切财物今皆已尽。善友言。天下大宝莫先己身。弟言不尔。人愿富死不愿贫生。何以知然。弟曾至冢间闻诸死鬼作如是论。善友真直以实语弟。汝虽失宝亦是闲耳。吾今已得龙王如意宝珠。弟言。今在何处。善友言。今在髻中。弟闻生嫉妒白善友言。快哉甚善。得此宝珠宜加守护。善友解珠与弟而诫之言。汝若疲卧我当守护。我若眠时汝应守护。时恶友次应守珠。其兄眠熟。起取二干竹刺刺兄两目(四分律云。以佉罗陀树刺之)夺珠而去。善友唤恶友。此有贼刺我两目持宝珠去。恶友不应。兄便懊恼恐为贼杀。如是高唱声动神祇经久不应。树神发声言。汝弟恶友是汝恶贼。刺汝两目持宝珠去。太子怅然忧恚苦恼。恶友赍珠还国白父母言。我身福德而得全济。善友与伴没水死尽。父母大哭闷绝躄地。语恶友言。汝云何乃能提是面来。恶友闻是语已心生懊恼。即以宝珠埋着土中。善友被刺无人为拔。徘徊婉转靡知所趣。当时苦恼大患饥渴。求生不得求死不得。渐渐前行到利师跋

国。其王有女。先许与波罗奈王子善友。有一牧人为王放五百牛随逐水草。太子坐在道中。牛群垂逼。牛王骑太子上令诸牛过。然后移足右旋婉转反顾回颈吐舌舐太子两目拔出竹刺。牧人见之问言。汝是何人。善友不陈本末。答言。我是盲乞儿耳。牧人遍察。有异人相语言。我家在近。当供养汝。即将还家与种种饮食。诫敕家人。汝等待之如我不异。经月余日其家厌患。善友怅然明旦白主人言。我今欲去。主人曰。有何不适。善友曰。客主之仪势不得久。善友言。若念我者。乞我一鸣筝送我着多人聚落。时主人即随意供给送到利师跋城多人众处。善友弹筝。其音和雅悦可众心。一切大众共给饮食。王有一果园。其园茂盛常患鸟雀。时守园监语善友言。为我防护鸟雀。我相供给。我以绳结诸树头安施铜铃。汝坐树下闻鸟雀声牵挽绳头。善友言。如是。我能安处树下兼复弹筝以自娱乐。时利师跋王女侍从入园。见此盲人即往其所问言。汝是何人。答言。盲乞人耳。王女心生爱念不能舍离。王复遣使往唤女归。女言不去为我送食。供此盲人饮食讫竟。白大王言。王今持我与此盲人甚适我愿。王言。鬼魅着汝颠狂心乱云何欲与盲人共居。父母先以汝许与波罗奈王太子善友。善友入海未还。汝今云何为乞人妇。女言虽尔乃至舍命终不舍离。王闻是语不能拒逆。即遣使迎盲人来闭着静室。王女语盲人云。我今共汝以作夫妇。善友报言。汝是谁家女欲为我妇。答言。我是利师跋王女。善友报言。汝是王女。我是乞人云何能相恭敬。妇言。我当尽心供奉。后妇出行不白其夫良久乃还。善友责数汝私出外而不白我何处行还。妇言。我不私行。婿言私与不私谁当知汝。妇自咒誓。我若私行令汝两目始终不差。若不尔者使汝一目平复如故。作是愿已平满如故精光清彻。妇言。汝信我不。善友含笑。妇言。汝不识恩养。我是大国王女。汝是小人而我尽心供事。于汝而不体信。婿言。汝识我不。答我识汝是乞人。婿言非也。我是波罗奈王善友太子。妇言。汝大愚痴人云何乃发是言。波罗奈王太子入海未还。汝今妄言吾不信也。善友言我从生来未曾妄语。妇言。虚之与实谁当信之。婿言。我若欺诳汝者使我一目永不得愈。若实语者使我一目平复如故令汝得见。即如所誓睛光耀动如本不异。善友太子两目平复面首端正妙色超绝。妇见欢喜。如蒙贤圣遍体瞻视目不暂舍。即入宫中白父王言。今我夫者即是善友太子。王言痴人。善友未还云何名乞人为太子也。女言不也。若不信者可一视之。王即往看。识是善友。即怀恐怖而作是言。波罗奈王。若闻此事嫌我不少。即前忏谢善友太子我实不知。太子言。无苦为我饷。致给与此牧牛人。王即以金银珍宝衣被饮食。并与所放五百头牛。其人欢喜称善无量。而我未有几恩报。我如是高声唱言。夫阴施阳报弘广无量。大众闻者皆发施心。善友未入海时养一白雁。衣被饮食行住坐卧而常共俱。夫人报此雁言。太子在时常共汝俱。今生死未分汝不感念太子。雁即悲鸣婉转啼泪报言。欲觅太子。夫人手自作书以结雁颈。身升虚空飞翔而去。飞至大海求觅不见。次第往到利

师跋国。遥见善友在宫殿前。其雁往趣悲鸣欢喜。太子即取母书头顶礼敬发封披读。即知父母昼夜悲哭追念。太子两目失明。太子手书以具上事书结雁颈还波罗奈。父母得书欢喜踊跃称善无量。具知太子为恶友所苦夺取宝珠。父母杻械恶友闭着牢狱。遣使往告利师跋王。汝今云何拥遮太子令我忧苦。利师跋王心生恐怖。即严服太子送着界上。遣使往白。以女妻之遣送还国。父母乘大名象。作倡妓乐扫洒烧香悬缯幡盖远迎太子。国土人民男女夫妇闻太子还皆出奉迎。太子前礼父母。父母目冥不见太子。以手扪摸汝是善友非我等念汝忧苦如是。太子问讯父母起居讫竟。太子白父王言。恶友何在。王言。今在牢狱。太子言。愿放恶友得与相见如是至三。王不忍拒便敕出之。即前抱持善言诱喻软语问讯。汝极劳苦持我宝珠今在何处。如是至三。而方报言。在彼土中。太子还得宝珠。往父母前跪烧众妙香即咒誓言。此珠是如意宝者。令父母两目明净如故。寻时平复见子欢喜。太子于月十五日朝。净自澡浴着鲜洁衣烧妙宝香。于高楼上手捉香炉头面顶礼摩尼宝珠。立誓愿言。我为阎浮提一切众生。忍此大苦求是宝珠。时东方有大风起。吹去云雾皦然明净。并阎浮提所有粪秽大小便利灰土草莽清风吹荡悉令清净。以珠威德。于阎浮提。遍雨成熟自然粳米。香甘软细色味具足。沟渠盈满积至于膝。次雨衣服珠环钗钏。次雨七宝众妙伎乐。众生所须皆悉充足。后月盖王崩即嗣立焉。恶友启曰。我乞食自活。王言。汝守护我颈我与汝食。王复睡眠。拔刀欲斩王首而其首自堕。王觉问之。答曰。天造其业。时父者今悦头檀是。时母者今摩耶夫人是。恶友者提婆达多是。月王女者瞿夷是。善友者我是也(出报恩经第四又出贤愚经第二生经大同小异)

## 长生欲报父怨后还得国第三

　　昔有菩萨。为大国王。名曰长寿。王有太子。名曰长生。王治以正刀杖之苦不加吏民。风雨以时五谷丰饶。有邻国王。立行暴害不修正治国民贫困。谓傍臣曰。闻长寿王多饶丰乐无兵革之备我欲夺取。臣曰大善。兴兵攻伐。长寿王告群臣曰。彼贪我财。若与交战必伤我人民。夫争国杀民吾不忍也。群臣不从。发兵出界迎而拒之。王与太子踰城幽隐。贪王入国募求长寿赏金千斤钱千万。后王出道边树下。遇婆罗门问何处来。答曰。我贫道士。闻长寿王好施远来告乞。王默念。值我失国。垂泪曰。我即是王也。遇我如此无可相嗣。两人啼泣。王曰。我闻新王求我甚重。卿持我头诣之必获厚赏。婆罗门曰。我之薄福不敢承命。王曰。卿故远来遇我困乏。人生会有死。愿以相惠何为辞让。答曰。何忍相杀。必欲惠施者愿相随还国。于是同反临至城门。王令其缚白贪王。贪王即赏金钱遣令还去。于四街道欲烧杀长寿。郭邑草野莫不呼天。太子闻之。出当父前心中悲痛。父恐子报怨仇。乃仰天叹息曰。此死我之所乐也。欲为至孝使汝父死不恨勿报

怨也。长生不忍见父死还入山中。王既死后长生念言。我父仁义深笃至死不转。贪王无状不别善恶。枉杀我父我不能忍。若不杀之终不苟生。乃出佣赁大臣借其种菜菜好。大臣问园监。监答。借得一人甚勤能也。大臣呼长生问言。卿能作饮食不。答曰能。后乃请王饮食甘美。王问谁作。答曰作人。王即呼还宫使作饮食。王后问曰。汝能习兵法不。对曰最便。王使侍左右。告之曰。我有怨家恒恐相值。今相恃怙相助备之。对曰唯。当为王展力效命。后日王问。宁好猎不。对曰。臣少好猎。王便敕外严驾因与长生共出游猎。适入山林便见走兽。王与长生驰而逐之。转入深山失道三日。遂至饥困。王因下马解剑以授长生曰。我甚疲极汝坐我欲枕汝膝卧。长生拔剑欲杀贪王。思其父敕内剑而止。如是三过。王便惊寤问长生曰。我梦见长寿王子欲来见害。长生曰。是中强鬼来相恐耳。最后云原杀。长生曰。我是即长寿王太子故来欲杀大王。我父临死苦嘱莫报王怨。我思父教投剑于地以从父敕。虽尔犹恐后日迷惑失计。愿大王便杀我身。王乃自悔曰。我为凶逆。不别善恶。贤者子父行仁淳固至死不转。而我贪酷初不觉知。今日命属子手。子故怀仁。惟忆父言。宁不相害。诚感厚恩。今欲还国当从何道。长生言。我知道径前故迷王欲报父怨耳。遂俱出林便见部曲。王还本国以此国还太子共结兄弟誓不侵夺。更相贡遗共济急难。长寿王者我身是。太子者阿难是。贪王者调达是(出长寿王经)

遮罗国储形丑失妃运智还得第四

　　昔遮罗国王。适后无嗣。王甚悼焉。命曰。尔归汝宗以求有嗣之术。后泣辞退。誓命自捐投陨山阻遂之林薮。帝释感曰。斯王后者故世吾姊也。今以无嗣捐躯山险。怆然愍之。忽尔降焉。以器盛果授之曰。姊尔吞斯果必有圣嗣。将为世雄。若王有疑以器示之。斯天王神器明证之上者。后仰天吞果忽然不睹即觉身。重还睹王具以诚闻。月满生男。厥状尫陋世间希有。年在龆龀聪明博畅智策无筹。力能躄象走获飞鹰舒声震向若师子吼。名流遐迩八方咸嗟。王为纳邻国之女。厥名月光端正妍雅世好备足。次有七弟。又亦姝好。后惧月光恶太子状。讹曰。吾国旧仪室家无白日相见。视之重者也。妃无失仪矣。对曰。敬诺。不敢替尊教。自斯之后太子出入未常别色。深惟本国与七国为敌力争无宁兆民呼嗟。吾将权而安之。心自惟曰。吾体至陋妃睹必迈。启母欲一睹妃仪容。后曰。尔状丑妃容华艳。太子重辞。后愍之将妃观焉。太子阳为牧人。妃睹之曰。牧人丑乎。后曰。斯先王牧夫矣。后将观象。妃又睹焉。疑之曰。吾之所由辄睹斯人将是太子乎。妃曰。愿见太子之光容。后即权之令其弟出游。以大子官僚翼从。妃观之厥心微喜。后又入苑。太子登树以果掷背。妃曰。斯是太子定矣。夜伺其眠默以火照睹其姿状惧而奔归。后妃忿曰。焉使妃还

乎。对曰。妃迈天下太平之基民终宁其亲矣。拜辞寻之至妃国。阳为陶家赁作瓦器。又入城赁染。又为大臣赁养马肥。又为太官监典诸肴膳以羹入内。王有八女并欣其事月光不眄。帝释叹曰。菩萨忧济众生乃至于兹。吾将权而助之。挑七敌国化为月光父王手书。以月光妻之。七国兴礼造国亲迎。俱云。娉娶王女名曰月光。讼之纷纭。各出手书。厥怨齐声云。当灭尔嗣。其为不贰。使还书佥然诘曰。以尔一女为七国怨。齐兵盛发念尔丧国在于今矣。王闻惧曰。斯祸将至乃宿行所招。谓月光曰。尔为人妃。若婿明愚吉凶好丑厥由宿命孰能攘之。而不贞一尽孝尊奉薄智还国祸至于兹。吾今当七分尔尸以谢七王耳。月光泣曰。愿假吾命漏刻之斯。募求智士必有能却七国之患者也。王即募曰。孰能攘斯祸者。妻以月光育以元福。太子曰。疾作高观吾能攘之。观成。太子权病躇步顿地。须月光荷负尔乃却敌矣。月光惶[怐-口＋、]惧见屠戮扶格登观。太子高声曰。七国王厥音远震。若师子之吼喻以佛教为大。收民当以仁道。而今兴怒盛即祸着。祸着即身丧国亡。其由名色乎。七国师雄靡不尸跄者。斯须而稣欲旋本土。太子启王婚姻之道莫若诸王矣。何不以七女适彼七王子。婿为蕃屏王元康矣。臣民休矣。亲获养矣。王曰。善哉斯乐大矣。遂命七王以女妻之。八婿礼敬君臣欣欣。王逮臣民始知太子月光之旧婿也。即选良辅武士翼从各各还国。九国和宁兆民抃舞。佥然叹曰。天降圣权非凡所照德聚功成晏然无讥。还国有年大王崩殂。太子登位大赦众罪。以五戒六度八斋十善教化兆民。灾[薛/女]都息国丰众安大化流行皆奉三尊。德盛福归众病消灭。所以然者。菩萨宿命在家俱耕令妻取食。望睹妻还与一辟支佛俱行隐山崖。久久不至疑心生焉。兴忿执锄欲往捶之。至见其妻以所食分供养沙门。退叉手立。沙门食竟挑钵虚空光明伟晔飞行而退。婿心悔愧念妻有德。乃致斯尊。吾有重愚将受其殃。即谓妻曰。尔供养福吾当共之。余饭俱食尔无就也。至其命终各生王家。妻有淳慈之惠。生而端正。婿先恚而后慈故初丑而后好也。太子者我身是。妻者俱夷是。父王者白净王是。母者吾母舍妙是。天帝释者弥勒是。开士世世忧念众生拯济涂炭(出遮罗国王经)

慕魄不言被埋后言得修道第五

时波罗柰国王太子。名曰慕魄。端正绝双。自识宿命无数劫事。所更善恶寿夭好丑皆悉知见。年十三岁闭口不语。王唯一子举国爱重当袭王位。不说饥寒恬惔质朴意若枯木。虽有耳目不存视听。智虑虽远如无心志。犹若盲聋不说东西。状如矇戆不与人同。其父忧虑甚用患苦。深耻邻国恐见凌嗤。因呼国中婆罗门问之。此子何故不能言语。诸婆罗门言。此子虽面目端正内怀不祥。欲害父母危国灭宗将至不久。不复生子者皆是此恶子所妨宜生埋之。王身可全保国安宗。然后更得生贵子耳。不者甚危。王信狂愚谓为审然即用愁忧。坐起不宁

伎乐不御服美不甘。即与耆长大臣共议之言远弃深山。或言投沉深水。有一臣言。但作深坑。傍入如室。给与资粮侍以五仆。生置其中从命所如。王即随之。太子悲感伤其愚惑。其母怜爱之用伤绝曰。我子薄命乃值此殃。涕泣[怡-台＋郁][怡-台＋伊]事不得已俯仰放舍。悉取太子所有衣服璎珞珠宝皆用送之。仆使于外。因共作坑作坑未竟。慕魄独于车上深自思惟。心与口语。王及人民皆共谓我审为痴哑。所以不语欲舍世缘安身避恼济神离苦耳。今反为狂诈所危。既没身命陷堕彼人。便默自取其璎珞珠宝持去。作坑人辈不觉。慕魄取物去。时慕魄即到水边。净自澡浴以香涂身。悉取衣被璎珞着之。到掘坑所问曰。作坑何施。其仆对曰。王有太子名曰慕魄。喑哑聋痴年十三岁不能言语。我等作坑欲生埋之。太子答曰。我即慕魄也。作人惊怖走视车上不见所在。还至坑所谛熟观察听闻言语绝有异声。光景如月世所希闻。动其左右行者驻步坐者为起。飞鸟走兽皆来会聚伏太子前听太子语。又曰。观我手足察我形容。云何群迷信此狂诈生见埋弃。发言成章左右惊惶。皆作礼叩头求哀原赦。太子曰。今已见弃不宜复还。仆即奔驰以白王。王闻悲喜。即与夫人骖驾往迎。王未到顷慕魄自念。当行学道。帝释化作园树快乐无比。王遥见太子在树下坐。慕魄见王即起迎逆。王为作礼慕魄则白大王就坐。王闻太子语言音声。威神无量震动天地绝无双比。则大欢喜。便绕慕魄共还入国。居位理政吾请避席。慕魄曰。不可。我以愧厌地狱勤苦愁毒多端。吾昔曾作王。名曰须念。以政法治国奉行众善。二十五年鞭杖不加刀兵不设狱无系者。惠施仁爱恩德流普救济穷滞无所贪惜。虽有此行犹犯微罪终堕地狱六万余岁。煎煮剥裂痛酷难忍。求死不得生无聊赖。当尔之时父母有财富而且贵快乐无极。宁能知我在彼地狱考治剧乎。岂复能来分取我苦。所以堕罪者往昔作王小国领属。性甚慈仁戒德方峻法令不严。诸小国王皆见轻易咸共谋议。今此大王。既善且弱威算不摄德不堪任总御大国当应诛罚废退之耳。即举兵众来征大国。时王须念送以珍琦财宝皆赐遗之。复以重官厚禄抚恤慰喻而安之。即还本国。如是未久复来攻罚数数非一。大国群臣上白大王。诸小臣国愚暗无义。不虑罪衅数为慢突。谋杀悖逆触犯尊上。令民惊扰防备不息当应诛斩以除寇害。王曰。为民父母当务仁化。恕己育物危命济众。彼犹婴孩愍其无识以渐诱导不忍加害。王普爱物命永无诛罚。大国群臣不忍数为。属城小国所易忿不顾难。举兵讨伐残杀人民。大王雨泪。即为诸国死亡人民服丧犹子矜愍无极。诸小国王见大王慈心矜念人民。即皆降伏遂来归附。大王普设珍膳应须烹杀牛羊六畜以具众味。辄先启王。王心虽慈事不获已。颐头即可缘是得罪勤苦如是。每一念之心甚战栗体虚冷污追忆过世所更吉凶安危成败。恐复与会冀以静默。免脱瑕秽出庶尘劳。永辞于俗不与厄会。适复念欲闭口不言被王生埋。恐王后时复得是殃因入地狱无有出期。我意不欲令王得罪故复语耳。守意无为不乐为王。人民世间恍惚若梦。室家欢娱须臾间耳。计命无几

忧畏延长。乐少苦多众恼万端。是故智者。以国财宝恩爱为累。众欲为尘。使吾为王当复憍逸贪求快意。令民忧烦。天下之大患也。今欲除弃。反流尽源拯济未度。生世若寄无一可恃。不贪富贵不重珍宝。弃捐世荣思想大道。高明远逝自拔于世。父王曰。汝为智人不可便尔。慕魄曰。何闻父子生而相弃。骨肉已离为行甚愆。苦相迎接徒益劳烦。父睹志坚。罔然失措无辞可答。乃曰。汝如前世作国王时奉行众善。财有小失非所忆知。而尚受罪勤苦如是。今我治国不奉政法。既无微善反是愆非。纯行危殆罪当何訾。便放太子听行学道。

太子于是弃国捐王不务人物。一心专精念道修德功勋累[米*責]遂至如今。慕魄者我身是。父王者阅头檀是。母者摩耶是。相师调达是。时侍仆者阿若拘邻等五人是(出太子慕魄经)

萨埵王子舍身第六

过去有王名摩诃罗陀。修行善行国无怨敌。王有三子。长名摩诃波那罗。次名摩诃提婆。小名摩诃萨埵。共出游观至一竹林憩驾止息。转复前行见有一虎。新生七日七子围绕。饥饿穷悴身体羸损命将欲绝。第一王子言。怪哉此虎不得求食。为饥所迫必还啖子。第三王子言。此虎经常所食何物。第一王子曰。食热血肉。第三王子曰。谁能与此虎食。第二王子曰。其余命无几设余求者必不济及。谁能不惜身命。第一王子曰。难舍之至莫过己身。第三王子曰。智慧薄少贪惜深重。不能舍身闻即惊怖。惟有大士心怀慈悲。为饶益他舍此身命不足为难。皆怀忧念熟视而去。第三王子心念。我舍身时至。自从昔来空弃此身都无所为。常护屋宅衣服。饮食种种将养令无所乏。不识恩爱反生怨害。终归无常既无利益。可恶如贼又如行厕。我今此身于生死海作大桥梁。无量痈疽瘭疾百千怖畏。大小便利筋血皮髓共相连持。我今当舍以求寂灭无上涅槃。无量禅定智慧功德。具足成就微妙法身。与诸众生作诸法乐。虑其二兄为作留难。即便白兄。可与眷属前还所止。萨埵还至虎所。脱诸衣裳悬置竹上。我为菩提智永离三有。即自放身卧饿虎前。虎不能食。以干竹刺颈。从高投下大地震动日无精光。天雨杂华种种妙香。空中赞言。得未曾有。虎即舐血渐能啖肉。转得食力。唯余骨在(出金光明经第四卷)

人药王子救疾第七

过去世时。阎浮提人。疾病劫至普皆疾恼。尔时阎浮提王。名摩醯斯那。领八万四千大城。威势自在。最大夫人怀妊以来。手触病者皆得除差。月满产男。生而即说言。我能治病。又亦生时。阎浮提内诸天鬼神皆共唱言。今王所生便是人药。以是音声普流闻故字曰人

药。时将病人示此王子。诸病人至。王子手触若以身触即皆得差。安隐快乐。人药王子于千岁中如是治病。后则命终。诸病人来闻其已死。忧愁啼泣谁复度我病痛苦恼。诸病人言。人药王子何处烧身。问知所在趣其烧处。出骨捣末以涂其身即皆得差。骨尽之后至燃身处病皆得差。人药王子我身是也(出菩萨藏经下卷)

有一王子闻宿命事怖求以还佛第八

有一王子欲知宿命。乃以问佛。佛言。不用知之令人忧愁。王子故欲得知。如是至三。佛便授戒令知宿命。于是王子自视其事。十五应死忧愁不可言。至年十五便死。王家葬埋种柏长大。下根入地正当其心。识神故在体视柏根生。正贯我心为生贯其心。于是从根出柏叶之间复见羊来。自念。此羊啖柏当复害我。会羊来食。在羊腹中。从羊屎出依附羊屎。园家录载取以粪韭。依韭叶间。会王后思韭。敕外令送。园师持刀欲割取韭。恐刀见害。事事愁忧弥不可言。园师割韭束送王家。在韭束中。王家得韭后便食之。随韭入腹作子。月满便生。遂年长大复识宿命。便诣佛所白言。我不复用知宿命。令我愁忧。今以知宿命还佛。佛语太子。我尔时不欲与汝。汝为欲得之。乃悔可听(出杂譬喻经第八卷)

无畏王子耆婆学术第九

王舍城有童女。字婆罗跋提。王敕为立淫舍。有共宿者昼夜二百两金。四方人集观望极好。时瓶沙王子字无畏。与此淫女共宿遂便有身。时淫女敕守门人言。若有求见我者答言我病。后日月满生一男儿。颜貌端正。时彼淫女。即以白衣裹儿敕婢弃巷中。无畏王见问傍人言。此是何等。答言。此是小儿。问言。死活。答言。故活。使人抱还舍与乳母养之。即为作字名耆婆童子。后渐长大。王子爱之唤而语言。汝欲久在王家。无有才伎。不得空食王禄。可学伎术。答言尔。即从得叉尸罗国医。姓阿提梨。字宾迦罗学。经历七年乃白师言。我习学何当有已。时师与一笼器及掘草之具。汝可于得叉尸罗国。面一由旬求觅诸草。有非是药者持来。时耆婆童子。即如师语周竟不得非是药者。所见草木及一切物。善能分别知所用处无非药者。还以白师。师答。汝今可去医道已成。我于阎浮提中最为第一。我若死后次复有汝。归婆伽陀城。城中大长者妇。十二年中常患头痛。众医治疗而不能差。耆婆闻之。即往其家语守门人言。白汝长者。有医在门外。守门人以白长者。长者妇问言。医形貌何似。答言。是年少。彼自念言。老宿诸医治之不差。况复年少。若无所损唤入。时耆婆诣长者妇。即取好药以苏煎之。灌长者妇鼻及口中。苏唾俱出。使人以器承之。苏还收取。唾别弃之。时耆婆言。此少苏不净犹尚悭

惜。况能报我。长者妇答言。为家不易。弃之何益。可用然火是故收取。汝但治病何忧如是。后病得差。时长者妇。与四十万两金。并奴婢牛马。耆婆还王舍城到无畏王子门。王唤入。以前因缘具白王子。以所得物尽用奉上王子言。此是耆婆童子最初治病(出四分律三分第二卷即只域说事既异故两存之)

## 经律异相卷第三十三(学声闻道诸国王子部第二十三)

均邻儒悟世非常得罗汉道一 帝须出家得罗汉道二 只陀舍五戒行十善请佛闻法得初道果三 鸠那罗太子失肉眼得慧眼四 诸太子问佛已等有出家者佛出所更皆悉悟道五 最胜王子植德坚固终不可移六

### 均邻儒悟世无常得罗汉道第一

有国王。号曰梵摩难。供养佛僧。每至斋日。王辄导从往到佛所。佛每说法。王辄欢喜恭敬听经。太子名均邻儒。至心精进觉世非常。无生不死不贪时荣。而白王言。佛世难值经法难闻。乞作沙门王即听之。均邻儒便辞王到佛所。乞为比丘。佛便以手摩其头。头发自堕袈裟着身。奉持重戒精进勤修。昼夜不倦经三月日。便得罗汉。王时不知其已得道。见其勤苦饭食粗蔬。每往供养异于众僧。其心不同。辄谓之言。我国中珍奇七宝饭食甘肴无所不有。汝何故乐为沙门乎。均邻儒即自轻举上住空中。飞行变化分身散体出入无间。王见其尔。悲喜交集五体投地为均邻儒作礼。佛令均邻儒为王说苦空非常四谛之法。王即意解。得须陀洹道(出梵摩难国王经)

### 帝须出家得罗汉道第二

阿育王始登位。立弟帝须(出阿育王经云毗多输柯七耀经云善容)为太子。而语之言。汝可于佛法生善容信。弟后游猎入于林中。见一仙人五热炙身。即起深信。头面礼足问曰。住此几时何所衣食。若为安卧而起贪欲。答曰。经十二年常食树木果根。结茅为服。铺草而卧。见鹿行淫起我欲想。帝须疑。此苦行尚起欲心。佛诸弟子安语乐行。见欲能不起心。既起欲心何得厌离。即说偈言。

仙人唐自苦　　服气除秽食
空食根叶果　　爱欲不能尽
释迦牟尼子　　衣食足温甘
不舍人所资　　频头山浮提

帝须复言。释迦弟子诳王令作功德。王闻告大臣云。我弟于外道

生信。当以方便令得正解。我欲澡洗。应入浴室。卿可以天冠服饰庄严我弟。令登我座。及王浴时。大臣劝帝须。帝须从之。王见语言。我今未灭。汝已御王。乃命杀之。多人执仗而围绕之。大臣白王。此是王弟。愿王忍辱莫起嗔心。答曰。我当忍辱。于七日中暂与其国令其作王。种种伎乐及诸婇女以供给之。一切臣民皆往问讯。行杀之人执刀门立。日日启王至第七日。以王庄严阿育王大臣诸人将毗多输柯共往问讯阿育大臣。时王问言。汝七日为王。种种伎乐好闻见不。以偈答曰。

我于七日中　　不见不闻声
不嗅尝美味　　亦不觉诸触
我身庄严具　　及诸婇女等
思惟惧死故　　不假及此事
伎女歌舞声　　宫殿及卧具
大地诸珍宝　　初无欢喜心
以见行杀者　　执刀在门立
又闻摇铃声　　令我怀死畏
死撅钉我心　　不知妙五欲
既着畏死病　　不得安隐眠
思惟死将至　　不觉夜已过

王复语弟。汝于一生中思惟死苦。虽得上妙五欲而不生爱。出家比丘于十二入。思惟无量生死及三恶道苦。又思惟人中天上四维驰求终归坏败。譬如空村无有居民。以无常火烧诸世间。佛诸弟子常作此观。云何而得起烦恼耶。王以方便佛法教化。毗多输柯言。我于今者归佛法僧。王以两手抱其弟颈。而语之言。我不舍汝为欲令汝信于佛法。是故现此方便。时毗多输柯以种种花香及诸伎乐供养佛塔。以种种饮食供养众僧(出阿育王经)以他日更出游猎。至阿练若处。见一比丘座。名昙无德。有一褰折取木枝遥拂比丘。帝须心喜又作愿言。我何时得如彼比丘。昙无德(阿育王经云耶舍言亦小异)比丘自逆知帝须心愿。即以神力飞腾虚空。令帝须见。往阿育僧伽蓝坐立池水。脱衣置虚空中入池洗浴。帝须见云。我当出家。还宫白王言。愿必哀念听我出家。王言。伎乐百味何以出家。王种种方便令其心止。志意坚固永不肯从。而答王言。欢乐暂有会当别离。大王叹言善哉(出善见毗婆沙第二卷)当先习乞食然后出家。时王后园有一大树。以草布地使住其下。与一瓦钵令入宫乞食。毗多输柯即便持钵行入宫内。种种上食而便与之。王语宫人。云何乃与乞者上食。从今当以粗食施之。乃至麦饭。时毗多输柯得而食之不以为恶。王语之言。勿食此食。听汝出家。出家之后恒来见我。即办衣钵。千乘万骑送至鸡寺。思此人动不得修道。便往毗提国昙。无德比丘所出家。国中豪贵诸长者子一千

人亦随出家。一切民疑。共相谓言。尚舍王位。我等何为。无数人众皆悉出家。王外甥阿嗜婆罗门一男出家(佛法第四)诸侯百官奴婢仆使悉持五戒月持六斋满八支法。由是多有刹利出家佛法兴隆。外道衰殄都失供养周遍乞食不得。诈入佛法而作沙门。犹执本法教化人民。诸善比丘不与同事。时目连子帝须舍弟子付摩哂陀。隐静阿休何山。诸外道比丘欲以其典杂乱佛法。遂成垢浊。或事火者。或五热炙身。或大寒入水。或破坏佛法。如是展转乃至七年不得说戒。阿育遣一大臣入王僧伽蓝。白上座言。王令众僧和合说戒。上座答言。诸善比丘不与外道比丘同共布萨。大臣从次斩杀及帝须。大臣问曰。汝是谁耶。答曰。是王同生弟也。于是乃止。臣即启王。王闻惊愕心生懊恼。即到寺中问。诸比丘谁得罪耶。一比丘言。两俱得罪。一比丘言。无杀心。王自无罪。王心生疑。问诸比丘。有能断我疑者。若断疑心当更竖立佛法。诸比丘言。帝须能断。遣信迎帝须。使传王意曰。今佛法已没。仰屈大德。来共竖立。帝须答曰。我出家正为佛法今时至矣。王夜梦有一白象以鼻摩王头捉王右手。明旦问相师。相师答曰。捉王手者是沙门像也。便问信云。帝须今至。王出迎接。帝须捉王手左右拔剑而欲害之。王见水中剑影曰。昔敕汝往寺令众僧和合说戒。僻取我意杀诸比丘。今复欲杀我耶。王将帝须入园。手为洗脚以油摩之。请言。欲见大德神力。帝须周回四方各一由旬弹绳作界。东方安车南方安马西方安人北方安铜。槃水使各骑界上界外震动。外脚皆摇内脚不动。王喜曰。先疑改也。于佛法中恶法得灭。帝须为说本生经云。佛告诸比丘。先筹量心然后作业。一切业皆由心也(出毗婆沙第二卷)后得阿罗汉道受解脱乐。忆昔王约。出家之后恒来见王。我于今者应满本约。乃至次第行波吒利弗多国。早起着衣持钵入国乞食。次第行至王城语门人。汝入白王云。毗多输柯今在门外欲见大王。时守门人即白王。王言将入。即起作礼如大树倒。起而合掌视之无厌。悲泣而言。

一切诸众生　　当乐在和合
汝今除和合　　而味寂静心
我今知汝心　　以慧无厌足

大臣善护见。毗多输柯着粪扫衣执持瓦钵次第乞食粗好俱受心无分别。乃白王言。毗多输柯少欲知足所作已办。时王捧之置好座上。种种饮食自手与之。食竟洗钵置之一处。为王说法。

王今得自在　　当修不放逸
三宝甚难值　　王应勤供养

身升虚空人民皆见。王与大众合掌观之。目不暂舍问王言。

无复亲友爱　　如鸟飞虚空
我以贪染锁　　不能自在去
禅定有胜果　　一切无挂碍
欲爱之所盲　　不能见此法
汝今以神力　　轻我起欲爱
我本有慧慢　　今汝为最胜
我等着世法　　见圣始知畏
今我等啼泣　　由汝今舍我

毗多输柯往至边地。至已得病。以病重故头皆发疮。时王闻之。即遣给事医药疗治。后得小差。医师给事悉遣令还。其体所资唯食牛乳。为乞食故往多牛处。复有一国名分那婆陀那(梁言增长)彼国皆信外道。有佛弟子见以白王。使夜叉于一念顷。即将外道弟子并画像来。生大嗔心。于分那婆陀那国一切外道。悉皆杀之。于一日中杀十万八千外道。复有一外道弟子。爱外道法事形裸神。画作如来礼其神足。时王复闻是事。即敕余人。令取此人及其亲属。置一屋中以火焚之。时王颁敕。若有人能得一尼揵首者。我当与一金钱。毗多输柯入养牛处病来多日。头鬓发爪悉皆长利。衣服弊恶无有光色。时养牛女窃生是念。今此尼揵来入我舍。便语其夫。汝当杀此尼揵取头与王。必得金赏。夫拔刀往。毗多输柯即自思惟。见其业报无得脱处。即便受死。而将头至王所欲求觅金。王疑即问其医师及给事人言。答此是毗多输柯头。王闷绝良久。大臣白王。无漏之人不灭此苦。大王当施众生无畏。王随其言宣令一切不得复杀尼揵。诸比丘生疑。问优婆笈多。毗多输柯昔造何业今受此报。答言。过去世时有一猎师多杀群鹿。于大林中有一泉水。时此猎师张施罗网以其绳罥置于水边多杀诸鹿。是时佛未出世。有一缘觉于水边食。食竟澡洗还树下坐。时彼群鹿闻缘觉香不往水边。时猎师坐不见鹿来。即寻其迹往辟支佛所。念言。坐是人故令鹿不来。即便以刀杀辟支佛。昔猎师者即是毗多输柯。以杀诸鹿今多病苦。复以杀辟支佛于无数年常在地狱。受诸苦恼于五百世。在人道中生生之处常为他杀。今是最后果报。虽得罗汉犹为他害。于迦葉佛法出家。乐行布施。常劝化人供养众僧。有一佛发爪塔。以香花幡盖种种伎乐而供养之。以是业报生于大姓。十万年中常修梵行。复发心愿。以是业缘得阿罗汉(出阿育王经第三卷)

## 只陀太子舍五戒行十善请佛闻法得初道果第三

只陀太子白佛言。昔受五戒。酒戒难持畏脱得罪。今欲舍五戒受十善法。佛言。汝饮酒时有何恶耶。答曰。国中豪强时时相率。赍持酒食共相娱乐。以致欢乐自无余恶。得酒念戒不行恶也。佛言。若人能如汝者终身饮酒有何恶哉。如是行者乃应生福无有罪也。夫人行善

凡有二种。一者有漏。二者无漏。有漏善者受人天乐。无漏善者度生死苦。涅槃果报。若人饮酒不起恶业。善心因缘受善果报。汝持五戒有何失乎。舍卫城中有诸豪族刹利公王。因小争竞遂至大怨。各各结谋兴兵相伐。两家并是国中豪杰。皆复亲戚非可执录。纷纭斗战不从理谏。深为忧之。复自念言。昔先王大臣名提韦罗。恃其门宗富贵豪强。而见轻慢形调戏弄。当时忿恚实欲诛灭。以事启父。父又不听。怀毒抱恨非可如何。懊恼愁悴不能饮食。太后见我忧苦。种种谏晓心犹不息。因觅好酒劝我令饮。时启母言。先祖相承事那罗延天。今若饮酒恐天必怒。诸婆罗门当见谪罚。母于夜静时。密开宫门不令人知。逼迫再三俯仰从之。既饮酒已忘去愁恨。召集宫女作倡伎乐三七日中。从是得息。思惟是已。即敕忠臣。令办好酒及诸甘膳。召诸群臣集王殿上。忠臣办琉璃碗。碗受三升。王先倾一碗。人办一碗甘露妙药。后论国事兼作众妓。诸人得酒并闻音声心中欢乐忘失仇恨沛然无忧。王复持碗白诸君曰。士夫修德历世相承。遵奉圣教不应差违。诸君何为因于小事忿诤如之。若不忍者恐亡国祠。是故重谏幸自宜息。诸臣白王。敬奉重命不敢违也。因是和平酒之功也(出未曾有经下卷)

鸠那罗失肉眼得慧眼第四

阿育王夫人。名钵摩婆底(梁言芙蓉花)生一男儿。形色端正眼为第一。人见无不爱乐。内人白王。夫人生儿。王大欢喜。故名此儿为达磨(梁言法)婆陀那(梁言增长)即抱此儿示阿育王。时王见已欢喜说偈。

我儿目端严　　为功德所造
光明甚辉耀　　如优波罗花
以此功德眼　　庄严于一面
其面目端正　　譬如秋满月

鸠那罗长大为其纳妃。妃名于遮那(梁言金)摩罗(梁言鬘花)时阿育王。将鸠那罗往至鸡寺。寺有上座六通罗汉。名耶舍。是时耶舍见鸠那罗。未经几时应当失眼。即白王言。故不令鸠那罗作其自业。时阿育王语鸠那罗。大德念汝所作。汝当随之。时鸠那罗礼耶舍足。说言。大德教我所作。耶舍答言。眼非是常汝当思惟。即说偈言。

汝鸠那罗　　常思惟眼　　无常病苦
众苦所集　　凡夫颠倒　　由之起过

时鸠那罗于宫中静处独坐思惟。眼等诸入为苦无常。时阿育王第

一夫人。名微沙落起多。往鸠那罗处见其独坐。观其眼故而起欲心。以手抱之。而说偈言。

以大力爱火　　今来烧我心
譬如火烧薪　　汝当遂我意

鸠那罗掩耳。说偈。

今为我母　　此非法爱　　应当舍离
开恶道门

母心嗔忿。复说偈言。

爱心往汝处　　而汝无爱心
汝心既有恶　　不久须臾灭

鸠那罗言。

我今宁当死　　不起不净心
若生恶心者　　失人天善法
善法既不全　　依何而得生

微沙落起多。恒伺其过而欲杀之。于北有国。名德叉尸罗。违逆于王。阿育王命鸠那罗。汝往彼国。答王言尔。

王心念。故倍加庄严严治道路。老病死等悉令不见。时王与鸠那罗同载一车送之。近路将欲分别。手抱儿颈。见鸠那罗眼。啼泣而言。

若有人见　　鸠那罗眼　　心欢喜故
有病皆除

相师见王。唯观儿眼不缘余事。即说偈言。

王子眼清净　　王视心欢喜
国土诸人民　　见者如天乐
若失此眼时　　一切当苦恼

乃至鸠那罗。次第行至德叉尸罗国。彼国人闻出半由旬严治诸道。处处置水以待来众。时诸人民即便说偈。

德叉尸罗人　　执宝罂盛水

及诸供养具　　迎鸠那罗王

时王至已。人民合掌而作是言。我等迎王。不为斗诤亦不与彼。大王相嫌。但王所遣大臣在我国者。为治无道。愿欲废之。是时人民。以诸供具供养鸠那罗王迎至国中。时阿育王身遇重病。粪从口出诸不净汁从毛孔出。一切良医所不能愈。王即语诸臣。召鸠那罗还。我当灌顶授以王位。我于今者不贪身命。时微沙落起多白王。我能令王病得除愈。王受其语断诸医师。微沙落起多语诸医师。外闻男女病如王者可将其入。时阿毗罗国有一人病如王不异。时病人妇为觅医师。医师答言。将来我欲见之。当为处药。妇送与医。医送与王夫人。时王夫人将此病者置无人处。令破其腹出生熟二藏。有一大虫。虫若上行粪从口出。虫若下行便从下出。若左右行从毛孔出。时王夫人以摩梨遮以置虫边。而虫不死。复以荜钵以置虫边。虫亦不死。复以干姜以置虫边。虫亦不死。乃至以大蒜置于虫边。虫即便死。时王夫人以此事具以白王。王于今者应当食蒜。病即除愈。王答言。我是刹利不得食蒜。夫人复言。为身命故作药意食之。王遂便食虫死病除。便利如本。王净洗浴语夫人言。汝于今者当何所求随意与之。夫人白王。愿王七日听我为王。王语夫人若汝为王必当杀我。夫人又言。过七日已我当还王。时王许之。夫人假作王。书与德叉尸罗人。令取鸠那罗眼作书已竟。须齿印印之。王眠。夫人欲印书便近王边。王即惊觉。夫人白王。何故惊。王曰。我梦鹫鸟欲取鸠那罗眼。夫人答言。鸠那罗子今甚安隐。第二更梦。王复惊起我今更梦。夫人问言。梦复云何。王答言。我见鸠那罗头须发爪悉皆长利。而不能言。夫人答言。其今安隐愿勿忧之。王复眠。夫人以大王齿窃印之。遣使送与德叉尸罗人。王又梦自齿悉皆堕落。至明清旦澡洗已毕。召相师以梦告之。相师答言。若人有此梦者。儿当失眼。不异失儿。时王闻。即便起立合掌。向西方神而咒愿言。

今一心归佛　　清净法及僧
世间诸仙人　　于世为最胜
一切诸圣众　　皆护鸠那罗

使者执书至德叉尸罗国。时彼人民见此书至。念鸠那罗故共隐此书而不与之。彼诸人民复更思惟。阿育大王甚自可畏心不敬信。于其自儿尚欲取眼。况于我等而不起恶。以书与鸠那罗。鸠那罗得书已。语诸人言。若能取我眼者今随汝意。时人即唤旃陀罗。汝当挑取鸠那罗眼。旃陀罗合掌说言。我今不能答。

若人于满月　　能除其光明
是人当能除　　汝面明月眼

是时鸠那罗。即脱宝冠语旃陀罗言。汝挑我眼我当与汝。复有一人形貌可憎。十八种丑。语鸠那罗言。我能挑眼。时鸠那罗寻忆大德耶舍所说。便说偈言。

念善知识　　是真实说　　思惟此义
知眼无常　　我善知识　　能饶益者
是人已说　　眼苦因缘　　我常思念
一切无常　　是师之教　　深自忆持
我不畏苦　　见法不住　　常依王教
汝取我眼

语丑人言。汝当取我一眼置我手中我。欲观之时。此丑人欲取其眼无。数诸人相与嗔骂而。说偈言。

眼清净无垢　　如月在空中
汝今挑此眼　　如拔池莲华

是无数人悲号啼哭。是时丑人即出其眼置鸠那罗手中。时鸠那罗以手受之向眼说偈。

汝于本时　　能见诸色　　而于今者
何故不见　　本令见者　　生于爱心
今观不实　　但为虚诳　　譬如水沫
空无有实　　汝无有力　　无有自在
若人见此　　则不受苦

思惟诸法悉皆无常。得须陀洹果。又语丑人。所余一眼随汝取之。时彼丑人复更挑之。置鸠那罗手中。既失肉眼而得慧眼。复说偈言。

我于今者　　舍此肉眼　　慧眼难得
我今已得　　王今舍我　　我非王子
我今得法　　为法王子　　从今自在
离苦宫殿　　复登自在　　法王宫殿

鸠那罗知其取眼是微沙落起多。而说偈言。

愿王夫人　　长寿富乐　　寿终常存
无有尽灭　　由其方便　　我得所作

鸠那罗妇闻夫失眼。见便闷绝水洒乃醒。啼泣说偈。

眼光明可爱　　昔见生欢喜
今见其离身　　心生大烦恼

鸠那罗语其妇言。汝勿啼泣。我自起业自受此报。复说偈言。

一切世间　　以业受身　　众苦为身
汝应当知　　一切和合　　无不别离
当知此事　　不应啼泣

鸠那罗共其妇。从德叉尸罗国还阿育王所。二人生来未曾履地。其身软弱不堪作业。鸠那罗善于鼓琴。复能歌吹。随其本路乞食济命。渐渐游行至于本国。欲入宫门。时守门人。不听其前。既不得前而复还。出住车马厩。于后夜中鼓琴而歌。歌曰。我眼已失。四谛已见。复说偈言。

若人有智慧　　得见十二入
以此智慧灯　　得解生死苦
若欲求胜乐　　应当思念此

王闻歌声。心大欢喜。即说偈言。

今此说偈　　及闻鼓琴　　似是我子
鸠那罗声　　若是其至　　何不见我

王命一人听闻。似鸠那罗声。清妙哀好令我心乱。如象失子回遑不安。汝可往看。是可将来。使人见无二眼。皮肤曝露不复可识。还白大王。是孤独盲人共其妇俱住车马厩。时王闻之烦恼思惟。而说偈言。

如昔所梦见　　鸠那罗失眼
今此盲人者　　鸠那罗不疑
汝可更至彼　　但将此人来
以思惟子故　　其心不安隐

使人受教更至其所。语鸠那罗言。汝是谁儿何所名姓。鸠那罗复以偈言。

父名阿输柯　　增长姓孔雀
一切诸大地　　悉为其所领
我是彼王子　　名为鸠那罗
姓日法王佛　　今为法王子

使人将鸠那罗及其妇至宫中。时王见鸠那罗。风日曝露以草弊帛杂为衣裳。形容改异不复可识。时王心疑而语之言。汝是鸠那罗不。答言是。王闷绝堕地。傍人见王。而说偈言。

王见鸠那罗　　有面而无眼
苦恼自烧心　　从床堕于地

傍人洒王乃得醒寤。还至坐处。抱鸠那罗置其膝上。复抱其颈啼哭落泪。手拂头面忆其昔容。而说偈言。

汝端严眼　　今何所在　　失眼因缘
汝今当说　　汝今无眼　　如空无月
形容改异　　谁之所作　　汝昔容貌
犹如仙人　　谁无慈悲　　坏汝眼目
汝于世间　　谁为怨仇　　我苦恼根
由之而起　　汝身妙色　　谁之所坏
懊恼心火　　今烧我身　　譬如霹雳
摧折树木　　懊恼之雷　　以破我心
如此因缘　　汝今速说

时鸠那罗。以偈答言。

王不闻佛言　　果报不可说
乃至辟支佛　　亦所不能免
一切诸凡夫　　悉由业所造
善恶之业缘　　时至必应受
一切诸众生　　自作自受报
我知此缘故　　不说坏眼人
此苦我自作　　无有他作者
如此眼因缘　　不由于人作
一切众生苦　　皆亦复如是
悉由业所生　　王当知此事

王复说偈。

汝但说其人　　我不生嗔心
汝若不说者　　我心乱不安

时王知是微沙落起多所作。唤微沙落起多。而说偈言。

汝今为大恶　　云何不陷地

今汝不为法　　于我为大过
汝今既为恶　　从今舍于汝
由如行善人　　舍不如法利

王嗔火烧。心见微沙落起。多复说偈言。

我于今者　　欲出其眼　　欲以铁锯
以解其身　　以斧破身　　以刀割舌
以刀截颈　　以火烧身　　令饮毒药
以除其命

王说如此事。欲治微沙落起多事。鸠那罗闻。深生慈心。复说偈言。

微沙落起多　　所为诸恶业
大王于今者　　不应便杀之
一切诸大力　　无过于忍辱
世尊之所说　　其最为第一

时王不受儿语。以微沙落起多。置落可屋以火焚之。又复令杀德叉尸罗人。是时比丘生疑。问大德优波笈多云。鸠那罗先造何业今受此报。答言。昔波罗奈国有一猎师。至雪山中多杀群粗。又往雪山遇雷电霹雳。有五百鹿。以怖畏故入石窟中。猎师捕之一切皆得。若皆杀者肉当臭烂。无如之何。即挑其两眼使其不死而不知去。后渐杀之。先猎师者鸠那罗是。于无数年常在地狱。从地狱出生于人中。五百世内常被挑眼。今是最后余残果报。比丘又问。以何因缘生得大姓眼目端严。答言。过去久远人寿四万岁时。佛名迦罗鸠村大。出现于世入无余涅槃。时有一王。名曰输颇(梁言严)为佛起四宝塔。故时王命过。弟不信佛。皆掘取塔下物唯土木在。一切人民见塔毁坏。懊恼发声。时诸长者子问。彼诸人何事懊恼。诸人答言。世尊之塔本有四宝。不谓于今悉皆毁坏。时长者子即以四宝如本庄严。复令高广有胜于初。又起金像以置塔中。所作已讫。复发愿言。迦罗鸠村大佛本为世间师。愿我后师亦如今日。比丘当知。昔长者子即鸠那罗是。以其修治迦罗鸠村大如来塔故得生于大姓。以其造作如来像故今所得身端严第一。以其发愿值善师故今遇释迦。及见四谛(出阿育王经第四卷)

诸太子问佛已等有出家者佛出所更皆悉悟道第五

昔佛在波罗奈国鹿野场上。为众说法。时大国王太子将从小国王世子五百余人。往到佛所。为佛作礼却坐一面。而听说法。诸太子等即白佛言。佛道清妙玄远难及。自古以来。颇有国王太子大臣长者

子。舍国吏民恩爱荣乐行作沙门者不。佛言。世间国土荣乐恩爱。知幻化梦响。卒来卒去不可常保。又曰。国王太子以三事故不能得道。何谓三事。一者憍恣不念学问佛经妙义以济神本。二者取贪不念布施下贫困危。群臣将士所有财宝。不与民共以修财本。三者不能远离淫欲爱乐之事。舍弃牢狱忧烦之恼。行作沙门灭众苦难以修身本。是以菩萨所生为王。除此三事自致得佛。又有三事。一者少壮学问领理国土。率化民庶使行十善。二者中以财施贫穷孤寡群臣壮士与民同欢。三者每计无常命不久留。宜当出家行作沙门。断苦因缘勿更生死。三事不施凡死所得。世尊曰。昔我前世作转轮圣王。名曰南王皇帝七宝导从。自念。人命短促无常难保。但当作福以求道真。念常布施。世间人民所有财物。与民共之已种福德。唯当出家行作沙门。断绝贪欲乃得灭苦。梳头发白拔着案上。王涕泣曰。第一使者忽然复至。宜当出家行作沙门求自然道。擎发掌中。自说偈言。

今我身首上　　白发生为被
已有天使召　　时正宜出家

行作沙门入山修道。毕人之寿即生第二天上。为天帝释太子。于后领理天下亦如大王。复见白发行作沙门。经为父子。上为天帝。下为圣王。中为太子。各三十六反。数千万岁终而复始。行此三事自致得佛。尔时父者今我身是也。太子者舍利弗是也。孙王者阿难是也。更相从生展转为王以化天下。时国王太子并诸人民。皆大欢喜。受佛五戒为优婆塞。得须陀洹道(出法句譬喻经第五卷)

最胜王子植德坚固终不可移第六

昔卑先匿王。有二夫人。第一夫人子名流离。第二夫人子名只(梁言最胜)。只初生之日。四方奉宝一时俱至。王曰。吾诸子生未曾如此。可名为只。长大学问靡经不通。王为别立舍宅七宝所成金银男女在门左右。持宝钵满中七珍。昼夜持去转满如故。太子嫉妒遣兵往夺。时有天兵五百余骑。卫护只舍。流离军见怖退走还。太子怒。只来问曰。我夜遣兵慰劳汝。汝伏兵于内欲反耶。只曰。不敢不养文武。内无寸仗。流离遣捡内外皆无。流离意解具以启佛。佛言。只之殖德遇坚固因。是故不可夺也。维卫佛时。有人诣寺饭僧讫以一奴一婢给扫寺庙。自尔之后天上人中受福无量。即最胜是(出十卷譬喻经第一卷)

## 经律异相卷第三十四(诸国王女部第二十四)

波罗奈王女金色女求佛为夫一 波斯匿王女金刚形丑以念佛力立改

姝颜二 波斯匿王女丧婿更于树下复得后夫三 安息王女先从狗中来四 波罗奈王七女与帝释共语五 王女金刚为火所烧六 王女见水上泡起无常想七 王女靡阇尼为婆罗门所嫉八 王女狗头感捕鱼师述婆伽九

波罗奈王女金色女求佛为夫第一

波罗奈国王夫人生一女。身黄金色。头发绀青。时年十六。父母见女长大。欲为求婿。女言。我不用婿。若欲为我求婿者。当令身黄金色头发绀青。如是者乃可尔耳。父母便为求索。了不能得。佛时在舍卫国。舍卫国有人。价作到波罗奈国。国王即请价人与相见问讯。以女示之言。我为是女求婿。天下宁有好人。价人答言。我国中有人。复胜是女者。王闻欢喜。令价人迎取佛。价人便作书与佛。书上说是女端正甚好无比。欲为佛取之。佛在祇洹中。为诸比丘数千人说经。持书人直前至佛所。佛预知书上所说。得便裂坏之。作书报与金色女言。之人苦皆从恩爱生。生当复老。老当复病。从病致死。从死致忧哭。天下苦者皆从恩爱生。女得书自思惟。即得五通达。一者眼能彻视。二者耳能彻听。三者知他人心念。四者知所从生。五者能飞行。便与父母辞诀飞到佛前。佛即微笑。五色光明从口中出。阿难前问。佛言。阿难。汝见此女健乃如是。欲知之者。迦葉。佛时。是金色女为贫家作妇。其婿手足拘挛不能行步。时国王字基立。有一女。端正。身着金银璎珞。径到迦葉佛所受经戒。时是贫人妇。身但被一布。亦复随往到佛所。外人不听前。贫人妇自念言。我何故独不得前。王女独前。佛即知之。令人呼前。妇即作礼白言。是王女何故独豪贵如此。我独贫穷。佛语妇人。是王女。前世好喜读经以衣施与沙门故。今世得豪贵尊严端正。汝前世不乐经法。悭贪不肯布施。见沙门不相承事。令汝今世贫穷如是。贫妇言。愿佛哀我愚痴教我经法。迦葉佛便教之。于树下读经。坐自思惟。便取树叶缝连作衣。以覆其身。欲持身上所著氎布衣上佛。天王释见有至心。便持天衣金钱饮食与之。妇得衣便以布施设供。寿终生天上。寿尽来生世间。为国王女。喜读经布施故。身黄金色头发绀青(出金色女经)

波斯匿王女金刚形丑以念佛力立改姝颜第二

佛在舍卫国。尔时波斯匿王最大夫人。名曰末利。时生一女。字曰波阇罗(梁言金刚)女面丑恶肌体粗涩。犹如驼皮。发如马毛王观此女无一喜心。便敕宫内。勤意守护勿令外人得见之也。女年转大任当嫁处。处告吏臣。卿可推寻豪姓贫者便可将来。臣即如教。得一贫穷豪姓之士。将至王所。向彼人说。我有一女面状丑恶。未有酬类。当相供给。想卿不逆。当纳受之。时长者子长跪白言。当奉王敕。王即以女妻彼贫人。起宫宅门阁七重。王敕女夫。自捉户排。若欲出时而

自闭之。勿令人睹见女面状。王给女婿使无乏短。又拜为大臣。其人有财。与诸豪族共为设会。月月更为会同之时。夫妇俱诣诸人来会。悉皆将妇。唯彼大臣恒常独往。众人疑怪。彼人妇者傥能端正。或能极丑。是以彼人故不将来。密共相语。劝酒令醉解取门排。开其门户。时女心恼自责罪咎。我种何罪为夫所憎。恒见幽闭不睹众人。复自念言。佛现在世。润益众生苦厄皆度。即便至心遥礼世尊。唯愿垂愍。到于我前暂见教训。其女诚笃佛知其意。即到其家。于其女前。地中踊出。其女见佛心生欢喜。恶相即灭。身体端严。犹如天女。奇姿盖世。佛愍女故为说妙法。即尽诸恶得须陀洹道。时彼五人。开户入内见妇端正。怪不将来。还闭门户。持钥系本带。其人醒悟会罢至家。见妇姿容人中难有。欣然问曰。是何人。女答夫言。我是汝妇。夫言。汝前极丑今者端正。其妇具以上事白。其夫即往白王。今者蒙佛神恩。已得端正。天女无异。王敕将来迎女入宫。王见欢喜。王及夫人。及女并女夫。共至佛所礼佛言。不审此女。宿植何福乃生豪富受丑陋形。佛告王曰。过去世时。国名波罗奈。有大长者。财富无量。举家恒共供养一辟支佛。身体粗恶形状丑陋。时彼长者有一小女。见彼辟支。恶心轻慢呵骂毁言。面貌丑陋身皮粗恶何其可憎。此辟支佛。受其供养欲入涅槃。为其檀越作十八变。即从空下还至其家。长者倍喜。女即悔过。唯愿尊者当见原恕。时辟支佛听其忏悔。佛告大王。尔时女者今王女是。毁此贤圣受丑陋形。后见神变。自改悔故还得端正。由供养佛故世世富贵缘得解脱(出贤愚经第二卷)

波斯匿王女丧婿更于树下复得后夫第三

佛诣迦罗越家食。入不闭门。后随来者一切皆与食令饱满。弟发恶意。我不听入。若得自在比丘来时我折其脚。兄弟二人便各别去。皆树下卧。弟发恶意。有牛惊奔轹折其脚。兄发善意。日西树荫故处其上。波斯匿女婿亡。王甚怜爱。为其女呼婆罗门。相觅福人以为女婿。婆罗门出案行见一人卧在于树下。日西树荫故覆。婆罗门言。此是福人。即以白王。王言。那知具其上事。呼来澡洗更着好衣。便嫁女与之(出十卷譬喻经第四卷)

安息国王女先从狗来第四

昔外国有城。名头迦罗。中有白衣。日日请沙门还家中食。沙门是罗汉。沙门坐饭内中有狗。沙门食时常揣饭分狗。狗得饭啖便生好心向沙门。沙门日往狗便习待。沙门食时狗思见沙门。沙门来便复持一揣饭与狗。狗有好心向沙门。积年命终。乃为安息国王女。生便识宿命知本是狗。云我弃狗身得王女身。国中都无佛寺沙门。时月支王遣使诣王。见使贤明意欲女与作妇。使将女去。女见沙门心大欢喜。

忆先作狗沙门与饭好向沙门。今得人身。今当大供养沙门。月支国中大有沙门。妇常日日饭食三五百人。手自斟酌不使人客。饭食适讫。手自扫地。舍中妇女奴婢皆生好心言。此妇乃是王女。来在是间。常扫除供养沙门。我辈亦当用心。奴婢辈便藏去扫帚。欲自扫地。大家索帚了不知处。便取簏中初来所著衣卷以扫地。夫见妇以新衣扫地。便言。卿虽敬佛法何事乃当以新衣扫地。当索扫帚。妇言。我但以好心向一沙门。二岁得是衣耳。正以此衣扫当何苦哉。我前世时初。无可用布施。但有好心信有佛法故得此福。亦不治生得此衣也。夫语妇言。卿虽信佛法供养沙门。未曾见沙门与卿一钱两钱。衣皆是我筋力所致。妇便为夫自说宿命言。我前世时。生在狗中。大家数请沙门。沙门揣饭与我。我有好心向沙门故。去此狗身生为王家女也。夫闻欢喜。谓妇言。卿但以好心向一沙门。得祐乃尔。夫先悭贪。闻妇所说即大布施。无所匮惜。斋戒精进兴立佛寺。夫心念言。但以好心得此功德。妇便报言。心能令人得佛得生天上得作辟支佛得阿罗汉。皆是心力也。若心念恶。令人堕地狱(出明狗命终作国王女自识宿命经又出福报经)

波罗奈国王七女与帝释共语第五

　　波罗奈国道场。从地底上皆黄金色。鱼鳞鳖甲转次相加。往古诸佛皆坐其上。王名脂旬尼。作优婆塞。明于经道。为佛立精舍。极大严事。王有七女皆并端正。悉持五戒执节不嫁。第一女名淑调。二名异妙。三名除贪。四名清守。五名息心。六名静友。七名僧婢。常以月八日十四日十五日二十三日二十九日三十日。精受八戒持正法斋。修厥所信奉戒布施名闻智慧之行。七女斋毕。求到城外冢间游观。王告七女。冢间可恶但有死人。骸骨狼藉狐狸鸱鸺食啖其肉。诸哭泣者满在其间。有何可观。我宫里有园苑浴池。其中有五色莲华。鵁鶄鸳鸯众鸟翔集其地。列重光目之草。琦树阴凉甘果恣口。可往游戏。七女答言。大王甘果众美何益于我。我见世人生寿无几。命日趣死形为幻化。莫得久存。我以免夫幼孩。不为甘美惑也。徒欲观非常之法。愿却贪意耳。愿王哀许。王即听之。七女俱出城外。往到冢间大臭之处。闻哭泣之声。啬然毛竖。因共直前观诸死人。见有断头断臂手脚异处。或有僵尸草覆席裹。或有辜格在地。生草束缚中有罪未死者。家室啼哭令其解脱。又有担负死人从城中出者。七女左右远望。见死者甚多。诸飞鸟走狩争食其肉。或就土中拖掣尸出。膖胀生虫其臭难近。于是七女绕之一匝。自相谓言。我曹身等不久亦尔。各说一颂。

　　第一女言。

　　世人重其身　　好衣加宝香　绮视雅容步　　姿则欲人观　死皆

弃于墢　　何用是饰严。

第二女言。

譬如一身居　　人去舍毁倾　神游而身弃　　莫能制其形　痴贪谓可保　　安知后当亡。

第三女言。

观神载形时　　犹马驾车行　车败而马去　　可知此非常。

第四女言。

本见城完好　　中人乐安居　所求未央足　　何便忽空虚。

第五女言。

若乘船度水　　至当舍船去　形非神常宅　　焉得久长居。

第六女言。

人死依塼卧　　形具尚鲜好　挺然不动摇　　厥神安所在。

第七女言。

如雀在瓶中　　罗縠覆其口　縠穿雀飞去　　神自随行走。

时天帝释闻之下赞。善哉善哉。汝欲何愿。吾今与汝。七女问曰。是梵天耶。将地神耶。得无帝释耶。答言然。吾是忉利天帝释也。第一女言。愿得无根无枝无叶之树。于其中生。如是为快。第二女言。愿所生之地。清净无欲无有阴阳。寂无所缘。第三女言。愿如山中呼声之响。无往无反。自然无形。第四女言。愿如虚空不始不终无所出生与道通洞。释言。止止诸女所愿甚妙。汝欲作日月中王为可得矣。若夫虚无无想非吾所制。七女言。天帝。神德高大何以不能致此。佛说食福者福尽不免于畏。譬如老牛不能为人用。何益于我哉。天帝释言。诸女修斋戒吾亦奉于佛。当为法兄弟。快乎妙愿。言竟不现(出佛说七女经)

波斯匿王女金刚为火所焚第六

波斯匿王。有一寡女。名曰金刚。庄严来归。父王哀愍。别为立宫。给五百妓女以娱乐之。有一长老青衣。名曰度胜。恒行市脂粉香

华。忽见男女无数大众各赍香华出城。即问。欲何所至。众人答言。欲问讯佛。佛出于世间三界之尊。度脱。众生皆得泥洹。度胜闻之。心悦意喜。即自念言。会老见佛宿世之福。便分香直持买好香华。随众人辈往到佛所。礼讫却立。散花烧香一心听法。过市取一香物因听法。功德宿行所得之香。气熏倍前。嫌其迟而共诘之。度胜言。世有圣师三界之尊。说无上法。随人听受。是以稽迟。金刚闻欢喜。而自叹曰。吾等何罪独隔不闻。即报度胜。试为我说之。度胜受命。即先遣出具受仪式。度胜未还。金刚侍女侧息中庭。如子待母。佛告度胜。汝还说法之仪。先敷高座。度胜受敕。具宣圣旨皆大欢喜。各脱衣一领积为高座。度胜洗浴。承佛威神。如应说法。金刚女等五百余人。疑解破恶得须陀洹道。说法甚美不觉失火。一时烧死即生天上。王给棺敛葬送毕。往过佛所。佛问。王所从来。王曰。金刚不幸不觉失火。大小烧尽适棺敛还。不审何罪遇此火害。唯愿世尊彰告未闻。佛告大王。过去世时有城。名波罗奈。有长者妇。将彩女五百人。至城外大祠祀。其法难犯。他姓之人不得到边。不问亲疏。来者掷着火中。时世有一辟支佛。名曰迦罗。处在山中晨来分卫。暮辄还山中。迦罗分卫来趣郊祀。长者妇见。忽然嗔恚。共捉迦罗掷着火中。举身燋烂。便现神足。飞升虚空。众女惊怖泣泪悔过。长跪举头而自陈曰。女人痴惷不识至真。群恶愚荒毁辱神灵。自惟过罪山积。愿降尊德以消重殃。寻声即下而般涅槃。诸女起塔供养舍利。佛为大王而说偈言。

愚惷作恶　　不能自解　　殃追自焚
罪成炽然　　愚所望处　　不谓适苦
临堕厄地　　乃知不善

佛告大王。尔时长者妇。今王女金刚是。五百侍女。今度胜等五百侍女是(出愚闇法句经第二卷)

国王女见水上泡起无常想第七

昔有国王女。为王所爱未曾离目。时天降雨水上有泡。女见水泡意甚爱敬。女白王言。我欲得水上泡以为头华鬘。王告女曰。今水上泡不可执持。云何得取以为华鬘。女言。设不得者我当自杀。王闻女语。告巧师曰。汝等奇巧靡事不通。速取水泡与我女作鬘。若不尔者当斩汝等。答曰。我等不堪取泡作鬘。有一老匠言。我能取泡。王甚欢喜。即告女曰。今有一人堪任作鬘。汝可自往躬自临视。女随王语在外瞻视。时彼老匠白王女言。我素不别水泡好丑。伏愿王女躬自取泡我当作鬘。女寻取泡随手破坏不能得之。如是终日竟不得泡。女自疲厌而舍之去。女白王言。水泡虚伪不可久停。愿王与我作紫磨金

鬘。终日竟夜无有枯萎。水上泡者诳惑人目。虽有形质生生便灭。盛炎野马亦复如是。渴爱疲劳而丧其命。人身虚伪乐少苦多。磨灭之法不得久停。迁转变易在世无几(出水上泡经)

摩阇尼为婆罗门所嫉第八

　　过去有王。名曰禁寐。生一女儿。着自然金花鬘。号曰摩梨尼。王召国内同日生女五百人。以充给使。摩梨尼年大。供养五百婆罗门日日不替。时迦葉佛住一园中。常出游行至佛住园。御者不入。女问。我无园不入何故避此。答曰。此园但有秃头沙门。名曰迦葉。不宜见之。是故不入。女曰。可入。见佛金色心大欢喜。头面作礼佛说妙法得受三归五戒致敬而去。女自追念。婆罗门非良福田。不应受施。回以供佛。时婆罗门闻摩梨尼作迦葉弟子。更以上馔而供养之。心生嫉妒。禁寐已夜。得十一种梦。旦集群臣自觉所梦。臣令问相婆罗门。婆罗门曰。此梦不祥。或当失国或能丧命。王曰。可免乎。相师答曰。须种种牛羊象马。并王女摩梨尼。及五百眷属。却后七日于四衢道中杀以祠天。此灾可灭。王闻敕令。即办呼摩梨尼以事语之。六日之内随意所欲。答曰。甚不惜死。愿第一日与城中男女共至迦葉佛所。皆受三归五戒。王即听之。愿第二日与王众臣共往佛所。愿第三日与诸王子共往佛所。愿第四日与诸王女共诣佛所。愿第五日与王夫人婇女共至佛所。愿第六日与王共至佛所。王悉听许。及与众人往至佛所。佛为说法得果。皆受三归五戒。王向迦葉佛说十一梦。佛言。此梦所为未来非现在也。梦小树生花者。当来有佛名释迦文。时世之人年始二十头生白发已生儿子。梦犊子耕者十岁儿领家事。父母不得自在。梦三釜并煮饭边釜各跳相入不堕中央者。富者更相惠施贫者不得。梦见骆驼两头食草者。群臣既食王禄复取民物。梦见马母饮驹乳者。时母嫁女反从求食。梦见金钵于虚空中行者。雨泽不时梦见野狐尿金钵中者。人民从富婚不顾姓族。梦猕猴坐床上者。时国王用非法暴虐无道。梦见牛头着栴檀帻与腐草同价者。释种贪利为人说法。梦见水中央浊四边清者。佛法中国先灭边国反盛。于王之身无有不祥。王即于座上敕诸臣曰。祠天之牲今悉无畏。吾从今宁自失命。不故杀生况杀人乎(出弥沙律第四十卷)

国王女狗头感捕鱼师述婆伽第九

　　国王有女。名曰狗头。有捕鱼师。名述婆伽。随道而行。遥见王女在高楼上。窗中见面想像染着。心不暂舍弥历日月不能饮食。母问其故。以情答母。我见王女心不能忘。母抑喻言。汝是小人王女尊贵。不可得也。儿言。我心愿乐不能暂忘。若不如意不能活也。母为子故入王宫中。常送肥鱼肥肉。以遗王女而不取价。王女怪问。汝欲

求何。母白王女愿却左右当以情告。我唯有一子。敬慕王女情结成病命不云远。愿垂愍念赐其生命。王女言曰。汝月十五日于某甲天祠中住天像后。母还语子。汝愿已得。告之如上。沐浴新衣在天像后住。王女至时白其父王。我有不吉须至天祠以求吉福。王言大善。即严车五百乘出至天祠。既到。敕诸从者。齐门而止。独入天祠。天神思惟。此不应尔。王为施主不可令此小人毁辱王女。即[示*厭]此人令睡不觉。王女既入。见其睡重推之不寤。即以璎珞直十万两金遗之而去。去后此人得觉。见有璎珞。又问众人知王女来。情愿不遂。忧恨懊恼淫火内发自烧而死。以是证故知。女人之心不择贵贱。唯欲是从。复次昔有国王女。逐旃陀罗共为不净。又有仙人女。随逐师子(出大智论第十四卷)

## 经律异相卷第三十五(得道长者部第二十五)



### 宝称长者出家见佛悟道第一

波罗奈城有长者。名阿具利子。字曰蛇陀(梁言宝称出曜经云夜输)年二十四。有琉璃屐生而着足。父母贵异。字曰蛇陀。别作屋宅。寒暑易处伎女娱乐不去左右。宝称中夜欻见诸伎女皆如死状。脓血流溢肢节断坏屋宅众具皆似冢墓。户辄自开天地大冥。唯睹小光趣东城门。门复自开明照鹿园。寻光见佛瞻睹相好。怖止迷解举声叹曰。久在爱狱著名色械。今趣神尊宁得脱不。佛言。童子善来觉矣。斯处无忧众行毕竟。前礼佛足。佛为说法逮无垢法眼。即起白佛。愿为弟子。佛言。善来比丘便成沙门。明旦众女周慞遍求。大家惊怖不知所在。长者遣马四出推索。父乘子车东行寻求。道遇一水。水名波罗奈。度水见子宝屐脱置岸边。即寻足迹径趣鹿园。佛以方便令其父子两不相见。长者问佛言。我子宝称足迹趣此。瞿昙见不。佛告长者。若子在斯何忧不见。佛为说法入须陀洹。宝称心解便得罗汉。父子相见恩爱微薄。长者白佛。今日心悦情有二喜。一遇佛解喜。二离爱快喜。

于时宝称亲支四人。一名富耨。二名维摩罗。三名桥炎钵。四名

须陀。闻宝称已作沙门。惊喜毛坚曰。吾共诣佛并省宝称。即便俱行。见佛影则乘本愿行。作礼白佛。饥渴道化虚心日久。不以鄙陋愿为弟子。佛言。善来比丘皆成沙门。为说心本净闻义心了。便得罗汉。如有闻者发足寻觅。皆得道果(出中本起经又上出出曜经第十九卷)

守笼那足下生毛苦行得道第二

瞻婆城有大长者子。字守笼那。其父母唯有此子。心甚念之。生来习乐未曾蹑地足下生毛。时摩竭国王闻瞻婆城中大长者子迟欲见之。即敕城主。使诸长者各将儿来。时瞻婆城主奉敕。诣摩竭王。在一面住。王听以衣敷地。诣王所。王见足毛。心甚欢喜。即语言。可往见佛礼拜问讯。当与汝后世利益。时瞻婆城主及诸长者。共诣耆阇崛山。时有长老婆竭陀。为佛给使在磐石上坐。时瞻婆城主。诣长老婆竭陀所言。我等欲见如来。时婆竭陀即没石上涌出佛前。白言。瞻婆长者欲见世尊。佛言。汝往屋荫中敷座。我当往坐。时婆竭陀即敷座已还到佛所。白世尊言。敷座已竟。世尊坐已。告婆竭陀言。语长者来。时婆竭陀没于佛前踊出石上。时诸长者叹未曾有世尊弟子神足犹尔。况复如来。婆竭陀言。长者宜知。是时瞻婆城主来诣佛所。世尊尔时。即为诸长者子及瞻婆城主说法劝化。即于坐上得法眼净。白世尊言。大德。从今已去归依三宝。为优婆塞。时守笼那后遂出家。往温水河边尸陀林中。勤行精进。经行之处血流污地。犹如血涂。时守笼那在静处思惟。佛弟子中勤行精进无胜我者。我今何故不得无漏。我当舍戒还家自恣五欲布施作福。佛知其心。到守笼那所。我今问汝。随意答我。汝在家时弹琴。琴弦若缓若急音声好不。若不缓不急乃得好声。佛言。比丘亦如是。不缓不急心乃会道。依教修行逮成罗汉焉(出四分律三分第二卷)

最胜难降染化成道第三

昔舍卫城内。有一长者。名曰最胜。更有长者。名曰难降。二人悭贪国中第一。饶财多宝不可称计。二人门户各有七重敕守门者。无令乞儿得入我家庭室中。铁笼遍覆庭内以断飞鸟。四面铁墙防鼠穿凿啮坏器物。是时五大声闻各以次第诣彼教化。从地踊出教以法施。长者二人闻之各不受化。后佛自往坐卧虚空放大光明。佛与长者说微妙法。长者虽闻心犹不达。内自思惟。佛来至不可虚尔使还精舍。宜入藏里取一白毡布施如来。即起入藏。选一恶者反更得好。舍而更取倍得好者。心意共诤不能自决。当于其日阿须伦与忉利天共斗。或天得胜阿须伦不如。或阿须伦得胜诸天不如。尔时世尊以天眼观见长者心。或时悭心得胜施心不如。或时施心得胜悭心不如。尔时世尊便说

斯偈。

施与战同处　　此得智不誉
施时亦战时　　此事二俱等

长者遥闻内怀惭愧。如来所说正谓我身。即出好氎持用为施。难降长者。出五百两金持用惠施。心开意解各见道迹(出出曜经第十七卷)

福增百岁出家见其本骸心晓见道第四

若放男女若放奴婢。若听人民若自己身。出家入道功德无量。布施之报六天人中往反十世。出家之福无边无量。胜起七宝塔上至三十三天。以贪人能坏。出家之德无有可毁。乃高须弥。深于大海广于虚空。若为出家作留难者。其罪甚重。入深地狱黑闇无目。有一长者。名尸利苾提(梁言福增)其年百岁求欲出家。家人大小无从用者。尸利苾提往趣迦兰陀竹林。从舍利弗求欲出家。老不得出家。遍问五百罗汉皆同。舍利弗出竹园门。举声大哭。优波离是剃发贱人。泥提下秽除粪之人。殃掘魔罗杀无量人。及陀塞羁大贼恶人。如是等人尚得出家。我有何罪而独不得。佛即踊现。问福增言。汝何故哭。闻佛梵音心喜作礼。白佛言。诸罪恶人皆得出家。我何罪不听我出家。大小不复用。我于佛法中复不得出家。设我还家必不见前。我当何趣。今日定当于此舍命。佛慰喻言。汝莫忧恼。听汝出家。告大目连。听与出家。即得出家。受具足戒。昼夜精勤修集读诵广通经藏。以年老故不能随时恭敬迎送礼问上座。诸少比丘皆为上座常苦言激切。又作是念。我今宁死。往大河岸边脱去袈裟置树枝上。泣而誓言。我不舍佛法众僧。唯欲舍命。我此身上布施持戒精进诵经。设有报者。愿我舍身生富乐家。眷属调从。于我善法不作留难。常遇三宝遭值善师。示悟涅槃毕投[泳-永＋迴]澓中。未至水顷目连接置岸上。令捉衣角上冲虚空。犹如猛鹰衔一小鸟。屈申臂顷至大海岛。海边有新死人。女相具足。见有一虫从口出还从鼻入复从眼出更从耳入。苾提问。此何女人。答曰。时到当说。前行复见一女。自负铜镬燃火吹之既沸。脱衣自入镬中。发爪先脱肉熟离骨沸吹骨出。在外风吹寻还成人。自取其肉而啖食之。次复前行见一大树。多虫围唼其身乃至枝叶。无有空处如针头许。大叫震动如地狱声。复次见一男子。周匝兽头诸恶鬼神。手执弓弩三放毒箭镞皆火燃。竞共射之。身皆燋然。又见一大山。下安刀剑见有一人。从上投下刀戟剑槊坏刺其身。即自收拔还竖本处。往还不息。前见骨山。高七百由旬。目连于山为说。舍卫城中大萨薄妇。夫甚爱念。欲入大海恋妇不舍。即将入海。妇擎镜照面。自睹端正。便起憍慢深心爱着。时遇大龟蹋船没海。一切皆死。五百贾客一

切皆死。海不受尸。夜叉罗刹出置岸上。随所爱念死还生为虫。舍此虫身堕大地狱。舍卫国优婆夷婢优婆夷请一比丘。夏九十日奉给供养。使婢送食。婢至屏处选好自食。余与比丘。大家觉问。婢答。我若先食使我世世自食身肉。今先受花报后堕地狱。

大树诸虫唼食发大恶声。是濑利吒营事比丘。用僧祇物华果饭食。送与白衣。受此花报。后堕地狱。唼树诸虫。即是得物之人。

举声大哭众箭射身者。此人前身为大猎师。多害禽兽以是罪故受斯苦毒。于此命终堕大地狱。

大山上自投刀剑者。是王舍城大健斗将。以猛勇故身处前锋。或以刀剑矛楯伤克物命故受此报。

有一国王名昙摩苾提。布施持戒慈悲不伤物命。政法治国满二十年。共人博戏。时有一人杀人。诸臣白王。答言。随国法治。即案律杀。王戏已毕问。罪人何在。臣曰已杀。王闻泣曰。七珍皆住我独入地狱。即舍王位入山自守。命终作摩竭鱼。身长七百由旬。王臣恃势枉刻百姓。命终亦作摩竭大鱼。身虫[癈-(弓*殳)＋虫]痒揩颇梨山。碎杀虫血流百里皆赤。应堕大地狱。时鱼一眠百岁乃觉。觉大饥渴。即便张口海水流入如注大河。有五百估客入海采宝。值之船趣鱼口。贾人称南无佛。鱼闻闭口。贾客得活。鱼饥命终生王舍城。夜叉出身置此海边。时王者汝身是。杀人为鱼。苾提口解无常厌世。尽结得罗汉果(出贤愚经第七卷)

## 须达多崎岖见佛时获悟道第五

舍卫国有大长者。名须达多(贤愚经始云。大臣四部律并呼居士)常给施孤独乞儿。人以为号。先有田业在王舍城。年年履行(大涅槃贤愚二经云为儿[身*(叟-又＋丂)]妇诣王舍城)寄止长者护弥家(中本起经云。迦兰陀。大涅槃经云珊檀那)。夜起扫治宅舍办肴膳。须达问之。答曰。迦毗罗城有释种子。名悉达多。姓瞿昙氏。其生未久相师占之。定当作转轮王。心不愿乐。舍之出家。无师自觉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于诸众生其心平等故号为佛。明受我请。又问。今在何处。答曰。在迦兰陀竹林精舍(十诵律云寒林)须达多一心念佛所有功德。忽然大明。寻光而出至尸呵城门。佛神力故自然而开(四分律云神即开门)出门路有天祠。须达致敬寻还黑闇。心生惶怖。复欲还反城门。有大天神。告须达言。仁者见佛当获善利。尽阎浮提所得功德。不如发心一步诣如来所。须达问曰。汝是谁耶。答曰。我是信相婆罗门子(四分律云我是私诃神)是汝往昔善知识。我因往昔见舍利弗

大目揵连礼拜欢喜。舍身得作北方天王毗沙门子。专知守护此城(十诵律大同)况见如来礼拜供养。须达礼佛。佛如应说法。得须陀洹道(出大涅槃第二十七卷又出杂阿含第二十卷中本起四部律皆大同小异)

## 须达七贫后得食并奉佛僧仓库自满第六

长者须达七贫后贫最剧。于粪壤中得一木斗。其实栴檀。出市卖之。得米四斗。语妇曰并炊一斗。吾当索菜。时佛念曰。当度须达令福更生。炊米方熟。舍利弗往。妇见欢喜。一斗米饭悉投着钵中。更炊一斗。目连复往。亦欢喜与之。复炊一斗。迦葉复往。亦复与之。适有一斗。寻复炊熟。如来自往。妇自念言。间日之粮。莫有降者。今有是米。如来躬顾。得无罪毕福生者哉。一斗米饭尽施如来。佛口咒愿。罪灭福生从今日始。须达寻归。妇恐其恚。便问曰。如今佛来及舍利弗目连。迦葉尽来求食。当与不耶。答曰当与。福田难遭。若来求者是为值遇。妇言。向四斗米吾尽用施矣。夫大欢喜。余有饭汁公姥共饮之。须臾彷徉。诸室珍宝仓库谷帛。自然实满。如往时富也。须达踊跃。知佛愍念。更请佛及僧供养尽空。佛为说法皆得道迹(出杂譬喻经下卷)

## 最胜魔娆不移第七

最胜长者闻说妙法。即于坐上诸尘垢尽得法眼净。受三自归为优婆塞。尽形寿不杀。佛去不久。弊魔波旬化作佛像及相好。来至长者家。长者念曰。如来向出还其何速。伪佛告曰。吾谓长者高才博智分别讥趣。谛念长者。愚惑无智。吾向所说四谛者实非真谛。斯是颠倒。外道所习。长者即自觉知。即报之曰。止止勿语。吾得慧眼住牢固地。正使汝化作亿千万身。吾不退转。何以萤火之光与日竞明。佃家灰埠欲比须弥。鸱鹫乌鹊金翅并飞。波旬惭愧复身而去(出最胜长者受咒愿经)

## 申日为佛作毒饭火坑自皆变灭第八

是时王舍国。有一四姓长者。字为申日。财产甚富。金银珍宝无有央数。申日事余道人。唯不事佛。诸异道人皆共嫉妒。申日共议言。佛今为王及傍臣长者吏民所敬。而我等独不为所重。佛常自说言。知去来现在之事。知他所念。今宁可试。为审尔不。申日言。当何试之。异道人言。请佛持毒药置饭中。掘门里深五丈。以火置中薄覆其上。令佛从上来。若知当不受请。受请则不知。申日言诺。即行请佛。佛言大善。异道人言。已无所知。但当穿地。申日有子。字旃

罗法。年十六。通达宿命善学佛道能知去来现在之事。启其父言。佛已知之。莫用恶人言自投汤火。申日不信。掘坑燃火饭置毒药。告诸比丘。随我后行。佛适向道。便放光影令申日舍中悉作金色。时旃罗法即语父言。今佛已起向道。十方皆明如日。佛到城门。足蹈门限。举大城中即为大动。病者即愈。箜篌乐器不鼓自鸣。佛到申日门。五丈火坑化作浴池。中生莲华。一华千叶。诸弟子所蹈莲华。华生百华。皆蹈华而行。申日见火以作水池中生莲华。便大惧怖。头面着地以诚自说。今为佛作饭皆以毒药置中。愿乞更炊。佛言。不须更炊。持毒药饭来食之。敕诸比丘。且勿食。须我教乃食。佛即咒曰。天下凡有三毒。一者贪淫。二者嗔恚。三者愚痴。佛无是三毒为不行。至诚有经法者。毒亦不行。饭食中毒皆自消去。佛言皆饭。申日头面礼佛足言。我大无状。用恶人之言。愿从世尊求哀悔过。佛为说经。得须陀洹道(出申日兜本经)

辩意请佛僧有二乞儿一死一为王第九

舍卫国有一长者子。名曰辩意。闻佛说五十事要。逮得法忍。五百长者子得法眼净。辩意言。唯愿世尊及大众。明日中自屈于我舍食。佛与大众往其家食。未咒愿。有一乞儿。历座行乞。无敢与者遍无所得。嗔恚而出。便生恶念。此诸沙门。放恣愚惑。有何道哉。贫者从乞无心见与。吾得为王。以铁辋车轹断其头。言已便去。佛咒愿竟。复一乞儿来。从众乞食。各各与之。大得饭食欢喜而去。即生念言。此诸沙门有慈悲心。我得为王供养佛僧。乃至七日。不报今者饥渴之恩。言已便去。二乞儿展转求丐。到他国中卧于道边深草之中。时彼国主忽然崩亡无有继嗣。相师判言。书记当有贱人为王。诸臣百官千乘万骑按行国界。望见草上有云霞盖。相师曰。中有神人。即得乞儿。诸臣拜谒。乞儿惊愕自云。下贱非是王种。皆言。应相沐浴香汤。着王之服。光相庄严导从入国。恶念乞儿。在深草内卧寐不觉。车轹断其头(出辩意经)

昙摩留支先身为大鱼第十

昔有长者。字昙摩留支问讯。佛言。昙摩留支。别来大久乃得相见。有人问。佛答曰。昔阿僧祇劫时。世有佛。名曰定光。我时为梵志。字曰超述。时定光佛。方欲入城。我即中路相逢。解发布泥上令佛蹈过。佛即记曰。汝勇猛乃尔。却后阿僧祇劫当得作佛。汝于时起恚心曰。此人与畜生无异。乃蹈他头发上过去。从起以来阿僧祇劫。常堕畜生中。复在大海中。为摩竭鱼。身长七千由延。时有五百贾客。乘船入海采宝。值此大鱼噏船垂欲入口。时五百人各称所行事。时贾客主语众人言。今世有佛名释迦文。济人危厄无复是过。我等称

名冀蒙得脱。即便齐声称唤。鱼闻佛名本识由存。即自惟曰。释迦文佛已出世间。我身云何故在鱼中。即还没水。五百贾客安隐而归。时鱼即扑身出沙坛上。不饮不食经二七日命终。生长者家作子。字昙摩留支。今来与吾相见。所以称久远耳。留支闻此本末。即向海边求其故尸。见大鱼骨皮肉已尽行胁骨上。思惟言。此是我故尸。即以华散故尸上。寻惟即往。忽然道成(出分别功德经第四卷)

悭长者入海妇施佛绢众商皆死唯己独存第十一

昔人大富而悭。其妇好法欲施不敢。婿临入海。先以铁蒺[卄/梨]三重绕舍。妇碍之不能得出。一心念佛。诸铁关阂变成鸽毛。取绢一匹寄人施佛。佛受咒愿。夫与五百伴共在海中。为鬼所啖。唯留其夫。诸鬼相语。是人妇事佛。不可近也。伴侣死尽独得宝还。问妇何事。妇具告之。二人欢喜。即请佛僧设会得道(出杂譬喻经第一卷)

毗罗陀请佛僧食而库藏自满第十二

昔佛在世有大长者。名修罗陀财富无数信向道德。自誓。常以腊月八日请佛及僧。终身子孙奉行不辍。长者亡时。嘱儿勿废。儿名毗罗陀。后日渐贫。至时无以供办愁戚不乐。佛遣目连往问云。汝父供月欲至当设何计。答言。唯愿世尊。勿见忽弃。八日临盻。将妻至外家。质百两金。还办供具。佛与千二百五十众僧往舍而坐。行水下食清净竟而还。其日夜半诸故藏中宝物自满。夫妇见之。且喜且惧。恐官顾问。即往白佛。佛言。安意快用勿有疑难。汝之履信不违父教。闻施慧道七财满足(出法句经第三卷)

婆世踬染欲危身为目连所救第十三

佛在罗阅只国。有豪长者。名尸利踬。大富盈溢。妇生一男形容严妙。请师占候叹子福德。问言。从怀此儿有何瑞应。长者曰。其母讷口钝辞。既怀此子谈语巧妙。字婆世踬。及年长大游行观看。见那罗伎家有一女子。心便染着欲得娉娶。还启父母愿为求索。父母告言。高卑非匹如何为婚。子重启言。莫问门户但论其身。幸为我求若不如志便自殒命。父母从之。共作婚姻。儿惑其色不耻鄙事。即诣彼家。学习戏艺皆已成就。是时国王集诸那罗众多戏事。时长者子次应现伎上索而走。王脱不见。复敕更上。气力渐羸中道欲堕。心中惶懅无所归依。目连陵虚告之曰。如卿今日宁全身命出家学道。为宁堕地娶彼女耶。答言。愿自存济不用女也。目连即时化作平地得全身首。喜不自胜。随逐目连。往诣世尊礼拜供养。佛于是时广说妙论。心意

开解便得初果。因求出家世尊听之。须发自落法衣在身。专精禅思成阿罗汉。佛言。过世波罗奈国。有大长者。初生一子端正无比。有人从海中来赍一鸟卵用奉长者。长者纳受。经少时间。其卵便剖出一鸟雏。毛羽光润。长者受与子使弄。子骑鸟脊飞游观看。闻他国王作那罗戏。乘鸟至彼。鸟住树上。偶见王女情便染爱。遣信腾情。女便与交。为王所知。推捕缚来而当斩戮。长者子言。诸君何为劳力杀我。听我上树自投而死。诸人听许。便相上树乘骑其鸟翔虚而去。得延寿命。时长者子今婆世踬是。王女者今伎家女是。尔时鸟者则目连是。过去世惑色致困由鸟得济。今垂当死。由于目连故得安隐(出贤愚经第十三卷)

长者新生一子即识本缘求母请佛甘味自下第十四

　　舍卫国中有大长者。生一男儿。而目端正生而能言。问其父母。世尊及舍利弗阿难等皆在世不。父母答在。见其能言乃谓非人。即往问佛。佛言。此儿有相。父母欢喜。儿又启曰。唯垂请佛及僧。答曰。卒无供养。儿又启曰。但扫洒堂舍庄严床席。施三高座。百味饭食自然满堂。又先身之母今犹存在。居波罗奈国。愿为仰报。父母遣使驰象迎接。以三高座。一拟如来。一为父。一为前世所生母。佛与众僧既入其舍。甘味饭食自然而下种种丰饶。佛为说法。合家大小尽得初果(出贤愚经第一卷)

阿那邠邸七子为财受戒闻法离垢第十五

　　舍卫城中阿那邠邸。有七子心无笃信。于佛法众不持五戒。阿那邠邸长者言。我当赐汝千两金。汝等可归命三宝受于五戒。七子闻之。便欲归三宝受持五戒。父各赐千两金。俱至世尊所。具以白佛。云何世尊。彼七子颇有福善诸功德不。佛言。善哉长者。饶益众生安隐天人。彼七子者缘是诸善功德具足。所获果报我今当说。北方有国。城名石室。国土丰熟人民炽盛。彼有伊罗波多罗藏。无数百千金银珍宝。于彼健陀赖国人七藏之中。随其所欲皆悉费用。无所减少及此伊罗钵多罗大宝藏。彼七千两金百倍千倍无数倍。皆悉不及汝七子所获功德。世尊与阿那邠邸说微妙法。即从坐起白世尊言。愿受我请。及比丘僧。欲设甘露饮食。为七子故。世尊默然受。世尊知时。与比丘僧前后围绕入舍卫城。诣阿那邠邸家皆即就坐。长者及子礼敬世尊。世尊说法便逮等见。告言如是。长者七子甘馔饮食。饭佛比丘。食竟除钵。佛与七子说法。各于坐上诸尘垢尽。无有瑕秽得法眼生。彼已见法。无有狐疑亦无犹豫(出阿那邠邸化七子经)

# 经律异相卷第三十六(杂行长者部第二十六)



## 流水救十千鱼第一

流水长者子。于天自在光王国内。治一切众生无量苦患。令身平复。以病除故多设福业。作如是言。善哉长者。能益众生无量寿命。必是菩萨解诸方药。时长者共二子水空水藏。将其二子次第游行城邑聚落。最后到一大空泽中。见诸虎狼狗犬鸟兽。悉皆一向驰奔而去。长者逐而观之见有一池。其水枯涸。于其池中多有诸鱼。见是鱼已生大悲心。时有树神示现半身。作如是言。大善男子。此鱼可愍汝可与水。是故号汝名为流水。汝今应当随名定实。时长者子问树神言。此鱼头数为有几所。树神答言。足满十千。增大悲心。时此空池为日所曝。唯少水在。是十千鱼。将入死门四向婉转。见是长者心生恃赖。随是长者所至方面。随逐瞻视目未曾舍。是时长者驰趣四方。推求索水了不能得。见有大树寻取枝叶。还到池上与作荫凉。复更推求是池中水本从何来。即出四向周遍未觅。莫知水处。复更疾走见一大河。名曰水生。有诸恶人为捕此鱼故于上流悬崄之处。决弃其水不令下过。长者向王说其因缘。唯愿大王借二十大象。令得负水济彼鱼命。如我与诸病人寿命。王敕大臣速疾供给。汝今自可至象厩中随意选取利益众生。是时流水及其二子。将二十象借索皮囊。疾至河上盛水象负。水遂弥满还复如本。时长者子于池四边傍佯而行。鱼亦随逐循岸而行。时长者子复作是念。是鱼必为饥火所恼。复欲从我求索饮食。我今当与。时长者子告其子言。汝取一象最大力者。速至家中。所有可食之物。乃是父母饮啖之分。及以妻子奴婢之分。一切聚集悉载象上。急速来还。尔时二子往至家中。白其祖父说如上事。收取家中可食之物。载象背上疾还父所至空泽池。时长者子见其子还。心生欢喜踊跃无量。从子边取饮食之物。散着池中与鱼食已。即自思惟。我今已能与此鱼食。令其饱满。未来之世当施法食。曾闻过去空闲之处有一比丘读诵大乘方等经典。其经中说。若有众生临命终时。得闻宝胜如来名号。即生天上。我今当为是十千鱼。解说甚深十二因缘。亦当称说宝胜佛名。即便入水。作如是言。南无过去宝胜如来。本往昔时

行菩萨道。作是誓愿。若有众生于十方界。临命终时闻我名者。当令是辈寻得上生三十三天。复为是鱼解说如是甚深妙法。所谓十二因缘。说是法已。即共还家。是长者子复于后时。宾客聚会醉酒而卧。尔时其地卒大震动。时十千鱼同日命终生忉利天。既生天已作是思惟。我等以何善业得生天中。复相谓言。我等先于阎浮提内。堕畜生中受于鱼身。流水长者与我等水及以饮食。为我等说十二因缘。并称宝胜如来名号。以是因缘令我等辈得生此天。我等今当报恩供养。时长者子在楼屋上露卧眠睡。是十千天子。以十千真珠天妙璎珞置其头边。复以十千置其足边。复以十千置右胁边。复以十千置左胁边。雨曼陀罗花摩诃曼陀罗华积至于膝。种种天乐出妙音声。阎浮提中有睡眠者皆悉觉悟。流水长者子亦从睡悟。是十千天子于上空中飞腾游行。天自在光王国内处处皆雨天妙莲华。是诸天子复至本处空泽池所。复雨天华。便从此没还忉利宫。随意自在受天五欲。过是夜已。天自在光王。问诸大臣。昨夜何缘示现如是净妙瑞相。大臣答言。大王当知。忉利诸天于流水长者子家。雨四十千真珠璎珞及不可计曼陀罗华。王即告臣。卿可往至彼长者家唤令使来。即至其家宣王教令。是时长者寻至王所。王问长者。何缘示现如是瑞相。长者子言。我必定知。是十千鱼其命已终。时大王言。今可遣人审实是事。尔时流水寻遣其子至彼池所。看是诸鱼死活定实。尔时其子向于彼池。见其池中多有摩诃曼陀罗华。积聚成[卄/積]其中。诸鱼悉皆命终。还白父言。彼诸鱼等悉已命终。尔时流水复往王所。是十千鱼悉皆命终。王闻欢喜。尔时世尊告善女天。时流水长者子今我身是。长子水空罗睺罗是。次子水藏今阿难是。时十千鱼者今十千天子是。是故我今为其受记。尔时树神现半身者今汝身是(出金光明经第四卷)

## 树提伽身生人中受天果报第二

　　昔有一长者。名树提伽。仓库盈溢金银具足。奴婢成行无所乏少。有一白氎手巾挂着池边。遇天风起吹来国王殿前。群臣参论卜问所以。诸臣皆言。国将欲兴天赐白氎。臣树提伽默然无言。王问。卿何以无言。提伽答曰。不敢欺王。是臣家拭体之巾。挂着池边。遇天风起吹来殿前。却后数日。九色之华大如车轮。又遇天风吹来王殿前。王复与群臣参论卜问。提伽答言。是臣家园中萎落之华风吹来耳。王问提伽。卿家乃尔。吾欲将领二十万众到卿家看。提伽答言。愿王即相随去。王即将领二十万众。到树提伽家。南门直入。有三十童子颜容端正。王问树提伽。是卿家儿孙耶。答言。是臣家守门奴。进到中阁。有二十童女颜容端正。王问。是卿家妇女耶。提伽答言。是臣家守阁之婢。进到其户。白银为壁水精为地。王见水流疑不得进。树提伽即导王前户中。以黄金为床白玉为机。树提伽妇有百二十重金银帏帐端正无双。为王作礼眼中泪出。王问。卿妇见我有何不

[怡-台＋(黽-雨＋大)]眼中泪出。答言。王衣烟气是故泪出。王言。庶民燃脂。诸侯燃蜡。天子燃漆。亦无烟也。何得泪出。树提伽答言。臣家有一。明月神珠。挂着堂上。昼夜无异不须火光。王是烟中之王。是故闻气耳。

树提伽家堂前。有十二重高楼。将王上头。视东忘西。视南忘北。掩掩寂寂。王谓须臾小复可忍。到后园中流泉浴池。食诸果蓏自适甘美。甚复可爱以至一月。大臣白王。可须还国。树提伽即布施金银珍宝绫罗缯彩。二十万众人马车乘一时还国。王即会群臣怪其所以。树提伽是我之臣。妇女宅舍过甚于我。我欲伐之。可取与不。诸臣皆言。宜可取之。王即与四十万众椎钟鸣鼓围提伽舍。毁百重墙。提伽门中有一力士。手捉金杖以拟四十万众。一时俱倒眠地不起。提伽乘飞云轮车在虚空中问。诸人等来时何意眠地不起。诸人答如上事。树提伽问。欲得起不。皆言欲得。树提伽放大神目一视。四十万众一时俱起。还其本国。王即遣使唤树提伽。共至佛所问言。世尊。树提伽是我之臣。前身有何功德。妇女舍宅过甚于我。佛答言。树提伽布施功德。见天上爱乐。五百商主将诸商人。赍持重宝奔空山中。逢一病道人。给其草屋厚敷床褥。给水浆锅鍑米粮。给其灯烛。于时乞愿天堂之供。今得果报如是。佛言。是时布施者。今树提伽夫妇是也。于时病道人者。今我身是也。五百商人皆得阿罗汉道(出树提伽经)

迦罗越手能雨宝第三

昔阿育王国。有迦罗越。供养二万比丘。长请一年。名闻国王。王召见之。闻卿大富。尽有何物耶。对曰。实无所有。王不信之。留迦罗越遣人看其家。见其门有七重舍宅堂宇。皆以七宝。有胜王宫。妇女亦胜。但无谷帛钱物。便还白王王意渐解。迦罗越即时便笑。王问何所笑耶。答言。王不见信耳。迦罗越以手指东。便满中七宝。指南亦然。王便遣还。而众僧精舍去宫不远。王便诣精舍。见比丘僧。作礼恭肃问上座。彼迦罗越宿有何福自然珍宝念之便至。上座比丘入三昧。见四百由旬之物心念。见是长者。乃惟卫佛时有四人共立塔寺。中有一人用意殷勤。塔寺成后以金银七宝及众好华共合和之。上三重塔上。以散四面。愿后食福恒不断绝。今得自然宝者。是此一人。王闻大修功德(出譬喻经第一卷)

迦罗越以饱食施鸟令出腹中珠第四

昔有迦罗越长者。聪明博达财富巨亿。居近海边。多植树木荣茂参天。时海渚上大有珍宝。价直千亿如人不得近。唯鸟往来。唯啖明

月之珠。朝入暮出。栖宿长者丛林。长者多智方便图之。即作百味之食。以用与鸟。鸟食之饱满便吐珠覆地。长者得之。遂成大富(出譬喻经第七卷)

忽起经暂贫客作设会即获华报第五

舍卫国有一居士。亡失田宅家人得罪死亡都尽。唯余一子无复所依。子闻人说。饭佛及僧者生忉利天。乃愿饭佛僧。惟当客作以果此愿。有一居士(弥沙塞律云大臣)多有田宅。此儿虽小多诸艺能。求欲佣赁。居士问。汝何所能。答曰。能书算文义别金银珠贝钱财系羽监田。坐肆无所不解。问岁索几物。答曰。年一千金钱。居士曰。今世饥馑乃雇五百。年满并还小儿言。我才不施堪此须用既急。今为君与。即使坐肆。始满一月。挍计所得已盈三倍。日止一食留一食分。更使监田比及冬藏复获三倍。岁满索金及食。居士虑其便去屡托不在。后谓之言。急索作底。小儿言。我欲饭佛及僧。居士闻之即生信心。又问欲何处作。答曰。欲往祇洹。居士曰。但住我门器[荴-夫＋焦]相助。小儿白佛。愿明日受我食。佛僧默然(弥沙律云即将财物往至佛所。供办珍味极世甘美。缘其意至鬼神助焉倏忽之顷自能都办)正遇节日。诸白衣多送猪肉干饼种种饮食。众僧受取共相谓言。今日贫儿竭力作会。人人皆当为之稍食。及到居士舍。手自行食。皆云少与。食遂无减。贫儿问僧。为食粗涩为愍我贫。答曰。今日是节日。早起人送食。初乃少与。家数既多。遂成饱满。贫儿愁忧恐所期不果。涕泣问佛。佛为说法必得生天。汝疾还去。贫儿欢喜。更行僧食随僧意取。我肆力时期尽供养。今诸大德虽不能啖。随意将去。时五百商客。从优那禅国来晡至。道路辽远。绝粮三日。入城买食。时世饥俭且天盛热都无所得。商主叹曰。海中不乏大城无食。宜更遍求随须何物。贫儿啼向佛。时多人见之语估客云。某舍有食。即往居士家。白小儿言。我等须食。小儿问言。有几人。答曰。有五百。可尽唤来。何须论直。至即设食皆得饱满。有一大铜杅。一估客主。解衣角珠。直十万金钱。置于杅中。其余估客皆解珠。投于杅内。小儿言。我不卖食。何忽与珠留。客小住待我问佛。佛言。但取不妨得生天。此是花报果报在后还受宝物。估客又问。居士此城先有某甲今何所在。答曰。已往。又问。有子孙不。答曰。向之施主即其子也。估客语小儿言。君父是我。等师又与百千两金以敦旧好。时居士无儿。唯有一女端正姝妙。求妻小儿。送金百千两。居士死后。波斯匿王问。有儿不。谁相料理。答曰。唯有一女婿。当事判财物并属女婿。拜为大臣。即敕舍卫城内大长者职(十诵律云居士位)时国人民号为忽起长者(出十诵二诵第六卷又出弥沙塞律第十卷)

无耳目舌先世因缘第六

时舍卫国有大长者。财富无量无有男儿。唯有五女端正聪达。其妇怀妊长者命终。国法无男财物入王。王遣大臣摄录其财。其女心念。我母怀妊未知男女。若续是女财应属王。若其是男应为财主。往白国王。时波斯匿王法平政。即可所白。其母不久月满生儿。其身浑沌无复耳目。有口无舌又无手足。唯有男根。即为作字名镘慈毗梨。尔时是女。具以是事往问于王。王告诸女。财属汝弟。吾不取也。尔时大女。往适他家奉给夫主。谦卑恭敬谨如婢事。大家长者睹其如斯。怪而问言。女子对曰。我父终没家财无量。虽有五女犹当入王。会母有身生我一弟。人相都缺但有男根。得为财主。虽有诸女不如一男。长者闻已。即与其女往至佛所。白言。世尊。彼长者子以何因缘。佛言。乃往过去有大长者兄弟二人。兄名檀若世质。弟名尸罗世质。其兄少小。忠信成实常好布施举国称美。王任此人为国平事。国法举贷取与无券悉诣平事。时估客从弟尸罗世质多举钱财。时弟长者。唯有一子其年幼小。将其子并所出钱。到平事所。白言。大兄。是估客子从我举钱。入海来还应得尔许。我若终亡证令得之。平事言然。其弟长者不久命终。估客入海遭风失货。估客得全。时长者子闻其空归。便自念言。此虽负我何由可得。须有当偿时。此估客复余举假。续复入海获大珍宝。安隐来还。心自念言。彼长者子前虽不从我债我举钱。时此人幼稚或时不忆。或见我前穷故不责耶。今当试之。即严好马众宝服饰。长者子见即遣人语。汝负我钱今可见偿。答曰可尔。估客自念。所举顿大重生累息。无由可毕。当作一策乃可了耳。持一宝珠到平事妇所。白言。夫人。我本从尸罗世质举钱财。其子来责。今上一珠价直十万。若从我责可嘱平事。其妇答言。长者诚信必不肯尔。为当试语。即受其珠平事暮归。妇即具白。长者答言。何有是事。以我忠信不妄语故王立我为国平事。若一妄语此事不可。明估客来具告情状。即还其珠。时估客子更上一珠直二十万。愿使嘱及。此既小事。但作一言得三十万。尔时女人贪爱宝珠即为受之。暮更白夫。昨日白事愿毕在意。长者答言。绝无此理。尔时长者有一男儿。其妇泣曰。若不见随我先杀儿然后自杀。长者闻此。譬如人噎。自念。我唯一子。若其当死财无所付。若从是语人不信用。将来受苦迫慽不已。即便可之。妇语估客。长者已许。估客欣悦。还严大象众宝庄校着大宝衣乘象入市。长者子见即往语曰。先所负钱今宜见偿。估客惊言。我都不忆何时负君。寻共相将至平事所。长者子言。此人往日亲从我父举若干钱。伯为时平事为尔不。答言不知。其侄惊曰。伯父尔时审不见闻。又答不尔。侄子恚曰。以伯忠良。王令平事。国人信用。我亲弟子非法犹尔。况于外人扗者岂少。此之虚实后世自知。佛告长者。欲知尔时平事长者。今镘慈毗梨是。由于尔时一妄语故堕大地狱多受苦毒。从地狱出五百世中常受此身。植好布施。常生豪富得为财主(出贤愚经第七卷)

## 音悦今身受先世四种报第七

有长者名曰音悦。财富无数年老无子。以为愁戚。虽然宿福所追。其报有四。一者夫人产男。二者五百白马同时生驹。三者国王遣使者拜授金印。四者五百宝船同时俱至。佛告阿难。长者音悦先世之时。遣五百人乘船入海。既获众宝安隐还家。是故如来说此四福同时普集。长者念言。天降福祚集我之庭。当作甘馔室族相庆。时四天王释梵诸天龙神鬼王阿须伦等。各与眷属侧塞虚空。如来神达知此长者欢喜踊跃。因其欢悦而往称叹。若其开解可殖福哉。应时歌诵吉祥八音。长者欢喜启瞿昙言。实为神妙。知我室族吉祥无量。枉屈尊神来相赞叹。以好白氎直千万两金。奉上如来佛即受之。佛告长者。财有五厄。汝今能为必获影报。所生之处福自归身。长者白佛。何等五厄。佛言。一者火烧。二者水漂。三者县官。四者恶子用度无限。五者盗贼五事。一至不可抑制。长者闻说益增踊跃。于是如来忽然还到耆阇崛山。尔时国内有尼揵异道。名曰不兰迦葉。听闻如来诣长者家歌颂一偈。获得长者千万两金。沙门尚能得金。况我往乞当不得乎。又自念言。我当往求瞿昙沙门所可说偈。然后往乞必得珍宝。嗟叹之宜当胜瞿昙。不兰迦葉。怀此愚痴妒嫉之意。而往问佛。传闻瞿昙。诣长者家歌颂一偈大得珍宝。宁可哀矜赐所说偈。令吾讽诵冀望得宝。如来三达知此长者却后一时财宝当散。不兰迦葉不知时宜。遭厄之家而说吉祥。必得长者无量杖痛。如来告言。不惜此偈汝不知时。卿说此偈必得楚痛。是故违卿。若更欲得应时之说绝妙之句。吾当与汝。既使长者得闻真言。又免捶毒之痛。不兰迦葉心自念言。瞿昙沙门不欲令我往乞珍宝。是故吝惜不肯与我。即便重启。其于与我焉知余事。如来慈愍谏之满三终不信解。佛亦豫知不兰迦葉前世因缘应受此痛。如来又云。罪不可谏。佛即为说吉祥之偈。尼揵讽诵一岁乃谙。然后长者失火烧舍珍奇了尽。五百马驹同时烧死。所生妙子一旦终亡。王遣使者录夺金印。后复乘船入海采宝安隐来还。泊岸五百宝船一旦漂没。室族大小无不愁毒。不兰迦葉往到其门。歌颂如来吉祥之偈如上所说。长者闻之举门忿恚。天下凶殃无过于我。云何此人裸形无耻。在此妖蛊。说我吉祥益我忧烦。即出捶打。从头至足匍匐还家。六师宗等逆问其意。答言。此变正由瞿昙。内不自克反怨世尊。佛告众会。不兰迦葉前从如来求索一偈。欲诣长者歌颂求宝。如来谏之。其于不信。今已在彼遭痛毒患。阿难白佛。不兰迦葉与此长者有何因缘而被此患。佛告阿难。乃昔久远阿僧祇劫时。有国王亦名音悦。复有一鸟。名曰鸚鵡。在王宫上鸣声和好。王时昼寝闻鸟鸣声惊觉。问其左右。此为何鸟鸣声妙好。侍者白言。有一奇鸟。五色焜煌适在宫上鸣已便去。王遣步骑逐而求之。推寻殊久捕得与王。即以七宝璎珞其身常着左右。昼夜看视不去。须臾复有一鸟。名曰鵄枭。来在宫上。看见鸚鵡独得优宠。即问鸚鵡。何缘致此。鸚鵡答言。我来

宫上悲鸣殊好。国王爱敬于我取我常着左右。鵄枭闻之。乃怀妒嫉。心即念言。我亦当鸣令殊于卿。国王亦当爱宠我身。王时卧睡鵄枭即鸣。王即惊觉。啬然毛竖如畏怖状。王问左右。此为何声惊动怖我。侍者白言。有恶声鸟名曰鵄枭。王遣大众分布推索。即得与王。王令左右生拔毛羽。举身大痛步行而去。众鸟问言。何缘致此。鵄枭嗔恚答众鸟言。正坐鸜鹆故得此患。佛言。善声招福恶声致祸。罪报由己反怒鸜鹆。昔国王者音悦是。鸜鹆者我身是。鵄枭者不兰迦葉是(出长者音悦经)

## 鸠留饥遇树神因得信解第八

昔有长者名鸠留。不信今世后世善恶报应。与五百人共行治生。未到他国绝食三日。前行遥见丛林。想是居家。到见树神。即为作礼。其人饥乏。神即举手。五指端自然出饮食甘水与之鸠留饱满复大号哭。神问何故。答曰。吾伴五百人皆大饥渴。神令呼来。复与饮食。人马皆足。鸠留问神。本有何福自致如是。神曰。我本迦葉佛时作贫穷人。恒于城门磨镜。有沙门出入。常喜指示分卫之处。及佛图精舍。如是非一。寿终生此。自然受福无所乏短。长者心悟大修布施。日饭八千人。涛米之汁流出城门。足以乘舟。后生第二天上。作散花天人(出十卷譬喻经第二卷)

## 日难财富巨亿悭惜不施后生贫盲第九

昔波罗奈国长者。名曰日难。大富珍琦。为人悭嫉。日未没时常敕门监。乞者勿通。日难子旃檀。亦复悭贪。难后寿尽还生国中。为盲妇作子。其夫语妇。汝身重病今复怀躯。我无衣食汝便自去。妇出门去得大聚廥。便止其中。九月生子两目复盲。乞食养之。至年七岁其母悲言。今有乞我少饭愈饥如雨渴者。儿闻母说便行乞食到其子家。时守门者这小出外入到中庭。栴檀闻语。呼守门问。门监惧罪。即擊盲儿扑于门外伤头折臂。母闻走到何人无道。时门上神便谓之言。汝得是痛尚为小小。其大在后。汝坐前世有财不施故得勤苦。死更苦痛观者闻声。佛问阿难。是何等声。阿难具说。愿佛哀矜。到此儿所分越饭已。往视盲儿以手摩头。目便开明。折伤即愈。因识宿命。佛问。汝是前世长者字日难非。对曰是也。佛告阿难。人居世间甚苦愚痴。一世父子不相识知。时佛说经解散其意。

有求子索财　　于此二事中
甚忧勤苦痛　　他人所得果
有身不能保　　何况子与财
譬如夏月暑　　息止树下凉

须臾当复去　　世间无有常(出日难经)

长者发菩萨心将诸贫人取得珍宝第十

昔有长者。发菩萨心。聚诸贫人凡得五百。资给衣粮。入海采宝宿一大山。众人昏钝唯长者独坐。并有所瞻。夜见山腹出于一人。光炎非恒面目端正。口似猪口以伎乐自娱。周旋山侧。长者问曰。卿为何人。闻声愕曰。吾是受福之人解住在此。长者问曰。身形端正口何独尔。答曰。坐犯口过常喜泄语。天人曰。卿是何人。答曰。吾是国中长者。忧念贫匮欲令安隐故将众人入海采宝。并欲运宝饶益阎浮。天人曰。卿得无是菩萨耶。长者曰。吾发菩萨心。救济一切淫怒痴病。诸未度者吾是度之。天人曰。善哉。遂送宝所重载而还(出十卷譬喻经第五卷)

长者后贫举金供施耕遇千鼎用之不尽第十一

昔罽宾国有一长者。本大富。父母亡后。常供养数道人。数年之中家欲贫困。无复有得。为父母作福念之愁毒。妇语婿言。宁一世勤苦后长解脱。远使父母得福无量。长者言然。持我二人权举百两金。约用金尽就作毕直。得金便施尽乃往作。遣夫耕田妇厨下炊。耕得大石似磨盖。发视见金千鼎。便还覆之不复还食。长者遣妇饷夫。夫便担金自归其家。明日称金还耳。主人夫妇反舍。复为七世父母布施用之。终身不尽(出十卷譬喻经第一卷)

香身长者妇为国王所夺第十二

昔有国王。贪于淫色所作无道。闻好妇女寻往掠夺。举国患之。有一长者。财富无数高才博达。妇容端正。臣下启王。王闻心动遣使强夺。其夫愁恼。便弃家居行作沙门。口中出香薰四十里。身体周遍有旃檀气。王见其人。既无子姓。皆收家财。王立其妇以为正后。国中生好莲华。青黄红白甚大香洁。王敬夫人先持与之。夫人得华益甚悲感。王问。卿今一国之母。相敬不相失。意有何不可。乃尔不乐耶。夫人曰。不敢不乐。但念我前夫身口之香胜此众华。窃思旧意不觉自悲。王不信言乃遣请之。前婿已得罗汉。神通飞行身出众香充遍一国。王使澡洗重加揩拭。身香益甚。王试问佛。佛言。过去有一贫子。穷困无业卖薪自活。采薪还未及城门。城门已闭。门外有寺僧夜诵经。其人寄宿便坐听经。烧香赞叹至于天晓。缘是五百世不堕恶道。常生天上身口香洁(出十卷譬喻经第四卷)

## 长者妇怀妊口气香第十三

昔有长者。夫人怀妊。口出好香气满一国。阿阇世王。遣使寻求见长者家。以问长者。长者具答。使者白王。王大欢喜召语长者。卿若生男者当持与我所生之女后乃生女。有金缕衣自然着身。母怪解去。随生一重还着其身。便往问佛。佛言。昔有贫家。妇出行遇雨。见一老沙门是辟支佛。泥倒躄地伤膝流血出。即扶沙门起洗去。其血自裂己衣用裹伤膝。妇人虽未奉法要。常好称誉佛道。死生第二天上。寿终下生。故有自然之衣。口出好香(出十卷譬喻经第一卷)

## 悭财生号哭地狱第十四

舍卫城中有富长者。命终无儿。所有钱财皆悉没官。长者生时食啖粗恶衣裳单弊以树叶为盖。佛曰。虽得豪位不自养身。亦不养子不供父母。不通朋友不施沙门。今日命终入啼哭地狱。佛言。过去以食施辟支佛。施已心悔云。我不以与奴婢。乃与剃头沙门。由是善报。七反生天七反生人常得豪贵。由悔心故是业果报。不食好食不衣好衣。亦不贪五欲。波斯匿王。当勤行精进除去懈怠(出长者命终无子经)

## 以捣衣石施人起塔生天第十五

有一长者欲起塔寺。材木悉办。唯少一石。无著柱下。有一长者。虽不奉佛犹知有福。便以家中一捣衣石施之。便得成寺。其施石人命终。即生第二天上七宝宫殿。玉女侍卫衣食自然。如是久后其国磨灭。无人修治寺都坏尽。唯有一石没在地中。人民耕地石妨其犁。举意欲掘。石主天人入心忪动。以天眼观见人掘石。心中自念。我因此石福来生天。今人取去福将无尽乎。便下化作凡人住掘石人前。问曰。君欲取此石去耶。其人答曰。吾欲耕地值石妨犁故欲去耳。天人问曰。设耕此地种得数十斛耳。天曰。卿勿取此石。吾以五百两金与卿。其人问曰。君得无是神乎。答曰。吾是天人也。即复天身语其人曰。吾本是此土人耳。前身以此石与道人立寺。我因此福得生天上封受自然。向者天宫振动怪其所以。观见君是故来耳。此石是吾福之根本也。卿勿取之。其人闻之曰。本所不知。此是神明塔寺。天人福田不敢犯也天还天上其人思惟。此天但施此石得福如此。吾当更立塔寺。便即兴功修塔如故(出福报经又出十卷譬喻经第一卷)

## 须达三子事穷方信第十六

昔给孤独氏有三子。皆背正向邪酒荒女色。驰骋田猎樗蒲博弈。去明即瞑日成狂愚。父愍悼之。慈恻诲喻指示祸福无日不尔。子独不移放荡日甚。父乃以苗草衣之以豆麦食之。穷而悔焉。父言。尔为不善现世获殃甚困如此。岂况地狱烧煮之痛谁当济尔。子叩头曰。邪友所导狂惑习之。由猪处溷不知其臭。自今束身奉戴三尊。父曰大善。汝若洗心奉佛五戒终身不犯。岁与汝五千万金。三自归三千万。子对曰。唯既奉尊教。即令洗浴将至佛所。稽首受戒退归修德。清洁其志周穷济乏。惠逮众生国儒称德。名齐古贤(出教子经)

须檀子贪财杀弟第十七

昔罗阅只城。有长者。名曰须檀。大富多财。子名须摩提。其父命终。弟名修耶舍摩提。设计不与弟分。念当杀之。兄语弟言。共诣耆阇崛山上有所论说。即执弟手上至绝崖。便推置底以石堆之。便即命终。须檀者则真净父王是也。时须摩提者则我身是。修耶舍者则今陀婆达兜是(出兴起行经下卷)

梨耆弥第七儿妇生三十卵卵出一男第十八

波斯匿王。有一大臣。名梨耆弥。为第七子纳妻。乃娶波斯匿王弟昙摩诃美女。此女聪黠利根多诸德艺。怀妊十月产三十卵。卵出一男。形体挺特勇健无双。一人之力有过千夫。父母爱念合国敬畏(出贤愚经第十卷)

痴子卖香迟烧之为炭以求速售第十九

有富长者。生子愚痴。乘船兴生唯载沉香。香精且贵。买者希。久滞不售。同侣反乡独不堪得去。恐失宗伴。遍观市中货炭最驶。即烧香作炭希得应速。众人见之。咸共责笑。大颠狂人卖香虽迟获直不少。今烧成炭复何所得(出百句譬喻经第一卷)

## 经律异相卷第三十七(优婆塞部第二十七)

人命终十日还生述所经见十四

沙门亿耳入海见地狱第一

阿湿摩伽阿槃地国。有聚落王。名萨薄。中有大富居士。财宝丰盈唯无儿息。从诸神祇求不能得。有子时到妇觉有身。此女利根有四不共智。一知男爱。二知男不爱。三知妊身时。四知所从得。以语居士。居士欢喜。月满生男耳有金镮。是儿端正见者欢喜。集婆罗门。相之言。是儿实有福德威力。为作二字。宿世出家。即名曰沙门耳环。非世所作可直一亿。字为沙门亿耳。五种养视。一者治身母。二者除垢母。三者乳母。四者吉母。五者戏笑母。是儿福力而疾长大。便教书数算印。善知诸物价相贵贱。是王聚落商客所集。时四方人来诣聚落。问言。是中阿谁有好德可与寄言示我利害。诸人示沙门亿耳。是诸商客即往诣之。接为主人。是诸商客见大威力。如是思惟。若作萨薄将多人入海必安隐归。诸人言。沙门亿耳。汝何以不入大海。答言。我入大海作何等。是中多诸恐怖。百千人去时一得还。是诸商客激厉之言。何等人仰他活命。沙门亿耳信受欲去。到父母所辞欲入海。时父母说诸怖事欲令变悔以制留之。时不随父母语。父母语贵人佐我留亿耳。时诸大官长者居士皆助留之。终不随从。父母知其意正则听令去。于是乘象振铃遍告令聚落言。沙门亿耳欲入大海。我作萨薄谁欲共去。是人福德五百商客皆悉乐从。庄船下水日断一绳。至第七日得伊勒风(梁言随好风)断第七绳。船疾胜箭迳到宝渚。语贾客言。取宝满船莫令大重。得伊勒风是时船去疾胜箭。还阎浮提向萨薄王聚落。有二道。沙门亿耳语诸商人。欲从何道。诸人咸言。陆道去好。夜住空泽。语诸商人。我曾闻贼来劫诸贾客。若前杀萨薄。则诸贾客无所成办。若不杀萨薄。则以钱物力若自身力。若以他力必能得贼。我当余处宿。去时当唤我。诸人言尔。亿耳驱驴往别处宿。是诸贾客夜半发去。人人相觉竟不唤亿耳。后夜天大风雨。亿耳觉唤无应者。即时驰逐道多沙土。风雨流漫仰驴嗅踪而前。亿耳饥极前行见有一城。念想得食立于城门。

随念失声唱言。食食。时无数百千饿鬼来出。皆言。何等食阿谁与亿耳言。无食。我行饥极念想得食。因出此言我无食也。诸饿鬼言。此是饿鬼城。我百千万岁今日乃闻唱食声。我等不布施。悭吝多故堕饿鬼中。汝欲那去。亿耳言。欲至萨薄王聚落。鬼言。从是道去。于是前行复见一城。随念唱水其事如前。前行不久复见一树。名波罗。夜于下宿。摇树落叶细者自食粗者与驴。如是日暮。即有床出男女。颜貌端正着天宝冠共相娱乐。作是思惟。我不应尔看他。私事。时夜过昼来。即时床灭有狗来啖是男子肉尽骨在。亿耳念言。是人先作何行今得此报。夜善昼恶。我待问之。至夜更有好床。男女娱

乐。即往问之。男言。汝识阿湿摩伽阿槃地中萨薄王聚落某甲屠儿不。有长老迦旃延。常出入我家。我常供给饮食衣药。彼常语我言。莫作恶行后得大苦。我时答言。先世已来以此为业。今若不作那得自活。旃延复言。汝作此恶为昼多夜多。我言昼多。即语我言。汝夜受五戒可获微善。我即从受。今得此报。前行不久复见二树。名波罗。住下止宿食叶如前。男女昼来相娱。暮则床女皆灭。百足虫出啖是男子肉。尽骨在。亿耳问言。汝作何行今获此报。男言。阿湿摩伽阿槃地国中。萨薄王聚落。某甲男子淫犯他妇。有长老迦旃延出入我家。彼教我言。莫作恶行后得苦报。我答言。不能自抑当可如何。复语我言。汝于此事何时偏多。我言夜时多。迦栴延即语我言。受昼五戒可获微善。我用其言故获斯报。复见树林池水清净。亿耳于中洗浴饮驴。是池边有堂众宝庄严。亿耳仰视。即作是念。我饥渴欲死当何所在。即便上堂。说佛经偈。

饥为第一病　　行为第一苦
如是知法实　　涅槃第一乐

见女人坐象牙床。床脚系二饿鬼。是女识亿耳。因问讯言。沙门亿耳道路不极不渴饥耶。亿耳答言。贵女乞我食。女言相与。但莫与是二饿鬼耳。女即与水洗手与食。是女欲令亿耳知此因缘故小出堂外。时二饿鬼伸手言。乞我一口。乞我半口。我即腹中饥如火烧。亿耳好施各与一口。变成脓血多咽还吐出满臭秽。女言。我语汝莫与。何以与之。亿耳言。姊妹。我不知故与。时更有一女来语。贵女。与我食。女言。食汝常食。作是语已。即有三奇镬火汤沸。是女脱衣入镬中皮肉烂尽。唯有骨髓冷风来吹出镬还活。着衣啖其烂肉。啖已而去。更有女来言。贵人。与我食。女言。食汝常食。作是语竟。女变成羖羊啖草。亿耳语女。是何等事。女言。汝识阿湿摩伽阿槃地国中萨薄王聚落不。亿耳言识。是一鬼系我头边床脚者。是我夫某甲居士。系我脚边床脚者。是我儿。有长老迦旃延出入我舍。受我供养衣服汤药。是二人嗔我言。我觅时辛苦。而汝持与他空自疲劳。以是悭贪不喜布施堕饿鬼中。恶口业故与食变为脓血。亿耳言。是女何以自啖其肉。女言。是我儿妇。与物令举。或自啖或与人啖。我问觅。答言。我不啖亦不与他。若我自啖及与他者。当自啖我肉故自啖肉。第二女是我婢。我使舂磨。或自啖或与他。若问时言。我不自啖不与他。若自啖与他者我后世当作羊啖草。以是因缘今作羖羊啖草。亿耳言。汝作何行。女言。我有少罪来生是中。当不久住生四天王天。汝能少为我往萨薄王聚落中。为语我女云。见汝父母兄妇及婢。唯汝母独受福。余者受罪。汝母因我语汝。莫作恶事后世多受苦报。汝若不信是汝母言。某处有藏大有钱财。取为我作福。供养众僧及迦旃延。残余可以自活。问亿耳言。汝欲去耶。答言欲去。女言。汝眠闭眼。

须臾至萨薄王聚落。是诸贾客先到。诸人问不。见沙门亿耳不。答言。海中失之。举邑皆哭如丧父母。亿耳闻之。若今见我必复扰动不须复归。渐渐到女舍。共相问讯。以母言语女。女言。咄男子。汝痴狂人。我父母布施作福死必生天。何以在饿鬼中。亿耳即语女言。汝母言。某处有藏大有钱物。使汝取供养。女闻开藏大得钱财。得以生信。如其母敕。请迦旃延随从说法。即于坐上得诸法清净无垢法眼得无所畏。礼迦旃延言。大德。我归依三宝作优婆塞。欲于善胜法中出家受具足。迦旃延言。父母听汝出家不。答言未听。迦旃延言。我法父母不听不得出家受具足。即便归家礼拜父母。先由愁苦故并失明。闻亿耳从大海中安隐还归。悲喜泪出眼便还明。过五六日。白父母言。听我出家。父母言。我本至心求愿得汝。汝入海得死消息愁忧故眼盲。汝今来还我大欢喜眼得开视。汝今便为更生。汝受我语则为供养我。我寿命能过几时。若能毕我等寿。不出家者我死不恨。亿耳答言诺(出十诵律四诵第四卷)

优婆塞持戒鬼代取花第二

　　昔有优婆塞。侨居舍卫国。妇形端正一国同闻。朋友欲观终不肯示。人以白王。王思欲见不知何由。一臣启言。夫妇并持五戒供养道士手自斟酌。王可诈作道士持钵诣门。必得见之。即随臣言。权变形服窃到其家。妇见道士头面作礼。王睹察已还语臣等。此妇实好入我心中。不知何从得之。众臣白言。此虽侨士应觐于王。惰慢不来可以为罪。去舍卫城千有余里。大池水中生五色莲华。闻有三难。蝮蛇鬼神恶狩。罪应死者使往取华。辄没于彼。王便呼问言。卿何等人再拜答曰大王民也。王言。何以不来。答曰。愚痴不及耳。自知有罪。王言。罚卿诣池取华七日当还。若违期至当重治卿。受教辞退。还具告妇。妇语夫言。君今有罪由我美色。君识佛明教三界无怙唯戒可恃。上道之日心念三尊口诵十善莫忘须臾。若君不还吾当出家以戒自乐不经二男。给夫资粮。辞决进路行至半道。有啖人鬼问曰。何人答言。是佛弟子。鬼言。诸犯罪者遣付吾等。诈言取华。贤者实犯罪。为恶人所谗。答鬼言。人命难得唯在大神耳。鬼言。卿是佛弟子又复无罪。我不相害也。余有二难恐卿不免当如之何。鬼复言曰。相代取花以济卿身。使我长夜得福无量。卿急住此间鬼于是去。须臾便还。五色好华以与贤者。贤者重不能举。鬼便取华并扶贤者。屈申臂顷已到宫门。辞别而去。贤者诣门自通。王怪还速。具问本末。如实自陈。王大惊惭曰。鬼无人义害于众生。今济善人我乃无义。不别善恶不如鬼魅。即自责过稽首归命。愿为弟子。奉受五戒广行六度。国致太平。贤者夫妇并加精进。得不退转(出譬喻经第五卷)

优婆塞为王厨吏被逼杀害而指现师子第三

佛泥洹后百年。国王奉事天神。大祠祀用牛羊猪犬鸡等各百头。皆使厨士杀之。时厨士言。我受佛戒不得杀生。厨监大恚白王治之。王言。违教者死。厨士对曰。我是佛弟子受持五戒。宁自杀身不违佛教而当杀生。若当从王教犯杀者。死入地狱罪竟乃出常当短命。持戒死者。即生天上天上福乐所愿自然。假令当死转此人身当受天形。我以是故死不杀耳。王言。与汝七日期。当以象蹈杀。汝若不死。汝语有实。七日以后王看是优婆塞身如佛身。驱五百象往蹈杀之。优婆塞如佛法则举五指。化为五山。一山间有一师子出。象见师子惶怖伏地。如佛在时。王时信佛。便废祠祀。即从此士受佛五戒。吏民内外皆亦受法。遂为国师(出譬喻经第六卷)

## 优婆塞被魔试第四

有一优婆塞。与众估客远出治生。遇天寒雪。夜行失伴住一石室。时有山神变为女像。来试之曰。白雪覆天地鸟兽皆隐藏。我独无所恃。唯愿见愍伤。优婆塞两手掩耳曰。无羞弊恶人说此不净语。水漂火焚之不欲见闻汝。有妇心不欲。何况作邪淫。欲乐情浅薄大苦可畏深。山神闻之。两手擎捧送至伴中(出大智论第十七卷)

## 清信士嫁女与事鬼家第五

优婆塞嫁女与世间人。临遣女时。父母欲夺女戒。女言。云何夺戒。父母言。法嫁女与世俗人。如黄金掷牛屎中。复用戒为。女言。如人远行大空泽中无有人民。应益装粮食。世家事鬼恐鬼傥得我便。应益持戒令志坚固。黄金在牛屎中。洗自可用。岂便与牛屎同耶。父母感其言。以佛像与之。女致严器中。朝暮向器作礼。婿问。妇答。是佛能令头不白颜色常好。婿同供养。后同生天不更三涂(出十卷譬喻经第五卷)

## 清信士始精进未懈后生惭愧鬼不能害第六

昔有清信士。始受戒时精进少双。后年衰老违远贤众。独处山岨志更陵迟。荒于田园忘佛废法。更成凡夫。其山中有梵志道士。渴欲求饮。田家事遑无与之者。梵志有怨遂尔恨去。梵志能起死人并使鬼神。即召杀鬼敕之曰。彼人辱我尔往杀之。山中有罗汉知之往至田家。田家见沙门欣然稽颅。为设一食。沙门曰。汝今日夕早燃灯勤三自归诵守口摄意偈。慈念众生可长安隐。沙门去后主人如教。通晓念佛诵戒不废。杀鬼至晓伺其微便欲以杀之。睹彼慈心无缘杀焉。鬼神之法人令己杀己使欲杀。但彼有不可杀之德。法当还杀便已。杀者鬼

乃恚欲害梵志。罗汉以威神蔽之。令鬼不见。田家悟道。梵志得活。鬼遂不获杀生之罪。田家一时受三自归。念佛不懈。全一门之命(出堕落优婆塞经又出十卷譬喻经第五卷)

清信士临亡夫妻相爱生为妇鼻中虫第七

有清信士。持戒精进不懈。有一沙门已弃重担。生死永尽逮得神通。与共亲友。时清信士卒得困疾。医药不治妇大悲苦。谓其夫言。共为夫妇卿独受苦。以何方便分病令轻。设卿无常我何所依。儿子孤单复何恃怙。夫闻益怀爱恋。大命将至应时即死。魂神即还在妇鼻中。化作一虫。妇大啼哭不能自止。时道人往与妇相见。故欲谏喻令捐愁忧。妇见道人来益用悲恸。奈何和上夫婿已死。虫从鼻涕忽然堕地。妇即惭愧欲以脚蹈。道人告曰。止止莫杀。是卿夫婿化作此虫。妇曰道人。我夫奉经持戒精进难及。何缘寿终转形作此。道人答曰。过起爱恋今生为虫。道人为虫说经。卿精进奉经持戒福应生天见诸佛。但坐恩爱恋慕之想。堕此虫中。即可惭愧。虫闻意解。便自克责。俄而命终。即得生天(出居士物故为妇鼻中虫经)

薄拘罗持一戒得五不死报第八

昔有一人。唯有一儿。名薄拘罗。年始七岁。其妇命终更取后室。憎前妇子甑中蒸[麩-夫＋并]。儿问母索。母抱放甑中。以盆合头欲令儿死。儿于甑中食[麩-夫＋并]不死。后复抱置热铁[金*敖]上。于[金*敖]食[麩-夫＋并]不以为灾。后诣河边浣衣。掷深水中为鱼所吞。经于七日。父请众僧为设大会。买得一鱼车载归家。欲破鱼腹。儿言。徐徐莫伤儿头。此儿先受不杀一戒。今得五种不死(出譬喻经)

持戒诵经续明供养鬼不能害第九

昔有兄弟五人。父教持戒。大儿独不肯持戒。赍五枚钱至相师许求。相师言。年可百岁当大富贵。又言定恶。复言不好。克后十三日。卿当死亡。其人大怖言。非是世间常师所能疗治。唯有佛豫知未然。近在耆阇崛山中。可往问之。于是即往问佛。佛言。卿有宿命对怨家欲来取卿。卿若欲得免者。当持五戒乃可得脱。卿归益办脂烛焚之过十三日。即受归戒燃灯续明。终日竟夜讽诵经偈。言南无佛。归命佛慎莫休息。过十三日便自得脱。其夜即有二鬼往共杀之。一鬼住百步外。使一鬼往杀。见灯火光明。但闻呼南无佛归命佛声。不敢前逆语一鬼言。此人不可复得。但呼南无佛归命佛。我恶闻是声令我头痛。于是二鬼便相持走去不复近之。从是以后长得安隐(出诸经中要

事)

执持求还佛戒口中诸鬼出打其身第十

昔迦罗奈国。有婆罗门子。名曰执持。受佛禁戒无所违犯。执持久后到他国中。见人杀盗淫便贪爱之。见人好恶便论道之。见饮酒者便欲追之。无一时定。便自念言。悔受戒誓当以还佛。即诣佛所言。前受五戒多所禁制不得从意。佛法尊重非我凡类所能恭事。罢可得不。佛默然不应。言已未绝。口中便有自然鬼神。持铁椎拍执持头。复有鬼神脱其衣裳钩其舌者。有淫女鬼刀割其阴。有鬼洋铜浇其口。前后左右皆诸鬼神。竞来分裂取其血肉。而啖食之。又有自然之火焚烧其身。求生不得求死不得。诸鬼急持不令得动。佛见问曰。汝今云何执持口噤不能复言。但手自搏。佛以威神救度长者。诸鬼神王见佛世尊。各立一面。于是得苏。便起叩头前白佛言。我身有五贼。掔我入三恶道。坐欲作罪违负所受。愿佛愍我。从今改往修来奉受戒法。持月六斋岁三长斋。烧香散华悬杂幡盖。供事三宝不敢复犯。佛言。汝今所言是为大善。汝若眼见自作自得罪非天授与(出大灌顶经第三卷)

不信罪福梦鬼取之令其受戒后寿百年第十一

昔人不信罪福。年已五十。梦见杀鬼欲来取之。眠觉惶怖求师占梦。师作卦兆云。有杀鬼必欲相害不过十日。若欲攘此。从今已去十日中间。受佛五戒烧香燃灯悬缯幡盖。信向三宝可免此死。即依此法专心信向。杀鬼到门见作功德不能得害。鬼即走去。其人缘斯寿满百岁。死得生天(出杂譬喻经)

家有六人割口施僧同受富乐第十二

昔有大富家。食口六人奴婢。金银珍宝不可称数。佛与阿难街里分卫。佛到其门。父母儿子妻妇孙息。踊跃欢喜请佛入坐。以氍毹布地食器皆以金银。佛言。此人前生值饥饿世。家中穷乏。唯采诸菜用自系命。作羹适熟。外有道人分卫出见沙门。父母便言。我分与之。儿子孙息各自以分与之。让母令食。六人一时发意各一日不食。唯恨家贫无好供养缘此之福得生天上人中。常得安隐丰饶财物。以其发意同等之故。世世共作因缘。今重相值。父母儿子大小一时皆持五戒。命终生天受福无量。今若值佛皆得罗汉(出杂譬喻经第一卷)

有人路行遇见三变身行精进第十三

有人在道上行。见道边有一死人。鬼神以杖鞭之。行人言。此人已死何故鞭之。鬼神言。是我先身。生在之日不孝父母事君不忠。不奉敬三宝。不随师父之言。今令我随罪而行。苦痛难言。嗔故鞭之。稍稍前行。复见一死人。天人来下。散花于死尸以手摩娑之。行人问言。观君似是天人。何故摩娑是死人耶。答云。是我故身。生在之日孝从父母。忠信事君。奉事三尊。承受师父之教。令我神得生天。皆是故身之恩。是故以来报之耳。小复前行。又见一天人。衣服鲜好端正香洁。道边摘酸枣啖之。行人问曰。睹君似是天人。何啖酸枣。天人答曰。我在世时孝从父母。忠信事君奉事三尊。种种作诸功德。唯不喜饮饴人客。今作天人恒食不充。是以食酸枣耳。行人一日见此三变。便还奉持五戒修行十善。孝从父母忠信事君。示语后世罪福追人(出诸经中要事)

有人命终十日还生述所经见第十四

有优婆塞本事外道厌苦祷祠。委舍入法奉戒精进。勤诵经好布施责。意忍辱常有慈心。暴疾命过临当死时嘱父母言。我病若不讳七日莫殡。奄忽如死停尸八日。亲属皆言。急当殡敛。父母言。不膖臭欲留至十日。当此语时便见眼开。未能动摇。父母欢喜守至十日。便自起坐善能语言。问所从来尽何所见。答言。有吏兵来将到一大城。城中有狱。狱正黑四面铁城。城门悉烧铁正赤。狱中系人身坐火中。上下洞烧青烟上出。或有人以刀割其肉而啖食之。狱王问我言。汝何等人。犯坐何等乃来到此。此中治五逆不孝父母不忠信事君。答言。我少为恶人所惑。奉事外道愚痴。又饮酒杀生祀天地。又于市里采取财利。升斗尺寸欲以自饶。后与善师相值。牵我入佛道。见沙门道人。授我五戒奉行十善。自尔以来至于今日。不复犯恶。仰由明王哀我不及。我便叩头。王即起叉手谓我言。止止。清信之人不应当尔。便与我坐。呼吏问之。此乃无上正真弟子。汝辈皆当从是人得度。以其人寿命自尽时。乃当死耳。魂神追行。若生天上天神迎之。若生人中人中迎之。何得将此人来。入是五逆之处。吏答王言。世间多有是种人。不畏王法。不畏四时。五行不拘。天地鬼神横行天下。不可不问也。有师名沙门。既剃头发被服疏陋。以是自大。多将弟子东西南北。复大剧是应当治之。王言。止止法服之人人所贵敬他所畏难。诸释梵日月中王。下及帝王臣民。尊奉是人得福无量。轻慢是者自求罪苦。急案名录寿应尽未。吏言。未应死也。尚有余算二十。以其先有所犯罪是以取之。使其党辈小小自下耳。王言。佛子有戒精进天神所贵。佛以大慈救护一切蜎飞蠕动。天神地祇诸鬼龙等皆敬贵之。岂拘王相四时五行耶。佛恩如四海不得限量。吏言大王。奉佛戒耶。王曰。坐我不奉佛故追罪作此狱王。若人已入正法。后悔还外道。虽寿千岁当逢九横。若持戒比丘及诸弟子。当勤行六度六衰断绝二十事

(亦在经文)观佛功德犹若巨海不可当也。吏言。诚如王言。不别真伪。速发遣之辞谢使去。从高堕下[火*霍]然而苏。与其父母共至只桓。自惟自克。奉受五戒修行十善(出弟子死复生经)

## 经律异相卷第三十八(优婆夷部第二十八)

　　优波斯那割肉救病比丘一 阿凡和利至心请佛库中自然皆备二 苏曼女产十卵卵成十男并其往缘三 孤母丧子遇佛慈诱厌爱得道四 妇人丧失眷属心发狂痴五 提韦婆罗门女无子自焚遇辩才沙门闻法悟解六 女人怀妊愿欲出家生子之后前心不遂七 难陀燃灯声闻神力共不能灭八 善信女少悟无常秉志清白为天帝所试九

### 优波斯那割肉救病比丘第一

　　毗纽干国。多信邪见。无佛法僧。有一女人。名优波斯那(僧祇律云。名毕[口*東]夫亦名[口*東]卑。弥沙塞律云。须卑。)时有事缘至舍卫国。波斯匿王所缘事毕。从诸笃信优婆塞边闻佛功德。欲得见佛。即往祇洹。值佛为诸大众说五戒法。优波斯那求从佛受。即得五戒。佛复以法句经与令讽诵。是时中夜诵法句经。有毗沙门天王。从数千夜叉欲至南方毗娄勒叉所。闻诵经声寻皆住听。赞言。善哉姊妹善说法要。优波斯那即便问言。汝为是谁。但闻空声不见有形。答言。我是鬼王毗沙门天。为听法故住于空中。又问。汝天我人。云何故称我为姊妹耶。答曰。佛是法王亦人天父。同一法味故言姊妹。时优波斯那心大欢喜。常使人入林采薪。后旦上树。遥见舍利弗目连及五百比丘在此林中精勤禅诵。使人还白大家。优波斯那欢喜无量脱二金环以赏使者。使者复言。世尊有好言寄与大家。具说五施。复解瓔珞重以赐之。使者曰。时起洗手办具饮食。我向辄持大家言。请二尊者及五百弟子。今日来食。即放使者及与珍宝。告诸家属及诸邻比。设于供具。尊者与诸比丘着衣持钵就座而坐。作礼讫手自行水下种种食。香味具足。谓舍利弗言。此舍有神与我亲厚。我有施时语我。此阿罗汉。此圣此凡。此持戒此破戒。此智此愚。告舍利弗言。我有四子及夫。皆恶邪见。我若供养三宝给施贫穷。便生嫉恚。而我修善布施终不退缩成须陀洹。舍利弗言。甚为希有。世尊是暮。当来毗干持林。今还所住。僧去已后。即办所用往至佛所。观诸众僧所止宿处。见一病僧卧草窟中。问其所患何所须欲。答曰。四大不调极大困苦。医令服新肉汁(僧祇律云比丘是常供养服下药须肉)斯那言。莫复他求。我明当送。明十五日国法不杀。遍求不得。便使却人。静室自浴割股里肉。以氎缠裹合诸草药。煮以为羹送病比丘。比丘食已病即除愈。其夫寻还见妇色变。即便问言。汝何憔悴。对曰。我病。即唤请医不能识。逼问家人婢具言之。夫到街巷大叫呼言。沙门释子食啖人

肉如骏足王。佛因制。诸比丘。诸不净肉甚不应食。优婆夷言。缘我断肉。即语夫言。若能为我请佛及僧来此设供甚善。若其不能我当舍命。夫为妻故入林请佛。明日舍食。佛与众僧就坐而坐。问斯那何在。答曰病。佛言唤来。夫言。汝师唤汝。答曰。病苦不任起。佛告阿难。汝往告令起。阿难即往称佛呼之。并床舆之来到佛所。遇佛光明苦病即除平复如故(僧祇律云比丘入慈心三昧疮即平复)即起礼佛。佛为说法得阿那含道。夫及眷属舍离邪见法。受五戒为佛弟子(出优波斯那经又出贤愚经)

阿凡和利至心请佛库中自然备第二

　　维耶离城。有一女子。名阿凡和利。闻佛来游欢喜无量。与五百女俱诣佛所。闻佛说法心生开悟。请佛饮食。时城中复有五百长者子。亦请世尊。世尊言。已受阿凡和利明日请。时诸长者子。语和利言。佛之至尊来化我国。我应先饭。汝且停供。女言。勿以豪强加于女弱。若能见惠四愿当相让也。一者令我心保善不移。二者令我命保在不亡。三者令我财物无减。四者令佛长住此国。长者曰善。汝今乃能悟于无常。诸所希愿非我能办。听先饭佛。中有年少耻在其后。固执不已。便敕市司罢不货易。和利遣人求索诸物。都无所得。库中众膳自然满足。唯乏薪炭。油灌白叠以充代之。又内城门令不得出。启请于佛。即遣鹦鹉往白食办。长者射之。以佛神德箭化为花。得至佛所。飞鸣白佛众祐及僧。足蹈城门天地震动。五百长者。阿凡和利及诸女人。见闻此事逮得法眼受持五戒(出中本起经下卷)

苏曼女产十卵卵成十男并其往缘第三

　　舍卫国须达长者。末生小女。字曰苏曼。面首最妙。其父怜爱。将至佛所。其女见佛情倍欣踊。愿得好香涂佛住室。斯女手中有宾婆落。佛从女索。便以与佛。于上书香还以与之。女共其父还城推买。如佛所须持诣祇洹。躬自捣磨。日日如是。于时特叉尸利国王。遣其一儿使到舍卫广行观看。复至精舍见苏曼女。便取为妇。后遂怀妊生十卵。卵后开敷有十男儿。形貌姝好勇健非凡。然喜畋猎。母教莫尔。诸子白母。射猎最乐。母令相遮将为见憎。母复告言。吾因爱汝等是以相制。若当憎汝时终无此言。杀生之罪当入地狱。无央数劫解脱何由。诸子白母。为自出心从他边闻。母复告言。吾从佛闻。儿复问母。佛者何人。幸愿具宣。母告诸子。迦维罗越国净饭王子。厌老病死出家学道得无上果。巨身丈六三明六通遐鉴无外。诸子启母求往觐佛。母即听之。往至祇洹奉觐如来。佛为说法。十人俱时得法眼净。便求出家。佛听为道。须发自堕法衣在身。精勤大业。尽得罗汉尽于苦际。过去九十一劫有毗婆尸佛。般涅槃后分布舍利起无量塔。

时有一塔朽故崩坏。有一老母而修治之。有年少十人偶行睹见。欢喜相助所作已竟。誓为母子。从是已来九十一劫。天上人中恒与俱生受福快乐。时老母者今苏曼女是。尔时十年少者今十罗汉是(出贤愚经第十三卷)

孤母丧子遇佛慈诱厌爱得道第四

佛在舍卫国给孤独园。有一孤母而丧一子。忧恼愁愦抱尸啼走。譬如狂人。出至衹洹。闻佛大圣天人所宗。宣说经道忘忧除患。孤母见佛作礼长跪。愿释忧结。佛告孤母。汝速入城遍行街巷。有不死家者乞火持还。孤母求不能得。空手而反。佛告孤母。夫人处世有四因缘不可久保。一者常必无常。二者富贵必贫贱。三者合会必别离。四者强健必当死。汝今何为。不自忧虑。何不广施持戒月持六斋任力堪能给施孤穷。孤母白佛。我今爱子入骨彻髓。岂惜身命。时佛欲化彼令其得悟。即化作四大火坑围绕孤母。火气逼身以儿自障。佛语孤母。汝向自陈爱子情重入骨彻髓。宁自丧身不使子亡。火气逼已酸痛难堪。但当自受以子障乎。人间微火盖不足言。地狱火燃疾痛无量。畜生怀痴苦。饿鬼饥渴苦。能自利者当修布施持戒忍辱。不生地狱及饿鬼等。受天人福渐近泥洹。时彼孤母内心自责厌患恩爱。即于佛前尽诸尘垢。成须陀洹(出曜经所明)

妇人丧失眷属心发狂痴第五

天竺有一人。往诣舍卫国。妇生两子。太子七岁。次子孩抱。母复怀妊。欲向在产。天竺国俗。妇人临月归父母家。时此夫妇共乘一车载其二子。诣舍卫城。中路放牛。时有毒蛇缠绕牛脚。牛遂离圈。其夫取牛蛇即舍牛杀夫。妇见怖懅啼哭。日已欲冥。去家不远。隔一河水。冥惧抄贼。即弃其车携将二子。到于水畔。而留大儿水边。抱小而度涉水始半。狼啖其子叫呼其母。母闻其声转顾见之。惊惧不觉抱儿堕河。随流而逝。母益懊恼迷惑失志。顿踬水中堕所怀胎。遂便渡水问道行人。我家父母为安隐不。答曰。昨日失火皆烧死尽。又问行人。闻我夫家姑妐安隐不。答曰。遇贼伤害姑妐皆死。愁懅迷闷不识东西。裸形狂走。行人见者怪之。谓得邪病。驰走见佛。佛大会说法。时妇见佛意即得定。不复愁忧。自视裸形惭愧伏地。佛呼阿难取衣与之。妇着衣致敬。佛即说经为现罪福。即发无上道心。立不退转地。愁忧除散如日无云。发无上心(出妇人遇辜经贤愚经大同小异)

提韦婆罗门女无子自焚遇辩才沙门闻法悟解第六

裴扇阇国。有一女人。名曰提韦。婆罗门种。其家大富丧婿无儿。守寡孤穷无所恃怙。婆罗门法。若不如意便生自烧。诸婆罗门往教共化。令其愿生那罗延天。请婆罗门足一百人。施设大会食毕。各衬牸牛。并从犊者家中。所有诸物。施五百婆罗门。于恒水边积薪自烧。婆罗门为汝咒愿。令汝轻重诸罪一时灭尽。后世生时六亲眷属寿命无量快乐无穷。提韦从之。即伐樵薪。欲拟自烧。国内沙门名钵底婆(梁言辩才)。精进持戒多闻智惠。常以慈心教化天下。令改邪就正舍恶修善。往问提韦言何用薪火。答曰。自欲烧身灭除殃罪。辩才曰。夫先身罪业随逐精神。不与身合。徒自焚烧安能灭罪祸随心生。心念善法受报亦善。心念恶法受报亦恶。余报亦然。云何于苦恼中。求欲灭罪望善报也。幸尔不须于理不通。如困病人为苦所逼。复遭恶人呵骂耸搏。时此病人宁有善心无忿恼不。提韦曰。但生忿恼。辩才曰。汝今如是。先身罪故今若烧身。猛炎起时身体燋烂气息未绝。心未坏故。当尔之时身心被煮。识神未离故受苦毒烦闷心恼。从是命终生地狱中。苦恼尤剧千百万倍。又如车牛厌患于车。欲使车坏前车若坏后车复枙。罪业未尽假令烧坏。百千万身罪业因缘相续不绝。犹如阿鼻一日之中八万过死八万过生。终过一劫其罪方毕。况复如汝一过烧身欲求灭罪。问曰。愿闻灭罪方法。辩才答曰。前心作恶如云覆月。后心起善如炬消闇。起罪之源由身三口四意地业行。今当一心丹诚忏悔改邪就正。舍身受身至成佛道。辩才授十善禁。提韦欢喜。设种种饮食及诸珍宝。请留教化。辩才曰。汝受十善法即为法器。复以化人则为报效。汝已得度。我不宜留。复化余处。物无所受。于是而去(出未曾有经下卷)

女人怀妊愿得出家母子为道皆得成立第七

有一女人。妊身数月。见佛及僧。愿我生子以后出家为沙门。及生子后爱念既隆不遂宿心。子年七岁意忽还悟作二人食及三法衣。持瓶将子行诣佛所。白佛言。愿哀我子使为沙门。令后得道身形如佛。佛即听之。母以水灌前洗其儿。应时九龙从瓶中出。吐水灌儿。澡讫残水散儿头上。于头上下变成花盖。宝帐交络。并师子座上有诸佛。佛时微笑。出五色光照十亿刹。还绕佛身从儿顶入。母即前行以饭上佛并食其子。子发无上平等道意。十亿佛刹六反震动。众刹诸佛皆自然现。佛以母分饭饱尔所。佛及诸比丘皆等饱足。其饭如故。母即欢喜。及诸天人得阿惟越致。时儿发堕成为沙门。立不退转。我身是也(出过世佛分卫经)

难陀燃灯声闻神力共不能灭第八

佛游在给孤独精舍。波斯匿王供养于佛及诸大众眷属。祇洹纵广

百六十里。波斯匿王周遍燃灯民人竞看。贫女难陀居无舍宅。问行路者知。波斯匿王以油千斛为佛燃灯。难陀自责。我以何故独贫如此。即入街里。家家乞丐得少杂饭。心自念言。我当卖之以为灯直。卖得一钱赍诣油家。油家问女持一钱油作何福德。难陀答言。欲为佛燃灯。油主闻之。助其喜踊持一灯油。即施与之。贫女欢喜受到只[坦-土＋示]。佛告阿难言。有大长者兴无上福。不能自到开门使前。波斯匿王闻佛此教。寻自思惟。吾于舍卫一国之尊。兴起道供岂殊我者。佛何以故。不赞于我复称长者。须臾贫女来到佛所。燃所赍灯当佛之前。今发大愿。并为一切。求佛知见。令此光明彻于十方。幽冥恶道悉皆休息。如是便退至明晨朝。贤者目连历捡诸灯。难陀所灯光独如故。目连即吹。吹不能灭。便以神力持五恒水浇亦复不灭。吹以随蓝大风漂不能灭。尽其神力竟不能灭。心怀恐惧。佛告目连。燃此灯者有殷重心。以是之故灯为常明。设罗汉舍利弗等及辟支佛。神化功德共灭此灯不能灭也。令金翅王搏大海水。若师子王振吼犇腾共灭此灯。灯不可灭。难陀女人以日出时。自往案行昨所燃灯。灯亦不灭。光不缺减。即大欢喜稽首佛足。佛知女心求无上道。放五色光从口中出。佛每说法三乘之业授声闻别。光从顶入。授辟支佛别。光从两眉间入。授菩萨别光从口入。佛之洪光上至三十三天。皆悉通达。已便回还。绕佛三匝从口入。时阿难起问。佛言。阿难。汝见昨夜燃灯女不。此女寿终因是功德。转女人身当作男子。却后二十劫不堕恶道。即生诸天及金轮王。二十劫后。当得作佛。号三曼陀优诃(出贤愚经又云比丘出贫女难陀经)

善信女少悟无常秉志清白为天帝所试第九

佛在舍卫国。时有长者女。名曰善信。年始十五。为人慈孝。智慧博达。少小常有大愿。不乐世俗之事。坐自思念。万物无常当归于死。年寿万岁亦皆当死。天地当坏败何况人身。念我当受如是咎责。苦痛难言。死后魂神当入恶道。酷毒勤苦独当受之。本从何出。忽有嗔恚恐怖愁忧。或时欢喜。有此无常之事。不见来时。去至何所。是辈往来无休无息。念我父母诸家兄弟中外五种亲属。不知罪福贪欲无厌。我年三五以许他男。诸家兄弟饭食酒肉受取匹帛。念我身当往受患难。拘质缚结不可得离。当如之何。为此生老不如及我。今日清净当发上愿。求觅安隐长乐宫殿可以自娱。不宜踊浊没于三涂。不睹光明长与苦俱。便正一心自誓。持我身命自归。有神有灵知我心诚。尔时天神现于虚空。语善信言若当自归西方安隐清净法国。且当先向十方礼拜。慈心敬意念必达也。已便不现。尔时善信踊跃欢喜。便自澡洗烧香散华向十方礼叉手。自思念。一切人即有天神于空中言。汝当正心向于西方。说此一颂。以是赞叹阿弥陀佛。善信即向西方。如神所敕。天地大动。诸有困厄皆得解脱。疾病即除毒痛安隐愁忧欢喜。

盲聋得差喑哑能言。不善皆善不信皆信。人非人等各得所愿。善信烧香散花而说颂言。正心闭目数息思惟身中之事。帝释化作端正男子。年十八九。手把黄金住善信前。以颂调之。善信正心以正颂答。诃男女过。帝释踊跃叉手劳之。欲何求索。普世无双功德洋洋不可称量。愿相告语。于是善信闻释赞叹。信心欢喜地为大动。即为说偈。愿奉佛法。释大欢喜。便尔化灭。善信烧香自归诸佛。佛与大众俱即飞行到善信家。父母兄弟见佛飞空。莫不欢喜。善信前礼绕佛百匝。佛便微笑无数光出。语以戒法。绕身百匝还从顶入。即授二十四戒。佛言。是为我优婆夷高行三八二十四戒。善信欢喜而得七住。便于佛前化身为男。父母兄弟皆受五戒(出善信磨祝经卷上)

## 经律异相卷第三十九(外道仙人部第二十九)



### 外道立异见原由第一

佛告文殊。汝欲闻世间建立外道不。过去时世有佛。名拘孙陀跋陀罗。出兴于世。时彼世界无诸沙砾。无外道名。唯一大乘。佛涅槃后法欲灭时。有一阿兰若比丘。名曰佛慧。有一善人施无价衣。比丘受之。有诸猎师生劫盗心。夜将比丘至深山中。坏身裸形悬首系树。时有采花婆罗门至阿兰若处。见虎恐怖向山驰走。见彼比丘。坏身裸形悬首系树。惊叹呜呼。沙门先着袈裟。而今裸形。必知袈裟非解脱因。自悬苦行是真学道。彼人岂当舍离善法。正当分明知。此是解脱道因坏正法。即舍衣拔发作裸形沙门。裸形外道从是而起也。时比丘自得解缚。即取树皮。赤石涂染。以自障蔽。结草拂蚊。又有采花婆罗门见之。念言。是比丘舍先好衣。着如是衣。捉如是拂。岂当舍离善法。正当分明知。此是解脱道。即学是法。出家婆罗门从是而起也。时彼比丘暮入水浴。因洗头疮。即取水衣以覆疮上。取牧牛人所弃弊衣以自覆身。时有[蕉-隹＋推]者见已念言。是比丘先着袈裟。而今悉舍。必知袈裟非解脱因。故被发弊衣日夜三浴修习苦行。岂当舍离善法。正当分明知。此是解脱道。即学彼法。苦行婆罗门复从是起也。比丘浴已身体多疮蝇蜂唼食。即以白灰处处涂疮。以水衣覆身。时有见者谓言。是道即学彼法。灰涂婆罗门从是而起也。比丘燃火炙

疮。疮转苦痛不能堪忍。投岩自害。时有见者言。是比丘先着好衣。今乃如是。岂当舍离善法。正知投岩是解脱道。投岩事火从是而起也。如是次第九十六种。皆因是比丘种种形类。起诸妄想。各自生见。譬如有国一一相视。而起粗想。粗想既生。各各相杀。外道生异亦复如是(出殃掘魔罗经第四卷)

六师共誓伺欲降佛累遣觇观皆从佛化第二

昔六师在世。贪着利养自称独尊。闻佛出世神德过人。集共结誓。我等宜可齐心同议。语不相违乃得胜之。即遣一人往观如来。为如人不。视无厌足。还白六师。瞿昙颜貌世之希有威神光明踰于日月。如我所见无可譬喻。六人复念。其人出于王种。理应端正。何足复怪。今且更遣一人往观。为无为为躁疾。还告六师。瞿昙在众如兽中王。无所畏难。六人复念。愚人希更事。贪彼光明。此是常仪。何足复怪。出自王宫六万采女昼夜相娱未更师学。更遣往听。颇有经理为如凡夫。即遣明达一人观佛所说。还白六人。彼所道说达古知今。前知无极却睹无穷。判义析理事不烦重。六师复作是念。世多有人辩辞捷疾悦可人心。然理不在不可寻究。复遣往观。众人闻说为寂然听受为愦乱耶。还白六师。瞿昙所显味如甘露。众人渴仰听无厌足。六人复念。人集从初久必退散。更遣高胜一人往瞻。为义理深邃为浅薄耶。还白六师。瞿昙所显如海无涯。我等所见如牛蹄水。今我一人。且欲就彼求为弟子。前后使人各共相将诣如来所。复有无数众生相竞而到。佛说偈曰。

自得最正觉　　不染一切法
一切智无畏　　自然无师保

六师弟子闻佛说偈。心坚固者即求为道。心犹豫者还以白师言。三界独尊典领十方。实无等伦。宜各驰散自求所安。

我既无师保　　亦独无伴侣
积一得作佛　　自然通圣道(出六师结誓经)

六师与佛弟子捔道力第三

有王名多福。太子字增福。王奉六师。子事佛道。所遵不同。时世无沙门。唯一白衣以为师首。其外道五百人嫉师名德。即白王言。国事两法令人不专一。愿与佛道师各现奇德。要不如者没属为奴。王即可之。外道与此师克日。要结。王前各试功艺共相然可。梵志皆善射驭。即行入山。五百人各射射一鹿。皆贯左目来角伎术。贤者亦入

山精思念佛求威神佐助以彰大道。即有五色鹿子忽从地出。欢喜持归。外道知之。伺贤者出行。往诣其家。诡语其妇曰。卿夫欲舍家作道人。但坐此鹿当破汝家。妇闻恚怒。以鹿乞之。贤者来归不见其鹿。问妇曰。不祥之物今已失之。夫甚愁忧。复还山中至诚忏悔。即有明月神珠忽从地出。便持此珠赍现梵志。往诣至门行卖奇物。梵志妇曰。吾家亦有异物可共相方。即出鹿子。贤者便白王。使吾掌此鹿子。汝今盗之其罪不测。妇懅还之。至其试曰。梵志各送死鹿皆伤左目既秽且臭。王甚恶之。贤者前牵神鹿。赍明珠来上王殿。二物飞腾嬉戏星流电曜。举宫奇之。婆罗门五百人自知术艺不竞。即没为奴。妇皆为婢(出十卷譬喻经第八卷)

以鍱鍱腹头上戴火自显雄异第四

南天竺有论议师。以铜鍱鍱腹。头上燃火。来入舍卫国。时人问言。汝何因尔。答言。我智多恐腹裂。着火欲照闇。时人语言。痴婆罗门。日照天下何以言闇。答言。汝不知。闇有二种。一者无日月火烛。二者愚痴无智慧明。诸人又言。汝未见诃哆释子比丘。何敢作是语答。若见共语者闇夜见日出。时城内人民即唤诃哆释子比丘。欲令共论。时诃哆闻之。心愁入城。道中见二羝羊共斗。即日取相。一羊是婆罗门。一羊是我。我者不如。转更愁忧。前行又见二牛共斗。复作是念。一牛是婆罗门。一牛是我。即复不如。又至前门。复见二人相扑。又作是念。亦复不如。欲入论处。见一人持满瓶水。水瓶即破。复作是念。我见诸不吉相。不得已入舍。见是婆罗门。眼口相貌自知不如。就坐须臾。诸人便言。可共论议。答言。我今小不安隐。须待明日便还宿处(出十诵律二诵第三卷)

智幻国人事乌与孔雀第五

过去世时。有一大国。在于北方边地。号曰智幻。智幻人赍持乌来。至波遮梨国。而其国界无有此乌。亦无异类奇妙之鸟。时人见乌。欢喜踊跃。供养奉事饮食果瓜。而消息之。远方之乌皆来集会不可称数。一国普事尊敬无量。于后异时有一贾人复从他国赍孔雀来。众见羽翼殊杰行步弘雅所未曾有。听其音声心怀踊跃。皆舍乌而爱孔雀。前养乌之具皆供孔雀。尊敬自归。诸乌皆没不知处所。时有天颂曰。

未见日光时　　烛火独为明
本见事诸乌　　水饮及果瓜
美音既具足　　如日出树间
诸乌失供养　　见事见尊卑

阿难颂曰。

如佛不兴出　　梵志得供事
今佛具足音　　异学失供养

孔雀者我身是也。乌者诸外异学是。天者阿难也(出孔雀经)

## 富兰迦葉与佛捔道不如自尽第六

昔舍卫国有婆罗门师。名富兰迦葉。与五百弟子相随。国王人民莫不奉事。佛初得道。与诸弟子从罗阅只至舍卫国。身相显赫道教清美。国王中宫率土人民莫不奉敬。迦葉嫉妒欲毁世尊。谓波斯匿王曰。吾等长老先学国之旧师。沙门瞿昙。后出求道实无神圣。而王舍我今欲与佛捔试。道德胜者王奉。王言大善。王以白佛。佛言甚佳。结期七日当角变化。王于城东平广好地。立二高座。国王群臣大众云集。欲观二人角道。迦葉与诸弟子先到座所登梯而上。般师神王。见其虚妄嫉妒。即起大风。吹坐具颠倒幢幡。飞扬雨沙砾石。眼不得视。世尊高座俨然不动。佛与大众庠序而来。方向高座忽然已上。众僧一切寂然次坐。王及群臣加敬稽首白言。愿垂神化压伏邪见。并令国人明信正真。世尊于座[火*霍]然不现。即升虚空奋大光明。东没西现四方亦尔。身出水火上下交易。坐卧空中十二变化。没身不现还在座上。天龙鬼神华香供养。赞善之声震动天地。富兰迦葉自知无道。低头惭怖不敢举目。金刚力士捉金刚杵。杵头火出以拟迦葉。问何以不现变化。迦葉惶怖投下而走。五百弟子奔波迸散。世尊威容都无欣戚。还到祇园。国王群臣欢喜辞退。于是迦葉与诸弟子受辱而去。去至道中逢一老优婆夷。字摩尼。逆骂之曰。卿等群愚不自忖度。而欲与佛比捔道术。狂愚欺诳不知羞耻。亦可不须持此面目行于世间也。迦葉羞诸弟子。往江水边诳诸弟子。我今投水必生梵天。若我不还则有乐。彼诸弟子待之不还。自共议言。师必上天。我何宜住。一一投水冀当随师。不知罪牵皆堕地狱。后日国王闻其如此。甚惊怪之往到佛所白佛言。迦葉师徒何缘乃尔。佛告王曰。迦葉师徒重罪有二。一者三毒炽盛自称得道。二者谤毁如来欲望敬事。以此二罪应堕地狱。殃咎催逼使其没河。身死神去受苦无量。往昔有二猕猴王。各主五百猕猴。一王起嫉妒意。欲杀一王规图独治。便往共斗。斗数不如。羞惭退去。到大海边海曲之中。有大聚沫。风吹积聚高数百丈。猕猴王愚痴谓是雪山。语群辈言。久闻海中有雪山。其中快乐甘果恣口。今日乃见吾当先往行视。若审乐者不能复还。若不乐者当还语汝。于是上树尽力跳腾。投聚沫中溺死海底。余者怪之不出。谓必大乐。一一投中断群溺死。嫉妒猕猴王者富兰迦葉是也。群辈者今富兰弟子五百人是也(出法句喻经第四卷贤愚出事广略同不取)

## 羼提仙人修忍行慈为迦利王所割截第七

羼提仙人在大林中。修忍行慈。时迦利王将诸婇女入林游戏。饭食既讫。王小睡息。诸婇女辈采华林间。见此仙人。加敬礼拜在一面立。仙人尔时为诸婇女说诸慈忍。其言美妙听者无厌。久而不去。迦利王觉不见婇女。拔剑追踪。见在仙人前。憍妒隆盛嗔目奋剑。而问仙人。汝作何物。仙人答言。我今在此修忍行慈。王言。我今试汝。当以利剑截汝耳鼻斩汝手足。若不嗔者知汝修忍。仙人言任意。王即拔剑截其耳鼻断其手足。而问之言。汝心动不。答言。我修慈忍心不动也。王言。汝一身在此无有势力。虽口言不动谁当信者。是时仙人即作誓言。若我实修慈忍。血当为乳。即时血变为乳。王大惊喜。将诸女去。是时林中龙神为此仙人雷电霹雳。王被毒害没不还宫(出智论第四卷)

## 螺文仙人造书风雨不能飘侵第八

昔有仙人。名曰螺文精进纯备。而处居家不有梵行者。或作是说。如彼螺文有清净行。然在居家不善清净。螺文造书。风雨不能沮坏。处俗修梵行。如阿那含。在家眷属围绕。此非清净行耶。神足境界不可思议(出婆须蜜经第六卷)

## 四仙人得道缘第九

佛在罗阅只。宣说正法。诸尼揵等心皆愁恼。梨夷山有五百仙人。尼揵遣使云。此间有佛。自谓得道神变第一。皆不及我等而自高大。愿大师等。自屈见佐。论道至要毁灭其道。遂令诸师功名益显。答言大善。我等且遣四人往难瞿昙。尼揵宣令国内。却后七日当有四佛入国度人。及至其日。四人现视神变。从空中来各从城一面入。众人睹见谓为真佛。尼揵遣使白佛。可来讲道。佛言。食时当往。尼揵喜曰。瞿昙恐不如。诈不前来。众皆谓然。佛令空中火起。从西面来。四人南飞火复南来。四面热气四人惶懅。顿卧在地。佛现在凉处。即时寻凉来至佛前。佛为说法。皆作沙门得应真道。佛入城。城中人言。旦有四佛在虚空中。佛言。即指左右。此四罗汉是也(出十卷譬喻经第五卷)

## 仙人失通生恶道第十

如郁陀罗伽仙人。得五神通。飞到国王宫中食。王大夫人如其国法。接足而礼。夫人手触即失神通。从王求车。乘驾而出还其本处。

入林树间更求五通。一心专至垂得。而树上有鸟急鸣以乱其意。舍树至水边求定。复闻鱼斗动水之声。此人求禅不得。即生嗔恚。我当尽杀鱼鸟。此人久后思惟得定。生非有想非无想处。于彼寿尽。下生作飞狸。杀诸鱼鸟。作无量罪堕恶道(出大智论第十七卷)

诸仙人见闻女人色声皆失神通第十一

优陀延王。将诸宫人婇女。诣郁毒波陀山林。除却男子纯与女人五乐自娱。其音清妙烧众名香。时诸婇女。或有裸形而起舞者。时有五百仙人经过彼处。时诸仙人见色闻声嗅香便失神足。犹无翼鸟堕彼林中。王问。汝等是谁。诸仙人答言。我是仙人。王复问。汝得非想非非想处定耶。答言不得。又问。汝得初禅耶。答言。曾得而今已失。时王嗔言。有欲之人见我宫人殊非所以。便拔利剑断五百仙人手足(出抄毗昙毗婆沙第三十三卷)

化足手着王女生爱后兴恶念堕坠阿鼻第十二

优陀罗摩子。有王。常施其食。若食时至。以神足力飞腾虚空诣于王宫。王即迎抱坐金床上。以诸仙人所食之味而供养之。时彼仙人饭食已竟。除器澡漱说偈咒愿飞空而去。是王后时。以国事故应诣余处。无人给事仙人。仙人性躁。或起嗔恚而咒咀我。或失王位或断我命。便问其女。仙人若来如我常法汝能供养不。女答言能。时王重约敕女尽心奉养。然后乃行。营理国事。后日食时仙人飞来。王女如王法。躬身迎抱坐金床上。王女身体细软。仙人触女退失神足。饮食讫。除器澡漱说偈咒愿。欲飞不能。时王宫中有后园林。即入其中欲修神足。闻象马车乘之声而不得修。时城中人恒作是念。若令大仙在地行者。我等当得亲近礼足。仙人聪明黠慧善知方便。语王女言。汝今宣告城中人民。今日大仙当从王宫步行而出。汝等人民所应作者皆悉作之。时彼王女如其所敕。即便宣告。街陌清净无瓦砾粪秽。悬幡烧香散种种花。严饰鲜洁。仙人步出去城不远。入林树间欲修神足。闻众鸟声修不能得。便舍林树复诣河边。以其本法欲修神足。复闻水中鱼鳖回转之声。而不得修。便上山上作是思惟。我今所以退失善法皆由众生。凡我所有善法净行。使我当作如是众生。能害世间所见地行飞行水性众生。无免我者。发是恶誓愿见。离八地欲生非想非非想有顶处。开甘露门寂静园田。八万劫中处闲静乐。业报尽已乃还此间。答波树林昙摩阿兰若处。作着翅狸。身广五十由旬。两翅各广五十由旬。其身量百五十由旬。以此大身杀害空行水陆众生。无得免者。身坏命终生阿鼻地狱(出抄毗昙毗婆沙第三十三卷)

提波延那闻舍芝声起爱第十三

佛未出世时。天帝释常往诣提波延那仙人所听法。后一时乘宝饰车欲诣仙人。而舍芝念言。今者帝释弃我欲诣余婇女。即隐其形上车上。帝释不知垂到仙人所。顾视见之。而问言。汝等何故来。仙人不欲眼见女人。汝可还宫。舍芝不欲去。帝释以莲华茎打之。舍芝以女人软美之音而谢帝释。仙人闻之。而起欲爱。螺发即落耳识而退(出抄毗昙毗婆沙第三十三卷)

雪山仙人与虎行欲生十二子第十四

往昔雪山有一仙人。名跋伽婆。食果草根修习慈心。而不能除诸烦恼结。时住彼处有一雌虎。与共行欲遂便怀妊。日月满足来仙人所产十二子。仙人怜愍即取洗浴而哺养之。虎母爱念随时乳养。仙人各为立名。一名竭伽。二名跋婆伽。三名为虎。四名师子。五名担重。六名婆罗堕阇。七名步行。八名婆罗奴。九名健食。十名恶性。十一名师子担。十二名健行。年始七岁能食根华果。父母俱亡子心愁恼。仰天号哭无所归依。树神言。且莫号哭。汝等应当昼夜六时净自洗浴向于虚空至心礼拜求哀梵天。梵天闻之。当至汝所坏汝痴暗。施汝慧明当供养汝。依教而行经十二岁。时梵天帝释三十三天。与无数眷属皆来供养。告童子曰。汝等何故十二年中精勤苦行。供养于我欲何所求。佥曰。唯愿大士施我智慧。今我识知善恶等业苦受乐事(出大集经第二十四卷)

拨劫仙人见王女发欲失通第十五

昔过去久远世时。有一仙人。名曰拨劫。得五神通。时为国王之所奉事。神足飞行往反王宫。时王供养一切施安。王手捧仙人布发与行。手自斟酌百种饮食。积有年岁。时王缘务。王有一女。端正姝好于世希有。王甚敬重。女未出门。王告女曰。吾奉事仙人不敢失意。今吾远行汝供养之。当如我在。时彼仙人从空飞下至宫内。王女见来。以手擎之坐着座上。触女体柔软即起欲意。爱欲兴盛寻失神足。思惟经行欲复神足故不能获。步行出宫。时无央数人皆来集看。王行毕还闻堕恩爱不能飞行。王夜至宫独窃自行。往见仙人稽首足下。以偈颂曰。

吾闻大梵志　　本异皆食饮
为从何所教　　何因习色欲

拨劫答曰。

吾实尔大王　　如圣之所闻。

王曰。

不审惠所在　　乃善德所念　　假使发欲心　　不能伏本事。

拨劫答曰。

爱欲失义利　　淫心郁然炽　　今日闻王语　　便当舍爱欲。

仙人羞惭克心自责。宿夜精勤还复神通。时仙人者今舍利弗是。时国王者吾身是也(出仙人拨劫经)

独角仙人情染世欲为淫女所骑第十六

时波罗奈国山中有仙人。以仲秋之月。于澡槃中小便。见鹿合会淫心即发。精流槃中鹿饮之。即时有身。满月生子大类如人。头有一角其足似鹿。鹿当产时往仙人舍前生子。付仙人而去。仙人出时见此鹿子。自念本缘知是己儿。取已养育。及其年大。勤教学习。通十八种大经。又学坐禅。行四无量心得五神通。一时上山。值大雨泥滑。其脚不便躄伤其足。便大嗔恚。咒令不雨。仙人福德诸龙鬼神皆为不雨。不雨故谷果不生。人民穷乏无复生路。波罗奈王忧愁懊恼。命诸大官集议雨事。明者议言。我闻有一角仙人。上山伤足嗔咒令十二年不雨。王即开募。若有能令仙人失五通属我为民者。当与分国半治。是波罗奈国有淫女。名曰扇陀。端正巨富。来应王募。淫女言。若是人者我能坏之作是语已。取金槃盛好宝物。语王言。我当骑此仙人来。淫女即时求五百乘车。载五百美女。五百鹿车载种种欢喜丸。皆以众药草和之。及持种种大力美酒。色味如水服树皮衣行林树间。以像仙人。于仙人舍边作草庵住。一角仙人游行见之。诸女皆出好华妙香供养仙人。仙人欢喜。诸女以美言敬辞问讯仙人。将入房中坐好床褥。与好净酒以为净水。与欢喜丸以为果瓜。食饮饱已。语诸女言。我从生来初未得如此果水。诸女言。我一心行善故天与我愿得此果水。仙人问女。汝那肤色肥盛。答曰。我常食此好果饮此美水。仙言。汝何不在此住。答曰。亦可住耳。女呼共澡洗。女手柔软触之。心动遂成淫欲。即失神通。天为大雨七日七夜。令得欢乐饮食七日。酒食皆尽。继以水木果。其味不美。更索前者。答言已尽。今当共取。去此不远有可得处。仙人言。随意。共出去城不远。女便卧地言。我极不复能行。仙人言。汝不能行者骑我项上。我当担汝。女先遣信报王。王可暂出观我智能。王见问言。何由得尔。女曰以方便力无所复能。令住城中好供养恭敬之。足其所欲拜为大臣。住城少日身转羸瘦。念禅定心厌此世欲。王问仙人。汝何不乐。答曰。虽得五欲

常念林间。王曰。本除旱患何为强夺其志。即便遣之。既还山中精进不久还得五通。一角仙人我身是也。淫女者耶输陀罗是也(出大智论第十七卷)

## 经律异相卷第四十(梵志部第三十)

超术师又从定光佛请记一 宝海梵志述其所梦二 须项梵志蒙佛忧解三 摩因提梵志将女妻佛四 梵志丧儿从阎罗乞活儿不亲从诣佛得道五 梵志谄施比丘立说一偈能消六 梵志奉佛钵蜜众食不减施水中众生七 梵志远学值五无反复八 梵志兄弟四人同日命终九 梵志弃端正妇于树上爱着鄙婢后悔无益十 梵志夫妇采花失命佛为说其往事十一 梵志失利养杀女人谤佛十二

### 超术师又从定光佛请记第一

过去定光众祐出现。钵摩大国。与四部之众不可称计。皆来供养给其所须。时有梵志。名耶若达。在雪山侧。看诸秘谶天文地理靡不贯综。书疏文字亦悉了知。耶若达梵志有弟子。名曰雷云。聪明博见靡事不通。恒为耶若达所见爱教不去须臾。雷云梵志念言。我今应学者悉皆已备。宜报师恩。然复贫弊。宜当往诣国界求所须者。师念。我之所爱。设吾死者尚不能别。何况今日欲舍吾去。作五百言与之令诵。未经几日悉皆流利。是时耶若达婆罗门。告五百弟子曰。此雷云梵志伎术悉通。即以立名。名曰超术。超术梵志复经数日。又白师曰。所学已知。然书籍所载诸有学术过者当报师恩。师曰。汝知是知。超术作礼而去。尔时钵摩大国。去城不远有众梵志。并集一家欲共大祠。并欲论议。有八万四千梵志共集。第一上座讽诵书疏莫不能知。以五百两金及金杖金澡罐各一牧牛千头。用奉上师。与第一上座先试其术。过者便与。超术梵志自念。我今何故家家乞求。不如诣彼大众共捔伎术。超术往。众多梵志遥各唤曰。善哉祠主今获大利。乃使梵天躬自下降。时八万四千诸梵志等。各起共迎。异口同音而作是语。善来大梵神天。超术梵志曰。吾非梵天。止止诸贤。汝等岂不闻。雪山北有大梵志众师。名耶若达。我其弟子。名曰超术。便向上座曰。设知伎术者向吾说之。尔时彼众第一上座。即诵三藏伎术无有漏失。时超术语上座曰。一句五百言。今可说之。上座曰。我不解也。超术便诵三藏及一句五百言大人之相。尔时八万四千梵志。叹未曾有甚奇甚特。我初不闻大人之相。今尊宜在上座。超术移坐上座便在第一。时彼众上座极怀嗔恚。发此誓愿。今此人夺我坐处。此人所生之处所欲作事。我恒当坏败其功。时彼施主即依法施上座。告主人曰。我今还以金钱银钱以相施。吾但各取五百枚。以金罐用供养女人。及牛千头还施主人。吾不习欲亦不积财。已便往诣钵摩大国。其

王名曰光明。于城东门见五百梵志耆年宿德。时彼国王请定光如来日曝火炙。即以五百金钱各与一文及比丘众。衣食供养扫洒令净。勿使作倡有土沙秽恶。悬缯幡盖香汁涂地。伎乐不可称计。见一女人。名曰善味。持七茎华以瓶取水。即问此女。吾欲买华。女言。持用上佛。即以银钱五百请五茎华。女贪银钱与五茎华。行数十步女自念言。此人形貌端正不惜银钱。追呼男子问用何为。答曰上佛。女曰。请二茎华并以上佛。愿我后生常为夫妻。超术曰。菩萨无所爱惜。设为我妻必坏我心。梵志女曰。我终不相坏。正使持我施与。终必忍行。定光佛曰。菩萨所行无所爱惜。梵志偈答。

父母诸佛尊　　日月周行世
不可持施人　　余者决无难

又说偈曰。

当忍亿劫苦　　施头身耳目
妻子国财宝　　车马仆从人

摩纳。复以偈答。

大山炽如火　　亿劫堪顶戴
不能坏道意　　唯愿时授决

即解发布地。而说偈言。

破爱憍慢心　　能灭欲怒痴
第一光相足　　惟佛照我心
昔我所求愿　　今日得见佛
今散五茎花　　愿得不退转
余二非我华　　王女寄上佛
无上大导师　　见愍蹈我发

佛又偈答。

摩纳发大心　　旷济无量数
弘誓不自为　　殖众功德本
却后无数劫　　五鼎五浊世
成佛度众生　　号字释迦文
光明三十二　　奇特人中尊

佛以脚足蹈发而过。又以神力接五茎华。及得我身在虚空中。余有二华住佛两肩。自从破梵志祠天帝火以后。行正见用平等法。不复

堕三涂及在八难。时超术我是。卖花女瞿夷是也(出修行本起经)

## 宝海梵志述其所梦第二

有宝海梵志。白佛。愿如来及比丘僧。满七岁中受我四事供养。如来许可。梵志后时作如是念。我今已令百千亿那由他众生发菩提心。然我不知转轮圣王所愿何等为愿。人王天王声闻缘觉。为求无上菩提。若我来世必成佛道。我于夜卧当有诸天魔梵诸佛世尊为我现梦。于睡眠中见有光明。即见十方恒沙世界诸佛世尊。各各遥授莲华与之。其花微妙各于华台见日轮像。于日轮上有七宝盖。一一日轮各出六十亿光。皆悉来入梵志口中。自见其光满千由旬。净如明镜见其腹内。六十亿那由他百千菩萨。在莲华上结跏趺坐三昧正受。复见日须围绕其身。于诸华中出诸伎乐。又见其王。血出污身四方驰走。面首似猪啖种种虫。坐伊兰树下。有无量众生来食其身。唯余骨琐。数数受身亦复如是。复见诸王子。或作猪象或水牛师子狐狼虎豹猕猴等面。以血污身皆啖众生。坐伊兰树下。复有无量众生。来食其身。骨琐已离。数数受身亦复如是。或见王子。须曼那花以作璎珞。载小弊车驾以水牛。从不正道南向驰走。复见四天大王释提桓因大梵天王来至其所。告梵志言。汝今四边所有莲华。应先取一华与转轮王。一一王子各与一华。其余诸花与诸小王。次与汝子。并及余人即皆赋之。忽然而寤。忆念梦中所见诸事。得知圣王所愿卑下爱乐生死。复知诸王子发心。求声闻乘者故我梦见须曼那花以作璎珞。载水牛车于不正道南向驰走。我何缘故梦见于此。诸佛世尊。以我先教劝阎浮提内无量众生。悉令安住三福处故发菩提心。请佛及僧。满足七岁奉诸所安耳(出宝梵志请如来经)

## 须项梵志闻法忧解第三

舍卫国有梵志。于祇树间大营田种。往看欢喜。自谓得愿。即于其夜天雨大雹。禾稼皆死。女复丧亡。愁愦忧烦哭无能止。时诸比丘入城分卫。见其二相还具白佛。须项梵志躬到佛所。头面礼毕。佛知其念。谓梵志曰。世有五事不可避脱。一当耗减。二当亡弃。三当病瘦。四当老朽。五当死去。唯有道谛得离。布施持戒。梵志意软便见四谛。从今已后归依佛法僧。为清信士。比丘白佛。世尊。解梵志意喜笑而去。佛言。不但是反解忧。过去阎浮利地有五主。其一主名曰桀贪。治国不正。大臣人民。出兵拔白皆到王前。共谓王曰。宁自知不贪害万姓。急出国去。不者相害。王大战栗。以车骑出国。自织草[艹/((女/女)*干)]卖以自给。大臣人民便拜王弟作王。治不扛民。故王上书自陈。从王乞一聚可以自给。王即与之。既得一聚便已治正。复乞两聚。乃至半国。王皆与之。如是久远。桀贪生念。兴半国兵攻

弟即胜便得故国。复兴一国兵攻第二。转倍兴兵攻第五国。往往得胜。时四海皆属改号大胜。帝释试之。宁知足不。化作少童梵志。姓驹夷氏。被发金杖持金瓶住宫门通王。王便前坐相劳问毕。却谓王言。我从海边来。见一大国。人民炽盛多有珍宝。可往攻之。不审已足。复欲得是。王言欲得。天王谓言。可益庄船兴兵相待。却后七日当将王往言便化去。王到其日兴兵庄船。梵志不来愁忧不乐。时一国人民回坐向王。王啼亦啼。王忧亦忧。王便生意曰。

增念随欲　　已有复愿　　日盛为喜
从得自在

有能解者赏金钱一千。时有少年名曰郁多。言能解假七日来对。到第七日白母言。我欲解王忧。母谓子。子且止。勿行。帝王难事。子言。我力能淹。到王所言。今来对义。即乃说偈。大胜王便上金钱一千。大胜者即种种梵志是。时童子郁多者则我身是也(出义足经上卷)

摩因提梵志将女妻佛第四

昔摩因提梵志。生女端正。国王太子大臣长者来求不得。见佛金色三十二相。便自念言。如此人比我女便与。还家谓妇言。今得女婿踰于我女。即庄饰女众宝璎珞。将女出城。母见佛迹文现分明。谓父言曰。宁知空出终不得婿。妇说偈言。

淫人曳踵行　　恚者敛指步
痴人足蹶地　　是迹天人尊

父言。痴人为女作患。即将女到佛所。左手持臂右手持瓶。因白佛言。今以此女相惠为妻。女见佛形淫意系着。其心火燃。佛即说偈言。

我见邪三女　　尚不欲邪淫
今宁抱屎尿　　足触尚不可(出义足经上卷)

梵志丧儿从阎罗乞活诣佛得道第五

昔有婆罗门少出家学。至年六十不能得道。法应归家。取妇为居士。生得一男。端正可爱。至年七岁卒得重病。一宿命终梵志怜惜。伏其尸上绝而复苏。亲族谏喻强夺殡殓埋着城外。梵志自念。我今啼哭计无所益。不如往至阎罗王所乞索儿命。沐浴斋戒赍持花香。发舍

而去。所在问人。阎罗王所治为在何许。前行数千里至深山中。见诸梵志复问如前。答曰。卿问阎罗王所治处欲求何等。答言。我有一子近日卒亡。欲至阎罗王所乞索儿命。梵志愍其愚痴。即告之曰。阎罗王治处非生人所得到也。当示卿方。宜从此西行四百余里。有大川其中有城。此是天神案行世间停息之城。阎罗王常以月四日案行必过此城卿持斋戒往必见之。欢喜而去。到其川中见好城郭宫殿屋宇。如忉利天。梵志诣门。烧香翘脚咒愿求儿。阎罗王敕门见之。梵志启言。晚生一男欲以备老。养育七岁近日命终。唯愿大王垂恩布施还我儿命。王言大善。卿儿今在东园中戏。自往将去。即往见儿。与诸小儿共戏。前抱啼泣曰。我昼夜念汝食寐不甘。汝宁念父母辛苦以不。小儿唤逆呵之曰。痴騃老翁不达道理。寄住须臾名人为子。勿妄多言。不如早去。今我此间自有父母。梵志怅然涕泣而去。即自念言。我闻瞿昙沙门知人魂神变化之道。当往问之。即还佛所稽首作礼。具以本末向佛陈之。实是我儿不肯复反。谓我为痴騃老公。寄住须臾名他为子。永无父子之情。何缘乃尔。佛告梵志。汝实愚痴。人死神去便更受形。父母妻子因缘会居。譬如寄客起则离散。梵志闻之[火*霍]然意解稽首委质。愿为沙门。佛言善哉。须发自落法衣在身。即成比丘。即于座上得罗汉道(出道行品法句经第四卷)

梵志谄施比丘说一偈能消第六

　　昔有梵志。财富学问不信正道。数与沙门论不如。每闻沙门食人信施不能精进。死后当作牛马还偿施家。便密作计设食。后世取之。使令其治生。素性悭贪欻至寺中。寺中有五百道人便尽请之。加敬设食丰好胜他。必当图得五百牛马。上座一人已得四道罗汉。以知其念。便呼维那敕诸比丘。皆当专心人说一偈即共善加敬。上座语曰。已偿债毕。不复得牛马矣。梵志惊曰。道人神圣逆知我意。上座于是具告诸比丘。汝得食已。慈心念道诵一法言。乃可吞须弥山尚能消之。况此小食。梵志甚惭愧。因为说法广陈要义。心开受道即悟道迹(出诸经中要事)

梵志奉佛钵蜜众食不减施水中众生第七

　　昔有梵志。要不睹佛窃入他舍。大圣愍之到其目前。欲避驰走不能自致。来诣佛所。彼时世尊。为说经法喜心生焉。归命法僧奉受戒禁绕佛而去。即取应器盛满中蜜。两手擎之欲奉上佛。佛告诸比丘。取是钵蜜布与众僧。时一钵蜜佛及众僧皆得满足。钵满如故。即复授佛。佛告梵志。着大水无量之流。梵志又问何故。佛言。具足水中虫蠡鼋鼍鱼鳖悉蒙其味。梵志受教。世尊欣笑出五色光。上至梵天普照五道。还绕身三匝。授菩萨决光从顶入。授缘觉决光从口入。授声闻

决光从臂入。说上天福光从脐入。说授人身光从膝入。说地狱饿鬼畜生光从足入。阿难从座起叉手白佛言。佛不妄笑。笑会有意。佛告阿难。汝见梵志以蜜奉佛。对曰唯然。今此梵志然后来世。历二十劫不堕恶趣。过二十劫当得缘觉。名曰蜜具。诸比丘言。于此梵志以一钵蜜多所饶益而得缘觉。佛告比丘。于是梵志非但今世。前世宿命亦复如是。过去有婆罗门闲居寂寞。见有神仙。有人说言。今此仙人佳吉难及。当往启受。有人报言。用为见此养身之种。有一五通仙。见心所念。即于树间踊在空中。住其人前。见之喜跃。即盛满钵蜜而奉授之。仙人受已飞在虚空。缘是施德后作国王。名曰蜜具。正法治国寿终生天。佛告比丘。欲知尔时五通仙人。则我身是。尔时梵志今梵志是。尔时施蜜授天人福。缘是今世亦复施佛。后致缘觉(出蜜具经)

梵志远学值五无反复第八

有梵志。在罗悦只。闻舍卫国人多孝养奉经修道供事三尊。欲得学问即往咨受。去国不远。见父子二人耕地下种。时毒蛇出啮杀其子。父耕种不辍又不顾视。梵志问之。耕种者又问。何来也。梵志答言。我从罗悦只来。闻此国人多孝养奉事三宝故来学问。向者是何人子。曰我之子。曰是卿子者何故不忧而反耕种。其人答言。人生有死物成有败。非愁忧啼哭所可如何。设不饮食何益于死者耶。卿入城者过语我家。吾子已死。无复持二人食具来。梵志窃念。人无反复。儿死在地。静不愁忧而反索食。入舍卫城诣耕家。见死儿母语言。卿子已死。父言。但持一人食具来。儿母曰。如客来寄止。来不难去不留。此儿如是。生生是自来死亦独去。非我力所能进退。随其本行追命所生。又语其姊。姊亦说无常喻。梵志语妇。卿夫已死。妇为梵志说譬喻。又语奴子。大家已死。奴子亦说譬喻。梵志闻之。心感目冥不识东西。闻此国孝养奉事三宝故来学问。未有善意。见五无反复唐劳身心。又问行人佛在何所。答言。近在祇树给孤独园。梵志即到佛所。稽首佛足却坐一面。愁忧不乐。低头默无所说。佛知其意。谓梵志言。何为不乐。梵志答言。违我本愿故愁忧耳。佛又问。云何。具以事答。佛言不然。不如卿语。此之五人最有反复。知命无常非愁忧可如。还以自定故无有愁忧。世俗人不识无常。懊恼啼哭不能自割。譬如人身得热病。不自觉知慌忽妄语。良医与药。热即除愈不复妄语。俗人愁忧愚痴醉热不能自解。若自晓无常不复愁忧也。如热得愈。此五人皆可道证。梵志闻语即自克责。我为愚冥不知大义。今闻佛语。如盲得目冥中见明。即受五戒稽首而退(出五无反复经)

梵志兄弟四人同日命终第九

梵志兄弟四人。各得五通。却后七日皆当命尽。自共议言。五通

之力反覆天地。手扪日月移山住流。靡所不能。宁当不能避此死对。一人言。吾入大海。上不出现下不至底。正据其中。无常杀鬼安知我处。一人言。吾入须弥山中。还合其表令无际现。无常杀鬼安知吾处。一人言。吾当轻举隐虚空中。无常杀鬼安知吾处。一人言。吾当藏入大市之中。无常杀鬼趣得一人何必求吾。四人议讫。相将辞王。吾等寿算余有七日。今欲逃命。冀当得脱还乃亲省。唯愿进德。于是别去。七日期满各各命终。犹果熟落。市监白王。有一梵志卒死市中。王乃寤曰。四人避对一人已死。其余三人岂得独免。王即严驾往至佛所。作礼却坐白言。近有梵志。兄弟四人各获五通。自知命尽皆共避之。不审今者能得脱不。佛告大王。人有四事不可得离。一者在中阴不得不受生。二者生不得不受老。三者老不得不受病。四者病不得不受死(出法句经第三卷)

梵志弃端正妇于树上爱着鄙婢后悔无益第十

有清信士。其妇端正威德无伦。言语辩才众人所敬。夫婿不重亦不喜见。反爱仆使。妇见婿心。谓夫言。卿不喜我。愿听出家。婿便听之。即时出家为比丘尼。昼夜精进。行道未久证得罗汉。然后清信士所敬女人死。清信士呼比丘尼归。尼了不肯。比丘尼白佛。说其本末。佛言。是清信士前世已毁辱此有德之人。此女有殊特志。此人常为坏乱。已入大路复欲毁之。不能得也。佛言。过去世时有一梵志妇。名莲华。端正绝世。梵志不喜。所爱者婢。用其婢语。舍妇山间。上优钵昙树择取熟果。弃生与妇。妇问。君独啖熟果。而弃生者与人。夫曰。汝可上树。妇即上树。夫取荆蕀四匝遮树。欲使死不得下。时国王游猎。见女端正。即问女言。卿是何人。妇自具本末。王念梵志。愚騃无知非是丈夫。即除荆蕀。车载还宫内立为王后。多诸伎艺智辩无双。又能摴博。远近女人来共博戏。王后辄胜无能当者。梵志善于博弈。遥闻后胜。念言。是我前妇非是异人。乃欲诣王现其伎术。后闻一梵志形像知是前夫。启王现之。遥试博戏。后偈答曰。梵志心怀愧恨。即自刻责悔无所及。时梵志者今清信士是。时妇者即今妇是。彼国王者吾身是也(出夫妇经)

梵志夫妇采花失命佛为说其往事第十一

有一梵志财富无数。正有一子年始二十。新为取妇。未满七日。以上春三月。夫妇相将至后园戏。有一柰树高大好华。妇欲得之无人与取。夫知妇意即便上树。正取一华。复欲得二。上树枝折堕地而死。大小奔波往趣儿所。呼天号哭断绝复苏。宗族无数皆共悲痛。闻之伤心见之哀痛。父母怨天谓为不护。棺敛事毕。还家涕泣不能自止。于是世尊。愍伤其愚往问讯之。大小见佛。悲感具陈辛苦。佛语

长者。止息听法万物无常不可久保。生则有死罪福相追。此儿三处为其哭泣。懊恼断绝亦复难胜。竟为谁儿。何者为亲。于是世尊即说偈言。

命如华果熟　　常恐会零落
已生皆有苦　　孰能致不死
从初乐爱欲　　可淫入脆景
受形命如电　　昼夜流难止
是身为死物　　精神无形法
作令死复生　　罪福不败止
终始非一世　　从痴爱久长
自作受苦乐　　身死神不丧

长者闻偈意解忘忧。长跪白佛。此儿宿命作何罪衅。盛美之寿而便中夭。唯愿解说本所行罪。佛言。昔时有一小儿。持弓箭入神树中戏。边有三人看树上雀。小儿欲射。三人劝言。若能中者世称健儿。小儿意美引弓射之。中雀即死。三人共笑助之欢喜而各自去。经历生死无数劫中。所在相遭共会受罪。其三人者一人有福今在天上。一人生海中为化生龙王。一人今日长者身是。此小儿者前生天上为天作子。命终来下为长者作子。堕树命绝即生海中为化生龙子。即生之日金翅鸟王取而食之。今日三处懊恼涕哭宁可言也。以其前世助之喜故。此三人者报以涕哭(出法句譬喻经第五卷)

梵志失利养杀女人谤佛第十二

舍卫国王大臣人民。奉敬世尊四事供养。弃舍梵志。梵志共议。当求好女杀埋树间。令瞿昙众恶名远闻。遇待我者。即共逼教好首女人言。汝从今以后朝暮诣佛令万姓见知。小女承教。便杀之埋着树间。梵志便聚到王宫门。称怨唤言。我当学中有一女人。独最端正。华色无双生死不知处。王谓言曰。常至何所。对言。往瞿昙间。王言。当于彼求。使到祇树。掘出女尸着于床上。遍巷称怨言。沙门瞿昙常称戒德弘普无上。如何私与女人通情。复杀藏之。有何法戒。时诸比丘入城乞食。人民骂言。是曹沙门所犯若此。当得衣食。比丘便持空器出城。还以白佛。佛告比丘。我被是谤不过七日耳。时惟阎女于城中闻。比丘求食悉空器还。到佛所头面作礼。叉手白佛言。愿佛及僧从我家饭七日。佛默然受之。佛告阿难。汝与众僧入城里巷。说偈言曰。

常欺倒邪冥　　说作身不犯
重冥行当具　　必自受忧苦

惟阎是时即饭佛僧(出义足经上卷)

## 经律异相卷第四十一(婆罗门部第三十一)



### 檀腻羁身获诸罪第一

舍卫国内。有婆罗门宾头卢埵阇。其妇丑恶两眼洞青。七女无男。己贫女穷妇弊好骂。女来求须嗔目涕泣。田有熟谷从他借牛。将往践之于泽亡失。时婆罗门坐自思惟。我种何罪。妇女所切复失他牛。推觅形疲偶到林中。值见如来。观之生念。瞿昙沙门今最安乐。无我诸恼。佛知其心。便语之曰。如汝所念。佛告之曰。欲出家不。即白佛言。世尊。听者甚适鄙愿佛曰。善来比丘。须发自堕。身所著衣变成袈裟。佛为说法。成阿罗汉。佛告阿难。过去有国王。名阿波罗提目佉(梁言端正)。以道化物。时有婆罗门。名檀腻羁。家里空贫有少熟谷。借牛践治驱还其主。忘不嘱付。牛主虽见谓用未竟。复不收摄二家详弃。牛主将檀腻羁诣王决了。出值王家马走。唤檀腻羁为我遮马。下手得石持用掷之。值脚即折。次行到水不知渡处。值一木工。口衔斵斤褰衣垂越。时檀腻羁问彼人曰。何处可渡。应声答处。其口已开斵斤堕水。债主所摧加复饥渴。从沽酒家乞少白酒。上床饮之。不意被下有小儿卧。押儿腹溃。往一墙边。思惟惧罪。自掷跳墙。下有织工。堕上即死。时织工儿复捉得之。便与众人共将诣王。公杀我父。时诸债主将至王前。尔时牛主前白王言。此人从我借牛。不还见付。失去不偿。王问何缘。檀腻羁言。我实借牛用讫驰还。主亦见之。虽不口付牛在其门。王语彼人。俱为不是。由檀腻羁口不付汝。当截其舌。由卿见牛不自收摄。当挑汝眼。彼人白王。请弃此牛不乐剜眼截他舌也。即听和解。马吏复言。彼之无道折我马脚。王便问言。此王家马汝辄折脚。跪白王言。债主将我从道而来。彼人唤我令遮王马。下手得石掷之。误折马脚。王言。由汝唤他当截汝舌。由彼打马当截其手。马吏白王。乞各和解。木工前云。檀腻羁失我斵斤。王语木工。由唤汝故当截其舌。担物之法礼当用手。由卿口衔。当折两齿。木工白王。宁弃斵斤莫行此罚。时沽酒母复牵白王枉杀我

儿。跪白王言。我饥渴逼。乞少酒饮。不意被下有卧小儿。王当见察。王告母人。汝舍沽酒众客猥多。何以卧儿置于坐处。二俱有过。汝儿已死。以檀腻羁与汝作婿。令还有儿乃放使去。母人叩头曰。听各和解。我不用夫。时织工儿复前。此人狂暴蹑杀我父。王问言曰。汝杀他父。檀腻羁曰。众逼责我。惶怖跳墙偶堕其上。实非所乐。王语彼人。二俱不是。卿父已死。以檀腻羁与汝作父。其人白王。父今已死。我终不用此婆罗门以为父也。听各共和。王便听之。时檀腻羁身事都了故在王前。见二母人共诤一儿。时王明黠以智权计。今唯一儿。二母争之。听汝二人各挽一手。谁能得者。其非母者于儿无慈尽力顿牵。所生母者于儿慈深。不忍扯挽。王鉴真伪。诘出非者强摸他儿。即向王首儿还其母。各尔放去。时檀腻羁便白王言。我时于彼道边。有一毒蛇请我白王。不知何故从穴出时柔软变易。还入穴时妨碍苦痛。王答之言。从穴出时无有众恼。心情和柔身亦如之。在外鸟兽诸事触娆。嗔恚隆盛身便粗大。卿可语之。持心不嗔则无此患。

次见女人。请我白王。我在夫家念父母舍。在父母舍复念夫家。王言。卿可语之。由汝邪心。于父母舍更畜傍婿。汝在夫家念彼傍人。至彼小厌还念正婿。是以尔耳。持心舍邪则无此患。次复树上见有一雉。请我白王。我在余树鸣声不好。若在此树鸣声哀和。不知其故。王告彼人。由彼树下有大釜金。是以于上鸣声哀好。余处无金。音声不好。王告檀腻羁。卿之多过吾已释汝。穷困苦持树下釜金。我用与卿。奉受王教掘地取金。贸易所须快乐无乏。时大王我身是。檀腻羁者。今婆罗门宾头卢埵阇是(出贤愚经第十一卷)

阿耆尼达多在胎令母能论议第二

巴连弗国有婆罗门。名曰阿耆尼达多。通达经论。纳妻之后少时怀妊。怀妊大欲论议。夫问相师。相师答曰。胎中之子善能论议。日月既满遂产一男。达诸经论。为婆罗门师。兼授人医术(出杂阿含经第二十五卷)

鸡头以身质钱欲饭佛僧帝释所助乃及于王第三

尔时罗阅城人民。随其种族请佛及僧。时诸婆罗门。四面云集自作制限。各出一百钱为佛及僧。尔时鸡头婆罗门知义贫无钱财。不能得物以供彼众。众人语言。汝无有钱。鸡头便还妇所语言。诸人驱我出众。我无钱故。时妇答曰。汝可入城赊贷一百钱。遍求不得。还向妇说。妇复语言。至弗赊蜜多罗长者舍。从其假贷。便往求告七日当偿。若不还者我身及妇当为奴婢。长者便贷金钱一百枚得还语妇。妇报言曰。持诣众中言。已得钱听我在次。众语鸡头言。已办不须卿

钱。鸡头便还。夫妇二人往诣世尊。共相问讯。时鸡头妇礼世尊足。具以白佛。佛告鸡头言。汝便请世尊及比丘僧。尔时鸡头妇语夫言。君随佛教。尔时鸡头即从坐起偏露右肩。叉手白佛言。愿世尊当受我请。及比丘僧。世尊默然。释提桓因语毗沙门天王曰。拘鞞罗汝佐此婆罗门。办第三食。答曰受教。时毗沙门天王自隐其形。化作人身敕五百罗刹曰。汝速至栴檀林中。取香薪来。当竹园中饭佛僧。化作铁厨。五百罗刹各负牛头栴檀香薪至铁厨内。尔时鸡头于铁厨中以用熟食。遍十二由延皆悉闻香。时释提桓因语毗湿波伽摩天子。汝可化作高广讲堂。使佛及僧得坐饭食。对曰受教。譬如力人屈申臂顷。从三十三天没至竹园中。在铁厨侧化作讲堂。以七宝成。化作千二百五十座。文绣所成。手执香炉烧众名香。令多罗树七宝相成。微风吹动铃声远闻。尔时摩竭国频毗娑罗王闻之。问于群臣。群臣答言曰。是鸡头婆罗门。于铁厨中以牛头栴檀为佛及僧熟食。有此之香。王即至佛所。告群臣曰。古昔无此讲堂。今谁所作。臣白王曰。我等不知。世尊为王广说如上。王便堕泪不能自胜。念当众生福少寿短。不识此宝之名况当见耶。今蒙佛恩见此讲堂。未曾出现。世尊告曰。当来众生不闻七宝。况当目见。今蒙佛恩睹如是事。世尊为王说微妙法。使心欢喜。王言。鸡头婆罗门快得善利。王曰。我欲还宫。佛曰。今正是时。佛告鸡头曰。汝可请王供一日食。答曰如是。即至王所举右手。白王曰。愿天王。明日受请集此讲堂。时王默然。时毗沙门天王明日清旦沐浴。鸡头与妙衣裳。手执香炉。向世尊所。头面着地便作是念。今正是时。饭食已办。愿垂临赴。佛僧围绕往诣讲堂。即就其座僧次第坐。时王严驾群臣围绕诣鸡头所。甘馔饮食味各百种。劝助鸡头饭佛及比丘僧(出罗阅城人民请佛经)

老乞婆罗门诵佛一偈儿子还相供养第四

　　尔时世尊入舍卫城。时有异婆罗门。年老根熟。执杖持钵家家乞食。世尊告曰。汝何以尔。答言。瞿昙。我有财物悉已付子。为其取妻然后舍是。持钵乞食。佛复告曰。汝能于我法受诵一偈。还为儿说。答佛能受。尔时世尊即说偈言。

　　生子心欢喜　　为子聚财物
　　复为娉娶妻　　而自舍出家
　　边鄙田宅儿　　违负于其父
　　人形罗刹心　　弃舍于尊老
　　老马无复用　　则夺其面麦
　　子少而父老　　家家行乞食
　　其杖为最胜　　非子离恩爱
　　为我防恶牛　　危险地得安

能却凶暴狗　扶我暗处行
避深坑空井　草木棘刺林
凭杖威力故　跱立不堕落

时婆罗门从佛受偈。还家至门。先白大众。听我所说。然后诵偈如上。其子愧怖。即抱其父还将入家。摩身洗浴覆以衣被。立为家主。时婆罗门作是念。我今得胜族姓是沙门恩。我经所说。若为师者如师供养。我今持上妙衣。至世尊所面前问讯白佛言。愿受此衣。哀愍我故。世尊即受。更说种种法。示教照喜(出佛为老婆罗门说偈经)

散若学射得妻第五

过去世时。有少婆罗门。名散若。往诣射师求学射术。师曰可学。散若于七年中常学此业。后问师曰。何时可罢。答曰。即索弓着箭。我暂入村待还后放。师即入村。散若待师良久而由不反。射前大树箭经伤蛇。师还问曰。汝未放箭耶。答曰已放。师曰。汝若不放。于阎浮提为第一大师。既已放箭。若我死后次当汝。时师即庄严其女。以五百竿箭并一马车与之。时散若受之。当度旷野。时有五百贼。于旷野中食。散若遣妇从贼乞食。贼曰。观其所使非是常人。宜其与食。一贼曰。我曹犹活而听此人将妇乘车而去耶。散若射之。应一箭而死。随起随射莫不皆殒。唯贼师在语于妇言。汝脱衣置地。即脱衣。见复射之应箭而死。五百贼者即五百比丘。散若舍利弗也(出四分律三分第九卷)

婆罗门以纳施佛得闻记第六

佛入舍卫城分卫。身衣有少穿坏。有一婆罗门。见佛衣坏。即其家中得少白氎。持用施佛。唯愿如来当持此纳以用补衣。佛即受之。佛与授记。便于当来世。两阿僧祇百劫之中当得作佛。欢喜而去。国中豪贤长者居士曰。云何世尊小施大报。各为如来破损好氎作种种衣。过去有佛。名毗钵尸。时王名曰槃头。有一大臣。请佛及僧三月供养。佛即许可。时槃头王白佛言。贪得佛僧三月供养。佛告槃头。吾先已受彼大臣请。王告臣曰。佛处我国。云卿已请今可让我。臣答王言。若使大王保我身命。复保如来常住于此。国土常安隐者我乃息意。王更晓曰。卿请一日我复一日。臣便可之。各满所愿。王为如来办具三衣。复为九万比丘各作七条衣。时大臣以衣食施佛及僧。则我身是(出贤愚经第十三卷)

婆罗门以饼奉佛闻法得道第七

有婆罗门。问妇言。家中有[麸-夫＋并]具。不欲随伴供养瞿昙沙门。妇言有。即作持往。遇国王大臣刹利婆罗门十八大聚落主在座。婆罗门不敢前。念言。佛是一切智者应知我心。佛遥唤来问。器中何等。答曰是饼。佛言。可行与众僧。答少不能遍。佛言。但与人行。一番犹故不减。乃至三遍尚不损耗。佛知其心。随从说法得须陀洹道(出僧祇律第二十九卷又出第六卷)

拔抵婆罗门嗔失弟子生恶龙中为佛所降第八

昔有龙王。名曰拔抵。志性暴虐。数为风雨霹雳雹杀人民。鸟兽蠕动死无央数。有尊罗汉万人共议。若杀一人堕地狱一劫罪犹不毕。今者此龙残害众生。前后不皆。转恐难度。幸当共往谏止之耳。时佛知之。赞言善哉。时诸罗汉万人俱行。龙放风雨雷电霹雳。万人惊怖顿伏来还。是时佛在耆阇崛山。与万菩萨万罗汉俱到龙所。龙便嗔恚。暴风疾雨雷雹霹雳。其放一雹令壁。方四十丈。若至地者入地四尺。欲以害佛及菩萨僧。时诸罗汉见龙灾变。各怀恐怖前依近佛。龙自见雹石化为华盖。复自念言。我当以身坚自盘结令四十丈。欲以扑佛及众僧上。即时自扑无所能中。举头开目谛视见佛。疑是尊妙无上神人。于是小龙而皆自扑无所动摇。龙王是时即便命尽上生为天。诸余小龙亦皆并命得作天子。皆悉来下住于佛边。佛告阿难。汝知是天所从生不。对曰不及。佛言。属者诸龙兴恶意者。自扑在地发一善心知佛为尊。命尽为天此者是也。天闻佛言。及诸天子皆发无上平等度意。佛言。昔龙王拔抵与释迦文佛共为婆罗门。拔抵弟子。时有万人。舍其师事释迦文。拔抵怀恚为龙。佛德既成多度一切。弟子万人皆得罗汉。龙怀毒恶故欲为害。万人四道虽备。犹受其辱。若为菩萨龙不敢也(出旧杂譬喻经下卷)

婆罗门入定三百余年第九

昔有婆罗门。不乐世务。潜隐山间一心思道。即入禅定三百余年。尘土没身草木生其体上。山下有诸畜养妻子婆罗门数百家。大小相共采薪上树。折取枯枝树根。连婆罗门额树既动摇。觉婆罗门禅从地中出。见采薪者问之。汝是何人。答曰。是婆罗门。余人是谁。答曰。是妻子。婆罗门笑曰。我入禅三百余岁。尚未敢称婆罗门。汝等何忍自称婆罗门乎(出十卷譬喻经第五卷)

婆罗门儿妇信向见其后报第十

昔者舍卫城东。有一婆罗门大富。其子娶妻。得事佛家女。奉五

戒持六斋。常好布施沙门道士。劝夫修施。夫即开解。白其父母。父母大恚。谓破吾门户。妇持钱绢与夫。夫持与守合婢。婢持与守门奴。奴持往佛寺中。布施沙门烧香燃灯。夫妇共誓言。假令布施无福自己。又假令有福者。当使天下人皆共见之。时国俗三月三日。举国人民皆至水上作乐歌戏。时东南角有一天人。骑一白马乘空而过。众人仰问是何神灵。答曰。问后来者。须臾复有七宝殿舍。有玉女独坐其上。四大天神接殿飞行。众人又问。君何功德。玉女亦云。问后来者。俄而后有四柱宝殿。有一天人有一玉女共坐其中。前后左右四部妓乐。十二天神共接其殿。众人又问。有何功德。亦答。问后来者。须臾复有二薜荔鬼。身长三丈。黑瘦丑陋饥渴苦痛。身中燋然。各捉大棒更相挝打。众人又问。答曰。诸君闻舍卫城东大富婆罗门不。骑白马者是守门奴。小殿玉女者是守合婢。大殿二人是我儿我儿妇。二鬼是婆罗门夫妇。前世愚痴不信正法。今当厄祸可复奈何(出十卷譬喻经第一卷)

婆罗门从佛意解第十一

佛游婆罗门城。诸婆罗门王。知如来神德能感动群心。一食其化谁受我语。因共立制。若与佛食听佛语者罚金钱五百。时佛入城乞食。人皆闭门空钵而出。有一使人。以破瓦器盛臭[泳-永＋(米*番)]淀出门弃之。见佛空钵信心清净。欲兴供养无由如愿。云今此弊食须者可取。佛知其意即受其施而说。女人施食十五劫。天上人间受福快乐不堕恶道。后得男身出家学道成辟支佛。边有一婆罗门。以偈说佛为食妄语。如此臭食果报乃重。佛即出舌覆面上至发际。语婆罗门。汝见经书颇有此舌而作妄语者不。婆罗门言。如此舌者必不妄言。未解小施而获大报耳。佛曰。汝曾见尼拘陀树荫覆贾客五百乘车犹不尽不。答曰见。又问。此树种子大小。答曰。如芥子三分之一。又问。谁当信此。答曰。眼所现见。又问。我亦如是。此老女人得大果报。如来福田良美所致。时婆罗门心开意解五体投地向佛悔过。佛为说法得初道果。即发大声告众人曰。甘露门开如何不出。诸婆罗门乞输金钱。迎佛供养。婆罗门王亦共臣民归命佛法。城中男女皆得净信(出普曜经第五卷)

婆罗门持一斋不全生为树神能出饮食施诸饿者第十二

昔有长者名须达。请佛及僧广设大会。道逢一人奉酪一瓶。见一婆罗门请令提归。既到见佛及僧欢喜便住。听经持斋至暮乃还。其家妇甚怪之。亦不食至暮蹴迫令食。不终斋法后命尽。其神乃在郁多罗国作大泽树神。时有五百学士。欲至三祠神池澡浴望仙。资粮乏尽又无水浆。遂已困乏。遥望彼树想为泉水。皆到树下了无水泉。将成大

困。便共举声求哀树神救我等命。树神即现半身。举右手指头。自然出百味之食。手奉蜜浆种种具足。皆得盈饱。时五百人自共议曰。我等欲至神池澡浴望仙。此之巍巍仙道岂能胜乎。复问树神。作何功德圣德如此。树神答言。吾昔见佛在舍卫精舍。持八关斋。为妇所败不终斋法。神应生天。时五百人即共奉持斋法戒。后得须陀洹道(出诸经中要事)

婆罗门夫妇吞金钱为粮身坏人取为福即得道迹第十三

昔有婆罗门。夫妇二人无有儿子。财富无数。临寿终时自相谓言。各当吞钱以为资粮。其国俗法。死者不埋但着树下。各吞五十金钱死。身烂钱出。国中有一贤者行见之。愍然流泪伤其悭贪。取为设福。请佛及僧尽心供办。擎饭佛前称名咒愿。时悭人夫妇。受饿鬼苦即生天上。为设福广请四辈。时生天者即得天眼知为作福。从天来下化作年少佐助檀越。佛言。此厨间年少是真檀越。至便说法即得道迹。贤者亦得道迹。众会欢喜皆得生天(出宿愿果报经)

婆罗门生美女佛言不好第十四

佛在世时有一婆罗门。生两女皆端正。乃故悬金。九十日内募索有能诃女丑者。便当与金。竟无应募者。将至佛所。佛便诃言。此女皆丑无有一好。阿难白佛言。此女好而佛言恶。有何不好。佛言。人眼不视色是为好。眼耳鼻口亦尔。身不着细滑是为好。身手不盗他财是为好手。不犯此事是乃为好。眼视色耳听音鼻嗅香。身喜细滑。手喜盗他财。如此者皆非好也(出杂譬喻经)

大鬘与瓦师子为善知识共相劝信第十五

往昔多狩邑。有婆罗门。为王太史。国中第一。有一子。头上有自然大鬘。因以为名。姿首端正有三十相。有一瓦师子。名难提婆罗。与大鬘少小亲交心相敬念。瓦师子精进勇猛慈仁孝从。其父母俱盲供养无乏。虽为瓦师手不掘地。唯取破墙崩岸及以鼠壤和用为器。若有买者。以谷麦麻豆置地取器。初不争价。亦复不取金银财帛。唯取谷米供养而已。迦葉如来所住精舍。去多狩邑不远。与大比丘有二万人。皆是罗汉。护喜语大鬘曰。共见迦葉如来。大鬘答曰。用见此道人。为直是髡头人耳。有何道哉。佛道难得。如是至三。护喜复语大鬘。共至水上澡浴乎。大鬘答曰可尔。便共诣水澡浴。护喜举右手遥指示曰。迦葉精舍去是不远。可共暂见。大鬘答曰。用见此为。护喜便捉大鬘衣牵。大鬘脱衣舍走。护喜便捉头牵曰。为一过共见佛去

来。国俗讳捉人头法皆斩刑。大鬘代其惊怖心念曰。瓦师子分死捉我头耶。护喜曰。我死。死终不相置。要当使卿见佛。大鬘心念。必当有好事耳。乃使此人分死相捉。大鬘曰。放我头我随子去。便还结头着衣。相随诣迦葉佛。护喜白佛言。此大鬘者是我少小亲友。然其不识信三尊。愿世尊开化。大鬘童子睹佛相好。心念曰。书记所载相好尽有。唯无二事。时迦葉如来。便出广长舌以覆面上。及肉髻并覆两耳七过。舐头缩舌入口。光色出照大千世界。蔽日月明乃至阿迦腻吒天。光还绕身七匝从顶上入。以神足力现阴马藏。令大鬘独见。余人不睹。大鬘童子具足见佛三十二相。踊跃欢喜不能自胜。迦葉如来。为大鬘童子说菩萨断功德。何等为断菩萨功德。法身不可行而行。口不可言而言。意不可念而念。是为菩萨三恶行。于是大鬘前礼佛足言。我今忏悔愿佛许受。从今已往不复敢犯。如此至三。迦葉如来默然受之。大鬘童子护喜童子。俱礼佛足辞退而还。大鬘曰。卿为失利不为得利。我不喜见卿面。不喜闻卿名。护喜答曰。何以故尔。大鬘曰。卿早从佛闻深法。何能在家。护喜答曰。我父母年老又复俱盲。供养二亲何由出家。若我出家父母便终。以是故不得出家耳。大鬘语护喜曰。我从迦葉佛闻菩萨行三恶缘对。不复乐在家。我欲从此还至佛所求为比丘。护喜报曰。善哉大鬘。得思惟力耶。便可时还。所以然者佛世难值。大鬘童子即抱护喜。便绕三匝叉手谢曰。我设有身口意过于卿者。愿见原恕。若卿指授正真大道。于是大鬘说颂赞曰。

仁为我善友　　法友无所贪
导我以正道　　是友佛所誉

说是偈已。绕护喜三匝还诣精舍。而白佛言。宁可入道受具戒不。即度大鬘受具足戒。佛语舍利弗。时大鬘童子则我身是。大鬘父者今父王真净是。护喜者频劝我出家。则是作道善知识也。我前向护喜恶语道。迦葉佛秃头沙门有何道。故六年受日食一麻一米大豆小豆如是(出兴起行经下卷)

婆罗门妇事佛为婿所恚投河水竭婿方醒悟第十六

昔有婆罗门。奉事外道。其妇事佛。语其婿言。听我与佛作婢。悬幡盖烧香然灯。婿不听之。便作一幡悬于屋内。晨夕向礼。婿杀牛羊呼师解事。师到其门语言。卿舍有佛幡盖。我不敢进。即入问妇。推觅得幡。婿嗔打妇。妇即投河。心至感神河水为竭。自然有七宝华盖其上。婿见斯瑞知佛可尊。即舍外道奉事大法(出譬喻经)

# 经律异相卷第四十二(居士部第三十二)

　　瑘茶财食自长闻法悟解一 郁伽见佛其醉自醒受戒以妻施人二 鱼身得富缘三 阇梨兄弟以法获财终不散失四 居士子大意以求明珠五

瑘茶财食自长闻法悟解第一

　　跋提城有大居士。字曰瑘茶(弥沙塞律作文茶)饶富珍宝有大威力。随意所欲周给人物。仓中有孔大如车轴。谷米自出。妇以八斗作饭。饴四部兵及四方来者。食故不尽。其儿以千两金与四部兵及四方乞者。随意不尽。儿妇以一裹香涂。四部兵并四方来乞者随意令足。香故不尽。奴以一犁日耕七垄。出米滋多。其婢以八斗谷。与四部兵饭马。马食不尽。家中共争各言。我是福力。瑘茶诣佛头面作礼(出四分律分第四卷)

　　曰。谁力。佛言。汝等共有。昔王舍城有一织师。织师有妇又有一儿儿又有妇。有一奴一婢。一时共食。有辟支佛来就乞食。各欲当分舍与。辟支佛言。汝等善心皆各已舍。可人减少许。于汝不少。在我得足。即共从之。辟支食已于虚空中现诸神变。然后方去。织师眷属舍于寿命。生四天王天至于他化。展转七反余福生此。瑘茶闻之。即请佛僧修无限施。若有所须随时多少皆从我取。诸比丘不敢受。白佛。佛言。听随意受。后诸比丘行从索资粮。遣使赍金银随逐行处。多有所长赍还长者。长者言。我已舍竟不应将还(出弥沙塞律。四分。十诵皆有其文)

郁伽见佛其醉自醒受戒以妻施人第二

　　郁伽醉婇女围绕。在毗舍离大林中。遥见世尊在树间坐。端正殊妙根意息定。光如金聚。见已醉解。至世尊所却坐一面。佛为分别四谛。得无畏法。头面礼足。我归三宝。作优婆塞受持五戒。还至本处告眷属曰。汝今当知。我从世尊受戒。若欲乐者行施作福。若不乐者各还亲里。我当放汝。时最大夫人曰。子从世尊尽命受戒。有某人当以我与彼作妇。彼时居士便呼彼人。以左手持夫人右手。执金澡罐语彼人曰。我以此最大夫人与汝作妇。彼人惊怖毛竖。语郁伽曰。居士不欲杀我耶。答言不也。我从佛尽命行梵行。故以大妇用与汝。终不变悔(出中阿含第九卷)

鱼身得富缘第三

　　昔有大姓。常好惠施。后生一男。无有手足。形体似鱼。名曰鱼身。父母终亡袭持家业。寝卧室内又无见者。时有力士。仰王厨食。

恒怀饥乏。独牵十六车樵。卖以自给。又常不供。诣此四姓求所不足。鱼身请与相见。示其形体。力士自惟。我力乃尔。不如无手足人。往到佛所问其所疑。佛言。昔迦葉佛时。鱼身与此王行饭佛。汝时贫穷助其驱使。鱼身所具与王行之。而谓王言。今日有务不得俱行。若行无异断我手足。时行者今王是也。不行言者鱼身是也。时佐助者汝身是也。力士意悟。即作沙门。得阿罗汉道(出旧譬喻经上卷)

阇利兄弟以法获财终不散失第四

　　昔石室城内有三居士。一名阇利。二名晡陀满。三名婆波那。此三人亲兄弟也。多财宝象马七珍。有一婆罗门。持伊罗钵龙斋。冀望富贵。龙现身语婆罗门。汝今何为勤苦。断谷除味在此持斋。为何所求。婆罗门曰。冀望大富。龙曰。吾有二号。一名伊罗钵。二名财无厌。既名无厌。复从吾求耶。婆罗门曰。设不惠者便即命终。龙出紫磨好金以报之。城门有豪富长者。出自天竺。汝以金与从求财物。长者见之告语。藏隐勿令人见。告其五亲。饮食欢娱藏金库内。库内杂物尽复入地。还彼龙库。左右七家财物如是。三居士闻之。自相谓言。我等三家以法所获财致不枉。滥五家所夺。国人闻之谓为夸谈。共集三家。问居士曰。卿以法献财致不滥失。何以为证。时三居士各出十斤金。分为六段。将诸人民及七家失物主。往至龙泉以金投水。水皆涌沸犹如镬汤。龙王惊惧。即遣龙女出金还之。报谢使还。从法得者以理成办。终不为五家所侵。欺非法藏财者如彼七家(出比方世利经)

居士子大意求明月珠第五

　　昔有国。名欢乐无忧。王号广慈哀。国有居士。名摩诃檀。妻名旃陀。生一子。姿容端正世间少双。堕地便语。发誓愿言。我当布施天下救济人民其有孤独贫穷者。我当给护令得安隐。父母因名为大意。见其异姿不与人同。恐是天龙鬼神。欲行卜问。大意知之。便报言。我自是人非天龙鬼神也。但念天下人民穷厄者。欲护视之耳。说此意。便不复语。至年十七乃报父母言。我欲布施苦人令得安隐。父母念言。子初生时已有是愿。便告子言。吾财无数恣意施与不相禁制。大意报言。父母财物虽多犹不足我用。唯当入海采宝以给施天下人民耳。数言如是。父母乃听。大意入海道经他国。国中有婆罗门。财富无量。见大意光颜端正。甚悦乐之告言。我相敬重。今有小女欲以相上。愿留止此。大意报言。我辞家入海欲采七宝。未敢相许。且须来还。于是遂进采宝。即遣人持宝还其本国。转复到海际求索异物。忽见一大树。高广八十由延。大意便上树遥见一银城。宫阙殿舍皆是白银。天女侍侧伎乐自然。有一毒蛇绕城三匝。见大意便举头大

意自念言。人为毒所害者皆由无善意耳。便坐自思惟。须臾蛇即低头睡卧。大意欲入城。守门者便入白王言。外有贤者欲见于王。王身自出迎之。欢喜而言。唯愿仁者留住此。一时三月得展供养。答言我行采宝不宜久留。王报言。我不视国事。唯愿留住。大意便止。王即供设衣服饮食伎乐。床卧之具。乃竟九十日。大意辞王欲去。王便取珍琦七宝欲以送之。大意言。我不多用是七宝。闻王有一明月珠。意欲求之。王言。我不惜是珠。但恐道路艰崄难以自随。大意言。夫福之将人不畏艰崄。王言。此珠有二十里宝自随愿。我为弟子得给供养。踰于今日也。大意便受珠而去。于是大意转前行见一金城。宫阙殿舍皆黄金。七宝之树自然音乐。天女侍从转倍于前。亦有毒蛇绕城六匝。蛇见大意举头视之。复坐定意。蛇复低卧。大意欲入城。守门者即入白王。王即出与相见请前。语言留。一时三月展于供养。大意便止。王待遇如前。经六十日辞去。白王。闻王有一明月珠。愿以见惠。王答如前。四十里中珍宝追之。便以贡上。仁者后得道时。愿为弟子。神足无比。得展供养过于今日。受珠而去。大意转复前行。又见一水精城。宫阙殿舍事事如前。亦有一毒蛇。绕城九匝低头睡卧。王出迎之。愿留三月。大意即住。王复尽意供养。施设饮食衣服伎乐。乃历四十日辞去。白王。闻王有一明月珠。愿以见惠。王便报言。此珠有六十里宝。自然追之。便以上。仁者若后得道。愿为弟子。智慧无比。当复供养过于今日。便受珠而去。前行复见一琉璃城。亦见一毒蛇。绕城十二匝低头睡卧。王迎请乞留三月。大意即留。王身自供养饮食衣服伎乐以娱之。乃历二十日辞去。白王。我闻王有一明月珠。可以见惠。王言。此珠有八十里珍宝追之。子净意供养过于今日令长得智慧。大意受珠而去。念言。吾本来求宝。今已如志当从是还。便寻故道欲还本国。经历大海中。诸神王因共议言。我海中虽多众珍名宝。无有如此辈珠。便敕使海神要夺其珠。神便化作人与大意相见。问言。闻卿得奇异之物。宁可借视之乎。大意舒手示其四珠。海神便摇其手使珠堕水。大意自念。王与我言道。此珠难保我幸已得之。今为此子所夺非趣也。即谓海神言。我自勤苦经涉崄阻得此珠来。汝反夺我。今不相还。我当抒尽海水耳海神知之问言。卿志奇高。海深三百三十六万由延。其广无涯。奈何竭之。如日终不堕地。如大风不可揽束。日尚可使堕地。风尚可揽束。大海水不可抒令竭也。大意笑答之言。我自念。前后受身生死坏败。积骨过放须弥山。其血流五河。四海未足以喻。吾尚欲断是生死之根本。但此小海何足不抒。我昔供养诸佛誓愿言。令我志行勇于道决所向无难。当移须弥山竭大海水终不退。意便一心以器抒海水。精诚之感。四天王来助大意。抒水三分已二。于是海中诸神王。皆大振怖共议言。今不还其珠者非小故也。水尽泥出坏我宫室。海神便出众宝以与大意。大意不取。告言。不用是辈。但欲得我珠耳。从还我珠终不相置也。海神知其意盛便出珠还之。大意得珠过娶婆罗门女。还其本国恣意大布

施。自是以后境界无复饥寒穷乏者。四方士民皆去其旧上。繦负归仁。如是布施历载恩逮。蜎飞蚑行蠕动靡不受润。其后寿终上为帝释。或下为飞行皇帝。积累功德自致成佛。三界特尊皆由宿行。非自然也。佛告诸比丘。大意者我身是。时居士摩诃檀者今现悦头檀是。时母旃陀者今现夫人摩耶是。时欢乐无忧国王者即摩诃迦葉是。时婆罗门女者裘夷是。时女父者弥勒是。时银城中王者阿难是。时金城中王者目揵连是。时水精城中王者舍利弗是。时琉璃城中王者须陀是也。时第四天王助大意抒海水者即优陀是也。时夺其珠者即调达是也。时四城门守者即须颰磐特苏曷披拘留是。时绕四城毒蛇者即是共刹酸陀利四臣是也。阿难白佛。以何功德致四明月珠众宝随之。佛言。乃昔维卫佛时。大意尝以四宝为佛起塔。供养三尊持斋七日。是时有五百人。同时共起寺。或悬缯然灯者。或烧香散华者。或供养比丘僧者。或诵经讲道者。今皆来会(出大意经)

## 经律异相卷第四十三(估客部第三十三)



### 波利得海神璎珞上王王及夫人共以献佛第一

　　昔有贾客。名曰波利。与五百人入海求宝。时海神出掬水。问波利言。海水为多掬水为多。波利答言。掬水为多。所以者何。海水虽多无益时用。不能救彼饥渴之人。掬水虽少值彼渴者持用与之以济其命。世世受福不可訾计。海神欢喜赞言善哉。即脱身上八种香璎挍以七宝。以与波利。海神送之。安善往还到舍卫国。持此香璎上波斯匿王。具陈所由愿蒙纳受。王得香璎以为琦异。即呼诸夫人罗列前住。若最好者以香璎与之。六万夫人尽严来出。王问。末利夫人何以不出。侍人答言。今十五日持佛法斋素服不严。是以不出。王便嗔恚遣人呼曰。如今持斋不应王命。如是三反。末利夫人素服而出。在众人中明如日月。倍好于常。王意竦然加敬问曰。有何道德炳然有异。夫人白王。自念少福。禀斯女形情态垢秽。日夜山积人命促短。惧坠三途。是以月月奉佛法斋。割爱从道世世蒙福。王闻欢喜。便以香璎与之。末利夫人答言。我今持斋不应着此。可与余人。王曰。我本发意

欲与胜者。卿今最胜。又奉法斋道志殊高。是以相与。若卿不受吾将安置。夫人答言。大王勿忧。愿王屈意共到佛所。以此香璎珞奉上世尊。并采圣训。累劫之福矣。王即许焉。即敕严驾往至佛所。稽首于地却就王位。白佛言。海神香璎波利所上。六万夫人莫不贪得。末利夫人与而不取。持佛法斋心无贪欲。谨以上佛。愿垂受纳。世尊弟子执心难。直信如此。岂有福乎。唯愿世尊为受香璎。佛说偈言。

多作宝花　　结步摇绮　　广积德香
所生转好　　琦草芳华　　不逆风熏
近道闻教　　德人遍香　　虽曰是真
不如戒香(出法句譬喻经第二卷)

善求恶求采宝经饥树出所须第二

往昔阎浮。有国名波罗奈。时有萨薄。名摩诃夜移。其妇怀妊。自然仁善意性柔和。月满生男。形体端正。父母爱念。施设美膳。延请亲戚。并诸相师共相娱乐。抱儿示众为其立字。相师问言。此儿受胎有何瑞应。父言。受胎母自和善。相师名为善求。乳哺长大好积诸德慈愍众生。次后怀妊。期满生男。形体丑陋。相师问言。此儿怀妊有何感应。答言。怀儿母自弊恶。相师名曰恶求。乳哺长大好为恶事。恒生贪心怀嫉妒意。年各长大。共行入海求索宝物。各有五百侍从。涂路悬远中道乏粮。经于七日去死不远。是时善求及诸贾人。咸共诚心祷诸神祇欲济饥险。于空泽中遥见一树。枝条郁茂。便即趣之。有一泉水。善求及众悉共求哀。树神现身语之。斫去一枝所须当出。诸人欢喜。便斫一枝美饮流出。斫第二枝种种食出百味具足。咸共承接各得饱满。斫第三枝出诸妙衣种种备具。斫第四枝种种宝物悉皆具足。装驮悉满所须尽办。恶求后到。众人如前尽得充足。便自念言。今此树枝能出是种种好物。况复其根。今当伐之。足得极妙佳好物。令人伐之。善求语恶求言。我等饥乏蒙此树恩得济余命。云何而欲伐之。恶求即掘其根。善求感佩不忍见之。领众归家。伐树已竟。有五百罗刹取此恶求及众贾人悉皆啖之。财物丧失。佛告阿难。善求者今我身是。父者今净饭王是。母者今摩耶是。恶求者提婆达多是。我于往昔常与相值恒教善法。而不用之。返更以我为怨(出贤愚经第九卷)

师子有智免罗刹女第三

阎浮利地有众多贾客。共相率合入海采宝。正值回波恶风吹坏大船。复有诸人。乘弊坏船随风流迸堕罗刹界。罗刹女辈颜貌端正前迎贾客云。此间多宝。明珠无价恣意取之。我等无夫汝无妻妾。可止此

间共相娱乐。后得善风良伴归家。诸君当知。若见左。面有道者。慎莫随从。时商客中有一智者言。诸女所说此不可从。即进左道行数里。中闻一城里数千万人称怨唤呼。云何舍阎浮提就此命终。贾客前诣城下周匝观察。见城铸铁垣墙亦无门户出入处所。去城不远有尸梨师树。即往攀树见城里数千万人。遥问城里人曰。何为。称唤父母兄弟耶。城里人报曰。我等入海采致宝物为风所漂。又为罗刹女所诳闭在牢城。前有五百人渐渐取杀。今有二百五十人在。君莫呼此女谓为是人。皆是罗刹鬼耳。其人下树以语同伴。劝我还家善求方计。卿等今日意欲云何。众人答曰。卿昨夜何不重问。彼人颇有权宜方计。众人及我身得安隐归家不乎。智人即报曰。我今暮起往更问之。须女睡眠窃起上树。问城里人颇有方计。卿等诸人复及我身。得还阎浮地不耶。城里人答。我等生念欲还。此铁城便化数重不可败坏。死者日次无由得免。唯卿外人少有权宜。可得度脱还至本土。十五日清旦有一马王。从郁单曰来至此界。住高山顶。王自唤呼。谁欲还归阎浮利地。卿等若闻马声。皆往礼敬求还本乡。其人向伴具陈情状。众人报曰。今可去不。答曰。须十五日至马王。当来乃得去耳。未经数日马王便至。商客闻已往马王所。白言。我等咸欲求还本乡。愿见将接。马王告曰。卿等慧意听我所说。各欲归家还本乡者。心意专正便得归家。心不专正不得归也。此诸妇女抱男女。追逐卿后啼哭唤呼。其中诸人兴恋着心。正使在我脊上犹不得去。若能舍恩爱。正心一意无所恋着。至心捉我一毛便得归家。时诸妇女各语夫曰。诚可舍我贱身。何为捐弃儿女。先教儿女往抱父颈。啼哭唤呼。舍我等为欲何处去。心意恋著者便不得还。唯有大智师子一人。安隐还归。时罗刹妇。抱其男女往逐师子。告语村落。师子身者是我夫主。共生男女。舍我逃走不知所趣。诸人闻已问师子曰。观卿妇女。体性容貌人中英妙。儿女可愍何为舍之。师子报曰。此亦非人是罗刹鬼耳。往海渚中杀啖商贾不可称数。吾伴数百闭在铁城。唯我一人幸得免济。今此鬼女复逐我后。规欲害我恐不免济。转复前行。还至本国。鬼犹逐后到其国土。鬼往白王。我与师子共为夫妇。生此男女。后望得力非图今日永已见舍。王召师子问其情实。师子具以上事白王。王告师子。设卿不用可持与我。师子报曰。此实非人是罗刹鬼。备有愆咎后莫见怨。复语左右诸臣。斯鬼至此必有伤害。王今不信欲内深宫。如是不久王及内宫尽当灰灭。王复嗔恚语师子曰。女中姿容如天玉女。何缘复称为罗刹鬼耶。速出在外吾自观之。王将鬼女入宫一宿。明日食时宫门不开。诸臣共议。王新纳妻意相贪乐故不开耳。师子说曰。不如来议。王及夫人并诸婇女。必为罗刹所食啖尽故门不开耳。即施高梯踰墙入内。见死人骸骨满数间舍。诸臣责师子曰。正坐汝身将罗刹鬼。杀王丧国宫殿灭亡。卿欲云何。师子答曰。吾先有契后莫见怨。卿等何为复见责数。诸臣人民前白师子。王今已死更无胤嗣。唯愿师子当登王位领理人民。师子告曰。若欲举我为王者。当随我教异形同响咸皆称

善。王告诸臣。当共集兵入海攻击。杀罗刹男女无有遗在。后破铁城出其中人。土俗常法。若一人不事佛者当送山西付鬼啖之。自尔已来佛法炽盛得道无数。是故说。诸有信佛者如此众生安隐得还皆由马王。又彼国常仪。国王生子。若十若百若至无数。尽出作道诵习佛经。三藏备举。还复罢道。登陟王位。凡诸不通经籍不举则不得陟王位也(出承事胜已经)

弥莲持斋得乐蹋母烧头第四

　　昔五百贾人。一字弥莲。是最尊老也。五百人共船入海。为摩竭鱼触破其船。五百皆死。弥莲骑板得活。在鼻摩地。为防鱼故东西行走。见一小径。入见银城。树木参天。间有浴池。其城方正地周匝渠水。有四女人从城中出。端正如玉。女共迎弥莲言。甚独劳苦。多贺来到。贪欲相见久矣。当侍仁者。今是银城是仁者有也。城中幸乐树木参天。有渠水浴池戏观庐舍。城中有七宝殿。名曰罗缦。以金银水精琉璃珊瑚虎珀车磲为殿。我等四人当供给使。晚卧早起心存教敕。便可止此。不须到他面。弥莲即与四女人入城。上七宝殿上日日极意。在此城中千有余岁。后弥莲自念。是四女人不欲令我去行到他面。何等意耶。弥莲伺四女人寝卧。窃起下殿出城前行。遥见金城。树木浴池事事如前。有八女人。端正要说辞皆如前。弥莲与八女人相乐极意经数千岁。后弥莲思惟。疑是八女人。不欲令我更到他面。何等意耶。弥莲伺八女昼卧。窃起前行。遥见水精城。树木浴池事事如前。有十六女人从城出迎辞说如前。弥莲即与十六女。共乐极意经数千岁。弥莲复去乃见琉璃城。事亦如前。三十二女从城出迎。弥莲与女共乐极意经数千岁。后出城前行。遥见铁城。中了无迎者。弥莲入城门。有鬼问之。弥莲为行道。城中目见一男子。字俱引。烧铁轮走其头上。由入诸城坐不厌足。故使烧铁轮走我头上。弥莲念。罗缦殿屑末殿罗摩殿氾郁单殿。泪出言。我何事入是中耶。弥莲语灌铁城鬼言。入烧铁轮走我头上何时当脱耶。鬼报言。有人如卿来乃得脱耳。佛言。铁轮走弥莲头上。却后六十亿万岁乃得脱耳。弥莲者我身是。未求道时。愚痴沐浴着新衣脚蹋母头。是故烧头一日。八关斋四月心犹欢喜。故得四宝城金银水精琉璃。寿数千万岁。是故世间人至死不厌五欲。所思欲人。不孝父母师。车轮践之。当如弥莲矣(出弥莲经又出福报经)

优波斯纳兄妻后悔为道兄射杀弟矢反自害第五

　　罗阅只国有贾客。兄弟二人共住一处。兄求长者女欲以为妇。其女年小未任出适。兄与众贾远至他国。经历多年滞不时还。女年向大而语其弟。卿兄远行没彼不还。汝今宜可取我女。其弟答言。何有是

事。长者数说。其弟意坚未曾回转长者诈作远书。托诸贾客说兄死亡。复告之曰。卿兄已死。汝当云何。弟娶其女经历数时。女已怀妊。兄从远还。弟心怀惧逃至舍卫。如是展转到于佛前。求索出家。佛即听许。便成沙门名优波斯。奉持律行得阿罗汉。兄知忿恨。欲杀之至舍卫国。即出重募赏金五百两。应募者相将俱进。见弟坐禅欻生慈念。云何杀此比丘。吾设不杀当夺我金。欲射比丘乃中其兄。其兄怀恚愤命忽而终。受毒蛇形。生此道人户枢之中。户数开闭。撽身而死。还愿更作小形毒虫。依道人屋。从屋下堕比丘顶上。恶毒猛炽即便命终。告舍利弗。乃往过去有辟支佛。出现于世处在山林。时有猎师恒捕禽兽。施设方计望伺苟得。辟支佛惊其禽兽伺捕不得。便怀嗔恚以毒箭。射辟支佛。时辟支佛。心愍此人欲令改悔。为现神足。于时猎师心怀敬仰。恐怖自[怡-台＋責]归诚谢过。时辟支佛受其悔忏。毒攻而死。其人命终便堕地狱。既出地狱。五百世中常被毒死。至于今日得罗汉道。犹为毒虫所螫而死(出贤愚经第十卷)

萨薄然臂济诸贾客第六

　　昔阎浮提。五百贾客。共行旷野经由崄路。大山孔中极为黑闇。时诸商人迷闷愁忧。恐失财物。此处多贼而复怖畏。咸共同心。向于天地日月山海一切神祇。啼哭求哀。时萨薄。愍诸商客。告言莫怖。吾当为汝作大明照。是时萨薄即以白氎自缠两臂。苏油灌之。然用当炬。将诸商人。经于七日乃越此闇。时诸贾客感戴其恩慈敬无量。各获安隐喜不自胜。时萨薄我身是。诸贾客者今五百比丘是(出贤愚经第六卷)

萨薄欲买取五戒罗刹不能得侵第七

　　昔有萨薄。闻于外国更有异宝。欲往治生。而二国中间有罗刹难。不可得过。萨薄游行见市西门。有一道人空床上坐云卖五戒。萨薄问云五戒云何。答曰。无形直。口受心持。后得生天。见世能却罗刹鬼难。萨薄欲买。问索几钱。答金钱一千。即就授与受五戒竟。语言。卿向外国到界畔上。罗刹若来卿但语言。我是释迦五戒弟子。萨薄少时到二国中间。见罗刹。身长一丈三尺。头黄如蘘。眼如赤丁。举体鳞甲。更互开口如鱼鼓鳃。仰接飞燕蹹地没膝。口热血流。群众数千直捉萨薄。语言。我是释迦五戒弟子。罗刹闻此永不肯放。萨薄聊以两拳叉之。拳入鳞甲拔不得出。又以脚蹹头。撞拔复不出。五体没鳞甲中。唯背得动。罗刹谓言。

　　汝身及手足　　一时悉被羁
　　但当去就死　　跳踉复何为

萨薄志意犹固。语罗刹曰。

我身及手足　　一时虽被系
摄心如金石　　终不为汝㲉

罗刹又语萨薄曰。

吾是鬼中王　　为人多力膂
从来食汝辈　　不可得称数
但当去就死　　何为自宽语

萨薄冒欲骂怒。自念。此身轮回三界。未曾乞人。我今当以乞。此罗刹作一顿饱。即曰。

我此腥臊身　　久欲相去离
罗刹得我便　　悉持以布施
志求摩诃乘　　果成一切智

罗刹聪明。解萨薄语。便生愧心。放萨薄去。长跪合掌向其谢曰。

君是度人师　　三界之希有
志求摩诃乘　　成佛当不久
是故自归命　　头面礼稽首

罗刹悔过。竟送萨薄至外国。大得珍宝。又送还家。大修功德。遂成道迹(出杂譬喻经与前多同意向小异故复两存)

## 商人共鹄生子子皆得道第八

畜生及人一切四生。问曰。云何知人中有卵生。答曰。如所说。阎浮利地。多有商人入海采宝。得二鹄。随意所化失一一在。与共游戏。寝卧一室共彼合会。遂生二卵。卵渐温熟。便生二童。后大出家学道。得阿罗汉果。一名尸披罗。二名优钵尸婆罗。问曰。云何知人中有湿生。答曰。如经所说。有顶生王。尊者遮罗。尊者优婆遮。罗利女。问曰。云何知人中有化生。答曰。劫初人是也。已得圣法者不复卵生湿生。问曰。何故不复卵生湿生耶。答曰。卵生湿生畜生趣所摄(出鞞婆沙经第十四卷)

## 众贾饥渴天人指间降八味水第九

昔有导师。与五百贾人共行作贾到。大旷野绝无水浆。饥渴困极四方求索。登高远望见有树木。谓当有水。俱共驰往。至见树下。周匝生草其地清洁。咸共穿凿。时有天人遥见导师。如申臂顷来到其所。住于树上申其右手。从五指间流出八味甘美之水。而无穷尽。皆得饱满(出十卷譬喻经第三卷)

商人驱牛以赎龙女得金奉亲第十

佛住舍卫城南有大林邑。商人驱八牛。到北方俱哆国。复有一商人。共在泽中放牛。时离车捕得一龙女。穿鼻牵行。商人见之。即起慈心。问离车言。汝牵此欲作何等。答言。我欲杀啖。商人言勿杀。我与汝一牛。贸取放之捕者不肯。乃至八牛。方言。今为汝故我当放之。即取八牛放去龙女。时商人复念。此是恶人恐复追逐更还捕取。即自随逐看其所向。到一池边。龙变为人身。语商人言。天施我命今欲报恩。可共我入宫。当报天恩。商人答言。汝等龙性卒暴嗔恚无常。或能杀我。答言。前人系我。我力能杀。彼但以受布萨法故。都无杀心。何况天今施我寿命。而当加害。小住此中。我先入摒挡。是龙门边见二龙系在一处。问言。汝为何事。答言。此龙女半月中三日受斋法。我兄弟守护此龙女。不坚固为离车所得。以是故被系。唯愿天慈语令放我。此龙女若问欲食何等食者。当索阎浮提人间食。龙女摒挡已。便即呼入。坐宝床褥上。龙女白言。天今欲食何等食。答言。欲须阎浮提人间食。即下种种食。问龙女言。此人何故被系。龙女言。此有过我欲杀之。商人言。汝莫杀。不尔要当杀之。商人言。汝放彼者我当食耳。白言。不得直尔放之。当罚六月摈置人间。商人问言。汝有如是庄严用受布萨为。答言。我龙法有五事苦。何等五。生时龙。眠时龙。淫时龙。嗔时龙。一日之半三过。皮肉落地热沙煿身。复问。汝欲求何等。答言。我欲求人道中生。问我已得人身应求何等。答言。出家难得。又问。当就谁出家。答言。如来应供正遍知今在舍卫城。未脱者脱。汝可就出家。便言。我欲还归。龙女即与八饼金语言。此是龙金。足汝父母。眷属终身用不尽语言。汝合眼。即以神变持着本国。行伴先至。语其家言。入龙宫去。父母谓儿已死。眷属宗亲聚在一处悲号啼哭。时放牧者及取薪草人。见已先还语其家言。某甲来归。家人闻已即大欢喜。出迎入家已为作生会。作生会时以八饼金持与父母。此是龙金。截已更生。尽寿用之(出僧祇律第三十三卷)

贾客为罗刹所缚第十一

有一贾客主。将诸贾人入崄难处。遇罗刹鬼。以手遮之言。汝住莫动不听汝去。贾客主即以右拳击之。拳即着鬼挽不可离。复以左拳

击之。亦不可离。以右足蹴之。亦复如是。以头冲之。头即复着。鬼问言。汝今如是欲作何等。心休息未。答言虽复五事被系。心终不息。当以精进力与汝相击。鬼时念。此人胆力极大。即曰。汝精进力大必不休息。今放汝去(出大智论第十六卷)

贾客采宝救将死人第十二

有贾客主。名为吉利。入海取大珍宝。安隐而出。凡有八十亿摩尼珠。一一皆直百亿两金。以多宝物与一乞人。不入其家复还至海。采取珍宝。入海之后倍得宝物。经八十岁还到本国。欲入城时见犯罪人。杀者执缚打恶声鼓。街巷唱令将至杀处。加以刑戮。时应死者逢见吉利。作是言。贾客主。救我死罪。施我寿命。是大檀越贤善好人。吉利闻已语应死者。咄人。我今施汝无畏。救汝死罪。即至杀者所。人人皆与之摩尼珠价直一亿两金。汝今小住待。我今者至王边还。尔时吉利疾至王所。白言。大王。我欲以好珍宝买此人命。王答。吉利。是人罪不可恕不可得买若必欲买。汝所有物尽以与我。并自代死乃可得脱。吉利欢喜。我得大利得满所愿。能救此人得称我意。即以居家所有财物及于大海所得珍宝。无量千亿金银宝物。皆送与王白大王言。可放此人。我所有物尽现在此。语杀者言。将吉利杀。即缚吉利将至杀处。右手举刀欲斫吉利。手直不下。惊怪恐怖即以告王。自看。王闻此语。即自执刀欲杀吉利。举刀两手落地得大衰恼发声而死。时吉利即我身是。时王者调达是(出菩萨藏经下卷)

二贾客采宝贪者没命廉者安全第十三

昔无数阿僧祇劫前。有两部贾客各五百人。在波罗奈。撰合资财严船渡海。解系张帆乘风径往。即至宝渚。上妙婇女无物不有。一部贾客主曰。我等以资财故勤苦至此。当住自娱。第二萨薄言。此间虽饶众宝不当久住。时有天女慈愍此辈。便于空中语众人曰。此间虽乐不足久住。却后七日此地当没。语讫化去。复有魔女欲使贾客于此没尽。空中告曰。卿等不须严驾还去。此地无水设当有水。此之众宝众女五乐何由而有。前天所说皆是虚妄。说已化去。第一萨薄敕其部众。卿等勿去莫信前天。第二萨薄还告其众。卿等莫贪速装治船。前天所说至诚不虚。水不至者于此自娱然后徐归。若水审来治严已去。佛语舍利弗。却后七日如前天言。水满其地。第二萨薄将其部众即得上船。第一萨薄先不治严。水至之日便着铠仗共相挌战。第二萨薄于船上以鍦牟鍦第一萨薄脚。彻过即便命终。佛语舍利弗。汝知第一萨薄者不则提婆达兜是。第二萨薄者则我身是。时第一贾客众五百人者则今提婆达兜五百弟子是。时第二贾客五百众者则今五百罗汉是。时第一天女则舍利弗是。时第二天女则今名满月比丘婆罗门弟子是(出

兴起行经上卷)

贾人害侣独取珍宝大哀杀此凶人第十四

定光佛时。有五百贾人入海求宝。有异心者念言。我今悉害贾人独取珍宝。时阎浮提有大导师。名曰大哀。时寐梦中海神语之。贾众之中有一贼。欲杀五百伴独取宝物。假令事逮堕坠地狱中。今仁导师当行权变。令贾人不死贼不获罪。导师思惟七日。无余方便。唯当杀此凶人耳。语众贾者必皆兴怒当共杀之。俱堕恶趣。设我独杀。我当受罪。吾宁自忍百千劫苦。不令贾人普被危害。复令一贼堕地狱中。先为说法。令心欣然踊跃卧寐。佛言。大哀导师犹众贾人兴于大哀以权方便害此一贼。命终之后生第十二光音天上。时大哀者则吾身也。以斯方便超千劫生死。同船五百贾客。斯贤劫中五百佛兴者是(出慧上菩萨经一卷)

五百贾人值摩竭鱼称佛获免第十五

昔有五百贾客。乘船入海。值摩竭鱼出头张口欲食众生。时日少风而船去如箭。萨薄主语众人言。船去太疾可舍帆。如言舍下。船去转駃不可得止。萨薄主问楼上人言。汝见何等。我见上有两日出。下有白山。中有黑山。萨薄主惊言。此是大鱼当奈何哉。我与汝等今遭困厄。入此鱼腹无有活理。汝等各随所事一心求之。于是众人各随所奉。一心归命求脱此厄。所求逾笃船去逾疾。须臾不止当入鱼口。于是萨薄主告诸人言。我有大神号名为佛。汝等各舍本所奉神一心称之。时五百人俱发大声称南无佛。鱼闻佛名。自思惟言。今日世间乃复有佛。我当何忍伤害众生。即便闭口。水皆倒流转得远鱼。五百贾人善心生。皆得解脱(出杂譬喻经第六卷)

贾人为友逼饮酒犯戒父母摈出远国尚为鬼所畏第十六

有一县人。皆奉行五戒十善。县界无酿酒者。中有大姓家子。欲远贾贩。临途父母语曰。汝勤持五戒奉行十善。慎莫饮酒犯佛重戒。行到他国见故同学。欢喜归家出蒲陶酒欲共饮之。辞曰。吾国奉佛戒无敢犯者。且辞亲近父母又戒相别久会同心虽喜悦。不宜使吾犯戒违亲教也。主人言。吾与卿同师恩则兄弟。吾亲则是子亲。父母相饮岂可违之。若吾在卿家必从子亲。事不获已乃从饮之。事讫还家具白于亲。父母报言。汝违吾教加复犯戒。乱法之渐非孝子也。无得说之。便以所得物逐令出国。子以犯戒为亲所驱。乃到他国住客舍家。主人事三鬼神。能作人形。对人饮食与人语言。事之积年居财空尽。而家

疾病死丧不绝。私共论之。鬼知人意。鬼共议言。此人财产空讫。正为吾等未曾有益。今相厌患。宜求珍宝以与之。便行盗他国王库藏好宝积置园中。报言。汝事吾历年勤苦甚久。今欲福汝使得饶富。主人言。受大神恩。鬼曰。汝园中有金银可往取之。主人欣然。入园见物负摙归舍。辞谢受恩。明日欲设饭食。愿屈顾下。施设皆办。鬼神诣门。见舍卫国人在主人舍。便奔走而去。主人追呼。既已顾下。委去何为。神曰。卿舍尊客吾焉得前。重复惊走。主人思惟。吾宅之中无有异人。正有此人耳。即出言语恭设已竟。因问之曰。卿有何功德吾所事神畏子而走。客具说佛功德五戒十善。实犯酒戒为亲所逐。尚余四戒故为天神所护。卿神不敢当之。主人语言。欲奉持五戒。因从客受三自归五戒。一心精进不敢懈怠。问佛在处可得见不。客曰。在舍卫国给孤独园。主人一心到彼经历一亭。中有一女。正是啖人鬼妇。行路迴远时日逼暮。从女寄宿。女即报言。慎勿留此。宜急前去。男子问曰。用何等故将有意乎。女人报言。吾已语卿用复问为。男子自念。前舍卫国人完佛四戒我神尚为畏之。我已受三归五戒。心不懈怠。何畏惧乎。遂自留宿。时啖人鬼见护戒威神去亭四十里。一宿不归。明日进见鬼所啖人骨骸狼藉。心怖而悔退。自思惟。我在本国衣食足用。空为此人所化。言佛在舍卫国。未睹奇妙乃见骸骨纵横。不如携此女人将归本土共居如故。即时回还。因从女人复求留宿。女人谓男子。何复还耶。答曰。行计不成故回还耳。复寄一宿。女言卿死矣。吾夫是啖人鬼。方来不久。卿急去此。男子不信遂止不去。便迷惑淫意复生。不复信佛三归五戒。天神即去鬼得来还。女人恐鬼食此男子。藏之瓮中。鬼闻人气谓妇言。尔得肉耶。吾欲瞰之。妇言。我不行何从得肉。妇问鬼。卿昨何以不归。鬼言。坐汝所为而舍宿尊客。令吾被逐。瓮中男子踊益恐怖。不复识三自归。妇言。何以不得肉乎。鬼言。正为汝舍佛弟子。天神逐我出四十里外。露宿震怖于今不安故不得肉。妇因问夫。佛戒云何。鬼言。我大饥极急以肉来不须问此。此是无上正真之戒。非吾所敢说也。妇言。为说之。我当与卿肉。鬼类贪残食欲食无止。妇迫问之。因便为说三归五戒。鬼初说一戒时妇辄受之。至第五戒心执口诵。男子于瓮中识五戒随受之。天帝释知此二人心自归佛。即遣善神五十人拥护两人。鬼遂走去。到明日。妇问男子。怖乎。答曰大怖。蒙仁者恩。心悟识佛。妇言男子。昨何以回还。答曰。吾见新久死人骸骨纵横恐畏故还耳。妇言。骨是吾所弃者也。吾本良家之女。为鬼所略取吾作妻。悲穷无计。今蒙仁恩。得闻佛戒离于此鬼。又言。贤者欲到何所。男子报言。吾欲到舍卫国见佛。妇曰善哉。吾随贤者见佛。便俱前行逢四百九十八人。因相问讯。诸贤者从何所来欲到何所。答曰。吾等从佛所来。问言。卿等已得见佛何为复去。报言。佛口说经意中罔罔故尚不解令还本国。两贤者具说本末。以鬼畏戒高行之人。意乃开解俱还见佛。佛遥见之则笑。口中五色光出。阿难长跪。佛不妄笑将有所说。佛语阿难。汝

见是四百九十八人还不。此诸人等今得其本师。来见佛者皆当得道。时五百人来至佛所一心听经。心开意解皆作沙门。得阿罗汉道。然此二人是四百九十八人前世之师也。人求道要。当得其本师及其善友。尔乃解耳(出戒消灾经)

## 经律异相卷第四十四(男庶人部第三十四)



### 飚陀以化城请佛及见佛欲灭化不能第一

王舍城中。有一幻士。名曰飚陀(梁言仁贤)。明解经典晓了伎术所作巧黠多能喜悦名闻高远。摩竭人民皆所不及。国内大小从其受学。飚陀遇睹世尊身色严妙。念欲相试。便示请佛。设知我意当不受请。若不知者必受无疑。佛知其意意欲度之。默然而受。飚陀谓。佛无通慧不见我意。入王舍城。于净处化作讲堂。悬缯华盖。一一树下。为诸比丘铺师子座。于讲堂中。特为如来设师子座。高四丈九尺。作百味之馔。时四天王及天帝释。与三万二千天人谓仁贤曰。真得善利。乃请如来讲堂供养。吾助给所乏。即化作馆殿如忉利宫。佛与菩萨及诸比丘往其讲堂。见佛坐已所造之座。帝释亦见如来坐其所造庄严之座。仁贤听佛所说。蠲除自大投首佛足。白佛言。唯愿如来原我罪过。欲没其所化。佛令不变。复为说一切诸法皆如幻化(出幻士仁贤经)

## 阿难邠坻井出珍宝第二

阿难邠坻。在儿连山下居。大富珍宝。四远贾客举贷。乞丐者往无不得。时有五百贾客。行海船坏珍宝皆没。死者不少或依板得活。咸诣阿难邠坻。主人设食。主人汲井得宝箧簏。各有题疏其姓字。贾客食讫皆悲。主人问故。答言。我等伴侣五百人。共行海中船舶翻没。死者不少。挟持小板劣得生活。亡失珍宝悲念伴侣耳。属睹井中所得宝箧。皆是我许不知那尔。主人言。卿曹行治生贾贩。若至心者不失也。但不至心故失耳。我从无数劫以来。未尝不至心初不欺侵。诸失宝者皆趣我井。卿曹各自案姓字取去(出譬喻经)

## 贤直窃珠不款获赐第三

昔人名贤直。曾三预八关闻读经言。天眼不瞬诵念不忘。然此贤直。善偷他物眼前不觉。国王失珠。召臣量议。臣答王言。闻有贤直极能作偷。王敕录来考问望得其言不偷。王既有道何由狂人。又召诸臣共议。有臣言曰。当作方便令其首伏。当重枷锁载市唱令杀之。与酒令醉然后脱锁举置堂上妓女作乐。王敕伎女。贤直醉问。汝可答言。此是天堂我是天女。应为侍侧。君前身时偷国王珠故得生此。王便依之。贤直闻已默念而去。我闻经言。天眼不瞬此女悉瞬。且我偷珠应入地狱。将非国王张我令首。即便发言。我得生天由不偷珠。妓女报王。道贤直言。王便大笑。小子定不偷我珠也。即放令去。重赐金宝。此实偷珠。诵念一偈免罪得赐(出杂譬喻经也)

## 慈罗放鳖后遇大水还济其命第四

昔有一人名慈罗。见人卖鳖心中怜之。向鳖啼泣。卖鳖者言。汝何故向鳖啼乎。慈罗答言。我不忍见之。穷卖鳖者大笑。汝痴狂耳。答言。我念此鳖从君请买。主言。鳖直百万。慈罗便将之归家。倾举子息得八十万。慈罗言。我钱尽此假求无处。卖鳖者言。汝钱既尽可为作田以毕钱直。慈罗言诺。以车载鳖投着池中。鳖便能言语。方有大水君当上树相呼。后日洪水大起人民死尽。慈罗上树呼鳖。鳖便来至。慈罗坐鳖背上。前去数里。见一女人在流槎上沮息欲死。便向慈罗乞丐求载。慈罗启鳖。此人可怜乞得载之。鳖言。往便复载之。前行十里。见卖鳖子流被槎上。从慈罗欲求载之。鳖言我已重。恐必疲极不能自度。慎勿载之。慈罗言。可哀今是非当载之。慈罗复载之。前行数十里。见数升蛾流被槎上。慈罗复报鳖载之。前至那竭国。女子便以金谢慈罗。卖鳖人言。此鳖本是我卖之。汝今得金当持还我。慈罗不与。卖鳖子便到那竭国王所云。慈罗偷人妇将之贩。今持金银

来在此国中。那竭国王即召慈罗使吏斩之。吏上言其事欲下笔书。蛾辄缘笔不成字。王闻之便问慈罗。汝有何功德乎。慈罗具答。王诛卖鳖者(出阿难现变经)

千那佣画得金设会为妇所讼第五

　　大月氏弗迦罗城。有一画师。名曰千那。往来东方多刹施罗国。客画经十二年。得三十两金持还本国。遇见众僧信心清净。即问维那。此众几物得作一日食。答曰。可用三十两金。画师并付维那。乞营一食。我明日当来。空手归家。妇问。十二年作得何等物。答曰。得三十两金。已种福田。付僧设会。妇缚夫以送付官。具陈上事。官问。不给妇儿而以乞他。画师答曰。我先世无福贫穷常辛苦。遭遇众僧是良福田。若复不种善后世复贫。贫苦相续无得脱时。是故并施众僧。其断事人是优婆塞。即脱璎珞及所乘马并聚落以施画师。谓之曰。汝施众僧。众僧未食。是为谷子未种而牙已生。而大果在后(出大智论第十一卷)

神识还摩娑故身之骨第六

　　昔有人。死后魂神还摩娑其故骨边。人问之。汝已死。何故为复用摩娑枯骨为。神言。此是我故身。不杀生不盗窃不他淫不两舌恶骂妄言绮语不嫉妒不嗔恚不痴。死后得生天上。所愿自然快乐无极。是故爱重之也(出旧杂譬喻经下卷)

木巧师与画师相诳第七

　　昔北天竺。有一巧师。作一木女。端正无双衣带严饰世女无异。亦来亦去能行酒看客。唯不能语耳。时南天竺有一画师。亦善能画。巧师闻之。作好饮食即请画师。便使木女行酒擎食。从旦至夜。画师不知谓是真女。欲心极盛念之不忘。时日已暮。木师入宿。留画师住。以此木女立侍其侧。便语客言。故留此女可共宿也。主人已入。木女立在灯边。客即呼之。而女不来。客便前牵之。乃知是木。便自惭愧。主人诳我。我当报之。于是画师复作方便。即于壁上画作己像。所著被服与身不异。以绳系颈状似绞死画作绳像着其口喙。作已闭户自入床下。天明主人出见户未开。即向中观。唯见壁上绞死客像。主人大怖便谓实死。即破户入以刀断绳。于是画师从床下出。木师大羞。画师即言。汝能诳我。我能诳汝。客主情毕不相负也。二人信知狂惑。各舍亲爱出家修道(出杂譬喻经第四卷)

## 医治王病差获王报殊常第八

有一国王。身得重病。十二年不差。一切大医无能治者。时边方小国摄属大王。有一医师善能治病。王即招来令治己疾。未久之间即蒙除降。王便念欲报此师恩。属遣使者宣令彼国。此师见差宜应偿赉。象马车乘牛羊田宅青衣直人严饰之具皆给与之。彼小国王奉宣上命。师在王边无有语者。师便思惟。我治王病大有功夫。未知王当报我与不。复经数日王转平复。其师请辞欲还本国。王便听之。给一羸马乘具亦弊。师大笑恨我治王病。大有功夫。而王不识恩分。不相料理。令我空去。随道愁叹以为永恨。适至本国见有群象。问象子曰。此谁家象。象子答曰。此是某甲师象。复问象子曰。某甲师何从得此象子。答曰。某甲师治大王病差。功报所得也。小复前行。见有群马牛羊。问曰。此谁家物。羊子答曰。某甲师许。小复前行。见其本舍高堂重阁殊异本宅。问门人曰。此是谁舍。门人答曰。此是某甲师舍。便入其合内。见其妇形色丰悦身服宝衣。怪而问曰。此谁夫人。直人答言。此是某甲师夫人。从见象马。及入舍内。皆知是治王病功报所得。便自追恨本。治王病功夫少(出杂譬喻经第四卷)

## 破斋犹得生天第九

昔有迦罗越。兴设大坛请佛及僧。时有一人卖酪。主人留食。劝令持斋听经。至暝乃归。妇语之言。我朝来不食相待至今。败坏夫斋。半斋之福犹生天上七世。生人间常得自然。一日持斋六十万岁自然之粮。又有五福。一者少病。二者身意安隐。三者少淫。四者少睡卧。五者命终之后神得生天常识宿命(出诸经中要事)

## 耕夫施僧一诃梨勒果后生为两国太子第十

昔有一人在田耕莳。日已垂中。家饷未至。道人失路至其田所。从乞中食。耕人曰诺。小愿须留。家饷迟晚。道人曰。食既不至仍欲漱口。耕人解其衣带一诃梨勒果以与。道人即受而食。又有一钱以嚫道人。道人曰。若心可感无以相报。欲授五戒。君能受不。答曰。弟子在俗五戒难全。但受不杀。耕人命尽生国王家。皇后导从到流水边。歌舞作乐抱儿临水。失手堕水鱼即吞之。在腹七日不饥不渴。随流下逝遂千余里。入下国界人捕得鱼于市货易。时下国主遣人市鱼。将还城内用刀治鱼。儿在腹中唱曰。徐徐勿伤我也。即破鱼肠见一小儿。端正无双举国欢喜。上国主闻之曰。此必我儿。遣信索之。下国主答。鱼腹中得天所赐。我不肯与之。二国共诤遂彻大国。大王判云。若上国不生此儿堕水下国何由而得。若下国不得此儿。上国何处

求觅。此两有缘。汝二国。中间可作宫殿共安此儿。号曰两国太子。即从此旨在于其中。依太子仪法。佛语弟子。昔日耕人。一果一钱布施道人。便得两国太子(出杂譬喻经)

供养沙门心有善恶获报不同第十一

　　昔有跛脚道人。持戒乞食遇至一家。信大法久见其患脚。心悲愍一年供养。道人辞去。主人言曰。愿数垂顾。分离之际客主悲泪。道人去后。主人发床唯见金宝。因此至富。邻比一家见其大富。问何因缘。其人实答。邻人恶念希觅珍宝。便觅一跛人欲供养之。遍求无有。会一道人身体完具。缚还折脚供养少时。强驱令去。去后发床。恶心所感。毒蛇蜂蝎来螫合家。现世恶报后入地狱。得珍宝者其心贞吉。被螫毒者其心不仁(出杂譬喻经也)

舅甥共盗甥黠慧后得王女为妻第十二

　　过去时姊弟二人。姊有一子。与舅俱给官府。织金缕锦及绫罗縠珍妙异衣藏中绮宝。即共议言。吾织作勤苦不懈。知诸藏物好丑多少。宁可共取用解贫乏乎。夜凿地为孔穿盗取物。明监藏者觉物减少。以事启王。王诏勿广宣之。令盗者谓王多事不能觉察。至于后日必复重来。且严警守得者收捉无令放逸。藏监受语。即加守备。其人久久果重来盗。外甥教舅。年尊体羸力少。若为守者所得不能自脱。更从地穴却行而入。如令见得。我力强盛当济免舅。舅这入穴为守者所执。执者唤呼。甥畏人识。截取舅头而去。晨晓藏监具以启闻。王又诏曰。舆出其尸置四交露。其有对哭取死尸者则知是贼。如是积日。有远方贾客来。人马塞路奔突猥逼。其人载两车薪置其尸上。具以启王。王诏。若有烧者收缚送来。外甥将教童竖执炬舞戏。人众总集以火投薪。炽然而盛。守者不觉。具以启王。王又诏曰。更增守者。严伺其骨。甥又酿纯酒。特令浓厚。诣守备。者微而沽之。守者连昔饥渴。见酒共饮。饮酒过多皆共醉寐。因以酒瓶受骨。而去。守者不觉。明复启王。王又诏曰。前后警守竟不级获。斯贼狡黠更当设谋。王即出女庄严璎珞珠玑宝饰。安立房室于大水傍。众人侍卫伺察非妄。必有利色来趣女者。素教诫女得抱捉唤人收执。他日异夜甥寻窃来。因水放株令从流下。唱叫犇隐。守者惊趣谓有异人。但见株机。如是连昔数数不变。守者睡眠。甥即乘株到女室。女则执衣。甥告女曰。可捉我臂。甥预持死人臂以授与。女便放衣捉臂大叫。守者觉甥得脱走。明具启王。王又诏曰。此人方便独百无双。久捕不得。当奈之何。女即怀妊。十月生男。大端正。使乳母抱行周遍国中。有人呜嗽者便缚送来。抱儿终日。甥为饼师住饼炉下。小儿饥啼。乳母抱儿趣饼炉下。市饼哺儿。甥见呜儿。即以还白王曰。儿行终日无来

近者。饥过饼炉。卖饼者授饼乃鸣。王又诏曰。何不缚之。乳母答曰。小儿饥啼饼师授饼而鸣之不应是贼。王使乳母更抱儿出及诸伺候。见近儿者便缚将来。甥沽美酒。呼请乳母及伺者就于酒家劝酒。大醉眠卧便盗儿去。醒悟失儿。具以启王。王又诏曰。卿等顽騃贪嗜狂水既不得贼复亡失儿。甥时得儿抱至他国。前见国王。占谢答对引经说义。王大欢喜。辄赐禄位以为大臣。而谓之曰。吾之一国智慧方便无逮卿者。欲以臣女若吾女当以相配自恣所欲。对曰不敢。若王见哀欲索某国王女。王曰善哉。从所志愿。王以之为子。遣使者往求彼王女。王即可之。王续念言。或是盗魅前后狡猾。即遣使者。欲迎吾女。遣其太子五百骑乘皆使严整。甥怀恐惧。恐到彼国。王必执之。便启其王。若王见遣。当令人马五百骑具衣服鞍勒一无差异。乃可迎妇。王然言。即往迎妇。王令女饮食待客。二百五十骑在前。二百五十骑在后。甥在其中跨马不下。女父自出入骑中。执甥曰。尔为是非前后方便捕不可得。为是尔非。稽首答曰。是也。王曰。卿之聪哲天下无双。随卿所愿以女配之得为夫妇。外甥吾是。女父王者舍利弗是。舅者调达是。国王父输头檀是。母摩耶是。妇拘夷是。子罗云是(出生经第一卷)

罗阅国男子与耆阇崛国女人宿世有缘第十三

　　昔有耆阇崛国。有一少女。姿形美妙才智绝伦。性情宽和初不嗔怒。家门九族及诸疏近莫不爱敬。诸国冰索有百千人。竟未成嫁。时罗阅国一少男。天姿英秀心意高迈。国中百姓莫不畏敬。虽有妓妾夫人初不幸近。每念。耆阇崛国有女。本是我对。未及至耳。即日。满堂皆是势利所得非我偶也。一时遣逐肃然都尽。乃乘白象从仆二人往造彼国。经山涉草行千万里。五年方至。女处深宫无故心动。因出逍遥。试窥外合。忽见此男。且悲且喜不可抑忍。此是吾夫。前后见求非我宿匹。便自亲着夫情依依。女之父母忧恼无计云。养女长大不悟如此。急加防录不得通问。女子懊恼不知何计。男子悲惶同怀愁悯。于是女子精苦斋戒昼夜行道。弃散资财施佛及僧。心劳形枯经涉五载。音问不达彼此怀情。竟无所感。乃以四月八日。亲自束身往到佛塔。烧香礼拜发此志愿。割刻肌肉供养世尊。不敢自惜。唯愿此志一得申果。佛令比丘尼为其作缘。便得和偶。佛告阿难。所以者何。皆从阿僧衹劫已来。久结愿约故得尔耳(出情离有罪经)

夫妇约不先语见偷取物夫能不言第十四

　　昔有夫妇。共食三[麩-夫+并]。人各一枚。余一欲破分。妇言。莫分。与君共赌。各自不语。先语者失。后语者得。于是闭口至于中夜。窦土偷入。见其二人坐而不语。谓是大怖不敢作声。收斂其物担

将出户。妇大唤曰。汝是丈夫那置物去。夫言。我胜我胜。今得大[麸-夫＋并]。众人责笑谓大颠痴(出百句譬喻经第二卷)

妇人鼻丑夫割他好者以易之第十五

昔有一人。见他妇鼻端正。心自念言。我妇面貌第一。唯恨鼻丑。今取此鼻代我妇鼻。即引女屏处。割鼻将还。又割其妇鼻安此女鼻。彼此失鼻两不相着。众人怪骂真大痴狂(出百句譬喻经第一卷)

赁人善解鸟语第十六

昔有一极贫人。善晓鸟语。为贾客赁担。过水边饮。乌鸣。贾客怖。作人反笑。到家问言。我在彼饮。时闻乌鸣。我大怖而君反笑何耶。答曰。乌向语我。贾人身上有好白珠。汝可杀之取珠。我欲食其肉。是故我笑耳。曰汝何不杀也。答曰。我坐前世贪人财物故贫为赁担。若复杀人取物后世受苦。何时当已。我今至死不为此事(出譬喻经)

溺人凭凤获全附鸬鹚殒命第十七

大水卒淹。有命之类依丘避之。复垂欲没。忽有凤凰。到智者所依附其翅。遂上高原免水厄。余未去者。忽见鸬鹚便托其羽。而此鸬鹚遂入深水。一时溺丧(出杂譬喻经)

有人买智慧得免大罪第十八

昔有一人。贫穷无用。治生入海采宝还国。遇善知识言。我素贫穷今得此物。足以自谐。若母不可。我意当舍母居去。若妇不可。我意我当更索。知识答曰。近此间大智慧人满城中。可往就买智慧。不过千两金。自当语卿智慧之法。其人如其言。入事佛聚落。具以问人。答曰。夫所疑事。前行七步却行七步。如是至三智慧自生。其人夜归家。见母伴妇眠。谓是他男。拔刀欲杀。意中不掩。然大灯火遥照思惟。朝买智慧。如是前却三反。母便觉悟。此人叹言。真为智慧。何但堪千两金。即复与三千两金(出十卷譬喻经第四卷)

有人张鬼免害第十九

昔有一人行于山中。逢一啖人鬼。撮欲食之。其人求哀。假令须臾请问一事。却乃见啖为不恨也。鬼信其人谓是诚事。听其所欲。即

问鬼言。何故面白脚膝腹白。其余处尽黑。鬼即答言。我之为物性恶日精。背日得行不得向日。以是故尔。其人向日而走。鬼但空恨不能得也(出十卷譬喻经第四卷)

有人为两妇所恶以至于死第二十

昔有一人于两业。有二妇适诣小妇。小妇语言。我年少。婿年老。我不乐住。可往大妇处作居。其婿拔去白发。适至大妇处。大妇语言。我年老头已白。婿头黑宜去。于是拔黑作白。如是不止。头遂秃尽。二妇恶之。便各舍去。坐愁致死。过去世时作寺中狗。水东一寺水西一寺。闻揵搥鸣狗便往得食。后日二寺同时鸣磬。狗浮水欲渡。适欲至西复恐东寺食好。向东复恐西寺食好。如是犹豫溺死水中(出十卷譬喻经)

有人远求仙水主人恶心使登树得仙第二十一

昔有一人。闻外国有仙水入中得仙。便向外国寄他宿止。主人问客。君欲何去。答曰学仙。主人怀恶。语客言曰。我有仙树。君能与我一年苦作。便与君仙何烦远去。客言甚善。一年苦作恒无愠色。一年既满。其主人公本心相欺。既无仙树。将至山中指临岩树云是仙树。君上其头。我唤若飞应声飞掷。客人心至。即于此树飞腾虚空。遂得仙道。主人公见我令其死。何悟得仙。深重此树情言是圣。复经少时。父子相与共到树下。让父先上。儿便唤言阿耶可飞。父即欲飞。堕岩石上。身体粉碎(出杂譬喻经)

有人使鬼得富后害其儿第二十二

昔有一人。于市卖毗耶鬼。欲买鬼者问索几许。鬼主言。二百两金。曰。此鬼有何奇异。乃索尔所金耶。曰。此鬼其功无物不为。计一日作当百人。唯有一病。宜先防护之。问为何等病。曰。此鬼欲使作时。昼夜使之。莫令停息。若无作者便还害主。主人顾金将归。令作田种。作田种竟便使木作。木作竟复使治地。作屋舂磨炊爨初不宁息。数年之中乃致大富。主人有事当行作客。忘不处分而鬼复欲作无有次第。取主人儿内釜中然火煮之。比主人还子已烂熟。伤切懊恼知复何言(出譬喻经)

有人富王责条疏已用物王乃觉悟第二十三

昔有富人。王令条物。其即疏。某年用若干千万造佛。用若干作

斋会经书。又以若干供恤贫老。今现有八十九千万。以疏呈王。王大嗔怒问。汝现物忽条已用。富人答曰。已用者最为宝藏。资人神明是以奉呈。未用之财五家共有。非独臣许。是敢条疏。王便觉悟。功德可恃(出譬喻经)

有人为罪王令割肉五斤第二十四

　　昔有一人犯罪于王。王大嗔忿。使人割其背膂五斤肉。置之下屋。此人痛苦叫唤彻王。王问何意不分。答曰。实非我罪。王思愧之。敕以一百斤肉乞。其犹故呻唤。王曰。顿补百斤云何大唤。诸臣答言。不见此法。与千斤何益其痛。若人一儿已死。他人以百与之。此人能不念其儿不(出百句譬喻经第三卷)

有二人共誓以胎中儿共为婚姻第二十五

　　有二人共为知识。妇各怀妊。便相誓约。若生有男女共为婚姻。别后一家生男一家生女。男父早死长大未娶。行卖杂物偶至女家。女家公问子从何来。居止所在父母姓字。男具以答。公闻大惊。乃语男曰。卿父在时与我胎婚。我常相求不相知。处女未敢嫁。男言。我都不知女。公曰。卿问亲近。男还问乳母信然。男到女家。道见沟水流。入一髑髅中无有满时。儿恐前行复见树果熟。欲取啖之。果便言。取我取我。儿大怖懅疾走躄地。前到女家。狗逆长跪咶其两足。狗腹中子哮呼来前。欲伤啮之。便复顿地久乃苏息。女公来出儿具陈说。公甚怪之入语其女。女答公曰道见沟水流入髑髅无有满时者。后世当有敛取天下财物珍宝。供给一人无有满足。见树果熟欲取啖之。而果言取我取我者。后世之人自求大女。而小女言。何不索我何不索我。狗逆长跪咶其两足。狗腹中子哮呼来前欲啮之者。后世之人相与言语。口如脂膏心如锥刀。口相饱满内相谋图。皆为后世不为今也。即嫁女与男。遂其本志(出十卷譬喻经第八卷)

大姓二儿大子失财被念小子得财获罪第二十六

　　昔大姓有两儿。各以二百万与行贾。大子尽用樗蒲。衣被败坏还以启父。父言。得汝而已。用财何为。为作衣被饮食。善安慰之。小子来归启父。得二百万利。父曰。取疏来。与共校计不合数千。便缚捶之。如是三行。收利六百万。还辄得捶。大子三行失六百万。止他国不归。与无赖人相随。语彼人言。我父有金银白珠各一�。在大床头。汝归白父道。我不愚失财物。未敢还。汝得便杀我父取物将来。可得共用。此人至其家与父相见。述其儿言。父闻啼泣曰。用物财

为。我子何不来。食息悲咽。客言。君子不孝用钱作恶。一时都尽。令我来杀君取君金银。我见君念子待遇我厚。令我心感。父言。小子尚痴便使迎之。谓子。汝去钱早归。何因作痴语。更作衣被与之。师曰。小子偿债。大子索债(出十卷譬喻经第六卷)

三人共施僧一钱后身获自然之金第二十七

昔有三人共贾行。各分得五百万余。有一钱欲与一人。则为不平。欲破分之。事为不然。时沙门分卫。三人共言布施沙门各言大佳。手共持与。沙门咒愿。令汝今世后世并得其福。共生罗阅国中各得豪富。一人主山中采金。一人主耕田取金。一人主水中汲取金。为受前世布施之福。国王闻之。念我国人物皆我许。便将人兵诣山采之。金化作石。复至一家地。耕取金。金化为土。复至一家井中汲取金。金化作瓦。都不能得。王问佛言。此三人金计为我许。往取皆化不得是金。此人前世有何功德今致此福。佛具言之。非是王物。王不应取(出杂譬喻经第三卷)

贫人供僧报致富第二十八

昔有贫家供养道人。一年便去。用一铜瓶乞主人言。此瓶是神打。此瓶口所索皆得。莫请国王。别后打瓶。家遂巨富。忘道人嘱。遂请国王。王问富因。实而答王。王即夺瓶。家转穷弊。方忆道人四出觅见。依实白言。道人曰。故须此瓶。乞君一堰盛以林石。赍诣王门求索瓶也。直到王门高声索瓶。王闻大怒。遣数十人欲来捉之。开出林石风吹横空。王使人身为此木石打破头頟顷出千人。风势所破死尸塞门。王大怖悸。求还其瓶。其人得瓶。家复大富。广作功德。死得生天(出杂譬喻经)

贫人得伏藏为王所治第二十九

佛与阿难入王舍城。时天大雨。水沃伏藏出诸宝物。佛言毒蛇。阿难云恶毒蛇。山下有刈麦人闻之念言。我未曾见沙门毒蛇。即往见物。以车与衣囊取着家内。现富贵相新作大舍。有嫉妒人白王。先有贫穷贱人卒见富相。是人必当得大宝藏。王即唤问。答言不得。即敕考治。是人忆佛与阿难名之为恶毒蛇也。谁得宝藏不语。一心念佛。王者作如是言。佛言毒蛇。阿难言恶毒蛇。王即唤问。是人答言。大王。若施无畏者我当说实。王许。其具陈上事。今于我身能作何等。必啖我命。王赏金钱五百。能于急中说于佛语及阿难语(出十诵律三诵第三卷)

## 贫人买斧不识是宝第三十

昔有贫寒孤独老公。家无自业。遇市一斧。是众宝之英。而不识之。持斫株卖之以供微命。用斧欲尽。会见外国治生大贾客。名曰萨薄。见斧识之。便问老公。卖此斧不。老公言。我仰此斧活不卖。萨薄复言。与公绢百匹何以不卖。公不应和。萨薄复言。与公二百匹。公便怅然不乐。萨薄复言。嫌少当益。公何以不乐。与五百匹。公便大哭。萨薄复云。绢少当益。何以啼哭。公言。我不恨绢少恨我愚痴。此斧本长尺半。破地以尽余有五寸。犹得五百匹绢。以为恨耳。萨薄复言。勿有遗恨。今与公千匹绢。即便破劵持去。薪火烧之尽成贵宝(出诸经中要事)

## 贫老夫妻三时懈怠第三十一

世尊晨朝入舍卫城。尊者阿难从。有二老夫妇。年耆根熟偻背如钩。诣里巷头烧粪扫处。俱蹲向火犹如老鹄。欲心相视。佛告阿难。见彼夫妇不。阿难曰。如是。佛曰。此二老夫妇。若于年少盛壮之时。勤求财物者得为舍卫城中第一富者。若出家学道精勤修习者得阿罗汉。于第二分盛壮之时。若勤求财物得为舍卫城中第二富者。若出家学道者得阿那含果。中年之时若勤求财物。得为舍卫城中第三富者。若出家学道得斯陀含果。乃于今日年耆根熟。无有钱财无有方便。不复堪能。苦觅钱财。亦不能得胜过人法。复为说偈言。

不修梵行故　　不得年少财
思惟古昔事　　眠地如曲弓
不修于梵行　　不得年少财
犹如老鹄鸟　　守死于空池

(出杂阿含第五卷第四十二卷又出三时过经)

## 穷人违树神誓还为树枝所杀第三十二

维耶梨国有迦罗越。奉佛供养咒愿毕。请闻法义。佛笑口光绕身三匝还从顶入。阿难问故。佛言。彼国有五百人。入海采宝置船步还。经历深山日暮止宿。预严早发。四百九十九人皆去。一人卧熟。失辈。仍遇天雨雪。失去径路。穷厄山中啼哭呼天。有旃檀树神。谓穷人言。可止留此。自相给衣食。到春可去。穷人便留至于三月。启树神言。受恩得全身命。未有微报。顾有二亲今在本土。实思得见。愿垂发遣。树神言善。以金饼施之。去此不远。当得国邑。可得迁还至汝乡里。穷人临去问树神言。此树香洁世所希有。今当委远愿知其

名。神言。不须问也。穷人复言。依荫此树积历三月。今当远离情怀恨恨。若到本国当宣扬树恩。神便言。树名栴檀。根茎枝叶治人百病。其香远闻人所贪求不须道也。穷人至国。中外亲戚喜相庆慰。后国王病头痛。祷祀天地山水诸神不能消差。名医省视唯得栴檀香病可得愈。王即募求民间无有。便宣令国中。得旃檀香者。拜封为侯妻以小女。时穷人闻偿禄重。便言。我知栴檀香处。王便令近臣将穷人而往伐取。径到树所。使者见树洪直。枝条茂盛华果煌煌。人所希见心不忍伐。不伐者则违王命。病不消愈。伐之者中心隐隐。踟蹰徘徊不知云何。树神于空中言。便伐之。但置其根耳。伐竟以人血涂之。肝肠覆其上。树自当生。还复如故。使者闻神言如此。便令人伐之。穷人住在树边。树弹地枝摽杀之。使者共议。屠割穷人取其肝血。如神所敕树即更生。车载所伐树以还国中。医即进药。王病得愈。举国欢喜。王命国中人民。其有病者皆诣宫门。王出香药给之。病皆得愈。王身康豫黎民无病。举国欣庆遂致太平(出栴檀树经也)

人遇象逐堕深谷际天降甘露遂得升天第三十三

昔有人行空泽中。见一黑象。人念。此象必来害我。我当杀之。象亦念言。人必杀我。我当厄之。人便舍去。象从后逐。前走数里堕一深谷。谷绝无底。即于岸边捉持树根。其形如指。寻根而下。悬在岸边。象于谷上以鼻捞之。欲及不及。下向见底但是矛[金*戟]复有两鼠共啮树根。又三黑蛇出头欲啮。复有蚊虻来螫其眼。其人念曰。今日死矣。仰天求救。声哀情至。天降甘露渧其口。始得一渧二鼠去。得二渧毒蛇舍之。得三渧黑象自还。得四渧蚊虻除。得五渧深谷自平出在平地。天为化导将还天上(出譬喻经第七卷)

五百幼童聚沙兴塔命终生天第三十四

五百幼童相结为伴。日日游戏俱至江水。聚沙兴塔各言塔好。虽有善心宿命福薄。时天卒雨江水暴涨漂流溺死。佛告众人。五百童子生兜术天。皆同发心为菩萨行。佛放光明令其父母见子所在。佛遥呼五百幼子来。寻时皆至住于虚空中。散华于佛下稽首礼言。蒙世尊恩。虽身丧亡得见弥勒。佛言善哉。卿等决计知道至真兴立塔寺。因是生天见于弥勒咨受法诲。佛为说经咸然欢喜立不退转。各白父母勿复愁苦。努力精进以法自修。父母皆发道意。稽首足下绕佛三匝。忽然不现还兜术天(出生经第四卷)

童子施佛豆生天后作转轮王第三十五

昔有童子数人。共戏道中遇佛。一人作礼。手中有五粒豆上佛。四粒入钵一粒堕地。佛言。令汝世世得福。童子命终即生天上。后八十世为转轮王(出十卷譬喻经第一卷)

牧牛小儿取华上佛牛触而死即生天第三十六

佛泥洹后百年。山中田泽草木茂盛。山外不远有居人村牛马入池。生五色莲华。牧牛小儿入池采取。满器莲华持出山际欲以上佛。未至于寺。道逢群牛触杀小儿。其神即生忉利天上。自然宫殿五色莲华。始生天中而自念言。吾宫独有异色莲华。但诸天法。先观宿命因缘后乃食福。即见前天。相谓此天新来共相娱乐云何惶怖不安。便往问之。答曰。吾本是牧牛小儿。采莲华欲散佛塔。中道无常。缘是之福来生此耳。是以今擿华复欲诣先塔散佛礼拜卒我本愿。时五百天人执持莲华。相随散佛塔。缘是之福弥勒下时当共得道(出譬喻经第五卷)

小儿先身以三钱施今解鸟语遂得为王第三十七

昔有一人。用三钱布施。乞求三愿。一者将来得作国王。二者解众生语。三者多诸智慧。其人命终生庶人家。形色端正。王募为左右。此儿投募得侍王侧。见燕在巢。仰首看而笑。王问何笑。答曰。燕言。我得龙女发长十丈唤伴看之。王曰。审尔者好。无此者杀。遣看即得。王欲取女为妇。语小儿言。汝解鸟语必应多策。给汝食粮。觅此女人。得者重报。若不得杀汝及家口。小儿冒死向东海边。见二人共诤隐形帽履水靴杀活杖。小儿曰。何须云云。我放一箭君二人逐。先前得者与三种物。答曰善。引弓放箭。二人争走。小儿取帽着靴捉杖。直入海中至龙所。脱隐形帽令龙女见。女人多欲。遂与小儿持一[麸-夫＋并]金还至外国。其王遣迎。敕女独入。女便前进。小儿戴隐形帽随女而入。女见王丑。以金掷王額破命终。小儿脱帽。共女上殿。高声唱言。我应为王女为皇后。霸王天下(出杂譬喻经)

诸劫分物不识好者第三十八

昔者众商人。经由嶮道值劫。大失衣物。中有一衣。是鹿胎毛细软滑泽织持作衣。其价百倍。而色紫黑不悦人眼。劫不赏别用持作帊。以盛粗衣他处共分。各取杂物谓是奇好。余此一帊未展分张。劫群中有困弱人。独不与分。苦论共以帊乞。即自卖之。时大贵人知是好物。依限雇直。比于余劫所得等分。诸劫闻之大生耻恼(出百句譬喻经第一卷)

# 经律异相卷第四十五(女庶人部第三十五)



## 长发女人舍发供养佛第一

昔有一女。端正绀发发与身等。国王夫人请头发与千两金而不肯与。见佛欢喜愿设供养。请其父母乞为呼之。父母言。家贫无以饭之。女言。取发直以用供养。父母白佛愿佛明日暂顾微饭。女割发与王夫人。夫人知其悬急但与五百两金。女取金买食欢喜无量。悔昔悭贪今世贫穷。愿令我后莫值此苦。女见世尊。金光五色照其门内。头面着地绕佛三匝。头发还复如故。佛言。此女上世贫无可施。常持头面着地作礼。后八十一劫常生人中。此福已尽今生贫家。犹识功德见我欢喜福祐无量。命终当生第二忉利天上。尽天。福寿当发菩萨道心。女父母兄弟莫不欢喜命尽生天(出十卷譬喻经第三卷)

## 独母见沙门神足愿后生百儿第二

昔有独母。赁守田园。主人有事饷过食时。食至欲食。沙门从乞。以所食分尽着钵中。一茎莲华又以贡奉。道人即现神足。母喜叹曰。真圣人乎。愿我后生百子若兹。母终为梵志嗣。其神灵集梵志小便之处。鹿舐小便即感有身。时满生女。梵志育焉。年至十余。守居护火。女与鹿戏不觉火灭。父令索火。女至人[阿-可＋聚]步一莲华。火主曰。尔绕吾居三匝以火与尔。女即从命。华生陆土围屋三重。国王闻之。召问相师。师曰。必有圣嗣传化无穷。王命贤臣。娉迎还宫。怀妊月满乃生百卵。后妃逮妾靡不嫉焉。以囊盛卵密覆其口。投江流中。天帝释下以印封口。诸天翼卫从流停止。由柱植地下流之国。其王于台遥睹水中。有囊流下。辉晃光耀似有乾灵。取而观焉。睹帝释印。发百卵怀育温暖。时满体成产为百男。生有圣智不启自明。相好希有力势兼百。王具白象百头以供圣嗣。征伐邻国莫不降伏。又伐所生父王之国。王曰。孰有能却斯敌者乎。母曰。大王无

惧。为王降之。即登楼观扬声谓曰。夫逆之大其有三矣。一不远群邪招二世苦。二生不识亲而逆孝行。三恃势杀亲毒向三尊。怀此三逆者其恶无尽。尔等张口信现乎。今母旋其乳。天命湩射遍百子口。精诚之感饮湩情哀。佥然俱曰。斯吾母矣。叩头悔过。亲嗣如会靡不哀恸。二国和睦靡不称善。诸子睹世无常。辞亲学道远世秽垢。九十九子皆得缘觉。一子理国父崩为王。大赦众罪开藏布施。民人无乏。化以十善正善治国。兴立塔寺供奉沙门。诵经论道口无四恶。天帝养护由亲育子。留为王者即吾身是。父者今白净王是。母者舍妙是(出度无极集第二卷)

母人怀妊遇佛愿以儿为道第三

　　有一母人怀妊数月。见佛及僧心自计言。我生子如此。使作沙门为佛弟子。月满生男姝好异众。及年七岁。家贫但作二人食及三法衣。手持澡瓶将儿诣佛曰。愿哀我子使作沙门。佛即听之。令以瓶洗儿手。应时九龙从瓶口出。吐水灌儿。残水散儿头上。化成华盖。中有师子座。座上有佛。佛笑出五色光。照千亿佛刹。还绕佛身从儿顶入。母以饭具上佛。并食其子。发无上道心。十亿佛刹六反震动。诸佛自现。以母饭施尔所诸佛及比丘僧。皆得饱足初不损减。儿发自堕成为沙门。即得立于不退转地(出十卷譬喻经第三卷)

老母悭病时见地狱婢行善睹有天堂第四

　　昔王舍城东有一老母。悭贪不信。其婢精进常行慈心。念用二事利益群生。一者不持热汤泼地。二者洗器残粒常施人。老母得病有气息。魂神将之入地狱中。见火车炉炭镬汤涌沸刀山剑树苦楚万端。老母见问讯是何物。狱卒答曰。此是地狱。王舍城东有悭贪老母。应入其中。老母自知悚然愁悸。小复前行。七宝宫舍妓女百千种种珍异。问此何物。答言。天宫。王舍城东悭贪老母有婢精进命尽生中。老母忽活忆了向事。而语婢言。汝应生天。汝是我婢。岂得独受汝当共我。婢答之言。脱有此理转当奉命。但恐善恶随形不得共受耳。母即不悭贪。大作功德(出杂譬喻经)

母人为比丘起屋寿终生天手出众物第五

　　昔维卫佛。从诸比丘六万二千。初从山出还父王国。国王于城外割地立精舍。诸比丘各得地分。有比丘语左右家。欲请作屋。男子不许。其家老母手自为之屋得成。十指皆穿。比丘坐中禅定。一定入火光三昧舍现大火。母遥望见。念我作屋寻便已烧何薄福乎。入屋故

在。但于火光中见比丘。甚大欢喜。寿终生天。释迦成佛天命未尽。来下白佛。明日饭佛及圣众。佛默然受之。波斯匿王又遣请佛。佛曰。已受天请。王曰。未尝见天人下施。何缘有此。明日遣人候之不见施办。乃至禺中亦复寂然。王敕备肴馔。若无人为吾当供之。日中天至了不赍食。但将诸天玉女。鼓诸音乐礼佛而住。白曰时到。即举手巾众事皆办。行水既讫。复更举手。出厨百味甘露在地。手自斟酌众会皆足。王见惊欣。澡毕白佛。不审此天。宿有何福手出百味福德乃尔。佛为王说。前世手为比丘作屋。从是生天九十一劫。手出众物福尚未终(出杂譬喻经第一卷)

母二儿溺死哭知浮者第六

　　母生二子。一不知浮。堕水而终。母都不哭。一知浮亦堕水亡。母悲哭之。人言。前子不哭。后子而哭何耶。母言。前不知浮故其宜也。后者工浮其为枉也(出十卷譬喻经第八卷)

妇人化婿户上悬铃使闻声称佛后免地狱第七

　　昔有人不信。妇甚事佛。妇白婿曰。人命无常可修福德。婿无心懒堕。妇恐将来入地狱中。即复白婿。欲悬一铃安着户上。君出入时。振铃作声称南无佛。婿曰甚善。如是经久。其婿命终。狱卒叉之掷镬汤中。叉振镬作音声。谓是铃声。称南无佛。狱官闻之。此人奉佛。放令出去。得生人中(出杂譬喻经也)

瞻婆女人身死阇维于火中生子第八

　　瞻婆国人事六师。初未曾闻佛法僧名。作极恶业。佛于尔时。为众生故往瞻婆城。时彼城中有大长者。无有继嗣。共事六师以求子息。于后不久其妇怀妊。长者知已往六师所。欢喜问言。为男为女。六师答言。生必是女。长者愁恼。复有知识来谓长者。先不闻优楼频螺迦葉兄弟。为谁弟子。六师若是一切智者。迦葉何故舍之从佛。又舍利弗目揵连等。及诸国王频婆娑罗等诸王夫人。末利夫人。诸国长者须达等。如是诸人皆佛弟子。如来世尊于一切法知见无碍。故名为佛。如来今者近在此住。若欲实知当诣佛所。尔时长者即诣我所。以事问佛。佛言长者。汝妇怀妊是男无疑。福德无比。长者欢喜。六师心嫉以庵罗果和合毒药持与长者。快哉瞿昙善说其相。汝妇临月可服此药。儿则端正产者无患。长者受之与妇令服。服已寻死。六师欢喜。周遍城市唱言。沙门瞿昙记。彼长者妇当生男。今儿未生母已丧命。尔时长者复于我所生不信心。即便殡敛棺盖焚之。我见此事已顾

命阿难。取我衣来吾欲往彼摧灭邪见。尔时六师遥见佛往各相谓言。瞿昙沙门至此冢间欲啖肉耶。未得法眼诸优婆塞各怀愧惧。而白佛言。彼妇已死愿不须往。尔时阿难语诸人言。且待须臾。如来不久当广开阐诸佛境界。佛到。长者难言。所言无二。儿母已终云何生子。我言长者。卿于尔时都不见问母命修短。但问所怀为是男女。诸佛如来发言无二。是故当知定必得子。是时死尸火烧腹裂子从中出。端坐火中如莲华台。六师见已谓为幻术。长者见已心复欢喜。呵责六师。若言幻者汝何不作。我于尔时寻告耆婆。汝往火中抱是儿来。耆婆前入火聚犹入清凉大河。抱持是儿还诣我所。授儿与我。我受儿已告长者言。一切众生寿命不定。如水上泡。众生若有重业果报。火及毒螫并不能害。非我所作。时长者言。善哉世尊。是儿若得尽天命。唯愿如来为立名字。佛言。长者。是儿生于猛火中。火名树提。因名树提(出大涅槃经第二十八卷)

摩那只女怀杆谤佛地即震裂身陷地狱第九

佛在舍卫国。无数大众为说法要。时有外道弟子摩那只女。宿罪深重身带木杅以衣覆之。出舍卫城至祇洹寺。遥见世尊与无数众而为说法。欢喜踊跃不能自胜。今日要当在此众中毁辱瞿昙。令我师得致供养。乃至众中而说偈言。此说法人使我此身怀妊有儿。时大众中多诸外道裸形梵志。信佛者少习邪者众。闻此女语皆共信用。其信佛者内自思惟。昔佛在宫。舍王重位捐弃婇女。出家学道成最正觉。岂有心与此秽陋之女与从事乎。时释提桓因在如来后执扇而扇内自思惟。此弊梵女云何乃兴此意诽佛。化为白鼠。啮木杅系断声震大。众无不见者。其中不笃信者皆齰然。此为何声乃震四远。其中信佛之人闻此音声欢喜踊跃。佥然同悦。寻有一人从坐而起。手执木杅语彼女曰。此是汝儿耶。时地自开全身即入阿鼻地狱。时女宗族追慕啼泣不能舍离。不信佛者即起忏悔。其中信者共相告曰。诽谤之报其罪如是。现验如兹。岂云后世(出摩那只全身入地狱经)

淫荡妇人苦一沙门沙门心至火变为水第十

有大迦罗越。财富无数。其子端正黠慧大好经道。出家从师奉行经法。师先令分卫七日。国中有淫荡家妇。呼令其入。入便闭门前牵沙门。沙门不从。妇大恚。呼婢来凿作火坑深一丈。使四婢急捉身不得动。临火坑上。沙门言。且止。我当计校。沙门自念。我入火中为一死耳。此持戒死可得生天。若犯戒死当入泥犁无有出时便入坑中。火化作水至沙门腰。安徐而出(出十卷譬喻经第五卷)

童女火气入身怀妊生端正子第十一

昔有长者名曰善施。家有未出门女。在家向火。暖气入身遂便有躯。父母惊怪诘其由状。其女实对不知所以。父母重问。加诸杖楚其辞不改。遂上闻王。王复诘责辞亦不异。许之以死。女即称怨曰。天下乃当有无道之君枉杀无辜。我若不良自可保试。见枉如是。王即检保。如女所言无他增减。语其父母。我欲取之。母对曰。随意取之。用此死女为。王即内之宫里。随时瞻养日月遂满。产得一男端正姝妙。年遂长大。出家学道聪明博达。精进不久得罗汉道。还度父母(出分别功德经第五卷)

女人怀妊口常诵经生儿多智为众人所宗第十二

昔有比丘精进守法。少持禁戒初不毁犯。所可讽诵是般若波罗蜜。其有闻此比丘音声莫不欢喜。有一小儿厥年七岁城外牧牛遥闻比丘讽诵经声。即诣精舍礼拜比丘。听其经言。时说色空。卒闻即解。儿大欢喜。便问比丘。比丘应答不可儿意。是时小儿反为比丘解说其义。昔所希闻比丘欢喜。怪此小儿智慧非凡。时儿即去还至牛所。所牧牛犊散走入山。儿寻其迹追逐求索。时值一虎害此小儿。小儿命终生长者家。夫人怀妊。口便能说般若波罗蜜。从朝至暮初不懈息。其长者家怪。此夫人口为妄语谓呼鬼病。卜问谴祟无能知者。是时比丘入城分卫诣长者门。遥闻其声心甚喜悦。即问长者。内中谁有说此深经。长者报言。我妇鬼病昼夜妄语口初不息。比丘报言。此非鬼病。但说尊经佛之大道。愿得入内与共相见。长者言善。即至妇所。比丘难问反覆披解。即留比丘与作饮食。展转相谓。夫人怀妊口诵尊经。其音妙好。后日长者复请比丘。悉令诣舍办饭食具。时夫人出礼众比丘复为说法。诸有疑难不能及者尽为解说。众僧欢喜。日月满足产得男儿。适生叉手长跪说波罗蜜。夫人产已还复如本。长者问言。此为何等。比丘答曰。真佛弟子好养护之。此儿后大当为一切众人作师。吾等悉当从其启受。时儿七岁道法悉备。举众超绝智度无极。经中误脱。有所短少。皆为删定足其所乏。儿母所至辄开化人。长者室家内外大小五百人众皆从儿学。所开发者八万四千人。皆发无上正真道。五百比丘闻儿所说尽漏意解志求大乘得法眼净。是时儿者则吾身是。比丘者迦葉佛是(出度无极集第六卷)

女人怀妊生四种异物第十三

有夫妻二人无子。祠祀天神以求系胤。神即许之。遂便怀妊。生四种物。一者旃檀斗盛米。二者甘露瓶。三者宝囊。四者七节神杖。

其人叹曰。吾求儿子更生余物。便到神所重求所愿。神即语言。汝欲得子何物称益。答曰。子当使令给养吾等。神云。今此米斗用之无尽。甘露蜜瓶食之无减。而消百疾珍宝之囊见无损减。七节神杖以备凶暴。儿子岂能办此。其人大喜。还家试验如言不虚。遂成大富不可訾计。国王闻之。即遣众兵欲往攻夺。其人擎杖飞游击敌摧破。强众皆悉退散。其人欢喜无复忧患(出譬喻经第十卷)

女人心缘丈夫误系儿入井第十四

明淫荒之士。宁丧其亲族。无息心于淫事。舍卫城边有一妇人。抱儿持瓶诣井汲水。有一男子颜貌端正。坐井右边弹瑟自娱。妇女人多欲耽着男子。男子亦乐女人女人迷荒。索系儿颈悬于井中。寻还挽出。儿时已死。愁忧伤结呼天堕泪。而自说颂。佛集大众告诸比丘。淫火炽盛能烧善本。淫荒之士不识善恶不别清白不知缚解。斯辈之人遂无惭愧。宁丧亲族分受刑辱。或因奸淫杀害父母兄弟六亲。王者所戮死受恶报。生生无极。昔有一人。笃好奸淫。父母所生唯此一子。夜非人时。天阴雷电带刀持箭欲往淫女村。时母觉知。即捉晓喻。夜既阴闇为人所害。吾宿鲜德唯有一子。会遇恶者吾无所恃。子报母曰。去不得复住。母知意正。便向儿处至。即拔刀刺杀其母。即打淫女门。女人应曰。汝是何人以诵答曰。

淫恚诸根羸　　为想所谬误
不虑众事业　　为愚闇覆盖
今我取母害　　折伏犹奴婢
翘立在门外　　如客待使役

女人以颂报曰。

咄嗟背恩养　　害母种罪灾
何忍见汝颜　　宜速远吾家
父母抱育养　　为子历众苦
害母行地上　　地不陷汝杀

男子复报女曰。为汝害母造无边罪。小见宽恕。为开门暂得言谈。便复还家。女人报曰。

宁入投炭炉　　从山投幽谷
生犯七步蛇　　不与愚从事

男子还家。道逢恶寇为寇所害。入阿鼻狱受罪(出出曜经)

换贷自取多还少命终为犊第十五

昔有长者居富无限。唯有一妹嫁得贫婿。兄数数饷遗。转欲厌妹来。从兄贷面。兄言。自往取之。妹便案捺而取。持洒如还。兄亦不觉数数非一。妹命终为兄家作犊子。兄甚爱之养食令肥。当杀祠神。时五百贾客欲从主人举钱顿息。在外展转自相问言。卿取几钱各各说其多少。最后一人言。但益取之。后同不还多少何在。时犊子在边。便作人语。诸人何以乃生此意。我是主人妹。坐贷面欺兄。今作牛身来偿兄债。时五百贾人。闻其言莫不战栗。皆不复举钱而去(出诸经中要事)

青衣割食施辟支佛立改丑颜得为夫人第十六

辟支佛至长者舍乞食。夫人见其形相端正。语辟支佛。若随我情当设供养。辟支佛言。不得。如夫人所请既不从心。即怀惭忿发遣令去。长者青衣嫌夫人言。何故告人不当之事。取己食分与辟支佛。食竟还房寝息乃觉。垢黑之皮自然脱落。颜容端正殊绝人中。如天玉女。长者惊怪问其本末。即拜为第一夫人(出杂譬喻经第一卷)

丑婢临水见他影谓其端正第十七

舍卫国内。有富长者。名晨居。家有一婢。字弗尼持。大头秃发眼目正青。口鼻了戾略不类人。常给外役收刈樵草。去家数里有一泉源。既香且甘。婢持瓶取水。时左右舍有一妇。自绞树上影临泉中。婢见面像谓是己形。即大嗔骂。我端正乃尔。驱役田园困苦如是。即扑瓶破归家升堂。坐于夫人七宝座上流苏帐中。家大惊怪谓婢狂疾。问之何为。答曰。我于水中自见端正。大家不别独见贱遇。即与镜照之。乃见丑形犹生不信。送临水上见死人影。婢意方解惭愧自分(出十卷譬喻经第七卷)

## 经律异相卷第四十六(鬼神部第三十六)

阿修罗一 乾闼婆二 紧那罗三 杂鬼四

阿修罗第一

罗呵王嗔忉利诸天行其头上兴兵大战一 毗摩质多有女以妻帝释为女嫉兴兵二 往昔阿修罗与天战见帝释回车而散三 罗睺罗有女帝释强求起兵攻战四 阿修罗先身厌为水漂愿得长大形五

罗呵王嗔忉利诸天行其头上兴兵大战一。

大阿修罗王(长阿鋡经云阿须轮)名曰罗呵。住须弥山北大海之底。水悬在宫上为四风所持(楼炭经云随风所持)城郭纵广八万由旬。内外七重高三千由旬金城银门园池清凉众鸟和鸣。去须弥山一万由旬。身长二万八千里(余须轮实形长一由旬衣长二由旬广一由旬重六铢)亦食揣食洗浴衣服为细滑食。月十五日。入海中央。化其形体。下水着脐上窥须弥指覆日月。日月天子。见其丑形皆大恐惧。无复光明。游瞩之时有自然风。吹门开闭吹地令净。吹华分散。有五大臣。一名捉持。二名雄力。三名武夷。四名头首。五名摧伏。侍卫左右。忽自念言。我有威德神力如是。而置忉利王及日月诸天行我头上。誓取日月以为耳珰。渐大嗔忿加欲捶之。即念。舍摩黎毗摩质多二阿须轮王。及诸大臣各办兵仗往与天战。时难陀跋难陀二大龙王。身绕须弥周围七匝。山动云布以尾打水。大海涌波上冠须弥。忉利天曰。须轮欲战矣。海中诸龙迦楼罗鬼持华常乐。二鬼神等各持兵众从次交斗。若不如皆奔。四天王宫严驾攻伐。先白帝释。帝释告上诸天。时炎摩以上远至他化。无数天众及诸龙鬼前后围绕。帝释命曰。我军若胜以五系缚。缚毗摩质多。将还善法堂。我欲观之。须轮亦曰。我众若胜以五系缚。缚帝释还七叶堂。我欲观之。一时大战兵刃交接两不相伤。但触身体生于痛恼。帝释现身乃有千眼。执金刚杵头出烟焰。须轮见之众乃退败。即擒毗摩质多系缚将还。遥见帝释便肆恶口。帝释答曰。我欲共汝讲说道义耳。寿天千岁少出多减。恶心好斗而不破戒。大修布施故受此身(出长阿含第二十卷楼炭华严大智论略同)

毗摩质多有女以妻帝释为女嫉兴兵二。

毗摩质多者。昔在劫初。诸天入水身生触乐。精流其中自然成卵。卵生一女其形青黑。入大海中拍水自乐。水精入体即觉有身。乃生一男。九头头有千眼口中出火。有九百九十九手八脚。踞于海中食啖淤蓝及藕根。取香山乾闼婆神女为妻。容姿美妙色踰白玉。后生一女。端正挺特天地无比。憍尸迦遣使求索。阿修罗言。若能使我乘七宝宫当以相与。帝释即脱宝冠拟十善报。使阿修罗得坐胜殿。乘六种宝台而往迎之。置于善法堂上。更为立名曰悦意。诸天辅臣莫不欢喜。后帝释游欢喜园。共诸婇女入池游戏。悦意嫉妒。遣五夜叉还启其父。父即大嗔。兴四种兵往攻帝释。立大海中踞须弥顶。九百九十九手同时俱作。[打-丁＋感]喜见城摇动须弥。四大海水一时波浪。释提桓因惊怖惶恐靡知所趣。时宫有神。白天王言。过去佛说。般若波罗蜜咒王当诵持。鬼兵自碎。时天帝释于善法殿集众烧名香发大誓愿。般若波罗蜜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审实不虚。我持此法当成佛道。令阿修罗自然退散。作是语时。虚空中有四大刀轮。自然而

下当阿修罗。耳鼻手足一时堕落。令大海水赤如绛珠。时阿修罗即大惊怖。遁走无处入藕孔中(出观佛三昧经第一卷)

往昔阿修罗与天战见帝释回车而散三。

昔者阿修罗。兴兵与天帝共战。释提桓因不如。乘千辐宝车怖惧而退。中路见睒娑罗树。鸟巢有两子。即敕御者。此树有二鸟。汝可回车避之。宁使来害我。勿伤此也。即便回车。须轮遥见即相谓言。帝释回车必欲还战。不可当也。即便退散天乃得胜(杂阿含经云丛林有金翅鸟巢谓是来战大怖而走)须轮三事过阎浮提。一者宫殿高广。二者宫殿庄严。三者宫殿清净(出长阿含经第二十一卷)

罗睺罗有女帝释强求起兵攻战四。

过去世时。有阿修罗王。名罗睺罗。生于一女。殊特端正。女德六十四种。无不具足。口吐言气如优钵罗华。身出牛头旃檀之香。面色红白见者爱乐。时释提桓因作是念言。此宫诸女多有端正。比须轮女而皆不及。今我集兵往伐取之给我驱使。即召诸天具言此事。诸天启曰。行可遣执乐神等。手执九十一弦琉璃之琴(胎经云九十九弦)歌我天人受福快乐。即敕执乐天子般遮翼等。严驾乐器到婆私呵前弹琴。现意言曰。欲得婆私呵与我给使。若不与者当以兵取。须轮大嗔。我亦有力足相拟逆。般遮翼等即报帝释。时须轮集兵到须弥山侧。坏曲脚天宫。次坏风天宫马宫庄严等诸天宫。乃至四门。帝释忆本所诵而咒之。须轮兵众渐渐却退。引四种军入拘郗罗池藕茎孔中。有一士夫见之。自念。我狂失性谬睹异事。佛告比丘。此真实也。时释提桓因集诸天众从四门出。但见刀铠弓箭在地。不见须轮众。转前进直入阿须轮宫殿。见婆私呵女数千万众。不见阿须轮。将诸女众归诣忉利宫。时诸阿须轮等求哀归命。向释提桓因言。我等愚惑不识佛弟子神力巍巍。我等先祖信奉如来。闻佛有戒不取他物。今天王释将我眷属尽填天宫。非佛弟子之所应行。帝释闻之怅然不乐。我宁当奉禁不犯偷盗。即还诸女。时阿须轮王以最可爱女奉上帝释。帝释即以甘露为报。须轮与天和好。共持如来三归八戒(出胎经及出譬喻经下卷)

阿修罗先身厌为水漂愿得长大形五。

阿修罗前世时。曾为贫人。居近河边常渡河担薪。时河水深流复驶疾。此人数为水所漂。既亡所持。身又没溺。随流殆死得出。时有辟支佛。作沙门形诣舍乞食。贫人欢喜即施饭食。食讫掷钵空中飞轩而去。贫人见之因以发愿。愿我后生身形长大。一切深水无过膝者。以是因缘得极大身。四大海水不能过膝。立大海中身过须弥。手据山

顶下观忉利天(出杂譬喻经第四卷)

乾闼婆第二

乾闼婆王。住雪山右城。名毗舍离。世界初成有风轮起。名曰庄严。造此宫城。城北有七黑山。山北复有香山。在十宝山间。常有伎乐之声(大智论云是天乐神)山有二窟。一名昼。二名善昼。七宝所成柔软香洁。犹如天衣。乾闼婆王。从五百乾闼婆止住其中。佛在毗陀山(出在摩竭国北)。释提桓因告执乐神。般遮翼持琉璃琴于佛前歌。佛曰。汝能以琴歌称赞如来。悲和哀婉感动人心。于此声中云。欲缚净行沙门涅槃众义备有。帝释顾语之曰。当以汝补汝父位。于其类中为最上。以女妻之(出长阿含经大智论)

紧那罗三

紧那罗(亦云甄那罗也)住须弥山北。过小铁围有大黑山。亦在十宝山间。无有佛法日月星辰。由昔布施之力。今居七宝宫殿。寿命甚长。此王本在人中。有大长者兴造佛塔。此紧那罗施一刹柱成办寺庙。复以净食施于工匠。寿尽作胸臆神。在两山间。先在人中为大长者居财无量。有一沙门乞食。妇擎饭施之。乃大嗔怒云。此何乞人瞻视我妇。当令此人手脚断坏。寿终以后受此丑形。八十四劫常无手足。诸天宴会皆悉与乾闼婆分番上下。天欲奏乐。而其腋下污流。便自上天也。有一紧那罗。名头娄磨琴。歌诸法实相以赞世尊。时须弥山及诸林树皆悉振动。迦葉在座不能自安。五百仙人心生狂醉。失其神足一时堕地(出菩萨胎经及大智论)

杂鬼神四

鬼神皆依所止为名一 饿鬼果报二 鬼沽酒语主人令湖中取死人金银三 金床女裸形着衣火然四 二鬼负尸拔出手足头胁从人易之形改心存遇佛得道五 金色神指流为甘露并资生物以给行人六 毗沙恶鬼食啖人民遇佛悟解七 鬼子母先食人民佛藏其子然后受化八 屈摩夜叉请佛设房及灯明九 魔王娆目连为说先身为魔事十 鬼得他心害怨女人十一 波旬娆固文殊十二 饿鬼请问目连所因得苦十三 恶鬼见帝释形稍丑减十四 鬼还鞭其故尸十五。

鬼神皆依所止为名一。

有四大天神一者地。二者水。三者风。四者火。地神自念云。地无水火风。佛曰。地中有水火风。但地大多故得名耳。水火风神皆各

同然。佛为说法。皆受五戒为优婆夷。一切人民所居舍宅。皆有鬼神无有空者。街巷道陌屠会市肆及诸山冢。皆有鬼神无有空处。凡诸鬼神皆随所依即以为名(楼炭经云树高七尺围一尺有鬼神)若人初生皆有鬼神随逐拥护。若人欲死鬼收精气。行十恶人若百若千共一神护。犹如国王以百千人侍卫一臣(出长阿含经第二十卷)

饿鬼果报二。

若有众生生饿鬼中。常饥渴故目陷发长。东西乱走或食呕吐脂肉脓血屎尿涕唾荡涤余汁。寿命无量百千万岁。初不曾闻酱水之名。设复眼见急往趣之。变成猛火脓血。或时不变多人执仗不令得前。或夏降雨至身成火名恶果报。恒河水边有诸饿鬼。其数五百。于无量岁初不见水。虽至河边纯见流火。饥渴所逼发声号哭。饿鬼白佛。我等饥渴命将不久。佛言。恒河流水。鬼言。如来见水我常见火。佛言。除汝颠倒令得见水。广说悭贪过。鬼言。我今渴久虽闻法言都不入心。先可入河恣意饮之。以佛力故即得饮水。佛为说法悉发菩提心。舍诸鬼形。或有饿鬼常被火烧。如劫尽时诸山出火。或有羸瘦狂走毛发蓬乱以覆其身。或立厕溷边伺求不净。或有常求产妇余血饮之。形如烧树咽孔如针。若与水饮千岁不饱。或有自破其头取脑而舐。或有形如黑山铁锁锁颈。叩头求哀归命狱卒。或有先世恶口好以粗言加他众人憎恶见之如仇。以此罪故堕饿鬼中。如是罪报受苦无量(出涅槃大智论)

鬼沽酒语主人令湖中取死人金银三。

有人以沽酒为业。鬼现来饮酒未雇钱。而告主人言。明日当有一人持花上下白衣带青縢。縢中有金银千斤。当于湖中浴卒死不出。汝往取金银保后无忧。明日主人伺候。见人来入水洗浴上岸着衣洗足却躄地而死。酒师往取得金银如数。后日鬼来。主人作食出酒白神言。我见人着衣欲去乃死。何不于水中杀之使得上岸乎。鬼言。我不能杀人病人。我知人寿命衰耗时耳。师曰。天上天下鬼神。知人寿命罪福当至未至。不能活人不能杀人。不能使人富贵贫贱。但欲使人作恶犯杀。因人衰耗而往乱之。语其祸福令人向之设祠祀耳(出十卷譬喻经第六卷)

金床女裸形着衣火然四。

迦夷国王名梵摩达。时出游猎于旷野。见有一屋(福报经云山边树下)即往趣之。中有一女。从求饮食无索不得。王请相见。女都裸形。王解衣与之着体便然。如是至三。王以问女。女答。昔为王妻。王饭沙门又施衣。时谏。但施饭足不复须衣(福报经云割施沙门)故受

此罪。王欲令我得着衣者。为我作衣先施沙门及明经者。王求沙门又不能得。可施五戒贤者。贤者咒愿云。愿令金床女得福无量得着王衣。王问女言。女是何神。答曰。我胜于人。小不及天。故在鬼神道中。舍此命后当生第一天上(出譬喻经出福报经)

二鬼负尸拔出手足头胁从人易之形改心存遇佛得道五。

昔人远行独宿空舍。夜中有鬼担一死人来着其前。复有一鬼逐来嗔骂。死人我物汝忽担来。先鬼言。是我物我自持来后鬼言。是死人实我担来。二鬼各捉一足一手争之。前鬼言。此有人可问。后鬼即问。是死人谁担来。是人思惟。此二鬼力大。若实若妄俱不免死。语言。前鬼担来。后鬼大嗔。捉其人手拔出着地。前鬼取死人一臂柎之。即着如是。两臂两脚头胁举身皆易。于是二鬼共食所易人身。拭口而去。其人思惟。我父母生身。眼见二鬼食尽。今我此身悉是他肉。我今定有身耶为无身耶。行到佛塔问诸比丘。广说上事。诸比丘言。从本已来恒自无我。但以四大和合故计为我身。如汝本身与今。无异。诸比丘度之为道。得阿罗汉(出大智论第十二卷)

金色神指流为甘露并资生物以给行人六。

有一鬼神。身体极大有金色手。五指常流甘露。若有行人所须。饮食资生之具。尽从指出恣而与之。目连问言。汝是何天。福报功德奇特乃尔。我非天王梵天王。我是鬼神。乃依某国大城住。为游行观看故来至此。目连问言。汝作何善得如此报。答言。彼国大城名曰罗楼。我昔在中作贫女人。又织毛缕囊卖以自活。居计转贫屋舍坏尽。遂至陌头。近一大富好施长者家织缕自活。日欲中时。若有沙门婆罗门。持钵乞食。问我言。某长者家为在何处。我心真实无有虚妄。欢喜举手指示其家言。往彼处去。日时欲过勿复余求(出杂藏经)

毗沙恶鬼食啖人民遇佛悟解七。

跋只国界有鬼。名为毗沙(承事胜已经云阿罗婆)极为凶暴。杀民无量。日恒数十人。皆共集而作是说。可避此国远至他界。鬼知人心便语彼人曰。汝等莫离此处至他邦土。终不免吾手。卿日日持一人祠吾便不扰汝。时跋只人日取一人祠。彼恶鬼。是鬼啖人骨满溪谷。时有长者子名曰善觉。在彼住止饶财多宝。儿名那优罗。唯有一子。有此限制。儿那优罗应祠是鬼。父母沐浴此小儿竟。与着好衣至彼鬼所。啼哭唤呼不可称计。并作是说。诸鬼地神皆共证明。我此一子愿拥此儿使得免济。释提桓因及梵天王。诸如来弟子漏尽阿罗汉及辟支佛。乃至如来最尊最上良祐福田。无有出如来上者。当鉴察之。愿如来当照此至心。以儿付鬼便退而去。尔时世尊以天眼耳彻听闻见。以

神足力至雪山北。入鬼住处结跏趺坐。是时小儿至鬼住处。遥见如来光色炳然。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庄严其身。发欢喜心向于如来。谓是恶鬼随意食之。是时世尊告曰。那优罗如汝所言。我今是如来至真等正觉。故来救汝及降此鬼。那优罗欢喜头面礼足。时世尊与说妙义。即于座上诸尘垢尽得法眼净。彼已见法归佛法圣众而受五戒。恶鬼还本处遥见世尊端坐不动。便兴恚怒。雨雷电霹雳或雨刀剑。未堕地顷。如来化作优钵莲华。复雨种种神力如来随而降之。沙门衣毛不动我今当往问其深义。设不能报我者当持汝两脚掷着海南。佛言。若人非人无能持我两脚掷海南者。欲问便问。时鬼问曰。何等是故行新行及行灭。世尊告曰。当知眼是故行。曩时所造缘病成行。耳鼻口身意此是故行。今身所造身三口四意三此是新行当知故行灭尽。更不兴起复不造行。能取此行永已不生永尽无余。是谓行灭。鬼白佛言。我今极饥归我小儿。世尊告曰。昔我为菩萨时。有鸽投我我尚不惜身命救彼鸽厄。况今已成如来。能舍此儿令汝食啖。汝迦葉佛时曾作沙门。修持梵行后复犯戒。生此恶鬼。尔时恶鬼承佛威神。便忆曩昔所造诸行。即至世尊所。头面礼足。我今愚惑不别真伪。乃生此心向于如来。唯愿世尊受我忏悔。如是三四。世尊告曰。听汝悔过。为说妙法。时彼恶鬼手擎数千两金奉上世尊。我今以此山谷。施招提僧。唯愿世尊与我受之。世尊即受。便说此偈。

园果施清净　　及作木桥梁
设能造大船　　及诸养生具
昼夜无懈怠　　获福不可量
法义戒成就　　终后生天上

鬼曰更有何教。世尊告曰。舍汝本形着三法衣而作沙门。入跋只城处处教令。如来出世不度者度。令得解脱。最尊最上良祐福田。今度那优罗小儿。及降毗沙恶鬼。汝等可往至彼受化。时毗沙鬼于跋只国。唱如是言。是时长者善觉。闻此语已喜跃不胜。将八万四千人民之众。至世尊所(出增一阿含第八卷)

鬼子母先食人民佛藏其子然后受化八。

昔有一母人。甚多子息。性恶无慈。喜盗人子杀而啖之。亡子家不知谁取。行巷涕哭如是非一。阿难出行辄见涕哭。还已共议。伤亡子家。佛知故问。众何等议。阿难白佛言。向行分卫见人涕哭。问之皆云。生亡我子不知尸处。佛便为阿难说。是国中盗人子者非凡人。是鬼子母。今生作人喜盗人子。是母有千子。五百子在天上。五百子在人间。千子皆为鬼王。一王者从数万鬼。如是五百鬼王在天上娆诸天。五百鬼王在世间娆帝王人民。如是五百鬼王天亦无奈何。阿难言。鬼子母在是国中。宁可敕令不盗人子耶。佛言大善。阿难言。用

何方便。佛语阿难。到是母所伺其出已。敛取其子着精舍中。即往伺敛得十数子逃精舍中。母来不见便舍他子不敢复杀。行索其子遍不知处。行道啼哭如是十日。母便自擗自扑仰天大呼不复饮食。佛遣沙门往问。即报沙门言。亡多子故哭耳。沙门又言。汝欲得子不。报言欲得。沙门言。汝审欲得者可往问佛可得汝子。母闻是语。欢喜意解便到佛所。为佛作礼。佛即问母。何为啼哭。母报言。亡我子故。佛问。汝舍汝子。至何所而亡汝子。母即默然。如是至三。母知盗人子为恶。即起作礼。我愚痴故。佛复问言。汝有子爱之不母言。我有子坐起常欲着我傍。佛复问曰。汝有子知爱之。何以日行盗他人子。他人有子亦如汝爱之。亡子之家亦行道啼哭如汝。汝反盗人子杀啖之。死后当入太山地狱。汝宁欲得汝子不。母即头面着地。愿佛哀我。佛言。汝子若在汝宁能自悔不。若能自悔当还汝子。母言。我能自悔。佛言。汝能自悔当作何等自悔。母言。听佛教戒当随佛语。佛还我子佛言。审如汝语。授以五戒。汝有千子皆为说名。五百子在天上。五百子在世间。娆诸天人。汝子作鬼王将数万鬼。如是不可胜数。或称树木神地神水神及船车。舍宅闇冥梦寤恐怖怪异种种之神。如是矫称令人祠祀。烹杀饮食不能护活人命。但增益罪。是愚痴人不知坐思贫穷。鬼子母闻佛说。一心自悔。即得须陀洹道。长跪白佛言。愿佛哀我。欲止佛精舍傍。我欲呼千子。我欲使与佛结要。我欲报彼天上天下人恩。佛言善哉。如汝有是意大善。佛言。便止佛精舍边。其国中人民无子者。来求子当与之子自在所愿。我当敕子往使随护人。不得复妄娆之。欲从鬼子母求愿者。名浮陀摩尼钵。姊名炙匿。天上天下鬼属是摩尼钵主。四海内船车治生有财产皆属摩尼钵。摩尼钵与佛结要受戒。主护人财物。炙匿主人若有产生当往救之(出鬼子母经)

屈摩夜叉请佛设房及灯明九。

时屈摩夜叉鬼。来诣佛所稽首佛足退住一面。时屈摩鬼白佛言。世尊。今请世尊与诸大众。于此夜宿。世尊默然。是时屈摩化作五百重合房舍卧具坐床踞床。俱执褥枕各五百具。又化作五百灯明。无诸烟焰(出杂阿含第四十九卷)

魔王娆目连为说先身为魔事十。

尔时目连夜冥经行。弊魔自化彻影入目连腹。目连入三昧观察其原。即语弊魔。且出且出。莫娆佛弟子。长夜获苦。魔心念言。今此沙门未会见我。横造妄语。正使其师尚不知吾。况其弟子。目连报曰。吾复知卿即心所念。魔即恐惧已觉我矣。即化彻身出住其前。目连告魔。过去之世拘楼秦佛时。我曾为魔。号曰瞑恨。吾有一姊。名曰黫黑。汝为作子。以是知之是吾姊子。时佛出世。有二弟子。一曰洪音。二曰知想。何故名曰洪音。住于梵天謦咳出声。闻于三千。知

想者独处闲居坐山树下。三昧正受牧牛羊人担薪负草。各相谓言。此已命过共阇维之。知想从三昧起入城分卫(出弊魔试目连经又出中阿含经第二十七卷)

鬼得他心害怨女人十一。

曾有一女人。为饿鬼所持。即以咒术而问鬼言。何以恼他女人。鬼答之言。此女人者是我怨家。五百世中而常杀我。我亦五百世中。断其命根。若彼能舍旧怨之心。我亦能舍。尔时女人作如是言。我今已舍怨心。鬼观女人虽口言舍。而心不放。即断其命(出抄毗婆沙经第八卷)

波旬娆固文殊十二。

魔设供膳。化作四万比丘。着垢弊败衣执持破钵。胸背悉露面貌丑恶。跛蹇痤偻心怀逞懅。受种种食。文殊令诸化人钵食常满。揣食在口饐不得纳。身体不安自然躄地问于魔言。比丘何故不食。魔曰。是欲死矣。文殊曰。无毒之人岂复行垢毒耶。有淫怒痴人是则为毒。因为说法我无是毒。五百诸天从魔来者。发菩提心(出文殊现宝藏经下卷)

饿鬼请问目连所因得苦十三。

目连至恒河边。见五百饿鬼群来趣水有守水鬼。铁杖驱逐令不得近。于是诸鬼迳诣目连。礼目连足各问其罪。一鬼曰。我受此身常患热渴。先闻恒河水清且凉。欢喜趣之沸热坏身。试饮一口。五藏燋烂臭不可当。何因缘故受如此罪。目连曰。汝先世时作相师。相人吉凶。少实多虚。或毁或誉。自称审谛以动人心。诈惑欺诳以求财利。迷惑众生失如意事。

复有一鬼言。我常为大狗利牙赤白来啖我肉遗有骨在。风来吹起。肉续复生。狗复来啖。此苦何因。目连答言。汝前世时作天祠主。常教众生杀羊以血祠天。汝自食肉。是故今日以肉偿之。

复有一鬼言。我常身上有粪周遍涂漫。亦复啖之。是罪何因。目连答曰。汝前世时作婆罗门。恶邪不信。道人乞食取钵盛满粪以饭着上持与道人。道人持还以手食饭。粪污其手。是故今日受如此罪。

复有一鬼言。我腹极大如瓮。咽喉手脚其细如针。不得饮食。何因此苦。目连答言。汝前世时作聚落主。自恃豪贵。饮食纵横轻欺余人。夺其饮食饥困众生。

复有一鬼言。我常趣溷欲啖食粪。有大群鬼捉杖驱我不得近厕。中烂臭饥困无赖。何因如此。目连答言。汝前世时作佛图主。有诸白衣供养众僧供办食具。汝以粗供设客僧。细者自食。

复有一鬼言。我身上遍满生舌。斧来斫舌。断续复生如此不已。何因故尔。目连答言。汝前世时作道人。众僧差作蜜浆。石蜜块大难消。以斧斫之。盗心啖一口。以是因缘故还斫舌也。

复有一鬼言。我常有七枚热铁丸直入我口。入腹五藏燋烂。出还复入。何因故受此罪。目连答言。汝前世时作沙弥。行果瓜子到其师所。敬其师故偏心多与实长七枚。

复有一鬼言。常有二热铁轮。在我两腋下。转身体燋烂。何因故尔。目连答曰。汝前世时。与众僧作饼。盗心取两幡侠两腋底。

复有一饿鬼言。我丸极大如瓮。行时担着肩上。住则坐上进止患苦。何因故尔。目连答曰。汝前世时作市令。常以轻秤小斗与。重秤大斗取。常自欲得大利于己侵克余人。

复有一鬼言。我常两肩有眼。胸有口鼻。常无有头。何因故尔。目连答言。汝前世时恒作魁脍。弟子若杀罪人时。汝常有欢喜心。以绳着结挽之。

复有一鬼言。我常有热铁针。入出我身受苦无赖。何因故尔。目连答言。汝前世时作调马师。或作调象。马难制。汝以铁针刺脚。又时牛迟亦以针刺。复有一鬼言。我身常有火出燃懊恼。何因故尔。目连答言。汝前世时作国王夫人。更一夫人王甚幸爱。常生妒心伺欲危害。值王卧起去。时所爱夫人眠犹未起着衣。即生恶心正值作饼。有热麻油即以灌其腹。腹烂即死。

复有一鬼言。常有旋风回转我身。不得自在随意东西。心常恼闷。何因故尔。目连答言。汝前世时常作卜师。或时实语或时妄语。迷惑人心不得随意。

复有一鬼言。我身常如块肉。无有脚眼耳鼻等。恒为虫鸟所食。罪苦难堪。何因缘故。答言。汝前世时常与他药堕他儿胎。

复有一鬼言。常有热铁笼。笼络我身。燋热懊恼。何因受此。目连答言。汝前世时常以罗网掩捕鱼鸟。

复有一鬼言。我以物自蒙笼头。亦常畏人来杀我。心常怖惧不可堪忍。何因故尔。答言。汝前世时淫犯外色常畏人见。或畏其夫捉缚

打杀。或畏官法戮之都市。恐怖相续。

复有一鬼问曰。我受此身。肩上常有铜瓶满中洋铜。手捉一杓取自灌头。举体燋烂。如是受苦无数无量。有何罪咎。答言。汝前世时出家为道。僧典饮食。以一苏瓶私着余处。有客道人来者不与之。去已出苏行与旧僧。此苏是招提僧物一切有分。此人藏隐虽与不等。由是缘故受此罪也(出杂藏经)

恶鬼见帝释形稍丑灭十四。

释提桓因在普集讲堂。与玉女共相娱乐。是时有天子白帝释言。瞿翼当知。今有恶鬼在尊座上。今三十三天极怀恚怒鬼转端正颜貌胜常。释提桓因便作是念。此鬼必是神妙之鬼。往至鬼所相去不远。自称姓名。吾是释提桓因诸天之主。恶鬼转丑可恶。稍稍灭(出增一阿含经第二十七卷)

鬼还鞭其故尸十五。

昔外国有人死。魂还自鞭其尸。傍人问曰。是人已死何以复鞭。报曰。此是我故身。为我作恶。见经戒不读。偷盗欺诈犯人妇女。不孝父母兄弟。惜财不肯布施。今死令我堕恶道中。勤苦毒痛不可复言。是故来鞭之耳(出譬喻经)

## 经律异相卷第四十七(杂兽畜生部第三十七)



师子第一



师子王为猕猴欲舍命一。

过去世有一师子王。在深山窟。常作是念。我是一切兽中之王。力能视护一切诸兽。山中有二猕猴。共生二子。时二猕猴问师子王。王若能护一切兽者。我今二子以相委付。我欲余行求觅饮食。时师子

王即便许之。猕猴留寄二子即舍而行。是时山中有一鹫鸟王。厥名利见。师子王睡。即便抟取猕猴二子处崄而住。师子王即寤。即白鹫言。

　　我今固请　　见为放之　　莫令失信
　　生我惭愧

　　鹫王答曰。

　　我能飞行空　　无畏过汝界
　　若欲护二子　　为我应舍身

　　师子又曰。

　　我今护二子　　舍身如枯草
　　护身而妄语　　云何得称行

　　说是偈已。即至高处欲舍其身。鹫王复曰。

　　为他能舍身　　则受无上乐
　　施汝猕猴子　　愿王莫自害(出大集经第三卷)

　　师子王有十一胜事二。

　　师子王生住深。山大谷。方颊巨骨身肉肥满。头大眼长眉高而广。口鼻渊方齿齐而利。吐赤白舌双耳高上。修脊细腰其腹不现。六牙长尾鬒发光润。自知气力牙爪锋芒。四足据地安住岩穴振尾出声。若有能具如是相者。当知真师子王。晨朝出穴嚬申欠呿。四向顾视发声震吼。为十一事。一坏实非师子诈作师子。二自试身力。三令住处净。四使子知处。五群辈无怖心。六睡者得觉。七诸兽不敢放逸。八诸兽得来依附。九调大香象。十告诸子息。十一庄严眷属。凡闻师子吼。水住深潜。陆行藏穴。高飞堕落。厩中香象振锁断绝失粪怖走。犹如野干。虽学师子至百千年。终不能作师子之吼。若师子子生始三岁则能哮吼。香山径有师子。飞鸟走兽绝迹不窥。一切畜生。师子为最(出涅槃经第二十五卷又大智论)

　　师子食象哽死木雀为拔得苏后忘恩三。

　　佛告目连。勇智菩萨。昔光明佛时作师子王。吾为梵志修于净行。时师子王晨朝踌立八处不动。奋迅身体便大雷吼。走兽伏住飞者堕落。然后乃起。旷野山泽案行属界求觅群兽。逢一象王杀而食之。髀骨哽咽死而复苏时告木雀。与吾挽骨。后若得食当相报恩。木雀闻

之入口尽力拔骨乃得去之。时师子王后日求食大杀群兽。木雀在侧少多求恩师子不报。佛告目连。时师子王。以此偈报木雀曰。

吾为师子王　　以杀为家业
啖肉饮其血　　以此为常膳
汝既不自量　　脱吾牙出难
还得出吾口　　此恩何可忘

尔时木雀。复以此偈。报师子曰。

我虽是小鸟　　识恩不惜死
但王不念恩　　自负言誓重
若能小宽弘　　少多见惠者
没命终不恨　　不敢有讥论

时师子王竟不报恩。舍之而去。木雀自念。吾恩极重反见轻贱。今当追逐要伺子便。不报恩者终不行世。在在处处终不相离。时师子王复杀群兽恣意食之。饱便睡眠无所畏惧。时彼木雀飞趣师子。当立额上尽其力势喙一眼坏。师子惊起左右顾视不见余兽。唯见木雀独在树上。时师子王语木雀曰。汝今何为乃坏吾目。时彼木雀以偈报之。

重恩不知报　　乃复生害心
今留汝一目　　此恩何可忘
汝虽兽中王　　所行无反复
从是各自休　　莫复作缘对

师子王者今勇智菩萨是。时木雀者今目揵连是(出菩萨璎珞经第九卷)

师子有二子为猎者所杀同生长者家得道四。

昔者山中有两比丘。闲居行道逮得神通。去之不远有一师子。产生二子养之稍大。欲行所索。持子寄二道人。窟边求食。或五日一还见。与道人相近附。遂复舍行。日月转久。后日道人各行不在。猎师遇之意欲射之。狩进入林。猎师意念。此数与道人相依附。吾作道人被服。尔乃得之。岩窟中有留袈裟法衣。猎师着往师子所。师子谓是道人。喜共赴之。猎师打杀剥取其皮作裘卖之。道人行还不见师子子求之不得。定意观之知为猎客所杀。便以神足追而夺之。以为坐褥恒摩娑咒愿欲令解脱。未久复坐禅。观知趣何道。而为中国大长者家作双生子。始入胞胎其母未觉。道人问。长者何所渴乏。曰吾家大富唯乏儿子。道人语之。吾能使有儿。长者大喜尔为蒙恩。道人语曰。若

必得子何以报恩。曰长大便当给道人为弟子。道人咒愿而去。从是遂觉有身。后生二男相似如一。年转八岁复来到其家。儿有宿缘自然爱敬。道人语长者。识昔约不。长者以本誓不得已。便以二儿各施道人。道人将作沙弥。精进未久亦皆得道。亦恒自坐皮上试共坐禅。观此皮神所生。便知是己身故皮。展转相照便共至师前。礼足谢曰。实蒙大恩(出譬喻经第五卷)

师子王堕井为野干所救五。

过去世近雪山下。有师子兽王。作五百师子主。是师子王后时老病瘦眼闇。在诸师子前行堕空井中。五百师子皆舍离去。尔时有一野干见师子王。作是念言。我所以得此林住安乐饱满肉者由师子王。今堕急处云何当报。时此井边有渠水流。野干即曰。以脚通水。水入满井师子浮出。时此林神而说。偈言。

身虽自雄健　　应以弱为友
小野干能救　　师子王井难

佛言师子王者我身是。五百师子者诸比丘是。野干者阿难是(出十诵律杂诵卷第一)

师子虎为善友野干两舌分身丧命六。

过去世雪山下有二兽。一名好毛师子。二名好牙虎。共为善知识闭目相舐。是二兽恒得濡好肉啖。去是不远有两舌野干。作是念。我至二兽边言。我与汝作第三伴。汝听我入。师子虎言。随意两舌野干啖二兽残肉身体肥大。作是念。是好毛师子好牙虎。共为善知识更相亲爱。闭目相舐恒啖好肉。或时不得必当啖我。我先方便令心别离。语师子言。虎有恶心于汝师子。食啖皆是我力。师子言。云何得知。两舌野干答言。虎明日见汝时闭目舐汝毛者当知恶相。往语虎言。师子于汝有恶心言。有所食啖皆是我力。虎言。云何得知。答言。明日见汝时闭目舐汝毛者当知恶相。是二知识中。虎生畏想。是故先往师子所言。汝于我生恶心耶。师子言。谁作是语。答言。两舌野干。好毛复问言。汝于我亦生恶心耶。虎言不也。虎语师子言。汝若有是恶语者不得共作善知识。好毛言。是两舌野干有如此言。云何不喜共我住耶。即说偈言。

若信是恶人　　则速别离去
当怀其愁忧　　嗔恨不离心
凡为善知识　　不以他语难
不信欲除者　　若信他别离

则为其所食　　不信两舌者
还共作和合　　所怀相向说
心净言柔濡　　应作善知识
和合如水乳　　今此弊小虫
生来性自恶　　一头而两舌

虎与师子验事实已。共捉野干破作二分(出十诵律二诵第三分又出四第九分文同又出弥沙塞律第六卷又出野干两舌经略同)

师子等十二兽更次教化七。

阎浮提外东方海中。有琉璃山名之为潮。高二十由旬具种种宝。其山有窟名种种色。是昔菩萨所住之处。纵广一由旬高六由旬。有一毒蛇在中而住修声闻慈。复有一窟名曰无死。高广亦尔。是昔菩萨所住之处。中有一马修声闻慈。复有一窟名曰善住。高广亦尔。昔菩萨处中。有一羊修声闻慈。其山树神名曰无胜。有罗刹女名曰善行。各有五百眷属围绕是二女人常共供养如是三兽。

阎浮提外南方海中。有颇梨山高二十由旬。有窟名曰上色。纵广高下亦复如是。亦是菩萨昔所住处。有一猕猴修声闻慈。复有窟名口誓愿。高广亦尔。昔菩萨处中。有一鸡修声闻慈。复有一窟名曰法林。高广亦尔。昔菩萨处中。有一犬修声闻慈。中有火神。有罗刹女名曰眼见。各有五百眷属围绕。是二女人常共供养是三鸟兽。

阎浮提外西方海中。有一银山名菩提月。高二十由旬。中有一窟名曰金刚。高广亦尔。昔菩萨处中。有一猪修声闻慈。复有一窟名香功德。高广亦尔。昔菩萨处中。有一鼠修声闻慈。复有一窟名高功德。高广亦尔。昔菩萨处中。有一牛修声闻慈。山有风神名曰动风。有罗刹女名曰无护。各有五百眷属围绕。是二女人常共供养如是三兽。

阎浮提外北方海中。有一金山名功德相。高二十由旬。中有一窟名为明星。广一由旬。高六由旬。昔菩萨处中。有一师子修声闻慈。复有一窟名曰净道。高广亦尔。昔菩萨处中。有一兔修声闻慈。复有一窟名曰喜乐。高广亦尔。昔菩萨处中。有一龙修声闻慈。山有水神名曰水天。有罗刹女名修惭愧。各有五百眷属。是二女人常共供养如是三兽。是十二兽昼夜常行阎浮提内。人天恭敬功德成就。已于诸佛发深重愿。一日一夜常令一兽游行教化。余十一兽安住修慈。周而复始。七月一日鼠初游行。以声闻乘教化一切鼠身众生。令离恶业劝修善事。如是次第至十三日。鼠复还行。乃至尽十二月至十二岁亦复如是。故此土多有功德。乃至畜兽亦能教化。是故他方菩萨。常应恭敬

此佛世界。若有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欲得睹见是十二兽。欲得大智大定大神通力。欲受一切所有典籍。欲增善法。是人当以白土作山。纵广七尺高十二尺。种种香涂金薄。薄之四边周匝二十尺。所散瞻婆华当以铜器盛。诸种种非时之浆置之四面。清净持戒日三洗浴。敬信三宝。离山三丈正东而立。诵如是咒住十五日。当于山上见初月像。尔时则知见十二兽。见已所愿随意即得。若能修行苦行即得。眼见是十二兽诸菩萨等。或作天像或作鬼像鸟兽之像。游阎浮提教化如是种种众生。若为人天调伏众生。是不为难。若为畜生调伏众生乃是为难(出大集经第二十四卷)

象第二

　　象王供养佛一 善住象王为转轮王宝二 象子生而失母为仙人所养三 象猕猴鵽相敬四

　　象王供养佛一。

　　佛独游行欲求静寂。到憍萨罗国波利罗耶娑罗林宝树下住。时五百群象。象行王恒在后。常得浊水残草。厌其群众独来树下。遥见佛。以鼻拔草蹈地令平。以鼻盛水洒尘草铺为座。屈膝请佛令坐。三月供养。佛知象意。即受其请。而说颂曰。

　　独善无忧　　如空野象　　乐戒学行
　　奚用伴为

　　时象王。取好藕根净洗。授与世尊。如是三月(出僧祇律第十一卷)

　　善住象王为转轮王宝二。

　　有一象王名曰善住。身体纯白七处平住。力能飞行。赤首身毛杂色。六牙纤佣。与八千象王以为眷属。住香山娑罗树下。娑罗树王有八千浴池。纵广五十由旬。其水清凉以七宝为堑。五色杂华集间池内。象王念欲入池八千象应念而至。有持盖扇者。有唱赞前导者。或有象王洗尾背髀足者。有拔华根与王食者。有采华散王上者。八千象亦复洗浴共相娱乐。大小便利。诸夜叉鬼。移山林外(十诵律云阿耨达池有善住象王宫殿。增一阿含云。香积山侧有八万四千白象)释提桓因所乘最下象。转轮圣王乘之名曰象宝。金壁山中有八万岩窟。八万象止憩其中。身色纯白。头有杂色。口有大牙。齿间金填(出长阿含经第十八卷又出增一阿含楼炭经)

象子生而失母为仙人所养三。

往古世时。有闲居一象。生一子。堕地未久。其母终亡。去彼不远仙人所处。有威神。功德具足志怀大哀。遥见象子。其母命终才能举足。东西游洋不能自活。即时扶还所止。饮食之以水果。彼时象子。仁和贤善功德姝妙。乐于义理。既得安隐无有忧患。于时仙人卧起同处。身形转长衣毛鲜泽。则以水浆供养仙人其好果苽。然后自食。仙人愍哀观其德行爱念如子视之无厌。时天帝释即时发念。今此仙人志在象子倚念无厌。今我宁可别令愁感。时帝释示现试之化使象子忽然死地而血流离。仙人见象子死愁忧涕泣。余仙人闻来谏晓之。不能除忧。时天帝释住在虚空。为仙人说偈。时天帝释令象子活。仙人大喜。仙人者和尚身是。象子死者弟子是也。天帝释者则我身也(出佛说弟子过命经)

象猕猴䳒共为亲友四。

过去世时有三亲友。象猕猴䳒鸟(僧祇律第二十七今云巅多鸟)依一尼拘律树止。共相谓言。既同依此木宜相恭敬。猕猴䳒鸟共问象言。汝忆事近远。象言。我忆小时行此树齐画我腹。象与䳒问猕猴。猕猴答言。我忆小时此树举手及头(僧祇律云尿此树上)象语猕猴。汝生年多我。象与猕猴共问䳒。䳒言。我忆雪山右面有大尼拘律树。我食果子来此便转即生此树。共相谓言。䳒生年多。象以猕猴置其头上猕猴。以䳒置其肩上。共游人间。从村至村。从邑至邑。常说偈言。

若人能怀法　　必敬诸长老
现世有名誉　　将来生善道

时䳒说如是法。人皆随从法训流布。汝等于我法中出家。应更相恭敬。如是佛法流布。自今已去听随长幼恭敬礼拜迎逆问讯。时诸比丘闻佛教。诸比丘长幼相次恭敬礼拜(出四分律四分第三卷又出十诵律七法第六卷)

马第三

婆罗醯马王为转轮王宝一。

马王名婆罗醯。宫殿住在大海洲内明月山。有八千马以为眷属。若转轮圣王出世。取最小者以为马宝。给王乘御(出增一阿含经)

牛第四

大牛被卖走趣如来佛说往缘死得生天一 水牛王忍猕猴辱二 二牛捔力牵载三 迦罗越牛自说前身负一千钱三反作牛不了四

大牛被卖走趣如来佛说往缘死得生天一。

有远方民。将一大牛。肥盛有力。卖与舍卫城人。城人买欲以杀之。在城门中与佛相遇。牛遥睹佛。心中悲喜。绝锁驰走人不能制。直趣如来屈前两脚。悲鸣泪出口自说言。大圣难遭亿世时有。唯垂弘慈一见济拔。佛言甚可。久远世时有转轮王。王四天下千子七宝。治以正法人民安宁。又有四德。视民如子民奉犹父。沙门梵志长者人民身未曾病。四域宣德彻于十方。王出游四方还欲向宫。逢见亲旧为债主所拘云。负五十两金系缚着树。王七宝侍从停住不进。怪之所以。报云。解之令去当倍卿百两。即解还家。其人数数诣王宫门求金不得。债主已避不知处所。遂在生死。周旋往来无数之劫。不偿所负至于今生。堕此牛中。债主所卖数千两金。时转轮王则我身是。其债主者此牛是也。佛为圣王保之为偿。竟不与之故来求救。佛告牛主。佛为卿分卫倍偿牛直。牛主不肯还欲得牛。佛复重告。吾称牛身斤两轻重与若干金。故不肯与矣。时释梵天悉俱来下。白佛。万千亿两吾等致之。将牛到祇洹中。七日命尽忽生天上。寻自忆识念佛功德。来还人间散华供养报佛恩德。佛为说经。即得立不退地无生法忍。乃还天上(出生经第四卷)

水牛王忍猕猴辱二。

过去世有异旷野。水牛王顿止其中。游行食草而饮泉水。时水牛王与众眷属。有所至凑独在其前。颜貌姝好威神巍巍名德超异忍辱和雅行止安详。有一猕猴住在道边。见水牛王与眷属俱。心怀忿怒兴于嫉妒。便即扬尘瓦石。而坌掷之轻慢毁辱。水牛默然受之不报。行过未久。更有一部水牛王寻从后来。猕猴见之亦复骂詈扬尘打掷。后一部众。见前牛王默然不校效之。忍辱不以为恨。是等眷属过去。未久有一水牛犊。寻从后来。随逐群牛。于是猕猴逐之骂詈毁辱轻易。水犊怀恨不喜。见前等类忍辱不恨。亦复学效。去道不远大丛树间。时有树神游居其中。问水牛王。卿等何故睹此猕猴猥见骂詈。而反忍辱默声不应。水牛报曰。

彼轻辱毁我　　又当加施人
彼人当加报　　尔乃得狂患

诸水牛过去。未久有诸梵志。大众群辈仙人之等从道而来。时彼猕猴亦复毁辱。诸梵志等。即时捕捉脚蹋杀之。于是树神即复颂曰。

罪恶不腐朽　　殃熟乃遭患
罪恶今已满　　诸殃不烂坏

佛言。水牛王即我是。为菩萨时堕罪为水牛中王。常行忍辱修四等心。慈悲喜护自致得佛(出生经第四分)

二牛捔力牵载三。

过去有人有一黑牛。复一牛主为财物故唱言。谁牛力胜我牛者。若胜我输物。若不如者输我物。时黑牛主答言可尔。时载重物系牛车左。共相轻笑谓。黑曲角。以杖击之牵是车去。牛闻之即失色力不能挽重上阪。时黑牛主大输财物。是得物人后复更唱令。黑牛闻声即语其主。可答言尔。主言不能。所以然者。汝弊黑牛大输我物。今复作者输我物尽牛语主言。先在众前形相轻我。闻恶名故即失色力。是故不能挽重上阪。今授主语莫出恶言。在他前时便语我言。汝是好黑大牛生来良吉角广且直。主受牛语。即便洗刷涂角着好华鬘。系车右边柔濡爱语。大吉黑牛广角大力。牵是车去。是牛闻是柔濡爱语故即得色力。牵重上阪。时黑牛主先所失物更再三倍得之。是牛主得大利己心甚欢喜。即说偈曰。

载重入深辙　　随我语能去
是故应濡语　　不应生恶言
濡语有色力　　是牛能牵重
我获大财物　　身心得喜乐

佛语诸比丘。畜生闻形相语。尚失色力。何况于人(出十诵律二诵第三卷出四分律初分第七卷略同)

迦罗越牛自说前身负一千钱三反作牛不了四。

昔大迦罗越出钱为业。有二人举钱一万。至时还之。后日二人复相谓言。我曹更各举十万。后不还之。有牛系在篱里。语二人言。我先世时坐负主人一千钱不还债。三反作牛犹故不了。况君欲取十万罪无毕时。二人惊怪会天已晓。主人出。二人说牛之语。主人即便放着群中不复取用。咒愿。此牛自今已后莫复受此畜生身。若有余钱一以布施。牛后命过得生人中(出譬喻经)

驴第五

有驴挽车日行五百里一。

昔人有驴以用挽车。日行数百里。语其弟言。莫放驴使与驴相见。弟怪之自思念云。夫智者相得其则欢喜。谀谄相得其亦欢喜。物类相得无不欢喜。弟故放驴令得相见。亦不鸣咽相嚊不食。兄后驾之便卧不行。兄便大嗔截其毛耳。驴得苦痛复行如前。驴语大家。君弟放我见恶知识。我问何肥。答曰。给陶家公边负土。得恶道便卧不行。公便步担土去。放我道边食。得食好草归得刍谷。是以得肥。问何瘦。答曰。挽车日行五百里。饮食轗轲是以瘦耳。我瘦取谓放得肥。反见髡剃不敢复卧。乞得生活。主愍之放令解脱(出十卷譬喻经第八卷)

驴效群牛为牛所杀二。

群牛志性调良。所至到处。择软美草食。选清凉水饮。时有一驴。便作是念。我亦效其饮食。即入群牛。前脚把地触娆彼牛。效其鸣吼而不能改。其声自称我亦是牛。牛角抵杀舍之而去(出增一阿含第二十卷)

狗第六

狗乞食不得诣官讼主人一 狗子被杀时见沙门命终生豪贵家二 白狗生前世儿家被好供给捊出先身所藏之物三 弊狗因一比丘得生善心四

狗乞食不得诣官讼主人一。

佛在舍卫国。过去世有狗。舍自家至他家乞食。入他家时身在门内尾在门外。时主人居士打不与食。狗诣众官言。是居士。我至其家乞食。不与我食反打我。我不破狗法。众官问言狗有何法。答言。我在自家随意坐卧。至他家时身入门内尾着门外。众官言。唤居士来。问言。汝实打狗不与食耶。答言实尔。众官问狗言。此人应云何治。狗言。与此舍卫城大居士职。何以故答。我昔在此舍卫城中作大居士。以身口作恶故受是狗身。是人恶甚于我若令是人得力势者。当大作恶令入地狱。极受苦恼(出十诵律第三诵第一卷)

狗子被杀时见沙门命终生豪贵家二。

昔有一国。谷米踊贵人民饥饿。时有沙门入城分卫。无所一获。次至长者大豪贵门。得粗恶饭。这欲出城。逢一屠儿抱一狗子持归欲杀。见沙门欢喜前为作礼。沙门咒愿。老寿长生知有狗子。而欲杀之。故问其人何所赍持。答曰空行。又问。吾以见之愿持示我。食贸狗子令命得济。其人答曰。不能相与。如是至三殷勤喻请。其人抵突不肯随言。又言可以示我。其人即出以示沙门。举饭饴狗子摩捋咒

愿。狗子泪出。卿罪所致不得自在。使尔世世罪灭福生。离狗子身得生为人。值遇三宝。狗子得食善心生焉。命过即生豪贵大长者家。这生堕地便有慈心。时彼沙门次到长者门里分卫。时长者子年以七岁。见彼沙门忆识本缘。便前稽首礼沙门足请前供养。还白父母。今我欲逐此大和尚奉受经戒。为作弟子。父母爱重不肯听之。小儿啼泣不肯饮食。不欲听去我便就死。父母便听。随师学道。除去须发被三法衣。便得三昧立不退转。开化一切发大道意(出迦葉诘阿难经)

白狗生前世儿家被好供给捊出先身所藏之物三。

佛诣舍卫城游行分卫。时到鹦鹉摩牢兜罗子家。遇其不在家。有白狗名具。坐好蓐上以金钵食粳米肉。白狗遥见世尊从远而来。见已便吠。世尊言。止白狗。不须作是声。汝本吟哦(梵志乞食音)于是作白狗。白狗极大嗔恚。下床蓐已至门阈下伏寂然而住。后摩牢兜罗见问边人曰。谁触我狗而令忧戚。今日有沙门瞿昙来诣家乞食。狗吠之。瞿昙言。止白狗。汝不应作是声。汝本吟哦。狗恚不乐。鹦鹉摩牢兜罗子遥骂世尊。诽谤嗔恚诣孤独园。遥见鹦鹉摩牢兜罗子来。告诸比丘。此人嗔恚身坏生泥犁中。彼时鹦鹉摩牢兜罗子白世尊曰。沙门瞿昙今至我家乞食。白狗于汝有何咎而令不乐。佛言。白狗见我而吠。我言。白狗汝不应作是声。汝本吟哦。而白狗嗔恚。瞿昙此白狗本是我何等亲属。佛止摩牢不须问。汝或能忧戚不乐。如是再三。世尊曰。此摩牢白狗前所生。是汝父名兜罗。倍增嗔恚。我父兜罗。常行施与常事于火。身坏死已生梵天上。何故当生狗中。此摩牢以汝增上慢。我父兜罗后亦复尔。生弊恶狗中。而说偈曰。

梵志增上慢　　此终生六趣
鸡猪狗野狐　　驴卵地狱中

佛言。若不信我说者。便可还家语白狗言。汝本生时是我父兜罗者。还上床蓐当于金钵中食粳米肉。当示我父遗财。汝本藏举我不知处。于是鹦鹉摩牢兜罗子闻世尊所说。善思惟念。还至家已具语白狗。彼时白狗便还上床蓐坐。于金钵中食粳米肉。至本卧处床四脚下。以口足捊地。于是鹦鹉摩牢兜罗子大得钱财。欢喜心生。以右膝着地向祇树园。自称姓字。真实沙门语实不妄。三自称已。出舍卫城往诣祇树。世尊遥见告诸比丘。汝见彼鹦鹉摩牢兜罗子来不。唯然世尊。若以此时。兜罗子命终者生于善处。于我有善心故。众生因善心故。身坏死时生善处天上。彼时鹦鹉摩牢兜罗子往世尊所。面相慰劳竟云。佛言无有异(出中阿鋡经第三十九卷鹦鹉章中)

弊狗因一比丘得生善心四。

有一长者财富无数。有一弊狗常喜啮人。凡人不得妄入其门。有一比丘。聪明善慧圣达难当逮。入其门乞。值狗出卧不觉入时。长者设食狗觉方见。念出卧不觉沙门得入。今既已坐当奈之何。若独食者出必啮杀。啖其腹中所食美膳。若分我食乃原之耳。沙门知其心念。自食一揣与狗一揣。善生慈向于沙门。前舐其足。后出门卧。曾被其啮人剑斫其头。其狗即生长者夫人腹中。生后短命寻复终亡。复生彼国余长者家。年十余岁。见一沙门前迎为礼。启其父母请为我师。施设供养寻受经戒。再化家中一切大小诵经念道。因报二亲求为沙门。不受具足。供养和尚日夜不懈。和尚灭后乃受戒德(出十卷譬喻经第六卷)

## 鹿第七

鹿母落弶乞与子别还来就死一。

昔者有鹿数百为群。随逐美草侵近人邑。国王出猎遂各分迸。有一母鹿。怀妊独游被逐。饥疲失侣。时生二子舍行求食。茕悸失厝堕猎弶中。悲鸣欲出不能得脱。猎师闻声便往视之。见鹿心喜即前欲杀。鹿乃叩头求哀自陈。向生二子尚小无知。始视矇矇未晓东西。乞假须臾暂还视子。将示水草使得生活。旋来就死不违信誓。猎者惊怪。即答鹿曰。一切世人尚无至诚。况鹿身从死得脱岂有还期。鹿复报言。听则子存。留则子亡。说偈曰。

我身为畜狩　　游处于林薮
贱生贪躯命　　不能故逆死
今来入君弶　　分当就刀机
不惜腥臊身　　但怜二子耳

猎者甚奇甚异。意犹有贪。又答鹿曰。夫巧伪无实奸诈难信。虚华万端狡猾非一。爱身重死鲜能效命。人之无良由难为期。而况禽狩将去岂复还。固不放汝。鹿复垂泪。以偈报言。

虽身为贱畜　　不识仁义方
奈何受慈恩　　一去不复还
宁就分裂痛　　无为虚伪存
哀伤二子穷　　乞假须臾间
世若有恶人　　斗乱比丘僧
破塔坏佛寺　　及杀阿罗汉
返逆害父母　　妻子及奴婢
设我不来还　　罪大过于是

猎者重闻鹿言。心益悚然。乃却叹曰。惟我处世得生为人。愚惑痴冥背恩薄义。残害众生杀猎为业。诈伪苟得贪求无厌。不知非常识别三尊。鹿之所言有殊于人。信誓叩至情见尽忠。便前解弶放之令去。于是鹿还至其子所。低头鸣吟舐子身体。一悲一喜。并说偈言。

一切恩爱会　　皆由因缘合
合会有别离　　无常难得久
今我为尔母　　恒恐不自保
生世多畏惧　　命急于晨露

于是鹿母将其二子。示好水草。垂泪交流。说偈别言。

吾朝行不遇　　误堕猎者手
即时当屠割　　碎身化糜朽
念汝求哀来　　今当还就死
怜尔小早孤　　努力自活已

鹿母说已便舍而去。二子鸣呼悲泪恋慕。从后追寻顿仆复起。母顾命曰。尔还勿来。无得母子并命俱死。吾没心甘伤。汝未识世间无常皆有离别。我自薄命尔生无祐。何为悲怀徒益忧患。但当建志毕命。于是母复为子说此偈言。

吾前生贪爱　　今来爱持身
世生皆有死　　不脱不终患
制意一离贪　　然后乃大安
宁就说信死　　终不欺殆生

子犹悲恋鸣啼。相寻至于弶所。东西求索。乃见猎者卧于树下。鹿母住立。说偈觉言。

前所可放鹿　　今来还就死
恩流惠贱畜　　得见辞二子
将行示水草　　为说非常苦
万没无遗恨　　念恩不敢负

猎者于是忽觉惊起。鹿复跪向。重说偈言。

君前见放去　　德重过天地
贱狩被慈覆　　赴信来就死
感仁恩难忘　　不敢违命旨
虽还于反报　　犹不毕恩纪

猎者见鹿笃信死义。志节丹诚慈行发忠。放应征验舍生赴誓。母子悲恋相寻而至。慈感愍伤。稽首谢曰。

为天是神祇　　信义妙乃尔
恐惧情悚然　　岂敢加逆害
宁自杀鄙身　　害及其妻子
何忍向灵神　　起想如毛发

猎者即放鹿使去。母子悲喜鸣声呦呦。偈谢猎者。

贱畜生处世　　当应充厨宰
即时分烹殂　　宽惠辞二子
天仁重爱物　　复蒙放赦原
德祐积无量　　非口所能陈

猎者具以闻王。国人咸知。普感慈信。狩之仁行有踰于义。莫不肃叹。为止杀猎。鹿还鸣群啸侣游集各宁其所。佛言。时鹿者我身是。二子者罗云朱利母是也。时国王者舍利弗是。射猎者阿难是(出鹿子经)

鹿王遭捕杀身以济群众二。

昔国王游猎。作于场堑以捕群鹿。时有鹿王将鹿数亿。次食美草入其场内。守者闭门。往白于王。王大欢喜。鹿王即知。自念。群鹿所以来者由我一身耳。当作方计以济众命。即以身横伏堑上。使群鹿蹈背而出。足伤其背皮肉了尽。唯有骨在。忍痛济之皆已得出。势自上岸四向顾视。唯有一鹿不知求出。鹿王命呼乃来得出。于是鹿王命绝堕堑(出十卷譬喻经第八卷)

铭陀第八

铭陀兽剥皮济猎师命一。

佛在罗阅耆阇崛山。身有风患。耆域医王为合苏药。用三十二种。日日服三十二两。时提婆达常怀嫉妒。心自高大望与佛齐。效佛亦服注诸脉理。身力微弱苦恼呻唤。世尊怜愍手摩其头。药消病除看识佛手。曰。悉达余术世不承用复学医道。佛言。提婆达怀不善心不但今日。昔阎浮提城名波罗奈。王名梵摩达。凶暴无慈。梦见一兽。身毛金色毛端金光。即召猎师。我梦具以告之。汝等求捕。若得其皮当重赏汝。若不得者诛灭汝族。时诸猎师忧愁愦愦聚会议计。共募一人令行求之。若汝不吉还亦当以物与汝妻子。其人自念。分弃身命即

可当行。涉崄而去。经久身弊。天时暑热郁蒸欲死。悲悴而言。谁有慈悲拯我身命。有一野兽名曰铭陀。身毛金色闻甚怜愍。身入冷泉来就裹抱。小还有力将至水所。为其洗浴拾果食之。体既平复。而自念言。今睹此兽王正求之。然我垂死赖其济命。感恩未詶何心当害。若复不获。彼诸猎师必被诛戮。念是而悲。铭陀问言以何不乐。答心所怀。铭陀语言。此事莫忧我皮易得。舍身无数未曾为福。今以身皮济彼众命。如有所获。但剥取皮莫便绝命。我以施汝终无悔恨。猎师剥皮。铭陀即自立愿。今我以皮用施此人。救彼爱命。持此功德施彼众生。用成佛道普度一切。作此愿已三千国土六反震动。剥皮去后身肉赤裸血出流离。复有八万蝇蚁之属。集其身上同时唼食。时欲趣穴复恐伤害。忍痛自持身不动摇。死于彼中。时诸蝇蚁食者命终生天。猎师担皮上王。王见奇之常敷用卧。身心安隐快乐。兽铭陀者今我身是。梵摩达王今提婆达是。八万诸虫我初成佛始转法轮。上八万诸天得道者是(出贤愚经第三卷)

野狐第九

野狐从师子乞食得肥后为师子所食一。

有野狐往从师子乞食。每得残余往遂不息。正值师子饥未得食。便呼野狐鼻嗅便取吞之。未死咽中呼言。大家活我。师子心念。养汝肥毳当持备之耳。汝复何云(出十卷譬喻经)

狼第十(第八分)

狼得他心害怨女婴儿。

有女置其婴儿在于一处。狼担儿而走。时人捕蹑而语之言。汝今何故担他儿去。狼答之言。此小儿母是我怨家。五百世中常食我儿。我亦五百世常杀其子。若彼能舍旧怨之心。我亦能舍。时人语其儿母。可舍怨心。儿母答言。我今已舍。狼观儿母。虽口言舍而心不放。害之而去(出抄毗昙第二十八卷)

猕猴第十一

猕猴等四兽与梵志结缘一 猕猴奉佛钵蜜二 猕猴为五百仙人师三 五百猕猴效罗汉起佛图四 猕猴学禅堕树死得生天上五 猕猴与婢共戏六

猕猴等四兽与梵志结缘一。

昔有梵志年百二十。少不娶妻无有淫泆。静处深山以茅为庐。蓬蒿为席以水果蓏充为食。不积财宝。王娉不往端然无为。数千余岁与禽兽相娱。有四种兽。一名狐。二者猕猴。三者獭。四者兔。此四兽于道人所听经说戒。如是积久。食诸果蓏皆悉讫尽。后道人意欲去。此四大兽愁忧不乐。共议言。我曹各求供养。猕猴取甘果来以上道人。狐亦求食得一囊饭麨来以上道人。獭入水取大鱼来以上道人。兔自思念。我当用何等供养道人耶。自念。当持身供养耳。便行取樵以燃火作炭。往白道人言。今我小薄。请作炭入火中。以身上道人。火为不然。道人感其仁义。哀之遂止。时梵志者提和竭佛是。兔者我身是。猕猴者舍利弗是。狐者阿难是。獭者目揵连是(出旧譬喻经下卷)

猕猴奉佛钵蜜二。

佛与诸比丘。受师质婆罗门请。还于耆阇。河边洗器。安罗树林有猕猴。行见一树无蜂而有熟蜜。来就阿难求钵。阿难不与。佛言但与。猕猴得钵(弥沙塞律云求佛钵)盛满蜜以奉世尊。世尊不受令其水净。猕猴不解。谓呼有虫。将至水边洗钵。水漾蜜中捧还上佛(贤愚经云洗却赤虫弥沙塞律。见虫舍去。更取)佛分布众僧皆悉周遍。猕猴欢喜腾跃却舞堕坑而死。为师质妇胎。后生男子形貌端正(弥沙塞律云。生三十三天。后生人间。得阿罗汉道)佛言。过去迦葉佛时。有一年少沙门。见阿罗汉跳渡泾水。谓凡比丘云。汝飘疾如猕猴。后五百世中常为猕猴(出贤愚经第十二卷。又出弥沙塞律第十卷。又出僧祇律第二十九卷)

猕猴为五百仙人师三。

如来于摩偷罗国涅槃。百年后优娄漫陀山。一边有五百缘觉。一边有五百仙人。一边有五百猕猴。猕猴主往缘觉间见诸缘觉。生欢喜心。取树华果供养缘觉。作礼坐于僧末。日日如是。后诸缘觉皆入涅槃。猕猴供养如本。见诸缘觉不受。便牵衣捉足亦复不动。猕猴思惟。皆已死矣。啼泣懊恼。复至五百仙人所。皆到棘刺中。猕猴亦到。仙复到灰土上。猕猴亦到灰土上。仙人五热炙身。猕猴亦复如是。仙手攀树自悬猕猴。拨其手令堕地。常教化诸仙以四威仪。既教化已。于诸仙所端坐修定。语仙人言。汝等一切当如是坐。时五百仙随其坐禅。诸仙无师说法。于三十七品助菩提法。思惟取证得缘觉道。皆作是念。我得圣道由此猕猴。即以香华饮食供养猕猴。猕猴命终以香木烧其身。佛语阿难。是猕猴者即优波笈多。于恶道中为多众生作饶益。我涅槃后百余年。当有上事(出阿育王经第六卷)

五百猕猴效罗汉起佛图四。

昔佛在罗阅只国。遣一罗汉名须漫。持佛发爪至罽宾国南山作佛图。寺五百罗汉常止其中。旦夕烧香绕塔礼拜。时彼山中有五百猕猴。见道人供养塔寺。即便相将至深涧边。负輂泥石效作佛图。竖木立刹弊幡系头。旦夕礼拜亦如道人。时山水暴涨。五百猕猴一时漂没。魂神即生第二忉利天上。七宝殿舍衣食自然。各自念言。从何所来得生天上。即以天眼自见本形。猕猴之身。效诸道人戏作塔寺。虽身漂没神得生天。今当下报故尸之恩。各将侍从华香伎乐临故尸上。散华烧香绕之七匝。时山中有五百婆罗门。外学邪见不信罪福。见诸天人散华作乐绕猕猴尸。怪而问曰。诸天光影巍巍乃尔。何故屈意供养此尸。诸天人言。此尸是吾等故身。具述本事。等以此微福得生天上。今故散华以报故身之恩。戏为塔寺获福如此。若当至心奉佛。其德难喻。卿等邪见不信正真。百劫勤苦无所一得。不如共至耆阇崛山礼事供养得福无限。即皆欣然共至佛所。五体作礼散华供养。诸天人白佛。我等近世猕猴之身。蒙世尊之恩。得生天上。恨不见佛今故自归。重白佛言。我等前世有何罪行受猕猴身。虽作塔寺身被漂没。佛告天人。不从空生。往昔世时有五百年少婆罗门共行入山欲求仙道。时山上有一沙门。欲于山上泥治精舍。下谷取水身轻若飞。五百婆罗门兴嫉妒意同声笑之。今此沙门上下飘疾甚如猕猴。何足为奇。如是取水不止。山水一来溺死不久。佛告诸天人。时上下沙门我身是也。五百年少婆罗门者五百猕猴身是。戏笑作罪身受其报。佛说偈言。

戏笑为恶　号泣受报。

五百天人闻佛语已即得道迹。五百婆罗门闻罪福之报。而自叹曰。吾等学仙积有年数。未蒙果报。不如猕猴戏笑为福得生天上。佛德实妙。稽首佛足愿为弟子。佛言。善来比丘。即成沙门精进得道(出法句经第一卷)

猕猴学禅堕树死得生天上五。

昔有道人。树下坐禅诵经。有一猕猴在树上效之。不觉堕树而死。得生天上(出杂譬喻经)

猕猴与婢共戏六。

昔有国王有一猕猴。与婢共戏数数不止。有一梵志谓王。当别此婢与猕猴。王曰。何所能谐而令别离乎。后婢持饭器并大杖从外来。猕猴走来牵婢。婢嗔以足排杖挝。猕猴堕火烧其毛衣。奔走入[廾/積]薪中。燃及屋舍宫殿。宝藏悉成灰烬。王方悟梵志之言也(出猕猴与婢共戏致变经)

兔第十二

兔王依附道人投身火聚生兜率天一。

昔有兔王游在山中。与群辈俱食果饮水。行四等心慈悲喜护。教诸眷属悉令仁和勿为众恶。毕脱此身得为人形。可受道教。时诸眷属欢喜。从教不敢违命。有一仙人处在林树。食果饮水独修道行。未曾游放建四梵行。慈悲喜护诵经念道。音声通利其音和雅闻莫不欣。于时兔王往附近之。听其诵经意中欣踊不以为厌。与诸眷属共赍果蓏供养道人。如是积日经历年月。时冬寒至。仙人欲还到于人间。兔王见之愁忧不乐。心怀恋恨不欲令舍。问何所趣。在此日日相见以为娱乐。饥渴忘食如依父母。愿留莫去。仙人报曰。吾有四大当慎将护。今冬寒至果蓏已尽。山水冰冻又无岩窟可以居止。故欲舍去依处人间。分卫求食顿止精舍。过此冬寒当复相就。勿以悒悒。兔王答曰。吾等眷属当行求果。远近募索当相给足。愿一屈意愍伤见济。假使舍去忧戚之恋或不自全。设使今日无有供具。便以我身供上道人。道人见之感惟哀念。愍之至心当奈之何。仙人事火前有生炭。兔王心念。道人为我是以默然便自举身投于火中。火大炽盛道人欲救。寻已命过生兜术天。于菩萨身功德特尊威神巍巍。仙人见之。为道德故不惜身命。愍伤怜之亦自克责。绝谷不食。寻时迁神处兜率天。佛言。时兔王者则我是。仙人者定光佛是(出生经第三第四卷又出兔王经)

猫狸第十三

猫狸吞鼠食其藏一。

过去世时有一猫狸。饥渴羸瘦。于孔穴中伺求鼠子。时鼠子出疾取吞之。鼠子身小生入腹中。食其内藏。猫狸迷闷东西狂走。遂至于死。愚痴乞士不善。护身心见诸女人。而取色相(出杂阿含经第四十七卷)

鼠第十四

鼠济毗舍离命一。

佛言。迦兰陀者是山鼠名。时毗舍离王。将诸伎女入山游戏。王时疲惓眠一树下。伎女左右四散走戏。时树下窟中有大毒蛇。闻王酒气出欲螫王。树上有鼠从上来下鸣唤觉王。蛇即还缩。王觉已复眠。蛇又更出。鼠复鸣唤下来觉王。王起见大毒蛇。即生惊怖。求诸伎女又复不见。王自念言。我今得活。由鼠之恩。思惟欲报。时山边有

村。即命村中。自今以后我之禄限悉回供鼠。因此鼠故即号此村迦兰陀也。是时村中有一长者。有金钱四十亿。王即赐长者位。因此村名故号迦兰陀长者(出善见律毗婆沙第六卷)

鼠偷苏身长器中二。

昔有长者家持苏瓶。高楼上覆盖不固。鼠入苏瓶昼夜食啖。身体遂长苏既赐尽。鼠满瓶里状似苏色。有人买苏。是时长者取苏着于火上。鼠在瓶里便于瓶中命终。复化为苏。卖与买人。量取升斗骨沈在下。髅脚骨各自离解(出甘露道经)

## 经律异相卷第四十八(禽畜生部第三十八)

金翅一(二事) 千秋二(一事) 雁三(三事) 鹤四(一事) 鸽五(二事) 雉六(一事) 乌七(四事)

金翅第一

生住所资一 正音王死相二

生住所资一。

金翅鸟有四种。一者卵生。二者胎生。三者湿生。四者化生。皆先大布施心高凌虚。苦恼众生心多嗔慢。生此鸟中。有如意宝珠以为璎珞。变化万端无事不办。身高四十里。衣广八十里。长四十里。重二两半。食鼋鼍鱼鳖以为揣食(涅槃经云能食能消。一切龙鱼金银等宝唯除金刚耳)洗浴衣服为细滑食。亦有婚姻。两身相触以成阴阳。寿一劫或有减者。大海北岸一树名究罗嗔摩高百由旬。荫五十由旬(楼炭经略同)树东有卵生龙宫卵生金翅鸟宫。树南有胎生龙宫胎生金翅鸟宫。树西有湿生龙宫湿生金翅鸟宫。树北有化生龙宫化生金翅鸟宫。各各纵广六千由旬。庄饰如上。若卵生金翅鸟飞下海中以翅搏水。水即两披深二百由旬。取卵生龙随意而食之(华严经云。此鸟食龙。所扇之风若入眼人眼失明故不来人间)胎湿化亦复如是(涅槃经云唯不能食受三归者)有化生龙子三斋日受斋八禁。时金翅鸟欲取食之。衔上须弥山北大铁树上。高十六万里。求觅其尾了不可得。鸟闻亦受五戒(出长阿含经第十九卷。又出增一阿含第十五卷。大智论华严经。亦见也)

正音王死相二。

金翅鸟王。名曰正音。于众羽族快乐自在。于阎浮提日食一龙王

及五百小龙。于四天下更食。一日数亦如上。周而复始。经八千岁死相既现。诸龙吐毒不能得食。饥逼憧惶永不得安。至金刚山。从金刚山直下从大水际。至风轮际为风所吹还金刚山。如是七反然后命终。以其毒故令十宝山同时火起。难陀龙王惧烧此山。即降大雨渧如车轮。鸟肉消尽唯余心存。心又直下七反如前住金刚山。难陀龙王取为明珠。转轮圣王得为如意珠。若人念佛心亦如是(出观佛三昧经第一卷)

千秋第二

千秋生必害母。

千秋。人面鸟身。生子还害其母。复学得罗汉果。畜生无有是智及有尊卑想。不受五逆罪(出婆须蜜经第八卷)

雁第三

金羽雁犹爱前生妻子日与一毛一。

毗舍离猕猴江侧有蒜园。偷罗难陀比丘尼。去园不远。园主问言。阿姨欲须蒜耶。比丘尼即与沙弥尼式叉摩那尼。数数往索蒜。遂都尽。其主委园而去。佛说本生。昔有一婆罗门。年百二十形体羸瘦。其妇端正无比。多生男女。此婆罗门系心其妇及诸男女。初不舍离。以此爱着情笃。遂至命终便生雁中。其身毛羽尽为金色。以前福因缘故自识宿命。我以何方便养活此男女使不贫苦。日日来还日落一羽而去。儿见如是不知因缘。即共议言。我等宁可伺其来时。方便捉之尽取金羽。如其所计尽拔金羽。羽尽更生白羽。佛告诸比丘。欲知尔时婆罗门死为雁者。岂异人乎。即园主是。其端正妇者即比丘尼是。男女者即式叉摩那沙弥尼等是(出四分律二分第三卷)

五百雁为猎所杀以闻佛法生天得道二。

佛在波罗奈国。于林泽中。为诸天人四辈之类显说妙法。时虚空中有五百雁为群。闻佛音声深心爱乐回翔欲下。猎师张罗雁堕其中。为猎师所杀生忉利天。处父母膝上若八岁儿。端严无比光若金山。便自念言。我何因生此。即识宿命爱法果报。即共持华下阎浮提。至世尊所礼足白言。我蒙法音生在妙天。愿重开示。佛说四谛。得须陀洹。即还天上(出贤愚经第十三卷)

雁遇王罗不食得出三。

国王夫人升在楼上。见雁飞空中欲得其肉。便以白王。王遣猎工。持网行罗分布求索。即得数十以笼养之。中有不食者。诸雁谓言。今已得活不食何益。不食者日。忧不能食。七日瘠瘦于笼孔中得出飞去。遥语肥者曰。卿等贪食害痛在后(出十卷譬喻经第六卷)

鹤第四

常吐根力八道之音一。

弥陀佛国。常有种种奇妙杂色之鸟。白鹄孔雀鹦鹉舍利迦陵频伽共命之鸟。昼夜六时出和雅音。其音所说。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圣道分。如是等法。其土众生闻是音声。皆悉念三宝(出弥陀经)

鸽第五

鸽舍命施饥穷人一 鸽被鹰逐遇佛影则安弟子影犹战二

鸽鸟舍命施饥穷人一。

昔雪山上有一鸽鸟。时大雨雪。有人失道穷厄辛苦。饥寒兼至命在须臾。鸽飞求火。为其聚薪然之。既然身投火中。施此饥人(出大智论第十一卷)

鸽被鹰逐遇佛影则安弟子影犹战二。

佛在祇洹林晡时经行。舍利弗从。时有鹰逐鸽。鸽飞来佛边。佛行影覆之。鸽身安隐怖畏即除不复作声。后舍利弗影到。鸽便作声战怖如初。舍利弗白佛言。佛及我身俱无三毒。佛影覆鸽鸽不恐怖。我影覆鸽战慄如初。佛言。汝有三毒习故。汝观此鸽宿世因缘几世作鸽。舍利弗即时入宿命智三昧。观见此鸽。已八万大劫常作鸽身。过是已往我不能见。佛言。汝若不能尽知过去。试观此鸽何时当脱。舍利弗即入愿智三昧。观见此鸽。八万大劫未脱鸽身。过是不知。于恒河沙等大劫中常作鸽身(出大智论第十一卷)

雉第六

雉救林火一。

昔野火烧林。林有一雉。勤身自力飞来入林。以水洒林往反疲乏不以为苦。时天帝释来问之言。汝作何等。答曰。我救此林愍众生

故。此林荫育处广清凉快乐。我诸种类及诸宗亲皆悉依仰。我有身力云何懈怠而不救之。天帝问言。汝乃精勤当至几时。雉言。以死为期。天帝言。谁为汝证。即自立誓。我心至诚信不虚者火即自灭。是时净居天知雉弘誓。即为灭火。始终常茂不为火烧(出大智论第十六卷)

乌第七

乌王甘蔗所领四乌使至沙竭国一 赤嘴乌与猕猴为亲友二 乌与鸡合共生一子三 乌与虫狐迭相赞叹四

乌王甘蔗所领四乌使至沙竭国一。

波斯匿王有四大臣。拜为将。合四部兵欲伐小国。四臣见佛稽首足下。世尊问之。仁等何去。具以事答。我等之身为此国王多所兴立常畏危命今当攻伐。世尊赞曰。善哉诸贤。是为报恩而有反复。不但今世为此国王。过去世时沙竭之国。有诸乌众而来集会止顿其国。乌王名曰甘蔗。主八万乌。乌王有妇名旧黎尼。怀躯恶食至诚白王。我身小发欲得善柔。鹿王肉食乃活不尔者死。于是乌王闻其音声合会乌众。汝等当往沙竭国。沙竭国王有大鹿王。名曰须具。欲得其肉。四乌应募。吾等堪任。不惜身命当办此事。于时四乌数至会所。时国王子见乌恐惧。驰还白王。我见四乌色像若斯。数来鹿苑。王即敕人令捕。乌师造立方便张罗捕乌。辄以获之生上国王。王问四乌而呵骂之。汝等何故数来至此。犯吾境界。乌言曰。唯然天王非我所乐。有王名曰安住。其妇受胎。欲得须具善柔鹿肉。彼王遣来。受其君教。时国王愕然怪之。自受王教作此方计。投弃躯命诚非所及。欲求俗人有此反复。受君父教尚不可得。况鸟兽乎。王告诸乌。今赦汝罪(出蜜具经又名俱萨国乌王经)

赤嘴乌与猕猴为亲友二。

昔有乌名曰拘耆(梁言赤嘴乌也)游在丛树产乳诸子在于树上。时拘耆与一猕猴共为亲厚。时丛树间有一毒蛇。伺行不在。啖拘耆子无复遗余。拘耆失子悲鸣啼呼不知所在。熟自思惟。知蛇所啖。猕猴归见问之何为。答曰。蛇啖我子了尽无余。猕猴曰。我当报之。时毒蛇行。猕猴前绕之。蛇怒缠猕猴。猕猴捉得头曳。至石上磨破而死。弃掷而还。拘耆踊跃(出赤嘴乌喻经)

乌与鸡合共生一子三。

过去世时。有一群鸡依榛林住。有狸侵食唯余一[此*鳥]。乌来覆

之共生一子。子作声时乌说偈言。

此儿非我有　　野父聚落母
共合生儿子　　非乌复非鸡
若欲学公声　　复是鸡所生
若欲学母鸣　　其父复是乌
学乌似鸡鸣　　学鸡作乌声
乌鸡若兼学　　是二俱不成

(出僧祇律第二十四卷)

乌与虫狐迭相赞叹四。

久远世时。有黄门命过。弃槫树间。蛊狐及乌。共来食肉。更相赞叹。乌曰。

君体如师子　　其头如仙人
胎由鹿中王　　美哉如好华

狐曰。

谁尊在树上　　其慧最第一
其明照十方　　如积紫磨金

时大仙人处于闲居。净修为道。闻之说偈问曰。

所作吾久见　　其事为两舌
自藏于树间　　食死黄门肉
汝辈下贱物　　自称如上人

乌曰。

师子及孔雀　　其食于禽肉
何谢髡减头　　次第而求乞(出虫狐乌经)

## 虫畜生部第三十九

龙一(五事) 蛇二(三事) 龟三(一事) 鱼四(二事) 蛤五(一事) 谷贼六(一事) [泳-永＋狂]中虫七(一事) 虱八(一事)

### 龙第一

生住资待一 娑竭龙王为五百鬼神所护二 眷属先少后多三 龙持一日戒为人所剥生忉利天四 四大龙王患金翅请佛五

生住资待一。

龙有四种。一者卵生。二者胎生。三者湿生。四者化生。皆先多嗔恚心曲不端。大行布施今受此形。以七宝为宫(宫之所在乃现金翅鸟部)身高四十里。衣长四十里。广八十里。重二两半。神力自在百味饮食。最后一口变为虾蟆。若自化眷属发于道心。施乞皂衣能使诸龙各兴供养者。沙不雨身及离众患(又云。变身为蛇虺等不遭虾蟆及金翅鸟)食鼋鼍鱼鳖。以为揣食(楼炭经云龙食鱼鳖及提违提历大鱼也)洗浴衣服为细滑食。亦有婚姻。身相触以成阴阳。寿命一劫。或有减者。免金翅鸟食。唯有十六王。一娑竭。二难陀。三跋难陀。四伊那婆罗。五提头赖吒。六善见。七阿虚。八伽句罗。九伽毗罗。十阿波罗。十一伽□。十二瞿伽□。十三阿耨达。十四善住。十五优睒伽波头。十六得叉迦(楼炭经六十三出长阿含楼炭大智论)

娑竭龙王为五百鬼神所护二。

娑竭龙王。住须弥山北大海底。宫宅纵广八万由旬。七宝所成墙壁七重。栏楯罗网严饰其上。园林浴池众鸟和鸣。金壁银门。门高二千四百里。广二千二百里。彩画姝好。常有五百鬼神之所守护。能随心降雨。群龙所不能及。所住之渊涌流入海。青琉璃色(出楼炭华严经)

眷属先少后多三。

龙王白佛言。我从劫初止住大海。从拘楼秦佛时。大海之中妻子甚少。今者海龙眷属繁多。佛告龙王。其于佛法出家。违戒犯行不舍破戒者多生龙中。

直见不堕地狱。如斯之类寿终已后皆生龙中。佛告龙王。拘楼秦佛时。九十八亿居家出家。违其禁戒皆生龙中。拘那含牟尼佛时。八十亿居家出家。毁戒恣心。寿终之后皆生龙中。迦葉佛时。六十四亿居家出家。犯戒皆生龙中。于我世中。九百九十亿居家。斗诤诽谤经戒死生龙中。今已有生者。以是之故。在大海中诸龙妻子眷属不可称计。我泥洹后多有恶优婆塞。违失禁戒当生龙中。或堕地狱(出海龙王经第二卷)

龙持戒至死不破四。

大力毒龙。以眼视人弱者即死。以气嘘人强者亦死。时龙受一日戒。出家入林树间思惟。坐久疲懈而睡。龙法眠时形如蛇状。七宝杂色。猎者见之惊喜言曰。以希有难得之皮。献上国王。以为船饰不亦宜乎。便以杖案其头刀剥其皮。龙自念言。我力能倾国。此一小物岂能困我。我今以持戒故不计此身。当从佛语自忍。闭目不视闭气不息。怜愍此人。为持戒故一心受剥不生悔意。既以失皮赤肉在地。时日大热宛转土中。欲趣大水见诸小虫来食其身。为持戒故不复敢动。自思惟言。今我此身以施诸虫。为佛道故。今以肉施以充其身。后以法施以益其心。身乾命绝即生忉利天上(出大智论第十四卷)

四大龙王患金翅请佛五。

有龙王。一名嗡气。二名大嗡气。三名能罗。四名无量色。白世尊曰。于此海中无数种龙。有四种金翅鸟常食海中诸龙。愿佛拥护令得安隐不怀愁恐。世尊脱身皂衣告海龙王曰。汝当取是如来皂衣。分与诸龙皆令周遍。在大海中有值一缕者。金翅鸟王不能触犯。佛所建立不可思议巍巍之德其如斯矣。时海龙王即取佛衣而分与诸龙王。随其所乏广狭大小自然给与。其衣如故终不可尽。于时海龙王告诸龙王。当敬此衣如敬世尊。泥洹后供养舍利。一切众具而以奉事世尊。四金翅鸟王闻佛所建惶懅。速疾往诣佛所前稽首足。何故世尊夺吾等食。佛言。都有四食。坐趣三处。何等四。一曰网猎禽兽残害群畜杀生枉命以为饮食。二曰执带兵仗刀矛斫刺逼迫格射劫夺他财以用饮食。三曰悭贪谀谄乱犯禁邪见欺巧而以得食。四曰非师称师。非世尊称世尊。随邪称正。非寂志称寂志。非清净称清净。非梵行称梵行。自称诈求而以得食。是为四食。坐趣地狱饿鬼畜生三恶之处。吾所说法除此四食。不当以养身害于众生。欲自护身当护他人。所不当作慎勿为也。尔时四金翅鸟王。各与千眷属俱而白佛言。今日吾等自归命佛及法众僧。自首悔过前所犯殃。奉持禁戒从今日始。以无畏施一切龙王。拥护正法至佛法住将。从道法至于灭尽不违佛教(出海龙王经第四卷)

蛇第二

毒蛇舍金设会生忉利天一 一蛇首尾两诤从尾则亡二 蛇龟虾蟆遭饥相语三。

毒蛇舍金设会生忉利天一。

昔阎浮提有国名波罗奈。中有一人。特爱黄金。苦身营觅得七瓶金。埋内土中终不衣食。遇疾而亡。贪爱既重。转身作一毒蛇。缠绕

金瓶死已更生经数万岁。后自思惟忽能醒悟。正当为金受此恶报。当舍施福田求觅善处。时出路边见婆罗门。便言。我有一瓶金托君饭诸众僧。若不为我我当杀君。婆罗门言。我能相为。蛇出金与之。即持诣于伽蓝。具以白僧。称蛇欲设供意。僧许。持金付维那。维那经营设食日近。婆罗门以小阿翰提往至蛇所。蛇见欢喜。即盘阿翰提上。婆罗门以氍覆之担向寺所。路人见之多与财物送其家中。别克一日。请诸贤圣僧设饭食。会竟。前至僧伽蓝着众僧前住街而立。令婆罗门次第行看。自以信心观受食者。熟视不移。事讫蛇益怀敬心无厌足。僧食毕重为说法。蛇并舍七瓶金将维那取以为供养。即离恶形生忉利天(出贤愚经第四卷)

一蛇首尾两诤从尾则亡二。

昔有一蛇头尾自诤。头语尾曰。我应为大。尾语头曰。我应为大。头曰。我有耳能听。有目能视。有口能食。行时在前。故可为大。汝无此术。尾曰。我令汝去。故得去耳。若我以身绕木三匝。三日不已不得求食。饥饿垂死。头语尾曰。汝可放之听汝为大。尾闻其言即时放之。复语尾曰。汝既为大听汝前行。尾在前行。未经数步坠火坑而死。

蛇龟虾蟆遭饥相语三。

昔有一蛇。与一虾蟆一龟在一池中共作亲友。其后池水竭尽。饥穷困乏无所控告。时蛇遣龟以呼虾蟆言。

若遭贫穷失本心　　不惟本义食为先

虾蟆曰。

汝持我声以语蛇　虾蟆终不到汝边(出大智论第十二卷)

龟第三

盲龟值浮木孔一。

告诸比丘。如大海中有一盲龟。寿无量劫。百年一遇出头。复有浮木正有一孔。漂流海浪随风东西。盲龟百年一出得遇此孔至海东。浮木或至海西违绕亦尔。虽复差违或复相得。凡夫漂流五趣之海。还复人身甚难于此(出杂阿含经第十六卷)

鱼第四

百头鱼为捕者所得闻其往缘渔人悟道一 三鱼随涛流入小泾二强得反一羸被縶二

百头鱼为捕者所得闻其往缘渔人悟道一。

佛与诸比丘。向毗舍离。到黎越河。河边有五百牧牛人五百捕鱼人。佛去河不远而坐止息。时捕鱼人网得一鱼。五百人挽不能使出。复唤牧牛之众。千人并力得一大鱼。身有百头若干种类。驴马骆驼虎狼猪狗猿猴狐狸如斯之属。众人甚怪竞集看之。世尊寻时往至鱼所。而问鱼言。汝是迦毗梨不。如是三问皆答言是。复问。教化汝党今在何处。答言。堕阿鼻地狱中。阿难曰。今者何故唤百头鱼为迦毗梨。佛言。迦葉佛时有婆罗门。生一男儿。字迦毗梨(梁言黄头)。聪明博达。于种类中多闻第一。唯不如诸沙门辈。其父临终殷勤约敕。汝慎莫与迦葉沙门讲论道理。所以者何。沙门智深汝必不如。父没之后其母问曰。汝本高明今颇更有胜汝者不。答言。沙门殊胜于我。母复问言。云何为胜。答有疑往问佛能开解。彼若问我我不能答。母复告言。何以不学习其法。答言。敬学其法当作沙门。我是白衣何缘得学。母复告曰。伪作沙门学习已达还来在家。奉其母教而作比丘。经少时间读诵三藏综达义理。母问之曰。今得胜未。答言。学问中胜不如坐禅。何以知之。我问彼人悉能分别。彼人问我我不能知。因是事故未与他等。母复告曰。自今已往若共谈论。傥不如时便可骂辱。迦毗梨言。出家沙门无复过罪。云何骂之。答曰。但骂卿当得胜。时迦毗梨不忍违母。后日更论理。若短屈即便骂言。汝等愚騃无所识别剧于畜生。诸百兽头皆用比之。如是非一。以是果报今受鱼身而有百头。阿难问佛。何时当脱此鱼身。佛告阿难。此贤劫中千佛过去犹故不脱。尔时阿难及于众人。闻佛所说。咸共同声而作是言。身口意行不可不慎。时捕鱼人及牧牛人等。一时俱共合掌向佛。求索出家净修梵行。佛言善来。须发自落法衣在体。为说妙法成阿罗汉(出贤愚经第十卷)

三鱼随涛流入小泾二强得反一羸被縶二。

南海卒涌惊涛浸灌。有三大鱼流入小洲泾。自相谓言。我等厄此及曼水未减。宜可逆上还归大海。复碍水洲不得越过。第一鱼者尽力跳洲得度。次鱼复凭草获过。其第三鱼气力消竭。为猎者得之。佛见而说颂曰。

是日已过　　命则随减
如少水鱼　　斯有何乐(出出曜经第十八卷)

蛤第五

蛤闻甘露死生天上见佛得道一。

迦罗池中有一蛤。闻佛说法。即从池出入草根下。是时有一牧牛人。见大众围绕听佛说法。往到佛所。欲闻法故以杖刺地。误着蛤头。蛤即命终生忉利天。见诸妓女娱乐音声。寻即思惟。我先为畜生。何因缘故生此天宫。即以天眼观。先于池边听佛说法。以此功德得此果报。时蛤天人即乘宫殿。往至佛所头顶礼足。佛为说法得须陀洹果(出善见此婆沙第四卷)

谷贼第六

谷贼天金藏以报谷主一。

昔有大家收谷千斛。埋着地中。前至春温开之取种。了不见谷。而有一虫大如牛筥。无有手足亦无头目如顽钝肉。主人大小莫不怪之。出着平地。即问。汝是何等。终无所道。便以铁锥刺一处。语曰。欲知我名者持我着大道旁。自当有名我者。于是举着道边。三日之中无能名者。次有数百乘黄马车。衣服侍从皆黄。驻车而呼。谷贼汝何为在是间。答曰。吾食人谷故持我着此。语极久便辞别去。主人问谷贼。向者是谁也。答言。是金宝之精。居在此西三百余步大树下。有百石瓮满中金。主人即将数十人往掘即得瓮金。家室欢喜辇载将归。叩头向谷贼。今日得金是大神恩。宁可留神共归更设供养。谷贼曰。前食君谷不语姓字者。欲令君得是金报。今当转行福于天下。不得复住。言竟忽然不见(出譬喻经第二卷)

虫第七

[泳-永＋狂]中大虫先世业缘一。

王舍城东南嵎有一[泳-永＋狂]水。城内沟渎污秽。屎尿尽趣其中。臭不可近。有一大虫生[泳-永＋狂]水内。身长数丈无有手足。而宛转低仰戏[泳-永＋狂]水中。观者数千。阿难分卫见而往视。虫即跳梁波浪动涌。具以启佛。佛与诸比丘共诣池所。众人见佛。各各念言。今日如来。当为众会说虫本末以释众疑不当快乎。佛言。维卫佛泥洹后。时有塔寺。有五百比丘经过寺中。寺主见大欢喜。请留供养三月众皆受请。寺主尽心供馔无有所遗。后五百商人入海采宝还过塔寺。见五百比丘精勤行道。并各发心。欣然共议。福田难遇当设薄供。便白寺主。寺主报言。我请三月更五日满。乃得广设。贾人言。吾等当去不得待竟。五百商人各舍一珠。得五百摩尼珠。以寄寺主。嘱寺主言。日足以吾等珠供于僧众。比丘言诺。即皆受之。后生不善

心。图欲独取。卒不为供。众僧问言。主前贾客施珠应当设供。而发遣耶。寺主言。是施我耳。若欲夺吾粪可施汝。若不时去。劓汝手足投于粪坑。众愍其痴默然各去(出十卷譬喻经第四卷)

虱第八

虱依坐禅人约饮血有时节一。

过去久远。应现如来灭度以后。像法之中有一坐禅比丘。独在林中常患虮虱。即便共约。我若坐禅汝宜默然。身隐寂住虱甚如法。于后一时。有一土蚤来至虱边。问言。汝今云何身体肥盛。虱言。所依主人常修禅定。教我饮食时节。我如法行所以鲜肥。蚤言。我亦欲修习其法。虱言随意。蚤闻血肉香即便食啖。比丘苦恼。即便脱衣以火烧之。坐禅比丘迦葉佛是。土蚤者提婆达多是。虱者我是(出报恩经第四卷)

## 经律异相卷第四十九(地狱部第四十之一)

阎罗王等为狱司往缘一 阎罗王三时受苦二 阎罗王问罪人三 十八地狱及狱主名字四 三十地狱及狱主名字五 五官禁人作罪六 始受地狱生七 应生天堕地狱临终有迎见善恶处八 八王使者于六斋日简阅善恶九 寒热边地地狱十 金刚山间八大地狱各有十六小狱十一 金刚山间别有十地狱十二

阎罗王等为狱司往缘第一

阎罗王者。昔为毗沙国王。缘与维陀始王共战。兵力不敌。因立誓愿。愿为地狱主。臣佐十八人领百万之众头有角耳皆悉忿怼。同立誓曰。后当奉助治此罪人。毗沙王者今阎罗是。十八人者诸小王是。百万之众诸阿傍是。隶北方毗沙门天王(出问地狱经净度三昧经云总治一百三十四地狱)

阎罗王三时受苦第二

阎浮提南有大金刚山。内有阎罗王宫。纵广六千由旬(问地狱经云。住地狱间。城纵广三万里金银所成)昼夜三时有大铜镬自然在前。若镬入宫内。王见怖畏。舍出宫外。若镬出宫外王入宫内。有大狱卒。卧王热镬上。铁钩擘口。洋铜灌之。从咽彻下无不燋烂。事竟还与婇人共相娱乐。彼诸大臣同受福者亦复如是(出长阿含经十九卷)

## 阎罗王问罪人第三

有三使。一老。二病。三死。若有众生三业行恶。身坏命终应堕地狱。王问言。汝是天使所召耶。王曰。汝见第一使者不。汝在人中。见头白齿落目视蒙蒙。皮缓肌皱偻脊拄杖呻吟而行见此人不。罪人言见。王曰。汝何不自念。我亦当尔。罪人言。我时放逸不自觉知。王曰。今当令汝知放逸苦。非父母兄弟天帝先祖知识僮仆沙门等过。汝自作恶今当自受。又问汝见第二使不。汝本为人。颇见疾病困笃屎尿臭处身卧其上。饮食须人百节酸疼流泪呻吟不能语言不。答曰见。王问曰。何不自念(往反如第一使)又问觉第三使不。颇见人死身坏命终诸根永灭。身体挺直犹如枯木捐弃冢间鸟兽所食不。答曰见(往反如前)语已付狱卒(有众生三世治恶经云。遣五使。五问。谓生老病死先身恶业)诣大地狱(出长阿含经第十九卷娄炭经大同小异)

## 十八地狱及狱主名字第四

十八小王者。一迦延典泥犁。二屈遵典刀山。三沸[這-言＋(大/隹)]寿典沸沙。四沸典典沸屎。五迦世典黑耳。六[山*蓋]傞典火车。七汤谓典镬汤。八铁迦然典铁床。九恶生典[山*蓋]山。十寒冰(经阙王名)十一毗迦典剥皮。十二逕头典畜。十三提薄典刀兵。十四夷大典铁磨。十五悦头典冰地狱。十六铁笳(经阙王名)十七身典蛆虫。十八观身典[金*羊]铜(出问地狱经)

## 三十地狱及狱主名字第五

一曰平潮王。典主阿鼻大泥犁。二曰晋平王。典治黑绳重狱。三曰荼都王。典治[金*戟]臼狱。四曰辅天王。典治合会狱。五曰圣都王。典治大山狱。六曰玄都王。典治火城狱。七曰广武王。主治剑树狱。八曰武阳王。典主嚾吼狱。九曰平阳王。主治八路狱。十曰都阳王。典治刺树狱。十一消阳王。主治沸灰狱。十二挺慰王。典治大噭狱小噭狱。十三广进王。主大阿鼻狱。十四高都王。主治铁车狱。十五公阳王。主治铁火狱。十六平解王。主治沸屎狱。十七柱阳王。主治烧地狱。十八平丘王。典治弥离狱。十九[石*連]石王。主治山石狱。二十琅耶王。主治多洹狱。二十一都官王。主治泥犁狱。二十二玄锡王。主治飞虫狱。二十三太一王。主治阳阿狱。二十四合石王。主治大磨狱。二十五凉无王。主治寒雪狱。二十六无原王。主治铁杵狱。二十七政治王。主治铁柱狱。二十八高远王。主治脓血狱。二十九都进王。主治烧石狱三十原都王。主治铁轮狱。是为三十大苦剧泥犁。神明听察疏记罪福不问尊卑。一月六奏一岁四覆。四覆之日皆用

八王。八王日者天王案行以比诸天民隶之属。有福增寿有罪减算。制命长短毛分不差。人民盲冥了自不知。不预作善收付地狱(出净度三昧经)

## 五官禁人作罪第六

五官者。一鲜官禁杀。二水官禁盗。三铁官禁淫。四土官禁两舌。五天官禁酒(出净度三昧经)

## 始受地狱生第七

阎罗王城之东西南面列诸地狱。有日月光而不明净。唯黑耳狱光所不照。人命终时神生中阴。中阴者已舍死阴未及生阴。其罪人者乘中阴身。入泥犁城。泥犁城者(梁言寄系城又云闭城也)是诸罪人。未受罪之间共聚是处。巧风所吹随业轻重受大小身。臭风所吹成就罪人粗丑之形。香风所吹成就福人微细之体(出问地狱经)

## 应生天堕地狱临终有迎见善恶处第八

生天堕地狱。各有迎人。人病欲死时。眼自见来迎。应生天上者天人持天衣伎乐来迎。应生他方者眼见尊人为说妙言。应堕地狱者眼见兵士持刀楯矛戟索围绕之。所见不同。口不能言。各随所作得其果报。天无枉滥。平直无二。随其所作天网治之(出净度三昧经。华严经云。人欲终时见中阴相。行恶业者见三恶受苦。或见阎罗持诸兵仗囚执将去。或闻苦声。若行善者见诸天宫殿伎女庄严游戏快乐如是等胜事)

## 八王使者于六斋日简阅善恶第九

八王曰。谓天帝释镇臣三十二人。四镇大王司命司录。五罗大王八王使者。尽出四布覆行。复值四王十五日三十日所奏。案挍人民立行善恶。地狱王亦遣辅臣小王。同时俱出有罪即记。前斋八王日。犯过福强有救安隐无他用福原赦。到后斋日重犯。罪数多者减寿条名克死。岁月日时关下地狱。地狱承文书即遣狱鬼持名录召。狱鬼无慈死日未到。强推作恶令命促尽。福多者增寿益算。天遣善神营护其身。移下地狱拔除罪名。除死定生。后生天上(出净度三昧经)

## 寒热边地地狱第十

云何地狱。答谓寒热边地也。有无量种。今当略说。寒地狱者。了叫唤。不了叫唤。不叫唤。有是三相极恶唤呼。了叫唤者有三。一阿浮陀。二泥罗浮陀。三阿波跛。阿浮陀地狱者由寒身中生似痈。泥罗浮陀地狱者风吹胀满。阿波跛者极寒风吹剥其身皮肉尽落。皆急战唤声。此三可了。

不了叫唤者。一阿吒㑃吒㑃。二优钵罗。阿吒㑃吒㑃者亦是极寒风所吹。皮肉剥落唤阿吒㑃吒㑃。优钵罗者极大风寒吹剥身皮肉体中自铁叶还自缠身。如优钵罗华。以谤贤圣堕此狱中。不叫唤者。一拘牟陀。二须揵提。三伽分陀犁。四伽波昙摩。极寒风吹身胀满。如四种相受苦呻吟。以谤贤圣故堕彼四种地狱。于一切时受无量苦。是一切大寒地狱。处在四洲间。着铁围山底。仰向居止在闇冥中。寒风坏身。大火所烧。如烧竹林。声咳相触。亦有余众生于中受苦。皆谤毁贤圣受如是苦。如世尊说偈。

泥罗浮有百千　　阿浮陀三十五
毁圣恶趣狱　　口及意恶愿

是谓寒地狱。问云何热地狱。答一有主治。二少主治。三无主治。此三相治者是考掠也。有主。一者治活。二行。三黑绳。活地狱者。狱卒以利刀斧解剥剉斩罪众生如斩剉草头。皮肉解散罪缘未尽。以冷风吹还生如故。复因罪恶手生铁爪锋利犹刀。各生怨结更相掴截。如刈竹苇。彼此相闻结恨心死故生此中。黑绳地狱者。挓罪人着地。以黑绳拼[(巳/廾)*夊][(巳/廾)*夊]斫截。以斫众生故生彼地狱。

复次以热赤铜。鍱缠身骨破碎髓血流。以鞭杖加众生及出家。不精进受着信施衣故生彼中。极大闇冥苦于烟熏。倒悬其身使歙烟熏。烟熏穴居众生故也。行地狱者。行列罪众生如屠肆者。截手足耳鼻及头。本为屠儿故受此苦。复次热铁地驾铁火车。狱卒乘之张眼[口*戒]唤叱叱。使走以乘象马驱使疲劳故堕此中。淫犯他妻驱上剑树自然火烧受如此苦。谓有主治地狱狱卒者。以行缘故不被火烧。少主治地狱者。一众合二大哭三铁鉴。众合地狱者。罪众生畏地狱卒。无量百千走入山间。前后自然生火。两山自合如磨。血流如河骨肉烂尽。以喜磨众生故也。复次火烧大铁臼以杵捣之。经历百年彼以罪缘而命不尽。以臼捣杀蚤虱及[分*函]杀故也。

大哭地狱者。大铁山周遍火燃四绝无行处。恶狱卒无慈。嗔恚言。欲何所趣。以火烧铁杵击破其头。以困苦万民故生此中也。炙地狱者。大铁山火焰相博。以铁铲铲之。周匝猗炙一面适熟。铲自然转反覆颠倒。以贯刺杀人故生此中也。无缺地狱者。铁地周匝火然纵广百由旬。四门如城以铜薄覆上焰焰相续。诸罪众生积聚如薪。焰无挂

碍燋烂其身受苦无缺。以杀父母真人。恶意向佛使血流出。斗乱僧众。及作增上十不善业故生此中也。边地狱者。所在家水间山间及旷野。独受恶业报是谓边地狱(出衣品第三卷)

金刚山间八大地狱各有十六小狱第十一

　　四天下外有八万天下而围绕之。八万天下外复有大海。海外复有大金刚山。山外复有山亦名金刚(楼炭经云大铁围山)二山中间日月神天威光不照。有八大地狱。一曰想。二曰黑绳。三曰椎岬。四曰叫唤。五曰大叫唤。六曰烧炙。七曰大烧炙。八曰无间(楼炭经云有不同文多不载也)其一地狱。各有十六小地狱(问地狱经云。地狱者地上有也)

　　想地狱十六者。一曰黑沙。二曰沸屎。三曰五百钉。四曰饥。五曰渴。六曰一铜釜。七曰多铜釜。八曰石磨。九曰脓血。十曰量火。十一曰灰河。十二曰铁丸。十三曰釿斧。十四曰豺狼。十五曰剑树。十六曰寒冰。

　　其中众生。手生铁抓迭相嗔忿。以爪相攫应手肉堕。想以为死。复次其中众生怀毒害想。手执刀剑迭相斫刺。剥脔割身碎在地。相谓为死。冷风来吹寻复活起。彼自相言我今已活。久受罪已出想地狱。慞惶求救不觉忽到黑沙地狱。热风暴起吹热黑沙来着其身。烧皮彻骨身中焰起。回旋还身烧炙燋烂。其罪未毕故使不死。久受苦已出黑沙狱到沸屎狱。有沸屎铁丸自然满前。驱迫罪人使抱铁丸烧其身手。复使撮着口中。从咽至腹通彻下过无不燋烂。有铁嘴虫唼肉达髓苦毒无量。受罪未毕复不肯死。久受苦已出沸屎狱附到铁钉狱。卒扑之偃热铁上。舒展其身以钉钉手足。周遍身体尽五百钉。苦毒号吟犹复不死。久受苦已出铁钉狱到饥饿狱。即扑热铁上销铜灌口。从咽至腹通彻下过无不燋烂。余罪未尽犹复不死。久受苦已出饥地狱到渴地狱。即扑热铁上以热铁丸着其口中。烧其唇舌通彻下过无不燋烂苦毒啼哭。久受苦已出渴地狱到一铜鍑地狱狱卒怒目捉罪人足倒投鍑中。随汤涌沸上下回旋。身坏烂熟万毒并至故令不死。久受苦已出一铜鍑至多铜鍑地狱。捉罪人足倒投鍑中。随汤涌沸上下回旋举身坏烂。以铁钩取置余鍑中。悲叫苦毒故使不死。久受苦已出多铜鍑至石磨地狱。捉彼罪人扑热石上。舒展手足以大热石岬其身上。回转揩磨骨肉糜碎。苦毒切痛故使不死。久受苦已出石磨狱至脓血地狱。脓血沸涌罪人于中东西驰走。汤其身体头面烂坏。又取脓血食之。通彻下过苦毒难忍故令不死。久受苦已乃出脓血至量火地狱。有大火聚其火炎炽驱迫罪人。手执铁升以量火聚。遍烧身体苦毒热痛。吟呻号哭故令不死。久受苦已出量火狱到灰河地狱。纵广深浅各五百由旬。灰汤涌沸

恶气[泳-永＋逢]渤回波相搏声响可畏。从底至上铁刺纵横。其河岸上有剑树林。枝叶华实皆是刀剑。罪人入河随波上下。回覆沉没铁刺刺身。内外通彻脓血流出。苦痛万端故令不死。乃出灰河至彼岸上。利剑割刺身体伤破。复有豺狼来啮罪人生食其肉。走上剑树剑刃下向。下剑树时剑刃上向。手攀手绝足蹋足断。皮肉堕落唯有白骨筋脉相连。时剑树上有铁嘴乌。啄头食脑苦毒号叫故令不死。还入灰河随波沉没。铁刺刺身苦毒万端。皮肉烂坏脓血流出。唯有白骨浮漂于外。冷风来吹寻便起立。宿对所牵不觉忽至铁丸地狱。有热铁丸狱鬼驱投之。手足烂坏举身火然。万毒并至故令不死。久受苦已乃出铁丸至釿斧地狱。捉此罪人扑热铁上。以热铁釿斧斫其手足耳鼻身体。苦毒号叫犹复不死。久受罪已出釿斧狱至豺狼地狱。有群豺狼竞来[齒*齊]龊。肉堕骨伤脓血流出。苦痛万端故令不死。久受苦已乃出豺狼至剑树狱。入彼剑林有暴风起。吹剑树叶堕其身上。头面身体无不伤坏。有铁嘴乌啄其两目。苦痛悲号故使不死。久受苦已乃出剑树至寒冰狱。有大寒风吹其身上。举体冻伤皮肉堕落。苦毒叫唤然后命终。身为不善口意亦然。斯堕想地狱怖惧毛竖。

黑绳大地狱。有十六小狱周匝围绕。各纵广五百由旬。何故名黑绳。其诸狱卒捉彼罪人扑热铁上。舒展其身以热铁绳絣之使直。以热铁斧逐绳道斫罪人作百千段。复次以铁绳絣锯之。复次悬热铁绳交横无数。驱迫罪人使行绳间。恶风暴起吹诸铁绳历络其身。烧皮彻肉燋骨沸髓苦毒万端。余罪未毕故使不死。故名黑绳。久受苦已乃出黑绳至黑沙地狱。乃至寒冰地狱然后命终。恶意向父母佛及声闻。则堕黑绳狱苦痛不可称。

推岬大地狱。有十六小狱围绕。各纵广五百由旬。何故名推岬。有大石山两山相对。人入此中。山自然合推岬其身。骨肉糜碎山还故处。苦毒万端故使不死。复有大铁象举身火然哮呼而来。蹴蹋罪人婉转其上。身体糜碎脓血流出。号啕悲叫故使不死。复捉罪人卧大石上以大石岬。复取罪人卧地铁杵捣之。从足至头皮肉糜碎。脓血流出万毒并至。余罪未毕故令不死故名推岬。久受苦已乃出推岬到黑沙地狱。乃至寒冰然后命终。但造三恶业不修三善行。堕推岬地狱苦痛不可称。

叫唤大地狱。有十六小地狱。各纵广五百由旬。何故名叫唤狱。狱卒捉罪人掷大镬中。又置大铁鍑中。热汤涌沸煮彼罪人。号啕叫唤苦痛辛酸。又取彼罪人掷不[金*敖]上。反覆煎熬号啕叫唤。余罪未毕故使不死故名叫唤。久受苦已乃出叫唤至黑沙地狱。乃至寒水尔乃命终。嗔恚怀毒造诸恶行。堕叫唤地狱。

大叫唤大地狱。有十六小狱。何名大叫唤。取彼罪人着大铁釜

中。又置铁镬中。热汤涌沸煮彼罪人。又掷大[金*敖]上。反覆煎熬号啕大叫苦痛辛酸。余罪未毕故使不死名大叫唤。久受苦已出大叫唤至寒冰狱。尔乃命终。习众邪见。为爱网所牵。造卑陋行。堕大叫唤狱。

烧炙地狱。有十六小地狱。何故名烧炙。将诸罪人置铁城中。其城火然内外俱赤烧炙罪人。又着铁楼上。其楼火然内外俱赤。又掷着大铁陶中。其陶火然内外俱赤。烧炙罪人皮肉燋烂万毒并至。余罪未毕故使不死。故名为烧炙。久受苦已出烧炙狱至黑沙狱。乃至寒冰然后命终。为烧炙行堕烧炙地狱。长夜受烧炙苦。

大烧炙地狱。有十六小地狱。纵广五百由旬。将诸罪人置铁城中。其城火然内外俱赤。烧炙罪人皮肉燋烂万毒并至。有大火坑火焰炽盛。其坑两岸有大火山。捉彼罪人贯铁叉上竖着火中重火烧炙皮肉燋烂。余罪未毕故使不死。久受苦已出大烧炙至黑沙地狱。乃至寒冰尔乃命终。舍善果业为众恶行。堕大烧炙狱。

无间大地狱。有十六小狱。各纵广五百由旬。捉彼罪人剥取其皮从足至顶。即以其皮缠罪人身。着火车轮躙热铁地。周行反覆身体碎烂。皮肉堕落万毒并至故使不死。又有铁城四面火起。东焰至西西焰至东。南北上下亦复如是。焰炽回遑间无空处。东西驰走烧炙其身皮肉燋烂。苦痛辛酸万毒并至。罪人在中久乃门开。其诸罪人奔走往趣。身诸枝节皆火焰出。走欲至门门自然闭。余罪未毕故使不死。又其中罪人举目所见但见恶色。耳闻恶声鼻闻臭气。身触苦痛意念恶法。弹指之顷无不苦时。故名无间地狱。久受苦已命终。为重罪行生恶趣。乃至寒冰地狱。尔乃命终。为重罪行生恶趣业。堕无间狱罪不可称名。八大地狱各有十六小地狱。

金刚山间别有十地狱第十二

二大金刚山间。有大风起名为僧佉。若使风来至四天下及八万天下。大地诸山去地十里。或至百里飞扬空中皆悉糜碎。如壮士手把轻糠散于空中。由二大山遮止此风。若使风至四天下者。其中众生溪河江海皆当焦枯。又山间风臭处不净腥秽酷烈。若使来至四天下者。熏诸众生皆当失目。又此二山多所饶益。亦是众生行报所致。

又二山间有十地狱。一名厚云。二名无云。三名呵呵。四名奈何。五名羊鸣。六名须干提。七名优钵罗。八名拘物头。九名分陀利。十名钵头摩。云何名厚云。地狱罪人自然生身。譬如厚云故名厚云。云何名无云。众生生身犹如段肉故名无云。云何名呵呵。苦痛切

身皆称呵呵故名呵呵。云何名奈何。受罪众生苦痛酸切无所归依皆称奈何。云何名羊鸣。受罪众生苦痛切身欲举声语舌不能转直如羊鸣。云何名须干提华。狱皆黑如须干提华色。云何名优钵罗华。狱皆青如优钵罗华。云何名拘物头华。狱皆红如拘物头色。云何名分陀利华。狱皆白如分陀利华。云何名钵头摩华。狱皆赤如钵头摩华色。喻如有箪受六十四斛满中胡麻。有人百岁持一麻去。如是至尽。厚云地狱受罪未竟。如二十厚云地狱寿。与一无云地狱寿等。如二十无云地狱寿。与一呵呵地狱寿等。如二十呵呵地狱寿。与一奈何地狱寿等。如二十奈何地狱寿。与一羊鸣地狱寿等。如二十羊鸣地狱寿。与一须干提地狱寿等。如二十须干提地狱寿。与一优钵罗地狱寿等。如二十优钵罗地狱寿。与一拘物头地狱寿等。如二十拘物头地狱寿。与一分陀利地狱寿等。如二十分陀利地狱寿。与一钵头摩地狱寿等。如二十钵头摩寿名一中劫。如二十中劫名一大劫。钵头摩地狱中火焰炽盛。罪人去火一百由旬。火已烧炙去六十由旬。两耳已聋无所闻知。去五十由旬两目已盲无所复见。瞿波利比丘已怀恶心。谤舍利弗目揵连。身坏命终堕此钵头摩地狱中(出长阿含经楼炭大同小异也)

## 经律异相卷第五十(地狱部第四十之二)



### 阿鼻地狱受诸苦相第一

阿鼻地狱者(梁言无遮。又言无间。又言猛火入心)纵广正等八千由旬。七重铁城七层铁网。下有十八隔。周匝七重。皆是刀林。复有七重剑林。四角有四大铜狗。广长四十由旬。眼如掣电。牙如剑树。齿如刀山。舌如铁刺。一切身毛皆然猛火。其烟臭恶。有十八狱卒。口如夜叉。六十四眼散迸铁丸。狗牙上出高四由旬。牙端火流烧煎铁车。轮网出火。锋刃剑戟烧阿鼻城赤如融铜。狱卒八头六十角。角抄火然。火化成铜复成刀轮。相次在火焰间。满阿鼻城。城内有七铁幢。火涌如沸铁流融迸涌出四门。上有十八釜。沸铜涌漫满于城中。二隔间有八万四千铁蟒大蛇。吐毒火中身满城内。其蛇哮吼如天震雷。雨大铁丸五百。又五百亿虫。八万四千嘴头火流如雨而下。满阿鼻城。此虫若下猛火大炽照八万四千由旬狱上。冲大海沃燋山下贯大海底渧如车轴。若有杀父害母骂辱六亲。命终之时铜狗化十八车。状如宝盖。一切火焰化为玉女。罪人遥见心喜欲往。风刀解时寒急失声。宁得好火安在车上然火自爆。即便命终。坐金车瞻玉女。皆捉铁斧斩截其身。屈伸臂顷直落阿鼻。从上隔如旋火轮至于下隔。身遍隔内。铜狗大吼啮骨唼髓。狱卒罗刹捉大斧截以叉叉颈令起遍体火焰满

阿鼻狱。阎罗王大声告敕。痴人狱种。汝在世时。不孝父母邪慢无道。汝今生处名阿鼻狱。狱卒复从下隔更上上隔。经历八万四千隔挂身而过至铁网际。一日一夜即阎浮提六十小劫。尽一大劫。作五逆罪。临命终时。十八风刀如铁火车解截其身。以热逼故便作是言。得好色华清凉大树于下游戏不亦乐乎。作此念时八万四千诸恶剑林。化作宝树华果茂盛行列在前。大热火焰化为莲华。罪人疾于暴雨坐莲华上。铁嘴诸虫从火华起穿骨入体躁动。一切剑枝。削于肉骨。无量刀林当上而下。火车炉炭十八苦事一时来迎。此相现时陷坠地下。从下隔上身如华敷遍满下隔下火炽然。至于上隔身满其中。热恼急故张眼吐舌。万亿融铜百千刀轮。从空中下颈入足出。一切苦事过于上说百千万倍。具五逆者受罪五劫。复有众生。犯四重禁虚食信施诽谤邪见不识因果。断学般若毁十方佛。偷僧祇物淫劮无道。逼净戒尼姊妹亲戚。造众恶事。此人罪报。临命终时。风刀解身偃卧不定如被楚挞。其心荒越发狂痴想。见己室宅男女大小。一切皆是不净之物。屎尿臭处盈流于外。狱卒罗刹以大铁叉擎。阿鼻狱及诸刀林。化作宝树及清凉池。火焰化作金叶莲华诸铁嘴虫化为凫雁。苦痛之声犹如歌咏。罪人闻此吾当游中。坐火莲华。众物竞分。狗食其心。俄尔之间。身如铁华满十八隔。此等罪人经八万四千大劫。复入东方十八隔中。如前受苦。南西北方亦复如是。谤方等经。具五逆罪。破坏僧祇。污比丘尼。断诸善根。具众罪者身满阿鼻狱。四支复满十八隔中。此阿鼻狱但烧如此狱种众生。劫欲尽时东门即开。见东门外。清泉流水华果林树一切俱现。是诸罪人从下隔见明火暂歇。从下隔起婉转腹行。[打-丁＋聿]身上走到上隔中。手攀刀轮。时虚空中雨热铁丸。走于东门既至门阃。狱卒罗刹手捉铁叉逆刺其眼。铁狗啮心闷绝而死。南西北门亦复如是。经历半劫。

十八小地狱各有十八狱围绕阿鼻第二

　　阿鼻地狱。有十八小地狱。小地狱。各有十八寒地狱。十八黑闇地狱。十八小热地狱。十八刀轮地狱。十八釰轮地狱。十八火车地狱。十八沸屎地狱。十八镬汤地狱。十八灰河地狱。五百亿釰林地狱。五百亿刺林地狱。五百亿铜柱地狱。五百亿铁玑地狱。五百亿铁輞地狱。十八铁窟地狱。十八铁丸地狱。十八尖石地狱。十八饮铜地狱。如是等众多地狱。阿鼻地狱。死生寒冰中。寒冰狱死生黑闇处。八千万岁目无所见。受大虫身婉转腹行。诸情闇塞为狐狼食之。后生畜生。五千万身受鸟兽形。还生人中。六根不具贫穷下贱。经五百身后生饿鬼。后遇善知识发菩提心。

　　十八寒地狱者。八方冰山。山十八隔。复有十八诸小冰山。寒冰山间如瓦莲华。高十八由旬。上有冰轮。纵广正等十二由旬。如天雨

雹从空而下。劫夺抄盗剥脱冻杀众生。此人罪报欲命终时。一切刀风化为热火。罪人作念我今云何不卧冰上。作是念时。狱卒罗刹手执冰轮蹑虚而至。罪人见已心便爱念。气绝命终生冰山上。既生之后。十八冰山如以扇扇。一切寒冰从毛孔入。十八隔中遍满一隔。剖裂擗拆如赤莲华。冰轮上下遍覆其身。八方冰山一时俱合。更无余辞但言阿罗。尔时罪人即彼作是念。我于何时当免寒冰生热火中。尔时空中有铁嘴鸟。吐火破冰啄脑。罪人即死。狱卒复以铁叉打地[口*戒]言活活。应声即苏。身火猛炽愿得前冰以灭此火。狱卒复以冰轮迎接置与狱中。如是十八隔中无不经历。此寒地狱寿命岁数。如四天王天日月八千万岁。罪毕下生贱贫鄙陋。五十世中为人奴婢。衣不蔽形食不充口。此罪毕已。遇善知识发菩提心。

黑闇地狱者。十八重黑山。十八重黑网。十八重铁床。十八重铁缦。一山高八万四千由旬。一一缦亦厚八万四千由旬。一一缦间十八重铁围山罗刹如林。此山阴闇。偷佛僧灯明。偷盗父母师长。谤说法者。亦毁世俗论义师等。不忌尊卑不知惭愧。以此罪故命欲终时。眼有电光睒迅不停。即作是念。我有何罪常见是火。即闭两目不愿欲见。命欲终时。狱卒罗刹擎大铁床张大铁轮。如大队云乘。空而至。无形有声。罪人欲往命终。坐铁床上落黑闇处。刀轮上下斩断其身。有大铁乌嘴距长利。从山飞下来擽罪人。痛急疾走求明不得。足下蒺梨穿骨彻髓。如是憧惶经五百万亿岁日月如前。彼人头打诸黑闇山。脑流眼出。狱卒罗刹以铁叉叉安眼眶。罪毕乃出。为贫穷人。眼目角睐盲冥无见。或被癞病人所驱逐。如是罪报经五百身。过是以后遇善知识发菩提心。

十八小热地狱者。如阿鼻狱。亦七重城七重铁锎。无量诸恶以为庄严。以不从师教兴恶逆心。不知恩养盗师害师。污师净食坐师床坐捉师钵盂藏去不净。作种种恶毒药饮师。若沙门婆罗门。作诸非法无有惭愧。剥像破塔劫法宝物。杀伯叔父母兄弟姊妹。命欲终时。十八狱卒各以铁叉擎置一隔狱。如大宝盖雨微细雨。雨渧如华热恼入心。见雨清凉即作念言。愿我得坐荫盖之下。凉雨洒我不亦乐耶。气绝命终。如一瞬顷即坐剑林上。百亿剑刃。刃皆出火烧刺其身。空中宝盖化为火轮。从上而下直劈其顶。身体碎裂为数千段。上雨铜丸从毛孔入。狱卒罗刹以大铁叉刺罪人眼。或以铁箭贯射其心闷绝而死。须臾还活坐剑床上。旋岚猛风吹堕地狱。时阎罗王告言。狱种汝作众恶。杀师谤师。汝今生处名拔舌阿鼻。汝在此狱当经三劫。作是语已即灭不现。

刀轮地狱者。四面刀山。于众山间积刀如轮。有八百万亿极大刀轮。随次而下犹如雨渧。以乐苦恼他杀害众生。命终之时。患逆气病

心坚如石。即作是愿。得一利刀削此诸患不亦快乎。是时狱卒顶戴刀轮翳令不现。至罪人所卑言逊辞。我有利刀能割重病。罪人欢喜即自念言。唯此为快。气绝命终生刀轮上。如醉象走堕刀山间。是时四山一时俱合。四种刀山割切其身。不自胜持闷绝而死。狱卒罗刹驱蹙罪人。令登刀山来至山顶。刀伤足下乃至于心。畏狱卒故匍匐而上。既至山顶。狱卒手执一切树揲。未死之间铁狗啮心楚毒百端。铁虫唼食肉皆都尽。寻复唱活。脚着铁轮从空而下。一日一夜六十亿生六十亿死。如是众多如四天王寿八千万岁。罪毕乃出堕在畜生。五百世中有供众口。复五百世受卑贱形。后遇善知识发菩提心。

剑轮地狱者。纵广正等五十由旬。满中剑树其树多少。如稻麻竹苇。一一剑树高四十由旬。八万四千剑轮为叶。八万四千剑轮为华。八万四千剑轮为果。八万四千沸铜为枝。以乐杀无厌。如此罪人临命终时。遇大热病即作念言。我今身体时热时寒。举身坚强犹如铁砧。即作愿言。得金刚剑割却此患乐不可言。是时狱卒即自化身。如己父母亲友之形。在其人前而告之言。我有秘法如卿所念当用相遗。罪人云急急欲得。气绝命终如马奔走生剑华中。无量剑刀削骨破肉碎落如空。复有铁乌。从树上下挑眼啄耳。有大罗刹。手捉铁斧破头出脑。铁狗来舐死已唱活。驱令上树。未至树端身碎如尘。一日一夜杀身如尘不可称数。杀人罪故受如此殃经八万亿岁生畜生中。身常负重死复剥皮。经五百世还生人中。贫穷短命多病消瘦。过是已后遇善知识发菩提心。

火车地狱者。一一铜镬。纵广正等四十由旬。满中火。下有十二轮。上有九千四火轮。自有众生为佛弟子。及事梵天九十六种。及在家者诳惑邪命谄曲作恶。如此罪人欲命终时。风大先动身冷如冰。即作是念。何时当得大猛火聚。入中坐者永除冷病。作是念已。狱卒罗刹化作火车如金莲华。狱卒在上如童男像。手执白拂鼓舞而至。罪人爱着。若坐此上快不可言。气绝命终载火车上。支节火然身体燋散。狱卒唱活应声还活。火车轹身凡十八反碎身如尘。天雨沸铜遍洒身体即便还活。如是往反上至汤际下堕镬中。火车所轹一日一夜九十亿死九十亿生。此人罪毕生贫贱家为人所使。系属于他不得自在。偿利养毕久乃得脱。由前出家善心功德。遇善知识为其说法。心开意解成阿罗汉。

沸屎地狱者。八十由旬十八铁城。一一铁城有十八隔。一一隔中四壁皆有百亿万剑树。地如刀刃。刃厚三尺。于其刃上百千蒺梨不可称计。一一蒺梨及剑树间。生诸铁虫其数无量。一一铁虫有百千头。一一头有百千嘴。嘴头皆有百千蚖虫。此诸蚖虫口吐热屎。沸如融铜满铁郭内。上有铁网铁乌。以破八戒斋。污沙弥尼式叉摩尼。污比丘

戒比丘尼戒。污优婆塞戒优婆夷戒。如是七众及余一切。污僧净饭污父母食。偷窃先啖不净手捉。及僧知事以自恃故污僧净食。四部弟子以不净身坐僧祇床。犯偷兰遮久不忏悔。虚食僧食坐僧众中与僧布萨。如是众多无量不净恶业罪人。临命终时举身皆香。如麝香子不可堪处。即作是念。当于何处不闻此香。狱卒化身犹如画瓶中盛粪秽。至罪人所以手摩触。令彼罪人心生爱着。气绝命终堕沸屎中。身体糜烂众虫唼食削骨彻髓。以渴逼故饮热沸屎。蚖虫蛆虫唼其舌根。一日一夜九十亿生九十亿死。罪毕乃出生贫贱家不得自在。设生世时恒值恶王属邪见主。种种恶事逼切其身。瘿瘇恶创以为衣服。宿世闻法善因缘故。遇善知识出家学道成阿罗汉。

十八镬汤地狱者。有十八镬。纵广正等各四十由旬。七重铁网满中沸铁。五百罗刹鼓大石炭。烧其铜镬焰焰相次。经六十日火不可灭。阎浮提日满十二万岁。镬汤上涌化成火轮。还入镬中。以毁佛禁戒杀生祠祀。为啖肉故焚烧山野伤害众生。生啖众生以火焚烧。如此罪人命欲终时。身心烦闷失大小便不自禁制。或热如汤或冷如冰。即作是念。得大温水入中沐浴不亦乐乎。狱卒罗刹化作僮仆。手擎汤盆至罪人所。心生爱乐。气绝命终生镬汤中。速疾消烂唯余骨在。铁叉掠出铁狗嚼之。呕吐在地寻复还活。狱卒驱蹙还令入镬。铁镬热故攀剑树上。骨肉断坏落镬汤中。一日一夜恒沙死生。罪毕生为猪羊鸡狗。短命之处无不经历。如是受身八千万岁。命终之后还生人中。受二种报。一者多病。二者短命。过算数劫遇善知识。受持五戒行六波罗蜜。

灰河地狱者。长二百由旬。广十二由旬。下有利刀岸上剑树。满中猛火广十二丈。复有融灰以覆火上。厚四十丈。以偷盗父母师长善友兄弟姊妹。如是痴人无有惭愧。不识恩养不从师教。此人罪报命欲终时。气满心腹喘息不续。即作是念。我心如泥气满胸中。得一微火爆我身者不亦快乎。狱卒应念化作妻子。手擎火炉微灰覆上。至罪人所。罪人欢喜。气绝命终生灰河中。诸剑树间有一罗刹。手执利剑欲来伤害是人恐怖走入灰河。举足下足刀伤其脚。剑树雨刀从毛孔入。罗刹以叉叉出其心。躄地闷死寻复还活。一日一夜五百亿生五百亿死。饥渴逼故张口欲食。剑树雨刀从舌头入。擗腹裂胸闷绝而死。由前世闻法僧名故。罪毕之后得生人中。贫穷下贱。觉世非常出家学道。时世无佛成辟支佛。世若有佛成阿罗汉。

剑林地狱者。八千由旬满中剑树。有热铁丸以为其果。树高二十四由旬。以不孝父母不敬师长。作恶口业无慈爱心刀杖加人。临欲终时心如糊胶处处生着。即作此念。我心缚着触事不舍。耽酒嗜色虽遇苦患心犹不息。得一利刀以割截此爱。狱卒应声化为侍者。执镜语

言。汝心多着可观此镜。见利剑像。

以即作是念。我体羸弱以不堪欲事。得此利剑。割断我心不亦快乎。作此念时气绝命终受饿鬼身。诸剑树间化生铁丸。从顶入口出肠胃燋烂。狱卒打扑驱令上树。铁嘴虫啖以怖上树。如是展转悉经剑林。一日一夜八万生死。罪毕之后生饥馑世及疾病劫。为人卑贱口气恒臭人所恶见。后遇善知识发菩提心。

刺林地狱者。八千由旬满中铁刺。一一刺端有十二剑。树上复有大热铁钩。以恶口两舌绮语不义语。调戏无节诳说是非。说经典过毁论议师。如此罪报命欲终时咽燥舌干。即作此念。得一利刺刺颈出血。令众脉间流注众水不亦快乎。狱卒罗刹化作父母手执明珠。珠头生刺持用拟口如水欲滞。罪人欢喜气绝命终。如雷电顷生刺林间。狱卒罗刹手执铁钩拔舌令出。八千铁牛有大铁犁耕破其舌。一日一夜六百生死。过是已后得生人中。肩狭面皱语言[口*蹇]吃。如此罪人体生诸疮。脓血盈流经五百世人所恶见。过是已后虽有言说人不信受。遇善知识发菩提心。

铜柱地狱者。有一铜柱林如火山。高六百由旬。下有猛火火上铁床上有刀轮。间有铁嘴虫铁口乌。以贪惑滋多染爱不净。非处非时行不净业。设有比丘尼婆罗门等诸梵行者。若非时于非处犯不净法。乃至一切犯邪行者。如此罪人临命终时。举身反强振掉不定。即作是念。得一坚大铜铁柱者。缚此身体令不动摇。狱卒应时化作僮仆。手执铁杖至罪人所。白言长者。汝今身强余物皆弱可捉此杖。心即欢喜气绝命终。如弄杖顷生铜柱头。猛火焰炽焚烧其身。惊怖下视见铁床上。有端正女。若是女人见端正男。心生爱着从铜柱上下投于地。铜柱贯身铁网络颈铁嘴诸虫唼食其躯。落铁床上。男女俱时六根火起。有铁嘴虫从眼而入从男女根出。若污戒者别有九亿诸小虫辈。如[虫*巢]蛆虫有十二嘴。嘴头出火唼食其体。一日一夜九百亿生九百亿死。出生鸠鸽身经五百世。复生龙中经五百身。后生人中无根二根。及不定根黄门之身经五百世。设得为人。妻不贞良子不慈孝奴婢不从。过是已后遇善知识发菩提心。

铁机地狱者有一铁床。纵广正等四百由旬。上安诸[撼-咸＋巳]。[撼-咸＋巳]间皆有万亿铁弩。铁弩镬头百亿锋刃。以为贪欲故不孝父母。不敬师长。不从善教杀害众生。此人命终身体战动六窍汁流。见自己床如兜罗绵。得坚冷处卧不亦快耶。狱卒罗刹。以叉擎床销火毾[登*毛]至罪人所。欢喜欲卧。气绝命终生铁机上。万亿铁[撼-咸＋巳]关从下动铁[撼-咸＋巳]昂无量。铁弩同时皆张二铁。箭射罪人心。一日一夜六百亿生死。后生畜生中经五百世。还生人间。贫穷下贱为人所使。多堕刑狱恒受鞭挞。后遇善知识发菩提心。

铁网地狱者。八十九重诸铁罗网。一一网间百亿铁针。一一铁针施五关[撼-咸＋巳]。以邪心谄曲妖媚惑人。心怀谗贼昼夜恶念。临命终时身体搔痒。即作此念。得一束针搀刺不亦快乎。作是念时狱卒化为良医。手执利针唱言。治病。罪人心喜气绝命终生铁网间。[打-丁＋聿]身下过众[撼-咸＋巳]皆动。无量诸针射入毛孔。如是婉转诸铁网间。如刹那顷死生。罪毕乃出生于边地无佛法处。亦不闻说世间善语何况正法。虽生人中三恶道摄。后遇善知识虽得闻法心不解了。

铁窟地狱者。饿鬼道中最上苦法。有一铁山。纵广正等二十五由旬。山上复有五百万亿大热铁丸。一一铁丸团圆正等十三由旬。山间复有百千刀剑。是时彼山东开小孔。如摩伽陀升但出黑烟。以悭贪缚着心如金刚。但乐求索无有厌足。父母妻子悉不给与。师长教授视如粪秽。奴婢亲友不施衣食。如是悭人不虑无常。护惜财物犹如眼目。命欲终时诸情闭塞。口噤不语心中默念。我死之后是诸恶人。食我财物如啖铁丸。处我窟宅如处闇室。作是念已。狱卒化为悭人。多收财物以火焚之。罪人心喜气绝命终生火山上。犹如融铜铸铁窟中。剑虫刀虫唼食其躯。烟熏其眼不见火焰。东西驰走头打铁山。铁丸从顶彻足。一念顷死生。罪毕乃出生饿鬼中。其身长大数十由旬。咽如针筒腹如大山。东西求食融铜灌咽。经八千岁。生食脓唾血鬼中。复生厕神猪狗等中。罪毕乃生贫穷卑贱无衣食处。遇善知识发菩提心。

铁丸地狱者。八十由旬满中铁城。八十八隔。一一隔中有五刀山。持用覆上。下有十八大恶铁蛇。皆吐铁剑剑头火然。以毁辱布施言施无报。劝人藏积。向国王大臣沙门婆罗门及一切众。说施无因亦无果报。此人临终颈强脉缩。回转不语不喜见人。低视而卧心中但念。我积财宝。得与我俱快不可言。狱卒化作其妻捉热铁丸。化作宝器在其人前。语言。我随汝死婉转相着终不相离。气绝命终生铁城中东西驰走。铁蛇出毒缠绕其身节头火然。即作是念。愿天爱我降注甘雨。应念即雨大热铁丸项入足出。罪毕乃为贫穷孤独喑哑之人。岁数如铁窟说。遇善知识发菩提心。

尖石地狱者。有二十五石山。一一石山有八水池。一一水池有五毒龙。比丘比丘尼。沙弥沙弥尼。式叉摩尼。优婆塞优婆夷。九十五种梵志等法。或犯轻戒。久不忏悔心无惭愧。命欲终时。心下气满腹胀如鼓。饮食噎吐水浆不下。即作是念。得一尖石塞我咽喉不亦快乎。是时狱卒化作良医。拗捉尖石作大药丸着其口中。告言闭口。心生欢喜。气绝命终生石山间。无量尖石从背入胸出。狱卒复以铁叉叉口以石内中。一日一夜六十亿生。此是生报。从此命终堕黑绳地狱。黑绳地狱者。八百铁锁八百铁山。竖大铁幢两头系锁。狱卒驰蹴令贪铁绳上走。不胜下落堕镬汤中。驰起渴急饮铁吞石而走。一日一夜经

历是苦凡十万遍。罪毕生世为人僮仆。遇善知识为说实法。得阿罗汉。

饮铜地狱者。千二百种杂色铜车。一铜车上六千铜丸。以悭贪嫉妒邪见恶说。不施父母妻子眷属及与一切。心生悭嫉见他得利如箭入心。如是罪人欲命终时。多病消瘦昏言呓语。是时狱卒化以铜车载果至罪人所。得已欢喜。即作念言。得此美果甚适我愿。气绝命终生铜车上。不久即往生铜山间。铜车转颈。狱卒以钳挓口饮以烊铜。迷闷躄地唱言饥饥。寻时狱卒擘口令开。以铜铁丸置其口中。吞十八丸。节节火然东西驰走。经于七日尔乃命终。狱卒唱言。汝前身时。谀谄邪见悭贪嫉妒。以是因缘受铁丸报。或曾出家毁犯轻戒。久不悔过虚食信施。以此因缘食诸铁丸。此人罪报亿千万岁不识水谷。受罪既毕还生人中。五百世中言语[口*蹇]吃不自辩了。以宿习故食后啖土块。过是以后遇善知识发菩提心(出观佛三昧法经第五卷)

六十四地狱举因示苦相第三

一曰脚蹋。先蹋杀人今为狱鬼所啖。经二百岁。

二曰刀山。先杀众生今受罪二百岁。三曰审谛。嗔心骂人以为鸟兽。五百岁中铁杵撞口。罪毕受生人头鸟身。口常言罪。

四曰抱刀剑。自犯淫戒。又犯持戒人。五曰沸沙。先以热灰覆众生上。

六曰沸井。井水常沸。以恶心用不净物致井中。罪毕百岁为井中虾蟆。七曰窖窗狱卒。以人倒内窖窗中。此女生时。以顾影衣裔他男子。八曰哑鬼。狱常烧铁鉹烙其舌。生时父母及师唤之不应。经二百岁后生为哑人。九曰热灰。七百里满中热灰。此人生时起淫欲心。就贞女宿终不果遂。受罪二百岁。后生患疮及恐怖。十曰沸屎。三万里满中屎尿。驱人入中。昔赐人好食。嗔言如食不净。受罪五百岁为猪。

十一曰膗臭。纵广二千五百里。满中脓血。此人生时以不善心入圣人室失气泄秽。受罪二百四十岁。后生贫贱人中身体常臭。十二曰不净。纵广千里满中涕唾。慢心不净手捻香供养大圣。后生人中常慢。十三曰不净。六百里脓。生时食正中。有鼠屎狗食不净。投净食中。受罪二百岁出生作狗。十四曰黑耳常闇。生时以不善心障佛光明。受罪七百岁。十五曰纵广四万里。恒被斫射打剔推岬。此人生时作五逆业。受罪动经数劫。若展转诸狱。故亦有劫数也一万岁。十六曰相杀。妇杀夫夫杀妇。母杀儿儿杀母。其人昔时杀他人父母。并杀

众生父母及儿。及生人中。父母子孙皆悉早死。十七曰斫身。恒为狱鬼所斫。先斫众生故。后生喜遭县官。十八曰火车。此人犹烧杀众生。后生被烧。十九曰不识法。满中痴人闻揵捶声。慢心而卧。后生边地。二十曰铁熬。熬虾蟹故。后生短寿。

二十一曰饿鬼。身长四十里。腹如万斛箪。颈长十里。恒苦饥渴口气恒臭。见食化成炭。饮成脓血。犹食斋食不持斋。后生八百世常作罗刹。二十二曰刚炭。盗心取他物手捧刚炭。后生贫贱为人所使。二十三曰镬汤。生时恶心以热汤浇地虫。二十四曰铁床。淫他妇女逼犯持戒女人。男抱铜柱女卧铁床。二十五曰铁丸。犹炮煮鸡鸭子。后生常苦迷荒。二十六曰贡高坐地狱。生时贡高食他信施。自恃有德起心贡高。二十七曰黑耳。狱鬼以刀节节支解。淫比丘。后生下贱女人之中。五百岁作黄门。二十八曰寒冰狱。生时掷众生致寒冻处。后生贫贱常无衣服。二十九曰石窟。满中烟火。恶心熏杀众生。三十曰权收。鬼狱收之以嗔心灭屑杀虮虱。

三十一曰[打-丁＋(恙-心＋皿)]。山以[打-丁＋(恙-心＋皿)]杀虮虱。后生短寿。三十二曰热汤浇身。披着好衣诱他妇女。罪毕为鸟兽。三十三曰饿鬼。身长三十里。咽下有瘿决脓食之。或见好食。众鬼竞夺不得食之。得他好食不先上上座食。后生贫穷。三十四曰饿鬼。身长十里或五里。身毛刚利。悭不施食实有言无。后生贫贱多无饮食。三十五曰恶狗。多诸恶狗牙利如剑。狱鬼唤狗竞共啮之。生时唤狗啮杀众生。后得为人喜被狗啮。三十六曰铁杙。驱人履之。生时含毒看父母师长。后生毒蛇中。三十七曰剥皮。鬼恒利刀剥其皮。生恶心剥人衣被。及剥众生皮。后生人中常为人所剥夺。三十八曰倒悬。狱卒悉取人倒悬。生时倒悬众生。三十九曰畜生。狱鬼洋铜灌其口。负债抵而不还。后五百岁中。为人牛马奴婢。喜得鞭打。四十曰耕身。狱鬼以铁犁耕身。生时耕地伤众生。恶心称憎。四十一曰镞眼。狱鬼常以铁镞镞其眼。生时恶心恶眼看其父母。后生人中眼常通睛。四十二曰刀兵。狱鬼斫射。此人生时嗔心相杀。后生人中喜得斫射。四十三曰割刺。狱鬼生割其肉。此人生时恶心割人肉。罪毕为人喜得割刺。四十四曰铁磨。狱鬼以铁磨磨人。此人生时以恶心磨杀磨此中虫。四十五曰[打-丁＋蒙]弄。满中铁磨。狱鬼驱人入磨磨之。四十六曰[打-丁＋蒙]弄。此人生时。见众生入[打-丁＋蒙]弄中。生恶心我誓不救。后生人中身体黄熟。四十七曰石臼。卒驱入臼中捣之。此人生时恶心捣杀众生。罪毕为螺蚌。四十八曰惰慢。人头蛇身。此人生时卧地诵经。四十九曰水地狱。水停住不流。此人生时抑人水中没溺而死。五十曰[仁-二＋属]儒。狱鬼石岬人头。此人生时慢心。使父母师长倚。令其儿生言不恭敬。

五十一曰铁棒。狱鬼常使其身棒铁此人生时以恶心杀虮虱。五十二曰恐怖。常为牛头阿旁所恐。此人生时常恐人故。五十三曰铁杙。水底布铁杙。狱鬼驱人入水中刺身流血。生时嫉妒布杙伤人。五十四曰饮洋铜。生时慢心学父母师长语。后常蹇吃。五十五曰铁镞。狱鬼以铁镞镞其眼。此人生时恶心生刺众生瞳子。罪毕为盲人。五十六曰铁叉狱。狱鬼以铁叉叉人。此人生时恶心叉鱼及余众生。五十七曰蛆虫。唼食人身。此人生时蛆妒伤人。及六畜财物。罪毕为人身患恶疮。五十八曰刀解手。狱鬼以利刀解其两手。此人生时以慢心。用不净手捉经。五十九曰啼哭。狱鬼护来恐怖令其啼哭。此人生时常忧钱财以营淫欲。后生为人恒苦少财。六十曰铁拘。狱鬼常以铁拘拘其身体。此人生时拘杀众生。六十一曰洋铜。狱鬼洋铜灌其口。此人生时恶心。妄语两舌恶骂绮语。罪毕为人口气常臭。六十二曰洋铜灌手。此人生时心不敬道。以不净手捉沙门衣。六十三曰射身。狱鬼以箭射之。此人生时恶心射杀众生。

六十四曰无择(梁言生终)凡有五王者。一曰随王。二曰劫王。三曰丑王。四曰自然王。五曰众生王。皆发信心大乘誓愿度地狱众生。诸地狱罪毕者来入此中。断其昔行作罪多少。舍地狱身受中阴形如三岁小儿。更随行业从父母受生(出问地狱经)

五大地狱示受苦相第四

活大地狱。恶心嗔争以槊相刺。铁抓相攫血相涂漫。痛毒逼切闷无所觉。冷风来吹。狱卒唤活罪人还活。是故名为活狱。此中众生前世好杀物命牛羊禽兽。为田宅国土钱财等利而相杀害。受此罪报。合会大地狱。罗刹狱卒。作种种形诸恶兽头。而来吞啖咬啮罪人。两山相合热铁轮轹。热铁臼捣亦如押油。聚肉成积血流成池。雕鹫虎狼各来牵掣。此人前世多杀众生还受此形狱。又以力势相凌抂押羸弱。受两山相合罪。悭贪嗔恚愚痴怖畏。断事轻重不以正理。或破正道。受热铁轮轹铁臼捣。

第四第五名叫唤大叫唤。此大地狱其中罪人。罗刹狱卒颈黄眼赤火从中出。着朱色衣身肉坚劲。走射罪人。罪人狂怖叩头求哀。呼大将军小见怜愍。将入热铁地狱。纵广百由旬。驱打驱走足皆燋然。脂髓流出如笮苏油。铁棒头额其脑流出如破酪瓶。复将入铁阁屋间。黑烟来熏。互相堆押意欲求出。其门已闭大唤[口*睪]呼声常不绝。此人前世斗秤欺诳。非法断事受寄不还。侵凌下劣恼诸贫穷令其号哭。破他城邑坏人聚落。伤害劫夺举城叫呼。诈诱令出而复害之。今受叫唤地狱。熏杀穴居之类幽闭囹圄。或闇烟窟中而熏杀之。或投井中劫夺他财。皆受大叫唤地狱罪报。

第六第七热大热地狱。中有二大铜镬。碱沸水满中。罗刹狱卒以罪人投中。脚上头下骨节解零。以钗钗出冷风吹活复投炭坑中。或着沸灰中。从灰中出放热沙中。又以脓血而自煎熬。从炭坑出投之焰床强驱令坐。眼耳鼻口及诸毛孔一切火出。此人宿世恼乱父母师长沙门婆罗门诸善好人。恼令心热今受热地狱报。或有前世煮杀生茧。或生烂猪羊。或以木贯人腹而生炙之。或焚山野及诸聚落佛图精舍及天祠。或推众生着火坑中。故生此地狱。阿毗地狱纵广四千里。其处最深。狱卒罗刹从头剥皮乃至其足。以五百钉钉其身体如挓牛皮。热铁火车跞其身。驱入火坑令抱炭出。利刀剑槊飞入身中迷闷萎熟。或颠匐堕落。此人宿行多造大恶。五逆重罪断善根。法言非法非法言法。破因破果憎嫉善人。入此地狱受罪最剧(出大智论略其小同取其尤异)

慈悲道场忏法十卷

## 慈悲道场忏法卷第一

立此慈悲道场四字乃因梦感。

弥勒世尊。既慈隆即世。悲臻后劫。依事题名。弗敢移易。承此念力。欲守护三宝。令魔隐蔽。摧伏自大增上慢者。未种善根者。今当令种。已种善根者。今令增长。若计有所得住诸见者。皆悉令发舍离之心。乐小法者。令不疑大法。乐大法者。令生欢喜。又此慈悲诸善中王。一切众生所归依处。如日照昼。如月照夜。为人眼目。为人导师。为人父母。为人兄弟。同归道场。为真知识。慈悲之亲重于血肉。世世相随虽死不离。故目等心。标号如上。

今日道场。幽显大众立此忏法。并发大心。有十二大因缘。何等十二。一者愿化六道心无限齐。二者为报慈恩功无限齐。三者愿以此善力。令诸众生受佛禁戒不起犯心。四者以此善力。令诸众生于诸尊长不起慢心。五者以此善力。令诸众生在所生处不起恚心。六者以此善力。令诸众生于他身色不起嫉心。七者以此善力。令诸众生于内外法不起悭心。八者以此善力。令诸众生凡所修福不为自身。悉为一切无覆护者。九者以此善力。令诸众生不为自身行四摄法。十者以此善力。令诸众生见有孤独幽系疾病起救济心。令得安乐。十一者以此善力。若有众生。应折伏者而折伏之。应摄受者而摄受之。十二者以此善力。令诸众生在所生处恒自忆念发菩提心。令菩提心相续不断。仰愿幽显凡圣大众。同加覆护同加摄受。令(某甲)等所悔清净所愿成就。等诸佛心同诸佛愿。六道四生皆悉随从满菩提愿。

### 归依三宝第一

今日道场同业大众。宜各人人起觉悟意念世无常。形不久住。少壮必衰。勿恃容姿自处污行。万物无常皆当归死。天上天下谁能留者。年少颜色肌肤鲜泽。气息香洁是非身保。人生合会必归磨灭。生老病死至来无期。谁当为我却除之者。灾害卒至不可得脱。一切贵贱因而死已。身体膖胀臭不可闻。空爱惜之于事何益。自非勤行胜业。无由出离(某甲)等自惟。形同朝露命速西光。生世贫乏无德可称。智无神圣大人之明。识无圣人洞彻之照。言无忠和仁善之美。行无进退高下之节。谬立斯志劳倦仁者。仰屈大众惭惧交心既法席有期追恋无及。从此一别愿各努力。勤意朝夕亲奉供养。人加精进。唯是为快。仰愿大众各秉其心。被忍辱铠入深法门。

今日道场同业大众。宜各殷重起勇猛心。不放逸心安住心。大心。胜心。大慈悲心。乐善心。欢喜心。报恩心。度一切心。守护一切心。救护一切心。同菩萨心。等如来心。一心志意五体投地。奉为国王帝主土地人民父母师长。上中下座善恶知识。诸天诸仙护世四王主善罚恶。守护持咒五方龙王龙神八部。广及十方无穷无尽含灵抱识水陆。空界一切众生。

归依十方尽虚空界一切诸佛(一拜)。归依十方尽虚空界一切尊法(一拜)。归依十方尽虚空界一切贤圣(一拜)

今日道场同业大众。何故应须归依三宝。诸佛菩萨。有无限齐大悲。度脱世间。有无限齐大慈。安慰世间。念一切众生犹如一子。大慈大悲常无懈倦。恒求善事利益一切。誓灭众生三毒之火。教化令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众生不得佛。誓不取正觉。以是义故。应须归依。又复诸佛慈念众生过于父母。经言。父母念儿慈止一世。佛念众生慈心无尽。又父母见子。背恩违义心生恚恨。慈心薄少。诸佛菩萨慈心不尔。见此众生悲心益重。乃至入于无间地狱大火轮中。代诸众生受无量苦。是知诸佛诸大菩萨。爱念众生过于父母。而诸众生无明覆慧烦恼覆心。于佛菩萨不知归向。说法教化亦不信受。乃至粗言起于诽谤。未曾发心念诸佛恩。以不信故。堕在地狱饿鬼畜生诸恶道中。遍历三途受无量苦。罪毕得出。暂生人间。诸根不具以自庄严。无禅定水。无智慧刀如是等障由无信心。

今日道场同业大众。不信之罪众罪之上。能令行人长不见佛。相与今日各自慷慨。折意挫情。生增上心起惭愧意。稽颡求哀忏悔往罪。业累既尽表里俱净。然后运想入归信门。若不起如是心运如是意。直恐隔绝障滞难通。一失斯向冥然无返。岂得不人人五体投地如大山崩。一心归信无复疑想。(某甲)等今日以诸佛菩萨慈悲心力。始蒙觉悟深生惭愧。已作之罪愿乞除灭。未作之罪不敢复造。从今已去至于菩提。起坚固信不复退转。(某甲)等舍此身命。若生地狱道。若生饿鬼道。若生畜生道。若生人道。若生天道。于三界中若受男身。若受女身。若受非男非女等身。若大若小若升若降。受诸迫恼难堪难忍。誓不以苦故退失今日信心。宁于千劫万劫受种种苦。誓不以苦故退失今日信心。仰愿诸佛大地菩萨。同加救护同加摄受。令(某甲)等信心坚固。等诸佛心。同诸佛愿。众魔外道所不能坏。相与志心等一痛切。五体投地。

归依十方尽虚空界一切诸佛(一拜)。归依十方尽虚空界一切尊法(一拜)。归依十方尽虚空界一切贤圣(一拜)

今日道场同业大众。善摄心听。夫人天幻惑世界虚假。由其幻惑

非真故无实果。虚假浮脆故迁变无穷。无实果故。所以久滞生死之流。迁变改故。所以长泛爱苦之海。如是众生圣所悲念。故悲华经云。菩萨成佛各有本愿。释迦不现长年。促为短寿。悲此众生变化俄顷长沦苦海不得舍离。故在此土救诸弊恶。教有刚强苦切之言。不舍于苦而度众生。未尝不以善法方便弘济益之心。所以三昧经言。诸佛心者。是大慈悲。慈悲所缘缘苦众生。若见众生受苦恼时。如箭入心。如破眼目。见已悲泣心无暂安。欲拔其苦令得安乐。又诸佛等智其化是均。至于释迦偏称勇猛。以能忍苦度脱众生。当知本师慈恩实重。能于苦恼众生之中。说种种语利益一切。我等今日不蒙解脱。进不闻一音之旨。退不睹双树潜辉。良由业障念与悲隔。相与今日起悲恋心。以悲恋如来故。善心浓厚。既在苦中忆如来恩。呜咽懊恼惭颜哽恸。等一痛切五体投地。志心奉为。

国王帝主土地人民父母师长信施檀越善恶知识。诸天诸仙聪明正直。天地虚空护世四王主善罚恶守护持咒。五方龙王龙神八部。广及十方无穷无尽一切众生重复。

归依十方尽虚空界一切诸佛(一拜)。归依十方尽虚空界一切尊法(一拜)。归依十方尽虚空界一切贤圣(一拜)。相与志心胡跪合掌心念口言。作如是说。

诸佛大圣尊　　觉法无不尽
天人无上师　　是故为归依
一切法常住　　清净修多罗
能除身心病　　是故为归依
大地诸菩萨　　无著四沙门
能救一切苦　　是故为归依
三宝护世间　　我今头面礼
六道一众生　　今尽为归依
慈悲覆一切　　皆令得安乐
哀愍众生者　　我等共归依

五体投地。各自念言。仰愿十方一切三宝。以慈悲力以本愿力大神通力不思议力无量自在力度脱众生力覆护众生力安慰众生力。令诸众生皆悉觉悟知。(某甲)等今日为其归依三宝。以此功德力。令诸众生各得所愿。若在诸天诸仙中者。令尽诸漏。若在阿修罗中者舍憍慢习。若在人道无复众苦。若在地狱饿鬼畜生道者。即得免离。又复今日若闻三宝名及与不闻。以佛神力。令诸众生尽得解脱究竟成就无上菩提。同诸菩萨俱登正觉(一拜)

## 断疑第二

今日道场同业大众。一心谛听。夫因果影响感应相生。必然之道理无差舛。而诸众生业行不纯。善恶迭用。以业不纯。以报有精粗。或贵或贱或善或恶。其事匪一参差万品。既有参差不了本行。以不了故疑惑乱起。或言。精进奉戒应得长生。而见短命。屠杀之人应见促龄。而反延寿。清廉之士应招富足。而见贫苦。贪盗之人应见困踬。而更丰饶。如此疑惑人谁无念。而不知往业植因所致。又如般若所明。若有读诵此经。为人轻贱者。是人先世罪业应堕恶道。以今世人轻贱故。先世罪业则为消灭。而诸众生所以不能深信经语有此疑者。皆由无明惑故。妄起颠倒。又不信三界内是苦不信三界外是乐。每染世间皆言是乐。若言乐者。何意于中复生苦受。饮食过度便成疾疹。气息喘迫鼓胀绞痛。又至衣服弥见忧劳。寒得絺绤则恩薄念浅。热见重裘则苦恼已深。若言是乐何意生恼。故知饮食衣服真非是乐。又言眷属以为乐者。则应长相欢娱歌笑无极。何意俄尔无常倏焉而逝。适有今无向在今灭。号天叩地肝心寸断。又不知生所从来死所趣向。衔悲相送直至穷山。执手长离一辞万劫。诸如此者其苦无量。众生迷见谓其是乐。出世乐因皆言是苦。或见进啖蔬涩节身时食。去于轻软习粪扫衣。皆言是等强自困苦。不知此业是解脱道。或见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经行礼拜诵习之人翘勤不懈皆言是苦。而不知是等修出世心。脱有疾病死亡之日。便起疑心。终日役此心形。无时暂止。人之气力何以堪此。若不勤劳岂当致困。徒丧身命于事无益。或复自秉其说理实如之。不知推果寻因。妄构此惑。若遇善知识则其惑可除。遇恶知识则其愚更甚。因疑惑故堕三恶道。在恶道中悔何所及。

今日道场同业大众。凡有此疑因缘无量。且疑惑习气。出三界外尚未能尽。况在今形云何顿去。此生不断后更复增。大众相与方涉长途。自行苦行。当依佛语如教修行。不得疑惑辞于劳倦。诸佛圣人所以得出生死度于彼岸者。良由积善之功故。得无碍自在解脱。我等今日未离生死。己自可悲。何容贪住此恶世中。今者幸得四大未。衰五福康悆。游行动转去来适意。而不努力复欲何待。过去一生已不见谛。今生空掷复无所证。于未来世以何济度。抚臆论心实悲情抱。大众今日唯应劝课努力勤修。不得复言且宜消息。圣道长远一朝难办。如是一朝已复一朝。何时当得所作已办。今或因诵经坐禅勤行苦行。有小疾病。便言诵习勤苦所致。而不自知。不作此行早应终亡。因此行故得至今日。且四大增损疾病是常。乃至老死不可得避。人生世间会归磨灭。若欲得道当依佛语。违而得者。无有是处。一切众生违佛语故。所以轮转三途备婴万苦。若如佛语都无休息勤于诸法如救头然。勿使一生无所得也。相与人人等一痛切。五体投地如大山崩。奉为有识神以来至于今身。经生父母。历劫亲缘。和尚阿阇梨。同坛尊证上中下座。信施檀越善恶知识。诸天诸仙护世四王。主善罚恶。守护持咒。五方龙王龙神八部。广及十方无穷无尽一切众生。归依世间

大慈悲父。

南无弥勒佛　南无维卫佛　南无式弃佛　南无随叶佛　南无拘留秦佛　南无拘那含佛　南无迦葉佛　南无释迦牟尼佛　南无无边身菩萨　南无观世音菩萨。

又复归依十方尽虚空界一切三宝。愿以慈悲力。同加摄受。以神通力覆护拯接。从今日去至于菩提。四无量心。六波罗蜜。常得现前。四无碍智。六神通力。如意自在。行菩萨道入佛智慧。同化十方俱登正觉(一拜)

今日道场同业大众。重复志诚善摄心念。相与已得入归信门。唯应秉意以趣向为期。于内外法莫复留难。若本业不明。自不能造。见人作福唯应奖劝。弹指合掌明进其德。不宜起心生诸妨碍使彼行人心成阻退。若是不退彼进如故。彼既无减唯当自损。空构是非于身何益。若能于善无有碍者。可谓合道有力大人。若今作碍。者于未来世云何能得通达佛道。就理而寻损害实重。阻他善根罪真不轻。如护口经说。有一饿鬼。形状丑恶。见者毛竖莫不畏惧。身出猛焰犹如火聚。口出蛆虫无有穷尽。脓血诸衰以自严身。臭气远彻不可亲近。或口吐焰支节火起。举声号哭东西驰走。是时满足罗汉问饿鬼曰。汝宿何罪今受此苦。饿鬼答言。吾往昔时曾作沙门。恋着资生。悭食不舍。不护威仪。出言粗恶。若见持戒精进之人。辄复骂辱偏眼恶视。自恃豪强谓长不死。造于无量不善之本。而今追忆悔无所补。宁以利刀自截其舌。从劫至劫甘心受苦。不以一言诽谤他善。尊者还阎浮提。以我形状。诫诸比丘及佛弟子。善护口过勿妄出言。设见持戒不持戒者。念宣其德吾受鬼身经数千劫。终日竟夜备受楚毒。若此命尽复入地狱。是时饿鬼说此语已。举声号哭自投于地。如大山崩。今日道场同业大众。如经所说大可怖畏。止以口过获报累劫。何况其余不善之本。舍身受苦皆由作业。若不作因云何得果。若有造因果终不失。罪福不远身自当之。譬如影响不得舍离。因无明生亦因而死。去来现在行放逸者。未见是人而得解脱。能守护者受福无穷。今日大众。宜各惭愧洗浣身心忏谢前咎毕故不造新。诸佛称叹。相与从今日去。若见人之善。莫论成与不成久与不久。但使一念一顷一时一刻一日一月半年一岁。已自胜于不作者矣。所以法华经言。若人散乱心。入于塔庙中。一称南无佛。皆已成佛道。而况有人能发如是大心勤于福善。不随喜者。圣所悲念。(某甲)等自惟。无始生死以来至于今日。已应有无量恶心阻人。胜善何以故然。若无是事。云何今日于诸善法多有留难。禅定不能习。智慧不能修。少时礼拜已言大苦。暂执经卷复生厌怠。终日劳扰起诸恶业。使此身形不得解脱。如蚕作茧自萦自缚。如蛾赴火长夜燋然。如是等障无量无边。障菩提心。障菩提

愿。障菩提行。皆由恶心诽谤他善。今始觉悟生大惭愧。稽颡求哀忏悔此罪。唯愿诸佛请大菩萨。以慈悲心同加神力。令(某甲)等所忏除灭所悔清净。所有障碍无量罪业。因今忏悔净尽无余。相与人人等一痛切。五体投地归依世间大慈悲父。

南无弥勒佛　南无释迦牟尼佛　南无善德佛　南无无忧德佛　南无栴檀德佛　南无宝施佛　南无无量明佛　南无华德佛　南无相德佛　南无三乘行佛　南无广众德佛　南无明德佛　南无师子游戏菩萨　南无师子奋迅菩萨　南无无边身菩萨　南无观世音菩萨。

又复归依如是十方尽虚空界一切三宝。相与胡跪合掌各自称名心念口言。(某甲)等从无始生死以来至于今日。未能得受道此报身。于四事中未得相离三毒炽然贪嗔嫉妒。起众恶业。见人布施见人持戒。自不能随喜见人忍辱见人精进自不能行。不能随喜。见人坐禅修智慧业。自不能行。不能随喜。如是等罪无量无边。今日忏悔。愿乞除灭。又复无始以来至于今日。或见人作善修诸功德。不能随喜。行住坐卧于四威仪心无惭愧。憍慢懈怠不念无常。不知舍此身形应入地狱。于他身色起种种恶。障人建立三宝兴显供养。障人修习一切功德。如是罪障无量无边。今日忏悔。愿乞除灭。又复无始以来至于今日。不信三宝是归依处。障人出家。障人持戒。障人布施。障人忍辱。障人精进。障人坐禅。障人诵经。障人写经。障人造像。障人斋会。障人供养。障人苦行。障人行道。乃至他人一毫之善皆生障碍。不信出家是远离法。不信忍辱是安乐行。不知平等是菩提道。不知离忘相是出世心。致使生处多诸障碍。如是罪障无量无边。唯有诸佛诸大菩萨。尽知尽见。如诸佛菩萨所知所见罪量多少。今日惭愧发露忏悔。一切罪因苦果。愿乞消灭。从今日去至坐道场。行菩萨道无有疲厌。财法二施无有穷尽。智慧方便所作不空。一切见闻无不解脱。相与志心五体投地。仰愿十方一切诸佛大地菩萨一切贤圣。以慈悲心同加神力。令六道一切众生。以今忏法。一切众苦皆悉断除。离颠倒缘不起恶觉。舍四趣业得智慧生。行菩萨道不休不息。行愿早圆速登十地。入金刚心成等正觉(一拜)

忏悔第三

今日道场同业大众。经言。在凡谓之缚。在圣谓之解。缚即是三业所起之恶。解即是无碍之善。一切圣人安心斯在。神智方便无量法门。明了众生善恶之业。能以一身作无量身。能以一形种种变现。能促一劫以为一日。能延一日以为一劫。欲停寿命则永不灭。欲现无常则示涅槃。神通智慧出没自在。飞行适性坐卧虚空。履水如地不见险难。毕竟空寂以为栖止。通达万法空有俱明。成就辩才智慧无量。如

是等法不从恶业中生。不从贪嗔嫉妒中生。不从愚痴邪见中生。不从懒惰懈怠中生。不从憍慢自养中生。唯从谨慎不作众恶勤行善业中生。何处见人修诸善业。随从佛语。而有贫穷者。有丑陋者。有癃残百疾不自在者。有卑贱为人陵懱者。有所言说不为人信用者。今以身证。若有一人。随从佛语修诸功德。不为自身而得恶报者。宁以我身入阿鼻地狱受种种苦。使此等人得恶报者。无有是处。

今日道场同业大众。若欲舍凡入圣者。当依佛语如教修行。莫辞小苦生懒堕心。宜自努力忏悔灭罪。经言。罪从因缘生。亦从因缘灭。既未免凡类。触向多迷。自非资以忏悔。无由出离。相与今日起勇猛心。发忏悔意。忏悔之力不可思议。何以知然。阿阇世王有大逆罪。惭愧悔责重苦轻受。又此忏法令诸行人得安隐乐。若能自课努力披诚至到稽颡忏悔归依毕竟为期者。而不通感诸佛。未之有也。恶业果报影响无差。应当怖惧苦到忏悔。各各志心等一痛切五体投地心念口言。作如是说。遥请诸佛同加哀愍。

愿救我苦厄　　大悲覆一切　　普放净光明
灭除痴暗瞑　　念我及一切　　方婴地狱苦
必来至我所　　施令得安乐　　我今稽首礼
闻名救厄者　　我今共归依　　世间慈悲父

南无弥勒佛　南无释迦牟尼佛　南无金刚不坏佛　南无宝光佛　南无龙尊王佛　南无精进军佛　南无精进喜佛　南无宝火佛　南无宝月光佛　南无现无愚佛　南无宝月佛　南无无垢佛　南无离垢佛　南无师子幡菩萨　南无师子作菩萨　南无无边身菩萨　南无观世音菩萨。

又复归依十方尽虚空界一切三宝。唯愿必定来愍我三毒苦。施令得安乐及与大涅槃。以大悲水洗除垢秽。令至菩提毕竟清净。六道四生有此罪者。同得清净。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究竟解脱。相与志心等一痛切。五体投地心念口言。(某甲)等自从无始以来至于今日。无明所覆。爱使所缠。嗔恚所缚。堕在愚网。经历三界备涉六道。沉沦苦海不能自拔。不识往业过去因缘。或自破净命破他净命。自破梵行破他梵行。自破净戒破他净戒。如是罪恶无量无边。今日惭愧忏悔。愿乞除灭。

(某甲)等重复志诚五体投地又复无始以来至于今日。依身口意行十恶业。身杀盗淫。口妄言绮语两舌恶骂。意贪嗔痴。自行十恶。教他行十恶。赞叹十恶法。赞叹行十恶法者。如是一念之间起四十种恶。如是等罪无量无边。今日忏悔愿乞除灭。

(某甲)等重复志诚五体投地。又复无始以来至于今日。依于六根。行于六识。取于六尘。眼着色。耳着声。鼻着香。舌着味。身着细滑。意着法尘。起种种业。乃至开八万四千尘劳门。如是罪恶无量无边。今日忏悔愿乞除灭。

(某甲)等重复志诚五体投地。又复无始以来至于今日。依身口意行不平等。但知有我身。不知有他身。但知有我苦。不知有他苦。但知我求安乐。不知他求安乐。但知我求解脱。不知他亦求解脱。但知有我家有我家眷属。不知他亦有眷属。但知自身一痒一痛不可抑忍。楚挞他身恒恐苦毒不深。但自知畏现身小苦。而不知畏起诸恶业舍身应堕地狱于地狱中备受众苦。乃至不知饿鬼道畜生道阿修罗道人道天道有种种苦。以不平等故。起吾我心。生怨亲想。所以怨对遍于六道。如是等罪无量无边。今日忏悔愿乞除灭。(某甲)等重复志诚五体投地。又复无始以来至于今日。心颠倒想颠倒见颠倒。离善知识近恶知识。背八正道行八邪道。非法说法。法说非法。不善说善。善说不善。起憍慢幢。张愚痴帆。随无明流入生死海。如是罪恶无量无边。今日忏悔愿乞除灭。

(某甲)等重复苦到五体投地。又复无始以来至于今日。以三不善根。起四颠倒。造作五逆。行于十恶。炽然三毒长养八苦。造八寒八热诸地狱因。造八万四千鬲子地狱因。造一切畜生因。造一切饿鬼因。造人天生老病死种种苦因。受于六道无量苦果。难可堪忍。不可闻见。如是罪恶无量无边。今日忏悔愿乞除灭。(某甲)等重复苦到五体投地。求哀悔过。又复无始以来至于今日。以三毒根。起于三有中历二十五有。处处起诸罪恶。随逐业风不自知觉。或障人持戒修定修慧或障人修诸功德修诸神通。如是罪障障菩提心。障菩提愿。障菩提行。今日忏悔愿乞除灭。(某甲)等重复苦到五体投地。又复无始以来至于今日。以贪爱心构起六识。随逐六尘起众多罪。或于众生边起。或于非众生边起。或于无漏人起。或于无漏法起。如是贪嗔所起罪恶。今日忏悔愿乞除灭。又愚痴心起颠倒行。信于邪师受于邪说。着断着常着我着见。随痴所行起无量罪。如是因缘障菩提心。障菩提愿。障菩提行。今日忏悔愿乞除灭。(某甲)等重复志诚五体投地。又复无始以来至于今日。身三恶业。口四恶业。意三恶业。从无始无明住地烦恼恒沙。上烦恼止上烦恼观上烦恼。四住地烦恼。三毒四取五盖六爱七漏八垢九结十使。如是一切烦恼等障无量无边。障菩提心。障菩提愿。障菩提行。今日忏悔愿乞除灭。(某甲)等重复志诚五体投地。又复无始以来至于今日。不能修慈悲心。不能修喜舍心。不能修檀波罗蜜尸波罗蜜羼提波罗蜜毗梨耶波罗蜜禅波罗蜜般若波罗蜜。又不能修一切助菩提法。如是无有方便。无有智慧。障菩提心。障菩提愿。障菩提行。今日忏悔愿乞除灭。

(某甲)等重复增到五体投地。又复无始以来至于今日。轮转三界。备历六道受四生身。或男或女非男非女。遍一切处起无量罪。或为大身众生。更相啖食。或为细身众生。更相啖食。如是等杀业无量无边障菩提心。障菩提愿。障菩提行。今日忏悔愿乞除灭。(某甲)等重复志诚五体投地。自从有识神以来至于今日。于六道中受四生身。于其中间所起罪恶无穷无尽。如是等罪。唯有十方一切诸佛大地菩萨。尽知尽见。如诸佛菩萨所知所见。罪恶多少今日志心稽颡求哀惭愧忏悔。已作之罪愿尽销灭。未作之罪不敢复作。仰愿十方一切诸佛。以大慈心受。(某甲)等今日忏悔。以大悲水洗。(某甲)能障菩提一切罪垢。令至道场毕竟清净。又愿十方一切诸佛。以不思议力以本誓愿力度脱众生力覆护众生力。令(某甲)等今日起誓发菩提心。从今已去至坐道场。毕竟成立不复退转。所有誓愿悉同菩萨所行誓愿。仰愿十方一切诸佛大地菩萨。以慈悲心同加摄受。令(某甲)等得如所愿满菩提愿。一切众生各各具足满菩提愿。

## 慈悲道场忏法卷第二

### 发菩提心第四

今日道场同业大众。相与已得洗浣心垢。十恶重障净尽无余。业累既遣内外俱洁。次应仰学菩萨修行直道。功德智慧由之而生。所以诸佛每叹发心。是道场能办事故。唯愿大众各坚其志。莫以年命待时漏尽。勿令空去。后悔无益。相与今日值遇好时。不应日夜烦恼覆心。宜当努力发菩提心。菩提心者即是佛心。功德智慧不可格量。盖论一念况复多念。假使历劫修无量福。乃至今生备行余善。不及发心万分之一。算数譬喻亦不能尽。又有一人。但作福德。不发菩提无上道心。譬如耕田不下种子。既无其芽何处求实。以是义故。须发菩提心因缘为证。上报佛恩下拔一切。所以佛赞诸天子言。善哉善哉。如汝所说。为欲利益一切众生。发菩提心。是为第一供养如来。又发菩提心非止一过。唯应数发。令菩提心相续不断。是以经言。于那由他河沙佛所发大善愿。是知发心其数无量。又发菩提心但遇善知识便得心发。未必皆须值佛出世。如文殊师利。始向菩提乃因女人。以发初心慧式。不惟凡品轻标心志。实由渴仰大乘贪求佛法。依倚诸经。取譬世事。怨亲无差六道一相。愿因斯善俱得解脱。若同信解知非戏论。

今日道场同业大众。发菩提心。必须起想先缘所亲系念之时。念己父母师长眷属。又念地狱饿鬼畜生。又念诸天诸仙一切善神。又念人道一切人类。有受苦者当云何救。见已起想应作是念。唯有大心能拔彼苦。若一想成应作二想。二想成已应作三想。三想成已满一室

想。一室成已满一由旬。一由旬满已满阎浮提。阎浮提满已满三天下。如是渐广满十方界。见东方众生。尽是其父。西方众生尽是其母。南方众生悉是其兄。北方众生悉是其弟。下方众生悉是姊妹。上方众生悉是师长。其余四维悉是沙门婆罗门等见已作念。若受苦。时自作我想。诣诸人所调身按摩誓拔其苦。得解脱已为其说法。赞佛赞法赞菩萨众。作是赞已心生欢喜。见其受乐如己无异今日道场同业大众。发菩提心。应当如是不舍于苦而度众生。相与人人等一痛切。五体投地心念口言。作是誓愿。(某甲)等从今日去乃至道场。于其中间在所生处。值善知识。常发无上菩提之心。若在三途及堕八难。常使忆念发菩提心。令菩提心相续不断(一拜)

今日道场同业大众。当起勇猛之心殷重誓愿发菩提心。等一痛切五体投地归依世间大慈悲父。

南无弥勒佛　南无释迦牟尼佛　南无勇施佛　南无清净佛　南无清净施佛　南无娑留那佛　南无水天佛　南无坚德佛　南无旃檀功德佛　南无无量菊光佛　南无光德佛　南无无忧德佛　南无那罗延佛　南无功德华佛　南无坚勇精进菩萨　南无金刚慧菩萨　南无无边身菩萨　南无观世音菩萨。

又复归依十方尽虚空界一切三宝。(某甲)等今于十方一切三宝前。发菩提心。从今已去乃至道场。行菩萨道誓不退还。恒作度脱众生心。恒作安立众生心。恒作覆护众生心。众生不得佛者。誓不先取正觉。仰愿十方一切诸佛。大地菩萨一切贤圣。现为我证。令(某甲)等一切行愿皆悉成就。

今日道场同业大众。设使历劫行多种善。乃得人天华报。未得出世实果。寿终福尽还堕恶趣。身坏苦逼不能自免。自非立弘誓愿发广大心。无由永离生死衰恼。相与今日唯当缘念诸佛。起坚固志发菩提心。发心功德不可称量。诸佛菩萨说不能尽。如是善力不可思议。岂得不至心学在一意。大集经言。譬如百年闇室一灯能破。勿谓一念心轻而不努力。相与胡跪一心。合掌遍缘十方一切三宝。心念口言。(某甲)等今于十方一切诸佛前。于十方一切尊法前。于十方一切菩萨前。于十方一切贤圣前。胡跪合掌直心正念起殷重心。不放逸心。安住心。乐善心。度一切心。覆护一切心。等诸佛心。发菩提心。(某甲)等从今日去至坐道场。不着人天心。不起声闻心。不起辟支佛心。唯起大乘心。求一切种智心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唯愿十方尽虚空界。一切诸佛大地菩萨一切圣人。以本愿力现为我证。以慈悲力加助摄受。令(某甲)等今日发心在所生处坚固不退。若在三途及堕八难。于三界中受种种身。受种种苦。难堪难忍。誓不以苦故退失今日大心。宁入无间大火轮中。受种种苦。誓不以苦。故退失今日大

心。此心此愿等诸佛心。同诸佛愿。重复至诚顶礼三宝。

(某甲)等从今已去至于成佛。不舍二法。知一切法空。不舍一切众生。相与至心等一痛切。五体投地心念口言。(某甲)等不为自身求无上菩提。为救济一切众生。取无上菩提。从今已去至于成佛。誓当荷负无量无边一切众生。起大慈悲尽未来际。众生若有三途重罪六趣厄难。(某甲)等誓不避众苦以身救护。令此众生得安隐地。唯凭十方尽虚空界一切诸佛。

南无弥勒佛　南无释迦牟尼佛　南无莲华光游戏神通佛　南无财功德佛　南无德念佛　南无善名功德佛　南无红焰幢王佛　南无善游步功德佛　南无宝华游步佛　南无宝莲华善住娑罗树王佛　南无斗战胜佛　南无善游步佛　南无周匝庄严功德佛　南无弃阴盖菩萨　南无寂根菩萨　南无无边身菩萨　南无观世音菩萨。

愿以大慈悲力现为我证。令(某甲)等今日发菩提心行菩萨道。在所生处具足成就。所到之地一切解脱。重复至诚五体投地。顶礼十方一切三宝(一拜)

(某甲)等不为自身求无上菩提。为度十方一切众生。取无上菩提。从今已去至于成佛。若有众生愚痴黑闇。不识正法起诸异见者。复有众生虽修道行不达法相者。如此众生。乃至未来。(某甲)等誓以佛力法力贤圣力。种种方便令入佛慧。令此众生具足成就一切种智。相与至心等一痛切五体投地。归依十方尽虚空界一切诸佛。

南无弥勒佛　南无释迦牟尼佛　南无普光佛　南无普明佛　南无普净佛　南无多摩罗跋旃檀香佛　南无旃檀光佛　南无摩尼幢佛　南无欢喜藏摩尼宝积佛　南无一切世间乐见上大精进佛　南无摩尼幢灯光佛　南无慧炬照佛　南无海德光明佛　南无金刚牢强普散金光佛　南无大强精进勇猛佛　南无大悲光佛　南无慈力王佛　南无慈藏佛　南无慧上菩萨　南无常不离世菩萨　南无无边身菩萨　南无观世音菩萨。

仰愿诸佛诸大菩萨。大慈悲力。大智慧力。不思议力。无量自在力。降伏四魔力。断除五盖力。灭诸烦恼力。无量清净业尘力。无量开发观智力。无量开发无漏慧力。无量无边神通力。无量度脱众生力。无量覆护众生力。无量安隐众生力。无量断除苦恼力。无量解脱地狱力。无量济度饿鬼力。无量救拔畜生力。无量摄化阿修罗力。无量摄受人道力。无量尽诸天诸仙漏力。具足庄严十地力。具足庄严净土力。具足庄严道场力。具足庄严佛果功德力。具足庄严佛果智慧力。具足庄严法身力。具足庄严无上菩提力。具足庄严大涅槃力。无

量无尽功德力。无量无尽智慧力。以如是无量无边自在不可思议力。不违本誓不违本愿。悉以施与十方一切四生六道及今日同发心者。必使皆得发心圆满具足成就诸功德力。具足成就菩提愿力。具足成就菩提行力。今日十方若幽若显。若怨若亲若非怨亲。四生六道有缘无缘。穷未来际一切众生。以此忏法永得清净。在所生处同得如愿。一向坚固心无退转。等与如来俱成正觉。乃至后流一切众生异于愿界。皆悉令入大愿海中。即得成就功德智慧。同诸菩萨满十地行。具足一切种智庄严无上菩提。究竟解脱(一拜)

发愿第五

今日道场同业大众。相与已得发大心竟。喜踊无量。宜复应发如是大愿。等一痛切五体投地。归依世间大慈悲父。

南无弥勒佛　南无释迦牟尼佛　南无旃檀窟庄严胜佛　南无贤善首佛　南无善意佛　南无广庄严王佛　南无金刚华佛　南无宝盖照空自在王佛　南无虚空宝华光佛　南无琉璃庄严王佛　南无普现色身光佛　南无不动智光佛　南无降[仁-二＋大]诸魔王佛　南无才光明佛　南无智慧胜佛　南无弥勒仙光佛　南无药王菩萨　南无药上菩萨　南无无边身菩萨　南无观世音菩萨。

愿以不思议力同加覆护。令(某甲)等所有誓愿皆悉成就。在所生处常不忘失。究竟无上菩提。成等正觉(一拜)。各自心念口言。(某甲)等从今日去。愿生生世世在在处处。常得忆念发菩提心。令菩提心相续不断。(某甲)等从今日去。愿生生世世在在处处。常得奉值无量无边一切诸佛。常得供养。供养众具皆悉满足。(某甲)等从今日去。愿生生世世在在处处常。得护持大乘方等一切诸经。供养众具皆悉满足。(某甲)等从今日去。愿生生世世在在处处。常值十方无量无边一切菩萨。供养众具皆悉满足。(某甲)等从今日去。愿生生世世在在处处。常值十方无量无边一切贤圣。供养众具皆悉满足。(某甲)等从今日去。愿生生世世在在处处。常得奉报覆荫慈恩。有所奉给随心满足。(某甲)等从今日去。愿生生世世在在处处。常得奉值和尚阿阇梨。所应供养随念满足。(某甲)等从今日去。愿生生世世在在处处。常得奉值大力国王。共兴三宝使不断绝。(某甲)等从今日去。愿生生世世在在处处。常得庄严诸佛国土。无有三毒八难之名。(某甲)等从今日去。愿生生世世在在处处。得四无碍智具六神通。恒在现前常不忘失。以此教化一切众生。相与至心等一痛切。五体投地。归依世间大慈悲父。

南无弥勒佛　南无释迦牟尼佛　南无世净光佛　南无善寂月音妙

尊智王佛　南无龙种上尊王佛　南无日月光佛　南无日月珠光佛　南无慧幡胜王佛　南无师子吼自在力王佛　南无妙音胜佛　南无常光幢佛　南无观世灯佛　南无慧威灯王佛　南无法胜王佛　南无须弥光佛　南无须曼那华光佛　南无优昙钵罗华殊胜佛　南无大慧力王佛　南无阿閦毗欢喜光佛　南无无量音声王佛　南无山海慧自在通王佛　南无大通光佛　南无才光佛　南无金海光佛　南无一切法常满王佛　南无大势至菩萨　南无普贤菩萨　南无无边身菩萨　南无观世音菩萨。

又复归命如是十方。尽虚空界一切三宝愿承诸佛诸大菩萨一切贤圣大悲心力。令(某甲)等所发誓愿所生之处随心自在。(某甲)等从今日去。又愿生生世世在在处处。若有众生。见我身色即得解脱。若入地狱。一切地狱变为净土。一切苦缘变为乐具。令诸众生六根清净。身心安乐如第三禅。断诸疑网发初无漏。(某甲)等从今日去。愿生生世世在在处处。若有众生。得闻我声心即安隐。灭除罪垢。得陀罗尼解脱三昧。具足大忍辩才不断。俱登法云成等正觉。(某甲)等从今日去。愿生生世世在在处处。一切众生得闻我名。皆悉欢喜得未曾有。若到三途断除众苦。若在人天尽诸有漏。所向自在无不解脱。(某甲)等从今日去。愿生生世世在在处处。于一切众生。无有与夺之心。无有怨亲之想。断三毒根离我我所。信乐大法等行慈悲。一切和合犹如圣众。(某甲)等从今日去。愿生生世世在在处处。于一切众生心常平等犹如虚空。毁誉不动怨亲一相。入深广心学佛智慧。等视众生如罗睺罗。满十住业得一子地。离于有无常行中道。相与至心等一痛切。五体投地。归依世间大慈悲父。

南无弥勒佛　南无释迦牟尼佛　南无宝海佛　南无宝英佛　南无宝成佛　南无宝光佛　南无宝幢幡佛　南无宝光明佛　南无阿閦佛　南无大光明佛　南无无量音佛　南无大名称佛　南无得大安隐佛　南无正音声佛　南无无限净佛　南无月音佛　南无无限名称佛　南无月光佛　南无无垢光佛　南无净光佛　南无金刚藏菩萨　南无虚空藏菩萨　南无无边身菩萨　南无观世音菩萨。

又复归依如是十方尽虚空界一切三宝。

愿(某甲)等与四生六道。以今忏悔发愿功德因缘。从今日去。至于菩提。行菩萨道无有疲厌。财法二施无有穷尽。智慧方便所作不空。随根应病授以法药。一切见闻同得解脱(某甲)等。又愿从今日去乃至菩提。行菩萨道无诸留难。所到之处常能作大佛事。建立道场。得心自在得法自在。一切三昧无不能入。开总持门显示佛果。居法云地注甘露雨。灭除众生四种魔怨。使得清净法身妙果。(某甲)等今日所有众愿。悉如十方诸大菩萨所发誓愿。所有众愿。悉如十方诸佛本

时。所发一切大愿。广大如法性。究竟如虚空。愿(某甲)等得如所愿满菩提愿。一切众生皆悉随从。得如所愿。仰愿十方一切诸佛。一切尊法。一切菩萨一切贤圣。以慈悲力现为我证。又愿一切天主一切仙主。一切善神一切龙神。以拥护三宝慈善根力。现为证知。令诸行愿随心自在(一拜)

发回向心第六

今日道场同业大众。已发菩提心竟。已发大誓愿竟。次应发回向心。相与至心等一痛切。五体投地。归依世间大慈悲父。

南无弥勒佛　南无释迦牟尼佛　南无日光佛　南无无量宝佛　南无莲华最尊佛　南无身尊佛　南无金光佛　南无梵自在王佛　南无金光明佛　南无金海佛　南无龙自在王佛　南无一切华香自在王佛　南无树王佛。

南无勇猛执持牢仗弃舍战斗佛　南无内丰珠光佛　南无无量香光明佛　南无文殊师利菩萨　南无妙音菩萨　南无无边身菩萨　南无观世音菩萨。

又复归依十方尽虚空界一切三宝。愿以慈悲力现为我证(某甲)等愿过去所起一切善业。现前所起一切善业。未来当起一切善业。若多若少。若轻若重。悉以回施四生六道一切众生。令诸众生皆得道心。不向二乘。不向三有。同共回向无上菩提。又愿一切众生所起善业。若过去若现在若未来。各各回施不向二乘。不向三有。同共回向无上菩提。今日道场同业大众。相与发菩提心竟。发大誓愿竟。发回向心竟。广大如法性。究竟如虚空。去来现在一切诸佛诸大菩萨一切贤圣。皆为证明。重复至诚顶礼三宝(一拜)。(某甲)等发心发愿其事已毕。喜踊无量。重复至心五体投地。奉为。

国王帝主父母师长。历劫亲缘一切眷属。善恶知识。诸天诸仙护世四王。主善罚恶守护持咒。五方龙王。龙神八部。一切灵只。过去现在穷未来际。一切怨亲及非怨亲。四生六道一切众生。归依世间大慈悲父。

南无弥勒佛　南无释迦牟尼佛　南无师子向佛　南无大强精进勇力佛　南无过去坚住佛　南无鼓音王佛　南无日月英佛　南无超出众华佛　南无世灯明佛　南无休多易宁佛　南无宝轮佛　南无常灭度佛　南无净觉佛　南无无量宝华明佛　南无须弥步佛　南无宝莲华佛　南无一切众宝普集佛　南无法轮众宝普集丰盈佛　南无树王丰长佛　南无围绕特尊德净佛　南无无垢光佛　南无日光佛。

又复归依过去无数劫诸佛大师海德如来。

敬礼无量无边尽虚空界无生法身菩萨。

敬礼无量无边尽虚空界无漏色身菩萨。

敬礼无量无边尽虚空界发心菩萨。

敬礼兴正法马鸣大师菩萨。

敬礼兴像法龙树大师菩萨。

敬礼十方尽虚空界无边身菩萨。

敬礼十方尽虚空界救苦观世音菩萨。

赞佛咒愿。

大圣世尊　巍巍堂堂　神智妙达
众圣中王　形遍六道　体散十方
顶肉髻相　项出日光　面如满月
妙色金庄　仪容挺特　行止安详
威震大千　群魔惊遑　三达洞照
众邪潜藏　见恶必救　济苦为粮
度生死岸　为行舟航

故号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度人无量拔生死苦。以此发心功德因缘。仰愿。

当今皇帝(旧云大梁皇帝)皇太子殿下。国家眷属。从今日去至于道场。亡身为法如萨陀波仑。大悲灭罪如虚空藏。能远听法如琉璃光。善解难法如无垢藏。又愿(某甲)等所生父母历劫亲缘。从今日去至于道场。散形空界如无边身。具十功德如高贵德王。闻法欢喜犹如无畏。神力勇猛如大势至。又愿(某甲)等和尚阿阇梨同学眷属。上中下座一切知识。从今日去至于道场。各得无畏如师子王。影响大化犹如宝积。闻声济苦如观世音。善能咨问如大迦葉。又愿(某甲)等出家在俗信施檀越。善恶知识各及眷属。从今日去至于道场。解诸危厄犹如救脱。相貌端严犹如文殊。能舍业障如弃阴盖。设最后供等于纯陀。又愿诸天诸仙护世四王。聪明正直天地虚空。主善罚恶守护持咒。五方龙王龙神八部。幽显灵只各及眷属。从今日去至于道场。大慈普覆如阿逸多。精进护法如不休息。远证读诵犹。如普贤。为法焚身犹如药王。又愿十方一切怨亲及非怨亲。四生六道一切众生各及眷

属。从今日去至于道场。心无爱染如离意女。微妙巧说如胜鬘夫人。能行精进如释迦文。所有善愿等无量寿。所有威神如诸天王。不可思议如维摩诘。一切功德各成就。无量佛土悉庄严。仰愿十方尽虚空界。无量无边诸大菩萨一切贤圣。以慈悲心同加摄受。救护拯接所愿圆满。信心坚固德业日远。慈育四生等如一子。令诸众生得四无量心。得六波罗蜜。十受修禅。三愿广被。应念见佛皆如胜鬘。一切行愿毕竟成就等与如来。俱登正觉(拜)

## 慈悲道场忏法卷第三

### 显果报第七

今日道场同业大众。前已具述罪恶过患。以过患故乖于胜业。以不善业。所以坠堕三途备历恶趣。及生人间受诸苦报。皆由过去宿对因缘。舍身受身无暂停息。是以诸佛诸大菩萨。神通天眼。见三界内一切众生。福尽随业堕于苦处。见无色界乐着定心。不觉命终堕于欲界。以福尽故受禽兽形。色界诸天亦复如是。从清净处堕在欲界。既在不净还受欲乐。六天福尽退堕地狱。于地狱中受无量苦。又见人道。就人道中以十善力资得人身。恶缘杂染复有多苦。寿尽多堕诸恶趣中。又见畜生道一切众生受诸苦恼。鞭杖驱驰负重致远困苦疲剧。项领穿破热铁烧烙。又见饿鬼常苦饥渴。恒被火烧犹如劫尽。若无微善永不解脱。有片福者劣得人身。多病短命以自庄严。大众当知。善恶二轮未曾暂辍。果报连环初无休息。贫富贵贱随行所生。非有无因而妄招果。所以经言。为人豪贵国王长者。从礼事三宝中来。为人大富。从布施中来。为人长寿。从持戒中来。为人端正。从忍辱中来。为人勤修无有懈怠。从精进中来。为人才明远达。从智慧中来。为人音声清彻。从歌咏三宝中来。为人洁净无有疾病。从慈心中来。为人长大恭敬人故。为人短小。轻蔑人故。为人丑陋。喜嗔恚故。生无所知。不学问故。为人颛愚。不教他故。为人喑哑。谤毁人故。为人下使。负他债故。为人丑黑。遮佛光明故。生在裸国。轻衣唐突。胜己故。生马蹄国着屐。胜己前行故。生穿胸国。布施作福悔惜心故。生獐鹿中。惊怖人故。生堕龙中。喜调戏故。身生恶疮。鞭挞众生故。人见欢喜。见人欢喜故。喜遭县官。笼系众生故。闻说法语。于中两舌乱人听受。后堕耽耳狗中。闻说法语心不餐采。后生长耳驴中。悭贪独食。堕饿鬼中。出生为人贫穷饥饿。恶食饲人。后堕猪豚蜣螂之中。劫夺人物。后堕羊中。人生剥皮食啖其肉。喜偷盗人。后生牛马。为人下使喜作妄语传人恶者。死入地狱烊铜灌口。拔出其舌以牛耕之。罪毕得出生鸲[名*鳥]中。人闻其声无不惊怖。皆言变怪咒令其死。喜饮酒醉。后堕沸屎泥梨之中罪毕得出生猩猩中。猩猩业毕后得为人。顽无所知人不齿录。贪人力者。后生象中。夫处富贵。为人上

者鞭杖捶打告诉无地。如是等人死入地狱。数千万岁受诸苦报。从地狱出堕水牛中。贯穿鼻口挽船牵车。还复受彼大杖打扑偿往宿殃。为人不净。从猪中来悭贪不恕己者。从狗中来。很戾自用。从羊中来。为人轻躁不能忍事。从猕猴中来。身体腥臭。从鱼鳖中来。为人含毒。从蛇中来。人无慈心。从虎狼中来。

今日道场同业大众。人生世间多病短命。种种痛苦不可具说。皆由三业构造所得能令行人婴三途报。所以有三途者。人有三毒贪恚愚痴。又复三恶。口常言恶。心常念恶。身常行恶。以此六事。能灭人身常苦常恼无有休息。于此命终孤魂独逝。慈亲孝子不能相救。倏忽之间到阎罗所。地狱狱卒不问尊卑。但案罪录检挍生时善恶多少。神识自首不敢隐匿。以是因缘随业至趣苦乐之地。身自当之。杳杳冥冥别离长久。道路不同会见无期。又诸天神记人善恶。乃至毛发无片遗漏。善人行善获倍亿寿。恶人行恶命短苦长。如是轮转又堕饿鬼。从饿鬼脱生畜生中。罪苦难忍。受之无竟。

今日道场同业大众。各自觉悟起惭愧心。经言。作善得善作恶得恶。而五浊恶世不可作恶。善不失善报。为恶自招殃。莫言轻脱。立此忏法。经言。莫轻小善以为无福。水滴虽微渐盈大器。小善不积无以成圣。莫轻小恶以为无罪。小恶所积足以灭身。大众当知。吉凶祸福皆由心作。若不作因亦不得果。殃积罪大肉眼不见。诸佛所说谁敢不信。我等相与生世强健。复不勤学自力行善。临穷方悔亦何所及。今已共见一切过患。如经所说。自知其罪岂得不思舍恶从善。今生若复不能用心。判舍此形必堕地狱。何以知之。今见为罪之时。未尝不以含毒猛烈怀恨深重。若嗔一人必欲令死。若嫉一人恶见其好。若毁一人必陷苦处。若鞭一人穷天楚毒。忿恚暴害不避尊卑。恶骂丑言无复高下。声震若雷。眼中火现。至于为福之时。善心微劣。始欲为多末遂减少。初欲速营续后且住。心既不至日月推迁。如是进退遂就忘失。是为作罪之时心气刚强。为福之时志意劣弱。今以弱善之因。求离强恶之报。岂可妄得。经云。忏悔无罪不灭。每至忏悔之时。必须五体投地如大山崩。此云不惜身命。为灭罪因缘故。殷勤督励。(某甲)等相与各省。今生已来已曾几过。作此忿责。不惜身命捍劳忍苦。作此忏悔。暂时礼拜已。言气力不堪。或暂端坐。复言。应须消息。或言。四体不可过劳宜应将养。不可使困。一伸脚眠差如不死。何处复忆我应礼佛。扫塔涂地办所难办。且经教所明。未见一善从懒堕懈怠中生。亦未曾见有一善法从憍慢自恣中得。(某甲)等今日虽有其形。心多背道。何以知然。今试捡挍从旦至中。从中至暮。从暮至夜。从夜至晓。乃至一时一刻一念一顷。无有片心念三宝四谛。无有片心报父母恩。无有片心报师长恩。无有片心欲布施持戒忍辱精进。无有片心欲学禅定修智慧业。清白之法。无一可论。烦恼重障。森然

满目若不作此捡察。亦自言我功德不少有小。片善。而生恃赖言我能作他不能作。言我能行他不能行。意气高傲傍若无人。追此而言实可羞耻。今于大众前披诚发露忏悔众罪。愿布施欢喜将来无障。大众亦宜自浣身心。果报之征具如向说。岂得自宽不求舍离。大众莫言。我无是罪。我既无罪。何须忏悔。若有此念。愿即除灭。且几微小失已成大咎。瞥然之恨嗔恚便起。性与习成难可改革。心不可纵。意不可逞。若能抑忍则烦恼可除。如其怠惰未见济度。(某甲)等今日仰承诸佛慈悲念力诸大菩萨本誓愿力。说罪业报应教化地狱经。宜各静虑一心谛听。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耆阇崛山中。与菩萨摩诃萨及声闻眷属俱。亦与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及诸天龙鬼神等。皆悉集会。尔时信相菩萨白佛言。世尊。今有地狱饿鬼畜生奴婢贫富贵贱种类若干。凡有众生闻佛说法。如孩子得母。如病得医。如裸得衣。如闇得灯。世尊说法利益众生。亦复如是。尔时世尊观时已至。知诸菩萨劝请殷勤。即放眉间白毫相光。照于十方无量世界。地狱休息苦病安宁。尔时一切受罪众生。寻佛光明来诣佛所。绕佛七匝至心作礼。劝请世尊。广宣道化。令诸众生得蒙解脱。

今日道场同业大众。我今至诚劝请诸佛。亦复如是。愿诸众生同得解脱。相与至心等一痛切。五体投地。劝请十方尽虚空界一切诸佛。愿以慈悲力。救诸苦恼令得安乐。又复劝请世间大慈悲父。

南无弥勒佛　南无释迦牟尼佛　南无梵天佛　南无不退转轮成首佛　南无大兴光王佛　南无法种尊佛　南无日月灯明佛　南无须弥佛　南无大须弥佛　南无超出须弥佛　南无香像佛　南无围绕香勋佛　南无净光佛　南无香自在王佛　南无大集佛　南无香光明佛　南无大光佛　南无无量光明佛　南无师子游戏菩萨　南无师子奋迅菩萨　南无坚勇精进菩萨　南无金刚慧菩萨　南无无边身菩萨　南无观世音菩萨　南无佛陀　南无达摩　南无僧伽。

又复归依如是十方尽虚空界一切三宝(一拜)

大慈大悲。唯愿救拔一切苦恼。令诸众生即得解脱。改往修来不复为恶。从今日去。毕竟不复堕于三途。身口意净不念人恶。离诸业障得清净业。一切众邪不复更动。常行四等精进勇猛。植众德本所为无量。舍身受身恒生福地。念三途苦发菩提心。行菩萨道不休不息。六度四等常得现前。三明六通如意自在。出入游戏诸佛境界。等与菩萨俱成正觉。

今日道场同业大众。起怖畏心。起慈悲心。一心一意摄耳谛听。尔时世尊放眉间白毫相光。遍照六道一切众生。时信相菩萨为愍念诸众生故。即从座起前至佛所。胡跪合掌白佛言。世尊。今有众生。为

诸狱卒剉碓斩身。从足斩之乃至其顶斩之已讫。巧风吹活还复斩之。受此苦报无有休息。何罪所致。佛言。是诸众生以前世时不信三尊。不知供养。不孝父母。兴恶逆心。屠儿魁脍斩害众生。以是因缘故获斯罪。

复有众生身体顽痹。眉须堕落举身洪烂。鸟栖鹿宿人迹断绝。亲族弃舍人不喜见。如是恶报名之癞病。以何因缘故得此罪。佛言。以前世时不信三尊。不孝父母。破塔坏寺。剥夺道人。斫射圣贤。伤害师长。尝无反覆。背恩忘义。常行狗犬。玷污所尊。不避亲疏。无有惭愧。以是因缘故获斯罪。

复有众生身体长大。聋騃无足宛转腹行。唯食泥土以自活命。为诸小虫之所嚼食。昼夜受苦无有休息。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时为人自用。不信好言。不孝父母。达戾反逆。或为地主。及作大臣。四镇方伯。州郡令长。里禁督护。恃其威势侵夺民物。无有道理使民穷苦。以是因缘故获斯罪。

复有众生。两目失明都无所见。或抵树木。或堕沟坑。于是死已更复受身。既得生已还复如是。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时不信罪福。障佛光明。缝闇他眼笼闭众生。皮囊盛头不得所见。以是因缘故获斯罪。

今日道场同业大众。如经所说。大可怖畏。我等亦可已作是罪。无明所覆不自忆知。如是等罪无量无边。于未来世方受苦报。今日至心等一痛切。五体投地稽颡求哀。惭愧改悔。已作之罪因忏除灭。未作之罪从今清净。仰愿十方一切诸佛。

南无弥勒佛　南无释迦牟尼佛　南无开光明佛　南无月灯光佛　南无月光佛　南无日月光明佛　南无火光明佛　南无集音佛　南无最威仪佛　南无光明尊佛　南无莲华军佛　南无莲华响佛　南无多宝佛　南无师子吼佛　南无师子音佛　南无精进军佛　南无金刚踊跃佛　南无度一切禅绝众疑佛　南无宝大侍从佛　南无无忧佛　南无地力持勇佛　南无最踊跃佛　南无师子作菩萨　南无弃阴盖菩萨　南无寂根菩萨　南无常不离世菩萨　南无无边身菩萨　南无观世音菩萨　南无佛陀　南无达摩　南无僧伽。

大慈大悲救护拯接。令诸众生即得解脱。为诸众生灭除地狱饿鬼畜生等业。令诸众生毕竟不复受诸恶报。令诸众生舍三途苦。悉到智地令得安隐究竟乐处。以大光明灭诸痴闇。广为分别甚深妙法。使得具足。无上菩提成等正觉。

今日道场同业大众。重复至诚一心谛听。信相菩萨白佛言。世尊。复有众生。謇吃喑哑口不能言。若有所说不能明了。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时诽谤三尊。轻毁圣道。论他好恶。求人长短。强诬良善。憎嫉贤人。以是因缘故获斯罪。

复有众生。腹大颈细不能下食。若有所食变为脓血。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时偷盗众食。或为大会施设肴膳。私取麻米屏处食之。悭惜己物但贪他有。常行恶心与人毒药气息不通。故获斯罪。

复有众生。常为狱卒之所烧炙。热铁灌身。铁钉钉之。钉之既讫自然火起。焚烧其身悉皆焦烂。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时坐为针师。伤人身体不能差病。诳他取物令他痛苦。故获斯罪。

复有众生常在镬中。牛头阿旁手捉铁叉。叉着镬中煮之令烂。还即吹活而复煮之。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时屠杀众生。汤灌掝毛不可限量。以是恶业故获斯罪。

今日道场同业大众。如经所说。大可怖畏。我等不知在何道中。已作如是无量恶业。于未来世方婴剧报。亦可即身应见此苦。謇吃喑哑口不能言。或复大腹小颈不能下食。人生何定。今日虽安明亦难保。果报一来不可得脱。宜各人人觉悟此意。直心正念莫复余想。等一痛切五体投地。普为今日四生六道一切众生已受苦者未受苦者。归依世间大慈悲父。

南无弥勒佛　南无释迦牟尼佛　南无自在王佛　南无无量音佛　南无定光明佛　南无宝光明佛　南无宝盖照空佛　南无妙宝佛　南无谛幢佛　南无梵幢佛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殊胜佛　南无集音佛　南无金刚步精进佛　南无自在王神通佛　南无宝火佛　南无净月幢称光明佛　南无妙乐佛　南无无量幢幡佛　南无无量幡佛　南无大光普遍佛　南无宝幢佛　南无慧上菩萨　南无常不离世菩萨　南无无边身菩萨　南无观世音菩萨　南无佛陀　南无达摩　南无僧伽。

又复归依如是十方尽虚空界一切三宝。

仰愿诸佛诸大菩萨大慈大悲。救护一切受苦众生。以神通力灭除恶业。令诸众生毕竟不复堕于苦处。得清净趣得清净生。功德满足不可穷尽。舍身受身恒值诸佛。同诸菩萨俱登正觉。

今日道场同业大众。重加心力摄耳谛听。信相菩萨白佛言。世尊。复有众生。在火城中煻煨齐心。四门虽开到则自闭。东西驰走不能得出。为火烧尽。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时焚烧山泽。决撤陂

池。火炮鸡子。使诸众生淤煨而死。以是因缘故获斯罪。

复有众生常在雪山。寒风所吹皮肉剥裂。求死不得求生不得。苦毒万端不可堪忍。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时横道作贼。剥夺人衣以自资养。冬月隆寒裸他冻死。皮剥牛羊苦痛难忍。以是因缘故获斯罪。

复有众生。常在刀山剑树之上。若有所捉。即便割伤支节断坏。痛毒辛酸不可堪忍。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时屠杀为业。烹害众生屠割剥裂。骨肉分离头脚星散。悬于高格称量而卖。或复生悬痛不可忍。以是恶业故获斯罪。

复有众生五根不具。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时飞鹰走狗弹射鸟兽。或破其头。或断其足。生摵其翼使受痛苦。以是恶业故获斯罪。

今日道场同业大众。如经所说。大可怖畏。相与至心等一痛切。五体投地。普为十方一切众生已受苦者当受苦者。归依世间大慈悲父。

南无弥勒佛　南无释迦牟尼佛　南无净光佛　南无宝王佛　南无树根华王佛　南无维卫庄严佛　南无开化菩萨佛　南无见无恐惧佛　南无一乘度佛　南无德内丰严王佛　南无金刚坚强消伏坏散佛　南无宝火佛　南无宝月光明佛　南无贤最佛　南无宝莲华步佛　南无坏魔罗网独步佛　南无师子吼力佛　南无悲精进佛　南无金宝光明佛　南无无量尊丰佛　南无无量尊离垢王佛　南无德首佛　南无药王菩萨　南无药上菩萨　南无无边身菩萨　南无观世音菩萨。

又复归依如是十方尽虚空界一切三宝。

愿以大慈大悲。救拔十方一切众生。令现受苦者即得解脱。当受苦者毕竟断除。毕竟不复堕于恶趣。从今日去至于道场。除三障业。灭五怖畏。功德智慧具足庄严。摄取一切众生。同共回向无上菩提。成等正觉。

今日道场同业大众。重复增到一心谛听。信相菩萨白佛言。世尊。复有众生。癵躄背偻腰宽不随。脚跛手折不能行步。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时为人憯克。行道安枪。或施射戈陷坠众生。以是恶业故获斯罪。

复有众生。为诸狱卒絷系其身。枷桁苦厄不能得免。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时网捕众生。笼系六畜。或为宰主令长贪取民物。枉系

良善。冤诉无所。以是恶业故获斯罪。

复有众生。或颠或痴或狂或騃。不别好丑。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时饮酒醉乱。犯三十六失。后得痴身。犹如醉人不别尊卑。以是恶业故获斯罪。

复有众生。其形短小阴藏甚大。挽之身疲。皆复进引。行步坐卧以之为妨。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时持生贩卖。自誉己物毁他财宝。巧弄升斗蹑秤前后。以是恶业故获斯罪。

今日道场同业大众。如佛所说大可怖畏。相与至心等一痛切。五体投地。为今日现受苦一切众生。当受苦一切众生。乃至六道现受当受一切众生。又奉为父母师长信施檀越善恶知识广及十方一切众生。归依世间大慈悲父。

南无弥勒佛　南无释迦牟尼佛　南无无数精进兴丰佛　南无无言胜佛　南无无愚丰佛　南无月英丰佛　南无无异光丰佛　南无逆空光明佛　南无最清净无量幡佛　南无好谛住唯王佛　南无成就一切诸刹丰佛　南无净慧德丰佛　南无净轮幡佛　南无琉璃光最丰佛　南无宝德步佛　南无最清净德宝佛　南无度宝光明塔佛　南无无量惭愧金最丰佛　南无文殊师利菩萨　南无普贤菩萨　南无无边身菩萨　南无观世音菩萨。

又复归依如是十方尽虚空界一切三宝。

(某甲)等今日承佛力法力诸菩萨力。为其稽颡求哀忏悔。若已受苦者。以佛菩萨大慈悲力。令即解脱。未受苦者。从今日去至于道场。毕竟不复堕于恶趣。离八难苦。受八福生。得诸善根。成就平等。具足智慧。清净自在。同与如来俱登正觉。

今日道场同业大众。宜加用心摄耳谛德。信相菩萨复白佛言。世尊。复有众生。其形极丑身黑如漆。两耳复青。高颊俱阜。疱面平鼻。两眼黄赤。牙齿疏缺。口气腥臭。矬短拥肿。大腹小腰。脚复缭戾。偻脊凸肋。费衣健食。恶疮脓血。水肿干消疥癞痈疽。种种诸恶集在其身。虽亲附人。人不在意。若他作罪横罗其殃。永不见佛。永不闻法。不识菩萨。贤圣。从苦入苦不得休息。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时为子不孝父母。为臣不忠其君。为上不敬其下。为不下恭其上。朋友不赏其信。乡党不以义从。朝廷不以其爵。断事不以其道。心意颠倒无有其度。杀害君臣。轻凌尊长。罚国掠民。攻城破坞。偷劫盗窃。恶业非一。美己恶人。侵凌孤老。诬谤贤善。轻慢师长。欺诳下贱。一切罪业悉具犯之。众罪业故故获斯罪。

尔时诸受罪人。闻佛世尊作如是说。号泣动地泪下如雨。而白佛言。唯愿世尊。久住说法。化我等辈令得解脱。佛言。若我久住此世。薄福之人不种善根。谓我常在不念无常。善男子。譬如婴儿母常在侧。于母不生难遭之想。若母去时便生渴仰思恋之心。母方还来悉乃生喜。善男子。我今亦复如是。知诸众生善恶业缘受报好丑。故般涅槃。于时世尊即于受罪众生。而说偈言。

水流不常满　火猛不久然　日出须臾没　月满已得亏　尊荣豪贵者　无常复过是　念当勤精进　顶礼无上尊。

尔时世尊说此偈已。诸受罪人衔悲白佛言。世尊。一切众生作何善行得离斯苦。佛言善男子当勤孝养父母。敬事师长。归奉三尊。勤行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慈悲喜舍。怨亲平等无有二相。不欺孤老。不轻下贱护人犹己。不起恶念。汝等若能如是修行。则为已得报佛之恩。永离三途无复众苦。佛说是经已。菩萨摩诃萨。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声闻缘觉即得六通三明具八解脱。其余大众皆得法眼净。若有众生得闻是经。不堕三途八难之处。地狱休息苦痛安宁。信相菩萨白佛言。世尊。当何名斯经。菩萨摩诃萨云何奉持。佛告信相菩萨。善男子。此经名为罪业报应教化地狱经。当奉持。之广令流布。功德无量。时诸大众闻说此法。一心欢喜。顶戴奉行。

今日道场同业大众。如佛所说。大可怖畏。相与今日起怖畏心。起慈悲心。承诸佛力行菩萨道。念地狱苦发菩提心。当为今日现受地狱道苦一切众生。现受饿鬼道苦一切众生。现受畜生道苦一切众生。乃至六道现受苦者。一心一意为其礼忏。令此众生悉得解脱。我等若不勤行方便转祸为福者。则于一一地狱皆有罪分。相与至心。当念父母师长亲戚眷属未来应受苦报。亦念自身未来现在方婴此苦。等一痛切五体投地。至诚恳恻至到用心。愿令一念感十方佛。一拜断除无量众苦。若六道中已受苦者。以佛力法力贤圣力。令此众生即蒙解脱。若六道中未受苦者。以佛力法力诸贤圣力。令此众生永得断除。从今日去。毕竟不复堕于恶趣。除三障业随念往生。灭五怖畏自在解脱。勤修道业不休不息。妙行庄严过法云地。入金刚心成等正觉。

今日道场同业大众。重复用心。摄耳谛听。善思念之。杂藏经说时有一鬼。白目连言。我两肩有眼。胸有口鼻。而无有头。何罪所致。目连答言。汝前世时恒作魁脍弟子。若杀人时汝常欢喜。以绳结挽。以是因缘故受此罪。此是华报。果在地狱。复有一鬼。白目连言。我此身形常如块肉。无有手足眼耳鼻等。恒为。虫鸟之所食啖。如是苦痛难堪难忍。何罪所致。目连答言。汝前世时常与他药。令诸众生命不全活。以是因缘故获斯罪。此是华报。果在地狱。

复有一鬼。白目连言。我腹极大咽喉如针。穷年卒岁不得饮食。何罪所致。目连答言。汝前世时作聚落主。自恃豪贵饮酒纵横。轻欺他人。夺其饮食。饥困一切。以是因缘故获斯罪。此是华报。果在地狱。

复有一鬼。白目连言。我一生来。有二热铁轮。在两腋下。举身焦烂。何罪所致。目连答言。汝前世时与众作饼。盗取二番挟两腋下。以是因缘故获斯罪。此是华报。果在地狱。复有一鬼。白目连言。我常以物自幪笼头。畏人来杀心常怖惧。何罪所致。目连答言。汝前世时淫犯外色。常畏人见。或畏夫主捉缚打杀。常怀恐怖故受此罪。此是华报。果在地狱。

今日道场同业大众。如经所说。岂得不人。人生大怖畏。相与无始已来至于今日。已应作如是无量罪恶。如是等罪皆因无明无慈悲心。以强陵弱伤害众生。作如是罪乃至盗窃他物。迷惑失道。谗谤贤善。作种种罪。如是罪报。于恶道中必受其苦。今日至心等一痛切五体投地。普为六道已受苦者当受苦者。求哀礼忏。奉为父母师长一切眷属。求哀礼忏。亦为自身。求哀礼忏。已作之罪愿乞除灭。未作之罪不敢复作。唯愿世间大慈悲父。

南无弥勒佛　南无释迦牟尼佛　南无莲华尊丰佛　南无净宝兴丰佛　南无电灯幡王佛　南无法空灯佛　南无一切众德成佛　南无贤幡幢王佛　南无一切宝致色持佛　南无断疑拔欲除冥佛　南无意无恐惧威毛不竖佛　南无师子佛　南无名称远闻佛　南无法名号佛　南无奉法佛　南无法幢佛。

南无大势至菩萨　南无常精进菩萨　南无不休息菩萨　南无虚空藏菩萨　南无无边身菩萨　南无观世音菩萨。

以大慈大悲。救护六道现受苦当受苦一切众生。令此众生即得解脱。以神通力。断除恶道及地狱业。令诸众生从今日去至于道场。毕竟不复堕于恶趣。舍苦报身得金刚身。四等六度常得现前。四辩六通如意自在。勇猛精进不休不息。乃至进修满十地行。还复度脱一切众生。

## 慈悲道场忏法卷第四

### 显果报第七之余

今日道场同业大众。重加至诚一心谛听。佛在王舍城迦阑陀竹

园。尔时目连从禅定起游恒水边。见诸饿鬼受罪不同。时诸饿鬼各起敬心。来问目连往昔因缘。一鬼问言。我一生来恒抱饥渴。欲至厕上取粪啖之。厕上大力鬼。以杖打我初不得近。何罪所致。目连答言。汝为人时作佛图主。有客比丘来寺乞食。而汝悭惜不与客食。待客去后乃行旧住。缘汝无道悭惜众物。以是因缘故获斯罪。汝今华报。果在地狱。

复有一鬼。问目连言。我一生来肩上有大铜瓶。盛满烊铜。以杓取之还自灌头。痛苦难忍。何罪所致。目连答言。汝为人时作寺维那知大众事。有一瓶酥藏着屏处。不依时行。待客去后乃行旧住。酥是招提之物一切有分。缘汝无道悭惜众物。以是因缘故获斯罪。汝今华报。果在地狱。

复有一鬼。问目连言。我一生来常吞热铁丸。何罪所致。目连答言。汝为人时作沙弥子。取清净水作石蜜浆。石蜜坚大。汝起盗心打取少许。大众未饮汝盗一口。以是因缘故获斯罪。此是华报。果在地狱。

今日道场同业大众。如目连所见大可怖畏。我等亦可经作此罪。无明所覆不自忆知。既有如是无量罪业。于未来世受苦报者。今日至心等一痛切。五体投地惭愧忏悔。愿乞除灭。又复普为十方尽虚空界一切饿鬼。求哀忏悔。又奉为父母师长。求哀忏悔。又为同坛尊证上中下座求哀忏悔。又为善恶知识广及十方无穷无尽四生六道一切众生。求哀忏悔。若已作之罪因今除灭。未作之罪不敢复造。仰愿十方一切诸佛。

南无弥勒佛　南无释迦牟尼佛　南无拘楼孙佛　南无拘那含牟尼佛　南无迦葉佛　南无师子佛　南无明焰佛　南无牟尼佛　南无妙华佛　南无华氏佛　南无善宿佛　南无导师佛　南无大臂佛　南无大力佛　南无宿王佛　南无修药佛　南无名相佛　南无大明佛　南无炎肩佛　南无照曜佛　南无日藏佛　南无月氏佛　南无众炎佛　南无善明佛　南无无忧佛　南无师子游戏菩萨　南无师子奋迅菩萨　南无无边身菩萨　南无观世音菩萨　南无佛陀　南无达摩　南无僧伽。

大慈大悲救拔十方现受饿鬼道苦一切众生。又愿救拔十方地狱道畜生道人道一切众生无量众苦。令诸众生即得解脱。断三障业。无五怖畏。八解洗心。四弘被物。面奉慈颜咨承妙教。不起本处诸漏永尽。随念俯应遍诸佛土。愿行早圆造成正觉(一拜)

今日道场同业大众。重复至诚一心谛听。尔时佛在王舍城城东南有一池水。屎尿污秽尽入其中。臭不可近。有一大虫生此水中。身长

数丈无有手足。宛转低昂观者数千。阿难往见。具以启佛。佛与大众共诣池所。大众念言。今日如来当为众会说虫本末。佛告大众。维卫佛泥洹后时有塔寺。有五百比丘经过寺中。寺主欢喜请留供养。尽心供馔无有遗惜。后有五百商人。入海采宝还过塔寺。见五百比丘精勤行道。并各发心欣然共议。福田难遇当设薄供。人舍一珠。得五百摩尼珠以寄寺主。寺主后时生不善心。图欲独取不为设供。大众问言。贾客施珠应当设供。寺主答言。是珠施我。若欲夺珠粪可与汝。若不时去割汝手足投之粪坑。众念其痴默然各去。缘是罪恶受此虫身。后入地狱又受众苦。

佛在王舍城。又见一众生其舌长大。铁钉钉舌炽然火起。终日竟夜备受楚痛。目连问佛。此何罪报今受此苦。佛答目连。此人昔时经作寺主。呵骂驱遣诸客比丘。不与饮食。不同供养。以是因缘故获斯罪。又有众生身体长大。头上有镬炽然火烧。满中烊铜从四面出灌其身上。乘虚而行无有休息。目连问佛。此何等罪今受此苦。佛答目连。此人昔时作寺知事。檀越送油。不以分与诸客比丘。待客去后乃分旧住。以是因缘故获斯罪。

又一众生炽然铁丸。从身上入从身下出。乘虚而行苦痛难忍。目连问佛。此何等罪今受此苦。佛答目连。此人往昔作沙弥子。盗众园中果子七枚。死入地狱受无量苦。余业未尽故获斯罪。

又见大鱼一身百头头头各异堕他网中。世尊见已。入慈三昧乃唤此鱼。鱼即时应。世尊问言。汝母何在。答言。母在厕中作虫。佛语诸比丘。此大鱼者。迦葉佛时作三藏比丘。以恶口故受多头报。其母尔时受其利养。以是因缘作厕中虫。佛言。得此报者。皆由众生恶口粗强。宣传彼此斗乱两家。死入地狱。狱卒烧热铁鎞。表里洞赤以烙其舌。复烧铁钩。钩有三刃利如锋铓。以断其舌。复以牛梨耕破其舌。复烧铁杵刺其咽中。数千万劫罪毕。乃出生鸟兽中。佛言。若有众生论说君主父母师长其罪过是。

今日道场同业大众。闻佛此言大可怖畏。今善恶二途皎然可见。罪福果报谛了无疑。唯应努力勤行忏悔。相与披经具见此事。若不努力小复懈退。我今所作何由得办。譬如歉乏之人心注百味。于其饥恼终无济益。故知欲求胜妙法。欲度脱众生者。不可止在于心。既在心事。宜自努力勤而行之。相与至心等一痛切五体投地。为地狱道饿鬼道畜生道人道一切众生。求哀礼忏。又为父母师长善恶知识并及自身一切眷属。求哀礼忏。若已作之罪愿乞除灭。未作之罪不敢复作。仰愿世间大慈悲父。

南无弥勒佛　南无释迦牟尼佛　南无提沙佛　南无明曜佛　南无

持鬘佛　南无功德明佛　南无示义佛　南无灯曜佛　南无兴盛佛　南无药师佛　南无善濡佛　南无白毫佛　南无坚固佛　南无福威德佛　南无不可坏佛　南无德相佛　南无罗睺佛　南无众主佛　南无梵声佛　南无坚际佛　南无不高佛　南无作明佛　南无大山佛　南无金刚佛　南无将众佛　南无无畏佛　南无珍宝佛　南无师子幡菩萨　南无师子作菩萨　南无无边身菩萨　南无观世音菩萨。

以慈悲力大智慧力不思议力无量自在力。度脱六道一切众生。灭除六道一切众苦。令诸众生皆得断除三途罪业。毕竟不复造五逆十恶更堕三途。从今日去。舍苦报生得净土生。舍苦报命得智慧命。舍苦报身得金刚身。舍恶趣苦得涅槃乐。念恶趣苦发菩提心。四等六度常得现前。四辩六通如意自在。勇猛精进不休不息。乃至进修满十地行。复能度脱一切众生(一拜)

## 出地狱第八

今日道场同业大众。虽复万法差品功用不一。至于明闇相形。唯善与恶。语善则人天胜果。述恶则三途剧报。二事列世皎然非虚。而愚惑之者多起疑异。或言人天是妄造。地狱非真说。不知推因验果。不知验果寻因。既因果不分。各执世解。非但言空。谈有乃亦题篇造论。心乖胜善未曾云谬。设使示诲执固益坚。如是等人自投恶道。如射箭顷堕在地狱。慈亲孝子不能相救。唯得前行入于火镬。身心摧碎精神痛苦。当此之时悔复何及。

今日道场同业大众。善恶相资犹如影响。罪福异处宿预严持。幸各明信无措疑心。何谓地狱。经言三千大千世界铁围两山黑闇之间。谓之地狱。铁城纵广一千六百万里。城中八万四千鬲下以铁为地。上以铁为网。火烧此城表里洞赤。上火彻下下火彻上。其名则有众合黑闇刀轮剑林。铁机刺林。铁网铁窟。铁丸尖石。炭坑烧林。虎狼叫唤。镬汤炉炭。刀山剑树。火磨火城。铜柱铁床。火车火轮。饮铜吐火。大热大寒。拔舌钉身。犁耕斧斫。刀兵屠裂。灰河沸屎。寒冰淤泥。愚痴啼哭。聋盲喑哑。铁钩铁嘴。复有大小泥犁阿鼻地狱。佛告阿难。云何名阿鼻地狱。阿者言无。鼻者言遮。阿者言无。鼻者言救。合言无遮无救。又阿者言无间。鼻者言无动。阿言极热。鼻言极恼。阿言不闲。鼻言不住。不闲不住名阿鼻地狱。又阿言大焰。鼻言猛热。猛火入心名阿鼻地狱。佛告阿难。阿鼻地狱纵广正等三十二万里。七重铁城七层铁网。下十八鬲。周匝七重皆有刀林。七重城内复有剑林。下十八鬲。鬲八万四千重。于其四角有四大铜狗。其身长大万六千里。眼如掣电。牙如剑树。齿如刀山。舌如铁刺。一切身毛皆出猛火。其烟臭恶。世间臭物无以为譬。又有十八狱卒。头如罗刹

头。口如夜叉口。六十四眼。眼散迸铁丸。如十里车。钩牙上出高百六十里。牙头火流烧前铁车。令铁车轮一一轮辋化为一亿火。刀锋刃剑戟。皆从火炎中出。如是流火烧阿鼻城。令阿鼻城赤如融铜。狱卒头上有八牛头。一一牛头有十八角。一一角头皆出火聚。火聚复化成十八火辋。火辋复变作大刀轮。如车轮许。轮轮相次在火炎间。满阿鼻狱。铜狗张口吐舌在地。舌如铁刺。舌出之时化无量舌满阿鼻城。七重城内有七铁幢。幢头火涌如沸涌泉。其铁流迸满阿鼻城。阿鼻四门。于门阃上有十八釜。沸铜涌出从门漫流满阿鼻城。一一鬲间有八万四千铁蟒大蛇。吐毒吐火身满城内。其蛇哮吼如天震雷。雨大铁丸满阿鼻城。城中苦事八万亿千。苦中苦者集在此城。又有五百亿虫。虫八万四千嘴。嘴头火流如雨而下满阿鼻城。此虫下时阿鼻猛火其炎大炽。赤光火炎。照三百三十六万里。从阿鼻地狱上。冲大海沃焦山下。大海水渧如车轴许。成大铁尖满阿鼻城。

佛告阿难。若有众生杀父害母骂辱六亲。作是罪者命终之时。铜狗张口化十八车。状如金车宝盖在上。一切火炎化为玉女。罪人遥见心生欢喜。我欲往中我欲往中。风刀解身寒急失声。宁得好火。在车上坐。然火自爆。作是念已。即便命终。挥霍之间已坐金车。顾瞻玉女。皆捉铁斧斩截其身。身下火起如旋火轮。譬如壮士屈伸臂顷。直堕阿鼻大地狱中。从于上鬲如旋火轮至下鬲际。身遍鬲内。铜狗大吼啮骨嗜髓。狱卒罗刹捉大铁叉。叉头令起。遍体火炎满阿鼻城。铁网雨刀从毛孔入。化阎罗王大声告敕。痴人狱种。汝在世时不孝父母邪慢无道。汝今生处名阿鼻地狱。汝不知恩无有惭愧。受此苦恼为乐不耶。作是语已即灭不现。尔时狱卒复驱罪人。从于下鬲乃至上鬲。经历八万四千鬲中。[打-丁＋聿]身而过至铁网际。一日一夜尔乃周遍。阿鼻地狱一日一夜。此阎浮提日月岁数六十小劫。如是寿命尽一大劫。五逆罪人无惭无愧造作五逆。五逆罪故。临命终时。十八风刀如铁火车解截其身。以热逼故。便作是言。得好色华清凉大树。于下游戏不亦乐乎。作此念时。阿鼻地狱。八万四千诸恶剑林化作宝树。华果茂盛行列在前。大热火炎化为莲华在彼树下。罪人见已。我所愿者今已得果。作是语时疾于暴雨坐莲华上。坐已须臾铁嘴诸虫从火华起。穿骨入髓彻心穿脑。攀树而上。一切剑枝削肉彻骨。无量刀林当上而下。火车炉炭十八苦事一时来迎。此相现前陷坠地下。从下鬲上身如华敷遍满下鬲。从下鬲起火炎猛炽至于上鬲。至上鬲已。身满其中。热恼急故张眼吐舌。此人罪故。万亿镕铜百千刀轮从空中下。头入足出。一切苦事过于上说百千万倍。具五逆者其人受罪足满五劫。复有众生。破佛禁戒虚食信施。诽谤邪见不识因果。断学般若。毁十方佛。偷佛法物。起诸秽污不清净行。不知惭愧。毁辱所亲。造众恶事。此人罪报临命终时。风刀解身偃卧不定。如被楚挞。其心荒越发狂痴想。见已室宅男女大小。一切皆是不净之物。屎尿臭处盈流于

外。尔时罪人即作是语。云何此处无好城郭及好山林使吾游戏。乃处如此不净物间。作是语已。狱卒罗刹以大铁叉擎阿鼻狱及诸刀林。化作宝树及清凉池。火炎化作金叶莲华。诸铁嘴虫化为凫雁。地狱痛声如咏歌音。罪人闻已。如此好处吾当游中。念已寻时坐火莲华。诸铁嘴虫从身毛孔嚼食其躯。百千铁轮从顶上入。恒沙铁叉挑其眼睛。地狱铜狗化作百亿铁狗。竞分其身取心而食。俄尔之间身如铁华满十八鬲。一一华叶八万四千。一一叶头身。手支节在一鬲间。地狱不大。此身不小。遍满如此大地狱中。此等罪人堕此地狱。经历八万四千大劫。此泥犁灭。复入东方十八鬲中如前受苦。此阿鼻狱南亦十八鬲。西亦十八鬲。北亦十八鬲。谤方等经。具五逆罪。破坏贤圣。断诸善根。如此罪人具众罪者。身满阿鼻狱。四支复满十八鬲中。此阿鼻狱但烧如此狱种众生。劫欲尽时东门即开。见东门外清泉流水华果林树一切俱现。是诸罪人从下鬲见。眼火暂歇。从下鬲起宛转腹行。[打-丁＋聿]身上走到上鬲中。手攀刀轮。时虚空中雨热铁丸。走趣东门。既至门阃。狱卒罗刹手捉铁叉逆刺其眼。铜狗啮心闷绝而死。死已复生。见南门开如前不异。如是西门北门亦皆如此。如此时间经历半劫。阿鼻狱死复生寒冰狱中。寒冰狱死生黑闇处。八千万岁目无所见。受大虫身宛转腹行。诸情闇塞无所解知。百千狐狼牵掣食之。命终之后生畜生中。五千万身受鸟兽形。如是罪毕还生人中。聋盲喑哑疥癞痈疽。贫穷下贱一切诸衰以自庄严。受此贱形经五百身。后复还生饿鬼道中。饿鬼道中遇善知识诸大菩萨。呵责其言。汝于前身无量世时作无限罪。诽谤不信堕阿鼻狱。受诸苦恼不可具说。汝今应当发慈悲心。时诸饿鬼闻是语已。称南无佛。称佛恩力寻即命终生四天处。生彼天已悔过自责。发菩提心。诸佛心光不舍是等。摄受是辈。慈哀是等。如罗睺罗。教避地狱如爱眼目。佛告大王。欲知佛心光明所照。常照如此无间无救诸苦众生。佛心所缘。常缘此等极恶众生。以佛心力自庄严故。过算数劫。令彼恶人发菩提心。

今日道场同业大众。闻佛世尊说上诸苦。宜加摄心莫生放逸。相与若复不勤方便行菩萨道。则于一一地狱皆有罪分。今日同为现受阿鼻地狱等苦一切众生。当受阿鼻地狱等苦一切众生。广及十方一切地狱现受当受无穷无尽一切众生。等一痛切五体投地。归依世间大慈悲父。

南无弥勒佛　南无七佛　南无十方十佛　南无三十五佛　南无五十三佛　南无百七十佛　南无庄严劫千佛　南无贤劫千佛　南无星宿劫千佛　南无十方菩萨摩诃萨　南无十二菩萨　南无无边身菩萨　南无观世音菩萨。

又复归依十方尽虚空界无量形像。优填王金像。旃檀像。阿育王

铜像。吴中石像。师子国玉像。诸国土中金像。银像。琉璃像。珊瑚像。琥珀像。砗磲像。码瑙像。真珠像。摩尼宝像。紫磨上色阎浮檀金像。

又复归命十方如来一切发塔。一切齿塔。一切牙塔。一切爪塔。一切顶上骨塔。一切身中诸舍利塔。袈裟塔。匙钵塔。澡瓶塔锡。杖塔。如是等为佛事者。

又复归命诸佛生处塔。得道塔。转法轮塔。般涅槃塔。多宝佛塔。阿育王所造八万四千塔。天上塔。人间塔。龙王宫中一切宝塔又复归依十方尽虚空界一切诸佛。

归依十方尽虚空界一切尊法。

归依十方尽虚空界一切贤圣。

仰愿同以慈悲力安慰众生力无量自在力无量大神通力摄受。今日道场同为阿鼻大地狱受苦一切众生忏悔。乃至十方不可说一切地狱众生忏悔。及父母师长一切眷属今日忏悔。以大悲水洗除今日现受阿鼻地狱等及余地狱等苦一切众生罪垢令得清净。洗除今日道场同忏悔者及其父母师长一切眷属罪垢令得清净。又洗除六道一切众生罪垢。令至道场毕竟清净。从今日去至于道场。皆得断除阿鼻地狱苦及十方尽虚空界不可说不可说诸地狱苦。毕竟不复入于三途。毕竟不复堕于地狱。毕竟不复为十恶业。造五逆罪受诸苦恼。一切众罪愿尽消灭。舍地狱生得净土生。舍地狱命得智慧命。舍地狱身得金刚身。舍地狱苦得涅槃乐。念地狱苦发菩提心。四等六度常得现前。四辩六通如意自在。具足智慧行菩萨道。勇猛精进不休不息。乃至进修满十地行。入金刚心成等正觉。还度十方一切众生。

今日道场同业大众。诸余地狱杂受苦报不复可记。如是名号楚毒无量。相与披览具见其事。经云。阎罗王一念之恶便总狱事。自身受苦亦不可论。阎罗大王昔为毗沙国王。与维陀始王共战兵力不如。因立誓愿。愿我后生为地狱主治此罪人。十八大臣及百万众皆悉同愿。毗沙王者今阎罗王是。十八大臣今十八狱主是。百万之众今牛头阿旁等是。而此官属悉隶北方毗沙门天王。长阿含经云。阎罗大王所住之处。在阎浮提南金刚山内。王宫纵广六千由旬。地狱经云。住地狱间。宫城纵广三万里。铜铁所成。昼夜三时有大铜镬。满中烊铜自然在前。有大狱卒卧王热铁床上。铁钩擘口烊铜灌之。从咽彻下无不焦烂。彼诸大臣亦复如是十八狱王。一曰迦延。典泥犁狱。二号屈尊。典刀山狱。三名沸寿。典沸沙狱。四名沸曲。典沸屎狱。五名迦世。典黑耳狱。六名[巇-我＋皿]傞。典火车狱。七名汤谓。典镬汤狱。八

名铁迦然。典铁床狱。九名恶生。典[巇-我＋皿]山狱。十名呻吟。典寒冰狱。十一毗迦。典剥皮狱。十二遥头。典畜生狱。十三提薄。典刀兵狱。十四夷大。典铁磨狱。十五悦头。典寒冰狱。十六名穿骨。典铁[竺-二＋丹]狱。十七名身。典蛆虫狱。十八观身。典烊铜狱。如是各有无量地狱以为眷属。狱有一主。牛头阿旁其性凶虐无一慈忍。见诸众生受此恶报。唯忧不苦。唯恐不毒。或问狱卒。众生受苦甚可悲念。而汝常怀酷毒无慈愍心。狱卒答言。如此罪恶诸受苦者。不孝父母。谤佛谤法谤诸贤圣。骂辱六亲。轻慢师长。毁陷一切。恶口两舌。谄曲嫉妒。离他骨肉。嗔恚杀害。贪欲欺诈。邪命邪求及以邪见。懈怠放逸造诸怨结。如是等人来此受苦。每至免脱之日恒加劝喻。此中剧苦非可忍耐。汝今得出勿复更造。而此罪人初无改悔。今日得出俄顷复还。展转轮回不知痛苦。令我觔力疲此众生。从劫至劫与其相对。以是事故。我于罪人无片慈心。故加楚毒。望其知苦知惭知耻不复更还。观此众生。乃可至苦终不肯避。决不修善往趣泥洹。既是无知之物。不知避苦求乐。所以痛剧倍于人间。何容于此而生慈忍。今日道场同业大众。今以世间牢狱比挍。便可立知信非虚唱。若使有人三沦狱户。虽是亲族周旋已无恻怆。况牛头阿旁。见此众生得出复入婴苦事长。得免暂有。唯应修心变其所习。若不改悔永沈苦处。堕在其中次第经历。从苦入苦无有休息。故三世怨对因果相生。善恶二环未曾暂辍。报应之征皎然可见。为恶得苦。还以报之。在地狱中穷年极劫具受剧苦。地狱罪毕复堕畜生。畜生罪毕复生饿鬼。如是经历无量生死无量苦痛。岂不人人及时行道。相与今日等一痛切五体投地。普为十方地狱道狱王大臣牛头阿旁各及眷属。饿鬼道饿鬼神等各及眷属。畜生道畜生神等各及眷属。广及十方无穷无尽一切众生。求哀忏悔。改往修来不复为恶。已作之罪愿乞除灭。未作之罪不敢复造。唯愿十方一切诸佛。以不思议自在神力。同加救护哀愍摄受。令诸众生应时解脱。又愿世间大慈悲父。

　　南无弥勒佛　南无释迦牟尼佛　南无华日佛　南无军力佛　南无华光佛　南无仁爱佛　南无大威德佛　南无梵王佛　南无量明佛　南无龙德佛　南无坚步佛　南无不虚见佛　南无精进德佛　南无善守佛　南无欢喜佛　南无不退佛　南无师子相佛　南无胜知佛　南无法氏佛　南无喜王佛　南无妙御佛　南无爱作佛　南无德臂佛　南无香象佛　南无观视佛　南无云音佛　南无善思佛　南无师子幡菩萨　南无师子作菩萨　南无无边身菩萨　南无观世音菩萨。

　　以自在神力。救拔地狱道狱王大臣。及诸地狱眷属十八鬲子地狱。如是十八鬲子地狱。各有眷属等狱。尽地狱道一切地狱牛头阿旁及受苦一切众生。令此众生今日俱得解脱。罪因苦果同得消灭。从今日去。毕竟永断地狱道。业毕竟不复堕于三途。舍地狱生得净土生。

舍地狱命得智慧命。舍地狱身得金刚身。舍地狱苦得涅槃乐。舍地狱苦发菩提心。四等六度常得现前。四辩六道如意自在。勇猛精进不休不息。乃至进修满十地行。还度无边一切众生。入金刚心成等正觉(一拜)

## 慈悲道场忏法卷第五

### 解怨释结第九

今日道场同业大众一切众生皆有怨对。何以知之。若无怨对则无恶道。今恶道不休三途长沸。是知怨对无有穷已。经言。一切众生悉皆有心。有心者皆得作佛。而诸众生心想颠倒。长寝生死不能觉悟贪着世间不知出要。建立苦本长养怨根。所以轮回三有往来六道。舍身受身无暂停息。何以故尔。一切众生无始已来。闇识相传无明所覆。爱水所溺。起三毒根。起四颠倒。从三毒根起十烦恼。依于身见起于五见。依于五见起六十二见。依身口意起十恶行。身杀盗淫。口妄言绮语两舌恶骂。意贪嗔痴自行十恶。教他行十恶。赞叹十恶法。赞叹行十恶法者。如是依身口意起四十种恶。复依六情贪着六尘。乃至广开八万四千尘劳门。一念之间起六十二见。一念之顷行四十种恶。一念之间开八万四千尘劳门。况复一日所起众罪。一月一年终身历劫所起众罪。如是罪恶无量无边。怨对相寻无有穷已。而诸众生与愚痴俱。无明覆慧。烦恼覆心。不自觉知。心想颠倒不信经说。不依佛语。不知解怨。不望解脱。怨怨相报何时解脱。自投恶道如蛾赴火。历劫长夜受无量苦。假使业极有终得还人道。如是恶人终不改革。是以众圣起大慈悲。正为如是怨对众生。我等相与发菩提心行菩萨道。菩萨摩诃萨救苦为资粮。解怨为要行。不舍众生为本。我等今日亦复如是。起勇猛心起慈悲心。等如来心。承诸佛力。建道场幡。击甘露鼓。秉智慧弓执坚固箭。普为四生六道三世众怨父母师长六亲眷属。解怨释结。已作之罪一切舍施。未结之怨毕竟不造。仰愿诸佛诸大菩萨。以慈悲力以本愿力以神通力。同加覆护折伏摄受。令三世无量众怨。从今日去乃至菩提。解怨释结无复怨对。一切众苦毕竟断除。相与至心等一痛切五体投地。奉为天人六道三世众怨父母师长一切眷属。归依世间大慈悲父。

南无弥勒佛　南无释迦牟尼佛　南无善意佛　南无离垢佛　南无月相佛　南无大名佛　南无珠髻佛　南无威猛佛　南无师子步佛　南无德树佛　南无观释佛　南无慧聚佛　南无安住佛　南无有意佛　南无鸯伽陀佛　南无无量意佛　南无妙色佛　南无多智佛　南无光明佛　南无坚戒佛　南无吉祥佛　南无宝相佛　南无莲华佛　南无那罗延佛　南无安乐佛　南无智积佛　南无德敬佛。

南无坚勇精进菩萨　南无金刚慧菩萨　南无无边身菩萨　南无观世音菩萨。

又复归依如是十方尽虚空界一切三宝。如是三世一切众怨。今日在六道中已受怨对者。愿以佛力法力贤圣力。令此众生悉得解脱。若于六道中应受对者。未受对者。毕竟不复入于恶趣。毕竟不复恶心相向。毕竟不复楚毒相加。一切舍施无怨亲想。一切罪咎各得消除。一切怨对皆得解脱。同心和合犹如水乳。一切欢喜犹如初地。寿命无穷身心永乐。天宫净土随意往生。念衣衣来。想食食至。无复怨对哭泣之声。四体不为变动所侵。五情不为尘惑所染。众善竞会万恶争消。发起大乘修菩萨行。四等六度一切具足。舍生死报。同成正觉。

今日道场同业大众。何者怨根苦本。眼贪色。耳贪声。鼻贪香。舌贪味。身贪细滑。常为五尘之所系缚。所以历劫长夜不得解脱。又复六亲一切眷属。皆是我等三世怨根。一切怨对皆从亲起。若无有亲亦无有怨。若能离亲即是离怨。何以故尔。若各异处远隔他乡。如是二人终不得起怨恨之心。得起怨恨皆由亲近。以三毒根自相触恼。以触恼故多起恨心。所以亲戚眷属亟生责望。或父母责望于子。或子责望父母。兄弟姊妹一切皆然。更相责望。更相嫌恨。小不适意便生嗔怒。若有财宝亲戚竞求。贫穷之日初无忧念。又得者愈以为少。愈得愈为不足。百求百得不以为恩。一不称心便增忿憾。是则人怀恶念遂起异心。故结仇连祸世世无穷。推此而言。三世怨对实非他人。皆是我等亲缘眷属。当知眷属即是怨聚。岂不人人殷勤悔过。宜各至心五体投地。奉为有识神已来至于今日。经生父母历劫亲缘。于六道中结怨对者。若对非对若轻若重。今日若在地狱道者。若在畜生道者。若在饿鬼道者。若在阿修罗道者。若在人道者。若在天道者。若在仙道者。今日现前在眷属中者。如是三世一切众怨。各及眷属。(某甲)等今日以慈悲心无怨亲想。等诸佛心。同诸佛愿。普皆奉为归依世间大慈悲父。

南无弥勒佛　南无释迦牟尼佛　南无梵德佛　南无宝积佛　南无华天佛　南无善思议佛　南无法自在佛　南无名闻意佛　南无乐说聚佛　南无金刚相佛　南无求利益佛　南无游戏神通佛　南无离闇佛　南无名天佛　南无弥楼相佛　南无众明佛　南无宝藏佛　南无极高行佛　南无提沙佛　南无珠角佛　南无德赞佛　南无日月明佛　南无星宿佛　南无日明佛　南无师子相佛　南无违蓝王佛　南无福藏佛。

南无弃阴盖菩萨　南无寂根菩萨　南无无边身菩萨　南无观世音菩萨。

又复归依如是十方尽虚空界一切三宝。

愿以佛力法力大地菩萨力一切贤圣力。令(某甲)等父母亲缘于六道中有怨对者。各及眷属。皆悉同时集此道场。共忏先罪解诸怨结。若有身形拘碍不得到者。愿承三宝力。摄其精神皆悉同到。受(某甲)等今日忏悔。一切怨对愿蒙解脱。道场大众宜各人人心念口言。(某甲)等从无始有识神已来至于今日。于经生父母历劫亲缘姑姨伯叔内外眷属。以三毒根起十恶业。或以不知。或以不信。以无明故起诸怨结。于父母眷属乃至六道亦有怨对。如是等罪无量无边。今日忏悔。愿乞除灭。又复无始已来至于今日。或以嗔恚。或以贪爱。或以愚痴。从三毒根造种种罪。如是罪恶无量无边。惭愧忏悔愿乞舍施。又复无始已来至于今日。或为田业。或为舍宅。或为钱财。起怨对业。于眷属中备加杀害。如是种种不可具说。所起怨对无有罢期。今日惭愧发露忏悔。愿父母六亲一切眷属。以慈悲心受我忏悔。一切舍施无复恨想。乃至盗窃邪淫妄语。五逆十恶无不备作。妄想颠倒攀缘诸境造一切罪。如是等罪无量无边。或于父母。或于兄弟姊妹。或于姑姨伯叔眷属。乃至有识神已来至于今日。于六亲边。起如是等罪因。苦果受对劫数怨结多少。唯有十方一切诸佛大地菩萨。尽知尽见。如诸佛菩萨所知所见。罪量多少怨对劫数。于未来世方受对者。(某甲)等今日惭颜哽恸衔悲自责。改往修来不敢复作。唯愿父母亲缘眷属。以柔软心调和心乐善心欢喜心守护心。等如来心受(某甲)等今日忏悔。一切舍施无怨亲想。又愿父母亲缘一切眷属。若有怨对在六道中者。亦愿六道一切众生。同共舍施。三世怨结一时俱尽。从今已去至于道场。永离三途绝四趣苦。一切和合犹如水乳。一切无碍等如虚空。永为法亲慈悲眷属。各各修习无量智慧。具足成就一切功德。勇猛精进不休不息。行菩萨道无有疲倦。等诸佛心。同诸佛愿。得佛三密。具五分身。究竟无上菩提成等正觉。

今日道场同业大众。相与已解父母怨竟。次复应解师长怨结。自大圣已还体未圆极。至于无生法忍。犹为三相迁灭。在乎如来尚假苦言。令恶众生因兹悟道。而德明化物。犹现此辞。况复凡愚理绝净境。今善恶杂糅明白未分。岂能顿离三业之失。若闻所说正当惭愧师长恩德深自悔责。不得惊疑人怀恶念。经言。虽复出家未尽烦恼未得解脱不得便言无复诸恶。在俗之人不得便言都无其善。且置是事。如经所说。佛告大众。汝当缘念师长之恩。父母虽复生育训诲。而不能使离于三途。师长大慈诱进童蒙。使得出家禀受具戒。是即怀罗汉。胎生罗汉果。离生死苦得涅槃乐。师长既有如是出世恩德。谁能上报。若能终身行道正可自利。非报师恩。佛言。天下善友莫过师长。今日道场同业大众。如佛所说。师长有如此恩德。而未曾发念报师长恩。或复教诲亦不信受。乃至粗言起于诽谤。横生是非使佛法衰落。如是等罪何当免离三途。苦报无人代者。及其舍命乐去苦归。神情惨恼意用惛迷。六识不聪五根丧败。欲行足不能动。欲坐身不自立。假

使欲听法言。则耳无所复闻。欲视胜境。则眼无复所见。当如此时共思今日礼忏。岂可复得。但有地狱无量众苦。如是苦报自作自受。故经言。愚痴自恃不信殃祸。谤师毁师憎师嫉师。如是等人法中大魔。地狱种子。自结怨对受报无穷。如华光比丘。善说法要。有一弟子。恒怀骄慢。和上为说都不信受。即作是言。我大和上空无智慧。但能赞叹虚空之事。愿我后生不复乐见。于是弟子法说非法非法说法。虽持禁戒无有毁犯。以谬解故。命终之后如射箭顷堕阿鼻狱。八十亿劫恒受大苦。今日道场同业大众。如经所说。岂得不人人起大怖畏。止于和尚发一恶言。堕阿鼻狱八十亿劫。何况出家已来至于今日。于和尚边所起恶业。其罪无量。判舍身形同彼无疑。何以故尔。和上阇梨恒加训诲。而未曾如法修行。于诸师长多生违逆。或复给与而无厌足。或师嗔弟子。或弟子恨师。于三世中喜怒无量。如是等罪不可称计。经言。起一嗔心怨对无量。如是怨对非但六亲。师徒弟子慊恨亦甚。又复同房共住上中下座。不能深信出家是远离法。不知忍辱是安乐行。不知平等是菩提道。不知离忘相是出世心。师及弟子同房同住。结业未尽互相违悷。忿诤之心纷然乱起。所以世世不得和合。又出家人或同学业。或复共师。见解不等升进之日便含毒怀嗔。而不自言宿习智慧。彼有福德。我无善根。闻见他荣不安隐性。有漏之心亟生高下。多起斗诤。少能和合。不能推厚居薄。更相嫌恨不省己非。唯谈他短。或以三毒更相谗谤。无忠信心。无恭敬意。何处复念我违佛戒。乃至高声大语恶骂丑言。师长教诲都无信受。上中下座人各怀恨。以怀恨故更相是非。于恶道中多有怨对。皆是我等师徒弟子。同学共住上中下座。起一恨心怨对无量。所以经言。今世恨意微相憎嫉。后世转剧至成大怨。何况终身所起恶业。今日道场同业大众。各不自知在何道中。于诸师长上中下座起诸怨结。如是怨对无有穷尽无有年期。亦无劫数。当受苦时不可堪忍。所以菩萨摩诃萨舍怨亲心。离怨亲想。以慈悲心平等摄受。相与今日已得发菩提心。发菩提愿。宜应习行菩萨所行。四无量心六波罗蜜四摄法。四弘誓。如诸佛菩萨所行之行。我等今日亦应习行。怨亲平等一切无碍。从今已去至于菩提。誓当救护一切众生。令诸众生究竟一乘。相与至心五体投地。奉为有识神已来经生出家和上阇梨有怨对者。同坛尊证有怨对者。同学眷属上中下座有怨对者。三世众怨。若对非对若轻若重。各及眷属。(某甲)等若于六道一切众生有怨对者。于未来现在应受对者。今日忏悔愿乞除灭。若六道中一切众生各各有怨对者。(某甲)等今日以慈悲心无怨亲想。普为三世一切众怨求哀忏悔。愿悉舍施。无复恶念相加怀毒相向。同共舍施一切欢喜。从今解结无复嗔恨。各自恭敬念报恩心。等诸佛心。同诸佛愿。各各至心归依世间大慈悲父。

南无弥勒佛　南无释迦牟尼佛　南无见有边佛　南无电明佛　南无金山佛　南无师子德佛　南无胜相佛　南无明赞佛　南无坚精进

佛　南无具足赞佛　南无离畏佛　南无应天佛　南无大灯佛　南无世明佛　南无妙香佛　南无持上功德佛　南无离暗佛　南无宝赞佛　南无师子颊佛　南无灭过佛　南无持甘露佛　南无人月佛　南无喜见佛　南无庄严佛　南无珠明佛　南无山顶佛　南无名相佛　南无法称佛。

南无慧上菩萨　南无常不离世菩萨　南无无边身菩萨　南无观世音菩萨。

又复归依如是十方尽虚空界一切三宝。

愿以佛力法力大地菩萨力一切贤圣力。令彼三世无量众怨若对非对尽空法界一切众生。皆同忏悔解怨释结。一切舍施无怨亲想。一切和合犹如水乳。一切欢喜犹如初地。一切无碍犹如虚空。从今已去至于菩提。永为法亲无别异想。常为菩萨慈悲眷属。又以今礼拜忏悔解怨释结功德因缘。愿和上阇梨同坛尊证同学弟子上中下座。一切眷属有怨对者。乃至四生六道各有三世众怨未解脱者。今日若有在天道者。在仙道者。在阿修罗道者。在地狱道者。在饿鬼道者。在畜生道者。在人道者。今日现在眷属中者。如是十方三世众怨若对非对。各及眷属。从今已去至于菩提。一切罪障皆得除灭。一切怨对毕竟解脱。结习烦恼永得清净。长辞四趣自在受生。念念法流心心自在。六波罗蜜具足庄严。十地行愿无不究竟。得佛十力神通无碍。早具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成等正觉。

今日道场同业大众。前是总相为他三世众怨解诸怨结。此下自净宜督其心。相与今日何故受生死身不得解脱。进不睹面前授记。退不闻一音演说。良由罪业深厚怨结牢固。非唯不见前佛后佛菩萨贤圣。而亦将恐十二分教闻声传响永隔心路。恶道怨对无从得免。舍此形命方沈沸海。轮转三途备历恶趣。何当复得见此人身。发如是意。实有切情之悲。运如是想。不觉痛心之苦。相与已得仰餐风化。割爱辞亲舍荣弃俗。更无异缘。岂得不与时竞各求所安。若不坚强其志捍劳忍苦衔悲恻怆者。忽使身被笃疾。中阴相现。狱卒罗刹牛头阿旁殊形异状一朝而至。风刀解身心怀怖乱。眷属号泣无所觉知。当此之时欲求今日起一善心。五体投地礼佛忏悔岂可复得。但有三途无量众苦。今日大众各自努力与时驰竞。若任情适意则进趣理迟。捍劳忍苦则趣向心疾。故经言。悲是道场。忍疲苦故。发行是道场。能办事故。故知万善庄严不勤无托。欲度巨海非舟何寄。若有愿乐之心。而不行愿乐之事。其愿必虚未见其果。如绝粮之人心存百味。于其饥恼终无济益。当知欲求胜妙果报。必须心事俱行相与。及时生增上心。怀惭愧意忏悔灭罪解诸怨结。脱更处闇开了未期。人皆解脱。莫追后悔。各各至心等一痛切五体投地。归依世间大慈悲父。

南无弥勒佛　南无释迦牟尼佛　南无定义佛　南无施愿佛　南无宝众佛　南无众王佛　南无游步佛　南无安隐佛　南无法差别佛　南无上尊佛　南无极高德佛　南无上师子音佛　南无乐戏佛　南无龙明佛　南无华山佛　南无龙喜佛　南无香自在佛　南无大名佛　南无天力佛　南无德鬘佛　南无龙手佛　南无善行意佛　南无因庄严佛　南无智胜佛　南无量月佛　南无宝语佛　南无日明佛　南无药王菩萨　南无药上菩萨　南无无边身菩萨　南无观世音菩萨。

又复归依如是十方尽虚空界一切三宝。

(某甲)等积集罪障深于大地。无明覆蔽长夜不晓。常随三毒造怨对因。致使迷沦三有永无出期。今日以诸佛菩萨大慈悲力。始蒙觉悟心生惭愧。至诚求哀发露忏悔。愿诸佛菩萨慈悲摄受。以大智慧力。不可思议力。无量自在力。降伏四魔力。灭诸烦恼力。灭诸怨结力。度脱众生力。安隐众生力。解脱地狱力。济度饿鬼力。救拔畜生力。摄化阿修罗力。摄受人道力。尽诸天诸仙漏力。无量无边功德力。无量无尽智慧力。令四生六道一切众怨同到道场。受(某甲)等今日忏悔。一切舍施无怨亲想。所结怨业同得解脱。永离八难无四趣苦。常值诸佛闻法悟道。发菩提心行出世业。四等六度深心修习。一切行愿等阶十地。入金刚心俱成正觉。

今日道场同业大众。夫怨对相寻皆由三业。庄严行人婴诸苦报。相与既知是众苦之本。宜应勇猛挫而灭之。灭苦之要唯有忏悔。故经称叹。世二健儿。一不作罪。二能忏悔。大众今日将欲忏悔。当洁其心整肃其容。内怀惭愧悲畅于外。起二种心则无罪不灭。何者二种心。一惭二愧。惭者惭天。愧者愧人。惭者自能忏悔灭诸怨对。愧者能教他人解诸结缚。惭者能作众善。愧者能见随喜。惭者内自羞耻。愧者发露向人。以是二法能令行人得无碍乐。相与今日起大惭愧。作大忏悔。至心求哀四生六道。何以故尔。经言。一切众生皆是亲缘。或经为父母。或经为师长。乃至兄弟姊妹。一切皆然。良由堕无明网不复相知。既不相知。多起触恼。以触恼故怨对无穷。大众今日觉悟此意。至诚恳恻苦切用心。必令一念感十方佛。一拜断除无量怨对。等一痛切五体投地。重复归依世间大悲慈父。

南无弥勒佛　南无释迦牟尼佛　南无定意佛　南无量形佛　南无照明佛　南无宝相佛　南无断疑佛　南无善明佛　南无不虚步佛　南无觉悟佛　南无华相佛　南无山主王佛　南无大威德佛　南无遍见佛　南无量名佛　南无宝天佛　南无住义佛　南无满意佛　南无上赞佛　南无无忧佛　南无无垢佛　南无梵天佛　南无华明佛　南无身差别佛　南无法明佛　南无尽见佛　南无德净佛。

南无文殊师利菩萨　南无普贤菩萨　南无无边身菩萨　南无观世音菩萨。

又复归依如是十方尽虚空界一切三宝。

仰愿三宝同加摄受。令(某甲)等所忏除灭。所悔清净。又愿今日同忏悔者。从今已去乃至菩提。一切怨对皆得消灭。一切众苦毕竟解脱。结习烦恼永得清净。长辞四趣自在受生。亲侍诸佛面奉尊记。六度四等无不备行。具四辩才得佛十力。相好严身神通无碍。入金刚心。成等正觉。

## 慈悲道场忏法卷第六

### 解怨结第九之余

今日道场同业大众。先向四生六道忏身恶业。经言。有身则苦生。无身则苦灭。而此身者众苦之本。三途剧报皆由身得。未见他作我受我作他受。自作其因。自受其果。若一业成罪无边际。何况终身所起恶业。今唯知有我身。不知有他身。唯知有我苦。不知有他苦。唯知我求安乐。不知他亦求安乐。以愚痴故起吾我心。生怨亲想。所以怨对遍于六道。若不解结。于六道中何时免离。从劫至劫岂不痛哉。相与今日起勇猛心。起大惭愧作大忏悔。必使一念感十方佛。一拜断除无量怨结等。一痛切五体投地。归依世间大慈悲父。

南无弥勒佛　南无释迦牟尼佛　南无月面佛　南无宝灯佛　南无宝相佛　南无上名佛　南无作名佛　南无无量音佛　南无违蓝佛　南无师子身佛　南无明意佛　南无无能胜佛　南无功德品佛　南无月相佛　南无得势佛　南无无边行佛　南无开华佛　南无净垢佛　南无见一切义佛　南无勇力佛　南无富足佛　南无福德佛　南无随时佛　南无广意佛　南无功德敬佛　南无善寂灭佛　南无财天佛。

南无大势至菩萨　南无常精进菩萨　南无无边身菩萨　南无观世音菩萨。

又复归依如是十方尽虚空界一切三宝。

愿以佛力法力诸菩萨力一切贤圣力。令四生六道一切众怨同到道场。各各忏谢心念口言作如是说。(某甲)等从无始无明住地已来至于今日。以身恶业因缘。或于天道人道起诸怨结。或于阿修罗道地狱道起诸怨结。或于饿鬼道畜生道起诸怨结。愿以佛力法力诸菩萨力一切贤圣力。令四生六道三世众怨。若对非对。若轻若重。以今忏法所忏

除灭所悔清净。三界苦果永不复受。在所生处常值诸佛。又复今日同忏悔者。从无始生死已来至于今日。以身恶业因缘。于恶道中备起怨结。或以嗔恚。或以贪爱。或以愚痴。从三毒根造十恶行。好杀禽兽断牛羊等。或为田业。或为舍宅。或为钱财。更相杀害。又无始已来至于今日。或为利养谬刺众生。或欺妄作医针灸百姓。如是等罪怨对无量。今日忏悔愿乞除灭。又无始已来至于今日。或饥饿众生。或夺人粮食。或逼众生碱苦。或断人水浆。如是种种恶业怨对。今日忏悔愿乞除灭。又无始已来至于今日。或杀害众生啖食其肉。或纵三毒鞭打众生。或以毒食饲杀众生。如是怨对无量无边。今日忏悔愿乞除灭。又无始已来至于今日。远离明师亲近恶友。从身三业起种种罪。肆情杀害扗夭无辜。或发撤湖池壅塞沟渠。恼害水性诸余细虫。或焚烧山野。或设网张罗。水陆众生备加杀害如是怨对无量无边。今日忏悔愿乞除灭。又无始已来至于今日。无慈悲心乖平等行。斗秤欺诳侵凌下劣。或破他城邑抄掠劫夺。或偷盗他财以自供给。无有诚信更相杀害。如是怨对无量无边。今日忏悔愿乞除灭。又无始已来至于今日。无慈悲行。在六道中于一切众生备加楚毒。或鞭打眷属不以其道。或系或缚锁械幽闭。或考掠侧立刺射伤毁。或斩截残害剥炙烧煮。如是怨对无量无边。今日忏悔愿乞除灭。又无始已来至于今日。身三恶业口四恶业意三恶业四重五逆。诸余不善无不备作。自恃年命不畏鬼神。唯恐我不胜人。人莫及我。或以华门望族傲物。凌人作如是怨。或以识达凌人傲物。作如是怨。或以篇章技艺凌人傲物。作如是怨。或以夸豪奢侈凌人傲物。作如是怨。或以辩口利辞凌人傲物。作如是怨。如是众怨。或于尊像福田边起。或于和尚阇梨边起。或于同住上中下座边起。或于同学眷属边起。或于父母亲戚边起。如是怨对无量无边。今日忏悔愿乞除灭。又无始已来至于今日。或经于天道人道起诸怨结。或于阿修罗道地狱道起诸怨结。或于畜生道饿鬼道乃至十方一切众生边起诸怨结。如是罪恶无量无边。今日忏悔愿乞除灭。(某甲)等又复无始已来至于今日。或为嫉妒。或为谄曲自求升进。或为名誉。或为利养。随逐邪见无有惭愧。如是怨结若轻若重。罪因苦果数量多少。唯有诸佛菩萨尽知尽见。诸佛世尊当慈念我。若我前生从无始生死已来。所作众罪若教他作。见作随喜。若三宝物自取教他取。见取随喜。或有覆藏。或不覆藏。如诸佛菩萨所知所见罪量多少。应堕地狱饿鬼畜生。及诸恶趣边地下贱。受怨对者。今皆忏悔愿乞除灭。诸佛神力不可思议。愿以慈悲心救护一切。受(某甲)等今日向四生六道。父母师长一切眷属。忏悔往罪解怨释结。愿令六道怨对各各欢喜。一切舍施无怨亲想。一切无碍犹如虚空。从今日去至于菩提。结习烦恼毕竟断除。三业清净众怨永尽。天宫宝殿随意往生。四无量心六波罗蜜常能修行。百福严身万善具足。住首楞严三昧得金刚身。以一念顷遍应六道。更相济度使无遗余。同坐道场成等正觉。

今日道场同业大众。相与已得忏悔身罪。身业虽净所余口过。复是一切怨祸之门。故诸佛诫。不得两舌恶口妄言绮语。当知谄曲华辞构扇。是非故言之为患招报实重。夫人处世心怀毒念。口施毒言身行毒业。以此三事加害众生。众生被毒即结怨恨。誓心欲报。或现世获愿。或终后从心。如是怨结备居六道。更相报复无有穷尽。皆由宿命非空所得。当知身口。实众恶之源。处俗者恣之不孝死入泰山。便有汤火之酷。出家者不乐佛法。所生之处常与恶会。如此恶对皆资三业。三业之中口业实重。乃至获报备诸楚毒。难晓之夜不觉不知。

今日道场同业大众。我等所以轮回六道者。皆由口业。或复轻言肆语。脆口利辞浮虚假饰。言行相乖。自招其报历劫无免。岂得不人人悚然。增到忏洗此过。相与从有识神已来。至于今日。口业不善。于四生六道父母师长一切眷属边。靡恶不宣。出言粗犷发语毁暴。朋游聚话无义而说。指空为有。指有言空。见言不见。不见言见。闻言不详。不闻言闻。作言不作。不作言作。如是颠倒反天易地。自利伤物更相谗谤。言已则靡德不归。说他则何恶不往。乃至品详圣贤。裁量君父。讥说师长。背善知识。无道无义。无所顾难。世有幽厄伤形丧命。未来楚痛永劫婴报。直戏笑之顷。便能具足无量重罪。何况苦言以加一切。众等相与。无始已来至于今日。以恶口业。于天道人道有怨对者。于阿修罗道地狱道。有怨对者。于饿鬼道畜生道。有怨对者。若于父母师长一切眷属。有怨对者。(某甲)等以慈悲心。同菩萨行同菩萨愿。普皆奉为归命敬礼大慈悲父。

南无弥勒佛　南无释迦牟尼佛　南无净断疑佛　南无无量持佛　南无妙乐佛　南无不负佛　南无无住佛　南无得叉迦佛　南无众首佛　南无世光佛　南无多德佛　南无弗沙佛　南无无边威德佛　南无义意佛　南无药王佛　南无断恶佛　南无无热佛　南无善调佛　南无名德佛　南无华德佛　南无勇德佛　南无金刚军佛　南无大德佛　南无寂灭意佛　南无香象佛　南无那罗延佛　南无善住佛　南无不休息菩萨　南无妙音菩萨　南无无边身菩萨　南无观世音菩萨。

又复归命如是十方尽虚空界一切三宝。

愿以佛力法力菩萨力贤圣力。令四生六道一切众生。重使觉悟同到道场。若有身形拘碍有心。不得到者。愿以佛力法力贤圣力。摄其精神一切同到。受(某甲)等忏口业罪。从无始无明住地已来至于今日。以口恶业因缘。于六道中备起怨结。愿以三宝神力。令四生六道三世怨对。所忏除断所悔永灭。(某甲)等从无始已来至于今日。或以嗔恚。或以贪爱。或以愚痴。从三毒根造十恶行。以口四恶起无量罪。或以恶口。恼乱父母及切眷属。或于父母起妄语业。或于亲戚眷属起妄语业。或于师长起妄语业。于诸众生起妄语业。或复见言不

见。不见言见。或闻言不闻。不闻言闻。或知言不知。不知言知。或为骄慢。或为嫉妒。起妄语业。如是罪恶无量无边。今日忏悔愿乞除灭。又无始已来至于今日。起两舌业。受他恶言不能覆藏。向彼说此。向此说彼。使人离散令他婴苦。或口戏笑斗诤两家。谗乱君臣忿扰一切离人骨肉破他眷属如是等罪无量无边。今日忏悔愿乞除灭。又无始已来至于今日。造绮语罪。说无义语无利益语。或恼父母。或恼师长。或恼同学。乃至六道一切众生。皆起恼害。如是口业所起怨对。无量无边今日忏悔。愿乞除灭。愿以佛力法力诸菩萨力一切贤圣力。受(某甲)等今日忏悔。令四生六道三世众怨一切怨结。毕竟解脱一切罪业。皆悉断除毕竟不复起诸怨结。更入三途。毕竟不复于六道中。楚毒相加。从今日去一切舍施。无怨亲想。一切和合犹如水乳。一切欢喜犹如初地。永为法亲慈悲眷属。从今已去乃至菩提。三界果报永不复受。断三障业无五怖畏。四无量心六波罗蜜各自深修行大乘道入佛智慧。一切愿海皆能满足。六通三达无不明了。得佛三密具五分身。登金刚慧成种智果。

今日道场同业大众。相与已得忏身口罪竟。次复应须清净意业。一切众生。轮转生死不得解脱者。皆由意业结集牢固。十恶五逆必由意造。故佛诫言。不得贪欲嗔恚愚痴邪见。后堕地狱受苦无穷。今日相与共见心之驱役诸识。亦犹君之总策其臣。口发恶言身行重逆。于六道中能招剧报。当知灭身事由心造。今欲改悔。先挫其心。次折其意。何以故尔。经言。制之一处无事不办。当知洁心是解脱之本。清净意业则进趣有期三途剧报不来恶道苦受不往。然身口业粗易遣。意地微细难除。如来大圣一切智人。于身口意始得不护。况凡惑愚夫。而不守慎。若不折挫未见其善。经云。防意如城。守口如瓶。相与无始世界已来。及此一形。无明起爱增长生死。亦能具足十二苦事。八邪八难三途六道。轮回流转无不经历。如是诸处受无量苦。皆由意业构起怨对。念念攀缘未曾暂舍。扇动六情。驰役五体。轻重恶业无不备造。或身口不遂心增忿毒。更相杀害无怜愍心。若微有痛痒不可抑忍。比至在他唯恐楚毒。不深见人之过。意愿宣说。自有愆失不喜他闻。有如是心。实可惭愧。又意地起嗔大道怨贼。所以经言。劫功德贼无过嗔恚。又华严经云。佛子。若起一嗔恚心。一切恶中无过此恶。何以故。尔起一嗔恚心。则受百千障碍。所谓不见菩提障。不闻法障。生恶道障。多疾病障。被谤毁障。生闇钝障。失正念障。少智慧障。近恶知识障。不乐贤善障。远正见障。离佛正教。入魔境界。不见善知识。诸根不具。乃至生恶业家。生于边地。如是等障不可具说。我等无始已来至于今日。已有无量无边嗔恚恶心。乃至起嗔不避亲族。何况六道诸众生等。及其烦恼猛毒不复自知。但事不得为心想。何所不念。若使得遂心意。则谁不被困故天子一怒伏尸万里。降斯已还自空粉扰。鞭楚捶缚有诸罪苦。当此之时何处应言。我违善戒

唯恐苦酷。不深不重。是意地恶通于有识。智愚不免豪贱共有。未尝一日惭愧改悔今日道场同业大众。嗔恚苦恼意虑情深。虽复欲舍对境。以发动与恶俱念念相触。何时当得免离斯苦。大众相与既知其罪。岂得晏然而不改悔。相与今日恳到披诚。忏灭此罪。宜各人人等一痛切。五体投地。归依世间大慈悲父。

南无弥勒佛　南无释迦牟尼佛　南无无所负佛　南无月相佛　南无电相佛　南无恭敬佛　南无威德守佛　南无智日佛　南无上刹佛　南无须弥顶佛　南无治怨贼佛　南无莲华佛　南无应赞佛　南无知次佛　南无离憍佛　南无那罗延佛　南无常乐佛　南无不少国佛　南无天名佛　南无见有边佛　南无甚良佛　南无多功德佛　南无宝月佛　南无师子相佛　南无乐禅佛　南无无所少佛　南无游戏佛。

南无师子游戏菩萨　南无师子奋迅菩萨　南无无边身菩萨　南无观世音菩萨。

又复归依如是十方尽虚空界一切三宝。

愿以慈悲力无量无边自在力。受(某甲)等今日向四生六道。父母师长一切眷属。忏意所起一切怨对。若对非对若轻若重。已起之怨愿忏除灭。未起之怨不敢复作。仰愿以三宝力。同加摄受哀愍覆护。令得解脱。(某甲)等从无始已来至于今日。以意恶业因缘。于四生六道。父母师长一切眷属。起诸怨对。若轻若重今日惭愧。发露忏悔。一切怨对。愿乞除灭。又无始已来至于今日。依三毒根起于贪心。因于贪使起于贪业。若幽若显尽空法界。他所有物。起于恶念。我当取之。乃至父母师长物。一切眷属物一切众生物诸天诸仙物。如是一切皆念属己。如是罪恶无量无边。今日忏悔愿乞除灭。又无始已来至于今日。起于嗔业昼夜烧然。一时一刻无暂休息。小不适意便大嗔怒。取诸众生种种恼害。或加鞭杖。或复沉溺乃至饥饿悬缚幽系。如是嗔罪无量怨对。今日忏悔愿乞除灭。又无始已来至于今日。随逐无明起于痴业。无恶不造无有正慧。信于邪言受于邪法。如是痴业造诸怨对。无量无边。今日忏悔。愿乞除灭。又无始已来至于今日。行十邪道无怨不结。无业不造。念念攀缘。未曾暂舍。扇动六情起诸结业。或身口不遂其事而心增毒厉。乃至戏笑。构起是非。不以直心与人。从事恒怀谄曲。无有惭愧。如是等罪无量无边。于六道中受大苦恼。今日忏悔愿乞除灭。(某甲)等从无始已来至于今日。以身业不善口业不善意业不善。如是恶业。于佛边起一切罪障。于法边起一切罪障。于一切菩萨贤圣边起一切罪障。如是罪障无量无边。今日至诚求哀忏悔。愿乞除灭。又无始已来至于今日。身三口四意三恶业。五逆四重无罪不作。今日忏悔愿乞除灭。又无始已来至于今日。六根六尘六识妄想颠倒。攀缘诸境造一切罪。今日忏悔愿乞除灭。又无始已来至于

今日。于摄大威仪戒摄善法戒摄众生戒多有毁犯。身坏命终堕三恶道。在地狱中。受无量无边恒沙等苦。又堕饿鬼无所识知。恒抱饥渴受寒热恼。又堕畜生受无量苦。饮食不净饥寒困苦。又出生人中堕邪见家。心常谄曲。信于邪言。失于正道。没生死海。永无出期。三世一切众恶怨对。不可称计。唯有诸佛。尽知尽见剂如诸佛。所知所见罪报多少。今日忏悔愿乞除灭。愿以诸佛大慈悲力。大神通力。如法调伏诸众生力。令(某甲)等今日忏悔。一切怨对即得除灭。六道四生今日。已受对者。未受对者。愿以诸佛大地菩萨。一切贤圣大慈悲力。令此众怨毕竟解脱。从今日去至于菩提。一切罪障毕竟清净。舍恶道生得净土生。舍怨对命得智慧命。舍怨对身。得金刚身。舍恶道苦得涅槃乐。念恶道苦发菩提心。四等六度常得现前。四辩六通如意自在。勇猛精进不休不息。乃至进修满十地行。还度无边一切众生。

今日道场同业大众。过去现在四生六道。穷未来际一切众生。愿以今忏法同得清净同得解脱。具足智慧神力自在。愿诸众生。从今日去至于菩提。常见十方尽虚空界。诸佛法身。常见诸佛三十二相。紫磨之身。常见诸佛八十种好。分形散体遍满十方。救众生身常见诸佛。眉间白毫大光。普照济地狱苦。又愿今日道场同业大众。以今忏悔清净功德因缘。从今日去舍身受身。不经地狱道镬汤炉炭割炙之苦。不经饿鬼道烊铜灌口焦烂之苦。不经畜生道。剥裂楚毒之苦。若在人道不经四百四病触身之苦。不经大热大寒难耐之苦。不经刀杖毒药加害之苦。不经饥渴困乏之苦。又愿大众从今日去。奉戒清净无点污心。常修仁义。念报恩心供养父母。如视世尊奉敬师长。如对诸佛敬重国王如真法身。于余一切皆如己想。又愿大众从今日去。乃至菩提达深法义智无所畏。明解大乘了见正法。即自开解不由他悟。一向坚固志求佛道。还度无边一切众生。等与如来俱成正觉。

今日道场幽显大众。赐为证明今日微愿(某甲)等正愿。愿生圣人所居之处。常能建立道场。兴显供养为一切众生作大利益。常蒙三宝慈悲摄受。常有势力化导。得行常修精进。不着世乐。知一切法空。于非怨亲同以善化。乃至菩提心无退转。从今日去。一毫之善悉资愿力。(某甲)等又愿若生人中生修善家。更立道场。供养三宝。一毫之善悉施一切。愿与和上阇黎。不相舍离。自然蔬食绝爱染心。不须妻子。忠信清直仁恕和平。损己济物不求名利。(某甲)等又愿若舍此身。不蒙解脱。生鬼神中。愿为大力护法善神济苦善神不须衣食。自然温饱。(某甲)等又愿舍此身命。不蒙解脱。堕畜生中。常处深山。食草饮水。无诸苦事。出则为瑞不被笼絷。(某甲)等又愿舍此身命。不蒙解脱。堕饿鬼中。愿身心安乐无诸热恼。化诸同苦。皆令悔过。发菩提心。(某甲)等又愿舍此身命。不蒙解脱。堕在地狱。自识宿命化诸同苦。皆令悔过发菩提心。(某甲)等亦自忆菩提心。令菩提心相

续不断。仰愿十方一切诸佛。大地菩萨一切圣人。以慈悲心现为我证。又愿诸天诸仙。护世四王。主善罚恶。守护持咒。五方龙王。龙神八部。同为证明。重复至诚归依三宝。

赞佛咒愿。

大圣世尊　巍巍堂堂　三达洞照
众圣中王　分身济物　现坐道场
天人归仰　餐禀未央　八音远被
群魔惊遑　威震大千　慈化流芳
以慈悲力　普摄十方　长辞八苦
到菩提乡

故号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度人无量。拔生死苦。以今忏悔清净赞佛功德因缘。愿四生六道一切众生。从今日去至于菩提。以佛神力随心自在。

## 慈悲道场忏法卷第七

今日道场同业大众。夫至德渺漠本无言无说。然言者德之诠道之迳。说者理之阶圣之导。所以藉言而理显。理故非言。理由言彰言不越理。虽言理两乖善恶殊绝。然影响相符未曾差滥。在于初学。要言以会道。至于无学。乃合理而忘言。自惟凡愚。惛惑障重。于诸法门未能舍言。今识粗故不尽其妙。见浅故不臻其极。然言之且易行之实难。唯圣与圣乃得备举。今有难言自不能正云何正他。汝自三业秽浊。云何劝人清净。自不清净。欲使他清净。无有是处。既不坚固何以劝人。今言行空说便成恼他。他既生恼何不且止。反覆寻省宁不自愧。余是善知识故发此言。于是整理衣服敛容无对。今闻善知识此辞。心情惭恧。自知深过。不敢欺誷。圣人隐覆其失。今欲毁除恐脱有人。因此增福。适欲存之。复恐有人生谤。进退回遑不知所措。且立忏法心既是善。善法无碍但应努力。不得计此。今唯凭世间大慈悲父。覆护摄受既已有其言不容毁灭。正当惭愧。大众愿无触恼。若谬与理合相与。因此忏法。改往修来为善知识。如其不会众心。愿布施欢喜。不成恶知识。犹为菩提眷属。

### 自庆第十

今日道场同业大众。从归依已来知至德。可凭断疑。忏悔则罪惑俱遣。续以发心劝奖兼行。怨结已解。逍遥无碍。岂得不人人踊跃欢喜。所应自庆今宣其意。经云。八难。一者地狱。二者饿鬼。三者畜

生。四者边地。五者长寿天。六者虽得人身瘫残百疾。七者生邪见家。八者生佛前。或生佛后有此八难。所以众生轮回生死。不得出离。我等相与生在如来像法之中。虽不值佛而庆事光多。凡难之为语罪在于心。若心生疑非难成难。心若无疑是难。非难。何以知之。第八难云。生在佛前。或在佛后。是名为难。而城东老母。与佛同生一世。共佛俱在一处。而不见佛。故知心疑是难。未必异世。皆云是难。波旬怀恶生陷地狱。龙闻说法便得悟道。当知人天。未必非难。心苟不善禀报不殊。六天之主坠在地狱。畜生之贱超登道场。是则心邪故轻难成重。心正故重难无碍。今日道场同业大众。以心碍故触向成难。心能正者则难非难。举此一条在处可从。故知佛前佛后无非正法。边地畜生莫非道处。今若正心则无复八难。如其疑惑则难成无量。如是自庆事实不少。大众日用不知其功。今略陈管见示自庆之端。大众若能知自庆者则复应须修出世心。何者自庆佛言。地狱难免。相与已得免离此苦。是一自庆。饿鬼难脱相与已得远离痛切。是二自庆。畜生难舍相与已得不受其报。是三自庆。生在边地不知仁义。相与已得共住中国。道法流行亲承妙典。是四自庆。生长寿天不知植福。相与已得更复树因。是五自庆。人身难得一失不返。相与已得各获人身。是六自庆。六根不具不预善根。相与清净。得深法门。是七自庆。世智辩聪反成为难。相与一心归凭正法。是八自庆。佛前佛后复谓为难。或云。面不睹佛。又为大难。相与已能发大善愿。于未来世誓拔众生。不以不睹如来为难。但一见色像一闻正法。自同在昔。鹿苑初唱。事贵灭罪生人福业。不以不见佛故。称之为难。佛言。见佛为难相与已得。瞻对尊像。是九自庆。佛言。闻法复难。相与已得。餐服甘露。是十自庆。佛言。出家为难相与已得。辞亲割爱归向入道。是十一自庆。佛言。自利者易利他为难。相与今日一拜一礼。普为十方。是十二自庆。佛言。捍劳忍苦为难。相与今日各自翘勤有所为作不为自身是十三自庆。佛言。读诵为难。我今大众同得读诵是十四自庆。坐禅为难。而今见有息心定意者。是十五自庆今日道场同业大众。如是自庆。事多无量。非复弱辞所能宣尽。凡人处世苦多乐少。一欣一喜尚不可谐。况今相与有多无碍得此无碍。皆是十方三宝威力。宜各至心怀忆此恩。等一痛切五体投地。奉为。

国王帝主土境人民父母师长。上中下座信施檀越。善恶知识诸天诸仙。护世四王。聪明正直天地虚空。主善罚恶守护持咒。五方龙王龙神八部。诸大魔王五帝大魔。一切魔王。阎罗王泰山府君。五道大神。十八狱主并诸官属。广及三界六道。无穷无尽含情抱识。有佛性者。至诚归依十方尽虚空界一切三宝。愿以慈悲心同加摄受。以不可思议神力。覆护拯接。令诸天诸仙一切神王及三界六道一切众生。从今日去。越生死海到涅槃岸。行愿早圆俱登十地。入金刚心成等正觉(一拜)

## 警缘三宝第十一

今日道场同业大众。宜复人人缘念三宝。何以故尔。若使不知三宝。云何得起慈心愍念众生。若使不知三宝。云何得起悲心救摄一切。若使不知三宝。云何得起平等怨亲同观。若使不知三宝。云何能得妙智证无上道。若使不知三宝。云何明了二空真实无相。佛言。人身难得。今已得。信心难生。今已生。我等今者各各有心归凭三宝。而眼不见贪欲嗔恚愚痴之色。耳不闻地狱饿鬼苦楚热恼之声。鼻不闻地狱饿鬼剥裂脓血之气。舌不尝天下臭恶不净之味。身不触镬汤炉炭寒冰之苦。意常得知佛。为无上慈悲之父。知一切法。为诸众生良药。知诸贤圣。为看病母。意常警缘三宝。护世有识念处我常得知。我等今日虽不值佛。生在像末。具有信心。六根清净无诸衰恼。优游适性往来无碍。此之胜报。莫非宿缘。三宝恩力。又令今世发菩提心。诸如此益非可具说。

今日道场同业大众。岂得不人人报恩供养一切功德供养中最故。经说言。惟念过去世供养为轻微。蒙报历遐劫余福值天师经言。设欲报者起塔精舍。灯烛幡盖华香茵褥。种种供养。将来之世自受其福。虽是供养非报佛恩。欲报佛恩。唯发菩提心。立四弘誓。造无量缘。庄严身相修净土行。是为智者知恩报恩。

今日道场同业大众。诸佛慈恩恩不可报。菩萨摩诃萨碎身。犹不能报万分之一。况我凡夫而能报者。众等唯当依经所说。利人为上。各各志心五体投地。普为十方无穷无尽。四生众生归依世间大慈悲父。

南无弥勒佛　南无释迦牟尼佛　南无德宝佛　南无应名称佛　南无华身佛　南无大音声佛　南无辩才赞佛　南无金刚珠佛　南无无量寿佛　南无珠庄严佛　南无大王佛　南无德高佛　南无高名佛　南无百光佛　南无喜悦佛　南无龙步佛　南无意愿佛　南无宝月佛　南无灭已佛　南无喜王佛　南无调御佛　南无喜自在佛　南无宝髻佛　南无离山佛　南无宝藏佛　南无月面佛　南无净名佛。

南无无边身菩萨　南无观世音菩萨。

又复归依十方尽虚空界一切三宝。

## 忏主谢大众第十二

今日道场同业大众。相与已能生坚固信。发菩提心誓不退还。此

是不可思议志力。此心此志诸佛称叹。(某甲)等今日唯深随喜。愿未来世复得遭遇。舍身受身。愿不相离。至于菩提。永为法亲慈悲眷属。(某甲)等今建此法。集便成叨醜智无其解。身乖其行轻发此意。实足惊于视听。然人微事重冰炭交心。若不资籍强因而无以获胜妙之果。诚知谬造心不忘善。冀蒙念力。同为慈亲。仰屈大众降德道场。时运不留忽尔垂迈。缘行所牵。胜会难期。当自课励兼以利人。卓然排郡莫追后悔。法音经耳功报弥劫。一念之善永得资身。一向一志无愿不获。相与人人各各至心五体投地。归依世间大慈悲父。

南无弥勒佛　南无释迦牟尼佛　南无威德寂灭佛　南无受相佛　南无多天佛　南无须炎摩佛　南无天威佛　南无宝众佛　南无宝步佛　南无师子分佛　南无极高行佛　南无人王佛　南无善意佛　南无世明佛　南无宝威德佛　南无德乘佛　南无觉想佛　南无喜庄严佛　南无香济佛　南无香象佛　南无众炎佛　南无慈相佛　南无妙香佛　南无坚铠佛　南无威德猛佛　南无珠铠佛　南无仁贤佛。

南无无边身菩萨　南无观世音菩萨。

又复归依如是十方尽虚空界一切三宝。

## 总发大愿第十三

今日道场同业大众。以今忏悔发心功德晋。愿十方尽虚空界。一切天主一切诸天。各及眷属。又愿仙主一切真仙。各及眷属。又愿梵王帝释护世四王。神王神将各及眷属。又愿聪明正直天地虚空。主善罚恶守护持咒。一切神王一切神将。各及眷属。又愿妙化龙王头化提龙王。五方龙王龙神八部。神王神将。各及眷属。又愿阿修罗王一切神王。一切神将各及眷属。又愿人道一切人王臣民将帅各及眷属。又愿十方比丘比丘尼。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各及眷属。又愿阎罗王泰山府君。五道大神十八狱王。一切神王一切神将。各及眷属。又愿地狱道一切众生。饿鬼道一切众生。畜生道一切众生。各及眷属。又愿十方尽虚空界穷未来际。若大若小。一切众生各及眷属。又愿若后流众生异愿境者。皆悉令入大愿海中。各各具足功德智慧。如是三界内三界外。无穷无尽一切众生。名色所摄有佛性者。(某甲)等今日仰承。十方尽虚空界。一切诸佛大慈悲力。诸大菩萨一切贤圣。本誓愿力。无量无尽智慧力。无量无尽功德力。自在神通力。覆护众生力。安慰众生力。尽诸天诸仙漏力。摄化一切善神力。救拔地狱众生力。济度一切饿鬼力。免脱一切畜生力。令诸众生得如所愿。(某甲)等今日又承。慈悲道场力。归依三宝力。断疑生信力。忏悔发心力。解诸怨结自庆力。欢喜踊跃至心力。发愿回向善根力。令诸众生得如所

愿。(某甲)等今日又承七佛大慈心力。十方诸佛大悲心力。三十五佛灭烦恼力。五十三佛降伏魔力。百七十佛度众生力。千佛摄受诸众生力。十二菩萨覆护众生力。无边观世流通忏力。愿令十方三界六道。穷未来际一切众生。若大若小若升若降。名色所摄有佛性者。从今忏悔之后。在所生处。各得诸佛诸大菩萨。广大智慧不可思议无量自在神力之身。

六度身。正向菩提　四摄身。不舍一切　大悲身。拔一切苦　大慈身。与一切乐　功德身。饶益一切　智慧身。说法无穷　金刚身。物不能坏　净法身。远离生死　方便身。现自在力　菩提身。成三菩提。

愿四生六道一切众生。皆悉具足如是等身。具足成就诸佛无上大智慧身。又愿十方一切众生。从今日去。在所生处。各得诸佛诸大菩萨不可思议功德之口。柔软口。安乐一切甘露口。清凉一切不虚口。说真实法实转口。乃至梦中无有虚言尊重口。释梵四王恭敬尊重甚深口。显示诸法坚固口。说不退法正直口。具足辩才庄严口。随时随业普皆示现一切口。随其所应度脱一切。愿四生六道一切众生。皆悉具足。诸佛菩萨清净口业。又愿十方一切众生。从今日去。在所生处。各得诸佛诸大菩萨不可思议大智慧心。常有厌离。烦恼心猛利心。坚强心金刚心。不退心清净心。明了心求善心。庄严心广大心。有大智慧力。有所闻法即自开解。慈心向人断诸怨结。住于羞耻常怀惭愧。不计吾我同善知识见有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见之。欢喜怨亲一观。心无骄慢。不说他人善恶长短。不传彼此和合分离。所言柔软不出恶词。叹佛功德乐学深经。爱护众生如自己身。见有作福不行诽谤。慈心和合犹如圣众。同诸菩萨成等正觉。

奉为天道礼佛第十四

今日道场同业大众。诸天诸仙一切善神。于诸众生。有无量不可思议恩德。愿诸众生长保安乐。殷勤守护唯善是从。何以知然佛敕。

提头赖吒四天王　　慈心拥护受持经
令闻慈悲名号者　　犹如天子法臣护
又敕海龙伊钵罗　　慈心拥护受持经
如护眼目爱己子　　昼夜六时不远离
又敕阎婆罗刹子　　无数毒龙及龙女
慈心拥护持经者　　如爱顶脑不敢触
又敕毗留勒迦王　　慈心拥护持经者
如母爱子心无厌　　昼夜拥护行住俱

又敕难陀跋难陀　　娑伽罗王优波陀
慈心拥护持经者　　恭敬供养接足礼
犹如诸天奉帝释　　亦如孝子敬父母
慈悲道场施安乐　　教诸众生结法亲
后生佛前入三昧　　毕竟当得不退转
若闻诸佛名号者　　又闻无边观世音
消除三障无诸恶　　五眼具足成菩提
诸天神王念一切　　恒加劝奖助威神

今日道场同业大众。诸天神王。有如此恩德。覆护众生。而诸众生。未曾发心念报恩德。古人尚能感一餐之惠。遂舍命亡身。而况诸天善神八部神将。于诸众生。有此恩德。此恩此德。功无边际。我等今日忏悔发心。皆是天王密加神力。奖助行人使心成就。若不加助如是等心。早应退没。所以菩萨摩诃萨。每叹善知识者。是大因缘。能令我等登践道场。若无善知识。云何令我得见诸佛。投身不足报洪慈。殒命不足报深泽。菩萨摩诃萨尚致此言。况降斯已下而无报答。大众今日既未能投骸殒命。则应且行勤劳。精进亦是报恩之渐。相与各宜增到运心知恩报恩。不可随流。自反无方。如前自庆重遇为难。难得今果。复欲何待失比一会知更何。趣唯当勇猛忘身为。物事成有败如春有。冬时不待人命焉。得久念此一别。相见未期各自努力。等一痛切五体投地。奉为十方尽虚空界一切天主。一切诸天各及眷属。归命敬礼。世间大慈悲父。

南无弥勒佛　南无释迦牟尼佛　南无善逝月佛　南无梵自在王佛　南无师子月佛　南无福威德佛　南无正生佛　南无无胜佛　南无日观佛　南无宝名佛　南无大精进佛　南无山光佛　南无施明佛　南无电德佛　南无德聚佛　南无供养名佛　南无法赞佛　南无宝语佛　南无救命佛　南无善戒佛　南无善众佛　南无定意佛　南无喜胜王佛　南无师子光佛　南无破有闇佛　南无照明佛　南无上名佛。

南无无边身菩萨　南无观世音菩萨。

又复归命十方尽虚空界一切三宝。愿十方尽空法界一切天主。一切诸天。各及眷属。平等空慧。恒得现前。智力方便开无漏道。十地行愿各得增明。六度修心四等广被。行菩萨道入佛行处。四弘誓愿不舍众生。辩才不断乐说无穷。善权接化利益四生。俱登法云证常住果。

奉为诸仙礼佛第十五

今日道场同业大众。人各至心等一痛切。五体投地。奉为十方尽虚空界。一切仙主一切真仙。各及眷属。归命敬礼世间大慈悲父。

南无弥勒佛　南无释迦牟尼佛　南无利慧佛　南无珠月佛　南无威光佛　南无不破论佛　南无光明佛　南无珠轮佛　南无世师佛　南无吉手佛　南无善月佛　南无宝炎佛　南无罗睺守佛　南无乐菩提佛　南无等光佛　南无至寂灭佛　南无世最妙佛　南无无忧佛　南无十势力佛　南无喜力佛　南无德势力佛　南无德势佛　南无大势力佛　南无功德藏佛　南无真行佛　南无上安佛　南无提沙佛。

南无无边身菩萨　南无观世音菩萨。

又复归命十方尽虚空界一切三宝。愿以慈悲力同加覆护愿诸仙主一切真仙。各及眷属。解脱客尘。清净缘障妙色湛然等佛身相。四无量心六波罗蜜。常得现前。四无碍智六神通力。如意自在。出入游戏菩萨境界。等法云地入金刚心。以不思议力。还接六道。

### 奉为梵王等礼佛第十六

今日道场同业大众。重复至诚五体投地。奉为梵王帝释。护世四王。各及眷属。归命敬礼。世间大慈悲父。

南无弥勒佛　南无释迦牟尼佛　南无大光佛　南无电明佛　南无广德佛　南无珍宝佛　南无福德明佛　南无造铠佛　南无成手佛　南无善华佛　南无集宝佛　南无大海智佛　南无持地德佛　南无义意猛佛　南无善思惟佛　南无德轮佛　南无宝火佛　南无利益佛　南无世月佛　南无美音佛　南无梵相佛　南无众师首佛　南无师子行佛　南无难施佛　南无应供佛　南无明威德佛　南无大光王佛。

南无无边身菩萨　南无观世音菩萨。

又复归命如是十方尽虚空界一切三宝。

愿以慈悲力同加摄受。愿梵王帝释护世四王。各及眷属。六度四等。日夜增明四无碍辩。乐说无尽得八自在。具六神通三昧总持。应念现前慈悲普覆。十方四生百福庄严。万善圆极三达开了。五眼具足。为法轮王摄化六道(一拜)

## 慈悲道场忏法卷第八

### 奉为阿修罗道一切善神礼佛第十七

今日道场同业大众。重复至诚五体投地。奉为十方尽虚空界一切阿修罗王。一切阿修罗。各及眷属。又奉为十方尽虚空界一切聪明。正直天地虚空主善罚恶守护持咒。八部神王八部神将。乃至若内若外若近若远。东西南北四维上下。遍空法界有大神足力。有大威德力。如是十方八部神王八部神将各及眷属。归命敬礼一切世间大慈悲父。

南无弥勒佛　南无释迦牟尼佛　南无宝名佛　南无众清净佛　南无无边名佛　南无不虚光佛　南无圣天佛　南无智王佛　南无金刚众佛　南无善障佛　南无建慈佛　南无华国佛　南无法意佛　南无风行佛　南无善思名佛　南无多明佛　南无密众佛　南无功德守佛　南无利意佛　南无无惧佛　南无坚观佛　南无住法佛　南无珠足佛　南无解脱德佛　南无妙身佛　南无善高佛　南无普德佛　南无无边身菩萨　南无观世音菩萨。

又复归命如是十方尽虚空界一切三宝。

愿以慈悲力同加覆护。愿阿修罗王一切阿修罗。各及眷属又愿聪明正直。天地虚空。主善罚恶守护持咒。八部神王八部神将。各及眷属。解脱客尘清净缘障。发起大乘修无碍道。四无量心。六波罗蜜常得现前。四辩六通如意自在。恒以慈悲救护众生。行菩萨道入佛智慧。度金刚心成等正觉。

奉为龙王礼佛第十八

今日道场同业大众。重复至诚五体投地。奉为十方尽虚空界一切不可思议龙王。妙化龙王头化提龙王。五方龙王。天龙王地龙王。山龙王海龙王。日宫龙王月宫龙王。星宫龙王岁时龙王。青海龙王。护形命龙王。护众生龙王。乃至十方若内若外。若近若远。东西南北四维上下遍空法界有大神足力有大威德力。如是一切龙王一切龙神。各及眷属。归命敬礼一切世间大慈悲父。

南无弥勒佛　南无释迦牟尼佛　南无妙智佛　南无梵财佛　南无实音佛　南无正智佛　南无力得佛　南无师子意佛　南无华相佛　南无积智佛　南无华齿佛　南无功德藏佛　南无名实佛　南无希有名佛　南无上戒佛　南无无畏佛　南无日明佛　南无梵寿佛　南无一切天佛　南无乐智佛　南无宝天佛　南无珠藏佛　南无德流布佛　南无智王佛　南无无缚佛　南无坚法佛　南无天德佛。

南无无边身菩萨　南无观世音菩萨。

又复归命如是十方尽虚空界一切三宝。

愿以慈悲力同加摄受。愿诸龙王各及眷属增辉光明神力自在。以无相解断除缘障。永离恶趣常生净土。四无量心六波罗蜜。常得现前。四无碍辩六神通力。随心自在。以慈悲心拯接一切。妙行庄严过法云地。入金刚心成等正觉。

## 奉为魔王礼佛第十九

今日道场同业大众。重复至诚。奉为大魔王五帝大魔乃至东西南北四维上下尽虚空界一切魔王各及眷属。归命敬礼一切世间大慈悲父。

南无弥勒佛　南无释迦牟尼佛　南无梵牟尼佛　南无安详行佛　南无勤精进佛　南无炎肩佛　南无大威德佛　南无薝卜华佛　南无欢喜佛　南无善众佛　南无帝幢佛　南无大爱佛　南无须蔓色佛　南无众妙佛　南无可乐佛　南无善定义佛　南无牛王佛　南无妙臂佛　南无大车佛　南无满愿佛　南无德光佛　南无宝音佛　南无金刚军佛　南无富贵佛　南无势力行佛　南无师子力佛　南无净目佛。

南无无边身菩萨　南无观世音菩萨。

又复归命如是十方尽虚空界一切三宝。

愿以慈悲力同加覆护。愿大魔王五帝大魔一切魔王各及眷属。无始已来至于今日。一切缘障皆得清净。一切罪业皆得销灭。一切众苦皆得解脱。四无量心六波罗蜜常得现前。四无碍智六神通力如意自在。行菩萨道不休不息。先度众生然后作佛。

## 为国王人道礼佛第二十

今日道场同业大众。相与已得。奉为诸天诸仙。龙神八部。礼佛竟。次应奉为人道一切人王礼佛报恩。又为父母师长一切人民。何以故尔。若无国王一切众生无所依附。由大王故一切得住。行国王地饮国王水。诸余利益不可具说。大众宜各起报恩心。经言。若能一日一夜六时忍苦为欲利益奉报恩者。应当发起如是等心习行慈悲。以是愿力。报国王恩。报施主恩。又当念行道报父母慈育之恩。又当行道报师长慈训之恩。次复运心念如来恩。若能至心常念不绝者。如是等人得入道疾。

今日道场同业大众。诸佛大圣慈恩开诱殷勤如此令知恩报恩。我等今日既仰赖国王。于末世中兴显佛法。种种供养不惜财宝。率土臣

民望风归附。又令出家之人安身行道。行住坐卧初无留难。凡百不预唯奖以善。皆愿我等速出生死。阐无量法门开人天正路。而国王有如此恩德。岂得不人人礼拜奉报其恩相与至心等一痛切。奉为国王。归依世间大慈悲父。

　　南无弥勒佛　南无释迦牟尼佛　南无迦葉佛　南无净意佛　南无知次第佛　南无猛威德佛　南无大光明佛　南无日光曜佛　南无净藏佛　南无分别威佛　南无无损佛　南无密日佛　南无月光佛　南无持明佛　南无善寂行佛　南无不动佛　南无大请佛　南无德法佛　南无庄严王佛　南无高出佛　南无炎炽佛　南无华德佛　南无宝严佛　南无上善佛　南无宝上佛　南无利慧佛　南无严土佛。

　　南无无边身菩萨　南无观世音菩萨。

　　又复归命如是十方尽虚空界一切三宝。愿以慈悲力同加摄受。愿。

　　当今皇帝(旧云大梁皇帝)圣体康御。天威振远帝基永固。慧命无穷慈沾无际。有识归心菩萨盛化。天人赞仰四等六度。日夜增明四无碍辩。乐说无尽。得八自在具六神通。三昧总持。应念现前慈悲即世恩遍六道。万行早圆速登正觉。

## 奉为诸王王子礼佛第二十一

　　今日道场同业大众。重复至诚五体投地奉为。

　　皇太子殿下。分土诸王(旧云临川诸王)各及眷属。归依世间大慈悲父。

　　南无弥勒佛　南无释迦牟尼佛　南无海德佛　南无梵相佛　南无月盖佛　南无多炎佛　南无违蓝王佛　南无智称佛　南无觉想佛　南无功德光佛　南无声流布佛　南无满月佛　南无华光佛　南无善戒佛　南无灯王佛　南无电光佛　南无光王佛　南无光明佛　南无具足赞佛　南无华藏佛　南无弗沙佛　南无日端严佛　南无净善佛　南无威猛军佛　南无福威德佛　南无力行佛　南无罗睺天佛。

　　南无无边身菩萨　南无观世音菩萨。

　　又复归依如是十方尽虚空界一切三宝。愿以慈悲力同加覆护。愿。

皇太子殿下。分土诸王各及眷属。身心安乐妙算无穷。行大乘道入佛智慧。被四弘誓不舍一切。四等六度常得现前。六通三达善识根性。具二庄严神力自在。行如来慈摄化四生。

奉为父母礼佛第二十二

今日道场同业大众。次复应须五体投地奉为父母育养之恩。怀抱乳哺爱重情深。宁自危身安立其子。至年长大训以仁礼。洗掌求师愿通经义。时刻不忘企及人流。所当供给不吝家宝。念思虑结有亦成病卧不安席。常忆其子。天下恩重世实无二。所以佛言。天下之恩莫过父母。夫舍家人未能得道。唯勤学业为善莫废。积德不止。必能报恩相与至心等一痛切五体投地。各自奉为有识神已来至于今日。经生父母历劫亲缘一切眷属。归依世间大慈悲父。

南无弥勒佛　南无释迦牟尼佛　南无智聚佛　南无调御佛　南无如王佛　南无华相佛　南无罗睺罗佛　南无大药佛　南无宿王佛　南无华王佛　南无德手佛　南无得叉迦佛　南无流布王佛　南无日光佛　南无法藏佛　南无妙音佛　南无德主佛　南无金刚众佛　南无慧顶佛　南无善住佛　南无意行佛　南无梵音佛　南无师子佛　南无雷音佛　南无通相佛　南无安隐佛　南无慧阴佛　南无无边身菩萨　南无观世音菩萨。

又复归依如是十方尽虚空界一切三宝。

愿以慈悲力同加摄受。愿父母亲缘各及眷属。从今日去至于菩提。一切罪障皆得除灭。一切众苦毕竟解脱。结习烦恼永得清净。长辞四趣自在往生。亲侍诸佛现前受记。四无量心六波罗蜜。常不离行四无碍智。六神通力如意自在。得佛十力相好严身。同坐道场成等正觉。

各为过去父母礼佛第二十三

今日道场同业大众。其中若有父母少便孤背难复再遇。万劫悠然既未得天眼。死生智明不知父母舍报神识更生何道。唯当竞设福力功德追而报恩。为善不止功成必致。经言。为亡人作福如饷远人。若生人天增益功德。若处三途。或在八难速令解脱。生若值佛受正法教永离众苦忧畏悉除七世久远历劫亲缘十方众生同得解脱。是为智者至慈至孝最上报恩。相与今日若有过去者应当悲泣追怀懊恼呜呼哽恸奉为过去父母历劫亲缘五体投地。归依世间大慈悲父。

南无弥勒佛　南无释迦牟尼佛　南无梵王佛　南无大牛王佛　南无梨陀目佛　南无龙德佛　南无宝相佛　南无庄严佛　南无不没音佛　南无华持佛　南无音得佛　南无师子佛　南无庄严辞佛　南无勇智佛　南无华积佛　南无华开佛　南无力行佛　南无德积佛　南无上形色佛　南无明曜佛　南无月灯佛　南无威德王佛　南无菩提王佛　南无无尽佛　南无菩提眼佛　南无身充满佛　南无慧国佛。

南无无边身菩萨　南无观世音菩萨。

又复归依如是十方。尽虚空界一切三宝。

愿以慈悲力救护拯接。愿大众各有过去父母历劫眷属。从今日去至于道场。一切罪缘皆得消殄。一切苦果永得除灭。烦恼结业毕竟清净。断三障缘无五怖畏。行菩萨道广化一切。八解洗心四弘被物。面奉慈颜咨承妙旨。不起本处尽诸有漏。随念逍遥遍诸佛土。行愿早登速成正觉。

奉为师长礼佛第二十四

今日道场同业大众。相与已为父母亲缘礼佛竟。次复应念师长恩德。虔诚礼佛何以故尔。父母虽复生育我等。不能令我速离恶趣。师长于我恩德无量。大慈奖谕恒使修善。愿出生死到于彼岸。每事利益令得见佛。除烦恼结永处无为。如此至德谁能上报。若能终身行道正可自利非报师恩。故佛言。善知识者莫过师长。既能自度亦复度人。相与今日禀得出家。受具足戒。此之重恩从师长得。岂不人人追念此恩。相与至心等一痛切五体投地。奉为和上阿阇梨同坛尊证上中下座各及眷属。归依世间大慈悲父。

南无弥勒佛　南无释迦牟尼佛　南无最上佛　南无清凉照佛　南无慧德佛　南无妙音佛　南无导师佛　南无无碍藏佛　南无上施佛　南无大尊佛　南无智力势佛　南无大焰佛　南无帝王佛　南无制力佛　南无威德佛　南无善明佛　南无名闻佛　南无端严佛　南无无尘垢佛　南无威仪佛　南无师子军佛　南无天王佛　南无名声佛　南无殊胜佛　南无大藏佛　南无福德光佛　南无梵闻佛。

南无无边身菩萨　南无观世音菩萨。

又复归依如是十方尽虚空界一切三宝。

愿以慈悲力同加摄受。愿和上阿阇梨同坛尊证上中下座各及眷属。从今日去至坐道场。一切罪障皆得清净。一切众苦悉得解脱。一

切烦恼皆得断除。随念往生诸佛净土。菩提行愿皆悉具足。财施无尽法施无尽。福德无尽安乐无尽。寿命无尽智慧无尽。四无量心六波罗蜜。常得现前。四无碍智六神通力。如意自在。住首楞严三昧得金刚身。不舍本誓还救众生。

为十方比丘比丘尼礼佛第二十五

今日道场同业大众。以此礼拜之次。重复增到五体投地。普为十方尽虚空界。现在未来一切。比丘比丘尼。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各及眷属。又为十方尽虚空界一切优婆塞优婆夷各及眷属。又为从来信施檀越。善恶知识有缘无缘各及眷属。如是人道一切人类各及眷属。(某甲)等。今日以慈悲心。普为归依世间大慈悲父。

南无弥勒佛　南无释迦牟尼佛　南无灯王佛　南无智顶佛　南无上天佛　南无地王佛　南无至解脱佛　南无金髻佛　南无罗睺日佛　南无莫能胜佛　南无牟尼净佛　南无善光佛　南无金齐佛　南无众德天王佛　南无法益佛　南无德臂佛　南无鸯伽陀佛　南无美妙惠佛　南无微意佛　南无诸威德佛　南无师子发佛　南无解脱相佛　南无威相佛　南无断流佛　南无慧藏佛　南无智聚佛　南无无碍赞佛。

南无无边身菩萨　南无观世音菩萨。

又复归依如是十方尽虚空界一切三宝。

愿以慈悲力同加覆护。愿十方尽虚空界一切比丘比丘尼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各及眷属。又愿十方一切优婆塞优婆夷。各及眷属。又愿从来信施坛越善恶知识有缘无缘各及眷属。乃至一切人道一切人类。无始已来至于今日。一切烦恼皆得断除。一切缘障皆得清净。一切罪业皆得消灭。一切众苦皆得解脱。离三障业无五怖畏。四无量心六波罗蜜。常得现前。四无碍智六神通力如意自在。行菩萨行入一乘道。度脱无边一切众生。

为十方过去比丘比丘尼礼佛第二十六

今日道场同业大众。重复至诚五体投地。代为十方尽虚空界一切过去比丘比丘尼。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过去优婆塞优婆夷。广及十方一切人道一切人类有命过者各及眷属。(某甲)等今日以慈悲心。等诸佛心同诸佛愿。普为归依世间大慈悲父。

南无弥勒佛　南无释迦牟尼佛　南无宝聚佛　南无善高佛　南无

山王相佛　南无法顶佛　南无解脱德佛　南无善端严佛　南无吉身佛　南无爱语佛　南无师子利佛　南无和楼那佛　南无师子法佛　南无法力佛　南无爱乐佛　南无赞不动佛　南无众明王佛　南无觉悟众生佛　南无妙眼佛　南无意住义佛　南无光照佛　南无香德佛　南无令喜佛　南无不虚行佛　南无灭恚佛　南无上色佛　南无善步佛。

南无无边身菩萨　南无观世音菩萨。

又复归依如是十方尽虚空界一切三宝。

愿以慈悲力救护拯接。愿过去一切比丘比丘尼。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各及眷属。又愿过去一切优婆塞优婆夷。各及眷属。若有地狱道苦今日即得解脱。若有畜生道苦今日即得解脱。若有鬼神道苦今日即得解脱。离八难地受八福生。永舍恶道长生净土。财施无尽法施无尽。福德无尽安乐无尽。寿命无尽智慧无尽。四无量心六波罗蜜。常得现前。四无碍智六神通力。如意自在。常得见佛闻法。行菩萨道勇猛精进。不休不息。乃至进修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广能度脱一切众生。

## 慈悲道场忏法卷第九

### 为阿鼻地狱礼佛第二十七

今日道场同业大众。从归依已来讫此章后。每言万法虽差功用不一。至于明闇相形唯善与恶。善者则谓人天之胜途。恶者则谓三途之异辙。修仁义则归于胜。兴残害则坠于劣。其居胜者良由业胜。非诤竞之所要。受自然之妙乐。期解脱之逍遥。其坠劣者良由业劣。处火城铁网之中。食则铁丸热铁。饮则沸石烊铜。年历踰于造化劫数。等于无穷。又地狱之苦不可亲婴。神离此躯识投彼城。报以刀轮加体偿以火磨毁形命不肯促。抱苦长龄纵复获免。又堕饿鬼口中火出命不全活。从此死已。又堕畜生复受众苦或负重致远驱役险难。分布鼎镬星罗几案。肌肉充馈。命不尽算。实三恶之重苦悲长夜之难。旦而优劣皎然。无能信者。以吾我故。好起疑惑。以疑惑故。多不向善。所以佛言。世有十事死入恶道。意不专善不修功德。贪着饮食如彼饿虎。酖嗜酒味喜怀嗔毒。常习愚痴不受人谏。自任其力办诸恶事。喜杀众生凌[仁-二＋易]孤弱。恒党恶人侵暴他界。有所宣说言不真要。不慈一切起诸恶业。若人如是不久存世。死入恶道。今日道场同业大众。如佛所言谁能免者。既不能免于地狱中皆有罪分。大众各各觉悟此意。唯愿大众宜与时竞。行菩萨道勤求诸法。利益众生。一自灭罪。二生他福。此则自利利他。彼我兼利。相与今日。起勇猛心起坚固心

起慈悲心。度一切心救众生心。至坐道场勿忘此愿。仰承十方尽虚空界。一切诸佛诸大菩萨。大神通力大慈悲力。解脱地狱力济度饿鬼力。救拔畜生力大神咒力大威猛力。令(某甲)等所作利益所愿成就。等一痛切五体投地。为阿鼻大地狱受苦众生。乃至十八寒冰地狱。黑闇地狱。十八热地狱。十八刀轮地狱剑林地狱。火车地狱。沸屎地狱。镬汤地狱。如是地狱。复有八万四千地狱眷属等狱。其中受苦一切众生。(某甲)等以菩提心以菩提行以菩提愿。悉皆代为归依世间大慈悲父。

南无弥勒佛　南无释迦牟尼佛　南无大音赞佛　南无净愿佛　南无日天佛　南无乐慧佛　南无摄身佛　南无威德势佛　南无刹利佛　南无德乘佛　南无上金佛　南无解脱髻佛　南无乐法佛　南无注行佛　南无舍骄慢佛　南无智藏佛　南无梵行佛　南无旃檀佛　南无无忧名佛　南无端严身佛　南无相国佛　南无莲华佛　南无无边德佛　南无天光佛　南无慧华佛　南无频头摩佛　南无智富佛　南无师子游戏菩萨　南无师子奋迅菩萨　南无无边身菩萨　南无观世音菩萨。

又复归依如是十方尽虚空界一切三宝。

愿以慈悲力救拔拯接。阿鼻地狱。乃至黑闇地狱。刀轮地狱火车沸屎。眷属等狱受苦众生。以佛力法力。诸菩萨力一切贤圣力。令诸众生即得解脱。毕竟不复堕于地狱。一切罪障悉得消灭。毕竟不复作地狱业。舍地狱生得净土生。舍地狱业得智慧命。舍地狱身得金刚身。舍地狱苦得涅槃乐。念地狱苦发菩提心。四无量心六波罗蜜常得现前。四无碍智六神通力如意自在。具足智慧行菩萨道。勇猛精进不休不息。乃至进修满十地行。入金刚心成等正觉(一拜)

为灰河铁丸等狱礼佛第二十八

今日道场同业大众。重复至诚五体投地。为灰河地狱剑林地狱。刺林地狱铜柱地狱。铁机地狱铁网地狱。铁窟地狱铁丸地狱。尖石地狱。如是十方尽虚空界一切地狱。今日现受苦一切众生。(某甲)等以菩提心。普为归依世间大慈悲父。

南无弥勒佛　南无释迦牟尼佛　南无梵财佛　南无宝手佛　南无净根佛　南无具足论佛　南无上论佛　南无弗沙佛　南无提沙佛　南无有日佛　南无出泥佛　南无得智佛　南无谟罗佛　南无上吉佛　南无法乐佛　南无求胜佛　南无智慧佛　南无善圣佛　南无网光佛　南无琉璃藏佛　南无名闻佛　南无利寂佛　南无教化佛　南无日明佛　南无善明佛　南无众德上明佛　南无宝德佛。

南无师子幡菩萨　南无师子作菩萨　南无无边身菩萨　南无观世音菩萨。

又复归依如是十方尽虚空界一切三宝。

愿以慈悲力同加救拔。今日现受灰河等苦一切罪缘皆得解脱。一切苦果永得除灭。地狱道业毕竟清净。舍地狱身得金刚身。舍地狱苦。得涅槃乐。忆地狱苦发菩提心。同出火宅至于道场。与诸菩萨俱成正觉。

为饮铜炭坑等狱礼佛第二十九

今日道场同业大众。重复至心五体投地。普为十方尽虚空界。一切地狱。饮铜地狱众合地狱。叫唤地狱。大叫唤地狱。热地狱大热地狱。炭坑烧林。如是等无量无边眷属等狱。今日现受苦众生。(某甲)等以菩提心。普代归依世间大慈悲父。

南无弥勒佛　南无释迦牟尼佛　南无人月佛　南无罗睺佛　南无甘露明佛　南无妙意佛　南无焰明佛　南无一切主佛　南无乐智佛　南无山王佛　南无寂灭佛　南无德聚佛　南无天王佛　南无妙音声佛　南无妙华佛　南无住义佛　南无功德威聚佛　南无智无等佛　南无甘露音佛　南无善守佛　南无利慧佛　南无思解脱义佛　南无音胜佛　南无梨陀行佛　南无善义佛　南无无过佛　南无行善佛。

南无坚勇精进菩萨　南无金刚慧菩萨　南无无边身菩萨　南无观世音菩萨。

又复归依如是十方尽虚空界一切三宝。

愿以慈悲力救护摄受。饮铜等地狱。现受苦众生。一切罪障皆得消灭。一切众苦皆得解脱。从今日去毕竟不复堕于地狱。舍地狱生得净土生。舍地狱命得智慧命。四无量心六波罗蜜常得现前。四无碍辩六神通力如意自在。出地狱道得涅槃道。等与如来俱成正觉(一拜)

为刀兵铜釜等狱礼佛第三十

今日道场同业大众。重复至诚普为十方尽虚空界一切地狱。想地狱黑砂地狱。钉身地狱火井地狱。石臼地狱沸砂地狱。刀兵地狱饥饿地狱。铜釜地狱。如是等无量地狱。今日现受苦众生。(某甲)等今日以菩提心力。普为归依世间大慈悲父。

南无弥勒佛　南无释迦牟尼佛　南无华藏佛　南无妙光佛　南无乐说佛　南无善济佛　南无众王佛　南无离畏佛　南无辩才日佛　南无名闻佛　南无宝月明佛　南无上意佛　南无无畏佛　南无大见佛　南无梵音佛　南无善音佛　南无慧济佛　南无无等意佛　南无金刚军佛　南无菩提意佛　南无树王佛　南无槃陀音佛　南无福德力佛　南无势德佛　南无圣爱佛　南无势行佛　南无琥珀佛。

南无弃阴盖菩萨　南无寂根菩萨　南无无边身菩萨　南无观世音菩萨。

又复归依如是十方尽虚空界一切三宝。

愿以慈悲力同加救护。刀兵地狱一切地狱眷属等狱。受苦众生。即得解脱。一切众苦。永得除断。离地狱缘得智慧生。忆地狱苦发菩提心。行菩萨道不休不息。入一乘道满十地行。皆有神力还接一切。同坐道场俱登正觉(一拜)

为火城刀山等狱礼佛第三十一

今日道场同业大众。重复至诚。普为十方尽虚空界一切地狱。火城地狱石窟地狱。汤浇地狱刀山地狱。虎狼地狱铁床地狱。热风地狱吐火地狱。如是等无量无边眷属等狱。今日现受苦众生。(某甲)等以菩提心力。普为归依世间大慈悲父。

南无弥勒佛　南无释迦牟尼佛　南无雷音云佛　南无善爱目佛　南无善智佛　南无具足佛　南无德积佛　南无大音佛　南无法相佛　南无智音佛　南无虚空佛　南无祠音佛　南无慧音差别佛　南无功德光佛　南无圣王佛　南无众意佛　南无辩才轮佛　南无善寂佛　南无月面佛　南无日名佛　南无无垢佛　南无功德集佛　南无华德相佛　南无辩才国佛　南无宝施佛　南无爱月佛　南无不高佛。

南无慧上菩萨　南无常不离世菩萨　南无无边身菩萨　南无观世音菩萨。

又复归依如是十方尽虚空界一切三宝。

愿以慈悲力同加摄受。刀山等狱。受苦众生。即得解脱。乃至十方不可说一切地狱。现受苦当受苦一切众生。愿以佛力法力。菩萨力贤圣力。令诸众生同得解脱。永断十方诸地狱业。从今已去至于道场。毕竟不复堕于三途。舍身受身常值诸佛。具足智慧清净自在。勇猛精进不休不息。乃至进修满十地行。登金刚心入种智。果以佛神力

随心自在。

为饿鬼道礼佛第三十二

今日道场同业大众。重复至诚五体投地。普为十方尽虚空界一切饿鬼道。饿鬼神等一切饿鬼及各眷属。(某甲)等今日以菩提心力。普为归依世间大慈悲父。

南无弥勒佛　南无释迦牟尼佛　南无师子力佛　南无自在王佛　南无无量净佛　南无等定佛　南无不坏佛　南无灭垢佛　南无不失方便佛　南无无娆佛　南无妙面佛　南无智制住佛　南无法师王佛　南无大天佛　南无深意佛　南无无量佛　南无法力佛　南无世供养佛　南无华光佛　南无三世供佛　南无应日藏佛　南无天供养佛　南无上智人佛　南无真髻佛　南无信甘露佛　南无金刚佛　南无坚固佛。

南无药王菩萨　南无药上菩萨　南无无边身菩萨　南无观世音菩萨。

又复归依如是十方尽虚空界一切三宝。

愿以慈悲力同加摄受。救拔一切饿鬼道苦。东西南北四维上下。尽十方界一切饿鬼道。一切饿鬼神各及眷属。一切饿鬼各及眷属。一切罪障皆得消灭。一切众苦皆得解脱。身心清凉无复热恼。身心饱满无复饥渴。得甘露味开智慧眼。四无量心六波罗蜜常得现前。四无碍智六神通力如意自在。离饿鬼道入涅槃道。等与诸佛俱成正觉(一拜)

为畜生道礼佛第三十三

今日道场同业大众。重复运心五体投地。普为东西南北四维上下。如是十方尽虚空界。一切畜生道四生众生。若大若小水陆空界一切众生各及眷属。(某甲)等今日以慈悲心力。普为归依世间大慈悲父。

南无弥勒佛　南无释迦牟尼佛　南无宝肩明佛　南无梨陀步佛　南无随日佛　南无清净佛　南无明力佛　南无功德聚佛　南无具足眼佛　南无师子行佛　南无高出佛　南无华施佛　南无珠明佛　南无莲华佛　南无爱智佛　南无槃陀严佛　南无不虚行佛　南无生法佛　南无相好佛　南无思惟乐佛　南无乐解脱佛　南无知道理佛。

南无常精进菩萨　南无不休息菩萨　南无无边身菩萨　南无观世音菩萨。

又复归依如是十方尽虚空界一切三宝。

愿以慈悲力覆护摄受。东西南北四维上下。尽空法界一切畜生道。一切四生各及眷属一切罪障皆得消灭。一切众苦皆得解脱。同舍恶趣俱得道器。身心安乐如第三禅。四无量心六波罗蜜常得现前。四无碍智六神通力如意自在。离畜生道入涅槃道。登金刚心成等正觉(一拜)

为六道发愿第三十四

(某甲)等以今奉为诸天诸仙龙神八部礼佛功德因缘。愿十方尽虚空界。四生六道穷未来际一切众生。从今日去至于菩提。不复还更枉误形骸。受诸楚毒不复更造十恶五逆。却入三涂承今礼佛功德因缘。各得菩萨摩诃萨。净身口业。各得菩萨摩诃萨所有诸心大地心。生诸善根。大海心。受持诸佛智慧大法。须弥山心。令一切安住无上菩提摩尼宝心。远离烦恼金刚心。决定诸法坚固心。众魔外道不能沮坏。莲华心一切世法所不能染。净日心除灭一切愚痴[目*壹]障。虚空心一切众生无能量者。又愿四生六道一切众生。从今日去思量识性思量决信解性。弃捐调戏常思法语。所有皆施心无爱惜。心心勇猛不坏怯弱。所修功德悉施一切不还邪道。专心一向。见善如化见恶如梦。舍离生死。速出三界。明了观察甚深妙法。各得供养一切诸佛。供养众具皆悉满足。各得供养一切尊法。供养众具皆悉满足。各得供养一切菩萨。供养众具皆悉满足。各得供养一切贤圣。供养众具皆悉满足。若有后流一切众生。异(某甲)等今日愿界者。皆悉令入大愿海中。即得成就功德智慧。以佛神力随心自在。等与如来俱成正觉(一拜)

警念无常第三十五

今日道场同业大众。相与已得为六道礼忏竟。次复应须悟也无常。夫三世罪福因果相生。恻然在心虑不斯隔。常谓影响相符乃可胡越。善恶之致非可得而舛也。唯愿大众觉悟无常。勤修行业以自资身勿生懈怠。而不努力智者常叹。假使千万亿岁。受五欲乐终不得免三恶道苦。况我百年而不得半于此。促期那得自宽。且世间幻惑终归磨灭。常者皆尽高者亦坠。合会有离生必应死。重官厚禄谁得免之父母兄弟六亲眷属爱彻骨髓。当舍寿时不得相代。荣华豪贵。钱财宝物。亦不能延人之寿命。亦不可以言辞饮食求嘱脱者无形之对谁能留者。经云。死者尽也。气绝神逝。形骸萧索。人物一统无生不终。而舍命之时受大苦恼。内外六亲围绕号哭。死者遑怖莫知依投身虚体冷气将欲尽。见先所作善恶报相。其修善者天神扶卫。其行恶者牛头在侧。狱卒罗刹永无宽恕。慈亲孝子不能相救。夫妻恩爱相看就尽。风刀解

身苦不可言。死者尔时肝胆寸裂。无量痛恼一时同集。神识周慞如狂如醉决欲起一念善作一毫福。怀恨在心不复能得。如是苦恼无人代受。涅槃经言。死者于险难处无有资粮。去处悬远又无伴侣。昼夜常行无有边际。深邃幽闇无有光明。入无遮止到不得脱。生不修福死归苦处。愁毒辛酸不可疗治。非是恶色令人怖畏今日道场同业大众。生死果报如环无穷。孤魂独逝无人见者。不可寻觅。不可物寄。唯各努力捍劳忍苦。勤修四等六波罗蜜。以为独逝诸趣之。资莫以强健而自安。心宜各至心等一痛。切五体投地归依世间大慈悲父。

　　南无弥勒佛　南无释迦牟尼佛　南无多闻海佛　南无持华佛　南无不随世佛　南无喜众佛　南无孔雀音佛　南无不退没佛　南无断有爱垢佛　南无威仪济佛　南无诸天流布佛　南无宝步佛　南无华手佛　南无威德佛　南无破怨贼佛　南无富多闻佛　南无妙国佛　南无华明佛　南无师子智佛　南无月出佛　南无灭闇佛　南无无动佛　南无师子游戏菩萨　南无师子奋迅菩萨　南无无边身菩萨　南无观世音菩萨。

　　又复归依如是十方尽虚空界一切三宝。

　　愿以慈悲力同加覆护。今日道场同忏悔者。从今日去乃至菩提。一切罪因无量苦果悉得断除。烦恼结业毕竟清净。诸佛法会皆现身相。行菩萨道随意自在。四等六度如说修行。四辩六通无不满足。百千三昧应念现前。诸总持门无不能入。早登道场成等正觉(一拜)

为执劳运力礼佛第三十六

　　今日道场同业大众。重复至诚五体投地起慈悲心。无怨亲想。为今日转生作熟执劳随喜施工运力助营福者。各及眷属又为即世牢狱忧厄因苦囹圄系闭及诸刑罚。念其处世。虽获人身乐少苦多。枷锁杻械未尝离体。由何所致或今身造恶。或过去所追。或应免脱无由自申。重罪分死无救护者。如是众生各及眷属。(某甲)等今日以慈悲心。普为归依一切世间大慈悲父。

　　南无弥勒佛　南无释迦牟尼佛　南无次第行佛　南无福德灯佛　南无音声治佛　南无憍昙佛　南无势力佛　南无身心住佛　南无善月佛　南无觉意华佛　南无上吉佛　南无善威德佛　南无智力德佛　南无善灯佛　南无坚行佛　南无天音佛　南无安乐佛　南无日面佛　南无乐解脱佛　南无戒明佛　南无住戒佛　南无无垢佛　南无师子幡菩萨　南无师子作菩萨　南无无边身菩萨　南无观世音菩萨。

　　又复归依如是十方尽虚空界一切三宝。

愿以慈悲力同加覆护。今日执劳随喜者。各及眷属。从今日去至于菩提。一切罪障皆得消灭。一切众苦毕竟解脱。寿命延长身心安乐。永离灾厄无复障恼。发大乘心修菩萨行。六度四等皆悉具足。舍生死苦得涅槃乐。又愿东西二冶诸余牢狱徒囚系闭忧厄困苦诸有疾病不得自在者。各及眷属。以今为其礼佛功德威力。一切众苦皆悉解脱。恶业对因毕竟断除。出牢狱户入善法门。寿命无穷智力无尽。身心永乐如第三禅。忆牢狱苦。念诸佛恩。改恶修善。皆发大乘。行菩萨道至金刚际。还复度脱一切众生。同登正觉神力自在(一拜)

已忏悔发菩提心竟次应回向。

发回向第三十七

今日道场同业大众。已得发心办所办竟。次复应须以前功德各发回向。何以故尔。一切众生所以不能得解脱者。皆由着于世间果报不能舍离。若有片福一毫之善能回向者则于果报不复生着。便得解脱优游自在。所以经叹修行回向为大利益。是故今日应发回向兼劝一切不着果报。我等相与先应至心五体投地。归命敬礼世间大慈悲父。

南无弥勒佛　南无释迦牟尼佛　南无坚出佛　南无安阇那佛　南无增益佛　南无香明佛　南无违蓝明佛　南无金玉佛　南无蜜钵佛　南无无碍相佛　南无信戒佛　南无至妙道佛　南无乐实佛　南无明法佛　南无具威德佛　南无至寂灭佛　南无上慈佛　南无大慈佛　南无甘露主佛　南无弥楼明佛　南无圣赞佛　南无广照佛　南无文殊师利菩萨　南无普贤菩萨　南无无边身菩萨　南无观世音菩萨。

又复归依如是十方尽虚空界一切三宝。

愿以慈悲力同加覆护。一切行愿皆得圆满今日道场同业大众。从今日去至于菩提。行菩萨道誓莫退还。先度众生然后作佛。若未得道中间留住生死者。以此愿力令诸大众在所生处身口意业恒自清净。常发广大胜妙之心柔软心。调和心。勇猛心不放逸心。寂灭心。真心不杂乱心。无贪吝心。大胜心。大慈悲心。安住心。欢喜心。先度一切心。守护一切心。守护菩提心。誓等佛心。发如是等广胜妙心。专求多闻修离欲定。饶益安乐一切众生。不舍菩提同成正觉。

代发回向法。

今日道场同业大众。相与胡跪合掌心念口言。随我今说。

十方诸天仙　　所有功德业

我今为回向　　同归正觉道
十方龙鬼神　　所有胜善业
我今为回向　　同归一乘道
十方诸人王　　所修菩提业
我今为回向　　同归无上道
六道众生类　　所有微善业
我今为回向　　同归无上道
十方佛弟子　　善来比丘众
无著四沙门　　及求缘觉者
隐显化众生　　明了因缘法
如是兼一切　　尽回向佛道
十方诸菩萨　　读诵受持经
入禅出禅者　　劝总行众善
如是等三乘　　一切众德本
尽回施众生　　同归无上道
天上及人间　　圣道诸善业
我今劝回向　　同归无上道
发心及忏悔　　自行若劝人
所有微毫福　　尽回施众生
众生不得佛　　不舍菩提愿
一切成佛尽　　然后登正觉
仰愿佛菩萨　　无漏诸圣人
此世及后生　　惟愿见摄受

相与至心五体投地。奉为。

国王帝主回向。奉为父母亲缘回向。奉为师长同学回向。奉为信施檀越善恶知识回向。奉为护世四王回向。又为十方魔王回向。又为聪明正直天地虚空主善罚恶守护持咒五方龙王龙神八部回向。又为幽显一切灵只回向。又为十方尽虚空界一切众生回向。唯愿十方诸天诸仙龙神八部一切众生。从今日去至于菩提。恒会无相不复耽着(一拜)

## 慈悲道场忏法卷第十

### 菩萨回向法第三十八

今日道场同业大众。相与已得捍劳忍苦。修如是等无量善根。宜复人人起如是念。我所修习善根。悉以饶益一切众生。令诸众生究竟清净。以此所修忏悔善根。令一切众生皆悉灭除地狱饿鬼畜生阎罗王等无量苦恼。以此忏法为诸众生。作大舍令灭苦阴。作大护令脱烦

恼。作归依令离恐怖。作止趣令至智地。作安隐令得究竟安隐处。作大明令灭痴闇。作大灯令得安住究竟明净。作大导师令入方便法得净智身。

今日道场同业大众。如此诸法。是菩萨摩诃萨为怨亲故。以诸善根同共回向。一切众生等无差别。入平等观无怨亲想。常以爱眼视诸众生。若众生怀恨于菩萨起恶逆心者。菩萨为真善知识。善调伏心为说深法。譬如大海一切众毒所不能坏。菩萨亦尔。愚痴无智不知报恩。如是众生起无量恶。不能动乱菩萨道心。譬如皎日普照众生不为无目而隐光明。菩萨道心亦复如是。不为恶者而生退没。不以众生难调伏故退舍善根。菩萨摩诃萨于诸善根信心清净长养大悲。以诸善根普为众生深心回向。非但口言。于诸众生皆发欢喜心。明净心。柔软心。慈悲心。爱念心。摄取心。饶益心。安乐心。最胜心。以诸善根回向。菩萨摩诃萨发如是善根回向。我等今日亦应仰学如是回向心念口言。若我所有回向功德。令诸众生得清净趣。得清净生功德满足。一切世间无能坏者。功德智慧无有穷极。身口意业具足庄严常见诸佛。以不坏信听受正法。离诸疑网忆持不忘。净身口业心常安住。胜妙善根永离贫乏七财充满。修学一切菩萨所学。得诸善根成就平等。得妙解脱一切种智。于诸众生得慈爱眼。身根清净言辞辩慧。发起诸善心无染着。入甚深法摄取一切。同住诸佛住无所住。所有回向悉如十方菩萨摩诃萨所发回向。广大如法性。究竟如虚空。愿(某甲)等得如所愿满菩提愿。四生六道同得如愿。重复增到五体投地。归依世间大慈悲父。

南无弥勒佛　南无释迦牟尼佛　南无威德佛　南无见明佛　南无善行报佛　南无善喜佛　南无无忧佛　南无宝明佛　南无威仪佛　南无乐福德佛　南无功德海佛　南无尽相佛　南无断魔佛　南无尽魔佛　南无过衰道佛　南无不坏意佛　南无水王佛　南无净魔佛　南无众生王佛　南无爱明佛　南无菩提相佛　南无智音佛　南无常精进菩萨　南无不休息菩萨　南无无边身菩萨　南无观世音菩萨。

又复归依十方尽虚空界一切三宝。愿以慈悲力同加摄受。令回向心具足成就。(某甲)等若具有无量大恶罪业。应受无量无边楚毒。于恶道中不能自拔。违今日发菩提心。违菩提行。违菩提愿者。愿十方大地菩萨一切圣人。以慈悲心不违本愿。助(某甲)等于彼三恶道中。救诸众生令得解脱。愿不以苦故舍离众生为我。荷负重担满平等愿。度脱一切众生生老病死愁忧苦恼无量诸难。令诸众生悉得清净。具足善根究竟解脱。舍离众魔远恶知识。亲近善友真善眷属。成就净业尽灭众苦。具足菩萨无量行愿。见佛欢喜得一切智。还复度脱一切众生。

已回向竟次应于六根发愿。

发愿第三十九

又愿今日道场同业大众。各自发如是愿。寻众恶所起皆缘六根。是为六根众祸之本。虽为祸本。亦能招致无量福业。故胜鬘经言。守护六根净身口意。以此义证生善之本。故于六根发大誓愿。

初发眼根愿。

愿今日道场同业大众。广及十方四生六道一切众生。从今日去乃至菩提。眼常不见贪欲无厌诈幻之色。不见謟谀曲媚佞会之色。不见玄黄朱紫惑人之色。不见嗔恚斗诤丑状之色。不见打扑苦恼损他之色。不见屠裂伤毁众生之色。不见愚痴无信疑闇之色。不见无谦无敬骄慢之色。不见九十六种邪见之色眼常不见如是一切众恶不善之色愿眼常见一切十方常住法身湛然之色。常见三十二相紫磨金色。常见八十种好随形之色。常见诸天诸仙奉宝来献散华之色。常见口出五种色光说法度人之色。常见分身散体遍满十方之色。常见诸佛放肉髻光感有缘来会之色。又愿眼常见十方菩萨辟支罗汉众圣之色。常得与诸众生及诸眷属观佛之色。常见众善无教假色。常见七觉净华之色。常见解脱妙果之色。常见今日道场大众欢喜赞法顶受之色。常见四众围绕听法渴仰之色。常见一切布施持戒忍辱精进之色。常见一切静默禅思修智慧之色。常见一切众生得无生忍现前受记欢喜之色。常见一切登金刚慧断无明闇补处之色。常见一切沐浴法流不退之。色已发眼根愿竟。相与至心五体投地。归依世间大慈悲父。

南无弥勒佛　南无释迦牟尼佛　南无善寂佛　南无梵命佛　南无智喜佛　南无神相佛　南无如众王佛　南无持地佛　南无爱日佛　南无罗睺月佛　南无华明佛　南无药师佛　南无持势力佛　南无福德明佛　南无喜明佛　南无好音佛　南无法自在佛　南无梵音佛　南无妙音菩萨　南无大势至菩萨　南无无边身菩萨　南无观世音菩萨。

又复归依如是十方尽虚空界一切三宝。

愿以慈悲力同加覆护。令(某甲)等得如所愿满菩提愿(一拜)

次发耳根愿。

又愿今日道场同业大众。广及十方四生六道一切众生。从今日去乃至菩提。耳常不闻啼哭愁苦悲泣之声。不闻无间地狱受苦之声。不闻镬汤雷沸振响之声。不闻刀山剑树锋刃割裂之声。不闻十八地狱间

隔无量苦楚之声。又愿从今日去耳常不闻饿鬼饥渴热恼求食不得之声。不闻饿鬼行动节间火然作五百车声。又愿从今日去耳常不闻畜生身大五百由旬为诸小虫嚼食苦痛之声。不闻抵债不还生駞驼驴马牛身常负重鞭杖楚挞困苦之声。耳常不闻爱别离怨憎会等八苦之声。不闻四百四病苦报之声。不闻一切诸恶不善之声。不闻钟铃螺鼓琴瑟箜篌琳琅玉佩惑人之声。唯愿一切众生从今日去。耳常得闻诸佛说法八种音声。常闻无常苦空无我之声。常闻八万四千波罗蜜声。常闻假名诸法无性之声。常闻诸佛一音说法各得解声。常闻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法身常住不灭之声。常闻十地菩萨忍音修进之声。常闻得无生解善入佛慧出三界之声。常闻诸法身菩萨入法流水真俗并观念念具足万行之声。常闻十方辟支罗汉四。果之声。常闻帝释为诸天说般若之声。常闻十地补处大士在兜率宫说法不退转地行之声。常闻万善同归得佛之声。常闻诸佛赞叹一切众生能行十善随喜之声。愿诸众生常闻诸佛赞言善哉是人不久成佛之声。已发耳根愿竟。相与至心五体投地。重复归依世间大慈悲父。

南无弥勒佛　南无释迦牟尼佛　南无善业佛　南无意无谬佛　南无大施佛　南无名赞佛　南无众相佛　南无德流布佛　南无世自在佛　南无德树佛　南无灭痴佛　南无无量佛　南无善月佛　南无无边辩相佛　南无宝月菩萨　南无月光菩萨　南无无边身菩萨　南无观世音菩萨。

又复归依如是十方尽虚空界一切三宝。

愿以慈悲力同加摄受。令(某甲)等得如所愿满菩提愿。

次发鼻根愿。

又愿今日道场同业大众。广及六道一切众生。从今日去乃至菩提。鼻常不闻杀生嗞味饮食之气。不闻畋猎放火烧害众生之气。不闻蒸煮熬炙众生之气。不闻三十六物革囊臭处之气。不闻锦绮罗縠惑人之气。又愿鼻不闻地狱剥裂燋烂之气。不闻饿鬼饥渴饮食粪秽脓血之气。不闻畜生腥臊不净之气。不闻病卧床席无人看视疮坏难近之气。不闻大小便利臭秽之气。不闻死尸膖胀虫食烂坏之气。唯愿大众六道众生从今日去。鼻常得闻十方世界牛头旃檀无价之香。常闻优昙钵罗五色华香。常闻欢喜园中诸树华香。常闻兜率天宫说法时香。常闻妙法堂上游戏时香。常闻十方众生行五戒十善六念之香。常闻一切七方便人十六行香。常闻十方辟支学无学人众德之香。常闻四果四向得无漏香。常闻无量菩萨欢喜离垢发光焰慧难胜远行现前不动善慧法云之香。常闻众圣戒定慧解脱解脱知见五分法身之香。常闻诸佛菩提之香。常闻三十七品十二缘观六度之香。常闻大悲三念十力四无所畏十

八不共法香。常闻八万四千诸波罗蜜香。常闻十方无量妙极法身常住之香。已发鼻根愿竟。相与至心五体投地。归依世间大慈悲父。

南无弥勒佛　南无释迦牟尼佛　南无梨陀法佛　南无应供养佛　南无度忧佛　南无乐安佛　南无世意佛　南无爱身佛　南无妙足佛　南无优钵罗佛　南无华缨佛　南无无边辩光佛　南无信圣佛　南无德精进佛　南无妙德菩萨　南无金刚藏菩萨　南无无边身菩萨　南无观世音菩萨。

又复归依如是十方尽虚空界一切三宝。

愿以慈悲力同加摄受。令(某甲)等得如所愿满菩提愿。

次发舌根愿。

又愿今日道场同业大众。广及十方四生。六道一切众生。从今以去乃至菩提。舌恒不尝伤杀一切众生身体之味。不尝一切自死之味。不尝生类血髓之味。不尝怨家对主毒药之味。不尝一切能生贪爱烦恼嗞味之味。愿舌恒尝甘露百种美味。恒尝诸自然饮食之味。恒尝香积香饭之味。恒尝诸佛所食之味。恒尝法身戒定慧之所熏修所现食味。恒尝法喜禅悦之味。恒尝无量功德滋治慧命甜和之味。恒尝解脱一味等味。恒尝诸佛泥洹至乐最上胜味之味。已发舌根愿竟。相与至心五体投地。归依世间大慈悲父。

南无弥勒佛　南无释迦牟尼佛　南无真实佛　南无天主佛　南无高音佛　南无信净佛　南无婆耆罗陀佛　南无福德意佛　南无焰炽佛　南无无边德佛　南无聚成佛　南无师子游佛　南无不动佛　南无信清净佛　南无虚空藏菩萨　南无萨陀波轮菩萨　南无无边身菩萨　南无观世音菩萨。

又复归依如是十方尽虚空界一切三宝。

愿以慈悲力哀愍覆护。令(某甲)等得如所愿满菩提愿。

次发身根愿。

又愿今日道场同业大众。广及十方一切众生。从今日去乃至菩提。身常不觉五欲邪媚之触。不觉镬汤炉炭寒冰等触。不觉饿鬼。头上火然烊铜灌口焦烂之触。不觉畜生剥裂苦楚之触。不觉四百四病诸苦之触。不觉大热大寒难耐之触。不觉蚊蚋蚤虱诸虫之触。不觉刀杖毒药加害之触。不觉饥渴困苦一切诸触。愿身常觉诸天妙衣之触。常觉自然甘露之触。常觉清凉不寒不热之触。常觉不饥不渴无病无恼休

强之触。常觉卧安觉安无忧无怖之触。常觉十方诸佛净土微风吹身之触。常觉十方诸佛净国七宝浴池洗荡身心之触。常觉无老病死诸苦之触。常觉飞行自在与诸菩萨听法之触。常觉诸佛涅槃八自在触。已发身根愿竟。相与至心五体投地。归依世间大慈悲父。

南无弥勒佛　南无释迦牟尼佛　南无行明佛　南无龙音佛　南无持轮佛　南无财成佛　南无世爱佛　南无法名佛　南无无量宝名佛　南无云相佛　南无慧道佛　南无妙香佛　南无虚空音佛　南无虚空佛　南无越三界菩萨　南无跋陀婆罗菩萨　南无无边身菩萨　南无观世音菩萨。

又复归依如是十方尽虚空界一切三宝。

愿以慈悲力覆护摄受。令(某甲)等得如所愿满菩提愿。

次发意根愿。

又愿今日道场同业大众。广及十方一切众生。从今日去乃至菩提。意常得知贪欲嗔恚愚痴为患。常知身杀盗淫妄言绮语两舌恶口为患。常知杀父害母杀阿罗汉出佛身血破和合众是无间罪。常知谤佛法僧不信因果人死更生报应之法。常知远恶知识亲近善友。常知咨受九十六种邪师之法为非。常知三漏五盖十缠之法是障。常知三途可畏生死酷剧苦报之处。愿意常知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常知诸佛是大慈悲父无上医王。一切尊法为诸众生病之良药。一切贤圣为诸众生看病之母。愿意常知归依三宝应受五戒次行十善。如是等法能招天上人中胜报。常知未免生死应修七方便观膜顶法等。常知应行无漏苦忍十六圣心。先修十六行观观四真谛。常知四谛平等无相故成四果。常知总相别相一切种法。常知十二因缘三世因果轮转无有休息。常知修行六度八万诸行。常知断除八万四千尘劳。常知体会无生必断生死。常知十住阶品次第具足。常知以金刚心断无明闇得无上果。常知体极一照万德圆备累患都尽成大涅槃。常知佛地十力四无所畏十八不共无量功德无量善法。已发意根愿竟。相与至心五体投地。归依世间大慈悲父。

南无弥勒佛　南无释迦牟尼佛　南无天王佛　南无珠净佛　南无善财佛　南无灯焰佛　南无宝音佛　南无人主王佛　南无罗睺守佛　南无安隐佛　南无师子意佛　南无宝名闻佛　南无得利佛　南无遍见佛　南无马鸣菩萨　南无龙树菩萨　南无无边身菩萨　南无观世音菩萨。

又复归依如是十方尽虚空界一切三宝。

愿以慈悲心哀愍覆护摄受。令(某甲)等得如所愿满菩提愿。

次发口愿。

又愿大众。广及十方一切众生。从今日去乃至菩提。口常不毁呰三宝。不谤弘通经人说其过患。不言作善不得乐报作恶不得苦果。不言人死断灭不复更生。不说无利益损他人事。不说邪见外道所造经书。不教人作十恶业。不教人造五逆业。不称扬人恶。不言俗间无趣好戏笑事。不教人僻信邪鬼神。不评论人物好丑。不嗔骂父母师长善友。不劝人造罪。不断人作福。愿口常赞叹三宝。赞叹弘通法人说其功德。示人善恶果报。常说悟人身死神明不灭。常发善言使人利益。常说如来尊经十二部。常言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当得常乐我净。常教人孝事父母恭敬师长。常劝人归依三宝受持五戒十善六念。常赞诵经典呗说诸善。常教人近善知识远恶知识。愿口常说十住佛地无量功德。使人修净土行庄严极果。常教人勤礼三宝。常教人建立形像修诸供养。常教人作诸善事如救头然。常教人救穷济苦无暂停息。已发口愿竟。相与至心五体投地。归依世间大慈悲父。

南无弥勒佛　南无释迦牟尼佛　南无世华佛　南无高顶佛　南无无偏辩才佛　南无差别知见佛　南无师子牙佛　南无梨陀步佛　南无福德佛　南无法灯善佛　南无目犍连佛　南无无忧国佛　南无意思佛　南无乐菩提佛　南无师子游戏菩萨　南无师子奋迅菩萨　南无无边身菩萨　南无观世音菩萨。

又复归依如是十方尽虚空界一切三宝。

愿以慈悲力覆护摄受。令(某甲)等得如所愿满菩提愿。

诸行法门。

又愿十方尽虚空界四生六道一切众生。从今发愿之后。各能具足诸行法门。笃信三宝爱敬法门。不怀疑惑坚固法门。欲断起恶勤忏法门。欲愿清净念悔法门。自心清净护身法门。永净四事护口法门不毁三业护意法门具足所愿菩提法门。第一不害悲心法门。化使立德慈心法门。不毁他人欢喜法门。不欺他人至诚法门。欲灭三途三宝法门。终不虚妄真实法门。不慢彼我舍害法门。无有犹预弃结法门。断斗讼意无诤法门。奉行平等应正法门。

又愿众生具足如是无量法门。

心趣法门观心如幻。意断法门舍不善本。神足法门身心轻便。信

根法门不愿退根。进根法门不舍善轭。念根法门善造道业。定根法门摄心正道。慧根法门观无常空。信力法门越魔威势。进力法门一去不还。念力法门未曾忘舍。定力法门灭众妄想。慧力法门周旋往来。进觉法门积行佛道。正定法门逮得三昧。净性法门不乐余乘。

愿诸众生悉具菩萨摩诃萨诸如是等八万法门。清净佛土劝化悭嫉。悉度众恶八难之处。摄诸诤讼嗔恚之人。勤行众善摄懈怠者。定意神通摄诸乱想。已发愿竟。相与至心五体投地。归依世间大慈悲父。

南无弥勒佛　南无释迦牟尼佛　南无法天敬佛　南无断势力佛　南无极势力佛　南无慧华佛　南无坚音佛　南无安乐佛　南无妙义佛　南无爱净佛　南无惭愧颜佛　南无妙髻佛　南无欲乐佛　南无楼志佛　南无药王菩萨　南无药上菩萨　南无无边身菩萨　南无观世音菩萨。

又复归依如是十方尽虚空界一切三宝。

愿以慈悲力救护摄受。令三界六道四生众生。以今慈悲道场忏法发心发愿功德因缘。各各具足功德智慧。以神通力随心自在已发愿意次应嘱累流通。

## 嘱累第四十

今日道场同业大众。相与已为六道四生众生发誓愿竟。次以众生付嘱诸大菩萨。愿以慈悲心同加摄受。以今忏悔发愿功德因缘。令一切众生悉皆乐求无上福田。深信施佛有无量报。令一切众生一心向佛。具得无量清净果报。愿一切众生于诸佛所无悭吝心。具足大施无所爱惜。又愿一切众生于诸佛所修无上福田。离二乘愿行菩萨道。得诸如来无碍解脱一切种智。又愿一切众生于诸佛所种无尽善根。得佛无量功德智慧。又愿一切众生摄取深慧。具足清净无上智王。又愿一切众生所游自在。得诸如来至一切处无碍神力。又愿一切众生摄取大乘。得无量种智安住不动。又愿一切众生具足成就第一福田。皆能出生一切智地。又愿一切众生于一切佛无嫌恨心。种诸善根乐求佛智。又愿一切众生以妙方便。往诣一切庄严佛刹。于一念中。深入法界而无疲倦。又愿一切众生得无比身。尽能遍游十方世界而无疲厌。又愿一切众生成广大身得随意行。得一切佛神力庄严究竟彼岸。于一念中显现如来自在神力遍虚空界。已发如是大愿竟。广大如法性。究竟如虚空。愿一切众生得如所愿满菩提愿。相与至心五体投地。(某甲)等若受苦报不能救众生者。以众生嘱累。

无量无边尽虚空界无生法身菩萨　无量无边尽虚空界无漏色身菩萨　无量无边尽虚空界发心菩萨　兴正法马鸣大师菩萨　兴像法龙树大师菩萨　十方尽虚空界无边身菩萨　十方尽虚空界救苦观世音菩萨　文殊师利菩萨　普贤菩萨　师子游戏菩萨　师子奋迅菩萨　师子幡菩萨　师子作菩萨　坚勇精进菩萨　金刚慧菩萨　弃阴盖菩萨　寂根菩萨　慧上菩萨　常不离世菩萨　药王菩萨　药上菩萨　虚空藏菩萨　金刚藏菩萨　常精进菩萨　不休息菩萨　妙音菩萨　妙德菩萨　宝月菩萨　月光菩萨　萨陀波轮菩萨　越三界菩萨。

又复嘱累如是十方尽虚空界一切菩萨。愿诸菩萨摩诃萨。以本愿力誓度众生力。摄受十方无穷无尽一切众生。愿菩萨摩诃萨。不舍一切众生同善知识无分别相愿一切众生知菩萨恩亲近供养。愿诸菩萨慈愍摄受。令诸众生得正直心。随逐菩萨不相远离。愿一切众生随菩萨教不生违反。得坚固心不舍善知识。离一切垢心不可坏。令诸众生为善知识不惜身命。悉舍一切不违其教。令诸众生修习大慈远离诸恶。闻佛正法悉能受持。令诸众生同诸菩萨善根业报。菩萨行愿究竟清净。具足神通随意自在。乘于大乘乃至究宽一切种智。于其中间无有懈息。乘智慧乘至安隐处。得无碍乘究竟自在。从始至未归依三宝断疑生信忏悔发心。显果报出地狱。解怨自庆。发愿回向。乃至嘱累。所有功德悉以布施十方尽虚空界一切众生。

弥勒世尊现为我证。十方诸佛哀愍覆护。所悔所愿皆得成就。愿诸众生同慈悲父俱生此国。预在初会闻法悟道。功德智慧一切具足。与诸菩萨等无有异。入金刚心成等正觉。

赞佛咒愿。

多陀阿伽度阿罗诃三藐三佛陀三德具足。度人无量拔生死苦。以今忏悔礼佛功德因缘。愿诸众生各各具足。得如所愿满菩提。愿(某甲)等今日所发誓愿。悉同十方尽虚空界一切诸佛诸大菩萨所有誓愿。不可穷尽。我今誓愿亦复如是。广大如法性。究竟如虚空。穷未来际尽一切劫。众生不可尽。我愿不可尽。世界不可尽。我愿不可尽。虚空不可尽。我愿不可尽。法性不可尽。我愿不可尽。涅槃不可尽。我愿不可尽。佛出世不可尽。我愿不可尽。诸佛智慧不可尽。我愿不可尽。心缘不可尽。我愿不可尽。起智不可尽。我愿不可尽。世间道种法道种智慧道种不可尽。我愿不可尽。若十种可尽。我愿乃可尽。一切和南三乘圣众。

比丘尼传四卷

## 比丘尼传卷第一并序

原夫贞心亢志奇操异节。岂惟体率由于天真。抑亦励景行于仰止。故曰希颜之士亦颜之俦。慕骥之马亦骥之乘。斯则风烈徽猷流芳不绝者也。是以握笔怀铅之客。将以贻厥方来。比事记言之士。庶其劝诫后世。故虽欲忘言斯不可已也。昔大觉应乎罗卫。佛日显于阎浮。三界归依四生向慕。比丘尼之兴发源于爱道。登地证果仍世不绝。列之法藏如日经天。自拘尸灭影双树匿迹。岁历蝉联陵夷讹紊。于是时浇信谤人或存亡。微言兴而复废者。不肖乱之也。正法替而复隆者。贤达维之也。像法东流净捡为首。绵载数百硕德系兴。善妙净圭。穷苦行之节。法辩僧果。尽禅观之妙。至若僧端僧基之立志贞固。妙相法全之弘震旷远。若此之流往往间出并渊深岳跱金声玉振。实惟叔叶之贞干季绪之四依也而年代推移清规稍远。英风将范于千载。志业未集乎方册。每怀慨叹。其岁久矣。始乃博采碑颂广搜记集。或讯之博闻。或访之故老。诠序始终为之立传。起晋升平讫梁天监。凡六十五人。不尚繁华务存要实。庶乎求解脱者勉思齐之德。而寡见庸疏。或有遗漏。博雅君子箴其阙焉。



### 洛阳竹林寺净捡尼传一

净捡。本姓仲。名令仪。彭城人也。父诞武威太守。捡少好学早寡家贫。常为贵游子女教授琴书。闻法信乐莫由咨禀。后遇沙门法始经道通达。晋建兴中于宫城西门立寺。捡乃造之。始为说法。捡因大

悟。念及强壮以求法利。从始借经遂达旨趣。他日谓始曰。经中云。比丘比丘尼。愿见济度。始曰。西域有男女二众。此土其法未具。捡曰。既云比丘比丘尼。宁有异法。始曰。外国人云。尼有五百戒便应是异。当为问和上。和尚云。尼戒大同细异。不得其法必不得授。尼有十戒得从大僧受。但无和上尼无所依止耳。捡即剃落从和上受十戒。同其志者二十四人。于宫城西门共立竹林寺。未有尼师。共咨净捡。过于成德和上者西域沙门智山也。住罽宾国。宽和有智思雅习禅诵。晋永嘉末来达中夏。分卫自资语必弘道。时信浅薄莫知祈禀。建武元年还反罽宾。后竺佛图澄还述其德业。皆追恨焉。捡蓄徒养众清雅有则。说法教化如风靡草。晋咸康中沙门僧建。于月支国得僧祇尼羯磨及戒本。升平元年二月八日。洛阳请外国沙门昙摩羯多为立戒坛。晋沙门释道场以戒因缘经为难云。其法不成。因浮舟于泗。捡等四人同坛上从大僧以受具戒。晋土有比丘尼亦捡为始也。当其羯磨之日。殊香芬馥。阖众同闻。莫不欣叹加其敬仰。善修戒行志学不休。信施虽多随得随散。常自后己每先于人。到升平末。忽复闻前香并见赤气。有一女人手把五色花自空而下。捡见欣然因语众曰。好持后事我今行矣。执手辞别腾空而上。所行之路有似虹霓。直属于天。时年七十矣。

伪赵建贤寺安令首尼传二

　　安令首。本姓徐。东莞人也。父忡仕伪赵为外兵郎。令首幼聪敏好学。言论清绮雅性虚淡。不乐人间。从容闲静。以佛法自娱不愿求娉。父曰。汝应外属何得如此。首曰。端心业道绝想人外。毁誉不动廉正自足。何必三从然后为礼。父曰。汝欲独善一身。何能兼济父母。首曰。立身行道方欲度脱一切。何况二亲耶。忡以问佛图澄。澄曰。君归家洁斋三日竟可来。忡从之。澄以茵支子磨麻油傅忡右掌。令忡视之。见一沙门在大众中说法。形状似女。具以白澄。澄曰。是君女先身。出家益物往事如此。若从其志。方当荣拔六亲令君富贵。生死大苦海向得其边。忡还许之。首便剪落从澄乃净捡尼受戒。立建贤寺。澄以石勒所遗剪花纳七条衣及象鼻澡灌与之。博览群籍经目必诵。思致渊深神照详远。一时道学莫不宗焉。因其出家者二百余人。又造五六精舍。匪惮勤苦皆得修立。石虎敬之。擢父忡为黄门侍郎清河太守。

司州西寺智贤尼传三

　　智贤。本姓赵。常山人也。父珍扶柳县令。贤幼有雅操志槩贞立。及在缁衣戒行修备。神情凝远旷然不杂。太守杜霸笃信黄老憎恢释种。符下诸寺克日简汰。制格高峻非凡所行。年少怖惧皆望风奔

骇。唯贤独无惧容兴居自若。集城外射堂皆是耆德。简试之日尼众盛壮唯贤而已。霸先试贤以格。格皆有余。贤仪观清雅辞吐辩丽。霸密挟邪心逼贤独住。贤识其意誓不毁戒法。不苟存身命抗言拒之。霸怒以刀斫贤二十余疮。闷绝躄地。霸去乃苏。倍加精进菜斋苦节。门徒百余人。常如水乳。及符坚伪立闻风敬重。为制织绣袈裟。三岁方成。价直百万。后住司州西寺。弘显正法开长信行。晋太和中年七十余。诵正法华经。犹日夜一遍。其所住处众鸟依栖。经行之时鸣呼随逐云。

弘农北岳妙相尼传四

妙相。本姓张。名佩华。弘农人也。父茂家素富盛。相早习经训。十五适太子舍人北地皇甫达达居丧失礼。相恶之告求离绝因请出家。父并从之。精勤蔬食。游心慧藏明达法相。住弘农北岳荫林面野。徒属甚多悦志闲旷。遁影其中二十余载。励精苦行久而弥笃。每说法度人。常惧听者不能专志。或涕泣以示之。是故其所启训皆能弘益。晋永和中弘农太守请七日斋。座上白衣咨请佛法言挟不逊。相正色曰。君非直见慢亦大轻邦宰。何用无礼苟出人间耶。于是称疾而退。当时道俗咸叹服焉。后枕疾累日临终怡悦。顾语弟子曰。不问穷达生必有死。今日别矣。言绝而终。

建福寺康明感尼传五

明感。本姓朱。高平人也。世奉大法经。为虏贼所获。欲以为妻。备加苦楚。誓不受辱。谪使牧羊经历十载。怀归转笃反途莫由。常念三宝兼愿出家。忽遇一比丘就请五戒。仍以观世音经授之。因得习诵昼夜不休。愿得还家立五层塔。不胜忧念逃走东行。初不识路昼夜兼涉。径入一山见有斑虎。去之数步初甚恐懅小却意定心愿逾至。遂随虎而行。积日弥旬得达青州。将入村落虎便不见。至州复为明伯连所虏。音问至家夫儿迎赎。家人拘制其志未谐苦身。勤精三年。乃遂专笃禅行戒品无[保/言]。脱有小犯辄累晨忏悔要见瑞相然后乃休。或见雨花。或闻空声。或睹佛像。或夜善梦。年及桑榆操行弥峻江北子女师奉如归。晋永和四年春与慧湛等十人。济江诣司空公何充。充一见甚敬重于时京师未有尼寺。充以别宅。为之立寺。问感曰。当何名之。答曰。大晋四部今日始备。檀越所建皆造福业。可名曰建福寺。公从之矣。后遇疾少时便卒。

北永安寺昙备尼传六

昙备。本姓陶。丹阳建康人也。少有清信愿修正法。而无有昆弟。独与母居。事母恭孝宗党称之。年及笄嫁征币弗许。母不能违听其离俗。精勤戒行日夜无怠。晋穆皇帝礼接敬厚。常称曰。久看更佳。谓章皇后何氏曰。京邑比丘尼鲜有昙备之俦也。到永和十年后为立寺于定阴里。名永安(今之何后寺是)谦虚导物。未尝有矜慢之容。名誉日广。远近投集。众三百人。年七十三。泰元二十一年卒。弟子昙罗。博览经律机才赡密。敕续师任。更立四层塔讲堂房宇。又造卧像及七佛龛堂云。

建福寺慧湛尼传七

慧湛。本姓彭。任城人也。神貌超远精操殊特。渊情旷达济物为务。恶衣蔬食乐在其中。尝荷衣山行逢群劫。欲举刃向湛。手不能胜。因求湛所负衣。湛欢笑而与曰。君意望甚重所获殊轻。复解其衣内新裙与之。劫即辞谢并以还湛。湛舍之而去。建元二年渡江。司空何充大加崇敬请居建福寺住云。

延兴寺僧基尼传八

僧基。本姓明。济南人也。绾发志道秉愿出家。母氏不听。密以许嫁。秘其聘礼。迎接日近女乃觉知。即便绝粮水浆不下。亲属共请意不可移。至于七日母呼女婿。婿敬信。见妇殆尽。谓妇母曰。人各有志不可夺也。母即从之。因遂出家。时年二十一。内外亲戚皆来庆慰。竞施珍华争设名供。州牧给伎郡守亲临。道俗咨嗟叹未曾有。基净持戒范精进习经。数与昙备尼名辈略齐。枢机最密善言事议康。皇帝雅相崇礼。建元二年皇后褚氏为立寺于都亭里通恭巷内。名曰延兴。基居寺住。徒众百余人。当事清明道俗加敬。年六十八。隆安元年卒矣。

洛阳城东寺道馨尼传九

竺道馨。本姓羊。太山人也。志性专谨与物无忤。沙弥时常为众使口恒诵经。及年二十诵法华维摩等经。具戒后研求理味蔬食苦节。弥老弥至。住洛阳东寺。雅能清谈尤善小品。贵在理通不事辞辩。一州道学所共师宗。比丘尼讲经馨其始也。晋泰和中有女人杨令辩。笃信黄老专行服气。先时人物亦多敬事。及馨道王其术寝亡。令辩假结同姓数相去来。内怀妒嫉伺行毒害。后窃以毒药内馨食中。诸治不愈。弟子问往谁家得病。答曰。我其知主。皆籍业缘。汝无问也。设道有益我尚不说。况无益耶。不言而终。

## 新林寺道容尼传十

道容。本历阳人。住乌江寺。戒行精峻。善占吉凶逆知祸福。世传为圣。晋明帝时甚见敬事。以花布席下验其凡圣。果不萎焉。及简文帝。先事清水道师。道师京都所谓王濮阳也。第内为立道舍。容亟开导未之从也。后宫人每入道屋。辄见神人。为沙门形。满于室内。帝疑容所为也。而莫能决。践祚之后。乌巢太极殿帝使曲安远筮。之云。西南有女人师能灭此怪。帝遣使往乌江迎道容。以事访之。容曰。唯有清斋七日受持八戒。自当消弭。帝即从之。整肃一心七日未满。群乌竞集运巢而去。帝深信重。即为立寺资给所须。因林为名。名曰新林。即以师礼事之。遂奉正法。后晋显尚佛道容之力也。逮孝武时弥相崇敬。太元中忽而绝迹讲不知所在。帝敕葬其衣钵。故寺边有冢云。

## 司州令宗尼传十一

令宗。本姓满。高乎金乡人也。幼有清信乡党称之。家遇丧乱为虏所驱。归诚恳至称佛法僧。诵普门品。拔除其眉。托云恶疾。求诉得放。随路南归。行出冀州。复为贼所逐。登上林树专诚至念。捕者前望终不仰视。寻索不得俄尔而散。宗下复去。不敢乞食。初不觉饥。晚达孟津无船可济。憧惶忧惧更称三宝。忽见一白鹿不知所从来。下涉河流。沙尘随起。无有波澜。宗随鹿而济。曾不沾濡。平行如陆。因得达家。仍即入道诚心冥诣。学行精恳。开览经法。深义入神。晋孝武闻之遣书通问。后百姓遇疾贫困者众。宗倾资赈给告乞人间。不避阻远随宜赡恤。蒙赖甚多。忍饥勤苦形容枯悴。年七十五。忽早召弟子说其夜梦。见一大山云是须弥。高峰秀绝上与天连。宝饰庄严晖耀烂日。法鼓铿锵香烟芳靡语吾令前愕然惊觉。即体中忽忽有异于常。虽无痛恼状如昏醉。同学道津曰。正当是极乐耳。交言未竟。奄忽迁神。

## 简静寺支妙音尼传十二

妙音。未详何许人也。幼而志道居处京华。博学内外善为文章。晋孝武皇帝太傅会稽王道孟顗等并相敬信。每与帝及太傅中朝学士。谈论属文。雅有才致。借甚有声。太傅以太元十年为立简静寺。以音为寺主。徒众百余人。内外才义者因之以自达。供嚫无穷。富倾都邑。贵贱宗事。门有车马日百余两。荆州刺史王忱死。烈宗意欲以王恭代之。时桓玄在江陵为忱所折挫闻恭应往素又惮恭。殷仲堪时为恭门生。玄知殷仲堪弱才亦易制御。意欲得之。乃遣使凭妙音尼为堪图

州。既而烈宗问妙音。荆州缺外问。云谁应作者。答曰。贫道道士岂容及俗中论议。如闻外内谈者。并云无过殷仲堪。以其意虑深远荆楚所须。帝然之。遂以代忱。权倾一朝威行内外。云。

何后寺道仪尼传十三

道仪。本姓贾。雁门娄烦人慧远之姑。出[女*適]同郡解直。直为寻阳令亡。仪年二十二。弃舍俗累披着法衣。聪明敏哲博闻强记。诵法华经讲维摩小品。精义妙理因心独悟。戒行高峻神气清邈。闻中畿经律渐备讲集相续。晋泰元末乃至京师住何后寺。端心律藏妙究精微。身执卑恭在幽不惰。衣裳粗弊自执杖钵。清散无矫道俗高之。年七十八遇疾已笃。执心弥励诵念无殆。弟子请曰。愿加消息冀蒙胜损。答曰。非所宜言。言绝而卒。

## 比丘尼传卷第二

## 景福寺慧果尼传十四

慧果。本姓潘。淮南人也。常行苦节不衣绵纩。笃好毗尼戒行清白。道俗钦羡风誉远闻。宋青州刺史北地传弘仁。雅相叹贵厚加赈给。以永初三年(昙宗云元嘉七年寺生弘安尼以起寺借券书见示是永初三年)割宅东面为立精舍。名曰景福。果为纲纪。嚫遗之物悉以入僧。众业兴隆大小悦服。到元嘉六年。西域沙门求那跋摩至。果问曰。此土诸尼先受戒者。未有本事。推之爱道。诚有高例。未测厥后。得无异耶。答无异。又问就如律文戒师得罪何无异耶。答曰。有尼众处不二岁学。故言得罪耳。又问。乃可此国先未有尼非阎浮无也。答曰。律制十僧得授具戒。边地五人亦得授之。正为有处不可不如法耳。又问。几许里为边地。答曰。千里之外山海艰隔者是也。九年率弟子慧意慧铠等五人。从僧伽跋摩重受具戒。敬慎奉持如爱顶脑。春秋七十余。元嘉十年而卒。弟子慧铠。并以节行闻于时也。

## 建福寺法盛尼传十五

法盛。本姓聂。清河人也。遭赵氏乱避地金陵。以元嘉十四年于建福寺出家。才识慧解率由敏悟。自以桑榆之齿流寓皇邑。虽复帝道隆宁。而犹怀旧土。唯有探颐玄宗。乃可以遣忘老耳。遂从道场寺偶法师受菩萨戒。昼则披陈玄素。夕则清言味理。渐染积年神情朗瞻。虽曰暮齿有逾壮年。常愿生安养。谓同业昙敬昙爱曰。吾立身行道志在西方。十六年九月二十七日。塔下礼佛晚因遇疾稍就绵笃。其月晦夕初宵假寐。如来垂虚而下。与二大士论二乘。俄与大众腾芳蹈蔼临省盛疾。光明显烛一寺咸见。佥来问盛此何光色。盛具说之。言竟寻终。年七十二。豫章太守吴郡张辩。素所尊敬。为之传述云。

## 江陵牛牧寺慧玉尼传十六

慧玉。长安人也。行业勤修经戒通备。常游行教化历履邦邑。每属机缘不避寒暑。南至荆楚仍住江陵牛牧精舍。诵法华首楞严等经。旬日通利。郯西道俗皆归敬之。观览经论未曾废息。元嘉十四年十月为苦行斋七日。乃立誓言。若诚斋有感。舍身之后必见佛者。愿于七日之内见佛光明。五日中宵寺东林树灵光赫然。即以告众。众皆欣敬加悦服焉。寺主法弘后于光处起立禅室。初玉在长安。于薛尚书寺见红白色光。烛曜左右十日小歇。后六重寺沙门。四月八日于光处得金弥勒像。高一尺云。

## 建福寺道琼尼传十七

道琼。本姓江。丹阳人也。年十余博涉经史。成戒已后明达三藏精勤苦行。晋太元中皇后美其高行。凡有所修福多凭斯寺。富贵妇女争与之游。以元嘉八年大造形像处处安置。彭城寺金像二躯。帐座完具。瓦官寺弥勒行像一躯。宝盖璎珞。南建兴寺金像二躯。杂事幡盖。于建福寺造卧像并堂。又制普贤行像。供养之具靡不精丽。又以元嘉十五年造金无量寿像。以其年四月十日。像放眉间相光明照寺内。皆如金色。道俗相传咸来修敬。瞻睹神辉莫不欢悦。复以元皇后遗物。开拓寺南更造禅房。云。

江陵祇洹寺道寿尼传十八

道寿。未详何许人也。清和恬寂以恭孝见称。幼受五戒未尝起犯。元嘉中遭父忧。因毁遘疾自无痛痒。唯黄瘠骨立。经历年岁诸治不瘳。因尔发愿。愿疾愈得出家。立誓之后渐得平复。如愿出俗住祇洹寺。勤苦超绝。诵法华经三千遍。常见光瑞。元嘉十六年九月七日。夜中宝盖垂覆其上。云。

吴太玄台寺释玄藻尼传十九

玄藻。本姓路。吴郡人安苟女也(宣验记云即是安苟)藻年十余身婴重疾。良药必进日增无损。时玄台寺释法济。语安苟曰。恐此疾由业非药所消。贫道按佛经云。若履危苦能归依三宝忏悔求愿者。皆获甄济。君能与女并捐弃邪俗洗涤尘秽。专心一向当得痊愈。安苟然之。即于宅上设观世音斋。澡心洁意倾诚戴仰。扶疾稽颡专念相续。经七日初夜忽见金像高尺许。三摩其身。从首至足。即觉沉痾豁然消愈。既灵验在躬遂求出家。住太玄台寺。精勤匪懈诵法华经。菜食长斋三十七载。常翘心注想愿生兜率。宋元嘉十六年出都造经。不测所终。

南安寺释慧琼尼传二十

慧琼者。本姓钟。广州人也。履道高洁不味鱼肉。年垂八十志业弥勤。常衣刍麻不服绵纩纲纪寺舍兼行讲说。本经住广陵南安寺。元嘉十八年。宋江夏王世子母王氏以地施琼。琼修立为寺。号曰南外永安寺。至二十二年兰陵萧承之为起外国塔。琼以元嘉十五年。又造菩提寺。堂殿坊宇皆悉严丽。因移住之。以南安施沙门慧智。琼以元嘉二十年。随孟顗之会稽。至破纲卒。敕弟子云。吾死后不须埋藏。可借人剥裂身体以飤众生。至于终尽不忍屠割。乃造句容县举着山中。欲使鸟兽自就啖之。经十余日。俨然如故。颜色不异。令使村人以米

散尸边。鸟食远处米尽。近尸之粒皆存。弟子慧朗在都闻之。奔驰奉迎。还葬高座寺前堈。坟上起塔云。

## 南皮张国寺普照尼传二十一

　　普照。本姓董。名悲。勃海安陵人也。少秉节概。十七出家。住南皮张国寺。后从师游学广陵建熙精舍。率心奉法阖众嘉之。及师慧孜亡。杜于庆吊而苦行绝伦。宋元嘉十八年十二月。因感劳疾虽剧。而笃情深信初自不改。专意祈诚不舍日夜。不能下地。枕上叩头忏悔时息如常。诵法华经一日三卷。到十九年二月中忽然而绝。两食顷苏云。向西行中道有一塔。塔中有一僧。闭眼思惟惊问何来。答以其事。即问僧曰。此处去某甲寺几里。答曰。五千万里。路上有草及行人。皆无所识。时风云高靡区墟严净。西面尤明。意欲前进。僧乃不许。因尔回还豁然醒悟。后七日而卒。时年二十五也。

## 梁郡筑戈村寺释慧木尼传二十二

　　慧木。本姓傅。北地人。十一出家。师事慧超受持小戒。居梁郡筑戈村寺。始读大品日诵两卷。兼通杂经。木母老病口中无齿。木嚼脯饴母。为口不净不受大戒白衣精勤忏悔自业。忽见戒坛与天皆黄金色。举头仰视。南见一人。着禩衣衣色悉黄。去木或近或远。语木曰。我已授汝戒。寻复不见。木不以语人。多诸感异皆类此也。木兄闻欲知。乃诈之曰。汝为道积年竟无所益。便可养发当为访婿。木闻心愁。因述所见。即受具戒。临受戒夕梦人口授戒本。及受戒竟再览便诵。宋元嘉中造十方佛像。并四部戒本及羯磨施四众云。

## 吴县南寺法胜尼传二十三

　　法胜。少出家住吴县南寺。或云东寺。恭信恪勤众所知识。宋元嘉中河内司马隆为毗陵丞。遇抄。战亡。妻山氏二亲早没。复无儿女。年又老大。入吴投胜。胜接待如亲。后百日。山氏遇疾。疾涉三年甚经危笃。胜本无蓄积。赡待医药皆资乞告。不惮雨暑不避风寒。山氏遂愈。众并称贵之。后游京师进修禅律。该通定慧探索幽隐。训诱徒属不肃而成。动不询利。静不求名。殷勤周至。莫非济物。年造六十疾病经时。自言不差。亲属怪问。答云。昨见二沙门道知如此。顷之复言。见二比丘非前所见者。偏袒右肩。手各执花立其疾床。后遥见一佛坐莲华上光照我身。从此已后夕不复眠。令人为转法华。至于后夜气息稍微。命令止经为我称佛。亦自称佛。将欲平明。容貌不改。奄忽而终焉。

永安寺僧端尼传二十四

僧端。广陵人也。门世奉佛姊妹笃信。誓愿出家不当婢采。而姿色之美有闻乡邑。富室凑之母兄已许。临迎之三日宵遁佛寺。寺主置于别室给其所须。并请观世音经二日能诵。雨泪稽颡昼夜不休。过三日后于礼拜中见佛像。语云。汝婿命尽。汝但精勤勿怀忧念。明日其婿为牛所触亡也。因得出家坚持禁戒。摄心空闲似不能言。及辩折名实其辞亹亹。诵大涅槃经五日一遍。元嘉十年南游上国住永安寺。纲纪众务均爱等接。大小悦服久而弥敬。年七十余。元嘉二十五年而卒。弟子普敬普要。皆以苦行显名。并诵法华经。

广陵中寺光静尼传二十五

光静。本姓胡。名道婢。吴兴东迁人也。幼出家随师住广陵中寺。静少而励行长而习禅思。不食甘肥。将受大戒绝谷饵松。具足之后积十五年。虽心识鲜明而体力羸惫。祈诚慊到。每辄感劳。动经晦朔。沙门释法成谓曰。服食非佛盛事。静闻之还食粳粮。倍加勇猛精学不倦。从学观行者常百许人。元嘉十八年五月患疾曰。我厌苦此身其来久矣。于是牵病忏悔不离心口。情理恬明神气怡悦。至十九年岁旦饮粒皆绝。属念兜率心心相续。如是不断。至四月十八日夜。殊香异相满虚空中。其夜命过焉。

蜀郡善妙尼传二十六

善妙。本姓欧阳。繁县人也。少出家。性用柔和少嗔喜。不营好衣不食美食。有妹婿亡孀居无所依托。携一稚子寄其房内。常闻妙自慨生不值佛。每一言此流涕歔欷悲不能已。同住四年五年。未曾见其食。妹作食熟呼妙共食。妙云适于某处食竟。或云。四大不好未能食。如此积年。妹甚恨愧。白言。无福婿亡更无亲属。携儿依姊多所秽乱。姊当见厌故不与共食耳。流泪而言。言已欲去。妙执其手喻之曰。汝不解我意。我幸于外得他供养。何须自损家中食。汝但安住我不久应远行。汝当守屋慎莫余去。妹闻此而止。自绩作布买数斛油。瓦堈盛之着庭中。语妹云。拟作功德慎勿取也。至四月八日夜半以布自缠而烧其身。火已亲顶命其妹令呼维那打磬。我今舍寿。可遍告诸尼。速来共别。比诸尼惊至。命未绝。语诸尼云。各勤精进。生死可畏。当求出离。慎勿流转。我舍此身供养已二十七反。止此一身当得初果(问益士人。或云元嘉十七年烧身。或云孝建时或言大明中故备记之)

## 广陵僧果尼传二十七

　　僧果。本姓赵名法祐。汲郡修武人也。宿殖诚信纯笃自然。在乳哺时不过中食。父母嘉异。及其成人心唯专到缘碍参差。年二十七方获出家。师事广陵慧聪尼。果戒行坚明禅观清白。每至入定辄移昏晓。绵神净境形若枯木。浅识之徒或生疑。及元嘉六年。有外国舶主难提。从师子国载比丘尼来。至宋都住景福寺。后少时问果曰。此国先来已曾有外国尼未。答曰。未有。又问。先诸尼受戒那得二僧。答但从大僧受。得本事者乃是发起受戒。人心令生殷重是方便耳。故如大爱道八敬得戒五百释女以爱道为和上。此其高例。果虽答然心有疑。具咨三藏。三藏同其解也。又咨曰。重受得不。答曰。戒定慧品从微至着。更受益佳。到十年舶主难提。复将师子国铁萨罗等十一尼。至先达诸尼已通宋语。请僧伽跋摩于南林寺坛界。次第重受三百余人。十八年年三十四矣。时宴坐经日。维那故触。谓言已死。惊告寺官寺官共视。见果身冷肉强。唯气息微转。始欲[臼/丌]徙。便自开眼语笑寻常。于是愚者骇服。不知所终也。

## 山阳东乡竹林寺静称尼传二十八

　　静称。本姓刘。名胜。谯郡人也。戒业精苦。诵经四十五万言。寺傍山林无诸嚣杂。游心禅默永绝尘劳。曾有人失牛推寻不已。夜至山中望寺林火光炽盛。及至都无。常有一虎随称去来。称若坐禅蹲踞左右。寺内诸尼若犯罪失不时忏悔。虎即大怒。悔罪便悦。称后暂出山道遇一北地女人。造次问访欣然若旧。女姓仇名文姜。本博平人也。性好佛法闻南国富道关开托避得至此土。因遂出家。既同苦节。二人不资粮米。饵麻术而已。声达虏都。虏谓圣人。远遣迎接二人不乐边境。故秽声迹危行言逊。虏主为设肴馔皆悉进啖。因此轻之不复拘留。称与文姜复还本寺。称年九十三。无疾而卒也。

## 吴太玄台寺法相尼传二十九

　　法相。本姓侯。炖煌人也。履操清贞才识英拔。笃志好学不以屡空废业。清安贫窭。不以荣达移心。出适傅氏。家道多故。符坚败绩眷属散亡。出家持戒信解弥深。常割衣食好者施慧宿尼。寺僧谏曰。慧宿质野言不出口。佛法经律曾未厝心。欲学禅定又无师范。专顽拙讷是下愚人耳。何不种以上田而修此下福。答曰。田之胜负唯圣乃知。我既凡人宁立取舍。遇有如施何关作意耶。慧宿后建禅斋七日。至第三夜与众共坐。众起不起。众共观之。坚如木石牵持不动。或谓已死。后三日起。起后如常。众方异之。始悟法相深相领照矣。其如

此类前后非一。相年逮桑榆操行弥笃。年九十余。元嘉末卒也。

东青园寺业首尼传三十

　　业首。本姓张。彭城人也。风仪峻整戒行清白。深解大乘善构妙理。弥好禅诵造次无怠。宋高祖武皇帝雅相敬异。文帝少时从受三归。住永安寺供施相续。元嘉二年王景深母范氏。以王坦之故祠堂地施首。起立寺舍。名曰青园。斋肃徒众甚有风规。潘贵妃叹曰。首尼弘振佛法甚可敬重。以元嘉十五年。为首更广寺。西创立佛殿。复拓寺北造立僧房。赈给所须寺业兴立。众二百人法事不绝。春秋稍高仰者弥盛。累以耆艾自陈众咸不许。年九十。大明六年而卒。时又有净哀宝英法林。并以立身清洁有声京县。哀久禅诵任事清允。泰始五年卒。英建塔五层。阅理有勤。蔬食精进。泰始六年卒。林博览经律老而不懈。元徽元年卒。又有弟子昙寅。兼通禅律。简绝荣华。不窥朝市。元徽六年卒。

景福寺法辩尼传三十一

　　法辩。丹阳人也。少出家为景福寺慧果弟子。忠谨清慎雅有素检。弊衣蔬饭不食薰辛。高简之誉早盛京邑。杨州刺史琅琊王郁甚相敬礼。后从道林寺外国沙门畺良耶舍咨禀禅观。如法修行通极精解。每预众席恒如睡寐。尝在斋堂众散不起。维那惊触如木石焉。驰以相告。皆来就视。须臾出定言语寻常。众咸钦服倍加崇重。大明七年而卒。年六十余。先是二日上定林寺超法师梦一宫城庄严显丽。服玩光赫非世所有。男女装饰充满其中。唯不见有主。即问其故。答曰。景福法辩当来生此。明日应到。辩其日唯觉肉战。即遣告众。大小皆集。自云。有异人来我左右。乍显乍晦如影如云。言讫坐绝。其后复有道照僧辩。亦以精进知名。道照本姓杨。北地徐人也饭蔬诵经为临贺王之所供养。

江陵三层寺道综尼传三十二

　　道综。未详何许人也。住江陵三层寺。少不以出众居心。长不以同物为污。贤愚之际从通而已。迹虽混成所度潜广。以宋大明七年三日十五日夜。自练油火。关颡既然。耳目就毁。诵咏不辍。道俗咨嗟魔正同骇。率土闻风皆发菩提心。宋征士刘虬雅相宗敬。为制偈赞云。

竹园寺慧浚尼传三十三

慧浚。本姓陈。山阴人也。幼而颖悟精进迈群。旦辄烧香运想礼敬移时。中则菜蔬一饭鲜肥不食。虽在居家有如出俗。父母不能割其志。及年十八许之从道。内外坟典经眼必诵。深禅秘观无不必入。静而无竞和而有节。朋游旧狎未尝戏言。宋宰江夏王义恭雅相推敬。常给衣药四时无爽。不蓄私财悉营寺舍。竹园成立浚之功也。禅味之乐老而不衰。年七十三。宋大明八年而卒。葬于傅山。同寺有化尼。聪颖卓秀。多诵经律。蔬食苦节。与浚齐名。

普贤寺宝贤尼传三十四

宝贤。本姓陈。陈郡人也。十六丁母忧。三年不食谷。以葛芋自资。不衣缯纩不坐床席。十九出家住建安寺。操行精修博通禅律。宋文皇帝深加礼遇供以衣食。及孝武雅相敬待。月给钱一万。明帝即位赏接弥崇。以泰始元年敕为普贤寺主。二年又敕为都邑僧正。甚有威风明断如神。善论物理屈枉必释。秉性刚直无所倾挠。初晋兴平中净检尼。是比丘尼之始也。初受具戒指从大僧。影福寺惠果净音等。以咨求那跋摩。求那跋摩云。国土无二众。但从大僧受得具戒。惠果等后遇外国铁萨罗尼等至。以元嘉十一年。从僧伽跋摩于南林寺坛重受具戒。非谓先受不得。谓是增长戒善耳。后诸好异者。盛相传习典制稍亏。元徽二年法律颖师。于晋兴寺开十诵律。颖其日有十余尼。因下讲欲重受戒。贤乃遣僧局赍命到讲座。鸣木宣令诸尼。不得辄复重受戒。若年岁审未满者。其师先应集众忏悔竟。然后到僧局。僧局许可。请人监检方得受耳。若有违拒即加擯斥。因兹已后矫竞暂息。在任清简。才兼事义。安众惠下。萧然寡欲。世益高之。年七十七。升明元年卒也。

普贤寺法净尼传三十五

法净。江北人也。年二十值乱随父避地秣陵门修释教。净少出家住永福寺。戒行清洁明于事理。沉思精研深究义奥。与宝贤尼名辈略齐。宋明皇帝异之。泰始元年敕住普贤寺。宫内接遇礼兼师友。二年敕为京邑都维那。在事公正确然殊绝。随方引汲归德如流。荆楚诸尼及通家妇女。莫不远修书嚫求结知识。其陶治德风皆类此也。咨其戒范者七百人。年六十五。元徽元年卒也。

蜀郡永康寺慧耀尼传三十六

慧耀。本姓周。西平人也。少出家常誓烧身供养三宝。泰始末言于刺史刘亮。亮初许之。有赵处思妾王氏甓塔。耀请塔上烧身。王氏

许诺。正月十五日夜将诸弟子。赍持油布往至塔所。装束未讫。刘亮遣信语诸尼云。若耀尼果烧身者。永康一寺并与重罪。耀不得已于此便停。王氏大嗔云。尼要名利诈现奇特。密货内人作如此事。不尔夜半城内那知。耀曰。新妇勿横生烦恼。舍身关我傍人岂知。于是还寺断谷服香油。至升明元年于寺烧身。火来至面诵经不辍。语诸尼云。收我遗骨正得二升。及至火灭果如其言。未烧之前一月日许。有胡僧年可二十。形容端正竟胛生毛。长六七寸。极细软。人问之。译语答云。从来不覆是故生毛耳。谓耀曰。我住波罗奈国。至来数日。闻姊欲舍身。故送银罂相与。耀即顶受。未及委悉匆匆辞去。遣人追留出门便失。以此罂盛其舍利。不满二合。云。

## 比丘尼传卷第三



### 东官曾成法缘尼传三十七

法缘。本姓仑。东官曾成人也。宋元嘉九年。年十岁。妹法彩年九岁。未识经法。忽以其年二月八日俱失所在。经三日而归。说至净土天宫见佛。佛为开化。至九月十五日又去一旬乃还。便能作外国书语及诵经。见西域人言谑善相了解。十年正月十五日又复失去。田中作人见其随风飘扬上天。父母忧之祀神求福。既而经月乃返。返已出家披着法服持发而归。自说见佛及比丘尼。语云。汝前世因缘应为我弟子。举手摩头发自堕落。为立法名大名法缘。小曰法彩。临遣还曰。可作精舍。当与汝经。法也缘等还家即毁神座缮立精庐。昼夜讲诵。夕中每有五色光明。流泛峰岭有若灯烛。自此以后容止华雅音制

诠正。上京讽诵不能过也。刺史韦朗孔默并屈供养。闻其谈说甚敬异焉。因是土人皆事正法。年五十六。建元中卒也。

## 南永安寺昙彻尼传三十八

昙彻尼。未详何许人也。少为普要尼弟子。随要住南永安寺。要道洁学优有闻当世。彻秉操无矫习业不休。佛法奥义必欲总采。未及成戒已究经论。具足已后遍习毗尼。才堪机务尤能讲说。剖毫析滞探赜幽隐。诸尼大小皆请北面。随方应会负帙成群。五侯七贵妇女以下莫不修敬。年六十三。齐永明二年卒矣。

## 崇圣寺僧敬尼传三十九

僧敬。本姓李。会稽人也。寓居秣陵。僧敬在孕家人设会。请瓦官寺僧超西寺昙芝尼。使二人指腹呼胎中儿为弟子。母代儿唤二人为师。约不问男女必令出家。将产之日母梦神人语之曰。可建八关。即命经始。僧像未集敬便生焉。闻空中语曰。可与建安寺白尼作弟子。母即从之。及年五六岁闻人经呗辄能诵忆。读经数百卷妙解日深。菜蔬刻已清风渐着。逮元嘉中鲁郡孔默出镇广州。携与同行。遇见外国铁萨罗尼等来向宋都。并风节峧异。更从受戒深悟无常。乃欲乘船泛海寻求圣迹。道俗禁闭。留滞岭南三十余载。风流所渐犷俗移心。舍园宅施之者十有三家。共为立寺于潮亭。名曰众造。宋明帝闻之远遣征迎。番禺道俗大相悲恋。还都敕住崇圣寺。道俗服其进止。丹阳乐遵为敬舍宅立寺后迁居之。齐文惠帝竟陵文宣王。并钦风德嚫施无阙。年八十四。永明四年二月三日卒。葬于钟山之阳。弟子造碑。中书侍郎吴兴沈约制其文焉。

## 盐官齐明寺僧猛尼传四十

僧猛。本姓岑。南阳人也。迁居盐官县。至猛五世矣。曾祖率晋正员郎余抗令。世事黄老加信敬邪神。猛幼而慨然有拔俗之志。年十二父亡。号哭吐血绝而复苏。三年告终。示不灭性。辞母出家。行已清洁奉师恭肃。蔬粝之食止存支命。行道礼忏未尝疲怠。说悔先罪精恳流泪。能行人所不能行。益州刺史吴郡张岱闻风贵敬。请为门师。宋元徽元年净度尼入吴。携出京城。仍住建福寺。历观众经以日系夜。随逐讲说心无厌倦。多闻强记经耳必忆。由是经律皆悉研明。澄情宴坐泊然不测。齐建元四年母病。乃舍东宅为寺。名曰齐明。缔构殿宇列植竹树。内外清靖状若仙居。饥者撤膳以施之。寒者解衣而与之。尝有猎者近于寺南。飞禽走兽竞来投猛。而鹰犬驰逐相去咫尺。

猛以身手遮遏。虽体被啄啮。而投者获免。同止数十人。三十余载未尝见其愠怒之色。年七十二。永明七年卒。时又有僧瑗尼。猛之从弟女也。亦以孝闻。业行高邈慧悟凝深也。

华严寺妙智尼传四十一

妙智。本姓曹。河内人也。禀性柔明陶心大化。执持禁范如护明珠。心勤忍辱与物无忤。虽有毁恼必以和颜。下帷穷年终日无闷。精达法相。物共宗之。禅堂初建。齐武皇帝敕请妙智讲胜鬘净名开题。及讲帝数亲临。诏问无方。智连环剖析初无遗滞。帝屡称善。四众雅服。齐竟陵文宣王疆界钟山集葬名德。年六十四。建武二年卒葬于定林寺。南齐侍中琅琊王伦妻江氏为着石赞文序立于墓左耳。

建福寺智胜尼传四十二

智胜。本姓徐。长安人也。寓居会稽于其三世。六岁而随王母出都游瓦官寺。见招提整峻宝饰严华。潸然泣涕。仍祈剪落。王母问之具述此意。谓其幼稚而未许之也。宋季多难四民失业。时事纷纭奄冉积载。年将二十方得出家住建福寺。独行无伦绝尘难范。听受大涅槃经一闻能持。后研律藏功不再受。总持之誉佥然改目。自制数十卷义疏。辞约而旨远。义隐而理妙。逢涅不淄遇磨不磷。大明中有一男子。诡期抱梁欲规不逊。胜克意渊深雅操壁立。正色告众。众录付官。守戒清净如护明珠。时庄严寺昙斌法师弟子僧宗玄趣。共直佛殿慢藏致盗。乃失菩萨瓔珞及七宝澡罐斌衣钵之外室如悬磬。无以为备。忧慨辍讲。闭房三日。胜宣告四部旬月备办。德感化行皆类此也。齐文惠帝闻风雅相接召。每延入宫讲说众经。司徒竟陵文宣王倍崇敬焉。胜志贞南金心皎比雪。裁箴尼众实允物望。令旨仍使为寺主阖众爱敬如奉严尊。从定林寺僧远法师受菩萨戒。座侧常置香炉。胜乃捻香。远止之曰。不取火已信宿矣。所置之香遂氛氳流烟。咸叹其肃恭表应若斯也。永明中作圣僧斋摄心祈想。忽闻空中弹指合掌侧听。胜居寺三十年。未尝赴斋会游践贵。胜每重闲静处系念思惟。故流芳不远。文惠帝特加供俸。日月充盈。缔构房宇。阖寺崇华。胜舍衣钵为宋齐七帝造摄山寺石像。永明十年寝疾。忽见金车玉宇悉来迎接。到四月五日告诸弟子曰。吾今逝矣。弟子皆泣。乃披衣出胸。胸有草书佛字。字体鲜白色相明润。八日正中而卒也。年六十六。葬于钟山。文帝给其汤药。凶事所须并宜官备也。

禅基寺僧盖尼传四十三

僧盖。本姓田。赵国均仁人也。父宏梁天水太守。盖幼出家为僧志尼弟子住彭城华林寺。忘利养惔毁誉。永徽元年索虏侵州。与同学法进南游京室。住妙相尼寺。博听经律深究旨归。专修禅定惟日不足。寒暑不变衣裳。四时无新饮食。但资一菜中饭而已。受业于隐审二禅师。禅师皆叹其易悟。齐永明中。移止禅基寺。欲广弘观道。道俗咨访。更成纷动。乃别立禅房于寺之左。宴默其中。出则善诱谆谆不倦。齐竟陵文宣王萧子良。四时资给。虽已耆艾而志向不衰。终日清虚通夜不寐。年六十四。永明十一年卒也。时寺又有法延者。本姓许。高阳人也。精进有行业。亦以禅定显闻也。

## 青园东寺法全尼传四十四

法全本姓戴。丹阳人也。端庄好静雅勤定慧。初随宗瑗博综众经。后师审隐遍游禅观。昼则披文远思。夕则历观妙境。大乘奥典皆能宣讲。三昧秘门并为师匠。食但蔬菜衣止蔽形。训诱未闻奖成后学。听者修行功益甚众。寺既广大阅理为难。泰始三年众议欲分为二寺。时宝婴尼求于东面起立禅房更构灵塔。于是始分为东青园寺。升明二年婴卒。众既新分人望未缉。乃以全为寺主。于是大小爱悦情无纤介。年八十三。隆昌元年卒。时寺复有净练僧律慧形。并以学显名也。

## 普贤寺净晖尼传四十五

净晖本姓杨。建康人也。志道专诚乐法翘恳。具戒之初从济瑗禀学。精思研求究大乘之奥。十腊之后便为宗匠。齐文惠帝竟陵文宣王莫不服膺。永明八年竟陵王请于第讲维摩经。后为寺主。二十余年。长幼崇奉如事父母。从为弟子者四百余人。年七十二。永明十年卒也。时寺又有僧要光净。并学行有闻也。

## 法音寺昙简尼传四十六

昙简。本姓张。清河人也。为法净尼弟子住寺。游学淮海弘宣正法。先人后己志在广济。以齐建元四年立法音精舍。禅思静默通达三昧。德声遐布功化自远。道俗敬仰盛修供施。时有慧明法师。深爱寂静。本住道林寺。永明时为文惠帝竟陵文宣王之所修饰。僧多义学累讲经论。去来諠动明欲去之。简以寺为施因移白山。更立草庵以蔽风雨。应时行乞。取给所资。常聚樵木。云营功德。以建武元年二月十八日夜。登此积薪引火自焚。舍生死身供养三宝。近村见火竞来赴救。及至简已迁灭。道俗哀恸声振山谷。即聚所余为立坟刹也。

## 法音寺净圭尼传四十七

净圭。本姓周。晋陵人也。寓居建康县三世矣。圭幼而聪颖一闻多悟。性不狎俗早愿出家。父母怜之不违其志。为法净尼弟子住法音寺。德行纯邃经律博通。三业禅秘无不善达。神量渊远物莫能窥。遗身忘味常自枯槁。其精进总持为世法则。传授训诱多能导利当世归心。与昙简尼同憩法音寺。后移白山栖托树下。功化转弘。以建武元年二月八日。与昙简同夜烧身。道俗哀赴莫不哽咽。收其舍利树封坟刹焉。

## 集善寺慧绪尼传四十八

慧绪。本姓周。闾丘高平人也。为人高率疏远。见之如丈夫不似妇人。发言吐论甚自方直。略无所回避。七岁便蔬食持斋志节勇猛。十八出家住荆州三层寺。戒业具足道俗所美。时江陵有隐尼。西土德望。见绪而异之。遂忘年契意相携行道。尝同居一夏。共习般舟。心形勤苦昼夜不息。沈攸之为刺史普沙简僧尼。绪乃避难下都。及沈破败后复还西。齐太尉大司马豫章王萧嶷。以宋升明末出镇荆陕。知其有道行迎请入内。备尽四事。时有玄畅禅师。从蜀下荆。绪就受禅法究极精妙。畅每称其宿习不浅。绪既善解禅行兼菜蔬励节。豫章王妃及内眷属。敬信甚深从受禅法。每有嚫施。受已随散。不尝储畜意。志高远都。不以生业关怀萧。王要共还都。为起精舍在第东田之东。名曰福田寺。常入第行道。永明九年自称忽忽苦病亦无正恶。唯不复肯食。颜貌憔瘁苦求还寺。还寺即平愈。旬日中辄复请入。入转如前。咸不知所以。俄而王薨祸故相续。武皇帝以东田郊迥更起集善寺。悉移诸尼还集善。而以福田寺别安外国道人阿梨。第中还复供养善读诵咒。绪自移集善寺以后。足不复入第者数年。时内外既敬重此尼。每劝其暂至后第内。竺夫人欲建禅斋。遣信先咨请。尼云甚善。贫道年恶。此段实愿一入第与诸夫娘别。既入斋。斋竟自索纸笔作诗曰。世人或不知。呼我作老周。忽请作七日。禅斋不得休(后复有十字道别今忘之)作诗竟言笑接人。了不异常日高傲也。因具叙离云。此段出寺方为永别。年老无复能入第理。时体中甚康健。出寺月余。便云病。乃无有异于恒少日而卒也。是永元元年十一月二十日卒。时年六十九周舍为立序赞。又有德盛尼。德合志同为法眷属。行道习观亲承音旨也。

## 钱塘齐明寺超明尼传四十九

超明本姓范。钱塘人。父先少为国子生。世奉大法。明幼聪颖雅

有志尚。读五经善文义。方正有礼内外敬之。年二十一夫亡寡居。乡邻求嫂誓而弗许。因遂出家住崇隐寺。神理明彻道识清悟。闻吴县北张寺有昙整法师道行精苦从受具足。后往涂山听慧基法师。讲说众经便究义旨。一经于耳退无不记。三吴士庶内外崇敬。寻还钱塘移憩齐明寺。年六十余。建武五年而卒也。时又有法藏尼。亦以学行驰名也。

法音寺昙勇尼传五十

昙勇者。昙简尼之姊也。为性刚直不随物以倾动。常以禅律为务。不以衣食经怀。憩法音精舍。深悟无常高崇我乐。以建武元年随简同移白山。永元三年二月十五日夜积薪自烧以身供养。当时闻见咸发道心。共聚遗烬以立坟刹云。

剡齐兴寺德乐尼传五十一

德乐。本姓孙。毗陵人也。高祖毓晋豫州刺史。乐生而口有二牙。及长常于闇室不假灯烛了了能见。愿乐离俗。父母爱惜而不敢遮。至年八岁许。其姊妹同时入道。为晋陵光尼弟子。具足以后并游学京师。住南永安寺。笃志精勤以昼继夜。穷研经律言谈典雅。宋文帝善之。元嘉七年外国沙门求那跋摩。宋大将军立王园寺(在枳园寺路北也)请移住焉。到十一年有师子国比丘尼十余人至。重从僧伽跋摩受具足戒。至二十一年。同寺尼法净昙览。染孔熙先谋人。身穷法毁坏寺舍。诸尼离散。德乐移憩东青园。乐咨请深禅穷究妙境。及文帝崩。东游会稽。止于剡之白山照明精舍。学众云集从容教授。道盛东南矣。齐永明五年陈留阮俭笃信士也。舍所居宅立齐兴精舍。乐纲纪大小悦服远近钦风。皆愿依止。徒众二百余人。不聚嚫施岁建大讲。僧尼不限平等资供。年八十一。永元三年卒剡。有僧茂尼。本姓王。彭城人也。节食单蔬勤苦为业。用其嚫遗纪竹园精舍焉。

## 比丘尼传卷第四

## 禅林寺净秀尼传五十二

净秀本姓梁。安定乌氏人也。祖畴征虏司马父粲之龙川县都乡侯。净秀幼而聪睿好行慈仁。七岁自然持斋。家中请僧转涅槃经。闻断鱼肉即便蔬食。不敢令二亲知。若得鲑鳝密自弃之。从外国沙门普练咨受五戒。精勤奉持不曾违犯。礼拜读诵昼夜不休。年十二便求出家。父母禁之。及手能书常自写经。所有资财唯充功德不营俗好。不衣锦绣不着粉黛。如此推迁。至十九方得听许。为青园寺首尼弟子。事师竭诚犹惧弗及。三业勤修夙夜匪懈。僧使众役每居其首。跋涉勤劬触事关涉善神敬护常在左右。时有马先生。世呼神人也。见秀记言。此尼当生兜率。尝三人同于佛殿内坐。忽闻空中声状如牛吼。二人惊怖。唯秀淡然。还房取烛始登阶。复闻空中语曰。诸尼避路秀禅师归。他日又与数人于禅房中坐。一尼鼾眠睡中。见有一人头柱殿。语曰。勿惊秀尼。后时与诸尼同坐。一尼暂起。还见一人。抵掌止之曰。莫挠秀尼。进止俯仰必遵律范。欲请曜法师讲十诵律。但有钱一千忧事不办。夜梦见鸦鹊鸲鹆子各乘轩车大小称形。同声唱言。我当助秀尼讲。及至经营有七十檀越争设妙供。后又请法颖律师重讲十诵。开题之日澡罐中水自然香馥。其日就坐更无余伴。起惧犯独以咨律师。律师答言。不犯。秀观诸尼未尽如法。乃叹曰。洪徽未远灵绪稍隤。自非正己焉能导物。即行摩那埵以自悔首。合众见之悉共相率。退思补过惭愧忏谢。宋元嘉七年外国沙门求那跋摩至都。律范清高。秀更从受戒。而青园徒众悟解不同思立别住。外严法禁内安禅默。庶微称己心。宋南昌公主及黄修仪。以大明七年八月。共施宜知地以立精舍。秀麻衣藿食。躬执泥瓦夙夜尽勤。制龛造像无所不备。同住十余人皆以禅定为业。泰始三年明帝敕以寺从其所集宜名禅林。秀手写众经。别立经台置在于堂内。娑伽罗龙王二兄弟。现迹弥日示其拥护。知识往来无不见者。每奉请圣僧果食之上必有异迹。又尝七日供养礼忏讫摄心澍想。即见二胡僧举手共语。一称弥呿罗。一称毗佉罗。所著袈裟色如熟桑椹。秀即以泥染衣色令如所见。他日又请阿耨达池五百罗汉。复请罽宾国五百罗汉。又请京邑大德二旬大会。第二日又见一胡僧。合众疑之。因即借问。云从罽宾来至已一年。使守门者密加觇视。多人共见从宋林门出。始行十余步奄忽不见。又曾浴

圣僧内外寂静。唯有牺杓之声。其诸瑞异皆类此也。齐文惠帝竟陵文宣王。厚相礼待供施无废。年耆力弱不复能行。梁天监三年敕见听乘舆至内殿。五年六月十七日。苦心闷不复饮食。彭城寺慧令法师六月十九日梦见一柱殿严丽非常。谓是兜率天宫。见净秀在其中。令即嘱之。得生好处勿忘将接。秀曰。法师兄是大丈夫。弘通经教自应居胜地。令闻秀病往看之述梦中事。至七月十三日小间。自梦见幡盖乐器在佛殿西。二十二日请相识僧会别。二十七日告诸弟子。我升兜率天。言绝而卒。年八十九。

禅林寺僧念尼传五十三

　　僧念。本姓羊。泰山南城人也。父弥州从事吏。念即招提寺昙睿法师之姑也。圭璋早秀才监明达。立德幼年十岁出家。为法护尼弟子。从师住太后寺。贞节苦心禅思精密。博涉多通文义兼美。蔬食礼忏老而弥笃。诵法华经日夜七遍。宋文孝武二帝常加资给。齐永明中移住禅林寺。禅范大隆诸学者众。司徒竟陵王四事供养。年九十。梁天监三年卒。葬秣陵县中兴里内。

成都长乐寺昙晖尼传五十四

　　昙晖。本姓青阳。名白玉。成都人也。幼乐修道父母不许。元嘉九年有外国禅师畺良耶舍。入蜀大弘禅观。晖年十一。启母求请禅师欲咨禅法。母从之。耶舍一见。叹此人有分令其修习。嘱法育尼使相左右。母已许嫁于晖之姑子。出门有曰。不展余计。育尼密迎还寺。晖深立誓愿。若我道心不遂。遂致逼迫者。当以火自焚耳。刺史甄法崇闻之。遣使迎晖。集诸纲佐及有望之民。请诸僧尼穷相难尽。法崇问曰。汝审能出家不。答曰。微愿久发特乞救济。法崇曰善。遣使语姑。姑即奉教。从法育尼出家。年始十三矣。从昱学修观行。裁得禀受。即于座末便得入定。见东方有二光明。其一如日而白。其一如月而青。即于定中立念云。白者必是菩萨道。青者声闻法。若审然者当令青者销而白光炽。即应此念。青光遂灭。白光炽满。及至起定为昱尼说。昱尼善观道闻而欢喜赞善。时同坐四十余人莫不见叹其希有也。后婿心疑以为奸诈。相率抄取将归其家。昙晖时年十六矣。以婢使营卫不受侵逼。婿无如之何。复以诉州。刺史赏异。问畺良耶舍曰。此人根利慎勿违之。若婿家须相分解费用不足者。贫道有一苍头即为随喜。于是解释。后于禅中自解佛性。常住大乘等义并非师受。时诸名师极力问难无能屈者。于是声驰远近莫不归服。宋元嘉十九年。临川王临南兖延之至镇。时年二十一。骠骑牧陕复携住南楚。男女道俗北面拥帚者千二百人。岁月稍淹思母转至。固请还乡。德行既高门徒日众。于市桥西北自营塔庙。殿堂厢廊倏忽而成。复营三寺皆

悉神速。莫不叹服。称有神力焉。年八十三。天监三年而卒。初张峻随父母益州。尝忽然直往不令预知。同行宾客三十许人坐始定。便下果粽并悉时珍。刺史刘悛后尝率往亦复如之。梁宣武王尝送物使晖设百人会。本言不出临中自往。及至乃有三百僧。并王佐吏近四百人。将欲行道。遣婢来倩人下食。即遣人。唯见二弟子及二婢奠食都无杂手力。王弥复叹之。不可量也。或有问晖者。见师生徒不过中家之产。而造作云为有若神化。何以至此耶。答云。贫道常自无居贮。若须费用役五三金而已。随复有之不知所以而然。故谈者以为有无尽藏焉。时又有花光尼。本姓鲜于。深禅妙观洞其幽微。遍览三藏傍兼百氏。尤能属文。述晖赞颂。词旨有则。不乖风雅焉。

伪高昌都郎中寺冯尼传五十五

冯尼者。本姓冯。高昌人也。时人敬重。因以姓为号。年三十出家住高昌都郎中寺。菜蔬一食戒行精苦。烧六指供养。皆悉至掌。诵大般涅槃经。三日一遍。时有法慧法师。精进迈群。为高昌一国尼依止师。冯后忽谓法惠言。阿阇梨未好。冯是阇梨善知识。阇梨可往龟兹国金花帐下直月闻当得胜法。法惠闻而从之。往至彼寺见直月。直月欢喜以蒲萄酒一升与之令饮。法惠惊愕。我来觅胜法。翻然饮我。非法之物不肯饮。直月推背急令出去。法惠退思。我既远来未达此意。恐不宜违。即顿饮之。醉吐迷闷无所复识。直月便自他行。法惠酒醒自知犯戒追大惭愧。自捶其身悔责所行欲自害命。因此思惟得第三果。直月还问曰。已得耶。答曰。然。因还高昌。未至二百里。初无音信。冯呼尼众远出迎候。先知之迹皆类此也。高昌诸尼莫不师奉。年九十六。梁天监三年卒。

梁闲居寺慧胜尼传五十六

慧胜。本姓唐。彭城人也。父僧智寓建康。胜幼愿出家。以方正自立希于语言。言必能行身无轻躁。旬日不出户牖。见之者莫不敬异。以宋元嘉二十一年出家。时年十八。为净秀尼弟子。住禅林寺。具戒以后讲法华经。随集善寺绪尼学五行禅。后从草堂寺思隐灵根寺法颖。备修观行。奇相妙证独得怀抱。人见而问之。皆答云。罪无轻重一时发露。忏悔恳恻以昼系夜。贵贱崇敬供施不断。年八十一。梁天监四年卒。葬于白板山也。

东青园寺净贤尼传五十七

净贤。本姓弘。永世人也。住青园东寺。有干局才能而好修禅

定。博穷经律言必典正。虽不讲说精究旨要。宋文皇帝善之。湘东王或齠龀之年眠好惊魇。敕从净贤尼受三自归。悸寐即愈。帝益相善。厚崇供施内外亲赏。及明帝即位。礼待益隆资给弥重。建斋设讲相继不绝。当时名士莫不宗敬。后总寺任十有余载。年七十五。梁天监四年而卒。复有惠高宝颙。皆知名。慧高坐禅诵经勤营众务。宝颙讲法华经明于观行。

竹园寺净渊尼传五十八

净渊。本姓时。钜鹿人也。幼有成人之智五六岁时尝聚沙为塔刻木作像。烧香拜敬弥日不足。每闻人言。辄难尽取其理究。二十出家。恋慕膝下。不食不寝。饮水持斋。谏晓不从。终竟七日。自尔之后蔬食长斋。戒忍精苦不由课励。师友嗟敬远近称誉。齐文帝大相钦礼。四事供养。信驿重沓。年七十一。天监五年卒也。

竹园寺净行尼传五十九

净行。即净渊尼第五妹也。幼而神理清秀远识遒赡。爽烈有志分风调举止每辄不群。少经与大祙令郭洽妻臧氏相识。洽欲害其妻言泄于路。行请兄谏洽。洽不从之。行密语臧氏。臧氏不信。行执手恸泣。于是而反。后一二日洽果害之。及年十七从法施尼出家住竹园寺。学成实毗昙涅槃华严。每见事端已达旨趣。探究渊赜博辩无穷。齐竟陵文宣王萧子良厚加资给。僧宗宝亮二法师雅相赏异。及请讲说听众数百人。官第尼寺法事连续。当时先达无能屈者。竟陵王后区品学众欲撰僧录。莫可与行为辈。后有尼聪朗特达。博辩若神。行特亲狎之。众亦以为后来之秀。可学为俦也。行晚节好禅观菜食精苦。皇帝闻之雅相叹赏。年六十六。天监八年而卒。葬于钟山。

南晋陵寺释令玉尼传六十

令玉。本姓蔡。建康人也。少出家住何后寺禅房。为净曜尼弟子。净曜律行纯白思业过人。玉少事师长恭勤匪懈。始受十戒威仪可观。及受具足禁行清白有若冰霜。博寻五部妙究幽宗。雅能传述。宋邵陵王大相钦敬。请为南晋陵寺主。固让不当。王不能屈。以启元徽。元徽再敕事不获免。在任积年。不矜而庄不厉而威。年七十六。梁天监八年卒寺。复有令惠戒忍慧力。并显名。令惠诵妙法莲华维摩胜鬘等经。勤身蔬饭卓然众表。戒忍聪朗好学经目不忘。惠力雅识虚通无所矫竞。

## 闲居寺僧述尼传六十一

僧述。本姓怀。彭城人也。父僧珍侨居建康。述幼而志道。八岁蔬食。及年十九。以宋元嘉二十四年从禅林寺净秀尼出家。节行清苦法检不亏。游心经律靡不遍览。后偏功十诵文义优洽。复从隐审二法师。咨受秘观遍三昧门。移住禅林寺为禅学所宗。去来投集更成嚣动。述因有隐居之志。宋临川王母张贵嫔闻之。舍所居宅欲为立寺。时制不许辄造。到元徽二年九月一日。汝南王母吴充华启。敕即就缔构。堂殿房宇五十余间。率其同志二十人以禅寂为乐。名曰闲居。述动静守贞不斁浮饰。宋齐之季世道纷喧。且禅且寂风尘不扰。齐文帝竟陵文宣王大相礼遇。修饰一寺事事光奇。四时供养未曾休息。及大梁开泰天下有道。白黑敬仰四远云萃。而述不蓄私财随得随散。或赈济四众。或放生。乞施造金像五躯。并皆壮丽。写经及律一千余卷。缥帙带轴宝饰新严。年八十四。梁天监十四年而卒。葬于钟山之阳也。

## 西青园寺妙祎尼传六十二

妙祎。本姓刘。建康人也。龆绮之年而神机秀发。幼出家住西青园寺。戒行无点神情超悟。敦信布惠莫不怀之。雅好谈说尤善言笑。讲大涅槃经法华十地。并三十余遍。十诵毗尼每经敷说。随方导物利益弘多。年七十天监十二年卒也。

## 乐安寺释惠晖尼传六十三

慧晖。本姓骆。青州人也。六岁乐道父母不听。至年十一断荤辛滋味。清虚淡朗姿貌详雅。读大涅槃经诵法华经。及年十七随父出都。精进勇猛行人所不能行。父母爱焉听遂其志。十八出家住乐安寺。从斌济柔次四法师。听成实论及涅槃诸经。于十余年中郁为义林。京邑诸尼无不咨受。于是法筵频建四远云集。讲说不休禅诵无辍。标心正念日夕忘寝。王公贵贱无不敬重。十方嚫遗四时殷竞。所获之财追造经像。随宜远施。时有不泄者。改缉乐安寺莫不新整。年七十三。天监十三年而卒。葬于石头岗。时复有慧音。以礼诵为业也。

## 邸山寺释道贵尼传六十四

道贵。本姓寿。长安人也。幼清夷冲素。善研机理志干勤整。精苦过人誓弘大化。荤鲜不食。济物为怀。弊衣自足。诵胜鬘无量寿经

不舍昼夜。父母爱念使其为道。十七出家博览经律究委文理。不羡名闻。唯以习道为业。观境入定。行坐不休。悔过发愿。言辞哀恳听者震肃。齐竟陵文宣王萧子良善相推敬。为造顶山寺以聚禅众。请贵为知事。固执不从。请为禅范。然后许之。于是结桂林下栖寄毕世。纵复屯云晦景委雪埋山。端然寂坐曾无间焉。得人信施广兴福业。不以纤毫自润己身。年八十六。天监十五年而卒。葬于钟山之阳也。

山阴招明寺释法宣尼传六十五

法宣。本姓王。剡人也。父道寄世奉正法。宣幼而有离俗之志。年始七岁而蔬食苦节。及至十八诵法华经。首尾通利解其指归。坐卧辄见帐盖覆之。骤有媒娉誓而弗许。至年二十四。父母携就剡齐明寺德乐尼。改服从禁。即于是日帐盖自消。博览经书深入理味。成戒以后乡邑时人望昭义道莫不服其精致。逮宋氏之季有僧柔法师。周游东夏讲宣经论。自嶀嵊而之禹穴。或登灵隐。或往姑苏。僧柔数论之趣。惠其经书之要。咸畅其精微究其渊奥。及齐永明中。又从惠熙法师咨受十诵。所餐日优所见月赜。于是移住山阴招明寺。经律递讲声高于越。不立私财。以嚫施之物修饰寺宇造构精华状若神工。写经铸像靡不必备。吴郡张援颖川庾咏。汝南周颙皆时之名秀。莫不躬往礼敬。齐巴陵王萧照胄出守会稽。厚加供待。梁衡阳王元简到郡请为母师。春秋八十有三。梁天监十五年而卒。

高僧传十六卷

# 高僧传卷第一

## 译经上

摄摩腾一 竺法兰二 安清三 支楼迦谶四 昙柯迦罗五 康僧会六 维只难七 竺昙摩罗刹八 帛远九 帛尸梨密十 僧伽跋澄十一 昙摩难提十二 僧伽提婆十三 竺佛念十四 昙摩耶舍十五

摄摩腾。本中天竺人。善风仪。解大小乘经。常游化为任。昔经往天竺附庸小国讲金光明经。会敌国侵境。腾惟曰。经云。能说此经法。为地神所护。使所居安乐。今锋镝方始。曾是为益乎。乃誓以忘身。躬往和劝。遂二国交欢。由是显达。汉永平中。明皇帝夜梦金人飞空而至。乃大集群臣。以占所梦。通人傅毅奉答。臣闻西域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梦将必是乎。帝以为然。即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使往天竺寻访佛法。愔等于彼遇见摩腾。乃要还汉地。腾誓志弘通不惮疲苦冒涉流沙至乎雒邑。明帝甚加赏接。于城西门外立精舍以处之。汉地有沙门之始也。但大法初传未有归信。故蕴其深解无所宣述。后少时卒于雒阳。有记云。腾译四十二章经一卷。初缄在兰台石室第十四间中。腾所住处。今雒阳城西雍门外白马寺是也。相传云。外国国王尝毁破诸寺。唯招提寺未及毁坏。夜有一白马。绕塔悲鸣。即以启王。王即停坏诸寺。因改招提以为白马。故诸寺立名。多取则焉。

竺法兰亦中天竺人。自言诵经论数万章。为天竺学者之师。时蔡愔既至彼国。兰与摩腾共契游化。遂相随而来。会彼学徒留碍。兰乃间行而至。既达雒阳与腾同止。少时便善汉言。愔于西域获经即为翻译。十地断结佛本生法海藏佛本行四十二章等五部。移都寇乱四部失本不传。江左唯四十二章经。今见在。可二千余言。汉地见存诸经。唯此为始也。愔又于西域得画释迦倚像。是优田王栴檀像师第四作也。既至雒阳。明帝即令画工图写。置清凉台中及显节陵上。旧像今不复存焉。又昔汉武穿昆明池。底得黑灰。以问东方朔。朔云不委。可问西域人。后法兰既至。众人追以问之。兰云。世界终尽劫火洞烧。此灰是也。朔言有征。信者甚众。兰后卒于雒阳。春秋六十余矣。

安清字世高。安息国王正后之太子也。幼以孝行见称。加又志业聪敏。克意好学。外国典籍。及七曜五行医方异术。乃至鸟兽之声。

无不综达。尝行见群燕。忽谓伴曰。燕云应有送食者。顷之果有致焉。众咸奇之。故俊异之声。早被西域。高虽在居家。而奉戒精峻。王薨便嗣大位。乃深惟苦空。厌离形器。行服既毕。遂让国与叔出家修道。博晓经藏。尤精阿毗昙学。讽持禅经。略尽其妙。既而游方弘化。遍历诸国。以汉桓之初。始到中夏。才悟机敏一闻能达。至止未久。即通习华言。于是宣译众经改胡为汉。出安般守意阴持入大小十二门及百六十品。初外国三藏。众护撰述经要为二十七章。高乃剖析护所集七章译为汉文。即道地经是也。其先后所出经论。凡三十九部。义理明析。文字允正。辩而不华。质而不野。凡在读者皆亹亹而不倦焉。高穷理尽性。自识缘业。多有神迹世莫能量。初高自称。先身已经出家。有一同学。多嗔。分卫值施主不称。每辄怼恨。高屡加诃谏终不悛改。如此二十余年。乃与同学辞诀云。我当往广州毕宿世之对。卿明经精勤不在吾后。而性多嗔怒。命过当受恶形。我若得道必当相度。既而遂适广州值寇贼大乱。行路逢一少年。唾手拔刃曰。真得汝矣。高笑曰。我宿命负卿故远来相偿。卿之忿怒故是前世时意也。遂申颈受刃。容无惧色。贼遂杀之。观者填陌。莫不骇其奇异。既而神识。还为安息王太子。即今时世高身是也。高游化中国宣经事毕。值灵帝之末关雒扰乱。乃振锡江南。云我当过庐山度昔同学。行达[邱-丘＋共]亭湖庙。此庙旧有灵威。商旅祈祷乃分风上下各无留滞。尝有乞神竹者。未许辄取。舫即覆没。竹还本处。自是舟人敬惮莫不慑影。高同旅三十余船奉牲请福。神乃降祝曰。船有沙门可便呼上。客咸惊愕。请高入庙。神告高曰。吾昔外国与子俱出家学道。好行布施。而性多嗔怒。今为[邱-丘＋共]亭庙神周回千里并吾所治。以布施故珍玩甚丰。以嗔恚故堕此神报。今见同学悲欣可言。寿尽旦夕。而丑形长大。若于此舍命秽污江湖。当度山西泽中。此身灭后恐堕地狱。吾有绢千疋并杂宝物。可为立法营塔使生善处也。高曰。故来相度何不出形。神曰。形甚丑异众人必惧。高曰。但出众人不怪也。神从床后出头。乃是大蟒。不知尾之长短。至高膝边。高向之梵语数番赞呗数契。蟒悲泪如雨须臾还隐。高即取绢物辞别而去。舟侣扬帆。蟒复出身登山而望。众人举手然后乃灭。倏忽之顷便达豫章。即以庙物造东寺。高去后神即命过。暮有一少年。上船长跪高前受其咒愿。忽然不见。高谓船人曰。向之少年。即[邱-丘＋共]亭庙神。得离恶形矣。于是庙神歇末无复灵验。后人于山西泽中见一死蟒。头尾数里。今浔阳郡蛇村是也。高后复到广州。寻其前世害己少年。时少年尚在。高经至其家。说昔日偿对之事。并叙宿缘。欢喜相向云。吾犹有余报。今当往会稽毕对。广州客悟高非凡。豁然意解追悔前愆。厚相资供。随高东游遂达会稽。至便入市。正值市中有乱。相打者误着高头应时陨命。广州客频验二报。遂精勤佛法具说事缘。远近闻知莫不悲恸。明三世之有征也。高既王种西域宾旅。皆呼为安侯。至今犹为号焉。天竺国自称书为天书。语为天语。音训诡蹇与汉殊异。先

后传译多致谬滥。唯高所出为群译之首。安公以为。若及面禀不异见圣。列代明德咸赞而思焉。余访寻众录。纪载高公互有出没。将以权迹隐显应废多端。或由传者纰缪致成乖角。辄备列众异。庶或可论。案释道安经录云。安世高以汉桓帝建和二年至灵帝建宁中二十余年译出三十余部经。又别传云。晋太康末。有安[色-巴+(厂@矢)]道人。来至桑垣。出经竟封一函于寺云后四年可开之。吴末行至杨州。使人货一箱物以买一奴。名福善。云是我善知识。仍将奴适豫章。度[邱-丘+共]亭庙神。为立寺竟。福善以刀刺安侯胁。于是而终。桑垣人乃发其所封函财理自成字云。尊吾道者居士陈慧。传禅经者比丘僧会。是日正四年也。又庾仲雍荆州记云。晋初有沙门安世高度[邱-丘+共]亭庙神。得财物立白马寺于荆城东南隅。宋临川康王宣验记云。蟒死于吴末。昙宗塔寺记云。丹阳瓦官寺。晋哀帝时沙门慧力所立。后有沙门安世高。以[邱-丘+共]亭庙余物治之。然道安法师。既校阅群经诠录传译。必不应谬。从汉桓建和二年。至晋太康末。凡经一百四十余年。若高公长寿或能如此。而事不应然。何者。案如康僧会注安般守意经序云。此经世高所出。久之沈翳。会有南阳韩林颖川文业会稽陈慧。此三贤者信道笃密。会共请受。乃陈慧义。余助斟酌。寻僧会以晋太康元年乃死。而已云此经出后久之沈翳。又世高封函之字云。尊吾道者居士陈慧。传禅经者比丘僧会。然安般所明盛说禅业。是知封函之记。信非虚作。既云二人方传吾道。岂容与共同世。且别传自云。传禅经者比丘僧会。会已太康初死。何容太康之末方有安侯道人。首尾之言自为矛盾。正当随有一书谬指晋初。于是后诸作者。或道太康。或言吴末。雷同奔竞无以校焉。既晋初之说尚已难安。而昙宗记云。晋哀帝时。世高方复治寺。其为谬说过乃悬矣。

支楼迦谶。亦直云支谶。本月支人。操行纯深性度开敏。禀持法戒以精勤著称。讽诵群经志存宣法。汉灵帝时游于雒阳以光和中平之间。传译梵文。出般若道行般舟首楞严等三经。又有阿阇世王宝积等十余部经。岁久无录。安公校定古今。精寻文体云。似谶所出。凡此诸经皆审得本旨了不加饰。可谓善宣法要弘道之士也。后不知所终。时有天竺沙门竺佛朔。亦以汉灵之时。赍道行经。来适雒阳。即转梵为汉。译人时滞虽有失旨。然弃文存质深得经意。朔又以光和二年。于雒阳出般舟三昧。谶为传言。河南雒阳孟福张莲笔受。时又有优婆塞安玄。安息国人。性贞白。深沉有理致。博诵群经多所通习。亦以汉灵之末。游贾雒阳。以功号曰骑都尉。性虚靖温恭。常以法事为己任。渐解汉言。志宣经典。常与沙门讲论道义。世所谓都尉者也。玄与沙门严佛调共出法镜经。玄口译梵文。佛调笔受。理得音正尽经微旨。郢匠之美见述后代。调本临淮人。绮年颖悟。敏而好学。世称安侯都尉佛调三人传译。号为难继。调又撰十慧。亦传于世。安公称佛调出经。省而不烦。全本巧妙。又有沙门支曜。康巨。康孟详等。并

以汉灵献之间有慧学之誉。驰于京雒。曜译成具定意小本起等。巨译问地狱事经。并言直理旨不加润饰。孟详译中本起及修行本起。先是沙门昙果。于迦维罗卫国得梵本。孟详共竺大力译为汉文。安公云。孟详所出。奕奕流便足腾玄趣也。

昙柯迦罗此云法时。本中天竺人。家世大富。常修梵福。迦罗幼而才悟质像过人。读书一览皆文义通畅。善学四围陀论。风云星宿图谶运变莫不该综。自言。天下文理毕己心腹。至年二十五。入一僧坊。看遇见法胜毗昙。聊取览之。茫然不解。殷勤重省更增昏漠。乃叹曰。吾积学多年。浪志坟典。游刃经籍。义不再思文无重览。今睹佛书顿出情外。必当理致钩深。别有精要。于是赍卷入房。请一比丘略为解释。遂深悟因果妙达三世。始知佛教宏旷俗书所不能及。乃弃舍世荣出家精苦。诵大小乘经及诸部毗尼。常贵游化不乐专守。以魏嘉平中来至洛阳。于时魏境虽有佛法而道风讹替。亦有众僧未禀归戒。正以剪落殊俗耳。设复斋忏事法祠祀。迦罗既至大行佛法。时有诸僧共请迦罗译出戒律。迦罗以律部曲制文言繁广。佛教未昌必不承用。乃译出僧祇戒心。止备朝夕。更请梵僧立羯磨法受戒。中夏戒律始自于此。迦罗后不知所终。时又有外国沙门康僧铠者。亦以嘉平之末。来至洛阳。译出郁伽长者等四部经。又有安息国沙门昙帝。亦善律学。以魏正元之中。来游洛阳。出昙无德羯磨。又有沙门帛延不知何人。亦才明有深解。以魏甘露中。译出无量清净平等觉经等凡六部经。后不知所终焉。

康僧会。其先康居人。世居天竺。其父因商贾。移于交趾。会年十余岁。二亲并终。至孝服毕出家。励行甚峻。为人弘雅有识量。笃至好学。明解三藏。博览六经。天文图纬多所综涉。辩于枢机颇属文翰。时孙权已制江左。而佛教未行。先有优婆塞支谦。字恭明。一名越。本月支人。来游汉境。初汉桓灵之世有支谶。译出众经。有支亮字纪明。资学于谶。谦又受业于亮。博览经籍莫不精究。世间伎艺多所综习。遍学异书通六国语。其为人细长黑瘦。眼多白而睛黄。时人为之语曰。支郎眼中黄。形躯虽细是智囊。汉献末乱避地于吴。孙权闻其才慧。召见悦之。拜为博士。使辅导东宫。与韦曜诸人共尽匡益。但生自外域。故吴志不载。谦以大教虽行。而经多梵文未尽翻译。已妙善方言。乃收集众本译为汉语。从吴黄武元年至建兴中。所出维摩大般泥洹法句瑞应本起等四十九经。曲得圣义。辞旨文雅又依无量寿中本起。制菩提连句梵呗三契。并注了本生死经等。皆行于世。时吴地初染大法。风化未全。僧会欲使道振江左兴立图寺。乃杖锡东游。以吴赤乌十年。初达建邺营立茅茨设像行道。时吴国以初见沙门。睹形未及其道。疑为矫异。有司奏曰。有胡人入境。自称沙门。容服非恒。事应检察。权曰。昔汉明帝梦神号称为佛。彼之所事

岂非其遗风耶。即召会诘问。有何灵验。会曰。如来迁迹忽逾千载。遗骨舍利神曜无方。昔阿育王。起塔乃八万四千。夫塔寺之兴以表遗化也。权以为夸诞。乃谓会曰。若能得舍利当为造塔。如其虚妄国有常刑。会请期七日。乃谓其属曰。法之兴废在此一举。今不至诚后将何及。乃共洁斋静室。以铜瓶加凡烧香礼请。七日期毕寂然无应。求申二七亦复如之。权曰。此寔欺诳将欲加罪。会更请三七。权又特听。会谓法属曰。宣尼有言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法灵应降而吾等无感。何假王宪。当以誓死为期耳。三七日暮犹无所见。莫不震惧。既入五更。忽闻瓶中枪然有声。会自往视果获舍利。明旦呈权。举朝集观。五色光炎照耀瓶上。权自手执瓶泻于铜盘。舍利所冲盘即破碎。权大肃然惊起而曰。希有之瑞也。会进而言曰。舍利威神岂直光相而已。乃劫烧之火不能焚。金刚之杵不能碎。权命令试之。会更誓曰。法云方被苍生仰泽。愿更垂神迹以广示威灵。乃置舍利于铁砧碓上。使力者击之。于是砧碓俱陷舍利无损。权大叹服。即为建塔。以始有佛寺故号建初寺。因名其地为佛陀里。由是江左大法遂兴。至孙皓即政。法令苛虐废弃淫祀。乃及佛寺并欲毁坏。皓曰。此由何而兴。若其教真正。与圣典相应者。当存奉其道。如其无实皆悉焚之。诸臣佥曰。佛之威力不同余神。康会感瑞大皇创寺。今若轻毁恐贻后悔。皓遣张昱诣寺诘会。昱雅有才辩。难问纵横。会应机骋词。文理锋出。自旦之夕。昱不能屈。既退会送于门。时寺侧有淫祀者。昱曰。玄化既孚此辈何故近而不革。会曰。雷霆破山聋者不闻。非音之细。苟在理通。则万里悬应。如其阻塞则肝胆楚越。昱还叹会才明非臣所测。愿天鉴察之。皓大集朝贤。以马车迎会。会既坐。皓问曰。佛教所明。善恶报应。何者是耶。会对曰。夫明主以孝慈训世。则赤乌翔而老人见。仁德育物。则醴泉涌而嘉苗出。善既有瑞恶亦如之。故为恶于隐鬼得而诛之。为恶于显人得而诛之。易称积善余庆。诗咏求福不回。虽儒典之格言。即佛教之明训。皓曰。若然。则周孔已明。何用佛教。会曰。周孔所言略示近迹。至于释教则备极幽微。故行恶则有地狱长苦。修善则有天宫永乐。举兹以明劝沮。不亦大哉。皓当时无以折其言皓虽闻正法。而昏暴之性不胜其虐。后使宿卫兵入后宫治园。于地得一金像高数尺呈皓。皓使着不净处以秽汁灌之。共诸群臣笑以为乐。俄尔之间。举身大肿。阴处尤痛。叫呼彻天。太史占言。犯大神所为。即祈祀诸庙永不差愈。婇女先有奉法者。因问讯云。陛下就佛寺中求福不。皓举头问曰。佛神大耶。婇女云。佛为大神。皓心遂悟具语意故。婇女即迎像置殿上。香汤洗数十过。烧香忏悔。皓叩头于枕自陈罪状。有顷痛间。遣使至寺。问讯道人。请会说法。会即随入。皓具问罪福之由。会为敷析辞甚精要。皓先有才解欣然大悦。因求看沙门戒。会以戒文禁秘不可轻宣。乃取本业百三十五愿。分作二百五十事。行住坐卧皆愿众生。皓见慈愿广普。益增善意。即就会受五戒。旬日疾瘳。乃于会所住更加修饰。宣示宗室莫不

必奉。会在吴朝亟说正法。以皓性凶粗不及妙义。唯叙报应近事以开其心。会于建初寺译出众经。所谓阿难念弥镜面王察微王梵皇经等。又出小品及六度集杂譬喻等。并妙得经体。文义允正。又传泥洹呗声。清靡哀亮一代模式。又注安般守意法镜道树等三经。并制经序。辞趣雅便义旨微密。并见于世。至吴天纪四年四月。皓降晋。九月会遘疾而终。是岁晋武太康元年也。至晋成咸和中。苏峻作乱。焚会所建塔。司空何充复更修造。平西将军赵诱。世不奉法傲慢三宝。入此寺。谓诸道人曰。久闻此塔屡放光明虚诞不经所未能信。若必自睹所不论耳。言竟塔即出五色光。照曜堂刹。诱肃然毛竖。由此信敬。于寺东更立小塔远由大圣神感。近亦康会之力。故图写厥像传之于今。孙绰为之赞曰。

会公箫瑟　寔惟令质　心无近累
情有余逸　属此幽夜　振彼尤黜
超然远诣　卓矣高出

有记云。孙皓打试舍利。谓非其权时。余案皓将坏寺。诸臣咸答。康会感瑞大皇创寺。是知初感舍利必也权时。故数家传记。咸言。孙权感舍利于吴宫。其后更试神验。或将皓也。

维只难。本天竺人。世奉异道以火祠为正。时有天竺沙门。习学小乘多行道术。经远行逼暮。欲寄难家宿。难家既事异道。猜忌释子。乃处之门外露地而宿。沙门夜密加咒术。令难家所事之火欻然变灭。于是举家共出。稽请沙门入室供养。沙门还以咒术变火令生。难既睹沙门神力胜己。即于佛法大生信乐。乃舍本所事出家为道。依此沙门以为和上。受学三藏妙善四含。游化诸国莫不皆奉。以吴黄武三年。与同伴竺律炎。来至武昌。赍昙钵经梵本。昙钵者。即法句经也。时吴士共请出经。难既未善国语。乃共其伴律炎。译为汉文。炎亦未善汉言。颇有不尽。志存义本。辞近朴质。至晋惠之末。有沙门法立。更译为五卷。沙门法巨著笔。其辞小华也。立又别出小经近四许首。值永嘉末乱。多不复存。

竺昙摩罗刹。此云法护。其先月支人。本姓支氏。世居炖煌郡。年八岁出家。事外国沙门竺高座为师。诵经日万言。过目则能。天性纯懿操行精苦。笃志好学。万里寻师。是以博览六经游心七籍。虽世务毁誉。未尝介抱。是时晋武之世。寺庙图像虽崇京邑。而方等深经蕴在葱外。护乃慨然发愤。志弘大道。遂随师至西域。游历诸国。外国异言三十六种。书亦如之。护皆遍学。贯综诂训。音义字体。无不备识。遂大赍梵经。还归中夏。自炖煌至长安。沿路传译写为晋文。所获览即正法华光赞等一百六十五部。孜孜所务。唯以弘通为业。终身写译劳不告倦。经法所以广流中华者。护之力也。护以晋武之末。

隐居深山。山有清涧。恒取澡漱。后有采薪者。秽其水侧俄顷而燥。护乃徘徊叹曰。人之无德。遂使清泉辍流。水若永竭。真无以自给。正当移去耳。言讫而泉涌满涧。其幽诚所感如此。故支遁为之像赞云。护公澄寂。道德渊美。微吟穷谷。枯泉漱水。邈矣护公。天挺弘懿。濯足流沙。领拔玄致。后立寺于长安青门外。精勤行道。于是德化遐布。声盖四远。僧徒数千咸所宗事。及晋惠西奔关中扰乱百姓流移。护与门徒避地。东下至渑池。遘疾而卒。春秋七十有八。后孙绰制道贤论。以天竺七僧。方竹林七贤。以护匹山巨源。论云。护公德居物宗。巨源位登论道。二公风德高远足为流辈矣。其见美后代如此。时有清信士聂承远。明解有才笃志务法。护公出经多参正文句。超日明经初译。颇多烦重。承远删正得今行二卷。其所详定类皆如此。承远有子道真。亦善梵学。此君父子比辞雅便。无累于古。又有竺法首陈士伦孙伯虎虞世雅等。皆共承护旨执笔详校。安公云。护公所出。若审得此公手目。纲领必正。凡所译经虽不辩妙婉显。而宏达欣畅。特善无生。依慧不文。朴则近本。其见称若此。护世居炖煌。而化道周给。时人咸谓炖煌菩萨也。

　　帛远字法祖。本姓万氏。河内人。父威达。以儒雅知名。州府辟命皆不赴。祖少发道心。启父出家。辞理切至。父不能夺。遂改服从道。祖才思俊彻敏朗绝伦。诵经日八九千言。研味方等妙入幽微。世俗坟素多所该贯。乃于长安造筑精舍。以讲习为业白黑宗禀几且千人。晋惠之末。太宰河间王颙镇关中。虚心敬重。待以师友之敬。每至闲辰靖夜。辄谈讲道德于时西府初建后又甚盛。能言之士。咸服其远达。祖见群雄交争干戈方始。志欲潜遁陇右以保雅操。会张辅为秦州刺史镇陇上祖与之俱行。辅以祖名德显著众望所归。欲令反服为己僚佐。祖固志不移。由是结憾。先有州人管蕃与祖论议屡屈于祖。蕃深衔耻恨每加谗构。祖行至汧县。忽语道人及弟子云。我数日对当至。便辞别。作素书分布经像及资财都讫。明晨诣辅共语。忽忤辅意。辅使收之行罚。众咸怪惋。祖曰。我来此毕对。此宿命久结非今事也。乃呼十方佛。祖前身罪缘欢喜毕对。愿从此以后与辅为善知识。无令受杀人之罪。遂便鞭之五十。奄然命终。辅后具闻其事方大惋恨。初祖道化之声被于关陇。崤函之右奉之若神。戎晋嗟恸行路流涕。陇上羌胡率精骑五千。将欲迎祖西归。中路闻其遇害。悲恨不及。众咸愤激。欲复祖之仇。辅遣军上陇。羌胡率轻骑逆战。时天水故涨下督富整。遂因忿斩辅。群胡既雪怨耻。称善而还。共分祖尸各起塔庙。辅字世伟。南阳人。张衡之后。虽有才解而酷不以理。横杀天水太守封尚。百姓疑骇因乱而斩焉。管蕃亦卒以倾险致败。后少时有一人。姓李名通。死而更苏云。见祖法师在阎罗王处为王讲首楞严经云。讲竟应往忉利天。又见祭酒王浮。一云道士基公次被锁械。求祖忏悔。昔祖平素之日与浮每争邪正。浮屡屈既嗔不自忍。乃作老子

化胡经以诬谤佛法。殃有所归故死方思悔。孙绰道贤论以法祖匹嵇康。论云。帛祖衅起于管蕃。中散祸作于钟会。二贤并以俊迈之气。昧其图身之虑。栖心事外经世招患。殆不异也。其见称如此。祖既博涉多闲。善通梵汉之语。尝译惟逮弟子本五部僧等三部经。又注首楞严经。又有别译数部小经。值乱零失不知其名。祖弟法祚。亦少有令誉。被博士征不就。年二十五出家。深洞佛理。关陇知名。时梁州刺史张光。以祚兄不肯反服辅之所杀。光又逼祚令罢道。祚执志坚贞以死为誓。遂为光所害。春秋五十有七。注放光般若经。及着显宗论等。光字景武。江夏人。后为武都在杨难敌所围。发愤而死。时晋惠之世。又有优婆塞卫士度。译出道行般若经二卷。士度本司州汲郡人。陆沈寒门安贫乐道。常以佛法为心。当其亡日清净澡漱。诵经千余言。然后引衣尸卧奄然而卒。

帛尸梨密多罗。此云吉友。西域人。时人呼为高座。传云。国王之子当承继世。而以国让弟。闇轨太伯。既而悟心天启。遂为沙门。密天姿高朗风神超迈。直尔对之。便卓出于物。晋永嘉中。始到中国。值乱仍过江止建初寺。丞相王导一见而奇之。以为吾之徒也。由是名显。太尉庾元规光禄周伯仁太常谢幼与廷尉桓茂伦。皆一代名士。见之终日累叹。披衿致契。导尝诣密。密解带偃伏悟言神解。时尚书令卞望之亦与密致善。须臾望之至。密乃敛衿饰容。端坐对之。有问其故。密曰。王公风道期人。卞令轨度格物。故其然耳。诸公于是叹其精神洒厉皆得其所。桓廷尉尝欲为密作目。久之未得。有云。尸梨密可谓卓朗。于是桓乃咨嗟绝叹。以为标题之极。太将军王处仲在南夏。闻王周诸公皆器重密。疑以为失。及见密乃欣振奔。至一面尽虔。周顗为仆射。领选临入过造密。乃叹曰。若使太平之世尽得选此贤。真令人无恨也。俄而顗遇害。密往省其孤。对坐作胡呗三契。梵响凌云。次诵咒数千言。声音高畅颜容不变。既而挥涕收泪。神气自若。其哀乐废兴皆此类也。王公尝谓密曰。外国有君一人而已。密笑曰。若使我如诸君。今日岂得在此。当时为佳言。密性高简不学晋语。诸公与之语言。密虽因传译。而神领意得顿尽言前。莫不叹其自然天拔悟得非常。密善持咒术所向皆验。初江东未有咒法。密译出孔雀王经明诸神咒。又授弟子觅历高声梵呗传响于今。晋咸康中卒。春秋八十余。诸公闻之痛惜流涕。桓宣武每云少见高座称其精神着出当年。琅琊王玟师事于密。乃为之序曰。春秋吴楚称子。传者以为先中国而后四夷岂不以三代之胤行乎殊俗之礼。以戎狄贪婪无仁让之性乎。然而卓世之秀。时生于彼。逸群之才。或侔乎兹。故知天授英伟。岂俟于华戒。自此以来唯汉世有金日磾。然日磾之贤尽于仁孝忠诚德信纯至。非为明达足论。高座心造峰极。交俊以神。风领朗越过之远矣。密常在石子冈东行头陀。既卒因葬于此。成帝怀其风为树刹冢所。后有关右沙门来游京师。乃于冢处起寺。陈郡谢琨赞成其业。

追旌往事。仍曰高座寺也。

僧伽跋澄。此云众现。罽宾人。毅然有渊懿之量。历寻名师备习三藏。博览众典特善数经。闇诵阿毗昙毗婆沙贯其妙旨。常浪志游方观风弘化。符坚建元十七年。来入关中。先是大乘之典未广。禅数之学甚盛。既至长安咸称法匠焉。符坚秘书郎赵正崇仰大法。尝闻外国宗习阿毗昙毗婆沙而跋澄讽诵。乃四事礼供。请译梵文。遂共名德法师释道安等集僧宣译。跋证口诵经本。外国沙门昙摩难提笔受为梵文。佛图罗刹宣译。秦沙门敏智笔受为晋本。以伪秦建元十九年译出。自孟夏至仲秋方讫。初跋澄又赍婆须蜜梵本自随。明年赵正复请出之。跋澄乃与昙摩难提及僧伽提婆三人共执梵本。秦沙门佛念宣译。慧嵩笔受。安公法和对共校定。故二经流布传学迄今。跋澄戒德整峻虚靖离俗。关中僧众则而象之。后不知所终。佛图罗刹。不知何国人。德业纯粹该览经典。久游中土善闲汉言。其宣译梵文见重符世。

昙摩难提。此云法喜。兜佉勒人。龆年离俗聪慧夙成。研讽经典以专精致业。遍观三藏闇诵增一阿含经。博识洽闻靡所不综。是以国内远近咸共推服。少而观方遍历诸国。常谓弘法之体。宜宣布未闻。故远冒流沙怀宝东入。以符氏建元中至于长安。难提学业既优道声甚盛。符坚深见礼接。先是中土群经未有四含。坚臣武威太守赵正欲请出经。时慕容冲已叛起兵击坚。关中扰动。正慕法情深忘身为道。乃请安公等于长安城中。集义学僧请难提译出中增一二阿含并先无所出毗昙心三法度等凡一百六卷。佛念传译。慧嵩笔受。自夏迄春。绵涉两载文字方具。及姚苌寇逼关内人情危阻。难提乃辞还西域不知所终。其时也。符坚初败群锋互起。戎妖纵暴民流四出。而犹得传译大部。盖由赵正之力。正字文业。洛阳清水人。或曰济阴人。年十八为伪秦著作郎。后迁至黄门郎武威太守。为人无须而瘦。有妻妾而无儿。时人谓阉。然而情度敏达学兼内外。性好讥谏无所回避。符坚末年宠惑鲜卑隳于治政。正因歌谏曰。昔闻孟津河。千里作一曲。此水本自清。是谁搅令浊。坚动容曰。是朕也。又歌曰。北园有一枣。布叶垂重阴。外虽饶棘刺。内实有赤心。坚笑曰。将非赵文业耶。其调戏机捷皆此类也。后因关中佛法之盛。乃愿欲出家。坚惜而未许。及坚死后方遂其志。更名道整。因作颂曰。佛生何以晚。泥洹一何早。归命释迦文。今来投大道。后遁迹商洛山。专精经律。晋雍州刺史郗恢。钦其风尚逼共同游终于襄阳。春秋六十余矣。

僧伽提婆此言众天。或云提和。音讹故也。本姓瞿昙氏。罽宾人。入道修学远求明师。学通三藏尤善阿毗昙心。洞其纤旨。常诵三法度论昼夜嗟味。以为入道之府也。为人俊朗有深鉴。而仪止温恭。

务在诲人。恂恂不怠。符氏建元中来入长安。宣流法化。初僧伽跋澄出婆须蜜及昙摩难提所出二阿含毗昙广说三法度等凡百余万言。属慕容之难戎敌纷扰。兼译人造次未善详悉。义旨句味往往不尽。俄而安公弃世未及改正。后山东清平提婆。乃与冀州沙门法和俱适洛阳。四五年间研讲前经。居华稍积博明汉语。方知先所出经多有乖失。法和慨叹未定。乃更令提婆出阿毗昙及广说众经。顷之姚兴王秦。法事甚盛。于是法和入关。而提婆渡江。先是庐山慧远法师。翘勤妙典广集经藏。虚心侧席延望远宾。闻其至止即请入庐岳。以晋太元中请出阿毗昙心及三法度等。提婆乃于般若台。手执梵文口宣晋语。去华存实务尽义本。今之所传盖其文也。至隆安元年来游京师。晋朝王公及风流名士莫不造席致敬。时卫军东亭侯琅琊王珣渊懿有深信。荷持正法建立精舍。广招学众。提婆既至。珣即延请。仍于其舍讲阿毗昙。名僧毕集。提婆宗致既精词旨明析。振发义理。众咸悦悟。时王弥亦在座听。后于别屋自讲。珣问法纲道人阿弥所得云何。答曰。大略全是小未精核耳。其敷析之明易启人心如此。其冬珣集京都义学沙门释慧持等四十余人。更请提婆重译中阿含等。罽宾沙门僧伽罗叉执梵本。提婆翻为晋言。至来夏方讫。其在江洛左右所出众经百余万言。历游华戎备悉风俗。从容机警善于谈笑。其道化声誉莫不闻焉。后不知所终。

竺佛念。凉州人。弱年出家志业清坚。外和内朗有通敏之鉴。讽习众经粗涉外典。其苍雅诂训尤所明达。少好游方。备观风俗。家世西河洞晓方语。华戎音义莫不兼解。故义学之誉虽阙。洽闻之声甚着。符氏建元中有僧伽跋澄昙摩难提等入长安。赵正请出诸经。当时名德莫能传译。众咸推念。于是澄执梵文。念译为晋。质断疑义音字方明。至建元二十年正月。复请昙摩难提出增一阿含及中阿含。于长安城内集义学沙门。请念为译。敷析研核二载乃竟。二含之显。念宣译之功也。自世高支谦以后莫踰于念。在符姚二代为译人之宗。故关中僧众咸共嘉焉。后续出菩萨璎珞十住断结及出曜胎经中阴经等。始就治定。意多未尽。遂尔遘疾卒于长安。达近白黑莫不叹惜。

昙摩耶舍。此云法明。罽宾人。少而好学。年十四为弗若多罗所知。长而气干高爽雅有神慧。该览经律明悟出群。陶思八禅游心七觉。时人方之浮头婆驮。孤行山泽不避豺虎。独处思念动移宵日。尝于树下每自克责。年将三十尚未得果。何其懈哉。于是累日不寝不食。专精苦到以悔先罪。乃梦见博叉天王。语之曰。沙门当观方弘化旷济为怀。何守小节独善而已。道假众缘复须时熟。非分强求死而无证。觉自思惟欲游方授道。既而踰历名邦履践郡国。以晋隆安中初达广州住白沙寺。耶舍善诵毗婆沙律。人咸号为大毗婆沙。时年已八十五。徒众八十五人。时有清信女张普明咨受佛法。耶舍为说佛生缘

起。并为译出差摩经一卷。至义熙中来入长安。时姚兴僭号甚崇佛法。耶舍既至深加礼异。会有天竺沙门昙摩掘多来入关中。同气相求宛然若旧。因共耶舍译舍利弗阿毗昙。以伪秦弘始九年初书梵书文。至十六年翻译方竟。凡二十二卷。伪太子姚泓亲管理味。沙门道标为之作序。耶舍后南游江陵。止于辛寺大弘禅法。其有味靖之宾披榛而至者三百余人。凡士庶造者。虽先无信心见皆敬悦。自说有一师一弟子。修业并得罗汉。传者失其名。又尝于外门闭户坐禅。忽有五六沙门来入其室。又时见沙门飞来树端者。往往非一。常交接神明而俯同蒙俗。虽道迹未彰。时人咸谓已阶圣果。至宋元嘉中辞还西域。不知所终。耶舍有弟子法度。善梵汉之言常为译语。度本竺婆勒子。勒久停广州往来求利。中途于南康生男。仍名南康。长名金迦。入道名法度。度初为耶舍弟子承受经法。耶舍既还外国。度便独执矫异规以摄物。乃言。专学小乘禁读方等。唯礼释迦。无十方佛。食用铜钵无别应器。又令诸尼相捉而行悔罪之日但伏地相向。唯宋故丹阳尹颜瑗女法弘尼。交州刺史张牧女普明尼。初受其法。今都下宣业弘光诸尼习其遗风。东土尼众亦时传其法。

## 高僧传卷第二

### 译经中

鸠摩罗什一 弗若多罗二 昙摩流支三 卑摩罗叉四 佛陀耶舍五 佛驮跋陀罗六 昙无谶七

鸠摩罗什。此云童寿。天竺人也。家世国相。什祖父达多。倜傥不群名重于国。父鸠摩炎。聪明有懿节。将嗣相位。乃辞避出家。东度葱岭。龟兹王闻其弃荣甚敬慕之。自出郊迎请为国师。王有妹年始二十识悟明敏过目必能。一闻则诵。且体有赤黡法生智子。诸国娉之并不肯行。及见摩炎心欲当之。乃逼以妻焉。既而怀什。什在胎时。其母自觉。神悟超解有倍常日。闻雀梨大寺名德既多。又有得道之僧。即与王族贵女德行诸尼。弥日设供请斋听法。什母忽自通天竺语。难问之辞必穷渊致。众咸叹之。有罗汉达摩瞿沙曰。此必怀智子。为说舍利弗在胎之证。及什生之后还忘前言。顷之什母乐欲出家。夫未之许。遂更产一男名弗沙提婆。后因出城游观见冢间枯骨异处纵横。于是深惟苦本定誓出家。若不落发不咽饮食。至六日夜气力绵乏疑不达旦。夫乃惧而许焉。以未剃发故犹不尝进。即敕人除发。乃下饮食。次旦受戒仍乐禅法。专精匪懈学得初果。什年七岁亦俱出家。从师受经日诵千偈。偈有三十二字。凡三万二千言。诵毗昙既过。师授其义。即自通达。无幽不畅。时龟兹国人以其母王妹利养甚多。乃携什避之。什年九岁。随母渡辛头河至罽宾。遇名德法师槃头

达多。即罽宾王之从弟也。渊粹有大量。才明博识独步当时。三藏九部莫不该练。从旦至中手写千偈。从中至暮亦诵千偈。名播诸国远近师之。什至即崇以师礼。从受杂藏中长二含凡四百万言。达多每称什神俊。遂声彻于王。王即请入宫。集外道论师共相攻难。言气始交。外道轻其年幼言颇不逊。什乘隙而挫之。外道折伏愧惋无言。王益敬异。日给鹅腊一双粳米面各三斗酥六升。此外国之上供也。所住寺僧乃差大僧五人沙弥十人营视扫洒。有若弟子。其见尊崇如此。至年十二。其母携还龟兹。诸国皆聘以重爵。什并不顾。时什母将什至月氏北山。有一罗汉见而异之。谓其母曰。常当守护。此沙弥若至三十五不破戒者。当大兴佛法度无数人。与优波掘多无异。若戒不全无能为也。正可才明携诣法师而已。什进到沙勒国顶戴佛钵。心自念言。钵形甚大何其轻耶。即重不可胜。失声下之。母问其故。答云。儿心有分别故钵有轻重耳。遂停妙勒一年。其冬诵阿毗昙。于十门修智诸品无所咨受。而备达其妙。又于六足诸问无所滞碍。沙勒国有三藏沙门名喜见。谓其王曰此沙弥不可轻。王宜请令初开法门。凡有二益。一国内沙门耻其不逮必见勉强。二龟兹王必谓什出我国。而彼尊之是尊我也。必来交好。王许焉。即设大会请什升座说转法轮经。龟兹王果遣重使酬其亲好。什以说法之暇。乃寻访外道经书。善学围陀含多论。多明文辞制作问答等事。又博览四围陀典及五明诸论。阴阳星算莫不必尽。妙达吉凶言若符契。为性率达不厉小检。修行者颇共疑之。然什自得于心未尝介意。时有莎车王子参军王子兄弟二人。委国请从而为沙门。兄字须利耶跋陀。弟字须耶利苏摩。苏摩才伎绝伦专以大乘为化。其兄及诸学者皆共师焉。什亦宗而奉之。亲好弥至。苏摩后为什说阿耨达经。什闻阴界诸入皆空无相。怪而问曰。此经更有何义而皆破坏诸法。答曰。眼等诸法非真实有。什既执有眼根。彼据因成无实。于是研核大小往复移时。什方知理有所归。遂专务方等。乃叹曰。吾昔学小乘如人不识金以鍮石为妙。因广求义要受诵中百二论及十二门等。顷之随母进到温宿国。即龟兹之北界。时温宿有一道士。神辩英秀振名诸国。手击王鼓而自誓言。论胜我者斩首谢之。什既至以二义相检。即迷闷自失稽首归依。于是声满葱左誉宣河外。龟兹王躬往温宿。迎什还国。广说诸经。四远宗仰莫之能抗。时王子为尼。字阿竭耶末帝。博览群经特深禅要。云已证二果闻法喜踊。乃更设大集请开方等经奥。什为推辩诸法皆空无我分别阴界假名非实。时会听者莫不悲感追悼恨悟之晚矣。至年二十受戒于王宫。从卑摩罗叉学十诵律。有顷什母辞往天竺。谓龟兹王白纯曰。汝国寻衰吾其去矣。行至天竺进登三果。什母临去谓什曰。方等深教应大阐真丹。传之东土唯尔之力。但于自身无利。其可如何。什曰。大士之道利彼忘躯。若必使大化流传。能洗悟蒙俗。虽复身当炉镬苦而无恨。于是留住龟兹止于新寺。后于寺侧故宫中。初得放光经。始就披读。魔来蔽文唯见空牒。什知魔所为。誓心逾固。魔去字显。仍习诵之。复闻空

中声曰。汝是智人何用读此。什曰。汝是小魔宜时速去。我心如地不可转也。停住二年。广诵大乘经论洞其秘奥。龟兹王为造金师子座。以大秦锦褥铺之。令什升而说法。什曰。家师犹未悟大乘欲躬往仰化。不得停此。俄而大师盘头达多不远而至。王曰。大师何能远顾。达多曰。一闻弟子所悟非常。二闻大王弘赞佛道。故冒涉艰危远奔神国。什得师至欣遂本怀。为说德女问经。多明因缘空假。昔与师俱所不信。故先说也。师谓什曰。汝于大乘见何异相而欲尚之。什曰。大乘深净明有法皆空。小乘偏局多诸漏失。师曰汝说一切皆空甚可畏也。安舍有法而爱空乎。如昔狂人令绩师绩线极令细好。绩师加意细若微尘。狂人犹恨其粗。绩师大怒乃指空示曰。此是细缕。狂人曰。何以不见。师曰。此缕极细。我工之良匠犹且不见。况他人耶。狂人大喜以付织师。师亦效焉皆蒙上赏而实无物。汝之空法亦由此也。什乃连类而陈之。往复苦至经一月余日。方乃信服。师叹曰。师不能达反启其志。验于今矣。于是礼什为师。言和上是我大乘师。我是和上小乘师矣。西域诸国咸伏什神俊。每年讲说诸王皆长跪座侧。令什践而登焉。其见重如此。什既道流西域名被东川。时符坚僭号关中。有外国前部王及龟兹王弟。并来朝坚。坚引见二王说坚云。西域多产珍奇。请兵往定以求内附。至符坚建元十三年岁次丁丑正月。太史奏云。有星见于外国分野。当有大德智人入辅中国。坚曰。朕闻西域有鸠摩罗什。襄阳有沙门释道安。将非此耶。即遣使求之。至十七年二月。善善王前部王等。又说坚请兵西伐。十八年九月坚遣骁骑将军吕光陵江将军姜飞。将前部王及车师王等。率兵七万。西伐龟兹及乌耆诸国。临发坚饯光于建章宫。谓光曰。夫帝王应天而治。以子爱苍生为本。岂贪其地而伐之乎。正以怀道之人故也。朕闻西国有鸠摩罗什深解法相善闲阴阳。为后学之宗。朕甚思之。贤哲者国之大宝。若克龟兹即驰驿送什。光军未至。什谓龟兹王白纯曰。国运衰矣。当有勍敌。日下人从东方来。宜恭承之勿抗其锋。纯不从而战。光遂破龟兹杀纯。立纯弟震为主。光既获什未测其智量。见年齿尚少。乃凡人戏之。强妻以龟兹王女。什距而不受辞甚苦到。光曰。道士之操不踰先父。何可固辞。乃饮以醇酒。同闭密室。什被逼既至遂[虚*予]其节。或令骑牛及乘恶马欲使堕落。什常怀忍辱曾无异色。光惭愧而止光还中路置军于山下。将士已休。什曰。不可在此。必见狼狈。宜徒军陇上。光不纳。至夜果大雨洪潦暴起。水深数丈。死者数千。光始密而异之。什谓光曰。此凶亡之地不宜淹留。推运揆数应速言归。中路必有福地可居。光从之。至凉州闻符坚已为姚苌所害。光三军缟素大临城南。于是窃号关外称年太安。太安元年正月姑臧大风。什曰。不祥之风当有奸叛。然不劳自定也。俄而梁谦彭晃相系而叛。寻皆殄灭。至光龙飞二年。张掖临松卢水胡沮渠男成及从弟蒙逊反。推建康太守段业为主。光遣庶子秦州刺史太原公纂。率众五万讨之。时论谓业等乌合。纂有威声势必全克。光以访什。什曰。观察此行未见其利。既

而纂败绩于合梨。俄又郭馨作乱。纂委大军轻还。复为馨所败仅以身免。光中书监张资文翰温雅。光甚器之。资病。光博营救疗。有外国道人罗叉。云能差资疾。光喜给赐甚重。什知叉诳诈。告资曰。叉不能为益徒烦费耳。冥运虽隐可以事试也。乃以五色系作绳。结之烧为灰末投水中。灰若出水还成绳者。病不可愈。须臾灰聚浮出复绳本形。既而叉治无效。少日资亡。顷之光又卒。子绍袭位。数日光庶子纂杀绍自立。称元咸宁。咸宁二年有猪生子。一身三头。龙出东厢井中到殿前蟠卧。比旦失之。纂以为美瑞。号大殿为龙翔殿。俄而有黑龙升于当阳九宫门。纂改九宫门为龙兴门。什奏曰。皆潜龙出游豕妖表异。龙者阴类出入有时。而今屡见则为灾眚。必有下人谋上之变。宜克棋修德以答天戒。纂不纳。与什博戏。杀棋曰。斫胡奴头。什曰。不能斫胡奴头。胡奴将斫人头。此言有旨。而纂终不悟。光弟保有子名超。超小字胡奴。后果杀纂斩首。立其兄隆为主。时人方验什之言也。什停凉积年。吕光父子既不弘道。故蕴其深解无所宣化。符坚已亡竟不相见。及姚苌僭有关中。亦挹其高名虚心要请。诸吕以什智计多解。恐为姚谋不许东入。及苌卒子兴袭位。复遣敦请。兴弘始三年三月。有树连理生于广庭。逍遥园葱变为[卄/(丨*臣)]。以为美瑞。谓智人应入。至五月兴遣陇西公硕德西伐吕隆。隆军大破。至九月隆上表归降。方得迎什入关。以其年十二月二十日至于长安。兴待以国师之礼。甚见优宠。晤言相对则淹留终日。研微造尽则穷年忘倦。自大法东被始于汉明。涉历魏晋经论渐多。而支竺所出多滞文格义。兴少达崇三宝锐志讲集。什既至止。仍请入西明阁及逍遥园译出众经。什既率多谙诵无不究尽。转能汉言音译流便。既览旧经义多纰僻。皆由先度失旨不与梵本相应。于是兴使沙门增[(丰*力)/石]僧迁法钦道流道恒道标僧睿僧肇等八百余人咨受什旨。更令出大品。什持梵本兴执旧经以相仇校。其新文异旧者义皆圆通。众心惬伏莫不欣赞。兴以佛道冲邃其行唯善。信为出苦之良津御世之洪则。故托意九经游心十二。乃着通三世论以勖示因果。王公已下并钦赞厥风。大将军常山公显左军将军安城[色-巴＋(厂@矢)]嵩并笃信缘业。屡请什于长安大寺讲说新经。续出小品金刚波若十住法华维摩思益首楞严持世佛藏菩萨藏遗教菩提无行呵欲自在王因缘观小无量寿新贤劫禅经禅法要禅要解弥勒成佛弥勒下生十诵律十诵戒本菩萨戒本释论成实十住中百十二门论凡三百余卷。并畅显神源挥发幽致。于时四方义士万里必集。盛业久大于今咸仰。龙光释道生。慧解入微玄构文外。每恐言舛入关请决。庐山释慧。远学贯群经栋梁遗化。而时去圣久远疑义莫决。乃封以咨什语见远传。初沙门僧睿才识高明。常随什传写。什每为睿论西方辞体商略同异云。天竺国俗甚重文制。其宫商体韵以入弦为善。凡觐国王必有赞德。见佛之仪。以歌叹为贵。经中偈颂皆其式也。但改梵为秦失其藻蔚。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哕也。什尝作颂赠沙门法和云。心山育明德。流薰万由

延。哀鸾孤桐上。清音彻九天。凡为十偈辞喻皆尔。什雅好大乘志存敷广。常叹曰。吾若着笔作大乘阿毗昙。非迦旃延子比也。今在秦地深识者寡。折翮于此将何所论。乃凄然而止。唯为姚兴着实相论二卷。并注维摩。出言成章无所删改。辞喻婉约莫非玄奥。什为人神情朗彻傲岸出群。应机领会鲜有伦匹者笃。性仁厚泛爱为心。虚己善诱终日无倦。姚主常谓什曰。大师聪明超悟天下莫二。若一旦后世。何可使法种无嗣。遂以妓女十人逼令受之。自尔以来不住僧坊。别立廨舍供给丰盈。每至讲说常先自说。譬喻如臭泥中生莲花。但采莲花勿取臭泥也。初什在龟兹从卑摩罗叉律师受律。卑摩后入关中。什闻至欣然师敬尽礼。卑摩未知被逼之事。因问什曰。汝于汉地大有重缘。受法弟子可有几人。什答云。汉境经律未备。新经及诸论等。多是什所传出。三千徒众皆从什受法。但什累业障深。故不受师教耳。又杯渡比丘在彭城。闻什在长安。乃叹曰。吾与此子戏别三百余年。杳然未期。迟有遇于来生耳。什未终日。少觉四大不愈。乃口出三番神咒令外国弟子诵之以自救。未及致力转觉危殆。于是力疾与众僧告别曰。因法相遇殊未尽伊心。方复后世恻怆何言。自以闇昧谬充传译。凡所出经论三百余卷。唯十诵一部未及删烦。存其本旨必无差失。愿凡所宣译传流后世咸共弘通。今于众前发诚实誓。若所传无谬者。当使焚身之后舌不燋烂。以伪秦弘始十一年八月二十日。卒于长安。是岁晋义熙。五年也。即于逍遥园依外国法以火焚尸。薪灭形碎唯舌不灰。后外国沙门来云。罗什所谙十不出一。初什一名鸠摩罗耆婆。外国制名多以父母为本。什父鸠摩炎。母字耆婆。故兼取为名。然什死年月诸记不同。或云弘始七年。或云八年。或云十一年。寻七与十一字或讹误。而译经录传中犹有一年者。恐雷同三家无以正焉。

弗若多罗。此云功德华。罽宾人也。少出家以戒节见称。备通三藏而专精十诵律部。为外国师宗。时人咸谓己阶圣果。以伪秦弘始中振锡入关。秦上姚兴待以上宾之礼。罗什亦挹其戒范厚相宗敬。先是经法虽传律藏未阐。闻多罗既善斯部。咸共思慕。以伪秦弘始六年十月十七日。集义学僧数百余人于长安中寺。延请多罗诵出十诵梵本。罗什译为晋文。三分获二。多罗构疾庵然弃世。众以大业未就而匠人殂往。悲恨之深有踰常痛。

昙摩流支。此云法乐。西域人也。弃家入道。偏以律藏驰名。以弘始七年秋达自关中。初弗若多罗诵出十诵未竟而亡。庐山释慧远闻支既善毗尼。希得究竟律部。乃遣书通好曰。佛教之兴先行上国。自分流以来四百余年。至于沙门德式所阙尤多。顷西域道士弗若多罗。是罽宾人。甚讽十诵梵本。有罗什法师通才博见为之传译。十诵之中文始过半。多罗早丧中途而寝。不得究竟大业。慨恨良深。传闻仁者赍此经自随。甚欣所遇。冥运之来岂人事而已耶。想弘道为物感时而

动。叩之有人。必情无所吝。若能为律学之徒。毕此经本。开示梵行洗其耳目。使始涉之流不失无上之津参怀胜业者日月弥朗。此则慧深德厚。人神同感矣。幸愿垂怀不乖往意。一二悉诸道人所具。流支既得远书及姚兴敦请。乃与什共译十诵都毕。研详考核条制审定。而什犹恨文烦未善。既而什化不获删治。流支住长安大寺。慧观欲请下京师。支曰。彼土有人有法足以利世。吾当更行无律教处。于是游化余方不知所卒。或云终于凉土未详。

卑摩罗叉。此云无垢眼。罽宾人。沉靖有志力。出家履道苦节成务。先在龟兹弘阐律藏。四方学者竞往师之。鸠摩罗什时亦预焉。及龟兹陷没乃避地焉。顷之闻什在长安大弘经藏。又欲使毗尼胜品复洽东国。于是杖锡流沙冒险东入。以伪秦弘始八年达自关中。什以师礼敬待。叉亦以远遇欣然。及罗什弃世。叉乃出游关左。逗于寿春止石涧寺。律众云聚盛阐毗尼。罗什所译十诵本五十八卷。最后一诵谓明受戒法及诸成善法事。逐其义要名为善诵。叉后赍往石涧。开为六十一卷。最后一诵改为毗尼诵。故犹二名存焉。顷之南适江陵于辛寺夏坐开讲十诵。既通汉言善相领纳。无作妙本大阐当时。析文求理者其聚如林。明条知禁者数亦殷矣。律藏大弘叉之力也。道场慧观深括宗旨。记其所制内禁轻重。撰为二卷。送还京师。僧尼披习竞相传写。时闻者谚曰。卑罗鄙语。慧观才录。都人缮写纸贵如玉。今犹行于世为后生法矣。叉养德好闲弃諠离俗。其年冬复还寿春石涧卒于寺焉。春秋七十有七。叉为人眼青。时人亦号为青眼律师。

佛陀耶舍。此云觉明。罽宾人也。婆罗门种。世事外道。有一沙门从其家乞。其父怒使人打之。父遂手脚挛癖不能行止。乃问于巫师。对曰。坐犯贤人鬼神使然也。即请此沙门竭诚忏悔。数日便瘳。因令耶舍出家为其弟子。时年十三。常随师远行于旷野逢虎。师欲走避。耶舍曰。此虎已饱必不侵人。俄而虎去。前行果见余残。师密异之。至年十五诵经日得二三万言。所住寺常于外分卫废于诵习。有一罗汉重其聪敏。恒乞食供之。至年十九诵大小乘经数百万言。然性度简傲颇以知见自处。谓少堪己师者。故不为诸僧所重。但美仪止善谈笑。见者忘其深恨。年及进戒莫为临坛。所以向立之岁。犹为沙弥。乃从其舅学五明诸论。世间法术多所练习。年二十七方受具戒。恒以读诵为务手不释牒。每端坐思义。尚云不觉虚过于时。其专精如此。后至沙勒国。国王不悆请三千僧。会耶舍预其一焉。时太子达摩弗多。此言法子。见耶舍容服端雅问所从来。耶舍詶对清辩。太子悦之仍请留宫内供养。待遇隆厚。罗什后至。复从舍受学甚相尊敬。什既随母还龟兹。耶舍留止。顷之王薨。太子即位。时符坚遣吕光西伐龟兹。龟兹王急求救于沙勒。沙勒王自率兵赴之。使耶舍留辅太子委以后事。救军未至而龟兹已败。王归具说罗什为光所执。舍乃叹曰。我

与罗什相遇虽久未尽怀抱。其忽羁虏相见何期。停十余年。乃东适龟兹法化甚盛。时什在姑臧遣信要之。裹粮欲去。国人留之。复停岁许。后语弟子云。吾欲寻罗什。可密装夜发勿使人知。弟子曰。恐明日追至不免复还耳。耶舍乃取清水一钵以药投中。咒数十言。与弟子洗足。即便夜发。比旦行数百里。问弟子曰。何所觉耶。答曰唯闻疾风之响。眼中泪出耳。耶舍又与咒水洗足住息。明旦国人追之。已差数百里不及。行达姑臧。而什已入长安。闻姚兴逼以妾媵劝为非法。乃叹曰。罗什如好绵。何可使入棘林中。什闻其至姑臧劝姚兴迎之。兴未纳。顷之兴命什译出经藏。什曰。夫弘宣法教宜令文义圆通。贫道虽诵其文未善其理。唯佛陀耶舍深达幽致。今在姑臧。愿下诏征之。一言三详然后着笔。使微言不坠取信千载也。兴从之。即遣使招迎。厚加赠遗。悉不受。乃笑曰。明旨既降便应载驰。檀越待士既厚。脱如罗什见处则未敢闻命。使还具说之。兴叹其几慎。重信敦喻。方至长安。兴自出候问。别立新省于逍遥园中。四事供养。并不受。时至分卫一食而已。于时罗什出十住经。一月余日疑难犹豫尚未操笔。耶舍既至。共相征决辞理方定。道俗三千余人皆叹其当要。舍为人赤髭。善解毗婆沙。时人号曰赤髭毗婆沙。既为罗什之师。亦称大毗婆沙。四事供养衣钵卧具。满三间屋不以关心。姚兴为货之。于城南造寺。耶舍先诵昙无德律。伪司隶校尉姚爽请令出之。兴疑其遗谬。乃请耶舍令诵羌籍药方可五万言。经二日乃执文覆之不误一字。众服其强记。即以弘始十二年译出四分律凡四十四卷。并长阿含等。凉州沙门竺佛念译为秦言。道含笔受。至十五年解座。兴嚫耶舍布绢万匹。悉不受。道含佛念布绢各千匹。名德沙门五百人皆重嚫施。耶舍后辞还外国。至罽宾得虚空藏经一卷。寄贾客传与凉州诸僧。后不知所终。

佛驮跋陀罗。此云觉贤。本姓释氏。迦维罗卫人。甘露饭王之苗裔也。祖父达摩提婆。此云法天。尝商旅于北天竺。因而居焉。父达摩修耶利。此云法日。少亡。贤三岁孤与母居。五岁复丧母为外氏所养。从祖鸠婆利。闻其聪敏。兼悼其孤露。乃迎还度为沙弥。至年十七与同学数人俱以习诵为业。众皆一月。贤一日诵毕。其师叹曰。贤一日敌三十夫也。及受具戒修业精勤。博学群经多所通达。少以禅律驰名。常与同学僧伽达多共游罽宾。同处积载。达多虽伏其才明。而未测其人也。后于密室闭户坐禅忽见贤来惊问何来。答云。暂至兜率致敬弥勒。言讫便隐。达多知是圣人未测深浅。后屡见贤神变乃敬心祈问。方知得不还果。常欲游方弘化备观风俗。会有秦沙门智严。西至罽宾。睹法众清胜。乃慨然东顾曰。我诸同辈斯有道志。而不遇真匠发悟莫由。即咨讯国众。孰能流化东土。佥云有佛驮跋陀者。出生天竺那呵利城。族姓相承世遵道学。其童龀出家已通解经论。少受业于大禅师佛大先。先时亦在罽宾。乃谓严曰。可以振维僧徒宣授禅法

者佛驮跋陀其人也。严既要请苦至。贤遂愍而许焉。于是舍众辞师裹粮东逝。步骤三载绵历寒暑。既度葱岭路经六国。国主矜其远化。并倾心资奉。至交趾乃附舶。循海而行经一岛下。贤以手指山曰。可止于此。舶主曰。客行惜日调风难遇。不可停也。行二百余里。忽风转吹舶还向岛下。众人方悟其神。咸师事之。听其进止。后遇便风同侣皆发。贤曰。不可动。舶主乃止。既而有先发者一时覆败。后于闇夜之中忽令众舶俱发。无肯从者。贤自起收缆。一舶独发。俄尔贼至留者悉被抄害。顷之至青州东莱郡。闻鸠摩罗什在长安。即往从之。什大欣悦。共论法相振发玄微多所悟益。因谓什曰。君所释不出人意而致高名何耶。什曰。吾年老故尔。何必能称美谈。什每有疑义必共咨决时秦太子泓欲闻贤说法。乃要命群僧集论东宫。罗什与贤数番往复。什问曰。法云何空。答曰。众微成色色无自性故虽色常空。又问。既以极微破色空。复云何破微。答曰。群师或破析一微。我意谓不尔又问。微是常耶。答曰。以一微故众微空。以众微故一微空。时宝云译出此语不解其意。道俗咸谓贤之所计微尘是常。余日长安学僧复请更释。贤曰。夫法不自生缘会故生。缘一微故有众微。微无自性则为空矣。宁可言不破一微常而不空乎。此是问答之大意也。秦主姚兴专志佛法。供养三千余僧。并往来宫阙盛修人事。唯贤守静不与众同。后语弟子云。我昨见本乡有五舶俱发。既而弟子传告外人。关中旧僧咸以为显异惑众。又贤在长安大弘禅业。四方乐靖者并闻风而至。但染学有浅深。得法有浓淡。浇伪之徒因而诡滑。有一弟子。因少观行。自言。得阿那含果。贤未即检问。遂致流言大被谤读。将有不测之祸。于是徒众或藏名潜去。或踰墙夜走。半日之中众散殆尽。贤乃夷然不以介意。时旧僧僧[(丰*力)/石]道恒等谓贤曰。佛尚不听说己所得法。先言五舶将至虚而无实。又门徒诳惑互起同异。既于律有违理不同止。宜可时去勿得停留。贤曰。我身若流萍。去留甚易。但恨怀抱未申。以为慨然耳。于是与弟子慧观等四十余人俱发。神志从容初无异色。识真之众咸共欢惜。白黑送者千有余人。姚兴闻去怅恨。乃谓道恒曰。佛贤沙门协道来游欲宣遗教。缄言未吐良用深慨。岂可以一言之咎令万夫无导。因敕令追之。贤报使曰。诚知恩旨无预闻命。于是率侣宵征。南指庐岳。沙门释慧远久服风名。闻至欣喜若旧。远以贤之被擯过由门人。若悬记五舶止说在同意。亦于律无犯。乃遣弟子昙邕致书姚主及关中众僧解其擯事。远乃请出禅数诸经。贤志在游化居无求安。停止岁许。复西适江陵。遇外国舶至。既而讯访。果是天竺五舶先所见者也。倾境士庶竞来礼事。其有奉遗悉皆不受。持钵分卫不问豪贱。时陈郡袁豹为宋武帝太尉长史。宋武南讨刘毅随府届于江陵。贤将弟子慧观诣豹乞食。豹素不敬信。待之甚薄。未饱辞退。豹曰。似未足。且复小留。贤曰。檀越施心有限。故令所设已罄。豹即呼左右益饭。饭果尽。豹大惭愧。既而问慧观曰。此沙门何如人。观曰德量高邈非凡所测。豹深叹异以启太尉。太尉请与相

见甚崇敬之。资供备至。俄而太尉还都。便请俱归安止道场寺。贤仪范率素不同华俗。而志韵清远雅有渊致。京师法师僧弼与沙门宝林书曰。斗场禅师甚有大心。便是天竺王何风流人也。其见称如此先是沙门支法领。于于阗得华严前分三万六千偈。未有宣译。至义熙十四年。吴郡内史孟顗右卫将军褚叔度即请贤为译匠。乃手执梵文。共沙门法业。慧严等百有余人。于道场译出。诠定文旨。会通华戎。妙得经意。故道场寺犹有华严堂焉。又沙门法显。于西域所得僧祇律梵本。复请贤译为晋文。语在显传。其先后所出观佛三昧海六卷。泥洹及修行方便论等。凡一十五部。一百十有七卷为究其幽旨妙尽文意。贤以元嘉六年卒。春秋七十有一矣。

昙无谶。或云昙摩忏。或云昙无忏。盖取梵音不同也。其本中天竺人。六岁遭父丧。随母佣织毾[毯-炎＋登]为业。见沙门达摩耶舍。此云法明。道俗所崇丰于利养。其母美之。故以谶为其弟子。十岁同学数人读咒聪敏出群。诵经日得万余言。初学小乘兼览五明诸论。讲说精辩莫能詶抗。后遇白头禅师。共谶论议。习业既异。交诤十旬。谶虽攻难锋起。而禅师终不肯屈。谶伏其精理。乃谓禅师曰。颇有经典可得见不。禅师即授以树皮涅槃经本。谶寻读惊悟方自惭恨。以为坎井之识久迷大方。于是集众悔过。遂专大乘。至年二十诵大小乘经二百余万言。谶从兄善能调象。骑杀王所乘白耳大象。王怒诛之。令曰。敢有视者夷三族。亲属莫敢往者。谶哭而葬之。王怒欲诛谶。谶曰。王以法故杀之。我以亲而葬之。并不违大义。何为见怒。傍人为之寒心。其神色自若。王奇其志气。遂留供养之。谶明解咒术所向皆验。西域号为大咒师。后随王入山。王渴须水不能得。谶乃密咒石出水。因赞曰。大王惠泽所感遂使枯石生泉。邻国闻者皆叹王德。于时雨泽甚调百姓歌咏。王悦其道术深加优宠。顷之王意稍歇待之渐薄。谶以久处致厌。乃辞往罽宾。赍大涅槃前分十卷并菩萨戒经菩萨戒本等。彼国多学小乘不信涅槃。乃东适龟兹。顷之复进到姑臧止于传舍。虑失经本枕之而寝。有人牵之在地。谶惊觉谓是盗者。如此三夕。闻空中语曰。此如来解脱之藏。何以枕之。谶乃惭悟别置高处。夜有盗之者。数过提举。竟不能胜。明旦谶将经去不以为重。盗者见之。谓是圣人。悉来拜谢。河西王沮渠蒙逊僭据凉土。自称为王。闻谶名呼与相见。接待甚厚。蒙逊素奉大法志在弘通。欲请出经本。谶以未参土言又无传译。恐言舛于理不许即翻。于是学语三年方译写初分十卷。时沙门慧嵩道朗独步河西。值其宣出经藏。深相推重。转易梵文嵩公笔受。道俗数百人疑难纵横。谶临机释滞清辩若流。兼富于文藻辞制华密。嵩朗等更请广出诸经。次译大集大云悲华地持优婆塞戒金光明海龙王菩萨戒本等六十余万言。谶以涅槃经本品数未足。还外国究寻。值其母亡遂留岁余。后于于阗更得经本中分。复还姑臧译之。后又遣使于阗寻得后分。于是续译为三十三卷。以伪玄始三年初

就翻译。至玄始十年十月二十三日三袠方竟。即宋武永初二年也。谶云。此经梵本本三万五千偈。于此方减百万言。今所出者止一万余偈。谶尝告蒙逊云。有鬼入聚落必多灾疫。逊不信。欲躬见为验。谶即以术加逊。逊见而骇怖。谶曰。宜洁诚斋戒神咒驱之。乃读咒三日。谓逊曰。鬼已去矣。时境首有见鬼者云。见数百疫鬼奔骤而逝。境内获安谶之力也。逊益加敬事。至逊伪承玄二年。蒙逊济河伐乞伏暮末于抱罕。以世子兴国为前驱。为末军所败。兴国擒焉。后乞伏失守。暮末与兴国俱获于赫连定定。后为吐谷浑所破。兴国遂为乱兵所杀。逊大怒谓事佛无应。即遣斥沙门五十已下皆令罢道。蒙逊先为母造丈六石像。像遂泣涕流泪。谶又格言致谏。逊乃改心而悔焉。时魏虏托跋焘闻谶有道术。遣使迎请。且告逊曰。若不遣谶便即加兵。逊既事谶日久未忍听去。后又遣伪太常高平公李顺策拜蒙逊为使持节侍中都督凉州西域诸军事太传骠骑大将军凉州牧凉王。加九锡之礼。又命逊曰。闻彼有昙摩谶法师。博通多识罗什之流。秘咒神验澄公之匹。朕思欲讲道可驰驿送之。逊与李顺宴于新乐门上。逊谓顺曰。西蕃老臣蒙逊奉事朝廷不敢违失。而天子信纳佞言苟见蹙迫。前遣表求留昙无谶。而今便来征索。此是门师当与之俱死实不惜残年。人生一死讵觉几时。顺曰王款诚先着遣爱子入侍。朝廷钦王忠绩。故显加殊礼。而王以此一胡道人亏山岳之功。不忍一朝之忿。损由来之美。岂朝廷相待之厚。窃为大王不取。主上虚襟之至。弘文所知。弘文者逊所遣聘魏使也。逊曰。太常口美如苏秦。恐情不副辞耳。逊既吝谶不遣。又迫魏之强。至逊义和三年三月。谶固请西行更寻涅槃后分。逊忿其欲去。乃密图害谶。伪以资粮发遣。厚赠宝货。临发之日。谶乃流涕告众曰。谶业对将至。众圣不能救矣。以本有心誓义不容停。比发逊果遣刺客。于路害之。春秋四十九。是岁宋元嘉十年也。黑白远近咸共惜焉。既而逊左右常白日见鬼神以剑击逊。至四月逊寝疾而亡。初谶在姑臧。有张掖沙门道进。欲从谶受菩萨戒。谶云。且悔过乃竭诚七日七夜。至第八日诣谶求受。谶忽大怒。进更思惟。但是我业障未消耳。乃戮力三年。且禅且忏。进即于定中见释迦文佛与诸大士授己戒法。其夕同止十余人。皆感梦如进所见。进欲诣谶说之。未及至数十步谶惊起唱言。善哉善哉。已感戒矣。吾当更为汝作证。次第于佛像前为说戒相。时沙门道朗振誉关西。当进感戒之夕。朗亦通梦。乃自卑戒腊求为法弟。于是从进受者千有余人。传授此法迄至于今。皆谶之余则。有别记云。菩萨地持经应是伊波勒菩萨传来此土。后果是谶所传译。疑谶或非凡也。蒙逊有从弟沮渠安阳[色-巴+(厂@矢)]者。为人强志疏通涉猎书记。因谶入河西弘阐佛法。安阳乃阅意内典奉持五禁。所读众经即能讽诵。常以为务学。多闻大士之盛业。少时求法度流沙至于阗于瞿摩帝大寺遇天竺法师佛驮斯那。咨问道义。斯那本学大乘。天才秀发诵半亿偈。明了禅法故西方诸国。号为人中师子。安阳从受禅秘要治病经。因其梵本。口诵通利。既而东归

向邑于高昌。得观世音弥勒二观经各一卷。及还河西即译出禅要。转为晋文。及伪魏吞并西凉。乃南奔于宋。晦志卑身不交人世。常游塔寺以居士身毕世。初出弥勒。观音二观经。丹阳尹孟顗。见而善之。深加赏接。后竹园寺慧[泳-永＋(虍-七＋(一/八/八/目))]尼。复请出禅经。安阳既通习积以临笔无滞。旬有七日出为五卷。顷之又于钟山定林寺。出佛父般泥洹经一卷。安阳居绝妻拏无欲荣利。从容法侣宣通正法。是以黑白咸敬而嘉焉。后遘疾而终。谶所出诸经。至元嘉中方传建业。道场慧观法师志欲重寻涅槃后分。乃启宋太祖资给遣沙门道普将书吏十人西行寻经。至长广郡舶破伤足因疾而卒。普临终叹曰。涅槃后分与宋地无缘矣。普本高昌人。经游西域遍历诸国。供养尊影顶戴佛钵。四塔道树足迹形像。无不瞻觌。善梵书备诸国语游履异域。别有大传。时高昌复有沙门法盛。亦经往外国立传。凡有四卷。又有竺法维释僧表并经往佛国云云。

## 高僧传卷第三

### 译经下

释法显一 释昙无竭二 佛驮什三 浮陀跋摩四 释智严五 释宝云六 求那跋摩七 僧伽跋摩八 昙摩密多九 释智猛十 畺良耶舍十一 求那跋陀罗十二 求那毗地十三

释法显姓龚。平阳武阳人。有三兄并髫龀而亡。父恐祸及显。三岁便度为沙弥。居家数年病笃欲死。因以送还寺信宿便差。不肯复归。其母欲见之不能得。后为立小屋于门外以拟去来。十岁遭父忧。叔父以其母寡独不立。逼使还俗。显曰。本不以有父而出家也。正欲远尘离俗故入道耳。叔父善其言乃止。顷之母丧。至性过人。葬事毕仍即还寺。尝与同学数十人于田中刈稻。时有饥贼欲夺其谷。诸沙弥悉奔走。唯显独留。语贼曰。若欲须谷随意所取。但君等昔不布施。故致饥贫。今复夺人恐来世弥甚。贫道预为君忧耳。言讫即还。贼弃谷而去。众僧数百人莫不叹服。及受大戒志行明敏仪轨整肃。常慨经律舛阙。誓志寻求。以晋隆安三年。与同学慧景道整慧应慧嵬等。发自长安。西渡流沙。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四顾茫茫莫测所之。唯视日以准东西。望人骨以标行路耳。屡有热风恶鬼遇之必死。显任缘委命直过险难。有顷至葱岭。岭冬夏积雪。有恶龙吐毒风雨沙砾。山路艰危壁立千仞。昔有人凿石通路傍施梯道。凡度七百余所。又蹑悬緪过河数十余处。皆汉之张骞甘父所不至也。次度小雪山遇寒风暴起。慧景噤战不能前。语显曰。吾其死矣。卿可前去勿得俱殒。言绝而卒。显抚之泣曰。本图不果命也。奈何复自力孤行。遂过山险。凡所经历三十余国。将至天竺。去王舍城三十余里有一寺。逼冥过之。显明旦

欲诣耆阇崛山。寺僧谏曰。路甚艰阻。且多黑师子亟经啖人。何由可至。显曰。远涉数万誓到灵鹫。身命不期出息非保。岂可使积年之诚既至而废耶。虽有险难吾不惧也。众莫能止。乃遣两僧送之。显既至山。日将曛夕欲遂停宿。两僧危惧舍之而还。显独留山中烧香礼拜。翘感旧迹如睹圣仪。至夜有三黑师子来蹲显前舐唇摇尾。显诵经不辍一心念佛。师子乃低头下尾伏显足前。显以手摩之。咒曰。若欲相害待我诵竟。若见试者可便退矣。师子良久乃去。明晨还返路穷幽梗。止有一迳通行。未至里余忽逢一道人。年可九十。容服粗素而神气俊远。显虽觉其韵高而不悟是神人。后又逢一少僧。显问曰。向耆年是谁耶。答云。头陀迦葉大弟子也。显方大惋恨。更追至山所。有横石塞于室口遂不得入。显流涕而去。进至迦施国。国有白耳龙。每与众僧约令国内丰熟。皆有信效。沙门为起龙舍并设福食。每至夏坐讫龙辄化作一小蛇。两耳悉白。众咸识是龙。以铜盂盛酪置龙于中。从上座至下行之遍乃化。去年辄一出显亦亲见。后至中天竺于摩竭提邑波连弗阿育王塔南天王寺得摩诃僧祇律。又得萨婆多律抄杂阿毗昙心綖经方等泥洹经等。显留三年。学梵语梵书。方躬自书写。于是持经像寄附商客到师子国。显同旅十余。或留或亡。顾影唯己。常怀悲慨。忽于玉像前见商人以晋地一白团绢扇供养。不觉凄然下泪。停二年。复得弥沙塞律长杂二含及杂藏本。并汉土所无。既而附商人大舶循海而还。舶有二百许人。值暴风水入众皆惶懅。即取杂物弃之。显恐弃其经像。唯一心念观世音。及归命汉土众僧舶任风而去得无伤坏。经十余日达耶婆提国。停五月。复随他商东适广州。举帆二十余日。夜忽大风合舶震惧。众咸议曰。坐载此沙门使我等狼狈。不可以一人故令一众俱亡。共欲推之。法显檀越厉声呵商人曰。汝若下此沙门亦应下我。不尔便当见杀。汉地帝王奉佛敬僧。我至彼告王必当罪汝。商人相视失色僶俛而止。既水尽粮竭唯任风随流。忽至岸见藜藿菜。依然知是汉地。但未测何方。即乘船入浦寻村见猎者二人。显问此是何地耶。猎人曰。此是青州长广郡牢山南岸。猎人还以告太守李嶷。嶷素敬信。忽闻沙门远至躬自迎劳。显持经像随还。顷之欲南归。青州刺史请留过冬。显曰。贫道投身于不反之地志在弘通。所期未果不得久停。遂南造京师。就外国禅师佛驮跋陀于道场寺。译出摩诃僧祇律方等泥洹经杂阿毗昙心垂百余万言。显既出大泥洹经。流布教化咸使见闻。有一家失其姓名。居近朱雀门世奉正化。自写一部读诵供养。无别经室与杂书共屋。后风火忽起延及其家。资物皆尽。唯泥洹经俨然具存。煨烬不侵卷色无改。京师共传咸叹神妙。其余经律未译。后至荆州卒于辛寺。春秋八十有六。众咸恸惜。其游履诸国。别有大传焉。

释昙无竭。此云法勇。姓李。幽州黄龙人也。幼为沙弥便修苦行。持戒诵经。为师僧所重。尝闻法显等躬践佛国。乃慨然有忘身之

誓。遂以宋永初元年招集同志沙门僧猛昙朗之徒二十五人。共赍幡盖供养之具。发迹北土远适西方。初至河南国。仍出海西郡。进入流沙到高昌郡。经历龟兹沙勒诸国。登葱岭度雪山。障气千重层冰万里。下有大江流急若箭。于东西两山之胁系索为桥。十人一过到彼岸已举烟为帜。后人见烟。知前已度方得更进。若久不见烟则知暴风吹索人堕江中。行经三日复过大雪山。悬崖壁立无安足处。石壁皆有故杙孔处处相对。人各执四杙先拔下杙手攀上杙展转相攀。经日方过及到平地相待料检。同侣失十二人。进至罽宾国礼拜佛钵。停岁余。学梵书梵语。求得观世音受记经梵文一部。复西行至辛头那提河。汉言师子。曰缘河西入月氏国。礼拜佛肉髻骨及睹自沸木舫。后至檀特山南石留寺。住僧三百余人。杂三乘学。无竭停此寺受大戒。天竺禅师佛驮多罗。此云觉救。彼土咸云。已证果。无竭请为和上。汉沙门志定为阿阇梨。停夏坐三月日。复行向中天竺。界路既空旷唯赍石蜜为粮。同侣尚有十三人。八人于路并化。余五人同行。无竭虽屡经危棘。而系念所赍观世音经未尝暂废。将至舍卫国。野中逢山象一群。无竭称名归命。即有师子从林中出。象惊惶奔走。后渡恒河。复值野牛一群鸣吼而来。将欲害人。无竭归命如初。寻有大鹫飞来野牛惊散。遂得免之。其诚心所感在险克济。皆此类也。后于南天竺随舶泛海达广州。所历事迹别有记传。其所译出观世音受记经。今传于京师。后不知所终。

佛驮什。此云觉寿。罽宾人。少受业于弥沙塞部僧。专精律品兼达禅要。以宋景平元年七月届于扬州。先沙门法显。于师子国得弥沙塞律梵本。未被翻译而法显迁化。京邑诸僧闻什既善此学。于是请令出焉。以其年冬十一月集于龙光寺。译为三十四卷。称为五分律。什执梵文。于阗沙门智胜为译。龙光道生东安慧严共执笔参正。宋侍中琅琊王练为檀越。至明年四月方竟。仍于大部抄出戒心及羯磨文等。并行于世。什后不知所终。

浮陀跋摩。此云觉铠。西域人也。幼而履操明直聪悟出群。习学三藏偏善毗婆沙论。常诵持此部以为心要。宋元嘉之中达于西凉。先有沙门道泰。志用强果。少游葱右遍历诸国。得毗婆沙梵本十有万偈。还至姑臧。侧席虚衿企待明匠。闻跋摩游心此论。请为翻译。时蒙逊已死子茂虔袭位。以虔承和五年岁次丁丑四月八日。即宋元嘉十四年。于凉州城内闲豫宫中请跋摩译焉。泰即笔受。沙门慧嵩道朗与义学僧三百余人考正文义。再周方讫。凡一百卷。沙门道挻为之作序。有顷魏虏托跋寿西伐姑臧。凉土崩乱。经书什物皆被焚荡。遂失四十卷。今唯有六十存焉。跋摩避乱西反。不知所终。

释智严。西凉州人。弱冠出家。便以精勤著名。纳衣宴坐蔬食永

岁。每以本域丘墟志欲博事名师广求经诰。遂周流西国进到罽宾。入摩天陀罗精舍。从佛驮先比丘咨受禅法。渐深三年功踰十载。佛驮先见其禅思有绪。特深器异。彼诸道俗闻而叹曰。秦地乃有求道沙门矣。始不轻秦类敬接远人。时有佛驮跋陀罗比丘。亦是彼国禅匠。严乃要请东归欲传法中土。跋陀嘉其恳至。遂共东行。于是踰沙越险达自关中常依随跋陀止长安大寺。顷之跋陀横为秦僧所摈。严亦分散憩于山东精舍。坐禅诵经力精修学。晋义熙十三年。宋武帝西伐长安克捷旋斾。涂出山东。时始兴公王恢从驾游观山川至严精舍。见其同止三僧各坐绳床禅思湛然。恢至良久不觉于是弹指。三人开眼俄而还闭。问不与言。恢心敬其奇访诸耆老。皆云。此三僧隐居求志高洁法师也。恢即启宋武帝延请还都。莫肯行者。既屡请恳至。二人推严随行。恢怀道素笃礼事甚殷。还都即住始兴寺。严性爱虚靖志避諠尘。恢乃为于东郊之际更起精舍。即枳园寺也。严前于西域所得梵本众经未及译写。到元嘉四年。乃共沙门宝云译出普曜广博严净四天王等。严在寺不受别请。常分卫自资。道化所被幽显咸服。有见鬼者云。见西州太社间鬼相语。严公至当避易。此人未之解。俄而严至。聊问姓字果称智严。默而识之密加礼异。仪同兰陵萧思话妇刘氏疾病。恒见鬼来吁可骇畏。时迎严说法。严始到外堂。刘氏便见群鬼迸散。严既进为夫人说经。疾以之瘳。因禀五戒。一门宗奉。严清素寡欲随受随施。少而游方无所滞着。禀性冲退不自陈叙。故虽多美行世无得而尽传。严昔未出家时。尝受五戒有所亏犯。后入道受具足。常疑不得戒。每以为惧。积年禅观而不能自了。遂更泛海重到天竺咨诸明达。值罗汉比丘具以事问罗汉。不敢判决。乃为严入定往兜率宫咨弥勒。弥勒答云。得戒。严大喜。于是步归至罽宾。无疾而化。时年七十八。彼国法凡圣烧身各处。严虽戒操高明。而实行未办。始移尸向凡僧墓地。而尸重不起。改向圣墓则飘然自轻。严弟子智羽智远。故从西来报此征瑞。俱还外国。以此推严信是得道人也。但未知果向中间若深浅耳。

释宝云。未详氏族。传云。凉州人。少出家精勤有学行。志韵刚洁不偶于世。故少以方直纯素为名。而求法恳恻亡身殉道。志欲躬睹灵迹广寻经要。遂以晋隆安之初远适西域。与法显智严先后相随。涉履流沙登踰雪岭。勤苦艰危不以为难。遂历于阗天竺诸国备睹灵异。乃经罗刹之野闻天鼓之音。释迦影迹多所瞻礼。云在外域遍学梵书。天竺诸国音字诂训悉皆备解。后还长安。随禅师佛驮跋陀业禅进道。俄而禅师横为秦僧所摈。徒众悉同其咎。云亦奔散。会庐山释慧远解其摈事。共归京师安止道场寺。众僧以云志力坚猛弘道绝域。莫不披衿咨问敬而爱焉。云译出新无量寿。晚出诸经多云所治定。华戎兼通音训允正。云之所定众咸信服。初关中沙门竺佛念善于宣译。于符姚二代显出众经。江左译梵莫踰于云。故于晋宋之际。弘通法藏。沙门

慧观等。咸友而善之。云性好幽居以保闲寂。遂适六合山寺。译出佛本行赞经。山多荒民俗好草窃。云说法教诱多有改更。礼事供养十室而八。顷之道场慧观临亡请云还都总理寺任。云不得已而还。居道场岁许。复更还六合。以元嘉二十六年终于山寺。春秋七十有四。其游履外国。别有记传。

求那跋摩。此云功德铠。本刹利种。累世为王治在罽宾国。祖父呵梨跋陀。此言师子贤。以刚直被徙。父僧伽阿难。此言众喜。因潜隐山泽。跋摩年十四便机见俊达深有远度。仁爱泛博崇德务善。其母尝须野肉令跋摩办之。跋摩启曰。有命之类莫不贪生。夭彼之命非仁人矣。母怒曰。设令得罪吾当代汝。跋摩他日煮油误浇其指。因谓母曰。代儿忍痛。母曰。痛在汝身吾何能代。跋摩曰。眼前之苦尚不能代。况三途耶。母乃悔悟终身断杀。至年十八相公见而谓曰。君年三十当抚临大国南面称尊。若不乐世荣当获圣果。至年二十出家受戒。洞明九部博晓四含。诵经百余万言。深达律品妙入禅要。时号曰三藏法师。至年三十罽宾王薨。绝无绍嗣。众咸议曰。跋摩帝室之胤。又才明德重。可请令还俗以绍国位。群臣数百再三固请。跋摩不纳。乃辞师违众林栖谷饮。孤行山野遁迹人世。后到师子国观风弘教。识真之众咸谓已得初果。仪形感物见者发心。后至阇婆国。初未至一日阇婆王母夜梦见一道士飞舶入国。明旦果是跋摩来至。王母敬以圣礼从受五戒。母因劝王曰。宿世因缘得为母子。我已受戒而汝不信。恐后生之因永绝今果。王迫以母敕。即奉命受戒。渐染既久专精稍笃。顷之邻兵犯境。王谓跋摩曰。外贼恃力欲见侵侮。若与斗战伤杀必多。如其不拒危亡将至。今唯归命师尊不知何计。跋摩曰。暴寇相攻宜须御捍。但当起慈悲心勿兴害念耳。王自领兵拟之。旗鼓始交贼便退散。王遇流矢伤脚。跋摩为咒水洗之。信宿平复。王恭信稍殷。乃欲出家修道。因告群臣曰。吾欲躬栖法门。卿等可更择明主。群臣皆拜伏劝请曰。王若舍国则子民无依。且敌国凶强恃险相对。如失恩覆则黔首奚处。大王天慈宁不愍念。敢以死请申其悃愊。王不忍固违。乃就群臣请三愿。若许者当留治国。一愿凡所王境同奉和上。二愿尽所治内一切断杀。三愿所有储财赈给贫病。群臣欢喜佥然敬诺。于是一国皆从受戒。王后为跋摩立精舍。躬自引材伤王脚指。跋摩又为咒治。有顷平复。导化之声播于遐迩。邻国闻风皆遣使要请。时京师名德沙门慧观慧聪等。远挹风猷思欲餐禀。以元嘉元年九月。面启文帝。求迎请跋摩。帝即敕交州刺史令泛舶延致观等。又遣沙门法长道冲道俊等往彼祈请。并致书于跋摩及阇婆王婆多加等。必希顾临宋境流行道教。跋摩以圣化宜广不惮游方。先已随商人竺难提舶欲向一小国。会值便风遂至广州。故其遗文云。业行风所吹遂至于宋境。此之谓也。文帝知跋摩已至南海。于是复敕州郡令资发下京。路由始兴。经停岁许。始兴有虎市山。仪形耸孤峰岭高绝。跋摩谓其仿佛耆阇。

乃改名灵鹫。于山寺之外别立禅室。室去寺数里磬音不闻。每至鸣椎跋摩已至。或冒雨不沾。或履泥不湿。时众道俗莫不肃然增敬。寺有宝月殿。跋摩于殿北壁手自画作罗云像及定光儒童布发之形。像成之后每夕放光。久之乃歇。始兴太守蔡茂之深加敬仰。后茂之将死。跋摩躬自往视说法安慰。后家人梦见茂之在寺中与众僧讲法。实由跋摩化导之力也。此山本多虎灾。自跋摩居之。昼行夜往。或时值虎。以杖按头。弄之而去。于是山旅水宾去来无梗。感德归化者十有七八焉。跋摩尝于别室入禅。累日不出。寺僧遣沙弥往候之。见一白师子缘柱而上。亘空弥漫生青莲华。沙弥惊恐大呼往逐师子。豁无所见。其灵异无方。类多如此。后文帝重敕观等。复更敦请。乃泛舟下都。以元嘉八年正月达于建邺。文帝引见劳问殷勤。因又言曰。弟子常欲持斋不杀。迫以身殉物不获从志。法师既不远万里来化此国。将何以教之。跋摩曰。夫道在心不在事。法由己非由人。且帝王与匹夫所修各异。匹夫身贱名劣。言令不威。若不克己苦躬。将何为用。帝王以四海为家。万民为子。出一嘉言则士女咸悦。布一善政则人神以和。刑不夭命役无劳力。则使风雨适时寒暖应节。百谷滋繁桑麻郁茂。如此持斋斋亦大矣。如此不杀德亦众矣。宁在阙半日之餐全一禽之命。然后方为弘济耶。帝乃抚机叹曰。夫俗人迷于远理。沙门滞于近教。迷远理者谓至道虚说。滞近教者则拘恋篇章。至如法师所言。真谓开悟明达。可与言天人之际矣。乃敕住祇洹寺供给隆厚。公王英彦莫不宗奉。俄而于寺开讲法华及十地。法席之日轩盖盈衢。观瞩往还肩随踵接。跋摩神府自然妙辩天绝。或时假译人而往复悬悟。后祇洹慧义请出菩萨善戒。始得二十八品。后弟子代出二品。成三十品。未及缮写失序品及戒品。故今犹有两本。或称菩萨戒地。初元嘉三年。徐州刺史王仲德于彭城请外国伊叶波罗译出杂心。至择品而缘碍遂辍。至是更请跋摩译出后品。足成十三卷。并先所出四分羯磨优婆塞五戒略论优婆塞二十二戒等。凡二十六卷。并文义详允梵汉弗差。时影福寺尼慧果净音等。共请跋摩云。去六年有师子国八尼至京云。宋地先未经有尼。那得二众受戒。恐戒品不全。跋摩云。戒法本在大僧众发。设不本事无妨得戒。如爱道之缘。诸尼又恐年月不满。苦欲更受。跋摩称云。善哉。苟欲增明甚助随喜。但西国尼年腊未登。又十人不满。且令学宋语别因西域居士。更请外国尼来足满十数。其年夏在定林下寺安居。时有信者采华布席。唯跋摩所坐华彩更鲜。众咸崇以圣礼。夏竟还祇洹。其年九月二十八日中食未毕。先起还阁。其弟子后至。奄然已终。春秋六十有五。未终之前预造遗文偈颂三十六行。自说因缘云。已证二果。手自封缄付弟子阿沙罗云。我终后可以此文还示天竺僧。亦可示此境僧也。既终之后即扶坐绳床。颜貌不异似若入定。道俗赴者千有余人。并闻香气芬烈。咸见一物状若龙蛇。可长一匹许。起于尸侧直上冲天莫能詺者。即于南林戒坛前依外国法阇毗之。四部鳞集。香薪成[廾/積]。灌之香油以烧遗阴。五色焰起氛氲丽

空。是时天景澄朗道俗哀叹。仍于其处起立白塔。欲重受戒。诸尼悲泣望断不能自胜。初跋摩至京。文帝欲从受菩萨戒。会虏寇侵强未及咨禀。奄而迁化。以本意不遂伤恨弥深。乃令众僧译出其遗文云。

前顶礼三宝　　净戒诸上座
浊世多谄曲　　虚伪无诚信
愚惑不识真　　怀嫉轻有德
是以诸贤圣　　现世晦其迹
我求那跋摩　　命行尽时至
所获善功德　　今当如实说
不以谄曲心　　希望求名利
为劝众懈怠　　增长诸佛法
大法力如是　　仁者咸谛听
我昔旷野中　　初观于死尸
膖胀虫烂坏　　臭秽脓血流
系心缘彼处　　此身性如是
常见此身相　　贪蛾不畏火
如是无量种　　修习死尸观
放舍余闻思　　依止林树间
是夜专精进　　正观常不忘
境界恒在前　　犹如对明镜
如彼我亦然　　由是心寂靖
轻身极明净　　清凉心是乐
增长大欢喜　　则生无著心
变成骨锁相　　白骨现在前
朽坏肢节离　　白骨悉磨灭
无垢智炽然　　调伏思法相
我时得如是　　身安极柔软
如是方便修　　胜进转增长
微尘念念灭　　坏色正念法
是则身究竟　　何缘起贪欲
知因诸受生　　如鱼贪钩饵
彼受无量坏　　念念观磨灭
知彼所依处　　从心猿猴起
业及业果报　　依缘念念灭
心所知种种　　是名别相法
是则思慧念　　次第满足修
观种种法相　　其心转明了
我于尔焰中　　明见四念处
律行从是竟　　摄心缘中住

苦如炽然剑　　斯由渴爱转
爱尽般涅槃　　普见彼三界
死焰所炽然　　形体极消瘦
喜息乐方便　　身还渐充满
胜妙众生相　　顶忍亦如是
是于我心起　　真实正方便
渐渐略境界　　寂灭乐增长
得世第一法　　一念缘真谛
次第法忍生　　是谓无漏道
妄想及诸境　　名字悉远离
境界真谛义　　除恼获清凉
成就三昧果　　离垢清凉缘
不涌亦不没　　净慧如明月
湛然正安住　　纯一寂灭相
非我所宣说　　唯佛能证知
那波阿毗昙　　说五因缘果
实义知修行　　名者莫能见
诸论各异端　　修行理无二
偏执有是非　　达者无违诤
修行众妙相　　今我不宣说
惧人起妄想　　诳惑诸世间
于彼修利相　　我已说少分
若彼明智者　　善知此缘起
摩罗婆国界　　始得初圣果
阿兰若山寺　　道迹修远离
后于师子国　　村名劫波利
进修得二果　　是名斯陀含
从是多留难　　障修离欲道
见我修远离　　知是处空闲
咸生希有心　　利养竞来集
我见如火毒　　心生大厌离
避乱浮于海　　阇婆及林邑
业行风所飘　　随缘之宋境
于是诸国中　　随力兴佛法
无问所应问　　谛实真实观
今此身灭尽　　寂若灯火灭

僧伽跋摩。此云众铠。天竺人也。少而弃俗。清峻有戒德。善解三藏尤精杂心。以宋元嘉十年。出自流沙至于京邑。器宇宏肃。道俗敬异。咸宗事之。号曰三藏法师。初景平元年。平陆令许桑舍宅建

刹。因名平陆寺。后道场慧观以跋摩道行纯备。请住此寺。崇其供养以表厥德。跋摩共观加塔三层。今之奉诚是也。跋摩行道讽诵日夜不辍。僧众归集道化流布。初三藏法师明于戒品。将为影福寺尼慧果等重受具戒。是时二众未备。而三藏迁化。俄而师子国比丘尼铁萨罗等至都。众乃共请跋摩为师继轨三藏。祇洹慧义擅步京邑。谓为矫异执志不同。亲与跋摩拒论翻覆。跋摩标宗显法理证明允。既德有所归。义遂回刚靡然推服。令弟子慧基等服膺供事。僧尼受者数百许人。宋彭城王义康。崇其戒范。广设斋供。四众殷盛倾于京邑。慧观等以跋摩妙解杂心讽诵通利。先三藏虽译未及缮写。即以其年九月。于长干寺招集学士。更请出焉。宝云译语。观自笔受。考核研校一周乃讫。续出摩得勒伽分别业报略劝发诸王要偈及请圣僧浴文等。跋摩游化为志不滞一方。既传经事讫辞还本国。众咸祈止莫之能留。元嘉十九年。随西域贾人舶还外国。不详其终。

昙摩密多。此云法秀。罽宾人也。年至七岁神明澄正。每见法事辄自然欣跃。其亲爱而异之。遂令出家。罽宾多出圣达。屡值明师。博贯群经。特深禅法。所得门户极甚微奥。为人沉邃有慧解。仪轨详正。生而连眉故世号连眉禅师。少好游方誓志宣化。周历诸国遂适龟兹。未至一日。王梦神告王曰。有大福德人明当入国。汝应供养明旦即敕外司。若有异人入境必驰奏闻。俄而蜜多果至。王自出郊迎延请入宫。遂从禀戒尽四事之礼。蜜多安而能迁不拘利养。居数载密有去心。神又降梦曰。福德人舍王去矣。王惕然惊觉。既而君臣固留莫之能止。遂度流沙进到炖煌。于闲旷之地建立精舍。植奈千株开园百亩。房阁池沼极为严净。顷之复适凉州。仍于公府旧事更葺堂宇。学徒济济禅业甚盛。常以江左王畿志欲传法。以宋元嘉元年展转至蜀。俄而出峡止荆州。于长沙寺造立禅阁。翘诚恳恻祈请舍利。旬有余日遂感一枚。冲器出声放光满室。门徒道俗莫不更增勇猛人百其心。顷之沿流东下至于京师。初止中兴寺。晚憩祇洹。密多道声素着化洽连邦。至京甫尔倾都礼讯。自宋文哀皇后及皇太子公主。莫不设斋桂宫请戒椒掖。参候之使旬日相望。即于祇洹寺译出禅经禅法要普贤观虚空藏观等。常以禅道教授。或千里咨受四辈。远近皆号大禅师焉。会稽太守平昌孟顗。深信正法。以三宝为己任。素好禅味敬心殷重。及临浙右请与同游。乃于鄮县之山建立塔寺。东境旧俗多趣巫祝。及妙化所移比屋归正。自西徂东无思不服。元嘉十年还都止钟山定林下寺。密多天性凝靖雅爱山水。以为钟山镇岳埒美嵩华。常叹下寺基构临涧低侧。于是乘高相地揆卜山势。以元嘉十二年斩石刊木营建上寺。士庶钦风献奉稠叠。禅房殿宇郁尔层构。于是息心之众万里来集。讽诵肃邕望风成化。定林达禅师即神足弟子。弘其风教声震道俗。故能净化久而莫渝。胜业崇而弗替。盖密多之遗烈也。爰自西域至于南土。凡所游履靡不兴造檀会敷陈教法。初密多之发罽宾也。有

迦毗罗神王卫送。遂至龟兹。于中路欲反。乃现形告辞密多曰。汝神力通变自在游处。将不相随共往南方。语毕即收影不现。遂远从至都。即于上寺图像着壁。迄至于今犹有声影之验。洁诚祈福莫不享愿。以元嘉十九年七月六日卒于上寺。春秋八十有七。道俗四众行哭相趋。仍葬于钟山宋熙寺前。

释智猛。雍州京兆新丰人。禀性端明励行清白。少袭法服修业专至。讽诵之声以夜续日。每闻外国道人说天竺国土有释迦遗迹及方等众经。常慨然有感驰心遐外。以为万里咫尺千载可追也。遂以伪秦弘始六年甲辰之岁招结同志沙门十有五人。发迹长安。渡河跨谷三十六所。至凉州城。出自阳关西入流沙。凌危履险有过前传。遂历鄯鄯龟兹于阗诸国。备瞩风化。从于阗西南行二千里。始登葱岭。而九人退还。猛与余伴进行千七百里。至波伦国。同侣竺道嵩又复无常。将欲阇毗。忽失尸所在。猛悲叹惊异。于是自力而前。与余四人共度雪山渡辛头河至罽宾国。国有五百罗汉。常往返阿耨达池。有大德罗汉见猛至欢喜。猛咨问方土为说四天子事。具在猛传。猛于奇沙国见佛文石唾壶。又于此国见佛钵。光色紫绀四际尽然。猛香华供养顶戴发愿。钵若有应能轻能重。既而转重力遂不堪。及下案时复不觉重。其道心所应如此。复西南行千三百里至迦维罗卫国。见佛发佛牙及肉髻骨。佛影迹炳然具存。又睹泥洹坚固之林降魔菩提之树。猛喜心内充设供一日。兼以宝盖大衣覆降魔像。其所游践究观灵变。天梯龙池之事不可胜数。后至华氏国阿育王旧都。有大智婆罗门名罗阅家举族弘法王所钦重。造纯银塔高三丈。既见猛至。乃问秦地有大乘学不。猛答悉大乘学。罗阅惊叹曰。希有希有。将非菩萨往化耶。猛于其家得大泥洹梵本一部。又得僧祇律一部及余经梵本。誓愿流通。于是便反。以甲子岁发天竺。同行三伴于路无常。唯猛与昙纂俱还于凉州出泥洹本。得二十卷。以元嘉十四年入蜀。十六年七月造传记所游历。元嘉末卒于成都。余历寻游方沙门。记列道路时或不同。佛钵顶骨处亦乖爽。将知游往天竺非止一路。顶钵灵迁时届异土。故传述见闻难以例也。

畺良耶舍。此云时称。西域人。性刚直寡嗜欲。善诵阿毗昙博涉律部。其余诸经多所该综。虽三藏兼明而以禅门专业。每一游观或七日不起。常以三昧正受传化诸国。以元嘉之初远冒沙河萃于京邑。太祖文皇深加叹异。初止钟山道林精舍。沙门宝志崇其禅法。沙门僧含请译药王药上观及无量寿观。含即笔受。以此二经是转障之秘术净土之洪因故沉吟嗟味流通宋国。平昌孟顗承风钦敬。资给丰厚。顗出守会稽固请不去。后移憩江陵。元嘉十九年西游岷蜀。处处弘道禅学成群。后还卒于江陵。春秋六十矣。时又有天竺沙门僧伽达多僧伽罗多等。并禅学深明。来游宋境。达多尝在山中坐禅。日时将迫。念欲虚

斋。乃有群鸟衔果飞来授之。达多思惟。猕猴奉蜜佛亦受而食之。今飞鸟授食何为不可。于是受而进之。元嘉十八年夏受临川康王请。于广陵结居。后终于建业。僧伽罗多。此云众济。以宋景平之末来至京师。乞食人间宴坐林下。养素幽闲不涉当世。以元嘉十年卜居钟阜之阳。剪棘开榛造立精舍。即宋熙寺是也。

求那跋陀罗。此云功德贤。中天竺人。以大乘学故世号摩诃衍。本婆罗门种。幼学五明诸论。天文书算医方咒术靡不该博。后遇见阿毗昙杂心。寻读惊悟。乃深崇佛法焉。其家世外道禁绝沙门。乃舍家潜遁远求师友。即投簪落彩专精志学。及受具足博通三藏。为人慈和恭恪事师尽礼。顷之辞小乘师进学大乘。大乘师试令探取经匣。即得大品华严。师嘉而叹曰。汝于大乘有重缘矣。于是读诵讲宣莫能詶抗。进受菩萨戒法。乃奉书父母劝归正法曰。若专守外道则虽还无益。若归信三宝则长相见。其父感其言至。遂弃邪从正跋陀前到师子诸国。皆传送资供。既有缘东方。乃随舶泛海中途风止。淡水复竭举舶忧惶。跋陀曰。可同心并力念十方佛称观世音。何往不感。乃密诵咒经恳到礼忏。俄而信风暴至。密云降雨。一舶蒙济。其诚感如此。元嘉十二年至广州。刺史车朗表闻。宋太祖遣信迎接。既至京都敕名僧慧严慧观。于新亭郊劳。见其神情朗彻莫不虔仰。虽因译交言而欣若倾盖。初住衹洹寺。俄而太祖延请深加崇敬。琅琊颜延之通才硕学。束带造门。于是京师远近冠盖相望。大将军彭城王义康。丞相南谯王义宣。并师事焉。顷之众僧共请出经于衹洹寺。集义学诸僧译出杂阿含经。东安寺出法鼓经。后于丹阳郡译出胜鬘楞伽经。徒众七百余人。宝云传译。慧观执笔。往复咨析妙得本旨。后谯王镇荆州。请与俱行安止辛寺。更创房殿。即于辛寺出无忧王过去现在因果及一卷无量寿一卷泥洹央掘魔罗相续解脱波罗蜜了义现在佛名经三卷第一义五相略八吉祥等诸经并前所出凡百余卷常令弟子法勇传译度语。谯王欲请讲华严等经。而跋陀自忖未善宋言有怀愧叹。即旦夕礼忏请观世音乞求冥应。遂梦有人白服持剑。擎一人首。来至其前曰。何故忧耶。跋陀具以事对。答曰。无所多忧。即以剑易首更安新头。语令回转曰。得无痛耶。答曰。不痛。豁然便觉心神悦怿。旦起道义皆备领宋言。于是就讲。元嘉将末谯王屡有怪梦。跋陀答云。京都将有祸乱。未及一年元凶构逆。及孝建之初谯王阴谋逆节。跋陀颜容忧惨未及发言。谯王问其故。跋陀谏争恳切。乃流涕而出曰。必无所冀。贫道不容扈从。谯王以其物情所信。乃逼与俱下。梁山之败大舰转迫。去岸悬远判无全济。唯一心称观世音。手捉邛竹杖投身江中。水齐至膝。以杖刺水。水流深驶。见一童子寻后而至以手牵之。顾谓童子。汝小儿何能度我。恍忽之间觉行十余步。仍得上岸。即脱纳衣欲偿童子。顾觅不见。举身毛竖。方知神力焉。时王玄谟督军梁山。世祖敕军中得摩诃衍。善加料理驿信送台。俄而寻得。令舸送都。世祖即时

引见顾问委曲。曰企望日久今始相遇。跋陀曰。既染衅戾分当灰粉。今得接见重荷生造敕问并谁为贼。答曰。出家之人不预戎事。然张畅宋灵秀等并见驱逼贫道。所明但不图宿缘乃逢此事。帝曰。无所惧也。是日敕住后堂供施衣物。给以人乘。初跋陀在荆十载。每与谯王书疏无不记录。及军败检简无片言及军事者。世祖明其纯谨益加礼遇。后因闲谈聊戏问曰。念承相不。答曰。受供十年何可忘德。今从陛下乞愿。愿为丞相三年烧香。帝凄然惨容义而许焉。及中兴寺成敕令移住为开三间房。后于东府宴会。王公毕集。敕见跋陀。时未及净发白首皓然。世祖遥望顾谓尚书谢庄曰。摩诃衍聪明机解。但老期已至。朕试问之。其必悟人意也。跋陀上阶。因迎谓之曰。摩诃衍不负远来之意。但唯有一在。即应声答曰。贫道远归帝京垂三十载。天子恩遇衔愧罔极。但七十老病唯一死在。帝嘉其机辩。敕近御而坐。举朝属目。后于秣陵界凤皇楼西起寺。每至夜半辄有推户而唤。视之无人。众屡厌梦。跋陀烧香咒愿曰。汝宿缘在此我今起寺。行道礼忏常为汝等。若住者为护寺善神。若不能住各随所安。既而道俗十余人。同夕梦见鬼神千数皆荷担移去。寺众遂安。今陶后渚白塔寺即其处也。大明六年天下亢旱祷祈山川累月无验。世祖请令祈雨必使有感。如其无获不须相见。跋陀曰。仰凭三宝。陛下天威冀必隆泽。如其不获不复重见。即往北湖钓台烧香祈请。不复饮食。默而诵经。密加秘咒。明日晡时西北云起如盖。日在桑榆风震云合连日降雨。明旦公卿入贺。敕见慰劳。嚫施相续。跋陀自幼以来蔬食终身。常执持香炉未尝辍手。每食竟辙分食飞鸟。乃集手取食。至太宗之世礼供弥隆到大始四年正月觉体不悆。便与太宗及公卿等告别。临终之日延伫而望之。见天华圣像。禺中遂卒。春秋七十有五。太宗深加痛惜慰赙甚厚。公卿会葬荣哀备焉。时又有沙门宝意。梵言阿那摩低。本姓康。康居人。世居天竺。以宋孝建中来止京师瓦官禅房。恒于寺中树下坐禅。又晓经律。时人亦号三藏。常转侧数百贝子。立知凶吉。善能神咒。以香涂掌。亦见人往事。宋世祖施其一铜唾壶。高二尺许。常在床前。忽有人窃之。意以席一领。空卷之咒上数通。经于三夕唾壶还在席中。莫测其然。于是四远道俗咸敬而异焉。齐文惠文宣及梁太祖。并敬以师礼焉。永明末年终于所住。

求那毗地。此言安进。本中天竺人。弱年从道。师事天竺大乘法师僧伽斯。聪慧强记勤于讽诵。谙究大小乘将二十万言。兼学外典明解阴阳。占时验事征兆非一。齐建元初来至京师止毗耶离寺。执锡从徒威仪端肃。王公贵胜迭相供请。初僧伽斯于天竺国。抄修多罗藏中要切譬喻撰为一部。凡有百事。教授新学。毗地悉皆通兼明义旨。以永明十年秋译为齐文。凡有十卷。谓百喻经。复出十二因缘及须达长者经各一卷。自大明已后译经殆绝。及其宣流世咸称美。毗地为人弘厚。故万里归集。南海商人咸宗事之。供献皆受。悉为营法。于建邺

淮侧造正观寺居之。重阁层门殿堂整饰。以中兴二年冬终于所住。梁初有僧伽婆罗者。亦外国学僧。仪貌谨洁善于谈对。至京师亦止正观寺。今上甚加礼遇。敕于正观寺及寿光殿占云馆中译出大育王经解脱道论等。释宝唱袁昙允等笔受。

论曰。传译之功尚矣。固无得而称焉。昔如来灭后。长老迦葉阿难末田地等并具足住持八万法藏。弘道济人功用弥博。圣慧日光余晖未隐。是后迦旃延子达磨多罗达摩尸利帝等。并博寻异论各着言说。而皆祖述四含宗轨三藏。至若龙树马鸣婆薮盘豆。则于方等深经领括枢要。源发般若流贯双林。虽曰化洽洼隆而亦俱得其性。故令三宝载传法轮未绝。是以五百年中犹称正法在世。夫神化所接远近斯届。一声一光辄震他土。一台一盖动覆恒国。振丹之与迦维。虽路绝葱河里踰数万。若以圣之神力。譬犹武步之间。而令闻见限隔。岂非时也。及其缘运将感名教潜洽。或称为浮图之主。或号为西域大神。故汉明帝诏楚王英云。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图之仁祀。及通梦金人遣使西域。乃有摄摩腾竺法兰。怀道来化。协策孤征。艰苦必达。傍峻壁而临深。蹑飞緪而渡险。遗身为物。处难能夷。传法宣经初化东土。后学而闻盖其力也。爰至安清支谶康会竺护等。并异世一时继踵弘赞。然夷夏不同音韵殊隔。自非精括诂训领会良难。属有支谦聂承远竺佛念释宝云竺叔兰无罗叉等。并妙善梵汉之音。故能尽翻译之致。一言三复词旨分明。然后更用此土宫商饰以成制。论云。随方俗语能示正义。于正义中置随义语。盖斯谓也。其后鸠摩罗什。硕学钩深神鉴奥远。历游中土备悉方言。复恨支竺所译文制古质未尽善美。乃更临梵本重为宣译。故致今古二经言殊义一。时有生融影睿严观恒肇。皆领悟言前词润珠玉。执笔承旨任在伊人。故长安所译郁为称首。是时姚兴窃号跨有皇畿。崇爱三宝城堑遗法。使夫慕道来仪遐迩烟萃。三藏法门有缘必睹。自像运东迁在兹为盛。其佛贤比丘江东所译华严大部。昙无谶河西所翻涅槃妙教。及诸师所出四含五部犍度婆沙等。并皆言符法本理惬三印。而童寿有别室之愆。佛贤有擯黜之迹。考之实录未易详究。或以时运浇薄道丧人离。故所感见爰至于此。若以近迹而求。盖亦圭璋之一玷也。又世高无谶法祖法祚等。并理思淹通仁泽成雾而皆不得其死。将由业有传感义无违避。故罗汉虽诸漏已尽。尚贻贯脑之厄。比干虽忠謇竭诚。犹招赐剑之祸。匪其然乎。间有竺法度者。自言。专执小乘而与三藏乖越。食用铜钵本非律仪所许。伏地相向。又是忏法所无。且法度生本南康不游天竺。晚值昙摩耶舍。又非专小之师直欲溪壑其身故为矫异。然而达量君子未曾回适。尼众易从初禀其化。夫女人理教难惬事迹易翻。闻因果则悠然扈背。见变术则奔波倾饮。随堕之义即斯谓也。窃惟正法渊广数盈八亿。传译所得卷止千余。皆由踰越沙阻履跨危绝。或望烟渡险。或附杙前身。及相会推求。莫不十遗八九。是以法显智猛智严法勇等。发趾则结旅成

群。还至则顾影唯一。实足伤哉。当知一经达此。岂非更赐寿命。而顷世学徒唯慕钻求一典。谓言广读多惑。斯盖堕学之辞。匪曰通方之训。何者。夫欲考寻理味决正法门。岂可断以胸衿而不博寻众典。遂使空劳传写永翳箱匣。甘露正说竟莫披寻。无上宝珠隐而弗用。岂不惜哉。若能贯采禅律融治经论。虽复祇树息荫玄风尚扇。娑罗变叶佛性犹彰。远报能仁之恩。近称传译之德。傥获身命宁不勖欤。

赞曰。频婆揜唱。叠教攸陈。五乘竟转。八万弥纶。周星曜魄。汉梦通神。腾兰谶什。殉道来臻。慈云徙荫。慧水传津。俾夫季末。方树洪因。

## 高僧传卷第四

### 义解一

朱士行一 支孝龙二 康僧渊三 竺法雅四 康法朗五 竺法乘六 竺潜深七 支道林八 于法兰九 于法开十 于道邃十一 竺法崇十二 竺法义十三 竺僧度十四

朱士行。颍川人。志业方直劝沮不能移其操。少怀远悟脱落尘俗。出家已后专务经典。昔汉灵之时竺佛朔译出道行经。即小品之旧本也。文句简略意义未周。士行尝于洛阳讲道行经。觉文章隐质诸未尽善。每叹曰。此经大乘之要。而译理不尽。誓志捐身远求大本。遂以魏甘露五年发迹雍州。西渡流沙既至于阗。果得梵书正本凡九十章。遣弟子不如檀。此言法饶。送经梵本还归洛阳。未发之顷于阗诸小乘学众遂以白王云。汉地沙门欲以婆罗门书惑乱正典。王为地主。若不禁之将断大法聋盲汉地王之咎也。王即不听赍经。士行深怀痛心。乃求烧经为证。王即许焉。于是积薪殿前以火焚之。士行临火誓曰。若大法应流汉地经当不然。如其无护命也如何。言已投经火中。火即为灭不损一字。皮牒如本。大众骇服咸称其神感。遂得送至陈留仓恒水南寺。时河南居士竺叔兰。本天竺人。父世避难居于河南。兰少好游猎。后经暂死备见业果。因改励专精深崇正法博究众音。善于梵汉之语。又有无罗叉比丘。西域道士。稽古多学乃手执梵本。叔兰译为晋文。称为放光波若。皮牒故本今在豫章。至太安二年。支孝龙就叔兰一时写五部校为定本。时未有品目。旧本十四匹缣令写为二十卷。士行遂终于于阗。春秋八十。依西方法阇维之。薪尽火灭。尸犹能全。众咸惊异。乃咒曰。若真得道法当毁败。应声碎散。因敛骨起塔焉。后弟子法益从彼国来。亲传此事。故孙绰正像论云。士行散形于于阗。此之谓也。

支孝龙。淮阳人。少以风姿见重。加复神彩卓荦高论适时。常披味小品以为心要。陈留阮瞻颖川庾凯。并结知音之交世人呼为八达。时或嘲之曰。大晋龙兴天下为家。沙门何不全发肤去袈裟释胡服被绫罗。龙曰。抱一以逍遥。唯寂以致诚。剪发毁容改服变形。彼谓我辱我弃彼荣。故无心于贵而愈贵。无心于足而愈足矣。其机辩适时皆此类也。时竺叔兰初译放光经。龙既素乐无相。得即披阅旬有余日。便就开讲。后不知所终矣。孙绰为之赞曰。小方易拟。大器难像。桓桓孝龙。克迈高广。物竞宗归。人思效仰。云泉弥漫。兰风[月*(夸-大+八)]向。

康僧渊。本西域人。生于长安。貌虽梵人语实中国。容止详正志业弘深。诵放光道行二波若。即大小品也。晋成之世。与康法畅支敏度等俱过江。畅亦有才思善为往复。着人物始义论等。畅常执麈尾。行每值名宾辄清谈尽日。庾元规谓畅曰。此麈尾何以常在。畅曰。廉者不取贪者不与。故得常在也。敏度亦聪哲有誉。着译经录今行于世。渊虽德愈畅度而别以清约自处。常乞丐自资人未之识。后因分卫之次遇陈郡殷浩。浩始问佛经深远之理。却辩俗书性情之义。自昼之曛浩不能屈。由是改观。琅琊王茂弘以鼻高眼深戏之。渊曰。鼻者面之山。眼者面之渊。山不高则不灵。渊不深则不清。时人以为名答。后于豫章山立寺。去邑数十里带江傍岭林竹郁茂。名僧胜达响附成群。以常持心梵经空理幽远故。偏加讲说。尚学之徒往还填委。后卒于寺焉。

法雅。河间人。凝正有器度。少善外学长通佛义。衣冠士子咸附咨禀。时依门徒并世典有功未善佛理。雅乃与康法朗等。以经中事数拟配外书。为生解之例。谓之格义。乃毗浮相昙等。亦辩格义以训门徒。雅风采洒落善于枢机。外典佛经递互讲说。与道安法汰每披释凑疑共尽经要。后立寺于高邑。僧众百余训诱无懈。雅弟子昙习祖述先师善于言论。为伪赵太子石宣所敬云。

康法朗。中山人。少出家善戒节。尝读经见双树鹿苑之处。郁而叹曰。吾已不值圣人。宁可不睹圣处。于是誓往迦夷仰瞻遗迹。乃共同学四人发迹张掖。西过流沙行经三日。路绝人踪。忽见道傍有一故寺。草木没人中有败屋两间。间中各有一人。一人诵经。一人患痢。两人比房不相料理。屎尿纵横举房臭秽。朗谓其属曰。出家同道以法为亲。不见则已。岂可见而舍耶。朗乃停六日为洗浣供养。至第七日见此房中皆是香华。乃悟其神人。因语朗云。比房是我和上。已得无学可往问讯。朗往问讯。因语朗云。君等诚契皆当入道。不须远游诸国。于事无益。唯当自力行道勿令失时。但朗功业尚小未纯未得所愿。当还真丹国作大法师。于是四人不复西行。仍留此专精业道。唯

朗更游诸国研寻经论。后还中山门徒数百讲法相系。后不知所终。孙绰为之赞曰。人亦有言。瑜瑕弗藏。朗公冏冏。能韬其光。敬终慎始。研微辩章。何以取证。冰坚履霜。朗弟子令韶。其先雁门人。姓吕。少游猎后发心出家事朗为师。思学有功。特善禅数。每入定或数日不起。后移柳泉山凿穴宴坐。朗终后刻木为像。朝夕礼事。孙绰正像论云。吕韶凝神于中山。即其人也。

竺法乘。未详何人。幼而神悟超绝悬鉴过人。依竺法护为沙弥。清真有志气。护甚嘉焉。护既道被关中。且资财殷富。时长安有甲族欲奉大法。试护道德伪往告急求钱二十万。护未答。乘年十三侍在师侧。即语曰。和上意已相许矣。客退后乘曰。观此人神色非实求钱。将以观和上道德何如耳。护曰吾亦以为然。明日此客率其一宗百余口。诣护请受戒具。谢求钱之意。于是师资名布遐迩。乘后西到炖煌立寺延学。忘身为道。诲而不倦。使夫豺狼革心戎狄知礼。大化西行乘之力也。后终于所住。孙绰道贤论以乘比王浚冲。论云。法乘安丰少有机悟之鉴。虽道俗殊操阡陌可以相准。高士季颙为之赞传。乘同学竺法行竺法存。并山栖履操知名当世矣。

竺潜字法深。姓王。琅琊人。晋丞相武昌郡公敦之弟也。年十八出家。事中州刘元真为师。元真早有才解之誉。故孙绰赞曰。索索虚衿。翳翳闲冲。谁其体之。在我刘公。谈能雕饰。照足开蒙。怀抱之内。豁尔每融。潜伏膺已后剪削浮华崇本务学。微言兴化誉洽西朝。风姿容貌堂堂如也。至年二十四讲法华大品。既蕴深解复能善说。故观风味道者。常数盈五百。晋永嘉初避乱过江。中宗元皇及萧祖明帝。丞相王茂弘大尉庾元规。并钦其风德友而敬焉。建武太宁中。潜恒着屐至殿内。时人咸谓方外之士。以德重故也。中宗萧祖升遐王庾又薨。乃隐迹剡山以避当世。追踪问道者已复结旅山门。潜优游讲席三十余载。或畅方等。或释老庄。投身北面者莫不内外兼洽。至哀帝好重佛法。频遣两使殷勤征请。潜以诏旨之重暂游宫阙。即于御筵开讲大品。上及朝士并称善焉。于时简文作相。朝野以为至德。以潜是道俗标领。又先朝友敬尊重。挹服顶戴兼常。迄乎龙飞虔礼弥笃。潜尝于简文处遇沛国刘惔。惔嘲之曰。道士。何以游朱门。潜曰。君自睹其朱门。贫道见为蓬户。司空何次道懿德纯素笃信经典。每加只崇遵以师资之敬数相招请。屡兴法祀。潜虽复从运东西。而素怀不乐。乃启还剡之仰山遂其先志。于是逍遥林阜以毕余年。支遁遣使求买仰山之侧沃洲小岭。欲为幽栖之处。潜答云。欲来辄给。岂闻巢由买山而隐遁。后与高丽道人书云。上座竺法深。中州刘公之弟子。体德贞峙道俗纶综。往在京邑维持法网。内外具瞻弘道之匠也。顷以道业靖济不耐尘俗。考室山泽修德就闲。今在剡县之仰山。率合同游论道说义。高栖皓然遐迩有咏。以晋宁康二年卒于山馆。春秋八十有九。烈

宗孝武诏曰。深法师理悟虚远风鉴清贞。弃宰相之荣。袭染衣之素。山居人外笃勤匪懈。方赖宣道以济苍生。奄然迁化用痛于怀。可赙钱十万星驰驿送。孙绰以深比刘伯伦。论云。深公道素渊重有远大之量。刘伶肆意放荡以宇宙为小。虽高栖之业刘所不及。而旷大之体同焉。时仰山复有竺法友。志业强正博通众典。尝从深受阿毗昙。一宿便诵深曰。经目则讽见称昔人。若能仁更兴大晋者。必取汝为五百之一也。年二十四。便能讲说。后立剡县城南台寺焉。竺法蕴悟解入玄。尤善放光波若。康法识亦有义学之功。而以草隶知名。尝遇康昕。昕自谓笔道过识。识共昕各作右军草。傍人窃以为货。莫之能别。又写众经甚见重之。竺法济幼有才藻。作高逸沙门传。凡此诸人皆潜之神足。孙绰并为之赞不复具抄。

支遁字道林。本姓关氏。陈留人。或云河东林虑人。幼有神理聪明秀彻。初至京师。太原王蒙甚重之曰。造微之功不减辅嗣。陈郡殷融尝与卫玠交。谓其神情俊彻后进莫有继之者。及见遁叹息以为重见若人。家世事佛。早悟非常之理。隐居余杭山。深思道行之品。委曲慧印之经。卓焉独拔得自天心。年二十五出家。每至讲肆善标宗会。而章句或有所遗。时为守文者所陋。谢安闻而善之曰。此乃九方堙之相马也。略其玄黄而取其骏逸。王洽刘恢殷浩许询郗超孙绰桓彦表王敬仁何次道王文度谢长遐袁彦伯等。并一代名流。皆着尘外之狎。遁尝在白马寺。与刘系之等。谈庄子逍遥篇云。各适性以为逍遥。遁曰。不然。夫桀跖以残害为性。若适性为得者。从亦逍遥矣。于是退而注逍遥篇。群儒旧学莫不叹服。后还吴立支山寺。晚欲入剡。谢安为吴兴与遁书曰。思君日积计辰倾迟。知欲还剡自治。甚以怅然。人生如寄耳。顷风流得意之事殆为都尽。终日戚戚触事惆怅。唯迟君来以晤言消之。一日当千载耳。此多山县闲静差可养疾。事不异剡而医药不同。必思此缘副其积想也。王羲之时在会稽。素闻遁名未之信。谓人曰。一往之气何足言。后遁既还剡经由于郡。王故诣遁观其风力。既至。王谓遁曰。逍遥篇可得闻乎。遁乃作数千言。标揭新理才藻惊绝。王遂披衿解带。流连不能已。仍请住灵嘉寺。意存相近。俄又投迹剡山。于沃洲小岭立寺行道。僧众百余常随禀学。时或有堕者遁乃着座右铭。以勖之曰。勤之勤之。至道非弥。奚为淹滞。弱丧神奇。茫茫三界。眇眇长羁。烦劳外凑。冥心内驰殉赴钦渴。缅邈忘疲。人生一世。涓若露垂。我身非我。云云谁施。达人怀德。知安必危。寂寥清举。濯累禅池。谨守明禁。雅玩玄规。绥心神道。抗志无为。寮朗三蔽。融冶六疵。空同五阴。豁虚四支。非指喻指。绝而莫离。妙觉既陈。又玄其知。婉转平任。与物推移。过此以往。勿思勿议。敦之觉父志在婴儿。时论以遁才堪经赞。而洁己拔俗有违兼济之道。遁乃作释蒙论。晚移石城山。又立栖光寺。宴坐山门游心禅苑。木餐涧饮浪志无生。乃注安般四禅诸经及即色游玄论圣不辩知论道行

旨归学道诫等。追踪马鸣蹑影龙树。义应法本不违实相。晚出山阴讲维摩经。遁为法师。许询为都讲。遁通一义。众人咸谓询无以厝难。询设一难。亦谓遁不复能通。如此至竟两家不竭。凡在听者咸谓审得遁旨。回令自说得两三反便乱。至晋哀帝即位。频遣两使征请出都。止东安寺讲道行波若。白黑钦崇朝野悦服。太原王蒙。宿构精理。撰其才词往诣遁作数百语。自谓遁莫能抗。遁乃徐曰。贫道与君别来多年。君语了不长进。蒙惭而退焉。乃叹曰。实缁钵之王何也。郄超问谢安。林公谈何如嵇中散。安曰。嵇努力裁得去耳。又问何如殷浩。安曰亹亹论辩恐殷制支。超拔直上渊源。浩实有惭德。郄超后与亲友书云。林法师神理所通玄拔独悟。实数百年来绍明大法令真理不绝一人而已。遁淹留京师涉将三载。乃还东山。上书告辞曰。遁顿首言。敢以不才希风世表。未能鞭后用忝灵化。盖沙门之义法出佛圣。雕纯反朴绝欲归宗。游虚玄之肆。守内圣之则。佩五戒之贞。毗外王之化。谐无声之乐。以自得为和。笃慈爱之孝。蠕动无伤。衔抚恤之哀。永悼不仁。秉未兆之顺。远防宿命。挹无位之节。履亢不悔。是以哲王御南面之重。莫不钦其风尚安其逸轨探其顺心略其形敬。故令历代弥新矣。陛下天钟圣德雅尚不倦。道游灵模日昃忘御可谓钟鼓晨极声振天下。清风既邵莫不。幸甚。上愿陛下齐龄二仪弘敷至化。去陈信之妖诬寻丘祷之弘议。绝小涂之致泥。奋宏辔于夷路。若然者太山不淫季氏之旅得一以成灵。王者非圆丘而不禋。得一以永贞。若使贞灵各一人神相忘。君君而下无亲举。神神而咒不加灵。玄德交被民荷冥祐。恢恢六合。成吉祥之宅。洋洋大晋。为元亨之宇。常无为而万物归宗。执大象而天下自往。国典刑杀则有司存焉。若生而非惠则赏者自得。戮而非怒则罚者自刑。弘公器以厌神意。提铨衡以极冥量。所谓天何言哉。四时行焉。贫道野逸东山与世异荣。菜蔬长阜漱流清壑。褴缕毕世绝窥皇阶。不悟乾光曲曜猥被蓬荜。频奉明诏使诣上京。进退惟谷不知所厝。自到天道屡蒙引见。优以宾礼策以微言。每愧才不拔滞理无拘新。不足对扬玄模允塞视听。踧踖侍人流汗位席。曩四翁赴汉于木蕃魏。皆出处有时默语适会。今德非昔人。动静乖哀。游魂禁省。鼓言帝侧。将困非据何能有为。且岁月僶俛感若斯之叹。况复同志索居综习辽落。延首东顾孰能无怀。上愿陛下时蒙放遣归之林薄。以鸟养鸟所荷为优。谨露板以闻申其愚管。裹粮望路伏待慈诏。诏即许焉资给发遣事事丰厚。一时名流并饯离于征虏蔡子叔前至近遁而坐。谢万石后至值蔡暂起。谢便移就其处。蔡还合褥举谢掷地。谢不以介意。其为时贤所慕如此。既而收迹剡山毕命林泽。人尝有遗遁马者。遁爱而养之。时或有讥之者。遁曰。爱其神骏聊复畜耳。后有饷鹤者。遁谓鹤曰。尔冲天之物。宁为耳目之玩乎遂放之。遁幼时尝与师共论物类。谓鸡卵生用未足为杀。师不能屈。师寻亡。忽见形投卵于地。[瞉-禾+卵]破鶵行。顷之俱灭。遁乃感悟。由是蔬食终身。遁先经余姚坞山中住。至于名辰犹还坞中。或问其意。答

云。谢安在昔数来见辄移旬日。今触情举目莫不兴想。后病甚。移还坞中。以晋太和元年闰四月四日终于所住。春秋五十有三。即窆于坞中。厥冢存焉。或云终剡。未详。郄超为之序传袁宏为之铭赞。周昙宝为之作诔。孙绰道贤论以遁方向子期。论云。支遁向秀雅尚庄老。二子异时风好玄同矣。又喻道论云。支道林者。识清体顺而不对于物。玄道冲济与神情同任。此远流之所以归宗。悠悠者所以未悟也。后高士戴逵行经遁墓。乃叹曰。德音未远而拱木已繁。冀神理绵绵不与气运俱尽耳。遁有同学法虔。精理入神先遁亡。遁叹曰。昔匠石废斤于郢人。牙生辍弦于钟子。推己求人良不虚矣宝契既潜发言莫赏。中心蕴结余其亡矣。乃着切悟章。临亡成之。落笔而卒。凡遁所著文翰。集有十卷。盛行于世。时东土复有竺法仰者。慧解致闻。为王坦之所重。亡后犹见形。诣王勖以行业焉。

于法兰。高阳人。少有异操。十五出家。便以精勤为业。研讽经典以日兼夜。求法问道必在众先。迄在冠年风神秀逸。道振三河名流四远。性好山泉多处岩壑。尝于冬月在山冰雪甚厉。时有一虎来入兰房。兰神色无忤虎亦甚驯。至明旦雪止乃去。山中神祇常来受法。其德被精灵。皆此类也。后闻江东山水剡县称奇。乃徐步东瓯远瞩嶀嵊。居于石城山足。今之元华寺是也。时人以其风力比庾元规。孙绰道贤论。以比阮嗣宗。论云。兰公遗身高尚妙迹。殆至人之流。坑步兵傲独不群。亦兰之俦也。居剡少时。欻然叹曰。大法虽兴经道多阙。若一闻圆教夕死可也。乃远适西域欲求异闻。至交州遇疾终于象林。沙门支遁追立像。赞曰。于氏超世综体玄旨。嘉遁山泽。驯洽虎兕。别传云。兰亦感枯泉漱水。事与竺法护同。未详。又有竺法兴支法渊于法道。与兰同时比德。兴以洽见知名。渊以才华著称。道以义解驰声矣。

于法开。不知何许人。事兰公为弟子。深思孤发独见言表。善放光及法华。又祖述耆婆妙通医法。尝乞食投主人家。值妇人在草危急众治不验举家遑扰。开曰。此易治耳。主人正宰羊欲为淫祀。开令先取少肉为羹进竟因气针之。须臾羊膜里儿而出。升平五年孝宗有疾。开视脉知不起不肯复入。康献后令曰。帝小不佳咋呼于公视脉。亘到门不前种种辞惮。宜收付廷尉。俄而帝崩。获免还剡石城。续修元华寺。后移白山灵鹫寺。每与支道林争即色空义。庐江何默申明开难。高平郄超宣述林解。并传于世。开有弟子法威。清悟有枢辩。故孙绰为之赞曰。易曰翰白。诗美苹藻。斑如在场。芬若停潦。于威明发。介然遐讨。有洁其名。无愧怀抱。开尝使威出都经过山阴。支遁正讲小品。开语威言。道林讲比汝至。当至某品中。示语攻难数十番云。此中旧难通。威既至郡。正值遁讲。果如开言。往复多番遁遂屈。因厉声曰。君何足复。受人寄载来耶。故东山喭云。深量开思林谈识

记。至哀帝时累被诏征乃出京讲放光经。凡旧学抱疑莫不因之披释。讲竟辞还东山。帝恋德殷勤。嚫钱绢及步舆并冬夏之服。谢安王文度悉皆友善。或问法师高明刚简。何以医术经怀。答曰。明六度以除四魔之病。调九候以疗风寒之疾。自利利人不亦可乎。年六十卒于山寺。孙绰为之目曰。才辩纵横。以数术弘教。其在开公乎。

于道邃。炖煌人。少而失荫叔亲养之。邃孝敬竭诚若奉其母。至年十六出家事兰公为弟子。学业高明内外该览。善方药美书札。洞谙殊俗尤巧谈论。护公常称邃高简雅素有古人之风。若不无方为大法梁栋矣。后与简公俱过江。谢庆绪大相推重。性好山泽在东多游履名山。为人不屑毁誉。未尝以尘近经抱。后随兰适西域。于交趾遇疾而终。春秋三十有一矣。郗超图写其形。支遁着铭。赞曰。英英上人。识通理清。朗质玉莹。德音兰馨。孙绰以邃比阮咸。或曰。咸有累骑之讥。邃有清冷之誉。何得为匹。孙绰曰。虽迹有洼隆高风一也。喻道论云。近洛中有竺法行谈者以方乐令。江南有于道邃识者以对胜流。皆当时共所见闻。非同志之私誉也。

竺法崇。未详何人。少入道以戒节见称。加又敏而好学。笃志经记而尤长法华一教。尝游湘州麓山。山精化为夫人。诣崇请戒。舍所住山以为寺。崇居之少时。化洽湘土。后还剡之葛岘山。茅庵涧饮取欣禅慧。东瓯学者竞往凑焉。与隐士鲁国孔淳之相遇。每盘游极日。辄信宿妄归。披衿顿契。自以为得意之交也。崇乃叹曰。缅想人外三十余年。倾盖于兹不觉老之将至。后淳之别游。崇咏曰。皓然之气犹在心目。山林之士往而不反。其若人之谓乎。崇后卒于山中。着法华义疏四卷云。时剡东仰山复有释道宝者。本姓王。琅琊人。晋丞相道之弟。弱年信悟避世辞荣。亲旧谏止莫之能制。香汤澡浴将就下发。乃咏曰。安知万里水。初发滥觞时。后以学行显焉。

竺法义。未详何许人。年十三遇深公便问。仁利是君子所行。孔丘何故罕言。深曰。物鲜能行是故罕言。深见其幼而颖悟。劝令出家。于是栖志法门从深受学。游刃众典尤善法华。后辞深出京。复大开讲席。王导孔敷并承风敬友。至晋兴宁中。更还江左憩于始宁之保山。受业弟子常有百余。至咸安二年。忽感心气疾病。常存念观音。乃梦见一人破腹洗肠。觉便病愈。傅亮每云。吾先君与义公游处。每闻说观音神异莫不大小肃然。晋宁康三年孝武皇帝遣使征请出都讲说。晋太元五年卒于都。春秋七十有四矣。帝以钱十万买新亭岗为墓。起塔三级。义弟子昙爽。于墓所立寺。因名新亭精舍。后宋孝武南下伐凶。銮旆至止式宫此寺。及登禅复幸禅堂。因为开拓。改曰中兴。故元嘉末童谣云。钱唐出天子。乃禅堂之谓。故中兴禅房犹有龙飞殿焉。今之天安是也。

竺僧度。姓王。名晞。字玄宗。东莞人也。虽少出孔微。而天姿秀发。至年十六神情爽拔卓尔异人。性度温和乡邻所羡。时独与母居。孝事尽礼。求同郡杨德慎女。亦乃衣冠。家人女字苕华。容貌端正又善坟籍。与度同年。求婚之日即相许焉。未及成礼。苕华母亡。顷之苕华父又亡。庶母亦卒。度遂睹世代无常。忽然感悟。乃舍俗出家。改名僧度。迹抗尘表避地游学。苕华服毕自惟三从之义无独立之道。乃与度书。谓发肤不可伤毁。宗祀不可顿废。令其顾世教。改远志曜翘烁之姿于盛明之世。远休祖考之灵。近慰人神之愿。并赠诗五首。其一篇曰。大道自无穷。天地长且久。巨石故叵消。芥子亦难数。人生一世间。飘忽若过牖。荣华岂不茂。日夕就雕朽。川上有余吟。日斜思鼓缶。清音可娱耳。滋味可适口罗纨可饰躯。华冠可曜首。安事自剪削。耽空以害有。不道妾区区。但令君恤后。度答书曰。夫事君以治一国。未若弘道以济万邦。安亲以成一家。未若弘道以济三界。发肤不毁俗中之近言耳。但吾德不及远。未能兼被。以此为愧。然积篑成山。亦冀从微之着也。且披袈裟振锡杖。饮清流咏波若。虽公王之服八珍之膳铿锵之声暐晔之色。不与易也。若能悬契则同期于泥洹矣。且人心各异。有若其面。卿之不乐道。犹我之不慕俗矣杨氏长别离矣。万世因缘于今绝矣。岁聿云暮时不我与。学道者当以日损为志。处世者当以及时为务。卿年德并茂。宜速有所慕。莫以道士经心而坐失盛年也。又报诗五篇。其一首曰。机运无停住。倏忽岁时过。巨石会当竭。芥子岂云多。良由去不息。故令川上嗟。不闻荣启期。皓首发清歌。布衣可暖身。谁论饰绫罗。今世虽云乐。当奈后生何。罪福良由己。宁云己恤他。度既志怀匪石不可回转。苕华感悟亦起深信。度于是专精佛法。披味群经着毗昙旨归亦行于世。后不知所终。时河内又有竺慧超者。亦行解兼着。与高士雁门周续之友善。注胜鬘经焉。

# 高僧传卷第五

## 义解二



释道安。姓卫氏。常山扶柳人也。家世英儒。早失覆荫为外兄孔氏所养。年七岁读书再览能诵。乡邻嗟异。至年十二出家。神智聪敏。而形貌甚陋不为师之所重。驱役田舍至于三年。执勤就劳曾无怨色。笃性精进斋戒无阙。数岁之后方启师求经。师与辩意经一卷。可五千言。安赍经入田。因息就览。暮归以经还师。更求余者。师曰。

昨经未读今复求耶。答曰。即已闇诵。师虽异之而未信也。复与成具光明经一卷。减一万言。赍之如初。暮复还师。师执经覆之不差一字。师大惊嗟而异之。后为受具戒恣其游学。至邺入中寺遇佛图澄。澄见而嗟叹。与语终日。众见形貌不称。咸共轻怪。澄曰。此人远识非尔俦也。因事澄为师。澄讲安每覆述。众未之惬。咸言。须待后次当难杀昆仑子。即安后更覆讲疑难锋起。安挫锐解纷行有余力。时人语曰。漆道人惊四邻。于时学者多守闻见。安乃叹曰。宗匠虽邈玄旨可寻。应穷究幽远探微奥。令无生之理宣扬季末。使流遁之徒归向有本。于是游方问道备访经律。后避难潜于濩泽。太阳竺法济并州支昙讲阴持入经。安后从之受业。顷之与同学竺法汰俱憩飞龙山。沙门僧先道护已在彼山。相见欣然。乃共披文属思。妙出神情。安后于太行恒山创立寺塔。改服从化者中分河北。时武邑太守卢歆闻安清秀。使沙门敏见苦要之。安辞不获免。乃受请开讲。名实既符道俗欣慕。至年四十五复还冀部住受都寺。徒众数百常宣法化。时石虎死。彭城王石遵墓袭嗣立。遣中使竺昌蒲请安入华林园。广修房舍。安以石氏之末国运将危。乃西适牵口山。迄冉闵之乱。人情萧素。安乃谓其众曰。今天灾旱蝗寇贼纵横。聚则不立散则不可。遂复率众入王屋女休山。顷之复渡河依陆浑。山木食修学。俄而慕容俊逼陆浑。遂南投襄阳。行至新野。谓徒众曰。今遭凶年。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又教化之体宜令广布。咸曰随法师教。乃令法汰诣杨州曰。彼多君子好尚风流。法和入蜀山水可以修闲。安与弟子慧远等四百余人渡河夜行。值雷雨乘电光而进。前行得人家。见门里有二马[木*昂][木*昂]间悬一马篼可容一斛。安便呼林百升。主人惊出。果姓林名百升。谓是神人。厚相接待。既而弟子问何以知其姓字。安曰。两木为林篼容百升也。既达襄阳复宣佛法。初经出已久。而旧译时谬致使深藏隐没未通。每至讲说唯叙大意转读而已。安穷览经典钩深致远。其所注般若道行密迹安般诸经。并寻文比句为起尽之义。乃析疑甄解。凡二十二卷。序致渊富妙尽深旨。条贯既叙文理会通。经义克明自安始也。自汉魏迄晋经来稍多。而传经之人名字弗说。后人追寻莫测年代。安乃总集名目表其时人。诠品新旧撰为经录众经有据实由其功。四方学士竞往师之。时征西将军桓朗子镇江陵。要安暂往。朱序西镇复请还襄阳。深相结纳。序每叹曰。安法师道学之津梁。澄治之鑪肆矣。安以白马寺狭。乃更立寺名曰檀溪。即清河张殷宅也。大富长者并加赞助。建塔五层起房四百。凉州刺史杨弘忠送铜万斤。拟为承露盘。安曰。露盘已讫汰公营造。欲回此铜铸像事可然乎。忠欣而敬诺。于是众共抽舍助成佛像。光相丈六神好明着。每夕放光彻照堂殿像后。又自行至万山。举邑皆往瞻礼。迁以还寺、安既大愿果成。谓言。夕死可矣。符坚遣使送外国金[竺-二＋伯]倚像高七尺、又金坐像．结珠弥勒像．金缕绣像．织成像各一张每讲会法聚。辄罗列尊像。布置幢幡。珠佩迭晖。烟华乱发。使夫升阶履闼者。莫不肃焉尽敬矣。有一

外国铜像形制古异。时众不甚恭重。安曰。像形相致佳。但髻形未称。令弟子炉治其髻。既而光焰焕炳耀满一堂。详视髻中见一舍利。众咸愧服。安曰。像既灵异不烦复治。乃止。识者咸谓。安知有舍利故出以示众。时襄阳习凿齿锋辩天逸笼罩当时。其先闻安高名。早已致书通好曰。承应真履正。明白内融。慈训兼照。道俗齐荫。自大教东流四百余年。虽蕃王居士时有奉者。而真丹宿川先行上世。道运时迁俗未佥悟。自顷道业之隆。咸无以匹。所谓月光将出灵钵应降。法师任当洪范化洽幽深。此方诸僧咸有思慕。若庆云东徂摩尼回曜。一蹑七宝之座暂现明哲之灯。雨甘露于丰草。植栴檀于江湄。则如来之教复崇于今日。玄波溢漾重荡于一代矣。文多不悉载。及闻安至止。即往修造。既坐称言。四海习鉴齿。安曰。弥天释道安。时人以为名答。齿后饷梨十枚。正值众食。便手自剖分梨尽人遍无参差者。高平郄超遣使遗米千斛。修书累纸深致殷勤。安答书云。捐米弥觉有待之为烦。习凿齿与谢安书云。来此见释道安。故是远胜非常道士。师徒数百斋讲不倦。无变化伎术可以惑常人之耳目。无重威大势可以整群小之参差。而师徒肃肃自相尊敬。洋洋济济乃是吾由来所未见。其人理怀简衷多所博涉。内外群书略皆遍睹。阴阳算数亦皆能通。佛经妙义故所游刃。作义乃似法兰法道。恨足下不同日而见。其亦每言。思得一叙。其为时贤所重类皆然也。安在樊氵十五载。每岁常再讲放光波若。未尝废阙。晋孝武皇帝。承风钦德遣使通问。并有诏曰。安法师器识伦通风韵标朗。居道训俗徽绩兼着。岂直规济当今。方乃陶津来世俸给。一同王公物出所在。时符坚素闻安名。每云。襄阳有释道安是神器。方欲致之以辅朕躬。后遣符丕南攻襄阳。安与朱序俱获于坚。坚谓仆射权翼曰。朕以十万之师取襄阳。唯得一人半。翼曰。谁耶。坚曰。安公一人。习凿齿半人也。既至住长安五重寺。僧众数千大弘法化。初魏晋沙门依师为姓故姓各不同。安以为大师之本莫尊释迦。乃以释命氏。后获增一阿含。果称四河入海无复河名。四姓为沙门皆称释种。既悬与经符。遂为永式。安外涉群书善为文章。长安中衣冠子弟为诗赋者。皆依附致誉。时蓝田县得一大鼎容二十七斛。边有篆铭人莫能识。乃以示安。安云。此古篆书。云鲁襄公所铸。乃写为隶文。又有人持一铜斛。于市卖之。其形正圆。下向为斗。横梁昂者为斗低者为合。梁一头为籥。籥同钟容半合。边有篆铭。坚以问安。安云。此王莽自言出自舜皇龙集戊辰改正即真。以同律量布之四方。欲小大器钧令天下取平焉。其多闻广识如此。坚敕学士内外有疑皆师于安。故京兆为之语曰。学不师安义不中难。初坚承石氏之乱。至是民户殷富四方略定。东极沧海西并龟兹。南苞襄阳北尽沙漠。唯建业一隅未能[挠-臼＋?]伏。坚每与侍臣谈话。未尝不欲平一江左以晋帝为仆射谢安为侍中。坚弟平阳公融及朝臣石越原绍等。并切谏终不能回。众以安为坚所信敬。乃共请曰。主上将有事东南。公何不能为苍生致一言耶。会坚出东苑命安升辇同载。仆射权翼谏曰。臣闻天

子法驾侍中陪乘。道安毁形宁可参厕。坚勃然作色曰。安公道德可尊。朕以天下不易。舆辇之荣未称其德。即敕仆射扶安登辇。俄而顾谓安曰。朕将与公南游吴越整六师而巡狩涉会稽以观沧海。不亦乐乎。安对曰。陛下应天御世。有八州之贡富。居中土而制四海。宜栖神无为与尧舜比隆。今欲以百万之师求厥田下下之上。且东南区地地卑气厉。昔舜禹游而不反。秦皇适而不归。以贫道观之。非愚心所同也。平阳公懿戚石越重臣。并谓不可。犹尚见拒。贫道轻浅言必不允。既荷厚遇故尽丹诚耳。坚曰。非为地不广民不足治也。将简天心明大运所在耳。顺时巡狩亦着前典。若如来言则帝王无省方之文乎。安曰。若銮驾必动。可先幸洛阳[抁-臼＋?]威蓄锐。传檄江南。如其不服伐之未晚。坚不从。遣平阳公融等。精锐二十五万为前锋。坚躬率步骑六十万到。顷晋遣征虏将军谢石徐州刺史谢玄拒之。坚前军大溃于八公。西晋军逐北三十余里。死者相枕。融马倒殒首。坚单骑而遁如所谏焉。安常注诸经恐不合理。乃誓曰。若所说不堪远理。愿见瑞相。乃梦见胡道人头白眉毛长。语安云。君所注经殊合道理。我不得入泥洹住在西域。当相助弘通可时时设食。后十诵律至。远公乃知。和上所梦宾头卢也。于是立座饭之。处处成则。安既德为物宗学兼三藏。所制僧尼轨范佛法宪章。条为三例。一曰行香定座上讲经上讲之法。二曰常日六时行道饮食唱时法。三曰布萨差使悔过等法。天下寺舍遂则而从之。安每与弟子法遇等。于弥勒前。立誓愿生兜率。后至秦建元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七日。忽有异僧形甚庸陋。来寺寄宿。寺房既迮处之讲堂。时维那直殿。夜见此僧从窗隙出入。遽以白安。安惊起礼讯问其来意。答云相为而来。安曰。自惟罪深讵可度脱。彼答云。甚可度耳。然须臾浴圣僧情愿必果。具示浴法。安请问来生所往处。彼乃以手虚拨天之西北。即见云开。备睹兜率妙胜之报。尔夕大众数十人悉皆同见。安后营浴具。见有非常小儿伴侣数十来入寺戏须臾就浴。果是圣应也。至其年二月八日。忽告众曰。吾当去矣。是日斋毕无疾而卒。葬城内五级寺中。是岁晋太元十年也。年七十二。未终之前隐士王嘉往候安。安曰。世事如此行将及人。相与去乎。嘉曰。诚如所言。师并前行。仆有小债未了不得俱去。及姚苌之得长安也。嘉时故在城内。苌与符登相持甚久。苌乃问嘉。朕当得登不。答曰。略得。苌怒曰。得当言得。何略之有。遂斩之。此嘉所谓负债者也。苌死后其子兴方杀登。兴字子略。即嘉所谓略得者也。嘉字子年。洛阳人也。形貌鄙陋似若不足。本滑稽好语笑。然不食五谷清虚服气。人咸宗而事之。往问善恶。嘉随而应答。语则可笑。状如调戏。辞似谶记。不可领解。事过多验。初养徒于加眉谷中。符坚遣大鸿胪征不就。及坚将欲南征遣问休否。嘉无所言。乃乘使者马。佯向东行数百步。因落靴帽解弃衣服奔马而还。以示坚寿春之败。其先见如此。及姚苌害嘉之日。有人于垄上见之。乃遗书于苌安之潜契神人皆此类也。安先闻罗什在西国。思共讲析每劝坚取之。什亦远闻安

风。谓是东方圣人。恒遥而礼之。初安生而便左臂有一皮广寸许。着臂捋可得上下之。唯不得出手。又肘外有方肉。上有通文。时人谓之为印手菩萨。安终后十六年。什公方至。什恨不相见悲恨无极。安既笃好经典志在宣法。所请外国沙门僧伽提婆昙摩难提及僧伽跋澄等。译出众经百余万言。常与沙门法和诠定音字详核文旨新出众经于是获正。孙绰为名德沙门论。自云。释道安博物多才通经名理。又为之赞曰。物有广赡。人固多宰。渊渊释安。专能兼倍。飞声汧陇。驰名淮海。形虽草化。犹若常在。有别记云。河北别有竺道安。与释道安齐名。谓习凿齿致书于竺道安。道安本随师姓。竺后改为释。世见其二姓。因谓为两人。谬矣。

释法和。荣阳人也。少与安公同学。以恭让知名善能标明论纲解悟疑滞。因石氏之乱率徒入蜀。巴汉之士慕德成群。闻襄阳陷没。自蜀入关住阳平寺。后于金舆谷设会。与安公共登山岭极目周睇。既而悲曰。此山高耸游望者多。一从此化竟测何之。安曰。法师持心有在何惧后生。若慧心不萌斯可悲矣。后与安公详定新经参正文义。顷之伪晋王姚绪请住蒲阪讲说。其后少时敕语弟子。俗内烦恼苦累非一。乃正衣服绕佛礼拜还坐本处。以衣蒙头奄然而卒。时年八十矣。

竺僧朗。京兆人也。少而游方问道。长还关中专当讲说。尝与数人同共赴请。行至中途忽告同辈曰。君等寺中衣物似有窃者。如言即反果有盗焉。由其相语故得无失。朗常蔬食布衣。志耽人外。以伪秦符健皇始元年。移卜泰山。与隐士张忠为林下之契。每共游处。忠后为符坚所征。行至华阴山而卒。朗乃于金舆谷昆仑山中。别立精舍。犹是泰山西北之一岩也。峰岫高险水石宏壮。朗创筑房室制穷山美。内外屋宇数十余区闻风而造者百有余人。朗孜孜训诱劳不告倦。秦主符坚钦其德素遣使征请。朗同辞老疾乃止。于是月月修书、嚫遗。坚后沙汰众僧。乃别诏曰。朗法师戒德冰霜学徒清秀。昆仑一山不在搜例。及后秦姚兴亦佳叹重。燕主慕容德钦朗名行。假号东齐王。给以二县租税。朗让王而取租税为兴福业。晋孝武致书遗。魏主拓跋圭亦送书致物、其为时人所敬如此。此谷中旧多虎灾。常执仗结群而行。及朗居之猛兽归伏。晨行夜往道俗无滞。百姓咨嗟称善无极。故奉高人至今。犹呼金舆谷为朗公谷也。凡有来诣朗者。人数多少未至一日辄以逆知。使弟子为具饮食。必如言果至。莫不叹其有预见之明矣。后卒于山中。春秋八十有五。时泰山复有支僧敦者。本冀州人。少游汧陇长历荆雍。妙通大乘兼善数论。着人物始义论。亦行于世矣。

竺法汰。东莞人。少与道安同学。虽才辩不逮而姿貌过之。与道安避难行至新野。安分张徒众命汰下京临别谓安曰。法师仪轨西北下座弘教东南。江湖道术此焉相望矣。至于高会净因。当期之岁寒耳。

于是分手泣涕而别。乃与弟子昙一昙二等四十余人。沿江东下。遇疾停阳口。时桓温镇荆州。遣使要过供事汤药。安公又遣弟子慧远。下荆问疾。汰病小愈诣温。温欲共汰久语。先对诸宾未及前汰。汰既疾势未歇不堪久坐。乃乘舆历厢回出。相闻与温曰。风痰忽发不堪久语。比当更造。温匆匆起出接与归焉。汰形长八尺风姿可观。含吐蕴借词若兰芳。时沙门道恒颇有才力。常执心无义大行荆土。汰曰。此是邪说应须破之。乃大集名僧令弟子昙一难之。据经引理析驳纷纭。恒仗其口辩不肯受屈。日色既暮。明旦更集慧远就席。设难数番关责锋起。恒自觉义途差异。神色微动。麈尾扣案未即有答。远曰。不疾而速。杼轴何为。座者皆笑矣。心无之义于此而息。汰下都止瓦官寺。晋太宗简文皇帝深相敬。重请讲放光经。开题大会。帝亲临幸。王侯公卿莫不毕集。汰形解过人流名四远。开讲之日黑白观听士女成群。及咨禀门徒以次骈席。三吴负袠至者千数。瓦官寺本是河内山玩公。墓为陶处。晋兴宁中沙门慧力启乞为寺止有堂塔而已。及汰居之更拓房宇修立众业。又起重门以可地势。汝南世子司马综第去寺近。遂侵掘寺侧重门沦陷。汰不介怀。综乃感悟躬往悔谢。汰卧与相见。傍若无人。领军王洽东亭王珣太傅谢安并钦敬无极。临亡数日忽觉不悆。乃语弟子。吾将去矣。以晋太元十二年卒。春秋六十有八。烈宗孝武诏曰。汰法师道播八方泽流后裔。奄尔丧逝痛贯于怀可赙钱十万丧事所须随由备办。孙绰为之赞曰。凄风拂林。鸣弦映壑。爽爽法汰。校德无怍。汰弟子昙一昙二。并博练经义。又善老易。风流趣好与慧远齐名。昙二少卒。汰哭之恸曰。天丧回也。汰所著义疏。并与郄超书论本无义。皆行于世。或有言曰。汰是安公弟子者非也。

释僧光。冀州人。常山渊公弟子。性纯素有贞操。为沙弥时与道安相遇于逆旅。安时亦未受具戒。因共披陈志慕神气慷慨。临别相谓曰。若俱长大勿忘同游。光受戒已后励行精苦。学通经论值石氏之乱隐于飞龙山。游想岩壑得志禅慧。道安后复从之。相会欣喜。谓昔誓始从。因共披文属思。新悟尤多。安曰。先旧格义于理多违。光曰。且当分折逍遥。何容是非先达。安曰。弘赞理教宜令允惬。法鼓竞鸣何先何后。光乃与汰等。南游晋平讲道弘化。后还襄阳遇疾而卒。又有沙门道护。亦冀州人。贞节有慧解。亦隐飞龙山。与安等相遇。乃共言曰。居靖离俗每欲匡正大法。岂可独步山门使法轮辍轸。宜各随力所被以报佛恩。众佥曰善。遂各行化。后不知所终。

竺僧辅。邺人也。少持戒行执志贞苦。学通诸论兼善经法。道振伊洛一都宗事。值西晋饥乱。辅与释道安等隐于濩泽。研精辩析洞尽幽微。后憩荆州上明寺。单蔬自节礼忏翘勤。誓生兜率仰瞻慈氏。时琅琊王忱为荆州刺史。藉辅贞素请为戒师。一门宗奉。后未亡二日。忽云明日当去。至于临终妙香满室梵响相系。道俗奔波来者万数。是

日后分无疾而化。春秋六十。因葬寺中僧为起塔。

竺僧敷。未详氏族。学通众经尤善放光及道行波若。西晋末乱移居江左。止京师瓦官寺盛开讲席建邺旧僧莫不推服。时同寺沙门道嵩亦才解相次。与道安书云。敷公研微秀发非吾等所及也。时异学之徒咸谓心神有形但妙于万物随其能言互相摧压。敷乃着神无形论。以有形便有数。有数则有尽。神既无尽。故知无形矣。时仗辩之徒纷纭交诤。既理有所归惬然信服。后又着放光道行等义疏。后终于寺中。春秋七十余矣。竺法汰与道安书云。每忆敷上人周旋如昨。逝殁奄复多年。与其清谈之日未尝不相忆思得与君共覆疏其美。岂图一旦永为异世。痛恨之深何能忘情。其义理所得披寻之功。信难可图矣。汰与安书数述敷义。今推寻失其文制。湮没可悲。

释昙翼。姓姚。羌人也。或云冀州人。年十六出家。事安公为师。少以律行见称。学通三藏为门人所推。经游蜀郡。刺史毛璩深重之为设中食躬自瞻奉。见翼于饭中得一粒谷先取食之。璩密以敬异。知必不孤信施。得后饷米千斛。翼受而分施。翼尝随安在檀溪寺。晋长沙太守腾含。于江陵舍宅为寺。告安求一僧为纲领。安谓翼曰。荆楚士庶始欲师宗。成其化者非尔而谁。翼遂杖锡南征缔构寺宇。即长沙寺是也。后互贼越逸侵掠汉南。江陵阖境避难上明。翼又于彼立寺。群寇既荡复还江陵。修复长沙寺。丹诚祈请遂感舍利。盛以金瓶置于斋座。翼乃顶礼立誓曰。若必是金刚余荫愿放光明。至乎中夜有五色光。彩从瓶渐出照满一堂。举众惊嗟莫不以翼神感。当于尔时虽复富兰等见亦回伪归真也。后入巴陵君山伐木。山海经所谓洞庭山也。山上有穴通吴之苞山。山既灵异人甚惮之。翼率人入山。路值白蛇数十卧遮行辙。翼退还所住。遥请山灵为其礼忏。乃谓神曰。吾造寺伐材幸愿共为功德。夜即梦见神人告翼曰。法师既为三宝须用。特相随喜。但莫令余人妄有所伐。明日更往路甚清夷。于是伐木沿流而下。其中伐人不免私窃。还至寺上翼材已毕。余人所私之者悉为官所取。其诚感如此。翼常叹。寺立僧足。而形像尚少。阿育王所造容仪神瑞皆多布在诸方。何其无感不能招致。乃专精恳恻请求诚应。以晋太元十九年甲午之岁二月八日。忽有一像现于城北。光相冲天。时白马寺僧众先往迎接不能令动。翼乃往只礼。谓众人曰。当是阿育王像降我长沙寺焉。即令弟子三人捧接。飘然而起迎还本寺。道俗奔赴车马轰填。后罽宾禅师僧伽难陀。从蜀下入寺礼拜。见像光上有梵字。便曰。是阿育王像。何时来此。时人闻者方知翼之不谬年八十二而终。终日像圆光奄然灵化。莫知所之。道俗咸谓翼之通感焉。时长沙寺复有僧卫沙门。学业甚着为殷仲堪所重。尤善十住。乃为之注解。

释法遇。不知何人。弱年好学笃志坟素。而任性夸诞谓傍若无

人。后与安公相值忽然信伏遂投簪许道事安为师。既沐玄化悟解非常。折挫本心谦虚成德。义阳太守阮保闻风钦慕。遥结善友修书通好。施遗相接。后襄阳被寇。遇乃避地东下。止江陵长沙寺。讲说众经。受业者四百余人。时一僧饮酒废夕烧香。遇止罚而不遣。安公遥闻之。以竹筒盛一荆子。手自缄封。题以寄遇遇。开封见杖。即曰。此由饮酒僧也。我训领不勤远贻忧赐。即命维那鸣槌集众。以杖筒置香橙上。行香毕。遇乃起出众前。向筒致敬。于是伏地。命维那行杖三下内杖筒中。垂泪自责。时境内道俗莫不叹息。因之励业者甚众。既而与慧远书曰。吾人微闇短不能率众。和上虽隔在异域。犹远垂忧念。吾罪深矣。后卒于江陵春秋六十矣。

释昙徽。河内人。年十二投道安出家。安尚其神彩且令读书。二三年中学兼经史。十六方许剃发。于是专务佛理镜测幽凝。未及立年便能讲说。虽志业高素而以恭推见重。后随安在襄阳。符丕寇境。乃东下荆州止上明寺。每法轮一转则黑白奔波。常顾解有所从。乃图写安形存念礼拜。于是江陵士女咸西向致敬印手菩萨。或问法师道化何如和上。徽曰。和上内行深浅未易可测。外缘所被多诸应验在吾一渧宁比江海耶。以晋太元二十年卒。临亡之日体无余患。上堂同众中食因而告别。食竟还房右胁而化。春秋七十三矣。着立本论九篇六识旨归十二首。并行于世。

释道立。不知何许人。少出家事安公为师善放光经。又以庄老三玄微应佛理。颇亦属意焉。性澄靖不涉当世。后随安入关隐覆舟山。岩居独处不受供养。每潜思入禅。辄七日不起。如此者数矣。后夏初忽出山。鸠集众僧自为讲大品。或问其故。答云。我止可至秋。为欲令所怀粗讫耳。自恣后数日果无疾而终。时人谓知命者矣。

释昙戒。一名慧精。姓卓。南阳人。晋外兵部棘阳令潜之弟也。居贫务学游心坟典。后闻于法道讲放光经。乃借衣一听。遂深悟佛理。废俗从道。伏事安公为师。博通三藏诵经五十余万言。常日礼五百拜佛。晋临川王甚知重。后笃疾常诵弥勒佛名不辍口。弟子智生侍疾。问何不愿生安养。诫曰。吾与和上等八人同愿生兜率。和上及道愿等皆已往生。吾未得去。是故有愿耳。言毕即有光照于身。容貌更悦。遂奄尔迁化。春秋七十。仍葬安公墓右。

竺法旷。姓睾。下邳人。寓居吴兴早失二亲。事后母以孝闻。家贫无蓄。常躬耕垄畔以供色养。及母亡行丧尽礼。服阕出家。事沙门竺昙印为师。印明睿有道行。旷师事竭诚。迄受具戒。栖风立操卓尔殊群。履素安业志行渊深。印尝疾病危笃。旷乃七日七夜祈诚礼忏。至第七日忽见五色光明照印房户。印如觉有人以手按之。所苦遂愈。后辞师远游。广寻经要。还止於潜青山石室。每以法华为会三之旨。

无量寿为净土之因。常吟咏二部。有众则讲。独处则诵。谢安为吴兴。故往展敬。而山栖幽阻车不通辙。于是解驾山椒陵峰步往。晋简文皇帝遣堂邑太守曲安远诏问起居。并咨以妖星请旷为力。旷答诏曰。昔宋景修福妖星移次。陛下光辅以来政刑允辑。天下任重万机事殷。失之毫牦差以千里。唯当勤修德政以赛天谴。贫道必当尽诚上答。正恐有心无力耳。乃与弟子斋忏。有顷灾灭。晋兴宁中东游禹穴观瞩山水。始投若耶之孤潭。欲依岩傍岭栖闲养志。郄超谢庆绪并结居尘外。时东土多遇疫疾。旷既少习慈悲兼善神咒。遂游行村里拯救危急。乃出邑止昌原寺。百姓疾者多祈之致效。有见鬼者。言旷之行住常有鬼神数十卫其前后。时沙门竺道邻造无量寿像。旷乃率其有缘。起立大殿相传云。伐木遇旱。旷咒令至水晋孝武帝钦承风闻要请出京事以师礼。止于长干寺。元兴元年卒。春秋七十有六。散骑常侍顾恺之为作赞传云。

竺道壹姓陆。吴人也。少出家贞正有学业。而晦迹隐智。人莫能知。与之久处方悟其神出。琅琊王珣兄弟深加敬事。晋太和中出都止瓦官寺。从汰公受学。数年之中。思彻渊深讲倾都邑。汰有弟子昙一。亦雅有风操。时人呼昙一为大一。道一为小壹。名德相继为时论所宗。晋简文皇帝深所知重。及帝崩汰死。壹乃还东止虎丘山。学徒苦留不止。乃令丹阳尹移壹还都。壹答移曰。盖闻大道之行嘉遁得肆其志。唐虞之盛逸民不夺其性。弘方由于有外。致远待而不践。大晋光熙德被无外。崇礼佛法弘长弥大。是以殊域之人不远万里。被褐振锡洋溢天邑。皆割爱弃欲。洗心清玄遐期旷世。故道深常隐志存慈救。故游不滞方自东徂西。唯道是务。虽万物惑其日计。而识者悟其岁功。今若责其属籍同役编户。恐游方之士望崖于圣世。轻举之徒长往而不反。亏盛明之风。谬主相之旨。且荒服之宾。无关天台。幽薮之人。不书王府。幸以时审翔而后集也。壹于是闲居幽阜晦影穷谷。时若耶山有帛道猷者。本姓冯。山阴人。少以篇牍著称。性率素好丘壑。一吟一咏有濠上之风。与道壹经有讲筵之遇。后与壹书云。始得优游山林之下。纵心孔释之书。触兴为诗陵峰采药服饵蠲痾乐有余也。但不与足下同日。以此为恨耳。因有诗曰。连峰数千里。修林带平津。云过远山翳。风至梗荒榛。茅茨隐不见。鸡鸣知有人。闲步践其迳。处处见遗薪。始知百代下。故有上皇民。壹既得书有契心抱。乃东适耶溪。与道猷相会定于林下。于是纵情尘外以经书自娱。顷之郡守琅琊王荟。於邑西起嘉祥寺。以壹之风德高远。请居僧首。壹乃抽六物遗于寺。造金牒千像。壹既博通内外。又律行清严。故四远僧尼咸依附咨禀。时人号曰九州都维那。后暂往吴之虎丘山。以晋隆安中遇疾而卒。即葬于山南。春秋七十有一矣。孙绰为之赞曰。驰词说言。因缘不虚。惟兹壹公。绰然有余。譬若春圃。载芬载誉。条被猗蔚。枝[乾-乞＋余]森疏。壹弟子道宝。姓张亦吴人。聪慧夙成尤善席

上。张彭祖王秀琰皆见推重。并着莫逆之交焉。

释慧虔。姓皇甫。北地人也。少出家奉持戒行志操确然。憩庐山中十有余年。道俗有业志胜途者莫不属慕风彩。罗什新出诸经。虔志存敷显宣扬德教。以远公在山足纽振玄风。虔乃东游吴越嘱地弘通。以晋义熙之初。投山阴嘉祥寺克己导物。苦身率众。凡诸新经皆书写讲说。涉将五载。忽然得病寝疾。少时自知必尽。乃属想安养祈诚观世音。山阴比寺有净严尼。宿德有戒行。夜梦见观世音从西郭门入。清晖妙状光映日月。幢幡华盖皆以七宝庄严。见便作礼。问曰。不审大士今何所之。答云。往嘉祥寺迎虔公。因尔无常。当时疾虽绵笃而神色平平有如恒日。侍者咸闻异香。久之乃歇。虔既自审必终。又睹瑞相。道俗闻见咸生叹羡焉。

## 高僧传卷第六

### 义解三

释慧远一 释慧持二 释慧永三 释僧济四 释法安五 释昙邕六 释道祖七 释僧[(丰*力)/石]八 释道融九 释昙影十 释僧睿十一 释道恒十二释僧肇十三。

释慧远。本姓贾氏。雁门娄烦人也。弱而好书圭璋秀发。年十三随舅令狐氏游学许洛。故少为诸生。博综六经尤善庄老。性度弘博风鉴朗拔。虽宿儒英达莫不服其深致。年二十一欲渡江东就范宣子共契嘉遁。值石虎已死中原寇乱南路阻塞。志不获从。时沙门释道安立寺于太行恒山弘赞像法。声甚著闻。远遂往归之。一面尽敬。以为真吾师也。后闻安讲波若经。豁然而悟。乃叹曰。儒道九流皆糠秕耳。便与弟慧持。投簪落彩。委命受业。既入乎道厉然不群。常欲总摄纲维。以大法为己任。精思讽持以夜续昼。贫旅无资緼纩常阙。而昆弟恪恭终始不懈。有沙门昙翼。每给以灯烛之费。安公闻而喜曰。道士诚知人矣。远藉慧解于前因。发胜心于旷劫。故能神明英越机鉴遐深。安公常叹曰。使道流东国其在远乎。年二十四便就讲说。尝有客听讲难实相义。往复移时弥增疑昧。远乃引庄子义为连类。于是惑者晓然。是后安公特听慧远不废俗书。安有弟子法遇昙徽皆风才照灼志业清敏并推伏焉。后随安公南游樊河。伪秦建元九年。秦将符丕寇斥襄阳。道安为朱序所拘不能得去。乃分张徒众各随所之。临路诸长德皆被诲约。远不蒙一言。远乃跪曰。独无训勖惧非人例。安曰。如公者岂复相忧。远于是与弟子数十人。南适荆州住上明寺。后欲往罗浮山。及届浔阳。见庐峰清静足以息心。始住龙泉精舍。此处去水大远。远乃以杖扣地曰。若此中可得栖立当使朽壤抽泉。言毕清流涌

出。后卒成溪。其后少时浔阳亢旱。远诣池侧读海龙王经。忽有巨蛇从池上空。须臾大雨。岁以有年。因号精舍为龙泉寺焉。时有沙门慧永。居在西林与远同门。旧好遂要远同止。永谓刺史桓伊曰。远公方当弘道。今徒属已广而来者方多。贫道所栖褊狭不足相处。如何。桓乃为远复于山东更立房殿。即东林是也。远创造精舍洞尽山美。却负香炉之峰。傍带瀑布之壑。仍石垒基即松栽构。清泉环阶白云满室。复于寺内别置禅林。森树烟凝石筵苔合。凡在瞻履皆神清而气肃焉。远闻。天竺有佛影。是佛昔化毒龙所留之影。在北天竺月氏国那竭呵城南古仙人石室中。经道取流沙。西一万五千八百五十里。每欣感交怀志欲瞻睹。会有西域道士叙其光相。远乃背山临流营筑龛室。妙算画工淡彩图写。色疑积空望似烟雾。晖相炳[火*(复-人＋(丨*丨))]若隐而显。远乃着铭曰。廓矣大像。理玄无名。体神入化。落影离形。回晖层岩。凝映虚亭。在阴不昧。处闇逾明。婉步蝉蜕。朝宗百灵。应不同方。迹绝杳冥(其一)。茫茫荒宇。靡劝靡奖。淡虚写容。拂空传像。相具体微。冲姿自朗。白毫吐曜。昏夜中爽。感彻乃应。扣诚发响。留音停岫。津悟冥赏。抚之有会。功弗由曩(其二)。旋踵忘敬。罔虑罔识。三光掩晖。万像一色。庭宇幽蔼。归途莫测。悟之以靖。开之以力。慧风虽遐。维尘攸息。匪圣玄览。孰扇其极(其三)。希音远流。乃眷东顾。欣风慕道。仰规玄度。妙尽毫端。运微轻素。托彩虚凝。殆映霄雾。迹以像真。理深其趣。奇兴开衿。祥风引路。清气回轩。昏交未曙。仿佛神容。依稀钦遇(其四)。铭之图之。曷营曷求。神之听之。鉴尔所修。庶兹尘轨。映彼玄流。漱情灵沼。饮和至柔。照虚应简。智落乃周。深怀冥托。宵想神游。毕命一对。长谢百忧(其五)又昔浔阳陶侃经镇广州。有渔人于海中见神光每夕艳发。经旬弥盛。怪以白侃。侃往详视乃是阿育王像。即接归以送武昌寒溪寺。寺主僧珍尝往夏口夜梦寺遭火而此像屋独有龙神围绕。珍觉驰还寺。寺既焚尽唯像屋存焉。侃后移镇。以像有威灵遣使迎接。数十人举之至水及上船。船又覆没。使者惧而反之。竟不能获。侃幼出雄武素薄信情。故荆楚之间为之谣曰。陶惟剑雄。像以神标。云翔泥宿。邈何遥遥。可以诚致。难以力招。及远创寺既成。祈心奉请。乃飘然自轻。往还无梗。方知远之神感证在风谚矣。于是率众行道昏晓不绝。释迦余化于斯复兴。既而谨律息心之士。绝尘清信之宾。并不期而至。望风遥集。彭城刘遗民。豫章雷次宗。雁门周续之。新蔡毕颖之。南阳宗炳张莱民张季硕等。并弃世遗荣依远游止。远乃于精舍无量寿像前。建斋立誓。共期西方。乃令刘遗民着其文曰。惟岁在摄提秋七月戊辰朔二十八日乙未。法师释慧远贞感幽奥宿怀特发。乃延命同志息心贞信之士百有二十三人。集于庐山之阴般若台精舍阿弥陀像前。率以香华敬廌而誓焉。惟斯一会之众。夫缘化之理既明。则三世之传显矣。迁感之数既符。则善恶之报必矣。推交臂之潜沦。悟无常之期切。审三报之相催。知险趣之难拔。此其同志诸贤。所以夕惕宵

勤仰思攸济者也。盖神者可以感涉。而不可以迹求必感之有物。则幽路咫尺。苟求之无主。则眇茫河津。今幸以不谋而佥心西境。叩篇开信亮情天发。乃机象通于寝梦。欣欢百于子来。于是云图表晖。影俤神造。功由理谐。事非人运。兹实天启其诚。冥运来萃者矣。可不克心重精叠思以凝其虑哉。然其景绩参差功德不一。虽晨祈云同夕归攸隔。即我师友之眷良可悲矣。是以慨焉胥命整衿法堂。等施一心亭怀幽极。誓兹同人俱游绝域。其有惊出绝伦首登神界。则无独善于云峤。忘兼全于幽谷。先进之与后升。勉思策征之道然复妙觐大仪。启心贞照。识以悟新。形由化革。藉芙蓉于中流。荫琼柯以咏言。飘云衣于八极。泛香风以穷年。体忘安而弥穆心超乐以自怡。临三涂而缅谢。傲天宫而长辞。绍众灵以继轨。指太息以为期。究兹道也。岂不弘哉。远神韵严肃容止方棱。凡预瞻睹莫不心形战栗。曾有沙门持竹如意欲以奉献。入山信宿竟不敢陈。窃留席隅默然而去。有慧义法师。强正少惮将欲造山谓远弟子慧宝曰。诸君庸才望风推服。今试观我如何。至山值远讲法华。每欲难问。辄心悸汗流竟不敢语。出谓慧宝曰。此公定可讶。其伏物盖众如此。殷仲堪之荆州。过山展敬。与远共临北涧论易体。移景不倦。见而叹曰。识信深明实难为庶。司徒王谧护军王默等。并钦慕风德遥致师敬。谧修书曰。年始四十而衰同耳顺远答曰。古人不爱尺璧而重寸阴。观其所存似不在长年耳。檀越既履顺而游性。乘佛理以御心。因此而推复何羡于遐龄。聊想斯理久已得之。为复酬来信耳。卢修初下据江州城。入山诣远。远少与修父瑕同为书生。及见修欢然道旧。因朝夕音问。僧有谏远者曰。修为国寇。与之交厚得不疑乎。远曰。我佛法中情无取舍。岂不为识者所察。此不足惧。及宋武追讨卢修设帐桑尾。左右曰。远公素王庐山与修交厚。宋武曰。远公世表之人。必无彼此。乃遣使赍书致敬。并遗钱米。于是远近方服其明见。初经流江东多有未备。禅法无闻。律藏残阙。远慨其道缺。乃令弟子法净法领等远寻众经踰越沙雪。旷岁方反。皆获梵本得以传译。昔安法师在关。请昙摩难提出阿毗昙心。其人未善晋言颇多疑滞。后有罽宾沙门僧伽提婆。博识众典。以晋太元十六年来至浔阳。远请重译阿毗昙心及三法度论。于是二学乃兴。并制序标宗贻于学者。孜孜为道务在弘法。每逢西域一宾辄恳恻咨访。闻罗什入关。即遣书通好曰。释慧远顿首。去岁得姚左军书。具承德问。仁者曩绝殊域。越自外境。于时音译未交。闻风而悦。但江湖难冥。以形乖为叹耳。顷知承否通之会。怀宝来游至止。有问则一日九驰。徒情欣雅味。而无由造尽。寓目望途固已增其劳伫。每欣大法宣流三方同遇。虽运钟其末。而趣均在昔。诚未能扣津妙门感彻遗灵。至于虚衿遗契。亦无日不怀。夫旃檀移植则异物同熏。摩尼吐曜则众珍自积。是惟教合之道。犹虚往实归。况宗一无像而应不以情者乎。是故负荷大法者。必以无报为心。会友以仁者使功不自己。若令法轮不停轸于八正之路三宝不辍音于将尽之期。则满愿不专美于绝代。龙

树岂独善于前踪。今往比量衣裁。愿登高座为着之。并天漉之器此既法物。聊以示怀。什答书曰。鸠摩罗耆婆和南。既未言面又文辞殊隔。导心之路不通。得意之缘圮绝。传驿来况粗承风德。比复如何必备闻一途可以蔽百。经言。末后东方当有护法菩萨勖哉仁者善弘其事。夫财有五备。福戒博闻辩才深智。兼之者道隆。未具者疑滞。仁者备之矣。所以寄心通好。因译传意。岂其能尽。粗酬来意耳。损所致比量衣裁。欲令登法座时着。当如来意。但人不称物。以为愧耳。今往常所用鍮石双口澡灌。可备法物之数也。并遗偈一章曰。既已舍染乐。心得善摄不。若得不驰散。深入实相不。毕竟空相中。其心无所乐。若悦禅智慧。是法性无照。虚诳等无实。亦非停心处。仁者所得法。幸愿示其要。远重与什书曰。日有凉气比复何如。去月法识道人至。闻君欲还本国。情以怅然。先闻君方当大出诸经。故来欲便相咨求。若此传不虚众恨可言。今辄。略问数十条事。冀有余暇一二为释。此虽非经中之大难。欲取决于君耳。并报偈一章曰。本端竟何从。起灭有无际。一微涉动境。成此颓山势。惑想更相乘。触理自生滞。因缘虽无主开途非一世。时无悟宗匠。谁将握玄契。来问尚悠悠。相与期暮岁。后有弗若多罗。来适关中诵出十诵梵本。罗什译为晋文。三分始二而多罗弃世。远常慨其未备。及闻昙。摩流支入秦复善诵此部。乃遣弟子昙邕致书祈请令于关中更出余分。故十诵一部具足无阙。晋地获本相传至今。葱外妙典关中胜说。所以来集兹土者。远之力也。外国众僧咸称汉地有大乘道士。每至烧香礼拜。辄东向稽首献心庐岳。其神理之迹。故未可测也。先是中土未有泥洹常住之说。但言寿命长远而已。远乃叹曰。佛是至极。至极则无变。无变之理。岂有穷耶。因着法性论曰。至极以不变为性。得性以体极为宗。罗什见论而叹曰。边国人未有经。便闇与理合。岂不妙哉。秦主姚兴钦德风名叹其才思。致书殷勤。信饷连接。赠以龟兹国细缕杂变像。以申款心。又令姚嵩献其珠像。释论新出。兴送论并遗书曰。大智论新译讫。此既龙树所作。又是方等旨归。宜为一序以申作者之意。然此诸道士。咸相推谢无敢动手。法师可为作序以贻后之学者。远答书云。欲令作大智论序以申作者之意。贫道闻怀大非小褚所容。汲深非短绠所测。披省之日有愧高命。又体羸多疾触事有废。不复属意。已来其日亦久。缘来告之重。辄粗缀所怀。至于研究之美。当复期诸明德。其名高远固如此。远常谓。大智论文句繁广初学难寻。乃抄其要文。撰为二十卷。序致渊雅使夫学者息过半之功矣。后桓玄征殷仲堪。军经庐山。要远出虎溪。远称疾不堪。玄自入山。左右谓玄曰。昔毁仲堪入山礼远。愿公勿敬之。玄答何有此理。仲堪本死人耳。及至见远不觉致敬。玄问不敢毁伤。何以剪削。远答云。立身行道玄称善。所怀问难不敢复言。乃说征讨之意。远不答。玄又问。何以见愿。远云。愿檀越安隐使彼亦无他。玄出山谓左右曰。实乃生所未见。玄后以震主之威苦相延致。乃贻书骋说劝令登仕。远答辞坚正确

乎不拔。志踰丹石终莫能回。俄而玄欲沙汰众僧。教僚属曰。沙门有能申述经诰畅说义理。或禁行修整足以宣寄大化。其有违于此者悉皆罢遣。唯庐山道德所居。不在搜简之例。远与玄书曰。佛教凌迟秽杂日久。每一寻至慨愤盈怀。常恐运出非意沦滑将及。窃见清澄诸道人教实应其本心。夫泾以渭分则清浊殊势。枉以直正则不仁自远。此命既行必一理斯得。然后令饰伪者绝假通之路。怀真者无负俗之嫌。道世交兴三宝复隆矣因广立条制。玄从之。昔成帝幼冲庾冰辅正。以为沙门应敬王者。尚书令何充仆射褚昱诸葛惔等奏。不应敬礼。官议悉同。充等门下承冰旨为驳。同异粉然竟莫能定。及玄在姑熟欲令尽敬。乃与远书曰。沙门不敬王者既是情所未了。于理又是所未喻。一代大事不可令其体不允。近八座书。今以呈君。君可述所以不敬意也。此便当行之。事一二令详。尽想必有以释其所疑耳。远答书曰。夫称沙门者何耶。谓能发蒙俗之幽昏。启化表之玄路。方将以兼忘之道与天下同往。使希高者挹其遗风漱流者味其余津。若然虽大业未就。观其超步之迹。所悟固已弘矣。又袈裟非朝宗之服。钵盂非廊庙之器。沙门尘外之人。不应致敬王者。玄虽苟执先志耻即外从。而睹远辞旨趑趄未决。有顷玄簒位。即下书曰。佛法宏大所不能测。推奉主之情。故兴其敬。今事既在己。宜尽谦光。诸道人勿复致礼也。远乃着沙门不敬王者论。凡有五篇。一曰在家。谓在家奉法则是顺化之民。情未变俗迹同方内。故有天属之爱奉主之礼。礼敬有本。遂因之以成教。二曰。出家。谓出家者。能遁世以求其志。变俗以达其道。变俗则服章不得与世典同礼。遁世则宜高尚其迹。大德故能拯溺俗于沈流。拔玄根于重劫。远通三乘之津。近开人天之路。如令一夫全德。则道洽六亲泽流天下。虽不处王侯之位。固已协契皇极在宥生民矣。是故内乖天属之重。而不逆其孝。外阙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也。三曰。求宗不顺化谓反本。求宗者不以生累其神。超落尘封者不以情累其生。不以情累其生则其生可灭。不以生累其神则其神可冥。冥神绝境故谓之泥洹。故沙门虽抗礼万乘高尚其事不爵王侯。而沾其惠者也。四曰。体极不兼应。谓如来之与周孔。发致虽殊潜相影响。出处咸异终期必同。故虽曰道殊所归一也。不兼应者。物不能兼受也。五曰。形尽神不灭。谓识神驰骛随行东西也。此是论之大意。自是沙门得全方外之迹矣。及桓玄西奔。晋安帝自江陵旋于京师。辅国何无忌劝远候觐。远称疾不行。帝遣使劳问。远修书曰。释慧远顿首。阳月和暖。愿御膳顺宜。贫道先婴重疾。年衰益甚。猥蒙慈诏曲垂光慰。感惧之深。实百于怀。幸遇庆会而形不自运。此情此慨良无以喻。诏答。阳中感怀知所患未佳其情耿耿。去月发江陵。在道多诸恶。情迟兼常。本冀经过相见。法师既养素山林。又所患未痊。邈无复因增其叹恨。陈郡谢灵运负才傲俗少所推崇。及一相见肃然心服。远内通佛理外善群书。夫预学徒莫不依拟。时远讲丧服经。雷次宗宗炳等。并执卷承旨。次宗后别着义疏。首称雷氏。宗炳因寄书嘲之

曰。昔与足下共于释和上间面受此义。今便题卷首称雷氏乎。其化兼道俗斯类非一。自远卜居庐阜。三十余年影不出山。迹不入俗。每送客游履常以虎溪为界焉。以晋义熙十二年八月初动散。至六日困笃。大德耆年皆稽颡请饮豉酒。不许。又请饮米汁不许。又请以蜜和水为浆。乃命律师令披卷寻文得饮与不。卷未半而终。春秋八十三矣。门徒号恸若丧考妣。道俗奔赴毂继肩随。远以凡夫之情难割。乃制七日展哀。遗命使露骸松下。既而弟子收葬。浔阳太守阮保。于山西岭凿圹开隧。谢灵运为造碑文铭其遗德。南阳宗炳又立碑寺门。初远善属文章辞气清雅。席上谈吐精义简要。加以容仪端整风彩洒落。故图像于寺遐迩式瞻。所著论序铭赞诗书。集为十卷五十余篇。见重于世。

释慧持者。慧远之弟也。冲默有远量。年十四学读书。一日所得当他一旬。善文史巧才制。年十八出家。与兄共伏事道安法师。遍学众经游刃三藏。及安在襄阳遣远东下。持亦俱行。初憩荆州上明寺。后适庐山。皆随远共止。持形长八尺风神俊爽。常蹑革屣纳衣半胫。庐山徒属莫匪英秀。往反三千皆以持为称首。持有姑为尼名道仪。住在江夏。仪闻京师盛于佛法。欲下观化。持乃送姑至都止于东安寺。晋卫军琅琊王珣深相器重。时有西域沙门僧伽罗叉。善诵四含。珣请出中阿含经。持乃校阅文言搜括详定。后还山。少时豫章太守范宁请讲法华毗昙。于是四方云聚千里遥集。王珣与范宁书云。远公持公孰愈。范答书云。诚为贤兄弟也。王重书曰。但令如兄诚未易有。况复弟贤耶。兖州刺史琅琊王恭。致书于沙门僧检曰。远持兄弟至德何如。检答曰。远持兄弟也。绰绰焉信有道风矣。罗什在关遥相钦敬。致书通好。结为善友。持后闻成都地沃民丰。志往传化兼欲观瞩峨嵋振锡岷岫。乃以晋隆安三年辞远入蜀。远苦留不止。远叹曰。人生爱聚汝乃乐离如何。持亦悲曰。若滞情爱聚者本不应出家。今既割欲求道。正以西方为期耳。于是兄弟收泪悯默而别。行达荆州。刺史殷仲堪礼遇欣重。时桓玄亦在彼。玄虽涉学功疏而一往神出。见持有邻几独绝尤叹。是今古无比大欲结欢。持既疑其为人。遂弃而不纳。殷桓二人苦欲留之。持益无停意。临去与玄书曰。本欲栖病峨嵋之岫观化流沙之表。不能负其发足之怀。便束装首路。玄得书惆怅。知其不可止。遂乃到蜀。止龙渊精舍。大弘佛法。井络四方慕德成侣。刺史毛璩雅相崇挹。时有沙门慧岩僧恭。先在岷蜀人情倾盖。及持至止皆望风推服。有升持堂者皆号登龙门。恭公幼有才思为蜀郡僧正。岩公内外多解素为毛璩所重。后蜀人谯纵因锋镝之机攻杀毛璩。割据蜀土自号成都王。乃集僧设会逼请岩公。岩不得已而赴。璩既宿昔檀越一旦伤破。睹事增悲痛形颜色。遂为谯纵所忌。因而被害。举邑纷扰白黑危惧。持避难憩陴县中寺。纵有从子道福。凶悖尤甚。将兵往陴有所讨戮。还过入寺人马浴血。众僧大怖一时惊走。持在房前盥洗神色无忤。道福直至持边。持弹指漉水淡然自若。福愧悔流汗。出寺门谓左

右曰。大人故与众异。后境内清怗还止龙渊寺。讲说斋忏老而愈笃。以晋义熙八年卒于寺中。春秋七十有六。临终遗命务勖律仪。谓弟子曰。经言。戒如平地众善由生。汝行住坐卧宜其谨哉。以东间经籍付弟子道泓在西间法典嘱弟子昙兰。泓业行清敏。兰神悟天发。并系轨师踪焉。

释慧永姓潘。河内人也。年十二出家。伏事沙门竺昙现为师。后又伏膺道安法师。素与远共期欲结宇罗浮之岫。远既为道安所留。永乃欲先踰五岭。行经浔阳。郡人陶范苦相要留。于是且停庐山之西林寺。既门徒稍盛。又慧远同筑遂有意终焉。永贞素自然清心克己。言常含笑。语不伤物。耽好经典善于讲说。蔬食布衣率以终岁。又别立一茅室于岭上。每欲禅思辄往居焉。时有至房者。并闻殊香之气。永屋中常有一虎。人或畏者。辄驱令上山。人去后还。复驯伏。永尝出邑薄晚还山至乌桥。乌桥营主醉骑马。当道遮永不听去。日时向晚。永以杖遥指马。马即惊走营主倒地。永捧慰还营。因尔致疾。明晨往寺向永悔过。永曰。非贫道本意。恐戒神所为耳。白黑闻知归心者众矣。后镇南将军何无忌作镇浔阳。陶爰集虎溪请永及慧远。远既久持名望亦雅足才力。从者百余皆端整有风序。及高言华论举动可观。永怗然独往率尔后至。纳衣草屣执杖提钵。而神气自若清散无矜。众咸重其贞素翻更多之。远少所推先而挹永高行。身执卑恭以希冥福。永厉行精苦愿生西方。以晋义熙十年遇疾绵笃。而专谨戒律执志愈勤。虽枕痾怀苦颜色怡悦。未尽少时。忽敛衣合掌求屣欲起。如有所见。众咸惊问。答云。佛来。言终而卒。春秋八十有三。道俗在山咸闻异香。七日乃歇。时庐山又有释僧融。亦苦节通灵能降伏鬼物云。

释僧济。未详何许人。晋太元中来入庐山。从远公受学。大小诸经及世典书数。皆游炼心抱贯其深要。年始过立便出邑开讲历当元匠。远每谓曰。共吾弘佛法者尔其人乎。后停山少时忽感笃疾。于是要诚西国想像弥陀。远遗济一烛曰。汝可以建心安养竞诸漏刻。济执烛凭机停想无乱。又请众僧夜集为转无量寿经。至五更中济以烛授同学。令于僧中行之。于是暂卧。因梦见自秉一烛乘虚而行睹无量寿佛。接置于掌遍至十方。不觉欻然而觉。具为侍疾者说之。且悲且慰。自省四大了无疾苦。至于明夕忽索履起立。目逆虚空如有所见。须臾还卧。颜色更悦。因谓傍人云。吾其去矣。于是转身右胁言气俱尽。春秋四十有五矣。

释法安。一名慈钦。未详何许人。远公之弟子也。善戒行讲说众经兼习禅业。善能开化愚矇拔邪归正。晋义熙中新阳县虎灾。县有大社树下筑神庙。左右居民以百数。遭虎死者夕有一两。安尝游其县暮逗此村。民以畏虎早闭闾。安径之树下通夜坐禅。向晓闻虎负人而至

投之树北。见安如喜如惊跳伏安前。安为说法授戒。虎踞地不动。有顷而去。旦村人追虎至树下。见安大惊。谓是神人。遂传之一县士庶宗奉。虎灾由此而息。因改神庙留安立寺。左右田园皆舍为众业。后欲作画像须铜青困不能得。夜梦见一人迂其床前云。此下有铜钟。觉即掘之果得二口。因以青成像。后以铜助远公铸佛。余一武昌太守熊无患借视遂留之。安后不知所终。

释昙邕。姓杨。关中人。少仕伪秦至卫将军。形长八尺雄武过人。太元八年从符坚南征。为晋军所败。还至长安。因从安公出家。安公既往。乃南投庐山事远公为师。内外经书多所综涉。志尚弘法不惮疲苦。后为远入关致书罗什。凡为使命十有余年。鼓击风流摇动峰岫。强捍果敢专对不辱。京师道场僧鉴挹其德解。请还杨州。邕以远年高遂不果行。然远神足高抗者其类不少。恐后不相推谢。因以小缘托摈邕出。邕奉命出山容无怨忤。乃于山之西南营立茅宇。与弟子昙果。澄思禅门。尝于一时果梦见山神求受五戒。果曰。家师在此可往咨受。后少时邕见一人着单衣帽风姿端雅从者二十许人请受五戒。邕以果先梦知是山神。乃为说法授戒。神嚫以外国匕筋。礼拜辞别。儵忽不见。至远临亡之日。奔赴号踊痛深天属。后往荆州卒于竹林寺。

释道祖。吴国人也。少出家为台寺支法齐弟子。幼有才思精勤务学。后与同志僧迁道流等共入庐山。七年并山中受戒。各随所习日有其新。远公每谓祖等易悟。尽如此辈不复忧后生矣。迁流等并年二十八而卒。远叹曰。此子并才义英茂清悟日新。怀此长往一何痛哉。道流撰诸经目未就。祖为成之。今行于世。祖后还京师瓦官寺讲说。桓玄每往观听。乃谓人曰。道祖后发愈于远公。但儒博不逮耳。及玄辅正欲使沙门敬王。祖乃辞还吴之台寺。有顷玄纂位。敕郡送祖出京。祖称疾不行。于是绝迹人事讲道终日。以晋元熙元年卒。春秋七十二矣。远有弟子慧要。亦解经律而尤长巧思。山中无刻漏。乃于泉水中立十二叶芙蓉。因流波转以定十二时。晷景无差焉。亦尝作木鸢飞数百步。远又有弟子昙顺昙诜。并义学致誉。顺本黄龙人。少受业什公。后还师远。蔬食有德行。南蛮校尉刘遵。于江陵立竹林寺请经始。远遣徙焉。诜亦清雅有风则。注维摩及着穷通论等。又有法幽道恒道授等百有余人。或义解深明。或匡拯众事。或戒行清高。或禅思深入。并振名当世。传业于今。

释僧[(丰*力)/石]。姓傅氏。北地泥阳人。晋河间郎中令遐之元子也。少出家止长安大寺为弘觉法师弟子。觉亦一时法匠。[(丰*力)/石]初从受业。后游青司樊氵之间。通六经及三藏。律行清谨能匡振佛法。姚苌姚兴早挹风名素所知重。及僭有关中深相顶敬。兴既崇信三宝盛弘大化。建会设斋烟盖重叠。使夫慕道舍俗者十室其半。自童

寿入关。远僧复集僧尼既多。或有愆漏。兴曰。凡未学僧未阶。苦忍安得无过。过而不[亥*羽]过遂多矣。宜立僧主以清大望。因下书曰。大法东迁于今为盛僧尼已多。应须纲领宣授远规以济颓绪。僧[(丰*力)/石]法师学优早年德芳暮齿。可为国内僧主。僧迁法师禅慧兼修。即为悦众。法钦慧斌共掌僧录。给车舆吏力。[(丰*力)/石]资侍中秩传诏羊车各二人。迁等并有厚给。共事纯俭允惬时望。五众肃清六时无怠。至弘始七年敕加亲信伏身白从各三十人。僧正之兴[(丰*力)/石]之始也。[(丰*力)/石]躬自步行。车舆以给老疾。所获供恤常充众用。虽年在秋方。而讲说经律勖众无倦。以弘始之末卒于长安大寺。春秋七十矣。

释道融。汲郡林虑人。十二出家。厥师爱其神彩先令外学。往村借论语竟不赍归。于彼已诵。师更借本覆之不遗一字。既嗟而异之。于是恣其游学。迄至立年才解英绝。内外经书闇游心府。闻罗什在关故往咨禀。什见而奇之。谓姚兴曰。昨见融公复是奇特聪明释子。兴引见叹重。敕入逍遥园参正详译。因请什出菩萨戒本。今行于世。后译中论始得两卷。融便就讲剖折文言预贯终始。什又命融令讲新法华。什自听之乃叹曰。佛法之兴融其人也。俄而师子国有一婆罗门。聪辩多学。西土俗书罕不披诵。为彼国外道之宗。闻什在关大行佛法。乃谓其徒曰。宁可使释氏之风独传震旦。而吾等正化不洽东国遂乘驼负书来入长安。姚兴见其口眼便僻。颇亦惑之。婆罗门乃启兴曰。至道无方各尊其事今请与秦僧捔其辩力。随有优者即传其化。兴即许焉。时关中僧众相视缺然莫敢当者。什谓融曰。此外道聪明殊人。捔言必胜。使无上大道在吾徒而屈。良可悲矣。若使外道得志则法轮摧轴。岂可然乎。如吾所睹在君一人。融自顾才力不减。而外道经书未尽披读。乃密令人写婆罗门所读经目。一披即诵。后克日论义。姚兴自出。公卿皆会阙下。关中僧众四远必集。融与婆罗门拟相詶抗。锋辩飞玄彼所不及。婆罗门自知辞理已屈。犹以广读为夸。融乃列其所读书并秦地经史名目卷部。三倍多之。什因嘲之曰。君不闻大秦广学。那忽轻尔远来。婆罗门心愧悔伏顶礼融足。数日之中无何而去。像运再兴融有力也。融后还彭城常讲说相续。问道至者千有余人。依随门徒数盈三百。性不狎諠。常登楼披玩。殷勤善诱毕命弘法。后卒于彭城。春秋七十四矣。所著法华大品金光明十地维摩等义疏。并行于世矣。

释昙影。或云北人。不知何许郡县。性虚靖不甚交游。而安贫志学举止详审。过似淹迟而神气骏捷。志与形反。能讲正法华经及光赞波若。每法轮一转辄道俗千数。后入关中。姚兴大加礼接。及什至长安影往从之。什谓兴曰。昨见影公亦是此国风流标望之僧也。兴敕住逍遥园助什译经。初出成实论。凡诤论问答皆次第往反。影恨其支

离。乃结为五番。竟以呈什。什曰大善。深得吾意。什后出妙法华经。影既旧所命宗。特加深思。乃着法华义疏四卷。并注中论。后山栖隐处守节尘外。修功立善愈老愈笃。以晋义熙中卒。春秋七十矣。

释僧睿。魏郡长乐人也。少乐出家。至年十八始获从志。依投僧贤法师为弟子。谦虚内敏学与时竞。至年二十二博通经论。尝听僧朗法师讲放光经。屡有机难。朗与贤有濠上之契。谓贤曰。睿比格难。吾累思不能通。可谓贤贤弟子也。至年二十四。游历名邦处处讲说。知音之士负袠成群。常叹曰。经法虽少足识因果。禅法未传厝心无地什后至关。因请出禅法要三卷。始是鸠摩罗陀所制。末是马鸣所说。中间是外国诸圣共造。亦称菩萨禅。睿既获之日夜修习。遂精炼五门善入六净。伪司徒公姚嵩深相礼贵。姚兴问嵩。睿公何如。嵩答。实邺卫之松柏。兴敕见之。公卿皆集。欲观其才器。睿风韵[罩-卓＋注]流含吐彬蔚。兴大赏悦。即敕给俸恤吏力人舆。兴后谓嵩曰。乃四海标领。何独邺卫之松柏。于是美声遐布远近归德。什所翻经。睿并参正。昔竺法护出正法华经。受决品云。天见人人见天。什译经至此乃言。此语与西域义同。但在言过质。睿曰。将非人天交接两得相见。什喜曰。实然。其领悟标出皆此类也。后出成实论令睿讲之。什谓睿曰。此诤论中有七变处文破毗昙。而在言小隐。若能不问而解可谓英才。至睿启发幽微果不咨什而契然悬会。什叹曰。吾传译经论得与子相值。真无所恨矣。着大智论十二门论中论等诸序。并着大小品法华维摩思益自在王禅经等序。皆传于世。初睿善摄威仪弘赞经法常回此诸业愿生安养。每行住坐卧不敢正背西方。后自知命尽。忽集僧告别。乃谓众曰。平生誓愿愿生西方。如睿所见或当得往。未知定免狐疑成不。但身口意业或相违犯。愿施以大慈为永劫法朋也。于是入房洗浴。烧香礼拜。还床向西方合掌而卒。是日同寺咸见五色香烟从睿房出。春秋六十七矣。时又有沙门僧楷。与睿公同学。亦有高名云。

释道恒。蓝田人。年九岁戏于路。隐士张忠见而嗟曰。此小儿有出人之相。在俗必有辅政之功。处道必能光显佛法。恨吾老矣。不得见之。恒少失二亲。事后母以孝闻。家贫无蓄。常手自画缋以供瞻奉。而笃好经典学兼宵夜。至年二十后母又亡。行丧尽礼服毕出家。游刃佛理多所兼通。学该内外才思清敏。罗什入关即往修造。什大嘉之。及译出众经并助详定。时恒有同学道标。亦雅有才力。当时擅名。与恒相次。秦主姚兴以恒标二人神气俊朗有经国之量。乃敕伪尚书令姚显。令敦逼恒标罢道助振王业。又下书恒标等曰。卿等皎然之操。实在可嘉。但君临四海治急须才。今敕尚书令显令夺卿等法服助翼赞时世。苟心存道味宁系白黑望体此怀不以守节为辞也。恒标等答曰。奉去月二十日诏。令夺恒标等法服。承命悲怀五情失守。恒等才质闇短染法未深。缁服之下誓毕身命。并习佛法不闲世事。徒废非常

之业。终无殊异之功。昔光武尚能纵严陵之心。魏文容管宁之操。抑至尊之高心。遂匹夫之微志。况陛下以道御物兼弘三宝。愿鉴元元之情。垂旷通物之理也。兴又致书于什[(丰*力)/石]二法师曰。别已数旬每有倾想。渐暖比休泰耳。小虏远举更无处分。正有愦然耳。顷万事之殷须才以理之。近诏恒标二人令释罗汉之服寻大士之踪。然道无不在。愿法师等勖以喻之。什[(丰*力)/石]等答曰。盖闻太上以道养民。而物自是其复有德而治天下。是以古之明主审违性之难御。悟任物之多因。故尧放许由于箕山。文轼干木于魏国。高祖纵四皓于终南。叔度辞蒲轮于汉岳。盖以适贤之性为得贤也。今恒标等德非圆达分在守节。少习玄化伏膺佛道。至于敷折妙典研究幽微。足以启悟童稚助化功德。愿陛下施既往之恩。纵其微志也。兴后频复下书。阖境救之殆而得勉。恒乃叹曰。古人有言。益我货者损我神。生我名者杀我身。于是窜影岩壑毕命幽薮。蔬食味禅缅迹人外。晋义熙十三年卒于山舍。春秋七十二。恒着释驳论及百行箴。标作舍利佛毗昙序并吊王乔文。并行于世矣。

释僧肇。京兆人。家贫以佣书为业。遂因缮写。乃历观经史备尽坟籍。爱好玄微。每以庄老为心要。尝读老子德章。乃叹曰。美则美矣。然期神冥累之方。犹未尽善也。后见旧维摩经。欢喜顶受披寻玩味。乃言。始知所归矣。因此出家。学善方等兼通三藏及在冠年而名振关辅。时竞誉之徒莫不猜其早达。或千里趍负入关抗辩。肇既才思幽玄又善谈说。承机挫锐曾不流滞。时京兆宿儒及关外英彦。莫不挹其锋辩负气摧衄。后罗什至姑臧。肇自远从之。什嗟赏无极。及什适长安。肇亦随返。姚兴命肇与僧睿等入逍遥园助详定经论。肇以去圣久远文义多杂。先旧所解时有乖谬。及见什咨禀所悟更多。因出大品之后。肇便着波若无知论凡二千余言。竟以呈什。什读之称善。乃谓肇曰。吾解不谢子。辞当相挹。时庐山隐士刘遗民见肇此论。乃叹曰。不意方袍复有平叔。因以呈远公。远乃抚机叹曰。未常有也。因共披寻玩味更存往复。遗民乃致书肇曰。顷餐徽问有怀遥仰。岁末寒严体中何如。音寄壅隔增用悒蕴。弟子沉痾草泽常有弊瘁。愿彼大众康和外国法师休悆不。去年夏末见上人波若无知论。才运清俊旨中沈允。推步圣文婉然有归。披味殷勤不能释手。真可谓浴心方等之渊。悟怀绝冥之肆。穷尽精巧无所间然。但闇者难晓犹有余疑。今辄条之如左。愿从容之暇粗为释之。肇答书曰。不面在昔伫想用劳。得前疏并问。披寻反覆欣若暂对。凉风戒节顷常何如。贫道劳疾每不佳。即此大众寻常什师休胜。秦主道性自然天机迈俗。城堑三宝弘道是务。由使异典胜僧自远而至。灵鹫之风萃乎兹土。领公远举。乃是千载之津梁。于西域还得方等新经二百余部。什师于大寺出新至诸经。法藏渊旷日有异闻。禅师于瓦官寺教习禅道。门徒数百日夜匪懈。邕邕肃肃致自欣乐。三藏法师于中寺出律部。本末精悉若睹初制。毗婆沙法

师于石羊寺出舍利弗毗昙。梵本虽未及译。时问中事发言新奇。贫道一生猥参嘉运遇兹盛化。自恨不睹释迦泥洹之集。余复何恨。但恨不得与道胜君子同斯法集耳。称咏既深聊复委及。然来问婉切难为郢人。贫道思不关微兼拙于华语。且至趣无言。言则乖旨。云云不已竟何所辩。聊以狂言示詶来旨也。肇后又着不真空论物不迁论等。并注维摩。及制诸经论序。并传于世。及什之亡后。追悼永往翘思弥厉。乃着涅槃无名论。其辞曰。经称有余无余涅槃。涅槃秦言无为。亦名灭度。无为者取乎虚无寂寞妙绝于有为。灭度者言乎大患永灭超度四流。斯盖镜像之所归。绝称之幽宅也。而曰有余无余者。盖是出处之异号。应物之假名。余尝试言之。夫涅槃之为道也。寂寥虚旷。不可以形名得。微妙无相。不可以有心知。超群有以幽升。量太虚而永久随之弗得其踪。迎之罔眺其首。六趣不能摄其生。力负无以化其体。眇漭惚恍若存若往。五目莫睹其容。二听不闻其响。窈窈冥冥谁见谁晓。弥伦靡所不在。而独曳于有无之表。然则言之者失其真。知之者返其愚。有之者乖其性。无之者伤其躯。所以释迦掩室于摩竭。净名杜口于毗耶。须菩提唱无说以显道。释梵乃绝听而雨花。斯皆理为神御。故口为之缄默。岂曰无辩。辩所不能言也。经曰。真解脱者离于言数。寂灭永安无终无始。不晦不明不寒不暑。湛若虚空无名无证。论曰。涅槃非有亦复非无。言语路绝心行处灭。寻夫经论之作也。岂虚构哉。果有其所以不有。故不可得而有。有其所以不无。故不可得而无耳。何者本之有境则五阴永灭。推之无乡则幽灵不竭。幽灵不竭则抱一湛然。五阴永灭则万累都捐。万累都捐。故与道通同。抱一湛然。故神而无功。神而无功。故至功常在。与道通同。故冲而不改。冲而不改。不可为有。至功常在。不可为无。然则有无绝于内。称谓沦于外。视听之所不暨。四空之所昏昧。恬兮而夷。泊焉而泰。九流于是乎交归。众圣于此乎冥会。斯乃希夷之境。太玄之乡而欲以有无题牓其方域而语神道者。不亦邈哉。其后十演九折。凡数千言。文多不载。论成之后上表于姚兴曰。肇闻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君王得一以治天下。伏惟。陛下睿哲钦明道与神会。妙契环中理无不晓。故能游刃万机弘道终日。依被苍生垂文作范。所以域中有四大王居一焉。涅槃之道。盖是三乘之所归。方等之渊府。眇茫希夷。绝视听之域。幽致虚玄。非群情之所测。肇以微躯猥蒙国恩。得闲居学肆。在付公门下十有余年。虽众经殊趣胜致非一。涅槃一义常为听习先。但肇才识闇短。虽屡蒙诲喻。犹怀漠漠。为竭愚不已。亦如似有解。然未经高胜先唱。不敢自决。不幸什公去世。咨参无所。以为永恨。而陛下圣德不孤。独与什公神契目击道存。决其方寸。故能振彼玄风以启末俗。一日遇蒙答安成侯嵩问无为宗极。颇涉涅槃无名之义。今辄作涅槃无名论。有十演九折。博采众经托证成喻。以仰述陛下无名之致。岂曰开诣神心穷究远当。聊以拟议玄门班喻学徒耳。若少参圣旨愿敕存记。如其有差伏承旨授。兴答旨殷勤。备加赞述。即敕令缮写

班诸子侄。其为时所重如此。晋义熙十年卒于长安。春秋三十有一矣。

## 第高僧传卷第七

### 义解四

竺道生一 释慧睿二 释慧严三 释慧观四 释慧义五 释道渊六 释僧弼七 释慧静八 释僧苞九 释僧诠十 释昙鉴十一 释慧安十二 释昙无成十三 释僧含十四

竺道生。本姓魏。钜鹿人。寓居彭城家世仕族。父为广戚令。乡里称为善人。生幼而颖悟聪哲若神。其父知非凡器。爱而异之。后值沙门竺法汰。遂改俗归依。伏膺受业。既践法门俊思奇拔。研味句义即自开解。故年在志学便登讲座。吐纳问辩辞清珠玉。虽宿望学僧当世名士。皆虑挫词穷。莫敢酬抗。年至具戒器鉴日深。性度机警神气清穆。初入庐山幽栖七年。以求其志。常以入道之要慧解为本。故钻仰群经斟酌杂论。万里随法不惮疲苦。后与慧睿慧严同游长安。从什公受业。关中僧众咸谓神悟。后还都止青园寺。寺是晋恭思皇后褚氏所立本种青处因以为名。生既当时法匠。请以居焉。宋太祖文皇深加叹重。后太祖设会。帝亲同众御于地筵。下食良久。众咸疑日晚。帝曰。始可中耳。生曰。白日丽天。天言始中何得非中。遂取钵便食。于是一众从之。莫不叹其枢机得衷。王弘范泰颜延并挹。敬风猷从之问道。生既潜思日久彻悟言外。乃喟然叹曰。夫象以尽意。得意则象忘。言以诠理。入理则言息。自经典东流译人重阻。多守滞文鲜见圆义。若忘筌取鱼始可与言道矣。于是校阅真俗研思因果。乃立善不受报顿悟成佛。又着二谛论佛性当有论法身无色论佛无净土论应有缘论等。笼罩旧说妙有渊旨。而守文之徒多生嫌嫉。与夺之声纷然竞起。又六卷泥洹先至京师。生剖析经理洞入幽微。乃说阿阐提人皆得成佛。于时大本未传。孤明先发独见忤众。于是旧学以为邪说讥愤滋甚。遂显大众摈而遣之。生于大众中正容誓曰。若我所说反于经义者。请于现身即表厉疾。若与实相不相违背者。愿舍寿之时据师子座。言竟拂衣而游。初投吴之虎丘山。旬日之中学徒数百。其年夏雷震青园佛殿。龙升于天光影西壁。因改寺名号曰龙光。时人叹曰。龙既已去生必行矣。俄而投迹庐山。销影岩岫。山中僧众咸共敬服。后涅槃大本至于南京。果称阐提悉有佛性。与前所说合若符契。生既获斯经寻即讲说。以宋元嘉十一年冬十一月庚子。于庐山精舍升于法座。神色开朗德音俊发。论议数番穷理尽妙。观听之众莫不悟悦。法席将毕忽见麈尾纷然而坠。端坐正容隐几而卒。颜色不异似若入定。道俗嗟骇远近悲泣。于是京邑诸僧内惭自疚追而信服。其神鉴之至征

瑞如此。仍葬庐山之阜。初生与睿公及严观同学齐名。故时人评曰。生睿发天真。严观洼流得。慧义彭享进。寇渊于默塞。生及睿公独标天真之目。故以秀出群士矣。初关中僧肇始注维摩。世咸玩味。生乃更发深旨显畅新异及诸经义疏。世皆宝焉。王微以生比郭林宗。乃为之立传旌其遗德。时人以生推阐提得佛。此语有据。顿悟不受报等时亦为宪章。宋太祖尝述生顿悟义。沙门僧弼等皆设巨难。帝曰。若使逝者可兴。岂为诸君所屈。后龙光又有沙门宝林。初经长安受学。后祖述生公诸义。时人号曰游玄生。着涅槃记及注异宗论檄魔文等。林弟子法宝亦学兼内外。着金刚后心论等。亦祖述生义焉。近代又有释慧生者。亦止龙光寺。蔬食善众经兼工草隶。时人以同寺相继。号曰大小二生。

释慧睿。冀州人。少出家执节精峻。常游方而学经。行蜀之西界为人所抄掠。常使牧羊。有商客信敬者。见而异之。疑是沙门。请问经义无不综达。商人即以金赎之。既还袭染衣。笃学弥至。游历诸国。乃至南天竺界。音译诰训殊方异义无不必晓。后还憩庐山。俄又入关从什公咨禀。后适京师止乌衣寺讲说众经。皆思彻言表理契环中。宋大将军彭城王义康请以为师。再三乃许。王请入第受戒。睿曰。礼闻来学不闻往教。康大以为愧。乃入寺虔礼只奉戒法。后以貂裘奉睿。睿不着常坐之。王密令左右求买酬三十万。睿曰。虽非所服既大王所施。聊为从用耳。陈郡谢灵运笃好佛理。殊俗之音多所达解。乃咨睿以经中诸字并众音异旨。于是着十四音训叙。条列梵汉。昭然可了。使文字有据焉。睿以宋元嘉中卒。春秋八十有五矣。

释慧严。姓范。豫州人。年十二为诸生博晓诗书。十六出家。又精炼佛理。迄甫立年学洞群籍。风声四远化洽殊邦。闻什公在关复从受学。访正音义多所异闻。后还京师止东安寺。宋高祖素所知重。高祖后伐长安。要与同行。严曰。檀越此行虽伐罪吊民。贫道事外之人。不敢闻命。帝苦要之。遂行。及文帝在位。情好尤密。每见弘赞问佛法。先是帝未甚崇信。至元嘉十二年京尹萧摹之上启请制起寺及铸像。帝乃与侍中何尚之吏部郎中羊玄保等议之。谓尚之曰。朕少来读经不多。比日弥复无暇。三世因果未辩厝怀。而复不敢立异者。正以卿辈时秀率所敬信故也。范泰谢灵运常言。六经典文本在济俗为治。必求灵性真奥。岂得不以佛经为指南耶。近见颜迎之推达性论宗炳难白黑论。明佛汪汪尤为名理并足开奖人意。若使率土之滨皆敦此化。则朕坐致太平。夫复何事。近萧摹之请制。未全经通。即以相示。委卿增损。必有以遏戒浮淫无伤弘奖者。乃当著令耳。尚之对曰。悠悠之徒多不信法。以臣庸蔽独秉愚勤。惧以阙薄贻点大教。今乃更荷褒拂非所敢当。至如前代群英则不负明诏矣。中朝已远难复尽知。度江以来则王导周顗庾亮王蒙谢尚郄超王坦王恭王谧郭文谢敷戴

逵许询及亡高祖兄弟王元琳昆季范汪孙绰张玄殷顗。或宰辅之冠盖。或人伦之羽仪。或置情天人之际。或抗迹烟霞之表。并禀志归依厝心崇信。其间比对则兰护开潜渊遁崇邃。皆亚迹黄中。或不测人也。近世道俗敷谈便尔。若当备举夷夏爰逮汉魏。奇才异德胡可胜言。慧远法师尝云。释氏之化无所不可。适道固自教源。济俗亦为要务。窃寻此说有契理奥。何者若使家家持戒则一国息刑。故佛澄适赵二石减暴。灵塔放光符健损虐。故神道助教有自来矣。而萧摹所启亦不谓全非。但伤蠹道俗者。本在无行僧尼。而情貌难分袪取未易。金铜土木虽糜费滋深。必福业所寄复难得顿绝。臣比思为斟酌进退难安。今日亲奉德音实亦深用夷泰。羊玄保进曰此谈盖天人之际。岂臣所宜预。窃恐秦楚论强兵之术。孙吴尽吞并之计。将无取于此耶。帝曰。此非战国之具。良如卿言。尚之曰。夫礼隐逸则战士怠。贵仁德则兵气衰。若以孙吴为志。苟在吞噬。亦无取尧舜之道。岂唯释教而已耶。帝悦曰。释门有卿亦犹孔氏之有季路。所谓恶言不入于耳。帝自是信心乃立。始致意佛经。及见严观诸僧。辄论道义理。时颜延之着离识观及论检。帝命严辩其同异。往复终日。帝笑曰。公等今日无愧支许。严后着无生灭论及老子略注等。东海何承天以博物著名。乃问严。佛国将用何历。严云。天竺夏至之日方中无影。所谓天中。于五行土德色尚黄。数尚五。八寸为一尺。十两当此土十二两。建辰之月为岁首。及讨核分至推校薄蚀。顾步光影其法甚详。宿度年纪咸有条例。承天无所厝难。后婆利国人来。果同严说。帝敕任豫受焉。大涅槃经初至宋土。文言致善。而品数疏简。初学难以措怀。严乃共慧观谢灵运等。依泥洹本加之品目。文有过质颇亦治改。始有数本流行。严乃梦见一人形状极伟。厉声谓严曰。涅槃尊经何以轻加斟酌。严觉已惕然。乃更集僧欲收前本。时识者咸云。此盖欲诫厉后人耳。若必不应者何容即时方梦。严以为然。顷之又梦神人告曰。君以弘经之力必当见佛也。严以宋元嘉二十年卒于东安寺。春秋八十有一矣。帝诏曰。严法师器识渊远学道之匠。奄尔迁神痛悼于怀。可给钱五万布五十匹。严弟子法智。幼有神理。年二十四往江陵值雅公讲。便论议数番。雅厝通无地。雅顾眄四众曰。小子斐然成章。智笑曰。乃变风变雅作矣。于是声布楚郢誉洽京吴。善成实及大小品。

　　释慧观。姓崔。清河人。十岁便以博见驰名。弱年出家游方受业。晚适庐山又咨禀慧远。闻什公入关。乃自南徂北。访核异同详辩新旧。风神秀雅思入玄微。时人称之曰。通情则生融上首。精难则观肇第一。乃着法华宗要序以简什。什曰。善男子。所论甚快。君小却当南游江汉之间善以弘通为务。什亡后乃南适荆州。州将司马休之甚相敬重。于彼立高悝寺。使夫荆楚之民回邪归正者。十有其半。宋武南伐休之至江陵与观相遇。倾心待接依然若旧。因敕与西中郎游。即文帝也俄而还京止道场寺。观既妙善佛理探究老庄。又精通十诵博采

诸部。故求法问道者日不空筵。元嘉初三月上巳车驾临曲水宴会。命观与朝士赋诗。观即坐先献。文旨清婉事适当时。琅琊王僧达庐江何尚之。并以清言致款结赏尘外。宋元嘉中卒。春秋七十有一。着辩宗论论顿悟渐悟义及十喻序赞诸经序等。皆传于世。时道场寺又有僧馥者。本澧泉人。专精义学注胜鬘经。又有法业。本长安人。善大小品及杂心。蔬食节己。故晋陵公主为起南林寺。后遂居焉。

　　释慧义。姓梁。北地人。少出家。风格秀举志业强正。初游学于彭宋之间。备通经义。后出京师。乃说云。冀州有法称道人。临终语弟子普严云。嵩高灵神云。江东有刘将军应受天命。吾以三十二璧镇金一鉼为信。遂彻宋王。宋王谓义曰。非常之瑞亦须非常之人然后致之。若非法师自行恐无以获也。义遂行。以晋义熙十三年七月往嵩高山。寻觅未得。便至心烧香行道。至七日夜梦见一长须老公。拄杖将义往璧处指示云。是此石下。义明便周行山中。见一处炳然如梦所见。即于庙所石坛下果得璧大小三十二枚黄金一鉼。此瑞详之宋史。义后还京师。宋武加接尤重。迄乎践祚礼遇弥深。宋永初元年车骑范泰立祇洹寺。以义德为物宗固请经始。义以泰清信之至。因为指授仪则。时人以义方身子泰比须达。故祇洹之称厥号存焉。后西域名僧多投止此寺。或传译经典。或训授禅法。宋元嘉初徐羡之檀道济等专权朝政。泰有不平之色。尝肆言骂之。羡等深憾。闻者皆忧。泰在不测。泰亦虑及于祸。乃问义安身之术。义曰。忠顺不失以事其上。故上下能相亲也。何虑之足忧。因劝泰以果竹园六十亩施寺。以为幽冥之祐。泰从之。终享其福。及泰薨。第三子晏谓义。昔承厥父之险。说求园地。追以为憾。遂夺而不与。义秉泰遗疏。纷纠纭纭彰于视听。义乃移止乌衣。与慧睿同住。宋元嘉二十一年终于乌衣寺。春秋七十三矣。晏后少时而卒。晏弟晔。后染孔熙先谋逆。厥宗同溃。后祇洹寺又有释僧睿。善三论。为宋文所重。

　　释道渊。姓寇。不知何许人。出家止京师东安寺。少持律捡长习义宗。众经数论靡不通达。而潜光隐德世莫之知。后于东安寺开讲。剖析玄微洞尽幽赜。使终古积滞涣然冰解。于是学徒改观翕然附德。后移止彭城寺。宋文帝以渊行为物轨。敕居寺住。后卒于所住。春秋七十有八。渊弟子慧琳。本姓刘。秦郡人。善诸经及庄老。排谐好语笑。长于制作。故集有十卷。而为性傲诞颇自矜伐。渊尝诣傅亮。琳先在坐。及渊至琳不为致礼。渊怒之彰色。亮遂罚琳杖二十。宋世祖雅重琳。引见常升独榻。颜延之每以致讥。帝辄不悦。后着白黑论乖于佛理。衡阳太守何承天与琳比狎雅相击扬。着达性论。并拘滞一方诋呵释教。颜延之及宗炳。捡驳二论。各万余言。琳既自毁其法被斥交州。世云渊公见麻星者。即其人也。

释僧弼。本吴人。性度虚简仪止方直。少与龙光昙干同游长安。从什受学。爱日惜力靖有深思。什加赏特深使颁预参译。后游历名邦备瞻风化。时有请弼为寺主。弼曰。至道不弘淳风日缅。自非定慧兼足。无以镇立风猷。且当随缘致益。何得独善一寺。后南居楚郢十有余年训诱经戒。大化江表河西王沮渠蒙逊远挹风名。遣使通敬嚫遗相续。后下都止彭城寺。文皇器重每延讲说。宋元嘉十九年卒。春秋七十有八。

释慧静。姓王。东阿人。少游学伊洛之间。晚历徐兖。容貌甚黑而识悟清远。时洛中有沙门道经。亦解迈当世与静齐名。而耳甚长大。故时人语曰洛下大长耳。东阿黑如墨。有问无不酬。有酬无不塞。静至性虚通澄审有思力。每法轮一转辄负帙千人。海内学宾无不必集。诵法华小品。注维摩思益。着涅槃略记大品旨归及达命论并诸法师诔。多流传北土。不甚过江。宋元嘉中卒。春秋六十余矣。

释僧苞。京兆人。少在关受学什公。宋永初中游北徐。入黄山精舍。复造静定二师进业。仍于彼建三七普贤斋忏。至第七日。有白鹄飞来集普贤座前。至中行香毕乃去。至二十一日将暮。又有黄衣四人。绕塔数匝忽然不见。苞少有志节加复祥感。故匪懈之情因之弥厉。日诵万余言经。常礼数百拜佛。后东下京师。正值祇洹寺发讲。法徒云聚士庶骈席。苞既初至人未有识者。乃乘驴往看。衣服垢弊貌有风尘。堂内既迮。坐驴鞯于户外。高座出题适竟。苞始欲厝言。法师便问。客僧何名。答云名苞。又问尽何所苞。答曰。高座之人亦可苞耳。乃致问数番皆是先达思力所不逮。高座无以抗其辞。遂逊退而止。时王弘范泰闻苞论议叹其才思。请与交言。仍屈住祇洹寺。开讲众经法化相续。陈郡谢灵运闻风而造焉。及见苞神气弥深叹伏。或问曰。谢公何如。苞曰。灵运才有余而识不足。抑不免其身矣。苞尝于路行见六劫被录。苞为说法劝念观世音。群劫以临危之际。念念恳切。俄而送吏饮酒洪醉。劫解枷得免焉。宋元嘉中卒。时瓦官又有释法和者。亦精通数论致誉当时。为宋高祖所重。敕为僧主焉。

释僧诠。姓张。辽西海阳人。少游燕齐遍学外典。弱冠方出家复精炼三藏。为北土学者之宗。后过江止京师。铺筵大讲。化洽江南。吴郡张恭请还吴讲说。姑苏之士并慕德归心。初止闲居寺。晚憩虎丘山。诠先于黄龙国造丈六金像。入吴又造人中金像。置于虎丘山之东寺。诠性好檀施周赡贫乏。清确自守居无兼币。后平昌孟顗于余杭立方显寺。请诠居之。率众翘勤禅礼无辍。看寻苦至。遂乃失明。而策厉弥精讲授不废。吴国张畅张敷谯国戴颙戴勃并慕德结交。崇以师礼。诠后暂游临安县投董功曹家。功曹者清信弟子也。诠投止少时便遇疾甚笃。而常见所造之像来在西壁。又见诸天童子皆来侍病。弟子

法朗梦见一台数人捧之。问何所去。答云。迎诠法师。明旦果卒。县令阮尚之使葬白土山郭文举之冢右。以拟梁鸿之附要离也。特进王裕及高士戴颙。至诠墓所刻石立碑。唐思贤造文。张敷作诔。

释昙鉴。姓赵。冀州人。少出家事竺道祖为师。蔬食布衣律行精苦。学究群经兼善数论闻什公在关。杖策从学。什常谓鉴为一闻持人。后游方宣化。达自荆州止江陵辛寺。年登耳顺励行弥洁。常愿生安养瞻覲弥陀。后弟子僧济辞往上明。鉴云。汝去乃佳恐不复相见。因委曲疏受付嘱。至夜与诸耆老共叙无常。言甚切至。既夜各各还房。鉴独留步廊下至三更。沙弥僧愿请还房。鉴曰。汝但眠不须复来。至明旦弟子慧严依常问讯。见合掌平坐而口不言。迫就察之实乃已卒。身体柔软香洁倍常。因申而殓焉。春秋七十。吴郡张辩作传并赞。赞曰。披荔逞芬。握瑾表洁。浑浑法师。弗淄弗涅。暐晔初辰。条蔚暮节。神游智往。岂伊实诀。时江陵又有释道海北州释慧龛东州释慧恭淮南释昙泓东辕山释道广弘农释道光等。并愿生安养临终祥瑞焉。

释慧安。未详是何人。蔬食精苦。学通经义兼能善说。又以专戒见称。诵经四十余万言。止庐山陵云寺。学徒云聚千里从风。常捉一杖云。是西域僧所施。杖光色灼彻亦颇有香气。上有梵书人莫能识。后入关诣罗什捉杖自随。什见杖惊曰。此杖乃在此间耶。因译其字云。本生天竺娑罗林。南方丧乱草付兴后得罗什道教隆。安后以杖嘱外国僧波沙那。那赍还西域。安以宋元嘉中卒于山寺。

释昙无成。姓马。扶风人。家世避难移居黄龙。年十三出家履业清正神悟绝伦。未及具戒便精往复。闻什公在关。负笈从之。既至见什。什问。沙弥何能远来。答曰。闻道而至。什大善之。于是经停务学慧业愈深。姚兴谓成曰。马季长硕学高明素骄当世。法师故当不尔。答曰。以道伏心为除此过。兴甚异之。供事殷厚。姚祚将亡关中危扰。成乃憩于淮南中寺。涅槃大品常更互讲说。受业二百余人。与颜延之何尚之共论实相往复弥晨。成乃着实相论。又着明渐论。宋元嘉中卒。春秋六十有四。时中寺复有昙冏者。与成同学齐名。为宋临川康王义庆所重。

释僧含。不知何许人。幼而好学笃志经史及天文算术。长通佛义数论兼明。尤善大涅槃。常讲说不辍。元嘉七年新兴太守陶仲祖立灵味寺。钦含风轨请以居之。含勖众清谨三业无亏。后西游历阳弘赞正法。江左道俗响附如林。时任城彭丞着无三世论。含乃作神不灭论以抗之。使夫见闻之者莫不将坠而更兴矣。又着圣智圆鉴论无生论法身论业报论及法华宗论等。皆传于世。顷之南游九江大阐经法。琅琊颜峻时为南中郎记室参军。随镇浔阳。与含深相器重造必终日。含尝密

谓峻曰。如令谶纬不虚者。京师寻有祸乱。真人应符属在殿下。檀越善以缄之。俄而元凶构逆。世祖龙飞。果如其言也。后平康无疾。忽告众辞别。至乎明晨奄然已化。时人谓之知命。时又有释道含者。亦学解有功。着释异十论云。

## 第高僧传卷第八

### 义解五

　　释僧彻一 释昙谛二 释僧导三 释道汪四 释慧静五 释法愍六 释道亮七 释梵敏八 释道温九 释昙斌十 释慧亮十一 释僧镜十二 释僧瑾十三 释道猛十四 释超进十五 释法珍十六 释道猷十七 释慧通十八

　　释僧彻。姓王。本太原晋阳人。少孤兄弟二人寓居襄阳。彻年十六入庐山造远公。远见而异之。问曰。宁有出家意耶。对曰。远尘离俗固其本心。绳墨镕钧更唯匠者。远曰。君能入道当得无畏法门。于是投簪委质从远受业。遍学众经尤精波若。又以问道之暇亦厝怀篇牍。至若一赋一咏辄落笔成章。尝至山南攀松而啸。于是清风远集众鸟和鸣。超然有胜气。退还咨远。律制管弦戒绝歌舞。一吟一啸可得为乎。远曰。以散乱言之皆为违法。由是乃止。至年二十四远令讲小品。时辈未之许。及登座词旨明析。听者无以折其锋。远谓之曰。向者勍敌并无遗力。汝城隍严固攻者丧师。反轸能尔。良为未易。由是门人推服焉。远亡后南游荆州止江陵城内五层寺。晚移琵琶寺。彭城王义康仪同萧思话等。并从受戒法。筵请设斋。穷自下馔。宋元嘉二十九年卒。春秋七十。刺史南谯王刘义宣为造坟圹。时荆州上明有释僧庄者。亦善涅槃及数论。宋孝武初被敕下都。称疾不赴。

　　释昙谛。姓康。其先康居人。汉灵帝时移附中国。献帝末乱移止吴兴。谛父肜尝为冀州别驾。母黄氏昼寝。梦见一僧呼黄为母。寄一麈尾并铁镂书镇二枚。眠觉见两物具存。因而怀孕生谛。谛年五岁母以麈尾等示之。谛曰。秦王所饷。母曰。汝置何处。答云不忆。至年十岁出家。学不从师悟自天发。后随父之樊邓。遇见关中僧[契-大＋石]道人。忽唤[契-大＋石]名。[契-大＋石]曰。童子何以呼宿老名。谛曰。向者忽言。阿上是谛沙弥。为众僧采菜被野猪所伤。不觉失声耳。[契-大＋石]经为弘觉法师弟子。为僧采菜被野猪所伤。[契-大＋石]初不忆此。乃诣谛父。谛父具说本末。并示书镇麈尾等。[契-大＋石]乃悟而泣曰。即先师弘觉法师也。师经为姚苌讲法华。贫道为都讲。姚苌饷师二物。今遂在此。追计弘觉舍命。正是寄物之日。复忆采菜之事弥深悲仰。谛后游览经籍遇目斯记。晚入吴虎丘寺。讲礼易春秋各七遍。法华大品维摩各十五遍。又善属文翰。集有六卷。

亦行于世。性爱林泉。后还吴兴。入故章昆仑山。闲居涧饮二十余载。以宋元嘉末卒于山舍。春秋六十余。

释僧导。京兆人。十岁出家从师受业。师以观世音经授之。读竟咨师。此经有几卷。师欲试之。乃言。止有此耳。导曰。初云尔时无尽意。故知尔前已应有事。师大悦之。授以法华一部。于是昼夜看寻粗解文义。贫无油烛常采薪自照。至年十八博读转多。气干雄勇神机秀发。形止方雅举动无忤。僧睿见而奇之。问曰。君于佛法且欲何愿。导曰。且愿为法师作都讲。睿曰。君方当为万人法主。岂肯对扬小师乎。迄受具戒识洽愈深。禅律经论达自心抱。姚兴钦其德业。友而爱焉。入寺相造。乃同辇还宫。及什公译出经论。并参议详定。导既素有风神。又值关中盛集。于是谋猷众典博采真俗。乃着成实三论义疏及空有二谛论等。后宋高祖西伐长安。擒获伪主荡清关内。既素籍导名。乃要与相见。谓导曰。相望久矣。何其流滞殊俗。答云。明公荡一九有鸣銮河洛。此时相见不亦善乎。高祖旋旆东归留子桂阳公义真镇关中。临别谓导曰。儿年小留镇。愿法师时能顾怀。义真后为西虏勃勃赫连所逼。出自关南中途扰败。丑虏乘凶追骑将及。导率弟子数百人遏于中路。谓追骑曰。刘公以此子见托贫道。今当以死送之。会不可得不烦相追。群寇骇其神气。遂回锋而反。义真走窜于草。会其中兵段宏。卒以获免。盖由导之力也。高祖感之。因令子侄内外师焉。后立寺于寿春。即东山寺也。常讲说经论。受业千有余人。会虏俄灭佛法。沙门避难投之者数百。悉给衣食。其有死于虏者。皆设会行香。为之流涕哀恸。至孝武帝升位。遣使征请。导翻然应诏。止于京师中兴寺。銮舆降跸躬出候迎。导以孝建之初三纲更始。感事怀惜。悲不自胜。帝亦哽咽良久。即敕于瓦官寺开讲维摩。帝亲临幸公卿必集。导登高座曰。昔王宫托生双树现灭。自尔以来岁逾千载。淳源永谢浇风不追。给苑丘墟鹿园芜秽。九十五种以趣下为升高。三界群生以火宅为净国。岂知上圣流涕大士栖惶者哉。因潸然泫泪。四众为之改容。又谓帝曰。护法弘道莫先帝王。陛下若能运四等心矜危劝善。则此沙石瓦砾便为自在天宫。帝称善久之。坐者咸悦。后辞还寿春卒于石涧。春秋九十有六。时有沙门僧因。亦当世名匠。与导相次。或问因云。法师与导公孰愈。答云。吾与僧导同师什公。准之孔门则导公入室吾可升堂。导有弟子僧威僧音等。并善成实。

释道汪。姓潘。长乐人。幼随叔在京。年十三投庐山远公出家。研综经律雅善涅槃。蔬食数十余年。尝行梁州。道为羌贼所围垂失衣钵。汪与弟子数人誓心共念观世音。有顷觉如云务者覆汪等身。群盗推索不见。于是获免。后闻河间玄高法师禅慧深广。欲往从之。中路值吐谷浑之难。遂不果行。于是旋于成都。征士费文渊初从受业。乃

立寺于州城西北。名曰祇洹。化行巴蜀誉洽朝野。梁州刺史申坦与汪有旧。坦后致故。汪将往省之。仍欲停彼。费文渊乃上书刺史张悦曰。道汪法师识行清白风霜弥峻。卓尔不群确焉难拔。近闻梁州遣迎承教旨许去。阖境之论。佥曰非宜。鄙州边荒僧尼出万。禅戒所资一焉是赖。岂可水失其珠山亡其玉。愿鉴九俗之诚令四辈有凭也。悦即敦留遂不果行。悦还都具向宋孝武。述汪德行。帝即敕令迎接为中兴寺主。汪乃因悦固辞以疾。遂获免。于是谢病下帷绝窥人世。后刘思考临州大设法祀。请汪讲说。乃应请。或问。法师常誓守靖。何以亏节。答曰。刘公笃信方欲大法凭之。何辞小劳耶。先是峡中人每于石岸之侧见神光夜发。思考以大明之中请汪于光处起寺。即崖镌像因险立室。行途瞻仰咸发净心。后王景茂请居武担寺为僧主。勖众清谨白黑归依。以宋泰始元年卒于所住。顾命令阇维之。刘思考为起塔于武担寺门之右。景和元年萧慧开西镇成都。承汪高誉思共讲道。行至中途闻汪已逝。乃叹曰。惜也吾不及其人。文举之追康成曾何足道。其为时贤所惜如此。时蜀江阳寺释普明长乐寺释道誾。并戒德高。明蔬食诵经苦节通感。誾学兼内外尤善谈吐。吴国张裕请为戒师云。

释慧静。姓邵。吴兴余杭人。居贫履操厉行精苦。风姿秀整容止可观。始游学庐山。晚还上都进业。解兼内外偏善涅槃。初止治城寺。颜延之何尚之并钦慕风德。颜延之每叹曰。荆山之玉唯静是焉。及子竣出镇东州。携与同行。因栖于天柱山寺。及大明之中。又迁居剡之法华台。后憩东仰山。处处般游。并以弘法为务。年过知命志节弥坚。宋太始中卒。春秋五十有八。所著文翰集为十卷。

释法愍。北人。弱年慕道笃志经籍。十八出家。便游践州国观风味道。波若数论及诸经律皆所游刃。后憩江夏郡五层寺。时沙门僧昌于江陵城内立塔。刺史谢晦欲坏之。愍闻故往谏晦。晦意不止。愍于是隐迹于长沙麓山。终身不出。晦乃率仪至寺厚赐酒肉。严鼓振威。斩斫形像。俄而云雾暗天风尘四起。晦惊惧而走。后以叛逆诛灭。队人丁法成史僧双见身癞病。余多犯法而死。愍乃着显验论以明因果。并注大道地经。后卒于山中。春秋八十有三。弟子僧道立碑颂德。时始兴郡灵化寺有比丘僧宗。亦博涉经论。着法性觉性二论云。

释道亮。不知何许人。住京师北多宝寺。神悟超绝容止可观而性刚忤物遂显于众。元嘉之末被徙南越。时人或讥其不能保身。亮曰。业理所之特非人事。于是命侣宵征南适广州。弟子智林等十二人随之停南六载。讲说导众化陶岭外。至大明中还止京兆。盛开法席。着成实论义疏八卷。宋太始中卒。春秋六十有九。时多宝寺复有静林慧隆。林善大涅槃经。为宋孝武所器敬。隆亦善众经及数论。又苦节通灵。隆患心气积时。夜有非人送汤云。秣陵令所送。授器已奄然不

见。隆取一服所苦即瘳。

释梵敏。姓李。河东人。少游学关垄长历彭泗。内外经书皆闇游心曲。晚憩丹阳频建讲说。谢庄张永刘虬吕道慧皆承风欣悦雅相叹重。数讲法华成实。又序要义百科略标纲网。故文止一卷。属辞省诣见重当时。后卒于丹阳。春秋七十余矣。时又有释僧籥者。本上党人。善涅槃经。为张畅所重。

释道温。姓皇甫。安定朝那人。高士谧之后也。少好琴书事亲以孝闻。年十六入庐山依远公受学。后游长安复师童寿。元嘉中还止襄阳檀溪寺。善大乘经兼明数论。樊邓学徒并师之。时吴国张邵镇襄阳。子敷随之。敷听温讲还。邵问。温何如。敷曰。义解足以析微。道心未易可测。邵躬往候之。方挹其神俊。后从容谓曰。法师傥能还俗当以别驾相处。温曰。檀越乃以桎梏诱人。即日辞往江陵。邵追之不及叹恨。孝建初被敕下都止中兴寺。大明中敕为都邑僧主。路昭皇太后大明四年十月八日造普贤像成。于中兴禅房设斋。所请凡二百僧。列名同集。人数已定。于时寺既新构严卫甚肃。忽有一僧。晚来就座风容都雅。举堂瞩目。与斋主共语百余许言。忽不复见。检问防门。咸言不见出入。众乃悟其神人。温时既为僧主。乃列言秣陵白。皇太后睿鉴冲明圣符幽洽。涤思净场研衿至境。固以声藻宸内事虚梵表。乃创思镕斮栖写神华。摸造普贤来仪盛像。宝倾宙珍妙尽天饰。所设斋讲讫今月八日。嚫会有限名簿素定。引次就席数无盈减。转经明半景及昆吾。忽睹异僧预于座内。容止端严气貌秀发。举众惊嗟莫有识者。斋主问曰。上人何名。答曰。名慧明。住何寺。答云来自天安。言对之间倏然不见。阖席悚愧。遍筵肃虑。以为明祥所贲幽应攸阐。紫山可觌华台不远。盖闻至诚所感还景移纬。澄心所殉发石开泉。况帝德涵运皇功懋洽。仁洞干遐理畅冥外。故上王盛士。克表大明之朝。劝发妙身。躬见龙飞之室。适若因陛下慧烛海隅明华日月。故以慧明为人名。继天兴祚。式垂无疆。故以天安为寺称。神基弥远道政方凝。九服咸太万寓齐悦。谨列言属县以显天休。县即言郡。时京兆尹孔灵符以事表闻。诏仍改禅房为天安寺。以旌瑞焉。温后累当讲任。禀味之宾填委相属。精勤导物数感神异。帝悦之。赐钱五十万。时人为之语曰。帝主倾财温公率则。上天怀感神灵降德。宋太始初卒。春秋六十有九。时中兴寺复有僧庆慧定僧嵩。并以义学显誉。庆善三论为时学所宗。定善涅槃及毗昙。亦数当元匠。嵩亦兼明数论。末年僻执谓佛不应常住。临终之日舌本先烂焉。

释昙斌。姓苏。南阳人。十岁出家事道祎为师。始住江陵新寺听经论学禅道。覃思深至而情未尽达。夜梦神人谓斌曰。汝所疑义游方自决。于是振锡挟衣殊邦问道。初下京师。仍往吴郡。值僧业讲十

诵。餐听少时悟解深入。后还都从静林法师咨受涅槃。又就吴兴小山法珍。研访泥洹胜鬘。晚从南林法业受华严杂心。既遍历众师备闻异释。乃潜思积时以穷其妙。融冶百家陶贯诸部。于是还止樊邓开筵讲说。四远名宾负袠皆至。及孝建之初。敕王玄谟资发出京。初止新安寺讲小品十地。并申顿悟渐悟之旨。时心竞之徒苦相仇校。斌既辞愜理诣终莫能屈。陈郡袁粲令望当时。而嘉斌行解。尝令中书舍人巢尚介。意欲试之。斌不为屈。粲乃躬自往候。粲每劝斌数觐天子。斌曰。贫道方外之人。岂宜与天子同趣。粲益以高之。后请为母师。宋建平王景素亦咨其戒范。宋元徽中卒于庄严寺。春秋六十有七。时庄严复有昙济昙宗。并以学业才力见重一时。济述七宗论。宗着经目及数林。

释慧亮。姓姜。先名显亮。为东阿靖公弟子。少有清誉。时人呼靖为大师。亮为小师。虽年望未逮而风轨继之。后立寺于临淄讲法华大小品十地等。学徒云聚千里命驾。后过江止何园寺。颜延张绪眷德留连。每叹曰。安汰吐珠玉于前。斌亮振金声于后。清言妙绪将绝复兴。太始之初庄严寺大集简阅义士。上首千人。敕亮与斌递为法主。当时宗匠无与竞焉。宋元徽中卒。春秋六十三矣。着玄通论。今行于世。

释僧镜。姓焦。本陇西人。迁居吴地。至孝过人。轻财好施。家贫母亡。太守赐钱五千。苦辞不受。乃身自负土种植松柏。庐于墓所。泣血三年。服毕出家。住吴县华山。后入关陇寻师受法。累载方还。停止京师。大阐经论。司空东海徐湛之重其风素。请为一门之师。后东反姑苏。复专当法匠。台寺沙门道流请停岁许。又东适上虞徐山。学徒随往百有余人。化洽三吴声驰上国。陈郡谢灵运以德音致款。宋世祖藉其风素。敕出京师止定林下寺。频建法聚德众云集。着法华维摩泥洹义疏并毗昙玄论。区别义类有条贯焉。宋元徽中卒。春秋六十有七。上虞徐山先有昙隆道人。少善席上。晚忽苦节过人。亦为谢灵运所重。常共游嶀嵊。亡后运乃诔焉。

释僧瑾。姓朱。沛国人。隐士建之第四子。少善庄老及诗礼。后行至广陵见昙因法师。遂稽首一面伏膺为道。游学内典博涉三藏。后至京师值龙光道生。复依凭受业。初憩治城寺。宋孝武敕为湘东王师。苦辞以疾。遂不获免。王从请五戒甚加优礼。先是智斌沙门。初代昙岳为僧正。斌亦德为物宗善三论及维摩思益毛诗庄老等。后义嘉构衅。时人谗斌云。为义嘉行道。遂被摈交州。时湘东践祚。是为明帝。仍敕瑾使为天下僧主。给法伎一部亲信二十人月给钱三万。冬夏四时赐并车舆吏力。凡诸外镇皆敕与。瑾辞。四方献奉。并问僧正得未。其见重如此。瑾性不蓄金皆充福业。起灵根灵基二寺。以为禅慧

栖止。及明帝末年颇多忌讳。故涅槃灭度之翻。于此暂息。凡诸死亡凶祸衰白等语。皆不得以对。因之犯忤而致戮者十有七八。瑾每以匡谏恩礼遂薄。时汝南周颙入侍帷幄瑾尝谓颙曰。陛下比日所行殊非人君举动。俗事讽谏无所复益。妙理深谈弥为奢缓。唯三世苦报最切近情。檀越傥因机候正当陈此而已。帝后风疾。数加针灸痛恼无聊。辄召颙及殷洪等。说鬼神杂事以散胸怀。颙乃习读法句贤愚二经。每见谈说辄为言先。帝往往惊曰。报应真当如此。亦宁可不畏。因此犯忤之徒屡被全宥。盖瑾之所因为得人也。瑾以宋元徽中卒。春秋七十有九。

复有沙门昙度。续为僧主。度本琅琊人。善三藏及春秋庄老易。宋世祖太宗并加钦赏。及少帝乖礼。度亦行藏得所。举动无忤。止于新安寺。同寺又有释玄运者。亦精通大小乘。张永张融并升堂问道。

释道猛。本西凉州人。少而游历燕赵备瞩风化后停止寿春。力精勤学。三藏九部大小数论皆思入渊微无不镜彻。而成实一部最为独步。于是大化江西学人成列。至元嘉二十六年。东游京师止于东安寺。复续开讲席。宋太宗为湘东王时。深相崇荐。及登祚倍加礼接。赐钱三十万以供资待。太始之初帝创寺于建阳门外。敕猛为纲领。帝曰。夫人能弘道道藉人弘。今得法师非直道益苍生。亦有光于世望。可目寺为兴皇。由是成号。及创造功毕。敕猛于寺开讲成实。序题之日帝亲临幸。公卿皆集。四远学宾负帙齐至。猛神韵无忤吐纳详审。帝称善久之。因有诏曰。猛法师风道多济。朕素宾友。可月给钱三万令吏四人白簿吏二十人车及步舆各一乘。乘舆至客省。猛随有所获皆赈施贫乏营造寺庙以宋元徽三年卒于东安寺。春秋六十有五。后有道坚慧鸾慧敷僧训导明。并止兴皇寺。义学之誉抑亦次焉。

释超进。本姓颛顼氏。长安人。笃志精勤幼而敦学。大小诸经并加综采。神性和敏戒行严洁。故年在未立而振誉关中及西虏勃勃赫连寇陷长安。人情危扰法事罢废。进避地东下止于京师。更精寻文旨开畅讲说。顷之进适姑苏复弘佛法。时平昌孟顗守在会稽。借甚风猷乃遣使迎接。安置山阴灵嘉寺。于是停止浙东讲论相续。邑野僧尼及清信男女。并结菩萨因缘伏膺戒范。至宋太始中被征出都讲大法鼓经。俄而旋于会稽。还绍法化。以大涅槃是穷理之教。每留思踟蹰累加讲说。凡结斋会者无不必请。若值他许则为移日。后年衰脚疾不堪外赴。并送食于房以希冥益。进为性笃好经典看寻苦至。及年老失明。犹使弟子唱涅槃经。旬中一遍。其耽好若此。以宋元徽中卒。春秋九十有四。时有昙机法师。本姓赵氏。亦长安人。值关中寇乱。避地东下游观山水。至于稽邑善法华毗昙。时世宗奉与进相次。郡守琅琊王琨请居邑西嘉祥寺。寺本琨祖荟所创也。时又有释道凭者。亦是当世

法匠。而执性刚忤。论者少之。

释法珍。姓杨。河东人。少而好学寻问万里。宋景平中来游兖豫。贯极众经。傍通异部。后听东阿静公讲。众屡请覆述。静叹曰。吾不及也。元嘉中过江。吴兴沈演之特深器重。请还吴兴武康小山寺。首尾十有九年。自非祈请法事未尝出门。居于武康每岁开讲。三吴学者负笈盈衢。乃着涅槃法华大品胜鬘等义疏。大明六年敕吴兴郡致礼上京。与道猷同止新安寺。使顿渐二悟义各有宗。至便就讲。銮舆降跸百辟陪筵。珍年虽栖暮。而蔬苦弗改。戒节清白。道俗归焉。宋元徽中卒。春秋七十有六。时宋熙有昙瑶者。善净名十住及庄老又工草隶。为宋建平宣简王宏所重也。

释道猷。吴人。初为生公弟子。随师之庐山。师亡后隐临川郡山。乃见新出胜鬘经。披卷而叹曰。先师昔义闇与经同。但岁不待人。经集义后。良可悲哉。因注胜鬘。以翌宣遗训。凡有五卷。文颇不行。宋文问慧观。顿悟之义。谁复习之。答云生公弟子道猷。即敕临川郡发遣出京。既至。即延入宫内。大集义僧令猷申述顿悟。时竞辩之徒关责互起。猷既积思参玄。又宗源有本。乘机挫锐往必摧锋。帝乃抚机称快。及孝武升位尤相叹重。乃敕住新安为镇寺法主。帝每称曰。生公孤情绝照。猷公直辔独上。可谓克明师匠无忝徽音。宋元徽中卒。春秋七十有一。后有豫州沙门道慈善维摩法华。祖述猷义删其所注胜鬘以为两卷。今行于世。时比多宝慧整长乐觉世。并齐名比德。整特精三论。为学者所宗世善于大品及涅槃经。立不空假名义。

释慧通。姓刘。沛国人。少而神情爽发俊气虚玄。止于治城寺。每麈尾一振辄轩盖盈衢。东海徐湛之陈郡袁粲敬以师友之礼。孝武皇帝厚加宠秩。敕与海陵小建平二王为友。袁粲着蘧颜论示通。通难诘往反。著文于世。又制大品胜鬘杂心毗昙等义疏。并驳夷夏论显证论法性论及爻象记等。皆传于世。宋升明中卒。春秋六十三矣。

# 高僧传卷第九

## 义解六

释僧渊。本姓赵。颍川人。魏司空俨之后也。少好读书。进戒之后专攻佛义。初游徐邦止白塔寺。从僧嵩受成实论毗昙。学未三年功踰十载。慧解之声驰于遐迩。渊风姿宏伟腰带十围。神气清远含吐洒落。隐士刘因之舍所住山给为精舍。昙度慧记道登并从渊受业。慧记兼通数论。道登善涅槃法华。并为魏主元宏所重。驰名魏国。渊以伪太和五年卒。春秋六十有八。即齐建元三年也。

释昙度。本姓蔡。江陵人。少而敬慎威仪。素以戒范致称。神情敏悟鉴彻过人。后游学京师备贯众典。涅槃法华维摩大品。并探索微隐思发言外。因以脚疾西游。乃造徐州。从僧渊法师更受成实论。遂精通此部独步当时魏主元宏闻风餐挹。遣使征请。既达平城大开讲席。宏致敬下筵亲管理味。于是停止魏都法化相续。学徒自远而至千有余人。以伪太和十三年卒于魏国。即齐永明六年也。撰成实论大义疏八卷。盛传北土。

释道慧。姓王。余姚人。寓居建邺。十一出家为僧远弟子止灵曜寺。至年十四读庐山慧远集。乃慨然叹息恨有生之晚。遂与友人智顺。沂流千里观远遗迹。于是憩庐山西寺涉历三年。更还京邑。时王或辩三相义大聚学僧。慧时年十七。便发问数番言语玄微诠牒有次。众咸奇之。后受业于猛斌二法师。猛尝讲成实。张融构难重叠。猛称疾不堪多领。乃命慧令答之。融以慧年少颇协轻心。慧乘机挫锐言必诣理。酬酢往还绰有余裕。善大乘明数论。讲说相续学徒甚盛。区别义类始为章段焉。褚澄谢超宗名重当时。并见推礼。慧以母年老欲存资奉乃移憩庄严寺。母怜其志。复出家为道。舍宅为福建远精舍。慧以齐建元三年卒。春秋三十有一。临终呼取麈尾授友人智顺。顺恸曰。如此之人年不至四十惜矣。因以麈尾内棺中而敛焉。葬于钟山之阳。陈郡谢超宗为造碑文。时庄严复有玄趣僧达。并以学解见称。趣博通众经并精内外。而尤善席上风轨可欣。达少而头白。时人号曰白头达。亦博解众典尤精往复。而性刚忤物被摈长沙。

释僧钟。姓孙。鲁郡人。十六出家。居贫履道。尝至寿春。导公见而奇之。谯郡王邺重其志操供以四事。后请讲百论。导往听之。乃谓人曰。后生可畏真不虚矣。钟妙善成实三论涅槃十地等。后南游京邑止于中兴寺。永明初魏使李道固来聘会于寺内。帝以钟有德声敕令酬对。往复移时言无失厝日影小晚。钟不食。固曰。何以不食。钟曰。古佛道法过中不餐。固曰。何为声闻耶。钟曰。应以声闻得度者故现声闻。时人以为名答。尔后盘桓讲说禀听成群。齐文惠太子竟陵文宣王数请南面。齐永明七年卒。春秋六十。时与钟齐名比德者。昙纤昙迁僧表僧最敏达僧宝等。并各善经论。悉为文宣所敬。迭兴讲席矣。

释道盛。姓朱。沛国人。幼而出家务学。善涅槃维摩兼通周易。始住湘州。宋明承风。敕令下京。止彭城寺。谢超宗一遇遂敬以师礼。乃著述交论及生死本无源论等。后憩天保寺。齐高帝敕代昙度为僧主。丹阳尹沈文季素奉黄老排嫉能仁。乃建义符僧局责僧属籍。欲沙简僧尼。由盛纲领有功事得宁寝。后文季故于天保设会。令陆修静与盛论议。盛既理有所长。又词气俊发。嘲谑往还言无暂扰。静意不获申。恧焉而退。盛以齐永明中卒。春秋六十余矣。

释弘充。凉州人。少有志力。通庄老解经律。大明末过江。初止多宝寺。善能问难。先达多为所屈。后自开法筵锋镝互起。充既思入玄微口辩天逸。通疑释滞无所间然。每讲法华十地。听者盈堂。宋太宰江夏文献王义恭雅重之。明帝践祚。起湘宫寺。请充为纲领。于是移居焉。于时湘宫又有法鲜比丘。亦聪哲有思力。与充齐名。充以齐永明中卒。春秋七十有二。注文殊问菩提经及注首楞严经。

释智林。高昌人。初出家为亮公弟子。幼而崇理好学。负袠长安振锡江豫。博采群典特善杂心。及亮公被摈。弟子十二人皆随之岭外。林乃憩踵番禺。化清海曲。至宋明之初。敕在所资给发遣下京止灵基寺。讲说相续禀服成群。申明二谛义有三宗不同。时汝南周颙又作三宗论。既与林意相符。深所欣迟。乃致书于颙曰。近闻檀越叙二谛之新意。陈三宗之取舍。声殊恒律。虽进物不速。如贫道鄙怀。谓天下之理唯此为得焉。不如此非理也。是以相劝速着纸笔。比见往来者闻作论已成。随喜充遍特非常重。又承檀越恐立异常时干犯学众。制论虽成定不必出。闻之惧然不觉兴卧。此义旨趣似非初开。妙音中绝六十七载。理高常韵莫有能传。贫道年二十时。便忝得此义。常谓藉此微悟可以得道。窃每欢喜无与共之。年少见长安耆老。多云。关中高胜乃旧有此义。当法集盛时。能深得斯趣者。本无多人既犯越常情。后进听受便自甚寡。传过江东略无其人。贫道捉麈尾以来四十余年。东西讲说谬重一时。其余义统颇见宗录唯有。此途白黑无一人得者。贫道积年乃为之发病。既痾衰末命加复旦夕西旋。顾惟此道从今永绝不言。檀越机发无绪独创方外。非意此音猥来入耳。且欣且慰实无以况。建明斯义使法灯有终。始是真实行道第一功德。虽复国城妻子施佛及僧。其为福利无以相过。既幸以诠述。想便宜广宣使赏音者见也。论明法理当仁不让岂得顾惜众心以夭奇趣耶。若此论已成遂复中寝。恐檀越方来。或以此为巨障。往言恳。然非戏论矣。想便写一本为惠。贫道赍以还西使处处弘通也。比小可牵。故入山取叙深企付之。颙因出论焉。故三宗之旨传述至今。林形长八尺天姿瑰雅。登座震吼谈吐若流。后辞还高昌。齐永明五年卒。春秋七十有九。着二谛论及毗昙杂心记。并注十二门论中论等。

释法瑗。姓辛。陇西人。辛毗之后。长兄源明仕伪魏为大尚书。第二兄法爱亦为沙门。解经论兼数术为芮芮国师。俸以三千户。瑗幼而阔达倜傥殊群。路见贫寒辄脱衣为惠。初出家事梁州沙门竺慧开。开懿德通神。时人谓得初果。开谓瑗曰。汝情悟若此必能纲总末化。宜竞力博闻无得独善。于是辞开游学。经涉燕赵去来邺洛。值胡寇纵横关陇鼎沸。瑗冒险履危学业无怠。元嘉十五年还梁州。因进成都。后东适建邺依道场慧观为师。笃志大乘傍寻数论。外典坟素颇亦披览。后入庐山守静味禅。澄思五门游心三观。顷之刺史庾登之请出山讲说。后文帝访觅述生公顿悟义者。乃敕下都。使顿悟之旨重申宋代。何尚之闻而叹曰。常谓生公殁后微言永绝。今日复闻象外之谈。可谓天未丧斯文也。帝敕为南平穆王铄五戒师。及孝武即位。敕为西阳王子尚友。辞疾不堪。久之获免。因庐于方山。注胜鬘及微密持经。论议之隙时谈孝经丧服。后天保改构请瑗居之。因辞山出邑纲维寺网。刺史王景文往侯。正值讲丧服。问论数番称善而退。及明帝造湘宫新成。大开讲肆妙选英僧。敕请瑗充当法主。帝乃降跸法筵。公卿会座。一时之盛观者荣之。后齐文惠又请居灵根。因移彼寺。太尉王俭门无杂交。唯待瑗若师。书语尽敬。以齐永明七年卒。春秋八十一矣。时灵根寺又有法常智兴。并博通经论数当讲说。常乃尤能剧谈。为时匠所惮。而性甚刚梗。不偶人俗。

释玄畅。姓赵。河西金城人。少时家门为胡虏所灭。祸将及畅。虏帅见畅而止之曰。此儿目光外射非凡童也。遂获免。仍往凉州出家。本名慧智。后遇玄高事为弟子。高每奇之。事必共议。因改名玄畅。以表付嘱之旨。其后虐虏剪灭佛法害诸沙门。唯畅得走。以元嘉二十二年闰五月十七日发自平城。路由岱郡上谷。东跨太行。路经幽冀。南转将至孟津。唯手把一束杨枝一扼葱叶。虏骑追逐将欲及之。乃以杨枝击沙。沙起天闇。人马不能得前。有顷沙息骑已复至。于是投身河中。唯以葱叶内鼻孔中通气度水。以八月一日达于扬州。洞晓经律深入禅要。占记吉凶靡不诚验。坟典子氏多所该涉。至于世伎杂能罕不必备。初华严大部文旨浩博。终古以来未有宣释。畅乃竭思。研寻提章比句传讲迄今。畅其始也。又善于三论。为学者之宗。宋文帝深加叹重。请为太子师。再三固让。弟子谓之曰。法师之欲弘道济物广宣名教。今帝主虚己相延。皇储蓄礼思敬。若道扬圣君则四海归德。今矫然高让将非声闻耶。畅曰。此可与智者说。难与俗人言也。及太初事故方知先觉自尔。迁憩荆州止长沙寺。时沙门功德直出念佛三昧经等。畅刊正文字辞旨婉切。又舒手出香掌中流水。莫之测也迄宋之季年乃飞舟远举。西适成都。初止大石寺。乃手画作金刚密迹等十六神像。至升明三年又游西界观矚岷岭。乃于岷山郡北部广阳县界见齐后山。遂有终焉之志。仍倚岩傍谷结草为庵。弟子法期见神人乘马着青单衣。绕山一匝还示造塔之处。以齐建元元年四月二十三日。

建刹立寺名曰齐兴。正是齐太祖受锡命之辰。天时人事万里悬合。时傅琰西镇成都。钦畅风轨待以师敬。畅立寺之后。乃致书于琰曰。贫道栖荆累稔年衰。疹积厌毒人諠。所以远托岷界卜居斯阜。在广阳之东去城千步。逶迤长亘连叠。岭关四涧亘列五峰。抱郭怀邑回望三方。负峦背岳远瞩九流。以去年四月二十三日创功覆篑。前冬至此访承尔日。正是陛下龙飞之辰。盖闻道配太极者。嘉瑞自显。德同二仪者。神应必彰。所以河洛昉有周之兆。灵石表大晋之征。伏谓兹山之符验。岂非齐帝之灵应耶。檀越奉国情深。至使运属时征不能忘心。岂能遗事。辄疏山赞一篇以露愚抱。

赞曰。峨峨齐山。诞自幽冥。潜瑞几昔帝号仍明。岑载圣宇。兆祚休名。峦根云坦。峰岳霞平。规岩拟刹。度岭缔经。创工之日龙飞紫庭。道侔二仪。四海均清。终天之祚。岳德表灵。琰即具以表闻。敕蠲百户以充俸给。齐骠骑豫章王嶷作镇荆峡遣使征请。河南吐谷浑主遥心敬慕乃驰骑数百迎于齐山。值已东赴遂不相及。至齐武升位。司徒文宣王启自江陵旋于京师。文惠太子又遣征迎。既敕令重叠辞不获免。于是泛舟东下。中途动疾带患至京。倾众阻望。止住灵根少时而卒。春秋六十有九。是岁齐永明二年十一月十六日。即窆于钟阜独龙山前。临川献王立碑。汝南周颙制文。

释僧远。姓皇。勃海重合人。其先北地皇甫氏。避难海隅故去甫存皇焉。远幼而乐道。年十六欲出家。父母不许。因蔬食忏诵晓夜不辍。年十八方获入道。时有沙门道慧。高才秀德声盖海岱。远从受学。通明数论贯大小乘。宋大明中。度江住彭城寺。升明中于小丹阳牛落山立精舍。名曰龙渊。远年三十一。始于青州孙泰寺南面讲说。言论清畅风容秀整。坐者四百余人莫不悦服。琅琊王僧达才贵当世。借甚远风素延止众造寺。远赒贫济乏身无留财。有玄绍比丘。每给以金贝。远让而弗受。尝一时行青园。闻里中得时气病者。悯而造之。见骈尸侣病者数人。人莫敢近。远深加痛惋。留止不忍去。因为告乞敛死抚生。恩加骨肉。宋新安孝敬王子鸾。为亡所生母殷贵妃造新安寺。敕选三州招延英哲。远与小山法瑶南涧显亮。俱被征召。皆推远为元举之首。大明六年九月有司奏曰。臣闻邃拱凝居非期宏峻。拳跪槃伏岂止敬恭。将欲昭张四维缔制八宇。故虽儒法枝派名墨条流至于崇亲严上。厥繇靡爽。唯浮图为教逷自龙裔。宗旨缅邈微言沦远。拘文蔽道在末弥扇。遂乃凌越典度偃居尊戚。失随方之妙迹。迷制化之渊美。夫佛法以谦俭自牧。惠虔为道。不轻比丘遭人必拜。目连桑门遇长则礼。宁有屈膝四辈而间礼二亲。稽颡耆腊而直骸万乘者哉。故咸康创议元兴载述。而事屈偏党道挫余分。今鸿源遥洗群流仰镜。九仙贶宝百神从职。而畿辇之内含弗臣之氓。阶席之间延抗礼之客。惧非所以澄一风范详示景则者也。臣等参议以为沙门接见皆当尽虔礼敬

之容。依其本俗则朝徽有序乘方兼远矣。帝虽颇信法而久自骄纵。故奏上之日诏即可焉。远时叹曰。我剃头沙门本出家求道。何关于帝王。即日谢病仍隐迹上定林山。及景和之中此制又寝。还遵旧章。宋明践祚请远为师。竟不能致。其后山居逸迹之宾。傲世陵云之士。莫不崇踵山门展敬禅室。庐山何点汝南周颙。齐郡明僧绍濮阳吴苞。吴国张融。皆投身接足咨其戒范。后宋建平王景素谓栖玄寺。是先王经始。既等是人外。欲请远居之。殷勤再三遂不下山。齐太祖将升位入山寻远远固辞老疾。足不垂床。太祖躬自降礼咨访委悉。及登禅复銮驾临幸将诣远房。房阁狭小不容舆盖。太祖欲见远。远持操不动。太祖遣问卧起。然后转跸而去。远曾不屑焉。至于寝疾。文惠文宣伏膺师礼。数往参候。时贵卿士往还不绝。远蔬食五十余年。涧饮二十余载。游心法苑缅想人外。高步山门萧然物表。以齐永明二年正月卒于定林上寺。春秋七十有一。帝以致书于沙门法献曰。承远上无常。弟子夜中已自知之。远上此去甚得好处。诸佳非一不复增悲也。一二迟见法师方可叙瑞梦耳。今正为作功德。所须可具疏来也。竟陵文宣王又书曰。远法师一代名德志节清高。潜山树美四海餐风。弟子闇昧谬蒙师范。方欲仰禀仁化用洗烦虑。不谓比疾奄成异世。悲痛之心特不可忍。远上即业行圆通旷劫希有。弟子意不欲遗形影迹杂处众僧墓中。得别卜余地。是所愿也。方应树刹表奇刻石铭德矣。即为营坟于山南立碑颂德。太尉琅琊王俭制文。时定林上寺又有法令慧泰。并善经论继誉于远焉。

释僧慧。姓皇甫。本安定朝那人。高士谧之苗裔。先人避难寓居襄阳。世为冠族。慧少出家。止荆州竹林寺事昙顺为师。顺庐山慧远弟子。素有高誉。慧伏膺以后专心义学。至年二十五能讲涅槃法华十住净名杂心等。性强记不烦都讲。而文句辩折宣畅如流。又善庄老为西学所师。与高士南阳宗炳刘虬等。并皆友善。炳每叹曰。西夏法轮不绝者其在慧公乎。吴国张畅经游西土。乃造慧而请交焉。齐初刺为荆州僧主。风韵秀然协道匡世。补益之功有誉遐迩。年衰常乘舆赴讲。观者号为秃头官家。与玄畅同时。时谓黑衣二杰。齐永明四年卒。春秋七十有九。后有释慧敞者。亦志素贞正。代慧为僧主。续有功效焉。慧弟子僧岫。亦以学显。力精致血疾而终。

释僧柔。姓陶。丹阳人。少而耿洁。便有出尘之操。年九岁随叔游学。家世贫过藜藿不充。而笃志弥坚履穷无改。后出家为弘称弟子。称姓吕。洛阳临渭人。学通经论声誉早彰。柔伏膺已后。便精勤戒品委曲禅慧。方等众经大小诸部。皆彻鉴玄源洞尽宗要。年过弱冠便登讲席。一代名宾并投身北面。后东游禹穴值慧基法师。招停城傍一夏讲论。后入剡白山灵鹫寺。未至之夜。沙门僧绪梦见神人。朱旗素甲满山而出。绪问其故。答云。法师当入故出奉迎。明旦待人。果

是柔至。既而扫饰山门有终焉之志。敷经遵学有士如林。齐太祖创业之始及世祖袭图之日。皆建立招提。傍求义士。以柔耆素有闻。故征书岁及。文宣诸王再三招请。乃更出京师。止于定林寺。躬为元匠。四远钦服人神赞美。文慧文宣。并伏膺入室。柔秉德居宗当之弗让。常誓生安养国。每至悬车西次。辄嚬容合掌。至临亡之日。体无余患。唯语弟子云。吾应去矣。仍铺席于地西向虔礼。奄然而卒。是岁延兴元年。春秋六十有四。即葬于山南。沙门释僧祐与柔少长山栖。同止岁久。亟挹道心预闻法味。为立碑墓所。东莞刘勰制文。柔有弟子僧绍。亦贞正有学业。时钟山山茨精舍又有僧拔慧熙。皆弱年英迈幼着高名。并美业未就而相继早卒。拔撰七玄论。今行于世。

释慧基。姓偶。吴国钱塘人。幼而神情俊逸机悟过人。初依随祇洹慧义法师。至年十五。义嘉其神彩。为启宋文帝求度出家。文帝引见顾问允怙。即敕于祇洹寺为设会出家。舆驾亲幸公卿必集。基既栖志法门厉行精苦。学兼昏晓解洞群经。后有西域法师僧伽跋摩。弘赞禅律来游宋境。义乃令基入室供事。年满二十度蔡州受戒。跋摩谓基曰。汝当道王江东不须久留京邑。于是四五年中游历讲肆备访众师。善小品法华思益维摩金刚波若胜鬘等经。皆思探玄颐鉴勠幽凝。提章比句丽溢终古。基师慧义既德居物宗道王荆土。士庶归依利养纷集。以基懿德可称。乃携共同活。及义之亡后。资生杂物近盈百万。基法应获半。悉舍以为福。唯取粗故衣钵协以东归。还止钱塘显明寺。顷之进适会稽。仍止山阴法华寺。尚学之徒追踪问道。于是遍历三吴讲宣经教。学徒至者千有余人。宋太宗遣使迎请。称疾不行。元徽中复被征诏。始行过浙水。复动疾而还。乃于会邑龟山立宝林精舍。手叠塼石躬自指麾。架悬乘险制极山状。初立三层匠人小拙。后天震毁坏更加修饰。遂穷其丽美。基尝梦见普贤因请为和上。及寺成之后。造普贤并六牙白象之形。即于宝林设三七斋忏。士庶鳞集献奉相仍。后周颙莅剡请基讲说。颙既素有学功特深佛理。及见基访核日有新异。刘瓛张融并申以师礼崇其义训。司徒文宣王钦风慕德。致书殷勤。访以法华宗旨。基乃着法华义疏。凡有三卷。及制门训义序三十三科。并略申方便旨趣会通空有二言。及注遗教等。并行于世。基既德被三吴声驰海内。乃敕为僧主掌任十城。盖东土僧正之始也。于是从容讲道训厉禅慧。四远从风五众归伏。基性烈而能温。气清而且穆。故预在门人莫不兢战。以齐建武三年冬十一月卒于城傍寺。春秋八十有五。初基寝疾。弟子薨见梵僧数人皆踞砌坐。问所从来。答云。从大乘国来奉迎基和上。后数日而亡。因窆于法华山南。特进庐江何胤为造碑文于宝林寺。铭其遗德。基弟子德行慧旭道恢。并学业优深。次第敷讲。各领门徒继轨前辙。后有沙门慧谅接掌僧任。谅亡次沙门慧永。永风姿瑰雅德行清严。亦游刃众经。时当讲说。永后次沙门慧深。亦基之弟子。深与同学法洪。并以戒洁见重。深后次沙门昙与。

亦沉审有器局。

释慧次。姓尹。冀州人。初出家为志钦弟子。后遇徐州释法迁解贯当世。钦乃以次付嘱。仍随迁。南至京口止竹林寺。至年十五随迁还彭城。虽复年在息慈。而志学无倦。清鉴伦通。超然孤拔。至年十八解通经论名贯徐土。迄禀具戒业操弥深。频讲成实及三论大明中出都止于谢寺。迄宋季齐初归德稍广。每讲席一铺辄道俗奔赴。沙门智藏僧旻法云等。皆幼年俊朗慧悟天发。并就次请业焉。文慧文宣悉敬以师礼四事供给。永明八年讲百论。至破尘品忽然从化。春秋五十七矣。时谢寺又有僧宝僧智。长乐寺法珍僧向僧猛法宝慧调。并一代英哲。为时论所宗。

释慧隆。姓成。阳平人。少而居贫。学无师友卓然自悟。年二十三方出家。十余年中凝心佛法贯通众典。宋太始中出都止何园寺。隆既思彻诠表善于清论。乘机抗拟往必折关。宋明帝请于湘宫开讲成实。负帙问道八百余人。其后王侯贵胜屡招讲说。凡先旧诸义盘滞之处。隆更显发开张使昭然可了。乃立实法断结义等。汝南周颙目之曰。隆公萧散森疏若霜下之松竹。以永明八年卒。春秋六十有二。时江西有释智诞。亦善于经论。与隆比德齐时。各驰名两岸。时何园复有僧辩僧贤道慧法度。并研精经论。功业可称。

释僧宗。姓严。本雍州凭翌人。晋氏丧乱。其先四世祖移居秦郡。年九岁为瑗公弟子咨承慧业。晚又受道于斌济二法师。善大涅槃及胜鬘维摩等。每至讲说听者将近千余。妙辩不穷应变无尽。而任性放荡亟越仪法得意便行不以为碍。守检专节者。咸有是非之论。文惠太子将欲以罪摈徒遂。通梦有感。于是改意归焉。魏主元宏遥挹风德。屡致书并请开讲。齐太祖不许外出。宗讲涅槃维摩胜鬘等。近盈百遍。以从来信施造太昌寺以居之。建武三年卒于所住。春秋五十有九。先是北土法师昙准闻宗特善涅槃。乃南游观听。既南北情异思不相参。准乃别更讲说。多为北土所师。准后居湘宫寺。与同寺法身法真并为当时匠者。时有安乐寺慧令法仙法最。中兴寺僧敬道文。天竺寺僧贤。并善数论。振名上国云。

释法安。姓毕。东平人。魏司隶校尉轨之后也。七岁出家事白马寺慧光为师。光幼而爽拔。博通内外多所参知。安年在息慈。便精神秀出。时张永请斌公讲。并屈召名学。永问斌云。京下复有卓越年少不。斌答。有沙弥道慧法安僧拔慧熙。永即要请令道慧覆涅槃法安述佛性。神色自若序泻无遗。永问并年几。慧答十九。安答十八。永叹曰。昔扶风朱勃年十二能读书咏诗。时人号才童。今日二道可曰义少也。于是显誉京朝流名四远迄至立年专当法匠。王僧虔出镇湘州。携共同行。后南适番禺。正值攸公讲涅槃。安问论数番。攸心愧让席。

停彼两周法事相继。永明中还都止中寺。讲涅槃维摩十地成实论。相继不绝。司徒文宣王及张融何胤刘绘刘瓛等。并禀服文义共为法友。永泰元年卒于中寺。春秋四十有五。着净名十地义疏并僧传五卷。时有灵基寺敬遗光赞慧韬。瓦官寺道宗。亦皆当时名流。为学者所慕。

释僧印。姓朱。寿春人。少而神思沉审安苦务学。初游彭城从昙度受三论。度既擅步一时四远依集。印禀味钻研穷其幽奥。后进往庐山。从慧龙咨受法华。龙亦当世著名。播于法华宗旨。印偏功构彻独表新异。于是东适京师止中兴寺。复陶思涅槃及余经典。宋大明中征君何点招僧大集。请印为法匠。听者七百余人。司徒文宣王东海徐孝嗣。并挹敬风猷屡请讲说。印戒行清严禀性和穆。含恕安忍喜愠不彰。时仗气之徒。问论中间。或厝以嘲谑。印神彩夷然曾无外意。虽学涉众典而偏以法华著名。讲法华凡二百五十二遍。以齐永元元年卒。春秋六十有五矣。

释法度。黄龙人。少出家。游学北土备综众经。而专以苦节成务。宋末游于京师。高士齐郡明僧绍抗迹人外。隐居琅琊之[山*聶]山。挹度清徽待以师友之敬。及亡舍所居山为栖霞精舍。请度居之。先有道士欲以寺地为馆。住者辄死。及后为寺。犹多恐动。自度居之群妖皆息。住经岁许。忽闻人马鼓角之声。俄见一人持名纸通度曰靳尚。度前之。尚形甚都雅羽卫亦严。致敬已乃言。弟子。王有此山七百余年。神道有法物不得干。前诸栖托或非真正。故死病继之。亦其命也。法师道德所归。谨舍以奉给。并愿受五戒。永结来缘。度曰。人神道殊无容相屈。且檀越血食世祀。此最五戒所禁。尚曰。若备门徒辄先去杀。于是辞去。明旦度见一人送钱一万香烛刀子。疏云。弟子靳尚奉供。至月十五日度为设会。尚又来同众。礼拜行道受戒而去。[山*聶]山庙巫梦神告曰。吾已受戒于度法师。祠祀勿得杀戮。由是庙用荐止菜脯而已。度尝动散寝于地。见尚从外而来以手摩头足而去。顷之复来持一琉璃瓯。瓯中如水以奉度味甘而冷。度所苦即间。其征感若此。时有沙门法绍。业行清苦誉齐于度。而学解优之。故时人号曰北山二圣。绍本巴西人。汝南周颙去成都。招共同下止于山茨精舍。度与绍并为齐竟陵王子良始安王遥光。恭以师礼。资给四事。度常愿生安养。故偏讲无量寿经。积有遍数。齐永元二年卒于山中。春秋六十有四矣。度有弟子僧朗。继踵先师复纲山寺。朗本辽东人。为性广学思力该普。凡厥经律皆能讲说。华严三论最所命家。今上深见器重。敕诸义士受业于山。时有彭城寺慧开。幼而神气高朗。志学渊深。故早彰令誉。立年便讲。又余杭县法开者。亦清爽俊发善为谈论。出京止禅冈寺。与同寺僧绍有闻当时。

释智秀。本姓裘。京兆人。寓居建业。幼而颖悟。早有出家之

心。二亲爱而不许。密为求婚将克娶日。秀乃间行避走。投蒋山灵耀寺剃发出家。及年满具戒业操逾坚。禀访众师搜检新异。于是大小兼明数论精熟。尤善大小涅槃净名波若。及讲筵一建。辄王侯接驾。负衺肩随为人神彩细密思入玄微。其文句幽隐并见披释。以天监之初卒于治城寺。春秋六十有三。会葬之日。黑白奔赴。街巷填闉。士庶含酸荣哀以备。时治城又有僧若道乘。乘当时令问。若与兄僧璇并善诸经及外书。若诵法华工草隶。后为吴国僧正。乘亦志业明敏。而特善毗昙。

释慧球。本姓马氏。扶风郡人。世为冠族。年十六出家。住荆州竹林寺事道馨为师。禀承戒训履行清洁。后入湘州麓山寺专业禅道。顷之与同学慧度俱适京师咨访经典。后又之彭城从僧渊受成实论。至年三十二方还荆土专当法匠。讲集相继学侣成群。荆楚之间终古称最。使西夏义僧得与京邑抗衡者。球之力也。中兴元年敕为荆土僧主。训勖之功有誉当世。天鉴三年卒。春秋七十有四。遗命露骸松下。弟子不忍行也。

释僧盛。本姓何。建邺人。少而神情聪敏。加又志学翘勤。遂大明数论兼善众经。讲说为当时元匠。又特精外典。为群儒所惮。故学馆诸生常以盛公相胁。天鉴中卒于灵曜寺。春秋五十余。时有宋熙寺法欣。延贤寺智敞法冏。建元寺僧护僧韶。皆比德同誉。欣敞并善经论。法冏兼精律部。韶护以毗昙著名。

释智顺。本姓徐。琅琊临沂人。年十五出家。事钟山延贤寺智度为师。少而聪颖笃志过人。虽年在息慈。而学功已积。及受具戒秉禁无疵。陶练众经而独步于涅槃成实。讲说徒众常数百余人。尝以事生非虑颇致坎折。而贞素确然其徽无点。齐竟陵文宣王特深礼异。为修治城寺以居之。司空徐孝嗣亦崇其行解。奉以师敬。及东昏失德孝嗣被诛子绲逃窜避祸顺身自营护。卒以见免。绲后重加资俸。一无所受。尝有夜盗顺者。净人追而擒之。顺留盗宿于房内。明旦遗以钱绢。喻而遣之。其仁洽笃恕如此。后东游禹穴止于云门精舍。法轮之盛复见江左。顺为人谦虚恭恪。形器若神风轨严厉。动无失厝。故士庶瞻礼常有惧焉。以天鉴六年卒于山寺。春秋六十一。初顺之疾甚不食多日。一时中竟忽索斋饮。弟子昙和以顺绝谷日久。密以半合米杂煮以进顺。顺咽而还吐。索水洒漱。语和云。汝永出云门不得还住。其执节清苦皆此之类。临终之日房内颇闻异香。亦有见天盖者。遗命露骸空地以施虫鸟。门人不忍行之。乃窆于寺侧。弟子等立碑颂德。陈郡袁昂制文。法华寺释慧举又为之墓志。顺所著法事赞及受戒弘法等记。皆行于世。

释宝亮。本姓徐氏。其先东莞胄族。晋败避地于东莱弦县。亮年

十二出家。师青州道明法师。明亦义学之僧。名高当世。亮就业专精一闻无失。及具戒之后。便欲观方弘化。每惟训育有本。未能远绝缘累。明谓曰。沙门去俗以宣通为理。岂可拘此爱网使吾道不东乎。亮感悟。因此客游。年二十一至京师居中兴寺。袁粲一见而异之。粲后与明书曰。频见亮公非常人也。比日闻所未闻。不觉岁之将暮。珠生合浦魏人取以照车。璧在邯郸秦王请以华国。天下之宝当与天下共之。非复上人之贵州所宜专也。自是学名稍盛。及本亲丧亡路阻不得还北。因屏居禅思杜讲说绝人事。齐竟陵文宣王。躬自到居请为法匠。亮不得已而赴。文宣接足恭礼结菩提四部因缘。后移憩灵味寺。于是续讲众经盛于京邑。讲大涅槃凡八十四遍。成实论十四遍。胜鬘四十二遍。维摩二十遍。其大小品十遍。法华十地优婆塞戒无量寿首楞严遗教弥勒下生等亦皆近十遍。黑白弟子三千余人。咨禀门徒常盈数百。亮为人神情爽岸俊气雄逸。及开章命句锋辩纵横。其有问论者或豫蕴重关。及亮之披解便觉宗旨。涣然忘其素蓄。今上龙兴尊崇正道。以亮德居时望。亟延谈说。亮任率性直。每言辄称贫道。上虽意有间然而挹其神出。天监八年初敕亮撰涅槃义疏十余万言。上为之序曰。非言无以寄言。言即无言之累。累言则可以息言。言息则诸见竞起。所以如来乘本愿以托生。现慈力以应化。离文字以设教。忘心相以通道。欲使玟玉异价泾渭分流。制六师而止四倒。反八邪而归一味。折世智之角。杜异人之口。导求珠之心。开观象之目。救焚灼于火宅。拯沉溺于浪海。故法雨降而燋种受荣。慧日升而长夜蒙晓发迦葉之悱愤。吐真实之诚言。虽复二施等于前。五大陈于后。三十四问参差异辩。方便劝引各随意答。举要论经不出两途。佛性开其本有之源。涅槃明其归极之宗。非因非果。不起不作。义高万善。事绝百非。空空不能测其真际。玄玄不能穷其妙门。自非德均平等心合无生。金墙玉室岂易入哉。有青州沙门释宝亮者。气调爽拔。神用俊举。少贞苦节。长安法忍。耆年愈笃。倪齿不衰流通先觉。孜孜如也。后进晚生。莫不依仰。以天监八年五月八日。乃敕亮撰大涅槃义疏。以九月二十日讫。光表微言。赞扬正道。连环既解。疑网云除。条流明悉。可得略言。朕从容暇日。将欲览焉。聊书数行。以为记莂云尔亮福德招感供施累积。性不蓄金。皆敬营福业。身殁之后房无留财。以天监八年十月四日卒于灵味寺。春秋六十有六。葬钟山之南。立碑墓所。陈郡周兴嗣广陵高爽。并为制文。刻于两面。弟子法云等。又立碑寺内。文宣图其形像于普弘寺焉。时高座寺僧成。旷野寺僧宝亦并齐代法匠。宝又善三玄。为贵游所重。

　　释法通。本姓褚氏。河南阳翟人。晋安东将军扬州都督[(丰*力)/石]之八世孙也。家世衣冠礼义相袭通幼而岐颖聪悟绝伦。年十一出家。游学三藏专精方等。大品法华尤所研审。年未登立便为讲匠。学徒云聚千里必萃。后践迹京师。初止庄严后憩定林上寺。栖闲隐素履

道唯勤。希风影附者复盈山室。齐竟陵文宣王丞相文献王。皆纡贵慕德亲承顶礼。陈郡谢举吴国陆果浔阳张孝秀。并策步山门禀其戒法。白黑弟子七千余人。晦迹钟阜三十余载。坐禅诵念礼忏精苦。至天监十一年六月十日。便觉不悆语弟子云。我正可至九月二十日间耳。到九月十四日见两居士。皆报白拂来向床前。便次第出至十七日忽漫语云。檀越不相识何处来耶。弟子昙智问意故。答曰。有一人着朱衣戴帻擎木箱底在床前。至二十日见佛像作两行来。通合掌良久。侍疾者但闻异香。竟不测其意。通乃密向同意慧弥说之。至二十一日索香汤洗浴竟。仍作礼还卧。叉手当胸正中时卒。春秋七十。仍葬于寺南。弟子静深等立碑墓侧。陈郡谢举兰陵萧子云并为制文刻于两面。时定林上寺复有沙弥圣进。本阉人。清信笃至遂出家苦节。尝头陀至东山。宿于树下。有虎来摩其头。见进端坐无扰。跪之而去。后每独行独坐。常见青马一匹卫其。左右。

释慧集。本姓钱。吴兴於潜人。年十八于会稽乐林山出家。仍随慧基法师受业。为性悫实。言无华绮。而学勤昏晓未尝懈息。后出京止招提寺。复遍历众师融冶异说。三藏方等并皆综达。广访大毗婆沙及杂心揵度等。以相辩校。故于毗昙一部擅步当时。凡硕难坚疑并为披释。海内学宾无不必至。每一开讲负帙千人。沙门僧旻法云并名高一代。亦执卷请益。今上深相赏接。以天监十四年还至乌程。遘疾而卒。春秋六十。着毗昙大义疏十余万言。盛行于世。

释昙斐。本姓王。会稽剡人。少出家受业于慧基法师。性聪敏素着领牒之称。其方等深经皆所综达。老庄儒墨颇亦披览。后东西禀访。备穷经论之旨。居于乡邑法华台寺。讲说相仍。学徒成列。斐神情爽发志用清玄。故于小品净名尤成独步。加又谈吐蕴藉辞辩高华。席上之风见重当代。梁衡阳孝王元简及隐士庐江何胤。皆远挹徽猷招延讲说。吴国张融汝南周颙颙子舍等。并结知音之狎焉。以天监十七年卒于寺。春秋七十有六。其制作文辞亦颇见于世。初斐有誉江东。被敕为十城僧主。符旨适行未拜便化厥土僧尼倍怀恋德。斐同县南岩寺有沙门法藏。亦以戒素见称。喜放救生命兴立图像。时余姚县有明庆比丘。与斐同时致誉。庆本姓郑氏。戒行严洁学业清美。本师事炎公。又弘实弟子。师资三叶并见重东南焉。

论曰。夫至理无言玄致幽寂。幽寂故心行处断。无言故言语路绝。言语路绝。则有言伤其旨。心行处断。则作意失其真。所以净名杜口于方丈。释迦缄默于双树。将知理致渊寂。故圣为无言。但悠悠梦境去理殊隔。蠢蠢之徒非教孰启。是以圣人资灵妙以应物。体冥寂以通神。借微言以津道。托形传真。故曰。兵者不祥之器不获已而用之。言者不真之物。不获已而陈之。故始自鹿苑以四谛为言初。终至

鹄林以三点为圆极。其间散说流文数过八亿。象驮负而弗穷。龙宫溢而未尽。将令乘蹄以得兔藉指以知月。知月则废指。得兔则忘蹄。经云。依义莫依语。此之谓也。而滞教者谓至道极于篇章。存形者谓法身定于丈六。故须穷达幽旨妙得言外。四辩庄严为人广说。示教利喜其在法师乎。故士行寻经于于阗誓志而灭火。终令般若盛于东川。忘想传乎季末。爰次竺潜支遁于兰法开等。并气韵高华风道清裕。传化之美功亦亚焉。中有释道安者。资学于圣师竺佛图澄。安又授业于弟子慧远。惟此三叶世不乏贤。并戒节严明智宝炳盛。使夫慧日余晖重光千载之下。香土遗芬再馥阎浮之地。涌泉犹注。寔赖伊人。远公既限以虎溪。安师乃更同辇舆。夫高尚之道如有惑焉。然而语默动静所适唯时。四翁赴汉。用之则行也。三闾辞楚。舍之则藏也。经云。若欲建立正法则听亲近国王及持仗者。安虽一时同辇。乃为百民致谏。故能终感应真开云显报。其后荆陕著名。则以翼遇为言初。庐山清素。则以持永为上首。融恒影肇德重关中。生睿畅远领宗建业。昙度僧渊独擅江西之宝。超进慧基。乃扬浙东之盛。虽复人世迭隆。而皆道术悬会。故使像运余兴岁将五百。功效之美良足美焉赞曰。

遗风眇漫　法浪邅回　匪伊释哲
孰振将颓　潜安比玉　远睿联瑰
鐇斧曲戾　弹沐斜埃　素丝既染
承变方来

# 高僧传卷第十

## 神异上

竺佛图澄一 单道开二 竺佛调三 耆域四

竺佛图澄者。西域人也。本姓帛氏。少出家清真务学。诵经数百万言。善解文义。虽未读此土儒史。而与诸学士论辩疑滞。皆闇若符契。无能屈者。自云。再到罽宾受诲名师。西域咸称得道。以晋怀帝永嘉四年。来适洛阳。志弘大法。善诵神咒。能役使鬼物。以麻油杂胭脂涂掌。千里外事皆彻见掌中如对面焉。亦能令洁斋者见。又听铃音以言事无不効验。欲于洛阳立寺。值刘曜寇斥洛台帝京扰乱。澄立寺之志遂不果。乃潜泽草野以观世变。时石勒屯兵葛陂。专以杀戮为威。沙门遇害者甚众。澄悯念苍生欲以道化勒。于是杖策到军门。勒大将军郭黑略素奉法。澄即投止略家。略从受五戒崇弟子之礼。略后从勒征伐。辄预克胜负。勒疑而问曰。孤不觉卿有出众智谋。而每知行军吉凶何也。略曰。将军天挺神武幽灵所助。有一沙门术智非常。云将军当略有区夏已应为师。臣前后所白。皆其言也。勒喜曰。天赐

也。召澄问曰。佛道有何灵验。澄知勒不达深理。正可以道术为征。因而言曰。至道虽远亦可以近事为证。即取应器盛水烧香咒之。须臾生青莲花。光色曜目。勒由此信服。澄因而谏曰。夫王者德化洽于宇内。则四灵表瑞。政弊道消则彗孛见于上。恒象着见休咎随行。斯乃古今之常征。天人之明诫。勒甚悦之。凡应被诛余残。蒙其益者。十有八九。于是中州胡晋略皆奉佛。时有痼疾世莫能治者。澄为医疗应时瘳损。阴施默益者不可胜记。勒自葛陂还河北过坊头。坊头人夜欲斫营。澄语黑略曰。须臾贼至。可令公知。果如其言。有备故不败。勒欲试澄。夜冠胄衣甲执刀而坐。遣人告澄云。夜来不知大将军所在。使人始至未及有言。澄逆问曰。平居无寇何故夜严。勒益敬之。勒后因忿欲害诸道士。并欲苦澄。澄乃避至黑略舍。告弟子曰。若将军信至问吾所在者。报云不知所之。信人寻至觅澄不得。使还报勒。勒惊曰。吾有恶意向圣人。圣人舍我去矣。通夜不寝思欲见澄。澄知勒意悔。明旦造勒。勒曰昨夜何行。澄曰。公有怒心昨故权避。公今改意。是以敢来。勒大笑曰。道人谬耳。襄国城堑水源在城西北五里团丸祀下。其水暴竭。勒问澄。何以致水。澄曰。今当敕龙。勒字世龙。谓澄嘲己。答曰。正以龙不能致水。故相问耳。澄曰。此诚言非戏也。水泉之源必有神龙居之。今往敕语水必可得。乃与弟子法首等数人至泉源上。其源故处久已干燥。坼如车辙从者心疑。恐水难得。澄坐绳床烧安息香。咒愿数百言。如此三日水泫然微流。有一小龙。长五六寸许。随水来出。诸道士见竞往视之。澄曰。龙有毒勿临其上。有顷水大至隍堑皆满。澄闲坐叹曰。后二日当有一小人惊动此下。既而襄国人薛合有二子。既小且骄。轻弄鲜卑奴。奴忿抽刃刺杀其弟。执兄于室以刀拟心。若人入屋便欲加手。谓合曰。送我还国我活汝儿。不然共死。于此内外惊愕莫不往观。勒乃自往视之。谓薛合曰。送奴以全卿子诚为善事。此法一开方为后害。卿且宽情。国有常宪命人取奴。奴遂杀儿而死。鲜卑段波攻勒。其众甚盛。勒惧问澄。澄曰。昨寺铃鸣云。明旦食时当擒段波。勒登城望波军不见前后。失色曰。军行地倾。波岂可获。是公安我辞耳。更遣夔安问澄。澄曰。已获波矣。时城北伏兵出遇波执之。澄劝勒宥波遣还本国。勒从之。卒获其用。时刘载已死。载从弟曜篡袭伪位。称元光初。光初八年曜遣从弟伪中山王岳。将兵攻勒。勒遣石虎率步骑拒之。大战洛西。岳败保石梁坞。虎坚栅守之。澄与弟子自官寺至中寺。始入寺门。叹曰。刘岳可悯。弟子法祚问其故。澄曰。昨日亥时岳已被执。果如所言。至光初十一年曜自率兵攻洛阳。勒欲自往拒曜。内外僚佐无不必谏。勒以访澄。澄曰。相轮铃音云。秀支替戾冈仆谷劬秃当此羯语也。秀支军也。替戾冈出也仆谷刘曜胡位也。劬秃当捉也。此言军出捉得曜也。时徐光闻澄此旨。苦劝勒行勒乃留长子石弘。共澄以镇襄国。自率中军步骑。直指洛城。两阵才交。曜军大溃。曜马没水中。石堪生擒之送勒。澄时以物涂掌。观之见有大众。众中缚一人。朱丝

约项。其时因以告弘。当尔之时正生擒曜也。曜平之后。勒乃僭称赵天王行皇帝事。改元建平。是岁东晋成帝咸和五年也。勒登位已后。事澄弥笃。时石葱将叛。其年澄诫勒曰。今年葱中有虫食。必害人。可令百姓无食葱也。勒班告境内慎无食葱。到八月石葱果走。勒益加尊重。有事必咨而后行。号大和上。石虎有子名斌。后勒爱之甚重。忽暴病而亡。已涉二日。勒曰。朕闻号太子死扁鹊能生。大和上国之神人。可急往告必能致福。澄乃取杨枝咒之。须臾能起。有顷平复。由是勒诸稚子多在佛寺中养之。每至四月八日。勒躬自诣寺灌佛为儿发愿。至建平四年四月。天静无风而塔上一铃独鸣。澄谓众曰。铃音云。国有大丧不出今年矣。是岁七月勒死。子弘袭位。少时虎废弘自立。迁都于邺。称元建。虎倾心事澄有重于勒。乃下书曰。和上国之大宝。荣爵不加高禄不受。荣禄匪及。何以旌德。从此已往宜衣以绫锦乘以雕辇。朝会之日和上升殿。常侍以下悉助举舆。太子诸公扶翼而上。主者唱大和上至众坐皆起以彰其尊。又敕伪司空李农旦夕亲问。太子诸公五日一朝表朕敬焉。澄时止邺城内中寺。遣弟子法常北至襄国。弟子法佐从襄国还。相遇在梁基城下共宿。对车夜谈。言及和上。比旦各去。法佐至始入觐澄。澄逆笑曰。昨夜尔与法常交车共说汝师耶。先民有言。不曰敬乎。幽而不改。不曰慎乎。独而不怠。幽独者敬慎之本。尔不识乎。佐愕然愧忏。于是国人每共相语。莫起恶心和上知汝。及澄之所在无敢向其方面涕唾便利者。时太子石邃有二子在襄国。澄语邃曰。小阿弥比当得疾。可往迎之。邃即驰信往视。果已得病。大医殷腾及外国道士。自言能治。澄告弟子法雅曰。正使圣人复出不愈此病。况此等乎。后三日果死。石邃荒酒将图为逆。谓内竖曰。和上神通傥发吾谋。明日来者当先除之。澄月望将入觐虎。谓弟子僧慧曰。昨夜天神呼我曰。明日若入还勿过人。我傥有所过汝当止我。澄常入必过邃。邃知澄入。要候甚苦。澄将上南台。僧慧引衣。澄曰。事不得止。坐未安便起。邃固留不住。所谋遂差。还寺叹曰。太子作乱其形将成。欲言难言。欲忍难忍。乃因事从容箴虎。虎终不解。俄而事发。方悟澄言。后郭黑略将兵征长安北山羌。堕羌伏中。时澄在堂上坐。弟子法常在侧。澄惨然改容曰。郭公今厄。唱云。众僧咒愿。澄又自咒愿。须臾更曰。若东南出者活。余向则困。复更咒愿。有顷曰脱矣。后月余日黑略还。自说堕羌围中东南走马之际正遇帐下人。推马与之曰。公乘此马小人乘公马。济与不济任命也。略得其马故获免。推检日时正是澄咒愿时也。伪大司马燕公石斌。虎以为幽州牧镇。蓟群凶凑聚。因以肆暴。澄诫虎曰。天神昨夜言。疾收马还。至秋齐当痈烂。虎不解此语。即敕诸处收马送还。其秋有人谮斌于虎。虎召斌鞭之三百。杀其所生齐氏。虎弯弓捻矢。自视斌行罚轻。虎乃手杀五百。澄谏曰。心不可纵死不可生。礼不亲杀以伤恩也。何有天子手行罚乎。虎乃止。后晋军出淮泗。陇比凡城皆被侵逼。三方告急。人情危扰。虎乃嗔曰。吾之奉佛供僧。而更致

外寇。佛无神矣。澄明旦早入。虎以事问澄。澄因谏虎曰。王过去世经为大商主。至罽宾寺。尝供大会。中有六十罗汉。吾此微身亦预斯会。时得道人谓吾曰。此主人命尽当受鸡身后王晋地。今王为王岂非福耶。疆场军寇国之常耳。何为怨谤三宝夜兴毒念乎。虎乃信悟跪而谢焉。虎常问澄。佛法云何。澄曰。佛法不杀。朕为天下之主。非刑杀无以肃清海内。既违戒杀生。虽复事佛讵获福耶。澄曰。帝王之事佛。当在心体恭心顺显畅三宝不为暴虐不害无辜。至于凶愚无赖非化所迁。有罪不得不杀。有恶不得不刑。但当杀可杀刑可刑耳。若暴虐恣意杀害非罪。虽复倾财事法无解殃祸。愿陛下省欲兴慈。广及一切则佛教永隆福祚方远。虎虽不能尽从。而为益不少。虎尚书张离张良家富事佛。各起大塔。澄谓曰。事佛在于清靖无欲慈矜为心。檀越虽仪奉大法而贪吝未已。游猎无度积聚不穷。方受现世之罪。何福报之可悕耶。离等后并被戮灭。时又久旱。自正月至六月。虎遣太子诣临漳西釜口祈雨。久而不降。虎令澄自行。即有白龙二头降于祠所。其日大雨。方数千里。其年大收。戎貊之徒先不识法。闻澄神验皆遥向礼拜。并不言而化焉。澄常遣弟子向西域市香。既行澄告余弟子曰。掌中见买香弟子在某处初被劫垂死。因烧香咒愿遥救护之。弟子后还云。某月某日某处为贼所劫。垂当见杀忽闻香气贼无故自惊曰。救兵已至。弃之而走。虎于临漳修治旧塔少承露盘。澄曰。临淄城内有古阿育王塔。地中有承露盘及佛像。其上林木茂盛。可掘取之。即画图与使。依言掘取。果得盘像。虎每欲伐燕。澄谏曰。燕国运未终。卒难可克。虎屡伐败绩。方信澄诫澄道化既行。民多奉佛皆营造寺庙相竞出家。真伪混淆多生愆过。虎下书问中书曰。佛号世尊国家所奉。里闾小人无爵秩者。为应得事佛与不。又沙门皆应高洁贞正行能精进。然后可为道士。今沙门甚众。或有奸宄避役多非其人。可料简详议伪。中书著作郎王度奏曰。夫王者郊祀天地。祭奉百神。载在祀典。礼有尝飨。佛出西域。外国之神。功不施民。非天子诸华所应祠奉。往汉明感梦初传其道。唯听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其汉人皆不得出家。魏承汉制亦修前轨。今大赵受命率由旧章。华戎制异。人神流别。外不同内。飨祭殊礼。荒夏服祀不宜杂错。国家可断赵人悉不听诣寺烧香礼拜以遵典礼。其百辟卿士下逮众隶。例皆禁之。其有犯者与淫祀同罪。其赵人为沙门者。还从四民之服。伪中书令王波同度所奏。虎下书曰。度议云。佛是外国之神。非天子诸华所可宜奉。朕生自边壤忝当期运君临诸夏。至于飨祀应兼从本俗。佛是戎神正所应奉。夫制由上行永世作则。苟事无亏何拘前代。其夷赵百蛮。有舍其淫祀乐事佛者。悉听为道。于是慢戒之徒因之以厉。黄河中旧不生鼋。忽得一以献虎。澄见而叹曰。桓温其入河不久。温字元子。后果如言也。时魏县有一流民。莫识氏族。恒着麻襦布裳。在魏县市中乞丐。时人谓之麻襦。言语卓越状如狂病。乞得米谷不食。辄散置大路云。饴天马。超兴太守籍拔收送诣虎。先是澄谓虎曰。国东二百

里某月某日。当送一非常人。勿杀之也。如期果至。虎与共语了无异言。唯言陛下当终一柱殿下。虎不解此语。令送以诣澄。麻襦谓澄曰。昔在光和中会。奄至今日酉戌受玄命。绝历终有期。金离消于壤。边荒不能遵。驱除灵期迹。莫已已之懿。裔苗叶繁其来方积。休期于何期。永以叹之。澄曰。天回运极否将不支九木。水为难无可以术宁。玄哲虽存世莫能。基必颓久游阎浮。利扰扰多此患。行登陵云宇会于灵游间。澄与麻襦讲语终日。人莫能解。有窃听者。唯得此数言。推计似如论数百年事。虎遣驿马送还本县。既出城外辞能步行。云我当有所过。未便得发。至合口桥可留见待。使如言驰去。未至合口。而麻襦已在桥上。考其行步有若飞也。澄有弟子道进。学通内外为虎所重。尝言及隐士事。虎谓进曰。有杨轲者。朕之民也。征之十余年不恭王命。故往省视。傲然而卧。朕虽不德君临万邦。乘舆所向天沸地涌。虽不能令木石屈膝。何匹夫而长傲耶。昔太公之齐。先诛华士。太公贤哲岂其谬乎。进对曰。昔舜优蒲衣。禹造伯成。魏轼干木。汉美周党。管宁不应曹氏。皇甫不屈晋世。二圣四君共加其节。将欲激厉贪竞以峻清风。愿陛下遵舜禹之德。勿效太公用刑。君举必书。岂可令赵史遂无隐遁之传乎。虎悦其言。即遣轲还其所止。差十家供给之。进还具以白澄。澄睆然笑曰。汝言善也。但轲命有所悬矣。后秦州兵乱。轲弟子以牛负轲西奔。戎军追擒并为所害。虎尝昼寝。梦见群羊负鱼从东北来。寤以访澄。澄曰。不祥也。鲜卑其有中原乎。慕容氏后果都之。澄又尝与虎共升中堂。澄忽惊曰。变变幽州当火灾。仍取酒洒之。久而笑曰。救已得矣。虎遣验幽州云。尔日火从四门起。西南有黑云来骤雨灭之。雨亦颇有酒气。至虎建武十四年七月。石宣石韬将图相杀。宣时到寺与澄同坐浮图。一铃独鸣。澄谓宣曰。解铃音乎。铃云。胡子落度。宣变色曰。是何言欤。澄谬曰。老胡为道不能山居。无言重茵美服。岂非落度乎。石韬后至。澄熟视良久。韬惧而问澄。澄曰。怪公血臭。故相视耳。至八月澄使弟子十人斋于别室。澄时暂入东合。虎与后杜氏问讯澄。澄曰。胁下有贼。不出十日。自佛图以西此殿以东。当有流血。慎勿东行也。杜后曰。和上耄耶何处有贼。澄即易语云。六情所受皆悉是贼。老自应耄。但使少者不惛。遂便寓言不复彰的。后二日宣果遣人害韬于佛寺中。欲因虎临丧仍行大逆。虎以澄先诫故获免。及宣事发被收。澄谏虎曰。既是陛下之子。何为重祸耶。陛下若含怒加慈者。尚有六十余岁。如必诛之。宣当为彗星下扫邺宫也。虎不从以铁锁穿宣颔。牵上薪[廾/積]而焚之。收其官属三百余人。皆轘裂支解投之漳河。澄乃敕弟子罢别室斋也。后月余日有一妖马。髦尾皆有烧状。入中阳门出显阳门。东首东宫皆不得入。走向东北俄尔不见。澄闻而叹曰。灾其及矣。至十一月。虎大飨群臣于太武前殿。澄吟曰。殿乎殿乎。棘子成林。将坏人衣。虎令发殿石下视之。有棘生焉。澄还寺视佛像曰。怅恨不得庄严。独语曰。得三年乎自答不得不得。又曰。得二年一年百

日一月乎。自答不得。乃无复言。还房谓弟子法祚曰。戊申岁祸乱渐萌。已酉石氏当灭。吾及其未乱先从化矣。即遣人与虎辞曰。物理必迁身命非保。贫道焰幻之躯化期已及。既荷恩殊重故逆以仰闻。虎然曰。不闻和上有疾。乃忽尔告终。即自出宫诣寺而慰喻焉。澄谓虎曰。出生入死道之常也。修短分定非人能延。道重行全德贵无怠。苟业操无亏虽亡若在。违而获延非其所愿。今意未尽者。以国家心存佛理奉法无吝。兴起寺庙崇显壮丽。称斯德也。宜享休祉。而布政猛烈淫刑酷滥。显违圣典幽背法诫。不自惩革终无福祐。若降心易虑惠此下民。则国祚延长道俗庆赖。毕命就尽没无遗恨。虎悲恸呜咽。知其必逝即为凿圹营坟。至十二月八日卒于邺宫寺。是岁晋穆帝永和四年也。士庶悲哀号赴倾国。春秋一百一十七矣。仍窆于临漳西柴陌。即虎所创冢也。俄而梁犊作乱明年虎死。冉闵篡杀石种都尽。闵小字棘奴澄先所谓棘子成林者也。澄左乳傍先有一孔。围四五寸。通彻腹内。有时肠从中出。或以絮塞孔。夜欲读书。辄拔絮则一室洞明。又斋日辄至水边。引肠洗之。还复内中。澄身长八尺风姿详雅。妙解深经傍通世论。讲说之日止标宗致。使始末文言昭然可了。加复慈洽苍生拯救危苦。当二石凶强虐害非道。若不与澄同日。孰可言哉。但百姓蒙益日用而不知耳。佛调须菩提等数十名僧。皆出自天竺康居。不远数万之路足涉流沙。诣澄受训。樊巧释道安。中山竺法雅。并跨越关河听澄讲说。皆妙达精理研测幽微。澄自说。生处去邺九万余里。弃家入道一百九年。酒不踰齿过中不食。非戒不履无欲无求。受业追游常有数百。前后门徒几且一万。所历州郡兴立佛寺八百九十三所。弘法之盛莫与先矣。初虎殓澄以生时锡杖及钵内棺中。后冉闵篡位开棺。唯得钵杖不复见尸。或言澄死之月。有人见在流沙。虎疑不死开棺不见尸。后慕容俊都邺。处石虎宫中。每梦见虎啮其臂。意谓石虎为祟。乃募觅虎尸。于东明馆掘得之。尸僵不毁。俊蹋之骂曰。死胡敢怖生天子。汝作宫殿成。而为汝儿所图。况复他耶。鞭挞毁辱投之漳河。尸倚桥柱不移。秦将王猛乃收而葬之。麻襦所谓一柱殿也。后符坚征邺。俊子暐为坚大将郭神虎所执。实先梦之验也。田融赵记云。澄未亡数年自营冢圹。澄既知冢必开。又尸不在中。何容预作恐融之谬矣。澄或言佛图磴或言佛图橙。或言佛图澄。皆取梵音之不同耳。

单道开。姓孟。炖煌人。少怀栖隐。诵经四十余万言。绝谷饵柏实。柏实难得复服松脂。后服细石子。一吞数枚数日一服。或时多少啖姜椒。如此七年。后不畏寒暑冬温夏凉。昼夜不卧。与同学十人共契服食。十年之外或死或退。唯开全志。阜陵太守遣马迎开。开辞能步行三百里路。一日早至山树。神或现异形试之。初无惧色。以石虎建武十二年从西平来。一日行七百里。至南安度一童子为沙弥。年十四。禀受教法行能及开。时太史奏虎云。有仙人星见。当有高士入

境。虎普敕州郡。有异人令启闻。其年冬十一月。秦州刺史上表送开。初止邺城西法綝祠中。后徙临漳昭德寺。于房内造重阁。高八九尺许。于上编菅为禅室。如十斛箩大。常坐其中。虎资给甚厚。开皆以惠施。时乐仙者多来咨问。开都不答。乃为说偈云。我矜一切苦。出家为利世。利世须学明。学明能断恶。山远粮粒难。作斯断食计。非是求仙侣。幸勿相传说。开能救眼疾。时秦公石韬就开治目。着药小痛韬甚惮之。而终得其效。佛图澄曰。此道士观国兴衰。若去者当有大灾。至石虎太宁元年。开与弟子。南度许昌。虎子侄相杀邺都大乱。至晋升平三年。来之建业。俄而至南海。后入罗浮山。独处茅茨萧然物外。春秋百余岁卒于山舍。敕弟子以尸置石穴中。弟子乃移之石室。有康泓者。昔在北间闻开弟子叙开昔在山中每有神仙去来。乃遥心敬挹。及后从役南海。亲与相见。侧席钻仰。禀闻备至。乃为之传赞曰。

萧哉若人　　飘然绝尘　　外轨小乘
内畅空身　　玄象晖曜　　高步是臻
餐茹芝英　　流浪岩津

晋兴宁元年陈郡袁宏为南海太守。与弟颖叔及沙门支法防共登罗浮山。至石室口。见开形骸。及香火瓦器犹存。宏曰。法师业行殊群正当如蝉蜕耳。乃为赞曰。

物俊招奇　　德不孤立　　辽辽幽人
望岩凯入　　飘飘灵仙　　兹焉游集
遗屣在林　　千载一袭

后沙门僧景道渐。并欲登罗浮。竟不至顶。

竺佛调者。未详氏族。或云天竺人。事佛图澄为师。住常山寺积年。业尚纯朴不表饰言。时咸以此高之。常山有奉法者兄弟二人。居去寺百里。兄妇疾笃。载至寺侧以近医药。兄既奉调为师。朝昼常在寺中咨询行道。异日调忽往其家。弟具问嫂所苦。并审兄安否。调曰。病者粗可卿兄如常。调去后弟亦策马继往。言及调旦来。兄惊曰。和上旦初不出寺。汝何容见。兄弟争以问调。调笑而不答。咸共异焉。调或独入山。一年半岁赍干饭数升。还恒有余。有人尝随调山行数十里。天暮大雪。调入石穴虎窟中宿。虎还共卧窟前。调谓虎曰。我夺汝处有愧如何。虎乃弭耳下山。从者骇惧。调后自克亡日。远近皆至。悉与语曰。天地长久尚有崩坏。岂况人物而求永存。若能荡除三垢专心真净。形数虽乖而必同。契众咸流涕固请。调曰。死生命也。其可请乎。调乃还房端坐。以衣蒙头奄然而卒。后数年调白衣弟子八人入西山伐木。忽见调在高岩上。衣服鲜明姿仪畅悦。皆惊喜

作礼。和上尚在耶。调曰。吾常在耳。具问知旧可否。良久乃去。八人便舍事还家。向诸同法者说。众无以验之。共发冢开棺不复见尸。唯衣履在焉。有记云。此竺佛调译出法镜经及十慧等。案释道安经录云。汉灵帝光和中有沙门严佛调。共安玄都尉译出法镜经及十慧等。语在译经传。而此中佛调乃东晋中代。时人见名字是同便谓为一谬矣。

耆域者。天竺人也。周流华戎靡有常所。而倜傥神奇任性忽俗。迹行不恒。时人莫之能测。自发天竺至于扶南。经诸海滨爰及交广。并有灵异。既达襄阳欲寄载过江。船人见梵沙门衣服弊陋。轻而不载船达北岸域亦已度。前行见两虎。虎弭耳掉尾。域以手摩其头。虎下道而去。两岸见者随从成群。以晋惠之末至于洛阳。诸道人悉为作礼。域胡跪晏然不动容色。时或告人以前身所更。谓支法渊从牛中来。竺法兴从人中来。又讥诸众僧。谓衣服华丽不应素法。见洛阳宫城云。仿佛似忉利天宫。但自然之与人事不同耳。域谓沙门耆阇蜜曰。匠此宫者从忉利天来。成便还天上矣。屋脊瓦下应有千五百作器。时咸云。昔闻此匠实以作器着瓦下。又云。宫成之后寻被害焉。时衡阳太守南阳滕永文在洛寄住满水寺。得病经年不差。两脚挛屈不能起行。域往看之曰。君欲得病疾差不。因取净水一杯杨柳一枝。便以杨柳拂水。举手向永文而咒。如此者三。因以手搦永文两膝令起。即起行步如故。此寺中有思惟树数十株枯死。域问永文此树死来几时。永文曰。积年矣。域即向树咒如咒永文法。树寻荑发扶疏荣茂。尚方署中。有一人病症将死。域以应器着病者腹上。白布通覆之。咒愿数千言。即有臭气薰彻一屋。病者曰。我活矣。域令人举布。应器中有若垽淤泥者数升。臭不可近。病者遂活。洛阳兵乱辞还天竺。洛中沙门竺法行者。高足僧也。时人方之乐令。因请域曰。上人既得道之僧。愿留一言以为永诫。域曰。可普会众人也。众既集。域升高座曰。守口摄身意。慎莫犯众恶。修行一切善。如是得度世。言讫便禅默。行重请曰。愿上人当授所未闻。如斯偈义八岁童子亦已谙诵。非所望于得道人也。域笑曰。八岁虽诵百岁不行。诵之何益。人皆知敬得道者。不知行之自得道。悲夫。吾言虽少行者益多也。于是辞去。数百人各请域中食。域皆许往。明旦五百舍皆有一域。始谓独过。后相仇问方知分身降焉。既发诸道人送至河南城。域徐行追者不及。域乃以杖画地曰。于斯别矣。其日有从长安来者。见域在彼寺中。又贾客胡湿登者。即于是日将暮。逢域于流沙。计已行九千余里。既还西域。不知所终。

## 高僧传卷第十一

神异下

揵陀勒一 诃罗竭二 竺法慧三 安慧则四 涉公五 释昙霍六 史宗七 杯度八 释昙始九 释法朗十 邵硕十一 释慧安十二 释法匮十三 释僧慧十四 释慧通十五 释保志十六

揵陀勒者。本西域人。来至洛阳积年。众虽敬其风操。而终莫能测。后谓众僧曰洛东南有槃鸱山。山有古寺庙处。基墌犹存。可共修立。众未之信。试逐检视。入山到一处。四面平坦。勒示云。此即寺基也。即掘之果得寺下石基。后示讲堂僧房处。如言皆验。众咸惊叹。因共修立。以勒为寺主。寺去洛城一百余里。朝朝至洛阳诸寺赴中。暮辄乞油一钵还寺然灯。以此为常。未曾违失。有人健行欲随勒观其迟疾。奔驰流汗恒苦不及。勒令执袈裟角。唯闻厉风之响。不复觉倦。须臾至寺。勒后不知所终。

诃罗竭者。本樊阳人。少出家。诵经二百万言。性虚玄守戒节。善举厝美容色。多行头陀独宿山野。晋武帝太康九年暂至洛阳。时疫疾甚流。死者相继。竭为咒治。十差八九。至晋惠帝元康元年。乃西入止娄至山石室中坐禅。此室去水既远。时人欲为开涧。竭曰。不假相劳。乃自起以左脚蹑室西石壁。壁陷没指。既拔足水从中出。清香软美四时不绝。来饮者皆止饥渴除疾病。至元康八年端坐从化。弟子依西国法阇维之。焚燎累日而尸犹坐火中水不灰烬。乃移还石室内。后西域人竺定。字安世。晋咸和中往其国。亲自观视尸俨然平坐已三十余年。定后至京传之道俗。

竺法慧。本关中人。方直有戒行。入嵩高山事浮图密为师。晋康帝建元元年。至襄阳止羊叔子寺。不受别请。每乞食辄赍绳床。自随于闲旷之路则施之而坐。时或遇雨以油帔自覆。雨止唯见绳床。不知慧所在。讯问未息慧已在床。每语弟子法照曰。汝过去时折一鸡脚其殃寻至。俄而照为人所掷。脚遂永疾。后语弟子云。新野有一老公当命过。吾欲度之。仍行于畦畔之间。果见一公将牛耕田。慧从公乞牛。公不与。慧前自捉牛鼻。公惧其异遂以施之。慧牵牛咒愿。七步而反以牛还公。公少日而亡。后征西庾稚恭镇襄阳。既素不奉法。闻慧有非常之迹甚嫉之。慧预告弟子曰。吾宿对寻至。诫劝眷属令勤修福善。尔后二日果收而刑之。春秋五十八矣。临死语众人云。吾死后三日天当暴雨。至期果洪注城门水深一丈。居民漂没多有死者。时有范材者。巴西阆中人。初为沙门卖卜于河东市。徒跣弊衣冬夏一服。言事亦颇时有验。后遂退道染俗。习张陵之教云。

安慧则。未详氏族。少无恒性卓越异人而工正书善谈吐。晋永嘉中天下疫病。则昼夜祈诚。愿天神降药以愈万民。一日出寺门见两石形如瓮。则疑是异物。取看之。果有神水在内。病者饮服莫不皆愈。后止洛阳大市寺。手自细书黄缣写大品经一部。合为一卷。字如小

豆。而分明可识。凡十余本。以一本与汝南周仲智妻胡母氏供养。胡母过江赍经自随。后为灾火所延。仓卒不暇取经。悲泣懊恼。火息后乃于灰中得之。首轴颜色一无亏损。于时同见闻者莫不回邪改信。此经今在京师简靖寺首尼处。时洛阳又有康慧持者。亦神异通灵云。

涉公者。西域人也。虚靖服气不食五谷。日能行五百里。言未然之事。验若指掌。以苻坚建元十二年至长安。能以秘咒咒下神龙。每旱坚常请之咒龙。俄而龙下钵中。天辄大雨。坚及群臣亲就钵中观之。咸叹其异。坚奉为国神。士庶皆投身接足。自是无复炎旱之忧。至十六年十二月无疾而化。坚哭之甚恸。卒后七日坚以其神异。试开棺视之。不见尸骸所在。唯有殓被存焉。至十七年。自正月不雨至于六月。坚减膳撤悬以迎和气。至七月降雨。坚谓中书朱肜曰。涉公若在朕岂燋心于云汉若是哉。此公其大圣乎。肜曰。斯术幽远。实亦旷古之奇也。

释昙霍者。未详何许人。蔬食苦行。常居冢间树下。专以神力化物。时河西鲜卑偷发利鹿孤。愆据西平。自称为王。号年建和。建和二年十一月。霍从河南来至自西平。持一锡杖令人跪之云。此是波若眼。奉之可以得道。人遗其衣物受而辄投诸地。或放之河中。有顷衣自还本主。一无所污。行疾如风。力者追之。恒困不及。言人死生贵贱毫厘无爽。人或藏其锡杖。霍闭目少时。立知其处。并奇其神异终莫能测。然因之事佛者甚众。鹿孤有弟耨檀。假署车骑。权倾伪国。性猜忌多所贼害。霍每谓檀曰。当修善行道为后世桥梁。檀曰。仆先世以来恭事天地名山大川。今一旦奉佛恐违先人之旨。公若能七日不食颜色如常。是为佛道神明。仆当奉之。乃使人幽守七日。而霍无饥渴之色。檀遣沙门智行密持饼遗霍。霍曰。吾尝谁欺。欺国王耶。檀深奇之厚加敬仰。因此改信节杀兴慈。国人既蒙其祐。咸称曰大师。出入街巷百姓并迎为之礼。檀有女病甚笃。请霍救命。霍曰。死生有命。圣不能转。吾岂能延寿。正可知早晚耳。檀固请之。时宫后门闭。霍曰。急开后门。及开则生。不及则死。檀命开之。不及而卒。至晋义照三年耨檀为勃勃所破。凉土兵乱不知所之。

史宗者。不知何许人。常着麻衣或重之为纳。故世号麻衣道士。身多疮疥性调不恒。常在广陵白土[土*录]赁[土*录]。讴唱引笮以自欣畅。得直随以施人。栖憩无定所。或隐或显。时高平檀只为江都令。闻而召来应对。机捷无所拘滞。博达稽古辩说玄儒。乃赋诗一首曰。有欲苦不足。无欲亦无忧。未若清虚者带索被玄裘。浮游一世间。泛若不系舟。方当毕尘累。栖志且山丘。檀只知非常人。遣还所在。遗布三十匹悉以乞人。后有一道人。不知姓名。常赍一杖一箱自随。尝逼暮来。诣海盐令云。欲数日行。暂倩一人可见给不。令曰。

随意取之。乃选取守鹅鸭小儿形服最丑者将去。倏忽之间至一山上。山上有屋。屋中有三道人。相见欣然共语。小儿不解。至中困道人为小儿就主人索食。得一小堰食状如熟艾。食之饥止。向冥道人辞欲还去。闻屋中人问云。君知史宗所在不。其謫何当竟。道人云。在徐州江北广陵白土[土*录]上。计其謫亦竟也。屋中人便作书曰。因君与之。道人以书付小儿。比晓便至县与令相见云。欲少日停此。令曰大善。问箱中有何等。答云。书疏耳。道人常在厅事上眠。以箱杖着床头令使持。时人夜偷取欲看之道人已知。暮辄高悬箱杖。当下而卧。永不可得。后与令辞曰。吾欲小停而君恒欲偷人。正尔便去耳。令呼先小儿问近所经。小儿云。道人令其捉杖飘然而去。或闻足下波浪耳。并说山中人寄书犹在小儿衣带。令开看都不解。乃写取封其本书。令人送此小儿至白土[土*录]送与史宗。宗开书大惊云。汝那得蓬莱道人书耶。宗后南游吴会。尝过渔梁。见渔人大捕。宗乃上流洗浴。群鱼皆散。其潜拯物类如此。后憩上虞龙山大寺。善谈庄老究明论孝。而韬光隐迹世莫之知。会稽谢邵魏迈之放之等。并笃论渊博皆师受焉。后同止沙门夜闻宗共语者。颇说蓬莱上事。晓便不知宗所之。陶渊明记。白土[土*录]遇三异法师。此其一也。或云。有商人海行于孤洲上见一沙门。求寄书与史宗。置书于船中。同侣欲看书。书着船不脱。及至白土[土*录]。书飞起就宗。宗接而将去。

杯度者。不知姓名。常乘木杯度水。因而为目。初见在冀州。不修细行。神力卓越。世莫测其由来。尝于北方寄宿一家。家有一金像。度窃而将去。家主觉而追之。见度徐行走马逐而不及。至孟津河浮木杯于水。凭之度河。无假风棹。轻疾如飞。俄而度岸。达于京师。见时可年四十许。带索褴缕殆不蔽身。言语出没喜怒不均。或严冰扣冻而洒浴。或着屐上床。或徒行入市。唯荷一芦圌子更无余物。乍往延贤寺法意道人处。意以别房待之。后欲往延步江。于江侧就航人告度。不肯载之。复累足杯中顾眄吟咏。杯自然流直度北岸。行向广陵遇村舍有李家八关斋。先不相识。乃直入斋堂而坐。置芦圌于中庭。众以其形陋无恭敬心。李见芦圌当道。欲移置墙边。数人举不能动。度食竟提之而去。笑曰。四天王李家于时有一竖子。窥其圌中。见四小儿。并长数寸。面目端正衣裳鲜洁。于是追觅不知所在。后三日乃见在西界蒙笼树下坐。李跪拜请还家。月日供养。度不甚持斋。饮酒啖肉。至于辛鲙与俗不殊。百姓奉上或受不受。沛国刘兴伯为兖州刺史。遣使要之。负圌而来。兴伯使人举视。十余人不胜。伯自看唯见一败纳及一木杯。后还李家复得三十余日。清旦忽云。欲得一袈裟中时令办。李即经营至中未成。度云暂出至冥不反。合境闻有异香。疑之为怪。处处觅度。乃见在北岩下铺败袈裟于地卧之而死。头前脚后皆生莲华。华极鲜香。一夕而萎。邑人共殡葬之。后数日有人从北来云。见度负芦圌行向彭城。乃共开棺唯见靴履。既至彭城。遇

有白衣黄欣深信佛法。见度礼拜请还家。其家至贫。但有麦饭而已。度甘之怡然止得半年。忽语欣云。可觅芦圌三十六枚。吾须用之。答云。此间正可有十枚。贫无以买。恐不尽办。度曰。汝但检觅宅中应有。欣即穷检果得三十六枚。列之庭中。虽有其数亦多破败。比欣次第熟视皆已新完。度密封之。因语欣令开。乃见钱帛皆满可堪百许万。识者谓是杯度分身他土所得嚫施回以施欣。欣受之皆为功德。经一年许度辞去。欣为办粮食。明晨见粮食具存。不知度所在。经一月许复至京师。时潮沟有朱文殊者。少奉法。度多来其家。文殊谓度云。弟子脱舍身没苦。愿见救济。脱在好处愿为法侣。度不答。文殊喜曰。佛法默然已为许矣后东游入吴郡。路见钓鱼师。因就乞鱼。鱼师施一餧者。度手弄反覆还投水中。游泳而去。又见鱼网师。更从乞鱼。网师嗔骂不与。度乃捻取两石子掷水中。俄而有两水牛斗其网中。网既碎败不复见牛。度亦已隐。行至松江。乃仰盖于水中乘而度岸。经涉会稽剡县登天台山。数月而反京师。时有外国道人名僧佉吒。寄都下长干寺住。有客僧僧悟者。与吒同房宿。于窗隙中见吒取寺刹捧之入云然后将下。悟不敢言。但深加敬仰。时有一人姓张名奴。不知何许人。不甚见食而常自肥悦。冬夏常着单布衣。佉吒在路行见张奴。欣然而笑。佉吒曰。吾东见蔡豚。南讯马生。北遇王年。今欲就杯度。乃与子相见耶。张奴乃题槐树而歌曰。蒙蒙大象内。照曜实显彰。何事迷昏子。纵惑自招殃。乐所少人往。苦道若翻囊。不有松柏操。何用拟风霜。闲预紫烟表。长歌出昊苍。澄灵无色外。应见有缘乡。岁曜毗汉后。辰丽辅殷王伊余非二仙。晦迹于九方。亦见流俗子。触眼致酸伤。略谣观有念。宁曰尽矜章。佉吒曰。前见先生禅思幽岫。一坐百龄。大悲熏心。靖念枯骨。亦题颂曰。悠悠世事。或滋损益。使欲尘神。横生悦怿。惟此哲人。渊觉先见。思形浮沫。瞩影遄电。累蹶声华。蔑丑章弁。视色悟空。玩物伤变。舍纷绝有。断习除恋。青条曲荫。白茅以荐。依畦啜麻。邻崖饮洊。慧定计照。妙真曰眷。慈悲有增。深想无倦。言竟各去。尔后月日不复见此二人。传者云。将僧悟共之南岳不及。张奴与杯度相见。甚有所叙。人所不解。度犹停都少时。游止无定。请召或往不往。时南州有陈家颇有衣食。度往其家甚见料理。闻都下复有一杯度。陈家父子五人咸不信。故下都看之。果如其家杯度形相一种。陈为设一合蜜姜及刀子熏陆香手巾等。度即食蜜姜都尽。余物宛在膝前。其父子五人恐是其家杯度。即留二弟停都守视。余三人还家。家中杯度如旧。膝前亦有香刀子等。但不啖蜜姜为异。乃语陈云。刀子钝可为磨之。二弟都还云。彼度已移灵鹫寺。其家度忽求黄纸两幅作书。书不成字。合同其背。陈问上人作何券书。度不答。竟莫测其然。时吴郡民朱灵期。使高骊还值风。舶飘经九日。至一洲边。洲上有山。山甚高大。入山采薪。见有人路。灵期乃将数人随路告乞。行十余里闻磬声香烟于是共称佛礼拜。须臾见一寺甚光丽。多是七宝庄严。见有十余僧。皆是石

人不动不摇。乃共礼拜还反。行步少许闻唱导声。还往更看。犹是石人。灵期等相谓。此是圣僧。吾等罪人不能得见。因共竭诚忏悔。更往乃见。真人为期等设食。食味是菜而香美不同世。食竟共叩头礼拜乞速还至乡。有一僧云。此间去都乃二十余万里。但令至心不忧不速也。因问期云。识杯度道人不。答言甚识。因指北壁。有一囊挂锡杖及钵云。此是杯度许。今因君以钵与之。并作书着函中。别有一青竹杖。语言。但掷此杖置舫前水中。闭船静坐。不假劳力必令速至。于是辞别。令一沙弥送至门上。语言。此道去行七里便至舫。不须从先路也。如言西转行七里许至舫。即具如所示。唯闻舫从山顶树木上过。都不见水。经三日至石头淮而住。亦不复见竹杖所在。舫入淮至朱雀门。乃见杯度骑大船栏以杖捶之曰。马马何不行。观者甚多。灵期等在舫遥礼之。度乃自下舫取书并钵。开书视之。字无人识者。度大笑曰。使我还那。取钵掷云中。还接之云。我不见此钵四千年矣。度多在延贤寺法意处。时世以此钵异物竞往观之。一说云。灵期舫漂至一穷山。遇见一僧来云。是度上弟子。昔持师钵而死治城寺。今因君以钵还师。但令一人擎钵舫前一人正拖。自安隐至也。期如所教果获全济。时南州杯度当其骑栏之日。尔日早出至晚不还。陈氏明旦见门扇上有青书六字云。福德门灵人降。字劣可识其家杯度遂绝迹矣。都下杯度。犹去来山邑多行神咒。时庾常婢偷物而叛。四追不擒。乃问度。度云已死在金城江边空冢中。往看果如所言。孔宁子时为黄门侍郎。在廨患痢。遣信请度。度咒竟云。难差。见有四鬼皆被伤截。宁子泣曰。昔孙恩作乱家为军人所破。二亲及叔皆被痛酷。宁子果死。又有齐谐妻胡母氏病。众治不愈。后请僧设斋。斋坐有僧聪道人。劝迎杯度。度既至一咒。病者即愈。齐谐伏事为师。因为作传记其从来神异大略与上同也。至元嘉三年九月辞谐入京。留一万钱物寄谐倩为营斋。于是别去。行至赤山湖患痢而死。谐即为营斋。并接尸还葬建业之覆舟山。至四年有吴兴邵信者。甚奉法。遇伤寒病无人敢看。乃悲泣念观音。忽见一僧来云。是杯度弟子。语云。莫忧家师寻来相看。答云。度师已死。何容得来。道人云。来复何难。便衣带头出一合许散。与服之。病即差。又有杜僧哀者。住在南冈下。昔经伏事杯度。儿病甚笃。乃思念恨不得度练神咒。明日忽见度来。言语如常。即为咒病者便愈。至五年三月八日度复来齐谐家。吕道慧闻人怛之。杜天期水丘熙等并共见皆大惊。即起礼拜度。语众人言。年当大凶可勤修福业。法意道人甚有德。可往就其修立故寺以禳灾祸也。须臾闻上有一僧唤度。度便辞去云。贫道当向交广之间不复来也。齐谐等拜送殷勤。于是绝迹。顷世亦言时有见者。既未的其事。故无可传也。

释昙始。关中人。自出家以后多有异迹。晋孝武大元之末。赍经律数十部往辽东宣化。显授三乘立以归戒。盖高句骊闻道之始也。义

熙初复还关中开导三辅。始足白于面。虽跣涉泥水未尝沾涅。天下咸称白足和上。时长安人王胡。其叔死数年忽见形还。将胡遍游地狱。示诸果报。胡辞还。叔谓胡曰。既已知因果但当奉事白足阿练。胡遍访众僧。唯见始足白于面。因而事之。晋末朔方凶奴赫连勃勃。破擭关中斩戮无数。时始亦遇害。而刀不能伤。勃勃嗟之。普赦沙门悉皆不杀。始于是潜遁山泽修头陀之行。后拓跋焘复克长安擅威关洛。时有博陵崔皓。少习左道猜嫉释教。既位居伪辅。焘所仗信。乃与天师寇氏说焘以佛教无益有伤民利。劝令废之。焘既惑其言。以伪太平七年遂毁灭佛法。分遣军兵烧掠寺舍。统内僧尼悉令罢道。其有窜逸者。皆遣人追捕。得必枭斩。一境之内无复沙门。始唯闭绝幽深军兵所不能至。至太平之末。始知焘化时将及。以元会之日忽杖锡到宫门。有司奏云。有一道人足白于面。从门而入。焘令依军法屡斩不伤。遽以白焘。焘大怒自以所佩剑斫之。体无余异。唯剑所著处有痕如布线焉。时北园养虎于槛。焘令以始餧之。虎皆潜伏终不敢近。试以天师近槛。虎辄鸣吼。焘始知佛化尊高黄老所不能及即延始上殿顶礼足下。悔其[保/言]失。始为说法明辩因果。焘大生愧惧。遂感疠疾。崔寇二人次发恶病。焘以过由于彼。于是诛剪二家门族都尽。宣下国中兴复正教。俄而焘卒。孙[泳-永+(虍-七+(一/八/八/目))]袭位。方大弘佛法盛迄于今。始后不知所终。

释法朗。高昌人。幼而执行精苦多诸征瑞。韬光蕴德人莫测其所阶。朗师释法进亦高行沙门。进尝闭户独坐。忽见朗在前问从何处来。答云。从户钥中入云。与远僧俱至。日既将中愿为设食。进即为设食唯闻匕钵之声。竟不见人。昔庐山慧远尝以一袈裟遗进。进即以为嚫。朗云。众僧已去。别日当取之。后见执爨者就进取衣。进即与之。访常执爨者。皆云不取。方知是先圣人权迹取也。至魏虏毁灭佛法。朗西适龟兹。龟兹王与彼国大禅师结约。若有得道者至。当为我说。我当供养。及朗至乃以白王。王待以圣礼。后终于龟兹。焚尸之日。两眉涌泉直上于天。众叹希有。收骨起塔。后西域人来北土具传此事。时凉州复有沙门智整。亦贞苦有异行。为玄主杨难当所事。后入寒峡山石穴中不返。

邵硕者。本姓邵。名硕。始康人。居无常所恍忽如狂。为人大口眉目丑拙。小儿好追而弄之。或入酒肆同人酣饮。而性好佛法。每见形像无不礼拜赞叹悲感流泪。硕本有三男二女。大男惠生者亦出家。硕以宋初亦出家入道。自称硕公。出入行往不择昼夜。游历益部诸县。及往蛮中。皆因事言谑协以劝善。至人家眠地者。人家必有死。就人乞细席必有小儿亡。时人咸以此为谶。至四月八日成都行像。硕于众中匍匐作师子形。尔日郡县亦言见硕作师子形。乃悟其分身也。刺史萧惠开及刘孟明等。并挹事之。孟明以男子衣衣二妾。试硕云。

以此二人给公为左右可乎。硕为人好韵语。乃谓明曰。宁自乞酒以渍咽。不能与阿夫竟残年。后一朝忽着布帽诣孟明。少时明卒。先是孟明长史沈仲玉。改鞭杖之格严重常科。硕谓玉曰。天地嗷嗷从此起。若除鞭格得刺史。玉信而除之。及孟明卒仲玉果行州事。以宋元徽元年九月一日卒岷山通云寺。临亡语道人法进云。可露吾骸急系履着脚。既而依之。出尸置寺。后经二日不见所在。俄而有人从郫县来。过进云。昨见硕公在市中一脚着履漫语云。小子无宜适失我履一只。进惊而检问沙弥。沙弥答云。近送尸出时怖惧右脚一履不得好系。遂失之。其迹诡异莫可测也。后竟不知所终。

释慧安。未详何许人。少经被虏。属荆州人为奴。执役勤紧。主甚爱之。年十八听出家。止江陵琵琶寺。风貌庸率颇共轻之。时为沙弥。众僧列坐。辄使行水。安恒执空瓶从上至下水常不竭。时咸以异焉。及受具戒稍显灵迹。尝月晦夕共同学慧济上堂布萨。堂户未开安乃绾济指从壁隙而入。出亦如之。济甚骇惧不敢发言。后乃与济共坐塔下。便语济云。吾当远行。今与君别。顷之便见天人伎乐香花布满空中。济唯惊惧竟不得语。安又谓曰。吾前后事迹慎勿妄说。说必有咎。唯西南有一白衣。是新发意菩萨。可具为说之。于是辞去。便附商人入湘川。中路患痢极笃。谓船主曰。贫道命必应尽。但出置岸边不须器木。气绝之后即施虫鸟。商人依其言出卧岸侧。夜见火炎从身而出。商人怪惧就往观之。已气绝矣。商人行至湘东见安。亦已先至。俄又不知所之。济后至陟屺寺诣隐士南阳刘虬。具言其事。虬即起遥礼之。谓济曰。此得道之人。入火光三昧也。时蜀中又有僧览法卫。并有异迹。时人亦疑得圣果也。

释法匮。本姓阮。吴兴於潜人。少出家。为京师枳园寺法楷弟子。楷素有学功特精经史。琅琊王奂王肃并共师焉。匮为性恭默少语言。朴然自守不涉人事。诵法华经一部。寺有上座尘胜法师老病。匮从为依止。营护甚至。及胜亡殡葬如法。每斋会得直。聚以造栴檀像。像成自设大会。其本家侨居京师大市。是旦还家。又至定林。复还枳园。后三处考覆皆见匮来中食。实是一时。而三处赴焉。尔日晚还房卧奄然而卒。尸甚香软手屈二指。众咸悟其得二果。时犹为沙弥。而灵迹殊异。遂闻于武帝。帝亲临幸为会僧设供。文惠文宣并到房顶礼为营理葬殓。百姓云赴嚫施重叠。仍以所得利养起枳园寺塔。是岁齐永明七年也。

释僧慧。姓刘。不知何许人。在荆州数十年。南阳刘　立陟屺年请以居之。时人见之已五六十年。终亦不老。举止趋尔无甚威仪。往至病人家。若嗔者必死。喜者必差。时咸以此为谶。凡未相识者。并悉其亲表存亡。慧尝至江边告津吏求度。吏迫以舟小未及过之。须臾

已见慧在彼。两岸诸人咸叹神异。中山甄恬南平车昙。同日请慧。慧皆赴之。后两家检覆方知分身。齐永明中文慧要下京。行过保志。志抚背曰赤龙子。他无所言。慧后还荆。遇见镇西长史刘景[(麸-夫＋玉)-來＋(卄/(素-糸))]。忽泣恸而投之数日。[(麸-夫＋玉)-來＋(卄/(素-糸))]果为刺史所害。后至湘州城南。忽云。地中有碑。众人试掘。果得二枚。慧后不知所终。或云。永元中卒于江陵。时江陵长沙寺又有释慧远者。本沙门慧印之苍头也。印见其有信因为出家。仍行般舟之业数岁勤苦遂有神异。能分身赴请。及预记兴亡等。

释慧通。不知何许人也。宋元嘉中见在寿春。衣服趋尔寝宿无定。游历村里饮宴食啖。不异恒人。常自称郑散骑。言未然之事颇时有验。江陵边有僧归者。游贾寿春将应反乡。路值慧通。称欲寄物。僧归时自负重担固以致辞。遂强置担上。而了不觉重。行数里便别去。谓僧归曰。我有姊。在江陵作尼名惠绪。住三层寺。君可为我相闻。道寻欲往。言讫忽然不见。顾视担上所寄物亦失。僧归既至。寻得慧绪。具说其意。绪既无此弟。亦不知何以而然。乃自往来寿春寻之。竟不相见通后自往江陵。而慧绪已死。入其房中讯问委悉。因留江陵少时。路由人家坟墓无不悉其氏族死亡年月。传以相问。并如其言。或时悬指偷劫道其罪状。于是群盗遥见通者。辄间行避走。又于江津路值一人。忽以杖打之。语云。可驶归去看汝家若为。此人至家果为延火所及。舍物荡尽。齐永元初忽就相识人任漾求酒。甚急云。今应远行不复相见。为谢诸知识。并宜精勤修善为先。饮酒毕至墙边卧地。就看已死。后数十日复有人于市中见之。追及共语。久之乃失。

释保志。本姓朱。金城人。少出家止京师道林寺。师事沙门僧俭为和上修习禅业。至宋太始初忽如僻异。居止无定饮食无时。发长数寸。常跣行街巷。执一锡杖。杖头挂剪刀及镜或挂一两匹帛。齐建元中稍见异迹。数日不食亦无饥容。与人言语始若难晓后皆效验。时或赋诗言如谶记。京土士庶皆共事之。齐武帝谓其惑众收驻建康。明旦人见其入市。还检狱中志犹在焉。志语狱吏。门外有两舆食来金钵盛饭。汝可取之。既而齐文慧太子竟陵王子良并送食饷志。果如其言。建康令吕文显以事闻武帝帝即迎入居之后堂。一时屏除内宴。志亦随众出。既而景阳山上犹有一志与七僧俱。帝怒遣推检失所在。问吏启云。志久出在省。方以墨涂其身。时僧正法献欲以一衣遗志。遣使于龙光罽宾二寺求之。并云。昨宿旦去。又至其常所造厉侯伯家寻之。伯云。志昨在此行道旦眠未觉。使还以告献。方知其分身三处宿焉。志常盛冬袒行。沙门宝亮欲以衲衣遗之。未及发言。志忽来引纳而去。又时就人求生鱼鲙。人为办觅。致饱乃去。还视盆中鱼游活如故。志后假武帝神力。见高帝于地下。常受锥刀之苦。帝自是永废锥

刀。齐卫尉胡谐病请志。志往疏云明屈。明日竟不往。是日谐亡。载尸还宅。志云。明屈者明日尸出也。齐太尉司马殷齐之随陈显达镇江州辞志。志画纸作一树。树上有乌。语云。急时可登此。后显达逆。即留齐之镇州。及败齐之叛入庐山。追骑将及。齐之见林中有一树。树上有乌。如志所画。悟而登之。乌竟不飞。追者见乌谓无人而反。卒以见免。齐屯骑桑偃将欲谋反。往诣志。志遥见而走。大呼云。围台城欲反逆斫头破腹。后未旬事发。偃叛往朱方。为人所得。果斫头破腹。梁鄱阳忠烈王尝屈志来第。会忽令觅荆子甚急。既得安之门上莫测所以。少时王便出为荆州刺史。其预鉴之明此类非一。志多去来兴皇净名两寺。及今上龙兴甚见崇礼。先是齐时多禁志出入。今上即位下诏曰。志公迹拘尘垢神游冥寂。水火不能燋濡。蛇虎不能侵惧。语其佛理则声闻以上。谈其隐伦则遁仙高者。岂得以俗士常情空相拘制。何其鄙狭一至于此。自今行道来往随意出入勿得复禁。志自是多出入禁内。天监五年冬旱。雩祭备至而未降雨。志忽上启云。志病不差就官乞治。若不启百官应得鞭杖。愿于华光殿讲胜鬘请雨。上即使沙门法云讲胜鬘。讲竟夜便大雪。志又云。须一盆水加刀其上。俄而雨大降高下皆足。上尝问志云。弟子烦惑未除。何以治之。答云。十二识者。以为十二因缘。治惑药也。又问十二之旨。答云。旨在书字时节刻漏中。识者以为书之在十二时中。又问。弟子何时得静心修习。答云。安乐禁。识者以为禁者止也。至安乐时乃止耳。后法云于华林寺讲法华。至假使黑风。志忽问风之有无。答云。世谛故有。第一义则无也。志往复三四番。便笑云。若体是假有此亦不可解难可解。其辞旨隐没类皆如此。有陈御虏者。举家事志甚笃。志尝为其现真形。光相如菩萨像焉。志知名显奇四十余载。士女恭事者数不可称。至天监十三年冬。于台后堂谓人曰。菩萨将去。未及旬日无疾而终。尸骸香软形貌熙悦。临亡然一烛以付后阁舍人吴庆。庆即启闻。上叹曰。大师不复留矣。烛者将以后事属我乎。因厚加殡送葬于钟山独龙之阜。仍于墓所立开善精舍。敕陆倕制铭辞于冢内。王筠勒碑文于寺门。传其遗像处处存焉。初志显迹之始。年可五六十许。而终亦不老。人咸莫测其年。有徐捷道者。居于京师九日台北。自言是志外舅弟。小志四年。计志亡时应年九十七矣。时梁初蜀中又有道香僧朗。亦并有神力云。

论曰。神道之为化也。盖以抑夸强摧侮慢。挫凶锐解尘纷。至若飞轮御宝则善信归降。竦石参烟则力士潜伏。当知至治无心刚柔在化。自晋惠失政怀愍播迁。中州寇荡群羯乱交。渊曜篡虐于前。勒虎潜凶于后。郡国分崩民遭屠炭。澄公悯锋镝之方始。痛刑害之未央。遂彰神化于葛陂。骋悬记于襄邺。藉秘咒而济将尽。拟香气而拔临危。瞻铃映掌坐定吉凶。终令二石稽首荒裔子来。泽润苍萠固无以校也。其后佛调耆域涉公杯度等。或韬光晦影。俯同迷俗。或显现神

奇。遥记方兆。或死而更生。或窆后空墎。灵迹怪诡莫测其然。但典章不同袪取亦异。至如刘安李脱。书史则以为谋僭妖荡。仙录则以为羽化云翔。夫理之所贵者合道也。事之所贵者济物也。故权者反常而合道。利用以成务。然前传所纪其详莫究。或由法身应感。或是遁仙高逸。但使一介兼又便足矣。至如慧则之感香瓮能致痼疾消疗。史宗之过渔梁乃令潜鳞得命。白足临刃不伤。遗法为之更始。保志分身圆户。帝王以之加信。光虽和而弗污其体。尘虽同而弗渝其真。故先代文纪并见宗录。若其夸炫方伎左道乱时因神药而高飞。藉芳芝而寿考。与夫鸡鸣云中。狗吠天上。蛇鹄不死。龟灵千年。曾是为异乎。

赞曰。士资水泽。金由火煎。强梁扈化。假见威权。澄照襄土。开导蓄川。惠兹两叶。绥彼四边。如不緊赖。民命何全。

# 高僧传卷第十二

## 习禅第四



竺僧显。本姓傅氏。北地人。贞苦善戒节。蔬食诵经业禅为务。常独处山林头陀人外。或时数日入禅亦无饥色。时刘曜寇荡西京朝野崩乱。显以晋太兴之末。南逗江左。复历名山修己恒业。后遇疾绵笃。乃属想西方心甚苦至。见无量寿佛降以真容光照其身。所苦都愈是夕便起澡浴。为同住及侍疾者说己所见。并陈诫因果。辞甚精析。至明清晨平坐而化。室内有殊香。旬余乃歇。

帛僧光。或云昙光。未详何许人。少习禅业。晋永和初游于江东投剡之石城山。山民咸云。此中旧有猛兽之灾及山神纵暴人踪久绝。光了无惧色。雇人开剪。负杖而前。行入数里。忽大风雨群虎号鸣。光于山南见一石室。仍止其中安禅合掌以为栖神之处。至明旦雨息。乃入村乞食。夕复还中经三日乃梦见山神。或作虎形或作蛇身。竞来怖光。光一皆不恐。经三日又梦见山神。自言。移往章安县寒石山住。推室以相奉。尔后薪采通流道俗宗事。乐禅来学者起茅茨于室侧。渐成寺舍。因名隐岳。光每入定辄七日不起。处山五十三载。春秋一百一十岁。晋太元之末。以衣蒙头安坐而卒。众僧咸谓依常入定。过七日后怪其不起。乃共看之颜色如常。唯鼻中无气。神迁虽久而形骸不朽。至宋孝建二年。郭鸿任剡入山礼拜。试以如意拨胸。飒

然风起衣服销散。唯白骨在焉。鸿大愧惧收之于室。以塼叠其外而泥之。画其形像于今尚存。

竺昙猷。或云法猷。炖煌人。少苦行习禅定。后游江左止剡之石城山。乞食坐禅。尝行到一行蛊家乞食。猷咒愿竟。忽有蜈蚣从食中跳出。猷快食无他。后移始丰赤城山石室坐禅。有猛虎数十蹲在猷前。猷诵经如故。一虎独睡。猷以如意扣虎头问。何不听经。俄而群虎皆去。有顷壮蛇竞出。大十余围。循环往复举头向猷。经半日复去。后一日神现形。诣猷曰。法师威德既重来止此山。弟子辄推室以相奉。猷曰。贫道寻山愿得相值。何不共住。神曰。弟子无为不尔。但部属未洽法化。卒难制语。远人来往或相侵触。人神道异。是以去耳。猷曰。本是何神居之久。近欲移何处去耶。神曰。弟子夏帝之子。居此山二千余年。寒石山是家舅所治。当往彼住。寻还山阴庙。临别执手赠猷香三奁。于是鸣鞞吹角陵云而去赤城山。山有孤岩独立秀出千云猷抟石作梯升岩宴坐。接竹传水以供常用。禅学造者十有余人。王羲之闻而故往。仰峰高挹致敬而反。赤城岩与天台瀑布灵溪四明。并相连属。而天台悬崖峻峙峰岭切天。古老相传云。上有佳精舍。得道者居之。虽有石桥跨涧而横石断人。且莓苔青滑自终古以来无得至者。猷行至桥所。闻空中声曰。知君诚笃今未得度。却后十年自当来也。猷心怅然夕留中宿。闻行道唱萨之声。旦复欲前。见一人须眉皓白。问猷所之。猷具答意。公曰。君生死身何可得去。吾是山神故相告耳。猷乃退还。道经一石室。过中憩息。俄而云雾晦合室中尽鸣。猷神色无扰。明旦见人着单衣袷来曰。此乃仆之所居。昨行不在家中。遂致搔动大深愧怍。猷曰。若是君室请以相还。神曰。仆家室已移。请留令住。猷停少时。猷每恨不得度石桥。后洁斋累日复欲更往。见横石洞开度桥少许。睹精舍神僧。果如前所说。因共烧香中食。食毕神僧谓猷曰。却后十年自当来此。今未得住。于是而返。顾看横石还合如初。晋太元中有妖星。帝普下诸国有德沙门令斋忏悔攘灾。猷乃祈诚冥感。至六日旦见青衣小儿来悔过云。横劳法师。是夕星退。别说云。攘星是帛僧光。未详。猷以太元之末卒于山室。尸犹平坐而举体绿色。晋义熙末隐士神世标入山登岩。故见猷尸不朽。其后欲往观者。辄云雾所惑无得窥也。时又有慧开慧真等。亦善禅业。入余姚灵秘山。各造方丈禅龛。于今尚在。

释慧嵬不知何许人。止长安大寺。戒行澄洁。多栖处山谷修禅定之业。有一无头鬼来。嵬神色无变。乃谓鬼曰。汝既无头。便无头痛之患。一何快哉。鬼便隐形。复作无腹鬼来。但有手足。嵬又曰。汝既无腹。便无五藏之忧。一何乐哉。须臾复作异形。嵬皆随言遣之。后又时天甚寒雪。有一女子来求寄宿。形貌端正。衣服鲜明。姿媚柔雅。自称天女。以上人有德。天遣我来以相慰喻。谈说欲言劝动其

意。嵬执志贞确一心无扰。乃谓女曰。吾心若死灰无以革囊见试。女遂陵云而逝。顾而叹曰。海水可竭须弥可倾。彼上人者秉志坚贞。后以晋隆安三年。与法显俱游西域。不知所终。

释贤护。姓孙。凉州人。来止广汉阎兴寺。常习禅定为业。又善于律行纤毫无犯。以晋隆安五年卒。临亡口出五色光明照满寺内。遗言使烧身。弟子行之。既而支节都尽。唯一指不然。因埋之塔下。

支昙兰。青州人。蔬食乐禅。诵经三十万言。晋太元中游剡。后憩始丰赤城山。见一处林泉清旷而居之。经于数日忽见一人。长大数呵兰令去。又见诸异形禽兽数以恐兰。见兰恬然自得。乃屈膝礼拜云。珠欺王是家舅。今往韦卿山就之。推此处以相奉。尔后三年忽闻车骑隐隐从者弥峰。俄而有人着帻。称珠欺王通。既前从其妻子男女等二十三人。并形貌端整有逾于世。既至兰所暄凉讫。兰问住在何处。答云。乐安县韦卿山。久服风问今与家累仰投乞受归戒。兰即授之。受法竟嚫钱一万蜜二器。辞别而去。便闻鸣笳动吹响振山谷。兰禅众十余共所闻见。晋元熙中卒于山。春秋八十有三矣。

释法绪。姓混。高昌人。德行清谨蔬食修禅。后入蜀于刘师冢间头陀山谷。虎兕不伤。诵法华维摩金光明。常处石室中且禅且诵。盛夏于室中舍命。七日不臭。尸左侧有香。经旬乃歇。每夕放光照彻数里。村人即于尸上为起冢塔焉。

释玄高。姓魏。本名灵育。冯翊万年人也。母寇氏本信外道。始适魏氏首孕一女。即高之长姊。生便信佛。乃为母祈愿。愿门无异见得奉大法。母以伪秦弘始三年。梦见梵僧散华满室。觉便怀胎。至四年二月八日生男。家内忽有异香。及光明照壁。迄且乃息。母以儿生瑞兆。因名灵育。时人重之。复称世高。年十二辞亲入山。久之未许。异日有一书生寓高家宿。云欲入中常山隐。父母即以高凭之。是夕咸见村人共相祖送。明旦村人尽来候高。父母云。昨已相送今复觅耶。村人云。都不知行。岂容已送。父母方悟昨之迎送乃神人也。高初到山便欲出家。山僧未许。云父母不听法不得度。高于是暂还家启求入道。经涉两旬方卒先志。既背俗乖世。改名玄高。聪敏生知学不加思。至年十五已为山僧说法。受戒已后专精禅律。闻关中有浮驮跋陀禅师在石羊寺弘法。高往师之。旬日之中妙通禅法。跋陀叹曰。善哉佛子。乃能深悟如此。于是卑颜推逊不受师礼。高乃杖策西秦隐居麦[卄/積]山。山学百余人。崇其义训禀其禅道。时有长安沙门释昙弘。秦地高僧隐在此山。与高相会。以同业友善。时乞佛炽槃跨有陇西西接凉土。有外国禅师昙无毗。来入其国。领徒立众训以禅道。然三昧正受既深且妙。陇右之僧禀承盖寡。高乃欲以己率众。即从毗受法。旬日之中毗乃反启其志。时河南有二僧。虽形为沙门而权侔伪

相。恣情乖律颇忌学僧。昙无毗既西返舍夷。二僧乃向河南王世子曼谗构玄高。云蓄聚徒众将为国灾。曼信谗便欲加害。其父不许。乃摈高往河北林阳堂山。山古老相传云。是群仙所宅。高徒众三百。往居山舍。神情自若禅慧弥新。忠诚冥感多有灵异。磬既不击而鸣。香亦自然有气。应真仙士往往来游。猛兽驯伏蝗毒除害。高学徒之中游刃六门者百有余人。有玄绍者。秦州陇西人。学究诸禅神力自在。手指出水供高洗漱。其水香净倍异于常。每得非世华香以献三宝。灵异如绍者又十一人。绍后入堂术山蝉蜕而逝。昔长安昙弘法师。迁流岷蜀道洽成都。河南王藉其高名遣使迎接。弘既闻高被摈。誓欲申其清白。乃不顾栈道之难。冒险从命。既达河南。宾主仪毕。便谓王曰。既深鉴远识何以信谗弃贤。贫道所以不远数千里。正欲献此一白。王及太子赧然愧悔。即遣使诣高。卑辞逊谢请高还邑。高既广济为怀。忘忿赴命。始欲出山。山中草木摧折崩石塞路。高咒愿曰。吾誓志弘道。岂得滞方。乃风息路开。渐还到国。王及臣民近道候迎。内外敬奉崇为国师。河南化毕进游凉土。沮渠蒙逊深相敬事集会英宾发高胜解。时西海有樊僧印。亦从高受学。志狭量褊得少为足。便谓已得罗汉顿尽禅门。高乃密以神力令印于定中备见十方无极世界诸佛所说法门不同。印于一夏寻其所见永不能尽。方知定水无底大生愧惧。时魏虏拓跋焘僭据平城。军侵凉境。焘舅阳平王社请高同还伪都。既达平城。大流禅化。伪太子拓跋晃。事高为师。晃一时被谗为父所疑。乃告高曰。空罗抂苦何由得脱。高令作金光明斋七日恳忏。焘乃梦见其祖及父。皆执剑烈威。问汝何故信谗言抂疑太子。焘惊觉大集群臣告以所梦。诸臣咸言。太子无过。实如皇灵降诰。焘于太子无复疑焉。盖高诚感之力也。焘因下书曰。朕承祖宗重光之绪。思阐洪基恢隆万代。武功虽昭而文教未畅。非所以崇太平之治也。今者域内安逸百姓富昌。宜定制度为万世之法。夫阴阳有往复四时有代序。授子任贤安全相付。所以休息疲劳式固长久。古今不易之令典也。朕诸功臣勤劳日久。当致仕归第雍容高爵颐神养寿论道陈谟而已。不须复亲有司苦剧之职。其令皇太子副理万机总统百揆。更举良贤以备列职。择人授任而黜陟之。故孔子曰。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于是朝士庶民皆称臣于太子。上书如表。以白纸为别。时崔皓寇天师先得宠于焘。恐晃纂承之日夺其威柄。乃谮云。太子前事实有谋心。但结高公道术故令先帝降梦。如此物论事迹稍形。若不诛除。必为巨害。焘遂纳之。勃然大怒。即敕收高。高先时尝密语弟子云。佛法应衰。吾与崇公首当其祸乎。于时闻者莫不慨然。时有凉州沙门释慧崇。是伪魏尚书韩万德之门师。既德次于高。亦被疑阻。至伪太平五年九月。高与崇公俱被幽絷。其月十五日就祸卒于平城之东隅。春秋四十有三。是岁宋元嘉二十一年也。当尔之夕门人莫知。是夜三更忽见光绕高先所住处塔三匝还入禅窟中。因闻光中有声云。吾已逝矣。诸弟子方知已化。哀号痛绝。既而迎尸于城南旷野。沐浴迁殡。兼营理崇公别在

异处。一都道俗无不嗟骇。弟子玄畅时在云中。去魏都六百里。旦忽见一人告云以变。仍给六百里马。于是扬鞭而返。晚间至都。见师已亡。悲恸断绝。因与同学共泣曰。法今既灭颇复兴不如脱更兴。请和上起坐。和上德匪常人。必当照之矣。言毕高两眼稍开。光色还悦。体通汗出。其汗香甚。须臾起坐谓弟子曰。大法应化随缘盛衰。盛衰在迹理恒湛然。但念汝等不久复应如我耳。唯有玄畅当得南度。汝等死后法当更兴。善自修心无令中悔。言已便卧而绝也。明日迁柩欲阇维之。国制不许。于是营坟即窆。道俗悲哀号泣望断。有沙门法达。为伪国僧正。钦高日久未获受业。忽闻怛化。因而哭曰。圣人去世当复何依。累日不食。常呼高上圣人自在。何能不一现。应声见高飞空而至。达顶礼求哀愿见救护。高曰。君业重难救。当可如何。自今以后依方等苦悔当得轻受。达曰。脱得苦报愿见矜救。高曰。不忘一切宁独在君。达又曰。法师与崇公并生何处。高曰。吾愿生恶世救护众生。即已还生阎浮。崇公常祈安养。已果心矣。达又问。不审法师已阶何地。高曰。我诸弟子自有知者。言讫奄然不见。达密访高诸弟子。咸云。是得忍菩萨。至伪太平七年拓跋焘果毁灭佛法。悉如高言。时河西国沮渠茂虔。时有沙门昙曜。亦以禅业见称。伪太傅张潭伏膺师礼。

释僧周。不知何人。性高烈有奇志操。而韬光晦迹人莫能知。常在嵩高山头陀坐禅。魏虏将灭佛法。周谓门人曰。大难将至。乃与眷属数十人共入寒山。山在长安西南四百里。溪谷险阻非军兵所至。遂卜居焉。俄而魏虏肆暴停者悉毙。其后寻悔诛灭崔氏更兴佛法。伪永昌王镇长安。奉旨将更修立访求沙门。时有说寒山有僧德业非凡。王即遣使征请。周辞以老疾。令弟子僧亮应命出山。周后将殂。告弟子曰。吾将去矣。其夕见火从绳床后出烧身。经三日方尽。烟焰涨天而房不烬。弟子收遗灰架以塼塔。弟子僧亮。姓李。长安人。受业于僧周。初永昌王请僧无敢应者。咸以言佛法初兴疑有不测之虑。亮曰。像运寄人正在今日。若被诛剪自身当之。如其获全则道有更振之期。又僧周加劝。于是随使至长安。未至之顷。王及民人扫洒街巷比室候迎。王亲自扗道接足致敬。亮为陈诫祸福训示因果。言约理诣和而且切。听者悲喜各不自胜。于是修复故寺延请沙门。关中大法更兴。亮之力也。

释慧通关中人。少止长安太后寺。蔬食持咒。诵增一阿含经。初从凉州禅师慧诏咨受禅业。法门观行多所游刃。常祈心安养而欲栖神彼国。微疾乃于禅中见一人来。形甚端严。语通言。良时至矣。须臾见无量寿佛光相晖然。通因觉禅。具告同学所见。言讫便化。异香在房三日乃歇。春秋五十九矣。

释净度。吴兴余杭人。少爱游猎。尝射孕鹿堕胎。鹿母[銜-金＋缶]痛犹就地舐子。度乃心悟。因摧弓折矢出家蔬食。诵经三十余万言。常独处山泽坐禅习诵。若邑中有斋集。辄身然九灯。端然达曙。以为供养。如此者累年。后忽告弟子云。令办香汤洗浴。说法数千章。诫以生死因果。言讫奄然而化。箫鼓香烟自空而至。同时眷属数十人皆所闻见。

释僧从。未详何人。禀性虚静隐居始丰瀑布山。学兼内外精修五门。不服五谷唯饵枣栗。年垂百岁而气力休强。礼诵无辍。与隐士褚伯玉为林下之交。每论道说义。辄留连信宿。后终于山中。

释法成。凉州人。十六出家学通经律。不饵五谷唯食松脂。隐居岩穴习禅为务。元嘉中东海王怀素出守巴西。闻风遣迎会于涪城。夏坐讲律事竟辞反。因停广汉复弘禅法。后小疾便告众云。成常诵宝积经。于是自力诵之。始得半卷。气劣不堪。乃令人读之一遍。才竟合掌而卒。侍疾十余人咸见空中绀马背负金棺升空而逝。

释慧览。姓成。酒泉人。少与玄高俱以寂观见称。览曾游西域顶戴佛钵。仍于罽宾从达摩比丘咨受禅要。达摩曾入定往兜率天。从弥勒受菩萨戒。后以戒法授览。览还至于填。复以戒法授彼方诸僧。后乃归。路由河南。河南吐谷浑慕延世子琼等敬览德问。遣使并资财令于蜀立左军寺。览即居之。后移罗天宫寺。宋文请下都止钟山定林寺。孝武起中兴寺。复敕令移住。京邑禅僧皆随踵受业。吴兴沈演平昌孟顗。并钦慕道德。为造禅室于寺。东大明中卒。春秋六十余矣。

释法期。姓向。蜀都陴人。早丧二亲事兄如父。十四出家。从智猛咨受禅业。与灵期寺法林同共习观。猛所谙知皆已证得。后遇玄畅复从进业。及畅下江陵。期亦随从。十住观门所得已九。有师子奋迅三昧。唯此未尽。畅叹曰。吾自西至流沙。北履幽漠。东探禹穴。南尽衡罗。唯见此一子特有禅分。后卒于长沙寺。春秋六十有二。神光映尸体更香洁。时属龙华寺又有释道果者。亦以禅业显焉。

释道法。姓曹。炖煌人。起家入道。专精禅业。亦时行神咒。后游成都。至王休之费铿之请为兴乐香积二寺主。训众有法。常行分卫不受别请及僧食。乞食所得。常减其分以施虫鸟。每夕辄脱衣露坐以饴蚊虻。如此者累年。后入定见弥勒放齐中光照三途果报。于是深加笃励。常坐不卧。元徽二年于定中灭度。平坐绳床貌悦恒日。

释普恒。姓郭。蜀郡成都人也。为儿童时常于日光中见圣僧在空中说法。向家人叙之。并未之信。后苦求出家。止治下安乐寺。独处一房不立眷属。习靖业禅善入出住。与蜀韬律师为同意。自说入火光

三昧。光从眉直下至金刚际。于光中见诸色像。先身业报颇亦明了。宋升明三年卒。春秋七十有八。未亡月日忽与亲知告别。竟无戚颜。时人谓是戏言。将终之日微有病相。唯俗家一奴看之。明旦平坐而卒。奴不解强取卧之。尸竟不申。众僧来见便令坐之。手屈三指其余皆申。众僧试取捋之。亦随手即申。申已复更屈。生时体黑死更洁白。于是依得道法阇维之。薪[廾/積]始然便有五色烟起殊香芬馥。州将王玄载乃为之赞曰。大觉眇无像。悬应贵忘靖。一念会道场。空过万劫永。信心虚东想。遇圣藻西影。妙趣澄三界。传神四禅境。俗物故参差。真性理恒炳。韬光寄浮世。遗德方化迥。

释法晤。齐人。家以田桑为业。有男六人普皆成长。晤年五十丧妻。举家郁然慕道。父子七人悉共出家。南至武昌履行山水。见樊山之阳可为幽迻之处。本隐士郭长翔所止。于是有意终焉。时武昌太守陈留阮晦。闻而奇之。因为剪迳开山造立房室晤不食粳米常资麦饭。日一食而已。诵大小品法华。常六时行道。头陀山泽不避虎兕。有时在树下坐禅。或经日不起。以齐永明七年卒于山中。春秋七十有九。后有沙门道济。踵其高业。今武昌谓其所住为头陀寺焉。

释僧审。姓王。太原祁人。晋骑骠沈之后也。祖世寓居谯郡。审少出家。止寿春石涧寺。诵法华首楞严。常谓非禅不智。于是专志禅那。闻昙摩蜜多道王京邑。乃拂衣过江止于灵曜寺。精勤咨受曲尽深奥。时群劫入山。审端坐不动。贼乃脱衣以施之。又说法训勖。劫贼惭愧流汗作礼而去。灵鹫寺慧高从之受禅业。乃请审还寺。别立禅房。清河张振后又请居栖玄寺。文惠文宣并加敬事。傅琰萧赤斧皆咨戒训。王敬则入房觅审。正见入禅。因弹指而出。曰圣道人。即奉米千斛请受三归。永明八年卒。春秋七十有五。有僧谦超志法达慧胜并业禅。亦各有异迹。

释昙超。姓张。清河人。形长八尺容止可观。蔬食布衣一中而已。初止上都龙华寺。元嘉末南游始兴遍观山水。独宿树下虎兕不伤。大明中还都。至齐太祖即位。被敕往辽东弘赞禅道。停彼二年大行法化。建元末还京。俄又适钱塘之灵苑山。每一入禅累日不起。后时忽闻风雷之声。俄见一人秉笏而进。称严镇东通。须臾有一人至。形甚端正。羽卫连翩。下席礼敬自称弟子居在七里任周此地承法师至。故来展礼。富阳县人故冬凿麓山下为塼侵壤龙室。群龙共忿作三百日不雨。今已一百余日井池枯涸田种永罢。法师既道德通神。欲仰屈前行。必能感致润泽苍生。功有归也。超曰。兴云降雨本是檀越之力。贫道何所能乎。神曰。弟子部曲止能兴云不能降雨。是故相请耳。遂许之。神倏忽而去。超乃南行经五日至赤亭山。遥为龙咒愿说法。至夜群龙悉化作人。来诣超礼拜。超更说法。因乞三归。自称是

龙。超请其降雨。乃相看无言。其夜又与超梦云。本因忿立誓。法师既导之以善。辄不敢违命明日晡时当降雨。超明旦即往临泉寺。遣人告县令。办船于江中。转海龙王经。县令即请僧浮船石首。转经裁竟。遂降大雨。高下皆足。岁以获收。超以永明十卒年。春秋七十有四。

释慧明。姓康。康居人。祖世避地于东吴。明少出家止章安东寺。齐建元中与沙门共登赤城山石室。见猷公尸骸不朽而禅室荒芜高踪不继。乃雇人开剪。更立堂室造卧佛并猷公像。于是栖心禅诵毕命枯槁。后于定中见一女神。自称吕姥。云常加护卫。或时有白猿白鹿白蛇白虎游戏阶前。驯伏宛转不令人畏。齐竟陵文宣王闻风只挹。频遣三使殷勤敦请。乃暂出京师到第。文宣敬以师礼。少时辞还山。苦留不止。于是资给发遣。以建武之末卒于山中。春秋七十矣。

论曰。禅也者。妙万物而为言。故能无法不缘无境不察。然缘法察境唯寂乃明。其犹渊池息浪则彻见鱼石。心水既澄则凝照无隐。老子云。重为轻根静为躁君。故轻必以重为本。躁必以静为基。大智论云。譬如服药将身权息家务。气力平健则还修家业。如是以禅定力服智慧药。得其力已还化众生。是以四等六通。由禅而起。八除十入藉定方成。故知禅定为用大矣哉。自遗教东移禅道亦授。先是世高法护译出禅经。僧先昙猷等并依教修心。终成胜业。故能内踰喜乐外折妖祥。摈鬼魅于重岩。睹神僧于绝石。及沙门智严躬履西域请罽宾禅师佛驮跋陀更传业东土。玄高玄绍等亦并亲受仪则。出入尽于数随。往返穷乎还净。其后僧周净度法期慧明等亦雁行其次。然禅用为显。属在神通。故使三千宅乎毛孔。四海结为凝酥。过石壁而无壅。擎大众而弗遗。及夫悠悠世道碌碌仙术。尚能停波止雨咒火烧国。正复玄高逝而更起。道法坐而从化。焉足异哉。若如郁头蓝弗竟为禽兽所恼。独角仙人终为扇陀所乱皆由心道虽摄而与爱见相应。比夫萤爝之于日月。曾是为匹乎。

赞白。禅那杳寂。正受渊深。假夫辍虑。方备幽寻。五门弃恶。九次丛林枯铄山海。聚散升沉。兹德裕矣。如不励心。

明律第五



释慧猷。江左人。少出家止江陵辛寺。幼而蔬食履操至性方直。

及具戒已后专精律禁。时有西国律师卑摩罗叉。来适江陵大弘律藏。猷从之受业。沉思积时。乃大明十诵讲说相续。陕西律师莫不宗之。后卒于江陵。着十诵义疏八卷。

释僧业。姓王。河内人。幼而聪悟。博涉众典。后游长安从什公受业。见新出十诵遂专功此部。俊发天然洞尽深奥。什叹曰。后世之优波离也。值关中多难避地京师。吴国张邵挹其贞素。乃请还姑苏。为造闲居寺。地势清旷环带长川。业居宗秉化训诱无辍。三吴学士辐凑肩联。又以讲导余隙属意禅门。每一端坐辄有异香充塞房内。近业坐者咸所共闻。莫不嗟其神异。昔什公在关。未出十诵。乃先译戒本。及流支入秦。方传大部。故戒心之与大本其意正同。在言或异。业乃改正一依大本。今之传诵二本并行。业以元嘉十八年。卒于吴中。春秋七十有五。业弟子慧光。袭业风轨。亦数当讲说。

释慧询。姓赵。赵郡人。少而蔬食苦行。经游长安受学什公。研精经论尤善十诵僧祇。乃更制条章义贯终古。宋永初中还止广陵大开律席。元嘉中至京止道场寺。寺僧慧观亦精于十诵。以询德为物范。乃令更振他寺。于是移止长乐寺。大明二年卒于所住。春秋八十有四矣。

释僧璩。姓来。吴国人。出家为僧业弟子。总锐众经尤明十诵。兼善史籍颇制文藻。始住吴虎丘山。宋孝武钦其风闻。敕出京师为僧正悦众。止于中兴寺。时有沙门僧定。自称得不还果。璩集僧详断令现神足。定云。恐犯戒故不现。璩案律文有四因缘得现神足。一断疑网。二破邪见。三除憍慢。四成功德。定既虚诳事暴即日明摈璩仍着诫众论以示来业。璩既学兼内外又律行无疵。道俗归依车轨相接。少帝准从受五戒。豫章王子尚崇为法友。袁粲张敷并一遇倾盖。后移止庄严。卒于所住。春秋五十有八。述胜鬘文旨。并撰僧尼要事两卷。今行于世。时又有道表律师。率真有高行。宋明帝敕晋熙王爽从请戒焉。

释道俨。雍丘小黄人。少有戒行善于毗尼。精研四部融会众家。又以律部东传梵汉异音文颇左右。恐后人咨访无所。乃会其旨归。名曰决正四部毗尼论。后游于彭城弘通律藏。遂卒于彼。春秋七十有五。时栖玄寺又有释慧曜者。亦善十诵。

释僧隐。姓李。秦州陇西人。家世正信。隐年八岁出家便能长斋。至十二蔬食。及受具戒执操弥坚。常游心律苑妙通十诵。诵法华维摩。闻西凉州有玄高法师禅慧兼举。乃负笈从之。于是学尽禅门深解律要。高公化后。复西游巴蜀专任弘通。顷之东下止江陵琵琶寺。咨业于慧彻。彻名重当时。道扇方外。隐研访少时。备穷经律。禅慧

之风被于荆楚。州将山阳王刘休祐及长史张岱。并咨禀戒法。后刺史巴陵王休若及建平王景素。皆税驾禅房屈膝恭礼。后卧疾少时。问侍者。日中未。答云。已中。乃索水漱口。颜貌怡然忽尔从化。春秋八十矣。时江陵上明寺复有成具律师。亦善十诵及杂心毗昙等。

释道房。姓张。广汉五城人。道行清贞少善律学。止广汉长乐寺。每礼佛烧香。香烟直入佛顶。又勤诲门人改恶行善。其不改者乃为之流泣。后卒于所住。春秋一百二十岁矣。

释道营。未详何人。始住灵曜寺习禅。晚依观询二律师咨受毗尼。偏善僧衹一部。诵法华金光明。蔬素守节。庄严道慧治城智秀皆师其戒范。张永请还吴郡。蔡兴宗复要住上虞。永后于京师娄胡苑立闲心寺。复请还居。讲席频仍学徒甚盛。升明二年卒。春秋八十有三矣。时有释慧祐者。本丹徒人。年三十出家。历身苦节精寻律教。齐初入东山讲摩诃僧衹部。齐竟陵王子良遣迎出都。仍止闲心寺焉。

释志道。姓任。河内人。性温谨。十七出家止灵曜寺。蔬素少欲。六物之外略无兼畜。学通三藏尤长律品。何尚之钦德致礼。请居所造法轮寺。先时魏虏灭佛法。后世嗣兴而戒授多阙。道既誓志弘通不惮艰苦。乃携同契十有余人。往至虎牢。集洛秦雍淮豫五州道士。会于引水寺。讲律明戒更申受法。伪国僧禁获全道之力也。后还京邑。王奂出镇湘州。携与同游。以永明二年卒于湘土。春秋七十有三。时京师瓦官寺又有超度者。亦善十诵及四分。着律例七卷云。

释法颖。姓索。炖煌人。十三出家为法香弟子。住凉州公府寺。与同学法力俱以律藏知名。颖伏膺已后。学无再请记在一闻。研精律部博涉经论。元嘉末下都止新亭寺。孝武南下改治此寺。以颖学业兼明。敕为都邑僧正。后辞任还多宝寺。常习定闲房。亦时开律席。及齐高即位。复敕为僧主。资给事事有倍常科。颖以从来信施造经像及药藏。镇于长干。齐建元四年卒。春秋六十有七。撰十诵戒本并羯磨等。时天宝寺又有慧文律师。亦善诸部毗尼。为琅琊王奂所事云。

释法琳。姓乐。晋原临邛人。少出家。止蜀郡裴寺。专好戒品研心十诵。常恨蜀中无好师宗。俄而隐公至蜀。琳乃克己握锥以日兼夜。及隐还陕西。复随从数载。诸部毗尼洞尽心曲。后还蜀止灵建寺。益部僧尼无不宗奉。常祈心安养。每诵无量寿及观经。辄见一沙门形甚姝大常在琳前。至齐建武二年寝疾不愈。注念西方礼忏不息。见诸贤圣皆集目前。乃向弟子述其所见。令死后焚身。言讫合掌而卒。即于新繁路口积木燔尸。烟焰冲天三日乃尽。收敛遗骨。即于其处而起塔焉。

释智称。姓裴。本河东闻喜人。魏冀州刺史徽之后也。祖世避难寓居京口。称幼而慷慨颇好弓马。年十七随王玄谟申坦北讨狁狁。每至交兵血刃。未尝不心怀恻怛。痛深诸己。却乃叹曰。害人自济非仁人之志也。事宁解甲。遇读瑞应经乃深生感悟。知百年不期国城非重。乃投南涧禅房宗公。请受五戒。宋孝武时迎益州仰禅师下都供养。称便来意归依。仰亦厚相将接。及仰反汶江因扈游而上。于蜀裴寺出家。仰为之师。时年三十有六。乃专精律部大明十诵。又诵小品一部。后东下江陵。从隐具二师更受禅律。值义嘉遘乱。乃移卜居京师。遇颖公于兴皇讲律。称咨决隐远发言中诣。一时之席莫不惊嗟。定林法献于讲席相值闻其往复清玄。仍携止山寺。于是温诵小品研构毗尼。后余杭宝安寺释僧志。请称还乡。开讲十诵。云栖寺复屈为寺主。称乃受任。少时举其纲目示以宪章。顷之反都。文宣请于普弘讲律。僧众数百。皆执卷承旨。称辞家入道务遣繁累。常绝庆吊杜人事。每有凶故秉戒节哀。唯行道加勤以终期功之制。末方沙门慧始请称还乡讲说。亲里知旧皆来问讯。悉殷勤训勖示以孝慈。临别涕泣固留不止。还京憩安乐寺。法轮常转。讲大本三十余遍。齐永元二年卒。春秋七十有二。着十诵义记八卷。盛行于世。弟子僧辩等树碑于安乐寺。称弟子聪超二人最善毗尼。为门徒所挹。

释僧祐。本姓俞氏。其先彭城下邳人。父世居于建业。祐年数岁入建初寺礼拜。因踊跃乐道不肯还家。父母怜其志且许入道。师事僧范道人。年十四家人密为访婚。祐知而避。至定林投法达法师。达亦戒德精严为法门梁栋。祐师奉竭诚。及年满具戒执操坚明。初受业于沙门法颖。颖既一时名匠为律学所宗。祐乃竭思钻求无懈昏晓。遂大精律部有励先哲。齐竟陵文宣王每请讲律。听众常七八百人。永明中敕入吴试简五众。并宣讲十诵。更申受戒之法。凡获信施悉以治定林建初。及修缮诸寺。并建无遮大集舍身齐等。及造立经藏搜校卷轴。使夫寺庙开广法言无坠。咸其力也。祐为性巧思能目准心计。及匠人依标尺寸无爽。故光宅摄山大像剡县石佛等。并请祐经始准画仪则。今上深相礼遇。凡僧事硕疑皆敕就审决。年衰脚疾。敕听乘舆入内殿。为六宫受戒。其见重如此。开善智藏法音慧廓皆崇其德。素请事师礼。梁临川王宏南平王伟仪同陈郡袁昂永康定公主贵嫔丁氏。并崇其戒范尽师资之敬。凡白黑门徒一万一千余人。以天监十七年五月二十六日卒于建初寺。春秋七十有四。因窆于开善路西定林之旧墓也。弟子正度立碑颂德。东莞刘勰制文。初祐集经藏既成。使人抄撰要事。为三藏记。法苑记。世界记。释迦谱及弘明集等。皆行于世。

论曰。礼者出乎忠信之薄。律亦起自防非。是故随有犯缘乃制篇目。迄乎双树在迹为周。自金河灭影迦葉嗣兴。因命持律尊者优波离比丘使出律藏。波离乃手执象牙之扇。口诵调御之言。满八十反其文

乃讫。于是题之树叶号曰八十诵律。是后迦葉。阿难。末田地。舍那波斯。优波掘多。此五罗汉次第住持。至掘多之世有阿育王者。王在波吒梨弗多城。因以往昔见佛遂为铁轮御世。而猜忌不忍在政苛虐。焚荡经书害诸得道。其后易心归信追悔前失。远会应真更集三藏。于是互执见闻各引师说。依据不同遂成五部。而所制轻重时或不同。开遮废立不无小异。皆由如来往昔善应物机。或随人随根随时随国。或此处应开余方则制。或此人应制余者则开。五师虽同取佛律而各据一边。故篇聚或时轻重。罪目不无优降。依之修学并能得道。故如来在世有梦叠因缘。已悬记经律应为五部。大集经云。我灭度后遗法分为五部。颠倒解义隐覆法藏。名昙无鞠多。即昙无德也。读诵外书受有三世。善能问难。说一切姓皆得受戒。名萨婆若帝婆。即萨婆多也。说无有我转诸烦恼。名迦葉毗。说有我不说空。名婆蹉富罗。以广博遍览五部。名摩诃僧祇。善男子。如是五部虽各别异。而皆不妨诸佛法界及大涅槃。又文殊师利问经云。我涅槃后百年当有二部起。二摩诃僧祇。二大众。老少同会共出律也。从此部流散更生七部。二者体毗履部。纯老宿共会出律也。从此部流散更生十一部。故彼经偈云。十八及二本。悉从大乘出。无是亦无非。我说未来起。又执见不同。传中亦有十八部。而名字小异。故以五部为根本。从萨婆多部生四部。弥沙塞生一部。迦葉毗生二部。并是佛泥曰后二百年内。僧祇生六部。流传至四百年中。昙无德所生也。经中或时止道五师者。举其领袖而言。或时十八二十。则通列异论也。自大教东传五部皆度。始弗若多罗诵出十诵梵本。罗什译为晋文。未竟多罗化焉。后昙摩流支又诵出所余什译都竟。昙无德部佛陀耶舍所翻。即四分律也。摩诃僧祇部及弥沙塞部。并法显得梵本。佛驮跋陀罗译出僧祇律。佛驮什译出弥沙塞部。即五分律也。迦葉毗部。或言梵本已度未彼翻译。其善见摩得勒伽戒因缘等。亦律之枝属也。虽复诸部皆传。而十诵一本最盛东国。以昔卑摩罗叉律师本西土元匠。来入关中。及往荆陕。皆宣通十诵。盛见宋录。昙猷亲承音旨。僧业继踵。弘化其间。璩俨隐荣等。并祖述猷业列奇宋代。而皆依文作解未甚钻研。其后智称律师竭有深思。凡所披释并开拓门户。更立科目。齐梁之间号称命世学徒。传记于今尚焉。夫慧资于定。定资于戒。故戒定慧品义次第。故当知入道即以戒律为本。居俗则以礼义为先。礼记云。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经云。戒为平地众善由生。三世佛道藉戒方住。故律解五法制使先知斩草三相不可不识。然后定慧法门以次修学。而谬执之徒互生异论。偏于律者。则言戒律为指事数论虚诞。薄知篇聚名目。便言解及波离。止能漉水翻囊已谓行齐罗汉。唯我曰僧。余皆目想。此则自赞毁他。功不赎过。我慢矜高盖斯谓也。偏于数论者。则言律部为偏分。数论为通方。于是扈背毗尼专重阴入。得意便行曾莫拘碍。谓言地狱不烧智人。镬汤不煮般若。此皆操之失柄。还以自伤。相鼠看羊。岂非斯谓。

赞曰。盘杅设戒。几杖施铭。人如不勖。奚用克成。纳衣既补。篇聚由生。缄持口意。枯槁心形。怡戚两镜。欣忧二瓶。

# 高僧传卷第十三

## 忘身第六

晋 释僧群一 宋 释昙称二 释法进三 释僧富四 释法羽五 释慧绍六 释僧瑜七 释慧益八 释僧庆九 齐 释法光十 释昙弘十一

释僧群。未详何许人。清贫守节蔬食诵经。后迁居罗江县之霍山构立茅室。山孤在海中。上有石盂。迳数丈许。水深六七尺。常有清流。古老相传云。是群仙所宅。群仙饮水不饥因绝粒。后晋守太守陶夔闻而索之群以水遗夔。出山辄臭。如此三四。夔躬目越海。天甚晴霁。及至山风雨晦暝。停数日竟不得至。乃叹曰。俗内凡夫遂为贤圣所隔。慨恨而返。群庵舍与盂隔一小涧。常以一木为梁。由之汲水。后时忽有一折翅鸭。舒翼当梁头就唼群。群欲举锡杖拨之。恐畏伤损因此回还。绝水不饮。数日而终。春秋一百四十矣。临终向人说。年少时经折一鸭翅验此以为现报。

释昙称。河北人。少而仁爱。惠及昆虫。晋末至彭城见有老人年八十夫妻穷悴。乃舍戒为奴。累年执役。而内修道德未尝有废。乡邻嗟之。及二老卒。佣赁获直悉为二老福用。拟以自赎事毕。欲还入道。法物未备。宋初彭城驾山下虎灾。村人遇害日有一两。称乃谓村人曰。虎若食我灾必当消。村人苦谏不从即于是夜独坐草中。咒愿曰。以我此身充汝饥渴。令汝从今息怨害意。未来当得无上法食。村人知其意正各泣拜而还。至四更中闻虎取称。村人逐至南山。啖身都尽。唯有头在。因葬而起塔。尔后虎灾遂息。

释法进。或曰道进。或曰法迎。姓唐。凉州张掖人。幼而精苦习诵。有超迈之德。为沮渠蒙逊所重。逊卒子景环为胡寇所破。问进曰。今欲转略高昌为可克不。进曰必捷。但忧灾饿耳。回军即定。后三年景环卒。弟安周续立。是岁饥荒死者无限。周既事进。进屡从求乞以赈贫饿。国蓄稍竭。进不复求。乃净洗浴取刀盐。至深穷窟饿人所聚之处。次第授以三归。便挂衣钵着树。投身饿者前云。施汝共食。众虽饥困犹义不忍受。进即自割肉和盐以啖之。两股肉尽心闷不能自割。因语饿人云。汝取我皮肉犹足数日。若王使来必当将去。但取藏之。饿者悲悼无能取者。须臾弟子来至。王人复看。举国奔赴号叫相属。因舆之还宫。周敕以三百斛麦以施饿者。别发仓廪以赈贫民。至明晨乃绝。出城北阇维之。烟炎冲天七日乃歇。尸骸都尽唯舌

不烂。即于其处起塔三层。树碑于右。进弟子僧遵。姓赵。高昌人。善十诵律蔬食节行。诵法华胜鬘金刚波若。又笃厉门人常忏悔为业。

释僧富。姓山。高阳人。父霸为蓝田令。富少孤居贫而笃学无厌。采薪为烛以照读书。及至冠年备尽经史。美姿容善谈论。后遇伪秦卫将军杨邕资其衣粮。习凿齿携共志学。及听安公讲放光经。遂有心乐道。于是剃发依安受业。安亡后还魏郡廷尉寺。下帷潜思绝事人间。时村中有劫。劫得一小儿。欲取心肝以解神。富逍遥路口。遇见劫具问其意。因脱衣以易小儿。群劫不许。富曰。大人五藏亦可用不。劫谓富不能亡身。妄言亦好。富乃念曰。我幻炎之躯会有一死。以死济人。虽死犹生。即自取劫刀划胸至脐。群劫更相咎责四散奔走。即送小儿还家。路口时行路一人见富如此。因问其故。富虽复顿闷口犹能言。乃具答以事。此人悲悼伤心还家取针缝其腹皮。涂以验药。舆还寺将息。少时而差。后不知所终。

释法羽。冀州人。十五出家。为慧始弟子。始立行精苦修头陀之业。羽操心勇猛深达其道。常欲仰轨药王烧身供养。时伪晋王姚绪镇蒲阪。羽以事白绪。绪曰入道多方何必烧身。不敢固违。幸愿三思。羽誓志既重。即服香屑以布缠体。诵舍身品。竟以火自燎。道俗观视莫不悲慕焉。时年四十有五。

释慧绍。不知氏族。小儿时母哺鱼肉辄吐。咽菜不疑。于是便蔬食。至八岁出家为僧要弟子。精勤懔励苦行标节。后随要止临川招提寺。乃密有烧身之意。常雇人斫薪[卄/積]于东山石室高数丈。中央开一龛足容己身。乃还寺辞要。要苦谏不从。即于焚身之日。于东山设大众八关。并告别知识。其日阖境犇波。车马人众及赍金宝者。不可称数。至初夜行道。绍自行香。行香既竟执烛然薪。入中而坐。诵药王本事品。众既不见绍。悟其已去。礼拜未毕。悉至薪所。[卄/積]已恫然诵声未息。火至额闻唱一心。言已奄绝。大众咸见有一星。其大如斗。直下烟中俄而上天。时见者咸谓天宫迎绍。经三日薪聚乃尽。绍临终谓同学曰。吾烧身处当生梧桐。慎莫伐之。其后三日果生焉。绍焚身是元嘉二十八年。年二十八。绍师僧要亦清谨有懿德。年一百六十终于寺矣。

释僧瑜。姓周。吴兴余杭人。弱冠出家。业素纯粹。元嘉十五年。与同学昙温慧光等。于庐山南岭共建精舍。名曰招隐。瑜常以为结累三涂情形故也。情将尽矣形亦宜损。药王之[跳-兆＋(�-車)]独何云远。于是屡发言誓始契烧身。以宋孝建二年六月三日。集薪为龛。并请僧设斋。告众辞别。是日云雾晦合密雨交零。瑜乃誓曰。若我所志克明天当清朗。如其无感便当滂注。使此四辈知神应之无昧也。言已云景明霁。至初夜竟便入薪龛中。合掌平坐。诵药王品。火焰交至

犹合掌不散。道俗知者奔赴弥山。并稽首作礼。愿结因缘。咸见紫气腾空久之乃歇。时年四十四。其后旬有四日。瑜房中生双梧桐。根枝丰茂。巨细相如。贯壤直耸。遂成连树理。识者以为娑罗宝树克炳泥洹。瑜之庶几故现斯证。因号为双桐沙门。吴郡张辩为平南长史。亲睹其事。具为传赞。赞曰。悠悠玄机。茫茫至道。出生入死。孰为妙宝(其一)。自昔药王。殊化绝伦。往闻其说。今睹斯人(其二)。英英沙门。慧定心固。凝神紫气。表迹双树(其三)。其德可乐。其操可贵。文之作矣。式飘仿佛(其四)

释慧益。广陵人。少出家随师止寿春。宋孝建中出都憩竹林寺。精勤苦行誓欲烧身。众人闻者或毁或赞。至大明四年始就却粒唯饵麻麦。到六年又绝麦等。但食苏油。有顷又断苏油唯服香丸。虽四大绵微而神情警正。孝武深加敬异致问殷勤。遣太宰江夏王义恭诣寺谏益。益誓志无改。至大明七年四月八日将就焚烧。乃于钟山之南置镬办油。其日朝乘牛车而以人牵。自寺之山。以帝王是兆民所凭又三宝所寄。乃自力入台至云龙门不能步下。令人启闻。慧益道人今舍身诣门奉辞。深以佛法仰累帝闻改容。即躬出云龙门。益既见帝。重以佛法凭嘱。于是辞去。帝亦续至。诸王妃后道俗士庶填满山谷。投衣弃宝不可胜计。益乃入镬据一小床以衣具自缠。上加一长帽以油灌之。将就着火。帝令太宰至镬所请喻曰。道行多方何必殒命。幸愿三思更就异途。益雅志确然曾无悔念。乃答曰。微躯贱命何足上留天心圣慈罔已者。愿度二十人出家。降敕即许。益乃手自执烛以然帽。帽然乃弃烛合掌诵药王品。火至眉诵声犹分明。及眼乃昧。贵贱哀嗟响振幽谷。莫不弹指称佛惆怅泪下。火至明旦乃尽。帝于时闻空中笳管异香芬苾。帝尽日方还宫。夜梦见益振锡而至。更嘱以佛法。明日帝为设会度人。令斋主唱白具序征祥。烧身之处谓药王寺以拟本事也。

释僧庆。姓陈。巴西安汉人。家世事五斗米道。庆生而独悟。十三出家止义兴寺。净修梵行愿求见佛。先舍三指末誓烧身。渐绝粮粒唯服香油。到大明三年二月八日。于蜀城武担寺西对其所造净名像前焚身供养。刺史张悦躬出临视。道俗侨旧观者倾邑。行云为结苦雨悲零。俄而晴景开明天色澄净。见一物如龙从[廾/積]升天。时年二十三。天水太守裴方明。为收灰起塔。

释法光。秦州陇西人。少而有信。至二十九方出家。苦行头陀不服绵纩。绝五谷唯饵松叶。后誓志烧身。乃服松膏及饮油经于半年。至齐永明五年十月二十日。于陇西记城寺内集薪焚身以满先志。火来至目诵声犹记。至鼻乃昧。奄然而绝。春秋四十有一。时永明末始丰县有比丘法存。亦烧身供养。郡守萧缅遣沙门慧深。为起灰塔。

释昙弘。黄龙人。少修戒行专精律部。宋永初中南游番禺止台

寺。晚又适交趾之仙山寺。诵无量寿及观经。誓心安养。以孝建二年于山上聚薪。密往[卄/積]中以火自烧。弟子追及。抱持将还。半身已烂。经月少差。后近村设会举寺皆赴。弘于是日复入谷烧身。村人追求命已绝矣。于是益薪进火明日乃尽。尔日村居民咸见弘身黄金色乘一金鹿西行。甚急不暇暄凉。道俗方悟其神异。共收灰骨以起塔焉。

论曰。夫有形之所贵者身也。情识之所珍者命也。是故餐脂饮血乘肥衣轻。欲其怡怿也。饵术含丹防生养性。欲其寿考也。至如析一毛以利天下。则吝而弗为。彻一餐以续余命。则惜而不与。此其弊过矣。自有宏知达见遗己瞻人。体三界为长夜之宅。悟四生为梦幻之境。精神逸乎蜚羽。形骸滞于瓶谷。是故摩顶至足曾不介心。国城妻子舍若草芥。今之所论盖其人也。僧群心为一鸭而绝水以亡身。僧富止救一童而划腹以全命。法进割肉以啖人。昙称自餧于灾虎。斯皆尚乎兼济之道。忘我利物者也。昔王子投身功踰九劫。刳肌贸鸟骇震三千。惟夫若人固以超迈高绝矣。爰次法羽至于昙弘。皆灰烬形骸弃舍珍爱。或以情祈安养。或以愿生知足。故双梧表于房里。一馆显自空中。符瑞彪炳与时间出。然圣教不同开遮亦异。若是大权为物适时而动。利现万端非教所制。故经云。能然手足一指乃胜国城布施。若是出家凡僧本以威仪摄物。而今残毁形骸坏福田相。考而为谈有得有失。得在忘身。失在违戒。故龙树云。新行菩萨不能一时备行诸度。或满檀而乖孝。如王子投虎。或满慧而乖慈。如检他断食等。皆由行未全美不无盈缺。又佛说身有八万户虫与人同气。人命既尽虫亦俱逝。是故罗汉死后佛许烧身。而今未死便烧。或于虫命有失。说者或言。罗汉尚入火光。夫复何怪。有言入火光者先已舍命。用神智力后乃自烧。然性地菩萨亦未免报躯。或时投形火聚。或时裂骸分人。当知杀虫之论其究竟详焉。夫三毒四倒乃生死之根栽。七觉八道实涅槃之要路。岂必燔炙形骸然后离苦。若其位邻得忍俯迹同凡。或时为物舍身。此非言论所及。至如凡夫之徒。鉴察无广竟不知尽寿行道。何如弃舍身命。或欲邀誉一时。或欲流名万代。及临火就薪悔怖交切。彰言既广耻夺其操。于是僶俛从事空婴万苦。若然非所谓也。赞曰。若人挺志。金石非英。铄兹所重。祈彼宝城。芬梧蓊蔚。紫馆浮轻。腾烟曜彩。吐瑞含祯。千秋尚美。万代传馨。

## 诵经第七

释昙邃。未详何许人。少出家止河阴白马寺。蔬食布衣。诵正法华经常一日一遍。又精达经旨亦为人解说。尝于夜中忽闻扣户云。欲请法师九旬说法。邃不许。固请乃赴之。而犹是眠中。比觉己身在白马坞神祠中。并一弟子。自尔日日密往。余无知者。后寺僧经祠前过见有两高座。邃在北弟子在南。如有讲说声。又闻有奇香之气。于是道俗共传。咸云神异。至夏竟。神施以白马一匹白羊五头绢九十匹。咒愿毕于是各绝。邃后不知所终。

释法相。姓梁。不测何人。常山居精苦。诵经十余万言。鸟兽集其左右皆驯若家禽。太山祠有大石函贮财宝。相时山行宿于庙侧。忽见一人玄衣武冠。令相开函言绝不见。其函石盖重过千钧。相试提之飘然而起。于是取其财以施贫民。后度江南止越城寺。忽游纵放荡优俳滑稽。或时裸袒干冒朝贵。晋镇北将军司马恬恶其不节。招而鸩之。频倾三钟。神气清夷。淡然无扰。恬大异之。至晋元兴末卒。春秋八十。时有竺昙盖竺僧法。并苦行通感。盖能神咒请雨。为杨州刺史司马元显所敬。法亦善神咒。晋丞相会稽王司马道子。为起治城寺焉。

竺法纯。未详何许人。少出家止山阴显义寺。苦行有德。善诵古维摩经。晋元兴中为寺上兰渚买故屋。暮还于湖中。遇风而船小。纯唯一心凭观世音口诵不辍。俄见一大流船乘之获免。至岸访船无主。须臾不见。道俗咸叹神感。后不知所终。

释僧生。姓袁。蜀郡郫人。少出家以苦行致称。成都宋丰等请为三贤寺主。诵法华习禅定常于山中诵经。有虎来蹲其前。诵竟乃去。后每至讽咏辄见左右四人为侍卫。年虽衰老而翘勤弥厉。后微疾。便语侍者云。吾将去矣死后可为烧身。弟子依遗命。

释法宗。临海人。少好游猎。尝于剡遇射孕鹿母堕胎。鹿母衔箭犹就地舐子。宗乃悔悟。知贪生爱子是有识所同。于是摧弓折矢出家业道。常分卫自资受一食法。蔬苦六时以悔先罪。诵法华维摩。常升台讽咏。响闻四远。士庶禀其归戒者三千余人。遂开拓所住以为精舍。因诵为目号曰法华台也。宗后不测所终。

释道冏。姓马。扶风人。初出家为道懿弟子。懿病尝遣冏等四人至河南霍山采钟乳。入穴数里。跨木渡水三人溺死。炬火又亡。冏判无济理。冏素诵法华唯凭诚此业。又存念观音。有顷见一光如萤火。追之不及。遂得出穴。于是进修禅业节行弥新。频作数过普贤斋。并有瑞应。或见梵僧入坐。或见骑马人至。并未及暄凉。倏忽不见。后与同学四人。南游上京观矚风化。夜乘冰度河。中道冰破三人没死。冏又归诚观音。乃觉脚下如有一物自[敲-高＋危]。复见赤光在前。乘

光至岸。达都止南涧寺。常以般舟为业。尝中夜入禅。忽见四人御车至房。呼令上乘。冏欻不自觉。已见身在郡。后沈桥见一人在路坐胡床。侍者数百人。见冏惊起。曰坐禅人耳。彼人因谓左右曰。向止令知处而已。何忽劳屈法师。于是礼拜执别。令人送冏还寺。扣门良久。方开入寺见房犹闭。众咸莫测其然。宋元嘉二十年。临川康王义庆携往广陵。终于彼矣。

释慧庆。广陵人。出家止庐山寺。学通经律清洁有戒行。诵法华十地思益维摩。每夜吟讽。常闻闇中有弹指赞叹之声。尝于小雷遇风波船将覆没。庆唯诵经不辍。觉船在浪中如有人牵之。倏忽至岸。于是笃厉弥勤。宋元嘉末卒。春秋六十有二。

释普明。姓张。临淄人。少出家禀性清纯蔬食布衣。以忏诵为业。诵法华维摩二经。及诵之时有别衣别座。未尝秽杂。每诵至劝发品辄见普贤乘象立在其前。诵维摩经亦闻空中唱乐。又善神咒所救皆愈。有乡人王道真妻。病请明来咒。明入门妇便闷绝。俄见一物如狸长数尺许从狗窦出。因此而愈。明尝行水傍祠。巫觋自云。神见之皆奔走。以宋孝建中卒。春秋八十有五。

释法庄。姓申。淮南人。十岁出家。为庐山慧远弟子。少以苦节标名。晚游关中从睿公禀学。元嘉初出都止道场寺。性率素止一中而已。诵大涅槃法华净名。每后夜讽诵。比房常闻庄户前有如兵仗羽卫之响。实天神来听也。宋大明初卒于寺。春秋七十有六。

释慧果。豫州人。少以蔬苦自业。宋初游京师止瓦官寺。诵法华十地。尝于圊厕见一鬼。致敬于果云。昔为众僧作维那。小不如法堕在啖粪鬼中。法师德素高明。又慈悲为意。愿助以拔济之方也。又云。昔有钱三千埋在柿树根下。愿取以为福。果即告众掘取。果得三千。为造法华一部并设会。后梦见此鬼云。已得改生大胜昔日。果以宋太始六年卒。春秋七十有六。

释法恭。姓关。雍州人。初出家止江陵安养寺。后出京师住东安寺。少而苦行殊伦。服布衣饵菽麦。诵经三十余万言。每夜讽咏辄有殊香异气。入恭房者咸共闻之。又以弊纳聚蚤虱。常披以饴之。宋武文明三帝及衡阳文王义秀等。并崇其德素。所获信施常分给贫病。未尝私蓄。宋太始中还西卒于彼。春秋八十。时乌衣复有僧恭者。德业高明纲总寺任。亦不食粳粮唯饵豆麦。

释僧覆。未详何人。少孤为下人所养。七岁出家为昙亮弟子。学通诸经蔬食持咒。诵大品法华。宋明帝深加器重。敕为彭城寺主。率众有功。宋太始末卒。春秋六十有六。

释慧进。姓姚。吴兴人。少而雄勇任性游侠。年四十忽悟心自启。遂尔离俗止京师高座寺。蔬食素衣誓诵法华。用心劳苦。执卷辄病。乃发愿。愿造法华百部以悔先障。始聚得钱一千六百。时有劫来问进有物不。答云。唯有造经钱在佛处。群劫闻之赧然而去。于是聚集信施。得以成经。满足百部。经成之后病亦小差。诵法华一部得过情愿既满。厉操愈坚。常回诸福业愿生安养未亡少时忽闻空中声曰。汝所愿已足。必得生西方也。至齐永明三年无病而卒。春秋八十有五。时京师龙华寺复有释僧念诵法华金光明。蔬食避世。

释弘明。本姓嬴。会稽山阴人。少出家贞苦有戒节。止山阴云门寺诵法华习禅定。精勤礼忏六时不辍。每旦则水瓶自满。实诸天童子以为给使也。明尝于云门坐禅。虎来入明室内伏于床前。见明端然不动。久久乃去。又时见一小儿来听明诵经。明曰。汝是何人。答云。昔是此寺沙弥。盗帐下食今堕圊中。闻上人道业故来听诵经。愿助方便使免斯累也。明即说法劝化。领解方隐。后于永兴石姥岩入定。又有山精来恼明。明捉得以腰绳系之。鬼逊谢求脱云。后不敢复来。及解放。于是绝迹。元嘉中郡守平昌孟顗重其真素。要出安止道树精舍。后济阳江于永兴邑立昭玄寺。复请明往住。大明末陶里董氏。又为明于村立柏林寺。要明还止。训勖禅戒门人成列。以齐永明四年卒于柏林寺。春秋八十有四。

释慧豫。黄龙人。来游京师止灵根寺。少而务学遍访众师。善谈论美风则。每闻臧否人物辄塞耳不听。或时以异言间止。瓶衣率素。日以一中自毕。精勤标节以救苦为先。诵大涅槃法华十地。又习禅业精于五门。尝寝见有三人来扣户。并衣冠鲜洁执持华盖。豫问觅谁。答云。法师应死。故来奉迎。豫曰。小事未了可申一年不。答云。可尔。至明年满一周而卒。是岁齐永明七年。春秋五十有七。豫同寺有沙门法普。亦素行诵经。

释道嵩。姓夏。高密人。年十岁出家。少而沉隐有志用。及具戒之后专好律学。诵经三十万言。交接上下未尝有喜愠之色。性好檀舍随获利养皆以施人。瓶衣之外略无兼物。宋元徽中来京师止钟山定林寺。守靖闲房忏诵无辍。人有造者辄为其说法训奖以代馔焉。从之请戒者甚众。后卒于山中。春秋四十有九。

释超辩。姓张。炖煌人。幼而神悟孤发履操深沉。诵法华金刚波若。闻京师盛于佛法。乃越自西河。路由巴楚。达于建业。顷之东适吴越观瞩山水。停山阴城傍寺少时。后还都止定林上寺。闲居养素毕命山门。诵法华日限一遍。心敏口从。恒有余力礼千佛凡一百五十余万拜。足不出门三十余载。以齐永明十年终于山寺。春秋七十有三。葬于寺南。沙门僧祐为造碑墓所。东苋刘勰制文。时有灵根释法明。

祇洹释僧志。益州释法定。并诵经十余万言。蔬苦有至德。

释法慧。本姓夏侯氏。少而秉志精苦律行冰严。以宋大明之末。东游禹穴隐于天柱山寺。诵法华一部。蔬食布衣。志耽人外。居阁不下三十余年。王侯税驾止拜房而反。唯汝南周颙以信解兼深。特与相接。时有慕德希礼。或因颙介意。时一见者。以齐建武二年卒于山寺。春秋八十有五。时若耶悬溜山有姓昙游者。亦蔬食诵经。苦节为业。

释僧侯。西龚。西凉州人。年十八便蔬食礼忏。及具戒之后游方观化。宋孝建初来至京师。诵法华维摩金光明。常二日一遍。如此六十余年。萧惠开入蜀请共同游。后惠开协同义嘉负罪归阙。侯乃还都。于后岗创立石室。以为安禅之所。自息慈以来至于舍命。鱼肉荤辛未尝近齿。脚影小蹉辄虚斋而过。齐永明二年微觉不愈。至中不能食。乃索水漱口。合掌而卒。春秋八十有九。时普弘有释慧温亦诵法华经维摩首楞严。蔬苦并有高节。

释慧弥。姓杨氏。弘农华阴人。汉太尉震之后裔也。年十六出家。及具戒之后志修远离。乃入长安终南山。岩谷险绝轨迹莫至。弥负锡独前。猛虎肃兕无扰。少诵大品。又精修三昧。于是剪茅结宇。以为栖神之宅。时至则持钵入村。食竟则还室禅诵。如此者八年。后闻江东有法之盛。乃观化京师止于钟山定林寺。习业如先。为人温恭冲让喜愠无色。戒范精明奖化忘倦。咨贤求善恒若未足。凡黑白造山礼拜者。皆为说法提诱以代肴馔。爰自出家至于衰老。荤醪鲜豢一皆永绝。足不出户三十余年。晓夜习定。常诵波若。六时礼忏。必为众先。以梁天监十七年闰八月十五日终于山舍。春秋七十有九。葬于寺南。立碑颂德。时定林又有沙门法仙。亦诵经有素行。后还吴为僧正。卒于彼。

释道琳。本会稽山阴人。少出家有戒行。善涅槃法华诵净名经。吴国张绪礼事之。后居富阳县泉林寺。寺常有鬼怪。自琳居之则消。琳弟子慧韶为屋所押。头陷入肩。琳为祈请。韶夜见两梵道人拔出其头。旦起遂平复。琳于是设圣僧斋。铺新帛于床上。斋毕见帛上有人迹。皆长三尺余。众咸服其征感。富阳人始家家立圣僧坐以饭之。至梁初琳出居齐熙寺。天监十八年卒。春秋七十有三。

论曰。讽诵之利大矣。而成其功者希焉。良由总持难得惛忘易生。如经所说。止复一句一偈亦是圣所称美。是以昙邃通神于石坞。僧生感卫于空中。道冏临危而获济。慧庆将没而蒙全。斯皆实德内充。故使征应外启。经云。六牙降室四王卫座。岂虚哉。若乃凝寒靖夜朗月长宵。独处闲房吟讽经典。音吐遒亮文字分明。足使幽灵忻

踊精神畅悦。所谓歌咏诵法言。以此为音乐者也。

赞曰。法身既远。所寄者辞。沉吟反复。惠利难思。无怠三业。有竞六时。化人乃卫。变众来比。此焉实德。谁与较之。

## 高僧传卷第十四

### 兴福第八

释慧达一 释慧元二 释慧力三 释慧受四 释僧慧五 释昙翼六 释僧洪七 释僧亮八 释法意九 释慧敬十 释法献十一 释法献十二 释僧护十三 释法悦十四

释慧达。姓刘。本名萨河。并州西河离石人。少好田猎。年三十一忽如暂死。经日还苏。备见地狱苦报。见一道人云。是其前世师。为其说法训诲令出家往丹阳会稽吴郡觅阿育王塔像。礼拜悔过以忏先罪。既醒即出家学道。改名慧达。精勤福业。唯以礼忏为先。晋宁康中至京师。先是简文皇帝于长干寺造三层塔。塔成之后每夕放光。达上越城顾望见此刹杪独有异色。便往拜敬晨夕恳到。夜见刹下时有光出。乃告人共掘。掘入丈许得三石碑。中央碑覆中有一铁函。函中又有银函。银函里金函。金函里有三舍利。又有一爪甲及一发。发申长数尺。卷则成螺。光色炫耀。乃周敬王时阿育王起八万四千塔。此其一也。既道俗叹异。乃于旧塔之西更竖一刹。施安舍利。晋太元十六年。孝武更加为三层。又昔晋咸和中丹阳尹高悝。于张侯桥浦里掘得一金像。无有光趺。而制作甚工。前有梵书云。是育王第四女所造。悝载像还至长干巷口。牛不复行非人力所御。乃任牛所之。径趣长干寺。尔后年许。有临海渔人张系世。于海口得铜莲华趺浮在水上。即取送县。县表上上台。敕使安像足下。契然相应。后有西域五僧诣悝云。昔于天竺得阿育王像。至邺遭乱藏置河边。王路既通寻觅失所。近得梦云。像已出江东为高悝所得。故远涉山海欲一见礼拜耳。悝即引至长干。五人见像歔欷涕泣。像即放光照于堂内。五人云。本有圆光今在远处。亦寻当至。晋咸安元年交州合浦县采珠人董宗之。于海底得一佛光。刺史表上。晋简文帝敕施此像。孔穴悬同光色一重。凡四十余年东西祥感光趺方具。达以刹像灵异倍加翘励。后东游吴县礼拜石像以像于西晋将末建兴元年癸酉之岁。浮在吴松江沪渎口。渔人疑为海神。延巫祝以迎之。于是风涛俱盛骇惧而还。时有奉黄老者。谓是天师之神。复共往接飘浪如初。后有奉佛居士吴县民朱应。闻而叹曰。将非大觉之垂应乎。乃洁斋共东云寺帛尼及信者数人到沪渎口。稽首尽虔歌呗至德。即风潮调静。遥见二人浮江而至。乃是石像。背有铭志一名惟卫。二名迦葉。即接还安置通玄寺。吴中士庶嗟

其灵异。归心者众矣。达停止通玄寺首尾三年。昼夜虔礼未尝暂废。顷之进适会稽礼拜[鄮-豆＋貝]塔。此塔亦是育王所造。岁久荒芜示存基蹠。达翘心束想乃见神光焰发。因是修立龛砌。群鸟无敢栖集。凡近寺侧畋渔者必无所获。道俗传感莫不移信。后郡守孟顗。复加开拓。达东西觐礼屡表征验。精勤笃励终年无改。后不知所之。

释慧元。河北人。为人性善喜愠无色。常习禅诵经。劝化福事以为恒业。晋太元初于武陵平山立寺。有二十余僧。飡蔬幽遁永绝人途。以太元十四年卒。卒后有人入武当山下见之。神色甚畅。寄语寺僧勿使寺业有废。自是寺内常闻空中应时有磬声。依而集众未尝差失。沙门竺慧直居之。直精苦有戒节。后绝粒唯饵松柏。因登山蝉蜕焉。

释慧力。未知何人。晋永和中来游京师。常乞食蔬苦头陀修福。至晋兴宁中启乞陶处以为瓦官寺。初标塔基是今塔之西。每夕标辄东移十余步。旦取还已复随徙。潜共伺之。见一人着朱衣武冠拔标置东方。仍于其处起塔。今之塔处是也。记者云。寺立后三十年。当为天火所烧。至晋孝武太元二十一年七月夜自然火起。寺僧数十都无知者。明旦见塔已成灰聚。帝曰。此国不祥之相也。即敕杨法尚李绪等速令修复。至九月帝崩。有戴安道所制五像及戴颙所治丈六金像。昔铸像初成。而面首殊瘦。诸工无如之何。乃迎颙看之。颙曰。非面瘦也。乃臂胛肥耳。既鑢减臂胛而面相自满。诸工无不叹息。又有师子国四尺二寸玉像。并皆在焉。昔师子国王。闻晋孝武精于奉法。故遣沙门昙摩抑远献此佛。在道十余年。至义熙中乃达晋。司徒王谧尝入台见东掖门口有寺。人掷樗戏樗所著处辄有光出。怪令掘之得一金像。合光趺长七尺二寸。谧即启闻宋高祖迎入台供养。宋景平末送出瓦官寺。今移龙光寺。

释慧受。安乐人。晋兴宁中来游京师。蔬食苦行常修福业。尝行过王坦之园。夜辄梦于园中立寺。如此数过。受欲就王乞立一间屋处。未敢发言。且向守园客松期说之。期云。王家之园恐非所图也。受曰。若令诚感何忧不得。即诣王陈之。王大喜。即以许焉。初立一小屋。每夕复梦见一青龙从南方来化为刹柱。受将沙弥试至新亭江寻觅。乃见一长木随流来下。受曰。必是吾所见者也。于是雇人牵上。竖立为刹。架以一层。道俗竞集咸叹神异。坦之即舍园为寺。以受本乡为名号曰安乐寺。东有丹阳尹王雅宅。西有东燕太守刘斗宅。南有豫章太守范宁宅。并施以成寺。后有沙门道靖道敬等。更加修饰。于今崇丽焉。

释僧慧。未知何人。少来好修福业。晋义熙中共长安人行长生。立寺于京师破坞村中。始迁域其处起草屋数间。便集僧设斋。至中夜

堂内两灯忽自然行进前数十步。油纂如故无所倾覆。大众惊嗟访诸耆老咸言。灯所移处是昔时外国道人起塔之基。于是就共修立。以灯移表瑞。因号崇明寺焉。

释僧翼。本吴兴余杭人。少而信悟。早有绝尘之操。初出家止庐山寺依慧远修学。蔬素苦节见重门人。晚适关中。复师罗什。经律数论。并皆参涉。又诵法华一部。以晋义熙十三年与同志昙学沙门俱游会稽履访山水。至秦望西北见五岫骈峰有耆阇之状。乃结草成庵。称曰法华精舍。太守孟顗富人陈载。并倾心挹德赞助成功。翼蔬食涧饮三十余年。以宋元嘉二十七年卒。春秋七十。立碑山寺旌其遗德。会稽孔逭制文。翼同游昙学沙门。后移卜秦望之北。号曰乐林精舍。有韶相灌茜。并东岳望僧咸共憩焉。时有释道敬者。本琅琊胄族。晋右将军王羲之曾孙。避世出家。情爱丘壑栖于若耶山。立悬溜精舍。敬后为供养众僧。乃舍具足。专精十戒云。

释僧洪。豫州人。止于京师瓦官寺。少而修身整洁。后率化有缘造丈六金像。镕铸始毕。未及开模。时晋末铜禁甚严。犯者必死。宋武于时为相国。洪坐罪系于相府。唯诵观世音经。一心归命佛像。夜梦所铸像来。手摩洪头问怖不。洪言。自念必死。像曰无忧。见像胸方尺许铜色燋沸。会当行刑府参军监杀。而牛奔车壤。因更克日。续有令。从彭城来云。未杀僧洪者可原。遂获免。还开模见像胸前果有燋沸。洪后以苦行卒矣。

释僧亮。未知何人。少以戒行著名。欲造丈六金像。用铜不少。非细乞能办。闻湘州界铜溪伍子胥庙多有铜器。而庙甚威严无人敢近。亮闻而造焉。告刺史张邵借健人百头大船十艘。邵曰。庙既灵验犯者必毙。且有蛮人守护。讵可得耶。亮曰。若果福德与檀越共。如其有咎躬自当之。邵即给人船。三日三夜行至庙所。亮与手力一时俱进。未至庙屋二十许步。有两铜镬容百余斛。中有巨蛇长十余丈出遮行路。亮乃正仪执锡。咒愿数十言。蛇忽然而隐。俄见一人秉竹笏而出。云闻法师道业非凡营福事重。今特相随喜。于是令人辇取。庙铜既多十不取一。而舫已满。唯神床头有一唾壶。中有一蝘蜓长二尺许。乍出乍入。议者咸云。神最爱此物。亮遂不取。于是而去。遇风水甚利。比群蛮相报追逐不复能及。还都铸像既成。唯焰光未备。宋文帝为造金薄圆光安置彭城寺。至宋太始中。明帝移像湘宫寺。今犹在焉。

释法意。江左人。好营福业起五十三寺。晋义熙中钟山祭酒朱应子。先是孙恩建义之党窜居此山。分其外地少许。与意为寺号曰延贤寺。后杯度去来此寺云。此处寻有诸变。后时当好地对天堂易为福业。俄为野火所烧。后齐谐及张寅等。藉杯度之旨。语在度传。乃与

意共行山地更欲修立。而无水不可住。意惟杯度之言。乃竭诚礼忏。乞西方池水。经于三日恳恻弥至。忽闻空中有声扑然着地。意恐是金帛。试令人掘。入二尺许泫然清流遂成涧不绝。于是立寺。意后不知所终。

释慧敬。南海人。少游学荆楚亦博通经论。而常以福业为务。故义学不得全功。凡所之造皆兴立塔像助成众业。后还乡复修理云峰永安诸寺。敬既精于戒节。而志操严明。故岭外僧尼咸附咨禀。后被敕为僧主。训领有功。敬有一奴子及沙弥。忽为鬼所打。后山精见形。诣敬具谢愆失云。部属不解横挠法师眷属。有顷悉皆平复。凡兴造福业。皆回向西方。临终之日室有奇香。经久乃歇。

释法献。广州人。始居北寺。寺岁久凋衰。献率化有缘更加治葺。改曰延祥。后入藏薇山创寺。寺成后有两童子。携手来歌云。藏薇有道德。欢乐方未央。言终忽然不见。举寺惊嗟。咸叹神异。献后入禅忽见一人来云。磬绳欲断何不治。献惊起往视垂将委地。由其手接得无折损。献出家以来常劝化福事。而栖心禅戒。未尝亏节。后不知所终。

释法献。姓徐。西海延水人。先随舅至梁州乃出家。至元嘉十六年。方下京师止定林上寺。博通经律志业强捍。善能匡拯众许修葺寺宇。先闻猛公西游备瞩灵异。乃誓欲忘身往观圣迹。以宋元徽三年发踵金陵。西游巴蜀。路出河南。道经芮芮。既到于阗欲度葱岭值栈道断绝。遂于于阗而反。获佛牙一枚舍利十五身并观世音灭罪咒及调达品。又得龟兹国金锤鍱像。于是而还。其经途危阻见其别记。佛牙本在乌缠国。自乌缠来芮芮。自芮芮来梁土。献赍牙还京。五十有五载。密自礼事余无知者。至文宣感梦。方传道俗。献律行精纯德为物范。琅琊王肃王融吴国张融张绻沙门慧令智藏等。并投身接足崇其诫训。献以永明之中。被敕与长干玄畅同为僧主。分任南北两岸。畅本秦州人。亦律禁清白。文惠太子奉为戒师。献后被敕三吴使妙简二众。畅亦东行重申受戒之法。时畅与献二僧皆少习律检不竞当世。与武帝共语。每称名而不坐。后中兴僧钟。于乾和殿见帝。帝问钟如宜。钟答。贫道比苦气。帝嫌之。乃问尚书王俭。先辈沙门与帝王共语。何所称正殿坐不。俭答。汉魏佛法未兴。不见其记传。自伪国稍盛。皆称贫道亦预坐。及晋初亦然。中代有庾冰桓玄等。皆欲使沙门尽敬。朝议纷纭事皆休寝。宋之中朝亦颇令致礼。而寻竟不行。自尔迄今多预坐而称贫道。帝曰。畅献二僧道业如此。尚自称名。况复余者。挹拜则太甚。称名亦无嫌。自尔沙门皆称名于帝王。自畅献始也。畅以建武初亡。春秋七十有五。献以建武末年卒。与畅同窆于钟山之阳。献弟子僧祐为造碑墓侧。丹阳尹吴兴沈约制文。献于西域所

得佛牙及像。皆在上定林寺。牙以普通三年正月。忽有数人并执仗。初夜扣门称。临川殿下奴叛。有人告云。在佛牙阁上。请开阁检视。寺司即随语开阁。主师至佛牙座前开函取牙。作礼三拜。以锦手巾盛牙。绕山东而去。至今竟不测所在。

释僧护。本会稽剡人也。少出家。便克意常苦节戒行严净。后居石城山隐岳寺。寺北有青壁。直上数十余丈。当中央有如佛焰光之形。上有丛树曲干垂阴。护每经行至壁所。辄见光明焕炳闻弦管歌赞之声。于是擎炉发誓愿。博山镌造十丈石佛。以敬拟弥勒千尺之容。使凡厥有缘同睹三会。以北齐建武中招结道俗。初就雕剪疏凿移年仅成面朴。顷之护遘疾而亡。临终誓曰。吾之所造本不期一生成办。第二身中其愿克果。后有沙门僧淑纂袭遗功。而资力莫由未获成遂。至梁天监六年。有始丰令吴郡陆咸。罢邑还国。夜宿剡溪值风雨晦冥。咸危惧假寐。忽梦见三道人来告云。君识信坚正自然安隐。有建安殿下感患未瘳。若能治剡县僧护所造石像得成就者必获平豫冥理非虚宜相开发也。咸还都经年稍忘前梦。后出门乃见一僧云。听讲寄宿。因言。去岁剡溪所嘱建安王事犹忆此不。咸当时惧然。答云不忆。道人笑曰。宜更思之。仍即辞去。咸悟其非凡。乃倒屣咨访追及百步。忽然不见。咸豁尔意解具忆前梦。乃剡溪所见第三僧也。咸即驰启建安王。王即以上闻。敕遣僧祐律师专任像事。王乃深信益加喜踊充遍。抽舍金贝誓取成毕。初僧祐未至一日。寺僧慧逞梦见黑衣大神翼从甚壮立于龛所商略分数。至明旦而祐律师至。其神应若此。初僧护所创凿龛过浅。乃铲入五丈。更施顶髻。及身相克成莹磨将毕。夜中忽当万字处色赤而隆起。今像胸万字处犹不施金镈而赤色在焉。像以天监十二年春就功。至十五年春竟。坐躯高五丈立形十丈。龛前架三层台。又造门阁殿堂并立众基业以充供养。其四远士庶并提挟香华万里来集。供施往还轨迹填委。自像成之后。建安王所苦稍瘳。本卒已康复。王后改封。今之南平王是也。

释法悦者。戒素沙门也。齐末敕为僧主。止京师正觉寺。敦修福业四部所归。悦尝闻彭城宋王寺有丈八金像乃宋车骑徐州刺史王仲德所造。光相之工江左称最。州境或应有灾祟。及僧尼横延衅戾。像则流汗。汗之多少则祸患之浓淡也。宋泰始初彭城北属群虏共欲迁像。引至万夫竟不能致。齐初兖州数郡欲起义南附。亦驱逼众僧助守营堑。时虏帅兰陵公攻陷此营获诸沙门。于是尽执二州道人幽系围里。遣表伪台诬以助乱。像时流汗举殿皆湿。时伪梁王谅镇在彭城。亦多小信向亲往像所使人拭之随出。终莫能止。王乃烧香礼拜至心誓曰。众僧无罪。弟子自当营护不使罗祸。若幽诚有感愿拭汗即止。于是自手拭之。随拭即燥。王具表其事。诸僧皆见原免。悦既欣睹灵异誓愿瞻礼。而关禁阻隔莫由克遂。又昔宋明皇帝经造丈八金像。四铸不

成。于是改为丈四。悦乃与白马寺沙门智靖。率合同缘欲改造丈八无量寿像以申厥志。始鸠集金铜。属齐末世道陵迟。复致推斥。至梁初方以事启闻。降敕听许。并助造光趺。材官工巧随用资给。以梁天监八年五月三日于小庄严寺营铸。匠本量佛身四万斤铜。融泻已竭尚未至胸。百姓送铜不可称计。投诸炉冶随铸而模内不满。犹自如先又驰启闻。敕给功德铜三千斤。台内始就量送。而像处已见。羊车传诏载铜炉侧。于是飞鞴消融一铸便满。甫尔之间人车俱失。比台内铜出方知向之所送信实灵感。工匠喜踊道俗称赞。及至开模量度乃踊成丈九。而光相不差。又有大钱二枚犹见在衣条。竟不销铄。并莫测其然。寻昔量铜四万。准用有余。后益三千。计阙未满。而祥瑞冥密出自心图。故知神理幽通殆非人事。初像素既成。比丘道昭常夜中礼忏。忽见素所晃然洞明。祥视久之。乃知神光之异铸后三日未及开模。有禅师道度。高洁僧也。舍其七条袈裟助费。开顶俄而遥见二僧。跪开像髻。逼就观之。倏然不见。时悦靖二僧相次迁化。敕以像事委定林僧祐。其年九月二十六日移像光宅寺。是月不雨颇有埃尘。及明将迁像夜有轻云遍上微雨沾泽。僧祐经行像所系念天气。遥见像边有光焰上下如灯如烛。并闻槌谶礼拜之声。入户详视揜然俱灭。防寺蒋孝孙亦所同见。是夜淮中贾客并闻大航舶下催督治桥。有如数百人声。将知灵器之重。岂人致焉。其后更铸光趺。并有风香之瑞。自葱河以左。金像之最唯此一耳。

论曰。昔忧填初刻栴檀。波斯始铸金质。皆现写真容工图妙相。故能流光动瑞避席施虔。爰至发爪两塔衣影二台。皆是如来在世已见成轨。自收迹河边阇维林外。八王请分还国起塔及瓶灰二所。于是十刹兴焉。其生处、得道、说法．涅槃。肉髻顶骨．四牙．双迹．钵杖．唾壶．泥洹僧等。皆树塔勒铭标揭神异。尔后百有余年阿育王遣使浮海。坏撤诸塔分取舍利。还值风潮颇有遗落。故今海族之中时或遇者。是后八万四千因之而起。育王诸女亦次发净心。并镌石镕金图写神状至能浮江泛海影化东川。虽复灵迹潜通而未彰视听。及蔡愔秦景自西域还至。始傅画㲲释迦。于是凉台寿陵。并图其相。自兹厥后形像塔庙与时竞列。洎于大梁遗光粤盛。夫法身无像因感故形感见有参差故形应有殊别。若乃心路苍茫则真仪隔化。情志慊切则木石开心。故刘殷至孝诚感。釜庾为之生铭。丁兰温凊竭诚。木母以之变色。鲁阳回戈而日转。杞妇下泪而城崩。斯皆隐恻入其性情。故使征祥照乎耳目。至如慧达招光于刹抄。慧力感瑞于塔基。慧受申诚于浮木。僧慧显证于移灯。洪亮并忘形于铸像。意献皆尽命于伽蓝。法献专志于牙骨。竟陵为之通感。僧护蓄抱于石城。南平以之获应。近有光宅丈九。显曜京畿。宋帝四铄而不成。梁皇一冶而形备。妙相踊而无亏。瑞铜少而更足。故知道藉人弘。神由物感。岂曰虚哉。是以祭神如神在。则神道交矣。敬佛像如佛身。则法身应矣。故入道必以智

慧为本。智慧必以福德为基。譬犹鸟备二翼倏举千寻。车足两轮一驰千里。岂不勤哉。岂不勖哉。

赞曰。真仪揜曜。金石传晖。爰有塔像。怀恋者依。现奇表极。显瑞旍威。岩藏地踊。水泛空飞。笃矣心路。必契无违。

## 高僧传卷第十五

### 经师第九

帛法桥一 支昙籥二 释法平三 释僧饶四 释道慧五 释智宗六 释昙迁七 释昙智八 释僧辩九 释昙凭十 释慧忍十一

帛法桥。中山人。少乐转读而乏声。每以不畅为慨。于是绝粒忏悔七日七夕。稽首观音以祈现报。同学苦谏誓而不改。至第七日觉喉内豁然。即索水洗漱云。吾有应矣。于是作三契经声彻里许。远近惊嗟悉来观听。尔后诵经数十万言。昼夜讽咏哀婉通神。至年九十声犹不变。以晋穆帝永和中卒于河北。即石虎末也。有弟子僧扶。亦戒行清高。

支昙籥。本月支人。寓居建业。少出家清苦蔬食。憩吴虎丘山。晋孝武初。敕请出都止建初寺。孝武从受五戒。敬以师礼。籥特禀妙声善于转读。尝梦天神授其声法。觉因裁制新声。梵向清靡四飞却转。反折还喉叠哢。虽复东阿先变康会后造。始终循环未有如籥之妙。后进传写莫匪其法。所制六言梵呗传响于今。后终于所住。年八十一。

释法平。姓康。康居人。寓居建业。与弟法等俱出家止白马寺为昙籥弟子。共传师业。响韵清雅运转无方。后兄弟同移祇洹。弟貌小丑而声踰于兄。宋大将军于东府设斋。一往以貌轻之。及闻披卷三契。便扼腕神服。乃叹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信矣。后东安严公发讲。等作三契经竟。严徐动麈尾曰。如此读经亦不减发讲遂散席。明更开题。议者以为相成之道也。兄弟并以元嘉末卒。

释僧饶。建康人。出家止白马寺。善尺牍及杂技。而偏以音声著称。擅名于宋武文之世。响调优游和雅哀亮与道综齐肩。综善三本起及大拏每清梵一举。辄道俗倾心。寺有般若台。饶常绕台梵转以拟供养。行路闻者莫不息驾踟蹰。弹指称佛。宋大明二年卒。年八十六。时同寺复有超明明慧。少俱为梵呗长斋。时转读亦有名当世。

释道慧。姓张。寻阳柴桑人。年二十四出家止庐山寺。素行清贞

博涉经典。特禀自然之声。故偏好转读。发响含奇制无定准。条章折句绮丽分明。后出都止安乐寺。转读之名大盛京邑。晚移朱方竹林寺。诵经数万言。每夕讽咏辄闻闇中有弹指唱萨之声。宋大明二年卒。年五十一。

释智宗。姓周。建康人。出家止谢寺。博学多闻尤长转读。声至清而爽快。若乃八关长夕中宵之后。四众低昂睡蛇交至。宗则升座一转梵响干云。莫不开神畅体豁然醒悟。大明三年卒。年三十一。时有慧宝道诠。虽非同时作法相似。甚丰声而高调。制用无取焉。宋明忽赏道诠。议者谓逢时也。

释昙迁。姓支。本月支人。寓居建康。笃好玄儒。游心佛义。善谈庄老。并注十地。又工正书。常布施题经。巧于转读有无穷声韵。梵制新奇特拔终古。彭城王义康范晔王昙首。并皆游狎。迁初止祇洹寺。后移乌依寺。及范晔被诛。门有十二丧。无敢近者。迁抽货衣物悉营葬送。孝武闻而叹赏。谓徐爰曰。卿着宋书勿遗此士。王僧虔为湘州及三吴。并携共同游。齐建元四年卒。年九十九。时有道场寺释法畅。瓦官寺释道琰。并富声哀婉。虽不竞迁等。抑亦次之。

释昙智。姓王。建康人。出家止东安寺。性风流善举止。能谈庄老。经论书史多所综涉。既有高亮之声。雅好转读。虽依拟前宗而独拔新异。高调清彻写送有余。宋孝武萧思话王僧虔等。并深加识重。僧虔临湘州携与同行。萧守吴复招同入。齐永明五年卒于吴国。年七十九。时有道朗法忍智欣慧光。并无余解。薄能转读。道朗捉调小缓。法忍好存击切智欣善能侧调。慧光喜骋飞声。

释僧辩。姓吴。建康人。出家止安乐寺。少好读经。受业于迁畅二师。初虽祖述其风。晚更措意斟酌。哀婉折衷独步齐初。尝在新亭刘绍宅斋。辩初夜读经始得一契。忽有群鹤下集阶前。及辩度卷一时飞去。由是声振天下远近知名。后来学者莫不宗事。永明七年二月十九日司徒竟陵文宣王。梦于佛前咏维摩一契。同声发而觉。即起至佛堂中。还如梦中法。更咏古维摩一契。便觉韵声流好着工恒日。明旦即集京师善声沙门龙光普智新安道兴多宝慧忍天保超胜及僧辩等。集第作声。辩传古维摩一契瑞应七言偈一契。最是命家之作。后人时有传者。并讹漏失其大体。辩以齐永明十一年卒。中兴有释僧恭。当时与辩齐名。后遂退道。

释昙凭。姓杨揵。为南安人。少游京师学转读。止白马寺音调甚工而过旦自任。时人未之推也。于是专精规矩更加研习。晚遂出群翕然改观。诵三本起经尤善其声。后还蜀止龙渊寺。巴汉怀音者皆崇其声范。每梵音一吐辄鸟马悲鸣行途住足。因制造铜钟。愿于未来常有

八音四辩。庸蜀有铜钟始于此也。后终于所住。时蜀中有僧令道光。亦微善转读。

释慧忍。姓蒉。建康人。少出家住北多宝寺。无余行解。止是爱好音声。初受业于安乐辩公。备得其法。而哀婉细妙特欲过之。齐文宣感梦之后集诸经师。乃共忍斟酌旧声诠品新异。制瑞应四十二契。忍所得最长妙。于是令慧满僧业僧尚超朗僧期超猷慧旭法律昙慧僧胤慧彖法慈等四十余人皆就忍受学。遂传法于今。忍以隆昌元年卒。年四十余。

释法邻(平调牒句。殊有宫商) 释昙辩(一往无奇。弥久弥胜)

释慧念(少气调。殊有细美) 释昙干(爽快碎磕。传写有法)

释昙进(亦八能流。编善还国品) 释慧超(善于三契。后不能称)

释道首(怯于一往。长道可观) 释昙调(写送清雅。恨功夫未足)

凡此诸人。并齐代知名。其浙左江西荆陕庸蜀亦颇有转读。然止是当时咏歌。乃无高誉。故不足而传也。

论曰。夫篇章之作。盖欲申畅怀抱褒述情志。咏歌之作。欲使言味流靡辞韵相属。故诗序云。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咏歌之也。然东国之歌也。则结咏以成咏。西方之赞也。则作偈以和声。虽复歌赞为殊。而并以协谐钟律符靡宫商。方乃奥妙。故奏歌于金石。则谓之以为乐。设赞于管弦。则称之以为呗。夫圣人制乐其德四焉。感天地。通神明。安万民。成性类。如听呗亦其利有五。身体不疲。不忘所忆。心不懈倦。音声不坏。诸天欢喜。是以般遮弦歌于石室。请开甘露之初门。净居舞颂于双林。奉报一化之恩德。其间随时赞咏。亦在处成音。至如亿耳细声于宵夜。提婆扬响于梵宫。或令无相之旨奏于篪笛之上。或使本行之音宣乎琴瑟之下。并皆抑扬通感佛所称赞。故咸池韶武无以匹其工。激楚梁尘无以较其妙。自大教东流。乃译文者众。而传声盖寡。良由梵音重复汉语单奇。若用梵音以咏汉语。则声繁而偈迫。若用汉曲以咏梵文。则韵短而辞长。是故金言有译梵响无授。始有魏陈思王曹植。深爱声律属意经音。既通般遮之瑞响。又感鱼山之神制。于是删治瑞应本起以为学者之宗。传声则三千有余。在契则四十有二。其后帛桥支籥亦云祖述陈思。而爱好通灵别感神制。裁变古声所存止一十而已。至石勒建平中有天神降于安邑厅事。讽咏经音七日乃绝。时有传者并皆讹废。逮宋齐之间有昙迁僧辩太傅文宣等。并殷勤嗟咏曲意音律。撰集异同斟酌科例。存仿旧法正可三百余声。自兹厥后声多散落。人人致意补缀不同。所以师师异法

家家各制。皆由昧乎声旨莫以裁正。夫音乐感动自古而然。是以玄师梵唱赤雁爱而不移。比丘流响青鸟悦而忘翥。昙凭动韵。犹令鸟马蹜局。僧辩折调。尚使鸿鹤停飞。量人虽复深浅。筹感抑亦次焉。故夔击石拊石则百兽率舞。箫韶九成则凤凰来仪。鸟献且犹致感。况乃人神者哉。但转读之为懿。贵在声文两得。若唯声而不文。则道心无以得生。若唯文而不声。则俗情无以得入。故经言。以微妙音歌叹佛德。斯之谓也。而顷世学者裁得首尾余声。便言。擅名当世。经文起尽曾不措怀。或破句以合声。或分文以足韵。岂唯声之不足。亦乃文不成诠。听者唯增恍忽。闻之但益睡眠。使夫八真明珠未揜而藏曜。百味淳乳不浇而自薄。哀哉。若能精达经旨洞晓音律。三位七声次而无乱。五言四句契而莫爽。其间起掷荡举平折放杀。游飞却转反叠娇弄。动韵则流靡弗穷。张喉则变态无尽。故能炳发八音光扬七善。壮而不猛凝而不滞。弱而不野刚而不锐。清而不扰浊而不蔽。谅足以起畅微言怡养神性。故听声可以娱耳。聆语可以开襟。若然可谓梵音深妙令人乐闻者也。然天竺方俗凡是歌咏法言皆称为呗。至于此土咏经则称为转读。歌赞则号为梵呗。昔诸天赞呗皆以韵入弦绾。五众既与俗违。故宜以声曲为妙。原夫梵呗之起亦兆自陈思。始着太子颂及睒颂等。因为之制声。吐纳抑扬并法神授。今之皇皇顾惟。盖其风烈也。其后居士支谦。亦传梵呗三契。皆湮没而不存。世有共议一章。恐或谦之余则也。唯康僧会所造泥洹梵呗于今尚传。即敬谒一契文出双卷泥洹。故曰泥洹呗也。爰至晋世有高座法师。初传觅历。今之行地印文即其法也。籥公所造六言。即大慈哀愍一契。于今时有作者。近有西凉州呗。源出关右。而流于晋阳。今之面如满月是也。凡此诸曲并制出名师。后人继作多所讹漏。或时沙弥小儿互相传授。畴昔成规殆无遗一。惜哉。此既同是声例。故备之论末。

唱导第十

宋 释道照一 释昙颖二 释慧璩三 释昙宗四 释昙光五 齐 释慧芬六 释道儒七 释慧重八 释法愿九 释法镜十。

释道照。姓麴。平西人。少善尺牍兼博经史。十八出家。止京师祇洹寺。披览群典以宣唱为业。音吐寥亮洗悟尘心。指事适时言不孤发。独步于宋代之初。宋武帝尝于内殿斋。照初夜略叙。百年迅速迁灭俄顷苦乐参差必由因召。如来慈应六道。陛下抚矜一切。帝言善。久之斋竟。别嚫三万。临川王道规从受五戒。奉为门师。宋元嘉三十年卒。年六十六。照弟子慧明。姓焦。魏郡人。神情俊迈祖习师风。亦有名当世。

释昙颖。会稽人。少出家谨于戒行。诵经十余万言。止长干寺。

性恭俭唯以善诱为先。故属意宣唱天然独绝。凡要请者皆贵贱均赴贫富一揆。张畅闻而叹曰。辞吐流便足腾远理。颖尝患癣疮积治不除。房内恒供养一观世音像。晨夕礼拜求差此疾。异时忽见一蛇从像后缘壁上屋。须臾有一鼠子从屋脱地。涎涶沐身状如已死。颖候之犹似可活。即取竹刮除涎涶。又闻蛇所吞鼠能疗疮疾。即刮取涎涶以傅癣上。所傅既遍鼠亦还活。信宿之间疮痍顿尽。方悟蛇之与鼠皆是祈请所致。于是精勤化导励节弥坚。宋太宰江夏王义恭最所知重。后卒于所住。年八十一。

释慧璩。丹阳人。出家止瓦官寺。读览经论涉猎书史。众技多闲而尤善唱导。出语成章动辞制作。临时采博罄无不妙诣。宋太祖文皇帝车骑臧质。并提携友善雅相崇爱。谯王镇荆要与同行。后逆节还朝。于梁山设会。顷之谯王败。璩还京。后宋孝武设斋。璩唱导。帝问璩曰。今日之集何如梁山。璩曰。天道助顺况复为逆。帝悦之。明旦别嚫一万后敕为京邑都维那。大明末终于寺。年七十二。

释昙宗。姓虢。秣陵人。出家止灵味寺。少而好学博通众典。唱说之功独步当世。辩口适时应变无尽。尝为孝武唱导行菩萨五法礼竟。帝乃笑谓宗曰。朕有何罪而为忏悔。宗曰。昔虞舜至圣犹云予违尔弼。汤武亦云万姓有罪在予一人。圣王引咎。盖以轨世。陛下德迈往代。齐圣虞殷。履道思冲。宁得独异。帝大悦。后殷淑仪薨。三七设会悉请宗。宗始叹世道浮伪恩爱必离。嗟殷氏淑德荣幸未畅。而灭实当年收芳今日。发言凄至。帝泫怆良久。赏异弥深。后终于所住。着京师塔寺记二卷。时灵味寺复有释僧意者。亦善唱说。制睒经新声。哀亮有序。

释昙光。会稽人。随师止江陵长沙寺。性意嗜五经诗赋。及算数卜筮无不贯解。年将三十。喟然叹曰。吾从来所习皆是俗事。佛法深理未染一毫。岂剪落所宜耶。乃屏旧业听诸经论。识悟过人一闻便达。宋衡阳文王义季镇荆州。求觅意理沙门共谈佛法。声境推光以当鸿任。光固辞。王自诣房敦请。遂从命焉。给车服人力月供一万。每设斋会无有导师。王谓光曰。奖导群生唯德之本。上人何得为辞。愿必自力。光乃回心习唱制造忏文。每执炉处众。辄道俗倾仰。后还都止灵味寺。义阳王旭出镇北徐。携光同行。及景和失德义阳起事。以光预见乃赍七曜以决光。光杜口无言。故事宁获免。宋明帝于湘宫设会。闻光唱导帝称善。即敕赐三衣瓶钵。后卒于寺中。年六十五。

释慧芬。姓李。豫州人。幼有殊操十二出家。住谷熟县常山寺。学业优深苦行精峻。每赴斋会常为大众说法。梁楚之间悉奉其化。及魏虏毁灭佛法。乃南归京师。至乌江追骑将及。而渚次无航。芬一心念佛。俄见流船忽至。乘之获免。至都止白马寺。时御史中丞袁愍

孙。常谓道人偏执未足与议。乃命左右令候觅沙门试欲语之。会得芬至。袁先问三乘四谛之理。却辩老庄儒墨之要。芬既素善经书。又音吐流便。自旦之夕袁不能穷。于是敬以为师。令子弟悉从受戒。芬又善神咒所治必验。后病笃服丸。人劝之以酒。芬曰。积时持戒宁以将死亏节。乃语弟子云。吾其去矣。以齐永明三年卒于兴福寺。年七十九。临终有训诫遗文。云云。

释道儒姓石。渤海人。寓居广陵。少怀清信慕乐出家。遇宋临川王义庆镇南兖。儒以事闻之。王赞成厥志。为启度出家。出家之后蔬食读诵。凡所之造皆劝人改恶修善。远近宗奉遂成导师。言无预撰发向成制。元嘉末出都止建初寺。长沙王请为戒师。庐承相伯仲孙等。共买张敬儿故庙为儒立寺。今齐福寺是也。儒以齐永明八年卒。年八十一。时闲心寺有释僧喜。亦善唱说。振誉于宋末齐初。

释慧重。姓闵。鲁国人。侨居金陵早怀信悟。有志从道愿言未遂。已长斋菜食每率众斋会。常自为唱导。如此累时。乃上闻于宋孝武。大明六年敕为新安寺出家。于是专当唱说。禀性清敏识悟深沉。言不经营应时若泻。凡预闻者皆留连信宿增其恳诣。后移止瓦官禅房。永明五年卒。年七十三。时瓦官复有释法觉。又敦慧重之业。亦擅名齐代。

释法愿。本姓钟。名武厉。先颍川长社人。祖世避难移居吴兴长城。愿常为梅根冶监。有施慎民来代之。先时文书未校慎民、遂偏。当其负愿乃诉求分罪。有旨免慎民死。除愿为新道令。家本事神身习鼓舞。世间杂技及耆父占相。皆备尽其妙。尝以镜照面云。我不久当见天子。于是出都住沈桥。以庸相自业。宗悫沈庆微时经请愿相。愿曰。宗君应为三州刺史。沈君当位极三公。如是历相众人。记其近事所验非一。遂有闻于宋太祖。太祖见之。取东冶囚及一奴美颜色者。饰以衣冠令愿相之。愿指囚曰。君多危难下阶便应着锁。谓奴曰。君是下贱人。乃暂得免耶。帝异之。即敕住后堂知阴阳秘术。后少时启求出家。三启方遂。为上定林远公弟子。及孝武龙飞宗壳出镇广州。携愿同往。奉为五戒之师。会谯王构逆羽檄岭南。壳以咨愿。愿曰。随君来误杀人。今太白犯南斗。法应杀大臣。宜速改计必得大勋。果如愿言。壳迁豫州刺史。复携同行。及竟陵王诞举事。愿陈谏亦然。愿后与刺史共欲减众僧床脚令依八指之制。时沙门僧导独步江西。谓愿滥匡其士。颇有不平之色。遂致闻孝武。即敕愿还都。帝问愿。何诈菜食。愿答。菜食已来十余年。帝敕直合沈攸之。强逼以肉。遂折前两齿不回其操。帝大怒。敕罢道作广武将军直华林佛殿。愿虽形同俗人。而栖心禅戒未尝亏节。有顷帝崩。昭太后令听还道太始六年佼长生舍宅为寺。名曰正胜。请愿居之。齐高亲事幼主。恒有不测之

忧。每以咨愿。愿曰。后七月当定。果如其言。及高帝即位。事以师礼。武帝嗣兴亦尽师敬。永明二年愿遭兄丧。启乞还乡。至乡少时敕旨重叠。愿后出憩在湘宫。銮驾自幸降寺省慰。愿云。脚疾未消不堪相见。帝乃转跸而去。文惠太子尝往寺问讯。愿既不命令坐。文惠作礼而立。乃谓愿曰。葆吹清铙以为供养。其福云何。愿曰。昔菩萨八万伎乐供养佛。尚不如至心。今吹竹管子打死牛皮。此何足道。其秉德迈时皆此之类。其王侯妃主及四远士庶。并从受戒悉遵师礼。愿往必直前无有通白。感致随喜日盈万计。愿随以修福未尝蓄聚。或雇人礼佛。或借人持斋。或收籴米谷散饴鱼鸟。或贸易饮食赈给囚徒。兴功立德数不可纪。愿又善唱导。及依经说法率自心抱。无事宫商。言语讹杂。唯以适机为要。可谓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也。后入定三日不食。忽语弟子云。汝等失饭箩矣。俄而寝疾。时寺侧遭烧寺在下风。烟焰必及。弟子欲舆愿出寺。愿曰。佛若被烧我何用活。即苦心归命。于是三面皆焚。唯寺不烬。齐永元二年年八十七卒。

释法镜。姓张。吴兴乌程人。幼而乐道事未获从。值慧益烧身启帝度二十人。镜即预其一也。事法愿为师。既得入道履操冰霜。仁施为怀旷拔成务。于是研习唱导有迈终古。齐竟陵文宣王厚相礼待。镜誓心弘道不拘贵贱。有请必行。无避寒暑。财不蓄私常兴福业。建武初以其信施立齐隆寺以居之。镜为性敦美赏接为务。故道俗交知莫不爱悦。虽义学功浅而领悟自然。造次嘲难必有酬酢。齐永元二年卒。年六十四。其后瓦官道亲彭城宝兴耆阇道登。并皆祖述宣唱。高韵华言。非忝前例。倾众动物。论者后之。今上为长沙宣武王治镜所住寺。因改曰宣武也。

论曰。唱导者。盖以宣唱法理开导众心也。昔佛法初传。于时齐集止宣唱佛名依文致礼。至中宵疲极。事资启悟。乃别请宿德升座说法。或杂序因缘。或傍引譬喻。其后庐山释慧远。道业贞华风才秀发。每至斋集辄自升高座躬为导首。先明三世因果。却辩一斋大意。后代传受遂成永则。故道照昙颖等十有余人。并骈次相师各擅名当世。夫唱导所贵其事四焉。谓声辩才博。非声则无以警众。非辩则无以适时。非才则言无可采。非博则语无依据。至若响韵钟鼓则四众惊心。声之为用也。辞吐后发适会无差。辩之为用也。绮制雕华文藻横逸。才之为用也。商搉经论采撮书史。博之为用也。若能善兹四事。而适以人时。如为出家五众则须切语无常苦陈忏悔。若为君王长者。则须兼引俗典绮综成辞。若为悠悠凡庶则须指事造形直谈闻见。若为山民野处则须近局言辞陈斥罪目凡此变态与事而兴。可谓知时知众。又能善说。虽然故以恳切感人倾诚动物。此其上也。昔草创高僧本以八科成传。却寻经导二技。虽于道为末。而悟俗可崇。故加此二条足成十数。何者至如八关初夕。旋绕行周烟盖停氛。灯帷靖耀。四众专

心。叉指缄默。尔时导师则擎炉慷慨。含吐抑扬辩出不穷言应无尽。谈无常则令心形战栗。语地狱则使怖泪交零。征昔因则如见往业。核当果则已示来报。谈怡乐则情抱畅悦。叙哀戚则洒泪含酸。于是阖众倾心举堂恻怆。五体输席碎首陈哀。各各弹指人人唱佛。爰及中宵后夜钟漏将罢。则言星河易转胜集难留。又使人迫怀抱载盈恋慕。当尔之时导师之为用也。其间经师转读事见前章。皆以赏悟适时。拔邪立信。其有一分可称。故编高僧之末。若夫综习未广谙究不长。既无临时捷辩必应遵用旧本。然才非已出制自他成。吐纳宫商动见纰谬。其中传写讹误亦皆依而唱习。致使鱼鲁淆乱鼠璞相疑。或时礼拜中间忏疏忽至。既无宿蓄耻欲屈头。临时抽造謇棘难辩。意虑荒忙心口乖越。前言既久后语未就。抽衣謦咳示延时节。列席寒心观途启齿。施主失应时之福。众僧乖古佛之教。既绝生善之萌。秖增戏论之惑。始获滥吹之讥。终致代匠之咎。若然岂高僧之谓耶。

## 高僧传序录卷第十六

原夫至道冲漠。假蹄筌而后彰。玄致幽凝。藉师保以成用。是由圣迹迭兴贤能异托。辩忠烈孝慈。以定君敬之道。明诗书礼乐。以成风俗之训。或忘功遗事。尚彼虚冲。或体任荣枯。重兹达命。而皆教但域中功存近益。斯盖渐染之方未奥尽其神性。至若能仁之为训也。考业果幽微。则循复三世。言至理高妙。则贯绝百灵。若夫启十地以辩慧宗。显二谛以诠智府。穷神尽性之旨。管一枢极之致。余教方之犹群流之归巨壑。众星之共北辰。悠哉邈矣。信难得以言尚至。乃教满三千。形遍六道。皆所以接引幽昏为大利益。而以净秽异闻升坠殊见。故秋方先音形之本。东国后见闻之益。云龙表于夜明。风虎彰乎宵梦。鸿风既扇。大化斯融。自尔西域名僧往往而至。或传度经法。或教授禅道。或以异迹化人。或以神力救物。自汉之梁。纪历弥远。世涉六代。年将五百。此土桑门含章秀起。群英间出迭有其人。众家记录叙载各异。沙门法济偏叙高逸一迹。沙门法安但列志节一行。沙门僧宝止命游方一科。沙门法进乃通撰传论。而辞事阙略。并皆互有繁简出没成异。考之行事未见其归宋。临川康王义庆宣验记及幽明录。大原王琰冥祥记。彭城刘俊益部寺记。沙门昙宗京师寺记。太原王延秀感应传。朱君台征应传。陶渊明搜神录。并傍出诸僧叙其风素。而皆是附见。亟多疏阙齐竟陵文宣王三宝记传。或称佛史。或号僧录。既三宝共叙。辞旨相关。混滥难求。更为芜昧。琅琊王巾所撰僧史意似该综。而文体未足。沙门僧祐撰三藏记。止有三十余僧。所无甚众。中书郎郄景兴东山僧传。治中张孝秀庐山僧传。中书陆明霞沙门传。各竞举一方不通今古。务存一善不及余行。逮乎即时。亦继有作者。然或褒赞之下。过相揄扬。或叙事之中。空列辞费。求之实理无的可称。或复嫌以繁广删减其事。而抗迹之奇。多所遗削。谓出

家之士。处国宾王。不应励然自远高蹈独绝寻辞荣弃爱本以异俗为贤。若此而不论竟何所纪。尝以暇日遇览群作。辄搜捡杂录数十余家。及晋宋齐梁春秋书史。秦赵燕凉荒朝伪历。地理杂篇。孤文片记。并博咨古老。广访先达。校其有无。取其同异。始于汉明帝永平十年。终至梁天监十八年。凡四百五十三载。二百五十七人。又傍出附见者二百余人。开其德业大为十例。一曰译经。二曰义解。三曰神异。四曰习禅。五曰明律。六曰遗身。七曰诵经。八曰兴福。九曰经师。十曰唱导。然法流东土。盖由传译之勋。或踰越沙险。或泛漾洪波。皆忘形殉道。委命弘法。震旦开明一焉是赖。兹德可崇。故列之篇首。至若慧解开神。则道兼万亿。通感适化。则强暴以绥。靖念安禅则功德森茂。弘赞毗尼。则禁行清洁。忘形遗体。则矜吝革心。歌诵法言。则幽显含庆。树兴福善。则遗像可传。凡此八科。并以轨迹不同。化洽殊异。而皆德效四依。功在三业。故为群经之所称美。众圣之所褒述。及夫讨核源流商搉取舍。皆列诸赞论。备之后文。而论所著辞微异恒体。始标大意类犹前序。末辩时人事同后议。若间施前后。如谓烦杂。故总布一科之末。通称为论。其转读宣唱。虽源出非远。然而应机悟俗。实有偏功。故齐宋杂记。咸条列秀者。今之所取。必其制用超绝。及有一分通感。乃编之传末。如或异者非所存焉。凡十科所叙。皆散在众记。今止删聚一处。故述而无作。俾夫披览于一本之内可兼诸要。其有繁辞虚赞或德不及称者。一皆省略。故述六代贤异。止为十三卷。并序录合十四轴。号曰高僧传。自前代所撰多曰名僧。然名者本实之宾也。若实行潜光则高而不名。寡德适时。则名而不高。名而不高本非所纪。高而不名则备今录。故省名音代以高字。其间草创或有遗逸。今此一十四卷。备赞论者意以为定。如未隐括览者详焉。

高僧传第一卷(译经上十五人)

晋庐山僧伽提婆(僧伽罗叉)
晋长安竺佛念。
晋江陵辛寺昙摩耶舍(竺法度)

高僧传第二卷(译经中七人)

晋长安鸠摩罗什。
晋长安弗若多罗。
晋长安昙摩流支。
晋寿春石涧寺卑摩罗叉。
晋长安佛陀耶舍。
晋京师道场寺佛驮跋陀罗。
晋河西昙无谶(安阳[色-巴+(厂@矢)]　道普　法盛　法维　僧表)

高僧传第三卷(译经下十三人)

宋江陵辛寺释法显。
宋黄龙释昙无竭。
宋建康龙光寺佛驮什。
宋河西浮陀跋摩。
宋京师枳园寺释智严。
宋六合山释宝云。
宋京师祇洹寺求那跋摩。
宋京师奉诚寺僧伽跋摩。
宋上定林寺昙摩蜜多。
宋京兆释智猛。
宋京师道林寺畺良耶舍(僧伽达多　僧伽罗多哆)
宋京师中兴寺求那跋陀罗(阿那摩低)
齐建康正观寺求那毗地(僧伽婆罗)

高僧传第四卷(义解一十四人)

晋洛阳朱士行(竺叔兰　无罗叉)
晋淮阳支孝龙。
晋豫章山康僧渊(康法畅　支敏度)
晋高邑竺法雅(毗浮　昙相　昙习)
晋中山康法朗(令韶)
晋炖煌竺法乘(竺法行　竺法存)
晋剡东仰山竺法潜(竺法友　竺法蕴　竺法济　康法识)
晋剡沃洲山支遁(支法度　竺法仰)

晋剡山于法兰(竺法兴　支法渊　于法道)
晋剡白山于法开(于法威)
晋炖煌于道邃。
晋剡葛岘山竺法崇(道宝)
晋始宁山竺法义。
晋东莞竺僧度(竺慧超)

高僧传第五卷(义解二十五人)

晋长安五级寺释道安(王嘉)
晋蒲阪释法和。
晋泰山昆仑岩竺僧朗(支　僧敦)
晋京师瓦官寺竺法汰(昙壹　昙贰)
晋飞龙山释僧先(道护)
晋荆州上明竺僧辅。
晋京师瓦官寺竺僧敷。
晋荆州长沙寺释昙翼(僧卫)
晋荆州长沙寺释法遇。
晋荆州上明释昙徽。
晋长安覆舟山释道立(僧常　法浚)
晋长沙寺释昙诫。
晋于替青山竺法旷。
晋吴虎丘东寺竺道壹(帛道猷　道宝　道施)
晋山阴嘉祥寺释慧虔(昙诫　智明)

高僧传第六卷(义解三十三人)

晋庐山释慧远。
晋蜀龙渊寺释慧持(慧岩　僧恭　道泓　昙兰)
晋庐山释慧永(僧融)
晋庐山释僧济。
晋新阳释法安。
晋庐山释昙邕。
晋吴台寺释道祖(慧要　昙顺　昙说　法幽　道恒　道授)
晋长安大寺释僧[(丰*力)/石](弘觉)
晋彭城郡释道融。
晋长安释昙影。
晋长安释僧睿(僧揩)
晋长安释道恒(道标)
晋长安释僧肇。

## 高僧传第七卷(义解四三十二人)

宋京师龙光寺竺道生(宝林　法宝　慧生)
宋京师乌衣寺释慧睿。
宋京师东安寺释慧严(法智)
宋京师道场寺释慧观(僧馥　法业)
宋京师祇洹寺释慧义(僧睿)
宋京师彭城寺释道渊(慧琳)
宋京师彭城寺释僧弼。
宋东阿释慧静。
宋京师祇洹寺释僧苞(法和)
宋余杭方显寺释僧诠。
宋江陵辛寺释昙鉴(道海　慧龛　慧恭　昙泓　道广)
宋庐山凌云寺释慧安。
宋淮南中寺释昙无成(昙冏)
宋京师灵味寺释僧含(道含)
宋江陵琵琶寺释僧彻(僧庄)
宋吴虎丘山释昙谛。
宋寿春石涧寺释僧导(僧因　僧音　僧成)
宋蜀武担寺释道汪(普明　道誾)
宋山阴天柱山释慧静。
宋长沙麓山释法愍(僧宗)
宋京师北多宝寺释道亮(静林　慧隆)
宋丹阳释梵敏(僧籥)
宋京师中兴寺释道温(僧庆　慧定　慧嵩)
宋京师中兴寺释昙斌(昙济　昙宗)
宋京师何园寺释慧亮。
宋下定林寺释僧镜(昙隆)
宋京师灵根寺释僧瑾(昙度　玄运)
宋京师兴皇寺释道猛(道坚　慧鸾　慧敷　慧训　道明)
宋山阴灵嘉寺释超进(昙机　道凭)
宋吴兴小山释法瑶(昙瑶)
宋京师新安寺释道猷(道慈　慧整　觉世)
宋京师冶城寺释慧通。

## 高僧传第八卷(义解五二十七人)

齐伪魏济州释僧渊(慧记　道登)
齐伪魏释昙度。
齐京师庄严寺释道慧(玄趣　僧达)

齐京师中兴寺释僧钟(昙纤　昙迁　僧表　僧最　敏达　僧宝)
齐京师天保寺释僧盛。
齐京师湘官寺释弘充(法鲜)
齐高昌郡释智林。
齐京师灵根寺释法瑗(法爱　法常　智兴)
齐蜀齐后山释玄畅。
齐上定林寺释僧远(道凭　法令　慧泰)
齐荆州竹林寺释僧慧(昙慎　慧敞　僧岫)
齐上定林寺释僧柔(弘称　僧拔　慧熙)
齐山阴法华山释慧基(曾行　慧恢　道旭　慧求　慧深　法洪)
齐京师谢寺释慧次(僧宝　僧智　法珍　僧向　僧猛　法宝　慧调)
齐京师何园寺释慧隆(智诞　僧辩　僧贤　通慧　法度)
齐京师太昌寺释僧宗(昙准　法身　法真　慧令　僧贤　法仙　法最　僧敬　道文)
齐京师中兴寺释法安(慧光　敬遗　光赞　慧福　道宗)
齐京师中兴寺释僧印(慧龙)
齐琅琊[山*聶]山释法度(法绍　僧朗　慧开　法开　僧绍)
梁京师治城寺释智秀(法整　僧若　僧璇　道乘)
梁荆州释慧琳。
梁京师灵曜寺释僧盛(法欣　智敞　法冏　僧护　僧韶)
梁山阴云门山寺释智顺。
梁京师灵味寺释宝亮(道明　僧成　僧宝)
梁上定林寺释法通(圣进)
梁京师招提寺释慧集。
梁剡法华台释昙斐(法藏　明度)

高僧传第九卷(神异上四人)

晋邺中竺佛图澄(道进)
晋罗浮山单道开。
晋常山竺佛调。
晋洛阳耆域。

高僧传第十卷(神异下十六人)

晋洛阳盘鸱山揵陀勒。
晋洛阳娄至山呵罗竭。
晋襄阳竺法慧(范材)
晋洛阳大市寺安慧则(慧持)
晋长安涉公。

晋西平释昙霍。
晋上虞龙山史宗。
宋京师杯度。
宋伪魏长安释昙始。
宋高昌释法朗(法整)
宋岷山通云寺邵硕。
宋江陵琵琶寺释慧安(僧览　法卫)
齐京师枳园寺沙弥释法匮(法揩)
齐荆州释僧慧(慧远)
齐寿春释慧通。
梁京师释保志(道香　僧朗)

高僧传第十一卷(习禅　明律)

习禅(二十一人)
晋江左竺僧显。
晋剡隐岳山帛僧光。
晋始丰赤城山竺昙猷(慧开　慧真)
晋长安释慧嵬。
晋广汉阎兴寺释贤护。
晋始丰赤城山支昙兰。
晋蜀石室山释法绪。
晋伪魏平城释玄高(慧崇)
宋长安寒山释僧周(僧亮)
宋长安太后寺释慧通。
宋余杭释净度。
宋始丰瀑布山释僧从。
宋广汉释法成。
宋京师中兴寺释慧览。
宋荆州长沙寺释法期(道果)
宋成都释道法。
宋蜀安乐寺释普恒。
齐京师灵鹫寺释僧审(僧谦　法隐　超志　法达　慧胜)
齐武昌樊山释法悟(道济)
齐钱塘灵苑山释昙超。
齐始丰赤城山释慧明。
明律(十三人)
宋江陵释慧猷。
宋吴闲居寺释僧业(慧光)
宋京师长乐寺释慧询。

宋京师庄严寺释僧璩(道远)
宋彭城郡释道俨(慧曜)
宋江陵释僧隐(成具)
宋广汉释道房。
宋京师闲心寺释道营(慧祐)
齐钟山灵曜寺释志道(超度)
齐京师多宝寺释法颖(慧文)
齐蜀灵建寺释法琳。
齐京师安乐寺释智称(聪超)
梁京师建初寺释僧祐。

高僧传第十二卷(亡身　诵经)

亡身(十一人)
晋霍山释僧群。
宋彭城驾山释昙称。
宋高昌释法进(僧导)
宋魏郡廷尉寺释僧富。
宋伪秦蒲阪释法羽(慧始)
宋临川招提寺释慧绍(僧要)
宋庐山招隐寺释僧瑜。
宋京师竹林寺释慧益。
宋蜀武担寺释僧庆。
齐陇西释法光。
齐交阯仙山释昙弘。
诵经(二十一人)
晋河阴白马寺释昙邃。
晋越城寺释法相(昙盖　僧法)
晋山阴显义寺竺法纯。
晋蜀三贤寺释僧生。
宋剡法华台释法宗。
宋京师南涧寺释道冏。
宋庐山释慧庆。
宋临渭释普明。
宋京师道场寺释法庄。
宋京师瓦官寺释慧果。
宋京师东安寺释法恭(僧恭)
宋京师彭城寺释僧覆(慧琳)
齐京师高座寺释慧进(僧念)
齐永兴柏林寺释弘明。

齐京师灵根寺释慧豫(法音)
齐上定林寺释道崇。
齐上定林寺释超辩(法明　僧志　法定)
齐山阴天柱山释法慧(昙游)
齐京师后冈释僧侯(慧温)
梁上定林寺释慧弥(法仙)
梁富阳齐坚寺释道琳。

高僧传第十三卷(兴福　经师　导师)

兴福(十四人)
晋并州竺慧达。
晋武陵平山释慧元(竺慧直)
晋京师瓦官寺释慧力。
晋京师安乐寺释慧受。
宋京师崇明寺释僧慧。
宋山阴法华山释僧翼。
宋豫州释僧洪。
宋京师释僧亮。
宋京师延贤寺释法意。
齐南海云峰寺释慧敬。
齐南海藏薇山释法献。
齐上定林寺释法献(玄畅)
梁剡石城山释僧护。
梁京师正觉寺释法悦。
经师(十一人)
晋中山帛法桥。
晋京师建初寺支昙籥。
宋京师祇洹寺释法平。
宋京师白马寺释僧饶。
宋安乐寺释道慧。
宋谢寺释智宗。
齐乌衣寺释昙迁。
齐东安寺释昙智。
齐安乐寺释僧辩。
齐白马寺释昙凭。
齐北多宝寺释慧忍。
唱导(十人)
宋京师祇洹寺释道照。
宋长干寺释昙颖。

宋瓦官寺释慧璩。
宋灵味寺释昙宗。
宋中寺释昙光。
齐兴福寺释慧芬。
齐兴福寺释道儒。
齐瓦官寺释慧重。
齐正胜寺释法愿。
齐济隆寺释法镜。

右十三卷十科凡二百五十七人。

弟子孤子曼颖。顿首和南。一日蒙示所撰高僧传。并使其掎摭力寻始竟。但见伟才。纸弊墨渝迄未能罢。若乃至法既被名德已兴。年几五百时经六代。自摩腾法兰发轸西域。安侯支谶荷锡东都。虽迹标出没行实深浅。咸作舟梁大为利益。固宜缁素传美铅椠定辞照示后昆揄扬往秀。而道安罗什间表秦书。佛澄道进杂闻赵删。晋史见舍恨局当时。宋典所存颇因其会。兼且搀出君台之记。糅在元亮之说。感应或所商搉。幽明不无梗概泛显傍文未足光阐。间有诸传又非隐括。景兴偶采居山之人。僧宝偏缀游方之士。法济唯张高逸之例。法安止命志节之科。康泓专纪单开。王秀但称高座。僧瑜卓尔独载。玄畅超然孤录。唯释法进所造。王巾有着意。存该综可擅一家。然进名博而未广。巾体立而不就。梁来作者亦有病诸。僧祐成兰既同法济之责。孝秀染毫复获景兴之诮。其唱公纂集最实近之。求其鄙意更恨烦冗。法师此制始所谓不刊之鸿笔也。绵亘古今包括内外。属辞比事不文不质。谓繁难省云约岂加。以高为名既使弗逮者耻。开例成广足使有善者劝。向之二三诸子前后撰述。岂得挈长量短同年共日而语之哉。信门徒竟无一言可豫。市肆空设千金之赏。方入箧龙函上登麟阁。出内琼笈卷舒王笥弟子虽实不敏少尝好学。顷日尪余触途多昧。且获披来帙斯文在斯。钻仰弗暇讨论何所。诚非子通见元则之论。良愧处道知休奕之书。徒深谢安慕竺旷风流殷浩惮支遁才俊耳。不见旬日穷情已劳。扶力此白以伐诉尽。弟子孤子王曼颖顿首和南。

君白一日以所撰高僧传相简。意存箴艾。而来告累纸。更加拂拭。顾惟道藉人弘理由教显。而弘道释教莫尚高僧。故渐染以来昭明遗法。殊功异行列代而兴。敦厉后生理宜综缀。贫道少乏怀书抱筴自课之勤长慕铅墨涂青扬善之美。故于听览余闲厝心传录。每见一分可称。辄有怀三省。但历寻众记繁约。或编不同列参差。或行事出没。已详别序兼具来告。所以不量寸管。辄树十科。商搉条流。意言略举而笔路苍茫。辞语陋拙。本以自备疏遗。岂宜滥入高听檀越既学兼孔释解贯玄儒。抽入缀藻内外淹劭。披览余暇脱助详阅。故忘鄙俚用简

龙门。然事高辞野久怀多愧。来告吹嘘更增[怡-台＋典][怡-台＋墨]。今以所著赞论十科。重以相简。如有纰谬请备斟酌。释君白。

此传是会稽嘉祥寺慧皎法师所撰。法师学通内外善讲经律。着涅槃疏十卷梵网戒等义疏。并为世轨。又着此高僧传十三卷。梁末承圣二年太岁癸酉避侯景难来至湓城。少时讲说。甲戌年二月舍化。时年五十有八江州僧正慧恭经始葬庐山禅阁寺墓。龙光寺僧果同避难在山。遇见时事聊记之云尔。

续高僧传三十一卷

## 续高僧传序

原夫至道无言。非言何以范世。言惟引行。即行而成立言。是以布五位以擢圣贤。表四依以承人法。龙图成太易之渐龟章启彝伦之用。逮乎素王继辙前修举其四科。班生着词后进弘其九等。皆所谓化道之恒规。言行之权致者也。惟夫大觉之照临也。化敷西壤迹绍东川。踰中古而弥新。历诸华而转盛。虽复应移存没法被浇淳。斯乃利见之康庄。缺有之弘略。故使体道钦风之士。激扬影响之宾。会正解而树言。扣玄机而即号。并德充宇宙。神冠幽明。象设焕乎丹青。智则光乎油素。固以详诸经部。诚未缵其科条。窃以葱河界于剡洲。风俗分于唐梵。华胥撰列非圣不据。其篇则二十四依付法之传是也。神州所纪贤愚杂。其题引则六代所详群录是也。然则统斯大抵。精会所归。莫不振发蒙心网罗正理。俾夫骀足九达。贵踪望而可寻。徇目四驰。高山委而仰止。昔梁沙门金陵释宝唱撰名僧传。会稽释惠皎撰高僧传。创发异部品藻恒流。详核可观华质有据。而缉裒吴越叙略魏燕。良以博观未周。故得随闻成采。加以有梁之盛明德云繁。薄传五三数非通敏。斯则同世相侮。事积由来。中原隐括未传简录。时无雅赡谁为谱之。致使历代高风飒焉终古。余青襟之岁。有顾斯文。祖习乃存经纶攸阙。是用凭诸名器伫对杀青。而情计栖遑各师偏竞。逖听成简载纪相寻。而物忌先鸣藏舟遽往。徒悬积抱终掷光阴。敢以不才辄陈笔记。引疏闻见即事编韦。谅得列代因之更为冠冕。自汉明梦日之后梁武光有已前。代别释门咸流传史。考酌资其故实。删定节其先闻。遂得类缵前驱昌言大宝。季世情繁量重声华。至于鸠聚风猷。略无继绪。惟隋初沙门魏郡释灵裕。仪表缀述有意弘方。撰十德记一卷。偏叙昭玄师保。未奥广嗣通宗。余则孤起支文。薄言行状。终亦未驰高观。可为长太息矣。故沾预染毫之客。莫不望崖而戾止。固其然乎。今余所撰。恐坠接前绪。故不获已而陈之。或博咨先达。或取讯行人。或即目舒之。或讨仇集传。南北国史附见徽音。郊郭碑碣旌其懿德。皆撮其志行举其器略。言约繁简事通野素。足使绍胤前良允师后听。始岠梁之初运。终唐贞观十有九年。一百四十四载。包括岳渎历访华夷。正传三百四十人。附见一百六十人。序而伸之。大为十例一曰译经。二曰解义。三曰习禅。四曰明律。五曰护法。六曰感通。七曰遗身。八曰读诵。九曰兴福。十曰杂科。凡此十条。世罕兼美。今就其尤最者。随篇拟伦。自前传所叙。通例已颁。回互抑扬。寔遵弘捡。且夫经道两术。掩映于嘉苗。护法一科。纲维于正网。必附诸传述。知何绩而非功。取其拔滞宏规。固可标于等级。余则随善立目。不竞时须。布教摄于物情。为要解纷静。节总归于末第。区别

世务者也。至于韬光崇岳朝宗百灵。秀气逸于山河。贞槩销于林薄。致有声諠玄谷神游紫烟。高谢于松乔。俯眄于穷辙。斯皆具诸别纪。抑可言乎。或复匿迹城闉。陆沉浮俗。盛业可列。而吹嘘罕遇。故集见绩风素。且树十科。结成三帙号曰续高僧传。若夫搜擢源泒。剖析宪章。组织词令。琢磨行业。则备于后论。更议而引之。必事接恒篇。终成词费。则削同前传。犹恨逮于末法。世挺知名之僧。未覼嘉猷有沦典籍。庶将来同好。又尘斯意焉。

## 续高僧传卷第一

译经篇初　本传六人　附见二十七人。

梁扬都正观寺扶南沙门僧伽婆罗传一(曼陀罗　木道贤　僧法道命)

梁扬都庄严寺金陵沙门释宝唱传二(梁武帝　僧朗　梁简文　僧昭)

魏北台石窟寺恒安沙门释昙曜传三(昙靖)

魏南台永宁寺北天竺沙门菩提流支传四(常景　李廓　宝意　觉定　法场　智希　杨炫之　昙显　智贤　法希　藏称)

陈南海郡西天竺沙门拘那罗陀传五(高空　德贤　善吉)

陈扬都金陵沙门释法泰传六(智恺　曹毗　智敫　道尼)

僧伽婆罗。梁言僧养。亦云僧铠。扶南国人也。幼而颖悟。早附法津。学年出家。偏业阿毗昙论。声荣之盛有誉海南。具足已后广习律藏。勇意观方乐崇开化。闻齐国弘法。随舶至都。住正观寺。为天竺沙门求那跋陀之弟子也。复从跋陀研精方等。未盈炎燠博涉多通。乃解数国书语。值齐历亡坠道教淩夷。婆罗静洁身心外绝交。故拥室栖闲养素资业。大梁御宇搜访术能。以天监五年。被敕征召于杨都寿光殿华林园正观寺占云馆扶南馆等五处传译讫十七年。都合一十一部。四十八卷。即大育王经。解脱道论等是也。初翻经日。于寿光殿武帝躬临法座笔受其文。然后乃付译人尽其经本。敕沙门宝唱慧超僧智法云及袁昙允等。相对疏出。华质有序不坠译宗。天子礼接甚厚。引为家僧。所司资给道俗改观。婆罗不畜私财。以为嚫施成立住寺。太尉临川王宏。接遇隆重。普通五年因疾卒于正观。春秋六十有五。梁初又有扶南沙门曼陀罗者。梁言弘弱。大赍梵本远来贡献。敕与婆罗共译宝云法界体性文殊般若经三部合一十一卷。虽事传译未善梁

言。故所出经文多隐质。时有居士木道贤。以天监十五年献优娄频经一卷。文既鲜具。不辩来由。又有太学博士江泌女僧法者。小年出家有时静坐。闭目诵出净土妙庄严等经。始从八岁终于十六。总出三十五卷。天监年中在华光殿。亲对武帝诵出异经。杨都道俗咸称神授。若验佛经斯唯宿习未可余谈窃寻外典。生知者圣。学知者次。此则局谈今身昧于过往耳。若不然者。何以辨内外贤圣浅深之通塞哉。如前传昙谛之忆书镇。近俗崔子之念金环。代有斯踪。定非外托。逮太清中。湘东王记室虞孝敬。学周内外。撰内典传要三十卷。该罗经论。条贯释门。诸有要事备皆收录。颇同皇览类苑之流。渚宫陷没便袭染衣。更名道命。流离关辅亦有著述。云云。

释宝唱。姓岑氏。吴郡人。即有吴建国之旧壤也。少怀恢敏清贞自蓄。顾惟只立勤田为业。资养所费终于十亩。至于傍求。佣书取济。寓目流略便能强识。文采铺赡义理有闻。年十八。投僧祐津师而出家焉。祐江表僧望多所制述。具如前传纪之。唱既始陶津。经律咨禀。承风建德有声宗嗣。住庄严寺。博采群言酌其精理。又惟开悟土俗。要以通济为先。乃从处士顾道旷吕僧智等。习听经史庄易。略通大义。时以其游涉世务。谓有俗志。为访家室执固不回。将及三十天荫既崩。丧事云毕。建武二年摆拨常习。出都专听。涉历五载又中风疾。会齐氏云季。遭乱入东。远至闽越。讨论旧业。天监四年便还都下。乃敕为新安寺主。帝以时会云雷远近清晏。风雨调畅百谷年登。岂非上资三宝中赖四天下藉神龙。幽灵协赞方乃福被黔黎歆兹厚德。但文散群部难可备寻。下敕。令唱总撰集录以拟时要。或建福禳灾。或礼忏除障。或飨接神鬼。或祭祀龙王。部类区分近将百卷。八部神名以为三卷。包括幽奥详略古今。故诸所祈求帝必亲览。指事祠祷多感威灵。所以五十许年。江表无事兆民荷赖。缘斯力也。天监七年。帝以法海浩汗浅识难寻。敕庄严僧旻。于定林上寺。缵众经要抄八十八卷。又敕开善智藏缵众经理义。号曰义林。八十卷。又敕建元僧朗。注大般涅槃经七十二卷。并唱奉别敕。兼赞其功。纶综终始缉成部帙。及简文之在春坊。尤耽内教。撰法宝联璧二百余卷。别令宝唱缀纰区别。其类遍略之流。帝以佛法冲奥近识难通。自非才学无由造极。又敕唱自大教东流。道门俗士。有叙佛理著作弘义。并通鸠聚。号曰续法轮论。合七十余卷。使夫迷悟之宾见便归信。深助道法无以加焉。又撰法集一百四十卷。并唱独断专虑。缵结成部。既上亲览。流通内外。十四年。敕安乐寺僧绍。撰华林佛殿经目。虽复勒成未惬帝旨。又敕唱重撰。乃因绍前录。注述合离甚有科据。一帙四卷。雅惬时望。遂敕掌华林园宝云经藏。搜求遗逸皆令具足。备造三本以用供上。缘是又敕撰经律异相五十五卷。饭圣僧法五卷。帝又注大品经五十卷。于时佛教隆盛。无德称焉。道俗才笔互陈文理。自武帝膺运。时三十有七。在位四十九载。深以庭癖早倾。常怀哀感。每叹

曰。虽有四海之尊。无由得申罔极。故留心释典。以八部般若为心良。是诸佛由生。又即除灾涤累故。收采众经躬述注解。亲临法座讲读敷弘。用此善因崇津灵识。频代二皇。舍身为僧给使。洗濯烦秽仰资冥福。每一舍时地为之震。相继斋讲不断法轮。为太祖文皇。于钟山北涧。建大爱敬寺。纠纷协日临睨百丈。翠微峻极流泉灌注。钟鲸遍岭[金*夭]凤乘空。创塔包岩壑之奇。宴坐尽林泉之邃。结构伽蓝同尊园寝。经营雕丽奄若天宫。中院之去大门。延袤七里。廊庑相架檐霤临属。旁置三十六院。皆设池台周宇环绕。千有余僧四事供给。中院正殿有栴檀像。举高丈八。匠人约量晨作夕停。每夜恒闻作声。旦视辄觉功大。及终成后乃高二丈有二。相好端严色相超挺。殆由神造屡感征迹。帝又于寺中龙渊别殿。造金铜像举高丈八。躬伸供养每入顶礼。歔欷哽噎不能自胜。预从左右无不下泣。又为献太后。于青溪西岸建阳城门路东。起大智度寺。京师甲里爽垲通博。朝市之中途。川陆之显要。殿堂宏壮宝塔七层。房廊周接华果间发。正殿亦造丈八金像。以申追福。五百诸尼四时讲诵。寺成之日。帝顾谓群后曰。建斯两寺。奉福二皇。用表罔极之情。以达追远之思。而不能遣蓼莪之哀。复于中宫起至敬殿景阳台。立七庙室。崇宇严肃郁若卿云。粉壁珠柱交映相耀。设二皇座。具备诸礼冠蕴奁箧。举目兴慕晨昏如在。衣服轻暖随时代易。新奇芳旨应时日荐。帝又曰。虽竭工匠之巧。殚世俗之奇。水石周流华树杂沓。限以国务不获朝夕侍食。惟有朔望亲奉馈奠。而无所瞻仰。内心崩溃如焚如灼。又作联珠五十首。以明孝道。又制孝思赋。广统孝本。至于安上治民移风易俗。度越终古无德而称。故元帝云。伏寻我皇之为孝也。四运推移。不以荣枯迁贸。五德更用。不以贵贱革心。临朝端默。过隙之思弥轸。垂拱岩廊。风树之悲逾切。洁斋宗廊虔事郊禋。言未发而涕零。容不改而伤恸。所谓终身之忧者是也。盖虞舜夏禹周文梁帝。万载论孝。四人而已。广如绎所撰金楼子述之。又以大通元年。于台城北。开大通门。立同泰寺。楼阁台殿拟则宸宫。九级浮图回张云表。山树园池沃荡烦积。其年三月六日。帝亲临幸。礼忏敬接。以为常准。即舍身之地也。虽亿兆务殷。而卷不辍手。披阅内外经论典坟。恒以达曙为则。自礼记古文周书左传庄老诸子论语孝经。往哲所未详悉。皆为训释。又以国学员限隔于贵贱。乃更置五馆。招引寒俊。故使孔释二门荣茂峙列帝前后集百有余卷。着通史书苑数千卷。唱当斯盛世。频奉玺书预参翻译。具如别传。初唱天监九年先疾复动。便发二愿。遍寻经论使无遗失。搜括列代僧录创区别之。撰为部帙。号曰名僧传三十一卷。至十三年。始就条列。其序略云。夫深求寂灭者。在于视听之表。考乎心行者。谅须丹青之工。是万象森罗立言之不可以已者也。大梁之有天下也。威加赤县功济苍生。皇上化范九畴神游八正。顶戴法桥伏膺甘露。窃以外典鸿文布在方册。九品六艺尺寸罔遗。而沙门净行独亡纪述。玄宗敏德名绝终古。拥叹长怀靡兹永岁。律师释僧祐。道心贞固

高行超邈。著述集记振发宏要。宝唱不敏。预班二落。礼诵余日捃拾遗漏。文广不载。初以脚气连发。入东治疗。去后敕追。因此抵罪謫配越州。寻令依律以法处断。僧正慧超任情乖旨摈徙广州。先忏京师大僧寺遍方徙岭表永弃荒裔。遂令鸠集为役多阙。昼则伏忏。夜便缵录。加又官私催逼惟日弗暇。中甄条流文词坠落。将发之日遂以奏闻。有敕停摈令住翻译。而此僧史方将刊定。改前宿繁更加芟定。故其传后自序云。岂敢谓僧之董狐。庶无曲笔耳。然唱之所撰。文胜其质。后人凭据揣而用之。故数陈赏要。为时所列。不测其终。

释昙曜。未详何许人也。少出家。摄行坚贞风鉴闲约。以元魏和平年。住北台昭玄统。绥緝僧众。妙得其心。住恒安石窟通乐寺。即魏帝之所造也。去恒安西北三十里。武周山谷北面石崖。就而镌之。建立佛寺。名曰灵岩。龛之大者。举高二十余丈。可受三千许人。面别镌像穷诸巧丽。龛别异状骇动人神。栉比相连三十余里。东头僧寺恒共千人。碑碣见存未卒陈委。先是太武皇帝。太平真君七年。司徒崔皓邪佞谀词。令帝崇重道士寇谦之。拜为天师。弥敬老氏。虔刘释种。焚毁寺塔。至庚寅年。大武感致疠疾方始开悟。兼有白足禅师。来相启发。帝既心悔。诛夷崔氏。事列诸传。至壬辰年。太武云崩。子文成立。即起塔寺。搜访经典。毁法七载。三宝还兴。曜慨前凌废。欣今重复。故于北台石窟。集诸德僧。对天竺沙门。译付法藏传并净土经。流通后贤。意存无绝。时又有沙门昙靖者。以创开佛日。旧译诸经并从焚荡。人间诱道凭准无因。乃出提谓波利经二卷。意在通悟。而言多妄习。故其文云东方泰山。汉言代岳。阴阳交代故。谓代岳出于魏世。乃曰汉言。不辩时代。斯一妄也。太山即此方言。乃以代岳译之。两语相翻。不识梵魏。斯二妄也。其例甚众。具在经文。寻之可领。旧录别有提谓经一卷。与诸经语同。但靖加五方五行。用石糅金。疑成伪耳。并不测其终。隋开皇关壤。往往民间犹习提谓。邑义各持衣钵。月再兴斋。仪范正律。递相鉴检。甚具翔集云。

菩提流支。魏言道希。北天竺人也。遍通三藏。妙入总持。志在弘法广流视听。遂挟道宵征远莅葱左。以魏永平之初。来游东夏。宣武皇帝。下敕。引劳。供拟殷华。处之永宁大寺。四事将给七百梵僧。敕以留支为译经之元匠也。其寺本孝明皇帝熙平元年。灵太后胡氏所立。在宫前阊阖门南御道之东。中有九层浮图。架木为之。举高九十余丈。上有金刹复高十丈。出地千尺。去台百里已遥见之。初营基日掘至黄泉。获金像三十二躯。太后以为嘉瑞。奉信法之征也。是以饰制瑰奇穷世华美。刹表置金宝瓶。容二十五斛。承露金盘一十一重。铁锁角张。盘及锁上皆有金铎。如一石瓮。九级诸角皆悬大铎。上下凡有一百三十枚。其塔四面九间。六窗三户。皆朱漆扉扇。垂诸

金铃。层有五千四百枚。复施金铎铺首。佛事精妙。殚土木之工。绣柱金铺惊骇心目。高风永夜铃铎和鸣。铿锵之音闻十余里。北有正殿。形拟太极。中诸像设金玉珠绣。作工巧奇冠绝当世。僧房周接千有余间。台观星罗参差间出。雕饰朱紫缋以丹青。栝柏桢松异草丛集。院墙周匝皆施椽瓦。正南三门楼开三道三重。去地二百余尺状若天门。赫奕华丽。夹门列四力士四师子。饰以金玉庄严焕烂。东西两门例皆如此。所可异者。唯楼两重北门通道但路而置。其四门外树以青槐。亘以渌水。京师行旅多庇其下。路断飞尘不由渰云之润。清风送凉岂藉合欢之发。乃诏中书舍人常景制寺碑。景河内人。敏学博通知名海内。太和十九年。高祖擢为修律博士。有诏令刊定条格。永成通式。景乃商擢今古。条贯科猷。即魏律二十篇是也。历官中书舍人黄门侍郎秘书监幽州刺史。居室贫俭事若农家。唯有经史盈车。所著文集百余篇。给事中封暐伯。作序行世。寺既初成。明帝及太后共登浮图。视宫中如掌内。下临云雨上天清朗。以见宫内事故。禁人不听登之。自西夏东华游历诸国者。皆曰。如此塔庙阎浮所无孝昌二年。大风拨屋拔树。刹上宝瓶随风而堕入地丈余。复命工人更安新者。至永熙三年二月。为天所震。帝登凌云台望火。遣南阳王宝炬录尚书长孙稚。将羽林一千来救。于斯时也。雷雨晦冥霰雪交注。第八级中平旦火起。有二道人不忍焚烬投火而死。其焰相续经余三月。入地刹柱乃至周年。犹有烟气。其年五月。有人从东莱郡至云。见浮图在于海中光明俨然。同睹非一。俄而云雾乱起失其所在。至七月。平阳王为侍中斛斯椿所挟。西奔长安。至十月。而洛京迁于漳邺。先时流支奉敕。创翻十地。宣武皇帝命章一日亲对笔受。然后方付沙门僧辩等。讫尽论文。佛法隆盛英俊蔚然。相从传授孜孜如也。帝又敕清信士李廓。撰众经录。廓学通玄素条贯经论。雅有标拟。故其录云。三藏流支自洛及邺。爰至天平二十余年。凡所出经。三十九部。一百二十七卷。即佛名楞伽法集深密等经。胜思惟大宝积法华涅槃等论是也。并沙门僧朗道湛。及侍中崔光等笔受。具列唐贞观内典录。廓又云。三藏法师流支房内经论梵本。可有万甲。所翻新文笔受[葶-丁＋呆]本。满一间屋。然其慧解与勒那相亚。而神悟聪敏。洞善方言兼工咒术则无抗衡矣。尝坐井口。澡罐内空。弟子未来无人汲水。流支乃操柳枝聊撝井中。密加诵咒才始数遍。泉水上涌平及井栏。即以钵酌用之盥洗。傍僧具见莫测其神。咸共嘉叹大圣人也。流支曰。勿妄褒赏。斯乃术法。外国共行此方不习。谓为圣耳。惧惑世网遂秘不宣。于时又有中天竺僧勒那摩提。魏云宝意。博赡之富理事兼通。诵一亿偈。偈有三十二字。尤明禅法意存游化。以正始五年初届洛邑。译十地宝积论等大部二十四卷。又有北天竺僧佛陀扇多。魏言觉定。从正光元年。至元象二年。于洛阳白马寺及邺都金华寺。译出金刚上味等经十部。当翻经日。于洛阳内殿。流支传本。余僧参助。其后三德乃徇流言。各传师习不相询访。帝以弘法之盛。略叙曲烦。敕三处各翻讫乃

参校。其间隐没互有不同致有文旨。时兼异缀。后人合之共成通部。见宝唱等录。初宝意沙门神理标异。领牒魏词偏尽隅隩。帝每令讲华严经。披释开悟精义每发。一日正处高座。忽有持笏执名者。形如大官云奉天帝命来请法师讲华严经意曰。今此法席尚未停止。待讫经文当从来命。虽然法事所资独不能建。都讲香火维那梵呗咸亦须之。可请令定。使者即如所请见讲诸僧。既而法事将了。又见前使。云奉天帝命故来下迎。意乃含笑熙怡告众辞诀。奄然卒于法座。都讲等僧亦同时殒。魏境闻见无不嗟美。时又有沙门法场于洛阳译辩意长者问经一卷。虽阙传对而是正文。见法上录。又熙平元年。有南天竺波罗柰城婆罗门。姓瞿昙氏。名般若流支。魏言智希。从元年至兴和末。于邺城。译正法念圣善住回诤唯识等经论。凡一十四部。八十五卷。沙门昙林僧昉等笔受。当时有沙门菩提流支与般若流支前后出经。而众录传写率多轻略。各去上字但云流支。而不知是何流支。迄今群录译目相涉难得详定。又期城郡守杨炫之。撰洛阳伽蓝记五卷。故其序略云。三坟五典之说。九流百氏之言。并理在人区而义非天外。至如一乘二谛之言。六通三达之旨。西域备详东土靡记。若夫顷日感梦满月流光。阳门饰毫眉之象。夜台图绀发之形。尔来奔竞其风遂广。至如晋室永嘉寺。惟有四十二。皇魏受图嵩洛京寺出余千数。皆帝王士庶笃信经营。名僧异瑞纷纶间起。今采摘祥异者。具以注之。文多不载。时西魏文帝大统中。丞相宇文黑泰。兴隆释教崇重大乘。虽摄总万机而恒扬三宝。第内常供百法师。寻讨经论讲摩诃衍。又令沙门昙显等。依大乘经。撰菩萨藏众经要及百二十法门。始从佛性终尽融门。每日开讲。即恒宣述以代先旧。五时教迹迄今流行。香火梵音礼拜唱导。咸承其则。虽山东江表乃称学海。仪表有归未能逾矣。至周文帝二年。有波头摩国律师攘那跋陀罗。周言智贤。共耶舍崛多等。译五明论。谓声医工术及符印等。并沙门智仙笔受。建武帝天和年。有摩勒国沙门达摩流支。周言法希。奉敕为大冢宰晋阳公宇文护。译婆罗门天文二十卷。又令摩伽陀国禅师阇那耶舍。周言藏称。共弟子阇那崛多等。于长安故域四天王寺。译定意天子问经六部。沙门圆明道辩。及城阳公萧吉等笔受。

拘那罗陀。陈言亲依。或云波罗末陀。译云真谛。并梵文之名字也。本西天竺优禅尼国人焉。景行澄明器宇清肃。风神爽拔悠然自远。群藏广部罔不厝怀。艺术异能偏素谙练。虽遵融佛理。而以通道知名。远涉艰关无惮夷险。历游诸国。随机利见。梁武皇帝。德加四域盛唱三宝。大同中。敕直后张氾等。送扶南献使返国。仍请名德三藏大乘诸论杂华经等。真谛远闻行化仪轨圣贤。搜选名匠惠益民品。彼国乃屈真谛并赍经论。恭膺帝旨。既素蓄在心涣然闻命。以大同十二年八月十五日。达于南海。沿路所经。乃停两载。以太清二年闰八月。始届京邑。武皇面申顶礼。于宝云殿竭诚供养。谛欲传翻经教不

羡秦时。更出新文有逾齐日。属道销梁季寇羯凭陵。法为时崩不果宣述。乃步入东土。又往富春令陆元哲。创奉问津将事传译。招延英秀沙门宝琼等二十余人。翻十七地论。适得五卷。而国难未静。侧附通传。至天保三年。为侯景请。还在台供养。于斯时也。兵饥相接。法几颓焉。会元帝启祚承圣清夷。乃止于金陵正观寺。与愿禅师等二十余人。翻金光明经。三年二月。还返豫章。又往新吴始兴。后隋萧太保。度岭至于南康。并随方翻译。栖遑靡托。逮陈武永定二年七月。还返豫章。又止临川晋安诸郡。真谛虽传经论。道缺情离本意不申。更观机壤。遂欲泛舶往楞伽修国。道俗虔请结誓留之。不免物议遂停南越。便与前梁旧齿。重覆所翻。其有文旨乖竞者。皆镕冶成范始末伦通。至文帝天嘉四年。扬都建元寺沙门僧宗法准僧忍律师等。并建业标领。钦闻新教。故使远浮江表亲承劳问。谛欣其来意。乃为翻摄大乘等论。首尾两载覆疏宗旨。而飘寓投委无心宁寄。又泛小舶至梁安郡。更装大舶欲返西国。学徒追逐相续留连。太守王方奢。述众元情重申邀请。谛又且修人事。权止海隅。伺旅束装未思安堵。至三年九月。发自梁安泛舶西引。业风赋命飘还广州。十二月中上南海岸。刺史欧阳穆公頠。延住制旨寺。请翻新文。谛顾此业缘。西还无措乃对沙门慧恺等。翻广义法门经及唯识论等。后穆公薨没。世子纥重为檀越。开传经论。时又许焉。而神思幽通量非情测。尝居别所四绝水洲。纥往造之。岭峻涛涌未敢凌犯。谛乃铺舒坐具。在于水上加坐其内如乘舟焉。浮波达岸。既登接对而坐具不湿。依常敷置。有时或以荷叶。拓水乘之而度。如斯神异其例甚众。至光太二年六月。谛厌世浮杂情弊形骸。未若佩理资神早生胜壤。遂入南海北山将捐身命。时智恺正讲俱舍。闻告驰往。道俗奔赴相继山川。刺史又遣使人。伺卫防遏。躬自稽颡致留三日。方纡本情。因尔迎还止于王园寺。时宗恺诸僧。欲延还建业。会杨辇硕望。恐夺时荣乃奏曰。岭表所译众部。多明无尘唯识。言乖治术有蔽国风。不隶诸华可流荒服。帝然之。故南海新文有藏陈世。以太建元年遘疾。少时遗诀。严正勖示因果。书传累纸。其文付弟子智休。至正月十一日午时迁化。时年七十有一。明日于潮亭焚身起塔。十三日僧宗法准等。各赍经论还返匡山。自谛来东夏。虽广出众经。偏宗摄论。故讨寻教旨者。通览所译。则彼此相发绮缋辅显。故随处翻传亲注疏解。依心胜相。后疏并是僧宗所陈。躬对本师重为释旨。增减或异大义无亏。宗公别着行状。广行于世。且谛之梁时逢丧乱。感竭运终道津静济。流离弘化随方卷行。至于部帙或分译人时别。今总历二代共通数之。故始梁武之末。至陈宣即位。凡二十三载。所出经论记传。六十四部。合二百七十八卷。微附华饰盛显隋唐。见曹毗别历及唐贞观内典录。余有未译梵本书并多罗树叶。凡有二百四十甲。若依陈纸翻之。则列二万余卷。今见译讫。止是数甲之文。并在广州制旨王园两寺。是知法宝弘博。定在中天。识量玼琐。诚归东夏。何以明之。见译藏经减三千卷。生便弃掷

习学全希。用此量情情可知矣。初谛传度摄论。宗恺归心。穷括教源铨题义旨。游心既久怀敞相承。谛又面对阐扬情理无伏。一日气属严冬。衣服单疏。忍噤通霄门人侧席。恺等终夜静立奉侍。咨询言久情諠有时眠寐。恺密以衣被覆之。谛潜觉知。便曳之于地。其节俭知足如此。恺如先奉侍。逾久逾亲。谛以他日便喟然愤气冲口者三。恺问其故。答曰。君等款诚正法实副参传。但恨弘法非时。有阻来意耳。恺闻之如噎。良久声泪俱发。跪而启曰。大法绝尘远通赤县。群生无感可遂埋耶。谛以手指西北曰。此方有大国。非近非远。吾等没后当盛弘之。但不睹其兴。以为太息耳。即验往隔。今统敷扬有宗。传者以为神用不同。妄生异执。惟识不识其识不无慨然。时有中天竺优禅尼国王子月婆首那。陈言高空。游化东魏。生知俊朗体悟幽微。专学佛经尤精义理。洞晓音韵兼善方言。译僧伽吒经等三部七卷。以魏元象年中。于邺城司徒公孙腾第出。沙门僧昉笔受。属齐受魏禅。蕃客任情。那请还乡。事流博观。承金陵弘法道声远肃。以梁武大同年辞齐南度。既达彼国仍被留住。因译大乘顶王经一部。有敕令那总监外国往还使命。至太清二年。忽遇于阗僧求那跋陀。陈言德贤。赍胜天王般若梵本。那因期请乞愿弘通。嘉其雅操豁然授与。那得保持用为希遇。属侯景作乱。未暇翻传。携负东西讽持供养。至陈天嘉乙酉之岁。始于江州兴业寺译之。沙门智昕笔受陈文。凡六十日。覆疏陶练勘阅俱了。江州刺史黄法[奭*毛]为檀越。僧正释惠恭等监掌。具经后序。那后不知所终。时又有扶南国僧须菩提。陈言善吉。于扬都城内至敬寺。为陈主译大乘宝云经八卷。与梁世曼陀罗所出七卷者同。少有差耳。并见隋代三宝录。

释法泰。不知何人。学达释宗跨轹淮海。住杨都大寺。与慧恺僧宗法忍等。知名梁代。并义声高邈宗匠当时。有天竺沙门真谛。挟道孤游远化东鄙。会虏冠勍殄。侨寓流离一十余年。全无陈译。将旋旧国。途出岭南。为广州刺史欧阳頠固留。因欲传授。周访义侣。拟阅新文。泰遂与宗恺等。不惮艰辛。远寻三藏。于广州制旨寺。笔受文义。垂二十年。前后所出五十余部。并述义记。皆此土所无者。泰虽博通教旨。偏重行猷。至于律仪所及。性无违越。谛又与泰译明了论。释律二十二大义。并疏五卷。勒于座右遵奉行之。至陈太建三年。泰还建业。并赍新翻经论创开义旨。惊异当时。其诸部中。有摄大乘俱舍论。文词该富理义凝玄。思越恒情鲜能其趣。先是梁武宗崇大论。兼玩成实。学人声望从风归靡。陈武好异前朝。广流大品。尤敦三论。故泰虽屡演。道俗无受。使夫法座绝嗣閴尔无闻。会彭城沙门静嵩。避地金陵。学声早被独拔千载。希斯正理。昼谈恒讲夜请新宗。因循荏苒乃经凉燠。泰振发玄门明衷弘诣。核其疑义每凑玄极。皆随机按旨。披释无遗。事出嵩传。泰博咨真谛。传业嵩公。知我者希。浮谚斯及。不测其终。智恺。俗姓曹氏。住杨都寺。初与法泰等

前后异发。同往岭表奉祈真谛。恺素积道风词力殷赡。乃对翻摄论。躬受其文。七月之中文疏并了。都合二十五卷。后更对翻俱舍论。十月便了。文疏合数八十三卷。谛云。吾早值子。缀缉经论綎是前翻。不应缺少今译两论词理圆备。吾无恨矣。恺后延谛。还广州显明寺。住本房中。请谛重讲俱舍。才得一遍。至陈光大中。僧宗法准慧忍等。度岭就谛求学。以未闻摄论。更为讲之。起四月初。至腊月八日方讫一遍。明年宗等又请恺。于智慧寺讲俱舍论。成名学士七十余人。同钦咨谒。讲至业品疏第九卷。文犹未尽。以八月二十日遘疾。自省不救。索纸题诗曰。千秋本难满。三时理易倾。石火无恒焰。电光非久明。遗文空满笥。徒然昧后生。泉路方幽噎。寒陇向凄清。一朝随露尽。唯有夜松声。因放笔。与诸名德握手语别。端坐俨思奄然而卒。春秋五十有一。即光大二年也。葬于广州西阴寺南岗。自余论文。真谛续讲。至惑品第三卷。因尔乖豫。便废法事。明年肇春三藏又化。谛有菩萨戒弟子曹毗者。恺之叔子。明敏深沉雅有远度。少携至南受学摄论。咨承诸部皆着功绩。太建三年。毗请建兴寺僧正明勇法师。续讲摄论。成学名僧五十余人。晚住江都综习前业。常于白塔等寺开演诸论。冠屦裙襦服同贤士。登座谈吐每发深致。席端学士并是名宾。禅定僧荣日严法侃等皆资其学。时有循州平等寺沙门智敫者。弱年听延祚寺道缘二师成实。并往北土沙门法明。听金刚般若论。又往希坚二德。听婆沙中论。皆洞涉精至研核宗旨。必得本师临听言无浮杂义得明畅者。方始离之。余例准此。及翻摄论。乃为广州刺史安南将军阳山公頠请宅安居。不获专习。后翻俱舍方预其席。及恺讲此论。敫与道尼等二十人。并掇拾文疏。于堂听受。及恺之云亡。谛抚膺哀恸。遂来法准房中。率尼响敫等十有二人。共传香火。令弘摄舍两论誓无断绝。皆共奉旨仰无坠失。至三藏崩后。法侣雕散宗嗣将亏。太建九年。敫相续敷弘。最多联类。同听谛席。未有高者。太建十一年二月。有跋摩利三藏弟子慧哿者。本住中原。值周武灭法。避地归陈。晚随使刘璋至南海获涅槃论。敫曾讲斯经。欣其本习伏膺请求。便为开说。止得序分种性分前十三章玄义。后返豫章鹤岭山。敫又与玑法师随从。因复为说第三分。具得十海十道。及进余文。哿因遘疾不任传授。乃令敫下都觅海潮法师当穷论旨。以十四年至于建业。所寻不值。乃遇栖玄寺晓禅师。赐与昙林解涅槃疏释经后分。文兼论意而不整足。便还故寺。常讲新文十三章义。近二十遍。开皇十二年。王仲宣起逆。焚烧州境及敫寺房。文疏并尽。其年授敫。令任广循二州僧任。经五载废阙法事。后解僧任方于本州道场寺。偏讲摄论十有余遍。坐中达解二十五人。玑山瞰等并堪领匠。仁寿元年。遘疾终于本寺。敫撰谛之翻译历。始末指订。并卷部时节人世详备。广有成叙。道尼住本九江。寻宗谛旨。兴讲摄论腾誉京师。开皇十年下敕追入。既达雍辇开悟弘多。自是南中无复讲主。虽云敷说盖无取矣。

# 续高僧传卷第二

译经篇二　本传四人　附见八人。

隋西京大兴善寺北天竺沙门那连耶舍传一(万天懿)

隋西京大兴善寺北贤豆沙门阇那崛多传二(僧就　法智)

隋东都雒滨上林园翻经馆南贤豆沙门达摩笈多传三(侯君素　徐同卿　刘凭　费长房)

隋东都上林园翻经馆沙门释彦琮传四(行矩)

那连提黎耶舍。隋言尊称。北天竺乌场国人。正音应云邬茶。茶音持耶反。其王与佛同氏。亦姓释迦。刹帝利种。隋云土田主也。由劫初之时先为分地主。因即号焉。今所谓国王者是也。舍年十七发意出家。寻值名师备闻正教。二十有一得受具篇。闻诸宿老叹佛景迹。或言。某国有钵。某国有衣。顶骨牙齿神变非一。遂即起心愿得瞻奉。以戒初受须知律相。既满五夏发足游方。所以天梯石台之迹。龙庙宝塔之方。广周诸国。并亲顶礼仅无遗逸。曾竹园寺一住十年。通履僧坊多值明德。有一尊者深识人机。见语舍云。若能静修应获圣果。恐汝游涉终无所成。尔日虽闻情无领悟。晚来却想悔将何及。耶舍北背雪山。南穷师子。历览圣迹仍旋旧壤。乃睹乌场国主真大士焉。自所经见罕俦其类。试略述之。安民以理民爱若亲。后夜五更先礼三宝。香花伎乐竭诚供养。日出升殿方览万机。次到辰时香水浴像。宫中常设日百僧斋。王及夫人。手自行食。斋后消食习诸武艺。日景将昳写十行经。与诸德僧共谈法义。复与群臣量议治政。暝入佛堂自奉灯烛。礼拜读诵各有恒调。了其常业乃还退静。三十余年斯功不替。王有百子。诚孝居怀。释种余风胤流此国。但以寺接山阜。野火所焚。各相差遣四远投告。六人为伴。行化雪山之北。至于峻顶。见有人鬼二路。人道荒险鬼道利通。行客心迷多寻鬼道。渐入其境。便遭杀害。昔有圣王。于其路首。作毗沙门天王石像。手指人路。同伴一僧错入鬼道。耶舍觉已。口诵观音神咒。百步追及。已被鬼害。自以咒力得免斯厄。因复前行。又逢山贼。专念前咒便蒙灵卫。贼来相突对目不见。循路东指到芮芮国。值突厥乱西路不通。反乡意绝。乃随流转。北至泥海之旁。南岠突厥七千余里。彼既不安远投齐境。天保七年届于京邺。文宣皇帝极见殊礼偏异恒伦。耶舍时年四十。骨梗雄雅物议惮之。缘是文宣礼遇隆重。安置天平寺中。请为翻经。三藏殿内梵本千有余夹。敕送于寺。处以上房。为建道场供穷珍妙。别立厨库以表尊崇。又敕昭玄大统沙门法上等二十余人。监掌翻译。沙门法智居士万天懿传语。懿元鲜卑。姓万俟氏。少出家师婆罗门。而

聪慧有志力。善梵书语工咒符术。由是故名预参传焉。初翻众经五十余卷。大兴正法。弘畅众心。宣帝重法殊异。躬礼梵本顾群臣曰。此乃三宝洪基。故我偏敬。其奉信推诚为如此也。耶舍每于宣译之暇。时陈神咒。冥救显助立功多矣。未几授昭玄都。俄转为统。所获供禄不专自资。好起慈惠乐兴福业。设供饭僧施诸贫乏。狱囚系畜咸将济之。市廛闹所多造义井。亲自漉水津给众生。又于汲郡西山建立三寺。依泉旁谷制极山美。又收养厉疾男女别坊。四事供承务令周给。又往突厥客馆。劝持六斋。羊料放生受行素食。又曾遇病百日不起。天子皇后躬问起居。耶舍叹曰。我本外客。德行未隆。乘舆今降。重法故尔。内抚其心惭惧交集。健德之季周武克齐。佛教与国一时平殄。耶舍外假俗服。内袭三衣。避地东西不遑宁息。五众雕窘投厝无所。俭饿沟壑者。减食施之。老病扶力者。随缘济益。虽事力匮薄。拒谏行之而神志休强。说导无倦。此负留难便历四年。有隋御寓。重隆三宝。开皇之始。梵经遥应。爰降玺书。请来弘译。二年七月。弟子道密等。侍送入京。住大兴善寺。其年季冬草创翻译。敕昭玄统沙门昙延等三十余人。令对翻传。主上礼问殷繁。供奉隆渥。年虽朽迈行转精勤。曾依舍利弗陀罗尼。具依修业。梦得境界。自身作佛。如此灵祥杂沓。其例非一后移住广济寺。为外国僧主。存抚羁客。妙得物心。忽一旦告弟子曰。吾年老力微不久去世。及今明了诫尔门徒。佛法难逢宜勤修学。人身难获慎勿空过。言讫就枕。奄尔而化。时满百岁。即开皇九年八月二十九日也。初耶舍先逢善相者云。年必至百。亦合登仙。中寿果终。其言验矣。登仙冥理犹难测之。然其面首形伟特异常伦。顶起肉髻耸若云峰。目正处中上下量等。耳高且长轮埵成具。见人荣相未比于斯。固是传法之硕德也。法主既倾哀惊道俗。昭隆之事将渐坠焉。凡前后所译经论。一十五部。八十余卷。即菩萨见实月藏日藏法胜毗昙等是也。并沙门僧深明芬给事李道宝等度语笔受。昭玄统沙门昙延昭玄都沙门灵藏等二十余僧。监护始末。至五年冬。勘练俱了。并沙门彦琮制序具见齐周隋二经录。寻耶舍游涉四十余年。国五十余。里十五万。瑞景灵迹胜寺高僧。驶水深林山神海狩。无非奉敬。并预惩降。事既广周未遑陈叙。沙门彦琮为之本传。具流于世。时又有同国沙门毗尼多流支。隋言灭喜。不远五百由旬。来观盛化。开皇二年。于大兴善。译象头精舍大乘总持经二部。给事李道宝传沙门法纂笔受。沙门彦琮制序。

阇那崛多。隋言德志北贤豆　贤豆。本音因陀罗婆陀那。此云主处。谓天帝所护故也。贤豆之音。彼国之讹略耳。身毒天竺。此方之讹称也。而彼国人。总言贤豆而已。乃之以为五方也。

揵陀啰国人也。隋言香行国焉。居富留沙富罗城。云丈夫宫也。刹帝利种。姓金(俱凡反)步。此云项也。谓如孔雀之项。彼国以为贵

姓。父名跋阇逻婆啰。此云金刚坚也。少怀远量长乘清范。位居宰辅燮理国政。崛多昆季五人。身居最小。宿殖德本早发道心。适在髫髫便愿出家。二亲深识其度。不违其请。本国有寺名曰大林。遂往归投。因蒙度脱。其郁波弟耶。此云常近受持者。今所谓和上。此乃于阗之讹略也。名曰嗜那耶舍。此云胜名。专修宴坐妙穷定业。其阿遮利耶。此云传授。或云正行。即所谓阿阇梨也。亦近国之讹略耳。名曰阇若那跋达啰。此云智贤。遍通三学偏明律藏。崛多自出家后。孝敬专诚。教诲积年。指归通观。然以贤豆圣境灵迹尚存。便随本师具得瞻奉。时年二十有七。受戒三夏。师徒结志游方弘法。初有十人。同契出境。路由迦臂施国。淹留岁序。国王敦请其师。奉为法主。益利颇周。将事巡历。便踰大雪山西足。固是天险之峻极也。至厌怛国。既初至止。野旷民希。所须食饮无人营造。崛多遂舍具戒。竭力供待。数经时艰。冥灵所祐。幸免灾横。又经渴啰槃陀及于阗等国。屡遭夏雨寒雪。暂时停住。既无弘演。栖寓非久。又达吐谷浑国。便至鄯州。于时即西魏大统元年也。虽历艰危心逾猛励。发踪跋涉三载于兹。十人之中过半亡没。所余四人仅存至此。以周明帝武成年。初届长安。止草堂寺。师徒游化已果来心。更登净坛再受具足。精诚从道尤甚由来。稍参京辇渐通华语。寻从本师胜名。被明帝诏延入后园。共论佛法。殊礼别供充诸禁中。思欲通法无由自展。具情上启。即蒙别敕。为造四天王寺。听在居住。自兹已后乃翻新经。既非弘泰。羁縻而已。所以接先阙本。传度梵文。即十一面观音。金仙问经等是也。会谯王宇文俭镇蜀。复请同行于彼三年。恒任益州僧主。住龙渊寺。又翻观音偈佛语经。建德隳运像教不弘。五众一期同斯俗服。武帝下敕追入京辇。重加爵禄逼从儒礼。秉操铿然守死无惧。帝愍其贞亮。哀而放归。路出甘州北由突厥。阇梨智贤还西灭度。崛多及以和上。乃为突厥所留。未久之间和上迁化。只影孤寄莫知所安。赖以北狄君民颇弘福利。因斯飘寓。随方利物。有齐僧宝暹道邃僧昙等十人。以武平六年。相结同行采经西域。往返七载将事东归。凡获梵本二百六十部。行至突厥。俄属齐亡。亦投彼国。因与同处讲道相娱。所赍新经请翻名题。勘旧录目转觉巧便。有异前人。无虚行苦同誓焚香共契宣布。大隋受禅佛法即兴。暹等赍经先来应运。开皇元年季冬届止京邑。敕付所司访人令译。二年仲春便就传述。夏中诏曰。殷之五迁恐民尽死。是则居吉凶之土。制短长之命。谋新去故如农望秋。龙首之山。川原秀丽卉木滋阜。宜建都邑定鼎之基。永固无穷之业。在兹可域。城曰大兴城。殿曰大兴殿。门曰大兴门。县曰大兴县。园花池沼其号并同。寺曰大兴善也。于此寺中传度法本。时崛多仍住北狄。至开皇五年。大兴善寺沙门昙延等三十余人。以躬当翻译音义乖越。承崛多在北。乃奏请还。帝乃别敕追延。崛多西归已绝。流滞十年。深思明世重遇三宝。忽蒙远访欣愿交并。即与使乎同来入国。于时文帝巡幸洛阳。于彼奉谒。天子大悦赐问频仍。未还京阙寻

敕敷译。新至梵本众部弥多。或经或书。且内且外。诸有翻传必以崛多为主。佥以崛多言识异方字晓殊俗。故得宣辩自运。不劳传度。理会义门句圆词体。文意粗定铨本便成。笔受之徒不费其力。试比先达抑亦继之。尔时耶舍已亡。专当元匠。于大兴善更召婆罗门僧达摩笈多。并敕居士高天奴高和仁兄弟等。同传梵语。又置十大德沙门僧休法粲法经慧藏洪遵慧远法。纂僧晖明穆昙迁等。监掌翻事铨定宗旨。沙门明穆彦琮。重对梵本再审覆勘整理文义。昔支昙罗什等所出大集。卷轴多以三十成部。及耶舍高齐之世出月藏经一十二卷。隋初后出日藏分一十五卷。既是大集广本。而前后译分。遂便支离。部帙羁散。开皇六年。有招提寺沙门僧就。合之为六十卷。就少出家专宝坊学。虽加宣导恨。文相未融。乃例括相从。附入大部。至于词旨惬当未善精穷。比有大兴善寺沙门洪庆者。识度明达。为国监写藏经。更厘改就所合者。名题前后甚得理致。且今见翻诸经。有多是大集余品。略而会之应满百卷。若依梵本。此经凡十万偈。据以隋文可三百卷。崛多曾传。于阗东南二千余里有遮拘迦国。彼王纯信敬重大乘。宫中自有摩诃般若大集华严三部。王躬受持亲执锁钥。转读则开香华供养。或以诸饼果诱引小王令其礼拜。此国东南可二十余里。山甚岩险有深净窟。置大集华严方等宝积楞伽方广舍利弗花聚二陀罗尼都萨罗藏摩诃般若八部般若大云经等凡十二部。减十万偈。国法相传防卫守护。又有入灭定罗汉三人。窟中禅寂。每至月半。诸僧就山为其净发。此则人法住持。有生之所凭赖。崛多道性纯厚神志刚正。爱德无厌求法不懈。博闻三藏远究真宗。遍学五明兼闲世论。经行得道场之趣。总持通神咒之理。三衣一食终固其诚。仁济弘诱非关劝请。勤诵佛经老而弥笃。强识先古久而逾诣。士庶钦重道俗崇敬。隋滕王遵仰戒范。奉以为师。因事尘染流摈东越。又在瓯闽道声载路身心两救为益极多。至开皇二十年。便从物故。春秋七十有八。自从西服来至东华。循历翻译合三十七部。一百七十六卷。即佛本行集法炬威德护念贤护等经是也。并详括陶冶理教圆通。文明义结具流于世。见费长房三宝录。初隋高祖又敕崛多。共西域沙门若那竭多开府高恭恭息都督天奴和仁及婆罗门毗舍达等。于内史内省。翻梵古书及乾文。至开皇十二年。书度翻讫。合二百余卷。奏闻进内。见唐贞观内典录。时又有优婆塞。姓瞿昙氏。名达磨般若。隋言法智。父名般若流支。备详余传。智本中天国人。流滞东川遂向华俗。而门世相传祖习传译。高齐之季为昭玄都。齐国既平佛法同毁。智因僧职转任俗官。再授洋州洋川郡守。隋氏受禅。梵牒即来。有敕召还使掌翻译。法智妙善方言。执本自传。不劳度语。译业报差别经等。成都沙门释智铉。笔受文词铨序义体。日严寺沙门彦琮制序。见隋代经录。

达摩笈多。隋言法密。本南贤豆罗啰(力加反)国人也。刹帝利种。姓弊耶伽啰。此云虎氏。有弟四人。身居长子。父母留恋不听出

家。然以笃爱法门深愿离俗。年二十三。往中贤豆界鞬拏究拨阇城。此云耳出。于究牟地。谓黄色花因园以得名也。僧伽啰磨。此云众园。旧云僧伽蓝者讹略也。笈多于此寺中方得落发。改名法密。年二十五方受具戒。其郁波弟耶佛驮笈多。此云学密。阿遮利夜。名旧拏达多。此云德施。又一阿遮利夜。名为普照。通大小乘经论。咸能诵说行宾茶夜法。谓行乞食者。旧名为分卫。入第耶那。此云念修。旧为禅那取持诃那。并讹僻也。恒入此观以为常业。笈多受具之后仍住三年。就师学问。师之所得略窥户牖。后以普照师为吒迦国王所请。从师至彼经停一载。师还本国。笈多更留四年。住于提婆鼻何啰。此云天游也。天谓国王。游谓僧处。其所王立故名天游。旧以寺代之。寺乃此土公院之名。所谓司也廷也。又云招提者亦讹略也。世依字解。招谓招引。提谓提携。并浪语也。此乃西言耳。正音云招斗提奢。此云四方。谓处所为四方众僧之所依住也。于是历诸大小乘国及以僧寺。闻见倍多。北路商人颇至于彼。远传东域有大支那国焉。旧名真丹振旦者。并非正音。无义可译。惟知是此神州之总名也。初虽传述不甚明信。未作来心。但以志在游方情无所系。遂往迦臂施国。六人为伴仍留此国停住王寺。笈多遂将四伴。于国城中二年停止。遍历诸寺备观所学。远游之心尚未宁处。其国乃是。北路之会。雪山北阴商侣咸凑其境。于商客所。又闻支那大国三宝兴盛。同侣一心属意来此。非惟观其风化。愿在利物弘经。便踰雪山西足。薄佉罗国波多叉拏国达摩悉鬓多国。此诸国中并不久住。足知风土诸寺仪式。又至渴罗槃陀国。留停一年。未多开导。又至沙勒国。同伴一人复还本邑。余有三人停在王寺。谓沙勒王之所造也。经住两载。仍为彼僧讲说破论。有二千偈。旨明二部。多破外道。又为讲如实论。亦二千偈。约其文理乃是世间论义之法。又至龟兹国亦停王寺。又住二年。仍为彼僧讲释前论。其王笃好大乘多所开悟。留引之心旦夕相造。笈多系心东夏。无志潜停。密将一僧间行至乌耆国。在阿烂拏寺。讲通前论。又经二年渐至高昌。客游诸寺。其国僧侣多学汉言。虽停二年无所宣述。又至伊吾。便停一载。值难避地西南。路纯砂碛水草俱乏。同侣相顾性命莫投。乃以所赍经论权置道旁。越山求水冀以存济。求既不遂劳弊转增。专诵观世音咒。夜雨忽降身心充悦。寻还本途。四顾茫然方道迷失踟蹰进退。乃任前行。遂达于瓜州。方知委曲取北路之道也。笈多远慕大国跋涉积年。初契同徒或留或殁。独顾单影届斯胜地。静言思之悲喜交集。寻蒙帝旨。延入京城。处之名寺供给丰渥。即开皇十年冬十月也。至止未淹。华言略悉。又奉别敕令就翻经。移住兴善执本对译。允正寔繁。所诵大小乘论并是深要。至于宣解大弘微旨。此方旧学频遣积疑。然而慈恕立身柔和成性。心非道外行在言前。戒地夷而静。智水幽而洁。经洞字源论穷声意。加以威容详正勤节高猛。诵响继晨宵。法言通内外。又性好端居简绝情务。寡薄嗜欲息杜希求。无倦诲人有踰利己。曾不忤颜于贱品。轻心于微

类。遂使未睹者倾风。暂谒者钦敬。自居译人之首。惟存传授。所有覆疏务存纲领。炀帝定鼎东都。敬重隆厚。至于佛法弥增崇树。乃下敕于洛水南滨上林园内。置翻经馆。搜举翘秀。永镇传法。登即下征笈多并诸学士。并预集焉。四事供承复恒常度。致使译人不坠其绪。成简无替于时。及隋纲云颓郊垒烟构。梵本新经一时斯断。笈多蕴其深解遂阙陈弘。始于开皇中岁。终于大业末年二十八载。所翻经论七部。合三十二卷。即起世缘生药师本愿摄大乘菩提资粮等是也。并文义澄洁华质显畅。具唐贞观内典录。至武德二年终于洛汭。初笈多翻普乐经一十五卷。未及练覆。值伪郑沦废不暇重修。今卷部在京。多明八相等事。有沙门彦琮。内外通照华梵并闻。预参传译偏承提诱。以笈多游履具历名邦。见闻陈述事逾前传。因着大隋西国传一部。凡十篇。本传。一方物。二时候。三居处。四国政。五学教。六礼仪。七饮食。八服章。九宝货。十盛列山河国邑人物。斯即五天之良史。亦乃三圣之宏图。故后汉西域传云灵圣之所降集。贤懿之所挺生者是也。词极纶综。广如所述。初开皇十三年广州有僧行塔忏法。以皮作帖子二枚书为善恶两字。令人掷之。得善者吉。又行自扑法以为灭罪。而男女合杂妄承密行。青州居士接响同行。官司检察谓是妖异。其云。此塔忏法。依占察经。自扑忏法。依诸经中五体投地如大山崩。时以奏闻。乃敕内史侍郎李元操就大兴善问诸大德。有沙门法经彦琮等。对云。占察经见有两卷。首题菩提登在外国译文似近代所出。众藏亦有写而传者。检勘群录。并无正名及译人时处。塔忏与众经复异。不可依行。敕因断之。时有秀才儒林郎侯白。奉敕撰旌异传一部二十卷。多叙感应。即事亟涉。弘演释门者。白字君素。本相邺人也。识敏机对损崇台省。帝以多闻前古爰引。宾王观国程器终于此职。又有晋府祭酒徐同卿。撰通命论两卷。卿以文学之富。镜达玄儒等教。亦明三世因果。但文言隐密。先贤之所未辩。故引经史正文。会通运命归于因果。意在显发儒宗助佛宣教导达群品咸奔一趣。盖卿博识有据。故能洞此幽求。又有翻经学士泾阳刘冯。撰内外旁通比校数法一卷。冯学通玄素偏工数术。每以前代翻度至于数法比例颇涉不同。故演斯致。其序略云。世之道艺有浅有深。人之禀学有疏有密。故寻算之用也。则兼该大衍。其不思也。则致惑三隅。然东夏数法。自有三等之差。西天所陈。何无两端之例。然则先译诸经。并以大千称为百亿。言一由旬为四十里。依诸算计悉不相符。窃疑翻传之日彼此异意。指撝之际于斯取失。故众经算数之法。与东夏相参。十十变之旁通对衍。庶拟翻译之次。执而辩惑。既参隶经诰。故即而叙之。至开皇十五年。文皇下敕。令翻经诸僧撰众经法式。时有沙门彦琮等。准的前录结而成之。一部十卷。奏呈入内。并见隋代费氏诸录。时有翻经学士成都费长房。本预细衣。周朝从废因俗。传通妙精玄理。开皇之译。即预搜扬。敕召入京。从例修缉。以列代经录散落难收佛法肇兴年载芜没。乃撰三宝录一十五卷。始于周庄之初。上编甲

子。下舒年号。并诸代所翻经部卷目。轴别陈叙。函多条例。然而瓦玉杂糅真伪难分。得在通行阙于甄异。录成陈奏。下敕行之所在流传。最为该富矣。

释彦琮。俗缘李氏。赵郡柏人人也。世号衣冠。门称甲族。少而聪敏才藻清新。识洞幽微情符水镜。遇物斯览事罕再详。初投信都僧边法师。因试令诵须大拏经。减七千言。一日便了。更诵大方等经。数日亦度。边异之也。至于十岁方许出家。改名道江。以慧声洋溢如江河之望也。听十地论。荣誉流振。州邑所推。十二在巏嵍山诵法华经。不久寻究。便游邺下因循讲席。乃返乡寺讲无量寿经。时太原王邵任赵郡佐。寓居寺宇。听而仰之。友敬弥至。齐武平之初。年十有四。西入晋阳。且讲且听。当尔道张汾朔。名布道儒。尚书敬长瑜及朝秀卢思道元行恭邢恕等。并高齐荣望。钦揖风猷。同为建斋讲大智论。亲受披导叹所未闻。及齐后西幸晋阳。延入宣德殿讲仁王经。国统僧都用为承奉。听徒二百。并是英髦。帝亲临御筵。文武咸侍。皇太后及以六宫。同升法会。敕侍中高元海。扶琮升坐。接侍上下。而神气坚朗。希世惊嗟。析理开神。咸遵景仰。十六遭父忧。厌辞名闻游历篇章。爰逮子史颇存通阅。右仆射阳休之。与立林馆诸贤。交共款狎。性爱恬静。延而方造。及初进具。日次晡时。戒本万言诵试兼了。自尔专习律检。进讨行科。及周武平齐。寻蒙延入。共谈玄籍深会帝心。敕预通道观学士。时年二十有一。与宇文恺等周代朝贤。以大易老庄陪侍讲论。江便外假俗衣。内持法服。更名彦琮。武帝自缵道书号无上秘要。于时预沾纶综。特蒙收采至宣帝在位。每醮必累日通宵。谈论之际因润以正法。时渐融泰颇怀嘉赏授礼部等官并不就。与朝士王邵辛德源陆开明唐怡等。情同琴瑟。号为文外玄友。大象二年。隋文作相。佛法稍兴。便为诸贤讲释般若。大定元年正月。沙门昙延等。同举奏度方蒙落发。时年二十有五。至其年二月十三日。高祖受禅改号开皇。即位讲筵四时相续。长安道俗咸拜其尘。因即通会佛理。邪正沾濡。沐道者万计。又与陆彦师薛道衡刘善经孙万寿等一代文宗。着内典文会集。又为诸沙门撰唱导法。皆改正旧体。繁简相半。即现传习祖而行之。开皇三年。隋高祖幸道坛。见画老子化胡象。大生怪异。敕集诸沙门道士。共论其本。又敕朝秀苏威杨素何妥张宾等。有参玄理者。详计奏闻。时琮预在此筵当掌言务。试举大纲未及指核。道士自伏陈其矫诈。因作辩教论。明道教妖妄者。有二十五条。词理援据宰辅褒赏。其年西域经至。即敕翻译。既副生愿欣至泰然。从驾东巡旋途并部。时炀帝在蕃任总河北。承风请谒延入高第。亲论往还允惬悬伫。即令住内堂。讲金光明胜鬘般若等经。又奉别教撰修文疏。契旨卓陈足为称首。又教住大兴国寺。尔后王之新咏旧叙恒令和之。又遣箫懿诸葛颖等群贤。迭往参问。谈对名理宗师有归。隋秦王后作镇太原。又蒙延入安居内第。叙问殷笃。琮别夜寐梦

见黄色大人身长三丈。手执颇梨碗授云。碗内是酒。琮于梦中跪受之曰。蒙赐宝器。非常荷恩。但以酒本律禁。未敢辄饮。寤已莫知其由。及后王躬造观音画像张设内第。身量所执宛同前梦。于是私慰素抱。悲庆交并。至十二年。敕召入京。复掌翻译。住大兴善。厚供频仍。时文帝御寓盛弘三宝。每设大斋皆陈忏悔。帝亲执香炉。琮为宣导。畅引国情恢张皇览。御必动容竦顾。欣其曲尽深衷。其言诚感达如此类也。炀帝时为晋王。于京师曲池营第林。造日严寺。降礼延请永使住之。由是朝贵明哲数增临谒。披会玄旨屡发信心。然而东夏所贵。文颂为先。中天师表。梵音为本。琮乃专寻教典。日诵万言。故大品法华维摩楞伽摄论十地等。皆亲传梵书受持诵读。每日闇阅要周乃止。仁寿初年。敕令送舍利于荆州。时汉王谅。于所治城。隔内造寺。仍置宝塔。今所谓开义寺是也。琮初至塔所。累日云雾晦合。及至下晨。时正当午。云开日耀天地清朗。便下舍利瘗而藏之。又感瑞云夹日五色相间。仁寿末岁。又敕送舍利于复州方乐寺。今名龙盖寺也。本基荒毁南齐初立。周废颓灭才有余址。而处所显敞堪置灵塔。令人治翦。忽觉头上痒闷。因检发中。获舍利一粒。形如黍米光色鲜发。两斧试之。上下俱陷而舍利不损。频更椎打。光色逾盛。掘深七尺又获塼藏。铜银诸合香泥宛然。但见清水满合。其底踪迹似有舍利。寻觅不见。方知发中所获。乃是银合所盛。又觅石造函。遍求不获乃于竟陵县界感得一石。磨治既了忽变为玉。五色光润内彻照见旁人。又于石中现众色象。引石向塔。又感一鹅飞至函所。自然驯狎。随石去住初无相离。虽见同群了无顾眄。逐去还来。首尾十日恒在舆所。有人将至余处。便即鸣叫飞翔踰院而入。及至埋讫便独守塔绕旋而已。又感塔所前池有诸鱼鳖并举头出水北望舍利。琮便为说法。竟日方隐。又感塔所井水十五日间自然涌溢。埋后乃止。四月八日云满上空。正午将下收云并尽。惟余塔上团圆如盖。五色间错映发日轮。至藏舍利其云乃散。琮欣感嘉瑞。以状奏闻。帝大悦录以为记。藏诸秘阁。仁寿二年下敕更令撰众经目录。乃分为五例。谓单译重翻别生疑伪。随卷有位。帝世盛行。寻又下敕。令撰西域传。素所暗练周镜目前。分异讹错深有征举。故京壤名达。多寻正焉。有王舍城沙门。远来谒帝。事如后传将还本国请舍利瑞图经及国家祥瑞录。敕又令琮翻隋为梵。合成十卷。赐诸西域。琮以洽闻博达素所关心。文章腾翥京辇推尚。凡所新译诸经。及见讲解大智释论等。并为之序引。又着沙门名义论别集五卷。并词理清简。后学师钦。大业二年。东都新治。与诸沙门诣阙朝贺。特被召入内禁。叙故累宵谈述治体呈示文颂。其为时主见知如此。因即下敕。于洛阳上林园。立翻经馆以处之。供给事隆倍逾关辅。新平林邑所获佛经。合五百六十四夹。一千三百五十余部。并昆仑书。多梨树叶。有敕送馆。付琮披览。并使编叙目录。以次渐翻。乃撰为五卷。分为七例。所谓经律赞论方字杂书七也。必用隋言以译之。则成二千二百余卷。敕又令裴矩共琮修缵天

竺记。文义详洽条贯有仪。凡前后译经。合二十三部。一百许卷。制序述事备于经首。素患虚冷发痢无时。因卒于馆。春秋五十有四。即大业六年七月二十四日也。俗缘哀悼归葬柏人。初大渐之晨。形羸神爽。问弟子曰。斋时至未。对曰未也。还瞑目而卧。如此再三。乃回身引颈向门视日曰。斋时已至。吾其去矣。索水盥手焚香。迎弥勒画像。合掌谛观。开目闭目乃经三四。如入禅定奄尔而终。持纩属之方知已绝。且琮神慧夙成。彰于孩稚。奉信贞恪松梓其心。本师五台山沙门道最。最亦风采标映。故琮不坠其门。凡所游习澹然独静。虽经物忤曾无言及。抑道从俗。敕附文馆。屡逢光价能无会情。斯乃立操虚宗。游情靡测。讲诵相沿初未休舍。会梦入地狱。颇见苦缘。由念经佛等名。蒙得解脱。送往山楼之上。寻又历观诸狱。备睹同讲名僧。五苦加之。具言其状。为说十善。良久方觉。至后数年更梦前事。由称佛菩萨名。又蒙放免。高祖具闻。敕琮录出赐诸道俗永为警诫。自尔专思罪累。屏绝人事。息意言筌行方等忏。供给贫病。晚以所诵梵经四千余偈十三万言。七日一遍用为常业。然琮久参传译。妙体梵文。此土群师皆宗鸟迹。至于音字诂训。罕得相符。乃着辩正论。以垂翻译之式。其词曰。弥天释道安每称。译胡为秦。有五失本三不易也。一者胡言尽倒而使从秦。一失本也。二者胡经尚质。秦人好文。传可众心非文不合。二失本也。三者胡经委悉。至于叹咏丁宁反覆。或三或四不嫌其繁。而今裁斥。三失本也。四者胡有义说。正似乱词。寻检向语文无以异。或一千或五百。今并刈而不存。四失本也。五者事以合成将更旁及。反腾前词已乃后说而悉除。此五失本也。然智经三达之心。覆面所演。圣必因时时俗有易。而删雅古以适今时。一不易也。愚智天隔圣人叵阶。乃欲以千载之上微言。传使合百王之下末俗。二不易也。阿难出经去佛未久。尊大迦葉令五百六通迭察迭书。今虽千年而以近意量截。彼阿罗汉乃兢兢若此。此生死人平平若是。岂将不以知法者猛乎。斯三不易也。涉兹五失经三不易。译胡为秦。讵可不慎乎。正当以不关异言传令知会通耳。何复嫌于得失乎。是乃未所敢知也。余观道安法师。独禀神慧高振天才。领袖先贤开通后学。修经录则法藏逾阐。理众仪则僧宝弥盛。称印手菩萨岂虚也哉。详梵典难易。诠译人之得失。可谓洞入幽微能究深隐。至于天竺字体悉昙声例。寻其雅论亦似闲明。旧唤彼方总名胡国。安虽远识未变常语。胡本杂戎之胤。梵惟真圣之苗。根既悬殊。理无相滥。不善谙悉多致雷同。见有胡貌即云梵种。实是梵人漫云胡族。莫分真伪良可哀哉。语梵虽讹比胡犹别。改为梵学知非胡者。窃以佛典之兴。本来西域。译经之起。原自东京。历代转昌迄兹无坠。久云流变稍疑亏。动竞逐浇波。鲜能回觉。讨其故事。失在昔人。至如五欲顺情。信是难弃。三衣苦节定非易忍。割遗体之爱入道要门。舍天性之亲出家恒务。俗有可反之致忽然已反。梵有可学之理何因不学。又且。发蒙草创。伏膺章简。同鹦鹉之言。仿邯郸之步。经营一字为力

至多。历览数年其道方博。乃能包括今古网罗天地。业似山丘文类渊海。彼之梵法大圣规摹。略得章本通知体式。研若有功解便无滞。匹于此域固不为难。难尚须求。况其易也。或以内执人我外惭咨问。枉令秘术旷隔神州。静言思之愍而流涕。向使法兰归汉僧会适吴。士行佛念之俦。智严宝云之末。才去俗衣寻教梵字。亦沾僧数先披叶典。则应五天正语充布阎浮。三转妙音并流震旦。人人共解。省翻译之劳。代代咸明。除疑网之失。于是舌根恒净。心镜弥朗。藉此闻思永为种性。安之所述大启玄门。其间曲细犹或未尽。更凭正文助光遗迹。粗开要例。则有十条字声。一句韵。二问答。三名义。五经论。五歌颂。六咒功。七品题。八专业。九异本。十各疏其相。广文如论。安公又云。前人出经。支谶世高。审得胡本。难继者也。罗叉支越。斲凿之巧者也。窃以得本开质斲巧由文。旧以为凿今固非审。握管之暇试复论之。先觉诸贤高名参圣。慧解深发功业弘启。创发玄路早入空门。辩不虚起义应雅合。但佛教初流方音鲜会。以斯译彼仍恐难明。无废后生已承前哲。梵书渐播真宗稍演。其所宣出穷谓分明。聊因此言辄铨古译。汉纵守本犹敢遥议。魏虽在昔终欲悬讨。或繁或简理容未适。时野时华例颇不定。晋宋尚于谈说。争坏其淳。秦梁重于文才。尤从其质。非无四五高德缉之以道。八九大经录之以正。自兹以后迭相祖述。旧典成法且可宪章。展转同见因循共写。莫问是非谁穷始末。僧鬘惟对面之物。乃作华鬘。安禅本合掌之名。例为禅定。如斯等类固亦众矣。留支洛邑义少加新。真谛陈时语多饰异。若令梵师独断。则微言罕革。笔人参制。则余辞必混。意者宁贵扑而近理。不用巧而背源。傥见淳质请勿嫌怪。昔日仰对尊颜瞻尚不等。亲承妙吼听之犹别。诤论起迷。豫[口*丙]涅槃之记。部党兴执。悬著文殊之典。虽二边之义佛亦许可。而两间之道。比丘未允其致。双林早潜一味初损。千圣同志九旬共集。杂碎之条。寻讹本诫水鹄之颂。俄舛昔经。一圣才亡法门即减。千年已远人心转伪。既乏写水之闻。复寡悬河之说。欲求冥会讵可得乎。且儒学古文变犹纰缪。世人今语传尚参差。况凡圣殊伦东西隔域。难之又难论莫能尽。必殷勤于三覆。靡造次于一言。岁校则利有余。日计则功不足。开大明而布范。烛长夜而成务。宣译之业未可加也。经不容易理藉名贤。常思品藻终惭水镜。兼而取之。所备者八。诚心爱法志愿益人不惮久时其备一也。将践觉场先牢戒足不染讥恶。其备二也。筌晓三藏义贯两乘不苦闇滞。其备三也。旁涉坟史工缀典词不过鲁拙。其备四也。襟抱平恕器量虚融不好专执。其备五也。沈于道术澹于名利不欲高炫。其备六也。要识梵言乃闲正译不坠彼学。其备七也。薄阅苍雅。粗谙篆隶。不昧此文。其备八也。八者备矣。方是得人三业必长其风靡绝。若复精搜十步应见香草。微收一用时遇良材。虽往者而难俦。庶来者而能继。法桥未断夫复何言。则延铠之徒。不回隆于魏室。护显之辈。岂偏盛于晋朝。或曰。一音遥说四生各解。普被大慈咸蒙远悟。至若开源白

马。则语逐洛阳。发序赤乌。则言随建业。未应强移此韵始符极旨。要工披读乃究玄宗。遇本即依真为笃信。案常无改世称仰述。诚在一心非关四辩。必令存梵讵是通方。对曰。谈而不经旁惭博识。学而无友退愧寡闻。独执管锥未该穹壤。理绝名想弥难穿凿。在昔圆音之下神力冥加。满字之间利根回契。然今地殊王舍人异金口。即令悬解定知难会。经音若圆雅怀应合。直餐梵响何待译言。本尚亏圆译岂纯实。等非圆实不无疏近。本固守音译疑变意。一向能守十例可明。缘情判义诚所未敢。若夫孝始孝终治家治国。足宣至德堪弘要道。况复净名之劝发心。善生之归妙觉。奚假落发翦须苦违俗训持衣捧钵顿改世仪。坐受僧号详谓是理。遥学梵章宁容非法。崇佛为主。羞讨佛字之源。绍释为宗。耻寻释语之趣。空睹经叶弗兴敬仰总见梵僧例生侮慢。退本追末吁可笑乎。象运将穷斯法见续。用兹绍继诚可悲夫。文多不载。琮师尚宗据深究教源。故章抄疏记诸无所及。述制书论不叙丘坟。着福田论僧官论慈悲论默语论鬼神录。通极论辩圣论通学论善知识录等。并赋词弘瞻精理通显。初所著通极者。破世术诸儒不信因果。执于教迹好生异端。此论所宗。佛理为极。言辩圣者。明释教宣真孔教弘俗。论老子教不异俗儒。灵宝等经则非儒摄。言通学者。劝引儒流遍师孔释。令知内外备识俗真。言善知识者。是大因缘登圣越凡。不因善友无人达也。门人行矩者。即琮兄之子。为立行记流之于世。矩少随琮学。咨训叶经。东西两馆并参翻译。为性颇属文翰。通览坟素。夙为左仆射房玄龄所知。深见礼厚。贞观初。奏敕追入。既达京室将事翻传。遂疾而终。不果开演。乡族流恸接柩。赵州所译众经。具在余录。

## 续高僧传卷第三

译经篇三(本传三人)

唐京师胜光寺中天竺沙门波颇传一。

唐京师清禅寺沙门释慧赜传二。

唐京师纪国寺沙门释慧净传三。

波罗颇迦罗蜜多罗。唐言作明知识。或一云波颇。此云光智。中天竺人也。本刹利王种。姓刹利帝。十岁出家。随师习学。诵一洛叉大乘经可十万偈。受具已后便学律藏。博通戒网心乐禅思。又随胜德修习定业。因修不舍经十二年末复南游摩伽陀国那烂陀寺。值戒贤论师盛弘十七地论。因复听采。以此论中兼明小教。又诵一洛叉偈小乘诸论。波颇识度通敏器宇冲邃。博通内外研精大小。传灯教授同侣所推。承化门人。般若因陀罗跋摩等。学功树绩深达义纲。今见领徒本

国匡化。为彼王臣之所钦重。但以出家释子不滞一方。六月一移任缘靡定。承北狄贪勇未识义方。法藉人弘敢欲传化。乃与道俗十人展转北行。达西面可汗叶护衙所。以法训勖曾未浃旬。特为戎主深所信伏。日给二十人料。旦夕只奉。同侣道俗咸被珍遇。生福增敬日倍于前。武德九年。高平王出使入蕃。因与相见。承此风化将事东归。而叶护君臣留恋不许。王即奏闻。下敕征入。乃与高平同来谒帝。以其年十二月达京。敕住兴善。释门英达莫不修造。自古教传词旨。有所未踰者。皆委其宗绪。括其同异。内计外执指掌释然。征问相仇披解无滞。乃上简闻。蒙引内见。躬传法理无爽对扬。赐彩四十段。并宫禁新纳一领。所将五僧加料供给。重频慰问劳接殊伦。至三年三月。上以诸有非乐。物我皆空。眷言真要无过释典。流通之极岂尚翻传。下诏所司。搜扬硕德备经三教者一十九人。于大兴善创开传译。沙门慧乘等证义。沙门玄谟等译语。沙门慧赜慧净慧明法琳等缀文。又敕上柱国尚书左仆射房玄龄。散骑常侍太子詹事杜正伦。参助勘定。光禄大夫太府卿萧璟。总知监护。百司供送四事丰华。初译宝星经。后移胜光。又译般若灯大庄严论。合三部三十五卷。至六年冬。勘阅既周。缮写云毕。所司详读乃上闻奏。下敕各写十部散流海内。仍赐颇物百段。余承译僧有差束帛。又敕太子庶子李百药制序。具如论首。波颇意在传法。情望若弦。而当世盛德自私诸己。有人云。颇侥幸时誉取驰于后。故聚名达废讲经论。斯未是弘通者时。有沙门灵佳。卓荦拔群妙通机会。对监护使具述事理云。颇远投东夏情乖名利。欲使道流千载声振上古。昔符姚两代。翻经学士乃有三千。今大唐译人不过二十。意在明德同证。信非徒说。后代昭奉无疑于今耳。识者佥议攸同。后遂不行。时为太子染患众治无效。下敕迎颇入内。一百余日。亲问承对不亏帝旨。疾既渐降辞出本寺。赐绫帛等六十段并及时服十具。颇誓传法化不惮艰危。远度葱河来归震旦。经途所亘四万有余。躬赍梵本望并翻尽。不言英彦有坠纶言。本志颓然雅怀莫诉。因而构疾自知不救。分散衣资造诸净业。端坐观佛遗表施身。下敕特听。寻尔而卒于胜光寺。春秋六十有九。东宫下令给二十人。舆尸坐送至于山所。阇维既了。沙门玄谟收拾余骸。为之起塔于胜光寺。在乘师塔东。即贞观七年四月六日也。有识同嗟法轮辍轸。四年之译三帙献功。掩抑慧灯望照惑累。用兹弘道未敢有闻。既而人丧法崩归[保/言]斯及。伊我东鄙匪咎西贤。悲夫。

释慧赜。俗姓李。荆州江陵人。早悟非常神思锋逸。九岁投本邑隐法师出家。隐体其精爽异伦。即度为沙弥。讲授之暇诲以幽奥。赜领牒玄理曾不再思。执卷诵文纸盈四十。荆楚秀望钦而美之。初从隐听涅槃法华。后别听三论。皆剖析新奇。抗拟摽会。开皇中年江陵寺。大兴法席群师云赴。道俗以赜嘉绩夙成。咸欲观其器略。共请为法主。顾惟披导有旨。因而践焉。甫年十二。创开涅槃。比事吐词义

高常伯。论难相继。辩答冷然。少长莫不缄心。颂声载路。荆州刺史宜龙公元寿。闻其幼誉。惊挺亲驾谒焉。素倍前闻大相褒赏。以事奏闻云。希世卓秀者也。登即有诏。令本州备礼所在恭送。既达京辇殊蒙慰引。赐纳僧伽梨并衣一袭。仍令住清禅寺。从容法侣敦悦玄儒。才藻屡扬汲引无竭。预有衣冠士族。皆来展造门庭。莫不赞其洽闻博达。机捷之谓也。末厌烦梗思济清神。乃从应禅师。禀资心学。掩关两载。情[跳-兆＋(焰-火)]诸门。遂语默于贤圣之间。谈授于经纬之理。值隋氏云丧法事沦亡。道阕当年情欣栖静。以大业末岁。移卜终南之高冠岭。因岩构室疏素形心。会唐运勃兴苍生攸济。赜不滞物我。来从帝城。讲诲暂扬。倾都请道。武德年内释侣云繁。屡建法筵皆程气宇。时延兴寺。百座讲仁王经。王公卿士并从盛集。沙门吉藏爰竖论宗。声辩天临贵贱倾目。赜才施锐责。言清理诣思动几微神彩惊越四部骇心百辟。藏顾而叹曰。非惟论辩难继。抑亦银钩罕踪。今上在蕃亲观论府。深相结纳拟为师友。六使来召令赴别第。赜以生名杀身之累。由来有人。退让余词一不闻命。及贞观开译。诏简名僧众以文笔知名兼又统详论旨。乃任为翻论之笔。译讫奏闻。有敕赐帛百匹衣服一具。赜又著论序曰般若灯论者。一名中论。本有五百偈。借灯为名者。无分别智有寂照之功也。举中标目者。鉴亡缘观等离二边也。然则灯本无心智也。亡照法性平等。中义在斯。故寄论以明之也。若夫寻论滞旨。执俗迷真。颠倒断常之间。造次有无之内。守名丧实攀叶亡根者。岂欲尔哉。盖有由矣。请试陈之。若乃构分别之因。招虚妄之果。惑累熏其内识。恶友结其外缘。致使慢耸崇山见深沧海恚火难触词锋罕当。闻说有而快心。听谈空而起谤。六种偏执各谓非偏。五百论师诤陈异论。或将邪乱正。或以伪齐真。识似悟而翻迷。教虽通而更壅。可谓捐珠玩石。弃宝负薪。观画怖龙。寻迹怯象。爱好如此。良可悲夫。龙树菩萨救世挺生。呵嗜欲而发心。阅深经而自鄙。蒙独尊之悬记。然法炬于阎浮。且其地越初依。功超伏位。既穷一实且究二能。佩两印而定百家。混三空而齐万物。点尘劫数历试诸难。悼彼群迷故作斯论。文玄旨妙破巧申工。被之钝根多生怯退。有分别明菩萨者。大乘法将体道居衷。遐览真言为其释论。开秘密藏赐如意珠。略广相成师资互显。至如自乘异执郁起千端。外道殊计纷然万绪。驴乘竞驰于驾驷。萤火争耀于龙烛。莫不标其品类显厥师宗。玉石既分玄黄也判。西域染翰乃有数家。考实析微此为精诣。若含通本末有六千偈。梵文如此。翻则减之。我皇帝。神道迈于羲皇。陶铸侔于造化。崇本息末。无为太平。守母存子不言而治。以为圣教东流年淹数百。而亿象所负阙者犹多。希见未闻劳于寤寐。中天竺国三藏法师波颇蜜多罗。学兼半满博综群诠。丧我怡神搜玄养性。游方在念利物为怀。故能附弋传身举烟命伴。冒冰霜而越葱岭。犯风热而度沙河。时积五年途经四万。以大唐贞观元年。顶戴梵文至止京辇。昔秦征童寿苦用戎兵。汉请摩腾远劳蕃使。讵可方兹感应道

契冥符。家国休祥德人爰降。有司奏见。殊悦帝心。敕住兴善胜光。即传新经之始。仍召义学沙门及王公宰辅。对翻此论。研核幽旨。去华存实。目击则欣其会理。函杖则究其是非。文虽定而覆详。义乃明而重审。岁在寿星。检勘云毕。其为论也。观明中道。而存中失观。空显第一而得一乖空。然司南之车本示迷者。照胆之镜为鉴邪人。无邪则镜无所施。不迷则车不为用。斯论破申。其犹此矣。虽复斥内遮外尽妄穷真。而存乎妙存。破如可破。荡荡焉。恢恢焉。迎之靡测其源。顺之罔知其末。信是蓥心神之砥砺。越溟海之舟舆。骇昏识之雷霆。照幽途之日月者矣。此土先有中论四卷。本偈大同。宾头卢伽为之注解晦其部执。学者昧焉。此论既兴可为龟镜。庶明达君子。详而味之。序成未即闻上。帝敕秘书监虞世南作序。见赜之所制。叹咽无以加焉。因奏闻上。仍以序列于卷首。所在传写缄于经藏。以贞观十年四月六日终于所住。春秋五十有七。葬于京郊之东。列隧立碑颂其芳德。太常博士褚亮为文。自赜之知道。伦等崇其辩机。时俗以拟慧乘。固为笃论。词注难穷。无施不遂。讲华严大品涅槃大智度摄大乘及中百诸论。皆筌释章部决滞有闻。又诵涅槃法华。音文淳美。时为众述。清啭动神。又抽减什物。用写藏经。寻阅才止便修虔奉。又善导达众首舒畅物情。为诸文雄之所称叙。特明古迹偏晓书画。京华士子屡陈真伪。皆资其口实定其人世。文章词体颇预能流。草[柰*頁]笔功名疏台府。每有官供胜集。必召而处其中。公卿执纸请书填赴。赜随纸赋笔飞骤如风。藻蔚雄态绮华当世。故在所流咏耽玩极多。悬诸屏障。或铭座右。着集八卷行世。

　　释慧净。俗姓房氏。常山真定人也。家世儒宗。乡邦称美。净即隋朝国子博士徽远之犹子也。生知天挺雅怀篇什。风格标峻器宇冲邈。年在弱岁早习丘坟。便晓文颂荣冠闾里。十四出家。志业弘远。日颂八千余言。总持词义罕有其比。游听讲肆咨质硕疑。征究幽微每臻玄极。听大智度及余经部。神采孤拔见闻惊异。有志念论师。驰名东夏。时号穷小乘之岩穴也。乃从听习杂心婆沙。学周两遍大义精通。根叶搜求务括清致。由是嘉声远布。学徒钦属。开皇之末来仪帝城。屡折重关更驰名誉。大业初岁。因寻古迹至于槐里。遇始平令杨宏集诸道。俗于智藏寺欲令道士先开道经。于时法侣虽殷。无敢抗者。净闻而谓曰。明府盛结四部铨衡两教。窃有未喻。请咨所疑。何者宾主之礼自有常伦。其犹冠屦不可颠倒。岂于佛寺而令道士先为主乎。明府教义有序。请不坠绩。令曰有旨哉。几误诸后即令僧居先坐。得无辱矣。有道士于永通。颇挟时誉。令怀所重。次立义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令即命言申论。仍曰。法师必须词理切对。不得犯平头上尾。于时令冠平帽。净因戏曰。贫道既不冠帽。宁犯平头。令曰。若不犯平头。当犯上尾。净曰。贫道脱屣升床。自可上而无尾。明府解巾冠帽。可谓平而无头。令有靦容。

净因问通曰有物混成。为体一故混。为体异故混。若体一故混。正混之时已自成一。则一非道生。若体异故混。未混之时已自成二。则二非一起先生道冠余列。请为稽疑。于是通遂茫然。忸怩无对。净曰。先生既能开关延敌。正当鼓怒余勇。安得事如桃李更生荆棘。仍顾令曰。明府既为道助。何以救之。令遂赧然。尔后频有援救。皆应机偃仆。罔非覆轨。自尔大小双玩研味逾深。注述之余寻绎无暇。却扫闲室统略旧宗。缵述杂心玄文。为三十卷。包括群典笼罩古今。四远英猷皆参沉隐。末又以俱舍所译词旨宏富虽有陈迹未尽研求。乃无师独悟思择名理。为之文疏三十余卷。遂使经部妙义接纽明时。罽宾正宗传芳季绪。学士颖川庾初孙。请注金刚般若。乃为释文举义。郁为盛作。穷真俗之教原。尽大乘之秘要。遐迩流布书写诵持。文学词林传诸心口声绩相美接肩恒闻。太常博士褚亮。英藻清拔名誉早闻。钦此芳猷为之序引。其词曰。若夫大块均形。役智从物。情因习改。性与虑迁。然则达鉴穷览。皎乎先觉。炳慧炬以出重昏。拔爱河而升彼岸。与夫轮转万劫盖染六尘。流遁以徇无涯。踌驳而趋捷迳。不同日而言也。颖川庾初孙。早弘笃信。以为般若所明归于正道。显大乘之名相。标不住之宗极。出乎心虑之表。绝于言像之外。是以结发受持多历年所。虽妙音演说成诵不亏。而灵源邃湛或有未悟。嗟迷方之弗远。眷砥途而太息。属有慧净法师。博通奥义。辩同炙輠理究连环。庾生入室研畿。伏膺善诱。乘此誓愿仍求注述。法师悬镜忘疲。衢尊自满。上凭神应之道。傍尽心机之用。敷畅微言宣扬至理。曩日旧疑涣焉冰释。今兹妙义朗若霞开。为像法之梁栋。变群生之耳目。辞峰秀上。映鹫岳而相高。言泉激壮。赴龙宫而竞远。且夫释教西兴。道源东注。世阅贤智才兼优洽。精该睿旨罕见其人。今则沙门重阐。借甚当世。想此玄宗郁为称首。岁惟阉茂始创怀油。月躔仲吕爰兹绝笔。缁俗攸仰轩盖成阴。扣钟随其大小。鸣剑发其光采。一时学侣专门受业。同涉波澜递相传授。方且顾蔑林远。俯视安生。独步高衢对扬正法。辽东真本。望悬金而不刊。指南所寄。藏群玉而无朽。岂不盛哉。岂不盛哉。武德初岁。时为三府官寮上下咸集延兴。京城大德竞陈言论。有清禅法师。立破空义。声色奋发厉逸当时。相府记室王敬业。启上曰。登座法师义锋难对。非纪国慧净无以挫其锐者。即令对论。净曰。今在英雄之侧。厕龙象之间。奉对上人难为高论。虽然敢藉敛秋霜之威。布春雨之泽。使慧净咨质小疑。令法师揄扬大慧。岂非佛法之盛哉。因问曰。未审破空。空有何破。答曰。以空破空非以有破。难曰。执空为病。还以空破。是则执有为病。还以有除。覆却往还遂无以解。贞观二年新经既至。将事传译。下敕所司搜选名德。净当斯集。笔受大庄严论。词旨深妙曲尽梵言。宗本既成。并缵文疏为三十卷。义冠古今。英声借甚。三藏法师对仆射房玄龄鸿胪唐俭庶子杜正伦于志宁。抚净背而叹曰。此乃东方菩萨也。自非精爽天拔。何以致斯言之极哉。其为异域见钦如此。至贞观十年。本寺开

讲。王公宰辅才辩有声者。莫不毕集。时以为荣望也。京辅停轮盛言陈抗。皆称机判委绰有余逸。黄巾蔡子晃成世英。道门之秀。才申论击因遂征求。自覆义端失其宗绪。净乃安词调引。晃等饮气而旋。合坐解颐贵识同美。尔后专当法匠结众敷弘。标放明穆声懋台府。梁国公房玄龄。求为法友。义结俗兄。晨夕参谒躬尽虔敬。四事供给备展翘诚。净体斯荣问。忘身为法。又撰法华经缵述十卷。胜鬘仁王般若温室盂兰盆上下生各出要缵。盛行于世。并文义绮密。高彦推之。故其每有弘通。光扬佛日。缁素云踊庆所洽闻。于时大法广弘充溢天壤。颇亦净之功也。然末代所学庸浅者多。若不关外则言无所厝。如能摧伏异道。必以此学为初。每以一分之功游心文史。赞引成务兼济其神。而性慕风流。情寄仁厚。泛爱为心忘己接物。舒写言晤终日无疲。故使远近闻风参请填委。皆应变接叙。神悦而归。或笔赋缘情触兴斯举。留连旬日动成文会。和琳法师初春法集之作曰。鹫岭光前选。祇园表昔恭。哲人崇踵武。弘道会群龙。高座登莲叶。麈尾振霜松。尘飞扬雅梵。风度引疏钟。静言澄义海。发论上词锋。心虚道易合。迹广席难重。和风动淑气。丽日启时雍。高才掞雅什。顾己滥朋从。因兹仰积善。灵华庶可逢。又与英才言聚。赋得升天行。诗曰。驭风过阆苑。控鹤下瀛洲。欲采三芝秀。先从千仞游。驾凤吟虚管。乘槎泛浅流。颓龄一已驻。方验大椿秋。又和卢赞府游纪国道场诗曰。日光通汉室。星彩晦周朝。法城从此构。香阁本岧峣。珠盘仰承露。刹凤俯摩宵。落照侵虚牖。长虹拖跨桥。高才暂骋目。云藻遂飘飖。欲追千里骥。终是谢连镳。又于冬日普光寺卧疾。值雪简诸旧游。诗曰。卧痾苦留滞。辟户望遥天。寒云舒复卷。落雪断还连。凝华照书阁。飞素婉琴弦。回飘洛神赋。皓映齐纨篇。萦阶如鹤舞。拂树似花鲜。从赏丰年瑞。沈忧终自怜。于是帝朝宰贵赵公燕公以下名臣和系将百许首。中书舍人李义府。文苑之英秀者也。美之不已。为诗序云。由斯声唱更高。玄儒属目。翰林文士推承冠绝。竞述新制请擿瑕累。净以人之作者差非奇挺。乃搜采近代藻锐者。撰诗英华。一帙十卷。识者怀铅探其冠冕。吴王咨议刘孝孙。文才翘拔。为之序曰。释教之为义也大矣哉。智识所不能名言。视听所不得闻见。马鸣龙树。弘圣旨于前。慧远道安。阐微言于后。至于绍高踪而孤引。踵逸轨以遐征。谁之谓欤慧净法师即其人矣。法师淳和禀气川岳降精。神解内融心几外朗。髫年对日丱岁参玄。擢本森稍。干云阶乎尺木。长澜淼漫。浴日道乎蒙泉。而慧炬夙明禅枝早茂。临阅川而轸虑。眷定水以怡神。慨彼劳生悟兹常乐。三乘奥义焕矣冰消。二谛法门怡然理顺。俄而发轫东夏。杖锡西秦。至于讲肆法筵。聆嘉声而响赴。剖疑析滞。服高义而景从。明镜屡照而不疲。鸿钟待扣而斯应。穷涯盈量。虚往实归。诚佛法之栋梁。实僧徒之领袖者也。余昔游京辇。得申景慕。寥寥净域披云而见光景。落落闲居入室而生虚白。法师导余以实际。诱余以真如。挹海不知其浅深。学山徒仰其峻极。尝以法师

敷演之暇。商确翰林。若乃园柳天榆之篇。阿阁绮窗之咏。魏王北山陈思南国。嗣宗之赋明月。彭泽之摛微雨。逮乎颜谢掞藻任沈遒文。足以理会八音。言谐四始。咸递相祖述。郁为龟镜。岂独光于曩代而无继轨者乎。近世文人才华间出。周武帝振彼雄图削平漳滏。隋高祖韫兹英略戡定江淮。混一车书大开学校。温邢誉高于东夏。徐庾价重于南荆。王司空孤秀一时。沈恭子标奇绝代。凡此英彦安可阙如。自参墟启祚重光景曜。大弘文德道冠前王。薖轴之士风趣。林壑之宾云集。故能抑扬汉彻孕育曹丕。文雅郁兴于兹为盛。余虽不敏窃有志焉。既而舟壑潜移。悼陵谷而迁贸。居诸易晚。恻人世之难常。固请法师暂回清鉴。采摭词什秐剪蘩芜。盖君子不常矜庄。删诗未为斯玷。自刘廷尉所撰诗苑之后。纂而续焉。颖川庾初孙。学该坟素行齐颜闵。京兆韦山甫。耿介有奇节。弋猎综群言。与法师周旋情踰胶漆。睹斯盛事咸共赞成。生也有涯。庾侯长逝。永言怛化。不觉流襟。顷观其遗文久为陈迹。今亦次乎污简贻诸后昆。法师式遵旧章纂斯鸿烈。余聊因暇日敬述芳猷。俾郢唱楚谣同管弦而播响。春华秋实与天地而长存。遂使七贵揖其嘉猷。五众欣其慧识。凡预能流家藏一本。自尔国家盛集必预前驱。每入王宫频登上席。简在帝心群宫攸敬。皇储久餐德素。乃以贞观十三年集诸官臣及三教学士于弘文殿。延净开阐法华。道士蔡晃讲论好独秀。玄宗下令遣与抗论。晃即整容问曰。经称序品第一。未审序第何分。净曰。如来入定征瑞放光现奇动地雨花。假远开近。为破二之洪基。作明一之由渐。故为序也。第者为居。一者为始。序最居先。故称第一。晃曰。第者弟也。为第则不得称一。言一则不得称第。两字牟盾何以会通。净曰。向不云乎第者为居。一者为始。先生既不领前宗。而谬陈后难。便是自难。何成难人。晃曰。言不领者请为重释。净启令曰。昔有二人。一名蛇奴。道帚忘扫。一名身子。一闻千解。然则蛇奴再闻不悟。身子一唱便领。此非授道不明。但是纳法非俊。晃曰。法师言不出唇何所可领。净曰。菩萨说法声振十方。道士在坐如迷如醉。岂直形体聋瞽。其智抑亦有之。晃曰。野干说法何由可闻。净曰。天宫严卫理绝狩踪。道士魂迷谓人为畜。时有国子祭酒孔颖达。心存道党。潜扇蝇言曰。佛家无诤。法师何以构斯。净启令曰。如来在日已有斯事。佛破外道。外道不通反谓佛曰。汝常自言平等。今既以难破我。即是不平。何谓平等。佛为通曰。以我不平破汝不平。汝若得平即我平也。而今亦尔。以净之诤破彼之诤。彼得无诤即净无诤也。于时皇储语祭酒曰。君既剿说。真为道党。净启令曰。慧净常闻。君子不党其知。祭酒亦党乎。皇储怡然大笑。合坐欢踊。令曰。不徒法乐已至于斯。故净之枢机。三教发悟。一斯类也。频入宫闱与道抗论。谈柄暂撝。四坐惊詟。蔡晃等既是道门锋领。屡逢屈挫心声俱靡。皇储目属净之神锐难加也。乃请为普光寺任。下令曰。纪国寺上座慧净法师名称高远行业著闻。纲纪伽蓝必有弘益。请知寺任。净以弘宣为务。乐于寂止。虽

蒙荣告情所未安。乃委固辞不蒙允许。慨斯恩迫致启谢曰。伏奉恩令。以慧净为普光寺主。仍知本寺上座事。奉旨惊惶罔知攸措。但慧净不揆庸短。少专经论。用心过分因构沉痾。暨犬马齿隆衰弊日甚。赖全生纳养。仅时敷说。磨钝策蹇滥被吹嘘。至于提顿纲维。由来未悟。整齐僧众素所不闲。恩遣曳此庸衰总彼殷务。窃悲鱼鹿易处。失燥湿之宜。方圆改质。乖任物之性。既情不逮。事实迫于心。抚躬惊惕不遑启处。然恩旨隆渥罔敢辞让。谨以谢闻。伏增战悚。令答曰。忽辱来书。甚以倾慰。三覆之后自觉欣然。窃闻。如来虽迹起人间。而道笼天外。神功妙力不可思议。寂尔无为。则言语道断。湛然常住。则心行处灭。但为众生烦恼漂没爱河不得不大拯横流令登彼岸故。出入三界升降六天经营十方良为于此。若夫鹿园福地鹫岭灵山。洒甘露于禅林。转法轮于净域。付嘱菩萨济拔黔黎。然后放光面门灭影双树。宝船虽没遗教犹存。即是如来法身无有异也。然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远有弥勒文殊。亲承音旨。近则图澄罗什。发明经教。五百一贤信非徒说。千里一遇差匪虚言。法师昔在俗缘门称通德。飞缨东序鸣玉上庠。故得垂裕后昆传芳犹子。当以诗称三百不离于苦空。曲礼三千未免于生灭。故发弘誓愿回向菩提。落彼两髦披兹三服。至如大乘小乘之偈。广说略说之文。十诵僧祇八部波若。天亲无著之论。法门句义之谈。皆剖判胸怀激扬清浊。至于光临讲座开置法筵。释义入神随类俱解。写悬河之辩。动连环之辞。碧鸡誉于汉臣。白马称于傲吏。以今方古彼复何人。所以仰请法师为普光寺主。兼知纪国寺上座事。又闻。若独善之心有限。则济物之理不弘。彼我之意未忘。则他自之情不坦。且普光纪国俱是道场。旧住新居有何差别。法师来状云。鱼鹿易处。失燥湿之宜。斯乃意在谦虚。假称珍怪。昔闻。流水长者。遂能救十千之鱼。旷野猎师。岂得害三归之鹿。但使筌蹄不用。则言象自忘。净又谢曰。重蒙令旨。恩渥载隆。追深悚怍。但慧净学惭照雪解愧传灯。滥叨荣幸坐致非望。复蒙垂兹神翰。播斯弘诱。文丽辰象调谐金石。加以恩兼道俗泽总存亡。奖进高深譬超山海。循环百遍悲喜交怀。徒知铭感。岂陈萤露。频烦曲降。顾己多惭。谨以谢闻。用增怵惕。登又下令。与普光寺众曰。盖闻正法没于西域。像教被于东华。古往今来多历年所。而难陀迦葉马鸣龙树。既同瓶泻。有若灯传。故得妙旨微言垂文见意。是以三十二相遍满人天。十二部经敷扬刹土。由其路者。则高骋四衢之上。迷其涂者。则轮回六趣之中。理窟法门玄宗秘藏。非天下之至赜。孰能与于此乎。皇帝以神道。设教利益群生。故普建仁祠绍隆正觉。卜兹胜地立此伽蓝。请赤县之名僧。征帝城之上首。山林之士拥锡来游。朝廷之宾抠衣趋座。义筵济济法侣诜诜。寔聚落之福田黔黎之寿域。加以丛楹叠栌宝塔华台。洪钟扣而弗諠。清梵唱而逾静。若夫卢舍那佛坐普光法堂。灵相葳蕤神变肸响。以今方古闇与冥符。名器之间岂容虚立。然僧徒结集须有纲纪。询诸大众罕值其人。积日搜扬颇有佥议。咸云。

纪国寺上座慧净。自性清净本来有之。风神秀彻非适今也。至于龙宫宝藏象力尊经。皆挺自生知。无师独悟。岂止四谛一乘之说。七处八会之谈。要其指归得其真趣而已。固亦涤除玄览老氏之至言。洁静精微宣尼之妙义。莫不穷理尽性寻根讨源。其德行也如彼。其学业也如此。今请为普光寺主仍知本寺。法师比者逡巡静退不肯降重。殷勤苦请方始克从。但菩萨之家体尚和合。若得无诤三昧。自然永离十缠。亦愿合寺诸师共弘此意。其迎请之礼任依僧法。又令所司建讲设斋。并请法师广开义理。净以僚采大集光荣一旦。非夫经力何以致斯。乃创开法华末陈大论。英达高胜拥萃门筵。故能接诱玄素抚承学识。传祠驰论大响嘉猷。纵达清言光前绝后。太子中舍辛谞。学该文史。傲诞自矜。题章着翰莫敢当拟。预有杀青谞必裂之于地。谓僧中之无人也。净愤斯轻侮。乃裁论拟之。文云。纪国寺释慧净敬酬东宫辛中舍曰。披览高论博究精微。旨赡文华惊心眩目。辩超炙輠理跨连环。幽难勃以纵横。掞藻纷其骆驿。映云霞而比烂。协金石以相谐。绚矣文章。冲乎探赜。非夫哲士谁其溢心。瞻彼上人固难与对。轻持不敏敢述朝闻。岂曰稽疑宁酬客难也。来论云。一音演说各随类解。蠕动众生皆有佛性。然则佛陀之与先觉。语从俗异。智慧之与般若。义本玄同。习智觉若非胜因。念佛慧岂登妙果。答曰。大矣哉斯举也。深固幽远杳冥难测。吾子为信乎为疑乎。其信也岂不然乎哉。其疑也岂不深乎哉。然则下士不笑。不足以为道。浅智不谤。不足以为深。仰度高明。固无笑谤矣。但其言濩落理涉嫌疑。今当为子略陈梗概。若乃问同答异。文郁郁于孔书。名一义乖。理堂堂于释教。若名同不许义异。则问一不得答殊。此例既升。彼并自没。如其未喻更为提撕。夫以住无所住。万善所以兼修。为无不为。一音所以齐应。岂止绝圣弃智抱一守雌。冷然独善义无兼济。较言优劣其可伦乎。二宗既辩百难斯滞。来论云。必谓彼此名言遂可分别。一音各解乃玩空谈。答曰。诚如来旨亦须分别。窃以逍遥一也。鹏鷃不可齐乎九万。荣枯同也。椿菌不可齐乎八千。而况爝火之侔日月。浸灌之方时雨。宁以分同明润。而遂均其曜泽哉。至若山毫一其小大。彭殇均其寿夭。莛楹乱其横竖。施厉混其妍蚩。斯由相待不定相夺可忘。庄生所以绝其有封非谓未始无物。斯则以余分别攻子分别。子忘分别即余忘分别矣。君子剧谈幸无谑论。一言易失驷马难追。斯文诚矣。深可慎哉。来论云。诸行无常触类缘起。复心有待资气涉求。然则我净受于熏修。慧定成于缮刻。答曰。无常者。故吾去也。缘起者。新吾来也。故吾去矣吾岂常乎。新吾来矣吾岂断乎。新故相传。假熏修以成净。美恶更代。非缮刻而难功。是则生灭破于断常。因果显乎中观。郁乎宗也。谈乎妙也。斯实庄释玄同。东西理会。而吾子去彼取此。得无谬乎。来论云。续凫截鹤庸讵真如。草化蜂飞何居弱丧。答曰。夫自然者。报分也。熏修者。业理也。报分已定。二鸟无羡于短长。业理资缘。两虫有待而飞化。然则事像易疑。沉冥难晓。幽求之士沦惑罔息。至若道

圆四果尚昧衣珠。位隆十地犹昏罗縠。圣贤固其若此。而况庸庸者乎。自非鉴镜三明雄飞七辩。安能妙契玄极敷究幽微。贫道藉以受业家门。朋从是寄。怖能择善敢进刍荛。如或铿然愿详金牒矣。于是廊庙贵达。重仰高风。人藏一本缄诸怀袖。同聚谈宴以为言先。辛侯由兹顶戴。顿袪邪网。帝里荣胜望日披云。各撤金帛树兴来福。沙门法琳。包括经史擒掞昔闻。承破邪疑乃致书曰。近览所报辛中舍析疑论。词义包举比喻超绝。璀璨眩离朱之目。铿锵骇师旷之耳。固以妙尽环中事殚辩囿。譬玉衡之齐七政。犹溟海之统百川。焕焕乎。巍巍乎。言过视听之外。理出思议之表。足可杜诸见之门开得意之路者也。至如住无所住。兼修之义在焉。为无不为。齐应之功弘矣。将令守雌颜厚独善靦容。乃理异之显哉。岂玄同之可得。夫立像以表意。得意则象忘。若忘其所忘则彼此之情斯泯。非忘其不忘。小大之殊有异。是知日月既出。无用爝火之光。时雨既降。何烦浸灌之泽。故云彼此可忘非无此也。故吾去也。因故去而辩无常。新吾来也。藉新来以谈缘起。非新非故熏修之义莫成。无缮无克美恶之功孰着。盖以生灭破彼断常之迷。寄因果示其中观之路。断常见息则弱丧同归。中观理融则真如自显。或谈业理以明熏习。乍开报分以释自然。意出情端旨超文外。报分有在。凫鹤自忘其短长。业理相因。草蜂各任其飞化。可谓于无名相中假名相说。体真会俗。岂不然欤。辛中舍天挺之才。未等若人尽理之说。子期可惭于丧偶。颜生有愧其坐忘。可以息去取之两端。泯颠沛之一致。楚既得之。齐亦未为失也。法师博物不群智思无限。当今独步即日梁栋。既为众所知识。实亦名称普闻。加以累谒金门频登上席。扇玄风于鹤籥。振法鼓于龙楼。七贵挹其波澜。五师推其神俊。既耸垂天之翼。又纵横海之鳞。支遁之匹。王何宁堪并驾。帛祖之方。嵇阮未足连衡。用古俦今。君有之矣。琳谢病南山栖心幽谷。非出非处。荡虑于风云。无见无闻。寄情于泉石。遇观名作实遣繁忧。乍览琼章用袪痼疾。徘徊吟讽循环卷舒。奉蕴怀袖之中。不觉纸劳字故。略申片意。谨此白书。其所著述赋词。为诸道贤称美如此。及贞观十九年更崇翻译。所司简约。又无联类。下召追赴。谢病乃止。今春秋六十有八。声问转高。心疾时动。或停法雨暂有登临云屯学馆。义侣则掇其冠冕。文句则定其短长。词采则揭其菁华。音韵则响其谐调。神气高爽足引懦夫。墙宇崇深弥开廉士。斯并目叙而即笔。故不尽其纤隐云。

## 续高僧传卷第四

译经篇四　本传二人。

京大慈恩寺释玄奘传一。

京大慈恩寺梵僧那提传二。

释玄奘。本名祎。姓陈氏。汉太丘仲弓后也。子孙徙于河南。故又为洛州缑氏人焉。祖康北齐国子博士。父慧早通经术。长八尺明眉目。拜江陵令。解缨而返。即大业末年。识者以为克终。隐沦之候故也。兄素出家。即长捷法师也。容貌堂堂仪局瑰秀。讲释经义联班群伍。住东都净土寺。以奘少罹穷酷。携以将之。日授精理。旁兼巧论。年十一诵维摩法华。东都恒度便预其次。自尔卓然梗正不偶朋流。口诵目缘略无闲缺。睹诸沙弥剧谈掉戏。奘曰。经不云乎。夫出家者为无为法。岂复恒为儿戏。可谓徒丧百年。且思齐之怀。尚鄙而不取。拔萃出类。故复形在言前耳。时东都慧日盛弘法席。涅槃摄论轮驰相系。每恒听受昏明思择。僧徒异其欣奉美其风素。爱敬之至师友参荣。大众重其学功弘开役务。时年十五与兄住净土寺。由是专门受业。声望逾远。大业余历。兵饥交贸法食两缘投庇无所。承沙门道基化开井络法俗钦仰。乃与兄从之。行达长安。住庄严寺。又非本望西踰剑阁既达蜀都。即而听受阿毗昙论。一闻不忘见称昔人。随言镜理又高伦等。至于婆沙广论杂心玄义。莫不凿穷岩穴条疏本干。然此论东被弘唱极繁。章钞异同计逾数十。皆蕴结胸府闻持自然。至于得丧筌旨。而能引用无滞。时皆讶其忆念之力终古罕类也。基每顾而叹曰。余少游讲肆多矣。未见少年神悟若斯人也。席中听侣佥号英雄。四方多难总归绵益。相与称赞逸口传声。又僧景摄论道振迦延。世号难加人推精覆。皆师承宗据隅隩明铨。昔来摄论十二住义。中表销释十有二家。讲次诵持率多昏漠。而奘初闻记录片无差舛。登座叙引曾不再缘。须便为述状逾宿构。如斯甚众不可殚言。武德五年。二十有一为诸学府。雄伯沙门讲扬心论。不窥文相而诵注无穷。时目神人。不神何能此也。晚与兄俱住益南空慧寺。私自惟曰。学贵经远义重疏通钻仰一方未成探赜。有沙门道深。体悟成实学称包富。控权敷化振网赵邦。愤发内心将捐巴蜀。捷深知其远量也。情顾勤勤每劝勉之。而正意已行誓无返面。遂乃假缘告别。间行江硖。经途所及。荆杨等州。访逮道邻莫知归诣。便北达深所委参勇铠。素袭嘉问纵洽无遗。终始十月资承略尽。时燕赵学侣相顾逢秋。后发前至。抑斯人也。沙门慧休。道声高邈。行解相富。夸罩古今。独据邺中昌言传授。词锋所指海内高尚。又往从焉。不面生来。相逢若旧。去师资礼事等法朋。偏为独讲杂心摄论。指擿纤隐曲示纲猷。相续八月领酬无厌。休又惊异绝叹抚掌而嗟曰。希世若人。尔其是也。沙门道岳。宗师俱舍阐弘有部。包笼领袖吞纳喉襟。扬业帝城来仪群学。乃又从焉。创迹京都诠途义苑。沙门法常。一时之最。经论教悟。其从如林。奘乃一举十问皆陈幽奥。坐中杞梓拔思未闻。由是驰誉道流。檀声日下。沙门僧辩法轮论士。机慧是长。命来连坐。吾之徒也。但为俱舍一论昔所未闻。因尔伏膺晓夕咨请。岳审其殷至慧悟霞明乐说不穷。任其索

隐。单思研采。[吭-几＋(坐-工＋十)]周究竟。沙门玄会。匠剖涅槃。删补旧疏更张琴瑟。承斯令问亲位席端。咨质迟疑焕然祛滞。仆射宋公萧瑀。敬其脱颖。奏住庄严。然非本志。情栖物表。乃又惟曰。余周流吴蜀爰逮赵魏末及周秦。预有讲筵率皆登践。已布之言令。虽蕴胸襟。未吐之词宗。解签无地。若不轻生殉命誓往华胥。何能具觌成言。用通神解。一睹明法了义真文。要返东华传扬圣化。则先贤高胜。岂决疑于弥勒。后进锋颖。宁辍想于瑜伽耶。时年二十九也。遂厉然独举。诣阙陈表。有司不为通引。顿迹京皋。广就诸蕃遍学书语。行坐寻授数日便通。侧席面西思闻机候。会贞观三年时遭霜俭。下敕道俗逐丰四出。幸因斯际径往姑臧渐至炖煌。路由天塞。裹粮吊影。前望悠然但见平沙绝无人径。回遑委命任业而前。展转因循达高昌境。初奘在凉州讲扬经论。华夷士庶盛集归崇。商客通传预闻蕃域。高昌王麹文泰。特信佛经。复承奘告将游西鄙。恒置邮驲境次相迎。忽闻行达通夕立候。王母妃属执炬殿前。见奘苦辛备言意故。合宫下泪惊异希有。延留夏坐。长请开弘。王命为弟。母命为子。殊礼厚供。日时恒致。乃为讲仁王等经及诸机教。道俗系恋。并愿长留。奘曰。本欲通开大化远被家国。不辞贱命忍死西奔。若如来语一滞此方。非唯自亏发足。亦恐都为法障。乃不食三日。佥见极意无敢措言。王母曰。今与法师一遇。并是往业因缘。脱得果心东返。愿重垂诫诰。遂与奘手传香信誓为母子。麹氏流泪执足而别。仍敕殿中侍郎。赍绫帛五百匹书二十四封。并给从骑六十人。送至突厥叶护牙所。以大雪山北六十余国皆其部统故。重遗达奘开前路也。初至牙所。信物倍多异于恒度。谓是亲弟。具以情告。终所不信。可汗重其贿赂。遣骑前告所部诸国。但有名僧胜地。必令奘到。于是连骑数十。盛若皇华。中途经国道次参候。供给顿具倍胜于初。自高昌至于铁门。凡经一十六国。人物优劣奉信淳疏。具诸图传。其铁门也即铁门关。汉之西屏。入山五百。旁无异路。一道南出险绝人物。左右石壁竦立千仞。色相如铁故因号焉。见汉门扇一竖一卧。外铁里木加悬诸铃。必掩此关寔惟天固。南出斯门。土田温沃花果荣茂。地名睹货罗也。纵千余里广三千余。东拒葱岭西接波斯。南大雪山北据铁门。缚刍大河中境西流。即经所谓博叉河也。其境自分为二十七国。各有君长信重佛教。僧以十二月十六日安居坐其春分。以斯时温热雨多故也。又前经国凡度十三至缚喝国。土地华博。时俗号为小王舍城。国近叶护南牙也。突厥常法。夏居北野。花草繁茂放牧为胜。冬处山中用遮寒厉。故有两牙王都。城外西南寺中有佛澡罐可容斗许。及佛扫帚并以佛牙。守护庄严殆难赡睹。奘为国使躬事顶戴。西北不远有提谓波利两城。建塔淩虚。即爰初道成献麨长者之本邑。发爪塔也。又东南行大雪山中七百余里至梵衍国。僧有数千学出世部。王城北山有立石像。高百五十尺。城东卧佛长千余尺。并精舍重接。金宝庄校晃曜人目。见者称叹。又有佛齿舍利。劫初缘觉齿长五寸许。金轮王齿

长三寸许。并商那和修钵。及九条衣绛色犹存。又东山行至迦毕试国。奉信弥胜。僧有六千。多大乘学。其王岁造银像举高丈八。延请遐迩广树名坛。国有如来为菩萨时齿长可寸余。又有其发引长尺余。放还螺旋。自斯地北民杂胡戎。制服威仪不参大夏。名为边国蜜利车类。唐言译之垢浊种也。又东南七百至滥波国。即印度之北境矣。言印度者。即天竺之正名犹身毒贤豆之讹号耳。论其境也。北背雪山三陲大海。地形南狭如月上弦。川平广衍周九万里。七十余国依止其中。时或乖分略地为国。今则尽三海际同一王命。又东雪山至那伽罗曷国。即布发掩泥之故地也。详诸经相意有疑焉。何则讨寻本事。乃在贤劫已前。莲花定光名殊。三佛既非同劫。频被火灾。何得故处今犹泥湿。若以为虚。佛非妄语。如彼诸师各陈异解。有论者言。此实本地。佛非妄也。虽经劫坏。本空之处愿力庄严如因事也。并是如来流化。斯迹常在不足怪矣。故其胜地。左则标树诸窣睹波。即灵塔之正名。犹偷婆斗薮婆之讹号耳。阿育王者。此号无忧。恨不睹佛。兴诸感恋。絓是圣迹皆起铭记。故于此处为建石塔。高三十余丈。又有石壁佛影。蹈迹众相。皆竖标记。并如前也。

城南不远醯罗城中。有佛顶骨。周尺二寸。其相仰平形如天盖。佛髑髅盖如荷叶盘。佛眼圆睛状如柰许澄净皎然。有佛大衣其色黄赤。佛之锡杖以铁为环紫檀为笴。此五圣迹同在一城。固守之务如传国宝。北近突厥。昔经侵夺。虽至所在还潜本处。斯则赴缘隐显。未在兵威。奘奉觐灵相悲泪横流。手拨末香亲看体状。倍增欣悦。即以和香印其顶骨。睹有嘉瑞。又增悲庆近有北狄大月支王。欲知来报。以香取相。乃示马形。甚非所望。加诸布施积功忏悔。又以香取现师子形。虽位狩王终为畜类。情倍归依又加施戒。乃现人天。方还本国。故其俗法。见五相者相一金钱。取其相者酬七金钱。俗利其宝用充福物。既非僧掌固守弥崇。无论道俗必先酬价。奘被王命观视具周。旁国诸僧承斯荣望同来礼谒。又东山行至健驮逻国。佛寺千余。民皆杂信。城中素有钵庙。众事庄严。昔如来钵经于此庙。乃数百年。今移波斯王宫供养。城东有迦腻王大塔基周里半。佛骨舍利一斛在中。举高五百余尺。相轮上下二十五重天火三灾。今正营构。即世中所谓雀离浮图是也。元魏灵太后胡氏。奉信情深。遣沙门道生等。赍大幡长七百余尺。往彼挂之。脚才及地。即斯塔也。亦不测雀离名生所由。左侧诸迹其相极多。近则世亲如意造论之地。远则舍于千眼睒奉二亲。檀特名山达拏本迹。仙为女乱。佛化鬼母。并在其境。皆无忧王为建石塔。高者数百余尺。立标记焉。自北山行达乌长那国。即世中所谓北天竺乌长国也。其境周围五千余里。果实充备。为诸国所重。传云。即昔轮王之苑囿也。僧有万余兼大乘学。王都四周多诸古迹。忍仙佛蹠。半偈避仇。折骨书经。割肉代鸽。蛇药护命。血饮夜叉。如斯等相。备列其境。各具瞻奉。情倍欣欣。城之东北减三百

里。大山龙泉名阿波逻。即信度河之本源。西南而流。经中所谓辛头河也。王都东南越山逆河。铁桥栈道路极悬险。千有余里至极大川。即古乌仗之王都也。中有木慈氏像。高百余尺。即末田地罗汉。将诸工人三返上天方得成者。身相端严特难陈说。还返乌仗。南至咀叉始罗国。具见伊罗钵龙所住之池。月光决目之地。育王标塔举高十丈。北有石门。殊极高大崇竦重山。道由中过。斯又萨埵舍身处也。自此东南。山行险阻。经一小国度数铁桥。减二千里。至迦湿弥罗国。即此俗常传罽宾是也。莫委罽宾由何而生。观其图域同罽宾耳。本是龙海罗汉取之引众而住通三藏也。故其国境四面负山。周七千余里。门径狭迮。僧徒五千多学小乘。国有大德名僧胜匠。奘就学俱舍顺正理因明声明及大毗婆沙。王慇远至。给书手十人供给写之。有佛牙长可寸余光白如雪。自滥波至此。绕山诸国。形体鄙薄俗习胡蕃。虽预五方非印度之正境也。以住居山谷风杂诸边。自此南下。通望无山。将及千里至磔迦国。土据平川周万余里。两河分注卉木繁荣。于时徒伴二十余人。行至大林中。遇贼劫掠才获命全。入村告乞乃达东境。大林有婆罗门。年七百岁。貌如三十。明中百论及外道书。云是龙猛弟子。乃停一月学之。又东至那仆底国。就调伏光法师。学对法显宗理门等论。又东诣那伽罗寺。就月胄论师。学众事分婆沙。又东至禄勒那国。就阇那崛多大德。学经部婆沙。又就蜜多犀那论师。学萨婆多部辩真论。渐次东南路经六国多有遗迹。育王标塔高二十丈者。其数不少。中有末菟罗国。最饶踪绪。城东六里有一山寺。昔乌波鞠多。唐言近护。即五师之一也。是其本住所建。北岩石室高二十余丈广三十步。其侧不远复有猕猴堕坑处四佛经行处贤圣依住处。灵相众矣。又东南行经于七国。至劫比他国。俗事大自在天。其精舍者高百余尺。中有天貌形极伟大。谓诸有趣由之而生。王民同敬不为鄙耻诸国天祠率置此形。大都异道乃有百数。中所高者自在为多有一大寺。五百僧徒。净人仆隶乃有数万。皆宅其寺侧。中有三道阶。南北而列。即佛为母忉利安居夏竟下天。帝释之所作也。宝阶本基沦没并尽。后王仿之在其故地。犹高七十余尺。育王为建石柱。高七丈余。光净明照。随人罪福影现其中。旁有贤劫四佛经行石基。长五十许步。高于七尺。足蹈所及。皆有莲华文生焉。国西北不远二百许里至羯若鞠阇国。唐言曲女城也。王都临殑伽河。即洹河之正名矣。源从北来出大雪山。其土邪正杂敬。僧徒盈万。多诸圣迹。四佛行坐处。七日说法处。佛牙发爪等塔。精舍千余。名寺异相多临河北。奘于此国学佛使日胄二毗婆沙于毗耶犀那三藏所。经于三月。王号戒日。正法治世将五十载。言戒日者。谥法之名。此方薨后量德以赠。彼土初登即先荐号。以灭后美之徒虚名耳。今犹御世统五印度。初治边陲为小国也。先有室商佉王。威行海内。酷虐无道刘残释种。拔菩提树绝其根苗。选简名德三百余人留之。余者并充奴隶。戒日深知树于祸始也。与诸官属至菩提坑立大誓曰。若我有福统临海内。必能崇建佛法。愿菩提

树从地而生。言已寻视。见菩提萌坑中上踊。遂回兵马往商佉所。威福力故当即除灭。所以抱信诚笃倍发由来。还统五方。象兵八万。军威所及并藉其力。素不血食。化境有羊。皆赎施僧。用供乳酪。五年一施倾其帑藏。藏尽还蓄时至复行。用此为常。有犯王法乃至叛逆罪应死者。远斥边裔。余者惩罚。盖不足言。故诸国中多行盗窃。非假伴援不可妄进。又东南行二千余里经于四国。顺殑伽河侧。忽被秋贼须人祭天。同舟八十许人悉被执缚。唯选奘公堪充天食。因结坛河上置奘坛中。初便生飨将加鼎镬。当斯时也取救无缘。注想慈尊弥勒如来及东夏住持三宝。私发誓曰。余运未绝会蒙放免。必其无遇命也如何。同舟一时悲啼号哭。忽恶风四起。贼船而覆没。飞沙折木咸怀恐怖。诸人又告贼曰。此人可愍。不辞危难。专心为法。利益边陲。君若杀之罪莫大也。宁杀我等不得损他。众贼闻之投刃礼愧受戒悔失。放随所往。达憍偿弥。外道殷盛。王都城中有佛精舍。高六十尺。中有檀像。即昔优田大王造之。仿在天之影也。其侧龙窟圣迹多矣。又东北千余里至室罗伐悉底国。即舍卫舍婆提之正名也。周睇荒毁才有故基。斯匿治宫须达故宅。趾墟存焉。城南五里有逝多林。即只陀园也。胜军王臣善施所造。全寺颓灭尚有石柱。举高七丈。育王标树边有塼室一区。中安如来为母说法像。自余院宇湮没荡尽。但有佛洗病比丘处。目连举身子衣处。佛僧常汲故井处。外道阴谤杀淫女处。佛异论处。身子捔处。琉璃没处。得眼林处。迦葉波佛本生地。诸如上处皆建石塔。并无忧王之所造也。寺东不远。三大深坑。即调达瞿波战遮女人所没之处。坑极深邃临望无底。自古及今大雨洪注终无溢满。又东将七百里。至劫毗罗伐窣堵国。即迦毗罗卫净饭王所治之都也。空城十余无人栖住。故宫甎城周十五里。荒寺千余。惟宫中一所在焉。王寝殿基上有铭塔。即如来降神之处也。彼有说云。五月八日神来降者。上座部云。十五日者与此方述微复不同。岂有异耶。至如东夏所尚素王为圣。将定年算。前达尚迷。况复历有三代。述时纪号犹自差舛。顾惟理越情求赴机应感。皆乘权道适变为先。岂以常人之耳目用通于至极也。城之南北有过去二佛生地诸塔。育王石柱铭记甚多。都城西北数百千塔。并是流璃所诛诸释。既是圣者。后人为造。当斯时也有四释子。忿其见逼不思犯戒。出外拒军。琉璃遂退。后还本国。城中不受。告曰。吾为法种誓不行师。汝退彼军非吾族也。既被放斥远投诸国。木是圣胤。竞宗树之。今乌仗梵衍等王。并其后也。城东百里。即是如来生地之林。今尚存焉。或有说者。三月八日。上座部云。十五日也。此土诸经咸云。四月八日。斯非感见之机。异计多耳。又东七百里方至拘尸。中途诸异略不复纪。创达此城。不觉五情失守崩踊躄地。顷之顾眄。但见荒城颓褫纯陀宅基有标志耳。西北四里。河之西岸。即娑罗大林。周匝轮径四十余里。中央高竦。即涅槃地。有一甎室。卧像北首。旁施塔柱具书铭记。而诸说混淆通列其上。有云。二月十五日入涅槃者。或云。九月八日入涅槃

者。或云。自彼至今过千五百年者。或云过九百年者。城北渡河。即焚身地。方二里余深三丈许。土尚黄黑状同焦炭。诸国有病服其土者无不除愈。故其焚处致有坑耳。其侧复有现足分身雉鹿诸塔。并具瞻已。又西南行大深林中七百余里。达婆罗痆厮国。即常所谓波罗柰也。城临殑伽。外道殷盛。乃出万计。天寺百余多遵自在。僧徒三千。并小乘正量部也。王都东北波罗奈河之西。塔柱双建。育王所立。影现佛像。睹者兴敬。度河十里即鹿野寺也。周閰重阁望若仙宫。僧减二千。皆同前部。佛事高胜诸国最矣。中有转法轮像。状如言说。旁树石柱高七十余尺。内影外现众相备矣。斯即如来初转法处。其侧复有五百独觉塔三佛行坐处。寺中铭塔圣迹极多。乃有数百。又有佛所浴池浣衣洗器之水。皆有龙护。曝衣方石。鹿王迎佛之地。并建石塔。动高三百余尺。相甚弘伟。故略陈耳。顺河东下减于千里达吠舍厘。即毗舍离也。露形异术偏所丰足。国城旧基周七十里。人物寡鲜但为名地。其中说净名经处。宝积净名诸故宅处。身子证果处。姨母灭度处。七百结集处。阿难分身处。此之五处各建胜塔标示后代。自斯东北二千余里。入大雪山至尼波罗国。纯信于佛僧有二千。大小兼学。城东有池。中有天金光浮水上。古老传云弥勒下生。用为首饰。或有利其宝者。夜往盗之。但见火聚腾焰。都不可近。今则沉深叵穷其底。水又极热难得措足。唐国使者试火投之焰便踊起。因用煮米便得成饭。其境北界。即东女国与吐蕃接境。比来国命往还率由此地。约指为语。唐梵相去一万余里。自古回邅致途远阻。又从梵吠舍南济殑伽河达摩揭陀国。即摩竭提之正号也。其国所居是为中印度矣。今王祖胤继接无忧。无忧即频毗娑罗之曾孙也。王即戒日之女婿矣。今所治城。非古所筑。殑伽南岸有波吒厘城。周七十里。即经所谓华氏城也。王宫多花。故因名焉。昔阿育王自离王舍迁都于此。左侧圣所其量弥繁。城之西南四百余里。度尼连禅河至伽耶城。人物希少可千余家。又行六里有伽耶山。自古诸王所登封也。故此一山世称名地。如来应俗就斯成道。顶有石塔高百余尺。即宝云等经所说之处。周回四十里内圣迹充满。山之西南即道成处。有金刚座周百余步。其地则今所谓菩提寺是也。寺南有菩提树。高五丈许。绕树周垣垒甎为之。轮回五百许步。东门对河。北门通寺。院中灵塔相状多矣。如来得道之日。互说不同。或云。三月八日。及十五日者。垣北门外大菩提寺。六院三层。墙高四丈皆甎为之。师子国王。买取此处兴造斯寺。僧徒仅千。大乘上座部所住持也。有骨舍利状人指节。肉舍利者大如真珠。彼土十二月三十日。当此方正月十五日。世称大神变月。若至其夕必放光瑞。天雨香花充满树院。奘初到此。不觉闷绝。良久苏醒。历睹灵相。昔闻经说。今宛目前。恨居边鄙。生在末世。不见真容。倍复闷绝。旁有梵僧。就地接抚相与悲慰。虽备礼谒恨无光瑞。停止安居迄于解坐。彼土常法。至于此时。道俗千万。七日七夜竞伸供养。凡有两意。谓睹光相及希树叶。每年树叶恰

至夏末一时飞下。通夕新抽与故齐等。时有大乘居士。为奘开释瑜伽师地。尔夜对讲忽失灯明。又观所佩珠珰璎珞。不见光采。但有通明晃朗。内外洞然。而不测其由也。怪斯所以共出草庐望菩提树。乃见有僧。手擎舍利大如人指。在树基上遍示大众。所放光明照烛天地。于时众闹但得遥礼。虽目睹瑞心疑其火。合掌虔跪乃至明晨。心渐萎顿光亦歇灭。居士问曰。既睹灵瑞。心无疑耶奘具陈意。居士曰。余之昔疑。还同此也。其瑞既现。疑自通耳。余见菩提树。叶如此白杨。具以问之。奘曰。相状略同。而扶疏茂盛少有异也。于此寺东望屈屈吒播陀山。即经所谓鸡足山也。直上三峰状如鸡足。因取号焉。去菩提寺一百余里。顶树大塔夜放神炬。光明通照。即大迦葉波。寂定所也。路极梗涩多诸林竹。师子虎象纵横腾倚。每思登践取进无由。奘乃告王请诸防援。蒙给兵三百余人。各备锋刃斩竹通道。日行十里。尔时彼国闻奘往山。士女大小数盈十万。奔随继至共往鸡足。既达山阿壁立无路。乃缚竹为梯相连而上。达山顶者三千余人。四睇欣然转增喜踊具睹石罅散花供养。自山东北百有余里至佛陀代那山。有大石室。佛曾游此。天帝就石涂香以供。行至其处今犹郁烈不远山室可受千人。如来三月于中坐夏。垒石为道。广二十步。长五里许。即频毗娑罗修觐上山之所由也。又东六十便至矩奢揭罗补罗古城。唐言茅城。多出香茅故因名也。其城即摩揭陀之正中。经本所谓王舍城者是矣。崇山四周为其外郭。上如陴埤皆甎为之。西通小径北辟山门。广长从狭周轮百五十里。其中宫城周三十余里。内诸古迹其量复多。宫之东北可十五里。有姞栗陀罗矩吒山。即经所谓耆阇崛山者是也。唐言鹫峰之台。于诸山中最高显映夺。接山之阳佛多居住。从下至顶编石为阶。广十余步长六里许。佛常往来于斯道也。历观崖岫备诸古迹不可胜纪。广如图传。山城北门强一里许。即迦兰陀竹园精舍石基。东户甎室今仍现在。自园西南行六里许。南山之阴大竹林中有石室焉。即大迦葉波与千无学。结集经教所托之地。又西二十余里。即大众部结集处也。山城之北可五里许。至曷罗阇姞利呬城。唐言新王舍也。余传所称者是矣。又北三十余里至那烂陀寺。唐言施无厌也。赡部洲中寺之最者。勿高此矣。五王共造供给倍隆。故因名焉。其寺都有五院。同一大门周闾四重高八丈许。并用甎垒。其最上壁犹厚六尺。外郭三重。墙亦甎垒。高五丈许。中间水绕极深池堑。备有花畜严丽可观。自置已来防卫清肃。女人非滥未曾容隐。常住僧众四千余人。外容道俗通及邪正乃出万数。皆周给衣食无有穷竭。故复号寺为施无厌也。中有佛院备诸圣迹。精舍高者二十余丈。佛昔于中四月说法。又有精舍高三十余丈。中诸变态不可名悉。置立铜像高八丈余。六层阁盛庄严绮饰。即戒日之兄满胄王造也。又有鍮石精舍高可八丈。戒日亲造。雕装未备日役千功。彼国常法钦敬德望。有诸论师智识清远。王给封户乃至十城。渐降量赏不减三城。其寺现在受封大德三百余人。通经已上不掌僧役。重爱学问咨访异法。故乌耆已西被

于海内。诸出家者皆多义学。任国往返都无隔碍。王虽守国不敢遮障。故彼学徒博闻该赡。奘历诸国风声久达。将造其寺。众差大德四十人。至庄迎宿。庄即目连之本村也。明日食后。僧二百余俗人千余。擎舆幢盖香花来迎引入都会。与众相慰问讫唱令住寺。一切共同。又差二十人。引至正法藏所。即戒贤论师也。年百六岁众所重故号正法藏。博闻强识。内外大小一切经书无不通达。即昔室商佉王所坑之者。为贼擎出潜沦草莽。后兴法显道俗所推。戒日增邑十城。科税以入。贤以税物成立寺庙。奘礼赞讫。并命令坐。问从何来。答从支那国来欲学瑜伽等论。闻已啼泣。召弟子觉贤说己旧事。贤曰。和上三年前。患困如刀刺。欲不食而死。梦金色人曰。汝勿厌身。往作国王多害物命。当自悔责。何得自尽。有支那僧来此学问。已在道中。三年应至。以法惠彼。彼复流通。汝罪自灭。吾是曼殊室利。故来相劝。和上今损。正法藏问。在路几时。奘曰。出三年矣。既与梦同。悲喜交集。礼谢讫。寺素立法。通三藏者员置十人。由来阙一。以奘风问便处其位。日给上馔二十盘大人米一斗。掮榔豆蔻龙脑香乳苏蜜等。净人四婆罗一。行乘象舆三十人从。大人米者粳米也。大如乌豆。饭香百步。惟此国有。王及知法者预焉。故此寺通三藏者给二十盘。即二十日。渐减通一经者。犹给五盘。五日。过此已后便依僧位。便请戒贤讲瑜伽论。听者数千人。十有五月方得一遍。重为再讲。九月方了自余顺理显扬对法等并得咨禀。然于瑜伽偏所钻仰。经于五年晨夕无辍将事博议未忍东旋。贤诫曰。吾老矣。见子殉命求法经途十年方至今日不辞朽老。力为伸明。法贵流通岂期独善。更参他部恐失时缘。智无涯也惟佛乃穷。人命如露非旦则夕。即可还也。便为装行调。付给经论。奘曰。敢闻命矣。意欲南巡诸国。还途北指。以高昌昔言不得违也。便尔东行大山林中。至伊烂拏国。见佛坐迹入石寸许。长五尺二寸广二尺一寸。旁有瓶迹没石寸许。八出花文都似新置。有佛立迹长尺八寸阔强六寸。又东南行路经五国。将四千里至三摩呾吒国。滨斥大海。四佛曾游。见青玉像举高八尺。自斯东北山海之中。凡有六国。即达林邑。道阻且长。兼多瘴疠。故不游践。又从西行将至二千里。达揭罗拏国。邪正兼事。别有三寺不食乳酪。调达部也。又西南行七百余里至乌荼国。东境临海。有发行城。多有商侣停于海次。南大海中有僧伽罗国。谓执师子也。相去约指二万余里。每夜南望。见彼国中佛牙塔上宝珠光明腾焰晖赫见于天际。又西南行具经诸国。并有异迹。可五千里至憍萨国。即南印度之正境也。崇信佛法僧徒万许。其土宽广林野相次。王都西南三百余里有黑蜂山。昔古大王为龙猛菩萨造立斯寺。即龙树也。其寺上下五重。凿石为之。引水旋注。多诸变异。沿波方达。令净人固守罕有登者。龛中石像形极伟大。寺成之日。龙猛就山以药涂之变成紫金。世无等者。又有经藏。夹缚无数。古老相传。尽初结集并现存在。虽外佛法屡遭诛殄。而此一山住持无改。近有僧来于彼夏坐。但得读诵不许持出。

具陈此事。但路幽阻难可寻问。又复南行七千余里。路经五国并有灵迹。至秣罗矩吒国。即赡部最南滨海境也。山出龙脑香焉。旁有岩顶清流。绕旋二十许匝南注大海。中有天宫观自在菩萨常所住处。即观世音之正名也。临海有城。古师子国。今入海中可三千余里。非结大伴则不可至。故不行也。自此西北四千余里。中途经国具诸神异。达摩诃剌他国。其王果勇威英自在。未宾戒日。寺有百余。僧徒五千。大小兼学。东境山寺罗汉所造。有大精舍高百余尺。中安石像长八丈许。上施石盖凡有七重。虚悬空中相去各三尺许。礼谒见者无不叹讶斯神也。自此因循广寻圣迹。至钵伐多国。有数名德学业可遵。又停二年。学正量部根本论摄正法论成实论等。便东南还那烂陀。参戒贤已。往杖林山胜军论师居士所。其人刹利种。学通内外五明数术。依林养徒讲佛经义。道俗归者日数百人。诸国王等亦来观礼洗足供养。封赏城邑。奘从学唯识决择论意义论成无畏论等。首尾二年。夜梦寺内及外林邑火烧成灰。见一金人告曰。却后十年。戒日王崩印度便乱。当如火荡。觉已向胜军说之。奘意方决严具东还。及永徽之末戒日果崩。今并饥荒。如所梦矣。初那烂陀寺大德师子光等。立中百论宗。破瑜伽等义。奘曰。圣人作论终不相违。但学者有向背耳。因造会宗论三千颂。以呈戒贤诸师。咸称善。先有南印度王灌顶师。名般若鞠多。明正量部。造破大乘论七百颂。时戒日王讨伐至乌荼国。诸小乘师保重此论以用上王。请与大乘师决胜。王作书与那烂陀寺。可差四僧善大小内外者诣行宫在所。拟有论义。戒贤乃差海慧智光师子光及奘。为四应命。将往未发间。有顺世外道来求论难。书四十条义悬于寺门。若有屈者斩首相谢。彼计四大为人物因。旨理沉密最难征核。如此阴阳谁穷其数。此道执计必求揃决。彼土常法。论有负者先令乘驴。屎瓶浇顶。公于众中。形心折伏然后依投永为皂隶。诸僧同疑。恐有殿负默不陈对。奘停既久究达论道。告众请对。何得同耻。各立旁证。往复数番通解无路。神理俱丧湓然潜伏。预是释门一时腾踊。彼既屈已请依先约。奘曰。我法弘恕不在刑科。禀受我法如奴事主。因将向房遵正法要。彼乌荼论又别访得。寻择其中便有谬滥。谓所伏外道曰。汝闻乌荼所立义不。曰彼义曾闻。特解其趣。即令说之。备通其要。便指纤芥。申大乘义破之。名制恶见论。千六百颂。以呈戒贤等师。咸曰。斯论穷天下之勍寇也。何敌当之。

奘意欲流通教本。乃放任开正法。遂往东印度境迦摩缕多国。以彼风俗并信异道故其部众乃有数万。佛法虽弘未至其土。王事天神爱重教义。但闻智人不问邪正。皆一奉敬其人。创染佛法将事弘阐故往开化。既达于彼王。叹奘胜度神思清远。童子王闻欣得面款。遣使来请再三乃往。既至相见宛若旧游。言议接对又经晦朔。于时异术云聚。请王决论。言辩才交邪徒草靡。王加崇重初开信门。请问诸佛何所功德。奘赞如来三身利物。因造三身论三百颂以赠之。王曰。未曾

有也。顶戴归依。此国东境接蜀西蛮。闻其途路。两月应达。于时戒日王臣告曰。东蕃童子王所有支那大乘天者。道德弘被。彼王所重。请往致之。其大乘天者。即印度诸僧美奘之目也。王曰。我已频请辞而不来。何因在彼。即使语拘摩罗王。可送支那法师来共会只罗国。童子王命象军二万船三万。与奘溯殑伽河以赴戒日。戒日与诸官属百余万众。顺河东下同集羯朱只罗国。初见顶礼。呜足尽敬。散花设颂无量供已曰。弟子先请。何为不来。答以听法未了故此延命。又曰。彼支那国有秦王破阵乐歌舞曲。秦王何人致此歌咏。奘曰。即今正国之天子也。是大圣人拨乱反政恩沾六合故有斯咏。王曰。故天纵之为物主也。乃延入行宫陈诸供养。乃述制恶见论。顾谓门师曰。日光既出荧烛夺明。师所宝者他皆破讫。试救取看。小乘诸僧无敢言者。王曰。此论虽好然未广闻。欲于曲女城大会。命五印度能言之士。对众显之。使邪从正舍小就大。不亦可乎。是日发敕普告天下。总集沙门婆罗门一切异道。会曲女城。自冬初溯流。腊月方到。尔时四方翕集。乃有万数。能论义者数千人。各擅雄辩咸称克敌。先立行殿各容千人。安像陈供香花音乐。请奘升座。即标举论宗命众征核。竟十八日无敢问者。王大嗟赏。施银钱三万金钱一万上氎一百具。仍令大臣执奘袈裟巡众唱言。支那法师论胜。十八日来无敢问者。并宜知之。于时僧众大悦曰。佛法重兴。乃令边人权智若此。便辞东归。王重请住观七十五日。大施场相。事讫辞还。王敕所部。递送出境。并施青象金银钱各数万。戒日拘摩罗等十八大国王。流泪执别。奘便辞而不受。以象形大。日常料草四十余围。饼食所须又三斛许。戒日又敕令诸属国随到供给诸僧。劝受象施。皆曰。斯胜相也。佛灭度来。王虽崇敬种种布施。未闻以象用及释门。象为国宝。今既见惠。信之极矣。因即纳象而反钱宝。然其象也其形圆大。高可丈三长二丈许。上容八人。并诸什物经象等具。并在其上。状如重都相似空行。虽逢奔逸而安隐不坠。瓶水不侧。缘国北旋出印度境。戒日威被咸蒙供侍。入皂利国。山川相半沃壤丰熟。僧徒数万并学大乘。东北山行过诸城邑上大雪山。及至其顶诸山并下。又上三日达最高岭。南北通望。但见横山各有九重。过斯已往皆是平地。虽有小山孤断不续。唯斯一岭曼延高远。约略为言。赡部一洲山丛斯地。何以知耶。至如西境波斯平川眇漫。东寻嵬嵦莫有穷踪。北则横野萧条。南则印度皋衍。即经所谓香山者也。达池幽邃未可寻源。四河所从皆由斯出。尔雅所谓昆仑之墟。岂非斯耶。案诸禹贡。河出碛石。盖局谈其潜出处耳。张骞寻之乃游大夏。固是超步所经。犹不言其发源之始。斯可知矣。奘引从前后自勒行众沿岭而下。三日至地。达睹货罗诸故都邑。山行八百路极艰险。寒风切骨到于活国。中途所经皆属北狄。而此王者突厥之胤。统管诸胡总御铁门以南诸小国也。自此境东方入葱岭。岭据赡部洲中。南接雪山北至热海。东渐乌铩西极波斯。纵广结固各数千里。冬夏积雪冰岩崖险。过半已下多出山葱。故因名焉。昔人云。葱岭停

雪。即雪山也。今亲目验。则知其非。雪山乃居葱岭已南。东西亘海。南望平野。北达丛山。方名葱岭。又东山行。经于十国二千余里。至达摩悉铁帝国。境在山间。东西千六百里。南北极广不踰四五里许。临缚刍河从南而来不测其本。僧寺十余。有一石像上施金铜圆盖。人有旋绕盖亦随转。岂由机巧莫测其然。又东山行近有千里达商弥国。东至大川广千余里。南北百余里绝无人住。川有龙池。东西三百南北五十。其池正在大葱岭内。赡部洲中最高地也。何以明之。池出二河。其西流者至达摩悉铁国与缚刍河合。自此以西皆西流。其东流者至佉沙西界与徙多河合。自此已东水皆东流。故分二河各注西海故知高也。河出大鸟卵如[百*升]许。案条支国大卵如瓮。岂非斯耶。又东五百至朅盘陀国。北背徙多河。即经所谓悉陀河也。东入盐泽。潜于地中。涌于积石。为东夏河矣。其国崇信佛法。城之东南三百余里。大崖两室各一罗汉现入灭定七百余年。须发渐长。左近诸僧年别为剃。又东千余里方出葱岭至乌铩国。城临徙多。西有大山崖自崩坠。中有僧焉。冥目而坐。形甚奇伟。须发下垂至于肩面。问其委曲乃迦葉佛时人矣。近重崩崖没于山内。奘至斯国。与象别行先度雪河。象晚方至。水渐泛涨。不悉山道。寻岭直下。牙冲岸树。象性凶犷反拔却顿。因即致死。怅恨所经已越山险将达平壤不果祈愿。东过疏勒乃至沮渠。可千余里。同伴五百皆共推奘为大商主。处位中营四面防守。且自沮渠一国。素来常镇十部大经。各十万偈。如前所传。国宝护之不许分散。今属突厥。南有大山。现三罗汉入灭尽定。东行八百达于遁国。地惟沙壤寺有百余。僧徒五千并大乘学。城西山寺佛曽游践。有大石室。罗汉入定。石门封掩。初奘既度葱岭。先遣侍人。赍表陈露达国化也。下敕流问令早相见。行达于遁。以象致死所赍经像交无运致。又上表请寻下别敕。令于遁王给其鞍乘。既奉严敕驼马相连至于沙洲。又蒙别敕。计其行程酬雇价直。自尔乘传二十许乘。以贞观十九年正月二十四日。届于京郊之西。道俗相趋屯赴阗闼。数十万众如值下生。将欲入都。人物諠拥取进不前。遂停别馆。通夕禁卫。候备遮断停驻道旁。从故城之西南至京师朱雀街之都亭驿二十余里。列众礼谒动不得旋。于时驾幸洛阳。奘乃留诸经像送弘福寺。京邑僧众竞列幢帐助运庄严。四部諠哗又倍初至。当斯时也复感瑞云现于日北团圆如盖。红白相映当于像上显发轮光。既非绕日同共嗟仰从午至晡。豫入弘福方始歇灭。致使京都五日四民废业七众归承。当此一期。倾仰之高终古罕类也。奘虽逢荣问独守馆宇坐镇清闲。恐陷物议故不临对。及至洛滨特蒙慰问。并献诸国异物。以马驮之。别敕引入深宫之内殿。面奉天颜。谈叙真俗无爽帝旨。从卯至酉不觉时延。迄于闭鼓。上即事戎旃。问罪辽左。明旦将发。下敕同行。固辞疾苦。兼陈翻译。不违其请。乃敕京师留守梁国公房玄龄。专知监护。资备所须一从天府。初奘在印度声畅五天。称述支那人物为盛。戒日大王并菩提寺僧。思闻此国。为日久矣。但无信使。未可

依凭。彼土常传。赡部一洲四王所治。东谓脂那。主人王也。西谓波斯。主宝王也。南谓印度。主象王也。北谓獫狁。主马王也。皆谓四国藉斯以治。即因为言。奘既安达恰述符同。戒日及僧。各遣中使赍诸经宝远献东夏。是则天竺信命自奘而通。宣述皇猷之所致也。使既西返。又敕王玄策等二十余人。随往大夏。并赠绫帛千有余段。王及僧等数各有差。并就菩提寺僧召石蜜匠。乃遣匠二人僧八人。俱到东夏。寻敕往越州。就甘蔗造之皆得成就。先是菩提寺僧三人送经初。至。下敕普请京城设斋。仍于弘福译大严等经不久之间奘信又至。乃敕且停待到方译。主上虚心企仰。频下明敕令奘速至。但为事故留连不早程达。既见洛宫深沃虚想。即陈翻译。搜擢贤明。上曰。法师唐梵具赡词理通敏。将恐徒扬仄陋终亏圣典。奘曰。昔者二秦之译门位三千。虽复翻传。犹恐后代无闻怀疑乖信。若不搜举同奉玄规。岂以褊能妄参朝委。频又固请乃蒙降许。帝曰。自法师行后造弘福寺。其处虽小禅院虚静。可为翻译。所须人物吏力。并与玄龄商量务令优给。既承明命返迹京师。遂召沙门慧明灵闰等。以为证义。沙门行友玄赜等。以为缀缉。沙门智证辩机等。以为录文。沙门玄模以证梵语。沙门玄应以定字伪。其年五月创开翻译。大菩萨藏经二十卷。余为执笔。并删缀词理。其经广解六度四摄十力四畏三十七品诸菩萨行。合十二品。将四百纸。又复旁翻显扬圣教论二十卷。智证等更迭录文。沙门行友详理文句。奘公于论重加陶练。次又翻大乘对法论一十五卷。沙门玄赜笔受。微有余隙。又出西域传一十二卷。沙门辩机。亲受时事连纰前后。兼出佛地六门神咒等经。都合八十许卷。自前代已来所译经教。初从梵语倒写本文。次乃回之顺同此俗。然后笔人乱理文句。中间增损多坠全言。今所翻传都由奘旨。意思独断出语成章。词人随写即可披玩。尚贤吴魏所译诸文。但为西梵所重贵于文句。钩锁联类重沓布在。唐文颇居繁复。故使缀工专司此位。所以贯通词义加度节之。铨本勒成秘书缮写。于时驾返西京。奘乃表上并请序题。寻降手敕曰。法师夙标高行早出尘表。泛宝舟而登彼岸。搜妙道而辟法门。弘阐大猷荡涤众累。是以慈云欲卷。舒之荫四空。慧日将昏。朗之照八极。舒朗之者。其惟法师乎。朕学浅心拙。在物犹迷。况佛教幽微。岂敢仰测。请为经题。非已所闻。其新撰西域传者。当自披览。及西使再返。又敕二十余人随往印度前来国命通议中书。敕以异域方言务取符会。若非伊人将论声教。故诸信命并资于奘。乃为转唐言依彼西梵。文词轻重令彼读者尊崇东夏。寻又下敕。令翻老子五千文为梵言以遗西域。奘乃召诸黄巾述其玄奥。领叠词旨方为翻述。道士蔡晃成英等。竞引释论中百玄意。用通道经。奘曰。佛道两教其致天殊。安用佛言用通道义。穷核言疏本出无从。晃归情曰。自昔相传祖凭佛教至于三论。晃所师遵准义幽通不无同会。故引解也。如僧肇著论。盛引老庄。犹自申明。不相为怪。佛言似道何爽纶言。奘白。佛教初开。深文尚拥。老谈玄理微附佛言。肇论所传引

为联类。岂以喻词而成通极。今经论繁富各有司南。老但五千论无文解。自余千卷多是医方。至如此土贤明何晏王弼周颙萧绎顾欢之徒。动数十家。注解老子何不引用。乃复旁通释氏。不乃推步逸踪乎。既依翻了将欲封勒。道士成英曰。老经幽邃。非夫序引何以相通。请为翻之。奘曰。观老治身治国之文。文词具矣。叩齿咽液之序。其言鄙陋。将恐西闻异国有愧乡邦。英等以事闻诸宰辅。奘又陈露其情。中书马周曰。西域有道如老庄不。奘曰。九十六道并欲超生。师承有滞致沦诸有。至如顺世四大之术。冥初六谛之宗。东夏所未言也。若翻老序。则恐彼以为笑林。遂不译之。奘以弘赞之极。勿尚帝王。开化流布自古为重。又重表曰。伏奉墨敕猥垂奖喻。只奉纶言精守振越。玄奘业尚空疏。谬参法侣幸属九瀛有截四表无虞。凭皇灵以远征。恃国威而访道。穷遐冒险虽励愚诚。纂异怀荒寔资朝化。所获经论奉敕翻译。见成卷轴。未有诠序。伏惟陛下睿思云敷。天华景烂。理包系象调逸咸英。跨千古以飞声。掩百王而腾实。窃以神力无方。非神思不足诠其理。圣教玄远。非圣藻何以序其源。故乃冒犯威严。敢希题目宸眷冲邈不垂矜许。抚躬累息相顾失图。玄奘闻。日月丽天。既分晖于户牖。江河纪地。亦流润于岩涯。云和广乐。不秘响于聋昧。金璧奇珍。岂韬彩于愚瞽。敢缘斯理重以干祈。伏乞雷雨曲垂天文俯照。配两仪而同久。与二耀而俱悬。然则鹫岭微言。假神笔而弘远。鸡园奥义。托英词而宣畅。岂止区区梵众独荷恩荣。亦使蠢蠢迷生方超尘累而已。表奏之日。敕遂许焉。谓驸马高履行曰。汝前请朕为汝父作碑。今气力不如昔。愿作功德为法师作序不能作碑。汝知之。贞观二十二年幸玉华宫。追奘至。问翻何经论。答正翻瑜伽。上问。何圣所作明何等义。具答已令取论自披阅。遂下敕。新翻经论写九本。颁与雍洛相兖荆杨等九大州。奘又请经题。上乃出之名大唐三藏圣教序。于明月殿。命弘文馆学士上官仪。对群僚读之。其词曰。盖闻。二仪有象。显覆载以含生。四时无形。潜寒暑以化物。是以窥天鉴地。庸愚皆识其端。明阴洞阳。贤哲罕穷其数。然而天地包乎阴阳而易识者。以其有象也。阴阳处乎天地而难穷者。以其无形也。故知象显可征。虽愚不惑。形潜莫睹。在智犹迷。况乎佛道崇虚乘幽控寂。弘济万品典御十方。举威灵而无上。抑神力而无下。大之则弥于宇宙。细之则摄于毫厘。无灭无生。历千劫而不古。若隐若显。运百福而长。今妙道凝玄。遵之莫知其际。法流湛寂。挹之莫测其源。故知蠢蠢凡愚区区庸鄙。投其旨趣能无疑惑者哉。然则大教之兴。基乎西土。腾汉庭而皎梦。照东域而流慈。昔者分形分迹之时。言未驰而成化。当常现常之世。民仰德而知遵。及乎晦影归真迁仪越世。金容掩色。不镜三千之光。丽象开图。空端四八之相。于是微言广被。拯含类于三涂。遗训遐宣。导群生于十地。然而真教难仰。莫能一其指归。曲学易遵。邪正于焉纷纠。所以空有之论。或习俗而是非。大小之乘。乍沿时而隆替。有玄奘法师者。法门之领袖也。幼怀贞敏。早

悟三空之心。长契神情。先包四忍之行。松风水月。未足比其清华。仙露明珠。讵能方其朗润。故以智通无累神测未形。超六尘而迥出。只千古而无对。凝心内境。悲正法之凌迟。栖虑玄门。慨深文之讹谬。思欲分条析理广彼前闻。截伪续真开兹后学。是以翘心净土往游西域。乘危远迈。杖策孤征。积雪晨飞途间失地。惊砂夕起空外迷天。万里山川。拨烟霞而进影。百重寒暑。蹑霜雨而前踪。诚重劳轻求深愿达。周游西宇十有七年。穷历道邦询求正教。双林八水味道餐风。鹿苑鹫峰瞻奇仰异。承至言于先圣。受真教于上贤。探赜妙门精穷奥业。一乘五律之道驰骤于心田。八藏三箧之文。波涛于口海。爰自所历之国。总将三藏要文凡六百五十七部。译布中夏宣扬胜业。引慈云于西极。注法雨于东垂。圣教缺而复全。苍生罪而还福。湿火宅之干焰。共拔迷涂。朗爱水之昏波。同臻彼岸。是知恶因业坠。善以缘升。升坠之端惟人所托。譬夫桂生高岭云露方得泫其华。莲出渌波飞尘不能污其叶。非莲性自洁而桂质本贞。良由所附者高则微物不能累。所凭者净则浊类不能沾。夫以。卉木无知。犹资善而成善。况乎人伦有识。不缘庆而求庆。方冀。兹经流施。将日月而无穷。斯福遐敷。与乾坤而永大。百僚称庆。奘表谢曰。

　　窃闻。六爻探赜局于生灭之场。百物正名。未涉真如之境。犹且远征羲册。睹奥不测其神。遐想轩图。历选并归其美。伏惟。皇帝陛下。玉毫降质金轮御天。廓先王之九州。掩百千之日月。斥例代之区域。纳恒沙之法界。遂使给园精舍并入堤封。贝叶灵文咸归删府。玄奘往因。振锡聊谒崛山。经途万里。怙天威如咫步。匪乘千叶。诣双林如食顷。搜扬三藏。尽龙宫之所储。研究一乘。穷鹫岭之遗旨。并已载于白马还献紫宸。寻蒙下诏赐使翻译。玄奘识乖龙树。谬忝传灯之荣。才异马鸣。深愧写瓶之敏。所译经论纰舛尤多。遂荷天恩留神构序。文超象系之表。若聚日之放千光。理括众妙之门。同惠云之濡百草。一音演说亿劫罕逢。忽以微生亲承梵响。踊跃欢喜如闻受记。表奏之日。寻下敕曰。朕才谢圭璋言惭博达。至于内典尤所未闲。昨制序文深为鄙拙。惟恐秽翰墨于金简。标瓦砾于珠林。忽得来书谬承褒赞。循躬省虑弥益厚颜。善不足称空劳致谢。又重表谢。敕云。朕性不读经。兼无才智。忽制论序。翻污经文。具览来言枉见褒饰。愧逢虚美唯益真惭。自尔朝宰英达咸申击赞。释宗弘盛气接成阴。皇太子述上所作三藏圣教序曰。夫显扬正教。非智无以广其文。崇阐微言。非贤莫能定其旨。盖真如圣教者。诸法之玄宗。众经之轨[跳-兆＋屬]也。综括宏远奥旨遐深。极空有之精微。体生灭之机要。词茂道旷。寻之者不究其源。文显义幽。履之者莫测其际。故知。圣慈所被业无善而不臻。妙化所敷缘无恶而不翦。开法网之纲纪。弘六度之正教。拯群有之涂炭。启三藏之秘局。是以名无翼而长飞。道无根而永固。道名流庆。历遂古而镇常。赴感应身。经尘劫而不朽。晨钟夕

梵。交二音于鹫峰。慧日法流。转双轮于鹿苑。排空宝盖。接翔云而共飞。庄野春林。与天花而合彩。伏惟。皇帝陛下。上玄资福。垂拱而治八荒。德被黔黎。敛衽而朝万国。恩加朽骨。石室归于贝叶之文。泽及昆虫。金匮流乎梵说之偈。遂使阿耨达水通神甸之八川。耆阇崛山接嵩华之翠岭。窃以。法性凝寂。靡归心而不通。智地玄奥。感恳诚而遂显。岂谓重昏之夜。烛慧炬之光。火宅之朝。降法雨之泽。于是百川异流。同会于海。万区分义。总成乎实。岂与汤武校其优劣。尧舜比其圣德者哉。玄奘法师者。夙怀聪令。立志夷简。神清髫龀之年。体拔浮华之世。凝情定室匿迹幽岩。栖息三禅巡游十地。超六尘之境。独步迦维。会一乘之旨。随机化物。以中华之无质。寻印度之真文。远涉恒河终期满字。频登雪岭更获半珠。问道往还十有七载。备通释典利物为心。以贞观十九年二月六日。奉敕于弘福寺翻译圣教。要文凡六百五十七部引大海之法流。洗尘劳而不竭。传智灯之长焰。皎幽闇而恒明。自非久植胜缘。何以显扬斯旨。所谓法相常住。齐三光之明。我皇福臻。同二仪之固。伏见御制众经论序。照古腾今。理含金石之声。文抱风云之润。治辄以轻尘足岳坠露添流。略举大纲以为斯记。自此常参内禁。扣问沉隐。翻译相续不爽法机。敕赐云纳一领。妙绝古今。又敕天下。寺度五人维持圣种。皆其力也。冬十月随驾入京。于北阙造弘法院。镇恒在彼。初于曲池为文德皇后造慈恩寺。追奘令住度三百人。有令寺西北造翻经院。给新度弟子一十五人。弘福旧处仍给十人。今上嗣箓素所珍敬。追入优问礼殊恒袟。永徽二年。请造梵本经台。蒙敕赐物。寻得成就。又追入内。于修文殿翻发智等论。降手诏飞白书。慰问优洽。显庆元年正月。为皇太子于慈恩设大斋。朝采总至。黄门郎薛元超。中书郎李义府曰。译经佛法之大。未知何德以光扬耶。奘曰。公此之问。常所怀矣。译经虽位在僧。光价终凭朝贵。至如姚秦鸠摩罗什。则安成侯姚嵩笔受。元魏菩提流支。则侍中崔光录文。贞观初波颇初译。则仆射萧瑀太府萧璟庶子杜正伦等。监阅详定。今并无之不足光远。又大慈恩寺。圣上切风树之哀。追造壮丽。腾实之美勿过碑颂。若蒙二公为致。则不朽之迹。自形于今古矣。便许之。明旦遣给事宣敕云。所须官人助翻者已处分讫。其碑朕自作。寻敕。慈恩翻译文义须精。宜令左仆射于志宁。中书令来济。礼部许敬宗。黄门郎薛元超。中书郎李义府等。有不安稳随事润色。若须学士任追三两人。及碑成请神翰自书。蒙特许。克日送寺。京寺咸造幢盖。又敕王公已下太常九部及两县伎乐。车徒千余乘驻弘福寺。上居安福门。俯临将送。京邑士女列于道侧。自北之南二十余里充物衢街。光俗兴法无与俦焉。又赐山纳妙胜前者并时服玩百有余件。显庆二年。驾幸洛阳。预从安置东都积翠宫。召入大内丽日殿。翻观所缘等论。又于明德宫。翻大毗婆沙等论。奘少离桑梓。白首言归。访问亲故。零落殆尽。惟有一姊。迎与相见。访以坟陇。旋殡未迁。便卜胜地。旋茔改葬。其少室山西。北缑氏故县

东北。游仙乡控鹤里凤凰谷。即奘之生地也。下近有少林寺。即魏孝文所立。是翻十地之所。意愿栖托为国翻译。蒙手敕云。省表知欲晦迹岩泉追林远而架往。托虑禅寂轨澄什以标今。仰挹风徽寔所钦尚。朕业空学寡靡究高深。然以浅识薄闻。未见其可。法师津梁三界汲引四生。智皎心灯定凝意水。非情尘之所曀岂识浪而能惊然以道德可居。何必太华叠岭。空寂可舍。岂独少室重峦。幸戢来言勿复陈请。即市朝大隐。不独贵于昔贤。见闻弘益更可珍于即代。遂因寝言。显庆三年下敕为皇太子造西明寺成。令给上房僧十人以充侍者。有大般若者。二十万偈此土八部咸在其中。不久下敕令住玉华。翻经供给一准京寺。遂得托静不爽译功。以显庆五年正月元日。创翻大本。至龙朔三年十月末了。凡四处十六会说。总六百卷。般若空宗此焉周尽。于间又翻成唯识论辩中边论唯识二十论品类足论等。至十一月表上此经。请制经序。于蓬莱宫通事舍人冯义宣敕许之。奘生常以来愿生弥勒。及游西域。又闻无著兄弟皆生彼天。又频祈请咸有显证。怀此专至益增翘励。后至玉华。但有隙次。无不发愿生睹史多天见弥勒佛。自般若翻了。惟自策勤行道礼忏。麟德元年告翻经僧及门人曰。有为之法必归磨灭。泡幻形质何得久停。行年六十五矣。必卒玉华。于经论有疑者可速问。闻者惊曰。年未耆耄何出此言。报曰。此事自知。遂往辞佛。先造俱胝十亿像所。礼忏辞别。有门人外行者。皆报好去。今与汝别亦不须来来亦不见。至正月九日告寺僧曰。奘必当死。经云。此身可恶犹如死狗。奘既死已勿近宫寺。山静处埋之。因既卧疾。开目闭目见大莲花鲜白而至。又见伟相知生佛前。命僧读所翻经论名目已。总有七十三部一千三百三十卷。自怀欣悦。总召门人。有缘并集云。无常将及急来相见。于嘉寿殿。以香木树菩提像骨。对寺僧门人辞诀。并遗表讫。便默念弥勒。令傍人称曰。南谟弥勒如来应正等觉。愿与含识速奉慈颜。南谟弥勒如来所居内众。愿舍命已必生其中。至二月四日。右胁累足右手支头。左手髀上铿然不动。有问何相。报曰。勿问。妨吾正念。至五日中夜。弟子问曰。和上定生弥勒前不。答曰。决定得生。言已气绝。迄今两月色貌如常。又有冥应略故不述。又下敕葬日听京城僧尼幢盖往送。于是素盖素幢浮空云合。哀笳哀梵气遏人神。四俗以之悲凉。七众惜其沉没。乃葬于白鹿原四十里中。皂素弥满。其茔与兄捷公相近。苕然白塔近烛帝城。寻下别敕。令改葬樊川。与州县相知供给吏力乃又出之。众咸叹异。经久埋瘗色相如初。自非愿力所持。焉能致此。

余以闇昧滥沾斯席。与之对晤屡展炎凉。听言观行名实相守。精厉晨昏计时分业。虔虔不懈专思法务。言无名利行绝虚浮。曲识机缘善通物性。不倨不谄行藏适时。吐味幽深辩开疑议。寔季代之英贤。乃佛宗之法将矣。且其发蒙入法。特异常伦。听览经论用为恒任。既周行东夏挹酌诸师披露肝胆尽其精义。莫不倾倒林薮更新学府。遂能

不远数万咨求胜法。誓舍形命必会为期。发趾张掖途次龙沙。中途艰险身心仅绝。既达高昌倍光来价。传国祖送备阅灵仪。路出铁门石门。躬乘沙岭雪岭。历天险而志逾慷慨。遭凶贼而神弥厉勇。兼以归禀正教。师承戒贤。理遂言扬义非再授。广开异论包藏胸亿。致使梵侣倾心不匮其法。又以起信一论文出马鸣彼土诸僧思承其本。奘乃译唐为梵通布五天。斯则法化之缘东西互举。又西华余论深尚声明。奘乃卑心请决。随授随晓。致有七变其势动发异踪。三循广论恢张怀抱。故得施无厌寺三千学僧皆号智囊护持城堑。及睹其唇吻听其词义。皆弹指赞叹。何斯人也。随其游历塞外海东百三十国。道俗邪正。承其名者莫不仰德归依更崇开信可以家国增荣。光宅惟远。献奉岁至。咸奘之功。若非天挺英灵生知圣授何能振斯鸿绪导达遗踪。前后僧传往天竺者。首自法显法勇。终于道邃道生。相继中途一十七返。取其通言华梵妙达文筌扬导国风开悟邪正。莫高于奘矣。恨其经部不翻犹涉过半。年未迟暮。足得出之。无常奄及。惜哉。

那提三藏。唐曰福生。具依梵言。则云布如乌代邪。以言烦多故。此但讹略而云那提也。本中印度人。少出家。名师开悟。志气雄远弘道为怀。历游诸国务在开物。而善达声明通诸诂训。大夏召为文士。拟此土兰台著作者。性泛爱好奇。尚闻有涉悟。不惮远夷。曾往执师子国。又东南上楞伽山。南海诸国随缘达化。善解书语。至即敷演。度人立寺。所在扬扇。承脂那东国盛转大乘佛法崇盛赡洲称最。乃搜集大小乘经律论五百余夹合一千五百余部。以永徽六年创达京师。有敕令于慈恩安置所司供给。时玄奘法师。当途翻译声华腾蔚。无有克彰。掩抑萧条。般若是难。既不蒙引返充给使。显庆元年敕往昆仑诸国采取异药。既至南海。诸王归敬为别立寺度人授法。弘化之广又倍于前。以昔被敕往理须返命。慈恩梵本拟重寻研。龙朔三年还返旧寺。所赍诸经。并为奘将北出。意欲翻度。莫有依凭。惟译八曼荼罗礼佛法阿吒那智等三经。要约精最可常行学。其年南海真腊国。为那提素所化者。奉敬无已。思见其人。合国宗师假涂远请。乃云。国有好药唯提识之。请自采取。下敕听往。返亦未由。余自博访大夏行人云。那提三藏。乃龙树之门人也。所解无相与奘颇返。西梵僧云。大师隐后。斯人第一深解实相善达方便。小乘五部毗尼外道四韦陀论。莫不洞达源底通明言义。词出珠联理畅霞举。所著大乘集义论。可有四十余卷。将事译之。被遣遂阙。夫以抱麟之叹。代有斯踪。知人难哉。千龄罕遇。那提挟道远至。投俾北冥既无所待。乃三被毒载充南役。崎岖数万频历瘴气。委命斯在。呜呼惜哉。

论曰。观夫翻译之功。诚远大矣。前录所载无德称焉。斯何故耶。谅以言传理诣惑遣道清有由寄也。所以列代贤圣。祖述弘导之风。奉信贤明。宪章翻译之意。宗师旧辙颇见词人。埏埴既圆稍功其

趣。至如梵文天语元开大夏之乡。鸟迹方韵出自神州之俗。具如别传。曲尽规猷。遂有侥幸时誉叨临传述逐转铺词返音列喻繁略科断比事拟伦。语迹虽同校理诚异。自非明逾前圣。德迈往贤。方能隐括殊方用通弘致。道安著论五失易窥。彦琮属文八例难涉。斯并古今通叙。岂妄登临。若夫九代所传。见存简录。汉魏守本本固去华。晋宋传扬时开义举。文质恢恢讽味余逸。厥斯以降轻靡一期。腾实未闻讲悟盖寡。皆由词遂情转义写情心。共激波澜永成通式充车溢藏。法宝住持得在福流失在讹竞。故勇猛陈请词同世华。制本受行不惟文绮。至圣殷鉴深有其由。群籍所传灭法故也。即事可委。况弘识乎。然而习俗生常知过难改。虽欲徙辙终陷前踪。粤自汉明终于唐运。翻传梵本多信译人。事语易明义求罕见。厝情独断惟任笔功。纵有覆疏还遵旧绪。梵僧执叶相等情乖。音语莫通是非俱滥。至如三学盛典唯诠行旨。八藏微言宗开词义。前翻后出靡坠风猷。古哲今贤德殊恒律。岂非方言重阻臆断是授。世转浇波奄同浮俗。昔闻淳风雅畅既在皇唐。绮饰讹杂寔钟季叶。不思本实。妄接词锋。竞掇刍荛郑声难偃。原夫大觉希言绝世特立。八音四辩演畅无垠。安得凡怀虚参圣虑用为标拟。诚非立言。虽复乐说不穷随类各解。理开情外词逸寰中。固当斧藻标奇文高金玉。方可声通天乐韵过恒致。近者晋宋颜谢之文。世尚企而无比。况乖于此。安可言乎。必踵斯踪时俗变矣。其中芜乱安足涉言。往者西凉法谶。世号通人。后秦童寿。时称僧杰。善披文意妙显经心。会达言方风骨流便。弘衍于世不亏传述。宋有开士慧严宝云。世系贤明勃兴前作。传度广部联辉绝踪。将非面奉华胥亲承诂训得使声流千载。故其然哉。余则事义相传。足开神府。宁得如瓶泻水不妄叨流。薄乳之喻复存今日。终亏受诵足定浇淳。世有奘公。独高联类。往还振动备尽观方。百有余国君臣谒敬。言议接对。不待译人。披析幽旨。华戎胥悦。故唐朝后译不屑古人。执本陈勘频开前失。既阙今乖未遑厘正。辄略陈此夫复何言。

## 续高僧传卷第五

梁杨都宣武寺沙门释法宠传六(智果　僧淑)

梁杨都灵根寺沙门释僧迁传七。

梁杨都庄严寺沙门释僧旻传八(道超)

梁杨都光宅寺沙门释法云传九。

梁南海随喜寺沙门释慧澄传十(慧朗　慧略　法生　慧武)

梁钟山上定林寺沙门释法令传十一(慧泰慧纂)

梁钟山开善寺沙门释智藏传十二。

释法申。本姓吕。任城人也。祖世寓居青州。申幼出家。夙怀儒素广学经论。妙思独远弥历年祀。规空画有日夜惆怅。隐士平原明昙聊嘲之曰。三阳在节明辰淑景。何不饮美酒赋新诗。而终日竟岁瞪视四壁。百年俄顷。知得成儒素以不。答曰。盖是平生鄙好。何论得失。顷之而大明成论。誉美州乡值宋太始之初庄严寺法集。敕请度江住安乐寺。累当师匠道俗钦赏。建元之中遭本亲远丧。道途回岨有碍北归。因尔屏绝人事杜塞讲说。逮齐竟陵王萧子良永明之中。请二十法师。弘宣讲授苦相征屈。辞不获免。当斯之盛无与友者。兼又淳厚仁慧不出厉言。安闲守素不狎人世。以天监二年卒。春秋七十有四。时复有道达慧命。并以勤学显名。达姓裴。河东闻喜人。住广陵永福精舍。少以孝行知名。拯济危险道闰江渍。永明中为南兖州僧正在职廉洁雅有治才。罢任之日唯有纸故五束。慧命广陵人。住安乐寺。开济笃素。专以成实见知。

释僧韶。姓王。齐国高安人。幼愿拔俗。弱年从志敛服。道俗恭敬师宗。美姿制善举止。情性温和韵调清雅。好弘经数名显州壤。专以毗昙擅业。元徽之初始来皇邑住建元寺。宽厚闲澹不妄交游。宋季浇薄体裁无准。物竞目前荣枯俄顷。韶闲房自守。状若无人。及齐氏开泰礼教夙被。白黑钻仰讲说频仍。后学知宗前修改观。毗昙一部化流海内。咨听之徒常有百数。齐文惠及竟陵王萧子良。雅相钦礼。清河崔慧。亲从北面咨承余诲。以天监三年卒于住寺。春秋五十有八。时建元又有法朗。兼以慧学知名。本姓沈氏。吴兴武康人。家遭世祸因住建业。大明七年与兄法亮。被敕绍继慧益出家。初住药王寺。亮履行高洁经数修明。朗禀性疏率不事威仪。声转有闻义解传誉。集注涅槃勒成部帙。而言谑调笑不择交游。高人胜己见必齿录。并卒于天监中。

释法护。姓张。东平人。初以廉直居性不耐贪叨。年始十三而善于草隶。其师道邕亦有清风。抚其首曰。观汝意气必能振发遗法。及至受戒仍遭父忧。居丧房内经涉四载不预法事。礼毕羸瘠不堪随众。宋孝建中。来都游观住建元寺。雅好博古多讲经论。常以毗昙命家。弗尚流俗言去浮华。不求适会趣通文理。从其学者百有余人。齐竟陵王。总校玄释定其虚实。仍于法云寺建竖义斋。以护为标领。解释胶结每无遗滞。物益怀之。远有旷度不交荣俗。凡所游往必皆名辈。齐侍中陈留阮韬。光禄阮晦。中书侍郎汝南周颙。并虚心礼待未尝废也。自从天子至于侯伯。不与一人游狎。皎然独坐勖励门徒。无营苟利。惟以经数仁义存怀。以天监六年卒于住所。春秋六十有九。时新安寺智远。天保寺僧达。并以勤学有功。远幼怀清静守志不竞。讲说大乘好修福务。达平和开拓颇自矜尚。

释智欣。姓潘。丹阳建康人也。稚而聪警禀怀变躁。率尔形仪过无修整。年七八岁。世间近事经耳不妄。曾入栖静寺正值上讲。闻十二因缘义。云生死轮转无有穷已。便慨然有离俗之志。他日即就栖静僧审禅师求出家焉。笃好博学多集近事。师训之曰。观汝神明人非率尔。所可习学皆非奥远何耶。答曰。欲广其节目耳。及具足后。从东安寺道猛听成实论。四遍虽周未曾注记。结帙而反亭然独悟。莫与为群不交当世。无因得参其门者也。及至讲说文义精悉。四众推服。听者八百余人。陈心序事贵在可解不务才华有异流俗。客问未申酬答已罢。皆美其丰赡名重四海。齐永明末。太子数幸东田。携诸内侍亟经住寺。欣因谢病钟山居宋熙寺。确然自得不与富贵游往。行不苟合交不委亲。嚫施之物构改住寺。以天鉴五年卒。春秋六十一。葬于山墓。

释僧若。庄严寺僧璩之兄子也。璩以律行清严见之前传。若少而廉静。邑里推之。十五出家。住虎丘东山精舍。事师恭孝与人友善。性好勤学。出都住治城寺二十余年。经数通达。道俗器赏。太常卿吴郡陆惠晓左氏尚书陆澄深相待接。年三十二。志绝风尘末东返虎丘。栖身幽室简出人世。披文玩古自足云霞。虽复茹菜不充单复不赡。随宜任运罕复经怀。琅琊王斌守吴。每延法集。还都谓知己曰。在郡赖得若公言谑大妄衰老。见其比岁放生为业。仁逮虫鱼爱及飞走。讲说虽疏津梁不绝。何必灭迹岩岫方谓为道。但出处不失其机。弥觉其德高也。天监八年敕为彼郡僧正。亲当元师。犹肆意山内。故失匡救之美。致有贪慢之谤。未必加诸己。要亦有贬暮龄。以普通元年卒。春秋七十。复有僧令者。若之兄也。亦以硕学知名。少而俊警长益廉退。经律通明不永早世。复有法度者。住定林寺。沉审其性言不卒暴。先行而后从焉。时庄严寺又有慧梵慧朗。并以内外通博期标声誉。梵本吴氏。剡人。刚决强断不事形名。朗肌貌霜洁。时人目为白

朗。屡讲众经颇入能例。

释法宠。姓冯氏。南阳冠军人。后遭世难寓居海盐。少有绝俗之志。二亲爱而弗许。执志固请。乃曰。须待为汝婚竟随意所欲。十八纳妻。经始半年。舍家服道住光兴寺。成办法式习学威仪。其后出都住兴皇寺。又从道猛昙济学成实论。二公雅相叹赏。日夜辛勤不以寒暑动意。吴郡张融与周颙书曰。古人遗放故留儿女。法宠法师绝尘如弃唾。若斯之志大矣远矣。又从长乐寺僧周学。通杂心及法胜毗昙。又从庄严昙斌历听众经。探玄析奥妙尽深极。高难所指罕不倒戈。昔吐蕴藉风神秀举。齐竟陵王子良。甚加礼遇。尝于西邸义集选诸名学。事委治城智秀。而竞者尤多。秀谓宠曰。当此应对卿何如我。答曰。先悦后拒我不及卿。诠名定赏卿不及我。秀有惭色。年三十八。正胜寺法愿道人善通樊许之术。谓宠曰。君年满四十当死。无可避处。唯有祈诚诸佛忏悔先愆。趟脱或可冀耳。宠因引镜验之。见面有黑气。于是货卖衣钵资余。并市香供。飞舟东逝。直至海盐居在光兴。闭房礼忏杜绝人物。昼忘食息夜不解衣。迄年四十。岁暮之夕忽觉两耳肿痛。弥生怖懔。其夜忏礼已达四更。闻户外有人言曰。君死业已尽。遽即开户都无所见。明晨借问佥言黑气都除。两耳乃是生骨。斯实忏荡之基。功不虚也。末又从东夏慧基听其讲导。言论往复旬日之间。文疑理滞反启其志。又鼓棹西归住道林寺。开宇临涧敞轩映水。解帙寻经每自惆怅而不能已。及东昏在位。多请游于北山。因而移寓天保寺。天监七年齐隆寺法镜徂殁。僧正惠超启宠镇之。敕曰。法宠法师造次举动不逾律仪。不侠性欲不事形势。慈仁恺悌雅有君子之风。匡政寺庙信得其人矣。上每义集以礼致之。略其年腊敕常居坐首。不呼其名号为上座法师。请为家僧。敕施车牛人力衣服饮食。四时不绝。寺本陕小。帝为宣武王修福。下敕王人缮改张饰以待宠焉。因立名为宣武寺也。门徒敦厚常百许人。普通四年忽感风疾不能执捉。舒经格上昼夜不休。赴诸法事坐舆讲说。未疾礼佛常以百拜为限。后不能起居。犹于床上依时百过俯仰虔敬。所忏所愿与本无异。后疾甚中使参候相望于道。以普通五年三月十六日卒。春秋七十四。皇上伤悼道俗悲恋。敕葬定林寺墓。一切凶事天府供给。舍人主书监视讫事。复有沙门智果。管氏。吴人。住海盐光兴寺。清直平简善诸经术。又剡县公车寺沙门僧淑。捃采众师并为己任。随问随答思虑周广。虽有征核而未尽其要妙。

释僧迁。姓乐氏。襄阳杜人。幼出家。进忠退俭早协州乡。晚游都邑住灵根寺。却扫一房净若仙观。洁整衣服尘水不染。从灵味寺宝亮咨学经论。文理通达籍甚知名。性方棱不挠高自崇遇。若非意得罕所宾接。武帝以家僧引之。吴平侯萧昺。亦遇之以礼。天监十六年夏。帝尝夜见沙门慧诩。他日因计法会。迁问诩曰。御前夜何所道。

诩曰。卿何忽问此。而言气甚厉。迁抗声曰。我与卿同出西州俱为沙门。卿一时邀逢天接。便欲陵驾侪党。我惟事佛。视卿辈蔑如也。众人满坐诩有惭忒。其为梗正皆类此也。以普通四年卒。春秋五十九矣。

释僧旻。姓孙氏。家于吴郡之富春。有吴开国大皇帝其先也。幼孤养能言而乐道。七岁出家。住虎丘西山寺。为僧回弟子。从回受五经。一闻能记。精神洞出标群独秀。每与同辈言谑及诸典礼。未尝不慨慨然欲为己任。宋吏部郎吴郡张辩谓之曰。沙弥何姓家在何处。旻曰。贫道姓释。家于此山。辩甚异之。特进张绪见而叹曰。松柏虽小已有陵云之气。由是显誉。年十三随回出都住白马寺。寺僧多以转读唱导为业。旻风韵清远了不厝意。年十六而回亡。哀容俯仰率由自至。丧礼毕移住庄严师仰昙景。景久居寺任。雅有风轨。大小和从。寺给僧足。旻安贫好学。与同寺法云禅岗法开。禀学柔次达亮四公经论。夕则合帔而卧。昼则假衣而行。往返咨询不避炎雪。其精力笃课如此。大明数论究统经律。原始要终望表知里。内鉴诸己旁启同志。前疑往结靡不冰泮。虽命世硕学有是非之辩。旻居中振发曾无拥滞。光绪既着风猷弘远。齐文惠帝竟陵王子良。深相贵敬请遗连接。尚书令王俭。延请僧宗讲涅槃经。旻扣问联环言皆摧敌。俭曰。昔竺道生入长安。姚兴于逍遥园见之。使难道融义。往复百翻言无不切。众皆睹其风神服其英秀。今此旻法师超悟天体。性极照穷言必典诣。能使前无横阵。便是过之远矣。文宣尝请柔次二法师。于普弘寺共讲成实。大致通胜冠盖成阴。旻于末席论议。词旨清新致言宏邈。往复神应听者倾属。次公乃放尘尾而叹曰。老子受业于彭城。精思此之五聚。有十五番以为难窟。每恨不逢勍敌。必欲研尽。自至金陵累年始见竭于今日矣。且试思之晚讲当答。及晚上讲裁复数交词义遂拥。次公动容顾四坐曰。后生可畏。斯言信矣。年二十六。永明十年始于兴福寺讲成实论。先辈法师高视当世排竞下筵。其会如市山栖邑寺莫不掩扉毕集。衣冠士子四衢辐凑。坐皆重膝不谓为迮。言虽竟日无起疲倦。皆仰之如日月矣。希风慕德者不远万里相造。自晋宋相承凡论议者。多高谈大语竞相夸罩。及旻为师范。棱落秀上机变如神。言气典正。座无洪声之侣。重又性多谦让。未常以理胜加人。处众澄眸如入禅定。其为道俗所推如此。时人称曰。折剖磐隐通古无例。条贯始终受者易悟。庶方荡诸异论大同正法矣。于是名振日下。听众千余。孜孜善诱曾无告倦。晋安太守彭城刘业。尝谓旻曰。法师经论通博。何以立义多儒。答曰。宋世贵道生。开顿悟以通经。齐时重僧柔。影毗昙以讲论。贫道谨依经文。文玄则玄。文儒则儒耳。时竟陵王世子萧照胄。出守会稽。要旻共往。征虏别之。旻曰。吾止讲席。相识未尝修诣。承其得郡。便狼狈远别。意所不欲。众因是亦止。永元元年。敕僧局请三十僧。入华林园夏讲。僧正拟旻为法主。旻止之。或曰何

故。答曰。此乃内润法师。不能外益学士。非谓讲者。由是誉传遐迩名动京师。琅琊王仲宝。吴人张思光。学冠当时清贞独绝。并投分请交申以缟带。年立之后频事开解蔚为宗匠。九部五时若指诸掌。玄理伏难坦然夷易。故缁素结辙华俗邀延往复屯萃矣。时有令闻夙成负先来之风。耆年素望怀新旧之耻。设伏者比肩翘关者间出。旻随方领会。弘量有余。皆衔璧舆榇响然风靡者一人而已。值齐历横流道属昏诐。时宠小人世嫉君子。因避地徐部。仍受请入吴。法轮继转胜幢屡建。皆随根获润有声南北。皇梁膺运乃翻然自远言从帝则。以天监五年游于都辇。天下礼接下筵亟深眷悦。敕僧正慧超衔诏至房。欲屈与法宠法云汝南周舍等。时入华林园讲论道义。自兹已后优位日隆。六年制注般若经。以通大训。朝贵皆思弘厥典。又请京邑五大法师。于五寺首讲。以旻道居其右。乃眷帝情深见悦可。因请为家僧。四事供给。又敕于慧轮殿讲胜鬘经。帝自临听。仍选才学道俗释僧智僧晃临川王记室东莞刘勰等三十人。同集上定林寺。抄一切经论以类相从。凡八十卷。皆令取衷于旻。十一年春忽感风疾后虽小间。心犹忘误言语迟蹇。旻曰。自登座讲说已二十年。如见此病例无平复。讲事尽矣。乃修饰房内隔立道场日夜礼忏。后吴郡太守张充。吴兴太守谢览。各遣僚左至都表上延请。有敕给船仗资粮发遣。二郡迎候舟楫满川。京师学士云随雾合。中途守宰莫不郊迎。晋陵太守蔡撙。出侯门迎之叹曰。昔仲尼素王于周。今旻公又素王于梁矣。天监末年。下敕于庄严寺。建八座法轮。讲者五僧以年腊相次。旻最处后。众徒弥盛。庄严讲堂。宋世祖所立。栾栌增映延衮遐远。至于是日不容听众。执事启闻。有敕听停讲五日。悉移窗户四出檐霤。又进给床五十张。犹为迫迮。桄桯摧折日有十数。得人之盛皆此类焉。旻因舍什物嚫施拟立大堂。虑未周用付库生长传付后僧。又于简静寺讲十地经。堂宇先有五间。虑有迫迮又于堂前权起五间。合而为一。及至就讲寺内悉满。斯感化之来殆非意矣。少与齐人张融谢眺友善。天下才学通人莫不致礼。虽居重名不嘉荣势。闲处一室简通豪右。众人多恨之。唯吴郡陆倕。博学自居。名位通显早崇礼敬。旻亦密相器重。时为太子中庶。傧从到房。旻称疾不见。倕欣然曰。此诚弟子所望也。人皆推倕之爱名德也。弥重旻之不趣于世。暨普通之后。先疾连发弥怀退静。夜还虎丘人无知者。时萧昂出守吴兴。欲过山展礼。山主智迁先知以告旻。旻曰。吾山薮病人。无事见贵二千石。昔戴颙隐居北岭。宋江夏王入山诣之。高卧牖下不与相见。吾虽德薄请附戴公之事矣。及萧至旻从后门而遁。其年皇太子。遣通事舍人何思澄。衔命致礼。赠以几杖炉奁褥席麈尾拂扇等。五年下敕延还移住开善。使所在备礼发遣。不得循常以稽天望。于路增剧未堪止寺。权停庄严因遂弥留以至大渐。良医上药备于寺内。中使参侯相望驰道。以大通八年二月一日清旦。卒于寺房。春秋六十一。天子悲惜储君嗟惋。敕以其月六日。窆于钟山之开善墓所。丧事大小随由备办。隐士陈留阮孝绪。为

着墓志。弟子智学慧庆等。建立三碑。其二碑。皇太子湘东王。并为制文树于墓侧。征士何胤。著文立于本寺。初旻尝乐于禅默。乃依所立义试遍安心。旬日之间遂得入定。问诸禅师皆云。门户虽殊造寂不异。又尝于讲日谓众曰。昔弥天释道安。每讲于定坐后。常使都讲等为含灵转经三契。此事久废。既是前修胜业。欲屈大众各诵观世音经一遍。于是合坐欣然远近相习。尔后道俗舍物乞讲前诵经。由此始也。时有灵根寺道超比丘。勤学自励。愿明解如旻。梦有人言。僧旻法师毗婆尸佛。已能讲说。君始修习。云何可等。但自加功。不患不达。随分得解。后大领悟。旻尝造弥勒佛并诸供具。朝夕礼谒。乃梦见弥勒佛遣化菩萨送菩提树与之。菩萨曰。菩提树者。梁言道场树也。弟子颇宣其言。旻闻而勖之曰。礼有六梦。正梦唯一。乃是好恶之先征。故周立占梦之官。后代废之。正以俗人浇薄亟多假托。吾前所梦乃心想耳。汝勿传之。以庄严寺门及诸墙宇古制不工。又吴虎丘山西寺朽坏日久。并加缮改事尽弘丽。旻所造经像全不封附。须者便给。放生布施未尝倦废。弟子咨曰。和上所修功德诚多。未始建大斋会。恐福事未圆。旻曰。大斋乃有一时发起之益。吾寡乏人力难得尽理。又且米菜酱酢樵水汤灰践蹢浇炙。信伤害微虫岂有数量。虑有此事故不敢为也。始复求寄王官官府有势之家。使役虽多弥难尽意。近识观之藉此开悟。智者窥人有求名之诮。要请法俗侵星早到。若不专至有乖素心。若现斯言犹涉讥笑。故吾不为也。旻美言笑善举止。吐纳膏油自生顾眄风飙满室。凡所施为不为名利。勤注教勖形于言晤。先人后己常若不及。常有余师言弟子不恭者。旻呼与相见为设饮食。方便诱喻遂成善士。生无左道卜筮。不妄同惑凡人。又不假托奇怪以诳近识。贵人君子皆景慕焉。营居负贩者亦望风而畏敬。闻其名者伪夫正鄙夫立。所著论疏杂集。四声指归诗谱决疑等。百有余卷流世。

释法云。姓周氏。宜兴阳羡人。晋平西将军处之七世也。母吴氏。初产在草。见云气满室。因以名之。七岁出家。更名法云。从师住庄严寺。为僧成玄趣宝亮弟子。而俊朗英秀卓绝时世。年十三始就受业。大昌僧宗庄严僧达。甚相称赞。宝亮每曰。我之神明殊不及也。方将必当栋梁大法矣。齐永明中。僧柔东归。于道林寺发讲。云咨决累日。词旨激扬。众所叹异。年小坐远声闻难叙。命置小床处之于前共尽往复。由是显名。与同寺僧旻。等年腊齐名誉。历采众师且经且论四时游听寒暑不辍。或讲前讲末初夜后夜覆述文义。间隙游习于路思义。辄不自觉行过所造。其勤励专至类皆如此。曾观长乐寺法调讲论。出而顾曰。震旦天子之都衣冠之富。动静威仪匆易为也。前后法师或有词无义。或有义无词。或俱有词义而过无威仪。今日法坐俱已阙矣。皆由习学不优未应讲也。及年登三十。建武四年夏。初于妙音寺开法华净名二经。序正条源群分名类。学徒海凑四众盈堂。佥谓理因言尽纸卷空存。及至为宾。构击纵横比类纷鲠。机辩若疾风。

应变如行雨。当其锋者罕不心务。宾主咨嗟朋僚胥悦。时人呼为作幻法师矣。讲经之妙独步当时。齐中书周颙。琅琊王融。彭城刘绘。东莞徐孝嗣等。一代名贵。并投莫逆之交。孝嗣每日。见云公俊发自顾缺然。而性灵诚孝劳于色养。及居母忧毁瘠过礼。累日不食殆不胜丧。僧旻谓曰。圣人制礼。贤者俯就。不贤者企及。且毁不灭性尚出儒宗。况佛有至言。欲报生恩。近则时奉颜仪使物生悦。远则启发菩提以道神识。又云。恩爱重贼不可宽放。宽放此者及所亲爱堕于恶道。唯有智者以方便力善能治制。则惠兼存没入诸善趣矣。宜思远理使有成津。何可恣情同于细近耶。云乃割裂哀情微进饮粥。永元元年。曾受毗陵郡请。道俗倾家异端必集。弘振风猷道被京城。鼓舞知归巾褐识反。及梁氏高临甚相钦礼。天监二年。敕使长召出入诸殿。影响弘通之端。嚽扬利益之渐。皇高亟延义集。未曾不敕令云先入后下诏令。时诸名德各撰成实义疏。云乃经论合撰。有四十科为四十二卷。俄寻究了。又敕于寺三遍敷讲。广请义学充诸堂宇。敕给传诏。车牛吏力皆备足焉。至七年制注大品。朝贵请云讲之。辞疾不赴。帝云。弟子既当今日之位。法师是后来名德。流通无寄。不可不自力为讲也。因从之。寻又下诏礼为家僧。资给优厚。敕为光宅寺主。创立僧制雅为后则。皇太子留情内外。选请十僧入于玄圃。经于两夏不止讲经。而亦悬谈文外。云居上首偏加供施。自从王侯逮于荣贵莫不钦敬。至于吉凶庆吊不避寒暑。时人颇谓之游侠。而动必弘法。不以此言关怀。中书郎顺阳范轸。着神灭论。群僚未详其理。先以奏闻。有敕令云答之。以宣示臣下。云乃遍与朝士书论之。文采虽异而理义伦通。又与少傅沈约书曰。主上令答神灭论。今遣相呈。夫神妙寂寥。可知而不可说。义经丘而未晓。理涉旦而犹昏。至人凝照。有本袭道。赴机垂审。臣下旨训周密。孝享之祀既彰。桀怀曾史之慕。三世之言复阐。纣缀波仑之情。预非草木。谁不歔欷。同挹风猷。共加弘赞也。约答曰。神本不灭深所伏膺。神灭之谈良用骇惕。近约法师。殿内亦蒙敕答一本。欢受顶戴寻览忘疲。岂徒伏斯外道可以永离众魔。孔释兼弘于是乎在。实不刊之弘旨。百代之舟航。弟子亦即彼论微厝疑核。比展具以呈也。云以天监末年。欲报施主之恩。于秣陵县同下里中造寺一所。敕以法师建造。可仍以法师为名。即禅岗之西山也。郊郭内地实为爽垲。结宇孤岩北面城市。怀涧隐岭。穷人野之致。终日论谈曾无休废。天监将末。扶南国献经三部。敕云译之。详决梁梵。皆理明意显。状若亲承。帝抄诸方等经。撰受菩萨法。构等觉道场。请草堂寺慧约法师以为智者。躬受大戒以自庄严。自兹厥后。王侯朝士法俗倾都。或有年腊过于智者。皆望风奄附启受戒法。云曰。戒终是一先已同禀。今重受者诚非所异。有若趣时。于是固执。帝累劝奖每加说喻。答曰。当先发愿。若得相应然后从受。云欲发起。中表菩提之心。舍己身外嚫施之物。通启于华林园光华殿设千僧大会。分此诸物为五种功德。上帝随喜謦梵从时。锵金候旭百和

[氳-囚＋米]氲。众妓繁会观者倾城莫不称叹。普通六年敕为大僧正。于同泰寺设千僧会。广集诸寺知事。及学行名僧。羯磨拜授置位羽仪。众皆见所未闻。得未曾有。尔后虽遘疾时序。而讲说无废。及于扶接登座。弊剧乃止。至御幸同泰开大涅槃。敕许乘舆上殿凭几听讲。及遭父忧由是疾笃至于大渐。以大通三年三月二十七日初夜。卒于住房。春秋六十有三。二宫悲惜为之流恸。敕给东园秘器。凡百丧事皆从王府。下敕令葬定林寺侧。太子中庶琅琊王筠。为作铭志。弟子周长胤等。有犹子之慕。创造二碑立于墓所。湘东王萧绎各为制文。初云年在息慈雅尚经术。于妙法华研精累思。品酌理义始末照览。乃往幽岩独讲斯典。竖石为人松叶为拂。自唱自导兼通难解。所以垂名梁代诚绩有闻。而文疏稠叠前后繁映。致依讲诵有阻恒功。尝于一寺讲散此经。忽感天华状如飞雪。满空而下延于堂内。升空不坠讫讲方去。有保志神僧。道超方外。罕有得其情者。与云互相敬爱。呼为大林法师。每来云所辄停住信宿。尝言。欲解师子吼。请法师为说。即为剖析。志便弹指赞曰。善哉微妙微妙矣。仪同陈郡袁昂云。有常供养僧学云法华。日夜发愿望得慧解等之。忽梦有异僧曰。云法师灯明佛时已讲此经。那可卒敌也。每于讲次有送钱物乞诵经者。多获征应。及得善梦如别记述。夷陵县渔人。于网中得经一卷。是泥洹四法品。末题云。宋元徽二年。王宝胜敬造奉光宅寺法云法师。以事勘校。时云年始十岁。名未远布寺无光宅。而此品正则。初云弘法次断鱼肉。验今意行颇用相符。其有机神变化。人莫敢竞其类者。云得此告弥深弘演云尔。

释慧澄。姓兰氏。番禺高要人。十四出家。依和上道达住随喜寺。而在性贞苦立素斋戒。鱼肉荤辛毕世未视。当齐氏之季。百工辍业。澄闭户礼诵不修闻达。天监初建开阐学校。白黑乐求皆得其志。澄深怀愿望以日为岁。世始廓清南路犹梗。负笈踟蹰欲前未进。亲旧谏曰。何不就饶聚粮货待路好通。为尔栖栖横生忧苦。澄曰。荣华贿货此何见关。日月如电时不待人耳。于是间行寄托遂至京室。憩庄严寺。仍从僧旻以伸北面。勤苦下帷专攻一事。且经且律或数或论。十余年中钩深索隐。犹晦迹下筵而名闻日远。桂阳王萧象。闻风钦悦延请入第。顶礼归依求屈讲说。亲自餐服遂使远近投集。闻者斐然。后桂阳出镇南岳。请与同行。潇湘道俗重增归敬。法席继兴善诱忘倦。澄以违亲岁久誓暂定省而番禺四众向风钦德。迎请重叠年年转倍。以普通四年随使南返。中途危阻素情无惮。食值饥客合盘施之。船人更办不肯复受。又见单薄解衣赈之。及至南海复停随喜。七众屯结其会如林。赞请法施频仍累迹。理喻精微浅深无隐。新旧学望如草偃焉。于斯五载法利无限。未及旋都遇疾而卒。春秋五十有二。即大通元年也。时复有慧朗慧略法生慧武等。皆从僧旻受学。虽复广综诸部。并以成实擅名。朗居贫好学博达多通。久当师匠巧于传述。略聪明俊警

宣讲有则。品别支条分籍甚有嘉誉。生寻访异闻。博述经论。铨次秘奥物益奇之。武振扬文义省约不繁。宣流未广兰摧中叶。年三十余卒。

释法令。姓董氏。未详何人。家遭世祸因寓建康。少出家住定林上寺。立操贞坚廉和寡欲。博览经论多所通达。善涅槃大小品。尤精法华阿毗昙心。登师子座发无畏辩。先标纲要却泒条流。言约旨远驰名京学。兼好禅寂以息攀缘。但多疹瘵亟为废替。自责先身执相分别起诸违害今受殃咎。因诵大品一部用祛封滞。清净调和随从梵行。足不下山三十三载。荤辛不食弊衣毕世。以天监五年卒。春秋六十有九。时寺复有慧泰慧纂。并以学闻。泰克己修身笃勤禅智偏能谈授。纂心性清率不务形骸。贞实抱素雅有国士之器。

释智藏。姓顾氏。本名净藏。吴郡吴人。吴少傅曜之八世也。高祖彭年司农卿。曾祖淳钱唐令。祖瑶之员外郎。父映奉朝请。早亡其母尝梦。出绕吴城一匝。密云四布而天中开朗。众星坠地取而吞之。因而有娠焉。及生藏也。少而聪敏。常怀退让。果食衣服爰及威仪皆新华。先让而处下末。由此击誉乡闾敬而尚重。年十六代宋明帝出家。以泰初六年敕住兴皇寺。事师上定林寺僧远僧祐天安寺弘宗。此诸名德传如前述。藏禀依训范敬义弘隆。尝遇师疾甚不食多日。藏亦从之。待师进饮藏还进饮。乃至平复方从师好。自是戒德坚明学业通奥。众所知识超于夷等。当时柔次二公玄宗盖世。初从受学。挹酌经论统辩精理。及其开关延敌。莫能涉其津者。藏洞晓若神微言每吐。预有比踪罔不折伏。于是二僧叹揖。自以弗及之也。齐太尉文宪王公。深怀钦悦爰请安居。常叹相知之晚。太宰文宣王。建立正典绍隆释教。将讲净名选穷上首。乃招集精解二十余僧。探授符策乃得于藏。年腊最小独居末坐。敷述义理罔或抗衡。道俗翕然弥崇高誉。先是会稽慎法师。志欲宣通妙法。乃请文宣方求讲匠。以藏名称普闻允当佥属。遂流连会稽多历年祀伏膺鼓箧寔系有徒。但以律部未精重游京辇。信同瓶喻有似灯传。俄而十诵明了诸部薄究。未还吴郡道流生地。学人裹粮随之不少。永元二年重游禹穴。居法华山结众弘业。及齐德将谢。王室大骚。天地既闭经籍道废。遂翻然高举。欲终焉禹穴。逮有梁革命。大弘正法。皇华继至。方游京辇。天子下礼承修。荣贵莫不竦敬。圣僧宝志迁神。窀穸于钟阜。于墓前建塔。寺名开善。敕藏居之。初藏未受具戒。遇志于定林上寺。遂推令居前。垂示崇敬之迹。识知德望有归告之先见矣。时梁武崇信释门。宫阙恣其游践。主者以负扆南面域中一人。议以御坐之法唯天子所升。沙门一不沾预。藏闻之勃然厉色。即入金门上正殿踞法座抗声曰。贫道昔为吴中顾郎。尚不惭御榻。况复乃祖定光。金轮释子也。檀越若杀贫道即杀。不虑无受生之处。若付在尚方。狱中不妨行道。即拂衣而起。帝

遂罢敕任从前法。斯跨略天子高岸释门。皆此类也。有野姥者。工相人也。为记吉凶百不失一。谓藏曰。法师聪辩盖世天下流名。但恨年命不长。可至三十一矣。时年二十有九。闻斯促报讲解顿息。竭精修道发大誓愿足不出门。遂探经藏得金刚般若。受持读诵毕命奉之。至所危暮年香汤洗浴净室诵经以待死至。俄而闻空中声曰。善男子。汝往年三十一者。是报尽期。由般若经力得倍寿矣。藏后出山试过前相者。乃大惊起曰。何因尚在世也。前见短寿之相。今了一无。沙门诚不可相矣。藏问。今得至几。答云。色相骨法年六十余。藏曰。五十为命。已不为夭。况复过也。乃以由缘告之。相者欣服。竟以毕年辞世。终如相言。于是江左道俗。竞诵此经。多有征应。乃至于今日有光大。感通屡结。逮梁大同中。敬重三宝利动昏心。浇波之俦。肆情下达。僧正宪网无施于过门。帝欲自御僧官维任法侣。敕主书遍令许者署名。于时盛哲无敢抗者。匿然投笔。后以疏闻藏。藏以笔横轹之告曰。佛法大海非俗人所知。帝览之不以介意。斯亦拒怀略万乘季代一人。而帝意弥盛。事将施行于世。虽藏后未同。而敕已先被。晚于华光殿设会。众僧大集。后藏方至。帝曰。比见僧尼多未诵习。白衣僧正不解科条。俗法治之伤于过重。弟子暇日欲自为白衣僧正亦依律立法。此虽是法师之事。然佛亦复付嘱国王。向来与诸僧共论。咸言不异。法师意旨如何。藏曰。陛下欲自临僧事。实光显正法。但僧尼多不如律。所愿垂慈矜恕此事为后。帝曰。弟子此意岂欲苦众僧耶。正谓俗愚过重。自可依律定之。法师乃令矜恕。此意何在。答曰。陛下诚欲降重从轻。但末代众僧难皆如律。故敢乞矜恕。帝曰。请问诸僧犯罪。佛法应治之不。答曰。窃以佛理深远教有出没。意谓亦治不治。帝曰。惟见付嘱国王治之。何处有不治之说。答曰。调达亲是其事。如来置之不治。帝曰。法师意谓。调达何人。答曰。调达乃诚不可测。夫示迹正欲显教。若不可不治。圣人何容示此。若一向治之。则众僧不立。一向不治亦复不立。帝动容追停前敕。诸僧震惧相率启请。帝曰。藏法师是大丈夫心。谓是则道是。言非则道非。致词宏大。不以形命相累。诸法师非大丈夫。意实不同言则不异。弟子向与藏法师硕诤。而诸法师默然无见助者。岂非意在不同耳。事遂获寝。藏出告诸徒属曰。国王欲以佛法为己任。乃是大士用心。然衣冠一家子弟十数。未必称意。况复众僧。五方混杂未易辩明。正须去其甚泰耳。且如来戒律布在世间。若能遵用足相纲理。僧正非但无益为损弘多。常欲劝令罢之。岂容赞成此事。或曰。理极如此。当万乘之怒何能夷然。藏笑曰。此实可畏。但吾年老。纵复荷旨附会。终不长生。然死本所不惜。故安之耳。后法云谓众曰。帝于义理之中未能相谢。一日之事真可愧服不久敕于彭城寺讲成实。听侣千余。皆一时翘秀。学观荣之。又敕于慧轮殿讲波若经。别敕大德三十人预座。藏开释发趣各有清拔皆着私记拟后传习。天监末年春舍身大忏。招集道俗。并自讲金刚般若以为极悔。惟留衣钵。余者倾尽一无遗余。陈郡谢几

卿。指挂衣竹戏曰。犹留此物尚有意耶。藏曰。身犹未灭意何由尽。而尚怀靖处托意山林。还居开善因不履世。时或敕会。乃上启辞曰。夙昔顾省心惑不调。欲依佛一语于空闲自制。而从缘流二十余载。在乎少壮故可推斥。今既老病身心俱减。若复退一毫。便不堪自课。故愿言静处少自营卫。非敢傲世求名。非欲从闲自诞。是常人近情。惧前途之已迫耳。帝手敕喻曰。求空自闲依空入慧。高蹈养神实是胜乐。不违三乘。亦以随喜。惟别之际能无怅然。岐路赠言古人所重。犹劝法师。行无碍心。大悲为首方便利益。随时用舍不宜顿杜。以隔碍心行菩萨道无有是处。敕往反频。仍久之然持操不改。帝将受菩萨戒敕僧正牒老宿德望。时超正略牒法深慧约智藏三人。而帝意在于智者。仍取之矣。皇太子尤相敬接。将致北面之礼。肃恭虔往。朱轮徐动鸣笳启路。降尊下礼就而谒之。从遵戒范永为师傅。又请于寺讲大涅槃。亲临幄坐爰命咨质。朝贤时彦道俗盈堂。法筵之盛未之前闻。又于北阁更延谈论。皆叹曰。陪预胜席未曾有也。藏任吹虚舟真行平等。毁誉不动荣利未干。宴坐空闲毅然山立。虽神宇凝隔风韵清高。其应物也汲汲然如有不足。可谓望俨即温。君子之变者矣。自现处岩岫晦形人世。又于寺外山曲别立头陀之舍六所。并是茅茨容膝而已。皇太子闻而游览。各赋诗而返。其后章云。非曰乐逸游。意欲识箕颍。藏结心世表。常行忏悔。每于六时翘仰灵相。口云。理味深玄浅思斟酌自抱疑碍。恐乖圣意多僻。因而恳恻词泪俱发。尝宿灵曜寺。夜行暂用心。见有金光照曜。一室洞明。人问其故。答曰。此中奇妙未可得言。是旦遘疾至于大渐。帝及储君中使相望。四部白黑日夜参候。敕为建齐手制愿文。并继以医药。而天子不整。唯增不降。临终词色详正。遗言唯在弘法。以普通三年九月十日卒于寺房。春秋六十有五。敕葬独龙之山。赴送盈道同为建碑。坟所寺内各一。新安太守萧机制文。湘东王绎制铭。太子中庶子陈郡殷钧为立墓志。初藏常梦见金粟如来入室共谈执二尘尾。其一宝装。其一者素。留素者与藏。又征士庐江何胤。居吴郡虎丘。遇一神僧。捉一函书云。有人来寄语顷失之。及开函视全不识其文词。后访魏僧云。是大庄严论中间两纸也。时人咸谓藏之所致。又彭城刘混之罪当从戮。藏时处后堂。为帝述四等义。外奏闻之。帝曰。今为国事不得道四等义如何。藏曰。言行乘机也。今机发而不中。失在何人。四等之举义非徒设。帝遂舍而不问。竟以获免。刘氏终亦不委斯由。其潜济益被率多如此。凡讲大小品涅槃般若法华十地金光明成实百论阿毗昙心等。各着义疏行世。

## 续高僧传卷第六

义解篇二　正传二十一　附见一十六。

梁大僧正南涧寺沙门释慧超传一。

梁国师草堂寺智者释慧约传二。

魏西河石壁谷玄中寺释昙峦传三。

梁蜀郡龙渊寺释慧韶传四。

梁会稽嘉祥寺释慧皎传五。

魏洛阳释道辩传六(昙永　亡名)

魏恒州报德寺释道登传七。

梁杨都庄严寺释僧密传八。

梁杨都湘宫寺释昙准传九(智深)

梁杨都灵基寺释道超传十(慧安)

梁杨都龙光寺释僧乔传十一(慧生　僧整　慧济)

梁杨都彭城寺释慧开传十二(昙隽)

梁杨都建初寺释明彻传十三。

梁余杭西寺释法开传十四。

梁杨都瓦官寺释道宗传十五(法敞)

魏洛下广德寺释法贞传十六(僧建　慧聪　道寂)

梁益州罗天宫寺释宝渊传十七(法文　法度　法护　本阙)

梁杨都治城寺释僧询传十八(道遂　道摽　本阙)

梁杨都灵根寺释慧超传十九(本阙)

齐邺中天平寺释真玉传二十。

后梁荆州大僧正释僧迁传二十一。

释慧超。姓廉氏。赵郡阳平人。中原丧乱。避难于钟离之朝哥县焉。初生之夕神光照室。幼而简静寡欲。已有成人之符也。八岁出家。从临番县建安寺沙门慧通。通素无业术立行专朴。超直心只顺奉

敬无怠。而外听诸讲勤精学业。时遇风雨艰辛泥路拥塞。不以为辞。尝寓坐有胡僧。盖不测之人也。一见嗟异曰。斯人若不为五众之杰。则为八州刺史。兼叙神光之瑞。如符契焉。遂广采经部及以数论。并尽其深义。朗若贯珠。名僧胜集稠人广坐。纷纶飞伏雍容摸揩。故早为皂白挹其高轨。后南游江左住南涧寺。僧宗见而善之。受略槃等经。开柘条绪略通幽致。历阅众师多所参涉。偏以无量寿命家。吏部谢篇每称之曰。君子哉若人也。又善用俳谐。尤能草隶兼习朱许。又工占相。齐历告终。梁祚伊始。超现疾新林情存拯溺。信次之间声驰日下。寻有别敕乃授僧正。戒德内修威仪外洁。凡在缁侣咸禀成训。天子给传诏羊车局足健步衣服等供。自声教所被。五部宪章咸禀风则。帝以般若之义真谛所宗。偏令化导故。咨质锋起悬辩若流。又经聚徒都治讲菩提心义。论谈之暇夜分未寝。忽见大力善神形甚都丽。既而言曰。当率集同缘。共来餐受。不言姓字。于此告辞。及就讲之辰倏然满坐。容貌瑰异莫有识者。竟席便散。其感迹征异为若此也。加以性好山水亟果幽寻。而翼从之声闻于数里。山人怪视唯见超身。射猎之徒莫不自息。天监年中帝请为家僧。礼问殊积。初戒典东流。人各传受。所见偏执。妙法犹漏。皇明御宇掇采群经。圆坛更造文义斯构。事类因果于此载明。有诏令超受菩萨戒。恭惟顶礼如法勤修。上复斋居宣室。梦其勤行戒品。面申赞悦。时共延美。而超鸣谦蹈礼好静笃学。从之游处未觌愠喜之仪。加以形过八尺腰带十围。雍容高步当时誉显。帝又请于惠轮殿讲净名经。上临听览。未启庄严寺。园接连南涧。因构起重房。若鳞相及。飞阁穹隆高笼云雾。通碧池以养鱼莲。构青山。以栖羽族。列植竹果四面成阴。木禽石兽交横入出。又罗列童侍雅胜王侯。剖决众情。一时高望。在位二十余年。晚以陵谷互迁世相难恃。因自解免闭房养素。以普通七年五月十六日。迁神于寺房。行路殒涕学徒奔赴。凡厥丧事出皆天府。门人追思德泽乃为立碑。湘东王绎。陈郡谢几卿。各为制文俱镌墓所。

释慧约。字德素。姓娄。东阳乌场人也。祖世蝉联东南冠族。有占其茔墓者云。后世当有苦行得道者为帝王师焉。母刘氏梦。长人擎金像令吞之。又见紫光绕身。因而有孕。便觉精神爽发思理明悟。及载诞之日。光香充满身白如雪。时俗因名为灵粲。故风鉴贞简神志凝静。抚尘之岁有异凡童。惟聚沙为佛塔。叠石为高座。七岁便求入学。即诵孝经论语。乃至史传披文见意。宅南有果园。邻童竞采常以为患。乃舍己所得空拳而返。乡土以蚕桑为业。常怀悲恻。由是不服缣纩。季父喜畋猎化终不改。常叹曰。飞走之类去人甚远。好生恶死此情何别。乃绝膻腥。叔父遂避于他里恣行剿戮。梦赤衣使者。手持矛戟谓曰。汝终日杀生。菩萨教化又不能止。促来就死。惊觉汗流。诘旦便毁诸猎具深改前咎。约复至常所猎处。见麋鹿数十头。腾倚随之。若有愧谢者。所居僻左不尝见寺。世崇黄老未闻佛法。而宿习冥

感心存离俗。忽值一僧访以至教。彼乃举手东指云。剡中佛事甚盛。因乃不见。方悟神人。至年十二始游于剡。遍礼塔庙肆意山川。远会素心多究经典。故东境谣曰。少达妙理娄居士。宋泰始四年。于上虞东山寺辞亲翦落。时年十七。事南林寺沙门慧静。静于宋代僧望之首。律行总持。为特进颜延年司空何尚之所重。又随静住剡之梵居寺。服勤就养年踰一纪。及静之云亡。尽心丧之礼。服阕之后。却粒岩栖。饵以松术。蠲疾延华深有成益。齐竟陵王作镇禹穴。闻约风德雅相叹属。时有释智秀昙纤慧次等。并名重当锋同集王坐。约既后至年夏未隆。王便敛躬尽敬。众咸怀不悦之色。王曰。此上人方为释门领袖。岂今日而相待耶。故其少为贵胜所崇也如此。齐中书郎汝南周颙为剡令。钦服道素侧席加礼。于钟山雷次宗旧馆造草堂寺。亦号山茨。屈知寺任。此寺结宇山椒疏壤幽岫。虽邑居非远。而萧条物外。既冥赏素诚。便有终焉之托。颙叹曰。山茨约主清虚满世。齐太宰文简公褚渊。太尉文宪公王俭。佐命一期功高百代。钦风味道共弘法教。渊尝请讲净名胜鬘。俭亦请开法花大品。渊遇疾昼寝见胡僧云。菩萨当至。寻有道人来者是也。俄而约造焉。遂豁然病愈。即请受五戒。齐给事中娄幼瑜。少有学术。约之族祖也。每见辄趣为礼。或问。此乃君族下班。何乃恭耶。瑜曰。菩萨出世方师于天下。岂老夫敬致而已。时人未喻此旨。惟王文宪深以为然。且约孝通冥感思归遄返。而二亲丧亡。并及临诀。孺慕婴号不交人世。积时停乡以开慈道。后还都又住草堂。少傅沈约。隆昌中外任。携与同行。在郡惟以静漠自娱。禅诵为乐。异香入室猛兽驯阶。常入金华山采桔。或停赤松涧游止。时逢宿火乍属神光。程异不思故略其事。有道士丁德静。于馆暴亡。传云。山精所弊。乃要大治祭酒居之。妖犹充斥。长山令徐伯超立议。请约移居曾未浃旬。而神魅弭息。后昼卧见二青衣女子。从涧水出礼悔云。夙障深重堕此水精。昼夜烦恼。即求授戒。自尔灾怪永绝。及沈侯罢郡。相携出都。还住本寺。恭事勤肃礼敬弥隆。文章往复相继晷漏。以沈词藻之盛秀出当时。临官莅职。必同居府舍。率意往来。未尝以朱门蓬户为隔。齐建武中谓沈曰。贫道昔为王褚二公供养。遂居令仆之省。檀越为之当复入地矣。天监元年沈为尚书仆射。启敕请入省住。十一年临丹阳尹。无何而叹。有忧生之嗟。报曰。檀越福报已尽。贫道未得灭度词旨凄然。俄而沈殒。故其预契未然皆此类也。既而留心方等研精九部。皆蕴匮胸襟陶荄怀抱。显说弘通当仁不让。劬劳汲引隆益群品。皇帝斲雕文璞。信无为道发菩提心。构重云殿。以戒业精微功德渊广。既为万善之本。实亦众行所先。譬巨海百川之长。若须弥群山之最。三果四向缘此以成。十力三明因兹而立。帝乃博采经教撰立戒品。条草毕举仪式具陈。制造圆坛用明果极。以为道资人弘理无虚授。事藉躬亲民信乃立。且帝皇师臣大圣师友。遂古以来斯道无坠。农轩周孔宪章仁义。况理越天人之外。义超名器之表。以约德高人世道被幽冥。允膺阇梨之尊。属当智

者之号。逡巡退让情在固执。殷勤劝请辞不获命。天监十一年始敕引见。事协心期道存目击。自尔去来禁省礼供优给。至十八年己亥四月八日。天子发弘誓心受菩萨戒。乃幸等觉殿。降雕玉辇。屈万乘之尊。申在三之敬。暂屏衮服恭受田衣。宣度净仪曲躬诚肃。于时日月贞华天地融朗。大赦天下率土同庆。自是入见别施漆榻。上先作礼然后就坐。皇储以下爰至王姬。道俗士庶咸希度脱。弟子著籍者凡四万八千人。尝授戒时有一干鹊。历阶而升。状若餐受。至说戒毕然后飞腾。又尝述戒。有二孔雀驱斥不去。敕乃听上。徐行至坛俯颈听法。上曰。此鸟必欲灭度别受余果。矜其至诚更为说法。后数日二鸟无何同化。又初授戒。夜梦从草堂寺以绵罽席路。直至台门。自坐禅床。去地数丈。天人围绕为众说法。以事而详。等黄帝之梦往华胥。同目连之神登兜率。至人行止孰能议之。而爱悦闲静祥华虚室。寺侧依栖咸生慈道。故使麢麔群于兕虎。凫鹭狎于鹰鹯。飞走腾伏自相驯扰。非夫仁泽潜化。孰能如此者乎。后静居闲室忽有野媪。赍书数卷置经案上。无言而出。并持异树自植于庭云。青庭树也。约曰。此书美也不我俟看。如其恶也亦不劳视经七日又见一叟请书而退。此树叶绿花红扶疏尚在。又感异鸟。身赤尾长形如翡翠。相随栖息出入树间。中大通四年梦见旧宅。白壁朱门赫然壮丽。仍发愿造寺。诏乃号为本生焉。大同一年又敕。改所居竹山里。为智者里。缙云旧壤传芳图谍。山川灵异擅奇函夏。福地仙乡此焉攸立。而约饭饵松术三十余年。布艾为衣过七十载。鸣谦立操擅望当时。乃以大同元年八月。使人伐门外树枝曰。舆驾当来勿令妨路。人未之测。至九月六日现疾。北首右胁而卧。神识恬愉了无痛恼。谓弟子曰。我梦四部大众幡花罗列空中迎我凌云而去。福报当讫。至十六日敕遣舍人徐俨参疾。答云。今夜当去。至五更二唱异香满室左右肃然。乃曰。夫生有死自然恒数。勤修念慧勿起乱想。言毕合掌便入涅槃。春秋八十有四。六十三夏。天子临诀悲恸。僚宰辍听览者二旬有一。其月二十九日。于独龙山宝志墓左殡之。初约卧疾。见一老公执锡来入。及迁化日。诸僧咸卜寺之东岩。帝乃改葬独龙。抑其前见之叟。则志公相迎者乎。又临终夜所乘青牛忽然鸣吼泪下交流。至葬日敕使牵从部伍发寺至山。吼泪不息。又建塔之始。白鹤一双绕坟鸣泪声其哀婉。葬后三日欻然永逝。下敕竖碑墓左。诏王筠为文。

释昙鸾。或为峦。未详其氏。雁门人。家近五台山。神迹灵怪逸于民听。时未志学。便往寻焉备觌遗踪。心神欢悦便即出家。内外经籍具陶文理。而于四论佛性弥所穷研。读大集经。恨其词义深密难以开悟。因而注解。文言过半便感气疾。权停笔功周行医疗。行至汾川秦陵故墟。入城东门上望青宵。忽见天门洞开。六欲阶位上下重复历然齐睹。由斯疾愈。欲继前作。顾而言曰。命惟危脆不定其常。本草诸经具明正治。长年神仙往往间出。心愿所指修习斯法。果克既已方

崇佛教不亦善乎。承江南陶隐居者方术所归。广博弘赡海内宗重。遂往从之。既达梁朝。时大通中也。乃通名云。北国虏僧昙鸾故来奉谒。时所司疑为细作。推勘无有异词。以事奏闻。帝曰斯非觇国者。可引入重云殿。仍从千迷道。帝先于殿隅却坐绳床。衣以袈裟覆以纳帽。鸾至殿前顾望无承对者。见有施张高座上安几拂正在殿中傍无余座。径往升之竖佛性义。三命帝曰。大檀越。佛性义深。略已标叙。有疑赐问。帝却纳帽便以数关往复。因曰。今日向晚明须相见。鸾从座下仍前直出。诘曲重沓二十余门。一无错误。帝极叹讶曰。此千迷道。从来旧侍往还疑阻。如何一度遂乃无迷。明旦引入太极殿。帝降阶礼接。问所由来。鸾曰。欲学佛法限年命促减。故来远造陶隐居求诸仙术。帝曰。此傲世遁隐者。比屡征不就任往造之。鸾寻致书通问。陶乃答曰。去月耳闻音声。兹辰眼受文字。将由顶礼岁积。故使应真来仪。正尔整拂藤蒲具陈花水。端襟敛思伫聆警锡也。及届山所接对欣然。便以仙经十卷。用酬远意。还至浙江。有鲍郎子神者。一鼓涌浪七日便止。正值波初无由得度。鸾便往庙所以情祈告。必如所请当为起庙。须臾神即见形。状如二十。来告鸾曰。若欲度者明旦当得。愿不食言。及至明晨涛犹鼓怒。才入船里帖然安静。依期达帝具述由缘。有敕为江神更起灵庙。因即辞还魏境。欲往名山依方修治。行至洛下。逢中国三藏菩提留支。鸾往启曰。佛法中颇有长生不死法胜此土仙经者乎。留支唾地曰。是何言欤。非相比也。此方何处有长生法。纵得长年少时不死。终更轮回三有耳。即以观经授之曰。此大仙方。依之修行当得解脱生死。鸾寻顶受。所赍仙方并火焚之。自行化他流靡弘广。魏主重之号为神鸾焉。下敕令住并州大寺。晚复移住汾州北山石壁玄中寺。时往介山之阴。聚徒蒸业。今号鸾公岩是也。以魏兴和四年。因疾卒于平遥山寺。春秋六十有七。临至终日。幡花幢盖高映院宇。香气[火*蓬]勃音声繁闹。预登寺者并同瞩之。以事上闻。敕乃葬于汾西泰陵文谷。营建[土*専]塔并为立碑。今并存焉。然鸾神宇高远机变无方。言晤不思动与事会。调心练气对病识缘。名满魏都。用为方轨。因出调气论。又著作王邵。随文注之。又撰礼净土十二偈。续龙树偈后。又撰安乐集两卷等。广流于世。仍自号为有魏玄简大士云。

　　释慧韶。姓陈氏。本颍川太丘之后。避乱居于丹阳之田里焉。性恬虚寡嗜欲。沉毅少言。童幼早孤依兄而长。悌友之至闻于闾阎。十二厌世出家。具戒便游京杨。听庄严旻公讲释成论。才得两遍记注略尽。谓同学慧峰曰。吾沐道日少便知旨趣。斯何故耶。将非所闻义浅。为是善教使然乎。乃试听开善藏法师讲。遂觉理与言玄。便尽心钻仰。当夕感梦。往开善寺采得李子数斛。撮欲啖之先得枝叶。觉而悟曰。吾正应从学必践深极矣。寻尔藏公迁化。有龙光寺绰公继踵传业。便回听焉。既阙论本制不许住。惟有一帔又属严冬。便撤之用充

写论。忍寒连噤。方得预听文义。兼善独见之明卓高众表。辩灭谛为本有。用粗细而折心。时以为穿凿有神思也。梁武陵王出镇庸蜀。闻彼多参义学。必须硕解弘望。方可开宣。众议荐举皆不合意。王曰。忆往年法集有伧僧韶法师者。乃堪此选耳。若得同行。想能振起边服。便邀之至蜀。于诸寺讲论开道如川流。当于龙渊寺披讲将讫。静坐房中感见一神。青衣帢服致敬曰。愿法师常在此弘法。当相拥卫。言讫而隐。遂接席数遍。清悟繁结。昔在杨都尝苦气疾。缀虑恒动。及至蜀讲众病皆除。识者以为寺神之所护矣。于时成都法席恒并置三四。法鼓齐振竞敞玄门。而韶听徒济济莫斯为盛。又率诸听侣。讽诵涅槃大品。人各一卷合而成部。年恒数集伦次诵之。如有谬忘及讲听眠失者。皆代受罚。对众谢曰。斯则训导不明耳。故身令奖物。其勤至若此。武陵布政于蜀。每述大乘及三藏等论。沙门宝彖保该智空等。并后进峰岫。参预撰集。勒卷既成。王赐钱十万。即于龙渊寺分赡学徒频教令掌僧都。苦辞不受。性不乘骑。虽贵胜请讲逢值泥雨。辄自策杖戴笠。履芒屩而赴会焉。少而斋洁不涉珍羞。后遇时患药杂猪脂。拒而不服。非时浆饮故绝生常。候病者仰观。颜色怡悦礼诵不替。当似微差。乃告曰。吾今无处不痛。如坏车行路常欲摧折。但自强耳。恨所营尊像未就。吾将去矣。遗属道俗凭为庄严。便洗浴剃发剪爪礼拜嗽口。坐于龙渊寺摩诃堂中。奄然而卒。春秋五十有四。即天监七年七月三日也。时成都民应始丰者。因病气绝而心上温。五日方醒云。被摄至阎王所。闻处分云。迎韶法师。须臾便至。王下殿合掌顶礼更无言说。惟画文书作大政之字。韶便出外。坐于旷路树下。见一少童以漆柳箕擎生袈裟令韶着之。有数十僧来迎。丰惟识智慈二禅师。幡花列道腾飞而去。又当终夕有安浦寺尼。久病闷绝。及后醒云。送韶法师及五百僧。登七宝梯。到天宫殿讲堂中。其地如水精。床席华整。亦有麈尾几案。莲华满地。韶就座谈说。少时便起。送别者。令归。其生灭冥祥感见类此。

释慧皎。未详氏族。会稽上虞人。学通内外博训经律。住嘉祥寺。春夏弘法秋冬著述。撰涅槃义疏十卷及梵网经疏行世。又以唱公所撰名僧颇多浮沉。因遂开例成广。着高僧传一十四卷。其序略云。前之作者。或嫌以繁广删减其事。而抗迹之奇多所遗削。谓出家之士处国宾王。不应励然自远高蹈独绝寻辞荣弃爱本以异俗为贤。若此而不论竟何所纪。又云。自前代所撰。多曰名僧。然名者本实之宾也。若实行潜光。则高而不名。若寡德适时。则名而不高。名而不高本非所纪。高而不名则备今录。故省名音代以高字。传成通国传之。实为龟镜。文义明约即世崇重。后不知所终。江表多有裴子野高僧传一帙十卷。文极省约未极通鉴。故其差少。

释道辩。姓田氏。范阳人。有别记云。着纳擎锡入于母胎。因而

生焉。天性疏朗才术高世。虽曰耳聋。及对孝文不爽帝旨。由是荣观显美远近钦兹。剖定邪正开释封滞。是所长也。初住北台后随南迁道光河洛。魏国有经。号大法尊王。八十余卷。盛行于世辩执读知伪。集而焚之。将欲广注众经用通释典。笔置听架鸟遂衔飞。见此异征便寝斯作。但注维摩胜鬘金刚般若。小乘义章六卷大乘义五十章及申玄照等行世。有弟子昙永亡名二人。永潜遁自守隐黄龙山。撰搜神论。隐士仪式。名文笔雄健负才傲俗。辩杖之而徙于黄龙。初无恨想而晨夕遥礼云。

释道登。姓芮东莞人聪警异伦殊有信力。闻徐州有僧药者雅明经论。挟策从之研综涅槃法花胜鬘。后从僧渊学究成论。年造知命誉动魏都。北土宗之。累信征请。登问同学法度曰。此请可乎。度曰。此国道学如林师匠百数。何世无行藏。何时无通塞。十方含灵皆应度脱。何容尽期。南国相劝行矣。如慧远拂衣庐阜。昙谛绝迹昆山。彭城刘遗民辞事就闲。斯并自是一方。何必尽命虚想岩穴远追巢许。纵复如此终不离小乘之机。岂欲使人在我先道不益世者哉。随方适化为物津梁不亦快乎。登即受请度亦随行。及到洛阳君臣僧尼莫不宾礼。魏主邀登昆季策授荣爵。以其本姓不华。改芮为耐。讲说之盛四时不辍。未趣恒岳以息浮竞。学侣追随相仍山舍不免谈授。遂终于报德寺焉。春秋八十有五。即魏景明年也。

释僧密。未详氏族。乐安人。曾未胜衣便从翦落。幼而易悟情解过人。年至十六学友如林。更相开导有闻乡党。将欲广开视听。师弗之许也。因尔潜遁。出寺从道明沙门受业。一二年中声华负海。秦始之初。济江住庄严寺。器望凝练风仪峻雅。五众宗推七贵敬异。深沉详正。不以利害婴心。虽复同居众内。未有测其量者。时人以方法汰。颇谓确言。累居南面。徒众甚盛。无经不讲。专以成实缮奇负气。高论少所推下。下才在事未能赏重。潜相谗构于竟陵王。密不叙浊清。任其书罪。乃启摈准南。学士随者三十余人。相仍讲化。天监四年卒于江北。春秋七十三矣。

释昙准。姓弘。魏郡汤阴人。住昌乐王寺。出家从智诞法师受业。钻研之勤众皆弗及。处静味道。无风尘之志。善涅槃法华。闻诸伊洛。闲居游思不交世务。承齐竟陵王广延胜道盛兴讲说。遂南度止湘宫寺。处处采听随席谈论。虽逢涂阻未曾告劳。次公叹曰。此北道人。非直美容止善言笑。烈亮恢廓雅有器度。至于言论深有情致。齐临川王萧映。长沙王萧晃。厚相钦礼。庐江何点彭城刘绘。并到房接足伸其戒诰。讲扬相继成其业者二百余人。以天监十四年卒。春秋七十有七。时寺复有智深比丘。聪慧博识经论有功。天子王侯多所宾接。性好直言无所推屑。每商略捡洗物不有平。由是坎壈弘宣阻少。

释道超。姓陆。吴郡吴人。吴丞相敬风之六世也。祖昭尚书金部。父遵散骑侍郎。超少以勤笃知名。与同县慧安早投莫逆。俱游上京共契请业。时旻法师住灵基寺。值旻东讲。因共听沙门法珍成论。至灭谛初闻三心灭无先后。超曰。斯之言悟非吾师也。见旻解冠一方海内咨仰。辍寝忘味以夜继昼。但性偏躁锐不顾功少。愿望已多。每打髀叹曰。为尔漠漠生肇笑人。又闻龙光寺僧整始就讲说。弥复勇叹曰。乃可无七尺。何事在于人后。惆怅疚心累日废业。因自忏悔求诸佛菩萨。乞加威神令其慧悟如僧旻也。事在旻传。遂勤劬苦至。有顷洞澈终日熙怡独语独笑。每言无价宝珠我今已得。雍容高步负气陵俗。白黑改观名架当时。及至讲说解析疑伏每无遗隐。若复为宾雅伏意气求相击杭。若遇机临无不应蹑。同寺僧道贲。年齿小大。亦微向学方。而性多怠惰未能克己。横相陵骂。超亦眄衡啸嗷。未之数也。他日贲曰。我之与乡谁相优劣。超曰。若论年腊请以相寄。胸臆之量未论先后。时为直言。自超处独房屏绝宾幸。内外坟典常拥膝前而手不释卷。加以尘埃满屋蟋蟀鸣壁。中书郎吴郡张率谓曰。虫鸣聒耳。尘土埋膝。安能对此而无忤耶。答曰。时闻此声足代箫管。尘随风来我未暇扫。致忤名宾为愧多矣。时人高其放达。年三十六以天监初卒。有慧安道人住湘宫寺。探玄析奥甚有精理。年三十二卒于住寺。时以盛年俱卒。杨辇同哀。

释僧乔。姓华氏。吴兴东迁人。出家住龙光寺。闻僧旻说。前修立义有诸同异。则忘寝息志欲禀受。又听其语论转捷。则抚掌累叹思与偕也。隆昌之世法筵转少。仍与同寺僧整宝渊慧济慧绍等。请旻移住。于是终晨竟夜一心咨求。布被御冬单蒋藉体。饘粥糊口茹菜充饥。而未曾以贫寒变节。但自勤励维日不足。研精奥粹理悟深明。三四年间经论通达。后旻还庄严。龙光慧生问曰。诸少相携并得成器。其间胜负可得闻耶。旻曰。乔公儒雅清虚履今用古。卷舒文义优游教理。钩深致远善能仇校。廉而未讲莫与争先。此乃遗法之所寄也。整公精勤经论博综有叙。同其业者重其情性。渊公不无神明。而心性偏激亟违礼度。久从异集。无以测其多少。济公神识清审。经素有功论文未熟。由其体羸不堪辛苦故耳。且于义理足以明道。志行足以厉俗。绍公情性和理笃有志行。贫而有累学不得恒。向无妨碍。不患不成美器。自乔学之成也。不修世务不附名闻。闭门静处坐无杂客。澄怀潜悟独得而已。年三十六天监初卒。生本任湘州。学明经数频御法座。少秉高操。慕安汰之风规。而弊衣蔬食终身不改。美风姿善草隶。整住襄阳未游夏首。道化大行。济番禺人。未还岭表德被南越。文义风宣有广被焉。并天监中卒。

释慧开。姓袁氏。吴郡海盐人。初出家为宣武寺宠公弟子。仍从学阿毗昙及成实论。建武之中游学上京住道林寺。历听藏旻二公经

论。后移住彭城。学无时习经耳不忘。多从酒谑博弈自娱。而值造次之机。阙无对辩。人间席上讷其词也。后忽割略前习专攻名教。处众演散咸庆新闻。及至解名析理。应变无穷。虽逢勍敌巧谈。罕有折其角者。讲席基连学人影赴。遂使名称普闻众所知识。陈郡谢惠。雅相钦赏。出守豫章。迎请讲说厚加嚫遗。还未达都分散已尽。彭城刘业。出守晋安。知居处屡空饷钱一万。即赡寒馁不终一日。开立性虚荡不畜赀财。皆此之类也。而情在疏率不事形仪。衣裳尘滓未曾举意洗濯。周旋有不耐者。皆代其解浣。寒则披絮待成。夏则隐席至燥。以天监六年卒。春秋三十有九。同寺有昙隽者。以游学显名。通贯众经兼勤礼诵。风素一概寒暑弥盛。侍中王慈昆季。司徒长史江革友于。并与之朋游焉。

释明彻。姓夏。吴郡钱唐人。六岁丧父。仍愿出家。住上虞王园寺。学无师友从心自断。每见胜事。未曾不留心谛视。遇客读释道安传云。闻安少孤为外兄所养。便歔欷呜咽。良久乃止。他日借传究寻。见安弘法之美。因抚膝叹曰。人生居世。复那可不尔乎。自是专务道学功不弃日。尝与同学数辈住师后房。房本朽故。忽遭飘风吹屋。欹斜欲倒。师行不在。无物支持。众人皆走。彻习业如故。会稽孔广闻之叹曰。孺子风素殊佳。当成名器。时伦因事推伏。驰名东越。齐永明十年。竟陵王请沙门僧祐。三吴讲律。中涂相遇。虽则年齿悬殊。情同莫逆。彻因从祐受学十诵。随出杨都住建初寺。自谓律为绳墨宪章仪体。仍遍研四部校其兴废。当时律辩莫有能折。建武之中移业经论。历采众师备尝深义。以旻法师标正经论妙会机神。谭思通微易钩深奥。乃从其成业。齐太傅萧颖深相钦属。及领荆州携游七泽。请于内第开讲净名。每日诸经文句。既是应机所说。或有委曲深微。或复但拘名字先来英旧人各厝情。谬当今日望此玄宗。远无仿佛深怀愧恻。时咸重其谦退。及萧氏将薨。赠别尘尾软几。彻以遗命所留。凭抚以尽其寿。天监之初始返都邑。又从旻受业。少长祈请常为覆述。究博深文洞明奥旨。盘根交结了无遗滞。远树名闻征屈重叠。乍经乍论四时不辍。听受之众不远云集。武帝钦待不次长名进于内殿。家僧资给岁序无爽。帝以律明万行条章富博。愿撮取简要以类相从。天监末年敕入华林园。于宝云僧省。专功抄撰。辞不获免。每侍御筵对扬奥密。皇储赏接特加恒礼。故使二宫周供寒暑优洽。当时名辈并蒙殊致。未有恩渥如此之隆。以其鸠聚将成。忽遘疾沉积。于寿光殿移还本寺。天子亲自怡色温言躬临慰喻。知当不振退而流涕。中使参候晨宵不绝。彻自惟将卒奉启告辞。皇心载轸于万寿殿。时内外枢揆一时恸绝。以呈彻表故也。其文曰。因果深明倚伏何道。明彻虽复愚短。忝窥至籍。将谢之间岂复遗吝。但知恩知庆。辄欲言之。明彻本出东荒贱民而已。微有善识得厕释门。契阔少年绸缪玄觉。虽未能体道。微得善性。运来不辍。遇会昌时。遂亲奉御筵。提携法席。

且仁且训备沐恩奖。恒愿舒慕丹诚奉扬慈化。岂意报穷便归尘土。仰恋圣世何可而言。特愿陛下永劫永住益荫无涯。具足庄严道场训物。天垂海外同为净土。胜果遐流雍容远集。明彻以奉值之庆论道之善。脱亿代还生犹冀奉觐。惟生惟死俱希济拔。临尽之间忽忽如梦。虽欲申心心何肯尽。不胜悲哀之诚。谨遣表以闻。敕答省疏增其忧耿。人谁不病。何以遽终过甚。法师至性坚明道行纯备。往来净土去留安养。方除四魔理无五畏。唯应正念诸佛不舍大愿与般若相应。直至种智发菩提心。彼我相摄方结来缘。敬如所及。菩萨行业非千百年。善思至理勿起乱想。览笔凄懑不复多云。帝因于寺为设三百僧会。令彻忏悔。自运神笔制忏愿文。事竟遂卒寺房。即普通三年十二月七日也。窆于定林寺之旧墓。敕给东园秘器。凶事所资随由备办。主者监护有崇敬焉。

释法开。姓俞。吴兴余杭人。稚年出家住北仓寺。为昙贞弟子。贞清素澄严殊有解行。开少聪敏家业贫窭。身服不充食啖粗涩。同学僧流昙诞。家有盈财。服玩奢丽。并从贞受业。屡有年劳。及钩深造微。未有逮开者也。而流诞自恃优饶甚相轻忽。开怀怏然遂负帙。西游住禅冈寺。仍从柔次二公学成实论。衣不蔽形食趣支命。而不避寒风暑雨。以昼系夜。历业既优精解无碍。终日游谈未尝暂息。心性躁锐无敌不攻。有时窃发潜登以掩不备。当其锋者罕不结舌。由是显名。吏部尚书琅琊王峻。永嘉太守吴兴丘墀。皆揖敬推赏愿永勖诫。后还余杭止于西寺。先相陵驾之者望风饮气。永相隐避以至于死。开因尔讲筵相接道俗叹服。沙门智藏。后游禹穴讲化成论。开往观之。鲠难累日宾僚餐悦。藏曰。开法师语论已多自可去矣。吾欲入文。开曰。释迦说法多宝踊现。法师指南命众而遣客何耶。藏有惭色。以普通四年卒。春秋六十五矣。

释道宗。未知氏族。荆州江陵人。早年离俗住瓦官寺。情性真直不务驰竞。耳不妄属口不狂言。修身洁己动静有度。历学经论了无常师。终日寝处卷轴而已。清谈高论听者忘疲。衣裳粗弊饮食疏俭。遭值年饥入里不给。南游岭表其道大行。以死自誓诱化不息。年五十余卒于彼土。复有法敞。住延贤寺。少研经数长多讲说。齐末岁俭。固穷守操清贫。驰务不竞贪积。天监初。西游陆海东归全楚。弘宣有功焉。

释法贞。不测氏族。渤海东光人。九岁出家。俊秀之声不齐凡类。住魏洛下之居广德寺。为沙门道记弟子。年十一通诵法华。意所不解随迷造问。记谓曰。后来总持者。其在尔乎。及至年长善成实论深得其趣。备讲之业卓荦标奇。在于伊洛无所推下。与僧建齐名。时人目建为文句无前。目贞为入微独步。贞乃与建为义会之友。道俗斯

附听众千人。随得嚫施造像千躯分布供养。魏清河王元怿。汝南王元悦。并折腰顶礼咨奉戒训。会魏德衰陵女人居上。毁论日兴猜忌逾积。嫉德过常难免今世。贞谓建曰。大梁正朝礼义之国。又有菩萨应行风教宣流道法。相与去乎。今年过六十。朝闻夕死吾无恨矣。建曰。时不可失。亦先有此怀。以梁普通二年相率南迈。贞为追骑所及祸灭其身。春秋六十一矣。僧建清河人。沙弥之时慧俊出类。及长成人好谈名理。与慧聪道寂法贞等。同师道记。少长相携穷研数论。遂明五聚解冠一方。常日讲众恒溢千人。硕学通方悦其新致。造筵谈赏以继昼夜。虽乃志诲成人。而入里施化。魏高阳王元邕。亟相延请累宵言散。用祛鄙吝。或清晨嘉会一无逮者。辄云深恨不同其叙。故闻风倾渴者。遥服法味矣。后南游帝室。达于江阴住何园寺。武帝好论义旨敕集学僧。于乐受殿以次立义。每于寺讲。成济后业有逾于前。慧聪立心闲豫解行远闻。道寂博习多通雅传师业。并终于魏土。

　　释宝渊。姓陈。巴西阆中人也。年二十三。于成都出家。居罗天宫寺。欲学成实论为弘通之主。州乡术浅不惬凭怀。齐建武元年下都住龙光寺。从僧旻法师禀受五聚。经涉数载义颇染神。旻曰。此君任性俊警智虑过人。但恨迴忽不伦动静险躁。若值通人优接。当成一世名士。若不遇时不得其死。必当损辱大法矣。渊酷好蒲扑使酒挟气。终日狼[狂-王＋荒]无所推下。旻累谏晓喻返以为仇。因尔改涂。复从智藏采听先业。自建讲筵货财周赡。勇励辛勤有倍恒日。每言。大丈夫当使人侍我。何能久侍人。乃广写义疏。贵市王征南尚书缄封一簏有意西归。同寺慧济谑之曰。昔谢氏青箱不至不得作文章。今卿白麈未来判无讲理。渊曰。殊不然。此乃打狗杖耳。因带挟西返。还住旧寺。标定义府。道俗怀钦。于是论筵频建。听众数百。自重名行少宾知己。沙门智训。游学京华数论通敏。同还本壤投分与交。渊弗许也。后寺库犯官。渊自恃名高一州。为物所让。以身代当。强悍不弭。至于事成知当必败。因尔出郭。于路以刃自刎。时年六十一矣。即普通七年也。彭门尔时复有法文法度法护道兴等。并以广学达名。文贞廉好尚雅有风采。度通解大乘方严有则。护刚直履信不交世务。兴秉素怀正好仁奉义。并下都住寺不坠学宗。为诸雄辩所见推仰。

　　释僧询。姓明。太子中庶山宾之兄子也。年始入礼。尝听山宾共客谈论。追领往复了无漏失宾抚其首曰。今使吾门不坠者。其在尔乎。父奉伯笃信大法。知其聪俊可期神幽冥长济爱海。年十二敕令出家。为奉诚寺僧辩律师弟子。辩性廉直戒品冰严。好仁履信精进勇励。常讲十诵。询后住治城寺。持操高尚勤辛好学。从光宅寺法云咨禀经论。散处伽蓝不营杂事。当时名德皆称善焉。历耳不忘经目必忆。常能覆述有如瓶泻。时人嘉其清辨。白黑重其无倦。凡所听闻悉为注记。虽无大才而弥纶深极。同学门友莫不传写。以天监十六年

卒。春秋三十有五。时复有道遂道标。同海陵人并从法云受业。经论洽闻博综有序。

释惠超。姓王。太原人。永嘉之乱寓居襄阳。七岁出家住檀溪寺。为惠景弟子。景清恒平简雅有器局。普通之初总州僧正。以节俭闻之。超幼而清悟。容止详美进趣合度。事景一年。以众大諠杂乞移禅房依止僧崇禅师习学定业。年十二又从同寺僧受学通三玄。永明中。竟陵王请智秀法师。与诸学士随方讲授西至樊邓。超因冯受学。同时合席皆共服其领会。随秀还都住灵根寺。仍从法常乞受具足。诵戒不盈二日。听律未周两遍。皆识文知义镜其纤密。禀承师训无相忝也。及师亡后。又从智藏采习经论。藏曰。此子秀发当成美器。藏之出处多与同游。备通诸部名动京邑。后从慧集餐听毗尼。裁得数遍。集乃叹曰。不谓始学已冰寒于水矣。后还乡定省合境怀之。武帝敕还为寿光学士。又敕与观寺僧伽婆罗传译阿育王经。使超笔受。以为十卷。而晦德进人不专矜伐。故有要请多推旧德。藏后使其代讲让不肯当。或逢群贤博论。未曾不预辩通塞。及抗击前敌。知理将穷而必下。或遇机隙便亦应蹑而默。然斯亦禀识同所不安。而超能谦降若此。衣食趣济荣贵未邀襆无资蓄。安成康王萧雅秀。钦敬戒德。出蕃要请相携于镇。讲发风被远近服叹。康王薨后。吴平侯萧昺游夏口。复屈俱行。法筵又铺。学者称咏。还都续讲听侣相�。二百余僧四时习业。于普通七年卒。时年五十有二。

释真玉。姓董氏。青州益都人。生而无目。其母哀其。及年至七岁。教弹琵琶。以为穷乏之计。而天情俊悟聆察若经。不盈旬日便洞音曲。后乡邑大集盛兴斋讲。母携玉赴会。一闻欣领曰。若恒预听终作法师。不忧匮馁矣。母闻之欲成斯大业也。乃弃其家务。专将赴讲。无问风雨艰关。必期相续。玉包略词旨气摄当锋。年将壮室振名海岱。后遭母忧舍法还家。庐于墓侧。哀毁过礼茹菜奉斋。伏块持操三年野宿。乡党重之。后服阕附道修整前业。览卷便讲无所疑滞。预闻徒侣相次归焉。齐天保年中文宣皇帝盛弘讲席。海内髦彦咸聚天平。于时义学星罗跨轹相架。玉独标称首登座谈叙。罔不归宗。尽谛穷神焕然开发。耆年前达稽首崇仰。遂使道俗奔随酌衢尊而不竭矣。一曾往复者别经十年。闻声即忆其名义。斯总持之功莫与尚也。常徒学士几百千人。耳对行往了知心性。诫勖之勤弥隆余哲。生来结誓愿终安养。常令侍者读经。玉必跪坐合掌而听。忽闻东方有净莲华佛国庄严世界与彼不殊。乃深惟曰。诸佛净土岂限方隅。人并西奔一无东慕。用此执心难成回向。便愿生莲华佛国。晓夕勤到誓不久留。身无疹瘵便行后事。授诸弟子。衣服几杖麈尾如意。分部遗诰各有差降。众初不悟之也。并共惊之。玉曰。愿与运同世非可乐。汝等助念莲华佛。令我得至彼岸也。布萨之后。便卧疾于邺城北王家。神气无昧声

相如常。动京大德并就问疾。午后忽见烟云相纠从东而来。异香缠绕充塞庭宇。空中出声有如赞呗之响。清亮宛然。当尔之时足渐向冷口犹诵念。少时而卒。卒后十日香气乃绝。大众哀仰如临双树。玉氏昆季俱制缞绖。与诸门人收其尸而葬焉。

后梁荆大僧正释僧迁传二十一。

释僧迁。姓严。吴郡吴人。孝敬夙彰。侍中玉锡见而异焉。一面定交。师事钟山灵曜道则法师。则亦权行外彰深相推重。后游谈讲肆纵辩天垂曾难招提慧琰禅品义。精思间出中座嗟扬。招提因改旧致。更新章句。梁高有敕。善言殿义集登即锐辩如流。帝有嘉之。仍降家僧之礼。帝制胜鬘义疏。班寿光殿。诸僧咸怀自恧。迁深穷理窟。特诏敷述。皇储尚书令何敬容。以并请论击。道俗欣洽时论题之。中兴荆郢。正位僧端。职任基月道风飙举。恂恂七众不齐而成。昔晋氏始置僧司。迄兹四代。求之备业罕有斯焉。自后探索幽求。经诰盘结皆针盲起废。怡然从政。以天监十二年四月十七日。移神大宝精舍。春秋七十有九。二十日葬于江淩之中华北山。初年少孝禀自然。家贫亲老珍养或阙。后名德既立。供嚫腴旨进馈益陈。及处艰忧毁几致灭。年方弱冠便诵法华数溢六千。坐而若寐亲见普贤。香光照烛仍降摩顶。书而不传。大渐惟几。方陈同志。凡讲涅槃大品十八部经。各数十遍。皆制义疏流于后学。等观即梁明帝之法名也。自云。北面归依时移三纪。权经问道十有三年。终识苦空功由善导。况乎福田五世师资两叶。仁既厚矣义寔深焉。遂刊碑坟陇。述德如左。

# 续高僧传卷第七

义解篇三　正纪十　附见四。

陈杨都宣武寺释洪偃传一。

陈杨都兴皇寺释法朗传二。

陈杨都不禅众寺释慧勇传三。

陈杨都大彭城寺释宝琼传四(明解)

陈杨都白马寺释警韶传五。

陈钟山耆阇寺释安廪传六。

陈摄山栖霞寺释慧布传七(僧诠　玄辩)

周渭滨沙门释亡名传八(僧琨)

魏邺下沙门释道寵传九。

齐彭城沙门释慧嵩传十。

释洪偃。俗姓谢氏。会稽山阴人。祖茂恭和凝慎不交世俗。父藏博综经史善属文藻。梁衡阳王闻而器之。引为僚友。偃风神颖秀弱龄悟道。昼读经论夜讽诗书。良辰华景未尝废学。自尔幼而聪敏。州里称焉。及长游听京邑遍闻数论。后值龙光寺绰法师。便委心受业。特加赏接。以为绝伦。由是学侣改观转相推伏。二三年中便尽幽奥。乃开筵聚众阐扬成实。举厝闲雅词吐抑扬。后学旧齿稽疑了义。横经荷笈虚往实归。由此仰膺法轮总持诸部。勇气无前任其披解。宿望弘量因循旧章。偃属思云霄曾无接对。见忤前达不能降情。自是来学有隔。听者疏焉。遂闭志闲房高尚其道。间以寻緗阅史。广求多见。秋水春台清文迥出。壮思云飞英词锦烂。又善草隶见称时俗。纤过芝叶媚极银钩。故貌义诗书号为四绝。当时英杰皆推赏之。梁太宗之在东朝。爱其俊秀。欲令还俗引为学士。偃执志不回故弗能致。会武帝发讲重云。延德肆问。而年非宿老座第甚远。抗言高论精理入神。帝赏叹久之。莫不瞩目。偃形止自若神守如初。佥服其高亮也。及引进后堂。加优其礼。属戎羯陵践兵饥相继。因避地于缙云。眷眄泉石。又寇斥山侣。遂越岭逃难。落泊驰滞曾无安堵。梁长沙王韶镇郢。闻风叙造俄而渚宫陷覆。上流阻乱。便事东归。因怀自静有顾林泉。乃杖策若耶云门精舍。历览山水。美其逶迟。登吴升平亭赋诗曰。萧萧物候晚。肃肃天望清。旅人聊杖策。登高荡客情。川源多旧迹。墟里或新名。宿烟浮始旦。朝日照初晴。独游乏徒侣。徐步寡逢迎。信矣非吾托。赏心何易并。遂泛浪岩峰。有终焉之志。葺修寺宇结众砺业。逮陈武廓定革命惟新。京辅旧僧累相延请。乃顾山众曰。吾勤苦积学五十余年。事故流离未遑敷说。今时来不遂。何谓为法亡身乎。以天嘉之初出都。讲于宣武寺。学徒又聚莫不肃焉。虽乐说不疲。而幽心恒结。每因讲隙游钟山之开善定林。息心宴坐。时又引笔赋诗曰。杖策步前岭。褰裳出外扉。轻萝转蒙密。幽迳复纡威。树高枝影细。山昼鸟声希。石苔时滑屣。虫网乍粘衣。涧旁紫芝晔。岩上白云霏。松子排烟去。常生寂不归。穷谷无还往。攀桂独依依。会齐使通和舟车相接。崔子武等。擅出境之才。议其瞻对。众莫能举。世祖文皇。以偃内外优敏可与杭言。敕令统接宾礼。枢机温雅容止方棱。敷述皇猷光宣帝德。才词宏逸辩论旁驰。润以真文引之慈寄子武等顶受诰命衔佩北蕃。帝嗟赏厚惠更倍恒度。皆推以还公。一无所纳。是岁旧疾连发。听者复疏。止于小室许有咨问。怀不能已情有斐然。乃着成论疏数十卷。剖发精理构思深剧。疾转沉笃功不克就。以天嘉五年九月二

十一日至于大渐。神气不昧。命弟子曰。众生为贪心之所暗也。贪我则惜落一毛。贪他则永无厌足。至于身死之后。使高其坟重其墎。必谓九泉之下还结四邻一何可笑。而皇甫谧杨王孙。微得我意。虽知会归丘壤。而未知初度之心。今冥目之后。以此脯腊鄙形。布施上飞下走一切众生。若前身相负仍以相偿。如无相对则生我檀善。此之微心亦趣菩提。物莫不共矣。言毕合掌。终于宣武寺焉。春秋六十有一。知与不知咸怀恻怆。即以其月二十二日。尸陀于钟山开善寺之东岗焉。然偃始离俗迄于迁化。唯学是务。俭节扫衣弗事华广。每缘情触兴辄叙其致。而文彩洒落罕有嗣者。缀述篇章随手散失。后人掇聚集之成二十余卷。值乱零失犹存八轴。陈太建年。学士何隽上之。封于秘阁。

释法朗。俗姓周氏。徐州沛郡沛人也。祖奉叔齐给事黄门侍郎青州刺史。父神归梁员外散骑常侍沛郡太守。朗托生之始。母曰。刘氏梦见神人乘楼殿入怀。梦中如言。身与空等。既而觉寤。四体轻虚有异恒日。五辛杂味因此悉断。爰在龆龀卓出凡童。孝敬纯备志操贞立。家雄六郡气盖三边。少习军旅早经行阵。俭约治身。宠辱无能移也。俄而假节宁远将军徐子彦北伐。门设长戟坐休大树。惟曰。兵者凶器身曰苦因。欲海邪林安能觉者。年二十一。以梁大通二年二月二日。于青州入道。游学杨都就大明寺宝志禅师受诸禅法。兼听此寺彖律师讲律本文。又受业南涧寺仙师成论竹涧寺靖公毗昙。当时誉动京畿神高学众。所以天口之侣藏耳之宾。心计目览莫不奔竞。但以鹫山妙法群唱罕弘。龙树道风宗师不辍。前传所纪。摄山朗公。解玄测微世所嘉尚。人代长往嗣续犹存。乃于此山止观寺僧诠法师。餐受智度中百十二门论并花严大品等经。于即弥纶藏部探赜幽微。义吐精新词含华冠。专门强学课笃形心。可谓师逸功倍。于斯为证。永定二年十一月。奉敕入京住兴皇寺。镇讲相续。所以花严大品四论文言。往哲所未谈。后进所损略朗皆指擿义理征发词致。故能言气挺畅清穆易晓。常众千余福慧弥广。所以听侣云会挥汗屈膝。法衣千领积散恒结。每一上座辄易一衣阐前经论各二十余遍。二十五载流润不绝。其间兴树四部。两宫法轮之华当时莫偶。以太建十三年岁在辛丑九月二十五日中夜迁神寺坊。春秋七十有五。即以其月二十八日窆于江乘县罗落里摄山之西岭。初摄山僧诠受业朗公。玄旨所明惟存中观。自非心会析理。何能契此清言。而顿迹幽林禅味相得。及后四公往赴三业资承。爰初誓不涉言。及久乃为敷演。故诠公命曰。此法精妙识者能行。无使出房辄有开示。故经云。计我见者莫说此经。深乐法者不为多说。良由药病有。以不可徒行。朗等奉旨无敢言厝。及诠化往。四公放言。各擅威容俱禀神略。勇居禅众辩住长干。朗在兴皇。布仍摄领。福门宏敞慧声遐讨。皆莫高于朗焉。然辩公胜业清明。定慧两举。故其讲唱兼存禅众。抑亦诠公之笃厉也。然其义体时与朗违。故

使兴皇座中排斥中假之诮。布勇两公见于别纪。昔梁天监十年六月七日。神僧宝志记兴皇寺云。此寺当有青衣开士广弘大乘。及朗游学之时初服青纳。及登元席乃与符同。又南陌居士杜法粲年踰八十。颇识归心。昔梦寺内有幡花天伎侧塞殿堂。缁素法众充仞筵席洎朗来仪创会公私斋讲。又盛符焉。又十二年五月七日。帐下净人解斋失晓。朗夜扣合催之。而洪钟自响。良久不绝。故其祯祥早着。其例此也。东朝于长春殿义。集副君亲摇玉柄。述朗所竖诸师假名义。以此荣称。岂惟释氏宗匠。抑亦天人仪表。故其所获檀嚫。充造经像修治寺塔济给穷厄。所以房内畜养鹅鸭鸡犬其类繁多。所行见者无不收养。至朗寝息之始。皆寂无声。游观之时鸣吠喧乱。斯亦怀感之致矣。侍中领军庐陵王。声懋权衡资承戒约。遂仰奏承华为之铭颂。其墓志文。太子詹事济阳江总。故陈主叔宝。时在春宫。为之颂曰。洪源远来传芳馥蕙。君子哲人英芬是继。朱旄既杖青组仍曳。纫虎戎印珥貂狄制。功可冠军业非出世。揖彼声色超此津济。津济伊何裂断网罗。忍衣早记乘楼夜过。航斯苦海涸此爱河。非此智士孰寄宣扬。法云广被慧日舒光。既权衡橹自辟金汤。梦齐鼓说应异钟霜。识机知命同彼现病。夙心栖遁度脱难竟。化缘已矣乃宅丘阱。智炬寂灭颓岩辽敻。辽敻空岑摇落远墅。弦余月暗雾暖松深。香灭穷垄幡横宿林。切切管清遥遥鼓声。野烟四合孤禽一鸣。风凄呗断流急寒生。神之净土形沈终古。勒此方坟用旌兰杜。

释慧勇。厥姓桓氏。其先谯国龙亢人也。祖法式尚书外兵钱唐令。因此遁迹于虎丘山。后仍寓居吴郡吴县东乡桓里。父献弱龄早世。母张氏尝梦。身登佛塔获二金菩萨。俄育二男。并幼而入道。长则慧聪。勇其次也。初出杨都。依止灵曜寺则法师为和上。锐志禅诵治身蔬菲。随方受业不事专门。岂非版金成宝方资铣镂瑄玉有美必待刮摩诚有由矣。年登具戒。从静众寺峰律师。游学十诵。有龙光寺僧绰建元寺法宠。并道秀域中声高梵表。乃服膺坐右禀宗成实。刻情砥砺寝食忘疲。苦思沉沦坑岸斯坠。弥历寒暑博习大成。至年三十法轮便转。自此远致学徒盛开讲肆。高视上京郁为翘采。专讲论文将十许遍。俄而梁季倾覆人百沸腾。每思遁世莫知其所。于时摄山诠尚。直辔一乘横行山世。随机引悟有愿遵焉。尝行报恩寺前忽见人云。从摄山来授竹如意俄失。谓勇曰。寻当如意。俄失踪迹。信宿之间又有漆函。盛三论一部置房前窗上。寻究莫知来也。欣兹嘉瑞锐勇难任。因此拂衣里闬驾言泉石。期神窅冥。非企琴台之侣。修空习慧。寔追林远之风。便停止观寺。朝夕侃侃如也。诠师忘以年期。义兼师友。抑亦宫羽相谐。冰蓝待益之志也。自此言刈章句采撷希微。凡厥释经莫不包举。大法获传于焉是赖。天嘉五年。世祖文皇。请讲于太极殿。百辟具陈。七众咸萃。景仰之辈观风继踵游息之伍附影成群。自此声名籍甚矣。住大禅众寺十有八载。及造讲堂也。门人听侣经营不日。

接霤飞轩制置弘敞题曰般若之堂也。以至德元年五月二十八日遘疾。少时平旦神逝。春秋六十有九。然其大渐之时神容不变。经宿顶暖。众皆异之。至六月六日。窆于摄山西岭。自始至终。讲花严涅槃方等大集大品各二十遍。智论中百十二门论。各三十五遍。余有法花思益等数部不记。又早舍亲爱。弱而贞苦。文章声辩时所高之。爰至启手启足不淄不涅。寔象教之栋梁。精义之林薮。弟子等追深北面之礼。镌石碑之。其文侍中尚书令济阳江总制。

释宝琼。姓徐氏。本惟。东莞避难辞莒。后居毗陵曲阿县焉。祖邕齐右军。父僧达梁临川王咨议。并高器局崇遵儒素。琼洁润山水峰澜早被。身长七尺五寸。背胛龙文。口三十九齿。异相奇挺。故能疏秀风采蕴籍威容。少鄙锦裳便欣毳服。绮年出俗。师事沙门法通。通初见而嗟重。深为道器也。不使服勤。年过志学。欲禀光宅寺云法师义。但以经藏飙拔声实沸腾无碍奔涌谈吐横逸。窃疑词富兼骇唱高。及移听南涧仙师。研精数论。名解映彻洞殚义窟。仙尝览琼私记。三复嗟赏。后于高座普劝写之。自尔门徒传写此疏。初受具年已能覆述。未登五岁便为法主。仍与仙公杭衡敷化。梁高祖三教妙旨罔不疏通。选扬名德分寄弘道。琼之高义简在帝心。爰降纶绂入寿光殿。言重茂林更轻云阁。便辞还乡之建安寺。上黄侯哗分竹此邦。每深尊敬情兼师友。彼郡一旦老少相喧竞云。建安伽蓝白龙出现。奔排到寺惟见琼讲。有识之士异而目之为白琼焉。素与简子周弘正早申莫逆。彼骤噫曰。夫有希世之才。而不在京华开导。乘桴之叹令人太息。乃为学侣复请还都发成实题。僧正慧令。切难联环。琼乃徐拂麈尾从容而对。令乃引远公旧责曰。不疾而速杼轴何为答曰。不思造业安得精固。令闲举止雅音调。宾主相悦殊加称尝。梁祖年暮惟事薰修。臣下偃风情言扇俗。搢绅学者必兼文义。所以屡开理教。维摩涅槃道被下筵憓飞上席。解颐利齿木舌锋牙□塞骈罗烟随雾涌。亦有明王丰貂纡青拖紫车马溢于寺衢。衣簪满于法座。斯感物之盛罕有如也。到茂灌民誉之重任孝恭词笔之富。皆执卷稽疑伏膺请业。恭息世谟。蔬菲好学。后进英华随父共听。偏深玄义遂讲涅槃。传瓶不失于兹乃验。未仍入道奄至无常。顶暖信宿手屈三指。复与诸天飞下住宅。对父谈话宛若平生。褒赞出家称扬法利。俄将翼从凌虚而没。留香在室经日不消。故知彼此异人躬为学众。诚难测其本量也。逮梁室版荡有陈建业。武帝尊法嗅味特深。数引金言频开玉谍。降狎言笑询访名理。永定三年夏。于重云殿阁正弘大品。梦朱衣神。礼而谏曰。波若多难。仰祈疾讲。频尔数转词逾恳到。至七月十日。乃白僧曰。昨夜神人见催经余一卷。午前取讫讲竟出宫殿。雷雹已响。还才至寺骤雨便零。震动云雷一时都尽。岂非胜人宣法幽冥敬重。陈祖升遐方知前告。文帝纂历礼异弥深。郁下丝纶。为京邑大僧正。辞让虽切敦喻更隆。乃顾当仁俾膺范物。遂之斯任。然以金陵都会朝宗所依。刹寺如林义筵

如市。五部六郡果含苗杂。惟调水乳罕和盐梅。多没象泥终枯鸟树。乃镇之以清净。驭之以无为。篇禁不烦遮罚每省。故僧尼仰之自肃。道俗称之益敬。七众日用而不知。四远钦风而不足。故得法位久司疵谤无玷。屡陈表退去而复升。始终惟令于是乎在。自梁僧之于此任熏灼威仪。翼卫亚于王公。服玩陈于郑楚。故使流水照于衢路。吏卒喧于堂庑。琼临已来顿祛前政。自营灵寿惟从息慈。坏色蔽身尼坛容膝。萧然率尔有位若无。朝野嘉其真素。同侣美其如法。海东诸国图像还蕃。顶礼遥敬。古人有言。匪驰令誉孰动殊方。其见贤如此。以至德二年甲辰之岁二月二十三日。才觉不豫。建初寺宝琼法师当时之偶对也。少而共学声德齐扬。尔夕神人忽来报曰。彭城僧正今先无常自梦上天有疏请讲。暨三月二十日。正念告终。遗诫掩坎不烦铭志。春秋八十一。有诏慰焉。丧事所须随由资给。仍以天子卤簿仗。借为荣饰。终古所希幸也。以四月五日窆于钟山之阳名僧旧墓。尔时填逵咽陌哀恸相奔。皂素惊嗟郊垧失色。初琼入京将临法席。既无人识不许房居。乃求僧正慧超寄南涧住。超闻未许。见而骇曰。此少俊当绍吾今位。法门所托何虑无房。即命寺纲忻然处置。及孝宣请讲太子常迎。屡见神人形甚长伟密来翼从。末为大将军章照达讲。通感亦然。又非测也。然其厚德容众。鸣谦俭约。出处无忤。言行无择。克壮不休孜孜讲道。吐音遥奕发义昭彰。或遇勍手时逢命的。薄麈象扇灌已冰消。故寔繁有徒服而无斁。及晚僧望益重居处逾轻。帷屏罔设饰用不置。腊岁参谒黑白磨肩。方便他行避斯荣供。斯可谓狎人世而空闲。绾司存而无事也。又圣人至理开士微言。月落参横清诵无逸。及烛然香馥忏礼方宵。迹怠心勤外和内秘。宣扬之暇。绰有余闲。兼采玄儒每穷子史雕虫[葶-丁＋呆]隶体物摛玄。并入性灵悉能该洽。又可谓不挠大猷无遗小道也。凡讲成实九十一遍。撰玄义二十卷。讲文二十遍。文疏十六卷。讲涅槃三十遍。制疏十七卷。讲大品五遍。制疏十三卷。余有大乘义十卷。法花维摩等经。并著文疏。故不备载。布在州邑。兄孙普光。承藉风训立履贞确。思慕平昔追攀日永。与同学道庄明解。树碑于金陵之旧墟。其文慧日道场释法论。庄入室驰声见于别纪。解升堂流誉王领江都。隋末尚存。安危未测。

释警韶。姓颜氏。会稽上虞人。学年入道。事叔僧广以为师范。广律行贞严。当时领袖。初韶游都听讲。便能清论。年登冠肇还乡受戒。护持奉信如擎油钵。有沙门道林。请留乡土。乃梦韶舌相广长。而欲将断。既寤深惟。留恋斯成坠失。愧悔前请便劝出都。于即大弘法化传灯不绝。即庄严旻公之遗绪也。次禀龙光僧绰。乃是开善琼支末。又探习三藏广综众家。年二十三讲大品经。味法当时磨肩溢道。后还建元晋陵等寺敷演经论。解冠群宗。韶乃愿年四十长就讲说。而学侣相顾不胜钦尚。时年三十有九。为建元寺讲主。临终遗令传法。韶遵崇余烈即坐演之。受业之宾有逾师保。梁简文邵陵及岳阳等。大

相钦重归承训诲。从危难后世改情浮。乃往豫章将通道务。时逢豫州黄司空等。素情所仰请为戒师。会外国三藏真谛法师。解该大小行摄自他。一遇欣然与共谈论。谛叹曰。吾游国多矣。罕值斯人。仍停豫都为翻新金光明并唯识论及涅槃中百句长解脱十四音等。朝授晚传。夜闻晨说。世谚。泻瓶重出。知十再生者也。梁乐阳王于荆立位。遣信远迎。楚都弘法。韶念报地之重。来敕遂乖。陈武定天文皇嗣业。并弘尚正道敕请还都。戒范承仰优礼弥隆。天嘉四年有会稽慧藻同泰道伦等二百余人。连署请韶。长讲于白马寺。广弘传化十有余年。既登耳顺。便令慧藻续讲。躬往瓦官宴坐少时。法门深妙。时沙门智顗。定慧难踰人神颇测。静叹精利事等夙成。共诸前学频请重讲。留意绵久以疾辞之。又为新安殿下黄司空等共僧三请不免勤注又于王府略说维摩。龙光寺中广敷成实。亦得数年成诸学肆。未辞朽老归志山林。乃入幽岩自靖十有余载。至德元年十月十一日中时。右胁而卧神虑澄然终于开善寺春秋七十有六。其月十六日窆于钟岭独龙之山。所讲成实论五十余遍。涅槃三十遍。大品四十遍。新金光明三十余遍。维摩天王仁玉等经遍数。繁乱不纪广叙。

释安廪。姓秦氏。晋中书令靖之第七世也。寓居江阴之利成县焉。考王妙思滔玄怡心屇寂。乃制入神书一首洞历三卷。青乌之道莫不传芳。廪幼而聪颖独悟不群。十三偏艰。孝知远近。断水骨立。闻者涕零。古人有言。知子父也。乃摄以典教。业遂多通。而性好老庄。早达经史。又善太一之能。并解孙吴之术。是以才艺有功文武清播。仍欲披榛问隐荜门圭窦。而虚怀机发体悟真权。年二十五启敕出家。乃游方寻道。北诣魏国。于司州光融寺容公所采习经论。容律训严凝肃成济器。并听嵩高少林寺光公十地。一闻领解顿尽言前。深味名象并毕中意。又受禅法悉究玄门。请业之徒屡申弘益。在魏十有二年。讲四分律近二十遍。大乘经论并得相仍。梁泰清元年始发彭沛。门人拥从还届杨都。武帝敬供相接。敕住天安。讲花严经。标致宏纲妙指机会。值梁运既终法轮停转。洎大陈御寓。永定元年春乃请入内殿。手传香火接足尽虔。长承戒范。有敕住耆阇寺。给讲连续。既会夙心遂欣久处。世祖文皇又请入昭德殿。开讲大集。乐说不穷重筵莫拟。孝宣御历。又于华林园内北面受道。阐化涉劳因以遘疾。至德元年建寅之月迁化于房。皇心恻悼[贈-目+月]赠有嘉。即以其月窆于开善之西山。春秋七十有七。门人痛其安放。士庶失其归依矣。

释慧布。姓郝氏。广陵人也。少怀远操。性度虚梗。年十五处于江阳。家门军将。时有戎役。因愿领五千人为将清平寇塞。岂不果耶。众伟其言。十六遭兄亡。悟世非常。思解俗网。亲眷知有武略咸不许之。二十有一方从本愿。既蒙剃落便入杨都。从建初寺琼法师学成实论。通假实之旨。物议所归。而布恨斯至理未尽怀抱。承摄山止

观寺僧诠法师大乘海岳声誉远闻。乃往从之听闻三论。学徒数百翘楚一期。至于洞达清玄妙知论旨者。皆无与尚。时号之为得意布。或云思玄布也。故诠之解难。听者似解而领悟犹迷。及依言领通、而构难疏略。致使谈论之际每有客问必待布而为答。时人为之语曰。诠公四友。所谓四句朗。领语辩。文章勇。得意布。布称得意最为高也。后于大品善达章中悟解大乘。烦恼调顺。摄心奉律威仪无玷。常乐坐禅远离嚣扰。誓不讲说护持为务。末游北邺更涉未闻。于可禅师所暂通名见。便以言忤其意。可曰。法师所述可谓破我除见莫过此也。乃纵心诸席备见宗领。周览文义并具胸襟。又写章疏六驮。负还江表。并遣朗公令其讲说。因有遗漏重往齐国。广写所阙赍还付朗。自无所畜。衣钵而已。专修念慧独止松林。萧然世表学者欣慕。尝造思禅师与论大义。连彻日夜不觉食息。理致弥密言势不止。思以铁如意打案曰。万里空矣。无此智者。坐中千余人同声叹悦。又与邈禅师论义。即命公之师也。联绵往还三日不绝。邈止之叹其慧悟遐举而卑身节行不显其美。梁太清末。侯景作乱。荒馁累年三日失食。至第四日有人遗布饭。而微以猪肉覆之。虽腹如火然。结心不食。故得遭斯困厄不履非滥。又曾患脚气。医令服薤。自此至终常陈此罪。或见诸人乐生西方者。告云。方土乃净非吾愿也。如今所愿化度众生。如何在莲花中十劫受乐。未若三途处苦救济也。陈至德中。邀引恭禅师。建立摄山栖霞寺。结净练众江表所推。名德远投禀承论旨。时为开滞理思幽微。不为僧师不役下位。常自缝洗六时无阙。才扣揵捶已居众首。端坐如木见者懔然。名闻光远请谒如市。陈主诸王并受其戒。奉之如佛。末以年暮不参众食。敕给其乳牛。而布回充入众。茕茕谨摄实高僧焉。年七十与众别云。布命更至三五年在。但老困不能行道。住世何益。常愿生边地无三宝处为作佛事去也。幸各好住愿努其力。于是绝谷不食命将欲断。下敕令毉诊之。缩臂不许。沈皇后欲传香信。又亦不许。临终遗诀曰。长生不喜夕死无忧。以生无所生灭无所灭故也。诸有学士徒众并委恭禅师。吾无虑矣。以陈祯明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卒于栖霞。终后手屈三指。捋之虽伸还屈。乃至林中一月犹尔。未终前大地连动。七日便卒。移尸就林。山地又动。太史奏云。得道人星灭矣。时以当之。初将逝告众前云。昨夜二菩萨见迎。一是生身。一是法身。吾已许之。寻有诸天又来迎接。以不愿生故不许耳。流光照于侃禅师户。侃怪光盛出户见。二人向布房中不知是圣也。旦往述之。恰然符合。言已端坐而化。有见鬼者。望见幡花满寺光明腾焰。不测其故。入山视之。乃布公去世。

释亡名。俗姓宗氏。南郡人。本名阙殆。世袭衣冠称为望族。弱龄遁世永绝妻孥。吟啸丘壑任怀游处。凡所凭准必映美阮嗣宗之为人也。长富才华乡人驰举。事梁元帝深见礼待。有制新文帝多称述。而恭慎慈敬谦静为心。每从容御筵赐问优异。及梁历不绪。潜志玄门远

寄汶蜀脱落尘累。初投兑禅师。兑亦定慧澄明声流关鄁。名乃三业依凭四仪恭仰。雕纯假于禅诵兴虑着于篇什。预有学徒问道无倦。会周氏跨有井络。少保蜀国公宇文俊镇之。往爱贤才重其德素。礼供殊伦声闻台省。后齐王续部伏敬日增。任满还雍遂勒归谒。帝劳遗既深。处为夏州三藏。朝省以名文翰可观元非玄侣而冥德没世。将征拔之。测其器宇有经国之量。朝省总议。或以威恩加之。或以情异转之。然名雅亮卓然曾无易节。天和二年五月。大冢宰宇文护遗书曰。言念钦属未叙企积。道体休豫无亏虑耶。盖能仁处世志存匡救。非先轮回独尚兹善。既道亚生知才高七步。岂虚缁染沈流当涂。但灵廓妙理三业同臻。冀思莫二。皂白非感耳。怖解偏执赞我时朝。匪惟真俗俱抽。亦是彼我一贯。故令往白。念报雅怀。名答云。辱告深具怀抱。寒暑异域苦乐殊心。辄略常谈且陈事实。贫道禀质丑陋。恒婴疾恼因伛成恭。惟道是务不曾栖息。五十二年。自舍俗缘十有五载。万人归国皆停都邑。羸病一僧独流荒裔。无罪可罚无能可使。百虑九思是所未喻。文多不载。又列六不可十叹息。援据事叙纶贯始终。书略。结云。沙门持戒心口相应。所列六条若有一诳。生则苍天厌之。死则铁钳拔之。洋铜灌之。仰戴三光行年六十。不欺闇室况乃明世。且乡国殄丧宗戚衰亡。贫道何人独堪长久。诚得收迹岩中摄心尘外支养残命敦修慧业。此本志也。寄骸精舍乞食王城。任力行道随缘化物。斯次愿也。如其不尔独处丘壑。安能愦愦久住阎浮地乎。护得书体其难拔。乃与书迎还云。法师秉心弥固栖游世表。玄圭启运。不屈伯夷之节。苍精得历。岂捐嘉遁之志。今遣往迎名达咸阳。贵游奉谒。隆礼厚味弥增常限。以称谓广流藏景难伏。誓当栖玄后德。便闲放无累。乃着宝人铭曰。余十五而尚属文。三十而重势位。值京都丧乱冠冕沦没海内知识零落殆尽。乃喟然叹曰。夫以回天倒日之力。一旦早凋。岱山磐石之固。忽焉烬灭。定知世相无常浮生虚伪。譬如朝露其停几何。大丈夫生当降魔死当饲虎。如其不尔。修禅足以养志。读经足以自娱。富贵名誉徒劳人耳。乃弃其簪弁剃其须发。衣纳杖锡听讲谈玄。战国未宁安身无地。自厌形骸甚于桎梏。思绝苦本莫知其津。大乘经曰。如说行者乃名是圣。不但口之所言。小乘偈曰。能行说为正。不行何所说。若说不能行。不名为智者。至于颜回好学勤改前非季路未修惧闻后语。功劳智扰役神伤命。为道日损何用多知。誓欲枯木其形死灰其虑降此患累以求虚寂。乃作绝学箴文。名息心赞。拟夫周庙。其铭曰。法界有如意宝人焉。九缄其身铭其膺曰。古之摄心人也。诫之哉诫之哉。无多虑无多知。多智多事不如息意。多虑多失不如守一。虑多志散知多心乱。心乱生恼志散妨道。勿谓何伤其苦悠长。勿言何畏其祸鼎沸。滴水不停四海将盈。纤尘不拂五岳将成。防末在本虽小不轻。关尔七窍闭尔六情。莫视于色莫听于声。闻声者聋。见色者盲。一文一艺空中小蚋。一技一能日下孤灯。英贤才艺是为愚弊。舍弃淳朴耽溺淫丽。识马易奔心猿难制。神既劳役形必损

毙。邪经终迷修涂永泥。莫贵才能是曰惛懵。夸拙羡巧其德不弘。名厚行薄其高速崩。隆舒污卷其用不恒。内怀憍伐外致怨憎。或谈于口或书于手。邀人令誉亦孔之丑。凡谓之吉圣以之咎。赏悦暂时悲忧长久。畏影畏迹逾走逾剧。端坐树阴迹灭影沈。厌生患老随思随造。心想若灭生死长绝。不死不生无相无名。一道虚寂万物齐平。何胜何劣何重何轻。何贱何辱何贵何荣。澄天愧净皦日惭明。安夫岱岭固彼金城。敬诒贤哲斯道利贞。又着至道论淳德论遣执论去是非论影喻论修空论不杀论等。并文多清素语恒劝善。存质去华不存粉墨。有集十卷盛重于世。不知所终。有弟子僧琨性沉审善音调。为隋二十五众读经法主搜括群籍采摭贤圣。所撰诸论集为一部。称曰论场。有三十卷。披帙一阅俱览百家。亦新学之宗匠者矣。后于曲池。造静觉寺。每临水映竹。体物赋诗。有篇什云。

魏邺下沙门释道宠传。

释道宠。姓张。俗名为宾。高齐元魏之际。国学大儒雄安生者。连邦所重。时有李范张宾。齐鑣安席。才艺所指莫不归宗。后俱任安下为副。年将壮室。领徒千余。至赵州元氏县堰角寺侧。即今所谓应觉是也。从寺索水。沙弥持与。问具几尘方可饮之。素不内涉罔然无对。乃以水浇面。宾大恧谓徒属曰。非为以水辱我。直显佛法难思。吾今投心此道。宜各散矣。即日于寺出家。寺法入道三年历试。以宾聪明大博不可拘于常制。即日便与具戒。遂入西山广寻藏部。神用深拔慨叹晚知。魏宣武帝崇尚佛法。天竺梵僧菩提留支初翻十地在紫极殿。勒那摩提在大极殿。各有禁卫不许通言。校其所译恐有浮滥。始于永平元年至四年方讫。及勘仇之。惟云。有不二不尽。那云。定不二不尽。一字为异。通共惊美若奉圣心。宠承斯问。便诣流支访所深极。乃授十地典教三冬。随闻出疏。即而开学。声唱高广。邺下荣推。时朝宰文雄魏收邢子才杨休之等。昔经宠席官学由成自遗世网形名靡寄。相从来听皆莫晓焉。宠默识之。乃曰。公等诸贤既称荣国。颇曾受业有所来耶。皆曰。本资张氏厌俗出家。宠曰。师资有由今见若此。乃曰。罪极深矣。初聆声相寔等昔师。容仪顿改致此无悟。于是同敦三大罄此一心。悲庆相循。遂以闻奏。以德溢时命义在旌隆。日赐黄金三两尽于身世匠成学士堪可传道千有余人。其中高者。僧休法继诞礼牢宜儒果等是也。一说云。初勒那三藏教示三人。房定二士授其心法。慧光一人偏教法律。菩提三藏惟教于宠。宠在道北教牢宜四人。光在道南教凭范十人。故使洛下有南北二途。当现两说自斯始也。四宗五宗亦仍此起。今则阙矣辄不繁云。

齐彭城沙门释慧嵩传。

释慧嵩。未详氏族。高昌国人。其国本沮渠凉王避地之所。故其

宗族皆通华夏之文轨焉嵩少出家聪悟敏捷。开卷辄寻便了中义。潜蕴玄肆尤玩杂心。时为彼国所重。嵩兄为博士。王族推崇。雅重儒林未钦佛理。睹嵩英鉴劝令反俗。教以义方。嵩曰腐儒小智未足归赏。固当同诸糟粕。余何可论。兄频遮碍。乃以易林秘隐问之。嵩初不读俗典。执卷开剖挺出前闻。兄虽异之殊不信佛法之博要也。嵩以毗昙一偈化令解之停滞两月妄释纷纭。乃有其言全乖理义。嵩总非所述。聊为一开。泠然神悟。便大崇信佛法。博通玄奥。乃恣其游涉。于时元魏末龄大演经教。高昌王欲使释门更辟。乃献嵩并弟。随使入朝。高氏作相深相器重。时智游论师世称英杰。嵩乃从之听毗昙成实。领牒文旨信重当时。而位处沙弥更摇声略。及进具后便登元座。开判经诰雅会机缘。乃使锋锐[利-禾＋京]敌归依接足。既学成望远本国请还。嵩曰。以吾之博达。义非边鄙之所资也。旋环邺洛弘道为宗。后又重征。嵩固执如旧。高昌乃夷其三族。嵩闻之告其属曰。经不云乎。三界无常诸有非乐。况复三途八苦由来所经何足怪乎。及高齐天保革命惟新。上统荣望见重宣帝。嵩以慧学腾誉。频以法义凌之。乃徙于徐州为长年僧统。仍居彭沛大阐宏猷。江表河南率遵声教。即隋初志念论师之祖承也。以天保年。卒于徐部。

## 续高僧传卷第八

义解篇四　正纪十四　附见二。

齐邺东大觉寺释僧范传一。

齐邺中释昙遵传二。

齐邺下总持寺释慧顺传三。

齐邺西宝山寺释道凭传四。

齐并州僧统释灵询传五。

齐大统合水寺释法上传六(法存)

齐邺下定国寺释道慎传七。

周蒲州仁寿寺释僧妙传八。

周长安崇华寺释慧善传九。

周潼州光兴寺释宝彖传十。

齐洺州沙门释昙衍传十一。

陈杨都庄严寺释慧荣传十二。

隋京师延兴寺释昙延传十三。

隋京师净影寺释慧远传十四(僧猛)

释僧范。姓李氏。平乡人也。幼游学群书。年二十三备通流略。至于七曜九章天竺咒术。咨无再悟。徒侣方千指掌解颐夸矜折角。时人语曰。相州李洪范。解彻深义。邺下张宾生领悟无遗。斯言诚有旨矣。兼以年华色美都无伉俪之心。思附法门烧指而修供养。年二十九栖迟下邑闻讲涅槃。辄试一听开悟神府。理思兼通。乃知佛经之秘极也。遂投邺城僧始而出家焉。初学涅槃经顿尽其致。又栖心林虑静其浮情。复向洛下从献公听法华华严。宗匠前修是非衢术。后徙辙光师而受道焉。耽味虑宗岁纪迁贸。既穷筌相学志无杂。乃出游开化利安齐魏。每法筵一举听众千余。逮旋趾邺都可谓当时明匠。遂使崔觐注易咨之取长。宋景造历求而舍短。大儒徐遵明李宝顶等。一对信于言前。授以菩萨戒法。五众归之如市。讲华严十地地持维摩胜鬘各有疏记。复变疏引经制成为论。故涅槃大品等并称论焉。地持一部独名述也。然属词繁壮不偶世情。亦是一家之作。故可观采。而言行相辅祥征屡降。尝有胶州刺史杜弼。于邺显义寺请范冬讲。至华严六地忽有一雁飞下。从浮图东顺行入堂。正对高座伏地听法。讲散徐出还顺塔西尔乃翔游。又于此寺夏讲。雀来在座西南伏听终于九旬。又曾处济州。亦有一鸮飞来入听讫讲便去。斯诸祥感众矣。自非道洽冥符。何能致此。尝讲花严。辄有一僧加毁云。是乃伽斗。竟何所解。当夜有神加打。死而复苏。其见闻者皆深敬异。尝宿他寺意欲闻戒。有僧升座将欲竖义。乃曰。竖论法相深会圣言。何劳布萨。僧常闻耳。忽见一神形高丈余貌甚雄峻。来到座前问竖义者。今是何日。答曰。是布萨日。神即以手拓之曳于座下。委顿垂死。次问上座。拓曳同前。由是自励。至终僧事私缘竟无说欲。乃至疾重舁而就僧。将终之日延像入房。下床跪地惟悔宿触而已。时当正午遗诫而卒于邺东大觉寺。时春秋八十。即天保六年三月二日也。初范背儒入释崇信日增。寂想空门不缘世务。口无流略之语。身绝非法之游。随得财贿即施门人。衣食有无未曾宣述。安忍善恶喜怒不形。洗秽奉禁终始如一。而留意华严。为来报之业。夜礼千佛为一世常资。末岁年事既隆。身力不济。犹依六时叩头枕上。自有英悟之量。罕能继者。而感通灵异。则事全难准云。

释昙遵。姓程氏。河北人。少厌世网投法出家。而容色盛美堂堂然也。恐染净戒还返俗焉。资学既明允当时寄。有魏擢为员外郎。二

十有三情背朝官。复请光公以为师保。光以旧事舍而不度。遵跪启曰。今没命归依远崇至道。如不允副必从邪见坏及三宝。光审其情至。即度而授戒。因从禀学。功踰一纪。大乘顿教法界心原。并披析义理挺超时匠。手无异笔而变他成己。故谈述有续。而章疏阙焉。初出化行洛下。流演齐楚晋魏乃至燕赵。通传道务摄治相袭。丞相淮阴王肱深器之。德动贵重倾心奉礼。年余七十。举为国都。寻转为统。后少觉有疾。便坐诵维摩胜鬘。卷了命终卒于邺下。时年八十有五。承化门人罕继其后。初遵赋志清高无为立性。褰帷开户标树方远。形无妄涉口不俗谈。动静自严不假方便。而敬爱宗师罕阶俦绪。光师终日。遵在齐州。初闻哀问不觉从床而坠。口中流血。其诚孝动人如此之类也。多游念慧有得机缘。温讲而终业矣。

释慧顺。姓崔。齐人侍中崔光之弟也。少爱儒宗统知雅趣。长厌尘网为居士焉。初听涅槃略无遗义。因讲而睡闻有言曰。此解乃明犹未为极。心遂迟疑伺决其病。承都下有光律师者广涉大乘文无不晓。因往洛阳。时年二十有五。即投光而出家焉。寓于门下。纂修地旨倦无终食。岁纪相寻。证教两途。锐镜于心内。三持三聚。影现于神外。博见融冶陶然有余。讲十地地持华严维摩。并立疏记。年将知命。欲以大法弘利本乡。即传归戒情无不惬。随有讲会众必千余。精诚之响广流东夏。故齐赵瀛冀有奉信者。咸禀其风焉。仆射祖孝征。钦尚厥德奏为国都。年七十有二终于邺下之总持寺。当终之日身心清卓。专念平等而为心印。然顺族胄菁华言成世范。慧解腾誉事义深沉。而志存顺法不局一方。衣略鲜华食无兼味。受施寻散情阙爱憎。形寄任缘未依夏腊。进止在益不顾己损。言行适时不与物诤。故传者具书。不敢遗其事行矣。

释道凭。姓韩。平恩人。十二出家。投贵乡邵寺。初诵维摩经。自惟历览日计四千四百言。一闻无忘乃通数部。后学涅槃略观远节。复寻成实。初听半文便竖大义。聪明之誉无羡昔人。致使遐迩闻风咸思顶谒。七夏欲讲涅槃。惟曰。文一释异。情理难资。恐兼虚课谤法诚重。八夏既登遂行禅境。漳滏伊洛遍讨嘉猷。后于少林寺摄心夏坐。问道之僧披榛而至。闻光师弘扬戒本。因往听之。涉悟大乘深副情愿。经停十载。声闻渐高。乃辞光通法弘化。赵魏传灯之美。罕有斯焉。讲地论涅槃花严四分。皆览卷便讲。目不寻文章疏本无。手不举笔而开塞任情。吐纳清爽。洞会筌旨。有若证焉。故京师语曰。凭师法相上公。文句一代希宝。斯言信矣。时人以其口辩方于身子也。以齐天保十年三月七日。卒于邺城西南宝山寺。春秋七十有二。将终之前。大钟两口小触而破。康存之日愿生安养。故使临终光寻满室。凭独见之。异香充庭大众同美。初凭之处道。弘护居心。经律遽讲。福智双习。骨族血亲往来顿绝。势贵豪家全无游止。而乞食自资少所

恒习。袒肩洗净老而弥固。胫臂无服生死齐焉。兼以心缘口授杜于文相者古今绝矣。

释灵询。姓傅氏。渔阳人也。少年入道。学成实论并涅槃经。穷其幽府。又于论中删要两卷注而释之。盛行于世。后弃小道崇仰光公。晓夕研寻十有余载。纤旨秘教备知通塞。虽博知群籍。而擅出维摩。兼有疏记。至迁京漳邺。游历燕赵化沾四众。邪正分焉。而书画有工颇爱篇什。文笔之华时所推举。美客貌善风仪。词辩雅净听者无挠。初为国都。魏末为并州僧统。齐初卒于晋阳。时年六十九矣。

释法上。姓刘氏。朝歌人也。五岁入学。七日通章。六岁随叔寺中观戏。情无鼓舞。但礼佛读经。而声气爽拔。众人奔绕倾渴观听。年登八岁。略览经诰薄尽其理。九岁得涅槃经披而诵之。即生厌世。至于十二投禅师道药而出家焉。因游相土寻还汲乡。又往东都栖遑务道。神气高爽照晓词论。所在推之咸谓圣沙弥也。后潜林虑上胡山寺诵维摩法花。才浃二旬两部俱度。因诵求解。还入洛阳。博洞清玄名闻伊滏。年暨学岁创讲法花。酬抗疑难无不叹伏。善机问好征核。决通非据昌言胜负。而形色非美。故时人谚曰。黑沙弥若来。高座逢灾也。后值时俭衣食俱乏。专意涅槃无心饥冻。故一粒之米加之以菜。一衣为服兼之以草。练形将尽而精神日进。乃投光师而受具焉。性戒夙成不劳师导。勤勤谛理无失寸阴。忽闻父病寻往觐之。既至即殂。一宿同止明旦赴洛。度母及姊将入邺都。时属大荒投奇无指。听法心猛委而南旋。夏听少林秋还漳岸。母子相见。不觉潸然。既慧业有闻众皆陈请。乃讲十地地持楞伽涅槃等部。轮次相续并著文疏。又偏洞算数明了机调。纲纪法化难继其尘。故时人语曰。京师极望。道场法上。斯言允矣。年阶四十游化怀卫。为魏大将军高澄奏入在邺。微言一鼓众侣云屯。但上戒山峻峙慧海澄深。德可轨人。威能肃物。故魏齐二代历为统师。昭玄一曹纯掌僧录。令史员置五十许人。所部僧尼二百余万。而上纲领将四十年。道俗欢愉朝庭胥悦。所以四方诸寺咸禀成风。崇护之基罕有继采。既道光遐烛。乃下诏为戒师。文宣常布发于地令上践焉。天保二年又下诏曰。仰惟慈明缉宁四海。欲报之德。正觉是凭。诸鸷鸟伤生之类。宜放于山林。即以此地为太皇太后经营宝塔。废鹰师曹为报德寺。斯即碎荡邪雾载清佛海。当时昌盛自古推焉。上总担荷并得缉谐。内外阐扬皂白咸允。非斯柱石。孰此栋梁哉。且而景行既宣。逸向遐被。致有高句丽国大丞相王高德。乃深怀正法崇重大乘。欲播此释风被于海曲。然莫测法教始末缘由西徂东壤年世帝代。故具录事条。遣僧向邺。启所未闻事。叙略云。释迦文佛入涅槃来。至今几年。又于天竺几年方到汉地。初到何帝年号是何。又齐陈佛法谁先传告。从尔至今历几年帝。远请具注。并问十地智论等人法所传。上答略云。佛以姬周昭王二十四年甲寅岁生。十九

出家。三十成道。当穆王二十四年癸未之岁。穆王闻西方有化人出。便即西入而竟不还。以此为验。四十九年在世。灭度已来至今齐代武平七年丙申。凡经一千四百六十五年。后汉明帝永平十年。经法初来。魏晋相传至今流布。上广答缘绪。文极指订。今略举梗槩。以示所传。末敕住相州定国寺。而容德显著感供繁多。所得世利造一山寺。本名合水。即邺之西山。今所谓修定寺是也。山之极顶造弥勒堂。众所庄严备殚华丽。四事供养百五十僧。及齐破法湮。僧不及山寺。上私隐俗服习业如常。愿若终后覲睹慈尊。如有残年愿见隆法。更一顶礼慈氏如来。而业行精专幽明感遂。属隋运将动佛日潜离。深果宿心喜遍心府。羸瘦微笃。设舆坐之。袈裟覆头。弟子扛举往升山寺。合掌三礼右绕三周。便还山舍诵维摩胜鬘。卷讫而卒于合水故房。春秋八十有六。即周大象二年七月十八日也。上形量过人苕然众表。百千众中孤起颈现。衣服率素纳补为宗。五条只支由来以布。法衣瓶钵以外更无余财。生不屦乘步以毕命。门人成匠。任情所学。不私己业。偏用训人。言常含笑罪不加杖。自上未任已前仪服通混。一知纲统制样别行。使夫道俗两异。上有功焉。制寺立净亦始于此。故释门东敞。能扇清风。莫与先矣。初天保之中。国置十统。有司闻奏事须甄异。文宣乃手注状云。上法师可为大统。余为通统。故帝之待遇事之如佛。凡所吐言无不承用。又遵重戒禁。愿常宣说尽报行之。每至布萨晨旦。致厚供设礼请僧。及年高声变恐烦于众。岁暮之夕犹遵此法。其奉信也如此。撰增一数法四十卷。并略诸经论所有名教。始从一法十百千万有若数林。寔传持之要术也。又着佛性论二卷大乘义章六卷。文理冲洽详略有闻。又撰众经录一卷。包举品类耳。并行于世。有弟子法存者。本是李老。监齐天保屏除归于释种。明解时事分略有据。上乃擢为合水寺都维那。当有齐之盛。每年三驾皆往山寺有所覲礼。六军既至供出僧厨。存随事指撝前后给济三宫并足。后终于隋初。灵裕法师资学有承。为之本传。

　　释道慎。姓史。高阳人。十四出家。诵听依业。受具已后入洛从光师学于地论。后禀上统而志涅槃。性度夷简风量陶然。纲网门徒维摄大法而为己任。每参说戒跪听至讫。讲悟昏情词无繁长。智者恐其言少。愚者虑其不多。五众爱重。故宣帝请为国都。绥抚遗法得无亏绪。禅匠僧达论士法灵。皆伏其辩对。至于滔滔风流大观时俗。则慎过之远矣。末乘车送帝。回返本寺两辕并折。不日而终于邺城定国寺。春秋六十有五。

　　释僧妙。一名道妙。本住冀州。后居河东蒲阪禁行精苦。聪慧夙成。遍览群籍尤通讲论。而禀性谦退。喜愠不干其抱。故每讲下座。必合掌忏悔云。佛意难知。岂凡夫所测。今所说者传受先师。未敢专辄。乞大众于斯法义若是若非布施欢喜。时以解冠前彦行隆端达。睹

其虚己皆服其德义众益从之。后住蒲乡常念寺。即仁寿寺也。聚徒集业以弘法树功。击响周齐甚高名望。周太祖特加尊敬。大统年时西域献佛舍利。太祖以妙弘赞着续。遂送令供养。因奉以顶戴晓夜旋仰。经于一年。忽于中宵放光满室。螺旋出窗渐延于外须臾光照四远。腾扇其焰照属天地。当有见者谓寺家失火。竞来救之。及睹神光乃从金瓶而出。皆叹未曾有也。妙仰瞻灵相涕泗交横。乃烧香跪而启曰。法界众生已睹圣迹。伏愿韬秘灵景反寂归空。于是光还螺旋卷入瓶内。尔夜州治士女。烧香赞叹之声。闻于数十里。寺有一僧睡居房内。众共唤之惛惛不觉。竟不见光相。未几便遇厉疾。咸言宿业所致。遂有感见之差。自妙之云亡光不复现。其本佛骨今仍在焉。昔齐武平末。邺古城中白马寺。此是石赵时浮图澄所造。本为木塔年增朽坏。敕遣修之。掘得舍利三粒。一赤一白一青。宝瓶盛之。京邑贵贱共看。心至者飒然上涌。不信戏慢之俦倾亦不出。时俗回邪者众。齐王舅广武王胡长邕。曾染佛宗。敕令还俗。虽居贵望不舍具戒。置舍利于水钵。请乞行道。即见三枚相逐上水。旋器右行。七遍既满一时沉下。邕与子弟更加深信。而妙讲解涅槃以为恒业。叙略纲致。久学者深会其源。分剖文句。皆临机约截遍遍皆异。所以学侣罕成。而为英杰者所美。化行河表重敬莫高。延及之乡。酒肉皆绝。现生葱韭以土掩覆。并非由教令。而下民自徙其恶矣。有学士昙延。承着宗本更广其致。具见别传。

释慧善。幼出家。善法胜毗昙。住杨都栖玄寺。征击论道四座惊神。会有梁末序。逃难江陵。承圣季年因俘秦壤。住长安崇华寺。义学之美。为周冢宰见知。别修供养敷导终老。以天和年卒于长安。时年六十。善以大智度论每引小乘相证成义。故依文次第散释精理。譬诸星月助朗太阳。犹如众花缤纷而散乱。故着斯文名为散花论也。其序略云。著述之体。贵言约而理丰。余颇悉诸作。而今[覶-(厶/又)+土]缕者正由斯辙。罕人谙练。是以触义殷勤逢文指掌。有详览者想鉴兹焉。文多不尽。

释宝彖。姓赵氏。本安汉人。后居绵州昌隆之苏溪焉。天性仁让慧心俊朗。婴孩有异。二亲欲试其度。以诸彩帛花果弓矢书疏。罗置其前。彖便拨除饼果。止取书疏。众共叹异。咸知必有成济也。及年七岁。有缘至巴西郡。太守杨眺问云。承儿大读书。因何名为老子。彖曰。始生头白故也。眺密异之。十六事梁平西王。初为道士童子。未学佛法。平西识其机鉴。使知营功德事。因见佛经欣其文名重其义旨。就检读诵迷悟转分。恒求佛法用祛昏漠。年二十有四。方得出家。即受具戒。先听律典。首尾数年略通持犯。回听成实传授忘倦。不吝私记须便辄给。研心所指科科别致。末又听韶法师讲偏穷旨趣。武陵王问师大集摩诃堂。令讲请观音。初未缀心本无文疏。始役情慧

抽帖句理。词义洞合听者盈席。私记其言因成疏本。广行于世。后还涪川开化道俗。外典佛经相续训导。引邪归正十室而九又钞集医方疗诸疾苦。或报以金帛者一无所受。便有衔义怀德者舍俗出家。或缘障未谐者尽形八戒。象虽道张井络风播岷峨。而志意颓然唯在通于正法。诚心标树不竞人物。见大集一经未弘蜀境。欲为之疏记使后学有归。乃付着经律。就山修缵。而众复寻之致有烦扰。再稔方就一无留难。初至虚空藏品。于义不达。闭目思之。不觉身上空中离床三四尺许。欻然大悟。竟文慧发。写不供宣。据此为言。志力难拟矣。时益州武誓寺僧宝愿。最初请讲。大众云集闻所未闻。莫不叹悦。又属僧崖菩萨出世为造经本。因尔传持至今不绝。故宝坊一学曲被剑南。后制涅槃法花等疏。皆省繁易解听无遗闕州境皂素生难遭想。每言。吾命不长。唯当自励身心节约衣食望引残运耳。故粗弊接报弘诱为心护生安众以为恒务。忽感风疾不言久之。命将欲绝。私心发誓愿。诸佛护念得分付诸物。作是念已欻然能语。顾命子弟诲示祸福。吾即当去。催作遗疏分处衣资倍奉三宝。下笔署讫。还不能言。侍人逼以浆饮。闭口拒之。疾甚为唤佛名。便合掌在额。奄然而卒于潼州光兴寺。今所谓绵州大振向寺也。春秋五十。即周之保定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矣。初未终之前。本所住山于五月内无故自崩尘雾闇天。举众惊骇莫测其怪。至于八月中。山北村人并见尊像从山寺来乘空北逝。幡花列前僧众从后。往问寺中都无知者。当尔之时象赴光兴寺讲。因以白之。象曰。此我之征相。不豫他也。及终于此寺。果如所图云。

释昙衍姓夏侯氏。南兖州人。初生之时牙齿具焉。世俗异之。七岁从学聪敏绝伦。十五擢为州都公事。有隙便听释讲。十八举秀才贡上邺都。过听光公法席。即禀归戒。弃舍俗务专功佛理。学流三载绩邻前达。年二十三投光出家。即为受戒。听涉无暇乃捐食息。然于藏旨有疑。通咨硕学并辞罔逮。遂开拓寰宇置立规猷。顾诸徒曰。吾从师积年心悟未决。赖因游意累日豁然有据。其犹低目面墙则冥无所解。延颈出户则远近斯见。由是讲事无废。毗赞玄理。声辩雄亮言会时机。自齐郑燕赵皆履神化。虽遭缘阻安苦无倦。常随义学千僧有余。出家居士近于五百。并恢廓道志戒禁居心。赵郡王高睿。上洛王高元海。胶州刺史杜弼。并齐朝懿戚重臣。留情敬奉。仆射祖孝征奏为国都。缉谐道政不坠玄纲。而披散词理言尚寡要。故经文繁富者。则指摘一句。用摄广文。时人贵其通赡镕裁而简衷矣。常于暇日私恨曰。昔在俗流尊戒不见。遂令世人无知污我净戒。若不尔者应有所得。以开皇元年三月十八日。忽告侍人无常至矣。便诵念弥勒佛声气俱尽。于时正中。旁僧同观颜色怡悦。时年七十有九。卒于洺州卢氏宅。自衍之生也殊相感人。而立操贞直心用睿约。情及济世。故积散所拯贫病为初。法利所被如行先授但见经像。必奉礼迎送。道遇贫陋。必悲怜垂泣。其谨质深信为若此也。又恒乐听戒。生来两阙。维

摩胜鬘日缘一遍。辛腥臭物曾不临嘱。下气逼流身出户外。以清净僧房不为熏勃故也。未终之前。有梦见衍朱衣螺发颁垂于背。二童侍之升空而西北高逝。寻尔便终。时共以为天道者矣。

释慧荣。姓顾氏。会稽山阴人也。梁高祖大通年。辞亲出听。时建初彭城盛弘成实。素未陈略即尽清辩。一众同嗟便开令望。而禀性虚廓不指世务。惟以法事余全无叙。乡邑二亲哀其弱丧。数因行李寄以书信。荣得而焚之。顾诸友曰。余岂不怀乎。废余业也。书中但二字耳。复何开乎。人问是何。答吉凶也。如此积功三十余载。不号义龙誓无返迹。自是专业勇铠。声称弥远。即而讲悟。学者归之。年至五十门人亦尔。乃大弘法席广延缁素。时梁储在坐素不识之。令问讲者何名。乃抗声曰。禹穴慧荣江东独步。太子不识何谓储君。一坐掩耳。以为彭亨之太甚也。荣从容如旧旁若无人。后与诸徒还归故邑。其母尚在余并物故。乃喟然叹曰。十五辞邻故。五十还故邻。少年不识我。长老无一人。本邑道俗欲光其价。而忌其言令也。大集诸众令其竖义。荣曰。余学广矣。辄竖恐致余词。任众举其义门。然后标据。众以其博达矜尚。乃令竖八十种好。谓必不能诵持。荣曰。举众无人也。斯乃文繁义可知耳。即部分上下。以法绳持。须臾牒数列名出体。佥虽难激盖无成济。晚又出都。相仍讲授。至德末年卒于杨都。

释昙延。俗缘王氏。蒲州桑泉人也。世家豪族官历齐周。而性协书籍乡邦称叙。年十六因游寺。听妙法师讲涅槃探悟其旨。遂舍俗服膺幽讨深致。出言清越历然不群。时在弱冠便就讲说。词辩优赡弘裕方雅。每云。佛性妙理为涅槃宗极。足为心神之游玩也。延形长九尺五寸。手垂过膝。目光外发。长可尺余。容止邕肃慈诱泛博。可谓堂堂然也视前直进顾必转身。风骨陶融时共传德。及进具后。器度日新机鉴俊拔。遐迩属目。虽大观奥典。而恐理在肤寸。乃更听华严大论十地地持佛性宝性等诸部。皆超略前导统津准的。自顾影而言曰。与尔沉沦日久。飘泊何归。今可挟道潜形精思出要。遂隐于南部太行山百梯寺。即所谓中朝山是也。时山中有薛居士者。学总玄儒多所该览。闻延年少知道夙悟超伦。遂从而谒焉言谑相高未之揖谢。薛乃戏题四字。谓方圆动静。命延体之。延应声曰。方如方等城。圆如智慧日。动则识波浪。静类涅槃室。薛惊异绝叹曰。由来所未见。希世挺生。即斯人也。尔后恒来寻造质疑请义。延幽居静志欲着涅槃大疏。恐有滞凡情。每祈诚寤寐。夜梦有人被于白服乘于白马。鬃尾拂地而谈授经旨。延手执马鬃与之清论。觉后惟曰。此必马鸣大士。授我义端。执鬃知其宗旨。语事则可知矣。便述疏说偈曰。归命如来藏。不可思议法等。缵撰既讫。犹恐不合正理。遂持经及疏。陈于州治仁寿寺舍利塔前。烧香誓曰。延以凡度仰测圣心。铨释已了具如别卷。若

幽微深达愿示明灵。如无所感誓不传授。言讫涅槃卷轴并放光明。通夜呈祥。道俗称庆。塔中舍利又放神光。三日三夜辉耀不绝。上属天汉下照山河。合境望光皆来谒拜。其光相所照。与妙法师大同。则师资通感也。乃表以闻。帝大悦敕延就讲。既感征瑞便长弘演。所著文疏详之于世时诸英达佥议。用比远公所制。远乃文句惬当。世实罕加。而标举宏纲通镜长骛。则延过之久矣。周太祖素挹道声尤相钦敬。躬事讲主亲听清言。远近驰萃观采如市。而获供事曾不预怀。性好恬虚罔干时政。大祖以百梯太远咨省路艰。遂于中朝西岭形胜之所。为之立寺。名曰云居。国俸给之通于听众。有陈躬使周弘正者。博考经籍辩逸悬河。游说三国抗叙无拟。以周建德中年衔命入秦。帝讶其机捷举朝恧采。敕境内能言之士不限道俗。及搜采岩穴遁逸高世者。可与弘正对论。不得坠于国风。时蒲州刺史中山公宇文氏。夙承令范。乃表上曰。昙延法师器识弘伟风神爽拔。年虽未立而英辩难继者也。帝乃总集贤能期日释奠。躬御礼筵朝宰毕至。时周国僧望二人伦次登座。发言将讫寻被正难。征据重叠投解莫通。帝及群僚一朝失色。延座居末第未忍斯惭。便不次而起。帝曰。位未至何事辄起。延曰。若是他方大士。可藉大德相临。今乃远国微臣小僧足堪支敌。延径升高座。帝又曰。何为不礼三宝。答曰。自力兼拟。未假圣贤加助。帝大悦。正遂构情陈难。延乃引义开关。而正颇挟机调用前殿后。延乘势挫拉事等摧枯。因即顶拜伏膺。慨知归之晚。自陈云。弟子三国履历。访可师之师。不言今日乃遇于此矣。即请奉而受戒。昼夜咨问永用宗之。及返陈之时。延所著义门并其仪貌。并录以归国。每夕北礼以为昙延菩萨焉。初正辞延日。预构风云山海诗四十首。并抽拔奇思。用上于延。以留后别。及一经目竟不重寻。命笔和之。题如宿诵。酬同本韵。意寔弘通。正大服焉。更无陈对。乃跪而启曰。愿示一言缄诸胸臆。延曰。为宾设席宾不坐。离人极远热如火。规矩之用皮中裹。正曰。此则常存意矣。帝以延悟发天真五众倾则。便授为国统。使夫周壤导达。延又有功。至武帝将废二教。极谏不从。便隐于太行山。屏迹人世。后帝召延出辅中使屡达。而确乎履操。更深岩处。累征不获。逮天元遘疾。追悔昔愆开立尊像。且度百二十人为菩萨僧。延预在上班。仍恨犹同俗相。还藏林薮。隋文创业未展度僧。延初闻改政即事剃落。法服执锡来至王庭。面伸弘理未及敕慰。便先陈曰。敬问。皇帝四海为务无乃劳神。帝曰。弟子久思此意。所恨不周。延曰。贫道昔闻尧世。今日始逢云云。帝奉闻雅度欣泰本怀。共论开法之模孚化之本。延以寺宇未广教法方隆。奏请度僧以应千二百五十比丘五百童子之数。敕遂总度一千余人以副延请。此皇隋释化之开业也。尔后遂多。凡前后别请度者。应有四千余僧。周废伽蓝并请兴复。三宝再弘功兼初运者。又延之力矣。移都龙首。有敕于广恩坊给地。立延法师众。开皇四年下敕改延众可为延兴寺。面对通衢。京城之东西二门。亦可取延名以为延兴延平也。然其名为世重。

道为帝师。而钦承若此。终古罕类。昔中天佛履之门。遂曰瞿昙之号。今国城奉延所讳。亚是其伦。又改本住云居。以为栖岩寺。敕大乐令齐树提。造中朝山佛曲。见传供养。延安其寺宇结众成业。敕赍蜡烛。未及将爇而自然发焰。延奇之。以事闻帝。因改住寺可为光明也。延曰。弘化须广。未可自专以额。重奏别立一所。帝然之。今光明寺是也。其幽显呈祥例率如此。至六年亢旱朝野荒然。敕请三百僧于正殿祈雨。累日无应。帝曰。天不降雨有何所由。延曰。事由一二。帝退与僚宰议之。不达意故。敕京兆太守苏威。问延一二所由。答曰。陛下万机之主。群臣毗赞之官。并通治术俱愆玄化。故雨与不雨。事由一二耳。帝遂躬事祈雨。请延于大兴殿登御座南面授法。帝及朝宰。五品已上咸席地。北面而受八戒。戒授才讫日正中时。天有片云须臾遍布便降甘雨。远迩咸感。帝悦之。赐绢三百段。而延虚怀物我不滞客主为心。凡有资财散给悲敬。故四远飘寓投告偏多。一时粮粒将尽。寺主道睦告云。僧料可支两食。意欲散众。延曰。当使都尽方散耳。明旦文帝果送米二十车。大众由是安堵。惑者谓延有先见之明。故停众待供。未几帝又遗米五百石。于时年属饥荐。赖此僧侣无改。帝既禀为师父之重。又敕密戚懿亲咸受归戒。至于食息之际。帝躬奉饮食手御衣裳。用敦弟子之仪。加敬情不能已。其为时君礼重。又此类也。敕又拜为平第沙门。有犯刑网者。皆对之泣泪。令彼折伏从化或投迹山林不敢容世者。以隋开皇八年八月十三日终于所住。春秋七十有三矣。临终遗启文帝曰。延逢法王御世偏荷深恩。往缘业浅早相乖背。仰愿至尊。护持三宝。始终莫贰。但末代凡僧虽不如法。简善度之自招胜福。帝闻之哀恸敕王公已下。并往临吊。并罢朝三日。赠物五百段。设千僧斋。初延康日。告门人曰。吾亡后。以我此身且施禽狩。余骸依法焚扬。无留残骨以累看守。弟子沙门童真。洪义通幽觉朗道逊玄琬法常等。一代名流。并文武职僚如滕王等。例咸被发。徒跣而从丧至于林所。登又下敕。于终南焚地。设三千僧斋。斋讫焚之。天色清朗无云而降细雨。若阇毗如来之状也。大众惊嗟得未曾有也。又隋文学吕叔挺。美其哀荣碑其景行。文如别集。然延恒以西方为正任。语默之际注想不移。侍人观之若在深定。属大渐之始。寺侧有任金宝者。父子信向。云见空中幡盖列于柩前。两行而引。从延兴寺南达于山西。斯亦幽冥协赞。谅非徒拟。自延之莅道。势总权衡。而卑牧自居克念成治。解冠群术行动物情故为七众心师。岂止束形加敬。及闻薨背无不涕零。各修铭诔赞扬盛业。时内史薛道衡。白吊云。延法师。弱龄舍俗。高蹈尘表。志度恢弘。理识精悟。灵台神宇。可仰而不可窥。智海法源。可涉而不可测。同夫明镜瞩照不疲。譬彼洪钟有来斯应。往逢道丧玄维落纽。栖志幽岩确乎不拔。高位厚礼。不能回其虑。严威峻法。未足惧其心。经行宴坐夷险莫二。戒德律仪始终如一。圣皇启运像法再兴。卓尔缁衣郁为称首。屈宸极之重。伸师资之义。三宝由其弘护。二谛藉以宣扬。信足

追踪澄什超迈安远。不意法柱忽倾仁舟遽没。匪直悲缠四部。固亦酸感一人。师等杖锡挈瓶承风训导。升堂入室具体而微。在三之情理百恒恸。往矣奈何。其为时贤珍敬如此。所著涅槃义疏十五卷。宝性胜鬘仁王等疏各有差。其门人弟子绍绪厥风。具见别传。

释慧远姓李氏。炖煌人也。后居上党之高都焉。天纵疏朗仪止冲和。局度通简崇覆高邈。幼丧其父与叔同居。偏蒙提诱示以仁孝。年止三岁心乐出家。每见沙门爱重崇敬。七岁在学功逾常百。神志峻爽见称明智。十三辞叔。往泽州东山古贤谷寺。时有华阴沙门僧思禅师。见而度之。思练行高世众所宗仰。语远云。汝有出家之相。善自爱之。初令诵经。随事训诲。六时之勤未劳呼策。登为虐暴不安。携以南诣怀州北山丹谷。每以经中大义问师。皆是玄隐。深知长有成器也。年十六。师乃令随阇梨湛律师往邺。大小经论普皆博涉。随听深隐特蒙赏异。而偏重大乘以为道本。年满进具。又依上统为和上。顺都为阇梨。光师十大弟子并为证戒。时以为声荣之极者也。便就大隐律师听四分律。流离请诲五夏席端。淘简精粗差分轨辙。灭诤揵度前后起纷。自古相传莫晓来意。远乃剖析约断。位以单重。原镜始终。判之即离。皆理会文合。今行诵之。末专师上统。绵笃七年。迥洞至理爽拔微奥。负笈之徒相諠亘道。讲悟继接不略三余。沐道成器量非可算。乃携诸学侣。返就高都之清化寺焉。众缘欢庆叹所未闻。各出金帛为之兴会。讲堂寺宇一时崇敞。韩魏士庶通共荣之。及承光二年春。周氏克齐便行废教。敕前修大德并赴殿集。武帝自升高座序废立义。命章云。朕受天命养育兆民。然世弘三教其风弥远。考定至理多皆愆化。并令废之。然其六经儒教文弘治术。礼义忠孝于世有宜。故须存立。且自真佛无像。则在太虚遥敬表心。佛经广叹而有图塔崇丽。造之致福此实无情。何能恩惠。愚民向信倾竭珍财广兴寺塔。既虚引费不足以留。凡是经像尽皆废灭。父母恩重沙门不敬。勃逆之甚国法岂容。并退还家用崇孝始。朕意如此。诸大德谓理何如。于时沙门大统法上等五百余人咸以帝为王力决谏难从。佥各默然。下敕频催答诏。而相看失色都无答者。远顾以佛法之寄四众是依。岂以杜言情谓理伏。乃出众答曰。陛下统临大域。得一居尊。随俗致词宪章三教。诏云。真佛无像。信如诚旨。但耳目生灵。赖经闻佛籍像表真。若使废之无以兴敬。帝曰虚空真佛。咸自知之。未假经像。远曰。汉明已前经像未至。此土众生何故不知虚空真佛。帝时无答。远曰。若不籍经教自知有法。三皇已前未有文字。人应自知五常等法。尔时诸人何为但识其母不识其父。同于禽狩。帝亦无答。远又曰。若以形像无情事之无福故须废者。国家七庙之像。岂是有情而妄相尊事。武帝不答此难。乃云。佛经外国之法。此国不须废而不用。七庙上代所立。朕亦不以为是。将同废之。远曰。若以外国之经非此用者。仲尼所说出自鲁国。秦晋之地亦应废而不行。又以七庙为非将欲废者。则

是不尊祖考。祖考不尊则昭穆失序。昭穆失序则五经无用。前存儒教其义安在。若尔则三教同废。将何治国。帝曰。鲁邦之与秦晋。虽封域乃殊。莫非王者一化。故不类佛经。七庙之难帝无以通。远曰。若以秦鲁同遵一化经教通行者。震旦之与天竺。国界虽殊。莫不同在阎浮。四海之内轮王一化。何不同遵佛经。而令独废。帝又无答。远曰。诏云。退僧还众崇孝养者。孔经亦云。立身行道以显父母即是孝行。何必还家方名为孝。帝曰。父母恩重交资色养。弃亲向疏未成至孝。远曰。若如来言。陛下左右皆有二亲。何不放之。乃使长役五年不见父母。帝曰。朕亦依番。上下得归侍奉。远曰。佛亦听僧冬夏随缘修道春秋归家侍养。故目连乞食饷母。如来担棺临葬。此理大通未可独废。帝又无答。远抗声曰。陛下今恃王力自在破灭三宝。是邪见人。阿鼻地狱不拣贵贱。陛下何得不怖。帝勃然作色大怒。直视于远曰。但令百姓得乐。朕亦不辞地狱诸苦远曰。陛下以邪法化人现种苦业。当共陛下同趣阿鼻。何处有乐可得。帝理屈言前。所图意盛。更无所答。但云。僧等且还后当更集。有司录取论僧姓名。当斯时也齐国初殄。周兵雷震。见远抗诏莫不流汗。咸谓粉其身骨煮以鼎镬。而远神气嵬然辞色无挠。上统衍法师等。执远手泣而谢曰。天子之威如龙火也。难以犯触。汝能穷之。大经所云护法菩萨应当如是。彼不悛革非汝咎也。远云。正理须申。岂惟顾此形命。即辞诸德曰。时运如此圣不能遣。恨不奉侍目下。以为大恨。法实不灭。大德解之。愿不以忧恼。遂潜于汲郡西山勤道无倦。三年之间诵法华维摩等。各一千遍用通遗法。既而山栖谷饮禅诵无歇。理窟更深浮囊不舍。大象二年天元微开佛化。东西两京各立陟岵大寺。置菩萨僧。颁告前德诏令安置。遂尔长讲少林。大隋受禅天步廓清。开皇之始蒙预落彩。旧齿相趋翔于雒邑。法门初开远近归奔。望气成津奄同学市。所以名驰帝阙。皇上闻焉。下敕授洛州沙门都。匡任佛法。远辞不获免。即而位之。而立性质直荣辱任缘。不可威畏不可利染。正气孤雄道风齐肃。爱敬调柔不容非滥。至治犯断约不避强御。讲导所之皆科道具。或致资助有亏。或不漉水护净。或分卫乖法。或威仪失常。并不预听徒。自余堕眠失时。或后及法席。并依众式有罚无赦。故徒侣肃穆容止可观。开皇五年为泽州刺史千金公请赴本乡。此则像法再弘桑梓重集。亲疏含庆何以加之。七年春往定州。途由上党。留连夏讲遂阙东传。寻下玺书殷勤重请。辞又不免。便达西京。于时敕召大德六人。远其一矣。仍与常随学士二百余人。创达帝室。亲临御筵。敷述圣化。通孚家国。上大悦敕住兴善。劳问丰华供事隆倍。又以兴善盛集法会是繁。虽有扬化终为事约。乃选天门之南大街之右。东西冲要游听不疲。因置寺焉。名为净影。常居讲说。弘叙玄奥辩畅奔流。吐纳自深宣谈曲尽。于是四方投学七百余人皆海内英华。法轮前辙望京趣寺为法道场。但以堂宇未成同居空露蘧蒢庵舍。巷分州部日夜祖习成器相寻。虽复兴善诸德英名一期。至于归学师寻千里继接者。莫高于远

矣。形长八尺。腰有九围。十三幅裙可为常服。登座震吼雷动蛰惊。充惬群望斯为盛矣开皇十二年春。下敕令知翻译。刊定辞义。其年卒于静影寺。春秋七十矣。冕旒哀感为之罢朝。帝呼嗟曰。国失二宝也。时远与李德林同月而丧。故动帝心。自远括发寻师。本图传授。周历两代化满八方。着疏属词诠综终始。承习开误栉比尘连。同范时朝得称方驾。初见病数日。讲堂上脊无故自折。相顾飒然必知不损。及大渐之日端坐正神相如入定。侍人不觉其卒。忽闻室有异香。咸生疑怪。属之以纩方悟气尽。昔在清化先养一鹅。听讲为务频经寒暑。远入关后鹅在本寺。栖宿廊庑昼夜鸣呼。众僧患之附使达京。至静影大门放之。径即鸣叫腾跃入远房内。尔后依前驯听。但闻法集钟声不问旦夕。覆讲竖义皆入堂伏听。僧徒梵散出户翔鸣。若值白黑布萨。虽闻钟召终不入听。时共异之。若远常途讲解。依法潜听。中闻泛及余语。便鸣翔而出。如斯又经六载。乐听一时不亏。后忽哀叫庭院不肯入堂。自尔二旬。远便弃世。即。

开皇十二年六月二十四日矣。俗年七十僧腊五十。又当终之日。泽州本寺讲堂众柱。及高座四脚。一时同陷。佥议以感通幽显。勒碑。薛道衡制文。虞世基书。丁氏镌之。时号为三绝。初远同听大乘可六七载。洞达深义神解更新。每于邺京法集竖难罕敌。由此名冠远近。异论所推既而勤业晓夕。用心大苦遂成劳疾。十五日内觉观相续不得眠睡。气上心痛状如刀切。食弱形羸殆将欲绝。忆昔林虑巡历名山见诸禅府备蒙传法。遂学数息止心于境。克意寻绎经于半月。便觉渐差少得眠息。方知对治之良验也。因一夏学定。甚得静乐身心怡悦。即以己证用问僧稠。稠云。此心住利根之境界也。若善调摄堪为观行。远每于讲际至于定宗。未尝不赞美禅那。槃桓累句。信虑求之可得也。自恨徇于众务无暇调心。以为失耳。七夏在邺创讲十地。一举荣问众倾余席。自是长在讲肆。伏听千余。意存弘奖。随讲出疏。地持疏五卷。十地疏七卷。华严疏七卷。涅槃疏十卷。维摩胜鬘寿观温室等并勒为卷部。四字成句。纲目备举。文旨允当罕用拟伦。又撰大乘义章十四卷。合二百四十九科分为五聚谓教法义法染净杂也并陈综义差。始近终远。则佛法纲要。尽于此焉。学者定宗不可不知也。自远之通法也。情趣慈心至于深文隐义。每丁宁频复提撕其耳。唯恨学者受之不速。览者听之不尽。一无所惜也。是以自于齐朝至于关辅及畿外要荒。所流章疏五十余卷。二千三百余纸。纸别九百四十五言。四十年间曾无痾疹。传持教导所在弘宣。并皆成诵在心。于今未绝。本住清化祖习涅槃。寺众百余。领徒者三十。并大唐之称首也。而远勇于法义慈于救生。戒乘不缓偏行拯溺。所得利养并供学徒。衣钵之外片无留惜。尝制地持疏讫。梦登须弥山顶。四顾周望但唯海水。又见一佛像身色紫金在宝树下。北首而卧体有尘埃。远初则礼敬后以衣拂。周遍光净。觉罢谓所撰文疏颇有顺化之益故为此征耳。又

自说云。初作涅槃疏讫。未敢依讲。发愿乞相。梦见自手造素七佛八菩萨像。形并端峙还自缋饰。所画既竟像皆次第起行。末后一像彩画将了。旁有一人来从索笔。代远成之。觉后思曰。此相有流末世之境也。乃广开敷之信如梦矣。又未终一年。梦见净影长竿自倒灯耀自灭。便至岁日所使净人小儿二人。手放从良分处什物并为功德。又敕二时讲前令大众诵般若波罗蜜咒。限五十遍。以报四恩初不中怠。又伤学众不能课力。每因讲日。如此正义须臾不闻。识者以为达宿命也。及觉轻贬于房外香汤洗浴。即在外宿至晓入房。食粥倚床而卧。问曰早晚。答云今可卯时。乃曰。吾今觉冷气至脐。去死可二三寸在。可除倚床。自跏其足。正身敛目不许扶侍。未言其卒验方知化。香若栴檀久而歇灭。后乃卧之。手足柔软身分并冷。唯顶上暖焉。有沙门智猛者。相人也。伏佩法教每蒙延及。故疏为行状。拟学者所承。猛谈说有偏机会称善。振名东夏云。

## 续高僧传卷第九

义解篇五　正纪十四　附见六。

隋东都内慧日道场释法论传十三。

隋京师大兴善道场释僧粲传十四(僧鸾　僧凤)

释宝海。姓龚。巴西阆中人。少出家有远志。承杨都佛法崇盛。便决誓下峡。既至金陵。依云法师听习成实。旁经诸席亟发清誉。乃引众别讲徒属兼多。于时梁高重法自讲涅槃。命海论佛性义。便升论榻。虽往返言晤而执鋀石香炉。帝曰。法师虽断悭贪。香炉非鋀不执。海应声曰。陛下位居宸极。帽簪非纛不戴。帝大悦。众咸惊叹。及后还蜀住谢镇寺。大弘讲肆。武陵王纪作镇井络。敬爱无已。每就海宿清谈玄理。乃忘昼夜。至旦王将灌手。日影初出。王曰。日晖粉壁状似城中。风动刹铃方知寺里。其晨车盖迎王。马复嘶鸣。海曰。遥看盖动喜遇陈思。忽听马鸣庆逢龙树。相与欣笑而出。王升车谓御从曰。听海法师言词。令我盘桓而不能去。其辩给无方为此例也。周氏跨躡梁益。庸公镇方。弥加深敬越于恒伍。时年八十。谓门人法明曰。吾死至矣。一无前虑。但悲去后图塔湮灭耳。当露尸以遗鸟狩。及建武之年果被除屏。令院宇荒芜。惟余一堂容像存焉。

释智方。蜀川资中人。其先东吴。远祖宦于西蜀。遂乃家焉。童稚出家止州廓龙渊寺轮法师所。早与宝海周。旋同往杨都云法师讲下。而机辩爽利播名杨越。每讲商略词义清雅泉飞。故使士俗执纸抄撮者常数百人。初讲法华。至宝塔品高妙。遂序王释义了乃曰。何必昔佛国土有此高妙。即杨都福地亦甚庄严。至如弥天七级共日月争光。同泰九层与烟霞竞色。方井则倒垂荷叶。圆桶则侧布莲华。似安住之居南。类尼佉之镇北。耳闻目见庶可联衡。录得者秘以赍归益部。吁嗟叹为惊绝。故其语出成章状如宿构。宝海频来击难发其声彩。故海问曰。三变此方改秽成净。亦能变凡成圣不。答曰。化佛甚多狭故须广。凡圣自尔何劳改变。又难。若尔则六十小劫谓如食顷。但是圣睹凡不能睹。凡圣俱睹凡圣俱圣。方笑曰。高坐何曾道此。乃是自道自难耳。海觉言失乃调曰。三隅木升何谓智方。寻声报曰。瓦砾洿池那称宝海。众大笑而散。及疾甚。海恒来看慰。乃谢曰。智方不能摄养致此沉痾。仰劳仁者数来垂问。愿生善处常与同游。俄而异香满室。中夜卒于益部。年九十余。

释罗云。姓邢氏。南郡松滋人。初从上明东寺出家。志操所怀附参成德。承金陵道王索隐者若林。遂轻千里远追胜侣。会杨都道朗盛业兴皇。乃倾首法筵钻仰徽烈。一乘四论大剖津途。于时常令学徒括究幽隐。云年十六。甫在幼冲。锐志前驱。问常无常义。而容色无挠。宾主绰然众咸嘉赏。朗乃以所服帔处众赠之。自此名称踰远所在传之。而乐法不穷如愚莫滞。自朗迁后广讯所闻。又从福缘寺亘法师采酌遗逸。亘纵解无遗任其钻仰。云以三论奥义未被荆南二障多阻。

誓当弘演。有逸禅寺陟禅师。定慧兼修注心开剖。于时六合混壹三楚全盛。众若稻麻人多杞梓。云创还乡寺。乘此应机。居端座为请益之师。吐清言为住法之首。总管宜阳公王世积。诏使舍人萧子宝。躬临法席咸诵德音。有龙泉寺。地隔嚣尘心存闲旷。乃居之五十余年。修缉栋宇常坐不卧。领徒五百时呈翘楚。炀帝承名有敕追入。避迹凿坏以病而退。昔释道安于上州东寺造堂七间。昙翼后造五间。连甍接栋横列十二。云此堂中讲四经三论各数十遍。不于文外别有撰述。皆心思口演冰释理顺。故得空有两忘教义双举。时松滋有道士姓俞(抽祐反)者。学冠李宗业该儒史。常讲庄老私用内经。云命门人慧成道胜曰。彼道士蜂飞蚁聚掠牛盗法。情实难容。尔传吾旨摧彼邪踪。成等诣彼而坐。道士曰。人天交接两得相见。成曰。脱珍御服着弊垢衣。习近穷迷将开渐化。时以为名答。成前呼俞为先生。俞嗔曰。我非俗士。那諮我为先生。成曰。汝既讳唤先生。请除先字。还依旧姓名曰俞生。所以句句之中常衔俞生。于时大众欣笑无已。道士负惭折角。云奉执高尚雅镇时俗。迎送庆吊一无预焉。或负荣傲道者闻而往造。及见参礼汗流心战。生缘在神山之下。一夏居止静处思玄。母日自赍登上供设。有问其故。答曰。即此为报母之劬劳也。昔朱粲寇扰荆南。寺多焚毁。惟云所造龙泉独存。以贼中总管云曾授戒。所以尊师重法。寺获存焉。云兄弟五人。皆为法师。而云最小神彩特达。入室弟子十人。椿诜澄憩等。传道开化。岷蜀江淮故未叙历。以隋大业十二年四月二十三日。端坐迁于寺房。春秋七十五。中书令岑文本制碑。沙门道颙即云之兄也。学通大小名闻道俗。于上明东寺起重阁。在安公驴庙北。传云。安公乘赤驴从上明往襄州檀溪。一夕返覆捡挍两寺并四层三所人今重之名为驴庙。此庙即系驴处也。

释法安。姓田。枝江人。神彩俊越见称僮幼。年十八游学金陵。初听成实。后学中观于兴皇座下。十有余年庶乎屡空智乎特秀。三千学侣独标三绝之名。形长八尺风仪挺特一也。解义穷深二也。精进洁己三也。时听涅槃每立异义。令众难之。人虽巨众无能屈者。由是声闻楚越。一时朗公知其颖拔令论义。应命构击问领如向。往复既久便止。朗曰。尔义穷乎。对曰。义若恒沙何可尽也。时学门名安者多。目之为沙安。三论四经皆讲制广初章及鹿角章等。理致宏远流传江汉。年过不惑。回情在定更不谈说。时往成禅师所共论定道。琢磨心性。动经晨夕。而不啖僧食。不饮浊浆。春秋六十五终于等界寺。寺在私洲之上。西望沙洲。即刘虬注法华之地。今经台余基尚在。

释慧哲。姓赵氏。襄阳人。识度弘朗业操清远。出家已后南趣杨都。会陈国文昌载隆三宝。僧正琼公精理入神净行纯备。微[銜-金+缶]紫相。世号乌琼。帝尚重焉。奉为大僧正也。监护法城为物依止。陈氏王族归戒所投。自余槐棘无敢造者。住建初寺。祯明元年忽

然坐逝。葬楼湖之山。天子哀之。以黄麾诸杖。卫送墓所。初未结顷。所住寺塔三日光现因而告终。道俗异焉。时彭城寺宝琼者。善讲说有风采。形相奇白世号白琼。事见别传。哲初参听其讲大开令业。聚徒讲说。屡发新声。以慧悟自矜颇怀傲诞。承兴皇道朗神辩若剑罕有当锋。因而从其言晤。往复移时答对逾远。哲大异之。即从伏听。沉隐微密自然通解。而威容自矜动止怀法。曾于行路忽遇雷雨霈汪哲从容如常不失规矩。时泻靴水安行达寺。行步详序视瞻不眄。转身徐顾无妄乖越。时人呼为象王哲也。又善护根门节量口腹。便利涤沐罕有延滥。所以召请俗舍信宿经时。皆不睹其流秽。叹美增盛。及讲三论俊朗之响重光先价。引众溯流届于本邑。住城西望楚山光福禅房下龙泉寺。常以弘法为务。涅槃三论递互相续。学士三百余人。成器传灯可有五十。即惠品法粲智嵩法同慧璇慧楞等是也。各领徒属所在通化。开皇十七年四月卒于龙泉。时年五十有九。葬于四望山寺。弟子惠嵩等竖碑于本住。沙门惠向制文。向有奇才。思力遒壮。为总管薛道衡所重。嵩有学声多所游贯。今住京都频扬讲说。时周邑有洪哲者。统闲大小每开法肆。以达解之望征延慧日故。西楚传号为前后两哲云。

释慧暅。姓周氏。其先家本汝南。汉末分崩避地江左。小震是宅多历年世。今为义兴阳羡人也。祖韶齐殿中将军。父覆梁长水校尉。并偃仰衡门不求闻达。优游卒岁易农而仕。暅颖悟冥来挺操童幼。钻求六经略通大义盖家教之常习非其好也。年十八乃喟然叹曰。服膺周孔。以仁义为先。归心黄老。以虚无为贵。而往来生死出入尘劳。乃域中之累业非出世之要道也。既发希有之志。仍感非常之应。梦见一塔累级五层。画采庄严迢然峻峙。因而礼拜愿升此塔。少选之顷俄上相轮。当时身心快乐未曾有也。于是将游京邑。途次朱方。遇竹林寺诩法师。雅相嗟赏。乃依止出家为十戒和上。寻出都住甘露鼓寺。进具已后从静众峰师受十诵律。又听龙光绰师成实。自绰化往更采众师。属意毗昙并八揵度。将欲并游秘奥尽掇菁华。还从龙光学士大僧都舒法师研精成论。及舒物故亲受遗嘱。值梁室版荡京寺荒残。乃裂裳杖锡来止南徐。寔报地恩兼修法事。陈武在田朱方历试。夙承高誉雅相钦重。司空侯公次牧此州。虚心顶戴。永定三年侯公入辅。乃请出都。于白马寺讲涅槃经及成实论。学徒云结不远千里。挥汗鼓袂风雨生焉。法筵之盛莫或斯拟。天嘉二年学士宝持等二百七十人。请讲于湘宫寺。太建四年。宣帝敕请徙讲东安。后主昔在春坊。亟经义集曾属。才辩雄远特所溢心及嗣宝位深惟敬仰。至德元年。下诏为京邑大僧都。四年转大僧正。及天下混一来止徐方。缘会敷弘无替时序。以开皇九年七月十日迁于中寺。春秋七十有五。其月二十八日。窆于钟山之岩。惟暅行业清高灵只向应。神通感召不可思也。昔在陈朝。每年夏中常请于乐游苑。为陈氏七祖及杨都六庙诸神。发涅槃大品

经。并延神坐俱在讲筵。所以翠旌孔盖羽服霓裳。交乱人物惊神眩目。而往来迎送必降云雨。冥期无爽十有余载。常于食后讲前假寐偃息。及讲时将至。辄见朱衣人。唤曰。法师好起也。陈领军将军任忠。少为将帅。雅好畋游。然宿植胜因。善机将发。庖厨饔饩悉放奇光。睹而怪之。窃怀忧惧。夜梦异人来谓己曰。如请东安讲。则所见必当无忧。既而觉悟。欢喜踊跃。罝罦矰缴一时焚烬。仍屈两夏。于府讲说。因此忏悔承持二经受不杀戒。故灵迹寔繁未陈万一。凡讲成实玄义六十三遍。论文十五遍。涅槃大品各二十余遍。五十许年法事相接。自余众部略而不载。菩萨戒弟子司空吴明彻等。公侯将相贵游朝士数千余人。难以胜记。弟子智瑜等。以音仪永谢余论将空非彼丰碑无陈声实。乃勒铭于寺中。菩萨戒弟子著作郎琅琊王胄制文。

释慧弼。姓蒋氏。常州义兴人也。祖玄略以忠孝登朝。父元贶以才华待诏。咸佩印绶并奏弦歌。季父元举陈世公功。庭列鼓钟路横骖驷。车马之客填阶。琴啸之宾盈席。见弼青襟之年神爽。咸异嗟曰。此子若逢凤德。终为王佐之才。既挺龙颐。必有封侯之应。弼情存出俗。因而答曰。无为之贵可以娱情。有待之烦徒劳人耳。于即蔬素逶迟便思脱[跳-兆＋麗]。陈武龙飞大兴元福。永定二年。躬行衮冕为剪周罗。三衣什物一时通给。乃伏业于惠殿寺领法师为弟子。领东南竹箭震泽风声。王族望僧涂香是属。弼亲承雅训听受成实。年登弱冠握锥淮海。值宝梁明上盛弘新实。天宫晃公又敷心论。遂穷神追讨务尽教源。所以六足八揵四真五聚。明若指掌罔或有遗。天嘉元年游诸讲肆。旁求俊烈备见百梁。悟茅茨之陋。频涉三休。恨土阶之鄙。乃去小从大徙辙旧章。听绍隆哲公弘持四论。才经一悟功倍常徒。研味数旬精通玄极。是知大智本行。与日月而齐明。名称普闻。将风云而共远。然其神思沈郁词吐抑扬。剪万古之盘根。朗百年之闇室。浙左饮德更甚江东。太建十年。下敕于长城报德寺。讲涅槃法华。瓶锡盈堂簪裾满席。质疑请道接踵成林。禀戒承归排肩如市。莫不谓百步之香草或千年之圣人。爰至哲公将乎大渐。仍遣使者召还京室。鸾几麈尾经书义疏。预是讲仪一皆付嘱。欲令法轮不断佛种相仍。弼顶受遗令时满六年。敷演论经各盈十遍。传授之美复见伊人。隋师伐罪陈运受终。思报地恩言旋故里。安国寺者陈武所营。基趾仍存房庑雕坏。弼蒙犯霜露振锡扬烟。广率良朋愿言修理。故得寺宇光华门房俨丽。故真观法师制寺碑曰。花塼锦石更累平阶。夏藻秋莲还庄竦塔。月临月殿。粉壁照于金波。云映云台。画梁承于玉叶是也。至于经像缮修钟磬镕范。其为法利胡可胜言。以开皇十九年正月。忽抱气疾便觉弥留。至三月半午时从化。春秋六十有三。窆于华阳之山。学士慧方陪随岁久。义解钩深。堪任传灯。咸以付嘱。乃立碑于寺云。

释灵裕。俗姓赵。定州钜鹿曲阳人也。年居童幼异行感人。每见

仪像沙门必形心随敬。闻屠杀声相亦切怆胸怀。致使乡党传芳亲缘为之止杀。年登六岁便知受戒。父母强之誓心无毁。寻授章本及以千文。不盈晦朔。书诵俱了。至于孝经论语。才读文词兼明注解。由是二亲偏爱望嗣门风。年七岁启父出家。父以慧解夙成。意宗继世决誓不许。唯令俗学专寻世务碍之道法。裕叹曰。不得七岁出家。一生坏矣。遂通览群籍资于父兄。并包括异同深契幽赜。唯老庄及易。未预承传。年十五潜欲逃世。会丁父艰。便从世疾苫块萦转。杖而能起服毕厌俗。心猛不敢辞母。默往赵郡应觉寺。投明宝二禅师而出家焉。其人亦东川之摽领也。既初染大法敕令诵经。裕执卷而誓曰。我今将学必先要心。三藏微言定当穷旨。终无处中下之流。暨于儒释两教。遍须通晓也。年始弱冠。闻慧光律师英猷邺下。即往归禀。会已殁世才经七日。独嗟无遇。戒约何依。乃回投凭师听于地论。荏苒法席终于三年。二十有二方进具戒。还从明宝二德求为本师。乃皆辞曰。吾为汝缘吾非汝师。可往胜上所也。遂赴定州而受大戒。即诵四分僧祇二戒。自写其文。八日之中书诵俱了。有定州刺史侯景。访裕道行奏请度之。隶入公名甚相器重。后南游漳滏。于隐公所偏学四分。随闻寻记五卷行之。又以地论初兴。惠光开悟之元匠。流衍弘导。道凭即光师之所亲承。凭光并有别传。裕依凭法席。晨夜幽通发奇剖新者。皆共推揖。有齐宣帝盛弘释典。大统法上势覆群英。学者望风。向附用津侥幸。唯裕仗节专贞。卓然不偶伦类。但虑未闻所闻。用为翘结耳。后上统深委高亮钦而敬之。自此专业华严涅槃地论律部。皆博寻旧解穿凿新异。唯大集般若观经遗教等疏。拔思胸襟非师讲授。又从安游荣等三师听杂心义。嵩林二师学成实论。功将一纪解贯二乘。纲领有存皆备科举。而精爽弘赡理相兼通。曾与诸僧共谈儒教。旁有讲席。参涉间闻两听同散。竟以相闻覆述句义并无一遗。由此邺下擅名遐迩驰誉。且而刚梗严毅守节自专。至于都讲覆述励怀非任。世供道望销声避隐。有事不获已者。让而受之。夏居十二。邺京创讲名节既着。言令若新。预听归依遂号为裕菩萨也。皆从受戒三聚。大法自此广焉。因以导物为恒务矣。意存纲领不在章句。致有前后重解言义不同。亡筌者会其宗归。循文者失其宏趣。会齐后染患愿讲华严。昭玄诸统举裕以当法主。四方一会雅为称先。时有雄鸡一头常随众听。逮于讲散乃大鸣高飞。西南树上经夜而终。俄尔疾遂有瘳。斯亦通感之明应也。内宫由是施袈裟三百领。裕受而散之。文宣之世立寺非一。敕召德望并处其中。国俸所资隆重相架。裕时郁为称首。令住官寺。乃固让曰。国意深重德非其人。幸以此利授堪受者。其高谢荣时为类若此。有善生法供则受而无惮。其摄引陶化又若此也。故其所行藏。不为世情之所同测矣。年四十有七。将邻知命。便即澄一心想禅虑岩阿。未盈炎溽。范阳卢氏闻风远请。裕乘时弘济不滞行理。便往赴焉。至止讲供。常溢千人。听徒嘉庆前后重叠。后还邺下。与诸法师连座谈说。齐安东王娄睿。致敬诸僧次至裕前。不觉怖而流汗。退问

知其异度。即奉为戒师。宝山一寺裕之经始。睿为施主倾撒金贝。其潜德感人又此类也。周氏灭齐。二教沦没。乃潜形世壤。衣以斩缞三升之布。头绖麻带如丧考妣。誓得佛法更始方袭旧仪。引同侣二十余人居于聚落。夜谈正理书读俗书。学既探幽随览缀述。各有部类。名如后列。时属俭岁粮粒无路。造卜书一卷。令占之取价。日米二升以为恒调。既而言若知来。疑者丛闹。得米遂多。裕曰。先民有言。舐蜜刃伤。验于今矣。索取卜书对众焚之。日别自往。须臾获价。卷席而归。所得食调及时将返。用供同厄遂达有年。大隋运兴。载昌释教。裕德光先彦即预搜扬。开皇三年相州刺史樊叔略。创弘讲会延请诸僧。并立节前标遗法明寄。一期影向千计盈门。裕当元帝允副玄望。有敕令立僧官。略乃举为都统。因语略曰。统都之德。裕德非其德。统都之用。裕用非其用。既其德用非器。事理难从。佥谓。舍于此人则荐失纲要。后更伸请。乃潜游燕赵。五年行化道振两河。开皇十年在洺州灵通寺。夜于庭中得书一牒。言述命报厄在咸阳。初莫测其然也。至于明年。文帝崇仰释门远讯髦彦。皆云。裕德覆时望矣。因下诏曰。敬问相州大慈寺灵裕法师。朕遵崇三宝归向情深。恒愿阐扬大乘护持正法。法师梵行精淳理义渊远。弘通玄教开导聋瞽。道俗钦仰思作福田。京师天下具瞻四方辐凑。故远召法师共营功业。宜知朕意早入京也。裕得书惟曰。咸阳之厄验于斯矣。然命有随遭。可辞以疾。又曰业缘至矣。圣亦难违。乃步入长安不乘官乘。时年七十有四。敕遣劳待令住兴善。仍诏所司咸集僧望评立国统。众议咸属莫有异词。裕笑曰。当相通委何用云云。遂表辞请还。置言详核。帝览表究情。依即听返。仆射高颖等。意存统重。又表请留。帝即下敕。令且住此。裕曰。一国之主义无二言。今复重留情所未可。告门人曰。王臣亲附久有誓言。近则侮人轻法。退则不无遥敬。故吾斟酌向背耳。寻复三敕固邀。裕较执如上。帝语苏威曰。朕知裕师纲正。是自在人。诚不可屈节。乃敕左仆射高颖右仆射苏威纳言虞庆则总管贺若弼等诸公诣寺宣旨。代帝受戒忏罪。并送绫锦衣服绢三百段。助营山寺。御自注额可号灵泉。资送优给有逾常准。力步而归达于本邑。顾而言曰。往返之弊厄不亡乎。由是敕问屡驰。嚫锡重沓。稽疑请决者不远而至餐风沐道者复结于前矣。裕末又住演空寺。相州治西。秉操弥坚履行逾肃。帝闻之又下诏曰。敬问演空寺大德灵裕法师。朕遵仰圣教重兴三宝。欲使生灵咸蒙福力。法师舍离尘俗投旨法门。精诚若此。深副朕怀。其为国主思问如此类也。及仁寿中年。分布舍利诸州起塔。多有变瑞。时人咸嘉为吉征也。裕闻而叹曰。此相祸福兼表矣。由杂白花白树白塔白云。相现吉缘。所为凶兆。众初不信之也。俄而献后文帝相次升遐。一国素衣。斯言有据。相州刺史内阳公薛胄所住堂础忽变为玉。胄谓为善征也。设斋庆之。裕曰。斯琉璃耳。宜慎之戒之。可禳之以福。胄不从其言。后杨谅起逆。事有相缘。乃流之边裔。追悔昔言不慎之晚矣。又于寒陵山所造九级浮图。仁寿末岁

止营四层。裕一旦急催曰。一切无常事有障绝。通夜累构将结八重。命令断作。仅得施座安橙。值晋阳事故。生民无措其手足。裕命复悬于后载。其先见之明皆若此也。于时邺下昌言。裕师将过世矣。道俗云合同禀归戒。访传音之无从。裕亦信福命之云尽。乃示诲善恶励诸门人。从觉不愈。至第七日援笔制诗二首。初篇哀速终曰。今日坐高堂。明朝卧长棘。一生聊已竟。来报将何息。其二悲永殒曰命断辞人路。骸送鬼门前。从今一别后。更会几何年。至夜告侍者曰。痛今在背。吾将去矣。至于三更忽觉异香满室。内外惊之。裕静虑口缘念佛。相继达于明相。奄终于演空寺焉。春秋八十有八。即大业元年正月二十二日也。哀动山世。即殡于宝山灵泉寺侧。起塔崇焉。初裕清贞洁己正气云霄。器识坚明抗迹尘表。师资传授斯寄得人。身佩白光映照幽晦。眄睐高视瞻见远近。而奉禁自守杜绝世烦。虔虔附道克念齐圣。母病绵笃追赴已终。中路闻之竟不亲对。嗟曰。我来看母今何所看。宜归邺寺为生来福耳。割略亲爱如此之类。至于弘法轨模。万代宗辖。志存远大不扃偏授。故有单讲双时。雅为恒度。略文对讲生常不经必有传讲。要须延请供承颙仰方登法座。尝有一处敷演将半。因行游观乃近韭园问其本缘云。是讲主所有。裕曰。弘法之始为遣过原。恶业未倾清通焉在。此讲不可再也。宜即散之。便执锡持衣径辞而出。讲主曰。法师但讲。此业易除耳。复未足忧之。便借倩村民犁具。一时耕杀四十亩韭。拟种谷田。斯道俗相依。言行无越。一人而已。其讲悟也始微终着。声气雄远辩对无滞言罕重宣。或一字盘桓动移数日。或一上之中便销数卷。及至后讲更改前科。增减出没乘机显晦致学者疑焉。裕曰。此大士之宏规也。岂可以恒情而断之。故十夏初登。而为领袖倾敬。或大德同集间以谑情。及裕之临席。无不肃然自持諠闹攸静。所以下座尼众莫敢面参。而性刚威爽服章粗弊。贵达之与厮下。承对一焉。去来自彼曾无迎送。故通儒开士积疑请决。艺术异能抱策呈解。皆顶受绝叹。言不写情。可谓坐镇雅俗于斯人矣。故邺下谚曰衍法师伏道不伏俗。裕法师道俗俱伏。诚其应对无思发言成论故也。又营诸福业。寺宇灵仪。后于宝山造石龛一所。名为金刚。性力住持。那罗延窟面别鐫法灭之相。山幽林竦言切事彰。每春游山之僧。皆往寻其文理。读者莫不歔欷而持操矣。其遗迹感人如此。自前后行施悲敬兼之。袈裟为惠出过千领。疾苦所及医疗繁多。但得厚味先必奉僧。身预伦伍片无贮纳。讲授之隙正面西方。凡所涕唾返而咽之。一报无弃。形不妄涉口不净词。人畜训诲绝于呵捶。乃至责问童稚诫约门人。自述己名彼号仁者。苦言切断闻者泪流。自有师资希附斯轨年登耳顺养众两堂。简以未具异室将抚。言行有滥即令出众。非律所许。寺法不停女人尼众。誓不授戒。及所住房由来禁约不令登践斯励俗后代之弘略也。沙弥受具和上德难。故尽报不行。自余师证至时临众。若授以三聚则七众备传。故使弘法之时方听女众入寺。并后入先出直往无留。致有法席清严向传宇内。侍者供给不预沙

弥。僧制澄正无论主客。内惟护法外肃愆过。身服清修不御绫绮。垂裙踝上四指。衫袖仅与肘齐。只支极长至胫而已。设见衣制过度则处众割之。故方裙正背大毡被褥。皮革上色钱宝等物。并不入房。何况身履而为资具。斯又处俭之后教矣。常服五条由来以布。纵有缯帛成施。终以惠人。只支亦尔。余则弊纳而已。世有激刺。颇用以为邀名者。时或达之。裕曰。吾闻君子争名小人争利。复何辞乎。或曰。名本利缘耳。裕曰。吾得利便失名矣。又曰。此乃诈为善相。答曰。犹胜真心为罪也。时人以为佳言。其志行之仪可垂世范。故传者不漏其节焉。自年三十即存著述。初造十地疏四卷。地持维摩波若疏各两卷。华严疏及旨归合九卷。涅槃疏六卷。大集疏八卷。四分律疏五卷。大乘义章四卷。胜鬘央掘寿观仁王毗尼母往生论上下生遗教等诸经各为疏记。成实毗昙智论各抄五卷。圣迹记两卷佛法东行记众经宗要译经体式受菩萨戒法并戒本首尾注华严等经论序大小乘同异论舍利目连传御众法等。各有聚类。宗要可传。又制安民论陶神论各十卷。劝信释宗论[穀-禾＋卵]卵成杀论字本七卷。庄记老纲式经兆纬相录医决符禁法文断水虫序齐世三宝记灭法记光师弟子十德记僧制寺诰十怨十志颂齐亡消日颂触事申情颂寺破报应记孝经义记三行四去颂诗评并杂集等五十余卷。久行于世。言无华侈。微涉古制。略情取理者久而味之。又凡授法意专行用。有返斯趣者。告曰。原圣人垂教教被行人。人既不行还同不学。有违者驱出。斯又重法成人者也。观裕安民陶神二论。意在传灯惠流民品。笃识高行此焉攸属。有黄龙沙门。邺中同听经论。禅律罔不否委行解相贯。学者传之将返燕郡。故来别裕。乃致请曰。愿垂示一言要法所谓即解即行而能长益沙门道行者。裕曰。必如来言临别相告。后将首路。裕曰。经诰禅律恐杂圣心。高僧一传即凡景行。辄以相酬可为神用耳。其人欣戴赍传还乡。斯寔殷鉴物表机悟有宗也。又生常处众必先端首。说戒羯磨无传欲法。讽谏之术闻者如流。当于京辇入净影寺。正值布萨径坐堂中。见远公说欲。裕抗声曰。慧远读疏而云。法事因缘众僧听戒。可是魔说。合座惊起怪斥其言。识者告远。远趋而诣堂。裕曰。闻仁弘法身令易传。凡习尚欣。圣禁宁准。远顶礼自诫衔泣受之。由是至终远常赴集。其生物信顺皆若此焉。自东夏法流。化仪异等。至于立教施行取信千载者。裕其一矣。

释慧藏。姓郝氏。赵国平棘人。十一出家即流听视。未登冠具屡讲涅槃。剖折深奇符契文旨。及律仪圆备更业毗尼。行等明珠解逾前达。未听智论十地华严般若等经论博见之举人谁肯推。但深穷性体义难抑伏。皆仰谢高断罕不师焉。年登不惑乃潜于鹊山。木食泉浆澄心玄奥。研详虽广而以华严为本宗。洞尽幽微未测邪正。仰托圣助希示是非。登即夜降灵感。空中声言是是。既闻斯告因撰义疏。躬自传扬。緤预学流普皆餐揖。齐主武成降书邀请。于太极殿开阐华严。法

侣云繁士族咸集。时共荣之。为大观之盛也。自尔专弘此部。传习弥布。属周毁经道。划迹人间。逡息烟霞保护承网。隋初开法即预出家。讲散幽旨归途开悟。化自东川风行草偃。行成达义德以诱仁。冰玉方心松筠等质。故法雨常流仁风普扇。致使道俗庆其来苏。蒙心重其开奖。开皇七年。文帝承敬德音远遣征请。蒲轮既降无爽纶言。藏乘机立教利见大人。杖锡京辇仍即谒帝承明。亟陈奥旨。凡所陶诱允副天心。即六大德之一也。有敕加之殊礼。故二纪之内四时不坠。后以般若释论群唱者。多至于契赏皆无与尚。时有沙门智稳僧朗法彦等。并京室德望神慧峰起。祖承旧习希奉新文乃请开讲金刚般若论。藏气截云霞。智隆时烈。将欲救拯焚溺。即而演之。于时年属秋方。思力虚廓。但控举纲致。标异新理。统结词义。言无浮泛。故禀益之徒恐其声止。皆崇而敬焉。以大业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遘疾卒于空观寺。春秋八十有四。临终诚心旷济。累属露骸。弟子奉谨遗诀。陈尸林麓。掩骸修塔。树于终南山至相寺之前峰焉。立铭表德镌于塔。后沙门明则为制碑文。见之别集。

释智脱。俗姓蔡氏。其先济阳考城人也。后因流宦故复为江都郡人焉。祖平齐新昌太守。父远珍梁北兖州司马。脱初诞之夕神光照室。旬日之间枯泉自涌。斯盖智炬欲明法流将导之征也。然其幼而风仪颖秀气调清远。七岁出家。为邺下颖法师帝子。颖法侣鸳鸿释门龙象。华严十地冠绝漳流。乃专经请道分阴无弃。宫墙重仞咸得其门。久之又睹强师成实及毗昙论。分流异沠滥觞必尽。盘根错节游刃有余。即于大众便事覆讲。写瓶珠贯验在于兹。缁素嗟服咸高神略。时丹阳庄严寺[日*爵]法师。成论之美名实腾涌。远近朝宗独步江表。脱乃服义下风思餐法味。既适金陵研几幽旨。精统词理驰誉两都。每宴居避席请谈玄论。[日*爵]师深加赏赞。称为重器。及高座云亡三千咸在。爰命门徒以相付嘱。乃续敷义席常转法轮。庄严之部于斯荣盛。既揖论主之知人。又叹传灯之弘教。故雕琢门侣无辍于时。众侣百余一期俊乂。成其器者九十许人。据此敷扬之功。今古罕类也。陈至德中。帝请入内。讲说开悟亟动神机。自鄱阳王伯山兄弟仆射王克中书王固等。敬仰惟深并伸北面。隋祖留心法宝阐扬至教。于岐阳宫建斋发讲。有诏于脱先升宝座。乃遣舍人崔君德宣旨曰。昔独步一方未足为贵。今为四海论主始见英才云云。脱即发言抗论剖断如流。莫不缄口卷舌回车复路。冕旒清耳屡动晬容。群辟解颐日仄忘倦。炀帝作牧[邱-丘＋千]江。初建慧日盛搜异艺。海岳搜扬。脱以慧业超悟。爰始沾预。既处齐衡功倍励业。日夕相系通晤诸部。而标勇无前出言成论。鼓激支派深有会宗。故道场英贤学门崇仰而脱雅为论士众所推焉。后随帝入京。住日严寺。遣学士诸葛颖赍教书请讲。于即奉命成化宣誉天朝。自江南成实并述义章。至于论文曾无顾涉。脱愤激先达。创问其论。命笔制疏消散有闻。更使德溢由来。重新其美自帝居

望苑大缉玄猷。以脱誉动物情。下令使修论疏。素已条贯卷帙将成。乃结为四十卷。寻用奏闻。及献后既崩福事宏显。乃召日严英达五十许人。承明内殿连时行道。寻又下令讲净名经。储后亲临时为盛集。沙门吉藏命章元坐。词锋奋发掩盖玄儒。道俗翕然莫不倾首。脱以同法相让。未得尽言。藏乃显德自矜。微相指斥。文至三解脱门。脱问曰。三解脱门以何箭射。藏曰。未解弯弧。何论放箭。脱即引据征勘超拔新奇。遂使投解莫从处坐缄默。殿下乃分品量德依位演之。既即席端便尽胸臆。仍令与道庄法师递升高座共谈玄理。宾主无竭贵达咸欣。嗣后嗟味载形音旨。频遣庶子张衡。殷勤称叙曰。法师才学钩深。古今罕例。仰观谈说称实不虚。览所撰论疏。光溢心目。可更造净名疏及大小名教。便给书吏寻录勒成。释二乘名教四卷。净名疏十卷。常自披玩。又遣画工图其形于宝台供养。每雕辇来仪。未尝不鞠躬致敬。瞻仰遗尘有若真对。初梁代琰法师。撰成论玄义十七卷。文词繁富难于寻阅。学者相传莫敢删正。脱乃研详领要演畅惟新。理在忘筌义深功倍。卷轴因旧宗旨不殊。当世盛行无不欣庆。斯可谓悬镜拂而逾明。宝珠莹而加彩是也。仁寿末年龙飞之始。以脱夙昔敦厚情在深衷。赐帛四百段。用隆厥德也。大业元年随驾雒邑。二年暮冬见身有疾。自强不息犹事法筵。三年正月九日。弟子智翔智僔侍疾。忽有异香满室赤光照牖。即夜香水盥漱。遗疏周悉。端坐正念以至无常。时年六十有七乘舆震悼赙赠优厚。敕施物三百段。丧事所须随由供给。又敕黄门侍郎张衡监护。自脱之传道也。声辩清彻众莫之諠。标宗控引咸有联类。章疏虽古陈解若新。每至隐括必重叠研核。预在讲肆永袪昏漠求文检义功不虚筵。自见弘诱而成清范者。罕继斯尘矣。初脱每开讲题。必梦与优填瑞像齐立。岂非住持三宝功用均也。又诸有疑义昔所未了。辄见梵僧随方解释。未亡之前梦一童子。手执莲华云。天帝释遣来请讲。临终之日又见此相。观其睿思通微名高宇内妙感灵应。夫岂徒然。凡讲大品涅槃净名思益各三十许遍。成论文玄各五十遍。传业学士慧诠道灌诠声德双扬灌复立贞梗。各踵敷弘知名当世。又以其年二月二十五日。式建方坟于雒阳县金谷里之北邙山。树碑于侧。其文隋秘书郎会稽虞世南撰(大业中年。脱之亡后。昔与藏公素情不狎。乃托形于病僧惠叆具述前缘。藏闻而见之。与共论议。倾心尽礼愿托旧情。故幽明不坠其绪云)

　　释法澄。吴郡人。少机警善谈论。文章书史颇皆综涉。初从兴皇朗公讲释三论。至于教旨乖竞者。皆条理而通畅焉。末聚徒立讲于江都开善寺。常听二百余僧。化洽吴楚传誉淮海。负帙相趋日增位席。晋王置四道场。澄被召入。安时悟物弘导无绝。仁寿三年。奉令关壤居于日严。广流视听宪章新致。披讲智论声望弥重。京师硕学咸谒问之。炀帝徙驾东都定鼎伊雒。从出淆右。因疾而终。时年七十余矣。

释道庄。杨州建业人。游践经史听习玄论。皆会其标诣。而仪止弘雅立性滔然。故少为同伦所尚。初听彭城寺琼法师。禀受成实。宗匠师表门学所推。琼后年疾相侵。将欲传绪。通召学徒宗猷顾命。众咸揖谢于庄。允当遗寄。琼曰。庄公学业优奥。诚如弘选。理副诸望。用光于后。然其首大足小。终无后成。恐其徙辙余宗耳。遂不行众议。庄后果鄙小乘归崇大法。从兴皇朗法师。听酌四论。一闻神悟挺慧孤超。后入内道场时声法鼓。一寺荣望无不预筵。咨谒前疑披解无滞年德既富皆敬而推焉。帝昔处蕃。致书礼问。诗论嘉篇每令扣击。词采丰逸屡动人心。末又追入京师。住日严寺。频蒙谒见酬抗新叙。引处宫围令其讲授。言悟清华玄儒总萃。皆叹其博要也。晚出曲池日严本室。又讲法华。直叙纲致不存文句。着疏三卷。皆风骨雅趣。师者众焉。炀帝初临以庄留连风雅道味所流。赐帛五百段毡四十领。随驾东指。因疾而卒于洛阳。时年八十一矣。即大业之初也。有集数十卷多在淮南。少流北壤。

释法论。姓孟氏。南郡人。初住荆州天皇寺。博通内外。词理锋挺。隐沦青溪之覆舟山。味重成实研洞文采。谈叙之暇命笔题篇梁明帝重其雅素厚礼征召。而性在虚闲不流世供。葛屦蒲服用卒生年。隋炀在蕃远闻令德。召入道场晨夕赏对。王有新文颂集。皆共询谋。处俗传扬亟移岁序。后入京辇住日严寺。文帝时幸仁寿。论往谒见特蒙接对。躬事展礼。帝美其清悟。为设净馔于大宝殿。登即在坐。上诗叙谈帝德宫观宏丽今古。高祖重加叹赏。及晋王之处春坊。优礼弥厚。中使慰沃启疏相寻。大业元年将移东阙。下敕赐千秋树皮袈裟十领帛五百段毡四十领。皇后赐狐掖皮坐褥及法服等物。故其道望帝后咸供之隆重为类此也。因随驾至洛。不久而终。时年七十八矣。皇上哀悼赙赠有加。仍敕所在。传送葬于荆楚。自论爰初莅法。崇尚文府。虽外涉玄儒。而内弘佛教。所以缀采篇什。皆叙释风。当即缵叙名僧。将成卷帙。未就而卒。本遂不行。顾惟高德有坠者众矣。有别集八卷行世。

释僧粲。姓孙氏。汴州陈留人也幼年尚道游学为务。河北江南东西关陇。触地皆履靡不通经。故涉历三国备齐陈周。诸有法肆无有虚践。工难问善博寻。调逸古今风徽遐迩。自号为三国论师。机谲动人是所长也。开皇十年迎入帝里。敕住兴善。频经寺任。缉谐法众治绩着声。十七年下敕。补为二十五众第一摩诃衍匠。故着十种大乘论。一通二平三逆四顺五接六挫七迷八梦九相即十中道。并据量经论。大开轨辙亦初学之巧便也。仍于总化寺敷通此论以摄学众。又着十地论两卷。穷讨幽致散决积疑。仁寿二年文帝下敕置塔诸州。所司量遣大德多非暮齿。粲欲开阐佛种广布皇风。躬率同伦洪遵律师等。参预使任。及将发京辇面别帝庭。天子亲授灵骨。慰问优渥。粲曰。陛下属

当佛寄弘演圣踪。粲等仰会慈明。不胜欣幸。岂以朽老用辞朝望。帝大悦曰。法师等岂又不以欲还乡壤亲事弘化。宜令所司备礼各送本州。粲因奉敕。送舍利于汴州福广寺。初达公馆。异香满院充塞如烟。及将下塔。还动香气如前蓬勃。又放青光映覆宝帐。寺有舍利亦放青光。与今送者光色相纠。又现赤光当佛殿上可高五尺。复现青赤杂光在寺门上。三色交映良久乃没。粲具表闻。详于别传。仁寿年末。又敕置塔于滑州修德寺。初停馆宇。夜放黄光遍满一室。千人同见。后放五色食顷方灭。自尔求者辄现。不可殚言。及至塔寺夜别放光。乃照一寺。与昼无别。有赵威德者。患目积年。蒙照平复。当下塔日又放光明。塔上空云五色间错。或如贤圣仙人龙凤林树等象。峙于云内。数万士女嗟咏成音。前后往使皆感灵瑞。文帝叹重更加敬仰。时李宗有道士褚揉者。乡本江表。陈破入京。既处玄都。道左之望探微辩妙拟阐三玄。学鲜宗师情无推尚。每讲庄老粲必听临。或以义求或以机责随揉声相即势沉浮。注辩若悬泉。起嘁如风卷。故王公大人莫不解颐抚髀讶斯权变。常下敕令揉讲老经。公卿毕至。惟沙门不许预坐。粲闻之不忍其术。乃率其门人十余。携以行床径至馆所。防卫严设都无畏惮。直入讲会人不敢遮。揉序王将了。都无命及。粲因其不命。抗言激刺。词若俳谑义寔张诠。既无以通。讲席因散。群僚以事闻上。帝曰。斯朕之福也。得与之同时。隋齐王[日*柬]。见礼下筵钦兹叹咽。常欲见其谈说。故致于法会。有沙门吉藏者。神辩飞玄望重当世。王每怀摧削将倾折之。以大业五年于西京本第盛引论士三十余人。令藏登座咸承群难。时众以为荣会也。皆参预焉。粲为论士。英华命章标问义筵。听者谓藏无以酬及。牒难接解。谓粲无以嗣。往还抗叙四十余翻。藏犹开析不滞。王止之。更令次座接难。义声才卷。粲又续前难。势更延累。问还得二三十翻终于下座莫不齐尔。时人异藏通赡坐制勍敌重粲继接他词慧发锋挺。从午至夕无何而退。王起执粲手而谢曰。名不虚称。见之今日矣。躬奉麈尾什物。用显其辩功焉。而行摄专贞不贪华望及禅定郁起名德待之。道行既隆最初敕命。粲以高位厚味沈累者多。苦辞不就。以大业九年卒于兴善。春秋八十有五。弟子僧鸾僧凤。并以继轨驰名。鸾本姓王。名为大业。八岁通礼。十岁讲传于江都。夙有惊俗之誉。及投簪佛种。经论有闻。隋末返俗。唐初出仕。位至给事中。凤有别传。自光徽绩。

## 续高僧传卷第十

义解篇六　正传十七　附见五。

隋彭城崇圣道场释靖嵩传一。

隋西京大禅定道场释靖玄传二(明则)

隋襄阳沙门释智闰传三。

隋吴郡虎丘山释智聚传四。

隋丹阳聂山释慧旷传五。

隋丹阳仁孝道场释智琳传六。

隋西京宝刹道场释净愿传七。

隋西京禅定道场释智凝传八(灵觉　道卓)

隋西京真寂道场释法彦传九。

隋西京海觉道场释法总传十。

隋西京大兴善道场释僧昙传十一(慧重)

隋西京大禅定道场释灵璨传十二。

隋西京胜光道场释法瓒传十三。

隋西京净影道场释宝儒传十四。

隋西京光明道场释慧最传十五。

隋西京禅定道场释僧朗传十六。

隋西京净影道场释慧畅传十七(僧温)

释靖嵩。俗姓张。涿郡固安人。幼抱贞干在物不群。迫以俗尘期之道务。十五出家。有同学靖融。早达经论。通该小大尤究杂心。每以佛宗深要。曲流委示。嵩神气俊越聪悟天机。随览义门覆疏陶练。重以心计不测。返以问融。融无以对也乃告曰。卿稚齿末学。彻悟若斯。可往京邺。必成济器。及登冠受具。南游漳辇。属高齐之盛佛教中兴。都下大寺略计四千。见住僧尼仅将八万。讲席相距二百有余。在众常听出过一万。故宇内英杰咸归厥邦。有大学寺融智法师。大齐国统法上之神足也。解贯众师道光二藏。学徒五百负袠摩肩。常讲涅槃及地论。嵩闻之乃投诚焉。北面从范。攻研数载。随闻覆述。每击奇致。于即学徒举目相与推师。又以行要肇基必先戒约。乃诣云晖二律师所。博求明诲。涉问二载薄镜宗条。唯有小乘未遑详阅。遂从道猷法诞二大论主。面受成杂两宗。咨诹幽奥纂习余烈。数百僧徒各启

龙门。人分凤翼。及嵩之位席。上经五遍。旁探婆沙迦延舍利弗等。妙通文理屡动恒神。便又博观众经师模论道。势倾八位词号四飞。独步河山舟航三藏。凭附参请智光时杰。齐琅耶王深相器重。弘扇风猷。每于肇春广延学侣。大集邺都。特开法座。奉嵩为法主。进励学徒。因尔导悟成津弥逢凉燠。传芳接武响誉东河。俄属周武屏除释门离溃。遂与同学法贵灵侃等三百余僧。自北徂南达于江左。陈宣帝远揖德音。承风迎引。令侍中袁宪至京口城礼接登岸。帝又使驸马蔡凝宣敕云。至人为法以身许道。法师等善明治乱归寄有叙。可谓怀道正士。深可嘉之。宜于都郭大寺安置所司供给务令周洽。仍令推荐义学长者即弘像教。时建业僧正。令嵩贵二人对弘小论。神理疏畅赡勇当时。学侣相近数过五百。晷漏分业茂绩新奇。有天竺三藏厥号亲依。赍摄舍二论。远化边服。初归梁季终历陈朝。二十余年通传无地。虽云译布讲授无闻。唯嵩独拔玄心玩味兹典。才有讲隙便诣沙门法泰咨决疑议。数年之中精融二部。自佛性中边无相唯识异执等论四十余部。皆总其纲要。剖会区分。隋高廓清百越文轨大同。开皇十年敕僚庶等。有乐出家者并听。时新度之僧乃有五十余万。爰初沐化未曰知津。嵩与灵侃等二百许僧。闻机乘济俱还江北。行达徐方盛开讲肆。上柱国徐州总管乞符令和。率其所部。同延住前京兆王寺。具状闻奏。有敕给额为崇圣寺焉。于是常转法轮。江淮通润遂使化移河北。相继趋途望气相奔俱咨摄论。嵩学资真谛义寔天亲。思逸言前韵高传后。大乘极旨于是乎通。自此领匠九州垂章四海。撰摄论疏六卷杂心疏五卷。又撰九识三藏三聚戒二生死等玄义。并流于世。为时所宗。隋文封禅岱宗銮驾齐鲁。关中义学因从过于徐部。诣嵩法肆伏膺受业。由此门徒推盛。章疏大行。隋炀昔镇杨越立四道场。教旨载驰。嵩终谢遣。及登紫极又有敕征。固辞乃止。门人问其故。答曰。王城有限动止严难。虽内道场不如物外。沙门名为解脱。如何返以事业累乎。吾曾游两都屡逢播荡。弊此劳役耳。恒每清素自洁私立道场。日加礼诵修诸净业。讲道相续策众六时。精苦已来垂三十载。然其扣头手膝按地之所悉成坑迹。状若人模。其景行征明为若此也。自有论师多迷行旨。而嵩奉遵法度初不坠伦。常遇天雨澡罐在庭。恐伤地性令净人知举。方自从用。同诸学士咸敬惮其知量焉。加以性爱文藻时摛诗颂。重复嘉尚林泉。每登践陟。子史篆隶摸揩于今。世论剧谈颇有承绪。忽以大业十年遘疾卒于本寺。春秋七十有八。光禄大夫彭城道留守顺政公董纯。与部内道俗殡于神皋之原。益州道基昔预末筵。餐风饮德。悼流魂之安放。悲坟隧之荒侵。为之行状广于世矣。

释靖玄。姓赵氏。天水人也。识度淹弘清鉴悬远。七岁任郡学生。勤阅三冬艺该六典。皇隋肇运便业李张。名预黄巾身同观宇。呼吸沆瀣吐纳阴沆。每思五千道德良非造真。七诫超升本为浮诡。乃舍其巾褐服此伽梨。澄练一心专宗经部。时年在息慈频登法匠。华夷钦

仰缁素属目。受具已后声势转高。遂使化靡陇西扇荣河洛。以秦凉荒要佛法浇侈。将欲结其颓网布此遗赠。具列正法要务奏上文皇。蒙敕允述纶言奖拔。登下河右颁条依用。元德太子籍甚芳猷翘想钦揖。爰降令旨远召京华。玄遂恭承嘉惠来翔帝宇。有令于大兴善道场盛弘法会。飞轩鸣玉杖锡挈瓶。总萃观风德音通被。纵远论体舒散疑踪。能使难者由门解宣尽力。时璨法师居坐谓曰。自河凉义侣则道朗擅其名。沿历至今。尔其接轸。代不可削。斯人在斯。由此显誉京师。绰然高步。会高祖升遐郁兴禅定。遂应诏住焉。常转梵轮弘匠非少。大业七年正月二十九日。无疾而化。春秋四十有三。初玄生平言论慈悲为主。每许遗骸弃之林野。有天水同侣沙门慧严。追想昔言送尸山麓。肌肉已尽。便鸠聚遗身。构兹塼塔于终南龙池寺之西岑。树铭塔所用旌厥德。沙门明则为文。则本冀人。通玄儒有才慧。纳言敏行。尤所承统。文藻虽驰时未之赏。乃制觉观寺碑。物亦不悟。仆射杨素见而奇之。由斯一顾方高声问。奏住仁寿宫三善寺。东都译经又召入馆专知缀缉。隋末卒于所住。有集行世。薛道衡每曰。则公之文屡发新采。英英独照。其为时贤所尚也如此矣。

释智闰。不详姓氏。襄阳人也。无师独悟自然厌世。周章邑野借访出道。承邺下盛宗佛法十统郁兴。令响滂流洋溢天壤。闰不胜其喜踊跃不安。年始二十便趋远诣。会遵统开弘十地。即从服业。经未越序频参覆论。河北夙少望尘许焉。晚学华严涅槃。咸增荣显。又听光统四分。领受文言。兼习小论。具辩通塞。时号博赡。鲜有加之。又闻江表大弘三论。既是本愿不远而归。正值长干辩公当涂首唱。预从听受一悟欣然。文义重深遂多时载　后还汉阴镇常讲导。化行江涘善生道俗。大业初建延住慧日。该富之量更溢由来。会征辽左求功岳渎。敕闰岷蜀祭祷江神。还至西京因疾而化。卒于禅定寺。时年七十有五。即大业十年矣。

释智聚姓朱氏。住苏州虎丘东山寺。神气清远彰于襁褓。深厌笼樊乐希寥廓。初投武丘胤法师。胤道艺之重羽仪当世。聚分阴无怠请益深旨。有同郡顾希凭会稽谢峻岳。义府经肆。东南之美。并钦高德同揖清风。由是儒墨通弘真俗具举。宫墙重仞允得其门。才踰弱冠便弘讲说。庄严[日*爵]师。新实一家鹰扬万代。遂伏膺咨质百舍非远。斐发既精疑滞咸折。汝南周弘正。博通内外鉴赏人伦。常叹嘉之。以为释门之瑚琏也。陈鄱阳王伯山。新安王伯周。新蔡王叔齐。并降贵慕道延请敷说。至德二年。奉敕于太极殿讲金光明。天子亲临法席具僚咸在故能写此悬河振斯木铎。亹亹奇韵超超入神。或有捷径小道互持邪论。莫不回车杜口改心易业。人主叹赏称善久之。至德三年。丁外母忧。泣血衔哀殆将毁灭。因此言归旧里。止于东山精舍。善说不休法轮常转。开皇十一年。爰降敕书殷勤劳问。法师栖身净土援志法

门。普为众生宣扬正教。勤修功德率励法徒专心讲诵旷济群品。钦承德业甚以嘉之。尚书令楚公素。左仆射邳国公苏威。并躬到道场接足顶礼。咸舍净财资庄形命。十三年敕置僧官。道俗稽请居平等之任。聚以雅道斯人。直心应物。和合之众清风穆如也。时郡将宗成刘公。夙仰高名常钦盛德。及部临镇。请为菩萨戒师。齐王暕以帝子之贵作牧淮海。乃降教书至山延曰。弟子下车旧楚亟改炎凉。逖听清规其来有日。敬承幽栖山谷多历年所。道风胜气独擅当今。故以德冠林远道超生什。炳斯慧炬以悟群迷独步江东何甚之美。未获稽疑下筵餐承高义。杼轴之劳载盈怀抱。据虎之岫川途不遥。翔鹭之涛风烟相接。心愿振忍辱之衣。赴翘勤之望。乃固辞以疾。事不获从。引藉平台深加敬礼。频遣使人请弘大教。聚惟志违人世心逸江湖。词翰恳恻固求东返。王亦弘以度外得遂宿心。资给所须将送甚重。于是接浙晨征还居山寺。现疾浃旬。而神用无爽。以大业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终于本住。容貌若存。顶暖身柔皆如平日。闻诸前记。乃感果之征也。春秋七十有二。即以其年十二月。窆于山之南岭。惟聚性托夷远衿情闲澹。等怀遇物弘量居心。楚越拘情得丧兼遣。方寸之地悠然罕测。美风姿善谈笑。流连赏悟见者忘返。加以乐说忘疲总持无失。讲大品涅槃法华等各二十遍。单经适务者。罕得记焉。又居身清俭不在饰玩。衣钵已外随用檀舍。方丈之内虚室萧然。几榻之间文疏而已。故能道盛一时名重当世。其所造丈八卢舍那无量寿荆州瑞像。于寺供养。并起涧西佛殿二所。回廊周遍具二庄严。弟子道恭。犹子道顺。德惟上首。业盛传灯。敢树高碑用旌景行。秘书虞世南为文。

释慧旷。俗姓曹氏。谯国人也。其后别派。今为襄阳人焉。祖亮宗梁给事黄门侍郎卫尉卿。父蔼直阁将军。旷秀气标于弱岁。天然孝敬率性高廉。十二出家。事江陵宝光寺澄法师。祗勤仪训肃奉帷筵。发明幽旨颇超群辈。后辞朋帝渚问道王圻。居律行寺听彭城讲。玄关斯辟大义已通。将事随方转相弘教。乃与宗恺准韵诸师。俱值真谛。受摄大乘唯识等论金鼓光明等经。俄而真谛涅槃法朋離徙。乃共同学僧宗俱栖匡岫。分时敷说法化弥隆。州宰鄱阳长沙二王。俱敦师资之敬。后于湘郢二州累载弘道。虽亲觉久忘而地恩待报。以陈至德元年言旋旧邑。即隋开皇之三年也。于遍学道场传经引化。旷既律行严精义门综博。道俗具瞻。纲维是奇。统掌八载摄是乌回。后又奉敕移居兴国。寺任攸委。丝纶再降。香苏屡锡。秦孝王帝子之尊。建麾襄氵。闻风伫德亲奉归戒。炀帝纂历当符尊贤味道。爰降王人近居辇毂。道次江阳辞疾不见。蒙敕丹阳栖霞山寺。以事治养。又素协性松筠辅神泉石。赏狎既并缠痾用弭。于栖霞法堂更敷大论。新闻旧学各谈胜解。且归善禅。房本栖玄精舍。竟陵文宣之余迹。禅师慧晓之遗风。镜潭月树之奇。云阁山堂之妙。曾事游处。遂有终焉之志。后携子弟徙而憩之。崖谷泯人世之心。烟霞赏高蹈之域。其有怀真慕义

者。复萃于斯矣。以大业九年五月十六日终于寺房。春秋八十。顶暖淹时。手屈二指。斯又上生得道之符也。以其月二十日。窆于寺之西山。弟子等树碑纪德。常州沙门法宣为文。

释智琳。姓闾丘氏。高平防舆人也。祖俨闲居傲世。考昙珍梁国常侍。琳弱龄。淑问彰于乡党。处士卞诠擅名当世。年在幼学服膺请业。礼易庄老悉穷幽致。诠嘉其早慧。命曰希世神童也。逮于德壮超然离俗。即事仁孝寺沙门法敦。遵就养之仪。禀息慈之戒。蔬餐苦节笃志熏修。法花维摩受持成诵。属以敦公告逝戒品未圆。乃高步上京更崇师辙。依止东安寺大僧正暅法师。既其力生有奉尸罗乃具。爰禀成论兼习毗尼。既洽闻持将弘传授。瞻言乡县思报地恩。以陈太建十年旋于旧里。南徐州刺史萧摩诃。深加礼异爰请敷说。于是郁居宗匠盛转法轮。受业求闻寔繁有众。至十一年。下敕为曲阿僧正。至德二年。敕补徐州僧都。称首攸归谅由德举。开皇十六年。闰州刺史李海游。屈为断事。纲维是寄。允当佥属。所居仁孝寺者。梁故征西咨议郯僧绍舍宅所造。殿堂肇构乱离遄及。琳乃嗣兴梓匠爰加藻饰。轮焕弘敞实有力焉。前后造中人像五躯夹纻像一躯。神仪显曜相好严挺。又于育王山顶。造五层塼塔。拟夫八万同时一期高妙。讲大品法花净名金鼓。各有其遍。所度弟子千有余人。常想趣道津要。莫尚禅那。以招隐伽蓝俗外尘表山房闲寂茂林幽邃。终焉之所有志栖焉。迫以缘碍弗之果也。然其温严自持诲引无倦。财玩靡积随行给济。威容感物。信为道门之杰矣。以大业九年五月六日。加趺合掌终于仁孝之东房。春秋七十。先是五月。初有清信士刘正勤请讲弥勒。琳谕以无常。初未之许。至是果终。信哉知命。及将大渐诫诸弟子。尸陀林者常所愿言。吾谢世后无违此志。沙门智铿等谨遵遗言。以其月十一日迁于育王之山。时属流金林多鸷兽。始乎仲夏暨是抄秋。肤体俨然曾无损异。道俗嗟赏叹未曾有。又以其年闰九月八日。于招隐东山式构方坟。言遵卜兆。全身舍利即窆山龛。方俗并臻同门毕至。洒泣抚心山盈响谷。乃树碑于寺之门右。其文江阳介生蔡瑰所制。

释净愿。未详其氏。代州人也。三十出家。博闻强记。推核经论夙有成规。远为诸学之所先仰。创进大戒专师律部。既越立年弥隆盛业。以旦达曙翘精固习。观采五遍便就讲说。初以其壮室入道。人多轻侮。试听其谈说属其文理。清洞开散片无拥滞。各投心位席莫不致敬。愿连讲四分接承十遍。又听十地华严及诸小论。未师准摄论纲纽章句。并通了谈对课笃形。有钻注圣言依解制节广流章疏。晚入京辅采略未闻。虽经怀抱无一新术。时未测其通照也。住于宝刹寺中。潜其容艺。后因法集愿欲矜其名采。次当竖义。意存五阴。便登坐而立。众以其非伦。皆寂无言论。良久缄默。愿俯视众曰。竖义已久。如何不有问乎。众曰。竖何等义。乃邀问耶。愿曰。名相久矣。众自

不知。诸德坐席口传。余则色心俱立。便安然处坐。气勇如云。自述曰。计未劳止。此且修人事耳。时以为矫异露洁也。及难击往还。对答云雨。皆先定其番数。后随数尽言。开塞任于当时。邪正由其通滞。或重疑积难由来不决者。而能诠达其理释然新畅。于即预是聪慧归踪者多。遂移就宝昌。四序恒接。草堂土堙以此敷弘。正时摄论。晚夜杂心。或统解涅槃。或判销四分。无择余暇轨范后贤。凡所开言并乖旧解。制疏出后更不重看。临讲呼唤皆衷规矩。其洽闻不忘世罕加焉。至如舍利毗昙文旨重隐。读者犹难。况通其义。愿执卷披文。泠然洞尽。乃造疏十卷。文极该赡。会文帝造塔。敕遣送舍利于潭州之麓山寺。初至州治度湘西岸。将及山所忽有奇鸟。数万为群五色相翻。飞浮水上行次向船。似相迎引。及至舍利还飞向前。往还迅速。众莫不怪及登岸上。鸟便行望。相从飞空同至塔所。识者以为山神眷属之变象故也。愿以瑞闻。帝大嗟赏。而教授为务。六时礼悔初仪不怠。敬慎法律如闻奉用。自见法匠多略戒宗。并由亏信而重所学故也。今愿兼而美之独觉浇世。可谓明人护戒于是乎得矣。京邑擅名初皆钦羡。及见其谈讲经术。并宪章先达改正文议。封言者众不胜品藻。皆滞其恒习。听者不满十人。又以言令卓绝非造心者所觊故。不为晚进所入。及大业初岁。辩相法师追入慧日。见徒一百并识知津。皆委于愿。自此如常开悟。众倍前闻。更相击赞令响弥远。四方因造日就义筵。皆闻所未闻。欣至难义。至于分畅深伏标举纲门。坐者不觉离席膝前。皆美其义采之英拔也。相仍一岁奄就无常。春秋六十有余。即大业五年五月也。然愿有博见之长。而寡于福业。验乎从学。屯盛便丧。岂不然耶。既而舍利毗昙竟未披讲。疏又失落后代绝通。又可悲之深矣。

释智凝。不详姓族。豫州人。年小出家。积传师习经目不忘。并贯怀抱。所诵众经数十万言。须臾便引诵。未尝温故。及进具后。日声情望。群宗遥指恐无后成。凝闻之叹曰。俗尚朝闻不怀夕死。出世道要何累厚彭生城。遂往嵩公　仰咨摄论。幽神外动。正义斯临。心若旧闻。再无重请。初讲才讫。第二胜相。顾诸徒曰。摄论纲旨都可见矣。余文无暇更听。便欲制疏往辞于嵩。嵩曰后生标领尔并驱邪。恨功未后通。恐乖僻耳。凝曰蒙法师开明大照。举列可知。失在支诈。故无所虑便拜首别焉。时以为夸诞未之欣尚也。及着疏既了。剖决词宗依而讲解。声望转盛。后赴京辇居于辩才引众常讲。亟传徽绪。隋文法盛屡兴殿会。名达之僧多参胜集。唯凝一人领徒弘法。至于世利曾不顾眄。所以学侣成德实异同伦。后住禅定。犹宗旧习。大业年中卒于住寺。春秋四十有八。初凝传法关东无心京讲。有明及法师者。摄论嘉名宗绩相师。凝当其绪年事衰顿。仍令学士延凝。既达相见一无余述。但问云。黎耶识灭不。凝曰。灭矣。及乃勇身起坐。抚掌大庆。不久而卒。凝因承及绪。故学者不移其宗。兼行洁清严风

霜不变。六时自课福智无歇。故辩才一寺躬事修营。汲灌树植。平坦僧院初无有阙。长打将了便就元席。说法既竟还依福事。章疏之务手不执文。随时扣寂对至钟鼓。或一宿施会。赍及百千。或一时外食。嚫兼金帛。皆曾无别念。志存授法。故所在传嗣矣。有学士灵觉道卓。并蜀土名僧。依承慧解擅迹京室。逸还益部弘赞厥宗。故岷洛摄论由之而长矣。

释法彦。姓张。寓居洺州。早岁出家。志隆大法。而聪明振响冠远侪伦。虽三藏并通。偏以大论驰美。游涉法会莫敢抗言。故齐周及隋。京国通惧。皆畏其神爽英拔也。故得彦所造言。宾主兼善。使夫妙义精致出言传旨。齐公高颍访道遐方。知彦声绩乃迎至京邑。虽复智亮冒于当时。而谦素形于声色。所以新故挟情。有增陵勃者。彦奉而敬之。不以年齿相顾。由此识者弥爱而珍重焉。有法侃法师。本住江表。被召入关。彼方大德渊法师者。正法高粲义学所推。语侃曰。天地虽广识达者希。晚学之秀。法彦一人。可与论理。余则云云从他取悟耳。及侃至京。相见方知渊之远鉴也。开皇十六年下敕以彦为大论众主。住真寂寺。镇长引化。仁寿造塔。复召送舍利于汝州。四年。又敕送于沂州善应寺。掘基深丈乃得金沙。涛汰成纯。凡二升许。光耀夺目。又感黄牛自至塔前。屈膝前足两拜而止回身。又礼文帝。比景象一拜。及入石函。三万许人并见天云五色长十余丈阔三四丈四绕白云状如罗绮。正当基上空中。自午及未方乃歇灭。灭后复降五色云。从四方来。状同前瑞。又感玄鹤五头从西北来回旋塔上乃经四度去复还来。复感白鹤于上徘徊久之乃逝。又感五色蛇屈盘函外长可三尺头向舍利惊终不怖如此数度。刺史郑善果。表曰。臣闻敬天育物。则乾象着其能。顺地养民。则坤元表其德。是以。陶唐砥躬弗懈。休气呈祥。夏后水土成功。玄圭告锡。方知天时人事影响若神。伏惟陛下。秉图揖让。受命君临。区宇无尘。声教尽一。含弘光大慈愍无边。天佛垂鉴降兹荣瑞。塔基六处并得异砂。炫耀相辉俱同金宝。牛为礼拜太古未经。云腾五色于今方见。又感蛇形杂采盘旋塔基。鹤扬玄素徘徊空际。虽轩皇景瑞空传旧章。汉帝庆征徒书简册。自非德隆三宝道冠百王。岂能感斯美庆。致招灵异。帝悦之。着于别记。彦传业真寂。道俗承音。左仆射高颖。奉以戒法合门取信。于今不倾。并彦之开济。以大业三年卒于所住。春秋六十余矣。

释法总。姓段氏。并州太原人也。少以诵涅槃为业。既通全部。志在文言。未遑听涉。十余年中初不替废。后听玄义便即传讲。前后二纪领悟非一。而宽厚逊仰为物归投。开皇中年。敕召为涅槃众主。居于海觉。聚结四方常敷至理。无舍炎燠。仁寿岁初。敕送舍利于隋州之智门寺。掘基三尺。获神龟一枚。色黄且绿状如彩绣。头有八字云。上大王八万七千年。腹下有王兴二字。驰步往来都无所食。及舍

利所。由令人治道。于隋侯。桥侧柳树又雨甘露。状如雨下。香甜浓润众共饮之。总乃表闻。帝敬谒灵祥。恒以此龟置于御座。与臣下观之。有经年月。帝游北苑放之清池。虽泛泳少时。还出绕池。随逐帝躬前后非一。陪卫咸睹共欣征感。及四年春。又敕送舍利于辽州下生寺。放光分粒其相极多。石函变为锦文及童子之象。函之北面现于双树。下有卧佛。又于函南现金刚捉杵拟山之相。又于函东现二佛俱立。并一骐驎。又于函西现一菩萨并一神尼。曲身合掌向于菩萨。更有诸相。略不述之。又放大光聊乱而起。动眩人目从冥达晓。诸灯虽灭而光续照不异日月之明。尔夕阴雨。佛堂鸱吻放于黄光。飞移东南。三百余步。外人谓火。走赴知非。寻光所发。乃从堂中舍利处。出众皆通见大发道心。八日将下五色云盖覆于塔上。又感奇鸟素身乌尾赤觜口衔片云状如华盖亦现塔上。斯瑞之感。五万余人一时同见。及坟下讫云鸟皆灭。四月九日基上放光。分为五道直西而去。色如采画。数百里引之。见者非一。总躬临此瑞。喜发内心。具图上闻。敕封秘阁。后因故业讲诵不疲。大业年中卒于海觉。春秋七十矣。门人行等。玄会嗣续擅名。见于别传。

　　释僧昙。姓张。住洺州。少小出家。通诸经论。慨佛法未具。发愤求之。以高齐之季结友西行。前达葱山。会诸梗涩路既不通。乃旋京辇。梵言音字并通诂训。开皇十年。敕召翻译。事如别传。住大兴善。后敕送舍利于蒲州之栖岩寺。即古云居寺也。山曰中朝。西临河涘。世称形胜莫尚于斯。初送达州治。而栖岩佛殿内有钟鼓之音响振一寺。迫而就检一无所见。灵舆至寺。是夜于浮图上放大光明。流照堂内通朗无翳。如是前后频放神光。或似香炉乘空而上。或飞紫焰如花如叶乍散乍聚。或如佛象光趺宛具。或如虹气环绕塔帐。累日连宵昱光难准。又州治仁寿寺僧。夜望栖岩。光如楼阙照于山谷。又去山寺八十里。住者见光如火。皆谓野火烧寺。及来寻觅乃知灵相。其祥瑞之感如此也。至仁寿末年又敕于殷州智度寺置塔。初至州治。见佛像垂手正坐在于瓶内。迄至入函常不变异。又地生罗文。屋上见青莲华及菩萨像。大众同睹。又见龙盘蛇屈之象并大人足迹及牛马鸟狩等迹。又置塔处有小蛇二枚。停住不去。因即构基。入地四尺飞泉上涌厉疾已下六根坏人。服者通损。既值斯缘。乃移北置以避于泉。故二蛇之住深有由矣。昙以传译之美继业终寺。即大业初年矣。时有慧重沙门。姓郭。雍州人。练道少年综寻内外。志力方梗不惮威侮。摄论十地户牖由开敕请造塔于秦州岱岳寺。初停公馆。舍利金瓶自然开现放光流外。道俗咸睹。送至寺塔将入石函。又放光明晃耀人目。岳表白气三道下流直向塔基。良久乃歇。又岳神庙户由来封闭。舍利止至三度自开。识者以神来敬礼故耳。后不委其终。

　　释灵璨。怀州人。远公之门人也。禀志淳直宽柔著称。游学相邺

研蕴正理。深明十地涅槃。备经讲授。随远入关。十数之一也。住大兴善。后为远公去世。众侣无依。开皇十七年。下敕补为众主。于净影寺传扬故业。积经年稔。仁寿兴塔。降敕令送舍利于怀州之长寿寺。初建塔将下。感一雄雉集于函上。载飞载止。曾无惊惧。与受三归。便近人驯扰似如听受。回头鼓舞欣跃自娱。覆勘其形实非雉也。身具五采羽毛希世。以状奏闻。敕勘瑞图。云彩鸾也。璨令寺僧执之放于北山。飞鸟群迎鸣唳而去。又感异迹。三十余步直来塔所。不见还踪。及四月八日。将入石函。又放光明。旋环隐没。道俗崩踊无不发心。仁寿末年。又敕送于泽州古贤谷景净寺起塔。即远公之生地也。初至州治。半月之间。十八种相前后迭起。或如星光绕旋。或如丹气碧云紫霞白雾。罗布上空。照烛城郭。及映阛阓。数万道俗同时一见。送至基所光如列宿。大小交错数亦无量。更有诸相具如别传。璨后住大禅定。如旧所传。武德之初卒于本寺。春秋七十矣。

释法瓒。齐州人也。安心寂定乐居岩穴。头陀苦行是所缠怀。隐于泰岳之阜。开蒙训接善知方便。兼以达解谛义时扬清论。致有覆丧。坐无辍讲。待移之诮兴世。瓒初闻之。深自赧怍曰。问非切并不欲困人。谓言彼解何言致毙。因遂杜口不事言论。闭谒寻闲披玩而已。开皇十四年。文帝省方招访名德。人有述其清旷者。乃下敕延之。与帝同归达于京邑。住胜光寺。肃肃禅侣拥彗门庭。以身范世复见斯日。仁寿置塔。敕令送舍利于齐州泰山神通寺。即南燕主慕容德。为僧朗禅师之所立也。事见前传。燕主以三县民调用给于朗。并散营寺。上下诸院十有余所。长廊延袤千有余间。三度废教人无敢撤。欲有犯者朗辄现形以锡杖撝之。病困垂死。求悔先过。还差如初。井深五尺由来不减。女人临之即为枯竭。烧香忏求还复如故。寺立已来四百余载。佛象鲜莹色如新造。众禽不践于今俨然。古号为朗公寺。以其感灵即目故。天下崇焉。开皇三年。文帝以通征屡感故。改曰神通也。初至寺内即放圆光。乍赤乍白时沈时举。或如流星。人众同见。井水涌溢。酌而用之。下后还复又感群鹿自然至塔。虽鼓吹众闹驯附无恐。又感鹅一双从四月三日。终于八日。恒来舆前立听梵赞。恰至埋讫迹绝不来。斯之感致罕闻于古。瓒具以闻。后导以禅定时扬法化。言无严切而密附怀抱。遂终没于所住。

释宝儒。幽州人也。童子出家。游博诸讲居无常准惟道是务。后至邺下依止远公。十地微言颇知纲领。值周丧法宝。南归在陈。达命清通亟振名誉。自隋氏戡定文轨大同。便归洛汭。还师于远。听大涅槃首尾三载。通镜其旨。即蒙覆述。远自处坐印可其言。慕义相从还居净影。慧心更举。遐讨前英立破之间。深鉴弥密。仁寿建塔邓州。乃敕令往寺。名大兴国也。帝昔龙潜所基。既至求石访无美者。乃取寺内璞石镌斲为函。石本粗恶。磨饰将了。乃变成马瑙。细腻异伦。

复有隶字三枚。云正国得也。形设正直巧类神工。名笔之人未可加点。又见种种林木麟凤等像。儒与官人图以表奏。返寺之后闭门修业。时因食次方见其面。不久卒于本寺。

释慧最。瀛州人也。初听涅槃游学邺下。因闻即讲曾未经遍。而言议纶综绰尔舒闲。故为同席诸贤之所叹仰。周灭齐日南奔江表。复习慧门颇通余论。且自北僧在陈。多乖时俗。惟最机权内动。不坠风流。多为南方周旋胶漆。隋室定天中原安泰。便观化辇掖参听异闻。后住光明。时传雅导而好居静退。非贤不友。神志宏标气调高远。不妄受辱必清瑕累。其立志也如此。仁寿年中。敕遣送舍利于荆州大兴国寺龙潜道场。昔者隋高作相。因过此寺遇一沙门深相结纳。当时器重不测其言。及龙飞之后追忆旧旨。下诏征之。其身已逝。敕乃营其住寺。雕其旧房。故有兴国龙潜之美号也。并出自纶言。帝之别意。又道场前面步廊自崩。僧欲治护。控引未就。及舍利既至。将安塔基。巡行显敞。惟斯坏处商度广狭恰衷塔形。有识者云。豫毁其廊用待安塔。及四月八日。舍利院内忽然雾起。斋后便歇。日光朗照。有云如盖正处塔空。仍下细雨不湿余处。又感凫鹤众鸟塔上飞旋。又见云间紫色状如花炬。又雨天花如雪纷纷而下。竟不至地。后又送舍利于吉州发蒙寺。掘深八尺。获豫章板一条古塼六枚银瓶二口。得舍利一枚。浮水顺转。又得一宝。体含九采。人不识之。具以闻奏。寺有瑞像。宋大明五年。寺僧法均。梦见金容希世。梵音清远。因行达于三曲江。见像深潭光浮水上。与太守周湛等接出。计有千斤而轻同数两。身长六尺四寸。金铜所成。后长沙郡送光趺达都。文帝敕遣还安像所。宛然符合。总高九尺余。佛衣缘下有梵书十余字。人初不识。后有西僧。读云。此迦维罗卫国育王第四女所造也。忽尔失去。乃在此耶。梁天监末。屡放光明照于一室。武帝将请入京。因事遂止。大同七年佛身流汗。其年刘敬宣为贼烧郡。及寺并尽。惟佛堂不及。至于十年像又通汗。湘东王乃迎至江陵祈福放光。十二年还返发蒙至寺。放光三日乃止。陈天嘉六年更加庄饰。故世传其灵异。处处模写。最躬事顶礼图于光明。而骨气雄干。诚为调御之相。今时所轻略故也。后卒于住寺。

释僧朗。恒州人。少而出俗。希崇正化。附从听众。寻绎大论及以杂心。谈唱相接归学同市。入关住空观寺。复扬讲席随方利安。而仁恕在怀。言笑温雅。有在其席无闷神心。宏博见知众所推尚。时有异问素非所览者。便合掌答云。僧朗学所未通。解惟至此。故英声大德咸美其识分。不敢蔑其高行也。仁寿置塔。下敕令送舍利于番州。今所谓广州灵鹫山果实寺宝塔是也。初至州治巡行处所。至果实寺便可安之。寺西对水枕山。荒榛之下掘深六尺。获石函三枚。二函之内各有铜函。盛二银像并二银仙。其一函内有金银瓶。大小相盛中无舍

利。铭云。宋元徽元年建塔。又寺中旧碑云。宋永初元年。天竺沙门僧律。尝行此处闻钟磬声天花满山因建伽蓝。其后有梵僧求那跋摩。来居此寺。曰此山将来必逢菩萨圣主。大弘宝塔。遂同铭之。今朗规度山势惟此堪置。暗合昔言谅非徒作。事了还京住禅定寺。讲习为务。大业末年终于所住。春秋七十有余矣。

释慧畅。姓许氏。莱州人也。偏学杂心志存名实。拘滞疆界局约文义。初不信大乘。以言无宗当事同虚诞也。后闻远公播迹洛阳。学声遐讨。门人山峙时号通明。畅乃疑焉。试往寻造观其神略。乃见谈述高邃冒罔天地。返顾小道状等游尘。便折挫形神伏听三载。达解涅槃慨其晚悟。又至京邑仍住净影。陶思前经师任成业。仁寿置塔。敕送舍利于牟州拒神山寺。帝为山出黄银。别敕以塔镇之。用酬恩惠。山在州东五里。昔始皇取石为桥。此山拒而不去。因遂名焉。山南四里有黄银穴。塔基之处名温公埠。传云。昔高齐初。有沙门僧温。行年七十。道行难测游化为任。曾受梁高供养一十二年。后辞北还行住此埠。创立寺宇因山为号。而虎狼鸟狩绕寺鸣吼。似若怖温。温出户语曰。汝是畜生十恶所感。吾是人道十善所招。罪福天悬何劳于我。汝宜速去。既闻斯及。于是鸟狩永绝此山。而温身长七尺威仪怯人。眉长尺余垂蔽其面。欲有所睹以手褰之。故至于今虽有寺号。而俗犹呼为温公埠焉。畅安处事了还返京寺。综习前业终世不出。言问庆吊亦所不行。预知其亡。清浴其体端坐待卒。至期奄逝。春秋七十有余矣。

## 续高僧传卷第十一

义解篇七　正纪十二　附见五。

隋渤海沙门释志念传一。

隋西京日严道场释智矩传二(慧感　慧赜)

隋西京静法道场释慧海传三。

隋西京日严道场释辩义传四。

隋西京日严道场释明舜传五(慧相)

隋西京禅定道场释智梵传六。

隋终南山至相道场释[彰-章＋青]渊传七。

唐京师胜光寺释道宗传八。

唐京师慈门寺释普旷传九。

唐京师大庄严寺释保恭传十。

唐京师大兴善寺释法侃传十一(道抚)

唐京师延兴寺释吉藏传十二(慧远)

释志念。俗缘陈氏。冀州信都人。其先颖川寔蕃之后胤也。因官而居河朔焉。念冰清表志岳峙澄神。俊朗绝伦观方在虑。爰至受具问道邺都。有道长法师精通智论。为学者之宗。乃荷箱从听经于数载。便与当席擅名。所谓诞礼休继等。一期俊列连衡齐德。意谓解非满抱终于盖棺。乃游诸讲肆。备探冲奥务尽幽赜。又诣道宠法师。学十地论。听始知终闻同先览。于即道王河北。流闻西秦有高昌国慧嵩法师。统解小乘。世号毗昙孔子。学匡天下众侣尘随。沙门道猷智洪晃觉散魏等。并称席中杞梓慧苑琳琅。念顾眄从之。成名猷上。皆博通玄极堪为物依。乃旋踵本乡将弘法泽。时刺史任城王彦。帝之介弟。情附虚宗。既属念还为张法会。与僧琼法师。对扬道化。盛启本情双演二论。前开智度后发杂心。岠对勍锋无非丧胆。时州都沙门法继者。两河俊士燕魏高僧。居坐谓念曰。观弟幼年慧悟超迈若斯。必大教由兴。名垂不朽也。于即频弘二论一十余年。学观霞开。谈林雾结。齐运移历周毁释经。遂乃逃迸海隅同尘素服。重寻小论亟动天机。疑虑廓销伫聆明运。值隋国创兴佛日还复。敕访之始即预出家。而包蕴迦延未遑敷述。至开皇四年。谓弟沙门志湛曰。吾穷冠小乘。自揣与罗汉齐镳也。但时未至故且敛翮耳。湛夙餐法味。欣其告及。以事达明彦法师。彦成实元绪素重念名。与门人洪该等三百余人。躬事邀延阐开心论。遂骋垂天之翼。弘盖世之功。俯仰应机披图广论。名味之聚缘重之识。卷舒敻古之下。立废终穷之前。大义千有余条并为轨导。至如迦延本经传谬来久。业揵度中脱落四纸。诸师讲解曾无异寻。念推测上下悬续其文。理会词联皆符前作。初未之悟也。后江左传本。取勘遗踪。校念所作片无增减。时为不测之人焉。撰迦延杂心论疏及广钞各九卷。盛行于世。受学者数百人。如汲郡洪该。赵郡法懿。漳滨怀正。襄国道深。魏郡慧休。河间圆粲。俊仪善住。汝南慧凝。高城道照。洛寿明儒。海岱圆常。上谷慧藏。并兰菊齐芳踵武传业。关河济洽二十余年。隋汉王谅作镇晋阳。班条卫冀搜选名德预有弘宣。念与门学四百余人。奉礼西并将承王供。谅乃于宫城之内更筑子城。安置灵塔别造精舍。名为内城寺。引念居之。开义寺是也。劳问殷至特加尤礼。又令上开府咨议参军王颇宣教云。寡人备是帝子民父。莅政此蕃。召请法师等远来降趾。道不虚运必籍人弘。正欲阐

扬佛教使慧日清朗兆庶蒙赖法之力也。宜铨举业长者。可于大兴国寺宣扬正法。当即大众还推念焉。既预经纶即弘敷训。先举大论末演小乘。辩注若飞流。声畅如天鼓。三乘并骛四部填堙。其知名者。则慧达法景法楞十力圆经法达智起僧鸾僧藏静观宝超神素道杰等五百余人。并九土扬名五乘驰德。精穷内外御化一方。销鄙吝于筵中。断封疑于理际。仁寿二年献后背世。有诏追王入辅。王乃集僧曰。今须法师一人神解高第者可共寡人入朝。拟抗论京华传风道俗。众皆相顾未之有对。王曰。如今所观念法师堪临此选。遂与同行。既达京师。禅林创讲。王自为檀越经营法祀。念登座震吼四答冰消。清论徐转群疑潜遣。由是门人慕义千计盈堂。遂使义窟经笥九衢同轨。百有余日盛启未闻。王又与念同还并部。晋阳学众伫想来仪。王又出教令。于宝基寺开授。方面千里法座辍音。执卷承旨相趋阶位。会隋高晏驾。中外相疑。汉王列境举兵鲸鲵海陆。念乘衅还里。与沙门明空等讲宣二论。绍业沧溟望风总集。大业之始载荡妖氛。招引义学充诸慧日。屡诏往征。频辞不赴。以大业四年卒于沧土。时年七十有四。渤海太守金紫光禄大夫历阳公宋元亮。及诸缁素。若丧厥亲。为之建塔。益州福成寺道基法师。慧解通征祖习有所。乃为之行状。援引今古。文质存焉。

释智矩。姓吴氏。吴郡人。性矜庄。善机会。美容貌。雅为众表。又善草隶偏爱文章。每值名宾辄属兴缀采。铺词横锦勇思霏霜。而仪轨宪司未沿流俗。初听兴皇朗公讲。讨穷深致学冠时雄。而神气高标在物峰出。威仪庠序容止端隆。虽寝处虚闲立操无改。有人私觇两月徒行。空野摄衣无见抄反。欣其谨慎故重叙之。讲四论大品。洞开幽府镜识宗归。披释金陵望风顿怯。吐纳机辩适对当时。弘匠浙东。砥砺前学。致使禹穴西骛成器极繁。末于故都建初寺又讲三论。常听百人。蒋州刺史武山公郭演。隋之良宰。创莅南蕃。奉敬咨谒降情归禁。隋炀往镇杨越。采拔英灵。矩既誉洽东瓯名流西楚。征居慧日处以异伦。而执志出群言成世则。欲使道张帝里学润秦川。开皇十九年更移关壤敕住京都之日严寺。供由晋国。教问隆繁置以华房。朋以明德一期俊杰。并是四海搜扬矩。特立清秀不偶群侣。覃思幽寻无微不讨。外辞以疾内寔旁通。业竞六时研精九部。才有昏昧览兴赋诗。时暂阕余便观流略。制中论疏止解偈文。青目所销鄙而轻削。每讲谈叙清擢宗致。雅涉昙影之风。义窟文锋。颇怀洪偃之量。时有同师沙门吉藏者。学本兴皇。威名相架文藻横逸。矩实过之。所以每讲叙王皆制新序。词各不同。京华德望餐附味道者殷矣。而性罕外狎。课力逞词。自非众集未曾瞻觌。以大业二年正月卒于寺房。春秋七十有二。葬京郊之南。门人慧感慧赜。亲承嘉诲询处有归。后于江之左右所在通化。各领门侣众出百人。传嗣宗绩不爽遗绪。

释慧海。姓张氏。河东虞乡人。久积闻熏早成慧力。年在童龀德类老成。所以涉猎儒门历览玄肆。虽未穷其章句。略以得其指归。乃曰。可以栖心养志者。其惟佛法乎。年至十四。遂落发染衣。为沙门大昭玄统昙延法师弟子也。流心宗匠观化群师。十八便讲涅槃。至于五行十德二净三点。文旨洞晓词采丰赡。既受具戒转厌嚣烦。屏迹山林专崇禅业。居于弘农之伏读山。会周武肆勃仁祠废毁。乃窜身避难奔齐入陈。戒品无亏法衣不舍。又采听摄论研穷至趣。大隋御宇方践京邑。帝姊城安长公主。有知人之鉴。钦其德望为立伽蓝。遂受以居之。今之静法寺是也。课业四部三学兼弘。门徒济济于今传美。末爱重定行不好讲说。缄默自修唯道是务。而无恃声望不言加饰。直心道场于斯人矣。仁寿已前。文帝频颁玺书分布舍利每感异祥。恒有延誉之美。故感应传云。初海造塔于定州恒岳寺。塔基之左有滢。名曰龙渊。其水不流深湛悬岸。及将安置即扬涛。沸涌激注通于川陆。父老传云。此水流竭不定。但有善事相投。必即泄流奔注。其征感如此类也。后又送舍利于熊州十善寺。有人[戀-心＋足]躄及痼疾者积数十年。闻舍利初到。舆来礼忏心既殷至。忽便差损轻健而归久值亢旱飞尘天塞。又感甘泽地如油涂。日朗空清来苏数万。大业二年五月二十七日卒于本寺。春秋五十有七。初病极命诸徒曰。吾闻上栋下宇生民之偓龊。外椁棺内世界之萦羁。既累形骸于桎梏亦碍生世于大患。岂揖礼义于嚣尘。卜宅葬于烦饰者也。宜宗薄葬用嗣先尘贻诸有类矣。弟子钦崇德范。收骨而建塔于终南之峰。即至相之前岭也。刻石立铭树于塔所。自海之立寺。情务护持勤摄僧伦延迎宾客。凶年拯及振名京邑云尔释辩义。姓马氏。贝州清河人也。少出家。沉静寡世事。志怀恢厚善与人交久而笃敬。言无勃怒滔然远量。初归猷论师。学杂心贯通文义。年始登冠便就讲说。据法传道疑难纵横。随问分析曾无遗绪。有沙门昙散者。解超遂古名重当时。闻义开论即来仇拟。往返十番更无后嗣。义曰。理势未穷何不尽论。散曰。余之难人问不过十。卿今答势不尽。知复何陈。当即惊誉两河甫为称首。属齐历云季周丧道津。乃南达建业。传弘小论屡移声价。更隆中土。隋炀搜选名德令住日严。以义学功显著遂之关辅。咨义决疑日不虚席。京师俊德昙恭道抚及赜净等。皆执文咨议穷其深隐。并未尽其怀也。后以世会明时寺多高达。一处五讲常系法轮。义皆周历观详折中弘理。而晦景消声不咎前失。必应机坠绪者并从容辞让无何而退。不欲显黜于前故。英雄敬其卑牧。传芳又甚于昔。仁寿二年。隋汉王谅。远迎志念法师。来华京室。王欲炫其智术也。乃于禅林寺创建法集。致使三辅高哲咸废讲而同师焉。义厕其筵肆聆其雅致。乃以情之所滞。封而问之。前后三日。皆杜词莫对。念处座命曰。向所问者乃同疑焉。请在下座返询其志。义潜隐容德世罕共宗。及见慧发不思。合京竦神传听。其为显晦皆此类也。炀帝昔位春宫。献后云背。召日严大德四十余人。皆四海宗师一时翘楚。及义对扬玄理。允塞天心。沙门道岳命宗俱舍。

既无师受投解莫从。凡有疑议皆赍而取决。岳每叹曰。余之广扬对法。非义孰振其纲哉。故洽闻之美见称英达。时有沙门智矩吉藏慧乘等三十余人。并炀帝所钦。日严同止。请义开演杂心。顾惟不竞。即就元席。既对前达不事附文。提举纲纽标会幽体。谈述玄极不觉时延。其为时贤所重如此。以大业二年遘疾卒于住寺。春秋六十有六。葬京郊之南。东宫舍人郑颋。为之碑颂。初义仁寿二年。奉敕送舍利于本州宝融寺既达州治忽放光明。寺僧智耀先有舍利九分。将入道场。数之加得十二分。又放光明。随人缘念色相不同。青红紫白同时异见。或佛像僧形重沓而出。前后放光日流数度。将入塔夕。复于基上气发黄紫。去地四尺。填平后夜又放大光。上属星汉下遍城邑。合境顶戴欣其嘉瑞。四年春末。又奉敕于庐州独山梁静寺起塔。初与官人案行置地行至此山。忽有大鹿从山走下。来迎于义。腾踊往还都无所畏。处既高敞而恨水少僧众汲难。本有一泉。乃是僧粲禅师烧香求水。因即奔注。至粲亡后泉涸积年。及将拟置。一夜之间枯泉还涌。道俗欣庆。乃至打刹起基。数放大光如火如电。旋绕道场。遍照城郭。官民同见共嗟希有。

　　释明舜。姓张。青州人。少在佛宗学周经籍。偏以智论著名。次第诵文六十余卷。明统大旨驰誉海滨。解惠连环世称雄杰。值法灭南投届于建业。栖止无定周流讲席。后过江北住安乐寺。时弘论府肆意经王。大小诸乘并因准的。盛为时俊所采。时沙门慧乘。辩抗淮阳义归有叙。从舜指摘大论定其宗领。遂尔弘道累稔栖意。未终夕经入梦具见冥官征责福业。舜答。讲智度论并诵本文六十余卷。冥官云。讲解浮虚诵经是实。余龄未尽且放令还。既寤便止谈论专私自业。末为晋王召入京辇住日严寺。传灯事绝终窭其心。时叙玄义顿倾品藻。仁寿四年下敕造塔。令送舍利于蕲州福田寺。寺是州北三里鼓吹山上。每天雨晦冥。便增鼓角之响。因以名焉。竹林蒙密层巘重叠。唯有一路才可通车。寺处深林。极为闲坦。是南齐高帝所立也。三院相接。最顶别院名曰禅居。赵州沙门法进之所立也下瞻云雾。至于平旦日晚。望见横云之上乃有仙寺。每日如此。实为希有之胜地也。舜案行山势。唯此为佳。乃于次院之内。安置灵塔。掘基三尺得一小蛇。可长尺余五色备饰。乃祝曰。若为善相可止香窔。依言即入。遣去复来。经停三日便失所在。又深一丈获方石一段。纵广径丈五采如锦。楞侧叟然如人所造。即以石函置上而架塔焉。以大业二年卒于京寺。春秋六十矣。门人慧相者。惠声有据崇嗣厥业扇美江都。

　　释智梵。姓封氏。渤海条人。后因祖父剖符。遂居涿郡之良乡焉。岐嶷彰美早悟归信。年十二届河间郡。值灵简禅师。求而剃落。遂游学邺都。师承大论十地等文。并尝味弘旨温习真性。俊响遐逸同侣归宗。二十有三躬当师导。后策锡崤函通化京壤。绵历二纪利益弘

多。结众法筵星罗帝里。开皇十六年。天水扶风二方胜壤。闻梵道务竞申奏请。有敕许焉。梵任吹虚舟憩翼天水。大行道化信靡如风。仁寿末年重还魏阙。法轮重转学侣云随。开帙剖文皆传义旨。其年季春。奉敕置塔于郢州宝香寺。仍于塔东流水获毛龟八枚。寺内基东池内又获八枚。皆大小相似与世无异。但毛色青绿可长三寸。背上横行五节而起。光相超异。出水便靡但见绿甲。入水毛起历然上竦。具以奏闻。由是腾实楚都知名帝阙。大业五年又应诏旨令住禅定。静缘摄想无替暄寒。九年二月四日卒于寺房。春秋七十有五。遗属施身。门徒遵旨乃送终南山。鸠集余骸缄于塔内。外施铭文。于今传尚矣。

释[彰-章＋青]渊。姓赵氏。京兆武功人也。家世荣茂冠盖相承。厌此浮假希闻贞素。十三出家。道务宏举定慧攸远。属周武凌法。而戒足无毁。慨佛日潜沦。拟抉目余烈。乃剜眼奉养。用表慧灯之光华也。然幽情感通遂果心愿。暨隋文重开正法即预缁衣。而慧业遐举闻持莫类。自华严地持涅盘十地。皆一闻无坠历耳便讲。既释众疑时皆叹伏。行必直视动静咸安。住则安禅缘诸止观。一钵之与百纳。始习至终。常坐之与山居。报倾便止。讥疑有涉敛足不行。尼寺市阓由来不往。斯诚节动后昆厉清末法。兼以是非长短罕附胸怀。供给僧俦身先轨物。承灵裕法师擅步东夏。乃从而问焉。居履法堂亟经晦朔。身服粗素摧景末筵。目不寻文口无谈义。门人以为蒙类也。初未齿之。裕居座数观异其器宇。而未悉其惠解。乃召入私室与论名理。而神气霆击思绪锋游。对答如影响。身心如铁石。裕因大嗟赏。以为吾之徒也。遂不许住堂同居宴寝。论道说义终日竟夜。两情相得顿写幽深。渊谓。理出不期更流神府。博观盛集全无可师。还返裕所具陈性欲。后整操关壤屏迹终南。置寺结徒分时程业。三辅令达归者充焉。今之至相寺是也。裕后敕召入朝。才有间隙径投渊寺。欣畅意得倾阴屡改。又以帝之信施为移山路。本居迮隘兼近川谷。将延法众未日经远。裕卜西南坡阜。是称福地。非唯山众相续。亦使供拟无亏。渊即从焉。今之寺墌是也。自尔迄今五十余载。凶年或及而寺供无绝。如裕所示。斯亦预见之明也。因疾卒于至相之本房。春秋六十有八。即大业七年四月八日也。初渊奉持瓦钵。一受至终行住随身未曾他洗终前十日破为五段。因执而叹曰。钵吾命也命缘已谢五荫散矣。因而遘疾。此则先现灭相。后遂符焉。及正舍寿之时。钟声无故嘶破。三年之后更复如本。此皆德感幽显呈斯征应。率如此类也。弟子法琳。夙奉遗踪敬崇徽绪。于散骸之地。为建佛舍利塔一所。用津灵德。立铭表志云。

释道宗。俗姓孙氏。莱州即墨人。少从青州道藏寺道奘法师。学通经论。奘明达识慧。标举河海名播南北。立四种黎耶闻熏解性佛果等义。广如别传。宗受业智论十地地持成实毗昙。大小该博。晚住州

中游德寺。寺即宗之所造。房堂园圃悉是经论。声名雄远玄素攸仰。及讲大论天雨众花。旋绕讲堂飞流户内。既不委地。久之还去。合众惊嗟希有瑞也。宗虽目对初不怪之。行讲如初。后不重述。时共伏其远度。晚住慧日。英彦同聚该富是推。常讲成实弘匠后学。伪郑钦敬礼问优繁。上清东夏又钦德素。召入西京住胜光寺。复延入弘义宫。通霄法集。群后百辟咸从伏听。披阐新异振发时心。自尔周轮随讲无替。虽无成济而学者推焉。以武德六年卒于所住。春秋六十一。秦府下教赠物二百段。收葬于终南山至相寺之南岩。

释普旷。俗姓樊氏。扶风[邱-丘＋(尸@目)]人也。七岁出家。依止圆禅师而为沙弥。居山饵柏一十五载。诵读经教日夕相连。及进大戒便行头陀。乞食人间栖投林冢二十余载。刚梗严毅卓荦不群。言议酬捷孤然天挺。后游聚落采拾遗文因过讲席听其余论。素未开解闻即宪章。便构心曲陈论高座。发言新奇卒难解释。皆叹其俊锐莫肯前驱。每与周武对扬三宝。析理开神。有声朝典。佛法正隆未劳听解。遂往樊川头陀自静。夜宿寒林。人有索其首者。旷引刀将刎。乞者止之。又从索耳便刵而惠之。建德之年将坏二教。关中五众骚扰不安。旷闻之躬往帝庭广陈至理。不纳其言。退而私业。于斯时也寺塔湮废投命莫从。远造则力竭难通。近从则心轻易徙。遂因其俗位消息其中。武帝虽灭二教意存李术。便更置通道观学士三百人。并选佛道两宗奇才俊迈者充之。旷理义精通时共佥举。任居学正剖断时秀为诸生先。不久废观。听士随才赋任。旷力怯躬耕糇粒无委。寄禄登庸复任岐山从事。奉遵旧约不黩情染衣。故毡装倨傲临官剃发留须。头戴纱帽缨其咽颔。用为常轨。有事判约笔断如流。务涉繁拥者。便云我本道人不闲俗网。周国上下咸委其仪度也。顾旷通博任其处世。隋氏将兴菩萨僧立。相如朝服不同剃剪。员置百二十人。并括前法牙角不涅尘俗者。旷识悟闻达当其一焉。寻复废之。大法昌显并预出家同居兴善。果敢雄敏众所先之。隋文以通道观钟赐玄都观。黄巾一族同共移来将达前所。旷率其法属径往争之。立理既平便又刵耳。道士望风索然自散。乃悬于国寺声震百里。隋高晏驾禅定郁兴。乃召居之。大业末年又登纲任。大唐启运别奉诏书。曩积芳猷日别相见。武德三年三月卒于慈门寺。春秋七十三。遗告舍身山路不须茔垄。弟子捃萃余骨。起塔于终南龙池之峰。树铭旌德。于今存焉。

释保恭。姓崔。青州人也。晋永嘉南迁止于建业。父超道本州刺史。十一投灵法师。将欲试其神采。乃以观音诵之。初夜一时须臾便度。自谓闻之如经月顷。即度出家。会灵亡没。梦见两蛇从师脚出入恭脚中。忽尔惊觉。自觉心志弘雅身相安怗。便往开善彻法师所听采成论。义疏极细状如蝇头。一领八纸不遗一字。众齐五百莫不推先。受具已后随惠晓禅师综习定业。深明观行频蒙印可。又听成实谓有余

悟。反求所明翻成疑阻。即以问诸讲匠皆无通者。逢高昌嵩公开扬地持十地。因从受学。不逾年稔大义皆明。于前疑中。又削其半。乃行依地持偏讲法华。控引宗归。得其奥旨。陈至德初。摄山慧布。北邺初还欲开禅府。苦相邀请建立清徒。恭揖布慧声便之此任。树立纲位引接禅宗。故得栖霞一寺道风不坠至今称之咏歌不绝。恭又从布听采三论善会玄言。于前诸疑都并消释。及布之亡委以徒众。既承付属率诱如初。而德素尊严见者皆惮。整理僧务功在护持。仁寿末年献后崩背。帝造佛寺综御须人。佥委声实以状闻奏。下敕征入为禅定道场主。纲正僧网清肃有闻。迄于隋代常莅斯任。隋齐王暕。奉其道德礼以为师。既受戒已施衣五百领。一无所受乃从余散。唐运初兴归心泉石。遂避官于蓝田悟真寺。栖息林岫将事终焉。而御众摄持声光帝里。武德二年。下敕召还依旧检校。仍改禅定为大庄严。及举十德统摄僧尼。京辇诸僧慑惮威严遂不登及。高祖闻之曰。恭禅师志行清澄可为纲统。朕独举之。既位斯任诸无与对。遂居大德之右。专当剖断。平恕衷诣众无怨焉。以武德四年十二月十九日卒于大庄严寺。春秋八十。初恭弱年入道志力兼常。不以利倾不以威动。敦肃严毅深有大猷。曾经山行虎伏前道。从边直过情无顾及。大业中年枭感起逆。僧有竞者言与同谋。于时正在堂中登坐竖义。兵卫奄至围绕阶庭。合众惊惶将散其席。恭曰。自省无事。待论议讫当自辩之。从容谈叙都无异色。斯例甚众。略陈一二。由兹风问陈隋唐代。三国天子之所隆焉。葬于京郊之西南。其碑唐秘书监萧德言制文。

释法侃。姓郑氏。荥阳人也。弱年从道。志力坚明体理方广。常流心府。闻泰山灵岩行徒清肃瑞迹屡陈远扬荥泽。年未登冠遂往从焉。会彼众心自欣嘉运。及进具后励节弘规。预在清训务机登践。后周流讲席博览群宗。随闻戢戴有伦前达。有渊法师。道播当时雄杰推指。妙通十地尤明地持。侃又从焉。听其开释。皆周涉正理遵修章采。属齐历不绪周湮法教。南度江阴栖迟建业。听采新异鎣饰心神。摄虑缘求拟诸漆木。陈平之后北止江都安乐寺。有曹毗者。清信士也。明解摄论。真谛亲承。侃乃三业归从玄义请决。即开融胜相覆叙所闻。毗自听之恐有遗逸。侃每于隐义发明铺示既允惬当。毗皆合掌称善。隋炀晋蕃昔镇扬越。搜举名器入住日严。以侃道洽江澨。将欲英华京部。乃召而隆遣。既达本寺厚供礼之。盛业弘被栖心止观。时复开道唯识味德礼忏。匠益惰学亟动物心。仁寿二年。文帝感瑞。广召名僧用增像化。敕侃往宣州安置舍利。既奉往至统叙国风陶引道俗。革化归法者数亦殷矣。初孟春下诏之日。宣州城内官仓之地。夜放光明红赤洞发。举焰五丈广一丈许。官人军防千有余人一时奔赴。谓是火起。及至仓所乃是光相。古老传云。此仓本是永安旧寺也。至于明日永安寺拟置塔处。又放光明。如前无异。众并不委其然也。季春三月侃到宣州权止公馆。案行置所通皆下湿。一州之上不过永安。

既预光待因构塔焉。又令掘仓光之处。果得石函。恰同棺样。不须缮造。因藏舍利。又降甘露凝于树枝香甘过世。又感紫芝一枚生于舍利堂壁。九枚盘曲光色殊异。遂令以表闻奏。又造塔黎州。还令侃往。初至馆停。闻空中天乐。繁会聒耳。道俗庆之。又感异香互来充鼻。掘地四尺获一古瓦。铭云。千秋万岁乐未央。侃奉福弘业亟发征祥。抑是冥通。岂唯人事。旋还京邑讲授相寻。大唐受禅情存护法。置十大德用清朝寄。时大集僧众标名序位。侃仪止肃然挺超莫拟。既德充僧望遂之斯任。恂恂善诱弘悟繁焉。晚移兴善讲导无替。武德六年十一月卒于所住。春秋七十三矣。殡于东郊马头穴内。侃学专摄论。蹑足亲依。披析幽旨涣然标诣。解义释名见称清澈。诸赴听者欣其指况。有道抚法师者。俊颖标首京城所贵。本住总持。宗师异解用通摄论。及临侃席数扣重关。束心展礼餐承音训。遂舍其本习从归真谛。且侃形相英伟庠序端隆。折旋俯仰皆符古圣。所以隋朝盛德行业乃殊。至于容服可观引命征召。必以侃为言首。其威仪之选为如此也。及其少服紫石。老遂苦之。医诊云。须以猪肉用厌药势。侃曰。终须一谢。岂得啖他。因纵疾取终。其翘诚重物又若于此。侃初立名。立人安品。后值内惠日道场沙门智骞曰。侃之为字。人口为信。又从川字。言信的也。因从之。

释吉藏。俗姓安。本安息人也。祖世避仇移居南海。因遂家于交广之间。后迁金陵而生藏焉。年在孩童。父引之见于真谛。仍乞詺之。谛问其所怀。可为吉藏。因遂名也。历世奉佛门无两事。父后出家名为道谅。精勤自拔苦节少伦。乞食听法以为常业。每日持钵将还跣足入塔遍献佛像。然后分施。方始进之。乃至涕唾便利。皆先以手承取。施应食众生。然后远弃。其笃谨之行初无中失。谅恒将藏听兴皇寺道朗法师讲。随闻领解悟若天真。年至七岁投朗出家。采涉玄猷日新幽致。凡所咨禀妙达指归。论难所标独高伦次。词吐赡逸弘裕多奇。至年十九处众覆述。精辩锋游。酬接时彦绰有余美。进誉扬邑有光学众。具戒之后声问转高。陈桂阳王钦其风采。吐纳义旨钦味奉之。隋定百越遂东游秦望。止泊嘉祥如常敷引。禹穴成市问道千余。志存传灯法轮相继。开皇末岁。炀帝晋蕃置四道场。国司供给。释李两部各尽搜扬。以藏名解着功。召入慧日。礼事丰华优赏伦异。王又于京师置日严寺。别教延藏往彼居之。欲使道振中原行高帝壤。既初登京辇道俗云奔。见其状则傲岸出群。听其言则钟鼓雷动。藏乃游诸名肆。薄示言踪。皆掩口杜辞鲜能其对。然京师欣尚妙重法华。乃因其利即而开剖。时有昙献禅师。禅门钲鼓。树业光明道俗陈迹。创首屈请敷演会宗七众闻风造者万计。隘溢堂宇外流四面。乃露缦广筵犹自繁拥。豪族贵游皆倾其金贝。清信道侣俱慕其芳风。藏法化不穷财施填积。随散建诸福田。用既有余。乃充十无尽。藏委付昙献资于悲敬。逮仁寿年中。曲池大像举高百尺。缮修乃久身犹未成。仍就而居

之。誓当构立。抽舍六物并托四缘。旬日之间施物连续。即用庄严峙然高映。故藏之福力能动物心。凡有所营无非成就。隋齐王暕夙奉音猷。一见欣至而未知其神府也。乃屈临第并延论士。京辇英彦相从前后六十余人。并已陷折前锋令名自著者。皆来总集。藏为论主。命章陈曰。以有怯之心。登无畏之座。用木讷之口。释解颐之谈。如此数百句。王顾学士傅德充曰。曾未延锋御寇。止如向述恐罕追斯踪。充曰。动言成论验之今日。王及僚友同叹称美。时沙门僧粲。自号三国论师。雄辩河倾吐言折角。最先征问。往还四十余番。藏对引飞激注赡滔然。兼之间施体貌词采铺发。合席变情赧然而退。于是芳誉更举顿爽由来。王谓未得尽言更延两日。探取义科重令竖对。皆莫之抗也。王稽首礼谢永归师傅。并嚫吉祥麈尾。及诸衣物。晚以大业初岁。写二千部法华。隋历告终。造二十五尊像。舍房安置。自处卑室。昏晓相仍竭诚礼忏。又别置普贤菩萨像。帐设如前。躬对坐禅观实相理。镇累年纪不替于兹。及大唐义举初届京师。武皇亲召释宗。谒于虔化门下。众以藏机悟有闻。乃推而叙对曰。惟四民涂炭。乘时拯溺。道俗庆赖。仰泽穹旻。武皇欣然劳问勤勤不觉影移。语久。别敕优矜。更殊恒礼。武德之初。僧过繁结置十大德。纲维法务宛从初议。居其一焉。实际定水钦仰道宗。两寺连请延而住止遂通受双愿。两以居之。齐王元吉。久揖风猷亲承师范。又屈住延兴。异供交献。藏任物而赴。不滞行。藏年气渐衰屡增疾苦。敕赐良药。中使相寻。自揣势极难瘳。悬露非久。乃遗表于帝曰。藏年高病积德薄人微。曲蒙神散寻得除愈。但风气暴增命在旦夕。悲恋之至遗表奉辞。伏愿久住世间缉宁家国。慈济四生兴隆三宝。储后诸王并具遗启累以大法。至于清旦索汤沐浴着新净衣侍者烧香令称佛号。藏加坐俨思如有喜色。斋时将及。奄然而化。春秋七十有五。即武德六年五月也。遗命露骸。而色逾鲜白。有敕慰赙。令于南山觅石龛安置。东宫以下诸王公等。并致书慰问。并赠钱帛。今上初为秦王偏所崇礼。乃通慰曰。诸行无常。藏法师道济三乘名高十地。惟怀弘于般若。辩囿包于解脱。方当树德净土阐教禅林。岂意湛露晞晨业风飘世。长辞奈苑遽掩松门。兼以情切绪言见存遗旨。迹留人往弥用凄伤。乃送于南山至相寺。时属炎热坐于绳床尸不催臭加趺不散。弟子慧远树续风声。收其余骨凿石瘗于北岩。就而裨德。初藏年位息慈英名驰誉。冠成之后荣扇逾远。貌象西梵言寔东华。含嚼珠玉变态天挺。剖断飞流殆非积学。对晤帝王。神理增其恒习。决滞疑议。听众忘其久疲。然而爱狎风流不拘检约。贞素之识或所讥焉。加又纵达论宗颇怀简略。御众之德非其所长。在昔陈隋废兴。江阴凌乱。道俗波进。各弃城邑乃率其所属往诸寺中。但是文疏并皆收聚。置于三间堂内。及平定后方洮简之。故目学之长勿过于藏。注引宏广咸由此焉。讲三论一百余遍。法华三百余遍。大品智论华严维摩等各数十遍。并着玄疏盛流于世。及将终日。制死不怖论。落笔而卒。词云。略举十门以为自慰。夫含齿

戴发。无不爱生而畏死者。不体之故也。夫死由生来。宜畏于生。吾若不生何由有死。见其初生即知终死。宜应泣生不应怖死。文多不载。慧远依承侍奉俊悟当时。敷传法化光嗣余景。末投迹于蓝田之悟真寺。时讲京邑亟动众心。人世即目故不广叙。

## 续高僧传卷第十二

义解篇八　本传十五　附见四。

隋丹阳彭城寺释慧隆传一。

隋江都安乐寺释慧海传二。

隋江都慧日道场释慧觉传三。

隋终南山龙池道场释道判传四。

隋终南山悟真寺释净业传五。

隋西京大禅定道场释童真传六。

隋西京大禅定道场释灵干传七(灵辩)

隋东都内慧日道场释敬脱传八。

唐京师净影寺释善胄传九(慧威)

唐京师胜光寺释辩相传十。

唐京师大总持寺释宝袭传十一(昙恭　明洪)

唐京师大总持寺释慧迁传十二。

唐并州武德寺释慧觉传十三。

唐常州建安寺释智琚传十四。

唐常州弘业寺释道庆传十五。

释慧隆。俗姓何氏。丹阳句容人也。祖翦梁武陵王长史。父嶷梁散骑常侍。隆十一出家。师于宣武寺僧都沙门慧舒。舒道业遐畅风标清举。学堪物轨德允人师。乌回当职秉持攸寄。隆恭撝恪慎备尽师

资。年届十三志存听学。才欲闻道即感灵瑞。有人自称姓蒋名规。授法华一部便曰。将来佛法寔用相寄。发言适竟莫知所之。以义推之。若非四依齐位九师均德。岂能当斯负荷克感圣言。遂听法云寺礭法师成论。一遍未周已究深隐。习业数载独称标拔。及登具戒更采毗尼。故得五甖一河殊制异饮。备皆断核洞尽铨衡。及梁运荡覆避世顺时。虽属雕荒学功靡弃。彭城寺内引化如流。陈氏御历重阐玄踪。僧正晅公道门德望。于兹寺内结肆开筵。义侣玄徒四方云萃。隆当入室独冠群英。既解慧超挺。命令敷述。及晅将化遗旨在斯。法筵是继诚当嘉旨。然其识用淹华言辩清富。每至商搉玄理。顿徙迟疑。虽复谈柄屡撝言锋时砺。而硕难自撤简绰澄远。隋氏驭宇九有同朝。上德高人咸纡延请。隆志存栖晦。以老疾致辞。居旧敷弘。仍以卒岁。仁寿元年十一月十六日卧疾。二十日迁化。尔时冬至告节气序祁寒。云布弥天雪飞遍野。及中宵之泥曰也。天色开霁星汉澄明。岂非神灵哀罔天龙感悼之明瑞矣。然隆慈济成性不尚华饰。柔顺知足无贪为宝。凡讲成论三十遍。涅槃大品各十余遍。余则有差故不具叙。未终前领弟子于高座寺南山顶聚土筑坛语曰。我若舍形不烦棺椁。可于此处以施禽虫。坛竟便迁。诚哉知命。后依遗命。仍树高碑寺。沙门法宣为文。

　　释慧海。姓张氏。清河武城人。少年入道。师事邺都广国寺冏法师。听涅槃楞伽。始通再遍便能覆述。上首加赏。又经五稔学徒推服。更从青州大业寺道猷法师。受摩诃衍毗昙等。然猷慧解无碍开智难思。海以颖脱之才当斯荣寄。以周大象二年来仪涛浦。创居安乐修葺伽蓝庄严佛事建造重阁。躬自经始咸资率化。竭筋力而忘倦。蒙寒暑而载驰。常以净土为期。专精致感。忽有齐州僧道诠。赍画无量寿像来云。是天竺鸡头摩寺五通菩萨。乘空往彼安乐世界图写尊仪。既冥会素情深怀礼忏。乃睹神光昭烁。庆所希幸。于是模写恳苦。愿生彼土。没齿为念。以大业五年五月旦疹患增甚。语弟子曰。我当灭矣。伸手五指用表终期。气息绵微属纩斯待。至五日夜欻然而起。依常面西礼竟加坐。至晓方逝。春秋六十有九。颜色恬和俨如神在。道俗悲凉竞申接足。花香如雨下。金宝若山颓。充委阶墀。福惠之力矣。然其自少精苦老而逾笃。般舟密行之法。兰若思惟之仪。亟展修行。瑞相常扰。兼以慈仁救护有剧诸己。诱劝博约必竭其才。宰官居士之流。老病贫穷之侣。并情遗重轻德施平等。斯固器宇该含。末代之通人也。讲涅槃三十遍。诵法华经一部讲五十遍。即以其月九日琢石于寺。镌为巨室而移坐焉。江都县令辛孝凯。崇信是投内外通舍。解衣撤膳躬自指撝。弟子慧昉。以全身处乃架塔筑基增其华丽。仍建碑旌德于寺之门。秘书学士琅耶王慎为文。

　　释慧觉。姓孙氏。其先太原晋阳人也。江右丧乱。迁居丹阳之秣陵焉。觉之在孕。梁代志公不测人也。游宅徘徊顾而言曰。此处当出

神童。俄而载诞。有若符契。幼而风神特达气调不群。虽则青襟。便有奇心远识。于五荫六尘。深知泡电。誓求离俗。二亲弗能违也。年八岁出家研精法相。其初伏业。即兴皇朗法师也。学门拥盛咸畅玄风。入室之徒莫非人杰。觉禀承宏论备观幽旨。领略津会镌求幽赜。骋驰众妙得自匈襟。宗匠加赏相击称为法器。加以游心九部备观数论。诡说异门并寻枝叶。既而叹曰。枪榆岂冲天之举。小道乖适远之津。聊以忘忧非吾徒也。夫澄神入慧莫尚五门。摄山泉石致美息心胜地。乃抠衣独往止于栖霞寺焉。有慧布法师。空解第一。深明方等。或有未悟韫椟于怀。伫知音者及见欣然便即开授。又以大智度论江左少弘。布备宗绪将陈请说。乃垂覃思申畅幽微。布公披襟叹美。即命开讲。于是旧文新意两以通之。远近餐服闻所未闻。释论广兴于斯盛矣。陈晋安王伯恭为湘州刺史。深加礼异并请讲众。南行弘演。吏部尚书毛喜。护军将军孙玚。并鞠躬顶礼虔仰殊常。左卫将军傅縡。学通内外气调甚高。缁素之间无所推敬。每见觉来必心形俱肃。剧谈高论流连无已。天爵服人皆如此类。隋朝克定江表宪令惟新。一州之内止置佛寺二所。数外伽蓝皆从屏废。觉惧金刚之地沦毁者多。乃百舍兼行上闻天听。有敕霈然从其所请。启沃神衿弘护像法信有力焉。炀帝昔居藩屏化牧淮甸。钦伫胜人义踰仄席。乃赐书曰。法师安善。凉暑惟宜。承栖迟龟山之域。阐扬龙树之旨。其义端雄辩。独演畅于稽阴。谈柄微言。偏引级于镜水。弟子钦风籍甚味道尤深。今于城内建慧日道场。延屈龙象大弘佛事盛转法轮。上人名称普闻众所知识。今遣迎候。迟能光拂也。于即贲然来仪。膺此嘉命。法济上人者。灵智难思。于永福道场请开大论。主上亲临法席称善久之。后止白塔恒事敷说。大品涅槃华严四论等二十余部。遍数甚多。学徒满席。法轮之盛莫是过也。先是江都旧邸立宝台经藏。五时妙典大备于斯。及践位东朝。令旨允属掌知藏事。佥曰得人。大业二年从驾入京于路见疾。而神色怡然法言无废。及至将渐明悟如常。咸见金刚大神前后围绕外国梵僧烧香供养。初有智觉禅师。爰感灵应。乃见觉名题于金录。固其所得位地义量难测。至三月二十二日。迁化于泗州之宿预县。春秋五十有三。惟觉美词令善容止。身长八尺风表绝伦。摄[齋-小＋衣]升堂俯仰可则。觌其威仪莫不改容易观。寓目忘倦。至于吐纳玄言宣扬妙义。雄辩清论云飞泉涌。真可谓日月入怀风飙满室。虽复褊志滞情。亦顿忘鄙吝。然其芝兰所化。陶诱之功日就月将。固亦弘矣。兼通外典妙善尺牍。属词染翰造次可观。折简所至皆为模楷。加以风度淹远雅量弘深。谈绝是非心夷彼我。峻矣重仞人莫之窥。信施相积随用檀舍。二翼之外纤芥罔畜。止有论文谈疏。盈于几箧而已。岂非拔俗之奇才通方之正士也。有诏丧事所须随由备办。恩礼周给务从优厚。并具舟楫。王人将送。其年五月十三日。还窆于江阳县之茱萸里。传业学士数甚滋多。门人智果。禀承遗训情深追远。乃与同学纪诸景行碑于寺门。秘书诏诰舍人虞世南为文。金紫光禄大夫内史侍郎

虞世基为铭。见于别集。

释道判。姓郭氏。曹州承氏人也。三岁丧亲十五游学。般涉史籍略综儒道。十九发心出家。投于外兄而剃落焉。具戒已后历求善友。深厌俗累绝心再往。每阅像教东传。慨面不睹灵迹。委根归叶未之或闻。遂勇心佛境誓尚瞻敬。以齐乾明元年。结伴二十一人。发趾邺都将经周塞。关逻严设又照月光。踟蹰回互义无踰越。忽值云奔月隐。乘暗度栈。遇逢游兵。特蒙释放。以周保定二年达于京邑。武帝赏接崇重。仍令于大乘寺厚供享之。经逾两载。上表乞循先志。又蒙开许。敕给国书并资行调。西度砂碛千五百里。四顾茫然绝无水草。乘饥急行。止经七夕便至高昌国。是小蕃附庸突厥。又请国书。至西面可汗所(此云天子治也)彼土不识众僧。将欲加害。增人防卫不给粮食。又不许出拾掇薪菜。但令饿死。有周国使人谏云。此佛弟子也。本国天子大臣敬重供养。所行之处能令羊马孳多。可汗欢喜。日给羊四口以充恒食。判等放之而自煮菜进啖。既见不杀众生不食酒肉所行既殊。不令西过。乃给其马乘遣人送还。达于长安住干宗寺。判以先在穷险无人造食。遂舍具戒今返京室。后乃更受之停止五年。逢静蔼法师。咨询道务。慧业冲邃淹历五周朝夕闻问。方登阶渐。会武帝灭法。与蔼西奔于太白山。同侣二十六人。逃难岩居不忘讲授。中百四论日夜研寻恂恂奉诲。虽有国诛靡顾其死。东引寻山岠于华岳。凡所游遁者望日参焉。遂离考山室二十余所。依承蔼德。为入室之元宗。始末一十五年。随逐不舍。后蔼舍身穷谷用陈护法。判含酸茹毒奉接遗骸。建塔树铭勒于岩壁。天元嗣历寻改邪风。创立百二十人为菩萨僧。判当其数。初住陟岵寺。大隋受命广开佛法。改为大兴善焉。判道穆僧徒历总纲任。部摄彝伦有光先范。开皇之肇。于终南山交谷东岭。池号野猪。迥出云端俯临原陆。躬自案行可为栖心之场也。结草为庵集众说法。开皇七年。敕遣度支侍郎李世师。将天竺监工。就造院舍常拟供奉。知判道业修旷。给额为龙池寺焉。大将军云定兴。以为檀越。四事供给无爽二时。侍郎独孤机。餐奉音猷于宅后园别立斋宇。请来栖息。终日将事禀其法戒。薛国公及夫人郑氏。夙奉清训年别至此。咨承戒诰决通疑议。以大业十一年五月四日平旦卒于山寺。春秋八十有四。初判释蒙启法性狎林泉。少欲无竞乐居俭摄。行慈济乏偏所留心。履苦登危弥其本意。故每至粟麦二熟。行乞贮之至厚。雪弥山则遗诸飞走。所以山侣游僧。蒙其奖济者殷矣。又食不择味生无患苦。僧事鞅掌身先令之。而弘道终朝虔虔无怠。虽暂游世恒归山室。斯亦岩岫之学观矣。

释净业。俗姓史氏。汉东随人也。年登小学即沾缁服。闾里嘉之号称贤者。专经之岁割爱出家。净养威仪霜厉冰洁。受戒以后游刃河内。精研律部博综异闻。时有论师慧远。树德漳河传芳伊洛。一遇清

耳。便伸北面。学涅槃等经。皆品酌其致弘宣大旨。而恨文广功略章句未离。及远膺诏入关。业亦负帙陪从。首尾餐承尽其幽理。晚就昙迁禅师。学于摄论。迁器宇崇廓墙仞重深。遂举知人。同扬乐说。嘉业钻仰诚至。乃倾襟导引。随闻顶受缄勒寸心。开皇中年。高步于蓝田之覆车山。班荆采薇。有终焉之志。诸清信士。敬揖戒舟为筑山房。竭诚奉养。架险乘悬。制通山美。今之悟真寺是也。业确乎内湛令响外驰。仁寿二年。被举送舍利于安州之景藏寺。初通行诸基。欲于十力寺置之。行至景藏。忽感异香满院。众共嗟怪。因而树立。将下舍利。赤光挺出照于人物。寺重阁上闻众人行声。及往掩捕扃闭如初。一人不见。塔北有池。沙门净范为诸道俗受菩萨戒。乃有群鱼游跃首皆南向似受归相。范即乘舟入水为鱼授法。鱼皆回头绕船如有听受都无有惧业庆其所遇。乃以舍利置于佛堂。先有塑菩萨一躯。不可移转。至明乃见回身面于舍利。状类天然一无损处。屡兴别瑞。传言不尽。大业四年。召入鸿胪馆。教授蕃僧。九年复召住禅定寺。联翩荏苒微壅清旷后欲返于幽谷。告同学曰。此段一行便为不返。而别未淹旬。已闻殂化。春秋五十有三。达生知命斯亦至哉。即大业十二年二月十八日也。露骸松下。初业神岸温审仪止雍容。敦仁尚德有古贤才调。笃爱方术。却粒练形。冰玉云珠。资神养气。而卒非其所治。徒载声芳。洁己清贞差为传德矣。

释童真。姓李氏。远祖陇西寓居河东之蒲阪焉。少厌生死希心常住。投昙延法师。为其师范。综掇玄儒英猷秀举。受具已后归宗律句晚涉经论。通明大小尤善涅槃。议其词理。恒处延兴敷化不绝。听徒千数各标令望。详真高誉继迹于师。开皇十二年。敕召于大兴善对翻梵本。十六年。别诏以为涅槃众主。披解文义允惬众心。而性度方正善御大众。不友非类唯德是钦。仁寿元年。下敕率土之内普建灵塔。前后诸州一百一十一所。皆送舍利。打刹劝课缮构精妙。真以德王当时。下敕令住雍州创置灵塔遂送舍利于终南山仙游寺。即古传云。秦穆公女名弄玉。习仙升云之所也。初真以十月内从京至寺路逢雨雪。飞奔滂注掩渍人物。唯舍利舆上独不沾润。同共异之。寺居冲谷日夕风振。自灵骨初临迄于藏瘗。怗然恬静。灯耀山谷。兼以阴云四塞雨雪俱零。冀得清霁见日。有符程限。真乃手执熏炉兴发大愿。恰至下期。冬日垂照。时正在午。道俗同庆。及安覆讫还复云合。大众共叹真心冥感之所至也。大业元年营大禅定下敕召真为道场主。辞让累载不免登之。存抚上下有声僧网。又以涅槃本务。常事弘奖。言令之设。多附斯文。大业九年。因疾卒于寺住。春秋七十有一。真抱操怀亮。朋附高流厮下之徒。性非倾徙。寺既初立宰辅交参。隆重居怀未始迎送。情概天表卒难变节。当正临食众将四百。大堂正梁忽然爆裂声骇震霆。一众惊散咸言摧破。徒跣而出者非一。唯真端坐依常执匙而食。容气不改若无所闻。兼以偏悲贫病。撤衣拯济躬事扶视。时所

共嘉。刚柔兼美焉。

释灵干。姓李氏。金城狄道人。祖相封于上党。遂随封而迁焉。年始十岁。乐闻法要。游寺观看情欣背俗。亲弗违之。年十四。投邺京大庄严寺衍法师为弟子。昼夜遵奉无怠寸阴。每入讲堂想处天宫无异也。十八覆讲华严十地。初开宗本披会精求。佥共怪焉。又酬抗群锋无所踬碍。众益欣美。冠年受具专志毗尼而立性翘仰恭摄成节。三业护持均持遮性。周武灭法通废仁祠。居家奉戒仪体无失。隋开佛日。有敕简入菩萨数中。官给衣钵少林置馆。虽蒙厚供而形同俗侣。开皇三年。于洛州净土寺方得落采。出家标相自此繁兴。有海玉法师。讲华严众。四方追结用兴此典。干即于此众讲释华严。东夏众首咸共褒美。开皇七年。因修起居道业夙闻。遂蒙别敕令住兴善。为译经证义沙门。至十七年遇疾闷绝。惟心不冷未敢藏殡。后醒述云。初见两人手把文书户前而立曰。官须见师。俯仰之间乃与俱往。状如乘空。足无所涉。到一大园。七宝树林端严如画。二人送达便辞而退。干独入园东西极目。但见林地山池无非珍宝。焜煌乱目不得正视。树下花座或有人坐或无坐者。忽闻人唤云。灵干汝来此耶。寻声就之。乃慧远法师也。礼讯问曰。此为何所。答是兜率陀天。吾与僧休同生于此。次吾南座上者。是休法师也。远与休形并非本身。顶戴天冠衣以朱紫。光伟绝世。但语声似旧依然可识。又谓干曰。汝与我诸弟子后皆生此矣。因尔觉悟重增故业。端然观行绝交人物。仁寿三年举当寺任。素非情望。因复俯从。其年奉敕。送舍利于洛州。便置塔于汉王寺。初建塔所屡放神光。风起灯灭。而通夕明亮不须灯照。又感异香从风而至。道俗通见。四月八日下舍利时。寺院之内树叶皆萎。乌鸟悲叫。及填平满还如常日。时汉王谅作镇晋阳。承干起塔王之本寺。远遣中使嚫赐什物。然其善于世数。机捷枢要辩注难加。尝为献后述忏。帝心增感歔欷连洏。乃赐帛二百段。用旌隆敬。大业三年置大禅定。有敕擢为道场上座。僧徒一盛匡救有叙至八年正月二十九日卒于寺房。春秋七十有八。幢盖道俗相与奔随。乃火葬于终南之阴。初干志奉华严。常依经本。作莲华藏世界海观及弥勒天宫观。至于疾甚。目精上视不与人对。久之乃垂顾如常日。沙门童真问疾因见是相。干谓真曰。向见青衣童子二人来召。相逐而去。至兜率天城外。未得入宫。若翘足举望。则见城中宝树花盖。若平立则无所见也。旁侍疾者曰。向举目者。是其相矣。真曰。若即往彼。大遂本愿。干曰。天乐非久终坠轮回。莲华藏世界是所图也。不久气绝须臾复还。真问何所见耶。干曰。见大水遍满华如车轮。干坐其上所愿足矣。寻尔便卒。沙门灵辩。即干之犹子也。少小鞠育诲以义方。携在道位还通大典。今住胜光寺。众议业行擢知纲任。扬导华严擅名帝里云。

释敬脱。不详姓氏。汲郡人也。童少出家。以孝行清直知名。虽

该核小大偏明成实。讲解周镜不亏声问。开张衢术章疏惟新。为后学宗仰。又善声韵兼通字体。苍雅林统识其科踪。文章篇什颇豫伦伍。同住房院罕见余谈。手不辍卷专师广赡。威仪修整未曾反顾。身极长大充满圆成。时共目之以为僧杰。人有达于帝者。乃追住慧日。四海齐架又无与竞。志节坚正最为称首。帝欲试诸大德谁为刚亮。通命引入允武殿。敕监门郎将段文操。拔刀逐之令走。诸大德并趋步速往。唯脱缓步如常。语操曰卿何事以此相逼。及上殿坐语论佛理。帝徐顾操曰。众僧素不知俗法。监门何得催耶。私异脱之大志也。敕赐大竹扇。面阔三尺。即令执用。并赐松抱高屧。令着于宫中而出。帝自送之曰。诚僧杰矣。尔后常弘成实无替时序。以大业十三年卒于东都鸿胪寺。春秋六十三。自脱之听学也。常施荷担母置一头。经书及笔又置一头。若至食时留母树下。入村乞食用以充继。其笔绝大粗管如臂可长三尺。方丈一字莫不高推。人有乞书者。纸但一字耳。风力遒逸睹之不厌。皆施诸壁上来往观省。东都门额。皆脱所题。随一赋笔更不修饰。时慧日有沙门法楞者。偏弘地论著述疏记。声名相副见重道场。及于终世。以事闻奏。帝哀之。殡殓所资皆从天府。

释善胄。俗姓淮氏。瀛州人。少出家。通敏易悟机达为心。预涉讲会乐详玄极。大论涅槃是所钻注。齐破投陈。奔造非数。年屡荐馁告乞是难。日济一饼才充延命。形极羸悴众不齿录。行至一寺闻讲涅槃。因入论义。止得三番。高座无解低头饮气。徒众千余停偃讲席。于是扶举而下。既至房中奄然而卒。胄时论讫即出。竟不知之。后日更造。乃见造诸丧具。因问其故。乃云。法师昨为北僧所难。乃因即致死。众不识胄。不之擒捉。闻告自审退而潜焉。经于数日后得陈僧。将挟复往他讲所。论义者无不致屈。毙者三人。由此发名振绩。大光吴越。隋初度北依远法师。止于京邑住净影寺。听徒千数并锋锐一期。而胄覆述竖义神采秀发。偏师论难妙通解语。远制涅槃文疏。而胄意所未弘。乃命笔改张剖成卷轴凿深义窟利宝罔遗。远闻告曰。知子思力无前。如何对吾改作。想更别图可耶。胄曰。若待法师即世方有修定。则胄之虚名终无实录。远乃从之。疏既究成。分宗匠世。亟有陈异。远亡之后。敕令于净影寺为涅槃众主。开皇将末。蜀王秀镇部梁益。携与同行。岷嶓望德日归成务。逮仁寿末岁。还返关中。处蜀道财悉营尊像。光坐严饰。绝世名士虽途经危险。而步运并达。在京供养以为模范。会文帝置塔。敕送舍利于梓州牛头山华林寺。严舆将达。感猪八头突到舆下从行至馆。驱逐乃走。还来如故。渐至城治。黑蜂四枚形甚壮伟。随舆旋绕数匝便去。既至州馆夜放大光明彻屋上如火焰发。食顷方灭。又掘塔基入深丈余。正当函处得古瓷瓶。无盖有水。清澄香美。乃用盛于函内。寺有九层浮图。从西南角第二级放光。上照相轮如五石瓮许。黄赤如火良久方隐。又堂内弥勒像亦放眉间紫光。并二菩萨亦放赤光通照寺院。前后七度。众人同见。除

不来者。及大业造寺。广召德僧。冑应高选。又住禅定屡开法席。传向相寻因感风疾。唇口喎偏。时人谓。改张远疏之所及也。初远以涅槃为五分。末为阇维分。冑寻之揣义改为七分。无有阇维。第七云结化归宗分。自风疾多载。而问难寻常。为诸学者所共惊惮。后忽患损口如恒日。冑曰。吾患既差命必终矣。此不可怪。理数然也。大业十三年欲返本寺。众不许之。乃以土塞口。欲自取死。寺众见其志决。方复开许。以武德三年八月内终于净影寺。春秋七十有一。初患笃谓门人曰。吾一生正信在心。于佛理教无心轻略。不虑净土不生。即令拂拭房宇。烧香严待。病来多日委卧不起。忽尔自坐合掌。语侍人曰。安置世尊令坐。口云。世尊来也。冑今忏悔惭愧。如是良久曰。世尊去矣。低身似送。因卧曰。向者阿弥陀佛来。汝等不见耶。不久吾当去耳。语顷便卒。葬于城南韦曲之北崖。遵遗令也。弟子慧威住大总持。讲寻宗迹著名京室。

释辩相。姓史。瀛州人也。性爱虚静。游听有声业综经术。齐赵之方备闻芳绩。后旋洛下涉诸法席。又往少林依止远公。学于十地大小三藏。遍窥其隩隅。而于涅槃一部详核有闻。末南投徐部。更采摄论及以毗昙。皆披尽精诣。传名东壤。光问师资众所归向。开皇七年。随远入辅。创住净影对讲弘通。仁孝居心崇仰师辙。仁寿置塔。敕令送舍利於越州大禹寺。民庶欢跃欣见遗身。未及出间光自涌现。青黄赤白四色。昭彰流溢于外。七众嗟庆胜心屡动。又于山侧获紫芝一枚。长二尺三寸。四支三盖。光色鲜绮。还返京都大弘法席。常听学士一百余人。并得领袖当时。亲承音诰。大业之始召入东都。于内道场敷散如故。为郑拥逼同固洛滨。武德初年。蒙敕延劳还归京室。重弘经论更启蒙心。今上昔在弘义。钦崇相德延入宫中。通宵法论亟动天顾。嚫锡丰美。乃令住胜光。此寺即秦国之供养也。故以居焉。晚以素业所资慧门初辟。追崇净影仍就讲说。又舍所遗图远形相。常存敬礼用光先范。以贞观初年。因疾缠身无由取逝。乃隐避侍人自缢而卒。在于住寺。春秋七十余矣。相为人敦素。形色鲜白眉目浓朗仪止闲泰。商搉名理接顿词义有神采矣。

释宝袭。贝州人。雍州三藏僧休法师之弟子。休聪达明解神理超逸。齐末驰声广于东土。周平齐日。隐沦本州。天元嗣立创开佛法。休初应诏为菩萨僧。与遵远等同居陟岵。开皇七年召入京辇住兴善寺。袭十八归依诵经为业。后听经论偏以智度为宗。布响关东高问时杰。从休入京训勖为任。开皇十六年。敕补为大论众主。于通法寺四时讲化方远总集。逮仁寿造塔。又敕送舍利于嵩州嵩岳寺。初云雾暗合七日蒙昧。袭乃擎炉发誓。愿将限满下舍利时得见日采。俄而所期既至。天开光耀日当正午。既副情望遂即藏翳。末又送于邢州泛爱寺。忽于函上见诸佛菩萨等像及以光明。周满四面不可殚言。通于二

日光始潜没。而诸相犹存。及当下时又见卧像一躯赤光踊起。袭欣其所感图而奉敬。至文帝升遐起大禅定。以名称普闻召而供养。武德末年卒于住寺。春秋八十矣。有弟子昙恭明洪皆善大论。恭少而机辩。见解有名。屡讲经论京室称善。护法匡弼颇存圣言。贞观初年。敕征为济法上座。纲维僧务传芳季绪。后召入弘福。又令知普光寺任。德为时须。故轮转无定。卒于任所。洪亦以荣望当时绍宗师业。召入普光。时复弘法而专营浴供。月再洗僧。系踵安公。归心慈氏云。

释慧迁。瀛州人也。好学专问。爱玩地论。以为心赏之极。负锡驰骋求慕郢匠。虽研精一部。而横洞百家。每至难理。则群师具叙。有齐之时早扇名实。又从远公重流前业。义不再缘。周经一纪并通涅槃地持。并得讲授。齐亡法毁南奔陈国。大隋革运又归乡壤。行经洛下还附远焉。故业新闻备填胸臆。及远入关从而来至。住大兴善。弘敷为任。开皇十七年。敕立五众。请迁为十地众主。处宝光寺。相续讲说。声类攸陈。仁寿二年。敕令送舍利于本乡弘博寺。既至掘基入地六尺。感发紫光散冲塔上。其相如焰。似金像所佩者。又土上成字。黑文分明。云转轮王佛塔也。见此灵相咸庆希逢。仁寿四年。又于海州安和寺起塔。掘深五尺便获白土。色逾于粉遍满坑中。复深八尺。于白土内得白玉一枚。方余径尺光润难比。及将下旦放大光明。通照城郭色如红火。舍利出瓶。分为六粒。现希有事。众皆叹讶。迁后频开十地。京邑乃多无与比肩者。及大禅定兴。召入处之。武德末年卒于所住。春秋七十有九矣。自迁之末后。十地一部绝闻关壤。道由人弘。于斯验矣。有心之寄诚可励诸。

释慧觉。俗姓范氏。齐人也。达量通鉴罕附其伦。而仪形秀峙。眉目峰映。衣服鲜洁。身长七尺。容止温弘顾步淹融。锵锵然也。执持行路。莫不驻步迎睇而目送者。其威仪感人如此。明华严十地。讲席相继流轨齐岱。荣名远着门学成风。大隋受禅阐隆像法。以文皇在周既总元戎。躬履锋刃。兵机失捷。逃难于并城南泽。后飞龙之日。追惟旧壤。开皇元年。乃于幽忧之所置武德寺焉。地惟泥湿遍以石铺。然始增基通于寺院。周闾千计廊庑九重。灵塔云张景台星布。以觉识解腾誉。召而处之。弘阐法门。多以华严为首。受悟请益。宏略遵于四宗。后被请高阳允当讲匠。听众千余堂宇充溢。而来者不绝。遂停法肆。待有堂宇方可弘导。爰有施主。即为造千人讲堂。缔构斯须不月便就。既登法座众引充满。觉威容宏雅其状若神。谈吐抑扬。汲引玄隐。披释冲洽。听徒竦戴。诚博义之弘量也。着华严十地维摩等疏并缵义章一十三卷。文质恢恢条贯伦约。齐魏明德咸诵行之。至武德三年。会猃狁南侵。觉少有恙。通告门人曰。吾其去矣。侍者曰。今寇贼临城人路阻绝。知何处去。答曰。生死道长去留无日。明当别矣。乃敕出身资为僧设食。与众取诀。通夜正念精爽冷然。明相

才出奄然从化。春秋九十矣。初觉慧解之性素蓄胸襟。福业摄生随喜者众。凡有营理。身助修治故寺之基趾。咸由劝勉。又闻往生净土园施为功。不远千里青州取枣。于并城开义寺种之。行列千株供通五众。日呈茂美斯业弘矣。时寺有二僧。俱名智达。远公门人。善解当世。武德之初京邑呈美。又有明干者。亦亚其伦。相与传灯流芳不绝。

释智琚。新安寿昌人。俗姓李氏。原其世系出自高阳未胄。任为理官。仍以为姓。时代音变。遂以理为李。因而氏焉。其本冀州赵郡典午。东迁徙居江左。父祎仕梁员外散骑侍郎。琚年十九。便自出尘听坦师释论。未淹灰管频闻精义。坦即隋齐王暕之门师也。次听雅公般若论。又听誉公三论。此三法匠名价尤重。琚欲洁操秉心。偏穷法性。诸高座主多无兼术。古人有言。学无常师。斯言有旨。广寻远讨曲尽幽求。年二十七即就敷讲。无碍辩才众所知识。说经待问亟动恒伦。及坦将逝。以五部大经一时付属。既蒙遗累即而演之。声价载隆。玄素攸仰。然其口不言人。眼无受色。牢醍弗尝荤辛无犯。入室弟子明衍。受业由来便事之为和上。亡前谓曰。吾以华严大品涅槃释论。此之文言吾常吐纳。今以四部义疏付属于汝。乃三握手。忽然而终。[歹*(亠/(坐-土＋十))]于常州之建安寺。即武德二年六月十日也。窆于毗坛之南寺之旧垗。衍姓丘氏。晋陵名族。容止可观精采卓异。敬崇芳绩树此高碑于寺之门前。陈西阳王记室谯国曹宪为文。

释道庆。姓戴。其先广陵。后进度江家于无锡。年十一出家。事吴郡建善寺藏阇梨。服勤尽礼同侣所推。十七出都。听彭城寺讲成实论。大义余论皆莫之遗。所以时匠目曰。悬日月于怀中。注江河于口内者。诚归于庆矣。既荷嘉问倍志兼常。利齿闻于既往。高座属于兹日。及陈祚云亡法朋雕散。东归无锡居凤光寺。学徒载萃诲诱如初。后止毗坛弘业寺。专事阐弘无弃凉暑。然其美容止善言笑。淡名利厚交游。毫翰奔涌琴诗婉妙。风神闲纵韵宇虚凝。应物有方履机无忤。以武德九年八月终于寺房。春秋六十一。即以其月二十三日。窆于扶塘之山津也。穿圹之日。锹锸才施。感白鹤一群自天而下。遥曳翻翔摧藏哀唳。自非道光远被。何由致此异祥。同寺沙门法宣曰。余与伊人言忘道狎。京辇小年已欣共被。他乡衰暮更喜同袍。月席风筵接腕晤语。吾子经堂论室促膝非异人。岂意玄穹歼我良友。千行徒洒百身宁赎。未能抑笔聊书短铭。其曰。十力潜景。四依匡世。踵德连晖伊人是继。宫墙戒忍灯炬禅慧。并驱生林分庭安睿。论堂振玉义室芬兰。坐威师子众绕栴檀。道洁尘外理析谈端。四仪式序三业惟安。秽土机穷胜人现灭。帐留余影车回去辙。陇月孤照坟泉幽冽。竹露暂团松风长切。气运有终德音无绝。

# 续高僧传卷第十三

义解篇九　本传十七　附见七。



释慧因。俗姓于氏。吴郡海盐人也。晋太常宝之后胤。祖朴梁散骑常侍。父元显梁中书舍人。并硕学英才世济其美。因禀灵温[示*谷]清鉴俭通。徽音深靡缁素钦属。十二出家。事开善寺慧熙法师。志学之年。听建初琼法师成实。曾未具戒便齐入室。慧声广被道众相推。而欣味静心未指章句。乃诣钟山慧晓智瓘二禅师。请授调心观法。定

水既清道思逾肃。师袭宏略曲尽幽微。而悟言神解独酌标致。又造长干辩法师。禀学三论。穷实相之微言。弘满字之幽旨。写水一器。青更逾蓝。辩后归静山林。便以学徒相委。受业弟子五百余人。踵武传灯将三十载。陈太建八年。安居之始忽感幽使。云王请法师。部从相諠丝竹交响。当即气同舍寿。体如平日。时经七夕若起深定。学徒请问乃云。试看箱内见有何物。寻检有绢两束。因曰。此为嚫遗耳。重问其故。曰妄想颠倒知何不为。吾被阎罗王召。夏坐讲大品般若。于冥道中谓经三月。又见地狱众相五苦次第。非夫慈该幽显行极感通。岂能赴彼冥祈神游异域。陈仆射徐陵。高才通学。尚书毛喜。探幽洞微。时号知仁。咸归导首。隋仁寿三年起禅定寺。搜扬宇内远招名德。因是法门龙象乃应斯会。既德隆物议大众宗归。遂奉为知事上座。训肃禅学柔顺诱附。清穆僧伦事等威权。同思启旦。又寺初胜集四海一期。名德相亚通济斯美。因又寔兼之矣。频讲三论并制文疏。要约标控学者高奉。大唐弘运重兴佛日。举十大德当其一焉。以身御法不令而行。让以得之屈己成务。故京寺宿望心敬遵承。咸崇菩萨戒师。后进具戒者。无不依而羯磨。左仆射萧瑀。器局贞亮玄风凝远。刑部尚书沈叔安。温彝弘雅达信通神。并崇仰钦承于兹二纪。因定慧两明空有兼照。弘法四代常显一乘。而莫竞物情喜怒无色。故游其道者莫测其位。以贞观元年二月十二日卒于大庄严寺。春秋八十有九。未终初夜告弟子法仁曰。各如法住。善修三业无令一生空过。当顺佛语勿变服扬哀。随吾丧后事不可矣。乃整容如常。潜思入定于后夜分正坐而终。咸闻异香满室。遂迁坐于南山至相寺。于时攀辕扶毂。道俗千余送至城南。又闻天乐鸣空。弟子等为建支提塼塔。勒铭封树。兰陵萧钧掣文。仁是乡人少所供奉。清净身心修行念定。卑弱着性有名门学。

　　释慧暠。安陆人。幼入道门。即怀远量收览经义弘导居心。初跨染玄纲希崇大品。博闻略究而情阻未申。承苞山明法师兴皇遗属世称郢匠通国瞻仰。因往从之。咨奉无倦。备清遐道遂得广流。部帙恢裕兴焉。年方登立即升法座。谈撝一指众侣諠哗。受业传灯分风徒化。然以法流楚服成济已闻。岷络三巴尚昏时网。便以法弘导远化未闻。隋大业年溯流江硖。虽遭风浪厉志无前。既达成都大弘法务。或就绵梓随方开训。自玉垒僧侣因此开明。冲烟总萃倾味正法而成惠恤焉。无惮游涉故使来晚去思咏歌满路。又以众斯殷杂枯折由生。暠据法征治情无猜隐。时或不可其怀者。计奏及之云。结徒日盛道俗屯拥。非是异术何能动世。武德初年下敕穷讨。事本不实。诬者罪之。暠惟道在人弘。义须知返。乃旋途南指道出荆门。随学之宾又倍于前。既达故乡亟仍前业重张领牒更叙关键。神望弥高众聚弥结。弊其諠竞。避地西山之阴。屏退寻闲陶练中观。经逾五载四众思之。又造山迎接处邑传化。暠随宜利益意引行藏。还返安州方等寺讲说相续。以贞观七

年卒于所住。春秋八十有七。自曇一位僧伍。精励在先日止一餐。七十余载随得便啖无待营求。不限朝中趣得便止。所以蜀部丰都芬羞兼列。每旦填供常充寺门。曇并命入僧。自无一受。旦讲若下食惟一碗。自余饼菜还送入僧。有学士导勤。见其羸弱恐法事稽留。为告外众。令办厚供。曇怪异常。推问食所由。即令勤出众。永不相袭。告曰。邪命之食不可御也。汝闻吾言而不解教意。其守节禀法也如此。

释法祥。同州人。童稚出家。清贫寡欲。周勤访道。栖止无定。冠具已后遵奉宪章。刻意鞭后潜心玄赜。二教周废便从俗吏。而抱德怀经礼诵无辍。僚佐班列同共嘉尚。将欲进位贡入台府。而正性慕道不思荣问。乃恣其习业沾员而已。随兴法现即预出家。住大兴国寺。志操俊爽言必简衷。立身凝肃不居幽屏。常处大房开通前后。三十余年当风而住。虚廓其虑门未曾掩。坐卧一床读经为业。道俗问讯者。自非读尽。复卷中无涉言。故知其客节卷未收者。咸私觌已后而奉对。祥潜思玄籍博综多持。开蒙引喻言不加饰。因染伤寒。有劝药疗者。皆无所受。但苦邀心随务量拟。或患痢病。有加药者。乃曰痢者水也。不进自除。便啖干饭。数日便差。其执节坚固率皆类此。兼又持信标仪不交华薄。申令众范出言归敬。故众有诸罚。祥必先致其词。闻过伏引更不怨及。其德耀人神为若此矣。以武德七年。沉痾累月素气绵弱。侍者参立。乃微言佛像佛像。声既沉隐。初闻未了后思乃悟。回顾看之。瞥见尊仪峙然西壁。光相宛具须臾渐隐。又闻香乐竞至。馡郁盈房。道俗惊嗟。又见一群白鹤从西方。来绕房三匝翔传还复来处而去。于后少时而卒。乃葬于城之东隅。倾邑充衢幢盖绵亘。哀恸之声流闻远近。

释静藏。俗姓张。泽州高都人。九岁出家。投清化寺诠禅师而为师主。训诲之至极附大猷。进戒已后乐思定业。通微尽相宗徒有归。年二十三发弘誓曰。丈夫出俗。绍释为氏。岂不欲义流天下名贯玄班者乎。承乡壤大德远法师敕召在京弘化为务。便往从之。未至值迁。果非本遂。乃遍诸法席听采经论。摄论十地是所偏求。还住净影弘扬所习。大业九年召入鸿胪教授东蕃。三国僧义。九夷狼戾。初染规猷赖藉乘机。接诱并从法训。武德初岁。太仆卿宇文明达。宿昔承奉禁戒是投。合门请业用比昭穆。敕使达为河之南北执节招抚。纶言既出将事首涂。藏送曰。世界无常佛有诚诰。别易会难。先民遗语。愿常存此。奉信在心。达以藏夙有预闻曾经事验。拜辞曰。弟子衔命于不返。愿师冥道照助。及至相州果为贼王德仁所害。其子世寿奏曰。臣父奉敕。安抚竭诚奉国。为贼所害。思报皇恩。蓝田散谷见有故寺。望得为父修立。并度僧二十人。帝问欲作何寺。寿以事咨藏。曰此山上有闰玉下有流泉。可名玉泉耶。寿具奏闻。帝依所请仍延藏往住。堂宇廊庙并指撝焉。远近道俗造山修觐。皆遗之法药。安时处顺。遂

复其性。以武德九年十二月因事入京。遇染时患限终京室。春秋五十有六。弟子道删祖习风范。地持一部敷化在心。今住终南至相。有名于世。

释圆光。俗姓朴。本住三韩。卞韩马韩辰韩。光即辰韩新罗人也。家世海东祖习绵远。而神器恢廓爱染篇章。挍猎玄儒讨仇子史。文华腾翥于韩服。博赡犹愧于中原。遂割略亲朋发愤溟渤。年二十五。乘舶造于金陵。有陈之世号称文国。故得咨考先疑询猷了义。初听庄严旻公弟子讲。素沾世典谓理穷神。及闻释宗反同腐芥。虚寻名教实惧生涯。乃上启陈主请归道法。有敕许焉。既爰初落采即禀具戒。游历讲肆具尽嘉谋。领牒微言不谢光景。故得成实涅槃蕴括心府。三藏数论偏所披寻。末又投吴之虎丘山。念定相沿无忘觉观。息心之众云结林泉。并以综涉四含功流八定明善易拟筒直难亏。深副夙心遂有终焉之虑。于即顿绝人事盘游圣踪。摄想青霄缅谢终古。时有信士宅居山下。请光出讲固辞不许。苦事邀延。遂从其志。创通成论末讲般若。皆思解俊彻嘉问飞移。兼糅以绚采织综词义。听者欣欣会其心府。从此因循旧章开化成任。每法轮一动。辄倾注江湖。虽是异域通传。而沐道顿除嫌郄。故名望横流播于岭表。披榛负橐而至者相接如鳞。会隋后御宇威加南国。历穷其数军入杨都。遂被乱兵将加刑戮。有大主将望见寺塔火烧。走赴救之了无火状。但见光在塔前被缚将杀。既怪其异即解而放之。斯临危达感如此也。光学通吴越。便欲观化周秦。开皇九年来游帝宇。值佛法初会摄论肇兴。奉佩文言振绩徽绪。又驰慧解宣誉京皋。绩业既成道东须继。本国远闻上启频请。有敕厚加劳问放归桑梓。光往还累纪老幼相欣。新罗王金氏。面申虔敬仰若圣人。光性在虚闲。情多泛爱。言常含笑愠结不形。而笺表启书往还国命。并出自胸襟。一隅倾奉皆委以治方。询之道化。事异锦衣请同观国。乘机敷训垂范于今。年齿既高乘舆入内。衣服药食并王手自营不许佐助。用希专福。其感敬为此类也。将终之前。王亲执慰。嘱累遗法。兼济民斯为说。征祥被于海曲。以彼建福五十八年。少觉不悆。经于七日。遗诫清切。端坐终于所住皇隆寺中。春秋九十有九。即唐贞观四年也。当终之时。寺东北虚中音乐满空异香充院。道俗悲庆知其灵感。遂葬于郊外。国给羽仪。葬具同于王礼。后有俗人儿胎死者。彼土谚云。当于有福人墓埋之。种胤不绝。乃私瘗于坟侧。当日震此胎尸掷于茔外由此不怀。敬者率崇仰焉。有弟子圆安。神志机颖性希历览。慕仰幽求遂北趣九都。东观不耐又西燕魏。后展帝京备通方俗。寻诸经论跨轹大纲。洞清纤旨晚归心学。高轨光尘。初住京寺。以道素有闻。特进萧瑀。奏请住于蓝田所造津梁寺。四事供给无替六时矣。安尝叙光云。本国王染患。医治不损。请光入宫。别省安置。夜别二时为说深法。受戒忏悔。王大信奉。一时初夜王见光首。金色晃然有象日轮随身而至。王后宫女同共睹之。由是重发胜

心。克留疾所。不久遂差。光于卞韩马韩之间。盛通正法。每岁再讲匠成后学。嚫施之资并充营寺。余惟衣钵而已。

释海顺。姓任氏。河东蒲阪人。容貌方伟音韶圆亮。长面目少髭髯。仪服不群于众有异。少处寒素生于田野。早丧慈父与母孤居。孝爱之情靡由师傅。廉直之性独拔怀抱。每恨家贫无资受业。故年在志学尚未有闻。乃慷慨辞亲。脱落求道出家。依于沙门道逊。道光玄胄名扇儒宗。具见后传。顺躬事学礼昼夜诵经。初无暂替。文不再览日殆三千。岁登具受履操逾远志业尤勇。念守所持誓无点累。仍以威仪粗着身过可防。语笑易为口非难护。乃因他患缄默不言。却扫蓬扉事心而已。方以学行之始慧解为先。遂阅讨众经伏膺玄宰。方等诸部咸禀厥师。皆探赜研几贵言领意。有栖岩寺沙门神素者。性好幽栖尤专二论。顺远承寄调思扣冲关。乃荷帙登峰咨参讲肆。徒属既众钻仰殊多。有所询求但举纲要。顺频时属请微以为繁。虽愠色不形。而劳心可验。顺逡巡退席曰。昔陈亢问一得三。今者请一蒙二。亦何遽乎。曰何谓耶。答曰。一则见忤。一则闻义。素既悟其所述。因斯自革。于是无疑不断。有滞必申。至于杂心隐括备在婆沙。研精专一始终该统。或下山分卫。而执卷披文。或企足接明假照寻读。莫不洞开枢要妙鉴幽原。顺尝以余席言于素曰。海顺旷劫深尤不逢贤圣。周旋五趣莫能自免。致生兹秽土对此凡缘。未能出有欲河登无为岸。将不由心驹失辔而晦沈坑埳者乎。因涕泣濡襟。歔欷哽塞。又曰。每念二轮交辙。息驾何门。六道长驱。思归无路。言及斯事载怀惶悚。且生得为人。启期亡忧于贫贱。出家弘道。僧度不易于公侯。顺今兼之。一何可庆。又以。大冥之室仰属传灯。虽不面奉如来。而幸遇法师耳。不量短绠辄揆深源。愿得赐以明珠投之浑浪。如此则一生有获。千载无恨也。遂即言笑如常容仪自若。素曰。敢闻君子志矣。恐不副雅怀。素后累居僧任。果停讲席。顺以法轮罕遇。遂欣禅味。有沙门道杰者。颖秀定慧。希慕风景。乃致书曰。敢稽首大师门下。每欲理静摄心山泉毕志。但以无明大夜非慧炬不辉故。栖寄法筵听览玄旨。至于人物聚集。颇劳低仰。况乃大限百年小期一念。傥从风烛前路奚凭。所以策驽骀之疲。想千里之远。定门玄妙辄希辄入。逆其不逮益用盘桓。伏愿开含养之怀。退人以礼。杰得书美其锐情玄畅也。乃报曰。促路非骐骥之逸辔。灌木岂是鸾凤之栖息。故当引水而沐枯鱼。戢翼而朋寡鹤耳。脱其不尔。幸无略光阴。顺得书会疾。遂不果行。而为人高简雅素。自归清众绝交氓俗。尝有说种性高尚祖祢荣贵者。以夸于顺。顺莞尔而笑曰。我释种余晖。法王之子。尚须谦让自下不敢傲诞欺人。岂期庸庸之徒翻欲恃鬼陵物。遂振手而去。故趋时之士。皆不及其门。反俗之宾颇入其室。而道行纯洁性好追踪。曾刺血洒尘供养舍利。兼以血和墨书七佛戒经。克己研心类皆如此。尝寻付法藏传说。如来涅槃法付承继。迄于师子罽宾嘱累。斯书词事既显若亲面

焉。因斯凄感涕零如雨。曰恨不及彼圣人拔兹沈俗也。又常于宵分归命三尊。同住邻居无得闻者。或解纳覆彼寒夫。或减食而充餧者。志好活愉无求知足。有赠衣帛者。终不以介意。曾纵容曰。自任则乐。而未曾制物从我。随物则苦。而未曾以我违物。且鸟不栖渊鱼不巢树。未必解随和让之道。而各得其所宜者。亦犹我不夺物荣物不妨我辱矣。又作三不为篇。其一曰。我欲偃文修武身死名存。研石通道祈井流泉。君盱在内我身处边。荆轲拔剑毛遂捧盘。不为则已为则不然。将恐两虎共斗势不俱全。永存今好长纵来怨。是以反迹荒迳息景柴门。其二曰。我欲刺股锉刀悬头屋梁。书临雪采牒映萤光。一朝鹏举万里鸾翔。纵任才辩游说君王。高车反邑衣锦还乡。将恐鸟残以羽。兰折由芳。笼餐讵贵。钩饵难尝。是以高巢林薮深穴池塘。其三曰。我欲炫才鬻德入市趋朝。四众瞻仰三槐附交。标形引势身达名超。箱盈绮服厕富甘肴。飘扬弦管咏美歌谣。将恐尘栖弱草露宿危条。无过日旦靡越风朝。是以还伤乐浅非惟苦遥。顺神晤骇群出言成录。着集数卷。于时真法陵迟俗尚谀谄。讷言敏行者为愚。巧词令色者为智。廉洁正性众或致讥。故顺履贞直之心。居危不乱涅而不缁。可谓怀素风焉。有沙门行友者。志行严正才慧英悟。与顺素交。因疾参候。顺曰。先民有言。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三覆斯言一何可信。世人强求知解。而不欲修行。每思此言良用凄咽。吾谓夷烦殄惑。岂直专在说经。以法度人。何必要登高座。授非其器。则虚失其功。学不当机。则坐生自恼。友遂制息心论以对之。文甚宏冠。顺曰。观弟此作。理如未尽。友曰。息心之论应有数篇。谓显观述宗释疑成义。但以理玄词密非当世之所闻故。容与于灵津。戢鳞而未进。慨时哉之不遇。始绝弦于此耳。顺乃重说遗教。悲叹无已。先有沙门慧本者。逸亮高世僧也。思与顺结山林之操。会顺方学问未暇允之。本独谢时世。罔测所往。后每思之。言辄凄泫曰。本公若乘龙之游濯足云表。吾虽攀恋自恨萦身嚣俗。升沉相异徒为悲矣。且忘怀去来者。朝市亦江湖。眷情生死者。幽栖犹桎梏。苟其性之不失。不无居而不安。其得志慕情为如此也。于时卧病连稔。自知不痊。遗文累纸呈诸师友。而形同骨立精爽逾健。旁问后事。顺曰。患身为秽器。暂舍欣然。鱼鸟无偏水陆何简。然顾惟老母宿缘业重。今想不得亲别矣。若弃骸余处。傥来无所见。有致煎恼。但死不伤生。古言可录。顺虽不孝。岂敢以身害母耶。既报不自由。可侧柩相待。遂令逊法师说法。领悟欣然。须臾卒于住寺。春秋三十。即唐武德元年八月十五日也。沙门行友着已知沙门传。致序其事。友今被召弘福。充翻译之选。建名时俗云。

释昙藏。姓杨氏。弘农华阴人。家世望门。清心自远。年十五。占者谓为寿短。二亲哀之即为姻媾。既本非情。虑有推逼。遂逃亡山泽。惟念谁度行至外野。少非游践莫知投告。但念观音。久值一人貌

黑而驱二牛。因问所从可得宿不。便告藏曰。西行有寺不远当至。寻闻钟声。忽见僧寺。因求剃落便遂本心。即遣出门可行百步。回望不见久乃天明。西奔陇上求法为务。晚还京邑。于旌善寺行道受戒。听诸经律意有所昧。又往山东。彼岸诸师竞留对讲。地持十地名称普闻。故东渐海滨南穷淮服。听涉之最无与为俦。及返京师住光明寺。诠发新异擅声日下。献后既崩召入禅定。性度弘裕风范肃成。故使道俗推崇。纲维领袖。恒为接对之役也。宾客席上之美。谈叙旷世之能。见之今矣。大唐御世。造寺会昌。又召以为上座。抚接长幼殊有奇功。贞观译经又召为证义。时以藏威烈气远容止清肃。可为兴善寺主。藏深怀礼让用开贤路。乃荐蓝田化感寺闰法师焉。即依其言举称斯目。及皇储失御。便召入宫。受菩萨戒翌日便瘳。敕赐绢数百段。衣对亦尔。度人三千。并造普光寺焉。寻又下敕。得遥受戒不。藏曰。地持论云。若无戒师。发弘誓愿。得菩萨戒。因进论文。敕乃以忏词令藏披读。至皇后示疾。又请入宫。素患腰脚。敕令舆至寝殿受戒。施物极多并充功德。至贞观九年三月十八日终于会昌寺。春秋六十有九。哀动两宫吊赠相次。诏葬郊西严村。起塔图形。东宫詹事黎阳公于志宁为碑文。见于塔所。

　　释神迥。姓田氏。冯翊临晋人。弱龄挺悟。辞恩出俗。远怀匠硕备历艰虞。问道海西包括幽奥。博采三藏研寻百氏。年未及冠郁为鸿彩。虽广融经论。而以大衍著名。至于所撰序引注解群经篇章铭论合四十余卷。每于春初三月放浪岩阿。迄于夏首方还京邑。渔猎子史讽味名篇逸调横驰。颇以此而怀简傲也。兼以嘲谑豪杰辩调中外。陵轹伦右夸尚矜庄。京邑所推侯王揖仰。又以旬暇余隙游历省台。预是文雄。通名谒对。或谈叙儒史。或开悟玄宗。优游自任。亦季世纵达之高僧也。故华壤英俊谓之谚曰。大论主释迦迥法界多罗一时领。以其竖论之时必令五三人别难后乃总领通之故。怀斯目矣。大业十年召入禅定。寻又应诏请入鸿胪。为敷大论。训开三韩诸方士也。贞观三年。以正道所归通务为则。遂拥锡庸蜀流化岷峨。道俗虔虔靡若风草。法流亹亹所至汪濊。以四年七日一日迁神于法聚寺。春秋六十五矣。四众哀恸。悲其为法来仪未几而终素怀莫展。益州官庶士俗。及以同舟列道。争趋奔于葬所。素幢竟野香烟蔽空。万计哀号声动天地。于升迁桥南焚之。遵遗令也。弟子玄察收其余柩。以约秦中与同学玄究等。于终南山仙游寺北。而缮塔焉。究为其文铭于塔所。空情贞抱。素志乐林泉。颇工篇什。时会精越学文。惊其藻锐也。未立而终。哀伤才府。

　　释僧凤。姓萧氏。梁高其族祖也。曾祖懿梁侍中宣武王。大父轨梁明威将军番禺侯。显考长陈招远将军新昌守。凤以族胄菁华风望高远。置情恢廓立履标峻。昔在志学聪慧夙成。文翰曾映声辩超挺。所

制杂文百有余首。冠出儒林识者咸诵。固得早登延誉令逸京皋。开皇之始僧粲法师。名重五都学周八藏。乃委心请道归宗师传。粲鉴其精爽美其器略。授以真乘。开十等之差。导以玄辩。疏八势之位。凤雅有幽度领览无遗。胜气迈于比肩。赋命怀于前达。时伦相顾曰。师逸功倍。闻之昔人。冰凉清厚。验之今日。会隋炀负图。历试黄道。大业中岁驻跸南郊。文物一盛千年罕及。欲以军威帝业激动鬼神。乃高饰黄麾盛陈白羽。霜戈曜日武帐弥川。皂素列于朝堂。下敕曰。军国有容华夷不革。尊主崇上远存名体。资生通运理数有仪。三大悬于老宗。两教立于释府。条格久颁。如何抗礼。黄老士女承声下拜。惟佛一宗相顾峙立。沙门明赡。率先答诏。具如别传。然敕频催。何为不礼。凤为崇敬寺主。依例被追。乃摆拨直进。援引经论明不敬之理。佥详赡凤抗诏之仪。可谓兰菊各擅其英华。竹柏互陈其贞节。不可削也。献后云崩禅定斯构。下诏辟召。来萃道场相从讲解。迄于暮齿。善综引安机要。难问失绪显论攸归。贞观中年释门重阐。青田有秽白首斯兴。非夫领括无由弘护。中书舍人杜正伦。下敕监掌统详管辖奏召。以为普集寺任。寻更右迁定水上座。绥耳二寺无越六和。妙达众心欣其仰止。年及从心更新诚致。絷维尘境放旷山林。言晤相谊终事毕矣。有岐州西山龙宫寺。远来请讲深幸素心。承彼北背曾岩南临清渭石镜耀日松萝冒空畅悦幽情。即而依赴。大开法观导引慧踪。遂使道俗来苏闻所未有。既而厚夜凄感。常志前言。悲谷增慨弥隆遐想。以其年暮月二十三日。因疾终于彼寺。春秋七十有七。初以疾极委卧。犹存弘法。精爽不移。乃力疾而起曰。妙法华经。最后言别。终须一释用通累念。遂对众开之。下坐怙然。奄尔神逝于岐州陈仓县之龙宫寺。士俗官庶痛心疾首。丧我所天。悲夫陈迹昭穆安睹。乃迁灵于县郭之北原。凿窟处之。仍施白塔。苕然望表。远近瞻属无不涕零。有弟子法位。学声早被。言晤清远。以终天难补英声易尘。匪假陈扬于何取则。乃于定水寺为建一碑程器万古。其文左仆射燕公为制。惟凤立性矜庄气厉群伯。吐言爽朗晤涉奔随。以般若为心田。以涅槃为意得。讲法华经百有余遍。制疏命的亦是一家。余诸经论待时而举。初凤之往西山。便留遗疏述其远度。累以余缘。恰达彼寺因而不返。乐天知命何以加之。故其遗文后偈云。

苦哉黑闇女　　乐矣功德天
智者俱不受　　愚夫纳二边
我奉能仁教　　归依弥勒前
愿阐摩诃衍　　成就那罗延

释道岳。姓孟氏。河南洛阳人也。家世儒学专门守业。九岁读诗易孝经。聪敏强识卓异伦伍。父鬲仕隋为临淄令。治声远肃。有隐士西门义者。博物疏通肥遁岩谷。前后令召莫能致之。至是步自山阿来

仪府舍。谓铃下吏曰。西门义故谒。遽为吾白。即以事闻。令素仰高风。骇其萃止。延席曰。先生道扇三古德重四民。何能轻举。义曰。吾自弱岁隐沦。于兹暮齿。诚不欲干游人世。抱诚弃智。顷者吠声既静。则良政字民。五裤兴谣两岐成咏。有欣美化。故不以韬隐自私。敢叙斯事。令述其不逮。问其治术。对答若神。情兼明举。乃命诸子绍续绩旷岳略等。列于义前。令其顾指。义曰。府君六子。诚伟器也。自长而三。州县之职。保家自若也。已下之三。其志远其德高。业心神道求解言外。固非世局之所常谈也。旷年十七遂得出家。操行贞固志怀明约。善大论及僧祇。深镜空有。学徒百数。禅观著绩物务所高。即洛阳净土明旷法师是也。岳十五出家。依僧粲法师为弟子。少乐学问经论是欣。及具篇禁更宗律部。指途持犯性不议非。而体貌魁美风操高厉。容止俨然不妄交于道俗。后习成论杂心于志念智通二师。备穷根叶辞义斯尽。有九江道尼者。创弘摄论海内知名。以开皇十年至自杨都来化京辇。亲承真谛业寄传芳。岳因从受法。日登深解。以众聚事拥。惟其废习。将欲栖形太白服业伦贯。时太白寺慧安者。倜傥多知世数阔达。方丈一字方寸千文。医术有工经道偏练。日行四百相同夸父。世俗所谓长足安是也。岳友而亲之。便往投造告所怀曰。毗昙成实学知非好。摄大乘论诚乃清微。而传自尼公。听受又鲜。今从物化精益无从。中路徘徊伊何取适。昔天亲菩萨作俱舍论。真谛译之。初传此土。情寄于此耳。安曰。愿闻其志。岳曰。余前学群部。悉是古德所传。流味广周未尽于后。惟以俱舍无解。遂岂结于当来耶。安曰。志之不夺。斯业成矣。后住京师明觉寺。闭门静故寻检论文。自读其词仍洞其义。一习五载不出住房。惟除食息初无闲暇。遂得释然开发了通弘旨。至于外义伏文。非疏莫了。承三藏本义并录在南方。思见其言。载劳梦寝。乃重赂遗南道商旅。既凭顾是重。所在追求。果于广州显明寺。获俱舍疏本并十八部记。并是凯师笔迹。亲承真谛口传。显明即凯公所住寺也。得此疏本欣戴仰怀。讽读沉思忘于寝食。乃重就太白卒其先志。于即庆吊绝绪寻绎追功。口腹之累惟安供给。时谷食不丰菜色相顾。安庶事经营令无匮乏。绵历岁序厥志弥隆。内惭诸己。乃谢安曰。岳今至愚为累独学成讥。辄不量力欲怖非分。一不可也。食为民本名作实宾。苟求虚誉遂劳同志。二不可也。斯过弘矣。诚可退迹浮浮。更劳重累。则不可也。安曰。功业将成幸无异志。嘉会难再无思别虑。复延两载方始出山。乃以己所寻知。将开慧业。游诸讲肆清论莫穷。大业八年被召住大禅定道场。今所谓大总持寺是也。时年三十有四。少齿登器莫匪先之。此时僧众三百余人。令听风规互相推谢。岳以后至名重学不从师。虽欲播扬未之有许。时有同德沙门法常智首僧辩慧明等。并名称普闻众所知识。相为引重创为请主。岳撝谦藏器退辞师授。徒累清言终惭疏略。慧明等越席扬言曰。法师何辞耶。吾等情均水乳义结相成。掩德移机恐爽灵鉴。又人世飘寄时不再来幸不相累。岳顾诸意。正乃首登焉。

遂以三藏本疏判通俱舍。先学后进潜心异论。皆曰。斯文词旨宏密学爽师资。纵达一朝诚自诬耳。当伺其谈叙得丧斯及矣。岳自顾请主虚宗初无怯惮。举纲顿网大义斯通。虽诤论锋临而响应随遣。众咸不识其户牖。故无理顿联辞。由是名振学宗法筵继席。岁举贤良推师有寄。武德初年。从业蓝谷化感寺侧。岩垂乳水。岳往承之可得二升悬滴便绝。乃曰。吾无感也。故水辍流。遂以残水写滴下滢中。一心念诵。日取一升经六十日。患损方复。又至二年。以三藏本疏文句繁多学人研究难用详览。遂以真谛为本。余则错综成篇。十有余年方勒成部。合二十二卷。减于本疏三分之二。并使周统文旨字去意留。兼着十八部论疏。通行于世。以为口实。又初平郑国。有宗法师者。神辩英出时所异之。皇上延入内宫立三宗义。岳问以八正通局圣贤。后责才施无言以对。坐见其屈。乃告曰。京室学士谈炫寔希。三宗之大于何自指。及高祖之世。欲使李道东移被于鸟服。度人授法盛演老宗。会贞观中广延两教。时黄巾刘进喜创开老子。通诸论道。岳乃问以道生一二。征据前后。遂杜默焉。岳曰。先生高视前彦。岂谓目击取通乎。坐众大笑而退。故岳之深解法相。传誉京国矣。至六年秋八月。岳兄旷公从化。悲痛缠怀。徒属慰曰。人皆有死。惟自裁抑。岳扪泪曰。同居火宅共溺爱流。生死未断何得不悲。闻者议之。以为善居道俗之间也。贞观初年。有梵僧波颇。在京传译。岳为众举。预其同例。颇闻善于俱舍。未始重之。谓人曰。此论本国学者之英华浮情。不敢措意。今言善者不有谬耶。因问以大义并诸异论。岳随其慧解应答如流。颇曰。智慧人智慧人。不言此慧吾与尔矣。自尔情敦道术。厚密加恒。八年秋。皇太子召诸硕德集弘文馆讲义。岳广开衢术。延对诸宾。酬接覆却神旨标被。太子顾曰。何法师。若此之辩也。左庶子杜正伦曰。大总持寺道岳法师也。法门轨躅学观所宗。太子曰。皇帝为寡人造寺广召名德。而此上人犹未受请何耶。伦曰。虞舜存许由之节。夏禹顺伯成之志。彼乃俗流。犹从矫逸。况方外之士。弃名之人。臣辄从其所好耳。乃下令曰。今可屈知寺任。允副虚襟。岳动容辞曰。皇帝深惟固本。归诚种觉。所以考兹福地建此仁祠。广召无诤之僧。用树无疆之业。贫道识量未弘德行无纪。今蒙知寺任诚所不安。愿垂含恕。敢违恩旨。屡辞不免。遂住普光。以贞观十年春二月构疾弥留。诸治无效。春坊中使相望于路。遂卒于住寺。春秋六十九。皇太子令曰。普光寺上座。丧事所资取给家令。庶使丰厚无致匮约。仍赠帛及时服衣等。俄而有敕。复公给葬仪。送于郊南杜城之西隅。岳弟明略。身长七尺三寸。十九出家。志怀远悟容仪清肃。特善涅槃。学人从集有声京洛。住东洛天宫寺。贞观九入年朝奉慰。时四海令达总集帝京。惟岳及略。连支比曜。时共美之。及事缘将了。言归东夏。岳惘然曰。吾同气四人。并先即世。唯余与尔相顾犹影。自旷师没后。心常怏怏。恐藤鼠交侵欻然长逝。异生难会可不思耶。吾行年耄矣。其能久乎。集会又难。尔其且止。因斯便住。恰至明春岳

便辞世。略之衔疚。痛钟缠结带疾还寺。以十二年卒于所住。春秋六十七矣。

释功迥。姓边。汴州浚仪人。年六岁便思出家。慈亲口授观音经。累月而度。自此专训经法。九岁而送在寺。年十六舍俗服志愿山居。因入泰岳苦心忘倦。年二十五。便事弘法师。私自惟曰。拱默山林。乃是一途独善。至于道达蒙瞽维持余寄。非化诱不弘。住汴州惠福寺。昔在山中。十地胜鬘已曾讲解。及游城邑人有知者劝而说之。遂因阐扬。诸经论等亦备敷说。晚以法华特为时要。便撰疏五卷。镇常弘演。前后五十余遍。每至药草品天必降雨。故其幽诚征感为若此也。其佛地般若制疏并讲。津济后学。声满东川。又撰无性摄论疏。厥功始成。奄然长往本寺。年六十六。余闻之行人。曰。其人少欲自节。衣布坐茅。所获利禄随时散尽。房无柜箧四壁廓然。未终之前。异香灵光至所住室二夜四至。自睹嘉相。门人同美。迥曰。愿乘此瑞往生乐土。因不食二十日而终。所饮井水终旦泉竭。殡经数日水方复旧。道俗悲凉。通感若此。

释神照。姓淳于。汴州中牟人。年九岁。隋乱眷属凋亡。惟母及身。萍流无托。未几母崩。投造无诣。朝求木实夕宿尸所。行往见之莫不下泣。年十二。投尉氏明智律师而出家焉。于时载扬律藏。学徒云集。宇内初定糇粒未充。照巡村邑负粮周给。年经六祀劳而无倦。供众之暇。夜讲法华胜鬘经。虽久人无知者。受其听律每发奇思。前学之流惊其迥悟。又往邺下休法师听摄大乘论。一遍无遗。讲散辞还。休送出寺。学门怪异。休顾曰。斯是河南一遍照也。后生领袖。尔其知之。又往许州空法师所听杂心论。才始八卷。为师疾而返。后因遂讲之。初后通冠。时人语曰。河南一遍照。英声不徒召。尔后涅槃华严成实杂心。随机便讲曾不辞退。又造像数百铺。写经数千卷。任缘便给不为藏蓄。新译能断金刚般若初至。披读寻括。词义似少一行。遂以情测注。及后其本果与符同。时咸讶其思力也。贞观中遘疾逾久。而戒行无玷。卒于安业本寺。春秋五十有九。初平素日。一狗将养所住恒随。及邻大渐长号哀厉。通宵向本出家寺。往返二百余里。绕寺号呼以告。彼众素不知也。凶问后至方委狗征。及曙还返安业。[捺-示＋(口/廾)]坎之后长眠流泪不食而殂。

释道杰。姓杨。其先弘农。汉太尉震之后也。苗裔复居河东安邑之鸣条焉。天怀颖发廓然物表。年才小学便就外傅。教以书计典籍。粗知大略。然以宿植德本。情厌俗尘。父母留恋抑夺不许。开皇十一年。岁将冠肇。垂翼东飞。投闻喜横水窟。真莹法师。莹鉴其高拔即而剃落。寻与受具令学涅槃等经。性净修明闻持镜晓。后往岘头山诵法华经月便度深。自惟曰。经不云乎。宁愿少闻多解义味。欲得通要

必俟博游。开皇十四年。往青州何记论师所。听采成实。才涉二年功高四载。记顾曰。吾子形貌傀伟请对有方。学浅而思远。吾论其兴矣。傥子存于始卒。吾当诲而不倦。无几而记迁化。遂尔周流齐土。时有奘寂安艺。并号哲人。从之受道多识前令。又往仓冀魏念二论师所。听毗昙论。又于清河道向汲郡洪该所。俱听成实。始末四载。倾窍五聚。乃上下搜求。以问法主。每令该公延颈长息。尝定该义曰。论云。惟一苦受而有三差。此文非谓以一行苦名为苦受而随情说三受。正以于一苦受而随情说三受。此是经部师计。而拔摩述以为宗。可不尔耶。该曰然。杰曰。若使果起酬因说苦受为乐受。亦可因成感果说恶业为善业。若言善业感乐果善业非恶业。亦可乐受酬善因乐受非苦受。若言乐受酬善因而体即苦受。亦可善业感乐果而体即恶业。若言惟是一苦受随情说妄乐。亦可惟是一恶业随情说妄善。此中多句。终是一妨。远取伏意。覆却例决。该于时茫然曰。此中须解听。后私室便曰。子有拔群之亮。难与言也。吾老矣。弘兴论道其在子乎。由是门人胥伏。开皇十九年。自卫适邺。听休法师摄论。又于洪律师所听四分。略知户牖。意在小论。将事东行。属随汉王召沧州志念河间法楞长弘并部。忽遇斯际即往从之。听仰迦延读婆沙论。首尾三载颇极穷通。曾难念论师曰。若触空非触入处者。亦应识空非识住处。若以识非分是识住处者。亦应触非分是触入处。于时念公但含笑直视竟不通之。其论道迅猛皆此类也。然以先功小学。意为弘显大乘。仁寿二年。又依楞法师听十地等论。尔时法门大敞。宗师云结。智景大论。十力摄乘。两达涅槃。舜龛律部一期总萃。并晋中兴。乃历游讲肆观略同异。凡经六载咸陈难击。故并州语曰。大头杰难人杀。然其例并虽少。而一征一责能令流汗。文帝崩晋阳逆节。便还故里讲阿毗昙心。又讲地持各五六遍。自惟曰。徒事言说心路苍范。至于起慧非定不发。遂停讲往麻谷。依真慧禅师学坐。思择念慧深入缘起。慧叹曰。常为法师等一从名教难偃乱流。如何始习便能住想。岂非宿习所致耶。后依成实安般念处。两夕专想观解大明。便谓神素法师曰。昨试依论文安般念观。境界极明而气逼上心。坐不安席。欲除此患终须教遣。请撰诸经安般同异。编为次第。将依遣滞。素乃取婆沙成实龙树兰若诸部。明十六特胜六种安般之相。以示之。即依修习。更逾明净。又往麻谷以呈所证。慧曰。善哉大利根者。淋落泉中诸学坐者未至此处。武德元年请弘十地。杰笑曰。息驾修禅。但名自利凡法。讲扬法化诚为利他。至于俱利事须商度。今当昼语夜默。庶得小大通洽。不亦可乎。遂即长弘三十余遍。常随门学百有余人。堪外化者数盈二十。斯人也刚决中恕少欲希言。择交选士。疏财薄食。苦乐不言喜愠无挠。栖岩一众举为僧主。辞不获免。若浮云焉。以贞观元年七月二十八日因疾卒山。春秋五十五。三十六夏。初有桑泉樊绰者。前周废教僧也。虽为白衣常参法宇。杰以国士遇之。绰已前亡。二女同梦。其父乘虚而至。曰吾生西方极乐土矣。知杰师将逝故

来迎接。因往栖岩。其日杰患停讲。乃至寿终。常见樊绰在傍。合众又闻空中伎乐异香。故其去处虽远。不负弘导之功焉。门人依西域阇维起塔供养。

释神素。姓王。字绍则。其先太原。远祖勇从宦虞州遂徙居安邑鸣条之野焉。氏族英望无烦述作。少与道杰结张范之好。相携问道。儒学之富礼易是长。至于篇什继美英采。故其游学讲肆周流国境。必与相随。若比人矣。所习词义博览俊悟。则难兄难弟也。至于诵经学定当席索隐。则后于杰。文理会通。素则先之。为杰出安般念观。令其徙滞如彼传述。大业四年杰公停讲。学门清素接轸相寻。遂从命专讲毗昙四十余遍。续讲成实将二十遍。自余小部不足述之。其为讲也片言契理少语释多。学者玄悟听览不倦。则杰高于素。若多陈同异广定是非。郑重校角开生觉意。则素贤于杰。所匠成者。则盖裕隆深英泰之徒是也。故晋川称谓素杰二公秋菊春兰各擅其美。然素温恭退让慈爱矜恕。侍士慕贤不伐诸己。贞观二年。栖岩大众请知寺任。辞以法事相继有阻僧网。众又固请。依杰师故事乃许之。性宽厚善物性。故得上下和睦。风尘攸静。以贞观十七年二月二十三日卒于栖岩。春秋七十二。自一生行业属想西方。于临终日普召门人大众爰逮家臣。与之别已。自加结坐正威容已令读观经两遍。一心静听。自称南无阿弥陀佛。如是五六。又令一人唱余人和。迄于中夜端坐俨然不觉久逝。依即坐殡。肌肉虽尽骨坐如初。又感祥瑞。略故不述。初终之夕。仁寿寺志宽法师夜坐如闷。梦素来过同床止息勤勤告别曰。如来大悲为诸众生。旷劫苦行勤求大法。流布人天欲使不绝。我等虽居下流。然佛遗寄未能发辉。道业遂有季位在前。素虽不肖深怀辜负。每欲推命竭愚上于天听。今大运忽临长思永别。好住努力。宽送目极忽然而觉。及明莫知凶问。须臾信至方知昨逝。宽致书述怀。与诸门人如彼。

释法护。姓赵。本赵郡人。祖康为济阴大守。子孙遂家焉。隋初有赵恒者。与清河崔汪以秀才擢第。时号四聪。即其父也。家门清俭礼素自居。护时冲幼。戏则围坐登讲。采花列供。其父知为法器。十二遭父忧。未几又丁母艰。哀恸气绝者数四。服阕造河北卫部欲学儒术。忽逢胜缘提诱。诲以三界牢狱。不以四大毒蛇。如不早悟轮回未已。便依而落发。时年十五也。留诵净名七日便度。自是广讯经诰访无远近。遂往志念所听毗昙。法彦所听成实。纵横累稔参预前踪。又听律部薄闲持犯。又往彭城嵩论师所。以是摄论命家海内标仰。伏膺请益无所辞焉。指授幽明曲尽玄致。大业三年。度僧化远。护应此诏。名沾安陆。俄而有敕远召艺能。住内道场。时年三十有二。既居慧日。高彦成群。常讲中观涅槃摄论。伪郑既降太宗初入。别请名德五人。护居其列。自此校角摄论。去取两端。或者多以新本确削未足

依任。而护独得于心。及唐论新出。奄然符会。以为默识之有人焉。贞观十二年。敕召入龙潜宅天宫寺。仍知寺任。勉人以得众穆如也。十七年七月二十一日。曛时不预。因卒于房。春秋六十有八。护善外书好道术。约己薄食解衣赡寒。结带终岁不饰容貌。而贵胜所重通才咸萃。先服石散大发数日闷乱。门人之见欺当自责取。然陷师于非道是何理耶。遂不与言。其礭固例如此也。然好施忘倦。房无圭勺之储。但一床一蹬而已。撰摄论指归等二十余篇。初亡嵩山沙门智大者。年九十余。傲然恬素。不出三十余年。闻哀杖策而至尽哀曰。经论之士精苦之伦。代有人矣。至于纯直自然识量通雅者。斯人殁后因绝踪矣。中书杜正伦来吊而铭。略之曰。伊昔承恩诲深提耳。及兹展觐恸兴床几。颓泣可援沈差靡已。庶在遐龄永陪高轨。

释玄续。姓桑。蜀郡成都人。出家既久。经纶道业。涅槃成实所学之宗。常讲法华导引蒙晓。然风彩高峻容止方复。言谈之际机俊变通。达外书工草隶。时吐篇什继美前修。又能折节下人。僮少道俗有才调者。命来与语爱而狎之。至于侯王雄伯名儒大德。便傲然特立。不以介意。而神爽更高辩给电疾。有梓州东曹掾萧平仲者。梁高之孙也。博学机关当时绝偶。往参谈叙文集相示。平仲尚之从容曰。仰承高怀蔑略诸贵等。今蒙礼顾深愧非人。续曰。诸贵骄蹇须以骄蹇对之。明公泛爱。故以泛爱相答。仲曰。法师从来不尔。今日忽然。疑是虚谈恐非实录。答曰。贫道待公之虚实。亦如公遇续之实虚耳。相与欢笑。尝为宝园寺制碑铭。中有弹老庄曰。老称圣者庄号哲人。持萤比日用岳方尘。属有祭江道士凭善英。过寺礼拜见而恶之谓续曰。文章各谈其美。苦相诽毁未识所怀。若不除改。我是敕使当即奏闻。续曰。文之体势非尔所知。若称敕使欲相威胁者。我寺内年别差人当庄。此是敕许。亦是敕使。卿欲奏我。我当庄人亦能奏卿。英虽大恨无如之何。寺僧五十。虽并迟暮。皆顺伏之。尝见人述庄子鹏鷃之喻。便叹曰。庄蒙以小大极于此矣。岂知须弥不容金翅。世界入于邻虚。井蛙之智秽人耳目。后疾甚召僧。集已罄舍都尽曰。生死常耳。愿各早为津济。其夜命终。贞观中矣。

释慧壁。姓弘苏州嘉兴人。爰初胎孕。母绝辛腥。及诞育后生嫌臭味。故始自孩婴至于七岁。菜蔬饱腹诸绝希求。出家依法流水寺岩师明教。随顺修奉。冠肇已后。周游访道无择夷险。四论三经咨询赏要。学既明达还延旧居。四远承风咸来请谒。门人来去常数百人。晓夕诲诱乐说无倦。背不着席四十余年。老无久力时抚弯几。贞观之末年。七十余。伊人不远词状罕传。四远称扬但云不可思议大德也。至于登机对晤述作宪章。高轨莫闻。恐埋诸古。惜哉。

续高僧传卷第十四

义解篇十　本纪十四　附见五。



释智琰。字明璨。俗姓朱氏。吴郡吴人祖献梁员外散骑侍郎。父玟陈奉朝请。琰托质华宗。应生观德。母氏张夫人。初怀孕日。梦升通玄寺塔。登相轮而坐。远视临虚曾无惧色。斯乃得道超生之胜兆。人师无上之奇征。是知二曜入怀。双龙枕膝。弗能及也。诞育之后取异侪童。秀气贞心早形瞻视。八岁出家。事通玄璩法师为弟子。提屦持衣恭侍弗怠。泻瓶执杓受道弥勤。年十二。妙法华经通诵一部。明悟听察咸谓神童。乃自惟曰。翼翼京邑四方是则。何得久拘坎井乎。时年十六。即日出都。听报恩持法师讲成实论。聪慧夙成深智开发。故得条振颖披后来莫二。属持公南上法筵用辍。因还故里觐省二亲。仍于本寺开弘经法。峰堞峻峙辩对如流。时年十九。莫不嗟其少秀。逾年返京从泰皇寺延法师进具。德瓶仪钵深护戒根。大庄严寺[日*爵]法师。慧重中原名高日下。乃依而请道重研新实。意得情款功倍由

来。诚骥足之逢善驭也。陈至德三年。建仁王齐集。百师百坐。竞流天口之辩。千灯七夜。争折动神之微。时年二十有二。以英少之质参诸耆德。通情则高冲折机。纵难亦大车柅轴。皇上欣赏百辟嗟称。莫不爱其闲典服其敏捷。每以人世嚣杂。幽栖清旷。属陈氏丧鼎。便事东归削迹武丘。将三十载。凭岩面壑。任三业而闲安。酌涧披松。随四仪而宴处。虽形隐而名扬。亦道潜而化洽于是八方归仰四部虔心。尚书令楚国公杨素。经文纬武。王佐国均。乘贵负才。未尝许物。行军淮海。闻琎道胜栖山。鸣铙赴陇倾盖承颜。五体投诚。恨接足之晚。左仆射邳国公苏威。重道爱仁弥赏闲放。奉使吴越躬造山楹。睹貌餐音虔拜欣跃。炀帝居蕃。惟扬作镇。大招英彦远集贤明。琎既道盛名高。教书爰及。虑使乎之负罪。嗟以已之累人。于是披衣出谷蒙敬厚礼。因以辞疾得返旧山。隋文远钦爰降书问。属炎历有终锋镝腾沸。四海同弊三吴益甚。檀越子弟迎出毗坛。首尾十载化行帝部。大唐统宇咸返旧居。武德七年。苏州总管武阳公李世嘉。与内外公私同共奉迎。还归山寺。于是禅宾慧侣更复曩时。龙沼凤林信为怀喜。然琎自他两化得离俱修。讲念之余。常行法华金光明普贤等忏又诵法华三千余遍。感应冥祥神瑞非一。宵炉未爇自起烟芬。夕罐才空潜加溢水。又愿生净土。造弥陀像。行三种净业。修十六妙观。与州内檀越五百余人。每月一集建斋讲观。胜轮相踵将逾十载。与夫般若台内匡俗山阴共誓同期。何以异也。后见疾浃旬大渐。斯及诫训慈切。众侣哀凉。以贞观八年十月十一日旦。迁神武丘之东寺。春秋七十一。其月二十二日。窆于寺之南岭。远近奔驰皂素通集。花香乱空野哀恸若云雷。自有送终。奚复过也。惟琎幼小矜庄立性端俨。精诚在操苦节弥勤。口辞杂味日无再饭。非义理而不履。非法言而不谈。美貌奇姿乃超众表。墙岸整肃冰雪凛怀。陈临海王弟道安法师。厌世出家内外通博。沙门遍知学优业净。交游二子。时号三英。及屏志林泉永绝人世。芳风令德蹊迳成规。莫不回旟造山亲传香法。信法海之朝宗。释门之栋干矣。讲涅槃法华维摩各三十遍。讲观经一百一十遍。常州弘业寺沙门法宣曰。余与法师昔同京县狎道华年。今接善邻敦交暮齿。虽攀桂之欢或舛。而折麻之赠不遗。想清颜之如在。悲德音之已寂。愧披文于色丝。终寄言于贞石。乃与寺主智峰等。共树高碑。在于寺宇。

释道基。俗姓吕氏。河南东平人也。素挺生知誉标岐嶷。年甫十四。负帙游于彭城。博听众师随闻成德。讨论奥旨则解悟言前。披折新寄则思超文外。故徐许腾其明略。河海重其义方。致使侪等高推前修仰止。隋太尉尚书令杨素。负材经国任总权衡。尝奉清猷躬申礼敬。叙言命理噎叹而旋。顾诸宰伯曰。基法师佛法之后寄也。自见名僧罕俦其匹。即请于东都讲扬心论。既夙承风驾体预当衢。游刃众部玄机秀举。遂能谈写河倾响对雷动。于时大业初岁。隋运会昌。义学

高于风云。搢绅峙于山岳。皆拥经讲肆问道知归。踵武相趋遐迩鳞萃。乃缵杂心玄章并抄八卷。大小两帙由来共传。成得诸门自昔相导。皆经纬部裂词飞戾天。控叙抑扬范超前古。自尔四海标领盛结慧日道场。皆望气相师指途知返。以綦荣冠望表韵逸寰中。大业五年敕召来止。遂即对扬玄论允塞天心。隋后解统玄儒将观释府。总集义学躬临论场。銮驾徐移。鸣笳满于驰道。御筵暂止。驻驆清于教门。自大法东流。斯席为壮观也。时仗辩之徒。俱开令誉。及将登法座各擅英雄。而解有所归。并揖基而为玄宰。既居众望经纶乃心。便创举宏纲次光帝德。百辟卿士。咸异向而共嗟焉。有隋坠历寇荡中原。求礼四夷宣尼有旨。乃鼓锡南郑张教西岷。于是巴蜀奔飞望烟来萃。莫不廓清游雾。邪正分焉。敦阅大乘弘扬摄论。厘改先辙缉缵亡遗。道迈往初名高宇内。以听徒难袭承业易迷。乃又缀大乘章抄八卷。并词致清远风教伦通故览卷履轼若登龙门焉。信鸿渐之有日矣。故贞观帝里。宇内知名之僧。传写流辉实为符契。但以世接无常生涯有寄。将修论疏。溘尔而终。以贞观十一年二月。卒于益部福成寺。春秋六十有余矣。时彭门蜀垒复有慧景宝暹者。并明摄论誉腾京国。景清慧独举诠畅玄津。文疏抽引亟发英采。暹神志包总高岸伦俦。谈论倚伏态出新异。数术方艺无学不长。自预比肩莫有沦溺。末年耽滞偏驳遂掩徽猷。故不为时匠之所班列。

释道愻。姓张氏。河东虞乡人也。神气高邈器度虚简。善通机会鉴达治方。子史流略尝颇游处。护法御众诚其本据。虽大通群籍。偏以涅槃摄论。为栖神之宅也。与弟道谦发蒙相化。俱趣昙延法师。延正法城堑道俗宗归。观属天伦可为法嗣。乃度为弟子。荷担陪随。游栖宫阙讲悟谈述。皆箔下筵欣叙玄奥。每思击节。故听涉乃多而特览其纲要。登预讲释屡结炎凉。三晋英髦望风腾集。晚住蒲州仁寿寺。聚徒御化树业当衢。然以地居方会。宾旅凑从季俗情芜多纵凡度。既行向背憎爱由生。愻道会晋川。行光河表。日延主客资给法财。皆委僧储通济成轨。或有所匮者。便课力经。始周告有缘。德洽民庶。为无不遂。所以方远传誉更振由来。自蕃王府宰台省群僚。并纡驾造展。咨谒余训或匆遽不过者。心愧悚战。如谓有所失矣。斯固德动物情。为若此也。愻瘱道自资坐镇时俗。虽复贵贱参请。曾无迎送。加以言笑温雅谈谑任时。接晤缘机并称词令。而奉禁守节不妄亏盈。频致祥感时所重敬。大业末岁妖气云奔。因事返京夜停关首。所投主人家有五男。又勾外盗。见愻马壮。欲共私之。夜往其所。乃见十人围绕其马形并雄怒擐甲执兵。众盗同怖。因之退缩。细寻不见。又往趣之还见如初。无敢近者。进退至五遂达天明。既不见人。知是神感乃合面归忏焉。其冥通显益如此例也。又以仁让之性出自天心。预见危苦。哀怜拯济无择怨憎。通情尽一。唐初廓定未拔蒲州。愻与寺僧被拥城内。时有一僧恒欲危害。非类加谤乃形言色。愻虽闻此曾不辍

虑。既规不遂乃欲翻城。事发将戮并无救者。逊涕泣辞谢于执事曰。此僧为过事属逊身。教导未通故为罪衅。此则过由逊起。宜当见戮。苦复设谏。执事知是其敌。而不忍见逊之云云。遂即释放。自此已后更发仁风。据事引之。达量之弘者矣。逮贞观中年冬。有请讲涅槃者。预知将终苦不受请。前人不测意故郑重延之。乃告曰。所以固辞者。不终此席耳。不免来意且后相烦。遂往王城谷中。道俗齐集。逊登座主题已告四众曰。世界法尔不久当终。敢辞大众。云何偈后请寄来生。遂依文叙释。恰至偈初即觉失念。经才三宿卒于山所。春秋七十有五。即其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也。阖境同号若丧考妣。当夜雪降周三四里。乃扫路通行。陈尸山岭。经夕忽有异花绕尸周匝披地踊出。茎长一二尺许。上发鲜荣。似款冬色而形相全异。七众惊奉悲庆誼山。有折将入城示诸耆宿。乃内水瓶中者。至明年五月犹不萎悴。后拔之于地。方始枯矣。其冥祥所感希世如此。晋州有人性爱游猎。初不奉信。有传逊之祥兆达其耳者。乃造山觅之。花灭尸亡唯睹空处。仍大哭曰。生不蒙开信。死不蒙花瑞。一何无感。必神道有征。愿重灵相。言讫地踊奇花还长尺许。欣慰嘉应。遂折取而归通告乡川。由斯起信。并近年目信可妄传乎。逊弟道谦。学行之美少劣于兄。而讲解十地有闻关表。以仁寿住寺既滨关路。每因此嚣尘地接京都亟劳人事。乃顾言幽遁历观山水。谷号王城。因而栖处。时复登高临远。摛体风云具引名篇。高调清逸道俗宾会。又聚山门谈谑引心未曾虚老。以贞观元年卒于山舍。春秋六十七。逊抚之洒泪。与弟子道基等阇毗遗阴。收其余尘散之风府。追惟恩悌。为造释迦塼塔一躯。勒碑树德沙门行友为文。

和上讳慧頵。俗姓张氏。清河人也。有晋永嘉。避地居于建业焉。天性通简风神详正。洽闻博达砥砺后贤。昔在志学早经庠塾。业贯儒宗艺能多具。父正见有陈文国英彦所高。自有别集。嘉其欣奉释门。悟其神宇将欲继世其业。故有所志请。并抑夺之和上识真日积情陈切至。若不出家誓当去世。乃恐其毕命。且隶李宗。既处静观权持巾褐。遂授三五秘要符箓真文并算数式易禁劾等法。神慧开明指掌通晓。又旁询庄老三洞三清杨子太玄葛生内诀。莫不镜识根源究寻支派。末乃思其真际崇尚自然。驻采练形。终期羽化。讨寻至理。若响难追。即密诵法华意归佛种。未经时序文言并竟。会陈帝度僧。便预比挍。太建年中便蒙敕度。令住同泰。剃落之后亲亲乃知。既是官许即便称庆。由附缁侣禀听众经。后至前达日增荣唱。隋降陈国北度江都。又止华林栖遑问法。有解法师。成论名匠。因从累载听谈玄义。稽洽先闻更弘神略。以道行成着缁素攸归。开皇末年被召京寺。于时晋王开信盛延大德同至日严。并海内杞梓递互相师。每日讲乘五轮方驾。遂得通观异部遍览众传仇讨旧闻考定新轨。陶津玄奥慧悟弥新。深鉴诃黎漏文小道。乃归宗龙树弘扬大乘。故得中百般若唯识等论。

皆饮沐神化披阅文言讲导相仍用为己任。时闲屏退成虑研思。所诵法华通持犹昔并讲文义以为来习。贞悫守正不妄参迎。沙门智首道岳等。并学穷稽古架业重霄。饮德钦风留连信宿。详议法律删定宪章。欢笑而旋寻复造展。武德之始。皇姊桂阳长公主。造崇义寺。久崇戒范。义而居之。世属休明物情望重。律师玄琬道张朝市。行感紫宸气结风云。游从龙象每事邀延。叙言友敬而谦虚成治。时复栖焉。琬深戢机神弥隆致接故。有出罪受戒。常居元席矣。贞观十一年夏末。风疾屡增。召门人曰。形势不久将毕大辞。宜各敦自爱。不宜后悔。恨福业未就。以为虑耳。乃割其冬服并用成之。又曰。若识神自课可有常规。恐脱昏昧。非时索食一无与法后将大渐。时过索粥。答曰。斋时过矣。便默然不言。其临终奉正为如此也。至其年七月二十六日卒于所住。春秋七十有四。葬于高阳原之西。凿穴处之。后又迁南山丰德寺东岩。斲石为龛就铭表德余学年奉侍岁盈二纪慈诰温洽喜怒不形诲以行纲曲示纤密。蒸尝御涉炎凉不倦。初受具后。性爱定门启陈所请。乃曰。戒净定明。道之次矣。宜先学律。持犯照融然后可也。一听律筵。十有余载。因循章句遂欣祖习。贞观初年。拔思关表广流闻见。乃跪陈行意。便累余曰。出家为道。任从观化。必事世善。不可离吾。因而流涕。余勇意闻道。暂往便归。不谓风树易喧逝川难静。往还十载遂隐终天。悲哉。

释道宗。姓卫氏。凭翊人也。行性虚融宽仁笃爱。优洽成济有名当世。弱年遗俗敦务释门。专志大论讲散文旨。周武废道隐形俗壤。内蕴明禁外附世尘。隋朝开教便预剃落。住同州大兴国寺。寺即文祖之生地也。房宇堂塔前后增荣。背城临水重轮叠映。寺立四碑峙列方面。宗于其中敷弘连席。悟物既广开洗尘心。而形解雄邃听徒崇重。四方宾客日别经过。周给供拟著名道俗。大业季历荐馁相寻。丘壑填骸人民相食。惟宗偏广四恩开化氓隶。施物所及并充其供。故蒲州道愻。同州道宗。住隔关河途经即日。情同拯济腾实广焉。众以德望攸归。举知寺任。统收僧侣。慈旨弘被。以法寄人弘成济在律僧众余学彝伦斯乱。乃到京室。延请沙门智首。中夏讲说。宗率其部属三百余人。横经承旨初不觉倦。立寺极久净地全无。虽未执触终染宿煮。释文至此宗乃知非。衔慨晚学未成护法。乃停讲翻秽方进后文。又常徒布萨物贵新闻。众多说欲不赴斯集。及闻欲之为教。诚为悕求。本是厌怠不成圣法。自尔尽报躬临说戒。诸有不来量事方许。每至累约。言涉勤繁者。皆为之流泪沾巾歔欷不已。其钦敬正法为若此也以贞观十二年遘疾卒于所住。春秋八十有五。门徒弟子五百余人。奉佩法训无因景仰。乃竭情厚葬。故[輀-山＋而]驾连阴幢盖相接。数里之间皂白斯满。坟于城东立碑表德。

释三慧。娄烦人。崇履涅槃以为正业。行流河朔名振伊瀍。大业

初年。以学功成采。下敕征入慧日道场。东都晚进玄津通涉。慧有功矣。而神气清严顾眄成则。鼓言动论众所惮焉。帝以通道明机务须扬选。乃敕往巴蜀搜举艺能。属隋运告终寓居邛[棘/火]。流离从物因事引生。而性绝烦嚣屏居弘业。鄋国公窦轨作镇庸蜀。偏所咨崇。服其处静自虚。致斯隆敬异等。慧观时制用。故无虚影。武德九年远朝京阙。敕见劳问任处黄图。工部尚书段纶。宿树善因造灵化寺。钦慧道素上奏任之。时复阐弘重移荥采。颇传笔记。后学称寻。贞观年中召入参译。缀文证义伦次可崇。制翻经馆序。控情置列赡勇丰矣。以其年卒于本寺。春秋七十矣。慧昔在绛州。独处别院感见神童。形质希世。致敬于慧云。屈法师诫勖知事勿耕墓所。言已便隐。初未之为述。后复重来还述前事。若不为语。当打彼僧必至死也。登为问之。乃正耕田中故冢。遂令止之。由是僧侣清晏卒无后患。自非立正处怀。焉使非人投告。故慧之垂训。不许触犯幽显。如所引云。

释慧頵。姓李氏。江夏人。本寔陇西。世戴蝉冕。遥泒合于天潢。远条连于若木。十一世祖西晋都亭侯。重避难徂南亭于夏汭因遂家焉。十岁出家。师事舅氏光严寺明智法师。智即建初之入室。蒙命说以开筵。乃竭志依承。义门斯启。于斯时也。南国令主雅重仁王。每岁肆筵高选名德。年才弱冠预拟斯伦。高第既临声唱逾远。天子目睹天人仰赞。光宠国恩恭先是立。及天厌陈德隋运克昌。金陵讲席扫土俱尽。乃杖策游吴。大乘顿辔爰整其旅。广开学市。远招八埏之士。以扇一极之风。苏州刺史刘权。果达三德才着九能。又于简易时务依影法筵悦饮河之满腹。欣负山而无倦。自有陈沦没物我分崩。或漏网以东归。或入笼而北上。谷风以恩相弃。伐木以德相高。积伫朋从咸来谒敬。大业之始曲降皇华。竟以疾辞逸情山水。吴之高人为之胥附。咸请处于通玄依瑞象而弘演。有隋昏逸作梗妖氛。乃避地毗陵沉默宴处。而显灵瑞相二寺僧徒翘请弘法。寺有沙门智[(丰*力)/石]智猛。风猷警迈不乏精神。既遇通人倾心北面。勤则不匮敏而有功。并继敷扬俱驰东箭于时刑新轻典世涉屯蒙。长淮已南犹称吴国。杜威专制端委君临。崇尚佛理。钦兹归戒。大唐高祖扫旧布新。起师临洛征威谒帝。俯首应诏不悦于躬。頵为说宿因。释威忧愤。达顶生之非固。晓吴[湌-合＋皛]之失图。威乃接足乌咽由斯而别。有余杭沙门道愿法济等。先禀成论义同门户。不远千里请道金陵。乃郁相然诺。既而敷畅至理药木滋繁。爰逮施奉并无轻费。于远行龙泉二寺。造金铜弥勒像各一躯。坐高一丈五尺。用结来生之缘也。贞观元年通玄上德惠仪法师。道心精粹量包山海。修己安人非几不践。东晋之日吴有白尼。至诚感神无远弗届。天竺石像双济沧波。照烛神光融曜沪渎。白尼迎接因止通玄。自晋距陈多显灵瑞。隋末军飙玉石俱尽。二像尊仪蒙犯霜露。仪师独苦心行切情昏晓。以佛无殿僧何得安。乃跋涉山谷升景[扁-户＋(今-一)]材。不逾一年浮泛千丈。履深冒险还到大吴。广

开月殿指画斯立。顀以风雨相感。席卷而还。无替两时功兼二事。有吴县令陈士绰者。排繁从义倾仰法音。请讲法华涅槃。文轴才竟疲役增劳。即以麈尾付嘱学士智奘曰。强学待问无惮惠风。师逸功倍不惭屡照。誓言既止怡然冥目。以贞观四年十月终于通玄。春秋六十有七。其年十一月坟于白虎之南岭。学士弟子等千余人哀泗伤心。恐芳仪之有绝。乃树高碑。江王学士诸麟为文。贞观五年弟子法韶等。孝情殷至攀号靡及。谨于坟前建塼塔五层。禅师慧仪乡拜胜德。香火情轸兼事经纶。故使瞰回凭高当衢向术。生平子弟。仰琼级而沾襟。宿昔德朋。望玉轮而屑涕。常州沙门法宣曰。余与上人情均道勰。君终我疾。枕泪眠号素车不驰。玄壤长隔欲伸悲绪。聊书短铭。方坟在列。灵塔斯布。爰属胜人允兹崇树。于惟法主人胜德全。爱河早越心灯幼传。岩岳一篑哮吼三年。青蒲应举紫极闻天。名邦伫化利物攸往。衢尊日斟悬镜常朗。义海傍溢谈峰直上。谁谓明珠忽潜幽壤。神丘掩穴素塔标坟。琼龛宿雾玉掌排云。涧松送响岩桂呈芬。山飞海运迁贸相踵。火入秦陵书开汲冢。惟兹道力巍巍长竦。

释法恭。姓顾氏。吴郡吴人也。正信天发成德自然。妙识悟道高情拔俗。故知为道者贵其精力。通方者归其至当。立朝者宗其笃诚。招隐者味其闲放。详之于恭。谅法侣之羽仪。人伦之准的矣。初生之夕室有异光。爰洎抚尘便能舍俗。事武丘聚法师为弟子也。受具之后。听余杭宠公成实屺公毗昙。逮宠将亡。乃以麈尾付嘱。凡斯先达皆人杰也。恭既受法寄相续弘持。三吴九派之流。争趋问道。而劳谦终日应对不疲。行高而挟如愚。学广而陈面壁。后言游建业历询宗匠。深疑硕难每祛怀抱。固有无得之道大弘。遗名之情斯着。乃旋轸旧壤。幽居于武丘山焉。烧指供心。痛恼之情顿遣。檐禽庭兽。长往之志弥存。开皇中年。州将刘权。政成吴土心游释教。乃严驾山庭屈还城邑。住回向寺。既迫兹固请翻然回虑。以为体道由心。道存则丧于彼我。立教在迹。教行则混其显晦。乃游洛转法通流甘露。挹河仰岳均美前奇。大唐阐化弥崇弘演。贞观十一年下敕赴洛。常州法宣同时被召亦既来仪。深降恩礼对扬帷扆。辩说纷纶明像教之兴灭。证遗法之嘱付。入侍宴筵既摛雅什。田衣作咏仍即赐缣。有感圣衷深见颜色。特诏留住传送京师。四事资给务令优厚。雍州牧魏王。遥加钦请以为戒师。亲降疏曰。昔道安晦迹襄阳。声驰秦阙。慧远栖心庐岳。名振晋京。故知善言之应非徒千里。明月所照不隔九重。法师笠泽上仁震维高德。律行净于青眼。威仪整于赤髭。传灯之智不穷。法施之财无尽。弟子摄此心马。每渴仰于调御。垦此身田常载怀于法雨。若得师资有托。冀以祛此六尘。善尊启行。庶无迷于八正。谨遣咨祈伫承慈诱。既膺斯请供施特隆。自尔朝野明达缁素清高。闻风延伫望室奔凑者。厥罕书矣。然其广植德本遐举胜幢。宝殿临云金容照日。讲筵初辟负笈相趋。谈疏才成名都纸贵。加以博通内外。学海截其波

涛。鸿笔雕章。文囿开其林薮。以贞观十四年十月六日。迁神于西京大庄严寺。春秋七十有三。冕旒兴悼有识含悲降敕加以赙赠。并造灵舆。递给传乘。付弟子慧袭送柩还乡。以十五年二月十五日。窆于武丘之南岭。道俗奔赴望途悼泣。门人等师资增感岁序易驰。非夫琓琰孰陈不朽。乃共竖丰碑。式陈偈颂。中书令江陵公岑文本制序。朝散大夫著作郎刘子翼制铭。两叙风声各其志矣。

释智正。姓白氏。定州安喜人也。家传信奉夙着弘通。才预有知便辞世网。识见弘举不群蒙稚。年十一将欲落采。父母诸戚对之泣泪。而颜色无改。师知其远度也。日授未闻。随得缘记录为谱谍。有所遗忘寻问相续。身无戏掉口不妄传。奉戒精勤昏晓自策。和上同师私共叹异。年虽弱冠曾无驱役。供赡所须恣其学问。不盈数载慧声遂远。开皇十年。文皇广访英贤。遂与昙迁禅师同入魏阙。奉敕慰问令住胜光。仁寿元年。左仆射虞庆则。钦正高行为奏寺额。造仁觉寺延而住之。厚礼设御。正乃深惟苦本。将捐此务归静幽林。承终南至相有渊法师者。解行相高京城推仰。遂往从焉。道味江湖不期而会。因留同住二十八年。静恭无事不涉人世。有请便讲详论正理。无请便止安心止观。世情言晤不附其口。贞梗自课六时无憩。以贞观十三年二月二十八日卒于本住。春秋八十有一。弟子智现等。追惟永往感息难顾。鸠拾余身。于寺之西北凿岩龛之。铭记如在。现少出家咨承法教。正之箴诫略无乖绪。致所著诸疏并现笔受。故正之制作也。端坐思微。现执纸笔承颜立侍。随出随书终于毕部。乃经累载初不赐坐也。或足疼心闷不觉倒仆。正呵责曰。昔人翘足七日尚有传扬。今尔才立颠坠。心轻致也。其翘仰之极。复何得而加焉。正凡讲华严摄论楞伽胜鬘唯识等不纪其遍。制华严疏十卷。余并为抄记。具行于世。

释慧棱。姓申屠氏。西隆人。胎中父亡。惟母鞠育。三藏惯慧。思愿闻法。母氏怜其孤苦。相从来听襄阳闰法师三论。文义之间深有领览。年至八岁其母又终。无师自发。独诣邑西檀溪寺诞律师而出家。十六乃往荆州茅山明法师下。依位伏听。问经大意深有奇理。召入房中。三年曲教惟陈不有有也棱于此义深会其旨。隋末还襄。又逐安州暠师入蜀凡有法轮皆令覆述。吐言质朴谈理入微。时人同号得意棱也。及暠下狱。棱亦同绳。身被桎梏于成都县。一狱囚徒请讲三论。周于五遍。敕遂释放。便逐暠还。既达安州粮粒勇贵。旦往随州巡里告索。暮达暠所如常采听。往还三百深有足功。然其报力雄猛。生无一患。门学所推。及暠力微四大退贬。令代讲涅槃。咸怪其言谓违暠义。时席端俊异者三十余人。将往副水百有余日。惟讲三论。后暠患愈还返安州。常于暠房叙经大意。外有侧听皆为漫语白暠曰。棱于初章全若不解。明日上讲。请为定之。及时告曰。欲定初章者出来。时问侣盖众者二十五人。一一诵呈。皆云不是。棱最后述句。句

虽异皆云得意。由是靡伏莫敢轻者。嵩之将终告曰。棱公来。吾今付嘱最后续种。自吾讲来惟汝一人得经旨趣。乃握棱手曰。夫讲说者应如履剑。不贪利养不惮劬劳。欲得灯传多于山寺。读经法事并为物轨。如为一人众多亦然。如此可名报佛恩也。又曰。共公同涉苦辛。年载不少。惟以无相为本。然后言矣。语已而终。初未嘱前。棱梦神人失两眼。又见一人着青衣执宝镜放光来印。棱心既受诀已。百日怀恋。后还襄州紫金寺。讲论五年。众有三百。贞观八年又还须弥。讲涅槃大品惟度等经。至十二年三月。梦鹰入寺群岛飞去。因即散众。及司功搜访。一无所获蒋王临襄。佛法昌显。请于梵云相续斋讲。道俗翕习又复腾涌。至十四年正月半。有感通寺昶法师。曰梦见阎王请棱公讲三论。拔公讲法华如何。棱曰。善哉。慧棱发愿。常处地狱教化众生讲大乘经。既有此征。斯愿毕矣。至九月末。蒋王见棱气弱。送韶州乳二两。逼令服之。其夕梦见一衣冠者曰。勿服此乳。阎罗王庄严道场已竟大有乳药。至十月半黄昏时。遂觉不悆。告弟子曰。吾五藏已崩无有痛所。四更起坐告寺主宝度曰。忆年八岁往龙泉寺借观音。未至耆阇已讲三遍皎如目前。言未讫。外有大声告曰。法师早起烧香。使人即到。度曰何人。答曰。阎罗王使迎。棱即起烧香洗浴忏悔礼佛讫。还房中与度别。食粥未了。便取一生私记焚之曰。此私记于他读之。不得其致矣。至小食时异香忽来。棱敛容便卒。即十四年十月十六日也。春秋六十有五。合境僧众七日七夜法集功德。蒋王赠绢五十疋。送于凤林山。玄素同集五千余人。开讲设斋。终日方退云。

释智拔。姓张襄阳人。幼年清悟雅好道法。六岁出家。初为闰师弟子。闰顾有济器。乃携付哲法师。哲亦襄川僧望。具之别传。初诵法华。日通五纸。经中理路略有规度。惟曰。斯经诸佛出世之大意也。一人一道非弘不通。誓毕依持开悟蒙俗。周听乃洽。承帝京上德吉藏法师四海标领三乘明匠。寻诣奉旨欣击素心。首尾两遍命令覆述。英俊鼓言无非乱辙。藏亲临坐。拔问众曰。一乘为两。遂分为三。亦可一乘为两。分为三两。众无敢答。藏曰。拔公此问深得旨矣乃嘱累。大法必在机缘。于是还襄。会贼徒扰攘无由讲悟。昼藏夜伏私蕴文义。后值清平住耆阇寺。恒在常济。讲法华经年别五遍。门人法长后生颖萃。见住梵云领徒承业。贞观十四年九月十七日。于清信士张英家。宿集竖义开法华题。或问今昔开覆三一之旨者。答对如风响。解悟启时心。便告棱法师曰。智拔答毕须弥来难。尽皆神俊。诣八方乡里大德檀越等相别。时不测其言也。遂即潜然。迫而察之。已迁化矣。合境玄素嗟惋惊恸。颜状如生。加坐坚正蒋王躬临烧香供养。赠物百余段。墓所设五千僧斋。春秋六十八矣。

释慧瑜。姓岑氏。少孤窘。三岁二亲俱丧。养于舅氏。五岁随外

祖往长沙寺听。见佛啼泣恋慕不肯还家。遂住之为寺救苦法师弟子。令诵大品。五十日中一部通利。晚听三论大品。镜其宗领。随有行文。观用明的。逢难入玉泉山。寺侧有泉旁作草庵。于中宴坐二十三年。初无暂离。观心纯净未可言睹。泉神供奉时或见闻。黑蛇一头长二丈许。隐显现身如守护相。群贼虽来无敢近者。有老贼张赫伽者。勇悍无前携引十贼。身挟两刀欲杀此蛇。去二百步。蛇乃张目出光。贼徒皆倒经两日间瑜觉往救。七人已死。蛇随瑜行。为诵大品大明咒讫。三人方活。于是四远闻风往造供施委积。贞观十年。荆州道俗请出胜觉寺讲三论大品。开化未闻佛法由盛。十四年七月二十三日。合寺同见群星入井。不测其故。至八月十七日。讲大品至往生文未讫。手执如意于座而卒。春秋七十有九。

释慧持。姓周。汝南人也。开皇初年。父任豫章太守。因而生焉。少机警美姿制。栖游之方欣其言晤。履历名邦将挹道化。初达丹阳开善寺。投满法师而为息慈。令诵大品。日通五纸。斯经易诵难持。而能文句无爽。时共美之。年登冠具。身长七尺色相光伟。执持威容不妄回视。故俗又目曰象王持也。乃听东安庄法师。又听高丽实法师三论。钩探幽极门学所高。兼善老庄易史。谈玄之次寄言洗理。越公杨素治兵淮海。闻风造展。叹其清悟曰。斯寔绝伦之僧也。隋末避难往越州住弘道寺。常讲三论大品涅槃华严庄老。累年不绝。立志坚白。书翰有闻。不出寺门将三十载。加坐不卧勤苦至终。以贞观十六年八月二十三日旦。告弟子曰。吾欲往他方教化。急作食。及时至三下。前食还房。加坐绳床敛容而逝。弟子谓言入定。三日任之。会稽丞杜伏护者蔬素长斋。依常参拜闻有异香方知久化。跏结铿然伸而不得。乃坐送大禹山。都督已下玄素万余人。悲叹相嗟至于殓所。春秋六十八矣。

释智凯。姓冯氏。丹阳人。父早亡。六年听吉藏法师法华火宅品。夜告母曰。经明火宅者。只我身耳。若我是火宅。我应烧人。既其不烧明知无我。终夜达朝诣藏出家。身相黑色。故号乌凯。年十三。覆藏经论纵达。论并不拘检约。随藏会稽嘉祥等寺。门人英达无敢右之。及藏入京即还静林聚徒常讲。武德七年。剡县立讲听徒五百贞观元年。往余姚县小龙泉寺。常讲三论大品等经。誓不出寺胁不亲席。不受供施自僧而已。佛殿之后忽生一池。便曰。只饮此池可以卒耳。为性慈仁言极猜厉。时越常俗多弃狗子。凯闻怜之乃令拾聚。三十五十常事养育。毡被卧寝不辞污染。至十九年。齐都督请出嘉祥令讲三论。四方义学八百余人。上下僚庶依时翔集。用为兴显也。百有余日日论十人。答对冷然消散无滞。初发龙泉小池即竭。凯闻叹曰。池竭食亡吾无返矣。至二十年七月二十八日。依常登座。手执如意默然不言。就捡已终。乃加坐送大禹山七日供养。常有异香。州宰自捡

深发坚信。乃起塔七层以旌厥德云。

## 续高僧传卷第十五

义解篇十一　正纪十五　附见四。



释法敏姓孙氏。丹阳人也。八岁出家。事英禅师为弟子。入茅山。听明法师三论。明即兴皇之遗属也。初朗公将化。通召门人。言在后事。令自举处。皆不衷意。以所举者并门学有声。言令自属。朗曰。如吾所举乃明公乎。徒侣将千名明非一。皆曰。义旨所拟。未知何者明耶。朗曰。吾坐之东柱下明也。明居此席不移八载口无谈述身无妄涉。众目痴明。既有此告莫不回惑。私议。法师他力扶矣。朗

曰。吾举明公必骇众意。法教无私不容瑕隐。命就法座对众叙之。明性谦退泣涕固让。朗曰。明公来吾意决矣。为静众口聊举其致。命少年捧就传座。告曰。大众听。今问论中。十科深义。初未曾言。而明已解。可一一叙之。既叙之后。大众惬伏。皆惭谢于轻蔑矣。即日辞朗。领门人入茅山终身不出。常弘此论。故兴皇之宗或举山门之致者是也。敏采摘精理出听东安。言同意异更张部别。年二十三又听高丽实公讲大乘经论。躬为南坐结轸三周。及实亡后。高丽印师上蜀讲论。法席雕散陈氏亡国。敏乃反俗三年潜隐。还袭染衣避难入越。住余姚梁安寺。领十沙弥讲法华三论相续不绝。贞观元年。出还丹阳讲华严涅槃二年。越州田都督。追还一音寺。相续法轮。于时众集义学沙门七十余州八百余人。当境僧千二百人。尼众三百。士俗之集不可复纪。时为法庆之嘉会也。至十九年。会稽士俗请往静林讲华严经。至六月末。正讲有蛇。悬半身在敏顶上。长七尺许。作黄金色吐五色光。终讲方隐。至夏讫还一音寺。夜有赤衣二人。礼敏曰。法师讲四部大经功德难量。须往他方教化。故从东方来迎法师。弟子数十人同见此相。至八月十七日。尔前三日三夜无故闇冥。恰至二十三日将逝。忽放大光夜明如日。地为震动因尔迁化。春秋六十有七。身长七尺六寸。停丧七日异香不灭。莫不怪叹。道俗庄严。送于隆安之山焉。

释慧璇。姓董氏。少出家在襄州。周灭法后南往陈朝。入茅山听明师三论。又入栖霞听悬布法师四论大品涅槃等。晚于安州大林寺听圆法师释论。凡所游刃并契幽极。又返乡梓住光福寺。会乱入城。卢总管等请在官舍讲华严经。僧徒拥聚千五百人。既属贼围各怀翘敬。不久退散深惟法力。唐运斯泰又住龙泉。三论大经镇常弘阐。兼达庄老史子谈笑动人。公私荣达参问繁结。蒋纪诸王互临襄部。躬申敬奉坐镇如初。王出门顾曰。迎送不行。佛法之望也。由此声誉又逸汉南。贞观二十三年。讲涅槃经。四月八日夜。山神告曰。法师疾作房宇。不久当生西方。至七月十四日讲盂兰盆经竟。敛手曰。生常信施今须通散。一毫以上舍入十方众僧及穷独乞人并诸异道。言已而终于法座矣。春秋七十有九。惟璇立性虚静不言人非。宾客相投欣若朋友。面常含笑慈育在怀。涉猎玄儒通冠文采。襄荆士素咸倾仰之。闻其长往无不堕泪。初住光福寺。居山顶引汲为劳。将移他寺夜见神人。身长一丈衣以紫袍。顶礼璇曰。奉请住此常讲大乘。勿以小乘为虑。其小乘者亦如高山无水不能利人。大乘经者犹如大海。自止此山多佛出世。一人读诵讲说大乘。能令所住珍宝光明眷属荣胜饮食丰饶。若有小乘前事并失。惟愿弘持勿孤所望法师须水。此易得耳。来月八日定当得之。自往剑南慈母山大泉。请一龙王去也。言已不见。恰至来期七日初夜。大风卒起从西南来。雷震雨注。在寺北汉高庙下佛堂后百步许。通夜相续至明方住。惟见清泉香而且美。合众同幸。

及亡龙泉渐便干竭。据斯以言亦感通之奇致矣。

释慧眺。姓庄氏。少出家。以小乘为业。游学齐徐青海诸州。数论之精驰誉江汉。开皇末年。还住乡壤之报善寺承象王哲公在下龙泉讲开三论心生不忍曰。三论明空。讲者着空。当发言讫。舌出三尺。鼻眼两耳并皆流血。七日不语。有汰律师。闻其拨略大乘。舌即挺出。告曰。汝大痴也。一言毁经罪过五逆。可信大乘方可免耳。乃令烧香发愿忏悔前言。舌还收入。便舆往哲所。誓心敛迹惟听大乘。哲之云亡。为设大斋于墓。又建七处八会广请道俗。百日既满。即往香山神足寺。足不踰阃常习大乘。每劝诸村年别四时讲华严等经。用陈忏谢。常于众中显陈前失。独处一房常坐常念。贞观十一年四月三日。在寺后松林坐禅。见有三人。形貌都雅赤服。礼拜请受菩萨戒讫。白曰。禅师大利根。若不改心信大乘者。千佛出世犹在地狱。闻此重嘱。涕泗交流大哭还寺。在讲者房前宛转呜咽不能得言。以水洒醒。乃更大哭。绕佛忏悔。用此为恒。又劝化士俗。造华严大品法华维摩思益佛藏三论等各一百部。至十三年三月九日中时。佛前礼忏因此而终。春秋八十余矣。自终七日。林树变白大泉浑浊。过此方复。斯亦知过能改无过者同。诚可嘉矣。寺去城邑将五十里。从受归戒者七千余人。填赴山河为建大斋于墓所。三十法师各开一经。用津灵造。

释灵睿。姓陈。本惟颍川。流寓蜀部。益昌之陈乡人也。祖宗信于李氏。其母以二月八日道观设斋。因乞有子。还家梦见在松林下坐有七宝钵于树颠飞来入口。便觉有娠。即不喜五辛诸味。及其诞已设或食者母子头痛。于是遂断。八岁二亲将至道士所令诵步虚词。便面孔血出遂不得诵。还家入田。遇见智胜法师。便曰。家门奉道。自欲奉佛随师出家。即将往益州胜业寺为沙弥。一夏之中。大品暗通。开皇之始。高丽印公入蜀讲三论。又为印之弟子。常业大乘。后随入京流听诸法。大业之末。又返蜀部住法聚寺。武德二年。安州暠公上蜀。在大建昌寺讲开大乘。睿止法延三年。后还蜀本住。常弘此部经二年许。寺有异学。成实朋流嫌此空论。常破吾心将兴害意。睿在房中北壁而止。初夜还床栖遑不定。身毛自竖。移往南床坐。至三更忽闻北壁外有物撞度达于卧处。就而看之。乃漆竹笴槊。长二丈许。向若在床身即穿度。既害不果。又以银挺雇贼入房。睿坐案边觅终不获。但有一领甲在常坐处。睿知相害之为恶也。即移贯还绵州益昌之隆寂寺。身相黑短止。长五尺。言令所及通悟为先。常讲大乘以为正业。贞观元年。通州骞禅师作檀越尽形供给。三百听众。至七年八月二十五日夜。睿梦有衣冠者来迎骞往西方去。徒众钵中皆空无物。至三十日。寺钟大小七口。铜磬十余一时皆鸣。至三更据绳床加坐而终。睿自此后。周流讲唱传化不绝。至二十年八月二十一日四更大风

忽起。高声言曰。灵睿法师来年十月。往南海大国光明山西阿观世音菩萨所受生也。至期十月三日。合寺长幼道俗。见幡华菩萨满寺而下。晚讲入房看疏读经。外有僧告。幡花异香充寺及房。睿闻捉经出看歛容立终。坚持不倒。扶卧房中。三更忽起加坐如生刺吏以下躬手付香供养其尸。道俗相送归东度山。设大会八千人。时年八十三矣。然其洁清。童稚过中不饮。荤辛莫履。具尽报云。

释僧辩。俗姓张。南阳人也。渚宫陷没入关住于冯翊焉。年甫七岁日诵千言。时以奇之。声于乡壤。十岁欣仰道法思欲出家。局以公宪。未蒙剃落。乃听维摩仁王二经。文义俱收。升座覆述。宣吐教理有称于时。先学大德相顾曰。吾等没后不足忧也。此人出家绍隆遗法矣。开皇初年。敕遣苏威。简取三千人用充度限。辩年幼小最在末行。轻其行业召令口诵。言词清畴章句契断。神明朗正。见者属目。由是大蒙嗟赏。余并不试。同得出家。受具已后专寻经论。时有智凝法师。学望京华德隆岳表。辩从问知津乃经累载。承席覆述允合同伦。遂使旁疏异解曲有正量。识者佥悟击其大节。大业初岁。召入大禅定道场。众复屯之欣其开解。武德之始。步出关东蒲虞陕虢。大弘法化。四远驰造倍胜初闻。尝处芮城将开摄论。露缦而听。李释同奔序王将了。黄巾致问酬答乃竟。终诵前关。辩曰。正法自明邪风致翳。虽重广诵不异前通。黄巾高问转增愚叟谓其义壮。忽旋风勃起径趣李宗。缦倒掩抑身首烦扰。冠帻交横衣发紊乱。风至僧伦怗然自灭。大众笑异其相。一时便散。明旦入文。赧然莫集。辩虽乘此胜。而言色不改。时共服其[异-己＋巳]度也。贞观翻经被征证义。弘福寺立又召居之。虽屡处以英华而情不存得丧。约时讲说不替寒温。异学名宾皆欣预席。故使海之内外僧杂华夷不远万里承风参谒。俱舍一论振古未开。道岳法师命章构释。辩正讲论废而听之。随闻出钞三百余纸。或闻初开法肆或中途少闲。但有法坐无论胜负。咸预位席横经而听。斯渴法之。深良未俦矣。而谦让知。足不重荣势。名满天下。公卿咸委。而不识其形也。皆来觅之。辩如常威仪不变其节。任其来去曾无迎送。时侪伦诸德。以此怀尚而不能行也。以贞观十六年六月十三日卒于弘福寺。春秋七十有五。于时炎曦赫盛停尸二旬。而相等生存形色不变。迄至于葬日亦不腐朽。于时亢旱积久埃尘涨天。明当将送夜降微雨。故得幢盖引列。俱得升济。七众导从不疲形苦。殡于郊西龙首之原。凿土为龛处之。于内门通行路。道俗同观。至今四年鲜明如在。自辩置怀慈济。爱法为功。路见贫苦不简人畜。皆尽其身命济其危厄。讲听之务惟其恒习。其摄论中边唯识思尘佛性无论。并具出章疏在世流布。

释法常。俗姓张氏。南阳白水人也。高祖隆仕魏因移于河北郡焉。少践儒林颇知梗概。而厌其諠杂情欣出家。奉戒自守不郡非类。

霜怀标举为众所推。年十九。投昙延法师。登蒙剃落既预听限。大阐宏猷。学不逾岁。即讲涅槃。道俗听者咸奇理趣。自尔专亲侍奉晓夕咨谋。每击幽致。延欣其情理深当。乃摩顶曰。观子所涉。必住持正法矣。于即研精覃思无释寸阴。时年二十二。摄论初兴。随闻新法仰其弘义。于时论门初辟。师学多途。封守旧章鲜能回觉。常乃博听众锋校其铦锐。秦齐赵魏靡不周行。时积五年钻核名理。至于成实毗昙华严地论。博考同异皆为轨辙。末旋踵上京慨兹异叙。随讲出疏示显群迷。隋齐王暕。召结时望盛演释经。登预法座敷陈至理。词义弘远罕得其门。佥共美之嘉叹。成俗遂有。胥徒归凑。相续依承。四时讲解以为恒任。大业之始荣唱转高。爰下敕旨入大禅定。相寻讲肆成济极多。唐运初兴遐迩清晏。四远投造增倍于前。每席传灯播扬非一。贞观之译证义所资。下敕征召恒知翻任。后造普光宏壮华敞。又召居之。衣服供给四时随改。又下敕令为皇储受菩萨戒。礼敬之极众所倾心。贞观九年。又奉敕召。入为皇后戒师。因即敕补兼知空观寺上座。抚接客旧妙识物心。弘导法化长镇不绝。前后预听者数千。东蕃西鄙难可胜述。及学成返国皆为法匠。传通正教于今转盛。新罗王子金慈藏。轻忽贵位弃俗出家。远闻虔仰思睹言令。遂架山航海远造京师。乃于船中梦瞩颜色。及睹形状宛若梦中。悲涕交流欣其会遇。因从受菩萨戒。尽礼事焉。十四年。有僧犯过。下敕普责京寺。大德纲维因集于玄武门。召常上殿。论及僧过。常曰。僧等蒙荷恩惠得预法门。不能躬奉教网。致有上闻天听。特由常等寡于训诲。耻愧难陈。遂引涅槃付属之旨。上然之。因宥大理狱囚百有余人。又延设供。食讫而退。及李道居先。不胜此位。率僧邀驾随顿表上。既不蒙遂。因染余疾。的无痛所右胁而终于住寺。春秋七十有九。即贞观十九年六月二十六日也。至七月二日。葬于南郊高阳之原。时炎景陵天游尘翳日。逮至发引之前。夜降微雨。及于明旦。天地清朗云雾四除。纤尘不飞道路无拥。京寺僧侣门人子弟等。各建修幢三十余车。前后威仪四十余里。信心士女执素幡花列侍左右。乃盈数万。卿相傧从。佥以荣之。初常涉诣义门妙崇行解。故众所推。美归于摄论。而志之所尚慕涅槃。恒欲披讲未之欣悟。遂依众请专弘此论。陶冶理味精贯匈怀。依时赴讲全无读诵。才有余暇课业行道。六时自励片无违缺。有大神王冠服皆素。率其部从随其旋绕。道俗时见。密以高之。又曾宵夜至佛堂中。壁画乐天一时起舞。后于中夜又在佛堂。观音菩萨从外入户上住空中。身相瑰奇佩服璎珞。晃发希有良久便灭。后经五年。天将欲曙。又感普贤菩萨从东而来。去地五六丈许。常之专精。征应为如此也。故立志清峻逾久逾剧。所获法利多造经像。但务奇妙不言其价。岁建檀会终尽京师。悲敬两田无遮供养。自所服用粗弊而已。讲扬别供一不受之。还布众中持操无改。着摄论义疏八卷玄章五卷。涅槃维摩胜鬘等。各垂疏记。广行于世。弟子德逊等。为立碑于普光之门。宗正卿李百药为文。

释智徽。俗姓焦。泽州高平人也。年十三。志乐出家不希世累。住本州清化寺。依随远法师听涉经论。于大涅槃偏洞幽极。故齿年学稔为诸沙弥之卓秀者也。立性勤恪乐理僧务。每有执役不惮形苦。昼供养僧夜读章疏。衣不解带研精无怠。受具已后。神思高正戒行明洁。然平恕俭约见者钦属。歆慕弘道岁常讲涅槃十地地持维摩胜鬘。用为恒业。声务广被远近追风。提襆裹粮寻造非一。隋炀御历珍敬弥隆。大业七年。下诏延请入于东都内道场。礼异恒伦日增荣供徽立操自昔一不受之。盈尺之贮不附箱囊。率性超然不妄倾涅。但专讲诵宣导为先。伪郑之初洛城恒闭。徽以兵戈方始开悟未因。乃杖锡出城思济乡壤。于时守卫严防梗涩难通。而徽安行限阈守当不觉。斯固善神之所送也。既达高平道俗欣赴。世接屯难饥馁相委。乃遗以粮粒拯济寔多。皂素赖之皆餐法味。便即四时长讲屡有升堂。外施衣帛悉供讲众。频值俭岁米食不丰。异客暴来两倍过旧。徽以听侣不安。为营别院。四方学士同萃其中。财法两施无时宁舍。怀州都督郧国公张亮。钦抱德教远延讲说。道俗屯赴。又结河阳。乃请为菩萨戒师。珍敬道风誓为善友。夏讲涅槃。解恣便讫。觉少不悆。众咸怪之。还房静念俄顷便逝。春秋七十九。即贞观十二年三月二十日也。怀州道俗哀若至亲。送葬归于本邑。自徽之在远门也。敬法尊人诚孝第一。每登法席。讲析幽通。皆云。大法师意如此。因即声泪俱下。常谓诸徒曰。父母生吾肉身。法师生吾法身。恩报此恩何由可逮。惟有弘教利物。薄展余怀耳。所以每岁常讲不敢告劳。以惟斯故也。兼以课己行业无亏六时。手执熏炉约数承礼。夜不解衣一生恒尔。清素寡欲不乐交游。敷化之余便营僧事。故泽部长幼咏仰于今。

释玄鉴。俗姓焦。泽州高平人也。天性仁慈志乐清洁。酒肉荤辛自然厌离。十九发心投诚释种。爱重松林终日庇其下忘遗食息。后住清化寺。依止远公听采经论。于大涅槃深得其趣隋运末龄贼徒交乱。佛寺僧坊并随灰烬。众侣分散颠仆沟壑。鉴守心戒禁曾无愆犯。食唯蔬菜衣则蕴麻。屡经岁序情无嚬蹙。及至年谷丰熟。还返故乡。招集缁素崇建法席。劝诸信识。但故伽蓝皆得营复。有故塔庙并令涂扫。遂使合境庄严赫然荣丽。奉信归向十室其九。兼以正性敦直言行相高。行值饮啖非法。无不面谏诃毁。极言过状不避强御。或与语不受者。便碎之酒器。不酬其费。故诸俗士聚集宴饮。闻鉴来至并即奔散。由是七众尊虔。敬其严厉重其清贞。数有缮造工匠繁多。豪族之人或遗酒食。鉴云。吾今所营必令如法。乍可不造理无饮酒。遂即止之时清化寺修营佛殿。合境民庶同供崇建。泽州官长长孙义。素颇奉信闻役工匠其数甚众。乃送酒两舆以致之。鉴时检校营造。见有此事。又破酒器狼籍地上。告云。吾之功德乍可不成。终不用此非法物也。义闻大怒。明欲加恼。夜梦有人以刀临之。既忽警寤即事归忏。又遇疫气死亡非一。皆投心乞命。鉴为之忏悔令断酒肉。病者痊复。

时大重之。有乡人李迁者。性偏嗜酒。既遇时气无由自济。遂悔酒过用为死调。俄尔鉴至无何便去。迁遂除差。因尔厌离饮酒永不涉言。纵忽闻气如逢毒势。告其友曰。自见鉴师已来。尚不喜闻。况当见也。故戒节冥感皆此之类。于今神志贞亮。每讲涅槃十地维摩。四时不辍。春秋八十有三。初鉴以传法之务。职司其忧。众侣乖仪。则纠弹驱摈。时俗佥讶其梗直也及武德六年。当部濩泽县李录事者。死经七日。隐身谓妻曰。吾是李录事也。计吾犹得六年在世。但为司命枉来取我。生埋冢中。已诉阎王。蒙放在人中。浮游六年。今在鬼道。未然之事皆预知也。卿家贫窘。但为他卜无不必中。因可获财以利大小。便尔卖卜。鬼为通疑。方远皆诣谓为大圣。后谓妻曰。人命无常。何不修福。可往鉴师所听法。遂相将入讲堂中。安置壁角以物自障。共人言议应变迅速。乃经晦朔。或有问者。何不现形耶。答曰。今在鬼趣。受身极陋自不忍见。况复他也。又往景业寺听维摩经。有余法师。谓曰。今讲此经感何人听。答曰。自人头已上便是鬼神。上及诸天。重级充满。然都讲唱文。诸天神等皆敛容倾耳。恐其声绝。法师解释皆散乱纵恣无心听受。愿如法讲说勿妄饮啖也。何以知然。见天神等闻法师酒气皆回面而听。因即悔过令废饮之。鬼曰。此定须断天神不许宁不讲也。非惟此会独感诸天。但有法事无不来降。不可轻矣。鉴闻异寺有此声告。倍复信奉。兢兢异常。

释玄会。字怀默。俗姓席氏。其先豳土安定人也。远祖因官故。又居京兆樊川之秘阪焉。年十二。精苦绝伦。欣志捐俗。而仪相秀挺有异神童。隋汉王谅。见而奇之。奏度出家。仍住海觉寺。为总法师弟子。自落采之后即预讲席专志涅槃。勤至之功伦等推尚。总深会之解也。举为覆述。所以槃节拘致由来拥虑者皆剖决。通释泠然可见。时大赏之以为涅槃之后胤也。因尔改前旧章更新户牖穿凿之功。难与仇抗。造涅槃义章四卷。义源文本时文释抄部各四卷。自延远辍斤之后。作者祖述前言。惟会一人独称孤拔。武德之始。学观大张。沙门昙献道开国望。造慈悲寺奏会以为寺主。经始惟新法务连续。引接后昆。讲扬此部将四十遍。于时同侣同业相推元席。而让以成治。雅为学宗性慕人法不滥尊严。但有法座皆通咨听。纵己旧闻倾如新渴。斯敬重之极。末象罕遇也。总法师曰。吾非圣人。何得此子入吾室乎。相法师曰。经云。后五百岁有福智者。此子谓乎。法之大将岂不然乎。岳法师曰。此公就我学俱舍者。同事摄也。愿以妙庄严世值善知识矣。振法师曰。此公就我学迦延者。之赞成吾学耳。以我小术不耻下问乃回龙象于兔径也。吾何言哉。贞观八年又敕住弘福寺。讲事都废专修定业。梦登佛手号无量寿。遂造弥陀像一座。常拟系心作身同观。欲入山林寺众劝住请讲涅槃。至藤蛇喻。忽有异蛇。从栿而下顾视四方。寻即不见。讲至诤论常有魔事。因兹遘疾还返慈悲。见佛来迎因而气尽。春秋五十有九。即十四年五月二十七日也。合邑闻知悲

凉相及。葬于高阳原。晚又收其遗骸于故城西南隅。起塼塔供养。自会之弘道也。温柔在性弘赡为心。远近流寓投造非一。而能推心接诱。惟法是务。晚又常坐乃终身世。

释行等。姓吉氏。冯翊人。十二出家。与会公同事总师为弟子。服章粗素立性铿卓。登听净影远公涅槃。伏读文义。时以荣之。相从讲说百一十遍。中逢阻难必预先知。或闻异香或感怪梦。幢折盖翻以为标据。即令大众同念般若。所有魔事无何而退。故每讲后常礼佛名及读华严。以为消障之本也。又与玄会同住慈悲。弘法之时。等必先登。会随后赴。时以为相成之道也。故常讲时感鸡伏听。从受戒者死而还活。冥曹所放。云传等教。斯亦骇动幽显。非言厝也。以贞观十六年三月六日因疾而终。春秋七十有三。初临终累日。护戒之语吾何重及。但少欲知足可为永诫。吾今死后勿作威仪。惟以一椽舆送山所。愿食吾身早成正觉。有乖此愿非吾门人。弟子等营办幢舆盛设威仪将欲茔送。其夜列宿大明地方欲了。大雨洪注。道俗同拥一不得往。还依遗诀单舆至山。雨即通霁。收葬于京南神和原。起塔树松立铭塔所。

释志宽。姓姚氏。蒲州河东人也。祖宗仕族不交群小。父任隋青州刺吏宽。自幼及长清约知名。历听诸经以涅槃地论为心要也。东西访道无释寸阴。业成登器游讲为务。生常履信言行不乖。望似专正而怀抱虚荡。尝以游学长安诣市买绢。有人曰。可见付直明当送绢。于此便付直。还寺为诸僧所笑。宽曰。自忆不负于人。岂有人而乖信。至期果获。以事陈之。彼人云。兵食可亡信不可废。弟子俗人奉之。岂意释门缀斯虑也。宽常诵维摩及戒本。所居住房每夜必有振动介胄之响。窃而观者咸见非常神人绕房而行。又一时夜中房重阁上有打物声。同学宝通。闻之惊迷不安其席。宽就而慰之。犹打物如故。至旦看之。乃舍梁将折。即令拄之得免其命。其为幽灵所卫如此。而性好瞻病无惮远近。及以道俗知无人治者。皆舆迎房中。躬运经理。或患腹痛不可脓出者。乃口就[口*束]之遂至于差。往往非一。其慈惠之怀信难继也。后于中夜室内大明。及观房外与昼无异。乃自缝绽衣帛。不谓神光所照。后召诸徒方知半夜此相数现。后遂不怪。加以开务诱引弘济为业。道俗胥悦庆其幸遇。属炀帝弘道海内搜扬。以宽行解同推。膺斯荣命。既处慧日讲悟相仍。会枭感作逆斋事拘缠。宽便下狱待罪。有来饷遗一不自资。通给囚僧欢笑如昔。后并配徒隶役于天路常令负土使装满笼。尽力辇送初不懈息。役僧曰。此无监检。当可小停。宽曰。业报如此。何能自欺。违心行事诚未安耳。未又配流西蜀行达陕州。有送财帛祖饯之者。并即散而不遗。唯留一驴负经而已。路次潼关。流僧宝暹者。高解硕德足破不进。宽见卧于道侧。泣而哀焉。即舍驴与乘。自担经论。徒行至蜀虽有事劳而口不告倦。其仁恕

之性登苦知其人矣。既达蜀境大发物情。所在利安咸兴敬悦。时川邑虎暴行人断路。或数百为群。经历村郭伤损人畜。中有兽王。其头最大五色纯备威伏诸狩。遂州都督张逊远闻慈德遣人往迎。宽乃令州县立斋行道。各受八戒。当夕虎灾销散。莫知所往。时人感之奉为神圣。然宽因名立行弘裕有仪。凡所宣化如风之靡。每至散席礼嚫相仍。或至十万二十万者。皆即坐散尽了无资己。告施者曰。财犹种子聚则难繁。故为散之。令从用有在耳。其虚怀应物为若此也。兼又轻生疏素弊服寻常。一经御形动经累稔。爱护之甚有过身肉。时逢俭岁躬煮糜粥亲惠饥馁。衔泣说化令诵佛名。又以所服衣之与毡。或割或减用充贫乏。每年冬首预积坐毡履替。观诸沙门少者便给。以此为常。贞观之初还反蒲壤缁素庆幸欢咏如云。屡建法筵重扬利涉。时州部遇旱诸祈不遂。官民素承嘉绩。乃同请焉。宽为置坛场。以身自誓。不降雨者不处室房。曝形两日。密云垂布。三日已后合境滂流。民赖来苏有年斯在。昔在蜀土亦以此致誉。故使遍洽时谚号为一代佛日。有沙门神素者。架业相邻尤所钦友。以先卒于栖岩。宽住州寺先绝凶问。忽降形欢叙欣若生平。明晚来告乃知其死。宽致书慰曰。等同幻境俱禀泡形。不意之情非复言象。素法师俗风清美道器冲深。包总义门研机至实。但正业久成必之净土。此方薄运顿失所归。老病之僧早应先去。罪重福微犹守余报耳。法师不遗故旧。昨二十五日夜降神共聚同卧一床。通夕言议至晓方别。情犹今昔。事即存亡。冥感之诚未可陈述。素以贞观十七年春二月二十四日卒。素见别传。宽以其年夏五月十六日卒于仁寿寺。春秋七十有八。初未终之前右胁而卧枕于右臂。告门徒曰。生死长远。有待者皆尔。汝等但自观身如幻。便无爱结自缠。吾命亦断。当取椽两根[竺-二＋處]篨一领裹缚舆送。无得随俗纷纭为不益事也。言讫而卒。时蒲虞等州。道俗奔赴号恸川野。屯于圹侧七里人满。自宽从释种。静摄居形。不卧全毡不畜疋绢。柜箧之事由来绝心。骑乘劳具终身不涉。口不及利手不执钱。或有忤之。便掩口私默。不行赞毁于人物也。曾用钱一千五百。买驴负经。既至东京。值卒科运大贵。或头至数万者。同侣欲为卖之。宽不许曰。已劳负荷岂复过本乎。便诣市自出之。但取元价。此虽小事廉耻本矣。

释慧休。姓乐氏。瀛州人也。世居海滨。以蚕渔为业。而生知离恶深惟罪报。常思出济无缘拔足。或累叹通宵晨或忘餐。近逾信宿。虽愤气填胸。无免斯厄。十六遇相州沙门巡里行化谈三世之循扰述八苦之交侵。雅会夙怀。背世情决乃违亲背俗。投勖律师而出家焉。勖导以义方礼逾天属。又闻灵裕法师震名西壤。行解所归。现居邺下。命休从学。休天机秀举惟道居心。乃背负华严远游京邺。一闻裕讲荎动身心不略昏明幽求体性。而章句无昧至理未融。展转陶埏五十余遍研讽文理转加昏漠。试以所解遍问诸师。皆虑涉重关返启其致。乃悟

曰。斯固上圣之至理也。岂下凡而抑度哉。且搏听众师。沐心法海耳。乃往渤海从明彦法师听成实论。先出章抄品藻异同。慧满冲情解律法友。以彦公化世受染余流。从志念法师受学小论。加杂婆沙各闻数遍。穷其本支晓其固执。解既清迥行寔贞严。念曰。余讲小乘岁序多矣。今乃值子谅不虚延。休即着杂心玄章抄疏。各区别部类条贯攸归。文教才出初寻重敬。频当元宰讲授相续。幽致既举慧烛天悬。故使驰名冀都击响河渭。抱帙横经肩排日谒。结疑怀签踵接登堂。皆总为书绅永开冥府。故于立破诸教。探隐洞明。虽学冠空宗。而梗情尘境。欲通惟识之旨。取悟无方。会裕师入关因便预从。遇昙迁禅师及尼论师等讲扬摄论。每举一会余驾停轮。词吐既新。领拔弥悉周涉三遍即造疏章。神会幽陈广疏听视。自大小诸藏并统关键。惟有律部未遑精阅。昔以戒禁随事可用缘求。案读即了未劳师授。曾披一卷持犯茫然。方悔先议更弘神府。乃负律提瓶。从洪律师听采四分。一经讲肆三十余遍。日渐其致终未极言。顾诸学徒曰。余听涉多矣。至于经论一遍入神。今游律部逾增逾闇。岂非理可虚求事难通会乎。而敬慎三业懔课六时。纤尘或阻即申忏洗。目见大小讲匠知名者多。奉法自修实罕联类。尝听砺公讲律。砺曰。法师大德。暮年如何犹勤律部。休曰。余忆出家之始。从虎口中来。即奉投戒法。岂以老朽而可斯须离耶。恨吾不得常闻耳。其清慎之高。率此例也。又屡经寇荡荒荐相仍。寺众僧厨亟经宿触。故从隋末终至唐初。四度翻秽获资净供。致使四方嘉会。休有功焉。暨武德年内。刘闼贼兴。魏相诸州并遭残戮。忽一日警急。官民小大弃城逃隐。休在云门闻有斯事。乃率学士二十余人。东赴相州了无人物。便牢城自固。四远道俗承休城内方来归附。当斯时也人各藏身。而休挺节存国守城引众。可谓乱世知人者矣。其年不久。天策陈兵。远临贼境。军实无委。并出当机。休既处僧端预明利害集众告曰。官军静乱须有逢迎。僧食众物义当先送。再和大众并无从者。休惧被后罚必可乘权。独诣军门具陈来意。于时曹公徐世绩。引劳赏悦。仍令部从随休至寺。任付粮粒。及平殄后。曹公为奏具述休功。登即下敕入贼。诸州见有僧尼。止留三十。相州一境特宜依定以事验人。休量难准。又荒乱之后律法不行。并用铜盂身御俗服同诸流俗。休恐法灭于事。躬自经营立样造坏。依法施熏遂成好[盉-木＋友]。遍送受持。今大行用并是休功缉遗绪也。又僧库火起。时当中夜。忽有人告。走往观之。赖始发焰。救而获免。退问告由了无知者。良以道通幽显。屡动祯祥。贞观九年。频敕征召令入京师。并固辞以疾无预荣问。至今十九年中。春秋九十有八。见住慈润爽健如前。四众怀蒲柳之慕犹执卷咨谋。乃力倦而告曰。吾学功多矣。每有经律。虽听二三十遍文旨乃镜。犹恨少功。欲兼异部。未遑多涉耳。今之后学则不同之。薄知文句宗致眇然。即预师范更无通观。所以终夜长慨有耿于怀。致有穷括教源莫知由序。此法灭在人矣。今暮年开道意在成器。斯犹砥砺合其刃耳。安能炉锤其朴耶。所

以引化席端直陈纲要。而奉禁守道抑在天然。挫拉形心逾衰逾笃。衣服率然趣便盖体。襆悬壁上尺绢不居。所得外利即回讲众。补绽衣服不劳人助。见着麻鞋经今三十余年。虽有断坏缀而蹈涉。暂有泥雨徒跣而行。有问其故。答云。泥软易履。不损信施耳。又寒不加火热不依凉。瓶水若冻裹之草束。受具已来[盉-木＋友]无他洗。入夏已去不啖菜蔬。旋绕往还执帚先扫。存护物命宁有过之。凡斯众行前后一揆。余以亲展徽音。奉兹景行。犹恨标其大抵。事略文繁以为轻约耳。弟子昙元。高洁僧也。经论及律并曾披导。偏重清行不妄衣食。寺虽结净犹怀尘点。常乞食自资。今托静林虑宝山。志道辞世。门人灵范。学通休涉慧悟少之。敕召弘福。时扬摄论。今居宗树业。振名京邑。又休以年学高远。今上重之。因事辽左亲幸其室。叙故陈道弥会帝心。故又续其绩。

释灵润。俗姓梁。河东虞乡人也。家世衣冠乡闾望族。而风格弘毅统拟大方。少践清猷长承余烈。故能正行伦据不肃而成。昆季十人秀美时誉。中间三者齐慕出家。父告子曰。但诵观音。先度即当许也。润执卷便诵。一坐不起。从旦至中。文言遂彻。便预公度。依止灵粲法师住兴善寺。粲有正行备于别传。年十三。初听涅槃妙通文旨。将及志学销会前闻括悟新理。便登讲座宣释教意。部分科宗英秀诸僧。咸欣其德。加又钦重行禁。动静惟安。不妄游从常资规矩。所以兴善大德海内名僧。咸相顾而言曰。此沙弥发踪能尔堪住持矣。于后深心至道通赡群师。预在见闻包蕴神府。当即斧藻人法圭璋解行。皆统其本支该其成败。仁寿感瑞怀州造塔。有敕令往。官供驿乘随师东赴。乞食徒行独无受给。既达河内。道俗服其精通敬其行范。所有归戒并从于润。当即名厉河北誉满京师。闻泰岳灵岩寺僧德肃清四方是则。乃杖策寻焉。既睹副师遂从咨训。乃习般舟行定。无替晨昏初经三七情事略疲。自斯已后顿忘眠倦。身心精励遂经夏末。于时同侣五百余人。各奉行之互相敦励。至于解坐同行无几。惟润独节秀出情事莫移。皆不谋同词敬称徽绩。时父任青州益都令。外祖吴超任怀州怀令。堂祖吴同任齐州山荏令。姨夫侯援任曹州金乡令。并润之宗族内外亲姻。虽经还讲肆游其所部。事逾行路一无过造。及生缘背丧。或有悲慕邀延者。润情若风传。不往登践。斯割爱从道。皆此类也。有道奘法师。擅名海岱讲摄大乘。又往寻焉。时未具戒早飞声采。周流法席文义圆通。问难深微称传元宰。预是同席心共揖之。既承师有本。即奉奘以为和上。大戒已后方诣律司。十地诸经略观文体。年二十三还返京室。值志念法师正弘小论。将欲博观智海。预在听徒。有辩相法师。学兼大小声闻于天。摄论初兴盛其麟角。在净影寺创演宗门。造疏五卷。即登敷述京华。听众五百余僧。竖义之者数登二百。润初从关表创预讲筵。祖习异闻遂奋奇论。一座惊异侧目嘉之。登有辩行法师。机论难拟处众高谢而敬惮焉。虽则负誉帝京。而神气自

得。或讥毁达其耳者。曾若不闻。以道镇心情无喜怒。末法攸寄诚可嘉焉。大业初岁风疾暴增。后复本心更精新业。又恐报倾旦夕不守本怀。讲导世流往还烦杂。遂脱略人事厌俗归闲。遂往南山之北西极澧鄠东渐玉山。依寒林头陀为业。时与沙门空藏慧琎智信智光等。京邑贞干同修出离。既处丛薴。鬼神斯恼。或被推荡偃仆。或扬声震叫者。润独体其空寂宴坐如空。诸被娆者皆来依附。或于深林旷野狼虎行处。试心安止都无有畏。当遵此务尽报传持。属大业末年不许僧出。遂亏此行。乃还兴善托于西院。独静资业一食入净。常讲涅槃众经。有慧定禅师等。归依受业相率修课。不出院宇经于三年。结侣渐多行清动众。时僧粲法师。一寺顶盖。锐辩无前抗衡京国。乃率诸翘望五十余僧。来至法会详其神略。人并投问玄隐之义。润领宗酬答位判泠然。咸共欣赏妙符经旨。尔后誉传光价。众聚相从。既懿业内传。将流法味。大业十年。被召入鸿胪教授三韩。并在本寺翻新经本。并宗辖有承不亏风采。会隋氏乱伦道光难缉。乃隐潜于蓝田之化感寺。首尾一十五载。足不垂世。离经专业。众请便讲以示未闻。春秋入定还遵静操。沙门志超。抗节禅府。闻风造展。遂等宿交。相师念定欣从语默。时天步饥馁道俗同沾。化感一寺独延宾侣。磨谷为饭菽麦等均。昼夜策勤弘道为任。故四方慕义归者云屯。周赡精粗无乖僧法。共餐菜果遂达有年。斯诚至德冥符。兼济有日矣。润以化洽外流道声载路。兴善本寺敬奉芳尘。上陈敕使请充寺任。便不守专志。就而维之。贞观八年敕造弘福。复被征召。即现翻译证义须明。众所详准又当斯任。至于词理有碍。格言正之。同伦纠位。斯人最上。京邑释门寔惟僧杰。初润隋末在兴善院感魔相娆。定志不移。冥致善神捉去。经宿告曰。昨日魔子依法严绳。深知累重自感而死。若此征应其量难纪。武德七年时住化感。寺主智信为人所告。敕使围寺大显威权。润曰。山居行道心不负物。贤圣所知计非所告使人逾怒。忽有大风雷震。山崩树折。吹其巾帽坐席。飘落异处。人众丧胆遂求悔过。润曰。檀越有福能感幽灵。斯之祥征昔来未有。使者深愧释然事解。贞观年中与诸法侣登山游观。野烧四合众并奔散。惟润安行如常顾陟。语诸属曰。心外无火火实自心。谓火可逃无由免火。及火至。润燔余自敛。据事以量。知人难矣。后住弘福。有僧因事奉敕还俗。复经恩荡情愿出家。大德连名同举得度。上闻天听。下敕深责投诸南裔。欢州行道。于时诸僧创别帝里无非恸绝。润独安然容仪自若。顾曰。三界往还由来恒理。敕令修道何有悲泣。拂衣东举忻然而趣。道俗闻见莫不叹服。寻尔敕追洛东安置。化行郑魏负帙排筵。弘阐涅槃十有余遍。奥义泉飞惠流河洛。乃报京邑门人疏曰。吾今东行略有三益。一酬往谴。二顺厌生。三成大行。吾有宿累蒙天慈责。今得见酬则业累转灭。惟加心悦何所忧也。愚夫痴爱随处兴着。正智不尔。厌不重生。夫净秽两境同号大空。凡圣有情咸惟觉性。觉空平等何所著也。自度度人俱利之道。举人出家依道利物。愿在三有普济四生常无

退转。三益如是汝等宜知。各调诤根业与善而住。吾无虑矣。仆射房玄龄遇之。称叹累息曰。大德树言词理俱至。名实之副诚所望也。不久敕追还住弘福。居宗扬化。涅槃正义惟此一人。然其爰初入道。奉节不亏持操摄仪。魁质雄雅形器八尺。动静温和挺超联类。十三离俗更不重临。二亲既崩弟兄哀诉。情守自若曾无动容。但为修冥福设会千僧。再度尽京。施悲田食而已。至于世情得丧浮艳雕华。既不附心口亦无述。时俗往还直知叙对。皆绝供给随言将遣。前后所讲涅槃七十余遍。摄大乘论三十余遍。并各造义疏一十三卷玄章三卷。自余维摩胜鬘起信论等。随缘便讲各有疏部。而玄义备通颇异恒执。至如摄论黎耶。义该真俗。真即无念性净诸位不改。俗即不守一性通具诸义。转依已后真谛义边即成法身。俗谛义边成应化体。如未转依作果报体。据于真性无灭义矣。俗谛自相有灭不灭。以体从能染分义灭分能异体虑知不灭。及资粮章中。众师并谓。有三重观。无相无生及无性性也。润揣文寻旨无第三重也。故论文上下惟有两重。舍得如文。第一前七处舍外尘邪执。得意言分别。第八处内舍唯识想得真法界。前观无相舍外尘想。后观无生舍唯识想。第二刹那即入初地。故无第三。筌约三性说三无性。观据遣执惟有两重。至如本识三相自相受熏。依他性中说有总别三灭。又四涅槃离合义异。两处三种熏习体无有别。诸如此等有异诸师。存废之旨陈具章疏。弟子净元。神睿卓越。博要之举振绩京畿。讲释经论亟经载纪。铨辩名理响逸学门。加以性爱林泉捐诸名利。弊衣粗食谈玄为本。元以润之立义。建志寻求。转解传风被于当世。有僧法御。道定人也。梦见净元。两手极大执印凭案。若有所通。寤以告之。正披此义。即因而遂广。乃成王路矣。沙门智衍。即润之犹子也。幼携入道勖以教宗。承明词义深有会击。讲摄论涅槃。近住蓝田之法池寺。统律成匠亟动时誉。然有法以来。师资传道其宗罕接。惟润之绪。继美前修亚迹安远。斯尘难济。见于今日矣。

　　释道洪。姓尹氏。河东人也。父曜仕隋历任江陵令。有子五人洪其第三矣。聪敏易悟。深厌形有。年在十三。以开皇六年出家。事京邑大德昙延法师。博通内外驰誉门序。虽广流众部。偏以涅槃为业教之极也。故敷演之。所以师资传道声绩逾远近。亦于法众亲喻覆述。后于愿法师所学穷地论傍通经数德器崇振。及隋祖升遐禅定构立。乃召处之。自尔专事弘经。周轮无辍。贞观伊始弘护道张。凡寺纲维无非令达。乃敕为律藏寺上座。缉谐理事允副朝委。立性清悫无竞荣辱。故使厚供殊礼鳞接邀延。致令二宫树福妙资搜举物议所及莫不推先。寻又下敕任大总持。本居寺主。春宫异供随时荐及。以追受戒之礼也。贞观十四年。宝昌寺众请讲涅槃。时感白鸡随人听法。集散驯狎终于讲会。相从传授迄于暮齿。凡讲涅槃八十七遍。依承宗旨罕坠彝伦。及弘福译经。选充证义。慈恩创起。又敕征临。以贞观末年微

觉轻贬。才经一旬奄尔长逝。春秋七十有九。初染疾之始。全无别痛少食不语用乖常候。而数以手撝拨于空。侍问其故。答曰。有二衣冠者。数来礼拜。故以止之。又曰。红花渌池鲜荣可玩。寻尔合掌。目送于空曰。大德罗睺罗来辞去也。因尔潜逝。殊香满院。洪形器端伟七尺有余。沈简仁爱慈济存没。喜愠莫显操节不形。传者目其梗概。要妙固多略耳。

释义褒。姓薛。常州晋陵人。盖齐相孟尝君之后。吴名臣综莹之胤也。天体高远履性明朗。出家已后游谈在务。周流会计统御法筵。初从苏州永定寺小明法师禀学华严大品。其即有陈兴皇朗公之后嗣也。专经强对。亦当时之僧杰矣。褒优柔教义。屡启请之谈。将事通览。辞往缙云山婺州永安寺旷法师所。旷在陈朝。兴皇盛集。时当法选亟动神几。法主既崩遍流视听。长干禅众栖霞布公。并具式瞻亲沾余令。所以四经三论江表高推。褒敬竭义筵纵思披择。诸方后锐将事别轮。旷亦劝褒行传灯礼。乃从之。传经述论三十余年。光问五湖驰名三辅。每以大乘至教元出渭阴。中原播荡乃兴扬越嗟乎淳味不无流靡。后住东阳金华法幢寺。弘道不倦。终日坐忘会。慈恩申请搜扬髦彦。京邑承风以事闻奏。下敕征延。便符昔愿。即而入朝。时翻经三藏玄奘法师。盛处权衡。当阳弘演。承思远问用写繁芜。亦既至止共许幽致。乃诘大乘经论。无所不通。唐朝后学多尚名体。耽迷成性胶柱守株。如何解网以开玄照。请所学宗顿讲十遍。勒诸门位并往归依。时在慈恩创开宏旨。有空双遣药病齐亡。乃有负气盱衡傲然乱举。褒为提纫解块疏刷神[怡-台＋禁]。责以三开征研五句。详括文义统略悟迷。经难论易。悼时俗之反昏。论释深经。诲今闻之异昔。所以每日在座前唱圣经。半讲已后方明贤论。于时英彦皆预席端。叹其竦拔之神奇。伏其辩给之铦利。宰辅冠盖倾仰德音。留连言晤写送无绝。显庆三年冬雩祈雪候。内设福场敕召入宫。令与东明观道士论义。有道士李荣。立本际义。褒问曰。既义标本际。为道本于际。为际本于道邪。答曰互得。又问。道本于际际为道本。亦可际本于道道为际原。答亦通。又并曰。若使道将本际互得相反。亦可自然与道互得相法。答曰。道法自然。自然不法道。又并若道法于自然。自然不法道。亦可道本于本际本际不本道。荣既被难不能报。浪嘲云。既唤我为先生。汝便成我弟子。褒曰。对圣言论申明邪正用简帝心。刍荛嘲谑尘黩天听。虽然无言不酬。聊以相答。我为佛之弟子。由以事佛为师。汝既称为先生。即应先道而生。汝则。斯为道祖。于时忸怩无对。便下座。

又令褒竖义。便立大智度义李徒虽难随言即遣。于时天子欣然内宫嗟赏。李荣不胜其愤曰。如此解义。何须远从吴来。褒答曰。三吴之地本出英贤。横目狗身旧无人物。尔后诸寺连讲。多以法华净名中

百经论等以开时俗。龙朔元年驾往东都。别召追往。频入宫禁。义论横驰。乃于净土讲解经论。七众载驱群公毕至。英声逾盛。不久遘疾卒于净土。春秋五十有一。道俗悲凉恨法门之早摧。皇上悼伤久之。遂敕送柩。返金华山旧寺。赙赠之荣光闻远近。

论曰。自佛教东传。年代惟远。条畅铨府开喻精灵。可略言矣。昔者汉明入梦。滕兰赴雒。通悟道俗抑引邪正。故使时俗一期翕然改观。非夫辩慧何以明哉。然则教本通扬。宗归义举。谈吐诚易。识敏攸难。不轻被错授之俦。净名垂失机之责。并为沉沦典诰以解齐缘。药病相翻斯迷斯觉。况复教流千载情缠五浊。控词谈理能无纠纷。得在传扬失于熏习。晋有道安独兴论旨。准的前圣商攉义方。广疏注述首开衢路。远持追踪于遂古。愿睿振藻而传芳。故着序云。安和上凿荒涂以开辙。标玄旨于性空削格义于既往。启神理于来世。至如道生孤拔。擅奇思于当年。道林远识。标新理而改旦。自斯厥后祖习余风。虽云较异盖可知矣。梁高端拱御历。膺奉护持。天监初年舍邪归正。游心佛理陶思幽微。于重云殿千僧讲众。月建义筵法化通洽。制五时论转四方等。注解涅槃情用未惬。重申大品发明奥义。当斯时也天下无事家国会昌。风化所覃被于荒服。钟山帝里宝刹相临。都邑名寺七百余所。咨质文理往往而繁。时有三大法师云旻藏者。方驾当途复称僧杰。挹酌成论齐骛先驱。考定昔人非无臧否。何以然耶。至如讲解传授经教本宗。摘文揣义。情犹有失。何得背本追末意言引用。每日敷化但竖玄章不睹论文经于皓首。如斯处位未曰绍隆。若夫立文本宗。诚游义苑。指月之况不爽先模。随文五失又开弘诫。然则教为理依。理随教显。附教通理弘之在人。准此承遵。居然多惑。宁乖此喻安得相符。是使梁氏三师互指为谬。审文纰乱。可有致言。义在情求。情安倚伏其中。纵达论宗肃成风素。荣冠道俗行业相兼者。则开善智藏。抑其人乎。余则慧解是长。仪范多杂。非无十数翘楚遵修细行。然定学摄心未闻于俗。故略言也。太宗简文。在昔东府委心妙法。遍览玄章志归般若。刺心血而书十部。又撰法集联璧各二百余卷。然以晚从窘絷。故使释侣无闻。中宗孝元。体悟幽键更崇深信。法华成论常自敷扬。沙门道侃。德隆时彦。业冠通贤。缀述新奇。帝偏郑重奉为僧正。盛开学府广召义僧。还遵旧辙。户牖为异。宣明已下。福事虽弘。至于教理颇翳徽绪。陈氏五政。世属虔刘。京邑僧寺诛焚略尽。及初临统普备修治。接栋连甍复基梁日。弘福慧门世称难纪。名德胜行故是可传。虽获五三盖失多矣。恨阙余传。与时俱丧。对此可悲。至如琰[自*爵]腾光于五湖。荣朗飞盖于三楚。二琼以匡救而传世。两等以护法而相嗣。盛德弘矣。逮于北邺最称光大。移都兹始基构极繁。而兼创道场殄绝魔网。故使英俊林蒸业正云会。每法筵一建听侣千余。慧光道凭蹑迹通轨。法融慧远顾视争衡。然而开剖章途解散词义。并推光统以为言先。岂非唱高和寡独振今古。即当锋之

领袖。乃万叶之师模。然光初学律宗晚通理教。郁郁兼美能振其芳。观其成树骨梗分布毛目。意存行猷护法为本。所以华严地论咸位纲模。被及当今成诵无坠。盖有由矣。且夫佛教道东。世称弘播。论其荣茂勿盛梁齐。故武帝抚期师承护法。戒定慧品莫匪陶甄。受持十善无缺六时。永绝辛膻长齐卒岁。言行相检诚可尊严自有帝王罕能相拟。于时释侣顾视思齐。笃学翘诚多陈济器。齐宣受禅权用不思。或出或处。非小节之所量。乍智乍愚。信大人之壮观。至于宗敬佛理师承戒护。每布发于地。令上统践之。又能率土之内。禁断酒肉放舍鹰犬。畋渔屠杀普国不行。年三月六劝民斋戒。公私荤菜悉灭除之。又置昭玄十统肃清正法。使夫二百万众绥缉无尘法。上一人诚有功矣。周武定业秦川大开释府。沙门道安复称弘量。降礼宸极展敬华夷。导龙树之江河。向弥天之舆盖。地维武服。道寄文弘。开蒙博施之功。是其经略。但以运属道消。中年毁废。虽陈显论莫表深衷。蚌病成珠竟于身世。末有亡名。复接斯咎。坎壈贫病陷遭戎俗。孝宣即位政异前朝。经像渐开斋福稍起。而厥化草创义学犹微。隋高荷负在躬。专弘佛教。开皇伊始。广树仁祠。有僧行处皆为立寺。召诸学徒普会京辇。其中高第自为等级。故二十五众峙列帝城。随慕学方任其披化。每日登殿坐列七僧。转读众经及开理义。帝目览万机。而耳餐正法。于时释门重称高敞。虽减梁齐。亦后之寄。沙门慧远。齐余开士隋运高僧。首达帝城即陈讲议。服勤请益七百余人。道化天下三分其二。自余明胜联驩等驱。僧粲以论士驰名。慧藏以知微取号。僧休洞精于大论。法经妙体于教源。余则玼琐群英抵诃龙象者复叵知矣。其中尤最。沙门昙延。复是高杰。至如坐镇御床口敷声教。致令万乘顶足。其德弘矣。炀帝嗣箓重飞声实。道庄顾言于内外。法论礼御于始终。相愿光扬于两都。奘脱振藻于周鲁。厚德怀仁又难加也。自爰初晋邸即位。道场慧日法云广陈释侣。玉清金洞备引李宗。一艺有称三征别馆。法轮长转慧炬恒明。风靡之化昙延复远。当时诸部虽复具扬。而涅槃摄论最为繁富。世近易照无劳广显。及皇唐御历道务是崇义学之明方为弘远。伊人之风岂易披述。辄托攸闻故略其致。然嵩壁抗声于金陵。基景标宗于玉垒。常辩弘扬于三辅。深懿驰誉于两河。并晋则二达开模。齐鲁则密才程略闰会剖符。日下敬其名教。徽空位席。嵩泽仰其义门。本纪时或漏之。其德不无。光叙统明众师注述。通以章钞为工。课文引义仰顺前轨。徒盛改张差无弘诱。或接缀前篇。或糅杂时见。或虚控胸臆。词理相非。或旁窃他文。意义蹇塞。皆勒成命氏。腾誉一时。言行之间河汉辽阻。本寔邪求妄承传教。审夫意本焉可强乎。且自经诰所被。元在受持。大集显法行之文。涅槃明知时之说。今则婆娑章句流演浇浮。翻种诸有未为静业。超生之教岂意然耶。贵如说行斯诚旨也。故今当坐讲客写送文义。其隙复广。何以明耶。且如圣行诸漏。由来杜言。惟识离念竞陈横想。受学毗昙行恶戒者。奉为聪慧。听习楞伽乐饮啖者。用为通极。夸罩蒙俗陵轹往贤。

眄视天汉率轻禁网。谓邪慧为真解。以乱识为圆智。不深悛悟枉丧余龄。故使说法天禽被于念处。盘特庸夐具列贤愚。辩俊异之前生。显顽嚚之后报。冷然释相可不诫欤。原夫论义之设。其本四焉。或击扬以明其道。幽旨由斯得开。或影响以扇其风。慧业由斯弘树。或抱疑以咨明决。斯要正是当机或矜伐以冒时贤。安词以拔愚箭。托缘乃四通在无嫌。必事相陵还符畜狩。故世中论士鲜会清柔。初事含容终成陷黩。名闻谁赏境界非凡。徒盛拒轮毕归磨臆。故有王斌论。并明琛蛇势。会空屋子。宗统语工。听其论道。惟闻杀死之言。观其容色。但见纷披之相。及后业之作也。或生充蛇报。或舌烂喉中。或僧狱接其来生。或猛火焚其往咎。彦琮山楼之验。又可诫哉。是知道寄人弘。非人未可言道。岂言义府并若斯耶。故智藏遗尘慧光后嗣。宗仰徽烈岂有玷耶。沙门灵裕。行解相高内外通赡。亦当时之难偶也。然而立性刚毅峭急不伦。侍人流汗非可师范。世或讥论以此为先。斯亦不比德而观也。语俗而谈滔滔风流。爱心绵密未觌其短多容瑕累。见心机动祸福相邻。若不先知何成惩艾。致使裕公虚沾此及。若能返求诸己。斯言自亡。故宣尼流无备之词。居士设未轻之论。诚有由矣。世有慧休。即承裕绪。学杂心而惧陵小犯。受师礼而亲执瓶衣。遭难而更立净厨。临危而深诲禁约。人法斯具慧解通微。章疏所行诵为珠璧。犹恨不系于先业。余则故略言也。

## 续高僧传卷第十六

习禅初　正传二十三　附见十五。

梁钟定林寺释僧副传一。

梁钟山延贤寺释慧胜传二(慧初)

梁江州庐山释道珍传三(法归　慧景)

魏嵩岳少林寺天竺僧佛陀传四。

齐邺下南天竺僧菩提达摩传五(道宵)

齐邺中释僧可传六(向居士　化公　廖公　和公　法林　僧那　慧满)

齐林虑山洪谷寺释僧达传七。

齐邺西龙山云门寺释僧稠传八。

后梁南雍州襄阳景空寺释法聪传九。

陈钟山开善寺释智远传十。

后梁荆州覆船山释法常传十一。

后梁荆州长沙寺释法京传十二。

后梁荆州玉泉山释法懔传十三。

后梁荆州支江禅慧寺释惠成传十四。

后梁荆州玉泉山释法忍传十五。

周京师大追远寺释僧实传十六。

周京师天宝寺释僧玮传十七。

周京师大福田寺释昙相传十八。

隋沧州兰若沙门释道正传十九。

隋怀州柏尖山寺释昙询传二十。

隋江州庐山化城寺释法充传二十一。

隋京师真寂寺释信行传二十二(裴玄证)

隋襄州景空寺释慧意传二十三(法永　岑阇梨　智晓)

释僧副。姓王氏。太原祁县人也。弱而不弄。鉴彻绝群。年过小学识成景行。乡党称奇。不仁者远矣。而性爱定静。游无远近。裹粮寻师访所不逮。有达摩禅师。善明观行。循扰岩穴言问深博。遂从而出家。义无再问一贯怀抱。寻端极绪为定学宗焉。后乃周历讲座备尝经论。并知学唯为己圣人无言。齐建武年南游杨辇。止于钟山定林下寺。副美其林薮。得栖心之胜壤也。行逾冰霜言而有信。三衣六物外无盈长。应时入里道俗式瞻。加以王侯请道颓然不作。咫尺宫闱未尝谒觐。既行为物览。道俗攸属。梁高素仰清风。雅为嗟贵。乃命匠人考其室宇于开善寺以待之。恐有山林之思故也。副每逍遥于门。负杖而叹曰。环堵之室蓬户瓮牖。匡坐其间尚足为乐。宁贵广厦而贱茅茨乎。且安而能迁。古人所尚何必滞此。用赏耳目之好耶。乃有心岷岭观彼峨眉。会西昌侯萧渊藻。出镇蜀部。于即拂衣附之爰至井络。虽

途经九折无忘三念。又以少好经籍。执卷缄默动移晨晷。遂使庸蜀禅法自此大行。久之还返金陵。复住开善。先是胡翼之山有神人现。以慧印三昧授与野人何规曰。可以此经与南平王观为病行斋三七日也。若不晓此法。问之于副。时以访之。果是其曾所行法。南平遂行斋祀。疾便康复。岂非内因外构更相起予。不久卒于开善寺。春秋六十有一。即普通五年也。窆于下定林之都门外。天子哀焉。下敕流赠。初疾殛之时。有劝修福者。副力疾而起厉声曰。货财延命去道远矣。房中什物并施招提僧。身死之后但弃山谷。饱于鸟兽不亦善乎。勿营棺陇以乖我意。门徒涕泪不忍从之。将为勒碑旌德。而永兴公主素有归信。进启东宫请着其文。有令遣湘东王绎为之。树碑寺所。

释慧胜。交阯人。住仙洲山寺。栖遁林泽闲放物表。诵法华日计一遍。亟淹年序。衣食节约随身游任。从外国禅师达摩提婆。学诸观行。一入寂定周晨乃起。彭城刘缋出守南海。闻风遣请携与同归。因住幽栖寺。韬明秘采常示如愚。久处者重之。禅学者敬美。幽栖寺中绝无食调。唯资分卫大遵清俭。永明五年。移憩钟山延贤精舍。自少及老心贞正焉。以天鉴年中卒。春秋七十。时净名寺有慧初禅师者。魏天水人。在孕七月而生。才有所识好习禅念。尝闲居空宇。不觉霆击大震。斯固住心深寂未可量也。而志高清远淡然物外。晚游梁国住兴皇寺。闲房摄静圭璋外映。白黑咨访有声皇邑。武帝为立禅房于净名寺。以处之。四时资给。禅学道俗云趣请法。素怀恢廓守志淳重。贵胜王公曾不迎候。普通五年卒。春秋六十八。葬钟山之阴。弟子智颙树碑墓侧。御史中丞吴郡陆倕制文。

释道珍。未详何人。梁初住庐山中。恒作弥陀业观。梦有人乘船处大海中。云向阿弥陀国。珍欲随去。船人云。未作净土业。谓须经营浴室并诵阿弥陀经。既觉即如梦所作。年岁绵远。及于房中小池降白银台。时人不知。独记其事安经函底。及命过时。当夕半山已上如列数千炬火。近村人见谓。是诸王观礼。旦就山寻。乃云珍卒。方委冥祥外应也。后因搜检经中方知往生本事。遂封记焉用示后学。时此山峰顶寺有法归禅师者。本住襄阳汉阴。出家昧静为务。感梦有神来请。遂往庐山游历诸处。忽然惊觉。乃寻梦而往。但庐山者生来不到。及至彼处树石寺塔宛如前梦。方知为庐山神之所请也。依而结宇晨夕继业。遂终山舍。时又有慧景禅师者。清卓出类不偶道俗。孤行林阜。禅慧在宗。及其终后。乃返掘两指。人有捋者虽伸还屈如前故传所纪。获二果矣。当景卒旦。山峰松树并雨甘露。今名甘露峰是也。生常感二鸟依时乞食。及其没后绝迹此山。斯之三德。道扇梁朝树铭山阿。各题芳绩矣。

佛陀禅师。此云觉者。本天竺人。学务静摄志在观方。结友六人

相随业道。五僧证果。惟佛陀无获遂。勤苦励节如救身衣。进退惟谷莫知投厝。时得道友曰修道藉机时来便克。非可斯须徒为虚死。卿于震旦特是别缘。度二弟子深有大益也。因从之游历诸国。遂至魏北台之恒安焉。时值孝文敬隆诚至别设禅林。凿石为龛结徒定念。国家资供倍架余部。而征应潜着。皆异之非常人也。恒安城内康家。赀财百万。崇重佛法。为佛陀造别院。常居室内自静遵业。有小儿见门隙内炎火赫然。惊告院主。合家总萃。都无所见。其通征玄。观斯例众也。识者验以为得道矣。后隋帝南迁定都伊洛。复设静院敕以处之。而性爱幽栖林谷是托。屡往嵩岳高谢人世。有敕就少室山为之造寺。今之少林是也。帝用居处。四海息心之俦。闻风响会者。众恒数百。笃课出要成济极焉。时或告众曰。此少林精舍别有灵只卫护。一立已后终无事乏。由使造者弥山而僧廪丰溢沿彼至今将二百载。虽荒荐频繁而寺业充实。远用比之佛陀无谬传矣。时又入洛将度有缘。沙门慧光年立十二。在天门街井栏上。反蹋蹀[堉-土＋金]。一连五百。众人諠竞异而观之。佛陀因见惟曰。此小儿世戏有工。道业亦应无昧。意欲引度。权以杖打头。声响清彻。既善声论。知堪法器。乃问。能出家不。光曰。固其本怀耳。遂度之。解冠终古。具如别传。又令弟子道房度沙门僧稠。教其定业。自化行东夏。惟此两贤得道记之。谅有深疑。年渐迟暮不预僧伦。委诸学徒自相成业。躬移寺外别处零房。感一善神常随影护。亦令设食而祠飨之。后报欲终。在房门之壁手画神像。于今尚存。

菩提达摩。南天竺婆罗门种。神慧疏朗。闻皆晓悟。志存大乘冥心虚寂。通微彻数定学高之。悲此边隅以法相导。初达宋境南越。末又北度至魏。随其所止诲以禅教。于时合国盛弘讲授。乍闻定法多生讥谤。有道育慧可。此二沙门。年虽在后而锐志高远。初逢法将知道有归。寻亲事之经四五载。给供咨接。感其精诚诲以真法。如是安心谓壁观也。如是发行谓四法也。如是顺物教护讥嫌。如是方便教令不着。然则入道多途。要唯二种。谓理行也。藉教悟宗。深信含生同一真性。客尘障故。令舍伪归真。疑住壁观。无自无他凡圣等一。坚住不移不随他教。与道冥符寂然无为名理入也。行入四行万行同摄。初报怨行者。修道苦至当念往劫。舍本逐末多起爱憎。今虽无犯是我宿作。甘心受之都无怨对。经云。逢苦不忧。识达故也。此心生时与道无违。体怨进道故也。二随缘行者。众生无我苦乐随缘。纵得荣誉等事。宿因所构今方得之。缘尽还无何喜之有。得失随缘心无增减。违顺风静冥顺于法也。三名无所求行。世人长迷处处贪着。名之为求。道士悟真理与俗反。安心无为形随运转。三界皆苦谁而得安。经曰。有求皆苦。无求乃乐也。四名称法行。即性净之理也。摩以此法开化魏土。识真之士从奉归悟。录其言诰卷流于世。自言年一百五十余岁。游化为务不测于终。

释僧可。一名慧可。俗姓姬氏。虎牢人。外览坟素内通藏典。末怀道京辇默观时尚。独蕴大照解悟绝群。虽成道非新。而物贵师受。一时令望咸共非之。但权道无谋显会非远。自结斯要谁能系之。年登四十。遇天竺沙门菩提达摩游化嵩洛。可怀宝知道一见悦之。奉以为师。毕命承旨。从学六载精究一乘。理事兼融苦乐无滞。而解非方便慧出神心。可乃就境陶研净秽埏埴方知。力用坚固不为缘陵。达摩灭化洛滨。可亦埋形河涘。而昔怀嘉誉传檄邦畿。使夫道俗来仪请从师范。可乃奋其奇辩呈其心要。故得言满天下意非建立。玄籍遐览未始经心。后以天平之初。北就新邺盛开秘苑。滞文之徒是非纷举。时有道恒禅师。先有定学王宗邺下。徒侣千计。承可说法情事无寄。谓是魔语。乃遣众中通明者。来殄可门。既至闻法泰然心服。悲感盈怀无心返告。恒又重唤亦不闻命。相从多使皆无返者。他日遇恒。恒曰。我用尔许功夫开汝眼目。何因致此诸使。答曰。眼本自正。因师故邪耳。恒遂深恨谤恼于可。货赇俗府非理屠害。初无一恨几其至死。恒众庆快。遂使了本者绝学浮华。谤黩者操刀自拟。始悟一音所演。欣怖交怀。海迹蹄滢浅深斯在。可乃纵容顺俗。时惠清猷乍托吟谣。或因情事澄汰恒抱写割烦芜。故正道远而难希。封滞近而易结。斯有由矣。遂流离邺卫亟展寒温。道竟幽而且玄。故末绪卒无荣嗣有向居士者。幽遁林野木食。于天保之初道味相师。致书通好曰。影由形起响逐声来。弄影劳形。不知形之是影。扬声止响。不识声是响根。除烦恼而求涅槃者。喻去形而觅影。离众生而求佛喻默声而寻响。故迷悟一途愚智非别。无名作名。因其名则是非生矣。无理作理。因其理则诤论起矣。幻化非真谁是谁非。虚妄无实何空何有。将知得无所得失无所失。未及造谈聊伸此意。想为答之。可命笔述意曰。说此真法皆如实。与真幽理竟不殊。本迷摩尼谓瓦砾。豁然自觉是真珠。无明智慧等无异。当知万法即皆如。愍此二见之徒辈。申词措笔作斯书。观身与佛不差别。何须更觅彼无余。其发言入理未加铅墨。时或缵之。乃成部类。具如别卷。时复有化公彦公和禅师等。各通冠玄奥。吐言清迥托事寄怀。闻诸口实。而人世非远碑记罕闻。微言不传清德谁序。深可痛矣。时有林法师。在邺盛讲胜鬘并制文义。每讲人聚乃选通三部经者。得七百人。预在其席。及周灭法与可同学共护经像。初达摩禅师以四卷楞伽授可曰。我观汉地惟有此经。仁者依行自得度世。可专附玄理如前所陈。遭贼斫臂。以法御心不觉痛苦。火烧斫处血断帛裹乞食如故。曾不告人。后林又被贼斫其臂。叫号通夕。可为治裹乞食供林。林怪可手不便怒之。可曰。饼食在前何不自裹。林曰。我无臂也。可不知耶。可曰。我亦无臂。复何可怒。因相委问方知有功。故世云无臂林矣。每可说法竟曰。此经四世之后变成名相。一何可悲。有那禅师者。俗姓马氏。年二十一居东海讲礼易。行学四百南至相州遇可说法。乃与学士十人出家受道。诸门人于相州东设斋辞别哭声动邑。那自出俗。手不执笔及俗书。惟服一衣一[盔-木

＋友]。一坐一食以可常行。兼奉头陀。故其所往不参邑落。有慧满者。荥阳人。姓张。旧住相州隆化寺。遇那说法便受其道专务无著。一衣一食但畜二针。冬则乞补。夏便通舍覆赤而已。自述一生无有怯怖。身无蚤虱睡而不梦。住无再宿。到寺则破柴造履。常行乞食。贞观十六年。于洛州南会善寺侧宿柏墓中。遇雪深三尺。其旦入寺见昙旷法师。怪所从来。满曰。法友来耶。遣寻坐处。四边五尺许雪自积聚不可测也。故其闻有括访诸僧逃隐。满便持衣[盉-木＋友]周行聚落无可滞碍。随施随散索尔虚闲。有请宿斋者。告云。天下无人方受尔请。故满每说法云。诸佛说心。令知心相是虚妄法。今乃重加心相。深违佛意。又增论议殊乖大理。故使那满等师常赍四卷楞伽以为心要。随说随行不爽遗委。后于洛陶中无疾坐化。年可七十。斯徒并可之宗系。故可别叙。

　　释僧达。俗姓李。上谷人。十五出家。游学北代听习为业。及受具后宗轨毗尼。进止沉审非先祖习。年登二夏。为魏孝文所重。邀延庙寺阐弘四分。而形器异伦见者惊奉。虎头长耳双齿过寸。机论适变时其高美。与徐州龙达各题称谓。寻复振锡洛都。因遇勒那三岁。奉其新诲。不久值那迁化。覆述地论声骇伊谷。令望归信相次称谒。后听光师十地发明幽旨。遂从受菩萨戒焉。因从请业有名学众。又南会徐部随通地论。梁武皇帝拨乱弘道。衔闻欣然遂即济江造宫请见。敕驸马殷均。引入重云殿。自昼通夜传所未闻。连席七宵帝叹嘉瑞。因从受戒。誓为弟子。下敕住同泰寺。降礼供奉。旬别入殿开示弘理。年移一纪道怀有据。请辞还魏。乃经七启方许背梁。时兖州行台侯景为造二寺。山名天观。治曰。丈六达念身为苦器难可维持。乃试履裁约。饵苓断粒。自此终报。资用通生。未为魏废帝中王敕仆射高隆之召入邺都。受菩萨戒。暨齐文宣特加殊礼。前后六度归崇十善。达性爱林泉居闲济业。帝为达于林虑山黄华岭下立洪谷寺。又舍神武旧庙造定寇寺。两以居之。初达经营山寺将入谷口。虎踞其前。乃祝曰。欲造一寺福被幽灵。若相许者。可为避道。言讫寻去。及造寺竟安众综业。达反邺京。夜有神现。身被黄服拜而跪曰。弟子是载山神也。王及三谷正备供养。愿不须还。达曰。在山利少在京利多。贫道观机而动。幸无遮止。又经静夜有推户者。称曰。山神之妻。白日无暇。今故参拜。并奉米糕一筐进而重曰。僧无偏为。礼佛之时请兼弟子名也。达答。糕可将还。后当为礼。因令通为之。时一拜兼唱。其含幽识明皆此类也。达遣弟子道爽。为山神读金光明经。月余有虎来将狗去。达闻之曰。此必小道人懈怠。不为檀越读经。具问之。果云三日来别诵维摩耳。乃烧香礼佛告曰。昨虽诵余经。其福亦属檀越。若有灵鉴放狗还也。至晓狗还。看于顶上有衔啮处。斯又接统神明。殆不可测。讲华严四分十地地持。虽无疏记而敷扬有据。特善论议知名南北。禅法一门开世殊广。曾游梁境。志公遇而告曰。达禅师是大福德

人也。帝亦深敬。常顾侍臣云。北方鸾法师达禅师。肉身菩萨。恒向北遥礼。其为时君所重无有加焉。一时少觉微疾。端坐绳床口诵波若。形气调静。遂终于洪谷山寺。春秋八十有二。即齐天保七年六月七日也。宣帝闻之。崩腾惊赴。举声大哭。六军同号山林为动。葬于谷中岩下。立碑于后余以贞观九年亲往礼谒。骸骨犹存。寺宇遗迹宛然如在。自达奉心玄道。情无间然。有识同亲无闻嫌隙。承先私憾倍加事之。荣胜高流弥所谦退。自季世佛法崇尚官荣。侥幸之夫妄生朋翼。而达为国都眇然无顾。昭玄曹局曾不经临。斯乃圣达之所轻。寔世福之嘉相矣。

释僧稠。姓孙。元出昌黎。末居钜鹿之瘿陶焉。性度纯懿孝信知名。而勤学世典备通经史。征为太学博士。讲解坟索声盖朝廷。将处器观国羽仪廊庙。而道机潜扣欻厌世烦。一览佛经涣然神解。时年二十有八。投钜鏕景明寺僧寔法师而出家。落发甫尔便寻经论。悲庆交并识神厉勇。因发五愿。所谓财法通辩。及以四大常敬三宝普福四恩。初从道房禅师受行止观。房即跋陀之神足也。既受禅法北游定州嘉鱼山。敛念久之全无摄证。便欲出山诵涅槃经。忽遇一僧。言从泰岳来。稠以情告。彼遂苦劝。修禅慎无他志。由一切含灵。皆有初地味禅。要必系缘无求不遂。乃从之。旬日摄心果然得定。当依涅槃圣行四念处法。乃至眠梦觉见都无欲想。岁居五夏。又诣赵州障供山道明禅师。受十六特胜法。钻仰积序节食鞭心。九旬一食米惟四升。单敷石上不觉晨宵。布缕入肉挽而不脱。或煮食未熟。摄心入定动移晷漏。前食并为禽兽所啖。又常修死想。遭贼怖之了无畏色。方为说诸业行。皆摧其弓矢。受戒而返。尝於鹊山静处感神来娆。抱肩筑腰气嘘项上。稠以死要心。因证深定。九日不起。后从定觉情想澄然。究略世间全无乐者。便诣少林寺祖师三藏。呈己所证。跋陀曰。自葱岭已东。禅学之最。汝其人矣。乃更授深要。即住嵩岳寺。僧有百人泉水才足。忽见妇人弊衣挟帚却坐阶上听僧诵经。众不测为神人也。便诃遣之。妇有愠色以足蹋泉立竭身亦不现。众以告稠。稠呼优婆夷。三呼乃出。便谓神曰。众僧行道宜加拥护。妇人以足拨于故泉。水即上涌。时共深异威感如此。后诣怀州西王屋山。修习前法。闻两虎交斗咆响振岩。乃以锡杖中解。各散而去。一时忽有仙经两卷在于床上。稠曰。我本修佛道。岂拘域中长生者乎。言已须臾自失。其感致幽现皆此类也。从移止青罗山。受诸厉疾供养。情不惮其臭溃。甘之如荠。坐久疲顿。舒脚床前。有神辄扶之。还令加坐。因屡入定。每以七日为期。又移怀州马头山。魏孝明帝夙承令德。前后三召。乃辞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乞在山行道不爽大通。帝遂许焉。乃就山送供。魏孝武永熙元年。既召不出。亦于尚书谷中为立禅室。集徒供养。又北转常山。定州刺史娄睿。彭城王高攸等。请至又默之大冥山。创开归戒奉信者殷焉。燕赵之境。道未通被略言血食。众侣奔赴

礼觋填充。时或名利所缠者。稠为说偈止之。闻者惭色而止。便为陈修善偈。预在息心之俦。更新其器。既道张山世望重天心。齐文宣。天保二年下诏曰。久闻风德常思言遇。今敕定州令师赴邺教化群生。义无独善。希即荷锡暂游承明。思欲弘宣至道济斯苦坏。至此之日脱须还山。当任东西无所留絷。稠居山积稔业济一生。闻有敕召绝无承命。苦相敦喻方遂元请即日拂衣将出山阙。两岫忽然惊震。响声悲切。骇扰人畜禽兽飞走。如是三日。稠顾曰。慕道怀仁触类斯在。岂非爱情易守放荡难持耶。乃不约事留杖策漳滏。帝躬举大贺出郊迎之稠年过七十。神宇清旷动发人心。敬揖情物乘机无坠。帝扶接入内为论正理。因说三界本空国土亦尔。荣华世相不可常保。广说四念处法。帝闻之。毛竖流汗即受禅道。学周不久便证深定。尔后弥承清诲。笃敬殷重。因从受菩萨戒法。断酒禁肉放舍鹰鹞去官畋渔郁成仁国。又断天下屠杀。月六年三敕民斋戒。官园私菜荤辛悉除帝以他日告曰。道由人弘。诚不虚应。愿师安心道念。弟子敢为外护檀越何如。稠曰。菩萨弘誓。护法为心。陛下应天顺俗。居宗设化。栋梁三宝导引四民。康济既临义无推寄。即停止禁中四十余日。日垂明诲。帝奉之无失。后以道化须布。思序山林。便辞还本住。帝以陵阜回互咨谒或难。天保三年下敕于邺城西南八十里龙山之阳。为构精舍。名云门寺。请以居之。兼为石窟大寺主。两任纲位。练众将千。供事繁委。充诸山谷并敕国内诸州。别置禅肆。令达解念慧者就而教授时扬讲诵。事事丰厚。帝曰。佛法大宗静心为本。诸法师等徒传法化。犹接器烦末曰。阐扬。可并除废。稠谏曰。诸法师并绍继四依弘通三藏。使夫群有识邪正达幽微。若非此人将何开导。皆禅业之初宗。趣理之弘教。归信之渐发蒙斯人。帝大喜焉。因曰。今以国储分为三分。谓供国自用及以三宝。自尔彻情归向通古无伦。佛化东流此焉盛矣。具如别纪。即敕送钱绢被褥。接轸登山。令于寺中置库贮之以供常费。稠以佛法要务志在修心。财利动俗事乖道化。乃致书返之。帝深器其量也。敕依前收纳。别置异库。须便依给。未经王府。尔后诏书手敕月别频至。寸尺小缘必亲言及。又敕侍御徐之才崔思和等。送诸药饵观僧疾苦。帝常率其羽卫。故幸参觐。稠处小房宴坐都不迎送。弟子谏曰。皇帝降驾。今据道不迎。众情或阻。稠曰。昔宾头卢迎王七步。致七年失国。吾诚德之不逮。未敢自欺。形相冀获福于帝耳。时亦美其敦慎大法得信于人。黄门侍郎李奖。与诸大德请出禅要。因为撰止观法两卷。味定之宾家藏本据。以齐乾明元年四月十三日辰时。绝无患恼。端坐卒于山寺。春秋八十有一。五十夏矣。当终之时异香满寺。闻者悚神。敕遣襄乐王宣慰曰。故大禅师。志力精苦感果必然。栖心寂默虚来实返。业畅玄风事高缁素。运往神迁寔深嗟惘。资崇有嘉用申凄敬。可施物五百段。送千僧供于云门以崇追福。至皇建二年五月。弟子昙询等。奏请为起塔。下诏曰。故大禅师。德业高迴三宝栋梁。灭尽化终神游物外。可依中国之法阇毗起塔。建千

僧斋赠物千段。标树芳迹示诸后代。敕右仆射魏收为制碑文。其为时君所重。前后皆此类也。既而克日准敕。四部弥山人兼数万。香柴千计。日正中时焚之以火。莫不哀恸断绝哭响流川。登有白鸟数百徘徊烟上。悲鸣相切移时乃逝。仍于寺之西北建以塼塔。每有灵景异香应于道俗。初稠奉信出家知奇齐魏。克志禅业冠绝后尘。而历履大行往还朝野。鸣谦抱素能扇清风。加又威棱群贼势慑山魑。解虓虎之斗情。禁稍养之深毒。大儒皇氏躬为负粮。青罗猎客执刀剪发。或德感上玄泽流奉敬之苗。幽诚所致粟满信心之室。树神遮道。随器欲而法流。文豹净房。衔秽襆而遥弃。或猛虎驯狎即背垂衣。颓山将隊召出存命。若斯灵相振古罕俦。具如云门象图所纪。又初敕造寺面方十里令息心之士问道经行。稠曰。十里大广。损妨居民。恐非远济。请半减之敕乃以方五里为定。使将作大匠纪伯邕缔构伊始。邕集诸乡邑问此地名。忽闻空中大声答曰。山林幽静。此处本号云门。重问所由。了无一人知者。帝闻异之。因从空响焉。今名光严寺是也。又尝有客僧。负锡初至。将欲安处。问其本夏。答云。吾见此中三为伽蓝。言终而隐。既而掘地为井。果得鸱吻二焉。又所住禅窟前有深渊。见被毛之人。伟而胡貌。置釜燃火。水将沸涌。俄有大蟒从水中出欲入釜内。稠以足拨之。蟒遂入水。毛人亦隐。其夜因致男子神来。顶拜稠云。弟子有儿。岁岁为恶神所啖。儿子等惜命不敢当。弟子衰老将死。故自供食。蒙师护故得免斯难。稠索水潠之。奄成云雾。时或谗稠于宣帝以倨傲无敬者。帝大怒自来加害。稠冥知之。生来不至僧厨。忽无何而到云。明有大客至。多作供设。至夜五更先备牛舆。独往谷口。去寺二十余里。孤立道侧。须臾帝至。怪问其故。稠曰。恐身血不净秽污伽蓝在此候耳。帝下马拜伏。愧悔无已。谓尚书令杨遵彦曰。如此真人何可毁谤也。乃躬负稠身往寺。稠磬折不受。帝曰。弟子负师。遍天下未足谢愆(云云)。因谓曰。弟子前身曾作何等。答曰。作罗刹王。是以今犹好杀。即咒盆水令帝自视。见其影如罗刹像焉。每年元日常问一岁吉凶。后至天保十年云。今年不能好。文宣不悦。帝问师复何如。答云。贫道亦不久。至十月帝崩。明年夏首稠丧。验之果矣。尝以暇日帝谓曰。弟子未见佛之灵异。颇得睹不。稠曰。此非沙门所宜。帝强之。乃投袈裟于地。帝使数十人举之不能动。稠命沙弥取之。初无重焉。因尔笃信兼常。寺宇僧供劳赐优渥。齐灭周废。以寺赐大夫柳务文。文又令其亲辛俭守。当将家入住。有神怒曰。何敢凌犯须陀洹寺。而俭未几便卒。隋初兴复奄同初构。六时禅忏着声寰宇大业之末贼所盘营。房宇孑遗余皆焚荡。余以贞观初年陟兹胜地。山林乃旧情事惟新。触处荒凉。屡兴生灭之叹。周睇焚烬。频噎黍离之非。传者亲阅行图。故直叙之于后耳。

　　释法聪。姓梅。南阳新野人。八岁出家。卓然神秀。正性贞洁身形如玉蔬藿是甘无求滋馔。及长成立风操逾厉。净施厚利相从归给。

并回造经藏三千余卷。备穷记论。有助弘赞者无不缮集。年二十五。东游嵩岳西涉武当。所在通道惟居宴默。因至襄阳伞盖山白马泉。筑室方丈以为栖心之宅。入谷两所置兰若舍。今巡山者。尚识故基焉。初梁晋安王来部襄雍。承风来问将至禅室。马骑将从无故却退。王惭而返。夜感恶梦。后更再往。马退如故。王乃洁斋躬尽虔敬方得进见。初至寺侧。但睹一谷猛火洞燃。良久伫望。忽变为水经停倾仰水灭堂现。以事相询。乃知尔时入水火定也。堂内所坐绳床两边各有一虎。王不敢进。聪乃以手按头着地。闭其两目召王令前。方得展礼。因告境内。多弊虎灾请求救援。聪即入定。须臾有十七大虎来至。便与受三归戒。敕勿犯暴百姓。又命弟子以布系诸虎颈。满七日已当来于此。王至期日设斋。众集诸虎亦至。便与食解布。遂尔无害。其日将王临白马泉。内有白龟。就聪手中取食。谓王曰。此是雄龙。又临灵泉。有五色鲤亦就手食。云此雌龙。王与群吏嗟赏其事大施而旋。有凶党左右数十人。夜来劫所施之物。遇虎哮吼遮遏其道。又见大人倚立禅室。傍有松树止至其膝。执金刚杵将有守护。竟夜回遑日午方返。王怪其来方以事首。遂表奏闻。下敕为造禅居寺。聪不往住度人安之。又敕徐摛。就所住处造灵泉寺。周朝改为静林。隋又改为景空。大唐仍于隋号。初聪住禅堂。每有白鹿白雀。驯伏栖止。行往所及慈救为先。因见屠者驱猪百余头。聪三告曰。解脱首楞严。猪遂绳解散去。诸屠大怒将事加手。并仡然不动。便归过悔罪。因断杀业。又于汉水渔人牵网。如前三告。引网不得。方复归心。空网而返。又荆州苦旱。长沙寺遣僧至聪所请雨。使还大降陂池皆满。高祖遣庐陵王迎出都。有事不遂。及湘东王作牧荆峡于江陵造天宫寺迎以处之。遂终此寺即梁太清年也。其寺见有碑记。广叙征异景空。今寺犹有禅堂存焉。

释。智远。姓王族。本太原寓居陕服。幼而聪颖早悟非常。居荆州长沙寺禅坊。为法京沙门之弟子也。卓然独立靖记玄心。至于戒年清洁逾厉而慧业未深。遥想扬辇遂负袠沿波达于建业。龙光僧绰一代英雄。乃肆心仰旨专门受教。学逾一纪。解通三藏。梁建安侯萧正立。务兼内外兼弘孔释。造普明寺请远居之。以伸供养之志也。有慧湛禅师。定品惟深晚学宗领。遂具受秘法咨质玄观。定水既澄慧门宜敞。及研习大乘洞其根叶。又历名山养志弘道。与沙门道会同集龙盘。夙昔素心一期开决。因住开善毕志山泉。城阙不窥世华无涉。守静自怡年老无舍。以陈太建三年十二月一日旦。终于此寺禅坊。时年七十有七。遗旨不令哭。奄如入定。乃窆于独龙之山。新安寺沙门慧暠曰。吾与伊人早同法门久禀戒道。叹法桥之忽坏痛宝舟之已沈。乃率庸才仰传实德。五兵尚书萧济。鸿才硕学行洁名高为之铭颂。

释法常。高齐时人。领徒讲律有声漳邺。后讲涅盘并授禅数。齐

主崇为国师。以处众嚣杂枯折由生无俱利功。捐而至楚。后闻追之。变形革服一举千里。又达衡岳。多处林野布衣乞食。又之荆硖。有僧法隐者。久住覆船山东岭。诵法花维摩思益以为常业。而未闲心观。后至松滋见常异操。乃归而问津。遂默而不对。乃经一夏。涕泗滂沱方示心要。如说行者方知其趣。隐驻心自久系念日新。深悟寂定不思议也。与故人胡君义别不值。题壁克月日当远行。至期果卒。后当将终语诸僧曰。吾今日作一觉长眠。便入室右胁而卧。明日怪眠不觉。看之久终。方悟长眠语矣。

释法京。姓孙。太原人。寓居江陵。母将怀孕。梦入莲池捧一童子。端正可喜。因而有娠。将诞又梦。乘白师子游戏虚空。京七岁出家。十三与同学智渊。咸升高座说法无滞。寺内长少俱梦。圣僧告云。京是寺元檀越。愿力生此。方为栋梁。所以凡所投造风从水渐。财利山积福门大弘。殿宇小大千五百间。并京修造。僧众凑集千有余人。长沙大寺圣像所居。天下称最。东华第一。由是道力所致幽明被之。后梁二主闻便敬重。奉为僧正纲纪遗法。晚抱危疾。诸僧像前七日行道。沙门法泰梦。像至于京房。净人远志。亲睹像从京房返于大殿。尔日即愈。是知育王瑞像感降在人。专注祈求无往不应。不久卒于寺。春秋七十六矣。

释法懔。姓严。枝江人十五出家玉泉山寺。众侣清净。懔依味道积有年载。禅念为本。依闲诵经。法华维摩及大论钞。普皆无昧。不着缯纩大布为衣。不食僧粮。分卫一食。不卧常坐。勤励莫俦。荷锡远游。言追胜友。庐峰台岭衡罗恒岱无远不届。气调清邈。故山僧见者莫不挹高节而仰其奇趣也。榛林猛兽之宅。幽深魑魅之岩。栖息无为如在邑里。昔从岱岳路出徐州。遇一县令问以公验。懔常赍法华一函。乃答云。此函中有行文。检觅不见。令怒曰。本无行文。何言有邪。答曰。此经是诸佛所行之迹。贫道履而行之。还源返本。即我之行文也。令嗔不歇闭之。七日不食。诵经声不辍。令感恶梦。便顶礼悔过。后栖默山以禅静为正业。遂坐卒岩中。年六十二。异香纷纷旬日乃歇。时阳山僧景者。不详何人。晦迹尘外以道自处。阳山中泉石松竹秀疏清旷岭接桃源。古称名地。卜居寂照感通鬼物。有怀恶念不得进前。前或值虎蛇惊怖失道。若有问法安步无他。曾有人求欻起恶念。忽见大蛇绳床而出。将欲吐毒。忏谢得免。时枝江惠璀禅师。南岳思公之神足也。闻而造之。杜口不答。璀便雨泪启请。通夕翘立。固请确然。乃经多日方为披说。璀出曰。余游名山上德多矣。善友高尚者十有八人。分得其门颇经趣入。而墙仞高远奇唱难阶者。斯人在斯。至于年记人所不测。璀云曾问。答云吾年三百岁。不知所终。

释惠成。姓段。澧阳人。出家住十住寺。诵法华维摩胜天王等大

乘经二十余卷。进具后。为荆南佛法希鲜承都下大弘法席。有心远慕。遂因商舡往造建业。正值成实云讲。学者肩联。一听十年文理略尽。将施本邑。至匡山寺顗师相见。承南岳思禅师匡化山中引众波动。试往看之。既见欣仰欲学定业。思曰。卿一生学问。与吾炙手犹不得暖。虚丧功夫惜哉。成素凭文疏依他生解。忽今自检茫若雾游。慨恨之甚不可得也。乃唯曰。承大师善知来意。今试验之。见犀如意及手巾线履欲得之。思命令送与。成遂忽烧却章抄捐掷笔砚。专志攻击以必达为期。当时造禅门者数十人。皆先达者。成以后至恐不相及。乃以夜达昼。开眼坐禅。经十有五年。思令入方等观音法华般舟道场。历销障三年依行。魔业禅鬼颇因散绝。乃示以正法。专思玄寂。久遂解众生语言三昧。精思通爽静乱齐焉。彼闭口者观道虽明。开眼便失。与成比校天地悬殊。思云。智顗先发三昧。后证于持法成反之。二子寂照行解齐矣。大师化往上至枝江造禅惠寺。所营土木咸依俗有。德行所招不久便说。其地西望沙渚德鸾栖遁之地。眺上明弥天立寺之所。湘东王承风迎请为建禅众。仍构大殿。阙梁不成。六月江涨。于一夜中。成曰。有木中梁可往江接。寻语往看果如所示。有清信士段弘者。为精舍主。忽然气绝。家人召成至宅。弘乃稣曰。初执至王所。见禅师上殿。曰与此人立功德未了。愿赦之。王起礼足。如言被放。陈主闻而往召。卓然不往。又令江总等往迎。若不允心不劳返也。王人雨泪强引入舡。成乃奋身入水立于江上。又请若不蒙下。总等粉身无地。从之至都受戒而返。乃赐所住名禅慧寺。不久市朝迁革。有常律师者。欲往南岳遇成同宿。夜中投虱于地而密知之。及明告别。成曰。昨夜一檀越被冻困苦。常渐之永诫。将终语门人曰。急砌殿基。吾当讲涅槃也。闻皆给手恰竟。而智者王泉寺至。宣相符会共谈玄理。良久气绝。以年月坐亡于禅众。禅师在道场。年七十三矣。湘东王宫内立碑。今见在城中。

释法忍。江陵人。初投天皇寺出家。受具已后受持法华维摩。日常再遍。众聚多諠枯折由生。西往覆舟。岩下头陀自静观理。三十余年木食麻衣破衲而已。自得幽林无求外护。升粒若尽继以水果。终不驰求。或一食七日跏坐求志。曾于一夏费米三斗。必限自恣犹盈五升。虽独宿非入戒科。而俭约一隅别行。所止龛室才容膝头。伏夏严冬形不出户。故寒不加絮热不减衣。安然守道无为而已。忽有一象无事至龛。经于数日。忍便现疾。于寺北窟右胁而终。春秋六十有七。衣钵尘朽众无预焉。评其估价。不至于十云。

释僧实。俗姓程氏。咸阳灵武人也。幼怀雅亮。清卓不伦。尝与诸僮共游狡戏。或摘叶献香。或聚砂成塔。乡闾敬焉。知将能信奉之渐也。亲眷爱结不许出家。喻以极言久而方遂。年二十六乃得剃落。有道原法师。擅名魏代。实乃归焉。随见孝文便蒙降礼。大和末从原

至洛。因遇勒那三藏。授以禅法。每处皇宫咨问禅秘。那奇之曰。自道流东夏。味静乃斯人乎。于是寻师问道备经循涉。虽三学通览。偏以九次调心。故得定水清澄禅林荣蔚。性少人事退迹为功。所以高盖驷马未曾流目。清流林竹顾便忘返。加又口绕黑子欹若升形。目有重瞳光明外射。腋怀凤卵七处俱平。奇相超伦有声京洛。兼又道契生知化通关壤。听业未广而无问不明。能勤整四仪静修三法。可宪章于风俗。足师表于天人。周太祖文皇。以魏大统中下诏曰。师目丽重瞳偏同虞舜。背隆伛偻分似周公。德宇纯懿轨量难模。可昭玄三藏。言为世宝笃志任持。故有法相之宜兴。俗务之宜废。发谈奏议事无不行。至保定年。太祖又曰。师才深德大。宜庇道俗以隆礼典。乃躬致祈请为国三藏。实当仁不让默而受之。是使栋梁斯在仪形攸寄。周氏有国重仰玄风。礼异前朝受于归戒。逮太祖平梁荆后。益州大德五十余人。各怀经部送像至京。以真谛妙宗条以问实。既而慧心潜运南北疏通。即为披决洞出情外。并神而服之。于是陶化京华久而逾盛。忽一旦告僧曰。急备香火修理法事。诵观世音以救江南某寺堂崩厄也。当尔之时。杨都讲堂正论法集。数百道俗充满其中。闻西北异香及空中妓乐。合堂惊出同共闻听。堂欻摧坏大众无损。奏闻梁主。乃移以问周。果知实祐。大送珍宝赐遗相续。而实但取三衣什物而已。余随散之。由尔名振三国事参至圣。以保定三年七月十八日。卒于大追远寺。春秋八十有八。朝野惊嗟人天变色。帝哀恸泣之。有敕图写形像。仍置大福田寺。即以其日窆于东郊门外滕公郦食綦。墂南。碑石尚存。弟子昙相等。传灯不穷弥隆华实。以业有从。爰于墓所立寺。还名福田。用崇冥福。并建碑于寺野二所。大中兴寺释道安。及义城公庾信制文。今在苑内。

释僧玮。姓潘。汝南平舆人也。器量沉深风神详雅。十三出家。仍服以弊衣资以菜食。致使口腹之累渐以石帆水松。寒暑之资稍以荷衣蕙带。故得结操贞于玉石。情风拂于烟霞。初诵金光明经。进受具后下杨都。于帝释寺听昙瑗律师讲十诵。淹于五载斋镜持犯。仍入摄山栖霞寺。从凤禅师所学观息想。味此情空究检因缘。乘持念慧频蒙印指。传芳畅业。远承申息之国山名雾露岩洞幽深川香水美。遂命楫西浮鞱声林薮。终焉之志结此山焉。声问光彻被于周壤。天子遵贤待德下车问道。召至京师亲奉清诲。乃敕公卿近臣妃后外戚。咸受十善因奉三归。天和五年以葬母东归。敕使为安州三藏。绥理四众备尽六和。在任之日经始寿山梵云二寺。南望楚水东指隋城。度轨程功轮奂成美。僧玮德播江淮。帝王隆重。爰有别敕。于王城之内起天宝寺用以居之。既被征召身范僧伦。纳衣坏味任报资给。静缘洁操齐志林朝。以建德二年九月十日遘疾。少时终于所住。春秋六十有一。门人恸感士女惊奔。即以三年二月归葬于安陆之山。僧玮容止恭庄威仪整敕。游之者肃然清规。见之者自生敬仰。新野庾信。载奉芳尘。勒碑

现集。

释昙相。姓梁氏。雍州蓝田人。与僧实同房。素非师保而敦敬之。重礼逾和上。相聪敏易悟目览七行。禅诵为心周给成务。而慈悲诱接偏所留心。因有行往见人弋缴网罗禽兽穷困者。必以身代赎得脱方舍。其仁济之诚出于天性。实每美云。昙相福德人。我不及也。斯见礼如此。实尝夜诣相房。恒预设座拟之。相对无言自陈道合。私有听者了无音问。常以为轨乃经积载。有时大疠横流。或旱涝凶险。人来问者。相皆略提纲目教其治断。至时必有神效。人并异之。或问。李顺兴强练何人耶。相曰。顺兴胎龙多欲。强练游行俗仙。助佛扬化耳。其幽记之明谅不可测也。住大福田寺。京华七众师仰如神。以周季末历正法颓毁。潜隐山中。开皇之初。率先出俗。二年四月八日卒于渭阴故都。图像传焉。今在京师禅林寺。其承绪禅学遗嘱慧端。具见别传。

释道正。沧州渤海人。禀质高亮言志清远。居无常处学非师授。乐习禅行宗兰若法。无问冬夏栖息深林。乞食于村。余惟常坐。系想绳床下帐独静。道俗参讯略示纲猷。令其住心缘向所授。故使四远造者各务静缘。众聚虽多而外无嚣挠。正任性行藏都无名贯。经论讲会莫不登践。皆听其深隐略其繁长。周流两河言议超邈。偏以成实知名幽冀。时有隶公贯者。引正住寺为上簿书而志骇风云曾无顾眄。还返林薄。嗣业相寻。综述宪法流之于世。名为六行。凡圣修法也。包举一化融接万衢。初曰。凡夫罪行。二曰。凡夫福行。三小乘人行。四小菩萨行。五大菩萨行。六佛果证行。都合六部极略一卷。广二十卷。前半序分后半行体。言非文质字爽词费。开皇七年赍来谒帝。意以东夏释种多沉名教。归宗罕附流滞忘返。普欲舍筌检理抱一知宗守道行禅通济神爽。具状奏闻。左仆射高颖。素承道训。乃于禅林寺大集名德述上所奏。时座中有僧曰。帝京无人。岂使海隅传法。正闻对曰。本意伸明邪正。不欲简定中边。夫道在通方。固须略于祖述。众无以抗也。而其着词言行。众又不愿遵之。于是僧徒无为而散。正知浇季之难化也。遂以行法并留京辇方禅师处。即返东川不悉终所。今骊山诸众。多承厥绪系业传云。

释昙询。杨氏。弘农华阴人。后迁宅于河东郡焉。弱年乐道久滞樊笼。年二十二。方舍俗事远访岩隐。游至白鹿山北霖落泉寺。逢昙准禅师而蒙剃发。又经一载进受具戒。谨摄自修宗禀心学。而专志决烈。同侣先之圆备戒律。又诵法华。初夏既登还师定业。承僧稠据于苍谷。遂往问津。稠亦定山郢匠前传所叙。询以声光所被。遥相揖敬。住既异林精融理极。思展言造每因致隔。但为路罕人踪岗饶野兽。栖幽既久性不狎尘。来往质疑未由樵迳。直望苍谷以为行表。荆

棘砂砾披跨不难。岩壑幽阻攀缘登陟。志存正观也。故不以邪道自通。又以旁垂利道。由曲前而通滞。吾今标指虽艰。必直进以程业。用斯征意随境附心不亦善乎。每云。与其失道而幸通。宁合道不幸而穷耳。故履践重阻不难涂穷。后经三夏移住鹿土谷修禅。属枯泉重出麕麖绕院。故得美水驯兽日济道邻。从学之徒相庆兹瑞。时因请法暂往云门。值径阴雾昏便成失道。赖山神示路方会本途。此乃化感幽冥神明翊卫。时有盗者来窃蔬菜。将欲出园乃为群蜂所螫。询闻来救。慈心将治得全余命。尝有赵人远至殷勤致礼陈云。因病死苏故蒙恩泽。往见阎王诘问。罪当就狱。赖有昙询禅师。来为请命。王因放免。生来未委。访寻方究。又山行值二虎相斗。累时不歇。询乃执锡分之。以身为翳。语云。同居林薮计无大乖。幸各分路。虎低头受命。便饮气而散。屡逢熊虎交诤。事略同此。而或廓居榛梗。唯询一踪入鸟不乱兽见如偶。斯又阴德感物显用成仁。何以嘉焉。每入禅定七日为期。白虎入房仍为窟宅。触居静院不出十年。自有禅踪斯人罕拟。自尔化流河朔盛阐禅门。杖策裹粮鳞归雾结。隋文重其德音致诚虔敬。敕仪同三司元寿。亲送玺书。兼以香供。以开皇末年风疾忽增。卒于柏尖山寺。春秋八十五。五十夏矣。初遘疾弥留。忽有神光照烛香风拂扇。又感异鸟。白颈赤身绕院空飞声唳哀切。气至大渐。鸟住堂基自然狎附不畏人物。或在房门至于卧席。悲叫逾甚血沸眼中。既尔往化。鸟便飞出外空旋转奄然翔逝。又感猛虎绕院悲吼两宵云昏三日天地结惨。又加山崩石坠林摧涧塞。惊发人畜栖遑失据。其哀感灵祥未可殚记。后以武德五年十二月。弟子静林道慧方等。乃阇毗余质建塔立碑。沙门明则为文。见于别集。

　　释法充。姓毕氏。九江人。常诵法华并读大品。其遍难纪。兼缮造寺宇。情在住持。末住庐山半顶化城寺修定。自非僧事未尝妄履。每劝僧众无以女人入寺。上损佛化下坠俗谣。然世以基业事重。有不从者。充叹曰。生不值佛已是罪缘。正教不行义须早死何虑方土不奉戒乎。遂于此山香炉峰上自投而下。誓粉身骨用生净土。便于中虚头忽倒上。冉冉而下处于深谷。不损一毛。寺众初不知也。后有人上峰顶路望下。千有余仞闻人语声。就而寻之乃是充也。身命犹存口诵如故。迎还至寺。僧感其死谏为断女人。经于六年方乃卒世。时属隆暑而尸不臭烂。香如烂瓜。即隋开皇之末年矣。

　　释信行。姓王氏。魏郡人。其母久而无子。就佛祈诚。梦神擎儿告云。我今持以相与。寤已觉异常日。因即有娠。及行之生也性殊恒准。至年四岁路见牛车没泥牵引。因悲泣不止。要转乃离。或值犊母分离或有侵欺之事。生知平分不喜爱憎。八岁既临。标据清敏惾慧奇拔。尝有书生问曰。尔今何姓。外家何姓。答曰。此王彼孙。生因调曰。何不氏饭乃姓孙。行应声曰。饭能除饥不除渴。孙能饥渴两相

除。故氏孙而非饭也。其随机谲对。皆此之类。乃履道弘謶。识悟伦通。博涉经论情理遐举。以时勘教以病验人。蕴独见之明。显高蹈之迹。先旧解义翻对不同。未全声闻兼扬菩萨。而履涉言教附行为功。且如据佛之宗。敬无过习。由见起慢怠即怀厌离。便为边地下贱之因。今虽闻真告心无奉敬。自知药轻病重。理加勤苦竭力治之。所以随远近处。凡有影塔。皆周行礼拜绕旋翘仰。因为来世敬佛之习。用斯一行通例余业。其克核详据率如此也。后于相州法藏寺。舍具足戒亲执劳役。供诸悲敬礼通道俗。单衣节食挺出时伦。冬夏所拟偏过恒习。故四远英达者皆造门而诘问之。行随事直陈曾无曲指。诸闻信者莫不顶受其言。通舍章疏从其化及。禀为父师之礼也。未拘之以法岁。开皇之初被召入京。仆射高颖。邀延住真寂寺立院处之。乃撰对根起行三阶集录及山东所制众事诸法。合四十余卷。援引文据类叙显然。前后望风翕成其聚。又于京师置寺五所。即化度光明慈门慧日弘善等是也。自尔余寺赞承其度焉。莫不六时礼旋乞食为业。虔慕洁诚如不及也。末病甚。勉力佛堂日别观像。气渐衰弱请像入房。卧视至卒。春秋五十有四。即十四年正月四日也。其月七日于化度寺。送尸终南山鸱鸣之堆。道俗号泣声动京邑。舍身收骨两耳通焉。树塔立碑在于山足。有居士逸民河东裴玄证制文。证本出家住于化度。信行至止固又师之。凡所著述皆委证笔。末从俗服尚绝骄豪。自结徒侣更立科网。返道之宾同所击赞。生自制碑具陈己德。死方镌勒树于塔所。即至相寺北岩之前三碑峙列是也。初信行勃兴异迹。时成致讥。通论所详未须甄别。但奉行克峭偏薄不伦。至于佛宗亦万衢之一术耳。所著集记并引正文。然其表题立名无定准的。虽曰对根起行幽隐指体标榜语事潜沦。来哲傥详幸知有据。开皇末岁敕断不行。想同箴勖之也。别有本传流世。见费节三宝录。

释慧意。姓李。临原人。听大乘经论专习定行。宇文废法南投于梁。与仙城山慧命。同师寻讨心要。后住景空于聪师旧堂综业常住。不事灯烛昼夜常明。有乡人德广郡守柳静。殊不信法。乃请意于宅。别立禅室百日行道。静息抑禀等四人每夜潜往。举家同见禅室大明意坐卓然。方生信向。乡邑道俗率受归戒。开皇初卒。将逝谓弟子慧兴曰。今日有多客来。可多办斋食。及中意果端坐而化。时襄阳开皇有法永禅师者。南乡人。梁明帝常供养。预知运绝。苦辞还襄欲终。七日七夜闻音乐异香满寺。因而坐终。送伞盖山上露坐。有同寺全律师。临永尸曰。愿留神相待至七日。满至期全亡。送尸永侧。永尸飒然摧变。时岑阇梨者。姓杨。临原人。于寺西伞盖山南泉立诵经堂。常诵金光明。感四天王来听。后读藏经皆不忘。计诵三千余卷。服布乞食。钵中之余饲房内鼠。百余头皆驯扰争来就人。鼠有病者岑以手摩捋之。而不拘事检。或揭坩酒食。或群小同戏呵叱僧侣。或诵经书歌咏逆述来事。昼则散乱夜则礼诵禅思。与同众沙门智晓交顾招集禅

徒。自行化裕。供给定学。自知终日急唤拔禅师付嘱。上佛殿礼辞遍寺众僧。咸乞欢喜。于禅居寺大斋将散。谓岑曰。往兜率天听般若去。岑曰。弟前去我七日即来。其夜三更坐亡。至四更识神往遍学寺。寺相去十里。至汰法师床前。明如昼。云晓欲远逝故来相别不得久住。汰送出三重门外。别讫来入房中踞床忽然还暗。呼弟子问云。闻师与人语声。取火通照三门并闭。方悟晓之神力出入无间。即遣往问。果云已逝。岑后七日无何坐终。其二体骨全成无缝。又有昊纯等禅师。多有灵异。相从坐化。略不叙之。

## 续高僧传卷第十七

习禅篇之二　本传十一人附见九人。

周湎阳仙城山善光寺释慧命传一(戴逵　慧朗　慧晓)

陈南岳衡山释慧思传二。

隋国师智者天台山国清寺释智顗传三。

隋京师清禅寺释昙崇传四。

隋慧日内道场释慧越传五。

隋蒋州履道寺释慧实传六。

隋文成郡马头山释僧善传七(僧袭　僧集)

隋相州邺下释玄景传八(玄觉)

隋赵郡障洪山释智舜传九(智赞)

隋九江庐山大林寺释智锴传十。

隋天台山国清寺释智越传十一(波若　法彦)

释慧命。姓郭。太原晋阳人。晋征士郭琦之后也。以梁大通五年辛亥之岁。生于湘州长沙郡。天挺英姿秀拔群表。虽居绮年人多倾异。觉梦之际光触其身。明悟条序深有殊致。时湘部名僧相谓曰。珍阇梨。位地难测。然入如来室者。即慧命矣。故自结发日新开裕。八岁能诗书。体貌凝远。识者知非常器。然而锐精听习妙入深义。故使理超文外照出机前。智不惊愚贞无绝俗。道亲物疏。州闾赞重。年十五诵法华经。两旬有半一部都了。寻事剃落学无常师。专行方等普贤

等忏。讨据华严以致明道。行自襄氵。闻恩光先路二大禅师千里来仪投心者众。乃往从之。后游仙城山。即古松仙之本地也。先有道士孟寿者。幽栖积岁祈心返正必果所愿。舍所居馆充建寺塔。及命未至山夕。寿忽恍焉如梦。大见神祇严卫馆侧。至觉惊喜登岩怅望。遂睹梵旅盈林。乃命至也。趋而礼谒。即舍所住为善光寺焉。供事骈罗众侣咸会。晚于州治讲维摩经。大乘驾御之津。入道乘玄之迹。禅智所指罔弗倒戈。既满九旬便辞四部。衣钵随从还返故林。有法音禅师者。同郡祁人。本姓王氏。不言知已。两遂得朋。同就长沙果愿寺能禅师。修学心定。未结数旬法门开发咨质迟疑。乃惟反启。惧失正理通访德人。故首自江南终于河北。遇思邈两师方祛所滞。后俱还仙城。仅得五稔预知亡日。乃携音手于松林相顾笑曰。即斯两处便可终焉。侍者初闻未之悟也。不盈旬望同时遇疾。命以周天和三年十一月五日精爽不谬。正坐跏趺面西念佛。咸睹佛来合掌而卒。同众有梦天人下地幢幡照日。又闻房宇唱善哉者。奇香异乐闻熏非一。音以其月十七日。亦坐本处。所现瑞相颇亦同伦。然命音两贤。俱年三十有八矣。即于树下构甓成坟。有弟子清信士郑子文。立碑于寺。门人慧朗。祖传命业不坠禅风。化行安氵道明随世。初命与慧思定业是同。赞激衡楚词采高掞。命寔过之。深味禅心慧声遐被。着大品义章融心论还原镜行路难详玄赋。通述佛理。识者咸诵文或隐逸未喻于时。有注解者。世宗为贵。自居山舍学徒腾聚名溢南北。有菩萨戒弟子济北戴逵。学声早被名高列国。乃贻书于命曰。窃以。渭清泾浊。共混朝宗之源。松长箭短。同秉坚贞之质。幸预含灵五常理宜范围三教。是以阙里儒童。阐礼经于洙济。苦县迦葉。迁妙道于流沙。虽牢笼二仪。盖限兹一世。岂如兴法轮于鹿苑。荡妄想于鹫山。半满既陈权实斯显。诚教有浅深人无内外。禅师德声远振。行高物表。摄受四依。因牧羊而成诵。负笈千里。历龙宫而包括。故能内贯九部。搜雪山之秘藏。外该七略。探壁水之典坟。支遁天台之铭。竺真罗浮之记。昙赋七岭汰咏三河。宝师妙析庄生。璩公著论表集。若吞云梦如指诸掌。加以妙持净戒如护明珠。善执律仪譬临玄镜。禀罗云之密行。种宾头之福田。抚挹定水便登觉观。高荫禅支将逾喜舍。是以不远潇湘。来仪氵陆。植杖龙泉乃为精舍。回车马首即创伽蓝。凿岭安龛。讵假聚砂成塔。因山构苑。无劳布金买地。开士云会。袂似华阴。法侣朋冲。众齐稷下。禅室晨兴时芳杜若。支提暮启暂入桃源。香山梵响将阮啸而相发。日殿妙音。与孙琴而高韵。紫盖贞松仍撝上辩。洪崖神井即蓥高心。故以才堪买山。德迈同辇。崇峰景行墙仞悬绝。弟子业风鼓虑。欲海沈形。洎渚宫沦覆。将历二纪。昼倦坐驰夜悲愕梦。未能忘怀彼我归轸一乘。遣荡胸衿朗开三达。既念鼠藤弥伤鸟系。昔在志学家传赐书。五礼优柔三玄餍饫。颇绝韦编构述余绪。爰登弱冠捃摭百家。及乎从仕留连文翰。虽未能探龙门而梯会稽。赋鵋鶀而咏鸚鹉。若求其一分亦仿佛古人。但深悟聚泡。情悲交臂。常欲蝉蜕俗解

贪味真如。一日郧城许修。隗馆屈膝。情欣系袜遇同进履。未尽开衿遽嗟飘忽。寻拂衣世网脱屣牵丝。沧浪濯缨汉阴抱瓮。行餐九转用遣幽忧。渐悟三空将登苦忍。仙梁观玉不废从师。深涧折桃无妨请益。所希弥天胜气乍酬凿齿。雁门高论时答嘉宾。冬暖如春愿珍清轨。室迩人遐弥轸襟带。余辞浅简。望无金玉幽林。沙门释慧命。酬书济北戴先生。夫一真常湛。徼妙于是同玄。万圣乘机。违顺以之殊迹。是以西关明道东野谈仁。雕朴改工有无异轸。今若括此二门。原兹两教。岂不归宗三转会入五乘。藉浅之深资权显实。斯若池分四水始则殊名。海控八河终无别味。檀越幼挺奇才。夙怀茂绪。华辞卓世雅致参玄。智涉五明学兼三教。益矣能忘。蹈颜生之逸轨。损之为道。慕李氏之玄踪。虽复六经该广百家繁富。圣贤异准儒墨分流。或事旷而文殷。或言高而旨远。莫不纳如瓶受说似河倾。明镜匪疲洪钟任扣。子建挹以奇文。长卿愿其高趣。故虽秦楚分墟周梁改俗。白眉青盖。龟玉之价弗渝。栖凤卧龙。鱼水之交莫异。加以识蓥苦空志排尘俗。形虽廊庙器乃江湖。是以属叹牵丝兴言世网。辞同应陆调合张严。嗟失火之遽传。愍清波之速逝。方应濯足从道洗耳辞荣。九转充虚四扇排疾。然后寻八正以味一真。解十缠而遣三患。斯之德也宁不至哉。贫道识镜难清心尘易拥。定惭花水戒非草系。才侔撤烛学谢传灯。内有愧于德充。外无狎于人世。是以淹滞一丘寓形蓬柳。端居千仞托志筠松。测四序于风霜。候二旬于朓魄。至乃夜闻山鸟仍代九成。昼视游鱼聊追二子。荜户弊矜。既在原非病。朱门结驷。亦于我如云。所叹藤鼠易侵树猿难静。劳想鹫头倦思鸡足。至于林凋秋叶曾无独觉之明。谷响春莺终切寡闻之叹。忽承来问曲见光誉。幽气若兰清音如玉。诚复溢目致欢。而实抚膺多愧。虽识谢天池未辩北溟之说。而事同泥井惭闻东海之谈。所冀伊人于焉好我黄石匪遥。结期明旦白驹可絷。用永今朝善敬清猷。时因素札言不洗意。报此何伸。时或以逵即晋代谯国戴逵。今考挍行事非也。晋书云。大元十二年征隐士戴逵。不久寻卒。至梁大通三年。经一百四十三载。命公方生。计不相见。又非济北明矣。时又有沙门慧晓。厥姓傅氏。亦以禅绩献公。文才亚于慧命。北游齐壤居止灵岩。数十年间幽闲精业。众初不异之也。及乡民有任山荐令者。晓去乡岁久思问亲亲。行至县门使人通令。令正对客未许进之。踟蹰之间又催通引。客犹未散。令且更延。晓悟曰。非令之为进退。乃吾之爱憎耳。岂乡壤之可怀耶。命省事取纸援笔。而裁释子赋。纸尽辞穷。告曰。若令问觅。可以此文示之。吾其去矣。于是潜遁。故赋云。咄哉失念。欻尔还觉。是也。及后追灵岩。穷讨不见。出赋示僧。方知晓之才也。于是人藏一本。用袪鄙吝。晓后寻诸名岳。养素栖心。时复流目人世。而还晦形幽皁。卒不测其所终。

释慧思。俗姓李氏。武津人也。少以弘恕慈育知名。闾里称言颂

逸恒问。尝梦梵僧劝令出俗。骇悟斯瑞辞亲入道。所投之寺非是练若。数感神僧训令斋戒。奉持守素梵行清慎。及禀具足道志弥隆。迥栖幽静常坐综业。日惟一食不受别供。周旋迎送都皆杜绝。诵法华等经三十余卷。数年之间千遍便满。所止庵舍野人所焚。遂显厉疾求诚乞忏。仍即许焉。既受草室持经如故。其人不久所患平复。又梦梵僧数百形服瑰异。上坐命曰。汝先受戒律仪非胜。安能开发于正道也。既遇清众。宜更翻坛祈请师僧三十二人。加羯磨法具足成就。后忽惊寤方知梦受。自斯已后勤务更深。克念翘专无弃昏晓。坐诵相寻用为恒业。由此苦行得见三生所行道事。又梦弥勒弥陀说法开悟。故造二像并同供养。又梦随从弥勒与诸眷属同会龙华。心自惟曰。我于释迦末法受持法华。今值慈尊感伤悲泣豁然觉悟。转复精进灵瑞重沓。瓶水常满供事严备。若有天童侍卫之者。因读妙胜定经。叹禅功德。便尔发心修寻定友。时禅师慧文。聚徒数百。众法清肃道俗高尚。乃往归依从受正法。性乐苦节营僧为业。冬夏供养不惮劳苦。昼夜摄心理事筹度。讫此两时未有所证。又于来夏束身长坐系念在前。始三七日发少静观。见一生来善恶业相。因此惊嗟倍复勇猛。遂动八触发本初禅自此禅障忽起。四肢缓弱不胜行步。身不随心。即自观察。我今病者皆从业生。业由心起。本无外境。反见心源业非可得。身如云影相有体空。如是观已。颠倒想灭。心性清净。所苦消除。又发空定心境廓然。夏竟受岁慨无所获自伤昏沉。生为空过深怀惭愧。放身倚壁。背未至间霍尔开悟。法华三昧大乘法门一念明达。十六特胜背舍除入。便自通彻不由他悟。后往鉴最等师。述己所证。皆蒙随喜。研练逾久前观转增。名行远闻四方钦德。学徒日盛机悟寔繁。乃以大小乘中定慧等法。敷扬引喻用摄自他。众杂精粗是非由起。怨嫉鸩毒毒所不伤。异道兴谋谋不为害。乃顾徒属曰。大圣在世不免流言。况吾无德岂逃此责。责是宿作。时来须受。此私事也。然我佛法不久应灭。当往何方以避此难。时冥空有声曰。若欲修定。可往武当南岳。此入道山也。以齐武平之初。背此嵩阳。领徒南逝高骛前贤。以希栖隐。初至光州。值梁孝元倾覆国乱前路梗塞。权止大苏山。数年之间归从如市。其地陈齐边境。兵刃所冲。佛法云崩五众离溃。其中英挺者。皆轻其生重其法。忽夕死庆朝闻。相从跨险而到者。填聚山林。思供以事资。诲以理味。又以道俗福施。造金字般若二十七卷金字法华。琉璃宝函庄严炫曜。功德杰异大发众心。又请讲二经。即而叙构。随文造尽莫非幽赜。后命学士江陵智顗。代讲金经。至一心具万行处。顗有疑焉。思为释曰。汝向所疑。此乃大品次第意耳。未是法华圆顿旨也。吾昔夏中苦节思此。后夜一念顿发诸法。吾既身证不劳致疑。顗即咨受法华行法。三七境界难卒载叙。又咨。师位即是十地。思曰非也。吾是十信铁轮位耳。时以事验。解行高明根识清净。相同初依能知密藏。又如仁王。十善发心长别苦海。然其谦退言难见实故本迹叵详。后在大苏。弊于烽警。山侣栖遑不安其地。又将四十余僧经趣

南岳。即陈光大年六月二十二日也。既至告曰。吾寄此山正当十载。过此已后必事远游。又曰。吾前世时曾履此处。巡至衡阳值一佳所。林泉竦净见者悦心。思曰。此古寺也。吾昔曾住。依言掘之。果获之房殿基墟僧用器皿。又往岩下。吾此坐禅。贼斩吾首。由此命终。有全身也。佥共寻觅。乃得枯骸一聚。又下细寻便获髅骨。思得而顶之。为起胜塔。报昔恩也。故其往往传事验如合契。其类非一。自陈世心学莫不归宗。大乘经论镇长讲悟。故使山门告集日积高名。致有异道怀嫉密告陈主。诬思北僧受齐国募掘破南岳。敕使至山。见两虎咆愤。惊骇而退。数日更进。乃有小蜂来螫思额。寻有大蜂吃杀小者。衔首思前飞扬而去。陈主具闻。不以诫意。不久谋罔一人暴死。二为猘狗啮死。蜂相所征。于是验矣。敕承灵应。乃迎下都止栖玄寺。尝往瓦官。遇雨不湿履泥不污。僧正慧暠与诸学徒。相逢于路。曰此神异人。如何至此。举朝属目道俗倾仰。大都督吴明彻。敬重之至奉以犀枕。别将夏候孝威。往寺礼勤。在道念言。吴仪同所奉枕者。如何可见。比至思所将行致敬。便语威曰。欲见犀枕可往视之。又于一日忽有声告。洒扫庭宇。圣人寻至。即如其语。须臾思到。威怀仰之言于道俗。故贵贱皂素不敢延留。人船供给送别江渚。思云。寄于南岳止十年耳。年满当移不识其旨。及还山舍。每年陈主三信参劳。供填众积。荣盛莫加。说法倍常神异难测。或现形小大。或寂尔藏身。或异香奇色祥瑞乱举。临将终时。从山顶下半山道场。大集门学连日说法。苦切呵责闻者寒心。告众人曰。若有十人不惜身命常修法华般舟念佛三昧方等忏悔常坐苦行者。随有所须吾自供给必相利益。如无此人吾当远去。苦行事难竟无答者。因屏众敛念。泯然命终。小僧云辩。见气乃绝号吼大叫。思便开目曰。汝是恶魔。我将欲去。众圣翾然相迎极多。论受生处。何意惊动妨乱吾耶。痴人出去。因更摄心谛坐至尽。咸闻异香满于室内。顶暖身软颜色如常。即陈太建九年六月二十二日也。取验十年宛同符矣。春秋六十有四。自江东佛法弘重义门。至于禅法。盖蔑如也。而思慨斯南服。定慧双开。昼谈理义夜便思择。故所发言无非致远便验因定发慧。此旨不虚。南北禅宗罕不承绪。然而身相挺特。能自胜持。不倚不斜。牛行象视。顶有肉髻异相庄严。见者回心不觉倾伏。又善识人心鉴照冥伏。讷于言过方便诲引。行大慈悲奉菩萨戒。至如缯纩皮革。多由损生。故其徒属服章。率加以布。寒则艾纳用犯风霜。自佛法东流。几六百载。惟斯南岳慈行可归。余尝参传译屡睹梵经。讨问所被法衣。至今都无蚕服。纵加受法不示得成。故知若乞若得蚕绵作衣。准律结科斩舍定矣。约情贪附何由纵之。思所独断高遵圣检。凡所著作口授成章。无所删改。造四十二字门两卷。无诤行门两卷。释论玄。随自意。安乐行。次第禅要。三智观门等五部各一卷。并行于世。

释智顗。字德安。姓陈氏。颍川人也。有晋迁都。寓居荆州之华

容焉。即梁散骑孟阳公起祖之第二子也。母徐氏梦。香烟五采萦回在怀。欲拂去之。闻人语曰。宿世因缘寄托王道。福德自至何以去之。又梦吞白鼠。如是再三。怪而卜之。师曰。白龙之兆也。及诞育之夜。室内洞明。信宿之间其光乃止。内外胥悦。盛陈鼎俎相庆。乃火灭汤冷。为事不成。忽有二僧扣门曰。善哉儿德所熏。必出家矣。言讫而隐。宾客异焉。邻室忆先灵瑞。呼为王道。兼用后相复名光道。故小立二名字。参互称之。眼有重瞳。二亲藏掩而人已知。兼以卧便合掌。坐必面西。年一纪来口不妄啖。见像便礼逢僧必敬。七岁喜往伽蓝。诸僧讶其情志。口授普门品。初契一遍即得。二亲遏绝不许更诵。而情怀惆怅。奄忽自然通余文句。岂非夙植德本业延于今。志学之年士梁承圣属元帝沦没。北度硖州。依乎舅氏。而俊朗通悟仪止温恭。寻讨名师冀依出有。年十有八。投湘州果愿寺沙门法绪而出家焉。绪授以十戒导以律仪。仍摄以北度诣慧旷律师。地面横经具蒙指诲。因潜大贤山。诵法华经及无量义普贤观等。二旬未淹三部究竟。又诣光州大苏山慧思禅师。受业心观。思又从道于就师。就又受法于最师。此三人者。皆不测其位也。思每叹曰。昔在灵山同听法华。宿缘所追今复来矣。即示普贤道场。为说四安乐行。顗乃于此山行法华三昧。始经三夕。诵至药王品。心缘苦行。至是真精进句。解悟便发。见共思师处灵鹫山七宝净土听佛说法。故思云。非尔弗感。非我莫识。此法华三昧前方便也。又入熙州白砂山。如前入观。于经有疑。辄见思来冥为披释。尔后常令代讲。闻者伏之。惟于三三昧三观智。用以咨审。自余并任裁解。曾不留意。思躬执如意。在坐观听。语学徒曰。此吾之义儿。恨其定力少耳。于是师资改观名闻遐迩。及学成往辞。思曰。汝于陈国有缘。往必利益。思既游南岳。顗便诣金陵。与法喜等三十余人在瓦官寺。创弘禅法。仆射徐陵尚书毛喜等。明时贵望学统释儒。并禀禅慧俱传香法。欣重顶戴时所荣仰。长干寺大德智辩。延入宋熙。天宫寺僧晃。请居佛窟。斯由道弘行感故为时彦齐迎。顗任机便动。即而开悟。白马警韶奉诚智文禅众慧命。及梁代宿德大忍法师等。一代高流江表声望。皆舍其先讲欲启禅门。率其学徒问津取济。禹穴慧荣住庄严寺。道跨吴会。世称义窟。辩号悬流。闻顗讲法故来设问。数关征核莫非深隐。轻诞自矜扬眉舞扇。扇便堕地。顗应对事理涣然清遣荣曰。禅定之力不可难也。时沙门法岁。抚荣背曰。从来义龙今成伏鹿。扇既堕地。何以遮羞。荣曰。轻敌失势未可欺也。绵历八周讲智度论。肃诸来学。次说禅门用清心海。语默之际每思林泽。乃梦岩崖万重云日半垂。其侧沧海无畔。泓澄在于其下。又见一僧摇手申臂至于坡麓挽顗上山云云。顗以梦中所见。通告门人。咸曰。此乃会稽之天台山也。圣贤之所托矣。昔僧光道猷法兰昙密。晋宋英达无不栖焉。因与慧辩等二十余人。挟道南征隐沦斯岳。先有青州僧定光。久居此山。积四十载。定慧兼习。盖神人也。顗未至二年。预告山民曰。有大善知识当来相就。宜种豆造酱

编蒲为席更起屋舍用以待之。会陈始兴王出镇洞庭。公卿饯送。回车瓦官与顗谈论。幽极既唱贵位倾心。舍散山积虔拜殷重。因叹曰。吾昨梦逢强盗。今乃表诸软贼。毛绳截骨。则忆曳尾泥中。仍遣谢门人曰。吾闻闇射则应于弦。何以知之。无明是暗也。唇舌是弓也。心虑如弦。音声如箭。长夜虚发无所觉知。又法门如镜。方圆任象。初瓦官寺四十人坐。半入法门。今者二百坐禅。十人得法。尔后归宗转倍。而据法无几。斯何故耶。亦可知矣。吾自行化导可各随所安。当从吾志也。即往天台。既达彼山与光相见。即陈赏要。光曰。大善知识。忆吾早年山上摇手相唤不乎。顗惊异焉。知通梦之有在也。时以陈太建七年秋九月矣。又闻钟声满谷。众咸怪异。光曰。钟是召集有缘。尔得住也。顗乃卜居胜地。是光所住之北。佛垄山南。螺溪之源处。既闲敞易得寻真。地平泉清徘徊止宿。俄见三人。皂帽绛衣。执疏请云。可于此行道。于是聿创草庵。树以松果。数年之间造展相从。复成衢会。光曰。且随宜安堵。至国清时。三方总一。当有贵人为禅师立寺堂宇满山矣。时莫测其言也。顗后于寺北华顶峰独静头陀。大风拔木雷霆震吼。魑魅千群一形百状。吐火声叫骇异难陈。乃抑心安忍。湛然自失。又患身心烦痛。如被火烧。又见亡没二亲枕顗膝上陈苦求哀。顗又依止法忍。不动如山。故使强软两缘所感便灭。忽致西域神僧。告曰。制敌胜怨乃可为勇。文多不载。陈宣帝下诏曰。禅师佛法雄杰。时匠所宗。训兼道俗。国之望也。宜割始丰县调以充众费。蠲两户民用供薪水。天台山县名为安乐。令陈郡袁子雄。崇信正法。每夏常讲净名。忽见三道宝阶从空而降。有数十梵僧乘阶而下。入堂礼拜。手擎香炉绕顗三匝。久之乃灭。雄及大众同见惊叹山喧。其行达灵感皆如此也。永阳王伯智。出抚吴兴。与其眷属就山请戒。又建七夜方等忏法。王昼则理治。夜便习观。顗谓门人智越。吾欲劝王更修福禳祸可乎。越对云。府僚无旧必应寒热。顗曰。息世讥嫌。亦复为善。俄而王因出猎堕马将绝。时乃悟意。躬自率众作观音忏法。不久王觉小醒。凭几而坐。见梵僧一人。擎炉直进问王所苦。王流汗无答。乃绕王一匝。坦然痛止。仍躬着愿文曰。仰惟天台阇梨。德侔安远道迈光猷。遐迩倾渴振锡云聚。绍像法之坠绪。以救昏蒙。显慧日之重光。用拯浇俗。加以游浪法门贯通禅苑。有为之结已离。无生之忍现前。弟子飘荡业风沉沦爱水。虽餐法喜。弗祛蒙蔽之心。徒仰禅悦。终怀散动之虑。日轮驰骛。义和之[戀-心＋口]不停。月镜回干。恒娥之景难驻。有离有会叹息何言。爱法敬法潺湲无已。愿生生世世值天台阇梨。恒修供养如智积奉智胜如来。若药王觐雷音正觉。安养兜率俱荡一乘(云云)其为天王信敬为此类也。于即化移海岸法政欧闽。陈疑请道日升山席。陈帝意欲面礼。将申谒敬。顾问群臣。释门谁为名胜。陈暄奏曰。瓦官禅师德迈风霜禅镜渊海。昔在京邑群贤所宗。今高步天台法云东蔼。愿陛下诏之还都。使道俗咸荷。因降玺书重沓征入。顗以重法之务不贱其身。乃辞之。后为永阳

苦谏。因又降敕。前后七使。并帝手疏。顗以道通惟人王为法寄。遂出都焉。迎入太极殿之东堂。请讲智论。有诏羊车童子列导于前。主书舍人翊从登陛。礼法一如国师瓘阇梨故事。陈主既降法筵。百僚尽敬。希闻未闻。奉法承道。因即下敕。立禅众于灵曜寺。学徒又结。望众森然。频降敕于太极殿讲仁王经。天子亲临。僧正慧晅僧都慧旷京师大德。皆设巨难。顗接问承对盛启法门。晅执炉贺曰。国十余斋。身当四讲。分文析义谓得其归。今日出星收见巧知陋矣。其为荣望未可加之。然则江表法会。由来诤竞不足。及顗之御法即坐。肃穆有余。遂使千支花锭七夜恬耀。举事验心。顗之力也。晚出住光曜。禅慧双弘。动郭奔随倾意清耳。陈主于广德殿下敕谢云。今以佛法仰委。亦愿示诸不逮。于时检括僧尼。无贯者万计。朝议云。策经落第者。并合休道。顗表谏曰。调达诵六万象经。不免地狱。槃特诵一行偈。获罗汉果。笃论道也。岂关多诵。陈主大悦。即停搜简。是则万人出家。由顗一谏矣。末为灵曜褊隘。更求闲静。忽梦一人。翼从严正自称名云。余冠达也。请住三桥。顗曰。冠达梁武法名。三桥岂非光宅耶。乃移居之。其年四月。陈主幸寺修行大施。又讲仁王。帝于众中起拜殷勤。储后已下并崇戒范。故受其法。文云。仰惟化导无方随机济物。卫护国王汲引天人。照烛光辉托迹师友。比丘入梦。符契之象久彰。和上来仪。高座之德斯炳。是以翘心十地渴仰四依。大小二乘内外两教。尊师重道由来尚矣伏希俯提。所请世世结缘遂其本愿。日日增长。今奉请为菩萨戒师。便传香在手。而睑下垂泪。斯亦德动人主。屈幸从之。及金陵败覆。策杖荆湘路次盆城。梦老僧曰。陶侃瑞象敬屈护持。于即往憩匡山。见远图缋。验其灵也。宛如其梦。不久浔阳反叛寺宇焚烧。独有兹山全无侵扰。信护象之力矣。未划迹云峰。终焉其致。会大业在藩。任总淮海。承风佩德。钦注相仍。欲遵一戒法奉以为师。乃致书累请。顗初陈寡德。次让名僧。后举同学。三辞不免。乃求四愿。其辞曰。一虽好学禅。行不称法。年既西夕蘧守绳床。抚臆循心假名而已。吹嘘在彼恶闻过实。愿勿以禅法见期。二生在边表长逢离乱。身闇庠序口拙暄凉。方外虚玄久非其分。域间撙节无一可取。虽欲自慎朴直忤人。愿不责其规矩。三征欲传灯以报法恩。若身当戒范。应重去就。去就若重传灯则阙。去就若轻则来嫌诮。避嫌安身。未若通法而命。愿许其为法。勿嫌轻动。四三十余年水石之间因以成性。今王途既一佛法再兴。谬课庸虚沐此恩化。内竭朽力仰酬外护。若丘壑念起。愿随心饮啄以卒残年。许此四心乃赴优旨。晋王方希净戒。如愿唯诺。故躬制请戒文云。弟子基承积善生在皇家。庭训早趍胎教夙渐。福履攸臻妙机顷悟。耻崎岖于小径。希优游于大乘。笑息止于化城。誓舟航于彼岸。开士万行戒善为先。菩萨十受专持最上。喻宫室先基趾。徒架虚空终不能成。孔老释门咸资镕铸。不有轨仪孰将安仰。诚复能仁奉为和上。文殊冥作阇梨。而必藉人师显传圣授。自近之远感而遂通。波仑罄髓于无竭。善

才亡身于法界。经有明文非徒臆说。深信佛语幸遵时导。禅师佛法龙象。戒珠圆净定水渊澄。因静发慧安无碍辩。先物后己谦挹成风。名称远闻众所知识。弟子所以虔诚遥注。命楫远迎。每虑缘差值诸留难。师亦既至。心路豁然。及披云雾即销烦恼。今开皇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于扬州总管寺城设千僧会。敬屈授菩萨戒。戒名为孝亦名制止。方便智度归宗奉极。作大庄严。同如来慈普诸佛爱。等视四生犹如一子云云。即于内第躬传戒香。授律仪法。告曰。大士为度远济为宗。名实相符义非轻约。今可法名为总持也。用摄相兼之道也。王顶受其旨教曰。大师禅慧内融。导之法泽。辄奉名为智者。自是专师率诱日进幽玄。所获施物六十余事。一时回施悲敬两田。愿使福德增繁用昌家国。便欲返故林。王仍固请。顗曰。先有明约事无两违。即拂衣而起。王不敢重邀。合掌寻送至于城门。顾曰。国镇不轻道务致隔。幸观佛化弘护在怀。王礼望目极衔泣而返。便溯流上江。重寻匡岭。结徒行道频感休征。百越边僧闻风至者累迹相造。又上渚宫乡壤。以答生地恩也。道俗延颈老幼相携。戒场讲坐众将及万。遂于当阳县玉泉山立精舍。敕给寺额。名为一音。其地昔惟荒崄神兽蛇暴。创寺之后快无忧患。是春亢旱。百姓咸谓神怒。顗到泉源帅众转经。便感云兴雨霔。虚谣自灭。总管宜阳公王积。到山礼拜战汗不安。出曰。积屡经军阵。临危更勇。未尝怖惧顿如今日。其年晋王又遣手疏请还。辞云。弟子多幸谬禀师资。无量劫来悉凭开悟。色心无作昔年虔受。身虽疏漏心护明珠。定水禅支屏散归静。荷国镇蕃为臣为子。岂寂四缘能入三昧。电光断结其类甚多。慧解脱人厥朋不少。即日欲伏膺智断率先名教。永泛法流兼用治国。未知底滞可开化不。师严导尊可降意不。宿世根浅可发萌不。菩萨应机可逗时不。书云。民生在三。事之如一。况覃释典而不从师。今之慊言备沥素款。成就事重请弃饰词。顗答书云。谬承人乏拟迹师资。顾此庸微以非时许。况隆今命弥匪克当。徒欲沉吟必乖深寄。王重请云。学贵承师事推物论。历求法界厝心有在。仰惟久殖善根非一生得初乃由学俄逢圣境。南岳记莂说法第一。无以仰过。照禅师来具述此事。于时心喜以域寸诚。智者昔入陈朝。彼国明试。瓦官大集众论锋起。荣公强口先被折角。两琼继轨才获交绥。忍师赞叹嗟唱希有。弟子仰延之始。屈登无畏。释难如流。亲所闻见。众咸瞻仰。承前荆楚莫不归伏。非禅不智。验乎金口。比释所谈。智者融会甚有阶位。譬若群流归乎大海。此之包举始得佛意。惟愿未得令得。未度令度。乐说不穷法施无尽。乃从之重现。令造净名疏。河东柳顾言。东海徐仪。并才华胄绩。应奉文义。缄封宝藏。王躬受持。后萧妃疾苦。医治无术。王遣开府柳顾言等。致书请命愿救所疾。顗又率侣建斋七日。行金光明忏至第六夕。忽降异鸟飞入斋坛。宛转而死。须臾飞去。又闻豕吟之声。众并同瞩。顗曰。此相现者。妃当愈矣。鸟死复苏。表盍棺还起。豕幽鸣显示斋福相乘。至于翌日。患果遂瘳。王大嘉庆。时遇入朝。旋归台岳躬率禅

门。更行前忏。仍立誓云。若于三宝有益者。当限此余年。若其徒生。愿速从化。不久告众曰。吾当卒此地矣。所以每欲归山今奉冥告。势当将尽。死后安措西南峰上。累石周尸植松覆坎。仍立白塔。使见者发心。又云。商客寄金医去留药。吾虽不敏。狂子可悲。仍口授观心论。随略疏成不加点润。命学士智越。往石城寺扫洒。于彼佛前命终。施床东壁面向西方。称阿弥陀佛波若观音。又遣多然香火。索三衣钵杖。以近身自余道具。分为二分。一奉弥勒。一拟羯磨。有欲进药者。答曰。药能遣病。留残年乎。病不与身合。药何所遣。年不与心合。药何所留。智晞往曰。复何所闻观心论内复何所道。纷纭医药累扰于他。又请进斋饭。答曰。非但步影而为斋也。能无观无缘即真斋矣。吾生劳毒器死悦休归。世相如是不足多叹。又出所制净名疏并犀角如意莲华香炉。与晋王别遗书七纸。文极该综词采风标。属以大法。末乃手注疏曰。如意香炉是大王者。还用仰别。使永布德香长保如意也。便令唱法华经题。顗赞引曰。法门父母慧解由生。本迹弥大微妙难测。辍斤绝弦于今日矣。又听无量寿竟。仍赞曰。四十二愿庄严净土。华池宝树易往无人云云。又索香汤漱口。说十如四不生十法界三观四教四无量六度等。有问其位者。答曰汝等懒种善根。问他功德如盲问乳蹶者访路云云。吾不领众必净六根。为他损己。只是五品内位耳。吾诸师友从观音势至皆来迎我。波罗提木叉是汝宗仰。四种三昧是汝明导。又敕维那。人命将终。闻钟磬声增其正念。唯长唯久气尽为期。云何身冷方复响磬。世间哭泣着服皆不应作。且各默然。吾将去矣。言已端坐如定而卒于天台山大石像前。春秋六十有七。即开皇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也。灭后依有遗教而殓焉。至仁寿末年已前。忽振锡披衣犹如平昔。凡经七现重降山寺一还佛垄。语弟子曰。案行故业。各安隐耶。举众皆见悲敬言问。良久而隐。自顗降灵龙象育神江汉。凭积善而托生。资德本而化世。身过七尺目佩异光。解统释门行开僧位。往还山世不染俗尘。屡感幽祥殆非可测。初帝于蕃日。遣信入山迎之。因散什物标域寺院。殿堂厨宇以为图样。告弟子曰。此非小缘所能缔构。当有皇太子为吾造寺。可依此作。汝等见之。后果如言。事见别传。往居临海。民以沪鱼为业。罾网相连四百余里。江沪溪梁六十余所。顗恻隐观心彼此相害。劝舍罪业教化福缘。所得金帛乃成山聚。即以买斯海曲。为放生之池。又遣沙门慧拔。表闻于上。陈宣下敕。严禁此池不得采捕。国为立碑。诏国子祭酒徐孝克为文树于海滨。词甚悲楚。览者不解堕泪。时还佛垄如常习定。忽有黄雀满空翱翔相庆。鸣呼山寺三日乃散。顗曰。此乃鱼来报吾恩也。至今贞观犹无敢犯。下敕禁之犹同陈世。此慈济博大仁惠难加。又居山有蕈触树皆垂。随采随出供僧常调。顗若他涉蕈即不生。因斯以谈。诚道感矣。所著法华疏止观门修禅法等。各数十卷。又着净名疏至佛道品。有三十七卷。皆出口成章。侍人抄略。而自不畜一字。自余随事流卷不可殚言。皆幽指爽彻摛思开天。炀帝奉以周旋。

重犹符命。及临大宝便藏诸麟阁。所以声光溢于宇宙。威相被于当今矣。而枯骸特立端坐如生。瘗以石门关以金钥。所有事由一关别敕。每年讳日帝必废朝。预遣中使就山设供。尚书令杨素。性度虚简事必临信。乃陈其意。云何枯骨特坐如生。敕授以户钥令自寻视。既如前告得信而归。顗东西垂范化通万里。所造大寺三十五所。手度僧众四千余人。写经一十五藏。金檀画像十万许躯。五十余州道俗受菩萨戒者。不可称纪。传业学士三十二人。习禅学士散流江汉。莫限其数。沙门灌顶侍奉多年。历其景行可二十余纸。又终南山龙田寺沙门法琳。夙预宗门观传戒法。以德音遽远拱木俄森。为之行传广流于世。隋炀末岁巡幸江都。梦感智者言及遗寄。帝自制碑。文极宏丽。未及镌勒。值乱便失。

释昙崇。姓孟氏。咸阳人。生知正见幼解信奉。七岁入道。博诵法言。勤注无绝。后循听讲肆雄辩无前。乃以慧灯欲全本资摄念。圣果将克必固定想。因从开禅师而从依止。逮乎受戒志逾清厉。遂学僧祇十有余遍。依而讲解。听徒三百。京辅律要此而为宗。后弊于言说更崇前观。额上鼻端是所存想。山间树下为其居处。既而光明内发。色相外除。形木若枯心灰犹死。偏精六行冠达五门。开公处众称为第一。遂得同学齐敬。又号为无上士也。及师亡遗嘱令摄后徒。于时五众二百余人依崇习静。声驰陇塞化满关河。寻路追风千里相属。填门盈室坐诲门人。或初修不净。或终学人空。念彼慈悲弘斯正则。周武皇帝特所钦承。乃下敕云。崇禅师德行无玷精悟独绝。所预学徒未闻有犯。当是尊以德义。故则众绝形清。可为周国三藏年任陟岵寺主。即从而教导。僧尼有序响名称焉。每为僧职滞踪。未许游涉乃假以他缘遂蒙放免。末遗法沦荡便从流俗。外顺王威内持道素。又授金紫光禄等衔。并不依就。虽沉厄运无废利人。大象之初皇隋肇命。法炬还昭。即预百二十僧。敕住兴善。寻复别敕令宰寺任。重勤辞逊又不受之。而道冠僧群。王公戒范。昔以佛法颓毁。私愿早隆。谨造一寺用光末法。因以奏上。帝乃立九寺以副崇愿。皆国家供给终于文世。高唐公素禀行门偏所归信。遂割宅为寺引众居之。敕以虚静所归禅徒有誉。赐额可为清禅。今之清明门内寺是也。隋氏晋王钦敬禅林。降威为寺檀越。前后送户七十有余。水硙及碾。上下六具永充基业。传利于今。天子昔所承名。今亲正业。开皇之初敕送绢一万四千疋布五千端绵一千屯绫二百疋锦二十张五色上米前后千石。皇后又下令送钱五十贯毡五十领剃刀五十具。崇福感于今愿。流于后望。建浮图一区。用酬国俸。帝闻大悦。内送舍利六粒。以同弘业。于时释教初开。图象全阙。崇兴此塔深会帝心。敕为追匠杜崇。令其缮绩。料钱三千余贯计。塼八十万。帝以功业引费。恐有匮竭。又送身所著衣及皇后所服者总一千三百对。以助随喜。开皇十一年。晋王镇总杨越。为造露盘并诸庄饰。十四年内方始成就。举高一十一级。竦耀太虚。京邑称

最。尔后嚫遗相接。众具繁委。王又造佛堂僧院。并送五行调度。种植树林等事。并委僧众。监检助成。崇既令重当朝。往还无壅。宫合之禁门籍未安。须有所论执锡便进。时处大内为述净业。文帝礼接自称师儿。献后延德又称师女。及在于本寺则敕令载驰。问以起居。无晨不至。自所获外利尽施伽蓝。缘身资蓄衣钵而已。开皇十四年十月三十日。迁化寺房。春秋八十矣。皇情哀惨下敕葬焉。所须丧事有司供给。皂白弟子五千余人。送于终南至相寺之右。为建白塔。勒铭存今。初崇未终七日。寺内幡竿无故自折。门外汲井忽尔便枯。众怪其由也。及至晦夜。崇遗告曰。吾有去处今须付嘱。即以衣资施于三宝。及至后夜觉有异相。就而观之方知气绝。无疾而逝。形色如生。因以奏闻。莫不怀恸。

释慧越。岭南人。住罗浮山中。聚众业禅。有闻南越。性多泛爱慈救苍生。栖顿幽阻虎豹无扰。曾有群兽来前。因为说法。虎遂以头枕膝。越便捋其须面。情无所畏。众咸睹之以为异伦也。化行五岭声流三楚。隋炀在蕃搜选英异。开皇末年。遣舍人王延寿。往召追入晋府慧日道场。并随王至京在所通化。末还杨州。路中感疾而卒。停尸船上。有若生焉。夜见焰光从足而出入于顶上。还从顶出而从足入。竟夕不断。道俗殊叹未曾有也。王教归葬本山。以旌诚敬。

释慧实。俗姓许氏。颍川人。少出家。志敦幽尚遍履名山。梁末游步天台综习禅业。入房闭户。出即荡门。衣钵随身惟留床席。寔轻清之丈夫也。陈祚伊始负锡龙盘。绝迹人世五十余年。贵尚头陀恒居宴默。自少及终胁不亲物。虽形衰年积。而精节之志。老而弥厉。以仁寿四年八月二十三日。迁于蒋州履道寺之房。春秋九十有六。遗旨令尸陀北岭。后收窆于山南。奉造三层塼塔。就而纪德。

释僧善。姓席氏。绛郡正平人。童少出家。便从定业。与汲郡林落泉方公齐名。各聚其类。依岩服道。往还骆驿白鹿太行抱犊林虑等山。振名四远归宗殷满。有弟子僧袭者。慜斯汾曲往延通化。善以山众常业恐有乖离。虽经频请曾未之许。袭曰。前后邀迎三十余度。元元之情情无已已。磨踵有尽誓心难舍。善乃从焉。居住马头山中大行禅道。蒲虞晋绛荷襆相諠。众聚繁多遂分为四部。即东西二林杯盘大黄等处是也。皆零房别室星散林岩。宴坐所指十一切入而为标据。徒属五百肃然静谧。仁寿之岁其道弥隆。及疾笃将极。告弟子曰。吾患腹中冷结者。昔在少年。山居服业。粮粒既断。懒往追求。啖小石子用充日给。因觉为病耳。死后可破肠看之。果如所言。又累曰。各勤修业不劳化俗。废尔正务。若吾终后不须焚燎外损物命。可坐于瓮中埋之。以大业初年三月十一日。加坐如生。卒于大黄岩中。道俗依言而殡。僧袭本住绛州。结心定业。承习善公不亏其化。晚住晋州宝严

寺。充僧直岁。监当稻田。见杀水陆诸虫不胜其酷。因掷弃公名追崇故业。以善师终日他行不在。借访时人又并终没。遂赍诸供度就山设会。悲恸先迹顾奉无由。寻其遗骸莫知所在。忽闻爆声振裂。响发林谷。见地分涌瓮出于外。骸骨如雪唯舌存焉。红赤鲜映逾于生日。因取骨舌两以为塔。袭以贞观十五年正月九日卒于山舍。春秋六十有四。临终神思安隐称念而逝。时晋州西小榆山有沙门僧集者。苦节山林聚徒禅业。养蛇畜鼠。驯附可以手持。常现左右驱逐不去。有俗人来辄便自隐。

释玄景。姓石氏。沧州人。十八被举秀才。至邺都。为和王省事。读书一遍便究文义。须便辄引曾无所遗。五载之中无书可读。晚从和禅师所听大品维摩。景既后来门侧立听。深鉴超拔将归受学。和以定业之望参问繁广。令依止慧法师授以大乘秘奥之极。既沃乃心便志存舍俗。二十有七。与诸妻子执别。告云。自临漳已南属吾所游。名涅槃境。临漳已比是生死分。尔之行往也。吾誓非圣更不重涉。还从和公剃落。授以正法。景晨霄思择统解玄微。遭周灭法逃潜林薄。又以禅道内外相融。开皇初年就缘讲导。仪设华约事事翘心。故二时法会必香汤洒地。熏炉引导前经后景初无一绝。洗秽护净钦若戒科。常读开经行不过五。寻讫更展。其例如前。故每振法鼓。动即千人屯赴。供施为俦罕匹。所以景之房内。黄紫缁衣上下之服各百余副。一时一换。为生初善。经身一着便以施僧。其感利之殷为如此也。后因卧疾三日。告侍人曰。玄觉。吾欲见弥勒佛。云何乃作夜摩天主。又云。宾客极多。事须看视。有问其故。答云。凡夫识想何可检校。向有天众邀迎耳。尔后异香充户。众共闻之。又曰。吾欲去矣。当愿生世为善知识。遂终于所住。即大业二年六月也。自生常立愿。沈骸水中。及其没后遵用前旨。葬于紫陌河深滢之中。三日往观。所沈之处返成沙坟。极高峻而水分两派。道俗异其雅瑞。传迹于今。玄觉孝慈居性祖学先谟。后住京师隶庄严寺纯讲大乘。于文殊般若偏为意得。荣观帝壤誉显当锋。

释智舜。俗姓孟。赵州大陆人。少为书生。博通丘索工书善说。庠序附焉。年二十余。厌世出家。事云门稠公居于白鹿。始末十载。常乐幽隐不事嚣杂。才有昏情便有灵只相诫。或动身衣。或有声相。又现白服。形量丈余绕院相警。往往非一。尝与沙门昙询。同修念定经于四年。后北游赞皇许亭山。依倚结业声绩及远。有资其道供者。便权避之。遂经纪载不须资待。又猎者逐雉飞入舜房。苦加劝勉终不肯止。遂将雉去。情不忍此。因割耳遗之。感舜苦谏。便投弓解鹰。从舜请道渐学经义。于是课笃数村舍其猎业。斯则仁济之诚也。后专习道观不务有缘。妄心卒起不可禁者。即刺股流血。或抱石巡塔。须臾不逸其虑也。故髀上刺处。班驳如铺锦焉。其翘励之操。同伍诚不

共矣。处山积岁剪剃无人。便以火烧发。弊服遗食屡结寒炎。度景分功无忘造次。性少贪恼手不执财。每见贫馁泪垂盈面。或解衣以给。或割口以施。由此内撤外化。所亲之中。见其弥敬十人出家。并依舜行。练心节量。踵武扬风。后年疾既侵身力斯尽。常令人称念。系想净方。遂终于老。末感气疾忽增。十有五日。励念如初。卒于元氏县屈岭禅坊。时年七十有二。即仁寿四年正月二十日也。初葬于终所山侧。后房子县界嶂洪山民。素重舜道。夜偷尸柩瘗于岩中。及往追觅皆藏其所。三年之后开示焚之起白塔于崖上。自舜之入道精厉其诚。昔处儒宗颇自矜伐。忽因旬假得不净观。肠腑流外惊厌叵陈。所见余人例皆不净内溢。乃就稠师具蒙印旨。为云门官供当拟是难。因就静山晓夕通业。不隶公名不行公寺。而内德潜运远闻帝阙。开皇十年下诏曰。皇帝敬问赵州房子界嶂洪山南谷旧禅房寺智舜禅师。冬日极寒。禅师道体清胜。教导苍生。使早成就。朕甚嘉焉。朕统在兆民之上。弘护正法夙夜无怠。今遣上开府卢元寿。指宣往意。并送香物如别。时赵州刺史杨达。以舜无公贯素绝名问。依敕散下方始知之。乃为系名同果寺。用承诏旨而舜亦不临赴。山民为之起寺。三处交络四方闻造。欣斯念定。而莫堪其精到。不久还返。斯勇猛之诚不可例也。每于冬初化诸缘集。多办复贮之衣。就施狱囚。春秋二时方等行道。余则加坐幽林。块然不寐及登耳顺心用力疲。转读藏经凡得四遍。左手执卷右手执烛十宿五宿目不曾敛。佛名赞德诵阅如流。昏昼六时礼忏终化。有弟子智赞。幼奉清诲长悟玄理。摄论涅槃是所综博。今住蓝田化感寺。承习禅慧荣其光绪。比多征引终遁林泉。

释智锴。姓夏侯。豫章人。少出家在杨州兴皇寺。听朗公讲三论。善受玄文。有名当日。开皇十五年遇天台顗公。修习禅法特有念力。顗叹重之。晚讲涅槃法华及十诵律。弘敷之盛见重于时。又善外学。文笔史籍弥是所长。晚住庐山造大林精舍。缔构伊始并是营综。末又治西林寺。两处监护皆终其事。然守志大林。二十余载足不下山。常修定业。隋文重之。下敕追召。称疾不赴。后豫章请讲。苦违不往。云吾意终山舍。岂死城邑。道俗虔请。不获志而临之。未几遂卒于州治之寺。时以为知命也。春秋七十有八。即大业六年六月也。气属炎热。而加坐如生。接还庐阜形不摧变。都无臭腐反有异香。道俗叹讶。遂缄于石室。至今如初焉。

释智越。姓郑氏。南阳人也。少怀离尘之志。父为求婚。方便祈止。长则勇干清美。于时乐阳殿下统御荆州。征任甚高。非其所欲。惟以情愿出家。王感彼诚素。因遂夙心。剪落已后随方问道。仍到金陵。便值智者。北面请业。授以禅法。便深达五门穷通六妙。戒行清白律仪淳粹。又诵法华万有余遍。瓶水自盈。经之力也。学徒虽众。其最居称首。有临海露山精舍。梵僧所造。巨有灵异。智者每临。命

越令影响之。晦迹已后。台岭山众一焉是嘱。二十年间询询善诱无违遗寄。便为二众依止四部归崇。姿容瑰伟。德感物情。颇存汲引。每于师忌敕设千僧官斋。越以衣钵之余以充大施。随文皇帝献后崩日设斋咒愿。每获百段曾不固留。括州刺史郑系伯。临海镇将杨神贵。师友义重待遇不轻。大业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寝疾经旬。右胁而卧。卒于国清旧房。春秋七十有四。临终之时山崩地动。境内道俗咸所见闻。台山又有沙门波若者。俗姓高句丽人也。陈世归国。在金陵听讲。深解义味。开皇并陈。游方学业。十六入天台北而智者求授禅法。其人利根上智。即有所证。谓曰。汝于此有缘。宜须闲居静处成备妙行今天台山最高峰。名为华顶。去寺将六七十里。是吾昔头陀之所。彼山只是大乘根性。汝可往彼学道进行必有深益不须愁虑衣食。其即遵旨。以开皇十八年往彼山所。晓夜行道不敢睡卧。影不出山十有六载。大业九年二月忽然自下。初到佛垄上寺。净人见三白衣担衣钵从。须臾不见。至于国清下寺。仍密向善友同意云。波若自知寿命将尽非久。今故出与大众别耳。不盈数日。无疾端坐。正念而卒于国清。春秋五十有二。送龛山所。出寺大门回舆示别。眼即便开至山仍闭。是时也莫问官私道俗。咸皆叹仰俱发道心。外睹灵瑞若此。余则山中神异人所不见。固难详矣。时天台又有释法彦者。姓张氏。清河人。周朝废教之时。避难投陈。于金陵奉遇智者。以太建七年陪从入天台。伏膺请业。授以禅那。既蒙训诲不停房舍。每处山间林树之下专修禅寂。三十年中常坐不卧。或时入定七日方起。具向师说所证法相。有人听闻曰。如汝所说。是背舍观中第二观相。亦有山只数相娆试。宴坐怡然不干其虑。大业七年二月三十日卒于国清。春秋六十六。智者门徒极多。故叙其三数耳。

## 续高僧传卷第十八

习禅三　本传十三　附见四。

隋西京禅定道场释昙迁传一。

隋蜀郡福缘道场释僧渊传二。

隋河东栖岩道场释真慧传三。

隋西京禅定道场释慧瓒传四。

隋西京净住道场释法纯传五(慧昂)

隋益州响应山道场释法进传六。

隋西京大禅定道场释静端传七。

隋泽州羊头山释道舜传八。

隋西京大禅定道场释慧欢传九。

隋河东栖岩道场释智通传十。

隋西京慈门道场释本济传十一(善智　道训　道树)

隋终南山神田道场释僧照传十二。

唐并州大兴国寺释洪林传十三。

释昙迁。俗姓王氏。博陵饶阳人。近祖太原历宦而后居焉。少而俊朗爽异常伦。年十三父母嘉其远悟。令舅氏传授。即齐中散大夫国子祭酒博士权会也。会备练六经偏究易道。剖卦析爻妙穷象系。奇迁精采。乃先授以周易。初受八卦相生。随言即晓。始学文半。余半自通。了非师受悟超词理。会深异也。曾有一妪失物。就会决之。得于兑卦。会告迁曰。汝试辩之。应声答曰。若如卦判。定失金钗。妪惊喜曰。实如所辩。迁曰。兑是金位。字脚两垂似于钗象耳。舅曰。更依卦审悉盗者为谁。对曰。失者西家白色女子。奉口松角可年十四五者将去。寻可得之。后如言果获。有问其故。迁曰。兑是西方少女之位。五色分方。为白也。兑字上点表松角之象。内有尖形表奉口之相。推而测知。非有异术。舅乃释策而叹曰。吾于卜筮颇工。至于取断依俙而已。岂如汝之明耶。老舅实顾多惭。方验宣尼之言后生可畏也。乃更授以礼传诗尚庄老等书。但经一览义无重问。于时据宗儒学独擅英声。每言大小两雅当时之讽刺。左右二史君王之事言。礼序人伦乐移风俗。无非耳目之玩。其势亦可知之。未若李庄论大道。周易辩阴阳。可以悟幽微。可以怡情性。究而味之。乃玄儒之本也。当时先达颇蔑其幼年。致或抗言褒贬者。迁辩对纵横词旨明烂。无不挹谢其声实。自尔留心庄易归意佛经。愿预染衣得通幽极。二亲爱之弗许。恳诚岁久乃蒙放遣。初投饶阳曲李寺沙门慧荣。荣颇解占相。知有济器。告迁曰。有心慕道理应相度。观子骨法当类弥天。自揣澄公有惭德义。可访高世者以副雅怀。迁虽属伸勤请。而固遮弗许。又从定州贾和寺昙静律师而出家焉。时年二十有一。本图既遂襟期坦然。猛励精勤昏晓无倦。初诵胜鬘不日便了。怪而检覆未差一字。当夜问经中深疑。莫非妙义。既知神思大成。乃与受具恣其问道。从师五台山此山灵迹极多。备见神异。后归邺下历诸讲肆。弃小专大不以经句涉怀。偏就昙遵法师。禀求佛法纲要。当有齐之盛释教大兴。至于宫观法祀。皆锋芒驰骛。迁性不预涉。高谢世利。众咸推焉。密谓人

曰。学为知法。法为修行。岂以荣利即名为道。秦世道恒。削迹岩薮。诚有由矣。遂窜形林虑山黄花谷中净国寺。蔬素覃思委身以道。有来请问乍为弘宣。研精华严十地维摩楞伽地持起信等。咸究其深赜。尝寻唯识论。遂感心热病。专凭三宝不以医术缠情。夜梦月落入怀。乃擘而食之。脆如冰片。甚讶香美。觉罢所苦痊复。一旬有余流味在口。因其圣助食月成德。遂私改名以为月德也。尔后每授人戒常云。于我月德前三说受菩萨戒。逮周武平齐佛法颓毁。将欲保道存戒。逃迹金陵。结侣霄征。间行假导多被劫掠。进达寿阳曲水寺。顾法属曰。吾等薄运所钟。屡逢群盗。若怨结不解来报莫穷。众可哀彼愚迷自责往业各舍什物为贼营忏。冀于来世为法知识。既而南济大江安然利涉。由斯以推。诚斋福之助也。初达杨都栖道场寺。扫衣分卫摄念无为。时与同侣谈唯识义。彼有沙门慧晓智璀等。并陈朝道轴江表僧望。晓学兼孔释妙善定门。璀禅慧两深帝王师表。又有高丽沙门智晃。善萨婆多部。名扇当涂为法城堑。并一见而结友于。再叙而高冲奥。有欲以闻天子者。迁预知情事。谓之曰。余以本朝沦覆正法凌夷。所以冒死浮江得参梵侣。生平果志遂得有余。结援时荣幸愿缄默。惟有国子博士张机。每申尽礼请法。余景时论庄易。窃传其义用训庠序。因至桂州刺史蒋君之宅。获摄大乘论。以为全如意珠。虽先讲唯识薄究通宗。至于思构幽微有所流滞。今大部斯洞文旨宛然。将欲弘演未闻彼之家国。承周道失御隋历告兴。遂与同侣俱辞建业。缁素知友祖道新林。去留哀感各题篇什。晓禅师命章赋诗曰。生平本胡越。关吴各异津。联翩一倾盖。便作法城亲。清谈解烦累。愁眉始得申。今朝忽分手。恨失眼中人。子向泾河道。慧业日当新。我住[邱-丘＋千]江侧。终为松下尘。沉浮从此隔。无复更来因。此别终天别。迸泪忽沾巾。余之名德并有缀词。久失其文。各执手辞袂。登石头岸。入舟动楫。忽风浪腾涌众人无计。迁独正想不移。捧持摄论告江神曰。今欲以大法开彼未悟。若北土无运命也如何。必应闻大教请停风浪。冀传法之功冥寄有属。言讫须臾恬静安流达岸。时人以为此论译于南国。护国之神不许他境。事同迦延之出罽宾为罗刹之稽留也。进达彭城。新旧交集远近欣赴。郁为大众有一檀越。舍宅栖之。遂目所住为慕圣寺。始弘摄论。又讲楞伽起信如实等论。相继不绝。摄论北土创开。自此为始也。徐州总管谷城公万绪。率诸僚佐拥彗咨承。尽弟子之礼。迁弘化此土屡动暄凉。黑白变俗大有成业。自周毁正法。遗形充野。乃劝奖有缘。于慕圣寺多构堂阁。随有收聚庄严供养。上柱国宋公贺若弼长史张坦。出镇杨州。承风思展。结为良导。及诸道俗伫愿德音。坦乃手疏邀延。迁亦虚舟待吹。远到广陵。举郭迎望。歌梵遏云霞。香花翳日月。桑门一盛荣莫加斯。宋公名重位高。颇以学能傲诞。迁应权授法。不觉心醉形摧。乃携其家属。从受归戒。初停开善建弘摄论。请益千计。不久徐方官庶思渴法言。江都才了复迎还北。盛转法轮声名遐布。属开皇七年秋。下诏曰。皇帝敬

问徐州昙迁法师。承修叙妙因勤精道教。护持正法利益无边。诚释氏之栋梁。即人伦之龙象也。深愿巡历所在承风餐德。限以朝务实怀虚想。当即来仪以沃劳望。弟子之内闲解法相能转梵音者十人。并将入京。当与师崇建正法刊定经典。且道法初兴触途草创。弘奖建立终藉通人。京邑之间远近所凑。宣扬法事为惠殊广。想振锡拂衣。勿辞劳也。寻望见师不复多及。时洛阳慧远。魏郡慧藏。清河僧休。济阴宝镇。汲郡洪遵。各奉明诏同集帝辇。迁乃率其门人。行途所资皆出天府。与五大德谒帝于大兴殿。特蒙礼接劳以优言。又敕所司。并于大兴善寺安置供给。王公宰辅冠盖相望。虽各将门徒十人。而慕义沙门敕亦延及。遂得万里寻师。于焉可想。于斯时也宇内大通。京室学僧多传荒远。众以摄论初辟投诚请祈。即为敷弘。受业千数。沙门慧远领袖法门。躬处坐端横经禀义。自是传灯不绝于今多矣。虽则寰宇穿凿时有异端。原其解起莫非祖习。故真谛传云。不久有大国不近不远大根性人。能弘斯论。求今望古岂非斯人乎。十年春。帝幸晋阳。敕迁随驾。既达并部。又诏令僧御殿行道。至夜追迁入内与御同榻。帝曰。弟子行幸至此。承大有私度山僧。于求公贯。意愿度之如何。迁曰。昔周武御图殄灭三宝。众僧等或刬迹幽岩。或逃窜异境。陛下统临大运更阐法门。无不歌咏有归来投圣德。比虽屡蒙招引度脱。而来有先后致差际会。且自天地覆载莫匪王民。至尊汲引万方宁止一郭蒙庆。帝沈虑少时。方乃允焉。因下敕曰。自十年四月已前。诸有僧尼私度者。并听出家。故率土蒙度数十万人。迁之力矣。寻下敕为第四皇子蜀王秀。于京城置胜光寺。即以王为檀越。敕请迁之徒众六十余人。住此寺中受王供养。左仆射高炯。右卫将军虞庆则。右仆射苏威。光禄王端等。朝务之暇。执卷承旨。四门博士国子助教刘子平。孔门俊乂。屈膝餐奉。魏郡道士仇岳。洞晓庄老。文皇钦重。入京造展共谈玄理。迁既为帝王挹敬侯伯邀延。抗行之徒是非纷起。或谓滞于荣宠者。乃着亡是非论以示诸己。其词曰。夫自是非彼。美己恶人。物莫不然。以皆然故举世纭纭无自正者也。斯由未达是非之患。乃致于此。言至患者有十不可。一是非无主。二自性不定。三彼我俱有。四更互为因。五迭不相及。六隐显有无。七性自相违。八执者偏着。九是非差别。十无是无非。初明无适主者。此云我是。彼云我是。彼此竞取。乃令是非无定从。彼云此非。此云彼非。彼此竞兴。遂使非无适趣。或者必欲以是自归以非属彼者。此有何理而可然耶。理不然故强为之者莫不致败耳。物岂知其然哉。文多不委。十三年。帝幸岐州。迁时随彼。乃敕蜀王布围南山。行春搜之事也。王逐一兽入故窑中。既失踪迹。但见满窑破落佛像。王遂罢猎。具以事闻。迁因奏曰。比经周代毁道。灵塔圣仪填委沟壑者多。蒙陛下兴建已得修营。至于碎身遗影尚遍原野。贫道触目增恸。有心无事。帝闻惘然曰。弟子庸朽垂拱岩廊。乃使尊仪冒犯霜露。如师所说。朕之咎也。又下诏曰云云。诸有破故佛像。仰所在官司。精加检括。运送随近寺

内。率土苍生口施一文。委州县官人检校庄饰。故一化严丽迁寔有功。十四年。柴燎岱宗。迁又上诸废山寺并无贯逃僧。请并安堵。帝又许焉。寻敕率土之内。但有山寺一僧已上皆听给额。私度附贯。迁又其功焉。又敕河南王。为泰岳神通道场檀越。即旧朗公寺也。齐主为神宝檀越旧静默寺也。华阳王为宝山檀越。旧灵岩寺也。又委迁简齐鲁名僧来住京辇。其为世重诚无以加。文帝昔在龙潜。有天竺沙门。以一颗舍利授之云。此大觉遗身也。檀越当盛兴显。则来福无疆。言讫莫知所之。后龙飞之后。迫以万机未遑兴盛。仁寿元年。追惟昔言将欲建立。乃出本所舍利。与迁交手数之。虽各专意。而前后不能定数。帝问所由。迁曰。如来法身过于数量。今此舍利即法身遗质。以事量之。诚恐徒设耳。帝意悟。即请大德三十人安置宝塔为三十道。建轨制度一准育王。帝以迁为蜀王门师。王镇梁益。意欲令往蜀塔检校为功。宰辅咸以剑道危悬涂径盘折。高年宿齿难冒艰阻。更改奏之。乃令诣岐州凤泉寺起塔。晨夕祥瑞。以沃帝心。将造石函。于寺东北二十里许。忽见文石四段光润如玉大小平正。取为重函。其内自变作双树之形。高三尺余。异色相宣。或有鸟兽龙象之状。花叶旋转之形。以事上闻。帝大悦。二年春。下敕于五十余州分布起庙。具感祥瑞如别传叙之。四年又下敕于三十州造庙。遂使宇内大州一百余所皆起灵塔劝物崇善。迁寔有功。及献后云崩。于京邑西南置禅定寺。架塔七层骇临云际。殿堂高竦房宇重深。周闾等宫阙。林圃如天苑。举国崇盛莫有高者。仍下敕曰。自稠师灭后禅门不开。虽戒慧乃弘而行仪攸阙。今所立寺既名禅定。望嗣前尘。宜于海内召名德禅师百二十人各二侍者并委迁禅师搜扬。有司具礼。即以迁为寺主。既恩敕爰降。不免临之。绥抚法众接悟贤明。皆会素心振声帝世。时大兴善有像放光。道俗同见。以事闻上。敕问迁曰。宫中尊像并是灵仪。比来修敬光何不见。迁曰。但有佛像皆放光明。感机既别有见不见。帝曰。朕有何罪生不遇耶。迁曰。世有三尊各有光明。其用异也。帝曰。何者是耶。答曰。佛为世尊。道为天尊。帝为至尊。尊有恒政不可并治。所以佛道弘教开示来业。故放神光除其罪障。陛下光明充于四海。律令法式禁止罪源。即大光也。帝大悦。迁美容仪善风韵。故临机答对如此。又器宇恢雅。含垢藏疾。妙于定门练精戒品。天性仁慈寡于贪竞。虽帝王赠舍远近献饷。一无自给并资僧众。或济接贫薄。追崇图塔。又不重厚味。不饰华绮。内有关籥外屏名利。显助弘道冥心幽隐。立志清简不杂交游。时俗颇以疏傲为论。深鉴国士而体其虚心应物也。凡有言述理无不当。皆能遣滞显旨深矣。故远公每云。迁禅师破执入理。此长胜我。斯言合也。而词旨典正有文章。焉。虽才人沈郁含豪。未能加也。夙感风瘘之疾。运尽重增卒于禅定。春秋六十有六。即大业三年十二月六日也。葬于终南北麓胜光寺之山园。凿石刻铭树于坟所。当停柩之日。有一白犬不知何来。径至丧所。虽遭遮约终不肯去。见人哀哭犬亦号叫。见人止哭犬亦无声。

与食不啖。常于丧所右萦而卧。既舆柩随行。犬便前后奔走。似如监护之使。及下葬讫。便失所在。识者以犬为防畜。将非冥卫所加乎。初未终之前。有梦禅定佛殿东倾。数人扶之还正。惟东北一柱陷地。拔之不出。迁房属于陷角。故有先验之征。既卒之后。有沙门专诚祈请欲知生处。乃梦见净土严丽故倍常传。宝树宫阙郁然相峙。道俗徒侣有数千人。迁独处金台为众说法。虽梦通虚实。而灵感犹希。况随请而知。故当降灵非谬矣。所撰摄论疏十卷。年别再敷。每举法轮诸讲停务。皆倾渴奔注有若不足也。又撰楞伽起信唯识如实等疏九识四月等章华严明难品玄解总二十余卷。并行于世。有沙门明则。为之行状覼缕终始见重京师。

释僧渊。姓李。广汉郪人。家本巨富。为巴蜀所称。及渊初诞。天雨铜钱于庭。家内合运处处皆满。父运疲久口嘘唱之钱不复下。仓内贮米但及于半忽满溢出。亲姻外内莫不叹其福报也。自少至长志干殊人。行则安而徐动。坐则俨而加趺。眼光外射焰焰发越。容色玉润状若赤铜。声若洪钟响发林动。两足轮相十角分明。二手九井文理如画。年十八身长七尺。其父异之命令出家。即而剃落住城西康兴寺。今所谓福缘是也。博寻人法访无远迩。经耳不忘蕴括怀抱。奉戒守素大布为衣。瓶钵之外无所蓄积。与同寺毅法师。交游。二人即蜀郡僧中英杰者也。相随入京博采新异。有陟岵寺沙门僧实者。禅道幽深帝王所重。便依学定豁尔知津。经涉炎凉详核词义。渊研精定道。毅博通经术。丘索草隶靡不留心。周氏废教便还故寺。割东行房以为私宅。余者供官。随氏运开更新缔构。领匠伐木。连雨两月。渊执炉祈请。随语便晴。造塔须金盘。又请地府。随言即掘。应命藏开用足。余金还归本窟。详斯福力今古未闻。常给孤独不逆人意。远近随助泉布若流。又以锦水江波没溺者众。便于南路欲架飞桥。则扣此机众事咸集。昔诸葛武侯指二江内。造七星桥造三铁镦。长八九尺径三尺许。人号铁枪。拟打桥柱。用讫投江。顷便祈祷方为出水。渊造新桥将行竖柱。其镦自然浮水来至桥津。及桥成也。又自投水。道俗歌谣于今逸耳。渊毅二师并为物轨。晨夕问法无亏遗寄。毅以仁寿二年十二月十一日寅时。告弟子曰。三界无常。吾其化矣。言终神谢福缘本住。春秋六十有九。渊闻之悯然曰。毅师已往我岂独留。俄而遘疾。遗语同瘗。即以其月十四日又化。春秋八十有四。至十七日并窆于九里堂焉。刊石纪之于寺堂。陈子良为文。

释真慧。陕州河北人。姓陈氏。河北诸陈代称冠族。远称汉右相陈平。中云魏向侯陈陟。乃至江表陈代并出此乡。真早厌身城。父母留碍逼纳妻室不免外情。玉洁之志涅而逾净。开皇十二年。年财及冠二亲俱往。既将出俗犹萦妻累。先劝喻已便为解发。资给道具送往尼寺。真往陕州大通寺清禅师所。出家受具。清示以学方次第有本。曰

尸罗不净三昧无由。令往邺下静洪律师所。因循两载备探幽致。又诣卫州淋落泉询禅师所。朝授夕悟经历岁余。于询所得略贯终始。禅侣三百嗟咏声驰。询摩其顶堪传灯法。令往山西启诸未悟。真以学日既少。恐有差分。更住陶研乃经两载。一一呈示去取无疑。开皇十八年承命西归。路经白鹿百家岩。时号幽绝。山势穷美。因登游观。又为留连夏坐栖之。又陈禅道。至秋择地无越晋川。遂之蒲阪首山麻谷。创筑禅宇。四众争趋端居引学蔚成定市。十有八载成就极多。栖岩杰昂最称深入。仁寿四年召与僧名住栖岩寺。其为人也谅直刚决。清俭退让安苦忍乐。容止可观。独处乐静不希华靡。大业元年。饵黄精绝粒百日。检校教授坐禅礼忏不减生平。后觉肥充。恐有学者便休服饵。于闲田原北杯盘谷。夏坐虎窟。虎为之移。及秋虎还返窟。常有山神节度时分。如有迟延必来警觉。以大业十一年十月七日。因疾卒麻谷禅坊。春秋四十有七。初将终夕神彩若常。曰吾将生净土。见莲花相候。又闻异钟声幽净异香充蔚。斯相既至潜然而绝。门人道俗依而阇维收骨。起塔于麻谷。

释慧瓒。俗姓王氏。沧州人。壮室出家。清贞自远。承禀玄奥学慕纲纽。受具已后偏业毗尼。随方听略不存文句。时在定州居于律席。讲至宝戒。法师曰。此事即目卒难制断如何。瓒闻之私贱其说。时襆中有钱三百。乃掷弃之。由是卒世言不及利。周武诛剪避地南陈。流听群师咸加芟改。开皇弘法返迹东川。于赵州西封龙山。引摄学徒安居结业。大小经律互谈文义。宗重行科以戒为主。心用所指法依为基。道闻远流归向如市。故其所开悟。以离着为先。身则依附头陀行兰若法。心则思寻念慧。识妄知诠。徒侣相依数盈二百。绳床道具齐肃有仪。展转西游路经马邑。朔代并晋名行师寻。誉满二河道俗倾望。秦王俊。作镇并部。弘尚释门。于太原蒙山置开化寺。承斯道行延请居之。僧众邕熙声荣逸口。至于黑白布萨。要简行净之人。知有小愆便止法事。重过则依方等。轻罪约律治之。必须以教验缘。片缺则经律俱舍。沙弥信行。重斯正业从受十戒。瓒不许之。乃归瓒之弟子明胤禅师。遵崇行法。晚还邺相方立部众。及献后云崩禅定初构。下敕追召入京传化。自并至雍千里钦风。道次逢迎礼谒修敬。帝里上德又邀住于终南山之龙池寺。日夜请诲闻所未闻。因而卒于山舍。春秋七十有二。即大业三年九月也。弟子志超。追崇先范立像晋川。见别传。

释法纯。俗姓祝氏。扶风始平人也。初出家日在于周世。备闻正教亲奉明师。意在定林情兼拯溺。住帝京陟岵天宫二寺。往来居止通虑为先。逢于废教退僧潜匿城市。内持道服外假俗衣。皇隋之兴厥初度首。即百二十人之一也。住大兴善。鞭勒形心有逾前稔。文帝闻纯怀素请为戒师。自辞德薄不敢闻命。帝勤注不已。遂处禁中为传戒

法。四事厚礼。不胜其供辞还本寺。叹曰。危身脆命无常不久。终日保养何见牢固。上供难销。遂行方等忏法。四十五年常处净场宗经检失。除食便利余无阙废。尝于道场然灯。遂感灯明续焰经于七夜不添油炷而光耀倍常。私密异之。为灭累之嘉相也。又油瓮所止在佛堂内。忽然不见。乃经再宿还来本处。而油满如故。每于夜静闻有说法教授之声。异香寻隙气冲于外。就而视之一无所见。识者以为幽只所集故也。而谦弱成治趣务造功。不累形骸用清心海。至于三秋霖滞民苦者多。纯乃屏除法服微行市里。或代人庸作。事讫私去。有与作价反乞贫人。或见道俗衣服破坏尘垢。皆密为洗补。跪而复处。及巾履替藉秽污臭处。皆缝洗鲜全。其例甚众。或于静时撻厕担粪。有密见者告云。若情事欣泰愿共同作。或为僧苦役。破薪运水。或王路艰岨。躬事填治。因而励俗。相助平坦。有来嚫锡皆惨然不乐。口云。爱贼既来狱王潜至。打缚不久矣。故所获财物。并施大众。不造经像。人问其意。云行道者所乏耳。因以趣入也。故王公等施日盈门首。皆回与僧。而自着粪扫袈裟。内以布裙又无腰襻。以绳收束如中国法。寺僧服其行也。或有不敢受者。以为胜人。所奉稍异常徒。自叙云。余初出家依于山侣。昼则给供清众。暮则聚薪自照。因而诵经得二十五卷。谓十地经论金刚般若论金光明诸法无行等。并讲习通利。故其所宣导皆引用斯文焉。开皇十五年。文帝又请入内。为皇后受戒。施物出宫。随散并尽。故贫窭之士。闻纯之入内也要必有赐。并聚集街首待施而还。仁寿三年遂觉不悆闭室静坐。而无痛所有。白衣童子手捧光明立侍于右。弟子慧进入问。此是何人。答曰。第六欲天频来命我。但以诸天着乐。竟不许之。由妨修道故也。常愿生无佛法处教化众生。慎勿彰言。死后任说。至五月内。弟子为建大斋。望崇玄福。道俗凑集并在纯前。有双鸽飞来入纯房内。在衣桁上。注目看纯。虽人触捉都无有惧。纯云。任之勿捉。至暮方逝。及其疾甚。人有问者。必诫以法行。不久得自纵自欺。又云。我不觉忽乘白象也。此乃妄业耳。何由可任。因设斋食与诸旧别。所有衣资杂物施同行者。任取一事用结良缘。而神志明悟不觉余想。卒于净住寺。春秋八十有五。即仁寿三年五月十二日也。葬于白鹿原南。凿龛处之。外开门穴以施飞走。后更往观。身肉皆尽。而骸骨不乱。弟子慧昂等。率诸檀越追慕先范。乃图其仪质。饰以丹青。见在净住。沙门彦琮。褒美厥德为叙赞云。昂少所慈育。亲供上行。为之碑文。广陈盛事。兼以立性闲穆。识悟清爽。文藻横被闻于京室。着集十卷颇共传之。

释法进。不知氏族。住益州绵竹县响应山玉女寺。为辉禅师弟子。后于定法师所受十戒。恭谨精诚谦恪为务。惟业坐禅。寺后竹林。常于彼坐。有四老虎绕于左右。师语。勿泄其相也。后教水观。家人取柴见绳床上有好清水。拾两白石安着水中。进暮还寺弥觉背痛。具问家人。云安石子。语令明往可除此石。及旦进禅。家人还见

如初清水。即除石子所苦便愈。因尔习定不出此山。开皇中。蜀王秀临益州。妃患心腹。诸治不损。有绵州昌隆白崖山道士文普善者。能升刀禁火。鹄鸣山有二道士能呼策鬼神。符印章[?*刃]入水不溺。并来同治。都无有效。乃使长史张英等往山请出为妃治病。报曰。吾在山住向八十年。与木同姓。余更苦邀。进答曰。尽命于此。可自早还。信返具报。王使六司官人辘车四乘将从百人重往迎请。进曰。王虽贵胜命有所属。执志如初。信还。王大怒。自入山将手加罪。既至山寺礼佛见进。不觉身战汗流。王曰。奉请禅师为妃治病。禅师慈悲愿救此苦。答曰。杀羊食心岂不苦痛。一切众生皆是佛子。何因于妃偏生此爱。王惭愧忏悔。仍请出。乃曰。王命既重不可不行。王自先行。贫道生不乘骑。当可后去。王曰。弟子步从与师同行。报曰。出家人与俗异。但前行。应同到。王行两日方至。进一旦便达。径入妃堂。见进流汗。因尔除差。施绢五百段纳衣袈裟什物等。进令王妃以水盥手执物咒愿。总用回入法聚寺基业。即辞还山。王与妃见进足离地可四五寸。以大业十三年正月八日终此山中。龙吟猿叫。諠寺三日矣。

释静端。一名慧端。本武威人。后住雍州。年十四投僧实禅师。受治心法。深所印可。经魏周隋。崇挹佛化阐弘不绝。以静操知名。后归于昙相禅师。习行定业。周灭法时。乃竭力藏举诸经像等百有余所。终始护持。冀后法开用为承绪。及隋开化。并总发之。经籍广被。端之力也。重预出家还宗本习。拥徒结道绰有余勋。而谦损俭退。无与时争。服御三衣应法杖钵。一床一食用卒生报。获利即散余无资畜。名行既着贵贱是崇。隋汉王谅。重其戒德数受弘训。文帝献后延进入宫。从受正法禀其归护。遂留宫宿。端曰。出家之人情标离俗。宫中非宿寝之所。数引宫禁。常弘戒约。敕以牙像檀龛及诸金货。前后奉赐令兴福力。故今寺宇高广。皆端之余绪焉。所以财事增荣日悬寺宇。一无所受并归僧库。而常掩室下帷。静退人物。仁寿年中。有敕送舍利于豫州。屡放白光变为五彩旋转瓶侧。见者发心。凿石为铭。文至皇帝。镌治将讫。乃变为金字。分明外彻。时以为嘉瑞也。属高祖升遐隋储嗣历。造大禅定。上福文皇。召海内静业者居之。以端道悟群心。敕总纲任。辞不获免。创临僧首。于时四方义聚人百其心。法令未扬。或愆灵化。而端躬事轨勉。咸敬而揖之。使夫饕惰之士悛励而从训勖者殷矣。以大业二年冬十二月二十七日。终于禅林本寺。春秋六十有四。瘗于京之东郊故禅林寺庙。犹陈五色。牙席千秋。树皮袈裟存焉。由物希故观者众矣。

释道舜。未详何人。静处林泉庇道自隐。言常含笑谈述清远。尝止泽州羊头山神农定药之所。结宇茅茨余无蓄积。日惟一食常坐卒岁斯亦清素之沙门也。德丰内溢声流氓俗。能感蛇鼠同居在绳床下各孚

产育不相危恼。又致虎来蹲踞其侧。便为说法。有人还往告虎令去。或语之云。明日人来。汝不须至。便如舜言。虎便不现。其通感深识为若此也。给侍之人与虎同住。视如家犬。曾莫之畏。身着弊纳略无可采。跣行林野不择晨夕。开皇之初忽游聚落。说法化诸村民。皆盛集受法。独不为一女人授戒。告云。汝当生牛中。其相已现。戒不救汝也。业不定者。尔乃济耳。时有不信其言。以为惑众。咸有疑者。舜欲决于众议。告众曰。必不信者。试蹋汝牛尾业影。必当不起。即以足蹑女裙后空地。云是尾影。其女依言趣起不得。时众惊信。请舜曰。如何除此业报。其女家积粟数万石。既惧恶业一时顿舍。舜并为营福令其忏悔。如此累作业恶便倾。方为受戒。由斯以谈。能见业影之存亡。将邻圣之极矣。或医诸疠村受于疠供。见有脓溃外流者。皆口就而[口*束]之。情无余念。或洗其衣服。或净其心业。用为己任。情向欣然初无频蹙。后游于林虑洪谷。北诣晋盘亭等诸山隐寺。综禅定业不测终所。

释慧欢。俗姓管氏。京兆云阳人也。弱龄厌俗深慕出家。迫以恒日取拔无路。历任僚署频经凉暑。年逾壮齿方蒙本遂。三十有七被缁在道。依清禅寺崇公咨受定法摄心仪体存息短长。观觉安立冷然袪写。兼以志得林泉销形人世。损略尘欲。山学推先。尝经行山顶误堕高岩。乃石上端居不忘禅念。其感灵如此。逮隋文晏驾。建大伽蓝。以欢志德潜被。召而供养。大业六年二月卒大禅定道场。春秋六十有九。遗令施形寒林之下。弟子等敢从德义。送于终南梗梓谷中。率诸道俗立铭树塔矣。

释智通。姓程氏。河东猗氏人也。生知信悫乐崇道慧。将习书计遂欲出家。父母异而许之。十岁已从剃落。敦肃恭孝执履谦冲。师长友朋接事无怠。修持戒行歌咏法言昼夜不辍。诵诸经中赞佛要偈三千余章。五十许年初无告倦。自木德不竞。立丧攸在。释门沦废法侣无归。方从俊律师延法师。服膺受业。不以艰危涅志。隋祖再兴奄还蒲阪。慈济所及。乃立孤老寺于城治。等心赈赡以时周给。授戒说法乘机间起。食椹怀音日有千计。仁寿创塔缔构栖岩。翻然脱屣就闲修业。亲事香花躬运扫洒。口恒称赞目常瞻睹。善由己积道为含生。财虽有属并充功德。以大业七年十月二十四日。以疾而卒于山寺。春秋六十有四。初未终前。数日不悆。维那鸣钟而杵自折。识者以为不越振矣。通闻之。命侍者称弥陀佛名。回心摄念愿生彼土。有入室门人顶盖者。夙夜祗奉。忽问盖曰。厨中作何食耶。盖曰。为何所须。曰有达官诸贵来耳。盖曰。昔闻生人道者见诸贵胜。师本修德所诣。岂在人耶。至晚乃开目正视。良久不眴。状有所睹。旁侍加香。寂然立敬。炊顷方止。乃弹指云。不可思议也。有问其故。云见宝幢华盖塔庙庄严。初夜又回首眄云。始见明珠。今何所在。又云。有何缘务大

然灯烛。遂奄灯令闇。须臾复云。火明何为转盛。盖曰。室今暗昧。是师净相。不可怪也。乃合掌达旦。曰吾生净土矣。因而气静。山地动摇门窗振裂。群雉惊雊非恒所闻。寺僧道慧。未晓假寐。至是惊觉出倚廊下曰。禅师若终必生净土。何以知然。向于眠中见西岭上并是楼阁殿堂乘空而去。言毕方知通已终逝。又盖母王氏。久怀笃信。读诵众经。礼忏发心。以往生为务。贞观十一年二月。临将舍命弥加勤至。目见床前有赤莲华。大如五斛瓮许。又见青莲华满宅阿弥陀佛观音势至一时俱到。盖与侄薛大兴。供亲闻所述。而兴见有佛色形甚大并二菩萨。久而自隐。斯并近事。故传实录。沙门行友。蒲晋名僧。为之本传。因著论曰。夫法本不生。今则无灭。如身实相观佛亦然。因斯以谈。则三界与一识冥归。生死共涅槃同体。又何容净秽彼此于其间哉。然则凡夫学人。妄情未尽。不能齐彼我均苦乐遗欣厌亡是非。故须回向愿求标心所诣然后往生耳。其实则不然。譬犹明镜现形空谷应声。影响之来岂云远乎。而惑者以暗识生疑。谓净土越度三有超过九定。绝域寥廓经途敻远。自非三乘极位及十地圣人积行累功。安能生彼。何其谬欤。观斯上人。虽禀性温柔为人清洁。其所修习。则福德偏长。定慧之功盖不足纪。直以一生之散善临命之虚心。遂能目睹光明亲见幢相。动摇坤像梦感旁人。是知九品之业有征。十念之功无爽。凡我同志可不勖哉。若夫寻近大乘。修行正观。察微尘之本际。信一念之初源。便可荆棘播无常之音。枭镜说甚深之法。十方净国未必过此。如其眷恋妻孥槃桓弊执营生未厌逐物已疲。推有龄于仓卒之间。毕一世于遑忙之际。内无所措外无所恃。则长劫冥没。亦奚能自返悲夫。

释本济。宋氏。西河介休人也。父祖不事王侯。遁世无闷。逼以僚省。挂冠而返。济年爰童丱。智若成人。齿胄之初。横经就业。故于六经三史皆所留心。虽云小道略通大义。故庠熟伦侣重席请言。后披析既淹豁然大悟。乃曰。斯寔宇宙之糟粕也。何累人之清识乎。乃归仰释氏辞亲出家。开皇元年时登十八。戒定逾净正业弥隆。不服新华除其爱染。躬行忍辱愍增上慢。博览经论成诵在心。讲解推则循环相属。时共观风荣斯袖举。会信行禅师创开异部。包括先达启则后贤。济闻钦咏欣然北面承部。写瓶非喻合契无差。以信行初达集录山东。既无本文。口为济述。皆究达玄奥。及行之亡后集录方到。济览文即讲。曾无滞托。虽未见后词。而前传冥会时五众别部敬之重之。着十种不敢斟量论六卷。旨文清靡。颇或传之。自是专弘异集。响高别众。以大业十一年九月十二日。卒于所住之慈门寺。春秋五十有四。弟子道训道树。式奉尸陀。追建白塔于终南山下。立铭表德。有弟善智。天纵玄机高步世表。祖师信行伏膺请业。酌深辩味妙简缁铢。入室邻机精穷理窟。尝以四分之一用资形累。通夏翘足摄虑观佛。诚策勤之上达也。信行敬揖风猷雅相标致时众咸悦。可谓以德伏

人者焉。撰顿教一乘二十卷。因时制仪共遵流世。以大业三年卒。弟子等附葬于信行墓之右焉。训有分略之能。树丰导引之说。当令敷化。宗首莫与俦之时暂举筵。道俗云合。声策感敬。后恐难寻迹矣。

释僧照。京兆人。不详氏族。幼年入道。师于静蔼。游履盛化。每居幽隐频感征异。乃高恒度恐致惊俗。故罕闻之。俗遭周灭法。不偶尘嚣。独处秦岭高步松苑。顾影与心相娱自得。乃曰。吾今居此安泰。宁有乐过斯者乎。彼城邑遗僧波波顺俗。用斯优给一何倾附。及隋初弘教。遂于鄠县南山田谷。立神田寺。养徒纵业。名振渭川。道俗崇仰立信弥积。逮文帝末纪。栖隐岐山。以照道德远闻。意延相见。令左仆射杨素就宣敕旨。躬迎谒见。照预知之。告侍人曰。当有贵客来至。可办诸食。明日果达山寺。素威英自若勇悍无前。及到照之住篱。不觉惬然丧胆。下乘将进欲步不前。乃通信达照。照端拱如初。命素前进。而通身沐汗。情智失守。才得传诏。余无厝言。久时少解。乃以情告照曰。山林幽静。计无非异。檀越善意相寻。理无虚结。食讫辞退。照曰。蒙天子优及远延仁寿。但道在幽通未假面奉。又以老疾相继。接对莫因。素具事闻。述其情惧。帝曰。戒神之威也。以卿雄武故致斯惮耳。乃重敕素赍香油。再申景仰下诏曰。禅师德居物议。道映遂初。躬处岩阿养素崇业。朕甚嘉焉。今送供奉用展翘敬。素以前虚仰景行重谒山门。卑处身心方陈对晤。为说正教深副本怀。乃欲舍其金帛开广寺塔。照曰。岩泉林野即可励心。塔寺禅坊庄严城邑。凡所送者一不受之。又请受戒法。照以戒行轻毁沉浑难清。乃为说慈悲仁育。陈理喻遣。竟不授戒。斯亦体达机候之明匠矣。以大业七年终于山寺。春秋八十有三。初照一受具后。仪奉宪章。六十余夏三衣不改。虽重补缉而受持无离。惟自将奉而侍者莫沾。或有接持举者。而重若太山。初无离席。及照之捧接。轻若鸿毛。因事以详。斯亦大德之清风矣。

释洪林。未详氏族。太原人也。少履释门禀受清化。率志都雅言晤精穆。住并州大兴国寺。履操栖静退屏人物。而住房连匝与众比居。整婴贞严希言寡涉。高众盛德皆敬而奉之。游至林房。莫不捻履潜步[素-糸＋回]然趣越也。其为世重如此。独居一室积五十年。宾客送迎足不踰阈。至于僧法制度道俗二食。身先座首励力行奉。不以道德用亏时众。余则端坐房中俨然卓立。瓶衣什物周正方所。故登其门者不觉毛竖。有问其故则从容谈论。词义审当。而不测其心造也。故兴国大寺百有余僧。敬异崇仰有如天岸。以武德年中终于所住。春秋八十余矣。

续高僧传卷第十九

习禅四　本传十四　附见二。

唐京师大庄严寺释僧定传一。

唐同州大兴国寺释道林传二。

唐京师清禅寺释法应传三。

唐南武州沙门释智周传四。

唐终南山紫盖沙门释法藏传五。

唐并州大兴国寺释慧超传六。

唐台州国清寺释智晞传七。

唐并州义兴寺释智满传八。

唐京师化度寺释僧邕传九。

唐天台山国清寺释灌顶传十(智晞　光英)

唐天台山国清寺释智璪传十一。

唐天台山国清寺释普明传十二。

唐终南山丰德寺释智藏传十三。

唐雍州津梁寺释法喜传十四。

释僧定。丹阳人。本学成实。博综有功。讨击既繁便感风疠。乃惟曰。形异同伦学当徙辙。遂屏绝还顾归宗禅府。初栖钟山林阜独静空斋。侍者道游供给左右。唯以粳米白粥日进一杯。余则系念相续不愧空景。经于数年不涉村邑。游仞定心更增幽绩。故使门牖重隐吐纳自新。墙宇崇峻违顺斯薄。微诚获应故所苦忽销。致令身首面目一时圆净。鬓眉并生有逾恒日。虽福感所及仪貌倍常。而双眉最浓可长数寸。苍赤通颜乃成奇异。定既属斯灵瑞翘厉晨夕。山中多虎踪迹成蹊。本性仁慈来入于室。床前庭下惟繁虎迹。或禅想乍浮未能安静。便通夜山行无问榛梗猛兽鸷鸟见等同群。而定安之若游城市。其含育之感不可类也。隋文于西京造寺。远召处之。业定之心无庸世务。至于受戒师礼毕志岠违。预在尊严闻便避隐。尝遇伤寒通身蒸热。遂如常跏坐断食三日。沙门保恭道场上首。定之徒也。亲喻令食。答曰。

疾势将陵。命非可保。应以法援。何用食为。便闭口静坐。七日既满所苦顿痊。其立操要心为此类也。大业末岁。栖南山大和寺。群盗来劫。定初不怖。盗曰。岂不闻世间有奴贼耶。定曰。纵有郎贼。吾尚不怖。况奴贼耶。因剥其衣服曾无吝色。至于坐毡将欲挽掣。定捉之曰。吾仰此度冬。卿今将去。命必不济。乍断吾命于此。毡不可离吾命也。群贼相看便止之。以武德七年六月因有少疾。跏坐如常。不觉已逝。春秋八十余矣。

释道林。姓李。同州郃阳人也。年二十五发心出家。入太白山结宇深岩路绝登陟。木食济形惟法检心更无营拯。隋开皇之始。创启玄宗。敕度七人。选穷翘楚。有司加访。搜得林焉。文皇亲命出家苦辞不可。乃启曰。贫道闻山林之士往而不返。皓然之气独结林泉。望得连踪既往。故应义绝凡贯。陛下大敞法门。载清海陆。乞以此名遗虚仰者。帝曰。名实相副其来久矣。禅师但隶公府身任山栖。林不从乃逃还大白。仍宗前业。后以事闻奏。乃更搜扬仄陋。穷岩倒穴。方始捉获。而履节无亏。敕劳殷重崇敬弥异。乃赐香炉等物。仍令住冯翊大兴国寺。经止少时。又逃于梁山之阳。河崖回曲地称天固。凿山为窟凝道其中。武德七年七月。微觉有疾。遗诫门侍无越律仪。又闻笳吹响空。道俗歆会。又降异香大如桃枣。众皆拾而供养莫知名目。烧发美畅闻者惊心。经于三日精气爽朗跏坐而终。停尸七日。色相无改。即于山栖凿龛处之。众聚如烟数盈万计。鼓舞而送。生死荣焉。自林之在道。隐括为先。从生至终俭约为务。女人生染之本。偏所诫期。故林一生常不亲面不为说法。不从取食。不上房基。致使临终之前有来问疾者。林隔障潜知。遥止之不令面对。斯行洁通幽故也。而慈济生灵深护物性。蚤虱之属任其游行。每徐徐举衣。恐其惊走。斯仁育之量。殆难嗣矣。

释法应。姓王氏。东越会稽人。生自孩孺性度沉默。随住缘想幽思难移。弱冠出家。事沙门昙崇。学宗禅业。见于别传。时值周初定门初辟。奉法履行。亘道相趋。应于门学殊为称首。后逢周祸避迹终南。饭衣松萝潜形六载。专修念慧用祛夙罪。精厉所及法门弥净。心用攸厝妄境斯澄。屡感虎狼蹲踞庐侧。或入门内似有相因。应素体生缘。又闲禅病。对犹家犬。为受三归。自尔驯狎更繁其类。隋开入度。还事崇公。定业既深偏蒙印可。徒众五百并委维持。教授奖擢允开众望。开皇十二年。有敕令搜简三学业长者。海内通化崇于禅府。选得二十五人。其中行解高者。应为其长。敕城内别置五众。各使一人晓夜教习。应领徒三百。于实际寺相续传业。四事供养并出有司。声闻惟远。下敕赐帛三百段。仍用造经一藏。亲躬受持。以武德初年素无所患。云吾今将逝。已有香华见迎。言已卒于清禅寺。春秋八十矣。

释智周。字圆朗。姓赵氏。其先徐州下邳人。有晋过江居于娄县之曲阜也。然其神用超邈彰于青绮。小学年中违亲许道。师事法流水寺滔法师。为力生也。滔乃吴国冠冕。释门梁栋。周服勤左右分阴请业。受具之后志在博闻。时大庄严[目*爵]法师者。义府经笥道映雄伯。负帙淹留专功一纪。究尽端涯更同寒水。自金陵失御。安步东归。本住伽蓝开弘四实。学侣同萃言晤成群。但久厌城傍早狎丘壑。遂超然高举。晦迹于马鞍山慧聚寺。仁智斯合终焉不渝。而止水致鉴问道弥结。旧齿晚秀咸请出山济益道俗不拘小节。乃又从之。横经者溢坐。杖气者泥首。炎德既销僧徒莫聚。乃翻飞旧谷。又遭土崩瓜剖。顺时违难泛然无系。寂动斯亡。武德五年七月五日遘疾。终于大莱城南武州刺史薛仕通舍。春秋六十有七。其年十一月二十日。贼退途静。弟子法度等。奉迎神柩归于本山。当时人物凋疏茔隧未理。以贞观四年二月十五日。弟子慧满等。于寺之西岭改设圆坟。惟周风情闲澹识悟淹远。容止可观进退可度。量包山海调逸烟霞。得丧一心慈恻万类。穷通不易其虑。喜愠不形于色。崇尚先达提奖后进。道俗闻望咸取则焉。加以笃爱虫篆尤工草隶。傍观图史大善篇什。与兄宝爱俱沐法流。陈氏二方俱驰声绩。讲成论小招提玄章涅槃大品等。各十余遍。兼造殿阁。门廊周匝壮丽当阳。弥勒丈六夹纻并诸侍卫。又晋司空何充所造七龛泥象。年代绵远圣仪毁落。乃迎还流水。漆布丹青雕缋绮华。允开信表法。回向寺释道恭曰。余以拥肿拳曲不中规绳。而匠石辍斤忽垂顾眄。赏激流连殆逾三纪。披云对月。赋曹陆之诗。跂石班荆。辩肇融之论。故人安在。仰孤帐而荒凉。景行不追。望长松而咽绝。惧陵谷易迁竹素难久。托徽猷于贞琱。扬清尘于不朽。其铭曰。五荫城墎六贼丘陵。胶固爱网萦回业绳。雄猛调御慈悲勃兴。危涂倏静秽海俄澄。八树潜晖五师系轨。纂此遗训克应开士。皎洁戒珠波澜定水。有道有德知足知止。学总群经思深言外。乐说河写餐风云会。七众关揵四部襟带。振纲颓网繄其是赖。世途沦丧适化江湄。去来任物隐显从时。坏瓶何爱净土为期。有生有灭何喜何悲。窀关昔隧封兴旧陇。春郊草平故山松拱。林昏鸟思径深寒拥。妙识归真玄坰虚奉。

释法藏。姓荀氏。颍川颍阴人。三岁丧父。共母偏居。十岁又亡。只身而立。因斯祸苦深悟无常。投庇三宝用希福祐。年二十二。即周天和二年四月八日明帝度僧。便从出俗。天和四年诞育皇子。诏选名德至醴泉宫。时当此数。武帝躬趋殿下。口号鲜卑问讯众僧兀然无人对者。藏在末行挺出众立作鲜卑语答。殿庭僚众咸喜斯酬。敕语百官。道人身小心大。独超群友报朕此言。可非健道人耶。有敕施钱二百一十贯。由是面洽每蒙慰问。虽身居寺内。心念幽林。古圣今贤皆依山静。建德二年二月。刷心荡志。挟钵擎函。投于紫盖山。山即终南之一峰也。乃独立禅房高岩之下。衣以百纳。餐以术松。面青天

而沃心。吸白云而填志。三年正月八日游步山顶。忽遇甘杏七枚。即而啖之。流味浓美。周行更索全无来处。即荷冥资但勤励业。其年四月二十三日。毁像焚经。僧令还俗。给优二年。惟藏山居。依道自隐。绵历八载常思开法。至宣帝大象元年九月。下山谒帝。意崇三宝。到城南门。以不许入进退论理。武候府上大夫拓王猛。次大夫乙娄谦。问从何而来朋侣何在施主是谁。藏报曰。建德二年弃寺入山。三年四月方禁僧侣。惟藏在山。余并还俗。乃以俗法抑出徒侣。藏只一身在山。林谷为家居。鸟兽为徒侣。草木为粮粒。然自惟忖。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既居紫盖啖食山粮。准此供给则至尊所施。猛等报奏。下敕曰。朕欲为菩萨治化。此僧既从紫盖山来。正合朕意。宜令长发着菩萨衣冠为陟岵寺主。遣内史沛国公宇文绎检校施行。内史次大夫唐怡元行恭覆奏曰。天下众僧并令还俗。独度一人违先帝诏。至十月于城东面别见宣帝。问三教名。朕欲菩萨治化。或现天身。或从地出。或作鹿马。用斯化道以摄众生如何。藏引妙庄严王子谏父之事。又曰。陛下昔为臣子不能匡谏。遂令先帝焚烧圣典灵像铸钱。据斯逆害。与秦始何异。帝怒曰。违朕先皇明诏。可令处尽。藏曰。仰触圣颜。乞刑都市。幽显同见。诚其本心尔。时命若悬藤而词气无骇。频经九奏安词弥厉。十奏既达。帝曰。道人怖不。藏公曰。人生所重无过于命。处身极刑之地。何能不怖。帝闻愀然改色乃曰。真人护法祐我群生。此则护鹅比丘。朕不杀无事人也。宜舍其刑。一不须问。赐菩萨衣冠。依前为陟岵寺主。频降宠命。得继释门。既获再生。便辞帝。往林泉山泽请欲幽潜。御史鲍宏。奉敕万年长安蓝田盩厔鄠杜五县。任藏游行。朕须见日。不可沉隐。虽蒙恩敕终未开弘。怏结心灵思怀圣道。周德云谢隋祚将兴。大象二年五月二十五日。隋祖作相。于虎门学六月。藏又下山与大丞相对论三宝经宿。即蒙剃落。赐法服一具杂彩十五段青州枣一石。寻又还山。至七月初。追藏下山。更详开化。至十五日。令遣藏共竟陵公检校度僧百二十人。并赐法服各还所止。藏独宿相第。夜论教始。大定元年二月十三日。丞相龙飞。即改为开皇之元焉。十五日奉敕追前度者置大兴善寺为国行道。自此渐开方流海内。岂非藏戒行贞明禅心郁茂。何能累入朱门频登御榻。尔后每有恩敕别加慰劳。并敕王公咸知朕意。开皇二年。内史舍人赵伟。宣敕月给茯苓枣杏苏油柴炭。以为恒料。而性在虚静不图荣利。十四年自奏停料随施供给。武候将军索和业者。清信在怀。延至宅中。异礼奉养。积善所熏遂舍所住以为佛寺。藏率俗课励设万僧斋。右仆射苏威。每来参谒。并建大殿尊仪。舍人裴矩。宣敕藏禅师。落发僧首。又设大斋。弘法之盛熟不可等。其所住处可为济法。今之隆政坊北门僧寺是也。尝以慈仁摄虑。有施禽畜依而养之。鹅则知时旋绕。狗亦过中不食。斯类法律不可具纪。炀帝晋蕃时。临太尉第三子绵疾夭殂。瘗于斯寺。乃勒铭曰。世途若幻生死如浮。殇子何短彭祖何修。呜呼余子有逝无留。永为法种长依法俦。教因施藏灵寿

杖曰。每策此杖时赐相忆。答曰。王殇幼子长就法门。藏策灵寿何敢忘德。十六年隋祖幸齐州失豫。王公已下奉造观音。并敕安济法供养。仁寿元年。文帝造等身释迦六躯。敕令置于藏师住寺。大业二年。元德太子薨。凡营福业经像佛殿皆委于藏。大业末岁下敕九宫。并为寺宇度僧。纲管相续维持。以藏名称洽闻。乃补充太平宫寺上座。绥缉少达无替所临。及大唐建议人百一心。淮安王创缮兵旗于斯寺宇。因受王请终身奉养。贞观之始情奉弥隆思报罔极。毕由造寺伺隙未展。王便物故本祈不果。藏亦终焉。以贞观三年终于鄠县观台。因殓武子堆南云际寺。沙门孝才。夙素知德。为铭贞石。在于龛侧矣。

释慧超。俗姓申屠。上党潞城人也。体道怀贞冰霜其志。初拂衣舍俗。北趣晋阳。居大兴国寺。禅念为业。虽略观名教备委邪正。而偏据行途不沿言说。乃别建道场盛罗仪象。幡花交列众具清鲜。又鸠集异香多陈品族。每以烧香供养。烟气相寻。超恒躬处其中。净衣端坐。详其觉观拟其志业。故有异香满室灵骨充瓶。随用福流还填欠数。而莫知其所以然也。至仁寿中年。献后崩立禅定寺。以超名望征入京师。严净形衣有逾恒日。感瑞陈供无替由来。至武德元年。以并部旧坏怀信者多化道赴缘义难限约。乃返还兴国道俗欣庆奉礼交并。及七年冬微疾不悆即告无常。合寺齐赴伫聆遗诀。超端坐如常精神更爽。告众曰。同住多年凡情易隔。脱有相恼希愿开怀。然人道难逢善心易失。及今自任勿误后身。言讫敛手在心。不觉其绝。见无接对谓其未终。取纩属之乃知无气。时年七十余。坐若神景色貌逾洁。异香萦绕满室充庭。音乐闻空莫知来处。门人大众惊心骇目。遂使士女奔赴悲咽寒云。阗塞寺院香花献积。至十二月中。克期将殡。四远白黑列道争前。从寺至山十有余里。人马辐凑事等市[門@厘]。舆以绳床坐如入定。路既交拥卒制难加。乃回道西城破荒就葬。众又填逼类等天崩。便殓于龙阜之山开化寺侧。作窟处焉。经停一年俨然不散。日别常有供礼香花无绝。后遂塞其窟户。置塔于上。勒铭于右。用旌厚德矣。

释智晞。俗姓陈氏。颍川人。先世因宦流寓家于闽越。晞童稚不群幼怀物外。见老病死达世浮危。自省昏沉愍诸沦溺。深加厌离如为怨逐。誓出尘劳访寻胜境。伏闻智者抗志台山安禅佛陇警训迷途为世津导。丹诚驰仰远泛沧波。年登二十始获从愿。一得奉值即定师资。律仪具足禀受禅决。加修寂定如救头然。心马稍调散动辞虑。受命遗旨常居佛陇修禅道场。乐三昧者咸共师仰。宴坐之暇。时复指撝创造伽蓝。殿堂房舍悉皆严整。惟经台未构。始欲就工。有香炉峰山岩峻崄林木秀异。然彼神祇巨有灵验。自古已来无敢视其峰崖。况有登践而采伐者。时众议曰。今既营经台供养法宝。惟尚精华岂可率尔而

已。其香炉峰柽柏。木中精胜。可共取之以充供养。论详既讫。往咨于晞。具陈上事。良久答云。山神护惜不可造次。无敢重言。各还所在。尔夜梦人送疏云。香炉峰柽柏树。尽皆舍给经台。既感冥示。即便撝略。营办食具分部人工入山采伐。侍者咨曰。昨日不许。今那取之。答曰。昨由他今由我。但取无苦必不相误。从旨往取。柽柏之树惟崄而生。并皆取得一无留难。先师智者陈曰。劝化百姓。从天台渚次。讫于海际。所有江溪。并舍为放生之池。永断采捕。隋世亦尔。事并经敕。隋国既亡。后生百姓为恶者多。竞立梁沪满于江溪。夭伤水族告诉无所。乃共顶礼禅师往先师龛房。烧香咒愿。当有鱼人。见僧在沪上立。意谓堕水。将船往救。仅到便无。因尔梁沪皆不得鱼。互相报示改恶从善。仍停采捕。时有僧法云。欲往香炉峰头陀。晞谏曰。彼山神刚强。卿道力微弱。向彼必不得安。慎勿往也。云不纳旨。遂往到山。不盈二宿。神即现形驱云令还。自陈其事。方忆前旨深生敬仰。有弟子道亘。在房诵经。自往唤云。今晚当有僧来。言竟仍向门下。即见一僧纯着纳衣执锡持钵。形神爽俊有异常人。从外而来。相去二十余步。才入路东隐而不现。俄顷之间即闻东山有铜钟声。大震山谷。便云意唤吾也。未终数日。语弟子云。吾命无几可作香汤。洗浴适竟。山中鸟狩异色殊形常所不见者。并皆来集房侧。履地腾空悲鸣唤呼。经日方散。十二月十七日夜。跏趺端坐。仍执如意说法。辞理深邃。既竟告弟子曰。将汝等造次相值。今当永别。会遇靡期。言已寂然无声良久。诸弟子哭泣。便更开眼诫曰。人生有死物调始必终。世相如是。宁足可悲。今去勿尔闹乱于吾也。又云。吾习禅已来至于今日四十九年。背不着床吾不负信施不负香火。汝等欲得将吾相见。可自勤策行道力不负人。弟子因咨启。未审和上当生何所。答云。如吾见梦。报在兜率。宫殿青色居天西北。见智者大师。左右有诸天人皆坐宝座。唯一座独空。吾问所以。答云。灌顶却后六年当来升此说法。十八日朝语诸弟子。汝等并早须斋。吾命须臾。尔日村人登山参疾。食竟辞还。又曰。既苦远来。更停少时。待贫道前去。其人不解。苦辞不住。当尔之时皎日丽天全无云翳。谓参人曰。既已不住可疾去雨寻落。去者少时骤雨如泻。春秋七十有二。以贞观元年十二月十八日午时。结跏安坐端直俨然。气息绵微如入禅定。因而不返。时虚空中有弦管声。合众皆闻。良久乃息。经停数日方入石龛颜色敷悦手足柔软不异生平。所窆龛坟在先师智者龛前二百余步。

释智满。姓贾氏。太原人。立意矜特不群凡小。七岁出家随师请业。凡所受道如说修行。年登冠肇进受具戒。律仪成范资训弥弘。又听涅槃等经。尽其大旨。名教略圆味静终业。遂往上党石墨山。聚徒行道。门徒肃穆缁素归依。礼供骈罗积而能散。时属隋初创弘大法。智满蒸仍国化引而广之。故使闻风造者负笈奔注。众杂精粗时兼久近。初则设仪。礼忏用摄恒情。后便随其乐欲。静思宴坐。满躬事众

法身预僧伦。形止方雅威严猛肃。眉目浓朗白黑交临。预有参拜莫不神骸而毛动。咸加敬仰为菩萨戒师。而满不重身名不轻正法。虽苦邀请未即传授。乃亲为竭诚方等。行道要取明证。梦佛摩顶。并为说法。宛如经相。方为授法。故道俗思戒者相趍不绝。而专意静观厌此諠浮。乃徙居黎城之东山南流泉精舍。息心之士又结如林。禅忏兼修止观齐舍。志弘经远随务或乖。又往雁门川。依瓒禅师。涉缘念慧。瓒僧中藻镜定室羽仪言行清澄。具如别传。满嗟遇后展欣附有余。从瓒历游所在宗习。又依住开化结虑修心。俄为文帝追瓒入京。定门斯坏众侣乖张。满乃录其同志五十余人。西入岚州土安山内。如前综业。大感学徒。隋季道消。贼徒蜂起。生民坠于沟壑。而满众宛然不散。斯亦道感之会也。大唐建义四众归奔。乃率侣入城就人弘道。初住晋阳真智寺。以化声广被归宗如市。武皇别敕。引劳令止许公宅中。供事所须并出义府。躬往礼问睹而惧之。顾语裴寂曰。孤见此禅师。衣毛惊起何耶。答曰。计无余相。应是戒神所护耳。重以他日修觐曰。弟子济拔苍生。今义兴大造。愿往还无障。当为立寺。既登京辇天下略平。武德元年。乃诏满所住宅为义兴寺。四事供养一出国家。至三年以满德为物归道声更远。帝欲处之京室下敕征之。又以北蕃南侵百姓情骇。都督弘农公刘让启留满住用镇众心。有敕特听同安朝寄。武德五年。玁狁孔炽戎车载饰。以马邑沙门雄情果敢。烽燿屡举罔弗因之。太原地接武乡兵戎是习。乃敕选二千余僧。充兵两府。登又下敕。满师一寺行业清隆。可非简例。由是重流景行光问遐迩。晋川髦彦沙汰之余。睹满坐受嘉庆。皆来称美。或拜伏戒范者。或依承习住者。常数二百余人。而满恒业无怠。精厉其诚。时或惰学亲召别诫。委引圣量诱化凡心。预在闻命莫不泪流而身伏。噎叹良久并由承法。行已感发前人。故得机教不妄弘矣。贞观二年四月。初因动散微觉不悆。遂淹灰管本性无扰。门人同集日遗诫劝。有沙门道绰者。夙有弘誓。友而敬奉。因喻满曰。法有生灭道在机缘。观相易入其门。涉空颇限其位。愿随所说进道有期。满乃盱衡而告曰。积年诚业冀此弘持。缘虚无相可缘。引实有何所引。岂以一期要法累劫埋乎。幸早相辞勿尘妄识。绰乃退焉。其坚白持微为若此也。既而气将渐弱。而志力犹强。侍人围绕观者充室。满端坐举面徐视学徒。时次昆吾溘然而卒。春秋七十有八。即贞观二年六月九日也。当终前夕大地振动寺树摧枝。合众悲敬衰相现矣。泰山其颓乎。法人斯逝。联类如此。举邑酸切若丧其心。即以其月十二日。旋殡于龙山童子谷中。立塔碑德。自满舍俗从道六十余年。洁己清贞冰霜取喻。弊衣节食才止饥寒。频经断谷用约贪染。目不邪视言不浮华。净色子女未尝瞻对。弱年登岁者不宿房中。受具多夏者方令近侍。约时临众诫以行科。余则静处小房。晬朝方出。室中唯一绳床。钵袋挂于壁上。随道资具坐外更无。致使见者懔然改容不觉发敬矣。又偏重供僧勤加基业。慈接贫苦备诸药疗。茕茕遑遑意存利物矣。

释僧邕。姓郭氏。太原介休人。祖宪荆州刺史。父韶博陵太守。邕神识沉静冥符上德。世传儒业齿胄上庠。年有十三违亲入道。于邺西云门寺依止僧稠而出家焉。稠公禅慧通灵戒行标异。即授禅法。数日便诣。稠抚邕谓诸门人曰。五停四念将尽此生矣。仍往林虑山中。栖托定门游逸心计属周武平齐像法隳坏。又入白鹿山深林之下。避时削迹饵饭松术。三迳斯绝百卉为群。麏麚伏其前。山禽集其手。初未之异也。后乃梵音展礼焚香读诵。辄有奇鸟异兽。攒聚庭宇。貌如慕敬心疑听受。自非行感所及。何以致斯。自尔屡降幽灵。胜言叵载。开皇之始弘阐释门。重叙玄宗更联荣问。有魏州信行禅师。深明佛法。命世异人。以道隐之晨。习当根之业。知邕遁世幽居。遣人告曰。修道立行。宜以济度为先。独善其身非所闻也。宜尽弘益之方照示流俗。乃出山与行相遇同修正节。开皇九年行被召入京。乃与邕同来至止帝城。道俗莫匪遵奉。及行之殁。世纲总徒众。甚有住持之功。以贞观五年十一月十六日。终于化度寺院。春秋八十有九。主上崇敬情深赠帛。为其追福。以其月二十二日。奉灵魄于终南山。遵邕之遗令也。门徒收其舍利。起塔于行之塔左。邕风范凝正行业精严。卑辞屈己体道藏用。及委质寒林悲缠朝野。佥以身死名灭世有斯人。敢树玄石用陈令范。左庶子李百药制文。率更令欧阳询书。文笔新华多增传本。故累诵野外矣。

释灌顶。字法云。俗姓吴氏。常州义兴人也。祖世避地东瓯。因而不返。今为临海之章安焉父夭早亡。母亲鞠养。生甫三月。孩而欲名。思审物类未知所目。母夜称佛法僧名。顶仍口敩。音句清辩同共惊异。因告摄静寺慧拯法师。闻而叹曰。此子非凡。即以非凡为字。及年七岁还为拯公弟子。日进文词。玄儒并骛清藻才绮。即誉当时。年登二十。进具奉仪。德瓶油钵弥所留思。洎拯师厌世。沐道天台。承习定纲罔有亏绪。陈至德元年。从智顗禅主出居光宅。研绎观门频蒙印可。逮陈氏失驭。随师上江。胜地名山尽皆游憩。三宫庐阜九向衡峰。无不揖迹依迎访问遗逸。后届荆部停玉泉寺。传法转化教敷西楚。开皇十一年。晋王作镇扬州。陪从智者戾止[邱-丘＋千]沟。居禅众寺。为法上将。日讨幽求。俄随智者。东旋止于台岳。晚出称心精舍开讲法华。跨朗笼基超于云印。方集奔随负笈屯涌。有吉藏法师。兴皇入室。嘉祥结肆独擅浙东。闻称心道胜意之未许。求借义记寻阅浅深。乃知体解心醉有所从矣。因废讲散众投足天台餐禀法华发誓弘演。至十七年智者现疾。瞻侍晓夕艰劬尽心。爰及灭度亲承遗旨。乃奉留书并诸信物。哀泣跪授。晋王五体投地悲泪顶受。事遵宾礼情敦法亲。寻遣扬州总管府司马王弘。送顶还山为智者设千僧斋置国清寺。即昔有晋昙光道猷之故迹也。前峰佛陇寺号修禅。在陈之日智者初建陇南十里。地曰丹丘。经行平正瞻望显博。智者标基刊木。欲建道场。未果。心期。故遗嘱斯在。王工入谷即事修营。置臬引绳一依

旧旨。仁寿元年。晋王入嗣东巡本国。万里川途人野毕庆。顶以檀越升位寺宇初成。出山参贺。遂蒙引见。慰问重叠酬对如响言无失厝。臣主荣叹。又遣员外散骑侍郎张干威送还山寺。施物三千段氈三百领。又设千僧斋。寺庙台殿更加修缉。故丹青之饰乱发朝霞。松竹之岭奄同被锦。斯寔海西之壮观也。远符智者之言。具如彼传。仁寿二年下令延请云。夏序炎赫道体休宜。禅悦资神故多佳致。近令慧日道场庄论二师讲净名经。全用智者义疏判释经文。禅师既是大师高足。法门委寄。令遣延屈。必希霈然。并法华经疏。随使入京也。伫迟来仪书不尽意。顶持衣负锡高步入宫。三夏阐弘。副君欣戴。每至深契无不伸请。并随问接对。周统玄籍。后遣信送还。嚫遗隆倍。大业七年。治兵涿野亲总元戎。将欲荡一东夷用清文轨。因问左右备叙轩皇。先壮阪泉之戮暴。后叹崆山之问道。追思智者感慕动容。下敕迎顶远至行所。引见天扆叙以同学之欢。又遣侍郎吴旻送还台寺。尔后王人继至房无虚月。顶纵怀丘壑绝迹世累。定慧两修语默双化。乃有名僧大德。近城远方希睹三观十如及以心尘使性。并拜首投身请祈天鼓。皆疏瀹情性澡雪胸襟。三业屡增二严无尽。忽以贞观六年八月七日。终于国清寺房。春秋七十有二。初薄示轻疾无论药疗。而室有异香。临终命弟子曰。弥勒经说。佛入城日香烟若云。汝多烧香。吾将去矣。因伸遗诫。词理妙切。门人众侣瞻仰涕零。忽自起合掌如有所敬。发口三称阿弥陀佛。低身就卧累手当心。色貌欢愉。奄然而逝。举体柔软。顶暖经日尝有同学智晞。顗之亲度。清亮有名。先以贞观元年卒。临终云。吾生兜率矣。见先师智者。宝坐行列皆悉有人。惟一座独空。云却后六年灌顶法师升此说法。焚香验旨。即慈尊降迎。计岁论期。审晞不谬矣。以其月九日窆于寺之南山。远近奔号諠震林谷。初顶化流嚣俗神用弘方。村人于法龙。去山三十余里。染患将绝众治不愈。其子奔驰入山祈救。顶为转法华经。焚旃檀香。病者虽远。乃闻檀香入鼻。应时痊复。又乐安南岭地曰安洲。碧树青溪泉流伏溺人迳不通。顶留连爱玩。顾而誓曰。若使斯地夷坦。当来此讲经。曾未浃旬。白砂遍涌平如玉镜顶以感通相显不违前愿。仍讲法华金光明二部。用酬灵意。尝于章安摄静寺讲涅槃经。值海贼上抄道俗奔委。顶方挝钟就讲。颜无慑惧。贼徒麾幡诣寺。忽见兵旗曜日持弓执戟人皆丈余雄悍奋发。群睹惊慑一时退散。尝于佛陇。讲暇携引学徒。累石为塔。别须二片用构塔门。弟子光英。先以车运一石。咸疑厚大。更欲旁求复劳人力。顶举杖聊撝。前所运石飒然惊裂。遂折为两段。厚薄等均用施塔户。宛如旧契。若斯灵应其相寔多。自顶受业天台又禀道衡岳。思顗三世宗归莫二。若观若讲常依法华。又讲涅槃金光明净名等经。及说圆顿止观四念等法门。其遍不少。且智者辩才云行雨施。或同天网乍拟璎珞。能持能领唯顶一人。其私记智者词旨。及自制义记。并杂文等题目。并勒于碑阴。弟子光英。后生标俊优柔教义。与国清寺众佥共纪其行。树其碑于寺之门。常州弘善寺沙

门法宣为文。其词甚丽。见于别集。

释智璪。俗姓张氏。清河人。晋室播迁寓居临海。祖元秀梁仓部侍郎。任临海内史。父文怀陈中兵将军。璪受经之岁。言无虚发行不惭人。亲里乡邻深加敬爱。年登十七二亲俱逝。惨服才释便染疾病。频经岁月医药无效。仍于静夜策杖曳疾。出到中庭向月而卧。至心专念。月光菩萨惟愿大悲济我沉痾。如是系念遂经旬朔。于中夜间梦见一人。形色非常。从东方来。谓璪曰。我今故来为汝治病。即以口就璪身。次第吸[口*數]。三夜如此。因尔稍痊。深知三宝是我依救。遂求离俗。便投安宁寺慧凭法师以为弟子。逖闻智者轨行超群为世良导。即泛舸丰流直指台岫。伏膺受道。乃遣行法华忏悔。第二七日初夜忏讫。还就禅床始欲安坐。乃见九头龙从地涌出上升虚空。明旦咨白。云此是表九道众生闻法华经。将来之世破无明地入法性空耳。又陈至德四年永阳王伯智。作牧仙都。迎屈智者来于镇所。璪随师受请同赴稽山。九旬坐讫仍即辞王。往宝林山寺行法华三昧。初日初夜如有人来摇动户扇。璪即问之。汝是何人夜来摇户。即长声答云。我来看灯耳。频经数过。问答如前。其寺内先有大德慧成禅师。夜具闻之。谓弟子曰。彼堂内从来有大恶鬼。今闻此声必是鬼来取一人也。天将欲晓。成师扣户而唤璪。未暇得应便绕堂唱云。苦哉苦哉其人了也。璪即开户问意。答云。汝犹在耶。吾谓昨夜鬼已害汝。故此嗟耳。成师以事咨王。王遣数十人执仗防护。璪谓防人曰。命由业也。岂是防护之所加乎。愿诸仁者将领还城。启王云尔。防人去后。第二日夜鬼入堂内。捶壁打柱周遍东西。堂内六灯。璪即灭五留一。行道坐禅诵经坦然无惧。于三七日中事恒如此。行法将讫。见一青衣童子。称赞善哉言已不现。虽值此二缘心无忧喜。璪又因事出往会稽。路由剡县孝行村乞食。主人误煮毒椹设。璪食竟进趣前途。主人于后啖此余残。并皆吐痢若死等苦。邻人见之。即持药追璪。十里方及。见璪快行无恙。问曰。何故见寻。具陈上事。便笑而答曰。贫道无他可弃药反踪。不须见逐。验之道力所薰。故毒不能伤也。又隋大业元年。驾幸江都。璪衔僧命出参引见内殿。御遥见璪即便避席命令前坐。种种顾问。便遣通事舍人卢正方。送璪还山。为智者设一千僧斋。度四十九人出家。施寺物二千段米三千石并香酥等。又为寺造四周土墙。大业六年又往杨州参见。仍遣给事侍郎许善心。送还山。又为智者设一千僧斋。度一百人出家。施寺物一千段。嚫斋僧人绢一匹。七年又往涿郡参。劳谢远来。施寺物五百段。遣五十人执仗防援还山。凡经八回参见天子。并蒙喜悦供给丰厚。以贞观十二年卒于寺。春秋八十三矣。

释普明。本名法京。俗姓朱氏。会稽人。少小志操有异恒童。口常称佛。聚砂以为福事。蒿艾以为殿塔。不俗谈戏。惟志崇法。有僧

乞食因即劝云。郎子既有善性。可向天台山出家。其中有四依菩萨在彼说法。遂以陈太建十四年。踰山越涧来入天台。正值智者处坐说法。下讲竟。顶礼归依愿尽此生以为弟子。智者笑云。宿誓愿力今得相遇。晓夕左右伏膺无懈。专求禅法兼行方等般舟观音忏悔。诵法华经一部。至祯明元年。陈主敕迎智者出都。从往金陵居光宅寺。专以禅思为业。同堂坐者奉命检校。俄而陈国云亡。智者即上江州庐山东林寺。明于陶侃瑞像阁内。行观音忏法。冬十一月身不衣絮苦节行道。见一僧云。所名法京未为嘉称。可改为普明。此名晓朗照了三世。忏讫启智者述之。便云。此冥中所示。宜即改旧从新。又随智者往荆州玉泉寺。每于泉侧练若专思。智者反路台峰令造大钟。天台供养。江陵道俗竞为经营。当欲铸时。盲人来看。明悬鉴机知相不吉。果尔开模钟破缺。仍即倍工修造。约语众中。支不具者勿来看铸。遂得了亮铮鏶声七十里。钟今见在佛陇上寺。后还国清所住之房。去水悬远。房头空地纯是礓石。乃怀念曰。若令此石出水。岂不快乎。言竟数日。石中泉溜周给东西。国清精舍随高置立。明以讲堂狭小欲毁广之。共顶禅师商量。顶劝勿改。有括州都督周孝节。遥闻此事即施杉柱泛海送来。顶向赤城。感见明身长一十余丈。高出松林之上。翼从数十许人。语顶曰。兄勿苦谏。事愿克成。顶知神异。合掌对云。不敢更谏。一依仁者。竖堂之日感动山王。晨朝隐轸状若雷震。摧树倾枝阔百步许。自佛垄下直到于寺。至乎日没还返旧踪。砰砰磕磕势若初至。又愿共道俗造当殿金铜卢舍那像坐身丈六。时有一人称从槽溪村来。施金十一两用入像身。问其姓名终不肯说。礼拜辞退。周访彼村无人识者。又比房侍者恒闻房内共人语话。阴伺察视不见别形。所听言音唯劝修善。既而化缘就毕。大渐时至。清旦呼诸弟子。夫人寿命不可常保。汝等宜知。便自脱新净之衣。着故破者。换衣才竟奄然就灭。春秋八十有六。经二宿左手仍内屈三指。当于其时有房内弟子荣泰难提二人。剃头沐浴见如此事。即报寺主慧网。合众惊集倍恸于怀。然其为性不畜私财。淅南诸州男女黑白归向者数不可纪。所得布施随缘喜舍。每参隋帝悉蒙命坐。赐绢一百二十段。用充六物。不留寸尺。悉造经像。有敕施僧基业。见于寺录。造金铜尊像小大十躯。悉人中已上十回作僧施。读藏经二遍。其外书写经论。雕画殿堂。修诸寺宇。傍为利益。及诸灵验。功德费用。运心应念即自送来充其支度。不可具载。

释智藏。姓魏氏。华州郑县人也。十三出家事蔼法师。当西魏之世。住长安陟岵寺。值周灭法权处俗中。为诸信心之所藏隐。虽王禁克切不惧刑宪。剃发法服曾无变俗。迄至隋初乃经六载。晦迹人间不亏道禁。自有同尘莫敢联类矣。移都龙首住大兴善。开皇三年。乃卜终南丰谷之东阜。以为终世之所也。即昔隐沦之故地矣。山水交映邑野相望。接叙皂素日隆化范。后文帝敕左卫大将军晋王广。就山引

见。藏曰。山世乃异。适道不殊。贫道居山日积意未移想。陛下国主之体。不夺物情为宗。王具闻帝。帝叹讶久之。乃遣内史舍人虞世基。宣敕慰问。并施香油熏炉及三衣什物等。仍诏所住为丰德寺焉。每至三长之月。藏盛开道化。以智论为言先。凡所登践者皆理事齐禀。京邑士女传响相趋。云结山阿就闻法要。逮武德初岁爰置僧官。众以积善所归乃处员内。道开物悟深有望焉。虽预僧僚而身非世检。时复临叙终安丰德。以武德八年四月十五日遘疾。少时终于所住。春秋八十五。然藏青襟入道自检形神。不资奢靡不欣荣泰。时居兴善官供频繁。愿存乞食尽形全德。纵任居僧务。夏雨冬冰而此志不移。终不妄啖僧食。晚居西郊柏林墓所。头陀自静。文帝出游遇而结叹。与诸官人等。各舍所著之衣百有余聚。藏令村人车运用充寺宇。故使福殿轮奂回拔林端。灵塔架峰迢然云表。致有京郊立望得传遥敬矣。又爰初受具以布大衣重补。厚重可齐四斗。六十五夏初无一离。受日说欲由来未传。常坐一食终乎大渐。而状形超挺唐量八尺二分。质貌魁梧。峙然峰崿之相。常居寺之南岫四十余年。面临深谷目极天际。径途四里幽梗盘岨不易登升。而藏手执澡瓶足蹑木履。每至食时乘崖而至。午后还上。初无颠堕。因斯以谈。亦雄隐之高明者故。图写象供。于兹存焉。京师慈门寺沙门小昙。钦藏素业。为建碑于寺门之右。颍川沙门法琳制文。

释法喜。俗姓李。襄阳人也。七岁出家。颢禅师为其保傅。颢道素温赡有闻同侣。后住禅定。将终前夕。所居房壁自然外崩。颢曰。依报已乖。吾将即世。于是端坐闭目。如有所缘。奄然而卒。初不觉也。自喜恭恪奉侍积经载纪。而颢专修定业略于言诲。便以观量知人。审喜机度。事逾先习不肃而成。钻仰景行惟德是辅。荆州青溪山寺四十余僧喜为沙弥。亲所供奉。昼则炊煮薪蒸。夜便诵习经典。山居无炬。燃柴取明。每夕自课诵通一纸。如是累时。所缘通利。虽学诸经部类。而偏以法华为宗。常假食息中间兼诵一卷。余则专以禅业系念在前。才有惛心便又温故。仁寿年内。文帝敕召追入京师住禅定寺。供礼隆异。俭行为先。接抚同伦。谦虚成德。爰有佛牙舍利。帝里所珍。檠以宝台处之上室。瑰宝溢目非德不知。大众以喜行解潜通幽微屡降。便以道场相委任其监护。喜遂纲维供养日夕承仰。又以颢师去世。意欲冥被灵爽。愿诵千遍法华。因即不处旧房。但用巡绕寺塔。行坐二仪誓穷本愿。数满八百精厉晨宵。系心不散觉转休健。同寺僧者见有白牛驾以宝车入喜房内。追而观之了无踪绪。方知幽通之感有遂教门。而卑弱自守营卫在初。诸有疾苦无论客旧。皆周给瞻问亲为将疗。至于屎尿脓吐皆就而[口*束]之。然则患疾之苦。世所同轻。而喜都无污贱。情倍欣怿。以为常业也。致有远近道俗带疾相投。皆悦慰其心终其报类。或有外来问疾。并为病者陈苦。有问其故。喜云。病人缠恼来问致增故耳。武德四年。右仆射萧瑀。于蓝田

造寺名津梁。夙奉徽风嘉其弘度。召而居之。时属运开犹承饥荐。四方慕义相次山门。便减撤衣资用充继乏。禀归行务众所宗焉。凡有迟疑每为销释。并会通旨理畅显神心。而为行沉密卒难备纪。传者尝同游处。故略而述之。后乃屏退自资。超居众伍。骊山南阜乡号卢陵。即九纪之故墟也。北负露台之岭。南对赫胥之陵。交涧深林。仙贤是集。即卜而宅之。乃有终焉之志。笃励子弟诱导山民。福始罪终十盈八九。贞观初年。夜涉其半。见有焰火数炬从南而来正趣山舍。僧俗惊散。虑是贼徒以事告喜。喜曰。此应无苦。但自修业。及至寻顾不知所由。其居处降灵皆此类也。六年春创染微疾。自知非久。强加医疗终无进服。至十月十二日乃告门人。无常至矣。勿事嚣扰。当默然静虑。津吾去识。勿使异人辄入房也。时时唱告。三界虚妄但是一心。大众忽闻林北有音乐车振之声。因以告之。喜曰。世间果报久已舍之。如何更生乐处。终是缠累。乃又入定。须臾声止。香至充满。达五更初端坐而卒。春秋六十有一。形色鲜洁如常在定。初平素之日历巡山崄。行见一处幽隐可为栖骸之所。命弟子示之。及其终后寺僧属其仪貌端峙。不忍行之。凿山为窟将欲藏瘗。尔夕暴雪忽零有余一尺。周回二里蔽于山路。遂开行送。中道降神于弟子曰。吾欲露尸山野给施众生。如何埋藏违吾本志。雪平荒迳可且停行。众不从之乃安窟内。经久俨然都无摧腐。宗国公亲往观之。神色如在。叹善而归。尔后怪无损坏。遂举其纳衣。方见为物所啖。头项已下枯骨鲜明。详斯以论。寔本愿之所致耳。且喜学年据道。事仰名师。青溪禅众天下称最。而亲见奉养。故得景行成明日光声采加以敬慎戒约。闻即依行。计业分功步影而食。时少觉差必虚斋而过。晦望忏洗清心布萨安恤贫病固是常宜。衣弊食粗诚其恒志。轻清拯济见美东郊矣。

## 续高僧传卷第二十

习禅五　本传十四　附见五。

唐蔚州五台寺释昙韵传七。

唐箕州箕山沙门释慧思传八。

唐并州玄中寺释道绰传九(道抚)

唐密州茂胜寺释明净传十(慧融)

唐益州空慧寺释慧熙传十一。

唐绵州大施寺释世瑜传十二。

唐闰州摄山栖霞寺释智聪传十三。

唐蒲州孤介山陷泉寺释僧彻传十四。

释道昂。未详其氏。魏郡人。履信标宗风神清彻。独怀异操高尚世表。慧解夙成殆非开悟。初投于灵裕法师而出家焉。裕神识刚简气岸云霄。审量观能授其明训。昂饮沐清化爱敬亲承。岁积炎凉斋踪上伍。常于寒陵山寺。陶融初教纲领玄宗。日照高山此焉收属。讲华严地论。稽洽博诣才辩天垂。扣问连环思彻恒理。而混斯声迹撝谦藏用。幽赞之功谅拟前杰。化物余景志结西方。常愿生安养。履接成务故道扇漳河。咸蒙惠泽。后自知命极预告有缘。至八月初当来取别。时未测其言也。期月既临。一无所患。问斋时至未。景次昆吾。即升高座。身含奇相炉发异香。援引四众受菩萨戒。词理切要听者寒心。于时七众围绕餐承遗味。昂举目高视。及见天众缤纷弦管繁会。中有清音远亮。告于众曰。兜率陀天乐音下迎。昂曰。天道乃生死根本。由来非愿。常祈心净土。如何此诚不从遂耶。言讫便睹。天乐上腾须臾远灭。便见西方香花伎乐充塞如团云飞涌而来。旋环顶上举众皆见。昂曰。大众好住。今西方灵相来迎。事须愿往。言讫但见香炉坠手。便于高座端坐而终。卒于报应寺中。春秋六十有九。即贞观七年八月也。道俗崩恸观者如山。接捧将殡捡。足下有普光堂等文字生焉。自非道会灵章行符邻圣者。何能现斯嘉应哉。于斯时也遐迩嗟咏气结成阴。坐既加趺掌文仰现。预睹相迹悲庆相临。还送寒陵之山。凿窟处之。经春不朽。俨然如初。自昂道素之声被于东夏。慈润温柔德光攸属。尝养犬一头两耳患聋。每将自逐减食而施。及昂终后便失所在。又登讲之夜。时属阴暗素无灯烛。昂举掌高示。便发异光朗照堂宇。大众睹瑞怪所从来。昂曰。此光手中恒有耳。何可怪耶。其栖业隆深幽明感应。诚不可度也。故是道胜高世之人矣。时相州有灵智沙门。亦裕公弟子也机务亮敏著名当世。常为裕之都讲。辩唱明衷允惬望情。加以明解经论。每升元席。文义弘远妙思霜霏难问锐指擅步

漳邺。故使四海望尘俱敦声教。后便忽觉智涯难极法行须依徒设舟航终须舣棹。即屏绝章疏更修定业。步generated守心怀虚成务。乞食头陀用清灵爽。垂行物范光德生焉。贞观八年终于邺下。春秋七十有五。后诸学行俭约。附其尘者众焉。

释道哲。姓唐。齐郡临邑人。初投颍川明及法师。学十地地持。为同听者所揖。具戒已后正奉行门。又从魏郡希律师禀承四分。希亦指南一时盱衡五众。受教博晓将经六载。经重筌宗究其文体。但为戒慧虽通未怀定业。有河内询禅师。众推不测匠首当今。嘉哲至诚倾襟为说。一悟真谛霍然大通。禅侣相谢解齐登室。闻京邑道盛。乃步从焉。初至住仁觉寺。沙门昙迁有知人之誉。敬备师礼从受摄论。研味至理晓悟其文。标拟有方岂惟声教。遂厌辞人世。潜于终南之骆谷也。山粒难接授受须净。既阙使人。遂虚腹累宵。欣兹味空有清信士张晖。陪从多年请益供奉。因暂下山忽逢重雪。悬路既拥七日方到。哲以虽对食具为无人授。守死正念。晖披雪至庵。弹指觉悟方从定起。斯寔谨慎资持为此例矣。京师大庄严寺以哲素有道声。延住华馆。初从众意退居小室。一食分卫不受僧利。众益重之。盩厔县民。昔以隐居骆谷。得信者多。相率迎请。乃往赴焉。营构禅宇立徒策业。山俗道侣相从屯赴。教以正法训以律仪。野逸是凭闻诸京辅。忽一旦谓门人曰。无常及矣。大众难见。冥目既至长恨何言。遂东归庄严。讯问名德。奄然卒于故房。春秋七十二矣。即贞观九年正月也。葬于京之西郊。长城故人慕仰声范。遂发冢迎柩还归盩厔。行道设斋以从火葬。收其余烬为起塔于城西二里端正树侧龙岸乡中。列植杨柏行往揖拜。然哲迥发天才学不师古。撰百识观门十卷智照自体论六卷大乘闻思论等行世。弟子静安道诚。并承习厥宗。匡务有叙。安掩迹林泉念定存业。诚行感玄解谦穆自修。包括律部讲道时接。初住大庄严寺。以传业高今征入瑶台匡化于彼。余波潜被盛绩京师。

释昙荣。俗姓张氏。定州九门人。源南邓而分派。因封而居高阳焉。年十九时为书生。刻意玄理。寄心无地。因灵裕法师讲华严经。试往听之。便悟宏范略其诠致。乃投裕焉裕神厉气清。观荣勤摄遂即度之。及受具后专业律宗经余六载。崇履禁科涤畅开结。乃更循讲肆备闻异部。偏行大业故以地持为学先。属周废二教。韬形俗壤。虽外同其尘。而内服道味。及隋再弘佛教。不务公名。随缘通化曾无执着。年登四十务道西游。行至上党潞城黎城诸山。依岩结宇即永潜遁既懿德是充缁素归仰。便开拓柴障广树禅坊。四远闻风一期翕至。荣形解雄邃称病设方。诸有餐饮咸歆至泽。礼供日隆投告填委。以隋末凌乱人百从军。预践兵饥希全戒德。荣欲澄汰先染要假明猷。事在护持躬当法主。每年春夏立方等般舟。秋冬各兴坐禅念诵。僧尼别院故处有四焉。致使五众烟随百供鳞集。日增庆泰欢跃成諠。自晋魏韩赵

周郑等邦。释种更新其戒者。荣寔其功矣。尝往韩州乡县延圣寺。立忏悔法。刺史风同仁。素奉释门家传供养。送舍利三粒遗行道众。荣年垂八十。亲率道俗三千人。步出野迎路。由二十余里。傧从之盛誉满当时。既达寺中。乃告众曰。舍利之德挺变无方。若累业有销请祈可遂。乃人人前别置水钵。加以香炉通夜苦求。至明钵内总获舍利四百余粒。声名达于乡邑。县令惧其聚众有坠条章。怖停其事。当夕怪兽鸣其厅宇。官民竟夜不安。明旦陈悔方从荣法。斯德被圣凡。皆此之例。武德九年夏。于潞城交漳村立法行道。所住堂舍忽自崩坏。龛像舍利宛然挺出。布在庭中一无所损。又贞观七年。清信士常凝保等。请荣于州治法住寺。行方等悔法。至七月十四日。有本寺沙门僧定者。戒行精固。于道场内见大光明。五色间起从上而下。中有七佛相好非常。语僧定云。我是毗婆尸如来无所著至真等正觉。以汝罪销故来为证。然非本师不与授记。如是六佛皆同此词。最后一佛云。我是汝本师释迦牟尼也。为汝罪销故来授记。昙荣是汝灭罪良缘。于贤劫中名普宁佛。汝身器清净。后当作佛。名为普明。若斯之应现感灵祥。信难图矣。后卧疾于床。眼中流泪。弟子圆宗。曰和上生来念慧必无。不意何事悲泣。答曰。吾死将逼。恨更不得为诸七众洗濯罪累耳。宗曰。何必至此。答曰。吾纵不死。亦是无用。自佛法再兴已来。未省一度。不听说戒。今既病困说欲斯必死矣。以贞观十三年十二月终于法住寺。春秋八十有五。旋殡于野外。后门徒出其遗骨葬于寺南。建塔表之。自荣履历重难而崇尚释风。形器瑰伟过于八尺。词吐温赡风格遒远。年登不惑断粒练形。常饵守中用省烦累。而奉教结净希见斯人。日到僧厨问其监膳。必有事染亲看翻秽。并使食具清净方始还房。自觌名德罕闻斯类。又于寺内诸房多结净地。用拟四药温煮之所故预沾门序散在诸方。咸承风素免诸宿触。又每岁忏法必具两仪。二篇已下依律清之。先使持衣说净终形立誓然后羯磨随治成人。初聚正罪雅依大乘。仍令心用理事无著有空身口威仪归承律捡。故自从训勖奉法无亏。皆终诸命报。余因访道艺行达潞城。奉谒清仪具知明略。故不敢坠其芳绪云。

释静琳。俗姓张氏。本族南阳。后居京兆之华原焉。幼龄背世清附缁门。初诞之日有外国道人曰。此儿当贵。若出家者大弘佛法。七岁投僧出家。役以田畴无乖道训。不果本望。深惟非法也。自顾而言曰。此而未舍。与俗何殊。更从一师服膺正化。遭周灭法且附俗缘。年在弱冠希期无怠。会隋氏启运。即投昙猛法师。乃以二事相摄经于五年。犹事沙弥未敢受具。庆蒙开法欲广见闻。辞其本师南游樊邓。便于彼部奉进大戒。既爱初受法未晓清规。远赴青齐听于律禁。后发前至为诸听先。又于觉法师所听受十地。回趾邺都。炬法师所采听华严楞伽思益。皆通贯精理妙思英拔。旧传新解往往程器。时即推令敷化。讲散幽旨并惊所未闻。而胸臆所忆犹谓不足。展转周听博遍东

川。蓄解寻师又至蒲晋。有沙门道逊道顺者。声名大德也。留讲十地经于凉燠。虽复听徒欣泰。而志逾烦梗。下坐处房抚膺审曰。法本治病。而今慢法更增。且道贵虚通。而今耽着弥固。此不可也。即舍讲业专习禅门。初学不净念处等法。又嫌其琐小烦稽人虑。乃学大乘诸无得观。离念唯识弥所开宗。每习一解陶练十年。精其昔知更新后习。而弊食粗衣。情欲斯绝。后入白鹿山。山粮罕继。便试以却粒之法。孤放穷岩又经累载。山中业定昏睡惑心。乃临峭绝悬崖下望千仞。旁生一树才得胜人。以草藉之加坐其上。于中系念动逾宵日。怖死既重专深弘观。后闻泰岳特多灵异。便往寻之。既达彼山。夜见火炬周环高曜峰岩。即事追求累日方至。乃见五六尼众匡坐论道。琳初通讯问。共议唯识等理。未尽言间忽然不见。惆怅久悟法诚尔也。后入关中遇昙迁禅师讲开摄论。一闻如旧慧不新闻。仁寿四年。下敕送舍利于华原石门山之神德寺。琳即于此住。居静课业。行解之盛名布京师。大业三年。有沙门还原等。延请帝城。在明轮妙象诸寺。讲扬摄论识者归焉。寻即降敕召入道场。既达东都禅门更拥。齐王[日*東]情深理定。每就咨款请至本第从奉归戒。鸿胪苏[蒠-心＋(冗-几＋(止*(ㄇ/又)))]。学高前古。举朝冠盖。禀宗师训为舟为梁。高阳道雄道体。赵郡道献明则等。并释门威凤。智海明珠。咸承理味酌以华实。襄阳洪哲。德高楚望风力俊骇。闻琳声穆时彦。故来相架。乃致问云。怀道者多。专意何业。琳见其词骨难竞。聊以事征告云。山谷高深意定何在。哲云。山高谷深由来自尔。琳曰。若如来言。余处取土填谷齐山为定高不。哲悟此一言致词叹伏。由是秀颖附津。稽疑重沓。故令誉风宣弥繁赏。会琳以象教东渐法网虽严至于僧仪正度犹未光阐。欲遍游阎浮备殚灵迹。以十三年内具表闻帝。当蒙恩诏令使巡方。并给使人传国书信。行达襄土方趣海南。属寇贼交侵中国背叛。途路梗涩还返南阳。义宁二年。被召入京。住大总持如常弘演。光阴既积学者成林。武德三年。正平公李安远。奏造弘法。素奉崇信。别令召之。琳立意离缘摄虑资道。会隋末壅闭唐运开弘。皂白归依光隆是庆。乃削繁就简。惟敷中论为宗。余则维摩起信。权机屡展。夜则勖以念慧每事征研。并使解出自心不从他授。玄琬律师道王关河躬承令则。自余法侣岁献奇伦。任城王及太妃楚国太妃安平公主等。皇家帝叶请戒第宅。隆礼频繁。国子祭酒萧璟。工部尚书张亮。詹事杜正伦。司农李道裕等。并誓为弟子。备诸法物恒令服御。久以徒侣义学爰缺律宗。乃躬请智首律师敷弘四分。一举十遍身令众先。故使教法住持京辇称最。乃至沙弥净人咸明律相诚其功矣。忽以贞观十四年秋初染疾。至十月二十六日平旦疾甚。有沙门法常者。盛名帝宇。素与周旋。故来执别。琳曰。不恋此生未贪来报。缘集则有。缘散则无。而神气澄湛由来不乱。曾病。有问疾者。答云。以己之疾愍于彼疾。因而流泪。想诸苦趣故也。便总集僧众并诸门人告曰。生死道长有心日促。各宜自敬无累尔神。即右胁而卧。寻卒于本寺。春秋七十有

六。余处通冷惟顶极热。迄于焚日方始神散。而形色鲜软特异常比。送于终南至相寺烧。惟舌独存。再取烧之逾更明净。斯即正言法之力矣。弟子等四十余人。奉跪慈颜无由钦仰。百日之内通告有缘共转大乘。总四万余卷。并造千粒舍利木塔举高五丈雕饰之美晃发中天。广布檀那用酬灵泽。初琳居世。化以实录著名。每述至理玄凝。无不垂泣叹奉。言无非涉事不徒行。有通事舍人李好德者。曾于雒邑受业于琳。后历官天门。弊于俗务逃流山薮。使弟子度之。若准正敕罪当大辟。后有嫉于德者。罔以极刑。及下狱征琳。初无拒讳。监狱者深知情量。取拔无由。事从虑过释然放免。识者以实语天梯至死知量是莫加焉。自爰初问法。无惮夷险。衣服坏则以纸补之。床席暖则坐于箦上节之。又节量力强羸。名利不缘。语默沉静。修摄威仪。有异名称。涕涶莫显于口鼻。饮食未言于美恶。敬慎之极夫又何加。兼以行位难测。蚤虱不历于身纵辄投者寻便走散。斯负既抵。故所报类希焉。尝居山谷须粒有待患繁。乃合守中丸一剂。可有斗许。得支一周。琳服延之乃经三载。便利之际收洗重服。故能业定坚明专注难拔。时值俭岁缘村投告。随得随施安乐贫苦。尝在讲会。俗士三人谋害一怨。两人往杀。其一中悔从琳受戒。岁纪经久并从物故。而受戒者忽死心暖。后从醒寤备见昔怨及同谋者论告杀事。其受戒人称枉不伏。引琳为证。王即召追。证便有告。琳生他方金粟世界。王既感证。因放此人。又琳一生所至伽蓝撝谦自牧。逮至名高福重嚫锡日增。并委侍人口无再问。及后为福方恨无财。出以示之。琳曰。都不忆有此物也。斯寔据道为务情无世涉。可书季代足为师镜。自住弘法敷化四方。学侣客僧来如阛阓。招慰安抚随事忱承。而度杂公私宪章有叙。故使外虽禁固内实通流。山林望而有归。轨道立而垂则。逮于殁后此法弥崇。所以京室僧寺五十有余。至于叙接宾礼僧仪邕穆者。莫高于弘法矣。又寺居古墟惟一佛堂。僧众创停仄陋而已。琳薰励法侣共经始之。今则堂房环合厨库殷积。客主混同去留随意。裕法师云。以道通物。物由道感。惠由道来。还供道众。故僧实由客。深有冥功。裕语有琳近之矣。

释慧斌。姓和氏。兖州人也。博览经艺文义洞开。偏晓字源尤明章曜。年十九乡党所崇为州助教。而情厌烦梗怀慕出世。年二十三方预剪落。寻即历听经律相沿两载。睹讲席喧挠惟论声势。便入台山修诸静虑。一入八载备行观法。乃往泰山灵岩诸寺。以行道为务先。年三十四方隶官名。住秦州梁父甑山存道寺。更寻律部博听经论。而性狎禅林誉彰遐迩。及献后云背禅定攸兴。下敕征延乃旋京邑。于时名望盛德八表一期。各擅英髦人程鳞翼。而斌夏第最小声称弥隆。衣钵之外更无箱袱。容质清素挺异恒伦。缁素目属莫不回向。斯亦象季清历之僧也。兼以布行纯粹言无品藻。每闻评论辄即默然。防护戒仪慈救为虑。每夏行履执帚先扫。恐伤虫蚁故也。随得利养密行檀济。或

造漉囊。或施道俗。惟急者方乃行之。仍复累属勿泄人世。及帝造寺前访纲维。京室同美勿高斌也。乃下诏征为弘福寺主。缉谐上下无敢乖猷。贞观十九年十月六日。遘疾终寺。时年七十有二。自斌之入道。生常恒务。多以行道咒业为心。或诵释迦观音。或行文殊悔法。岁中八十一日六时行业前后通数八十道场。身心悦怿。所得法利未可知也。至于教诫门学。惟论烦恼须断。每有出罪露过。无不为之流涕。喜怒不形诵持无忘。故羯磨之匠通僧仰属。道俗归戒其徒弘矣。故使魏王以下内外懿亲及梁宋诸公皆承戒素。初斌父朗有子七人。家世儒宗。斌第二也。仁寿征入爱敬无因。朗齿迫期颐。钟鸣漏尽。今古意绝。生死路分。乃于汶水之阴九逵之会。建义井一区。仍树丰碑用裨其德。其铭略云。哀哀父母。载生载育。亦既弄璋。我履我复。一朝弃予山州满目。云掩重关风惊大谷。爱敬之道天伦在兹。殷忧暮齿见子无期。凿井通给托事兴词。百年几日对此长悲。玉检之南峄阳之北。获麟之野秉礼之国。君有美政俗多儒墨。玉井洞开高碑斯勒。

释志超。俗姓田。同州凭翊人也。远祖流寓遂居并部之榆次焉。少在童龀智量过人。精厉不群雅度标远。厌世从道贯彻藏俞。而二亲恃超更无兄弟。虽述其志常用抑之望嗣宗族。遂从儒流遍览流略。年垂壮室私为娉妻。超闻之避斯尘染。乃逃窜林野。亲姻周觅藏影无方。既被执身抑从伉俪。初则合[承/巳]为踪。终亦同掩私室。冀行婚礼也。惟置一床超乃抽毡席地。令妻坐上。躬自处床。俨思加坐勤为说法。词极明据。妻便流泪礼谢辞以相累。频经宵夕事等金形。屡被[言*求]劝诫逾玉质。既确乎难拔。亲乃捐而放之。年二十有七。投并州开化寺慧瓒禅师。瓒志德澄明行成众范。未展度限历试诸难。志超洁正身心勤履众务。僧徒百数供杂五行。两食恒备六时无缺。每有苦役必事身先。瓒亲阅验。其情守节度令受具。自进戒品专修行仪。即往定州寻采律藏括其精要删其繁杂。五夏不满三教备圆。乃返故乡依岩综习。初入太原之西比干山。栖引英秀创立禅林。晓夕勤修定慧双启。四仪托于戒节。二行凭于法依。学观诜诜无威而肃。致使闻风不远而至。大业初岁政网严明。拥结寺门不许僧出。超闻之慨而上谏。被衣举锡出诣郡城。望有执送将陈所谏。而官私弗顾。乃达江都即以事闻。内史以事非要害。不为通引。还遣并部。至隋季多难寇贼交横。民流沟壑死者太半。而超结徒劝聚余粮不穷。但恐盗窃相陵便欲奔散乃以法诫劝无变尔情。镜业既临逃响何地。众感其言心期遂爽准式禅礼课时无辍。尝夜坐禅。忽有群贼排门直进。炬火乱举白刃交临合坐端然相同仪象。贼乃投仗于地拜伏归依。超因随宜诱引量权授法。咸发心敬合掌而退。其刚略摄御皆此类也。高祖建义太原。四远咸萃。超惟道在生灵。义居乘福。即率侣晋阳住凝定寺。禅学数百清肃成规。道俗钦承贵贱恭仰。及皇旗南指三辅无尘。义宁二年。超率弟子二十余人奉庆京邑。武皇夙承嘉望。待之若仙。引登太极叙之殊

礼。左仆射魏国公裴寂。挺生不世器琏宏深。第中别院置僧住所。邀延一众用以居焉。亟历寒暑业新弥厉。但为贵游諠杂外进无因。必附林薄方程慕远。时蓝田山化感寺沙门灵闰智信智光等。义解钩玄妙崇心学。同气相求宛然若旧遂延住彼山。栖志得矣。摄缘聚结其赴如云。贤圣语默互相敦重。而寺非幽阻隶以公途。晦迹之宾卒难承业乃徇物关表意在度人。还返晋川选求名地。武德五年。入于介山创聚禅侣。岩名抱腹四方有涧。下望百寻上临千仞。泉石结韵于仙室。风雨飘清于林端。遂使观者至止陶铸尘心。自强诲人无倦请益。又于汾州介休县治立光严寺。殿宇房廊躬亲缔构。赫然宏壮有类神宫。故行深者岩居。道浅者城隐。师资肃穆竞业其诚。聆音察色惟若不足。忽因遘疾便知不久。诫累殷勤示以祸福。以贞观十五年三月十一日卒于城寺。春秋七十有一。山世同嗟宾主齐恸。德仁既往学肆斯分。葬于城南山阜。自服膺释种。意在住持。昼夜克勤摄诸后学。所以日别分功礼佛五百。禅结四时身诫众侣。有亏殿罚。而自执熏炉随唱屈礼。未尝置地及以亏拜。及坐禅众也互相惩诫。才有昏睡亲行励率。有来投造无不即度授以戒范。进止威仪摄养将迎礼逾天属。时遭严敕度者极刑。而曾无介怀。如常剃落。致陆海慕义避世逸僧凭若大山依而修道。时讲摄论维摩起信等。并详而后说。深致适机。尝以武德七年止于抱腹。僧徒仅百偏资大斋。麦惟六石同置一仓。日磨五斗用供常调。从春至夏计费极多。怪而检覆止磨两斛。据量此事幽致可思。又数感异僧乘虚来往。虽无音问仪形可验。才若堕者便蒙神警。至于召众钟声随时自响。石泉上涌随人少多。灵瑞屡兴如此者非一。而奉敬戒法罕见其俦。护慎威仪终始无替。自隋唐两代亲度出家者近一千人。范师遗训在所闻见。传者昔预末筵蒙诸惠诰。既亲承其绩故即而叙焉。

释昙韵。不详氏族。高阳人。初厌世出家诵法华经有余两卷。时年十九仍投恒岳侧蒲吾山。就彼虚静讫此经部。值栖隐禅师曰诵经非不道缘。常诵未即至道。要在观心离念。方契正道耳。韵初承此告。谨即受而行之。专精念慧深具举舍。又闻五台山者即华严经清凉山也。世传文殊师利常所住处。古来诸僧多入祈请。有感见者具蒙示教。昔元魏孝文。尝于中台置大布寺。帝曾游止具奉圣仪。前种华园地方二顷。夏中发艳状同铺锦。光彩昱耀乱人心目。如是嘉闻数发荡神悦耳。遂举足栖焉。遍游台岳备见灵相。初停北台木瓜寺二十余岁。单身吊影处以瓦窑。形覆弊衣地布草蓐。食惟一受味不兼余。然此山寒厉林生涧谷。自外峰岭坦然遐净。韵夜行昼。坐思略昏情。庆其晚逢也。前所诵经心口不缘三十余载。会隙历试一字无遗。乃更诵残文成其部帙。至仁寿年内有瓒禅师者。结集定学背负绳床。在雁门川中兰若为业。韵居山日久思展往怀。闻风附道便从瓒众。一沐清化载仰光猷。随依善友。所谓全梵行也。属隋高造寺偏重禅门。延瓒入

京。众失其主。人各其诚散归林谷。韵遂投于比干山。又游南部离石龙泉文成等郡。七众希向夷夏大同。十善聿修缁素匡幸。原此河滨无受戒法。纵有志奉皆往太原。夷夏情乖人皆怯。往致有沙弥三十其岁者。及韵化行即传斯教。山城两众皆蒙具足。唐运伊始兵接定阳。屡逢屯丧本业无毁。以夜系昼摄心乖逸。幽栖积久衣服故弊。蚤虱聚结曾不弃捐。任其[口*朿]啖寄以调伏。曾以夏坐山饶土蚤。既不屏除毡如血凝。但自咎责愿以相酬情无吝结。如此行施四十余年。岁居耳顺忽无蚤虱。韵犹深自责曰。计业不应即尽。当履苦趣受其报耳。又告门人曰。吾见超禅师寄他房住。素有壁虱不啖超公。乃两道流出向余房内。又见在蛊家食饭。匙接蛊精置于叠下。而快食如故。又不为患。蛊主惧焉。吾德不及超。何为致此。每年于春秋二时依佛名法。冬夏正业则减食坐禅。尝愿写法华誓须洁净。数年已来不能可办。忽感书生无何而至。告云。善解抄经。韵邀以法据。并谓堪能。遂乃安于石室立净书之。旦入暮出深怪其行。未盈一旬七轴俱了。将以礼嚫目前不见。及遭贼抄藏经岩窟。世静往收。乃委于林下。箱襆久烂而卷色如初。斯感验奇异率此类也。又常居别室自勤修业。余有众侣难嗣其踪。每云。吾年事如此何可放舍。若坐昏闷即起礼佛。尝策四仪以道量据。自见胜达鲜伦其德。以贞观十六年端坐终于西河之平遥山。春秋八十余矣自韵十九入山六十余载。不希名利不畜侍人。不隶公籍不行己任。凡有所述职。皆推寄于他焉。

释慧思。姓郭氏。汾州介休人也。少学儒史宗尚虚玄。文章书隶有声乡曲。年二十五在并传授。初不知佛乘之深奥也。会沙门道晔。德盛当锋。处宗讲扬摄大乘论。试往潜听冥漠难追。累日详受薄知希向。因求度脱。传闻出家德业勿高禅定。即而习焉。三十许载师承靡绝。又闻念慧相须譬诸轮翘。遂周寻圣教备尝弘旨。冬夏业定春秋博采。单衣节食见者发心。道志之伦往往屯赴。因而结众于箕山之阴。昼则敛容默念。中夜昏塞为众说法。六时笃课不坠清猷时说死观各言其志。有云省约有志泰甚。思曰。出家之人生已从缘死当自任。岂劳人事送此枯骸。余必一期当自运耳。时以为未经疾苦。故得虚置其言。后觉不愈。财经两日寻告众曰。余其死矣。便起蹑履案行空屈除屏残尸。入中加坐发遣徒侣累以正命。处既森竦世号寒林。众不忍离经夜旁守。至明往观端拱如故。就触其身方知已卒。春秋五十有五。即贞观十六年五月矣。因即而殓焉。

释道绰。姓卫。并州汶水人。弱龄处俗。闾里以恭让知名。十四出家宗师遗诰。大涅槃部偏所弘传。讲二十四遍。晚事瓒禅师。修涉空理亟沾徽绩。瓒清约雅素慧悟开天。道振朔方升名晋土。绰禀服神味弥积岁时。承昔鸾师净土诸业。便甄简权实搜酌经论。会之通衢布以成化。克念缘数想观幽明。故得灵相潜仪有情欣敬。恒在汶水石壁

谷玄中寺。寺即齐时昙鸾法师之所立也。中有鸾碑具陈嘉瑞事如别传。绰般舟方等岁序常弘。九品十观分时绍务。尝于行道际。有僧念定之中见绰缘佛。珠数相量如七宝大山。又睹西方灵相繁缛难陈。由此盛德日增荣誉远。及道俗子女赴者弥山。恒讲无量寿观。将二百遍。导悟自他用为资神之宅也。词既明诣说其适缘。比事引喻听无遗抱。人各掏珠口同佛号。每时散席响弥林谷。或邪见不信欲相抗毁者。及睹绰之相善。饮气而归。其道感物情为若此也。曾以贞观二年四月八日。绰知命将尽通告事相。闻而赴者满于山寺。咸见鸾师在七宝船上。告绰云。汝净土堂成。但余报未尽耳。并见化佛住空天华下散。男女等以裙襟承得。薄滑可爱。又以莲花干地而插者七日乃萎。及余善相不可殚纪。自非行感备通。讵能会此乎。年登七十忽然龀齿新生。如本全无历异加以报力。休健容色盛发。谈述净业理味奔流。词吐包蕴气沾醇醴。并劝人念弥陀佛名。或用麻豆等物而为数量。每一称名便度一粒。如是率之乃积数百万斛者。并以事邀结。令摄虑静缘。道俗响其绥导。望风而成习矣。又年常自业穿诸木栾子以为数法。遗诸四众教其称念。屡呈祯瑞具叙行图。着净土论两卷。统谈龙树天亲。迩及僧鸾慧远。并遵崇净土明示昌言。文旨该要详诸化范。传灯宇县岁积弥新。传者重其陶蓥风神研精学观。故又述其行相。自绰宗净业。坐常而西。晨宵一服鲜洁为体。仪貌充伟并部推焉。顾瞬风生舒颜引接。六时笃敬初不缺行。接唱承拜生来弗绝。才有余暇口诵佛名。日以七万为限。声声相注弘于净业。故得镕铸有识师训观门。西行广流斯其人矣。沙门道抚名胜之僧。京寺弘福逃名往赴。既达玄中同其行业。宣通净土所在弥增。今有惰夫口传摄论。惟心不念缘境又乖。用此招生恐难继相。绰今年八十有四。而神气明爽。宗绍存焉。

释明净。密州人。少出家昧定为业。洁志忠恪谨厚澄肃。尝居海畔蒙山。宴坐经数十载。人莫测之也。后南游东越天台诸山。禅观在怀无缘世习。而衣服褴缕动止适时。同侣禅徒未之弘仰。山粒致绝。日至村中每从乞食。赍还中路值于群虎。皆张口闭目若有饥相。净曰。吾经行山泽多矣。虎兕无心畏之。今列于路旁。岂非为食耶。乃以匕抄饭内其口中。余者对而啖尽。告曰。知来食少辄济自他。殊不副怀深用多愧。明日乞食虎又如前。频有此缘。同伴乃异其度。晚为山幽地湿。形报苦之还返海隅。住蒙山侧。内遵道观外感潜通。令问远流灵只协应。尝值亢旱苗稼并枯。淫祀之流妄祈邀请。虽加恳恻终不能致。净曰。可罢诸邪祷吾独能降。遂结斋静室。七日平旦云布雨施高下滂注。百姓利焉。戴之若圣。贞观三年。从去冬至来夏。六月回然无雨。天子下诏释李两门岳渎诸庙。爰及淫祀普令雩祭。于时万里赫然全无有应。朝野相顾惨怆无赖。有潘侍郎者。曾任密州。知净能感以状奏闻。敕召至京令住祈雨。告以所须一无损费。惟愿静念三

宝慈济四生。七日之后必降甘泽。若欲酬德可国内空寺并私度僧并施其名得弘圣道。有敕许焉。虽无供给而别赐香油。于庄严寺静房禅默。至七日向晓。问守卫者曰。天之西北应有白虹。可试观之。寻声便见。净曰。雨必至矣。须臾云合骤雨忽零。比至日晡海内通洽。百官表奏皇上之功。净之阴德全无称述。新雨初晴农作并务。苗虽出陇更无雨嗣。萎仆将死。设计无所。左仆射房玄龄。躬造净所请重祈雨。净曰。雨之升降出自帝臣。净有何德敢当诚寄。前许无报幽显同忧。若循素请雨亦应致。以事闻奏。帝又许焉。乃敕权停俗务合朝受斋。净乃依前静坐。七日之末又降前泽四民欢泰。遂以有年　敕乃总度三千僧用酬净德。其征应难思厥相叵测也。但以京辇諠杂性不狎之。请还本乡之茂胜寺。山居系业。竟不测其存没云。同寺僧慧融。亦以禅业见称。山居服食咒水治病。敕召入京亦住普光寺。二宫敬重礼遗相。接云。

释慧熙。益州成都人。童稚出家善明篇韵。文笔所趣宛而成章。与绵州震响寺荣智齐名。俱为沙弥。卓异翘秀。后与成都大石寺沙弥道微。连韵赋诗。微有言隙。因即屏绝人事栖心禅业。年登受具周闻经律。摘采英华用为赏要。摄论杂心精搜至理。尤耽三论是所观门。尝难基法师尘识义。初问以小乘。基以大乘通之。熙笑曰。大无不摄。但失小宗。晚住州南空慧寺。立性孤贞不群诸偶。弊于食息专想虚玄。一坐掩关二十余日。众以不食既久。恐损身命。假以余词曰。国家搜访艺能甚急。今不食闭门。世人谓圣。愿息流言。可时处众。熙惧矫饰便开门进食。由是迄今将三十载。一身独立不畜侍人。一食而止不受人施。有讲便听。夜宿本房。但坐床心两头尘合。自余房地惟有一踪。余并莓苔青絮衣服弊恶仅免遮羞。冬则加纳夏则布衣。以冬破纳悬置梁上。有闻熙名就房参拜。迎逆接候累日方见。时发幽问吐言高远。预有元席皆共惮之。年九十卒。今见在具诸闻睹。

释世瑜。姓陈氏。住始州。父母早亡。佣作取济。身形伟壮。长八尺三寸。希向佛理无由自达。大业十二年。往绵州震响寺伦法师所出家。一食头陀勤苦相续。又往利州入籍住寺。后入益州绵竹县响应山。独住多年。四猿供给山果等食。有信士母家生者。负粮来送惊讶深山。常烧熏陆沉水香等。既还山半路见两人形甚青色状貌希世。负莲华蔗芋而上。云我供给禅师去也。然其山居三年之中。食米一石七斗。六时行道以猿鸣为候。初惟一泉后有三泉又出流下。贞观元年。梦有四龙来入心眼。既觉大悟三论宗旨。遂往灵睿法师讲下。所闻词理宛若旧寻。即而覆述。便往绵州住大施寺。至十九年四月八日往崇乐寺。言话欲游方去。或有喻曰。只此寺者是诸方也。因还大施本房。香气满室。坐处之地涌三金钱。合众寻香从瑜房而出。乃见加坐手尚执炉。刺史刘德威庆所未闻。作龛坐之。三年不倒。春秋六十三

矣。

释智聪。未详何人。昔住杨都白马寺。后住止观专听三论。陈平后度江住杨州安乐寺。大业既崩思归无计。隐江荻中诵法华经七日不饥。恒有四虎绕之而已。不食已来经今十日。聪曰。吾命须臾。卿须可食。虎曰。造天立地无有此理。忽有一翁年可八十。掖下挟船曰。师欲度江栖霞住者。可即上船。四虎一时目中泪出。聪曰。救危拔难正在今日可迎四虎。于是利涉往达南岸。船及老人不知何在。聪领四虎同至栖霞舍利塔西。经行坐禅誓不寝卧。众徒八十咸不出院。若有凶事一虎入寺大声告众。由此惊悟每以为式。聪以山林幽远粮粒艰阻。乃合率杨州三百清信以为米社人别一石年一送之。由此山粮供给。道俗乃至禽兽通皆济给。至贞观二十二年四月八日。小食讫往止观寺。礼大师影像执炉遍礼。又往兴皇墓所礼拜。还归本房安坐而卒。异香充溢。丹阳一郭受戒道俗三千余人。奔走山服哀恸林野。时年九十九矣。

释僧彻。姓靳。河东万泉人。性戒肃成专思出俗。慈亲鞠养未始遂之。既丁荼蓼乃遵前志。乐行兰若索居蒲阪。习平等观行实言法。四俗归向承化连邑。有孤山者。一曰介山。即介子推之故地也。其山阳介村是也。遂依而结业。荫以石岩汲以下隰。积岁崇道物莫不高之。各舍财力共营图构。地本高险古绝源泉。念矜劳倦中宵轸结。晨行岩险见如润湿。以刃导之应手泉涌。道俗闻此惊叹归依。更广其居重增担宇。秦州刺史房仁裕。表陈其事请立伽蓝。下敕许之。今之陷泉寺是也。公私荣庆请彻以为寺主。俯从物议遂乃从之。四方慕义相顾依投门庭充[門@壹]。及徐王部绛。寺又属焉。轩盖来寻请居州邑。倾心尽礼厚供弥隆。俄复还山却崇前业。性在慈仁弘济成务。所以群鸟食于掌上。宿雁翔于庑下。年踰杖国未尝痾瘵。忽告众曰。吾将去矣。食毕收衣结加趺坐。顾命徒属诫以清言。并令出户惟留一侍。告曰。夫识神托形寄之暖气。命尽身冷方可触吾。告已冥目若禅。久而寻视方知已绝。春秋七十有七。初未终之前。三朝山树通变白色。横云如带绝望东西道俗奔赴制以心丧礼也。迁灵山窟还依坐之。府县官庶子来咸会。是日风清景亮降以白花。六出净荣如雪如冰。衣以承之不久便散。三载之后犹存初坐。门人为之易箦。而衣服一无沾污。乃就加漆布。弟子等怀双林右胁之教。抱两楹负手之歌。以为相好像设。开含识之尊严。法慧声光寔超生之津济。遂就京邑奉建高碑。高一丈五尺。刻像书经兼叙言行。引还本寺聚众立之。度支尚书唐临。昔住万泉赞承俗务。性行专信素奉归依。后仕华省常修供养。顾惟德本便勒铭云。

论曰。经不云乎。禅智相遵念慧攸发。神游觉观惑使交驰。何以

知其然耶。但由欲界乱善性极六天。色有定业。体封八地通为世结。爱味不殊。莫非谛集重轻。故得报居苦乐。终是轮回诸界。未曰缺有超生。且据乱静二缘。故略分斯两位。然则三乘贤圣。及以六邪诸道。将欲厌烦栖虑。莫不依乎初定。良以心殊粗妙慧开通局。遂有总斯一地得延邪正之机。自释教道东心学惟鲜。逮于晋世方闻睿公。故其序云。慧理虽少。足以开神达命。禅法未传。至于摄缘系想。寄心无地。时翻大论有涉禅门因以情求广其行务。童寿弘其博施。乃为出禅法要解等经。自斯厥后祖习逾繁。昙影道融。厉精于淮北。智严慧观。勤志于江东。山栖结众。则慧远标宗。独往孤征。则僧群显异。虽复摄心之传时或漏言。而茂绩芳仪更开正级。不可怪也。逮于梁祖广辟定门。搜扬宇内有心学者。总集杨都。校量深浅自为部类。又于钟阳。上下双建定林。使夫息心之侣栖闲综业。于时佛化虽隆。多游辩慧。词锋所指波涌相凌。至于征引盖无所算。可谓徒有扬举之名。终亏直心之实。信矣。或有问曰。大圣垂教正象为初。禅法广行义当修习。今非斯时。固绝条绪其次不伦。方称末法。乃遵戒之行。斯为极也。请为陈之。因为叙曰。原夫正象东设被在机缘。至于务道无时不契。然教中广叙信法两徒。诚由利钝等机。所以就时分位。若能返源体道深厌诸有。学与佛世其德齐焉。故初千年为正法也。即谓会正成圣机悟不殊。第二千年依教修学。情投渐钝会理叵阶。摄静住持微通性旨。然于慧释未甚修明。相似道流为象法也。第三千年后末法初基。乃至万年。定慧道离但弘世戒。威仪摄护相等禅踪。而心用浮动全乖正受。故并目之为末法也。善见所述法住万年。护持绍世斯踪可录。若依魔耶。时度千年不修静观。非通论也。约相两叙矛盾乖踪。就缘判教各有其致。至如世情烦掉人显锋奇。才敦摄持皆耽昏漠。良由习熏既远宗匠难常。即目易观未遑诚教。善见万载亦是明规。准法具修义无不获。故论叙云。初五千年得三达智。后五千但遵戒法。前据道法。理观住持。故云入圣。谅有从也后在事乱。相法住持。何能入道。故言是也。若乃心水鼓浪。则世业难成。想寂离缘。则理自清显。涅槃叙定。岂不然哉。故使聚落宴坐神仙致讥。空林睡卧群圣同美。诚以托静求心。则散心易摄。由摄心故。得解脱也。成论明诰。斯可师之。世有定学妄传风教。同缠俗染混轻仪迹。即色明空。既谈之于心口。体乱为静。固形之于有累。神用没于词令。定相腐于唇吻。排小舍大独建一家。摄济住持居然乖僻。智论所叙前传具彰。顷世已来宗斯者众。岂不以力劣兼忘之道。神顿绝虑之乡乎。所以托静栖心。群籍皆传其灵异。处喧摄虑。今古未章其感通。信可依矣。高齐河北独盛僧稠。周氏关中尊登僧实。宝重之冠方驾澄安神道所通制伏强御。致令宣帝担负倾府藏于云门。冢宰降阶展归心于福寺。诚有图矣。故使中原定苑剖开纲领。惟此二贤。接踵传灯流化靡歇。而复委辞林野归宴天门。斯则挟大隐之前踪。舍无缘之高志耳终复宅身龙岫。故是行藏有仪耶。属有菩提达摩者。神化居宗阐导江洛。大乘壁

观功业最高。在世学流归仰如市。然而诵语难穷。厉精盖少。审其慕则。遣荡之志存焉。观其立言。则罪福之宗两舍。详夫。真俗双翼。空有二轮。帝网之所不拘。爱见莫之能引。静虑筹此。故绝言乎。然而观彼两宗。即乘之二轨也。稠怀念处清范可崇。摩法虚宗玄旨幽赜。可崇则情事易显。幽赜则理性难通。所以物得其筌。初同披洗。至于心用壅滞惟繁云。之俦。差难述矣。义当经远。陶治方可会期。十住罗谷抑当其位。褊浅之识隳惰之流。朝入禅门夕弘其术。相与传说谓各穷源。神道冥昧孰明通塞。是知。虑之所及。智之所图。无非妄境惑心。斯是不能返照。其识浪执境缘心。静波惊多生定障。即谓功用定力所知。外彰其说逞慢[示*呈]惑。此则未闲治障。我倒常行。他力所持宗为正业。真妄相迷卒难通晓。若知惟心妄境不结。返执前境非心所行。如此胥徒安可论道。有陈智璀。师仰慧思。思寔深解玄微。行德难测。璀亦颇怀亲定。声闻于天。致使陈氏帝宗咸承归戒。图像荣供逸听南都。然而得在开弘失在对治。宗仰之最世莫有加。会谒衡岳方陈过隙。未及断除遂终身世。隋祖创业偏宗定门。下诏述之。具广如传。京邑西南置禅定寺。四海征引百司供给。来仪名德咸悉暮年。有终世者无非坐化。具以闻奏。帝倍归依二世缵历。又同置寺。初虽诏募。终杂讲徒。故无取矣。当朝智顗。亦时禅望。锋辩所指靡不倒戈。师匠天庭荣冠朝列。不可轻矣。至如慧越之捋虎须。道舜之观牛影。智通之感奇相。僧定之制强贼。节操如铁石。志概等云霄。备彰后传。略为尽美。又如慧瓒禅主。嘉尚头陀行化晋赵。门庭拥盛。威仪所拟无越律宗。神解所通法依为诣。故得理事符允有契常规。道有窊隆固为时丧。致延帝里没齿亡归。顷有志超即承瓒胤。匡赞之德乃跨先摸。弘训之规有沦其绪。故使超亡其风颓矣。观夫慧定两级各程其器。皆同佛日无与抗衡。然于祥瑞重沓预觌未然。即世恬愉天仙协卫诚。归定学盖难夺矣。顷世定士多削义门。随闻道。听即而依学。未曾思择扈背了经。每缘极旨多亏声望。吐言来诮往往繁焉。或复耽着世定谓习真空。诵念西方志图灭惑。肩颈挂珠。乱掏而称禅数。纳衣乞食。综计以为心道。又有倚托堂殿绕旋竭诚。邪仰安形苟存曲计。执以为是余学并非。冰想铿然我倒谁识。斯并戒见二取正使现行。封附不除用增愚鲁。向若才割世网始预法门。博听论经明闲慧戒。然后归神摄虑。凭准圣言动则随戒策修静则不忘前智。固当人法两镜真俗四依。达智未知宁存妄识。如斯习定非智不禅则衡岭台崖扇其风也复有相迷同好聚结山门。持犯蒙然动挂形网。运斤运刃无避种生。炊爨饮啖宁惭宿触或有立性刚猛志尚下流善友莫寻正经罕读。瞥闻一句即谓司南唱言五住久倾十地将满。法性早见佛智已明。此并约境住心妄言澄静。还缘心住附相转心。不觉心移故怀虚托。生心念净岂得会真。故经陈心相飘鼓不停。蛇舌灯焰住山流水。念念生灭变变常新。不识乱念翻怀见网。相命禅宗未闲禅字。如斯般辈其量甚多。致使讲徒例轻此类。故世谚曰。无知之叟。义指禅师。乱识之

夫。共归明德。返迷皆有大照随妄普翳真科。不思此言互谈名实。考夫定慧之务。谅在观门。诸论所陈良为明证。通斯致也。则离乱定学之功。见惑慧明之业。若双轮之远涉。等真俗之同游。所以思远振于清风。稠实标于华望。贻厥后寄其源可寻。斯并古人之所同录。岂虚也哉。

## 续高僧传卷第第二十一上

习禅六(本传十三人　附见一人)



释惠祥。姓周。十五出家。头陀乞食。默自禅诵。不与众同。人不知其道观浅深。而高其远度。听三论闻提婆护法之功莫辞开腹之患。有心慕焉。游诸法肆。见威仪不整者。谓人曰。祥受戒后。住持此寺令入律行。年十九染患三月。救疗无征。夜中宴坐叹曰。大丈夫本欲以身从道于末法中摧伏非法。如何此志未从为病所困。将晓有一人长丈余。谓曰。但诵涅槃无愁不差。至旦即诵三日便瘳。当年诵通

卒其所望。进具听律镜其文理。住宁国寺。常讲四分及涅槃经。所以护法维持不惜身命。诸有亏违望风整肃大业末。夏中因食。口中得舍利。不辩弃地。辄还在口。如是数四。疑是真身。砧槌不碎。遂声钟告众。白黑咸集。祥涕泣焚香愿降威力。须臾放五色光。异香遍郭众睹希有。屠猎改业乃使市无肉肆。因与四众起浮图。九级高百余尺。今见在。然其所食日止一餐。不问多少顿受不益。体貌肥白。可长八尺有余。行路不识莫不怪仰。刺史李升明至寺。怪异谓群官曰。此道人肤容若此。日可应啖一羊。语讫觉手足不随。乘马失御。诸官以实告之。便悔谢还复。大使权茂行至邓州。又怪。升明曰。此大德非凡。具说往缘。茂不信。请将七日试以粗食。而肤色更悦。茂愧伏悔先不信之罪。将终手执经胡跪谓弟子曰。吾今逝矣。汝好住持无令绝灭。又感异香盈郭。以大业末年八月卒。春秋七十。气命虽绝而胡跪执经如初。远近奔赴。见其卓然无不叹讶。

释昙伦。姓孙氏。汴州浚仪人。十三出家住修福寺依端禅师。然端学次第观。便诫伦曰。汝系心鼻端。可得静也。伦曰。若见有心可系鼻端。本来不见心相。不知何所系也。咸怪其言。嗟其近学如何远悟。故在众末礼悔之时随即入定。大众弹指心恒加敬。后送钵上堂。未至中路卓然入定。持钵不倾。师大深赏。异时告曰。令汝学坐先净昏情犹如剥葱。一一重重剥却然后得净。伦曰。若见有葱可有剥削。本来无葱何所剥也。师曰。此大根大茎非吾所及。不敢役使。进具已后读经礼佛都所不为。但闭房不出。行住坐卧唯离念心以终其志。次知直岁。守护僧物约勒家人曰。犬有别食莫与僧粥。家人以为常事。不用伦言。犬乃于前呕出僧粥。伦默不及之。后又语令莫以僧粥与犬。家人还妄答云。不与。群犬相将于僧前吐出粥以示之。于时道俗咸伏其敬慎。又有义学论士诤来问者。随言即遣无所挂碍。仁寿二年献后亡背。兴造禅室召而处之。还即掩关依旧习业。时人目之为卧伦也有兴善粲法师者。三国论首无学。不长。怪伦卧禅言问清远。遂入房与语探究是非。伦笑曰。随意相审遂三日三夕法乐不眠。伦述般若无底空华焰水无依无主不立正邪本性清净。粲乃投地敬之赞叹。心路无滞。不思议乃如此也。伦在京师。道俗请者相续。而机缘不一悟迷亦多。虽善巧方便令其醒悟。然各自执见见我为是。故此妙理罕得广流。有玄琬律师静琳法师。率门人僧伽净等往来受法。如此众矣如鱼子焉武德末年疾甚。于庄严寺傍看寂然。有问往生何处。答无尽世界。又便寂然。僧伽以手寻其冷触。私报人曰。冷触到膝四大分离亦应生苦。伦曰。此苦亦空。问曰。舍报云何。报曰。我主四大斗在已到屈膝死后籧篨裹弃之莫作余事。又曰。打五更钟未。报曰未少时维那打钟。看之已绝。年八十余矣。诸门学等依言送于南山。露骸散于中野。有鲍居士者名慈氏。弱年背俗爱乐禅观。生不妻娶形无饰华。亲承德音调心养气守闲抱。素承伦余业五十余。年七十五矣。

释普明。姓卫氏。蒲州安邑人。十三出家。事外兄道愻法师。愻道会晋川。备如别传。又以明付廷兴寺沙门童真为弟子。明抗志住持以大法为己任。性聪敏解冠侪流。讲听相仍无法不学。周游肆席曾无住房。固使勤而有功。经论满抱。十八讲胜鬘起信夙素听之知成大器。进具已后专师涅槃四分摄论。年二十四讲涅槃。三十解摄论。凡所造言宾主兼善。使夫妙义积散。出言传旨声流远近。大业六年。召入大禅定道场。止十八夏。名预上班。学功所位。四事既备不阙二严。武德元年。桑梓倾音欣其道洽。以事闻上。有旨令住蒲州仁寿寺。镇长弘道无憩寒暄。昼谈夜坐语默依教。心神爽迅应对云雨。曾未闻经一披若诵。斯则宿习博闻故能若此。不可比拟也。日常自励戒本一遍般若金刚二十遍。六时礼忏所有善根回向净土。至终常尔。凡造刻檀像数十龛。写金刚般若千余部。请他转五千余遍。讲涅槃八十余遍。摄论胜鬘诸经论等。遍数难纪。以年月终于住寺。春秋八十有六。有弟子义淹。戒洁清严见知可领。乃迁葬蒲阪东原。凿穴处之。树碑其侧。

释昙献。姓张。京兆始平人。少事昌律师。昌虞乡贾氏。净行无玷精诚有闻。股肱之地咸所宗仰。所居谷口素有伽蓝。因此谷名遂题寺目为静林寺也。昌师摄念经行常志斯所。周武道丧隳坏仁祠。昌与俗推移而律仪无缺。随文御宇重启法筵。百二十僧释门创首。昌膺此选也。仍僧别度侍者一人。献预其位。住大兴善。昌后言归故里。悲瘗灵仪。掘出庄严。一佛兴世。博修院宇延缉殿堂。缁素翘诚始欣有奉。雕造未毕而昌迁逝。族人百数仰慨尊容。以为法仪虽殁神足犹在。祈请续功便从来意。遂移仁寿而经营之。故得栋宇高华不日而就。两寺围绕四部归依。州司以静林仁寿已偃慈风。柏梯净土未沾甘露。遂屈知柏梯寺任。俯从物议。又之斯位。释网斯张万目咸举。仁洽开务有漏天舟。众侣弘之大小齐美。以贞观十五年正月微疾。至十五日旦便曰。须向静林。至卯时乃有非常云雾。遗形于柏梯山东南山顶。其夜大放光明形如华盖。四照远近迄于三夕。经旬其尸为静林寺侧诸信士潜窃神柩置于静林南山之顶。柏梯初不知也。于彼山顶两夜续放神光。始详其故。两处交竞九载于兹。缘州历县纷黩不息。岂非通幽洞理。致兹灵感。深慈博惠恋结众情者乎。弟子等勒铭山阿。敢告惟远。

释无碍。姓陈氏。有晋永嘉。中原丧乱。南移建业。父旷梁元帝征蕃学士。以承圣元年碍生成都。神姿特异知有济器。九岁便能应对。十岁入学随闻不忘。入长安遇姚秦道安法师。安与语怪其意致。劝令出家。即依言欣喜。令诵太子瑞应经。思寻圣迹哀泣无已。天和三年。周武皇后入朝。投名出家先蒙得度。虽有弱冠戒操逾严。建德三年。法门大坏随缘陆沈。乃值泥涂情逾冰王。开皇开法即预搜扬。

便住永宁。于齐大德超法师所听智度论。一闻教义神思豁然。财食顿清形心俱遣。又入长安学十地阿毗昙等。时休法师于兴善寺命讲大论。辩析分明义端无拥。然于文句颇滞弘通。因诵本文获六十卷。因抱心疾奖众斯睽便还秦陇。开皇十年。总管河间王。特屈寺任统御遗法。大业二年。召入洛阳。于四方馆刊定佛法。后还永宁依前纲理。大业五年。炀帝西征。躬受劳问赐彩二百段。十三年州破入京住庄严寺。众以素知寺任识达机缘还欲请之。任非所好。以武德八年还返故寺。以无相观而自调伏。贞观十九年二月二十八日。无疾而终。春秋九十四。道俗哀恸。若丧厥亲焉。

释道睢。姓周。汝南人。幼而精确。希志尚闻。古迹胜人心愿齐之。负笈金陵。居高座寺听阿毗昙心妙达关键。非其好也。钦匡山遗轨每逸言前。隋开皇十二年。依大将军周罗侯。远届庐岳止东林精舍。心愿匿迹无事音尘。山寺法拥劝引非一。遂不拒命弘道度人。修建僧坊四时无绝。隋季寇扰华戎荐臻。奖抚门徒如初不替。贞观二年九月。身示有疾。曾未浃旬。忽有大星天堕正在西阁大水池中。照朗山谷逾千炬火。二十三日。僧正中食谓弟子曰。僧食讫未。答曰未竟。又曰。且唤上座来。依言既至。委以后事跏坐而卒。诸殿阁门一时自开。异香满寺七日便歇。年八十二矣释法显。姓丁氏。南郡江陵人。十二出家。四层寺宝冥法师服勤累戴咨询经旨。有闻欲界乱地素非道缘。既已生中如何解网。冥曰。众生并有初地味禅。时来则发。虽藏心种历劫不亡。有顗禅师者。荆楚禅宗。可往师学。会顗隋炀征下回返上流。于四层寺大开禅府。徒侣四百蔚尔成林。遂依座筵闻所未悟。但夙有成惠通冠玄踪。霜钟暂扣已传秋驾。顗师去后。更求明智成彦习皓等诸师。皆升堂睹奥。尽斲磨之思。及将冠具归依皓师。诲以出要之方。示以降心之术。因而返谷静处闲居。二翼之外一无受畜。属炎灵标季荐罗戎火。馁残相望众侣波奔。显独守大殿确乎卓尔。旦资蔬水中后绝浆。贼每搜求莫之能获。自非久入慈室已抽毒箭。焉能忍兹疲苦。漏此凶威。自尔宴坐道安梅梁殿中三十余载。贞观之末乃出别房斯则追善吉之息嫌。蹈空生之秘行也。此堂有弥勒像。并光趺高四十尺。八部围绕。弥天之所造也。其宝冠华帐供具经台。并显所营。堂中五灯昼夜不绝。忽一灯独炽焰高丈余。又一夜着五色衣人。持一金瓶来奉。又梦见一僧威容出类。曰可往蕲州见信禅师。依言即往双峰更清定水矣。而一生染疾并信往业。受而不治。衣食节量柔顺强识。所住之寺。五十余年。足不出户。永徽三年十二月八日。梦身坐宝殿授四众戒。因觉渐疾。至四年正月十一日午时迁化。时年七十有七。显以昨日申时自能起止神彩了亮。踞禅床盥浴剃发。就床跏坐俨然便绝。其月十七日葬于大明寺之北原。未终之前。门人见室西壁大开白光遍满。夜有白云亘屋南北。二道堂中佛事并摇动。明日方绝。自终及葬嶷然匡坐。合境道俗奔凑凄零。荆州都督纪

王。夙传归戒钦仰清晖。命右记室郭瑜。铭之于彼。

释玄爽。姓刘。南阳人。早修聪行见称乡邑。弱冠成婚。妻少而美。然爽贞诚清拔志高蹈。视如革囊。情逾厌离。既无所偶弃而入道。游习肆道有空俱涉。末听龙泉寺璇法师。欣然自得。覃思远诣颇震时誉。又往蕲州信禅师所。伏开请道亟发幽微。后返本乡唯存摄念。长坐不卧系念在前。时本邑沙门蔼明棱法等。并禅府名宗。往结投分。以永徽三年十月九日。迁神山谷。时襄部法门寺沙门惠普者。亦汉阴之僧杰也。研精律藏二十余年。依而振绩风霜屡结。七众齐肃属城挹归。晚专入定门廓销事恼。纪王作镇。将修追圣废寺纲总须人。众举于普。王深赏会。又楚俗信巫杀为淫祀。普因孚化比屋崇仁。又修明因道场凡三十所。皆尽轮奂之工。仍雕金碧之饰。以显庆三年终于本寺。春秋八十。

释惠仙。姓赵。河东蒲阪人。幼怀出俗。缘故淹留。年登不惑方果前愿。既出家后随方问津。虽多涉猎。然以华严涅槃二部。为始卒之极教也。迄于暮齿耽味逾深。谓人曰。斯之二宝全如意珠。无忽忘而暂舍也。所以执卷自随有若双翼。或有言晤披而广之。住处冲要九衢都会。百疾相投万祸凭救。而仙慈善根力无假多方。但令念佛无往不济。由是蒙祐遐迩倾心。寺有大像制过十丈。年载既久埃尘是生。栋宇颓落珠玑披散。遂控告士俗更缔构之。虽淹星律大造云就。尔后年渐迟暮。梦僧告曰。卿次冬间必当迁化。可早运行应得延期。便如常业不以为虑。至九月中微觉不愈。知终在近。告侍人曰。吾出家有年。屡受菩萨戒。今者更欲受之。召诸大德并不赴命。乃曰。大德但自调耳。何名度人。又曰。但取戒本读诵讫。自庆潸然而止。入夜有异天仙星布前后。高谈广述乍隐乍显。合寺闻见。或见佛像来入房者。日次将午。忽起坐合掌召众人曰。大限虽多小期一念。并好住。愿与诸众为历劫因缘。遂卧气绝。年七十五。即永徽六年十一月十七日也。道俗哀之云布原野。寺有亘禅师。颖脱当时有声京洛。行弥勒愿生在四天。睹仙行业感征。告众曰。必见慈氏矣。若乖斯者。何能祯应若是乎。

释惠宽。姓杨氏。益州绵竹孝水人父名玮。元是三洞先生五经博士。崇信道法无敦释教。所以绵梓益三州诸俗。每岁率送租米投于玮。令保一年安吉。皆与章符而去。而车马拥门如市。初时玮妻怀孕。心性改异辛腥恶厌。乃生一女名为信相。性好闲静无缘嗜欲。后又怀妊。身极安隐恒有异相。及其生也母都不觉。忽然自出都无恶露。然有异香。又不啼叫。乃至有识未曾粪秽淋席。父母抱持方乃便利。即宽身也。而臂垂过膝。性恒香洁不近腥臊。年五六岁与姊信相于静处坐禅。二亲怪问。答曰。佛来为说般若圣智界入等法门。共姊

评论法相。父是异道不解其言。附口录得二百余纸。有龙怀寺会师。闻有奇相至其所父以示之。会曰。并合佛经无所参错。有异禅师不知何来。于净慧寺入火光三昧。召彼女来。及至不入。云是火聚。禅师曰。何不以水灭之。女即作水观。灭火而入。禅师验知深入诸定。劝令出家。父母受娉。及婿家不许。诸道俗官人为出财赎之。因有度次姊与宽身俱时出家。时随蜀王秀在益。请入城内。妃为造精舍。镇恒供养。尝出于路。人有疑者。尼召来曰。莫于三宝所生异心。自受罪苦。彼人悔过。有造功德须物者。烧香祈请掘地获金无不充足。斯事非一。至于食饮欲食便食。不食乃经岁序。时人目之圣尼。即今本寺犹号圣尼寺也。宽年十三常乐独坐。面无怒相言常谦下。依空慧寺胤禅师龙怀寺会阇梨所。随闻经律。一览无遗。未闻之经曾不知义。有难问者皆为通之。初造龙怀寺。会有徒属二百余人。并令在役。唯放于宽。有怨及者。会曰。斯人是吾本师。何得使作。昔周灭法。依相禅师隐于南山。及隋兴教辞师还蜀。尝受嘱云。汝还蜀土大有徒众。有名惠宽。可将摄也。我忆此事。计师死日当宽受生。无得致怪。自尔在山依闲业定。年三十还绵竹教化四远。闻名见形并舍邪归正。其俗信道。父母皆道归佛。舍宅为寺。于今见在。绵竹诸村皆为立寺。堂殿院宇百有余所。修营至今。年常大斋道俗咸会。正月令节。成都寺七十县。竞迎供待。有大功德须得经营。但请宽至施物山积。贞观中有僧名策。持咒有验。于洛县忽死见阎王。曰比狱中罪人多。应为诵咒。并请宽师讲地狱经。从此得稣。经月不作。复更闷绝。阎王大怒。命牛头使打钟子百下。我令诵咒讲经。为众生故何不作。策稣已即从洛县往绵竹三十里。未至疲卧。忽有异旋风。吹起须臾至宽所。正集转经。告策曰。昨所住处大为劳苦。为众生者不得辞苦。即令策登坐诵咒。大众闻皆流汗。宽仍集众讲地狱经。贞观二十年。绵竹宋尉云。我不信佛。唯信周孔。然我两度得佛力。一为人在门侧小便。置佛便止。一为冬月落水。烧木佛自炙。宽闻之致书晓喻。宋曰。此道人征异者。当试有灵不。取书名处用拭大便。当即粪门裂脚起不得。自唱我死。即召宽来。虽悔过造经像。盈月便卒。什邡县陈家舍邪信佛。以竹园为寺。宽指授分齐。尔许可为僧院。中间一分堪立佛堂。即断一竹上竖标云。此分齐处欲造佛寺。当时生竹自干。佛堂断竹泉水上涌。寻掘数尺获大石。石下金瓶舍利七粒。宽礼拜更请。遂放光乃盛满合。四远又集寺今见在。永徽四年夏六月二十五日。春秋七十卒于净慧寺。未终一月。有五百神人长丈余服天衣。持华香及紫金华台。从西方来迎。宽辞不堪。发遣令去。又于终日。放羊从市向房悲数十声。至夜索水沐浴新衣跏坐执炉已。命打无常钟。声遍郭闻。合郭咸集。曰阇黎涅槃去。空中哭声。寺内光明莫测其来。道士等谓言烧守。惊走来寺。乃知其非。自此入定。气尽乃知永逝。寺内三桥。一当宽房堂。夜梁折声震寺内。明旦官人道士咸来恸哭。寺中莲池。池水忽干。红莲变白。寺中大豫樟树三四人围。忽自流血。血

流入涧。涧水皆赤。月余方息。又十七级塼浮图高数十丈。裂开数寸。又有双鹅不知何来。向灵鸣叫伏地不去。葬时随送出郭失之。往无为山。去寺二十里。黑云团空随行注雨。草木随靡至山方散。葬后县内道俗。七岁已上着服泣临。如是三年。尔后至今凡设会家。皆设两座。一拟圣僧。一拟宽也。今犹获供送本寺。灵相在山瑞坐如在。自初至今竟无虫血污秽朽腐之相。斯则岂非不退菩萨身无万户虫耶不然何以若此。

释僧伦。姓吕氏。卫州汲人。祖宗诸州刺史。父询隋初穆陵太守。未孕之初二亲对坐。忽有梵僧秀眉皓首。二侍持幡在其左右。曰愿为母子。未审如何。即礼拜之挥忽失所。因尔有娠。四月八日四更后生。还见二幡翊其左右。兼有异香。产讫不见。五岁已后迄于终亡。恒自目见白光满屋。齐武平九年。与父至云门寺僧贤统师玟禅师所受法出家。时年九岁。二师问其相状。答以白光流脸二幡夹之。叹曰。子真可度。因而剃落。周武平齐。时年十六。与贤统等流离西东。学四念处诵法华经。至开皇初方兴佛法。云门受具。时年二十三。又于武阳理律师所听始半夏。见五色光如车轮照伦心上。众并同见。即于光中礼五十三佛。犹未灭更礼三十五佛。光乃收隐。又与方愿二师。入黑山太行诸山。行兰若二十余年。大业末。贼徒起。领门人至卫州隆善寺。仍为伪夏窦建德齐善行等请知僧事。武德五年。大统天下。入太行抱犊山。教徒学念处法。由是四方负笈。山路成蹊。贞观四年。卫州刺史裴万顷。与诸官人请令下山。日日受戒大有弘利。以贞观二十三年五月十三日四更。忽告门人。吾夜中于诸法得解脱。谓成无学。不谓天帝等迎。言已而绝。将殡于山。而哀恸不止。天极清朗。无云而降细雨。众咸异焉。时年八十五矣。

释静之。姓赵。雍州高陵人。父母念善绝无息胤。祈求遍至而无所果。遂念观音旬内有娠。能令母氏厌恶欲染辛腥永绝。诞育之后。年七八岁乐阿弥陀观。依文修学随位并成。行见美境骨观明净。性乐出家。既有一子誓而不许。随父任蜀不久崩亡。意欲为父焚身报德。有一贤人引金刚般若云。舍身不如持经。乃回心剃剪用伸罔极。一入法门翘诚逾厉。随听经律而意在定门。后从江禅师习观。而威容端雅。见者发心。贞观初。隐益部道江彭门山光化寺。一十余载。常坐茅宇不居僧房。四方集者二百余人。六时三业不负光景。又别深隐入灵岩山。大虫为偶无所惊扰。利州道禅师。素交既久。请入剑阁北穷腹山。徒侣十余。赍米四石。恰至夏竟一石未尽。小时鼻患肉塞。百方无验。有僧令诵般若多心万遍。恰至五千肉铃便落。行至秦州被毒蛇螫。苦楚叵言。以观行力便见善境。自然除灭。后遇疾苦依前得差。乃撰诸家观门以为一卷。要约精最后学重之。显庆三年。召入西明。别立禅府。利州本寺。桂树忽凋胡桃自拔。佛殿无故北面仰地尊

仪不损。斯亦德动幽灵为若此也。以显庆五年春三月二十七日。右胁而终于西明。春秋五十七矣。

释智岩。丹阳曲阿人。姓华氏。在童丱日谓人曰。世间但竞耳目之前。宁知死生之际。乡里异之。知有远度也。及弱冠。雄威武略智勇过人。大业季年豺狼竞逐。大将军黄国公张镇州。揖其声节屈掌军戎。奏策为虎贲中郎将。虽身任军帅。而慈弘在虑。每于弓首挂漉囊。所往之处漉水养虫以为常事。及伪郑之在东都。黄公龚行征伐相阵。斗将应募者多。黄公曰。非华郎将无以御之。伪郑大将人马具全。按辔扬鞭以枪剟地。厉声曰。若能拔得方共决焉。岩时跨马徐来。以腋挟枪而去。次岩以枪剟地。彼摇再三不动。乃下马交刃。遂生擒之。岩反刀截其颈曰。吾誓不断命。且施君颈。乃放之。武德四年。从镇州南定淮海。时年四十。审荣官之若云。遂弃入舒州[山*完]公山。从宝月禅师披缁入道黄公眷恋追征。答曰。以身讯道誓至萨云。愿特舍恕无相挠扰。既山薮幽隐兰若而居。豺虎交横训狎无恐。忽见异僧身长丈余。姿容都雅言音清朗。谓曰。卿已八十。一生出家宜加精进。言讫不见。蒙此幽属精励晨昏。一切世间如幻如梦。一时坐定正在谷中。山水暴长形将欲没。熙怡端坐嶷然便退。猎者问曰。身命可重何不避耶。答曰。吾本无生安能避死。猎者悟之。所获并放。故山中飞走依托附焉。昔同军戎有睦州刺史严撰衢州刺史张绰丽州刺史闾丘胤威州刺史李询。闻岩出家在山修道。乃寻之。既瞩山崖竦峻鸟兽鸣叫。谓岩曰。郎将癫邪。何为住此。答曰。我癫欲醒君癫正发。何由可救。汝若不癫。何为追逐声已规度荣位。至于清爽都不商量。一旦死至荒忙何计。此而不悟非癫如何。唯佛不痴自除阶渐。贞观十七年。还归建业依山结草性度果决。不以形骸为累。出处随机请法。僧众百有余人。所在施化。多以现事责。核竟之心周通。故俗闻者毛竖零泪。多在白马寺。后往石头城疠人坊住。为其说法。吮脓洗濯无所不为。永徽五年二月二十七日。终于疠所。颜色不变伸屈如恒。室有异香经旬。年七十八矣。

## 续高僧传卷第第二十一下

习禅六之余(本传七人　附见二人)

唐衡岳沙门释善伏传十四。

代州照果寺释解脱传十五(普明僧奣)

润州牛头沙门释法融传十六。

卫州霖落泉释惠方传十七。

扬州海陵正见寺释法向传十八。

蕲州双峰山释道信传十九。

江汉沙门释惠明传二十。

释善伏。一名等照。姓蒋。常州义兴人。生即白首。性知远离。五岁于安国寺兄才法师边出家。布衣蔬食日诵经卷。目睹七行一闻不忘。贞观三年。窦刺史闻其聪敏追充州学。因尔日听俗讲夕思佛义博士责之。对曰。岂不闻乎。行有余力所以博观。如不见信请问前闻。乃试之一无所滞。重为联类佛教两用疏通。于是学馆倾首。何斯人之若斯也。后逃隐出家。志乐佛法。欲罢不能。忽逢山水。淹留忘返。斯因宿习非近学也。至苏州流水寺璧法师所。听四经三论。又往越州敏法师所。周流经教颇涉幽求。至天台超禅师所。示以西方净土观行。因尔广行交桂广循诸州。遇综会诸名僧。咨疑请决。又上荆襄蕲部。见信禅师。示以入道方便。又往庐山见远公净土观堂。还到润州岩禅师所。示以无生观。后共晖才二师。入桑梓山行慈悲观。又为鬼神受戒莫啖肉。神又降巫者。令召伏受戒。巫者杀生祀神。神打之次死。降语曰。吾已于伏阇梨受戒。誓不食肉。如何为吾杀生。愍尔愚痴且恕汝命。后更尔者必加至死。自后诸祀永绝膻腥。常婺州二人。同载绩麻为货至江神所。一以蔬祭。一欲杀生。而未行。其麻并湿。前蔬祭麻并干燥。于是行人忌惮无敢肉祭。故其授戒功验。人神敬仰。有陵犯者立见祸害。江淮间屠贩鱼肉。鹅鸭鸡猪之属。受法开放。市无行肆。官人怪之。有义兴令。素不信。嫌伏动众将加私度之罪。伏昆季赂之。其人忽即狗登绳床众蛇恼患不久除名往常州。筮之。卦云。由犯贤圣罪不可救。其人得急就伏求免。永徽二年。被括还家。然志好出俗见家如狱。复往山居。苦节翘勤人不堪其忧也。众又屯聚。因为说法赞令行慈。不杀者佛教之都门也。不能行之。若讲礼而为倨傲耳。又劝行六道供。以先祖诸亡者无越此途。又曰。山有玉则草木润泉有龙则水不竭。住处有三宝则善根增长。常在伏牛山以虎豹为同侣。食蚊虻为私行。视前六尺未曾顾眄。经中要偈口无辍音。大约十五观四明论以为崖准。显庆五年。行至衡岳。意欲求静返更屯结。说法既久忽告曰。一切无常气息难保。夜深各散缘尽当离。时不测其言也。便返闭而坐。尔夜衡州诸寺钟及笙管鸣声彻晓。道俗咸怪。至房关掩。乃破而开之。见伏端坐久终。便以奏闻。

释解脱。姓邢。台山夹川人。七岁出家。依投名匠。志在出道唯在禅思。远近访法无师不诣。复住五台县照果寺。隐五台南佛光山寺四十余年。今犹故堂十余见在。山如佛光华彩甚盛。至夏大发昱人眼口。其侧不远有清凉山。山下清凉即文殊师利游处之地也。有高行沙门曜者。年百六岁。自云。我年五十时。与解脱上人至中台东南下三

十里大孚灵鹫寺。请见文殊。行至花园北。遇一大德。形神慈远。徐行东去。解脱顶礼发愿。我时精神欣喜不暇咨清解脱云。已曾三度亲见文殊。诫语云。汝自悔责。若切至必悟道也。便依言自咎。昼夜克责心便安静。又感诸佛见身说偈曰。

诸佛寂灭甚深法　　旷劫修行今乃得
若能开明此法明　　一切诸佛皆随喜

因问。寂灭法何者是。若为教人令解之。诸佛即隐。空中声曰。方便智为灯照见心境界。欲究真实法。一切无所见。遂依此法化导有缘。在山学者来往七八百人。四远钦风资给弘护。四十余年常在佛光。永徽中卒。今灵躯尚在。疑然坐定在山窟中。又五台南娑婆寺南五六里。普明禅师独静坐禅求见文殊。意欲请法。有神人空中告曰。汝无神习。止可长生龛前取药服之。可得延寿。明怀疑不决。后又告曰。药名长松。汝何不服。此药无毒。明便依言服之。又告同行诸僧已腾空而去。厥处见在。去恒岳目瞩相接。又有僧奣禅师者。住欣州秀容建国寺。恒于定襄来望人山南坐禅饵药。年将八十。道俗尊仰不知志入何法。而兴叹者号不可思议人。其山灵泉望迹石上见在。祈福者众。永徽中有人无目不知何来。弹琵琶诵法华一部。向望人山。手弹口诵。以娱此山。亦不测其然。

释法融。姓韦。润州延陵人。年十九。翰林坟典探索将尽。而姿质都雅伟秀一期喟然叹曰。儒道俗文信同糠秕。般若止观实可舟航。遂入茅山。依灵法师剃除周罗服勤请道。灵誉动江海德诱几神。妙理真筌无所遗隐。融纵神挹酌。情有所缘。以为慧发乱纵定开心府。如不凝想妄虑难摧。乃凝心宴默于空静林二十年中专精匪懈遂大入妙门百八总持乐说无尽。趣言三一悬河不穷。贞观十七年。于牛头山幽栖寺北岩下别立茅茨禅室。日夕思想无缺寸阴。数年之中息心之众百有余人。初构禅室四壁未周。弟子道綦道凭。于中摄念。夜有一兽如羊而入。腾倚扬声。脚蹴二人。心见其无扰。出庭宛转而游。山有石室深可十步。融于中坐。忽有神蛇长丈余。目如星火。举头扬威。于室口经宿。见融不动遂去。因居百日。山素多虎。樵苏绝人。自融入后往还无阻。又感群鹿依室听伏曾无惧容。有二大鹿直入通僧。听法三年而去。故慈善根力禽兽来驯。乃至集于手上而食。都无惊恐。所住食厨基临大壑。至于激水不可环阶。乃顾步徘徊指东岭曰。昔远公拄锡则朽坏惊泉耿将整冠则枯甃还满。城感所及。岂虚言哉。若此可居。会当清泉自溢。经宿东岭忽涌飞泉。清白甘美冬温夏冷。即激引登峰趣釜经廊此水一斗轻余将半。又二十一年十一月。岩下讲法华经。于时素雪满阶法流不绝。于凝冰内获花二茎。状如芙蓉璨同金色。经于七日忽然失之。众咸叹仰。永徽三年。邑宰请出建初讲扬大

品。僧众千人。至灭诤品。融乃纵其天辩。商摧理义。地忽大动。听侣惊波。钟磬香床并皆摇荡。寺外道俗安然不觉。显庆元年。司功萧元善。再三邀请出在建初。融谓诸僧曰。从今一去再践无期。离合之道此常规耳。辞而不免遂出山门。禽兽哀号逾月不止。山涧泉池击石涌砂。一时填满。房前大桐四株。五月繁茂一朝凋尽。至二年闰正月二十三日。终于建初。春秋六十四。道俗哀慕宫僚轸结。二十七日窆于鸡笼山。幢盖笳箫云浮震野。会送者万有余人。传者重又闻之。故又重缉。初融以门族五百为延陵之望家为娉婚。乃逃隐茅岫。灵师三论之匠。依志而业。又往丹阳南牛头山佛窟寺。现有辟支佛窟。因得名焉。有七藏经画。一佛经。二道书。三佛经史。四俗经史。五医方图符。昔宋初有刘司空造寺。其家巨富。用访写之永镇山寺相传守护。达于贞观十九年夏旱失火。延烧五十余里。二十余寺并此七藏并同煨烬。嗟乎回禄事等建章。道俗悼伤深怀恻怆。初融住幽栖寺去佛窟十五里。将事寻讨。值执藏显法师者稽留。日夕咨请经久许之。乃问融所学。并探材术。遂寄诗达情。方开藏给。于即内外寻阅不谢昏晓。因循八年。抄略粗毕还隐幽栖。闭关自静。房宇虚廓惟一坐敷。自余蔓草苔莓拥结坐床。尘高二寸。寒不加絮暑绝追凉。藉草思微用毕形有。然而吐言包富文藻绮错。须便引用动若珠联。无不对以宫商。玄儒兼冠。初出幽栖寺开讲大集。言词博远道俗咸欣。永徽中。江宁令李修本。即右仆射静之犹子。生知信向崇重至乘。钦融嘉德与诸士俗步往幽栖请出州讲。融不许。乃至三返方遂之。旧齿未之许。后锐所商摧。及登元座有光前杰。答对若云雨。写送等悬河。皆曰闻所未闻。可谓中兴大法于斯人也。听众道俗三千余人。讲解大集。时称荣观。尔后乘兹雅闻相续法轮。邑野相趋庭宇充[門@壹]。时有前修负气望日盱衡。乍闻高价惊惶府俞。来至席端昌言征责。融辞以寡薄不偶至人随问答遗。然犹谦挹告大众曰。昔如来说法。其理犹存。人虽凡圣义无二准。何为一时一席。受身之众尘沙。今虽开演领悟之宾绝减。岂非如行如说心无累于八风。如说如行情有薄于三毒。不然将何自拔耶。闻者抚心推测涯极。故使听众倾耳莫不解形情醉。初武德七年。辅公托。跨有江表未从王政。王师薄伐吴越廓清。僧众五千晏然安堵。左仆射房玄龄奏称。入贼诸州僧尼极广。可依关东旧格州别一寺置三十人。余者遣归编户。融不胜枉酷。入京陈理。御史韦挺。备览表辞。文理卓明词彩英赡。百有余日韦挺经停。房公伏其高致固执前迷。告融云。非谓事理不无但是曾经自奏。何劳法衣出俗。将可返道宾王。五品之位俯若拾遗。四千余僧未劳傍及。融确乎不拔。知命运之有穷。旋于本邑。后方在度。又弘护之诚。丧形为本。略出一两示其化迹。永徽之中。睦州妖女陈硕真。邪术惑人傍误良善。四方远僧都会建业。州搜县讨无一延之。融时居在幽岩室犹悬磬。寺众贫煎相顾无聊。日渐来奔数出三百。旧侣将散新至无依。虽欲归投计无所往。县官下责不许停之。融乃告曰。诸来法侣无问旧

新。山寺萧条自足依庇。有无必失勿事羁离。望刹知归退飞何往。并安伏业祸福同之。何以然耶。并是舍俗出家远希正法。业命必然安能避也近则五贼常逐。远则三狱恒缠。心无离于倒迷。事有障于尘境。斯为巨蠹志异驱除安得琐琐公途系怀封着。并随本志无得远于幽林。融以僧众口给日别经须。躬往丹阳四告士俗。闻者割减不爽祈求。融报力轻强无辞担负。一石八斗往送复来。日或二三莫有劳倦。百有余日事方宁静。山众恬然无何而散。于时局情寡见者。被官考责穷刻妖徒。不能支任。或有自缢而死者。而融立志滔然风尘不涉。客主相顾谐会琴瑟。遂得释然理通情洽。岂非命代开士难拥知人。寒木死灰英英间出。寔斯人矣。时有高座寺亘法师。陈朝名德。年过八十。金陵僧望法事攸属开悟当涂。融在幽栖闻风造往。以所疑义封而问曰。经中明佛说法言下受悟无生。论中分别名句文相不明获益。法师受佛遗寄敷转法轮。如融之徒未闻静惑为是机器覆塞。为是陶化无缘。明昧回遑用增虚仰。必愿开剖盘结伏志遵承。亘良久怃然告曰。吾昔在前陈。年未冠肇。有璀禅师。王臣归敬登座控引。与子同之。吾何人哉。敢当遗寄。遂尔而散。融还建初寺潜结同伦。亘重其道志策杖往寻。既达建初寺。有德善禅师者。名称之士。喜亘远来欢愉谈谑。而善与融同寺初未齿之。亘曰。吾为融来。忽轻东鲁。乃召而问之令叙玄致。即座控举文理具扬。三百余对言无浮采。于是二德嗟咏满怀。仍于山寺为立斋讲。然融仪表瑰异相越常人。头颅巨大五岳隆起。眉目长广颡颊浓张。龟行鹤视。声气深远如从地出。立虽等伦坐则超众。衣服单素才得充躯。肩肘绝绵动逾累纪。尝有遗者返而还之。而心用柔软慈悲为怀。童稚之与耆艾敬齐如一。屡经轻恼而情忘瑕不顾。曾有同友。闻人私憾加谤融身。詈以非类。乃就山说之。融曰。向之所传总是风气。出口即灭不可追寻。何为负此虚谈远传山薮。无住为本愿不干心。故其安忍刀剑情灵若此。或登座骂辱对众诽毁。事等风行无思缘顾。而颜貌熙怡倍增悦怿。是知斥者故来呈拙。光饰融德者乎。传者抑又闻之。昔如来说化。加谤沸腾。或杀身以来诮。或系杆以生诽。灭迹内以死虫。反说面欺大圣。斯徒众矣。而佛府而隐之任其讪诽。及后过咎还露。或生投地穴。或死入泥犁。天人之所共轻。幽显为之悲恸而如来光明益显金德弥昌。垂范以示将来。布教陈于陆海。融尝二十许载。备览群经。仰习正觉之威容。俯眄喋喋之声。说陀那之风。审七触之安。有刹那之想。达四选之无停。固得体解时机。信五滓之交贸。览其指要。聊一观之都融。融实斯融。斯言得矣。

　　释惠方。姓赵。冀州信都来强人。七八岁便思出俗。年九岁投苏门淋落泉寺。居然静志。众侣怪其特高。遂授以九次十想。随闻敛念。仍受此法亟涉炎凉。隋文后崩。西京立寺。远征入住。厚礼供焉。而雅志不渝山林缀想。虽遇匠石无缘运斤。旧所禅徒虚怀鹤望。

大业六年。辞还本寺。门侣云结请道如山。隋季不静。岩穴丘陵移居汲郡之隆善寺。及皇运大昌天下无事。又与门人修缉旧所。遂使松门石栋岩室风窗并得经纶更新云构。曾于廊下言及幽微。沙弥伏阶密听。空中声曰。何忽沙弥在此伏听。惧惊起。又被打击。经宿乃苏。其感灵祥如此例也。以贞观二十一年冬初。终于所止。春秋九十有三。初未终前忽有异香。萦于岩室氛氲三日。众不测。恰终香歇。以其月十七日。葬州北十里圆冈之阳。

释法向。姓李。扬州海陵葛冈人。形长八尺。仪貌魁杰眉目秀异。立性威严言不妄发。足下有黑子圆净分明。相者曰。长为军将。仍有重名于天下也。年十六辞亲出家。即事精苦与人卓异。尼妪参礼未尝与言。戒行清净诵法华通。摄山栖霞寺恭禅师。住法后贤众所归仰。承名延致于寺侧立法华堂。行智者法华忏。向依法行。三七专注大获瑞应。知而不言。恭既入京向还江北。海陵宁海二县。各延供养。隋末海陵大宁寺僧智喜。开房延入。于中静坐。昼卧惊起曰。火发。喜四出顾视了无。向曰。吾患耳妄闻耶。明日昼惊。如此三度遂东还宁海。去后李子通贼破县烧寺。如所告焉。大虫伤害日数十人。乃设禳灾大斋。忽有一虎入堂。搏一人将去。向逐后唤住何造次。今为檀越设斋。可放此人。依言即放。诸虎大集。以杖扣头为说法。于是相随远去。又欲往天台寻智者古迹。谓弟子曰。吾虽欲至天台而不达在江南一山中。西北望见一城。及过江至江阴县。道俗留连于县东南山起寺。号曰定山。便经年稔。后天下渐安。又还海陵盐亭。百姓留之。有小孤山出地百仞。四面无草木。于前立寺名为正见。处之。贞观四年冬初。谓门人曰。吾与汝别。近梦恶将不起矣。遂卧二十日。忽起索汤。盥浴剃发自辰至酉。面西而终。年七十八。将终谓弟子曰。吾愿以身施诸鸟兽。此无林木。食若不尽秽人眼目。可埋山西南。及依往埋。掘便值石。盘薄无由。又更试掘遂得一处。凹陷石上恰得容身。因厝中置塔其上。向生常日投陀林野驯伏猛兽。观想西方口唱南无佛。不多说法。随缘一两句。有灾祥者令避。托以梦想所见。贞观二年。有常洲人。往幽洲见一女人。问海陵向禅师健不。又问识耶。答不识。女人以乌丝布头巾用寄向师。此人遇患经年不至。向预知之。每叹息那不至耶。人至江阴附头巾。与海陵人将至其处。乃令弟子逆之。恰至门首。相值以巾付还。向得巾执玩。咨嗟裂破付弟子。人得一片。有不得者。贞观三年。天下大括义宁私度。不出者斩。闻此咸畏。得头巾者并依还俗。其不得者现今出家。其年大雪深数尺。告弟子曰。吾须新菜。弟子曰。雪深叵得。曰上山求之可有。如言上山数里至一树下皆是青菜。取之而返。预知皆如此也。

释道信。姓司马。未详何人。初七岁时经事一师。戒行不纯。信每陈谏。以不见从密怀斋检。经于五载而师不知。又有二僧莫知何

来。入舒州[山*完]公山静修禅业。闻而往赴便蒙授法。随逐依学遂经十年。师往罗浮不许相逐。但于后住必大弘益。国访贤良许度出家。因此附名住吉州寺。被贼围城七十余日。城中乏水人皆困弊。信从外入井水还复。刺史叩头。贼何时散。信曰。但念般若。乃令合城同时合声。须臾外贼见城四角。大人力士威猛绝伦。思欲得见刺史。告曰。欲见大人可自入城。群贼即散。既见平定欲往衡岳。路次江洲。道俗留止庐山大林寺。虽经贼盗又经十年。蕲州道俗请度江北黄梅县众造寺。依然山行。遂见双峰有好泉石。即住终志。当夜大有猛兽来绕。并为授归戒。授已令去。自入山来三十余载。诸州学道无远不至。刺史崔义玄。闻而就礼。临终语弟子弘忍。可为吾造塔。命将不久。又催急成。又问中未。答欲至中。众人曰。和尚可不付嘱耶。曰生来付嘱不少。此语才了奄尔便绝。于时山中五百余人。并诸州道俗。忽见天地闇冥。绕住三里树木叶白。房侧梧桐树曲枝向房。至今曲处皆枯。即永徽二年闰九月四日也。春秋七十有二。至三年弟子弘忍等。至塔开看端坐如旧。即移往本处。于今若存。

释惠明。姓王。杭州人。少出家。游道无定所。时越州敏法师。聚徒扬化远近奔随。明于法席二十五年。众侣千僧解玄第一。持衣大布二十余载。时共目之青布明也。翘勇果敢策勤无偶。后至蒋州岩禅师所。一经十年咨请禅法在山禅念。经雪路塞七日不食。念言。我闻不食七日便死。今明知业也。若业自在可试知之。以绳自悬于高崖。恍恍如人割断。因落崖底。如人擎置一无所损。复至荆州四望山头陀。二虎交斗自往分解。冬夏一服行止形俱。所去无恋。即经所谓如鸟凌空。喻斯人矣。诵思益经依经作业。近龙朔年。从南山出至京游观。与其言论无得为先。不久旋返云往江曲。依闲修道莫知定所。

## 续高僧传卷第第二十二

明律上　正传十五　附见十二。

梁杨都天竺寺释法超传一。

梁钟山云居寺释道禅传二。

齐邺下大觉寺释慧光传三(道云　道晖　冯居士)

齐邺东大衍寺释昙隐传四(洪理　道乐)

陈杨都光宅寺释昙瑗传五。

陈杨都奉诚寺大律都释智文传六。

隋大兴国寺释法愿传七(道龛　道行)

隋京师大兴善寺释灵藏传八。

隋西京延兴寺释通幽传九。

隋蒋州奉诚寺释道成传十。

隋西京大兴善寺释洪遵传十一(道洪　法胜　洪渊)

隋西京大禅定道场释觉朗传十二(海藏　法锵)

唐始州香林寺释慧主传十三。

唐京师胜光寺释智保传十四。

唐益州龙居寺释慧诜传十五。

释法超。姓孟氏。晋陵无锡人也。十一出家住灵根寺。幼而聪颖笃学无倦。从同寺僧护修习经论。而雅有深思。幽求讨击学论归仰。贫无衣食乞丐自资。心性柔软劳苦非虑。晚从安乐寺智称专攻十诵。致名命家语其折衷者。数过二百。自称公殁后独步京邑。中岁废业颇失鸿绪。后复缀讲众重殷矣。帝谓律教乃是象运攸凭。觉慧阶渐。治身灭罪之要。三圣由之而归。必不得门如闭目夜行。常惧蹈诸坑堑。欲使僧尼于五篇七聚导意奖心。以超律学之秀。敕为都邑僧正。庶其弘扇有徒。仪表斯立。武帝又以律部繁广临事难究。听览余隙遍寻戒检。附世结文。撰为一十四卷。号曰出要律仪。以少许之词网罗众部。通下梁境并依详用。普通六年。遍集知事及于名解。于平等殿敕超讲律。帝亲临座听受成规。以众通道俗。恐陷于愆目。但略举刚要宣示宏旨。三旬将满文言便竟。所以导扬秘部弘悟当机。遂得四众移心朝宰胥悦。至七年冬。卒于天竺住寺。春秋七十有一。天子下敕流慰。并令有司葬钟山开善寺墓。

释道禅。交阯人。早出世网。立性方严。修身守戒。冰霜例德。乡族道俗咸贵其克己。而重其笃行。仙洲。山寺旧多虎害。禅往居之此灾遂远。闻齐竟陵王大开禅律盛张讲肆。千里引驾同造金陵。皆是四海标领。人雄道杰。禅传芳借甚通夜不寐。思参胜集篮奉真诠。乃以永明之初。游历京室。住钟山云居下寺。听摋众部。偏以十诵知名。经略道化僧尼信奉。故有棱威振发以见声名恬愉诱悟议于风采。都邑受其戒范者数越千人。常听之徒众不盈百。兼乐灭觉观。亟留幽谷。动踰宵景方寻顾步。加复蔬食弊衣华无布口。有济芳美者。便随给贫病。知足之富岂得过焉。末居于寺舍。屏迹山林。不交荣世。安

苦立行。人以为忧。而禅不改其乐也。以大通元年卒于山寺。春秋七十矣。

释慧光。姓杨氏。定州卢人也。年十三随父入洛。四月八日往佛陀禅师所从受三归。陀异其眼光外射如焰。深惟必有奇操也。苦邀留之且令诵经。光执卷览文曾若昔习。旁通博义穷诸幽理。兼以剧谈谲诡态新奇。变动物情时谈逸口。至夏末度而出家。所习经诰便为人说。辞既清靡理亦高华。时人号之圣沙弥也。因获利养受而还施。师为掌之寻用复尽。佛陀曰。此诚大士之行也。便纵而不禁。咨请教诫敬而异之。然其雅量弘方不拘小节。赞毁得失声色不渝。众益器之。而美其远度。陀曰。此沙弥非常人也。若受大戒宜先听律。律是慧基。非智不奉。若初依经论必轻戒网。邪见灭法障道之元。由是因循多授律检。先是四分未广宣通。有道覆律师。创开此部。制疏六卷。但是科文。至于提举宏宗。无闻于世。故光之所学惟据口传。及年登冠肇。学行略周。尝闻言不通华发戒便阻。乃往本乡进受具足。博听律部随文奉行。四夏将登讲僧祇律。初以唱高和寡。词理精玄渐染津流。未遂听徒云合。光知学功之所致也。义须广周群部。乃从辩公参学经论。听说之美声扬赵都。后入洛京搜扬新异。南北音字通贯幽微。悉为心计之劳。事须文记。乃方事纸笔缀述所闻。兼以意量。参互销释。陀以他日密睹文言。乃呼而告曰。吾之度子。望传果向于心耳。何乃区区方事世语乎。今观神器已成。可为高明法师矣。道务非子分也。如何自累。因而流涕。会佛陀任少林寺主。勒那初译十地。至后合翻。事在别传。光时预沾其席。以素习方言通其两诤。取舍由悟纲领存焉。自此地论流传命章开释。四分一部草创基兹。其华严涅槃维摩十地地持等。并疏其奥旨而弘演导。然文存风骨颇略章句故千载仰其清规。众师奉为宗辖矣。司徒高傲曹仆射高隆之。及朝臣司马令狐子儒等。齐代名贤重之如圣。尝遇亢旱。众以闻光。乃就嵩岳池边烧香请雨。寻即流霔原隰。民皆利之。又尔朱氏举兵北伐。征税僧尼用充军实。先立严刑。敢谏者斩。时光任僧官。顾五众屯塞。以命直往语世隆曰。若当行此税。国事不存。言既克明事亦遂免。其感致幽显为若此也。初在京洛任国僧都。后召入邺绥缉有功。转为国统。将终前日。乘车向曹。行出寺门。屋脊自裂即坐判事。块落笔前寻视无从。知及终相。因斯乖悆。四旬有余。奄化于邺城大觉寺。春秋七十矣。光常愿生佛境。而不定方隅。及气将欲绝。大见天宫来下。遂乃投诚安养。溘从斯卒。自光立志贞静坚存戒业。动止安详衣裳附帖。昼夜存道。财无盈尺之贮。涤除便秽。誓以报尽为期。偏重行宗四仪无妄。其法洁己独立。七众深崇其操。自正道东指。弘匠于世。则以道安为言初。缁素革风广位声教。则慧光抑其次矣。凡所撰胜鬘遗教温室仁王般若等。皆有注释。又再造四分律疏百二十纸。后代引之为义节。并羯磨戒本咸加删定。被于法侣今咸诵之。又着玄宗论大

乘义律义章仁王七诫及僧制十八条。并文旨清肃见重时世。学士道云。早依师禀。奉光遗令专弘律部。造疏九卷为众所先。成匠极多流衍弥远。加以威容严肃动止有仪。谈吐慈和言行相检。又光门人道晖者。连衡云席。情智傲岸不守方隅。略云所制以为七卷。间以意会。揵度推焉。故谚云。云公头。晖公尾。洪理中间着。所以是也。并存亡有绪嘉绩莫寻。可为悲哉。时光诸学士翘颖如林。众所推仰者十人。拣选行解入室惟九。有儒生凭衮。光乃将入数中。衮本冀人。通解经史。被贡入台用拟观国。私自惟曰。玄素两教颇曾怀抱。至于释宗生未信重。试往候光欲论名理。正值上讲因而就听。瞩其威容聆其清辩。文句所指遣滞为先。即坐尽虔伤闻其晚。顿足稽颡毕命归依。然攻击病源。深明要害。我为有本。偏所长驱。每有名胜道俗。来资法药。衮随病立治。信者衔泣。故其言曰。诸行者不得信此。无明昏心觅长觅短。听经学问严饰我心。须识诈贼觅他道恶。不求其长则吾我渐歇。特须分疏勿迷自他。我过常起炽然法界。他道少过便即嗔也。常须看心自臣多过。若思量者虽在世间。无有滋味终无欢心。以未丧我何由有乐。此心将我上至非想。还下地狱。常诱诳我。如怨家。如爱奴。岂可学问长养贼心。巧作细作。使觅名利造疽妒也。故经云。当为心师不师于心。八岁能诵百岁不行。不救急也。时有私写其言者。世号捧心论焉。亦有怀本于胸逢境终忘者。无勤励故耳。衮在光门低头敛气。常供厨隶日营饭粥。奉僧既了。荡涤凝淀温煮自资。微有香美便留后供。夜宿窖前取蒿一束。半以藉背半以坐之。明相才动粥便以熟。无问阴晴此事常尔。午后担食送彼狱囚。往还所经识者开路。或至绸人广众。率先供给。若水若火若扫若帚。随其要务莫不预焉。口随说法初不告倦。遂卒光门。

释昙隐。姓史。河内人。少厌尘俗早游佛寺。崇奉戒约诵习群经。凡三十万言。日夜通准以为常业。及年满受具。归宗道覆而听律部。精励弥久穿凿逾深。后从光公更采精要。陶染变通。遂为光部之大弟子也。乃超步京邺北悟燕赵。定州刺史侯景。敬若神仙。为之造寺延住供给。末还漳滨阐扬斯教。仆射高隆之。加礼荣异行台。侯景又于邺东为造大衍寺。重引处之。弘播戒宗五众师仰。随问判决文义雅正。时有持律沙门道乐者。行解相兼物望同美。气调宏逸或拟连衡。故邺中语曰。律宗明略唯有隐乐。其为世重如此。而隐性乐独游不畜弟子。财无尺贮袒背终身。衣钵恒随诚均鸟翼。顾旋身转取譬象回。通律持律。时惟一人而已。年六十有三。终于邺城大觉寺。着钞四卷。门人成器者十余。皆宗其轨辙。时有律师洪理者。精气独架词采严正。预在论击罕不丧轮。着钞两卷时共同秘。后为沙门智首开散词义。更张纲目合成四卷。所在咸诵云。

释昙瑗。未详氏族。金陵人也。才术纵横子史周综。自幼及长以

听涉驰名。数论时宗普经陶述。而威严群小不妄登临。矜持有功颇以文华自处。时或规谏之者。瑗因摆拨前习。专征鄙倍。弦韦所诰验于耳目。由是名重京邑。同例钦焉。以戒律处世。住持为要。乃从诸讲席专师十诵。功绩既着学观斯张。自尔恒当元宰。镇讲相续。有陈之世无与为邻。使夫五众揖其风猷七贵从其津济。瑗其有之矣。常徒讲众二百余人。宣帝下诏国内。初受戒者夏未满五皆参律肆。可于都邑大寺广置德场。仍敕瑗总知监检明示科举。有司准给衣食。勿使经营形累致亏功绩。瑗既蒙恩诏通诲国僧。四远被征万里相属。时即搜擢明解词义者二十余人。一时敷训。众齐三百于斯时也京邑屯闹行诵相諠。国供丰华学人无弊。不踰数载道器大增。其有学成将还本邑。瑗皆聚徒对问理事。无疑者方乃遣之。由是律学更新上闻天听。帝又下敕荣慰。以瑗为国之僧正。令住光宅。苦辞以任。敕特许之。而栖托不竞。闭门自捡。非夫众集不妄经行。庆吊斋会了无通预。山泉林竹见便忘反。每上钟阜诸寺循造道贤。触兴赋诗览物怀古。洪偃法师傲岸泉石偏见朋从。把臂郊垧同游故苑。瑗题树为诗曰。丹陵粉叶少。白水黍苗多。浸淫下客泪。哀怨动人歌。春蹊度旅葛。秋浦没长莎。麋鹿自腾倚。车骑绝经过。萧条肆野望。惆怅将如何。偃续题曰。龙田留故苑。汾水结余波。怅望伤游目。辛酸思绪多。凉烟惨高树。浓露变轻萝。泽葵犹带井。池竹下侵荷。秋风徒自急。无复白云歌。瑗以太建年中卒于住寺。春秋八十有二。初微疾将现。便告众曰。生死对法凡圣俱缠。自非极位有心谁免。今将就后世力不相由。愿生来讲诲分有冥功。彼我齐修用为来习。不尔与世沉浮未成通济。幸诸梵行同思此言。终事任量可依成教。言讫端坐如定欻然已逝。道俗悲泣。叹其神志明正不偶缘业。有敕依法焚之。为立白塔。建碑于寺。着十诵疏十卷戒本羯磨疏各两卷僧家书仪四卷别集八卷。见行于世。

释智文。姓陶。丹阳人。母齐中书完韬女也。怀文之始梦睹梵僧。把松枝而授曰。尔后诞男与为尘尾。及文生也卓异恒伦。志学之年依宝田智成。以为师傅。既受具后专讲玄津。以戒足分为五乘。律检开成七众。岂止通衢生死。亦乃组辔道场。义须先精方符佛意。值奉诚僧辩。威德冠众解行高物。传业之盛独步江表。推其领袖则大明象公。文初依辩学。后归象下。十诵诸部罔弗通练。以梁大同七年。灵味凡官诸寺启敕。请文于光业寺。首开律藏。陈郡殷均为之檀越。故使相趋常听二百许人。属梁末祸难。乃避地于闽下。复光岭表。时僧宗法准。知名后进。皆执卷请益。又与真谛同止晋安。故得讲译都会交映法门。边俗信心于斯风革。酒家毁其柞器。渔者焚其罟网。僧尼什物于是备焉。有陈驭宇江海廓清。讲授门徒弥繁梁季。宣帝命旅克有准淝。一战不功千金日丧。转输运力遂倩众僧。文深护正法不惧严诛。乃格词曰。圣上诚异宇文废灭三宝。君子为国必在礼义。岂宜以胜福田为胥下之役。非止延敌轻汉。亦恐致罪尤深。有敕许焉。事

即停寝。尔后凡所详奏莫非允惬。理众摈罚咸符时要。尚书令济阳江总。[山*重]道造房无爽旬月。是知学而有禄德必有邻。法位宜升众望悦矣。大隋革运别降纶言。既屏僧司宪章律府。大军之后荆棘攸生。十滥六群滋彰江表。文又案法澄剪。寻得无声深。可谓少壮免白发之妖。稊莠绝青田之薉矣。前后州将。甫及下车。皆尊仰年德罕不修敬。柱国武山公郭衍。只敬倍常。躬携妻子到寺檀舍。盛设法斋请敷律题。抑扬剖析有克壮之姿。听侣千余罔不嗟服。以开皇十九年二月二十日。迁于住寺。春秋九十有一。即窆寺之南山东垄。与辩律师墓相望。自文之据道也器宇刚物风范肃人。戒品圆净处断明白。然剖折章句词省义富。众家修撰罕有能出其右者。又金陵军火遗烬莫留。乃誓志葺治惟新旧趾。讲十诵八十五遍。大小乘戒心羯磨等二十余遍。金光遗教等各有差焉。着律义疏十二卷。羯磨疏四卷。菩萨戒疏两卷。学门传贵以为口实。僧尼从受戒者三千余人。学士分讲者。则宝定慧峙慧巘智升慧觉等。惟道志法成。双美竹箭拥徒建业。文昔梦泛舟海钓获二大鱼。心甚异之。及于东安寺讲。麈尾才振两峰俱落。深怪其事。以询建初琼上。乃曰。斯告之先见。必有二龙传公讲者。其言果矣。志名解最优。大尉晋王。家僧礼待。以仁寿之岁。志为树碑内。慧日道场释法论为文。

释法愿。姓任。西河人也。性警达颇自高上。而拔致穷玄不偶侪侣。东观道化遂达邺都。形厕白衣言扬缁服。齐昭玄大统法上。嘉其神慧与语终朝。深通志梗。因摄而剃落。日赐幽奥。横励时伦。乃恣其游博。愿勇思风驰周行讲席。求法无怠问道新奇。后乃仰踪波离专经律部网罗佛治舟迳僧猷。自东夏所传四部律本。并制义疏。妙会异同。当有齐之盛。律徒飙举。法正一部各竞前驱。云公创叙纲模。晖上删其纤芥。法愿霜情启旦孤映群篇。挫拉言初流威灭后。所以履历谈对众皆杜词。故得立破众家。百有余计。并莫敢当其锋锐也。时以其彭亨罕敌。号之为律虎焉。至于断处事途。多从文相商度结正。佥义攸归乃下敕召为大庄严石窟二寺上座。皇隋受命。又敕任并州大兴国寺主。频登纲管善御大众。化移前政实济济焉。以开皇七年六月二十二日。终于所住。春秋六十有四。葬于并城之西。建塔崇范。所制律疏。惟四分一本十卷是非钞两卷见存。余并零失。有弟子道行者。器局淹和亲传师授。善机悟明控引。谈述疏旨不坠厥宗。每至讲散身导学徒。绕于愿塔致敬而返。及春秋至节此例恒修。今年八十有余。犹铺疏旨摘示诸测隐。时又有沙门道龛。资学于愿。执教赴行学望最优。成进初心弘持独秀。为时叹美。而素尚竞肃遵若文宗。才有违忤即不参隶。故说戒序引有言。唱白之者既无正制号为非法。虽初从众侣。后必重张。乃出郭结界。更说新本。斯亦贞梗之严令也。太为克峭未是伦通。至今此部犹多滞结云。

释灵藏。俗姓王氏。雍州新丰人也。年未登学志慕情远。依随和上颍律师而出家焉。藏承遵出要善达持犯。僧祇一部世称冠冕。于智度论讲解无遗。妙尚冲虚兼崇纲务。时属周初佛法全盛。国家年别大度僧尼。以藏识解淹明铨品行业。若讲若诵卷部众多。随有文义莫不周镜。时共测量。通经了意最为第一。藏之本师素钟华望。为太祖隋公所重。道义斯洽得丧相符。藏与高祖。布衣知友情款绸狎。及龙飞兹始弥结深衷。礼让崇敦光价朝宰。移都南阜。任选形胜而置国寺。藏以朝宰惟重佛法攸凭。乃择京都中会路均近远。于遵善坊天衢之左而置寺焉。今之大兴善是也。自斯已后。中使重沓礼遇转隆。厚味嘉肴密舆封送。王人继至接轸相趋。又敕左右仆射两日一参。坐以镇之与语而退。时教网初张名德云构。皆陈声望莫与争雄。宫闱严卫来往难阻。帝卒须见频阙朝谒。乃敕诸门不须安籍。任藏往返。及处内禁与帝等伦。坐必同榻行必同舆。经纶国务雅会天鉴。有时住宿即迩寝殿。嚫锡之费盖无竞矣。开皇四年。关辅亢旱。帝引民众就给洛州。敕藏同行共通圣化。既达所在归投极多。帝闻之告曰。弟子是俗人天子。律师为道人天子。有乐离俗者。任师度之。遂依而度。前后数万。晚以事闻。帝大悦曰。律师度人为善。弟子禁人为恶。言虽有异意则不殊。至于隋运译经胜缘贵集。身先众范言会时望。未知寺任纲正有声。开皇六年卒于所住。春秋六十有八葬于南郊。

释通幽。姓赵氏。河东蒲阪人。幼龄遗世早慕玄风。弱冠加年遂沾僧仵。而贞心苦节寒暑不[圬-土＋虚]。寻师访道夷崄无变。遇周齐淩乱远涉江皋。业架金陵素气攸远。及大隋开运。还归渭阴。味法泰其生平。操行分其容止。至于弘宣示教。则以毗尼唱首。调御心神仍用三昧游适。故戒定两藏总萃胸襟。学门再敞远近斯赴。晚贯籍延兴。时当草创。土木瓦石工匠同举。而事归天造形命未沦。随所运为无非损丧。幽戒约内结。仁洽外弘。立四大井各施漉具。凡有施用躬自详观。驰赴百工晓夜无厌。皆将送虫豸得存性命。故延兴一寺独免刑残。自余缔构焉难复叙。而洁己自励罕附斯伦。每欲开经必盥手及腕齐肘已后犹从常净。举经对目臂不下垂。房宇覆处未尝澡漱。涕唾反咽不弃寺中。便利洗净乃终其报。又自生常不用巾襆。手湿则任其自干。三衣则重被其体。自外道具仅支时要。每自嗟曰。生不功一片之善。死不酬一毫之累。虚负灵神。何期误也。遂诫弟子曰。吾变常之后。幸以残身遗诸禽兽。傥蒙少福冀灭余殃。忽以大业元年正月十五日。端坐卒于延兴寺房。春秋五十有七。弟子等从其先志。林葬于终南之山至相前峰。火燎余骸立塔存矣。

释道成。字明范。俗姓陶氏。丹阳人也。祖诞齐招远将军永嘉大守。文佥梁贞威将军上虞令。成少而入道。住永嘉崇玄寺。事式法师为弟子。仪貌瑰美奇姿拔众。群伍目曰神童。具戒之后学超侪辈。大

同之初栖游京辇受业奉诚寺大律都沙门智文。十诵才经两遍。年逾未立别肆开筵。数论毗昙染神便悟。无繁工倍闻一知十。是以京邑耆老咸称后生可畏。讲十诵律菩萨戒大品法华诸经律等一百四十遍。又讲观音一日三遍。着律大本羯磨诸经疏三十六卷。至于意树心花增晖旦曜。析理质疑听者忘倦。学士慧藏法祥等。并游方讲说法轮常转。传兹后焰利益弘多。咸蔬素洁己珠戒居心。神解严明深禅在念。兼六时虔忏。三余暇日[敲-高＋(虎-儿＋魚)]猎文史。欲令知无不为也。然其性用安庠威仪合度。天人揩揩罕有其俦。软语爱言。不常忤物。后现疾旬余。犹牵讲演。以开皇十九年五月五日。迁神于兴严寺。春秋六十有八。大渐之际惟称念佛。肢节软暖合掌分明。即以其月八日。窆于奉诚寺之南山。墓志高坐寺僧慧嵷所作。

释洪遵。姓时氏。相州人也。八岁出家。从师请业屡高声驾。及受具后专学律部。心生重敬。内自惟曰。出家基趾其存戒乎。住持万载。被于遗教。谅非虚矣。更辞师友游方听习。履涉相京咨访深义。有所未喻决问罕通。三夏将满遂知大旨。初住嵩高少林寺。依资云公开胸律要。并及华严大论前后参听并扣其关户涣然大明。承邺下晖公盛弘四分。因往从焉。听徒五百。多以巧媚自通。覆讲坚论了无命及。晖寔律学名匠。而智或先图。遵固解冠时伦。全不以曲私在虑。后因盛集异学充堂。遵乃束晖制疏。捧入堂中曰。伏膺有日都未见知。是则师资两亡。敢以文疏仰及。便置之坐上往覆。云所既属舍见来降。即命登座覆述。吐纳纤隐众仰如山。自后专预正时结徒毕业。以戒律旁义有会他部者。乃重听大论毗昙。开沃津奥。又以心使未静。就诸禅林学调顺法。年踰十腊方归律宗。四远望风堂盈千计。时为荣大也。齐主既敞教门。言承付嘱。五众有坠宪网者。皆据内律治之。以遵学声早举。策授为断事沙门。时青齐诸众。连诤经久。乃彻天听。无由息讼。下敕令往。遵以法和喻。以律科惩曲感物情。繁诤自弭。由是更增时美。法侣欣之。及齐历将季擅名逾远。而非类不交惟道同辙。名儒大德见辄慕从。常与慧远等名僧通宵造尽。周平齐日隐于白鹿岩中。及宣政搜扬。被举住于嵩岳。德不孤峙众复屯归。大隋廓定招贤四海。开皇七年。下敕追诣京阙。与五大德同时奉见。特蒙劳引令住兴善。并十弟子四事供养。十一年中。又敕与天竺僧共译梵文。至十六年。复敕请为讲律众主。于崇敬寺聚徒成业。先是关内素奉僧祇。习俗生常恶闻异学。乍讲四分人听全稀。还是东川赞击成务。遵欲广流法味。理任权机。乃旦剖法华晚扬法正。来为开经说为通律。屡停炎澳渐致附宗。开导四分一人而已。迄至于今僧祇绝唱。遵为人形仪儒雅。动据现猷。而神辩如泉。声相钟鼓。预升法位罕有昏漠。开悟之绩寔难嗣焉。仁寿二年。敕送舍利于卫州之福聚寺。将出示众。乃放红赤二光。晃发远近照灼人目。道俗同睹大生庆悦。仁寿四年。下诏曰。朕只受肇命抚育生民。遵奉圣教重兴象法。而如来

大慈覆护群品。感见舍利开导含生。朕已分布远近皆起灵塔。其间诸州犹有未遍。今更请大德奉送舍利。各往诸州依前造塔。所请之僧必须德行可尊善解法相。使能宣扬佛教。感寤愚迷。宜集诸寺三纲详共推择录以奏闻。当与一切苍生同斯福业。遵乃搜举名解者用承上命。登又下敕。三十余州一时同送。遵又蒙使。于博州起塔。初至州西。有白鹄数十头。当于舆上旋绕数匝。久之而逝。及至城东隆圣寺置塔之所。夜有白光数十道。道如车轴住于基上。边有鸟巢树上。及光之洞明众鸟惊散。又雨银花委地光耀如雪。掘基五尺获粟半升。夜降神仙八十四人。持华绕塔久乃方隐。又妇人李氏患目二十余年。及来礼拜两目齐见。后行道之夕。又放赤光照寺东房。见卧佛及坐佛说法之像。复见梵僧对架读经。有一十四字。皆是梵书。时人不识。及四月八日当下塔时。感黑蜂无数衔香绕塔。气蔚且熏不同人世。又见白莲花在塔四角高数百丈。花叶分布下垂于空。时间五彩莲花厕填其内。又见天人烧香而左转者。于是总集而观叹未曾有。属目不见者非无一二。及下覆讫诸相皆止。遵于京邑盛开律仪名骇昔人。而传叙玄宗其后盖阙。又着大纯钞五卷。用通律典。寻又下敕令知寺任。弼谐僧众亟光徽绩。以大业四年五月十九日。卒于兴善。春秋七十有九。隋初又有道洪法胜洪渊等。并以律学著名。洪据相州绍通云胤。容止沈正宣解有仪。学门七百亟程弘量。故诸经论之士将欲导世者。皆停洪讲席。观其风略采为轨躅。胜博涉有功。而言行无副。神志高卓时共潜推。但身令未广。故听徒简略。渊学承遵统化被中山。纲维正象有声幽冀。年代非远。并不测其终。

释觉朗。俗姓未详。河东人。住大兴善寺。明四分律及大涅槃而气骨陵人形声动物。游诸街巷罕不顾之。仁寿四年。下敕令送舍利于绛州觉成寺。初达治所出示道俗。涌出金瓶分为七分。光照彻外。穿基二丈得粟半升。又感黄雀一头。飞迫于人全无怖惧。驯扰佛堂久便自失。又石函盖上。见二菩萨踞坐宝座前有一尼敛手曲敬。或见飞仙及三黄雀并及双树麟凤等象。将下三日常放光明。乃迷昼夜朗过灯耀。有掩堂灭炬者。而光色逾盛溢于幽障。玄素通感荣庆相諠。朗具表闻。广如别传。大业之末。有敕令知大禅定道场主。镇压豪横怗然向风。渐润道化。颇怀钦重。不久卒于所住。时又有沙门海藏。识信坚正宗仰律司。屡讲四分少有传嗣。唐运置十大德。藏其一焉。又有法锵律师。本住静法。末厌烦梗南栖太和。幽居养志不尘僧众。孤行岩岫偃息松林。服饵守中赏心唯识。亦搔索之开士也。及终没后露骸山侧。至夜有灯照之。道俗往观。失灯所在。远望还见动经两月光照逾明。

释慧主。俗姓贾氏。始州永归县人。六岁出家。为斌法师弟子。后令诵遗教一夕便度。以经验师多有乖越。便舍之而往姜律师所。诵

法华经。寺东房中讲于俗律。试听一遍性若曾闻。乃问十关无能解者。刺史以下合州白黑。皆往咨问莫不归伏。始州一部祖宗道众。即为州内律主受菩萨戒。既尔约束以佛为师。尚不敬天况礼神道。于是佛法方得开弘。于黄安县造寺七所。梓潼县造十寺。武连县造三寺。从彼至今方将盛矣。初主登冠。欲受具足。当境无人。乃入京选德于甘露寺受戒。惟听四分余义旁通。梦见三日三夜天地闇冥众生无眼。过此忽明眼还明净。觉已汗流。一百日后周毁经道。方知征应。即返故乡。南山藏伏惟食松叶。异类禽兽同集无声。或有山神送茯苓甘松香来。获此供养六时行道。禽兽随行。礼佛诵经似如听者。仍为幽显受菩萨戒。后有猕猴群共治道。主曰。汝性躁扰作此何为。曰时君异也。佛日通也。深怪此言。寻尔更有异祥。龙飞兽集香气充山。其类众矣。后有八人采弓材者。甚大惊骇。便慰主曰。圣君出世。时号开皇矣。即将出山。以事奏闻。蒙预出家。大业中。敕还本州香林寺。常弘四分为业。武德之始。陵阳公。临益州。素少信心。将百余驮物行至始州。令于寺内讲堂佛殿僧房安置。无敢违者。主从庄还见斯秽杂。即入房中取锡杖三衣出叹曰。死活今日矣。举杖向诸驴骡。一时倒仆如死。两手各擎一驮掷弃坑中。州县官人惊怖执主。状申陵阳。大笑一无所怪。书曰。弟子数病不逢害鬼。蒙得律师破悭贪袋。深为大利。今附沉香十斤紬绫十段仰赠。后还京日从受菩萨戒焉。贞观三年。寺有明禅师者。清卓不群。白日独坐见无半身。向众述曰。吾与律师建立此寺。两人同心忽失半身。将不律师先去。不者明其死矣。明日食时俗人惊云。寺家设会耶。见有四路客僧数千人入寺。今何所在。寻尔午时主便无疾而逝。春秋八十九矣。

释智保。河东人。弱龄入道。清慎居心。而在性刚謇不轨流俗。进受具后正业禁司。拥节专制挺超群侣。博听异解贯练心神。废立文旨大观掌内。所以律部遐被寔赖斯人。故能维摄自他言行相守。至于流略坟素颇获其宗。谈对玄儒不后其术。笔记之工时扬大义。缘情流采嗣接英华。初住胜光末居禅定。国供丰积受用多亏。所以名僧大德日陈形器。凭准神解。可以言传。至于衣食资求。未能清涤。僧众四百同食一堂。新菜果瓜多选香美。保低目仰手依法受之。任得甘苦。随便进啖。皆留子实恐伤种相。由知法者少疑未详检。其知量敬护皆若此也。后返胜光历业弥峻。园蔬溉灌水杂细虫。直岁高视但论事办。保念此无辜交被刑害。躬执漉具达送方还。寺有草物堪为僧用者。必拾掇鸠聚身送厨帐。其杂行纷纶诚难备举。以武德末年遘疾将渐。而正气明爽。告友人慧满曰。余其死矣。而精神不得超胜如何。有问意故。答云。观其来荫。似作守寺之神耳。而止于西院佛殿。余频以法遣之。卒不能离。言讫便绝。自尔所陈殿宇人罕独登。时须开入无不啬然毛动。及后百日尝有老姥。内怀酒食将遗诸僧。行至寺门忽被神害。身死委地器物流离。斯亦严厉之所致也。故僧侣摄其风

威。有涉鄙吝者。皆慷而悛正矣。自保之据道。卓秀出群一食充躯。虽经病重不变前节。不宿俗舍常止僧坊。虽曾远涉必栖林野。三衣常被瓶钵自随。不执俗器不观音乐。五兵六法誓不身经。理会高僧闻便赴仰。故每日再讲必瓶钵自随。肃然成风无累于教。处众而食曾无盈长。残水余腻并以饼拭而啖之。一滴无遗。恐损施福故也。尝遇重病。每食有余一两匕者。停贮多日可得升许。亲看温煮命净人食之。有问其故。答曰。僧食难弃。不可妄轻业耳。传者目验生常景行。故直笔书其弘护之相焉。又尝患疟。寒则水淋。热则火炙。渴则急盐塞其口。痢则绝食取差。斯徒众矣。

　　释智诜。字慧成。姓徐。本徐州人。炫法师之弟也。少聪敏有志节。在蜀游学务勤律肆。会周陵法。因事入关不果所期。遂隐南岭。终南太白形影相吊。有隋革命光启正法。招赍硕德率先僧首。即于长安敷扬律藏。益州总管蜀王秀。奏请还蜀。王自出迎住法聚寺。道俗归崇。寺设大斋无不来赴。将食捉筋问炫法师曰。此处护净不。答曰。初还未得捡挍。承道不护净乃掷筋而起曰。宁啖屠儿食。此净铜何得啖也。诸僧数千一时都散。其严忌若此。故其在众屏气寂然。性不受施不妄干物。有僧道恢。为人凶险。遥见走避。人曰。卿从来不畏一人。何故畏诜律师耶。答曰。此佛法中王。那得不畏。人曰。以恢公膂力。可敌律师百人耶。答曰。纵敌千人。遥见百脉已沈四支不举。何敌之有乎。后以人请戒禁。行将諠扰。乃辞入龙居山寺。幽栖深阻轨迹不通延出辞疾。意欲登剑阁廓清井络。与诜书令归国化。使略答云。辱使至止并以诚言。披阅循环一言三复。文清渌水理破秋毫。贫道戒行多阙化术无方。宅身荒谷四十余载。狎鱼鸟以樵歌。习禅那思般若。以此卒岁分填沟壑。不谓耆年有幸运属休明。伏惟相王殿下。德隆三古道振百王。公攘臂而归旧里。衣锦而旋本邑。百姓有再生之期。万物起息肩之望。搢绅君子。捧玉帛而来仪。慷慨丈夫。委干戈而伏道。昔长卿返蜀徒擅清文。邓艾前来未能偃武。公华阳甲族未络名家。捧日登朝怀金问道。剑南长幼并傒来苏。岂藉微风自然草靡。当劝诸首领越境参迎。秀得书示军众。先作礼曰。人物争归。律师之力也。以武德元年十月一日平居而逝。年八十矣。

## 续高僧传卷第二十三上

　　明律下　正传六　附见五。

　　唐京师弘福寺释智首传一。

　　唐京师普光寺释慧琎传二(满德　真懿　善智　敬道)

唐相州日光寺释法砺传三。

唐京师普光寺释玄琬传四。

唐蒲州仁寿寺释慧萧传五。

唐京师普光寺释慧满传六。

释智首。姓皇甫氏。其源即安定玄晏先生之后也。家世丘园素居物表。随官流寓徙宅漳滨。而幼抱贞亮夙标雄杰。髫年离俗驰誉乡邦。初投相州云门寺智旻而出家焉。旻亦禅府龙骧心学翘望。即稠公之神足也。以首岁居学稚且略禁科。权示五门拥其三业。而神慧所指不慕下流。览属遗教戒为师本。定慧众善自此而繁。义理相符敢违先诰。所以每值律徒潜声咨问。随闻弘范如说修行。由是五众分驪。莫不就而请谒。俄而母氏辞世。复入道门。名为法施。住于官寺。深修八敬遵重五仪。志欲预有。制门誓愿奉而承则。然尼众在道。染附情深戒约是投。率多轻毁。而施割爱从道履正栖心。威服尼流声高魏土。自玄化东被未有斯踪。以首膝下相亲素钟华望。施欲早服道味濡沫戒宗。乃启旻授其具足。而未之许也。便内惟正检外讯侪章。恭附遵修缉谐伦伍。旻察其仪轨默而识之。知其风骨坚深乃许其受戒。首以缘成之法事假明贤。恐薄坠行门便有沦道器。乃周访郑卫盛德胜人。不累年期必邀登讣。时过三载方遂素怀。二十有二方禀大戒。虽从师授而得否未知。乃于古佛塔前请祈显证。蒙降佛摩顶身心安泰。方知感戒有实。自尔旦夕咨访挺出恒标。虽教所未闻。而行仪先备。及寻律部多会其文。明若夙知更陶神府。其有事义乖滞者。皆汏浍相融冥逾合契。后听道洪律席。同侣七百锋颖如林。至于寻文比义。自言迥拔。及玄思励勇通冠群宗。刚正严明风飙遗绪者。莫尚于首矣。故未至立年频开律府。懿德敏行咸共器之。灵裕法师道振雄伯范超伦等。亲管缁属预在下筵。时共美之重增荣观。会隋高造寺远召禅宗。将欲广振律诠流晖帝壤。若不附定通戒。行学无归。遂随师入关止于禅定。解既冥通声光三辅。初达天邑具览篇章便更博观。新解润以前闻。有识悟其玄规。更开讲肆既副本愿。登即然之。每日处众敷弘。余时却扫寻阅。于是三藏众经四年考定。其有词旨与律相关者。并对疏条会其前失。自律部东阐六百许年。传度归戒多迷体相。五部混而未分。二见纷其交杂。海内受戒。并诵法正之文。至于行护。随相多委师资相袭。缓急任其去取。轻重互而裁断。首乃衔慨披栝往往发蒙。商略古今具陈人世。着五部区分钞二十一卷。所谓高墉崇映天网遐张。再敞殊文统疏异术。群律见翻四百余卷因循讲解。由来一乱。今并括其同异。定其废立。本疏云师所撰。今缵两倍过之。故得诸部方驾于唐衢。七众周睇于贞观者。首之力矣。但关中专尚素奉僧祇。洪遵律师创开四分。而兼经通诲。道俗奔随。至于传文律仪盖蔑如

也。首乃播此幽求便即对开两设。沈文伏义。亘通古而未弘。硕难巨疑。抑众师之不解。皆标宗控会。释然大观。是由理思淹融。故能统详决矣。使夫持律之宾日填堂宇。遵亦亲于法座命众师之。相成之道不忘。弘赞之功靡替。遂得知归秦土。莫不宗猷法镜。始于随文末纪。终于大渐之前。三十余载独步京辇无敢抗衡敷演所被成匠非一所以见迹行徒知名唐世者。皆是首之汲引。寔由匡弼之功。而复每升法字规诫学徒。微涉滥非者为停讲坐。或有堕学者皆召而诲喻。闻者垂泣无不惩革。大业之始。又追住大禅定道场。今所谓大总持寺是也。供事转厚弥所遗削。顾以道穆帝里化移关表旧土凋丧流神靡依。乃抽撤什物百有余段。于相州云门故墟。今名光严山寺。于出家受戒二所双建两塔。蓥以珠宝饰以丹青。为列代之仪表。亦行学之资据。各铭景行树于塔右。贞观元年。有天竺三藏大赍梵本拟译唐文。乃诏所司搜扬英达。佥议所及遂处翻传。其有义涉律宗。皆咨而取正。至于八年。上以圣善早丧远感难陈虽化满天下而罔极之情未展。奉为太穆皇后。于宫城之西造弘福寺。广延德望咸萃其中。恐侥幸时誉妄登位席。以首道素严正不滥邀延。百辟上闻。召为弘福上座即总纲任采擢僧伦。其有预在征迎。莫不咨而趣舍。使夫众侣云会等嗅如兰不肃成规流芳不绝。自爰初开讲誓穷百遍。必得果心夕死可矣。始于漳表终至渭滨。随方陶诱恰穷本愿。庆本所念未几而终。详诸物议可为知命以贞观九年四月二十二日。宿疹再加。卒于所住。春秋六十有九。皇上哀悼。下敕令百司供给。丧事所须务令周备。自隋至唐。僧无国葬。创开摸揩。时共重之。仆射房玄龄。詹事杜正伦。并诸公卿。并亲尽哀诉崇戒范也。至二十九日。装办方具。时惟炎夏而尸不腐臭。众共嗟之。斯持戒力也。诸寺门学竞引素幢充诸街衢。官给地十亩于京城西郊之龙首原。县夫三百筑土坟之。种柏千株于今茂矣。慕义门学共立高碑。勒于弘福寺门。许敬宗为文。初律师弘化终始有闻。博见之举通古罕例。自讲士交竞救习昔传。仇勘群宗多乖名实。非夫积因往世。故得情启天乘。数百年来收宗始定。兼勤于听说重于行事。随务造仪皆施箴艾。每于晦望说戒先具法物。花香交饰蓥发堂中。预在听徒合掌跪坐一众兢竦。终于前事说欲陈净偏所诫期。每讲出罪濯诸沈累。故持律之士多往参焉。自终世后此事便绝。余尝处末座向经十载具观盛化。不觉谓之。生常初未之钦遇也。乃发愤关表具觌异徒。溢目者希将还京辅。忽承即世行相自崩。返望当时有逾天岸。呜呼可悲之深矣。

释慧琎。姓吴。杨州江都人也。母怀之时。即袪嗜欲。辛腥俗味眇然不顾。识者以为儿之所致。同身子矣。及年七岁心慕缁徒。道见沙门寻而忘返。亲欣其信仰也。遂放依荣法师而出家焉。孝谨天然罔由师训。随从奉敬初无乖越。每从荣游履诸寺。一无敢出离。便于荣所卧床下席地而伏。斯例非一。听荣摄论大悟时伦。即而讲说。嗟赏

者众。谈吐清雅妙会物情。于仁寿年中。从荣被召入于禅定。及具戒后专精律仪。听遵律师讲凡二十遍。又听首律师数亦相及。谦弱成治竖论不言。讲扬摄论方敷律相。时以其寄大乘而弘行范也。大业末历郊垒多虞。禅定一众雅推琎善能御敌。乃总集诸处人畜。普在昆池一庄。多设战楼用以防拟。琎独号令莫敢当锋。时司竹群贼鼓行郊野。所至摧殄无抗拒者。兵临庄次。意在诛荡。琎登楼一望。但见张旗十里。乃收束弓刀反缚奴仆。大设肴膳广开仓廪。身先入阵劳问军主。引至庄中命令就坐。既见盛设相与开颜。各执琎手。健道人也。饱啖而旋。惟取牛十头拟劳军士。牵至中道琎复从乞。以衔前顾皆用还之。所以义宁之初通庄并溃。惟有禅定如旧无损。即深明机要善达开遮。一人而已。加又偏工巧性无施不可。或庄严彩饰。或丹青轮奂。或裁缝服玩。或驱策人物。众兼四百通用推贤。至于诵说戒经。清音流靡。由来怠堕者闻琎说戒皆来坐听。竦耳峻坐畏其声止。贞观之初任云花寺上座。常弘摄论化开律部。晚又下令征入普光。纲理僧伦大小清穆。以八年冬终于此寺。春秋五十余矣。时又有沙门满德善智真懿敬道者。同琎所学慕义朋从。德慧悟天开谈说弘畅。智博解深奥情欣护法。懿导说有功化行多阻。道抱素自资性存经史。多从物故。懿独存焉扬敷京辇。

释法砺。俗姓李氏。赵人也。因宦遂家于相焉。生而牙齿全具。迄于终老中无龀毁。坚白逾常。登年学位便欣大法。初归灵裕法师。即度为弟子。风素翔郁威容都雅。言议博达欣尚玄奥。受具已后敦慎戒科。从静洪津师咨学四分。指撝刑网有历年所。振绩徽猷誉腾时类。功业既着更师异轨。又从恒州渊公。听集大义乃周两载。统略支叶穷讨根源。当即簿引所闻开讲律要。词吐简诣攻难弥坚。故得邻几独绝尤称今古。末又往江南游览十诵。而盛专师授讨击未资。还返邺中适缘开导。属隋炀道销岳渎尘扰。听徒拥戢咨逮无因。唐运初基法门重辟。会临漳令裴师远。夙承清训预展法筵。请砺在县敷弘相续。绵积累载开悟极多。四方怀道霄兴命驾。解契升堂行敦入室。砺以初学旧习委访莫归。若不流于文记是则通心无路。乃开拓素业更委异闻。旁讯经论为之本疏。时慧休法师道声远被见重世猷。赞击神理文义相接。故得符采相照律观高邈。休有功焉。以贞观九年十月。卒于故邺日光住寺。春秋六十有七。前后讲律四十余遍。制四分疏十卷。羯磨疏三卷。舍忏仪轻重叙等。各施卷部见重于时。时卫州道烁。律学所崇。业驾于砺。为时所重矣。

释玄琬。俗姓扬。弘农华州人也。远祖因徙今居雍州之新丰焉。青襟悟道履操冲明。志在学年方游法苑。事沙门昙延法师。延震岭宏标遗教法主。隋文钦重立寺处之。具见别传。而琬位居入室恭恪据怀及进具后。便随洪遵律师伏膺四分。冠冕遮性镕汰持犯。涉律三载便

事敷演。使于后进乐推前英叹美。乃旋踵本师。涅槃真体。捃摭新异。妙写幽微。又欲钦佩唯识包举理性。于昙迁禅师禀学摄论。并寻阅众锋。穷其心计。法华大集楞伽胜鬘地论中百等。并资承茂实。研核新闻。环循弥讨。其际搜会。擢其玄理。然顾福智相导有若轮驰。慧业略剖于终。标树创开于始。永惟延师存日。愿造丈六释迦。经略未圆奄便物故。誓志营复克遂先摸。于仁寿二年。提洽有缘便事炉锤。寺乃京皋冲要。峙望归心。故使至感冥通控引咸遂。当时空色清朗杲日流辉。上天雨花状如云母。满空飘洒终坠像前。僚庶嘉其罕逢。法属庆斯荣瑞及开摸之后雅相逾圆。即为关辅栋梁。金像之大有未过也。今在本寺。每于静夜清朝。飞流八音之响。而不测其来至。又造经四藏备尽庄严。诸有缮写皆资本据。又以二月八日大圣诞沐之晨。追惟旧绪敬崇浴具。每年此旦建讲设斋。通召四众供含悲敬。办罗七物普及僧俦。又常慨运岠象末有亏归禁。至于授受遮难滋彰乃蓥饰道场寻诸忏法。每春于受戒之首。依二十五佛及千转神咒。洁斋行道。使彼毁禁之流澄源返净。登坛纳法明白无疑。并传嗣于今住持不绝。从此而求。可谓护法菩萨也。而重法尊行。晨夕相仍。若值上德异人。必揖对欣振咨承余令。虽闻同昔习。而翘仰如新。斯后已谦光。罕有踪矣。逮贞观初年。以琬戒素成治朝野具瞻。有敕召为皇太子及诸王等受菩萨戒。故储宫以下师礼崇焉。有令造普光寺。召而居之。供事丰华广沾会响。又别敕延入为皇后六宫并妃主等。受戒椒掖问德禁中。授纳法财日逾填委。而钦若自守不顾有余。嚫施所资悉营功德。寻有别敕。于苑内德业寺。为皇后写现在藏经。当即下令。于延兴寺更造藏经。并委其监护。琬以二宫所寄惟谷其诚。只奉不难义须弘选。自周季灭法隋朝再兴。传度法本但存卷秩。至于寻检文理。取会多乖。乃结义学沙门仇勘正则。其有词旨不通者并咨而取决。故得法宝无滥于疑伪。迷悟有分于本末。纲领贞明自琬始也。昔育王再集于周时。今琬定宗于唐世。彼此诚异。厥致齐焉。然其匠训于世。三藏含之。偏以苦节自修德。以律仪驰誉。言为世范缁素收归。华夷诸国僧尼从受具戒者三千余人。王公僚佐爰及皂隶。从受归戒者二十余万。左仆射萧瑀兄弟。人伦藻镜久厌时烦。每咨法华会三之旨。龙树明中之教。沉吟移景奉佩而旋。右仆射杜如晦。临终委命。召为历劫师资。大将军薛万彻毗季。并及母氏。并钦崇戒约蔬素形终。普光道岳法师。解洞幽关辩开慧府。敬奉戒香行菩萨道。而汲引亡疲弘务终日。因之革励修习者计非恒准。故京辅士庶继踵烟随。礼供相寻日盈厨库。时有巫觋者云。每至授戒说法。异类鬼神。诸方屯聚。如承受相。自非至功冥被孰能致乎。琬以戒劝之至。物我同钦。义等风行。事符草偃乃致书皇太子曰。元正告始景福惟新。伏惟殿下。膺时纳祐罄无不宜但琬夙萦沉痾不获奉庆。蒙降逮问无任荷戢。感顾恩隆罔知攸厝。今略经中要务即可详行者四条。留意寻检永绥宝祚。初劝行慈。引涅槃梵行之文。令起含养之心存兼济之救也。二减杀者。引

儒礼无故不杀牛羊者。皆重其生去其滥逸也。又言。王者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见其生不忍其死。闻其声不食其肉。此即上帝悼损害之失。树止杀之渐也。故佛经有恕己之喻。诫之杀打诸事也。琬闻。东宫常膳日多烹宰。审如所承。诚有大损。殿下以一身之料遍拟群僚。及至断命所由。莫不皆推殿下。所以长怀夕惕。望崇慈恕。自今以往请少杀生。东宫内外咸减肉料。则历长命久仁育斯隆。三顺气者。如经不杀曰仁。仁主肝。肝者木也。春阳之时万物尽生。宜育群品用答冥造。如其有杀是不顺气。殿下位处少阳福居春月。行慈以和正气。施惠以保天龄。请年别春季断肉停杀。慜彼含育顺此阳和。四奉斋者。如经年三月六能洁六根便资五福。伏愿遵行受持斋戒。何者今享此重位咸资往因。复能进德崇善用成其美。则善知识者是大因缘。玄琬道德疏微曲蒙顾眄。谨率闻见敢尘听览。登即答曰。辱师所示妙法四科。循览周环用深铭佩。法师早祛尘累游神物表。阐鹫岭之微言。探龙宫之秘藏。洞开灵府凝照玄门。固以高步弥天邻几初地。遂能留情博施开导蒙心。理实义周词华致远。包括今古网罗内外。训诱之至审谕之方。纵圣达立言师傅弘道。亦未足仿佛要津拟仪高论。但行慈减杀顺气奉斋。斯乃仁人之心。以成大慈之行。谨当缄诸心府奉以周旋。永籍胜因用期冥祐。余文不载。其言令之行化及此类。九年下诏断杀。起于三月尽于五月。琬以仁育兼济。乃上启更延。帝又特听尽于岁暮。贞观十年杪冬。遘疾知归后世。又致启东宫累以大法。又上遗封表于帝曰。玄琬闻。真容晦迹像教凌迟。无不假缁素以住持设内外而为护。遂得法云再润慧日重辉。光协万乘绍隆千载。窃寻住持之理义有多门。弘护之方教乃非一。若不依佛取舍。仍恐赏罚乖宗。如其准教验时。是则简敬当理。伏以僧尼等不依戒律致犯刑章。闻彻阙庭尘劳听览。琬等僧徒无任惭惧。但恐余年昏朽疾苦相仍。弱命不存洪恩未答。遂于经中。撰佛教后代国王赏罚三宝法及安养苍生论并三德论各一卷。伏愿圣躬亲降披览。陛下广开上书之路。冀纳刍荛之言。谨献秘要之经。请详金口之教。但琬忝当传法。庶无匿教之[保/言]。扶劣署封。以酬终后之事。不胜恋仰。谨奉经以闻。又遗诫门人在于道检。言极详切读者垂泪。又云。余荫施诸众生。余骸依古焚弃。制服丧临一无预怀。遂以腊月七日。卒于延兴寺房。春秋七十有五。道俗失依皇储哀恸。天子下诏曰。玄琬律师戒行贞固学业清通。方寄弘宣正法利益群品。不幸没世。情深恻悼。赐物如别。斋殡所须事由天府。春宫懿戚卿相重臣。并舍金贝。荣嘉赗赠营助追福。暨于百日。特进萧瑀。太府萧璟。宗正李百药。詹事杜正伦等。并亲奉戒约躬尽哀礼。后旋殡山寺。幢盖相映香花乱空。从者如云众盈数万。前傧达于终南。后尘犹继于城阙。四十里间皂素充道。皆云。我师斯亡。戒业谁保。故为时宗如此也。弟子等五百余人奉遵遗旨。尔时云高风静水净油香。七众弥山一心悲结。乃命下火依法阇维。薪尽灰飞廓然归本。仍于焚所建佛塔一区。用津灵识仪像存

焉。东宫洗马兰陵萧钧制铭。宗正卿李伯药制碑立于塔所时为冠绝。初琬自始及终意存弘济。生善福智无不缀心。武德之初。时经剥丧粒食勇贵。客僧无托。乃自竭余力。行化魁豪。随得货贿并充供给。日到寺厨亲问丰约。故主客同庆焉。又像季浇漓多轻戒律。乃以身轨物引诸法属。亲执经文依时附听。乃经十遍远嗣先尘。智首律师德光荣问于帝京者。寔资成赞能扇芳风。自见令达。罕能推挹如此人矣。故使唐运搜举岁拔贤良。多是律宗。实由琬之笃课也。而容范端肃声气朗峻。预瞻敬者莫不懔然。故图象厥相。犹令人畏者。弟子僧伽。俗姓元氏。清悟寡嗜欲。常随琬导物。而立志贞正。机谏变适不犯颜色。以味静为宗。又不希人世。依闲业道。是所谋焉。临终清[口*敕]敛容。明诲而卒。岂非师资谦德能世其尘。而恨其早卒清规未远。

　　释慧萧。俗姓刘。本彭城人。世家徙于许州之长葛。故又为县人焉。奕叶以衣缨称士大夫。十八为书生。聪悟敏达善说诗礼。州郡以明经举之。非其所好。遂入嵩高山求师出家。强识前闻。而以戒行见称。耆旧明达相谓曰。若人如此。必今代之优波离也。开皇初游学邺城博综经律。乃贯练众部偏宗四分。闻泰山灵岩寺幽栖洁行之宅也。乃往从焉。后以和上年衰复还中岳。于时隋祖创业四海为家。故得纵任往还无所拘碍。时龙门沙门明朗。河东持律之最。承萧道声借甚。不远从之。朗虽年齿隆萧。而卑身礼事。并深相悦服。道合欣然。淹留岁序。请归河曲。萧亦不滞物我。相与同行住于龙门之定林寺。历缘山水居随所好。寻访同志不惮危险。马头山有僧善禅师。聚徒结业从而习定。时还朗寺弘畅毗尼。仁寿中频向黄颊山依岩夏坐。有亡命者因事投焉。不忍遣之留匿经久。后以事发。引萧为侣。所在督课追征赴狱。会朗善俱亡。又兼匿罪。便振锡徂南路经蒲阪。时沙门道积神素道杰等。晋川英彦素与周旋。留连累载。属隋炀坠历法令滋彰。藏匿严科殊为峻刻。萧以许身为道随务东西。名贯久除栖遁幽阻。自中条王屋巨壑深林。无险不登若游庭户。逮中原版荡妖气一乱河东郡丞丁荣。敬服德音招住仁寿。长弘律藏学者肩随。义宁中。被拥西城不亏讲业。及后安静弥崇法会。蒲陕晋绛五众师焉。以贞观十四年终于仁寿。春秋七十有三。自萧服心戒业。演导为宗。友接朋胜时无与贰。每念朗善游好。不觉涕之无从。不能裁止。便登眺而恸。斯重交募善为如此也。曾讲涅槃仅十许遍。犹恨大乘无功。遂玩读华严。于数年间口不辍音文不释手。有请萧为方广讲主。乃止之曰。吾尚未解经意安可讲乎。时以为贞而且谅。又惧误诸后学云。

　　释慧满。姓梁氏。雍州长安人也。父粲历仕隋唐为海叠诸州刺史。满生年素洁履正标宗。慈济含育殆非修学。世俗肴膳见便寒悚。僧仪道具睹即欣仰。年甫七岁即乐出家。二亲素奉佛宗不违其志。父临海州有敕听度。便蒙剃发。随父还京住大兴善。为仙法师弟子。仙

名望京邑识悟有从。既道俗洽闻。故父亲付嘱。后携住仁寿宫之三善寺。及大业之始。又住大禅定焉。进戒奉业于智首律师。明慎威仪学门推揖。思择理味以达曙为恒。而勤于政事乐行劝勉。每值立界施。则唱白科举。身先众侣咨考疑议。至于受戒缘集难遮多少。教授独断成不眇然。满乃预令识相。提撕抵掌。致有临机忘逸往往征正。时共重其详审敬其成进也。游讲四方不拘世累。贞观三年。尝于鄘城魏兵曹家别院。讲羯磨法。所居草室忽为火烧。风焰俱盛。将延西及。满索水潠之。因即风回火灭得无烧爇。斯戒德之威。颇难登继。至七年。令造新寺。通选大德。以满行绩前闻。引之令住。其年奉敕令任弘济寺上座。专弘律训奖导僧徒。丞有成规旁流他寺。有集仙寺尼。素无慧解妄有师习。铸老子真人等像私自供养。并广召黄巾在堂庆度。满与诸僧同预斋集。既属此事。公呵止之。连告大德显行擯罚。又追取道像入太原寺改成佛相。用诫余习。昔周赵王治蜀。有道士造老君像而以菩萨侠侍。僧以事闻。王乃判曰。菩萨已成不可坏。天尊宜进一阶官乃迎于寺中。改同佛相。例相似也。又尼慧尚者。侥幸一时宫禁还往。会高祖升遐离宫京置。乃以尚之住寺拟设皇灵。尚即取僧寺为尼所住。事违正敕莫敢致词。满遂构集京室三纲大德等二百余人。行于擯黜云。自佛法流世。未有尼众倚官势力夺僧寺者。既是非法宜出众外。不预四众还往及诸法事。若有与尚众言论者。亦同此罚。制令既行是非自显。慧尚不胜其责。连诉东宫并诸朝宰。有令遣詹事杜正伦解其擯事。僧众既集多从情议。满曰。殿下住持正法。慧满据法情理。今则违理附情。此则规模一乱。擯本治罪。罪仍未悛。据此而详未敢闻旨。便捉坐具逡巡而退。时众惧加威权。便同解擯。满闻之叹曰。余伴既少难可重治。且不同解。示知乖相耳。尚后谢过。满终不顾。及驾巡东部。下敕李众在前。满集京僧二百人诣阙陈谏。各脱袈裟置于顶上。拟调达之行五法。举朝目瞩不敢通表。乃至关首重敕方回。常安弘济集徒讲说。成匠晚秀有邻声采。又愿生安养。浴僧为业。学安公之芳绪也茕茕恻恻兢兢自厉。以贞观十六年四月二十日遘疾。知当后世。敕出什物并属三宝。正坐绳床自加其膝。召诸寺众人各执别。气从下上渐至于心。言晤答对初无昏昧。暖气至口奄尔而终。春秋五十有四。焚于终南龙池寺侧。余骸并化惟舌不灰。更足薪火经于累宿。色逾鲜赤。遂瘗于山隅。京师净住寺惠昂。为之铭颂。见于别集。制四分律疏二十卷。讲四十余遍。

## 续高僧传卷第二十三下

明律下之余(正传六人　附见一人　无传二人)

唐箕山沙门释慧进传七(明瓒)

并州义兴寺绎道亮传八。

益州福胜寺释道兴传九。

苏州通玄寺释惠旻传十。

洛州天宫寺释明导传十一。

洛州敬爱寺释昙光传十二。

京师延兴寺释道胄传十三(无传)

益州福缘寺释昙逞传十四(无传)

释慧进。姓鲍氏。潞州上党人。弱岁辞亲。慕从缁侣修习戒检。极用偏功将欲剪削。父母留恋遂停俗里。以仁孝见知。年至三十。乡闾觌其精苦洁身断爱无思妻累。乃共白其所亲。委其元度。方任出家。住州治梵境寺。既受具已。闻说受净衣毛啬然。重问持犯又阙咨悟。承邺下讲律徒侣仅千。欣喜满怀。以律假缘求非文不合。因即闭关自读八十余遍。行要耳目颇亦具瞻。而义理由踪必从师受。便往相州洪律师所。一坐伏听不移其席乃经八遍。中静缘务相续而听又经八年。尔后栖遑随师南北。或山或世游采经论用裨律宗。略计前后四分一。宗百二十遍。并覆寻读强三百遍。自有同尘专志累功罕俦其匹。隋文末历。有同寺僧。弊进学业匹难齐竞。阴而嫉之。进曰。相与出家同遵律业。潜加绳扇岂不以身名致嫌乎。昔闻无诤行者惟在空生圣立芳规义非自结。余虽不敏请从雅喻。即日往谢。掷弃公名揭襆而出。众有止之。进曰。余不滞于去留也。为缘故耳。因遬听诸方胜徒名地。五台泰岳东川北部常山雁门。随逐禅踪无远必届。沙门慧瓒道王朔川。又往投焉。定师宗傅。及瓒入关遂往箕山访踪巢许。岩名便利有古寺焉。扫以居之。足不下溪三十余载。言行成范缁素寻焉。旧本幽阻由之喧泰。故其法属常以禅律继业。以贞观十九年正月十五日。因疾跏坐终于山舍。春秋八十有六。时同乡沙门道瓒者。善宗四分心明清亮。讲解相仍具传章钞。而形气弘伟少共齐伦。在法住寺御众扬化。韩潞沁泽四州从范。末龄风疾顿增。相乖仪节。虽衣服颓陊。而药食无瑕。余闻往焉。欣然若旧。叙悟犹正。年八十余矣。

释道亮。姓赵氏。赵州栾城人。十五厌于世网。投州界莎坦禅坊备禅师出家焉。备博达洽闻两河称德。偏弘大论神见清。远十六登坐至于八十。声相动物词味无变。亮奉敬咨展望预听徒。乃令往飞龙山诵经为业。山侣三十并是禅踪。素少净人惟亮一已。既当下位众务同臻。日别自课舂五斗粟。将及六载一时不懈。徒跣三年。六时随众屡

蒙放遣。素心不从积至七年。苦劝方遂。闻并部瓒禅师结徒开化盛宣佛法。行达箕山便进具戒。渐次太原归依慧瓒。念定为务旁慕律宗。有严律师者。德范可归。便从受业。因居无量寿寺焉。即严之所住也。自尔专攻四分无忘日夕。又从严往石州听地持论。经停既久文旨大通。覆述前解增其名实。有员秀才者。居幽综习儒教有功。从亮学于起信。遂为披折开发慧悟。抱信不移。承龛律师引徒盛讲据业吕州。又往从焉听温本习。后返住寺依时弘演。唐运初开敕为满师立义兴寺。以亮律行清显延而止之。因常讲说镇移世续。贞观之始出至本州。栾城备公犹自在世。欣亮远觐为建律筵。转展相扇声被东夏。听徒八百请益日隆。尔后频开律府。计不在数。成讲学士四十余人。并部法兴出自此矣。至今贞观十九年。春秋七十有七。

释道兴。姓刘。本住秦州。八九岁时常念出家。私诣僧寺不肯还。二亲恐失。年十九。决意定诣大光寺求出家。僧众愍之。二亲苦求隐避不失。众为解喻便许剃落。时天下大乱贼寇交横。死者山积。兴为沙弥语诸徒曰。人身难得持戒第一。母为贼掠将去。离城六十里。兴没命寻逐。至已被伤未绝。贼见曰。此僧诚为至孝。逐母至此。便不尽命。乃背负母还城。城中咸怪。贼路凶险何因得返。避难投蜀至河池县。逢赞皇公蒙被安慰。送至梁州。兴与一老僧相随。彼有金十两。谓兴曰。吾有金可为负至蜀共分。兴曰。此危身物。佛又不许。不可将行。若不信者善恶应验。逐舍而独往。彼持金者至三泉县逢贼致死。既至蜀川年满进具。常行兰若头陀乞食。智舜律师当衢讲匠。依听五遍便能覆述。每有异见舜深奇之。后至京师首律师下伸大义。如别所引。后还蜀川。广听经论。不爽光阴。又于江禅师下禀受禅道。以为征心要术也。自舜没后接构律筵。每年讲席极为稽引。三十二度来请者方许开宗。每叹云。佛法渐替轻慢日增。余不敢轻。所以为重法故尔。即以殷勤郑重为善法种子。若无此种何由可遇。所以每讲律部。及发菩提心。以此励众。听者垂泣恩诲。兴待众涕泣静已。久久方令唱文。如此非一。四远来投无客主。兴知都维那。于时官府急切不许客住。诸寺无停者咸来。即安抚。寺主曰。依官制不许。何得停之。兴曰。官不许容针。私容车马。寺主岂不闻耶。寺主大怒曰。年少不用我语。兴曰。此三宝也。敬则见善。嫌则感恶。寺主愤恚还房。眼看袈裟不见。又往三门王家会。受饭谓言。是血食。人喻之竟不食。返寺向兴忏悔。寻终行兰若。时鬼来恼乱。兴出绳床。鬼退为受三归已。为礼佛名。鬼亦随礼。贞观中。青城戴令。来慕欲与兴同房宿。夜中眠惊走出房外云。见一赤衣僧。执杖打背云何因在此宿。以火照背。如三指大。隐轸赤色。因求悔过。兴遇疾甚。闻室中音乐声。自念。我所求者本在佛果。不愿人天。所愿不虚诸有魔乱自应消灭。言已声灭。自此便差。常礼千佛日别一遍。永徽三年。玄奘法师送舍利令供养。兴获已于房内立道场发正愿曰。若一生

传法。并礼贤劫千佛。如契圣心请放光明。如语一室并为金色。弟子咸见。以显庆四年月日。终于福胜。春秋六十有七。兴自在道行节在怀。昼夜恒坐曾不偃亚。未常诣市不受别利。乞食之外不出寺门。不乘畜生不服非。法益部五象敬而重之。

释慧旻。字玄素。河东人。志用方直操行不群。仁爱泛洽禀自天性。道振三吴名流七泽。情好幽居多处岩壑。九岁出家。勤精洁业诵法华经。期月便度。十五听法回向寺新罗光法师成论。率先问对秀逸玄宾。命覆幽宗耆宿同悦。年十七赴请还乡。海盐之光兴寺讲法华经。听众云翔咸陈嘉瑞。异香弹指屡结空中。受具之后。从竹园寺志律师禀承十诵。文理精通傍讯诸部。志公将渐学徒用委。丧事云毕。东入会稽。至剡礼石佛。天台游讲肆。数年还吴止通玄寺。结徒历业一十七年。不出寺门无穷别请。元始要终布衣蔬食。庆吊既绝谈谑斯亡。属隋末崩离吴中饥馑道俗逃难避地东西。乃守死不移禅诵无辍。鸟集无扰兽群不乱。苏州总管闻嗣安。迎请出山固辞不往。重使再请不获而赴。时刺史李廉薛通王荣等。深相器重永崇供觐。而怀志栖隐终日戚戚。闻公通鉴不可夺也。乃送入华亭谷干山。立寺行道数年。地惟下湿蚊虻甚多。恐致损伤将事移止。大唐开化法事广流。更入海虞山隐居二十余载。远方请业常百余人。地宜梓树劝励栽植数十万株。通给将来三宝功德。中年别于南涧止一草庵。两兔一彪相亲同止。内外盘游无相凌恼。至于禽兽神祇请受归戒。叙其事绩未可具也。苏州都督武阳公李世嘉。遣书降使频请不赴。贞观十九年。刺史江王。因国度人行道之次。请令出山。王欲受戒施衣传诸香供。并固让诸德不授不纳。辞退山泉逍遥自玩。凡讲经律菩萨戒成实论数各有差。古律旧疏有漏失者。皆删正而通畅焉。着十诵私记十三卷。僧尼行事二卷。尼众羯磨两卷。道俗菩萨戒义疏四卷。受业学士传化者二十余人。以贞观末年八月十一日旦。终于所遁。春秋七十有七。未终三日异香满寺。举众怪问。曰吾后日当去矣。生死人之常也。寄世本若行云慎无哭泣。各念无常早求自度。丧事殡葬律有恒仪。碑志饰词一不须作。能依此诀吾何言哉。斯固临终不挠。可谓坚贞者矣。

释明导。姓姚氏。本吴兴人。因官歙州遂家于彼。幼协雅调与众不群。隋末丧乱二亲崩殁。发心出家意存护法。所在寻逐弥勒戒检。以贞观初行达陈州。逢敕简僧唯留世。导以德声久被。遂应斯举。虽蒙荣闻意所遗之。乃叹曰。出家弘济务存许道。岂以名贯拘滞一方。乃翻然远征弃掷寺宇。至烁砺二师座下。餐禀幽奥。未盈凉暑声闻超挺。因令覆述纵达无遗学门义侣莫不推挹。自诸寺结憾讼及道俗牵连不决。皆请通之。及导面往吐言惬伏。皆叹其善达无诤权。导不思之力也。龙朔二年。道行夙彰。奉敕别住东都天宫寺。麟德元年。今上造老子像敕送芒山。仍令洛下文物备列。时长史韩孝威。妄托天威。

黄巾扇惑私嘱僧尼。普令同送。威遂勒州部二十二县。五众通集洛州。各事幢幡克日齐举。导出众对曰。佛道二门由来天绝。邪正位殊本自硕异。如何合杂雷同将引。既无别敕不敢闻命。威大怒曰。是何道人辄拒国命。乃使人脱导袈裟。将行禁劾。导曰。袈裟敕度所著。非敕不可妄除。无敕令僧送道。所以不违国命。威怒曰。道人有不送天尊者出。导即挺身独立。预是僧尼同时总往导所。威怒曰。道人欲反。导应声语六曹官人曰。长吏总召僧尼唱反。此则长吏自反。众僧不反。须告御史导等一时崩出。威大忙惧降阶屈节。惭谢而止。以斯抗御季代少之。因僧大集简试度人。天宫饷食过中乃至。僧有不量时景者。取而进啖。导曰。诸大德并佛法遗寄。天下楷模。非时之食对俗而啖。公违法律现法灭缘。冒罔圣凡一至于此。众并愧之。因索水清漱月余不食。悲慨正法凋沦相及。道俗苦劝方乃进饼。以斯量之。故以护法之士不顾形有者。代有人焉。今年六十余。东夏英髦一期咸集导于清众有高称焉。

　　释昙光。姓张氏。汴州人。自幼及长洁志清范。诸有胜徒莫不登践。于砺烁两师听受成教。逮至立年盛明律藏。命宗章义是所推崇。砺叹曰。使吾道流河右。诚此人乎。又往玉法师所听法华地论。高达胜乘玄理权实坦然。又往嵩岳相禅师学修止观。因屏绝尘恼不羁名利。会东都盛德须有住持。以光有素德景行难拥。遂敕召住天宫寺。又以教受新成众徒胥集纲管之任非人不传。因又召为寺之上座。绥抚清众不肃而成。然而泛爱之诚终古罕类。四方律学莫不咨询。故其房宇门人肩联踵接。成就所举远近遵承。西明寺律师君度。奕奕标举一时俊烈。亦光之所进也。今麟德二年。东都讲说师资导达。弥所钦羡焉。

　　试为论曰。自法王之利见也。将欲清澄二死翦除三障。所以张大教网布诸有流。虽复惑累增繁。起惟三业。随业设教三学兴焉。戒本防非谅符身口。定惟静乱诚约心源。慧取闲邪信明殄惑。三法相假义刑圣量。是故论云。戒如捉贼。定是缚贼。慧如杀贼。贼谓烦惑不可卒除。功由渐降故立斯旨。莫非戒具定修深知障惑。明智观察了见使缠。我倒既销诸业不集。推其本也则净戒为功。举其治也则正慧为德。经美能生岂不然矣。是使五乘方驾于戒道。众圣肩随于行衢。乘福祐于四生。广绍隆于万载。非夫戒德何以懋哉。粤自金河累言爰始灵山集法。时遵厚味道被淳源。虽复设教不伦互裁轻重。奉者无乖。会圣体意两不相非。然夫上座大众创分结集之场。五部十八。流宗百载之后。备列前传。部执等陈。自律藏久分初通东夏。则萨婆多部十诵一。本最广弘持。寔由青目律师敷扬晋世。庐山慧远赞击成宗。尔后璩颖分驪而命路。祐瑗波腾于释门。澄一江淮无二奉矣。而恨受遵四分随依十诵。可为商之。其次传本。则昙无德部四分一律。虽翻在

姚秦。而创敷元魏。是由赤髭论主初乃诵传。未展谈授。寻还异域。此方学侣竟绝维持。逮及覆聪方开学肆。有宋文世。弥沙塞部五分一本开译杨都。觉寿所传生严其笔。文极铺要深可弘通。郢匠辍斤流味无日。可为悲夫。虽闻海滨披述汾愿剖词登往搜求名实乖爽。可惜华典虚度神州。迦葉遗部解脱一本。梵叶久传无人翻度。惟出戒本在世流通。等聚余宗更无异辙。世谚妄习偏备愚丛。婆粗罗部律本未传。藏中见列僧祇部者。乃是根本大众所传。非是百载五宗生也。统叙五部支分。此方已获其四。若据摄末从本。则二部是其所宗。此方已获其一。自余群部。多是西域贤圣缵述行事。其中聚类自分区别。缘叙难裁略言之矣。惟夫慧日已沈法流方被。众行之重无越斯经。谅由附相束情心事易准。动静科据真契威容。凡愚妄习睹相弘善。故律缘制斯致罕乖。试详讲导开士持奉明人。见想纷驰互程神略。部别废立取舍难恒。学观未张易为开举。何以明耶。至如受具一法。三圣元基。部各陈要具舒随相。异宗会受事类。星张。当受明随同犹合契。考夫行事之士。则乡壤部分。穷其受戒之源。宗归四分。今则随学陈相不祖先模抑断是投妄情斯托。可谓师资训缺教授无功。亦是愿行道殊机见互僻。斯之糅杂二百余年。岂不以传通失人故使颂声流郑。今则混一唐统。普行四分之宗。故得终始受随义难乖隔。摄护虽广其源可寻。自初开律释师号法聪。元魏孝文北台杨绪。口以传授。时所荣之。沙门道覆。即绍聪绪。赞疏六卷。但是长科。至于义举未闻于世。斯时释侣道味犹淳言行相承。随闻奉用专务栖德不暇旁求。魏末齐初。慧光宅世。宗匠跋陀师表弘理。再造文疏广分衢术。学声学望。连布若云峰。行光德光。荣曜齐日月。每一披阐坐列千僧。竞鼓清言人分异辩。勒成卷帙通号命家。然光初禀定宗。后师法律轨仪。大圣徽猷具焉。所以世美斯人。行解相冠。诚有徒矣。有云晖愿三宗律师。蹑踵传灯各题声教。云则命初作疏九卷。被时流演。门人备高东夏。晖次出疏略云二轴。要约诚美蹊径少乖。得在略文失于开授。然云勇于义宗。谈叙诚博。晖则核切词相。法聚推焉世谚首尾信探风骨。汾阳法愿。眄视两家更开甍穴。制作抄疏不减于前。弹纠核于律文。是非格于事相。存乎专附颇滞幽通。化行并塞故其然也。其余律匠。理洪隐乐遵深诞等。或陶治郑魏。或开疆燕赵。或导达周秦。或扬尘齐鲁。莫不同师云术齐驾当时。虽出钞记略可言矣。而导开业关中盛宗帝里。经律双授其功可高。于时世尚僧祇。而能间行四分。登座引决共从如流。勍敌每临衔箭而返。然遵一其神志。声色不渝。由是人法归焉。可谓行之及也。智首律师承斯讲授。宗系盛广探索弥深。时属云雷接统传化。学门远被制述全希。岂非博赡百家共师一轨。虽欲厝笔无词可通。属有砺亮行判烁胜藏兴。或传道于东川。或称言于南服。其中高第无越魏都。制疏乃行其绪诚少。余则名擅一方盖无笔记。而复化行难阻多翳时心。岂不以制在篇初故陷者恶闻其失。呜呼律为法命。弘则命全。今不欲不弘正法斯灭。又可悲之深

矣。观夫定慧两藏理在通明。戒律宗中情。缠事局事。则纷披杂集。前后异条开制适缘。举例宁准。论余两藏义在潜通。达解知微名为会正。所以天仙小圣逗机明道。互说精理开明慧务。俱称至教。印定成经。若据律宗惟遵佛诲。大小诸圣不妄传扬。斯何故耶。良由教限内众轨躅常仪。僧宝可钦非余训勖。自非位极至圣。谁敢厝心。是以文云。吾尚不以众僧付于身子。况余人乎。故所制重轻皆遵成教。纵有疑问还委佛通。虽著论详述而不作。是使遗言四命戒为大师。三集法轮先弘斯典。论称法寿。岂虚也哉。昔鹄树已前持律者众。其中高者。牛王最初。往业未夷。徙居天室。其次接绪号优波离。五百献功奉持为上。致使四十余载七众宪章随犯科要多因面结。至于持犯通塞征举治仪。皆命显扬委其监护。虽复二十四依通传正轨。揩摸后叶必祖斯文。暨乃东川创开戒业。曹魏嘉平方弘具戒。尔前法众同号息慈。师弟乃闻才移俗耳。行羯磨也凭准法护之宗。论布萨也翻诵僧祇之戒。教网初启随得宗之。奉可怪也。西晋务法稍渐纲猷。中原丧乱干戈竞接。雒邑凋残渭阴荒烬。竺护青门之众。可卷而怀。康会黄武之徒。未足收采。重以孙皓苛虐元焘不仁。拥寺列兵虔刘释种。平城之侧高尚覆尸。黄河之涘梵僧捐宝。投骸靡厝法律宁通。时会弥天恢张仪范。僧众常则皆约戒科。兵饥交贸网制严密。广如前传所叙。故安举三章且救时要。摄缘成济得其务焉。但教缺未弘必假传授。鼻奈耶律初是安通。文极疏略粗知大旨。审其正则诚所未闻。弘在人乎安当斯寄。其后远睿愿翼。咸习门风。秦晋两邦昌明法化。诚其力矣。自斯厥后南北两分住持位别。各程纲目互举清徒。故有[山*聶]岭栖霞弘明净地秦川灵隐建立戒坛。应供列雁行之僧。叙戒闻重受之夏。即其事也。若夫人法交映。则行解相扶。有昧则绝纽。当时无得遂埋神于地。故世中迷学其流四焉。试略举之。想当迷责乐大乘者。志尚浮虚情专贪附。故有排委戒网捐纵威仪。见奉律者轻为小乘。毁净戒者重为大道。便引黄叶是真金之喻。木马非致远之能。诃折排拉如捐草土。皆由行缺于身尘染纲领。耻己不逮于清达。慢己有累于严制。遂即回情学大开展心胸。陵轹声闻褒扬菩萨。通情则恐投于坑阱。取解则曲媚于门侣。如斯怀挟未曰伦通。以此求心心可知矣。何不广读大乘开张慧路征延圣意有附尘焉。是以胜鬘所谈女人之起行也。犹知毗尼即大乘学也。时所明初心之具修也。尚识律仪即菩萨藏。何况谙达理教体化知神。解不谢于上贤。行宁亏于下众。必行有乖解非解也。得语而不详义。弃智而从诸识。生死无涯之俦。固难述矣。流俗常事三省而加九思。出世所诠四依之与八正。降斯以往未足言哉。是以大小两教随相摄修。并在离着。岂惟封执。若存此计与外不殊。半满经论皆陈此过。戒之受也但启虚愿之门。戒之随也须遵实行之务。知受而不明随。修愿而无其行。可谓只轮无转于地。折翮有坠于空。信哉。世有鄙斯戒者。皆为烦累形神弊其持犯。故同轻削指为小道。小可捐也。宜即舍之。矜重情多缄言无报。诚以摄御门学非戒不弘。相

善住持非戒不立。其犹行必涉户言必有由。故名利将及。争位夏而敛容。师授尊模。趁坛场而整带。岂非贪决情勇揽戒奉以为师。行绝纲猷委戒填诸沟壑。专志在于本毒。去取匠于方寸。用斯弘济诚未敢闻。此则爱大憎小。为迷一也。若能关键身口附相摄持。虚荡虑知体道怀德。则安远光凭斯其人矣。世学诸论词数区分。傍大乘而通小径。委本筌而寻章句。时连界系乍别色心。一行六历之相摄。名教频繁之包富。圣列为存道行。凡学止作声誉。于是仇讨终身博综词义。轻蔑戒诰陵犯色声。邪说富于唇吻。邪求满于胸臆。谓捧钵为钝丁。号持瓶为竖子。半月说戒惟列粗言。衣钵受持极成烦碎。遂即颠倒形服雷鼓言声。侮弄尊仪斜眄经律。故使依药受净永绝其身。戒约住持生缄其口。斯岂不闻于本业也。知业则不然乎。但腾焰于舌端。曾未圆为心约。此则尊高矜伐贱委本基。为迷二也。若能深讨使性妙识治能。念动惟是我人事对。但明尘识则未悉何贤当斯目也。慧休论士树以风声。然其专大深小。腾实复光其美又有行福末凡。禀素疏野广读多诵。情见特隆偏略戒科。谓讲生例不如。常饮淳乳饱我心神。静处幽闲何过相及。斯皆靡闻教行动事疑迟。不学无知随念交集。所以每讲听采坐列群僧。就务钻研其人无几。学犹不解况不学乎。牛毛麟角颇为近实。又有成树塔寺缮造田园。举锸牵材未思物命。燎原溉湿岂避生灵。惟恐福业不成实。未怀诸慈恻。是则不闻大圣之明诫也。十诵三相正在斯人。或谓为福行罪功过相补。是又不闻律缘之初禁也。缘修佛堂方制地戒。意在随念附相策心。不惟事业无益之咎。故世思微务静之士。招引寔希。躁扰经营之夫。腾掷者众。粗法易染妙理难弘。为迷三也。若能依准教行不越常刑。贤圣所同寔当弘护。至如澄寺九百神道映于赵都。远林不刊戒德流于晋世。可龟镜矣。专门奉律之客。立志贞梗之夫。薄诵戒缘粗知文句。时登元坐引众阐扬。慢水覆心更无依学。是则不闻明律之清诫也。法身成具方免师资。今乃易从止足未思弘赡。鱼睨云汉爵跃僧伦。惟我律师余皆师律。顾诸经论事等石田。斜[目*(夾/(暴-(日/共)))]高名约同稊稗。知法世寡谁辩熏莸。任纵科治是非一乱。轻重由其量处。祸福自其心神。出语成刑曾无再覆。传而不习孔门所轻。习而不经释宗所诫。何异读礼而存倨傲。诵易而忽阴阳。勖哉斯言。令终宜始。但以时遭像季法就浇漓。律部邪缘宗仰繁矣。并由本寻学语义指诵文。掏纸签行题鞭记掌。有则依述阙则绝言。纵有异征取通无路。便言律无正断故是前圣开听。遂即冒世轻生漫行章句。饮杏汤者为清斋。畜钱宝者为小犯。坐具无劳截净。钵量未必姬周。斯皆强于铅刃。易取思齐。其迷四也。若能广寻群典备阅行藏。挹酌四印昭融三制。临机剖断。则文理相循。隐括举例。则物我同晓。如斯御众世有人哉。寻夫戒律之筌筌于持犯。定慧之学务在治。能治则乱惑可销。能则神机清远。余外浮游章句。等捐月而执指端。矜诞教相。同咏药而迷愈疾。论者试开四学终坠两迷。非言何以致词。列域心宁尽。故经陈曰。种种法喻咸存离着。律

又述云。常尔一心念除诸盖。固复怀斯试叙。微有箴铭将用体镜如流。且复昭彰于后耳。

## 续高僧传卷第二十四

护法上　本传八　附见四。

魏洛都融觉寺释昙无最传一。

西魏京师大僧统中兴寺释道臻二。

齐逸沙门释昙显传三。

周终南山避世峰释静蔼传四(慧宣)

周京师大中兴寺释道安传五(慧俊　慧影　宝贵)

周新州愿果寺释僧僶传六。

隋京师云花寺释僧猛传七。

益州孝爱寺释智炫传八。

释昙无最。姓董氏。武安人也。灵悟洞微餐寝玄秘。少禀道化名垂朝野。为三宝之良将。即像法之金汤。讽诵经论坚持律部。偏爱禅那心虚静谧。时行汲引咸所推宗。兼博贯玄儒尤明论道。故使七众望尘奄有繁闹。最厌世情重将捐四部。行施奖诲多以戒禁为先。丞动物机信用云布。曾于邯郸崇尊寺说戒。徒众千余。并是常随门学。至四月三十日布萨行筹依位授受。常计之外乃长六十。最居坐端深怪其异。既无外众通夕怀疑。明旦重推。有人见从邯郸城西而来者。并异伦大德。衣服正帖翔步闲雅。亦有见从鼓山东面而来。或于中路逢者皆云。往赴崇尊听僧说戒。如是数般节级勘其年齿相扶人数多少洽满六十焉。故知道会圣心。是幽灵遐降。竹林群隐明非妄承。最德洽释宗屡当时望。后敕住洛都融觉寺。寺即清河文献怿所立。廊宇充溢周于三里。最善弘敷导。妙达涅槃华严。僧徒千人常业无怠。天竺沙门菩提留支见而礼之。号为东土菩萨。尝读最之所撰大乘义章。每弹指唱善。翻为梵字。寄传大夏。彼方读者皆东向礼之为圣人矣。然其常以弘法为任。元魏正光元年。明帝加朝服大赦。请释李两宗上殿。斋讫侍中刘腾宣敕。请诸法师等。与道士论义。时清道馆道士姜斌。与最对论。帝问。佛与老子同时不。姜斌曰。老子西入化胡。佛时以为侍者。文出老子开天经。据此明是同时。最问曰。老子周何王而生。

何年西入。斌曰。当周定王三年。在楚国陈郡苦县厉乡曲人里。九月十四日夜生。简王四年为守藏吏。敬王元年八十五。见周德陵迟。遂与散关令尹喜。西入化胡。约斯明矣。最曰。佛当周昭王二十四年四月八日生。穆王五十二年二月十五日灭度。计入涅槃经三百四十五年始到定王三年。老子方生。生已年八十五。至敬王元年凡经四百三十年。乃与尹喜西遁。此乃年载悬殊。无乃谬乎。斌曰。若如来言出何文纪。最曰。周书异记汉法本内传。并有明文。斌曰。孔子制法圣人。当时于佛迴无文志何耶。最曰。孔氏三备卜经。佛之文言出在中备。仁者识同管窥览不弘远。何能自达。帝遣尚书令元又宣敕。道士姜斌论无宗旨。宜令下席。又议。开天经是谁所说。中书侍郎魏收。尚书郎祖莹。就观取经。大尉萧综太傅李寔。卫尉许伯桃。吏部尚书邢栾。散骑常侍温子升等。一百七十人。读讫奏云。老子止着五千文。余无言说。臣等所议。姜斌罪当惑众。帝时加斌极刑。西国三藏法师菩提留支苦谏。乃止配徒马邑。最学优程举继乎魏史。借甚腾声移肆通国。遂使达儒朝士降阶设敬接足归依。佛法中兴惟其开务。后不测其终。

释道臻。姓牛氏。长安城南人。出家清贞不郡非类。谦虚寡交。顾唯读经博闻为业。诸法师于经义有所迷忘者。皆往问之。西魏文帝闻而敬重尊为师傅。遂于京师立大中兴寺。尊为魏国大统。于时东西初乱。宇文太祖始纂帝图。挟魏西奔万途草创。僧徒相聚缀旒而已。既位僧统大立科条。佛法载兴诚其人矣。尔后大乘陟岵相次而立。并由淘渐德化所流。又于昆池之南置中兴寺。庄池之内外稻田百顷。并以给之。梨枣杂果望若云合。及卒帝哀之废朝。丧事所资并归天府。送于园南为立高坟。茔封之地一顷。今所谓统师墓是也。近贞观中犹存古树。

释昙显。不知何人。元魏季序游止邺中。栖泊僧寺的无定所。每有法会必涉其尘。皆通咨了义隐文。自余长唱散说。便舍而就余讲。及后解至密理。显便辄已在听。时以此奇之。而睹其仪服猥滥名相非洁。频复轻削。故初并不顾录。惟上统法师深知其远识也。私惠其财贿以资饮啖之调。或因昏醉卧于道边。时复清卓整其神器。及文宣受禅齐祚大兴。天保年中。释李二门交竞优劣。属道士陆修静妄加穿凿。广制斋仪縻费极繁。意在王者遵奉。会梁武启运。天监三年。下敕舍道。帝手制疏文极周尽。修静不胜其愤。遂与门人及边境亡命叛入北齐。又倾散金玉赠诸贵游。托以襟期冀兴道法。帝惑之也。乃出敕召诸沙门与道士对挍道术。尔时道士咒诸沙门衣钵或举或转。或咒诸方梁横竖于地者。沙门曾不学方术默无一对。士女拥闹贵贱移心。并以静徒为胜也。静乃高谈自伐矜炫道术。唱言曰。神通权设抑挫强侮。沙门现一我当现二。今薄示微术。并辞屈退。事亦可见。帝命上

统令与静捔试。上曰。方术小伎俗儒耻之。况出世也。虽然天命相拒岂得无言。可令最下座僧对之。时显位居末席。酒醉酣盛扶举登座。因立而笑。众皆惮焉。而是上统所遣。不敢有谏。显语李宗云。向夸现术一之与二者深有致矣。即于座上翘足而立曰。吾已现一矣。卿可现二。各无言对。显曰。向咒诸衣物飞举者。试卿术耳。命取稠禅师衣钵咒之。皆无动摇。帝敕十人举之。不动如故。乃以衣置诸梁木。帖然无验。诸道士等相顾无颜。犹以言辩为胜。乃曰。佛家自号为内。内则小也。諮道家为外。外则大也。显应声曰。若然则天子处内。定小庶人矣。静与其众缄口无言。文宣处座目验臧否。其徙尔日皆舍邪从正求哀济度。未发心者敕令染剃。故斩首者非一。自号神仙者。并上三爵台。令其投身飞逝。悉委尸于地。伪妄斯伏。乃下诏曰。法门不二真宗在一。求之正路寂泊为本。祭酒道者世中假妄。俗人未悟仍有只崇麴糵是味清虚焉在。瞿晡斯甜。慈悲永隔。上异仁祠下乖祭典。宜皆禁绝不复遵事。颁勒远近咸使知闻。其道士归伏者。并付昭玄大统上法师度听出家广如别传所载。于时齐境一心奉佛。国无两事。迄于隋运方渐开宗。至今东川此裔犹少。传者曰。达化护持融尚驰名秦世。小以致远。显公著绩高齐。知人难哉上统揣其骨。则千里骏足。异世同驾。以貌取人。失之自古。则徒饰玄黄矣。复何能抗御之哉显竟以放达流俗。潜遁人世。不知所之。

释静蔼。姓郑氏。荥阳人也。夙标俗誉。以温润知名。而神器夷简卓然物表。甫为书生博志经史。诸郑魁岸者咸赏异之谓兴吾宗党其此儿矣。与同伍游寺。观地狱图变顾诸生曰。异哉。审业理之必然。谁有免斯酷者。便强违切谏。二亲不能夺志。郑宗固留。蔼决烈爱缚。情分若石。遂独往百官寺。依和禅师而出家。时年十七。具戒已后承仰律仪。护持明练时所戴重。又从景法师听大智度论。一闻神悟谓敞重幽。更习先解便知滥述。周行齐境顾问知津。讲席论堂亟陈往复词令详雅理趣清新。皆略无承导。终于世累。乃抚心曰。余生年不幸。会五浊交乱。失于物议得在可鄙。进退惟谷高蹈可乎。遂心口相吊摈影嵩岳。寻括经论用忘寤寐。然于大智中百十二门等四论。最为投心所崇。余则旁缵异宗。成其通照。言必藻缋珠连。书亦草行相贯。高为世重罕不华之。后自悟曰绮文爽理华寔乱真。岂流宕忘返不思惩艾乎。自尔誓而断之。惟以释道东骛并味前闻。恐涉邪津悔于晚学。又入白鹿山。逖观黄老。广摄受之途。庄惠诡驳标寓言之论。未之尚也。闻有天竺梵僧硕学高行世之不测西达咸阳。蔼求道情猛欣所闻见。私度关塞载离寒暑。既至渭阴。未及洗足。即申谒敬。昔闻今见。见累于闻。大鼓徒扬。资访无指。乃潜形伦伍陶甄旧解。芜没逊遁知我者希。掩抑十年。达穷通之数。体因缘之理。附节终南有终焉之志。烟霞风月用祛亡反。峰名避世依而味静。惟一绳床廓无庵屋。露火调食绝诸所营。召彼疠徒诲示至理。令其致供日就啖之。虽属脓

溃横流。对泣而无厌恶。由是息心之众。往结林中。授以义方郁为学市。山本无水须便饮涧。尝于昏夕学人侍立。忽降虎来前掊地而去。及明观之渐见润湿。乃使洮漉飞泉通注。从是遂省下涧。须便挹酌。今锡谷避世堡虎掊泉是也。蔼立身严恪达解超伦。据林引众讲前四论。意之所传乐相弘利。其说法之规。尊而乃演。必令学侣袒立合掌殷勤郑重经时方遂。乃敕取绳床。周绕安设致敬坐讫。蔼徐取论文。手自指摘。一偈一句披释取悟。顾问听者所解云何。令其得意方进后偈。旁有未喻者更重述之。每日垂讲此法。无怠。常自陈曰。余厌法慢法。生不值佛世。纵闻遗教心无信奉。恒怀怏怏。终须练此身心。有时试纵惟欲。诚心造恶。有时摄念。惟愿假修相善。如此不名安身。如此不名清心。故约己制他。诚非正检。然末世根缘多相似耳。必厌烦屈者须住。不辞具仪者离此。其开蒙敦励。皆此类也。有沙门智藏者。身相雄勇智达有名。负粮二石造山问道。因见横枝格树。戏自称身。遇为蔼见。初不呵止。三日已后方召责云。腹中他食何得辄戏。如此自养。名为两足狗也。藏衔泣谢过。终不再纳。遂遣出山。沙门昙延道安者。世号玄门二杰。当时顶盖名德相胜。及论教体纷诤由生。咨蔼取决。让谢良久方为开散。两情通悦不觉致礼。各鸣一足跪而启曰。大师解达天鉴。应处世摄导。今则独善其身。丧德泉石。未见其可。蔼曰。道贵行用不即在言。余观时进退。故且隐居求志耳。尔后事故入城。还归林野。属周武之世。道士张宾。谲诈罔上冒增荣宠。潜进李氏欲废释宗。既纵幸紫宸蝇飞黄屋。与前僧卫元嵩唇齿相副。帝精悟朗鉴内烈外温。召僧入内七霄礼忏。欲亲睹僭犯冀申殿黜。时既密知各加恳到。帝亦七夕同僧不眠。为僧赞呗并诸法事。经声七啭莫不清靡。事讫设会。公陈本意。有猛法师者。气调高拔。躬抗帝旨。言颇激切。众恐祸及其身。帝但述怀曾无赧退。蔼闻之叹曰。朱紫杂糅狂哲交侵至矣。可使五众流离四民倒惑哉。又曰。餐周之粟饮周之水。食椹怀音宁无酬德。又为佛弟子。岂可见此沦湑坐此形骸晏然自静。宁大造于像末。分俎醢于盗跖耳。径诣阙上表理诉。引见登殿。举手唱言曰。来意有二。所谓报三宝慈恩。酬檀越厚德。援引经论子史传记。谈叙正义。据证显然。然旦至午。言无不诣。明不可灭之理。交言支任抗对如流。梗词厉色铿然无挠。百僚近臣代之战栗。而神气自若不阻素风。帝虽惬其词理。而灭毁之情已决。既不纳谏又不见遣。蔼又进曰。释李邪正人法混并。即可事求未烦圣虑。陛下必情无私隐泾渭须分。请索油镬。殿庭取两宗人法俱煮之。不害者立可知矣。帝怯其言乃遣引出。时宜州沙门道积者。次又出谏。俱不用言。乃与同友七人。于弥勒像前礼忏七日。既不食已一时同逝。蔼知大法必灭不胜其虐。乃携其门人三十有余入终南山。东西造二十七寺。依岩附险。使逃逸之僧得存深信。及法灭之后。帝遂破前代关东西数百年来官私佛法。扫地并尽。融刮圣容焚烧经典。禹贡八州见成寺庙出四十千。并赐王公充为第宅。三方释子减三百万。皆复军民

还归编户。三宝福财其赀无数簿录入官。登即赏费分散荡尽。初于建德三年五月行虐关中。其祸既毕。至六月十五日罢朝。有金城公任氏部。于所治府与诸左右彷徉天望。忽见五六段物飞腾虚空在于鸟路。大者上摩青霄。大如十斛困许。渐渐微没。自余数段小复低下。其色黄白。卷舒空际类幡无脚尔日天清气静纤尘不动。但增炎曦而已。因往冬官府道经圆土。北见重墙上有黄书横拖棘上。及往取之乃是摩诃般若经第十九卷。问其所由。答云。从天而下飞扬坠此。于时三宝初灭刑法严峻。略示连席之官。乃藏诸衣袖。还缄箧笥。属隋兴运转牧冀州。爰命所部从事赵绚。叙之曰。有清信大士。具官。身婴俗累。恕崇法理。精感明灵神化斯应。遂使群经腾翥。等扶摇之上升。只卷飘返。若丹乌之下降。其去也明恶世之不居。其来也知善人之可集。应瑞乎如彼。圣着乎如此。我皇出震乘干更张琴瑟。亲临九服躬总八荒。知三宝之可崇。体四生之不固。遂颁海内修净伽蓝。是使像法氤氲同诸舍卫。僧尼隐轸还类提河。特以此经像明灵着。自非积善焉能致斯。敢事旌表传芳后叶。初武帝知蔼志烈。欣欲见之。乃敕三卫二十余人。巡山访觅毡衣道人。朕将位以上卿共治天下。蔼居山幽隐追踪不获。后于太一山锡谷潜遁。睹大法沦废道俗无依。身被执缠无力毗赞。告弟子曰。吾无益于世。即事舍身。故先相告。众初不许。慕从闻法。便开览大小诸乘。撰三宝集二十卷。假兴宾主会遣疑情。抑扬飞伏广罗文义。弘赞大乘光扬像代。并录见事指掌可寻。冀藏诸岩洞。庶后代之再兴耳。自蔼入法行大慈门。缯纩皮革一无践服。惟履毳布终于报尽。后厌身情迫独据别岩。敕侍者下山。明当早至。蔼加坐盘石留一内衣。自条身肉。段段布于石上。引肠挂于松枝。五藏都皆外见。自余筋肉手足头面。剐折都尽。并惟骨现。以刀割心捧之而卒。侍人心惊通夜失寐。明晨走赴。犹见合掌捧心。身面西向加坐如初。所伤余骸一无遗血。但见白乳滂流凝于石上。遂累石封外。就而殓焉。即周宣政元年七月十六日也。春秋四十有五。弟子等有闻当世。具诸别传亲侍沙门慧宣者。内外博通奇有志力。痛山颓之莫仰。悲梁坏之无依。爰述芳猷树碑塔所。后有访道思贤者。入山礼敬循诸崖险。乃见蔼书遗偈在于石壁。题云。初欲血书。本意不谓变为白色。即是魔业不遂。所以墨书其文。曰诸有缘者。在家出家若男若女。皆悉好住于佛法中莫生退转。若退转者即失善利。吾以三因缘舍此身命。一见身多过。二不能护法。三欲速见佛辄同古圣。列偈叙之。

无益之身　恶烦人功　解形穷石
散体岩松　天人修罗　山神树神
有求道者　观我舍身　愿令众生
见我骸骨　烦恼大船　皆为覆没
愿令众生　闻我舍命　天耳成就

菩提究竟　愿令众生　忆念我时
具足念力　多闻总持　此报一罢
四大雕零　泉林迳绝　岩室无声
普施禽兽　乃至昆虫　食肉饮血
善根内充　愿我未来　速成善逝
身心自在　要相拔济　此身不净
底下屎囊　九孔常流　如漏堤塘
此身可恶　不可瞻观　薄皮裹血
垢污涂漫　此身臭秽　犹如死狗
六六合成　不从花有　观此臭身
无常所囚　进退无免　会遭蚁蝼
此身难保　有命必输　狐狼所啖
终成虫蛆　天人男女　好丑贵贱
死火所烧　暂见如电　死法侵人
怨中之怨　吾以为仇　誓断根源
此身无乐　毒蛇之箧　四大围绕
百病交涉　有名苦聚　老病死薮
身心热恼　多诸过咎　此身无我
以不自在　无实横计　凡夫所宰
久远迷惑　妄倒所使　丧失善根
畜生同死　弃舍百千　血乳成海
骨积大山　当来兼倍　未曾为利
虚受勤苦　众生无益　于法无补
忍痛舍施　功用无边　誓不退转
出离四渊　舍此秽形　愿生净土
一念花开　弥陀佛所　速见十方
诸佛贤圣　长辞三途　正道决定
报得五通　自在飞行　宝树餐法
证大无生　法身自在　不断三有
殄除魔道　护法为首　十地满足
神化无方　德备四胜　号称法王
愿舍此身已　早令身自在
法身自在已　在在诸趣中
随有利益处　护法救众生
又复业应尽　有为法皆然
三界皆无常　时来不自在
他杀及自死　终归如是处
智者所不乐　应当如是思
众缘既运奏　业尽于今日

释道安。俗姓姚。凭翊胡城人也。识悟玄理早附法门。性无常师闻道而至。兼以恬虚静泊凝心胜境。谦肃为用动止施度。凡厥禅侣莫不推服。后隐于太白山。栖遁林泉拥志经论。思拔深定慧业斯举。旁观子史粗涉大纲。而神气高朗挟操清远。进具已后。崇尚涅槃。以为遗诀之教。博通智论。用资弘道之基。故周世渭滨盛扬二部。更互谈诲无替四时。住大陟岵寺。常以弘法为任。京师士子咸附清尘。安内外既明特善文藻。动言命笔并会才华。而风韵疏通。雅调翔简。执礼居尊仁被朝贵。故荣达儒宰。知名道士。日来请论咸发信心。故得义流天下草偃从之。周武廓清天步中外禔福。频御雕辇躬礼安焉。安道为物宗。坐镇崇敬。令帝席地而止。安则如常敷化。高谈正法词无涉世。公卿侧目观者荣庆。时及中食安命供设。帝将举筯曰。弟子闻。俗人不合僧食。法师如何以罪累人。安曰。佛教权实律制开遮王贼恶臣并通供给。贫道据法相拟。理非徒尔。帝曰。审如来言非佛意也。但恐损道众耳。又与贼臣同席。诚无预焉。即敕将去。更论余法。曾不以介意。斯即季代之高量也。后敕住大中兴寺。别加殊礼。帝往南郊。文物大备。敕诸道俗同睹通衢。敕别及安。令观天子卤簿仪具。安答曰。陛下为民故出。贫道为法不出。帝闻弹指叹善久之。安鉴悟绝伦德风远扇。立形平准守道自遵。皆此类也。与同学慧俊知名周壤。俊姓朱氏。京兆三原人。生不学书。而耳餐取悟一闻不忘藏诸胸臆。流略儒释谈如泉涌。攻击关责锋锷丛萃。曾于一日安公正讲涅槃。俊命章设问。遂往还迄暮。竟不消文。明旦又问。讲难精拔。安虽随言即遣。而听者谓无继难。俊终援引文理征并相詶。遂连三日止论一义。后两舍其致方事解文。故使惊唱前修预闻高揖。俊后历寻华土。纵学名师。凡所沾耳。皆义通旨得。安与同室三十余年。言晤飞玄诚逾目击。因疾而卒。安抚尸恸哭曰。宣尼有言。信不虚矣。至天和四年岁在己丑三月十五日。敕召有德众僧名儒道士文武百官二千余人于正殿。帝升御座。亲量三教优劣废立。众议纷纭。各随情见较其大抵。无与相抗者。至其月二十日。又依前集。众论乖咎是非滋生。并莫简帝心。索然而退。至四月初。敕又广召道俗。令极言陈理。又敕司隶大夫甄鸾。详佛道二教。定其先后浅深同异。鸾乃上笑道论三卷。合三十六条。用笑三洞之名。及笑经称三十六部。文极详据事多扬激。至五月十日。帝又大集群臣。详鸾上论以为伤蠹道士。即于殿庭焚之。道安慨时俗之混并。悼史藉之沈网。乃作二教论取拟武帝。详三教之极。文成一卷篇分十二。初归宗显本篇。有客问曰。仆闻。风流倾坠。六经所以缉修。夸尚滋彰。二篇所以述作。故优柔弘润于物必济曰儒。用之不匮于物必通曰道。斯皆孔老之神功。可得而详矣。近览释教文博义丰。观其汲引。则恂恂善诱。要其旨趣。则亹亹兹始良。然三教虽殊劝善一途。教迹诚异理会则同。至如老嗟身患孔叹逝川。固欲后外以致存生感往以知物化。何异释典之厌身无常之说哉。但拘滞之流未驰高观。不能齐天地于一指。均是非于一气。致令

谈论之际每有不同。此所谓匿摩尼于胎[穀-禾＋卵]。掩大明于重夜。伤莫二之淳风。塞洞一之玄旨。祈之弥劫奚可值哉。主人答曰。子之穷辩未尽理也。夫万化本于生生。三才兆于始始。然则无生无始。物之性也。有化有生。人之聚也。聚虽一体。而形神两异。散虽质别。而心数弗亡。故救形之教。教称为外。济神之教。教称为内。是以智论有内外两经。仁王辩内外两论。大等明内外两律。百论言内外二道。若通论内外。则该彼华夷。若局命此方。则可云儒释。释教为内儒教为外。备彰圣典非为诞谬。详览载藉寻讨源流。教惟有二宁得有三。何者。昔玄古朴素。坟典之诰未弘。淳风稍离。丘索之文乃着。故包论七典统括九流。咸为治国之谟。并是修身之术。若派而别之。则应为九教。总而合之。则同属儒宗。论其官也。各王朝之一职。谈其藉也。普皇家之一书。子欲于一化之内。令九流争川。大道之世。使小成竞辩。岂不上伤皇极莫二之风。下开拘放鄙荡之弊。真所谓巨蠹鸿猷眩曜朝野矣。佛教者。穷理尽性之格言。出世入真之正辙。论其文则部分十二。语其旨则四种悉檀理妙域中。固非名号所及。化擅系表。又非情智所寻。至于遣累落筌陶神尽照。近超生死远证泥洹。播阐五乘。接群机之深浅。该明六道。辩善恶之升沉。夐期出世。而理无不周。迩毗王化。而事无不尽。能博能要不质不文。自非天下之至虑。孰能与斯教哉。虽复儒道千家农墨百氏取舍驱驰。未及其度者也。惟释氏之教理富权实。有余不了称之曰权。无余了义号之为实。通言善诱何名妙赏。子谓。三教虽殊劝善义一。余谓。善有精粗优劣宜异。精者超百化而高升。粗者循九居而未息。安可同年而语其胜负哉。又云。教迹诚异理会则同。爰引世训以符玄教。此盖悠悠之所昧。未暨其本矣。教者何耶筌理之谓。理者何耶教之所诠。教若果异理岂得同。理若必同教宁得异。筌不期鱼蹄不为兔。将为名乎理同安在。夫厚生情笃。身患之诫遂兴。不悟迁流。逝川之叹乃作。并是域内之至谈。非踰方之巨唱。何者。推色尽于极微。老氏之所未辨究心穷于生灭。宣尼又所未言。可谓瞻之似尽。而察之未极者也。经曰。分别色心有无量相。非诸二乘所知。且二乘之与大行。俱越妄想之乡。菩萨则慧兼九道。声闻则独善一身。其犹露润之比巨壑。微尘之比须弥。况凡夫识想何得齐乎。故经曰。无以日光等彼萤火。若夫以齐而齐不齐者未齐矣。以齐而齐于齐者未齐焉。余闻。善齐天下者。以不齐而齐天下者也。何须夷岳实渊然后方平。续凫截鹤于焉始等。此盖狷夫之野议。岂达士之贞观乎。故谚曰。紫实昧朱狂斯滥哲。请广其类。上至天子下至庶人。莫不资色心。以成躯。禀阴阳而化体。不可以色心是等。而便混以智愚。阴阳义齐。则同之于贵贱。此之不可。至理皎然。虽强齐之。其义安在。帝为张宾构谮。意遣释宗。初览安论通问僚宰。文据卓然莫敢排斥。当时废立遂寝。诚有所推。至建德三年岁在甲午五月十七日。乃普灭佛道二宗。别置通道观。简释李有名者。并着衣冠为学士焉。事在别传。安削迹潜声逃于林泽。帝

下敕搜访。执诣王庭。亲致劳接。赐牙笏彩帛。并位以朝列。竟并不就。卒于周世。初安之住中兴。携母相近。每旦出觐手为煮食。然后上讲。虽足侍人不许兼助。乃至折薪汲水。必自运其身手。告人曰。母能生养于我。非我不名供养。卒于母世初无一息。斯准大圣担棺之像。布化浇夫矣。及其即世也乃作遗诫九章。以训门人。其词曰。敬谢诸弟子。夫出家为道至重至难。不可自轻不可自易。所谓重者。荷道佩德萦仁负义。奉持净戒死而有已。所谓难者。绝世离俗永割亲爱。回情易性不同于众。行人所不能行。割人所不能割。忍苦受辱捐弃躯命。谓之难者名曰道人。道人者行道人也。行必可履言必可法。被服出家动为法则。不贪不诤不谗不慝。学问高远志存玄默。是为名称参位三尊。出贤入圣涤除精魂。故得君王不望其报。父母不望其力。普天之人莫不归揖。捐妻减养供奉衣食。屈身俯仰不辞劳役者。以其志行清洁通于神明。淡泊虚白可奇可贵故。自顷荒流道法遂替。新学之人未体法则。弃正着邪忘其真实。以小黠为智。以小供为足。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退自推观良亦可悲。计今出家或有年岁。经业未通文字不决。徒丧一世无所成名。如此之事不可深思。无常之限非旦则夕。三涂苦痛无强无弱。师徒义深故以申示。有情之流可为永诫。其一曰。卿已出家永违所生。剃发毁容法服加形。辞亲之日上下涕零。割爱崇道意陵太清。当遵此志经道修明如何无心故在色声。悠悠竟日经业不成。德行日损秽迹遂盈。师友惭耻凡俗所轻。如是出家徒自辱名。今故诲励宜当专精。其二曰。卿已出家弃俗辞君。应自诲励志果清云。财色不顾与世不群。金玉不贵惟道为珍。约己守节甘苦乐贫。进德自度又能度人。如何改操趋走风尘。坐不暖席驰务东西。剧如徭役县官所牵。经道不通戒德不全。朋友蚩弄同学弃捐。如是出家徒丧天年。今故诲励宜各自怜。其三曰。卿已出家永辞宗族。无亲无疏清净无欲。吉则不欢凶则不戚。超然从容豁然离俗。志在玄妙轨真守扑。得度广济普蒙福禄。如何无心仍着染浊空争长短铢两斗斛。与世同利何异僮仆。经道不明德行不足。如是出家徒自毁辱。今故诲示宜自洗沐。其四曰。卿已出家号曰道人。父母不敬世帝不臣。普天同奉事之如神。稽首致敬不计富贫。尚其清修自利利人。减割之重一米七斤。如何怠慢不能报恩。倚纵游逸身意虚烦。无戒食施死入太山。烧铁为食融铜灌咽。如斯之痛法句所陈。今故诲约宜改自新。其五曰。卿已出家号曰息心。秽杂不着惟道是钦。志参清洁如玉如冰。当修经戒以济精神。众生蒙祐并度所亲。如何无心随俗浮沉。纵其四大恣其五根。道德遂浅世事更深。如是出家与世同尘。今故诫约幸自开神。其六曰。卿已出家捐世形躯。当务竭情泥洹合符。如何扰动不乐闲居。经道损耗世事有余。清白不履反入泥涂。过影之命或在须臾。地狱之痛难可具书。今故戒励宜崇典谟。其七曰。卿已出家不可自宽。形虽鄙陋使行可观。衣服虽粗坐起令端。饮食虽疏出言可餐夏则忍饥冬则忍寒。能自守节不饮盗泉。不肖之供足不妄前。久处私室如

临至尊。学虽不多可齐上贤。如是出家足报二亲。宗族知识一切蒙恩。今故戒汝各宜自敦。其八曰。卿已出家性有昏明。学无多少要在修精。上士坐禅中士诵经。下士堪能塔寺经营。岂可终日一无所成。立身无闻可谓徒生。今故诲汝宜自端情。其九曰。卿已出家永违二亲。道法革性俗服离身。辞亲之日乍悲乍欣。邈尔绝俗超出埃尘。当修经道制己履真。如何无心更染俗因。经道已薄行无毛分。言非可贵德非可珍。师友致累恚恨日殷。如是出家损法辱身。思之念之好自将身。安有弟子慧影宝贵。并列名隋世。影传灯大论继踵法轮。泛迹人间情多野外。着伤学存废厌修等三论。伤学除谤法之愆。存废防奸求之意。厌修令改过服道。并藻逸霞烂。焕然可遵。后卒开皇末岁。贵玩阅群典讲律为务。见晋世支敏度合五家首楞严为一本八卷。又合三家维摩经为一本五卷。隋沙门僧就合四家大集为一本六十卷。贵乃合三家金光明为一本八卷。复请崛多三藏。译银主陀罗尼及属累品。以之成部。沙门彦琮重覆梵本。品部斯具焉。

释僧岨。未详氏族。住新州愿果寺。周武季世将丧释门。崇上老氏受其符录。凡有大醮。帝必具其巾褐同其拜伏。而道经诞妄言无本据。国虽奉事未详仇校。遂不远乡关躬闻帝阙面陈至理。以邪正相参浇情趋竞。未辨真伪更递毁誉。乃著论十有八条难道本宗。又以三科释其前执贤圣既序凡位皎然。其词略云。岨以世之滥述云。老子尹喜西度化胡出家。老子为说经戒。令尹喜作佛。教化胡人。又称是鬼谷先生撰。南山四皓注。未善寻者。莫不信从以为口实。异哉此传。君子尚不可诬。况贬大圣者乎。今具陈此说非真。人世差错假托名字。亦乃言不及义翻辱老子。意者胜人达士不出此言。将是无识异道夸竞佛法。假托鬼谷四皓之名。附尹喜传后。作此异论用迷昏俗。窃闻传而不习夫子不许。妄作者凶老君所诫。此之巨患增长三涂。宜应纠正救其此失。然教有内外用生疑假。人有贤圣多述本迹。故班固汉书品人九等。孔丘之徒为上上类。例皆是圣。李老之俦为中上类。例皆是贤。何晏王弼云。老未及圣此则贤。圣天分优劣自显。故魏文之博悟也。黄初三年下敕云。告豫州刺史。老聃贤人。未宜先孔子。不知鲁郡为孔子立庙成未汉桓帝不师圣法。正以嬖臣而事老子欲以求福。良足笑也。此祠之兴由恒帝。武皇帝以老子贤人不毁其屋。朕亦以此亭当路。行来者辄往瞻视。而楼屋倾颓傥能压人。故令修整。作过视之殊未整顿。恐小人谓此为神。妄往祷祝违犯常禁。宜宣告吏民咸使知闻。据斯以言。程露久矣。世多愚人不寻前达。故有此弊耳。今考据年月群达诚言区别人世。并内经外典并对条例。览详卷首邪正自显。虽复著论周世垂名朝野。通人罕遇。终以事迷。竟不行用。及后法毁。逃难不测所终。

释僧猛。俗姓段氏。京兆泾阳人。姿荫都雅神情俊拔。竟孺出家

素知希奉。聪慧利根幽思通远。数十年间躬事讲说。凡有解悟靡不通练。昔魏文西位。敕猛在右寝殿阐扬般若。贵宰咸仰味其道训。周明嗣历。诏下屈住天宫永弘十地。又敕于紫极文昌二殿。更互说法。当时旨延问对酬答无穷。黄巾之徒纷然构聚。猛乃徐摇谈柄。引敌深涡。方就邪宗一一穷破。故使三生四见之语并屈当时。元始真文之经纷碎。曩日天师徒侣瓦解乖张。道俗肃然更新耳目。初帝。始齐三教。猛分为九十五门。后退一乘。更进三十有生之善。词甚崇粹学观所归。既不预帝览。遂沦俗侣。猛退屏人事幽栖待旦。随文作相佛日将明。以猛年德俱重。玄儒凑集。追访至京。令崇法宇。于大象二年。敕住大兴善寺。讲扬十地。寺即前陟岵寺也。声望尤着殊悦天心。寻振为隋国大统三藏法师。委以佛法令其弘护。未足以长威权。固亦光辉释种。移都南顿寺。亦同迁于遵善里。今之兴善是也。名虽居隶。而恒住云花勖徒课业。以开皇八年四月四日。卒于住寺。春秋八十有二。初将大渐。深照苦空。话言盈耳。翕然欲绝。语众曰。吾其去也。遂即神迁。时贵其置心不乱。葬于城东马头穴刻石立铭于云花寺。今犹存矣。

释智炫者。益州城都人也。俗姓徐氏。初生室有异光。少小出家。入京听学数年。遂擅名京洛。学众推崇请令覆讲。若泻瓶无遗。会周武帝废佛法欲存道教。乃下诏集诸僧道士。试取优长者留。庸浅者废。于是诏华野高僧方岳道士。千里外有妖术者。大集京师。于太极殿陈设高座。帝自躬临。敕道士先登。时有道士张宾。最为首长。登高唱言曰。原夫大道清虚淳一无杂。祈恩请福上通天曹。白日升仙。寿与天地同毕。风教先被中夏。无始无终。含生赖之以得长生。洪恩厚利不可校量岂如佛法虚幻言过其实。不容本土客寓中华。百姓无知信其诡说。今日欲定臧否。可出头来看。襄城公何妥。自行如意。座首少林寺等行禅师。发愤而起。诸僧止之曰。今日事大。天帝在此。不可造次。知禅师为佛法大海。然应对之间复须机辩。众共谋议。若非蜀炫无以对扬。共推如意以将付炫。炫既为众所推。又忿张宾浪语。安庠而起徐升论座。坐定执如意谓张宾曰。先生向者所陈大道清虚淳一无杂。又云风教先被中夏者。未知风教之起。起自何时。所说之教于何处说。又言佛法不容本土客寓中华。可辩道是何时生。佛是何时出。宾曰。圣人出世有何定时。说教兴行有何定处。道教旧来本有。佛法近自西来。炫曰。若言无时亦应无出。若无定处亦应无说。旧来本有非复清虚。上请天曹。岂得无杂。寿与天地同毕。岂得无始无终。宾曰。道人浪语。为前王无识。留汝等辈得至于今。今日圣帝尽须杀却。帝恶其理屈令舍人谓之曰。宾师且下。宾既退。帝自升高座言曰。佛法中有三种不净。纳耶输陀罗。生罗睺罗。此主不净一也。经律中许僧受食三种净肉。此教不净二也。僧多造罪过好行淫泆。佛在世时徒众不和递相攻伐。此众不净三也。主法众俱不净。朕

意将除之以息虚幻。道法中无此事朕将留之以助国化。顾谓炫法师曰。能解此三难。真是好人。炫应声谓曰。陛下所陈并引经论。诚非谬言。但见道法之中。三种不净又甚于此。按天尊处紫微宫。恒侍五百童女。此主不净。甚于耶输陀罗之一人。道士教中。章醮请福之时。必须鹿脯百柈清酒十斛。此教不净。又甚于三种净肉。道士罪过代代皆有。千古乱常姜斌犯法。此又甚于众僧。僧众自造罪过。乃言佛法可除。犹如至尊享国严设科条。不妨逆子叛臣相继而出。岂以臣逆子叛。遂欲空于大宝之位耶。大宝之位。固不可以臣子叛逆而空。佛法正真。岂得以众僧犯罪而废。炫雅调抑扬言音朗润。虽处大节曾无惧颜。帝愕然良久。谓炫曰。所言天尊侍五百童女出何经。炫曰。出道三皇经。帝曰。三皇经何曾有此语。炫曰。陛下自不见。非是经上无文。今欲废佛存道。犹如以庶代嫡。帝动色而下。因入内。群臣僧众皆惊曰。语触天帝。何以自保(以周武非嫡故)炫曰。主辱臣死。就戮如归。有何可惧。乍可早亡游神净土。岂与无道之君。同生于世乎。众皆壮其言。明旦出敕二教俱废。仍相器重。许以婚姻。期以共政。法师志操逾厉。与同学三人走赴齐都。时周齐之界。皆被枪布棘。彼有富姥姓张。铺毡三十里。令炫得过至齐。盛为三藏名振东国。武帝破邺先遣追求。帝弟越王。宿与法师厚善。恐帝肆怒横加异责。乃鞭背成痕俗服将见。越王先为言曰。臣恨其逃命。已杖六十。令脱衣见帝。帝变色曰。恐其怀惭。远逝以至死亡。所以急追元无害意。责越王曰。大丈夫何得以杖捶相辱。待遇弥厚与还京师。武帝崩隋文作相大弘佛法。两都归趣一人而已。岁景将秋。怀土兴念。又以蜀川迥远奥义未宣。援首西归。心存敷畅。蜀王秀。未之知也。时长史周宣明。入朝赴考。隋文帝谓之曰。炫法师安和耶。宣明惊惶莫知所对。文帝曰。一国名僧。卿遂不识。何成检校。宣明稽首陈谢死罪。及还先往寺参礼。寺旧在东逼于苑囿。又是鄱阳王葬母之所。王既至孝故名孝爱寺。宣明移就今处。供养无阙。至大邺改为福胜寺。法师宣扬。觉倦入隐三学山。触目多感。遂游山诗曰。秀岭接重烟嵚岑上半天。绝岩低更举。危峰断复连。侧石倾斜涧。回流写曲泉。野红知草冻。春来鸟自传。树锦无机织。猿鸣讵假弦。叶密风难度。枝疏影易穿。抱帙依闲沼。策杖戏荒田。游心清汉表。置想白云边。荣名非我顾。息意且萧然。年一百二岁。不病而卒

## 续高僧传卷第二十五上

护法下　正传十　附见五。

唐升州兴国寺释昙选传一。

隰州沙门释明赡传二。

唐终南山智炬寺释明赡传三。

唐京师胜光寺释慧乘传四(道璋)。

唐京师大总持寺释智实传五(普应　法行)。

唐终南山至相寺释弘智传六。

唐终南山龙田寺释法琳传七(慧序)。

唐眉州圣种寺释道会传八。

唐邓州兴国寺释智勤传九。

唐新罗国大僧统释慈藏传十(圆胜)。

释昙选。姓崔。高阳人。神慧谲诡不偶时俗。虽博通经术。而以涅槃著名。不存文句。护法为虑本。晚住并部兴国寺。川邑奉之以为师傅。每有众集居于座元。酬问往还以系节为要。吐言开令宏放终古。僧侣乃多莫敢摧挫。时人目为豹选者也。及杨谅逆节中外相叛。招募军兵缮造牟甲。以兴国寺为甲坊。以武德寺为食坊。后于武南置阵。杨素败之。官军入郭搜求逆党。总集诸僧责供反者。僧等辞曰。王力严切不敢遮约。素曰。有几僧谏王被杀。而云王力严切。此并同反。不劳分疏可依军法。选时在众不忍斯祸。乃出对曰。比佛法陵迟。特由僧无有德可以动俗。致有乱阶。结聚不能诲以忠信。此诚如公所教。今被理责陷身无地。素乃舒颜曰。僧等且还。留向对僧。拟论机务。自尔昼参军将开散僧诛。晚还寺宿。不久炀帝下敕通被放免。故合众获安。诚其功也。及大业末岁。兵饥交接。四方僧游寄食无地。兴国虽富俭啬者多。每食时禁门自守。客僧拥结终不之前。选不胜灭法。愤激身心。每日拄杖在门驱趁防者携引羁僧。供给钵器。送至食堂。众多是其子弟不敢违逆。由是众开僧制。许选停客。自余不得然。其慈济之深感激府俞。房内廓然财什不积。唯置大钵一口。每日引诸乞儿。所得食调总钵中。选请食分。亦和其内。杂为饘粥。便行坐乞人。手自斟酌。见其褴缕皴错形容臞瘦。流泪盈脸不能自胜。选亦依行受粥而食。日别如此。遂及有年。皇运伊始人情安泰。义兴新寺法纲大张。沙门智满。当涂众主。一川乡望。王臣倾重创开诸宇严位道场。三百余僧受其制约。夏中方等清众肃然。风声洋溢流润遐迩。选闻之乃诣其寺。庭满徒闻来崩腾下。赴告曰。卿等结聚作何物。在依何经诰。不有冒罔后生乎。满曰。依方等经行方等忏。选曰。经在何处将来对读。遂将一卷来。选曰。经有四卷。何不一时读之沙门道绰曰。经文次第。识不俱闻。选曰。吾识可共尔识同耶。但

四卷齐读。文言未了。便曰。依咒灭罪耳。可罢之。又曰。自佛法东流。矫诈非少。前代大乘之贼。近时弥勒之妖。诖误无识其徒不一。闻尔结众。恐坏吾法。故力疾来问。虽尔手把瓶子。倚傍犹可。遂杖策而返。武德八年。遘疾淹积。问疾者充牣房宇。乃尸卧引衣申脚曰。吾命将尽何处生乎名行僧道绰曰。阿阇黎。西方乐土名为安养。可愿生彼选曰。咄为身求乐。吾非尔俦。绰曰。若尔可无生耶。答曰。须见我者而为生乎。乃潜息久之。不觉已逝。时年九十有五。道俗哀惨。送于西山之阴。传者亲往其寺不及其人。观其行事遗绩。庶可澡雪形心顿祛鄙吝。叔绪护法开士。抑斯人乎。

释法通。龙泉石楼人。初在隰乡未染正法。众僧行往不达村闾。如有造者以灰洒面。通虽处俗情厌恒俗。以开皇末年。独怀异概超出意表。剃二男二女并妻之发。被以法衣。陟道诣州委僧尼寺。时有问者通便答曰。我舍枷锁志欲通法。既达州寺如前付嘱。便求通化寺明法师度出家。于即游化稽湖。南自龙门北至胜部。岚石汾隰无不从化。多置邑义月别建斋。但有沙门皆延村邑。或有住宿明旦解斋。家别一槃。以为通供。此仪不绝至今流行。河右诸州闻风服义。有僧投造直诣堂中。承接颜色譬若亲识。故通之率导其德难伦。曾行本邑。县令逢之。问是何僧。答云山客令乃禁守不许游从。通即绝粒竭诚绕狱行道。其夜听事野狐鸣叫。怪相既集通夕不安。及明放遣。通曰。我绕狱行道正得道理。如何见放。经日不食。夜又狐鸣。宫庶以下莫不震惧。苦劝引挽方从其请。尔后巡行无时宁舍。曾投人宿。犬咋其胫。寻被霹死。风声逾显。后卒于龙泉。余以贞观初年。承其素迹遂往寻之。息名僧纲住隰州寺。亲说往行高闻可观。欣其余论试后披叙。夫以高世之量随务不伦。统其大归莫非通道。所以九十六部。兼邪正之津途。一十七群。现机缘之化迹。故能光开佛日。弘导尘蒙。摄迷没之鄙夫。接戒浊之浇首。并得开智清悟通圣革凡。弘道利生于是乎在。今有不达之者。同世相轻。睹其家业丛杂。阅其形骸尘弊遂则雷同轻毁。曾不大观。由之自陷。备于成教。故文云。不观法师种姓形有。但受其法开我精灵。斯言可归。通有之矣。

释明赡。姓杜氏。恒州石邑人也。少有异操。所住龙贵村二千余家。同共高之传于口实。十四通经。十七明史。州县乃举为俊士。性慕超方不从辟命。投飞龙山应觉寺而出家焉。师密异其度。乃致书与邺下大集寺道场法师令其依摄。专学大论。寻值法灭。潜形东郡。隋初出法。追住相州法藏寺。而立志贞明不干非类。正业之暇了无他涉。内通大小外综丘坟。子史书素情所欣狎。将事观国移步上京。开皇三年。敕召翻译住大兴善。众睹德望可宗。举知寺任。辞而不免。便纲管之。大业二年。帝还京室。在于南郊。盛陈军旅。时有滥僧染朝宪者。事以闻上。帝大怒。召诸僧徒并列御前。峙然抗礼。下敕责

曰。条制久颁义须致敬。于时黄老士女。初闻即拜。惟释一门俨然莫屈。时以赡为道望众所推宗。乃答曰。陛下必欲遵崇佛教。僧等义无设敬。若准制返道。则法服不合敬俗。敕云。若以法服不合。宋武为何致拜。赡曰。宋氏无道之君。不拜交招显戮。陛下有治存正。不陷无罪。故不敢拜。帝不屈其言。直遣舍人语僧。何为不拜。如此者五。黄巾之族连拜不已。惟赡及僧。长揖如故。兼抗声对叙。曾无惮慑。帝乃问。向答敕僧是谁。录名奏闻。便令视被戮。诸僧合乐安然而退。明旦有司募敢死者至阙陈谢。赡又先登虽达申逊之词。帝夷然不述。但下敕于两禅定各设尽京僧斋。再遗束帛特隆常准。后回跸西郊顾京邑语朝宰曰。我谓国内无僧。今验一人可矣。自尔频参元选。佥议斯属。下敕令住禅定。用崇上德故也。众以赡正色执断不避强御。又举为知事上座。整理僧务备列当时。大唐御世爰置僧官。铨拟明哲允折无滞。贞观之初。以赡善识治方有闻朝府。召入内殿。躬升御床。食讫对诏。广列自古以来明君昏主制御之术。兼陈释门大拯以慈救为宗。帝大悦。因即下敕。年三月六普断屠杀。行阵之所皆置佛寺。登即一时七处同建。如豳州昭仁晋州慈云。吕州普济。汾州弘济。洺州昭福。郑州等慈。洛州昭觉。并官给匠石。京送奴隶。皆因赡之开发也。又私以每年施物。常饭千僧。大乘经论须者为写。岁恒不绝。为报母恩及暮齿将临。山栖是造。遂入太一山智炬寺而隐焉。京辇归信远趣于林。问道奉戒又繁常昔。乃自惟曰。摄心归静犹自烦乎。试纵余龄更还京邑。少时遇疾犹堪疗治。乃曰。吾命极矣。可悬一月。枯骸累人。乃延诸大德就兴善寺设斋辞诀。房杜仆射举朝毕集。具赍助供嚫锡山积。赡通大舍忏辞告别。即日力杖出京返于智炬。竭诚勤注想观西方。心通明利。告侍者曰。阿弥陀佛来也。须臾又云。二大菩萨亦至。吾于观经成就十二。余者不了。既具诸善相颜貌怡然奄尔而逝。春秋七十。即贞观二年十月二十七日也。时以预记之验。知命存乎。初未终前。遗令焚身。及阇维讫。乃见骸骨圆全都无缝道。当其顶上紫色曄然。遂瘗于岩下。

释慧乘。俗姓刘氏。徐州彭城人也。其先炎汉之绪。祖欣梁真前将军琅琊太守。父雅陈兵部郎中。叔祖智强。少出家。陈任广陵大僧正。善闲成论及大涅槃。乘年十二。发心入道。仍事强为师。服膺论席备探精理。十六启强曰。离家千里。犹名在家沙门也。诸广游都郡疏诸耳目。强从之。便下杨都。听庄严寺智[日*爵]法师成实。爰始具戒。即预陈武帝仁王斋席。对御论义词辩绝伦。数千人中独回天眷。至四月八日。陈主于庄严寺总令义集乘。当时竖佛果出二谛外义。有一法师英侠自居擅名江左。旧住开泰后入祇洹。乃问曰。为佛果出二谛外。二谛出佛果外。乘质云。为法师出开泰。为开泰出法师。彼曰。如鸳鸯鸟不住清厕。乘应声曰。释提桓因不与鬼住。彼曰。鸠翅罗鸟不栖枯树。乘折云。譬如大海不宿死尸。于时[日*爵]公处座叹

曰。辩才无碍其锋难当者也。躬于帝前赏天柱纳袈裟。由是令响通振邻国斯传。陈桂阳王尚书毛喜仆射江总等。并申久敬咸慕德音。属陈季道离隋风远扇。太尉晋王于江都建慧日道场。遍询硕德。乘奉旨延住。仍号家僧。后从王入朝频蒙内见。时净影慧远。道声扬播。由来不面。因过值讲即申言论。义高词丽声骇听徒。远顾曰。何处吴僧唇舌陵人。复岂逾此。王闻之弥敬其词辩。时慧日创立搜杨一化。并号龙象咸问义门。既爰初盛集法轮肇驾。王乃请乘尽心。言论不有见尊致结。既承资蓄纵辩无前。折关陈款皆倾巢穴。甚称王望。别赏帛百段。暨高祖东巡岱宗銮驾伊洛。敕遣江南吴僧与关东大德升殿竖义。乘应旨首登。命章对论。巧问勃兴切并纷集。纵横骆驿罔弗丧律亡图。高祖目属称扬。群英叹异。开皇十七年。于杨州永福寺。建香台一所。庄饰金玉绝世罕俦。及晋王即位。弥相崇重。随驾行幸无处不经。大业六年。有敕郡别简三大德入东都。于四方馆仁王行道。别敕乘为大讲主。三日三夜兴诸论道。皆为折畅靡不冷然。从驾张掖。蕃王毕至。奉敕为高昌王麹氏讲金光明。吐言清奇闻者叹咽。麹布发于地。屈乘践焉。至八年帝在东都。于西京奉为二皇双建两塔七层木浮图。又敕乘送舍利瘗于塔所时四方道俗百辟诸侯各出名珍。于兴善寺北天门道南。树列胜场三十余所。高幢华盖接影浮空。宝树香烟望同云雾。迎延灵骨至于禅定。佥共请乘开仁王经。华俗士庶正道日登。咸嘉赏赞。十二年于东都图写龟兹国檀像。举高丈六。即是后秦罗什所负来者。屡感祯瑞故用传持。今在洛州净土寺。会隋室分崩唐皇御历。武德四年扫定东夏。有敕伪乱地僧是非难识。州别一寺留三十僧。余者从俗。上以洛阳大集名望者多。奏请二百许僧住同华寺。乘等五人敕住京室。于时乘从伪郑词被牵连。主上素承风问。偏所顾属。特蒙慰抚命住胜光。秦国功德咸归此寺。武德八年。岁居协洽。驾幸国学将行释奠。堂置三坐拟叙三宗。众复乐推乘为导首。时五都才学三教通人。星布义筵云罗绮席。天子下诏曰。老教孔教此土先宗。释教后兴宜崇客礼。令老先次孔末后释宗。当尔之时相顾无色。乘虽登坐情虑莫安。今上时为秦王。躬临位席。直视乘面目未曾回。频降中使十数教云。但述佛宗光敷帝德。一无所虑。既最末陈唱谛彻前通。乃命宗云。上天下地荣贵所资。缘业有由必宗佛圣。今将叙大致理具礼仪。并合掌虔跪。使师资有据。声告才竟。皇储以下爰逮群僚。各下席胡跪伫聆逸辩。乘前宣帝德云。陛下巍巍堂堂。若星中之月云云。次述释宗。后以二难双征两教。玄梯广布义网高张。莫不蹑向风驰应机云涌。既而天子回光敬美其道。群公拜手请从弘业。黄巾李仲卿。结舌无报。博士祭酒等。束体辕门。慧日更明法云还布。当又下诏问乘曰。道士潘诞奏。悉达太子不能得佛。六年求道方得成佛。是则道能生佛。佛由道成。道是佛之父师。佛乃道之子弟。故佛经云。求于无上正真之道。又云体解大道发无上意。外国语云阿耨菩提。晋音翻之无上大道。若以此验。道大佛小。于事可知。乘报略

云。震旦之与天竺。犹环海之比麟洲。聃乃周末始兴。佛是周初前出。计其相去二十许王。论其所经三百余载。岂有昭王世佛而退求敬王时道乎句虚验实足可知也。仲卿向叙。道者有太上大道。先天地生。郁勃洞虚之中。炜烨玉清之上。是佛之师。不言周时之老聃也。且五帝之前未闻有道。三王之季始有聃名。汉景已来方兴道学。穷今讨古道者为谁。案七藉九流。经国之典。宗师周易。五运相生。既辟两仪。阴阳是判。故曰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不测谓之神。天地于事可明。阴阳在生有验。此理数然也。不云有道先天地生。道既莫测从何能生佛。故车胤云。在己为德及物为道。殷仲文云。德者得也。道者由也。言得孝在心由之而成也。论衡云。立身之谓德。成名之谓道。道德也者为若此矣。卿所言道宁异是乎。若异斯者不足归信。岂有头戴金冠身被黄褐。鬓垂素发手把玉璋。别号天尊居大罗之上。独名大道治玉京之中。山海之所未详。经史之所不载。大罗既焉有之说。玉京本亡是之谈。言毕下座。举朝属目。此时独据词宗。余术无为而退。一席杨扇万代舟航。可尚可师立功立事。近假叨幸之力。远庇护念之恩也。贞观元年。乘以衔荷特命义须崇善。奉为圣上于胜光寺起舍利宝塔。像设庄严备诸神变。并建方等道场。日夜六时行坐三业。以贞观四年十月二十日。终于旧房。春秋七十有六。门人道璋先奉遗旨。于南山谷口焚之。私敛余灰还于胜光起塔。沙门法琳为制碑文。见于别集。惟乘释蒙据道护法为心。抚物恤穷弥留情曲。而词辩无滞文义俱扬。写送若流有逾宿诵。此之一术殁后绝踪。而身历三朝政移六帝。频升中殿面对天颜。神气消散映彻墙仞。自见英德莫不推焉。又卿士王公妃嫔庶族。皆禀涂香申明供礼。所讲涅槃般若金鼓维摩地持成实等。各数十遍。璋即乘之犹子也。少所恭奉。立性诚悫偏能呗赞。清啭婉约有势于时。每为都讲亦隶伦则。京邑后附多向其尘云。

释智实。俗姓邵氏。雍州万年人也。童稚儿丛谲诡超异。预有谈论必以佛理为言先。十一出家。住大总持寺。听叙玄奥。登共器之。随以小缘而能通畅宏远。自涅槃摄论俱舍毗昙。皆镜其深义开其关钥。兼以思力坚明才气雄雅。武德之岁初平郑国。三大法师慧乘道宗辩相等。西赴京师。主上时为秦王威明寓内志奉释门。乃请前三德并京邑。能论之士二十余僧。在弘义宫。通霄法集。实年十三。最居下座。上命令对论。发言清卓惊绝前闻。新至诸僧无敢继响。上及诸王异声同叹曰。此小师最俊烈。后必绍隆三宝矣。实眉间白毫可数寸。光映颜颡。沙门吉藏。摩其顶捋其毫曰。子有异相。当蹑迹能仁。恨吾老矣。不见成德。武德七年。猃狁孔炽屡举烽爟。前届北地官军相拒。有僧法雅。夙昔见知。武皇通重给其妻媵任其愆溢。僧众惘然无敢陈者。奏请京寺骁捍千僧用充军伍。有敕可之。雅即通聚简练别立团队。既迫王威寂无抗拒。实时年二十有一。深究雅怀恐兴异度。事

或彰陈必累大法。乃致书于雅曰。与子同生像季。共属陵迟。悲六道之纷然。愍四生之未悟。子每游凤阙。恒遇龙颜。理应洒甘露于帝心。荫慈云于含识。何乃起善星之勃见。鼓调达之恶心。令善响没于当时。丑迹扬于后代。岂不以朝含安忍省纳刍荛。恣此愚情述斯顽见。嗟乎可悲寔伤其类。且自多罗既断。终不更生。折石已分义无还合。急持衣钵早出伽蓝。使清浊异流兰艾殊别。使群臣息于讥论。梵志寂于谤声。定水噎而更通。慧灯晦而还照。此言至矣。想见如流。雅得书逾怒。科督转切。备办军器。克日将发。实腾入其众。大哭述斯乖逆。坏大法轮。即是魔事。预是千僧同时号叫。听者寒心下泪。实遂擒撮法雅殴击数拳告云。我今降魔。使邪正有据。雅以事闻帝云。此道人大粗。付法推刻。即被枷禁。初无怖色。将欲加罪。仆射萧瑀等奏。称精进有闻。敕乃罢令还俗。所选千人并停复寺。实虽处俗壤。而兵役得停。欣泰其心曾无憾结。贞观元年。敕遣治书侍御史杜正伦。捡挍佛法清肃非滥。实恐法雅犹乘先计滥及清徒。乃致书于使曰。沈俗僧智实白。实怀橘之岁。陟清信之名。采李之年。染息慈之位。虽浅智褊能。然感希先达。窃见化度寺僧法雅。善因曩世受果今生。如安上之游秦。似远公之入晋。理应守护鹅之行持结草之心。思报皇王之恩奉酬覆载之德。乃于支提静院。恒为宰杀之坊。精舍林中。镇作妻孥之室。脱千僧之服。四海怆动地之悲。谤七佛之经。万国嗟诉天之怨。自汉明感梦摩滕入洛已来。无数名人颇曾闻也。皇帝受禅抚育万方。欲使王道惟清法海无秽。公策名奉节。许道亡身。除甘蔗之灾。拔空腹之树。使禅林郁映慧苑扶疏。茂实嘉声振于邦国。宁可忍斯邪佞。仍捧钵于只桓。弃我贞廉。绝经行于灵塔。龙门深浚奉见无由。天意高悬流问何日。惟公鉴同水镜。智察幽微。仰愿拯惊翼于华箱。济涸鳞于穷辙。轻以忏陈。但增悚惧。后法雅竟以狂猖被诛。伦以事闻。乃下敕云。智实往经论告法雅。预知粗勃。自还俗已来。又不亏戒行。宜依旧出家。因返寺房综括前业。捃讨幽致有誉京室。十一年。驾往洛州。下诏云。老君垂范。义在清虚。释迦贻则。理存因果。求其教也汲引之迹殊涂。求其宗也弘益之风齐致。然大道之行。肇于遂古。源出无名之始。事高有形之外。迈两仪而运行。包万物而亭育。故能经邦致治。反朴还淳。至如佛教之兴基于西域。逮于后汉方被中土。神变之理多方。报应之缘匪一。洎乎近世崇信滋深。人冀当年之福。家惧来生之祸。由是滞俗者闻玄宗而大笑。好异者望真谛而争归。始波涌于闾里。终风靡于朝廷。遂使殊俗之异郁为众妙之先。诸华之教翻居一乘之后。流遁忘返于兹累代。今鼎祚克昌。既凭上德之庆。天下大定亦赖无为之功。宜有解张阐兹玄化。自今已后。斋供行立至于称谓。道士女道士可在僧尼之前。庶敦反本之俗。畅于九有。贻诸万叶。时京邑僧徒各陈极谏。语在别纪。实惟像运湮沈开明是属。乃携大德法常等十人。随驾至阙。上表曰。法常等言。法常等。年迫桑榆。始逢太平之世。貌同蒲柳。方值圣明之君。

窃闻父有诤子君有诤臣。法常等。虽预出家。仍在臣子之例。有犯无隐。敢不陈之。伏见诏书。国家本系出自柱下。尊祖之风形于前典。颁吾天下无德而称。令道士等处僧之上奉以周施。岂敢拒诏。寻老君垂范。治国治家。所佩服章亦无改异。不立观宇不领门徒。处柱下以真全。隐龙德而养性。智者见之谓之智。愚者见之谓之愚。非鲁司寇莫之能识。今之道士不遵其法。所著衣服并是黄巾之余。本非老君之裔。行三张之秽术。弃五千之妙门。反同张禹漫行章句。从汉魏已来。常以鬼道化于浮俗。妄托老君之后。实是左道之苗。若位在僧之上诚恐真伪同流有损国化。如不陈奏。何以表臣子之情。谨录道经及汉魏诸史佛先道后之事。如前伏愿。天慈曲垂听览。敕遣中书侍郎岑文本。宣敕语僧等。明诏久行。不伏者与杖。诸大德等。咸思命难。饮气吞声。实乃勇身。先见口云。不伏此理。万刃之下甘心受罪。遂杖之放还。抱思旋京晦迹华邑。处于渭阳之三原焉。信心之侣敬奉如云。情计莫因。遂感气疾。知命非久。欲与故人相别。而生不骑乘。乃令弟子四人各执床角舆至本寺。精爽不杂。召诸知友执手诀云。实以虚薄妄厕僧俦。一期既至知复何述。但恨此身虚死未曾为法。以为慨然。近梦阿私陀仙见及云。常得出家。想非徒说。少时卒于大总持寺。春秋三十有八。即贞观十二年正月也。实自生能不入市廛。不执钱宝。不求利涉。三衣瓶钵常不离身。虽当日往还。而始无辄离。志行严肃殊有轨度。摄诱多方。故四远道俗逃放之僧。多依附之。亲侍沙门七人。皆供承有叙。通共嘉焉。总持故塔修奉者希。实香灯供养以为己业。病转就笃。淅水不通已经旬日。侍人非时进浆。实曰。大圣垂诫其可欺乎。吾见临终犯戒者多矣。岂使累劫之诚而陷于一咽者哉。遂闭气而止。又问以终事。答云。譬如弯弓放矢。随处即落。观于山水未有亲疏之心。任时量处省事为要乃葬南郊僧墓中。斯亦达性之一方矣。终后三原信士。方三十余里皆为立灵庙。夜别四五百人。聚临如丧厥亲。迄于百日众方分散。

　　初总持寺有僧普应者。亦烈亮之士也。通涅槃摄论。有涯略之致。以傅奕上事群僧蒙然无敢谏者。应乃入秘书太史局公集。郎监命奕对论。无言酬赏但云。秃丁妖语不劳叙接。应曰。妖孽之作有国同诛。如何贤圣俱崇。卿独侮慢。奕不答。应退造破邪论两卷。皆负籧篨径诣朝堂。以陈所述。时执事者以圣上开治通谏。刍荛虽纳奕表未将。理当不为程达。应乃多写论本。日往朝省。卿相郎署鼓言奕表。牵挽奕手与谈正理。素本浅学。假词于人。杜口不对。斯亦彭享强捍。僧杰不可抑也。应之所师法行者。亦贞素之僧也。俱住总持。众首之最。立操孤拔与物不群。每日六时常立参像。自问自答入进殿中。乃至劳遣应声如在。精悫特立众难加焉。故又目之为高行也。行见塔庙必加治护。饰以朱粉摇动物敬。京寺诸殿有未画者。皆图绘之铭其相氏。即胜光褒义等寺是也。武德之始。犹未有年。诸寺饥馁烟

火不续。总持名胜。普应为先。结会僧伦誓开粮路。人料一勺主客咸然。时来投者日恒仅百。夙少欣欣曾不告倦。而行微念起厌怠怀。即悔告人大开鬼业。如何自累惜他食乎。每旦出门延顿客旅。欢笑先言顾问将接。多办钵履安处布置。乃达时丰初不休舍。后住楚国讲遗教论。以毕终矣。

释弘智。姓万氏。始平槐里乡人。隋大业十一年。德盛乡闾权为道士。因入终南山。绝粒服气期神羽化。形骸枯悴心用飞动。乃入京至静法寺遇惠法师。问以喻道之方。惠曰。有生之本以食为命。假粮粒以资形。托津通以适道。所以古有系风捕影之论。仙虚药误之谈。语事信然。幸无惑也。乃示以安心之要遣累之方。义宁元年。委掷黄冠入山修业。武德之始天下大同。佛道二门峙然双列。智乃诣省申诉。请隶释门。并陈理例。朝宰咸穆。遂得贯入缁伍随情住寺。而性乐幽栖。乃于南山至相寺而居焉。周历讲会亟经炎燠。神用通简莫不精诣。然而性立虚融。慈矜在务。陶甄士俗延纳山宾。岩隐匮乏之流。飞走饥虚之类。咸赡资糇粒锡以贝泉。虽公格严断寺制深约。而能携引房宇。同之窟穴泰。斯亦叔代匡护之开士也。灭后遂绝此踪惜哉。故其所获法利。积散不穷。弘诱博爱为而不恃。加之以忍邦行事音声厥初。开务通识非斯莫晓。故凡有福会必以箫鼓为先。致令其从如云真俗不爽于缘悟矣。讲华严摄论等。以永徽六年五月九日。终于山寺。春秋六十有一。露骸林下攸骨焚散。遵余令也。门人散住诸寺者。咸谨卓正行不坠遗风。重诲诱之劬劳。顾复之永没。乃共写八部般若。用崇屺岵之恩。又建碑一区。陈于至相寺山外。二丈四尺。宝德寺庄所。

## 续高僧传卷第二十五下

释法琳。姓陈氏。颖川人。远祖随宦寓居襄阳。少出家。游猎儒释博综词义。金陵楚郢从道问津。自文苑才林靡不寻造。而意存纲梗不营浮绮。野栖木食于青溪等山。昼则承诲佛经。夜则吟览俗典。故于内外词旨经纬遗文。精会所归咸肆其抱。而风韵闲雅韬德潜形。气扬采飞方陈神略。隋季承乱。入关观化。流离八水顾步三秦。每以槐里仙宗互陈名实。昔在荆楚梗概其文。而秘法奇章犹未探括。自非同其形服尘其本情。方可体彼宗师静兹纷结。乃权舍法服长发多年。外统儒门内希聃术。遂以义宁初岁。假被巾褐从其居馆。琳素通庄老谈吐清奇。道侣服其精华。膜拜而从游处。情契莫二共叙金兰。故彼所禁文词。并用咨琳取决。致令李宗奉释之典包举具舒。张伪葛妄之言诠题品录。武德初运还莅释宗。拥帙延光栖惶问道。以帝壤同归名教。是则鼓言郑卫易可箴规。乃住京师济法寺。至武德四年。有太史令傅奕。先是黄巾深忌佛法。上废佛法事十有一条。云释经诞妄言妖

事隐。损国破家未闻益世。请胡佛邪教退还天竺。凡是沙门放归桑梓。则家国昌大。李孔之教行焉。武皇容其小辩。朝辅未能抗也。时谓遵其邪迳通废宏衢。莫不惧焉。乃下诏问曰。弃父母之须发。去君臣之章服。利在何门之中。益在何情之外。损益二宜请动妙适。琳愤激傅词侧听明敕。承有斯问。即陈对曰。琳闻至道绝言。岂九流能辩。法身无象非十翼所诠。但四趣茫茫漂沦欲海。三界蠢蠢颠坠邪山。诸子迷以自焚。凡夫溺而不出。大圣为之兴世。至人所以降灵。遂开解脱之门。示以安隐之路。于是中天王种辞恩爱而出家。东夏贵游厌荣华而入道。誓出二种生死。志求一妙涅槃。弘善以报四恩。立德以资三有。此其利益也。毁形以成其志。故弃须发美容。变俗以会其道。故去君臣华服。虽形阙奉亲。而内怀其孝。礼乖事主。而心戢其恩。泽被怨亲以成大顺祐怙幽显岂拘小违。上智之人依佛语。故为益。下凡之类亏圣教故为损。惩恶则滥者自新。进善则通人感化。此其大略也。而傅氏所奏。在司犹未施行。奕乃多写表状。远近公然流布。京室闾里。咸传秃丁之诮。剧谈酒席。昌言胡鬼之谣。佛日翳而不明。僧威阻而无势。于时达量道俗勋豪成论者非一。各疏佛理具引梵文。委示业缘曲垂邪正。但经是奕之所废。岂有引废证成。虽曰破邪终归邪破。琳情正玄机独觉千载。器局天授博悟生知。睹作者之无功。信乘权之有据。乃着破邪论。其词曰。庄周云。六合之内。圣人论而不议。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老子云。域中有四大。而道居其一。考诗书礼乐之致。忠烈孝慈之先。但欲攸序[彝-糸＋分]伦。意存敬事君父。至德惟是安上治民。要道不出移风易俗。自卫返鲁。讵述解脱之言。六府九畴。未宣究竟之旨。案前汉艺文志所纪众书一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莫不功在近益。俱未畅远途。诚自局于一生之内。非迥拔于三世之表者矣。遂使当见因果理涉旦而犹昏。业报吉凶义经丘而未晓。斯并六合之寰块。五常之俗谟。讵免四流浩汗为烦恼之场。六趣諠哗造尘劳之业者也。原夫实相杳冥。逾要道之道。法身凝寂。出玄之又玄。惟我大师体斯妙觉。二边顿遣万德斯融。不可以境智求。不可以形名取。故能量法界而兴悲。揆虚空而立誓。所以见生秽土诞圣王宫。示金色之身吐玉毫之相。布慈云于鹫岭。则火宅焰销。扇惠风于鸡峰。则幽途雾卷。行则金莲捧足坐则宝座承躯。出则天主导前。入则梵王从后。声闻菩萨俨若朝仪。八部万神森然翊卫。演涅槃则地现六动。说般若则天雨四花。百福庄严。状满月之临沧海。千光照曜。如聚日之映宝山。师子一吼。则外道摧锋。法鼓暂鸣。则天魔稽首。是故号佛。为法王也。岂与衰周李耳比德争衡。末世孔丘辄相联类者矣。是以天上天下。独称调御之尊。三千大千。咸仰慈悲之泽。然而理深趣远。假筌蹄而后悟。教门善巧。凭师友而方通。统其教也则八万四千之藏。二谛十地之文。海殿龙宫之旨。古谍今书之量。莫不流甘露于万叶。垂至道于百王。近则安国利民。远则超凡证圣。但以时运未融。致令汉梵殊感。故西方先音形之奉。东国

后见闻之益。及慈云卷润慧日收光。乃梦金人于永平之年。睹灵骨于赤乌之岁。于是汉魏齐梁之政像教勃兴。燕秦晋宋已来名僧间出。或神力救世。或异迹发人。或慧解开神。或通感适化。及白足临刃不伤。遣法为之更始。志上分身员户。帝王以之加信。具诸史籍其可详乎。并使功被将来传灯永劫。议者佥曰。僧惟绍隆佛种。佛则冥卫国家福荫皇基。必无废退之理。我大唐之有天下也。应四七之辰。安九五之位。方欲兴上皇之风开正觉之道治致太平永隆淳化。但傅氏所述酷毒秽词。并天地之所不容。人伦之所同弃。恐尘黩圣览。不可具观。伏惟陛下。布含弘之恩。垂鞠育之惠。审其逆顺议以真虚。佛以正法远委国王。陛下君临斯当付嘱。谨上破邪论一卷。用拟傅词。文有三十余纸。自琳之缀采贯绝群篇。野无遁贤朝无遗士。家藏一本咸诵在心。并流略之菁华。文章之冠冕。茂誉于是乎腾广。昏情由之而开尚矣。琳又以论卷初出意在弘通。自非广露其情。则皂隶不尘其道。乃上启储后诸王及公卿侯伯等。并文理弘被庶绩咸嘉。其傅诣焉。故奕奏状因之致寝。遂得释门重敞。琳寔其功。东宫庶子虞世南。详琳著论。乃为之序胤而傅氏不惬其情重施密谮。构扇黄巾用为党类。各造邪论贬量佛圣。昏冒生灵炫曜朝野。薰莸既杂时所疑焉。武德九年春。下诏京置三寺惟立千僧。余寺给赐王公。僧等并放还桑梓。严敕既下莫敢致词。五众哀号于槁街。四民顾叹于城市。于时道俗蒙然投骸无措。赖由震方出帝氛祲廓清。素袭启闻范究宗领。登即大赦还返神居。故佛日重朗于唐世。又由琳矣。琳频逢黜陟。誓结维持。道挫世情良资寡学。乃探索典籍隐括玄奥。撰辩正论一部八卷。颍川陈子良注之。并制序曰。昔宣尼入梦。十翼之理克彰。伯阳出关。二篇之义爰着。或钩深系象。或探赜希夷。名言之所不宣。阴阳之所不测。犹能弥纶天地包括鬼神。道无洽于大千。言未超于域内。况乎法身圆寂妙出有无。至理凝玄迹泯真俗。体绝三相累尽七生。无心即心非色为色。筌蹄之外岂可言乎。若夫西伯拘羑遂显精微。子长蚕室卒成先志。故易曰。古之作易者。其有忧乎。论之兴焉。良有以矣。道士李仲卿刘进喜等。并作庸文谤毁正法。在俗人士或生邪信。法师愍其盲瞽遂着斯论。可谓鼓兹法海振彼词锋。碧鸡之锐竞驰。黄马之峻争骛。莫不叶坠柯摧云锁雾卷。但此论穷释老之教源。极品藻之名理。恐好事后生。意有未喻。弟子近申顶礼。从而问津。烂然溢目。若日月之入怀。寂乎应机。譬宝珠之烛物。既悟四衢之幻。便息百城之游。于是启所未闻。为之注解。良以文学雄伯群儒奉戴。诱劝成则其从如云。贞观初年帝于南山大和宫旧宅。置龙田寺。琳性欣幽静。就而住之。众所推美举知寺任。从容山服咏歌林野。至十三年冬。有黄巾秦世英者。挟方术以邀荣。遂程器于储贰。素嫉释种。阴陈琳论谤讪皇宗。罪当誷上。帝勃然下敕沙汰僧尼。见有众侣乃依遗教。仍访琳身据法推勘。琳扼腕奋发。不待追征。独诣公庭。轻生徇理。乃絷以缧绁。下诏问曰。周之宗盟异姓为后。尊祖重亲寔由先

古。何为追逐其短。首鼠两端。广引形似之言。备陈不逊之喻。把毁我祖祢。谤黩我先人。如此要君。罪有不恕。琳答曰。文王大圣。周公大贤。追远慎终。昊天靡答。孝悌之至通于神明虽有宗周义不争长。何者皇天无亲竟由辅德。古人党理而不党亲。不自我先不自我后。虽亲有罪必罚。虽仇有功必赏。赏罚理当。故天下和平。老子习训道宗。德教加于百姓。恕己谦光。仁风形于四海又云。吾师名佛。佛者觉一切人也。乾竺古皇。西升逝矣。讨寻老教。始末可追。日授中经示诲子弟言。吾师者善入泥洹。绵绵常存。吾今逝矣。今刘李所迹。谤灭老氏之师。世莫能知。着兹辩正论。有八卷。略对道士。六十余条。并陈史籍。前言实非谤毁家国。自后辩对二十余列。并据琳词。具状闻奏。敕云。所著辩正论。信毁交报篇曰。有念观音者。临刃不伤。且赦七日令尔自念。试及刑决能无伤不。琳外缠桎梏内迫刑期。水火交怀诉仰无路。乃缘生来所闻经教及三圣尊名。铭诵心府。拟为显应。至于限满。忽神思影勇横逸胸怀。欢庆相寻顿忘死畏。立待对问。须臾敕至云。今赦期已满。当至临刑。有何所念。念有灵不。琳援笔答曰。自隋季扰攘四海沸腾。役毒流行干戈竞起。兴师相伐舍檀兵威。臣佞君荒不为正治。遏绝王路固执一隅。自皇王吊伐载清陆海。斯寔观音之力。咸资势至之因。比德连踪道齐上圣。救横死于帝庭。免淫刑于都市琳于七日已来。不念观音。惟念陛下。敕治书侍御史韦悰问琳。有诏令念观音。何因不念。乃云惟念陛下。琳答。伏承观音圣鉴尘形六道。上天下地皆为师范。然大唐光宅四海。九夷奉职八表刑清。君圣臣贤不为狂滥。今陛下子育恒品如经。即是观音。既其灵鉴相符。所以惟念陛下。但琳所著正论。爰与书史伦同。一句参差任从斧钺。陛下若顺忠顺正。琳则不损一毛。陛下若刑滥无辜。琳则有伏尸之痛。具以事闻。遂不加罪有敕徙于益部僧寺。行至百牢关菩提寺。因疾而卒。时年六十九。沙门慧序。经理所苦。情结断金。晓夕同衾慰抚承接。及命将尽在序膝上。序恸哭崩摧泪如驶雨。乃召诸关旁道俗。葬于东山之顶。高树白塔。勒铭志之。行路望者知便下泪。序本雍州武功人。善经籍通佛理。明摄论以为敷化之训。体道开俗言无品藻。将护游僧用为家操。本住京辇后移梁益。以百牢冲会四方所归。道俗栖投往还莫寄。序乃宅寺关口。用接远宾。故行侣赖之。咏歌盈耳。于时治书侍御史韦悰。审英饰诈。乃奏弹曰。窃以大道郁兴。冲虚之迹斯阐。玄风既播。无为之教寔隆。未有身预黄冠志同凡素者也。道士秦英。颇学医方薄闲咒禁。亲戚寄命羸疾投身。奸淫其妻禽狩不异。若情违正教心类豺狼。逞贪竞之怀。恣邪秽之行。家藏妻子门有姬童。乘肥衣轻出入衢路。杨眉奋袂无惮宪网。健羡未忘观缴在虑。斯原不殄至教式亏。请置严科以惩淫侈。乃入大理。竟以狂匿被诛。公私怪其死晚。琳所著诗赋启颂碑表章诔大乘教法并诸论记传。合三十余卷。并金石击其风韵。缛锦缋其文思。流靡雅便。腾焰尔穆。又善应机说导。即事骋词。言会宫商义符玄

籍。斯亦希世罕嗣矣。

释道会。姓史。犍为武阳人。初出家。住益州严远寺。器宇高简雅调逸群。四方道俗日夕参候。犹以蜀门小陕闻见非广。乃入京询访经十余年。经论史籍博究宗领。还蜀欲大开释教导引后锐。时属乱离不果心术。会皇运初兴率先招抚。詹俊李衮首途巴蜀。会上疏曰。会弟性不肖。家风失坠。封爵虽除诏敕犹在。门生故吏子孙成列。并奋臂切齿思效力用。即日剑门虽启巫峡负固。会请。躬率徒隶。振锡启途。折简宣威。开怀纳款。军无矢石之劳。主有待成之逸。此亦一时之利也。惟公图之。为使淹留遂不行。于时国初。僧尼道士所在多度。有道士宋冀。是彼梁栋。于隆山县下新立道观。屋宇成就置三十人。会经总管段伦陈牒改观为寺。其郭内住者并是道宗不伏。移改嘱安抚大使李袭誉。巡察州县。会以事达。乃引兵过城。四面鸣鼓一时驱出。举宗怨诉嘈諮街衢。会曰。未能令天下改观为寺。此之一所终不可夺。遂依立寺。至今不毁。武皇登遐。入京朝观。因与琳师同修辨正。有安州暠师。在蜀弘讲。人有嫉者。表奏云。反又述法。会觇候消息遂被拘执。身虽在狱言笑如常。为诸在狱讲释经论。经春至冬。诸僧十数。衣服褴缕不胜寒酷。京师有无尽藏。恒施为事。会致书曰。自如来潜影西国。千有余年。正法东流五百许载虽复赤髭青眼大开方便之门。白脚漆身广示归依之路。犹未出于苦海。尚陆沈于险道。况五众名僧四禅教首。头陀聚落唯事一餐。宴坐林中但披三纳。加以无缘之慈想。升锤以代鸽。履不轻之行。思振锡以避虫。今有精勤法子清净沙门。横被囚拘实非其罪。遂使重关早落睹狱吏而魂飞。清室晚开见刑官而思尽。严风旦洒穿襟与中露俱飘。繁霜夜零寒心与死灰同殪。若竟不免沟壑。抑亦仁者所耻。书达即送裘鞋给之。及事释还乡。三辅名僧送出郭门。会与诸远僧别诗曰。去住俱为客。分悲损性情。共作无期别。时能访死生。道俗闻者皆堕泪。时益州法曹裴希仁。自矜门学。会与相见。轻有讥诮。会曰。蜀川虽小贤德如林。汉朝八俊同出。唯张纲埋轮。东[名*隹]。难曰。豺狠当路安问狐狸。奏诛梁冀。威摄四海者。揵为武阳人也。汉时有问杨子云曰。李仲堪何如人。答曰。隐不违亲。贞不绝俗。天子不臣。诸侯不友者。资中人也。巴西阆中。百王之仰戢。益州郫县。名振于华夷。明公庶可虚心待国士。岂得以土地拘于人哉。言讫而出。希仁愧谢。既返谓人曰。江汉多灵。其斯人也。以贞观末卒。年七十矣。

释智勤。俗姓朱。隋仁寿因舍利州别置大兴国寺度。少小以匡护为心。每处众发言。无不允睦。精诚勇猛事皆冥祐。初母患委顿。为念观音。宅中树叶之上皆现化佛。合家并见。母疾遂除。又属隋末荒乱诸贼竞起。勤独守此寺。贼不敢凌。故得寺宇经像一无所损。诸寺湮灭不可目见。又一时权着俗衣。以避兵刃。被贼围绕而欲杀之。忽

闻空中声告。师可去俗衣。遂除外服。贼见顶礼请将供养。经于数月后投于蜀。听暠法师讲。众至三千。法师皆委令检校。遂得安怗。内外无事。一人力也。又至唐初还归邓州。讲维摩三论十余遍。后隐于北山。倚立十余年。所居三所即今见存。恒闻谷中钟声。后寻岩岭。忽见一寺宛丽奇常。入中礼拜。似有人住。如是数度。后更寻觅莫知所在。又居山内粮食将尽。其行道之处土自发起。遂除弃之。明日复尔。如是再三。遂有谷现。因即深掘得粟二十余硕。其粟粒大色赤稍异凡谷。时邓州佛法陵迟。合州道俗就山礼请。愿出住持。遂感梦而出。其梦不详子细。后时负像出山。中途忽闇莫知其路。不得前进。俄有异火两炬。照路极明。因得见道。送至村中火方回灭。村人并见无不惊异。因出住大兴国。前后诸王刺史。并就寺顶礼。请受归戒。恒以僧尼之事委令检校。佛法光显。吴蜀远闻。又至永徽年初。以见时事繁杂。守房不出。向淹三载。读一切经两遍。每读经时恒见有神来听。初中后夜常闻弹指謦欬之声。至显庆四年。省符召入慈恩。不就。至其年五月欲终之前。所有功德不周之处。晓夜经构使毕。人问何故如此匆速。答曰。无常之法何可保耶。至十五日。寺中树木枝叶萎枯自然分析。禽鸟悲鸣遍于寺内。僧各惊问莫知所由。至十六日旦。忽见昔听经神来。礼拜而语云。莫礼傍人无有见者。于是剃发披衣在绳床内。手执香炉跏趺而坐。告诸弟子。汝可取大品经读诵。至往生品讫。遂合掌坐而卒。停经数日颜色如旧。恒有异香闻于寺内。合州道俗悲恸难胜。州县官人并送至野。春秋七十四矣。

释慈藏。姓金氏。新罗国人。其先三韩之后也。中古之时。辰韩马韩卞韩。率其部属。各有魁长。案梁贡职图。其新罗国。魏曰斯卢。宋曰新罗。本东夷辰韩之国矣。藏父名武林。官至苏判异(以本王族比唐一品)既向高位。筹议攸归。而绝无后嗣。幽忧每积。素仰佛理乃求加护。广请大舍祈心佛法。并造千部观音。希生一息。后若成长。愿发道心度诸生类。冥祥显应。梦星坠入怀。因即有娠。以四月八日诞。载良晨。道俗衔庆希有瑞也。年过小学。神睿澄兰独拔恒心。而于世数史籍略皆周览。情意漠漠无心染趣。会二亲俱丧。转厌世华。深体无常终归空寂。乃捐舍妻子第宅田园。随须便给行悲敬业。孑尔只身投于林壑。粗服草屩用卒余报。遂登陗隒独静行禅。不避虎兕常思难施。时或弊睡心行将征。遂居小室。周障棘刺露身直坐。动便刺肉。悬发在梁。用祛昏漠。修白骨观转向明利。而冥行显被物望所归。位当宰相频征不就。王大怒。敕往山所将加手刃。藏曰。吾宁持戒一日而死。不愿一生破戒而生。使者见之不敢加刃。以事上闻。王愧服焉。放令出家任修道业。即又深隐。外绝来往。粮粒固穷。以死为命。便感异鸟各衔诸果就手送与。鸟于藏手就而共食。时至必尔。初无乖候。斯行感玄征。罕有联者。而常怀戚戚慈哀含识。作何方便令免生死。遂于眠寐见二丈夫曰。卿在幽隐欲为何利。

藏曰。惟为利益众生。乃授藏五戒讫曰。可将此五戒利益众生。又告藏曰。吾从忉利天来。故授汝戒。因腾空灭。于是出山。一月之间国中士女咸受五戒。又深惟曰。生在边壤佛法未弘。自非目验无由承奉。乃启本王西观大化。以贞观十二年。将领门人僧实等十有余人。东辞至京。蒙敕慰抚。胜光别院厚礼殊供。人物繁拥财事既积。便来外盗。贼者将取心战自惊。返来露过。便授其戒。有患生盲。诣藏陈忏后还得眼。由斯祥应。从受戒者日有千计。性乐栖静。启敕入山。于终南云际寺东悬崿之上。架室居焉。旦夕人神归戒又集。时染少疹。见受戒神为摩所苦。寻即除愈。往还三夏常在此山。将事东蕃。辞下云际。见大鬼神其众无数。带甲持仗云。将此金舆迎取慈藏。复见大神与之共斗拒不许迎。藏闻臭气塞谷蓬勃。即就绳床。通告诀别。其一弟子又被鬼打躄死乃苏。藏即舍诸衣财。行僧德施。又闻香气遍满身心。神语藏曰。今者不死。八十余矣。既而入京。蒙敕慰问。赐绢二百匹。用充衣服贞观十七年。本国请还。启敕蒙许。引藏入宫。赐纳一领杂彩五百段。东宫赐二百段。仍于弘福寺为国设大斋。大德法集。并度八人。又敕太常九部供养。藏以本朝经像雕落未全。遂得藏经一部并诸妙像幡花盖具堪为福利者。赍还本国。既达乡坏。倾国来迎。一代佛法于斯兴显。王以藏景仰大国。弘持正教。非夫纲理。无以肃清乃敕藏为大国统。住王芬寺。寺即王之所造。又别筑精院。别度十人恒充给侍。又请入宫。一夏讲摄大乘论。晚又于皇龙寺讲菩萨戒本。七日七夜天降甘露。云雾奄蔼覆所讲堂。四部兴嗟声望弥远。及散席日。从受戒者其量云从。因之革厉十室而九。藏属斯嘉运。勇锐由来。所有衣资并充檀舍。惟事头陀。兰若综业。正以青丘佛法东渐百龄。至于住持修奉盖阙。乃与诸宰伯祥评纪正。时王臣上下。佥议攸归。一切佛法须有规猷。并委僧统藏令僧尼五部各增旧习。更置纲管。监察维持。半月说戒依律忏除。春冬总试令知持犯。又置巡使。遍历诸寺诫励说法。严饰佛像营理众业。镇以为常。据斯以言。护法菩萨即斯人矣。又别造寺塔十有余所。每一兴建合国俱崇。藏乃发愿曰。若所造有灵。希现异相。便感舍利在诸巾钵。大众悲庆积施如山。便为受戒。行善遂广。又以习俗服章中华有革。藏惟归崇正朔义岂贰心。以事商量举国咸遂。通改边服一准唐仪。所以每年朝集位在上蕃。任官游践并同华夏。据事以量通古难例。撰诸经戒疏十余卷。出观行法一卷。盛流彼国。有沙门圆胜者。本族辰韩清慎僧也。以贞观初年。来仪京辇遍陶法肆。闻持镜晓志存定摄。护法为心。与藏齐襟秉维城堑。及同返国大敞行途讲开律部。惟其光肇自昔东蕃有来西学。经术虽闻无行戒检。缘构既重。今则三学备焉。是知通法护法代有斯人。中浊边清于斯验矣。

论曰。观夫至人之降时也。或三轮御世。或六通导物。人依法依。本护法。而陈教适权适道。寔兼济而成津。是以三藏设位。拯溺

丧于未然。护法一科。树已崩之正纲。然弘诱之相。条绪稍多。时显知微。乍扬神武。骋奇辩于邪众。畅决蒙心。显大义于当时。昌明玄理假威权而助道。有德独擅其声。藉传授而潜通。遍告常行其务。遂有挝揵捶于灵岳。声告但为任持。重结法于剡洲。教旨惟尊弘理。入大乘论。则九亿无学住法万年。经律所诠。宾头罗睺未取泥曰。斯皆助扬道化。通悟未闻。静倒惑于即生。绍正法于来世。故使湮残屡染寻复还兴。岂惟凡谋。盖其力矣。况乎迦葉尊者。凝神鸡足之峰。坚慧菩萨。端拱修罗之窟。斯并引生趣善。为物持身。致及慈氏降灵递相弘育。或摧裂爱网。或倾覆慢幢。或通决深疑。或开扬道务。为业应接。若云雨之相投。为功惟重。等大地之弘博。所以身子策名。显法轮之大将。鞠多徽号。标无相之后佛。五百门学通号任持。行德相高皆称第一。至于乘时御化通法开宗。弘救之极勿高身子。良由辟树园之福地荡邪寇之高锋。偃目连之神力。覆富那之辩慧。此即护法之缘。盖惟斯矣。自道风东扇。爰始滕兰。前传重于开宗。故入译经之目。然则传译在乎归信未信不可弘文。护持存乎正邪。邪正方开信本。经陈如是。岂虚也哉。道元德母。信其实矣。所以发蒙启化。应接时心。重空显其德明。大众骇其耳目。致使拜首受道饮沐法流。不虚设也。费才感终于坛侧。褚信剃顶于场中。显宗悟理知归。侍中捐俗入道。一期盛事万代舟航。佛日于是流晖。法云由斯不绝。兹德可纪兹言可详。而闽越。隐其高例。附译称述。窃比则事业悬殊。远化则乘权难拟。计功编次宜先译传。稍非经务故后三学。及姚秦迷外。道融折其是非。元魏重邪。昙始制其强御。前传显然。其宗可录。施乎齐周两治。厥政殊风。齐高独盛释门。周武偏弘李众。然其邪逼匿正。邪伪而正通。妄作乱真。无两情。释侣阗邦寺塔充国。二百万众。纲猷上统之言。四十千寺。咸列释门之刹。约指剡洲。化境通括像正任持。梯航之大未可相拟。岂法之力。惟人谓乎。弘斯在人。则显公据其首也。掩抑华饰扬耀尘埃。众皆轻而不思。可谓激通其道。及法上引衣之赴难也。则醒醉相兼。醒则领上之累词。醉则示虚于邪敌。虽复金柜玉韬之秘术。未可与言。孙武吴起之奇谋。曾何足道。所以登席之始。摇动物心。异众等山丘。鼓论同云物。致使才撝刃辩载戢妖氛。定方术于面前。树微言于即世。故有谈仙者投骸于台槛。宗虚者深剃于王庭。明诏遂颁国无两信。虽稠公标于定道。贤上统于义门。一时之庆。固不同年而语矣。周氏秦壤世号武乡。豺狼之谚想不虚托。怀文斯寡习勇弥隆。酌纬候之谶词。纳谲诳之佞术。卫嵩本我之胤。张宾乃彼之余。异向同心唇齿相副。竞列封表曲引游言。冒諂帝心覆绝仁祀。时未思其祸始也祸作萌渐。百辟之所不知。及望夷之福终也。溃发滂流。天无方改前政。呼嗟何及。僧杰道安名殊卫氏。风格峻逸比景弥天。二论既陈异见将弭。而狙诈蝇巧终坠前修。静蔼上贤当斯颓运。奋发拒谏守素穷岩。慨正道之遂荒。诚护法之无力也。乃解形松石殉命西方。于时同轨遗形。亦有十数。自非怀大济

于末俗睹法灭而增哀。何能舍所重于幽林。为依救而终世。诚可美矣。诚可悲夫。详观列代数贤。则绍隆之迹可见。藻镜则日月同仰。清范则高山是钦。具彰本纪。其续昌矣。有隋御寓深信释门。兼陈李馆。为收恒俗。二世缵历。同政前朝。悼像化之徽猷。袭宋桓之致敬。于时缁素相望惨然。明赡法师屈起临对。夙未强术。众或漏言。及觌其厉色格词抗杨严诏。皆谓祸碎其身首也。助栗不安其足。而赡逞怡颜色欣勇绰然。帝后乃述释门之有人焉。众乃悟其脱颖也知人其难。人实难知。知其难者。千载其一乎。信不虚矣。皇唐启运代有斯人。普应佩席于天门。慧满载衣于朝伍。智实刚烈。抵诃于时重。法琳慷慨。极言于明诏。异世同风不屑古也。莫不言行同时死生齐日。故得名流万代。绍先圣之宏猷乎。惟夫经论道业务在清心。弘护法网寔敦遐志。志远则不思患辱。心清则罔惧严诛。达三相之若驰。识九有之非宅。未曾为法。徒丧余龄。岂惟往生。乃穷来阴。于是挟福智而面诸佛。睹形骸若委遗尘。腾神略而直前。鼓通博之横辩。但令法住。投鼎镬其如归。既属慧明。处浊世其如梦。故能不负遗寄。斯传之有踪乎已矣。夫谁有见斯。而不勉厉志于重霄哉。

## 续高僧传卷第二十六上

感通上　正传三十四　附见十一。

魏太山朗公谷山寺释僧意传十二。

魏太山丹岭寺释僧照传十三。

齐相州鼓山释道丰传十四。

齐邺下大庄严寺释圆通传十五。

齐太原沙门释慧宝传十六。

齐邺下宝明寺释僧云传十七。

齐梁州薛寺释僧远传十八。

周上党元开府寺释慧瑱传十九。

隋相州大慈寺释洪献传二十。

隋东川沙门释慧云传二十一(传大士)

隋鄂州沙门释法朗传二十二。

隋蜀部灌口山竹林寺释道仙传二十三。

陈摄山栖霞寺释慧峰传二十四。

隋苏州重玄寺释慧岩传二十五。

隋东都宝杨道场释法安传二十六(法济)

隋蒋州大归善寺释慧侃传二十七。

唐京化度寺释转明传二十八。

唐安州沙门贾逸传二十九。

唐雍州义善寺释法顺传三十(智俨)

唐蒲州普济寺释道英传三十一。

唐雍州梁山沙门释又德传三十二。

唐京师辩才寺释智则传三十三。

唐京师律藏寺释通达传三十四。

勒那漫提。天竺僧也。住元魏洛京永宁寺。善五明工道术。时信州刺史綦母怀文。巧思多知。天情博识。每国家营宫室器械。无所不关。利益公私。一时之最。又敕令修理永宁寺。见提有异术。常送饷只承冀有闻见。而提视之平平初无叙接。文心恨之。时洛南玄武馆有一蠕蠕客。曾与提西域旧交。乘马衣皮。时来造寺。二人相得言笑抵掌。弥日不懈。文旁见夷言。不晓往复。乃谓提曰。弟子好事人也。比来供承望师降意。而全不赐一言。此北狄耳。兽心人面杀生血食。何足可尚。不期对面遂成彼此。提曰。尔勿轻他。纵使读万卷书。用未必相过也。怀文曰。此所知当与捔技赌马。提曰。尔有何耶。曰算术之能。无问望山临水。县测高深。围圌蹋窖不舛升合。提笑而言曰。此小儿戏耳。庭前有一枣树极大。子实繁满。时七月初悉已成就。提仰视树曰。尔知其上可有几许子乎。文怪而笑曰。算者所知。必依钩股标候。则天文地理亦可推测。草木繁耗有何形兆。计斯寔漫言也。提指蠕蠕曰。此即知之。文愤气不信。即立契赌马。寺僧老宿咸来同看。其立旁证。提具告蠕蠕。彼笑而承之。文复要云。必能知者几许成核。几许菸死无核。断许既了。蠕蠕腰间皮袋里出一物。似今秤衡。穿五色线。线别贯白珠。以此约树。或上或下。或旁或侧。抽线[目*夾]眼。周回良久。向提撼头而笑述其数焉。乃遣人扑子实下尽。一一看阅。疑者文自剖看校量子数成不。卒无欠剩。因获马而归。提每见洛下人远向嵩高少室取薪者。自云。百姓如许地。担负辛苦。我欲暂牵取二山枕洛水头待人伐足。乃还放去。不以为难。此但数术耳。但无知者诬我为圣。所以不敢。提临欲终语弟子曰。我更停五三日往一处行。汝等念修正道勿怀眷恋。便寝疾闭户卧。弟子窃于门隙视之。见提身不着床在虚仰卧相告同视。一僧忽欬。提还床如旧。遥谓曰。门外是谁何不来入。我以床热故取凉。尔勿怪也。是后数日便舍命矣。

释超达。未详其氏。元魏中行业僧也。多学问有知解。帝禁图谶尤急。所在搜访。有人诬达有之。乃收付荣阳狱。时魏博陵公检勘穷劾。达以实告。大怒以车轮系颈。严防卫之。自知无活路。专念观世音。至夜四更忽不见车轮。所在见守防者皆大昏睡。因走出外将欲远避。以久系狱。脚遂[戀-心＋足]急不能及远行至天晓。虏骑四出追之。达惟逃必不免。因伏草中骑来蹋草并靡。虽从边过对而不见。仰看虏面。悉以牛皮障目。达一心服死。至诚称念。夜中虏去。寻即得脱。又僧明道人。为北台石窟寺主。魏氏之王天下也。每疑沙门为贼。收数百僧互系缚之。僧明为魁首。以绳急缠从头至足。克期斩决。明大怖一心念观音。至半夜觉缠小宽。私心欣幸精到弥切。及晓索然都断既因。得脱逃逸奔山。明旦狱监来觅不见。惟有断绳在地。

知为神力所加也。即以奏闻。帝信道人不反。遂一时释放。

释慧达。姓刘。名窣(苏骨反)和。本咸阳东北。三城定阳稽胡也。先不事佛。目不识字。为人凶顽。勇健多力乐。行猎射。为梁城突骑。守于襄阳。父母兄弟三人并存。居家大富。豪侈乡闾纵横不理。后因酒会遇疾。命终备睹地狱众苦之相。广有别传。具详圣迹。达后出家。住于文成郡。今慈州东南高平原。即其生地矣。见有庙像。戎夏礼敬处于治下安民寺中。曾往吴越。备如前传。至元魏太武大延元年。流化将讫。便事西返。行及凉州番禾郡东北望御谷。而遥礼之。人莫有晓者。乃问其故。达云。此崖当有像现。若灵相圆备。则世乐时康。如其有阙。则世乱民苦。达行至肃州酒泉县城西七里石涧中死。其骨并碎。如葵子大可穿之今在城西古寺中。塑像手上。寺有碑云。吾非大圣。游化为业。文不具矣。尔后八十七年至正光初。忽大风雨。雷震山裂。挺出石像。举身丈八。形相端严。惟无有首登。即选石命工雕镌别头。安讫还落。因遂任之。魏道陵迟。其言验矣。逮周元年。治凉州城东七里涧。忽有光现彻照幽显。观者异之。乃像首也。便奉至山岩安之。宛然符会。仪容雕缺四十余年。身首异所二百余里。相好还备。太平斯在。保定元年。置为瑞像寺焉。乃有灯光流照钟声飞向。相续不断。莫测其由。建德初年。像首频落。大冢宰及齐王。躬往看之。乃令安处。夜落如故。乃经数十。更以余物为头。终坠于地。后周灭佛法。仅得四年邻国殄丧。识者察之方知先鉴。虽遭废除像犹特立。开皇之始经像大弘。庄饰尊仪更崇寺宇。大业五年。炀帝躬往礼敬厚施。重增荣丽。因改旧额为感通寺焉。故令模写传形量不可测。约指丈八临度终异。致令发信弥增日新。余以贞观之初历游关表。故谒达之本庙。图像俨肃日有隆敬。自石隰慈丹延绥威岚等州。并图写其形所在供养。号为刘师佛焉。因之惩革胡性。奉行戒约者殷矣。见姚道安制像碑。

释明琛。齐人。少游学两河。以通鉴知誉。然经论虽富。而以征难为心。当魏明代释门云盛。琛有学识游肆而已。故其雅量颇非鸿业。时有智翼沙门。道声载穆。远近望尘学门若市。琛不胜幽情深忌声略。私结密交广搜论道。初为屋子论议法。立图着经。外施名教内构言引。牵引出入罔冒声说。听言可领。及述茫然。勇意之徒相从云集。观图望经恍若云梦。一从指授涣若冰消。故来学者先办泉帛。此屋子法入学遂多。余有获者不能隐秘。故琛声望少歇于前。乃更撰蛇势法。其势若葛亮阵图。常山蛇势击头尾至。大约若斯。还以法数傍蛇比拟。乍度乍却前后参差。余曾见图极是可畏。画作一蛇可长三尺。时屈时伸傍加道品。大业之季。大有学之。今则不行。想应绝灭。初琛行蛇论遍于东川。有道行者深相谏喻。决意已行博为道艺。潞州上邑思弘法华。乃往岩州林虑县洪谷寺请僧。忘其名。往讲。琛

素与知识。闻便往造。其人闻至中心战灼。知琛论道不可相抗。乃以情告曰。此邑初信。事须归伏诸士俗等已有倾心。愿法师不遗故旧。共相成赞。今有少衣裁。辄用相奉琛体此怀乃投绢十匹。琛曰。本来于此。可有陵架意耶。幸息此心。然不肯去。欲听一上。此僧弥怖。事不获已如常上讲。琛最后入堂。赍绢束掇在众中曰。高座法师昨夜以绢相遗。请不须论议。然佛法宏旷。是非须分。脱以邪法化人。几许误诸士俗。高座闻此慑怖无聊。依常唱文如疏所解。琛即唤住欲论至理。高座尔时神意奔勇。泰然待问。琛便设问。随问便解。重叠虽多无不通义。琛精神扰攘。思难无从。即从座起曰。高座法师犹来闇塞。如何今日顿解若斯。当是山中神鬼助其念力。不尔何能至耶。高座合堂一时大笑。琛即出邑。共伴二人。投家乞食。既得气满噎而不下。余解喻。何所诤耶。论议不来天常大理。何因顿起如许烦恼。琛不应。相随东出。步步叹吒登岭。困极止一树下。语二伴曰。我今烦恼热不可言。意恐作蛇。便解剔衣裳。赤露而卧。翻覆不定。长展两足。须臾之间。两足忽合。而为蛇尾。翘翘上举。仍自动转语伴曰。我作蛇势论今报至矣。卿可上树。蛇心若至。则有吞噬之缘。可急急上树。心犹未变。伴便上树。仍共交语。每作蛇论。果至如何。言语之间。奄便全身作蛇。唯头未变亦不复语。宛转在地举头自打。打仍不止。遂至于碎。欻作蟒头。身形忽变长五丈许。举首四视目如火星。于时四面无量诸蛇一时总至。此蟒举头。去地五六尺许。趣谷而下。诸蛇相随而去。其伴目验斯报。至邺说之。

释道泰。元魏末人。住常山衡唐精舍。梦人谓曰。若至某年。当终于四十二矣。泰弥恶之。及至期年遇重病。甚忧悉以身资为福。友人曰。余闻供养六十二亿菩萨。与一称观世音同。君何不至心归依。可必增寿。泰乃感悟。遂于四日四夜专精不绝。所坐帷下忽见光明从户外而入。见观音足趺踝间金色朗照。语泰曰。念观世音耶。比泰褰帷顷。便不复见。悲喜流汗便觉轻。所患遂愈。年四十四。方为同意说之。泰后终于天命。更有一僧。其缘同泰。故不疏耳。

释僧融。梁初人。住九江东林寺。笃志泛博游化己任。曾于江陵劝一家受戒。奉佛为业。先有神庙不复宗事。悉用给施。融便撤取送寺。因留设福。至七日后。主人母见一鬼持赤索欲缚之。母甚遑惧。乃更请僧读经行道。鬼怪遂息。融晚还庐山。独宿逆旅。时天雨雪中夜始眠。见有鬼兵其类甚众。中有鬼将带甲挟刃形奇壮伟。有持胡床者。乃对融前踞之。便厉色扬声曰。君何谓鬼神无灵耶。速曳下地。诸鬼将欲加手。融默称观世音。声未绝即见所住床后有一天将。可长丈余。着黄皮裤褶。手捉金刚杵拟之。鬼便惊散。甲胄之属碎为尘粉。融尝于江陵。劝夫妻二人。俱受五戒。后为劫贼引。夫遂逃走。执妻系狱。遇融于路求哀请救。融曰。惟至心念观世音。更无信余

道。妇入狱后。称念不辍。因梦沙门立其前。足蹴令去。忽觉身贯三木自然解脱。见门犹闭。阍司数重守之。计无出理。还更眠。梦见向僧曰。何不早出。门自开也。既闻即起。重门洞开。便越席而出。东南数里将值民村。天夜闇冥。其夫先逃夜行昼伏。二忽相遇皆大惊骇。草间审问。乃其夫也。遂共投商者。远避竟得免难。

释法力。未详何人。精苦有志德。欲于鲁郡立精舍。而财不足。与沙弥明琛。往上谷。乞麻一载。将事返寺。行空泽中忽遇野火。车在下风无得免理。于时法力倦眠。比觉而火势已及。因举声称观。未逮世音。应声风转火焰寻灭。安隐而还。又沙门法智者。本为白衣独行大泽。猛火四面。一时同至自知必死。乃合面于地称观世音。怪无火烧。举头看之。一泽之草纤毫并尽。惟智所伏仅容身耳。因此感悟出家为道。历精翘勇众所先之。又沙门道集。于寿阳西山游行。为二劫所得。缚系于树将欲杀之。惟念观世音守死而已。劫引刀屡斫皆无伤损。自怖而走。集因得脱。广传此事。又沙门法禅等。山行逢贼。惟念观音。挽弓射之。欲放不得。贼遂归诚投弓于地。又不能得。知是神人。舍而逃走。禅等免脱所在通传。并魏末人。别有观音感应传。文事包广。不具叙之。

释植相。姓郝氏。梓橦涪人。当任巴西郡吏。太守郑贞。令相赍献物下杨都。见梁祖王公崇敬三宝。便愿出家。及还上蜀。决誓家属。并其妻子既同相志。一时剪落。自出家后。梁大同中专习苦行。一食常坐正心佛理。以命自期。时南武都。今孝水县。有法爱道人。高炫道术。相往观之。爱于夕中。自以咒力现一大神。身着衣冠容相瑰伟。来举绳床离地四五尺。相便诵戒。神即驰去。斯须复来举床(仅动一角如前)复去。俄尔又来在相前立。相正意贞白初无微动。寻尔复去。于屋头现面。舍栋破裂。其声甚大。相亦无惧。神见不动便来礼拜求哀忏谢。至旦语爱曰。汝所重者。此是邪术非正法也。可舍之。相后往益听讲。以生在边鄙玄颇涉俗。虽遭轻诮。亡怀在道都不忤意。又因行路寄宿道馆。道士有素闻相名。恐化徒属。拒不延之。其夜群虎绕院相吼。道士等通夕不安。及明追之。从受菩萨戒焉。又曾行弘农。水侧见人垂钓。相劝止之。不从其言。即唾水中。忽有大蛇擎头四顾来趣。钓者因即归命投相出家。时梁道渐衰。而涪土军动。与象法师分飞异域。象入静林山。相入青城山。聚徒集业。梁王萧撝。素相钦重。供给獠民以为营理。未暇经始便感重疾。知命不救。谓弟子曰。常愿生净土。而无胜业。虽不生三途。亦不生天堂。还生涪土作沙门也。汝等努力行道。方与吾会。加坐俨然奄便迁化。时年四十有四。其山四面獠民。见其坐亡皆来叹异。礼拜供养改俗行善。弟子衔命露尸松下。初相置足于绵州城西柏林寺。院成就于堂头植梧桐一株。极为繁茂。忽以四月十五日。无故叶落。又维那此日打

钟。初不发声。大小疑怪不测所以。上坐僧超谓有大变。执锡逃避。须臾信报。相已终卒。树枯钟喑。表其迁化之晨也。此寺去青城四百余里。而潜运之感。殆非人谋。梁初又有道香僧朗。并有神异。其迹略同。志公之类矣。

释僧林。吴人。深有德素。行能动物。梁大同中。上蜀至潼州。城西北百四十里有豆圌山上有神祠。土民敬之。每往祭谒。林往居之禅默累日。忽有大蟒萦绳床前。举头如揖让者。林为授三归。受已便去。因尔安怗卒无灾异。其山北涪水之阳。素来无猿。自林栖托已来。便有两头依林而住。有初见者云度水来。及后林出山门。猿还洄度。如此非一。年月淹久孚乳产生。乃有数十。有时送林至龙门口。伫望而返。后往赤水岩故寺中。屋宇并摧止有丛林。便即露坐。有虎蹲于林前。低目视林。乃为说法。良久便去。尔后孤游雄悍不避恶狩。常行仁济。感化极多。末卒于潼部。

释慧简。不知何许人。梁初在道。戒业弘峻殊奇胆勇。荆州厅事东。先有三间别斋。由来屡多鬼怪。时王建武临治。犹无有能住者。惟简是王君门师。专任居之。自住一间。余安经像。俄见一人黑衣无目。从壁中出便倚简门上。时简目开心了。但口不得语。意念观世音。良久鬼曰。承君精进故来相试。今神色不动。岂复逼耶。欻然还入壁中。简徐起澡漱礼诵讫。还如常眠。寐梦向人曰。仆以汉末居此数百年。为性刚直多所不堪。君诚净行好人。特相容耳。于此遂绝。简住积载。安隐如初。若经他行犹无有人能住之者。

释僧朗。凉州人。魏虏攻凉。城民素少。乃逼斥道人用充军旅。队别兼之。及轒冲所拟。举城同陷。收登城僧三千人。至军将见魏主所。谓曰。道人当坐禅行道。乃复作贼。深当显戮。明日斩之。至期食时赤气数丈贯日直度。天师寇谦之。为帝所信奏曰。上天降异正为道人实非本心。愿不须杀。帝弟赤竖王。亦同谦请。乃下敕止之。犹虏掠散配役徒。唯朗等数僧别付帐下。及魏军东还。朗与同学中路共叛。阵防严设更无走处。东西绝壁莫测浅深。上有大树旁垂崖侧。遂以鼓旗竿绳系树悬下。时夜大闇。崖底纯棘无安足处。欲上岸头复恐军觉。投计憧遑捉绳悬住。势非支久。共相谓曰。今厄至矣。惟念观世音耳。便以头扣石。一心专注。须臾光明。从日处出。通照天地。乃见棘中有得下处。因光至地还忽暗冥。知是神也。相庆感遇。便就以眠。良久方晓。始闻军众警觉将发。而山谷万重不知出路。惟望日行。值一大虎出在其前。相谓曰。虽脱虏难复入虎口。朗曰。不如君言。正以我等有感。所以现光。今遇此虎。将非圣人示路也。于是二人径诣虎即前行。若朗小迟虎亦暂住。至晓遂得出路。而失虎所在。便随道自进。七日达于仇池。又至梁汉出于荆州。不测其终。

释僧意。不知何人。贞确有思力。每登座讲说。辄天花下散在于法座。元魏中。住太山朗公谷山寺。聚徒教授。迄于暮齿精诚不倦。寺有高骊像。相国像。胡国像。女国像。吴国像。昆仑像。岱京像。如此七像并是金铜。俱陈寺堂。堂门常开。而鸟狩无敢入者。至今犹尔。故灵裕像赞云。应感而来。诚无指属。岂神通冥着。理隔寻常之议乎。意奉法自资。束躬供养。将终前夕。有一沙弥死来已久。见拜云。违奉已来。常为天帝驱使。栖遑无暇。废修道业。不久天帝请师讲经。愿因一言得免形苦。意便洗浴烧香。端坐静室候待时至。及期果有天来入寺及房。冠服羽从伟丽殊特。众僧初见但谓。是何世贵入山参谒。不生惊异。及意尔日无疾而逝。方知灵感。其都讲住在光州。自余香火呗匿散在他邑。后试检勘。皆同日而终焉。有说云。僧意志湛。即朗公同侣。前传阙之。故今缉缀湛得初果。其塔见存。在泰山灵岩寺侧。见别传。

释僧照。未详氏族。住泰山丹岭寺。性虚放喜追奇。每闻灵迹谲诡。无不登践。承瀑布之下多诸洞穴仙圣攸止。以魏普泰年行至荣山。见飞流下有穴。因穴随入。行可五六里。便出穴外。逐微迳东北上数里。得石渠阔两三步。水西流清而且彻。带渠药草延蔓委地。渠北有瓦舍三口。形甚古陋。庭前谷穗纵横。鸟雀残食。东头屋里有数架黄帙。中间有铁臼两具。亦有釜器。并附游尘。都无炊爨之迹。西头屋内有一沙门。端坐俨然飞尘没膝。四望惟见茂林悬涧。非复人居。须臾逢一神僧。年可六十。眉长丈余槃挂耳上。相见欣然如旧。问所从来。自云。我同学三人来此避世。一人外行未返。一人死来极久。似入灭定。今在西屋内汝见之未。今日何姓为主。答是魏家。僧云。魏家享国已久不姓曹耶。照云姓元。僧曰。我不知。遂取谷穗捣之作粥。又往林中叶下取梨枣与之令啖。僧云。汝但食。我不啖此。又问诵何经。照云。诵法华。神僧颔头曰。大好精进业。今东屋格上如许经。并自诵之。欲得闻不。照合掌曰。惟敢闻命。彼遂部别诵之。声气朗彻。乃至通夜。照苦睡。僧曰。但睡。我自恒业耳。达日不眠。更为造食。照谢曰。幸得奉谒。今且暂归寻来接事。僧亦不留。但言。我同学行去。汝若值者大有开悟。恨不见之。既言须归好去。照寻路得还。结侣重往。瀑布与穴莫测其处。今终南诸山亦有斯事。既多余涉。不无其理云。

释道丰。未详氏族。世称得道之流。与弟子三人居相州鼓山中。不求利养。或云。练丹黄白医疗占相。世之术艺无所不解。齐高往来并邺。常过问之。应对不思随事标举。帝曾命酒并蒸肫。敕置丰前令遣食之。丰聊无辞让。极意饱啖。帝大笑。亦不与言。驾去后谓弟子曰。除却床头物。及发撤床。见向者蒸肫犹在都不似啖嚼处。时石窟寺有一坐禅僧。每日至西则东望山巅有丈八金像现。此僧私喜谓睹灵

瑞。日日礼拜如此可经两月。后在房卧。忽闻枕间有语谓之曰。天下更何处有佛。汝今道成。即是佛也。尔当好作佛身。莫自轻脱。此僧闻已便起特重。傍视群僧犹如草芥。于大众前侧手指胸云。尔辈颇识真佛不。泥龕画像语不能出唇。智虑何如。尔见真佛不知礼敬。犹作本日欺我。悉堕阿鼻。又眼精己赤叫呼无常。合寺知是惊禅。及未发前舆诣丰所。径即谓曰。汝两月已来常见东山上现金像耶。答曰实见。又曰。汝闻枕间遣作佛耶。答曰实然。丰曰。此风动失心耳。若不早治或狂走难制。便以针针三处。因即不发。及丰临终谓弟子曰。吾在山久。令汝等有谷汲之劳。今去无以相遗。当留一泉与汝。既无陟降辛苦努力勤修道业。便指窖旁去一方石。遂有玄泉澄映。不盈不减。于今见存。

释圆通。不知氏族。少出家。泛爱通博以温敏见称。住邺都大庄严寺。研讽涅槃。文旨详核。以高齐武平四年。夏中讲下。有一客僧。形服疏素履操弘雅。因疾乃投诸寺中。僧侣以其所患缠附臭气熏勃。皆恶之无敢停者。通观其量识宏远。深异其度。乃延之房中。虽有秽污初无轻惮。日积情款。薄通其意。问何所学。答曰。涅槃通以素业相沿。宛然若旧。乃以经中深要及先德积迷未曾解者。并叙而谈之。客僧亦同其所引更为章句判释冷然雅有其致。通欣于道合。更倍由来。经理汤药晓夕相守。曾于夜中持春酒一盏云。客人寄患服此为佳。客遂嚬眉饮之。一咽便止。夏了病愈。便辞通去。通曰。今授衣将逼。官寺例得衣赐。可待三五日间。当赠一袭寒服。客云。藉乱不少。何容更烦。通固留之。作衣遗已。临别执通手诫曰。修道不欺暗室。法师前以酒见及。恐伤来意。非正理也。从今已往此事宜断。颇曾往鼓山石窟寺不。小僧住下舍小寺。正在石窟北五里。当绕涧驿东。有一小谷。东即竹林寺。有缘之次念相访也。通敬谢前诫。当必往展。于是而别。至明年夏初。以石窟山寺僧往者希。遂减庄严。定国兴圣总持等官寺。百余僧为一番。通时尔夏预居石窟。意访竹林。乃大集客主。问寺所在。众皆大笑诫通。勿传此妖言。竹林竟无适莫。乃流俗之恒传耳。通惟客僧见投。非常款遇言及斯事。计非虚指。众亦异焉。乃各赍香花与通俱行。至寺北五里小谷。东出劣通人迳。行可五里升于山阜。见一老公。手巾袜额布裈短褐。执[钁-(目*目)+䀠]开荒二十余亩。遥见群僧放马而前曰。何处道人不依径路。僧云。住在石窟。欲向竹林。公大怒曰。去年官寺放马啖我生苗。我儿遮护被打几死。今复将此面目来耶。曳[钁-(目*目)+䀠]来逐。群僧十余望谷驰走。独不逐通。语通曰。是尔干健不返。放使入山餧虎。通即东出数里。值一曲涧浅而森茂。寻涧又东。但闻南岭上有讽咏之声。通问竹林所在。应声答曰。从何处来。岂非圆通法师乎。通曰是矣。遂披林踰险就通。略叙离阔喜满言情。曰下山小寺僧徒乌合。心性动止多不称具瞻。虽然已能降重。终须到寺。相进数里。忽

见双阙高门长廊复院。修竹干云青松蔽日。门外黑漆。槽长百余尺。凡有十行。皆铺首衔环。金铜绮饰贮以粟豆。旁有马迹而扫洒清净。乃立通门左告云。须前咨大和上。须臾引入至讲堂西轩廊下。和上坐高床。侍列童吏五六十人。和上年可九十许。眉面峰秀状类梵僧。凭案理文书旁有过事者。通礼谒却立。和上命曰。既住官寺。厚供难舍。何能自屈。此寺诚无可观。通具述意故。乃令安置。将通巡房礼讯。见两房僧各坐宝帐。交络众饰映夺日光。语引僧云。彼是何人。辄敢来入。振手遣去。僧有惭色。顾谓通曰。情意不同令人阻望。且就小僧住房可以消息。乃将入室。具叙昔缘。并设中食。食如邺中常味。食后引观图像庄严园池台阁。周游历览不可得遍。通因自陈曰。傥得厕迹风尘常供扫洒。生愿毕矣。僧曰。相逢即以为意。但须咨和上。未知果不。夜与通宿。晓为咨白。和上曰。甚知来意。不惜一房。凡受官请为报不浅。依如僧法。不得两处生名。今且还去。除官名讫来必相容。勿以为恨。即遣送出至马槽侧。顾慕流泪。自伤罪重不蒙留住。执僧手别。西行百步。回望犹见门阙俨然。步步返望更行数里许。欻见峰[山/咢]巉岩。非复寺宇。怅望寻路。行达开荒之地。了无踪绪。但有榛木耳。识者评云。前者举[鑺-(目*目)+朋]驱僧。假为神怪。令通独进。示现有缘耳。言大和上者。将不是宾头卢耶。入大乘论。尊者宾头卢罗睺罗等十六诸大声闻。散在诸山渚中。又于余经亦说。九十九亿大阿罗汉。皆于佛前取筹住寿于世。并在三方诸山海中。守护正法。今石窟寺僧。每闻异钟呗响洞发山林。故知神宫仙寺不无其实。余往相部寻鼓山焉。在故邺之西北也。望见横石状若鼓形。俗谚云。石鼓若鸣。则方隅不静。隋末屡闻其声。四海沸腾。斯固非妄。左思魏都云。神钲迢递于高峦。灵响时警于四表是也。自神武迁邺之后。因山上下并建伽蓝。或樵采陵夷工匠穷凿。神人厌其諠扰。捐舍者多。故近代登临罕逢灵迹。而传说竹林。往往殊异。良由业有精浮。故感见多矣。近有从鼓山东面而上。遥见山巅大道。列树青松。寻路达宫。绮华难纪。珍木美女相次欢娱。问其丈夫。皆云适往少室逼暮当还。更进数里。并是竹林。寻径西行乃得其寺。众僧见客。欢遇承迎供给食饮指其归路。乃从山西北下。去武安县不过十数里也。暨周武平齐。例无别服。邺东夏坊有给事郭弥者。谢病归家养素闾巷。洽闻内外慈济在怀。先废老僧悉通收养。宅居读诵。忽闻有扣门者。令婢看之。见一沙门执锡擎钵。云贫道住鼓山竹林寺。逼时乞食。弥近门声接。乃遥应曰。众僧但言乞食。何须诈圣。身自往观四寻不见。方知非常人也。悔以轻肆其口故致圣者潜焉。近武德初年。介山抱腹岩有沙门慧休者。高洁僧也。独静修禅。忽见神僧三人在佛堂侧。休怪之谓寻山僧也。入房取坐具。将往礼谒。及后往诣。神僧中小者抱函在前。大者在后乘虚。冉冉南趣高岭。白云北迎[雨/(電-雨+大)]蔼不见。后经少时又见一僧东趣岩壁。休追作礼。遂入石中。此岩数有钟鸣。依时而扣。虽蒙声相不及言令。斯亦感见参差

不可一准。大略为言。岩穴灵异要惟虚静。必事喧杂希闻奇相矣。

释慧宝。氏族未详。诵经二百余卷。德优先达。时共知名。以齐武平三年。从并向邺。行达艾陵川。失道寻径入山。暮宿岩下。室似人居迥无所见宝端坐室前。上观松树。见有横枝悬磬。去地丈余。夜至二更。有人身服草衣。自外而至。口云。此中何为有俗气。宝即具述设敬。与共言议问宝。即今何姓统国。答曰。姓高氏。号齐国。宝问曰。尊师山居早晚。曰后汉时来。长老得何经业。宝恃己诵博颇以自矜。山僧曰。修道者未应如此。欲闻何经为诵之。宝曰。乐闻花严。僧即少时诵之便度。声韵谐畅非世所闻。更令诵余。率皆如此。宝惊叹曰。何因大部经文倏然即度。报曰。汝是有作心。我是无作心。夫忘怀于万物者。彼我自得矣。宝知为神异也求哀乞住。山僧曰。国中利养召汝。何能自安。且汝情累未遣。住亦无补。至晓便舍去。宝遂返寻行迹。达邺叙之。

## 续高僧传卷第二十六下

释僧云。不知何人也。辩聪词令备明大小。崇附斋讲恒以常住。齐邺盛昌三宝。云著名焉。住宝明寺襟带众理。以四月十五日临说戒时。众并集堂。云居上首乃白众曰。戒本防非。人人诵得。何劳烦众数数闻之。可令一僧竖义令后生开悟。云气格当时无敢抗者。咸从之。讫于夏末常废说戒至七月十五日旦。将升草坐。失云所在。大众以新岁未受交废自恣。一时崩腾四出追觅。乃于寺侧三里许。于古冢内得之。遍体血流如刀割处。借问其故。云有一丈夫。执三尺大刀厉色嗔云。改变布萨妄充竖义。刀脍身形痛毒难忍。因接还寺竭情忏悔。乃经十载说戒布萨。读诵众经以为常业。临终之日。异香迎之神色无乱。欣然而卒。时感嘉其即世惩革不坠彝伦云。

释僧远。不知何人。住梁州薛寺为性疏诞不修细行。好追随流荡欢宴为任。以齐武平三年。梦见大人。切齿责之曰。汝是出家人。面目如此。犹纵造恶。何不取镜自照。远忽觉悸流汗。至晓以盆水自映。乃见眼边乌黯。谓是垢汗。便洗拭之。眉毛一时随手落尽。因自咎责。奈遭此谴。遂改革常习反形易性。弊衣破履一食长斋。遵奉律仪。昏晓行悔。悲泪交注。经一月余日又梦。前人含笑谓曰。知过能改。是谓智乎。赦汝前愆。勿复相续。忽惊喜而觉。流汗遍身面目津润眉毛渐出。远频感两报信知三世。自后竭精奉法。中不暂怠。卒为练行僧也。乡川所归终于本土。

释慧瑱。上党人。奉律齐真贞确难拔。住郡内元开府寺。独静一房禅忏为业。会周建德六年。国灭三宝。瑱抱持经像隐于深山。遇贼

欲劫之。初未觉也。忽见一人形长丈余。美须面。着纱帽。衣青袍。九环金带吉莫皮靴。乘白马朱鬉。自山顶径至瑱前。下马而谓曰。今夜贼至。师可急避。瑱居悬崖之下。绝无余道。疑是山神。乃曰。今佛法毁灭。贫道容身无地。故来依投檀越。今有贼来。正可于此取死。更何逃窜神曰。师既远投弟子。弟子亦能护师。正尔住此。遂失所在。当夜忽降大雪可深丈许。遂免贼难。后群贼更往。神遂告山下诸村曰。贼欲劫瑱师。急往共救。乃各持器仗入山。路中相遇拒击惊散。从此每日瑱恒凭之安业山阜。不侧其卒。

释洪献。邺人。少履道门早明律检。听涉劳顿。遂两目俱暗。住相州大慈寺。既无前导常处房中。礼诵为先不辍晨夕。开皇十四年。忽感一神。自称般若檀越来从受戒。数致谈话。同房僧纲禅师。上堂中食。般若乃将纲一襆衣来嚫献云。劳陈法事。利益不少。辄奉衣物。愿必受之。献纳于柜中。后纲食还怪失衣襆。搜求寺内。乃于献所得之。具以告语。纲终不信。神遂发撤纲房衣物被案。狼藉满庭。竿扇秤尺摧折数段。神于空中语曰。僧纲不好设斋会供养三宝。我会祸汝未央。献虽目冥乃与般若言及事同目睹。神语献曰。伴众极多悉在紫陌河上。惟三十人相随。可令寺家设食。众僧便于西院会之。神曰。大好饮食。劳费师等。虽然僧纲不赴斋供。后会使知。纲无奈之何。恐迫不已。便私费财物营诸斋福。般若乃曰。既能行福。今相放矣。仍以绢两匹付献云。当以一匹。施大众一匹赠纲师。献对众受得具皆闻见。仍依付领。于后弥勤本业。遂卒于所住。

释慧云。范阳人。十二出家。游听为务。年十八。乘驴止于叔家。叔睹其驴快。将规害之。适持刀往见。东墙下黄衣人。扬拳逆叱曰。此道人方为通法大士。何敢害也。叔惧告妇。妇曰。君心无刚。正眼花所致耳。闻已复往。又见西墙下黄衣人云。勿杀道人。若杀大祸交及。叔怖乃止。明旦辞往姊家。叔又持刀送之。告云曰。此路幽险。故送度难。云在前行。正在深阻叔在其后。挥刀欲斫。忽见姊夫在旁。竟免加害。云都不知也。开皇中。周流餐挹。具瞻经论。名高东夏荣冠一时。后领徒五百来过叔氏。叙见当衢阐化。深惟昔衅。乃奉绢十匹。夫妻发露。云始知之。乃为说法治断。安然无恨。常以此事戒诸门人曰。吾昔不乘好物。何事累人。自预学徒必无华饰。且得支身。成诵于口也。后不测其终。陈宣帝时。东阳郡乌伤县双林大士傅弘者。体权应道蹑嗣维摩。时或分身济度为任。依止双林导化法俗。或金色表于胸臆。异香流于掌内。或见身长丈余臂过于膝。脚长二尺指长六寸。两目明亮重瞳外耀。色貌端峙有大人之相。梁高拨乱弘道偏意释门。贞心感被来仪贤圣。沙门宝志发迹金陵。然斯傅公双林明道。时俗唱言莫知其位。乃遣使赍书。赠梁武曰。双林树下当来解脱善慧大士。敬白国主救世菩萨。今条上中下善。希能受持。其上

善者。略以虚怀为本。不着为宗。亡相为因。涅槃为果。其中善。略以持身为本。治国为宗。天上人间果报安乐。其下善。略以护养众生。帝闻之延住建业。乃居钟山下定林寺。坐荫高松卧依盘石。四澈六旬天花甘露恒流于地。帝后于华林园重云殿。开般若题。独设一榻。拟与天旨对杨。及玉辇升殿。而公晏然箕坐。宪司讥问。但云法地无动。若动则一切不安。且知梁运将尽。救愍兵灾。乃然臂为炬冀攘来祸。至陈太建元年夏中。于本州右胁而卧。奄就升遐。于时隆暑赫曦。而身体温暖。色貌敷愉光采鲜洁。香气充满屈申如恒。观者发心莫不惊叹。遂合殓于岩中。数旬之间香花散积。后忽失其所在。往者不见号慕转深。悲恋之声恸噎山谷(陈仆射徐陵为碑铭见类文)

释僧朗。一名法朗。俗姓许氏。南阳人。年二十余欣欲出家。寻预剃落。栖止无定。多住鄂州。形貌与世而殊有奇相饮啖同俗。为时共轻。常养一猴一犬。其状伟大皆黄赤色。不狎余人惟附于朗。日夕相随未曾舍离。若至食时以木盂受食。朗啖饱已余者用餧。同器食讫。猴便取盂戴之骑犬背上。先朗而行。人有夺者辄为所咋。朗任犬盘游略无常度。陈末隋初。行于江岭之表。章服粗弊威仪越序。杖策徒行护养生命。时复读诵诸经。偏以法花为志。素乏声哢清靡不丰。乃洁誓诵之。一坐七遍。如是不久声如雷动。知福力之可阶也。其诵必以七数为期。乃至七十七百七千逮于七万。声韵谐畅任纵而起。其类筝笛随发明了故所诵经。时旁人观者视听皆失。朗唇吻不动。而啭起咽喉。远近亮澈。因以著名。然臂脚及手。申缩任怀。有若龟藏。时同肉聚。或往酒席。同诸宴饮而嚼[口*集]猪肉。不测其来。故世语曰。法华朗五处俱时缩。猪肉满口颡。或复巡江洄溯。拱手舟中。猴犬在旁。都无舣棹随意所往。虽凌犯风波。眴息之间便达所在。有比丘尼为鬼所著。超悟玄解统辩经文。居宗讲导听采云合。皆不测也。莫不赞其聪悟。朗闻曰。此邪鬼所加。何有正理。须后捡挍。他日清旦。猴犬前行径至尼寺。朗随往到礼佛绕塔至讲堂前。尼犹讲说。朗乃厉声呵曰。小婢。吾今既来。何不下座。此尼承声。崩下走出堂前。立对于朗从卯至申。卓不移处。通汗流地默无言说。问其慧解奄若聋痴。百日已后方服本性。其降行通感皆此类也。大业末岁犹未尘飞而朗口惟唱贼。朝夕不息。官人惧以惑众。遂幽而杀之。襄阳法琳素与交游。奉其远度。因事而述。故即而叙之。

释道仙。一名僧仙。本康居国人。以游贾为业。往来吴蜀。江海上下集积珠宝。故其所获赀货乃满两船。时或计者云。直钱数十万贯。既瑰宝填委。贪附弥深。惟恨不多。取验吞海。行贾达于梓州新城郡牛头山。值僧达禅师说法曰。生死长久无爱不离。自身尚尔况复财物。仙初闻之。欣勇内发。深思惟曰。吾在生多贪。志慕积聚。向闻正法。此说极乎。若失若离要必当尔。不如沈宝江中出家离着。索

然无扰岂不乐哉。即沈一船深江之中。又欲更沈。众共止之。令修福业。仙曰。终为纷扰。劳苦自他。即又沈之。便辞妻子。又见达房凝水滉漾。知入水定信心更重。投灌口山竹林寺而出家焉。初落发日对众誓曰。不得道者终不出山。即迥绝人踪结宇岩曲。禅学之侣相次屯焉。每览经卷。始开见佛在其处。无不哽咽。我何不值但见遗文。而仙挺卓不群。野栖禽狩。或有造问学方者。皆答对善权冥符正则。自初入定。一坐则以四五日为恒。唯客到其门。潜然即觉。起共接语。若无人往端坐静室寂若虚空。有时预告。明当有客至。或及百千。皆如其说曾无缺长。梁始兴王澹。褰帷三蜀礼以师敬。携至陕服沮曲。以天监十六年。至青溪山。有终焉志也。便薙草止客绳床。于时道馆崇敞巾褐纷盛。屡相呵斥甚寄忧心焉。仙乃宴如曾无屑意。一夕道士忽见东岗火发。恐野火焚害仙也。各执水器来救。见仙方坐大火猛焰洞然。咸叹火光神德。道士李学祖等。舍田造像。寺塔欻成。远近归信十室而九。州刺史鄱阳王恢。躬礼受法。天监末。始兴王冥感。于梁泰寺造四天王。每六斋辰常设净供。仙后赴会。四王顶上放五色光。仙所执炉自然烟发。太尉陆法和。昔微贱日。数载在山。供仙给使。僧有肆责者。仙曰。此乃三台贵公。何缘骂辱。时不测其后贵也。和果遂升衮服。仙或劳疾。见缥衣童子从青溪水出碗盛妙药跪而进服。无几便愈。居山二十八年。复游井络。化道大行时遭酷旱。百姓请祈。仙即往龙穴。以杖扣门数曰。众生忧苦。何为嗜睡如此。语已登即玄云四合大雨滂注。民赖斯泽。咸来祷赛钦若天神。有须舍利即为祈请。应念即至如其所须。隋蜀王秀。作镇岷络。有闻王者。寻遣追召。全不承命。王勃然动色。亲领兵仗往彼擒之。必若固踪可即加刃。仙闻兵至都无畏惧。索僧伽梨。被已端坐念佛。王达山足。忽云雨杂流雹雪崩下。水涌满川藏军无计。事既窘迫。乃遥归忏礼。因又天明雨霁。山路清夷得至仙所。王躬尽敬。便为说法。重发信心。乃邀还成都之静众寺。厚礼崇仰。举郭恭敬。号为仙阇梨焉。开皇年中返于山寺。道路自净山神前扫。一夜客僧止房。仙往曳出。房因即倒。年百余岁端坐而卒。仍葬彼山。益州今犹有木景白叠尚存。云是圣人仙。阇梨许。

释慧峰。不知何人。住栖霞寺。听诠公三论。深悟其旨。最为得意。名价遐布众所推美。诠每云。峰之达解思力。吾不及也。以吾年老且复相依。峰游心正理。身范律仪。摄静松林日惟一食。衣服粗素略无寸积。顾步锵锵雅有风彩。未出都偏弘十诵赞诱前修。听者如市。有问云。今学大乘。如何讲律。峰云。此致非汝所知。岂学正法而大小相乖乎。以陈天嘉年卒。春秋六十。临终告弟智琨曰。吾去处悬远。非汝所知。终后屈一指。将之虽伸还屈。时议谓证初果。

释慧岩。住苏州重玄寺。相状如狂不修戒检。时人不齿。多坐房

中不同物议。忽独欢笑戏于寺中。以物指撝曰。此处为殿。此处为堂。乃至廊庑厨库。无不毕备。经可月余因告僧曰。欲知岩者。浮图铃落。则亡没矣。至期果然。乃返锁其房。捶户开之端坐已卒。远近闻之屯赴阗[門@壹]。各舍金帛遂成大聚。依言缔构郁成名寺。事皆符焉。自终至今四十余载犹如存在。见处佛堂。用通礼谒云。

释法安。姓彭。安定鹑孤人。少出家。在太白山九陇精舍。慕禅为业。粗食弊衣卒于终老。开皇中。来至江都令通晋王。时以其形质矬陋言笑轻举。并不为通。日别门首。喻遣不去。试为通之。王闻召入相见如旧。便住慧日。王所游履必赍随从。及驾幸泰山。时遇渴乏。四顾惟岩无由致水。安以刀刺石。引水崩注。用给帝王。时大嗟之。问何力耶。答王力也。及从王入碛。达于泥海。中应遭变皆预避之得无损败。后往泰山。神通寺僧来请檀越。安为达之。王乃手书寺壁为弘护也。初与王入谷。安见一僧着弊衣乘白驴而来。王问何人。安曰。斯朗公也。即创造神通。故来迎引。及至寺中又见一神状甚伟大。在讲堂上。手凭鸱吻下观入众。王又问之。答曰。此太白山神。从王者也。尔后诸奇不可广录。大业之始。帝弥重之。威轹王公见皆屈膝。常侍三卫奉之若神。又往名山召诸隐逸。郭智辩释志公证公杯度。一时总萃慧日。道艺二千余人。四事供给资安而立。又于东都为立宝杨道场。惟安一众居中树业。至十一年奏。四方多难。无疾而终所住。春秋九十八矣。初将终前。告帝后事。安其亡后百日火起出于内宫。弥须慎之。及至寒食油沸上焚。夜中门闭。三院宫人一时火死。帝时不以为怪。送柩太白。资俸官给。然安德潜于内。外同诸侣。惟眠不施枕颈无委曲。延颈床边口流涎溜。每至升许为异。时有释法济者。通微知异僧也。发迹陈世。及隋二主皆宿禁中。妃后杂住精进寡欲。人罕登者。文帝。长安为造香台寺。后至东都造龙天道场。帝给白马。常乘在宫。如有疹患。咒水饮之。无不必愈。又能见鬼物。预睹未然。大业四年。忽辞上曰。天命不常复须后世。惟愿弘护荷负含生。便尔坐卒。剃发将殓。须臾发生长半寸许。帝曰。禅师灭定何得理之。索大钟打之一月余日。既不出定身相如生。天子废朝百官素服。敕送于蒋州。吏力官给行到设斋。物出所在。东都王公以下。为造大幡四十万口。日斋百僧。至于七七。人别日嚫二十五段。通计十余万匹。斯并荷其福力故。各倾散家珍云。

释慧侃。姓汤。晋陵典河人也。少受学于和阇梨。和灵通幽显。世莫识其浅深。而翘敬尊像。事同真佛。每见立像不敢前坐。劝人造像惟作坐者。道行遇诸因厄无不救济。或见被缚之猪。和曰解脱首楞严。猪寻解缚。主因放之。自尔偏以慈救为业。大众集处辄为说法。皆随事赞引即物成务。众无不悟而归于道。末往邺下大弘正法。归向之徒至今流咏。临终在邺。人问其所获。云得善根成熟耳。侃奉其神

化积有年稔。众知灵异初不广之。后往岭南归心真谛。因授禅法专精。不久大有深悟。末住栖霞。安志灵静。往还自任不拘山世。时往杨都偲法师所。偲素知道行。异礼接之。将还山寺。请现神力。侃云。许复何难。即从窗中出臂。长数十丈。解齐熙寺佛殿上额。将还房中。语偲云。世人无远识。见多惊异。故吾所不为耳。以大业元年。终于蒋州大归善寺。春秋八十有二。初侃终日。以三衣襆遥[打-丁＋勉]堂中自云。三衣还众僧。吾今死去。便还房内。大众惊起追之。乃见白骨一具跏坐床上。就而撼之铿然不散。

释转明。俗姓鹿氏。未详何许人。形服僧仪貌非弘伟。容止淡然色无喜愠。以隋大业八年。无何而来居住雒邑。告有贼起。及至覆检。宗绪莫从。帝时惑之。未能加罪。权令收禁。初不测其然也。至明年六月。果逢枭感作逆。驱逼凶丑充。斥东都。诛戮极甚。方委其言有据。下敕放之。而明虽被拘散。情计如常。与诸言议曾无所及会帝往江都行达偃师。时狱中死囚数有五十。克时斩决。明日吾当放此死厄。即往狱所假为饷遗面见诸囚告曰。明日车驾当从此过。尔等一时大呼云有贼至。若问所由云吾所委。当免死矣及至期会便如所告。敕乃总放诸囚。收明入禁。便大笑而受之。都无忧惧。于斯时也四方草窃人不聊生。如明语矣。大业末岁犹被拘絷。越王践祚方蒙释放。虽往还自在。而恒居干阳门内。别院供拟恐其潜逸。密遣三卫私防护之。及皇泰建议军国谋猷。恒预帷幄筹计利害。伪郑世充。倍加信奉。守卫严设又兼恒度。至开明二年。即唐武德三年也。明从洛宫安然而出。周围五重初不见迹。审伪都之将败也西达京师。太武皇帝夙奉音问深知神异。隆礼敬之。敕住化度寺。数引禁中。具陈征应。及后事会咸同合契。以其年八月忽然不见。衣资什物俨在房中。寻下追征合国周访了无所获。寻明在道行涉冥祥。有问学者。乃云。常以平等一法。志而奉之。顾其游步四朝。贵贱通属。以明道冠幽极。皆往师之。而情一荣枯寔遵平等。而言调谲诡不伦和韵。或云。某法师者见谤大乘生报无择。某法师者从羊中来。如此授记其例不一。行至总持顾僧众曰。不久此等当流血矣。宜共慎之。时以为卓异。共怪轻诞。及遭法该等事寻被簿录戮之都市。方悔前失。隋末有鲍子明者。未详何人。炀帝远召艺僧遂沾慧日。而历游寺院不止房堂。随夜即宿略无定所。既请官供曾不临赴。不着三衣而服裙帔。或惊叫漫走言无准度。大业九年。以绯裹额唱贼而走。时人以为征兆也。及枭起逆。诸军并着屯项袙頞。如其相焉。咸围东都。召问通塞。遂恶骂曰。贼害天下何有国乎。帝时在涿郡。闻之大悦。召而劳遣。明又以箕盛土。当风扬之后覆。枭感逆党。并被诛剪长夏门外。日别几千。远应斯举。大业十年。无故卒于雒邑。

贾逸者。不知何人。隋仁寿初游于安陆。言戏出没有逾符谶。形

服变改时或缁素。后于一时分身诸县。及至推验方敬其德。行迹不经而为无识所耻。有方等寺沙门慧鬲者。学行通博。逸因过之。以纸五十幅施云。法师由此得解耳。初不测其所因也。后有诤起。鬲被引禁。官司责问。引辩而答。纸尽事了。如其语焉。故征应所指。例如此也。末至一家云。承卿有女欲为婚媾。因往市中唱令告乞云。他与我妇须得礼赠。广索钱米克日成就。数往彼门扬声陈述。女家羞耻。遂密杀之。埋在粪下。经停三日。行游市上。逢人言告被杀之事。大业五年。天下清晏。逸与诸群小戏于水侧。或骑桥槛。手弄之云。拗羊头捩羊头。众人倚看笑其所作。及江都祸乱。咸契前言。不知所终。时蜀郡又有扬祐师者。佯狂岷络。古老百岁者云。初见至今貌常不改。可年四十。着故黄衫。食啖同俗。栖止无定。每有大集身必在先。言笑应变不伤物议。预记来验。时共称美。迄于唐初犹见彼土。后失其所在。

释法顺。姓杜氏。雍州万年人。禀性柔和未思沿恶。辞亲远戍无惮艰辛。十八弃俗出家。事因圣寺僧珍禅师。受持定业。珍姓魏氏。志存俭约野居成性。京室东阜地号马头。空岸重邃堪为灵窟。珍草创伊基劝俗修理。端坐指撝示其仪则。忽感一犬不知何来。足白身黄自然驯扰。径入窟内口衔土出。须臾往返劳而不倦。食则同僧过中不饮。即有斯异。四远响归。乃以闻上。隋高重之。日赐米三升用供常限。乃至龛成无为而死。今所谓因圣寺是也。顺时躬睹斯事。更倍归依。力助缔构随便请业。末行化庆州劝民设会。供限五百。及临斋食更倍人来。供主惧焉。顺曰。无所畏也。但通周给而莫委供所。由来千人皆足。尝有清河张弘畅者。家畜牛马。性本弊恶。人皆患之。卖无取者。顺示语慈善。如有闻从。自后更无抵啮其导发异类为如此也。常引众骊山。夏中栖静。地多虫蚁无因种菜。顺恐有损害。就地示之。令虫移徙。不久往视。如其分齐恰无虫焉。顺时患肿。脓溃外流。人有敬而[口*束]者。或有以帛拭者。寻即差愈余脓发香流气难比拭帛犹在香气不歇。三原县民田萨埵者。生来患聋。又张苏者。亦患生哑。顺闻命来与共言议。遂如常日。永即痊复。武功县僧毒龙所魅。众以投之。顺端拱对坐。龙遂托病僧言曰。禅师既来。义无久住。极相劳娆。寻即释然。故使远近瘴疠淫邪所恼者无不投造。顺不施余术。但坐而对之。识者谓有阴德所感。故幽灵偏敬致。其言教所设。多抑浮词。显言正理。神树鬼庙见即焚除。巫觋所事躬为并偿。祯祥屡见绝无障碍。其奉正也如此。而笃性绵密情兼泛爱。道俗贵贱皆事邀延。而一其言问胸怀莫二。或复重痼难治。深愿未果者。皆随时指示。普得遂心。时有赞毁二途闻达于耳。相似不知翻作余语。因行南野将度黄渠。其水泛溢。厉涉而度。岸既峻滑。虽登还堕。水忽断流。便堕陆度。及顺上岸水寻还复。门徒目睹而不测其然也。所以感通幽显。声闻朝野。多有鄙夫利其财食。顺言不涉世。全不留心。

随有任用。情志虚远但服粗弊。卒无兼副。虽闻异议仍大笑之其不竞物情又若此也。今上奉其德仰其神引入内禁。隆礼崇敬。储宫王族懿戚重臣。戒约是投无爽归禁。以贞观十四年。都无疾苦。告累门人。生来行法令使承用。言讫如常坐定。于南郊义善寺。春秋八十有四临终双鸟投房。悲惊哀切。因即坐送于樊川之北原。凿穴处之。京邑同嗟。制服亘野。肉色不变经月逾鲜。安坐三周枯骸不散。自终至今。恒有异香流气尸所。学侣等恐有外侵。乃藏于龛内。四众良辰赴供弥满。弟子智俨名贯至相。幼年奉敬雅遵余度。而神用清越振绩京皋。华严摄论。寻常讲说。至龛所化导乡川。故斯尘不终矣。

释道英。姓陈氏。蒲州猗氏人也。年十八。叔休律师引令出家。而二亲重之。便为取妇。五年同床誓不相触。素在市贩与人同财。乃使妻执烛。分判文疏。付嘱留累。遂逃而剃落。至并州炬法师下。听花严等经。学成返邑。其妻尚在。开皇十年。方预大度。乃深惟曰。法相可知。心惑须晓。开皇十九年。遂入解县太行山柏梯寺。修行止观。忽然大解。南埵悟人北岭悟法。二空深镜坐处树枝。下映四表。于今见在。因尔营理僧役。以事考心。后在京师住胜光寺。从昙迁禅师听采摄论。讲悟既新众盈五百。多采名教鲜能如理。而英简时问义。惟陈止观。无相思尘。诸要槃节。深会大旨。迁弥重之。语诸属曰。尔虽日考通文义。无择昏明。得其妙者惟道英乎。自尔仪服饮啖未守篇章。颇为时目作达者也听讲之暇常供僧役。有慕道者。从其所为。因事呈理。调伏心行寄以弘法。常云。余冥目坐禅穷寻理性。如有所诣。及开目后还合常识。故于事务游观役心使有薰习。然其常坐开目如线。动逾信宿。初无顿睫。后入禅定稍程异迹。大业九年。尝任直岁。与俗争地。遽斗不息。便语彼云。吾其死矣。忽然倒仆如死之僵。诸俗同评。道人多诈。以针刺甲。虽深不动。气绝色变将欲洪膖。傍有智者令其归命。誓不敢诤。愿还生也。寻言起坐语笑如常。又行龙台泽池侧见鱼之游。乃曰。吾与汝共诤。何者为胜。汝不及我。我可不及汝耶。即脱衣入水。弟子持衣守之。经于六宿。比出。告曰。虽在水中惟弊士坌我耳。又属严冬冰厚雪壮。乃曰。如此平净之处。何得不眠。遂脱衣仰卧经于三宿。乃起而曰。几被火炙杀我。如是随事以法对之。纵任自在诚难偶者。晚还蒲州住普济寺。置庄三所。麻麦粟田。皆在夏县东山深隐之所。不与俗争。用接羁远。故使八方四部其归若林。昼则厉众僧务。躬事担运。难险缘者必先登践。夜则跏坐为说禅观。时或弊其劳者。闻法不觉其疲。一日说起信论。至真实门。奄然不语怪往观之气绝身冷。众知灭想即而任之。经于累宿方从定起。时河东道逊。高世名僧祖习心道。素同学也。初在解县领徒盛讲。及逊舍命。去英百五十里。未及相报。终夕便知告其众曰。逊公已逝。相与送乎。人问其故。答曰。此乃俗事。心转即是。及行中路乃逢告使。其知微通感类皆如此。及终前夕集众告曰。急须

收积。明日间多聚人畜损食谷草。众不测其言。英亦自运。催促甚急。至夜都了索水剃洗还本坐处。被以大衣。告曰。人谓余为英禅师。禅师之相不可违世。语门人志褒曰。禅师知英气息可有几耶。褒以事答。自言如是。因说法要。又曰。无常常也。不可自欺。不可空死。令诵华严贤首偈。至临终劝念善处。明相既现奄然申逝。近人以手循从下而冷。即贞观十年九月中也。春秋七十有七。初将终日。众问后事。英曰。佛有明教。但依行之。则无累矣。英何言哉。时感群鸟集房。数盈万计。悲鸣相切。及其终夕。褒公侍侧。见有青衣二童。执花而入。紫气如光从英身出腾焰屋栋。及明雾结周二十里。人物失光。三日方歇。蒲晋一川。化行之所闻哀屯赴如丧重亲。远验英言不有损失。又感僧牛吼叫声彻数里流泪呜咽不食水草经于七日。将欲藏殓。道俗争之。佥曰。英不乐喧哗。但存道业便即庄南(夏禹城东延年陵东。凿土龛之)才下一[钁-(目*目)＋朋]地忽大震。人各揽草临卧地惊慑。周十五里皆大动怖。又感白虹两道连龛柩所。白鸟二头翔鸣柩上。至于龛所回旋而逝。详英道开物悟慧解入神。故得灵相氤氲。存亡总萃不负身世。诚斯人乎。

释叉德。姓徐。雍州醴泉人。形质长伟秀眉骨面。立履清白服粗素衣。而放言来事多所弘奖。年有凶暴毒励流者。必先劝四民令奉三宝。其所施设或礼佛设斋。或称名念诵。用其言者皆攘灾祸。有不信者莫不殃终。预记未然略如对目。时遭亢旱。惧而问焉。叉以手指撝。某日当雨。但齐某处。约时雨至。必如其言。或蝗暴广狭。泽润浅深。事符明镜不漏纤失。且执志清慎。不滥刑科。力所未行不受其法。故壮年在道惟遵十戒。而于篇聚杂相。多所承修。末于九峻山南。造阿耨达池。并镌石钵。即于池侧用济众生。以贞观十二年。卒于山舍。百姓感焉。为起白塔。苕然上表。

释智则。姓凭。雍州长安人。二十出家。止辩才寺。听凝法师摄论四十余遍。性度掉举仅绝观采。恒披败纳裙垂膝上。有问其故则云。衣长多立耳。游浪坊市宿止寺中。销声京邑将五十载。财法食息一同僧伍。房施单床上加以荐。瓦碗木匙余无一物。或见其褴缕为经营者。随得服用。言终不及。则虽同僧住形有往来。门无开闭。同房僧不知灵异。号为狂者。则闻之仰面笑曰。道他狂者。不知自狂。出家离俗只为衣食。往往遮障锁门锁柜。费时乱业。种种聚敛役役不安。此而非狂。更无狂者。乃抚掌大笑。则性嗜馎饱。寺北有王摩诃家。恒令办之。须便辄往。因事伺候。两处俱见。方委分身。而言行相投。片无瑕谬。自贞观来。恒独房宿竟夜端坐。嘅[口*敕]达曙。余亲目见。故略述其相云。

释通达。雍州人。三十出家。栖止无定。初辞世壤遍访明师。委

问道方皆无称悦。乃入太白山。不赍粮粒不择林岩。饥则食草息则依树。端坐思玄动逾晦序。意用漠漠投解无归。经跨五年栖遑靡息。因以木打块。块破形销。既睹斯缘廓然大悟。晚住京师律藏寺。游听大乘。情量虚荡。一裙一帔布纳重缝。所著麻鞋经三十载。缯帛杂饰未曾冠体。冬夏一服不蔽冰炎。常于讲席评叙玄奥。而不肖之夫言行矛楯。及至饮啖无异俗人。达曰。大乘之学岂其尔耶。若指圣怀斯寔凡庶。余不同也。左仆射房玄龄。闻而异焉。迎至第中。父事隆重。而达体。道为功性不拘检。或单裙露腹。或放达余言。玄龄以风表处之。不以形言致隔。其见贵如此也。常以饮水啖菜。任性游纵。或揽折蒿藋生宛而食。至于桃杏瓜果必生吞皮核。人问所由。云信施难弃也。贞观已来稍显神异。往至人家。欢笑则吉愁惼必凶。或索财贿。或索功力。随命多少则须依送。若违其语后失过前。有人骑驴历寺游观。达往就乞。惜而不施。其驴寻死。斯例不一也。故京室贵贱。咸宗事之。福祸由其一言。说导唯存离着。所得财利并营寺宇。大将军薛万均。初闻异行。迎宅供养百有余日。不违正轨。忽于一夜索食欲啖。初不与之。苦求不已。试与遂食。从尔已后稍改前迹。专显变应。其行多僻。欲往入内宿。将军兄弟大怒。打之几死。仰而告曰。卿已打我。身肉都毁血污不净。可作汤洗。待沸涌已。脱衣入镬。状如冷水。旁人怖之。犹索加火。遂合宅惊奉恣其寝处。曾负人钱百有余贯。后既办得无人可送。乃将钱寺门伺觅行人。随负多少倩达西市。众皆止之。而达付而不禁。及往勘偿不失一文。斯达量虚怀。定难准也。时逢米贵欲设大斋。乃命寺家多令疏请。及至明旦。来赴数千。而供度阒然不知何拟。大众咎之。达曰。他许送供。计非妄语。临至斋时僧徒欲散。忽见熟食美膳连车接舆充道而来。即用施设。乃大余长。并供僧库。都不委其所从来。食讫须臾人车不见。今盛业京辇。朝野具瞻。叙事而舒。故不曲尽。

## 续高僧传卷第二十七

感通篇中(本传三十九人　附见四人)

齐赵州头陀沙门释僧安传一。

周益州青城山飞赴寺香阇梨传二。

益州多宝寺猷禅师传三。

益州沙门释僧度传四。

益州野安寺卫元嵩传五。

前梁益州沙门释尚圆传六。

后梁荆州玉泉山释法行传七。

荆州神山释道穆传八。

隋初荆州四望山开圣寺释智旷传九。

涪州相思寺释无相传十。

滤州等行寺释童进传十一。

益州沙门释富上传十二。

郑州会善寺释明恭传十三。

益州长阳山释法进传十四。

代州耆阇寺释道幽传十五。

襄州禅居寺岑阇梨传十六。

丹阳天保寺通阇梨传十七。

京师凝观寺释法庆传十八(单道琮)

益州天敕山释德山传十九(旭上)

荆州青溪山释道悦传二十。

荆州内华寺释慧耀传二十一。

东岳沙门释道辩传二十二(神辩)

益州建明寺释慧琳传二十三。

京师救度寺释洪满传二十四。

唐益州福化寺释慧聪传二十五。

京师法海寺释法通传二十六。

荆州开圣寺释慧因传二十七。

巴陵显安寺释法施传二十八。

初蜀川沙门释慧岸传二十九。

初荆州开圣寺释法运传三十。

幽州北狄帝示阶沙门传三十一。

箕州护明寺释智显传三十二。

苏州常乐寺释法聪传三十三。

代州昭果寺释僧明传三十四。

代州五台山释明隐传三十五。

代州五台山释法空传三十六。

京师定水寺释明[泳-永＋(虍-七＋(一/八/八/目))]传三十七。

京师普光寺释明解传三十八(宋尚礼)

兖州法集寺释法冲传三十九。

释僧安。不知何人。戒业精苦坐禅讲解。时号多能。齐文宣时。在王屋山。聚徒二十许人讲涅槃。始发题有雌雉。来座侧伏听。僧若食时出外饮啄。日晚上讲依时赴集。三卷未了遂绝不至。众咸怪之。安曰。雉今生人道。不须怪也。武平四年。安领徒至越州行头陀。忽云。往年雌雉应生在此。径至一家。遥唤雌雉。一女走出。如旧相识。礼拜歌喜。女父母异之。引入设食。安曰。此女何故名雌雉耶。答曰。见其初生发如雉毛。既是女故名雌雉也。安大笑为述本缘。女闻涕泣。苦求出家。二亲欣然许之。为讲涅槃。闻便领解一无遗漏。至后三卷。茫然不解。于时始年十四。便就讲说。远近咸听。叹其宿习。因斯躬劝。从学者众矣。

香阇梨者。莫测其来。以梁初至益州青城山飞赴寺。欣然有终志。时俗每至三月三日。必往山游赏。多将酒肉共相酣乐。前后劝喻曾未能断。后年三月。又如前集。例坐已了。香令人于座穿坑方丈。人莫知意。谓人曰。檀越等恒自饮啖。未曾与香。今日为众须餐一顿。诸人争奉肴酒。随得随尽。若填巨壑。识者怪之。至晚曰。我大醉饱。扶我就坑不尔污地。及至坑所。张口大吐鸡肉自口出。即能飞鸣。羊肉自口出。即驰走。酒食乱出。将欲满坑。鱼[魚*且]鹅鸭游泳

交错。众咸惊嗟。誓断辛杀。迄今酒肉永绝上山。此香之风德也。益州别驾罗研朝。梁志公谓曰。益州香贵贱。答曰甚贱。初不谓是人也。志曰。既为人所贱。何为久留。研亦不测此语。为有识者说之。或曰。将不指青城香阇梨乎。遂往山具述。香曰。檀越远来。固非虚说。其夜便化。弟子等营墓将殡。怪棺太轻。及开止见几杖而已。

益州多宝寺猷禅师者。[林/必]道人。姓杨氏。勤读诵四十余年。日夕不舍。房后院壁图九想变。露置绳床。棕被覆上。昼依僧例。夜则寝中。亘一日方出一食。如是渐增七日方食。僧以为常。弗之怪也。如此又经二十余年。忽经一月而不出者不畜侍人。佥议不出秖是入定。不劳看之。忽一夜风雨盛。画壁廊倒。旦共往视。试拨棕被。一无所见。唯绳床坐褥存焉。

释僧度。不知何人。去来邑野略无定所。言语出没时有预知。号为狂人。周赵王在益州。有郫人与王厚。便欲反。时有告者。王未信之。至旦郫兵果至。王厚者为主。在城西大街。方床大坐。时僧度乃戴皮靴一只。从城西遗粪而走。至盘陀塔。弃靴而回。众怪之而莫测也。又复将反者。将纸笔请度定吉凶。便操笔作州度两字。反者喜曰。州度与我。斯为吉也。择曰往亡。我往彼亡。重必克之。时赵王据西门楼。令精兵三千骑往。始交即退。随后杀之。至盘陀斩郫兵千余。为京观。今塔东特高者是。于后方验度戴皮相。皮郫声同。遗粪而走。散于塔地。所言州度(徒各切)反即斫头。目前取验。定后。人闻于王。遣人四追。遂失所在。

释卫元嵩。益州成都人。少出家。为亡名法师弟子。聪颖不偶。尝以夜静侍傍曰。世人汹汹贵耳贱目。即知皂白其可得哉。名曰。汝欲名声。若不佯狂。不可得也。嵩心然之。遂佯狂漫走。人逐成群。触物擒咏。周历二十余年。亡名入关移住野安。自制琴声。为天女怨心风弄。亦有传其声者。尝谓兄曰。蜀土狭小不足展怀。欲游上京与国士抗对。兄意如何。兄曰。当今王褒庾信。名振四海。汝何所知。自取折辱。答曰。彼多读书。自为文什。至于天才大略非其分也。兄但听看。即轻尔造关。为无过所。乃着俗服。关中却回。防者执之。嵩诈曰。我是长安于长公家人。欲逃往蜀耳。关家迭送至京。于公曾在蜀。忽得相见。与之交游。贵胜名士靡所不诣。即上废佛法事。自此还俗。周祖纳其言。又与道士张宾密加扇惑。帝信而不猜。便行屏削。嵩又制千字诗。即龙首青烟起。长安一代丘是也。并符谶纬。事后晓之。隋开皇八年。京兆杜祈死。三日而稣。云见阎罗王。问曰。卿父曾作何官。曰臣父在周为司命上士。王曰。若然错追。可速放去。然卿识周武帝不。答曰。曾任左武侯司法。恒在阶陛甚识。王曰。可往看汝武帝去。一吏引至一处。门窗椽瓦并是铁作。于铁窗中

见一人极瘦身作铁色着铁枷锁。祈见泣曰。大家。何因苦困乃尔。答曰。我大遭苦困。汝不见耳。今得至此。大是快乐。祈曰。作何罪业受此苦困。答曰。汝不知耶。我以信卫元嵩言毁废佛法。故受此苦。祈曰。大家。何不注引卫元嵩来。帝曰。我寻注之。然曹司处处搜求。乃遍三界。云无不见。若其朝来我暮得脱。何所更论。卿还语世间人。为元嵩作福。早来相救。如其不至解脱无期。祈稣不忘冥事。劝起福助云。

释尚圆。姓陈。广汉洛人。出家以咒术救物。梁武陵王萧纪。宫中鬼怪魅诸婇女。或歌或哭纷然乱举。王乃令善射者控弦拟之。鬼乃现形。即放箭射。鬼便遥接。还返掷人。久而不已。闻圆持咒。请入宫中。诸鬼竞前作诸变现。龙蛇百兽倏忽前后。在空在地怪变多端。圆安坐告曰。汝小家鬼。何因敢入王宫。能变我身。则可自变万种。祇是小鬼。可住听我一言。诸鬼合掌住立。圆始发云。南无佛陀。鬼皆失所。自尔安静。武帝闻召。大蒙赏遇。值梁覆扰。圆行至蜀。所有痛恼因之护卫。年八十一终所住。治城今已靡灭。

释法行者。不知何人。即论法师之神足也。论本住玉泉。炀帝隆重见于别传。行性素不伦言多卓异。或居山谷。时入市廛。每往清溪。路由覆船顶。见泉流茂木乃顾曰。十年之后。当有大福慧人营构伽蓝。及智者来仪。果成先告。又尝往当阳城。执竹弓射之。后有山贼围城。如所前相。然每出异言。云梁休咎。宣帝恶之。令追将戮。随使至焉。抗不前曰。吾偿命于此地。寻有使至。随致命。尽遂斩之。而无有血。临终说众要偈。辞理切附不可具载。皆述业报不可逃避。及戮讫。逡巡间尸灵遂失。仆射萧瑀。行至四望山。因禅师所为宣帝忏曰。先人杀圣人罪者。礼悔之余。愿为及也。传曰。以为。后梁缵历。势不超挺。孤守一城。傍被御卫。有何荣荷。随妄造愆。故斩圣人。望延厚祚。所谓前望失于后途。不久追入流离关壤。无辜之责诚不可欺。

释道穆。松滋人。性爱山林。初入荆州神山。将事岩隐。感迅雷烈风震山折木神蛇绕床群虎纵吼。穆心安泰然都无外想。七日一定蛇虎方隐。方登山远眺。其山东依浚壑。西顾深流。有终焉之志。山神变形谢过云。是田伯玉也。来请受戒。及施法式。诸毒潜亡。祭祀绝于膻辛。祈泽应时云雨。如此卫候不一。例可知也。居山三十余载。名声及远。游遁之宾咸归向请。沙门则僧展僧安。高士则刘虬车缀。叙言命的无爽风声。梁湘东王萧绎。钦德经过。于挂锡之所建台一区。立碑叙胤。简文为颂。立碑在于山顶。及穆将终。欣于观远。乃行至山峰而卒。春秋七十矣。

释智旷。姓王。本族太原。中居徐部。厥考后住荆州新丰县。母

初将孕。梦入流浴。童子乘宝船来投。便觉有娠。及生长。敏而重行。梁太清初。丧乱无像。元帝当辟。旷少勇壮招募壮士随军东行。未几沦陷。深悟虚假。遂不婚娶专求离俗。初值巾褐。诱以神仙。先受符箓次陈章醮。便问。此术能致道乎。答曰。箓既护身。章亦招货。旷曰。斯乃保兹苦器。便名道耶。又请度世法。乃示断粒。必到玉清。七日便飞。至期不应。道士曰。尔犹饮水。致无有赴。次更七日口绝水饮。道士又曰。尔夜尚眠。致无感耳。又更七日常坐不卧。三期屡满。靡克升天。而气力休强。远近惊异。后值高僧。授戒为佛弟子。德行动人。渐示潜迹。江陵张诠者。二世眼盲。旷曰。尔家墜内棺枕古井。移坟开甃。必获禳焉。因即随言。瞽者见道请求剃落。众咸惮之。便伐薪施僧。空闲静虑。又言。涧有古钟。可掘出悬寺。仁州刺史谓为诡惑。鞭背百下无惨无破。便送出台。拘在尚方。有力者试以八尺械悬来捶膝。傍观谓言糜碎。而旷容既无挠肉亦无痕。狱吏云。承居士能忍饥。便绝食七日。身色如故。市衢见行。验狱犹有。方委分身。梁宣大定三年。从人乞草屩。今夜当急行。及三更合城火发。四门出人。不泄烧杀七千。旷在狱。引囚二百安步而出。年将不惑。始蒙剃落。进戒以后。头陀州北四望山。去此地福德方安天子。去城六十猛兽所屯。初止以后驰弭床侧。每夕山隅四灯同照。士俗云赴奄成华寺。后宣明二年。平显二陵皆在寺前验于往矣至于梁元覆败王琳上迫。后梁国移并预表荊。有一宰鸭而为斋者。鸭神夜告便曰。何有杀牲而充净供。自尔便断。曾度夏水。徒侣数十。欲住不可欲去无从。前岸两船无人将至。旷笑而举声呼之。船自截流直到。遂因济水。诫以勿传。又于咸阳造佛迹寺。有牛产犊。出首还隐。已过信次。母将离弋。僧告旷无恻。答曰。此犊是寺居士。侵用僧物。今来偿债。其羞不出。牛母无他。因执炉呵诫犊子。疾当偿报。何耻生乎。应言便出。故神异冥征不可备载。以开皇二十年九月二十四日。终于四望开圣寺。春秋七十有五。自克终期天香满室。合寺音乐西南而去。未亡二年。预云终事。示如脾痛。问律师曰。阿那含人亦有疾不。未答间自云。报身法然。及迁神后手屈三指。仁寿元年。永济寺僧法贵。死而又稣。见阎罗王。放还正值旷乘宫殿自空直下。罪人喜曰。三果圣僧来救我等。所造八寺咸有灵奇。或涌飞泉。时降佛迹。随慧日道场法论备见若人为之碑颂。广彰德行。

涪州相思寺无相禅师者。非巴蜀人。不知何来。忽至山寺随众而已。不异恒人。其寺在涪州上流大江水北。崖侧有铭方五尺许。字如掌大。都不可识。下有佛迹。相去九尺。长三尺许。蹈石如泥。道俗敬重。相以一时渡水齐返还无船。乃钵安水中曰。何为常擎汝。汝可自渡水。便取芭蕉叶搭水立上而渡。钵随后来。须臾达岸。时采樵者见之相语。觉知已便辞去。徒众苦留不住。至水入船。诸人礼请。不与篙楫。乃捉船舷。直尔渡水。不顾而去。即令寻逐。莫测所往。

释童进。姓李。绵州人。昔周出家。不拘礼度。唯乐饮酒。谓人曰。此可以灌等身也。来去酣醉。遗尿臭秽。众共非之。有远识者曰。此贤愚难识。会周武东征。云须毒药。敕泸州营造。置监吏力科。獠采药蝮头铁猩鬻根大蜂野葛鸩羽等数十种。酿以铁瓮。药成。着皮衣。琉璃障眼。方得近之。不尔气冲成疮致死。药着人畜肉穿便死。童进闻之。往彼监所。官人弄曰。能饮一杯岂非酒士。进曰。得一升解醒亦要。官曰。任饮多少。何论一升。便取铁杓。于药瓮中取一杓饮之。言谑自若。都不为患。道士等闻皆来看。进又举一杓以劝之。皆远走避。或曰。此乃故杀人。何得无罪。进曰。无所苦药。进自饮有谁相劝。乃噫曰。今日得一醉卧方石上。俄尔遗尿所著石皆碎。良久睡觉。精爽如常。尔后饮酒更多。食亦逾倍。隋初得度。配等行寺。抱疾月余而终。年九十余。弟子檀越等。终后检校衣服。床褥皆香。绝无酒气。

富上者。莫测何人。恒依益州净德寺宿。埋一大笠在路。昼日坐下读经。人虽去来不唤令施。有掷钱者亦不咒愿。每于静路不入闹中。状如五十。虽在多年过无所获。有信心者曰。城西城北人稠施多。在此何为。答曰。一钱两钱足养身命。复用多为陵州刺史赵仲舒者。三代之酷吏也。甚无信敬。闻故往试。骑马直过。佯堕贯钱。富但读经。目未曾顾。去远舒令取钱。富亦不顾。舒乃返来曰。尔见我钱堕地以不。曰见。问曰。钱今何在。曰见一人拾将去。舒曰。尔终日在路唯乞一钱。岂有贯钱在地。而不取者。见人将去。何不止之。答曰。非贫道物。何为浪认。仲舒曰。我欲须尔身上袈裟。富曰。欲相试耳。公能将去。复有与者。可谓得失一种。即叠授与。仲舒下马礼谢曰。弟子周朝人。官历三代。大与众僧往还。少不贪者。闻名故谒。本非恶意。请往陵州。富曰大善。然贫道广欲结缘愿公助国安抚。即是长相见受供养也。舒辞叹曰。毛中有人不可轻慢。尔后不见。益州人蓟相者。从扬州还见之。亦埋笠路侧。颜状如常。

释明恭。住郑州会善寺。昔在俗。是隋高下[狗-口＋一]骑。与伴三人膂力相似。而时所忌。帝深虑以事除之。作两裹饼啖。一饼裹一具生鹿角。一饼裹五升盐。俱赐食之并尽。其啖盐者出至朝堂。腹裂而死。恭啖鹿角全无所觉。厌俗出家住会善寺。其力若神不可当者。曾与超化寺争地。彼多召无赖者百余人。来夺会善秋苗。众咸忧恼。恭曰勿愁。独诣超化。脱其大钟塞孔。以干饭六升投中。水和可啖。一手承底一手取啖。须臾并尽。仍取大石。可三十人转者。恭独掂之如小土块。远掷于地。超化既见一时惊走。又隋末贼起。周行抄掠。先告寺曰。明当兵至。可办食具。并大猪一头。寺无力制。随言为办。至时列坐。铺奠食具。恭不忍斯。负拄杖会所。与贼言议。贼先让食。恭乃铺饼数十。安猪裹之。从头咬拉。须臾并尽。贼众惊伏。

恭召为护寺檀趣。群贼然之。故会善一寺。隋唐交军。绝贼往来。恭之力也。又曾山行。虎猪交斗。猪渐不如。恭语虎曰。可放令去。虎不肯。便一手捉头。一手撮尾。抛之深谷。斯气力也。说多难信而实有之。恭戒洁贞严。常依众食。所啖如恒人。一食有值机候。便啖二百人料。众但深讶。莫知其所由。武德五年。终于本寺。春秋八十五。时会善有客游沙弥。口作吴语。厨下然火。干竹大如臂。两指折而烧之。恭时怪讶。亦以指折而不得。沙弥出后。恭抱厨柱起。以沙弥衣置磉上。柱压之。沙弥来求衣不得。见在柱下。欲取不得。恭笑为捧柱取衣。此亦难可思者。

释法进。蜀中新繁人。在俗精进不啖辛腥。在田农作。以铧刃为钟磬。步影而斋。有送食晚。便饮水而已。所犁田地不损虫蚁。一时空中声曰。进阇梨。出家时到。如是四五声。合家同闻。进因诣洛口山出家。行头陀不居寺舍。时隋蜀王秀。闻名知难邀请。遣参军郁九闾长卿往。便将左右十人。辞王曰。承有道德。如请不来当申俗法。王曰。不须威逼。但以理延。明当达此。长卿出郭门。顾曰。今日将尔辈往兜率天请弥勒佛亦望得。何况山中道人有何不来。初至吉阳山下。日暮见虎道蹲。命人射之。马皆退走。欲投村恐违王命。俄见一僧负襆上山。长卿命住为伴。余从并留。步至寺所。召入至床。又见虎在床下。怖不自安。进遣虎出。具述王意。虽有答对。而怖形于相状。进曰。檀越初出郭门一何雄勇。今来至此一何怯惮。长卿顶礼默然。因宿至旦。令先往益。贫道后来。行至望乡台。顾视进行已及。即与同见王。入内受戒。即日辞出。所获嚫施一无所受。令往法聚寺停。王顾诸佐曰。见此僧令寡人毛竖。戒神所护也。后更召入城。王遥见即礼。进曰。王自安乐。进自安乐。何为苦相恼乱作无益之事耶。诸僧谏曰。王为地主。应善问讯。何为诃责。进曰。大德畏死。须求王意。眼见恶事都不谏勉何名弘教。进不畏死。责过何嫌乎。虽盛饰床筵厚味重结。而但坐绳床粗饼而已。乃至妃姬受戒。但责放逸不念无常。又辞入山。重延三日。限满便返。诸清信等咸设食而邀之。至时诸家各称进到。总集计会。乃分身数十处焉。有时与僧出山赴食。欻尔而笑。人问其故。曰山寺净人穿壁盗蜜耳。及还果如所说斯事非一。旦述之耳。初王门师慈藏者。为州僧官。立政严猛。瓶衣香花少阙加捶。僧众苦之。而为王所重。无敢谏者。以事白进请为救济。答曰。其威力如此。岂能受语耶。苦请不已。进造藏房门。藏走出。谓曰。法门未可如是。尔亦大力也。还返入房。蜀人以大甚为大力。自此藏便息言。僧由此安。以开皇中卒山。年九十六。

释道幽。代州耆阇寺僧。善解经论。仁寿中于寺讲婆伽般若并论。听众百余人。日午坐绳床。如睡见一天人。殊为伟异。自云。我是释提桓因。故来奉请。在天讲经。初闻介介情不许之。以畏死。答

云。为造佛堂未成。事有不可。眠觉向侍者如法师述之。如曰。此事罕逢。人生终死。死时不知何道。今得生天。则胜人也。开通法利天解胜人。何得不往。佛堂事中功德不足及言。幽从之。不久又如前梦。依如天请。天帝乃以少香注幽手中。克时来迎。及觉见掌中有香气熏一寺。自后如前说法。下讲至廊下。床上诸僧。遥见香烟充满床侧。惊怪来看。幽执香炉正念蝉蜕而去。于时寺外道俗。望见云气从寺而出如一段云。腾空直上。飘飘而没。

襄州禅居寺岑阇梨者。未详何人。住寺禅念为业。有先见之明。而寺居山薮。资给素少粒食不继。岑每日将坩入郭。乞酒而饮。又乞满坩。可三斗许。将还在道行饮达寺。坩亦空竭。明日复尔。在寺解斋。将笃坩。就厨请粥三升。仍挂杖头入众。以杖打僧头。从上至下。人别一击。日日如是。人以其卓越异常。或疑打已灾散。不辞受之。岑将粥入房。旧养黧犬一头。并一寺内鼠乃有数千。每旦来集。犬鼠同食。庭中塩满。道俗共观。一时失一鼠。岑悲惋无聊。必是犬杀。便告责犬。犬便衔来。岑见懊恼。以杖捶犬。将鼠埋已悲哀恸哭。寺僧被鼠啮衣及箱。以告于岑。岑总召诸鼠。各令相保。一鼠无保。岑曰。汝何啮人衣。杖捶之。鼠不敢动。今为寺贫。便于讲堂东北白马泉下泺中迁记。某处为厨库某处为仓禀。人并笑之。经宿水缩地出。如语便作。遂令丰渥。又遥记云。却后十六年。当有愚人于寺南立重阁者。然寺基业不亏。斗讼不可住耳。永徽中恰有人立重阁。由此相讼。如其语焉。

丹阳通阇梨者。住天保寺。唐贞观末。年已八十。气力休健。仪容率素。常服纳衣。衣厚一寸。线如指大。以用紩纳。极清洁诵法华经。市中乞食所得不异流俗。得钱财修补寺舍。其寺大堂梁时所立。朱砂污洒涂之极厚。唐初善禅师。镀大铜像须水银就梁。刮取所用充足余趾犹赤。是知昔人为福竭于所贵。不以为辞。如不用者。昔物何在。其寺基郭。补修所须。云有古镇国金可取治护。乃于寺北四十步。依言掘得十斤。用尽得三十斤。便曰。地下大有。更取杀人。于是便止。后辄自营土窟于寺北拟终事。时未之验也。不久告僧云。寻常命终须有付嘱。引诸财物指订嘱授。极有分明。经三日而神气爽健。而云将去。忽不知所在便就窟视之。门已塞开一小孔。在土撮卧。气已终矣。年九十余。

京师西北有废凝观寺。有夹纻立释迦举高丈六。仪相超异屡放光明。隋开皇三年。寺僧法庆所造。捻塑才了未加漆布。而庆忽终。同日宝昌寺僧大智又终。经三日稣。说云。初去飘飘若乘风雨。可行百里。乃见宫殿人物华绮非常。又见一人似若王者。左右仪仗甚有威雄。顷间见庆来。而面有忧色。又见大像。谓殿上人曰。庆造我未

了。何为令死。其人遽而下殿拜讫。呼阶下人曰。庆合死未。答云。命未尽而食尽。彼曰。可给荷叶而终其福寿。言已失像及庆所在。时即问凝观寺僧云。庆公死来三日。所造丈六一夕亦失。达曙方见。时共嗟怪。言详未讫。人报云。庆稣活。众咸往问。与大智说同。自尔旦旦解斋。进荷叶六枚。中食八枚。凡欲食时。先以暖水沃令耎湿方食之。周流远近率诸士女以成其像。依像忏礼无爽晨昏。以大业初卒。春秋七十六。近如雍州渭南人单道琮者云。永徽五年因患风仪容改异。差后味诸饮食咸臭。唯啖土饮水。时俗命为人蟺。今周行告乞。可年四十余。

释德山。姓山氏。莫测何人。忽弃妻子入山修道。须发不暇剃。衣食不暇给。唯息缘静念为得性也。人莫知其观行。视其相状如得定者。时游化竹林龙池。开悟道俗。以清简为本。每云。烦乱之法道俗同弊。故政烦则国乱。心烦则意乱。水清则鱼石可见。神清则想倒可识。学清简者尚自諠烦。况在乱使焉可道哉。后入马鞍山。每多毒蛇。噬人必死。然山来往都不为害。诸余僮侍晨夕所行。一无所惧。曾蹋被啮。山以水洗之。寻尔还复。后还天敕山夏坐树下。人来山所逢虎迫逐。便入绳床下。虎蹲床前。山曰。床下佛子肉味可胜贫道耶。即脱衣以施。虎屈起而永去。后其小子于山访获。山曰。尔来何为。曰久不奉见。生死不知。故来定省。山曰。汝去各自觅活。更来与杖。去后数年又来。山取杖欲捶之。儿却住曰。阇梨遇儿如他人。他人可受打耶。山大笑曰。吾不打尔者。必更来败我道意。遂长去。山年九十余。终于山谷舍。时益州草堂寺旭上者。不知何许人。少居草堂。唯以禅诵为业。余无所营。蜀土尤尚二月八日四月八日。每至二时四方大集驰骋游遨。诸僧忙遽无一闲者。而旭端坐竹林泊然寂想。瓶水自溢炉香自然。诸人城西看了相从参之。旭俨然不动等同金石。三日之后方复如常。四众敬而异之。故睹如朝日之初出。同共目之为旭上也。年九十八。

释道悦。姓张。荆州昭丘人。十二于玉泉寺出家受戒。安贫苦节。尤能持念大品法华。常诵为业。随有经戒日诵一卷。人并异之。初智者入于玉泉。未有钟磬。于泉源所获怪石一片。悬而击之。声响清彻。悦于此寺每诵卷通。扣磬一下。闻者肃然。且其诵声如清流激韵。听者忘疲。所以幽明往者屡有祥感。一时患水腹胀如鼓。更无余求。唯念般若。一夜正诵经次。腹忽如裂水出滂流。及试手寻洪肿顿消。病忽失所。斯所谓转障轻受者也。昔朱粲贼扰。唯悦守山。盗来求减以惠给余。更重取煮而不熟。惭而返之。他日又来将加害命。悦坐地不动曰。害吾止此。吾欲自见寺舍取尽。遂放令引路。行数步又坐曰。吾沙门也。非引路之人。浮幻形骸任从白刃。贼奇其高尚也。送还本寺。悦一生不衣蚕衣。唯服麻布。汉阳王至山。睹悦风仪秀眉

蕴服。请受戒品。又遗厚供一无所受。王作大布三衣一袭以奉之。因问何不着缯帛耶。答曰。蚕衣损命。乖忍辱之名。布服俭素。表慈悲之相。王曰。仲由不耻夫子见称。沙门慈忍固其然也。悦步影而食。少差虚嗽。食留一分。以资飞走沈泳之属。故慈善所熏。或飞来肩上。或浮泊手中。虽衣弊服而绝无蚤虱。时又巡村乞虱养之。诫勿令杀。悦居山五十余年。春秋七十二矣。终于岩所。永徽中。有人于青溪见一僧。擎锡跣足。自云般若师。言已不见。然生存常诵般若。故人咸号焉。

释慧耀。姓岐。襄阳人。少沉密。讷言敏行。人共重之。受具后历游访道。至郑川命师所。又往衡岳思师所。咸伏膺请益观用清明。思公于众曰。公于实相观善有玄趣。居山数年。值思长往。欲绝迹武当以希素尚。行至巴丘曰。此地禅律罕闻。可随行化。有江陵导因道懿法师。闻志焉相携。西上居导因寺。积十四年不出户庭惟味禅静。及智顗返乡。叹为故乡不乏贤友足为模楷遗法也。因是道俗稍来礼谒。耀杜门密行不偶时俗。以仁寿二年。暮告人曰。吾不愿恼此众僧。欲往内华寺可以闲放。众固留不许。至三年二月有疾。见思命二师来迎。至三月六日跏坐直身而卒。年七十九。遂葬于内华。未终前。寺中三十余人。咸梦宝刹倾倒。及明异口同音而说之。昔日导因。今天皇寺是也。见有柏殿五间两厦。梁右军将军张僧瑶。自笔图画。殿其工正北卢舍那相好威严。光明时发。殿前五级亦放光明。祥征休咎故不备述。由此奇感聊附此焉。

释道辩。齐人。住泰山灵岩寺。居无常所。游行为任。经史洞达偏解数术。以大业年中来游襄部。年过七十。又与同邑僧神辩。相随杖策。登临眺望山水。多所表诣如曾闻见。行至禅居寺南岭望云。此寺达者所营。极尽山势。众侣繁盛清肃有余。如何后锐于前起阁。寺僧非唯寡少。更增諠诤。相接曾未经涉。恰如其言。于是盘游诸寺。备陈胜负。莫不幽通前识鉴彻精灵。又至诸墓亦陈休咎。有士俗忘姓名。去者请为图其坟茔。巡历岘原示其一所曰。此中安墓足食丰财。入地三尺获粟一升。又深一丈获石二片五彩交映。斯曰财缘。依言掘凿果获粟石。遂行卜葬。至今殷有。襄州有袁山松者。博览经诰。时号儒宗。闻辩学广故来寻造。以杨子太玄王弼易道。用相探嘖。辩曰。杨王道术未足研寻。可赐愚徒无闻智者。松勃然变色。笑辩抑扬。辩曰。公学未周。信其前述。可除我固。当为指归。便引太玄经云。又于玄象偏所留心。曾不寝卧夜便露视。审宿度之所次。察孛彗之光景。便告人云。吾昔于裕法师所。学观七曜。告余云。晋朝道安。妙于此术。人虽化往遗文在焉。其所注素女之经。最为要举。恨失其本。如何得之。时有一僧偶然获本。请为披决。辩得欣然。即为销摘。此僧茫味情犹梦海。遂以惠之。辩曰。安目弥天。诚非虚称。

学统弥纶数术穷尽。此虽四纸文综无遗。要约包富灵台所尽。于时月临井宿。便云。事在西楚。可告道俗。宜营水备。不盈两夕汉江大涨。汎溢襄邑城隍将没。预见之明其类若此。所得财物并用市金。将事合丹拟延其寿。人告来盗不可行之。便云。盗假遁甲六丁。吾明此术。常以月朔加气。何得相欺。吾不畏也。以义宁年。与神辩南游岭表。不知所往。

释慧琳。姓薛。绵州神泉人。以隋初隐于建明寺。清虚守静与物不群。寺有塑像常在供养。像为生须三十六枚。大业末年。扫一古坟。竖二竹竿云。是天眼。后忽拔一云。弘农扬为魔所拔也。不久义宁嗣历。有时着复衣夏坐坟上。日虽炎赫身无热状。口虽涉道形同于俗。言谈之次以理居先。雒县先有育王浮图。琳忽一时历村借车三百乘。云欲向雒县迎浮图于此安置。未经旬日遂被火烧。武德年中。潜伏草野。人莫知也。彼有杨祐师不测何人。直往草中相见。曾生未面宛若旧朋。各云。别来八百年矣。曾为人咒病得差。病者令女赍裙以施。女遂留衣送直。琳遥见谓曰。但将裙来我不须钱。女惊其圣。以贞观四年示从物故。

释洪满。姓梁。安定人。在俗年十五遇时患。双足挛躄。常念观音经三年。忽有僧执澡罐。在前立不言。问曰。师从何来。答曰。以檀越常唤所以来。满扣头问曰。弟子往何罪报。今施此挛躄。僧曰。汝前身拘缚物命。余殃致尔。汝但闭目。吾为汝疗之。满随言冥目。但觉两膝上各如拔六七寸。丁却既了。开目将欲谢恩。失僧所在。起行如故。满乃悟是观音。因尔精诚誓不妻娶。后忽自通禅观。安坐不动。乃经三日七日者。开皇初元变俗从道。住救度寺。大业融并入居法海。贞观十三年卒。春秋八十三矣。

释慧聪。姓王。出家已后游行斋讲。手不释卷。寻经旨趣心自欣跃。苦形节食行知足行。自云。法华经。常不轻菩萨。不专读诵经典。但行礼拜四众。尚得六根清净。我何为不礼诸佛世尊。即于别院闭门。常礼万五千佛。依经自唱。一一礼之。寺僧怪其所作。于壁隙伺之。见礼拜头下天龙八部等亦头下。数数非一。诸人来其院者。无不心战走出。恒闻异香蔚蔚尔。及死在。贞观年中院绝人往。每夜常闻弹指礼拜行道等相。

释法通。姓关。京兆鄠人。小出家。极尫弱。随风偃什似任罗绮。由是同侣颇轻之。通辄流泪。一朝对观音像慨慷曰。通闻菩萨圣鉴所愿克从。乞垂提诱免斯轻侮。因斯诵观音经昼夜不舍。后岁余归本生觐母。旦食讫。假寐于庭树下。少间口中涎沫流液。向有三升。母以为物忤。遽呼觉问。何事如此。通曰。向见有人遗三驴驮筋。通啖始一驴。娘呼遂觉。余二失之。自尔觉身力雄勇肌肤坚[革*卬]。密

举大木石不以为重。寺有僧戡者。膂力之最。通窃取袈裟安在柱下。戡初不见。谓是神鬼所为。通笑为举梁抽取。戡大骇服。有大石臼重五百余斤。通于南山负来供僧用。今见在贮水施禽鸟。隋高祖重之。有西蕃贡一人。云大壮。在北门试相扑无得者。帝颇恧之云。大隋国无有健者。召通来令相扑。通曰。何处出家人为此事。必知气力。把手即知。便唤彼来。通任其把捉。其人努力把捉。通都不以为怀。至通后捉。总揽两手急搦。一时血出外濽。彼即蟠卧在地乞命。通放之曰。我不敢杀捉。恐尔手碎去。于是大伏。举朝称庆京邑弄力者闻而造之。通为把豆麦便碎。倒曳车牛却行。当时壮士命为天力士也。炀帝末。避乱隐南山。乃负一具硙并犊子。大神通也。未几丁母忧出山归葬。事了返山。虽力兼百夫。未曾忤物。精诚节约。时辈推之。以武德初卒。春秋五十六。

释慧因。姓张。清河武城人。昔依贤法师。后以雅志卓然众所推伏。欲屈知寺任。遂巡于蜀川询求禅律。访无夷险必往参请。唐运大通。自蜀而返。于时州别一寺。但三十僧。因即其一。持维志节终始无忘。后为开圣本寺。去荆五十余里。山薮旷迴阻绝风烟。乃独止此山草庵兰若。二十余载。四远咸依。昔智者遗言。今宛符会。贞观十九年大旱。而寺石泉独无有竭。乃自负水外给。飞走由斯获济。江陵令卢行余。承闻往之。索水饮马。因负而给之。行余谓少。颇出恚言。便遣马就寺。俄值群猪来。路人无敢犯。后有二人。寺北窃食辛肉。虎来拥绕哮吼。将啖其人。得急逃窜无方。因闻往救。虎乃潜退。斯戒德慈明为若此也。法华一部。毗尼戒本。行往常诵。未忘心口。年七十五。卒于本寺。

释法施。姓江。武当人。少而弘直。神智难测。形无定方。出处不滞。游巴陵显安寺。娑罗树下宴默。而人亦莫之顾也。依荆南记云。晋永康元年。僧房床下忽生一树。随伐随生。如是非一。树生逾疾。咸共异之。置而不剪。旬日之间植柯极栋。遂移房避之。自尔已后。树长便迟。但极晚秀夏中方有花。叶秋落与众木不殊。多历年稔人莫识也。后外国僧见攀。而流涕曰。此娑罗树也。佛处其下涅槃。吾思本事所以泣耳。而花开细白不足观采。元嘉十一年。忽生一花。形色如芙蓉树。今见在此。亦一方之奇迹也。隋末丧乱。称兵非一。萧铣时为罗县令。施拊背指巴陵城曰。此天子城也。后果王之米极平贱。施诫深藏。人不测其言。于后米斗直万五千。饥馁者众。如此记授来事若指诸掌。赵郡王伐伪梁。铣问。今事如何。施遗双铜筋。铣曰。令我同矣。遂举众归化。百姓咸赖。其德弘矣。尝于江陵北头陀。虎来床侧。人来语虎曰。佛子闭目。虎即低头闭目。斯遇猛兽如家犬者。斯人在斯。诵胜天王一部。静念出观诵而美之。而精进牢强越于常伍。后潜形高迈。

释慧岸者。未详何人。面鼻似胡。言同蜀汉。往来市里默言无准。人不之异。武德三年。科租至岷州。程期甚促。蜀人初不闻。谓在天外。人有僦购科索万钱。转更惊急。谓往鬼国被去者。皆为死计。散费资粮。为不行之计。岸于新繁市大笑曰。但去必见欢喜。捉负租拗折数枚。众人去至鹿头道逢敕停。此前言之验也。武德六年。辄复悲泣不能自禁。曰谁能见烦恼因。没水求死。众人争入水接之。乃端坐水底已卒。卒后其年亢旱不收。疫死众矣。

释法运。姓邓。荆州长林人。姿容挺秀。有拔群之美。至于算历五行。洞其幽致。传述楚二晦星。以运为一也。后值智旷禅师。诲以出俗之资。便削除俗玩。剃发入道。修学禅要志乐闲寂。别于开圣西北起一道场。如常观行不隔昏晓。尝诵七佛咒等救济。无不辄应。隋末虎暴摩顶曰。天下正乱百姓遑遑。汝可远藏莫为他厌。及八营贼主杨道生承名迎接安置供给。萧铣次立又加奉敬。所获施物即入悲敬二田。又于州内别置道场。号为龙归精舍。铣乃请问兴亡。答曰。贫道薄德不得久为善友。时不测其言也。不久赵郡王恭溯游兵至。又加顶谒兵。又东下图像随身。又留一影令运慈属。允所谓道德之感动也。尝有信心士女。晨夕供施。妖邪鬼怪见必回心。社庙神祇悉参归戒。以武德中化往。春秋六十。葬于开圣寺智旷禅师塔侧。

贞观年中。辽西柳城靺鞨名帝示阶者。年十八时逃入高丽。拾得二寸许铜像。不知何神明。安皮袋中。每有饮啖酒肉。拔出祭之。逢高丽捉获。具说我是北边靺鞨。不信谓是细作。斫之三刀不伤皮肉。疑是神人。问有何道术。答曰无也。唯供养神明而已。乃出示之。曰此我国中佛也。因说本末。看像背上有三刀痕。遂放之令往唐国。彼大有佛事。可咨问也。其人得信在怀深厌俗网。今在幽州出家。大聪明有仪止。巡讲采听。随闻便解。有疑录出。以问者皆深隐。远思者难之。

释智显。住辽州护明寺。少出家。戒操贞峻立操耿介。勇锐居怀。闻川闻见莫不高赏。专务坐禅。人不知其所诣。隋末贼起。川原交阵相推不已。动经旬朔。显于两阵以道和通。往返弥时。俱随和散。合郡同嘉。敬而重之。后与道俗十余行值突厥。并被驱掠。显遂隐身不见。后访得问。云我念观音不值贼。有同学在箕山守静。猎者夺粮顿尽。显远知之使人送米。其通幽解网非可究也。而任吹虚舟无所拘碍。每有苦处辄往救拔。是知大悲摄济随方利生。虽行位殊伦。而心焉靡异。不测其终。

释法聪。姓陈。住苏州常乐寺。初负帙周游法席参诣。随闻虽晓然未本意。意在息言。然言为理诠。事须博览。不着为本无得虚延。如灰除垢。灰亦须净。后往金陵摄山栖霞寺观顾泉石僧众清严。一见

发心思从解发。时遇善友依言度脱。遂诵大品不久便通。又往会稽。听一音慧敏法师讲。得自于心荡然无累。贞观十五年。还杭苏等州。开导集众。受道者三百余人。自尔华严涅槃相续二十余遍。贞观十九年。嘉兴县高王神。降其祝曰。为我请聪法师受菩萨戒。依言为授。又降祝曰。自今以往酒肉五辛一切悉断。后若祈福可请众僧。在庙设斋行道。又二十一年。海盐县鄮阳府君神。因常祭会。降祝曰。为我请聪法师讲涅槃经。道俗奉迎幡花相接。遂往就讲。余数纸在。又降祝曰。蒙法师讲说。得禀法言。神道业障多有苦恼。自听法来。身鳞甲内细虫啖苦已得轻升。愿道俗为我稽请法师。更讲大品一遍乃不违之。显庆元年冬。谓弟子曰。吾不久舍报。可施诸禽鸟。而恒讲不辍。后讲于高座上。尘尾忽堕而终。春秋七十一矣。

释僧明者。不知何人。在五台娑婆古寺。所营屋宇二十余间。守一切经。禅诵为业。自云。年十七时从师上五台。东礼花林山访文殊师利。至一石谷。渐深见有石臼木杵。又见两人形大无影眉长披发眼睑上掩。师便顶礼请救。其人曰汝谷臭小远从何来。答昭果寺僧。习禅乐道。隐在娑婆已数十年。然食五谷愿真人救苦报。曰待共众议。须臾更一人来。长大著树皮衣。云汝来已久。可遂我至寺。行大石侧。忽见山谷异常廊院周绕状若天宫。有十四五人同坐谈笑。问所来方。言议久之。送出后重寻失路。还旧业定。以贞观十六年卒。八十一矣。今娑婆寺二甎塔存。

释明隐者。少习禅学。次第观十一切入。在中台北木瓜谷寺三十年。唯以定业余无所怀。又往佛光山寺七年。又住大孚寺九年。志道之徒相从不绝。道俗供事填委山林。永徽二年。代州都督。以昭果寺僧徒事须纲领。追还寺任。辞不获免。龙朔元年十月。卒于此寺。端坐熙怡如在久定。其五台山有故宕昌寺。甘泉美岫往而忘返。有僧服水得仙。身如罗縠。明见藏府骨髓。武德年末行于山泽。今村中父老目者十余人说之。五台山者。斯为神圣所憩。中台最高。所望诸山并下。上有大泉名曰太华。傍有二塔。后诸小石塔动有百千。云是孝文从北恒安至此所立。石上人马大迹俨然如初。从中台东南三十里。至大孚灵鹫寺。南有花园。前后遇圣。多于此地。有东西二道场。中含一谷西北上八里许。有王子烧身塔。寺元是齐帝第三子。性乐佛法思见文殊。故来山寻。如其所愿烧身供养。因而起塔。所将内侍刘谦之。于此寺中七日行道。祈请文殊。既遇圣者掩复丈夫。晓悟华严经义。乃造华严论六百卷。今五台诸寺收束犹有三百许卷。近龙朔中。主人令会昌寺僧会赜。两度将功德物往彼修补塔尊仪。与五台县官同往。备见圣迹。异香钟声相续不绝。

释法空者。不知何人。隋末任雁门郡府鹰击郎将。时年四十。欻

自生厌离。见妻子家宅。如牢狱桎梏。志慕佛法情无已。已总召家属曰。吾为尔沈日久矣。旦夕区区。止是供给。可各自取计。吾自决矣。便裹粮负襆独诣台山。饥则餐松皮柏末。寒则入穴苫覆。专思经中要偈。亦无所参问。时贼寇交起。追击攸归。府司郡官所在追掩。将至禁所。正念不语。志逾慷慨。跏坐不动不食不息已经五日。守令以下莫不惊愕。因放之任其所往。一坐三十余载。禽兽以为亲邻。妻子寻获欲致粮粒。空曰。吾厌俗为道。以解脱为先。自今以往愿为善知识。非尔缠缚吾何解之。更不须相见。于是遂绝。幽居日久每有清声。召曰空禅。如是非一。空知是自心境界以法遣之。后遂安静。初学九次。以禅用乃明。终为对碍。遂学大乘离相。有从学者。并以此诲之。不知所终。

释明浚。姓孙。齐人。善章草。常以金刚般若为业。永徽元年二月十二日夜暴死。心上暖。周时方苏。说云。初有二青衣童子。将至王所。问一生作何业。浚答。但诵金刚般若经。王曰不可言。师可更诵满十万遍。明年必生净土。弟子不见师也。还令二青衣送至寺。浚自尔精苦倍百逾厉。至二年三月卒。寺众咸闻异香云。

释明解者。姓姚。住京师普光寺。有神明薄知才学。琴诗书画京邑有声。然调情敞恍。颇以知解自傲。于诸长少无重敬心。至于饮啖不异恒俗。会龙朔之中。征诸三教有能观国者策第宾王。解因此际往赴东都策第及之。行次将仕乃脱袈裟。吾今脱此驴皮。预在人矣。遂置酒集诸士俗。赋诗曰。一乘本非有。三空何所归云云。不久病卒。与友僧梦曰。解以不信。故今生恶道甚患饥渴。如何不以故情致一食耶。及觉遂列食于野祭之。又梦极惭愧云云。又下梦于画工先来同役者曰。我以不信敬生处极恶。思得功德无由可办。卿旧与相知。何为不能书一两卷经耶。又遗其诗曰。握手不能别。抚膺聊自伤。痛矣时阴短。悲哉泉路长。野风惊晚吹。荒隧落寒霜。留情何所赠。惟斯内典章。画工不识书。令诵十八遍已便去。遂觉向诸僧俗说之。嗟乎明解可惜一生妄存耶。我自陷千载。斯谓徒生徒死。大圣岂虚言哉。贞观中。洺州宋尚礼者。薄学有神明。好为谲诡诗赋。罢县还贫无食。好乞贷至邺戒德寺贷粟。数与不还。又从重贷不与之。因发愤造悭伽斗赋。可有十纸许。加饰庄严悭态时俗。常诵以为口实。见僧辄弄。亦为黄巾所笑。及礼将死。谤毁自当。两目圆赤。见者咸畏。吁嗟扰攘。少时而绝。

释法冲。字孝敦。姓李氏。陇西成纪人。父祖历仕魏齐故。又生于兖部。冲幼而秀异傲岸时俗。弱冠与仆射房玄龄善。相谓曰。丈夫年不登五品者。则共不仕。为逸人矣。冲年二十四。果为鹰扬郎将。遭母忧读涅槃经。见居家迫迮之文。遂发出家心。听涅槃三十余遍。

又至安州暠法师下。听大品三论楞伽经。即入武都山修业。年三十行至冀州。贞观初年。下敕有私度者处以极刑。冲誓亡身便即剃落。时峄阳山多有逃僧避难资给告穷。便造诣州宰曰。如有死事冲身当之。但施道粮。终获福祐。守宰等嘉其烈亮。昌网周济。乃分僧两处。各置米仓可十斛许。一所徒众四十余人纯学大乘并修禅业。经年食米如本不减。一所有五六十人才经两日。食米便尽。由不修禅兼作外学。冲告曰。不足怪也。能行道者。白毫之惠耳。盖利由道感。还供道众。行殊道业理固屡空。于时逃难转多。复弊霖雨。无处投止。山有大岩。猛兽所居。冲往诣岩穴。告曰。今穷客相投可见容不。虎乃相携而去。遂咸依之。仍听华严等经及难解。重至安州。有道士蔡子晃者。闲习内外款狎僧伦。道俗盛集僧寺。乃令晃开佛经。冲曰。汝形同外道。邪述缠怀。苟讲佛经终归名利。我道俗无名要惟释子身既在此毕不得行。早可识机无悔于后。晃闻默然逡巡而退。尔时大众叹曰。护法菩萨斯其人哉。冲以楞伽奥典沉沦日久。所在追访无惮夷险。会可师后裔盛习此经。即依师学。屡击大节。便舍徒众任冲转教。即相续讲三十余遍。又遇可师亲传授者。依南天竺一乘宗讲之。又得百遍。其经本是宋代求那跋陀罗三藏翻。慧观法师笔受。故其文理克谐行质相贯。专唯念惠不在话言。于后达磨禅师传之南北。忘言忘念无得正观为宗。后行中原。惠可禅师创得纲纽。魏境文学多不齿之。领宗得意者时能启悟。今以人代转远纰缪后学。可公别传略以详之。今叙师承以为承嗣。所学历然有据。达磨禅师后。有惠可惠育二人。育师受道心行口未曾说。可禅师后。粲禅师。惠禅师。盛禅师。那老师。端禅师。长藏师。真法师玉法师(已上并口说玄理不出文记)可师后。善师(出抄四卷)丰禅师(出疏五卷)明禅师(出疏五卷)胡明师(出疏五卷)远承可师后大聪师(出疏五卷)道荫师(抄四卷)冲法师(疏五卷)岸法师(疏五卷)宠法师(疏八卷)大明师(疏十卷)不承可师自依摄论者。迁禅师(出疏四卷)尚德律师(出入楞伽疏十卷)那老师后。实禅师。惠禅师。旷法师。弘智师(名住京师西明身亡法绝)明禅师后。伽法师。宝瑜师。宝迎师。道莹师(并次第传灯于今扬化)冲公自从经术。专以楞伽命家。前后敷弘将二百遍。须便为引。曾未涉文。而通变适缘。寄势陶诱。得意如一。随言便异。师学者苦请出义。乃告曰。义者。道理也。言说已粗。况舒在纸粗中之粗矣。事不获已作疏五卷。题为私记。今盛行之。初冲周行东川。不任官贯。频有度次。高让不受。年将知命有敕度人。兖州度抑令入度。隶州部法集寺虽名预公贯而栖泉石抚接遗逸为心房公位居台辅。作书召入。冲得题背曰。我于三界无所须。卿至三槐位亦极。公又重延。不守恒度。翻翔都邑。即弘大法晟动英髦。冠盖云蒸叹未曾有。中书杜正伦。亲位法席。详评玄义。弘福润法师初未相识。曰何处老大德。答兖州老小僧耳。又问何为远至。答曰。闻此少一乘。欲宣一乘教网漉信地鱼龙故至。润曰。斯实大心开士也。因行至大兴善寺。万年令郑钦泰。于寺

打人。冲止之曰。公勿于寺打人。泰曰。打人罪我自当。冲曰。道不自当可遣他受。然国家立寺。本欲安宁社稷。唯善行之。公今于寺打人。岂名为国祈福。泰即礼谢。又三藏玄奘不许讲旧所翻经。冲曰。君依旧经出家。若不许弘旧经者。君可还俗。更依新翻经出家。方许君此意。奘闻遂止。斯亦命代弘经护法强御之士。不可及也。然冲一生游道为务。曾无栖泊。仆射于志宁曰。此法师乃法界头陀僧也。不可名实拘之。显庆年言旋东夏。至今麟德年七十九矣。

## 续高僧传卷第二十八

感通篇下　正传四十五　附见二人。

隋京师大兴善寺释僧世传十六。

隋京师静觉寺释法周传十七(景晖)

隋京师延兴寺释慧诞传十八。

隋京师大兴善寺释智光传十九。

隋京师弘善寺释智教传二十。

隋京师沙门释圆超传二十一。

隋京师光明寺释慧藏传二十二(法顺)

隋京师大兴善寺释宝宪传二十三。

隋京师胜光寺释法朗传二十四。

隋京师真寂寺释昙遂传二十五。

隋京师大兴善寺释昙观传二十六。

隋京师延兴寺释灵达传二十七。

隋京师大兴善寺释僧昕传二十八。

隋京师空观寺释玄镜传二十九。

隋京师弘济寺释智揆传三十。

隋京师胜光寺释僧范传三十一。

隋京师净影寺释宝安传三十二。

隋京师仁觉寺释宝岩传三十三。

隋京师无漏寺释明驭传三十四。

隋京师大兴善寺释道生传三十五。

隋京师胜光寺释法性传三十六。

隋京师沙门释辩寂传三十七。

隋京师大兴善寺释静凝传三十八。

隋京师扬化寺释法楷传三十九。

隋京师转轮寺释智能传四十。

隋京师真寂寺释昙良传四十一。

隋京师静法寺释智嶷传四十二。

隋京师沙门释道嵩传四十三。

隋京师净影寺释道颜传四十四。

隋京师净影寺释净辩传四十五。

释道密。姓周氏。相州人。初投耶舍三藏。师习方艺。又从邺下博听大乘。神思既开理致通衍。至于西梵文言继迹前烈。异术胜能闻诸齐世。隋运兴法翻译为初。敕召入京住大兴善。师资道成复弘梵语。因循法本留意传持。会仁寿塔兴铨衡德望。寻下敕召。送舍利于同州大兴国寺。寺即文帝所生之地。其处本基般若尼寺也。帝以后魏大统七年六月十三日。生于此寺中。于时赤光照室流溢外户。紫气满庭状如楼阙。色染人衣。内外惊禁。奶母以时炎热就而扇之。寒甚几绝。困不能啼。有神尼者名曰智仙。河东蒲阪刘氏女也。少出家有戒行。和上失之。恐其堕井。见在佛屋。俨然坐定。时年七岁。遂以禅观为业。及帝诞日。无因而至。语太祖曰。儿天佛所祐。勿忧也。尼遂名帝为那罗延。言如金刚不可坏也。又曰。此儿来处异伦。俗家秽杂。自为养之。太祖乃割宅为寺。内通小门。以儿委尼。不敢名问。后皇妣来抱。忽见化而为龙。惊遑堕地。尼曰。何因妄触我儿。遂令晚得天下。及年七岁告帝曰。儿当大贵从东国来。佛法当灭由儿兴之。而尼沉静寡言。时道成败吉凶。莫不符验。初在寺养帝。年十三方始还家。积三十余岁略不出门。及周灭二教。尼隐皇家。内着法衣。戒行不改。帝后果自山东入为天子。重兴佛法。皆如尼言。及登祚后。每顾群臣。追念阿阇梨以为口实。又云。我兴由佛法。而好食麻豆。前身似从道人里来。由小时在寺。至今乐闻钟声。乃命史官王劭。为尼作传。其龙潜所经四十五州。皆悉同时为大兴国寺。因改般若为其一焉。仁寿元年。帝及后宫。同感舍利。并放光明。砧磓试之宛然无损。遂散于州部。前后建塔百有余所。随有塔下皆图神尼。多有灵相。故其铭云。维年月。菩萨戒佛弟子大隋皇帝坚。敬白十方三世一切三宝弟子。蒙三宝福祐。为苍生君父。思与民庶共建菩提。今故分布舍利。诸州供养。欲使普修善业同登妙果。仍为弟子。法界幽

显。三涂八难。忏悔行道。奉请十方常住三宝。愿起慈悲。受弟子等请。降赴道场证明弟子。为诸众生发露忏悔。文多不载。密以洽闻之誉。送此寺中。初下塔时。一院之内光明充塞。黄白相间兼赤班气。旋绕朗彻。久而乃灭。道俗内外咸同一见。寺有四门。门立一碑。殿塔廊庑及以生地。庄严绮丽晃发城邑。仁寿之末。又敕送于郑州黄鹄山晋安寺。掘基至水。获金像一躯。高尺许。仪制特异。正下塔时。野鸟群飞旋绕塔上。事了便散。又见金花三枚腾空久之下没。基内又放萤光。后遂广大。绕塔三匝。寺本高显素无泉水。洎便下汲。一夕之间去塔五步。飞泉自涌有同浪井。广如王劭所纪。及大业伊始。从治雒阳。上林园中置翻经馆。因以传译。遂卒于彼所出诸经如费氏录。

释智隐。姓李氏。贝州人。即华严藏公之弟子也。自少及长。遵弘道义。慧解所传受无再请。而神气俊卓雅尚清虚。时复谈吐。听者忘倦。开皇七年。敕召大德。与藏入京住大兴善。通练智论阿毗昙心及金刚般若论。明其窟冗。至十六年。以解兼伦例须有绍隆。下敕补充讲论众主。于经藏寺还扬前部。仁寿创福。敕送舍利于益州之法聚寺。寺即蜀王秀之所造也。道适邛蜀。开化弥昌。倾其金贝。寻即成就。晚又奉送置塔莘州。天雨异花人得半合。又放紫光变为五色。盲者来忏欻获双目。舍杖而归。风躄等病其例皆尔。及将下瘗。天雨银花。放白色光前后非一。正入塔时。感五色云下覆函上。重圆如盖。大鸟六头旋绕云间。闭讫俱散。隐以事闻。帝大悦。付于著作。卒于京室。

阇提斯那。住中天竺摩竭提国。学兼群藏。艺术异能通练于世。以本国忽然大地震裂。所开之处极深无底。于其坼侧获一石碑。文云。东方震旦国名大隋。城名大兴。王名坚意建立三宝起舍利塔。彼国君臣欣感嘉瑞相庆希有。乃募道俗五十余人。寻斯灵相。初发祖送并出王府。路远贼掠。所遗荡尽惟余数人。逃窜达此。以仁寿二年至仁寿宫。计初地裂获碑之时。即此土开皇十四年也。行途九载方达东夏。正逢天子感得舍利诸州起塔。天祥下降地瑞上腾。前后灵感将有数百。阖国称庆佛法再隆。有司以事奏闻。帝以事符大夏陈迹东华。美其远度疑是证圣。引入大宝殿。躬屈四指顾问群僚。解朕意不。佥皆莫委。因问斯那。又解意不。答曰。檀越意谓贫道为第四果人耶。实非是也。帝甚异之。乃置于别馆。供给华重膳夫以酒酵和面拟为[麸-夫＋并]调候时不起因以问那。答曰。此不合食。便用水溲煮之。与常酵者不异。上问。今造灵塔遍于诸州。曹陕二州特多祥瑞。谁所致耶。答曰。陕州现树地藏菩萨。曹州光花虚空藏也。又问。天花何似。答曰。似薄云母。或飞不委地。虽委地而光明奇胜。帝密以好云母及所献天花各一箱。用示诸人。无有别者。恰以问那。那识天花而

退云母。及献后云崩。空发乐音。并感异香。具以问由。答曰。西方净土名阿弥陀。皇后往生。故致诸天迎彼生也。帝奇其识鉴。赐绵绢二千余段。辞而不受。因强之。乃用散诸福地。见感应传。

释明诞。姓史。卫州汲人。律仪行务履顾前贤。通十地地持。赴机讲解。摄大乘论弥见弘演。后入京住胜光寺。温柔敦厚姓无迫暴。有敕召送舍利于襄州上凤林寺基趾。梁代雕饰隋初显敞。高林跨谷连院。松竹交映泉石相喧。邑屋相望索然闲举。有游览者皆忘返焉。文帝龙潜之日。因往礼拜乞愿弘护。及践宝位追惟往福。岁常就寺广设供养。仍又改为大兴国寺。及诞之至彼安厝塔基。寺之东院凿地数尺获琉璃瓶。内有舍利八枚。聚散呈祥形质不定。或现全碎显发神奇。即与今送同处起塔。又下穿掘得石。铭云。大同三十六年已后。开仁寿之化。依检梁历有号大同。至今岁纪仿佛符会。诞欣感嘉瑞。乃表奏闻。寺有金像一躯。举高丈六。面部圆满相仪充备峙于堂内。众鸟无敢践足。庭前树碑。庾信文萧云书。世称冠绝。诞历览徽猷。讲授相接。终于本寺。

释明璨。姓韦。莒州沂水人。十岁出家。二十受具。中途寻阅备通经史。禀性调柔初不陈怒。未及三夏频扬成论及涅槃经。值废教隐伦避世林泽。还资故业重研幽极。周宣创开陟岵。慧远率侣登之。璨时投足归师诸部未久深悟。遂演于世。讲徒百数心计明白。开隐析疑善通问难。精虑勃兴未曾沈息。加又福德所被闻见欣然。敕召入京住大兴善。仁寿初岁。召送舍利于蒋州之栖霞寺。今之摄山寺也。本基灵异前传具详。而璨情存传法。所在追访。乃于江表获经一百余卷。并是前录所遗。及诸阙本。随得福利处处传写。末住大禅定寺。弘法为务。春秋良序频往蓝田。登山临水。欣其得性唐初卒。

释慧重。姓郭。雍州人。志干威棱不怯邪障。鬼神林屋闻有栖止无往不降。净持戒地明解摄论。履游名教清迥不群。住大兴善。博综机要荣达叙顾。辩章言令写送有法。仁寿置塔。敕召送舍利于泰山之岱岳寺。初至放光。乃至入塔相续流照。岳上白气三道下流。至于基所。岳神庙门无故自开。如是者三。识者以为神灵归敬故也。四年建塔。又送于隆州禅寂寺。初至设斋。忽有野鹿。从南山下度嘉陵江直趣塔所。人以手摩自然依附。乃至下讫其鹿方去。夜放大光在佛堂上。焰高数丈青赤流集。众人同见。三日打刹。合州喜舍。紫云覆塔。雨金银花遍于城邑。其收得者乃有五色相镂。又获舍利五枚于天花上。浮泛旋转合散随心。州内修梵寺先为文帝造塔。有一分舍利。欲与今塔。同日下基。其夜两塔双放光明。朗照幽显至晓方灭。同睹此瑞无数千人。将下之晨又雨银花。变转非一。重还京室。改革前度专修禅悔。昼夜十有二时。礼五十三佛。余则加坐正念。毕世终业。

释宝积。姓朱。冀州条人。割略爱网访道为任。浮游靡定不存住止。齐亡法毁潜隐太山。回互鲁兖乃经年稔。开皇十四寺。隋高东巡候驾请谒。一见便悦。下敕入京住胜光寺。讲扬智论及摄大乘。而体量虚廓不计仇隙。曾有屏毁达其耳者。解衣遗之曰。卿见吾过。真吾师友。仁寿初年。敕送舍利于华岳思觉寺。寺即左仆射杨素之所立也。初下之晨。云垂四布雪满山邑。天地奄暗逼目无见。及期当午忽尔天清日朗。现五色云于塔基上。去地五丈。圆如轮盖。遥有见者。望其盖上朱光赫奕。团团直上远连天际。暨于覆了云合光收。还如晨旦。积后卒于京室。

释道端潞州人。出家受具。听览律藏。至于重轻开制铨定纲猷。雅为宗匠。晚入京都住仁法寺。讲散毗尼神用无歇。时程俊举后学钦之。加复体尚方言梵文书语。披叶洞识了其深趣。勤心护法匡摄有功。仁寿中年。敕送舍利于本州梵境寺。初入州界。山多无水。忽有神泉涌顶。流者非一。旧痾夙痼饮无不愈。别有一泉病饮寻差。若咽酒肉必重发动。审量持戒永除休健。端以事闻后还京寺。常乐弘演。终于本寺。

释道璨。恒州人。慧学如神。钻求摄论华严十地。深疑伏旨解其由绪。志尚幽静不务奢华。重义轻财自小之大。后入关辇便住胜光。访道求贤栖遑靡托。仁寿起塔。敕召送舍利于许州辩行寺。初至塔寺。堂中佛像素无灵异。忽放大光通烛院宇。舍利上踊金瓶之表。又放光明绕瓶旋转。既属炎热。将入塔时感云承日。覆讫方灭又于塔侧造池供养。因获古井。水深且清轻软甜美。举州齐调一从此井而无竭浊。莫不嗟叹。璨后不测其终。

释明芬。相州人。齐三藏耶舍之神足也。通解方俗妙识梵言。传度幽旨莫匪喉舌。开皇之译。下敕追延。令与梵僧对传法本。而意专捡失好住空闲。味咏十地言辄引据。问论清巧通滞罕伦。仁寿下敕。令置塔于慈州之石窟寺。寺即齐文宣之所立也。大窟像背文宣陵藏中诸雕刻骇动人鬼。芬引舍利去州三十许里。白云郁起从寺至舆长引不绝。耿耿横空中有天仙飞腾往返。竟日方灭。明旦将晓还有白云长引来迎。云中天仙如昨无异。人众同见倾目叵论。识者以为石窟之与鼓山连接密尔。竹林仙圣响应之乎。既至山塔。东面有泉。众生饮皆病愈。芬后卒于兴善。所著众经。如费氏录。

释僧盖。恒州人。曾游太原。专听涅槃。晚至洛下还综前业。盖闻经陈念慧摄虑为先。遂废听业专思定学。陶思既久弥呈心过。遂终斯习后入京师周访禅侣。住大兴善。垂帷敛足不务世谈。近局异乘略不沾口。吐言清远鲜不高之。仁寿二年。敕送舍利于沧州。四年又敕送于浙州之法相寺。初营石函本惟青色。及磨治了变为鲜锦。布彩铺

发。又见僧形但有半身。及晓往观僧变为佛。光焰神仪都皆明着。又现三字。云人王子也。佛前又现雄鸡之象。冠尾圆具或现仙凤天人诸相甚众。南乡县民多业屠猎。因瑞发心受戒永断。后于他日有采柴者。于法相寺南见有朴树。乃生奇异果。仅有百颗。其色红赤如莲欲开。折取二枚来用供塔。官庶道俗千有余人。同往折取。味如蒲桃。并果表奏。帝惊讶其瑞盖。后住禅定寺。唐初即世九十余矣。

释昙瑎。江都人。少学成实兼诸经论。涅槃大品包蕴心目。虽讲道时缺。而以慧解驰名。每往法筵亟陈论决。征据文旨。学者惮焉。常读经盈箱满[止/夂/木]。记注幽隐追问老耄。皆揖其精府反启其志。瑎乃为斟酌通问盘梗。自江左右历览多年。传誉不爽实钟华望。炀帝昔为晋王。造寺京室诸方搜选。延瑎入住。内史令萧琮。合门昆季祖寻义学。屈礼归心奉以家僧。携现大小常处第内。晨夕欢娱。讲论正理惟其开悟。仁寿之末。敕送舍利于熙州环谷山山谷寺。古传云。昔有齐人郭智辩。数游环山之阳。世俗重之。因以名焉。此寺即萧齐高帝之所立也。林崖重映松竹交参。前带环川北背峻岭。江流萦绕寔为清胜。瑎巡此地仍构塔焉。初正月内当拟基处。屡放金光如一綖许。十余日中然后方息。舍利恰到如即置基。先不相谋若同合契。皆大庆也。又初到治。天本亢阳。人物燋渴。夜降大雨高下皆足。无不赖幸。又放赤光流瞩如火。行道七夕又放大光。被诸山也。五千余人咸蒙斯瑞。及忏罪营福不可胜言。晚承故业。迄于隋运。后住弘善。以疾而终。春秋八十有三。武德初矣。

释道贵。并州人。华严为业。词义性度宽雅为能。而于经中深意。每发精彩。有誉当时。加以闲居放志。不涉烦扰。市肆俳优未曾游目。名利贵贱故自绝言。精洁守素清真士也。晚在京师住随法寺。拥其道德闲守形心。及建塔之初下敕流问。令送舍利于德州会通寺至治之日放赤光明如大瓮许久之方灭。有一妇人躄疾多载。闻舍利至舆来塔所。苦心发愿乞蒙杖步。依言立愈。疾走而归。将下塔时。忽有大鸟十二形相。希世不识名目次第行列旋绕空中。正当塔上。覆讫方逝。贵后镇业京辇不测其终。

释僧顺。贝州人。习学涅槃。文疏精核。志勤策立。堪胜艰苦。常乐弘法于囹圄中。无缘拘絷假诉良善。文书既效方便雪他。投身桎梏情志欣泰。监狱者愍斯厄苦将欲解免。方取经疏铺舒详读。旁为囚隶说法劝化。事本无踪还蒙放释。出狱之日犹恨太早。有问其故。答曰。吾闻诸圣地狱化生。虽不逮彼且事微辙。开皇隆法。杖步入关。采访经术住玄法寺。及后造塔。敕召送舍利于宋州。初到宋城。市中古井由来碱苦。水色又赤。无敢尝者。及舍利至。色忽变白味如甜蜜。至造塔所。初放赤光又放白光通照寺内。七日辰时天雨白花。如

雪不落纷纷满空。及下塔时。白鹤九头飞翔塔上。下函既了。方乃北逝。顺后还京游寻行业。唐运初兴巡栖山世。年既迟暮欲事终心。行至霸川骊山南足。遇见古寺。龛窟崩坏形像纵横。即住修理。先有主护。乃具表请武皇特听。遂得安复。今之津梁寺是也。仆射萧瑀。为大檀越。福事所资咸从宋国。僧众济济有伦理焉。顺后卒于住寺。春秋八十余矣。

释法显。雍州扶风人。厥姓宁氏。生平志尚禅寂为宗。文字纸笔性不游履。沉默寡欲不为世累。其师法开。定门幽秘。殆是不测。元魏之末。住京兆王寺。与实禅师齐驾朝野。兼以简约清素。华贵倾属。显遇斯明匠承奉累年。传习师宗颇接微绪。住日严寺。仁寿末岁。置塔陇州。下敕令送。显发自帝京。奉舆至彼药王寺内。然寺去州一十余里。褊狭邪仄殊非形望。乃移近州北三王山下。背崖临水。高胜博敞。仍构大塔。放大光明。阖境同观。欣其罪灭。显因其所利。即而利之。广说法要。倾其心恼。当斯一会荣叹成諠。晚还入京聚徒综业。每年岁首受具者多。显为开发戒缘。鼓行坛忏。引聚清众即而惠之。后终时也。将八十矣。

释僧世。青州人。负帙问道无择夷险。观其游履略周方岳。而雄气所指锋刃难当。时地论是长偏爱喉舌丰词叠难。名闻齐鲁。开皇入京住兴善寺。长游讲会必存论决。仁寿下敕召。送舍利于莱州之弘藏寺。四年又敕送密州茂胜寺。行达青州停道藏寺。夜放赤光。从房而出直指东南。尔夜密州城内又见光明从西北来。相如火炬丛焰非一。绕城内外朗彻如日。预有目者无不同睹。后乃勘究方知先告。既至治所两夜放光。如前绕城朗彻无异。及世举瓶欲示大众。忽然不见。后至寺塔复放大光。通照寺宇。行道初日打刹教化。舍利二粒见于瓶内。及造石函忽变为金。如枣如豆。间错函底。余处并变为青琉璃。因具图表。帝大悦也。后还京不久寻卒。

释法周。不知何许人。状相长伟言语高大。涅槃摄论是所留神。稠会胜集每预登践。身相孤拔多或顾问。由是振名者。复系于德矣。初住曲池之静觉寺。林竹丛萃莲沼槃游。纵达一方用为自得。京华时偶形相义举。如周者可有十人。同气相求数来欢聚。偃仰茂林赋咏风月。时即号之为曲池十智也。仁寿建塔。下敕送舍利于韩州修寂寺。初造石函。忽有一鸽飞入函内。自然驯狎经久乃去。寺有塼塔四枚。形状高伟。各有四塔镇以角隅。青瓷作之上图本事。舍利到夜各放光明。如焰上冲。四方众皆一时同见。数数放光。至于未入空中。如绛长三丈许。诸佛圣僧众相非一。皆列其中。周后复往大禅定寺。唐运初基。为僧景晖于仁寿坊置胜业寺。召周经始。敕知寺任。又改坊名。还符寺号。初晖同诸僧侣住在长安。晚又变改常度形同俗服。栖

泊寺宇不舍戒业。言语隐伏时符谶记。高祖昔任岐州。登有前识。既承大宝。追忆往言图像立庙。爰彰徽号。自周积年处任。不事奢华。房宇趣充。僧事仅足贞观之始以疾而终。八十余矣。

释慧诞。雍州人。学究涅槃及通摄论。每登讲席有名京室。即昙延法师之学士也。住延兴寺。仁寿下敕召起塔于杭州天竺寺。住在灵隐山。林石岑竦实来仙圣。初构塔基。多逢伏石。掘得一所是古石函。傍推其际眇不可测。因用今造置古函中。大小和可宛如昔契。诞还本寺讲授寻常。虽非卓荦亦例能色。贞观初年卒于本寺。七十余矣。临终清言安话神色无异。顾诸法属深累住持。通告好住。怗然神逝。

释智光。江州人。尼论师之学士也。少听摄论大成其器。言论清华声势明穆。志度轻健鲜忤言诤。谦牧推下为时所重。开皇十年。敕召尼公。相从入京住大兴善寺。仁寿创塔。召送循州。途经许部。行出城南。人众同送舍利于舆忽放光明。高出丈余。倾众荣庆北至番州寄停寺内。其夜铜钟洪洪自鸣。连霄至旦。惊骇人畜。及至食时其声乃止。既达循州道场塔寺。当下舍利天降甘露塔边树上。色类凝苏。光白曜日。光还京室以法自娱。频开摄论有名秦壤。晚厌谈说归静林泉。寻还庐阜屏绝人事。安禅自节卒于山舍。

释智教。雍州人。习诵众经意存禅观。昼则寻读夜便坐默。萧散无为不存世累。住弘善寺闲居综业。仁寿中年。起塔秦州之永宁寺。下敕令送。既至塔所。夜逢布萨。异香如雾。屯结入门。合众同怪欣所闻见。又于塔上刹柱之前。见大人迹长尺二寸蹈深二分十指螺文圆相周备。推无踪绪。盖神瑞也。又降异云屯聚塔上。又雨天花状如金宝。又闻空中赞叹佛声。官民道俗相庆腾踊。教还本寺综业终年。

释圆超。观州阜城人。十地涅槃是其经略。言行所表必询猷焉。晚住京寺策名台省。仁寿末岁。下敕造塔于廉州化城寺。初达州西四十余里。道俗导引竞列长幡。南风劲利树林北靡。惟有幡脚南北相分。虽为风吹都不移乱。及初行道设二佛盘。忽有蜻蛉二枚各在盘上。相当而住。形极粗大长五寸许。色丽青绿大如人指。七日相续如前停住。行道既散欻然飞去。比后下塔还复飞来。填埋都了绝而不见。当下正中。塔基上空。五色庆云状如伞盖。方直齐正如人所为。云下见一白鹄翔飞旋转。事了俱散超还京室不测其终。

释慧藏。冀州人。初学涅槃后专讲解。禁守贪竞绝迹讥嫌。安详词令不形颜色。入京访道住光明寺。仁寿中年。敕召置塔于欢州。初至塔寺。行道设斋。当其塔上景云出见。彩含五色有若花盖。绮绣锦缋无以加焉。从午至酉方始隐灭。又延兴寺僧法顺者。听习涅槃善守

根禁。退让自节负德无傲。敕住江州庐山东林寺。置舍利塔。初至其地。耕者见光寻而掘之。获金铜弥勒像一躯。形质瑰异。即而供养。并不测其终。

释宝宪。郑州人。宝镇律师之学士也。童稚依止即奉科条。审量观能具承大法。受具之日但奉文言。至于行模并先具委。有师资焉有弘业焉。开皇之始。与镇同来住大兴善。威仪调顺言无涉俗。仁寿奉敕。置塔洪州。即豫章之故地。初向彼州。路由江阻。既失正溜泥泞不通。人力殆尽无前进理。程期又逼道俗遑惧。宪乃凭心舍利请垂通涉。忽降白鸟船前缓飞。乍来乍去如有引导。即遣随逐遂逢水脉。通夕泛舟安达无障。宪还京室。寻事卒也。

释法朗。蒲州人。学涉三藏偏镜毗尼。开割篇聚不阻名问。加复器用平直无受轻陵。决断刚正未私强御。后住胜光披究律典。经其房户莫不懔然。仁寿二年。敕召送舍利于陕州大兴国寺。寺即皇考武元本生处也。故置寺建塔。仰谢昔缘。初达州境。大通善法演业三寺。夜各放光。不知何来。而通照寺内朗彻无障。善法寺中见三花树形色分明四月二日灵胜寺中夜忽放光。五色彩云合成一盖。通变为紫。比灵舆入城。云盖方散。又有五色彩云。从干巽二处缠纠而来。至于塔上相合而住。及掘塔基下深五尺。获一异鸟状如鹦鹆。色甚青黄。巡行基趾。人捉无畏。唯食黄花。三日而死。又青石为函。忽生光影。表里洞彻现诸灵异。东西两面俱现双树。树下悉有水文生焉。函内西面现二菩萨。南边金色北边银色。相对而立。又二菩萨坐花台上。各长一尺并放红紫光明。函内南面现神尼像。合掌向西。函唇西面又见卧佛。右胁而偃。首北面西。函外东面双树间。现前死鸟倾卧。须臾起立。鸟上有三金花。其鸟西南而行。至卧佛下住立不动。凡此光相从巳至未形状俨然。命人图写。上纸素讫。方渐歇灭。及将下日。忽然云起。如烟如雾团圆翳日。又如车轮。云色条别。又如车辐轮辐。云色皆如红紫。人皆仰视其相叹怪希遇。藏瘗既了。天还明净失云所在。当斯时也寺院墙外咸见幡盖围绕。谓言他处助来供养。事了追问一无踪绪。朗庆斯神瑞。登即奏闻。晚还京师以疾而卒。

释昙遂。雍州人。初学大论。后味唯识。研精摄论选其幽理。每言三界虚妄。但是一心追求外境未悟难息。故得名称高远。有通美焉。然复慎守根门勤修戒检。住真寂寺掩关励业。仁寿中年。下敕送舍利于晋州法吼寺。初停公馆。放大光明照精舍门朗如金色。又放黄白二光。从道场出。久久乃灭。又从舍利舆所。至于塔基。而放瑞光。三道虹飞色如朝霞耿然空望。下塔之内又放光明。隐显时现。大都为言七日之内。瑞灵杂沓相仍不绝。还京服业。迄于唐运。八十余卒矣。

释昙观。莒州人。七岁出家。慕欣法字。及进具后寻讨义门。偏宗成实祛析玄滞。后以慧解乱神本也。乃返驾澄源摄虑岩壑。十六特胜弥所留心神咒广被锁殄邪障。高问周远及于天阙。开皇之始下敕征召。延入京室住大兴善。供事隆厚日问起居。屡上紫庭坐以华褥。帝亲供侍钦德受法。观宽厚敦裕言无浮侈。深得法忍。苦乐虚心故使名利日增而。素气常在。所获信施并入僧中。房宇索然衣钵而已。时俗流湎之夫。雅尚之也。仁寿中岁。奉敕送舍利于本州定林寺。初停公馆。即放大光。掘基八尺获铜浮图一枚。平顶圆基两户相对。制同神造雕镂骇人。乃用盛舍利安瓶置内。恰得相容州民禽巨海者。患哑六年闻舍利至。自书请瑞。见本一粒分为三分。色如黄金乍沈乍举。又见三佛从空而降。即能陈述词句如流。观还京都不委终事。

释灵达。恒州人。先在儒门备参经史。唯见更相图略。时有怀仁抱义。然复终沦诸有未免无常。乃释发道流希崇正轨。从远公学义。咸知大意。因即依随。三业无舍。及达之入京辇。慕义相从。晚住延兴。退隐自守。端敛身心终月禅默。衣食粗弊不希华美。仁寿中。敕召送舍利于本州龙藏寺。初定基趾闻有异香。渐渐芬烈随风而至遍于寺内。有民金玄瓒者。住在寺侧。先患鼻塞。二十余年莫知香臭。当于此日忽闻香气。惊寻至寺因尔齆差。又雨天花从空而下。光彩鲜净晃若金银。先降塔所后及寺院。道俗竞接轻薄如镂。下舍利讫有双白鹤。旋于塔上良久翔逝。达后连寻定业追访山世。不顾名实头陀林冢虽逢神鬼都不怖惮。大业之始终于墓丛。初不委之村人怪不乞食。就看已卒。加趺如在。因合床殓于杜城窟中。

释僧昕。潞州上党人。自骛道法津周听大小。逮诸禅律莫大登临。倾渴身心无席不赴而导戒愚智众通諠静。昕一其正度恭慎横经。聆其披析曾不忽忘。初众见其低目寡言绝杜论道皆号为矇叟也后有智者问其文理咸陈深奥。轻浮章句略不预怀。有问其故。答曰。勿轻未学妙德常藏。惟夫大觉方能静照。盛德明约可无细瑕。愚师轨物时有通悟。惟自两明殷鉴方取会不得以法累人致乖只奉。暨周灭二教逃隐泰山。大隋开法还归听习。游步洛下从学远公。十地涅槃咸究宗领。后入关住兴善寺。体度高爽不屈非滥。时复谈讲。辩词迅举抑扬有度。至于僧务营造情重勤切躬事率先担揵运涉。仁寿中岁。置塔毛州护法寺。下敕令送舍利初至公馆。有沙门昙义者。高行名僧。闻诸舍利皆放光明我等罪业一无所现。即解衣为忏烧指为灯。竟夕供养。明旦出光通属人物。又出金瓶回旋行道青赤。白光三色流照。经于信宿其光乃隐。四月七日初夜放光。赫赤欻然满佛堂内。须臾出户流照四檐。将入函时又放赤光。烈盛逾日。通夜又放照于函内。四月十日天花如雪从空乱下。五色相间人皆收得。又感异香微风普遍熏塞寺内。其函忽变为青琉璃。内外通彻。人以白绫周匝数重漫覆其函。又加甎

累灰泥其上。寻照其泥还如函色。又灰泥上画作十花。饰以金薄。及成就后唯一金色。余花皆采。未下塔前。有张世谦。清信士也。常持八戒远离妻孥。静室诵经。乃闻舆所梵赞之声出户看之。见有群僧各执香花绕旋供养。迫之遂失。又见天人持诸幡盖。及以香花东南飞来。当于塔上变成大云旋空良久。又见百余沙门在塔基上。执帚辇土以陪增者。比及明晨寂无所见。时经夏暑土地干燥。人　　　。应念即降。三四寸许。川野除烦。沙丘县民路如意者。回心信佛望见光相。路虽远映举目彻见寺僧五人在佛堂内。又闻塔边音乐赞叹声极亮远。重雨天花满四十里。塔基倍多。昕庆斯众瑞。即具表闻。晚还资业不测其卒。

释玄镜。赵州人。立志清贞不干流俗。四分一律文义精通。不乐阐扬。恒寻异部激发违顺。品章废立有神彩焉。住空观寺。闲散优游无为僧也。仁寿二年。奉敕置塔本州无际寺。建基趾日。寻放赤光变转不常。或如形像乍似楼阙。又出白光时吐大小巡绕瓶侧。四月四日又放光明紫绿相间。三度乃止。又于光内见佛像形长二尺余坐莲花座。并有菩萨侠侍严仪。从卯至酉方始歇灭。当此之时有目皆睹。镜还空观复学禅宗。居止东院。合集同侣多行头陀。遂终其寺也。

释智揆。冀州人。爱慕涅槃净持戒行。不重荣渥知足无求。住弘济寺闭门习业。僧众服其智德敬而宗之。每处胜筵推其名实。而揆弗之顾也。退屏自修若无闻见。仁寿之岁弘塔四方。有敕召揆。送舍利于魏州开觉寺。初届治所遂放大光。紫白相宣五色遽发。有尼智旷。冷痒积年。因礼发愿。乃见赤光遍室便吐恶物其患即除。有患重者。闻斯嘉庆伏枕发愿。亦蒙光照。平复如本。方来塔所。其例众伙不复具书。又杨大眼者。先患两目冥无所见。牵来至舆乞愿求恩。即见舍利如本明净。斯例复众。四月八日下塔既讫。西北云来雨花塔上。纷霏如雪色似黄金。寺院皆遍。道俗收取状如金花。感一黑狗莫知由来。直入道场周旋行道。每日午后与饼不食与水便饮。至解斋时与粥方食。寺内群犬非常噤恶。一见此狗低头畏敬不敢斜视。塔所树碑厚三尺半。忽发光彩状如琉璃。映物对视分明悉见。又见象六并现石碑内。至五月末。来于其碑中。七变相状。或为佛像圣僧双树。众瑞非一。并以事闻。揆晚徙迹终南。居闲禅寂。登陟岩薮往而不返。

释僧范。冀州人。学大小乘静务心业。追师禅念倾屈尽礼。所获定要倍于同侣。住胜光寺。以慧解见推。及帝建塔。下敕征召。送舍利于本州觉观寺。每至日没常放光明。黄赤交焰变化非一。沙门僧辩。患耳四年。闻声如壁。一睹舍利两耳洞开。有逾恒日。州民苏法会。左足挛跛十有余年。委杖自扶来礼乞愿。寻得除差放杖而归。范目睹灵验神道若斯。信知经教非徒虚诞。但由诚节未着。故致有差。

后归本寺。还遵前辙。未详其卒。

释宝安。兖州人。安贫习学。见者敬之。初依慧远听涉涅槃。博究宗领。周灭齐亡。南投陈国。大隋一统还归乡壤。行次瀍洛。又从远焉。因仍故业弥见深隐。开皇七年。慕义入关住净影寺。当远盛日。法轮之下听众将千。讲会制约一付安掌。于时远方辐凑名望者多。难用缉谐。故在斯任。安随机喻接匡救有仪。虽具征治而无衔怨。各怀敬叹登白称焉。讲十地涅槃纯熟时匠。性存摄默不好扬演。有问酬对辩写泉流。仁寿二年。奉敕置塔于营州梵幢寺。即黄龙城也。旧有十七级浮图。拥在其内。安置舍利。当夜半上并放白光。状如云雾。初惟一丈。渐大满院。明彻朗然良久乃灭。前后三度相类并同。旧有石龟形状极大。欲作函用引致极难。匠石规模斵截成函。三分去二。安自思念。石大函小何由卒成。惧日愆期内怀忧灼。比晓看之。其石称函。自然分析。不劳镌琢宛尔成就。函虽神造计应大重。薄用拖曳轻迅若驰。不劳至寺。便依期限。深庆情愿。晚还京寺不测其终。

释宝岩。幽州人。标意十地。次综毗昙。未究成实。故于宗部涉猎繁焉。户牖玄文疏条本干。时传富博。而性殊省事不乐谈说。苦祈敷散精理载扬。住京下仁觉寺。守道自娱无事交厚。仁寿下敕召。送舍利于本州弘业寺。即元魏孝文之所造也。旧号光林。依峰带涧面势高敞。多挟征异事遵清肃。故使行僻之徒必致惊悚。由斯此众滥迹希过。自开皇将末。舍利到前山。恒倾摇未曾休止。及安塔竟山动自息。又仁寿初岁。天降剃刀三十三枚。用甚铦利。而形制殊别。今僧常用以剃剪也。又初造石函。明如水镜。文同马瑙光似琉璃。内外照彻紫焰光起。函外生文如菩萨像。及以众仙禽狩师子林树。杂相非一。四月三日夜放大光明照天地。有目皆见。岩事了还。不测其卒。

释明驭。瀛州人。初学涅槃后习摄论。推寻理源究括疑滞。晚游邺下咨访未闻。隐义重玄皆所披览。开皇八年。来仪帝里。更就迁师询求摄论。意量弘广容姿都雅。人有勃怒初不改容。众服其忍力也。住无漏寺讲诵为业。仁寿中年。敕请送舍利于济州崇梵寺。寺基带危峰多饶异树。山泉盘屈修竹蒙天。寔佳地也。克日将下。寺有育王瑞像。乃放三道神光遍于体上。金石榴色朗晃夺精。经一食顷乃遂渐歇。又闻磬声摇曳长远。寺东岩上唱善哉声。清畅彻心。追寻莫委。又舍利函上光高三尺。状如花树本送舍利分为二粒。出琉璃瓶相随而转。并放光明。有黄白云从西南来声如雨相流音乐声正当塔上凝住不动。复见二花从云中出。或时上下。大鸟群飞回旋塔上。又于云中现仙人头。其数无量。于此之时莘州城人。见诸仙人从空东来向于魏州。驭当斯运欣庆嘉瑞。说不可尽。民百舍物积之如山。并用构塔。

沙门五人生逢奇瑞。舍戒为奴供养三宝。因勒铭纪。广如别传。献后升遐造禅定寺。召而处之。遂终世矣。

释道生。蒲州人。延统是其师也。名父之子系迹厥师。虽雅尚未齐。而思力方远。仁正致怀声色无染。受持戒护耽咏文言。四分一律薄沾声教。讲诲时扬器法难拟。住兴善寺。卓卓标异。目不斜眄。威仪安帖。众敬惮之。仁寿二年。敕召送舍利于楚州。初停公馆。感一野鹿直入城门。防人牵来诣舍利所。自然屈拜驯善安隐。生曰。尔为舍利可上升阶。必若他缘随意而去。鹿闻此语遂即升阶。出入帐前往还无难。乃为说归戒。鹿乃顿头香案。如有听受。因以缯帛系之。即舐人手。夜卧舆边。或往生房经停两宿。自然退出还归荒野。及当下日。白鹤两双飞旋塔上。覆讫方逝。生睹斯瑞。与诸僚属具表以闻并铭斯事在于塔所。既还京室。不测所终。

释法性。兖州人。少习禅学。精厉行道。少欲头陀孤游海曲。时复入俗形骸所资。终潜林阜沉隐为任。开皇十四年。文帝东巡搜访岩穴。因召入京住胜光寺。仁寿之年。敕召送舍利于本州普乐寺。初营外函得一青石。错磨始了将欲蓥饰。变成马瑙。五色相杂文彩分明。函内斑剥杂生白玉。凝润光净函之内外。光如水镜洞照无障。当入函时。正当基上白鸟一双翱翔缓飞。绕塔而转。塔西奈树枝叶。并变为真金色。及文帝既崩。置大禅定延住供养。遂卒于寺。八十余矣。

释辩寂。徐州人。少以慧学播名汎浪人世游讲为业。末在齐都。专攻大论及阿毗昙心。未越周年粗得通解。会武平末岁。国破道亡。南适江阴复师三论。神气所属镜其新理。开皇更始复返旧乡。桑梓仍存友朋殂落。西入京室。复寻昔论龙树之风。复由光远仁寿置塔。敕召送于本州流沟寺。及初达也舍利塔所忽见异光。照寺北岭及以南山。朗同朝日。又于石佛山内采石为函。磨饰才了彩文间发。彪炳光现。山海禽狩仙人等像备出其中。虽复图取。十不呈一。晚综前业演散京华。福利所兼俱充寺府。不测其终。

释静凝。汴州人。迁禅师之门人也。早年听受深闲邪正。经律十地是所询求。后师摄论备尝幽显。常乐止观掩关思择。缘来便讲唱吼如雷。事竟退静状如愚叟。世间之务略不在言。人不委者谓为庸劣。同住久处方知有道。兼以行不涉疑。口无庆吊。块然卓坐似不能言。开皇六年随迁入雍住兴善寺。仁寿二年。下敕送舍利于杞州。初至频放白光。状如皎月。流转通照。及下塔日。白鸟空中旋绕基上瘗讫远逝。更有余相。凝为藏隐。示出一二。知大圣之通瑞也。余则隐之不书。及至京师又被责及。方便解免不久而终。

释法指。曹州人。十五出家。依相京贤统而为弟子。师习涅槃通

解文义。及受具后专攻四分。云晖两匠振纽齐都。备经寒暑伏面咨禀。皆赐其深奥无所孑遗。及齐法俱亡。南避淮表寿山之阳。随开律教。开皇首岁大辟法门。还返曹州。欲终山水将趣海岸。而道俗邀留不许东骛。揩性虚静。更于城北三里左丘山营造一寺。名曰法元。高显平博下临城邑。遥望发心皆来受法。未为安而能迁。古人所尚。久在尘厌不无流转。便入关壤观化京都。住扬化寺复扬戒律。仁寿置塔。奉敕送舍利于曹州。揩以初基有由。欲报斯地。表请树塔还置法元。上帝不违。任从所请。初达曹部。置舆州内。广现神瑞。备如别纪。但学未经远难得遍知。故略编之。想未繁挠。日别异见。具如后述。于三月十四日中时。见佛半身面白如玉。舍利舆前佛顶之上。黄赤光起。二十九日夜降甘露。味甜逾蜜。现于赤光遍于城上。须臾流照达于塔所。四月五日。舍利上踊白色鲜明。其日申时。帐上北面忽见光影。中有白云气。中生树状如青桐。下有青色师子。面西而蹲。六日卯时复有光影。见云气内。有三莲花。两厢双树下有佛像。楼阁树林沓重而出。上有立菩萨像。辰时又见金色光明出没渐大。已时复见重阁。阁上有树叶。如贝多。旁立圣僧。午时复现双树之形。下列七佛。申时双树又见一佛二菩萨像三花承足。又见天人擎花在空黄师子等。亥时帐后见千佛形。舍利室内出黄白光。四月七日。又见双树黄雀一头及以光云师子等像。辰时又见金翅鸟身飞龙树林宝盖等像傍现二菩萨及黄师子。已时又见宝幢树林。下有菩萨黄衣居士。白色师子蹲踞石上。又有云气树林楼阁菩萨。午时又见白色云气宝幢树林青色师子。申时又现双树繁茂须臾变为宫殿楼阁佛坐花台其色黄白。亥时云起西北雨润三寸云上六天一时见身。四月八日将欲下塔。平旦之时天雨白花。飞扬不下。卯时又见诸天宝盖树侧菩萨及黄师子。辰时又见大盖两重众宝庄严。下坐菩萨及白师子踞在石上。帐上又见光影云气。气中金光乍大乍小。下有莲花时开时合。又雨天花。大者在空。面阔尺余。小者堕地。状如桃花。已时帐后见三诸天三师子及莲花水池。午时将下。又见双树并立菩萨。舍利忽分以为五粒。流转光曜。四月九日。填平已后。帐后板上光影之内叠石文生。又见大树。青衣沙门执炉而立。又感奇香郁烈人鼻。楷具列闻。帝大悦。令图缋之。以流海内。自仁寿创塔。前后百余。感征最优匆高于楷。后以常业终于本寺。

释智能李氏。怀州河内人。布意远尘束怀律教。收听令誉风被河右。开皇之始。观道渭阴随奉资行。住转轮寺。仁寿置塔。奉敕召送于青州胜福寺中。处约悬峰山参天际。风树交结迴瞰千里。古名岩势之道场也。元魏末时创开此额。初置基日。疏山凿地。入土三尺获古石函。长可八尺深六尺许。表裹平滑殆非人运。所谓至感冥通有祈斯应矣。及下舍利大放光明挺溢山宇。道俗俱见。乃至出没流转。变状匹论。能晚还寺更崇定业。林泉栖托不预僧伦。逃名永逝莫测其终。

释昙良。姓栗。潞州人。十六出家。专寻经典。及长成德。以大论传名。兼讲小经。接叙时俗亟发归信。为众贤之赏。入京游听住真寂寺。文帝下敕召送舍利于亳州开寂寺。将欲起塔先造石函。地非山乡周访难得。良曰。待觅得石期至匹成但发胜心何缘不济。乃要心祈请愿赐哀给。忽于州境获石三枚。底厢及盖各是异县。运来合之宛是一物。众嘉异之。具闻台省。良性乐异迹周览观之。亳州西部谷阳城中有老君宅。今为祠庙。庭前有柏三十余株碑文薛道衡制。庙东百余步老君母宅。亦有庙舍。次西十里有苦城。即传所云李聘苦县人。斯处是也。还归本寺专诚忏礼。食息已外常在佛前。唐初卒也。八十余矣。

释道嵩。姓刘。瀛州河间人。十三出家。游听洛下访讯明哲。终日迻遑。衣服粗单全不涉意。值慧远法师讲诸经论。陶染积时遂寝幽极。随入京室。为慕义学士同侣推崇道心人也。仁寿置塔。敕召送于苏州。舍利将至。井吼出声。二日乃止。造基掘地得古甎函。内有银合。获舍利一粒。置水瓶内。旋绕呈祥。同藏大塔。嵩还京室住总化寺。餐味涅槃依行忏悔。身戒心慧悉戴奉之。一钵三衣盈长不畜。遵经圣行息世讥嫌。遂卒于世。

释智嶷。姓康。本康居王胤也。国难东归魏封于襄阳。因累居之十余世矣。七岁初学。寻文究竟。无师自悟。敬重佛宗。虽昼权俗缘令依学侣。而夜私诵法华。竟文纯熟。二亲初不知也。十三拜辞即蒙剃落。更咨大部情因弥着。二十有四方受具足。携帙洛滨依承慧远。传业十地及以涅槃。皆可敷导。后入关中住静法寺。仁寿置塔。敕召送于瓜州崇教寺。初达定基。黄龙出现于州侧大池。牙角身尾合境通瞩。具表上闻。嶷住寺多年常思定慧。非大要事不出户庭。故往参候罕睹其面。末以年事高迈励业弥崇。寺任众务并悉推谢。唐初卒也。七十余矣。

释道颜。姓李氏。定州人。初学远公涅槃十地。领牒枢纽。最所殷赡。仍频讲授门学联尘。道启东川开悟不少。后入京辇还住净影寺。当远盛世居宗绍业。仁寿中年。置塔赤县。下敕征召送舍利于桂州。初入州境。有鸟数千齐飞。行列来迎舆上。从野入城良久方散。及下安处。感五色云叆叇垂布屯聚基上。余便廓清日曜天地。后返京邑常尊上业。唐运惟新宇内尚梗。崇树斋讲相循净影。因疾而卒。春秋七十余。即武德五年矣。临终清漱。手执香炉。若有所见奄然而逝。自颜之处世也。衣服粗素不妄朋从。行必以时情避嫌郄。言必详审深惟物忤。又兼济禽畜慈育在心。微经恼顿便即垂泣。不忽童稚不行楚叱。纵有轻陵事同风拂。顾诸属曰。不久去也何烦累人。故于无常得其旨矣。

释净辩。姓韦齐。州人。少涉儒门备闻丘索。孔墨庄老是所询谋。忽厌浮假屏迹出家。经律具尝薄通幽极。复缠名教避世山林。受习禅门息缘静虑。开皇隆法入住京师。依止远公住净影寺。更学定境。又从迁尚受摄大乘。积岁研求遂终此业。曾与故友因事相乖。彼加言谤。辩终不雪。及委由问答曰。吾思其初结交也情欣若弦岂以后离复陈其失。时以此高之。后敕召送舍利于衡州岳寺。本号大明。即陈宣帝为思禅师之所立也。行达江陵。风浪重阻三日停浦。波犹未静。又迫严程。忧遑无计。乃一心念佛。衡波直去。即蒙风止安流沿下。既入湘水沂流极难。又依前念举帆利涉。不盈半月便达衡州。及至岳寺附水不堪。巡行山亭平正可构。正当寺南而有伏石。辩乃执炉发愿。必堪起塔愿降祥感。便见岳顶。白云从上而下。广可一匹长四十里。至所迁基三转旋回。久久自歇。又感异香形如削沈。收获数斤气烟倍世。道俗称庆。因即构成。初此山僧顗禅师者。通鉴僧也。曾有一粒舍利。欲建大塔。在寺十年都无异相。及今送至乃扬瑞迹。黄白大小聚散不定。当下之日。衡山县治显明寺塔。放大光明遍照城邑。道俗同见。古老传云。此寺立来三百余年。但有善事必放光明。经今三度。将非帝王弘福思与众同。感见之来诚有由矣。辩欣斯瑞迹。合集前后见闻之事。为感应传一部十卷。后兴禅定复请住之。大业末年终于此世。

论曰。夫吟啸之鼓风云。律调之通寒暑。物理相会有若自天。况乃神道玄谋。义乖恒应。而可思也。故圣人之为利也。权巧众途示威雄以摄生。为敦初信现光明而授物。情在悟宗。规模之道既弘。汲引之功无坠。至于混小大之非有均彼我之恒仪。齐色心于性空。绝形有之流转。幽通而扬化本。极变以达神源。斯道穷微非曆言也。然则教敷下土。匪此难弘。先以威权动之。后以言声导之。转发信然所以开萌渐也。像末浇竞法就崩离。神力静流通感殆绝。二石之世澄上扬名。两萧接统志公标德。备诸纪录未敢详之。顷世蒙俗情多浮滥。时陈灵相或加褒饰。考核本据顿坠淫邪。妖异之谚林蒸。是非之论蜂起。至如观音之拔济。信而有征。大圣之通梦华实相半。斯则托事亲蒙难免语意无涉余求想象实假冥缘故得有沦虚指。因斯以言良有以也。圆通之游圣寺。昭达之涉仙宫。信其言焉。难穷事矣。前传之叙蓬莱无乖鄙例。曩者显宗通感。创开玄化之基。法本内传具列灵通之应。或腾虚而现奇。或飞光而吐瑞。有晋嘉相杂沓臻焉。昙翼之感育王。陶侃之逢妙德。自后繁华难具陈矣。隋高建塔之岁。踊瑞纷纶。神光嘱于群物。至泽通于疾疠。天花与甘露同降。灵芝共瑞鹿俱程。空游仙圣结雾来仪。水族龟鱼行鳞出听。百有余塔皆备潜通。君臣相庆缁素欣幸。其德荣明不可加也。然而当年即世或坠流言。俗习常谈五福。欣其寿考通神。达命三畏君子所弘。及炀帝镕铸高阳开模之始其像。顶含翠髻身曜紫金。灵光通普。显五色之希寄。瑞花满庭。开

六彩之殊相。上下同泰无德称焉。下诏图之远颁郡国。义当向斯厚泽荷福无疆。遗厥宗社如山之固。寻复兵饥荐集。宇内分崩。亡历丧宝卒于身世。统详终古五运非不推迁。近以情求殃庆迷其倚伏。又如圣母上天功高遂举。轮王树塔祸及凶终。何以明其然乎。信由业命之淳薄故。感报果之休咎耳。岂以恒人之耳目。而远筹于三世之道哉。若夫卜商贾谊之为言。班彪季康之著论。但知混而谓之命。莫辩命之所以为然。何异见罗纨于箧笥。而未识成之由机杼也。睹百谷于仓廪。而未知得之由稼穑也。儒之所云命也。释之所云业也。命系于业。业系于心。心发其既参差。业成故亦无准。是以达命业之开士。知报熟而无辞。迷因果之恒人。谓徒言而不应。故马迁嗟报施之爽。积疑而莫之通。范滂惑善恶之宜。含情而无以释。斯皆睹流而不寻源。见一而不知二。览释门之弘教。岂复沦斯网哉。夫造业千端。感报万绪。或始善而终恶。故先荣而后枯。或吉凶之杂起。故祸福而同萃。惟色一也。等面异而殊形。惟心一也。齐百化而无定。故无学或尽于此生往业终于即世。有缚感。由于既往受报。未止于今时。身子悟理之通人。常怀疾恼。目连威雄之达士。终缠碎身。至圣纳谤于祇园。王子被谗于清众。儒宗绝粒于陈壤。尧汤遭变于中原。虽玄素之相或乖。而业命之缘无爽。是知文炀大宝。往福终于此世。崇建塔像。今业起于将来。交运相投。无识因之致惑。隋遭两镜。通命岂其然乎。复有深宫法济。寄神祝而锁灾。慧日法安。凭研石而流水。转明之越巨浸。通达之沐炎汤。琼公拜而邪象崩。道英终而大地转。斯德众矣其徒繁矣。既云神化。固不可以由来拟之。辄叙篇中识僧伦之难偶耳。

## 续高僧传卷第二十九上

遗身篇第七　正传十二　附见二。

唐京师弘福寺释玄览传八。

唐京师弘善寺释法旷传九。

唐终南豹林谷沙门释会通传十。

唐梓州沙门绍阇梨传十一。

唐雍州新丰福缘寺释道休传十二。

释法凝。会州人也。俗姓庞氏。初齐武帝梦游齐山。不知在何州县。散颁天下觅之。时会州父老奏称。去州城北七里。臣人山是旧号齐山。武帝遣于上立精舍。度僧给田业。凝以童子在先得度。专心持戒道德日新。月六年三斋供不断。但以坐禅为念。出禅则诵经。恒常入禅。百姓争往看。而不敢入。唯于窗中遥见。动经一月。出犹不食。大德名僧多往劝之。虽复进食渐渐微少。后年至七十。于佛像前置座而坐。初烧一指昼夜不动。火然及臂。诸人与弟子欲往扑灭。及有叫唤者。复有禁止不听者。臂然火焰弥炽。遂及身。七日七夜。时俗男女有号哭自捶者。又有顶礼赞叹者。至身尽唯一聚灰。众共理之。于上起塔。今唯有一精舍在。余皆摧灭。

释僧崖。姓牟氏。祖居涪陵。晋义熙九年。朱龄石伐蜀涪陵獽三百家。随军平讨。因止于广汉金渊山谷。崖即其后也。而童幼少言不杂俳戏。每游山泉必先礼而后饮。或谛视不瞬。坐以终日。人问其故。答曰。是身可恶。我思之耳。后必烧之。及年长从戎。毅然刚正。尝随伴捕鱼。得己分者用投诸水。谓伴曰。杀非好业。我今举体皆现生疮。誓断猎矣。遂烧其猎具。时獽首领数百人。共筑池塞。资以养鱼。崖率家僮往彼观望。忽有异蛇长尺许。头尾皆赤。须臾长大乃至丈余。围五六尺。獽众奔散。蛇便趣水。举尾入云。赤光遍野。久之乃灭。寻尔众聚。具论前事。崖曰。此无忧也。但断杀业。蛇不害人。又劝停池堰。众未之许。俄而堤防决坏。时依悉禅师。施力供侍虽充驱使而言语讷涩举动若痴。然一对一言时合大理。经留数载无所异焉。至玄冬之月。禅师患足冷。命之取火。乃将大炉炎炭。直顿于前。禅师责之曰。痴人何烦汝许多火。乃正色答曰。须火却寒。得火嫌热。孰是痴人。情性若斯何由得道。禅师谓曰。汝不畏热。试将手置火中。崖即应声将指置火中。振吒作声。卒烟涌出。都不改容。禅师阴异之。未即行敬。又以他日。诸弟子曰。崖耐火。共推之火炉。被烧之处皆并成疮。而忻笑自如。竟无痛色。诸弟子等具咨禅师。禅师唤来谓曰。汝于此学佛法。更莫漫作举动或乱百姓。答曰。若不苦身焉得成道。如得出家一日便足。禅师遂度出家。自为剃发。但觉鬓须易除犹如自落。禅师置刀于地。摄衣作礼曰。崖法师来。为

我作师。我请为弟子。崖谦谢而已。既法衣着体。四辈尊崇归命输诚。无所吝惜。或有疾病之处。往到无不得除。三十年间大弘救济。年踰七十心力尚强。以周武成元年六月。于益州城西路首。以布裹左右五指烧之。有问烧指可不痛耶。崖曰。痛由心起。心既无痛。指何所痛。时人同号以为僧崖菩萨。或有问曰。似有风疾。何不治之。答曰。身皆空耳。知何所治。又曰。根大有对。何谓为空。答曰。四大五根复何住耶。众服其言。孝爱寺兑法师者。有大见解。承崖发迹。乃率弟子数十人往彼礼敬。解衣施之顾大众曰。真解波若非徒口说。由是道俗通集倍加崇信。如是经日。左手指尽火次掌。骨髓沸上涌。将灭火焰。乃以右手残指。挟竹挑之。有问其故。崖曰。缘诸众生不能行忍。今劝不忍者忍不烧者烧耳。兼又说法劝励。令行慈断肉。虽烟焰俱炽以日继夕并烧二手。眉目不动。又为四众说法诵经。或及诸切词要义。则颔头微笑。时或心怠。私有言者。崖顾曰。我在山中初不识字。今闻经语。句句与心相应。何不至心静听。若乖此者则空烧此手。何异樵头耶。于是大众懔然莫不专到。其后复告众曰。末劫轻慢心转薄淡。见像如木头。闻经如风过马耳。今为写大乘经教故烧手灭身。欲令信重佛法也。阖境士女闻者皆来绕数万匝。崖夷然澄静。容色不动。频集城西大道。谈论法化。初有细雨殆将沾渍。便敛心入定。即云散月明。而烧臂掌骨五枚如残烛烬。忽然各生并长三寸。白如珂雪。僧尼佥曰。若菩萨灭后。愿奉舍利起塔供养。崖乃以口啮新生五骨。[打-丁＋犬]而折之。吐施大众曰。可为塔也。至七月十四日。忽有大声状如地动天裂。人畜惊骇。于上空中或见犬羊龙蛇军器等象。少时还息。人以事问崖曰。此无苦也。惊睡三昧耳。吾欲舍身。可办供具。时孝爱寺导禅师。戒行清苦耆年大德。舍六度锡杖并及紫被赠崖。入火揵为。僧渊远送班纳。意愿随身。于时人物諠扰。施财山积。初不知二德所送物也。至明日平旦。忽告侍者法陀曰。汝往取导师锡杖紫被及纳袈裟来为吾着之。便往造焚身所。于时道俗十余万众拥舆而哭。崖曰。但守菩提心。义无哭也。便登高座为众说法。时举目视于薪[卄/積]。欣然独笑。乃倾右胁而寝。都无气息。状若木偶。起问曰。时将欲至。仍下足白僧曰。佛法难值宜共护持。先所积柴叠以为楼。高数丈许。上作干麻小室以油润之。崖缓步至楼。绕旋三匝。礼拜四门便登其上。冯栏下望令念般若。有施主王撰惧曰。我若放火便烧圣人。将获重罪。崖阴知之。告撰上楼。臂摩顶曰。汝莫忧造楼得罪。乃大福也。促令下火。皆畏之置炬着地。崖以臂挟炬。先烧西北次及西南。麻燥油浓赫然炽合。于盛火中放火设礼。比第二拜。身面焦炘。重复一礼。身踣炭上。及薪尽火灭。骨肉皆化。惟心尚存。赤而且湿。肝肠脾胃犹自相连。更以四十车柴烧之。肠胃虽卷。而心犹如本。兑法师乃命收取葬于塔下。今在宝园寺中。初未烧前。有问者曰。菩萨灭度愿示瑞相。崖曰。我身可尽心不坏也。众谓心神无形不由烧荡。及后心存。方知先见留以一心之不朽

也。然崖自生及终。频现异相。有数十条。曾于一家将欲受戒。无何笑曰。将舍宝物生疑虑耶。众相推问。有杨氏妇欲施银钗。恐夫责及。因决舍之。有孝爱寺僧佛与者。偏嗜饮啖流俗落度。随崖舆后。私发愿曰。今值圣人誓断酒肉。及返至寺见黄色人曰。汝能断肉大好。汝若食一众生肉。即食一切众生肉。若又食者。即食一切父母眷属肉矣。必欲食者当如死尸中虫。虫即肉也。又曰。有六时念善大好。若不能具一时亦好。如是一念其心亦好。皆能灭恶也。见其言词真正音句和雅。将欲致问。不久而灭。于是佛与翘心精进绕塔念诵。又闻空中声曰。汝勤持斋。愿令众生得不食身。又令饿鬼身常饱满。观其感被皆崖力也。初登柴楼。沙门僧育在大建昌寺门。见有火光高四五丈广三四丈。从地而起。上冲楼边。久久乃灭。又初焚日。州寺大德沙门宝海问曰。等是一火。何故菩萨受烧都无痛相。崖曰。众生有相故痛耳。又曰。常云代众生受苦。为实得不。答曰。既作心代受。何以不得。又曰。菩萨自烧。众生罪熟各自受苦。何由可代。答曰。犹如烧手一念善根。即能灭恶。岂非代耶。时普法师又问曰。二家共诤大义。终莫之决。一云。佛智缘无相理。理是缘境。智是能缘。一云。除倒息妄即是真谛。何者为定。崖曰。佛即无相。无别异相。海法师曰。佛即无相。无相之相本无异相。若如此者。菩萨即释迦观音。崖曰。我是凡夫。誓入地狱。代苦众生。愿令成佛耳海曰。前佛亦有此愿。何故早已成佛。答曰。前佛度一时众生尽也。又问。药王等圣。何故成佛。今菩萨独未成佛。而救众生。是则前佛殊堕。答曰。前段众生已得药王意。今众生未得我意。由我始化如将落之花也。故其应对一时。皆此之类。乃谓侍者智炎曰。我灭度后。好供养病人。并难可测其本。多是诸佛圣人乘权应化。自非大心平等。何能恭敬。此是实行也。坐中疑崖非圣人者。乃的呼其人名曰。诸佛应世形无定方。或作丑陋诸疾乃至畜生下类。檀越慎之勿妄轻也。及将动火也皆睹异相。或见圆盖覆崖。有三道人处其盖上。或见五色光如人形像在四门者或见柴楼之上如日出形并两诸花。大者如两斛兜许。小者钟乳片。五色交乱纷纷而下。接取非一。枨触皆消。又闻大鼓[石*殷][石*殷]深远。久久方息。及崖灭后。郫县人于郫江边。见空中有油络舆。崖在其上。身服班纳黄。偏袒紫被捉锡杖。后有五六百僧。皆罩竹伞乘空西没。又潼州灵果寺僧慧策者。承崖灭度。乃为设大斋。在故市中。于食前忽见黑云从东南来翳日荫会。仍两龙毛五色分明长者尺五短犹六寸。又雨诸花幡香烟满空缤纷。大众通见。又初收心舍利至常住寺中。皆见花丛含盛。光荣庭宇。又阿迦腻吒寺僧慧胜者。抱病在床。不见焚身。心怀怅恨。梦崖将一沙弥来。帊裹三[百*斗]许香并檀屑。分为四聚以绕于胜。下火焚香。胜怖曰。凡夫耳。未能烧身也。崖曰。无怖用熏病耳。煨烬既尽即觉爽健。又请现瑞。答曰。我在益州诡名崖耳。真名光明遍照宝藏菩萨。胜从觉后。力倍于常。有时在于外村。为崖设会。胜自唱导曰。潼州福重。道俗见

瑞。我等障厚都无所见。因即应声。二百许人悉见天花如雪纷纷满天映日而下。至中食竟。花形渐大如七寸盘。皆作金色。明净耀日。四众竞接都不可得。或缘树登高。望欲取之。皆飞上去。又成都民王僧贵者。自崖焚后举家断肉。后因事故将欲解素。私自评论。时属二更。忽闻门外唤檀越声。比至开门见一道人。语曰。慎勿食肉。言情酸切。行啼而去。从后走趁。似近而远。忽失所在。又焚后八月中。獽人牟难当者。于就峤山顶行猎。搦箭声弩举眼望鹿。忽见崖骑一青麖。猎者惊曰。汝在益州已烧身死。今那在此。崖曰。谁道许诳人耳。汝能烧身。不射猎得罪也。汝当勤力作田矣。便尔别去。又至冬间。崖兄子于溪中忽闻山谷喧动。若数万众。举望见崖从以两僧。执锡杖而行。因追及之。欲捉袈裟。崖曰。汝何劳捉我。乃指前鸡猪曰。此等音声皆有诠述。如汝等语。他人不解。余国言音汝亦不解。人畜有殊皆有佛性。但为恶业故受此形。汝但力田莫养禽畜。言极周委。故其往往现形豫知人意。率皆此也。具如沙门忘名集。及费氏三宝录。并益部集异记。

释普圆。不知何许人。声议所述似居河海。周武之初来游三辅。容貌姿美其相伟大。言顾弘缓。有丈夫之神采焉。多历名山大川。常以头陀为志。乐行慈救利益为先。人有投者辄便引度。示语行要令遵苦节。诵华严一部。潜其声相人无知者。弟子侍读。后因知之。然而常坐绳床。敛容在定。用心弥到不觉经过晨夕。有时乞食暂往村聚。多依林墓取静思惟。夜有强鬼形极可畏。四眼六牙。手持曲棒。身毛垂下。径至其前。圆怒目观之。都无怖慑。不久便退。其例非一。又有恶人从圆乞头。将斩与之。又不肯取。又复乞眼。即欲剜施。便从索手遂以绳系腕着树。齐肘斩而与之。心闷委地。村人明乃闻知。因斯卒于郊南樊川也。诸村哀其苦行。争欲收葬。众议不决。乃分其尸为数段。各修塔焉。

释普济。雍州北山互人。初出家依止圆禅师。仪轨行法。独处林野不宿人世。跏坐修禅至于没齿。栖迟荒险不避豺虎。虽游浪物表。而手不释卷。尝读华严。依而结业。自佛法沦废。便投太白诸山。行不裹粮依时啖草。咀嚼咽饮都不为患。愿像教一兴舍身供养。修普贤行生贤首国。开皇之始大阐法门。思愿既满。即事捐舍。引众集于炭谷之西崖。广发弘誓自投而殒。远方填赴充于岩谷。为建白塔于高峰焉。近贞观初有山居沙门普济者。立操标勇贞专自固。恒游名山习诵经典。大品法花偏所通利。其所造集多诵两经。仍随文句时重解释。声气所及周于一里。故使数万众中无不闻者。以武德十八年西入关壤。时经邑落还居林静。贞观度僧。时以济无贯。擢预公籍。住京师光明寺。众聚山结乐闻经旨。济弊斯諠扰。遂遗名逃隐。不测所之。有说。今在终南幽岩独坐。傍饶山果。须者负还。重更追寻。便失来

径。余曾同聚目悦斯人。衣则百结相连。钵则才充受用。汲灌瓦瓶麻绳系颈。坐则籍草胁无著地。骁悍果敢睡盖莫欺。节约俭退利贼潜迹。言论所指知足为先。谈授正义如行为最。所以一坐说法施积如山。曾无顾涉。任委监护。乃重惟曰。城邑所属五欲为根。余力既微。无宜自陷。遂逃遁矣。

释普安。姓郭氏。京兆泾阳人。小年依圆禅师出家。苦节头陀捐削世务。而性在和忍。不喜怨酷。或代执劳役。受诸勤苦。情甘如荠。恐其事尽。晚投蔼法师。通明三藏常业华严。读诵禅思准为标拟。周氏灭法。栖隐于终南山之楩梓谷西坡。深林自庇廓居世表。洁操泉石连踪由甫。又引静渊法师同止林野。披释幽奥资承玄理。加以遵修苦行亡身为物。或露形草莽施诸蚊虻。流血被身初无怀惮。或委卧乱尸用施豺虎。望存生舍以祈本志。而虎豹虽来。皆嗅而不食。常怀介介。不副情愿。孤践狩踪冀逢食啖。于时天地既闭。像教斯蒙。国令严重不许逃难。京邑名德三十余僧。避地终南。投骸未委。安乃总召详集洲渚其心幽密安处。自居显露身行乞索。不惧严诛。故得衣食俱丰修业无废。乱世知士安其在欤。时有重募捉获一僧赏物十段。有人应募来欲执安。即慰喻曰。观卿贫煎当欲相给。为设食已俱共入京。帝语此人曰。我国法急。不许道人民间。尔复助急不许道人山中。若尔遣他何处得活。宜放入山不须检校。又周臣柳白泽者。奉敕傍山搜括逃僧。有党告云。此楩梓谷内有普安道人。因遣追取。即与俱至。泽语党曰。我不得见。宜即放还。于是释然复归所止。前后遭难曾无私隐。皆见解勉。例如此也。时蔼法师避难。在义谷杜映世家。掘窑藏之。安被放还因过礼觐。蔼曰。安公明解佛法。颇未宽多。而神志绝伦不避强御。盖难及也。安曰。今蒙脱难。乃惟花严力耳。凡所祈诚莫不斯赖。因请蔼还山亲自经理。四远承风投造非一。蔼乃与安更开其所住。具如别传。隋文创历佛教大兴。广募遗僧依旧安置。时楩梓一谷三十余僧。应诏出家。并住官寺。惟安欣兹重复不为名驰。依本山居守素林壑。时行村聚惠益生灵终[寢-(宋-木)+穴]烟霞不接浮俗。末有人于子午虎林两谷合涧之侧。凿龛结庵。延而住之。初止龛日。上有大石正当其上。恐落掘出逐峻崩下。安自念曰。愿移余处莫碎龛窟。石遂依言进避余所。大众共怪。安曰。华严力也。未足异之。又龛东石壁涧左。有索头陀者。川乡巨害纵横非一。阴嫉安德恒思诛殄。与伴三人持弓挟刃。攘臂挽弓将欲放箭。箭不离弦手张不息。怒眼舌噤立住经宿。声相通振远近云会。乡人稽首归诚请救。安曰。素了不知。岂非华严力也。若欲除免但令忏悔。如语教之方蒙解脱。又龛西魏村张晖者。夙兴恶念以盗为业。夜往安所私取佛油瓮。受五斗背负而出。既至院门迷昏失性。若有所缚不能动转。眷属乡村同来为谢。安曰。余不知。盖华严力乎。语令忏悔。扶取油瓮。如语得脱。又龛南张卿者。来盗安钱。袖中持去。既达家内写而

不出。口噤无言。卿寻归忏复道而返。有程郭村程晖和者。颇怀信向。恒来安所听受法要。因患身死。已经两宿。缠尸于地伺欲棺殓。安时先往鄠县。返还在道。行达西南之德行寺。东去晖村五里。遥唤程晖和何为不见迎耶。连唤不已。田人告曰。和久死矣。无由迎也。安曰。斯乃浪语。吾不信也。寻至其村。厉声大唤。和遂动身。旁亲乃割所缠绳令断。安入其庭。又大唤之。和即窟起。匍匐就安。令屏除棺器。覆一筥筌以当佛坐。令和绕旋。寻服如故。更寿二十许岁。后遇重病来投乞救。安曰。放尔游荡非吾知也。便遂命终。时安风声摇逸。道俗荣荷。其例众也。皆来请谒。兴建福会。多有通感。略述一两。昆明池北白村老母者。病卧床枕失音百日。指撝男女思见安形。会其母意。请来至宅。病母既见不觉下迎。言问起居奄同常日。遂失病所在。于时声名更振。村聚齐集。各率音乐。巡家告令。欲设大斋。大万村中田遗生者。家途壁立而有四女。妻着弊布齐膝而已。四女赤露迥无条线。大女名华严。年已二十。惟有粗布二尺拟充布施。安引村众次至其门。愍斯贫苦遂度不入。大女思念。由我贫煎不及福会。今又不修当来倍此。周遍求物阒尔无从。仰面悲号。遂见屋甍一把乱床用塞明孔。挽取抖捒得谷十余。挼以成米。并将前布拟用随喜。身既无衣待至夜暗。匍匐而行趣斋供所。以前施物遥掷众中。十余粒米别奉炊饭。因发愿曰。女人穷业久自种得。竭贫行施用希来报。辄以十余黄米投饭甑中。必若至诚贫业尽者。当愿所炊之饭变成黄色。如无所感。命也奈何。作此誓已掩泪而返。于是甑中五石米饭。并成黄色。大众惊嗟未知所以。周寻缘构。乃云田遗生女之愿也。斋会齐率获粟十斛寻用济之。安办法衣仍度华严。送入京寺。尔后声名重振。弘悟难述。安居处虽隐。每行慈救。年常二社血祀者多。周行救赎劝修法义。不杀生邑其数不少。尝于龛侧村中。缚猪三头将加烹宰。安闻往赎。社人恐不得杀。增长索钱十千。安曰。贫道见有三千。已加本价十倍。可以相与众各不同。更相忿竞。忽有小儿。羊皮裹腹来至社会。助安赎猪。既见诤竞因从乞酒。行饮行舞焜煌旋转。合社老少眼并失明。须臾自隐不知所在。安即引刀自割髀肉曰。此彼肉耳。猪食粪秽。尔尚啖之。况人食米。理是贵也。社人闻见一时同放。猪既得脱绕安三匝。以鼻[虫*豖]触若有爱敬。故使郊之南西五十里内鸡猪绝嗣。乃至于今。其感发慈善皆此类也。性多诚信乐读华严。一钵三衣累纪弥励开皇八年。频敕入京。为皇储门师长公主营建静法。复延住寺。名虽帝宇常寝岩阿。以大业五年十一月五日。终于静法禅院。春秋八十。遗骸于终南起塔。在至相寺之侧矣。

释大志。姓顾氏。会稽山阴人。发蒙出家。师事天台智者顗禅师。顗睹其形神洒落高放物表。因名为大志。禅诵为业。苦节自专。四方名所无远必造。而言气清穆仪相贞严。故见者眄睐知非凡器。开皇十年。来游庐岳住峰顶寺。不隶公名不豫僧伍。诵法华经。索然闲

雅绝能清啭。使诸听者忘疲。后于花山甘露峰南建静观道场。头陀为业。孑尔一身不避虓虎闻有恶狩辄往投之。皆避而不啖。山粒本绝终日忘餐。或以饼果继命而已。外睹不堪其恼。而志安之容色如故。经于七载禅业无断。晚住此山福林寺。会大业屏除流徙隐逸。慨法陵迟一至于此。乃变服毁形。头擐孝服。粗布为衣。在佛堂中高声恸哭。三日三夕初不断绝。寺僧慰喻。志曰。余叹恶业乃如此耶。要尽此形骸伸明正教耳。遂往东都上表曰。愿陛下兴显三宝。当然一臂于嵩岳用报国恩。帝许之。敕设大斋。七众通集。志不食三日。登大棚上。烧铁赫然用烙其臂。并令焦黑。以刀截断肉裂骨现。又烙其骨令焦黑已。布裹蜡灌下火然之。光耀岩岫。于时大众见其行苦。皆痛心贯髓不安其足。而志虽加烧烙。词色不变言笑如初。时诵法句。或叹佛德。为众说法声声不绝。臂烧既尽。如先下棚。七日入定加坐而卒。时年四十有三。初志出家至终。结操松竹。冬夏一服无御缣纩。布艾粗素自此为常。形极鲜白唇如丹画。裙垂半胫足蹑蒲屦。言气爽朗调逸风云。人或不识。怪所从来者。便捋眉告曰。余九江庐山福林寺小道人大志耳。又善属文藻编词明切。撰愿誓文七十余纸。意在共诸众生为善知识也。僧为强御难奉信者。有见此誓无不掩泪。今庐山峰顶每至暮年。诸寺见僧宿集一夜。读其遗誓用晓道俗。合众皆酸结矣。

释智命。俗姓郑。名颋。荣阳人。族望清胜文华曜世。词锋所指罕有当之。初仕隋为羽骑尉。班位斯薄。逃官流俗。备历讲会餐寝法奥。就耕于宁州。大业初年。仆射杨素因事往彼。乃通名谒见。与语终日。素曰。观卿风韵。殊非鄙俗所怀。乃廊庙伟器耳。且权抑忍辱。寻当征召。及元德作贰。搜访贤能。素遂拔之。对晤宣传应变不一。有令试以三百对语。一遍授之覆无遗漏。致大重敬。迁为中舍人官至五品。及元德云薨。不仕于世。游听三论法华。研味积年逾深信笃。皇泰之初越王即位。历官至御史大夫。伪郑开明连任不改。深谋广略有国惟寄。于斯时也。今上任总天策。御兵西苑。李密鸱张蚁诘咆休洛汭。世充独固一都。内外煎迫上下同惧。颋弊斯纷梗情慕出家。频请郑主为国修道。既不遂志。惟思剪剃不累形科。夜则潜读方等诸经。昼则缉理公政斯须不替。经四十日诵得法华。畅满胸襟决心出俗。又劝妇氏归宗释教。言既切至即依从之更互剃发。颋语妻曰。吾愿满矣。不死而生。当启郑主不宜尔也。便法服擎锡。径至宫门云。郑颋辄已出家。故来奉谒。世充不胜愤怒。下敕斩之。颋闻喜曰。吾愿又满矣。欣笑泰然。行至洛滨。时惟旭旦未合行决。颋曰。若为善知识者。愿早见过度。不尔寻应被放。不满本怀。于时道俗围绕劝引至暮。而颋厉色昌言不许。因即斩之。寻有敕放。既所不救。举朝怨恨。即伪郑开明之初年也。初颋从吉藏法师听讲。有僧告曰。观卿头颅额颔有富贵相。但以眄睐后顾。怨不得其终。颋曰。岂非伤死耶。必如所相乃是本愿。尝见诸死者。疾甚危弱心不自安。纷扰不

定便就后世。生死终一期也。定不能免。何如发正愿缘胜境心力坚明不有驰散。刀落命终。神爽自在岂不善乎。故颋之临刑。遍礼十方。口咏般若。索笔题诗曰。幻生还幻灭。大幻莫过身。安心自有处。求人无有人。与诸知故别已合眼。少时曰。可下刀矣。寻声斩之。面貌熙怡有逾恒日。妻为比丘尼。见住洛州寺也。

释玄览姓李。随州房子人。毗季五人。最处其末。伯父任蒲州万泉令。久而无子。养之若亲。年十三心慕出家。深见俗过。遂逃迸山谷。北达汾州超禅师所。见其言情博远。即依而出家。令既失之。遣人罗捕。虽复藏窜不免捉获。口云身属伯耳。心属诸佛。终无俗志。愿深照也。伯乃愍而放之。贞观年初入京蒙度。配名弘福。常乐禅诵礼悔为业。每语法属曰。虽同恒业而誓欲舍身。至贞观十八年四月。初脱诸衣服。总作一褋。付本寺僧。惟着一覆单衣。密去至京东渭阴洪陂坊侧。且临渭水称念礼讫。投身滢中。众人接出。览告众曰。吾誓舍身命久矣。意欲仰学大士难舍能舍诸经正行。幸勿固遮两妨其业。众悟意故乃从之。即又入水。合掌称十方佛。广发弘愿已投于旋涡中。三日后其尸方出。村人接之起塔本寺。怪其不归顾问无处。便开衣褋乃见遗文。云敬白十方三世诸佛。弟子玄览。自出家来一十二夏。虽沾僧数大业未成。今欲修行檀波罗蜜。如萨埵投身尸毗割股鱼王肉山。经文具载。请从前圣教附后尘。衣物众具任依佛教。临终之人多不周委。名学等见其遗文。往寻究云。

释法旷。姓骆。雍州咸阳人。少有异节。偏爱儒素。后听弘善寺荣师大论。荣即周世道安之弟子也。创染玄业便悟非常。资学之勤不出门院。年十六。讲解前论道穆京华。酬答冷然无替玄理。专修念定无涉时方。无量寿经世称难诵。旷闻试寻。一日两卷。文言闇了。故其诵持罕有加者。自尔藏经披读。以为恒任。文理所指问无不知。顾诸布萨人多说欲。乃自励心力立诵千遍。数旬之间便得满愿。性乐俭约不尚华靡。故其房中无有毡席。满院种莎。用拟随坐头陀行也。勖诫门人惟存离着。以末代根机随尘生染故也。年登知命。便袒三衣。瓶钵以外一无受畜。卓然正色懔洁风霜。人有与语惟言离着。至时分卫一食而已。每曰。余惟生死滞着无始轮回。生厌者希死厌又少。常怀怏怏欲试舍之。以贞观七年二月二十一日。入终南山。在炭谷内四十里许。脱衣挂树以刀自刎。既独自殡无由知处。诸识故等。至八月中。方始访得其遗身颂云。又近有汾州大乘寺僧忘名者。常厌生死浊世难度。誓必舍身。先节食服香。至期道俗通集。香花幡盖列卫。而往西山子夏学岩。面西敛容。众唱善哉。咸送随喜。乃放身悬壑。至地起坐。及众就视方知已逝。博访遗身其类甚众。且随疏出。示为一例。余者盖阙。

释会通。雍州万年御宿川人。少欣道检游泊林泉。苦节戒行是其顾习。投终南豹林谷。潜隐综业。读法花经至药王品。便欣厌舍。私集柴木誓必行之。以贞观末年。静夜林中积薪为窟。诵至药王便令下火。风惊焰发烟火俱盛。卓尔加坐声诵如故。寻尔西南有大白光流入火聚。身方偃仆。至晓身火俱灭。乃收其遗骨为起白塔。勒铭存焉。贞观之初。荆州有比丘尼姊妹。同诵法花。深厌形器。俱欲舍身。节约衣食钦崇苦行服诸香油渐断粒食。后顿绝谷惟啖香蜜。精力所被神志鲜爽。周告道俗。克日烧身。以贞观三年二月八日。于荆州大街置二高座。乃以蜡布缠身至顶。惟出面目。众聚如山。歌赞云会。诵至烧处。其姊先以火柱妹顶。请妹又以火柱姊顶。清夜两炬一时同耀。焰下至眼。声相转明。渐下鼻口方乃歇灭。恰至明晨合坐洞举。一时火花。骸骨摧朽。二舌俱存。合众欣嗟。为起高塔。近并州城西有一书生。年二十四五。诵法华经誓烧供养。乃集数束蒿干笼之。人问其故。密而不述。后于中夜放火自烧。及人往救火盛已死。乃就加柴薪尽其形荫。近有山僧善导者。周游寰寓求访道津。行至西河遇道绰部。惟行念佛弥陀净业。既入京师广行此化。写弥陀经数万卷。士女奉者其数无量。时在光明寺说法。有人告导曰。今念佛名定生净土不。导曰。念佛定生。其人礼拜讫。口诵南无阿弥陀佛声声相次出光明寺门。上柳树表。合掌西望。倒投身下。至地遂死。事闻台省。

绍阇梨者。梓州玄武人也。俗姓蒲氏。未出家前。山行见一虫甚瘦。又将一子于涧中取鰕子。鰕子又不可得。绍乃叹曰。此虫应在深山。今乃出路。饥渴甚矣。等是一死。不如充此饥渴。乃脱衣往卧虫前虫乃避去。后方出家。唯诵经行道而已。更无异行。大业之初。汝州界虫暴非常。三五十人持仗不敢独行。害人既多。绍乃往到其处立茅苫坐。虫并远去。道路清夷。年一百九岁乃见疾。谓弟子曰。我欲露尸乞诸虫鸟。而彪嫌我身。生尚不食。岂死能尝。可焚之无余烬。弟子等不忍依其言。乃露尸月余。鸟兽不犯。乃收葬之。

释道休。未详氏族。住雍州新丰福缘寺。常以头陀为业。在寺南骊山幽谷。结草为庵。一坐七日乃出其定。执钵持锡出山乞食。饭钵满已随处而食。还来庵所。七日为期初无替废。所以村野有信。克日至山。路首迎逆。而休欢笑先言。卑词问讯。行说禁戒诲以慈善。诸俗待其食已。从受归戒。送入山门。然后乃返。积四十余载。贞观三年夏内。依期不出。就庵看之。端拱而卒。众谓入定。于傍宿守。乃经信宿。迫而察之方知气尽。加坐不腐。俨若生焉。仍就而掩。扉外加棘刺。恐虫伤也。四年冬首。余往觐焉。山北人接还村内。为起庙舍。安置厥形。虽皮鞕骨连。而容色不改。加坐如故。乃于其上加漆布焉。然休出家已来。常袒三衣不服缯纩。以伤生也。又所著布衣。积有年稔。尘朽零破。见者寒心。时属严冬忽然呻噤。即合脱三衣露

背而坐。泠厉难耐。便取一重披之遂便觉暖。自诫劝曰。汝亦易诳。前后俱泠。俱是一衣。如何易夺。遂觉暖也。汝不可信。当为汝师。或时欲补衣。以布相着。欲加缝缀即便入定。后出之时收而乞食。斯季世以死要生业道者罕有踪也。余曾参翻译。亲问西域诸僧。皆以布毡而为袈裟都无缯绢者。纵用以为余衣。不得加受持也。其龟兹于遁诸国。见今养蚕。惟拟取绵亦不杀害。故知休之慈救与衡岳同风。前已广彰。恐迷重举。自余服玩。安可言矣。

论曰。窃闻。轻生徇节。自古为难。苟免无耻。当今为易。志人恒人之传。列树风猷。上达下达之言。照扬经典。皆所以箴规庸度开导精灵。惟道居尊。惟德生物。故能兼忘通塞。两遣是非。体流缚之根源。晓想倒之条绪也。是以达人。知身城之假合。如尘无性。鉴命算之若流。惟心生灭。由斯以降同是幻居。安有智者而能常保。然则宅生附世缠取未捐。寄以弘因用清心惑。或挫拉以加恼辱。或抑制以事奴驺。或焚灼以拔贪源。或刳剔以穷痴本。缠身为炬且达迷途。然臂为明时陈报德。出灯入铁之相。其踪若林。肉山乳海之能。备闻前策。斯皆拔倒我之宏根。显坏形之可厌。以将崩之朽宅。贸金刚之法身。经不云乎。诚至言矣。若夫厚生所宝极贵者形。就而揆之其实惟命。大圣成教岂虚构哉。故药王上贤焚体。由其通愿。下凡仰慕灼烂。宁不失心。然僧崖正身于猛焰。言声不改。大志刳臂以热铁。神操逾新。玄览致命于中流。虽出还没。法安亡形于缧绁。放免来投。是知操不可夺。行不可掩。诚可嘉乎。难行事矣。复有引肠树表条肉林中。舒颜而临白刃。含笑而受轻辱。并如本纪。又可嘉哉。然则四果正士。灰身而避谤徒。八千受决。护法而逃忍界。彼何力而登危。此何情而脱苦。自非怀安旷济行杜我人。观色相为聚尘。达性命如风烛。故能追踪前圣。诚宗像末之寄乎。或者问曰。夫厌生者当拔生因。岂断苦果而推集本。未闻其旨。请为陈之。斯立言也。不无恒致。且集因绵亘。如山之相属。我为集本。如烟之待构。生重惟身。随重而行对治。如世之病任形而设方术。故焚溺以识贪嗔。谦虚以攻痴慢。斯业可尚。同静观而缘色心。斯道可崇。等即有而为空也。必迷斯迹谓我能行。倒本更繁徒行苦聚。故持经一句。胜舍多身。世该所质惟斯人也。但患闻而不行。更增常结。何如薄捐支节。分遣着情。圣教包罗义含知量。自有力分虚劣。妄敢思齐。或呻嗥而就终。或激激而赴难。前传所评何世无耶。又有未明教迹淫恼缠封。恐漏初篇割从阉隶。矜诞为德轻侮僧伦。圣教科治必有深旨。良以爱之所起者妄也。知妄则爱无从焉。不晓返检内心。而迷削于外色。故根色虽削染爱逾增。深为道障现充戒难。尚须加之摈罪。宁敢依之起福。又有临终遗诀露骸林下。或沈在溷流通资翔泳。或深瘗高坟丰碑纪德。或乘崖漏窟望远知人。或全身化火不累同生之神或灰骨涂像以陈身奉之供。钻肤劓刖谓遣尘劳。剜目支解言倾情欲。斯途众矣。因而叙

之。且夫陈尸林薄。少袪鄙吝之心。飞走以之充饥。幽明以于熏勃。得夫相补鲜能兼济。遂有虫蛆涌于肉外。乌随啄吞狼籍。膏于原野伤于慈恻。然西域本葬。其流四焉。火葬焚以蒸新。水葬沈于深淀。土葬埋于岸旁。林葬弃之中野。法王轮王同依火祀。世重常习余者希行。东夏所传惟闻林土。水火两设世罕其踪。故瓦掩虞棺。废林薪之始也。夏后圣周。行瓦棺之事也。殷人以木櫁椟。藤缄之也。中古文昌仁育成治。虽明窆葬行者犹希。故掩骼埋胔[古*朋]而瘗也。上古墓而不坟。未通庶类。赫胥卢陵之后。现即因山为陵。下古相沿同行土葬。纭纭难纪。故且削之。若乃裨行纪言。导后业之清绪。施轮树塔。表前德之徽功。阿含之所开明。即世弥其昌矣。至于埋尸塔侧。尚制远撤边坊。亲用骨涂。寔乃虚通谄附。又有厌割人世生送深林。广告四部望存九请。既失情投僶俯从事。道俗赞善。傧从相催。嚬戚不已。放身岩壑。据律则罪当初聚。论情则随兴大舍。余有削略赘疣。虽符极教而心含不净多存世染。必能旷荡无寄开化昏迷。故非此论所详。自可仰归清达。而世或多事妄行断粒。练形以期羽化。服饵以却重尸。或呼吸沆瀣。或吐纳阴阳。或假药以导遐龄。或行气以穷天地。或延生以守慈氏。或畏死以求邪术。斯踪极众。焉足闻乎。并先圣之所关键。后贤之所捐掷。方复周章求及追赏。时浇负[鑁-(目*目)+䀠]陵峰。望五芝之休气。担锹赴壑。趣八石之英光。以左道为吾贤。用淫祀为终志。毕从小朴未免生涯。徒寄释门虚行一世。可为悲夫。是知生死大期自有恒数。初果分齐余未详论。而忽厕以凡心筹诸圣虑。通成愚结知何不为。然则寒林之动。庸识因悟无常。舍生而存大义。用开怀道。全身碎身之相。权行实行之方显妙化之知机。通大圣之宏略也。水清有着。终果言于厚葬虚心不宾。则任物之行藏。斯道不穷固略言矣。

## 续高僧传卷第二十九下

读诵篇第八　正纪十四人　附见七人。

魏泰岳人头山衔草寺释志湛传一。

魏益州五层寺释法建传二。

益州招提寺释慧恭传三。

眉州隆山鼎鼻山释法泰传四。

唐终南山蓝谷悟真寺释慧超传五。

伯济国达拏山寺释慧显传六。

唐益州福成寺释道积传七(洪远　僧思　智晔)

唐益州福寿寺释宝琼传八。

唐骊山津梁寺释善慧传九。

唐终南山悟真寺释法诚传十。

唐京师会昌寺释空藏传十一。

唐京师大庄严寺释慧铨僧十二(智证　宋公)

唐雍州醴泉沙门释遗俗传十三(玄秀　史担)

唐京师罗汉寺释宝相传十四(法达)

释志湛。齐州山茌人。是朗公曾孙之弟子也。立行纯厚。省事少言。仁济为务。每游诸禽兽而群不为乱。住人头山邃谷中衔草寺。寺即宋求那跋摩之所立也。读诵法华用为常业。将终之日。沙门宝志奏梁武曰。北方山茌县人住今衔草寺须陀洹果圣僧者今日入涅槃。杨都道俗闻志此告。皆遥礼拜。故湛之亡也。寂无余恼。端然气绝。两手各舒一指。有西天竺僧解云。若二果者舒两指。验湛初果也。还收葬于人头山。筑塔安之。石灰泥涂。鸟狩不敢凌污。今犹存焉又范阳五侯寺僧。失其名。常诵法华。初死之时权殡堤下。后迁改葬。骸骨并枯惟舌不坏。雍州有僧亦诵法华。隐于白鹿山。感一童子常来供给。及死置尸岩下。余骸枯朽惟舌如故。齐武成世。并州东看山侧有人掘地。见一处土其色黄白。与旁有异。寻见一物状如两唇。其中有舌鲜红赤色。以事闻奏。帝问诸道人。无能知者。沙门大统法上奏曰。此持法华者。六根不坏报耳。诵满千遍其征验乎。乃敕中书舍人高珍曰卿是信向之人。自往看之必有灵异。宜迁置净所设斋供养。珍奉敕至彼。集诸持法华沙门。执炉洁斋。绕旋而咒曰。菩萨涅槃年代已远。像法流行奉无谬者。请现感应。才始发声。此之唇舌一时鼓动。虽无响及而相似读诵。诸同见者莫不毛竖。珍以状闻。诏遣石函藏之迁于山室云。又元魏北代。乘禅师者。受持法华精勤匪懈。命终托河东薛氏为第五子。生而能言。自陈宿世不愿处俗。其父任北肆州刺史。随任便往中山七帝寺。寻得本时弟子。语曰。汝颇忆从我度水往狼山不。乘禅师者我身是也。房中灵几可速除之。父母恐其出家。便与纳室。尔后便忘宿命之事。而常兴厌离。端拱静居。又太和初年。代京阉官自慨刑余。不逮人族。奏乞入山修道。有敕许之。乃赍一部花严。昼夜读诵礼悔不息。夏首归山。至六月末。髭鬓尽生复丈夫相。还状奏闻。高祖信敬由来。忽见惊讶更增常日。于是大代之国花严一

经因斯转盛。并见侯君素旌异记。

释法建者。广汉雒县人也。俗姓朱氏。诵经一千卷。仍多闲暇遨游偶俗。无所异焉。忽复闭门则累日不出。无所食矣。唯闻诵经。然小声吟讽。音不外彻。有人倚壁窃听临响。但闻亹亹细细。似伏流之吐波。时乃一出追从无闻武陵王东下。令弟规守益州。魏遣将军尉迟迥来伐蜀。规既降款。地内大有名僧皆被拘禁。至夜忽有光明。迥遣人寻光。乃见诸僧并睡。唯法建端坐诵经。光从口出。迥闻自到建所顶礼坐听。至旦始休。迥问曰。法师昨夜所诵名作何经。答曰。华严经下帙十卷。迥曰。何不从头诵之。答曰。贫道诵次到此耳。迥曰。法师诵得几许。答曰。贫道发心欲诵一藏。情多懈怠。今始偍千卷。迥惊疑不信。将欲试之曰。屈总诵一遍。应不劳损耶。建报曰。续诵经典沙门常事。岂惮劳苦。乃设高座。令诸僧众并执本逐听。法建登座为诵。或似急流之注峻壑。其吐纳音句呼噏气息。或类清风之入高松。聪明者才似闻余音。情疏意逸者空望尘躅。七日七夜数已满千。犹故不止。迥起谢曰。弟子兵将不得久停。请从此辞。诸僧因并释散。迥既出叹息曰。自如来寂灭之后。阿难号为总持。岂能过此。蜀中乃有如此人。所以常保安乐。奇哉奇哉。建年八十终。

释慧恭者。益州成都人也。俗姓周氏。周末废佛法之时。与同寺慧远结契勤学。远直诣长安听采。恭长往荆杨访道。远于京师听得阿毗昙论迦延拘舍地持成实毗婆沙摄大乘。并皆精熟。还益州讲授。卓尔绝群。道俗钦重。嚫施盈积。恭后从江表来还。二人相遇欣欢。共叙离别三十余年。同宿数夜语说言谈。远如泉涌。恭竟无所道。问恭曰。离别多时今得相见。庆此欢会伊何可论。但觉仁者无所说。将不得无所得耶。恭对曰。为性闇劣都无所解。远曰。大无所解。可不诵一部经乎。恭答曰。唯诵得观世音经一卷。远厉色曰。观世音经。小儿童子皆能诵之。何烦大汝许人乎。且仁者童子出家。与远立誓望证道果。岂复三十余年唯诵一卷经如指许大。是非闇钝懒堕所为。请与断交。愿法师早去。无增远之烦恼也。恭曰。经卷虽小佛口所说。遵敬者得无量福。轻慢者得无量罪。仰愿暂息嗔心。当为法师诵一遍。即与长别。远大笑曰。观世音经。如法华经普门品。远已讲之数过百遍。如何始欲闹人耳乎。恭曰。外书云。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但至心听佛语。岂得以人弃法。乃于庭前结坛。坛中安高座。绕坛数匝。顶礼升高座。远不得已。于是下据胡床坐听。恭始发声唱经题。异香氛氲遍满房宇。及入文。天上作乐雨四种花。乐则寥亮振空。花则雰霏满地。经讫下座。自为解座梵。讫花乐方歇。慧远接足顶礼泪下交连。谢曰。慧远嗅秽死尸。敢行天日之下。乞暂留赐见教诲。恭曰。非恭所能。诸佛力耳。即日拂衣长揖沿流而去。尔后访问。竟不知其所之。其寺久已湮灭。

释法泰。眉州隆山县人也。俗姓吕氏。初为道士十余年。中间忽自悟。回心正觉。因即剃除。始诵法华经。寻即通利。乃精勤写得法华经一部。数有灵瑞。欲将向益州庄潢。令一人担负。一头以笼盛钱二千。束缚经置钱上。一头是衣服。担行至地名萑桥。桥忽断泰在后。负担人俱坠水中。人浮得出。担没不见。泰于岸上槌胸号哭曰。钱衣岂非闲事。何忍溺经。即高声唱言。如能为漉得者。赏钱两贯。时有一人闻之脱衣入水没。求之数度。出入得钱与衣襆。而不得经。泰转悲泣。巡岸上下。望小洲上有一襆。命人取之。乃是经也。草木擎之宛无湿处。泰不胜欢喜。即以二千钱。偿所漉人曰。法师悲号剧丧父母。故为急觅。非是贪钱弟子。虽佣夫亦知福报。请以此钱充庄严之直。言讫遁去。更欲与言去已远矣。泰至城都装潢。以檀香为轴。表带及帙并函。将还本寺别处安置。夜夜有异香。泰勤诵持一夜一遍。时彪法师彼寺讲。夜欲看读。恒嫌泰闹乱其心。自欲往请令稍下声。乃见泰前大有人众皆胡跪合掌。彪退流汗。即移所住。泰年八十终矣。

释慧超。姓泛氏。丹阳建元人。禀怀温裕立性怀仁。弱龄厌俗。自出家后。诵法华经闻光州大苏山慧思禅师独悟一乘善明三观。与天台智者仙城命公。笃志幽寻积年请业。行优智远德冠时贤。思对众命曰。超之神府。得忍人也。及游衡岭。复与同途留诵经。停亟移岁序。自隋初廓定。北入嵩高。饵药坐禅冀言终老。隋太子勇。召集名德总会帝城。以超业行不群。特留供养。而恭慎凝摄不顾世华。及勇废免一无所涉。晚移定水高振德音。道俗归宗仰其戒范。会净业法师卜居蓝田谷之悟真寺。钦超有道躬事邀迎。共隐八年倍勤三惠。及大业承运。禅定初基。爰发诏书延入行道。屡辞砭疾。后许还山。德感物情颇存汲引。四川贵望一县官民。莫不委质投诚请传香德。并为经始伽蓝。继综羞粒。大唐伊始荣重于前。京邑名僧慧因保恭等。情慕隐沦咸就栖止。荫松偃石论详道义。皆曰。斯诚出要乐也。后卧疾少时。弟子跪问。答曰。吾之常也。长生不欣夕死不戚。乃面西正坐云。第一义空清净智观。言如入定奄遂长往。春秋七十有七。即武德五年十二月六日也。露骸松石一月余日。颜色不变。天策上将闻称希有。遣人就视。端拱如生。自超九岁入道。即诵法华五十余年万有余遍。感灵获瑞不可胜言。弟子法成等。为建白塔于寺之北峰焉。

释慧显。伯济国人也。少出家。苦心精专。以诵法华为业。祈福请愿。所遂者多。闻讲三论便从听受。法一染神弥增其绪。初住本国北部修德寺有众则讲无便清诵。四远闻风造山諠接。便往南方达拏山。山极深险重隒岩固。纵有往展登陟艰危。显静坐其中专业如故。遂终于彼。同学舆尸置石窟中。虎啖身骨并尽。惟余髅舌存焉。经于三周其舌弥红赤。柔软胜常。过后方变紫鞕如石。道俗怪而敬焉。俱

缄闭于石塔。时年五十有八。即贞观之初年也。

释道积。蜀人。住益州福成寺。诵通涅槃生常恒业。凡有宣述。必洗涤身秽净衣法座。然后开之。立性沉审慈仁总务。诸有厉疾洞烂者。其气弥复郁勃。众咸掩鼻。而积与之供给。身心无贰。或同器食。或为补浣。时有问者。积云。清净臭处心憎爱也。吾岂一其神虑耶。寄此陶练耳。皆慕其为行也。而患己不能及之。以贞观初年五月终于住寺。春秋七十余矣。时属炎夏而不腐臭。经停百日跏坐如初。莫不嗟尚。乃就加漆布兴敬巴蜀京邑诸僧受诵涅槃。其列非少。又有沙门洪远僧恩。并诵涅槃。皂素回向。远志尚敦悫情捐名利。征入会昌隆礼供给。恩道心清肃成节动人。弘福禅定两以崇德。而卑牧自处。蒙俗罕知。时弘福寺有沙门智晔者。本族江表。隋朝征入。深乐法华镇恒抄写。所得外利即用雇人。前后出本二千余部。身恒自励日写五张。年事乃秋斯业无怠。今总寺任弥勤恒业。年七十余矣。

释宝琼。马氏。益州绵竹人。小年出家。清贞俭素。读诵大品两日一遍。为常途业。历游邑洛无他方术。但劝信向尊敬佛法。晚移州治住福寿寺。率励坊郭。邑义为先。每结一邑必三十人。合诵大品人别一卷。月营斋集各依次诵。如此义邑乃盈千计。四远闻者皆来造款。琼乘机授化望风靡服。而卑弱自持先人后德。经行拥闹下道相避。言问酬对怡声谦敬。斯实量也不媚于时。本邑连比什邡诸县。并是道民尤不奉佛。僧有投寄无容施者。致使老幼之徒于沙门像不识者众。琼虽桑梓习俗难改。徒有开悟莫之能受。李氏诸族正作道会。邀琼赴之。来既后至不礼而坐。佥谓不礼天尊非法也。琼曰。邪正道殊所事各异。天尚不礼何况老君。众议纭纭颇相凌侮。琼曰。吾礼非所礼。恐贻辱也。遂礼一拜。道像并座动摇不安。又礼一拜。连座返倒摧残在地。道民相视谓是风鼓竞来周正。琼曰。斯吾所为。勿妄怨也。初未之信。既安又礼。如前崩倒。合众惊惧举掌礼琼。一时回信从受戒法。傍县道党相将叹讶。咸复奉法。时既创开释化。皆授菩萨戒焉。县令高远者。素有诚敬。承风敷导。更于州寺召僧弘讲合境倾味自此而繁。以贞观八年。终于所住。

释善慧。姓荀氏。河内温人。博通群籍统括文义。逮于九章律历七曜盈虚。皆吞若胸中抵掌符会。乃深惟世务终坠泥涂。遂解褐抽簪。创归僧伍。初在除州之彭城寺。诵法华经听收摄论。时遭寇荡兵食交侵。而慧抱饥自励奉法无殆。洗秽护净弥隆恒日。但以边邑寡学文字纰谬至于音诂众议纷然。虽复俗语时通。而慧意存雅正。周访明悟还同昔疑。乃以大业末龄。负锡西入屡逢群盗衣裳略尽。但有弊布目遮。犹执破瓶常充净用。既达关口。素阙繻文。遂即正念直前从门而度。于时中表列刃曾无遮止。孟冬十月初达京师。值沙门吉藏正讲

法华。深副本图即依听受。形服鄙恶众不纳之。乃扫雪藉地单裙[打-丁＋親]坐。都讲财唱。倾耳词句拟定经文。藏既阐扬。勇心承旨望通理义。由情存两得。不暇忍寒。欢笑熙熙如贾获宝。竟冬常尔众方美之。问以词旨片无遗忘。乃以闻法同属禅定寺。沙门法喜便脱衣迎之引至房中。智观无滥。慧又师喜。两振芳规。武德初年。随住蓝田之津梁寺。俗本骊戎。互相梗戾。率奖陶化。十室而九。然而性爱英贤。乐相延致。自西自东百有余里。名林胜地皆建禅坊。所之逃逸之俦。赖其安堵。以贞观九年正月。终于骊山之阳凉泉精舍。春秋四十有九。初慧弃掷俗典莅此玄模。言不重涉专心道业。省言节食佩律怀仁。迎顿客旅雅重经教。其有未曾觌者。要必亲观。若值行要累日诵持。以为熏习之基也。

时太原沙门慧达者。亦诵法华五千余遍。行坐威仪其声不辍。偏存物命。直视低目。地有虫豸。必回身而避。不敢跨越。有问。答曰。斯之与吾生死不定。将不先成正觉。安可妄轻之耶。以贞观八年四月。跏坐而终。人谓入定。停于五宿。既似长逝。又不臭腐。乃合床内于窟中。

释法诚。姓樊氏。雍州万年人。童小出家。止蓝田王效寺。事沙门僧和。和亦乡族所推。奉之比圣。尝有人欲害。夜往其房。见门内猛火腾焰升帐。遂即退悔。性饮清泉。洁清故也。人或弄之。密以羊骨沉水。和素不知。饮便呕吐。其冥感潜识为若此矣。诚奉佩训。勖讲法华经以为恒任。又谒禅林寺相禅师。询于定行。而德茂时宗。学优众仰。晚住云花纲理僧镇。隋文钦德请遵戒范。乃陈表固辞。薄言抗礼。遂负笈长驱。历游名岳追踪胜友。咸承志道。因见超公隐居幽静。乃结心期栖迟蓝谷。处既局狭才止一床。旋转经行恐颠深壑。便划迹开林披云附景。茅茨葺宇瓮牖疏檐。情事相依欣然符合。今所谓悟真寺也。法华三昧翘心奉行。澡沐中表温恭朝夕。梦感普贤劝书大教。诚曰。大教大乘也。诸佛智慧所谓般若。于即入净行道。重惠匠人。书八部般若。香台宝轴庄严成就。又于寺南横岭造华严堂。陻山阗谷列栋开甍。前对重峦右临斜谷。吐纳云雾下瞰雷霆。余曾游焉。实奇观也。又竭其精志书写受持。弘文学士张静者。时号笔工。罕有加胜。乃请至山舍令受斋戒。洁净自修。口含香汁身被新服。然静长途写经不盈五十。诚料其见财。两纸酬其五百。静利其货竭力写之。终部以来诚恒每日烧香供养。在其案前。点画之间。心缘目睹略无遗漏。故其克心钻注。时感异鸟形色希世。飞入堂中徘徊鼓舞。下至经案复上香炉。摄静住观自然驯狎。久之翔逝。明年经了将事兴庆。鸟又飞来如前驯扰。鸣啾哀亮贞观初年。造画千佛。鸟又飞来登上匠背。后营齐供庆诸经像。日次中时。怪其不至。诚顾山岑曰。鸟既不至。诚吾无感也。将不兼诸秽行致有此征。言已欻然飞来。旋环鸣啭

入香水中。奋迅而浴。中后便逝。前如此者非复可述。素善翰墨。乡曲所推。山路岩崖勒诸经偈。皆其笔也。手写法华正当露地。因事他行未营收举。属洪雨滂注沟涧波飞。走往看之。而合案并干。余便流潦。尝却偃横松。遂落悬溜。未至下涧。不觉已登高岸。无损一毛。又青泥坊侧有古佛龛。周氏瘗藏今犹未出。诚夜梦其处大有尊形。既觉往开。恰获古龛像。年月积久并悉剥坏。就而修理。道俗称善。斯并冥术之功。自诚开发。至贞观十四年夏末日。忽感余疾。自知即世。愿生兜率。索水浴讫又索终舆。旁自检校不许荣厚。恰至月末明相将现。无故语曰。欲来但入未假弦歌。顾侍人曰。吾闻诸行无常生灭不住。九品往生此言验矣。今有童子相迎久在门外。吾今去世。尔等。佛有正戒无得有亏。后致悔也。言已口出光明照于楹内。又闻异香苾芬而至。但见端坐俨思。不觉其神已逝。时年七十有八。然诚之诵习也一夏法华料五百遍。余日读诵兼而行之。犹获两遍纵有人客要须与语者。非经部度中不他言。略计十年之勤万有余遍。

释空藏。俗姓王氏。先祖晋阳。今在雍州之新丰焉。母初孕日。自然不食酒肉五辛。时以同尘身子故。密加异之。既诞育后。灵鉴日陈。情用高远。读诵经论思存拔济。至年十九。同佛出家。既惟一己二亲留碍。乃于父前以身四布。七日不起。恐其命绝方从所愿。即辞向蓝田负儿山中私自剃落。初赍面六斗。拟作月粮。日啖二升。三年不尽。屡感神鼎自然而至。由是增其禅诵。晨宵无辍。后依止判法师住龙池寺。钦重经论日诵万言。前后总计三百余卷。三论涅槃探穷岩穴。大业之始。以藏名称惟远道俗所闻。下敕征延入住禅定。唐运既兴崇缮法宇。有敕于金城坊建会昌寺。并请大德十人。度僧五十人。永用住持。以藏行德夙彰。又请住焉。供事弥隆极光恒美。而性乐山水志存清旷。每年仲春游浪林皋。行次玉泉。遂有终焉之思。居止载纪众聚如山。说导亡疲开悟逾广。后为亢旱。经时山泉乃竭。合寺僧众咸以惊嗟。藏乃至心祈请。其泉应时还复。远近道俗动色相欢。兼又弘操岳峙器局川停。不扰荣利不怀宠辱。济度群有不略寸阴。乃钞摘众经大乘要句。以为卷轴。纸别五经三经。卷部二十五十。总有十卷。每讲开务极增成学。闻义两持偏无迷忘。夏分常行方等忏法。贤劫千佛日礼一遍。常坐不卧垂三十年。翘勤专注难加系迹。以贞观十六年五月十二日。终于会昌。春秋七十有四。遗身于龙池寺侧。收骨起塔。观其读诵之富。振古罕俦。视其髅骨。两耳通明。顶有双孔。眼眶含窍各有三焉。弟子等追惟永往。树碑于会昌寺中。金紫光禄大夫卫尉卿于志宁为文。

释慧铨。姓萧氏。今特进宋公瑀之兄子也。父仕隋为梁公。祖即梁明帝矣。性度恢简志用冲粹。姑即隋炀之后也。自幼及长恒在宫闼。慕乐超世无因自达年既冠成。帝乃尚以秦孝王女为妻。非其愿

也。事不获已。时行伉俪。及妻终后方遂夙心。以郑氏东都预兹剃落。及武德初岁。方还京辇住庄严寺。广听众部。而以摄论为心。颇怀篇什尤能草隶。随笔所被用为模楷。故经题寺额。咸推仰之。兄钧任东宫中舍。文才之举朝廷攸属。每岁春秋相携岩岫。触兴题篇连句同韵。时以为难兄弟也。又弟智证。出家同住。即宋公之兄太府卿之子也。略荣位之好欣怀道业。勤勤自课无择昏晓。证与兄铨相次而卒。以家世信奉偏弘法华。同族尊卑咸所成诵。故萧氏法华。皂素称富。特进撰疏。总集十有余家。采掇菁华揉以胸臆。勒成卷数常自敷弘。时召京辇名僧。指摘瑕累。或集亲属僧尼。数将二十。给惠以时四事无怠。故封禄所及惟存通济。太府情好读诵为先。故生至终诵盈万遍雇人抄写总有千部。每日朝参必使傧者执经在前。至于公事微隙。便就转读朝伍仰属以为绝伦。自释化东传。流味弥远。承受读诵世罕伊人。萧氏一门。可为天下模楷矣。

释遗俗。不知何许人。以唐运初开游止雍州醴泉县南美泉乡阳陆家。镇常供养清俭寡欲。惟诵法华为业。昼夜相系乃数千遍以贞观初。因疾将终。遗嘱友人慧廓曰。比虽诵经意望灵验以生蒙俗信向之善。若身死后。不须棺盛露骸埋之。十载可为发出。舌根必烂知无受持。若犹存在。当告道俗为起一塔以示感灵。言讫而终。遂依埋葬。至贞观十一年。廓与诸知故就墓发之。身肉都销惟舌不朽。一县士女咸共仰戴。诵持之流又倍恒度。乃函盛其舌。于阳陆村北甘谷南岸为建甎塔。识者尊严弥隆信敬诵读更甚。又京城西南丰谷乡福水南史村史呵担者。少怀善念。常诵法华行安乐行。慈悲在意不乘畜产。虚约为心名沾令史。往还京省以习诵相。仍恐路逢相识。人事暄凉便废所诵。故其所行必小径左道低气怡颜缘念相续。初不告倦。及终之时。感异香气充于村曲。亲疏同怪遂埋殡之。尔后十年妻亡。乃发尸出。舌根鲜明余并朽尽。乃别标显葬。

又黄州随华寺僧玄秀者。性清慎温恭为志。常诵法华。每感征异。未以为怪。时属炎暑同友逐凉。遣召秀来欲有谈笑。既至房前。但见羽卫严肃人马伟大。怖而返告。同往共观。如初不异。转至后门其徒弥盛。上望空中填塞无际。多乘象马类杂鬼神。乃知其感通也。置而却返。明晨惭谢。朋从遂绝。秀专斯业。隋末终寺。

释宝相。姓马。雍州长安人。十九出家。清贞栖德住罗汉寺。专听摄论。深惟妄识之难伏也。无时不諠乃入禅坊。头陀自静。六时礼悔四十余年。夜自笃课诵阿弥陀经七遍。念佛名六万遍。昼读藏经初无散舍。后专读涅槃。一千八十遍。兼诵金刚般若。终于即世。然身绝患恼休健翕习。冷食粗衣随得便服。情无惮苦。又志存正业翘注晨霄。蚤虱流身不暇观采。遇患将极念诵无舍。克至大期。累属道俗以

念佛为先。西方相待勿虚度世。又属当烧散吾尸不劳铭塔。用尘庸俗。言讫而逝。年八十三。六十二夏。不畜尺财无劳僧法。

又同寺僧法达者。以诚素见称。供嚫之直用写华严八部般若。烧香自读一百余遍。而生常清洁不畜门人。单己自怡食无余粒。斯亦轻清之高士也。年登七十。便赍所读经赠同行者。但捧胜天一部以为终老。即掷公名趣云阳岩中。拥缘送死。经于四载遂卒彼山。并是即目近事。且夫读诵征感。其类繁焉。别有纪传。故不曲尽。略引数条。示光绪耳。

论曰。寻夫读诵之为业也。功务本文。经叹说行。要先受诵。何以然耶。但由庸识未剖必假闻持。昆竹不断凤音宁显。义当才登解发即须通览。采酌经纬穷搜名理。疑伪杂录单复出生。普阅目前铨品人世。然后要约法句诵镇心神。广说缘本用疏迷结。遂能条贯本支。释疑滞以通化。统略玄旨。附事用以征治。是故经云。受持读诵书写解说如法修行。斯诚诫也。世多惰学。愚计相封。以寻理为诸见。用博文为障道。故调达善星之广富。未免泥犁。槃特薄拘之寡约。尚参中圣。凡斯等议未成通论。原夫。道障之起。起乎心行。道在无滞。滞则障道。焉有多闻能为道障。夫闻本筌解。封附不行。此则滞指亡月。正违出要。是以愚夫当斯一计莫非学既未功随言便着于经律论生未曾沾。惑妄发心誓不执卷。见学教者目为文字。故使慢水覆心。膏盲谁遣。至于决断篇聚判析伪真。由来未知事逾聋瞽。既耻来问反启宁陈。遂即惟心臆断。泛浪无准。傍为启齿。何急如前。又有薄读数帙略诵短章。谓为止足。更绝欣尚。便引大集法行比丘十住不贵多读。窃以。教门宏旷待对尘劳。药病相投岂徒繁积。藏部所设止在奉持。闻而莫依校量非一。今倒想如草之蔓慢我如山之立。要资博读见有广治之能。随境流观务存祛滞之本。但以暗识未萌集熏怠构。称情昏倒反福成罪。故此方见录卷止六千。尚怖不希壅迷顿足。何论天竺遗典龙藏现经。敢慕窥求通观闻海。必能追功。起观无暇广寻。要拔苦轮方闻为饰。斯则庄严道论慧解前驱。不待抑扬自然会理。又有曲媚佛言诈辞学论。便言论作小圣吐言隐密。雕淳朴散道味已离。故我诵持无心悟入。斯言何哉。妄有穿凿。原夫。诸佛说法。本惟至道。赴接凡小方便乘权。权道多谋任机而现。或以声光动之。或以威容鼓之。法譬乱举缘事相开。以悟达为本言。以亡筌为意得。但以去圣久远时接浇浮。专宝文词罕会幽旨。所以大小诸圣。悲大道之将崩。广采了义。制明论以通教。故文云。随声取义有五过失。谤佛轻法诳人退信。斯言极矣。不量己之神府。而辄揆于成教。明佛而侮贤圣。憎爱于是由生。嗟乎法侣又何详哉。且夏屋非散材所成。大智岂庸情所构。固当通其所滞悟其所迷。不然则至圣于何起悲。正士于何扬化。事叙缘于本纪。故不广之。

# 续高僧传卷第三十。

兴福篇第九　正纪十二人　附见五人。



释明达。姓康氏。其先康居人也。童稚出家严持斋素。初受十戒便护五根。年及具足。行业弥峻。胁不着席日无再饭。外肃仪轨内树道因。广济为怀游行在务。以梁天鉴初。来自西戎至于益部。时巴峡蛮夷。鼓行抄劫。州郡征兵克期诛讨。达愍其将苦。志存拯拔。独行诣贼。登其堡垒。慰喻招引。未狎其情。俄而风雨晦冥雷霆振击。群贼惊骇恻尔求哀。达乃教具千灯祈诚三宝。营办始就昏霾立霁。山泽通气天地开朗。翕然望国并从王化。繦负排薮獭弁前趋者。其徒充泽。遂使江路肃清往还无阻。兵威不设而万里坦然。达之力也。后因行汶中。路逢有人缚豚在地。声作人语曰。愿上圣救我。达即解衣赎而放之。尝于夜中索水洗脚。弟子如言。而泥竟不脱。重以汤洗。如前不去。乃自以水灌之。其脚便净。达曰。此鱼膏也。更莫测其所从。行至梓州牛头山。欲构浮图及以精舍。不访材石直觅匠工。道俗莫不怪其言也。于时二月水竭。即下求水。乃于水中得一长材。正堪刹柱。长短合度。佥用欣然。仍引而竖焉。至四月中。涪水大溢木流

翳江。自泊村岸都无溜者。达率合皂素通皆接取。纵横山积。创修堂宇架塔九层。远近并力一时缮造。役不逾时。欻然成就。而躬袭三衣并是粗布。破便治补寒暑无革。有时在定据于绳床。赫然火起。众往扑灭。惟觉清凉。有沙门僧救者。积患挛躄。来从乞差。达便授杖令行。不移晷景骤步而返。斯阴德显济功不可识。其例甚矣。又布萨时身先众坐。因有偷者穿墙负物。既出在外迷闷方所还来投寺。遂喻而遣之。故达化行楚蜀。德服如风之偃仆也。故使三蜀氓流或执炉请供者。或散花布衣者。或舍俗归忏者。或剪落从法者。日积岁计又不可纪。以天鉴十五年。隋始兴王还荆州。冬十二月终于江陵。春秋五十有五。达形长八尺。容式伟然敷弘律训及以讲诵。乍讽俗书用悟昏识。铨序罪福无待重寻。故详略而传矣。

释僧明。俗姓姜。鄜州内部人。住既山栖。立性淳素。言令质朴叙悟非任。而能守禁自修。不随鄙俗。虽不闲明经诰。然履操贞梗。有声时俗。因游邑落往还山谷。见一隋岸屡有异光。怪而寻讨上下循扰。乃见涧底石趺一枚。其状高大。远望岸侧卧石如像。半现于外。遂加功发掘。乃全像也。形同佛相。纯如铁磺。不加錾琢宛然圆具。举高三丈余。时周武已崩。天元嗣历。明情发增勇不惧严诛。顾问古老无知来者。其地久荒榛梗。素非寺所。明自惟曰。当是育王遗像散在人间。应现之来故在斯矣。即召四远同时拖举。事力既竭全无胜致。明乃执炉誓曰。若佛法重兴。苍生有赖者。希现威灵得遂情愿。适发言已。像乃忽然轻举。从山直下径趣趺孔。不假扶持卓然峙立。大众惊嗟得未曾有。因以奏闻。帝用为嘉瑞也。乃改元为大像焉。自尔佛教渐弘。明之力也。又寻下敕。以其所住为大像寺。今所谓显际寺是也。在坊州西南六十余里。时值阴暗更放神光。明重出家。即依此寺尽报修奉。大感物心。以开皇中年卒于彼寺。余以为兴福之来。事有机会。感见奇迹。其相弥隆。略引五三用开神理。至如徐州吴寺太子思惟瑞像者。昔东晋沙门法显。历节西天历观圣迹。往投一寺。小大承迎。显时遇疾心希乡饭。主人上坐亲事经理。敕沙弥为取本乡斋食。倏忽往还。脚有疮血。云往彭城吴苍鹰家求食。为犬所啮。显怪其旋转之顷而游万里之外。方悟寺僧并非常也。及随船还。故往彭城访吴苍鹰。具知由委。其犬啮余血涂门之处犹在。显曰。此罗汉圣僧血也。当时见为取食。何期犬遂损耶。鹰闻忏咎。即舍宅为寺。自至扬都。广求经像。正济大江船遂倾侧。忽有双骨各长一丈。随波腾漾奄入船中。即得安流升岸以事奏闻。有司观检。乃龙齿也。鹰求像未获。溯江西上。暂息林间。遇见婆罗门僧持像而行。云往徐州与吴苍鹰供养。鹰曰。必如来言。弟子是也。便以像付之。鹰将像还至京。诏令模之。合造十躯。皆足下置字。新旧莫辩。任鹰探取。像又降梦示其本末。恰至鹰取还得本像。乃还徐州。每有神瑞。元魏孝文请入北台。高齐后主遣使者常彪之迎还邺下。齐灭周废。为僧藏弆。

大隋开教还重兴世。今在相州邺县大慈寺也。又京师崇义寺石影像者。形高一尺径六寸许。八楞紫色内外映彻。其源梁武太清中。有天竺僧赍来谒帝。会侯景作乱。便置江州庐山西林寺大像顶上。至开皇十年。炀帝作镇江海。广搜英异。文艺书记并委仇括。乃于杂传得影像记。即遣中使王延寿往山推得。王自虔奉在内供养。在蕃历任。每有行往函盛导前。初无宁舍。及登储贰乃送于曲池日严寺。不令外人瞻睹。武德七年。废入崇义。像随僧来。京邑道俗备得观仰。其中变现斯量难准。或佛塔形像。或贤圣天人。或山林帐盖。或三途苦趣。或前后见同。或俄顷转异。斯并目瞩而叙之。信业镜而非谬矣。贞观六年。下敕入内。外遂绝也。又梁襄阳金像寺丈六无量寿瑞像者。东晋孝武宁康三年二月八日。沙门释道安之所造也。明年季冬严饰成就。刺史郗恢创莅此蕃。像乃行至万山。恢率道俗迎还本寺。复以其夕出住寺门。合境同嗟。具以闻奏。梁普通三年。敕于建兴苑铸金铜花趺高六尺广一丈。上送承足。立碑赞之。刘孝仪为文又荆州长沙寺瑞像者。晋太元年。此像现于城北。光相奇特具如前传。形甚瑰异高于七尺。昔经夜行。人谓非类以刀击之。及旦往视乃金像也。刀所击处文现于外。梁高奉法情欲亲谒。虽加事力终无以致。后遣侍中广赍香供丹款。既达。夜忽放光似随使往。旦加延接还复留碍。重竭请祈方许从就。去都十八里。帝躬出迎。竟路放光相续不绝。白黑欣庆。在殿供养。三日已后从大通门送同泰寺。末被火烧堂塔并尽。惟像居殿岿然独存。又高齐定州观音瑞像。及高王经者。昔元魏天平定州募士孙敬德。于防所造观音像。及年满还。常加礼事。后为劫贼所引。禁在京狱。不胜拷掠。遂妄承罪。并处极刑。明旦将决。心既切至。泪如雨下。便自誓曰。今被枉酷。当是过去曾枉他来。愿偿债毕了。又愿一切众生所有祸横。弟子代受言已少时依俙如睡。梦一沙门教诵观世音救生经。经有佛名。令诵千遍。得免死厄。德既觉已。缘梦中经。了无谬误。比至平明已满百遍。有司执缚向市。且行且诵。临欲加刑诵满千遍。执刀下斫。折为三段。三换其刀。皮肉不损。怪以奏闻。承相高欢。表请免刑。仍敕传写被之于世。今所谓高王观世音是也。德既放还。观在防时所造像项。有三刀迹。悲感之深恸发乡邑。又昔弥天襄阳金像。更历晋宋迄于齐梁。屡感灵相。闻之前纪。周武灭法。建德三年甲午之岁。太原公主秉。为荆州副镇将。上开府长孙哲。志性凶顽不信佛法。闻有此像先欲毁之。邑中士女被废僧尼。掩泪痛心无由救止。哲见钦崇弥至。嗔怒弥盛。逼逐侍从。速令摧殄。令百余人以绳系项。牵挽不动。哲谓不用加力。便杖监事。人各一百牵之如故。铿然逾固。进三百人牵犹不动。哲怒弥盛。又加五百牵引方倒。声振地动。人皆悚栗。哲独喜勇。即遣镕毁之。都无惭惧。自又驰马欲报刺史。裁可百步塇然落地。失暗直视。四支不胜。至夜而卒。道俗唱快。当毁像时。于腋下倒垂衣内铭云。晋太元十九年。岁次甲午。比丘道安于襄阳西郭造丈八金像此像更三周甲午百八十年当

灭。计勘年月。兴废悉符同焉。信知印手圣人崇建容范。动发物心。生灭之期世相难改。业理之致复何虚矣。又扬都长干寺育王瑞像者。光趺身相祥瑞通感。五代侯王所共遵敬。具如前传。每有亢阳之岁。请像入宫。必乘御辇上加油帔。僧众从像以盖自遮。初虽炎赫洞天。像出中途无不雨流滂注。家国所幸。有年斯赖所以道俗恒加雨候。至陈氏祯明年中。像面转西。直月监堂屡回正南。及至晨起还西如故。具以奏闻。敕延太极殿。设斋行道。先有七宝冠在于像顶。饰以珠玉可重百斤。其上复加锦帽。经夜至晓。宝冠挂于像手。锦帽犹加头上。帝闻之乃烧香祝曰。若必国有不祥。还脱冠也。仍以冠在顶。及至明晨脱挂如故。上下同惧莫恻其征。及隋灭陈降。举朝露首面缚京室。方知其致。文帝后知乃遣迎接大内供养。以像立故帝恒侍奉不敢对坐。乃下敕曰。朕年老不堪久立侍佛。可令有司造坐像。其相还如育王本像。送兴善寺。既达此寺。形相伟壮不会即机。遂置于北面。及明见像乃在南面中门。众咸异焉。还送北面坚封门钥。明旦更看像还在南。佥皆愧悔谢其轻侮。即见在寺。图写殷矣。又梁高祖崇重释侣。欣尚灵仪。造等身金银像二躯。于重云殿晨夕礼敬。五十许年初无替废。及侯景纂夺。犹在供养。太尉王僧辩。诛景江南。元帝渚宫复没。辩乃通款于齐。迎贞阳侯为帝。时江左未定。利害相雄。辩女婿杜龛。典卫宫阙。为性凶捍。不见后世。欲毁二像为金银挺。先遣数十人上三休阁。令镵佛项。二像忽然一时回顾。所遣众人失喑如醉。不能自胜。杜龛即被打筑。遍身青肿惟见金刚力士怖畏之像。竞来打击略无休息。呻号数日洪烂而死。及梁运在陈。武帝崩背。兄子陈茜嗣膺大业。将修葬具造辒辌车国创新定未遑经始。敕取重云殿中佛像宝帐珩佩珠玉蓥饰之具。将用送终。人力既丰四面齐至。但见云气拥结围绕佛殿。自余方左白日开朗。百工闻怪同本看睹。须臾大雨横注。雷电震吼。烟张鸱吻火烈云中。流光布焰高下相涉。并见重云殿影二像峙然四部神王并及帐座一时腾上。烟火相扶欻然远逝。观者倾都咸生深信。雨晴之后覆看故所。惟见柱础存焉。至后月余有从东州来者。是日同见殿影东飞于海。今有望海者时往见之。近高齐日。沙门僧护。守道直心不求慧业。愿造丈八石像。咸怪其言。后于寺北谷中见一卧石可长丈八。乃雇匠营造。向经一周面腹粗了。而背者地。以六具拗举之。如初不动。经夜至旦忽然自翻。即就营讫移置佛堂。晋州陷日像汗流地。周兵入齐烧诸佛寺。此像独不变色。又欲倒之。人牛六十余头挽不可动。忽有异僧。以瓦木土墼坐而围之。须臾便了。失僧所在。像后降梦信心者曰。吾患指痛。其人寤而视焉。乃木伤其二指也。遂即补之。开皇十年。有盗像幡盖者。梦丈八人入室责之。贼遂惭怖悔而谢焉。其像现存。并见旌异记及诸僧录。然斯通感佛教备彰。但是福门无非灵应。窃以像避延烧狩惊邪道。影覆异术经焚不灰。灵骨之放神光。密迹之兴弘护。其相大矣。具在前闻。至如贞观五年梁州安养寺慧光师弟子母氏。贫窭内无袒衣。来入子房取

故袈裟。作之而着。与诸邻母同聚言笑。忽觉脚热。渐上至腰。须臾雷震掷邻母百步之外。土泥两耳闷绝经日方得醒悟。所用衣者遂被震死。火烧焦踡题其背曰。由用法衣不如法也。其子收殡又再震出。乃露骸林下方终销散。是知受持法服。惠及三归之龙。信不虚矣。近有山居僧。在深岩宿。以衣障前。感异神来形极可畏。伸臂内探欲取宿者。畏触袈裟碍不得入。遂得免脱。如是众相不可具纪。如上下诸例中。

释慧达。姓王。家于襄阳。幼年在道。缮修成务。或登山临水。或邑落游行。但据形胜之所。皆厝心寺宇。或补缉残废。为释门之所宅也。后居天台之瀑布寺。修禅系业。又北游武当山。如前摄静。有陈之日疠疫大行。百姓毙者殆其过半。达内兴慈施。于杨都大市建大药藏。须者便给。拯济弥隆。金陵诸寺数过七百。年月逾迈朽坏略尽。达课劝修补三百余所。皆蓥饰华敞有移恒度。仁寿年中。于杨州白塔寺建七层木浮图。材石既充付后营立。乃溯江西上。至鄱阳预章诸郡。观检功德。愿与众生同此福缘。故其所至封邑。见有坊寺禅宇灵塔神仪。无问金木土石。并即率化成造。其数非一。晚为沙门慧云邀请。遂上庐岳。造西林寺。晚阁七间栾栌重垒。光耀山势。初造之日誓用黄楠。阖境推求了无一树。佥欲改用余木。达曰。诚心在此。岂更余求。但至诚无感。故访追不遂。必心期果决。松散并变为楠。如求不获。阁成则无日矣。众惧其言四出追索。乃于境内下巢山。感得一谷并是黄楠。而在穷涧幽深无由可出。达寻行崖壁忽见一处晃有光明。窥见其中可通材道。惟有五尺余并天崖。遂牵曳木石至于江首。中途滩澓箄筏并坏。及至庐阜不失一根。阁遂得成。宏冠前构。后忽偏斜向南三尺。工匠设计取正无方。有石门涧当于阁南。忽有猛风北吹还正。于今尚在。晚往长沙。铸钟造像。所至方面若草从焉。倾竭金贝者。兢兢业业恐其不受。达任性造真言无华绮。据经引喻笃励物情。然其形服弊粗殆不可睹。外综繁殷内收理静。傍观沉伏似不能言。而指撝应附立有成遂。斯即处烦不挠。固其人矣。又为西林阁成。尊容犹阙。复沿江投造修建充满。故举阁圆备。并达之功。大业六年七月晦日。旧疾忽增。七日倚卧。异香入室旋绕如云。阁中像设并汗流地。众见此瑞审达当终。官人检验具以闻奏。达神志如常。累以余业。奄尔长逝。年八十七矣。

释僧晃。姓冯氏。绵州涪城南昌人。形长八尺。颜貌都伟。威容整肃。动中规矩。而鹰眼虎身鹅行象步。声气雄亮志略宏远。纲维法任有柱石焉。故使岷巴领袖咸所推仰。昔年在志学。文才博达。时共声誉。尝梦手擎日月太虚中坐。便晃然厌俗。欣慕出家。私即立名为僧晃也。父母未之许。拘械两足牢系屋柱。决意已绝誓心无改。不移旦夕锁自然解。乃叹曰。夫志之所及也。山岳以之转。江河以之绝。

城台以之崩。瀛海以之竭。日月为之潜光。须弥为之崩颓。星辰为之改度。嘉树为之藏摧。况复金木之与桎梏。奚足以语哉。二亲顾其冥感。任从道化。依象法师出家受业。学通大小夙夜匪懈。会梁末周初佛法淆滥。行多浮略迂诞毗尼。晃具戒未闻。而超然异表。少能精苦性自矜持。卒非师友所成立也。众皆挹其神宇。密相高尚。及升坛之后。偏攻十诵。数年劬劳朗鉴精熟。研微造尽彬郁可崇。周保定后更业长安。进学僧祇讨其幽旨。有难必究是滞能通。又于昙相禅师禀受心法。观道圆净由此弥开。又于开禅师方等行道。洞入时伦无与相映。自此罕得而传者。由多营福业劳事有为。是以隐坠世不称也。既而遐迩讽德。声闻天庭。武帝下敕。延于明德殿。言议开阐弥遂圣心。乃授本州三藏。大隋启祚面委僧正。匡御本邑。而刚决方正赏罚严平。绵益钦风贵贱攸奉。前后州主十有余人。皆授戒香断恶行善。开皇十五年。又于寺中置头陀众。僧事蠲免以引堕者。仁寿以后。重率寺众共转藏经。周而复始初不断绝。供给嚫锡一出俗缘。皆晃指授。故福报所至如泉不穷。僧业茂盛方类推举。以武德冬初。终于所住之振向寺。春秋八十五矣。初未终前。佛堂莲华池自然枯竭。池侧慈竹无故雕死。寺内蔷薇非时发花晔如夏月。众以荣枯两瑞不无生灭之怀德异常伦故。感应之所期耳。

释住力。姓褚氏。河南阳翟人。避地吴郡之钱塘县。因而家焉。宿植胜因早修慧业。甫及八岁出家学道。器宇凝峻虚怀接悟。声第之高有闻缁俗。陈中宗宣帝。于京城之左造泰皇寺。宏壮之极罄竭泉府。乃敕专监百工。故得揆测指撝面势严净。至德二年。又敕为寺主。值江表沦亡僧徒乖散。乃负锡游方访求胜地。行至江都。乃于长乐寺而止心焉。隋开皇十三年。建塔五层。金槃景耀峨然挺秀。远近式瞻。至十七年。炀帝晋蕃又临江海。以力为寺任缮造之功故也。初梁武得优填王像神瑞难纪。在丹阳之龙光寺。及陈国云亡道场焚毁。力乃奉接尊仪及王谧所得定光像者。并延长乐身心供养。而殿宇褊狭未尽庄严。遂宣导四部王公黎庶。共修高阁并夹二楼。寺众大小三百余僧。咸同喜舍毕愿缔构力乃励率同侣二百余僧。共往豫章刊山伐木。人力既壮。规摹所指妙尽物情。即年成立。制置华绝。力异神工。宏壮高显挺冠区宇。大业四年。又起四周僧房。廊庑斋厨仓库备足。故使众侣常续断绪无因。再往京师。深降恩礼还至江都。又蒙敕慰。大业十年。自竭身资。以栴檀香木。模写瑞像并二菩萨。不久寻成同安阁内。至十四年。隋室丧乱道俗流亡。骸若萎朽充诸衢市。誓以身命守护殿阁。寺居狐兔顾影为俦。啜菽饮水再离寒暑。虽耆年暮齿。而心力逾壮。泥涂褫落周匝火烧。口诵不辍手行治葺。贼徒雪泣见者哀叹。往往革心相佐修补。皇唐受命弘宣大法。旧僧余众并造相投。邑室虽焚此寺犹在。武德六年。江表贼帅辅公祐。负阻缮兵戈潜图反叛。凡百寺观撤送江南。力乃致书再请。愿在阁前。烧身以留寺

宇。祐伪号尊称。志在倾殄。虽得其书全不顾遇力谓弟子曰。吾无量劫来积习贪爱。不能捐舍形命以报法恩。今欲自于佛前取尽决。不忍见像济江。可积干薪自烧供养。吾灭之后像必南渡。衣资什物并入尊像。泣服施灵理宜改革。便以香汤沐浴加趺面西。引火自焚卒于炭聚。时年八十。即武德六年十月八日也。命终火灭。合掌凝然。更足阁维。一时都化。初力在佛前焚时。群鹊哀鸣。其声甚切。右绕七匝方始飞去。及身没后像果南迁。殿阁房廊得免煨烬。法宝僧众如畴昔焉。门人慧安智赜者。师资义重甥舅恩深。为树高碑于寺之内。东宫庶子虞世南为文。今像还归于本阁云。

释智兴。俗缘宋氏。洛州人也。谦约成务厉行坚明。诵诸经数十卷并行法要偈数千行。心口相师不辍昏晓。住禅定寺。今所谓大庄严也。初依首律师随从讲会。思力清撤同侣高之。征难鳞错词锋惊挺。又能流靡巧便不伤伦次。时以其行无诤也。大业五年仲冬。次掌维那。时钟所役奉佩勤至僧徒无扰。寺僧三果者。有兄从帝南幸江都。中路亡没。初无凶告。忽通梦其妻曰。吾行从达于彭城。不幸病死。生于地狱。备经五苦。辛酸叵言。谁知吾者。赖以今月初日蒙禅定寺僧智兴鸣钟发声响振地狱。同受苦者一时解脱。今生乐处思报其恩。可具绢十匹奉之并陈吾意。从睡惊觉怪梦所由。与人共说初无信者。寻又重梦。及诸巫觋咸陈前说。经十余日凶问奄至。恰与梦同。果乃奉绢与之。而兴自陈无德。并施大众。有问兴曰。何缘鸣钟乃感斯应。兴曰。余无他术。见付法藏传。罽腻吒王剑轮停事。及增一阿含钟声功德。敬遵此辙。苦力行之。每冬登楼寒风切肉。僧给皮袖用执钟槌。余自厉意露手捉之。严寒裂肉掌中凝血。不以为辞。又至诸时鸣钟之始。愿诸贤圣同入道场。然后三下。将欲长打。如先致敬。愿诸恶趣闻此钟声俱时离苦。如斯愿行志常奉修。岂惟微诚遂能远感。众服其言。以贞观六年三月。遘疾少时自知后世。舍缘身资召诸师友。因尔陈别。寻卒庄严。春秋四十有五。葬于杜城窟中。弟子善因。宗师戒范讲四分律。讲法华经冥神福慧著闻京邑。

释道积。河东安邑人也。俗姓相里。名子材。既莅玄门更名道积。其先盖郑大夫子产之苗裔矣。昔子产生而执拳。启手观之。文成相里。其后因而氏焉。父宣恢廓有大志。好学该富。宗尚严君。积早习丘坟。神气爽烈。年二十将欲出家。未知所适。乃遇律师洪湛。见而异之。即为剃落。晦迹双岩。又依法朗禅师希求心学。绝影三载不出山门。然为幽证自难圣教须涉。开皇十三年。辞师擐钵周行采义。路经沧冀就远行寺普兴法师。寻学涅槃庆所未闻。乃经四载情通三事。为门学所推。至十八年入于京室。供宝昌寺明及法师咨习地论。又依辩才智凝法师摄大乘论。于十义熏习六分转依无尘惟识。一期明悟。仁寿二年。又往并州武德寺沙门法棱所。听采地持。故得十法三

持毕源斯尽。四年七月。杨谅作乱。遂与同侣素杰诸师。南旋蒲阪。既达乡壤法化大行。先讲涅槃后敷摄论。并诸异部往往宣传。及知命将邻。偏弘地持。以为诫勖之极。特是开心之要论也。故成匠道俗并润朱蓝。结宗慈训远近通洽。而深护烦恼重慎讥疑。尼众归依初不引顾。每谓徒属曰。女为戒垢。圣典常言。佛度出家损减正法。尚以闻名污心。况复面对无染。且道贵清显。不参非滥。俗重远嫌。君子攸奉。余虽不逮请遵其度。由此受戒教授没齿未登。参谒咨请不听入室。斯则骨梗洁己。清贞高蹈。河东英俊莫与同风。先是沙门宝澄。隋初于普救寺创营大像百丈。万工才登其一。不卒此愿而澄早逝。乡邑耆艾请积继之。乃惟大造之未成也。且引七贵而崇树之。修建十年雕庄都了。道俗庆赖欣喜相并。初积受请之夕。寝梦崖傍见二师子。于大像侧连吐明珠相续不绝。既觉惟曰。狩王自在。则表法流无滞。宝珠自涌。又喻财施不穷。冥运潜开。功成斯在。即命工匠。图梦所见于弥勒大像前。今犹存焉。其寺蒲阪之阳。高爽华博。东临州里南望河山。像设三层岩廊四合。上坊下院赫奕相临。园硙田蔬周环俯就。小而成大。咸积之功。撝空树有。皆积之力。而弊衣菲食轻财重命。普救殷赡追静归闲。为而不恃即处幽隐。天怀抗志顿绝人世。不令而众自严。不出而物自往。仆射裴玄真宠居上宰。钦其令问频赠香衣。刺史杜楚客。知人之重。造展求法。其感动柔靡。皆此类也。往经隋季拥闭河东通守尧君素。镇守荒城偏师肆暴。时人莫敢窃视也。欲议诸沙门登城守固。敢谏者斩。玄素同忧无能忤者。积愤叹内发不顾形命。谓诸属曰。时乃盛衰法无隆替。天之未丧斯文在斯。且沙门尘外之宾。迹类高世。何得执戈擐甲为御侮之卒乎。遂引沙门道悉神素。历阶厉色而谏曰。贫道闻人不畏死不可以死怖之。今视死若生。但惧不得其死。死而有益是所甘心。计城之存亡。公之略也。世之否泰。公之运也。岂五三虚怯而能济乎。昔者汉钦四皓。天下隆平。魏重干木。举国大治。今欲拘系以从军役。反天常以会灵只。恐纳不祥之兆耳。敢布腹心愿深图之。无宜空肆一朝自倾。于后为天下笑也公若索头与头。仍为本愿。必纵以残生逼充步甲者。则不知生为何生。死为何死。积陈此语傍为寒心。素初闻谏重积词气。但张目直视曰。异哉斯人也。何乃心气若斯之壮耶。因舍而不问。果诣积陈忏。尧素以杀戮无度骋其毒心。加又举意轻陵。虽当时获寝。而祸作其兆。卒为城人薛宗所害。自积立性刚果志决不回。遇逢嗔忿动为鱼肉。既出家后。诃责本缘。挫拉无情。转增和忍。岁登耳顺。此行弥隆。习与性成。斯言不爽。以贞观十年九月十七日。终于本寺。春秋六十有九。初积云疾的无所苦。自知即世告门人曰。吾今七十有五。吾卒今年矣。其徒曰。师六十九矣。何遽辞耶。告曰。死生法尔。吾不惧也。且老僧将年七十。刺史貌吾增为六岁。故其命在旦夕。宜深克励视吾所行。又曰。经不云乎。世实危脆无牢强者。去终三日钟不发声。逝后如旧。众咸哀叹。

释德美。俗姓王。清河临清人也。年在童稚。天然乐善。口中所演恒铺赞呗。拥尘聚戏必先景塔。每见形像生知礼敬。由是亲故密而异之。知非绍续之胤也。任从师学。十六辞亲投诸林野广访名贤用为师傅。年至十九方蒙剃落。谨敬谦恪专思行务。虽经论备阅而以律要在心。故四分一部薄通宗系。追求善友无择遐迩。洁然自厉不群非类。开皇末岁。观化京师受持戒检。礼忏为业。因往太白山诵佛名经一十二卷。每行忏时诵而加拜。人以其总持念力功格涅槃。太白九陇先有僧邕禅师。道行僧也。因又奉之而为师导。从受义业亟染暄凉。后还京辇住慧云寺。值默禅师又从请业。默即道善禅师之神足也。善遵承信行普功德主。节约形心不衣皮帛。默从受道。闻见学之望重京都。偏归俗众。美依承默十有余年。三业随从深相器待。所以每岁礼忏将散道场。去期七日苦加励勇。万五千佛日别一遍。精诚所及多感征祥。自尔至终千有余遍。故默之弘奖福门开悟士俗广召大众。盛列檀那利养所归京辇为最。积而能散。时又珍重。常于兴善千僧行道。期满嚫奉人别十缣。将及散晨外赴加倍。执事惧少依名付物。默闻告曰。何有此理不成僧义。必若约截凡圣难知。但当供养不虑虚竭。库先无贮物出散之晨及设大会七众俱集。施物山积新旧咸充。时又钦之。谓其志大而致远。故使灵只冥助也。不然谁能睹斯不惧耶。故自开皇之末。终于大业十年。年别大施。其例咸尔。默将灭度。以普福田业委于美。美顶行之。故悲敬两田年常一施。或给衣服。或济糇粮。及诸造福处多有匮竭。皆来祈造通皆赈给。又至夏末。诸寺受盆。随有盆处皆送物往。故俗所谓普盆钱也。往住禅定斯事无殆。大业末岁。夏召千僧七日行道。忽感异人形服率然来。告美曰。时既炎热。何不打饼以用供养。美曰。面易办也。人多饼坏。何由可致。便曰。易可办耳。且溲三十斛面。作两日调。饼不坏也。即随言给。但云多办盆水槽多贮冷水。明旦将设。半夜便起打面捶案。鼓动人物。僧俗聚观惊乱眼耳。须臾打切面已。将半命人煮之。随熟内水。自往搅之。及明行饼。皆讶紧韧抽拔难断。千人一饱咸共欣泰。试寻匠者通问失所。余有槽瓮中饼。日别供僧。乃尽限期一无烂坏。合众悲庆感通斯应。武德之始。创立会昌。又延而住。美乃于西院造忏悔堂。像设严华堂宇宏丽。周廊四注复殿重敞。誓共含生断诸恶业。镇长礼悔洁净方等。凡欲进具必先依凭。荡涤身心方登坛位。又于一时所汲浴井忽然自竭。徒众驻立无由洗忏。美乃执炉临井。苦加祈告。应时泉涌。还同恒日。时共宗焉。所畜舍利藏以宝函。随身所往必赍供养。每诸起塔祈请散之。百粒千粒随须而给。精苦所感随散随满。由是增信弥隆。勤恳不绝。又年经秋夏。常行徒跣。恐蹈虫蚁。慈济意也。或行般舟。一夏不坐。或学止过。三年不言。或效不轻通礼七众。或同节食。四分之一。如斯杂行其相纷纶。即目略舒差难备举。生常辍想专固西方。口诵弥陀。终于命尽。以贞观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合掌称佛卒于寺院。春秋六十三矣。乃送于南山鸱鸣堆。后又

收骸于梗梓谷起塔。弟子等树碑于会昌寺。侍中于志宁为文。又京邑沙门昙献者。亦以弘福之业功格前贤。身令成范众所推揖。所造福业随处成焉。故光明宝阁冠绝寰中。慈悲佛殿时所惊异。人世密尔故不广焉。

释慧胄。姓王。蒲州蒲阪人。少在道门乐崇福事。受具已后师表僧祇。及至立年又专禅诵。晓夕相继偏重法华。后住京邑清禅寺。草创基构并用相委。四十余年初不告倦。故使九级浮空重廊远摄。堂殿院宇众事圆成。所以竹树森繁园圃周绕。水陆庄田仓廪碾硙。库藏盈满莫匪由焉。京师殷有无过此寺。终始监护功实一人。年至耳顺便辞僧任。众以勤劬经久。且令权替。及于临机断决。并用咨询。寺足净人无可役者。乃选取二十头。令学鼓舞。每至节日设乐像前。四远问观以为欣庆。故家人子弟接踵传风。声伎之最高于俗里。遇患极困自然知卒。香汤沐浴正理衣襟。曰吾有小罪须加重病。事由营造掘凿故也。至于终晨。言气不昧。告弟子曰。酬债了矣。吾其去矣。寻声而卒。春秋六十有九。即贞观初年也。乃露骸收葬。为起方坟。就而铭之。时京邑会昌有沙门法素者。倜傥不伦。操业奇卓。雅为众怪。本师智顗专行劝福。昔在江表。游适所至皆设万人大会。夜告才竟明即成办。此例非一。隋末东都婴城自固。肌骨相望有若块焉。寺有金像二躯各长一丈。素不忍见斯穷厄。取一融破籴米作糜餧诸饿者。须臾米尽。又取欲坏。时沙门辩相。与诸僧等拒诤不与。素曰。诸大德未知至理也。昔如来因地为诸众生。尚不惜头目髓脑。或生作肉山。或死作大鱼。以济饥餧。如何成果。复更贪惜化形。必不然矣。素今身肉堪者亦所不惜。大德须知。今此一像若不惠给众生城破之后亦必从毁。则坠陷多人。何如素今一身当也。众不许之。及伪郑降日。像先分散。如其言焉。然其言行谲诡。险而难遵。其例不一。后入京室。卒会昌寺。

释智通姓陈。住梓州。八岁出家。为正道法师弟子。后诵法华并讲在牛头山。善持威仪奉戒贞苦。降伏皇老。士女奏章必杖之五十。远近皆惮。寺宇成就。惟其终始。合众畏慑无蓄私财者。常有双鹅依时听讲。讲百余遍两度放光。至贞观二十三年十月十三日告众。吾造山寺可用十万贯。恨未周备。今便永别。言讫而卒。春秋九十七矣。小食时终。合寺房堂皆动而作白色。经一食顷。

释慧震。姓庞。住梓州通泉寺。身长八尺。后听嵩师三论。大领玄旨。福力所被蜀部遥推。嵩之还南。得袈裟二百领以赠路首。每年正月转藏经。千人袈裟奉施无阙。常弘三论听众百余。忽于高座似闷见人。语曰。西山头好造大佛。既觉下座。领众案行。中堪造像两边泉流。即命石工镌錾座身。高百三十尺。贞观八年。周备成就。四面

都集。道俗三万庆此尊仪。其像口中放大白光。远近同奉。先有一马日行五百。曾经入阵余马并死。惟此得还。至十四年七月。忽自嘶鸣。不食三日。震闻毛竖。有一异僧名为十力。语震曰。马与主别。主当先行。来年正月十五日。日正中时应入涅槃。法师须散财物无留于后于身何益。言已而隐。莫知其由。先造藏经。请僧常转开大施门。四远悲敬来者皆给。至终年初又请众僧。读经行道作三七日。俗缘昆季内外皆集。至于八日香气郁勃充满寺中。倾邑道俗共闻异香。舍散山积。至十五日气犹不歇。从旦至午寺内树木土地皆生莲华。众睹奇瑞知其即世。震曰。嘉相已现不容待满。便行嚫施。早食讫手执香炉。绕卢舍那三匝。还于佛前胡跪正念。大众满堂。不觉已逝。春秋六十有六。停丧待满香气犹存。兄弟三人各舍五十万。于墓所作僧德施及以悲田。作石塔高五丈。龛安绳床。扶尸置上。经百余日犹不委仆。道俗万余悲凉相结云。

释慧云。姓王。太原人也。远祖避地止于九江。弱年乐道。投匡山大林寺沙门智锴而出家焉。锴亦标领当时。有声出世。而云慷慨时俗。精厉归从。故得独异恒伦不拘物累。致有大节大务偏所留心。时年二十有五。达禅师者。江淮内外所在兴造。事力不遂咸来祈请。云为寺庙毁坏故致邀延。达不许之。云以来告不申便陈死请。委身在地涕泗滂沱。流迸涂漫满五尺许。又以头叩地。青肿覆眼。加诸誓愿曰。若不蒙赴。云亦投江。达见其意盛。欻然回意。云即前告道俗。所在迎候。披草望山。行不由径。路值群虎。不暇驻目。延达至山。须有经始。溯流诸处检校功德。时属严冬冰拥船路。崩砂颓结屡阻舟人。云乃急系衣裳。破冰挽缆腰胯以下凌凘截肉。流血凝住不觉疲苦。自此船行二百余里。方登所在。其恳诚难继。并例此也。隋季末龄。中表贼乱。有林士弘者。结众豫章伪称楚帝。伪尚书令鄱阳胡秀才。亲领士众临据九江。因感发心。欣写庐山东林文殊瑞像。尽所镇境访监护者。道俗佥议。以云有出众之奇。雅当此选。炉锤既办便就镕范。光仪乃具。惟颈及胁两处有孔。时众未之悟也。其年秀才伪敕。所追有像色金百二十两盛以竹筒。云以贼徒蜂起无方守护。并用付才。又以念诵铜珠一环。遗才为信。行至宫亭。军士乞福。才得便风举帆前引。于江中路遭浪船没。财物荡尽惟人达岸。才诸无所恨。但失像色金。烦冤江畔呼嗟不绝。誓愿不成深为业也。须臾金筒随浪逆流。并遗铜珠。前后相继。泛隐向岸就才。既获色金。举众同叫欢欣无量。计被没处至所出岸三十余里。重而能浮。逆波相授。军民通怪惊异灵感。及才之遇害也刃开颈胁。恰符像焉。初才之欲击贼。以金用委叔父晓禅师。及楚都既覆群寇交侵。晓用弊布裹金。担以避难。不免为贼所夺。既失像金取求无计。寻有贼中来者。盗金投晓。俱不知是金担也。晓得本金。委云成就。光相超挺今在山阁。初铸像时。有李五戒者。私发愿曰。若镕金日誓然一臂。云为模样早成遂前

期日。李氏不知已铸。乃梦像曰。汝先愿然臂。如何违信耶。李氏梦寤。因始知之。即于像前以刀解臂。蜡布缠骨而烧焉。又感征应。略其事也。云以江介威纡。累逢草窃。经论乃积。而戒律未弘。远趣帝京躬参学府。值首律师当阳开化。大适本志悲喜交并。采掇行务有闻朝省。下敕令住弘福。而形貌长伟。骨面多髯。言晤成章。众所知识。偏能读诵。颇盛威容。故斋福大集。恒居坐首。群公卿士侧席虚心。一举五卷须臾寻了。未闻[口*束]噎莫不嘉尚。然其程器。即目故略叙之。

论曰。夫住持之相。其例乃多。包举精博要惟二种。道法弘世。则静倒绝其生源。相法所持。则导昏开其耳目。宗途既阐。万代奉其风规。虽或中微。终亦依之成则昔如来创化。寺开须达之源。塔现古今初惟积土之渐。沿斯已后福事弥隆。无忧之碣林繁。有信之园星布。自摩滕入洛。其相先扬。建寺以宅僧尼显福门之出俗。图绘以开依信。知化主之神工。故有列寺将千缮塔数百。前修标其华望。后进重其高奇。遂得金刹干云。四远瞻而怀敬。宝台架迥。七众望以知归。并弘道之初津。摄度之权术也。至如引风治阁。出慧达之深诚。传声停毒。寔智兴之通感。僧明志开遗寄。僧晃操动幽明。达公因治水而集材。美上假冥圣而陈供。慧云贞烈。黄金以之不沈。道积抗言。白刃由斯不拔。若斯监护。不蔑由来。然则经理众事。论陈退没。并由志节素少情非巧能。致涉艰违便亏誓愿。功败垂成。义当斯也。昔如来在世。躬治院门。大集僧务。非圣不履。迦葉之营五寺。恒预蹋泥。目连之任月直。常供扫地。是以福事之来。导引逾远。下凡祖习。故是常科。而顷世惰窳每多欺负。睹涂塔为庸夫。谓引材为竖伍。出道无宜。行施入俗有绝清心。斯语不伦殊乖正则。故天报为贵。尚行乞于人间。圣果为高。犹被饿于僧部。斯徒众矣。略举可知。是以福智二严。空有两谛。大经大论盛列纲猷。即可师承难为排斥。且自世有诸福。其流多杂。倚傍了经陈扬疑伪。隋祖开皇之始。释教勃兴。真伪混流恐乖遗寄。乃敕沙门法经。定其正本。所以人中造者五百余卷。同并燔之。余不尽者随方间出。比诸经藏惟录正本。通数则有三万余卷。已外别生杂集。并不写之至于疑伪时复抄录。斯由未曾陶练故致此涉。试为论之。至如药师行事。源出宋朝。比用在疑。颇存沿俗。隋炀洛水彦琮所翻。义节全同。文铺少略。斯则梵本有据。祈福之元宰也。但以世惟相有非相。何以晓心。大圣逗机任物。而敷此要。如说行者必致攘除。恐涉怀己自亏名实。故彼文云。口为说空。行在有中。诚言得矣。或有精专恳苦厚供弥隆而所祈无应者。则往业坚明。定须酬偿。故文云。惟除宿殃余则可脱。然则业无永定。皆可转除。任业增生。无成圣义。故经明忏止约内心。有愧则亡。无惭斯有。三报轻重具显涅槃。六根淳薄亦陈实观。是知宿殃不请。例是别时。通诸理教义须隐括。又有普贤别行金光总忏。多归清

众事乖通俗。比有行事执著者多。遍告虽来皆亏法利。故彼文云。诸业障海从妄想生。还须体妄。乃倾前业。今则缘念彼此。我所两存倒想逾增。故难遭圣义应。尘无以表达真。识有以明通俗。在凡下位行渐若斯。顺旧常熏理非筌悟。梁初方广。源在荆襄。本以厉疾所投祈诚悔过。哀兹往业悲恸酸凉。能使像手摩头。所苦欻然平复。同疾相重遂广其尘。乃依约诸经抄撮成部。击声以和动发恒流。谈述罪缘。足使汗垂泪泻。统括福庆。能令藏府俱倾。百司以治一朝万化惟通一道被时济世。谅可嘉之。而恨经出非本。事须品藻六根大忏。其本惟梁武帝亲行情矜默识。故文云。万方有罪。在予一人。当由根识未调。故使情尘滥染。年别广行。舍大宝而充僮仆。心力所被感地震而天降祥。是称风靡郁成恒则。有陈真观。因而广之。但为文涉菁华。心行颇淡。原夫忏悔之设。务在专贞。欲使肝胆露于众前。惭愧成于即日。固得罪终福始。言行可依。如文宣之制净住。言词可属。引经教如对佛。述厌欣如写面。卷虽二十。览者不觉其繁。文乃重生。读人不嫌其妨。世称笔海。固匪浮言。又有妄读忏文行于悔法。罪事丛杂不解。位以十条。因构烦拏。未知本于三恼。浪诵尽纸。昏愦通于自他。为师难哉。堕负归于彼此。如斯遣累未曰清澄。固约前论薄为准的。六道慈忏源亦同前。事在岁终方行此祀。道别开奠海陆之味毕陈。随趣请祝。慈悲之意弘矣。原夫。六道至果趣别重轻。人含十等之差。余则举例可悉。阿含所述入处鬼道。有亲供祭心生随喜。心喜身饱故曰充饥。非由供福业令自受。以正法义理有所从。无有自作他人受果。斯则目连饭母事也。自外五趣报局所收。随报位隔无由通给。今则道别陈奠。恐非临飨。然又报得诸通。事含生趣不妨他心彻视待会而从祭酹。自此已外其例难收。或度星安宅决明罪福。占察投轮怀疑结线。同归浅俗未入深经。然罪积由来福兴伊始。俱惟妄想而善卦难谐。愚凡所履谅参其用。又有不揆分量登冒圣贤。端然思道克成位地。此并想心怀道不识道是妄心知妄思心不起有起实归惟识。识心达俗知何不为。用此投轮应分业相。又有方等佛名般舟诵咒。多以梦王表净。准此用显浇淳。且梦惟冥妄想象尚取依凭。况在现轮举掷其心可准。若夫惑业所起。梯构有因。惑必违理而生。故忏务观其理。业生依事而起。故忏还须缘。事悔必勤身营构。惭愧为其所宗。理悔必析破我人。知妄是其大略。并如别录。悔法广之。是知释宗一化。大较三门。若乐罪时须弘福事。因修福故便起想着。则应破遣教思理观。如斯易夺集业可期。若滞此三全乖教意。惟夫。大圣垂世末欲增生。福顺情欣。还资故习。义须思择。断结入道。斯言极矣。世不达者。以福为道。耽附情缠。用为高胜。正是戒见二结所收。我倒常行。何能遣缚。是以通人。审权实之有从。达界系之无爽。明惑性之重轻。晓分量之优劣。莫不以罪障天人一向须舍。福为有基虽行不普。由诸八禅滞情六度不净事观及世顺善皆为有法。大论明言计并封心故非道业。至如色有初定。凡圣通行。非想极居。无生不止。终乖

出要未静轮回。但为封迷不厌故也。况以乱善用充静业。有识闻之足为殷鉴。流俗儒素尚捐固我之心。但谓我能行之。故非清荡所摄。岂得心用浮动。触境增迷妄计为道。一何可笑。复闻福为有本潜神不修。身行处世何能无事。事涉罪福理必通知。且如衣食四资。无时不假。佛制取纳。惟依观门。轻侮对治。斯诚罪也。奉观勤行。斯诚福也。谓我能行。便成违理。我不能行。又是违事。违事则业系三途。违理则福缠诸欲。在凡使性何能静心。入止正见方倾苦趣。故知因修世相知何不为。惟勤观用渐当缺有。不尔沉沦还归无始。伊我同舟可不免哉。

## 续高僧传卷第三十一

杂科声德篇第十　正传十二　附见八。

陈杨都光宅寺释慧明传一。

高齐邺下沙门释道纪传二。

隋京师定水寺释法称传三(智云)

隋杭州灵隐山天竺寺释真观传四。

隋苏州栖霞寺释法韵传五。

隋东都慧日道场释立身传六(慧宁　广寿)

隋西京日严道场释善权传七(法纲)

隋东都慧日道场释智果传八(玄应　智骞)

隋京师日严道场释慧常传九(道英　神爽)

唐京师玄法寺释法琰传十。

唐京师定水寺释智凯传十一。

唐京师法海寺释宝岩传十二。

释慧明。不知何人。貌仪象胡。故世以胡明为目。然其利口奇辩锋涌难加。摛体风云铭目时事。吐言惊世闻皆讽之。后乃听采经论。傍寻书史。捃掇大旨不存文句。陈文御世多营斋福。民百风从其例遂广。众以明骋炫唇吻机变不思。诸有唱导莫不推指。明亦自顾才力有

余。随闻即举。牵引古今包括大致。能使听者欣欣恐其休也。宣帝在位大建五年。将事北征观兵河上。已遣大都督程文季等。领军淮浦与齐对阵。雄气相倾。帝甚忧及。乃于太极殿命龟卜之。试卦腹文飒然长裂。君臣失色为不祥也。即请百僧斋。时一会临中。猶猝未测所由。及行香讫乃陈卜意。明抗声叙致又述缘曰。卜征龟破。可谓千里路通。既其文季前锋岂不一期程捷。时以为浮饰也。至四月中。次大小岘与齐大战。俘虏援兵二十余万。军次谯合。吕梁彭越前无横阵。故下敕云。今岁出师薄伐边服。所获梁土。则江淮二百许城。东西五千余里。然龟腹长文号千里也。远验明言宛同符契。故明承此势。为业复隆。偏意宗猷。达悟登白者。其量弘矣。不测其终。

释道纪。未详氏族。高齐之初。盛弘讲说。然以成实见知。门学业成分部结众。纪用欣然。以教习之功成遗业也。天保年中。秋初立讲。纪引众首。出邺城南。彼旧门人又引众入。正于阍侧欻尔相值。纪曰。卿从何来。殊无礼也。如何师范辄抗拒耶。既不倾屈。理宜下道。彼曰。法鼓竞鸣。利建斯在。声荣之望。师资焉有。纪不答。自为下道出于城外。回首告其属曰。吾讲成实。积三十载。开悟匠导望有功夫。解本拟行斯遗诫也。今解而不行还如根本不解矣。徒失前功终无后利。往不可追来犹可及。请并返京。吾当别计。乃退掩房户。广读经论。为彼士俗而行开化。故其撰集名为金藏论也。一帙七卷。以类相从。寺塔幡灯之由。经像归戒之本。具罗一化大启福门。论成之后。与同行七人出邺郊东七里而顿。周匝七里。士女通集为讲斯论。七日一遍。往必荷担不耻微行。经书塔像为一头。老母扫帚为一头。齐佛境内有塔斯扫。每语人曰。经不云乎。扫僧地如阎浮。不如佛地一掌者。由智田胜也。亲供母者。以福与登地菩萨齐也。故其孝性淳深。为之缝补衣着食饮。大小便利必身经理。不许人兼。有或助者。纪曰。吾母也。非他之母。形骸之累并吾身也。有身必苦。何得以苦劳人。所以身为苦先。幸勿相助。因斯以励道俗。从者众矣。又复劝人奉持八戒。行法社斋不许屠杀。所期既了又转至前。还依上事周历行化。数年之间绕邺林郊。奉其教者十室而九。有同侣者故往候曰。比行化俗。何如道耶。纪曰。彼讲可追。今则无悔。既往不咎。知复何言。后遭周氏吞并玄教同废。呼嗟俗壤每崇斯业。及开法始更广其门。故彼论初云邪见者是也。所以世传。何隐论师造金藏论。终惟纪也。故改名云。然其所出抄略正文。深可依准。后不测其终。

释法称。江南人。通诸经声清响动众。陈氏所化举朝奉之。又善披导即务标奇。虽无希世之明。而有随机之要。隋平南服。与白云经师。同归秦壤。住兴善寺。每引内禁。叙论正义开纳帝心。即敕正殿常置经座。日别差读经。声声不绝。听览微隙即问经旨。遂终升遐。晚住定水。与云同卒。俱八十余。仁寿年也。时有智云。亦善经呗。

对前白者。世号乌云。令望所高声飞南北。每执经对御。向振如雷。时惨哀啭。停驻飞走。其德甚众。秘不泄之。故无事绪可列。又善席上谈吐惊奇。子史丘索都皆谙晓。对时引挽如宿构焉。隋炀在蕃。弥崇敬爱。召入慧日。把臂朋从。欣其词令故也。年登五十卒于京师。王悲惜焉数日不出。广为追福。又教沙门法论为之墓志见于别集。

释真观。字圣达。吴郡钱唐人。俗姓范氏。祖延蒸给事黄门侍郎。父兑通直散骑常侍。母桓氏温良有德。尝悱愤无胤。洁斋立誓。诵药师观世音金刚波若。愿求智子绍嗣名家。时献统所图迦毗罗王者。在上定林寺。巨有灵异。躬往祈祷。刻写容影。事像若真。依药师经七日行法。至于三夕觉游光照身。自尔志性非恒。言辄诣达。岂非垂天托人寄范弘释者也。及其诞育。奇相不伦。左掌仙文右掌人字。口流津液充闰荣府。从幼至终未尝患渴。故体肤光伟虽老不衰。舌文交加状如罗绮。故得含章蕴辩开神明晤。又声韵钟铃。捷均风雨。其见闻者莫不惊异。小有大概。五岁能蔬斋。或登衣篋。或执扇帚。戏为谈讲。八岁通诗礼。和庾尚书林檎之作。十六儒道群经柱下河上无所遗隐。时又流涉棋琴。畅怀文集。日新月异。师友惊忻。尝共友人逍遥津渚。有善相者迎而拜曰。年少当为大法师。后即专诵净名般若。志存入道。伺机承色。二亲弗许。乃曰。迦毗降梦。子欲开笼。拘令在网。此非黠慧。父母咸开心随喜。启敕降言并赐衣钵。义兴生法师行洁小震。躬为翦落。大功德贞律师道蔼云阳。请任和上。研思十诵一遍能述。又从华林园法师受成实论。十遍十覆超振前标。自谓解成。可填以行也。始诵法华。日限一卷。因斯通梦。汝有大根忽守小道。深可惜也。遂往兴皇听摩诃衍。质疑明难唐突玄门。朗公精通绰然复加脂粉。吾出讲八年。无一问至此。能使妙义开神。真吾师矣。仍从北面数载研寻。开善大忍法师。匿影钟山游心方等。将欲试瞻先达问津高士。因操桴扣寂用程玄妙。乃叹曰。龙树之道方兴东矣。辩勇二师当涂上将。频事开折亟经重席。时人语曰。钱唐有真观。当天下一半。沙门洪偃。才迈儒英。钩深释杰。面相谓曰。权高多智耳目有名。我有四绝尔具八能。谓义导书诗辩貌声棋是也。由此王公贵游多所知识。始兴王东临禹井。请以同行。于时兴皇讲筵。选能义集。观临途既促。咸推前次。既登高座开二谛宗百并纵横一言冰泮。学士傅绎在席嗟曰。三千称首七十当初。是上人者当为酬对。金陵道俗见知若此。既达东夏住香严寺。讲大涅槃。四方义集复增荣观兴皇又三追曰。吾大乘经论。略已弘通。而燕赵齐秦。引领翘足。专学虽多。兼该者寡。宜速反东蕃法门相寄。于斯时也征周失律朝议括僧无名者休道。观乃伤迷叹曰。夫刹利居士皆植福富强。黎庶厮小造罪贫弱。欲茂枝叶反克根本。斯甚惑矣。人皆惜命偷生。我则亡身在法。乃致书仆射徐陵。文见别集。陵封书合奏。帝懔然动容。括僧由寝。据斯以言。非但梁柱佛法。亦乃明略佐时矣。江夏王出镇于越。

复请同行。朗师吞咽良久言曰。能住三年。讲堂相委。复属英王尚法利益。深不可留也。仍于禹穴屡动法轮。特进杜棱。请归光显传教学徒。及永阳鄱阳二王司空司马消难。并相次海运延仰浙东。故得涂香慧炬以业以焕顶敬倾心尽诚尽节。天台智者名行绝伦。先世因缘敦猷莫逆。年腊既齐为法兄弟。共游秦岭凌云旧房。朝阳澄景。则高谈慧照。夕阴匿采。则深安禅寂。及智者征上阙庭。观便孤园敷说。大流法味。载广俗心。永阳还京仰奏清德。举朝僧正同请丝纶。遂逢祚终斯事便寝。隋祖尚法惟深。三敕劳问。秦王莅蕃。二延总府。皆辞以疾。确乎不就。齐王晚迎江浦。躬申顶礼。传以香火。送还旧邑之众善寺。开皇十四年时极亢旱。刺史刘景安。请讲海龙王经。序王既讫骤雨滂霔。自斯厥后有请便降。吴越宗仰其若神焉。县西有灵隐山者。旧曰仙居。峰吐莲华洞藏龙穴。信江东之秀岳也。观既仁智内冥山水外狎。共道安禅师头陀石室。檀越陈仲宝。率诸同侣开藏拓基。构立精舍号南天竺。遂即去邑还谷。栖止终焉。众善讲堂付门人玄镜。镜承瓶泻相从不绝。及文皇造塔。形胜所归不谋同集。取决于观。乃指崔嵬高石。可安塔基。虽发诚言孰为可信。俯仰穿凿洞穴。自然状似方函。宛如窔底。天工神匠冥期若符。自尔在山常讲法华。用为心要。受持读诵躬自书弘。五种法师于斯乎在。又特于经旨明练深趣。谈吐新奇非寻纸墨。智思击扬迥飞文外。又感盥洗遗滞地不为濡。事理异人。经之力也。睾亭神姓陈名重。降祝请讲法华一遍。遗以钱物。又降祝舍其庙堂五间。为众善佛殿。据斯以言。感灵通供诚希有也。大业七年四月八日。司马李子深。更延出邑。讲大涅槃。初出天竺。自标葬地。至现病品。梦见三人容服甚盛把幡俱礼云。净居遣仰。至六月六日以疾而卧。又梦与智者同舆。夹侍尊像。翼佛还山。觉已叹曰。昔六十二应终。讲法华力。更延一纪。今七十四复致斯应。生期毕矣。即集内众。训将来事曰。欲生善道。欲备神力。欲出生死。欲具佛法。宜须持戒修定学慧弘通正法。勿令空过无所得也。尔日天台送书并致香苏石蜜。观览书曰。宿世因缘最后信矣。命两如意。一东向天台。一留西法。志诸杂服式吾眼自分。一还僧羯磨。二成第五僧施。尝有人梦。飞殿来迎。沙门宝慧又闻空中鼓乐。至七月一日中夜跏坐。盥嗽整服曰。有人请讲菩萨戒也。端坐怡然。不觉已灭逝于众善之旧寺。从子至午心顶俱暖。身体柔软颜色不变。右手内掘三指。信宿流汗遍身。至四日移入禅龛。时属流火。焰气尚严。而俨若生存。寔资神力。从此至二十五日。四方辐凑六县同集。道俗公私一期咸萃。皆就尸手传香表别。叙德号慕悲起缠云。追惟戒德泣垂零雨。至香花供献日有千群。随次大斋开龛瞻奉而色相光洁。眉毫更长。倍异生前。咸加奇叹。至二十六日。乃永窆于灵隐山。真容掩方坟。写状留天竺。是日四部亘一由旬。香盖成荫幢幡蔽野。存亡荣庆非可胜言。初观声辩之雄。最称宏富。江表大国莫敢争先。自正法东流。谈导之功。卫安为其称首。自尔词人莫不宗猷于观。是知

五百一贤代兴有日。佛法荣显寔赖斯乎。开皇十一年。江南叛反。王师临吊。乃拒官军。羽檄竞驰兵声逾盛。时元帅杨素。整阵南驱。寻便瓦散。俘虏诛剪三十余万。以观名声昌盛光扬江表。谓其造檄。不问将诛。既被严系无由申雪。金陵才士鲍亨谢瑀之徒。并被拥略将欲斩决。来过素前。责曰。道人当坐禅读经。何因妄忤军甲。乃作檄书。罪当死不。观曰。道人所学诚如公言。然观不作檄书。无辜受死。素大怒将檄以示。是尔作不。观读曰。斯文浅陋未能动人。观实不作。若作过此。乃指擿五三处曰。如此语言何得上纸。素既解文。信其言也。观曰。吴越草窃出在庸人。士学儒流多被拥逼。即数鲍谢之徒三十余人。并是处国宾王。当世英彦。愿公再虑。不有怨辜。素曰。道人不愁自死。乃更愁他。观曰。生死常也。既死不可不知。人以为深虑耳。素曰。多时被絷。叵解愁不。索纸与之令作愁赋。观揽笔如流。须臾纸尽。命且将来更与一纸。素随执读。惊异其文。口唱师来。不觉起接。即命对坐。乃尽其词。故赋略云。若夫愁名不一。愁理多方。难得覼缕。试举宏纲。或称忧愦。或号酸凉。蓄之者能令改貌。怀之者必使回肠。尔其愁之为状也。言非物而是物。谓无象而有象。虽则小而为大。亦自狭而成广。譬山岳之穹隆。类沧溟之滉漾。或起或伏。时来时往。不种而生。无根而长。或比烟雾。乍同罗网。似玉叶之昼舒。类金波之夜上。尔乃过违道理。殊乖法度。不遣唤而辄来。未相留而忽住。虽割截而不断。乃驱逐而不去。讨之不见其踪。寻之靡知其处。而能夺人精爽。罢人欢趣。减人肌容。损人心虑。至如荆轲易水。苏武河梁。灵均去国。阮叔辞乡。且如马生未达。颜君不遇。夫子之咏山梁仲文之抚庭树。并[怡-台＋宅][帶/心]于胸府。俱赞扬于心路。是以虞卿愁而著书。束皙凭而作赋。又如荡子从戎倡妇闺空。悠悠塞北。杳杳江东。山川既阻梦想时通。高楼进月倾帐来风。愁眉歇黛泪睑销红。莫不咸悲枕席结怨房栊。乃有行非典则。心怀疑惑。未识唐虞之化。宁知禹汤之德。雾结铜柱之南。云起燕山之北。箭既尽于晋阳。水复干于疏勒。文多不载。素大嗟赏。即坐释之。所达文士免死而为仆隶。观以才学之富。弘导不疲讲释开悟。荣光俗尘具于前叙。其所讲大乘四十二载。又造藏经三千余卷。金铜大像五躯。构塔五层。五僧德施。造寺二所。着诸导文二十余卷。诗赋碑集三十余卷。近世窃用其言众矣。

释法韵。姓陈氏。苏州人。追慕朋从偏工席上。骚索远度罕得其节。诵诸碑志及古导文百有余卷。并王僧孺等诸贤所撰。至于导达善能引用。又通经声七百余契。每有宿斋经导两务并委于韵。年至三十弊于諠梗。邀延疏请日别重叠。乃于正旦割绳永断。即听华严。不久便覆。恨恨弃功妄销唇舌。承栖霞清众江表所推。寻声即造。从受禅道。又闻泰岳灵岩。因往追踪。般舟苦行特立志梗洁不希名闻。担石破薪供给为任。晚还故乡。有浮江石像者。如前传述。后被烧烬而不

委相量。无由可建。便于石像故基。愿礼八万四千塔。树功既满。感遇野姥。送一卷书。及披读之乃是昔像之缘也。既有样度。依而造成。大有征应。海中有阳虎岛者。去岸三百。韵往安禅。惟服布艾。行慈故也。初达逢怪大风鬼物。既见如常心毛不动。九十日后帖然大安。自知终事。还返栖霞。不久便卒。春秋三十五。即仁寿四年矣。

释立身。江表金陵人。志节雄果不缘浮绮。威容肃然见者惮慑。有文章工辩对。时江左文士多兴法会。每集名僧连霄法集。导达之务偏所牵心。及身之登座也创发謦咳。砰磕如雷。通俗敛襟。毛竖自整。至于谈述业缘布列当果。冷然若面。人怀厌勇。晚入慧日。优赠日隆。大业初年。声唱尤重。帝以声辩之功动哀情抱。赐帛四百段毡四十领。性本清俭无兼储畜。率命门学通共均分。从驾东都。遂终于彼。时年八十余矣。时西京兴善官供寻常唱导之士。人分羽翼。其中高者。则慧宁旷寿法达宝岩。哮吼之势有余。机变之能未显。人世可觌故不广也。

释善权。杨都人。住宝田寺。听采成论。深有义能。欻尔回思乐体人物。随言联贯若珠璧也。众以学工将立。不愿弘之。而权发悟时机。为功不少。适诣。为得。遂从其务。然海内包括言辩之最。无出江南。至于铨品时事机断不思。莫有高者。晚以才术之举炀帝所知。召入京师住日严寺。献后既崩下令行道。英声大德五十许人。皆号智囊同集宫内。六时树业令必亲临。权与立身分番礼导。既绝文墨惟存心计。四十九夜总委二僧。将三百度言无再述。身则声调陵人。权则机神骇众。或三言为句。便尽一时。七五为章其例亦尔。炀帝与学士柳顾言诸葛颖等语曰。法师谈写乍可相从。导达鼓言奇能切对。甚可讶也。颖曰。天授英辩世罕高者。时有窃诵其言写为卷轴。以问于权。权曰。唱导之设。务在知机。诵言行事自贻打棒。杂藏明诫何能辄传。宜速焚之勿漏人口。故权之导文不存纸墨。每读碑志多疏丽词。傍有观者。若梦游海。及登席列用牵引啭之。人谓拔情实惟巧附也。大业初年。终日严寺。时年五十三矣。门人法纲。传师导法。汪汪任放谲诡多奇。言虽不繁写情都尽。萧仆射昆李。时号学宗。常营福祀。登临莫逮。每有檀会必遣邀迎。然其令响始飞飒焉早逝。释门掩扇道俗咸惋。

释智果。会稽剡人。率素轻清慈物在性。常诵法华颇爱文笔。经史固其本图。摛目得其清致。时弘唱读文学所欣。俗以其书势逼右军。用呈蕃晋王。乃召令写书。果曰。吾出家人也。复为他役。都不可矣。一负声教之寄。二违发足之诫。王逼吾身。心不可逼。乃云。眼闇不能运笔。王大怒。长囚江都。令守宝台经藏。及入京储贰出巡杨越。乃上太子东巡颂。其序略云。智果振衣出俗。慕义游梁。感昔

日之提奖。喜今辰之嘉庆。遂下令释之。赐钱一万金钟二枚。召入慧日。终于东都。六十余矣。时慧日沙门智骞者。江表人也。偏洞字源精闲通俗。晚以所学追入道场。自秘书正字仇校著作。言义不通皆咨骞决。即为定其今古出其人世。变体诂训明若面焉。每曰。余字学颇周。而不识字者多矣。无人通决。以为恨耳。造众经音及苍雅字苑。宏叙周赡达者高之。家藏一本以为珍璧。晚事导述变革前纲。既绝文褥颇程深器。缀本两卷陈叙谋猷。学者秘之。故斯文殆绝。京师沙门玄应者。亦以字学之富。皂素所推。通造经音。甚有科据矣。

释法琰。俗姓严。江表金陵人。本名法藏。住愿力寺。听庄严寺皭公成实。入义知归。时共赞赏。每闻经声呗赞。如旧所经充满胸臆。试密寻拟。意言通诣。即以所解用咨先达咸曰。卿曾昔习。故有今缘。不可怪也。遂取瑞应依声尽卷。举掷旁进哢态惊驰。无不讶之。皆来返启。乃于讲隙一时为叙。陈国斋会有执卷者。若不陈声斋福不济。故使人各所怀相从毕听。清音盈耳颂声洋溢。广流世路。晚被晋府召入日严。终于武德。复居玄法。虽年迫期颐。而声喉不败。京室虽富声业甚贫。诸有寻味莫有高于琰者。然而性在知足。不畜赀财。福利所归随皆散尽。以贞观十年卒于此寺。九十余矣。

释慧常。京兆人。以梵呗之工。住日严寺。尤能却哢呀响飞扬。长引滔滔清流不竭。然其声发喉中。唇口不动。与人并立推检莫知。自非素识方明其作。时隋文兴法。炀帝倍隆。四海辐凑同归帝室。至于梵导赞叙各重家风闻常一梵飒然倾耳。皆推心丧胆。如饥渴焉。佥曰。若此声梵。有心闻之何得不善也。众虽效学风骨时参。至于用与牵挽。皆不及矣。晚入东都。枭感作乱。斋梵总任咸共委常。及平殄后复还关壤。时有僭帝曰。逆贼建福。言涉国家并可收之。因即募觅。常被固送。行次莎[打-丁＋冊]。逃贼留曰。往必被戮。可于此止。常曰。债负久作。终须偿了。遂至东都。果如言焉。年四十余矣。时京师兴善有道英神爽者。亦以声梵驰名。道英喉颡伟壮词气雄远。大众一聚其数万余声调棱棱高超众外。兴善大殿铺基十亩。椳扇高大非卒摇鼓。及英引众绕旋行次窗门。声聒冲击皆为动振。神爽唱梵弥工长引。游哢联绵周流内外。临机赊捉惬洽众心。贞观年中。豫州治下照机寺昙宝禅师者。断谷练形戒行无点。年六十许。常讲观音导引士俗。而声调超挺特异人伦。寺有塔基。至于静夜于上赞礼。声响飞冲周三十里。四远所闻无不惊仰。

释智凯。姓安。江表杨都人。家世大富奴仆甚多。年在童丱。雅重嘲谑。引诸群小乃百数人。同戏街衢以为自得。陈氏台省门无卫禁。凯乃率其戏侣。在太极殿前。号令而过。朝宰江总等。顾其约束铨叙驻步讶之。相视笑曰。此小儿王也。及至学年。总掷前绪。承沙

门吉藏振宗禹穴往者谈之光闻远迩。便辞亲诣焉从受三论偏工领叠。所以初章中假复词遣滞。学人苦其烦拏。而凯统之冷然释顿。各有投诣。及藏入京。因倍同住。义业通废专习子史。今古集传有关意抱辄条疏之。随有福会因而标拟。至于唱导将半。更有缘来。即为叙引冥符众望。隋末唐初。嘉猷渐着。每有殿会无不仰推。广诵多能罕有其类。尝于内殿佛道双严。两门导师同时各唱。道士张鼎雄辩难加。自恨声小为凯陵架。欲待言了方肆其术。语次帝德。鼎延其语。凯斜目之。知其度也。乃含笑广引古今皇王治乱济溺得丧铨序。言无浮重文极铺要。鼎构既穷凯还收绪。一代宰伯同赏标奇。临机之妙铦锋若此。而情均贫富赴供不差。存念寒微多行针疗。后以蝇点所拘申雪无路。徙于原部。乃冠服古贤。讲开庄老时江夏王道宗。昔在京辇第多福会。至于唱叙无非凯通。后督灵州携随任所。留连岁稔欣慕朋从。及巡抚燕山问罪泥海。皆与连骑情同比影。在蕃斋祀须有导达。乃隔幔令凯作之。至于终词无不泣泪。王亦改容。遂卒于彼。

释宝岩。住京室法海寺。气调闲放言笑聚人。情存道俗。时共目之说法师也。与讲经论名同事异。论师所设务存章句。消判生起结词义。岩之制用随状立仪。所有控引多取。杂藏。百譬异相。联璧。观公导文王孺忏法。梁高。沈约。徐庾。晋宋等数十家。包纳喉衿触兴抽拔。每使京邑诸集塔寺肇兴。费用所资莫匪泉贝。虽玉石通集藏府难开。及岩之登座也。案几顾望未及吐言。掷物云崩须臾坐没。方乃命人徙物。谈叙福门。先张善道可欣。中述幽途可厌。后以无常逼夺终归长逝。提耳抵掌速悟时心。莫不解发撤衣书名记数克济成造。咸其功焉。时有人云。夫说法者当如法说。不闻阴界之空但言本生本事。岩曰。生事所明为存阴入无主。但浊世情钝。说阴界者皆昏睡也。故随物附相。用开神府。可不佳乎。以贞观初年卒于住寺。春秋七十余矣。

论曰。自古诸传多略后科。晋氏南迁方关名实。然则利物之广在务为高。忍界所尊惟声通解。且自声之为传。其流杂焉。即世常行。罕归探索。今为未悟。试扬擢而论之。爰始经师为德本实以声糅文。将使听者神开因声以从回向。顷世皆捐其旨。郑卫弥流。以哀婉为入神用腾掷为清举。致使淫音婉娈娇哢频繁。世重同迷鲜宗为得。故声呗相涉雅正全乖纵有删治而为时废。物希贪附利涉便行。未晓闻者悟迷且贵一时倾耳。斯并归宗女众。僧颇兼之。而越坠坚贞殊亏雅素。得惟随俗失在戏论。且复雕讹将绝宗匠者希。昔演三千今无一契。将非沿世迁贸固得行藏有仪乎。道达之任当今务先。意在写情疏通玄理。本寔开物事属知机。不必诵传由乖筌悟。故佛世高例。则身子为其言初。审非斯人。则杂藏陈其殃咎。统其朗拔终归慧门。法师说法之功。律师知律之用。今且随相分位。约务终篇俗有无施不可又陈无

备一人。道则不轻末学。亦开降外须博。是以前传所叙。殷勤四能即用以观。诚如弘例何以明耶。若夫声学既丰。则温词雅赡才辩横逸。则慧发邻几。必履此踪。则轨躅成于明道。如乖此位。则滥罔翳于玄津。但为世接五昏人缠九恼。俗利日隆而道弘颇踬。所以坐列朝宰。或面对文人。学构疏芜时陈鄙俚。褒奖帝德乃类阿衡。赞美寒微翻同旒冕。如陈满月。则曰圣子归门。悉略璋弧岂闻床几。若叙闺室。则诵窈窕从容。能令子女奔逃尊卑动色。僧伦为其掩耳。士俗莫不寒心。非惟谓福徒施亦使信情萎萃。又有逞炫唇吻摇鼓无惭。艳饰园庭闰光犬马。斯并学非师授。词假他传。勇果前闻无思箴艾。遂即重轻同迹。真误混流。颜厚既增。弥深痴滞。宁谓道达。岂并然耶。至如善权之对晤储两。千纸不弊其繁华真观之拔难程神。百句弥开其邪信。故得存亡定其尊考。佳严审其郊邑。词调流便奕奕难穷。引挽伦综惬当情事。能令倨傲折体儒素解颐便识信牢强颂声载路。今且略明机举。则得人开悟如此。有背斯言。则来诮掩化如彼。辄试论矣。临机难哉。呗匿之作沿世相驱。转革旧章多弘新势。讨核原始共委渔山。或指东阿昔遗。乍陈竟陵冥授。未详古述且叙由来。岂非声乖久布之象。唯信口传在人为高毕固难准大约。其体例其众焉至如梵之为用。则集众行香。取其静摄专仰也。考其名实。梵者净也。寔惟天音。色界诸天来觐佛者。皆陈赞颂。经有其事祖而习之。故存本因诏声为梵。然彼天音未必同此。故东川诸梵。声唱尤多。其中高者。则新声助哀般遮掘势之类也。地分郑魏。声亦参差然其大途不爽常习。江表关中巨细天隔。岂非吴越志扬俗好浮绮。致使音颂所尚惟以纤婉为工。秦壤雍梁音词雄远。至于咏歌所被。皆用深高为胜。然则处事难常。未可相夺。若都集道俗。或倾郭大斋。行香长梵。则秦声为得。五众常礼七贵恒兴。开发经讲。则吴音抑在其次。岂不以清夜良辰昏漠相阻。故以清声雅调骇发沈情。京辅常传。则有大小两梵。金陵昔弄。亦传长短两引。事属当机不无其美。剑南陇右其风体秦。虽或盈亏不足论评。故知神州一境声类既各不同。印度之与诸蕃。咏颂居然自别。义非以此唐梵用拟天声。敢惟妄测断可知矣呗匿之作颇涉前科。至于寄事。置布仍别梵设发引为功。呗匿终于散席。寻呗匿也亦本天音。唐翻为静。深得其理。谓众将散。恐涉乱缘。故以呗约令无逸也。然静呗为义。岂局送终。善始者多。慎终诚寡。故随因起诫。而不无通议。颂赞之设其流寔繁。江淮之境偏饶此玩。雕饰文绮糅以声华。随卷称扬任契便构。然其声多艳逸翳覆文词。听者但闻飞哢。竟迷是何筌目。关河晋魏兼而重之。但以言出非文。雅称呈拙。且其声约词丰。易听而开深信。惟彼南服文声若林。向若节之中和。理必谐诸幽远。随堕难溯返亦希焉。至如生严之咏佛缘。五言结韵。则百藏宗为师辖。远运之赞净土。四字成章。则七部钦为风素。斯并无声。以厕其本。故得列代传之。或者问曰。向叙诸赞呗绩由声。余闻非声无以达心。非声不扬玄理。故歌咏颂法以为音乐。斯言何哉。

必有此陈。未闻前喻。义须镕裁节约得使文质相胜。词过其实。世该所非。声覆法本。佛有弘约。何得掩清音而希激楚。忽雅众而冒昏夫。斯诚耻也。京辇会坐有声闻法事者。多以俗人为之。通问所从无由委者。昌然行事谓有常宗。并盛德之昔流。未可排斥。至于圣哲彝训。通别两序。以命章述经。叙圣人法。诸颂以标首。虽复序颂文别。而开发义同。古圣垂范于教端。今贤祖承于事表。世远莫测。其面斯推。想得其踪。信有依焉。固非诞妄。且大集丛闹昏杂波腾。卒欲正理何由可静。未若高扬洪音归依三宝。忽闻骇耳莫不倾心。斯亦发萌草创开信之奇略也。世有法事号曰落花。通引皂素开大施门。打刹唱举抽撤泉贝。别请设坐广说施缘。或建立塔寺。或缮造僧务。随物赞祝其纷若花。士女观听掷钱如雨。至如解发百数数别。异词陈愿若星罗。结句皆合韵。声无暂停。语无重述。斯实利口之铦奇。一期之走捷也。余则界得僧得。其徒复弘。寻常达嚫。科要易悉。故不广也。若夫适化无方陶甄不一。知微讵几达信谁焉。然则坚信终乎我亡。知微极乎想灭。自斯阶降惭次不伦。达化以识变为明。通法以滥委为闇。故身子谬说无升悟入。众首妄悔毕为讥诃。自余下凡谅难图矣。且道开物悟。信乎说道之功。既非会正何能审观。止可登机之务以意商量。接俗之能存乎此举。犹应执文信度。惩革者希。拟人以伦。固当非咎。悠哉遐想。通斯意焉。终南大一山沙门京兆释道宣。敢告法属曰。窃以。法流所被非人不弘。顷世浇离多乖名实。后学奔竞未志寻筹。致混篇章凋残者众。自梁已后。僧史荒芜。追讨英猷罕有徽绪。岂非缀缉寡鲜闻见遂沈。高行明德湮埋难纪。辄不涯揆且掇在言。至于传述固[虚*予]嘉绩。犹贤绝坠无闻于世。所以江表陈统琼晃琰皭之畴。河北高都融琛散魏之侣。英声冒于天汉。盛行动于人心。并可楷模。俱从物故。尝以暇日遍访京贤。名尚不闻何论景行。抚心之痛自积由来。相成之规意言道合。仰托周访务尽搜扬。勿谓繁多致乖弘略。世之三史。卷余四百。尚有师寻。岂喻释门三五帙也。故当微有操行可用师模。即须缀笔更广其类。岂不光闻僧海舟径圣踪则释门道胜顾思齐之有日俗流上达增景仰于生常邪。辄舒传末。冀期神之有据耳。

宋高僧传三十卷

## 进高僧传表

　　臣僧赞宁等言。自太平兴国七年。伏奉敕旨。俾修高僧传与新译经同入藏者。臣等遐求事迹博采碑文。今已撰集成三十卷。谨诣阙庭进上。益琅函而更广。延玉历以弥长。臣等诚忙诚恐兢惕之至。臣等闻浑仪之外别有释天。法海之中多生僧宝。释天可则。阿难记事而载言。僧宝堪称。慧皎为篇而作传。猗欤我佛号大遍知。知教法之无依。委帝王之有力。当二千载之后。属一万年之初。伏惟应运统天睿文英武大圣至明广孝皇帝陛下。神龙在天爱日升上。土疆开辟四夷请吏。而贡琛时律均和。百谷登敖而栖亩。耕籍田而又劝。赐醽饮以咸欢。儒术特兴玄风爰振。是以麒麟非中国之物。白雉非草莽之禽。今游苑囿之间。且类牢笼之畜。近以从澶至濮黄河牵一带之清。自古及今青史载千年之应。斯盖陛下来从不动之地示为长寿之王。翻译成经。制甚深之御序。回文作颂。演无尽之法音。仍降凤书令编僧史。属此雍熙之运。伸其贞观之风合选兼才。岂当末学。得不擒犀截角搴翠删毛。精求出类之人。取法表年之史。所恨空门。寡学释胄何知。或有可观实录。聊摹于陈寿。如苞深失戾经。宜罪于马迁。副陛下遗贤必取之心。助陛下坠典咸修之美。今遇乾明圣节。谨令弟子赐紫显忠同元受敕相国寺赐紫智轮进纳。伏乞睿慈略赐御览。恭惟圣主是文章之主。微臣非惇史之臣。傥示天机令知凡例。如得操北斗而斟酌。或示刀圭执南箕而簸扬方除糠穭。臣等冒黩天颜无任惶惧激切屏营之至。谨言。

## 批答

　　敕通慧大师赞宁省所。令左街天寿寺赐紫僧显忠进编修有宋高僧传三十卷事。具悉一乘妙道六度玄门。代有奇人迭恢圣教。若无纂述何以显扬。繄尔真流。栖心法苑。成兹编集。颇效辛勤。备观该总之能。深切叹嘉之意。其所进高僧传。已令僧录司编入大藏。今赐绢三千匹。至可领也。故兹奖谕。想宜知悉冬寒。想比清休否。遣书指不多及。十八日敕。

## 宋高僧传序

　　臣闻。贤劫绵长世间宏廓。天与时而不尽。地受富以无疆。最灵之气物于中。大圣之师居于上。伟哉。释迦方隐弥勒未来。其间出命

世之人。此际多分身之圣。肆为僧相喜示沙门。言与行而可观。鞅兼觚。而争录。是以王巾僧史。孙绰道贤摹列传以周流。象世家而布濩。盖欲希颜之者慕蔺之俦成飞锡之应真作曳山之上士。时则裴子野着众僧传。释法济撰高逸沙门传。陆杲述沙门传。释宝唱立名僧传。斯皆河图作洪范之椎轮。土鼓为咸池之坏器。焉知来者靡旷其人。慧皎刊修用实行潜光之目。道宣缉缀续高而不名之风。令六百载行道之人弗坠于地者矣。爰自贞观命章之后西明绝笔已还。此作蔑闻。斯文将缺。时有再至。肃杀过而繁华来。世无久虚。地天奏而圣明出。我应运统天睿文英武大圣至明广孝皇帝陛下。阳龙挺德斗电均威。践大道也。牺黄输执御之劳。多天才也。周孔行弟子之职。讲信修睦崇德报功。一统无遗百王有愧。四海若窥于掌内。万机皆发于宸衷。然而玄牝留神。释天淡虑。长生授术。时开太一之坛。续法延期。僧度倍千之戒。浮图揭汉。梵夹翻华。将佛国之同风。与玉京而合制。慨兹释侣代有其人。思景行之莫闻。实纪录之弥旷。臣等谬膺良选。俱乏史才。空门不出于董狐。弱手难探于禹穴。而乃循十科之旧例。辑万行之新名。或案诔铭。或征志记。或问輶轩之使者。或询耆旧之先民。研磨将经论。略同仇校。与史书悬合。勒成三帙。上副九重列僧宝之瑰奇知佛家之富贵。昔者嘉祥笔削。尽美善于东南。澄照纂修。足英髦于关辅。盖是拘于墟也。传不习乎。岂若皇朝也。八极张罗。举之则无物不至。四夷弭伏。求之则何事不供。臣等分面征搜。各涂构集。如见一家之好。且无诸国之殊。所以成十科者易同拾取。其正传五百三十三人。附见一百三十人。矧复逐科尽处。象史论以摅辞。因事言时。为传家之系断。厥号有宋高僧传焉。庶几乎铜马为式选千里之骏驹。竹编见书实六和之年表。观之者务进。悟之者思齐。皆登三藐之山。悉入萨云之海。永资圣历俱助皇明。齐爱日之炳光。应嵩山之呼寿云尔。时端拱元年乾明节。臣僧赞宁等谨上译经篇第一(变梵成华。通凡入圣。法轮斯转。诸佛所师)义解篇第二(寻文见义。得意忘言。三慧克全。二依当转)习禅篇第三(修至无念。善恶都亡。亡其所亡。常住安乐)明律篇第四(严而少恩。正而急护。婴守三业。同彼金汤)护法篇第五(家有良吏。守藏何虞。法有名师。外御其侮)感通篇第六(逆于常理。感而遂通。化于世间。观之难测)遗身篇第七(难舍易捐。施中第一。以秽漏体。回金刚身)读诵篇第八(十种法师。此为高大。染枸橼花。果时瓤赤)兴福篇第九(为己为他。福生罪灭。有为之善。其利博哉)杂科声德十(统摄诸科。同归高尚。唱导之匠。光显佛乘)

## 宋高僧传卷第一

### 译经篇第一之一(正传三人附见一人)

## 唐京兆大荐福寺义净传

释义净。字文明。姓张氏。范阳人也。髫龀之时辞亲落发。遍询名匠广探群籍。内外闲习今古博通。年十有五便萌其志。欲游西域。仰法显之雅操。慕玄奘之高风。加以勤无弃时手不释卷。弱冠登具。愈坚贞志。咸亨二年年三十有七。方遂发足。初至番禺得同志数十人。及将登舶余皆退罢。净奋励孤行备历艰险。所至之境皆洞言音。凡遇酋长俱加礼重。鹫峰鸡足咸遂周游。鹿苑祇林并皆瞻瞩。诸有圣迹毕得追寻。经二十五年历三十余国。以天后证圣元年乙未仲夏还至河洛。得梵本经律论近四百部。合五十万颂。金刚座真容一铺。舍利三百粒。天后亲迎于上东门外。诸寺缁伍具幡盖歌乐前导。敕于佛授记寺安置焉。初与于阗三藏实叉难陀翻华严经。久视之后乃自专译。起庚子岁至长安癸卯。于福先寺及雍京西明寺。译金光明最胜王。能断金刚般若。弥勒成佛。一字咒王。庄严王陀罗尼。长爪梵志等经。根本一切有部毗柰耶。尼陀那目得迦。百一羯磨摄等。掌中取因假设。六门教授等论。及龙树劝诫颂。凡二十部。北印度沙门阿儞真那证梵文义。沙门波仑复礼慧表智积等笔受证文。沙门法宝法藏德感胜庄神英仁亮大仪慈训等证义。成均太学助教许观监护。缮写进呈。天后制圣教序令标经首。暨和帝神龙元年乙巳。于东洛内道场。译孔雀王经。又于大福先寺出胜光天子香王菩萨咒一切庄严王经四部。沙门盘度读梵文。沙门玄伞笔受。沙门大仪证文。沙门胜庄利贞证义。兵部侍郎崔湜给事中庐粲润文正字。秘书监驸马都尉杨慎交监护。帝深崇释典。特抽睿思制大唐龙兴三藏圣教序。又御洛阳西门宣示群官新翻之经。二年净随驾归雍京。置翻经院于大荐福寺居之。三年诏入内。与同翻经沙门九旬坐夏。帝以昔居房部幽厄无归。祈念药师遂蒙降祉。荷兹往泽重阐鸿猷。因命法徒更重传译于大佛光殿。二卷成文曰药师琉璃光佛本愿功德经。帝御法筵手自笔受。睿宗永隆元年庚戌。于大荐福寺出浴像功德经毗柰耶杂事二众戒经唯识宝生所缘释等二十部。吐火罗沙门达磨末磨。中印度沙门拔弩证梵义。罽宾沙门达磨难陀证梵文。居士东印度首领伊舍罗证梵本。沙门慧积居士中印度李释迦度颇多语梵本。沙门文纲慧沼利贞胜庄爱同思恒证义。玄伞智积笔受。居士东印度瞿昙金刚迦湿弥罗国王子阿顺证译。修文馆大学士李峤。兵部尚书韦嗣立中书侍郎赵彦昭。吏部侍郎卢藏用兵部侍郎张说中书舍人李又二十余人。次文润色。左仆射韦巨源右仆射苏瑰监护。秘书大监嗣虢王邕同监护。景云二年辛亥。复于大荐福寺译称赞如来功德神咒等经。太常卿薛崇嗣监护。自天后久视迄睿宗景云。都翻出五十六部二百三十卷。又别撰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南海寄归内法传别说罪要行法受用三法水要法护命放生轨仪凡五部九卷。又出说一切有部跋窣堵。即诸律中犍度跋渠之类。盖梵音有楚夏耳。约七十八卷。净虽遍翻三藏。而偏攻律部。译缀之暇。曲授学徒。凡所行事皆

尚急护。漉囊涤秽特异常伦。学侣传行遍于京洛。美哉。亦遗法之盛事也。先天二年卒。春秋七十九。法腊五十九。葬事官供。所出跋窣堵唯存真本未暇覆疏。而逼泥曰。然其传度经律与奘师抗衡。比其著述净多文。性传密咒最尽其妙。二三合声尔时方晓矣。今塔在洛京龙门北之高冈焉。

系曰。译之言易也。谓以所有易所无也。譬诸枳橘焉。由易土而殖。橘化为枳。枳橘之呼虽殊。而辛芳[乾-乞＋余]叶无异。又如西域尼拘律陀树。即东夏之杨柳。名虽不同树体是一。自汉至今皇宋。翻译之人多矣。晋魏之际。唯西竺人来止称尼拘耳。此方参译之士。因西僧指杨柳。始体言意。其后东僧往彼。识尼拘是东夏之柳。两土方言一时洞了焉。唯西唯东。二类之人未为尽善。东僧往西学尽梵书。解尽佛意始可称善。传译者。宋齐已还不无去彼回者。若入境观风必闻其政者。奘师法师为得其实。此二师者两全通达。其犹见玺文知是天子之书可信也。周礼象胥氏。通夷狄之言。净之才智。可谓释门之象胥也欤。

唐洛阳广福寺金刚智传

释跋日罗菩提。华言金刚智。南印度摩赖耶国人也。华言光明。其国境近观音宫殿补陀落伽山。父婆罗门善五明论。为建支王师。智生数岁日诵万言。目览心传终身无忘。年十六开悟佛理。不乐习尼揵子诸论。乃削染出家。盖宿植之力也。后随师往中印度那烂陀寺。学修多罗阿毗达磨等。洎登戒法遍听十八部律。又诣西印度学小乘诸论及瑜伽三密陀罗尼门。十余年全通三藏。次复游师子国登楞伽山。东行佛誓裸人等二十余国。闻脂那佛法崇盛。泛舶而来。以多难故累岁方至。开元己未岁达于广府。敕迎就慈恩寺。寻徙荐福寺。所住之刹必建大曼拏罗灌顶道场度于四众。大智大慧二禅师。不空三藏。皆行弟子之礼焉。后随驾洛阳。其年自正月不雨迨于五月。岳渎灵祠祷之无应。乃诏智结坛祈请。于是用不空钩依菩萨法。在所住处起坛。深四肘。躬绘七俱胝菩萨像。立期以开光明日定随雨焉。帝使一行禅师谨密候之。至第七日炎气爞爞天无浮翳。午后方开眉眼。即时西北风生。飞瓦拔树崩云泄雨。远近惊骇。而结坛之地穿穴其屋。洪注道场。质明京城士庶皆云。智获一龙穿屋飞去。求观其处日千万人。斯乃坛法之神验也。于时帝留心玄牝。未重空门。所司希旨奏。外国蕃僧遣令归国。行有日矣。侍者闻智。智曰。吾是梵僧且非蕃胡。不干明敕吾终不去。数日忽乘传将之雁门奉辞。帝大惊。下手诏留住。初帝之第二十五公主甚钟其爱。久疾不救。移卧于咸宜外馆。闭目不语已经旬朔。有敕令智授之戒法。此乃料其必终。故有是命。智诣彼择取宫中七岁二女子。以绯缯缠其面目卧于地。使牛仙童写敕一纸焚于

他所。智以密语咒之。二女冥然诵得不遗一字。智入三摩地以不思议力令二女持敕诣琰摩王。食顷间王令公主亡保母刘氏护送公主魂随二女至。于是公主起坐开目言语如常。帝闻之不俟仗卫。驰骑往于外馆。公主奏曰。冥数难移。今王遣回略觐圣颜而已。可半日间然后长逝。自尔帝方加归仰焉。武贵妃宠异六宫。荐施宝玩。智劝贵妃急造金刚寿命菩萨像。又劝河东郡王于毗卢遮那塔中绘像。谓门人曰。此二人者寿非久矣。经数月皆如其言。凡先觉多此类也。智理无不通事无不验。经论戒律秘咒余书。随问剖陈如钟虡受。有登其门者。智一觌其面永不忘焉。至于语默兴居凝然不改。喜怒逆顺无有异容。瞻礼者莫知津涯自然率服矣。自开元七年始届番禺。渐来神甸。广敷密藏。建曼拏罗依法制成。皆感灵瑞。沙门一行钦尚斯教。数就咨询。智一一指授曾无遗隐。一行自立坛灌顶。遵受斯法。既知利物请译流通。十一年奉敕于资圣寺翻出瑜伽念诵法二卷七俱胝陀罗尼二卷。东印度婆罗门大首领直中书伊舍罗译语。嵩岳沙门温古笔受。十八年于大荐福寺又出曼殊室利五字心陀罗尼观自在瑜伽法要各一卷。沙门智藏译语。一行笔受删缀成文。复观旧随求本中有阙章句。加之满足。智所译总持印契凡至皆验。秘密流行为其最也。两京禀学济度殊多。在家出家传之相继。二十年壬申八月既望。于洛阳广福寺命门人曰。白月圆时吾当去矣。遂礼毗卢遮那佛。旋绕七匝。退归本院焚香发愿。顶戴梵夹。并新译教法付嘱讫。寂然而化。寿七十一。腊五十一。其年十一月七日。葬于龙门南伊川之右建塔旌表。传教弟子不空奏举。敕谥国师之号。灌顶弟子中书侍郎杜鸿渐。素所归奉。述碑纪德焉。

系曰。五部曼拏罗法。摄取鬼物必附丽童男处女。去疾除祆也绝易。近世之人用是图身口之利。乃寡征验。率为时所慢。吁正法醨薄一至于此。

唐京兆大兴善寺不空传(慧朗)

释不空。梵名阿目佉跋折罗。华言不空金刚。止行二字略也。本北天竺婆罗门族。幼失所天。随叔父观光东国。年十五师事金刚智三藏。初导以梵本悉昙章及声明论。浃旬已通彻矣。师大异之。与受菩萨戒。引入金刚界大曼荼罗。验以掷花。知后大兴教法。洎登具戒善解一切有部。谙异国书语。师之翻经常令共译。凡学声明论。一纪之功六月而毕。诵文殊普贤行愿。一年之限再夕而终。其敏利皆此类也。欲求学新瑜伽五部三密法。涉于三载。师未教诏。空拟回天竺。师梦京城诸寺佛菩萨像皆东行。寐寤乃知空是真法器。遂允所求。授与五部灌顶护摩阿阇梨法及毗卢遮那经苏悉地轨则等。尽传付之。厥后师往洛阳。随侍之际遇其示灭。即开元二十年矣。影堂既成。追谥

已毕。曾奉遗旨令往五天并师子国。遂议遐征。初至南海郡。采访使刘巨邻恳请灌顶。乃于法性寺相次度人百千万众。空自对本尊祈请旬日。感文殊现身。及将登舟。采访使召诫番禺界蕃客大首领伊习宾等曰。今三藏往南天竺师子国。宜约束船主好将三藏并弟子含光慧辩等三七人国信等达彼无令疏失。二十九年十二月。附昆仑舶离南海。至诃陵国界遇大黑风。众商惶怖各作本国法。禳之无验。皆膜拜求哀。乞加救护。慧辩等亦恸哭。空曰。吾今有法。汝等勿忧。遂右手执五股菩提心杵。左手持般若佛母经夹。作法诵大随求一遍。即时风偃海澄。又遇大鲸出水。喷浪若山。甚于前患。众商甘心委命。空同前作法。令慧辩诵娑竭龙王经。逡巡众难俱息。既达师子国。王遣使迎之。将入城步骑羽卫骈罗衢路。王见空礼足。请住宫中七日供养。日以黄金斛满盛香水。王为空躬自洗浴。次太子后妃辅佐。如王之礼焉。空始见普贤阿阇梨。遂奉献金宝锦绣之属。请开十八会金刚顶瑜伽法门毗卢遮那大悲胎藏建立坛法。并许含光慧辩等。同受五部灌顶。空自尔学无常师。广求密藏。及诸经论五百余部。本三昧耶。诸尊密印仪形色像坛法幖帜。文义性相无不尽源。一日王作调象戏。人皆登高望之无敢近者。空口诵手印作于慈定。当衢而立。狂象数头顿皆踢跌。举国奇之。次游五印度境。屡彰瑞应。至天宝五载还京。进师子国王尸罗迷伽表。及金宝璎珞般若梵夹杂珠白氎等。奉敕权止鸿胪续诏入内立坛为帝灌顶。后移居净影寺。是岁终夏愆阳。诏令祈雨。制曰。时不得赊雨不得暴。空奏立孔雀王坛。未尽三日雨已浃洽。帝大悦。自持宝箱赐紫袈裟一副。亲为披擐。仍赐绢二百匹。后因一日大风卒起。诏空禳止。请银瓶一枚作法加持。须臾戢静。忽因池鹅误触瓶倾。其风又作急暴过前。敕令再止。随止随效。帝乃赐号曰智藏焉。天宝八载许回本国。乘驿骑五匹至南海郡。有敕再留十二载。敕令赴河陇。节度使哥舒翰所请。十三载至武威住开元寺。节度使洎宾从皆愿受灌顶。士庶数千人咸登道场。弟子含光等亦受五部法。别为功德使开府李元琮受法。并授金刚界大曼荼罗。是日道场地震。空曰。群心之至也。十五载诏还京住大兴善寺。至德初銮驾在灵武凤翔。空常密奉表起居。肃宗亦密遣使者求秘密法。洎收京反正之日。事如所料。乾元中帝请入内。建道场护摩法。为帝受转轮王位七宝灌顶。上元末帝不豫。空以大随求真言祓除至七过。翼日乃瘳。帝愈加殊礼焉。空表请入山。李辅国宣敕令于终南山智炬寺修功德。念诵之夕感大乐萨埵舒毫发光以相证验位邻悉地。空曰。众生未度吾安自度耶。肃宗厌代。代宗即位。恩渥弥厚。译密严仁王二经毕。帝为序焉。颁行之日庆云俄现。举朝表贺。永泰元年十一月一日。制授特进试鸿胪卿。加号大广智三藏。大历三年于兴善寺立道场。敕赐锦绣褥十二领绣罗幡三十二首。又赐道场僧二七日斋粮。敕近侍大臣诸禁军使。并入灌顶。四年冬。空奏天下食堂中置文殊菩萨为上座。制许之。此盖慊憍陈如是小乘教中始度故也。五年夏有诏。请空往五台山

修功德。于时彗星出焉。法事告终星亦随没。秋空至自五台。帝以师子骢并御鞍辔遣中使出城迎入。赐沿道供帐。六年十月二日。帝诞节进所译之经。表云。爰自幼年承事先师三藏十有四载。禀受瑜伽法门。复游五印度。求所未授者并诸经论。计五百余部。天宝五载却至上都。上皇诏入内立灌顶道场。所赍梵经尽许翻度。肃宗于内立护摩及灌顶法。累奉二圣。令鸠聚先代外国梵文。或絛索脱落者修。未译者译。陛下恭遵遗旨。再使翻传利济群品。起于天宝迄今大历六年凡一百二十余卷。七十七部。并目录。及笔受等僧俗名字。兼略出念诵仪轨写毕遇诞节。谨具进上。敕付中外并编入一切经目录中。李宪诚宣敕赐空锦彩绢八百匹。同翻经十大德。各赐三十匹。沙门潜真表谢。僧俗弟子赐物有差。又以京师春夏不雨。诏空祈请。如三日内雨。是和尚法力。三日已往而霈然者。非法力也。空受敕立坛。至第二日大雨云足。帝赐紫罗衣并杂彩百匹。弟子衣七副。设千僧斋。以报功也。空进表。请造文殊阁。敕允奏。贵妃韩王华阳公主同成之。舍内库钱约三千万计。复翻孽路荼王经。宣赐相继旁午道路。至九年自春抵夏。宣扬妙法诫勖门人。每语及普贤愿行出生无边法门经。劝令诵持。再三叹息。其先受法者偏令属意观菩提心本尊大印。直诠阿字了法不生证大觉身。若指诸掌重重嘱累。一夜命弟子赵迁持笔砚来。吾略出涅槃荼毗仪轨以贻后代。使准此送终。迁稽首三请。幸乞慈悲久住。不然众生何所依乎。空笑而已。俄而示疾。上表告辞。敕使劳问赐医药。加开府仪同三司。封肃国公。食邑三千户。固让不俞。空甚不悦。且曰。圣众俨如舒手相慰。白月圆满吾当逝矣。奈何临终更窃名位。乃以五股金刚铃杵先师所传者并银盘子菩提子水精数珠。留别附中使李宪诚进。六月十五日。香水澡沐东首倚卧。北面瞻望阙庭。以大印身定中而寂。享年七十。僧腊五十。弟子慧朗次绍灌顶之位。余知法者数人。帝闻辍视朝三日。赐绢布杂物钱四十万。造塔钱二百余万。敕功德使李元琮知护丧事。空未终前诸僧梦。千仞宝台摧。文殊新阁颓。金刚杵飞上天。又兴善寺后池无故而涸。林竹生实庭花变萎。七月六日荼毗。帝诏高品刘仙鹤。就寺置祭。赠司空。谥曰大辩广正智三藏。火灭收舍利数百粒。八十粒进内。其顶骨不然。中有舍利一颗。半隐半现。敕于本院别起塔焉。空之行化利物居多。于总持门最彰殊胜。测其忍位莫定高卑。始者玄宗尤推重焉。尝因岁旱。敕空祈雨。空曰。过某日可祷之。或强得之其暴可怪。敕请本师金刚智设坛。果风雨不止。坊市有漂溺者。树木有拔仆者。遽诏空止之。空于寺庭中捏泥媪五六。溜水作梵言骂之。有顷开霁矣。玄宗召术士罗公远。与空捔法。同在便殿。空时时反手搔背。罗曰。借尊师如意。时殿上有华石。空挥如意击碎于其前。罗再三取如意不得。帝欲起取。空曰三郎勿起。此影耳。乃举手示罗。如意复完然在手。又北邙山有巨蛇。樵采者往往见之。矫首若丘陵。夜常承吸露气。见空人语曰。弟子恶报。和尚如何见度。每欲翻河水陷洛阳城以

快所怀也。空为其受归戒说因果且曰。汝以嗔心故受。今那复恚恨乎。吾力何及。当思吾言此身必舍矣。后樵子见蛇死涧下。臭闻数里。空凡应诏祈雨无他轨则。但设一绣座。手簸旋数寸木神子。念咒掷之。当其自立于座上。已伺其吻角。牙出目瞬则雨至矣。又天宝中西蕃大石康三国帅兵围西凉府。诏空入。帝御于道场。空秉香罏诵仁王密语二七遍。帝见神兵可五百员在于殿庭。惊问空。空曰。毗沙门天王子领兵救安西。请急设食发遣。四月二十日果奏云。二月十一日。城东北三十许里。云雾间见神兵长伟。鼓角諠鸣山地崩震。蕃部惊溃。彼营垒中有鼠金色。咋弓弩弦皆绝。城北门楼有光明天王。怒视蕃帅大奔。帝览奏谢空。因敕诸道城楼置天王像。此其始也。空既终三朝所赐墨制一皆进纳。生荣死哀。西域传法僧至此今古少类矣。嗣其法位慧朗师也。御史大夫严郢为碑。徐浩书之树于本院焉。

　　系曰。传教令轮者。东夏以金刚智为始祖。不空为二祖。慧朗为三祖。已下宗承所损益可知也。自后岐分派别。咸曰。传瑜伽大教。多则多矣。而少验者何。亦犹羽嘉生应龙。应龙生凤皇。凰皇已降生庶鸟矣。欲无变革。其可得乎。

## 宋高僧传卷第二

### 译经篇第一之二(正传十五人附见八人)

#### 唐洛京圣善寺善无畏传(达摩掬多)

　　释善无畏。本中印度人也。释迦如来季父甘露饭王之后。梵名戍婆揭罗僧诃。华言净师子。义翻为善无畏。一云输波迦罗。此名无畏。亦义翻也。其先自中天竺。因国难分王乌荼。父曰佛手王以畏生有神姿宿赍德艺故历试焉。十岁统戎。十三嗣位。得军民之情。昆弟嫉能称兵构乱。阋墙斯甚。薄伐临戎。流矢及身掉轮伤顶。天伦既败军法宜诛。大义灭亲忍而曲赦。乃抆泪白母。及告群臣曰。向者亲征恩已断矣。今欲让国全其义焉。因致位于兄固求入道。母哀许之。密与传国宝珠。犹诸侯之分器也。南至海滨。遇殊胜招提得法华三昧。聚沙为塔。仅一万所。黑蛇伤指。而无退息。复寄身商船往游诸国。密修禅诵口放白光。无风三日舟行万里。属商人遇盗危于并命。畏恤其徒侣默讽真言。七俱胝尊全现身相。群盗果为他寇所歼。寇乃露罪归依指踪夷险。寻越穷荒。又逾毒水才至中天竺境。即遇其王。王之夫人乃畏之女兄也。因问舍位之由。称叹不足。是日携手同归。慈云布阴一境丕变。畏风仪爽俊聪睿超群。解究五乘道该三学。总持禅观妙达其源。艺术伎能悉闻精练。初诣那烂陀寺。此云施无厌也。像法之泉源众圣之会府。畏乃舍传国宝珠莹于大像之额。昼如月魄夜若曦

轮焉。寺有达摩掬多者。掌定门之秘钥。佩如来之密印。颜如四十许。其实八百岁也。玄奘三藏昔曾见之。畏投身接足。奉为本师。一日侍食之次。旁有一僧。震旦人也。畏现其钵中见油饵尚温粟饭犹暖。愕而叹曰。东国去此十万余里。是彼朝熟而返也。掬多曰。汝能不言真可学焉。后乃授畏总持瑜伽三密教也。龙神围绕森在目前。其诸印契一时顿受。即日灌顶为人天师。称曰三藏。夫三藏之义者。则内为戒定慧。外为经律论。以陀罗尼总摄之也。陀罗尼者。是菩提速疾之轮。解脱吉祥之海。三世诸佛生于此门。慧照所传一灯而已。根殊性异灯亦无边。由是有百亿释迦微尘三昧。菩萨以纲总摄于诸定。顿升阶位邻于大觉。此其旨也。于时畏周行大荒遍礼圣迹。不惮艰险。凡所履处皆三返焉。又入鸡足山为迦葉剃头。受观音摩顶。尝结夏于灵鹫。有猛兽前导。深入山穴。穴明如昼见牟尼像。左右侍者如生焉。时中印度大旱。请畏求雨。俄见观音在日轮中手执军持注水于地。时众欣感得未曾有。复锻金如贝叶写大般若经。镕中金为窣睹波。等佛身量焉。母以畏游方日久。谓为已殁。旦夕泣泪而丧其明。洎附信问安。朗然如故。五天之境自佛灭后外道峥嵘。九十六宗各专其见。畏皆随所执破滞析疑。解邪缚于心门。舍迷津于觉路。法云大小而均泽。定水方圆而任器。仆异学之旗鼓。建心王之胜幢。使彼以念制狂即身观佛。掬多曰。善男子。汝与震旦有缘。今可行矣。畏乃顶辞而去。至迦湿弥罗国。薄暮次河。而无桥梁。畏浮空以济。一日受请于长者家。俄有罗汉。降曰。我小乘之人。大德是登地菩萨。乃让席推尊。畏施之以名衣。升空而去。畏复至乌苌国。有白鼠驯绕日献金钱。讲毗卢于突厥之庭。安禅定于可敦之树。法为金字列在空中。时突厥宫人以手按乳。乳为三道飞注畏口。畏乃合掌端容曰。我前生之母也。又途中遭寇举刃三斫而肢体无伤。挥剑者唯闻铜声而已。前登雪山大池。畏不悆。掬多自空而至曰。菩萨身同世间不舍生死。汝久离相宁有病耶。言讫冲天。畏洗然而愈。路出吐蕃。与商旅同次。胡人贪货率众合围。畏密运心印而蕃豪请罪。至大唐西境夜有神人曰。此东非弟子界也。文殊师利实护神州。礼足而灭。此亦犹迦毗罗神送连眉也。畏以驼负经至西州涉于河。龙陷驼足没于泉下。畏亦入泉三日。止住龙宫宣扬法化。开悟甚众。及牵驼出岸。经无沾湿焉。初畏途过北印度境。而声誉已达中国。睿宗乃诏若那及将军史献。出玉门塞表以候来仪。开元初。玄宗梦与真僧相见。姿状非常。躬御丹青写之殿壁。及畏至此与梦合符。帝悦有缘。饰内道场尊为教主。自宁薛王已降皆跪席捧器焉。宾大士于天宫。接梵筵于帝座。礼国师以广成之道。致人主于如来之乘。巍巍法门于斯为盛。时有术士。握鬼神之契。参变化之功。承诏御前角其神异。畏恬然不动。而术者手足无所施矣。开元四年丙辰。赍梵夹始届长安。敕于兴福寺南院安置。续宣住西明寺。问劳重叠锡贶异常。至五年丁巳。奉诏于菩提院翻译。畏奏请名僧同参华梵。开题先译虚空藏求闻持法一卷。沙

门悉达译语。无著笔受缀文。缮写进内。帝深加赏叹。有敕畏所将到梵本并令进上。昔有沙门无行西游天竺。学毕言归。方及北印不幸而卒。其所获夹叶悉在京都华严寺中。畏与一行禅师。于彼选得数本。并总持妙门。先所未译。十二年随驾入洛。复奉诏于福先寺译大毗卢遮那经。其经具足梵文有十万颂。畏所出者撮其要耳。曰大毗卢遮那成佛神变加持经七卷。沙门宝月译语。一行笔受删缀辞理。文质相半。妙谐深趣。上符佛意下契根缘。利益要门斯文为最。又出苏婆呼童子经三卷。苏悉地揭罗经三卷。二经具足咒毗柰耶也。即秘密禁戒焉。若未曾入曼荼罗者。不合辄读诵。犹未受具人盗听戒律也。所出虚空藏菩萨能满诸愿最胜心陀罗尼求闻持法一卷。即金刚顶梵本经成就一切义图略译少分耳。畏性爱恬简静虑怡神。时开禅观奖劝初学。奉仪形者莲华敷于眼界。禀言说者甘露润于心田。超然觉明日有人矣。法侣请谒。唯尊奉长老宝思惟三藏而已。此外皆行门人之礼焉。一行禅师者。帝王宗重时贤所归。定慧之余阴阳之妙。有所未决亦咨禀而后行。畏尝于本院铸铜为塔。手成模范。妙出人天。寺众以销治至广庭除深隘。虑风至火盛灾延宝坊。畏笑曰。无苦自当知也。鼓铸之日。果大雪蔽空。雾塔出罏瑞花飘席。众皆称叹焉。又属暑天亢旱。帝遣中官高力士。疾召畏祈雨。畏曰。今旱数当然也。若苦召龙致雨。必暴适足所损。不可为也。帝强之曰。人苦暑病矣。虽风雷亦足快意。辞不获已。有司为陈请雨具。幡幢螺钹备焉。畏笑曰。斯不足以致雨。急撤之。乃盛一钵水以小刀搅之。梵言数百。咒之须臾有物如龙。其大如指。赤色矫首瞰水面复潜于钵底。畏且搅且咒。顷之有白气自钵而兴。迳上数尺。稍稍引去。畏谓力士曰。亟去雨至矣。力士驰去。回顾见白气疾旋自讲堂而西。若一匹素翻空而上。既而昏霾大风震电。力士才及天津桥。风雨随马而骤。街中大树多拔焉。力士入奏。而衣尽沾湿矣。帝稽首迎畏。再三致谢。又邙山有巨蛇畏见之叹曰。欲决潴洛阳城耶以天竺语咒数百声。不日蛇死。乃安禄山陷洛阳之兆也。一说畏曾寓西明道宣律师房。示为粗相。宣颇嫌鄙之。至中夜宣扪虱投于地。畏连呼律师扑死佛子。宣方知是大菩萨。诘旦摄衣作礼焉。若观此说。宣灭至开元中仅五十载矣。如畏出没无常非人之所测也。二十年求还西域。优诏不许。二十三年乙亥十月七日。右胁累足奄然而化。享龄九十九。僧腊八十。法侣凄凉皇心震悼。赠鸿胪卿。遣鸿胪丞李现具威仪。宾律师护丧事。二十八年十月三日。葬于龙门西山广化寺之庭焉。定慧所熏全身不坏。会葬之日涕泗倾都。山川变色。僧俗弟子宝畏禅师明畏禅师荥阳郑氏琅邪王氏痛其安仰如丧考妣焉。乾元之初唐风再振。二禅师刻偈。诸信士营龛。弟子舍于旁。有同孔墓之恋。今观畏之遗形渐加缩小。黑皮隐隐骨其露焉。累朝旱涝皆就祈请。征验随生且多檀施。锦绣巾帊覆之如偃息耳。每一出龛置于低榻香汁浴之。洛中豪右争施弹帊净巾澡豆以资浴事。上禳祷多遣使臣往加供施。必称心愿焉。

## 唐洛京智慧传

释智慧者。梵名般剌若也。姓憍答摩氏。北天竺迦毕试国人。颖悟天资。七岁发心。违侍二亲归依三宝。时从大德调伏军教诵四阿含满十万颂。阿毗达磨三万颂。及年应法随师往别国纳具足戒。诵萨婆多近四万颂。俱舍二万八千颂。又诵大婆沙兼通其义。七年于彼专习小乘。后诣中天竺那烂陀寺。禀学大乘唯识瑜伽中边等论金刚般若经因明声明医明王律论等。并依承智护进友智友三大论师。复游双林经八塔。往来瞻礼十有八年。闻南北竺颇尚持明。遂往咨禀。彼有灌顶师名达摩耶舍。见慧勤重可教。授瑜伽法入曼荼罗三密护身五部印契经。于一年诵彻三千五百余颂。常闻支那大国文殊在中。锡指东方誓传佛教。乃泛海东迈。垂至广州风飘却返抵执师子国之东。又集资粮重修巨舶。遍历南海诸国。二十二年。再近番禺。风涛遽作舶破人没。唯慧存焉。夜至五更其风方止。所赍经论莫知所之。及登海壖其夹策已在岸矣。于白抄内大竹筒中得之。宛为鬼物扶持而到。乃叹曰。此大乘理趣等经。想支那人根熟矣。遂东北行半月达广州。即德宗建中初也。属帝违难奉天。贞元二年始届京辇。见乡亲神策军正将罗好心。即慧舅氏之子也。悲喜相慰。将至家中延留供养。八年上表。举慧翻传。有敕令京城诸寺大德名业殊众者同译。得罽宾三藏般若开释梵本。翰林待诏光宅寺沙门利言度语。西明寺沙门圆照笔受。资圣寺道液。西明寺良秀。庄严寺应真。醴泉寺超悟。道岸辩空。并充证义。六月八日欲创经题。敕右街功德使王希迁与右神策军大将军王孟涉骠骑大将军马有邻等。送梵经出内。缁伍威仪乐部相间。士女观望车骑交骈。迎入西明寺翻译。即日赐钱一千贯茶三十弗香一大合。充其供施。开名题曰大乘理趣六波罗蜜多经成十卷。又华严长者问佛那罗延力经般若心经。各一卷。皆贞元八年所译也。是岁十月缮写毕。二十八日设彩车大备威仪。引入光顺门进。帝览忻然慰劳勤至。敕于神策军赐斋食。嚫慧绢五百匹冬服一副。余人赐各有差。慧表谢。答诏褒美。同日请译经。奉天定难。功臣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子詹事罗好心上表云。臣表弟沙门般剌若先进大乘理趣六波罗蜜梵本经。伏奉今年四月十九日敕。令王希迁精选有道行僧于西明寺翻译。今经帙已终。同诣光顺门进上。答诏云。卿之表弟早悟大乘。远自西方求游上国。宣六根之奥义。演双树之微言。念以精诚所宜钦重。是令翻译俾用流行。卿夙慕忠勤职司禁卫。省览表疏具见乃怀所谢知。好心以朱泚围逼之际颇有战功预其中兵。为帝宠重。慧得好心启导。译务有光。帝制经序焉。慧后终于洛阳。葬龙门之西冈。塔今存矣。

## 唐玉华寺玄觉传

释玄觉。高昌国人也。西土种姓未得闻焉。学慕大乘从玄奘三藏

研核经论。亦于玉华宫参预翻译。及大般若经向就。同请翻宝积经。奘辞惙然。觉因梦。一浮图庄严高大忽然摧倒。遂惊起告奘。奘曰。非汝身事。此吾灭之征耳。觉暗悲安仿。劝诸法侣竞求医药。觉后莫测终焉。

## 唐益州多宝寺道因传(嵩公宝暹)

释道因。姓侯氏。濮阳人也。禀祐居醇含章纵哲。覃訏之岁粹采多奇。髫龀之辰殊姿特茂。孝爱之节慈顺之风。率志于斯因心以极。年甫七岁丁于内艰。嗌粒绝浆殆乎灭性。成人之德见称州里。免丧之后思酬罔极。出家之志人莫我移便诣灵岩寺求师诵习。曾不浃旬通涅槃经二帙。举众惊骇谓为神童。落发已来。砥砺其行揣摩义章。即讲涅槃。宿齿名流咸所叹服。及升上品旋学律仪。又于彭城嵩法师所传摄大乘。嵩公懿德玄猷兰薰月映。门徒学侣鱼贯凫趋。讲室谈筵为之嚣隘。遂依科戒而为节文。年少沙门且令习律。晓四分者方许入听。因夏腊虽幼业行攸高独于众中迥见推揖。每敷摄论即令覆讲。后隐泰岳凡经四秋。将诣洛中。属旮李陵夷法纲严峻。僧无徒侣弗许游方。于是杖锡出山孑焉超迈。恐罗刑宪静念观音。少选之间有僧欻至。皓然白首请与偕行。迨至铜街暨于金地。俯仰之际莫知所在。咸谓善逝之力有感斯见。未几因避难三蜀居于多宝寺。好事者素闻道誉。乃命开筵摄论维摩。听者千数。时有宝暹法师。东海人也。殖艺该洽尤善大乘。昔在隋朝英尘久播。学徒来请接武磨肩。暹公傲尔其间。仰之弥峻每至因之论席肃然改容。沉吟久之方用酬遣。因抗音驰辩雷惊波注。尽妙穷微藏牙折角。益州总管邓国公窦琎行台左仆射替国公窦轨长史申国公高士廉范阳公卢承庆。及前后首僚西南岳牧。并国华朝秀重望崇班。共籍芳声俱申虔仰。乃于彭门山寺习道安居。此寺往经废毁院宇凋弊。因慨然构怀专事营缉。未移再稔蔚成净场。又以九部微言三界式仰。缅惟法尽将翳龙宫。遂于寺之北岩刻书经典。穷多罗之秘袠。尽毗尼之正文。纵尧世之洪水襄陵。任赵简之北山燎狩。必无他虑。与劫齐休。既而清猷远畅峻业遐昭遂简宸衷乃纡天綍。追赴京邑止大慈恩寺。与玄奘法师翻译。校定梵本兼充证义。奘师偏奖赏之。每有难文同加参酌新翻弗坠因有力焉。慧日寺主楷法师者。聪爽温赡声蔼鸿都。首建法筵请开奥义。帝城缁俗具来咨禀。欣焉相顾得所未闻。因研几史籍尤好老庄。咀其菁华含其腴润。包四始于风律。综五声于文绪。故所讲训内外该通。其专业者涅槃华严大品维摩法华楞伽等经十地地持毗昙智度摄大乘对法佛地等论及四分等律。其摄论维摩仍着章疏。已而能事毕矣。示疾终于长安慧日寺。则显庆三年三月十一日也。春秋七十二。越明年正月旋神座于益部。二月八日窆于彭门光化寺石经之侧。道俗送葬数有数千。弟子玄凝等。嗣其香火。至龙朔中中台司藩大夫李俨制碑。欧阳通书焉。

## 唐波凌国智贤传(会宁)

释若那跋陀罗。华言智贤。南海波凌(亦曰诃凌)国人也。善三藏学。麟德年中有成都沙门会宁。欲往天竺观礼圣迹。泛舶西游。路经波凌。遂与智贤同译涅槃后分二卷。此于阿笈摩经内。译出。说世尊焚棺收设利罗等事。与大涅槃颇不相涉。译毕寄经达交州。宁方之西域。至仪凤年初。交州都督梁难敌。遣使同会宁弟子运期。奉表进经入京。三年戊寅。大慈恩寺沙门灵会。于东宫启请施行。运期奉侍其师。因心莫比。师令赍经行化。故无暇影随往西域也。

## 唐洛京白马寺觉救传

释佛陀多罗。华言觉救。北天竺罽宾人也。赍多罗夹誓化支那。止洛阳白马寺。译出大方广圆觉了义经。此经近译不委何年。且隆道为怀务甄诈妄。但真诠不谬。岂假具知年月耶。救之行迹莫究其终。大和中圭峰密公着疏。判解经本一卷后分二卷成部。续又为钞演畅幽邃。今东京太原三蜀盛行讲演焉。

## 唐五台山佛陀波利传(顺贞)

释佛陀波利。华言觉护。北印度罽宾国人。忘身徇道遍观灵迹。闻文殊师利在清凉山。远涉流沙躬来礼谒。以天皇仪凤元年丙子杖锡五台。虔诚礼拜悲泣雨泪。冀睹圣容。倏焉见一老翁从山而出。作婆罗门语谓波利曰。师何所求耶。波利答曰。闻文殊大士隐迹此山。从印度来欲求瞻礼。翁曰。师从彼国将佛顶尊胜陀罗尼经来否。此土众生多造诸罪。出家之辈亦多所犯。佛顶神咒除罪秘方。若不赍经徒来何益。纵见文殊亦何能识。师可还西国取彼经来流传此土。即是遍奉众圣广利群生。拯接幽冥报诸佛恩也。师取经来至。弟子当示文殊居处。波利闻已不胜喜跃。裁抑悲泪向山更礼。举头之顷不见老人。波利惊愕倍增虔恪。遂返本国取得经回。既达帝城便求进见。有司具奏。天皇赏其精诚崇斯秘典。下诏鸿胪寺典客令杜行顗与日照三藏于内共译。译讫嚫绢三十匹。经留在内。波利垂泣。奏曰。委弃身命志在利人。请帝流行是所望也。帝愍其专切。遂留所译之经还其梵本。波利得经弥复忻喜。乃向西明寺访得善梵语僧顺贞。奏乞重翻。帝俞其请。波利遂与顺贞对诸大德翻出。名曰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与前杜令所译者。咒韵经文少有同异。波利所愿既毕。却持梵本入于五台。莫知所之。或云。波利隐金刚窟今永兴龙首冈有波利藏舍利之所焉。大历中。南岳云峰寺沙门法照。入五台山礼金刚窟。夜之未央克责扑地。忽见一僧长七尺许。梵音朗畅。称是佛陀波利。问曰。阿师如此

自苦得无劳乎。有何愿乐。照对曰。愿见文殊。曰若志力坚强真实无妄。汝可脱履于板上。咫尺圣颜令子得见。照遂瞑目。俄已入窟见一院。题额云金刚般若寺。字体酋健光色闪烁。其院皆是异宝庄严。名目不暇。楼观复沓殿宇连延。罘罳密致铃铎交鸣。可二百所。间有秘藏中缄金刚般若并一切经法。人物魁伟殆非常所睹也。文殊大圣处位尊严拥从旁午。宣言慰劳分茶赋食讫。波利引之出去。照苦乞在寺。波利不许。临别勉之。努力修进再来可住。照还至板上蹑履。回眸之际波利隐焉。

系曰。道家尸解说有多端。或隐真形而存假质。矧以登地大士漏尽罗汉。或此在他亡。或分身易态。皆以之为游戏耳。以之为利物焉。其佛陀波利出没无恒变化何极。出金刚窟接法照师。盖与之有缘闯然而现。故杜多迦葉久隐诸峰。晋法显往游灵。鹫见于山下焉。

唐尊法传

释尊法。西印度人也。梵云伽梵达磨。华云尊法。远踰沙碛来抵中华。有传译之心。坚化导之愿。天皇永徽之岁翻出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一卷。经题但云西天竺伽梵达磨译。不标年代。推其本末疑是永徽显庆中也。又准千臂经序云。智通同此三藏译也。法后不知其终。

唐西京慧日寺无极高传(阿难律木叉师迦葉师)

释无极高。中印度人。梵云阿地瞿多。华云无极高也。出家氏族未凭书之。高学穷满字。行洁圆珠。精练五明妙通三藏。永徽三年壬子岁正月。自西印度赍梵夹来届长安。敕令慈门寺安置。沙门大乘琮等十六人。英公李世绩鄂公尉迟德等十二人。同请高于慧日寺浮图院。建陀罗尼普集会坛。所须供办。法成之日屡现灵异。京中道俗咸叹希逢。沙门玄楷等固请翻其法本。以四年癸丑至于五年。于慧日寺从金刚大道场经中。撮要而译。集成一部名陀罗尼集经。一十二卷。玄楷笔受。于时有中印度大菩提寺阿难律木叉师迦葉师等。于经行寺译功德天法。编在集经第十卷内。故不别出焉。

唐广州制止寺极量传

释极量。中印度人也。梵名般剌蜜帝。此言极量。怀道观方随缘济物。展转游化渐达支那(印度俗呼广府为支那。名帝京为摩诃支那也)乃于广州制止道场驻锡。众知传达祈请颇多。量以利乐为心。因

敷秘赜。神龙元年乙巳五月二十三日。于灌顶部中诵出一品。名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译成一部十卷。乌苌国沙门弥伽释迦(释迦稍讹。正云铄佉。此曰云峰)译语。菩萨戒弟子前正议大夫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清河房融笔受。循州罗浮山南楼寺沙门怀迪证译。量翻传事毕。会本国王怒其擅出经本遣人追摄。泛舶西归。后因南使入京。经遂流布。有惟悫法师资中沇公。各着疏解之。

唐洛京大遍空寺实叉难陀传

释实叉难陀。一云施乞叉难陀。华言学喜。葱岭北于阗人也。智度恢旷风格不群。善大小乘旁通异学。天后明扬佛日崇重大乘。以华严旧经处会未备。远闻于阗有斯梵本。发使求访并请译人。叉与经夹同臻帝阙。以证圣元年乙未。于东都大内大遍空寺翻译。天后亲临法座焕发序文。自运仙毫首题名品。南印度沙门菩提流志沙门义净同宣梵本。后付沙门复礼法藏等。于佛授记寺译成八十卷。圣历二年功毕。至久视庚子驾幸颍川三阳宫诏叉译大乘入楞伽经。天后复制序焉。又于京师清禅寺及东都佛授记寺。译文殊授记等经。前后总出一十九部沙门波仑玄轨等笔受。沙门复礼等缀文。沙门法宝恒景等证义。太子中舍贾膺福监护。长安四年。叉以母氏衰老思归慰觐。表书再上方俞敕御史霍嗣光送至于阗。暨和帝龙兴有敕再征。景龙二年达于京辇。帝屈万乘之尊。亲迎于开远门外。倾都缁侣备幡幢导引。仍饰青象令乘之入城。敕于大荐福寺安置。未遑翻译。遘疾弥留以景云元年十月十二日。右胁累足而终。春秋五十九岁。有诏听依外国法葬。十一月十二日于开远门外古然灯台焚之。薪尽火灭其舌犹存。十二月二十三日。门人悲智敕使哥舒道元。送其余骸及斯灵舌还归于阗。起塔供养。后人复于荼毗之所起七层塔。土俗号为华严三藏塔焉。

周西京广福寺日照传

释地婆诃罗。华言日照。中印度人也。洞明八藏博晓五明。戒行高奇学业勤悴。而咒术尤工。以天皇时来游此国。仪凤四年五月表请翻度所赍经夹。仍准玄奘例。于一大寺别院安置。并大德三五人同译。至天后垂拱末。于两京东西太原寺(西太原寺后改西崇福寺。东太原寺后改大福先寺)及西京广福寺。译大乘显识经大乘五蕴论等凡一十八部。沙门战陀般若提婆译语。沙门慧智证梵语。敕诸名德助其法化。沙门道成薄尘嘉尚圆测灵辩明恂怀度证义。沙门思玄复礼缀文笔受。天后亲敷睿藻制序冠首焉。照尝与觉护同翻佛顶。深体唐言善传佛意。每进新经锡赉丰厚。后终于翻经小房。享年七十五。天后敕葬于洛阳龙门香山。塔见存焉。

周洛京魏国东寺天智传

释提云般若。或云提云陀若那。华言天智。于阗国人也。学通大小解兼真俗。咒术禅门无不谙晓水昌元年来届于此。谒天后于洛阳。敕令就魏国东寺(后改大周东寺)翻译。即以其年己丑至天授二年辛卯。出华严经法界无差别论等六部七卷。沙门处一笔受。沙门复礼缀文。沙门德感慧俨法明恒景等证义。智终年卒地莫得而闻。

周洛京佛授记寺慧智传(明佺)

释慧智。其父印度人。婆罗门种。因使游此方。而生于智。少而精勤有出俗之志。天皇时从长年婆罗门僧。奉敕度为弟子。本既梵人善闲天竺书语。生于唐国复练此土言音。三藏地婆诃罗提云若那宝思惟等。所有翻译皆召智为证。兼令度语。后至长寿二年癸巳。智于东都佛授记寺自译观世音颂一卷。不详所终。有沙门明佺者。不知何许人。出家隶业悉在佛授记寺。尤善毗尼兼闲经论。天册万岁元年。敕令刊定经目。佺所专纂录。编次持疑。更与翻经大德二十余人。同共参正。号曰大周经录焉。智升云。虽云刊定繁秽尤多。徒见流行。寔难凭准。盖此录支经别品杂沓不伦。致为升公之所黜矣。

周洛京寂友传

释弥陀山。华言寂友。睹货逻国人也。自幼出家。游诸印度遍学经论。楞伽俱舍最为穷核。志传像法不吝乡邦。杖锡孤征来臻诸夏。因与实叉难陀共译大乘入楞伽经。又天授中与沙门法藏等译无垢净光陀罗尼经一卷。其经佛为劫比罗战荼婆罗门说。延其寿命。译毕进内。寻辞帝归乡。天后以厚礼饯之。

# 宋高僧传卷第三

## 译经篇第一之三(正传十四人附见三人)

### 唐京师总持寺智通传

释智通。姓赵氏。本陕州安邑人也。隋大业中出家受具。后隶名总持寺。律行精明经论该博。自幼挺秀。即有游方之志。因往洛京翻经馆。学梵书并语。晓然明解。属贞观中有北天竺僧。赍到千臂千眼经梵本。太宗敕搜天下僧中学解者。充翻经馆缀文笔受证义等。通应其选与梵僧对。译成二卷。天皇永徽四年复于本寺出千啭陀罗尼观世

音菩萨咒一卷观自在菩萨随心咒一卷清净观世音菩萨陀罗尼一卷。共四部五卷。通善其梵字复究华言。敌对相翻时皆推伏。又云行瑜伽秘密教大有感通。后不知所终。

## 唐京师奉恩寺智严传

释智严。姓尉迟氏。本于阗国质子也。名乐。受性聪利。隶鸿胪寺授左领军卫大将军上柱国封金满郡公。而深患尘劳唯思脱屣。神龙二年五月奏乞以所居宅为寺。敕允。题牓曰奉恩是也。相次乞舍官入道。十一月二十四日。墨制听许。景龙元年十一月五日。孝和帝诞节剃染。寻奉敕于此寺翻经多证梵文。诸经成部严有力焉。严重译出生无边法门陀罗尼经。后于石鳖谷行头陀法。又充终南山至相寺上座。体道用和率从清谨。不知其终。

## 唐洛京天竺寺宝思惟传

释阿儞真那。华言宝思惟。北印度迦湿密罗国人。刹帝利种。幼而舍家禅诵为业。进具之后专精律品。而慧解超群学兼真俗。乾文咒术尤攻其妙。加以化导为心无恋乡国。以天后长寿二年届于洛都。敕于天宫寺安置。即以其年创译。至中宗神龙景午。于佛授记天宫福先等寺。出不空罥索陀罗尼经等七部。睿宗大极元年四月。太子洗马张齐贤等缮写进内。其年六月敕令礼部尚书晋国公薛稷右常侍高平侯徐彦伯等。详定入目施行。那自神龙之后不务翻译。唯精勤礼诵修诸福业。每于晨朝磨香为水。涂浴佛像后方饮食。从始洎终此为恒业。衣钵之外随得随施。后于龙门山请置一寺。制度皆依西域。因名天竺焉。门徒学侣同居此寺。精诚所感灵应寔繁。寿百有余岁。以开元九年终于寺。构塔旌表焉。

## 唐洛京长寿寺菩提流志传

释菩提流志。南天竺国人也。净行婆罗门种。姓迦葉氏。年十二就外道出家。事波罗奢罗学声明僧佉等论。历数咒术阴阳谶纬靡不该通。年逾耳顺方乃回心。知外法之乖违。悟释门之渊默。隐居山谷积习头陀。初依耶舍瞿沙三藏学诸经论。其后游历五天遍亲讲肆。高宗大帝。闻其远誉挹彼高风。永淳二年遣使迎接。天后复加郑重。令住东洛福先寺。译佛境界宝雨华严等经凡十一部。中宗神龙二年。又住京兆崇福寺译大宝积经。属孝和厌代睿宗登极。敕于北苑白莲池甘露亭续其译事。翻度云毕。御序冠诸。其经旧新凡四十九会。总一百二十卷。先天二年四月八日进内。此译场中沙门思忠天竺大首领伊舍罗

等译梵文。天竺沙门波若屈多沙门达摩证梵义。沙门履方宗一慧觉笔受。沙门深亮胜庄尘外无著怀迪证义。沙门承礼云观神暕道本次文。次有润文官卢粲学士徐坚中书舍人苏瑨给事中崔璩中书门下三品陆象先尚书郭元振中书令张说侍中魏知古。儒释二家构成全美。宝积用贤既广。流志运功最多。所慊者古今共译一切陀罗尼末句云莎嚩诃。皆不窃考清浊。遂使命章有异。或云萨婆诃。或云馺皤诃等。九呼不伦。楷定梵音悉无本旨。此非梵僧传诵不的。自是执笔之误。故克取莎(桑巴反)嚩(无可反)诃(呼个反)为正矣。志开元十二年随驾居洛京长寿寺。十五年十一月四日。嘱诫弟子五日斋时。令侍人散去。右胁安卧奄然而卒。春秋一百五十六。帝闻轸悼。敕试鸿胪卿。谥曰开元一切遍知三藏。遣内侍杜怀信监护丧事。出内库物务令优赡。用卤簿羽仪幡幢花盖阗塞衢路。十二月一日迁窆于洛南龙门西北原起塔。勒石志之。

系曰。西域丧礼其太简乎。或有国王酋长倾心致重者。勿过舁之火葬。若东夏僧用卤簿导丧身罕闻之矣。呜呼道尊德贵。不言而邀。此不其盛欤。

唐罗浮山石楼寺怀迪传(般若力善部末摩)

释怀迪。循州人也。先入法于南楼寺。其山半在海涯半连陆岸。乃仙圣游居之灵府也。迪久探经论多所该通。七略九流粗加寻究。以海隅之地津济之前。数有梵僧寓止于此。迪学其书语自兹通利。菩提流志初译宝积。召迪至京证义。事毕南归。后于广府遇一梵僧赍多罗叶经一夹。请共翻传勒成十卷。名大佛顶万行首楞严经是也。迪笔受经旨缉缀文理。后因南使附经入京。即开元中也。又乾元元年有罽宾三藏般若力。中天竺婆罗门三藏善部末摩。个失密三藏舍那。并慕化入朝。诏以力为太常少卿。末摩为鸿胪少卿。并员外置放还本土。或云各赍经至。属燕赵阻兵不遑宣译。故以官品荣之。

唐京兆慈恩寺寂默传

释牟尼室利。华言寂默。其为人也。神宇高爽量度真率。德宗贞元九年发那烂陀寺拥锡东来。自言从北印度往此寺。出家受戒学法焉。十六年至长安兴善寺。十九年徒崇福醴泉寺。复于慈恩寺请行翻译事。乃将奘师梵本。出守护国界主陀罗尼经十卷。又进六尘兽图。帝悦檀施极多。元和元年六月十九日卒于慈恩寺。初默说中天竺摩伽陀国那烂陀寺。周围四十八里。九寺一门。是九天王所造。默在寺日住者万余。以大法师处量纲任。西域伽蓝无如其高广矣。案守护国界主经。是般若译。牟尼证梵本。翰林待诏光宅寺智真译语。圆照笔

受。鉴虚润文。澄观证义焉。

## 唐丘慈国莲华寺莲华精进传

释勿提提羼鱼。华言莲华精进。本屈支城人也。即龟兹国亦云丘慈。正曰屈支。时唐使车奉朝到彼土。城西门外有莲华寺。进居此中号三藏苾刍。奉朝至诚祈请。开译梵夹传归东夏。进允之。遂译出十力经。可用东纸三幅。成一卷。是佛在舍卫国说。安西境内有前践山。山下有伽蓝。其水滴溜成音可爱。彼人每岁一时采缀其声以成曲调。故耶婆瑟鸡。开元中用为羯鼓曲名。乐工最难其杖撩之术。进寺近其滴水也。其经是沙门悟空同十地回向轮经。共十一卷赍进贞元中请编入藏。值圆照续录故述其由。

## 唐北庭龙兴寺戒法传

释尸罗达摩。华言戒法也。本于阗人。学业该通善知华梵。居于是国为大法师。唐贞元中悟空回至北庭。其本道节度使杨袭古。与龙兴寺僧请法为译主。翻十地经。法躬读梵文并译语。沙门大震笔受。法超润文。善信证义。悟空证梵文。又译回向轮经。翻传才毕缮写欲终。遇北庭宣慰中使段明秀事讫回。与北庭奏事官牛昕安西奏事官程锷等。相随入朝。为沙河不通取回鹘路。其梵夹留北庭龙兴寺藏。赍所译唐本至京。即贞元五载也。法译事方终。却回豁丹。豁丹一云于遁。此皆岭北人之呼召耳。若五印度语云瞿萨怛那。华言乳国。亦云地乳也。

## 唐莲华传

释莲华。本中印度人也。以兴元元年杖锡谒德宗。乞钟一口归天竺声击。敕广州节度使李复修鼓铸毕。令送于南天竺金堆寺。华乃将此钟。于宝军国毗卢遮那塔所安置。后以华严后分梵夹附舶。来为信者。般若三藏于崇福寺翻成四十卷焉。一云梵夹本是南天竺乌荼国王书献支那天子。书云。手自书写华严经百千偈中所说善财童子五十五圣者。善知识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谨奉进上。愿于龙华会中奉觐云。即贞元十一年也。至十二年六月。诏于崇福寺翻译。罽宾沙门般若宣梵文。洛京天宫寺广济译语。西明寺圆照笔受。智柔智通缀文。成都府正觉寺道恒鉴虚润文。千福寺大通证义。澄观灵邃详定。神策军护军中尉霍仙鸣左街功德使窦文场写进。十四年二月解座。

## 唐大圣千福寺飞锡传

释飞锡。未知何许人也。神气高邈识量过人。初学律仪。后于天台法门一心三观。与沙门楚金栖心研习。天宝初游于京阙。多止终南紫阁峰草堂寺。属不空当途传译。慎选英髦锡预其数。频登笔受润文之任。代宗永泰元年四月十五日。奉诏于大明宫内道场同义学沙门良贲等十六人。参译仁王护国般若经并密严经。先在多罗叶时。并是偈颂。今所译者多作散文。不空与锡等及翰林学士柳抗。重更详定。锡充证义。正员辞笔不愧斯职也。

系曰。锡外研儒墨。其笔仍长。时多请其论撰。如忠国师楚金等碑。与晋陵德宣吴兴昼公同猎广原。不知鹿死何人之手。然宣锡二公亦有不羁之失。缘饰过其实。如昼公合建中之体。儗事得其伦。唯虚与实不可同日也。

## 唐京师大安国寺子邻传

释子邻姓范氏。兖州干封大范村人也。父峻朝不喜三宝。或见桑门必加咄唾。有问其故即欲驱焉。邻生已数岁。小字邻儿。见着袈裟者则生慕羡之意。开元初东都广爱寺庆修律师游于代宗。经范氏之舍。邻一见之喜贯颜色。拜求出家。问曰。父母云何。对曰。不令堂亲知。知则遭棰挞矣。师但先去某乃影随。律师行五里间。邻已至矣。及洛寺受教之易。若甘之受和焉。染削已或名志邻。至十一年忽思二亲。辞归宁觐。其父丧明母终已三载矣。因诣岳庙求知母之幽趣。即敷坐具诵法华经。誓见天齐王为期。其夜岳神果召邻。问何故恳苦如是。邻曰。母王氏亡来已经除服。敢问大王。母今何在。王顾簿吏。对曰。王氏见系狱受苦。邻曰。我母何罪。王曰。生和尚时食鸡卵。又取白傅头疮。坐是之故。职汝之由。邻悲号委顿求王请免。曰蔾縻有分放释无门。然则为法师计。请往鄮山礼阿育王塔。或可原也。邻诘朝遵途。到句章山寺叩头哀诉。五轮着地礼毕投策至四万数。俄闻有呼邻声。若蔡顺之解。望空见云气中。母谢曰。承汝之力得生忉利天矣。故来报汝。倏然不见。邻后求解经论至于关辅间。外学兼通美声籍甚。以名僧之选。恒入肃宗内殿应奉。高其舌端精于捷对。御前口占叙述皇道。时辈靡及。敕赐紫方袍。充供奉僧。代宗即位。更崇释氏。永泰中不空重译仁王护国密严等经。邻与千福寺法崇西明寺慧静保寿寺圆寂分职证义。并良贲润文。邻莫测其终。先所礼塔今鄮山育王寺后峰之翠微。茅庵基。及井存焉。井实方池。其水碧色。缘苔泛泛。然辞人游者诗咏绝多矣。

## 唐醴泉寺般若传

释般若。罽宾国人也。貌质魁梧执戒严整。在京师充义学沙门。宪宗敦崇佛门深思翻译。奈何有事于蜀部。刘辟阻命。王承宗未平朝廷多故。至元和五年庚寅。诏工部侍郎归登孟简刘伯刍萧俯等。就醴泉寺译出经八卷。号本生心地观。此之梵夹乃高宗朝师子国所进者。写毕进上。帝览有敕。朕愿为序。寻颂下其文。冠于经首。三藏赐帛。证义诸沙门锡赉有差。先于贞元中译华严经后分四十卷。此盖乌荼国王所进者。于时而赐紫衣。后大中中法宝大师玄畅奏请入藏焉。

唐上都章敬寺悟空传

释悟空。京兆云阳人。姓车氏。后魏拓跋之远裔也。天假聪敏志尚典坟。孝悌之声蔼于乡里属玄宗德被遐方。罽宾国愿附大唐。遣大首领萨婆远干与三藏舍利越摩。于天宝九载来朝阙庭。请使巡按。明年敕中使张韬光。将国信行官兼吏四十余人西迈。时空未出俗名奉朝。授左卫泾州四门府别将令随使臣自安西路去。至十二载。至健陀罗国。罽宾东都城也。其王礼接唐使。使回。空笃疾留健陀罗。病中发愿。痊当出家。遂投舍利越摩落发。号达摩驮都。华言法界。当肃宗至德二年也。洎年二十九。于迦湿弥罗国受具足戒。文殊矢涅地为亲教师。邬不羼提为羯磨阿遮利耶驮里。巍地为教授。于蒙鞮寺。讽声闻戒。习根本律仪。然北天竺国皆萨婆多学也。后巡历数年遍瞻八塔。为忆君亲因咨本师舍利越摩。再三方允。摩手授梵本十地回向轮十力三经。共一夹。并佛牙舍利。以赠别。空行从北路。至睹货罗国。五十七蕃中有一城。号骨咄国城果有小海。空行次南岸。地辄摇动。云阴雨暴霆击雹飞。乃奔就一大树间。时有众商咸投其下。商主告众曰。谁赍佛舍利异物殊珍耶。不尔龙神何斯忿怒。有则投于海中无令众人惶怖。如藏匿者自贻伊咎。空为利东夏之故潜乞龙神宥过。自卯达申雨雹方霁。回及龟兹居莲华寺。遇三藏法师勿提提羼鱼。善于传译。空因将十力经夹请翻之。寻抵北庭大使复命。空出梵夹。于阗三藏戒法为译主。空证梵文并度语。翻成十地。回向轮经。事讫随中使段明秀。以贞元五年己巳达京师。敕于跃龙门使院安置。进上佛牙舍利经本。宣付左神策军缮写。功德使窦文场。写毕进呈。敕署空壮武将军试太常卿。乃归章敬寺。次返云阳。问二亲坟树已拱矣。凡所往来经四十年。于时已六十余。所翻经三本共十一卷。翻经大德圆照续开元录。皆编入藏。复记空之行状焉。

唐京师满月传(智慧轮)

释满月者。西域人也。爰来震旦务在翻传。瑜伽法门一皆贯练。既多神效众所推钦。开成中进梵夹。遇伪甘露事去未旋踵。朝廷无复记纲不暇翻译。时悟达国师知玄。好学声明。礼月为师。情相款密指

教梵字并音字之缘界。悉昙八转深得幽趣。玄曰。异哉。吾体两方之言。愿参象胥之末可乎。因请翻诸禁咒。乃与菩萨嚩曰罗金刚悉地等。重译出陀罗尼集四卷。又佛为毗戌陀天子说尊胜经一卷。详核三复曲尽佛意。此土先已有陀罗尼集十二卷。新翻四卷未闻入藏。月等俱不测其终。次有般若斫迦三藏者。华言智慧轮。亦西域人。大中中行大曼拏罗法。已受灌顶为阿阇梨。善达方言深通密语。着佛法根本。宗乎大毗卢遮那。为诸佛所依。法之根本者陀罗尼是也。至于出生无边法门。学者修戒定慧以总侍助成。速疾之要无以超越。又述示教指归共一十余言。皆大教之钤键也。出弟子绍明。咸通年中刻石记传焉。

论曰。无漏海中震潮音而可怪。总持言下书梵字而不常。未闻者闻。闻光音天之余响。未解者解。解最上法之所诠。圣贤饮之为醇醪。凡劣啜之成糟粕。若夫有缘则遇。无道则违。秦狱既械其利防。此无缘也。汉庭肇迎其白马。斯有感焉。听彼异呼览其横字。情可求而呼相乱。字虽殊而意且同。是故周礼有象胥氏通六蛮语。狄鞮主七戎。寄司九夷。译知八狄。今四方之官。唯译官显著者何也。疑汉已来多事北方。故译名烂熟矣。又如周秦輶轩使者。奏籍通别国方言。令君王不出户庭坐知绝遐异俗之语也。若然者象胥知其远也。方言知其近也。大约不过察异俗达远情者矣。懿乎东汉始译四十二章经。复加之为翻也。翻也者如翻锦绮背面俱花。但其花有左右不同耳。由是翻译二名行焉。初则梵客华僧。听言揣意方圆共凿。金石难和。碗配世间。摆名三昧。咫尺千里。觌面难通。次则彼晓汉谈。我知梵说。十得八九。时有差违。至若怒目看世尊。彼岸度无极矣。后则猛显亲往。奘空两通。器请师子之膏。鹅得水中之乳。内竖对文王之问。扬雄得绝代之文。印印皆同。声声不别。斯谓之大备矣。逖观道安也论五失三不易。彦琮也籍其八备。明则也撰翻经仪式。玄奘也立五种不翻。此皆类左氏之诸凡。同史家之变例。今立新意成六例焉。谓译字译音为一例。胡语梵言为一例。重译直译为一例。粗言细语为一例。华言雅俗为一例。直语密语为一例也。初则四句。一译字不译音。即陀罗尼是。二译音不译字。如佛胸前卍字是。三音字俱译。即诸经律中纯华言是。四音字俱不译。如经题上【图】
＜PIC＞50072301.gif＜/PIC＞
【图】＜PIC＞50072302.gif＜/PIC＞
二字是。第二胡语梵言者。一在五天竺纯梵语。二雪山之北是胡。山之南名婆罗门。国与胡绝书语不同。从羯霜那国。字源本二十余言。转而相生。其流漫广。其书竖读。同震旦欤。至吐货罗言音渐异。字本二十五言其书横读。度葱岭南迦毕试国。言字同吐货罗。已上杂类为胡也。若印度言字梵天所制。本四十七言。演而遂广。号青藏焉。有十二章教授童蒙。大成五明论。大抵与胡不同。五印度境弥亘既

遥。安无少异乎。又以此方始从东汉传译至于隋朝。皆指西天以为胡国。且失梵天之苗裔。遂言胡地之经书。彦琮法师独明斯致。唯征造录痛责。弥天符佛地而合阿含。得之在我。用胡名而迷梵种。失则诛谁。唐有宣公亦同鼓唱。自此若闻弹舌。或睹黑容印定呼为梵僧。雷同认为梵语。琮师可谓忙于执斧捕前白露之蝉。瞢在回光照后黄衣之雀。既云西土有梵有胡。何不南北区分。是非料简致有三失。一改胡为梵。不析胡开胡还成梵。失也。二不善胡梵二音。致令胡得为梵。失也。三不知有重译失也。当初尽呼为胡。亦犹隋朝已来总呼为梵所谓过犹不及也。如据宗本而谈。以梵为主。若从枝末而说。称胡可存。何耶。自五天至岭北。累累而译也。乃疑琮公留此以待今日亦不敢让焉。三亦胡亦梵。如天竺经律传到龟兹。龟兹不解天竺语。呼天竺为印特伽国者。因而译之。若易解者犹存梵语。如此胡梵俱有者是。四二非句。纯华言是也。第三重译直译者。一直译。如五印夹牒直来东夏译者是。二重译。如经传岭北楼兰焉耆不解天竺言且译为胡语。如梵云邬波陀耶。疏勒云鹘社。于阗云和尚。又天王梵云拘均罗。胡云毗沙门是。三亦直亦重。如三藏直赍夹牒而来。路由胡国。或带胡言。如觉明口诵昙无德律中有和尚等字者是。四二非句。即赍经三藏。虽兼胡语到此不翻译者是。第四粗言细语者。声明中一苏漫多。谓泛尔平语言辞也。二彦底多。谓典正言辞也。佛说法多依苏漫多。意住于义不依于文。又被一切故。若彦底多非诸类所能解故。亦名全声者。则言音分明典正。此细语也。半声者。则言音不分明而讹僻。此粗语也。一是粗非细。如五印度时俗之言是。二唯细非粗。如法护宝云奘师义净洞解声明音律用中天细语典言而译者是。三亦粗亦细。如梵本中语涉粗细者是或注云此音讹僻即粗言也。四二非句。阙第五华言雅俗者。亦云音有楚夏同也。且此方言语雅即经籍之文。俗乃术巷之说。略同西域。细即典正粗即讹僻也。一是雅非俗。如经中用书籍言是。二是俗非雅。如经中乞头博颊等语是。三亦雅亦俗。非学士润文信僧执笔。其间浑金璞玉交杂相投者是。四二非句。阙第六直语密语者。二种作句。涉俗为直。涉真为密。如婆留师是。一是直非密。谓婆留师翻为恶口住。以恶口人人不亲近故。二是密非直。婆留师翻为菩萨所知彼岸也。既通达三无性理。亦不为众生所亲近故。三两亦句。即同善恶真俗。皆不可亲近故。四二非句。谓除前相故。又阿毗持呵娄(目数数得定)郁婆提(目生起拔根弃背)婆罗(目真实离散乱)此诸名在经论中例显直密语义也。更有胡梵文字。四句易解。凡诸类例括彼经诠。解者不见其全牛。行人但随其老马矣。或曰。翻梵夹须用此方文籍者。莫招滥涉儒雅之过乎。通曰。言不关典非子史之言。用其翻对。岂可以委巷之谈而糅于中耶。故道安云。乃欲以千载上之微言传所合百王下之末俗。斯为不易矣。或曰。汉魏之际盛行斯意。致使陈寿国志述临儿国云浮屠所载与中国老子经而相出入。盖老子西出关过西域之天竺教胡为浮屠。此为见译家用道德二篇中语。便

认云与老子经互相出入也。设有华人能梵语与西僧言说。两相允会。可便谓此人为天竺人耶。盍穷其始末乎。是知若用外书须招此谤。如童寿译法华。可谓折中有天然西域之语趣矣。今观房融润文于楞严。僧肇征引而造论。宜当此诮焉。苟参鄙俚之辞。曷异屠沽之谱。然则糅书勿如无书。与其典也宁俗。傥深溺俗厥过不轻。折中适时自存法语。斯谓得译经之旨矣。故佛说法多依苏漫多也。又传译之兴。奉行之意。不明本起何示将来。今究其宣扬略陈梗概。夫教者不伦有三畴类。一显教者。诸乘经律论也(不同瑜伽论中显了教是多分大乘藏教)二密教者。瑜伽灌顶五部护摩三密曼拏罗法也(瑜伽隐密教是多分声闻藏教)三心教者。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禅法也。次一法轮者。即显教也。以摩腾为始祖焉。次二教令轮者。即密教也。以金刚智为始祖焉。次三心轮者(义加此轮)即禅法也。以菩提达磨为始祖焉。是故传法轮者。以法音传法音。传教令轮者。以秘密传秘密。传心轮者。以心传心。此之三教三轮。三祖自西而东。化凡而圣。流十五代(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唐朱梁后唐石晋刘汉郭周今大宋)法门之贻厥孙谋。万二千年。真教之克昌厥后。或曰。译场经馆设官分职不得闻乎。曰此务所司先宗译主。即赍叶书之三藏明练显密二教者充之。次则笔受者。必言通华梵学综有空。相问委知然后下笔。西晋伪秦已来。立此员者。即沙门道含玄赜姚嵩聂承远父子。至于帝王。即姚兴梁武天后中宗。或躬执干。又谓为缀文也。次则度语者。正云译语也。传度转令生解。亦名传语。如翻显识论沙门战陀译语是也。次则证梵本者。求其量果密能证知。能诠不差所显无谬矣。如居士伊舍罗证译毗柰耶梵本是也。至有立证梵义一员。乃明西义得失。贵令华语下不失梵义也。复立证禅义一员。沙门大通充之。次则润文一位。员数不恒。令通内外学者充之。良以笔受在其油素。文言岂无俚俗。傥不失于佛意。何妨刊而正之。故义净译场。则李峤韦嗣立卢藏用等二十余人次文润色也。次则证义。盖证已译之文所诠之义也。如译婆沙论。慧嵩道朗等三百人考正文义。唐复礼累场充任焉。次则梵呗。法筵肇启梵呗前兴。用作先容令生物善。唐永泰中方闻此位也。次则校勘。仇对已译之文。隋前彦琮覆疏文义。盖重慎之至也。次则监护大使。后周平高公侯寿为总监检校。唐则房梁公为奘师监护。相次许观杨慎交杜行顗等充之。或用僧员。则隋以明穆昙迁等十人。监掌翻译事诠定宗旨。其处则秦逍遥园。梁寿光殿瞻云馆。魏汝南王宅。又隋炀帝置翻经馆。其中僧有学士之名。唐于广福等寺。或宫园不定。又置正字。字学玄应曾当是职。后或置或否。朝延罢译事。自唐宪宗元和五年至于周朝。相望可一百五十许岁。此道寂然。迨我皇帝临大宝之五载。有河中府传显密教沙门法进。请西域三藏法天译经于蒲津。州府官表进。上览大悦。各赐紫衣。因敕造译经院于太平兴国寺之西偏。续敕搜购天下梵夹。有梵僧法护施护。同参其务。左街僧录智照大师慧温证义。又诏沧州三藏道圆证梵字。慎选两街义解沙门志显缀文。令遵

法定清沼笔受。守峦道真知逊法云慧超慧达可瑰善祐可支证义。伦次缀文。使臣刘素高品王文寿监护。礼部郎中张洎光禄卿汤悦次文润色。进校量寿命经善恶报应经善见变化金曜童子甘露鼓等经。有命授三藏天息灾法天施护师号。外试鸿胪少卿赐厩马等。笔受证义诸沙门各赐紫衣并帛有差。御制新译经序冠于经首。观其佛日重光法轮发轫。赤玉箱而启秘。青莲朵以开芳。圣感如然。前代就堪比也。又以宣译之者乐略乐繁。隋之已前经题简少。义净已降经目偏长。古则随取强名。后则繁尽我意。又旧翻秘咒。少注合呼。唐译明言多祥音反。受持有验。斯胜古踪。净师犬译诸经偏精律部。自高文彩最有可观。金刚智也秘藏祖师。阿目佉也多经译匠。师资相接感应互彰。无畏言辞且多朴实。觉救加佛顶之句。人无间然。日照出显识之文。刃有余地。思惟罥索。学喜华严。密语断章大人境界。流志宝积。菩提曼荼。华胥之理致融明。灌顶之风标秘邃。迪公勤其笔受。般若终乎译场。其余诸公皆翻夹牒欲知状貌聊举喻言其犹人也。人皆人也。奈何姿制形仪。各从所肖。肖其父焉。若如此大则同。而小有异耳。良由译经是佛法之本。本立则道生。其道所生唯生释子。是以此篇冠首。故曰。先王将禜海。必先有事于河者。示不忘本也。

# 宋高僧传卷第四

## 义解篇第二之一(正传二十一人附见七人)

### 唐京兆大慈恩寺窥基传

释窥基。字洪道。姓尉迟氏。京兆长安人也。尉迟之先与后魏同起。号尉迟部。如中华之诸侯国。入华则以部为姓也。魏平东将军说。六代孙孟都生罗迦。为隋代州西镇将。乃基祖焉。考讳宗。唐左金吾将军松州都督江由县开国公。其鄂国公德则诸父也。唐书有传。基母裴氏。梦掌月轮吞之。寤而有孕。及乎盈月诞。弥与群儿弗类。数方诵习神晤精爽。奘师始因陌上见其眉秀目朗举措疏略曰将家之种不谬也哉。脱或因缘。相扣度为弟子。则吾法有寄矣。复念在印度时计回程次。就尼犍子边。占得卦甚吉。师但东归哲资生矣。遂造北门将军微讽之出家。父曰。伊类粗悍那胜教诏。奘曰。此之器度非将军不生。非某不识。父虽然诺。基亦强拒。激勉再三。拜以从命。奋然抗声曰。听我三事方誓出家。不断情欲荤血过中食也。奘先以欲勾牵。后今入佛智。佯而肯焉。行驾累载前之所欲。故关辅语曰三车和尚。即贞观二十二年也。一基自序云。九岁丁艰渐疏浮俗。若然者三车之说。乃厚诬也。至年十七遂预缁林。及乎入法。奉敕为奘师弟子。始住广福寺。寻奉别敕选聪慧颖脱者。入大慈恩寺躬事奘师学五

竺语。解纷开结统综条然。闻见者无不叹伏。凡百犍度跋渠。一览无差。宁劳再忆。年二十五应诏译经。讲通大小乘教三十余本。创意留心勤勤著述。盖切问而近思。其则不远矣。造疏计可百本。奘所译唯识论。初与昉尚光四人同受润色执笔捡文纂义。数朝之后基求退焉。奘问之。对曰。夕梦金容晨趋白马。虽得法门之糟粕。然失玄源之醇粹。某不愿立功于参糅。若意成一本。受责则有所归。奘遂许之。以理遣三贤独委于基。此乃量材授任也。时随受撰录所闻。讲周疏毕。无何西明寺测法师亦俊朗之器。于唯识论讲场得计于阍者赂之以金。潜隐厥形。听寻联缀亦疏通论旨。犹数座方毕测于西明寺鸣椎集僧称讲此论。基闻之惭居其后不胜怅快。奘勉之曰。测公虽造疏未达因明。遂为讲陈那之论。基大善三支。纵横立破述义命章。前无与比。又云。请奘师唯为己讲瑜伽论。还被测公同前盗听先讲。奘曰。五性宗法唯汝流通。他人则否。后躬游五台山登太行。至西河古佛宇中宿。梦身在半山岩下有无量人唱苦声。冥昧之间初不忍闻。徙步陟彼层峰。皆琉璃色。尽见诸国土。仰望一城。城中有声曰。住住。咄基公未合到此。斯须二天童自城出。问曰。汝见山下罪苦众生否。答曰。我闻声而不见形。童子遂投与剑一镡曰。剖腹当见矣。基自剖之。腹开有光两道晖映山下。见无数人受其极苦。时童子入城持纸二轴及笔投之。捧得而去。及旦惊异未已。过信夜寺中有光。久而不灭。寻视之数轴发光者。探之得弥勒上生经。乃忆前梦必慈氏令我造疏通畅厥理耳。遂援毫次。笔锋有舍利二七粒而陨。如吴含桃许大。红色可爱。次零然而下者。状如黄梁粟粒。一云。行至太原传法。三车自随。前乘经论箱帙。中乘自御。后乘家妓女仆食馔。于路间遇一老父。问乘何人。对曰。家属。父曰。知法甚精。携家属偕。恐不称教基闻之顿悔前非。翛然独往。老父则文殊菩萨也。此亦卮语矣。随奘在玉华宫。参译之际三车何处安置乎。基随处化徒。获益者众。东行博陵有请讲法华经。遂造大疏焉。及归本寺恒与翻译旧人往还。屡谒宣律师。宣每有诸天王使者执事。或冥告杂务。尔日基去方来。宣怪其迟暮。对曰。适者大乘菩萨在此。善神翼从者多。我曹神通为他所制。故尔。以永淳元年壬午示疾。至十一月十三日。长往于慈恩寺翻经院。春秋五十一。法腊无闻。葬于樊村北渠。祔三藏奘师茔陇焉。弟子哀恸。余外执绋。会葬黑白之众盈于山谷。基生常勇进造弥勒像。对其像日诵菩萨戒一遍。愿生兜率。求其志也。乃发通身光瑞。烂然可观。复于五台造玉石文殊菩萨像。写金字般若经毕。亦发神光焉。弟子相继取基为折中。视之如奘在焉。太和四年庚戌七月癸酉。迁塔于平原。大安国寺沙门令俭检校塔亭。徙棺见基齿。有四十根不断玉如。众弹指言。是佛之一相焉。凡今天下佛寺图形。号曰百本疏主真高宗大帝制赞。一云玄宗。然基魁梧堂堂。有桓赳之气。而慈济之心。诲人不倦。自天然也。其符彩则项负玉枕。面部宏伟交手十指若印契焉。名讳上字多出没不同者。为以慈恩传中云。奘师龙朔

三年于玉华宫译大般若经终笔。其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令大乘基奉表奏闻。请御制序。至十二月七日。通事舍人冯义宣。由此云。灵基开元录为窥基。或言乘基非也。彼曰大乘基。盖慧立彦悰。不全斥故云大乘基。如言不听泰耳。犹谨遣大乘光奉表同也。今海内呼慈恩法师焉。

系曰。性相义门至唐方见大备也。奘师为瑜伽唯识开创之祖。基乃守文述作之宗。唯祖与宗百世不除之祀也。盖功德被物。广矣。大矣。奘苟无基则何祖张其学乎。开天下人眼目乎。二师立功与言。俱不朽也。然则基也。鄂公犹子。奘师门生。所谓将家来为法将。千载一人而已。故书有之。厥父灾厥子乃肯播。矧能肯获。其百本疏主之谓欤。

唐京师西明寺道世传

释道世。字玄恽。姓韩氏。厥先伊阙人也。祖代因官为京兆人焉。生且渥润渐而聪敏。俄厌众沙思参救蚁。二亲钟爱遏绝其请。久而遂心。时年十二。于青龙寺出家。从执德瓶止临欣鉴。律宗研核书籍钻寻。特慕上乘融明实性。于时籍甚三辅钦归。显庆年中。大帝以玄奘师所翻经论。未几诏入内。及慈恩寺大德。更代行道不替于时。世亦预其选。及为皇太子造西明寺。爰以英博召入斯寺。时道宣律师当涂行律。世且旁敷。同驱五部之车。共导三乘之轨。人莫我及。道望芬然。复因讲贯之余。仍览甚深之藏。以为古今绵代制作多人。虽雅趣佳辞无足于传记。由是搴文囿之菁华。嗅大义之瞻卜。以类编录号法苑珠林。总一百篇。勒成十帙。始从劫量终乎杂记。部类之前各序别论。令学览之人就门随部捡括所知。如提纲焉。如举领焉。世之用心周乎十稔。至总章元年毕轴。兰台郎李俨为之都序。此文行于天下。又着善恶业报及信福论。共二十三卷。大小乘禅门观及大乘观。共十一卷。受戒仪式礼佛仪式共六卷。四分律讨要五卷。四分律尼钞五卷。金刚经集注三卷。十部都一百五十三卷。世颇多著述。未测其终。名避太宗庙讳多行字耳。故时称玄恽焉。

唐京兆大慈恩寺普光传

释普光。未知何许人也。明敏为性。爰择其木。请事三藏奘师。勤恪之心同列靡及。至于智解可譬循环。闻少证多。奘师默许。末参传译头角特高。左右三藏之美光有功焉。初奘嫌古翻俱舍义多缺。然躬得梵本再译真文。乃密授光多是记忆西印萨婆多师口义。光因着疏解判。一云。其疏至圆晖略之为十卷。如汉之有淹欤。又尝随奘往玉华宫译大般若经。厥功出乎禆赞也。时号大乘光。观夫奘自贞观十九

年创译记。麟德元年终于玉华宫。凡二十载。总出大小乘经律论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十分七八是光笔受。或谓嘉光普光也。若验从辩机同参译务。即普光是也。

唐京兆大慈恩寺法宝传(胜庄)

释法宝。亦三藏奘师学法之神足也。性灵敏利最所先焉。奘初译婆沙论毕。宝有疑情。以非想见惑请益之。奘别以十六字入乎论中。以遮难辞。宝白奘曰。此二句四句为梵本有无。奘曰。吾以义意酌情作耳。宝曰。师岂宜以凡语增加圣言量乎。奘曰。斯言不行我知之矣。自此㥾然颉颃于奘之门。至乎六离合释义。俱舍宗以宝为定量矣。光师往往同迦湿弥罗余师礼记衍字也。时光宝二法师若什门之融睿焉。后越精义学令问孔胶。长安三年于福先寺京西明寺。预义净译场。宝与法藏胜庄等。证义。于时颇露头角。莫之与京欤。

唐京师西明寺圆测传(薄尘灵辩)

释圆测者。未详氏族也。自幼明敏慧解纵横。三藏奘师为慈恩基师。讲新翻唯识论。测赂守门者隐听。归则缉缀义章。将欲罢讲。测于西明寺鸣钟召众。称讲唯识。基慊其有夺人之心。遂让测讲训。奘讲瑜伽还同前盗听受之。而亦不后基也。诒高宗之末天后之初。应义解之选入译经馆。众皆推挹。及翻大乘显识等经。测充证义与薄尘灵辩嘉尚攸方其驾。所著唯识疏钞。详解经论。天下分行焉。

唐京师安国寺元康传

释元康。不详姓氏。贞观中游学京邑。有彭亨之誉。形拥肿而短。然其性情酋勇闻少解多。群辈推许。先居山野恒务持诵观音求加慧解。遂感鹿一首角分八岐厥形绝异。康见之抚而驯伏。遂豢养之。乘而致远。曾无倦色。以三论之文荷之于背。又以小轴系之于尾。曳入上都。意为戏弄。说有之徒不达空性。我与轻轴碾之令悟真理。又衣大布曳纳播戴竹笠。笠宽丈有二尺。装饰诡异人皆骇观。既入京城见一法师盛集讲经化导。康造其筵近其座。便就所讲义申问往返数百言。人咸惊康之辩给如此。复戏法师曰。甘桃不结实。苦李压低枝。讲者曰。轮王千个子。巷伯勿孙儿。盖讥康之无生徒也。康曰。丹之藏者赤。漆之藏者黑。随汝之赤者非纁绛焉。入汝之黑者非铅墨焉。举众皆云。辞理涣然。可非垂迹之大士也。帝闻之喜曰。何代无其人。诏入安国寺讲此三论。遂造疏解中观之理。别撰玄枢两卷。总明中百门之宗旨焉。后不测其终。

系曰。康师曳纳播者何。通曰。梵言立播。华言裹腹衣。亦云抱腹形制如偏袒。一幅才穿得手。肩袖不宽。着在左边。右边施带。多贮绵絮。然是御寒之服。热国则否用此亦圣开。流于东土则变成色帛。而削幅缀于左右袖上垂之制曳。然旌表我通赡经论。一本则曳一支。多则多曳。未知稽古自何人始乎。今单言播。略立字耳。全非御寒之意。翻为我慢之衣。既失元端而多滥作。别形圣教以俟后贤。此外无施异制以乱大伦。诗曰。服之不称身之灾也。吁。

唐简州福聚寺靖迈传

释靖迈。梓潼人也。少孺矜持长高志操。特于经论研核造微。气性沉厚不妄交结。游必择方抵于京辅。贞观中属玄奘西回。敕奉为太穆太后。于京造广福寺。就彼翻译。所须吏力悉与玄龄商量务令优给。遂召证义大德谙练大小乘经论为时所尊尚者。得一十一人迈预其精选。即居慈恩寺也。同普光寺栖玄广福寺明浚会昌寺辩机终南山丰德寺道宣。同执笔缀文。翻译本事经七卷。迈后与神昉笔受于玉华宫及慈恩寺翻经院。皆推适变故得经心矣。后着译经图纪四卷。铨序古今经目译人名位单译重翻疑伪等科。一皆条理见编于藏。开元中智升。又续其题目焉。

唐新罗国顺璟传

释顺璟者。浪郡人也。本土之氏族。东夷之家系。故难详练。其重译学声教。盖出天然。况乎因明之学奘师精研付受。华僧尚未多达。璟之克通。非其宿殖之力。自何而至于是欤。传得奘师真唯识量。乃立决定相违不定量。于干封年中因使臣入贡附至。于时奘师长往向及二年。其量云。真故极成色定离眼识自许初三摄。眼所不摄故犹如眼根。良以三藏隐密周防。非大智不明。璟为宗云。不离于眼识自许初三摄。眼所不摄故犹如眼识也。如此善成他义。时大乘基览此作。便见璟所不知。虽然终仰边僧识见如此。故叹之曰。新罗顺璟法师者。声振唐蕃学包大小。业崇迦葉。唯执行于杜多。心务薄拘。恒驰声于少欲。既而蕴艺西夏。传照东夷。名道日新缁素钦揖。虽彼龙象不少。海外时称独步。于此量作决定相违基师念。远国之人有兹利慧搪突奘师。暗中机发善成三藏之义。惜哉。璟在本国稍多著述。亦有传来中原者。其所宗法相大乘了义教也。见华严经中始从发心便成佛已。乃生谤毁不信。或云。当启手足命弟子辈。扶掖下地。地则徐裂璟身俄坠。时现生身陷地狱焉。于今有坑。广袤丈余。实坎窞然号顺璟捺落迦也。

系曰。曲士不可以语道者束其教也。是故好白者。以黑为污。好

黑者以白为污焉璟怒心尤重。猛利业增。如射箭顷堕在地狱。列高僧品次起秽以自臭耶。通曰。难信之法易速谤诮。谤诮岂唯一人乎。俾令众所知识者直陷三涂。乃知顺璟真显教菩萨也。况乎赵盾为法受恶。菩萨乃为法亡身。斯何足怪。君不见尼犍外道一一谤佛。而独使提婆生陷。后于法华会上受记作佛。静言思之。

## 唐京兆大慈恩寺嘉尚传

释嘉尚。未知何许人也。慧性天资瑰奇气质。篇聚坚守性相克攻。勤在进修务于翻译。远栖心于奘三藏门。见宗庙之富。窥室家之好。久稽考瑜伽师地佛地论旨。成唯识论深得义趣。随奘于玉华宫译大般若经。充证义缀文。多能杰出。及三藏有疾。命尚具录所翻经论合七十五部总一千三百三十五卷。又录俱胝画像一千帧。造十俱胝像。写经放生然灯令尚宣读。奘合掌欢喜曰。吾心中愿也。汝代导之得没而无悔焉。奘卒。著述疏钞出杂集。义门伙多。天后朝同薄尘灵辩等。预译场证义。功绩愈繁。尚初侍奘师在玉华宫翻经。至初会严净佛土品说诸佛菩萨以神通愿力盛大千界上妙珍宝诸妙香花及意乐所生五尘妙境供养庄严说法处。与寺主慧德。夜睹玉华寺内广博严净伎乐盈满。又闻三堂讲法。明日白奘。欢喜符合。尚不知所终。

## 唐淄州慧沼传(大愿尘外)

释慧沼。不知何许人也。少而警慧始预青衿。依于庠序诵习该通。入法修身不违戒范。乃被时谚沼阇梨焉。次攻坚于经论善达翻传。自奘三藏到京。恒窥壶奥。后亲大乘基师更加精博。及菩提流志于崇福寺译大宝积经。沼预其选充证义。新罗胜庄法师执笔。沙门大愿尘外皆一时英秀当代象龙。于时武平一充使。卢藏用陆景初总预斯场。中书侍郎崔湜因行香至翻经院。叹曰。清流尽在此矣。岂应见隔。因奏请乞同润色新经。初沼证义于义净译场。多所刊正。讹言舛义。悉从指定无敢踰制后着诸疏义。号淄州沼也。

## 唐京兆大慈恩寺彦悰传

释彦悰。未知何许人也。贞观之末观光上京。求法于三藏法师之门。然其才不迨光宝。遍长缀习学耳。于玄儒之业颇见精微。辞笔之能殊超流辈。有魏国西寺沙门慧立。性气偘然。以护法为己任。着传五卷。专记三藏自贞观中一行盛化及西域所历夷险等。号慈恩传。盖取寺题也。及削[蓴-丁＋呆]云毕。虑遗诸美。遂藏于地穴。至疾亟命门徒掘土出之而卒。其本数年流散他所。搜购乃获。弟子等命悰。排

次之。序引之。或文未允。或事稍亏。重更伸明。曰笺述是也。乃象郑司农笺毛之诂训也。或有调之。曰子与隋彦悰相去几何。对曰赐也。何敢望回。虽长卿慕蔺心宗慕于玉宗。故有以也。诗曰。言念君子。温其如玉。自许亦颜之士也。或人许焉。悰不知终所。

## 唐新罗国义湘传

释义湘。俗姓朴。鸡林府人也。生且英奇。长而出离。逍遥入道性分天然。年临弱冠闻唐土教宗鼎盛。与元晓法师同志西游。行至本国海门唐州界。计求巨舰。将越沧波。倏于中涂遭其苦雨。遂依道旁土龛间隐身。所以避飘湿焉。迨乎明旦相视。乃古坟骸骨旁也。天犹霢霂地且泥涂。尺寸难前逗留不进。又寄埏甓之中。夜之未央俄有鬼物为怪。晓公叹曰。前之寓宿谓土龛而且安。此夜留宵托鬼乡而多祟。则知心生故种种法生。心灭故龛坟不二。又三界唯心万法唯识。心外无法胡用别求。我不入唐。却携囊返国。湘乃只影孤征誓死无退。以总章二年附商船达登州岸。分卫到一信士家。见湘容色挺拔留连门下既久。有少女丽服靓妆。名曰善妙。巧媚诲之。湘之心石不可转也。女调不见答。顿发道心。于前矢大愿言。生生世世归命和尚。习学大乘成就大事。弟子必为檀越供给资缘。湘乃径趋长安终南山智俨三藏所。综习华严经。时康藏国师为同学也。所谓知微知章有伦有要。德瓶云满。藏海嬉游。乃议回程传法开诱。复至文登旧檀越家。谢其数稔供施。便慕商船逡巡解缆。其女善妙。预为湘办集法服并诸什器可盈箧笥。运临海岸湘船已远。其女咒之曰。我本实心供养法师。愿是衣箧跳入前船。言讫投箧于骇浪。有顷疾风吹之若鸿毛耳。遥望径跳入船矣。其女复誓之。我愿是身化为大龙。扶翼舳舻到国传法。于是攘袂投身于海。将知愿力难屈至诚感神。果然伸形。夭矫或跃。蜿蜒其舟底。宁达于彼岸。湘入国之后遍历山川。于驹尘百济风马牛不相及地。曰此中地灵山秀真转法轮之所。无何权宗异部聚徒可半千众矣。湘默作是念。大华严教非福善之地不可兴焉。时善妙龙恒随作护。潜知此念。乃现大神变于虚空中。化成巨石。纵广一里盖于伽蓝之顶。作将堕不堕之状。群僧惊骇罔知攸趣。四面奔散。湘遂入寺中敷阐斯经。冬阳夏阴。不召自至者多矣。国王钦重以田庄奴仆施之。湘言于王曰。我法平等高下共均贵贱同揆。涅槃经八不净财。何庄田之有。何奴仆之为。贫道以法界为家。以盂耕待稔。法身慧命藉此而生矣。湘讲树开花谈丛结果。登堂睹奥者。则智通表训梵体道身等数人。皆啄巨[毂-禾＋卵]飞出迦留罗鸟焉。湘贵如说行。讲宣之外精勤修练。庄严刹海靡惮暄凉。又常行义净洗秽法。不用巾帨。立期干燥而止。持三法衣瓶钵之余。曾无他物。凡弟子请益不敢造次。伺其怡寂而后启发。湘乃随疑解滞必无滓核。自是已来云游不定称可我心卓锡而居。学侣蜂屯。或执笔书绅怀铅札叶。抄如结集录似载言。

如是义门随弟子为目。如云道身章是也。或以处为名如云锥穴问答等。数章疏皆明华严性海毗卢遮那无边契经义例也。湘终于本国。塔亦存焉。号海东华严初祖也。

## 唐京兆大慈恩寺义忠传

释义忠。姓尹氏。潞府襄垣人也。年始九岁宿殖之性志愿出家。得淄州沼阇梨为师。若凤巢中之生鹓雏也。少秉奇操慧解不伦。沼授与大涅槃经。时十三岁矣相次诵彻四十卷。众皆惊骇。号空门奇童也。二十登戒学四分律义理淹通。旁习十二门论。二本即当讲演。沼师知是千里之骏。学恐失时。闻长安基师新造疏章门生填委声振天下。乃师资相将同就基之讲肆。未极五年。又通二经五论。则法华无垢称及百法因明俱舍成唯识唯识道等也。由兹开奖弟子繁多。讲树别茂于枝修。义门旁开于关窍。乃着成唯识论纂要。成唯识论钞三十卷。法华经钞二十卷。无垢称经钞二十卷。百法论疏。最为要当。移解二无我归后。是以掩慈恩之繁。于今盛行勿过忠本。所谓列群玉贯众花。王装琼树之林。花缀蜀机之锦。辈流首伏声彩悠扬。况基师正照于太阳。忠也旁[衜-金＋缶]于龙烛。四方美誉千里归心者不可胜算矣。传持靡怠。仅五十余年。计讲诸教七十许遍。至年七十二。忽起怀土之心。归于昭义。示同初夏诵戒行道。每一坐时。面向西北。仰视兜率天宫。冥心内院。愿舍寿时得见天主。永离凡浊终得转依。一日晨兴澡洗讫。整肃容仪望空礼拜。如有哀告之状。少顷结加趺坐。嘱付流通教法之意毕。忽异香满室彩云垂空。忠合掌仰视曰。秽弱比丘何烦大圣躬来引接。言尽而化。乡人道俗建塔供养。全身不坏。至今河东乡里高冈存焉。

## 唐新罗国黄龙寺元晓传(大安)

释元晓。姓薛氏。东海湘州人也。丱[髟/采]之年惠然入法。随师禀业游处无恒。勇击义围雄横文阵。仡仡然桓桓然。进无前却。盖三学之淹通。彼土谓为万人之敌。精义入神为若此也。尝与湘法师入唐。慕奘三藏慈恩之门。厥缘既差息心游往。无何发言狂悖示迹乖疏。同居士入酒肆倡家。若志公持金刀铁锡。或制疏以讲杂华。或抚琴以乐祠宇。或闾阎寓宿。或山水坐禅。任意随机都无定检。时国王置百座仁王经大会遍搜硕德。本州以名望举进之。诸德恶其为人。谮王不纳。居无何。王之夫人脑婴痈肿。医工绝验。王及王子臣属祷请山川灵祠无所不至。有巫觋言曰。苟遣人往他国求药。是疾方瘳。王乃发使泛海入唐募其医术。溟涨之中忽见一翁。由波涛跃出登舟。邀使人入海睹宫殿严丽。见龙王王名钤海。谓使者曰。汝国夫人是青帝第三女也。我宫中先有金刚三昧经。乃二觉圆通示菩萨行也。今托仗

夫人之病为增上缘。欲附此经出彼国流布耳。于是将三十来纸。重沓散经付授使人。复曰。此经渡海中恐罹魔事。王令持刀裂使人腨肠而内于中。用蜡纸缠縢以药傅之。其腨如故。龙王言。可令大安圣者铨次缀缝请元晓法师造疏讲释之。夫人疾愈无疑。假使雪山阿伽陀药力亦不过是。龙王送出海面。遂登舟归国。时王闻而欢喜。乃先召大安圣者黏次焉。大安者不测之人也。形服特异恒在市廛。击铜钵唱言大安大安之声。故号之也。王命安。安云。但将经来不愿入王宫阈。安得经排来成八品。皆合佛意。安曰。速将付元晓讲。余人则否。晓受斯经正在本生湘州也。谓使人曰。此经以本始二觉为宗。为我备角乘将案几。在两角之间。置其笔砚。始终于牛车造疏成五卷。王请克日于黄龙寺敷演。时有薄徒窃盗新疏。以事白王。延于三日。重录成三卷。号为略疏。洎乎王臣道俗云拥法堂。晓乃宣吐有仪解纷可则。称扬弹指声沸于空。晓复昌言曰。昔日采百椽时虽不预会。今朝横一栋处唯我独能。时诸名德俯颜惭色伏膺忏悔焉。初晓示迹无恒化人不定。或掷盘而救众。或噀水而扑焚。或数处现形。或六方告灭。亦杯渡志公之伦欤。其于解性览无不明矣。疏有广略二本。俱行本土。略本流入中华。后有翻经三藏。改之为论焉。

系曰。海龙之宫自何而有经本耶。通曰。经云。龙王宫殿中有七宝塔。诸佛所说。诸深义别有七宝箧满中盛之。谓十二因缘总持三昧等。良以此经合行世间。复显大安晓公神异。乃使夫人之疾为起教之大端者也。

## 周京兆崇福寺神楷传(明恂)

释神楷。姓郭氏。太原人也。即汉末林宗之后。世袭冠裳。后随父宦于秦为京兆人也。昆弟六人。楷居其季。幼而聪敏立志弗群。不乐浮荣誓求翦落。礼明恂法师为弟子。即大乘恂也。洎乎年满受具。于经论义理大小该通。耳闻口诵譬鲜氎之易染。遂讲摄大乘俱舍等论。颖晤辈流罕有齐驾。后因讲净名经。见古师判处喟然叹曰。美则美矣。未尽善也。乃于安陆白赵山撰疏。一云在越州剡石城寺。述作素有巧性。于剡溪南岩之下映水塑貌今有池已涸矣岩下石隙缝间幽暗。然中有木棺者云是楷殡于此。游人下窥历历皆睹。又言。楷因慈恩西明等寺度公者出家及翻经论敕诸道高行才学僧并赴京师。遂应诏而入。配居崇业寺。至天后朝方行其疏。后卒于此寺。弟子迁塔于南逍遥园焉。实大乘基之法门犹子也。

系曰。楷师遗迹何京兆剡溪二处孰是。令人疑惑。若两家之俱见蓟训焉。此乃古人名显于四方。因子孙南北徙迁追念先宗。遂有侨置焉如晋氏渡江衣冠之家多立祖先之遗迹同也。若然者剡则是楷。曾游

历之地也。

周京兆广福寺会隐传

　　释会隐。不详何许人也。精明之气绰有盈余。处于等夷若鸡群之见鹤也。天皇朝慎选高学名德。隐膺斯选。麟德二年敕北门西龙门修书所。同与西明寺玄则等一十人。于一切经中略出精义玄文三十卷。号禅林要钞。书成奏呈。敕藏秘阁。隐亦尝预翻译。玄则颇闻著述。高宗朝。斯为龙象之最焉。

周虎丘山寺僧瑗传

　　释僧瑗。字辩空。姓郁氏高平昌邑人也。姬水疏源狼亭袭庆。鲁相继昌侯之业。历载弥光。少傅纂尚书之风。清尘不昧。瑗夙殖奇颖。早擅嘉祥。母赵氏娠孕之日。侧侍圣贤浮空游乐。及年六岁随母入舍利塔见圣僧像。欣然跳跃状若旧交。因启母出家。母以其尚幼抑而未许。至年十三方遂其志。依虎丘寺慧严法师为弟子。谦揖之操出自生知。辩慧之能业称上首。以龙朔二年奉敕剃翦。冥符所应还隶此山。暨严公长往。乃依慧诩禅师受具足戒。听常乐寺聪法师三论。甚深无相。疑滞豁除。方便解脱。怡然独悟。因智从心证。遂诣江宁融禅师求学心法。摄念坐禅众魔斯伏。勤行精进猛兽恒驯。是以名称普闻声光八绝。旗亭趋利削迹无践。冬夏不易常披一纳。或滴水以充于夕渴。或数粒将济于朝饥。或风雪凛凛礼诵无替于六时。或炎暑爞爞经行不亏于少选。称扬叹羡容色湛如。毁辱诃骂欢喜而受。每荫以长松。属思鸿远。清泉独坐映定水以雕文。虚室高栖蔼禅枝而荡虑。撰武丘名僧苑一卷注郁子两卷文集三卷。盖道俗之仪表。人物之师范焉。永昌元年十二月二十日。见身有疾谓弟子曰。吾闻尸所到处便为秽恶。出就别方乃称离罪尔。门弟子等迎止于通波亭北静志庄。忽闻异香从空而下。瑗遗训勤切正观叮咛。灭后可依外国法。言讫合掌而终。春秋五十有一。缁素奔恸咸悲眼灭。弟子僧义立及雉山县尉檀信等。同遵师旨如法阇维。收其舍利。于寺建塔。勒铭于所。

唐会稽山妙喜寺印宗传

　　释印宗。姓印氏。吴郡人也。母刘氏始娠。邻家咸见一沙门端雅徐步入印舍。白刘曰愿为子焉。母梦同此。再三陈让不克。父梦有馈栴檀香木童子。跪授付刘。刘顿厌荤膻。俗间食味隔在唇吻之外。及生而长。从师诵通经典。末最精讲者涅槃经。咸亨元年在京都盛扬道化。上元中敕入大爱敬寺居。辞不赴请。于蕲春东山忍大师咨受禅

法。复于番禺遇慧能禅师。问答之间深诣玄理还乡地。刺史王胄礼重殊伦。请置戒坛。命宗度人。可数千百。续敕召入内。乃造慈氏大像。所著心要集。起梁至唐。天下诸达者语言总录焉。又奉敕江东诸寺院天柱报恩各置戒坛度人。又纂百家诸儒士三教文意表明佛法者。重结集之。手笔逾高著述流布。至先天二年二月二十一日示终。嘱循轮王法葬之。年八十七。会稽王师干立塔铭焉。

唐太原府崇福寺宗哲传

　　释宗哲。西河平遥人也。稚岁而有奇相聪颖天资。既寻师范砥节饰躬。属玄奘三藏新翻诸经论。哲就其门请益无替。凡几周星。备穷诸典。若指于掌。于奘门下号为得意哲犹隋慧布之题目焉。后因讲唱厥义日新。时谓之为法江。哲曰。为吾谢此品藻焉。殊不知法海在乎大原矣。所指者盖浮丘为沧溟也。哲悯学者不达其意。而师誖哉。乃着义例。寰海之内莫不企羡。其如说佛位三事喻中。沼法师言。三点三目强分上下。胜劣配属太成巧诬。哲云。三事俱得。然无名师品量。退而省之。哲其得矣。号之得意。岂虚也乎。沼师所以成余师之说也。

唐洛京佛授记寺德感传

　　释德感。姓侯氏。太原人也。仪容瑰丽学业精赡。众典服勤于瑜伽论特振声彩。天皇大帝征为翻经大德。又与胜庄大仪等同参义净译场。对[改-己＋易]受赐言谢浏亮。帝悦寻授封昌平县开国公累井田至三千户。帝为赞曰。河汾之宝。山岳之英。早袪俗累。夙解尘缨。缁门仰德。绀宇驰声。式亚龙树。爰齐马鸣。为时君之所贵为若此也。御制风行缁伍荣之。后充河南佛授记寺都维那。晚升寺任中外肃然。终年六十余。着义门行于世。如其七方便人回心渐顿悟义。与湛法师。为勍敌耳。故交绥而退焉。

唐太原崇福寺浮丘传

　　释浮丘。姓张氏。太原人也。挺然奇表慧悟绝伦。于瑜伽论差成精博。旁综群书言分雅俗。四方学者争造其门。然讷于宣剖敏于通解。深藏若虚。庸庸品类多所不知。于时哲公露其头角。博闻强识之者惧其抵触。岂况请余乎。哲惟神伏丘之义学。故谓为法海焉。享年七十余。终于所居。然未闻其有所著述矣。

# 宋高僧传卷第五

## 义解篇第二之二(正传十四人附见五人)

### 周洛京佛授记寺法藏传(大仪)

释法藏。字贤首。姓康康居人也。风度奇正利智绝伦。薄游长安弥露锋颖。寻应名僧义学之选。属奘师译经。始预其间。后因笔受证义润文见识不同而出译场。至天后朝传译首登其数。实叉难陀赍华严梵夹至同义净复礼译出新经。又于义净译场与胜庄大仪证义。昔者炖煌杜顺传华严法界观。与弟子智俨讲授此晋译之本。智俨付藏。藏为则天讲新华严经。至天帝网义十重玄门海印三昧门。六相和合义门普眼境界门。此诸义章皆是华严总别义网。帝于此茫然未决。藏乃指镇殿金狮子为喻。因撰义门。径捷易解。号金师子章。列十门总别之相。帝遂开悟其旨。又为学不了者设巧便。取鉴十面八方安排。上下各一。相去一丈余。面面相对中安一佛像。燃一炬以照之。互影交光。学者因晓刹海涉入无尽之义。藏之善巧化诱。皆此类也。其如宣翻之寄亦未能舍。盖帝王归信缁伍所凭之故。洎诸梵僧罢译。帝于圣历二年已亥十月八日。诏藏于佛授记寺讲大经。至华藏世界品。讲堂及寺中地皆震动。都维那僧恒景具表闻奏。敕云。昨请敷演微言阐扬秘赜。初译之日梦甘露以呈祥。开讲之辰感地动以标异。斯乃如来降迹。用符九会之文。岂朕庸虚敢当六种之震。披览来状欣惕于怀云。其为帝王所重实称非虚。所以华严一宗付授澄观。推藏为第三祖也。着般若心经疏。为时所贵天下流行。复号康藏国师是欤。

### 唐荆州玉泉寺恒景传

释恒景。姓文氏。当阳人也。贞观二十二年敕度听习三藏。一闻能诵如说而行。初就文纲律师隶业毗尼。后入覆舟山玉泉寺。追智者禅师习止观门。于寺之南十里别立精舍。号龙兴是也。自天后中宗朝。三被诏入内供养为受戒师。以景龙三年奏乞归山。敕允其请。诏中书门下及学士。于林光宫观内道场设斋。先时追召天下高僧兼义行者二十余人。常于内殿修福。至是散斋。仍送景并道俊玄奘各还故乡。帝亲赋诗。学士应和。即中书令李峤中书舍人李又等数人。时景等捧诗振锡而行。天下荣之。景撰顺了义论二卷摄正法论七卷佛性论二卷。学其宗者如渴之受浆。至先天元年九月二十五日卒于所住寺。春秋七十九。弟子奉葬于寺之西原也。

系曰。江陵玄奘与三藏法师。形影相接相去几何然其名同实异。亦犹蔺相如得强秦之所畏。马相如令杨雄之追慕。然则各有所长短亦可见也。

## 唐中岳嵩阳寺一行传

释一行。俗姓张。钜鹿人也。本名遂则。唐初佐命剡国公公谨之支孙也。丱岁不群聪黠明利。有老成之风。读书不再览已暗诵矣。因遇普寂禅师大行禅要。归心者众。乃悟世幻礼寂为师出家剃染。所诵经法无不精讽。寂师尝设大会。远近沙门如期必至。计逾千众。时有征士卢鸿隐居于别峰。道高学富。朝廷累降蒲轮。终辞不起。大会主事先请鸿为导文序赞邑社。是日鸿自袖出其文。置之机案。钟梵既作。鸿谓寂公曰。某为数千百言。况其字僻文古。请求朗俊者宣之。当须面指擿而授之。寂公呼行。伸纸览而微笑复置机案。鸿怪其轻脱。及僧聚于堂中。行乃攘袂而进。抗音典裁一无遗误。鸿愕视久之。降叹不能已。复谓寂公曰。非君所能教导也。当纵其游学。自是三学名师罕不咨度。因往当阳值僧真纂成律藏序。深达毗尼。然有阴阳谶纬之书。一皆详究。寻访算术不下数千里。知名者往询焉。末至天台山国清寺见一院。古松数十步门枕流溪淡然岑寂。行立于门屏闻院中布算。其声[蔌-朿＋束][蔌-朿＋束]然。僧谓侍者曰。今日当有弟子自远求吾算法。计合到门必无人导达耶。即除一算子。又谓侍者曰。门前水合却西流弟子当至。行承其言而入。稽首请法尽授其决焉。门前水复东流矣。自此声振遐迩。公卿籍甚。玄宗闻之诏入。谓行曰。师有何能。对曰。略能记览他无所长。帝遂命中官取宫籍以示之。行周览方毕覆其本。记念精熟如素所习。唱数幅后。帝不觉降榻稽首曰。师实圣人也。嗟叹良久。寻乃诏对无恒。占其灾福若指于掌。言多补益。时邢和璞者道术人莫窥其际。尝谓尹愔曰。一行和尚真圣人也。汉洛下闳造历云。八百岁当差一日。则有圣人定之。今年期毕矣。属大衍历出。正其差谬则洛下闳之言可信。非圣人孰能预于斯矣。又于金刚三藏学陀罗尼秘印。登前佛坛受法王宝。复同无畏三藏译毗卢遮那佛经。开后佛国。其传密藏必抵渊府也。睿宗玄宗并请入内集贤院。寻诏住兴唐寺。所翻之经遂着疏七卷。又摄调伏藏六十卷。释氏系录一卷。开元大衍历五十二卷。其历编入唐书历律志以为不刊之典。又造游仪黄赤二道。以铁成规。于院制作。次有王媪者。行邻里之老妪。昔多赡行之贫。及行显遇常思报之。一日拜谒云。儿子杀人即就诛矣。况师帝王雅重。乞奏减死以供母之残龄。如是泣涕者数四。行曰。国家刑宪岂有论请而得免耶。命侍僧给与若干钱物。任去别图。媪戟手曼骂曰。我居邻周给迭互。绷褓间抱乳汝。长成何忘此惠耶。行心慈爱终夕不乐。于是运算毕召净人。戒之曰。汝曹挈布囊于某坊闲静地。午时坐伺得生类。投囊速归。明日果有[狂-王＋段]彘引豚七个。净人分头驱逐[狂-王＋段]母走矣。得豚而归。行已备巨瓮。逐一入之闭盖。以六乙泥封口。诵胡语数契而止。投明中官下诏入问云。司天监奏。昨夜北斗七座星全不见何耶。对曰昔后魏曾失荧惑星。至今帝车不见。此则天将大儆于陛下也。夫匹夫匹妇不

得其所。犹陨霜天旱。盛德所感乃能退之。感之切者其在葬枯骨乎。释门以慈心降一切魔微僧曲见莫若大赦天下。玄宗依之。其夜占奏。北斗一星见。七夜复初。其术不可测也。又开元中尝旱甚帝令祈雨曰。当得一器上有龙状者方可致雨。敕令中官同于内库中遍视之。皆言弗类。数日后指一古鉴鼻盘龙。喜曰。此真龙也。乃将入坛场一日而雨。其异术通感为若此也。玄宗在大明宫。从容密问社稷吉凶并祚运终毕事。行对以他语。帝询之不已。遂曰。陛下当有万里之行。又曰。社稷毕得终吉。帝大悦。复遗帝一金合子。形若弹丸。内贮物撼必有声发之不得。云有急则开。帝幸蜀仓黄都忘斯事。及到成都忽忆启之。则药分中当归也。帝曰。伊药产于此。师知朕违难至蜀当归也。复见万里桥。曰一行之言信其神矣。命中官焚香祝之。乃告谢也。及昭宗初封吉王。至太子德王。唐为梁灭。终行之言。社稷毕得终吉也。开元十五年九月于华严寺疾笃。将舆病入辞。小间而止。玄宗此夜梦瞰禅居。见绳床纸隔开扇。晓而验问。一如所睹。乃诏京城名德。致大道场为行祈福。危疾微愈。其宠爱如是。十月八日随驾幸新丰。身无诸患口无一言。忽然浴香水换衣趺坐。正念怡然示灭。一云辞告玄宗。后自驾前。东来嵩山谒礼本师。即寂也。时河南尹裴宽正谒寂。寂云。有少事未暇与大尹款话。且请踟蹰休息也。宽乃屏从人止于旁室伺寂何为。见洁净正堂焚香默坐如有所待。斯须叩门连声云。天师一行和尚至(僧号天师始见于此。言天子师也)。行入颇匆切之状礼寂之足。附耳密语。其貌愈恭。寂但颔[(應-心)/言]曰。无不可者。语讫又礼。礼语者三。寂唯言是是无不可者。行语讫降阶入南室自闭其户。寂乃徐召侍者曰。速声钟。一行已灭度。左右疾走视之瞑目而坐。手掩伺息已绝。四众弟子悲号沸渭撼动山谷。乃停神于罔极寺。自终及葬凡经二七日。爪甲不变鬒发更长。形色怡悦时众惊异。帝览奏悲怆曰。禅师舍朕。深用哀慕。丧事官供。诏葬于铜人原。谥曰大慧禅师。御撰塔铭。天下释子荣之。

唐京兆西崇福寺智升传

释智升。未祥何许人也。义理悬通二乘俱学。然于毗尼尤善其宗。此外文性愈高博达今古。每慊聂道真道安至于明佺宣律师。各着大藏目录记其翻传年代人物者。谓之晋录魏汉等录。乃于开元十八年岁次庚午。撰开元释教录二十卷。最为精要何耶。诸师于同本异出旧目新名。多惑其文真伪相乱。或一经为两本。或支品作别翻。一一裁量少无过者。如其旧录江泌女子诵出经。黜而不留。可谓藻鉴杜塞妖伪之源有兹独断。后之圆照贞元录也。文体意宗相岠不知几百数里哉。麟德中道宣出内典录十卷。靖迈出图纪四卷。升各续一卷。经法之谱无出升之右矣。

## 唐中大云寺圆晖传(怀远崇廙)

释圆晖。未详何许人也。关辅之间声名籍甚。精研性相善达诸宗。幼于俱舍一门最为锐意。时礼部侍郎贾曾归心释氏。好乐斯文。多命晖谈此宗相。然其难者则非想见。惑繁者则得非得章。爰请晖师略伸梗概。究其光师疏义繁极难寻。又圣善寺怀远律师。愿心相合。因节略古疏。颂则再牒而释论乃有引而具注。甚为径捷。学者易知。后有崇廙。着金华钞十卷以解焉。光宝二师之后。晖公间出。两河间二京道江表燕齐楚蜀盛行晖疏焉。

## 唐京兆华严寺玄逸传

释玄逸姓窦氏。即玄宗神武皇帝从外父也。繁柯懿叶莫我与京。昆友侄弟多升朝列。或以靡丽自持。或以官荣相抗。逸乃风神秀朗萧洒拔俗。悟色空之迹到真寂之场。糠秕膏粱幺么轩冕。既而形厕缁伍学追上流。秘藏香龛披阅通理。一日喟然兴叹曰。去圣日远编简倒错。或止存夏五。或滥在鲁鱼。加以笔札偷行。校雠丧句。若犍度失其夹叶。犹礼记脱错后先。日见乖讹迷而不复。有一于此。彝伦攸[敲-高＋睪]。遂据古今所撰目录。及勘诸经。披文已浩于几案。积卷仍溢于堂宇。字舛者详义而纶之。品差者赜理而纲之。星霜累迁功业克着。非夫心断金石志坚冰蘖者。曷登此哉。既综结其科目。谅条而不紊也。都为三十卷。号释教广品历章焉。考其大小乘经律论并东西土贤圣集共一千八十部。以蒲州共城二邑纸书。校知多少缚定品次。俾后世无闷焉。其章颇成伦要。备预不虞。古之善制。有乐陵尹灵琛为序。逸后不知所终。

## 唐长安青龙寺道氤传

释道氤。俗姓长孙。长安高陵人也。父容殿中侍御史。母马氏梦五色云覆顶。因有娠焉。母常听讲读大乘经晓夜不辍。意行太任之胎教也。逮乎诞弥异香芬馥。成于童稚。神气俊秀学问详明。应进士科一举擢第。名喧曰下。才调清奇荣耀亲里。后有梵僧扣门分卫。饭讫愿寓宵宿。氤接之谈话。言皆诣理。梵僧称叹。明晓辞诀方出门。闪然不见。氤由此无调选之心矣。乞愿出家。将知良珠度寸。虽有百仞之水不能掩其云也。何君亲而能阻入道之猛别心焉。乃礼京招福寺慎言律师为师。请益无替。及登戒法旋学律科。又隶经论。如是内外偕通矣。时有兴善寺复礼法师善属文。谓氤曰籍汝少俊可为余造西方赞一本。遂襞纸援毫略不停缀。斯须已就。其辞典丽。清净佛国境物庄严。临文若现前矣。礼师读讫顾左右诸德曰。奇才秀句吾辈莫能测

也。自后服膺窗案昼夜精励。辩给难詶善于立破。礼师仰其风规。尝于稠人广众中宣言曰。氤之论端势若泉涌。从此闻天供奉朝廷。玄宗幸雒。敕与良秀法修随驾。御史李竫同请氤于天宫寺讲净业障经。其疏亦氤之著述也。时一行禅师国之师匠。过虑将来佛法谁堪捍御谁可阐扬。奏召天下英髦学兼内外者。集于洛京福先寺。大建论场。氤为众推许。乃首登座于瑜伽唯识因明百法等论。竖立大义六科。敌论诸师茫然屈伏。一行惊异曰。大法梁栋伊人应焉。余心有凭。死亦足矣。及乎大驾西还敕令扈从。乃有小疾上表。帝降中使赐药并方诏曰。法师将息。朕此药并方甚好。服食必差。所患痊愈早来西京。其顾遇也若此。仍属此际一行迁神。敕令东宫已下京官九品已上并送至铜人原蓝田设斋。推氤表白。法事方毕。宰相张燕公说执氤手曰。释门俊彦宇内罕匹。幸附口录向所导文一本置于箧笥。由是其文流行天下也。开元十八年于花萼楼对御定二教优劣。氤雄论奋发河倾海注。道士尹谦对答失次。理屈辞殚论宗乖舛。帝再三叹羡。诏赐绢伍伯匹用充法施。别集对御论衡一本盛传于代。后撰大乘法宝五门名教并信法仪各一卷唯识疏六卷法华经疏六卷御注金刚经疏六卷。初玄宗注经。至若有人先世罪业应堕恶道乃至罪业则为消灭。虽提兔翰颇见狐疑。虑贻谬解之愆或作余师之义。遂诏氤决择经之功力剖判是非。奏曰。佛力经力十圣三贤亦不可测。陛下曩于般若会中闻熏不一。更沈注想自发现行。帝于是豁然若忆畴昔。下笔不休终无滞碍也。续宣氤造疏矣。四海向风学徒鳞萃。于青龙寺执新疏。听者数盈千计。至于西明崇福二寺。讲堂悉用香泥。筑自水际至于土面。庄严之盛京中甲焉。开元二十八年有疾将终。遣门弟子赍遗表云。某末品轻生虚均雨露。得陪缁伍许自精修。虽常袒右肩无施举袂之役。而执锡舒步得蠲负载之劳。属以时畅玄功德扬真化。不谓勤劬慕学造次养生。今月十六日苦肠忽加汤药无救。泉门自掩安沐尧风。夜台一归宁逢舜日。有定瘗于苍陇。无再谒于丹墀云。时帝览恻怛。遣中使内给事贾文瑰。将绢五十匹就院吊赠宣口敕。奉问氤弟子等。适闻法师迁神寂灭。痛惜良深。未审拟于何处安厝。赐到绢帛等。圣恩追悼。生荣死哀光于僧伍。俗寿七十三。僧腊五十三。以其年秋八月十二日葬于终南山阴逍遥园侧。白塔存焉。

## 唐京师安国寺良贲传

释良贲。姓郭氏。河中虞乡人也。世袭冠裳。法门之流不标祖祢。故阙如也。贲识鉴渊旷风表峻越。外通坟典内善经论。义解之性人罕加焉。永泰中不空盛行传译。实难其人。贲预其翻度。代宗请为菩萨戒师。因新出仁王护国经。敕令撰疏解判曲尽经意。以所住寺为疏目。曰青龙也。原夫是经已当三译。一晋太始三年。法护译一卷。名仁王般若。次秦罗什出。名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次梁承圣三年。

真谛于洪州宝因寺译。名仁王般若。并疏六卷。然则晋本初翻方言尚隔。梁朝所译隐而不行。伪秦之经传流宇内。奈何止言波罗蜜而阙多字。则是亏其到义。是以肃宗皇帝斋心沐德。请不空重译。及肃皇晏驾代宗成先圣之愿言。诏兴译务。敕军容使鱼朝恩监护。于南桃园。起乎告朔。终乎望日。帝御承明殿灌顶道场。躬执旧经对译新本。而复为序冠于经首。仍敕贲造疏通经。贲上表曰。学孤先哲有玷清流。叨接翻传谬膺笔受。幸扬天阙亲奉德音。令于大明宫南桃园修疏赞演。宸光曲照不容避席。穷玄珠于贝叶。但益惭惶。捧白璧于丹墀。宁胜报敩。仰酬皇泽俯课忠勤。既竭愚诚庶昭玄造。贲勤勤笔削三卷克成。奏乞流行。复上笺疏。今年二月二十一日。恩命令在内园修撰经疏。微僧寡学惧不称旨。洗心涤虑扣寂求音。发明起自于天言。加被仰凭于佛力。咸约经论演畅真宗。亦犹集群玉于昆山纳大川于溟海。火生于木。与两曜而俱明。识转于如。体一相而等照。成道者法也。载法者经也。释经者疏也。广度群有同于大通。是菩提心如陛下意。所撰经疏缮写毕功。文过万言部有三卷。施行窃惭于愚见。裁成冀答于圣恩。并念诵仪轨一卷。承明殿讲密严经。对御记一卷同进上。轻尘玄览。只畏无任。答诏云。法师智炬高明辞峰迴秀。亲凭梵夹宣阐微言。幽赜真宗演成章疏。开如来之秘藏。示群有之迷津。贯玉联珠钩深致远。再三披阅颇谓精详。传之招提永为法宝也。皇命褒扬释门翕盛。又属章信寺初成报疏。服膺者常数百众。虽纸贵如玉无以加焉。其在安国寺讲筵官供不匮。数年之内归学如林。大历七年正月不空奏请入目录。敕依。贲于六年徙居集州。教授传经不遑宁处。至十二年三月十日无疾枕肱终于符阳。春秋六十一。夏腊二十九。宕渠嘉川之人。哀悼法梁摧折。阇维收灰中舍利百余粒。遗表中进念诵仪对御记二卷。以其先进者遂留在内中之故。令门弟子赍之重进。后于上都城东置坟塔焉。即大历十三年也。贲累朝供奉应制。辞辩富赡学问高深。末涂沦踬。同利涉之徙移。若神会之流外。吁哉。

唐越州礼宗传

　　释礼宗。俗姓宋。会稽人也。道气酋壮志求玄微。愿遂出尘决除鞅绊。闻长寿寺和尚通达禅观。往叩其关。学习之心未尝少懈。师诲之曰。汝之出尘有大利益。可谓良玉度尺。虽有十仞之土不能揜其光矣。乃奋藻摅华注涅槃经。怀铅握椠周于二载挫锐解纷怡然理顺。遂成夹注八十卷焉。及郑卿尚书典郡。闻其盛名致疏往请。确然拒而不赴。景龙二年有御史大夫冯思。忽尔暴终入一处。有二童子持簿领冯。庭对判官厅。按覆罪愆。令望彼巨树。枝柯可覆数亩。判官身旁旧识者张思义。招手呼冯曰。吾是汝舅。曾为洛阳仓吏。被长官越格诬杀。兼假贷太平寺中钱及油面。于今未脱。汝所坐者不合于天后宫中乱越致此暴卒。可发愿造涅槃经铸钟。登即关奏判放却还人世。临

行张语冯曰。在阎浮一日造功德得福无量。胡忍一生不修功德耶。此涅槃经者礼宗大师注解。从天台传授。每有善神守护。时张差押冯往诸司考校轻重生处。嘱之曰。汝去洛城道光坊内十字街第三宅。是吾家。家有池亭竹树。为问妻儿安否。冯起寻经本未获而又死。经三日立限。归写经铸钟。工毕冯在世得四十八年终。宗亡春秋九十七焉。

唐钱塘天竺寺法诜传

释法诜。姓孙氏。母初梦吞明珠。遂黜鱼恶荤。诞弥厥月生有异表。十五辞亲从师依年受具。行学一集蔚为教宗。卷伊吕立功之致。陋黄绮肆志之适。遗形理性与山木为群。故地恩贞大师嘱之以华严经菩萨戒起信论。心以静铣智与经冥。一夕梦乘大艑直截沧溟。横山当前峻与天极。不觉孤帆鸢戾怀襄上济。峰竦竦而忽高。云溶溶而在下。既寤形若委衣流汗轻醒。自此句义不思而得。一部全文常现心境。事事无碍之旨如贯华焉。天宝六年于苏州常乐寺缋卢舍那像化示群品。大历二年于常州龙兴寺讲。才登法座忽有异光如曳红缕。渐明渐大萦旋杳空。久修行者会中先睹。前后讲大经十遍。撰仪记十二卷。大历十三年十一月七日。沙门慧觉梦巨塔陷地二级。无何诜示疾而终。春秋六十一。慧命四十二。受法弟子太初付以香罏谈柄。浔阳正觉。会稽神秀。亦犹儒氏之有游夏焉。诜初讲天竺寺。盛阐华严。时越僧澄观就席决疑深得幽趣。及终吴兴皎然为碑。[邱-丘＋千]城肃公为颂。合扬其美哉。

唐京师兴善寺潜真传(道超)

释潜真。字义璋。姓王氏。太原华族。后徙为夏州朔方崇道乡人也。考珍真即仲子也。年在学数业尚典坟。幼好佛书抑从天性。甫及弱冠投迹空门。开元二十六年隶名于本城灵觉寺。明年纳具戒。自此听习律乘涉游论海。凡曰讲筵无不探赜。属代宗朝。新译文殊师利菩萨佛刹庄严经。敕真造疏。奏云。此经凡有三译。一西晋太熙中。法护翻名佛土严净经。文势多古语简理幽。二天后久视中。实叉难陀于清禅寺翻名文殊受记经。三即今大历六年所译也。伏惟宝应元圣文武皇帝陛下。天垂帝箓。人归宝图。德厚乾坤。明侔日月。仁恕滋物。夷狄仰德。而输诚慈惠。利生正教。承风而演化。顷者鄜坊节度使兼御史中丞杜冕。奏为国请诸大乘经。明诏下于祇园。梵旨开于贝叶。因请三藏不空译此经等数十部。续有敕下天下梵宇。各置文殊菩萨像。以旌圣功也。又诏以文殊菩萨为上座。皆三藏所请。三藏学究瑜伽解穷法印。身口意业秘密修持。戒定慧学显通宣畅。唐梵文字声韵具知。传译此经善符圣旨。文质相兼璨然可观。潜真识智愚昧学艺庸浅。幸陪清众谬在翻传。虚空藏经课虚润色。猥蒙驱策述疏赞扬。虽

文义荒芜已传京邑。今之所作盖有由焉。有金阁寺大德道超禅师。学尽法源行契心本。亲睹灵境密承圣慈。故久在清凉属兴净业。仍于现处建窣堵波。寻觐法缘来诣京国。以此经为大事。以大圣为本师。显扬圣德无过此者。乃稽首三藏誓传大圣法门。不以潜真庸虚。转祈和尚邀令述作。和尚不念前之鄙陋。又令赞释此经。窃恐难契真诠。敢不尽其愚讷。即大历八年十一月疏成奏过。真学通内外性相融明。考覆幽玄研精教理。探赜今古比校亲疏。分别异同归于一义。辩犹泉涌思入虚凝。直笔而书记于绝唱。结成三卷。以作准绳。现在未来永无疑网矣。又述菩提心义发菩提心戒各一卷三聚净戒及十善法戒共一卷。兼禀承不空秘教。入曼拏罗。登灌顶坛。受成佛印。显密二教皆闻博赡。关内河东代历四朝阐扬妙旨弟子繁多。加复纲纪兴善保寿二处伽蓝。惩劝僧尼真有力也以贞干四年戊辰五月十四日。遗诫门人以疾而卧。二十一日右胁累足。口诵弥陀佛号。终于兴善寺本院。春秋七十一。僧夏四十九云。

唐代州五台山清凉寺澄观传

　　释澄观。姓夏侯氏。越州山阴人也。年甫十一依宝林寺(今应天山)霈禅师出家。诵法华经。十四遇恩得度。便隶此寺。观俊朗高逸。弗可以细务拘。遂遍寻名山旁求秘藏。梯航既具壶奥必臻。乾元中依润州栖霞寺醴律师学相部律。本州依昙一隶南山律。诣金陵玄璧法师传关河三论。三论之盛于江表观之力也。大历中就瓦棺寺传起信涅槃。又于淮南法藏受海东起信疏义。却复天竺诜法师门。温习华严大经。七年往剡溪。从成都慧量法师覆寻三论。十年就苏州。从湛然法师习天台止观法华维摩等经疏。解从上智性自天然。所学之文如昨抛舍。鲍静记井。蔡邕后身。信可知矣。又谒牛头山忠师径山钦师洛阳无名师。咨决南宗禅法。复见慧云禅师了北宗玄理。观自谓己曰。五地圣人身证真如栖心佛境。于后得智中起世俗念学世间技艺。况吾学地能忘是心。遂翻习经传子史小学苍雅天竺悉昙诸部异执四围五明秘咒仪轨至于篇颂笔语书踪。一皆博综。多能之性自天纵之。大历十一年誓游五台。一一巡礼祥瑞愈繁。仍往峨嵋求见普贤。登险陟高备观圣像。却还五台居大华严寺。专行方等忏法。时寺主贤林请讲大经。并演诸论。因慨华严旧疏文繁义约。惙然长想。况文殊主智普贤主理。二圣合为毗卢遮那。万行兼通即是华严之义也。吾既游普贤之境界。泊妙吉之乡原。不疏毗卢有辜二圣矣。观将撰疏。俄于寤寐之间见一金人。当阳挺立以手迎抱之。无何咀嚼都尽。觉即汗流自喜。吞纳光明遍照之征也。起兴元元年正月。贞元三年十二月毕功。成二十轴。乃饭千僧以落成也。后常思付授。忽夜梦身化为龙。矫首于南台。蟠尾于山北。拏攫碧落鳞鬣耀日。须臾蜿蜒化为千数小龙。腾耀青冥分散而去。盖取象乎教法支分流布也。四年春正月寺主贤林请讲

新疏。七年河东节度使李公自良。复请于崇福寺讲。德宗降中使李辅光。宣诏入都。与罽宾三藏般若。译乌荼国王所进华严后分四十卷。观苦辞请明年入敕允。及具行至蒲津。中令梁公留安居。遂于中条山栖岩寺住。寺有禅客拳眉翦发。字曰痴人。披短褐操长策狂歌杂语。凡所指斥皆多应验。观未至之前狂僧驱众僧。洒扫曰。不久菩萨来此。复次壁画散脂大将及山麋之怪。往往不息。观既止此寺。二事俱静。五月内中使霍仙鸣。传宣催入。观至。帝颇敦重。延入译场刊正。又诏令造疏。遂于终南草堂寺编成十卷。进呈。敕令两街各讲一遍为疏。时堂前池生五枝合欢莲华。一华皆有三节。人咸叹伏。寻译守护国界主经。观缀文润色。顺宗在春宫。尝垂教令述了义一卷心要一卷。并食肉得罪因缘。洎至长安频加礼接。朝臣归向。则齐相国杭韦太常渠牟皆结交最深。故相武元衡郑絪李吉甫权德舆李逢吉中书舍人钱徽兵部侍郎归登襄阳节度使严绶越州观察使孟简洪州韦丹。咸慕高风。或从戒训。以元和年卒。春秋七十余。弟子传法者一百许人。余堪讲者千数。观尝于新创云花寺般若阁下。画华藏世界图相。又着随疏演义四十卷。允齐相请述华严经纲要一卷法界玄鉴一卷三圣圆融观一卷华严法华楞伽中观论等别行小钞疏共三十卷。设无遮大会十二中。其诸塑缋形像缮写经典不可殚述。门人清氵记观平时行状云。观恒发十愿。一长止方丈但三衣钵不畜长。二当代名利弃之如遗。三目不视女人。四身影不落俗家。五未舍执受长诵法华经。六长读大乘经典普施含灵。七长讲华严大经。八一生昼夜不卧。九不邀名惑众伐善。十不退大慈悲普救法界。观逮尽形期。恒依愿而修行也。

唐京师西明寺良秀传(谈筵)

　　释良秀。姓郭氏。蒲津人也。年及佩觿挺然离俗。乃往中条山柏梯寺披削。诵通经业受具律仪。誓以传讲为己事。勤苦忘疲。三藏俱寻九流外赡。于时籍甚孰不钦崇。贞元四年奉诏与罽宾国般若三藏。同译大乘理趣六波罗蜜经十卷。至五年二月四日解座。写本进过。寻奉德宗敕。令秀造疏上表云。去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右街功德使王希迁。奉宣令良秀等修撰新翻大乘理趣六波罗蜜经疏者。伏闻至道同源圣人一贯。大雄示相演妙音于独园。宝位分身霈湛恩于双阙。开佛日于圣日。降丝纶于法轮。所以扬化慈航致人寿域。不然岂得握真符而契合。应休运以感通。况以此经如来之密印群生之度门。得白马之宝函启青龙之秘藏。是第一义理去筌蹄。于最后乘说无分别。加以天文焕发睿思昭回真如契心已阐微于释氏。般若制序谅缵文于太宗。慈云溥润于大根。湛露垂滋于贝叶。良秀等。材惟末学性异生知。谬寄讨论伏增殒越。上承严旨徒侧管以窥天。虔奉本师惧升堂而鼓瑟。所修撰疏一部。谨附王希迁随表奉进。伏乞圣慈许令同修疏沙门谈筵于当寺赞演及流布中外所冀落落真言示丹青于新学。明明像教流粉泽于将

来。帝览奏敕内给事毛瑛琦。宣慰良秀谈筵道恒等。宜共赐绢九十匹。至可领取。比修疏义甚大勤劳也。秋热兼问。师等各平安好在。秀之辞笔义端时少伦匹。终没罔知时代焉。

唐京师西明寺慧琳传

释慧琳。姓裴氏。疏勒国人也。始事不空三藏为室洒。内持密藏外究儒流。印度声明支那诂训靡不精奥。尝谓翻梵成华。华皆典故。典故则西干细语也。遂引用字林字统声类三苍切韵玉篇诸经杂史。参合佛意详察是非。撰成大藏音义一百卷。起贞元四年迄元和五载方得绝笔。贮其本于西明藏中。京邑之间一皆宗仰。琳以元和十五年庚子卒于所住。春秋八十四矣。殆大中五年有奏请入藏流行。近以海中高丽国虽三韩夷族偏尚释门。周显德中遣使赍金。入浙中求慧琳经音义。时无此本故有阙如。

# 宋高僧传卷第六

义解篇第二之三(正传十四人附见六人)

唐京师崇福寺惟悫传一(慧震弘沇)

释惟悫。俗姓连氏。齐大夫称之后。本凭翊人。官居上党为潞人也。九岁割爱冠年纳戒。母氏昆弟归于法门。故悫从其受教。澜漪内湛葳[(敹-夫＋玉)-來＋(廾/(素-糸))]外发。嗜学服勤必无倦色。乃辞渭阳寻师隶业。或经筵首席。或论集前驱。或参问禅宗。或附丽律匠。其志渊旷欲皆吞纳之。年临不惑尚住神都。因受旧相房公融宅请。未饭之前宅中出经函云。相公在南海知南铨。预其翻经。躬亲笔受首楞严经一部。留家供养。今筵中正有十僧。每人可开题一卷。悫坐居第四。舒经见富楼那问生起义。觉其文婉其理玄。发愿撰疏。疏通经义。及归院矢誓写文殊菩萨像。别诵名号计一十年。厥志坚强遂有冥感。忽梦妙吉祥乘狻猊自悫之口入。由兹下笔若大觉之被善现谈般若焉。起大历元年丙午也。及将彻简。于卧寐中见由口而出。在乎华严宗中。文殊智也。勒成三卷。自谓从浅智中衍出矣。于今盛行。一说楞严经。初是荆州度门寺神秀禅师在内时得本。后因馆陶沙门慧震于度门寺传出。悫遇之着疏解之。后有弘沇法师者。蜀人也。作义章开释此经。号资中疏。其中亦引震法师义例。似有今古之说。此岷蜀行之。近亦流江表焉。

唐京师千福寺怀感传

释怀感。不知何许人也。秉持强悍精苦从师。义不入神未以为得。四方同好就雾市焉。唯不信念佛少时迳生安养。疑冰未泮遂谒善导用决犹豫。导曰。子传教度人。为信后讲为渺茫无诣。感曰。诸佛诚言不信不讲。导曰。若如所见令念佛往生。岂是魔说耶。子若信之至心念佛当有证验。乃入道场三七日不睹灵瑞。感自恨罪障深。欲绝食毕命。导不许。遂令精虔三年念佛。后忽感灵瑞。见金色玉毫便证念佛三昧。悲恨宿垢业重妄构众愆忏悔发露。乃述决疑论七卷(即群疑论是也)。临终果有化佛来迎。合掌面西而往矣。

唐吴兴法海传

释法海字文允。姓张氏。丹阳人。少出家于鹤林寺。白驹匪食其场苗。金翅俄翔其海面。曲从师教周览群经。大壑纳川邓林聚羽。是以圆入一性学阶空王。擅当代独悟之名。剖先贤不决之义。一时外学六籍该通。尝谓人曰。佛法一门极唯心地。余皆椎轮也。天宝中预扬州法慎律师讲肆。同昙一灵一等推为颜冉焉。复与杼山昼公为忘形之交林下之游。黑白二徒多从求益焉。

唐洛京佛授记寺慧苑传

释慧苑。京兆人也。少而秀异蔚有茂才。厌彼尘寰投于净域。礼华严法藏为师。陶神练性。未几深达法义。号上首门人也。有勤无惰内外该通。华严一宗尤成精博。苑依宝性论立四种教。为有四类不识如来藏。如生盲人。则凡夫声闻辟支初心菩萨也。一迷真异执教当凡夫。二真一分半教当二乘。三真一分满教当初心菩萨。四真具满教当识如来藏者也。诸师处判或依或违。然其纲领教乘一家之说。次以新译之经未有音释披读之者取决无从。遂博览经书恢张诂训。撰成二卷。俾初学之流不远求师览无滞句旋晓字源。然禀从贤首之门。不负庭训之美也。

唐处州法华寺智威传(慧威)

释智威。姓蒋氏缙云人也。颖脱尘蒙心游物表。少事师于轩辕氏炼丹山。闻天台宗教盛。遂负笈往沃洲石城寺。亲灌顶禅师求请心要。既而得一融道体二居宗。定慧方均寂照相半。虽云自了急在利他。天与多能富有辞藻。着桃岩寺碑与头陀寺碑。气度相表。后以法眼付授慧威焉。时传威是徐陵后身。其利智雄才断可知矣。又释慧威。姓留氏。东阳人也。总角之年露其旧习。抉开爱网。径入空门。不滞一方仍参三益。闻缙云大威禅师盛行禅法。裹足造焉。刻志忘劳

睹威墙奥。一日千里罔不推称。至有成业时谓小威。然其乐静居山罕交人事。指教门人不少。杰出者左溪玄朗矣威常修止观匪弃光阴。说与行而并驰。语将默而齐贯。落落然汪汪然。人无得名焉。

唐台州国清寺湛然传

　　释湛然。俗姓戚氏。世居晋陵之荆溪。则常州人也。昔佛灭度后。十有三世至龙树。始用文字广第一义谛。嗣其学者号法性宗。元魏高齐间有释慧文。默而识之。授南岳思大师。由是有三观之学。洎智者大师蔚然兴于天台。而其道益大。以教言之则然乃龙树之裔孙也。智者之五世孙也。左溪朗公之法子也。家本儒墨。我独有迈俗之志。童丱邈焉异于常伦。年二十余受经于左溪。与之言大骇。异日谓然曰。汝何梦乎。然曰。畴昔夜梦披僧服掖二轮游大河之中。左溪曰。嘻汝当以止观二法度群生于生死渊乎。乃授以本师所传止观。然德宇凝精神锋爽拔。其密识深行冲气慧用。方寸之间合于天倪。至是始以处士传道。学者悦随。如群流之趣于大川也。天宝初年解逢掖而登僧籍。遂往越州昙一律师法集。广寻持犯开制之律范焉。复于吴郡开元寺敷行止观。无何朗师捐代。挈密藏独运于东南。谓门人曰。道之难行也我知之矣。古先至人。静以观其本。动以应乎物。二俱不住。乃蹈于大方。今之人或荡于空或胶于有。自病病他道用不振。将欲取正舍予谁归。于是大启上法旁罗万行。尽摄诸相入于无间。即文字以达观。导语默以还源。乃祖述所传章句凡十数万言。心度诸禅身不踰矩。三学俱炽群疑日溃。求珠问影之类。稍见罔象之功行。止观之盛始然之力也。天宝末。大历初。诏书连征。辞疾不就。当大兵大饥之际。揭厉法流学徒愈繁。瞻望堂室以为依怙。然慈以接之谨以守之。大布而衣一床而居。以身诲人耆艾不息。建中三年二月五日示疾佛陇道场。顾语学徒曰。道无方性无体。生欤死欤其旨一贯。吾归骨此山报尽今夕。要与汝辈谈道而诀。夫一念无相谓之空。无法不备谓之假。不一不异谓之中。在凡为三因。在圣为三德。爇炷则初后同相。涉海则浅深异流。自利利人在此而已。尔其志之。言讫隐几泊然而化。春秋七十二。法腊三十四。门人号咽。奉全身起塔。祔于智者大师茔兆西南隅焉。入室弟子吴门元浩。可谓迩其人近其室矣。然平日辑纂教法。明决前疑开发后滞。则有法华释签法华疏记各十卷。止观辅行传弘诀十卷。法华三昧补助仪一卷。方等忏补阙仪二卷。略维摩疏十卷。维摩疏记三卷。重治定涅槃疏十五卷。金[錍-糸＋廾]论一卷。及止观义例止观大意止观文句十妙不二门等。盛行于世。详其然师始天宝终建中。以自证之心说未闻之法。经不云乎。云何于少时大作佛事。然师有焉。其朝达得其道者。唯梁肃学士。故摛鸿笔成绝妙之辞。彼题目云。尝试论之。圣人不兴其间必有命世者出焉。自智者以法传灌顶。顶再世至于左溪。明道若昧。待公而发乘此宝。乘焕然

中兴。盖受业身通者三十有九僧。搢绅先生高位崇名。屈体承教者又数十人。师严道尊遐迩归仁。向非命世而生则何以臻此。观夫梁学士之论儗议偕齐。非此人何以动鸿儒。非此笔何以铭哲匠。盖洞入门室见宗庙之富。故以是研论矣。吁吾徒往往有不知然之道。诗云。维鹊有巢维鸠居之。梁公深入佛之理窟之谓欤。有会稽法华山神邕作真赞。至大宋开宝中。吴越国王钱氏。追重而诔之。号圆通尊者焉。可不是欤。

## 唐苏州开元寺元浩传

释元浩。姓秦氏。字广成。吴门人也。绮岁依晋陵灵山寺慧日禅师出家。具满律戒。配本州龙兴寺。寻为荆溪湛然禅师嘱累弟子。初受法华止观已得醍醐。唯以裂大网感大果成大行归大处以为大愿。宴居三昧常随佛后。希夷自得人莫能知。其秘密深远如海印三昧。不言出处常行佛事。与夫难行苦行更相祖述。默传心要为论为记。灵芝瑞草以为功德。传于后世者不同日而语矣。浩注解大涅槃经。为文首序。德美圆实志愿显现。盖录其所证之意而见于文。曰余闻先觉之大宝曰常。在宥布和之盛典曰教。率土知化之归宗曰行。交感人心之至极曰证。然则以道御时。以法性合其运。当应物之际。与显晦同其光。恢张至化。而自他昭著者。实播于鸿名。钦恭闻思协和至极。四德克彰者实存乎妙体。格变群家历观诸行。至典克修庶绩有成者。实赖乎宗本。信以授人。大明宗极敷畅厥旨。庶几有补于将来者实存乎妙用。博综群言以立诚训。风行十方率用归顺者实存乎妙教矣。此浩之法要。如王辅嗣之法系辞司马迁之自叙管仲能言轻重孟子之传春秋。虽儒释不同其义一也。以元和十二年十一月十一日示疾。右胁累足入于涅槃。非二乘境界。真如来定也。明年十一月十三日阇维。起塔于苏州西北虎丘东山南原也。浩耽学味道不涉余事。常随然师听其言说。曾无倦色分析义理。泒流川注必默记而暗诵。一言不失。数年之后人始知之。然师曰。回也如愚。罕为人说。多辞以不能。及被梁田二君苦劝请之。始着涅槃经解述。浩与上都云华寺华严澄观法师。若孔门之游夏焉。其儒流受业翰林学士梁公肃苏州刺史田公敦。缁流受业者智恒子瑜道儒仲仪仲良五人。持经讲论传之无穷。大比丘尼识微道巽志真悟极。此四人者高洁之伦深练禅观。初浩为二官所请注经。预梦甚为奇特。又庭阶生花非人间恒所见者。祥鸟飞驯五彩绝异。刺史崔恭撰塔碑立于虎丘山罗汉石坛之左。后有行满道暹明旷。皆著述广天台之道欤。

## 唐越州暨阳杭乌山智藏传

释智藏。姓皮氏。西印度种族。祖父从华世居官宦。后侨寓庐

陵。藏少入精舍睹像设之繁。乃陋俗求真。而于三学各所留心。唯律藏也。最为精敏。大历三年游豫章。因隶名天宫寺。众恳命临坛秉度。时仰炮炰号为律虎。每登法座提唱毗尼。堂盈席满听受无厌。辩名理析微言。连环可解也。贞元中遇大寂禅师。笃明心要。及游会稽于杭乌山顶筑小室安禅。乃着华严经妙义。宣吐。亹亹学者归焉。至元和十四年二月无疾而终。报龄七十九。焚收舍利圆净者。建塔于院北峰焉。杭乌山者越俗言讹。合言杭嶋。谓浙江所渡。古用杭筏到岸藏杭。故云嶋也。

唐梓州慧义寺神清传(义将)

　　释神清。字灵庾。俗姓章氏。绵州昌明人也。生于大安山下。昆季相次三人出俗。皆有名望。清居乎仲。处胎之际母顿恶荤膻。及为儿虽随戏弄遇像礼足逢僧稽颡。年十三受学于绵州开元寺辩智法师。于时敕条严峻。出家者限念经千纸方许落发。清即诵法华维摩楞伽佛顶等经有同再理。时故相乔琳为绵郡太守。惊其幼俊躬而降礼请削染焉。则大历中也。至年十七听习粗通。即讲法华一经。岁满慧义寺依如律师受具戒。夏习尸罗依学新疏。寻达大宗乃诣上都。后以优文赡学入内应奉。暮年钟其荼蓼归慧义寺。讲导著述略无闲日。以元和年中终于本寺峰顶。迁神于白门兰若。即郪城北郭外也。清平昔好为著述喜作编联。盖巨富其才亦凿深于学。三教俱晓该玄鉴极。彝伦咸叙万人之敌也。受业弟子黑白四方计一千余人。前后撰成法华玄笺十卷释氏年志三十卷新律疏要诀十卷。亦谓清钞。二众初学仪一卷有宗七十五法疏一卷。亦名法源记。此盖解小乘所计五位色心心所不相应无为等法。体性业用一皆详括。故云法源也。识心论澄观论俱舍义钞数卷北山参玄语录十卷。都计百余轴。并行于代。就中语录博该三教。最为南北鸿儒名僧高士之所披玩焉。寺居郪城之北长平山阴。故云北山统三教玄旨。实而为录。故云参玄也。观清之述作。少分明二权一实之经旨。大分明小乘律论之深奥焉。清貌古且奇皙白而光莹。相国崔龟从时从事东川。序真赞云。与奘三藏道颜同摄物。异时一体耳。门人数多。其出伦者义将也。独明俱舍兼善起信。海内学人望风而至。开成中北山俱舍宗不泯者。清之余素乎。东川涌潭僧正颜公。着碑本寺。讲律临坛。光肇别附语录。略记清言行矣。

唐京师大安国寺端甫传

　　释端甫。俗姓赵氏。天水人也。世为秦著姓焉。初母张夫人梦梵僧谓曰。当生贵子。即出囊中舍利使吞之。及诞所梦僧白昼入其室摩其顶曰。必当大兴法教。言讫而灭。既成人高颡深目大颐方口。长六尺五寸。其音如钟。夫将欲荷如来之菩提凿生灵之耳目。固必有殊祥

奇表欤。始十岁依崇福寺道悟禅师为沙弥。十七正度为比丘。隶安国寺。受具于西明寺照律师。学毗尼于崇福寺升律师。传唯识于安国寺素法师。通涅槃经于福林寺崟法师。甫又梦。梵僧以舍利满琉璃器使吞之。且曰。三藏大教尽贮汝腹矣。自是经律论无敌于当时。囊括川注逢源会委。滔滔然莫能济其畔岸矣。夫将欲伐株杌于情田雨甘露于法种者。固必有勇智宏辩欤。无何谒文殊于清凉。众圣皆现。演大经于太原。倾都毕会。德宗皇帝闻其名征之。一见大悦。常出入禁中与儒道议论。赐紫方袍。岁时锡施异于他等。复诏侍皇太子于东朝。顺宗皇帝深仰其风。亲之若昆弟。相与卧起恩礼特隆。宪宗皇帝数幸其寺待之若宾友。常承顾问注纳偏厚。而甫符彩超迈辞理响捷。迎合上旨皆契真乘。虽造次应对。未尝不以阐扬为务。繇是天子益知佛为大圣人其教有大不思议事。当是时朝廷方削平区夏。缚吴斡蜀潴蔡荡郓。而天子端拱无事。诏甫率缁属迎真骨于灵山。开法场于秘殿。为人请福亲奉香灯。既而刑不残兵不黩。赤子无愁声苍海无惊波。盖参用真宗以毗大政之明效也。夫将欲显大不思议之道辅大有为之君。固必有冥符玄契欤。掌内殿法仪录左街僧事。以标表净众者凡一十年。讲涅槃唯识经论。处当仁传授宗主。以开诱道俗者凡一百六十座。运三密于瑜伽。契无生于悉地。日持诸部十余万遍。指净土为息肩之地。严金经为报法之恩。前后供施数十百万。悉以崇饰殿宇穷极雕绘。而方丈单床静虑自得。贵臣盛族皆所依慕。豪侠工贾莫不瞻向。荐金宝以致诚。仰端严而礼足。日有千数不可殚书。而甫即众生以观佛。离四相以修善。心下如地坦无丘陵。王公舆台皆以诚接。议者以为成就常不轻行者。唯甫而已矣。夫将欲驾横海之大航拯迷途于彼岸者。固必有奇功妙道欤。以开成元年六月一日西向右胁而灭。当暑而尊容若生。终夕而异香犹郁。其年七月六日迁于长乐之南原。遗命荼毗得舍利三百余粒。方炽而神光月皎。既烬而灵骨珠圆。赐谥曰大达。塔曰玄秘。俗寿六十七。僧腊可数。门弟子僧尼约千余辈。或讲论玄言。或纪纲大寺。修禅秉律。分作人师五十。其徒皆为达者。会昌中相国裴公休。为碑颂德焉。

唐圭峰草堂寺宗密传(圆禅师照禅师)

　　释宗密。姓何氏。果州西充人也。家本豪盛少通儒书。欲干世以活生灵。负俊才而随计吏。元和二年偶谒遂州圆禅师。圆未与语密。欣然而慕之。乃从其削染受教。此年进具于拯律师。寻[言*(日/(句-口＋匕))]荆南张。张曰。汝传教人也。当宣导于帝都。复见洛阳照禅师。照曰。菩萨人也。谁能识之。末见上都华严观。观曰。毗卢华藏能随我游者其唯汝乎。初在蜀因斋次受经。得圆觉十二章。深达义趣誓传是经。在汉上因病僧付华严句义。未尝隶习。即尔讲之。由是乃着圆觉华严及涅槃金刚起信唯识盂兰盆法界观行愿经等疏钞及法义类

例礼忏修证图传纂略。又集诸宗禅言为禅藏。总而序之。并酬答书偈议论等。又四分律疏五卷钞悬谈二卷。凡二百许卷。图六面。皆本一心而贯诸法。显真体而融事理。超群有于对待。冥物我而独运矣。密累入内殿问其法要。大和二年庆成节。征赐紫方袍为大德。寻请归山。会昌元年正月六日坐灭于兴福塔院。俨若平日容貌益悦。七日迁于函。其自证之力可知矣。其月二十二日道俗等奉全身于圭峰。二月十三日茶毗得舍利数十粒。明白而润大。后门人泣而求诸煨中必得而归。悉敛藏于石室。其无缘之慈可知矣。俗龄六十二。僧腊三十四。遗诫令舁尸施鸟兽。焚其骨而散之勿塔。勿得悲慕以乱禅观。每清明上山。必讲道七日而后去。其余住持仪则当合律科。违者非吾弟子。初密道既芬馨名惟炟赫。内众慕膻既如彼。朝贵答响又如此。当长庆元和已来。中官立功。执政者孔炽。内外猜疑人主危殆。时宰臣李训酷重于密。及开成中伪甘露发。中官率禁兵五百人出合。所遇者一皆屠戮。时王涯贾餗舒元舆。方在中书会食。闻难作奔入终南投密。唯李训欲求剪发匿之从者止之。训改图趋凤翔。时仇士良知之。遣人捕密入左军。面数共不告之罪将害之。密怡然曰。贫道识训年深。亦知其反叛。然本师教法遇苦即救。不爱身命死固甘心。中尉鱼恒志嘉之。奏释其罪。朝士闻之扼腕出涕焉。或曰。密师为禅耶律耶经论耶。则对曰。夫密者四战之国也。人无得而名焉。都可谓大智圆明自证利他大菩萨也。是故裴休论撰云。议者以师不守禅行而广讲经论。游名邑大都以兴建为务。乃为多闻之所役乎。岂声利之所未忘乎。嘻议者焉知大道之所趣哉。夫一心者万法之总也。分而为戒定慧。开而为六度。散而为万行。万行未尝非一心。一心未尝违万行。禅者六度之一耳。何能总诸法哉。且如来以法眼付迦葉不以法行。故自心而证者为法。随愿而起者为行。未必常同也。然则一心者万法之所生。而不属于万法。得之者则于法自在矣。见之者则于教无碍矣。本非法不可以法说。本非教不可以教传。岂可以轨迹而寻哉。自迦葉至富那奢。凡十祖皆罗汉所度。亦罗汉。马鸣龙树提婆天亲始开摩诃衍。著论释经。摧灭外道。为菩萨唱首。而尊者阇夜独以戒力为威神。尊者摩罗独以苦行为道迹。其他诸祖或广行法教。或专心禅寂。或蝉蜕而去。或火化而灭。或攀树以示终。或受害而偿债。是乃法必同而行不必同也。且循辙迹者非善行。守规墨者非善巧。不迅疾无以为大牛。不超过无以为大士。故师之道也。以知见为妙门。寂净为正味。慈忍为甲盾。慧断为剑矛。破内魔之高垒。陷外贼之坚阵。镇抚邪杂解释缧笼。遇穷子则叱而使归其家。见贫女则呵而使照其室。穷子不归贫女不富。吾师耻之。三乘不兴四分不振。吾师耻之。忠孝不并化荷担不胜任。吾师耻之。避名滞相匿我增慢。吾师耻之。故遑遑于济拔汲汲于开诱。不以一行自高。不以一德自耸。人有依归者不俟请则往矣。有求益者不俟愤则启矣。虽童幼不简于应接。虽骜很不怠于叩励。其以阐教度生助国家之化也如此。故亲师之法者。贫则施。暴则

敛。刚则随。戾则顺。昏则开。堕则奋。自荣者慊。自坚者化。徇私者公。溺情者义。凡士俗有舍其家与妻子同入其法分寺而居者。有变活业绝血食持戒法。起家为近住者。有出而修政理。以救疾苦为道者。有退而奉父母以丰供养为行者。其余憧憧而来欣欣而去。扬袂而至实腹而归。所在甚众不可以纪。真如来付嘱之菩萨。众生不请之良友。其四依之人乎。其十地之人乎。吾不识其境界庭宇之广狭深浅矣。议者又焉知大道之所趣哉。其为识达大人之所知心为若此也。密知心者多矣。无如升平相国之深者。盖同气相求耳。宣宗再阐真乘。万善咸秩。追谥曰定慧禅师。塔号青莲。持服执弟子礼四众数千百人矣。

　　系曰。河东相国之论撰。所谓极其笔矣。然非夫人之为极笔。于他人岂极其笔乎。观夫影响相随未始有异也。影待形起。响随声来。有宗密公。公则有裴相国。非相国曷能知密公。相续如环未尝告尽。其二公之道如然。则知谛观法王法。则密公之行甚圆。应以宰官身。则裴相之言可度。今禅宗有不达而讥密不宜讲诸教典者。则吾对曰。达磨可不云乎。吾法合了义教。而寡学少知自既不能。且与烦惑相应可不嫉之乎。或有诮密不宜接公卿而屡谒君王者。则吾对曰。教法委在王臣。苟与王臣不接。还能兴显宗教以不。佛言。力轮王臣是欤。今之人情见近王臣者则非之。曾不知近王臣人之心。苟合利名则谢君之诮也。或止为宗教亲近。岂不为大乎。宁免小嫌嫌之者。亦嫉之耳。若了如是义。无可无不可。吁哉。

## 唐京师西明寺乘恩传

　　释乘恩。不知何许人也。肇从志学知遍寻师。凡厕黉堂必穷义路。常训门人。曰。好学近乎智。力行近乎仁。仁智稍成。是殊名同实。趋菩萨地若下阪之走丸耳。恩乐人为学不忘讲导。及天宝末关中版荡。因避地姑臧。旅泊之间嗟彼密迩羌虏之封。极尚经论之学。恩化其内众勉其成功。深染华风悉登义府。自是重撰百法论疏并钞行于西土。其疏祖慈恩而宗潞府。大抵同而少闻异。终后弟子传布。迨咸通四年三月中。西凉僧法信精研此道。禀本道节度使张义朝。表进恩之著述。敕令两街三学大德等详定。实堪行用。敕依其僧赐紫衣。充本道大德焉。

## 唐彭州丹景山知玄传

　　释知玄。字后觉。姓陈氏。眉州洪雅人也。曾祖图南任梓州射洪县令。祖宪考邈皆名场不捷。母魏氏梦月入于怀。因而载诞。虽乳哺未能言。见佛像僧形必含喜色。五岁祖令咏花。不数步成云。花开满

树红。花落万枝空。唯余一朵在。明日定随风。祖吟叹不怿曰。吾育此孙望其登甲科雪二代之耻。今见孺子志矣。非贻厥也。已必从空门乖始望也七岁果遇法泰法师。在宁夷寺讲涅槃经。寺与居邻。玄日就讲集所。一聆法语若睹前因。是夕梦其寺殿佛手摩其顶。寤启祖父乞为勤策。亲党观其必不可抑夺故听之。年十一遂其削发。乃随师诣唐兴邑四安寺。授大经四十二卷。远公义疏。辩空师圆旨。共一百二十五万言。皆囊括深奥矣。方年十三指擿缁徒露老成之气。时丞相杜公元颖作镇西蜀。闻玄名命升堂讲谈于大慈寺普贤阁下。黑白众日计万许人。注听倾心骇叹无已。自此蜀人弗斥其名。号陈菩萨耳。传云。玄前身名知铉。汉州三学山讲十地经。感地变琉璃焉。玄于净众寺辩贞律师所受具戒。才听毗尼续通俱舍。则长十山固律师之付授焉。复从本师下三峡。历荆襄抵于神京资圣寺。此寺四海三学之人会要之地。玄敷演经论僧俗仰观。户外之屦日其多矣。文宗皇帝闻之宣入顾问。甚惬皇情。后学唯识论于安国信法师。又研习外典。经籍百家之言无不该综。玄每恨乡音不堪讲贯。乃于象耳山诵大悲咒。梦神僧截舌换之。明日俄变秦语矣。有杨茂孝者。鸿儒也。就玄寻究内典。直欲效谢康乐注涅槃经。多执卷质疑。随为剖判。致书云。方今海内龙象非师而谁。次扬刑部汝士高左丞元裕长安扬鲁士。咸造门拟结莲社。尝一日玄宴坐。见茂孝披紫服戴碧冠三礼毕乘空而去。玄令人侦问。茂孝其夕诫其子曰。吾常欲落发披缁汲瓶挈屦侍玄公。所累者簪冕也。吾盖棺时殓以紫袈裟碧芙蓉冠。至是方验先见矣。武宗御宇。初尚钦释氏。后纳蛊惑者议。望祀蓬莱山筑高台以祈羽化。虽谏官抗疏宰臣屡言。终不回上意。因德阳节缁黄会麟德殿。独诏玄与道门敌言。神仙为可学不可学耶。帝叉手付老氏中理大国若烹小鲜义。共黄冠往复。玄陈帝王理道教化根本言。神仙之术乃山林间。匹夫独擅高尚之事业。而又必资宿因。非王者所宜。辞河下倾辩海横注。凡数千言。闻者为之股栗。大忤上旨。左右莫不色沮。左护军仇士良内枢密杨钦义。惜其才辩。恐将有斥逐之命。乃密讽贡祝尧诗。玄立成五篇。末章云。生天本自生天业。未必求仙便得仙。鹤背倾危龙背滑。君王且住一千年。帝览诗微解。帝虽不纳忠谏。而嘉其识见口给也。玄即归巴岷旧山。例施巾栉。而存戒检愈更甄明。方扁舟入湖湘间。时杨给事汉公廉问桂岭。延止开元佛寺。属宣宗龙飞。杨公自内枢统左禁军。以册定功高请复兴天竺教。奏乞访玄声迹。玄复挂坏衣归上国宝应寺。属寿昌节讲赞赐紫袈裟。署为三教首座。帝以旧藩邸造法干寺。诏玄居寺之玉虚亭。大中三年诞节诏谏议李贻孙给事杨汉公缁黄鼎列论义。大悦帝情。因奏天下废寺基。各敕重建。大兴梵刹玄有力焉。命画工图形于禁中。其优重如是。与相国裴公休友善。同激扬中兴教法事。八年上章乞归故山大行利济。受益者多。广明二年春。僖宗违难西蜀。后遣郭遵泰赍玺书。肩舆诏赴行在。帝接谈论颇解上心。左军容田令孜与诸达官问道勤重。帝欲旌其美。令诸学士撰玄师

号。皆未惬旨。乃挥御翰云。朕以开示悟入法华之宗旨也。悟者觉也明也。悟达大道悟佛知见。又云。悟者一刹那。不悟河沙劫。所以悟者真乘了然成佛之义。今赐悟达国师为号。虽曰强名用表朕意。玄陈让不遂。乃乞归九陇旧庐。于正月二十一日卧内见所曾游历。圣境名迹皆见在前。二月七日闻空声曰。必生净土。乃讯之云。孰之语耶。空又[(應-心)/言]曰。佛也。七月中闻户外有格斗之声。逡巡一菩萨降于庭前事靡灭矣。渐迫仅玄身丁宁赞喻。勿以此苦为累也。言讫而没。又于一夕有一珠。自玄左足下流去。苦楚万端。谛视其珠中明明有晁错二字。乃知玄是袁盎也。曾因七国反。盎奏斩错以谢吴楚诸王。故为婴挠耳。召弟子慈灯。附口上遗表。嘱令弃尸半饲鱼腹半啖鸟兽。吾久与西方净土有期如斯。諈诿讫右胁面西而逝。享年七十三。僧腊五十四。玄咸通中曾游泽州。追问小远法师同年。亦同终日月焉。玄坚守禁戒少欲过中不食蔬果。服唯布褐卧则刍秆。而六时行道夜卧一更。余则禅坐。等视众生无贵贱少长。待之如一素结情好。深者裴相国休。初裴镇荆门。玄游五台山。路出渚宫。赠遗初无所取。裴知其俭约。密遣人沿路以供之。若苏秦遣舍人阴资奉张仪也。尝经骆谷真符县。雍氏家枕潭。潭中有大鱼如龙。四足而齿牙纤利。其家日饲以食。已四世矣。或欲网钓之意。则辄云雾晦冥焉。玄扣船抚其顶。瞪目而鼓跃。即为受归依。未几乃寄梦雍氏曰。我谢汝累世护念。今受归依已生天。而永诀矣。次为导江玉垒山神李冰庙益昌北郭龙门神。偕受戒法。罢其血食欤。有李商隐者。一代文宗时无伦辈。常从事河东柳公梓潼幕。久慕玄之道学。后以弟子礼事玄。时居永崇里。玄居兴善寺。义山苦眼疾。虑婴昏瞖遥望禅宫冥祷乞愿。玄明旦寄天眼偈三章。读终疾愈。迨乎义山卧病语僧录僧彻曰。某志愿削染为玄弟子。临终寄书偈决别云。玄生常着如来藏经会释疏二卷。命僧彻撰法鉴。以照像若十翼焉。大无量寿经疏二卷。僧彻着法灯类章指焉。胜鬘经疏四卷。僧彻着法苑以错综。犹纬书焉。又般若心经金刚经各有疏义。此外秦蜀之间。作释氏杂文外篇箴论碑志歌诗。录成二十余卷。礼忏文六卷。通计三十万言。后迁塔于茶笼山附圣寺矣。中和二年弟子左街僧录净光大师僧彻述传。法孙右街僧录觉辉。辉弟子伪蜀祐圣国师。重孙光业僧录。绵绵瓜瓞。皆名公也。凤翔府写玄真李义山执拂侍立焉。

系曰。玄公何云袁盎。又为知铉二人后身耶。通曰。人寿百年。自汉至唐。玄几经出没乎。骸山泪海断可知矣。然则玄公多才行道近古罕闻。法嗣蕃昌他莫与议也。

## 唐京兆大安国寺僧彻传

释僧彻。不知何许人也。敏利天资高迈逸类。稚岁聪颖而慕。悟

达国师。若颜回之肖仲尼也。既而时亲函丈颇见幽微。随侍翼从未尝少厌。窥其门墙其殆庶几乎。悟达凡有新义别章。咸嘱付彻畅衍之。为如来藏经疏。着法鉴四卷。大无量寿经疏。着法灯二卷。胜鬘师子吼经疏。着法苑十卷。观乎悟达为疏。若左丘明之传也。彻述三法钞。犹杜服之集解欤。初居法干内寺。师资角立声彩风行。凡百官寮无不奉仰率由。彻内外兼学辞笔特高。唱予和汝同气相求。寻充左右街应制。每属诞辰升麟德殿法座讲谈。敕赐紫袈裟。懿宗皇帝留心释氏。颇异前朝。遇八斋日必内中饭僧。数盈万计。帝因法集躬为赞呗。彻则升台朗咏。宠锡繁博。敕造栴檀木讲座以赐之。又敕两街四寺行方等忏法。戒坛度僧各三七日。别宣僧尼大德二十人。入咸泰殿置坛度内。福寿寺尼缮写大藏经。每藏计五千四百六十一卷。雕造真檀像一千躯。皆委彻检校焉。以十一月十四日延庆节。麟德殿召京城僧道赴内讲论。尔日彻述皇猷。辞辩浏亮帝深称许。而又恢张佛理旁慑黄冠。可谓折冲异论者。当时号为法将。帝悦敕赐号曰净光大师。咸通十一年也。续录两街僧事。初彻经江论海勇于揭厉。于青龙寺讲贯既循悟达国师义意寄呈所见。蒙回八十四字。云观君法苑思冲虚解我真乘刃有余。若使龙光时可待。应怜僧肇论成初。五车外典知难敌。九趣多才恐不如。萧寺讲轩横淡荡。帝乡云树正扶疏。几生曾得阇踰意。今日堪将贝叶书。一振微言冠千古。何人执卷问吾庐。览兹奖饰悲喜。盈襟以广明中巢寇犯阙僖宗幸蜀。其夕彻内宿。明日仓黄与杜光庭先生。扈从入于岷峨。再见悟达痛序艰难。彻极多著述碑颂歌诗。不知所终。内翰侍郎乐朋龟为真赞。凤翔嘉州皆写其真相。弟子秦蜀之间愈多传法者。

## 宋高僧传卷第七

### 义解篇第二之四(正传二十三人附见四人)

#### 唐五台山华严寺志远传(元堪)

释志远。俗姓宋氏。家于汝南。其父早丧。孤侍孀亲。承颜之礼匪遑晨夕。母常念法华经精通五卷。远识度明敏孤标卓然。年二十八辞亲从师。归依荷泽宗风晤解幽旨。经营僧事联绵六秋。凡诸取给未尝混互。自尔辞师寻礼复经八年。虽博赡两宗情犹系滞。闻天台一枝该通妙理。定慧双融解进于行。十乘境观起自一家。修性三德清凉盛演因命同辈追游五峰。栖遁林泉履历前躅。晓六凡四圣之理。了开示悟入之门。百界千如包罗性相。即遮即照破立同时。依正圆融凡圣平等。豁开心目物我双亡。仅四十年阐扬独步。远业精道邈志苦神和。卧不解衣食非别请。时岁不稔樵炊屡乖。每掬水漱流将期永日。体有

疮疥手不涂摩。戒检遵修警慎心口。常以四种三昧炼磨身心。至于缄札题尺。颇闲辞翰虫篆之美。每有缁素负才学者异其辩说。或傍搜僻隐。欲为挫锐。伺之瑕玷。求其胜负。进虽傲然踞席。退乃踧踖赧容。来高我山去随四悉。洎会昌四年。春秋七十七。僧腊四十八。忽绝食数朝而说法罔惮。以二月十七日诫门人曰。吾自生修进不欺心口。今获二种果报。卧安觉安而无痛恼。又曰。天台宗疏务在宣传。法华疏十卷本迹二门三周记别开近显远玄文十卷五义判释。止观十卷境观双修。不定顿渐八教粗妙。遮照平等行解圆明。一多相即一藏文句莹玉摐金。将践圣阶降兹罕及。礼忏方等必假精诚。志之永怀副吾之意也。于时龙象云萃栉比座隅。咸赞希奇同称佛号。慈诲之际奄至迁灵。风惨云愁山昏水咽。林峦色变徒属凄伤。阇维日诸子奔驰罔知所诣。虽学者如林。达其法者唯元堪。即扶风马氏之裔也。气度冲邃道风素高。盖远倾其解脱之瓶。注以醍醐之器。可谓一灯之后复然一灯。及武宗澄汰之际。禀师先旨哀恸累夕。以其章疏文句秘之屋壁。及宣宗再阐释门。重葺旧居。取其教部置之影堂。六时经行俨若前制。法华妙经积岁传唱。摩诃止观久而敷扬。嗣继之心已极师资之礼也。

唐越州应天山寺希圆传

　　释希圆。姓张氏。姑苏人也。宗亲豪富。而独舍家从登戒法。便游讲肆。不滞一方。勤修三学。良深岁稔尤至博通。时推俊迈因命讲训。光启中属徐约军乱。孙儒略地吴苑俶扰。圆由通玄寺附商船避地于甬东。其估客偕越人也。笃重于圆召居会稽宝林山寺。形虽幺么性且强干。与时寡合多事宴默。或问之。则曰。吾逍遥乎无形之场。同师子游戏耳。景福中于山寺演畅经论。同声相应求法者至。乃着玄中钞数卷。皆当义妙辞也。恒劝人急修上生之业。且曰。非知之难行之为难。汝曹勉旃。圆六时礼忏未尝少缺。居小房即琅琊山顶是山也。传云。从琅琊台飞来此处。先是屠坊故皆镇于其下。山之家有井。井有鳗鲡焉。水有应缩应大江之潮候。甚多灵怪。一云。此处禹锁浙江蛟蜃之属。其名曰蛆。蛆有双耳其色苍黄。或缘竹木必风雨至矣。今或出石窍入僧居沟渠中。见人不惊。握则跳梁如怒状。唯偏入圆房。圆手执宛转屑就。乃为之受归戒。令勿作风雹之妖。暨圆终而多暴风雨也。圆之修习愿见弥勒。一日讲次屹然坐终于法座。时众闻异香裛香天乐铮鏦。或绝或连七日后已。此真上生之证欤。则乾宁二年四月也。还山之日僧众置祭于寺门。无何有人茜袍象笏拜跪怆然。[怡-台＋敞]恍之间杳无踪迹。众莫能测焉。荼毗收舍利七百余粒。被四明人赍往新罗国矣。

唐绛州龙兴寺木塔院玄约传

释玄约。姓张氏。正平人也。志韵刚洁幼萌出尘之心。既谐夙志入州龙兴伽蓝。日诵千言更无再受。落发之后满足律仪。检察己心循其戒范。精持止作未尝穿穴。自兹名节顿高流辈窥仰。数稔之间律论俱赡。遍求知识探赜玄文。戾止长安崇圣寺。以戒德之选而预临坛讲。律并俱舍共四十余遍。渊静其性研核靡亏。着俱舍论金华钞二十卷。为时所贵。而二讲登席可三百余人。皆北面受业焉。传禀门生一百许辈。汾沁之间奔走学者迨乎老矣。终本院小房。俗寿七十六。法腊五十六。学法弟子道俗收焚坑舍利数百粒。构甎浮图于郡城之西焉。

梁滑州明福寺彦晖传

释彦晖。姓孙氏。今东京阳武县人也。佩觿之岁闻父读金刚般若。瞪目凝听澹然欢喜。又属家内斋僧磬梵俱作。于帘幕之下合掌欣然。登年十五随师学法。往太原京兆洛阳听采忘劳。年满于嵩山少室寺受大戒。隶习毗尼颇通深趣。次寻经论皆讨玄源。且曰。为善不同同归乎治。治则戒定慧也。入圣机械此三治性之极致也。届洛都先达无不推伏。至乎四部悉仰柔明。临鉴则戚少欣多。执瓶则荷轻持重。三衣之外。百一之资量足而供更无余长。所行慈忍匪事规求。不畜门徒惟劳自己。勤勤化导默默进修。是故南燕之人号为佛子。初寄明福寺讲百法论也。四海英髦风趋波委。恒溢百余且多俊迈。精研论席钻仰经宗。其间硕学兼才故有。分为上下十恶。十恶者若八伯之号焉。上十恶则洞闲性相高建法幢。宗因喻三立破无滞。下十恶则学包内外吟咏风骚击论谈经。声清口捷赞扬梵呗。表白导宣。盖因题目之分。乃极才能之际。云恶则倒背之言。乃是极善也。其门弟子为若此也。晖因明百法二论各讲百许遍。出弟子一百五十余人。着钞曰滑台。盛行于世。以乾化元年秋八月三日。气力薾然而奄化矣。春秋七十二法腊五十二。滑人追慕其德。二众三百余人奉神柩归葬于阳武县侧。营小塔焉。

梁东京相国寺归屿传

释归屿。姓湄氏。寿春人也。父元旭知子敏利授以诗书。诵览记忆弥见过群。从诸子而窃愿出尘。父母允其频请。乃礼本郡开元寺道宗律师为力生焉。未及周星念通法华仁王二经。登于弱冠而全戒足。矜持三行靡旷四仪。习听新章寺通讲授。后闻洛京三辅经论盛行。结侣求师。仅于十载疏通性相精大小乘。名数一支因明一学。俱舍唯识维摩上生。皆深藏若虚也。复往南燕就晖公重覆所学。研朱益丹。犹慨义章未为尽善。乃之今东京相国寺。遂糅新钞讲训克勤门生领悟。时朱梁后主与屿丱角同学庠序。狎密情浓隔面年深。即位半载下诏访

之。屿虽知故旧终岁不言。事不可逃应召方入。帝见悲喜交集。宣赉丰厚。时属嘉庆节。曾下敕止绝天下荐僧道恩命。其年独赐屿紫衣。仍号演法大师。两街威仪迎导至寺。兼敕东塔御容院为长讲院。时闽帅以圣节进金刚经一藏绢三百匹。尽赐屿焉。法侣荣之。然睹旧钞有所不安未极其理。遂搜抉精义于三载着成二十卷。号曰会要草字写毕进呈。帝览赏叹。敕令入藏。屿苦辞乃止。如是十五年中唱导无怠。学徒继荣赡。公相继传持。至后唐清泰三年十月十日谓门人洪演曰。余气力惙然无常将至。汝好住修进。焚香合掌初夜长逝。春秋七十五。僧腊五十五即以其月十八日。迁塔于京东郊寺庄东冈焉。

后唐洛阳长水令諲传

　　释令諲。姓杨氏。陕府阌乡人也。幼而履操回求出俗。得本邑之师授净名经。年既应法乃纳戒津。大小乘教兼而学之。于名数法门染成淳粹。弥陀中观斡及膏腴。声光振发莫之与京。因游洛南长水。遇归心檀信构伽蓝。就中讲贯。一论一经。三十载中宣化计各五十余遍。日别诵维摩上生以为恒课。执行持心而绝瑕类。远近宗承若望梅者得饮焉。以清泰二年乙未岁终于邑寺。春秋七十一。法腊五十一。其年迁于山麓。徇西域法火葬获舍利。学人檀越共建塔焉。

后唐定州开元寺贞辩传

　　释贞辩。中山人也。少知出尘长誓修学。克苦之性人不堪其忧。一志听寻暇则刺血书经。又针血画立观自在像慈氏像等。尝因行道困息。有二天女来相挠恼。辩誓之曰。我心匪石吾以神咒被汝。彼众不容去。自此道胜魔亦无踪。辩负笈抵太原城听习。时中山王氏与后唐李氏封境相接。虞其觇间者。并州城内不容外僧。辩由此驱出遂于野外古冢间宿。会武皇帝畋游。冢在围场中。辩固不知方。将入城赴讲见旌旗骑卒。缩身还入穴中。武皇疑令擒见问其故。遂验冢中敷草座案砚疏钞罗布。遂命入府供养。时曹太后深加仰重。辩诉于太后曰。止以学法为怀。久在王宫不乐如梏械耳。武皇纵其自由乃成其业。洎王处直平乃归中山。讲训补故伽蓝无不谐愿。有妇人陈氏。布发掩地请辩蹈之撰上生经钞。为学者所贵。时号辩钞者是。后终于此寺焉。

后唐会稽郡大善寺虚受传

　　释虚受。嘉禾御儿人也。纳戒后于上都习学。内外博通传讲数本大经论不惮宣导。咸通中累应奉圣节充左街鉴义。辈流孰不弭伏。及广明中京阙盗据。逃难迤逦抵越大善寺。同好者命讲涅槃维摩二经。

即天祐年中也。因愤谦雅等师释崇福疏繁略不中其犹以水济水终无必济焉。遂撰义评钞十四卷。同光中方毕轴。又因讲俱舍论疏。有贾曾侍郎序次僧圆晖序。皆着钞解之。其文富赡昔尝染指知焉。受于涅槃辩而非略。仍多驳议小远之疏。免为青蝇之玷。余则法华百法唯识各有别行义章。受性且狷急与人不同。畜弟子无一可中。尝自执爨馔斋食。柴生火灭复吹又熸。怒发汲水沃之。终日不食而讲焉。及晚年眼昏甚。登师子座戴竹笠而讲。贵目不闪烁尔。或讥其慢众。受亦不介意。属武肃王钱氏按部至越。遂出谒见。王素向风。乃加优礼。言劳再三。暨乾化中于会稽开元寺度戒。命之充监坛选练。吴会间行此职者自受始也。王表于朝廷荐其紫衣。庄宗制赐行人赍至营丘。时受讲当上生经疏序。至若洪钟而虚受。受舍麈柄言曰。某得名无典实。今后更为虚受。小子识之。及状闻王。王曰。此僧必无恩命分。何名虚受乎。至同光乙酉岁。受终迨海舰赍诰牒来。稽其终日正到青社。果符武肃之言。有文集数卷。述义章三十余卷行之于代。

后唐杭州龙兴寺可周传

释可周。俗姓傅。晋陵人也。出家于本部建元寺。循良厥性切问于勤。友生勉之曰。非其地树之不生。今豫章经谓之江论谓之海。胡不往请业乎。周感其开导挈囊达彼。遇云表法师盛集穷法华慈恩大疏。日就月将斡运深趣。昭宗初自江西回台越之间。命其启发。梁乾化二年受杭州龙兴寺召开演。黑白众恒有半千。两浙武肃王钱氏。命于天宝堂夜为冥司讲经。鬼神现形扈卫。往往人睹焉。尝有祭铜官祠神巫氏。久请不下。后附巫曰。吾随从大神去西关天宝堂听法方回。武肃王闻而郑重。赉周中金如意并钵紫衣一副。加号精志通明焉。以天成元年终于观音院本房。初周乾宁四年戾止台州松山寺。讲疏阙钞。遂依疏节成五卷。曰评经钞。音训五帖解宣律师法华序钞一卷。行于浙之左右。弟子相继不绝。

后唐东京相国寺贞诲传

释贞诲。姓包氏。吴郡常熟人也。年始十三出家于本州龙兴寺。其性沉静分阴是竞。方踰一稔诵彻法华经。如是恒业日周二部。年十九于扬州择名师受具足法。自尔西之伊洛北抵晋郊。凡有讲筵下风求益。核其经论穷其性相。辈流之间罕齐驰骛。至于非朋弱友弃背如也。唐天祐元年。至今东京相国寺。寓舍讲导法华经十许遍。人未归重。则知奇货之售亦有时焉。及梁氏都于是京。人物委输。贞明二年会宋州帅孔公。仰诲风规知其道行。便陈师友之礼舍俸财置长讲法华经堂于西塔院。从此翕然盛集。诲旁读大藏教文。二时行道精进罔疲。凡世伎术百家之言黜于议论之外。诫门徒曰。异端之说汨乱真

心。无记不熏何须习俗。吾止愿为师子吼不作野犴鸣也。但专香烛涂扫以内院为息肩之地。至后唐清泰二年二月十日召弟子五十余人。自具香汤澡浴令唱上生。礼佛罄。舍衣资为非时僧得施半斋僧讫。至十一日望空合掌云。劳其众圣排空相迎。满百徒侣尔日皆闻天乐之音。顷刻而卒。俗寿七十三。僧夏五十四腊。于寺讲贯三十余年。经讲计三十七座。览藏经二遍。修弥勒内院业。以其年二月十八日葬浚郊东寺庄之原。旙幢威仪。缁白弟子约千余人会送焉。

后唐洛京长寿寺可止传

释可止。姓马氏范阳大房山高丘人也。年甫十二迥有出俗之心。依悯忠寺法贞律师。年十五为息慈。辞师往真定习学经论。时大华严寺有仁楚法师讲因明论。止执卷服膺三遍。精义入神众推俊迈。有老宿维摩和尚者。释门之奇士也。问楚师曰。门人秀拔孰者为先。曰有幽州沙弥者。温故知新历精弗懈。于是求见。遂质问胜军比量。随难应变辞不可屈。维摩曰。后生可畏。契经所谓虽小不可欺也。遂率力请止开讲恒阳。缁素无不钦羡焉。迨十九岁抵五台山求戒。于受前方便感文殊灵光烛身已而归宁父母及师。于寺敷演。二十三往并部。习法华经百法论。景福年中至河池。有请讲因明。后于长安大庄严寺化徒数载。乾宁三年进诗昭宗。赐紫袈裟。应制内殿。本道刘仁恭者。据有北门控扼蕃汉。闻止之名移书召归故乡。其父与师相次物故。母犹在堂。止持盂乞食以供甘旨。行诵青龙疏三载。文彻忽有巨蟒见于房。矫首顾视似有所告。时同院僧居晓博物释子也。且曰。蛇则目睛不瞬。今其动乎。得非龙也。止焚香祝之曰。贫道念青龙疏营斋养母。苟实龙神轸念。希值一檀越。居数日。燕师家子曰制胜司徒。召申供养。时庄宗遣兵出飞狐以围之。历乎年载百谷勇贵。止顿释忧惧。未几燕陷。刘氏父子俘归晋阳。止避乱中山。节度使王处直素钦名誉。请于开元寺安置。逐月供俸。止着顿渐教义钞一卷见行于代。天成三年戊子王师问罪定州陷焉。招讨使王晏休得瀛王冯道书令寻止。既见以车马送至洛京。河南尹秦王从荣优礼待之。奏署大师号文智焉。于长寿净土院住持。应顺元年甲午正月二十二日忽微疾作。召弟子助吾往生念弥陀佛。奄然而化。俗年七十五。僧腊五十六。闰正月二日荼毗收遗骨。至清泰二年四月八日建塔于龙门山广化寺之东南隅。止风神峭拔戒节孤高。百家子史经目无遗该博之外尤所长者近体声律诗也。有赠樊川长老诗。流传人口。在定州日中山与太原互相疑贰诸侯兼并。王令方欲继好息民。因命僧斋于庆云寺。会有献白鹊者。王曰。燕人诗客试为咏题。止即席而成。后句云。不知谁会喃喃语。必向王前报太平。王欣然。诗人李洞者。风骨僻异。慕贾阆仙之模式。景福中在河池相遇。赠止三篇。时宰相孙公渥赵公凤马公裔孙窦学士梦征符侍郎蒙李侍郎详。皆唱予和汝。埙篪韵谐。止顷在长

安。讲罢游终南山逍遥园。是姚秦什法师译经之地。年代寖深鞠为茂草。且曰。吾为释子忍不兴乎。奏昭宗乞重修。帝允仍旧赐草堂寺额。后请樊川净休禅伯。聚徒谈玄矣。及在洛也讲外长诵金刚经不知纪极。昔多居终南山崆峒山。故有三山集诗三百五十篇。盛行于时。弟子修文修智修行微见师之道焉。

## 汉太原崇福寺巨岷传

释巨岷。姓任氏。西河人也。父游于艺而贲丘园。母王氏戒受八关心归三宝。从妊岷也更好善缘。复求福利而生令子。及生年甫七岁志气敦笃。暂见佛像注仰欣然。父母知有宿因。或携入寺意欲忘归。至本郡净心院见宣远论师。志恋其房泣求摄受。二亲知不能阻其愿。咸皆可之。年十岁诵终法华维摩二经。日持十卷更无间隔。如执琉璃之器。其舒徐恣制若老成焉。迨圆满足便习尸罗。克通开制之科。恒照欣戚之鉴。自尔大乘理趣经论精穷得其师门。则并部永和三学也。俾夜作昼。窗案是临不暇诸他。除研习义章修六事二因也。于大般涅槃经兼因明论。末年逾切。又传输金论尽屏余缘。各讲十遍。仍求辅亮博览群书。得义最精。又扬具美。寻禀纶言住城内天王院。与弟子俱供亿不亏传持无替。乾祐元年汉祖以龙潜晋土之日。便仰岷名。特降庭臣赐紫衣号圆智大师。续有诏宣住崇福寺讲堂院。仍充管内僧正。经年而变法于晋。检策僧徒如风偃草。至乾祐二年十一月五日无疾而终。于时四众含悲一城恋德。俗龄九十三。法腊五十四。乃遵西域茶毗礼。多投香水。或执旛花。黑白之众盈郊。黯[雨/對]之云蔽日。未容火灭。皆捧宝瓶待盛梁粟之形。同见熏修之体。时得舍利者随自因缘。或多或小。别得遗骨具表奏闻。汉主敕葬于西山天龙寺。凡事官供。起石塔敕谥号曰达识焉。

## 汉棣州开元寺恒超传

释恒起。姓冯氏。范阳人也。祖父不仕。世修儒道。而家富巨万。超生而聪慧。居童稚群不贪戏弄。年十五早通六籍尤善风骚。辞调新奇播流人口。忽一日因阅佛经洗然开悟。乃叹曰。人生富贵喻等幻泡。唯有真乘可登运载。遂投驻跸寺出俗。未周三祀方议进修昼夜不疲。而属师亡。亦遵释氏丧仪。守礼无怠。孝悌之名燕人所美。梁乾化三年往五台山受木叉戒。由是陟遐自迩。切问近思。俄征伐木之章。且狎或人之友。结契远求名匠。阻两河间。兵未罢路不通。南则梁祖。北则庄宗。抗衡于轻重之前。逐鹿在存亡之际。当是时也。超止于本州魏博并汾之间。学大小乘经律论。计七本讲通思于雍洛。梁宋名师杳然隔绝。虽然巡历非远宏畅殊精。瓶满见知翼飞名字。是故并部息尘中山贞辩夫二人者。言行俱臻证修有位。一见超叹曰。义龙

之头角悉完备矣。待飞奋而为霖雨焉。其为硕德题目多此类也。龙德二年挂锡于无棣。超曰。此则全齐旧壤邹鲁善邻。遂止开元伽蓝东北隅。置院讲诸经论。二十余年宣导。各三十余遍。节操高迈举措舒徐。缁素见之无不怯惧。声无叱咤语不夸奢。自然而然。且非威势凌[車*闉]之所得也。前后州牧往来使臣。向誉钦风修名执刺。相礼重者止令童子。辞以讲贯罕曾接对。初有所慊终伏其高。齐鲁之间造秀不远数百里。造其门以诘难。诸公一睹超容傍听议论。参乎子史证以教宗。或问因明。超答以诗一首。辞新理妙皆悉叹降。时郡守李君素重高风。欲飞章举赐紫衣。超闻惊愕遂命笔为诗云。虚着褐衣老。浮杯道不成。誓传经论死。不染利名生。厌树遮山色。怜窗向月明。他时随范蠡。一棹五湖清。李君复令人劝勉愿结因缘。超确乎不拔。且曰。而其复尔则吾在卢龙塞外矣。郡将闻而止。又相国瀛王凭道闻其名知是乡关宗人。先遗其书。序以归向之意。超曰。贫道闲人早舍父母克志修行。本期弥勒知名。不谓浪传于宰衡之耳也。于吾何益。门人敦喻。不得已而答书。具陈出家之人岂得以虚名薄利而留心乎。瀛王益加郑重。表闻汉祖。遂就赐紫衣。自此忽忽不乐。以乾祐二年仲春三日微疾。数辰而终于本院。院众咸闻天乐沸空。乃升兜率之明证也。春秋七十三。僧腊三十五。门人洞征与学徒百余人持心丧。倾城士庶僧尼会送城外。具茶毗礼收舍利二百余颗。分施之外缄五十颗于本院。起塔以葬之。瀛王未知。别奏赐师号曰德正。乃刊敕文于石塔焉。

汉洛京法林院僧照传

　　释僧照。姓张氏。范阳人也。年十四出家投悯忠寺。聪晤绝俦神仪伟秀初受经偈日诵数千百言。目所览者过于宿习。吐论知见有老成之风。遂度为沙弥。受具已来历于再闰。暗诵经典已踰六大部矣。即最胜王大悲维摩法华等经。傍加听寻经论十数年间。深文伏义蓝出青矣天祐中游方南下。爰届中山。元戎王处直请住法华寺。相次易帅请之。太傅陇西公连表荐赐紫方袍加至真大师。次则扶风马公。请为僧正。非所好也。及抵洛阳有命开法华经讲止法林院。况乎都阙浩穰象龙辐凑。及照之唱导翕如于下风伏膺矣。以乾祐元年三月二十六日示灭于讲院。春秋七十。僧腊五十。四众号慕。侍中李公倾易定。曾为外护复守洛宅。饰终丧礼悉以资奉。粤四月三日迁神于城南行茶毗法。收舍利红润可数百粒。济阳丁公为保厘之簉职。为树塔于广化之寺南冈。照平昔讲凡七十余座。勤勤为法门生颇多。宰臣马公孙最所钦重。前后赠诗仅数十首。洛中为美谈矣。

汉洛阳天宫寺从隐传(梦江)

释从隐。姓刘氏。洛阳三乡人也。丱年敏慧誓欲出尘。二亲既听。乃投本邑竹阁院。依师诵习陶练灵府。寻于嵩阳受戒毕。就长水听采才历数年。克通百法中观弥陀三经论焉而諲师年老。深许隐之博达性相。后于洛布金院赴请敷演至后唐清泰中諲付讲座日为众三登法席。夏中长晷览藏经一袟精进苦节人无与比。乾祐二年正月示疾而终。俗寿五十三。僧腊三十二。乃依天竺法火化。收合真体圆净堪爱。门人树塔至今存焉。次有长水县县泉院释梦江者。姓杨氏。本邑人也。神彩洒落超拔凡态。遂愿出家恒诵仁王般若。进具后讲百法论。清泰中龙门广化寺请为众开演。遇帝幸其寺宣问。妙辩天逸悦可上心。时于御前赐紫袈裟。确乎不受。训导二十余年。讲罢行道礼佛。日唯一食。慈忍于物。罕逢愠色。周显德三年疾终。缁素悲慕为其建塔矣。

## 汉杭州龙兴寺宗季传

释宗季者。俗姓俞临安人也。稚齿瑰伟心志刚直。尝天震邻家树。季随僵仆。有姊尼抱就膝。视之曰。此非震死且有生候。至夜未央苏而复作。遂劝令出家。事欣平寺僧。后往衢州投巨信论师学名数论。文义淹详且难诎伏。锋芒如也。迨回杭龙兴寺召讲。时僧正蕴让给慧纵横两面之敌也。与闾丘方远先生江东罗隐为莫逆之交也。见而申问。季作二百语詶之。让正赏叹。遂请开讲四十余年。出弟子七八百人。汉乾祐戊申岁。疾终于本房。初季讲次。遇一异人。作胡语问西域未来之经论。一众惊然。季眇二目。曾夜行感神光。引之常览古师之述作。曰可俯而窥也。遂撰永新钞释般若心经晖理钞解上生经弥勒成佛经疏钞补猷钞阙诸别行义章。可数十卷。并行于世。季道行孤僻性情方正。寡言语气貌高迈。誓不趋俗舍。暨老恳请亦罕赴白衣家。居唯屡空衎然自任。而孜孜手不释卷。乐道向终。至今此宗越多。弟子讲导不泯焉。

## 周魏府观音院智佺传

释智佺。姓张氏。铜台永济人也。九岁于邺都临清王舍城寺事师。暨受具戒身器挺然八尺面色玉如。行步若舒雁。言音如扣钟。人望之凛然。佥曰。美丈夫也。恒诵诸经昼三夜三礼佛无阙。本师知其法器。遣往滑台。抵明福寺就晖师讲肆。期月顿见诸法体用。喜不自任。时晖之门生炮勇烋干者数十员。皆出佺之下。徇睢阳人请讲。未久又今东京。遇信士舍宅为万岁百法院。由此洛京陈许徐宿维青琴台咸乐请其敷演。自鸠聚檀嚫。前后饭僧三十万。天雄军戴张郭三家。同建观音院命居之。佺敏利之性天资。初终讲百法论可百许遍。登法座多不临文。悬述辩给。后三过览大藏经以辅见知。其诵讽经咒也。

尝闻户外闐然有弹指声者。感鬼神赞叹欤。魏帅陈君思让。笃志归依。表荐紫衣师号曰归政。殆临八十一而克意学欧王书体。仅入能妙。或问之。曰吾习来生字耳。显德五年年八十三。呼弟子奉晏等嘱累令造木舆一所敛送阇维。至其年十一月十一日奄终。奉木塔举高三丈余。纵燎时有白鹤哀鸣紫云旋覆。收拾舍利建塔缄焉。

宋秀州灵光寺皓端传

释皓端。姓张氏。嘉禾人也。九岁舍家入灵光精舍。师授经法如温旧业焉。年登弱冠受形俱无表。于四明阿育王寺遇希觉律师盛扬南山律。端则一听旋有通明义门无壅。寻投金华云法师学名数一支并法华经。后受吴兴缁伍所请讲论焉。两浙武肃王钱氏。召于王府罗汉寺演训。复令于真身塔寺宣导。于时有台教师玄烛者。彼宗号为第十祖。端依附之果了一心三观。遂撰金光明经随文释十卷。由是两宗法要一径路通。忠献王钱氏借赐紫衣。别署大德号崇法焉。后誓约不出寺门。慕远公之不渡虎溪也。高尚其事。仅二十余年。身无长衣口无丰味。居不施关坐唯一榻。以建隆二年三月十八日坐灭于本房。容貌犹生。三日焚之于城西。得舍利于煨烬之末。俗年七十二。僧腊五十二。凡著述传录记赞七十许卷。学得其门者止八十余人。端性耿介言无苟且。一坐之间不谈世论。唯以佛法为己务。可谓傅翼之象王矣。秘书监钱昱尝典秀郡。躬睹端之标格。为着行录焉。

宋东京天清寺傅章传

释傅章。俗姓彭氏。开封东明人也。厥父諲即邑甸之上农也。尘务之外正见不回。恒读佛经悬解诠旨。母邢氏尝梦入法宇手探道器。因而娠焉。与父知怀非常之子。指腹誓令出俗。年甫十一。乃礼本邑唯识师秘公为师。一见异之。初授净名仁王法华三经。及削发去周罗。随秘公游五台礼文殊应迹之地。其年受具。为息慈日便于浚郊清朗法师座下听习法华经。后于睢阳道雅法师重温前业。寻学唯识于本师。颇揭厉于义津法水。又亲附副僧录通慧。因明且臻其极章。日诵三经兼二戒本。讲贯训徒向二十载。未尝少辍。广顺中左街僧录广智大师。荐闻于周高祖赐紫方袍。大宋乾德二年左街僧录道深。荐于太祖神德皇帝赐师号曰义明。俄示疾而终于本院。春秋五十五。法岁三十六。未绝之前命笔作偈警世。而赠诸朋执矣。所度弟子一十五人。以其年十一月十六日。卜京之南原用荼毗之法。薪尽火灭得舌且不灰。众叹戒德。门人檀信共立塔焉。则开宝五年也。先是厥父恒务法华经。终后焚之亦舌不坏。子父同验实为罕有。相国寺清慧大师彝炳为塔铭焉。

## 宋并州崇福寺佛山院继伦传

释继伦。姓曹氏。晋阳人也。弱齿而壮其志勇其心。决求出家。本师授法华经日念三纸。时惊宿习慧察过人。登戒之后至年二十一。学通法华经义理幽赜。唯识因明二论一览能讲。由是著述其钞。至今河东盛行。三讲恒一百五十余徒从其道训。又撰法华钞三卷。其为人也慈忍成性戒范坚强。人望之而心服。以刘氏据有并汾酷重其道。署号法宝录右街僧事。宽猛相参无敢违拒。以伪汉己巳岁冬十月示疾。心祈口述愿生知足天。终后顶热半日方冷。则开宝二年也。享年五十一。阇维毕淘获舍利。远近取供养焉。

## 宋齐州开元寺义楚传(修进省伦)

释义楚。俗姓裴氏。祖相州安阳人也。楚七岁来省历下临坛大德修进。因为出家师也。进乃楚之诸父也。季父省伦居香严院。进也诵观音普门支经向十万遍。立礼法华经。字字各拜拜且彻部焉。伦则青丘主宰。禅居诵大悲佛顶俱一亿遍。楚执柯伐木。熏习相资。登此近圆。勤学不懈。敏慧夙成。俱舍一宗造微臻极。遂传讲圆晖疏十许遍。后该览大藏三遍。乃慨儒家为佛教之文而多谬解解既谬欤事多误用。拟白乐天六帖。纂释氏义理文章。庶事群品以类相从。建其门目总括大纲。计五十部。随事别列四百四十门。始从法王利见部终师子兽类部。其间物类检括周旋。令供笔之时必无告乏矣。一十年中孜孜罔倦。起晋开运二年至显德元年毕进呈。世宗敕付史馆。赐紫衣仍加号明教大师。以开宝中终于龙兴伽蓝。俗寿七十四。法腊五十四。楚始谋此作。随得便书。裒多益寡。日居月诸郁成编录。忽因本院门古石上有六帖二字天然分明。睹此灵符乃知宿定。搜今斡古笔不停缀。时枢密相国王公朴。为楚作序冠于编首。今行于寰海矣。初楚著述心亦劳止。而双目丧明。医工莫疗。遂冥心忏过。虑删碎教文裁量差脱。如是虔虔更无间息。再岁还明。人谓其征感焉。

## 宋杭州慈光院晤恩传

释晤恩。字修己。姑苏常熟人也。姓路。母张氏尝梦梵僧入其家而妊焉。及稚孺见沙门相必起迎迟。年十三闻诵弥陀经。遂求出家。亲党饶爱再三沮之。乃投破山兴福寺受训。后唐长兴中受满分戒。登往昆山慧聚寺学南山律。晋天福初从槜李皓端师听习经论。悬解之性天然。时辈辄难抗敌。后微闻天台三观六即之说。冥符意解。汉开运中造钱唐慈光院志因师。讲贯弥年通达法华光明经止观论。咸洞玄微。寻施覆述。出弟子相次角立。雍熙三年八月朔日。恩于中夜睹白

光自井而出明灭不恒。谓门人曰。吾报龄极于此矣。乃绝粒禁言一心念佛。次梦拥纳沙门执金鑪焚香三绕其室。自言祖师灌顶来此相迎。汝当去矣。梦觉呼弟子至。犹闻异香。至二十五日为弟子说止观旨归及观心义。辰时端坐面西而化。享年七十五。僧腊五十五。其夜院僧有兴文偃等。皆闻空中丝竹嘹亮。而无鞀鼓且多铃铎。渐久渐远依稀西去。迨九月九日依西域法焚获舍利青白。圆粒无算。恩平时谨重一食。不离衣钵不畜财宝。卧必右胁坐必加趺。弟子辈设堂居亦同今之禅室。立制严峻日别亲视。明相方许净人施粥。曾有晚饮薯蓣汤者。即时摈出黉堂。每一布萨。则潸洒不止。盖思其大集满洲之言耳。偏诲人以弥陀净业救生死事。受教得生感祥可见者往往有之。凡与人言不问贤不肖。悉示以一乘圆意。或怪不逗机者。乃曰。与作毒鼓之缘耳。不喜杂交游。不好言世俗事。虽大人豪族。未尝辄问名居。况迂趋其门乎。先是天台宗教会昌毁废文义残缺。谈妙之辞没名不显。恩寻绎十妙之始终。研核五重之旨趣。讲大玄义文句止观二十余周。解行兼明目足双运。使法华大旨全美流于代者。恩之力也。又慊昔人科节与荆溪记不相符顺。因着玄义文句止观金光明金[錍-糸＋廾]论科总三十五帖。见行于世。吁河汉中有鱼溯流而上者何。潜泳有所取故。恩公不宽乘戒。而出弟子十有七人。求解而行行耳。

宋天台山螺溪传教院义寂传

　　释义寂。字常照。姓胡氏。温州永嘉人也。母妊娠公白不喜荤血。生乃首蒙紫帽而诞焉。幼启二亲坚求去俗。旋入开元伽蓝。师授法华经期月而彻。寺之耆老称叹希有。受具已往会稽学南山钞。既通律义。乃造天台山研寻止观。其所易解犹河南一遍照也。先是智者教迹远则安史兵残。近则会昌焚毁。零编断简本折枝摧。传者何凭。端正甚学。寂思鸠集也。适金华古藏中得净名疏而已。后款告韶禅师。嘱人泛舟于日本国购获仅足。由是博闻多识。微寂此宗学者几握半珠为家宝欤。遂于佛陇道场国清寺相继讲训。今许王钱氏在两浙日。累请开演。私署净光大师并紫方袍。辞让不却受而不称。及兴螺溪道场。四方学侣雾拥云屯。太平兴国五年朝廷条贯缁伍经业。寂从山入州治寺。寺东楼安置。楼近大山。夜梦刹柱陷没于地。意颇恶之。自徙于西偏僧房。其夜春雨甚山崩楼圮。人咸谓寂先见同修报得之眼焉。因受黄岩邑人请。乘舟泛江放生讲流水长者品。至海门灵石。是智者冬居道场也。劝人修寺塑像。入缘者繁沓。今上遣高品卫绍钦入山重建寿昌寺也。诸官同命受菩萨戒。雍熙初永安县请于光明寺受戒。古殿像隳腹中获发愿辞。即唐咸通六年沙门希皎施戒。劝七乡人装塑尊像。愿舍报为男子。童真出家常布褐传法利乐众生云。观者皆意寂之前身也。四年临海缙云永康东阳诸邑请其施戒。九月寂至自太末。十月寝疾本院方丈。十一月四日嘱诫门人不许哭泣。祭奠应缘俗

礼者非吾弟子也。即窆于方丈树小塔焉。享年六十九。法腊五十矣。四方传法弟子见星而舍者数百人。寂平素讲法华经并玄义共二十许座。光明净名梵网等经。止观金[錍-糸＋廾]等论。法界还源等观禅源诠永嘉集各数遍。所著止观义例法华十妙不二门科节数卷。自智者捐世。六代传法湛然师之后。二百余龄寂受遗寄。最克负荷。其如炎蒸讲贯而无汗之沾洽。曾不久听而胜解佛乘。每一谈扬则摐金玉应召羽商和。彼九旬说妙相去几何。又尝寓四明育王寺。梦登国清寺。上方有宝庄严幢座。题曰文殊台。设梐枑阑隔。求入无由。俄睹观音菩萨从堂徐出以手攘却行马低迂相接。斯须觉已与观音身泯合不分。因而惊寤。自是之来乐说无尽矣。或曰。入普门智乘利物悲。上合佛觉证无上故。下合众生凡同体故。开则群灵混成一法。得是心者非观音而谁欤。是以讲谈也。施戒也。自瓯越之乡迨三天子障。民多咈戾俗尚畋猎受寂之训也咸食椹革音。说法之功所谓善建。由是堂室间可见者。曰澄彧。曰宝翔。曰义通。及乎台之民庶曾受戒法迎真相。来州治开元寺祭飨。皆缟素哀泣。天为之变惨。其慈摄之所感。知州郑公元龟为诗悲悼焉。

　　论曰。玄默垂文圣人俯察。河[名*隹]之流有告。图书之法作程。禹受斯符乃为经纬。本六十余字。训第表明号洪范。以开章得彝伦而逌叙帝王之法粲然可观。祖述之家翕尔宗此。我之佛道可弗然耶。教自西传若龟马之文乍辩。声由此盛如夏商之美惟扬。及其讲训相资签笺互出。因分异辙各竞颛门。施巧智之莫京。致慧心之悬合。宜乎。得正信者必开正眼。见正道者必事正修。倒本前因则以决择为主。原夫能诠之教喻图书也。所诠之理喻训第也。经容纬入。纬变经存。令表显之名言从体义之相杂。唯识佥推于护法成即司南。婆沙奄有于余师说同衍字。良以各迷己见皆未极成。正不正之说恢张。玄又玄之谈崛起。大抵无名相法作名相说。非如色法影质易寻。名色交加喜生迷竞。又以言存一意义止一途。随情取舍之时未为允当。随转理门之处盖涉无文。加复教有弛张意关详略。讨寻者非英明而莫悟。承领者非行位而那知。在人亡书以教为折中。故论中以四种征理。理则难隐。一观待。二作用。三法尔。四证成。用斯道理义岂惑乎。譬如甲氏背人而去。有二三子相问曰。彼去者谁耶。一云乙也。一云丙也。此俱未是。彼有识人云甲也。回面视之是甲非乙。由其不识遂有多名。识者一呼应声而至。亲得自体不涉异缘。故曰精义无二也。因义生解解必虚通。除其执情令生正解断其迷执。执情断故所执便遣。既能生解则断障。二重断染。依他清净。依他圆成。故得二胜果焉。不然者认相似法堕恶取空。曳曲木于稠林。泛胶舟于苦海。又不可胜道也。瑜伽论中契经体有二。一文二义。文是所依。义是能依。如是二种总名一切所知境界也。夫以能化之教已翻。所诠之理难悟。苟非宿慧安喻经心。宿慧当多世之熏方能生起。经心乃大雄之意。岂易寻求。谚所

谓老见事长。佛已三祇之扬历。多言或中。法从诸圣之同宣。岂得以夏虫共论其凌澌。井鱼互谈其渤澥。此诚不可也。必须近佛菩萨。善慧法师四无碍居游戏之中。八辩音演自他之利。秖如天亲大士。将世尊之一言。中道圆宗成诸法之五位。如龙带涓滴而起为雨望苗稼而施。又同命包作纬于春秋凿度为资于大易。此皆善其通变能其揣摩。以利根而教钝根。以正见而诱邪见。都称为摩诃般特伽也。西域蒲塞冶家子以为袭。此方俊才鬻乳人而加水。成袭则易。以日见而留心。免水则难以传来而隔手。昔以讲人论法造疏寻宗。用成实法数之名。补大乘阙员之义。其有解法名目随人见知。未融六释之端。何暇三隅之反。至若黎邪是报非报化人有心无心。和合怖数之徒。闻熏灭不灭等。百有余科。并三藏四含之盘根。大小两宗之钤键。先贤之所不决。令哲之所共疑。但谓阙如所知成障。及乎奘师西复梵本东传。富瑜伽之宝林开唯识之渊府。摩诃衍足杀三摩明。名数均著作之家。立破定是非之量。深山大泽必生龙蛇。有大乘基为其高足。不缘宿习多见生知。谓之义天。则明星有烂。谓之理窟。则善闭无关。堂堂合周髀之仪。轧轧应昆仑之轴。有经皆讲。无疏不成。权奇百本之名。控压四人之圣。复次光也宝也测乎沼乎。章句之学颇长。释签之理何富。世茂珠林迈编图纪璟附量度于鲸海。尚缀文荣于玉华。究三论极乎瑗康。穷方等归乎楷景。观公撰集华严命章。解相入之连环。且无难色。通绝行之断阁。故立易功。法藏从性海而游。智升自名流而出。伟欤。一行所作通神。实僧相之法王。乃人形之菩萨。忠氤琳甫贲秀诜真。俱参译判经。尽开荒辟土。于烁宗密。美乎湛然。悟达全才彻公令范。可以副人之求备哉。余诸上士擅美殊方。落落英翘互有长短。矧以佛之说经。申经者论。经由论显。论待疏通。疏总义章。义从师述。况以隔罗縠者见犹未尽。大遍知者知方得全。射侯之矢易疏。诊脉之求难中。若非亲证亲说得自体之分明。载驱戴驰妄他求之晻暧。如摄异门。分差别之相难知。故智论中。吾灭度后所有撰集者皆为论藏摄也俱作导师指迷人之归路。悉[銜-金＋缶]明烛照暗室之绩工。动戒足以行之入定门而安矣。盖缠克断智慧成功。咸从。生死之河尽度涅槃之岸。此始可与言从闻且思思至而修证大圆寂者。过此以往未知执名滞义。问欲何为。故曰。精义入神以致用也。既有所用则舍筌蹄而直造佛地。此则深于其道者也。

## 宋高僧传卷第八

### 习禅篇第三之一(正传十五人附见三人)

#### 唐蕲州东山弘忍传

释弘忍。姓周氏。家寓淮左浔阳。一云黄梅人也。王父暨考。皆干名不利。贲于丘园。其母始娠。移月而光照庭室。终夕若昼。其生也灼烁如初异香袭人。举家欣骇。迨能言辞气与邻儿弗类。既成童丱绝其游弄。厥父偏爱因令诵书。无记应阻其宿熏。真心早萌其成现。一旦出明徙倚间如有所待。时东山信禅师邂逅至焉。问之曰。何姓名乎。对问朗畅区别有归。理逐言分。声随响答。信师熟视之。叹曰。此非凡童也。具体占之。止阙七大人之相不及佛矣。苟预法流二十年。后必大作佛事胜任荷寄。乃遣人随其归舍。具告所亲喻之出家。父母欣然乃曰。禅师佛法大龙光被远迩。缁门俊秀归者如云。岂伊小騃那堪击训。若垂虚受因无留吝。时年七岁也。至双峰习乎僧业不逭艰辛。夜则敛容而坐。恬澹自居。洎受形俱戒检精厉。信每以顿渐之旨日省月试之。忍闻言察理触事忘情。哑正受尘渴方饮水如也。信知其可教。悉以其道授之。复命建浮图。功毕密付法衣以为质要。将知龁雪山之肥腻构作醍醐餐海底之金刚栖倾巨树。拥纳之侣麕至蝉联。商人不入于化城。贫女大开于宝藏。入其趣者号东山法门欤。以高宗上元二年十月二十三日告灭。报龄七十有四。是日氛雾冥暗山石崩圮。门弟子神秀等奉瘗全身于东山之冈也。初忍于咸亨初。命二三禅子各言其志。神秀先出偈。惠能和焉。乃以法服付慧能。受衣化于韶阳。神秀传法荆门洛下。南北之宗自兹始矣。又信禅师尝于九江遥望双峰。见紫云如盖下有白气横开六岐。信谓忍曰。汝知之乎。曰师之法旁出一枝相踵六世。信甚然之。及法融化金陵牛头山。贻厥孙谋至于慧忠。凡六人号牛头六祖。此则四祖法又分枝矣。然融望忍则庶孽耳。安可匹嫡乎。开元中太子文学闾丘均为塔碑焉。代宗敕谥大满禅师。塔曰法雨也。蕲春自唐季割属偏霸。暨开宝乙亥岁王师平江南之前。忍肉身堕泪如血珠焉。僧徒不测。乃李氏国亡之应也。今每岁孟冬州人邻邑奔集作忌斋。犹成繁盛矣。其讳日将近。必雨雾阴惨。不然霰雪交霏。至日则晴朗焉。

## 唐韶州今南华寺慧能传

释慧能。姓卢氏。南海新兴人也。其本世居范阳。厥考讳行瑫。武德中流亭新州百姓。终于贬所。略述家系。避卢亭岛夷之不敏也。贞观十二年戊戌岁生能也。纯淑迂怀惠性间出。虽蛮风獠俗渍染不深。而诡行么形驳维难测。父既少失母且寡居。家亦屡空业无腴产。能负薪矣日售荷担。偶闻廛肆间诵金刚般若经。能凝神属垣迟迟不去。问曰。谁边受学此经。曰从蕲州黄梅冯茂山忍禅师劝持此法。云即得见性成佛也。能闻是说若渴夫之饮寒浆也。忙归备所须留奉亲老。咸亨中往韶阳遇刘志略。略有姑无尽藏恒读涅槃经。能听之即为尼辨析中义。怪能不识文字。乃曰。诸佛理论若取文字非佛意也。尼深叹服。号为行者。有劝于宝林古寺修道。自谓己曰。本誓求师而贪

住寺。取乎道也何异却行归舍乎。明日遂行至乐昌县西石窟。依附智远禅师侍座谈玄。远曰。行者迨非凡常之见龙。吾不知吾不知之甚矣。劝往蕲春五祖所印证去。吾终于下风请教也。未几造焉。忍师睹能气貌不扬。试之曰。汝从何至。对曰。岭表来参礼。唯求作佛。忍曰。岭南人无佛性能曰。人有南北佛性无南北。曰汝作何功德。曰愿竭力抱石而舂供众而已。如是劳乎井臼。率净人而在先。了彼死生与涅槃而平等。忍虽均养心何辨知。俾秀唱予致能和汝。偈辞在壁见解分岐。揭厉不同浅深斯别。忍密以法衣寄托曰。古我先师转相付授。岂徒尔哉。呜呼后世受吾衣者。命若悬丝小子识之。能计回生地。隐于四会怀集之间。渐露锋颖。就南海印宗法师涅槃盛集论风旛之语。印宗辞屈而神伏。乃为其削椎髻于法性寺智光律师边受满分戒。所登之坛即南宋朝求那跋摩三藏之所筑也。跋摩已登果位。悬记云。后当有肉身菩萨于斯受戒。又梁末真谛三藏于坛之畔手植菩提树。谓众曰。种此后一百二十年有开士。于其下说无上乘度无量众。至是能爰宅于兹。果于树阴开东山法门。皆符前谶也。上元中正演畅宗风惨然不悦。大众问曰。胡无情绪耶。曰迁流不息生灭无常。吾师今归寂矣。凶赴至而信。乃移住宝林寺焉。时刺史韦据命出大梵寺。苦辞入双峰曹侯溪矣。大龙倏起飞雨泽以均施。品物攸滋逐根荄而受益。五纳之客拥塞于门。四部之宾围绕其座。时宣秘偈或举契经。一切普熏咸闻象藏。一时登富悉握蛇珠。皆由径途尽归圆极。所以天下言禅道者。以曹溪为口实矣。洎乎九重下听万里悬心。思布露而奉迎。欲归依而适愿。武太后孝和皇帝。咸降玺书。诏赴京阙。盖神秀禅师之奏举也。续遣中官薛简往诏。复谢病不起。子牟之心敢忘凤阙。远公之足不过虎溪。固以此辞。非邀君也。遂赐摩纳袈裟一缘钵一口编珠。织成经巾绿质红晕花绵巾绢五百匹充供养云。又舍新兴旧宅为国恩寺焉。神龙三年敕韶州可修能所居寺佛殿并方丈。务从严饰。赐改额曰法泉也。延和元年七月命弟子于国恩寺建浮图一所。促令速就。以先天二年八月三日俄然示疾。异香满室白虹属地。饭食讫沐浴更衣弹指不绝。气微目瞑全身永谢。尔时山石倾堕川源息枯。鸟连韵以哀啼。猿断肠而叫咽。或唱言曰。世间眼灭吾畴依乎。春秋七十六矣。以其年十一月迁座于曹溪之原也。弟子神会若颜子之于孔门也。勤勤付嘱语在会传。会于洛阳荷泽寺崇树能之真堂。兵部侍郎宋鼎为碑焉。会序宗脉。从如来下西域诸祖外震旦凡六祖。尽图缋其影。太尉房琯作六叶图序。又以能端形不散如入禅定。后加漆布矣。复次蜀僧方辩。塑小样真肖同畴昔。能曾言。吾灭后有善心男子必取吾元。汝曹勿怪。或忆是言加铁环缠颈焉。开元十一年。果有汝州人受新罗客购潜施刃其元。欲函归海东供养。有闻击铁声而擒之。其塔下葆藏屈眴布郁多罗僧。其色青黑碧缣复袷。非人间所有物也。屡经盗去。迷倒却行而还褫之。至德中神会遣弟子进平送牙痒和一柄。朝达名公所重有若宋之问。谒能着长篇有若张燕公说。寄香十斤并诗。附武平一至。

诗云。大师捐世去。空留法身在。愿寄无碍香。随心到南海。武公因门人怀让铸巨钟。为撰铭赞。宋之问书。次广州节度宋璟来礼其塔。问弟子令韬无生法忍义。宋公闻法欢喜。向塔乞示征祥。须臾微风渐起。异香裛人。阴雨霏霏。只周一寺耳稍多奇瑞这繁不录。后肃宗下诏能弟子令韬。韬称疾不赴。遣明象赍传法衣钵。进呈毕给还。宪宗皇帝追谥曰大鉴。塔曰元和正真也。迨夫唐季刘氏称制番禺。每遇上元烧灯。迎真身入城为民祈福。大宋平南海后。韶州盗周思琼叛换。尽焚其寺塔将延燎。平时肉身非数夫莫举。烟熛向逼二僧对舁。轻如夹纻像焉。太平兴国三年今上敕重建塔。改为南华寺矣。

系曰。五祖自何而识一介白衣便付衣耶。通曰。一言知心更无疑贰。况复记心轮间如指之掌。忍师施一味法何以在家受衣钵乎。秀师则否。通曰。是法宁选缁白。得者则传。周封诸侯乃分分器。同姓异姓别也。以祖师甄别精粗以衣为信。譬如三力士射坚洛叉。一摩健那射则中而不破。二钵罗塞建提破而不度。三那罗延箭度而复穿余物也。非坚洛叉有强弱。但由射势力不同耳。南能可谓那罗延射而获赏焉。信衣至能不传。莫同夏禹之家天下乎。通曰。忍言。受传衣者命若悬丝。如是忍之意也。又会也禀祖法则有余。行化行则不足。故后致均部之流。方验能师之先觉。不传无私吝之咎矣。故曰。知人则哲也。吁。

唐荆州当阳山度门寺神秀传

释神秀。俗姓李氏。今东京尉氏人也。少览经史博综多闻。既而奋志出尘剃染受法。后遇蕲州双峰东山寺五祖忍师。以坐禅为务。乃叹伏曰。此真吾师也。决心苦节以樵汲自役而求其道。昔魏末有天竺沙门达磨者。得禅宗妙法。自释迦佛相传授。以衣钵为记。世相传付。航海而来。梁武帝问以有为之事。达磨贵传迳门心要。机教相乖若水投石。乃之魏隐于嵩丘少林寺。寻卒。其年魏使宋云于葱岭见之。门徒发其冢。但有衣履而已。以法付慧可。可付粲。粲付道信。信付忍。忍与信俱住东山。故谓其法为东山法门。秀既事忍。忍默识之。深加器重。谓人曰。吾度人多矣。至于悬解圆照无先汝者。忍于上元中卒。秀乃往江陵当阳山居焉。四海缁徒向风而靡。道誉馨香普蒙熏灼。则天太后闻之召赴都。肩舆上殿亲加跪礼。内道场丰其供施。时时问道。敕于昔住山置度门寺以旌其德。时王公已下京邑士庶兢至礼谒。望尘拜伏日有万计。洎中宗孝和帝即位。尤加宠重。中书令张说尝问法执弟子礼。退谓人曰。禅师身长八尺。庞眉秀目威德巍巍。王霸之器也。初秀同学能禅师与之德行相埒。互得发扬无私于道也。尝奏天后请追能赴都。能恳而固辞。秀又自作尺牍序帝意征之。终不能起。谓使者曰。吾形不扬。北土之人见斯短陋或不重法。又先

师记吾以岭南有缘。且不可违也。了不度大庾岭而终。天下散传其道。谓秀宗为北。能宗为南南北二宗名从此起。秀以神龙二年卒。士庶皆来送葬。诏赐谥曰大通禅师。又于相王旧邸造报恩寺。岐王范燕国公张说。征士卢鸿各为碑诔。服师丧者名士达官不可胜纪。门人普寂义福并为朝野所重。盖宗先师之道也。

系曰。夫甘苦相倾气味殊致。甘不胜苦则纯苦乘时。苦不胜甘则纯甘用事。如是则为药治病。偏重必离也。昔者达磨没而微言绝。五祖丧而大义乖。秀也拂拭以明心。能也俱非而唱道。及乎流化北方。尚修练之勤。从是分岐南。服兴顿门之说。由兹荷泽行于中土。以顿门隔修练之烦。未移磐石。将弦促象韦之者。空费躁心。致令各亲其亲同党其党。故有卢奕之弹奏神会之徙迁。伊盖施疗专其一味之咎也。遂见甘苦相倾之验矣。理病未效乖竞先成。秖宜为法重人。何至因人损法。二弟子濯击师足。洗垢未遑折胫斯见。其是之喻欤。

唐袁州蒙山慧明传

释慧明。姓陈氏。鄱阳人也。本陈宣帝之孙。国亡散为编甿矣。明少出家于永昌寺。怀道颇切扣双峰之法。高宗之世依忍禅师法席。极意研寻。初无证悟若丧家之犬焉。忽闻五祖密付衣钵与卢居士。率同意数十许人。蹑迹急追至大庾岭。明最先见。余辈未及。能祖见已便掷袈裟。明曰。我来为法非望衣钵也。时能祖便于岭首一向指订。明皆洞达悲喜交至。问能曰。某宜何往。能记之曰。遇蒙当居。逢袁可止。明再拜而去。便更其名。以旧云道明也。下岭绐诸僧曰向陟崔嵬远望杳无踪迹。僧即退转。一说居士掷衣钵于磐石曰。此衣为信。岂可力争耶。任君拈去。明遂手掀如负钧石而无举分。拱立舍旃。则咸享四年也。以明未舍家曾署诸卫。故有将军之号矣。宜春太守秦琢奏谥号焉。

唐洛京荷泽寺神会传

释神会。姓高。襄阳人也。年方幼学厥性惇明。从师传授五经。克通幽赜。次寻庄老灵府廓然。览后汉书知浮图之说。由是于释教留神。乃无仕进之意。辞亲投本府国昌寺颢元法师下出家。其讽诵群经易同反掌。全大律仪匪贪讲贯。闻岭表曹侯溪慧能禅师盛扬法道学者骏奔。乃敩善财南方参问。裂裳裹足。以千里为跬步之间耳。及见能问会曰。从何所来。答曰。无所从来。能曰。汝不归去。答曰。一无所归。能曰。汝太茫茫。答曰。身缘在路。能曰。由自未到。答曰。今已得到且无滞留。居曹溪数载。后遍寻名迹。开元八年敕配住南阳龙兴寺。续于洛阳大行禅法声彩发挥。先是两京之间皆宗神秀。若不

淰之鱼鲔附沼龙也。从见会明心六祖之风。荡其渐修之道矣。南北二宗时始判焉。致普寂之门盈而后虚。天宝中御史卢弈阿比于寂。诬奏会聚徒疑萌不利。玄宗召赴京。时驾幸昭应。汤池得对言理允惬。敕移往均部。二年敕徙荆州开元寺般若院住焉。十四年范阳安禄山举兵内向。两京版荡驾幸巴蜀。副元帅郭子仪率兵平殄。然于飞挽索然。用右仆射裴冕权计。大府各置戒坛度僧。僧税缗谓之香水钱。聚是以助军须。初洛都先陷。会越在草莽。时卢弈为贼所戮。群议乃请会主其坛度。于时寺宇宫观鞠为灰烬。乃权创一院悉资苦盖。而中筑方坛。所获财帛顿支军费。代宗郭子仪收复两京。会之济用颇有力焉。肃宗皇帝诏入内供养。敕将作大匠并功齐力。为造禅宇于荷泽寺中是也。会之敷演显发能祖之宗风。使秀之门寂寞矣。上元元年嘱别门人。避座望空顶礼归方丈。其夜示灭。受生九十三岁矣。即建午月十三日也。迁塔于洛阳宝应寺。敕谥大师曰真宗。塔号般若焉。

系曰。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者。贵其渐也。会师自南徂北行曹溪之法。洛中弥盛如能不自异。外护已成则可矣。况乎旁无力轮人之多僻。欲无放逐其可得乎。或曰。其过不多何遽是乎。通曰。犯时之忌罪不在大。失其所适过不在深。后之观此急知时事欤。是以佛万劫学化行者。知化行难耳。无令固己而损法。慎之哉。

唐润州竹林寺昙璀传

释昙璀。俗姓顾氏。吴郡人也。肇国著姓其来弥光。丞相有佐命之勋。尚书有挺济之誉。衣冠鼎胄。太岳峻岱峰之高。令问徽猷。江汉为南国之纪。星象降精灵只效祉。德备胎教香符梦征。玄圭应上圣之祥。神宝蓄河汾之气。特受异准生而不凡。襁褓之日而童蒙来求。佩觿之时而忘身殉道。和敏而纯素。温恭而克明。神器夙昭清风渐扇。遂勉节出尘栖心物表。金经秘藏一日万言。不逾岁叙而大经淹通。遂于晚年缅怀宗匠。始事牛头山融大师。融醇懿瑰雄。东夏之达磨欤。梵幢宝柱大海津。梁目以上根。乃诲之。曰色声为无生之鸩毒。受想是至人之坑阱。致远多泥。子不务乎。璀默而审之。直辔独上餐甘露味饮蒲萄浆。犹金翅不食异类帝释无共鬼居。乃晦迹钟山断其漏习。养金刚定趣大能位。纳衣空林多历年所。时淮南导首广陵觉禅师。江左名德建业如法师。咸杖锡方来降心义体。握珠怀宝虚往实归。则天皇母临朝龚行佛事。高其道业周勤诏书。时栖霞约法师梵门之秀杰。躬以敦劝朝天抗诏。皇明恐未然也。璀曰。岐伯辞帝舜之师。干木谢文侯之命。玄畅以善论而抗宋主。惠远不下山而傲齐后。彼何人哉。由是遁北[阜-十＋廾]。踰东冈。考槃云冥。后止于竹林之隩。葺宇篮缶而告老焉。既而绍列圣之鸿徽。继前贤之能事。翼亮皇梵保宁天人。俄端然入定七日而灭。春秋六十二。是岁天授三年二月

六日也。翌日依天竺法火化遗骸。收灰建塔。士庶含酸悉皆号恸。门弟子僧感僧頵等。刻石纪事奉全师礼。正议大夫使持节润州刺史汝南郡升。向风遐想悦而久之。褒德尚贤赞成厥美焉。

唐金陵延祚寺法持传

　　释法持。俗姓张氏。润州江宁人也。仪貌邕肃肤体至润。幼而弃俗长事明师。天机内发识浪外澄。年十三闻黄梅忍大师。特往礼谒。蒙示法要。领解幽玄。后归青山重事方禅师。更明宗极。命其入室传灯继明。绍迹山门大宣道化。方既出山凡是学众咸悉从其咨禀心要。声价腾远海内闻知。数年之中四部依慕。时黄梅谢缘去世。谓弟子玄赜曰。后传吾法者可有十人。金陵法持即其一也。是知两处禅宗重代相袭。后以法眼付门人智威。长安二年九月五日终于延祚寺。遗嘱令露骸松下饲诸禽兽。令得饮食血肉者发菩提心。其日空中有神旛数首。从西而来绕山数转。众人咸见。先居幽栖故院竹林变白。报龄六十有八矣。

唐越州云门寺道亮传

　　释道亮。姓朱氏。越州人也。厥考前刺会稽郡。亮年八岁。出家极通经业。受具后学河中三论。复讲涅槃经。寻入深谷破衣覆形蔬食资命。不交俗务直守童真。神龙元年孝和皇帝诏亮与法席宗师十人。入长乐大内坐夏安居。时帝命受菩萨戒。睿宗及妃后送异锦衾毡席。二年诏于西园问道。朝廷钦贵。大都督李孝逸工部尚书张锡国子监周业崔融秘书监贺知章睦州刺史康诜。同心慕仰请问禅心。多结师资或传香火。卒年八十二。门人慧远等建塔。万齐融为铭纪述。

唐荆州碧涧寺道俊传

　　释道俊。江陵人也。住枝江碧涧精舍。修东山无生法门。即信忍二祖号其所化之法也。勤洁苦行迹不出寺经四十余载。室迩人远莫敢请谒者。唯事杜默。如是声闻于天。天后中宗二朝崇重高行之僧。俊同恒景应诏入内供养。至景龙中求还故乡。帝赐御制诗。并奘景同归枝江。卒于本寺焉。

唐温州龙兴寺玄觉传

　　释玄觉。字明道。俗姓戴氏。汉末祖侃公第五燕公九代孙。讳烈。渡江乃为永嘉人也。总角出家龆年剃发。心源本净智印全文。测

不可思解甚深义。我与无我恒常固知。空与不空具足皆见。既离四病亦服三衣。德水沐其身。所以清净。良药治其眼。所以光明。兄宣法师者。亦名僧也。并犹子二人并预缁伍觉本住龙兴寺。一门归信连影精勤定根确乎不移。疑树忽焉自坏都捐我相不污客尘睹其寺旁别有胜境。遂于岩下自构禅庵。沧海荡其胸。青山拱其背。蓬莱仙客岁月往还。华盖烟云晨昏交集。粤若功德成就佛宝郁兴。神钟震来妙屋化出。觉居其间也。丝不以衣耕不以食。岂伊庄子大布为裳。自有阿难甘露作饭。觉以独学孤陋三人有师。与东阳策禅师肩随游方询道。谒韶阳能禅师而得旨焉。或曰。觉振锡绕庵答对。语在别录。至若神秀门庭遐征问法。然终得心于曹溪耳。既决所疑能留一宿。号曰一宿觉。犹半遍清也。以先天二年十月十七日。于龙兴别院端坐入定。怡然不动僧侣悲号。以其年十一月十三日殡于西山之阳。春秋四十九。初觉未亡前禁足于西岩。望所住寺喟然叹曰。人物骈阗花舆蓊蔚。何用之为。其门人吴兴兴师新罗国宣师。数人同闻皆莫测之。寻而述之曰。昔有一禅师将诸弟子游赏之次。远望一山忽而唱曰。人物多矣。弟子亦不测。后匪久此师舍寿。殡所望地也。西山去寺里有余程。送殡繁拥人物沸腾。其感动也若此。又未终前有舒雁千余飞于寺西。侍人曰。此将何来。空中有声云。为师墓所故从海出也。弟子惠操惠特等慈玄寂。皆传师之法为时所推。后李北海邕为守括州。遂列觉行录为碑号神道焉。觉唱道着明修证悟入。庆州刺史魏靖都缉缀之号永嘉集是也。初觉与左溪朗公为道契。朗贻书招觉山栖。觉由是念朗之滞见于山。拘情于讲。回书激劝。其辞婉靡其理明白。俾其山世一如喧静互用。趣入之意暗诠于是。达者韪之。终敕谥号无相。塔曰净光焉。

唐金陵天保寺智威传(本净)

释智威。俗姓陈氏。江宁人也。住近青山地盘嘉气。善符宿瑞维岳降神。爰在童年器殊众识。至於戏弄曾不染俗。性恶浮饰人皆异焉。无何一朝忽失其所。父母莫知攸往。乃遍历诸寺寻访之。威已依天保寺统法师诵大乘经。早数百纸聪敏超伦众咸叹服。年二十遇恩剃落。隶名于幽岩寺。因从持禅师咨请禅法。妙达深理继踵前修。既获髻珠淡然闲放。形容温润面如满月。言辞清雅慧德兰芳。望重一期声闻远近。江左定学往往造焉。其中顿悟心源即慧思禅师。乃命嗣山门盛传道化。威自出止延祚寺。说法利人广施饶益。以开元十年二月十八日终于住寺。遗嘱林中饲鸟兽。弟子玄挺等依言奉行。春秋七十七。威一时夜行头陀。将值天晓有三虎遇之。威截路中过了无怖色。虎随至山门四顾而去。每有二兔一犬。庭际游戏各无间畏。盖大悲平等物我一均。故其然也。次司空山释本净。姓张氏。东平人也少入空门高其节操。游方见曹溪六祖决了疑滞。开元初于南岳司空山闲放自

处。人不我知蔽伪之故也天宝中因杨庭光采药。邂逅相逢。论道终日。回奏诏赴京。于白莲华亭安置。帝知佛法幽深孰堪商擢。敕召太平寺远法师及两街三学硕德。发问锋起。若百矢之逐一兔。焉。净举措容与四面枝梧。譬墨翟之解九攻机械矣。既而辩若建瓴。詶抗之余乃引了义教援证。复说伽陀一无留滞。皇情怿悦。观者叹嗟。以上元二年五月五日归寂。寿龄九十五。敕谥大晓禅师。亦带所居为名曰司空山禅师也。

唐睦州龙兴寺慧朗传(辩公)

　　释慧朗。新定遂安人也。年二十有二。于衢州北山遇南宗顿教之首将请为师。乃逆相谓曰。汝久积净业吾非汝师。可往天台当逢哲匠。至剡溪石城寺见一禅翁。莫知其来。鹤发冰肤目如流电。声含钟律神合太虚。乃问朗曰。子将何之。答曰。欲往天台求佛大法。因同行十数里憩林树下。而指训之曰。法常寂然彼亦如也。何必随远。当化有缘宜归本生度无量众。言毕求之无方。豁然本心悟佛知见。林栖谷饮凡经数载。乃却归故邑慧安寺。净名白衣服非法服纯陀工巧心如佛心。骊珠尚潜师子未吼。弱丧之终涉川迷津。一日秦望山林岭振动俄有大龟呈质。咸相谓言。此何祥也。寻有禅僧曰辩。自会稽云门而来。身长八尺四寸。高鼻大目睛光射人。明大品思益维摩等经。兼博通诸论。众曰。神僧也。大龟应乎此也。朗秘菩萨行请之为师。辩征维摩经义。答曰。如日照萤火海沃牛迹耳。辩公深器之。曰真净名也。景龙中乡人吴川县尉余少兴宗党新昌县令余仁等十数家。咸共宗事递请降临。一夕忽睹神光从项而出。旁烛山川盈十数里。含情之类罔不归依。辩公加师资之礼。由兹反拜请朗登座。乃先示法身遍同群有。次明遍化一切皆如。道俗欣然而各叹曰。昔山之震动龟之敦祥。非辩公之应明矣。至是四方学禅观者臻萃开元四年本州牧李思绚。于龙山之阳建伽蓝。延以居之。方大设戒坛广邀律德。有光州岸公会稽超公而为上首。既而发希有心受具足戒。珠圆月满内外俱明。遍临坛为戒师。旋请益。为学士。众情加重。道在益尊。七年刺史韦利器深心归向。八年歙州长史许思。恭请往治所。朗升法座。无何熊伏于前。闻钟而来。众散而去。时皆惊惧虞其搏攫。原其有听法之心耳。其驯猛兽也若此。十三年九月二十一日告门人曰。吾将去矣。吾三生此州今一生矣。言讫俨然而寂。春秋六十四。禀遗命荼毗建塔。学者既多。颖脱则开元寺道饮慧祐道禅。龙兴寺辩海。宁国寺进玉。越州宝林寺有沛远整。杭州竹林寺一行等。并传朗之法。相继若瓜瓞然。至大历十二年。新定太守萧定述碑。司马刘长卿书。刺史李揆篆额。所谓俱是名公盛夸全美有矣。

唐郓州安国院巨方传(智封)

释巨方。姓曹氏。安陆人也弱龄干节立身从师。禀业于州治明福院朗禅师。而听诵法华维摩二经。功毕受具。讲述南宗论数席。即拂衣而起。禅会必参。后造北宗秀公所锐精稽考。一见默许之。秀问曰。白云散处如何。曰不昧也。又。问。到此间后如何。曰正见一枝生五叶。秀颔之。数载之间入室侍对。庶几真道罕有伦儗。乃辞观方至上党寒岭而居积稔之间学徒数百。求请无阻。凡所提唱真妄同源迟速异剂。得心助道在乎修治。大较如此。郓帅吴文涣侍中。钦慕其风遣使请归。府建安国院传法化徒。尚祖风者不离于席。顿悟多矣。郓帅问曰。今日后如何。答云。地布金沙人安宝刹。吴帅信伏。因兹一府军民咸加宗仰。吴氏家无少长。重若神明。檀施丰厚。方后于五台山道化。涉二十余载入灭。时告众曰。吾齿尽于此矣。言讫长逝。春秋八十一。以开元十五年九月三日全身入塔云。次河中府安国院释智封。姓吴氏。怀安人也。中年学道励操谨躬。行头陀之行。卯食之后水浆不度齿焉。于本州清静寺恒法师下落发受具。综习唯识论。或人所诘责之以滞于名相。愤发罢讲。游行登武当山见秀师会。疑冰解泮。思养圣胎。倏辞出蒲津安峰山。禁足十年。木食涧饮。属州牧卫文升请归城内建新安国院居之。因兹奔走毳衣。蔚然繁盛。使君问曰。某今日后如何。对曰。日从蒙氾出照树全无影。使君初不喻旨。拱叶而退。少选开晓充诎于怀。封来往中条山二十余年。俭薄不充。得其道者不可胜纪。入灭后门人于州北三十步建塔焉。

唐郢州大佛山香育传

释香育。姓李氏。济阴人也。父为兖州掾。育有道性常研习庄老。根器奋发。俄于释典留神。决捐俗态。趋沧州安定寺智元律师所乞求削染。满足戒后精力律学。垂欲卒业一旦辞师观游圣迹。陟天台登南岳。或入岩阿或栖树下。末至五台。后参预秀师盛化。夙心相契击节希声。秀问之。育答密若隐书。一皆开释。秀默异之。在丛众间多历年所。洞彻心源。则辞秀去入富水大佛山。劲节安禅卯前一食。州将韩闰笃钦其道坚召出山。育称疾而已。因是黑白之众渴仰归依。韩使君辎车继运供施交骈。树造法堂严饰奇丽。时来问道。韩侯问佛法已后事如何。答云。如同太虚委在有力。韩侯钦尚。徒众常有千计。贤不肖驳杂而居。往往闻有不测之僧预其听受焉。一旦说法次告众曰。善哉是会遭遇者艰。须决所疑无遣虚度。命水涤盥端坐而化。春秋七十有三矣。

唐兖州东岳降魔藏师传

释藏师。姓王氏。赵郡人也。父为亳州掾。稚齿寻师居然慕法。而性好独处。谯多厉鬼持魅于人。藏七岁只影闲房孤形迥野。尝无少

畏。至年长弥见挺拔。故号降魔藏欤。请列青衿于广福院明赞禅师。师意其法器。乃发擿之。[(應-心)/言]对辩给答出问表。因留执事服勤受法。俾诵法华踰月彻部。登即剃落受具习律焉。次讲南宗论。大机将发俄投麈尾。九州灵迹罕不登升。后往遇北州鼎盛。便誓依栖。秀问曰。汝名降魔。我此无山精木怪。汝翻作魔邪。曰有佛有魔。秀云。汝若是魔。必住不思议境界也。曰是佛亦空。何不思议之有。时众莫不异而钦之。先是秀师悬记之。汝与少皞之墟有缘。寻入泰山。数年学者臻萃供亿克周。为金舆谷朗公行化之亚也。一日告门人曰。吾今老朽物极有归。正是其时。言讫而终。春秋九十一矣。

## 宋高僧传卷第九

### 习禅篇第三之二(正传十四人附见四人)

### 唐京兆慈恩寺义福传一(行思)

　　释义福。姓姜氏。潞州铜鞮人也。幼慕空门黍累世务。初止蓝田化感寺处方丈之室。凡二十余年未尝出房宇之外。后隶京师慈恩寺。道望高峙倾动物心。开元十一年从驾往东都经蒲虢二州。刺史及官吏士女。皆赍旛花迎之所在。途路充塞。拜礼纷纷瞻望无厌。以二十年卒。有制谥号曰大智禅师葬于伊阙之北。送葬者数万人。中书侍郎严挺之躬行丧服。若弟子焉。又撰碑文。神秀禅门之杰。虽有禅行得帝王重之无以加者。而未尝聚徒开法也。洎乎普寂始于都城。传教二十余载。人皆仰之。初福往东洛。召其徒戒其终期。兵部侍。郎张均太尉房琯礼部侍郎韦陟常所信重。是日皆预造焉。福乃升堂为门人演说。且曰。吾没日昃当为此决别耳。久之张谓房曰。某夙岁饵金丹未尝临丧。言讫张遂潜去。福忽谓房曰。与张公游有年矣。张公将有非常之咎名节皆亏。向来若终此法会足以免祸。惜哉。乃提房手曰。必为中兴名臣。其勉之。言讫而终。后张均陷贼庭也受其伪官。而房翼戴两朝毕立大节。皆终福之言矣。又释行思。姓刘氏。庐陵人也。濡润厥躬贞谅其性。出尘之后纳戒已还。破觚求圆斲雕为朴。厥志天然也。往韶阳见大鉴禅师。一言蔽断犹击蒙焉。既了本心。地祇迭告还复吉州阐化。四方禅客繁拥其堂。开元二十八年十二月十三日入灭于本生地。敕。谥大师号。曰洪济。塔曰归真。其塔会昌中例从堙毁后法嗣者重崇树之。

### 唐京师兴唐寺普寂传

　　释普寂。姓凭氏。蒲州河东人也。年才稚弱率性轩昂。离俗升坛

循于经律。临文揣义迥异恒流。初闻神秀在荆州玉泉寺。寂乃往师事凡六年。神秀奇之尽以其道授焉。久视中则天召神秀。至东都论道。因荐寂乃度为僧。及秀之卒天下好释氏者咸师事之。中宗闻秀高年。特下制令普寂代本师统其法众。开元二十三年。敕普寂于都城居止。时王公大人竞来礼谒。寂严重少言。来者难见其和悦之容。远近尤以此重之。二十七年终于上都兴唐寺。年八十九。时都城士庶谒者皆制弟子之服。有制赐谥曰大慧禅师。及葬河南尹裴宽及其妻子。并缞麻列于门徒之次。倾城哭送。闾里为之空焉。裴尹之重寂职有由矣。寂之阐化神异颇多。裴皆目击。又得心印归向越深。时多讥诮。裴日夕造谒执弟子礼。曾无差脱。一日诣寂。寂悬知弟子一行之亡。及寂之终灭。裴之悲恸若丧所亲。缞绖徒步出城。妻子同尔。搢绅之讥生于是矣。

系曰。人之情也有爱恶焉。爱之者不见可恶。恶之者不见可爱矣。夫万物纷纶任其爱恶。折中之道可爱而不可恶。爱之者君子也。恶之者小人也。爱之不以道则君子之病矣。裴尹冠裳在御职事在躬。不避密行显掇时谤。宜哉。譬诸僧耽俗务。胡不舍袈裟而衣逢掖乎。若实得道后。终期脱屣有何不可耶。宽不抽簪。何悖礼于丘之门欤。宽若行方外之道。复何诛焉。达人大观。物无不可矣。

唐南岳观音台怀让传

释怀让。俗姓杜。金州安康人也。始年十岁雅好佛书。炳然殊姿特有灵表。识者占是出家相非染俗贵。人宝来瑞国庆无疆。方之麟凤龟龙无万数也。天地无全功。气序有盈虚。纲维缺坏补塞不足。皆冥维密祐。惟应度者乃烛厥理。非庸庸所知也。弱冠诣荆南玉泉寺事恒景律师便剃发受。具叹曰。夫出家者为无为法。天上人间无有胜者。经之所谓出四衢道露地而坐也。时坦禅师乃劝让往嵩丘觌安公。安启发之。因入曹侯溪觐能公。能公怡然无馨无臭。洪波泛臻大壑之广乎。韶濩合奏大乐之和乎。让之深入寂定住无动道场为若此也。能公大事缘毕。让乃跻衡岳止于观音台。时有僧玄至拘刑狱。举念愿让师救护。让早知而勉之。其僧脱难云。是救苦观音。得斯号也。亦由此焉。化缘斯尽。传法弟子。曰道峻。曰道一。皆升堂睹奥也。其后一公振法鼓于洪州。其门弟子曰惟宽怀。晖道一大缘。将讫谓宽等曰。吾师之道存乎妙者也。无待而常。不住而至。能事集矣。金口所生从法而化。于我为子及汝为孙。一灯所传何有尽者。让以仪凤二年生。至天宝三载八月十日终于衡岳。春秋六十八。僧腊四十八。一公建塔于别峰。元和中宽晖至京师扬其本宗法门。大启传百千灯。京夏法宝鸿绪于斯为盛。至八载衡阳太守令狐权问让前迹。权舍衣财以充忌斋。自此每岁八月为观音忌焉。宝历中敕谥大慧禅师。塔号最胜轮。

元和年中常侍归登撰碑云。

## 唐京师大安国寺楞伽院灵着传(法玩)

释灵着。姓刘氏。緜州巴西人也。年殆志学方遂出家。登戒寻师不下千里。年四十精毗尼道兼讲涅槃。一律一经勤于付授。晚岁请问大照禅师。领悟宗风守志弥笃。后诣长安诞敷禅法。慕道求师者不减千计。若鱼龙之会渊泽也以天宝五载四月十日申时示灭于安国寺石楞伽经院。享寿五十六。僧夏三十六。将终寺中亟多变怪。盖法门梁栋之颓挠也。着加趺而坐怡然而化。三七日后荼毗起塔于龙首冈。邻佛陀波利藏舍利之所帝女娲之坟右。以其年十月十日迁入塔焉。弟子朗智道珣如一。追慕师德香火不绝。内侍上柱国天水赵思侃。命释子善运撰碑于塔所焉。有钱塘灵智寺释法玩。俗姓冯。本长乐人也。随祖宦于江东。遂为钱塘人也。父子通字元达。世袭冠裳传其素业。然精核百氏之余。执志慕净名之应质。谈论多召禅林之士于家。别室供礼愿生令嗣。弥久玩诞于家。岐嶷之性天发端谨。才胜衣也启父求出俗。固不阻留。披剃登具。探赜三乘如指掌焉。而性终耿介。于此寺之深坞。实淅江之阳也。别构兰若去伽蓝敻远。终日安禅。时同志者造门请益。玩随事指南多有所证。以天宝二载十二月十三日天之将晓。告侍者端坐奄从泥曰。春秋六十五。僧腊减二十年。于时山鸟哀鸣云雾蒙惨。远近檀越悲泣者如堵。以其月十九日迁殡于寺侧山原。有弟子俞法界及子怀福犹子希秀等。旧所归心。结塔营事皆出其家。塔因会昌中所毁。今存阯焉。碑石漫没。吁哉。

## 唐润州幽栖寺玄素传

释玄素。字道清。俗缘马氏。润州延陵人也。生有异度幼而深仁。乳育安静髫龀希尚求归释门。父母从之出依净域。以如意年中始奉制度。隶名于江宁长寿寺。进具已后戒光腾烛定水澄涟。思入玄微行逾人表。既解色空常慕宗匠。晚年乃南入青山幽栖寺。因事威禅师。躬历弥载撞钟大鸣。威诲以胜法。得其不刊之旨。从是伏形苦节交养恬和。败纳衬身寒暑不易。贵贱怨亲曾无喜愠。时目之为婴儿行菩萨。道业既高人希瞻礼。开元年中僧汪密请至京口。郡牧韦铣屈居鹤林。四部归诚充塞寺宇。素纳衣空床未尝出户王侯稽首。不为动摇。顾世名利犹如幻焉。忽于一日有屠者来礼谒。自生感悟忏悔先罪。求请素明中应供。乃欣然受之降诣其舍。士庶惊骇咸称异哉。素曰。佛性是同无生岂别。但可度者吾其度之。何异之有。天宝之初吴越瞻仰如想下生。杨州僧希玄请至江北。窃而宵遁。黑月难济。江波淼然。持舟拟风。俄顷有白光一道。引棹直渡通波获全。楚人相庆佛日再耀。倾州奔赴会于津所。人物拒道间无立位。解衣投施积若山

丘。略不干其怀抱。令悉充悲田之费礼部尚书李憕为杨州牧。斋心虔虔二时瞻近。未几而京口道俗思渴法音。仍移牒渡江再请还郡。二处纷诤莫决所从。李时谓人曰。本期奉道反成爱憎。因任从所请却归南郡。其感物慕德罕有与伦。以天宝十一载十一月十一日中夜无疾而化。春秋八十有五。哀感人伦恸彻城市。以其月二十一日奉全身建塔于黄鹤山西所住之地。方伯邑宰尽执丧师之礼。率众申哀江湖震响。素往于寺内坐禅之所。高松偃覆如盖。及移他树还互如前。又当舍寿之夕。房前双桐无故自枯。识者以为双林之变。但真乘妙理绝相难思。嘉瑞灵祥应感必有。经云。随缘赴感即其事也。有门弟子法鉴及吴中法钦。此二大士重光道原佥具别传。受菩萨戒弟子吏部侍郎齐浣广州都督粱卿润州刺史徐峤京兆韦昭理给事中韩赏御史中丞李丹礼部崔令钦　并道流人望咸款师资。亦尝问道于径山。犹乐正子春于夫子。洗心瞻仰天汉弥高。水鉴明心悟深者众矣。洎太和中。远慕遗风高其令德。追谥大律禅师。太和大宝杭之塔。后人多以俗氏召之曰马祖。或以姓名兼称曰马素是也。

系曰。弥天以出家子咸姓释氏。悬合后到阿含经。可不务乎。素师以俗姓呼之。必有由矣。噫繁盛法嗣犹不能遏此讹称。则知素师名翼一飞四海仰止。故登俗域今警将来。宜正名也。

## 唐均州武当山慧忠传

释慧忠。俗姓冉氏。越州诸暨人也。孰辨甲子。或谓期颐之年。肌肤冰雪神宇峻爽。少而好学法受双峰。默默全真心承一印。行无住相历试名山。五岭罗浮四明天目。白崖倚帝紫阁摩穹。或松下安居于九旬。或[山*甘*欠]空息虑于三昧。既悬明月之戒。亦净琉璃之心。已度禅定之门。不起无生之见。嶷若苏庐八风莫能动。清如净鉴万象何所隐。可止也我则武当千峰狎于麋鹿。可行也我则虎溪一径。分卫人间。薄游吴楚。以至于顺阳川焉。卜居党子之林泉。四十余祀。深入法王之圣定。八万广门道声洋乎力量充矣。开元年中刺史前中书侍郎开国公王琚司马太常少卿赵颐贞。信潭以清闻风而悦。税驾扣寂杳然虚空。礼足散金银之华。不异弥伽长者。执手见微尘之佛。等毗目仙人。上奏玄宗征居香刹。则龙兴寺也。由是罢相节使王公大人罔不膜拜顺风从而问道。忠博达诂训广穷经律。降魔制外孰之与京不可以威畏。不可以利动。暾日而食对月澄心。清风飞霜。劲节凌竹。辞检理诣折彼慢幢。论顿也不留朕迹。语渐也返常合道。得之于心。伊兰作栴檀之树。失之于指。甘露乃蒺藜之园。妙不可传花多果少。世有执砾水中。若获琉璃之宝。掬泡瓶内。谓得摩尼之珠。忠所以诃之止之不能已矣。故有超毗卢之说。令其不着佛求越法身之谈。俾夫无染正性。岂毗卢之可越。而法身之可超哉是以虚空之心合虚空之理纤妄

若云翳。宗通如日月朝郎结驷而至安。禅不动受其顶谒俨如也。盖所谓昔人不迎七步以福于万乘之君。岂止百寮而已哉。肃宗皇帝载定区夏闻其德高。以上元二年正月十六日。敕内给事孙朝进驿骑迎请。其手诏曰。皇帝信问。朕闻调御上乘以安中土。利他大士共济群生。师以法鉴高悬一音演说。藏开秘密境入圆明。大悲不惓于津梁。至善必明于兼济。尊雄付嘱实在朕躬。思与道安宣扬妙用。广滋福润以及大千。传罔象之玄珠。拔沉迷之毒箭。良缘斯在勿以为劳。杖锡而来京师非远。斋心已久副朕虚怀。春寒师得平安好。遣书指不多及。忠常以道无不在华野莫殊。遂高步入宫引登正殿。霜杖初下日照龙衣。天香以焚风飘羽盖。时忠骧首接武神仪肃若。天子钦之待以师礼。奏理人治国之要。畅唐尧虞舜之风。帝闻竦然膝之前席。九龙洒莲华之水。万乘饮醍醐之味。从是肩舁上殿坐而论道。不拘彝典也。寻令骠骑朱光辉宣旨住千福寺。相国崔涣从而问津。理契于心谈之朝野。识真之士往往造焉。洎夫宝应临御。以孝理国匪移前眷。划开万里之天。若见三江之月。又敕内侍袁守宏迎近阙下光宅寺安置。香饭云来紫衣天降。虽使臣拥禅门而不进御府列玉帛而盈庭。了之如泡观之若梦。澹然闲任自乐天倪。亦可罗浮不归方名宴坐双峰长往始契无生者哉。成圣元胎于是乎在。固所以万行齐发。千门不累于心矣则兜率之鼓无形乃声。修罗之琴不抚而韵。香传天主花雨空王。见之于忠矣。常以思大师有言。若欲得道衡岳武当。因奏武当山请置太一延昌寺。白崖山党子谷置香严长寿寺。各请藏经一本度僧护持二圣御影镇彼武当。王言惟允有司承式。猴一雁塔虽未饰于中峰。茅栋柴扉便以名于梵宇。睿札题额鸾回鹊飞。山川光煌黑白抃跃。想金殿之可期。睹瑶台之非远。至大历八年又奏度天下名山僧。中取明经律禅法者。添满三七人。道门因之羽服缁裳罔不庆怿。数盈万计用福九重也。忠往在南阳陷于贼境。固请回避皆不允之。临白刃而辞色无挠。据青云而安坐不屈。魁帅观其禅德淡若风韵高逸。投剑罗拜请师事焉。于时避寇遇寇者众矣。无何群盗又至。乃曰。未可以踵前也遂杖锡发趾沿江而去。有敦其先踪坚住不避者。尽被诛戮。则知云物气象有如先觉。存而不论道何深也。金籍曰。般若无知而无不知。斯之谓欤。内德既充外应弥广。自藏珍宝人莫之窥。於戏论龙奋迅而鞠多不知。忉利雨华而明彻莫识。前贤厌世正眼随灭。不亦悲夫。忽疾将亟。国医罔效。自知去辰。众问后事。乃曰。佛有明教依而行之则无累矣。吾何言哉。粤十年十二月九日子时右胁累足泊然长往。所司闻奏皇情悯焉。中使临吊赙赠甚厚。敕谥号曰大证禅师。有诏归葬于党子之香严寺。循其本也。威仪手力所在支给具饰终之礼哀恸梵场也。敕常修功德使检校殿中监兴唐寺沙门大济。早接道论豁如披云虽非门人哀逾法嗣。凡有敷奏圣皆允焉。在家弟子开府孙知古并弟内常侍朝进居士景超昆季等。僧弟子千福寺志诚光宅寺智德香严寺主道密等。凡数万人。痛石室之末筹。悲云峰之耸塔晨钟徒击于高殿。夕梵空奏于前山哲人云

亡畴将仿仰。译经沙门飞锡为碑纪德焉。

唐太原甘泉寺志贤传

　　释志贤。姓江。建阳人也。夙心刚整幼且成规。既遂出家寻加戒品。沾尝渐教守护诸根。抗节修心不违律范。大宝元年于本州佛迹岩承事道一禅师。曾无间然。汲水拾薪惟务勤苦。游方见金华山赤松洞是黄初平叱石羊。之地郁林峻岭泉湖百步许。意乐幽奇既栖巅顶。野老负香秔蔬茄以供之。时天大旱。贤望空击石曼骂诸龙曰。若业龙无能为也。其菩萨龙王胡不遵佛敕救百姓乎。敲石才毕霈然而作。婺人咸悦。后游长安名公硕德列请为大寺功德之师。贤悚然不顾。明日遂行登五台。寻止太原甘泉寺。道俗请学禅理者继至。无疾而终。敕谥大远禅师旌乎厥德矣。

唐黄龙山惟忠传

　　释惟忠。姓童氏。成都府人也。幼从业于大光山道愿禅师。神骥伏枥虽止也。发蹄则超忽千里焉。游嵩岳见神会禅师折疑沉默。处于大方观览圣迹。见黄龙山郁翠而奇异。乃营茅舍。其穷溪极谷而多毒龙。喷气蒙蒙山民犯者多如中瘴焉。医工寡效。忠初不知。独居禅寂涧饮木食。其怪物皆卷而怀矣。山民无害。或闻空中声云。得师居此民之多幸。令我解脱也。乡人因号是山为伏龙。言忠弭伏鳞虫之长。故此名焉。以建中三年入灭。报龄七十八。其年九月迁塔云。

唐南岳石头山希迁传

　　释希迁。姓陈氏。端州高安人也。母方怀孕不喜荤血。及生岐嶷。虽在孩提不烦保母。既冠然诺自许未尝以气色忤人。其乡洞獠民畏鬼神多淫祀。率以牛酒祚作圣望。迁辄往毁丛祠夺牛而归。岁盈数千。乡老不能禁其理焉。闻大鉴禅师南来学心相踵。迁乃直往大鉴。衎然持其手且戏之曰苟。为我弟子当肖迁。[這-言+(占@口)]尔而笑曰。诺既而灵机一发廓若初霁。自是上下罗浮往来三峡间。开元十六年罗浮受具戒。是年归就山。梦与大鉴同乘一龟泳于深池。觉而占曰。龟是灵智也。池是性海也。吾与师乘灵智游性海久矣。又何梦邪。后闻庐陵清凉山思禅师为曹溪补处。又摄衣从之。当时思公之门学者麕至。及迁之来乃曰。角虽多一麟足矣。天宝初始造衡山南寺。寺之东有石状如台。乃结庵其上杼载绝岳。众仰之号曰石头和尚焉。初岳中有固瓒让三禅师。皆曹溪门下。佥谓其徒曰。彼石头真师子吼。必能使汝眼清凉。由是门人归慕焉。或问解脱。曰谁能缚汝。问

净土。曰谁能垢汝。其答对简速皆此类也。广德二年门人请下于梁端。自江西主大寂。湖南主石头。往来憧憧不见二大士为无知矣。贞元六年庚午岁十二月二十五日顺化。春秋九十一。僧腊六十三。门人慧朗振朗波利道悟道铣智舟。相与建塔于东岭。塔成三十载。国子博士刘轲。素明玄理钦尚祖风。与道铣相遇盛述先师之道。轲追仰前烈为碑纪德。长庆中也。敕谥无际大师。塔曰见相焉。

## 唐成都府净众寺神会传

　　释神会。俗姓石。本西域人也。祖父徙居。因家于岐。遂为凤翔人矣。会至性悬解明智内发。大璞不耀时未知之。年三十方入蜀谒无相大师。利根顿悟冥契心印。无相叹曰。吾道今在汝矣。尔后德充慧广郁为禅宗。其大寂照灭境超证离念。即心是佛不见有身。当其凝闭无象则土木其质。及夫妙用默济云行雨施。蚩蚩群甿陶然知化。睹貌迁善闻言革非。至于廓荡昭洗执缚。上中下性随分令入。以贞元十年十一月十二日示疾俨然加趺坐灭。春秋七十五。法腊三十六。沙门那提得师之道传授将来。以十二年二月二十二日。门人弟子缁俗迁座于本院之北隅。孺慕师德号哭之声。山林为之变色。初会传法在坤维。四远禅徒臻萃于寺。时南康王韦公皋最归心于会。及卒哀咽追仰。盖粗入会之门。得其禅要。为立碑自撰文并书。禅宗荣之。

## 唐杭州径山法钦传

　　释法钦。俗姓朱氏。吴郡昆山人也。门地儒雅祖考皆达玄儒。而傲睨林薮不仕。钦托孕母管氏忽梦莲华生于庭际。因折一房系于衣裳。既而觉已便恶荤膻。及迄诞弥岁在于髫辫。则好为佛事。立性温柔雅好高尚。服勤经史便从乡举。年二十有八俶装赴京师路由丹徒。因遇鹤林素禅师。默识玄鉴知有异操。乃谓之曰。观子神府温粹几乎生知。若能出家必会如来知见。钦闻悟识本心。素乃躬为剃发。谓门人法鉴曰。此子异日大兴吾教与人为师。寻登坛纳戒。炼行安禅。领径直之一言。越周旋之三学。自此辞素南征。素曰。汝乘流而行逢径即止。后到临安。视东北之高峦。乃天目之分径。偶问樵子。言是径山。遂谋挂锡于此。见苫盖覆罝网屑近而宴居介然而坐。时雨雪方霁旁无烟火。猎者至将取其物。颇甚惊异叹嗟。皆焚网折弓而知止杀焉。下山募人营小室请居之。近山居前。临海令吴贞舍别墅以资之。自兹盛化参学者众。代宗睿武皇帝大历三年戊申岁二月下诏曰。朕闻江左有蕴道禅人。德性冰霜净行林野。朕虚心瞻企渴仰悬悬。有感必通国亦大庆。愿和尚远降中天尽朕归向。不违愿力应物见形。今遣内侍黄凤宣旨。特到诏迎速副朕心。春暄师得安否。遣此不多及。敕令本州供送。凡到州县开净院安置。官吏不许谒见疲师心力。弟子不算

多少听其随侍。帝见郑重咨问法要。供施勤至。司徒杨绾笃情道枢行出人表。一见钦于众。退而叹曰。此实方外之高士也。难得而名焉。帝累赐以缣缯陈设御馔。皆拒而不受。止布衣蔬食。悉令弟子分卫。唯用陶器行。少欲知足无以俦比。帝闻之更加仰重。谓南阳忠禅师曰。欲锡钦一名。手诏赐号国一焉。德宗贞元五年遣使赍玺书宣劳并庆赐丰厚。钦之在京及回浙。令仆公王节制州邑。名贤执弟子礼者。相国崔涣裴晋公度第五琦陈少游等。自淮而南妇人礼乞。号皆目之为功德山焉。六年州牧王颜请出州治龙兴寺净院安置。婉避韩滉之废毁山房也。八年壬申十二月示疾。说法而长逝。报龄七十九。法腊五十。德宗赐谥曰大觉。所度弟子崇惠禅师。次大禄山颜禅师。参学范阳杏山悟禅师。次清阳广敷禅师。于时奉葬礼者。弟子实相常觉等。以全身起塔于龙兴净院。初钦在山猛兽鸷鸟驯狎。有白兔二跪于杖屦之间。又尝养一鸡不食生类。随之若影不游他所。及其入长安长鸣三日而绝。今鸡冢在山之椒。钦形貌魁岸身裁七尺骨法奇异。今塔中塑师之貌凭几犹生焉。杭之钱氏为国。当天复壬戌中叛徒许思作乱。兵士杂宣城之卒发此塔。谓其中有宝货。见二瓮上下合藏肉形全在而发长覆面。兵士合瓮而去。刺史王颜撰碑述德。比部郎中崔元翰湖州刺史崔玄亮故相李吉甫丘丹。各有碑碣焉。

唐寿春三峰山道树传

　　释道树。姓闻氏。唐州人也。少以辩智沉静虚豁。耽嗜经籍曾无少懈。其为人也贞固足以干事。隐括足以矫时。偶遇僧敦喻。遂誓出尘。自慨年近不惑求法淹迟。礼本部明月山大光院惠文为授业。登即剃染。二年受具。乃观方向道。天台南岳无所不游。后回东洛遇秀宗裔如芙蓉开通达安静。至寿州三峰结茅而居。常有野人服色朴素言谈异常。于言笑之外化作佛形仙形菩萨罗汉。或放神光或呈声响。如是涉一十年。学侣睹之不测端绪。后皆寂尔。树告众曰。野人作多色伎俩眩惑于人。只消老僧不见不闻。伊伎俩有穷。吾不见不闻无尽。所谓作伪心劳而日拙。其自知之。卷羞怀拙而去追无眹迹矣。树于宝历初年示疾而终。报龄九十二。明年正月迁塔焉。

　　系曰。大钧播物物类纷错。穷数达变因形移易者。谓之化谓之幻。知幻化之不异生也。始穷幻化矣。吾与汝俱幻也推之于实则幻化或虚置之于虚则幻化时实。实虚理齐。不自我之先后欤。体道无心物我均矣。故佛言。凡所见相唯所见心。又云。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树师有焉。

唐陕州回銮寺慧空传(元观)

释慧空。姓崔。江陵人也。家世儒雅奕叶缨緌。父任陕服灵宝县。空丁艰天属。坚请入空门庸报乳哺重恩。乃投回銮寺恒超下。授受经业三载诵通。及格蒙度听习敏利。因入嵩少遇寂师禅会。豁如开悟。乃回三峰于仙掌间。有道流绸缪论道。薄暮方散非止一过州帅元公。颇知归向召之。多以疾辞。或至必登元席。代宗皇帝闻其有道。下诏俾居京师广福寺。朝廷公卿罔不倾信。后终于寺。春秋七十八。大历八年癸丑九月四日。全身坚固而迁塔焉。次南岳东台释元观。姓袁氏。长安人也。父为河中府掾。母兄为沙门甚敦道化。见观幼龄聪慧风标秀举有成人之度。因劝其出家。乃投兴善寺。诵经通利。五年得度。乃于律部俱舍二本涣然条理。后出游方登诸禅会。明悟真性如醒宿酲。遂趋衡山于东台而止。其道弥昌冥有所感。恒得神人密送供施。随其众寡不闻有阙。忽一日神现形再拜曰。我是此山檀越。常送薄供者。我身是也。观问汝何业所致。曰我前身曾称知识。体悟匪全妄受信施。坐此为神。偶师居此。我曹馈粮粗副私愿。今二十年已足。得遂超度。故来决别也。观化缘斯极。嘱累禅徒而终。春秋七十九。太和四年十月二日迁塔焉。

唐洛京龙兴寺崇圭传(全植)

释崇圭。姓姜氏。郏城人也。门传儒素相缀簪裾。自天宝已来。安史之乱侵败王略。家族迁荡父为商贾。趋利遵涂。于巩洛间父亡于逆旅。圭慨责曰。少遭不造。孑遗哀茕遂议出家。至年十八经业蔚通得度。俄有云水之兴游南岳。栖息数龄起回乐南徐茅山。乃依栖霞寺。圭已登径门道声洋溢。会赞皇李公德裕廉问是邦。延诸慈和寺。一交雅谈如游形器之外。曰吾有幽忧之疾。非是居侯藩聚落之人也。明岁遂行重抵嵩少居于岳寺。太和戊申岁。洛下亢阳。唯岳中雨信相继。或谓为圭之德动龙神之故也。开成元年赞皇公摄冢宰。请圭于洛龙兴寺化徒。两京缁白往来问道。檀施交骈。其所谈法宗秀之提唱。获益明心者多矣。忽告众决别。入方丈而灭。春秋八十六。白侍郎撰塔铭。会昌元年辛酉八月十日入塔云。次淮南都梁山释全植。姓芮。光州人也。少禀异操。自言学作佛度生去。忽投本州荣光禅院大智下求度。师颇严谨。约其诵经受具后至洛阳参问禅法。彻了无疑。辞师观方。至淮南都梁山建立茅舍。太守卫文卿命于州治长寿寺化徒。卫侯问将来佛法隆替若何。植曰。真实之物无振。自古于今往复轨躅。有为之法四相迁流。法当陻厄。君侯翘足可见。预言武宗毁教也。植终年九十三。门人建塔立碑。会昌四年甲子九月七日入浮图焉。

宋高僧传卷第十

## 习禅篇第三之三(正传十六人附见八人)

### 唐洪州开元寺道一传(智藏)

释道一。姓马氏。汉州人也华以喻性不植于高原。浪以辩识发明于溟海。生而凝重虎视牛行。舌过鼻准足文大字。根尘虽同于法体。相表特异于幻形。既云在凡之境。亦应随机之教。年方稚孺厌视尘躅脱落爱取。游步恬旷。削发于资州唐和尚。受具于渝州圆律师示威仪之旨晓开制之端。浣衣锻金观门都错。大龙香象羁绊则难。权变无方机缘有待 闻衡岳有让禅师即曹溪六祖之前后也。于是出岷峨玉垒之深阻。诣灵桂贞篁之幽寂。一见让公。泯然无际顿门不俟于三请。作者是齐于七人。以为法离文字犹传蠹露。圣无方所亦寄清源。遂于临川栖南康龚公二山。所游无滞随摄而化。先是此峰岫间魑魅丛居。人莫敢近。犯之者炎衅立生。当一宴息于是。有神衣紫玄冠致礼言。舍此地为清净梵场。语终不见。自尔猛鸷毒螫变心驯扰。沓贪背僧即事廉让。郡守河东裴公家奉正信躬勤咨禀。降英明简贵之重穷智术慧解之能。每至海霞敛空山月凝照。心与境寂道随悟深。自明者在乎周物。博施者期乎济众。居无何。裴公移典庐江寿春二牧。于其进修惟勤率化不坠。大历中圣恩溥洽。隶名于开元精舍。其时连率路公聆风景慕。以钟陵之壤巨镇奥区。政有易柱之弦。人同凑毂。禅宗戾止降祥则多顺而无违。居仅十祀。日临扶桑高山先照。云起肤寸大雨均沾。建中中有诏僧如所隶将归旧壤。元戎鲍公密留不遣。至戊辰岁举措如常。而请沐浴讫。俨然加趺归寂。享年八十。僧腊五十。先于建昌鄗山名石门。环以绝巘呀为洞壑。平坦在中幽偏自久。是谋薪火尘劫之会。非议冈阜地灵之吉。亚相观察使陇西李公。藩寄严厉素所钦承。于以率徒。依归缅怀助理。爰用营福道在观化情存饰终。辍诸侯之旌旗。资释子之幢盖。其时日变明悔人萃遐迩。楫覆水而为陆。炬通宵而成昼。山门子来财施如积。邑里僧供饭香普熏。自昔华严归真于嵩阳善导瘗塔于秦岭。礼视[齋-小＋衣]斩人倾国城。哀送之盛今则三之。初于林中经行座下开示。平等垂法不标于四科。安恬告尽刻期于二月。此明一终之先兆也。示疾云逝俾葬远山。凡百攀援愿留近郭。终遂穷僻式遵理命。此又明一晦迹之素诚也。将归灵龛。爰溯浅濑。人力未济舟行为迟。膏雨骤下于远空。穷溪湍变于深涉。此又明一通神之应感也。惟一知真在空无我于有。是二俱离。假一为乘示生死者人能作佛。辨邪正者魔亦似圣。现身不留于大士。负手俄萎于哲人。弟子智藏镐英崇泰等奉其丧纪。宪宗追谥曰大寂禅师。丹阳公包佶为碑纪述。权德舆为塔铭。今海昏县影堂存焉。又唐虔州西堂释智藏。姓廖氏。虔化人也。生有奇表。亲党异其伟器。八岁从师。道趣高邈随大寂移居龚公山后。谒径山国一禅师。与其谈论周旋。人皆改观。属元戎路嗣恭请大寂居府。藏乃回郡。得大寂付授纳袈裟。时亚

相李公兼国相齐公映中郎裴公通皆倾心顺教。元和九年四月八日终。春秋八十。夏腊五十五。即迁于塔。谏议大夫韦绶。追问藏言行编入图经。太守李渤请旌表。至长庆元年谥大觉禅师云。

唐宣州灵汤泉兰若志满传

　　释志满。姓康氏。洛阳人也。幼少之年属其家命沙门陈佛会。满意乐不舍。遂投颍川龙兴寺出家。闻洛下神会禅师法席繁盛。得了心要。南游到黄山灵汤泉所。结茅茨。而止。后采黄连乡人见满喜跃。满问。此何处耶。乡人曰。黄连山属宣城也。愿师镇此。柰何虎豹多害。满曰。虎亦有佛性。乃焚香祝厌之。由兹弭息遂成大禅院。后示寂。春秋九十一。永贞元年入塔焉。

唐沂州宝真院光瑶传(道坚)

　　释光瑶。姓周氏。北京人也。幼钟荼蓼都不胜情。誓志出家。舍讲肆入禅林。凡向宗师悉从求益。末遭会禅师。金[錑-糸＋廾]抉瞙明视十方。后到沂水蒙山结草成庵。怡然宴坐。郤费之人翕然从化。时慎邑大夫知重首创禅宫。次兖州节使王僚尚书躬请入州行化。奏着额号宝真。学侣憧憧多沾大利。元和二年示灭。享年九十二云。又唐襄州慈恩寺释道坚。姓王氏。丹阳人也。初发心于牛头山慧忠禅祖。大历元年栖隐池州南泉山。后诣襄汉泊慈恩寺。元和初载相国燕公镇于汉南。深相钦重。问道周勤。施供繁沓。遂于凤林关外造寺请居。二年示灭。春秋七十三云。

唐扬州华林寺灵坦传

　　释灵坦。姓武氏。太原文水人也。则天太后侄孙。父讳宣。洛阳县令。母夏侯氏。初妊坦也梦神僧授与宝鉴表里莹然。且曰。吾以此寄汝善保护之。及诞亲无所苦。年甫七岁诵习毕通应童子举。十三从宦旋升太子通事舍人。如是悦学不休。三教之书弥增洞达。然而恒嗟朽宅誓入空门。已备大乘之资粮。终到涅槃之境域。于时洛都盛化荷泽寺神会禅师也。方遮普寂之光渐没秀师之道。坦往参焉。会施善诱顿见其心。默而许之。容其执侍。父母不能回其意飞扬莫系始末研磨得破疑滞。天宝初载召坦曰。吾有一句是祖祖相传至曹溪。曹溪付吾。汝谛受之。吾当有留难。遂辞游方焉。未几果敕移会于弋阳。坦遂向庐州浮槎寺览大藏经。后闻忠国师自南阳诏入。于大历五年礼觐之。八年欲出关。忠奏曰。此人是贫道同门。俱神会弟子敕赐号曰大悲。兼赍墨敕。行化至梁园。时相国田公神功供养逦迤。适维扬六合

方叹大法凌夷。忽闻空中声云。开心地即见菩萨如文殊像曰。与汝印验。令举项以掌按之寻。观有四指赤痕。其印迹恒现。又止润州江中金山。今泽心也。其山北面有一龙穴。常吐毒气如云。有近者多病或毙。坦居之毒云灭迹。又于江阴定山结庵。俄闻有赞叹之声。视之则白龟二。坦为受归戒。又见二大白蛇身长数丈。亦为受戒忏悔。如是却往吴兴林山造一兰若。有三丈夫衣金紫。趋步徐正称叹。道场唯善。村落之民多弃罟网。元和五年相国李公鄘之理广陵也。以峻法操下刚决少恩。一见坦郑重加礼。召居华林寺。寺内有大将军张辽墓。寺僧多为鬼物惑乱。坦居愀然无联矣。又扬州人多患山妖木怪之所荧惑。坦皆遏御焉。人争归信。至十年忽见二胡人。称自龟兹国来彼无至教。远请和尚敷演。十一年五月十三日。于荷泽忌斋告众。吾赴远请。七月示疾。九月将灭。斯预告也。至季秋八日果寂尔而终。迁塔于扬州西驯翟坊之南冈。越州掾郑詹建塔。报龄一百八岁。僧腊八十四焉。坦即曹溪之孙。荷泽之子也。

唐唐州紫玉山道通传

　　释道通。姓何氏。庐江人。其为童也持重寡辞。见佛形像必对礼叹咏不舍。因父宦于泉州南安。便求舍丱披缁诵经。合格敕度之。当天宝初载也。时道一禅师肇化建阳佛迹岩聚徒。通往焉。一师于临川南康龚公山。亦影随而去。然誓游方吴越之间。台明山谷靡不登陟。追乎回锡江西[泳-永＋防]潭山门。励心僧务不惮勤苦。贞元二年往南岳见石头禅师。犹采缕加朱蓝之色也。四年大寂禅师垂欲归化。昌言曰。夫玉石润山秀利益汝道业。遇可居之。通闻此言。且同隐谶。殊不详练。其年秋与伏牛山自在禅师同游京洛。回至唐州西。有山峰孤林密四绝人烟实有尘外之趣。乃问乡人。云此山是紫玉山。通方忆大寂之悬记。我合居是峰也。乃陟崔嵬见山脊有石方正其色紫玉莹然。叹曰号紫玉者合其称也。先师之言非虚记也。挂锡解囊。参学之徒雾集。始则诛茅构舍。刺史李道古作意为建禅宫焉。元和八年弟子金藏出参礼百丈山海禅师。回见通。通愀然作色。汝其来矣。此山有主也。曳杖径去襄州。道俗皆迎至七月十五日无疾而终。春秋八十三。一云故相国于頔最所归心尚书李翱礼重焉。

唐雍京章敬寺怀晖传

　　释怀晖。姓谢氏。泉州人也。宿植根深出尘志远。追乎进具乃尚云游。贞元初礼洪州大寂禅师。顿明心要时彭城刘济颇德晖互相推证。后潜岨崃山。次寓齐州灵岩寺。又移卜百家岩。泉石幽奇。苦于禅子请问繁杂。上中条山行禅法。为法者蹑迹而往。蒲津人皆化之。元和三年宪宗诏入于章敬寺毗卢遮那院安置。则大历中敕应天下名僧

大德三学通赡者。并丛萃其中。属诞辰多于此修斋度僧焉。晖既居上院为人说禅要。朝寮名士日来参问。复诏入麟德殿赐斋推居上座。元和十年乙未冬示疾。十二月十一日灭度。春秋六十二。越明年二月。门人智朗志操等。奉全身葬于灞桥北原。敕谥大宣教禅师。立碑于寺门。岳阳司仓贾岛为文述德焉。

## 唐京兆兴善寺惟宽传(宝修)

释惟宽。姓祝氏。衢州信安人也。祖曰安。考曰皎。生十三岁。见杀生者尽然不忍食。退而出家求翦发于僧昙。受尸罗于僧崇。学毗尼于僧如。证大乘法于止观。成最上乘于大寂道一。贞元六年始行化于闽越间。岁余而回心改服者百数。七年伏猛虎于会稽。作滕家道场。八年与山神受归戒于鄱阳。作回向道场。十三年感非人于少林寺。二十一年作有为功德于卫国寺。明年施无为功德于天宫寺。元和四年宪宗章武皇帝。诏于安国寺。五年问道于麟德殿。其年复灵泉于不空三藏池。十二年二月晦。大说于传法堂讫奄然而化。报龄六十三。僧夏三十九。归葬于[灞-雨＋西]陵西原。诏谥曰大彻禅师。塔号元和正真。初宽说心要法三十年。度黑白众殆及百千万。应病授药安可既乎。白乐天为宫赞时。遇宽四诣法堂。每来垂一问。宽答如流。白君以师事之。门弟子殆千余。得法者三十九。入室受遗寄者曰义崇圆照焉唐罗浮山释宝修。俗姓周。资州人也。从师于纯德寺志求玄理。于蕲州忍大师法裔决了重疑。后爱罗浮山石室安止。檀越为造梵宇蔚成大寺。一日告门人曰。因缘相逼。愀然不乐众咸莫测。顺宗皇帝。深重佛宗。知修之名。诏入京与三藏击问。并答翻译之意。朗畅如流。乃留居辇下三年。终于京寺云。

## 唐天台山佛窟岩遗则传

释遗则。俗氏长孙。京兆长安人也。祖冽鄂州司马。考利涉隐居金陵。则弱不杂俗。恬恬终日而无所营。始从张怀瓘学草书。独尽笔妙。雅耽经史尤乐佛书。以为得吾心。一朝捐家业从牛头山慧忠。忠所谓牛头六祖也。始天竺达磨以释氏心要至。传其道者有曹溪能嵩山秀。学能者谓之南宗学。学秀者谓之北宗学。而信祖又以其道传慧融。融得之居牛头山。弟子以传授。由是达磨心法有牛头学。则既传忠之道。精观久之。以为天地无物也。我无物也。虽无物未尝无物也。此则圣人如影百姓如梦孰为死生哉。至人以是能独照。能为万物主。吾知之矣。遂南游天台至佛窟岩盖薜荔荐落叶而尸居。饮山流饭木实而充虚。虎豹以为宾。麋鹿以为徒。兀然如枯。其后劚木者见之转相告。有慕其道者曰。道者未有弟子。相率为筑室。图佛安僧。蔚为精舍焉。故元和已来传则道者。又自以为佛窟学。佛窟之号自则始

也。一坐四十年。大官名侯赍书问讯檀舍。则未尝有报谢。礼拜者未尝而作起。时岁在庚戌。季夏十有三日。召弟子曰。汝其勉之。至十五日夜遂坐殁。是夜山下人闻若山崩。旦望之则彩云翔泊于岩上。父老皆泣曰。师死矣。已而视之果然。凡则二十岁为僧腊。五十有八而终。善属文。始授道于钟山。序集融祖师文三卷。为宝志释题二十四章。南游傅大士遗风序。又无生等义。凡所著述辞理粲然。其他歌诗数十篇皆行于世。则元居瀑布泉西佛窟本院建龛塔。会昌中例毁之。其院为道门所有。后开元寺僧正法光。于咸通乙酉岁。遂徙碑于今所。河南尹韩又伪碑文。

唐婺州五泄山灵默传(志闲)

　　释灵默。俗姓宣。毗陵人也。本成立之岁悦学忘疲。约以射策。登第以荣亲里。承豫章马大师聚众敷演造禅关。马师振容而示相。默密契玄机。便求披剃。若熟痈之待刺耳。受具之后苦练行门确乎不拔。贞元初入天台山中。有隋智者兰若一十二所。悬记之曰。此地严妙非杂器所栖。若能居此与吾无异。默因住白砂道场经于二载。猛虎来驯近林产子意有所依。又住东道场。地僻人稀。山神一夜震雷暴雨悬崖委坠。投明大树倒欹庵侧树枝交络。茅苫略无少损。遐迩闻旃皆来观叹。后游东白山。俄然中毒。而不求医。闭关宴坐。未几毒化流汗而滴乃复常矣。行次浦阳盛化。有阳灵戍将李望。请默居五泄焉。元和初亢阳田畯惶惶。默沿涧见青蛇夭矫瞪目如视行人不动。咄之曰。百姓溪竭苗死。汝胡不施雨救民邪。至夜果大雨合境云足。民荷其赐属平昌孟简中丞廉问浙东废管内兰若。学徒散逸。时暨阳令李胄状举灵山许重造院。十三年三月二十三日。澡沐焚香端坐绳床。嘱累时众溘然而绝。寿龄七十二。法腊四十一。高僧志闲道行峭拔文辞婉丽。亦江左之英达。为默行录焉。

唐荆州天皇寺道悟传(崇信)

　　释道悟。姓张氏。婺州东阳人也。受天粹气为王子。生而神俊长而谨愿。年十四金翅始毛麒麟方角。启白尊老将求出家。慈爱之旨不见听许。辄损薄常膳日唯一食。虽体腹羸馁弥年益坚。父母不获已而许之。遂往明州大德剃落。年二十五依杭州竹林寺大德具戒。以勇猛力扶牢强心。于六度门修诸梵行。常以为疗膏肓者资上妙药。开暗冥者求善知识。不假舟楫其济渡乎。遂蹶然振策投径山国一禅师。悟礼足始毕密受宗要。于语言处识衣中珠。身心豁然真妄皆遣。断诸疑滞无畏自在。直见佛性中无缁磷。服勤五载随亦印可。俾其法雨润诸丛林。悟蓄力向晦罙入深阻。实冀一飞摩霄。乃转遁于余姚大梅山。是时大历十一年也。层崖绝壑天籁萧瑟敻无邻落。七日不食。至诚则通

物感乃灵。猱[狂-王＋廷]彀玃更馈橡栗。异日野夫操斧言伐其楚。偶所遭睹。骇动悚息驰谕朋曹。谓为神奇。曾不旬朔诣者成市。凭嵌倚峭且构危栋。赍粮供具环绕方丈。猛虎耽耽侣出族游。一来座侧敛折肢体。其类驯扰可知也。夫语法者无阶渐。涉功者有浅深。木蹿钻而见火。鉴勤磨而照胆。理必然矣。是以扫尘累遁岩薮。服形体遗昼夜。精严不息趣无上道。其有旨哉。如是者三四年矣。将翔云表虑羽毛之颓铩。欲归宝所疑道涂之乖错。故重有咨访会其真宗。建中初诣钟陵马大师。二年秋谒石头上士。於戏自径山抵衡岳。凡三遇哲匠矣。至此即造父习御郢人运斤。两虚其心相与[脂-匕＋民]合。白月映太阳齐照。洪河注大海一味。仲尼谓颜子亚圣。然灯与释迦授记。根果成熟名称普闻。如须弥山特立大海。繇是近佛恢张胜因。凡诸国土缘会则答。始卜于澧阳。次居于漂口。终栖于当阳柴紫山。即五百罗汉翱翔地也。柽松蓊郁以含风。崖巘巉岩而造天。驾潋滟之紫霞。枕清冷之玉泉。鸾凤不集于蓬藋。至人必宅于势胜。诚如是也。洪钟待叩童蒙求我。川流星聚。虚往实归。或接武于林樾。或骈肩于庐舍。户外之屦烂其室盈矣。荆州雄藩也。都人士女动亿万计。莫不擎跪稽首向风作焉。崇业上首以状于连帅而邀之。不违愿力聿来赴请。屩及于虚落。锡及于都城。白黑为之步骤。幡幢为之轇轕。生难遭想得未曾有。彼优波鞠多者。夫何足云。有天皇寺者。据郡之左。标异他刹。号为名蓝。困于人火荡为煨烬。僧坊主灵鉴族而谋之。以为满人攸居必能福我。夫荷担大事蔑弃小瑕。乃中宵默往肩舆而至二寺夕有所失朝有所得。诤论锋起达于尊官。重于返复毕安其处。江陵尹右仆射裴公缙绅清重。拥旄统众。风望眄睐当时准程。驱车盛礼问法勤至。悟神气洒落安详自处。徐以软语为之献酬。必中精微洞过肯綮。又常秉贞操不修逢迎。一无卑贵坐而揖对。裴公讶其峻拔征其善趣。谓抗俗之志当径挺如是邪。悟以为是法平等不见主客。岂效世谛与人居而局狭邪。裴公理冥意会投诚归命既见仁者我心则降。如热得濯躁愦冰散。自是禅宗之盛无如此者。元和丁亥岁有背痛疾。命弟子先期告终。以夏四月晦奄然入灭。春秋六十。僧腊三十五。以其年八月五日。葬之郡东隅。灵龛建塔从僧礼也。悟身长七尺。神韵孤杰手文鱼跃顶骨犀起行在于璎珞志在于华严。度人说法雄健猛利。其一旨云。垢净共住水波同体。触境迷着浩然忘归三世平等本来清净。一念不起即见佛心。其悟解超顿为若此也先是烟焰之末殿宇不立。顾缁褐且亏瞻礼密。念结构罔知权舆。禅宴之际若值神物。自道祠舍滨江水焉。凡我疆畛富于松梓。悉愿倾倒施僧伽蓝。命工觇之宛若符契。于是斩巨栋干修楹。撑崖拄壑云屯井构。时维秋杪水用都涸。徒众敛手块然无谋。会一夕雨至万株并进。晨发江浒暮抵寺门。剞劂之际动无乏者。其余廊庑床案。靡非幽赞。事邻语怪阙而不书其感摄灵只皆此类也。比丘慧真文贲等禅子幽闲。皆入室得悟之者。或继坐道场。或分枝化导。时太常协律符载著文颂德焉。世号天皇门风也。又唐澧州龙

潭禅院释崇信。未详氏族。信在俗为渚宫胡饼师之子。弱龄宛异神府宽然。昔天皇寺悟禅师。隐耀藏光人莫我测。信家居寺巷。恒曰提饼笥馈悟公斋食。食毕且留一饼曰。吾惠汝以荫子孙。信一日自念曰。饼是我持去。何以返遗我邪。莫别有旨乎。遂拱手问焉。悟公曰。是汝持来复汝何咎。信闻似有惊怪。因劝出家便求摄受。曰尔昔崇福善今信吾言。故名之也。由是躬于井臼供亿服勤。乃问悟云。未蒙指示心要。悟公云。时时相示。信餐禀斯言如游子之还家。若贫人之得宝。直从荆渚乃诣澧阳龙潭栖止。因李翱尚书激扬。时乃出世。后德山鉴师出其门。宗风大盛矣。

唐郧都圆寂传(掘多)

释圆寂。不知何许人也。恒以禅观为务勤修匪懈。就嵩山老安禅师请决心疑。一皆明焕寂化行相部依附者多。久居天平等山。稠禅师往迹无不遍寻。时大司空严绶倾心信重。享寿一百五十五岁。咸亨二年己巳岁生按咸亨二年辛未。合云总章二年己巳也。

世号无生和尚是欤。寂之高岸恒不欲人致礼邀请。必有不可犯之色。时或非之。然则志意修则骄富贵。道义重则轻王公。非其傲诞势使然也。释掘多者。印度人也。从踰沙碛向慕神州。不问狄鞮旋。通华语而尚禅定。径谒曹溪能师。机教相接犹弱丧还家焉。多游五台路由定襄。历村见一禅者结庵独坐。问之曰。子在此奚为。曰吾观静。多曰。观者何人。静者何物。得非劳子之形役子之虑乎。其僧茫昧拱默而已。作礼数四请垂启发。多曰子出谁门邪。曰神秀大师。多曰。我西域异道。寔繁有徒。最下劣者不堕此见。兀然空坐蒋烂身疲。初无深益。子莫起如是见立如是论。早往韶阳请决所疑。能曰。子何不自观自静邪。不观相不观如子游历日用自然安乐也。一如多所言。略无少异。伊僧抉开罗网。多后莫知攸往。

唐袁州阳岐山甄叔传

释甄叔不知何许人也。幼而聪敏倜傥不羁。心目融明具大人相。观生死轮上见九地群迷。犹如蟭螟处在蚊睫。受胜妙欲似嚼蜡无味。遂投簪削顶。具佛幖帜求正觉了义。扣大寂禅师。一造玄机万虑都寂。乃曰。群灵本源假名为佛。体竭形消而不灭。金流朴散而常存。性海无风惊波自涌。心虚绝兆万象齐照。体斯理者不言而遍历沙界。不用而功益玄化。如何背觉反合尘劳。于阴界中。妄自囚系。于是形同水月流浪人天哉。叔见宜春阳岐山群峰四合。叹曰。坤元作镇造我法城。才发一言千岩响答。松开月殿星布云廊。青岚域中化出金界。始从宴坐四十余年。满室金光昼夜常照。于是化缘已毕机感难留。元

和庚子岁正月十三日。忽弃尘区还归大定。门弟子如坦良宝等。心没悲海哀声动山。如月隐天群星失耀。大集众木[卄/積]为香楼。用作荼毗。获舍利七百粒。于东峰下建窣堵波。上足任运者命志闲。为碑纪述矣。

## 唐新吴百丈山怀海传

　　释怀海。闽人也。少离朽宅长游顿门。禀自天然不由激劝。闻大寂始化南康。操心依附。虚往实归果成宗匠。后檀信请居新吴界。有山峻极可千尺许。号百丈欤。海既居之禅客无远不至。堂室隘矣。且曰。吾行大乘法。岂宜以诸部阿笈摩教为随行邪。或曰。瑜伽论璎珞经是大乘戒律。胡不依随乎。海曰。吾于大小乘中。博约折中设规务归于善焉。乃创意不循律制。别立禅居。初自达磨传法至六祖已来。得道眼者号长老。同西域道高腊长者呼须菩提也。然多居律寺中。唯别院异耳。又令不论高下尽入僧堂。堂中设长连床。施椸架挂搭道具。卧必斜枕床唇。谓之带刀睡。为其坐禅既久。略偃亚而已。朝参夕聚饮食随宜。示节俭也。行普请法示上下均力也。长老居方丈。同维摩之一室也。不立佛殿唯树法堂。表法超言象也。其诸制度与毗尼师一倍相翻。天下禅宗如风偃草。禅门独行由海之始也。以元和九年甲午岁正月十七日归寂。享年九十五矣。穆宗长庆元年。敕谥大智禅师。塔曰大宝胜轮焉。

　　系曰。自汉传法居处不分禅律。是以通禅达法者皆居一寺中。院有别耳。至乎百丈立制出意用方便。亦头陀之流也。矫枉从端乃简易之业也。所言自我作古。古故也。故事也。如立事克成则云自此始也。不成则云无自立辟。今海公作古。天下随之者益多而损少之故也谥海公为大智不其然乎。语曰。利不百不变格。将知变斯格厥利多矣。弥沙塞律有诸。虽非佛制诸方为清净者不得不行也。

## 唐潭州翠微院恒月传(真亮)

　　释恒月。姓韩氏。上党人也。厥父为土监商。西江往还俄遇剽略溺死。月虽幼弱念父葬于鱼腹。母又再行。乃决志出家求报恩育。受教于圣善寺慧初。得度已造嵩山禅会。便启发心要。后访道寻师靡惮夷险。抵望湖山翠微严下古院挂锡。四方学者如蜂得王。翕然盛化。建中元年示疾而终。春秋七十九。其年三月十二日迁塔焉。洛京广爱寺释真亮。姓侯氏。景城人也。家训儒雅辞彩粲然洁素持操与群少年有异。忽以樊笼为厌。且曰。去情除馑是所愿也。遂于本州开元寺智休师下披染服。然其刈薪汲水率先于人。习行头陀行。受具已游嵩少。遇普寂奖训顿开蒙昧。入龙门山居而禅默。问津者交集声望日

隆。属留守尚书王公铎保厘。闻而钦奉。召入广爱寺别住居焉。示人禅观匪倦教诏。得道者亦多矣。以贞元四年十一月三日。忽告门人。以桑榆末照诚难久留。嘱累而终。年八十八焉。

唐襄州夹石山思公传(昙真)

释思公。姓李氏。恒阳人也。早出家于本府龙兴寺。得度后游伊洛间。见普寂禅师开畅禅法。寂始见提诱寻彻钩深。至南雍隐夹石山。翛然自处。属牛公观政汉南闻其声绩。请入城。谢病不应其命。牛帅亦不夺其志。檀施相望学众侁侁。若栴檀之围绕焉。以兴元初年示疾归灭。春秋八十四焉。亳州安国院释昙真。姓陈。维青人也。少小随父往彭城鬻枣于逆旅而亡所怙。真叹恨无依。乃投徐大云寺为僧。其土是嵩法师之后经论薮泽。真玩习该通。后游胜境入嵩山学禅观已至任城。邂逅李中丞讽赴职谯郡。接真谈道抵掌盱衡如披云雾。李恨相识之晚。请以同行。时聚风亭月。观谈道达旦。李后入为京尹。因从容称奏真道成德至。德皇下诏征。而不奉诏。贞元七年四月示灭。门人建塔云。

唐定州大像山定真院石藏传

释石藏。姓吕。汉东人也。年邻小学露成人之度。跪告堂亲愿为佛子。遂志入开元寺削染受戒。克愿礼嵩山寂禅师豁悟禅法。至中山大像峰间石室。孤坐冥寂数夏安然。同好者望风而至。蔚成丛众。陶化博陵人咸欣戴。会州帅李公卓。翘仰之切。命入城住贵亲玄论。谢云。野性难拘。不闲礼法。恐玷威陵。卓躬登山访问。款密交谈深开昏昧。遂奏院题额曰定真焉。藏预白众诀别。明日坐亡。春秋八十三。贞元十六年正月入塔。立碑颂德云。

## 宋高僧传卷第十一

习禅篇第三之四(正传二十一人附见四人)

唐洛京伏牛山自在传(一钵和尚南印)

释自在。俗姓李。吴兴人也。生有奇瑞。稍长坐则加趺。亲党异之辞所爱投径山出家。于新定登戒。及诸方参学。从南康道一禅师法席。悬解真宗。逸踪流辈道誉孔昭。行止优游多隐山谷。四方禅侣丛萃其门。元和中居洛下香山。与天然禅师为莫逆之交。所游必好古。思得前贤遗迹以快逸观。龙门山得后魏三藏翻经处。王屋山得稠禅师

解虎斗处。此山饮甘泉。改为甘泉寺。嵩山得梵法师马跑泉。居无恋着。所著三伤歌辞理俱美。警发迷蒙有益于代前。蜀王氏伪乾德初。有小军使陈公。娶高中令骈诸孙女若人持不杀二十余年。后在蜀为男婚娶。礼须屠宰。高初不欲。亲戚言。自己持戒行礼酒筵。将何以娱宾也。依违之际遂多庖割。俄未浃旬得疾颇异。口但慌言。已而三宿。还苏述冥间之事。初被黑衣使者追摄入岐府城隍庙。庙神峨冠大袖与一金甲武士唔坐。使者领高见神。武士言语纷纭让高破戒。仍扼腕骂曰。吾护戒神将也。为汝二十年。食寝不遑。岂期忽起杀心顿亏戒检。命虽未尽罪亦颇深。须送冥司惩其故犯。城隍神问高曰。汝更修何善追赎过尤乎。高常诵持上生经。其数已多。于时懵然都无记忆恐惧之间白曰。诵得三伤颂一钵和尚歌。遂合掌向神厉声而念。神与武士耸耳擎拳立听。颜色渐怡。及卒章神皆涕泪。乃谓高曰。且归人间宜切营善。拜辞未毕飒然起坐备陈厥事。自此三伤一钵之歌颂。人皆传写讽诵焉。一钵和尚者。歌词协理激劝忧思之深。然文体涉里巷。岂加三伤之典雅乎。在遣弟子去江南选山水之最者。吾愿往中终老。到江州都昌县有好林泉回报。在行至叶县。道俗所留往隋州开元寺示灭。年八十一。则长庆元年也。

系曰。稽诸律藏。出家者犯戒则招二罪。一违制。二业道也。高氏在家素不受戒。无违制愆。俗容有业道罪。宁得有护戒神邪。况高氏既持不杀。则冥然感止持无作之善生焉。因鲜克有终致遭幽责。告诸五众当畏护戒之神夫如是。明则有戒法。幽则有鬼神欤。

次成都府元和圣寿寺释南印。姓张氏。明寤之性受益无厌。得曹溪深旨无以为证。见净众寺会师。所谓落机之锦濯以增研。衔烛之龙行而破暗。印自江陵入蜀。于蜀江之南壖薙草结茆。众皆归仰渐成佛宇。贞元初年也。高司空崇文平刘辟之后。改此寺为元和圣寿。初名宝应也。印化缘将毕。于长庆初示疾入灭。营塔葬于寺中。会昌中毁塔。大中复于江北宝应旧基上创此寺。还名圣寿。印弟子传嗣有义俯复兴禅法焉。

## 唐汾州开元寺无业传

释无业。姓杜氏。商州上洛人也。其母李氏忽闻空中。言曰。寄居得否。已而方娠诞生之夕异光满室。及至成童不为戏弄。行必直视坐即加趺。商于缁徒见皆惊叹。此无上法器。速令出家绍隆三宝。年至九岁启白父母。依止本郡开元寺志本禅师。乃授与金刚法华维摩思益华严等经。五行俱下一诵无遗。年十二得从剃落。凡参讲肆聊闻即解。同学有所未晓。随为剖析皆造玄关。至年二十受具足戒于襄州幽律师。其四分律疏一夏肄习便能敷演。兼为僧众讲涅槃经。法筵长开

冬夏无倦。可谓生肇不泯琳远复兴。后闻洪州大寂禅门之上首。特往瞻礼。业身逾六尺。屹若山立。顾必凝睇声仵洪钟。大寂一见异之笑而言曰。巍巍佛堂其中无佛。业于是礼跪而言曰。至如三乘文学粗穷其旨。尝闻禅门即心是佛。实未能了。大寂曰。只未了底心即是。别物更无。不了时即是迷。若了即是悟。迷即众生悟即是佛道。不离众生岂别更有佛。亦犹手作拳拳全手也。业言下豁然开悟。涕泪悲泣向大寂曰。本谓佛道长远勤苦旷劫方始得成。今日始知法身实相本自具足。一切万法从心所生但有名字无有实者。大寂曰。如是如是。一切法性不生不灭。一切诸法本自空寂经云。诸法从本来常自寂灭相。又云。毕尽空寂舍。又云。诸法空为座。此即诸佛如来住此无所住处。若如是知。即住空寂舍坐空法座。举足下足不离道场。言下便了更无渐次。所谓不动足而登涅槃山者也。业既传心印。寻诣曹溪礼祖塔。回游庐岳天台及诸名山遍寻圣迹。自洛抵雍憩西明寺。僧众咸欲举请充两街大德。业默然叹曰。亲近国王大臣非予志也。于是至上党。节度使相国李抱真与马燧累有战功。又激发王武俊同破朱滔。功多势盛。然好闻贤善。虽千里外必持币致之。深重业名行。旦夕瞻礼麾幢往来。常有倦色。谓门人曰。吾本避上国浩穰名利。今此又烦接君侯。岂娱心哉。言讫逍遥绵上抱腹山。又往清凉山。于金阁寺读大藏经。星八周天斯愿方毕。复振锡南下至于西河。初止众香佛刹。州牧董叔缠请住开元精舍。业谓弟子曰。吾自至此不复有游方之意。岂吾缘在此邪。于是撞钟告众作师子吼雨大法雨。垂二十年并汾之人悉皆向化。宪宗皇帝御宇十有四年素向德音。乃下诏请入内。辞疾不行。明年再降纶旨。称疾如故。穆宗皇帝即位之年。圣情虔虔思一瞻礼。乃命两街僧录灵准公。远赍敕旨迎请。准至作礼白之曰。知师绝尘物表糠秕世务。法委国王请师熟虑。此回恩旨不比常时。愿师必顺天心不可更辞以疾。相时而动无累后人。业笑曰。贫道何德累烦圣主。行即行矣道途有殊。于是剃发澡浴至中夜告弟子慧愔等曰。汝等见闻觉知之性。与太虚同寿不生不灭。一切境界本自空寂。无一法可得。迷者不了即为境惑。一为境惑流转不穷。汝等常知心性本自有之非因造作。犹如金刚不可破坏。一切诸法如影如响无有实者。故经云。唯有一事实余二则非真。常了一切空无一物。当情是诸佛同用心处。汝等勤而行之。言讫加趺而坐奄然归寂。呜呼可谓于生死得自在也。俗龄六十二。僧腊四十二。道俗号慕如丧考妣乃备香华幢幡。迁全身就于城西练若。积香薪而行荼毗。乃有卿云自天五色凝空。异香西来都馥氛氲。阖境士庶咸皆闻睹。及薪尽火灭。获设利罗璨若珠玉。弟子慧愔行勤虔纵义幽元度恒泰等。泣血收之。殓以金棺。乃命郢匠琢石为塔。以长庆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安葬于练若之庭。业迁化之岁。州牧杨潜得僧录准公具述其事。遂为碑颂。敕谥大达国师。塔号澄源焉。

## 唐长沙东寺如会传

释如会。韶州始兴人也。大历八年止国一禅师门下。后归大寂法集。时禅客仰慕决求心要。僧堂之内床榻为之陷折。时号折床会。犹言凿佛床也。后徇请居长沙东寺焉。自大寂去世其法门鼎盛时无可敌。谚谓东寺为禅窟。断可知矣。时相国崔公群慕会之风来谒于门。答对浏亮辞咸造理。自尔为师友之契。初群与皇甫镈。议上宪宗尊号。因被镈构出为湖南观察。闲豫归心于会也。至穆宗长庆癸卯岁终于寺。春秋八十。时井泉预枯异香郄馥。迁塔于城南。廉使李翱尽毁近城坟塔。唯留会所瘞浮图。以笔题曰。独留此塔以别贤愚矣。刘膳部轲着碑焉。敕谥传明大师。塔曰永际。亦呼所居为夹山和尚是欤。

## 唐南阳丹霞山天然传

释天然。不知何许人也。少入法门而性梗槩。谒见石头禅师默而识之。思召其自体得实者。为立名天然也。乃躬执爨凡三年始遂落饰。后于岳寺希律师受其戒法。造江西大寂会。寂以言诱之。[(應-心)/言]答雅正。大寂甚奇之。次居天台华顶三年。又礼国一大师。元和中上龙门香山。与伏牛禅师为物外之交。后于慧林寺遇大寒。然乃焚木佛像以御之。人或讥之。曰吾荼毗舍利。曰木头何有。然曰。若尔者何责我乎。元和三年晨过天津桥横卧。会留守郑公出。呵之不去。乃徐仰曰。无事僧。留守异之。乃奉束素衣两袭月给米面。洛下翕然归信。至十五年春言。吾思林泉。乃入南阳丹霞山结庵。以长庆四年六月。告门人曰。备沐浴吾将欲行矣。乃戴笠策杖入屦垂一足。未及地而卒。春秋八十六。膳部员外郎刘轲撰碑纪德焉。敕谥智通禅师。塔号妙觉。

## 唐常州芙蓉山太毓传

释太毓。姓范氏。金陵人也。年才一纪志在出家。乃礼牛头山忠禅师而师事焉。于是勇猛精进求其玄旨。法器外朗神[怡-台＋禁]内融。虽明了一乘而具足万行。往雍京安国寺进受具戒。褎然出众。加复威仪整肃妙相殊特。如大海之不可测。如虚空之不可量。巡礼道场摄心净域。虽智能通达不假因师。而印可证明必从先觉。遂谒洪井大寂禅师。睹相而了达法身。刹那而顿成大道。于时天下佛法极盛无过洪府。座下贤圣比肩得道者。其数颇众。毓与天彻禅师大宣教禅师大智禅师。皆昆仲也。既而南北观方曾无告惮。俾广闻见闲养圣胎耳。元和十三年止于毗陵义兴芙蓉山。故得名于山焉。毓为缘作因有应无著。故所居感化所至悦随。道俗相望动盈万数。自此江南之人悟禅理

者多矣。时相国崔公群坐失守出分司。后为华州由三峰出镇宣城。其地虽迩其人则遐。崔公深乐礼谒。致命诚请。毓以感念而现大悲为心莫不果欲随缘游方。顺命宝历元年至于宛陵禅定寺。所以随顺而扬教也。至明年告归齐云山。九月合朔色相不动而示灭于山之院。享年八十。僧腊五十八。是日也天地如惨草木如摧。鸟兽悲啼云泉断咽。缁徒士庶孺慕充穷。十月栖神于院之庭。从其宜也。弟子至孚契真清斡等。慨吾师示灭而后学徒存。太和二年。相国韦处厚素尚玄风道心惇笃。以事奏闻。天子爰降德音褒以殊礼。追谥号塔名。越州刺史陆亘摛翰论撰焉。

唐南岳西园兰若昙藏传(灵象超片)

释昙藏。不知何许人也。得禅诀于大寂之门。后见石头希迁禅师。所谓再染谓之赪也。贞元二年嘉遁于冲岳。栖止峰之绝顶。晚年苦于脚疾。移下西园结茅。参请者繁炽。太和元年终于岳中。享龄七十。先是藏养一犬尤灵。尝夜经行息坐次。其犬衔藏之衣归房。乃于门阃旁伏守而吠。声不绝频奋身作猛噬之势。诘旦视之。东厨有大蟒蛇。身长数丈。蟠绕小舍为之岌嶫。呀张其口虓阚其声。毒气漫然。侍者白藏亟去回避。藏曰。死而可逃何远之有。彼以毒来我以慈受。毒无自性激发则强。慈苟无缘冤亲一揆。无人无我法性俱空。言讫其蟒蛇按首徐行闪然不见。又尝一夜有群盗。其犬亦衔藏衣。藏语盗曰。诸君山叟茅舍有中意物任拈去。终无小吝之分。盗感其言散分下山矣。又荆州永泰寺释灵象姓萧氏。兰陵人也。其胄裔则后梁为周所灭支属星分。象父居长沙为编户矣。生象宛有出尘之誓。遇诸禅会罕不登临。止泊维青优游自得。长庆元年住百家岩寺。未几徙步江陵。太守王潜请居永泰寺。太和三载六月二十三日终于住寺。春秋七十五。建塔于州北存焉。又释超岸。丹阳人也。先遇鹤林素禅师。处众拱默而已。天宝二载至抚州兰若得大寂开发。四方毳侣依之。

唐鄂州大寂院无等传

释无等。姓李氏。今东京尉氏人也。负志卓荦辞气贞正。少随父官于南康。频游梵刹向僧瞻像。往即忘归。既作沙门遇道一禅师在龚公山学侣螘慕。等求法于其间挺然出类。元和七年游汉上。后至武昌睹郡西黄鹄山奇秀。遂结茅分卫。由此巴蜀荆襄尚玄理者。无远不至矣。大和元载属相国牛公僧孺出镇三江。闻等道香普熏遐迩。命驾枉问。风虎相须为法重人。牛公虑其兰若不隶名籍。特为秦题曰大寂也。憧憧往来堂无虚位。至四年十月示灭。年八十二。弟子誓通奉全身入塔焉。

## 唐天目山千顷院明觉传

释明觉。俗姓猷。河内人也。祖为官岭南。后徙居为建阳人也。觉儒家之子风流蕴藉好问求知。曾无倦懈。宿怀道性。闻道一禅师于佛迹岭行禅法。往造焉遂依投剃染。由此即愿观方。衡岳天台四明遍尝法味。复于径山留心请决。数夏负薪面皯手胝。下山至杭州大云寺。禁足院门。续移止湖畔青山顶。结庵而止。属范阳卢中丞向风躬谒。召归州治大云寺住持。元和十五年。避嫌远嚣隐天目山。是山也特秀基墟跨涉四郡。有上下龙潭深不可测。怪物往往出于中。有白鹿毛质诡异。土人谓为山神也觉遁是中檀信为禅宇。长庆三年春及冬至明年二月大旱。野火蔓延欲烧院。僧惶懅。觉曰。吾与此山有缘火当速灭。少选雷雨骤作其火都灭。远近惊叹。以太和五年七月十九日。示疾而亡。

## 唐杭州秦望山圆修传

释圆修。姓潘氏。福州闽人也。生而岐嶷长而俊迈。忽思拔俗寻事名师。剔发变衣。年满于嵩阳会善寺纳戒。既而仪表容与日新厥德。研穷经论。俄约观方。遇百丈山海禅师根教相符遂明心要。持杯振锡而抵于杭。见秦望山峻极之势有长松枝繁结盖。遂栖止于松巅。时感鹊复巢于横枝。物我都忘。羽族驯狎。由兹不下近四十秋。每一太守到任。则就瞻仰。号鸟窠禅师焉。洎元和初邦伯裴常棣酷重其道。请下结庵者至于三四。或为参请者说法。裴侯命八属宰官同力造伽蓝。移废额曰招贤。以居之。太和七年癸丑岁九月二十二日端坐怡然归寂。享年九十九。僧腊八十。杭之累政良守无不倾重。税驾树阴请谈玄极。不觉更仆移辰矣。今塔在石甑山下。南岳僧唯贞为塔铭焉。近有盗发其塔。且多怪异。止收得铭志而已。

## 唐池州南泉院普愿传

释普愿。俗姓王。郑州新郑人也。其宗嗣于江西大寂。大寂师南岳观音让。让则曹溪之冢子也。于愿为大父。其高曾可知也。则南泉之禅有自来矣。愿在孕母不喜荤血。至德二年跪请于父母乞出家。脱然有去羁靮之色。乃投密县大隈山大慧禅师受业。苦节笃励胼胝皲瘃。不敢为身主。其师异之。大历十二年愿春秋三十矣。诣嵩山会善寺暠律师受具。习相部旧章究毗尼篇聚之学。后游讲肆上楞伽顶入华严海会。抉中百门观之关钥。领玄机于疏论之外。当其锋者皆旗靡辙乱。大寂门下八百余人。每参听之后寻绎师说。是非纷错。愿或自默而语。群论皆弭。曰夫人不言乃言尔耳。自后含景匿耀。似不能言

者。人以其无法说或扣其关。亦坚拒不泄。时有密赜其机者。微露头角。乃知其非无法说时未至矣。贞元十一年拄锡池阳南泉山。堙谷刊木以构禅宇蓑笠饭牛溷于牧童。斫山畲田种食以饶。足不下南泉三十年矣。夫洪钟不为莛撞发声。声之者故有待矣。太和年初宣使陆公亘前池阳太守。皆知其抗迹尘外为四方法眼。与护军彭城刘公。同迎请下山北面申礼。不经再岁。毳衣之子奔走道途不下数百人。太和甲寅岁十月二十一日示疾。十二月二十三日。有白虹贯于禅室后峰。占之者得非南泉谢世乎。是日西峰巨石崩。声数十里当昼有乳虎绕禅林。而号。众咸异之。二十五日东方明告门人曰星翳灯幻亦久矣。勿谓吾有去来也。言讫而谢。春秋八十七。僧腊五十八。契元文畅等凡九百人。皆布衣墨巾泣血于山门。赴丧会葬者相继于路。哀号之声震于崖谷。乙卯岁门人奉全身于灵塔。从其教也。膳部员外郎史馆修撰。刘轲钦若前烈追德颂美焉。

## 唐澧阳云岩寺昙晟传

释昙晟。俗姓王氏。钟陵建昌人也。始生有自然胎衣。右袒犹缁服焉。遂请出家于石门。年满具法。参见百丈山海禅师。二十年为侍者。职同庆喜法必我闻身若中涓心居散位。续受药山举发全了无疑。化徒孔勤。受益者众。以太和三年己酉十月二十七日示灭。敕谥大师号无相。塔名净胜焉。

系曰。商那和修。华言胎衣也。以其生带衣而诞以缯肉。而非幼为绷褓长且称身。出家成法服。至入灭阇维方为煨烬焉。晟师之有胎衣止不及为婴儿已往之服耳。此近叔离尼商那尊者也。思过半矣。何邪晟师去圣悬远。和修佛灭百年。将胎衣示有行果之徒也。今晟以胞袒络化其教理之世。不其难乎。故曰思过半矣。

## 唐荆州福寿寺甄公传

释甄公。姓鲁氏。江陵人也。少而警慧。七岁诵通诗雅。遂应州举。三上中第未释褐。与沙门议论玄理。乃愿披缁。投福寿寺辩初法师以为模范。后于洛京昭成寺讲法数座。因礼嵩山禅师通畅心决。方至丹阳茅山。寻挂锡于苏州楞伽山四远参玄者骈肩叠足矣。时白乐天牧是郡。接其谈道不觉披襟解带。心游无物之场得甄之阃阈矣遂坚请出水流寺。不乐安止。以山水为娱情之趣耳。太和三年示疾云终九十岁。以其年四月十七日入塔焉。

## 唐赵州东院从谂传

释从谂。青州临淄人也。童稚之岁孤介弗群。越二亲之羁绊。超然离俗。乃投本州龙兴伽蓝从师剪落。寻往嵩山琉璃坛纳戒。师勉之听习于经律但染指而已。闻池阳愿禅师道化翕如。谂执心定志钻仰忘疲。南泉密付授之。灭迹匿端坦然安乐后于赵郡开物化迷大行禅道。以真定帅王氏阻兵封疆多梗。朝廷患之。王氏抗拒过制。而偏归心于谂。谂尝寄尘拂上王氏曰。王若问何处得此拂子。答道老僧平生用不尽者物。凡所举扬天下传之号赵州去道。语录大行为世所贵也。

唐京兆华严寺智藏传

释智藏。姓黄氏。豫章上高人也。父为洪州椽。藏随父入报国寺。见供奉皓月讲涅槃经。微体经意乐入佛门。年甫十三割恩爱辞父母。于开元寺宗法师所受学。后修禅法证大寂一公宗要矣。建中元年入长安。庐元颢素奉其道。举奏入内供养。敕令住华严寺。辇毂之间玄学者孔炽。就藏之门若海水之归投琴之壑矣。太和九年终于住寺。三月十二日入塔焉。

唐潭州道吾山圆智传

释圆智。俗姓张。豫章海昏人也。总丱之年顿求出离。礼涅槃和尚躬执鉼屦。爰登戒地誓叩禅门。见乎药山示其心决。后居长沙道吾山。海众相从犹蜂蚁之附王焉。以太和九年乙卯九月十一日长逝。享年六十七。阇维得不灰之骨数片。脑盖一节特异而清莹。其色如金其响如铜。乃建塔于石霜山。敕谥修一大师宝相之塔。得其道者则普会焉。智公初领悟药山宗旨。俨师诲之曰。吾无宝玉大弓以为分器。今赏汝犊鼻一腰。虽云微末而表亲亵欤。南岳僧玄泰着碑颂。

唐明州大梅山法常传

释法常。俗姓郑。襄阳人也。稚岁从师于荆之玉泉寺。凡百经书一览必暗诵更无遗忘。冠年受具足品于龙兴寺。容貌清峻性度刚敏。纳衣囊钵毕志卯斋。贞元十二年自天台之于四明余姚之南七十里。寓仙尉梅子真之旧隐焉。昔梅福初入山也见多龙穴。神蛇每吐气成楼阁。云雨晦冥。边有石库。内贮仙药神仙经籍。常寄宿于房。乃梦神人语之曰。君非凡夫。因话及石库中圣书悬记既往将来之事。受之者为地下主。不然为帝王之师傅矣。常谓之曰。石库之书非吾所好。昔僧稠不顾仙经。其卷自亡。吾以涅槃为乐。厥寿何止与天偕老耶。神曰。此地灵府俗气之人辄难居此立致变怪。常曰。吾寓迹于梅尉之乡非久据焉。因号梅山也。由是编苫伐木作覆形之调。居仅四十年。验

实非常之人也。开成年初院成。徒侣辐凑请问决疑。可六七百纳徒矣。四年常忽示疾。九月十九日山林摇荡鸟兽悲鸣。辞众而逝。报龄八十八。戒腊六十九。十月十九日焚于南涧。收舍利五色璨然圆转焉。常先隐梅岭。有僧求拄杖。见之白盐官安禅师。曰。梅子熟矣。汝曹往寻。幸能疗渴也。进士江积为碑云尔。

唐扬州慧照寺崇演传

释崇演。姓段氏。东平人也。出家于本州龙兴寺慧超法师之门。游方问道见嵩阳善寂禅师。示其心法。后居都梁山。当于淮浦。四面来商毳客影附焉。相国李公绅镇抚广陵。而性刚严少所接与偏轻释子。或允相见必问难锋起。只应不供者多咄叱而出。绅遣衙吏章幼成传意。召演入府。詶对诣理谈论铿然。绅惘然翻不测其畛域特加归信请居慧照寺。化导同声相应仅于千众。开成二年终于净院。春秋八十四。以十月二十三日全身入塔云。

唐杭州盐官海昌院齐安传

释齐安。俗姓李。实唐帝系之英。先人播越。故生于海门郡焉。深避世荣终秘氏族。安在胎母梦日兆详。既诞而神光下烛。数岁有异僧款门。召见摩顶曰。凤穴振仪龙宫藏宝。绍终之业其在斯乎。及臻丱角亟请出家。父母诃止。安曰。禄利之养止于亲尔。冥报之利不其远邪。圭组之荣止于家尔。济拔之益不其广邪。二亲感其言而顺从。遂依本郡云琮禅师。虽勒劳谦默和光同尘。而萤月殊晖鸡鹤异态。年满登具乃诣南岳智严律师。外检律仪内照实相。后闻南康龚公山大寂禅师随化度人慈缘幽感。裹足振锡一日造焉。大寂欣其相依论持不倦。及其蜕去。安尽力送终。元和末安春秋已逾七十。而游越之萧山法乐寺。以其古制垣屋靡完。补坏扶倾不克宴坐。时海昌有法昕者。缁林翘楚。于放生池壖废地。肇葺禅居焉。昕谦而不自有。延请安主之。四海参学者麏至焉。道化之盛翕然推伏。安不言寒暑不下堂庑。无流眄无倾听。如此者盖有年矣。而又挺身魁岸相好庄严。眉毫绀垂颀骨圆耸。望之者如仰嵩华而揖沧溟。曾无测其高深也。以会昌二年壬戌十二月二十二日。泊然宴坐俄尔示灭。先时竹柏尽死。至是精彩益振。爰有清响叩户祥光满室。如环佩之锵鸣。若剑戟之交射。瑞相尤繁事形别录。又安悬知宣宗皇帝隐曜缁行将来法会。预诫知事曰。当有异人至此。禁杂言止横事。恐累佛法。明日行脚僧数人参礼。安默识帝。遂令维那高位安置。礼殊他等。安每接谈话益知贵气。乃曰。贫道谬为海众围绕患斋不供。就上座边求一供疏。帝为操翰摅辞。安览惊悚。知供养。僧赍去。所护丰厚殆与常度不同。乃语帝曰。时至矣无滞泥蟠。嘱以佛法后事而去。帝本宪宗第四子穆宗异母

弟也。武宗恒惮忌之。沈之于宫厕。宦者仇公武。潜施拯护。俾髡发为僧纵之而逸。周游天下险阻备尝。因缘出授江陵少尹。实恶其在朝耳。武宗崩。左神策军中尉杨公讽宰臣百官。迎而立之。闻安已终怆悼久之敕谥大师曰悟空。乃以御诗追悼。后右貂卢简求为建塔焉。

唐京师圣寿寺恒政传

　　释恒政。姓周氏。平原人也。未入法前随入乡校。殊不嗜书籍。或见佛经耽味不舍。后弃俗从师。就本州延和寺诠澄法师下受诵经法。既登戒已问道于嵩少。决了无壅。遁迹三峰放荡自在。无几入太一山中。甫行风教学人蝗慕。太和中文宗皇帝酷嗜蜃蛤。沿海官吏先时递进。人亦劳止。一日御馔中盈柈而进。有擘不张呀者。帝观其异即焚香祝之。俄为菩萨形。梵相克全仪容可爱遂致于金粟檀香合。以玉绵锦覆之。赐兴善寺令致礼之。始宣问群臣斯何瑞也。相国李公德裕奏曰。臣不足知。唯知圣德昭应其诸佛理。闻终南山有恒政禅师大明佛法博闻强识。诏入宣问。政曰贫道闻物无虚应。此乃启沃陛下之信心耳。故契经中应以此身得度者即现此身而为说法也。帝曰。菩萨身已见未闻说法。政曰。陛下睹此为常非常耶。信非信耶。帝曰。希奇事朕深信焉。政曰。陛下已闻说法了。皇情悦豫得未曾有。敕天下寺院各立观音像以答殊休。其菩萨至会昌毁佛舍乃亡所在。因留政内道场中。累辞入山。宣住圣寿寺。至武宗即位忽入终南。或问其故。曰吾避仇乌可已乎哉。后终山舍年八十七。阇维收舍利四十九粒。以会昌三年九月四日入塔。后有废教之敕。政之先见若合符节焉。

　　系曰。蜃蛤中胡得菩萨像乎。通曰。有所警发时一现耳。近闻伪唐李氏国境荐饥陂湖间多生蠯蚌。百姓竞取而食。其年免殍仆者十有七八。明年丰。民犹采之。无何有获巨蚌可二尺余。提归擘磔击[廾/瀹]曾无少损。其人咒垂放之。俄自开张吐出佛像。长仅尺许。相好具全若真珠色。号曰珠佛焉。献李氏。后遗与梵僧焉。此意所不及处。现形者盖经中化肉山鱼米以资饥馑。岁既丰登。胡不属厌。故现相止足之地。

唐大沩山灵祐传

　　释灵祐。俗姓赵。祖父俱福州长溪人也。祐丱年戏于前庭。仰见瑞气祥云徘徊盘郁。又如天乐清奏真身降灵。衢巷谛观耆艾莫测。俄有华巅之叟。状类罽宾之人。谓家老曰。此群灵众圣标异此童佛之真子也。必当重光佛法。久之弹指数四而去。祐以椎髻短褐依本郡法恒律师。执劳每倍于役。冠年剃发三年具戒。时有钱塘上士义宾。授其律科。及入天台遇寒山子于途中。乃谓祐曰。千山万水遇潭即止。获

无价宝赈恤诸子祐顺途而念。危坐以思。旋造国清寺遇异人拾得。申系前意信若合符。遂诣泐潭谒大智师。顿了祖意。元和末随缘长沙。因过大沩山遂欲栖止。山与郡郭十舍而遥。敻无人烟比为兽窟。乃杂猿猱之间。橡栗充食。浃旬有山民见之群信共营梵宇。时襄阳连率李景让统摄湘潭。愿预良缘乃奏请山门号同庆寺。后相国裴公相亲道合。祐为遭会昌之澄汰。又遇相国崔公慎由。崇重加礼。以大中癸酉岁正月九日盥漱毕。敷座瞑目而归灭焉。享年八十三。僧腊五十九。迁葬于山之右栀子园也。四镇北庭行军泾原等州节度使右散骑常侍卢简。求为碑。李商隐题额焉。

唐黄州九井玄策传

　　释玄策。俗姓鲁。会稽人也。幼随父商估。赴天台山光明会。乃隋朝智𫖮禅师立教。年别九月。远近州邑黑白二众鸠聚。策睹殊异。遂于禅林寺智广师下出家。游方见江西大寂。顿开翳障。及遍参问睹黄陂九井山奇秀。乃结茅为舍。学侣若蝉之走明也。或慰策曰。师之耐寂寞如此乎。策曰。致道者忘心矣。吾乐甚哉。以大中八年现疾而灭。续敕谥大师曰圆寂。塔名智觉焉。

# 宋高僧传卷第十二

## 习禅篇第三之五(正传二十人附见四人)

### 唐杭州大慈山寰中传

　　释寰中。姓卢氏。河东蒲阪人也。禀灵特异挺质殊伦。身支佣亭顶骨圆峻。其声若钟响其色犹脂凝。学通终古辞实丰赡。年二十五随计中甲科。然未塞其怀。复思再捷。无何遭母之忧。遂庐于墓所。及服阕径往北京童子寺出家。二稔未周诸经皆览。明年往嵩岳登戒肄习律部。于兹博通忽慕上乘。决往百丈山深得玄旨。后隐南岳常乐寺。结茅于山椒谏议大夫崖公深重其操。因别立方丈。虞渊景晞一饭永日。然其乏水羸瓶远求。俄尔深宵有虎嗥啸庐侧。诘旦视之。果滥泉坼地而涌足其汲用。后之杭浙江之北有山号大慈。居未久檀信爰臻。旋成巨院。四方僧侣参礼如云。属武宗废教。中衣短褐。或请居戴氏别墅焉。大中壬申岁太守刘公。首命剃染重盛禅林。壬午岁二月十五日嘱累声毕而终。时渐溽暑验其身一无变异。而顶门燠润。冬窆于塔所。享年八十三。法腊五十四。有说常乐寺山虎跑泉。当中公灭日。忽焉干涸。异哉。止资中之受用耳。至乾符丁酉岁。敕谥大师号性空。塔名定慧也。缙云太守段成式为真赞焉。

## 唐洛阳韶山寰普传

释寰普者。不知何许人也。禀形淳粹克性谦冲。居于丑夷下风请业。汪汪然其识度辄难拟议。具戒之后经论温寻。然后杖锡南游澧阳。遇夹山而得心契。有参学举问。垂手携归。不使一机失其开诱。其所不荐劝令披览经法。亦近秀寂之遗风耳。

## 唐衡山昂头峰日照传

释日照。姓刘氏。岐下人也。家世豪盛。幼承庭训博览经籍。复于庄老而宿慧发挥。思从释子。即往长安大兴善寺昙光法师下。禀学纳戒。传受经法靡所不精。因游嵩岳问圆通之诀。欣然趋入。后游南岳登昂头峰。直拔苍翠便有终焉之志。庵居二十载。属会昌武宗毁教。照深入岩窟。饭栗饮流而延喘息。大中宣宗重兴佛法。率徒六十许人。还就昂头山旧基。结苫盖构舍宇。复居一十五年。学人波委。咸通中示灭。春秋一百八岁。至三年二月三日入塔立碑存焉。天下谓其禅学为昂头照是欤。

## 唐朗州德山院宣鉴传

释宣鉴。姓周氏。剑南人也。生恶荤膻少多英敏。宿赍异操恳愿出尘。大龙不屈于小庭。俊鹗必腾其层汉。既除美饰当预僧流。从受近圆即穷律藏。其诸性相贯习偕通。闻重湖间禅道大兴。乃杭志云游造龙潭信禅师。则石头宗师之二叶也。始唯独居一室。鉴强供侍之。一夕龙潭持一枝火授鉴。鉴接而行。数步且曰。久闻龙潭。到来龙之与潭俱不见欤。信曰。子亲到矣。机与教符。日亲丈室三十余年。后止澧阳居。无何属武宗搜扬。洎大中还复法仪。咸通初武陵太守薛延望坚请始居德山。其道芬馨四海禅徒辐凑。伏腊堂中常有半千人矣。其于训授天险海深难窥边际。雪峰参见鉴深肯重。以咸通六年乙酉岁十二月三日。忽告诸徒曰。扪空追响劳汝神邪。梦觉觉非复有何事。言讫安坐而化。春秋八十四。僧腊六十五。身据床坐。卓然七日如生在焉。天下言激箭之禅道者。有德山门风焉。今襄邓汉东法孙极盛者是。

## 唐明州栖心寺藏奂传

释藏奂。俗姓朱氏。苏州华亭人也。母方娠及诞常闻异香。为儿时尝堕井。有神人接持而出。丱岁出家礼道旷禅师。及弱冠诣嵩岳受具。母每思念涕泣。因一目不视。迨其归省即日而明。母丧哀毁庐墓

间颇有征祥。孝感如是。由此显名。寻游方访道。复诣五泄山遇灵默大师。一言辨析旨趣符合。显晦之道日月之所然也。会昌人中衰而复盛。唯奂居之荧不能惑。焚不能热溺不能濡者也。洎周洛再构长寿寺。敕度居焉。时内典焚毁梵夹煨烬。手缉散落实为大藏。寻南海杨公收典姑苏。请奂归于故林以建精舍。大中十二年鄞水檀越任景求。舍宅为院迎奂居之。剡寇求甫率徒二千。执兵昼入。奂瞑目宴坐色且无挠。盗众皆悸慑叩头谢道。寇平州奏请改额为栖心寺。以旌奂之德焉。凡一动止禅者必集。环堂拥榻堵立云会奂学识泉涌指鉴岐分。诘难排纵之众。攻坚索隐之士。皆立褰苦雾坐泮坚冰。一言入神永破沈惑。以咸通七年秋八月三日。现疾告终。享年七十七。僧腊五十七。预命香水剃发。谓弟子曰。吾七日在矣。及期而灭。门人号慕乃权窆天童岩。已周三载。一日异香凝空远近郁烈。弟子相谓曰。昔师嘱累令三载后当焚我身。今异香若此。乃发塔视之。俨若平生。以其年八月三日依西域法焚之。获舍利数千粒。其色红翠。十三年弟子戒休。赍舍利述行状。诣阙请谥。奉敕褒诔易名曰心鉴。塔曰寿相。奂在洛下长寿寺。谓众曰。昔四明天童山僧昙粹是吾前生也。有坟塔存焉。相去辽远人有疑者。及追验事实皆如其言。初任生将迎奂。人或难之。对曰。治宅之始有异僧令大其门。二十年之后当有圣者居之。比奂至止果二十年矣。又奂将离姑苏。为徒众留拥。乃以棕拂与之曰。吾在此矣。汝何疑焉。暨乎潜行众方谕其深旨。又令寺之西北隅可为五百墩以镇之。或曰。力何可致。奂曰。不然作一墩植五株柏可也。凡微言奥旨皆此类也。刺史崔琪撰塔碑。金华县尉邵朗题额焉。

唐真定府临济院义玄传

　　释义玄。俗姓邢。曹州南华人也。参学诸方不惮艰苦。因见黄檗山运禅师。鸣啄同时了然通彻。乃北归乡土。俯徇赵人之请。住子城南临济焉。罢唱经论之徒皆亲堂室示人心要。颇与德山相类。以咸通七年丙戌岁四月十日示灭。敕谥慧照大师。塔号澄虚。言教颇行于世。今恒阳号临济禅宗焉。

唐洛京广爱寺从谏传(鉴宗)

　　释从谏。姓张氏。本南阳人也。徙居广陵生于淮甸焉。为性倜傥器宇崇峙。于闾里间为时畏服。遇相工曰。子身长八尺眉目秀朗。他日必荷荣寄。谏曰。心不愿仕于荣寄何有。相工曰。所寄荷不可测也。越壮室之年。忽深信佛理。遂舍妻孥求僧披剃焉。甫登戒地颇护心珠。因悟禅那顿了玄理。方数十载同好之者自远而来请问。谏一一指订俾其开觉。寻游洛下广爱寺挂锡。时禅客鳞集。如孝子之事父母焉。洛中有请谏设食。必排位对宾头卢尊者。其为人之钦奉皆此类

矣。属会昌四年诏废佛塔庙。令沙门复桑梓。亦例澄汰。乃乌帽麻衣潜于皇甫氏之温泉别业后冈上。乔木骈郁巨石砥平。谏于夏中常就此入定。或补毳事。忽遇颓云驶雨霆电击石烈风兼至。凡在此者惊奔恐慑。谏唯欣然加趺而坐。若无所闻者。或问谏曰。恶畜生何尔。大中初宣皇诏兴释氏。谏还归洛邑旧居。其子一日自广陵来觐。适与谏遇于院门。威貌严庄不复可识。乃问曰。从谏大德所居。谏指之东南可寻。其子既去。遂阖门不出。其割裂爱网又若此也。咸通七年丙戌岁夏五月。忽出诣檀越家。辞别曰。善建福业。贫道秋初当远行。故相闻耳。至秋七月朔旦。旦盥手焚香念慈氏如来已。右胁而卧。呼门人玄章诫之曰。人身难得而易失。急急于物无心无为流转。无生灭法一切现存。今乃生也有涯。暂与尔别。是日无疾而化。行年八十余矣。玄章等奉遗旨。送尸于建春门外尸陀林中施诸鸟兽。三日复视之肌貌如生。一无近者。遂以饼饵覆之。经宿有狐狼迹。唯啖所覆身且俨如。乃议用外国法焚之。收合余烬起白塔于道傍。人尤归信香火不绝焉。次有杭州径山院释鉴宗。湖州长城人也。姓钱氏。即礼部侍郎徽之孙。父晟有疾。宗割股肉馈啖之绐云。他畜之肉。未几病间。孝誉闻于亲里。乃求出家。时州开元寺有上都临坛十望大德内供奉高闲。闲善草隶。尝对懿宗御前书。甚高华望。宗誓礼为师。后出学涉通净名思益经。遂常讲习。闲公亦示其笔法。渐得凤毛焉。倏往谒盐官悟空大师。随众参请顿彻心源。却复故乡劝人营福。咸通三年辛巳巡历名山。遂止天目东峰径山焉。道俗归心恢扬法教。出弟子尤者天童山咸启。敕赐紫衣。背山行满皆分枝化物。至七年丙戌闰三月五日示灭。迁塔于大寂岩下。梁乾化五年吴越国王尚父钱氏表请。追谥大师曰无上。祖门传号为径山第二祖。时吴兴沈修者。自号白牙先生。述德为赞记焉。

唐洪州洞山良价传

释良价。俗姓俞氏。会稽诸暨人也。少孺从师于五泄山寺。年至二十一。方往嵩山具戒焉。登即游方见南泉禅师。深领玄契。续造云岩疑滞顿寝。大中末于斯丰山大行禅法。后盛化豫章高安洞山。今筠州也。价以咸通十年己丑三月朔旦。命剃发披衣令鸣钟奄然而往。时弟子辈悲号。价忽开目而起曰。夫出家之人心不依物。是真修行。劳生息死于悲何有。沦丧于情太粗着乎。召主事僧令营斋。斋毕吾其逝矣。然众心恋慕从延其日。至于七辰食具方备。价亦随斋。谓众曰。此斋名愚痴也。盖责其无般若欤及僧唱随意曰。僧家勿事。太率临行之际喧动如斯。至八日浴讫端坐而绝。春秋六十三。法腊四十二。敕谥禅师曰悟本。塔号慧觉矣。

系曰。其却留累日古亦有之。如价之来去自由者。近世一人而

已。

## 唐苏州藏廙传

释藏廙俗姓程。衢州信安人也。幼岁神气朗畅貌质魁然。元和中告亲求出家。志不可却。直造长沙岳麓投灵智律师。请事剃染。智师察其强愿不群。乃摄度之。既披法服寻于武陵开元寺智总律师受具足尸罗。当长庆三年也。因听律范旋穷篇聚。语同业曰。教门繁广然有总门。总门之急勿过舍筏。遂遍参禅宗。遇马素门下高足住龙牙山。知廙法器。异日告之曰。蕴界不真佛生非我。子之正本当何所名。复从谁得。廙一言领会千辙同归。龙牙曰。我法眼不蒙掩矣。既遂所求大得安静。却回柯山。盖避会昌之搜扬也。至大中六年。郡收崔公寿重之。于州龙兴寺别构禅室延居之。数年北至嘉禾。信士归依请留住至德伽蓝。又往姑苏。时崔公钧作守此郡。闻廙名久。请居南禅院。咸通八年浙西廉使周公宝。命住招隐寺。其年秋却返嘉禾。信士吕京舍别墅造今永安院。时乾符中群寇纷纭禅侣分散。廙曰。盗终不至此。及期寇从别道行。果无所损。其先见如此。五年十月十二日。满院阴云雉鸣乌噪。安坐而化。弟子号哭却稣。至六年三月中辰前。别众后终。享年八十二。僧腊五十六。时澹交为廙作真赞。至乾宁中僧神赞进状乞追谥号塔名。名士吴重裕书碑。

## 唐福州怡山院大安传

释大安。姓陈氏。闽城人也。幼年入道顿拂尘蒙。元和十二年敕建州浦城县乾元寺置兜率坛。始全戒足。时天雨桂子及地生朱草。刺史元锡手疏其瑞上达冕旒。遂回御礼。诏改凤栖寺。号灵感坛焉。安因往洪井路出上元。忽逢一老父曰。子往南昌必有所得。及咨参律学夜闻二僧谈论。遽了三乘之旨。乃以所习付之同人。之临川见石巩山慧藏禅师。藏之提唱必持弓弩以拟学人。安服拜未兴。唱曰。看箭。安神色不挠答对不差。石巩乃投弩曰。几年射始中半人也矣。安游五台入龙池沐浴。虽久寖涟漪。殊无奋暴雨雹之怪。观者惊悚。后止沩山礼大圆禅师。复证前闻而为量果也。时豫章廉使赠太尉崔贞孝公。则魏公之季父。深契玄机敦安之道。飞疏召之。厥誉愈昌。咸通十四年。诏宜号延圣大师。赐紫袈裟一副。中和二年示疾所止法堂。巨梁中折。三年癸卯十月二十二日。坐化于怡山丈室。春秋九十一。腊六十七。续诏赠圆智大师。塔号证真。安不尝唾地不处温房。随化而衣天雨而浴。咨法弟子慧长。入关扬安之德。故有追谥也。博陵司空相国仰慕前烈。遂著文颂德。诗人周朴笃重安。时入山致礼焉。

## 唐长沙石霜山庆诸传(洪諲令达)

释庆诸。俗姓陈。庐陵新淦玉笥乡人也。乃祖厥考咸不为吏。清言放荡焉。诸始十三礼绍銮禅翁为师。于洪井西山剃[髟/采]。二十三往嵩山受具戒便就东洛学毗柰耶。既知听制。终谓渐宗。回抵南岳入大沩山。次届云岩遇道吾。垂问知意方为二夏之僧。得石霜山便议终焉之志。道吾躬至石霜山日勤执侍往还问答。语在别录。诸貌古气真世无能识。时洞山新灭。俄为远方禅侣围绕。因入深山无人之境。结茅宴坐。时众追寻。倏有见者皆号哭交请出为吾曹。诸将安往。由是晨夕被游学者扣击。可无希声以应之乎。如是二十年间。堂中老宿长坐不卧。屹若榴杌。天下谓之石霜枯木众是也。南方谓之丛林者。翻禅那为功德丛林也。为四方清则者无出其右。以光启四年戊申岁二月己亥示疾终于山院。享龄八十二。僧腊五十九。越三月十五日葬于寺西北隅二百许步。门弟子等结坟塔作螺髻形。夏四月一日广化寺释子处讷。追慕往德恐遗美声。命南岳玄泰纂录言行。诸方弟子分行其道焉。敕谥普会大师。塔曰法相。次余杭径山院释洪諲。俗姓吴。吴兴人也。年才十九于开元寺礼无上大师出家落饰。精加佛事罔怠巾瓶。二十二遣往嵩岳会善寺受满足律仪。俾诵大比丘戒。匝七日念终。遂习毗尼寻传经讲。自谓为僧有逸群事业。而归礼本师。曰汝于十二时中将何报答四恩三有。諲闻斯诘怃然失措。三日忘食。本师却招诱提耳方明本事。如是往还云岳次沩山。各为切磋。蔚成匠手。俄而会昌中例遭黜退。众人悲泣者。惋叹者。諲晏如也。曰大丈夫钟此厄会。岂非命也。夫何作儿女之情乎。时于长沙。遇信士罗晏。召居家供施。盖諲执白衣比丘法初无差失。涉于二载若门宾焉。大中初除灭法之律。乃复厥议。还故乡西峰院。至咸通六年上径山觐本师。明年无上大师迁神。众请諲嗣其法位。始唯百许僧。后盈千数。于时四众共居肃然无过。僖宗皇帝赐院额曰乾符镇国。中和三年仍赐紫袈裟。景福二年吴越国王尚父钱氏奏举登赐法济大师。光化四年九月二十八日辞众而卒。雪溪戚长史写貌。武肃王为真赞传法弟子庐山栖贤寺寂公。临川义直。功臣院令达。达于两浙大行道化。卒谥归寂大师焉。初諲有先见之明。武肃王家居石鉴山。及就戍应募为军。諲一见握手。屏左右而谓之曰。好自爱他日贵极当与佛法为主。后累立战功为杭牧。故奏署諲师号。见必拜跪。檀施丰厚异于常数。终时执丧礼念微时之言矣。

## 唐洪州云居山道膺传

释道膺。姓王氏。蓟门玉田人也。生而特异神彩朗然。处于重丱崆峒禀气。宿心拔俗。争离火宅之门。拭目寻师。遂摄锻金之子。师授经法诵彻复求。年偶蹉跎二十五方于范阳延寿寺受具足戒。乃令习

声闻律仪。膺叹曰。大丈夫可为桎梏所拘邪。由是拥线衲振锡环。萃翠微山问道。三载宴居。忽睹二使者。冠服颇异。勉膺曰。胡弗南方参知识邪。未几有僧自豫章至。盛称洞上禅师言要。膺感动神机遂专造焉。如是洞上垂接复能领会。曾问曰。我闻思大禅师向倭国为王。虚耶实耶。对曰。若是思师佛亦不作。况国王乎。自尔洞上印许。初住三峰。后就云居提唱。时唐之季钟氏。据有洪井倾委信诚。每一延请入州。则预洁甘子堂以礼之。乃表于昭宗。赐紫袈裟一副并师号焉。都不留意。所化之徒寒暑相交。不下一千余众。牛头香树围绕者皆是栴檀。金翅鸟王轩翔者不齐尺鷃。四方馈供千里风从。如荆南帅成汭。遣赍檀施。动盈钜万。以天复元年辛酉秋示疾。至明年正月三日而化焉。豫章南平王钟氏供其丧葬。时诸道禅子各。依乡土所尚者。随灵龛到处列花树帐幔粉面之馔。谓之卓祭。一期凶礼之盛勿过于时也猗欤。膺出世度人满足三十年。遗爱可知也。

## 唐缙云连云院有缘传

　　释有缘。俗姓凭。东川梓潼人也。小学之年往成都福感寺事定兰开士。即宣宗师矣随侍出入多在内中。一旦宣召。帝以笔书其衫背云。此童子与朕有缘由兹召体矣。大中九年遇白公敏中出镇益部开戒坛。即于净众寺具尸罗也。续于京辇听习经律。五腊后身披布褐手执墨敕。海内游行参见。小马神照。凡同时丛林禅祖无不礼谒者。乃居除州华山。及南游至武夷山。时廉使李诲为筑禅室。乾符三年至缙云龙泉大赛山立院。因奏祠部给额号龙安。敕度七僧。住十八载。安而能迁止连云院焉。太守卢约者。以谌谅之诚请入州开元寺别院。四事供施焉。天祐丁卯岁四月八日示疾。至六月朔日终于廨署。报龄七十三。腊五十二遗旨嘱制置扬习司空主丧务。于寺南园茶毗火灭散分舍利数百粒。后收四十九粒并遗骨一瓶瘗于石塔。晋开运三年乙巳岁。文泰律师撰塔碑焉。

## 唐福州雪峰广福院义存传

　　释义存。长庆二年壬寅生于泉州南安县曾氏。自王父而下皆友僧亲佛清净谨愿。存生而鼻逆荤血。乳抱中或闻钟磬或见僧像。其容必动。以是别垂爱于膝下。九岁请出家。怒而未允。十二从家君游蒲田玉润寺。有律师庆玄持行高洁。遽拜之曰。我师也。遂留为童侍焉。十七落发来谒芙蓉山恒照大师。见而奇之。故止其所。至宣宗中兴释氏。其道也涅而不缁。其身也褎然而出。北游吴楚梁宋燕秦。受具足戒于幽州宝刹寺。讫巡名山扣诸禅宗。突兀飘飖云翔鸟逝。爰及武陵一面德山。止于珍重而出。其徒数百咸莫测之。德山曰。斯无阶也吾得之矣。咸通六年归于芙蓉之故山。其年圆寂大师亦自沩山拥徒至于

怡山王真君上升之地。其徒孰(就师已嗣德山)累累而疑关。存拒而久之。则有行实者。始以存同而议曰。我之道魏魏乎。法门围绕之所不可造次。其地宜若布金之形胜可矣。府之西二百里有山焉。环控四邑峭拔万仞。嶍崒以支圆碧。培楼以[瓜*見]群青。怪石古松栖蛰龟鹤。灵湫邃壑隐见龙雷。山之巅先冬而雪盛夏而寒。其树皆别垂藤萝。[廾/丰]茸而以为之衣。交错而不呈其形奇姿异景不可殚状。虽霍童武夷无以加之。实闽越之神秀而古仙之未攸居。诚有待于我也。祈以偕行去。秋七月穿云蹑藓陟险升幽。将及之。存曰。真吾居也。其夕山之神果效灵。翌日岩谷爽朗烟霞飞动。云庵既立月构旋隆。繇是梶法轮于无为。树空门于有地行实乃请名其山曰雪峰。以其冬雪夏寒取鹫岭猴江之义。斯则庚寅逮于乙未。存以山而道任。山以存而名出。天下之释子不计华夏。趋之若召。乾符中观察使京兆韦公。中和中司空颖川陈公。每渴醍醐而不克就饮。交使驰恳。存为之入府从人愿也。其时内官有复命于京语其道。其侪之拔俗悟空者。请蜕浮华而来脱屣。僖宗皇帝闻之。翰林学士访于闽人陈延效得其实奏。于是乃锡真觉大师之号。仍以紫袈裟俾延效授焉。存受之如不受。衣之如不衣。居累夏。辛亥岁朔遽然杖屦。其徒启而不答。云以随之。东浮于丹丘四明。明年属王侍中之始据闽越。乃洗兵于法雨致礼于禅林。馥存之道常东望顶手。后二年自吴还闽大加礼异。及闽王王氏誓众养民之外雅隆其道。凡斋僧构刹必请问焉。为之增宇设像。铸钟以严其山。优施以充其众。时则迎而馆之于府之东西甲第。每将俨油幢聆法论未尝不移时。仅乎一纪勤勤恳恳。熊罴之士因之投迹檀那。渔猎之逸其或弭心鳞羽。戊辰年春三月示疾。闽王走医。医至粒药以授存曰。吾非疾也。不可罔子之工。卒不饵之。其后札偈以遗法子。函翰以别王庭。夏五月二日鸟兽悲鸣云木惨悴。其夜十有八刻时灭度。俗寿八十有七。僧腊五十有九。以其月十五日塔而藏之。尔日奔走闽之僧尼士庶。巷无居人。闽王涟如出涕。且曰。师其舍予一何遽乎。遣子延禀躬祭奠之。复斋僧焉。存之行化四十余年。四方之僧争趋法席者不可胜算矣冬夏不减一千五百。徒之环足其趋也。驰而愈离。辩而愈惑。其庶几者。一曰师备。拥徒于玄沙(今安国也)次曰可休。拥徒于越州洞岩。次曰智孚。拥徒于信州鹅湖。其四曰惠棱。拥徒于泉州招庆。其五曰神晏。住福州之鼓山分灯化物。皆膺圣奖赐紫袈裟。而玄沙级宗一大师焉。

系曰。雪峰道也恢廓乎骏奔四海学人。所出门生形色不类何邪。玄沙乘楞严而入道。识见天殊。其犹谚曰青成蓝蓝谢青。师何尝在明经。故有过师之说。一则雪峰自述塔铭。已尽其致也。一则玄沙安立三句决择群见。极成洞过欤。今江表多尚斯学。此学虚通无系了达逍遥勿拘。知乘急也。雪峰化众切乎杜默禅坐。知戒急也。其能各舍一缓以成一全。则可乎。

## 唐澧州苏溪元安传

释元安。俗姓淡。凤翔游麟人也。丱年于岐阳怀恩寺从兄祐律师出家。唯经与论无不穷核。乃问道翠微次临济。各餐法味不饫香积之盂也。斲雕复朴逍遥自如。闻夹山道盛德至。造澧阳当稽问轇轕。又增明净。后开乐普山寻居苏溪。答詶请益多偶句华美。为四海传焉。以昭宗光化元年戊午十二月迁灭。享寿六十五。法腊四十六矣。临终告众颇多警策辞句云。

## 唐明州雪窦院恒通传(招贤岑师)

释恒通。俗姓李。邢州平恩人也。家传士族幼而知学。苏秦显达犹怀二顷之田。元亮孤高不羡五斗之禄。纵越掞天掷地拖紫腰金。瞬息浮华岂裨来业父母终礼。年甫十三潜入鹊山访道依师。既罢丘坟唯披释典。精虔忏诵。恳侍巾瓶不弭初终。蒙恩剃度。年二十于本州开元寺具戒后。往京兆荐福寺听习经律。七八年间寻穷藏教。乃曰。摩腾入汉译著斯文。圣胄来梁复明何事。因辞北阙迳请南方。遇招贤岑大师。大师问曰。何处人也。曰邢州人也。招贤曰。我道不从彼来。通曰。和尚还住此无。于是有滞皆伸无疑不决。后指洞山石霜皆往参焉。招贤示灭。通以弟子礼事之咸通末游宣城。尚书崔寓素奉禅门攀迎庄肃。睹通仪表拔俗问答往还。崔甚悦服。于谢仙山奏置禅院号瑞圣。请以居之。四方毳衲之徒不邀自聚。博陵方议奏荐师号。坚让遂寝。中和末文德初群寇兢起。通领徒至四明。大顺二年郡牧黄君晟。请留居雪窦焉。蔚然盛化。天祐二年七月示疾。越九日躬入浴室。却坐绳床。集众焚香勤勤付嘱。合掌而逝。春秋七十二夏腊五十二以其年八月七日迁石塔于院之西南二百余步。或曰。通临终言我庞勋也。此非也。高僧无作为行录而无此说。若观年腊。庞勋岂正弱冠来逃难邪。

## 唐袁州仰山慧寂传

释慧寂。俗姓叶。韶州须昌人也。登年十五恳请出家。父母都不听允止。十七再求。堂亲犹豫未决。其夜有白光二道。从曹溪发来直贯其舍。时父母乃悟是子至诚之所感也。寂乃断左无名指及小指。器藉跪致堂阶曰。答谢劬劳如此。父母其不可留舍之。依南华寺通禅师下削染。年及十八尚为息慈。营持道具行寻知识。先见耽源。数年良有所得。后参大沩山禅师。提诱哀之栖泊十四五载而足跛。时号跛脚驱乌。凡于商擢多示其相。时韦胄就寂请伽陀。乃将纸画规圆相。圆围下注云。思而知之落第二头。云不思。而知落第三首。乃封呈达。

自尔有若干势以示学人。谓之仰山门风也。海众抠衣得道者不可胜计。往往有神异之者。条来忽去。人皆不测。后敕追谥大师曰智通塔号妙光矣。今传仰山法示成图相行于代也。

## 唐天台紫凝山慧恭传

释慧恭。俗姓罗氏。福州闽人也。家传儒素不交非类。母妊之初。梦所居涌出浮图上参于天。迨恭诞生嶷然聪悟。年十七举进士。名随计车将到京阙。因游终南山奉日寺。目祖师遗像释然世网。遂求出家。操执僧事备历艰辛。二十有二适值新创安国寺受具足戒。寻乃游方。缘崄涉荒而无难色。尝遇黑蛇伤指。不求医而毒螫自销。见魑魅占山。谕罪福而妖物遄息。至武陵德山诣宣鉴禅师。领会风飞。由兹道合。因挂锡施门人礼。鉴公顺世后游玉山至信州。刺史营西禅院而礼之。其徒数百人。居岁余。以郛郭喧繁复入福州长溪马冠山。自马冠抵泉州富阳山。所至之所檀施臻集。徒侣解钵禅坊立就。其为士庶向奉如此。景福三年与门人游天台。州牧京兆杜雄留之而止。杜因创瑞龙院于紫凝山。祈恭兴扬法席以悟沦迷。缁俗云驰。香花山积。天复三年癸亥十二月午时。命众声钟。顾瞻左右。促言云去。加趺瞑目俨然而化。春秋八十四。僧夏六十二。阐圆顿之宗居道德之最。殁无易名塔无题榜。足见浮名为桎梏耳。门人上足师遂植松负土力崇塔庙。所谓法空不坏因缘矣。因缘有之孝行曷伤于道云。

## 唐杭州龙泉院文喜传

释文喜。姓朱氏。嘉禾御儿人也。母氏方娠梦吞桃三蒂。至诞弥不味荤膻。七岁诣本邑常乐寺僧清国下出家。国即喜之渭阳也。勒诵经并忏又十卷。方遂削染。往越州开元寺学法华经。集天台文句即时敷演。则救螳分中便能讲训也。开成二年届赵郡受近圆登习四分律。属会昌澄汰变素服。内秘之心无改。遇大中初年例重忏度。于盐官齐丰寺讲说。后往礼大慈山性空禅师。诲之曰。子何不学善财遍参乎。咸通壬午岁至豫章观音院见仰山。喜于言下了其心契。仰山令典常住。一日有异貌僧就求斋食。喜减己食馈之。仰山预知。故问曰。此果位僧求食。汝供给周旋否。答曰。辍己分回施。曰汝大得利益。七年旋浙右止千顷山。筑室居之。十年余杭刘严合马。征请居龙泉古城院。凡十一年。乾符己亥岁巢寇掠地至余杭。喜避地湖州余不亭。刺史杜孺休请住仁王院。光启三年武肃王钱氏。始牧杭郡降疏请住龙泉廨署。今慈光院是也。大顺元年威胜军节使董昌武肃王同年发表荐论。两赐紫衣。乾宁四年奏师号曰无著。光化三年示疾。十月二十七日加趺坐而终于州郭廨署。春秋八十。僧夏六十。终时方丈上发白色光。竹树变白。十一月二十二日迁塔于灵隐山西坞。喜形貌古朴骨强

而瘦。戒德禅门真知识也。初喜寓居霅川。广明元年夏有蝗飞翳天下食田苗。喜自将拄杖悬挂袈裟标于畎浍中。其虫将下遂厉声叱之。悉翻飞而去。十顷之苗斯年独稔。其感通如此。或云所传得马祖细衲袈裟以为信宝矣。迁葬之后。天复二年壬戌八月中。宣城帅田頵应杭将计思叛涣。纵兵大掠。发喜塔见肉身不坏如入禅定发爪俱长。武肃王奇之。遣裨将邵志祭。后重封瘞焉。

唐明州伏龙山惟靖传

　　释惟靖。吴门人也。年三十许。形奇貌古且类憨痴。入国宁寺巡僧房唱曰。要人出家请留。下至经藏院见二众阇黎大德慧政。便跪拜伸诚愿容执侍。政公允纳与翦饰。于天台受具。暂归谢政。便寻访名山。有知识处必经寒燠。自尔勤于禅法未尝发言。即居定光禅师废金地道场。侵星赴禅林寺晨粥而多虎豹随到寺门。虎踞地若伺候。靖出复随至金地迟明巨迹极多靖恐人知以锄灭虎迹。俄患背疽困睡。有鸩鸟粪于疮所。非久全愈。又虞冰雪备粳粒半斗。每日以铫合菜煮食。置粳于地窖中。过期用米常满不耗。靖乃筑之而云。吾被此物知非理也。寻居伏龙山。山可瞰海峰势岧峣。昔僧鉴诸曾隐于是。诸即唐王相国之母弟也。能文习道。刺史多往谒之。靖续遁此山。刺史黄晟常请出州。供施繁委。末于奉川北山置院。示疾坐终。享龄七十余。窆于山下。茔塔存焉。

## 宋高僧传卷第十三

习禅篇第三之六(正传十七人附见六人)

唐东京封禅寺圆绍传

　　释圆绍。姓孙氏。其先富阳人也。祖官于南燕。因为滑台白马人焉。年及识环天然俊迈。邻儿戏玩我且恬然。群从追随我惟闲静。年当十八方遂志出家。师事明福寺正觉禅师。觉见而异之。训诸徒弟独许绍耳。曰真空门之伟器也。至年二十二于相州义檀香灯律师边受具。登即寻师访道效祖参玄。二翼之余一盂之外必无他物。唯誓禅宗立雪传衣。是其素望也。至于三湘五岭二蜀两京。凡曰丛林一皆参礼。既探至赜顿了心机。乃挂锡于夷门。即仓垣水南寺。今为开宝也。大中十年适遇唐相国裴公休罢调商鼎来镇魏郊。同气相求一言道合。即命居今东上方院也。绍将聚禅徒患其迫窄。遂开上院之西。损上益下。时檀施臻萃条。成巨院。拥纳之流数盈二百。横跨夷门山之峻岭焉。绍即七祖荷泽神会禅师五叶法孙也。演其无念示以真心。了

达磨之密传极南能之深趣。时参学之众拥从且繁。遇元帅相国王晋公铎。以绍道行通感神祇效灵。降甘露于玄穹。浤嘉瑞于青桧。奏僖宗赐院额曰双林。师号曰法济。别敕令度侍者七人。其间法会兴盛士庶归心。仅四十载所化人可万计。僧尼弟子五百余人。以乾宁二年乙卯七月四日谓众曰。急急自了去。本为逃生死。若不解玄旨何时得脱。吾景逼崦嵫。此为最后之言也。于方丈中寂然而化。俗寿八十五。法腊六十三。敕许于本院西南隅建塔焉。越五年二月二日重开塔。发长半寸仪貌如生。乃以香华供养七日。远近瞻礼称叹希奇。已而行荼毗。火中迥出五色神光。收舍利百余粒。四散随心。淘选近一千粒。温润玉洁璨烂珠圆。验五分之熏成。匪一生之构集。四众虔仰复迎入塔。即昭宗皇帝戊午岁也。睢阳相国袁象先理于浚郊。弟子惠霭等冀终法乳列状乞举行谥礼。梁乾化三年癸酉。太祖敕易名曰定觉。塔曰灵化。至贞明四年九月。惠霭等欲旌表师德立碑。敕允。开封尹王公瓒之文也。

## 唐蕲州黄岗山法普传(休静)

释法普。姓潘氏。庐江人也。貌古情宽拥败纳观方元和中。因见黄岗山色奇秀其峰巉崪其林郁密中有石坛平坦而高峙。乃放囊挂锡于中班荆。久之寻附树架蓬茨。仅容身而已。未几有人自小径而至见普惊怪。问云。何缘至此。曰某本行山麓。见巅顶腾涨紫气盘纡可爱意此山有尤物。故来耳。谛视普迟回而去。山下行者闻而寻焉。禅学之徒不数年遽盈百数。普却之曰。老僧独居无物利人。君等亦无所乏。由是星居之庵多矣。弟子广严等构成大院。禅客翕如传其法者无算。一日集众辞云。吾其终矣。汝曹善住珍惜。加趺坐胡床而卒。其身不坏散。后以香泥涂缋之。至乾符中重立碑颂云。次洛京华严寺释休静。不知何许人也。属洞山禅道风行。静往造之。抉擿所疑若雷复于本位焉。北返于洛邑开演。因赴内斋。诸名公皆执经讽读。唯静并其徒俱默坐。帝宣问。胡不转经。詶答响应。仍皆属对悦可帝情。寻回平阳示灭。收舍利四处树浮图。敕谥宝智大师。塔号无为也。

## 梁邓州香严山智闲传(大同)

释智闲。青州人也。身裁七尺。博闻强记有干略。亲党观其所以。谓之曰。汝加力学则他后成佐时之良器也。俄尔辞亲出俗。既而慕法心坚。至南方礼沩山大圆禅师。盛会咸推闲为俊敏。沩山一日召对茫然。将诸方语要一时煨烬曰画饼弗可充饥也。便望南阳忠国师遗迹而居。偶芟除草木击瓦砾。失笑冥有所证抒颂唱之。由兹盛化。终后敕谥袭灯大师。塔号廷福焉。次舒州桐城投子山释大同。姓刘氏。舒州怀宁人也。幼性刚正有老成气度。因投洛下保唐满禅师出俗。初

习安般观业垂成遂求华严性海。复负锡谒翠微山。法会。同伏牛元通激发请益大明祖意。由是放荡周游还归故土。隐投子山结茅茨。栖泊以求其志。中和中巢寇荡履京畿天下悖乱。有贼徒持刃问同曰。住此何为。对以佛法。魁渠闻面膜拜。脱身服装而施之下山。以梁乾化四年甲戌四月六日加趺坐亡。春秋九十六。法腊四十六。凡居化此山三十余载云。

梁抚州疏山光仁传(本仁居遁)

　　释光仁。不知何许人也。其形矬而么么。幼则气槩凌物。精爽殆与常不同。早参洞山深入玄奥。其辩给又多于人也。尝问香严禅师。答微有偏负。曰某累茧重胝而至。得无劳乎。唾地而去。后居临川疏。山。毳客趋请颇有言辞。着四大等颂略华严长者论行于世。终入龛中。已有白鹿至灵前屈膝而起。时众谓为作吊焉。次筠州白水院释本仁。不知何许人也。得心于洞山法席。仁罕谈道。而四方之人若影之附形。却之还至。乃徇丹阳人请住。无几时。天复中至洪井高安白水院聚徒。垂欲入灭。先触处告违。乃集众焚香曰。至香烟尽处是某涅槃时。如其言端坐而化。次龙牙山释居遁。姓郭氏。临川南城人也。年殆十四警世无常。而守恬。淡白亲往求出家于庐陵满田寺。于嵩山受具戒。已思其择木。乃参翠微禅会。迷复未归莫知投诣。闻洞上言玄格峻。而躬造之。遁少进问曰。何谓祖意。答曰。若洞水逆流即当为说。而于言下体解玄微。隐众栖息。七八年间孜孜戢曜。时不我知。久则通矣。天策府楚王马氏素藉芳音。奉之若孝悌之门禀毗长矣。乃请居龙牙山妙济禅院。侁侁徒侣常聚半千。爰奏举诏。赐紫袈裟。并师号证空焉。则梁贞明初也方岳之下。号为禅窟。窥其室得其门者亦相继矣。至龙德三年癸未岁八月。遘疾弥留。九月十三日归寂。遁出世近四十余龄。语详别录。

梁福州玄沙院师备传

　　释师备。俗姓谢。闽人也。少而憨黠酷好垂钓。往往泛小艇南台江自娱。其舟若虚。同类不我测也。一日忽发出尘意。投钓弃舟。上芙蓉山出家。咸通初年也。后于豫章开元寺具戒还归故里。山门力役无不率先。布衲添麻芒鞋续草。减食而食语默有常。人咸畏之。汪汪大度虽研桑巧计不能量也。备同学法兄则雪峰存师也。一再相逢。存多许与故目之为备头陀焉。有日谑之曰。头陀何不遍参去备对曰。达磨不来东土二祖不往西天。存深器重之。先开荒雪峰。备多率力。王氏始有闽土。奏赐紫衣号宗一大师。以开平二年戊辰十一月二十七日示疾而终。春秋七十四。僧腊四十四。闽越忠懿王王氏树塔。备三十年演化。禅侣七百许人。得其法者众推桂琛为神足矣。至今浙之左右

山门盛传此宗法嗣繁衍矣。其于建立透过大乘初门。江表学人无不乘风偃草欤。

梁河中府栖岩山存寿传

释存寿。不知何许人也。清标胜范造次奚及。罢寻经论勇冠辈流。往问律于石霜禅师。决了前疑。虚舟不系。乃为枯木众之榴杌矣。后还蒲阪。缁素归心。时冀王友谦受封屏翰。好奇徇异。闻人一善厚礼下之。王召入府斋。论道谈玄不觉膝之前席。颇增奉仰续为菩萨戒师。供施更蕃。度门人四百许员尼众百数。寿平日罕言。言必利物。喜愠之色人未尝见。望之若孤松凌雪焉。终时春秋九十三。加趺而坐。一月后髭发再生。重剃入塔。塔之亭每有虎旋绕。[夙-歹＋厶]迹时繁。敕谥为真寂大师焉。

梁台州瑞岩院师彦传

释师彦。姓许氏。闽越人也。早悟羁縻忽求拔俗。循乎戒检俄欲观方。见岩头禅师领会无疑。初乐杜默似不能言者。后为所知敦喻允请住台州瑞岩山院。时道怤往参问。答对响捷。怤公神伏。后二众同居。彦之威德凛若严霜。纠正僧尼无容舛悟。故江表言御众翦齐者。瑞岩为最。尝有三僧。胡形清峭目睛转若流电焉。差肩并足致体。彦问曰。子从何来。曰天竺来何时发。曰朝行适至。彦曰。得无劳乎。曰为法忘劳。乃谛视之足皆不蹈地。彦令入堂上位安置。明旦忽焉不见云是辟支迦果人。然莫知阶级。时有不测人入法会非止一过。彦参学时号为小彦长老。两浙武肃王钱氏累召方肯来仪。终苦辞去。寺仓常满。尝有村媪来参礼。彦曰。汝休拜跪。不如疾归家救取数十百物命大有利益。媪忿忙到舍。儿妇提竹器拾田螺正归。媪接取放诸水濆。又数家召斋。一一同日见彦来食。至终阇维。有巨蛇缘树杪。投身火聚。当乎薪尽舍利散飞。或风动草木上纷纷而坠神异绝繁。具如别录。

梁抚州曹山本寂传

释本寂。姓黄氏。泉州蒲田人也。其邑唐季多衣冠。士子侨寓儒风振起。号小稷下焉。寂少染鲁风率多强学。自尔淳粹独凝道性天发。年惟十九二亲始听出家。入福州云名山。年二十五登于戒足。凡诸举措若老苾刍。咸通之初禅宗兴盛。风起于大沩也。至如石头药山其名寝顿。会洞山悯物高其石头。往来请益学同洙泗。寂处众如愚发言若讷。后被请住临川曹山。参问之者堂盈室满其所詶对邀射匪停。

特为毳客标准。故排五位以铨量区域。无不尽其分齐也。复注对寒山子诗流行寓内。盖以寂素修举业之优也文辞遒丽号富有法才焉。寻示疾终于山。春秋六十二僧腊三十七。弟子奉龛窆而树塔。后南岳玄泰着塔铭云。

## 后唐漳州罗汉院桂琛传

释桂琛。俗姓李氏。常山人也。甫作童儿笃求远俗。斋茹一餐调息终日。秉心唯确乡党所钦二亲爱缚而莫辞。群从情缠而难脱。既冠继踰城之武。求师得解虎之俦。乃事本府万岁寺无相大师矣。初登戒地例学毗尼。为众升台宣戒本毕。将知志大安拘之于小道乎。乃自诲曰。持犯束身非解脱也。依文作解岂发圣乎。于是誓访南宗程仅万里。初谒云居后诣雪峰玄沙两会。参讯勤恪。良以嗣缘有在。得旨于宗一大师。明暗色空廓然无惑。密行累载处众韬藏。虽夜光所潜而宝器终异。遂为故漳牧太原王公诚请。于闽城西石山建莲宫而止。驻锡一纪有半。来往二百众。琛以秘重妙法罔轻示徒。有密学恳求者时为开演。后龙溪为军倅勤州太保琅琊公志请。于罗汉院为众宣法。讳让不获。遂开方便。不数载南北参徒丧疑而往者不可殚数。有角立者。抚州曹山文益江州东禅休复。咸传琛旨。各为一方法眼。视其子则知其父矣。以天成三年戊子秋。复戒闽城旧止。遍玩近城梵字。已俄示疾数日安坐告终。春秋六十有二。僧腊四十。遗戒勿遵俗礼而棺而墓。于是荼毗于城西院之东岗。收其舍利建塔于院之西。禀遗教也。则清泰二年十二月望日也。琛得法密付授耳。时神晏大师王氏所重。以言事胁令舍玄沙嗣雪峰。确乎不拔。终为晏谗而凌轹。惜哉。

## 后唐福州长庆院慧棱传

释慧棱。杭州海盐人也。俗姓孙氏。初诞缠紫色胎衣。为童龀日俊朗抗节。于吴苑通玄寺登戒已。闻南方有禅学。遂游闽岭谒雪峰。提耳指订顿明本性。乃述偈云。昔时谩向途中学。今日看来火里冰。如是亲依不下峰顶计三十许载。冥循定业谨摄矜庄。泉州刺史王延彬。召棱住昭庆院禅子委输唯虞后至。及于长乐府居长庆院。二十余年出世不减。一千五百众。棱性地慈忍不妄许人。能反三隅方加印可。以长兴三年壬辰五月十七日长往。春秋七十九。僧腊六十。闽国王氏私谥之大师号超觉。塔葬皆出官供。判官林文盛为碑纪德云。

## 后唐杭州龙册寺道怤传

释道怤。俗姓陈。永嘉人也。丱总之年性殊常准。而恶腥血之

气。亲党强啖以枯鱼。且虞呕哕。求出家于开元寺。具戒已游闽入楚。言参问善知识要决了生死根源。见临川曹山寂公。大有征诘若昙询之间僧稠也。终顿息疑于雪峰。闽中谓之小忥布纳。时太原同名年腊之高故。暨回浙住越州鉴清院。时皮光业者日休之子。辞学宏赡探赜禅门。尝深击难焉。退而谓人曰。忥公之道崇论闳议莫臻其极。武肃王钱氏钦慕命居天龙寺。私署顺德大师。次文穆王钱氏创龙册寺。请忥居之。吴越禅学自此而兴以天福丁酉岁八月示灭。春秋七十。茶毗于大慈山坞。收拾舍利起塔于龙姥山前。故僧主汇征撰塔铭。今舍利院弟子主之香火相缀焉。

晋会稽清化院全付传

　　释全付。吴郡昆山人也。幼随父商于豫章。闻禅寂之说乃有厌世之志。白求出家。父愠形于色。愠止复白者三。父异其诚率略许之。遂诣江夏投清平大师。问曰。尔来何求。付曰。志求法也。清平师怜其幼而抱器。抚以纳之。夙兴夜号殊于群童。及长为之落饰寻登戒度。奉师弥谨捡身弥至。问法无厌饫见性不龃龉。清平颔而许之。一旦谓人曰。吾闻学无常师。吾非匏瓜。岂系于此而旷于彼乎。遂辞师而抵宜春之仰山礼南塔涌禅师。应对言语。深认仰山之势。顿了直下之心。仰山輾然器重之。拳拳伏膺栖神累载。后游于庐陵。安福县宰杨公建应国禅院。请付居之。禅徒子来堂室叓满。杨宰罢任。其乡人复于鸽湖山建院。迎以居之。廉使上闻锡名曰清化禅院。禅徒麕至请问者墙进。皆不我屈。岂多让于前辈乎。有同里僧谓付曰。父母之乡胡可弃也。任缘徇世愿师归欤。遂别鸽湖而还故国。时吴越文穆王钱氏命升阶。赐之衣衾钵器有加礼焉。丁西岁钱城戍将。辟云峰山建清化禅院。召以居之。次忠献王钱氏遣使锡以紫袈裟。付上章累让。再赐之又让之。遂故以纳衣。付曰。吾非荣其赐而饰让也。恐后人之仿吾而逞欲矣。寻赐号曰纯一禅师。又固让之。付不以情忘情故情真。不以道求道故道直。所居院之殿宇堂室。人竞崇建之。铸钟千余斤。新额曰云峰清化禅院。云水之侣辐凑。眷眷不欲舍旃。开运四年丁未岁秋七月示疾。谓众曰。生也法起。殁也法灭。起灭非言论所及也。安然而逝。有大雨疾风以震林木拔矣。享年六十六。腊四十有五归窆于山之北坞。弟子应清等十余人。奉师遗训不坠其道焉。僧主汇征为塔铭。建隆二年立。

晋永兴永安院善静传(灵照)

　　释善静。俗姓王氏。长安金城人也。父朗唐威州刺史。母李氏。因梦圣容照烂金色。遂尔娠焉。及生岐嶷殆乎知学博通群言。因掌书奏于神策军。中尉器重之。忽厌浮幻。潜诣终南丰德寺礼广度禅师。

时年二十七也。洎乎削染受具。天复中南游乐普。见元安禅裔乃融心要。北还化徒于故里。结庐于终南云居山。道俗归之如市。又起游峨嵋。礼普贤银色世界回兴元。连帅王公礼重留之。后还故乡已黍离矣。留守王公营永安禅院以居之。以开运丙午岁冬。鸣椎集僧嘱累还方丈。东向右胁而化。俗寿八十九。僧腊六十。黑白之众若丧严亲。明年正月八日。荼毗于城南。获舍利数千粒。汉乾祐三年庚戌八月八日。迁塔于长安义阳乡。石塔岿然。初静率多先觉往游[棘/火]道。避昭宗之蒙尘。又生平洗沐舍利陨落皆收秘不许弟子示人。又尝禅寂次。窗外无何有白鹤驯狎于庭。若有听法之意。静令人驱斥之。凡此殊征有而不有。晋昌军府主郭公归信焉。营构禅院命以居之。翰林学士鱼崇谅为塔铭述德焉。次杭州龙华寺释灵照。本高丽国人也。重译而来学其祖法。入乎闽越得心于雪峰。苦志参陪以节俭勤于众务。号照布纳焉。千众畏服。而言语似涉岛夷。性介特以恬淡自持。初住齐云山。次居越州鉴清院。尝秖对副使皮光业。语不相投。被举摈徙龙兴焉。及湖州太守钱公造报慈院请住。禅徒翕然。吴会间僧舍三衣披五纳者不可胜计。忠献王钱氏造龙华寺。迎取金华梁傅翕大士灵骨道具置于此寺。树塔命照住持焉。终于此寺。迁塔大慈山之峰。

周金陵清凉文益传

　　释文益。姓鲁氏。余杭人也。年甫七龄挺然出俗。削染于新定智通院。依全伟禅伯。弱年得形俱无作法於越州开元寺。于时谢俗累以拂衣。出樊笼而矫翼。属律匠希觉师盛化其徒于鄮山育王寺。甚得持犯之趣又游文雅之场。觉师许命为我门之游夏也。寻则玄机一发杂务俱损。振锡南游止长庆禅师法会。已决疑滞。更约伴西出湖湘尔日暴雨不进。暂望西院寄度信宿。避溪涨之患耳。遂参宣法大师。曾住漳浦罗汉。闽人止呼罗汉。罗汉素知益在长庆颖脱。锐意接之。唱导之由玄沙与雪峰血脉殊异。益疑山顿摧正路斯得。欣欣然挂囊栖止。变涂回轨确乎不拔。寻游方却抵临川。邦伯命居崇寿。四远之僧求益者不减千计。江南国主李氏始祖知重迎住报恩禅院。署号净慧。厥后微言欲绝大梦谁醒。既传法而有归。亦同凡而示灭。以周显德五年戊午岁秋七月十七日有恙。国主纡于方丈问疾。闰月五日剃发澡身与众言别。加趺而尽颜貌如生。俗年七十四。腊五十五。私谥曰大法眼。塔号无相。俾城下僧寺具威仪礼迎。引奉全身于江宁县丹阳乡起塔焉。益好为文笔。特慕支汤之体。时作偈颂真赞。别形纂录。法嗣弟子天台德韶慧明漳州智依钟山道钦润州光逸吉州文遂江南后主。为碑颂德。韩熙载撰塔铭云。

周庐山佛手岩行因传(道潜)

释行因。不详姓氏。雁门人也。游方问道于江淮。见庐山北有岩遥望如垂手焉。手下则深邃可三五丈许。因独栖禅观于其中。伪唐主元宗闻之三征召不起。岩中夜阑有异鹿一。卧于因之石屋之侧又锦囊鸟一伏宿于石壁下。二物都无惊怖。因不度弟子。有邻庵僧为之供侍。一日小疾谓侍僧曰。卷上帘我去去。帘方就钩。下床三数步间立屹然而化。春秋七十许元宗命画工写真。而阇维收遗骨。白塔在岩背焉。初因传禅法于襄阳鹿门山。寻为元宗坚请。于栖贤寺开堂唱道。不及期月潜归岩窟。初岩如五指。中指上有松一株。因终之日此亦枯瘁。因有经籍之学有问则指擿先儒得失章句是非。谈论不滞于方隅。开喻必含于教化。实得道之良士也。

系曰。凡夫舍报尸必一同也。佛则右胁果位坐亡。首揩地者现通。身立中者彰异。其惟欲行步而化者。除后僧会外则因公有焉。

次钱塘慧日永明寺释道潜。俗姓武。蒲津人也。生而强壮容姿端雅。成立则身长七尺许。胸前黑子七点若斗之纲魁焉。投中条山栖岩大通禅院。礼真寂禅师为亲教也。戒检严明讷言敏行。师亡之后誓入雁门五台山。以精悋之故躬睹文殊圣容。后诸方无定游处。未到临川见崇寿益禅师。顿明心决。次栖衢州古寺览阅藏经。尝宴坐中见文殊现形。不觉起而作礼。及诣杭礼阿育王塔。跪而顶戴泪下如雨。问掌塔僧曰。舍利人不目击还实有否。僧曰。按传记云。藏在内角中。望若悬钟焉。潜疑未已。遂苦到跪礼更无间然。俄见舍利红色在悬钟之外蠢�而行。潜悲喜交集。又光文大师汇征迥然肯重自为檀越。请于山斋行三七日普贤忏忽见遍吉御象在塔寺三门亭下。其象鼻直枕行忏所。汉南国王钱氏命入王府受菩萨戒。造大伽蓝号慧日永明。请以居之。假号曰慈化定慧禅师。别给月俸以施之。加优礼也。建隆二年辛酉九月十八日示疾而终。入棺之际。有白光昼发字孛莹然。时众皆睹。至十月内于龙井山茶毗。所收舍利伙多。有屠者自惟恶业。展襟就火聚乞求。斯须获七颗。屠家持于印氏塔中。至开宝庚午岁天台韶禅师。建石塔缄其真骨。癸酉岁塔顶放白光焉。

宋庐山圆通院缘德传

释缘德。俗姓黄钱塘人也。父超修学儒术而长于缋画。传周昉佛粉本。受笔法于吴兴李沼长史。德幼有出家之志。心性孤僻而寡合。遂往天台受具习禅法于天龙寺道怤禅师。寻往江西问道。自云居往庐阜。孤节高岸实不见有所欲。江南国主李氏。召入内道场安置。虑其不群。别构罗汉院处之。苦求入山。请住庐山新院。乃列威仪导引焉。德且装衣荷担而入。然后升座对答参问焉。其国主赐赉未尝以表笺报谢。有国老宋齐丘者。礼以师道。以开宝中卒于山院。德一生服

用熟韦裤袜而已。行杜多法。供亿诸禅侣厨无匮乏。或谓德有黄白术焉。

宋天台山德韶传

释德韶者。姓陈氏。缙云人也。幼出家于本郡登。戒后同光中寻访名山参见知识。屈指不胜其数。初发心于投子山和尚。后见临川法眼禅师。重了心要。遂承嗣焉。始入天台山建寺院道场。无几韶大兴玄沙法道。归依者众。汉南国王钱氏尝理丹丘。韶有先见之明。谓曰。他日为国王当兴佛法。其言信矣。遣使入山旁午。后署大禅师号。每有言时无不符合苏州节使。钱仁奉有疾。遣人赍香往乞愿焉。乃题疏云。令公八十一。仁奉得之。甚喜曰。我寿八十一也。其年八月十一日卒焉。凡多此类。韶未终之前也。华顶石崩振惊百里。山如野烧蔓莚。果应韶终。焚舍利繁多营塔。命都僧正赞宁为塔碑焉。享年八十二。法腊六十四。即开宝五年壬申岁六月二十八日也。语录大行。出弟子传法百许人。其又兴智者道场数十所。功成不宰心地坦夷。术数尤精利人为上。至今江浙间谓为大和尚焉。

论曰。梵语禅那华言念修也。以其触情念而无念。终日修而无修。又云正定也。正受也正则廓然冥而定矣。正受简邪思惟。增遍计故。所以奢摩他以寂静故。三摩提以观如幻故。若禅那者俱离静幻故。始云菩萨不住此岸不住彼岸而度众生令登彼岸也。若然者诸圣住处既如彼。诸圣度生复若何。稽夫法演汉庭。极证之名未着。风行庐阜。禅那之学始萌。佛陀什秦摈而来。般若多晋朝而至。时远公也密传坐法深斡玄机。渐染施行依违祖述。吴之僧会亦示有缘。俱未分明肆多隐秘。及乎慧文大士。肇寻龙树之宗思大禅翁继传三观之妙。天台智者引而伸之。化导陈隋。名题止观粤有中天达磨哀我群生。知梵夹之虽传为名相之所溺。认指忘月。得鱼执筌。但矜诵念以为功。不信己躬之是佛。是以倡言曰。吾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不立文字也。此乃乘方便波罗蜜径直而度免无量之迂回焉嗟乎经有曲指。曲指则渐修也。见性成佛者。顿悟自心本来清净元无烦恼无漏智性本自具足。此心即佛毕了无异。如此修证。是最上乘禅也。不立文字者经云。不著文字不离文字非无文字。能如是修不见修相也。又达磨立法要唯二种。谓理也行也。然则直而不迂不速而疾。云不立文字。乃反权合道也。尔时梁武不知魏人未重。向少林而面壁。唯慧可以神交。亦犹白雪虽歌巴童寡和。后则临汧。牧圉子孙终号于强秦避狄。岐邠文武乃成其王道。可生璨。璨生信。信下分二枝。一忍二融。融牛头也。忍生秀与能。能传信衣。若诸侯付子孙之分器也厥后此宗越盛焉。荫车百辆。尼拘树而展转垂枝施雨万方阿耨龙而连莚布润。当是时也应其悬记属于此人。后来得道无央数。是欤。重之曰。夫禅之为物也其大

矣哉。诸佛得之升等妙。雌龙得之破障缠。率由速疾之门无过此。故今之像末斗诤复生。师足既伤资争未已。如闻此心是佛。便言。三十二相何无。或闻一路涅槃。则曰。八万法门何在。曾不知经中发菩提心此见佛性也。云何修菩萨行。此行布修行也。因信不及无明所迷溺丧忘归。何由复业。或举经以示之。则对曰。此性宗法。或谓之曰。莫是魔说还可焚毁否。且置而勿论。又欲弃之。又欲存之。不其惑乎。昔者于阗诸部谓道行经为婆罗门书。乌茶小乘谤大乘学作空华外道。西干尚尔此何惊乎良以六代宗师一期举唱。但破百年之暗。靡营一室之隳。殊不知禅有理焉禅有行焉。脱或戒乘俱急。目足更资。行不废而理逾明。法无偏而功兼济。然后如可与言禅已矣。其如玄学多斥讲家。目为数宝之人。终困屡空之室。那不见经是佛言禅是佛意。诸佛心口定不相违。施设逗根用有时处。况以经江高国纪之名。论海总朝宗之会毗尼一学轨范千途。授形俱筑释子之基。唱随行净沙门之业。拟捐三事何驾一乘。终包不足之羞。岂倒转依之地。通人不诮竖子何知。佛事门中不舍一法。吠声贻责迁怒伤人。因击鼠以破盆。为争抟而噬主。自他俱有彼我须均。纵横尽而成一秦。气剂和而成一味者也。今从贞观及于宋朝。于山选山露须弥而出海。于羽求羽。放金翅以腾空。令其钻仰之俦慕此坚高之道矣。吾徒通达无相夺伦。譬若文武是一人之艺不能兼者互相非斥耳。若相推重佛法增明。酬君王度己之恩。答我佛为师之训。慎之哉。慎之哉。

## 宋高僧传卷第十四

### 明律篇第四之一(正传二十人附见五人)

### 唐京兆西明寺道宣传(大慈)

释道宣。姓钱氏。丹徒人也。一云长城人。其先出自广陵太守让之后。洎太史令乐之。撰天文集占一百卷。考讳申。府君陈吏部尚书。皆高矩令猷周仁全行。盛德百代君子万年。母娠而梦月贯其怀。复梦梵僧语曰。汝所妊者即梁朝僧祐律师。祐则南齐剡溪隐岳寺僧护也。宜从出家崇树释教云。凡十二月在胎。四月八日降诞。九岁能赋。十五厌俗诵习诸经。依智頵律师受业。洎十六落发。所谓除结非欲染衣。便隶日严道场。弱冠极力护持专精。克念感舍利现于宝函。隋大业年中从智首律师受具。武德中依首习律。才听一遍方议修禅。頵师呵曰。夫适遐自迩因微知章。修舍有时功愿须满。未宜即去律也。抑令听二十遍。已乃坐山林行定慧。晦迹于终南仿掌之谷。所居乏水。神人指之穿地尺余。其泉迸涌。时号为白泉寺。猛兽驯伏每有所依。名华芬芳奇草蔓延。随末徙崇义精舍。载迁丰德寺。尝因独

坐。护法神告曰。彼清官村故净业寺。地当宝势道可习成。闻斯卜焉。焚功德香行般舟定。时有群龙礼谒。若男若女化为人形。沙弥散心顾眄邪视。龙赫然发怒将拷攫之。寻追悔吐毒井中。具陈而去。宣乃令封闭。人或潜开往往烟上。审其神变或送异华一奁。形似枣华大如榆荚。香气郁馞数载宛然。又供奇果季孟梨柰。然其味甘其色洁。非人间所遇也。门徒尝欲举阴事。先是潜通。以定观根随病与药。皆此类者。有处士孙思邈。尝隐终南山与宣相接。结林下之交。每一往来议论终夕。时天旱。有西域僧于昆明池结坛祈雨。诏有司备香灯供具。凡七日池水日涨数尺。有老人夜诣宣求救。颇形仓卒之状。曰弟子即昆明池龙也。时之无雨乃天意也。非由弟子。今胡僧取利于弟子。而欺天子言祈雨。命在旦夕。乞和尚法力加护。宣曰。吾无能救尔。尔可急求孙先生。老人至思邈石室冤诉再三云。宣律师示我故敢相投也。邈曰。我知昆明池龙宫有仙方三十首。能示余余乃救尔。老人曰。此方上界不许辄传。今事急矣。固何所吝。少选捧方而至。邈曰。尔速还无惧胡僧也。自是池水大涨数日溢岸。胡僧术将尽矣。无能为也。及西明寺初就。诏宣充上座。三藏奘师至止。诏与翻译。又送真身往扶风无忧王寺。遇敕令僧拜等上启朝宰。护法又如此者。撰法门文记广弘明集续高僧传三宝录羯磨戒疏行事钞义钞等二百二十余卷。三衣皆纻一食唯菽。行则杖策坐不倚床。蚤虱从游居然除受。土木自得固己亡身。尝筑一坛。俄有长眉僧谈道知者。其实宾头卢也。复三果梵僧礼坛。赞曰。自佛灭后像法住世兴发毗尼唯师一人也。干封二年春冥感天人来谈律相。言钞文轻重仪中舛误。皆译之过非师之咎。请师改正。故今所行著述多是重修本是也。又有天人云。曾撰祇洹图经。计人间纸帛一百许卷。宣苦告口占。一一抄记上下二卷。又口传偈颂号付嘱仪。十卷是也。贞观中曾隐沁部云室山。人睹天童给侍左右。于西明寺夜行道足跌前阶有物扶持履空无害。熟顾视之乃少年也。宣遽问。何人中夜在此。少年曰。某非常人。即毗沙门天王之子那吒也。护法之故拥护和尚。时之久矣宣曰。贫道修行无事烦太子。太子威神自在。西域有可作佛事者。愿为致之。太子曰。某有佛牙宝掌虽久头目犹舍。敢不奉献。俄授于宣。宣保录供养焉。复次庭除有一天来礼谒。谓宣曰。律师当生睹史天宫。持物一苞云。是棘林香。尔后十旬安坐而化。则干封二年十月三日也。春秋七十二。僧腊五十二。累门人窆于坛谷石室。其后树塔三所。高宗下诏令崇饰图写宣之真。相匠韩伯通塑缋之。盖追仰道风也。宣从登戒坛及当泥曰。其间受法传教弟子可千百人。其亲度曰大慈律师。授法者文纲等。其天人付授佛牙。密令文纲掌护持去崇圣寺东塔。大和初丞相韦公处厚。建塔于西廊焉。宣之持律声振竺干。宣之编修美流天下。是故无畏三藏到东夏朝谒。帝问自远而来得无劳乎。欲于何方休息。三藏奏曰。在天竺时常闻西明寺宣律师秉持第一。愿往依止焉。敕允之。宣持禁竖牢扪虱以绵纸裹投于地。三藏曰。扑有情于地之声也。凡诸密

行或制或遮良可知矣。至代宗大历二年敕此寺三纲。如闻彼寺有大德道宣律师。传授得释迦佛牙及肉舍利。宜即诣右银台门进来。朕要观礼。至十一年十月敕每年内中出香一合。送西明寺故道宣律师堂。为国焚之祷祝。至懿宗咸通十年。左右街僧令霄玄畅等上表乞追赠。其年十月敕谥曰澄照。塔曰净光。先所居久在终南。故号南山律宗焉。天宝元载灵昌太守李邕。会昌元年工部郎中严厚本各为碑颂德云。

　　系曰。律宗犯即问心。心有虚实故。如未得道。起覆想说则宜犯重矣。若实有天龙来至我所而云。犯重招谤还婆罗汉同也。宣屡屡有天之使者。或送佛牙或充给使。非宣自述也。如遣龙去孙先生所。岂自言邪。至于干封之际。天神合沓或写祇洹图经付嘱仪等。且非寓言于鬼物乎。君不见十诵律中诸比丘尚扬言。目连犯妄。佛言。目连随心想说无罪。佛世犹尔。像季嫉贤斯何足怪也。又无畏非开元中者。贞观显庆已来莫别有无畏否。

## 唐京兆恒济寺道成传

　　释道成者。不知何许人也。居于天邑演彼律乘。戒月扬光圆而不缺。德瓶告实满而不倾。当显庆中敷四分一宗有同雾市。时文纲律匠。虽先依澄照大师后习律文。乃登成之堂奥矣又怀素著述皆出其门。垂拱中日照三藏译显识等经。天后诏名德十员助其法化成与明恂嘉尚同预证义。由是声飞神甸位首方坛。谓之梧桐多栖凤鸟。谓之芳沚颇秀兰丛。门生孔多无过此集然不详终所。

　　系曰。成公与隋蒋州道成同号而异实。二者奚先。通曰。隋成也精乎十诵。著述尤多。唐成也传乎四分。译讲偕妙。然其撰集则开悟迷沦。究其翻传则陶甄教道。譬犹后焰靡及乎前光似宝或惭乎真宝。互有长短用则无遗也。

## 唐京师崇圣寺文纲传(名恪)

　　释文纲。姓孔氏。会稽人也。曾祖范陈都官尚书。祖[示*異]祠部侍郎。考顶坐逃海避隋。择木归舜。贞观始拜尚乘直长。咸光复儒业旁通释教。是故纲也植宿根从习气。慈母怀孕杂食弃捐。有婆罗门僧头陀。语其母曰。若此男终绍三宝。自尔每闻空中多异香杂仙乐。及诞育之日。白鹤翔集若临视焉。比襁褓中午后不受乳哺。犹坚持斋者。重龀随师访道。十二出家。冠年受具。精虑苦行专念息心。藜羹麨粮麻衣草荐。操有彝检口无溢言。寻诣京兆沙门道成律师禀毗尼藏。二十五讲律。三十登坛。每勤修深思凝视反听。净如止水嶷若断山。或风雨宴居。或昼夜独得。故能吉祥在手不舍其瓶。威德迎风不

绝于气。出笼瘠雁坐致虚空。起屋下层自然成就。唯甘露之渧口喻利剑之伤人。慎之重之。广矣至矣。由是八方来学四分永流。请益者举袂云临。赞叹者发声雷骇。久视中天作淫雨人有忧色。纲愍之乃端坐思惟。却倚屋壁奄至中夕。欻尔半倾唯余背间。嶷然山立。识者以为得神通因定力。故日月灵迹幽明潜感。兆于集事应乎遣言。左右怪之。纲曰。夫真实无相尘色本空。正觉圆常大悲湛定。不可取也。是以一时法主四朝帝师。同迦葉之入城。遇匿王之说戒。竹园门外别有沙弥。毕树枝间广闻鶵鸟。所以受润者博。入见者深。万病已痊获欢喜之药。一心不染解烦恼之绳。又恭承丝纶京都翻译。追论惠用远契如因。翘诚满朝檀施敌国。但依布萨尽用庄严。累历伽蓝二十余所。凡是塔庙各已华丰。犹且刺血书经向六百卷。登坛受具仅数千人。至苦至勤纳无我之海。不寝不食种无生之田。长安四年奉敕往岐州无忧王寺迎舍利。景龙二载中宗孝和皇帝延入内道场行道。送真身舍利往无忧王寺入塔。其年于乾陵宫为内尼受戒。复于宫中坐夏。为二圣内尼讲四分律一遍。中宗嘉尚为度弟子。赐什物彩帛三千匹。因奏道场灵感之事。六月七日御札题牓为灵感寺是也。诸寺辟硕德以隶焉。夫其左籞宿右上林。南台终山北池渭水。千门宫阙化出云霄。万乘旌旗天回原隰。先天载睿宗圣真皇帝。又于别殿请为菩萨戒师。妃主环阶侍从罗拜。兜率天上亲听法言。王舍城中普闻净戒。恩旨赐绢三千余匹。纲悉付常住随事修营。或金地缭垣用增上价。或宝坊飞阁克壮全模。或讲堂经楼舍利净土。或轩廊器物厨库园林。皆信施法财周给僧宝。方将示迷津引觉路。濯热火宅拯溺毒流。而乃奄忽神迁。斯须薪尽。虽有应化何其速欤。以开元十五年八月十五日。怡然长往。时春秋九十有二。其年九月四日塔于寺侧焉。闻哀奔丧执绋会葬。香华幢盖。缁素华夷。填城塞川。彗云翳景。盖数万人。有若法侣京兆怀素满意承礼襄阳崇拔扶风凤林江陵恒景淄川名恪等。百余人。咸曰智河舟迁法宇栋桡而已哉。有若弟子淮南道岸蜀川神积岐陇慧颙京兆神慧思义绍觉律藏恒暹崇业等。五十余人。并目以慈眼入于度门。金棺不追灰骨罔答。乃请滑台太守李邕为碑。邕象彼马迁法其班氏。以二人而同传。必百行以齐肩。不忝怀素前不惭宣师后。李北海题品不其韪乎。有淄州名恪律师者。精执律范切勤求解。尝厕宣师法筵。躬问钞序义。宣师亲录随喜灵感坛班名于经。末又附丽文纲之门也。

唐京师恒济寺怀素传(宾律师)

释怀素。姓范氏。其先南阳人也。曾祖岳高宗朝选调为绛州曲沃县丞。祖徽延州广武县令。父强左武卫长史。乃为京兆人也。母李氏梦云雷震骇。因而娠焉。诞育之辰神光满室。见者求占。此子贵极。当为王者之师傅也。幼龄聪黠器度宽然。识者曰。学必成功才当逸格。耳闻口诵皆谓老成。年及十岁忽发出家之意。猛利之性二亲难沮

贞观十九年玄奘三藏方西域回。誓求为师。云与龙而同物。星将月以共光。俱悬释氏之天。悉丽着明之象。初寻经论不费光阴。受具已来专攻律部。有邺郡法砺律师。一方名器五律宗师。迷方皆俟其指南。得路咸推其乡导。着疏十卷别是命家。见接素公知成律匠。研习三载乃见诸瑕。喟然叹曰。古人义章未能尽善。咸亨元年发起勇心。别述开四分律记。至上元三年丙子归京。奉诏住西太原寺。傍听道成律师讲不辍缉缀。永淳元年十轴毕功一家新立。弹纠古疏十有六失焉。新义半千百条也。傅翼之彪搏攫而有知皆畏。乘风之震砰訇而无远不闻。所化翕然所传多矣。复着俱舍论疏一十五卷遗教经疏二卷钞三卷新疏拾遗钞二十卷四分僧尼羯磨文两卷四分僧尼戒本各一卷。日诵金刚经三十卷。讲大律已疏计五十余遍。其余书经画像不可胜数。于本寺别院忽示疾。力且薾然。告秀章曰。余律行多缺一报将终。时空中有天乐浏亮。奄然而逝。俗龄七十四。法腊五十三。葬日有鸿鹤绕塔悲鸣。至暮方散。素所撰述宗萨婆多何邪。以法密部缘化地部出化地从有部生故出受体以无表色也。又斥二宗云。相部无知则大开量中得自取大小行也。南山犯重则与天神言论。是自言得上人法也。大抵素疏出谓之新章焉。开元中嵩山宾律师造饰宗记。以解释之对砺旧疏也。又谓为东西塔律宗。因传习处为名耳。大历中相国元公载奏成都宝园寺置戒坛传新疏。以俸钱写疏四十本法华经疏三十本。委宝园光翌传行之。后元公命如净公为素作传。韦南康皋作灵坛传授毗尼。新疏记有承袭者。刊名于石。其辞酋丽其翰兼美。为蜀中口实焉。

唐光州道岸传

释道岸。姓唐氏。世居颍川。是为大族。汉尚书令琳司空珍吴尚书仆射固雍州刺史彬凉镇北将军瑶之后也。永嘉南度迁于光州。衣冠人物晖映今古。岸生而不群少而奇概。爰在髫龀有若老成。齿胄胶庠徇齐坟典。犹恐闻见未博艺业有遗。遂浮江淮达洙泗探禹穴升孔堂。多历年所矣。操翰林之鼓吹。游学海之波澜。讨论百家商攉三教。乃叹曰。学古入官纡金拾紫。儒教也。餐松饵柏驾鹤乘龙。道教也。不出轮回之中俱非筏喻之义。岂若三乘妙旨六度宏功。缁铢世间掌握沙界哉。遂落发出家洗心访道。一音克举四句精通。竖修律仪深入禅慧。夜梦迦葉来为导师。朝阅真经宛契冥牒。由是声名籍甚远近吹嘘。为出世之津梁。固经行之领袖。十方龙象罔不师范焉。万国鹓鸾无敢詶对者。向若回兹妙识适彼殊途。议才必总于四科。济世雅符于三杰。有若越中初法师者。秘藏精微罔不明练。道高寰宇德重丘山。岸闻善若惊同声相应。乘杯去楚杖锡游吴。云雾一披钟鼓齐振。期牙合契澄什联芳。由是常居会稽龙兴寺焉。扬越黎庶江淮释子。辐辏乌合巷少居人。罕登元礼之门。且睹公超之市。岸身遗缠盖心等虚空。不择贤愚无论贵贱。温颜接待善诱克勤。明鉴莫疲洪钟必应。皆窥天

挹海虚往实归。其利博哉。无得称也。时号为大和尚。登无畏座讲木叉律。容止端严。辞辩清畅。连环冰释理窟毫分。瞻仰者皆悉由衷。听受者得未曾有。于是高僧大士心醉神倾。捐弃旧闻佩服新义。江介一变其道大行。孝和皇帝精贯白业游艺玄枢。闻而异焉。遣使征召前后数介。然始入朝与大德数人同居内殿。帝因朝暇躬阅清言。虽天眷屡回而圣威难犯。凡厥目对靡不魂惊。皆向日趋风灭听收视。岸人望虽重僧腊未高。犹沦居下筵累隔先辈。惜帝有轮王之位不起承迎。以吾为舍那之后晏然方坐。皇帝睹其高尚。伏以尊严偏赐衣钵。特彰荣宠。因请如来法味屈为菩萨戒师。亲率六宫围绕供养。仍图画于林光宫。御制画赞。辞曰。戒珠皎洁。慧流清净。身局五篇心融八定。学综真典。观通实性。维持法务。纲统僧政律藏冀兮传芳。象教因乎光盛。比夫灵台影像麟阁丹青。功德义殊。师臣礼异。铨择网管统帅僧徒者。有司之任也。以岸盛德广大至行高邈。思遍雨露特变章程。所历都白马中兴。庄严荐福罔极等寺纲维总务。皆承敕命深契物心。天下以为荣。古今所未有。中宗有怀罔极追福因心。先于长安造荐福寺。事不时就作者烦劳。敕岸与工部尚书张锡。同典其任。广开方便博施慈悲。人或子来役无留务。费约功倍。帝甚嘉之顿邀赏锡。何间昏晓既荷天泽。言酬恩地遂还光州。度人置寺。于是只陀苑囿郁起僧坊。拘邻比丘便为人宝。能事斯毕夫何恨哉。江海一辞星霜二纪。每怀成道之所。更迫钟漏之期。遂去上京还至本处。将申顾命精择门人僧行超玄俨者。是称上足也。克传珠髻之宝。俾赐金口之言。右胁而卧示其泡幻也。以开元五年岁次丁巳八月十日。灭度于会稽龙兴道场。时年六十有四。海竭何依。山崩安仰。天人感恸道俗哀号。执绋衣缞动盈万计弟子龙兴寺慧武寺主义海都维那道融大禹寺怀则大善寺道超齐明寺思一云明寺慧周洪邑寺怀莹香严寺怀彦平原寺道纲湖州大云寺子瑀兴国寺慧纂等。秀禀圭璋器承磨琢。荷导蒙之力怀栝羽之恩。思播芳尘必题贞石。乃请礼部侍郎姚奕为碑纪德。初岸本文纲律师高足也。及孝和所重其道克昌。以江表多行十诵律东南僧坚执罔知四分。岸请帝墨敕执行南山律宗。伊宗盛于江淮间者岸之力也。

唐百济国金山寺真表传

释真表者。百济人也。家在金山世为弋猎。表多蹻捷弓矢最便。当开元中逐兽之余憩于田畎。间折柳条贯虾蟆。成串置于水中。拟为食调。遂入山网捕。因逐鹿由山北路归家。全忘取贯蟆欤。至明年春猎次闻蟆鸣。就水见去载所贯三十许虾蟆犹活。表于时叹惋。自责曰。苦哉。何为口腹令彼经年受苦。乃绝柳条徐轻放纵。因发意出家。自思惟曰。我若堂下辞亲室中割爱。难离欲海莫揭愚笼。由是逃入深山以刀截发。苦到忏悔。举身扑地志求戒法。誓愿要期弥勒菩萨授我戒法也。夜倍日功绕旋叩搕。心心无间念念翘勤。经于七宵。诘

旦见地藏菩萨手摇金锡为表策发教发戒缘作受前方便。感斯瑞应叹喜遍身勇猛过前。二七日满有大鬼现可怖相。而推表坠于岩下。身无所伤。匍匐就登石坛上。加复魔相未休。百端千绪。至第三七日质明。有吉祥鸟鸣曰。菩萨来也。乃见白云若浸粉然。更无高下山川平满成银色世界。兜率天主逶迤自在仪卫陆离围绕石坛。香风华雨且非凡世之景物焉。尔时慈氏徐步而行。至于坛所垂手摩表顶曰。善哉大丈夫。求戒如是。至于再至于三。苏迷卢可手攘而却。尔心终不退。乃为授法。表身心和悦犹如三禅。意识与乐根相应也。四万二千福河常流。一切功德寻发天眼焉。慈氏躬授三法衣瓦钵。复赐名曰真表。又于膝下出二物。非牙非玉乃签检之制也。一题曰九者。一题曰八者。各二字。付度表云。若人求戒当先悔罪。罪福则持犯性也。更加一百八签。签上署百八烦恼名目。如来戒人。或九十日。或四十日。或三七日。行忏苦到精进期满限终。将九八二签参合百八者。佛前望空而掷其签。堕地以验罪灭不灭之相。若百八签飞逗四畔。唯八九二签卓然坛心而立者。即得上上品戒焉。若众签虽远。或一二来触九八签。拈观是何烦恼名。抑令前人重覆忏悔已。正将重悔烦恼签和九八者。掷其烦恼签。去者名中品戒焉。若众签埋覆九八者。则罪不灭。不得戒也。设加忏悔过九十日得下品戒焉。慈氏重告诲云。八者新熏也。九者本有焉。嘱累已天仗既回山川云霁。于是持天衣执天钵。犹如五夏比丘。徇道下山。草木为其低垂覆路。殊无溪谷高下之别。飞禽鸷兽驯伏步前。又闻空中唱告村落聚邑言菩萨出山来何不迎接。时则人民男女布发掩泥者。脱衣覆路者。毡罽[毯-炎＋瞿]毹承足者。华絪美褥填坑者。表咸曲副人情一一迪践。有女子提半端白氎覆于途中。表似惊忙之色回避别行。女子怪其不平等。表曰。吾非无慈不均也。适观[疊*毛]缕间皆是狶子。吾虑伤生避其误犯耳。原其女子本屠家。贩买得此布也。自尔常有二虎左右随行。表语之曰。吾不入郛郭汝可导引。至可修行处则乃缓步而行。三十来里就一山坡蹲踞于前。时则挂锡树枝敷草端坐。四望信士不劝自来。同造伽蓝号金山寺焉。后人求戒。年年忏。罪者绝多今影堂中道具存焉。

系曰。表公革心变行。一日千里。果得慈氏为授戒法。此五十受中何受邪。通曰。近上法见谛自誓也。发天眼通。是证初二果也。非谛理现观而何。专据石坛与多子塔前自誓同也。或曰。所授签检以验罪灭之相。诸圣教无文。莫同诸天传授。或魔鬼所为不可为后法乎。通曰。若彰善瘅恶利益不殊。弥勒天主是天传授。非魔必矣。诸圣教中有忏罪求征祥证其罪灭不灭。然其佛灭度弥勒降阎浮说瑜伽。岂可不为后世法耶。十诵律云。虽非佛制诸方为清净者不得不行也。

## 唐安州十力寺秀律师传

释秀公者。齐安人也。髫年天然有离俗之意焉。既丁荼蓼便往蜀郡礼兴律师。讽诵经典易若温寻。又依之进具。果通达毗尼。乃为兴公传律上足弟子欤。如是四载入长安造宣律师门为依止之客。勤以忘劳。涉十六年不离函丈。穷幽诸部陶练数家。将首疏为宗本。然向黄州报所生地。次往安陆大扬讲训。声美所闻诸王牧守攸共遵承。正化缁徒咸摹细行。有贞固律师居于上席。解冠诸生最显清名。余皆后殿。其诸成业不可胜算。春秋七十余。卒于十力寺本房焉。

## 唐京师崇圣寺灵[山/咢]传

释灵[山/咢]者。不知何许人也。勤乎切问靡惮寻师。干封中于西明寺躬预南山宣师法席。然其不拘常所。或近文纲。或亲大慈皆求益也。末涂惧失宣意随讲收采所闻。号之曰记。以解删补钞也。若然者推究造义章之始。唯慈与[山/咢]也又别撰轻重诀。故苑陵玄胄亲睹其文。故援引之以解量处轻重仪焉。金革之故其诀湮灭无复可寻矣。

## 唐京兆崇福寺满意传

释满意。不知何许人也。风神峭拔识量宽和。经论旁通专于律学。武德末所遇邺都法砺律师作疏解昙无德律。遂往抠衣明其授受。如是讲导三十许年。乃传付观音寺大亮律师。亮方授越州昙一。盛化之间出龙象之资。无过意之门也矣。

## 唐京兆西明寺崇业传

释崇业。不知何许人也。初同弋阳道岸。学毗尼于文纲之法集。业之服勤淬砺罔怠。黉肆之间推居元长。与淄州名恪齐名。挺拔刚毅过之。美声洋洋达于禁闼。睿宗圣真皇帝操心履道。敕以旧邸造安国寺。有诏业入承明熏修别殿。为帝授菩萨戒。施物优渥。佥回舍修菩提寺殿宇。抑由先不畜盈长之故也。开元中微疾。嘱弟子曰。吾化穷数尽。汝曹坚以防川无令放逸。语讫终于所居寺之别院。业即南山之嗣孙矣。

## 唐越州法华山寺玄俨传(融济)

释玄俨。俗姓徐氏。晋室南迁因官诸暨。遂为县族。年始十二辞亲从师。事富春僧晖。证圣元年恩制度人。始堕僧数隶悬溜寺。俨幼而明敏长则韶令。标格峻整风仪凛然。迨于弱冠乃从光州岸师咨受具戒。后乃游诣上京探赜律范。遇崇福意律师并融济律师。皆名匠一方

南山上足。咸能升堂睹奥。共所印可。由是道尊戒洁名动京师。安国授记并充大德。后还江左偏行四分。因着辅篇记十卷羯磨述章三篇。至今僧徒远近传写。初光州岸公。尝因假寐忽梦神僧。谓曰。玄俨当为法器。云何教以小乘。后乃命宣般若。由是研精覃思采摭旧学。撰金刚义疏七卷。古德所不解先达所未详。我则发挥光明若指诸掌。誓以一生宣讲百遍。越邑精舍时称法华。晋沙门昙翼曾结庵山巅。入是法三昧感遍吉菩萨。徒观其塔类多宝涌出以证经宫如转轮飞行而听法。双乌所以示兆今尚翔鸣。六象所以呈奇。时犹隐现。不可得而思议者。盖斯之谓欤。信如来之福庭。是菩萨之隐岳。俨乃考盘是卜束钵深栖。建置戒坛招集律行。若夫秦衡上士燕代高僧。数若稻麻算同竹苇。伏膺请益蹑屩担簦。宴坐不出几三十载。开元二十四年。帝亲注金刚般若经。诏颁天下普令宣讲。都督河南元彦冲躬。请俨重光圣日。遂阐扬幽赞允合天心。令盲者见日月之光。聋者闻雷霆之响。俨之演畅盖有力焉。夫乐小法者迷自我而为病。通大方者懵开空之法道。若夫会三归一触理冥事。自优波离已下犹或病诸。而俨纲纪小乘演畅大法。晤佛境之非有识魔界之为空。故能使涅槃将生死一如烦恼与菩提齐致。发心而登佛地非我而谁。白黑归依当仁不让。昔僧护法师常居石城宴坐青壁。仰其中峰如有佛像。愿造十丈以图兜率。良愿未谐护公长逝。梁武皇帝诏僧祐律师驰传经理。规模刻划意匠才施。俄而山冢崒崩全身坐现。合高百余尺。虽金石丝竹四天之供施常闻功德庄严十地之雕镌尚阙。俨乃内倾衣钵外率檀那。布以黄金之色。镕以白银之相。铜锡铅锴球琳琅玕。七宝由是浑成。八珍于焉具足。虽宝积献盖界现三千。迦葉贡衣金踰十万。如须弥之现于大海。若杲日之出于高山。此又俨之功德不可思议者也。故洛州刺史徐峤工部尚书徐安贞。咸以宗室设道友之礼。国子司业康希铣太子宾客贺知章朝散大夫杭州临安县令朱元慎。亦以乡曲具法朋之契。开元二十六载。恩制度人。采访使润州刺史齐浣越州都督景诚采访卢见义泗州刺史王弼。无不停旟净境禀承法训。齐公乃方舟结乘。奉迎俨于丹阳余杭吴兴诸郡。令新度释子躬授具戒。自广陵迄于信安。地方千里。道俗受法者殆出万人。凡礼佛名经一百遍。设无遮大会十筵。而入境住持举无与比。夫秉法传授从佛口生。有门人法华昙俊崇默龙兴崇一开元智符称心崇义香严怀节宝林洪霈觉引灌顶。皆不倾油钵无漏浮囊。经不云乎。如旃檀林旃檀围绕。如师子王师子围绕。信俨之威神有在。而法主之功德不刊。将知三界无安百灵共尽。此生已适于后息他世应见于前心。以天宝元载岁次壬午缘化已毕。十一月三日现疾于绳床。七日午时坐终于戒坛院。春秋六十有八。粤其月二十五日窆于寺南秦山之下。高树双塔光明踰于白云。列植千松秀色罗于明月。经始则神邕崇晓。住持则唯湛道昭。并躬护圣场亲传智印。其余三千门人五百弟子。承般若之深法受毗尼之密行。尽号颛门。无待弥勒。天宝十五载岁次景申。万齐融述颂德碑焉。

## 唐杭州灵智寺德秀传

释德秀。俗姓孙氏。富阳人也。少出尘区早栖梵宇。当圆戒检正护浮囊。匪定常师留神律府。讲谈之外尝哀鬼神乏食。恒以深更施其饮食。浙汭之民倾诚畏服。及终于定山颇多灵异则天宝初载也迁神座入塔。时天降舍利七颗。门人以瓶盛之。缄于其塔。或发之见秀齿上生舍利纷纷而坠。后人还累甓成浮图。乡人云。恒有白蛇蟠屈守塔。樵牧之童无敢近者。

## 唐开业寺爱同传(玄通)

释爱同。俗姓赵氏。本天水人也。代袭冠冕弱龄挺拔。惠然肯来为佛家子。具戒后讲弥沙塞律。远近师禀若鳞羽宗乎鲲凤也。昔南宋朝罽宾三藏觉寿。译成此律。因出羯磨一卷。时运迁移其本零落。寻求不获学者无依。同遂于大律之内抄出羯磨一卷。彼宗学者盛传流布。被事方全。孝和之世神龙中。盛重翻宣。同与文纲等参预译场。推为证义。义净所出之经。同有力焉。着五分律疏十卷。复遗嘱西明寺玄通律师重施润色。后安史俶扰焚燎丧寺。今无类矣。

## 唐五台山诠律师传

释诠律师者。五台县人也。彩服出家冠年受戒。仪则清雅众禀纲绳。习毗尼宗秘菩萨行。诠除训徒外守默无挠。远近有事靡不豫知。人谓为得他心通也。一食终日弊衣遮体。不贮颗粒房无缕综。其强本节用造次不可及也。入灭之日祥云郁密天乐铮摐。阖寺僧徒皆闻异香馚馥。乃召集寺众执手告辞嘱累门人加趺而灭云。

## 唐扬州龙兴寺法慎传

释法慎。姓郭氏。江都人也。孩抱之岁誓齿空门。亲爱所钟志不可夺。从遥台成律师受具戒。依太原寺东塔体解律文绝其所疑。时贤推服。或一言曲分于象表。精理自得于环中。声振京师如睎爱日。诸寺众请纲领。乃默然而东归。既还扬都俯允郡愿恒诵金刚般若经如意轮。般若佛心我得此心。众生亦得。如意胜愿我如此愿。众生亦如。谓天台止观包一切经义。东山法门是一切佛乘。色空两亡定慧双照。不可得而称也。慎暑不摄齐。食不求饱。居不易坐。四方舍施归于大众。一身有无均于最下。朝廷之士衔命往还。路出维扬终岁百数。不践门阈以为大羞。仰承一盻如洗饥渴。慎与人子言依于孝。与人臣言依于忠。与人上言依于仁。与人下言依于礼。佛教儒行合而为一。学

者流误。故亲校经论延来者听受。故大起僧坊将警群迷。故广图菩萨因地。善护诸命。故曲济众生寿量。以文字度人。故工于翰墨。以法皆佛法。故兼采儒流以我慢为防。故自负衣钵。以规规为任故纲正缁林。以发挥道宗。故上行恭礼。以感慕遗迹。故不远他邦。以龙象参议。故再至京国。以轨度端明。故研精律部欤。黄门侍郎卢藏用才高名重罕于推挹。一见于慎慕味循环不能离坐。退而叹曰。宇宙之内信有高人。黄门于院中置以经藏严以香灯。天地无疆像法常在。太子少保陆象先兵部尚书毕构少府监陆余庆吏部侍郎严挺之河南尹崔希逸太尉房琯中书侍郎平章事崔涣礼部尚书李憕辞人王昌龄著作郎綦母潜佥所瞻奉愿同洒扫。感动朝宰如此。以天宝七载十月十四日。晨兴盥漱就胡床加趺。心奉西方既嚔而灭于龙兴寺别院。春秋八十三。夏六十二。缁素弟子北距泗沂南踰岭徼。望哭者千族。会葬者万人。其上首曰会稽昙一闽僧怀一南康崇睿晋陵义宣钱塘谭山寺惠鸾洛京法瑜崇元鹤林寺法励法海维扬惠凝明幽灵祐灵一等。罔不成乐说辩才入法华三昧。众所知识物之依怙。天上甘露正味调柔。人中象王利根成熟。音乐树下长流福慧之泉。雪山峰顶仰见清凉之月。金刚决定烦恼无余优昙开敷香洁盈满。法施之恩郡居之感。哀奉色身经始灵塔于芜城西蜀冈之原。像教也幽公自幼及衰恒所亲侍。后请吏部员外郎赵郡李华为碑纪述。大历八年癸丑十二月也。大理司直张从申书赵郡李阳冰题额其塔。亦幽公经度建塔之地。广袤如素高卑得中。周临四衢平视千里。门人环莳列柏荐以名香。其塔属会昌中例皆毁焉。

唐杭州华严寺道光传

释道光。姓褚氏。喻龀出家方冠受具。诣光州和尚学通毗尼。于时夏浅德崇坛场属望。盖天赉真士为东南义虎。云雨慈昧笙镛道声。光持法华经创塔庙。洎没身不怠也。上元元年庚子仲秋示疾终于本寺。春秋七十九。法腊五十八。是日驰阳昧昧淫雨[泳-永＋思][泳-永＋思]。烈风崇朝嘉木为折。乃东土福尽之征也。俄然喜气五色亭亭如盖。移晷不散偏映精庐。即西方往生之意也。初光未殁。其月三日质明。支疾凝神依色身观。弥陀具相现在其前。满庭碧华昔所未睹者。四日昧爽有异人请光为和尚。遂开目弹指曰。但发菩提心。至五日曼陀罗华自天而雨。门人神烈义津。追慕弗遑。各分法味。流布行化香火无穷云。

唐扬州大云寺鉴真传

释鉴真。姓淳于氏。广陵江阳县人也。总丱俊明器度宏博能典谒矣。随父入大云寺。见佛像感动夙心。因白父求出家。父奇其志许焉。登便就智满禅师循其奖训。属天后长安元年诏于天下度僧。乃为

息慈配住本寺。后改为龙兴。殆中宗孝和帝神龙元年。从道岸律师受菩萨戒。景龙元年诣长安。至二年三月二十八日于实际寺依荆州恒景律师边得戒。虽新发意有老成风。观光两京名师陶诱。三藏教法数稔该通。动必研几曾无矜伐。言旋淮海以戒律化诱。郁为一方宗首。冰池印月适足清明。貌座扬音良多响答。时日本国有沙门荣睿普照等。东来募法用补缺然。于开元年中达于扬州。爰来请问。礼真足曰。我国在海之中。不知距齐州几千万里。虽有法而无传法人。譬犹终夜有求于幽室非烛何见乎。愿师可能辍此方之利乐为海东之导师乎。真观其所以察其翘勤。乃问之曰。昔闻南岳思禅师生彼为国王兴隆佛法。是乎。又闻彼国长屋曾造千袈裟来施中华名德。复于衣缘绣偈云。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寄诸佛子共结来缘。以此思之诚是佛法有缘之地也。默许行焉。所言长屋者则相国也。真乃慕比丘思托等一十四人。买舟自广陵赍经律法离岸。乃天宝二载六月也。至越州浦止署风山。真夜梦甚灵异。才出洋遇恶风涛。舟人顾其垂没。有投弃[木*篓]香木者。闻空中声云。勿弃投。时见舳舻各有神将介甲操仗焉。寻时风定俄漂入蛇海。其蛇长三丈余。色若锦文。后入鱼海。鱼长尺余。飞满空中。次一洋纯见飞鸟。集于舟背压之几没洎出鸟海乏水。俄泊一岛。池且泓澄人饮甘美。相次达于日本。其国王欢喜迎入城大寺安止。初于卢遮那殿前立坛。为国王授菩萨戒。次夫人王子等。然后教本土有德沙门足满十员。度沙弥澄修等四百人。用白四羯磨法也。又有王子一品亲田。舍宅造寺号招提。施水田一百顷。自是已来长敷律藏受教者多。彼国号大和尚。传戒律之始祖也。以日本天平宝字七年癸卯岁五月五日无疾辞众坐亡。身不倾坏。乃唐代宗广德元年矣。春秋七十七。至今其身不施苎漆。国王贵人信士时将宝香涂之。僧思托着东征传祥述焉。

唐杭州天竺山灵隐寺守直传

释守直。字坚道。钱塘人也。姓范氏。齐信安太守瑝之八叶。礼既冠众君子器之。夙有丘园之期。不顾玄纁之锡。遂诣苏州支硎寺圆大师所受具足律仪。是夜眼中光现长一丈余。持久方灭。盖得戒之验也。后抵江陵依真公。三年练行。寻礼天下二百余郡。圣迹所至无不至焉。见无畏三藏为受菩萨戒。闻普寂大师传楞伽心印。讲起信宗论二十余遍。南山律钞四十遍。平等一雨大小双机。在乎圆音未尝少异乃立愿诵华严经。还于中宵梦神人施珠一颗。及觉惘惘然如珠在握。是岁入五台山转华严经二百遍。追夙心也。宏览大藏经三过。广正见也。至开元二十六年有制举高行。俗道请正名隶大林寺。后移籍天竺住灵隐峰。时大历二年也。至五年三月寓于龙兴净土院。谓左右曰。夫至人乘如而来乘如而去。示其心然也。而愚夫欲以长绳系彼白日。安可得乎。吾景落桑榆岂淹久也。以其年此月二十九日告终春秋七十

一。僧腊四十五。其间临坛度人多矣。显名者洞庭辩秀湖州皎然惠普道庄会稽清江清源杭州择邻神偃常州道进。昼公着塔铭云。

## 唐洪州大明寺严峻传

释严峻。姓樊氏。滩州人也。父任硖州长史昭王府司马。峻性地夷然学习明利。年及十九应进士举。倏罹荼蓼思报劬劳。投南阳佛寺后抵荆州玉泉山兰若。遇真禅师示其禅观。入城泊大云寺。峻秉持戒印用之不祁凭附浮囊渡之。攸往众请临坛。复举律之宗主。僶俛承命。忽逢观净禅师顿明心法。大历元年思往清凉山。未达庐陵。见颜鲁公。一言相契胶漆如也。二年春宜春太守俾僧正驰疏请召。四年春洪州刺史李华员外延入大明寺住止。三月中俄命沐浴换衣。举望空虚合掌而逝春秋五十九。迁塔弟子圆约等于寺前大泉池立碑存焉。

## 唐会稽开元寺昙一传

释昙一。姓张氏。盖韩人也。其先轩辕。赋姓至良佐汉侯于留。魏晋已还衣冠继代。僧祖恒隋太常卿。扈跸扬都遂家於越。恒生孝廉翼。翼生处士蒇。蒇生一。令闻江南。今四叶矣。一宿植净因生知慧性。弱而敏悟长而聪明。年十五从李滔先生习诗礼。终日不违。十六听云门寺茂亮法师经论一闻悬解。法师异之。谓其母孟氏曰。此佛子也。可令削发当与授记。亮即孝和皇帝菩萨戒师也。一闻而欢喜有度世之志。景龙中承恩出家。隶在僧录。年满受具于丹阳玄昶律师。学通事钞于当阳昙胜律师。既而钻木见烟窥墙睹奥。开元五年西游长安。依观音寺大亮律师传毗尼藏。崇圣寺檀子法师学唯识俱舍等论。安国寺印度沙门受菩萨戒。于是莲华不染之义。甘露甚深之旨。一传慧炬了作梵雄。远近瞻仰如宗师矣。然刃有余地时兼外学。常问周易于左常侍褚无量。论史记于国子司业马贞。遂渔猎百氏囊括六籍。增广闻见。自是儒家调御人天皆因佛事。公卿向慕京师籍甚。时丞相燕国公张说广平宋璟尚书苏瑰兖国陆象先秘书监贺知章宣州泾县令万齐融。皆以同声并为师友。虽支许之会虚嘉宗雷之集庐岳。未云多也。四分律者后秦三藏法师梵僧佛陀耶舍传诵中华。与罗什法师共为翻译。今之讲授自此员来魏法聪律师始为演说聪授道覆。覆授光。洎隋朝相部励律师作疏十卷。西京崇福寺满意律师盛传此疏。付授亮律师。其所传授一一依励律师疏。及唐初终南宣律师四分律钞三卷详略同异。自着发正义记十卷。明两宗之踳驳发五部之钤键。后学开悟夜行得烛。前疑泮释阳和解冰。佛日昭晰而再中。法栋峥嵘以高峙。发正记中斥破南山。持犯中可见也。二十五年仗锡东归。明年诏置开元寺。长史张楚举为寺主。因而居焉。一声振京华道高吴会。布大慈以摄众修万行以表仪。顺风问道者毂击肩摩。函丈请益者波委云萃。虚

受之量随而演说。故前后讲四分律三十五遍。删补钞二十余遍焉。江淮释子受木叉者。非一登坛即不为得法。从持僧律。盖度人十万计矣。至德之际国步多艰。缁徒慢法罕率经教国相王公出镇於越。以一德名素高请为僧统。一变清净大阐熏修。浃旬之间回邪入正。善诱潜化皆此类焉。始者一入关谒明达法师。目之曰。汝人中师子也。又遇遵善寺尼慈和。歌曰。昙一师解毗尼大聪明更无疑为达人之所谚多矣。天宝十四载浙河潮水南激钱塘。大云伽蓝当兹湍[泳-永＋旱]。因请一讲律。学徒千人。咸发大愿每上念摩诃般若。乃止涛激以福伍胥龙王。用兹庄严祈于卫护。五月晦夜惚恍之间。见一神人衣冠甚伟稽首谢曰。蒙垂法施即改波流。未逾九十日涨沙五十里。道俗惊叹得未曾有。一蔚为法主大扬教迹。发明前佛之付嘱。保证后佛之护念。四句作偈受持者了于未了。一音演法谛听者闻所不闻。非夫天地淳精江山粹灵与法作程间世而生。孰能玄通密证如此其大者乎。寺中洪钟一所作也。远征凫氏近法雷门。生存累年匠其规制。殁后三日成于镕造。声应百里扛乎万钧。蒲牢叫而地震。师子吼而山蘩警悟聋俗导引迷方。胡可言也。法谢形离薪尽火灭。以大历六年十一月十七日。迁化于寺之律院。报龄八十。僧腊六十一。即以明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迁座于秦望山。从先和尚之茔也。一春秋已高精爽逾励。既不衰惫初无疾苦。忽谓侍者曰。吾将扫礼坟塔归骨于此。数日之后奄然而终。江淮之南河洛之表。衣缞制服执绋送丧。号哭满山旛华蔽野。比夫剧孟之母送车千乘孔丘之墓栽树万株。可同年哉。门人越州妙喜寺常照建法寺清源湖州龙兴寺神玩宣州隐静寺道昂杭州龙兴寺义宾台州国清寺湛然苏州开元寺辩秀润州栖霞寺昭亮常州龙兴寺法俊等。早发童蒙咸承训诱。三千弟子仰梁木而增悲。八万门人望栴檀而不及。时会稽徐公浩素敦乡里之旧。为碑颂德焉。大历十一年也。

# 宋高僧传卷第十五

## 明律篇第四之二(正传十九人附见三人)

### 唐余杭宜丰寺灵一传

　　释灵一。姓吴氏。广陵人也。神清气和方寸地虚。与大和元精合其纯粹。年肇九岁僻嫌朽宅决入梵园。堕息慈之伦禀出家之制。暨乎始冠受其具足。学习无倦律仪是修。示见谈笑。欲明解脱。示人文艺以诱世智。初不计身中有我我中有身。德全道成缘断形谢。以宝应元年冬十月十六日。寂灭于杭州龙兴寺。春秋三十五。凡满十五安居。临终顾谓弟子行荼毗法树小浮图焉。时左卫兵参军李纾嘉兴县令李汤左金吾卫兵曹参军独孤及。相与悼梁木之既坏。虑陵谷之当迁。后之

人礼应真之塔婆。昧应真之德行。故刻石于武林山东峰之阳也。一家富货殖。既而削发。推千金之产。悉让诸孤昆弟。所取者惟纳衣锡杖。自尔叩维扬法慎师学相部律。造乎微而臻乎极。友善者慧凝明幽灵祐会稽昙一晋陵义宣同门三益作者七人也。一咳唾尘境继日经行。宴坐必择山椒树下。初舍于会稽山南悬溜寺。接禅者隐空干靖讨论第一义谛。或游庆云寺。复居余抗宜丰寺。寺邻生丹山。门对佳境冏然独往。暴风偃山正智不动。巨浪沃日浮囊不飘。于是着法性论以究真谛。此一之了语也。每禅诵之隙辄赋诗歌事思入无间兴含飞动。潘阮之遗韵江谢之阙文。必能缀之。无愧古人。循循善诱门弟子受教若良田之纳膏雨焉。一迹不入族姓之门。与天台道士潘志清襄阳朱放南阳张继安定皇甫曾范阳张南史吴郡陆迅东海徐嶷景陵陆鸿渐为尘外之友。讲德味道朗咏终日。其终篇必博之以文约之以修。量其根之上下而授之药焉。一居寺高隅。初无井泉。一旦呀然而涌喷金砂之溜于庭之左右。挹之弥清[奭*斗]之无竭。盖精至之感矣。诗行于世。有选其尤者入间气集焉。

唐吴郡东虎丘寺齐翰传

　　释齐翰。字等至。吴兴沈氏之子。高祖陈国子祭酒。曾祖隋魏州司马。祖考三世不仕。翰绮岁从父至山寺。蹈高静无尘之躅。恻然有宿命之知。固请舍家。至天宝八载八月五日。奉制度配名永定寺。九载十月跻五分坛。纳形俱戒移名开元。大历中转隶武丘。皆两州道俗所请从命也。翰道性渊默外则淡然。迹不近名身不关事。长在一室寂如无人。岂比夫骈行鼓箧之士哉。颛门相部义疏精敏罕俦。明法华经。主苏湖戒坛。每当请首。则今时所谓坛长也。大历十年入流水念佛道场。是夜西方念中顿现。盖纯诚之所致也。即以其年终于本院春秋六十八。法腊二十六。翰遇疾之日谓门弟子曰。有鹤从空飞下回翔我前。尔曹见乎。必谢之期。小圣犹病安能免哉。受业门人如隐戒坛宣兑等与吴兴皎然。结法门昆弟之交。俱高洁难可轻慕焉。

唐润州招隐寺朗然传

　　释朗然。俗姓魏。世袭冠冕。其先随东晋南渡则为南徐人也。开元中入道受业于丹阳开元寺齐大师。天宝初受具于杭州华严寺光律师。后徙灵隐寺依远律师通四分律钞。重禀越州昙一律师精研律部。讲训生徒四远响应。肃宗至德二年。恩命举移隶名于慈和寺。上元中刺史韦儇又请为招隐统领大德。即以其年讲授之暇着古今决十卷。解释四分律钞。数十万言。繁杂义例条贯甚明。大行于世。观其先列古人之义。有所不安则判断之。故号决也。决中自序。初依天竺威律师学习。复从远一二师也。凡戒坛则二十六登。皆为坛席之主。律钞凡

二十八过讲。有馈遗者随丰薄。受而转施悲信二田。凡于教理披文究义。皆言宿习之力也。执持戒检斯须不违。大历十二年冬癸卯。趺坐如常恬然化灭时年五十四。僧腊三十五。越十三年春辛酉。建塔于山西原。缞麻之徒泣血千计。高行弟子清浩择言等。请益弟子御史中丞洪府观察使韦儇。吏部员外李华。润州刺史韩贲。湖州刺史韦损。御史大夫刘暹。润州刺史樊冕。皆归心奉信。屯田员外郎柳识为碑颂焉。

唐越州称心寺大义传

　　释大义。字元贞。俗姓徐氏。会稽萧山人也。以天授二年五月五日。特禀神异生而秀朗。七岁父训之以经典。日可诵数千言。年十二请诣山阴灵隐寺求师。因习内法开卷必通。人咸叹之。属中宗正位恩制度人。都督胡元礼考试经义。格中第一。削染配昭玄寺。自兹听习旁赡玄儒。开元初从吴郡圆律师受具。复依本州开元寺深律师学四分律指训。义因游长安。深公已亡。乃抠衣法华寺玄俨律师。其俊迈出伦。俨云。于今传法非子而谁。及称心本寺超律师请为寺任。开元中丧亲。誓入天台佛陇转藏经。答劬劳也。天宝中遂筑北坞之室。即支遁沃州之地也。初梦二梵僧曰。汝居此与二十日。至宝应初复梦。曰本期二十日今满矣。魔贼将至不宜更处。无何海贼袁晁窃据剡邑至于丹丘。义因与大禹寺迴律师同诣左溪朗禅师所学止观。而多精达。前后朝贵归心者相国杜鸿渐。尚书薛兼训中丞独孤峻。洺州刺史徐峤次徐浩皆宗人也。以大历已未岁五月终于本院。春秋八十九。僧腊六十三。殡于寺之北坞旧居。因造塔焉。义前后戒坛计二十七登。受戒弟子三万余人。终时室中闻天乐声验乎生。诵法华经大涅槃经小大乘戒本。以为口业德行非归兜率。不往净土未可议其生处也。

唐常州兴宁寺义宣传

　　释义宣者。晋陵人也。宿植利根翛然出俗。不烦师训砥砺厥心。纳法后孜孜律科时无虚度。玄儒旁综长在篇章。卒问捷给。而禀延陵恭让之风。雅得毗尼之体。初扬州法慎传于旧章。淮甸之间推为硕匠。天宝初宣敛衽抠衣。咨询弥久辈流率服。慎且叹赏曰。可畏乎。宣讲终南事钞请业于周律师之庭。考核尤精。乃着折中记六卷以解之。盖慊。融济[山/口/号]胜诸师有所纰谬故也。使是非各尽其分。人免据宗而阿比。从此立称耳。毗陵多出名士。僧有三宣慧德义是欤。时于江都习业。与会稽昙一闽川怀一庆云灵一同门为朋也。晋陵既有三宣。慎门复出三一焉。江表资为美谈。宣天宝末盛行化导。罔究其终。

系曰。夫名以制义所出无穷。奈何师资踵武而犯教祖之讳乎。通曰。春秋贵贱不嫌同号也。或曰。滕齐不敌俱书侯。乃曰。不嫌同号。号与名岂得例诸。通曰。号大不嫌。名小岂嫌乎。矧以义宣始为名者。安知弟子成事于南山之门邪。然出家者必也无妨。一则姓既以华从梵。咸称释氏。一则西域无讳。此合从旃。具讳者周人以事鬼神。夏商无讳明矣。况乎宣师已生兜率。小为天人大为菩萨。岂宜以鬼神事之。致令唐初高德胜士往往止存一字名。职由讳之极矣。属今修撰。乃阙文也。乃知真谛无讳。俗谛闻似则惧。或曰。今沙门姓既为释。名复不讳。言我不随俗谛。云何对君主称臣。莫西域有否。通曰。姓名不对王者。臣妾表疏合然。昔齐帝问王俭。遂令对见称名。自汉至唐肃宗朝。始见称臣。由此沿而不革。良以沙门德薄日就衰微。一往无复矣。又以法委国王诚难改作。王谓为是楷定莫移。故佛言。虽非我制诸方为清净者不得不行也。

唐苏州开元寺辩秀传

释辩秀。俗姓刘氏。汉楚王交三十一代孙也。秀幼孤。诸父哀字。礼如教立孝自天生。而宿植缘深心田欲稔。因请伯氏出家长行。哀而舍旃。事灵隐谋禅师便能问津。图入道之意。所闻指训。如凉风入怀。醒然清悟。天宝四年受戒于东海鉴真大师。传律于会稽昙一。至德中举高行隶名于吴郡开元寺。乾元中下诏天下二十五寺。各定大德七人长讲戒律秀应其数也。顷年于净土一门不惌于念。尝谓人曰。昔闻西方之行是有相大乘。此乃蓬心不直非达观之说。何邪夫出言即性发意皆如。而一色一香无非中道。况我正念乎。秀坛场一十六番度人孤制。律枢正持僧纲自肯。湖南北皆宗仰焉。以建中元年六月十五日寝疾而终。春秋六十七。法腊三十五。当其逝日。有庭树一本。枝叶扶疏朝华正敷。而遽萎瘁。其年七月五日。迁灵龛于武丘西寺松门之右。门人道亮道该清会。偕绕旃檀之香树也。故观察使韦元甫李栖筠虢州刺史李纾。御史中丞李道昌。尽钦慕往德。亦林下之交。霅昼为碑颂焉。

唐京师安国寺如净传

释如净。不详何许人也。甫参法位。当纳戒津明练毗尼砥砺名节。时恒讲勖徒侣云屯。辞笔偕长博达儒典。先是关中行智首律师四分律疏。魏郡法砺律师着疏别行。尔时关辅河北各竞宗派。微似参辰。隋末唐初道宣律师。以首大疏为本。造删补律钞三卷。稍为会要。行事逗机。贞观已来三辅江淮岷蜀多传唱之。次装三藏弟子怀素者。先习钞宗。后委弃宣砺之学。于咸亨年中别述开四分律记。后号新章欤。至代宗大历中新章旧疏互相长短。十三年敕。集三宗律匠。

重定二家隆杀。时净推为宗主。语在圆照传。至建中二年奏二疏并行净之力也。盖以国相元公载笃重素公崇其律教。乃命净为新疏主作传焉。

## 唐汉州开照寺鉴源传(慧观)

释鉴源者。不知何许人也。素行甄明范围律道。苾刍表率何莫由斯。后讲华严经号为胜集。日供千人粥食。其仓箪中米粟才数百斛。取之不竭。沿夏涉秋未尝告匮。其冥感如此。其山寺越多征应。有慧观禅师见三百余僧持莲灯凌空而去。历历如流星焉。开元中崔冀公宁疑其妖妄。躬自入山宿。预禁山四方面各三十里火光。至第三夜有百余支灯现。兼红光可千尺余。冀公蹶然作礼叹未曾有。时松间出金色手长七尺许。有二菩萨黄白金色闪烁。然复庭前柏树上昼现一灯。其明如日横布玻璃。山可三里所。宝珠一颗。圆一丈熠爚可爱。西岭山门悬大虹桥。桥上梵僧老叟童子间出有二炬烂然空中。如相迎送交过之状。下有四菩萨两两偶立放通身光。可高六七十尺。复见大松林后。忽有寺额篆书三学字。又灯下垂绣带二条。东林之间夜出金山。月当于午。金银二色灯列于知铉师坟侧。韦南康皋每三月就寺设三百菩萨大斋。菩萨现形捧灯。僧持香灯引挹之。炉在寺门矣。白中令敏中睹瑞兴立此寺。大中八年改额曰开照。源律师道化与地俱灵哉。弟子传讲东川所宗也。

## 唐吴郡双林寺志鸿传

释志鸿。俗姓钱氏。湖州长城下若人。本名俨。志鸿字也。少出俗于石门乡寺。则梁静林也。削染受具讫。往茂苑亲道恒师盛集研核精微。时昙清省躬互相切磋。卒成洪绪。然慊先德释南山钞。商略不均否臧无准。捕蝉忘后补衮不完。囊括大慈灵[山/口/号]已下四十余师记钞之玄。勒成二十卷。号搜玄录。大历中华严疏主澄观披寻。乃为序冠于首。然其解判不无所长。其如科节繁碎是其短也。春秋一百有八岁。敕署为长寿大师焉。近世止行其字而已。今双林累遭兵革。加以水潦碑碣失踪。阙于言行也。吁其俨公氏族本生。必与南山宣律师相同。亦为美事矣。

## 唐京兆安国寺乘如传

释乘如。未详氏族。精研律部颇善讲宣。绳准缁徒罔不循则。代宗朝翻经如预其任。应左右街临坛度人弟子千数。先是五众身亡衣资什具悉入官库。然历累朝曷由厘革。如乃援引诸律。出家比丘生随得

利死利归僧。言其来往来无物也。比丘贪畜自兹而省者职由于此。今若归官例同籍没。前世遗事阙人举扬。今属文明乞循律法断其轻重。大历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敕下。今后僧亡物随入僧。仍班告中书门牒。天下宜依。如之律匠非上训二众而已。抑亦奋内众之遗事立功不朽。如公是乎。终西明安国二寺上座。有文集三卷。圆照鸠聚流布焉。

唐襄州辩觉寺清江传

释清江。会稽人也。不详氏族。幼悟幻泡身拘羁鞅。因入精舍便恋空门。父母沮劝建乎难拔。礼昙一律主为亲教师。讽诵经法寓目俱通。长者品量之曰。释门千里驹也。于浙阳天竺戒坛求法。与同学清源从守直和尚下为弟子。还听习一公相疏并南山律钞。间岁精义入神举皆通畅。而善篇章。儒家笔语体高辞典。又擅一隅之美。时少伦儗。其褊懆之性不与人类。尝于一公少因不足。亦有舍和尚之讥。由是游方服勤。凡云律筵无不预者。自责己曰。天下行半少有如我本师者。还会稽。一公犹老。当其僧大集时。击木唱某再投和尚摄受。时一公诟骂。江雨泪而忏悔曰。前念无知后心有悟。望和尚大慈施与欢喜。苟不许收则越人不可以强售章甫也。一公悯其数四求哀。乃曰。为汝含垢。遂为师资如初。江有禅观之学。大历八年于汝濆遇忠国师。因弟子说自。忠曰。此律师是和尚乡人。乃欣然相会寻往南阳。再谒国师密传心要焉。

系曰。江尝为七夕诗。或谓之四背中一背也。通曰。诗人兴咏用意不伦。慧休怨别。陆机牵牛星。屈原湘夫人。岂为色邪。皆当时寓言兴类而已。若然者言火则焚口。说食则疗饥也矣。江之舍师后乃扬师之美。反权合道也。实为此诗警世无常引令入佛智焉。其故何也。详江遇忠国师大明玄理无以域中小乘法拘之哉。

唐会稽云门寺灵澈传

释灵澈。不知何许人也。禀气贞良执操无革。而吟咏性情尤见所长。居越溪云门寺。成立之岁为文之誉袭远。讲贯无倦生徒戾止如阛阓焉。故秘书郎严维刘隋州长卿前殿中侍御史皇甫曾。睹面论心皆如胶固。分声唱和名散四陬。澈游吴兴与杼山昼师一见为林下之游。互相击节。昼与书上包佶中丞盛标拣其警句最所重者归湘南作。则有山边水边待月明。暂向人间。借路行。如今还向山边去。唯有湖水无行路句。此僧诸作皆妙。独此一篇使老僧见欲弃笔砚。伏冀中丞高鉴深量。其进诸乎。其舍诸乎。方今天下有故大贤勤王。辄以非急干请视听。亦昭愚老僧不达时也。然澈公秉心立节不可多得。其道行空慧无

惭安远。复着律宗引源二十一卷。为缁流所归。至于玄言道理应接靡滞。风月之间亦足以助君子之高兴也。其为同曹所重也如此。昼又赍诗附澈去见。佶礼遇非轻。又权德舆闻澈之誉。书问昼公。回简极笔称之。建中贞元已来。江表谚曰。越之澈洞冰雪。可谓一代胜士。与杭标霅昼分鼎足矣。不测其终。

唐扬州慧照寺省躬传

　　释省躬。睦州桐庐人也。为童强识。耆宿呼语怪其志大而言高。每厌樊笼。忽投圣德寺慕道从师。敕恩得度。性灵天发于毗尼道。学如温习。复择名师得姑苏开元道恒师。恒曰。甚矣吾得躬也。门人日益亲。及乎探颐精微愈征愈远。时有击论互指为迷者必请见。躬为其判之。坐分曲直。谚曰。义尽省躬。言到躬义无不尽也其博综律乘捍御师门也若此。恒曰。自吾有躬也恶言不闻矣。躬避席叶拱而对曰。某不佞也。仰师之道。若采扶桑以啖[蠢-春＋原]蚕。所患者未能呕繁丝以报主耳。恒曰。视子吐园客五色丝。可供黼绣之资。言太谦矣。晚赴维扬之召。广训徒焉。然其满口雌黄品藻否臧古今之义。生徒明敏者各录之。都加润色号顺正记。十卷行之。复着分轻重物仪别行沿袭十三章门。条例外加近世现有物之重轻。颇为要用。躬复高儒学作碑颂越多。以其曾化邪沟。故呼淮南记主。自号清冷山沙门焉。

唐吴郡包山神皓传(维亮)

　　释神皓。字恒度。姓徐氏。八代祖摛齐竟陵王西邸学士。子陵梁尚书左仆射。其文与庚子山齐名。迨陈国亡。因佐吴邑。遂家姑苏。皓乃为吴郡人也。天性耿洁风韵朗迈。幼负脱俗之姿。寻依钱塘龙泉道场一公出家。天宝六年降版诏精择真行一州许度三人。皓居荐首。因隶僧籍于包山福愿道场。初进具于兴大师。次通律钞于昙一。后士讲律钞。五升坛场遂乘舟归包山。使野叟诛茅山童扫石。逍遥栖息旋增修屋宇。乾元元祀有诏天下二十七寺。各奏大德七人长讲戒律。因请住开元寺。欲果其愿且惧简书。遂僶俯从命。奉戒弟子开州刺史陆向前给事中严[况-口＋公]服道弟子礼部侍郎刘太真前大理评事张象钦风弟子前廉史亚相李栖筠。请纲任海隅。一邑缁伍三变至于道。末年工于圆宗。别置西方法社。诵法华经九千余部。贞元六年十月开元寺遇疾至十二月顾嘱弟子维亮曰。我弃世后可归洞庭故山置塔。说法而终。是夜琉璃色天星霣如雨。西方兆朕密现于前。春秋七十五。僧腊四十三。门人维亮。有文有道独步当时。执师之丧不以证而废教也。传法弟子道超灵俊道浚道棱维让维诚。皆一时英迈。霅昼为坟塔碑颂美云。

## 唐京师安国寺藏用传

释藏用。不详何许人也。从其拔俗依栖嵩山空公为师。及乎年当应法。即于汾川炬律师所受上品形俱法。登诣洛中业公讲肄研核律文。循其奥妙无所不臻。洎闻有禅观之学。遂登庐陟霍涉汉泛湘。望双峰之丛林。又归开法京辇。道既精粹训且均敷。蔼然为物楷模。向风宗重。当建中中。已全三十许腊。寻应诏充临坛首席。相继度弟子越多。及居东城化塔。乃代宗之邸第也。推用主其纲任。苾刍至息慈。皆遵畏爱焉。席熊延客挥麈开谈。指衡山石也有以识前身。传曹溪钵也有以知后际。是以门多长者之辙。室满度人之筹。益物良深坐镇雅俗。贞元中左司正郎王鋗南台崔公继和之如是数公将议标题。兵部正郎程浩作都序。职方正郎知制诰吴通微书之。四年戊辰岁也。用公长于律学急护任持。为上都之表则也。

## 唐湖州八圣道寺真乘传

释真乘。姓沈氏。德清人也。厥父玄望孝廉举调兖州司马。母氏妊乘有神光异气之祥。识者言。沈氏必大其阀阅。暨诞生也瑰伟。长与宗族诸子杂处。若群草中之琪树焉。总丱之后。司马以文学喻之令修官业。且愀然如有不得已之色。居处玩戏则以佛像班布。父观其宿习果请出家。属颜鲁公许试经得度。时已暗诵五百纸。比令口讽一无差跌。大见褒异。落发配住八圣道寺得戒。后于通玄寺常进师所综习毗尼。进公见其俊迈也。诫同门曰。乘虽少龄不可以伯仲齿之。后西上京师云华寺学法华天台疏义。大著声望。又章信寺众僧辟其讲发。醉千日者。一听而自醒。迷终身者。暂闻而永悟。经宗律柄兼讲无亏。籍甚缁行炟赫京邑。贞元十一年功德使梁大夫。以德宗亟幸安国寺。奏乘移隶以备应对。充供奉大德数焉。时本师无滞。亦以道业实蒙恩渥。奏举乘为国祈福无滞。忽梦乘捧一白莲华南去。无何乘果疾乞归田闾。敕允。既还乡里。本郡守李公锜田公敦浙东率薛公戒。或踵门而劝登法座。或驰简而延莅戒坛。乘迫以法缘悉所勉强。以是八为律学座主。四为临坛正员。凡训授度人。或巾屦结缘。一无所受。游五台山礼文殊圣容。所见瑞相不可胜言。后在护国寺礼佛名经一百周。忏法之余。撰法华经解疏记十卷。以元和十五年冬十月示疾而终于本寺。乘精于律法长于演说。以长庆二年十月十三日。焚身于韶村西隅。遵遗命也。万年县尉王甄为碑述德焉。

## 唐杭州灵隐山道标传

释道标。富阳人也。俗姓秦氏。其远祖与嬴同姓。世为汧陇大

族。及晋东渡衣冠随之。后为杭人也。其高曾至王父。皆沿以儒素不甘为吏。故州里尊奉之。标生则孤明。长而深趣。老而坚固。盖良善之因有自来矣。年七岁时神清气茂不杂凡童。倏有大沙门手摩其顶曰。此孺子目秀如青莲。得非我释氏之威凤乎。苟能舍家必有善称。不然乘云霓薄天汉。吾不可得而知也。父允其请。遂为灵隐山白云峰海和尚弟子。妙高之上唯日月是丽。娑竭之宫固云雷斯蓄。至德二年诏白衣通佛经七百纸者。命为比丘。标首中其选。即日得度。蒙配天竺寺焉。永泰初受具品于灵光寺顗律师。登以护戒严谨为时所推毗奈多罗之言罔不该贯。凡度人戒计六坛为众纠绳。经一十二载。置田亩岁收万斛。置无尽财与众共之。贞元中以寺务克丰。我宜宴息。乃择高爽得西岭之下。葺茅为堂。不干人事。用养浩气焉。标经行之外尤练诗章。辞体古健比之潘刘。当时吴兴有昼。会稽有灵澈。相与詶唱递作笙簧。故人谚云。霅之昼能清秀。越之澈洞冰雪。杭之标摩云霄。每飞章寓韵。竹夕华时。彼三上人当四面之敌。所以辞林乐府常采其声诗。由是右庶子姑臧李公益书云。重名之下果有斯文。西还京师有以夸耀。又景陵子陆羽云。夫日月云霞为天标。山川草木为地标。推能归美为德标。居闲趣寂为道标。名实两全品藻斯当。尔后声价轶于公卿间。故与之深者有相国李公吉甫大司空严公绶。右仆射韩公皋。礼部侍郎吕公渭。滑亳节制卢公群。襄阳节制孟公简。同州刺史李公敷。凤翔尹孙公[王*壽]。浙东廉使贾公全中书舍人白公居易。隋州刺史刘公长卿。户部侍朗丘公丹。外郎裴枢。秘阁严维。小谏朱放越。廉问薛戎夕。拜卢元辅。常州释元浩。润州释南容。金华释干辅。吴门释光严。上都释智崇等。并心交尘外分契林中。万境在空驱之为射御。五峰满眼立之为疆场。文雄而再鼓不衰。神王而一战自胜者也。以长庆三年示有微疾。六月七日归灭于所居兰若。至冬十月三日葬于旧山春秋八十有四。法腊五十八。弟子如玢如辩行俭省言常俭智猷日超等。皆得师之法。仿仰不遑。空围绕于栴檀恨满盈于石室。至今杭民谓之西岭和尚矣。开成五年中郑素卿录德行刊碑颂。立于天竺山之东墟存焉。

唐衡岳寺昙清传

释昙清。未详何许人也。幼持边幅罔或迷方。以谨昏啜究穷佛旨。乃负笈来吴北院道恒宗师法会。与省躬犹滕薛之前后也。旋留南岳化徒。适会元和中阆州龙与寺结界。时义嵩讲素新疏杰出辈流。因云。僧祇律云。齐七树相去。尔所作羯磨者名善作羯磨。准此四面皆取六十三步等。如是自然界约令作法界上僧。须尽集时清遂广征难。如是往返经州涉省。下两街新旧章南山三宗共定夺。嵩公亏理。时故相令狐楚犹为礼部外郎判转。牒据两街传律断昙清义为正。天下声唱。勇执纪纲清能干城矣。后着记号显宗焉。

系曰。清公南山宗崛起别峰。人咸景仰。与嵩悟二公遇于必争之地。清果得俊。矧夫阆苑也僻用律文三隅不反。既成图状。学者流传致其嵩公如填海底。至大中中玄畅公荐加褒贬贬嵩。之转沈尾闾中矣。

唐京师西明寺圆照传(利言)

释圆照。姓张氏。京兆蓝田人也。年方十岁笃愿依西明寺景云律师。云亦一方匠手四部归心。照当应法乃受近圆。谨愿执持如怀宝器寻究经论访问师承。维摩法华因明唯识涅槃中观华严新经。或深入堂皇或略从染指。仍旁求于儒墨。兼擅美于风骚。律藏珠珍专探日用。后则霜坛秉法雁序度人。洎乎开元年中。敕选名德僧参其译务。照始预焉至代宗大历十三年。承诏两街临坛大德一十四人。齐至安国寺定夺新旧两疏是非。盖以二宗俱盛。两壮必争被擒翻利于渔人。互击定伤于师足。既频言竞。多达帝聪。有敕令将二本律疏定行一家者。时照等序奏云。按四分律部主。梵云昙无德。秦言法藏。自姚秦弘始五年壬寅岁。罽宾三藏佛陀耶舍。秦言觉明。讽出梵文。沙门竺佛念听而笔受。成四十五卷。至十一年岁次戊申。支法领又从西国将梵本来。于长安中寺重仇校。殆十四年辛亥译毕。沙门慧辩等笔受。成六十二卷。后有魏朝道覆律师。于法聪讲下纂成疏六卷。北齐慧光律师造疏二本。次道云律师修疏九卷。次道晖撰疏七卷。隋朝法愿裁疏十卷。自唐平一天下也。四方昌阜三宝增明。有智首律师述疏二十一卷。次慧满律师造疏二十卷。事各一时流通绝矣。当武德元年戊寅岁。有相州日光寺法砺律师制疏。至九年丙戌岁成十卷。宗依成实论。今称旧疏是也。洎高宗天皇大帝咸亨元年岁在庚午。有西太原寺怀素律师。撰开四分律宗记十卷。宗依根本一切有部大毗婆沙俱舍等论。称新章疏是也。至我皇帝受佛付嘱钦尚释门。信重大乘遵承密教。见两疏传授各擅颛门学者如林。执见殊异数兴诤论。圣慈愍念务息其源。使水乳无乖一味和合。时遣内给事李宪诚。宣敕勾当京城诸寺观功德使镇军大将军刘崇训。宣敕云。四分律旧疏新疏。宜令临坛大德如净等于安国寺律院佥定一本流行。两街临坛大德一十四人俱集安国寺。遣中官赵凤诠敕尚食局索一千二百六十人斋食并果实解斋粥一事。已上应副。即于安国寺供僧慧彻如净等十四人。并一供送充九十日斋食。用茶二十五弗藤纸笔墨。充大德如净等佥定律疏用。兼问诸大德各得好在否。又敕安国寺三纲。佥定律疏院一、切僧俗辄不得入。违者录名奏来云。其时天长寺昙邃。净住寺崇睿。西明寺道邃兴泚。本寺宝意神朗智钊超侪。崇福寺超证。荐福寺如净。青龙寺惟干。章信寺希照。保寿寺慧彻圆照。共奉表谢。答诏云。师等道着依经功超自觉。承雪宫之旨奥。为火宅之凉飔。四分律仪三乘扃键。须归总会永息多门。一国三公谁执其咎。初机眩曜迷复孔多。爰命有司

婢供资费。所烦笔削伫见裁成。所谢知悉。其日品官杨崇一。宣敕荐福温国两寺三纲与净土院检校僧等。严饰道场命僧行道。用五十四人。起今月一日转经礼佛六时行道至来年二月一日散。其设斋食料一事已上。令所司只供。宜各精诚。问师等好在。及解道场。中官李宪诚宣敕语温国寺转念道场四分律临坛大德等。释门三学以心印相传。无上菩提以戒法为根本。道场毕日即宜赴大安国寺楷定律疏十道流行。至二月八日敕检校道场大德昙邃飞锡等。道场定取十日散。设斋外各赐绢帛。其十四人律师并令赴安国寺修疏。程才品用各得其宜。众推如净慧彻同笔削润色。圆照笔受。正字宝意纂文佥定。超侪笔受。其崇睿已下九人证义。共议篇题云。敕佥定四分律疏卷第一。京城临坛大德。某等奉诏定。以此为题也。照为首唱诸公和之。其间厥义非长若农夫之去草。其义合理犹海客之采珠。可谓名解毗尼不看他面。俄属德宗即位。改元建中。其年五月疏草毕。六月望敕圆照。依国子学大历新定字样抄写进本。至十二月十二日。送祠部进新佥定疏十卷。仍乞新旧两疏许以并行从学者所好。敕宜依。照务其搜集专彼研寻。着大唐安国寺利涉法师传十卷。集景云先天开元天宝诰制三卷。肃宗代宗制旨碑表集共二卷。不空三藏碑表集七卷。隋传法高僧信行禅师碑表集三卷。两寺上座乘如集三卷。佥定律疏一行制表集三卷。般若三藏续古今翻译图纪三卷。大乘理趣六波罗蜜多经音义二卷。三教法王存没年代本记三卷。上卷明佛。中道。下儒也。翻经大德翰林待诏光宅寺利言集二卷。再修释迦佛法王。本记一卷。佛现八相身利益人天成正觉记一卷。判方等道场欲受近圆沙弥忏悔灭罪辩瑞相记一卷。五部律翻译年代传授人记一卷。庄严寺佛牙宝塔记三卷。无忧王寺佛骨塔记三卷传法三学大德碑记集十五卷。建中兴元贞元制旨释门表奏记二卷。御题章信寺诗太子百寮奉和集三卷。贞元续开元释教录三卷。照自序云。伏以开元十八年岁在庚午沙门智升修撰释教录。洎乎甲戌经六十五年中间三藏翻经藏内并无收管。恐年代[寖-又＋巾]远人。疑伪经又先圣大历七年许编入。制文犹在。时帝敕宜依。至今江表多集此集中经而施用焉。照于律道颇有功多。肃代二朝尤为杰立。累朝应奉赐紫充临坛两街十望大德内供奉检校鸿胪少卿。食封一百户。后终于别院。春秋八十二。法腊五十八云。

系曰。刊正二宗会归一见。庶几知有定分不横驰求。何以诸师却请双行。不其感欤。通曰。是此举也。则元载所请。帝乃曰俞。究其始因乃新章也。挟力轮摧相部。独存于我专利于人。亦犹纪昌俄遇飞卫并其箭术成我材官御大辂而废其椎轮得火生而焚其木母。窃量诸德微愤不平。故奏双行。同不佥定则何异乎眼头生目。匪成三点之伊。必须声后知音方验一夔之足。因排法砺三本生焉。旧有南山四家出矣。又如东汉季也。灭一跋扈生四强臣。初止政出一门。末云赂归四贵。若然者骈拇悬瘤虽多无用。然则吾善用多矣。大集经云。如是诸

见不妨诸佛法界及大涅槃。依之修行皆得解脱。此通方之大解也哉。

# 宋高僧传卷第十六

## 明律篇第四之三(正传十九人附见二人)

### 唐朔方龙兴寺辩才传

释辩才。姓李氏。襄阳人也。母氏妊之倏恶荤血。冥然一食虚淡终辰。及其诞弥异香盈室。宗党怪焉。七岁依岘山寂禅师出家。厥长者明记每受经法必以等身为限。字不重问义不再思。师甚器之。年十六遂削发隶本州大云寺。次乃周游列郡登陟名山。就荆州玉泉寺纳具戒。闻长安安国寺怀威律师报恩寺义颁律师法门具瞻师资表率。遂伏膺请业。有疑必决。无义不通。厕于二宗推为上首。天宝十四载。玄宗以北方人也。禀刚气多讹风。列刹之中余习骑射有教无类。何可止息。诏以才为教诫。临坛度人。至德初肃宗即位。是邦也宰臣杜鸿渐奏才住龙兴寺。诏加朔方管内教授大德俾其训励。革猃狁之风。循毗尼之道。复命为国建法华道场。及驾回既复两京。累降玺书。未涂尤于大乘顿教留心。永泰二年贼臣仆固怀恩。外招诱蕃戎内舋金革才劝勉毳裘不诛华族。大历三载追入充章信寺大德。时府帅虢国常公素仰才名。与护戎任公时亲道论。十三年冬现身有疾。至暮冬八日。垂诫门徒已。安坐绳床默然归灭。春秋五十六。越己未岁二月迁神于寺内西北隅。先是有邑子石颙从役于城上。其夜未渠闻管弦之声自西至。乃天乐也。异香从空散下。则生净方之兆也。才自长安而旋于塞上。既受虢公知遇。大营福业成此精庐。皆才之敦劝矣敕谥大师曰能觉。仍赐紫衣一副。追远之荣声闻塞外。天复中廷尉评王儋为碑颂德云。

### 唐京师章信寺道澄传

释道澄。姓梁氏。京兆人也。父涉中书舍人。生而奇表辄恶荤肴。出家如归无所顾恋。忽遇禅僧摩顶。与立名曰道澄。瓶锡常随冥合律范。号律沙弥也。受具之后习听南山律于诸学处。微其玷缺。然性都率略住寺不恒。或奉恩庄严草堂等寺。所到便居护生为切。建中二年坐夏于云阳山。有虎哮吼入其门。澄徐语之。其虎摇尾辐耳而退。徙居章信寺。或问其故。澄曰。出家者可滞一方乎西域三时分房俾无贪着。观门易立矣。不然者岂通方广恕乎。贞元二年二月八日。帝于寺受菩萨戒。京甸倾瞻赐赉隆洽。所受而回施二田矣。五年帝幸其寺问澄修心法门。又敕为妃主嫔御受菩萨戒。十六年四月。敕赐号曰大圆。十九年九月十八日。终于此寺焉。

## 唐钟陵龙兴寺清彻传

释清彻。未知何许人也。周游律肆密护根门。即无常师唯善是与。初于吴苑开元寺北院道恒律师亲乎阃奥深该理致。而钟华望无不推称。宪宗元和八年癸巳中。约志着记二十卷。亦鸠聚诸家要当之说。解南山钞号集义焉。或云后堂。至十年毕简。今豫章武昌晋陵讲士多行此义。尝览此记。繁广是宗。彻未知其终。

系曰。彻公言行无乃太简乎。通曰。繁略有据名实录也。昔太史公可弗欲广三五之世事耶。盖唐虞之前史氏淳略。后世何述焉。今不遂富赡职由此也。又与弗来赴告不书同也。诸有繁略不均。必祛诮让焉。

## 唐抚州景云寺上恒传

释上恒。姓饶氏。临川南城人也。童而有知。志学之年发心舍家。从母党在空门而求摄受。教诵佛典日计千言。壮齿从南岳大圆大师纳戒。而听涉精苦。大历中不去父母之邦。请隶于景云寺修习无亏亟淹年序。南山事钞讲贯尤专。贞元初徙居豫章龙兴寺。与庐阜法真天台灵祐荆门法裔兴果神凑建昌慧琎游也。埙篪合韵水乳相资。法付王臣。故与姜相国公辅颜鲁公真卿杨凭韦丹四君友善。提振禁防。故讲四分律。而迁善灭罪者无央数众。坐甘露坛二十许年。十有八会。救拔群生。剡浮东震男女得度者一万五千余人。元和十年微云乖悆。十月己亥化于庐山东林寺归全身于南冈石坟。住世七十七年。安居五十五夏。门人等树松柏。太原白居易为石塔铭云。

## 唐钱塘永福寺慧琳传

释慧琳。字抱玉。俗姓柯。新安人也。丱龄受业于灵隐西峰为金和尚弟子。所传法要断无重问。大历初受具足戒于灵山会。习学三教一领无遗。不乐声华止好泉石。一入天眼二十余年。天眼即天目也。其山高三千丈周围三百里。与天柱庐阜等相俦匹。上有二湖。谓为左右目。登涉艰阻数日乃到巅。顶多蛟龙。池潭三所。最上池人不可近。气臭逆人不可久视。或说山神作白鹿形。每五月与震泽龙会必暴风雨焉。琳居此率多妖异。而心不挠。元和丁亥。太守礼部员外城南杜。陟请出永福寺登坛。至己丑岁春刺史兵部郎中裴常棣。召临天竺寺坛。度人毕归寺。讲训生徒向二十载。郡守左司郎中陆则。刑部侍郎杨凭。给事中卢元辅。中书舍人白居易。太府卿李幼公。刑部郎中崔鄯。刑部郎中路异。相继九邦伯皆以公退至院致礼。稽问佛法宗意染指性相。此诸名公。簪组上流辞学高度。或号毗昙孔子。或名胜力

菩萨。非琳何以感动哉。太和六年四月二十五日示灭享寿八十有三。法腊六十四。以其年五月十二日葬于今永安寺西山之阳码瑙坡之左。石塔岿然存矣。

## 唐江州兴果寺神凑传

释神凑。姓成氏。京兆蓝田人也。生而奇秀。丱角出尘远慕戒律。祈南岳希操师受具。复参钟陵大寂禅师。然则志在楞严经。行在四分律。其他诸教余力则通。大历八年制悬经论律三科。策试天下出家者。中等第方度。凑应是选。诏配九江兴果精舍。后从僧望移居东林寺。即雁门贾远之旧道场也。有甘露戒坛白莲池在焉。既居是嗣兴佛事。虽经论资神。终研律成务。凑羸瘠视之颓然。州将门人医疗而不愿进药。元和十二年九月遘疾。二十六日俨然坐终于寺。十月十九日门人奉全身窆于寺西道北祔雁门坟左。若僧诠葬近郭文之墓也。春秋七十四。夏腊五十一。凑以精进心脂不退轮。以勇健力挝无畏鼓。故登坛秉法垂三十年一盂而食一榻而居。衣缝枲麻坐荐[葶-丁＋呆]秸。由兹檀施臻集于躬即回入常住无尽财中与众共之。每夜捧炉秉烛行道礼佛。徇十二时少有废阙。如是经四十五载。生常遇白乐天为典午于郡相善。及终悲悼作塔铭云。本结菩提香火社。共嫌烦恼电泡身。不须惆怅随师去。先请西方作主人。

## 唐京兆圣寿寺慧灵传

释慧灵。未详何许人也。幼脱尘机勤从诵习。及当应法戒品方圆。锐意毗尼探颐持犯。以行副解心口相符。由是讲训名望翕如也。人皆奉畏神明如也。大中七年宣宗幸庄严寺礼佛牙。登大塔宣问耆年。乃赐紫衣。其年六月敕补灵为新寺上座矣。帝望寺西北废总持寺。乃下敕曰。朕以政闲赏景幸于庄严。其寺复殿重廊连甍比栋幽房秘宇窈窕疏通。密竹翠松垂阴擢秀。行而迷道。天下梵宫。高明寡匹。当建之时。以京城西昆明池势微下。乃建木浮图高三百尺。藩邸之时游此伽蓝睹斯胜事。其总持寺大业中立规制。与庄严寺正同。今容像则毁忍草随荒。香径芜侵尚存基址。其寺宜许重建以副予心。三月十一日。令三教首座辩章勾当修寺。及毕工推灵为纲任。崇圣寺赐紫睿川充寺主。福寿寺临坛大德赐紫玄畅充都维那。灵居寺职。清众咸序帝所钦重寺中常贡梨华蜜。其色白其味愈常蜡房所取者。灵居新寺终矣。究其灵公如曾预代宗永泰中参译证义。则可年百奇岁矣。如不见不空良贲。乃春秋夏腊无理知焉。

## 唐吴郡破山寺常达传

释常达。字文举。俗姓顾。海隅人也。发迹何阳大福山。游学江淮诸胜寺。达允迪中和克完戒法。专讲南山律钞。后求涅槃圆音法华止观。复通阴符老庄百家之书。其余分时之学尽二王之笔迹。后随方参禅诣于宗极。俄属武宗灭法。叹曰。我生不辰不自我后。由是寝默山栖。委裘遁世而无闷焉。宣宗重建法幢荐兴精舍。合境民人皆达之化导。故太守韦曙特加崇重。身不衣缯纩。室唯蒙薜萝。四众知归诸方慕化。其洁白鹤鹭如也。咸通十二年合郭。僧民请绍四众教诲。或游遨坰牧。或啸傲海壖。不出林麓动经数载。虽贵士单车诣门。莫得而见于七五言诗追用元和之体。着青山履道歌。播人唇吻。忽于自恣明辰鸠众于长廊。合掌遂申长别。辞甚刚正。因卧疾不起。绝食七日而逝。实咸通十五年九月十六日也。春秋七十四。僧腊五十一门人会清传郎奉灵柩殡于寺之东南三百步。后年即坟起塔。颖川陈言撰塔铭。邑大夫汝南周思辑为檀信。乾符四年立碑焉。

唐越州开元寺丹甫传

释丹甫者。不知何许人也。性多警达。言必刚直。讲授唯勤执持雅正。会稽风土律范渊府也。甫之唱导从之者。若玄金之就磁石焉。本习业于亘文律师法集。文即省躬之游夏也。甫即躬之嗣孙。顺正命章斡通秘赜。越自昙一玄俨之后。罕能追蹑。甫之声尘迈于前烈。然尔时允文匠手相部风行。甫介于大律之间行事之时。草从风偃焉。咸通末出门生智章等传讲。今亦法嗣存焉。或闻着手记。寻且未获。吁惜哉。

唐吴郡嘉禾灵光寺法相传

释法相。姓俞氏。吴长水人也。天宝中诞育为婴儿。卓异。七岁投师受经法。三浃旬诵通法华全部。弱冠往长安安国寺得满足戒。即人历中也。便于上京习毗尼道。诸部同异无不该综。涉十一载蔚成其业。传法东归。请学者如林。吴郡太守奏。于开元寺置戒坛。相预临坛之选。寻充依止。兼众推为寺纲管。恒施二众归戒。行佩漉囊器不畜长每有鸟栖于座侧。驰斥不去。会昌元年二月十日午时三刻。告弟子清浚清高。吾当灭矣。俨然累足右胁而逝。时众昼闻管弦清亮。乃天乐也夕睹异光。春秋八十九。僧腊六十九。四月迁塔于来苏乡之原。白塔是也。后弟子率义州刺史曹信大理司直吴方重修塔。发之见相遗骨若铜色。舌相不坏塞灯蓉焉。齿全四十二。香汤沐之重葬盖。景福二年癸丑岁五月二十二日也。高弟子公静。静弟子行蕴。蕴弟子仁表。表弟子玄杲。杲本清白之僧也。同鸿启重修灵光一寺。为兵革残毁之后也。杲公启公后偕隐天台习禅观。相次终于山。焚之皆获舍利焉。

## 唐天台山国清寺文举传

释文举。姓张氏。婺州东阳人也。年甫至学遂投师请法。十九落[髟/采]始堕息慈。贞元三年敕度得戒。后十五年间以四分律为学。时术之昼夜翘勤遂登讲训。次通法华经疏义。得智者之膏腴焉。举身量六尺余。其形如山其貌如玉。静若止水动如浮云。目不回视口无戏言。四威仪中无非律范。丹丘二众仰为绳准。其奔走他方听受者。与佛窟则公禅道并驱而相高也。寻敕为国清寺大德。先是智者大师答隋炀帝问立七日金光明道场。每年九月遐迩征镇侯伯差人送供。事既无碍。黑白二众无远不届。人才填委饮食阙焉。典座僧患之。大和中主事僧清蕴。咨谋于举置寺庄田十二顷。自此光明会不闻告乏。举之功欤。以会昌二年五月化去。门人幼清立塔于寺之西峰。春秋八十三。僧夏五十五。韩又为碑颂德也。

## 唐会稽开元寺允文传

释允文。字执经。姓朱氏。今秀州嘉禾人也。权舆九岁厥父云亡。然理命舍文奉佛。师授维摩法华二经。敏速之性再稔皆通。高达之士谓之重理耳。或戏问文曰。尔出家之后拟营何事业乎。率然对曰。当陟莲华台而作师子吼。或诃诮之曰。耆宿前敢尔。或曰。志欲得大此子将来未易测也。至十六岁削顶周罗披安陀会相。次裹足西上投嵩山临坛大德远和尚边获无作法。时年二十三矣。是夏即就中京攻相部律宗并中观论。补衣分卫寒燠四周。既扣义门必入师室。玄枢律范尤见精微。大和五年为思定省忽叹归欤。既返故乡淹时寝疾。未遑讲唱。后闻钱塘天竺寺讲大涅槃经蔚为胜集。文往学焉。星岁未周锋芒且露。开成元年因游台峤。止息越之嘉祥寺。众藉清芬甄。命敷其经律。文戢约听徒颇为严毅。常训之曰。夫苾刍行非家法具足别解脱律仪众同分是其自性。于其形色精进故。怖畏故。防守故。如是方疾得道果矣。不然则弟子既堕师道徒施。闻其警策有涕泗交横悛心革行思过半矣。会昌三年移居静林寺。专以涅槃宣导。属乎武宗澄汰。例被搜扬。昼披缝掖之衣。夜着缦条之服。罔亏僧行。唯逭俗讥。大中伊始。复振空门。重整法仪。乃隶名开元寺三十人数。七年寺之耆旧命讲律乘。乾符三年丙申秋。罢讲览藏经。以中和二年壬寅六月二十九日微疾作而长逝。享龄七十有八。法腊五十五。其年七月十二日葬于石奇山之阳。遗言不许封树也。初文讲演升座学徒畏惮。暗呜之际人皆披靡。乃戒威德之若是。于嘉祥静林今大善三寺。讲相疏二十七座。大经二十五座。其为人也貌古而修长。锐顶而皯黑。执持密致振鹭在庭。未足方其洁也。然亦猎涉儒墨慕白傅自作志。预着方坟铭藏于箧笥。门人怀益因寻阅文籍。见而悲咽。遂从先师之志建小塔焉。后门人怀肃思寂。命名德虚受增加后序。赞宁登会稽曾礼文真相。见

法孙可翔苦节进修协杜多之行。故熟其事迹也。

梁京兆西明寺慧则传(元表)

释慧则。姓糜氏。吴郡昆山人也。九岁博游才义总玩儒经。善种发萌条然厌俗。以大中七年就京西明寺出家。勤知讽诵皆如曾习。九年于本寺承恩得度。十四年栖法宝大师法席覆讲。当年敕补备员大德。咸通三年就崇圣寺讲俱舍论并丧服仪出三界图一卷。七年于祖院代畅师讲。十五年敕署临坛正员。广明元年巢寇犯阙。关中俶扰。出华州下邽避乱。中和二年至淮南。高公骈召于法云寺。讲罢还吴。刺史杨公苦留。却游天台山国清寺挂锡。乾宁元年至明州育王寺。撰塔记一卷出集要记十二卷。武肃王钱氏命於越州临坛。以开平二年八月八日示疾坐亡。受生七十四。法腊五十四。窆于鄮山之冈。八戒弟子刺史黄晟营塔。则生常不好许直。以撝谦推人为上。除讲贯外轮诵经咒。自法华已降可三四十本。以资口业。览大藏教两遍。讲钞七十遍。俱舍丧仪论语各数遍。清苦执持近苦罕有。入室弟子希觉最露锋颖焉。又元表者。贞谅之士也。言多峭直好品藻人事。而高义解从习毗尼。兼勤外学。书史方术无不该览。早预京师西明寺法宝大师讲肆。迨广明中神都版荡。遂出江表。居越州大善寺。讲南山律钞。诸郡学人无不趋集。表义理纵横善其谈说。每挥尘柄听者忘疲。号鉴水阇黎。着义记五卷。亦号鉴水。出门人清福冠其首焉。

梁苏州破山兴福寺彦偁传(寿阇黎)

释彦偁。姓龚氏。吴郡常熟人也。揭厉戒津锱铢尘务。勤求师范唯善是从。末扣击继宗记主得其户牖。乃于本生地讲导。同好鸠聚律风孔扇。号为毗尼窟宅焉。先是海隅巫咸氏之遗壤。招真治之。旧墟古寺周围不全垝垣而已。尝一夜有虎中猎人箭。伏于寺阁哮吼不止。偁悯之。忙系鞋秉炬下阁言欲拔之。弟子辈扶遏且止者三四。伺其更阑各睡。乃自持炬就拔其箭。虎耽耳舐矢镞血。顾偁而瞑目焉。质明猎师朱德就寺寻虎。偁告示其箭。朱德悛心罢猎焉。武肃王钱氏知重。每设冥斋召行持明法。时覆肩衣自肱而堕还自塔上。或见鬼物随侍焉。所谓道德盛则鬼神助也。以贞明六年六月终于山房。年九十九岁云。次寿阇黎者淮浦左右贞谅不群。防护正念时少双偶。传南山律钞。极成不看他面。唐季杨氏。奄有广陵。频召供施。四远崇重食唯正命。不畜盈长户不施关。及临坛度弟子。正秉羯磨。未周三法。忽尔坐亡于覆釜之畔。闻见惊叹欤。

后唐天台山福田寺从礼传

释从礼。襄阳人也。善事父母颇扬乡里之誉。迨丧偏亲乃果决舍家。于时年已壮矣。及登具足请师传授戒文。念性殊乖卒难舍本。往往睡魔相挠。礼忿其昏浊作铁锥刺额兼掌。由是流血。直逾半稔。方遂诵通。自尔精持律范。造次颠沛必于是。以梁乾化中游天台。乃挂锡于平田精舍。后推为寺之上座。持重安详喜愠不形于色。唯行慈忍。恒示众曰。波罗提木叉是我大师。须知出家非戒则若猿玃之脱锁焉。每所行持切于布萨诫众令护惜浮囊。时夏亢阳。主事僧来告将营罗汉斋。奈何园蔬枯悴。请阇黎为祈祷。礼曰。但焚香于真君堂。真君者周灵王太子。久闻仙去以仙官受任。为桐柏真人右弼。王领五岳司侍帝晨。王子乔来治此山。是故天台山僧坊道观。皆塑右弼形像。荐以香果而已自此俗间号为山王土地非也。时主事向仙祠而咒曰。上座要雨以滋枯悴。至夜云起雨霏三日而止。又僧厨阙用水槽栈。而山上有赤树中为材。来白礼。礼曰。某向真君道去但庀徒。具器以伺之。无何大风卒起曳什其树。取用足焉。其感动鬼神率多此类。两浙武肃王钱氏闻之。召入州府建金光明道场。檀施优渥。回施众僧身唯一布纳。通夜不寐一食常坐。且无盈长。同光三年乙酉岁冬十一月入灭。春秋七十九。僧腊五十二。火葬收舍利。立塔存焉。

后唐杭州真身宝塔寺景霄传

释景霄。俗姓徐氏。丹丘人也。初之听涉在表公门。后慕守言阇黎义集敷演于丹丘。执性严毅寡与人交。狷急自持。多事凌轹形器恶弱。后纳请往金华东白山奖训初学。时有江西徽猷律匠。出义记曰龟鉴录多学彭亨领徒到霄寺。正值讲次。当持犯篇再三叹赏。自此声溢价高。每晨滴茶一旦化为乳焉。着记二十卷号简正。言以思择力故。去邪说而简取正义也。武肃王钱氏。召于临安故乡宰任竹林寺。未几命赴北塔寺临坛。天成二年也。次命住南真身宝塔寺终焉。迁葬于大慈山坞。以本受师号塔曰清凉是欤。

后唐东京相国寺贞峻传

释贞峻。姓张氏。郑州新郑人也。唐张果先生之裔孙。今荥阳有张果里。其坟楸槚存焉。峻风度宽裕髫龄不弄。年十四忽超然离俗。人莫我知。虽二亲褰衣昆弟截路。终弗能沮之。乃投相国寺归正律师出家。神机骏发乍观可惊。虽背碑覆棋彼不足多也。未几讽彻净名仁王诸经。计数万言。时同侪戏之曰。汝是有脚经笥也。峻辞让斯题恭逊而已。及削染为僧形。即听俱舍论。随讲诵颂八品计六百行。至十八升论座。年满于嵩山会善寺戒坛院纳法。因栖封禅寺。今号开宝律院。学新章律疏。二十三策名讲授。长宿积奇。当大顺二年灾相国寺。重楼三门七宝佛殿。排云宝阁文殊殿里廊。计四百余间都为煨

烬。时寺众惶惶莫知投迹。或曰。如请得峻归寺寺可成矣。乃相率往今开宝。坚请峻归充本寺上座。前后数年重新廊庑。殿宇增华。又请为新章宗主。复开律讲僧尼弟子日有五十余人。执疏听采。峻之律行冰雪相高。署无裸意寒止袷衣。食惟知量清约太过。乾化元年临坛秉法。及梁朝革命。所度僧尼计三千余人。以同光二年夏四月十二日微疾而终。春秋七十八。法腊五十八。葬于寺庄。祔慧云禅师塔焉。

汉钱塘千佛寺希觉传

　　释希觉。字顺之。姓商氏。世居晋陵。觉生于溧阳。家系儒墨。属唐季丧乱累被剽略。自尔贫窭尝佣书于给事中罗隐家。偶问名居。隐曰。毗陵商家儿何至于此。叹息再三。多与顾直劝归乡修学。至年二十五叹曰。时不我与。或服晚乘轩。皆一期尔。忽求出家于温州开元寺。文德元年也。龙纪中受戒。续揣摩律部。禀教于西明寺慧则律师、时在天台山也。则乃法宝大师之高足。广明中关中丧乱。避地江表。觉始窥其墙。终见室家瑰富。以则出集要记解南山钞。不称所怀何耶古德妄相穿凿各竞师门。流宕忘返。觉遂着记。广之曰增晖录。盖取曹植云。萤烛末光增晖日月。谦言增晖集要之日月也。二十卷成部。浙之东西盛行斯录。暨乎则公长往。乃讲训于永嘉。武肃王钱氏季弟铧牧是郡。深礼重焉。寻为愚僧所诬塑。释而不问。徙于杭大钱寺。文穆王造千佛伽蓝。召为寺主。借紫私署曰文光大师焉。四方学者骋骛而臻。觉外学偏多长有易道。着会释记二十卷。解易至上下系及末文甚备。常为人敷演此经。付授于都僧正赞宁。及乎老病乞解见任僧职。既遂所怀。唯啸傲山房以吟咏为乐。年八十一。然犹抄书籍异本。曾无告倦。未终之前。舍衣物作现前僧得施。复普饭一城僧。自此困惫每睡见有一人。纯衣紫服。肌肤软弱。如绵纩焉。意似相伴。才欲召弟子将至。此人舒徐下床。后还如故亲向。赞宁说此。某知是天人耳。嘱托言毕而绝。享年八十五。生常所著拟江东谗书五卷。杂诗赋十五卷。注林鼎金陵怀古百韵诗杂体四十章。觉之执持未尝弛放。勤于讲训切于进修。学则弥老而不休。官则奉身而知退。可谓高尚其事名节俱全。长者之风蔼然如在所居。号释氏西斋。慕吴兢之蕴积编简焉。

周东京相国寺澄楚传

　　释澄楚。姓宗氏。不知何许人也。爰祖暨考。偕贲丘园高蹈不仕。母赵氏妊楚也。忽畏膻臊之臭。及乎诞生之夕。光烂充室邻落咸惊。洎当七岁亲党携之入寺。见佛像辄嗟叹而作礼。归家问父曰。唯佛独尔余者如何。父曰。蠢动皆佛何况人矣。楚曰。儿愿学佛聊报二亲劬劳。其父默而许旃。至十岁于相国寺礼智明为师。未几有童子聚

戏而招诱之。楚曰汝何愚騃好嬉戏耶。且雪山善财亦童子。还如是否。旁有闻者奇之曰。子异日成法门伟器必矣。受具已来习新章律部。独能辄入毗奈耶窟穴。然其击难酬答露牙伸爪。时号律虎焉。王公大人请益者日且众矣。晋高祖闻而钦仰。诏入内道场赐紫袈裟。寻署大师号真法焉。自此皇宫妃主有慕法者求出家。命楚落发度戒。表里冰霜更无他物。命为新章律宗主焉。以显德六年十月十一日无疾而终。首北面西示佛涅槃相也。俗龄七十一。僧夏五十。始末临坛度僧尼八千余人。门人慧照等。依西域法焚之。得碎身分构甎塔缄藏之。左街首座悟皎作舍利塔记焉。

系曰。楚师明律时号宗主者何。通曰。律有三宗。砺素宣是欤。宗各有主故云也。观夫是名也岂无稽古乎。通曰。宗主二字出阿含经也。论曰。原夫人有人法禁戒威仪是也。天有天法光洁静虑是也。我佛利见据于大千。化境斯宽法门必众。举其会要不过戒也。定也慧也。此三为路。出其生死之乡。专一为门通其涅槃之域。若乃资乎急用在乎毗尼。毗尼防闲三业。三业皆净六尘自祛。圣贤践修何莫由斯道也。故论云。生死流转者。三缚缚心。心难解脱。当知此唯善说法律能令解脱。非由恶说。因是而窥。禁律乃度世之检括也。且夫菩萨戒净则彰离垢之名。辟支戒完则引无师之智。声闻戒足时俱解脱而可期。内众戒坚招感人天之不坠。由是观之。戒法之时大矣哉。自所推能从言索理。则毗尼也。木叉也。因则声教律焉。果则别解脱焉。直以时论三世诸佛咸同制也。横从界说十方净刹悉共行之。所以优波离过去七佛咸以戒律嘱累之。论云。戒如捉贼。善擒制也。定如缚贼。用机械也。慧如杀贼。清道路也。以此成功立效。克取究尽三菩提者。决达清静之域也。戒律之功。功无与比。矧以此法在师而不在资。唯闻佛制。行内而不通外。无许俗传。故曰。曲授秘方。赐诸内众。事有悬合物宜象求。在乎家人严君设训。家人嗃嗃同佛制教焉。妇子嘻嘻同佛听门矣。一听一制见其猛以济宽。一阴一阳见其开物成务。夫如是知戒律是佛之家法明矣。大则三聚感三身于果中。小则形俱持尽形于因地。受既如是。随则若何。有威仪焉。有细行焉。为有顺违乃生持犯。由是繁广因事制宜。及佛泥丸集成律藏初唯水乳相合一家之业无殊。后则参辰各墟。五部之分不类。梦氎之占征矣。宗轮之论作焉。剡浮树高分影犹归于月窟。阿耨池溢下流。须到于孟津。迨夫大教东传梵书西至。甘露本天人之食。汉土争尝。金乌还海上之飞东方旧识。除经已译问律何传。起后汉灵帝建宁三年。初翻义决律。次有比丘诸禁律至。即曹魏法时三藏游于许洛。睹魏土僧无律范。于嘉平中译羯磨僧祇戒本。此乃此方戒律之始也。自尔萨婆多律先化关中。五分僧祇风行雨施。迦葉遗部戒本独来。婆粗富罗闻名而已。况乎僧祇部者。法显赍归诸师判注云。是根本大众所传。非是百载五宗也。今着传家疑其未可何耶。所览僧祇现本止三十卷。文因有

数疑。一本小而末大(谓诸部文多僧祇卷略)二中不含五部意。三不应大集悬记也。或曰。此略本传此方。犹法华华严等经钜万亿颂中略出一分也僧祇亦尔。又说昙无德律译有重单。准僧传止觉明口诵也。若据律序有支法领重译之文焉。如此古今相竞且无指归。以义交征其辞必息。寻律文本即知异同。如众学戒初题云。尸叉罽赖尼如破伊兰叶。言此是觉明本也。如言式叉迦罗尼如破伊罗叶。即是支法领本也。又一本三十卷。一本六十卷。谓纸墨分开不定非也。分三十为六十。不其太相悬谬矣。若斯二译皂白已分。复次元魏已前。诸受戒者用四分羯磨纳戒。及乎行事即依诸律为随何异乎执左氏经本专循公羊之传文也。至魏孝。文世。有法聪律匠。于北台山始手披口释。道覆律师随听抄记。遂成义疏。权舆既尔。肯构繁乎。天轮而只候中星。大鼎而唯提附耳。邺中法砺唐世怀素。新旧两名各擅其美。砺乃成实有部受体双陈。素唯寻祖萨婆开宗独步。其有终南上士澄照大师。肸蚃三生逡巡千里。交接天人之际。优游果证之中。知无不为。绳愆纠谬。以护持教法为己任者。实一代之伟人焉。是以天下言行事者。以南山为司南矣。丁乎大历新旧疏家互相短长。敕集三宗律师重加定夺。时如净为宗主判定二家。当建中中始言楷正。号佥定疏是也。至今东京三宗并盛。至于秉法出没不伦。殊涂同归。师资尚异。至若成公演化灵[山/口/咢]敷扬。不离三辅之间。俱儧百工之巧。文纲道岸自北徂南。发正辅篇从微至着。道流吴会实赖伊人。净公作评家之师。源尚致感通之瑞。或抗表论没官之物。或成图证结界之非。或杰立一方。或才雄七众。述锋芒之义记。出豕亥之疑文。或[尉/斗]帖纷拏。或整齐龃齬。若匪乘时之哲。便应逸气之英。不令像运之中微降年唯永。终使寿星之下照法命唯长。道假人扬其在兹矣。近以提河水味转不如前。座像尘埋仍观更没。大小乘之交恶。上中下之相凌。活寄四邪行违七聚。威仪既缺生善全亏。谓律为不急之文。放僧落自由之地。马令脱辔象阙施钩。不习律仪难调象马。遂令教法日见凌夷。短则行果微亡。折则年龄减少。合夫洪范中凶短折也。又曰。慈父多败。子脱或翻恶归善。变犯成持。或众主之劝修。或名师之训导。假王臣之外护。必法教之中兴。如是则同五福中之一寿五考终命欤。又曰。严家无格虏。故云。毗尼是正法之寿命焉此科所班乃是炼金液转还丹之手。劝人服之。使其近添其寿远则升仙。故我世尊凡制一戒获其十利功德。意在令正法久住耳。

## 宋高僧传卷第十七

### 护法篇第五(正传十八人附见一人)

#### 唐京师大庄严寺威秀传

释威秀。不知何许人也。博达多能讲宣是务。志存负荷勇而有仪。其于笔语掞张特推明敏。无何天皇即位。龙朔二年四月十五日。敕勒僧道咸施俗拜。时则僧徒惶惑罔知所裁。秀嗟教道之中微。叹君玉之慢法。乃上表称沙门不合拜。征引诸史爰历累朝抑挫。朝才发令夕又改图。皆非远略也。方引经律论以为量果。词皆婉雅理必渊明。如云故出家不存家人之礼。出俗无沾处俗之仪。其道显然百代不易之令典也。表上敕百官集中台都议其事。时朝宰五百三十九人请不拜。三百五十四人请拜时大帝至六月。敕不拜君而拜父母。寻亦废止。秀之为法实谓忘身乎。抗表之际当年四月二十一日也。时京邑僧等二百余人往蓬莱宫申表上请。时相谓秀等曰。敕令。详议拜否未定。可待后集。秀等乃退。于是大集西明寺。相与谋议。共投启状闻诸达官贵戚。若救头然。时宣律师上雍州牧沛王。启别上荣国太夫人启等秀之批鳞。所谓以身许法也。

唐京兆大兴善寺复礼传

释复礼。京兆人也。俗姓皇甫氏。少出家住兴善寺。性虚静寡嗜欲。游心内典兼博玄儒。尤工赋咏善于著述。俗流名士皆仰慕之。三藏地婆诃罗实叉难陀等译大庄严华严等经。皆敕召礼令同翻译缀文裁义。实属斯人。天皇永隆二年辛巳因太子文学权无二述释典稽疑十条。用以问礼。请令释滞。遂为答之。撰成三卷。名曰十门辩惑论。宾主酬答剖析稽疑。文出于智府。义在于心外。如斯答对坚阵难摧。赤旛曳而魔党降。天鼓鸣而修罗退。权文学所举稽疑数义也。于余则难在礼殊易何邪。盖不知教有弛张文存权实。谓为矛盾。故行吊伐之师。如小偏裨须请军门之命。无二既披来论全释旧疑。乃复书云。续晨凫之足凿混沌之窍。百年之疑一朝顿尽。永遵觉路长悟迷源。爇烦恼之薪。餐涅槃之饭。请事斯语以卒余年云。此虽一时之解纷。实为万代之龟鉴也。礼之义学时少比俦。兼有文集行于代。加复深综玄机特明心契。作真妄颂问天下学士。击和者数人。当草堂宗密师铨择臻极。唯清凉澄观得其旨趣。若卢郎之米粒矣。余未体礼师之见。故唐之译务礼为宗匠故惠立谓之译主。译主之名起于礼矣。妙通五竺融贯三乘。古今所推世罕伦匹。其论二轴编入藏。酬外难之攻。但用此之戈盾也矣。

唐京兆魏国寺惠立传

释惠立。本名子立。天皇改为惠立。俗姓赵氏。天水人也。远祖因官徙寓新平。故为豳人焉。爰祖及父俱驰高誉。立即隋起居舍人司隶从事毅之第三子也。生而岐嶷有弃俗之志。年十五贞观三年出家住豳州昭仁寺。此寺即破薛举之战场也。立识敏才俊神清道迈。习林远

之高风。有肇融之识量。声誉闻彻敕召充大慈恩寺翻经大德。次补西明寺都维那。后授太原寺主。皆降纶旨令维寺任。天皇之代以其博考儒释雅着篇章。妙辩云飞益思泉涌。加以直词正色不惮威严。赴火蹈汤无所屈挠。频召入内。与黄冠对论。皆惬帝旨。事在别传。立以玄奘法师求经印度。若无纪述季代罕闻。遂撰慈恩三藏行传。未成而卒。后广福寺沙门彦悰续而成之。总十卷。故初题云。沙门惠立本释彦悰笺是也。立削[葶-丁＋呆]云毕虑遗诸美。遂藏诸地府。世莫得闻。尔后临终令门侍掘以启之。将出乃即终焉。初立见尚医奉御吕才妄造释因明图注三卷非斥诸师正义。立致书责之。其警句有云。奉御于俗事少闲遂谓真宗可了。何异乎鼷鼠见釜窖之堪陟乃言昆丘之非难。蛛蝥睹棘林之易罗亦谓扶桑之可网。不量涯分何殊此焉。才由兹而寝。太常博士柳宣闻其事息。乃归信以书檄翻经僧众云。其外御其侮释门之季路也。

## 唐洛京佛授记寺玄嶷传

释玄嶷。俗姓杜氏。幼入玄门才通经法。黄冠之侣推其明哲。出类逸群号杜又炼师。方登极箓为洛都大恒观主。游心七略得理三玄。道术之流推为纲领。天后心崇大法扬阐释宗。又悟其食蓼非甘却行远舍愿。反初服向佛而归。遂恳求剃落。诏许度之。住佛授记寺。寻为寺都焉。则知在草为英在禽为雄信。有之矣。续参翻译。悉彼宗之乖谬。知正教之可凭或问之曰。子何信佛邪。嶷曰。生死飙疾宜早图之。无令临衢整辔中流伫栧乎。有若环车望斗劾鬼求仙。以此用心非究尽也。乃造甄正论一部。指斥其失令归正真。施设主客问答。极为省要焉。嶷不知厥终。

系曰。知彼敌情资乎乡导。或入必争之境。免书弗地之讥。又犹秉烛霄征。便匪如人入闇。历闻玄嶷曾寄黄冠熟其本教。及归释族斥彼妄源。不须四月而试之。已纳一城之款矣。由是观之。脱有逌逆之者。则曰。吾当说汝真。斯是之谓欤。

## 唐江陵府法明传

释法明。本荆楚人也。博通经论外善群书辩给如流戒范坚正。中宗朝入长安游访诸高达。适遇诏僧道定夺化胡成佛经真伪。时盛集内殿百官侍听。诸高位龙象抗。御黄冠。翻覆未安[危*臬][危*瓦]难定明。初不预其选出场擅美。问道流曰。老子化胡成佛。老子为作汉语化。为作胡语化。若汉语化胡。胡即不解。若胡语化此经到此土便须翻译未审此经是何年月何朝代。何人诵胡语何人笔受。时道流绝救无对。明由此公卿叹赏。则神龙元年也。其年九月十四日下敕曰。仰所

在官吏废此伪经。刻石于洛京白马寺以示将来。敕曰。朕叨居宝位惟新阐政。再安宗社展恭禋之大礼。降雷雨之鸿恩。爰及缁黄兼申惩劝。如闻天下诸道观皆画化胡成佛变相。僧寺亦画玄元之形。两教尊容二俱不可。制到后。限十日内并须除毁。若故留仰。当处官吏科违敕罪。其化胡经累朝明敕禁断。近知在外仍颇流行。自今后其诸部化胡经及诸记录。有化胡事并宜除削。若有蓄者准敕科罪。其月洛京大恒道观主桓道彦等上表固执。敕批曰。朕以匪躬忝承丕业。虽抚宁多失。而平恕实专。矧夫三圣重光玄元统序。岂忘老教偏意释宗。朕志款还淳情存去伪。理乖事舛者虽在亲而亦除。义符名当者虽有怨而必录。顷以万机余暇略寻三教之文。至于道德二篇。妙绝希夷之境。天竺有空二谛理秘真如之谈。莫不敷畅玄门阐扬至赜何假化胡之伪。方盛老君之宗。义有差违文无典故。成佛则四人不同。论弟子则多闻舛互。尹喜既称成佛。已甚凭虚。复云。化作阿难更成乌合。鬼谷北郭之辈。未践中天。舍利文殊之伦。妄彰东土。胡汉交杂年代亦乖。履水而说涅槃。曾无典据。蹈火而谈妙法。有类俳优。诬诈自彰宁烦缕说。经非老君所制。毁之则匪曰孝亏。文是鄙人所谈。除之则更彰先德。来言虽切理实未安。宜悉朕怀即断来表。明之口给当代无伦。援护法门。由之御侮。恶言不入耳。其是之谓乎。

系曰。化胡经也二教不平其争多矣。无若法明一言蔽之。设或凝神抒思。久不可酬。况复万乘之前孰能卒对。昔杨素见嵩阳观画化胡。素曰。何不化胡成道而成佛乎。道士无言。观夫明之垂问义含两意。正为化胡成佛。旁衅诸天仙言语与人不同。天言传授诸经是谁辩译。其犹一箭射双凫。又若一发两豵之谓欤。

唐润州石圯山神悟传

释神悟。字通性。陇西李氏之子。其先属西晋版荡。迁家于吴之长水也。世袭儒素幼为诸生。及冠忽婴恶疾有不可救之状。咎心补行力将何施。开元中诣溪光律师。请耆域之方。执门人之礼。师示以遣业之教。一曰理忏。二曰事忏。此二者圣之所授。行必有征。遂于菩提像前。秉不屈之心。爇难捐之指。于时有异光如月朣胧绀宫。极苦可以感神明。至精可以动天地。盖人之难事欤。天宝四年受具足戒。身始披缁。八年举尤异行名隶于寺。逮其晚节益见苦心。每置法华道场。九旬入长行礼念。观佛三昧于斯现前。因语门人曰。夫阴薄日以何伤。风运空而不动。苟达于妄谁非性也。方结宇于劳劳山东。中据石圯达分仙径。诸猛兽驯于禅榻。祥云低于法堂。中夜有山神现形谓悟曰。弟子即隋故新成侯曹世安。生为列侯死典南岭。今师至止。愿以此地永奉经行。言讫隐而不见。故吏部员外李华殿中侍御史崔益。同谒悟。尝问孔老圣教优劣。请陈题品。对曰。路伽邪典籍皆心外

法。味之者劳而无证。其犹泽朽思华干池映月。比其释教夫何远乎。如是往复应答如流华益拱手无以抗敌。其扞护释门疆场畴敢侵轶乎。华乃一代之文宗。与萧颖士齐名。笔语过之。若此之儒孰能抵角也。凡诸不逞之徒疑经难法者。悟必近取诸身远喻于物。如理答酬无不垂头搭翼者。十年辛卯春寝疾加趺坐而逝。享龄六十三。法腊二十六。阇维之日获舍利五百余粒。珠颗累累粲然在瞩门人湛一圆一等主之迁塔焉。

唐金陵钟山元崇传(璇禅师)

　　释元崇。俗姓王氏。琅琊临沂人也。晋丕相始兴文献公子荟之后。自南朝沦废世居句容。祖祢已来非贤即哲。崇幼而孤秀嶷若断山。心喻芙蕖形同玉洁。风尘不杂立志夷简。时年十五奉道辞家。负笈洞天餐霞卧云。师范陶许精研妙句独证微隐。乃恐至理未融解脱方阻。因归心释典大畅佛乘。三教齐驱遘心世表。于是声振吴越缁素异焉。采访使润州刺史齐平阳公。闻其行业虚伫久之。适会恩制度人。裒充举首。以开元末年因从瓦官寺璇禅师。咨受心要。日夜匪懈无忘请益。璇公乃揣骨千里骏足可知。因授深法。崇灵台虚彻可舍百神。心鉴高悬尘无私隐。既而声价光远物望所知。金陵诸德请移所配栖霞寺。春秋逾纪服勤道务。彝伦有叙时众是瞻。至德初并谢绝人事。杖锡去郡历于上京。遍奉明师栖心闲境。罕交俗流。遂入终南经卫藏至白鹿上蓝田。于辋川得右丞王公维之别业。松生石上水流松下。王公焚香静室与崇相遇神交中断。于时天地未泰豺狼构患。朝贤国宝或在薖轴起居。萧舍人昕与右丞诸公。并硕学雄才尊儒重道。偶兹一会抗论弥日。钩深索隐襟期许与。王萧叹曰。佛法有人不宜轻议也矣。及言旋河洛。登陟嵩少怀达磨之旨要。得华严之会归。声价渐高衣冠羡仰。京师名德咸请住持。志在无为翛然不顾。乃放浪人世追踪道流。考盘灵踪。遂东适吴越。天台四明清心养素。数年之后遐想钟山。飞锡旧居考以云房。道俗咸喜玉反山辉。大历五年刺史南阳樊公。雅好禅寂。及属县行春。顺风稽首咨请道要。益加师礼矣。时道俗以为。此寺灵胜游憩者多。监主护持须选名德。佥议无以易禅师者。崇频告辞恳苦。众咸再三。事不获已顺受弥缝其间。总二十年。藉四方之财。因道化之力。栾栌云构丹雘日新。盖存乎无为无所不为者也。功成身退安禅高顶。前后学徒讵可胜计。至大历十二年。示疾言归。不加药饵。八月二日卒于山院。春秋六十有五。临终命门人无令封树。弟子如泉澄添等奉全师教。以其月八日瘗于摄山之阳。依岩为窟累石不磨不砻。遵遗诰也。崇身长六尺。仪表端肃望之俨然。即之生畏。意密情恕心和行高。天姿龙象生此岐嶷。享龄非永惜哉。弟子等共建丰碑以纪化迹。树于寺之门首焉。

## 唐京兆大安国寺利涉传

释利涉者。本西域人也。即大梵婆罗门之种姓。夙龄疆志机警溢伦。宗党之中推其达法。欲游震旦结侣东征。至金梭岭遇玄奘三藏。行次相逢礼求奘度。既而群经众论凿窍通幽。特尔远尘归乎正道。非奘难其移转矣奘门贤哲辐凑。涉季孟于光宝之间。其为人也犹帛高座之放旷。中宗最加钦重。朝廷卿相感义与游。开元中于安国寺讲华严经。四众赴堂。迟则无容膝之位矣。檀施繁炽利动人心。有颖阳人韦玎。垂拱中中第。调选河中府文学。迁大理评事秘校。见涉讲筵币帛堆积。就乞选粮所获未厌。表请释道二教定其胜负。言释道蠹政可除玄宗诏三教各选一百人。都集内殿。韦玎先陟高座。挫叶静能及空门思明。例皆辞屈。涉次登座解疑释结。临敌有余。与韦往返百数千言。条绪交乱相次抗之。棼丝自理正直有归。涉重问韦曰。子先登席可非主耶。未审主人何姓。玎曰。姓韦。涉将韦字为韵揭调长吟。偈词曰。我之佛法是无为。何故今朝得有为。无韦始得三数载。不知此复是何韦。涉之吟作百官悚然。帝果忆何韦之事。凛然变色曰。玎是庶人宗族敢尔轻懱朕玄元祖教。及凌[車*閵]释门。玎下殿俯伏待罪。叩头言。臣非庶人之属。涉贵其钳利口以解疏狂。奏曰。玎是关外之人。非玄贞之族类。敕贬象州百姓。赐涉钱绢助造明教寺。加号明教焉。二教重熙涉之力也。因着立法幢论一卷。公卿间有言曰。涉公是韦掾之膏肓也。涉曰。此举也矢在弦上不得不发。自此京城无不改观。言谈讲者以涉为最焉。晚节遭其谴谪汉东。寻属宽宥移徙南阳龙兴寺。时惠忠国师知重涉名。聊款关相谒曰。纳衣小僧向前某被门徒朝要连坐于此。适观师当有贵气。可作高道国德。勿同吾也。乃开箧提衣物令忠师曳娄。由此襄邓之人皆惊涉如此悬记。忠师道声又光阐焉。盖涉望重之故也。上元二年诏忠师入供养。肃宗时入宫起居。太上皇乃引忠见上皇曰。此人何如利涉。则知涉才业优长帝王器重。复多著述。大历中西明寺翻经沙门圆照撰涉传成一十卷。足知言行之多也矣。

## 唐越州焦山大历寺神邕传

释神邕。字道恭。姓蔡氏。东晋太尉谟即度江祖十五代孙也。因官居于暨阳。邕生于是邑。母宣氏始娠之际。率多征异。襁褓中闻唱经声。必有凝神侧听之貌。丱角聪[耳*吾]过人。年十二辞亲学道。请业于法华寺俊师。每览孔释二典。一读能诵。同辈者罕不欣慕。开元二十六年敕度。隶诸暨香严寺名籍。依法华寺玄俨师通四分律钞。俨识其志气。谓人曰。此子数年后。卒为学者之司南矣。尔其勉之。俨新出辅篇律记。邕抉其膏腴穷彼衢术。一宗学者少能与其联镳方轨焉。性非局促。又从左溪玄朗师习天台止观禅门法华玄疏梵网经等四

教三观等义。秘犍载启观性知空。爰至五夏果精敷演。吴会问学者从之。天宝中本邑郭密之请居法乐寺西坊。恢拓佛舍层阁摩霄。半澄江影廊宇完备。后乃游问长安居安国寺。公卿藉其风宇。迫慕者结辙而至。方欲大阐禅律。倏遇禄山兵乱。东归江湖经历襄阳。御史中丞庾光先出镇荆南。邀留数月时给事中窦绍中书舍人苑咸。钻仰弥高俱受心要。著作郎韦子春。有唐之外臣也。刚气而赡学与之詶抗。子春折角满座惊服。苑舍人叹曰。阇梨可谓尘外摩尼论中师子。时人以为能言矣。旋居故乡法华寺。殿中侍御史皇甫曾大理评事张河金吾卫长史严维兵曹吕渭诸暨长丘丹校书陈允。初赋诗往复。卢士式为之序引以继支许之游。为邑中故事。邕修念之外。时缀文句有集十卷。皇甫曾为序。自至德迄大历中。频受请登坛度戒。起丹阳洎乎金华。其间释子皆命为亲教师也。又以县南路通衢婺其中百余里殊无伽蓝释侣往来宴息无所邕。愿布法桥接憩行旅。遂于焦山可以为梵场也。得邑人骑都尉陈绍钦等。率群信构净刹。一纪方乃集事焉。前吏部侍郎徐浩出佐明州。以邦国聚落乃白廉使皇甫温。奏赐额曰大历焉。先是中岳道士吴筠造邪论数篇斥毁释教。昏蒙者惑之。本道观察使陈少游请邕决释老二教孰为至道。乃袭世尊之摄邪见复宝琳之破魔文。爰据城堑以正制狂。旗鼓才临吴筠覆辙。遂着破倒翻迷论三卷。东方佛法再兴。实邕之力欤。末游天台又纂地志两卷。并附于新论矣。邕廞颐丰角风韵朗拔。前后廉问。皆延置别榻请为僧统。以加崇揖之礼。贞元四年戊辰岁十一月十四日遇疾。遗教门人。趺坐端相而归寂于大历法堂焉。以十二月十四日奉灵仪于寺北原。遵僧制也。报龄七十九。法岁五十。明年冬十一月方建塔矣。秘书省校书郎陆淮为其铭。上首弟子智昂灵澈进明慧照等。咸露锋颖。禅律互传。至十一年户部员外郎丘上卿为碑纪德焉。

唐朗州药山唯俨传

　　释唯俨。俗姓寒。绛县人也。童龀慷慨敏俊逸群。年十七从南康事湖阳西山慧照禅师。大历八年纳戒于衡岳寺希澡律师所。乃曰。大丈夫当离法自净。焉能屑屑事细行于布巾邪。遂谒石头禅师密证心法。住药山焉。一夜明月陟彼崔嵬。大笑一声。声应澧阳东九十许里。其夜澧阳人皆闻其声。尽云是东家。明辰展转寻问迭互推寻直至药山。徒众云。昨夜和尚山顶大笑是欤。自兹振誉遐迩喧然。元和中李翱为考功员外郎。与李景俭相善。俭除谏议荐翱自代。及俭获谴。翱乃坐此出为朗州刺史。翱闲来谒俨。遂成警悟。又初见俨执经卷不顾。侍者白曰。太守在此。翱性褊急。乃倡言曰。见面不似闻名。俨乃呼翱应唯。曰太守何贵耳贱目。翱拱手谢之。问曰。何谓道邪。俨指天。指净瓶曰。云在青天水在瓶。翱于时暗室已明疑冰顿泮。寻有偈云。炼得身形似鹤形千株松下两函经。我来相问无余说。云在青天

水在瓶。又偈。选得幽居惬野情。终年无送亦无迎。有时直上。孤峰顶。月下披云笑一声。初翱与韩愈柳宗元刘禹锡为文会之交。自相与述古言法六藉。为文黜浮华尚理致。言为文者韩柳刘焉。吏部常论仲尼既没诸子异端。故荀孟复之。杨墨之流洗然遗落。殆周隋之世王道弗兴。故文中子有作。应在乎诸子左右。唐兴房魏既亡失道尚华。至有武后之弊安史之残。吾约二三子同致君复尧舜之道。不可放清言而废儒纵梵书而猾夏。敢有邪心归释氏者有渝此盟。无享人爵无永天年先圣明神是纠是殛。无何翱邂逅于俨顿了本心。末由户部尚书襄州刺史充山南东道节度使。复遇紫玉禅翁。且增明道趣。着复性书上下二篇。大抵谓本性明白为六情玷污。迷而不返今牵复之。犹地雷之复见天地心矣。即内教之返本还源也。其书露而且隐。盖而又彰。其文则象系中庸隐而不援释教。其理则从真舍妄。彰而乃显自心。弗事言陈唯萌意许也。韩柳览之叹曰。吾道萎迟翱且逃矣。俨陶炼难化护法功多。回是子之心拔山扛鼎。犹或云易。又相国崔群常侍温造相继问道俨能开发道意。以大和二年将欲终告众曰。法堂即颓矣。皆不喻旨。率人以长木而枝柱之。俨抚掌大笑云。都未晓吾意。合掌而寂。春秋七十云。

系曰。尝览李文公复性二篇。明佛理不引佛书。援证而征取易礼而止。可谓外柔顺而内刚逆也。故曰。得象而忘言矣。经云。治世语言皆成正法者。李公有焉。俨公一笑声彻遐乡。虽未劳目连远寻而易例有诸。隆墀永叹远壑必盈。道感如然不知其然也。

唐京师章信寺崇惠传

释崇惠。姓章氏。抗州人也。稚秫之年见乎器局。鸷鸟难笼出尘心切。往礼径山国一禅师为弟子。虽勤禅观多以三密教为恒务。初于昌化千顷最峰顶。结茅为庵。专诵佛顶咒数稔。又往盐官硖石东山。卓小尖头草屋多历年月。复誓志於潜落云寺遁迹。俄有神白惠曰。师持佛顶少结莎诃令密语不圆。莎诃者成就义也。今京室佛法为外教凌轹。其危若缀旒。待师解救耳。惠趋程西上心亦劳止。择木之故于章信寺挂锡。则大历初也。三年戊申岁九月二十三日。太清宫道士史华上奏。请与释宗当代名流。角佛力道法胜负。于时代宗钦尚空门。异道愤其偏重。故有是请也。遂于东明观坛前架刀成梯。史华登蹑如常磴道焉。时缁伍互相顾望推排且无敢蹑者。惠闻之谒开府鱼朝恩。鱼奏请于章信寺庭树梯。横架锋刃若霜雪然。增高百尺。东明之梯极为低下。时朝廷公贵市肆居民。骈足摩肩而观此举。时惠徒跣登级下层。有如坦路曾无难色。复蹈烈火手探油汤。仍餐铁叶号为馎饦。或嚼钉线声犹脆饴。史华怯惧惭惶掩袂而退。时众弹指叹嗟。声若雷响。帝遣中官巩庭玉宣慰再三。便赍赐紫方袍一副焉。诏授鸿胪卿。

号曰护国三藏。敕移安国寺居之。自尔声彩发越德望峻高。代宗闻是国一禅师亲门高足。倍加郑重焉。世谓为巾子山降魔禅师是也。

系曰。或谓惠公为幻僧欤。通曰。夫于五尘变现者曰神通。若邪心变五尘事则幻也。惠公持三密瑜伽护魔法助其正定。履刃蹈炎斯何足惊乎。夫何幻之有哉。瑜伽论有诸三神变矣。

## 唐洛阳同德寺无名传

释无名。姓高氏。渤海人也。祖宦今西京。乃为洛阳人矣。冲孺之龄举措卓异。口不哜辛血性不狎諠哗。邈矣出尘。故难留滞。年二十八若瘦雁之出笼。投师习学依随隶同德寺。及精律藏解一字以无疑闻有禅宗思千里而请决举领整袭开扃见路。辞飞笔健思若涌泉。因随师游方访祖师之遗迹。得会师付授心印会先语诸徒曰。吾之付法无有名字。因号无名也。自此志历四方周游五岳。罗浮庐阜双峰[山*完]公鑪岭牛头剡溪若耶天台四明罔不询问。风格高远神操朗澈。博识者睹貌便伏。僻见者发言必摧时德宗方纳鲜于叔明令狐峘料简僧尼事。时名有表直谏并停。寻时鲜于叔明令狐峘等流南海百姓。至贞元六年往游五台居无定所。九年十二月十二日于佛光寺。先食讫俨然坐化。春秋七十二。腊四十三。十一年阇维获舍利一升。泽潞节度使李抱真。建塔于佛光寺。贞元六年庚午岁也。或云名著疏解弥陀经焉。

## 唐庐山归宗寺智常传

释智常者。挺拔出伦操履清约。遍参知识影附南泉。同游大寂之门。乃见江西之道。元和中驻锡庐山归宗净院。其徒响应其法风行。无何白乐天贬江州司马。最加钦重。续以李渤员外元和六年隐嵩少以著作征起。杜元颖排之。出为虔州刺史南康曾未卒岁。迁江州刺史。渤洽闻多识。百家之书无不该综。号李万卷矣。到郡喜与白乐天相遇。因言浔阳庐阜山水之最人物贤哲隐沦。论惠远遗迹。遂述归宗禅师善谈禅要。李曰。朝廷金牓早晚有嗜菜阿师名目。白曰。若然则未识食菜阿师欤。白强劝游二林。意同见常耳。及到归宗李问曰。教中有言。须弥纳芥子芥子纳须弥。如何芥子纳得须弥。常曰。人言博士学览万卷书籍还是否耶。李曰。忝此虚名。常曰。摩踵至顶只若干尺身万卷书向何处着李俯首无言。再思称叹。续有东林寺僧神建。讲诸经论问触目菩提。常略提举。神建不体。乃发状讼常示恶境界。时李判区分甚闻诣理。常有异相目耀重瞳。遂将药熏手。恒磨错不觉目眦红。号赤眼归宗矣。

系曰。佛理幽邃一言蔽之者。玄解之言。逗猛利者药妙疾轻之验

也。

唐杭州千顷山楚南传

释楚南。闽人也。俗姓张氏。爰在髫龄冥然跪于父母前诉志出家。投开元寺昙蔼师而受训焉。当授经法目所经睹辄诵于口。执巾侍盥洒扫应对。颇能谨愿。追乎冠岁乃落发焉。诣五台登戒。就赵郡学相部律。往上都学净名经。一律一经略通宗旨。则知顿机不甘为渐教缚。遂往芙蓉山。根性未发。谒黄檗山禅师。问答虽多机宜顿了。倏值武宗废教。南遂深窜林谷。大中兴教出遇升平。相裴公休出抚宛陵。请黄檗出山。南随侍由此。便诣姑苏报恩寺专行禅定。足不踰阈仅二十余载。乾符四年苏州太守周慎嗣。向风请住宝林院。又请居支硎山。至五年昌化县令徐正元。与紫溪戍将饶京。同召住千顷慈云院。训示禅徒之外。唯俨然在定逾月。或浃旬。光启三年前两浙武肃王钱氏。请下山供施。昭宗闻其道化赐其鹿胎衣五事。别赍紫衣。文德六年二月忽双虹贯堂室。二鹿蹶然入寺。法堂梁折至五月辞众。后于禅床垂两足伸二臂于膝。奄然而卒。春秋七十。僧腊五十六。迁塔于院西隅。大顺二年壬子岁二月。宣州孙儒寇钱唐之封略。兵士发塔见南全身不散爪发俱长。悔罪而去。南公平昔着般若经品颂偈一卷破邪论一卷。以枝梧异宗外敌见贵于时也。

唐南岳七宝台寺玄泰传

释玄泰者。不知何许人也。性掺方正言不浪施。心静之情义而后动。所居兰若在衡山之东号七宝台。不衣蚕缕。时谓泰布纳欤。从见德山禅师豁如自适。誓不立门徒逍遥求志。而于词笔笔若有神。四方后进巡礼相见。皆用平怀之礼。尝以衡山之阳多被山民莫徭辈斩木烧山损害滋甚。泰作畬山谣。远迩传播达于九重。敕责衡州太守禁止。岳中兰若由是得存。不为延燎泰之力也。终年六十五。临逝说偈曰。不用剃头。不须澡浴。一堆猛炎。千足万足。偈终垂一足而逝。阇维收舍利祔坚固大师塔左营小浮图焉。又为象骨偈诸禅祖塔铭歌颂等。好事者编聚成集而行于代焉。

唐京兆福寿寺玄畅传

释玄畅。字申之。俗姓陈氏。宣城人也。畅爰在弱龄便持异操。戏则聚沙为塔摘叶为香。年九岁于泾邑水西寺。依清逸上人教授经法。年十九削发。二十岁往福州兜率戒坛受具足戒。听掇律科深得宗旨。新缯细缕一染色佳。而往越中求闻异说。仰京室西明寺有宣律师

旧院多藏毗尼教迹。因栖惠正律师法席。自入京华渐萌头角。受京城三学大德益广见闻。方事讲谈遽钟堙厄则会昌废教矣。时京城法侣颇甚彷徨。两街僧录灵宴辩章同推畅为首。上表论谏。遂着历代帝王录。奏而弗听。由是例从俗服。宁弛道情。龙蛇伏蛰而待时。玉石同焚而莫救。殆夫武皇厌代宣宗在天。坏户重开炎岗息炽。畅于大中中凡遇诞辰入内谈论。即赐紫袈裟充内外临坛大德。懿宗钦其宿德蕃锡屡臻。乃奏修加忏悔一万五千佛名经。又奏请本生心地观经一部八卷。皆入藏。畅时充追福院首领。又充总持寺都维那。寻署上座。畅讲律六十座。度法者数千人。撰显正记一十卷科六帖名义图三卷三宝五运三卷。虽祖述旧闻标题新目。义出意表文济时须。乾符中懿宗简自上心。特赐师号曰法宝。二年三月二十一日示灭。俗龄七十九僧腊五十九。弟子赐紫惠柔大德师遂宗绍。以其年四月二十五日。窆于长安邑高阳乡小梁村。四年丁酉岁尚书礼部侍郎崔沆与畅交分殊深。着碑述遗迹焉。

后唐南岳般舟道场惟劲传

　　释惟劲。福州长溪人也。节操精苦奉养栖约。破纳拥身衣无缯纩。号头陀焉。初参雪峰便探渊府。乾化中入岳住报慈东藏。亦号三生藏。中见法藏禅师鉴灯。顿了如是广大法界重重帝网之门因叹曰。先达圣人具此不思议智慧方便。非小智之所能。又岳道观中亦设此灯。往因废教时窃移入仙坛也。有游岳才人达士留题颇多。劲乃叹曰。卢橘夏熟宁期植在于神都。舜韶齐闻不觉顿忘于肉味。嗟其无识不究本端。盗王氏之青毡以为旧物。认岭南之孔雀以作家禽。后世安知。于今区别。乃作五字颂。颂五章。览者知其理事相融灯有所属。属在乎互相涉入光影含容显华严性悔。主伴交光非道家之器用也。楚王马氏奏赐紫署宝闻大师。梁开平中也。劲续宝林传盖录贞元已后禅门祖祖相继源脉者也。别着南岳高僧传。未知卷数。亦一代禅宗达士文采可观。后终于岳中也。

　　系曰。物涉疑似难辄区分。劲公志鉴灯若遗物重获归家也。后之人必不敢攘物归家也。故曰。前事不忘后世之元龟也。

周洛京福先寺道丕传

　　释道丕。长安贵胄里人也。唐之宗室。父从晏襄宗沿堂五院之首。母许氏。为求其息常持观音普门品。忽梦神光烛身。因尔妊焉。及其诞生挺然岐嶷。端雅其质。属籍诸亲异而爱之如天童子。年始周晬。父将命汾晋。会军至于霍山没王事。丕虽童稚聚戏终鲜笑容。七岁忽绝荤膻。每游精舍怡然忘返。遂白母往保寿寺礼继能法师。尊为

轨范。九岁善梵音礼赞。是岁襄宗幸石门随师往迎驾。十九岁学通金刚经义。便行讲贯。又驾迁洛京。长安焚荡。遂背负其母东征华阴。刘开道作乱。复荷母入华山安止岩穴。时谷麦勇贵每斗万钱。丕巡村乞食。自专胎息唯供母食。母问还食未。丕对曰。向外斋了。恐伤母意。至孝如此。年二十岁母曰。汝父霍山亡没战场之地。骨曝霜露。汝能收取归葬。不亦孝乎。遂辞老亲往霍邑。立草庵鸠工。集聚白骨昼夜诵经。咒之曰。古人精诚所感滴血认骨。我今志为孝子。岂无灵验者乎。傥群骨中有动转者。即我父之遗骸也。如是一心注想目未轻舍。数日间果有枯髅。从骨聚中跃出。竞骛丕前。摇曳良久。丕即躄踊抱持如复生在。赍归华阴。是夜其母梦夫归舍。明辰骨至。其孝感声誉日高。至二十七岁遇曜州牧娄继英招丕住洛阳福先弥勒院。即晋道安翻经创浴之地也。天祐三年丙寅济阴王赐紫衣。后唐庄宗署大师曰广智。丕于梁朝后主后唐庄宗明宗。凡内建香坛。应制谈论多居元席。及晋迁都今东京天福三年诏入梁苑。副录左街僧事。与传法阿阇梨昭信大师俱道貌童颜号二菩萨。是故朝贵士庶多请养生之术。丕精勤不懈一佛一礼。佛名经法华金刚仁王上生四经逐一字礼。然其守杜多之行。分卫时至二弟子随行。开运甲辰岁为左街僧录。虽临僧务日课修持。相国李公涛西枢密太傅王公朴翰林承旨陶公谷等无不倾心归重。至汉乾祐中谢病乞西归。未允之际。属汉室凌夷。兵火连作恣行剽掠。丕于廊庑之下倚壁诵念二日纷拏一无见者。时京城见闻益加钦尚逃归洛邑。周太祖潜隐所重。广顺元年敕召为左街僧录。不容陈让还赴东京居于僧任。世宗尹厘府政。嫌空门繁杂。欲奏沙汰。召丕同议时问难交发开喻其情。且曰。僧之清尚必不露于人前。僧或凶顽而偏游于世上。必恐正施藨[卄/尢/(幺-厶+(衣-亠))]草和兰茝而芟。方事淘澄金逐沙泥而荡。大王储明欲照蓄智当行。为益皇帝邪。为损君亲邪。若益君乎不令一物失所。若损亲也是坏六和福田。况以天下初平疮痍未合。乞待后时搜扬未晚。故老子云。治大国如烹小鲜。虑其动则糜烂矣。世宗深然其言。且从停寝。及世宗登极。丕谓僧曰。吾皇宿昔有志。汝当相警护持。坚乞解归洛阳。又立礼首楞严经。二年果敕并毁僧寺并立僧帐。盖限之也。毁教不深。乃丕之力也。以显德二年乙卯六月八日微疾。十日令弟子早营粥食云。有首楞严菩萨众多相迎。令鸣椎俄然而化。春秋六十七。僧腊四十七。缁素号哭诸寺具威仪送葬于龙门广化寺之左立石塔焉。未终之前寺钟无故嘶嗄。表刹龙首忽焉陨坠。僧澄清梦寺佛殿梁折。极多异兆焉。

系曰。周武灭佛法。隋开皇辛亥岁太府丞赵文昌入冥见邕受对。寄语文帝拔救。周世宗澄汰毁私邑勒立僧帐。故说大渐招其恶报。或有入冥见之。并赞成厥事者同居负处。略同周武。未知是乎。

论曰。九重所以成深严。七礼其能捍忧患。高墉峻垒加校尉而守

之。犀革兕皮介将军而战者。君既安所臣亦建功。犹释门之外侮忽来得法将之中权斯敌。使其大道丧而重复玄刚绝而又张。我有仲由恶言不入。外御其侮不可暂亡也。嗟乎真教东传累更年纪。受其艰否屈指可寻。法系有为四相以之迁贸。明虽无损。一轮以之蚀侵桓楚无端。效奔得时而变法。德舆伊始欺孤余力而责僧。赖远公之致书。因朝达之抗疏。只成暴政空鲠人情。元魏怀邪周邕尚辩。昙始乃呈其诡迹。道安盛奋其辞锋。是待秦坑能逃汉律。始安二德疑其住寿应真。出没其形扶危拯溺者矣。秀也钟其厄运愤此反常。上笺若攻垒之先登。为法偶犯颜而不死。复礼答权文学难词蔚成解判。惠立斥吕奉御图注免横窥[門@俞]。两面俱通。玄嶷造乎甄正。一场贾勇。法明定其化胡。答孔老于李华。名儒慑伏。挫是非于韦氏。辩势酋强。邕也掩徐独记于天台。俨也令李成书于复性。其或角史华之术。因蹑刀梯。谏德宗之非。乃停沙汰。申答而惊李澈。作谣而占衡山。破邪之论可宗。鉴灯之颂归我。以前诸德超世卓然。式遏寇仇阅墙御侮。言其薄者则发愤忘食。殊弗防其反汗。其如皋原纵火。兰艾之臭同焚。树木摧风。鸾鸱之巢共覆者。其唯会昌灭虐我法之谓乎。从汉至唐凡经数厄。钟厄爰甚莫甚武宗焉。初有道士赵归真者。授帝留年之术。宠遇无比。每一对扬。排毁释氏。宜尽除之。盖以归真曾于敬宗朝出入宫掖势若探汤。及其祸缠暴弑自然事体如浆。京邑诸僧竞生诮谤。归真痛切心骨何日忘之。还遇武皇因缘狎昵署为两街教授先生。时谏官抗疏宰臣李德裕屡言。归真惧其动摇。奏迎罗浮邓元起南岳刘玄靖入。帝谓神仙坐致由是共为椅角同毁释门。意报僧讥诮之仇耳。众轻覆车群噪惊蛰。须弥[危*臬][危*瓦]困其劫尽之风。有顶低摧。倚其宿舂之杵。讵云终否。当有复时。大中行废教之诛。会昌非后天之老。吁咄哉。归真奇秘之术今古所无。何邪。能寄喜怒于天子之心。虽王晋安期俱弗如也。尔时玄畅法宝大师也。纳两街之请操一割之刀。纂辑古今搜扬经史。成其别录上其表笺逆龙鳞之手已伸。探虎穴之心且勇。膏肓之疾。圭刀之散何施。混浊之河。铢两之胶谩解。如皆畏震所谓坐看。畅公手拓不周山。不免共工之触折也。凡今缁伍无纵毁讥。毁讥小人也。及罹祸毒君子受之。亦犹城门火而池鱼死也。傥云周武不落于阿鼻归真自登于仙籍。宣宗诛之已塞责矣。是故比丘但自观身行。莫伺玄门。非干己事。又以空门染习如然无斗四支而伤具体。各是圣人设教无相夺伦。如此行时名真护法也。老氏云。六亲不和则有孝子。如无孝子之名。信六亲大和也。已上诸公皆家中有竞号啕谏乎。因得善父母之名欤。今我传家止劝将来。二教和同弗望后生。学其讦直。险在其中矣。为君不取。然则临机可用相事当行。必任弛张勿为胶柱。然后知时名为大法师也。传又云乎。相时而动无累后人。其斯之谓欤。

宋高僧传卷第十八

## 感通篇第六之一(正传十五人附见三人)

### 后魏西凉府檀特师传

　　释檀特师者。一名慧丰。不知何许人也。身虽剃染率略无检制。饮酒啖肉语默无常。逆论来事后必如言。居于武威肆意狂逸。时宇文仲和为刺史。请之入州。历观厩库乃云。何意畜他官物邪。仲和不谕其旨。怒之不令在城。未几仲和拒不受代。朝延令独孤信擒之。仲和身死资财没官。周文闻之降书召之。檀特至岐州。会齐神武来寇玉壁。檀特曰。狗岂能到龙门邪。神武果不至龙门而还。侯景未叛。东魏之前忽捉一杖。杖头刻为猕猴形。令其面常向西日夜弄旃。又索一角弓牵挽之。俄而侯景启降。寻复背叛归梁。皆可征验。至大统十七年春初。忽着一布帽。周文左右惊问之。檀特曰。汝亦着王亦着也。至三月而魏文帝崩。复取一白绢帽戴之。左右复问之。檀特曰。汝亦着王亦着也未畿丞相夫人薨。后复戴问对同前。寻丞相第二子武邑公薨。其事验多如此也。俄而病卒。周文命葬之。

### 后魏晋阳河秃师传

　　释河秃师者。不详何许人也。魏孝昌中于晋阳市肆间行往。乍愚乍智。作沙门形。时人不测。止呼为河秃师。及齐神武诞第二子洋。文宣帝也。武明太后见家贫甚。与亲戚言及家计。正忧饥冻死耳。洋方生数月尚未能言。欻言曰得活。二字分明。太后左右大惊而不敢言。谓为妖怪。时传秃师神异射事多中。巧诱而至。太后意占其儿子早言为怪。乃遍见诸子。文襄魏永熙后旁以禄位历问之。至洋再三举手指天而已。口无所言。若诸子皆别无举措矣。后不测其终。

### 陈新罗国玄光传

　　释玄光者。海东熊州人也。少而颖悟顿厌俗尘。决求名师专修梵行。迨夫成长愿越沧溟求中土禅法。于是观光陈国利往衡山。见思大和尚开物成化。神解相参。思师察其所由。密授法华安乐行门。光利若神锥无坚不犯。新犹劫贝有染皆鲜。禀而奉行勤而罔忒。俄证法华三昧。请求印可。思为证之。汝之所证真实不虚。善护念之令法增长。汝还本土施设善权。好负螟蛉皆成蜾赢。光礼而垂泣。自尔返锡江南。属本国舟舰附载离岸。时则彩云乱目雅乐沸空。绛节霓旌传呼而至。空中声云。天帝召海东玄光禅师。光拱手避让。唯见青衣前导。少选入宫城。且非人间官府。羽卫之设也。无非鳞介。参杂鬼神。或曰。今日天帝降龙王宫请师说亲证法门。吾曹水府蒙师利益。

既登宝殿次陟高台。如问而谈略经七日。然后王躬送别。其船泛洋不进。光复登船。船人谓经半日而已。光归熊州翁山。卓锡结茅乃成梵刹。同声相应得法者蛰户爰开。乐小回心慕膻者蜡连倏至。其如升堂受蒳者一人。入火光三昧一人。入水光三昧二人。互得其二种法门。从发者彰三昧名耳。其诸门生譬如众鸟附须弥山皆同一色也。光末之灭罔知攸往。南岳祖构影堂。内图二十八人。光居一焉。天台国清寺祖堂亦然。

系曰。夫约佛灭后验入道之人。以教理行果四法明之则无逃隐矣。去圣弥近者修行成果位证也。去圣稍遥者学教易见理亲也。其更绵邈者学教不精见理非谛。夫一念不生前后际断。斯顿心成佛也。理佛具足行布施行。曾未尝述行佛。具体而微。东夏自六祖已来。多谈禅理少谈禅行焉。非南能不说行。且令见道如救头然。之故。南岳思师切在兼修乘戒俱急。是以学者验诸行果。其如入火光三昧者。处胎经中以禅定摄意入火界三昧刹土洞然。愚夫谓是遭焚。若入水界三昧。愚夫见谓为水投物于中。菩萨心如虚空不觉触娆者。此非二乘所能究尽也。斯乃急于行果焉无令口说而身意不修何由助道耶。

隋江都宫法喜传

释法喜。南海人也。形容寝陋短弱迂疏。可年四十许。岭表耆老咸言。儿童时见识之颜貌如今无异。蛮蜒间相传云。已三百岁矣。亦自言。旧识庐山慧远法师。说晋宋朝事历历如信宿前耳。平素时悄然见人必语语必含深意。吉凶之征有如影响。人亦不欲与喜相见。惧直言灾恶忤逆意也。陈朝马静为广州刺史。方上任喜直入州上厅事。画地作马头形。以示其子而去。静本扶风名族。雄勇多武略。不闲事体。及临州也每出行部从甲士数万。旌旗剑戟若虹霓映乎霜雪。言以此可用威边徼。其奢僭过度。王者之不若。被人诬告谋反。静惧即遣妻子百余人入朝示无图变。陈主犹惑遣临汝侯观其形势。曰必有反状便可行戮。实无逆谋直往代之。临汝利其财产至州不验是非。静恃心无异束手诣临汝。便叱左右擒而斩之。此画地之明效矣。喜之先见皆同此类。炀帝闻之追来扬州。未久宫内树一堂新成。喜匆匆升堂。观览俄惊走下阶唱言。几压杀。其日夜阑大雨堂崩。毙者数人。其后又于宫内环走言索羊头帝闻恶之责以狂言。敕锁着一室数日。三卫于市见喜坦率游行。还奏敕所司覆验禁闭之处。门锁如故。守当者云喜见在室内。于是开户见袈裟覆一聚白骨。其锁贯项骨不脱。帝甚惊怪。敕遣长史王恒疾往验之。袈裟覆白骨骨皆钩锁相连。铁锁縻其项骨。帝闻愕然称叹。尤增信重。敕令勿轻摇荡。曰圣者神变无方。至暮喜还在室。或言或笑。守门复奏。帝令脱锁纵其所适。有于一日赴数家斋食。或时饮酒啖肉都无拘忌。俄而有疾。常所卧床自撤荐席。[打-

丁＋親]篑而欹寝。令人于下铺炭甚炽。数日而终。半身焦烂。葬于香山寺侧。后四年南海郡奏。喜见还在郡。敕遣开棺空无所有矣。

隋洺州钦师传

释钦师者。不知何许人也。大业中至广平形神乖谬造次难知。发语不常既往爰中。见灵通寺树甎浮图五级。欲务高敞工作肴杂。钦望而笑。谓寺众曰。造此奚为。众曰。功德佛事须用壮观。法师何斯怪问耶。笑曰。造烽火楼也。当时缁伍互相非之曰。风狂辈言何可取。至九年塔尚未成。贼寇四起州官警严。于浮图上置候望烽火。方信钦言不妄矣。在所耆旧亦不知钦从何而来。止宿之处亦无踪迹。然则时时变身在豕彘之牢。即随豚豨群队童子。马世达等数人睹钦始变之时。乃停留伺察意更观其复人形也。后果忽复形。却于看人之后大叫曰。尔辈欲何所观耶。群人惊愕合掌拜之其变无常皆若此也。及天下丧乱。亦失钦声迹矣。

系曰。魏隋之僧且多应现者何。通曰。菩萨作用随类化身。以神通为游戏耳。于游戏而利益世主焉。或曰。魏齐陈隋与宣师耳目相接。胡不入续传耶。通曰。有所不知盖阙如也。亦犹大宋文轨既同土疆斯广。日有奇异良难遍知。纵有某僧也其奈史氏未编传家无据。故亦阙如弗及录者。留俟后贤者也。

唐泗州普光王寺僧伽传(木叉慧俨慧岸)

释僧伽者。葱岭北何国人也。自言俗姓何氏。亦犹僧会本康居国人便命为康僧会也。然合有胡梵姓名。名既梵音。姓涉华语。详其何国在碎叶国东北。是碎叶附庸耳。伽在本土少而出家。为僧之后誓志游方。始至西凉府。次历江淮。当龙朔初年也。登即隶名于山阳龙兴寺。自此始露神异。初将弟子慧俨同至临淮。就信义坊居人乞地下标。志之言。决于此处建立伽蓝。遂穴土获古碑。乃齐国香积寺也。得金像衣叶刻普照王佛字。居人叹异云。天眼先见。吾曹安得不舍乎。其碑像由贞元长庆中两遭灾火。因亡踪矣。尝卧贺跋氏家。身忽长其床榻各三尺许。莫不惊怪。次现十一面观音形。其家举族欣庆倍加信重。遂舍宅焉。其香积寺基。即今寺是也。由此奇异之踪旋萌不止。中宗孝和帝景龙二年遣使诏赴内道场。帝御法筵言谈造膝。占对休咎契若合符。仍褒饰其寺曰普光王。四年庚戌示疾。敕自内中往荐福寺安置。三月二日俨然坐亡。神彩犹生止瞑目耳。俗龄八十三。法腊罔知。在本国三十年。化唐土五十三载。帝惨悼黯然。于时秽气充塞。而形体宛如。多现灵迹。敕有司给绢三百疋俾归葬淮上。令群官祖送。士庶填[門@壹]。五月五日抵于今所。帝以仰慕不忘。因问万

回师曰彼僧伽者。何人也。对曰。观音菩萨化身也。经可不云乎。应以比丘身得度者。故现之沙门相也。初伽化行江表止嘉禾灵光寺。彼泽国也。民家渔梁矰弋交午。伽苦敦喻。其诸杀业陷堕于人。宜疾别图生计。时有裂网折竿者多矣。伽闲而宴息。见神告曰。天方亢阳百姓苗死。身胡藏其懒龙耶。伽曰。为之奈何。神曰。若今夕但小指出窗隙外。其如人何。伽依之。其夜霆击异常。质明视指微有红线脉焉。伽曰。吾与此壤无缘。乃行抵晋陵。见国祥寺荒废。乃留衣于殿梁而去。后人闻异香芬馥。伽尝记之曰。伊寺有人王重兴去。三十年后果有僧。俗姓全为檀那矣。通天万岁中于山阳众中。悬知嫌鄙伽者。乃昌言曰。吾有五十万钱奉助功德。勿生横议。伽于淮岸招呼一船曰。汝有财施吾可宽刑狱。汝所载者剽略得耳。盗依言尽舍。佛殿由是立成。无几盗败拘于扬子县狱。伽乘云下慰喻言无苦。不日果赦文至免死矣。昔在长安。驸马都尉武攸暨有疾。伽以澡罐水噀之而愈。声振天邑。后有疾者告之。或以柳枝拂者。或令洗石师子而瘳。或掷水瓶。或令谢过。验非虚设功不唐捐。却彼身灾则求马也。警其风厄则索扇欤。或认盗夫之钱或咋黑绳之颈。或寻罗汉之井。或悟裴氏之溺。或预知大雪。或救旱飞雨。神变无方测非恒度。中宗敕恩度弟子三人慧岸慧俨木叉各赐衣盂令嗣香火。洎乎已灭多历年所。尝现形往汉南市漆器。及商人李善信船至寺觅买斋器。僧忽见塔中。形像凝然而指曰。正唯此僧来求买矣。远近嗟叹。又尝于洪井化易材木。结筏而至焉。大历中州将勒寺知十驿。俾出财供乘传者。至十五年七月甲夜。现形于内殿乞免邮亭之役。代宗敕中官马奉诚宣放。仍赍舍绢三百疋杂彩千段金澡罐皇太子衣一袭。令写貌入内供养。又乾元中州牧李(亡名)有推步者。云为土宿加临灾当恶弱。伽忽现形抚李背曰。吾来福至汗出灾销。后无他咎。尝于燕师求毡罽。稍是泗州寺僧燕使赍所求物到认塔中形信矣。遂图貌而归。自燕蓟展转传写无不遍焉。长庆元年夜半于州牧苏公寝室前。歌曰。淮南淮北自此福焉。自东自西无不熟矣。其年独临淮境内有年耳。二年寺塔皆焚。唯伽遗形俨若无损。咸通中庞勋者。本徐州戍卒。擅离桂管。沿路劫掠。而攻泗州围逼其城。伽于塔顶现形。外寇皆睡。城中偶出击之。惊窜而陷宿州以事奏闻。仍锡号证圣大师也文德元年外寇侵轶。州将婴城拒敌。伽现形于城西北隅。寇见知坚垒难下。骇而宵遁。大顺中彭门帅时溥。令张谏攻于北城。除剿戮外有五百余人。拘鞠场中。谏凭桉恍惚间见僧衣紫。诲之曰。此辈平人何可杀耶。不如舍之。言毕不见。谏遂纵之而逸。乾宁元年太守台蒙梦伽云。寒东南少备。蒙不喻旨。以绵衾法服施之。十二月晦夜半。有兵士踰垒而入蒙初不知。复梦一僧以锡杖置于心上。冷彻心骨惊起。蒙令动鼓角。贼惊奔获首领姓韩。至是方晓矣。由此多于塔顶现小僧状。倾州瞻望。然有吉凶表兆于时乞风者分风。求子者得子。今闻有躬礼者。往往有全不见伽形相者。或见笑容者吉。不然则凶。其不可爱度者如此。洎乎周世宗有事

于江南。先攻取泗上伽寄梦于州民言。不宜轻敌。如是达于州牧皆未之信。自尔家家梦同告之。遂降全一郡生民。赖伽之庇矣。天下凡造精庐必立伽真相。牓曰大圣僧伽和尚。有所乞愿多遂人心。李北海邕胡著作浩各为碑颂德。今上御宇也留心于此。其年三月有尼游五台山回。因见伽于塔顶作婴孩相。遂登刹柱舍身命供养。太平兴国七年敕高品白承睿。重盖其塔。务从高敞。加其累层。八年遣使别送舍利宝货。同葬于下基焉。其日有僧怀德。预构柴楼自持蜡炬焚身供养。灾燎之中经声不绝。又将欲建浮图。有巨木三根沿淮而下。至近浮桥且止。收为塔心柱焉。续敕殿头高品李庭训主之。先是此寺因䆿中金像刻其佛曰普照王。乃以为寺额。后避天后御名。以光字代之。近宣索僧伽实录。上览已敕还其题额曰普照王寺矣。弟子木叉者。以西域言为名。华言解脱也。自幼从伽为剃[髟/采]弟子。然则多显灵异。中和四年刺史刘让厥父中丞忽夜梦一紫衣僧云。吾有弟子木叉。葬寺之西。为日久矣。君能出之。仍示其葬所。初梦都不介意。再梦如初。中丞得梦中所示之处欲施断之。见有二姓占居。于是饶钱市焉。开穴可三尺许乃获坐函。遂启之。于骨上有舍利放光。命焚之收舍利八百余颗。表进上僖宗皇帝。敕以其焚之灰塑像。仍赐谥曰真相大师。于今侍立于左。若配飨焉。弟子慧俨。未详氏姓生所。恒随师僧伽执侍瓶锡。从楚州发至淮阴。同劝东海裴司马妻吝白金沙罗。而堕水抵盱眙开罗汉井。宿贺跋玄济家。俨侍十一面观音菩萨旁。自尔诏僧伽上京师中宗别敕度俨并慧岸木叉三人。各别赐衣钵焉。

唐嵩岳少林寺慧安传

释慧安。姓卫氏。荆州支江人也。其貌端雅绀[髟/采]青目。降神乃隋开皇初年也。安受性宽裕不染俗尘。修学法门无不该贯。文帝十七年敕条括天下私度僧尼。勘安云。本无名姓亡入山谷。大业中开通济渠追集夫丁。饥殍相望。安巡乞多钵食救其病乏。存济者众。炀帝闻之诏安。遂潜入太和山。至帝幸江都海内扰攘。乃杖锡登衡岳寺行头陀法。贞观中。至蕲州礼忍大师。麟德元年游终南山石壁而止。时所居原谷之间旱霜伤苗稼。安居处独无。四十里外皆苦青女之灾矣天皇大帝闻而召焉。安不奉诏。永淳二年至滑台草亭居止。中坐绳床四方坦露。敕造寺以处之。号招提是也。如是却还家乡玉泉寺。时神秀禅师新归寂。咸请住持安弗从命。天后圣历二年四月告门人学众曰。各归闭户。至三更有神人至。扈卫森森和铃鈇鈇。风雨偕至。其神旋绕其院数遭。安与之语丁宁教诫再拜而去。或问其故曰。吾为嵩山神受菩萨戒也。天后尝问安甲子。对曰。不记也。曰何不记耶。乃曰。生死之身如循环乎。环无起尽何用记为。而又此心流注中间无闲。见沤起灭者亦妄想耳。从初识至动相灭时。亦只如此。何年月可记耶。天后稽颡焉。闻安阙井。敕为凿焉。安曰。此下有赤祥慎其伤物。将

及泉见虾蟆金色。蠢然出沮洳间。合其悬记。帝倍加钦重。殆中宗神龙二年九月敕令中官赐紫袈裟并绢。度弟子二七人。复诏安并静禅师入中禁受供施。三年赐摩纳一副。便辞归少林寺。至景龙三年三月三日嘱门人曰。吾死已将尸向林间待野火自焚之。勿违吾愿。俄尔万回和尚来。见安猖狂执手言论移刻。旁侍倾耳都不体会。至八日闭户偃身而寂。春秋一百三十许岁。起开皇二年至景龙三年故也。火焚尸毕收舍利八十粒。内五粒红紫色进内。余散施。随力造塔。先天二年。门人建浮图焉。

唐虢州阌乡万回传

　　释万回。俗姓张氏。虢州阌乡人也。年尚弱龄白痴不语。父母哀其浊气。为邻里儿童所侮。终无相竞之态。然口自呼万回。因尔字焉且不言寒暑。见贫贱不加其慢富贵不足其恭。东西狂走终日不息。或笑或哭略无定容。口角恒滴涎沫。人皆异之。不好华侈尤少言语。言必谶记事过乃知。年始十岁兄戍辽阳。一云安西久无消息。母忧之甚。乃为设斋祈福。回倏白母曰。兄安极易知耳。奚用忧为。因裹斋余出门径去。际晚而归。执其兄书云。平善。问其所由默而无对。去来万里。后时兄归云。此日与回言适从家来。因授饼饵其啖而返。举家惊喜。自尔人皆改观。声闻朝延。中宗孝和皇帝。诏见崇重。神龙二年敕别度。回一人而已。自高宗末天后时。常诏入内道场。赐绵绣衣裳。宫人供事。先为儿时。于阌乡兴国寺累瓦石为佛塔入内之后其塔遂放光明。因建大阁而覆之。然其施作皆不可辄量。出言则必有其故。敕赐号为法云公。外人莫可得见。先是天后朝任酷吏行罗织事。官稍高隆者日别妻子。博陵崔玄暐位望俱极。其母庐氏贤而忧之曰。汝可一日迎万回。此僧宝志之流。以可观其举止知其祸福也。乃召到家。母垂泣作礼兼施中金匕筯一双。回忽下阶掷其匕筯向堂屋上。掉臂而去。一家谓为不祥。经数日令升屋取之。匕筯下得书一卷。观之乃谶纬书也。遽令焚之。数日有司忽来其家大索图谶。不获得雪。时酷吏多令盗投蛊道物。及伪造秘谶用以诬人。还令诬告得实屠戮。籍没其家者多。崔氏非圣人掷匕筯何由知其伪图谶也。中宗末尝骂韦后为反悖逆。斫尔头去寻而诛死太平公主为造宅于怀远坊中与主宅前后尔。又孝和亲送金城公主出降吐蕃幸始平回出迎驾。时崔日用武平一宋之问沈佺期岑羲薛稷。皆肃揖郑重。问讯诸公曰。各欲求圣人一言以定吉凶。摭沈背曰。汝真才子。沈不胜其喜。曰圣人与我受记。诸子不可更争。又谓武曰。与汝作名佛童。当无忧也。目羲稷有不善之色。岑以马避之。目稷云。此多是野狐。其言何足惧也。乃顾云。汝亦不免及羲稷之诛。人益贵重。同时有僧伽化迹不恒。中宗问回曰。此何人也。回曰。观音之化身也。贞观中三藏奘师西归云。天竺有石藏寺。奘入时见一空房。有胡床锡杖而已。因问此房大德咸曰。此僧

缘阙法事罚在东方国名震旦。地号阌乡。于兹万回矣。奘归求见回。便设礼问西域。宛如目瞩。奘将访其家。回谓母曰。有客至请备蔬食俄而奘至神异之迹多此类也。正谏大夫明崇俨者。道术之士。谓人曰。万回神僧也。玄宗潜龙时。与门人张暐等同谒。回见帝甚至亵黩。将漆杖呼且逐之。同往者皆被驱出。曳帝入反扃其户。悉如常人更无他重。摭背曰。五十年天子自爱。已后即不知也。张公等门外历历闻其言。故倾心翼戴焉。五十年后盖指禄山之祸也。睿宗在邸时。或游行人间。回于聚落街衢中高声曰。天子来。或曰圣人来。其处信宿闲。帝必经过徘徊也。惠庄太子乃睿宗第二子也。天后曾抱示回曰。此儿是西域大树精养之。宜兄弟也。安乐公主玄宗之季妹。附会韦后。热可炙手。道路惧焉。回望车骑连唾之曰。腥腥不可近也。不旋踵而祸灭。及之帝愈知回非常人也。出二官人日夕侍奉之。特敕于集贤院图形焉。暨回垂卒。而大呼遣求本乡河水。门人徒侣求觅无所。回曰。堂前即是河水。何不取耶。众于阶下掘井。河水涌出。饮毕而终。回宅坊中井皆碱苦。唯此井甘美。后有假托或称小万回。以惑市里多至诛死焉。至于终后右常侍徐彦伯为碑。立阌乡玉涧西路矣。

系曰。日行万里非人必矣。为鬼神邪。为仙术邪。通曰。观行知人。回无邪行。非鬼神也。无故作意。非仙术也。此得通耳。故智度论中此通有四。一身能飞行如鸟无碍。二移远令近不往而到。三彼没此出。四一念能至。或曰。四中回具何等。通曰。俱有哉。故号如意通矣。瑜伽论神境同也。云或罗汉有大堪能现三神变焉。

## 唐齐州灵岩寺道鉴传

释道鉴。姓冯氏。吴郡人未知从来。而居历下灵岩山寺。踪迹神异不测僧也。元和中有冯生者。亦吴郡人也。以明经调选未捷。因侨寄长安。一日见老僧来诣。冯居谓之曰。汝吾姓也。因相与往还。仅于岁余遂注拟作尉于东越。方务治装。鉴负锡来告去。冯问师去安所诣乎。鉴曰。吾庐在齐州灵岩之西庑下。薄游神京至今正十年矣。幸得与子游。今归旧所。故来相别。然吾子尉于越乡。道出灵岩寺下。当宜一访我也。冯诺之曰。谨受教矣。数日冯出关东之赴任。至灵岩寺门立马望曰。岂非鉴师所居寺乎。即入访之。时一僧在庭。冯问。道鉴上人庐舍安在。僧曰。此寺无道鉴。冯疑异默而计曰。鉴公纯直岂欺我乎。于是独游寺中。行至西庑下。忽见壁画一僧与鉴师貌同。冯大惊嗟。鉴师果异人欤。且能降神与我交。久之视其真相旁题云冯氏子吴郡人也。年十岁学浮图法。以道行有闻。卒年七十八。冯阅其题方悟云。汝吾姓也。言非谬矣一说苏州西去城二十许里。有灵岩山寺西北庑下画沙门形云。是梁天监十五年作游方居士状。经过山寺

寓过宵宿。而于僧厨借笔砚。僧众皆不留意。诘旦僧遍搜索而亡有客。见殿隅画一梵僧。面骨权奇肤色皴黑。眉长且垂眸子电转。眦间青白。昂鼻方口。张唇露齿擎拳倚右肩之上。身屈可长一丈五寸。衣粗衲袈裟臂擐大珠徒跣。众见惊慑莫测其来。远近咸格有焚香礼叹者。有请福禳灾者。或于晴夜殿中析窣闻有行道之声。由是鸟雀不敢污践櫩楹之间矣。然则乡人谓之灵岩和尚。或云灵岩圣僧。尝见形谓一老姥曰。贫道好食茭粽。疑是圣者。翌日持簞入殿供养。乞今年别三月三日民竞送之。以菰蒋叶角黍米[廾/瀹]之。吴人谓之茭粽也。唐先天二年陆鲁公子疾。医工未验。公忧虑增剧。门遇一僧分卫屈入。遂索水器含噀之即时病间。鲁公喜赠物颇丰。了不回视。遂问和尚居处何寺。答曰。贫道住苏州吴县西灵岩寺。郎君为官江表望入寺相寻。斯须已去。未久调补尚书刑部郎。续迁桂州廉使。常念当年救病之僧。迂路姑苏入灵岩寺觅焉。乃说其形貌。合寺僧云。非此所有。陆尽日徘徊不忍去。忽于殿中见圣者形曰。往年疗某者此僧也。寺僧说其由致通感难知。陆舍钱数万备香火之资。却留旬日供养方去。又寺中净人每于像前占烛灯。添油助炽意盗油涂发耳。居无何其发焦卷而堕。傍人劝令礼忏。别买麻膏增炷平复如初。又武宗将废佛教也。近寺有陆宣者梦圣者云。受弟子供施年深今来相别。且归西天去也。宣急命画工图写真貌。至会昌五年毁拆寺宇。方知告别之意焉。距咸通七年蝗灾。尔时弥空亘野食人苗稼。至于入人家食缯帛之物。百姓彷徨莫能为计。时民人吴延让等。率耆艾数十百人。诣像前焚香泣告。即日虫飞越境焉。乾符五年寺众当诣阙乞钟归寺。差僧选日登途。圣者先入右神策军本局。预陈嘱托。及正请钟僧到见。司吏怪问。数日前有僧来云。隶苏州灵岩山寺。其僧曰某。行无伴侣。后右军胥因事游吴。见壁画云。此是七月中曾来司内计会钟僧也。然吴中极彰灵异。且不测厥由。曾有梵僧来礼画像云。智积菩萨何缘在此。叹嗟弥久。而自此号智积应身也。

　　系曰。同异之说史氏多之。今详寺曰灵岩。僧画像此为同也。州曰历下始苏。遇者曰陆与冯。此为异焉。斯盖见闻不齐记录因别也。原夫圣人之应身也。或南或北。或汉或胡。或平常之形。或怪差之质。故令闻见必也有殊。复使传扬自然多说。譬犹千里之外望日月。以皆同其时。边旁云物状貌有异耳。既是不思议应现矣。则随缘赴感。肆是难同可发例云。所传闻异辞也。

唐武陵开元寺慧昭传

　　释慧昭。未详何许人。其为僧也。性僻而高。恒修禅定。貌颇衰羸。好言人之休戚。而皆必中。与人交言且不驯狎。闭关自处左右无侍童。每日乞食。里人有八十余者云。昭居此六十余年。其容貌无异

于少时昔日也。但不知其甲子。元和中有陈广者。由孝廉调为武陵官。而酷好浮图氏。一日因诣寺尽访诸僧。昭见广且悲且喜曰。陈君何来之晚乎。广愕然自揣。平生不识此僧。何言来晚。乃曰未尝与师游。何责迟暮。昭曰。此非仓卒可言。当为子一夕静话方尽此意。广甚惊异。后时诣昭宿。因请其事。昭曰。我刘氏子。宋孝文帝之玄孙也曾祖鄱阳王休业祖士弘。并详于史氏。先人文学自负。为齐竟陵王子良所知。子良招集贤俊文学之士。而先人预焉。后仕齐梁之间为会稽令。吾生于梁普通七年夏五月。年三十方仕于陈。至宣帝时为卑官。不为人知。徒与沈彦文为诗酒之交。后长沙王叔坚与始兴王叔陵。皆多聚宾客大为声势。各恃权宠有不平心。吾与彦文俱在长沙之门下。及叔陵被诛。吾惧不免。因皆销声。匿迹于林谷。拾橡栗而食。掬溪涧而饮。衣一短褐虽寒暑不易。以待所忧之所定。无何有一老沙门至吾所居曰。子骨法甚奇当无疾耳。彦文再拜请其药曰。子无刘君之寿奈何。虽服吾药亦无所补遂。告别将去。复谓我曰。尘俗以名利相胜。竟何有哉。唯释氏可以舍此矣。恭纳其言。自是不知人事。凡十五年。又与彦文俱至建业。时陈氏已亡宫阙尽毁。台城牢落荆榛蔽路。景阳并塞结绮基颓。文物衣冠荡然而尽。故老相遇相携而泣。且曰。一人无良已至于是。隋氏所灭良可悲乎。又闻后主及诸王皆入长安。乃率沈挈一囊。乞食于路以至关中。吾长沙王之故客也。恩遇甚厚。闻其迁往瓜州。则径往就谒。长沙王长于绮纨而早贵盛。虽流放之际尚不事生业。时方与沈妃酣饮。吾与沈再拜于前。长沙悲恸久之。沥泣而起乃谓吾曰。一日家国沦亡骨肉播迁。岂非天乎。吾自此且留晋昌氏羌之塞数年。而长沙殂又数年彦文亡。吾因剔[髟/采]为僧。遁迹会稽山佛寺。凡二十年。时已百岁矣。虽容体枯瘠而筋力不衰。尚日行百里。因与一僧同至长安。时唐高祖已有天下。建号武德。至六年吾自此或居京洛或游江左至于三蜀五岭无不住焉。殆今二百九十年矣。虽烈寒酷热未尝有微恙。贞元末于此寺梦一丈夫。衣冠甚盛。熟视乃长沙也。吾迎延坐话旧。伤感如平生时。而谓吾曰。后十年我之六世孙广当官于此郡。师其念之。乃问之曰。王今何为。曰冥官极尊。既而又泣曰。师存而我之六世矣悲夫。吾梦觉因纪君之名于经笥中。至去岁凡十年。乃以君之名氏访于郡人。尚怪君之未至。昨因乞食里中。遇邑吏访之。果得焉及君之来。又依然长沙之貌也。然自梦及今十一年矣。故讶君之晚也。已而悲惋泣下数行。因出经笥示之。广再拜愿执屦锡为弟子。昭曰。君且去。翌日当再来。广受教而还。明日至其居。昭已遁去莫知其适时。元和十一年也。至大和初广为巴州掾。于山南道路逢昭。惊喜再拜曰。愿弃官请从师为物外之游。昭亦许之。其夕偕舍于逆旅。至天将曙。广早起而省昭已去矣。广茫然若有所丧。神情沮败。自是尽不知所往也。然则昭自梁普通七年生。于时岁在丙午。下至唐元和十年乙未。凡二百九十年。则与昭言如合符契焉。

系曰。慧昭既三百年住世也。前不可测后未可涯。与夫宾头罗睺尊者一贯。胡不念恩地之裔孙邪。通曰。神仙隔一尘。犹未可与之游。且广是具缚凡夫。昭为度世上士。飞鸢与渊鱼踪迹相远。此何怪欤。

## 唐岸禅师传

释岸禅师。并州人也。约净土为真归之地。行方等忏服勤无缺。微有疾作禅观不亏。见观音势至二菩萨现于空中持久不灭。岸召境内画人无能画者。忽有二人云。从西京来欲往五台。自乐输工画菩萨形相缋事毕赠鞋二緉。忽隐无踪。岸知西方缘熟。告诸弟子云。吾今往生。谁可偕行。有小童子稽颡曰。愿随师去。乃令往辞父母父母谓为戏言。而令沐浴着净衣入道场念佛。须臾而终。岸责曰。何得前行。时岸索笔赞二菩萨曰。观音助远接。势至辅遥迎。宝瓶冠上显。化佛顶前明。俱游十方刹。持华候九生。愿以慈悲手。提奖共西行。述赞已别诸弟子入道场。命门徒助吾念佛。端坐而终。春秋八十。时垂拱元年正月七日也。

## 唐会稽永欣寺后僧会传

释后僧会者。本康居国人也。以吴赤乌年中谒大帝。初吴人未识僧形。止曰胡人入境。乃祈舍利。已令帝开悟末主天纪四年。会尸解真身隐焉。至唐高宗永徽中见形于越。称是游方僧。而神气瑰异眉高隆准。颐峭眸碧而瘦露奇骨。真梵容也。见者悚然罔知阶位。时寺纲紏诘其厥由。骂而驱逐会行及门。乃语之曰。吾康僧会也。苟能留吾真体福尔伽蓝。[跳-兆＋麗]步之间立而息绝。既而青目微瞑精爽不销举手如迎揖焉。足跨似欲行焉。众议偃其灵躯窴于窀穸。人力殚矣略不倾移。虽色身坚牢而强事胶漆。迁于胜地别立崇堂。时越人竞以香华灯明。缯彩旛盖果实衣器。请祈心愿。多谐人意。初越之军旅多寓永欣。其妇女生产兵士荤血触污僧蓝。人不堪其淹秽。会乃化形往谒闽廉使李若初。且曰。君侯即领越之藩条。托为迁之军旅语罢拂衣而去。寻失踪迹。李公喜而骇。且记其言。后果赴是郡。及上事讫便谒灵迹认于时言者则斯僧也。命撤军家勒就营幕。又疋妇夜临蓐席。且无脂烛。邻无隙光。俄有一僧秉烛自牖而入。其夫旦入永欣。认会貌即是授火救产厄之僧。自尔民间多就求男女焉。属会昌毁永欣也。唯今大善独留号开元矣。遂移会身入是寺中。大中之后有昙休律师。为会别创堂宇广其供具。又尝就闾阎家求草屦。至今越人多以芒鞋油旛上献。感应[月*(夸-大＋八)]蚃。各赴人家不可周述。今号超化大师。从永徽至今未尝阙其供施焉。沙门虚受为碑纪述焉。

系曰。蔡邕是张衡后身。智威本徐陵前事。验皆昭晰理且弗虚。至于圣人功用自在此亡彼出。利见无方。僧会捐世既遐唐来化越。立逝屹然异中之异。苟非应物现形如水中月。孰能预于是乎。

## 唐京兆法海寺道英传

释道英。不知何许人也。戒德克全名振天邑。住寺在布政坊。咸亨中见鬼物寺主慧简。尝曰。晓见二人行不践地。入英院焉。简怪而问之。英曰。向者秦庄襄王使使传语。饥虚甚久。以师大慈欲望排食并从者三百人。勿辞劳也。吾以报云。后日晓具馔。可来专相候耳。简闻之言。以酒助之及期果来。侍从甚严。坐食仓黄谓英曰。弟子不食八十年矣。英问其故。答曰。吾生来不无故误其如灭东周绝姬祀。或责以功德。吾平日未有佛法可以忏度。唯以赦宥矜宣恩独塞之。终为未补。以福少罪多受对未毕。今此一餐。更四十年方复得食。因历指座上云。此是白起王翦。为杀害多罪报未终。又云。此陈轸以虚诈故。英曰。王何不从人索食而甘虚腹。此奚可忍乎。王曰。慈心人少。余人不相见。吾缘贵人不可妄行祟祸。所以然也。英指酒曰。寺主简公将献。深有所愧。垂去谓英曰。甚感此行伤费。餍饫可知。弟子有少物即送相偿。城东通化门外尖冢。以其锐上而高大。是吾栖神之所。世人不知妄云吕不韦墓耳。英曰。往遭赤眉开发何有物来。曰贼取不得。英曰。贫道非发丘中郎。是出家人无用物所。必勿将来。言讫长揖而去。英感下趣如此。罔知终毕。

## 唐京兆法秀传

释法秀者未详何许人也。居于京寺游游咸镐之间。以劝率众缘多成善务。至老未尝休懈。开元末梦人云。将手巾袈裟各五百条。可于回向寺中布施。觉后问左右。并云无回向寺。及募人制造巾衣。又遍询老旧僧俗。莫有此伽蓝否。时有一僧。形质魁梧人都不识。报云。我知回向寺处。问要何所须并人伴等。答曰。但赍所施物名香一斤即可矣。遂依言授物。与秀偕行。其僧径入终南山。约行二日至极深峻。初无所睹复进程见碾石一具。惊曰。此人迹不到何有此物。乃于其上焚所赍香。再三致礼。哀诉从午至夕谷中雾气弥浸。咫尺不辨。逡巡开霁。当半崖间有朱门纷壁绿牖琁题。刹飞天矫之旛。楼直觚棱之影。少选见一寺分明云际。三门而悬巨牓曰回向寺。秀与僧喜甚。攀陟遂到。时已黄昏。而闻钟磬唱萨之声。门者诘其所从。迟回引入见一老僧。慰问再三倡言曰。唐皇帝万福否。处分令别僧相随历房散手巾袈裟。唯余一分。指一房空榻。无人有衣服坐席。似有所适者。既而却见老僧。若纲任之首。曰其往外者当已来矣。其僧与秀复欲至彼授手巾等。一房但空榻者。亦无人也。又具言之。者僧笑令坐。顾

彼房内取尺八来。至乃玉尺八也。老僧曰。汝见彼胡僧否。曰见已。曰此是将来权代汝主者。京师当乱人死无数。此胡名磨灭王。其一室是汝主房也。汝主在寺以爱吹尺八。罚在人间。此常所吹者也。今限将满。即却来矣。明日遣就斋。斋讫曰。汝当回可将此尺八并袈裟手巾与汝主自收也。秀礼拜而还。童子送出。才数十步云雾四合。则不复见寺矣。乃持手巾袈裟玉尺八进上玄宗。召见具述本末。帝大感悦凝神久之。取笛吹之宛是先所御者。后数年果有禄山之祸。秀所见胡僧即禄山也。秀感其所遇精进倍切。不知所终。世传终南山圣寺又有回向也。

系曰。昔梁武遣送袈裟入海上山。法秀诣回向寺燕师命使寻竹林圣寺。此三缘者名殊而事一。莫是互相改作同截鹤续凫否。通曰。圣人之作。犹门内造车门外合辙。虽千万里之远事亦符合者。盖无异路。故如樵子观仙棋烂柯。非止王质。有多人遇棋且姓名不同为烂斧柯者不一。今送衣入圣寺。多者亦如此也。

唐滑州龙兴寺普明传

释普明。不知何许人也。或云西域之僧。每谈禅法举擢玄微。莫可测其沉寥之高远欤。大历初年受胙县人请居阿兰若。学者螘聚尘中往来。白衣礼而施之。日以千计。或一睹相自然惩忿窒欲。食葚怀音沿善革恶。以岁计无央数也。右仆射义成军节度使贾耽者本谪仙也。优游道学率略空门。才觌明也若羊祜之识旧环。蔡顺之见慈母焉。降心延请住州寺。迎引倾郭巷无居人。由是为人说法。虽老不疲行疾如风。质貌轻壮。以贞元八年壬申闰十二月十日。嘱付门徒奄然坐灭。生年或云三百岁。以其年百岁者见之。颜容不易之故。依天竺法火化。收舍利二七粒。坚固圆明。群信于明所居禅庭立塔一所。后迁座于塔下焉。明亡之后十年王师西征安静边塞。滑人有材勇者柴清。因觇猃狁深入虏庭。巡逻者多乃昼伏夜动。迷方失路迂直不分。清见明在前导若老马之先驱焉。及抵汉城忽然不见。归州就塔作礼。遐迩传之。

## 宋高僧传卷第十九

感通篇第六之二(正传二十一人附见八人)

唐嵩岳破窖堕传

释破窖堕者。不知何许人也。天后之世参事嵩岳安禅师号老安是

欤。通彻禅法逍遥弗羁。恒理求而不见其前。别涂取而莫趋其后。尝遇巫氏能与人醮窖祓禳。若汉武之世李少君以祠窖可以致物同也。凡其解奏之时。往往见鬼物形兆。闾里迭畏。传于众多杀少牢以祭之者交午。重其主窖。乃旛盖拥之秘而罕睹焉。扬子所谓灵场之威宜夜矣乎。时堕诣之。始劝巫者。终为神说法已告云。我闻师教决定生天。乃现其形礼辞且曰。蒙师提耳获益弥深。得生殊胜天。言讫而隐。其窖即神祠也。随而瓦解自然破落。非人力也。遐迩惊骇。此师素不称名。由此全取他名号破窖堕也。

唐嵩岳闲居寺元圭传

　　释元圭。姓李氏。伊阙人也。禀气英奇宽裕闲雅。既缘宿习乃誓出家。于永淳二年遂登满足。乃隶名闲居寺以习毗尼。虽勤无懈执律唯坚。后悟少林寺禅宗。大通心要深入玄微。遂卜庐于岳中庞坞。谓其徒仁素曰。吾始居寺东岭。吾灭汝必塔吾骸于此。圭安于岩阿。时有峨冠裤褶。部曲繁多轻步舒徐称谒大师。圭睹其貌伟精爽不伦。谓之曰。善来仁者。胡谓而至。曰师宁识我邪。圭曰。吾观佛与众生等。吾一目之。岂分别识也。对曰。我此岳神也。吾能利害生死于人。师安得一目我哉。圭曰。汝能生死于人。吾本不生汝焉能死。吾视身与空等。视吾与汝等。汝能坏空与汝乎。苟能坏空及坏汝。吾则不生不灭也。汝尚不能。如是又焉能生死吾邪。岳神稽首再拜曰。我亦聪明正直于余神。岂能知师有广大之智辩乎。愿授之正戒。令我度世助其威福。圭曰。神既乞戒即既戒也。所以者何。戒外无戒。又何戒哉。神曰。此理也。我闻茫昧。止求师戒。我身为门弟子。圭辞不获。即为张座焚香秉炉正机曰。付汝五戒汝能奉持即向曰能。不能即曰否。神曰。洗耳倾听虚心纳教。圭曰。汝能不淫乎。神曰。亦娶也。曰非谓此也。谓无罗欲也。神曰能。曰汝能不盗乎。神曰何乏我也焉有盗取哉。曰非谓此也。谓飨而福淫不供而祸善也。神曰能。曰汝能不杀乎。神曰。政柄在躬焉曰不杀曰。非谓此也。谓有滥误混疑也。神曰能。曰汝能不妄乎。神曰。我本正直焉能有妄曰非谓此也。谓先后不合天心也。神曰能。曰汝能不遭酒败乎。神曰。力能。圭曰如上是为佛戒也。又言。以有心奉持而无心拘执。以有心为物而无心想身。能如是则先天地生不为精。后天地死不为老。终日变化而不为动。毕尽寂默而不为休悟。此则虽娶非妻也。虽飨非取也。虽柄非权也。虽作非故也。虽醉非惛也。若能无心于万物。则罗欲不为淫。福淫祸善不为盗。滥误混疑不为杀。先后违天不为妄。惛荒颠倒不为醉。是谓无心也。无心则无戒。无戒则无心无佛无众生。无汝及无我。无我无汝。孰能戒哉。神曰我神通亚佛。圭曰。汝神通十句五能五不能。佛则十句七能三不能。神悚然避席。启跪颇恭曰。可得闻乎。曰汝能[仁-二＋戾]上帝东天行而西七曜乎。曰不能。又曰。汝能

夺地祇融五岳而结四海乎。曰不能。圭曰。是为五不能也。又曰。佛能空一切相成万法智。而不能即灭定业。佛能知群有性穷亿劫事。而不能化导无缘。佛能度无量有情。而不能尽众生界。是为三不能也。定业亦不牢久。无缘亦谓一期。众生界本无增减。亘无一人能主有法有法无主。是谓无法。无法无主是谓无心。如我解佛亦无神通也。但能以无心通达一切法耳。作用冥现有情前也。若有心有作。作用必不普周焉。岳神曰。我诚浅昧未闻空义。愿师授我戒。我当奉行。更何业因可拘尘界。我愿报慈德效我所能。圭曰。吾观身无物。观无常法窟块然。更有何欲。神曰。师必命我为世间事。展我少小神功。使已发心初发心未发心不信心必信心五等人目我神踪知有佛有神有能有不能有自然有非自然者。圭曰。无为是无为是。神曰。佛亦使神护法。师宁隳叛佛邪。随意垂诲。圭不得已而言曰。东岩寺之障也莽然无树。北岫有之而背非屏拥。汝能移北树于东岭乎。神曰。已闻命矣。又陈曰。我必昏夜风雷摆摇震运。愿师无骇。即郑重作礼辞去。圭门送。而且观之见仪卫逶迤如王者之行仗。又复碧霭红霞紫岚皓气间错四散。幢盖环佩戈戟森森凌高[窐-圭＋帚]空杳渺隐没焉。其夕果有暴风吼雷奔云霆电。隆栋壮宇岌礏将圮。定僧瞻动宿鸟声狂。互相敲磕物不安所。乃谓众僧曰。无怖无怖。神与我契矣。诘旦和霁。则北岩松栝尽移东岭。森然行植焉。而圭谓其徒曰。吾殁后无令外知。若为口实人将妖我也。以开元四年丙辰岁。嘱累门人若委蜕焉。春秋七十三。遂营塔于岳之东岭。影堂存于本院后。十二年告成。县尉许筹追圭之德为记焉。

## 唐庐江灊山天柱寺惠符传

　　释惠符。姓戚氏。越州诸暨人也。登其弱冠勇气过人。角力驰逐无能及者。然其任侠且厌在家。忽投香严寺矫迹柔心淳淑顿变。纳法之后练行孤标。每夜沿山据草座安禅不动。复研寻经论。见潜县之霍山。昔汉武尝徙南岳之祭于此。极成胜境。其中天柱寺可以栖神。乃结庵居焉。无几有巨蛇张口毒火焱焱。符徐语之曰。汝寻宿债吾可噬也。不然洗身定意。如运业通来为受戒。斯须弭按蜿蜒而去。果化成人形来求出家。符为之落发披衣。受讫礼辞而退。后被告符私度。具以实对辩。符云。若私度有愆甘听其罪。官吏知非常而纵之。符凡见疮疖脓流。皆咒之则差。至开元十八年无疾而终。乃从火葬见骨节相连之状焉。

## 唐长安西明寺惠安传

　　释惠安。未详何许人也。神龙中游于京兆。抑多先见。时唐休璟既立边功。贵盛无比。安往造焉。曰相公甚美。必有甚恶将有大祸。

且不远数月然可禳去。休璟素知安能厌胜。诺而拜之。安曰。更无他术但奉一计耳。岂非注拟官品出乎陶治中。请选一有才干者用为曹州。因得张君本京官。即日升之。宫赞相次作守定陶。委之求二犬可高数尺而神俊者。张君到任锐意精求。得二犬如其所求。以献之休璟大悦召安视之。曰极善。后旬余安却来曰。事在今夕愿相君严为警备。遂留安宿。是夜休璟坐于堂之前轩。命左右十数辈。执弧操矢立于榻之隅。休璟与安共处一榻。至夜分安笑之曰。相君之祸免矣。可以就寝。休璟喜而谢之。遂撤左右俱寝。迨晓安呼休璟可起矣。问安曰。二犬何所用乎。遂寻其迹至园中。见一人仆地而卒。视其颈有血焉。盖为物所啮者。又见二犬在大木下。仰视之一人袒而匿身。休璟惊且诘之其人泣而指死者曰。某与彼俱贼也。昨夕偕来欲害相国。盖遇此二犬。环而且吠。彼为所噬既殒。某藏匿为地。天网所罗为犬蹲守。今甘万死。且命缚之。曰此罪固当死。然非某心也。乃受制于人耳。乃释之。贼拜泣而去。休璟拜谢安曰。非吾师不然死于二夫之手矣。安曰。此相国之福。岂所能为哉。又休璟表弟卢轸在荆门。有术士告之曰。君将有灾。当求善禳厌者。或能免矣。轸知安奇术清行为时所重。致书于休璟。安即与一书曰。事在其中耳。及书达江陵而轸已卒。其家开其书。徒一幅空纸焉。殊无一字休璟益重之。后数年遁去罔知所之。

唐西域安静传(徐果师)

　　释安静。本西域人也。开元十五年振锡东游至定陶。直问丁居士何在。乡人报之曰。终已三载葬在郊外。且曰。是人也乃在家菩萨。专勤梵行尝礼事嵩山普寂禅师云。已得甚深法。将终合掌加趺而坐。俨然而绝。曹城诸寺院钟磬不击自鸣也。静至坟所躬自发之。时五色云气腾喷而上。遂取其骨皆金色。连环若锁。可五丈许。铿然响亮。擐杖头而行。别树塔重葬。众咸惊叹。少顷静瞥然灭没焉。

　　系曰。有情遗骼引因践果也。凡夫身中。节不相至。十地菩萨骨节解盘龙相结。佛则全身舍利焉。今丁居士骨有钩锁形。则超凡夫未阶十在此乃八臂那罗延身。骨节头相钩是欤。证居士力量及此矣。譬若出金之砂之谓浑不可谓为砂也。含玉之石之谓璞不可谓为石也矣。

　　次又成都府大云寺有徐果师者。混物韬光。人罕详测。或入三昧不失律仪。或示狂痴语事多中。先为卫元嵩。是难测之士。坤维间往往有人谓之徐果师。徐姓也。果名也师通称也此亦强练志公之伦类矣不知其终云。

唐福州钟山如一传

释如一。不知何许人也。开元末为僧典床座。俄有僧遍身疮疥。衣服襤缕巡绕寺中。僧众睹之无不厌恶。唯一见而[怡-台＋�]焉。延入常住别堂。安置度夏。夏末辞去。一问去何所。答曰。归庵中。又问。庵在何也。只在大乘寺东。一曰。某日前方自彼来勿见庵处。曰不信但来相访。某两日后专来。一遂往。果见前僧在岩口相候。因携手入一精舍。楼阁森耸殿堂交错。且非人间景物。三日遣一公下山。回首见悉是岩石方知圣寺耳。一由是倍力修进愿预圣流云。

唐西域亡名传

释天竺亡名。未详何印度人也。其貌恶陋。缠乾陀色缦条衣。穿革屣曳铁锡。化行于京辇。当韦南康皋之生也。才三日其家召僧斋。此僧不速自来。其日僧必历寺连名请至。韦氏家僮患其长一人甚怒之以弊席坐于庭中。既而斋毕。韦氏令乳母负婴儿出。意请众僧祝愿焉。梵僧先从座起。摄衣升阶视之曰。别久无恙乎。婴儿若有喜色相认之意。众皆异之。韦君曰。此子才生三日。吾师何言别久也梵僧曰。此非檀越所知也。韦君固问之。梵僧曰。此子乃诸葛亮之后身耳。武候鼎国时为蜀丞相君所知也。缘蜀人受其赐且久。今降生于世。将为蜀帅必福坤维之人。吾往在剑门与此子为善友。既知其生于君门。吾不远而来。此子作剑南节度二十年。官极贵中书令太尉。此外非我所知也。父然之。因以武子为字。又单字武也。张镒出为凤翔陇州节度。奏皋权知陇州。及镒为李楚琳所杀。牛云光请皋为帅。朱泚不得已用皋为凤翔帅。德宗置奉义军节以旌之。续加礼部尚书。兴元中驾还京。征为左金吾卫将军。贞元元年为成都尹代张延赏。到任和南蛮。并战功封南康郡王。顺宗即位进太尉。南康在任二十一年。末涂甚崇释氏。恒持数珠诵佛名。所养鹦鹉教令念经。及死焚之有舍利焉。皋又归心南宗禅道。学心法于净众寺神会禅师。在蜀富贵僭差重赋敛。时议非之。然合梵僧悬记焉。

唐京兆抱玉传

释抱玉者。行业高奇人事罕接。每言来事如目击焉。见释子大光。而诲之曰。汝诵经宜高揭法音彻诸天倾听。必得神人辅翼。后皆符其记莂。京邑归信千计。每夕独处一室阖扉撤烛。尝有僧于门隙间窥其所以。见玉口中出庆云。华彩可爱。后年可九十许而终。终时方大暑而尸无萎败。宰臣第五琦与玉相善。及终临丧颇哀。琦以香乳灌其口。随有祥光自口而出。晃然四照。琦愈奇之。琦乾元二年十月贬忠州刺史。宝应初入为太子宾客。至京尹玉皆预言。荣贵轗[車*(稟-禾＋示)]相半。皆如其言。刻意归信焉。

## 唐虢州阌乡阿足师传

释阿足师者。莫详出处形质痴浊精神瞢然。时有所言靡不先觉。虽居无定所多寓阌乡。以其踵法云公之尘躅。憧憧往来争路礼谒。檀施山积曾无顾瞻。人有隐忧身婴所苦。获其指南者其验神速。时陕州有富家翁张臻者。产业且多财货增溢。少子息臻恒惧钱帛身后无嗣。后产男。既愚且惷。手足拳挛语言謇涩。唯嗜饮食殆与平人有异。口如溪壑终日无厌。年可十七。父母钟爱纵其须索。迎医求药不远千里。数十年后家业罄穷。或有谓其臻曰。阿足师其实宝志之流。何不敷布腹心求救其疾。乃夫妻来抵阌乡。叩头抆泪告其拯拔。阿足瞑目久之。谓臻曰。汝冤未散尚须数年。悯汝勤拳为汝除去。即令选日于河上致斋广召众多。同观度脱仍领引其男赴于道场。时众知阿足奇异。观者如堵。少选指呼壮夫三数辈。叱曳其子令投诸河。随急流而逝。臻且哀且惊莫测其由。阿足语臻曰。为汝除灾讫。良久其子忽于流数十步外耸身水面。戟手骂其父母曰。与尔冤仇。宿世缘业。赖逢圣者遽此解纷。傥或不然未期毕日。挺身高呼。辞理分明都无痴浊之状。须臾沉水不知其他。阿足由兹传播。归信之人如就市焉。所行化导皆此类矣。盖大历建中中也。殆德宗贞元十二年丙子。敕谥为大圆禅师。至今陕虢之间犹崇重焉。

## 唐天台山封干师传(木 [泳-永＋貢] 师寒山子拾得)

释封干师者。本居天台山国清寺也。剪发齐眉布裘拥质。身量可七尺余。人或借问。止对曰随时二字而已更无他语。乐独舂谷。役同城旦。应副斋炊。尝乘虎直入松门。众僧惊惧。口唱唱道歌。时众方皆崇重。及终后于先天年中在京兆行化。非恒人之常调。士庶见之无不倾礼。以其躡万回师之后。微亦相类。风狂之相过之。言则多中。先是国清寺僧厨中有二苦行。曰寒山子。曰拾得。多于僧厨执爨。爨讫二人晤语。潜听者多不体解。亦甚颠狂纠合相亲。盖同类相求耳。时闾丘胤出牧丹丘。将议巾车。苦头疼羌甚。医工寡效。邂逅干造云。某自天台来谒使君。且告之患。干曰。君何虑乎。便索净器吮水喷之。斯须觉体中颇佳。闾丘异之。乃请干一言定此行之吉凶。曰到任记谒文殊。闾丘曰。此菩萨何在。曰国清寺厨执爨洗器者是。及入山寺。问曰。此寺曾有封干禅师。曰有。院在何所。寒山拾得复是何人。时僧道翘对曰。封干旧院即经藏后。今閴无人。止有虎豹。时来此哮吼耳。寒拾二人见在僧厨执役。闾丘入干房。唯见虎迹纵横。又问干在此有何行业。曰唯事舂谷供僧粥食。夜则唱歌讽诵不辍。如是再三叹嗟。乃入厨见二人烧柴木有围炉之状。闾丘拜之。二人连声咄吒。后执闾丘手亵之若婴孺呵呵不已。行曰封干饶舌。自此二人相携手出松门。更不复入寺焉。干又尝入五台巡礼。逢一老翁。问曰。莫

是文殊否。翁曰。岂可有二文殊。干礼之未起。恍然失之。

次有木[泳-永＋頁]师者。多游京邑市廛间。亦类封干。人莫轻测。封丰二字出没不同。韦述吏官作封疆之封。闾丘序三贤作丰稔之丰。未知孰是。

寒山子者。世谓为贫子。风狂之士弗可恒度推之。隐天台始丰县西七十里。号为寒暗二岩。每于寒岩幽窟中居之。以为定止。时来国清寺有拾得者。寺僧令知食堂。恒时收拾众僧残食菜滓。断巨竹为筒。投藏于内。若寒山子来即负而去。或廊下徐行。或时叫噪凌人。或望空曼骂。寺僧不耐以杖逼逐。翻身抚掌呵呵徐退。然其布襦零落面貌枯瘁。以桦皮为冠。曳大木屐。或发辞气宛有所归归于佛理。初闾丘入寺访问寒山。沙门道翘对曰。此人狂病。本居寒岩间。好吟词偈言语不常。或臧或否终不可知。与寺行者拾得以为交友。相聚言说不可详悉。寺僧见太守拜之。惊曰。大官何礼风狂夫耶。二人连臂笑傲出寺。闾丘复往寒岩谒问。并送衣裳药物。而高声倡言曰。贼我贼退。便身缩入岩石穴缝中。复曰。报汝诸人各各努力。其石穴缝泯然而合杳无踪迹。乃令僧道翘寻共遗物。唯于林间缀叶书词颂。并村墅人家屋壁所抄录得二百余首。今编成一集人多讽诵。后曹山寂禅师注解。谓之对寒山子诗。以其本无氏族越民唯呼为寒山子。至有庭际何所有。白云抱幽石句。历然雅体。今岩下有石亭亭而立。号幽石焉。

拾得者。封干禅师先是偶山行至赤城道侧。仍闻儿啼遂寻之见一子可数岁已来。初谓牧牛之竖。委问端倪云。无舍孤弃于此。封干携至国清寺付与典座僧。或人来认必可还之。后沙门灵熠摄受之令知食堂香灯。忽于一日见其登座与像对槃而餐。复呼憍陈如曰小果声闻。傍若无人执筯大笑。僧乃驱之。灵熠咨尊宿等罢其堂任。且令厨内涤器。洗濯才毕澄滤食滓。以筒盛之。寒山来必负而去。又护伽蓝神庙每日僧厨下食。为乌鸟所取狼藉。拾得以杖扑土偶三二下骂曰。汝食不能护。安护伽蓝乎。是夕神附梦与阖寺僧曰。拾得打我。明日诸僧说梦符同。一寺纷然始知非常人也。时牒申州县。郡符下云。贤士隐遁菩萨应身。宜用旌之。号拾得为贤士。又于寺庄牧牛。歌咏呼天。当其寺僧布萨时。拾得驱牛至僧集堂前倚门抚掌。大笑曰。悠悠者聚头。时持律首座咄曰。风人何以喧碍说戒。拾得曰。我不放牛也。此群牛者多是此寺知僧事人也。拾得各呼亡僧法号。牛各应声而过。举众错愕。咸思改往修来感菩萨垂迹度脱。时道翘纂录寒山文句。于寺土地神庙壁。见拾得偈词。附寒山集中。

系曰。按封干先天中游遨京室。知闾丘寒山拾得俱睿宗朝人也。奈何宣师高僧传中闾丘武臣也。是唐初人。闾丘序记三人不言年代使人闷焉。复赐绯乃文资也。夫如是乃有二同姓名闾丘也。又大沩祐公

于宪宗朝遇寒山子指其沕潭。仍逢拾得于国清。知三人是唐季叶时犹存。夫封干也天台没而京兆出。寒拾也先天在而元和逢。为年寿弥长耶。为隐显不恒耶。易象有之。小狐汔济。其此之谓乎。

唐成都净众寺无相传(智诜禅师)

释无相。本新罗国人也。是彼土王第三子。于本国正朔年月生。于群南寺落发登戒。以开元十六年泛东溟至于中国到京。玄宗召见隶于禅定寺。后入蜀资中谒智诜禅师。有处寂者。异人也。则天曾召入宫赐磨纳九条衣。事必悬知且无差跌。相未至之前。寂曰。外来之宾明当见矣。汝曹宜洒扫以待。间一日果至。寂公与号曰无相。中夜授与摩纳衣。如是入深溪谷岩下坐禅。有黑犊二交角盘礴于座下。近身甚急毛手入其袖。其冷如冰扪摸至腹。相殊不倾动。每入定多是五日为度。忽雪深有二猛兽来。相自洗拭裸卧其前。愿以身施其食。二兽从头至足嗅匝而去。往往夜间坐床下搦虎须毛。既而山居稍久衣破发长。猎者疑是异兽将射之复止。后来入城市。昼在冢间夜坐树下。真行杜多之行也。人渐见重。为构精舍于乱墓前。长史章仇兼琼来礼谒之属明皇违难入蜀。迎相入内殿供礼之。时成都县令杨翌。疑其妖惑。乃帖追至。命徒二十余人曳之。徒近相身一皆战栗心神俱失。顷之大风卒起沙石飞扬直入厅事。飘帘卷幕。杨翌叩头拜伏踹而不敢语。忏毕风止。奉送旧所。由是遂劝檀越造净众大慈菩提宁国等寺。外邑兰若钟塔不可悉数。先居净众本院。后号松溪是欤。相至成都也。忽有一力士称舍力伐柴供僧厨用。相之弟本国新为王矣。惧其却回其位危殆将遣刺客来屠之。相已冥知矣。忽日供柴贤者暂来谓之曰。今夜有客曰灼然。又曰。莫伤佛子。至夜薪者持刀挟席。坐禅座之侧。逡巡觉壁上似有物下。遂跃起以刀一挥。巨胡身首分于地矣。后门素有巨坑。乃曳去瘗之。复以土拌灭其迹而去。质明相令召伐柴者谢之。已不见矣。尝指其浮图前柏曰。此树与塔齐寺当毁矣。至会昌废毁。树正与塔等。又言。寺前二小池。左羹右饭。斋施时少则令淘浚之。果来供设。其神异多此类也。以至德元年建午月十九日无疾示灭。春秋七十七。临终或问之曰。何人可继住持乎。乃索笔书百数字。皆隐不可知。谐而协韵。记蓟八九十年事。验无差失。先是武宗废教。成都止留大慈一寺。净众例从除毁。其寺巨钟乃移入大慈矣。洎乎宣宗中兴释氏。其钟却还净众。以其钟大隔江。计功两日方到。明日方欲为斋辰。去迎取巳时已至。推挽之势直若飞焉。咸怪神速非人力之所致也。原其相之舍利分塑真形。尔日面皆流汗。上足李僧以巾旋拭。有染指者。其汗颇碱。乃知相之神力自曳钟也。变异如此。一何伟哉。后号东海大师塔焉。乾元三年资州刺史韩汯撰碑。至开成中李商隐作梓州四证堂碑。推相为一证也。

## 唐扬州西灵塔寺怀信传

释怀信者。居处广陵别无奇迹。会昌三年癸亥岁。武宗为赵归真排毁释门。将欲堙灭教法。有淮南词客刘隐之薄游四明。旅泊之宵梦中如泛海焉。回顾见塔一所东度。见是淮南西灵寺塔。其塔峻峙制度校胡太后永宁塔少分耳。其塔第三层见信凭栏与隐之交谈。且曰。暂送塔过东海。旬日而还。数日隐之归扬州。即往谒信。信曰。记得海上相见时否。隐之了然省悟。后数日天火焚塔俱尽。白雨倾澍。傍有草堂一无所损。由是观之。东海人见永宁塔不谬矣。

系曰。塔焚皆云往东海。海岂纳煨烬耶。通曰。五行为物。亦七大性可弗周遍法界乎。顺则相生逆则相害。虽逆顺各时。与法界同。其分齐证知唯有识耳。且天仙鬼物与人相反。殊胜诸天则定果宫殿。神仙则附物变化鬼神则歆其食气质碍之流火化则得受用也。凡塔刹严丽多被鬼神取旃。海若川侯亦非人也。如陈重云殿天火焚。东海人时见殿影焉。又近马氏霸湖南。末年天册阁为天火焚。朗州守此夜闻空中呵喝言。回避天册阁来也。云中腾沸若千万人舁荷重物。然累日方潭州火矣。若怀信见刘隐之梦信亦不可测之僧也。

## 唐陕府辛七师传

释辛七师者。不显出家之号。时姓氏行次呼之既熟人耳。更无别召体焉。实陕人也。始为儿时。甚闻谨肃不尝狎弄。少即老成。其父为陕郡守。观七师之作为谓其母曰。是子非常儿孺。善宜护养之。年甫十岁迴知佛法可以宗尚。凡经卷冥然分其此华此梵。都不缘师教。及钟荼蓼陟屺之痛愈深。虽亲属劝勉益加柴毁。先是郡城南有瓦窑七所。一日哀号之际发狂遁去。其家僮辈蹑迹寻之。见其入窑窨中端坐。身有奇光灿若金色。家僮惊就问无言。惧而徒步。次窥一窑复见七师同前相状。如是历遍七窑。一一见其端坐发光。是以陕服之人重之若神。遇之罗拜焉。

## 唐京师大安国寺和和传

释和和者。莫详氏族本生。其为僧也狂而不乱愚而有知。罔测其由。发言多中。时号为圣。安国寺中居住出入无拘捡。见本寺修营殿阁未就。有越国公主降荣阳郑万钧。虽琴瑟相谐而数年无子。和因至公主家。钧焚香洒扫以待之。主拜跪归向。钧祈告之曰。某自叨选尚愿得一子为嗣。唯师能致之乎。和曰。易耳。但遗我三千疋绢。主当诞二男。钧勤重如听佛语。出绢如所求施之。和取付修寺殿阁功德主。乃曰。主有娠矣。吾令二天人下为公主作儿。所忧者公主不能并

妊二子乎。为[孿-子＋孖]乳包羞耳。吾俾其同年而前后诞之。果如其言。岁初年末各生之矣。长曰潜耀。次曰晦明。皆美丈夫后博涉成事焉。京邑之间传扬沸渭。量其位地不可轻议哉。

## 唐扬州孝感寺广陵大师传

释广陵大师者。维扬人也。不言法名。淮海之间竞呼广陵大师也。形质寝陋性多桀黠。真率之状与屠沽辈相类。止沙门形异耳。好嗜酒啖肉。常衣繐裘。厚重可知。盛暑亦不暂脱。蚤虱聚其上。侨寓孝感寺。独一室每夕阖扉而寝。率以为常。或狂悖性发则屠犬彘。日聚恶少斗驱。或醉卧道傍。扬民以是恶之。贞元中有一少壮。素以力闻。尝一日少壮与人赌博。大师大怒以手击碎博局。少壮笑曰。騃儿何敢逆壮士耶。大师且骂而唾其面。于是索少壮。斗击。观者围匝千数。少壮为大师所困。迸道而逃自此人方知有神力焉。亦于稠人广众中自负其力。往往入阛阓间剽夺人钱帛。市人皆畏其勇而莫敢拒。后有一耆年僧。召大师诫敕之曰。汝胡不谨守戒法。奈何食酒肉屠犬豕。强抄市人钱物。又与无赖子弟斗竞。不律仪甚。岂是僧人本事耶。一旦众所不容。执见官吏桉法治之。何处逃隐。且深累佛法。大师怒色对之曰。蝇蚋徒喋膻腥。尔安知鸿鹄之志乎。然则我道非尔所知也。且我清中混外者。岂同尔龌龊无大度乎。耆年且不能屈后一日自外来归入室闭户。有于门隙觇之。见大师坐席放神光自眉间晃朗照物洞然。观者惊报少顷寺僧奔至瞻礼称叹。或有忏悔曾谤之者。或有弹指赞咏之者。明日群僧伺候大师出。焚香致礼。及开户瞑目如入禅定。已长往矣。自此广陵人写貌供养。号之为大师焉。

## 唐南岳山明瓒传

释明瓒者。未知氏族生缘。初游方诣嵩山。普寂盛行禅法。瓒往从焉。然则默证寂之心契。人罕推重。寻于衡岩闲居。众僧营作我则晏如。纵被诋诃殊无愧耻。时目之懒瓒也。一说伊僧差越等夷。或随众斋餐。或以瓦釜煮土而食。云是弥陀佛应身。未知何证验之。一云好食僧之残食。故残也(残上声呼)或随逐之则时出言语皆契佛理。事迹难知。天宝初至南岳寺执役。尽专一寺之上。夜止群牛之下。曾无倦也。如是经二十年。相国邺公李泌。避崔李之害隐南岳。而潜察瓒所为。曰非常人也。听其中宵梵呗响彻山谷。李公情颇知音能辩休戚。谓瓒曰。经音凄怆而后喜悦。必谪堕之人时将去矣。候中夜李公潜往谒焉。望席门自赞而拜瓒。大诟仰空而唾曰。是将贼我。李愈加郑重。唯拜而已。瓒正发牛粪火出芋啖之良久乃曰。可以席地。取所啖芋之半以授焉。李跪捧尽食而谢。谓李公曰。慎勿多言。领取十年宰相。李拜而退。居一月刺史祭岳修道路极严忽中夜风雷而一峰颓

下。其缘山蹬道为大石所拦。乃以数牛縻绊而挽之。又以数百人鼓噪以推之。物力竭而石愈固。更无他术。瓒曰。奚用如许繁为。我始去之。众皆大笑。瓒遂履石而动。忽转盘而下。声若震雷。山路既开。众僧礼而踊跃。一郡呼为至圣。太守奉如神明。瓒悄然乃怀去意。寺外虎豹忽尔成群。日有杀伤无由禁止。瓒曰。授我一小棰为尔驱除。众曰。大石犹可推虎豹当易制。遂与之荆梃。皆蹑后以观之。出门见一虎衔之而去。瓒既去矣。虎亦绝踪矣。李邺公于天宝末肃宗北巡至灵武即位。遣使访召。会泌自嵩颍奔赴行在所。帝喜用之俾掌枢务权逾宰相判广平王府司马事。肃宗曰。卿为朕师友。今父子三人资卿道义。寻为崔圆李辅国害其能。泌惧乞游衡岳。诏许之。绝粒数年。遂见瓒焉。后终居相位。一如瓒之悬记矣。敕谥大明禅师。塔存岳中云。

唐简州慈云寺待驾传(怀一)

　　释待驾。俗姓王氏。金水县人也。冲孺出家作为诡异。其父立名待驾。当天宝末也。练行精进时号头陀。及玄宗巡幸。果自诣府剃[髟/采]为僧。至是待驾得度。其言信矣。驾去县邑二十里开迳芟茅独居山顶。后成一寺。此山绝多灵迹。初名石城。追明皇至剑门山。神见形迎驾。称姓李氏。敕赐与玄孙之称。后陟武担东台远望。祥云紫气盘结空界。问左右曰。此何处对曰。名城山。乃悟山神扈卫之意。遂改云顶为慈云寺也。驾后卒干此寺。又福州楞伽寺释怀一。景龙中锐意于爱同寺东造精舍。相度地形无水济用。方拱手而去。忽山禽击斗于地。一异之命工穴。深尺余甘泉沸涌。此后伏腊而无加耗。寺中每有休咎。必暂减耗。候以知之。风俗谓之灵泉焉。以永泰二年归寂。弟子超悟奏乞代宗题寺额。上首曰智恒。次行弼。越州刺史皇甫政为碑纪德。襄州节度使于頔书焉。

唐福州爱同寺怀道传(智恒)

　　释怀道。迈德高情慈忍济物。思乎达法恒尔游方。凡遇通人卑礼求益。及还乡之日礼佛勤劬。收举坐具获珠一颗后置于文殊塑像额心安之。其珠圆莹且异蚌胎。又冥然降舍利骨。寻分于南涧塔中。洎至德二年。令弟子僧常持法华经不舍昼夜。俄有白氎袈裟一领降于塔中。不知其来。此盖道修练之心感于冥理也。后滑台守李邕着碑文并书。相次智恒继居法华院。即怀一弟子也。道行与师相埒。卒后礼部侍郎刘太真作碑颂。褚长文书。次有超悟行弼。皆名望相齐化于闽俗。无不重焉。

## 唐升州庄严寺惠忠传(圆寂)

释惠忠。俗姓王。润州上元人也。初在母孕。忽遇异僧谓曰。所生贵子当为天人矣。诞育已来不食荤腥。有异常童。禀性敦厚。年二十三以经业见度。即神龙元年也。遂配庄严寺。志节高简为时辈所推。闻牛头山威禅师。袭达磨踪得佛法印。遂造山礼谒。威见忠乃曰。山主来矣。因为说法顿悟上乘。威既得人如老氏之逢尹喜。乃命入室付法传灯。并委山门之事。遂出廛聚。忠即继踵兹峰夙夜精励。常头陀山泽。饮泉藉草一食延时。每用一铛。众味同煮。用毕悬于树杪。方复绳。床晏坐终日如机。衣不易时寒暑一纳。积四十年。遂彰灵应非一。州牧明贤频诣山礼谒。再请至郡施化道俗。天宝初年始出止庄严。忠以为梁朝旧寺庄严最盛。今已岁古凋残。兴怀修葺。遂于殿东拟创法堂。先有古木鹊巢其顶。工人将欲伐之。忠曰。且止待鹊移去始当伐之。因至树祝曰。此地造堂当速移去。言毕其鹊竞衔柴迁寓他树合郭道俗观者如堵。莫不叹异。又立基未定忽有二神人为上其处。因乃定焉。虽汲引无废神旷不挠。四方之侣相依日至。以大历三年。山门石室前有忠挂衣藤。是岁盛夏忽然枯悴。灵芝仙菌且不复生。至九月忠演法高座。无故水出绕座而转。至四年六月十五日集众布萨。至晚乃命侍者剃发浴躯。是夜瑞云覆刹天乐闻空。十六朝怡然坐化。时风雨震荡树木摧折。和州延祚寺僧徒。其夕咸见白虹直东西贯于山中。鸟兽哀鸣林壑岩间。哭声数日方止。岳牧韦公损闻而哀怆。遣使赠赙。并令上元令刘君备威仪送归山。于时炎蒸。至七月七天降雨绝凉。八日神柩出纤尘不飞。又有群鹤徘徊舆上。送至山门。瘗后数日坟内放光照于山林。五年春依外国法荼毗。获舍利不可胜计。圆细如珠光彩莹彻。远近道俗有恨无所克获。咸于焚身处煨烬中至求。凡百千人。皆得舍利。故知法身圆应感物无穷。圣力潜通光腾千古。门人起木塔。春秋八十七矣。身逾七尺。霜眉径寸仪容殊伟燕[含*鳥]龙腮神气孤。拔。色如金聚。含光玉润若梵僧。所居帐帏弗张蚊蚋不犯。曾居兰若幽栖松竹深邃。尝有虎鹿并各产子驯绕入室曾无惧色。开元二十七年上元令。长孙遂初脱略异闻。躬造山询验。及到山半猛虎当路爬吼。遂乃惊怖莫知所为。忠闻出林晓喻。虎因寝声伏于林中。遂恐慑合掌礼谢而回。忠又向吴郡具戒院中。有凌霄藤盛夏萎悴。人拟伐之。威大师曰。勿翦惠忠还日其藤更生。人不之信。及秋忠还其藤重茂矣。又昔有供僧谷仓在庄。夜有张盗来窃之。虎乃吼唤逐之。盗弃负器而逃。其类伙多良难骤述。忠着见性序及行路难。精旨妙密盛行于世。又邺中释圆寂。氏族生地俱不可寻。初从嵩山见老安禅师。道契相符莫测涯岸。以高宗咸亨二年生计终岁。已一百有奇年矣。襄州节度使严绶倾心供养。亦号无生和尚焉。

## 唐洛京天宫寺惠秀传

释惠秀。俗姓李氏。今东京陈留人也。出离尘垢慕尚逍遥。初以戒律饰躬。后以禅定为务。于荆郢之地参问祖师。既了安然。回依洛邑天宫寺也。属则天频幸神都。而秀道声闻于后听。屡诏入礼重。其于悬记未然事合同符契。长安中往资圣寺。唱道化人翕然归向。忽诫禅院弟子令灭灯烛。有白秀曰。长明灯可留。亦令灭之。因说火灾难测不可不备云尝有寺家不备火烛。佛殿被焚。又有一寺钟楼遭爇。又有一寺经藏煨烬。殊可痛惜。时众不喻其旨。至夜遗火佛殿钟楼经藏三所悉成灰炭。方知秀预知垂警。又玄宗在潞邸时。曾与诸王俱诣问法。从容留施一笛。玄宗出去。秀召弟子曰。谨掌此笛。后有要时当献上也。及受睿宗传禅。弟子达磨等方悟其言。取笛以进。帝悦先知回赐丰厚。秀偶示微疾。告诫门人。奄然归寂。享年一百岁。燕国公张说素所归心送瘗龙门山。道俗数千人奔会悲悼焉。

唐成都郫县法定寺惟忠传

释惟忠。少孺为僧励精自行。在乎群等莫不宗焉。出家法定寺。本是后汉永平中佛法始流中国。便有置德净伽蓝。神光屡现。至宋释惠持。自庐阜辞远公法兄誓化岷蜀。属谯纵不道。令数辈操刃欲屠持。持乃弹指其众惊奔僵仆。隋开皇四年改名法定焉。寺有弥勒圣像。唐武德中忽有枯查沿江而至。夜发光明。因雕作像首。贞观中窦轨为长吏剑门。佛首光见引达于府。窦公令人迎取。数百人亦不能胜。乃令祝之任欲何往遂言。可就法定否。乃一人能举。窦遂造佛身。长史高士廉盖殿以安之。后有僧泛爱树其浮图。而获一巨蟹。身足二尺余。是塔颇多灵异。人或将酒肉乘醉诣圣佛前。立见灾祸矣。忠于天宝中于寺愈加精苦。无何塔为霆震拔其塔心柱出外。忽有小木承代之意。众咸怪之。罔测厥由。忠乃叩搕于圣弥勒像。告诉天龙合加畏重。何辄震击夺塔心柱邪。是知庶女叫而雷击景公台。诚有所感。一日迅雷烈风。还同前震。覆睹之乃龙神送旧柱安置如故。当其易柱阴云四合。有四神人以身扶翼。立与塔齐。忠之感物也若此。会昌坼寺之前。舍利七粒出相轮上。白光满空向西飞去蜀。皆所自睹。将倒之时。赤光见于半天焉。又此寺有大枣树。将毁寺之年其树枯瘁。及大中再置其枣重乐也。忠后终寺。

系曰。教法兴替得非数乎。数算已定晷刻弗移。如其会昌之前舍利预飞枣树先瘁。是。知。当替数之强。兴数必弱。兴不胜其替矣大中之兴。替不胜其兴矣。若不为四相之迁。非系兴替之数也。教法是有为之法。讵免迁流者乎。吁。

## 宋高僧传卷第二十

## 感通篇第六之三(正传二十二人附见四人)

### 唐资州山北兰若处寂传

释处寂。俗姓周氏。蜀人也。师事宝修禅师。服勤寡欲与物无竞。雅通玄奥。居山北行杜多行。天后闻焉。诏入内赐摩纳僧伽梨。辞乞归山。涉四十年足不到聚落。坐一胡床宴默不寐。常有虎蹲伏座下。如家畜类。资民所重。学其道者臻萃。由是颇形奇异。如无相大师自新罗国将来谒诜禅师。寂预诫众曰。外来之宾明日当见矣。宜洒扫以待之。明日果有海东宾至也。开元初新除太守王晔。本黄冠也。景云中曾立少功刺于是郡。终于释子苞藏祸心。上任处分令境内应是。沙门追集。唯寂久不下山。或劝寂往参免为厉阶。寂谓弟子曰。汝虽出家犹未识业。吾之未死王晔其如吾何。迨乎王公上官三日。缁徒毕至。或曰。唯处寂蔑视藩侯弗来致贺。晔微怒也。屈诸僧升听坐已。将启怒端问寂违拒之由。愠色悖兴。僧皆股栗。晔俄然仆地。左右扶掖归宅。至厅事后屏树如被掴颊之声。禺中气绝。自此人谓为妄欲加诸道人一至于此。寂以开元二十二年正月示灭。享年八十七。资中至今崇仰焉。

### 唐代州五台山华严寺无著传

释无著。永嘉人也。识度宽明秉操贞確。留神大道约志游方。抵于京师云华寺。就澄观法师研习华严之教。凡诸经论志极旁通。然于华藏海终誓遨游。以大历二年入五台山。肆欲观圣人之境界。五月到华严寺挂锡。始于堂中啜茶见老僧寝陋据北床。问曰。子从南方来还赍数珠。请看。着乃躬度之。回视之间失僧之所。于时神情[怡-台+敞]恍疑喜交生。曰昔僧明入此睹石臼木杵。后得入圣寺获见圣贤。我愿止此其为快乎。次由般若经楼见吉祥鸟。羽毛茜绚双飞于顶上。望东北鼓翼而去。明日有白光两穗入户悠扬。少顷而灭。同房僧法等见而惊怪。言曰。此何祥也。愿期再现断众生疑。寻睹光如前。因往金刚窟望中致礼。方坐假寐。闻叱牛三声云饮水。一翁古貌坏形服粗短褐曳麻屦。巾裹甚异。着乃迎执其手问从何来。翁曰。山外求粮。用来居在何地。云求粮用在台山。翻质着云。师何戾止。答曰。闻此有金刚窟。故来随喜。翁曰。师困耶。答曰否。曰既不困奄何辄睡乎。着曰。凡夫昏沉胡可怪哉。曰师若昏沉可去啜煮荈乎。翁指东北。见精舍相距数步余。翁牵牛前行。着蹑躅而随。至寺门。唤均提三声。童子[(應-心)/言]唯开阖。年可十四五。垂发齐眉衣褐襦。牵牛入寺。见其地尽是琉璃。堂舍廊庑皆耀金色。其间华靡非人间之制度。翁踞白牙床。指锦墩揖着坐。童子捧二瓯茶。对饮毕擎玳瑁器满中酥酪。各赋一匙。着咽之如有所证。神府明豁悟宿事焉翁曰。师出

家来何营何虑乎。答曰。有修无证。大小二乘染指而已。曰未知初出家时求何心。着云。求大乘菩提心。曰师以初心修即得。又问。齿腊几何。三十一矣。翁云。师之纯淑年三十八则其福根荄植此地而荣茂欤。且徐徐下山。好寻道路勿伤厥足。吾年老朽从山外来困极。欲偃息也。着请寓一宵可乎。曰不可。缘师有两伴相随。今夜不见师归。忧愁曷已。此乃师有执情在。着曰。瞿昙弟子有何执处。虽然有伴不顾恋他。又问。持三衣否。曰受戒已来持之。曰此是封执处。着曰。亦有圣教在。若许住宿心念舍之。脱有强缘佛故听许。曰若依小乘无难不得舍衣。宜从急护。翁拂襟投袂而作。着亦趋行。翁曰。听吾宣偈一念净心是菩提。胜造恒沙七宝塔。宝塔究尽碎为尘。一念净心成正觉。着俯听凝神。谢曰。蒙宣密偈若饮醍醐。容入智门敢忘指决。丈人可谓知言铭刻心府。翁唤均提可送师去。临行拊背曰。好去。着再折腰。与童子骈肩齐步至金刚窟前问童子。此何伽蓝不悬题额。童子指金刚窟。反问着云。伊何窟乎。曰先代相传名金刚窟。童子曰。金刚下有何字。着惟忖少选曰。金刚下有般若。童子莞尔。适入者般若寺也。着携童子手揖顾而别。童子瞠目视着如欲吐辞。着曰。送我可以言代缟带与玉玦乎。童子遂宣偈[口*受]云。面上无嗔供养具。口里无嗔吐妙香。心里无嗔是珍宝。无染无垢是真常。偈终恍惚之间童子及圣寺俱灭。唯见山林土石。悢悢盈怀歔欷不已。叹曰。绪言余论若筳镛之末响。犹在乎耳。谛观山翁立处。有白云冉冉涌起。去地寻常许。变成五色云霓。上有大圣乘师子。而诸菩萨围绕。食顷东方白云一段渐遮菩萨面。群像与云偕灭。着倏见汾州菩提寺主僧修政等六人。相将还至窟前作礼。忽闻山石振吼声如霹雳。诸僧奔走。良久寂无所睹。着遂陈遭遇。六人悔责不见圣容。咫尺绵邈知罪障之屏翳欤。着遂隐此山而终。元和中门人文一追述焉。

## 唐真定府普化传

释普化。不知何许人也。秉性殊常且多真率。作为简放言语不拘。躬事盘山积禅师。密密指教深入堂奥。诫令保任。而发狂悖。尝与临济玄公相见。乃对之以之驴鸣。旁侍无不哂笑。直时歌舞或即悲号。人或接之。千变万态略无恒度。一日。擎挟棺木。巡街徇户告辞云。普化明日死去。时视之知不可訾。赵人相率随送出城东门。而扬言曰。今日葬不合青乌。经二日出南门。人亦随送。又曰。明日方吉如是西门北门出而还返。人烦意怠。一旦坐于郊野如入禅定焉。禅宗有著述者。以其发言先觉。排普化为散圣科目中。言非正员也矣。

## 唐汉州栖贤寺大川传(法炯)

释大川。不知何许人也。沉默自居节操弥厉。戒无窦穴言不浪

施。于汉州栖贤寺行四圣种法。克苦既增川也其乐也泄泄。绵竹之人无夙少率皆宗奉。及乎终也卧于寺外白衣具床榻相率舁归寺中。务营丧礼。方当尸举无何双鹿引前若驺导焉。始履门阈。寺额奋然陨地远近惊叹。又此山灵异不容粗鄙。有僧深藏者。不谨愿。多所违犯。神人掷于山下可七里许。唯伤足指。从此无不悛革守戒者。大历初北山变成黄金色。上有楼阁菩萨行道。斯须之间万形千状。川素居此寺与地俱灵。留影供养如事灵祠焉。次闽城法炯者。未详何许人也。行头陀法克苦克勤。激劝闽人辞气刚直。闻海坛练门江内有巨钟。相传云。昔有人往广州慕铸信鼓。巨舰至此忽值风涛沉溺。每月望日其潮大至。水退其蒲牢乃出。可容一人。从中穿过约其周围径一丈余。大历中炯欲出此钟。先于开元寺设大会斋。诵咒令一小僧诣龙宫乞钟。于人世击扣以警晨昏。小僧见海神曰。我惜以镇海。别与小珠三颗为信。当尔时小僧有如梦觉。珠在手焉。

唐西域难陀传

　　释难陀者。华言喜也。未详种姓何国人乎。其为人也诡异不伦恭慢无定。当建中年中。无何至于岷蜀。时张魏公延赏之任成都喜自言。我得如幻三昧。尝入水不濡投火无灼。能变金石化现无穷。初入蜀与三少尼俱行。或大醉狂歌。或聚众说法。戍将深恶之。亟令擒捉。喜被捉随至。乃曰。贫道寄迹僧门别有药术。因指三尼曰。此皆妙于歌舞。戍将乃重之。遂留连为置酒肉。夜宴与之饮唱。乃假襦裤巾栉。三尼各洞粉黛并皆列坐。含睇调笑逸态绝世。饮欲半酣。喜谓尼曰。可为押衙蹋舞乎。因徐进对舞曳练回雪。迅起摩跌伎又绝伦。良久曲终而舞不已。喜乃咄曰。妇女风邪。喜忽起取戍将刀。众谓酒狂。坐者悉皆惊走遂斫三尼头。皆踣于地。血及数丈。戍将大惊。呼左右缚喜。喜笑曰。无草草也。徐举三尼乃筇竹杖也。血乃向来所饮之酒耳。喜乃却坐饮宴。别使人断其头钉两耳柱上。皆无血污。身即坐于席上。酒巡到即泻入断处。面色亦赤。而口能歌舞手复击掌应节。及宴散其身自起就柱取头安之。辄无瘢痕。时时言人吉凶事。多是谜语。过后方悟。成都有人供养数日。喜忽不欲住。乃闭关留之。喜即入壁缝中。及牵之渐入唯余袈裟角。逡巡不见。来日见壁画僧影。其状如日色。隔日渐落。经七日空有墨迹。至八日墨迹已灭。有人早见喜已在彭州界。后终不知所之。

　　系曰。难陀之状迹为邪正。邪而自言得如幻三昧。与无厌足王同。此三昧者即诸佛之大定也。唯如幻见如幻。不可以言论分境界矣。四神通有如幻通。能转变外事。故难陀警觉庸蜀之人多尚鬼道神仙。非此三昧不足以化难化之俗也。

## 唐寿州紫金山玄宗传

释玄宗。姓吴氏。永嘉人也。少时出尘气度宽裕于本部永定山宝寿院。依常静为师照。得戒已还诸方游学。抵江陵词朗禅师门。若真金之就冶焉。决了疑贰。复振锡他行见紫金山悦可自心。留行禅观。此山先多虎暴。或噬行商。或伤樵子。避苛政者哭妇堪哀。从宗卜居哮[口*阚]绝迹。自迩入山者无惮矣。一日禅徒拥集。见一老父趋及座前。拜跪勤恪。宗问。子何人耶答云。我本虎也。在此山中食啖众生。因大师化此冥回我心得脱业躯。已生天道故来报谢。折旋之顷了无所见。以大历二年嘱别门徒溘然化矣。春秋八十六。二月入塔。立碑存焉。

## 唐袁州阳岐山广敷传

释广敷。俗姓郑。南燕人也。少依京望大德思浩下承乎法训。登戒毕游嵩少两京。遇神会禅师大明玄旨。至宜春阳岐山挂锡。是中峰峦积翠洞穴涉幽。芝菌之苗参于草奔。敷终日瞑目木食度辰。时有峨冠羽帔驭鹤骖鸾者。始则乍往倏来。后则登庵造膝。其仙客所到。必轻云薄雾随步而至。拥从者天丁力士令远去。对晤谈论移晷。其后道化既成。于贞元元年三月四日入灭。春秋九十一云。

系曰。神仙道异谈论岂同乎。通曰。昔小有真人能谈空理。方诸山神仙建浮图者信崇佛道止不削染。号在家菩萨。又雪山诸仙善五明论求度者。同也。然其相似道必须甄简。若西域二十谛中五唯量五大与释氏法名同所计天殊。良难区别哉。

## 唐邓州乌牙山圆震传

释圆震。姓陈。中山人也。少警悟而尚学。入庠序研究五经。倏遇云游沙门寓宵。其父为州衙吏。酷有道心。留是僧供施。震礼奉其僧。听其谈道颇觉入神。舍儒典披释经。顿辞所爱往白磁山。礼智幽为师受教。后遇荷泽禅师得法。隐南阳乌牙山。先是山中多巨蛇。泽穴有毒龙。乡人患之。及震居此二物潜踪。曾有一人形服且异。致拜乃曰。我在此已二百岁。今感无心之化绝虑之修。吾曹冥感超升。可非师之力欤。贞元六年终。享龄八十六。弟子奉全身入塔焉。

## 唐池州九华山化城寺地藏传

释地藏。姓金氏。新罗国王之支属也。慈心而貌恶。颖悟天然。

七尺成躯。顶耸奇骨。特高才力可敌十夫。尝自诲曰。六籍寰中三清术内。唯第一义与方寸合。于时落发涉海舍舟而徒。振锡观方。邂逅至池阳。睹九子山焉。心甚乐之。乃迳造其峰得谷中之地。面阳而宽平。其土黑壤其泉滑甘。岩栖涧汲趣尔度日。藏尝为毒螫端坐无念。俄有美妇人作礼馈药云。小儿无知愿出泉以补过。言讫不见。视坐左右间潗[湝-水＋(孱-尸)]然。时谓为九子山神为涌泉资用也。其山天宝中李白游此。号为九华焉。俗传山神妇女也。其峰多冒云雾罕曾露顶欤。藏素愿持四大部经。遂下山至南陵。有信士为缮写。得以归山。至德年初有诸葛节。率村父自麓登高。深极无人。云日鲜明。居唯藏孤。然闭目石室。其房有折足鼎。鼎中白土和少米烹而食之。郡老惊叹曰。和尚如斯苦行。我曹山下列居之咎耳。相与同构禅宇。不累载而成大伽蓝。建中初张公严典是邦。仰藏之高风因移旧额。奏置寺焉。本国闻之率以渡海相寻。其徒且多无以资岁。藏乃发石得土。其色青白不碜如面而供众食。其众请法以资神。不以食而养命。南方号为枯槁众。莫不宗仰。龙潭之侧有白墡硎。取之无尽。以贞元十九年夏。忽召众告别。罔知攸往。但闻山鸣石陨扣钟嘶嗄。如趺而灭。春秋九十九。其尸坐于函中。洎三稔开将入塔。颜貌如生。举舁之动骨节。若撼金锁焉。乃立小浮图于南台。是藏宴坐之地也。时征士右拾遗费冠卿序事存焉。大中中僧应物亦纪其德哉。

唐婺州金华山神暄传

　　释神暄俗姓留建阳人也。幼而沉静非问不言。客游婺女入开元寺。志愿出家焉。无何本郡太守入寺访其师。见暄神彩朗练。太守善相人也。顾之数四。且曰。是子真出尘之器。异日承受深法千众围绕。必超上果非凡气也。乃诵七佛俱胝神咒昏晓不绝。纳戒毕于金华山北洞百家岩有石穴暄居中止息。不构庵室作露地头陀。复无床榻。然有神人吐紫色云气。而高覆之。遐望冉冉犹独柱观焉。其神人时来问道。拱手白暄曰。赤松洞之东峰有林泉卓异。师可居之否。暄随请往住数年。越多征瑞。贞元二年遇志贤禅师问暄。如此持诵魔事必生。欲灭魔怨须识身本。身本既真无魔无佛。豁然开悟理事俱成。神咒功倍。元和八年范扬中丞知仰遣使赍乳香毡罽器血施暄。并回施现前大众。次中书舍人王仲。请于大云寺为众受菩萨戒。十二载平昌孟简尚书。自会稽甄请不赴。八月俄回旧山人莫详测。倏云示灭。春秋七十六。弟子建塔焉。一云。暄在金华山北多寒少阳。神人问曰。师须何物。曰吾在山之阴苦于凛冽神曰。小事耳。至夜闻暄阗之声。明旦见一小峰移矣。

唐澧州开元寺道行传

释道行。姓杨。桂阳人也。自生已来神府聪利肌体冰雪如也。年甫十二心誓慕道。于南岳般若道场受学。于钟陵求诀。自默证法号自在三昧。由此布纳蒲鞋用资残息而已。就澧阳西南伐木为室。方丈而居。虎豹多伏于床榻之间。后有赍材殖为营堂宇。曾未浃旬一皆周具。视之寂无人焉。始知鬼神舍材输力也。太守苦召居州治开元寺。未久元和十五年终。年六十九。焚舍利建塔焉。

唐徐州安丰山怀空传

释怀空。姓梁氏阆州人也。幼适本州耆阇山广福院削染。得戒之后游方慕学。于大寂禅法洗然明畅。后至彭城安丰山挂锡。宴默不数载间成大伽蓝。尝有一僧乘空而至。绕垣墙不息。或蹑莲华或时履地。人或瞻睹。数日之后礼辞空。且曰。我三五稔却来依附。言讫不见。空以兴元元年灭度。春秋八十八。长庆元年二月方迁入塔云。

唐洛京慧林寺圆观传

释圆观。不知何许人也。居于洛宅。率性疏简或勤梵学。而好治生获田园之利。时谓之空门猗顿也。此外施为绝异。且通音律。大历末与李源为忘形之友源父憕居守。天宝末陷于贼中。遂将家业舍入洛城北慧林寺。即憕之别墅也。以为公用无尽财也。但日给一器。随僧众饮食而已。如此三年。源好服食。忽约观游蜀青城峨眉等山洞求药。观欲游长安由斜谷路。李欲自荆入峡。争此二途。半年未决。李曰。吾已不事王侯。行不愿历两京道矣。观曰。行无固必请从子命。遂自荆上峡行次南浦。泊舟见数妇女绦达锦珰负罂而汲。观俯首而泣曰。某不欲经此者恐见此妇人也。李曰。自上峡来此徒不少。奚独泣为观曰。其孕妇王氏者是某托身之所也。已逾三载尚未解娩。唯以吾未来故。今既见矣。命有所归。释氏所谓循环者也。请君用符咒遣其速生。且少留行舟葬吾山谷。其家浴儿时亦望君访临。若相顾一笑。是识认君也。后十二。年当中秋月夜。专于钱塘天竺寺外。乃是与君相见之期也。李追悔此之一行致观到此哀恸殆绝。召孕妇告以其事。妇人喜跃还。顷之亲族毕集。以枯鱼浊酒馈于水滨。李往授符水。观具其沐浴新其衣装。观其死矣孕妇生焉。李三日往看新儿。襁抱就明果致一笑。李泣具告王氏。王氏厚葬观。明日李回棹归慧林寺。询问弟子方知已理命矣李常念杭州之约。至期到天竺山寺。其夜桂魄皎然。忽闻葛洪井畔有牧童歌竹枝者。乘牛扣角。双髻短衣。徐至寺前。乃观也。李趋拜曰。观公健否。曰李公真信士。我与君殊途。慎勿相近。君俗缘未尽但且勤修。不堕即遂相见。李无由序语。望之潸然。观又歌竹枝。杳[馬/衣]前去。词切调高莫知所谓。叹曰。真得道之僧也。咫尺悬隔圣凡路殊。谅有之乎初源忿父遇害贼庭。时方八岁

为群贼所虏。流浪南北展转人家。凡六七年归于近亲。代宗闻之授河府掾。源遂绝酒肉不婚娶。不役童仆。常依慧林寺寓一室。随僧斋食。先命穴其野以备终制。时时往眠其间。至于荣辱是非一皆均等也。时相国李公德裕表荐之。遂授谏议大夫。于时源已年八十余矣。抗表不起。二年而卒。长庆二年也。

系曰。圆观未死。先寄胎者。闻必不信何耶。违诸圣教也。尝闻闽尼多许。族姓家妇女为儿。云便来也。及终有以朱题髀。当日有家生子。身有赤文便来二字焉。此类亦多。庄子所谓曲士不可与语道者。束于教也。其或竺干异计有教未来。佛或别会曾谈。见有我宗自许。若然者未可定执已行之教矣。其如观也果证高深。同智论中多种不思议也。心思言议千里难追矣。

唐江州庐山五老峰法藏传

释法藏。俗姓周氏。南康人也。稚龄爽俊始研寻史籍。而于医方明得其工巧。同支法存之妙用焉。有门僧卧疾。几云不救。藏切脉处方。信宿平复。其僧多接谈玄。自尔萌出尘之意。年已长矣。恳辞亲投本郡平田山宝积院从愿师下。受教纳戒。后游谒大寂禅师。言喻若石之投水。翛然北下庐山登五老峰。爱其灵异独止寒林。采橡栗掬溪涧。聊延形气而止数年有二仙乘云而来。终日谈论。或留宵宿。或经月不来。或继日而至。他人有见者旁说不同。及乎学僧臻萃全无踪迹。又一日告辞藏云。且归山去师当好住。由是道且馨香檀越共营一院。宝历中示灭。年八十二。其年三月四日入塔云。

系曰。藏隐五老峰。时二仙来终日谈论者何。通曰。昔刘向辑列仙云。若干人见于内典欤。又裴周桐柏三真人弟子。各半学佛法可非来问道乎。诗中草虫之应阜螽同也。

唐洛阳香山寺鉴空传

释鉴空。俗姓齐。吴郡人也。少小苦贫虽勤于学而寡记持。壮岁为诗不多靡丽。常困游吴楚间。已四五年矣。干谒侯伯所润无几。钱或盈贯则必病生。用罄方差。元和初游钱塘属其荒俭。乃议求餐于天竺寺。至孤山寺西馁甚不前。因临流雪涕悲吟数声。俄有梵僧临流而坐。顾空笑曰。法师秀才旅游滋味足未。空曰。旅游滋味则已足矣。法师之呼一何乖谬。盖以空未为僧时名君房也。梵僧曰。子不忆讲法华经于同德寺乎。空曰。生身已四十五岁矣。盘桓吴楚间未尝涉京口。又何洛中之说。僧曰。子应为饥火所烧不暇忆故事。遂探囊出一枣。大如拳许。曰此吾国所产。食之者。上智知过去未来事。下智止

于知前生事耳。空饥极食枣。掬泉饮之。忽欠呻枕石而寝。顷刻乃悟。忆讲经于同德寺如昨日焉。因增涕泣问僧曰。震和尚安在。曰专精未至再为蜀僧矣。今则断攀缘也。神上人安在。曰前愿未满。悟法师焉在。曰岂不记香山石像前戏发大愿乎。若不证无上菩提。必愿为赳赳贵臣。昨闻已得大将军矣。当时云水五人唯吾得解脱。独汝为冻馁之士也。空泣曰。某四十许年日唯一餐。三十余年拥一褐。浮俗之事决断根源。何期福不完乎坐于饥冻。僧曰。由师子座上广说异端。使学空之人心生疑惑。戒珠曾缺膻气微存。声浑响清终不可致。质伛影曲报应宜然。空曰。为之奈何。僧曰。今日之事吾无计矣。他生之事警于吾子焉乃探钵囊取一鉴。背面皆莹彻。谓空曰。要知贵贱之分修短之期佛法兴赞吾道盛衰。宜一鉴焉。空览照久之。谢曰。报应之事荣枯之理。谨知之矣。僧收鉴入囊。遂挈而去。行十余步旋失所在。空是夕投灵隐寺出家受具足戒后周游名山愈高苦节。大和元年诣洛阳。于龙门天竺寺遇河东柳珵。亲说厥由向珵。珵闻空之说事皆不常。且甚奇之。空曰。我生世七十有七。僧腊三十二。持钵乞食尚九年在世。吾舍世之日佛法其衰乎。珵诘之。默然无答。乃索[示*呈]笔砚题数行于经藏北垣而去。曰兴一沙衰恒河沙。兔而罝。犬而拏。牛虎相交与角牙。宝檀终不灭其华。

系曰。食梵僧之枣而知宿命者。与茹雪山之药解诸国言音同也。览鉴而知吉凶者。与窥图澄涂麻掌同也。食枣临鉴岂偶然耶。非常人之遇也。其空公题谶而答塞柳珵之问。验在会昌之毁教矣。时武宗。勒僧尼反俗。计二十万七千余人。坼寺并兰若共四万七千有奇。故云兴一沙衰恒河沙。兔在罝犬仍拏言残害之甚。乙丑毁法丙寅厌代。佛法喻宝檀之树终不绝其华蘤芬馥。故云也。苟非异人何以藏往考来之若是乎。

唐广州罗浮山道行传

释道行。姓梅氏。会稽人也。父为越州衙吏。行弱龄知书。比成造秀。有僧分卫。行接之谈道颇精禅观。遂求出家。至四明山保寿院智幽所。禀训进修。拾薪汲水。后游南岳闻江西大寂道化。往亲附焉。思养圣胎。见罗浮奇异。高三千丈。有七十石室七十二长溪。仙人仙禽玉树朱草生于上半入海中。行居于石室默尔安禅。然或山精水怪往往惊鸣。行视之蔑如也。有老人容貌端正衣冠华楚。再拜稽颡云。我居此中仅二百载。今因师住冥感匪躬。逍遥脱苦归人趣受乐矣。其感物多此类也。宝历九载疾终。春秋九十五。其年九月十八日入塔焉。

唐潞州普满传

释普满者。未知何许人也。于汾晋间所为率意不拘僧体。或歌或哭莫喻其旨。以言斥事往必有征。故时人以强练万回待之。或入稽胡激劝修善。至有罢弋猎者。建中初于潞州佛舍中题诗数篇而亡去。所记者云。此水连泾水。双朱血满川。青牛将赤虎。还号太平年。题后人莫能知。至朱泚为泾源。叛徒推拥驾幸奉天。干时天下征兵关辅贼据围逼连战。人方解悟。此水者泚也。泾水者泾州来兵始乱也。双朱泚与滔也。青牛者兴元元年乙丑。乙木青也。丑牛也。其年改元贞元。至二年丙寅。丙火赤也。寅虎也。至是贼始平。故曰还号太平年也。

唐江陵府些些传(食油师)

释些些师。又名青者。盖是不与人交狎。口自言些些。故号之矣。德宗朝于渚宫游。衣服零落状极憨痴。而善歌河满子。纵肆所为故无定检。尝遇醉伍伯。伯于涂中辱之。抑令唱歌。些便扬音揭调。词中皆讦伍伯从前阴私恶迹人所未闻事。伍伯惭惶。旁听之者知是圣僧。拜跪悔过焉。贞元初多入市肆。聚群小随逐。楚人以兴笑本矣。后不测其终。次有僧憨狂游行无度。每断中唯食麻油几升。如见巨器盛施之则喜。荆渚一家特召啜麻膏。是日又在湖南斋。分身应供号食油师焉。

系曰。些之声为商为羽耶。通曰。传家采录其例有二。一则按文不音。二则口授知韵。今得些者按文也。若楚词声余则苏个切也。若山东言少则写邪切焉。此师荆楚间事也。其二音以听来教。些名同鸟兽之自呼也。

唐吴郡义师传(证智荐福寺老僧)

释义师者。不知何许人也。状类风狂语言倒乱。贞元初巡吴苑乞丐。事多先觉。人以此疑之。市肆中百姓屋数间。义师辄操斧斫剂其檐。禁之不止。其人素知其神异。礼白之曰。弟子藉此生活无坏我屋。回顾曰。汝惜乎。投斧而去。其夜市火连延而燎。唯所截檐屋数间存焉。好止废寺中。无冬夏常积聚坏旛盖木佛像。悉代薪炭。又于煨火烧炙鲤鱼。而多跳跃灰坌弥漫。抚掌大笑。不具匕筯而食。面垢不[面*責]。[面*責]之辄阴雨。吴人以为占候。及将死也饮灰汁数十斛。乃念佛而坐。士庶观之。满七日而死。时盛暑色不变支不摧。百姓舁出郊外焚之。又京兆安国寺僧。事迹不常。熟地而烧木佛。所言人事必无虚发。此亦不测之僧也。复次京师永寿寺释证智。不详生族。贞元中于京寺多发神异。而众罔知。或昼在张渎兰若治田。夜归寺中。其兰若在汉阴金州。相距京甸七百里焉。时号智禅师。此之长

足安法云公也。皆能致远于瞬息间。道家谓之缩地脉而能陟遐矣。若于色尘作神变。虽远而近也。次荐福寺老僧。专务诵持罕有间缺。言未兆事来如目击。大和初相国韦公处厚好重空门。逐月别召名德僧食。老僧见韦新登庸曰。大奇相公得如此好灭度处。人皆不喻。后因奏对于文宗御前。疾作僵仆殿阶。及扶舁出殿前。气已绝矣。方验老僧言死在内殿中。故云好灭度处。即开成中也。后不知其终。

唐唐州云秀山神鉴传

释神鉴。姓韩氏。浔阳人也。稚岁淳静而不杂群童。父为齐安掾。且归心释氏。尝于廨署陈像设。命僧徒赞呗扬音。法乐俱作。鉴则喜色盈颜。随僧不舍求愿出家。父母无计阻之。潜投东林寺贞素律师下修学。后讲通大涅槃经义。乃南格豫章参大寂禅师。续于怀安西北山居焉是山先是猛兽旁午率多作害。从鉴居之虎灾弭息。远近称之。忽有戴平[巾*贵]男子。望法座致礼勤重。倏尔无踪。七日后有冠裳宛异者。于方丈前升空宣言曰。此大师者真法宝也。开人天眼目故来报之。其徒闻见知鉴道高。会昌四年入灭。八月十五日藏之于塔。凡得道之人。地神报空神。展转至于有顶。于斯见矣。

唐天台山国清寺清观传(物外)

释清观。字明中。临海人也。姓屈氏。初诞弥手足指间有幕蹼属相着焉。佛经所谓网漫相也。迨为童孺神俊挺然。乃有出尘之志。遂诣国清寺投元璋律师执侍瓶钵。非父母不沮之。若迦楼罗鸟啄几万重围矣。年十八纳形俱法。良由善根深植悟解天然。台岭教文洞明三观。兼得深定神异通感皆莫我知少览百家弥通三教。仍善属文长于诗笔。凡其邦伯輶轩皆响风造谒。观则持重若严君焉。见则畏伏。秖就几杖以待贵士。或施财宝皆回入常住。罄无私畜。或曰。贵人所施皆充别施。何不己用耶。对曰。恨未能舍头目。况世财乎。大中初天下寺刹中兴。观入京请大钟归寺鸣击。并重悬敕额。则集贤院学士柳公权书题也。柳复有诗序送其东归。复请藏经归寺。大中癸酉江表荐饥殍踣相望。观遂并粮食施之。又山僧物外度荒。自入室禅定。谓弟子曰。汝如不死至禾黍熟时。当以磬引我出。果如其言。明岁方从定起矣。一旦溪南人命观斋食。可去寺二十里余。其夜溪涧泛溢无人可渡。谓观不来。顷刻而至且无淹湿。作用可知也。人皆异之。远近瞻礼日别盈满。喧扰可厌。乃逃往翠屏山兰若独栖。续天台山众列请为僧正。乃佯狂隐晦。州牧杜雄遂奏昭宗宣赐紫衣。观闻之若愁思不乐。后无疾而终焉。

唐洪州黄檗山希运传

　　释希运。闽人也。年及就傅乡校推其慧利。乃割爱投高安黄檗山寺出家。迨成长也身量减王商裁一尺所。额间隆起号为肉珠。然倜傥不羁人莫轻测。而乃观方入天台。偶逢一僧偕行。言笑自若。运偷窥之。其目时闪烁烂然射人。相比而行。截路巨磎泛泛涌溢。如是捐笠倚杖而止。其僧督运渡去。乃强激发之曰。师要渡自渡。言讫其僧褰衣蹑波若履平陆。曾无沾湿。已到他岸矣。回顾招手曰渡来。运戟手呵曰。咄自了汉。早知必斯汝胫。其僧叹曰。真大乘法器我所不及。纵能伤我只取辱焉。少顷不见。运[怡-台＋敞]恍自失。及薄游京阙分卫及一家门。屏树之后闻一姥曰。太无厌乎。运曰。主不恩宾何无厌之有。姥召入施食讫。姥曰。五障之身忝尝礼惠忠国师来。劝师可往寻百丈山禅师。所惜巍巍乎堂堂乎。真大乘器也。运念受二过记莂攸同。乃还洪井见海禅师。开了心趣声价弥高。徇命居黄檗精舍。升平相裴公休钦重躬谒。有诗赠焉。曾传达士心中印。额有圆珠七尺身。挂锡十年栖蜀水。浮杯今日渡漳滨。一千龙象随高步。万里香华结胜因。愿欲事师为弟子。不知将法付何人。则裴相得法出运之门。以大中中终于所住寺。敕谥断际禅师。塔名广业。语录而行于世。

# 宋高僧传卷第二十一

感通篇第六之四(正传十八人附见三人)

唐五台山法华院神英传

　　释神英。罔知姓氏。沧州人也。宿缘悟道丱岁从师。讽诵精勤日夜匪懈。年当应法受具。后乃枝锡萍游寻访知识。早通玄话兼擅论经。相次参神会禅师。谓英曰。汝于五台山有缘速。宜往彼瞻礼文殊兼访遗迹。既承指授。以开元四年六月中旬到山瞻礼。于僧厨止泊。一日食毕游于西林。忽见一院题曰法华。英遂入中见多宝塔一座。玮晔繁华如法华经说同也。其四门玉石功德细妙光彩。神工罕测。后面有护国仁王楼。上有玉石文殊普贤之像。前有三门一十三间。内门两畔有行宫道场。是文殊普贤仪仗。三门外状台山十寺。杳然物外观瞻浩荡神情恍[怡-台＋敞]。英试出院又见众僧。且非恒所见者。而多诡异。疑豫未决。遂出门东行可三十步。忽闻闭户铿然。回目视之了无一物。英乃悲泣曰。此大圣警悟我邪。于此地必有缘矣。遂于仿佛多宝塔处。结庵而止。乃发愿曰。我依化院建置一所住持。日居月诸信施如林归依者众。遂召工匠有高价者。誓不酬之。乃于易州千里取乎玉石用造功德。细妙光莹功侔所见。其壁乃王府友吴道子之迹。六法

绝妙为世所尚。此院前后工毕。因号法华耳。英说法住持。其齐整若剪裁焉后无疾召门人嘱付而终。春秋七十五。今坟塔存矣。

## 唐五台山华严寺牛云传

释牛云。俗姓赵。雁门人也。童蒙之岁有似神不足。遣入乡校终日不知一字。惟见僧尼合掌有畏惮之貌。年甫十二。二亲送往五台华严寺善住阁院。出家礼净觉为师。每令负薪汲水。时众轻其朴钝。多以谑浪归之。年满受具益难诵习。及年三十有六乃言曰。我闻台上恒有文殊现形。我今跣足而去。傥见文殊惟求聪明学诵经法耳。时冒寒雪情无退屈。至东台顶见一老人然火而坐。云问曰。如此雪寒从何而来。老人曰。吾从川下来。云曰。从何道上何无屦迹。曰吾雪前来。老人却问云曰。有何心愿犯雪徒跣而至。岂不苦也。云曰。吾虽为僧自恨昏钝不能诵念经法。此来欲求见文殊只乞聪明果报。老人曰。奇哉。又曰。此处不见文殊更欲何之。云曰。欲上北台去。老人曰。吾意亦然。曰请师先行。云乃游遍台顶告别。老人自西而去。薄暮方到北台。又见老人然火而坐。颇为惊怪。问曰。适于东台相别。为何先至。老人曰。师不知要路所以来迟。云虽承此语心乃犹豫。只此老人莫应文殊也。云乃鸣足礼拜。老人曰。吾俗人也不应作礼。唯贪设礼情属不移。良久老人云。休礼。候吾入定观汝前身作何行业而昏钝也。老人闭目。倏尔开颜语云曰。汝前生为牛来。因载藏经今得为僧。而闇钝耳。汝于龙堂边取一[钁-(目*目)+朋]来。与汝劚却心头淤肉即明快也。云遂得[钁-(目*目)+朋]度与。老人曰。汝但闭目。候吾教开即开。因闭目。次有似当心施[钁-(目*目)+朋]身无痛苦。心乃豁然。似闇室立于明灯。巨夜悬于圆月也。云开目。乃见老人现文殊像。语云曰。汝自后诵念经法历耳无忘。又于华严寺涧东院大有因缘。无得退转。云乃行悲行泣。接足而礼。未举头顷不见菩萨矣。云后下山四支无损。凡曰经典。目所一览辄诵于口。明年夏五月绕育王塔。行道念经。至更初乃见一道直光。从北台顶连瑞塔基。久而不散。于光明中现宝阁一所。前有金牌题云善住云忆菩萨授记之言。依光中所现之阁而建置焉。道化施行人咸贵重。于开元二十三年无疾而终。俗龄六十三。法腊四十四矣。云名亡上字。承文殊记识本迹为牛。故时号之焉。

## 唐五台山清凉寺道义传

释道义。江东衢州人也。开元中至台山于清凉寺粥院居止。典座普请运柴负重登高。颇有难色。义将竹鞋一緉转贸人荷担。因披三事纳衣。东北而行可五里。来于楞伽山下逢一老僧。其貌古陋引一童子。名字觉一。老僧前行。童子呼请义东边寺内啜茶去。乃相随入寺

遍礼诸院。见大阁三层上下九间总如金色闪烁其目。老僧令遣义早还所止。山寒难住。唯诺辞出寺。行及百步回顾唯是山林。乃知化寺也。却回长安。大历元载具此事由奏宝应元圣文武皇帝。蒙敕置金阁寺。宣十节度助缘。遂召盖造都料。一僧名纯陀。为度土木造金阁一寺。陀元是西域那烂陀寺喜鹊院僧。寺成后敕赐不空三藏焉。义不测其终。

唐五台山竹林寺法照传

释法照。不知何许人也。大历二年栖止衡州云峰寺。勤修不懈。于僧堂内粥钵中忽睹五彩祥云。云内现山寺。寺之东北五十里已来有山。山下有涧。涧北有石门。入可五里有寺。金牓题云大圣竹林寺。虽目击分明而心怀陨获。他日斋时还于钵中五色云内现其五台诸寺。尽是金地无有山林秽恶。纯是池台楼观众宝庄严。文殊一万圣众而处其中。又现诸佛净国。食毕方灭。心疑未决。归院问僧。还有曾游五台山已否。时有嘉延昙晖二师言曾到。言与钵内所见一皆符合。然尚未得台山消息。暨四年夏于衡州湖东寺内有高楼台。九旬起五会念佛道场。六月二日未时。遥见祥云弥覆台寺。云中有诸楼阁。阁中有数梵僧。各长丈许。执锡行道。衡州举郭咸见弥陀佛与文殊普贤一万菩萨俱在此会。其身高大。见之者皆深泣血设礼。至酉方灭。照其日晚于道场外遇一老人。告照云。师先发愿往金色世界奉觐大圣。今何不去。照怪而答曰。时难路艰何可往也。老人言。但亟去。道路固无留难。言讫不见。照惊入道场重发诚愿。夏满约往前。任是火聚冰何终无退衄。至八月十三日。于南岳与同志数人惠然肯来。果无沮碍。则五年四月五日到五台县遥见佛光寺南数道白光。六日到佛光寺。果如钵中所见略无差脱。其夜四更见一道光从北山下来射照。照忙入堂内。乃问众云此何祥也。吉凶焉在。有僧答言。此大圣不思议光。常答有缘。照闻已即具威仪寻光至寺。东北五十里间果有山。山下有涧。涧北有一石门。见二青衣可年八九岁。颜貌端正立于门首。一称善财二曰难陀。相见欢喜问讯设礼。引照入门。向北行五里已来。见一金门楼。渐至门所乃是一寺。寺前有大金牓。题曰大圣竹林寺。一如钵中所见者。方圆可二十里。一百二十院皆有宝塔庄严。其地纯是黄金。流渠华树充满其中。照入寺至讲堂中。见文殊在西普贤在东。各据师子之座。说法之音历历可听。文殊左右菩萨万余。普贤亦无数菩萨围绕。照至二贤前作礼问言。末代凡夫去圣时遥知识转劣垢障尤深。佛性无由显现佛法浩浣。未审修行于何法门最为其要。唯愿大圣断我疑网。文殊报言。汝今念佛。今正是时。诸修行门无过念佛。供养三宝福慧双修。此之二门最为径要。所以者何。我于过去劫中因观佛故。因念佛故。因供养故。今得一切种智。是故一切诸法般若波罗蜜甚深禅定。乃至诸佛。皆从念佛而生。故知念佛诸法之王。汝当常

念无上法王令无休息。照又问。当云何念。文殊言。此世界西有阿弥陀佛。彼佛愿力不可思议。汝当继念令无间断。命终之后决定往生永不退转。说是语已。时二大圣各舒金手摩照顶为授记别。汝已念佛故不久证无上正等菩提。若善男女等愿疾成佛者无过念佛。则能速证无上菩提。语已时二大圣互说伽陀。照闻已欢喜踊跃疑网悉除。又更作礼。礼已合掌。文殊言。汝可往诣诸菩萨院次第巡礼。授教已次第瞻礼。遂至七宝果园。其果才熟其大如碗。便取食之。食已身意泰然。造大圣前作礼辞退。还见二青衣送至门外。礼已举头遂失所在。倍增悲感乃立石记至今存焉。复至四月八日。于华严寺西楼下安止。洎十三日照与五十余僧同往金刚窟。到无著见大圣处。处心礼三十五佛名。照礼才十遍。忽见其处广博严净琉璃宫殿。文殊普贤一万菩萨及佛陀波利。居在一处。照见已惟自庆喜。随众归寺。其夜三更于华严院西楼上。忽见寺东山半有五圣灯。其大方尺余。照咒言。请分百灯归一畔。便分如愿。重谓分为千炬。言讫便分千数。行行相对遍于山半。又更独诣金刚窟所。愿见大圣。三更尽到见梵僧。称是佛陀波利。引之入圣寺。语在觉救传。至十二月初。遂于华严寺华严院入念佛道场。绝粒要期誓生净土。至于七日初夜正念佛时。又见一梵僧入乎道场。告云。汝所见台山境界何故不说。言讫不见。照疑此僧亦拟不说。翌日申时正念诵次又见一梵僧。年可八十。乃言照曰。师所见台山灵异。胡不流布普示众生令使见闻发菩提心获大利乐乎。照曰。实无心秘蔽圣道恐生疑谤。故所以不说。僧云。大圣文殊见在此山。尚招人谤。况汝所见境界。但使众生见闻之者发菩提心作毒鼓缘耳。照闻斯语便随忆念录之。时江东释慧从。以大历六年正月内。与华严寺崇晖明谦等三十余人。随照至金刚窟所。亲示般若院立石标记。于时徒众诚心瞻仰。悲喜未已。遂闻钟声。其音雅亮节解分明。众皆闻之惊异尤甚。验乎所见不虚。故书于屋壁。普使见闻同发胜心共期佛慧。自后照又依所见化竹林寺题额处建寺一区。庄严精丽便号竹林焉。又大历十二年九月十三日。照与弟子八人于东台睹白光数四。次有异云叆叇。云开见五色通身光。光内有圆光红色文殊乘青毛师子。众皆明见。乃霏微下雪。及五色圆光遍于山谷。其同见弟子纯一惟秀归政智远沙弥惟英优婆塞张希俊等。照后笃巩其心修炼无旷。不知其终。绛州兵掾王士詹述圣寺记云。

系曰。佛成就三身必居三土。显正依报庄严故。菩萨未沾国土名。但云住处。修净佛国因随生佛家。故华严经有菩萨住处品焉。经云。唯佛一人居净土此下不僭上也。若八字陀罗尼经云文殊大愿力与佛同境界。境界净则说法净。则三土义齐也。问诸经中佛住王舍城等。可非住处邪。通曰。此义同名别。或可上得兼下也。又如兜率宫院是补处净域宝陀落清凉支提等山。皆是菩萨净识所变刹土也。若然者净土与住处义同名异耳。如法照入竹林圣寺见文殊净境也。诸于山

岭见老人童子等。则秽土见圣人。

## 唐清凉山秘魔岩常遇传

释常遇。俗姓阴。苑阳人也。出家于燕北安集寺。襟怀洒落道貌清奇。晦迹林泉避脱声利。大中四年杖锡离燕孤征朔雪。祁冱千里径涉五峰。诣华严寺菩萨堂瞩文殊睟容。施右手中指。沃以香膏爇以星焰。光腾半日怡颜宛然。次遍游圣境终始两期。其所睹祥瑞不可胜纪。后至西台遇古圣迹曰秘魔岩。乃文殊降龙之处也。遇稽首之际忽见轻云金光。烂烂骇目。渐分稃灩方势如城。咸曰金色世界也。化事毕复问其处。僧曰。是地古德尝止。国赠金光照大师。名节孤峻神异不测。载录图记人具尔瞻。遇悲喜交感久而不已。始结茅兹地涤虑澄神。入三摩呬多四十九日。鸟排华雨人萃香云扬袂抠衣归依若市。乃创兴佛庙僧宇。十有七年不下山顶。日以九会杂华五部等法。玩味精课不遗寸阴。觉圣力潜通道出凡境。事或礼问他见莫寻。士向庶归克念如圣。洎懿皇运末。遇易旧规。或拊掌大咍。或击石异语。类不轻之海记。同楚客之佯狂。及祸发中原寇盗交骋夷撤宫壶銮辂蒙尘。因省师言。其若合契矣。时属河东武皇遥向真德就山致信。迨文德元年夏四月。命宪州刺史马师素传意邀请遇曰。浮世之宠辱我何累哉。坚拒远征确乎不拔。以其年七月十八日召门弟子曰。尔可检护戒足。好住余生。吾与汝决矣言讫俨然蝉蜕。俗岁七十二。僧夏五十一。门人太文等哀恸哽绝。龙纪初祀四月十八日。阇维获设利罗凡数十粒。文公坚贮孝思旌建灵塔。衔哀出入投诣天府。武皇赗赠加等。文武崇烈及岚宪等州牧守。例刻清俸。俾助良因建乎坟塔。即以九月二十五日封窆基隧也。

## 唐成都府永安传

释永安。眉州洪雅人也。身裁么么面色黧皯。言音鄙恶而识量宽舒。大抵不可赀也。大中八年三月中诣成都云。造谒府帅白公敏中。请奏寺额。以其足跛肩舆而至。人皆未尝见其登圊而旋溺也。故时呼为无漏师。安置圣寿寺中。且十日白中令俾差僧五六。昼夜互守之而伺察焉。内外饮食亦略同常人。而无解衣去二行之意详其十辰之积。便旋何所。毕不可知司徒白公奏额。到日便辞归眉郡。判官卢求见之谓为小沙弥耳。人云此师年已八十余矣。

系曰。蜀人谓安公为无漏师者非也。夫断烦恼不复随增。故永无种习。乃称之无漏。今以饮食之余归于九孔。安公止二窍不流耳。瑜伽云无内逼恼分也然其位次忍住难知。啜茹如常何缘不流二窍。观夫对法论中。有清净依止住。食示现依止住食二种。则罗汉菩萨佛也。

若然者安公是示现依止住食。虽食不食滓秽奚生。必也正名以召其体哉。

唐衢州灵石寺慧闻传

　　释慧闻。信安人也。多劝勉檀那以福业为最。常言未预圣位。于五道中流转。非福何凭。尝于瀫江铸丈八金身像。州未听许铜何从致。且曰。待大施主。居无何有清溪县夫妻二人。将嫁资鉴来舍。闻为誓咒之曰。此鉴鼓铸若当佛心前。乃是夫妻发心之至也。迨脱摹露像。果然鉴当佛心胸间矣。又尝往豫章。劝化获黄金数镒。俄遇贼劫掠。事急遂投金水中曰。虑损君子福田。请自捞摝舍闻。闻去贼徒泳水求之不得。及闻到州。金冥然已在其院中。若役人用匠不避讥嫌。得物见多自提鱼贯毚肩饲工人焉。又山路虎豹闻或逢之。将杖叩其脑曰。汝勿害人。吾造功德何不入缘。明日虎衔野猪投闻前。弭尾而去。凡举事皆成。归信如流。率多奇异焉。

唐朔方灵武下院无漏传

　　释无漏。姓金氏。新罗国王第三子也。本土以其地居嫡长将立储副。而漏幼慕延陵之让。故愿为释迦法王子耳。遂逃附海舰达于华土。欲游五竺礼佛八塔。既度沙漠涉于阗已西至葱岭之墟入大伽蓝。其中比丘皆不测之僧也。问漏攸往之意。未有奇节。而诣天竺。僧曰。旧记无名未可辄去。此有毒龙池可往教化。如其有验方利涉也。漏依请登池岸。唯见一胡床。乃据而坐。至夜将艾。霆雷交作。其怪物吐气。蓬勃种种变现眩曜无恒。漏瞑目不摇。譬如建木挺拔。岂微风可能倾动邪。持久乃有巨蛇骧首于膝上。漏悲悯之极为受三归而去。复作老人形来致谢曰。蒙师度脱义无久居。吾三日后舍鳞介苦依。得生胜处。此去南有磐石。是弟子舍形之所。亦望闲预相寻遗骸可矣。后见长伟而夭矫僵于石上欤。寺僧咸默许之。又曰。必须愿往天竺者。此有观音圣像。祷无虚应可祈告之。得吉祥兆可去勿疑。漏乃立于像前入于禅定。如是度四十九日。身婴虚肿略无倾倚。旋有鼠儿犹弹丸许。咋左胫溃。黄色薄脓可累斗而愈。漏限满获应。群僧语之曰观师化缘合在唐土。心存化物所利滋多。足倦游方空加闻见不可强化。师所知乎。漏意其贤圣之言必无唐发。如是却回临行谓漏曰。逢兰即住。所还之路山名贺兰。乃冯前记遂入其中。得白草谷结茅栖止。无何安史兵乱两京版荡。玄宗幸蜀。肃宗训兵灵武。帝屡梦有金色人念宝胜佛于御前。翌日以梦中事问左右。或对曰。有沙门行迹不群居于北山。兼恒诵此佛号。肃宗乃宣征不起。命朔方副元帅中书令郭子仪亲往谕之。漏乃爰来。帝视之曰。真梦中人也。迨乎羯虏荡平翠华旋复。置之内寺供养。谅乎猴轻金锁鸟厌雕笼。累上表章愿还旧

隐。帝心眷重答诏迟留。未遂归山。俄云示灭焉。一日忽于内门右阖之上化成双足。形不及地者数尺。阁吏上奏。帝乘步辇亲临其所。得遗表乞归葬旧隐山之下。即时依可。葬务官供。乃宣卸门扇置之设奠。遣中使监护。卤簿送导。先是漏行化多由怀远县。因置廨署。谓之下院丧至此神座不可辄举。众议移入构别堂宇安之。则上元三年也。至今真体端然曾无变坏。所卧中禁户扇。乃当时之现瑞者存焉。

唐杭州灵隐寺宝达传

释宝达者。不知何许人也。遁是名山高乎道望。号刹利法师。以持密咒为恒务。其院中有印沙床照佛鉴。往者浙江也。惊涛巨浪为害实深。其潮大至则激射今湖上诸山焉。达哀其桑麻之地悉变为江。遂诵咒止涛神之患。一夜江涛中有伟人。玄冠朱衣导从甚繁而至。谓达曰。弟子是吴伍员。复仇雪耻者。非他人也。师慈心为物。员已闻命矣言讫而灭。明日寺僧怪问。昨夜车马之喧为谁。具言其事。其冥感神理多此类也。自尔西岸沙涨弥年。还为百姓殖利。时所推称翕然敷化。后罔知所终。

系曰。印沙床者何。通曰。有道之士居山必非宝器。疑其范筑江沙巧成坐榻欤。照佛鉴者何。通曰。即鉴灯耳。以其陆鸿渐贞元中多游是山述记。记达师节俭而明心之调度也。

唐代州北台山隐峰传(亡名雉鸠和尚)

释隐峰。俗姓邓氏。建州邵武人也。稚岁憨狂不徇父母之命。出家纳法后往观方。见池阳南泉禅师令取澡罐。提举相应为愿公所许焉。终认嗣马禅师耳。峰元和中言游五台山。路出淮西。属吴元济阻兵违拒王命官军与贼遇交锋未决胜负。峰曰。我去解其杀戮。乃掷锡空中飞身冉冉随去。介两军阵过。战士各观僧飞腾。不觉抽戈匣刃焉。既而游遍灵迹。忽于金刚窟前倒立而死。亭亭然其直如植。时议灵穴之前当舁就爇。屹定如山并力不动。远近瞻睹惊叹希奇。峰有妹为尼。入五台嗔目咄之曰。老兄畴昔为不循法律。死且荧惑于人。时众已知。妹虽骨肉岂敢携贰。请从恒度。以手轻攘偾然而仆。遂荼毗之收舍利入塔。号邓隐峰。遗一颂云。独弦琴子为君弹。松柏长青不怯寒。金矿相和性自别。任向君前试取看。

系曰。僵尸累足于事一同。立逝坐亡为修三昧。此者头揞厚载履蹈青冥。逆恒理以难知谅。是人而不测若斯倒置。振古一人。其妹尼之攘也若屈平为女[((彭-章)/女)*頁]之詈焉。如幻之功善权大矣。或曰。淮西之役唐书胡弗载隐峰飞锡解阵邪。通曰。小说所传或得其

实。是故春秋一经。五家作传可得同乎。

又汉州开化寺释亡名。先因入寺见瑞应交现。遂誓舍身克苦为期。忽于殿中焚香次。俄睹地屋皆为琉璃色。有菩萨乘五色云。下庭中曰。汝极坚至必当得道。吾求证汝。亡名叩头礼拜。斯须不见。寺僧至云。学院内皆变琉璃色。叹嗟不已。其僧复勤节行焉。

又邓州有僧亡名。年且衰朽游行穰邓州间。日食二雉鸠。僧俗共非之。老僧终无避回。尝馔羞之次有贫士求餐。分其二足与之食。食讫老僧盥漱双鸠从口而出。一则能行。一则匍匐在地贫士惊怪亦吐其饭其鸠二足复全。其僧实不食此禽。自尔众人崇重号曰南阳鵽鸠和尚也。有叹之曰。昔青城山香阇黎饮酒啖肴。然后吐出鸡羊肉。皆化作本形。飞鸣而入坑穴中同也。

唐兴元府梁山寺上座亡名传

释亡名者。不知何许人也。居褒城西数十里。号中梁山。数峰回负翠碧凝空。处于厥中。行终诡异言语不常。恒见者弗惊。乍亲者可怪。平常酷嗜酒而食肉。粗重公行。又纲任众事且多折中。僧亦畏焉。号为上座。时群缁。伍一皆仿习。唯此无惧。上座察知而兴叹曰。未住净心地何敢逆行。逆行非诸人境界。且世云。金以火试。待吾一日一时试过。开成中忽作大饼招集徒众曰。与汝曹游尸陀林去。盖城外山野多坟冢。人所弃尸于此。故云也。上座踞地舒饼。裹腐烂死尸向口便啖。俊快之状颇嘉。同游诸僧皆掩鼻唾地而走。上座大叫曰。汝等能餧此肉。方可餧他肉也已。自此缁徒警悟化成精苦焉。远近归信。时右仆射柳仲郢任梁府。亲往礼重。终时云年可八九十。真影存于山寺。至今梁益三辅间止呼为兴元上座云。奇踪异迹不少。未极详焉。

系曰。上座始则尔之教矣。后则民胥效矣。曾不知果证之人。逆化于物终作佛事。用警未萌。故若归其实。乃对法论中诸大威德菩萨示现食力住故也。如有妄云得果此例而行。则如何野干鸣拟学师子吼者乎。

唐太原崇福寺文爽传

释文爽。不详姓氏何许人也。早解尘缨抉开爱网。从师问道。天然不睡。纵困惫之极亦唯趺坐。此行长坐头陀也。后独栖丘陇间。霖雨浃旬旁无童侍。有蛇入爽手中蟠屈。时有人召斋。彼怪至时不赴。主重来请。见蛇惊惧失声。蛇乃徐徐而下。固命往食。爽辞过中不

食。终夕翌日有狼。呀张其口。奋跃欲噬咋之状者三。爽悯其饥火所熬。复自念曰。秽囊无吝施汝一餐。愿疾成坚固之身。汝受吾施同归善会。斯须狼乃弭耳而退。及乎卒日。空中钟磬交响。迟久方息。门徒乡人聚送殡之。尔日有旛数十口。蔽空前导。异香普熏。举众悲叹。如失恃怙焉。

唐福州保福寺本净传

　　释本净者。未详何许人也。道气高抗人睹肃然。响闽岭多禅宗知识。故历参之。闻长溪县霍童山多神仙洞府。乃经中所谓天冠菩萨领徒侣居此说华严性海法。采樵者多闻天乐异香鸟兽之瑞。然山中不容凡恶。故多被斥逐。净入山结茅为室。有石穴谓之毒窟。净居于穴侧。其龙夭矫而出变现无恒。遂呼召之而驯扰焉。又诸猛虎横路为害采樵者不敢深入。净抚其头。诫约丁宁弭耳而去。尝清宵有九人冠帻裤褶称寄宿。尽纳诸庵内。明旦告辞。偕化为鹤。鸣唳空中而去。净罔知其终也。

唐成都府法聚寺法江传(兴善寺异僧)

　　释法江者。江东人也。来游岷蜀居于法聚寺。寺即隋蜀王秀之造也。寺内有仁寿中文帝树舍利塔。江以慈悯为怀。多逆知其来言无少误。尝在房中谓门人曰。外有万余人尽戴帽形且挛[足*雚]。从吾乞救。汝速出寺外求之不见人物。弟子怪师之言何其倒乱。徙倚之间有数十人。荷檐竹器中螺子至。江曰。此之是欤。命取钱赎之投于水中矣。

　　又长安大兴善寺本隋舍卫寺也。至唐先天中火灾殿宇荡然。唯遗基耳。明庆中东明观道士李荣者。本巴西人也。好事薄徒多与释子争竞优劣。荣来玄都观。因率黄冠指其灰烬而嘲之曰。道善何曾善。言兴且不兴。如来烧赤尽唯有一群僧。僧中有愤其异宗讥诮者。急慕劝重新缔构复广于前。十二亩之地。化缘虽日盈千万计未能成。僧众搔首踟蹰。未知何理克成。忽有一僧。衣服粗弊形容憔悴。负一破囊入缘言。速了佛殿步骤而去。启视之则黄金也。校耒之一千两矣。时人奇之。由此檀施日繁。殿速成矣。

唐彭州九陇茶笼山罗僧传

　　释罗僧者。蜀圣寺。中得果位人也。尝寝疾于五台山。同会僧人俱不测也。而瞻视之曾无怠慢。将及九旬而病愈。临诀之际曰。深感

所苦而烦看视。今遂平复由师之力。我住在剑外九陇郡之茶笼山尔。异日游方无忘相访也。暮岁而至蜀。历访群峰遍讯老樵辈。且曰。未尝闻兹山名。乃叹曰。噫病禅之妄也。将回遇山童曰。某是彼岩之聚沙者。即前导而去。俄睹殿塔俨空房廊环肃。果值昔之卧病者。迎门叙故。日将暮矣。而谓之曰。兹寺非得漏尽通不能至此。尔以我宿缘一诣遘止。言寄宵乎。斯为未可尔。其克勤修证至此胡难。乃命旧童送师归去。其僧回望但见岩壁峭峻杉桧莽苍而已。则开成中也。时悟达国师知玄着传之次。得僧可思尤闲地理。命为玄作他日安茔兆之地。得景丹前峰。其山若稃灘状。虽高低起伏而中砥平。俄有里人耆老曰。古相传云。茶笼山矣。

## 唐明州奉化县契此传

释契此者。不详氏族。或云四明人也。形裁腲脮蹙頞皤腹。言语无恒寝卧随处。常以杖荷布囊入廛肆。见物则乞至于醯酱鱼菹才接入口。分少许入囊。号为长汀子布袋师也。曾于雪中卧而身上无雪。人以此奇之。有偈云。弥勒真弥勒时人皆不识等句。人言。慈氏垂迹也。又于大桥上立。或问和尚在此何为。曰我在此觅人。常就人乞啜。其店则物售。袋囊中皆百一供身具也。示人吉凶必现相表兆。亢阳即曳高齿木屐。市桥上竖膝而眠。水潦则系湿草屦。人以此验知。以天复中终于奉川。乡邑共埋之。后有他州见此公。亦荷布袋行。江浙之间多图画其像焉。

## 唐郧都开元寺智辩传

释智辩。不知何许人也。少而英伟长勤梵学。凡诸经论一听入神。其所讲宣也音辩浏亮。每临台座自谓超绝。所患者听众无几。虞其以水传器。器器不空繄我独无。乃辜佛意。遂负箱帙遍历名山以询智者。末至衡岳寺憩息月余。尝于寺闲斋。独自寻绎疏义。复自咎责曰。所解义理莫违圣意乎。况思兀然。偶举首见老僧振锡而入曰。师读何经论穷何义理。辩疑其名岳之内车辙原中罗汉混凡曾何可测。乃自述本缘。因加悔责。又曰。傥蒙贤达指南请受甘心。钤口结舌不复开演矣。老僧笑曰。师识至广岂不知此义。大圣犹不能度无缘之人。况其初心乎。师只是与众生无缘耳。辩曰。岂终世若此乎。老僧曰。吾试为尔结缘。遂问辩。今有几赀粮耶。辩曰。自北徂南。裂裳裹足。已经万里。所赍皆罄竭矣。见受持九条衣而已。老僧曰。只此可矣。必宜鬻之以所易之直皆作麇饼油食之调。辩如言作之。约数十人食遂相与至坰野之中散掇饼饵。焚香长跪。咒曰。今日食我施者。愿当来之世与我为法属。我当教之得至菩提。言讫乌鸟乱下啄拾地上。蝼螘蝇蚃莫征其数。老僧曰。尔后二十年方可归开法席。今且周游未

宜讲说也。言讫而去辩由是精进道力不倦研摩。义味滋多。志在传授。至二十年。却归河比。盛化邺中。听众盈千数人。皆年二十已来。其老者无二三人焉。

系曰。中有末位变定难移。今世所修必招当果。今智辩依异僧之教。令二十年后待听徒。一如其言。如此则当生修当生果。故弗诬矣。诗曰。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将知永寿之人河清屡见矣。

唐凤翔府宁师传

释宁师者。岐阳人也。亡其名。时以姓呼之耳。往来无恒止出处如常僧。昭宗即位初年。居山寺中。忽暴终安卧。体暖忽忽如烂寝焉。僧徒环守不敢殡敛。三日而苏。众惊奔问之曰。我为冥司追摄。初见一判官。云和尚寿在而无禄。乃召吏语之与检覆。吏曰。只有干荷叶三石。因令注于簿。又命一人引之巡历观游。去乃入一门见数殿。各有牓于是徙步至一殿署云李克用。于牖间。窥有一黑龙眇一目。中立铁柱连锁縶维之。次一殿署曰朱全忠。乃青韝白额虎锁系如初而前有食啖人血狼藉之状。次署曰王建。黄金床上卧一白兔焉。次署曰李茂贞。具冠冕如王者。左右数侍女焉。次署曰杨行密。窗牖痹黑不能细瞻。问使者曰。此诸怪状者何邪。曰将来王者也。旁厢数殿望之黯黯。使者不容引去还至本所。判官厅事谓使者曰。好送师回。但多转念功德经。宁问曰。孰是功德经曰。金刚般若是欤。此经冥间济拔功力无比。及乎稣醒。四顾久之。乃述前事。闻者骇然遂闻于官。后岐帅怪宏迂而妄。都不之信。厥后茂贞果封秦王。李克用枉滥杀戮号独眼龙也。朱氏革于唐命。残害安忍傅翼择肉。非虎而何。蜀王建属兔阻兵自固。天祐丁卯僭伪号以金饰床也。诸皆符合。宁自此每断中。唯荷叶汤而已。其诸食馔逆口不餐。秦陇之人往往请宁入冥预言吉凶。更无蹉跌。或请斋争办净池嫩荷。号为入冥和尚。终于岐下。

系曰。入冥之说与梦略同。穆王将化人欢宴。秦穆得上帝剪鹑。形在人间神游上界。前言既发后事必然。是知六候八征谅非虚也。宁师入冥。与后唐马珣见天符下以潞王为天子无异。宁所见殿中物象题牓终符其述。谓之为梦想。梦想有征。谓之为神游。神游不谬。将知觉梦惟一。明昧有殊。如摄论云。如梦等觉时一切处唯有识也。有若古莽国多眠五旬一觉以梦为实以觉为妄。若然者觉之所为为梦之先兆也。而取实于梦中。真实也。梦觉反用其犹一欤。宁师非妄者。果梁革唐命。二李王杨皆与天子抗衡。诸殿远望者得非余割据群雄偏霸者乎。所食荷叶与隋僧法庆同。故幽冥等录中康何德次李山龙入冥而返说事。皆验焉经云犹如睡梦人知一切诸物有身不移本处是也。

# 宋高僧传卷第二十二

## 感通篇第六之五(正传十三人附见五人)

### 后唐韶州灵树院如敏传

释如敏。闽人也。始见安禅师。遂盛化岭外。诚多异迹。其为人也宽绰纯笃无故寡言。深悯迷愚率行激劝。刘氏偏霸番禺。每迎召敏入请问多逆知其来。验同合契。广主奕世奉以周旋时时礼见。有疑不决直往询访。敏亦无嫌忌启发口占然皆准的时谓之为乞愿。乃私署为知圣大师。初敏以一苦行为侍者。颇副心意。呼之曰所由也。一日随登山脊间。却之潜令下山。回顾见敏入地焉。苦行隐草中覆其形。久伺之乃出往迎之。问曰师焉往乎曰吾与山王有旧。邀命言话来如是。时或亡者乃穴地而出。严诫之曰。所由无宜外说泄吾闲务。后终于住院。全身不散。丧塔官供。今号灵树禅师真身塔是欤。

系曰。灵树如遇大安。必寿腊绵长。出人常限。疑此亦所闻异辞矣。

### 后唐天台山全宰传

释全宰。姓沈氏。钱塘人也。孩抱之间不喜荤血。其母累睹善征。劝投径山法济大师削染。及修禅观亭亭高竦不杂风尘。慕十二头陀以饰其行。谚曰宰道者焉。迨乎诸方参请。得石霜禅师印证密加保任。入天台山闇岩。以永其志也。伊岩与寒山子所隐对峙。皆魑魅木怪所丛萃其间。宰之居也二十余年。恶鸟革音山精让窟。其出入经行鬼神执役。或扫其路或侍其旁。或代汲泉或供采果。时时人见宰未尝言。后天成五年径山禅侣往迎归镇国院居。终于出家本院焉。

### 晋巴东怀浚传

释怀浚者。不知何许人。其为僧也憨而且狂。乃逆知未兆之事。其应如神。乾宁中无何至巴东。浚且能草圣。笔法天然。或于寺观店肆壁书佛经道法。以至歌诗鄙俚之词。靡不集其笔端矣。与之语阿唯而已。里人以神圣待之。刺史于公患其惑众。系狱诘之。乃以诗通状。辞意在闽川之西东。然章句靡丽。州将异而释之。又详其旨疑在海中。得非杯渡之流乎。行旅经过必维舟而谒焉。辩其上下峡之吉凶贸易经求物之利钝。客子恳祈。唯书三五行。终不明言。其事微密验。时荆南大校周崇宾谒之。书遗曰。付皇都勘。尔后入贡因王师南

讨。遂縶南府。终就戮也。押牙孙道能谒之。书字曰。付竹林寺。其年物故营葬于古竹林寺基也。皇甫铉知州。乃画一人荷杖一女子在旁。寻为取民家女。遭讼锢身入府矣。有穆昭嗣者。波斯种也。幼好药术随父谒之。乃画道士乘云提一匏壶书云。指挥使高某牒衙推。穆生后以医术有效。南平王高从诲令其去道从儒。简授摄府衙推。属王师伐荆州。浚乃为诗上南平王曰。马头渐入扬州路。亲眷应须洗眼看。是年高氏输诚于淮海。遂解重围。其他异迹多此类也。尝一日题庭前芭蕉叶云。今日还债业。州县无更勘穷往来多见殊不介意。忽为人所害身首异处。刺史为其茶毗焉。

## 晋阆州光国院行遵传

释行遵。福州闽王王氏之仲子。后唐庄宗即位入洛进方物。因留京邸。同光末会明宗将入。兵乱相仍。乃自剪饰变服为僧。窜身巴蜀。逮晋开运中。状貌若七十余。然壮力不衰。或询其年腊则必杜默。于阆中寓光国禅院。院徒以律法住持。人不之知遵之能否。有李氏子家命斋。饮啖之次欻起出门。叫噪若有所责。谓李曰。今夜有火自东南至于西北街。邻居咸令备之。是夕果然煨烬无遗。众聚问其故。曰昨一妇女衣红秉炬而过。老僧恨追不及耳。又于赵法曹家指桃树下云。有如许钱不言其数。赵乃召人。发之。畚锸方兴适遇客至。为家僮所取。喧喧之际尽化为青泥。人各争得百余。后圬墁之。门壁坏往往而有焉。遵或经人冢墓知其家吉凶。至于风角鸟兽闻见之间。预言灾福后必契合。故州闾远近咸以预言用为口实。终于晋安玉山缁徒为其茶毗焉。

## 晋襄州亡名传

释亡名。不知何许人也。观方问道不惮艰辛。胜境名山必约巡访矣。天福中至襄州禅院挂锡。与一僧循良守法。同九旬禁足。其人庠序言多诡激。称名曰法本。朝昏共处。心雅相于若久要之法属焉。法本云。出家习学即在邺都西山竹林寺。寺前有石柱。他日有暇必请相访。其僧追念前约因往寻问。洎至山下村中投一兰若止宿。问彼僧曰。此去竹林寺近远。僧乃遥指孤峰之侧曰。彼处是也。古老相传昔圣贤所居之地。今但有名存耳。故无精庐净舍。立佛安僧之所也。僧疑之。诘旦而往。既睹竹丛。丛中果有石柱。茫然不知其涯涘。僧忆法本临别之言。但扣其柱即见其人。遂以小杖击柱数声。乃觉风云四起咫尺莫窥。俄尔豁开楼台对耸。身在三门之下逡巡。法本自内而出。见之甚喜。问南中之旧事说襄邓之土风。乃引度重门升秘殿。领参尊宿若纲任焉。顾问再三。法本曰。早年襄阳同时禁足。曾期相访。故及山门也。尊宿曰善。可饭后请出。在此无座。言无凡僧之位

次也。食毕法本送至三门相别。既而天地昏暗不知所向。顷之宛在竹丛石柱之侧。余并莫睹。其僧出述其事。罔知伊僧其终焉。

　　系曰。入竹林僧何人也。通曰。遇仙之士亦仙之士。圣寺之游岂容凡秽。一则显圣寺之在人间。一则知圣僧之参缁伍。无轻僧宝凡圣混然。此传新述于数人。振古已闻于几处。且如此齐武平中释圆通曾瞻讲下僧病。其僧夏满病差。约来邺中鼓山竹林寺。事迹略同。此盖前后到圣寺也。

汉洛阳告成县狂僧传(曹和尚)

　　释狂僧者。晋开运中遍於邑下乞石矿灰。日夜驱荷入大小留二山中。谓行人乡叟曰。要造宫阙。然莫之测也。皆谓为风狂。有何准据。如是运至数千石封闭甚固。其后乡人不意。此僧绝乎踪迹。属乾祐初汉祖既入今东京即位。不逾年而崩。当是时也诏卜睿陵于大留山下。计虑者云　□瓦数百万。此山之内可陶而烧。其如矿灰乌可得乎。俄有里胥曰。此地元有僧积藏灰可数千石。准用应足。按行使山陵毕用无孑遗。其僧也非狂由此方证之矣。又镇州释曹和尚者。恒阳人也。不常居处言语纠纷。败襦穿屦垢面黯肤。号风狂散逸之伦也。齐赵人皆不测而多重旃。或召食。食毕默然而去。其状犹不醉而怒欤。府帅安重荣作镇数年。讽军吏州民例请朝廷立德政碑。碑石将树之日。其状屹然。曹和尚指之大笑曰。立不得立不得。人皆相目失色。主者驱逐。曹犹口不绝声焉。至重荣潜萌不轨秣马利兵垂将作逆。朝廷讨灭。碑寻毁之。凡所指斥犹响答声也。后不测所终。

周伪蜀净众寺僧缄传(大慈寺亡名)

　　释僧缄者。俗名缄也。姓王氏京兆人。少而察慧辞气绝群。大中十一年杜审权下对策成事。秘书监冯涓即同年也。乾符中巢寇充斥。随流避乱。至渚宫投中。令成汭。汭攻淮海不利。遂削发出家。属雷满据荆州。襄州赵凝攻破之。梁祖遣高季昌诛灭焉。江陵遂属高氏。缄避地夔峡间。后唐同光三年入蜀。寻访冯涓已死矣。遂居净众寺。而鬓发皓然且面色红润逍遥。然人不测其情伪。有华阳进士王处厚者。乙卯岁于伪蜀落第。则周显德二年也。入寺写忧于松竹间见缄。缄曰得非王处厚乎。处厚惊曰。未尝相狎。何遽呼耶。缄曰。偶知耳遂说本唐文宗大和初生。止今一百三十余载矣。处厚曰。某身迹奚若。子将来之事极于明年。而今而后事可知矣。意言蜀将亡也。嘱令勿泄。明日再寻杳沉声迹。一日复扣关自来云。暂去礼峨眉。结夏于黑水。方还。缄于案头拈文卷。览之则处厚府试赋[葶-丁＋呆]曰考乎真伪。非君烛下之文。何多诳乎。遂探怀抽赋[葶-丁＋呆]示之。此岂

非程试真本乎。处厚惊竦不已。乃曰。仆试后偶加润色。用补烛下仓卒之过也。师何从得是本也。缄曰。非但一赋。君平生所作之者。皆贮之矣。明日访之。携处厚入寺之北隅。同谒故太尉豳公杜琮之祠。坐于西庑下。俄有数吏服色厖杂。自堂宇间缀行而出。降阶再拜。缄曰。新官在此便可庭参。处厚惶懅而作。缄曰。此辈将为君之驱策。又何惧乎。宁知泰山举君为司命否。仍以夙负壮图未酬前志请候登第后施行。复检官禄簿见来春一牓人数已定。君亦预其间。斯乃阴注阳受也。策人世之名食幽府之禄。此阳注阴受也。处厚震骇不知所裁。但问明年及第人姓名为谁耶。缄索纸笔立书一短封与之。诫之严密藏之。脱泄祸不旋踵。须臾吏散。缄携手出庙及瞑而去。至春试罢。缄来处厚家留一简云。暂还弊庐无复再面也。后往寺僧堂中问之。已他适矣。乃拆短封视之。但书四句。云周成同成。二王殊名。王居一焉。百日为程。及乎牓出验之有八士也。二王处厚与王慎言也。王居一焉。恶其百日为程。处厚唯狎同年置酒高会极遂性之欢。由是荒乱不起。是夜暴亡。同年皆梦。处厚蓝袍槐笏驱殿而行。验其策名之荣。止一百二十日也。详其缄之生于文宗太和初也。成身在宣宗大中。王处厚遇之已一百三十余岁也。次伪王蜀城都大慈寺僧亡名。恒讽诵法华经令人乐闻时至分卫取足而已。身微所苦有示方药。伊僧策杖入青城大面山。采药沿溪越险。忽然云雾四起不知所适。有顷见一翁。僧揖之序寒暄问何以至此。僧曰。为采少药也。翁曰。庄舍不远。略迂神足。得否。僧曰。迷方失路愿随居士。少顷云散见一宅宇阴森既近。翁曰。且先报庄主人矣。僧入门睹事皆非凡调。问曰。还斋否。曰未食。焚香且觉非常郁悖。请念所业经。其僧朗声诵经。勉令诵彻部。所馈斋馔皆大慈寺前食物。斋毕青衣负竹器以香草荐之。乃施钱五贯令师市胡饼之费。翁合掌送出。或问云。此孙思邈先生也。到寺已经月余矣。其钱将入寺。则黄金货泉也。王氏闻之收金钱。别给钱五百贯。其僧散施之。将知仙民恒在名山。次嘉州罗目县有诉孙山人。赁驴不偿直。乞追摄问。小童云。是孙思邈也。县令惊怪出钱代偿。其人居山下。及出县路见孙公取钱二百以授之。曰吾元伺汝于此。何遽怪乎。得金钱僧不知其终所。

## 周杭州湖光院师简传

释师简。姓赵氏。丹丘人也。弗循戒范放肆恬然。拥破纳衣多诵词偈。好悬记杭越间灾福。初无信者验犹合符。于一行景淳山经地理别得径门。常言。昔泰山道辩相墋得术。余无取焉。喜为人迁山相家。吉凶如其言。居无定所。多游族姓家。言腹饥。便求鸡肉餐。此外得美酒啜数杯而去。初无言谢。然长于勒书大字题牌。寺观门额书成相之。吉凶随言。久近验之。始居杭西湖旁院。无疾而终。后有行客自长沙市中。见携手话旧。寄言与崇寿院主。汝先负钱若干。今放

汝。我眠床刍荐下层有纸裹肉脯肩。必应腐败。为弃之。院僧依言果然见之。因写貌供养。简曾言。尖头屋已后火化去。及州南塔戊午岁被天火爇之。应言无爽矣。

## 宋明州乾符寺王罗汉传

释王罗汉者。不测之僧也。酷嗜彘肉。出言若风狂。后亦多验云。尝曝衣有盗者。将欲搴之。低头佯睡。有物人就之乞终无吝色。及开宝初年六月内忽坐终。三日后漆布之。忽闻两颊间鸣咤声。皆云溃烂。夜寄梦与数人曰。布漆我昏闷。如何开焉。明日召漆工剥起。肉色红白有圆粒舍利堕落。收而供养。至今肉身存于本寺。时僧正赞宁作碑纪异。汉南国王钱氏。私易名为密修神化尊者。

## 宋潭州延寿院宗合传(道因)

释宗合。闽越人也。游岳泛湘以求知识焉。其为僧也介立而寡欲群居终日。唯笑而已。南楚之人且多信重。后居延寿院。故谏议大夫贾公玭判军府。闻之往谒见。言话不接。舆人议曰。得道之人岂入恒量度中耶。贾乃坚请往文殊院住持。尔日登座聊举禅要而散。明日告众曰。有故暂出。诸贤不宜留难。其装束若行脚状。渡彭蠡至黄州驿前。屹然立终。遐迩奔竞观礼。时马铺使臣为营丧务造塔于立终处。则开宝二年也。今号真身院是欤。又渑池大安寺释道因。不知何许人也。游处渑池瀍涧之间。自言。出家人守俭则少于人。与畜类为同行。则无是非盈耳。尝养一乌犬出入起卧不相忘舍。每食以铁钵就火而炊。糜熟与犬同食。或前或后。行止奇异人莫能测。一旦僧亡犬亦坐毙。今大安寺塑其像而肉身两存。开宝中也。洛下崇信。香华满龛焉。

## 宋印州大邑灵鹫山寺点点师传

释点点师者。不知何许人也。孟氏广政中隐印南大邑山寺。多游廛肆中。虽事削染恒若风狂。或与人接必指点而言。故目是称焉。有命斋食者。酒肉不间率以为常。俚人亦不之厌也。日之夕矣乃市黄白麻纸笔墨置怀袖以归。行数里。沉酣而至瞑矣。所居之室虽有外户且无四壁。入后阖扉人不得造。初邻僧小童蹑足伺之。见秉烛箕踞陈纸笔于前诃责大书。莫晓其文字。往往咄嗟如决断处置。久之明闇间熟视闪烁若有人森列。状如曹吏。则襦裳非世之服饰。观者怖惧而退。诘旦微询其事。怒而弗答。居数载印。笮之人咸神异之后。不知其终。

系曰。点点师而能劾鬼。别无高洁轨生物善。亦与古人判冥司事者同邪。通曰。所作在心。如不从正道力中生。则与五斗米道同。如不从有心符禁中起。则感鬼神归信驱策之耳。故善戒经云。若须神通应感化度为示神足。庄严论中。菩萨以神通变化而为戏喜。又或此是辟支行位人也。故论云。独觉依彼。彼村落乞食。以身济度。不以语言。示现种种神通境界。为令诽谤者归向故。

宋天台山智者禅院行满传

释行满者。万州南浦人也。羁贯成童厥性明点。笃辞所亲求为佛子。受戒方毕。闻重湖间禅道隆盛石霜之门济济多士。遂往求解。属诸禅师弃代满往豫章观诸法席。既得安然。次闻天台灵圣之迹。由是结束游之。栖华顶峰下智者院知众僧茶窖。见人怡怿。居几十载未睹其愠色。卧一土床。空其下烧粪扫而暖之。每日脱衣就床。则蚤[虱-(乏-之＋虫)＋蟲]蛰蜇焉唼之。及餧饲得所。还着衣如故。或人潜扪其衣。蚤虱寂无踪矣。先是居房槛外。有巨松横枝之上寄生小树。每遇满出坐也。其寄生木必袅袅而侧。时谓此树作礼茶头也。或不信者专伺满出。则纷纷然。满去则屹立亭亭更无动摇。虽随众食量少分而止四十年内人未见其便溺。以开宝中预向人说。我当行矣令众僧念文殊名号相助。默焉坐化。春秋年可八十余。满多作偈颂以唱道焉。

宋魏府卯斋院法圆传(矿师李通玄)

释法圆。俗姓郝。真定元氏人也宿殖之缘出尘无滞。后唐长兴二年投本府观音院勤勤诵习。师与落发。间岁受满足戒。后策枝负囊巡礼诸方。至韶山挂锡看大藏经焉。晋开运三载却来本生地寓天王院。越来年契丹犯阙。戎王耶律德光。回至常山栾城而死。永康王兀谷代为蕃国之主。时旋军自镇州董戎。北返留酋长麻答耶律解里守于下京。即常山也。晋之臣寮兵士尽在斯矣。汉儿将帅谋逐丑虏。其计未决两分街巷。汉人在蕃之中者。蕃人先发无少长皆被屠戮之。天王院八僧殊死。圆预其数也。其时见杀者尤众。初圆引颈两受刃。如击木石。然圆呼曰。猛乞一剑。遂身首异处。至暮圆如梦中忽睹晚照。亦微悟被戮。意之自谓。死已冥寞亦见日月。逡巡举一臂。试扪其头。乃觉如故。再三疑之不敢摇动。虑其分落也。又谓血凝所缀。重扪之绕颈有痕缝。如线许大。终身如此。时城中既逐出蕃部稍定。傍人扶起诘朝归院。院僧方将食粥。见圆谓为鬼物。一皆奔散。迟久审得其实。喜言再生。远迩观礼且叹希奇。常山之人竞陈供施。圆自后复往诸方居无定所。暨周显德中寓大名府成安县卯斋院温寻藏教。以开宝六年忽谓众曰。人生虚幻何能久长。物极则迁。生死涅槃必无少别。遂不数日而长逝。黑白之众若丧所亲。及送就茶毗日。感舍利若黍粟

之皀粒焉。春秋七十四。法腊五十一。时范鲁公质亲问圆厥由。深加郑重。再询履行。则大藏经已两过披读矣。又福州楞伽寺矿师者。海坛戍卒之子。厥初母氏怀娠冥然不喜荤葷。洎乎诞育岐嶷异常不哜鱼肉。年及八岁甘嗜野菜。若锄劚种者。即言杀伤物命。每见家厨亨燀毛鳞。则手掬沙灰投于鬵镬。贵其不食。自言。开元寺塔隋朝中我造也。多说未萌事后皆契合。便请出家因披法服。顶有香气如爇沉檀。号为圣僧。时侍御史皇甫政为留后。请入府署。因作肉[飤-几＋追]子百数。唯一是素者。盘器交错悉陈于前。意验其凡圣耳。矿临筵径拈素者啖之。余者手拂而作。时皇甫部曲一皆惊叹。每出街巷众人围绕。自言。寿止十三当定归灭。至是果终。遂于寺前火化倾城士女哭泣。依轮王法树浮图焉。复次唐开元中太原东北有李通玄者。言是唐之帝胄。不知何王院之子孙。轻乎轻冕尚彼林泉。举动之间不可量度。身长七尺余。形貌紫色眉长过目。髭鬓如画发绀而螺旋。唇红润齿密致。戴桦皮冠衣大布缝掖之制。腰不束带足不躡履。虽冬无皴皲之患。夏无垢汗之侵。放旷自得靡所拘绊。而该博古今洞精儒释。发于辞气若铿巨钟。而倾心华藏未始辍怀。每览诸家疏义繁衍学者穷年无功进取。开元七年春赍新华严经。曳筇自定襄而至并部盂县之西南同颖乡大贤村高山奴家。止于偏房中。造论演畅华严。不出户庭几于三载。高与邻里怪而不测。每日食枣十颗柏叶饼一枚。余无所须其后移于南谷马家古佛堂侧。立小土屋闲处宴息焉。高氏供枣饼亦至。尝赍其论并经往韩氏庄。即冠盖村也。中路遇一虎。玄见之抚其背。所负经论搭载去土龛中。其虎弭耳而去。其处无泉可汲用。会暴风雨拔老松去。可百尺余成池。约深丈许。其味香甘。至今呼为长者泉。里人多因愆阳临之祈雨。或多应焉。又造论之时室无脂烛。每夜秉翰于口两角出白色光。长尺余。炳然通照。以为恒矣。自到土龛俄有二女子衣赀布。以白布为幓头。韶颜都雅馈食一奁于龛前。玄食之而已。凡经五载至于纸墨供送无亏。及论成亡矣。所造论四十卷。总括八十卷经之文义。次决疑论四卷。绾十会果因之玄要。列五十三位之法门。一日乡人聚饮酒之次。玄来谓之。曰汝等好住吾今去矣乡人惊怪谓为他适。乃曰。吾终矣。皆悲泣恋慕送至土龛。曰去住常也。乡人下坡。回顾其处云雾昏暗。至子时俨然坐亡龛中。白色光从顶出上彻太虚。即开元十八年暮春二十八日也。报龄九十六。达旦数人登山见其龛室内。蛇虺填满莫得而前。相与启告蛇虺交散。耆少追感结舆迎于大山之北　□石为城。而葬之。神福山逝多林兰若方山是也。葬日有二斑鹿双白鹤杂类鸟兽。若悲恋之状焉。大历九年六月内有僧广超。到兰若收论二本。召书生就山缮写。将入汾川流行。其论由兹而盛。至大中中。闽越僧志宁将论注于经下。成一百二十卷。论有会释七卷不入注文。亦写附于初也。宋乾德丁卯岁。闽僧惠研重更条理立名曰华严经合论。行于世人所贵重焉。

系曰。北齐内侍刘谦之随王子入台山焚身。谦之七日行道。感复丈夫相。冥悟华严义。乃造论六百卷。久亡。至李长者之化行晋土。神变无方。率由应以此身而为说法也。或曰。李论中加乎十会。经且阙焉。依梵字生解可非迷名耶何长者说法之有。通曰。十会理有宜俟后到之经。所解南无言离中虚也。此配法观心也。若知触物皆心方了心性。故经云。知一切即心自性。则成就慧身不由他悟。此乃心境如如则平等无碍也观李之判教该博。可不知华言义耶。尝闻幽州僧惠明鸠诸伪经并华严论同焚者。盖法门不相入耳。伪经可爇。李论难焚。伊非小圣境界也。亦犹杨墨之说与儒相违行方外者复憎孔孟。水火相恶未始有极。苟问通人分曹并进无相夺伦哉。

论曰。丹成转数。服则登仙。慧炼功夫验之果证。若或名未标于箓籍。力未合于经王。乌以经举此身出过凡世。徒秪眩曜肉眼惊忙猿心。所谓释氏之俦高下异尔。亦乃譬同群象也。牙能抵触鼻善卷舒。力却九牛奔过驷马矣。别有阿耨池岸香醉山阴象。则鼓双翼以飞腾。用七支而巧便。与夫海山之象百倍绝伦。厥号蔼罗伐拏。象中龙也。谅知沙门有所感通斯之谓欤。若夫能感所通。则修行力至必有天神给侍是也。能通所感。则我施神变现示于他是也。能所俱感通则三乘极果。无不感通也。昔梁慧皎为传创立神异一科。此唯该摄究极位之圣贤也。或资次征祥阶降奇特。当收不尽。固有缺然。及乎宣师不相沿袭。乃厘革为感通。盖取诸感而遂通通则智性。修则感欤果乃通也。核斯理长无不包括。亦犹班固增加九流变书为志同也。复譬圣人重卦不亦愈于始画者乎。然则前不仰观俯察后可变通此非宣师之能据嘉祥变例而能矣。原夫室静生虚白。心静则神通。儒玄所能我道奚若。引发静虑自在现前。法不喧嚣万缘都泯。智门开处六通由是生焉。动相灭时五眼附兹照矣。目连运用彰何第一之名。那律观瞻有是半头之见迷卢入其芥子。海水噏于毫端。不思议时凡夫之心口两丧神通生处诸佛之境界一如。复次我教法中以信解修证为准的至若译经传法生信也。义解习禅悟解也。明律护法修行也。神异感通果证也。孰言像末无行果乎。亦从多分说也。秖如檀特刻杖表侯景之西归。河秃指天知文襄之南面光师入安乐之行弟子证三昧之门。泗上僧伽十九类身之应现。万回尊者五千余里之往来。诸方更有其异名。此刹弥观其奇迹。难拘定态莫检恒形。从愿海而起身。元惟智积。自意生而分质。素是康僧。岸睹菩萨之迎生英致秦襄之就食。留年不测示迹无方。或扬化于数朝。或受龄于三百。或令窖祠而堕。或得御笛而回。圭戒岳神安救唐相。或漉龙儿而至。或擎销骨而征。入圣寺门认诸葛亮。或神光出口。或怪物沉河。丰干识其文殊。无相免其任侠。梦送浮图而渡海。身分窑窟以安禅。或放毫相之光。或令公主之诞。或获珠之烁烁。或扰虎之耽耽。或记宰臣。或移巢鹊。寿过百岁身隐五台。或谶草书。或求听众。或隐形而留影。或见母而便生。或题异辞。或语虒

兽。记韦公之灭度。惊张渎之夜归。不濡其服而渡溪。不泄其秽而恒食。或倒立而死。或直吐其鸠。或身首异处而还连。或半年坐亡而复起。若以法轮启迪。多作沙门之形。设如异迹化成。或作老叟之貌(寒山拾得)疮痍可恶疥疠堪嫌。或逆逌于恒流。或诪张于下类。伊皆难测。孰曰易知。将逆取顺之由。反权合道之意耳。或曰。感通之说近怪乎。对曰。怪则怪矣。在人伦之外也。苟近人情之怪。乃反常背道之徒欤。此之怪也。非心所测。非口所宣。能至其涯畔矣。令神仙鬼物皆怪者也。仙则修炼成怪。鬼则自然为怪。佛法中之怪则异于是。何耶。动经生劫依正法而修。致自然显无漏果位中之运用也。知此怪正怪也。在人情则谓之怪。在诸圣则谓之通。感而遂通。故目篇也。故智论云。以禅定力服智慧药。得其力已遂化众生。复置世界于一毛。疑海水为五味。故曰缘法察境。唯寂乃照。始验佛门龙象间代一生出而摄诸不惭愧也矣。

## 宋高僧传卷第二十三

### 遗身篇第七(正传二十二人附见二人)

#### 唐汾州僧藏传

　　释僧藏者。西河人也。弱龄拔俗气茂神清。允迪循良恪居下位。迨沾戒善密护根尘。见仁祠必礼之。逢硕德则尽礼。苟遇僧俗施拜。乃俯偻而走。如回避令长焉。若当众务也则同净人。屈己犹臧获焉。见他人故衣则潜加浣濯。别事纽缝。至于炎暑乃脱衣入草莽间。从蛟蚋虻蛭唼啮虿芥。血流忍而汗洽。而恒念弥陀佛号。虽巧历者不能定算数矣。确志冥心未尝少缺。及预知报尽谓瞻病者曰。山僧多幸得诸天人次第来迎。藏又言吾瞑目闻往净土聚诸上善人散花方回此耳。正当舍寿合掌念佛。安然而终矣。

#### 唐汉东山光寺正寿传(慥禅师)

　　释正寿者。不知何许人也。风仪峻整节概高强。肩锡曳囊宗师皆谒。然以因缘相扣附丽有归。于南塔慥禅师门。决开疑网。密修资益。后寿杜默于随部山寺。人皆不识。时谯王重福者。中宗次子也。神龙初韦庶人谮云。与张易之兄弟构成重润之罪。迁均州刺史。密加防守不听视事。韦后临朝添兵士捍卫。及韦氏被诛睿宗即位。转集州刺史未行。然忽忽不乐。而归心于慥禅师。为其造生藏塔。举高七十尺。极为宏壮。于时慥师疾已危笃。谯王使问师后孰继高躅。慥曰。贫道有正寿在。王问。诸僧谁为正寿。或曰。和尚有弟子在山光迹韬

晦。王遣使召到。寿白慥师曰。喜王为檀越。其塔已成。某欲为先试得否慥曰。善为否试。是时寿摄衣合掌入塔敛容瞑目。结加趺坐便即灭度。全身不散。时号为试塔和尚。谯王闻已叹嗟终日。曰弟子犹尔。乃别议改图。为慥禅师营构焉。

系曰。先人有夺人之心。寿公先其慥矣。夫直往者必能迳来也。业累弗羁樊笼弗罩。脱羁开罩生死自由。既然自由已跻果位矣。俗谛观之寿公出蓝之青也矣。而能乘心矫迹出其师之前。一日千里。其是之谓乎。

唐五台山善住阁院无染传

释无染者。不委氏族何许人也。从中条山受业。讲四分律涅槃经因明百法论。善者从之。恒念华严经。至说诸菩萨住处东北方金色世界。文殊菩萨与一万圣众。从昔已来止住其中而演说法。或现老人。或为童子。近闻佛陀波利自西国来。不倦流沙无辞雪岭。而寻圣迹。高宗朝至台山思量岭。启告扣礼乃见老人。即文殊也。利虽云面接未决心疑。令却往西国取经。诣金刚窟入文殊境界。于今不回。古德既尔。吾岂无缘乎。染乃从彼发迹遍访名公。成遇禅宗穷乎理性。或经法席探彼玄微。以贞元七年到台山善住阁院。时有僧智頵为台山十寺都检校守。僧长之初也。遂挂锡栖心誓不出山。每念文殊化境非凡者之可胜。岂宜懈怠。冬即采薪供众。夏即跣足登游。春秋不移二十余[示*異]。前后七十余遍。游历诸台睹化现金桥宝塔钟磬圆光莫穷其际。且曰。松柏之鼠不知堂密中有美枞乎。言更有愈于诸瑞。吾得少未为足也。最后于中台东忽见一寺。额号福生。内有梵僧数可万计。染从头礼拜递互慰劳。见文殊亦僧也。语染曰。汝于此有缘。当须荷众勿得唐捐。有愿无行而已。言讫化寺众僧寂无所睹。染叹而言曰。睹兹灵异岂可徒然。此危脆身有何久固。乃遵言广兴供施。每设一百万僧。乃然一指以为记验焉。渐及五百万数。遐迩委输若海水之入归塘焉。及千万供毕十指然尽。迨开成中白大众曰。吾于此山薄有因缘。七十二遍游诸圣迹。人所不到吾皆至止。又不出兹山已报深愿。幸莫大焉。奈何衰老今春秋七十四。夏腊五十五。及存余喘欲于中台顶上焚一炷香告辞十方如来一万菩萨。或息我以死。谁甘相代。况诸人等并是菩萨门人龙王眷属。莳栽善种得住此山。夙夜精勤羁勒三业。龙华三会共结要期。此时下山勿有留难。合掌曰珍重而去。众初不喻其意。皆言早回。染乃但携瓶锡惟爇名香。遂命季氏赵华将蜡布两端粗麻一束香汁一斗于中台顶。从旦至暮礼拜焚香。略无暂憩。都不饮食。念佛虔诚声无间断。已至深更。赵氏怪其所以。陟彼崔嵬见染不移旧止转更精专。染谓赵曰。吾有密愿汝与吾助缘不得相阻。为取蜡布麻油将来缠裹吾身。于夜半子时要然身供养诸佛。吾若得道相

度汝也。赵氏谏之苦劝不止。将布缠身披麻灌油。从顶而炼。言曰。将吾灰骨当须飘散。无使显异。赵氏一从其命略无移改。从顶而炼至足方仆矣。赵氏叹曰。昔闻药王然身。今见上人。奇哉痛哉。后门人收真骨于梵仙山南起塔。至今在矣。

唐成都府福感寺定兰传

释定兰。姓杨氏。成都人也。本阛阓间凶恶屠沽类。天与厥性悔往前非。誓预六和化行三蜀。当尔时也咸归信焉。造伽蓝一号圣寿欤。其缘未发。乃藏于佣保中耳。而父母早亡无资可以追往。每遇讳辰兰悲哭咽绝。辄裸露入青城山。纵蚊蚋虻蝇唼咋肤体。且云。舍内财也用答劬劳。蜀中有黑白蟆。形如粟。[口*(一/巾)]人口及肉。而少见者。次则刺血写经。后则炼臂至于拔耳剜目餧饲鸷鸟猛兽。既而行步非扶导而触物颠蹶。后有异人。掌擎物若珠颗然。内空眦中。斯须瞻瞩如故。冥告曰。南天王还师眼珠矣。远近惊骇。常谓人曰。吾闻善戒经中名为无上施。吾愿勤行速要上果矣。大中三年。宣宗诏入内供养。仰其感应之故以优礼奉之。弟子有缘恒执事左右。六年二月中。又愿焚然肩膊。帝累劝勉。年耆且务久长修炼。兰不奉诏。遂焚焉而绝。有缘表请易名建塔。敕谥觉性也。塔号悟真也。蜀都止呼定兰塔院。于今香火不绝云。

唐福州黄檗山建福寺鸿休传(景先)

释鸿休。不知何许人也。神宇标挺玄机斡运。居闽黄檗山寺。丛萃毳客。示教之外[慌-芒＋口]然怡乐。恒言。宿债须偿。偿尽则何忧何惧。物我俱逍遥矣。人皆不喻其旨。及广明之际巢寇充斥。休出寺外脱纳衣于松下磬石之上。言曰。誓不污清净之地。而安详引颈待刃。刃下无血。贼翻惊异罗拜忏悔焉。门弟子景先阇维其尸。收舍利七颗。囊而宝之。有笃信者以菽粒如数易之。追之靡及。遂往筮焉。占之曰。死生贵贱罔分吾卦。在靡在之失宁失矣。孰知其然也。洎获置之于塔。分之七粒缄于琉璃器中。莹然光色时僧清豁著文作颂纪德焉。

唐鄂州岩头院全豁传

释全豁。俗姓柯氏。泉州人也。少而挺秀。器度宏远而疏略。礼清源谊公为师。往长安造西明寺照公。与受满足法。即于左街保寿寺。听寻经律决择纲宗。垂成讲导。振锡南指。诣武陵德山。药病相应更无疑滞。后居所邻洞庭。地曰卧龙。乃筑室而投憩焉。徒侣影

随。又居唐年山。山有石岩巉崒。立院号岩头欤。凡所施用皆削繁总兀然而坐任众围绕。曰汝何不思惟家中有多少事。实于逆顺之境证得超越之相者。豁值光启已来中原多事诸侯角立狂贼来剽掠。众皆回避。豁惟晏如。贼责弗供馈。忿怒俾挥刃之。曾无惧色。当光启丁未岁夏四月八日。门人权葬。葬后收焚之。获舍利七七粒。僖宗赐谥曰清严。塔号出尘。葬事檀越田咏兄弟率财营构。南岳释玄泰撰碑颂德。提唱斗峻。时号岩头法道。难其领会焉。

系曰。休豁二师何临难无苟免乎。通曰。凡夫之难是菩萨之易。经生累舍。此乌悕哉。昔安世高累累偿债。去若拂尘业累才轻。苦依身尽换坚固之体耳。神仙或从刃殒者。谓之剑解。况其正修证果之人。观待道理不以不令终为耻也。

## 唐吴郡嘉兴法空王寺元慧传

释元慧。俗姓陆氏。晋平原内史机之裔孙也。父丹文林郎云骑尉温州斜曹慧。即仲子也。髫龄颖悟长而温润。畏作枯龟思为瘦雁。以开成二年辞亲。于法空王寺依清进为弟子。会昌元年往恒阳纳戒法。方习毗尼。入礼五台。仍观众瑞。二年归宁嘉禾居建兴寺。立志持三白法讽诵五部曼拏罗。于臂上爇香炷。五年例遭澄汰权隐白衣。大中初还入法门。至七年重建法空王寺。又然香于臂供养报恩山佛牙。次往天台山度石桥。利有攸往略无忧虞焉。咸通中随送佛中指骨舍利往凤翔重真寺。炼左拇指。口诵法华经其指不踰月复生如故。乾宁三年。偶云乖悆。九月二十八日归寂于尊胜院。报龄七十八。僧腊五十八。弟子端肃等奉神座葬之吴会之间。谓为三白和尚焉。其礼拜诵持不胜其计。如别录也。

系曰。炼大拇指火尽灰飞。如何于焦炭之末。骨肉随生不久如故。此与火中莲华同种而异态耳。何谓三白。通曰。事理二种。一白饭白水白盐事也。二身不遍触。口诵真经。意不妄缘。此三明白非黑业也。故亨此名欤。

## 唐京兆菩提寺束草师传

释束草师者。无何而至京兆平康坊内菩提寺。其为人也。形不足而神俊。吟啸自得罕接时人。且不言名姓。常负束[葶-丁＋呆]坐卧于两廊下。不乐住房舍。或云此头陀行也。经数年寺内纲任劝其住房。或有诮其狼藉。曰尔厌我邪。世不堪恋何可长也。其夕遂以束[葶-丁＋呆]焚身。至明唯灰烬耳。且无遗骸。略尽污涂之臭。又无延燎惊咤之声。计其少[葶-丁＋呆]不能焚此全躯。既无孑遗。然其起三昧火

而自焚也。众皆称叹民多观礼焉。京邑信士遂塑其灰为僧形。置于佛殿偏傍。世号束草师。祷祈多应焉。

系曰。处胎经中菩萨禅定摄意入火界三昧。愚惑众生谓为菩萨遭劫火烧是也。比丘实未及此。无象此以惑人。如能用少刍[卄/(黑*告)]能焚巨骸。则可信矣。故书曰。民无胥诪张为幻。吁哉。

唐南岳兰若行明传

释行明。俗姓鲁。吴郡长洲人也。幼从师于本部。后游方问道。然其耿介轩昂啸傲自放。初历五台峨嵋礼金色银二世界菩萨。皆随心应现。由此登天台陟罗浮。入衡岳游梓潼。属唐季湘之左右割裂。争寻常而未息。靡有宁岁。于是栖祝融峰下有终焉之志。止七宝台。与玄泰布纳为交契。其性之好恶泰亦罔抗其轻重焉。尝谓道友曰。吾不愿随僧崖焚之于木楼。不欲作屈原葬之于鱼腹。终誓投躯学萨埵太子超多劫而成圣果。可不务乎。屡屡言之都不之信。忽于林薄间委身虓虎前。争竞食之。须臾肉尽。时泰公收其残骼焚之而获舍利。乃撷华酌水为文祭之。辞中明其勇猛能捐内财。破悭法成檀度未舍已舍当舍三轮顿空。取大果若俯拾芥焉。

系曰。佛敕比丘施众生食。二世顺益感果非轻。若其明公成大檀度远悭贪也。成大勇猛得无畏也。成三轮空无为功德也。成难舍心净佛土也一掷其躯其利博哉。譬犹善赏者费少而劝多。其是之谓乎。

晋太原永和三学院息尘传

释息尘。姓杨氏。并州人也。父迁贸有无营利而已。其母氏尝梦人服装伟丽称寄宵宿。便觉娠妊。生而有异童稚不群。每闻钟呗之音凝神侧耳。年方十二因梦金人瑰奇之状。引之入精庐。明旦告白二亲恳求出家。未允之前泣而不食。父母悯其天然情何厌塞。遂曲顺之。即投草堂院从师诵净名经菩萨戒。达宵不寐。将周一祀。舍本讽通。年当十七便听习维摩讲席。粗知大义。及乎弱冠乃圆上品。执持律范曾无缺然。年二十三文义斡通。于崇福寺宗感法师胜集传授。复学因明唯识不亏敷演。学徒颖脱者数人。崇福寺辩才大师从式最为高足。于天祐二年。李氏奄有河东。武皇帝请居大安寺净土院。四事供养。专览藏教修炼上生业。设无遮大斋前后五会。尘尝以身饲狼虎入山谷中。其兽近嗅而奔走。又于林薄裸体以啖蚊虻。乃游仙岩岳寺养道栖神。复看大藏经。匝设斋然一指伸其报庆。彼寺有圣观音菩萨像。长烛七灯香华供献。后被诸生就请下山。城内传扬大论。四序无辍。逐月设沐浴。临河就沼投饲水族。以己哒嚫旋赎羽毛。沉潜高明以遂生

性。或施牢狱人食。或赈惠贫乏。或捐旛盖于净明金藏二塔。后唐长兴二年众请于大安国寺后。建三学院一所。供待四方听众。时又讲华严新经。传授于崇福寺继晖法师。由是三年不出院门。一字一礼华严经。一遍字字礼大佛名经。共一百二十卷。复炼一指。前后计然五指。时晋高祖潜跃晋阳。最多钦重。洎乎龙飞尘每入洛京朝覲必延内殿。从容锡赉颇丰。帝赐紫服并懿号。固让方俞。尘闻凤翔府法门寺有佛中指骨节真身。乃辞帝往岐阳瞻礼。睹其希奇。又然一指。尘之双手唯存二指耳。续于天柱寺。就楚伦法师学俱舍论。方经数日。微有疾生。至七月二十七日辰时枕肱而逝。俗年六十三。腊四十四。平常唯衣大布不蓄盈长。六时礼佛未曾少缺。陇坻之间闻其示灭。黑白二众具威仪送。焚之得舍利数百粒弟子以灵骨归于太原。晋祖敕葬于晋水之西山。小塔至今存焉。

系曰。尘师捐舍讵能愈其精进乎。脱落浮荣岂能胜其义解乎。若然者不可以一名名矣。厥犹瞻卜华焉。色黄而矣。则真金谢其色。香芬而远则牛头愧其香。多名生乎一体者。其尘公欤。

晋天台山平田寺道育传

释道育。新罗国人也。本国姓氏未所详练。自唐景福壬子岁来游于天台。迟回而挂锡于平田寺众堂中。慈爱接物。然终不舍岛夷。言音。恒持一钵受食。食讫略经行。而常坐胁不着席。日中洒扫殿廊料理常住得残羡之食。虽色恶气变收贮于器斋时自食与僧供湢浴煎茶。遇薪木中蠢蠢乃置之远地。护生偏切。所服皆大布纳。其重难荷。每至夏首秋末。日昳乃裸露胸背[月*坒]腨云。饲蚊蚋虻蛭杂色虫。蜇啮至于血流于地。如是行之四十余载未尝少废。凡对晤宾客止云伊伊二字。殊不通华语。然其会认人意且无差脱。顶发垂白眉亦尨焉。身出绀赤色舍利。有如珠颗。人或求之随意皆获。至晋天福三年戊戌岁十月十日。终于僧堂中。揣其年八十余耳。寺僧[臼/丌]上山后焚之。灰中得舍利不可胜数。或有得巨骨者。后唐清泰二年曾游石梁。回与育同宿堂内。时春煦亦烧榾柮柴以自熏灼。口中唠唠通夜不辍。或云。凡供养罗汉大斋日育则不食。人或见迎罗汉。时问何不去殿内受供。口云伊伊去。或云饲虫。时见群虎嗅之盘桓而去矣。

晋江州庐山香积庵景超传

释景超。不知何许人也。素持戒范若护浮囊。性惟矢直言不面从。及乎游方役足选胜栖身。至于庐峰便有息行之意。惟诵法华鞠为恒务。九江之人且多景仰。尝礼华严经一字拜之。计已二遍。乃烧一指为灯供养。庆礼经周矣。次礼法华经同前。身肤内隐隐出舍利。磊

落圆莹。或有求者。坐席行地拾之无算。天福中卒于庵中。今坟塔在乎庐阜。游者致礼嗟叹而已。

系曰。言遗身者。必委弃全躯如萨埵王子是欤。今以指为灯以肱擎炷。何预斯例。莫过幸否。通曰。炼指断肱是遗身之加行也。况复像末尤成难事。其犹守少分之廉隅入循吏传同也。

## 晋凤翔府法门寺志通传

释志通。俗姓张氏。右扶风著姓家之子也。早知遣世克务净门。选礼名师登于上品。诸方讲肆遍略留心。后唐之季兵革相寻。自此驾已东巡薄游洛下。遇嚩日啰三藏行瑜伽教法。通礼事之。乃欲陟天台罗浮。遂辞三藏曰。吾此求翻译。属中原多事。子议南征奈何路梗何。通曰。泛天堑其如我何。三藏曰。苟去吴会间。可付之梵夹。或缘会传译。通曰。已闻命矣。以天福四年己亥岁天王锡命于吴越。遂附海舰达浙中。时文穆王钱氏奉朝廷之故。具威仪乐部迎通入府庭供养。于真身塔寺安置。施赉丰腆。通请往天台山。由是登赤城陟华顶。既而于智者道场挂锡。因览西方净土灵瑞传。变行回心愿生彼土。生常不背西坐。山中有招手石者。昔智顗梦其石上有僧临海上举手相招召之状。顗入天台见其僧名定光耳轮耸上过顶。亦不测之神僧也。乃相见乃问顗曰。还记得相招致否。顗曰。唯此石峻峙顾下无地。通登此投身愿速生净土。奋躯而堕一大树中。枝软干柔若有人扶接焉。殊无少损。乃再叩榼投之。落于岩下蒙茸草上。微有少伤。迟久苏矣。众僧谓为豺虎所啖。及见其犹殗殜然。舁就本道场。初通去不白众。遂分人各路寻觅。至螺溪民村有巫者。言事多验或就问焉。神曰。伊僧在西南方。现有金铠神扶卫不死。我到彼。神气尽矣。固难近也。皆符协神言。后往越州法华山。默修净业。将欲化去。所止房地生白色物如傅粉焉。未几坐禅床而终。迁座阇维有五色烟覆于顶上。法华川中咸闻异香焉。

系曰。昔薄拘罗有五不死。今通公二不死。昔法充投千仞香炉峰而不亡。通且同矣。得非天龙负翼不损一毛乎。而能延彼连持色心未断者。何俾其增修净土业耳。

## 晋朔方灵武永福寺道舟传

释道舟。姓管氏。朔方回乐人也。髫年聪雅庠序有仪。虽诵诗书乐闻释典。决志出家于龙兴寺孔雀王院。爰得戒珠渐圆心月。吟哦呗赞嘹亮可听。乃率信士造永兴寺。功成不宰。辞灵帅韩公洙入贺兰山白草谷。立要持念感枯泉重涌有灵蛇游泳于中。遂陟法台谈讲也。道

俗蜂屯檀施山积。赞唱音响可遏行云。犷悍之人若鸱鸮之革韵。乃刺血昼大悲千手眼立像。属其亢阳则绝食瞑目。要期雨之通济方议充肠。中和二年闻关辅扰攘。乃于城南念定院塔下。断左肱焚之供养大悲像。愿倒冒干戈中原塞上早见弭兵。言毕迅雷风烈洪澍焉。又尝截左耳为民祈雨。复断食七日请雪皆如其愿。至于番洛无不只畏。以天福六年辛丑岁二月六日。其夜未央结加趺坐。留累门人方毕而绝。享龄七十有八。遗骸不散如入禅定遂加漆纻焉。建隆中郭忠恕者。博览群籍小学尤长。篆隶为能多事凌轹。因过投于北裔。询舟前烈着碑颂焉。

汉洛京广爱寺洪真传

释洪真。姓淳于氏。滑州酸枣人也。幼悟尘劳决求出离。介然之性云鹤相高。师授法华经随文生解。铠甲精进伏其恚忿。或沾檀施回面舍旃。诵法华经约一万部诣朝门表乞焚全躯供养佛塔。帝命弗俞时。政出多门。或谮云惑众。或言不利国家。下敕严阻。真叹曰。善根殖浅魔障尤强。莫余敢止。遂退广爱寺罄舍衣盂作非时施。愿毕当年无疾坐灭。经数日颜貌如生。迁就荼毗。唯舌根不坏益更鲜红。时众观之叹希有事。春秋五十二伊洛之问重之如在。

周钱塘报恩寺慧明传

释慧明。俗姓蒋。钱塘人也。研核三学渐入精微。后登闽越殆至临川。礼文益禅师深符正理。悟先所宗不免生灭情见。后回浙隐天台白沙立草寮。有雪峰长庆之风。到者皆崩角摧锋。谓明为魔说。汉乾祐中自山出时。翠岩参公率诸禅伯。于僧主思宪院定其臧否。明之口给无能挫衄。寻汉南国王钱氏造大报恩寺。请以住持。假号圆通普照禅师。然行玄沙正眼非明曷能致此。显德中卒。时酷暑俾欲葬之。有弟子永安曰。知师唯我也。请焚之得舍利五色。一皆圆净。初明炼指为灯。于天台供养。后相继烧三指而勤持课。胁疏衽席。时说法焉。性且刚直言多忤物。是其所短也。

周晋州慈云寺普静传

释普静。姓茹氏。晋州洪洞人也。少出家于本郡惠澄法师。暗诵诸经明持秘咒。思升白品愿剪青螺。既下方坛而循律检。往礼凤翔法门寺真身。乃于睢阳听涉。赴龙兴寺讲训徒侣。若鳣鲔之宗蛟龙焉。又允琴台请转梵轮。安而能迁复于陈蔡曹亳宿泗。各随缘奖导。回于今东京扬化。善者从之。晋天福癸卯岁。心之怀土还复故乡。遂断食

发愿。愿舍千身速登正觉。至周显德二年。遇请真身入寺。遂陈状于州牧杨君愿焚躯供养。杨君允其意。乃往广胜寺。倾州民人。或献之香果。或引以旛华。或泣泪相随。或呗声前导。至四月八日。真身塔前广发大愿曰。愿焚千身。今千中之一也。徐入柴庵自分火炬。时则烟飞惨色香霭愁云。举众叹嗟群黎悲泣享寿六十有九。弟子等收合余烬供养焉。

宋衡阳大圣寺守贤传

释守贤。姓丘氏。泉州永春人也。少而聪达渊懿沉厚。誓投吉祥院从师披剪焉。后游学栖云门禅师道场明了心决。趋彼衡阳众推说法。纳衣练若之人。若百州之会于朝夕池矣。贤不衣缯纩布衣皮裤而已。度伏腊必无更易。胁不着席。唯坐藤床瞑目通宵。除有问者。随其启发雍容自持。乾德中告众曰。吾有债愿未酬心终不了。明日入南窑山投身饲虎。弟子辈去寻见双胫皮裤缠且存耳。收阇维之得舍利无数。报龄七十四。今小浮图藏遗体焉。

宋天台山般若寺师蕴传

释师蕴。金华人也。厥性真率不好封植。遇事属情有多讦直。梁龙德中与德韶禅师结侣遐征。游访名师胜境。至于北代清凉山冥心巡礼。后登苍梧野陟祝融峰。然韶师或随或否。回于浙来还栖息韶师法会。其为人也稠人广众往往滑稽。有好戏噱者则狎之胶漆如也。故高达之者置之于度外矣。唯韶师默而识之。谓人曰。蕴公痴狂吾不测其边际焉。因有疾求僧作忏悔文。诵经及密咒。各论几百藏为度。方知其密持之不懈。尝谓道友曰。吾生无益于人欲投宴坐峰不然石梁下。所愿早预贤圣之俦也。其道友多沮其计。以开宝六年七月内无疾坐终。如入禅定。时炎蒸停尸二七日。身无欹侧窍无气秽。及迁神座就寺之东隅阇维。煨烬中收舍利外舌根不坏。灰寒拾之如红芙蕖色。柔软可怜。或曰。伊僧别无奇异。此物偶存。乃重燔爇其舌。随同火色。迟久还如莲叶。遂议结小塔于寺中缄藏。后有不信者。重烧锻凡数十过矣。蕴生不言姓氏年齿。人以貌取之。则年八十余矣。

宋杭州真身宝塔寺绍岩传

释绍岩。俗姓刘。雍州人也。母张氏始娠梦寤甚奇。及生也神姿瑰伟。至长也器度宏深。七岁苦求出家于高安禅师。十八进具于怀晖律师。凡百经书览同温习。自是游诸方圣迹。洎入吴会栖息天台四明山。与德韶禅师共决疑滞于临川益公。遂于钱塘湖水心寺挂锡。恒讽

持法华经无昼夜。俄感陆地庭间生莲华。举城人瞻瞩。岩亟命搴而蹂之。以建隆二年辛酉。经愿云满誓同药王。焚身以供养。时汉南国王钱氏。笃重归心苦留乃止。寻潜遁投身曹娥江。用饲鱼腹。会有渔者拯之。云有神人扶足求溺弗可。衣敷水面而惊涛迅激。岩如坐宝台。然。水火二缘俱为未济。恒怏惋其怀。乃於越法华山安置。续召于杭塔寺造上方净院以居之。开宝四年七月有疾不求药石。作偈累篇示门徒曰。吾诵经二万部。决以安养为期。跏趺坐亡。享龄七十三。法腊五十五。丧事官供茶毗于龙井山。获舍利无算。遗骨若玉莹然。遂收合作石函置于影堂。大宁军节度使赠太师孙承祐为碑纪述焉。

宋天台山文辇传

释文辇。永嘉郡平阳人也。邂逅求师受业于金华。纳具足律仪毕翘勤笃励。三乘之学一皆染渐。因往缙云明昭禅师法会。不事繁云。扬眴之间决了无滞。未遇天台山德韶禅翁唱宗一大师之道。辇复谛受无疑。不为异缘牵转。故三十载随韶师听其进否。尝谓人曰。悟入之缘犹蠖屈之于叶也。食黄则身黄。食苍则身苍。其屈伸之状无变。吾初见明昭乃若是。今学玄沙又如是。此所谓殊涂而同归。今更取佛言为定量之。乃览大藏经三周遍。自是已来逍遥无滞。以太平兴国三年。忽自操其斧。言伐其檀。巧结玲珑重攒。若题凑焉。号曰浮图。中开户入内趺坐。自持火炬。誓之曰。以此残喘焚之供养十方佛诸圣贤。言讫发焰亘空。其烟五色旋转氤氲。犹闻诵经之声。须臾始绝观者号哭。灰寒收舍利不知颗数。春秋八十四。初辇尝谓善建寺僧说。吾死已无占伽蓝可食之地。弗如自焚供养。望诸贤此时聚柴[卄/積]下念佛助我往生。只此相烦耳。今善建寺中累石为小塔焉。

系曰。小乘教以自杀犯重戒前诸方便罪。是以无敢操炬就燎者。然自杀二例。一畏杀。须结兰吉。二愿往生。强猛之心命终身往。兰吉可能作碍邪。复次大心一发百年闇室一灯能破。何罪之有。是故行人无以小道而拘大根者乎。

宋临淮普照王寺怀德传

释怀德。本江南人也。髫年离俗谨愿饰身。诵通法华经得度。自尔虽登讲肆终以诵持为专务。晚游泗上礼僧伽塔像。属今上遣高品李神福赍旛华上供。并感应舍利至葬于新塔下基深窟中。德遂誓焚躯供养。先罄舍衣囊供身之物。斋僧一中。然后自衣纸服身缠油蜡礼辞僧众。手持双烛登柴[卄/積]中。发火诵经。观者莫不挥涕。德至火炽熛高。其身聊侧。犹微闻诵经之声。一城之人无不悲悼者。淘汰舍利甚多。乃太平兴国八年四月八日也。使臣回奏。上为之动容焉。论曰。

界系之牢不无我所。浮生之命连在色身。皆自贵而轻他。悉己多而彼少。而增靳固。但长悭贪。若骊龙之吝珠。犹[犛-未＋牙]牛之爱尾。孔惜翠羽麝护香脐也。其如儒氏彝伦孔门徽典。以己私之饥体曰父母之发肤。不敢毁伤恒知保慎。复有好自标遇三年不见于门生。且事尊严一坐不垂于堂庑。及乎心游方外教脱域中。或大善之克成。非小愆之能绊。许友以死杀身成仁。渐契不拘将邻直道。至有黜礼乐薄忠信去健羡饮淳和。乃有洗耳辞荣抱石沉水。与儒则一倍相反。于释则分寸相邻佛乃为物捐躯利生损命。与其不拔胫毛为利也。伏腊殊时。与其惜父母之亲体也。参辰各见如此乃验教之深浅行之是非。譬犹出泉货而既多入息利而不少。我世尊因地也。初唯减口次则脱身。车服越共弊之心。象马过借人之乘。辍食菜之地判受封之成。用若拂尘舍犹脱屣。复次喽肤待饫剜自副求。或指然一灯。或身均百脔。救羸虚之虎。化长伟之鱼。因超劫归弥勒之前。先成佛享释迦之位。皆从旋习始外财而终内财。及熟善根变难舍而成易舍。夫辍外财外财难舍。难舍凡夫也。捐内财内财易弃。易弃菩萨也。须知三世诸佛同赞此门。是真实修。是第一施。岂不见僧崖菩萨安详陟于柴楼。大志道人慷恺焚其腕骨。人皆难色。彼有易容。盖累世之曾为。致今生之又舍。舍而复舍。估七宝以非珍。空而又空。以三轮之绝轨。乘兹度岸。是曰真归。得金刚坚固之身。留玉粒驮都之应。今之录也。藏则当乎炎暑裸餧蚊虻。寿则试其浮图坐中圆寂。定兰感天王而还眼。鸿休拒大盗以偿冤。明饲兽而破悭。超然灯而烬指。加其舌根不坏身溺不沈。入薪塔而。自焚露赤躯而受咋。以前诸德也。念业异熟为所依趣。知身是幻幻体何凭。悟质如沤沤形暂起。幻从心造假伪相寻。沤散水澄浮沉互有。是故大圣几生所计。小乘润生尽期。贵息苦依思除我倒。非谓视同糠秕观若尘贠。譬之寄习学于茅庐附弯弧于土垛。为选登云之路。为求出塞之功。然后赐宅一区门罗八戟。方云贵士始利封侯。以其乳哺之囊转得那罗之器。亦复如是或曰。用斯声教化我中华。得非韩吏部所患非杨即墨而况加其佛乎。攻乎异端斯害孔炽。对曰。正谈仁义则道德相悬。正说苦空则忠信可薄。还借韩之譬况。坐井窥天非天之咎。孔门大旨未能知生焉能知死。庄子曰。劳我以生息我以死。若观鼓盆而歌似知不死焉。二教曾不言人死神明不灭。随其善恶业缘受报。故有好丑。若由业因也。是用将粗易细以弱商强售觅陆之脆形。博华鬘之珍服。既熏当种而起现行。生胜已生报强前报。刳肉眼而招佛眼。割凡躯而贸金躯。尼拘之子至微。荫车之形不少。是为真语。非谓食言。菩萨利他适足以学。或曰。夫行然炼。善人则不疑。其有不善之人。惯尝刲割。谓疼痛。为诙谐。堪受凌迟。谓炙炮为戏剧。或敩人而偶作。或诳世而强为。此则栽何善根。自求辛螫耳。对曰。虽则顽民喜忍恶少耐伤。且经念以然烧。或浅诚而餧饲。冥招善报。已种良因。以浮泛心得浮泛报。昔有女子戏披袈裟。婆罗门醉着法服。其缘会遇道果终成也。或曰。义净传译重累再三。今勿然炼。

伊人亲游西域备熟方宜。至乎教乘罔不详究。不许毁伤何邪。对曰。此专缚阿笈摩之教。安能沮坏摩诃衍法耶。设或略舍内财决定当圆檀度。故庄严论云。若能施自身命则为希有。成菩萨檀度也。将知四轮出世十善行时。有道则尧下足淳民。奉孝则曾家生令子。我圣上践祚之四载。两浙进阿育王盛释迦佛舍利塔。初于滋福殿供养。后迎入内道场。屡现奇瑞。八年二月望诏于开宝寺树木浮图仅登于尺。先藏是塔于深甃中。此日放神光亘烛天壤。时黑白众中有炼顶指者。有然香炷者。宣赐物有差。苟非大权菩萨大福天王。安能激劝下民而捐身宝者乎。直令此地螺髻见而珍宝成。还觉其时鹫峰净而土田变。范云缀史纪数色之征祥。王劭编文书几州之葬塔。隋分舍利。唐瘗真身。比乎我朝。田陇与铁围争其疆畔耳。此篇所载。成传开宗。令能忍难忍之人既亡若在。使舍身受身之者虽死犹生。图五芝于草木之前。列四瑞于鳞毛之表。诗曰。仪刑文王。万邦作式者也。

# 宋高僧传卷第二十四

## 读诵篇第八之一(正传二十一人附见三人)

### 隋行坚传

释行坚者。未知何许人也。常修禅观节操惟严。偶事东游路出泰山。日之夕矣。入岳庙谋之度宵。令曰。此无别舍。唯神廊庑下可以然而来寄宿者必罹暴死之殃。吾师筹之。坚曰。无苦。不得已从之。为藉[葶-丁＋呆]于庑下。坚端坐诵经。可一更闻屋中环[王*風]之声。须臾神出。衣冠甚伟部从焜煌。向坚合掌。坚曰。闻宿此者多死。岂檀越害之耶。神曰。遇死者特至闻弟子声而自死焉。非杀之也。愿师无虑。坚固延坐谈说。如食顷间因问之曰。世传泰山治鬼。宁有之邪。神曰。弟子薄福有之。岂欲见先亡乎。坚曰。有两同学僧已死。愿得见之。神问其名曰一人已生人间。一人在狱受对。不可唤来。师就可见也。坚闻甚悦。因起出不远而至一处见狱火光焰甚炽。使者引坚入墙院中。遥见一人。在火中号呼不能言语。形变不可复识而血肉焦臭令人伤心。坚不忍历观愍然求出。俄而在庙庑下。复与神坐如故。问曰。欲救同学有得理邪神曰。可能为写法华经。必应得免。既而将曙。神辞僧入堂。旦而庙令视坚不死怪异之。坚去急报前愿。经写装毕赍而就庙宿。神出如初。欢喜礼拜慰问来意。以事告之。神曰。弟子知己师为写经。始书题目。彼已脱免今生人间也。然此处不洁不宜安经。愿师还送入寺中。言讫天晓。辞决而去。则大业年中也。坚居处不恒。莫知终毕。

## 隋天台山法智传

释法智者。不详何许人也髫年离俗应法升坛。松直凌空玉坚绝污。凡百讲肆靡不留神。晚岁以迳直之门莫如念佛。每谓人曰。我闻经言。犯一吉罗。历一中劫入于地狱。可信。又闻经说。一称阿弥陀佛灭八十亿劫生死重罪。则未之信。人难云。何故生大邪见。俱是佛言急须念佛。久则三昧现前。乃于国清寺兜率台上昼夜精勤念佛。忽预辞道俗云。生西方去。令亲识为吾设斋终日。于中夜无疾而化。时有金色光明来迎。照数百里江上船中。谓言天晓。迟久方明。始知智之往生矣。

## 唐京兆禅定寺慧悟传

释慧悟。未详氏族。隐太白山中持诵华严经。服饵松木。忽于一时见一居士。来云。相请居士腾身入空。令悟于衣襟中坐摄以飞行至一道场。见五百异僧翔空而至。悟奄就末行。居士语曰。师受持华严是佛境界。何得于小圣下坐。遂却引于半千人之上。斋讫居士曰。本所斋意在师一人。虽有五百罗汉来食。皆临时相请耳。斋讫遂送还本处。有如梦觉。即高宗永徽年中也。

## 唐京兆大慈恩寺明慧传

释明慧。不知何许人也。简默恭己约志蠲明。耐乎寒馁誓求大乘。精进之铠介躬。睡眠之魔退迹。是以初中后夜念诵经行。时玄奘三藏在京兆北坊部玉华宫翻大般若经毕。麟德元年示灭。其夜子时慧旋绕佛堂。忽见北方有白虹四道从北亘南横跨东并直势贯慈恩塔院历历分明。慧心怪焉。即自念曰。昔如来灭度。白虹十二道。从西贯于太微。于是有双林之灭。今有此相将非玉华法师有无常事邪。申旦向众述其所见。众咸怪之。至九日凶问至京。正符所见。慧弥增笃励。老而无懈。未知终所。

## 唐太原府崇福寺慧警传

释慧警。姓张氏。祁人也。少而聪悟襁褓能言。二亲鞠爱。邻党号为奇童。属新译大云经。经中有悬记女主之文。天后感斯圣莂。酷重此经。警方三岁有教其诵通。其含嚼纡郁调致天然也。遂彻九重乃诏讽之。帝大悦抚其顶。敕授紫袈裟一副。后因出家。气貌刚介学处坚固充本寺上座。拯顿颓纲人皆畏惮。或于街陌见二众失仪片招讥丑。必议惩诫断无宽理。后修禅法。虚室生白。终时已八十余龄矣。

九子母院有遗影并赐紫衣存焉。

唐太原府崇福寺崇政传

释崇政。侯姓。本府人也。幼龄敏达。固愿出家。诵经通一千余纸。耆宿叹赏谓之为经藏焉。神气沈约仪容整丽。秀眉广目挺志高奇。虽通群籍所精者俱舍论。相国王公缙躬请政宣讲。于时谈丛发秀美曲流音。属听无厌。虽移辰历晷谓如食顷焉。其剖判尤长。无得形似矣。代宗皇帝下诏。征为章信寺大德。称疾不赴。终于本院。春秋五十八云。

唐太原府崇福寺思睿传

释思睿。姓王氏。太原人也。夙通禅理复贯律宗。慈悲仁让忤无愠容。睿素婴羸瘵。乃立志法筵。专祈药上恪勤不懈。寻见感征。忽心力勇锐辩犹瓶注。因诵十轮经。日彻数纸。翌日倍之。后又倍之自尔智刃不可当矣。开元中杖锡嵩少问道。时义福禅师禅林密致。造难其人。一言相入若石投水。既饮甘露。五载而还。趺坐居定日不解膝。远迩击问求其玄理。如堵墙焉。春秋六十六。卒于所住院。

系曰。诵经不贵多。要在神解。慧警三岁通大云经。差为奇俊。崇政终通千纸。得力在乎不奉诏赴章信新寺。睿公讽彻十轮。后咨禅道。故经偈云。虽诵千章不如一句者如渡溪杖策到岸必舍焉。

唐上都青龙寺法朗传

释法朗。姑苏人也。禀质温润约心坚确。诵观音明咒神效屡彰。京阙观光人皆知重。龙朔二年城阳公主有疾沉笃。尚药供治无所不至。公主乃高宗大帝同母妹也。友爱殊厚。降杜如晦子荷。荷死再行薛瓘。既疾绵困有告言。朗能持秘咒理病多瘳。及召朗至。设坛持诵信宿而安。赏赉丰渥。其钱帛珍宝朗回为对面施。公主奏请改寺额曰观音寺以居之。此寺本隋灵感寺。开皇三年置。文帝移都多掘城中陵园冢墓徙葬郊野。而置此寺。至唐武德四年废。至此更题额。朗寻终于此寺焉。

唐河东僧炫传(启芳圆果)

释僧炫。并州人也。本学该通解行相副。年九十六遇道绰禅师着安乐集讲观经。始回心念佛。恐寿将终。日夜礼佛一千拜。念弥陀佛

八百万遍。于五年间一心无怠。大渐告弟子曰。阿弥陀佛来授我香衣。观音势至行列在前。化佛遍满虚空。从此西去纯是净土。言讫而终。时有启芳法师圆果法师。于蓝田县悟真寺一夏结契念阿弥陀佛。共折一杨枝。于观音手中誓曰。若得生佛土者愿七日不萎。至期鲜翠也。又梦在大池内东面有大宝帐。乃飞入其中。见僧云。但专念佛并生此也。又见观音垂脚而坐。启芳奉足顶戴见一池莲华。弥陀佛从西而来。芳问佛曰。阎浮众生依经念佛得生此否。佛言。勿疑定生我国也。且见极乐世界平坦如鉴。娑婆世界纯是山川。音乐宝帐直西而去。有一僧名法藏。御一大车来迎。芳见自身坐百宝莲华成等正觉。释迦牟尼佛与文殊赞法华经。复见三道宝阶向西直往。第一道阶上并是白衣。第二阶有道俗相参。第三阶唯有僧也。云皆是念佛人往生矣。芳果二师躬云已见云。

唐荆州白马寺玄奘传

　　释玄奘。江陵人也。通大小乘学尤明法华正典。别是命家。自五十载中日诵七遍。尝因净室焚香感天人来倾听。斋讲之时征祥合沓与道俊同被召在京二载。景龙三年二月八日。孝和帝于林光殿解斋。时诸学士同观盛集。奘等告乞还乡。诏赐御诗。诸学士大僚奉和。中书令李峤诗云。三乘归净域。万骑饯通庄。就日离亭近。弥天别路长。荆南旋杖钵。渭北限津梁。何日纡真果。重来入帝乡中书舍人李又云。初日承归旨。秋风起赠言。汉珠留道味。江璧返真源。地出南关远。天回北斗尊。宁知一柱观。却启四禅门。更有诸公诗送。此不殚录。奘归终本寺焉。

唐成都府灵池县兰若洪正传(守贤)

　　释洪正。俗姓常氏。未详何许人也。居于岷蜀间兰若。往因有疾所苦沉绵从复平宁。发誓恒诵金刚般若经。日以二十过为准。精持靡旷。时邻僧守贤夜坐见二鬼使。手操文牒私相谓曰。取摄僧洪正。一使曰。为其默念般若。傍有大奇荷护。无计近得。又患责限迟延。今别得计。见有直府东门者。姓常。又与僧同名。复曾为僧来。供尔摄去以塞违殿也。守贤闻之惊异。且志其事。明日密问门子常洪正已死。守贤先持弥陀经。后改业焉。洪正后不测其终。

　　系曰。宁有同名异实者可互死耶。业不可移此。可移也。与其俗巫画肖己形言可以代衰厄同也。通曰。琰摩王或是菩萨。以同名善者则舍。不善者摄之。此或是罪霜倏晞正增年寿。故得舍旃。又其恶器方满。复当终期。故斯取也。苟以互实而取者。行教化焉。舍斯之外非常理所能知也已。

## 唐沙门志玄传

释志玄者。河朔人也。攻五天禁咒。身衣枲麻布耳。行历州邑不居城市寺宇。唯宿郊野林薄。玄有意寻访名迹。至绛州夜泊墓林中。其夜月色如昼。见一狐从林下将髑髅置之于首。摇之落者不顾。不落者戴之。更取艽草随叶遮蔽其身。逡巡成一娇娆女子。浑身服素练立于道左。微闻东北上有鞍马行声。女子哀泣悲不自胜。少选乘马郎遇之。下马问之曰。娘子野外深更号啕何至于此耶。女子掩泪绐之曰。贱妾家在易水。前年为父母娉与此土张氏为妇。不幸夫婿去载夭亡。家事沦薄无所依给。二亲堂上岂知妾如此孤苦乎。有一于此痛割心腑。不觉哀而恸矣。妾思归宁。其可得乎。郎君何怪问之。乘马郎曰。将谓娘子哀怨别事。若愿还乡。某是易定军行。为差使回还易水。娘子可乘其粗乘。女子乃收泪感谢。方欲攀蹋次。玄从墓林出曰。君子此女子非人也。狐化也。彼曰。僧家岂以此相诬莫别欲图之乎。玄曰。君不信可小住。吾当与君变女子本形。玄乃振锡诵胡语数声。其女子还为狐走。而髑髅草蔽其身。乘马郎叩头悔过。非师之救几随妖死。玄凡救物行慈皆此类也。

## 唐凤翔府开元寺元皎传

释元皎。灵武人也。有志操与众。不群。以持明为己务天宝末玄宗幸蜀。肃皇于灵武训兵。计克复京师。为物议攸同。请帝即位。改元至德。及二年返辕指扶风。帝素凭释氏。择清尚僧首途。若祓除然。北土西河所推。皎应其选。召入受敕旨。随驾仗内赴京。寻敕令皎向前发至于凤翔。于开元寺置御药师道场。更择三七僧六时行道然灯歌呗赞念持经。无敢言疲。精洁可量也。忽于法会内生一丛李树。有四十九茎具事奏闻。宣内使验实。帝大惊喜曰。此大。瑞应。四月十八日检校御药师道场念诵僧元皎等表贺。答敕曰。瑞李繁滋国之兴兆。生在伽蓝之内。足知觉树之荣。感此殊祥与师同庆。皎之持诵功能通感。率多此类。加署内供奉焉。

## 唐京师千福寺楚金传

释楚金。程氏之子。本广平郡今为京兆之盩厔人也。母高氏夜梦诸佛。因而妊焉。生实法王之子也。行素颜玉神和气清。七岁讽法华。十八通其义。三十构塔曰多宝。四十入帝梦于九重。玄宗睹法名下见金字。诘朝使问罔不有孚。于时声腾京辇。遂慕人构塔。累级而成。有同反掌。尝于翠微悟真扪萝灵趾。乃曰。此吾栖遁之所。遂奏两寺各建一塔。咸以多宝为名。此外吟咏妙经六千余遍。宝树之下仿

佛见于分身。灵山之中依俙觌于三变。心无所得舌流甘露。瑞鸟金碧栖于手中。天乐清泠奏于空际。凡诸休应皆不有之。乃曰。法象王之法驾。回人主之宸眷。承明三入扬法六宫。后妃长跪于御筵天华分散而不着。明皇题额肃宗赐旛。岂荣冠于一时。亦庶几于佛在也。以乾元二年七月七日子时右胁示灭焉。薪尽火灭雪颜如在。昭乎上生于安养之国矣。春秋六十二。法腊三十七。天子悯焉。中使吊焉。敕骠骑大将军朱光晖监护。即以其法葬于城西龙首原法华兰若塔之。初金髫年写法华经。不衣缣缯。寒加艾纳而已。弟子慧空法岸浩然皆随象王之子也。紫阁峰草堂寺飞锡碑文。吴通微书。至贞元十三年四月十三日。左街功德使开府邠国公窦文场奏。千福寺先师楚金是臣和尚。于天宝初为国建多宝塔置法华道场。经今六十余祀。僧等六时礼念经声不断。以历四朝未蒙旌德。敕谥大圆禅师矣。

## 唐台州涌泉寺怀玉传

　　释怀玉。姓高。丹丘人也。执持律法名节峭然。一食长坐蚤虱恣生。唯一布衣行忏悔之法。课其一日念弥陀佛五万口。通诵弥陀经三十万卷。至天宝元年六月九日。俄见西方圣像。数若恒沙。有一人擎白银台从窗而入。玉云。我合得金台银台却出。玉倍虔志。后空声报云。头上已有光晕矣。请跏趺结弥陀佛印。时佛光充室。玉手约人退曰。莫触此光明。至十三日丑时再有白毫光现。圣众满空。玉云。若闻异香我报将尽。弟子慧命问。师今往何刹。玉以偈云。清净皎洁无尘垢。莲华化生为父母。我修道来经十劫。出示阎浮厌众苦。一生苦行超十劫。永离娑婆归净土。玉说偈已香气盈空。海众遍满见阿弥陀佛观音势至身紫金色共御金刚台来迎。玉含笑而终。肉身现在。后有赞云。我师一念登初地。佛国笙歌两度来。唯有门前古槐树。枝低只为挂银台。一云。是台州刺史段怀然诗也。

## 唐兖州泰岳大行传

　　释大行齐州人也。后入泰山。结草为衣采木而食。行法华三昧感普贤现身。行自叹曰。命且无常必归磨灭。未知来世何处受生。遂入藏内信手探经。乃获西方圣教。遂专心思念阿弥陀佛三七日间。于半夜时忽睹琉璃地。心眼洞明见十方佛。犹如明鉴中像。后时诏行入内宫寝于御殿。敕赐号常精进菩萨。受开国公。乃示微疾右胁而终。葬后开棺见仪貌如生异香芬郁焉。

## 唐洛阳广爱寺亡名传

释亡名。荣阳人也。居止洛中广爱寺。以精习毗尼慎防戒法。避其讥丑罕有缺然。上元中东归宁省。路及荣阳道宿于逆旅。方解囊脱屦。欲漉水盥尘。次有僧至。颇见貌刚而率略。与律师并房安置。其后到僧谓主人曰。贫道远来疲顿馁乏。主人有美酒酤满罂。粱肉买半肩。物至酬直。无至迟也。主人遽依请办。僧饮啖之都无孑遗。其律师呵之曰。身披法服。对俗士恣行饮啖。不知惭赧。其僧不答。初夜索水盥漱。端身趺坐缓发梵音诵华严经。初举题目。次言如是我闻已下。其僧口角两发金色光。闻者垂泣。见者叹嗟。律师亦生羡慕。窃自念言。彼酒肉僧乃能诵斯大经。比至三更犹闻诵经。声声不绝四帙欲满。口中光明转更增炽。遍于庭宇。透于窗隙照明两房。律师初不知是光而云。彼客何不息灯。损主人油烬。律师因起如厕。方窥见金色光明自僧之口两角而出。诵至五帙已上。其光渐收却入僧口。夜将五更诵终六帙。僧乃却卧须臾天明。律师涕泣而来五体投地求哀。忏过轻谤贤圣之罪。律师喜遇异人。后加勤苦。卒成高名莫知终地。

唐成都府雄俊传

释雄俊。俗姓周。成都人也。善讲说无戒行。所受檀信非法而用且多狡诈唯事疏狂。又经反初服入军垒。而因逃难还入缁行。大历中暴亡入冥。见王者诃责毕引入狱去。俊抗声大呼曰。雄俊傥入地狱三世诸佛即成妄语矣。曾读观经。下品下生者造五逆罪临终十念尚得往生。俊虽造罪不犯五逆。若论念佛莫知其数。佛语若有可信。暴死却合得回。与雄俊传语云。若见城中道俗告之。我已得往生西方。言毕承宝台直西而去。

系曰。一念忆识自身称佛名不少。垂入狱而还返者。以强善心而转弱恶故。是故行人须知口诵莫如心持。往生浅力当如是学也。俊语流出民间。必死者重苏传此语也。

唐吉州龙兴寺三刀法师传

释三刀法师者。本姓曹。庐陵人也。天然之性嗜于蔬食。羁贯成童志愿出家。于时自江以西从安史之乱。南方不宁多事土扶。故强兼弱兵革未休。大历七年十一月广州吕大夫被翻城。奉洪州路嗣恭。牒吉州刺史刘宁征兵三千人。同收番禺。法师旧名伯连。其为人也强渥而貌恶。且心循良恒持诵金刚经。以筒盛经佩之于身。誓不婚娶。然不扬此善于他。惟密行愈至。无何被括为军。呈阅之时又选充行营小将。非其所好。遂亡命焉。时征兵颇急牒诸处要害捕逐。于本州洋口擒送刘宁。令于朱木桥处死。三下刃俱折。刘怪问之。遂言。素志舍家恒持经法。如斯怯懦恐衄军威。是以亡耳。问经何在。曰被获时遗

坠。遂令搜取果数百步外得之。竹筒有刃痕而几绝。刘拱手称叹久之。乃纵其为僧。奏闻。敕下本道号三刀法师。配本郡龙兴寺。后加精进卒于住所。

唐湖州法华寺大光传

释大光。俗姓唐氏。生于邑之安吉也。母梅氏寄孕而梦协灵祥。在娠乃恶荤臭焉。既诞能言。不为戏弄。未龀之岁思求佛乘矣。愿念法华三月通贯。经声一发顽鄙革心。及遂出家而寻登戒。西游京邑。朝见肃宗帝召对禁中。拱而叹曰。昔梦吴僧口持大乘五光随发。音容宛若适朕愿兮。因赐名大光。属帝降诞节斋于定国寺。因赐墨诏。许天下名寺意往者住持。令中官赵温送于千福寺住持经道场。其诵经作吴音。辽辽通于圣听。帝甚异其事。令中官而宣谕焉。后居蓝田精舍。先期而寺僧梦天童来降曰。大光经声通于有顶。光一日宴坐自见神手从天而下抚其心。乃忆先达抱玉大师尝志斯言。令高其法音当有神之辅翼。又别夕梦神僧乳见于心命光口吮。自尔功力显畅形神不劳。又寻山探幽偶坠穷谷。龙泉莫测沦溺其间。心灵了然都无惑乱。因思本经多宝塔。为诚愿持此支品十万遍。恍然奋身脱泉。若有神捧焉。后诏住资圣等。此寺赵国公长孙无忌宅。龙朔二年为文德皇后追福造。长安七年遭火荡尽。唯于灰中得数部经。不损一字。以事奏闻。百姓舍施。数日之间已盈钜万。遂再造其寺。光览此经倍加精进。后以偏感有亲在吴未答慈力。表乞归省养。诏旨未允。遂生有妄之疾。策蹇强力将投于渊。驴伏不前群乌拂顶。心既晓觉疾亦随瘳。乃以经顶荷行道。忽有诏许还。既止乌程构营宝塔。日持华偈成报往愿焉。永泰元年浙西廉使韦元甫表请。光为六郡别敕道场持念之首。大历癸丑岁颜鲁公真卿领郡。相国李绅父为乌程宰。绅未期岁。乳病暴作而不啼。不鉴者七辰。召光至命乳母洗涤焚香。乃朗讽经分别功德品。遂超席而坐拱手开眸。光授饮杯水令强乳哺之。疾乃徐愈。光笑而谓曰。汝何愿返之遄速乎。因以光名易绅小字。贞元中绅重游霅上。泊舟之次。光早迟伫于溪侧而笑言。戏抚之若稚孺焉。后绅刺于吴兴饮醉于馆。光引宿于道场。夜分将醒白光满室朗然若昼。往觇光公宴坐梵音方作。光起面门如开毫相。经音向息光色随敛。绅归京相辞。光曰。汝得径山之言。吾则无以为谕。行矣自爱。去留有时。他日位处庙堂。以教法为外护乎。永贞元年十二月黑月既夕示灭于持经道场。兽嗥鸟坠。山木惊振。异香芬馥信宿不消。刺史颜防深怆悼之。光一纳四十岁无浣濯。而戒香郁然。一饭七十载。征验绝多。故相李公绅。素于空门寡信颇规僧过。而敦重光公。自着碑题云墨诏持经大德神异碑铭布衣杨夔书云。

唐荆州天崇寺智灯传

释智灯。不知何许人也。矜庄己行严厉时中。守护戒科恒持金刚般若。勤不知倦。贞元中遇疾而死。弟子启手犹热。不即入木。经七日还苏云。初见冥中若王者。以念经故合掌降阶。因问讯曰。更容上人十年在世。勉出生死。因问人间众僧中后食薏苡仁为药食。还是已否。曰此大违本教。灯报云。律中有正非正开遮之条如何。王曰。此乃后人加之非佛意也。远近闻之。渚宫僧至有中后无有饮水者。

系曰。小乘尚开食五净物。薏苡非五谷正食也。疑其冥官因机垂诫嫌。于时比丘太慢戒法。故此严警开制。实诸佛常法也。非后人之加酿焉。

## 宋高僧传卷第二十五

### 读诵篇第八之二(正传二十一人附见五人)

### 唐并州石壁寺明度传

释明度。未知何许人也。经论步学三业恪勤。诵金刚般若。资为净分。慈济为心。迨贞观末有鸽巢于屋楹乳养二雏。度每以余粥就窠哺之。复咒之曰。乘我经力羽翼速成。忽早学飞堕地偕殒。度乃瘗之。旬余梦二小儿曰。儿等本受卵生小类。蒙上人为养育诵持回向。今转生人道。距此寺东十里间。某家是也。度默志之。至十月满往访此家。男妇果[孿-子＋孖]生二子。入视之。数日遂呼曰鸽儿。一时回头应诺。岁余能言。皆得成长。度未知终所。

### 唐梓州慧义寺清虚传

释清虚。姓唐氏。梓州人也。立性刚决桀黠难防。忽回心长诵金刚般若。三业偕齐无有懈怠。尝于山林持讽。有七鹿驯扰若倾听焉。声息而去。又邻居失火连甍灰烬。唯虚之屋飙焰飞过。略无焦灼。长安二年独游蓝田悟真寺。上方北院旧无井泉。人力不及。远取于涧。挈瓶荷瓮运致极劳。时华严大师法藏。闻虚持经灵验乃请祈泉。即入弥勒阁内焚香。经声达旦者三。忽心中似见三玉女在阁西北山腹以刀子剜地随便有水。虚熟记其处遂趋起掘之。果获甘泉。用之不竭。四年从少林寺坐夏山顶。有一佛室甚宽敞。人无敢到者。云鬼神居宅焉。尝有律师恃其戒行夜往念律。见一巨人以矛刺之。狼狈下山逡巡气绝。又持火头金刚咒僧。时所宗重。众谓之曰。君咒力无双能宿彼否。曰斯焉足惧。于是赍香火入坐持咒。俄而神出以手搅足。投之涧下。七日不语精神昏倒。虚闻之曰。下趣鬼物敢尔。即往彼如常诵

经。夜闻堂东有声甚厉。即念十一面观音咒。又闻堂中似有两牛斗。佛像皆振。咒既亡效。还持本经一契。帖然相次影响皆绝。自此居者无患。神遂移去。神龙二年准诏入内祈雨。绝二七日雪降。中宗以为未济时望。令就寺更祈请。即于佛殿内精祷并炼一指。才及一宵雨周千里。指复如旧。才遇大水寺屋皆垫溺。其院无苦若无涝没。凡诸异验皆如此也。

## 唐睦州乌龙山净土道场少康传

　　释少康。俗姓周。缙云仙都山人也。母罗氏因梦游鼎湖峰得玉女手捧青莲。授曰。此华吉祥。寄于汝所后生贵子。切当保惜。及生康之日。青光满室香似芙蕖。追绷褓之年眼碧唇朱。齿得佛之一相。恒端坐含笑。时乡中善相人也。目之此子将相之才。不语吾弗知也。年甫七岁抱入灵山寺中。佛生日礼圣容。母问康曰识否。忽发言云。释迦牟尼佛。闻皆怪之。盖生来不言语也。由是父母舍其出家。年十有五所诵之经已终五部。於越州嘉祥寺受戒。便就伊寺学毗尼。五夏之后往上元龙兴寺听华严经瑜伽论。贞元初至于洛京白马寺殿。见物放光遂探取为何经法。乃善导行西方化导文也。康见欢喜咒之曰。我若与净土有缘。惟此轴文斯光再现。所誓才终果重闪烁。中有化佛菩萨无算。遂之长安善导影堂内乞愿见善导。真像化为佛身。谓康曰。汝依吾施设利乐众生同生安养。康如有所证。南至江陵果愿寺遇一法师。谓康曰。汝欲化人径往新定。缘在于彼。言讫不见。止有香光望西而去。洎到睦郡入城乞食得钱。诱掖小儿能念阿弥陀佛。一声即付一钱。后经月余孩孺螘慕念佛。多者即给钱。如是一年。凡男女见康则云阿弥陀佛。遂于乌龙山建净土道场。筑坛三级。聚人午夜行道唱赞。二十四契称扬净邦。每遇斋日云集所化三千许人登座。令男女弟子望康面门。即高声唱阿弥陀佛。佛从口出。连诵十声十佛若连珠状。告曰。汝见佛身即得往生。以贞元二十一年十月。示众嘱累止劝急修净土。言毕跏趺。身放光明而逝。天色斗变狂风四起。百鸟悲鸣。乌龙山也一时变白。今坟塔存于州东台子岩。岁久唯余方石石傍之土相传疗疾。州民凡婴众病悉焚香取土。随服多差。石之四隅若车辙焉。汉乾祐三年天台山德韶禅师重建其塔。至今高敞。时号后善导焉。

　　系曰。康所述偈赞皆附会郑卫之声。变体而作。非哀非乐不怨不怒。得处中曲韵。譬犹善医以饧蜜涂逆口之药诱婴儿之入口耳。苟非大权入假。何能运此方便度无极者乎。唱佛佛形从口而出。善导同此作佛事。故非小缘哉。

## 唐江州开元寺法正传(会宗)

释法正。不知何许人也。宽旷其怀慎修厥行。司辰于三业御史于六根。以其日讽金刚般若三七过。执持恭恪罔或云懈。长庆初得疾暴终。云。倏至幽冥引见王者。问曰。师生平艺何福田获何善果。正以诵经为对。王乃揖上殿令登绣座。请诵七通。王以下侍卫靡不合掌。阶下拷掠搒击论愬寂若无声。念毕后遣一人引正令还人间。王降阶揖送云上人更得三十年在世勿废诵持。随吏行数里。至一巨坑俾正俯窥。为吏推堕若陨空焉。飒然苏起。初正死唯面不寒起述其事。变心迁善者不一。正后年暨八十余卒于住寺。次荆州功安县释会宗。俗姓蔡。初泛尔为僧别无他技。忽经中蛊病乃骨立。因苦发心志诵金刚般若经。以待尽尔。至五十过梦有人令开口。喉中引出发十余茎。其夜又有梦吐蟥长一寸。月余因此遂愈。当长庆初也。荆山僧行睹见其事。宗不测终所。

唐京兆大兴善寺守素传

释守素者。立性高迈与群不同。居京兴善寺恒以诵持为急务。其院幽僻庭有青桐四株。皆素之手植。元和中卿相多游此院。青桐至夏中无何发汗。颇污人衣如輠脂焉。而不可浣。时相国郑公絪。尝与丞郎数人避暑。且恶其滴沥谓素曰。弟子为师伐此树。各植一松可乎。及暮素戏咒之曰。我种汝二十余年。汝以汗之淋沥为人所恶。同恶木之不可休其下也。来岁若然我必薪之。自尔绝踪矣。素誓不出院。诵法华经三万七千部。夜恒有貉子驯扰来听经。斋时则乌鹊就掌取食。他僧以食诱群羽。皆惊噪而逝。长庆初有僧玄幽。题此院云。三万莲经三十春。半生不踏院门尘。当时以为住句也。素之终代罔得详焉。

系曰。刺漆树者恒患其少滴。爱故难求。斩魏树者患其多辛。恶之易得。嗟尔青桐发汗世所罕闻。及乎素公诋呵。明年绝迹。岂有出家弟子不如其无情树木乎。既不能为漆与物隔其污。为魏与食加其味乎。苟认师友之弹呵取今完净。传曰。过则勿惮改。本教则悔罪清净。如本无异。思之。

唐幽州华严和尚传

释华严和尚。不知名氏。居在幽州城北。恒持华严经以为净业。时号之全取经题呼召耳。其所诵时一城皆闻之。如在庭庑之下。万岁通天年中韩国公张仁愿之为幽州都督也。夜闻经声品次历历然。及尔晨兴谓夫人曰。昨宵城北道人讽诵。若在衙署前也。还闻已否。夫人曰。是何地远可得闻乎。张君曰。如其不信可各遣小竖走马往覆之。果无差谬。张君请召入城。及相见谓张君曰。有愿胡不报乎。答曰。现造袈裟五百缘布施罗汉去。华严曰。勿去余处。但送往州西马鞍山

竹林寺内施僧。及遣使赍香衣物登佛龛山。已去觅竹林寺且无踪迹。如是深入陟高山见一翁。问之曰。旦随吾来。倏睹云开寺现。景物非凡世所有。入寺散袈裟。毕而少二人。彼老宿曰。可赍还二分一与张仁愿一与华严和尚。自此方知华严和尚是竹林圣寺中来使留一宿。出已经年。行化既久。及终坐亡。肉身不萎败。范阳之人多往乞愿。时有征应。塔近因兵革而废矣。

系曰。一口宣诵何能入远近人人耳耶。通曰。近则若愿持经善法力故。远则一音演说随类闻解。其人是圣寺员位。断可知矣。

## 唐河中府柏梯山文照传

释文照。不知何许人也。本敦朴迟讷之人耳。然见佛像则悦怿。一旦诣柏梯寺礼昙延法师画影出家。专念诸经罔知诠显。常愤受性昏浊。忽若假寐。见昙延法师。身长一丈目光四射。谓照曰。尔所欲者吾安能致之。吾有聪明经一卷。求之于彼必谨而持。取感应若俯拾地芥耳。即袖中出以授之。则金刚般若也。登即执读七过。而便惊寤经犹在目。然后念通无滞如久习焉。其喉舌间曲折浮沉。寻变入节非常调也。自此聪敏日新辩给在口。时谓为观音附丽于厥躬也。且曰。我师是周隋国师。凡所纂集义疏必乘梦寐而神授。我无愧为资矣。

## 唐陕府法照传

释法照。不知何许人也。立行多轻率游方不恒。长庆元年入逆旅避雨。逡巡转甚泥淖。过中时乞食不得。乃咄遣童子买彘肉。煮夹胡饼数枚粗食略尽。且无耻愧。旁若无人。客皆诟骂。少年有欲驱者。照殊不答。至夜念金刚经。本无脂烛。一室尽明。异香充满。凡二十一客。皆来礼拜谢过。各施衣物。照踞坐若无所睹。后不知终所。

## 唐蕲州广济县清着禅院慧普传

释慧普。姓宋。本郡蕲水人也。性地疏朗敏利桀然。既奉尸罗冰雪任操。元和十二年乐广济山秀地灵愿栖于此。始谋诵大涅槃经历稔弥年。卒通四十二卷。闻者怃然曰。四帙大经若为温习。非揣量而可庶几乎。或疑其妄言彻部有乱。次举品题以试验之。且无涩滞。少辽缓之无不弭伏。普亦不戒意。躬刀耕火种趣足而已。卉服布裘度其伏腊。日夜经声不绝。如是涉三十载邑人学者莫不推重。增修院宇。以大中三年冬无疾集众告违跏趺坐终。俨若凝思。弟子以香泥缠饰迁于山椒塔中。号涅槃焉。于今香火不绝。

## 唐今东京客僧传

亡名。长庆中自远而至。状辄粗暴。见寺中净人。咄曰。与吾将钱沽酒。寺僧见之怒其勿遮戒检。辱我僧坊其何以堪。遂夺其瓶击寺外柏树。瓶则铿然已碎。其酒凝滞不流。着树如绿玉焉。摇之不散嗅之无臭。寺僧惊怪顾客何为。客曰。某常持金刚般若。须预饮此物一杯。则讽吟浏亮率以为常。非此不可。上人勿怪。寺僧迟回之际。愀然其容将器就树盛之。其酒尽落器中略无孑遗。观者如堵奄然流啜。斯须器竀而酣畅。不知其僧往复何所。

## 唐上都大温国寺灵幽传

释灵幽。不知何许人也。僻静淳直诵习惟勤偶疾暴终。杳归冥府引之见王问修何业。答曰。贫道素持金刚般若。已有年矣。王合掌屡称善哉。俾令讽诵。幽吮唇播舌章段分明念毕。王曰。未尽善矣。何耶。勘少一节文。何贯华之线断乎。师寿命虽尽。且放还人间十年。要劝一切人受持斯典。如其真本即在濠州钟离寺石碑上。如是已经七日而苏。幽遂奏奉敕令写此经真本。添其句读。在无法可说是名说法之后是也。

系曰。春秋夏五不敢轻加。佛教宜然无妄酿矣。通曰。灵幽获钟离寺石经。符合无苦。如道明所添糅。使人疑豫。必招诈伪。率易改张称有冥告。诫之哉。

## 唐荆州法性寺惟恭传(灵岿)

释惟恭。不详何许人也。少孺出俗于法性寺。好尚逼下多狎非法之友。虽乖僧行犹勤持诵金刚般若。罕离唇齿。酒徒博侣交集门庭。虚诳云。为曾无廉耻。后遇病且死。同寺有灵岿其迹相类。号为一寺二害也。岿偶出去寺一里所。逢六七人少年甚都。衣服鲜洁各执乐器如龟兹部。问灵岿曰。惟恭上人何在。岿即语其处。疑其寺行香乐佛也。及晓回入寺闻钟声云。恭卒。所见者乃天乐耳。盖承经力必生净刹。亦以其迹勉灵岿也。岿感悟折节。缁门崇重终成高迈焉。

## 唐明州德润寺遂端传

释遂端。姓张。不知何从而来。德润寺求师。其为人也质直清粹不妄交游。师授法华经。诵犹宿构。人皆骇叹。至乎老齿勤而无懈。十二时间恒讽不辍。咸通二年忽结跏趺坐而化。须臾口中出青色莲华

七茎。远近奔走皆至观礼。邑人同心造龛窆于东山之下。二十余年坟茔屡屡光发。后开视之形质如生。众迎还寺漆纻饰之。今号真身院存焉。伊寺者吴太子太傅都乡侯阚泽书堂。后舍为伽蓝。其题额取泽字也(今普济寺是也)

系曰。端终口出优昙钵华是乎。闻诸轮王出世海中道上方生是华。今像末岂有是邪。通曰。为感其人而应则不可以时拘也。譬犹麟非中国之物。感明王而至同也。

唐越州诸暨保寿院神智传

释神智。婺州义乌人也。俗姓力。力氏之先。黄帝臣牧之后。汉有鲁郡相力归。因官居兖。遂为鲁人也。祖考皆田畯。而以朴素相沿。智少有贞操恳乐舍家。就云门寺惟孝为师。年十二一食断中。持大悲心咒应法登戒。峻励恪勤。俄属会昌灭法。智形服虽殊誓重为僧。磨不磷而涅不淄。于时见矣。大中初年复道巡游暨阳考于禅室。且曰营廷之鱼潜于薮泽。宜哉。此处吾之薮泽也。恒咒水杯以救百疾。饮之多差。百姓相率日给无算。号大悲和尚焉。大中中入京兆。时升平相国裴公休预梦智来。追乎相见欣然。相国女即鬼神所被。智持咒七日平复。遂奏请院额曰大中圣寿。仍赐左神策军钟一口天后绣[巾*(穴/登)]藏经五千卷。裴君为书殿额。智以光启丙午岁十二月终于东白山。春秋六十八。法腊四十八。迁座归暨阳南山入塔焉。

梁扬州禅智寺从审传

释从审。不详氏族。幼入江都禅智寺舍家。诵经数万余言。其寺即隋炀帝之故宫也。咸通五年受具戒于燕台奉福寺。律席经筵遍知尝染。后并三衣成五纳。诸名山胜概无不游览。末归淮甸推为僧首。五六年间一皆严肃。然恒诵净名经未愆日计。以贞明二年三月十八日构疾。迨十九日禺中微息而终。颜貌如常。荼毗获舍利三十粒。坚明通锻无耗。叠石为坟。筠源沙门灵护述坟铭云。

梁温州大云寺鸿楚传

释鸿楚字方外。姓唐氏。永嘉人也。生而符彩且异群儿。及甫髫龄器度宏旷。楚之外昆弟皆出俗越之龙宫伽蓝。遂祈二亲亦愿随往网疏鱼脱笼揭鹤飞。杜若殖于兰洲。新缯染于绛色。互相切直诵习弥通。年二十三方升上品无作。及回本郡时州将朱褒。知其名节钦揖愈勤。唐大顺中以城南有废大云寺荒墟表闻昭宗欲重缔构。帝俞其请。

于是百工俱作。楚躬主之。施利程功不愆于素。而讲经礼像无相夺伦。武肃王钱氏。乾化初年于杭州龙兴寺开度戒坛。召楚足临坛员数。因奏荐梁太祖赐紫衣并号。固让弗听终不披着。自言。凉德何称法门命数之服。时诗人郑说南游访鸿静法师。邂逅与楚会。体知高行杼诗赠楚云。架上紫衣闲不着。案头金字坐长看。楚宽慈人未尝见其愠色。神气清爽。厥颐丰下且皤其腹。目不邪视顾必回身。世俗之言不轻掉舌。所讲法华经计五十许座。一日楚之讲堂中忽生莲华。重柎复叶香气芬馞。以长兴三年壬辰六月五日无疾而化。俗龄七十五。法腊五十二。道俗孺慕。其年迁塔于慈云右冈焉。楚讲贯外深夜行道诵经。将逝夕灯光忽暗经声绝微。告门人曰。劳尔给使吾将往矣。其所卧之榻中。先有白蛇。其大若肱。恒同卧处。长诫童侍无妄惊扰。生常撰上生经钞。刺血写法华经一部。至今永嘉人谓为僧宝中异宝焉。

后唐温州小松山鸿莒传

　　释鸿莒。姓唐氏。永嘉人也。早出家于越州龙宫寺。始则诵法华经全部。得度裹足往趋长安学律。因读化度寺碑。时有举人旁听见莒目瞻多行。异之知能背碑。请莒诵之。儒生覆其文了无一误。又相将去崇圣寺亦然。而多强记辈流所推。言归故乡请受二众依止。其细行也生来未尝叱其狸犬。岂况诸余乎。然昼夜行道诵经。有鬼神扶卫。或为然烛。或代添香。皆鬼物也。天成三年戊子水涝之后。报之以大旱。民荐饥馑。有强盗入其室。莒待之若宾客。躬作粥饭饲之曰。徐徐去山深无人。汝曹为天灾所困耳。盗者拜受而去。弟子中欲袭其不备。莒曰。非我弟子。我舍此永入深山矣。诸子罢轻袭之意。长兴癸巳岁中恬然无疾。跏趺俨然长逝。至三更手敲龛门者三。弟子哭泣启开。云吾告汝等。与吾换新衣裳。缘佛土诸上善人嫌吾服章不净。易毕便终。七日顶暖时院中有巨犬三能猛噬迁塔日随人驯狎。时山中麏鹿飞鸟相参。犬无挚猛兽不惊奔。葬后有虎绕坟嗥叫。其感物之情如是。有弟鸿楚并高行。为时所重。

后唐凤翔府道贤传

　　释道贤。不知何许人也。持讽孔雀王经以为日计。末则受瑜伽灌顶法。持明之功愈多征应。尝夜梦佛携贤行。步步蹈履浓云若乘刚焉。每行不知几百里。而指之曰。此摩竭陀国。此占波国。南印度。西印度。迦湿弥罗等国。且行且记喜跃不胜。及寤觉冥解五天梵音悉昙语言。时西域僧到岐下葱岭北诸胡僧往往伪称五印人。贤以一接语言。先斥之曰。汝是某国人。北戎南梵无敢绐之。陇坻道俗皆禀承密藏号阿阇黎也。迨长兴末明宗晏驾立从厚为帝。凤翔清泰不恭其命。遣王思同帅师伐之。清泰乃婴城自守。清泰问贤曰。危甚矣如何。对

曰。召窦八郎。可逆知胜负也。清泰出乘城抚众。其窦八介甲持戈来马前作迎斗之状。跳跃已解甲投戈而走。贤曰。此外敌必降之象也。果如斯说。清泰乃拥兵而东。召贤俱行。入洛即帝位欤。改元曰清泰。贤奏曰。年号不佳。何邪。水清石见。至二年敕移并州。晋高祖为天平军乃阻兵自固。潜连契丹长驱入洛。清泰自焚。果石见之应矣。晋兵未至。贤先终于洛。今两京传大教者。皆法孙之曾玄矣。窦八郎者岐人也。家且富焉。自荷器鬻水。言语不常。唯散发披衣狂走与李顺兴相类或遇牛驴车必抚掌而笑。迨死焚之。火聚中尽化金色胡蝶而飞去。或手掬衣扇行之。归家供养焉。

汉江州庐山若虚传(亡名僧)

　　释若虚。隐于庐山。数年持经不出石室。江南国主李氏钦尚其道。累征终不降就。唯言老僧无能。宁销王者归心。若更相呼窜入深山矣。或衣物则避让。香则受之。以乾祐中盛夏坐终。身不沮坏。今湓城人供养影相焉。又潭州释亡名。恒诵法华经口无他语。长沙文昭王马氏。特加礼重。召入天策府湘西院供养。然其语事诡异堪惊。一旦召知佛殿僧。令急襞掠佛像。各就两厢。僧皆谓为狂发。相目而笑。举止极甚忽切。须臾自入正殿内。据佛座而坐奄然而化。举州道俗争礼焚香。汉乾祐中也。

周会稽郡大善寺行瑫传

　　释行瑫。姓陈氏。湖州长城人也。考曰良。母陶氏。钟爱之心与诸子异。然其敏利又于郡童杰然而出。父母多途碍其出家之志。终弗能禁。唐天祐二年依光远师求于剃染。年十有二诵法华经。月奇五辰而毕轴。次维摩经尽如道安朝请经而暮纳本焉。寻于余杭龙兴寺受满足戒。遂往金华双林寺智新。传南山律钞。弭节服膺流辈推揖。常食时至以不[(齒*殳)/米]之米与菜茹投小鼎中参煮而食。此外断无重味。义解之心理棼破木都无难色。尝谓人曰。所好甚者不见他物之可好。吾之好也。乐且无荒也。后唐天成中寓于越乐若耶山水。披览大藏教。服枲麻之衣。慕道俗置看经道场。于寺之西北隅构楼阁堂宇。蔚成别院。供四方僧曾无匮乏。以显德三年壬子秋七月示疾终于此院。报龄六十二。法腊四十四。瑫性刚正无面谀无背憎。足不趋豪贵之门。囊不畜盈余之物。房无闭户口无杂言。亦览群书旁探经论。慨其郭迻音义疏略慧琳音义不传。遂述大藏经音疏五百许卷。今行于江浙左右僧坊。然其短者不宜称疏。若言疏可以疏通一藏经。瑫便过慈恩百本几倍矣。其耿介持律。古之高迈也矣。

宋东京开宝寺守真传(沙弥弥伽道荫)

释守真。永兴万年人也。俗姓纪。汉诈帝信之鸿绪。乃祖乃父素履贞吉。奕叶孝行充塞闾里。故乡人美其孝焉。遂目之曰纪丁兰也。真即其后矣。洎黄寇于纪僖宗蒙尘车驾避锋而西幸。咸镐失守而没贼。因而徙家居于蜀矣。及冠也偶游圣寿寺。见修进律师行出物表语越常度。乃解带卸冠。北面而事之。七支既备。先谒从朗师学起信论。次依性光师传法界观。后礼演秘阇梨授瑜伽教。并得心要咸尽指归。自明达诸法宣畅妙典。四十年间略无怠矣。而赐号曰昭信焉。讲起信及法界观共七十余遍。皆以灯传灯用器投器。嗣乎法者二十许人。开灌顶道场五遍。约度僧尼士庶三千余人。开水陆道场二十遍。常五更轮结文殊五髻教法。至夜二更轮西方无量寿教法。称阿弥陀尊号修念佛三昧期生净域。一日谓弟子缘遇曰。如来不云出息不保入息。吾之寿也幸矣。汝之年也耄矣。今欲顺俗从世。预设二塔。其可得乎。缘遇稽首而对曰。广度长老舍院之右地。请建塔者有年矣。今大师属其意。长老致其美。因缘冥契安可而止。于是鸠工而营之。自十月琢磨至来一月彻缋。以开宝四年秋八月九日。命众念佛。佛声既久令止。奄然而归寂。俗寿七十八。僧腊五十三。其月二十一日焚葬于北永泰门外智度院侧。其获舍利光润。各将供养之。次沙弥弥伽者。于阗国人也。专诵华严经曾无间息。圣历年中天帝释请迎伽上天诵持乃曰。每被阿修罗见扰故屈师来请。为诵宣华严经以禳彼敌。遂升座朗讽是经。时修罗军众闻经乃现威神。一时而化去。又沙弥道荫。常念金刚经宝历初因他出夜归虎暴。中路忽遇哮吼跳踯于前。荫知不免乃闭目而坐。唯默念是经心期救护。虎遂伏草守之达曙。村人来往乃视虎。其蹲处涎流于地焉。荫后持诵益加高行矣。

论曰。入道之要三慧为门。若取闻持勿过读诵者矣。何耶。始惟据本。本立则道生。次则舍诠。诠留则月失。比为指天边之桂影而还认马上之鞭鞘。如此滞拘去道弥远。然则机有新发。迹或乍移。须令广览多闻。复次背文高唱在乎品位。先号法师故经云。受持读诵解说书写如法修行是也。原夫经传震旦夹译汉庭。北则竺兰始直声而宣剖南惟僧会扬曲韵以讽通。兰乃月氏之生。会则康居之族。两家左右二见否藏无为冰上之狐兔问堠傍之路。通曰。西竺僧持部类行事不同。或执亲从佛闻更难厘革。或称我宗自许多决派流。或直调而质乎。或歌声而巧矣。致令传授各竞师资。此是彼非我真他谬。终年矛盾未有罢期。故有若美一期之呗[口*匿]诵三契之伽陀感车马而不行动人天之共听。此曲折声之效也。若乃盘特少句。薄拘短章。止忧忘以鼓唇。胡暇巧而扬舌。犹登中圣或致感征。此直置声之验也。今以一言蔽之。但有感动龙神能生物善者。为读诵之正音也。或曰。常闻光音天之语言则是梵音末委。那为梵音邪。请状貌以示之。通曰。诸陀罗尼

则梵语也。呗[口*匿]之声则梵音也。或曰。如天下言音。令人乐闻者。与襄阳人为较准。彼汉音也。音附语言谓之汉音汉语。则知语与音别。所言呗[口*匿]者是梵音。如此方歌讴之调欤。且梵音急疾而言则表诠也。分晓舒徐引曳则呗[口*匿]也。或曰。此只合是西域僧传授。何以陈思王与齐太宰捡经示沙门耶。通曰。此二王先已熟天竺曲韵。故闻山响及经偈乃有传授之说也。今之歌赞附丽淫哇之曲浞灖之音。加酿瑰辞包藏密咒。敷为梵奏。此实新声也。如今启夹。或曰开题。秖知逐句随行。那辨真经伪造。岂分支品。未鉴别生。能显既知所诠须体。当闻舍筏适足归宗。达其阿字之门。图其法身之体。此读诵之至也。其有难通帚字多游族家。急令口诵于一经。且为身参于五众。赖能暗诵免呼粥饭之僧。如偶澄清缓裹归家之襆。或曰。国朝度戒何责经乎。岂不闻羯磨之辞止云年满衣钵具足不言念经为增上缘耶。通曰。此灭法无知之徒言耳。上根感戒果证相随。何以经纸数考试耶。脱舍下根之诵持。入法止阘茸白丁矣。南山大师云。才登解发便须通览。又后周初多度僧尼。敕灵藏铨品行业。若讲若诵卷部众多。随有文义。莫不周鉴。时共测量通经了意。最为第一。此乃精选诵经通义为入道之阶渐也。不见此文深为痛惜。梁传目此为经师。宣师不沿而革号为读诵。今采诸师。从唐至宋。取其多善。宗归乎高。则有感神宿庙度苦因经。法智往生感金光之照野。明慧行道占虹气之贯天。或受请居罗汉之前。或持明救城阳之疾得御诗之饯送。见势至之来迎。使者摄而不能。妖狐媚而自变。猗欤元皎致李树之丛生。焯尔楚金感帝王之入梦。圆光在顶三昧现前。遇诵华严放金光于口角后游地狱乘宝座于西方。三刀断势伤于竹筒。千福经声入于帝耳。证返不餐于薏苡。康声无断于连珠。或添龄于三十许年。或差蛊于数十茎发。或经音遍于燕垒。或本足在于钟离。或乐象龟兹。或口开菡萏。或鬼神避咒。或陆地生莲。或梦华胥而悉解梵音。或坐佛座而便归圆寂。如斯上德若此法师。殖璧随方贯华有次。身为金鼓。击之成忏悔之音。口若玉箫。吹之出神仙之曲。因依相授。徙倚独宣。可谓皮裹法华足行经藏。俾法音之不断善付三乘。皆成佛之无余还宣八辩者也。诗曰。伐柯伐柯其则不远。望吾曹无忘取则于此焉。

## 宋高僧传卷第二十六

### 兴福篇第九之一(正传十四人附见二人)

### 周京师法成传

释法成。本姓王。名守慎。官至监察御史。属天后猜贰信酷吏罗织。乃避法官。乞出家为僧。苦节勤于化导。声发响随行高质直。长

安中于京兆西市疏凿大坎。号曰海池焉。支分永安渠以注之。以为放生之所。池上佛屋经楼皆成所造。穿池之际获古石铭云。百年为市而后为池。自隋朝置都立市。至于时正一百年矣。仪凤二年望气者云。此坊有异气敕掘之得石函。函内贮佛舍利万余粒。光色粲烂而坚刚。敕于此处造光宅寺。仍散舍利于京寺及诸州府。各四十九粒武后于此始置七宝台。遂改寺额。成公居之行其激劝。多以崇福为己任焉。

唐五台山昭果寺业方传

　　释业方者。即解脱禅师之法孙也。身长七尺五寸。古貌轩昂垂手过膝。眉长数寸目有重瞳。人望凛然。礼诵无倦绍脱高躅。动合无形不舍利物。而再修梵宫。时太原府有士女造立文殊像一躯。将送入山。到滤池河侧洪波泛涨方乃隔岸焚香启告。河为流减。过文殊毕水还弥溢。后终建塔在寺西北一里。肉身见存而多神异焉。

唐上都青龙寺光仪传

　　释光仪。姓李氏。本唐宗室也。父琅琊王与越王起兵。欲复本朝中兴帝道不克。天后族诛之而无噍类。仪方在襁褓中。乳母负之而逃。后数年则天窃闻琅琊有子在民间。购之逾急。乳母将至扶风界中。鬻女工以自给。仪年八岁状貌不群神悟超拔。乳母疑遭貌取而败。且极忧疑。乃造布襦置钱于腰腹间。于桑林之下告之令去。敕搜不慢。吾虑俱死无益于事。汝聪颖必可自立。或一旦富贵无忘老姥。言讫对泣。仪恸不自胜。乳母从此而逝矣。仪茫然行至逆旅与群儿戏。有郡守夫人往夫所住处方息。俱此见仪群聚且貌俊爽。因而怜之。召谓之曰。郎君家何在。而独行至此。仪绐之曰。庄邻于此。有时闲戏耳。夫人食之又给之钱。乃解衣而内其钱。日暮寻迳而去拟投村墅。遇一老僧。呼曰。尔小子。汝今一身家已破灭。将奚所适。仪惊愕伫立。老僧又曰。出家闲旷且无忧畏。小子欲之乎。仪曰。素所愿也。老僧因携其手至大树阴。令礼十方佛。归依常住佛法僧已。因削其[髟/采]。又出袈裟以披服之。小大称其体。其执持收掩犹如几夏比丘。老僧喜曰。此习性使然。善持僧行。遂指东北曰。去此数里有伽蓝。汝直诣彼谒寺主云。我使汝为其弟子也。言毕老僧欻然亡矣。方知圣僧也。仪如言趋彼寺。主骇其言。因留之。经十年许。仪已洞明经律善其禅观。而属中宗即位唐室复兴。敕求琅琊王后。仪方向寺僧言之。时众大骇。因出诣扶风李使君。即仪之诸父也。见之悲喜。乃舍之于家。方以状闻。固请不可。使君有女年齿相侔。一见仪而心悦愿致情曲。仪恐慑而避焉。他日会使君夫人出。其女靓妆丽服。从者越多来而逼之。仪固拒百端终不屑就。绐之曰。身不洁。请沐浴待命。女许诺方令具汤沐。女出因闭关。女还排户。既不得入。自牖窥

之。方持削发刀。顾而言曰。有于此根故为欲逼。今若除此何逼之为。女惧止之。不可。遂断其势投之于地。仪亦闷绝。户既不开。俄而使君夫人俱到。女实情具告遂破户视之渐苏。命医工舁归蚕室。以火烧地苦酒沃之。坐之于上以膏傅之。月余疮愈。使君奏仪是琅琊王子。有敕命驿置至京。引见慰问优赍丰洽。诏袭父爵。仪恳让。誓愿为僧确乎不拔。中宗敕令领徒。任置兰若自恣化方。仪性好终南山。因居法兴寺。于诸谷口造庵寮兰若凡数十处。率由道声驰远谈说动人。或山行十里间缁素侍者常数千百人。迎候瞻待甚于权要卿相焉。仪恒居寂定。或言将来事以决吉凶。必无差忒。人益归之。开元二十三年六月二十三日。先嘱累弟子。当谨护身口勿事諠哗。祖师意无别事。静则真法现前。此外提唱皆不获已。言极激切。因北首而卧。枕肱右胁着席而亡。此大涅槃之表兆也。遗言令葬于少陵原南。乃凿原成室而封之。柩之发也异香芬馥。状貌如生。祖车出城白鹤数百鸣唳空中。彩云依约覆车数十里。道俗号啕多持孝服。所葬之地遂建天宝寺。弟子皆留而守之。

唐镇州大悲寺自觉传

　　释自觉。博陵望都人也。稚齿厌于俗态。俄白亲老言。儿乐从佛求度世去。二亲惊愕咄咤俾去。然无惭怍再拜请命。乃强礼本部开元寺知钦。钦观其志气弗群。立字曰自觉。训之曰。汝闻名思义。答曰。佛种从缘起。唯听明诲矣。既而诵经及格蒙度。至德二年年满镇州受具足法。即往灵寿县禅法寺习律经论。勤瘁九年。皆造微也。便言。当入太行山于一磐石上结茅庵三亩小溪为兰若。不亦快乎。大历元年九月晦往平山县界得重林山院。果应所求。遁迹自娱。至二年五月天其旱暵。觉则跣足经行。冬则右肩偏袒。其林薄山谷虎狼狃迹重复。唯拾果采蔬卯时一食。时恒阳节度使张君患炎旱。闻觉精苦。躬入山请其祈雨。张语之曰某无政术致累百姓。三年亢阳借苦引咎。自责良无补矣或云。龙王多依师听法忘其施雨愿师垂救旱之誓。有如白水如念苍生。请辍禅定略入军府。觉乃虔恪启告龙神。未移晷刻天辄大雨。二辰告足。张帅归向勤重。若孝子之事父母焉。觉始入法已来。学诸佛因中誓愿。其数亦四十九也。其一愿身长随大悲菩萨。次愿造铸大悲像寺。及乎发言响应。檀施臻萃用赤金鼓铸成。举高四十九尺。梵相端严眼臂全具。迨更年稔寺亦随成。今城西山大寺是欤。遂于坛前诵念至三更。见神光二道作中金色于晃朗中见弥陀佛。观音势至左右翼从。佛垂金臂呼自觉声。渐下云来摩其顶曰。守愿勿悛无宜懈废。利物为先。汝去吾随任从汝意。言毕云收杳无眹迹。觉以愿心酬毕。返山林之间择送终之处。贞元十一年二月望夜有神人现半身。若毗沙门状。谓曰。师今岁灭度矣。举手谢神人曰。往来定分吾闻命矣。其年六月十四日。奄归寂灭。门人欲奉神龛归山寺。州府人

苦留。终于大悲寺南迁塔焉。则十三年四月八日也。其大悲为恒阳奇事。感应潜通。至周显德初。敕铸九府圆法。天下铜像一例除毁。时州人相率出钱赎此像。不允。登即炉橐镕冶。真定之人莫不悲悼。时炭炽飞烟无之。从顶至胸旋收铜汁。斯须计料匠氏暴卒。自此罢工。迨宋太祖神德皇帝。追铸令全。代忏前事焉。

唐东京相国寺慧云传

释慧云。姓姚氏。湖湘人也。性识精明气貌疏朗。高宗麟德元年。正十岁矣。邈然有出尘之志。二亲多厌沮之。其心匪席不可卷也。父哀其所愿。从往南岳初祖禅师禀承慈训。而能黠慧好味经教。沉默如也。至于弱冠于岳寺受具足法。自专护戒且善毗尼。寻罢讲科专营福事。发言响答化俗风从。立事绝私士庶钦揖。乃出重湖而游荆郢。江南振锡浙纳携囊。务在劝人令舍悭病。随处盖造葺修寺宇二十余所。皆功成不宰。天后久视元年江北行化因缘未会。长安元年来观梁苑。夜宿繁台。企望随河北岸有异气属天。质明入城寻睹。乃歙州司马宅西北园中池沼。云徙步临岸见澜漪中有天宫影。参差楼阁合沓珠瓔。门牖彩绘而九重仪像逶迤而千状。直谓兜率之宫院矣。云睹兹异事喜贯心膺。吾闻智严经说。琉璃地上现宫殿之影。此不思议之境界也。今决拟建梵宫答其征瑞。乃挂锡于安业寺。神龙二年丙午往濮州属县报成寺。发愿为国摹写弥勒像。举高一丈八尺。募人出赤金。于时施者委输逡巡若丘阜矣。遂振橐籥程巧工。一铸克成。相好奇特殆景龙四年庚戌六月属温王让位奉睿宗。叔父也。景云元年云于寺东廊南隅造别殿安圣容。始云治材方议版筑。檀越众议纷纭未成建树。至二年辛亥于福慧寺经坊北。贸新安典午郑景宅。方事兴工掘得古碑。则北齐天保六年乙亥岁置建国寺。乃高欢嗣子文宣帝也。睹之者皆惊叹。同舍利弗悲螠垤焉。采访使君称异再三。遂沿此记改福慧为建国寺。迎取安业圣容及殿材至寺。太极元年五月十三日。改元延和。是岁刑部尚书王志愔为采访使。至浚郊宣敕。应凡寺院无名额者并令毁撤。所有铜铁佛像收入近寺。云移所铸像及造殿宇门廊。犹亏彩缋。遇新敕乃辍工。云于弥勒像前泣泪焚香。重礼重告曰。若与此有缘当现奇瑞策悟群心。少顷像首上放金色光照曜天地。满城士庶皆叹希有。是时生谤毁者随丧两目。又有舌肿一尺许者。远近传闻争来瞻礼。舍施如山乃全胜概。像坐垂趺人观稽颡。涉恶报者云望像为其悔过。斯须失明者重视。舌卷者能言。皆愿为寺之奴持钟扫地也。采访使王志愔贺兰务同录祥瑞。奏闻睿宗潜符梦想。有敕改建国之牓为相国。盖取诸帝由相王龙飞故也。仍敕佛授记寺大德明干。同共检校功德勿令州府烦扰。中书舍人贾曾侍郎崔沼给事中卢逸中书侍郎平章事岑羲。皆捐俸禄共构因缘。或启发心之元。或施外护之力。先天中行传神于潞邸。玄宗即位。至八月十五日上皇御书寺额。奉诏令大德

真谛并弟子二人品官一人赍敕赐幡华及寺额至。迎受悬挂。云道化梁园身荣福树。百龄有限四相交迁。终于寺之别院。葬今京之东郊寺庄塔亭存焉。时号造寺祖师。云去世后天宝四载造大阁号排云。肃宗至德年中造东塔号普满者。至代宗大历十年毕工。或云造塔。僧能分身行化难测品阶。文殊维摩是王府友吴道子装塑。又开元十四年。玄宗东封回敕车政道往于阗国。摹写天王样就寺壁画焉。僧智俨募众画西库北壁。三乘入道位次皆称奇绝。今之殿宇皆大顺年火灾之后盖造。宋太祖重修。翰林待诏高益笔迹壁画。时推笔墨之妙矣。

唐杭州华严寺玄览传(慧昶守如)

释玄览。姓褚氏。其先河南人也。食菜于钱塘。因是家焉。览诞膺明德。生而悬解。深达实相。以崇善本。自初念至于舍家师承慧昶。昶师德无不满众用皆足。年高行尊久为师范。及见览无一息之间违仁。告门人曰。无上之道清净为本。有能一念用其心。吾未见学不足者。江表无真僧久矣。或以此子为法鼓耶。俾遐迩闻之。其预为达匠之所甄异也如此。其本邑有故华严寺。览以包桑之地近于玄礼师之先茔。属隋室不竞法宇弛颓。名将壑迁迹亦时废。属于唐初募信人重建。文明岁有敕许还旧额。广轮制度兼移基址背山临水往返形胜览初以具戒依天竺。次以僧录住一闲居。后以耆德统华严三寺。次第同致于道。道无不在。因教有迁也。览尝以悯物慈济为己任。遂议寺前平湖之通川为放生池。时太守袁从礼因兹劝勉。深入慈门以禁六里。司马杨敏言感梦。又广至十里。是以揵鬐掉尾。噞喁浮沉不虞其害。得遂生性焉。览又以经像为最则殿前画四像。慈氏为首。铸金铜像三百五十座。弥陀为首。写经二千余轴。金字涅槃经为首。如是功德以顺现报。故王考宗追赠。和州刺史右散骑常侍封舒国公无量则览之元昆也。量修学之日临平湖龙见。无不往观。舒公晏然不离书案。气度如此。明皇初年舒公侍讲。帝嘉尚之。归觐太夫人。年已期赜。昆季皆以华皓晨昏之地说法而已。览以开元二十二年示疾。终于临平所造寺。春秋八十四。僧明了大觉普贤神满怀逊皆参预法流。奉法器藏于细砺洞之下基。工部侍郎徐安贞撰碑颂德焉。又闽中爱同寺释守如。多事劝诱。越上之民归若麕聚焉。崇树精庐以为济众。急在利他。开元十年于寺营浴室。患地势陡高清泉在下桔槔无用汲引步遥终以为劳。思虑不迨无由改作。忽一宵下流顿涸距造浴室所二十余步清泉迸出。时谓神功冥作移此泉耳。七闽之民罔不归信。终于温室之偏房矣。

唐东阳清泰寺玄朗传

释玄朗。字慧明。姓傅氏。其先浦阳郡江夏太守拯公之后。曹魏

世避地于江左。则梁大士翕之六代孙。遂为乌伤人也。母葛氏初妊梦乘羊车飞空蹑虚。而觉身重。自兹已后荤血恶闻。殆乎产蓐亦如初寐。觉后心轻体安。婴儿不啼莞尔而笑。九岁出家。师授其经日过七纸。如意元年闰五月十九日敕度配清泰寺。弱冠远寻光州岸律师受满足戒。旋学律范。又博览经论搜求异同。尤切涅槃。常恨古人虽有章疏。判断未为平允。往在会稽妙喜寺。与印宗禅师商确秘要。虽互相述许大旨未周。闻天台一宗可以清众滞。可以趣一理。因诣东阳天宫寺慧威法师。威禀承括州智威。时传威是徐陵后身灌顶师之高足也。朗亲附之不患贫苦。达法华净名大论止观禅门等。凡一宗之教迹研核至精。后依恭禅师重修观法。博达儒书兼闲道宗。无不该览。虽通诸见独以止观以为入道之程。作安心之域。虽众圣继想而以观音悲智为事行良津。游心十乘谛冥三观。四悉利物六即体遍。虽致心物表身厌人寰情捐旧庐志栖林壑。唯十八种十二头陀。隐左溪岩。因以为号。独坐一室。三十余秋。麻纻为衣粝蔬充食。有愿生兜率宫必资福事。乃构殿壁。缋观音宾头卢像。乃焚香敛念。便感五色神光。道俗俱瞻叹未曾有。此后或猿玃来而捧钵。或飞鸟息以听经。时有盲狗来至山门。长嗥宛转于地。朗悯之焚香精诚为狗忏悔。不踰旬日双目豁明。至开元十六年。刺史王上客屈朗出山暂居城下。朗辞疾仍归本居。厥后诲人匪倦讲不待众。一郁多罗四十余年。一尼师坛终身不易。食无重味居必偏厦。非因寻经典不然一烛。非因觐圣容不行一步。其细行修心盖徇律法之制。遂得远域沙门邻境耆耋拥室填门。若冬阳夏阴弗召而自至也。其寺宇凋弊。乃指授僧灵禀建其殿宇。形像累二甎塔。缋事不用牛胶。悉调香汁。天台之教鼎盛何莫由斯也。一日顾谓门人曰。吾众事云毕年旦暮焉。以天宝十三年九月十九日薄疾而终。春秋八十有二。僧夏六十一。置塔于岩所。生常撰法华经科文二卷。付法弟子衢州龙丘寺道宾。净安寺慧从。越州法华寺法源神邕。常州福业寺守真。苏州报恩寺道遵。明州大宝寺道原。婺州开元寺清辩。齠年慕道志意求师。不踰三年思过半矣。行其道者号左溪焉。第其传法号五祖矣。禹山沙门神迥着乎真赞矣。

系曰。观其唐世已上求戒者。得自选名德为师。近代官度以引次排之。立司存主之。不由己也。朗之求戒不其是乎。如是师资相练恩义所生。脱临事请为则喻同野马也。

唐湖州佛川寺慧明传

释慧明。俗姓陈氏。汉太丘长寔之后。世居颖川。永嘉南渡祖为司徒掾。曾祖仲文有佐命于陈封丹阳公。祖为双溪谷熟二县令。考为兰陵长。乃为兰陵人也。明母氏初感之日如持佛戒。足恶履于荤园口不尝于鲜器。神梦仿佛如闻法音。既而诞焉。年渐及丱方祈舍俗。父

母偕听。至受具时即开元七年也。习学律藏尝谓人曰。昔者繁刑首作伯成子遁焉。吾虽不舍律仪而恶乎诤论纷纷。若心印心之法。至矣哉。乃西诣方岩顿开心地。天宝中有愿于清凉山。淮汴阻兵明即旋策与禅客遇同游宛陵。于上石门置兰若三所。有大[戲-儿＋巾]来扰如抚尨焉。时荐饥。群盗欲至必号呼先告。往往有征焉。先是此乡好弋猎。明化之皆焚罝网器仗矣。至天宝五年爰止乎鱼陂道场。有瑀公者。白土史宗之流。迹迩行辙世莫之识。始相见曰。南祖传教菩萨来何晚耶。他日同登鱼陂峰顶。见东南有山苍琅独秀。谓瑀公曰。吾与此山宿有缘矣。天宝八年有制度人。州将韦南金举高行黑白状。请隶名州中宁化道场。明固辞改隶佛川。即畴昔鱼陂所望之峰。梁吴均故宅之所。地志云。青山南掘得古佛二躯。莫知年代。获像之地灵泉涌起。因名佛川焉。泉侧有吴王古祠。风俗淫祀滥以牺牲。于是明夜泊庙间雷雨荐至林摧瓦飞。顷之雨收月在。见一丈夫容卫甚盛。明曰。居士生为贤人死为明神。奈何使苍生每被血食。岂知此事殃尔业耶。神曰。非弟子本意人自为之。礼忏再三。因与受菩萨戒。神欣然曰。师欲移寺。弟子愿舍此处永奉禅宫。后果移寺于祠侧。获铜盘之底。篆文有慧明二字焉。建中元年正月示疾。其日庭水春染山雨昼冥。猛虎绕垣悲啸而去。十二日奄然长往。春秋八十四。僧腊五十一。二月十二日建塔于寺西山焉传法弟子慧解慧敏如知三人也。若鹙子采菽之伦也。菩萨戒弟子刺史卢幼平颜真卿独孤问俗杜位裴清深于禅味。俾昼公为塔铭焉。

唐湖州大云寺子瑀传

释子瑀。字真瑛。姓沈氏。吴兴德清人也。其先亡国于沈。因以为氏。春秋沉子之后也。瑀生而聪慧不以师授。年未总角辞亲出家。以如意年中大赦度人。坏衣削[髟/采]煤贪世事。于洛京大福先寺受戒。勤勤祈请假寐。三日之夕见有神人俨然在目。倏往忽来或同或异。得非至诚乎。于是烛如来灯佩菩萨印。证圣中归于大云道场。坚执律柄僧纲厘举。不亦宜哉。瑀素履纯厖无咎无誉。使天下之士有外道焉。有阐提焉。心如飘风言若泉涌挠我圣教挤我妙门。瑀示以从容诱以方便。莫不稽首挫色而闻命焉。常礼一万五千佛名。兼慈悲忏。日夜一匝。或二日三日一匝。夜有圣僧九人降于礼忏之所。相与行道弹指而去。或夜无灯烛。心口是念圆光照室如坐月中。如此则往往有之。瑀慨德清遍邑未有塔寺。遂锐怀营构。一唱齐和乃成精宇。前后写经三藏。凡一万六千卷。天宝初临安足法师。死经三宿。将入地狱。冥中见瑀引至王所。谓王曰。此人能讲涅槃经。王宜宥之。王曰。唯闻岩仓师能讲。不闻此师名何也。如是再三。王不能屈。因赦之。曾是乡人施[牛*?]牛者。天然不孕因而出乳其通感如是。以十一年秋禅坐而终。十二年春将启灵龛欲焚之。容色不变如生。虽少林孕

髭蕲春育发。何独嘉也。大理评事摄监察御史姚淡主客郎中姚汭刺史杨慧才偕归信焉。

## 唐明州慈溪香山寺惟实传

释惟实。姓汤氏。富阳人。其为人也。杜多其行禅观其心。淡然静居长坐不寐。初母氏抑其愿心不容披削。既而笼开鸟逝岸穴泉飞。学善财之遍参。同迦葉之练行。天宝中往明州若[山*(奥-釆＋米)]山。夜闻冥告曰。达蓬圣迹名山宜矣。翌日且登其山。岩洞窈窕石壁削成。秀异之多实维灵境。有大佛足迹。询其山叟。则曰。彼开元年中始现斯瑞。遂愿栖此有终焉之志。时属海寇袁晁蜂螘屯聚。分以剽劫杀戮无辜。至于香山。众皆奔窜。实据榻瞑目。先以大石掩洞门。贼可三二百数。复舁巨石阔二丈余镇其穴口。实起喑呜以掌举之。群盗罗拜以谢之而去。邑民重之。遂立精舍。弗再岁而成。大历八年也。太守裴儆奏请署香山题额焉。诏度僧七人隶名矣。以贞元二年冬示疾终于寺。则跏趺而化也春秋六十二。法腊三十一矣。

## 唐朔方灵武龙兴寺增忍传

释增忍。俗姓史氏。沛国陈留人也。典谒之年登其乡校。百氏简策寓目入神。艺文且工。乃随计吏数举不捷。会昌初薄游塞垣访古贺兰山。中得净地者白草谷。内发菩提心。顿挂儒冠直归释氏。乃薙草结茅为舍。倍切精进。羌胡之族竞臻供献酥酪。至五载节使李彦佐嘉其名节。于龙兴寺建别院号白草焉。盖取其始修道之本地也。忍刺血写诸经。大中七年李公虑其枯悴。躬往敦论曰。师何独善一身行小乘行。胡不延惜生性任持教法。所利博哉。忍执情胶固遂着三教毁伤论以见志。帅览而益加崇重。九年因读大悲经。究寻四十二臂。至无畏手疑而结坛。浃旬祷请。自空中现其正印双拳历历可观。遂命画工绘写此臂焉。或有讥谤者。忍再精悫虔告。画工濯笔铜碗中忽感宝性华一朵。枝趺鬘叶一皆鲜明。睹者惊叹。至咸通十二年七月十日。示灭于白草院。春秋五十九。以十月十七日。藏神于水馆之南建塔焉。初忍刺血写经。总二百八十三卷。画卢舍那。阁三十五尺。门一丈六尺。起样画大悲功德三轴。自着大悲论六卷。并藏诸箧笥焉。后节使唐恒夫。仰其遗迹奏乞旌劝。敕谥大师曰广慧。塔曰念定。弟子无辙亦致远之高足。赍血书经二卷瑞华碗一枚诣阙奏呈。宣赐紫衣。天复中终。及梁乾化初。中书令西平王韩公逊录遗迹奏闻。太祖敕致谥曰法空。别赐紫方袍。塞垣荣之。后唐同光中从事薛昭纪为碑焉。

## 唐京兆荷恩寺文瓒传

释文瓒。姓张氏。晋阳人也。天姿整恪。幼事师于并州崇福寺。学该群籍控带三乘。至若金版银绳之篆。龙韬象秘之文。罔不耰耘情田波涛口海。宣畅皇化对扬天休。一皆悦服。诏为翻译并河南佛授记寺兼京兆安国荷恩崇福等寺大德。好修福事。设无遮一百会。凡圣混淆一皆等施。纵风云连起及至斋日必晴明晏然。感动人只福无唐设。春秋六十余。卒于本院。境内苦雾如泣。数日不解焉。

唐太原府崇福寺怀玉传

释怀玉。姓许。并州人也。少而警利日览千言。早露锋芒迥拔侪类。及其长也戒节踰峻梵场龟鉴。志在修葺无间彼此。夏墟寺宇。经有阙而必补。像有凋而遍修。三任纪纲特有崇建。仍校雠大藏经二十余本。祁寒盛暑不废晨暮。增饰净土院。兴事任力转加殊丽。代宗嘉之。委为灌顶道场主。真言秘诀有所在矣。春秋六十三。卒于本院云。

唐晋州大梵寺代病师传

释代病者。台州天台人也。姓陈氏。以其尝发大愿尽一报代众生之病。致本名不显矣。诞育之辰祥光充室。邻里异焉。七岁丧父。哀毁几于灭性。白母求出家母才艰阻遂断一指。亲党敦劝。偏亲乃送于国清寺。因戒法登满誓志观方。初止今东京。次于河阳。为民救旱。按经缋八龙王。立道场启祝毕投诸河。举众咸睹画像沈跃不定。斯须云起肤寸雷雨大作。千里告足。自此归心者众。先是三城间多暴风雹。动伤苗稼稃灕。号为毒龙为之也。代病为诵密语。后经岁序都亡是患。盟津民立堂宇若生祠焉。大历元年。登太行游霍山。乃深入幽邃结茅而居。有盗其盂食。俄见二虎据路。会逢代病。盗叩头陈悔。慰谕毕因摩挲虎头。如是累伏猛兽。其盗本樵子。愿依附为苦行焉。其中山神庙晋绛之间传其肸蚃。代病入庙劝其受归戒。绝烹燀牲牢。其神石像屡屡随劝领首。顾其神妇略无俞答之状。遂剃神之发毁撤神妇。乡人怪之闻白州邑。太守怒之曰。此唐高祖初起至此。久困阴雨其神见形示路以迎义师。厥后砻石为像。荐飨无亏。此之髡师无状敢尔。俾系闭于嘉泉寺扃键且严。至二十日启关寂然禅定。倾城咸往观礼。或声謦舒徐而起。太守急召之不来。以至约令断头。代病斩一指以付使者。太守感之。躬就迎请。移置大梵寺。别营甎浮图以藏其指节矣。由是檀信骈肩蹑踵。有寘毒于酒者。赗贫女往施之。代病已知。贫女绐之曰。妾家酝觉美。酌施和尚求福。况以佛不逆众生愿。代病曰。汝亦是佛。然贫女惧反饮具以情告。代病执杯啜之。俄尔酒气及两胫足地为之坟裂。闻者惊怪。以酒供养自兹始也。汾隰西河人有疾。止给与净水饮之必瘳。凡属荐饥必募粮设食。后于赵州救斯荒

歉。作施食道场前后八会。遐迩赖之道感多类。以贞元十九年秋七月八日奄然跏趺示灭。四众初谓如嘉泉寺之禅定欤。香华供养。至于隔岁肤肉渐坚。方知永逝。遂漆布缋画之。武宗废塔像无巨细皆毁除。或议之移入陶窖中。既而生瑞草一本。其状亭亭若盖。盘错萦纡庇其风雨而有余也。宣宗即位佛事中兴。纲纠比丘造小亭。移真形寘于此。先于嘉泉寺断指节。已过百龄筋肉甲爪光润且如金色。或属兵革城陷指亡。后有赍出逃难。事息归还。亦阴福其逋亡者。至今平阳人崇信焉。

# 宋高僧传卷第二十七

## 兴福篇第九之二(正传二十一人附见三人)

### 唐京师光宅寺僧竭传

　　释僧竭者。不知何许人也。生在佛家化行神甸。护珠言戒止水澄心。每嗟靳固之夫。不自檀那之度。乃于建中中造曼殊堂。拟摹五台之圣相。议筑台至于水际。竭惧伤生命俾立三日道场。咒其多足至无足。当移窜相避。勿成某梵行之难。将知至诚所感征验弗虚。掘土及泉了无蠢动焉。常以复素为漉袋。遇汲有虫投诸井坎。时号护生井。恒盈不涸。又观其飞蛾蠛蠓错认火明为可飞之路故犯之。乃铸铜蟾为息烟调。天下传其制度。其曼殊院尝转经。每敕赐香。此寺本七宝台寺内有天后所造之台。竭居于中焉。

### 唐成都福感寺定光传

　　释定光者。不知何许人也。爰从入法厥性弗拘。粝食断中粗襦卒岁。方于庸蜀化导有缘。事或多魔教钟中否。俄遭武宗毁废例反儒宗。及乎佛日重晖僧伦咸序。光同缔构寺宇。因铸大钟计赤金万余斤。尔日鼓籥灰飞投炉火炽。有祥烟两道。自浮图相轮最高处出。冉冉射上若虹霓焉。万人引望五色腾凌。相感如然信鼓斯应。其塔是阿育王藏舍利之所。大和初南蛮蒙傞颠剽掠入益城。分蛮卒舍于寺内。廊庑皆烹炙熏灼。僧皆奔迸。时塔顶出四道浓烟。分穗直上空虚。至夜蛮蜑睹此奇异。乃禁止污秽。此塔先在西北四十余步。天宝末长史章仇兼琼赴在。至剑门见一人长一丈余。持戟当路。兼琼惊问。对曰。某是大石寺护塔神。故来奉迎。且有少事咨祈大夫也。缘大石寺塔在西南未为极善。今请移东北四十二步。伏望便掘石此下以镇舍利。兼琼曰。此易耳。遂隐厥形。到府数日。乃令量其地处先掘。果得巨石。其深无际。促石匠数十人錾凿之。至夜辄填满遣人潜伺之。

见有白氂数十。以喙推石末塞之。随以舌舐其坚如铁铜矣。章仇止令勿凿。遂移塔于今所。即金华旧寺基也。光钟亦移入新寺焉。

唐吴郡嘉禾贞干传

　　释贞干。俗姓武氏。云中人也。神宇高邈以禅默为务。曳锡踽步南访灵迹。及至故障有昆山寺者。林泉秀茂。则宋支昙谛尝考室于此。味道崇化二十余载。基蹠存焉。至元嘉中创成大伽蓝。属武宗废教。其寺屏除。干至止于兹。与范阳卢君袭同兴弘觉法师第二生名迹。寺成进士姚扶有诗。干后游今秀州长水。见灵光寺邑民欲树巨殿。时卢令移邑字民。欣然相遇。干悉先知。或云。得他心宿命之明焉。遂请干首唱。而恶偃室之器。寓殿基后。编苫为浅室而居。四方檀信弗召自臻。又与僧令恭君道等累岁方成今殿。其最高广海内罕比。事毕[挈-刀＋力]弊囊振旧锡归北。莫知其终。

唐苏州支硎山道遵传

　　释道遵。字宗达。姓张氏。吴兴人也。夙负殊操洁士称之。荣曜不足关于心。声尘未尝触其性。至年二十诣天竺义威律师受具戒。事报恩寺兴大师首宗毗尼传教也。后学天台一心三观法门。欲广写法华经置道场辟经院。一之日发其心。二之日规其趾。作不逾序厥功成焉。居支硎之福地。大历元年州将韦元甫。兵部尚书刘晏。侍御史王圆。开州刺史陆向。殿中侍御史陆迅。大理评事张象。竞诱真心共获殊胜。乃相与飞表奏闻。诏书特署为法华道场。自江以东总一十七所。皆因遵之首置也。举精行大德二七人。常持此经以报主恩。铸卢舍那及毗卢遮那像及多宝塔。修净土当生业造弥陀佛。复写天台教。益乎道场置常住庄二区。平时讲法华玄义天台止观四分钞文。临坛度人授心扬律。徒盈石室之筹。天宝中于灵岩道场行法华三昧。忽睹大明上烛于天。我身正念俨在光中。异日问荆溪然师曰。智慧光明从心流出。非精志之所致耶。又于本寺入法华道场睹此身在空中坐。先证者知是涤垢之相。其年春秋七十一。僧夏四十六。以兴元元年七月二十九日。告终于支硎山寺。僧益公翰公一夜同梦大殿崩。果遵入灭。门人灵翰法盛道欣犹子灵源追慕不已。树塔旌德焉。

唐京兆大兴善寺含光传

　　释含光。不知何许人也。幼觉嚣尘驰求简静。开元中见不空三藏颇高时望。乃依附焉。及不空劫回西域光亦影随。匪惮艰危思寻圣迹。去时泛舶海中遇巨鱼望舟有吞噬之意两遭黑风天吴异物之怪。既

从恬静俄抵师子国。属尊贤阿阇梨建大悲胎藏坛。许光并慧辩同受五部灌顶法。天宝六载回京。不空译经。乃当参议华梵。属师卒后。代宗重光如见不空。敕委往五台山修功德。时天台宗学湛然。解了禅观深得智者膏腴。尝与江淮僧四十余人入清凉境界。湛然与光相见。问西域传法之事。光云。有一国僧体解空宗。问及智者教法。梵僧云。曾闻此教定邪正晓偏圆明止观。功推第一。再三嘱光。或因缘重至。为翻唐为梵附来。某愿受持。屡屡握手叮嘱。详其南印土多行龙树宗见。故有此愿流布也。光不知其终。

系曰。未闻中华演述佛教倒传西域。有诸乎。通曰。昔梁武世吐谷浑夸吕可汗使来。求佛像及经论十四条。帝与所撰涅槃般若金光明等经疏一百三卷付之。原其使者必通华言既达音字。到后以彼土言译华成胡。方令通会。彼亦有僧。必展转传译从青海西达葱岭北诸国。不久均行五竺更无疑矣。故车师有毛诗论语孝经。置学官弟子以相教授。虽习读之皆为胡语是也。又唐西域。求易道经。诏僧道译唐为梵。二教争菩提为道。纷拏不已。中辍。设能翻传到彼。见此方玄赜之典籍。岂不美欤。又夫西域者佛法之根[榦-木＋禾]也。东夏者传来之枝叶也。世所知者知枝叶不知根[榦-木＋禾]。而不知枝叶殖土亦根生[榦-木＋禾]长矣。尼拘律陀树是也。盖东人之敏利何以知耶。秦人好略。验其言少而解多也。西域之人淳朴。何以知乎。天竺好繁。证其言重而后悟也。由是观之。西域之人利在乎念性。东人利在乎解性也。如无相空教出乎龙树。智者演之令西域之仰慕。如中道教生乎弥勒。慈恩解之疑西域之罕及。将知以前二宗殖于智者慈恩之土中枝叶也。入土别生根[榦-木＋禾]明矣。善栽接者见而不识。闻而可爱也。又如合浦之珠北土之人得之结步摇而饰冠佩。南海之人见而不识。闻而可爱也。蚕妇之丝。巧匠之家。得之绣衣裳而成黼黻。缲抽之妪见而不识。闻而可爱也。懿乎。智者慈恩。西域之师焉得不宗仰乎。

唐剡沃洲山禅院寂然传

释寂然。姓白氏。不知何许人也。名节素奇踵四圣种。故号头陀焉。大和二年振锡观方。访天台胜境。到剡沃洲山者。在天姥岑之阴对天台华顶赤城。北望四明。金庭石鼓山介焉西北。北有支遁岭。养马坡放鹤岑次焉。晋宋已来兹山洞开。初有罗汉白道猷言。西域来戾止是山。次竺法潜支道林居焉。高人胜士接踵而栖此中。至于戴逵王羲之郗超孙绰许询游憩其间矣。见是中景异。闻名士多居。如归故乡恋而不能舍去。既行道化盛集禅徒。浙东廉使元相国稹闻之。始为卜筑。次陆中丞临越知之。助其完葺。三年郁成大院。五年而佛事兴。然每为往来禅侣谈说心要。后终于山院。大和七年时白乐天在河南保厘为记。刘宾客禹锡书之。

## 唐天台山福田寺普岸传(全亮唯约)

释普岸。姓蔡氏汉东人也。冲弱之龄。迥然聪敏。骨目奇秀。天生不嗜荤膻。长有出尘之意。其父严毅训授经籍渐通其义。秉翰伸辞宛然华藻。因入僧舍暂执经卷。乃叹曰。佛法玄微非造次可及。决志辞亲。时怀海禅师居百丈山。毳纳之人骈肩累足。时号大丛林焉。岸叩其关。海摄受之。日随普请施役。夜独执烛诵经。曾不惮劳。遂谐剃染。及升戒品。便习禅那壁坐忘疲。观心恒务。瞻卜附风而香远。[虦-儿＋巾]猫逢兽而吼高。学者成围。请于安陆寿山院坐道场矣。如是环拱可四百余众。执器听瞿沙之说。投筹待鞠多之度。大利群机得道者众。大和年中谓众曰。吾山水之游未厌。诸人勿相留滞。天台赤城。道猷曾止息焉。华顶石梁。智者昔降魔矣。将游之也。自襄阳逦迤而来。从沃洲天姥入天台之西门。得平川谷中峰名大舍。号平田是也。观其山四舍郁翠。东西山石门。而有三井龙潭。东入石桥圣寺。乃是绿身道猷尊者结茅居此。未几见虓虎乳子。瞪目而视岸。岸以杖按其头曰。贫道闻此山是神仙窟宅罗汉隐居。今欲寄此安禅。檀越勿相惊挠。经宿领子而去。以大和七年癸丑十月二十七日营构丈室。携一童侍给薪水耳。八年春禅侣辐凑众力义成此院。号平田焉。开成中宛是大道场。会昌三年七月告众入灭。春秋七十四。度弟子全亮。俗姓陈氏。悟师之道得凤之毛。一人唯约。在上元入灭。肉身不朽。岸迁塔于是山。前此寺置五百罗汉殿。永嘉全亿长史画半千形像。每一迎请必于石桥宿夜焚香。具幢盖螺钹引导入于殿。香风送至。幡幢之势前靡而入门即止。其石梁圣寺在石桥之里。梵呗方作香霭始飘。先有金色鸟飞翔后林树。石畔见梵僧。或行或坐。或招手之状。或卧空之形。眴息之间千变万化。汉南国王钱氏频年施供养。祥瑞极繁。今上太平兴国三年。于滋福殿宣问两浙都僧正赞宁石桥长广量度。一皆实奏。帝叹嗟久之。至八年因福田寺道者自询誓断腕然炼乞重造此寺。乃宣内殿头高品卫绍钦张承贵革故规制。若化出天宫焉。今岸师影堂在寺之右。

## 唐京师奉慈寺惟则传

释惟则者。拔俗志高栖神物表。凡施善务举则波随。常言像是生善之强缘。不得不多立。初之观也如对严君。次则其心不乱。中则观门自成。末则如如焉。荡荡焉。三昧安得不现前乎。是以我曹劝化迷俗。得不以此是为先容欤。由是若雕若塑形像森然。恒事进修。天邑之间偏加激励。属宪宗太皇太后郭氏元和中为母齐国大长公主追福造奉慈精舍搜择名德。则乃预选入居。未久之间闻四明鄮山有阿育王塔。东晋刘萨诃求现。往专礼焉。乃匠意将七宝为末。用胶范成摹写。脱酷似。自甬东躬自负归奉慈寺供养。京邑人皆倾瞻归信焉。

## 唐长安禅定寺明准传

释明准者。不详氏族生缘。本天台灵墟道场出俗。游方至京邑。观古之神僧智苑。于苑阳北山刊石写经。灌铁以俟慈氏下生。免水火之虞。又东洛长寿寺写华严。圣善寺写法华。嵩山岳寺写楞伽。悉刊贞玟皆图不朽。准遂于贞元戊寅岁春正月。见寺僧錾山攻石石悉顽恶。知匠氏不虔山灵秘吝。时准疏告阴灵请禆善务。俄于定中见若干幅贮无量石。冥冥之间如有宰割。皆中刻字。时连率博陵崔公激劝幕府参佐。各书一品。从序至劝发。凡二十八。圜廊挺立不期毕工。准之化人皆此类也。元和元年八月中也。后不详终所。

## 唐洪州宝历寺幽玄传

释幽玄。俗姓刘。幽州人也。夙怀出俗之愿。年及弱冠方遂前心。投并州贤禅师而了玄契。元和二年振锡江左。至会稽大云寺见三学僧柅定食轮资缘都阙玄言发响应檀越供赡。未几移居湖心龟山妙喜古寺。九年属平昌孟简镇于越。枉驾问道。遂构成大院。十二载复登南岳栖止绝顶。十三年豫章太守商祐笃重其道。命住东明寺。即东晋安帝世之所造。僧数繁凑。宝历中为奏改为世福。兼置戒坛续敕改为度僧寺。其间形像皆玄之化导。大和元年沈傅中丞又加信向。玄于院南别造佛阁五层功就。谓弟子曰。福事无尽生涯有期。物有阙然后人庀具。吾终后可将尸漆布安阁下。言讫而化。门人特旁立塔焉。

## 唐五台山智頵传

释智頵者。中山人也。自幼辞亲来五台山善住阁院礼贤林为师。诵经合格得度。神情爽拔气调高峙。于世资财少欲知足。粝食充腹粗衣御寒。余有寸帛未尝不济诸贫病也。游方参玩预诸讲席。传法华维摩二部穷源尽理。后挂锡高峰息心却扫。距元和中众辟为五台山都检校守僧长。頵与时迁徙。固辞不允。遂登此职。后遇岁当饥馑寺宇萧条。有华严寺是大圣栖真之所。巡游者颇众供施稀疏。院宇伦巡例称不迨。众请为华严寺都供养主。时德不孤有法照无著澄观之出世也。当观师制华严经疏。海众云集。请頵为讲主。日供千僧。十有余[示*異]食无告乏。皆云有无尽藏之米面也。岁久颇见丰盈。有邻院僧义圆。亦当代之硕德也。谓頵久知常住私有谤言。非平等心是贪饕者也。夜有神人报圆曰。僧长是千佛之一数也。汝发轻言。若不悔过当堕恶道。圆乃诘朝鸣足忏谢。有兹验也。及钟武宗澄汰。頵遁乎山谷不舍文殊之化境。未逾岁载宣宗即位敕五台诸寺度僧五十人宣供衣帔。山门再辟。頵为十寺僧长。兼山门都修造供养主。大中七年与寰

海游台。四众建无遮精妙供养。一月日乃谓大众曰。吾欲暂憩微骸息心敛迹佐助众务吾无能为也。付诸俊哲继吾遗躅。乃净室安坐而灭。春秋七十七。夏腊五十八云。

系曰。僧中职任也。如网之纲如屋之梁焉。肇自姚秦立正魏世推都。北齐则十统分员。唐世则僧录命职。异乎常所闻者。五台山自贞元中智頵始封僧长矣。亦犹鱼盐蜃蛤祈望守之也。

## 唐会稽吕后山文质传

释文质。俗姓祝氏。尚丘之远孙。衢州须江人也。叔氏为僧号唯宽。学通多本经论。宽被诏入长安止大兴善寺。重诏入内道场。兼请受菩萨戒。质随宽入内。年十五诵法华华严维摩等经。二十三受具。七日诵周戒本。二夏便讲四分律。二十七讲通俱舍。四十年中精晓诸大经论。后约束大悲禹迹二禅师参问心要。既博达矣。归诸暨法乐寺领徒。时有虎来听法。质摩其顶而去。后往永嘉钟会昌之搜简乃隐乐成县大芙蓉山。胎息而已。大中重兴。太守韦君累请不来。强置于榻[臼/丌]出州开元寺居。檀施骈眡回造大佛殿并讲堂房廊形像。并写藏教无不备焉。越州廉使沈贰卿命住吕后山院。本宁贲禅师旧化之地也。质唯居草庵而止。咸通二年十月十四日告众言别。十五日端坐而化。春秋八十四。僧腊六十二。窆于云谷建塔。越州刺史段式为行录焉。

## 唐明州国宁寺宗亮传

释宗亮。姓冯氏。奉化人也。家傍月山而居。后称月僧焉。亮开成中剃落纳法。方事毗尼循于四仪。且无遗行。而云我生不辰。属会昌之难便隐家山深岩洞穴。大中再造国宁寺。征选清高者隶名。亮预住持。建州太守李频为寺碑云。于清心行不污者得二十八人以补其员。广住持也。律僧宗亮禅僧全祐而已。国宁经藏载加缮写。躬求正本选纸墨鸠聚嚫施。建造三门藏院诸功德廊宇。皆亮之力焉。晚年专事禅寂不出寺门。处士方干赠诗云。秋水一泓常见底。涧松千尺不生枝。空门学佛知多少。剃尽心华只有师。终于本寺。春秋八十。亮恒与沙门贯霜栖悟不吟数十人。皆秉执清奇好迭为文会。结林下之交。撰岳林寺碑。诗集三百许首赞颂。并行于代。而于福敬二田锐心弥厚焉。亮为江东生罗隐追慕。乐安孙郃最加肯重。着四明郡才名志。序诸儒骏士外。独云释宗亮。多为文士先达仿仰焉。

## 唐越州开元寺昙休传

释昙休。字德敷。姓李氏。器度宏廓志行修敕。纳法已来未容少缺。习通渐教颇至精微。四分律相部疏宗蔚成渊府。初机请学皆到甚深。休于讲训之余纠绳寺任。伊寺者梁所创。年涉四百虽观阁岿然。且[木*虡]棁倾弛。休革故有方。缔构无隙。特加壮丽轮焉奂焉。又护国经楼迨诸栋宇悉见鼎新。次以寺之门楼也。则长安四年故昙一律师之经始也。既而颓废仍重整覆。一同创制。复慊永徽中康僧会法师应身堂座卑庳。乃募人厘变旧规。咸通年中也。休之一言檀信响应。后终于住寺。今之大善伽蓝是也。

唐雅州开元寺智广传

释智广。姓崔氏。不知何许人也。德瓶素完道根惟固。化行洪雅特显奇踪。凡百病者造之。则以片竹为杖指其痛端。或一扑之无不立愈。至有癵者则起。跛者则奔。其他小疾何足言哉。乾宁初王氏始定成都。雅郡守罗(亡名)罢任。携广来谒蜀主。王氏素知奇术。唯呼为圣师焉。先是咸通中南蛮王及坦绰来围成都府几陷。时天王现沙门形高五丈许。眼射流光。蛮兵即退。故蜀人于城北宝历寺。立五丈僧相。后为牛尚书预毁。次兵火相仍。唯惧毗沙门之颓圮耳。王氏乃语广曰。郎之异术道德动人。乘此可料理天王否。往吴尚书行鲁曾梦令修吾像。方事经营。除书忽到请法力成之。广唯其命徙就天王阁下。居一隅小榻而已。翌日病者填噎其门。日收所施二十万至三十万钱。又发言劝人出材木。浃旬皆运至堆积。令三纲掌管焉。初广在雅郡本寺羯帝神堂内居其半室。低门苫蓐不许女人到门。唯有一竹筌子。每斋受嚫二十文必投筌内满。则置之佛殿。声钟集众自他平等分之。常日俗家请斋亦体广意。止施二十文。净饭菜豉汁此外不许一物。嚫多不取。食毕而去。亦无辞告。其后益加神验。或遇病者一掴一叱皆起。或令烧纸缗掇散饮食。或遇甚痛恼者。捩纸蘸水贴之亦差。光化元年修天王阁。向毕乃循江渎池咒食饲鱼。经夜其鱼二尺已上。万亿许皆浮水面而殒。聊蹑流水救十千鱼生忉利同也。

唐鄜州宝台寺法藏传

释法藏。不详氏族。厥性方正好行惠物。尝于苇川化众造寺。佛殿僧坊一皆严丽。雕刻华蔼。鄜畤命为壮观。藏偶病笃暴终至一精庐。七宝庄严非世所有。门外有僧梵貌且奇特。倡言曰。法藏汝造伽蓝不无善报。奈何于三宝物有互用之愆。何从洗雪。藏首露之。僧曰。汝但缮写金刚般若经。恒业受持岂不罪销。亦可延乎寿命。言讫而苏。自躬抄度其经午夜口诵。藏终时年一百一十岁云。雕阴人至今信重焉。

## 唐五台山海云传(守节)

释海云。未详氏族乡里。来游圣迹。始于南台侧选峭绝峰峦幽僻林谷而特居之。其刻苦玩道俭而难遵。从其游者寡而无众。迨其入灭。门人守节淘洒舍利。起塔焉。昔传云是普贤菩萨应身也。门人守节即高力士之子也。从师墨俭。有进无退。云示之曰。上都有卧伦禅师者。虽云隐晦而实阐扬六祖印持。一时难测。化导之方若尸鸠之七子均养也。汝急去从之。及见伦扣击未几。告云。汝师海云入灭已。节禀听斯言荼蓼情苦。遂奔赴如其言矣。乃继武接迹盛化相耒。迨将示灭。愁云郁结鬼神悲号。有塔存焉。

系曰。海云是普贤应身非耶。通曰。菩萨下化弗拘定相。应以比丘即现说法。若然何乱文殊境使主伴不分乎。通曰。若如所问凡夫分矣。圣人岂以我所求乎。

## 唐五台山佛光寺法兴传

释法兴。洛京人也。七岁出家不参流俗。执巾提盥罔惮勤苦。讽念法华年周部帙。又诵净名经匪逾九旬。戒律轨仪有持无犯。来寻圣迹乐止林泉。隶名佛光寺。节操孤颖所沾利物。身不主持付属门人。即修功德建三层七间弥勒大阁高九十五尺。尊像七十二位。圣贤八大龙王罄从严饰。台山海众异舌同辞。请充山门都焉。盖从其统摄。规范准绳和畅无争故也。大和二年春正月闻空有声云。入灭时至。兜率天众今来迎导。于是洗浴梵香端坐入灭。建塔于寺西北一里所。

## 唐五台山行严传

释行严。荣阳人也。家袭簪组业嗣典坟。严禀庭诰以周旋。约成器能而济用。内要随计。俄发宿缘。因闻妙庄严王经品白父母求出尘劳。堂亲抑禁略无却退。既而削饰去华。年充纳戒诸方问道绰有余能。闻五台山文殊应现凡圣交踪。乃登游而隶名斯地。自尔一成慕学三教偕明。谈论天人之际。听者茫昧不知区域之内外耶。王公大人靡不回向。大和中多行激劝俾营福焉。自设大供日计千人。闻见之流皆鸣指赞叹曰。行合解通世之希宝也。助道之法当如是修。以大中三年右胁而灭。建塔寺西一里云。

## 唐五台山佛光寺愿诚传

释愿诚。姓宋氏。望本西河家袭素风。浚流远派不扬。胄绪祖考

不书。母阴氏夜梦庭树对发千华余华寻谢。独结一果。乃觉有孕。母启愿心得娠男子足矣。十月临蓐果如其望。立字曰愿诚。后志存小字不训法名者。遵慈母之意也。诚少慕空门。虽为官学生已有息尘之志。追栖金地礼行严为师。严即儒宗圭璋释氏师子也。一旦谓诚曰。汝神情朗秀。宜于山中精勤效节。可不务乎。大和三年落发。五年具戒。先诵诸经悉皆精练行人属耳道望日隆。无何会昌中随例停留唯诚志不动摇。及大中再崇释氏选定僧员。诚独为首矣。遂乃重寻佛光寺。已从荒顿。发心次第新成。美声洋洋闻于帝听。飙驰圣旨云降紫衣。后李氏奄有并门。遐奉文殊躬游圣地。睹其令范抚手惬怀。表闻唐天子。相继乃赐大师号圆相也。就加山门都检校。光启三载羞馔命僧舍衣投施。钟声引众悉至斋堂。右胁曲肱寂然长往。建塔树碑寺之西北一里也。

后唐五台山王子寺诚慧传

　　释诚慧。元礼之宗盟祖派。蔚州灵丘之故邑。父母深信注意清凉。因瞻大圣之容。乃乞兴邦之子。既而有孕。遂诞贤童。才当丱年器[乾-乞＋余]天假。自诣台山永为佛子。时真容殿释法顺睹其俊哲。化以苦空。劝舍俗衣令披法服。暨登具足尤习毗尼。自后孤游溪谷多处林泉。有王子寺僧湛崇等。请居兹寺。慧主任之。余暇内外典教靡舍斯须。供赡精严非不勤恪。恒转华严经数盈百部。每至卷终恳发愿曰。以我捧经之手。救彼苦恼之人。而属武皇与梁太祖日寻干戈中原未定。武皇中流矢。创痛楚难任。思忆慧师翘想焚香。痛苦乃息遥飞雁帛远达鸡园。命下重峦迎归丹阙。武皇躬拜感谢慈悲。便号国师矣。后乞归本寺。金峰显耀玉树相依。九州之珍宝皆来。百寺之楼台普建。庄宗即位诏赐紫衣。次宣师号。慧坚不受。帝复宣。厥后再朝天阙更极显荣。受恩一月却返五台。同光三年乙酉岁十二月。嘱累门人廷圭曰。吾今化缘将毕。为吾进遗表达于宸听。宜各努力理无相代。言讫入丈室右胁而终也。俗龄五十。僧腊三十。帝闻恻怆。遣高品监护丧筵。仍敕赐祭三朝。火烬五色骨存。收取舍利而起塔焉。谥曰法雨塔曰慈云也。

# 宋高僧传卷第二十八

兴福篇第九之三(正传十五人附见一人)

后唐洛阳中滩浴院智晖传

　　释智晖。姓高氏。咸秦人也。权舆总角萌离俗之心。不狎童游动

循天分。欻遇圭峰温禅师。气貌瑰伟虚心体道。趋其门者淑慝旌别矣。谓晖曰。子实材器多能之士也。请祈摄受。二十登戒。风骨耸拔好尚且奇。山中阒然曾无他事。唯钩索藏教禅律亘通日。诵百千言义味随嚼。闻佛许一时外学。颇精吟咏得骚推之体。翰墨工外小笔尤嘉。粉壁兴酣云山在掌。恒言。吾慕僧珍道芬之六法。恨不与同时。对壁连图各成物象之生动也。然真放达之士哉。或振锡而游纵观山水。或蹑屩而至历览市朝。意住则留兴尽而去。或东林入社。或南岳经行。悟宗旨于曹溪。宁劳一宿。访神仙于阮洞。拟到三清。事以志求时无虚度。此外采药于山谷。救病于旅僧。惟切利他心无别务。洎梁乾化四年。自江表来于帝京。顾诸梵宫无所不备。唯温室洗雪尘垢事有阙焉。居于洛洲凿户为室。界南北岸葺数亩之宫。示以标牓。召其乐福业者占之。未期渐构欲闰皆周。浴具僧坊奂焉有序。由是洛城缁伍道观上流。至者如归。来者无阻每以合朔后五日一开洗涤。曾无间然。一岁则七十有余会矣。一浴则远近都集三二千僧矣。晖躬执役未尝言倦。又以木[焉-正＋臼]承足。枲麻缝衣。彼迦葉波相去几何哉。其或供僧向暇吟咏。余闲则命笔墨也。缅想嘉陵碧浪太华莲峰。凝神邈然得趣乃作。五溪烟景四壁寒林。移在目前。暑天凛冽矣。加复运思奇巧造轮汲水神速无比复构应真浴室。西庑中十六形像并观自在堂。弥年完备。时杨侍郎凝式致政。佯狂号杨风子者而笃重晖为作碑颂德。莫测所终。

## 晋五台山真容院光嗣传

释光嗣。姓李氏。太原文水人也。冲幼孤静罕杂童稚。信尚台山乃为真容院浩威之高足也。纳戒后器宇穹隆。[怡-台＋責]系包桑。出求禅法历于年稔。内外之学优长。口海崩腾良难抗敌。由是决意越重湖登闽岭。盛谈文殊世界。闻者竦动。忠懿王王氏大施香茗。遣使送山寺焉。癸酉岁至两浙谒武肃王钱氏厚礼迟之。施文殊圣众供物香茶并钵盂一万。副应吴越诸州牧宰。皆刻俸入缘。仍泛海至沧州。运物入山。时降龙大师者。率领弹压。缁伍畏焉。为其分散诸寺兰若众寡均等。时徒侣坚请嗣主院。宣补僧官辖诸台寺院。命曰都纲。师号超化。居于僧上若鲲凤之领鳞羽焉。十五年间兴建梵宇斋饲僧尼不胜纪极。以天福元年遘疾。至九月五日迁灭。门人起塔藏其灵骨。舍利至今存焉。

## 晋东京相国寺遵诲传(彦求)

释遵诲。姓李氏。谯郡人也。祖世不仕。母张氏梦神人授己宝珠乃有娠焉。生且奇异。乳哺之时善认人之喜愠。弥长见寺观必任步迟回顾盼不舍。年甫十一礼亳城开元寺崇諲律主为师范矣。诵法华经二

周毕部。由是勤于学问。殆登弱冠受于戒律。持彼律仪确乎转石。寻师西洛问道梁园。初于智潜法师传法华经讲。精义入神雌黄满口。梁开平二年戊辰岁止相国寺药师院。首讲所业。至后唐长兴二年辛卯岁门徒相续请其训导。已周一十九遍。升其堂者二十余人。洎天福二年。有五台山继颙大师精达华严大经。躬入东京进晋祖降圣节功德。诲仰颙师辩浪经江。下风趋附乃允讲宣。诲善下百川蔚成藏海矣。梁宋之间以颙罢唱。请诲敷扬。[序-予＋合]匝虚堂缁素云萃。募四众镌石壁华严经一部于讲殿三面焉。嗟其油素易罹炎上之灾。刻此贞玟宁患白蟫之食。工未告终所施已足。又召僧俗人各念一卷。得二百四十人成三部。四季建经会。近二十年更无间旷。复别施鬼神水陆法食。皆劝励庄严菩提心行矣。朝廷崇重旌表其功。赐号真行大师。开运二年乙巳岁正月十六日示疾。策杖教诫门弟子讫。右胁而卧。口诵佛名斯须长逝矣。享寿七十一。法腊五十一。门生奉遗旨葬于随河之北寺庄东原也。次有杭州龙华寺释彦求姓叶氏。缙云人也。梁贞明中纳戒。造景霄律席迥见毗尼秘邃。方将传讲。俄悟沓婆罗汉。反求坚固法。乃游闽岭得长庆禅师心决。回浙受丹丘人请居六通院。其道望惟馨与夫申椒菌桂。争其芬烈矣。汉南国王钱氏钦其高行。命住功臣院。末归州治龙华寺。聚徒开演。求好营众事。务必身先。唯以利人为急受施必归常住。房无关键笥无扃鐍。不容尼众礼谒。不苟声势。常属度戒四远人聚。日供累千僧食。未尝告匮。言前后计饭钜万人焉。宋建隆中终于住寺云。

晋曹州扈通院智朗传

　　释智朗。姓黄氏。单州城武人也。母刘氏梦数桑门圆坐为刘说法。历然在耳。遂妊朗焉。及生暨长。婉有僧之习气。淳靖简洁。苦辞亲出家。往曹州扈通院事行满师。供给惟谨。洎乎剃染成大比丘。学四分律净名经。俱登阃阈。且曰。出俗之者何滞方守株。不能脱羁解绊乎。于广博知见无所堪能。乃携瓶钵南极衡阳。登岳栖般若寺。行胎息术而览藏经。事讫入闽岭。曾无伴侣形影相吊。逢猛兽者数四。皆欲呀口垂噬。又蹑步徐去矣。见洞山雪峰二祖师决了禅训。有请问者随答如飞。盖了达无絓矣。后旋本院。信向如归。而四事供僧罔闻闲隙。四十余龄役已无倦。以晋末丁未岁十一月二十三日迁灭。于时白衣饮痛缁流茹伤。兽失猛以哀嗥。鸟停飞而宛转。或曰。爱河苦海谁拯溺邪。春秋七十七。法腊五十三。火葬收舍利起塔于院。朗为释子衣物誓不经女人之手。浣濯不役徒弟。檀施之物像宝未省互用。盖以初律后禅陶冶神用之故也。大名府少尹李铉为碑焉。

汉东京天寿禅院师会传

释师会。俗姓巨。汉荆州刺史武之后。祖徙家北燕。遂为蓟门人也。考讳知古。母赵氏。会童孩出俗。礼蓟州温泉院道丕为师匠焉。业成年满受具于金台宝刹寺坛。梁开平中萍梗任飘于河朔。杯盂随步于江淮乃抵汉南遇观音院岩俊。班荆话道抵掌论心。且曰。子还闻投子山有大同禅师已否。曰闻而未见。曰宜亟往焉。及参大同。跬步之间。举扬之外。洗焉明白。其安坦然。乾化二年来梁苑谢俊公曰。始者攸攸岐路茫茫生死。紫实昧朱狂斯滥哲。苟不奉师友指归。几一生空度。今以稊莠请与薰同器而藏可乎。俊公与会胥德留入法席。四年秋有宝积坊罗汉院志修。坚请会代居所住焉。苫盖五间而已。乃感檀越尚书左丞吴蔼兵部侍郎张衮。若袁粲之谒宝亮。徐湛之礼惠通。共发奉章赐额曰天寿焉。四海之僧翕然而至。历三十五载供僧二百余万。用其财宝无少混淆。耿介可知也。天福七年晋高祖以会行成于内声闻于外。敕赐紫衣。开运元年赐号曰法相。紫衣则藏以受持。师号则蔑其称谓。且曰。我本不求名。名来自求我。知其白而守其黑。和其光而同其尘。世幻逡巡时不我与。三年七月二十六日。累诸门人帖然而灭。春秋六十七。夏腊四十八。阇维收舍利数百粒。起塔于东郊汴阳乡也。刑部侍郎边归说为碑颂德云。

周宋州广寿院智江传

释智江。俗姓单。幽州三河南管人也。本富族游侠之子。虽乘竹马厌回火宅之门。乍玩沙堆好作浮图之制。略闻竺干之教。必淡虑凝情。若潇湘之逢故人也。唐乾宁四载。始年十五诣盘山感化寺。遂成息慈。息慈业备。天复三祀往五台山梨园寺纳木叉法。自此担簦请业择木依师。净名上生二典精练涣然冰释。心未属厌。梁龙德元年于商丘开元寺请名数一支。所谓精义入神散则繁衍。因着瑞应钞八卷。达者传之。生徒影附缮写伙多。后唐同光元年在微子之墟住院。缔构堂宇轮奂可观。复塑慈氏释迦二尊十六罗汉像。咸加缋彩克肖圣仪。善务方办。俄遘沉痾。以周显德五年孟秋顺终。享龄七十四。当属纩时满院天人杂沓。若迎导之状。畴昔誓生睹史之昭应也。吏部员外郎李铉着塔铭云。

系曰。前人立义皆按教文。岂得好恶随情是非任见。已行前辙不覆。后车胡不谨而循之。通曰。夫创著述者有四焉。一前说极非于文茫昧。一僻见谬解领悟自乖。一乐繁嫌略。一好直怪迂。有一于此无不著述也。江公瑞应钞未经披览。闻诸道路言亦济时须。苟不济用而变革古德义章。则何异以旧防无所用而坏之者必有水败也。

周五台山真容院光屿传

释光屿。俗姓韩氏应州金城邑人也。幼读儒书有佐国牧民之志。频有神人梦中警策曰。汝于佛法有大因缘。遂投真容院附法威。侍其瓶锡。谨弟子之职。受具后诵净名经。彻简每至依于义不依语。告喻本师而求听习。威寻许诺。遂诣太原三学院涉乎寒燠。研核孜孜屡改槐檀。乃讲维摩上生二座。忽谓同志曰。余忆昔年每念依于义。迩栖学院。今讲二经。穷理见性知果验因。得不依教起行免背四依之行乎。俄辞晋水却返故山。戴华严经绕菩萨殿。六时右旋礼佛。时晋高祖握图之三载也。名闻丹禁。遂赐紫衣。明年授号通悟焉。山门僧官与大众坚命临坛。告辞不允。僧官谓曰。师行解兼人独善其己。良璞不剖必见泣血。辞不获已度人三二。载坚求脱免。属少王嗣位院乏主守。大众佥举非屿而谁。辞曰。此山四海客游之所。奈何不出院门有年岁矣。令知供养有何所须。虽免不从自后供施委输。十八年中供百万余僧。一夕云雾俱发霰雪交零。屿之盖经白练一条可三四尺。忽尔不见。翌日深更。遗练俄还旧所也。盖阴神之送至欤。显德七年庚申岁十月示疾。谓诸子曰。犹龙者厌乎大患。叹凤者悲于逝川。诸行无常是生灭法。言讫如蝉蜕焉。俗寿六十六。僧腊四十六。茶毗于东峰下。取诸灵骨瘗于塔幢。舍利随缘供养焉。

宋东京观音禅院岩俊传

释岩俊。姓廉氏。邢台人也。诞育之来蔚繁神异。挺身去缚誓入空门。从捧戒珠终身圆莹。乃持杯锡言遍参寻。陟彼衡庐登乎岷蜀。尝至凤林。欻逢深谷。见一区之晃耀。原七宝之纵横。时同侣相顾曰。奇哉可俯拾乎。俊曰。古人锄园触黄金若瓦砾耳。苟欲怀之自速祸也。徯吾野菅覆顶须此供四方僧。言讫舍去。造谒舒州投子山主问之曰。客来昨宿何处。俊曰。在不动道场。曰既言不动曷由至此。对曰。至此岂是动耶。曰元来宿不着处。然山主默认许之。追思还赵。路出陈留。抵今东京。属乎梁少保陇西公资。即河阳节度使赠中书令芝之昆也。虽居贵仕酷信空门。接俊谈玄。若刘遗民之奉贾远也。相与议舍第宅俾建仁祠。俊弗让违以安形性。既考禅室而行祖风。慕道穷玄堂宇盈塞。周高祖世宗二帝潜隐地。与俊布衣之交。每登方丈必施跪礼。及其即位延迟优渥。至乎朝达见必稽颡。高谈虚论若至宝山焉。以乾德丙寅三月示身有疾。弥留弟子求医奉药。嗔目噤唇不食。垂诫门人后已。当怡颜俨肃合掌诀众而灭。享龄八十五。坐夏六十五。初俊被朝恩赐紫袈裟也。受而不服锡净戒师号也。有而不称。属其策杖清羸。周祖敕侍者辈勿令大师一中食。俾其日昃更进佉阇尼矣。俊诺而难遵。慈柔被物。暨乎自狭而广实三院一门也。二堂东西恒不减数百众。五十年间计供僧万百千数。京城禅林居其甲矣。以其年四月八日。归葬于东郊丰台村。白塔存焉。于日神都寺院。各率幡幢吹贝鸣铙相继二三里。道俗送殡者万数。知制诰王着为碑昭懋厥德

云。

宋西京宝坛院从彦传

释从彦。姓米氏。燕人也。始自识环寻知跪橘。颙昂挺质豁达为襟。年距十五。父母听许出家于并部慧觉禅院也。受戒后经江鼓枻论海化鲲。流辈畏之咸知宗奉。乃怀心于祖教。望攻玉于他山。由是北别冰天南观桂海。不虞恶瘴唯慕丛林。欣遇龙牙山禅师。为决所疑蔚成达者。后唐清泰丙申岁。还游嵩少。洛中始安人情辑睦。彦营构禅坊。延聚缁侣而供养之。历晋汉周三朝。皆加恩命。乃曰。宠辱若惊吾无惊久矣。然俗谛门中感世主以绨绣缘饰朽木者哉。以开宝二年八月三日示疾而终。四年辛未。改权从久瘗于层塔焉。

宋东京普净院常觉传

释常觉。姓李氏。陈留人也。肇为鞠子气调绝奇。入乡校中讽读经籍。群童咸出其下。洎登弱冠往庐山游二林陟五老。乃礼归宗寺禅师充苦行焉。梁乾化二年蒙去饰披缁矣。明年于东林甘露戒坛纳解脱木叉。厥后修身践言。虽三藏俱留于意表。而以心学为究尽之务。复入五台山礼妙吉灵迹。迨后唐天成三载。始于东京丽景门之右树小禅坊。敕额为普净焉。而逐月三八日设阖京僧浴。其或香汤汲注。樵蒸失供觉必令撤小屋抽榱桷而助爨焉。有公王仰重表荐紫衣。坚拒弗受。汲汲以利行济物为己任耳。开宝四年十二月三日。遘疾。轻安无挠。十一日告众右胁而化。享年七十六。僧腊五十六。茶毗收舍利五色磊落无算。尝居京邑屡登斯院。览北海陶尚书谷为湘东张仲荀序诗赠觉而云。起后唐天成至汉乾祐。每黑白月三取八日浴京大众。累岁费钱可一百三十六万数。计缗千万矣。虽檀施共成。实觉公化导之力也。嘻大火之下陈留古封。周秦已来战伐之国。人物众而土风尚利。舟车会而货殖惟错。昔梁惠王贤诸侯也。尝谓孟轲曰。何以利吾国。是知礼让之化不胜于好利之心明矣。且梁去鲁千里而近。道犹不同。矧十万八千里乎。梁王孟子同世之人也。心或有异。况瞿昙上人乎。彼孟氏属斯文未丧。不能扬素王之道。今上人当去圣逾远。卒能行法王之教。苟非三业内净六尘外清以至公之行化于人。孰以至公之心受于化也。陶重叙曰。自灵山覆篑法海堙流。玉毫晦而微言绝。金杖折而异端作。惟上人也色空等观物我都亡。麻麦一斋自同禅悦。炎凉一纳仅蔽枯形。前后王臣。欲上章乞以大师为号请以紫染方袍者。皆确而拒之。云云。张仲荀赠觉钵盂拄杖草屦。各用五言为章刊于小碣。其为名流硕学旌别有如此者。

## 宋杭州报恩寺永安传

释水安。姓翁氏。温州永嘉人也。少岁淳厚黄中通理。遇同郡汇征大师凤鸣越峤玉莹蓝田获落文心沉潜学奥。以其出乐安孙郤拾遗之门也。而有慕上之心。往拜而乞度。然征性高岸而寡合。而安事之也曲从若环。盖哀其幼知择师耳。天成中随侍出杭。俄有从十二头陀之意。潜逃欲登闽岭参问禅宗。属封强艰棘。却回结庵于天台。后遇韶禅师法集顿遣群疑。重来礼征。咄之曰。弃背孝养。尔自速辜。遗行于斯。还有裨补前咎计否。安跪对曰。从来无事请用塞责。征肯颔之。汉南国王钱氏召居报恩寺。署号禅师焉。乃以华严李论为会要。因将合经。募人雕板印而施行。每有檀施罕闻储畜。回舍二田矣。以开宝甲戌岁终而焚之。其舌存焉。累投火锻色虽同乎炽炭。寒则柔弱。今藏普贤道场中。春秋六十四。法腊四十四云。

## 宋钱塘永明寺延寿传

释延寿。姓王。本钱塘人也。两浙有国。时为吏督纳军须。其性纯直口无二言。诵彻法华经声不辍响。属翠岩参公盛化。寿舍妻孥削染登戒。尝于台岭天柱峰九旬习定。有鸟类尺鷃巢栖于衣襵中。乃得韶禅师决择所见。迁遁于雪窦山。除诲人外瀑布前坐讽禅默衣无缯纩布襦卒岁。食无重味野蔬断中。汉南国王钱氏最所钦尚。请寿行方等忏赎物类放生泛爱慈柔。或非理相干颜貌不动。诵法华计一万三千许部。多励信人营造塔像。自无贮畜雅好诗道。着万善同归宗镜等录数千万言。高丽国王览其录。遣使遗金线织成袈裟紫水精数珠金澡罐等。以开宝八年乙亥终于住寺。春秋七十二。法腊三十七。葬于大慈山。树亭志焉。

## 宋西京天宫寺义庄传

释义庄。姓张氏。滑台人也。当免怀之日及就傅之秋。神彩克明尘机顿去。乃于本府开元寺归善财之列。从升戒德因乐游方。始于洛邑采听法华。见识过人阐扬训物。众请居九曜院焉。匪亏法食用济往来。慈以利生始末无间。建隆初左散骑常侍申公奏赐紫衣。禀学僧尼三十余员。庄性敦勤。进讲外兢兢五十年间二时礼忏。至老不替。于太平兴国戊寅年八月奄终。俗寿七十八。僧腊五十九。明年二月迁塔于龙门菩提寺西焉。

## 宋西京广爱寺普胜传

释普胜。姓张氏。深州陆泽人也。幼岁情爱偷薄。俄决志趋五台山华严寺。师事超化大师。或问之曰。子胡以越山踰域而求出家。彼饶阳者岂无仁祠哲匠乎。胜对曰。附神骥可以日千里矣。某知妙吉净刹感征胶戾令我小凡速成果证。可不是乎。众聆斯说。曰任气小儿有此高识。我曹俱弗如也。胜曰。某非衽金革死而不厌之徒。也。愿入慈门而思利物耳。迨乎受具南临潞府讲通上生经矣。闻崇法大师传唯识论盛化洛都。往从学焉。凡百章疏经目便识之。不几稔闲习通精赡。胜所传者中山贞辩钞讲多误失所。然昌言曰。繁略不均解判非当。乃删多补少为四卷行于世。太祖神德皇帝赐紫衣。师号曰宣教也。以太平兴国四年秋七月四日示疾。终于净土院。亨寿六十三。坐四十三夏。门人等收舍利葬于龙门山宝应寺西阜。建塔旌表之。

宋东京开宝寺师律传

释师律。茫阳人也。姓贾氏。大丞相魏国公耽之后。唐书有传。律弱龀端谨不与群童斗伎。裁十五岁于悯中寺落发。礼贞涉为师。严肃垂勖所履不出边幅之外。涉默异之曰。不可屈身下位而抑其名节乎。成比丘已可去游方。律奉训南逝得其禅要。回锡故乡。时梁世迨大周朝。其间帝王重臣率皆宗仰。居于夷门山旧封禅也。营构乎殿宇圣仪。丰厨秘藏供僧饶羡。约勒后生别院翕如罔违彝宪。朝廷以紫衣徽号用旌厥德。律视之蔑如也。一日谓弟子庶几曰。吾无愿不报厥龄欲颓。汝宜知之。勿俗情而悲悼也。乾德二祀正月二十三日而终。春秋八十一法腊六十二。太平兴国五年三月。改葬于北部浚仪之原。进士贾守廉为塔铭焉。

论曰。佛出于世经译于时。大要在乎果因。所推归乎罪福。罪也者下三涂之阶陛也。福也者上诸圣之阶陛也。阶陛是同上下有异耳。此命章曰兴福者。乃欲利他焉。如秤低昂如室明暗。则知二事必不同时。又类薰莸不同器而藏。尧桀不同国而治也。凡夫气分唯说罪多。圣者品流但闻福厚。顺性故易造。逆意故难修。修有多门行有众路。大约望檀波罗蜜多令度无极也。始则人天福行。施食与浆桥梁义井。次则轮王行中下品善。上品十善者则梵天福行也。一造偷婆。二补修故寺。三请佛转法轮。次则二乘净福行。同三品善止自利功强耳。次究尽位福行。乃成二严。庄严相。好从三轮无碍见万法体空。获利殊多尽未来际。夫如是福之广矣大矣。乃知圣者为福则易尔。何耶。纯净之故也。凡夫则反是易薰染之故也。是以佛亦为穿针之福。知福不宜厌焉。目连然燎迦葉蹋泥。无尽意贡璎珞宝珠。沓婆罗分僧卧具。伊皆大人有作圣者权方。欲其因罪不厌除福不厌取。矧以教传岭外法布中原年所弥深行持渐薄。内众修福就彼持门。先哲息愆行其忏法矣。夫修理忏也淡虑观心。心无所生生无所住。当尔之时顺违无相则

罪灭福生之地也。若行事忏也心凭胜境。境引心增。念念相资绵绵不断。礼则五轮投地。悔则七聚首心。或期瑞而证知。乃见罪灭之相也。昔者齐太宰作净住法。梁武帝忏六根门。澄照略成住法图。真观广作慈悲忏。至乎会昌年内。玄畅大师请修加一万五千佛名经。是以两京礼经则口唱低头。槌磬一声谓之小礼。自淮以南民间唯礼梁武忏以为佛事。或数僧呗[口*匿]歌赞相高。谓之禳忏法也。其有江表行水忏法者。悔其滥费过度之愆。此人伪造非真法也。又有敩古人逐字礼华严法华经。以为礼无漏法藏也。由此有四众之徒于字上安南无字下安佛。诚叨滥也。有倡言曰。但务生善唯期灭罪。何判为非邪。通曰。翻译之后传行已来。若天上之恒星。如人形之定相。或别占一座便曰客星。或新起肉隆乃为胼赘者耳。君不见春秋夏五邪。郑杜诸家岂不能添月字乎。盖畏圣人之言。成不刊之典。不敢加字矣。夫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将知佛教还可加减否。如慧严重译泥洹经加之品目。忽梦神人怒责声色颇厉。曰涅槃尊经何敢辄尔轻加斟酌。是知兴福不如避罪。斯言允矣。今则不勤课励靡事增修。因搜颖脱之数员。责显孟安之三宝。就今有作何代无人。或京兆开乎海池。或终南建乎兰若。铸大悲之铜像。造相国之伽蓝。或代病利人。或护生掘土。铸钟感瑞。立刹参云。刻像繁多。修台浩博。披榛平田之梵宇。脱样阿育之浮图。刊石为经鸠财立藏。或治病于井络。或化人于鄜畤。如斯人也入殊邦之乡导。合二姓之良媒。日月伏根照洞庭之幽暗。乾坤玄凿开混沌之窍端。所行博哉。续运长矣。公羊子有之曰。是上之行乎下也。诗云。尔之教矣。民胥效矣。愿吾徒望上而学之。令仁祠圣像无坠于地者也。

# 宋高僧传卷第二十九

## 杂科声德篇第十之一(正传二十六人附见六人)

### 南宋钱塘灵隐寺智一传

释智一者。不详何许人也。居灵隐寺之半峰。精守戒范而善长啸。啸终乃牵曳其声。杳入云际。如吹笳叶若揭游丝。徐举徐扬载哀载咽。飕飗凄切听者悲凉。谓之哀松之梵。颇生物善。或在像前赞咏流靡。于灵山涧边养一白猿。有时蓦山踰涧久而不还。一乃吮吻张喉作梵呼之则猿至矣。时人谓之白猿梵。召一公为猿父。犹狙公也。其后涧边群狙聚焉。每至众僧斋讫。敛生饭送猿台所。后令山童呼三二声。则群猿竞至。洎乎唐武宗废教。伊寺毁除焉。鞠为茂草之墟饭猿于台。事皆堙灭一师不详所终。

## 元魏洛阳慧凝传

释慧凝。未知何许人也。栖止洛邑而无异艺。正修练心戒耳尝得疾暴终七日而苏起说冥间报应。及见区分更无毫发之差。所睹者五沙门。一是宝明寺智圣。以坐禅苦行得升天堂。次一是般若寺道品。以诵涅槃经四十卷同前智圣次是融觉寺昙谟最。称讲涅槃华严经领徒千数。琰摩王曰。讲经者心怀彼我以骄陵物。比丘中第一粗行。今唯试坐禅诵经最曰。贫道立身已来唯好讲导不能禅诵。王曰。付司。即有青衣数辈。拥送最向西北门。屋舍皆黑。似非好处。次是禅林寺道恒。唱云。教导劝诱四辈檀越造一切经人中像十躯。王曰。沙门之体必须摄心守道志在禅诵不干世事不务喧繁。虽造经像止欲得他财物。既得财物贪心即起。既长贪行三毒炽然具足烦恼。与最同入黑门。第五是灵觉寺宝明。自称未出家时。尝作陇西太守造灵觉寺。即弃官入道。虽不禅诵礼拜不阙。王曰。卿作刺史之日。曲理枉法劫夺民财。假作此寺非卿之力。何劳说此。亦付青衣送入黑门矣。凝由此省悟。最先见王属吏检寻名籍误追摄耳。时胡太后闻之。遭黄门侍郎徐纥依凝之说。散访验寺额并僧名。有无奏报。云城东有宝明寺。城内有般若寺。城西有融觉禅林灵觉三寺。并智圣道品昙谟最道弘宝明等。皆实有之。太后称叹久之。诏请坐禅诵经者一百僧。常在内殿供养焉。续有诏不听比丘持经像左街路乞索。如私有财物造经像者任意。凝入白鹿山隐居修道。自此京邑城下比丘多修禅观诵持大部经法焉。

系曰。昙谟最坐讲法而人我因入黑门中。若禅诵者人我随增。知亦不免。最与道士姜斌争论护法之功。可补前过。无谓传法之人皆堕负处。胡后偏见不亡。吁哉。

## 唐成都府法聚寺员相传

释员相。蜀人也。七岁出家。博综内外善属文。时号奇童。内修律范人无间然。龙朔元年有疾而终于此寺。将启手足。房内长虹若练而飞上天。寺塔铃索无风自鸣。其大门屋壁画剥落。每夜有鼓角声。经百余日方息。从此鸟雀不栖其屋咸亨四年甘露降于讲堂前棕榈树焉。相终弟子收文集三十余卷。寺中石像碑相作辞龚灵旷同撰是欤。

## 唐越州妙喜寺僧达传

释僧达。姓王氏。会稽人也。稚齿英奇不参戏弄。于龟山妙喜道场出俗。其寺南梁初建。后乐游方见黄梅忍禅师。若枯苗得雨。随顺修禅罔有休懈遇印宗禅师重磨心鉴光州见道岸律师。更励律仪。四众依归如水宗海。开元七年示疾而终。春秋八十二云。

## 唐京兆神鼎传

释神鼎者。不详何许人也。狂狷而纯直发垂眉际。每持一斗巡长安市中。乞丐得食就而食之。人或施粗帛币布锦绮罗縠。并缀联衣上而着且无选择。尝入寺中见利贞法师讲。于座前倾听少时。而问贞曰。万物定已否。贞曰定。鼎曰。阇梨若言定何因高岸为谷深谷为陵。有死即生有生即死。万物相纠六道轮回何得定耶。贞曰万物不定。鼎曰。若不定何不指天为地呼地为天。召星为月命月为星。何得不定耶。贞无以应之。时众惊其辩发如流贞公奥学被挫其锋。颇形惭色。张文成见之叹嗟。谓之曰。观法师迅辩即是菩萨行位人也。鼎曰。菩萨得之不喜失之不怨。挞之不怒辱之不嗔。鼎今乞得即喜不得即怨挞之即怒辱之即嗔。由此观之去菩萨远矣。时药错愕合掌而散焉。

系曰。答人之问迟巧不如拙速。今传家隔几百年辄伸詶对。通曰。谷变陵迁生来死往。万类相纠五道轮回。正是不迁之法可非定耶经云。世间相常住是也。又言。天地星月各据其伦终归磨灭。可非不定耶。经云。劫火洞然大千俱坏是也。今不坏世间相而谈实相。可非定不定耶。虽定不定俱解脱相欤。又言有喜怒非菩萨者。菩萨虽喜怒非喜怒。非菩萨而谁也。今聊雪利贞之郁悒欤。

## 唐京兆泓师传

释泓师者。齐安人也。神龙中来游京辇。简傲自持而罕言语。语则瑰怪。颇善地理之学占择茔兆。郭景淳一行之亚焉。而出入于郧公韦安石之门。与韦既密。一日谓之曰。贫道于凤楼原见一段地。约二十亩。有龙起伏之形势。有藏此者。必累世居台鼎。韦曰。老夫有别墅在城南。候闲隙陪国师访地。问其价几何。同游林泉。又资高兴。异日韦寻前约方命驾次。韦公夫人曰。令公为天子大臣。国师通阴阳术数。奈何潜游郭外而营生藏。非所宜也。遂止。韦曰。舍弟滔有中殇男未葬。便示此地。泓曰。如贤弟得此地不得他将相。止列卿而已。滔买葬中殇。后为太常卿礼仪使而卒。泓每行视山原。即为图状。尝自洛东言于张说曰。缺门道左有好山冈丞相可用之。说曰。已位极人臣吉孰过此。泓曰。无人胜此。遂咨源监察乾曜曰。先人有遗旨矣。后曜请假东洛。迁奉而回。已经年矣。泓再经缺门。其地已成茔兆。问居人曰。源氏之松柏也。泓曰。冥数合归源氏。坐可待其变化。不数年曜果登庸焉。泓曾诫燕公曰。宅勿于西北隅取土。后成坑三二处为穴。泓惊谓燕公曰。祸事令公富贵一身耳。更二十年祸及贤郎耳。及均垍受禄山伪官。肃宗复京以减死论。太上皇苦执令处斩。皆符泓言。然中睿朝。皆崇重泓号国师。占相之言未尝差谬。

## 唐洛阳罔极寺慧日传(真法师)

释慧日。俗姓辛氏。东莱人也。中宗朝得度。及登具足后遇义净三藏造一乘之极。躬诣竺干。心恒羡慕。日遂誓游西域。始者泛舶渡海自经三载。东南海中诸国昆仑佛誓师子洲等。经过略遍乃达天竺。礼谒圣迹。寻求梵本。访善知识一十三年。咨禀法训思欲利人。振锡还乡独影孤征。雪岭胡乡又涉四载。既经多苦深厌阎浮。何国何方有乐无苦。何法何行能速见佛。遍问天竺三藏。学者所说皆赞净土。复合金口。其于速疾是一生路。尽此报身必得往生极乐世界。亲得奉事阿弥陀佛。闻已顶受。渐至北印度健驮罗国。王城东北有一大山。山有观音像。有志诚祈请多得现身。日遂七日叩头。又断食毕命为期。至七日夜且未央。观音空中现紫金色相。长一丈余。坐宝莲华。垂右手摩日顶曰。汝欲传法自利利他。西方净土极乐世界弥陀佛国。劝令念佛诵经回愿往生到彼国已见佛及我得大利益。汝自当知净土法门胜过诸行。说已忽灭。日断食既困。闻此强壮。及登岭东归。计行七十余国。总一十八年。开元七年方达长安。进帝佛真容梵夹等开悟帝心。赐号曰慈愍三藏。生常勤修净土之业。着往生净土集行于世。其道与善导少康异时同化也。又以僧徒多迷五辛中兴渠。兴渠人多说不同。或云芸薹胡荽或云阿魏。唯净土集中别行书出云。五辛此土唯有四。一蒜二韭三葱四薤。阙于兴渠。梵语稍讹。正云形具余国不见。回至于阗方得见也。根粗如细蔓菁根而白。其臭如蒜。彼国人种取根食也于时冬天到彼不见枝叶。薹荽非五辛。所食无罪。日亲见为验欤。以天宝七年卒于住寺。报龄六十九。葬于白鹿原成小塔焉。余姚休光寺释真法师。金华人也。俗姓王氏。真[髟/公/心]丱辞家童蒙悟道。发大精进坚持戒地。一门之中数人缁服。真学习师古义成先圣。八部经理宛在掌中。三乘法源尽于度内。天宝六年太守秦公长史狄公知其行高。遂以名荐主休光寺焉。二公常相谓曰。真公通深妙法玄无上义问一得三言发响应。昔利涉辩博僧会智周。与之齐驱。未可同日。以其八年终于寺。本县令王璲述德刊铭。洪元慎书焉。

## 唐越州大禹寺神迥传

释神迥。未详何许人也。幼入法流齐庄自任。节高行峭不恶而严。晚年慕称心寺大义律师。同习三观于天台宗。得旨于左溪禅师。即宝应年中也。加以辞笔宏赡华藻纷纭。为朗师真影赞法华经文句序。冠绝于时为世所贵。不详厥终焉。

## 唐京兆镇国寺纯陀传

释纯陀者。本西域人也。梵名无由。翻就华言也。从游京邑人所钦重。上元中便云东渡。人见之颜容若童稚之色。言已年六百岁矣。或谓为八十岁人也。言谈气壮举动不衰。代宗皇帝闻之诏入。礼遇极丰俾求留年之道。陀曰。心神好静。今为尘境汩之。何从冥寂乎。若离简静外欲望留年如登木采芙蕖。其可得乎。陛下欲长年。由简洁安神。神安则寿永。寡欲则身安。术斯已往贫道所不知也。帝由是笃重之。以永泰三年预知必逝。遣弟子赍衣钵进上。帝赐弟子紫衣。陀终于镇国寺焉。

## 唐天台山国清寺道邃传

释道邃。不知何许人也。幽识远晤执志有恒。悬解真宗不由邪术。末传隋智者教道素得玄微。荆溪之门沓难窥望。大历中湛然师委付止观辅行记。得以敷扬。若神骥之可以致远也。于时同门元浩迴知畏服不能争长矣。贞元二十一年。日本国沙门最澄者。亦东夷卉服中刚决明敏僧也。泛溟渤达江东。慕天台之法门。求顗师之禅决。属邃讲训委曲指教。澄得旨矣。乃尽缮写一行教法东归。虑其或问从何而闻得谁所印俾防疑误。乃造邦伯作援证焉。时台州刺史陆淳判云。最澄阇梨形虽异域性实同源。特禀生知触类玄解。远传天台教旨。又遇龙象邃公。总万行于一心。了殊涂于三观。亲承秘密理绝名言。犹虑他方学徒未能信受所请印记。安可不任为凭云澄泛海到国。赍教法指一山为天台。号一寺为国清。风行电照斯教大行。倭僧遥尊邃为祖师。后终于住寺焉。

## 唐怀安郡西隐山进平传

释进平。姓吴氏京兆人也。早出家于永安山明福院。风表端雅。诸经大论皆所研寻。销文炼注令人乐闻。末思禅观。于洛下遇荷泽会师了悟。且曰甚矣不自外知者所知难乎哉。后至唐州遂居西隐山。刺史郑文简请入城阐扬宗旨。示灭年八十一。大历十四年三月入塔。

## 唐宁州南山二圣院道隐传

释道隐。姓王氏。彭原人也。风宇高峙情性宏淡。少脱尘劳誓从冲漠。既循师范因愿游方。得荷泽师顿明心要。迨旋乡土道声洋洋。慕其法者若登华阴之市也。匪召员臻。檀施丰洽郁成精舍焉。以大历十三年三月晦。嘱累四部。从于中夜趺坐而终。春秋七十二。法腊三十五。弟子辩真建塔缄藏焉今师资二座全身不朽矣。议者以为得道真正。其器亦然。譬犹炼丹之鼎药成鼎亦化金矣。在华严有诸菩萨成就

如虚空忍得无来身。以无去故。得不生身。以不灭故。得不聚身。以无散坏故。其隐师之谓欤。

唐温州陶山道晤传

释道晤者。不知何许人也。高趣放荡识量难赀。末住永嘉陶山侧精舍。则隐居修真诰之所也。大历中代宗为陶真君树此精舍。晤于此进修靡怠。人亦倾仰一夕跏趺而卒。身肉无沮如入三昧。议不焚葬后五年忽举右手。状若传香。州官民庶异之。以事奏。敕赐紫袈裟。谥曰实相大师。至今塔中州民祈祷旛华填委焉。

系曰。凡诸入灭举其指者。盖示其得四沙门果之数也。昔求那跋摩举二指而灭。言已证二果欤。其次法京垂灭屈三指慧景反握二指。捋之还屈。今晤之伸指岂不同诸。

唐京兆欢喜传(无侧)

释欢喜。不知何许人也。性无羁束慈忍宽和。人未尝见其愠色。故号之焉。观国之光至于京辇。贵达下民延之少见违拒。言语不常事迹难测。德宗皇帝闻而重之。兴元十二年敕永泰寺置戒坛度僧。时喜与保唐禅宗。别敕令受戒。缁伍荣之。至其年六月十九日卒于本寺焉。有会稽云门寺释无侧者。外国人。未知葱岭南北生也。若胡若梵乌可分诸。建中中越碛东游。得意则止度其冬夏。后栖越溪云门寺修道然善体人意。号利智梵僧焉。相传则是康宝月道人后身也。必尝以事征验而知。与名德相遇谈话终夕吴兴皎然题侧房壁云。越山千万云门绝。西僧貌古还名月。清朝扫石行道归。林下眠禅看松雪。其高邈之状在昼辞焉。

唐湖州杼山皎然传(福琳)

释皎然。名昼。姓谢氏。长城人。康乐侯十世孙也。幼负异才性与道合。初脱羁绊渐加削染。登戒于灵隐戒坛守直律师边听毗尼道。特所留心于篇什中。吟咏情性。所谓造其微矣。文章俊丽。当时号为释门伟器哉。后博访名山。法席罕不登听者。然其兼攻并进。子史经书各臻其极。凡所游历京师则公相敦重。诸郡则邦伯所钦。莫非始以诗句牵劝令入佛智。行化之意本。在乎兹。及中年谒诸禅祖了心地法门。与武丘山元浩会稽灵澈为道交。故时谚曰。之昼能清秀。贞元初居于东溪草堂。欲屏息诗道非禅者之意。而自诲之曰。借使有宣尼之博识胥臣之多闻。终朝目前矜道侈义。适足以扰我真性。岂若孤松片

云禅座相对无言而道合至静而性同哉。吾将入杼峰与松云为偶所著诗式及诸文笔并寝而不纪。因顾笔砚曰。我疲尔役尔困我愚。数十年间。了无所得。况汝是外物何累于人哉。住既无心去亦无我。将放汝各归本性。使物自物不关于予。岂不乐乎。遂命弟子黜焉。至五年五月会前御史中丞李洪自河北负谴再移为湖守。初相见未交一言。恍若神合。素知公精于佛理。因请益焉。先问宗源次及心印。公笑而后答。他日言及诗式。具陈以宿昔之志。公曰不然。固命门人检出草本。一览而叹曰。早年曾见沈约品藻慧休翰林庾信诗箴。三子所论殊不及此。奈何学小乘褊见以宿志为辞邪遂举邑中辞人吴季德。梁常侍均之后。其文有家风。予器而重之。昼以陆鸿渐为莫逆之交。相国于公頔颜鲁公真卿。命裨赞韵海二十余卷。好为五杂俎篇。用意奇险实不忝江南谢之远裔矣。昼清净其志高迈其心。浮名薄利所不能啖。唯事林峦与道者游。故终身无惰色。又兴冥斋盖循燋面然故事施鬼神食也。昼旧居州兴国寺。起意自捐衣囊施之。尝有军吏沈钊。本德清人也。夕从州出乘马到骆驼桥。月色皎如。见数人盛饰衣冠。钊怪问之。如何到此。曰项王祠东兴国寺然公修冥斋。在兹伺耳。钊翌日往覆。果是鬼物矣。又长城赳胥钱沛。行役泊舟吕山南。见数十百人得非提食器负束帛怡然语笑而过。问其故云。赴然师斋来。时颜鲁公为刺郡。早事交游而加崇重焉。以贞元年终山寺。有集十卷。于頔序集。贞元八年正月敕写其文集入于秘阁。天下荣之。观其文也亹亹而不厌。合律乎清壮。亦一代伟才焉。昼生常与韦应物卢幼平吴季德李萼皇。甫曾梁肃崔子向薛逢吕渭杨逵。或簪组。或布衣。与之交结必高吟乐道。道其同者则然始定交哉。故着儒释交游传及内典类聚共四十卷号呶子十卷。时贵流布。元和四年太守范传正会稽释灵澈。同过旧院。就影堂伤悼弥久。遗题曰。道安已返无何乡慧远来过旧草堂。余亦当时及门者。共吟佳句一焚香。其遗德后贤所慕者相继有焉。又唐黄州大石山释福琳。姓元氏。荆州人也。父为襄阳判司。素崇释氏。琳幼好佛门恒循检操。早知割爱。就玄静寺谦着师下剃染登满足法已。躬礼荷泽祖师乃契真心。后至黄陂剪茅营舍。终成大院安集四方禅侣。琳终时年八十二。兴元二年四月入塔。

## 唐安陆定安山怀空传

　　释怀空。俗姓商氏。河阳人也。膏粱之子幼且矜庄。乃辞所亲。就本州大都山广福院出家。大明禅师默识空之器局不常。教诵群经。纳法之后观方京都。属北秀禅师阐化。造而决疑。后往安陆定安山。倏遇一叟。劝空镇压此川我沾大利。乃结茅而止。前叟即土地神耳。寻因村民逐虎入山。见空欢喜。而白之曰。此中多虎暴村落不安。愿和尚示以息灾之法。空曰。虎亦众生也。若屠害于彼彼必来报。迭相偿报。何时断期乎。老僧为诸君计者善可禳去。乡人曰。愚下无知唯

教所在。空曰。汝归舍同心陈置道场施设大会。空预法筵。至日之夕矣。有一虎于庵前瞑目伏地。空曰。咄哉恶类。一报未灭。更增宿殃。噬人伦也。天不见诛。死当堕狱。吾悯汝哉。虎被责已。忽退回而逝。明日斋散上山。其虎在庵前领其七子。将斋余掷之。各食讫为其忏悔。七虎相次俱亡。百姓胥悦。且曰。从师居此俗无疵疠。仍年谷熟致拜而退。时张辽大夫为州牧。遣府吏慕容兴。往请入州。空谢病不起。部领工匠为建禅宫毕。示疾而终。享年八十三。贞元三年三月十六日火葬收舍利入塔焉。

唐澧州慧演传

释慧演。姓苗氏。襄阳人也。父为东平斜曹。演幼入开元寺闻经欢喜。求于辩章法师所度脱。章日讲涅槃经。演常随听入神。既通深义复能讲谈。一日结侣同游华下。思登毛女峰观仙掌。路出洛中乃参荷泽祖师通达大观。因入南岳。遂住澧阳。江南得道者多矣。贞元十二年终。享龄七十九云。

唐荆州国昌寺行觉传(皓玉)

释行觉。姓刘氏。钜鹿人也。稚岁英敏立不易方。负志出家亲难沮劝。早投本部永泰伽蓝受业。纳戒后于洛都遇会禅师开悟玄理秉心矫迹。游方见江陵古寺殿宇摧堕阒而无人。觉卸囊挂锡。明日见樵夫。惊怪言。此是国昌寺。废已三周。将知人事相因道从缘会。学者至矣。乡人来矣。郁成一寺。时节使崔尚书请召入城。谢而不赴。檀施继臻。乃兴盛化。贞元十五年告终。年九十二。荆楚之人营塔焉。又南岳山释皓玉者赵氏之子上党人也。出尘于法清寺。后于荷泽会下大明心印。入岳中兰若养道。衡阳太守王展员外倾重。终时年八十余。兴元中入塔云。

唐鄂州开元寺玄晏传

释玄晏。江夏人也。姓李氏。祖善而博识多学注文选。行讲集于梁宋之间。李邕北海太守唐书有传。晏稚昧之龄决志离俗。至德初年诵经高第。依僧崇真剃落配住开元寺。大历三年从大阇梨真悟受具足法。便寻律范。目不视靡曼。足不履邪径。于四仪中无终食之间违教仪形。峭拔眉目秀朗如孤鸿野鹤独立迥泽。望风瞻想自有远致。性多分剂。苟与恶比丘共住。違違然如以佉陀罗炭浴身也。不出户牖焚香扫地。端坐尽日人不堪其忧。而晏居之。以为三禅之乐不敌也。晏少习毗尼长学金刚。解空破相臻极玄奥。而闻律藏有一时外学之说。或

赋诗一章。运思标拔孤游境外。彭城刘长卿名重五言。大嗟赏之。由是风云草木每有赋咏。辄为工文者之所吟讽也。晏房舍在寺之北隅。颇为湫陋。凡当时名士共营草堂。有若陈郡袁滋赵郡李则卢来卿于文炫蔡直。偕檀舍同缔构也。鄂岳连师何公旌其行业。请居晋安。不移其志。建中伊始符载与杨衡李演。约晏为尘外之侣焉。以贞元十六年九月十四日示灭。春秋五十八。僧腊三十四。迁塔于黄鹤山南原也。

唐南岳澄心传

　　释澄心。姓朱氏。东海人也。厥父任济源令。天宝中安史之乱遇害。心稚齿随母氏至河内贫极。母即从人。心不乐随嫁。心之志气不群。乃投应福寺智明法师求教勖披削。登戒后云游鸟宿。务急参玄。于秀师高足门下了其法要。乃观诸方名迹。遂止衡岳。请益之僧摩肩骈足。时太守吴宪忠。请心入州治。谢而不行。再命栖于龙兴寺。来问道者丈室恒满。贞元十八年壬午十一月示灭。春秋七十六。以其月二十七日入塔云。

唐杭州天竺寺道齐传(法如)

　　释道齐。俗姓赵氏。钱塘人也。幼而察慧器度浩然。入于庠序经籍淹通。偶立当衢见僧分卫行讽净名经。冥然喜之。且召入家设食。问僧为居何寺。答曰。定水伽蓝。因请父母出家。母曰。吾生汝时梦手擎日月。尝占是梦。云贵子有五等之分。脱或舍家。吾无望矣。由是往定水从师。年十七进具习毗尼法。复投灵隐寺学华严经义。自尔于天竺寺修习禅定行杜多行。其山有石窟。齐于中坐。忽巨蟒矫首呛呀为吞噬之状。愀然不动。时有虎豹近于石室。群鹿时时驯扰。又山椒乏水。以锡杖剟地其泉迸流。实供其用。贞元二十一年。四方学者劝请讲华严经。时雪飘飞。忽生华二本。状塞灲蘩。熠爚光发。观者嗟叹见所未见。齐道誉惟馨。其节俭恶衣恶食人所不胜。后终于山寺焉。又唐太行山释法如。俗姓韩。慈州人也。少为商贾心从平准。至今东京相国寺发心。依洪思法师出家。隶业偕通。遂往嵩少间游于洛邑。遇神会祖师授其心诀。后登太行山。见马头峰下可以栖神。结茅而止。有褚塾戍将王文信。率众建精庐焉。刺史李亚卿中丞命入城。不赴示寂。报龄八十九。元和六年三月迁塔云。

唐金陵庄严寺慧涉传

　　释慧涉。俗姓谢氏。会稽人也。即东晋太傅安之后。是知杰气英灵间代而出。律梁拔俗异世岂无。涉为人清素戒节孤峻。好寂为乐不

栖名闻。以大历之初。于金陵庄严寺遇牛头山忠禅师。一言知归。遂命入室授其法要。服膺道化。待之弥载。不惮其劳。洎忠捐世踵武兹岭。无游人境。一衣方丈操节弥高。自是以来问道者众。四维方域无不沾洽。五十年中翕然归德。以长庆二年终于山院。春秋八十有二。门弟子惟晏等。奉全师礼建塔于寺之西北。勒铭纪德。若考师之艺文。则草堂庐岳各美于当代矣。

唐京兆千福寺云邃传(清源)

　　释云邃。不知何许人也。通综经论解将行兼。仍贯群书号为该博。好远泛爱人无间然。累朝诏入内道场。顺宗已来掌领译务。宪宗初句当右街诸寺观释道二教事。别敕充西明千福两寺上座。风猷淹雅纲任肃然。昔贤以道生比郭林宗。遂公有焉。次润州栖霞寺释清源。姓凭。南徐延陵人也。稚年贞素长亦弗群。俗态不拘法流爰入。造涉公为弟子焉。学赡经律人罕畴匹。栖于摄山积其龄稔。长庆初工部尚书李相国德裕镇于浙西。洗心道域延居京口。咨禀禅要雅契夙心。及赞皇去郡。返锡栖霞终于住寺。

唐京师保寿寺法真传

　　释法真。不知何许人也。器识悠深学问宏博。研穷梵典旁赜儒书。讲导之余吟咏情性。公卿贵士无不宗奉。洎长庆中帝颇锐怀佛事。真屡膺召命内殿祗奉。四年赴禁中道场。睿武昭愍皇帝御于法席顾问三宝功能。真得应对。而辩给圜转援据粲然。帝悦。因请云。久废坛度僧未全法者皆老朽。盖两江间兵革未偃之故。寻诏两街佛寺各置僧尼受戒坛场。自三月十日始至四月十日停。仍令两街功德使各选择有戒行僧谓之大德者。考试僧尼等经。僧能暗诵一百五十纸。尼一百纸。即令与度。真频奉敕修功德。故遂奏请。真之德望实唱导之元。罔知终所。

唐吕后山道场宁贲传

　　释宁贲。姓李氏。陇西人也。家于亳州蒙城。幼奉释尊而不言乎簪组之绪。无得称其代讳焉。贲所吐论皆以觉了不取诸相。心通定慧而尽虚空。无以边中可测。无以文字求我。因往洪州寻道一祖帅。见而奇之语而异之。大乘法器得其人矣。遂乃具戒作入室弟子。师资数岁道议殊伦。欲往天台。至越吕后山岑廖曰。即是诸佛住处。何必天台也。贲菩提直干挺秀七尺。村豪里宿睹其异状归依瞻仰。老幼争先同味醍醐。疾病皆愈。是时多有行路[糸*留]戾欲暴僧徒。贲乃引之而

前。威之而退。惊骇仪貌礼足归依。调御山林魔邪慑伏。不下岩岭近万余辰。德远道高僧徒弥众。先时居处隘陋兼无殿堂。众议经营任人资福。远村穷墅亦竞助缘。土石木工程材售巧。约山横栋临涧飞檐。斤师斧子鸟立猿[馬/衣]。揆景促力。星再回天殿堂成矣。佛像列矣。精耀俯仰照山姹云。人天不殊别开佛土。大和二年六月七日。远闻道场之内有鼓鞞丝竹之声。是夜二更恬然化灭。生形七十五。炎腊四十一。是月权殡于杉园礼也。斋祭殊品哀号震山。惨树色于禅枝。咽水声于石穴。物尚知感人情可量。大和五年九月荼毗。建塔于道场巽山禀先意也。

唐阆州长乐寺法融传

释法融。姓严氏。阆中人也。稚齿好朴素恶华楚之服。父训令秉笔便画佛形像。至于聚戏抟沙为塔。所作无非佛事。年甫十三见释子抠其衣坐执经卷。苦求出家。依长乐寺慧休法师为弟子。经诵偕通。乃沾戒善遂讲南山律钞。后游云水。见嵩岳普寂禅道风行。密付心印。往弋阳福宁寺放荡闲居。学道者麇至。以大和九年示疾而终。春秋八十九。其年正月十日门人奉神座入塔焉。

## 宋高僧传卷第三十

杂科声德篇第十之二(正传十九人附见六人)

唐上都大安国寺好直传

释好直。俗姓丁氏。会稽诸暨人也。幼不喜俗事。酒肉荤茹天然不食因投杭坞山藏师落发。元和初受具于杭之天竺寺。凡百经律论疏钞嗜其腴润。一旦芒屩策杖。诣洪州禅门洞达心要。虚往实归。却于本郡大庆寺。求益者提训凡二十余载。为江左名僧。见儒士能青眼。故名辈多与之游。往往戏为诗句辞皆错愕。凡从事廉问护戎於越。入境籍声实而造其户。不独能诱。亦善与人交者。大和中游五台。路出京邑。一夕而去。前护戎郄志荣宋常春二内侍。尤味其道。孜孜远招。开成初再至京国。二贵人同力唱和。牵裓虐留致安国寺大方丈以居之。王畿龙象莫不钦重。无何召入为供奉大德。非所好也。徇俗受之。然归欤之叹未尝少弃。四年十月二十五日。嘱累弟子讫奄然而寂。春秋五十六。夏三十二。郄宋二家率财权瘗于[滻-文＋(立-一)]水东。人皆悲之。门人鉴诸后归葬于崇山之南华严寺起塔。会昌四年起居舍人韦绚为碑纪代焉。

## 唐天台山禅林寺广修传(高闲)

释广修。俗姓留氏。东阳下昆人也。淑质贞亮早预邃师之门。研穷教迹学者云拥。日诵法华维摩金光明梵网四分戒本。六时行道弗休弥年更笃。每一岁行忏法七七日。则第四随自意三昧也。开成三年日本国僧圆载来躬请法。台州刺史韦珩。谓讲止观于郡斋。以会昌三年癸亥岁二月十六日。终于禅林本寺。俗寿七十三。法腊五十二。迁神于金地道场。法付门人物外焉。咸通七年门人良汶发坟火葬。淘收舍利一千余粒。重塔缄藏焉。又湖州开元寺释高闲。本乌程人也。髫年卓跞范露异才。受法已还有邻坚志。苦学劳形未尝少惰。后入长安于荐福西明等寺隶习经律。克精讲贯。宣宗重兴佛法。召入对御前草圣遂赐紫衣。仍预临洗忏戒坛。号十望大德。性情节操矗然难屈。老思归乡。终于本寺。弟子鉴宗敕署无上大师。亦得闲之笔法。闲常好将霅川白纻书真草之踪。与人为学法焉。

## 唐高丽国元表传(全清)

释元表。本三韩人也。天宝中来游华土。仍往西域瞻礼圣迹。遇心王菩萨指示支提山灵府。遂负华严经八十卷。寻访霍童礼天冠菩萨。至支提石室而宅焉。先是此山不容人居。居之必多霆震猛兽毒虫。不然鬼魅惑乱于人。曾有未得道僧。辄居一宿为山神驱斥。明旦止见身投山下数里间。表赍经栖泊涧饮木食。后不知出处之踪矣。于时属会昌搜毁。表将经。以华榈木函盛深藏石室中。殆宣宗大中元年丙寅。保福慧评禅师素闻往事。躬率信士迎出甘露都尉院。其纸墨如新缮写。今贮在福州僧寺焉。又会稽释全清。越人也。稷耘戒地芬然杜若。于密藏禁咒法也能劾鬼神。时有市侩王家之妇患邪气。言语狂倒或啼或笑。如是数岁。召清治之。乃缚草人长尺余。衣以五彩置之于坛。咒禁之良久。妇言乞命。遂志之曰。顷岁春日于禹祠前相附耳。如师不见杀即放之远去。清乃取一[培-土+缶]以鞭驱刍灵入其中。而呦呦有声。缄器口以六乙泥朱书符印之瘗于桑林之下。戒家人无动之。妇人病差。经五载后值刘汉宏与董昌隔江相持越城陷人。谓此为窖藏掘打[培-土+缶]破见一鸦闯然飞出。立于桑杪而作人语曰。今得日光矣。时清公已卒也。

## 唐镇州龙兴寺头陀传

释头陀。本下野磨家之子。然其器度温润若长者之规。厥父课令其守磨夜深悯驴牛之困惫。自己代之。放其畜啮草饮水。歇卧者父母知之为其罢业。儿亦乞出家。遂落发受具持无嗔怒。唯收拾粪扫物为

衣。可重数斤。卧具三十年未尝更易。苦节之行无有伦比。真定之民重之。而不受人供施。号抖擞上人焉。

系曰。粪扫衣者。四圣种之一也。凡修炼者必愿成此行。奈何少堪任之。其胜之者。勇猛堪能之人也。

唐南岳山全玼传

释全玼。本余杭人也。入径山礼法济大师求剃染。禀质强渥且耐饥寒。诸所参寻略得周遍。乃隐衡岳中立草庵木食涧饮。结软草为衣。伏腊不易。有赠玼诗云。窠居过后更何人。传得如来法印真。昨日祝融峰下见。草衣便是雪山身。此太常孙渥旧相南迁有作。事详南岳高僧传云。

系曰。草衣在南岳炎方壮年。即可未知。衰老徙居幽朔。耐否。如能则上上根胜士也。

唐越州明心院慧沐传

释慧沐。俗姓祝氏。即世暨阳人也。代为著姓。沐幼冲之岁家法严明。训授儒经郁成造秀。将随计吏谒觉智寺契真禅师。即谥大观者是也。因以微讽。沐由兹开悟。明年剃度。乃诣洪井。礼观音禅师顿了心契。咸通七载还归故乡。邑宰韦公乃率信心者造栖真院。四方禅客无远不届。廉使裴延鲁召沐。因营鉴水坊精舍成还以坊为题牓。既而居之安而能迁。允明州掾齐肇请住玉笥峰。未久而卒。寿八十八。腊四十五。则。乾宁五年七月三日也。

唐幽州南瓦窑亡名传(祝融峰禅者)

释亡名。履行尤峻独居燕城南窑窨间。天祐中幽蓟不稔道殍相望。因分卫回闻车辙中呱呱之声。悯而收归。乃饥民所弃女子也。以求牛乳哺之。当七八岁引于城中。求色帛以衣之。及笄年也容色艳丽。殆非凡俗。或讥呵者僧终无渝志。适遇燕帅刘仁恭从禽逐兔。直入僧居窑内。一卒见女子侍僧之侧。遂白帅刘往亲见问其故。皆以实对。刘曰。弟子欲收之可乎。僧曰诺。早验无吝意自扶上马归府。元真处子也。刘益哀之。不令伍于下位。仍重其僧谓为果位中人也。别造精舍以处之刘一旬两往谒焉。其僧疾没。门人入讣女方独坐闻之。哀恸而死焉。刘为僧营塔标志矣。又祝融峰禅者亡名。为人抗直不事威仪。每一举扬善标宗要。道俗归之若市。尝饮酒遇毒。当时吐下透落腐衣裂石。体中无恼。每有一蛇一虎为卫护状。追终阇维留骨一

片。大如琵琶槽。僧众构火重焚。焚时色同火质。火尽灰寒色白如雪。岂非得全身分坚固设利罗乎。至今岳中传其言句。立其浮图号祝融峰道者焉。

唐洪州开元寺栖隐传(宝安)

释栖隐。字巨征。姓徐氏。少而端厉神解天然。佩觿之岁酷好出尘。父母不可坏其意。削[髟/采]之后纳法已还。其间服勤于学深入毗尼壶奥焉。又于风雅之情非雕刻而得成自天姿。广明中避巢寇入庐山折桂峰。实嘉遁也。然多于华朝月夕晚照高秋练句成联。合篇为集。往往酋健浏亮散在人口。身拥零破麻纳。不识者谓之山叟野人殊无能者。得归宗禅旨。与同举扬。且无吝法。平常与贯休处默修睦为诗道之游。沈颜曹松张凝陈昌符皆处士也。为唱詶之友。隐为群士响臻淡然若水。后寇盗稍平。入荆楚登祝融踪迹啸傲。光化三年游番禺。受知于太尉徐彦若。同光二年于洪井钜鹿魏仲甫邂逅。以文道相善。后唐天成中卒。诗弟子应之携隐之诗计百许首。投仲甫为集序。今所行者号桂峰集是也。次嘉禾灵光寺释宝安。俗姓夏。姑苏常熟人也。风神爽拔性行淑均。壮年家务所婴。誓思脱屣。及进具之后。专习定门洞达真诀。而不衣丝缕惟专分卫。寝则刍鞣。安昔游五台嗟南人之不识。遂率道俗同模筑五台之制于灵光寺。今且存焉。事毕无疾而终。受生一百有十八岁。法腊七十八。由身不坏。门徒布漆之别院供养。至会昌毁寺遂焚之。

唐河东悬瓮寺金和尚传

释金和尚者。姓王氏。西河平遥人也。所生之地猪坑村。幼而魁岸为人鲁质。所作诡异与平人不类。于嵩岩山出家。其后身裁一丈腰阔一围。言事多奇差。终后如在。乡人供祭之乞愿。皆遂人意。西河至稽胡皆郑重焉。

梁四明山无作传

释无作。字不用。姓司马氏。姑苏人也。父陈宛丘县尉。母戴氏。始妊时梦异沙门称姓徐住持流水寺欲寄此安居。言讫跏趺而坐。其父同夜梦于盘中书一字甚称心。自言可以进上天子。至明各说所梦。母曰。意其腹中必沙门也。矢之曰。如生儿放于流水寺出家。及生果岐嶷可爱。且恶荤膻之气。年迨四岁母自教诵习。利金易砺记忆无遗。厥父欲其应童子举业。渐见风范和润。且恒有出尘之意。俄尔父偷窥姚氏之女且美容仪。酷欲取之。母切忌之。因曰或舍是子出家

宽汝所取。父乃许之。送入流水寺中。才及月余姚民仳离。时谓此女是善知识。为作之出家增上缘矣。年二十受具足法。相次讲通删补律钞。法华上生等经百法论。一性五性宗教励精寻究。孔老书篇无不猎涉。后参其玄学于雪峰存禅师。深入堂奥。至庐陵三顾山。檀越造云亭院。豫章创南平院请作住持。皆拂衣而去。前进士唐禀。作藏经碑。述作公避请之由。居洪井十载。且未识洪师钟氏之面。乃游会稽四明。因有终焉之志。吴越武肃王钱氏。仰重召略出四明。因便归山。盖谢病也。有诗杼意呈王。王亦不留。诗云。云鹤性孤单。争堪名利关。衔恩虽入国。辞病却归山。时奉化乐安孙郃退居啸傲不交缁伍。唯接作交谈终日。进士杨弇亦慕为林下之游。以梁开平中卒于四明。春秋五十六。初作善草隶笔迹酋健。人多摹写成法。述诸色礼忏文数十本。注道安六时礼佛文一卷并诗歌。并行于代。作不入尼寺不谒公门。不修名刺不趋时利。自号逍遥子焉。

梁成都府东禅院贯休传(处默昙域)

　　释贯休。字德隐。俗姓姜氏。金华兰溪登高人也。七岁父母雅爱之。投本县和安寺圆贞禅师。出家为童侍。日诵法华经一千字。耳所暂闻不忘于心。与处默同削染。邻院而居。每隔篱论诗互吟寻偶对。僧有见之皆惊异焉。受具之后诗名耸动于时。乃往豫章传法华经起信论。皆精奥义讲训且勤。本郡太守王慥弥相笃重。次太守蒋瑰开洗忏戒坛。命休为监坛焉。乾宁初赍志谒吴越武肃王钱氏。因献诗五章。章八句。甚惬旨遗赠亦丰。王立去伪功。朝廷旌为功臣。乃别树堂立碑记同力平越将校姓名。遂刊休诗于碑阴。见重如此。休善小笔得六法。长于水墨形似之状可观。受众安桥强氏药肆请。出罗汉一堂云。每画一尊必祈梦得应真貌。方成之。与常体不同。自此游黟歙与唐安寺兰阇梨道合。后思登南岳。北谒荆帅成汭。初甚礼焉。于龙兴寺安置。时内翰吴融谪官相遇。往来论道论诗。融为休作集序则乾宁三年也。寻被诬谮于荆帅。黜休于功安。郁悒中题砚子曰。入匣始身安。弟子劝师入蜀。时王氏将图僭伪。邀四方贤士。得休甚喜。盛被礼遇赐赉隆洽。署号禅月大师。蜀主常呼为得得来和尚。时韦蔼举其美号所长者。歌吟讽刺微隐存于教化。体调不下二李白贺也。至梁乾化二年终于所居。春秋八十一。蜀主惨怛一皆官葬。塔号白莲。于城都北门外升迁为浮图。乃伪蜀乾德中。即梁乾化三年癸酉岁也。休能草圣出。弟子昙域。癸酉年集师文集。首安吴内翰序。域为后序。韦庄尝赠诗曰。岂是为穷常见隔。只应嫌酒不相过。又广成先生杜光庭相善。比乡人也。休书迹好事者。传号曰姜体是也。尝睹休真相肥而矬。蜀宰相王锴作赞。昙域戒学精微。篆文雄健。重集许慎说文。见行于蜀。有诗集。亚师之体也。

## 梁庐山双溪院国道者传

　　释国道者。未知何许人也。器凝淳粹行敦高迈。块然独处翩翩在形器之上矣。参学收广欲歇孤征。爱庐山秀异。誓隐沦以求其志。考筑草舍灌园植蔬。任山中居人揃取。或问其故。答曰。贫道无心而种无心而舍也。验此见知实达道之上流矣。修睦僧正恒倾意奉重。诗赠国公云。入门空寂寂。真个出家儿。有行鬼不见。无心人谓痴。后终于院。葬于双溪山原。有小浮图焉。今以国字呼之。为名邪姓邪。未得详焉。

## 梁泉州智宣传

　　释智宣。泉州人也。壮岁慕法。学义净之为人也。轻生誓死欲游西域礼佛八塔。并求此方未流经法。以唐季结侣渡流沙。所至国土怀古寻师好奇徇异。聚梵夹求舍利。开平元年五月中达今东京。进辟支佛骨。并梵书多罗叶夹经律。宣壮岁而往还已衰耄矣。梁太祖新革唐命。闻宣回大悦宣赐分物。请译将归夹叶。于时干戈不遑此务也。

## 梁江陵府龙兴寺齐己传

　　释齐己。姓胡。益阳人也。秉节高亮气貌劣陋。幼而捐俗于大沩山寺。聪敏逸伦纳圆品法。习学律仪而性耽吟咏。气调清淡。有禅客自德山来述其理趣。己不觉神游寥廓之场。乃躬往礼讯。既发解悟都亡眹迹矣。如是药山鹿门护国。凡百禅林孰不参请。视其名利悉若浮云矣。于石霜法会请知僧务。梁革唐命天下纷纭。于时高季昌禀梁帝之命攻逐雷满。出渚宫已便为荆州留后。寻正受节度。迨乎均帝失御河东庄宗自魏府入洛。高氏遂割据一方。搜聚四远名节之士。得齐之义丰南岳之己。以为筑金之始验也。龙德元年辛巳中。礼己于龙兴寺。净院安置给其月俸。命作僧正。非所好也。其如闲辰静夜多事篇章。乃作渚宫莫问篇十五章。以见意。且徇高之命耳。己颈有瘤赘时号诗囊。栖约自安破纳拥身。枲麻缠膝。爱乐山水懒谒王侯。至有未曾将一字容易谒诸侯句。为狎华山隐士郑谷诗相酬唱。卒有白莲集行于世。自号衡岳沙门焉。

## 后唐灵州广福寺无迹传

　　释无迹。姓史氏。朔方人也。当宣宗御宇佛法中兴。大中九年年正十三决志舍家。投白草院法空大师为弟子。操执密缜拂攘嚣尘。咸通三年用宾于京室。得戒度于西明寺矣。凡于百艺悉愿游焉。慕定林

威能画戴安道能琴。我则讲贯之余兼而综习。先是唐恒夫尝作镇朔方。后于辇下相遇。以家僧之礼待焉。盖知言行相高复能唱导。闻恒夫白两街功德使。请隶西明寺。旋墅瀼宗皇帝于凤翔法门寺迎真身。右宣副使张思广。奏迹充乎赞导。悦怿上心宣赉稠厚。光启中传授佛顶炽盛光降诸星宿吉祥道场法归本府。府帅韩公闻其堪消分野之灾。乃于鞠场。结坛修饰。而多感应。景福中太尉韩公创修广福寺。奏迹住持。皆以律范绳之。塞垣闲求戒者必请为力生焉。梁乾化丙子岁中书令韩公洙。奏署师号曰鸿远欤。后唐同光三年乙酉岁四月一日坐终于丈室。筋骨如生风神若在。蕃汉之人观礼称叹曰。昔至德中当府龙兴寺有高士辩才坐亡。遂漆布之。乾宁元年府帅举奏。敕谥曰能觉。今迹师可不异时而同事哉。中书令韩公命工布漆焉。庄宗朝军府从事薛昭纪为碑颂德云。

后唐明州国宁寺辩光传

　　释辩光。字登封。姓吴氏。永嘉人也。唐史官左庶子兢之裔孙也。幼舍家于陶山寺剃度。居必介然不与常人交杂。好自标遇慢易缁流。多作古调诗。苦僻寡味。得句时有得色。长于草隶。闻陆希声谪宦于豫章。光往谒之。陆恬静而傲气居于舟中。凡多回投刺且不之许接。一日设方计干谒。与语数四。苦祈其草法。而授其五指拨镫诀。光书体当见酋健。转腕回笔非常所知。乃西上昭宗诏对御榻前书。赐紫方袍。后谒华帅韩建。荐号曰广利。自华下归故乡。谒武肃王钱氏。以客礼延之。而性畔岸弗惬王情。乃归甬东终焉。有文集知音者所贵。出笔法弟子从瑰。温州僧正智琮。皆得墨诀。有朝贤赠歌诗。吴内翰融罗江东隐等五十家仅成一集。时四明太守仰诠素重光高蹈。躬为丧主理命令葬。后三年准西域焚之发棺俨若生相。髭发爪皆长。茶毗收舍利起小塔焉。则后唐长兴中也。

晋宣州自新传

　　释自新。姓孙氏。临淄人也。濯戒寻师曾无懈废。闻膺禅师化被钟陵。往参问焉。从云居长往。回锡尝隐广德山中。属两浙文穆王钱氏率吏士躬征苑陵入山寺。群僧皆窜。唯新晏如。问曰。何不避乎。对曰。东西俱是贼。令老僧去何处逃避。王惊其讦直。回戈遣归。见武肃王问之言无所屈加之高行。造应瑞院居之。假号曰广现大师。初新尝入宣城山采药。穿洞深去。始则闇昧。寻见日分明。行仅数里。洞侧有别窍溪水泛泛。然隈一大松枝下有草庵。一僧雪眉拥纳坐禅。旁有一磬火器。新击磬遂开目。惊曰。嘻师何缘至此。乃陈行止。揖坐取石。敲火煎茗。香味可爱。日将夕矣僧让庵令新宿。顾其僧上松巅大巢内闻念法华经。声甚清亮。逡巡又咄骂云。此群畜生毛类何苦

生人恐怖。速归林薄不宜辄出。叱去。新窥之乃虎豹弭耳而去。明日谓其僧曰。愿在此侍巾屦。僧曰。自居此地百见草枯。四绝人烟非师栖息处。又问。莫饥否。相引溪畔有稻百余穗。收谷手挪三匊黄梁。挑野蔬和煮与食。后遣回去。送至洞口曰。相遇非偶然也。所食茶与菜糜师平生不乏食矣。遂遵路回本院。已月余日。命同好再往寻之失洞踪迹。后在浙中充宝塔寺主。以天福中卒于住寺。年八十余。今影在冷水湾前小院存焉。

汉杭州耳相院行修传

释行修。俗姓陈。泉州人也。少投北岩院出家。小心受课诵念克勤。十三削发。往长乐府戒坛受上品律仪。年始十八参雪峰山存禅师。随众请问。未知诠旨。辞存师言入浙去。存曰。与汝理定容仪。令彼二人睹相发心。遂指其耳曰。轮郭幸长垂珰犹短。吾为汝伸之。双手平曳登即及肩。如是者三。自此长垂见者举目。后唐天成二年丁亥岁入浙中。倾城瞻望檀施纷纷。遂构室于西关高峰。为其宴息。后郁成大院。修别无举唱默默而坐。人问唯笑而止。士女牵其耳交结于颐下。杭人号长耳和尚。以乾祐三年庚戌岁十一月示疾。动用如平时。以三月中夜坐终。檀越弟子以漆布。今亦存焉后寄梦睦州刺史陈荣曰。吾坐下未完。检之元不漆布。重加工焉。

宋宜阳柏阁小宗渊传

释宗渊。姓宫氏。高密人也。幼通经籍察慧若神。忽愿出家于东莱北禅院。后参学江表岳中祖师胜友。资神润己往造实归。僻好吟诗于荆楚间。尝师学于齐己之体。自言缘情在品物流形之外。览天下山川且曰。步仞之丘巨兽无以隐其躯。爱宜阳柏阁山居之以求其志。其孤洁耿介凡俗不可造次而见。日别持观音支品。盖曾有善相人。言渊促龄。勉令受持普门品也。至太平兴国五年十月。预言终期。令水土作坐如鹿顶形。连促木工。明日斋时要用。至是果坐终焉。乡人无远近皆来焚香设拜。当年迁小塔于宝云寺之山原。年八十三。有洛西集着挽辞五十首。一云。举世应无百岁人。百年终作冢中尘。余今八十有三也。自作哀歌送此身。纸衣一袭葬焉。后开发神色宛然。弟子淡然奉明葬之于岩穴之中矣。

论曰。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万物。絪緼而出。鼓动而萌。由庶类以蚩蚩禀自然而历历。自然者道。道惟本心。心无不通。通物之理之谓道也。道其不一。蕃息流形。若究天倪物亦惟一。干一也。坤一也。殆乎因动成变以变。求占则生象不一欤。至如鸟兽交气草木构精。或用其牡而疏其雄。或同乎根。而异乎实。鳄飞似鸟橘移成枳。

交玃为伧羽嘉生凤。若此之伦物类糅错之所致也。杂之时大矣哉。事有重[施-方＋貝]物有纷纶。乃彰杂名非一。名而统尽。故曰。义虽博则知可以一名举也。昔梁传中立篇第十曰唱导也。盖取诸经中此诸菩萨皆唱导之首之义也。唱者固必有和乎。导者固必有达者。终南释氏观览此题。得在乎歌赞表宣。失在乎兼才别德也。譬若别均天分重赋全才虎双翼而飞鹰四足而击也。于是建立杂篇包藏众德。何止声表无所不容。或曰。续传改作名题自何稽古。通曰。象班孟坚加九流中杂流也。如其立教。如其为人。匪独阴阳不专刑律。或兼名墨或涉纵横。则可目之为杂家流也。汉书有变拾太史公之遗。澄照建题正梁慧皎之僻。或曰。胡不闻杨子云疾其杂乎。通曰。彼恶夫淮南太史公不宗孔而无纯德耳。此则应杂而杂断无杂咎欤。今作传者若游夏焉。观其起隐终哀。何敢措一辞也。或曰。何忽变唱导成声德耶。通曰。声之用大矣哉。良以诸佛刹土偏用一尘以为警悟。唯忍土最尚音声。行为佛事。及观音说圆通。世尊称赞者为被闻熏。故若毗目仙人香积世界。乐不乐爰居之耳。圜不入方凿之穿。是以影胜大王止前驱之象马。钵囊释子动合会之人天。返魂者随呗声而到家。光洁者闻呗声而欢喜。乃可谓宫商佛法。金石天音。哀而不伤。乐而不佚。引之入慈悲之域。劝之离系缚之场。脱或执受不精。器能无取乃不可谓为声德也。于今搜有邻之德。聚兼讲之才。三人之师于斯见矣。四战之国孰敢攻乎。得非备五彩而服章。舍八风而成乐。则有登天竺而作猿梵。动塔铃。而贯虹霓。副天请而都讲随。占地理而宰臣应。观音摩其发顶。弥勒诉其雷神。始化倭民坐亡举指。见慈颜而不怒。作诗式以安禅。巨蟒不惊。山魔慑伏。临神鉴而悬知澄汰。礼天冠而誓隐灵踪。破瓮飞乌劳身代畜。衡山衣草禹寺明心。养童女以身全。遇毒流而命在。德符禅月躯涉碛沙。或辩之利通。或声之流靡。猗嗟硕德于烁群公若诸根之互能。同五事之俱举。故强名为杂也。薝卜接栴檀之树。数倍馨香。鹰鹯育金翅之巢。千重猛鸷。咨尔同道听乎直言。为僧不应于十科。事佛徒消于百载。如能以高为本以德为枝以修为华萼以证为子实。然后婆娑挺盖郁密成阴。周覆三千大千。号之曰大菩提树也欤。

## 后序

　　前代诸家或云僧传僧史记录。乃题号不一。亦声迹有殊。至梁沙门慧皎。云高僧传盖取高而不名者也。则开其德业。文为十科。见于传内。厥后有唐续高僧传。仿仰梁之大体而以成之。洎乎皇朝有宋高僧传之作也。清风载扬盛业不坠。赞宁自至道二年奉睿恩。掌洛京教门事。事简心旷之日。遂得法照等行状。撰已易前来之阙如。寻因治定其本。虽大义无相乖有不可者以修之。先者所谓加我数年。于僧传则可矣已。斯幸复治之。岂敢以桑榆之年为辞耶。时方彻简。咸平初

承诏入职东京右街僧录。寻迁左街。乃一日顾其本未及缮写。命弟子辈缄诸箧笥。俾将来君子知我者以僧传。罪我者亦以僧传故于卷后而书之云耳。

明高僧传六卷

## 明高僧传叙

释迦世尊自周昭王甲寅降生西竺成道涅槃。垂千余载而至汉明帝。摩腾竺法兰始入中国。帝为首创白马寺以居之。自是佛法兴而僧徒渐盛。于是则有吴之康僧会晋之释道安宝志僧倜支遁无谶。神僧名释灵轨芳踪遍于天下。微言道韵高论良谟盈于简牍。作史者岂容已哉。故六朝庐山远公唐宣律师宋赞宁辈乃修僧史及高僧传。各若干卷。又达磨大师遥知震旦机熟。不远数万里而来。特授教外别传之旨。六传而至曹溪其道大振。载传而至青原南岳马祖石头。其枝分[乾-乞＋余]布派溢源深。可谓鲁一变而至于道矣。然后百丈出丛林备则。有开堂入室竖拂拈椎一千七百则葛藤蔓延寰宇。首以道原禅师学士杨大年附马李遵勖辈作传灯诸录。各若干卷。入我　　国朝　成祖文皇帝于万机之暇。乃于僧史传灯录间采诸灵异者。别曰神僧传。又若干卷。於戏可谓盛典矣。夫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太史公作史传天下不肖者耻。今吾释氏而有是书。则使天下沙门非惟不作师子身中虫。而甚有见贤思齐。默契乎言表得免亡[(ㄇ@人)/弟]者。讵可量哉。然僧史始于汉明。传灯远溯七佛皆终于宋。惟神僧传迄于元顺而止　　明兴　太祖高皇帝开国以来。国家之治超于三代。佛法之兴盛于唐宋。独僧史传灯诸书尚寥寥无闻。良可叹也。然吾侪有力者不以为念。有志者无以为缘。而我　　国朝人物其果不若唐宋乎。予于庚子校刻前代金汤编。今岁又缉　　国朝护法者以补其缺。间于史志文集往往有诸名僧载焉。因随喜录之。自南宋迄今略得若干人。命曰大明高僧传。以备后之修史者采摭。云尔。

大明万历丁巳仲夏吉旦书于嘉兴楞严之般若堂。

## 明高僧传卷第一

### 译经篇第一(正传一人附见二人)

### 元燕都庆寿寺沙门释沙啰巴传一(剌温卜迦啰思巴)

释沙啰巴西国积宁人。总丱即依癹思巴帝师薙染。习诸部灌顶法。又从着栗赤上师学大小乘。时有剌温卜。善通焰曼德迦。密教为世所称。投之尽得其道。所以善吐番音说诸妙法兼解诸国文字。后因迦啰思巴帝师荐于世祖。命译中国未备显密诸经。各若干部。其辞旨

明辩。特赐大辩广智之号。其时僧司虽盛而风纪寝弊。官吏不能干城遗法抗御外侮。返为僧害。世祖每论至此切忧之。乃选能者整维其失。故特授师为江浙等处释教都总统。帝亲劳送之。既至江南尽削去烦苛务从宽大。故遐迩僧寺赖以安之。随改统福广。因师之气正德庄严峻不倚。是以多忤同列。尝自叹曰。天下何事耶。吾人自扰之耳。朝廷设官愈多。则天下之事愈烦。况释教乎。今僧之苦无他。盖官多事烦耳。所谓十羊九牧可胜言哉。遂建言以闻。得旨尽罢诸路总统。天下快焉。师即遁迹垄坻。筑室种树将欲终老。至大中复召至燕京。拜光禄大夫大司徒。皇太子诸王尝问法要。诏给廪馆于庆寿寺。所译之经朝廷皆为刊行。延祐元年十月五日示疾。赐钞万缗。敕太尉沈王视医药谢却之。竟面佛端坐而化。帝悼之哀赐给葬。遣使驰驿送归故里。建塔　　系曰。译经之盛莫过于六朝盛唐鸠摩什实叉难陀辈。及入五代北宋则渐渐寝矣。况自康王渡江胡马南饮。銮辇驰遁淳熙之后。虽有一隙之暇。乌能于是哉。至元世祖而华夷一统。始复有译经之命。入我　　国朝。洪武建元以来以三藏颇足摩滕不至故止是例。今于元史仅得此人。庶不虚此首科亦几希矣。

## 解义篇第二之一(正传三十九人附见九人)

### 松江兴圣寺沙门释净真传一

　　释净真未详姓氏。从松江兴圣寺若平法师薙染习贤首宗。嘉熙三年游浙江诸刹。因钱塘江坝毁江涛泛溢灾民。师以偈呈安抚使赵端明曰。海沸江河水接连。民居冲荡益忧煎。投身直入龙宫去。要止惊涛浪拍天遂投身于海三日而返。谓居民曰。我在龙宫说法龙神听受。此塘不复毁矣。语讫复投于海。赵端明感其德具闻于朝。敕赐护国净真法师。立祠于杭之会祠。

### 眉州中岩寺沙门释祖觉传二

　　释祖觉别号痴庵。嘉州杨氏子也。聪颖夙发独嗜佛乘。精究贤首宗旨尽得其奥。后奉旨出住眉州之中岩。四方学者云委川骛而至。日于开堂弗倦诲示。汲引后学曲尽慈悲。清凉一宗至师可为鼎盛矣。而于拈椎之外。古今书史诸子典谟无不该研。一览成诵。尝修北宋僧史并华严集解金刚经注水陆斋仪等。行世。

### 临安上天竺沙门释若讷传三

　　释若讷奉旨住上天竺。常领徒千人。大弘三观十乘五重六即之

道。其词辩若泻悬河。实为当世四依也。南宋淳熙三年高宗幸上竺寺欲礼大士。讷迎。高宗问曰。朕于大士合拜不合拜。讷对曰。不拜则各自称尊。拜则递相恭敬高宗欣然致拜。又问岁修金光明忏其意为何。讷曰。昔佛为梵释四王说金光明三昧。嘱其护国护人。后世祖师立为忏法。令僧每于岁旦奉行其法为国祈福。此盛世之典也。上说授讷右街僧录。赐钱即修其道。次年四月八日召讷。领僧五十入内观堂修护国金光明三昧。赐斋罢讷登座说法。上问曰。佛法固妙。安得如许经卷。讷曰。有本者如是。高宗大悦进讷左街僧录。号曰慧光法师。自是岁岁此日入内修举佛事。赐绢帛五十疋。七年八月召讷入内赐斋说法称旨恩宠隆渥加异。

台州白莲寺沙门释了然传四

　　释了然号志涌。出家郡之白莲寺。讲演天台教观二十余年。精励后学白业潜修。日惟一餐常坐达旦。一夕梦。二龙云中交戏空际忽然化为神人。从空而降谒师。且于衣袖出一书示曰。师七日后当行西归。了然既寤知是往生之应。乃挝鼓集众。登座说法遗嘱后事。已而书偈曰。因念佛力得生乐国。凡汝诸人可不自逸。即索浴更衣。命众同声诵弥陀经。至西方世界倏然而化。一众皆闻天乐之音盈空。祥光烛于天表。

明州宝林寺沙门释了宣传五(善荣)

　　释了宣四明人。肄业于宝林。因慕南湖之盛投之。精究三观十乘之旨。阅大藏教无不知其大义。修法华忏法二十七年。与释善荣为同志相善。凡所修进必偕荣尝金书法华楞严净名圆觉等经。宣亦为助。或遇西资会则施人手画水墨观音像。二人结誓往生。每说法则谆谆劝人皆求生安养。从之念佛者众。一日宣诣荣之室默坐。荣故问之。对曰。我西归有期矣难忘若道义。与若净土重会也。荣曰。正所幸愿。宣即集众告别。命诵经念佛号。端坐书偈曰。性相忘情。一三无寄。息风不行。摩诃室利。合掌而逝时正炎暑。停龛七日。颜色红润口角有微涎。观者以帕裹之则异香喷人。倾城士庶来裹香涎愈滋。阇维舍利无算。宣入寂三年。荣忽取经像分施亲故。讽普贤行法经小弥陀经。令众同助念佛。跏趺乃曰。我为赴宣公之约。言毕蜕然而化。

元杭州上天竺沙门释性澄传六(云梦泽)

　　释性澄字湛堂号越溪。绍兴会稽孙氏子也。父满母姜氏。梦日轮从空而堕。既觉日光犹照其榻遂生师。四岁常戏拈笔为佛像。授以佛

经即能成诵若宿习焉。元至元丙子投石门殊律师祝发受具。石门谓。三世诸佛戒为根本乃教探律藏。而通其遮性双单止持作犯之义。乙酉依佛鉴铦公习天台教观。谒云梦泽法师于南竺普福。泽一见深加器重。历居清班要职。因天台国清实台宗讲寺后易为禅。乃不远数千里走京师。具奏寺之建置颠末旧制之由。元世祖赐玺书复之。已而欲东渡鸭绿游高丽求天台遗书。闻其国有事遂寝。大德乙巳出住杭之东竺丁未吴越大旱师率众说法祷雨格应岁饥民死无以敛。乃为掩其遗骸作水陆大会普度之。至大戊申迁南竺之演福。至治辛酉驿召入京。问道于明仁殿。被旨居清塔寺校正大藏。驾幸文殊阁引见问劳。赐无量寿佛等经各若干卷。事竣辞归特赐金襕衣。将行俄有旨即白莲寺建水陆大无遮会。时丞相东平忠献王请升座说法。事闻宠赉尤渥。赐号佛海大师。泰定甲子住上天竺。九年至顺壬午六月朔忽挝鼓告众曰。我三住名山逾三十年。自行无益世缘有限。虽愧不敏古德风烈犹或可攀。竟拂衣归天竺之云外斋。岁余还越之佛果。笃志净土修一心三观者七昼夜。屡感瑞应。一日月旦众以常仪问讯。师遽揖曰。老僧向非急于退步。一十二年几在半途矣。今日则有明日恐无。光阴其可把玩乎。烦点视衣钵用表无常。众为念佛。止曰。佛须自念。明晨却送别。黎明众集遂端坐而逝。阅世七十有八。坐六十有四夏。龛留七日颜貌如生。全身窆于清泰塔院。所著有金刚集注心经消灾经注弥陀经句解及仁王经如意轮咒经科。并行世。

杭州下竺寺沙门释蒙润传七(古源竹堂传)

释蒙润字玉冈。嘉禾之海盐人。姓顾。父敏隐君子也。母孙氏实古源清法师之甥女。母娠及诞俱感异梦。润年十四依古源于郡之白莲。方礼伽蓝神土偶皆仆。一众惊异。古源授经辄成诵。遂命从祥公祝发进具。古源见其锐敏授以天台止观金刚錍十不二门诸书。即能了大意。会古源归寂乃事竹堂传法师以卒其业。因苦学婴奇疾。修请观音忏七七日。既获灵应疾愈。而心倍明利。遂得分座于南竺演福。湛堂澄公来莅其席。润居第一座。无何出世主海盐之当湖德藏。夏讲法华。众尝千指屠酤。为之易业。瑞应之迹不可胜纪。迁演福宗风益振。六年退院事。高卧于龙井风篁岭之白莲庵。专修念佛三昧。依者日众。宣政院以下竺法席强起之。寺方灾。惟普贤殿岿然荆棘瓦砾中。因慨然谓众曰。兹寺成于慈云。今殿尚存则祖师之愿力有在矣。乃为次第葺治而新之。昕夕演说无倦率众修法华三昧。感普贤放光现诸瑞相。居三[禾*冀]。一日呼门弟子实法明策等示止观安心之旨。已而告曰。吾生缘殆尽兹惟其时骤称佛号数百声。泊然而化。润生平力修昼夜无怠。尝修常行三昧。以九十日为期者七。修法华金光明大悲净土。以七七日者不可以期数。故其潜德密行密证者有未易浅窥之也。

杭州上天竺寺沙门释真净传八(无极度)

　　释真净字如庵。云间华亭姚氏子也。母朱氏梦月自海升堕于怀。觉而有娠。及诞时瑞光满室。有异僧过指谓其母曰。此儿海月法师之再来也。九岁依化城寺明静志法师。授法华经历耳成诵。十六得度。博究诸乘夙慧顿发。乃以性学自许。首谒杭之广福云梦泽公。闻无极度法师化声大振。遂造其室尽得其学。元大德间出住海盐德藏。法嗣无极。其寺方圮。净竭力扶树。众散复聚。田为豪门所夺复归。不数年翕然成旧式也。至治迁松江超果。泰定乙丑元相脱欢举住下竺。居七[禾*冀]。讲席不倦。辟寺前之径高大其门。书佛国山以揭之。至顺辛未上竺湛堂澄公以老告休。举净自代。先是净因疾昼寝。梦白衣大士持金瓶水灌其口曰。汝勿忧非久自愈矣。叩以未来休咎。示云。汝却后二年当避喧大树之下。觉疾果差。窃疑避喧树下非入灭之谶耶。及乎澄举住上竺。至见寝堂西有大树堂匾曰静处。始悟梦之所示。由是殚心弘法。学者常数千指。元主慕其道。赐佛心弘辩之号及金纹紫伽黎衣。净素简重有古人风。举止不妄言笑。夙兴默课法华经。寒暑不辍。癸酉冬预告终期。乃命舟亟归于受业。未几示疾书偈而逝。阅世七十有二。坐五十有六夏。阇维得舌根顶骨不坏舍利五色。

杭州慧因寺释盘谷传九

　　释盘谷号丽水。海盐人。师貌不扬而志气超迈。博览经史性耽山水之乐。至元中游五台峨眉伏牛少室名山胜地。尝云。足迹半天下。诗名满世间。时附马高丽沈王闻师德望。具书聘讲华严大意于杭之慧因寺。师展四无碍辩七众倾伏。王大悦师声价益重。后至松郡构精舍。勤修净业日课弥陀佛号。年七十余无疾预告以时。端坐而寂。有游山诗集三卷行世。

绍兴云门寺沙门释允若传十(大山恢。天岸齐。我庵无)

　　释允若字季蘅号浮休因云门之傍有若耶溪后又号若耶。郡之相里人。年九岁能通春秋大义。父母钟爱之。稍长翛然有绝尘之趣。遂依云门元和尚。十五祝发为大僧。随渡涛江。首谒大山恢法师于杭之兴福。山授以天台四教仪金錍十不二门指要钞诸书。一览而知大旨。闻湛堂主南竺往依焉。凡法智所结立阴观别理随缘六即蛣蜣理毒性具等文靡不精究。至于思清之兼业昭圆之异说齐润之党邪仁岳之背正。亦皆察其非是。于是湛堂甚器重之俾司宾客。元至治初湛堂奉诏入燕都校大藏。因奏若之行业锡以慈光圆照之号。即命出住昌源净圣院。其院颇颓弊。乃力为经度。田芜者辟之。室圮者葺之。三年遂成巨刹。

湛堂复招之。徕归命居第一座摄众规范。泰定中复出主杭之兴化。时与天岸济我庵无玉庭罕三公。道望并峙湖上。世称为钱塘四依。未几退居越之云门。又与断江恩休耕逸。临风吟咏不知夕阳在树。世又称为云门三高。至正住越之圆通迁上竺。其山旧有缨络泉涸久。若至持锡叩岩祷曰。苟吾缘在是泉当为我一来。不然则涸如故。言讫泉涌出渊冷渐盈。时户部尚书贡师泰称比慈云之重荣桧。命之曰再来泉。复退隐云门。筑精舍专修法华三昧为暮年净业。会天下大乱干戈纷扰。众欲拥若避去。若斥曰。难可苟免乎。吾对将至。待以酬之。众遁若独危坐。贼众入其舍。若毅然不为屈。辞色俱厉。贼首知为有道者约退。一贼独怒直前挥刃中之。白乳溢出于地。实元至正十九年二月二十九日也。世寿八十僧腊六十有五。贼退众归荼毗。舍利如菽无算。若平生风度简远不妄言笑。赵孟俯称为僧中御史。得法弟子集庆友奎演福良谨延庆如莹隆德法让净圣圆证等若干人。所著内外集黄溍为叙。

杭州演福寺沙门释必才传十一

　　释必才字大用姓屈氏。台州临海人。父哲明大经为科目之儒。母赵氏嗜善崇佛惟谨。才娠十月母一夕梦。梵僧振锡入堂内。觉而生。甫能言辄记孝经一卷。七岁善属句脱口而就。声文谐协宛有思致。时有江西瞿法师居越之报恩。实剡源暹公诸孙。通天台教观。才年十二乃挟册从之。未几为祝发进具戒。十六出游虎林谒湛堂澄于南竺。湛堂与语皆中肯綮。即以法器期之命典客司。时玉冈润法师居第一座。学者归之如云。才亦执经入室。虽至流金之暑折胶之寒。足不踰户限者十年。凡山家之玄教观之要一经指授。意释心融靡不臻其阃奥。玉冈叹曰。此子非灵山会上业已习之。乌能至此哉。一时侪辈如我庵无绝宗继。皆英声伟望超出时流。至于剖决宗旨议析教章。必推才为上首。玉冈出主海盐德藏。命才分座讲演。其辩若雨注河翻纵横无碍。听者称之。泰定元年玉冈迁演福。宣政院请才继德藏。当是时湛堂声誉喧播中外。众意其必愿为其弟子。及升座瓣香嗣玉冈。君子谓其知义。至正二年迁杭之兴福。三年补演福。元臣康里常咨决心要。先因寺烬于兵。才为次第新之建万佛阁。其高一百三十尺有奇。才之为人凝重沉默观行精励。孜孜修进无斯须懈怠。接人以慈。诲人无倦。门弟子据猊座者百人。顺帝特赐佛鉴圆照之号。一日忽觉头目岑然即谓众曰。吾缘尽矣。乃焚香面西端坐。高称弥陀佛号。尽一昼夜又告众曰。汝等勿谓修持无验。吾净土缘熟三昧现前矣。即索浴更衣为书以别相识。遂合掌而逝。舆龛荼毗。有五色光自龛中发。火余不坏者二。舌根如红莲华。齿牙若珂贝。舍利满地众竞取之一时俱尽。最后至者乃穴地尺许。求之亦有得者塔于寺南。阅世六十有八。座五十六夏。著述有妙玄文句止观增治助文法华涅槃讲义章安荆溪法智礼文诗

偈等。并行于世天台荐福寺沙门释善继传十二。

释善继号绝宗。越之诸暨娄氏子也。母王氏梦神僧授白芙蕖遂妊。生即能言。或见母举佛号便能合掌和之。稍长从季父于山阴灵秘寺治春秋传。因窃窥佛经乃喟然叹曰。春秋固佳特世法耳。莫若求出世法。况吾身如泡聚。官爵奚为哉。于元大德即请于父母师恭和尚祝发。明年进满分戒。寻从天竺大山恢法师习天台教。恢公见其慧解卓伦尝嘱曰。吾轮下数百人。而堪继大法者惟子耳。当自爱勉之。会大山迁云间之延庆。即往南竺谒湛堂澄。澄一见便问曰。入不二门属何观法。继对曰。三种观法对属三部。此文既与止观同成观体。的是从行。澄又问。诸经之体为迷为悟。继曰。体非迷悟。迷悟由人。亦顾所诠经旨何如耳。澄公喜溢颜色谓众曰。法轮转于他日将有望于斯子矣。俾居第一座。澄移上竺。玉冈润补其席。亦居第一座。天历乙巳出住良渚。香嗣湛堂日讲金光明经。夜梦四明法智谓曰。尔所讲之经与吾若合符节。自是益加精进。至正壬午元臣高纳璘请主天台荐福。无何迁能仁。阐法华妙玄文句。又释五章奥义。尝示众曰。吾祖有云。止观一部即法华三昧之筌蹄。一乘十观即法华三昧之正体。汝等须解行并驰正助兼运。则圆位可登。而不负祖师命宗之意也。元季会天下大乱。遂东还华。径专修净业系念弥陀昼夜不辍。一日忽告众曰。佛祖弘化贵乎时节因缘。缘与时违化将焉托。吾将归矣。乃端坐而逝。至正丁酉七月二十二日也。世寿七十有二。僧腊六十有三。荼毗舌根不坏。塔于灵秘之西。得法弟子有灵寿怀古延庆自朋崇寿是乘广福大彰雷峰净昱演福如玘报忠嗣琎车溪仁让香积昙胄若干人明州宝云寺沙门释子文传十三。

释子文字宗周。四明象山人也。即北溪闻法师之上足。出主宝云寺。淹博教观律规甚严。常与人言则蹇讷若不出口。至于升座滔滔如建瓴之水莫之御也。临终时讲十六观经。终即欲就座别众入灭。或有启曰。和尚后事未曾分付。奈何遽尔告寂耶。文曰。僧家要行便行。莫做俗汉伎俩为儿女计。而有后事。众恳益切。于是下座。复归方丈一一条画之。即合掌称西方四圣号。回向发愿毕遂入灭。阇维舍利灿然无数。异香袭人弥日而止。

# 明高僧传卷第二

## 解义第二之二(正传二十人附见二十人)

### 松江延庆寺沙门释融照传一

释融照字慧光。世家越之南明。早岁受业于华藏。刻意修习天台

教观于台之安国山及杭之天竺。后从渊叟湛法师居华亭延庆寺。力精教乘勤修禅定。燃膏继晷旦夕无间。故学由志臻。表于丛席职跻众右。四十祀矣名闻京师。诏嘉奖赐师号。每岁元日率众修金光明忏祝厘君上。说法之外力事忏摩。与诸众生扫除尘翳摄入善根。既老而弥勤。得其法者三人。曰居简曰宗矩曰宗权。皆法门之龙象也。

杭州普福寺沙门释弘济传二(舜田满)

释弘济字同舟别号天岸。越之余姚人。姓姚氏。幼孤。从里之宝积寺舜田满和尚出家。丱时骏发绝伦。满授以法华经辄成诵。年十六为大僧。日持四分律。蹞步之间不敢违越绳尺。已而叹曰。戒固不可缓。而精研教乘以资行解。又可后乎。于是往鄞依半山全法师习台教。久之悉通其旨。尝修法华金光明净土等忏。一日于定中仿佛睹四明尊者。付以犀角如意。自是谈辩日溢若河悬泉涌。而了无留滞。元泰定元年出世住万寿圆觉。明年盐官海岸毁。居民朝夕惴惴恐为鱼鳖之宅。元丞相脱欢甚忧之。乃祷观音大士于上竺。命济即海岸建水陆大齐入慈心三昧。取海沙诵大悲陀罗尼。帅众遍撒其处。凡足迹所及岸皆复固。人称神焉。天历迁集庆显慈二寺。适当岁俭退处别室。苏人聘兴大德万寿寺。阅六寒暑寺告成。至正五年宣政请主会稽之圆通。居四载。还宝积专修念佛三昧。七年济以年高八十。元主降旨命主杭之普福。济坚卧不起。门人法航等进曰。和尚自为固善。其如斯道何。济不得已遂强起受诏赴之。无何竟拂衣复归旧隐。开清镜阁以蛰焉。因楞严经诸注繁简失当。将欲折衷其说为之疏解。俄疾作即召弟子。以唯心净土之旨惓惓为勉间有未解其意。济乃厉声曰。生死难处生死难处。遂书偈而逝。时至正十六年三月十日也。阅世八十有六。坐七十有一夏。越七日颜如生。众以陶器葬里之蛾眉山松花坞。亦济自卜之所。嗣法弟子有上竺道臻雍熙净琛普光允中圆通有传天宫明静五人。所著有四教仪纪正天岸外集各若干卷。行于世。

系曰。济有大过人者三焉。内外书史过目则终身不忘一也。有高昌僧般若室利。学兼华梵世无敌者。请济用高昌语译小止观。而顿见文彩焕发室利郝然自失二也。生平以流通教法为己任。凡讲法华一百十会。而感天雨宝花缤纷者再三也。呜呼人或有一不愧于生。济备此三。可谓世之优昙也欤。

四明延庆寺沙门释本无传三

释本无号我庵台州黄岩人。幼从方山宝禅师于瑞岩薙发进具戒。次依寂照禅师于中天竺命司笺翰。寂照每深加锥劄亦有省处。后有舅氏。本习天台教。挽之更衣。见湛堂澄于演福精研教部。寂照惜其去

遂作偈寄之云。从教入禅今古有。从禅入教古今无。一心三观门虽别。水满千江月自孤。师后出世既为澄公法嗣。仍爇一香以报寂照。盖不以迹异二其心也。寂照将入灭时师方主延庆。照乃遗书嘱其力弘大苏少林二宗。余无他说。师因奠寂照乃拈香云。妙喜五传最光焰。寂照一代甘露门。等闲触着肝胆裂。冰雪忽作阳春温。我思打失鼻孔日是何气息今犹存。天风北来岁云暮。掣电讨甚空中痕。师后晚年迁杭之上天竺最久。一日无疾端坐而蜕于白云堂。谥曰佛护宣觉宪慈匡道大师。

天台佛陇修禅寺沙门释行可传四

　　释行可号宜行。博综台宗精修止观。履践确实悟理圆融。一夕因听雨述偈曰。檐前滴滴甚分明。迷处众生唤作声。我亦年来多逐物。春宵一枕梦难成。未详其所终。

五台山祐国寺沙门释文才传五(迦罗斯巴)

　　释文才号仲华。清水杨氏子。其先弘农人世官垄坻。父静义为清水主簿遂家焉。师少孤。事母尽孝。性敏捷慧悟生知。而于古今坟典史籍无不精究。尤邃于理学。好古作善吟咏。然所禀敦朴若无所知。或对客讨论。如河汉莫窥其涯涘。自受具后遍游讲肆尽得贤首之学。尝曰。学贵宗通。言必会意。以意逆志则得之矣。其语言文字糟粕耳。岂能开人之慧目乎。初隐成纪筑室树松将欲终焉。故人称曰松堂和尚。元世祖特降旨命主洛阳白马寺。学者川奔海会。声誉日驰。成宗建万圣寺于五台。诏求开山第一代住持。时帝师迦罗斯巴荐之。成宗即铸金印署为真觉国师总释源宗兼祐国住持事。帝师赍旨起师。师辞曰。山僧荷蒙国恩居白马寺亦过矣。何德敢主祐国。越分以居不祥。不省而行不明。吾坐此二烦。为我辞。帝师曰。此上命也。上于是寺心亦勤且至矣。非师孰与。此系教门事。师善为之。于是不得已而行。既被命以来而大弘清凉之道。虽至老无怠。大德六年壬寅九月朔日示微疾。乃说法辞众端坐而寂。年六十有二。阇维舍利数百粒塔于东台之麓。嗣法有普宁之弘教普庵之幻堂。

秦州景福寺沙门释英辩传六(柏林潭)

　　释英辩号普觉。俗姓赵。垂髫为驱乌沙弥。弱冠受具戒。年二十有五得传于柏林潭法师之学。未三[禾*冀]出世于秦州景福寺。其道大震声驰四表。摧伏异见树正法幢。辩之资性真纯如玉含璞。不加雕绘人爱重之。至于悍卒武夫亦能敬其为无佛世之佛也。每得衬币悉以创

梵刹食僧伽施贫乏。元世祖闻其高风降旨旌异。至延祐元年六月庚戌无疾辞众坐寂。焕异景于易箦之夕。标于迹于火葬之余。塔于普觉寺之后。阅世六十有八。腊六十有一。

京都崇恩寺沙门释德谦传七

释德谦号福元。姓杨氏。宁州定平人也。幼为勤策嗜诵佛书。稍长即游秦洛汴汝。逾河北齐魏燕赵之邦咨访先德。初受般若于邠州宁公。习瑞应于原州忠公。受幽赞于好畤仙公。学圆觉于乾陵一公。究唯识俱舍等论于陕州頙公。听楞严四分律疏于阳夏闻公。凡六经四论一律皆辞宏旨奥穷三藏之蕴。而数公并以识法解义声名远闻。谦皆亲熏炙之而必臻其道。后至京都受华严于大司徒万安坛主。初诏居万宁寺。迁崇恩前后十纪。道德简于宸衷。流声扬于海外未尝以荣显宠遇改其志。尝曰。畦衣之士抗于世表。苟不愧于朝闻夕死。尚何慕焉。自以重居巨刹久佩恩荣。唯恬退为高尚。乃让师席与弟子。自居幽僻谢绝人事括囊一室。以明其明乐其乐。处世而遗世者也。元延祐四年正月二十有六日示寂。帝赐镃五十缗赙葬。敕有司备仪卫。旛幢音乐津送荼毗。获舍利数十颗建塔于城之南隅。世寿五十有一。腊四十有三。

京都庆寿寺沙门释达益巴传八(绰思吉)

释达益巴未知何国人。少为苾刍事帝师。十有三年侍听言论。陶熏滋久郁成美器。凡大小乘律论及秘密部皆得乎理之所归。帝师西还。送至临洮命依绰思吉大士。十有九年闻所未闻。道益精萃。秦人请居古佛寺。其六波罗蜜靡所不修。兼通贤首之教。于是名誉四表道重三朝。元武宗践祚召问法要称旨所赐虽厚辞不受。未久乞归许之。将谋以终自许。俄而复召还京。大宣法化。帝亲临听特赐弘法普济三藏之号。命铸金印及紫方袍以旌异之。敕王公大臣皆咨决心要。延祐五年八月十有六日无疾端坐而化。寿七十有三。帝命两宫赐币助葬。皇太子宰辅致奠敕有司卫送全身建塔。谥曰祐圣国师。

京都宝集寺沙门释妙文传九(大德明)

释妙文蔚州孙氏子也。九岁出家十八受具。已而游学于云朔燕赵之境。二十一抵京师。依大德明和尚学圆顿教。遂陆沉于众十有一年。众请出世。始赤服升猊座。纵无碍辩若峡倒川奔。及乎闲居简默言不妄发。其涵养冲挹无欲速。不躁进大类如此。年四十八住蓟之云泉勤俭节用。老者怀其德。少者严其教。故众睦而寺治。廪有余粟以

赈饥民。蓟人称之。世祖召见顾谓侍臣曰。此福德僧也诏居宝集。自尔教乘法席益盛。性相并驱僧俗溥济。斯时海内讲席纷纷方胶锢于名相凝滞于殊途。文独大弘方等振以圆宗。使守株者融通于寂默之表。龙象蹴踏竞驾一乘。年逾八十专修念佛三昧。延祐六年预知时至诫诸弟子。高声称弥陀佛名面西趺坐。手结三昧印泊然而蜕。塔于平则门外。

五台山普宁寺沙门释了性传十

释讳了性号大林。武氏子也。宋武公之后以谥为姓。少即好学聪睿天启。初依安和尚薙发登具戒。历诸讲席精究三藏。后遇真觉国师启迪厥心。既而周游关陕河洛襄汉。访诸耆德从而学焉。如柏林潭关辅怀南阳慈诸公。皆以贤首之学著称一时。性悉造其门领其玄旨。及归复参真觉于垄坻乃曰。佛法司南其在兹矣。乃从真觉至五台。未几真觉化去。遂北游燕蓟晦迹魏阙之下。优游江海之上与世若将相忘。成宗征居万宁。声价振荡内外。至大间太后创寺台山曰普宁。延居为第一代。师之为人刚毅颇负气节。不能俯仰媚悦于人。故足迹不入城隍不谒权贵。人或忌之。性闻尝曰。予本以一介苾刍蒙天子处之以巨刹。惟乃夙夜弘法匪懈。图报国恩不暇。余复何求。虽有臧仓毁鬲之言。其如青蝇止棘樊耳。顾予命之不遭道之不行则纳履而去。何往而不可也。时元世因尊宠西僧其徒众甚盛。出入骑从拟若王公。或顶赤毳峨冠岸然自倨。天下名德诸师莫不为之致礼抠衣接足丐其按颅摩顶。谓之摄受。师惟长揖而已。顾谓众曰。吾敢慢于人耶。吾闻君子爱人以礼。何可屈节自取卑辱。苟为之屈。非谄则佞。吾自为道。于彼何求。识者高尚其义。至治改元九月三日示寂。塔于竹林之墟。谥曰弘教。

玉山普安寺沙门释宝严传十一(大林性)

释宝严字士威。幻堂其号也。成纪康氏季子。因罹丧乱与弟同薙发为僧。后参真觉得传贤首宗旨而嗣其道为人淳朴无伪。方寸之地湛如止水。值真觉三坐道场。严与弟皆从而佐之。真觉入灭乃继其席。无何奉诏住普安祐国二寺最久。而与大林性公表里大弘清凉之教。至治二年七月入寂。世寿五十一。建塔于封谷之口。

金陵天禧寺沙门释志德传十二(海闻法照禧)

释志德号云岩。山东东昌镏氏子也。十二受经于顺德开元寺海闻和尚。闻真定法照禧法师大弘慈恩宗旨于龙兴寺。径从之学而尽得其

蕴。至元二十五年诏江淮诸路立御讲三十六所。务求其宗正行修者分主之。德被选世祖召见赐宴并紫方袍。命主天禧旌忠二刹。日讲法华华严金刚唯识等疏三十一年。特赐佛光大师之号。每与七众授戒。必令其父母兄弟相教无犯。至于然香然顶指为终身誓。居久尽出衣钵新其殿庑楼阁。或岁俭乃煮糜食饿殍数万人。建康流俗尚醪醴好结官吏。德独以律绳自。徒众谨饰出止。若互用常住物者误一罚百。故犯者摈之。居天禧三十余年。一衲一履终身不易。午过不食夜则危坐达旦。以苦诵丧明。忽梦梵僧迎居内院高座。空中散花如雨。因示微疾。至治二年二月七日犹诵经不辍。顷之辞众安坐而化。世寿八十八。龛留二十一日。颜貌红润如生。阇维舍利无算。会者数万人。塔江宁张家山。学士赵孟俯为铭。

镇江普照寺沙门释普喜传十三(无念端)

释普喜号吉祥。山东人也。身伟面黑而瘠脱类梵僧。早岁恳父母出家。父母责以无后为大。因娶育二子。已而始得为沙门。精究慈恩相宗研习唯识师地因明等论。元至元二十五年薛禅皇帝创立江淮御讲之所。普照居其一也。诏师主之。升座外日诵华严大经。以十卷为常课。而素与云南端无念相善。端为唯识之巨魁。天下无出其右。每与师论辩理趣。或有少失师以正言救之。端亦为诚服而称之。入灭荼毗舍利甚伙。其门人留其灵骨。贮以髹函奉藏二十余年。始建塔于丹徒雩山。逮入塔之际启视之。但见舍利沾缀函袱若蜂屯蚁聚。触之熠熠然也。镇江之民多有图像。随处祠之。称为吉祥佛云。

苏州嘉定净信寺沙门释祖儞传十四(石室英竹屋净)

释祖儞字日章别号用拙。苏州常熟张氏子。祝发后东游四明。时我庵无公住延庆。石室瑛公居育王。皆待以忘年。后嗣法于竹屋净法师。出世永定教寺。继迁昆山广孝嘉定净信。而主教吴下垂五十年。洪武初预选高行。有旨就天界寺说法。上数召入禁中。奏对称允加赐慈忍法师之号。后赐归故里终焉。

宁波普陀寺沙门释行丕传十五

释行丕字大基。宁波鄞县人也。宗说兼通行解相应。蔚为时之名僧。初由天台佛陇。升主宝陀。匡众说法恢复产业而振兴丛席。洪武庚戌春正明部使者[章*(干/貝)]州刘君承直与师抱杖西东游。使者曰。此清净境也。盖为亭。师乃建清净境亭于寺之南岭上。从三十尺衡如之。左倚山右入潮。音洞学士宋景濂为记。

## 松江兴圣寺沙门释原真传十六

　　释原真号用藏。松江上海朱氏子也。出家受具兴圣寺传天台教观。戒行高洁博极群书。精修法华弥陀忏法。暇则书法华诸经。随缘演说禅坐达旦。洪武乙丑微疾。索浴书偈告众曰。四十二年。无作无修。有生有灭。大海一沤。真归无归。心空净游。趺坐泊然而终。

## 杭州上天竺寺沙门释慧日传十七(柏子庭)

　　释慧日号东溟。天台贾氏子。即宋相贾似道之诸孙。及似道责戍师尚幼。志求出家依县之广严寺平山和尚。数年落发受具戒。年二十二闻柏子庭讲台教于赤城师趋座下。未几能领大义。子庭叹曰。投丸于峻阪不足以喻其机之疾也。吾道藉子其大昌乎。自是师之学沉浸醲郁而名重一时矣。一旦假寐。恍见竹横地下竹上凝者白粥粲然。师卧地食之。既觉言于子庭。庭为解曰。竹与粥同音。子得就地而食。殆非缘在上下天竺乎。于是渡钱塘谒竹屋净法师于上竺。所处房颇卑湿。乃作诗风之。竹屋见诗谓众曰。此子不凡。异日当主兹山。不可以小年易之也。故乃遇如宾友。无何命典客寮寻掌僧籍。竹屋化去时湛堂澄公继其席。器师延居后堂。年余出主吴山圣水。元至正四年住荐福。历三[禾*冀]下天竺灾。元臣高纳麟请师新之。寺宇告成王溍为之记。四年迁上竺。师知缘在夙夜罔怠。凡寺中所制一重缉之。元顺帝闻特赐慈光妙应普济之号。并金襴衣以征之。十六年退隐于会稽岩壑间。人无识者。元相达识帖穆尔遣使。物色得之力请还山。凡两住上竺二十五年。至我　皇明太祖洪武二年　诏赴蒋山佛会。命礼部给馔。明日召见奉天殿。百僚咸集僧若鱼贯。惟师腊最高朱颜白眉班居前列　上亲问升济沉冥之道。师备奏称旨　太祖顾谓僧众曰。迩来学佛者惟饱餐优游沉薶岁月。如金刚楞伽心经皆摄心之要与。何不研穷其义。今有不通者当质诸白眉法师。自后召见　太祖但以白眉呼之而不名也。尝与别峰同法师金碧峰禅师辈赐食禁中。因奏瓦棺寺乃隋智者大师释法华之所不可从废　太祖命就天界别建室庐以存其迹。诏即开山说法。五年孟春复于钟山建水陆大齐。命师说毗尼戒　太祖亲率百僚临听。事竣辞归上竺。谢院事日修弥陀忏以臻净业。十二年秋七月一夕梦。青莲花生方池中芬芳袭人。寤告众曰。吾生净土之祥见矣。于人间世殆不远乎。后四日趺坐合爪而寂。世寿八十九。僧腊七十三。越十日奉全身藏于寺之西峰妙应塔院。师生躯干修伟。眉长寸余。目睛闪闪射人。而人无老少见师入城。咸呼曰。我白眉和尚来也。争持香花以散其上。师面严冷言不妄发。尝对王公大臣未出一软媚语。至于诱引后学其辞色温如春曦。故人多悦从其学。嗣法有思济行枢允鉴允忠良谨普智文会元秀景梵等若干人。

## 杭州集庆寺沙门释士璋传十八(天心莹绝宗继)

释士璋字原璞。郡之海宁王氏子也。生即伏犀贯顶。目炯炯黑如点漆。幼即膻荤弗御。父母或阴试之辄呕不止。喜读佛书。邻有寺僧。请其父曰。此释氏种也。盍乞师我。父怒曰。吾儿如芬陀花。非若伦也。遂舍入传法寺受五戒。时翰林侍制柳贯尝憩寺舍。爱师乃授以经史。亲为敷绎奥义。师闻迎刃即解。年十九薙发为大僧。我庵无法师主上天竺。师将担簦趋侍。忽梦游宝所。有大菩萨教其胡跪作礼口宣忏文。觉而思之乃普贤净行品偈文。果见我庵刮目视之。凡天台教观一家章义以次授师。而志虑专一力学无怠至忘寝食。我庵阴鉴其勤常以远大期之。时有天心莹素亢不服人。故世称义虎。亦艳师行约共灯火。日与磨切诘难极于毫芒。众曰双璧。久之我庵化去。东溟日公补其席陶冶学者。选师为开科。命知宾客继领忏摩事。元至正十三年受命住持栖真。而寺与南竺演福二刹相邻。时有大用才绝宗继二老居之。师尤以学未足日往扣焉。凡教观之奥偏圆本迹之微一一无不条析。所以尝对众叹曰。佛法教藏渺如烟海。固非独善所能究尽。使吾自画而不进。其能免于孤陋之诮乎。二十年移主旌德。元季天下兵戈大乱。人咸计自藏。师独专心寺事。不以世难自易厥志。其彰善瘅恶风彩为之改观。日纳净众讲演经疏。时无虚晷。至我　皇明洪武集庆虚席。郡守李公请就提唱教乘。未几中书被旨。俾浙之东西五府名刹住持咸集京师。共甓天界立善世院。以统僧众同监董其役。诸方耆德皆莫知所为。师独出方略具有条叙。时十万之众咸仿法之。是年六月既望预知时至。召弟子嘱以后事。至十七日安然坐蜕。寿四十六。腊二十八。阇维其弟子圆觉一印升元克勤等函其骨。建塔于龙井辩才法师塔南。师之器局潇洒论议慷慨据直道而不徇流俗。每征诸刹而树徒植党者皆为怨府。师乃誓不薙畜弟子。学者谒欲依附。必励言拒之。不妄录一人。

## 杭州演福寺沙门释如玘传十九

释如玘字具庵别号太璞。得法于文明海慧继绝宗公。师学冠群英才逸三教。非但十乘三观九经七史。凡世间所有名言秘典无不博综。我　太祖高皇帝赐旨命住天界。日与诸耆德阐扬教乘以备召问。命同宗泐订释心经楞伽金刚。奉旨颁行天下。

## 绍兴宝林寺沙门释大同传二十(春谷。古怀肇。继江恩。晦机天岸济。古林茂)

释大同字一云。别峰其别号也。越之上虞王氏子。父友樵母陈

氏。妊师十月父昼坐堂上。忽见庞眉异僧振锡而入。父起揖曰。和尚何来。曰昆仑山。竟排闼趋内急追。闻房中儿啼声。父笑曰。吾儿得非再来者乎。师幼俊爽读书辄会玄奥。初习辞章翩翩大有可观。于是父以缵承家学属之。母独叹曰。是子般若种也。讵俾缠溺尘劳乎。遂命入会稽崇胜寺薙发。闻春谷法师讲清凉宗旨郡之景德。往依之尽得其传。又谒古怀肇公精四法界观。因春谷移主宝林。乃谓师曰。子之学精且博矣。恐滞心于粗执。但益多闻缚于知见。诚非见性之本。宜潜修而涤之。庶为吾宗之幸。于是命出钱塘见晦机熙禅师。见其挥麈之间师之夙习见闻一时荡绝。惟存孤明耿耿自照。如是者阅六寒暑。晦机深嘉其志。又闻天目中峰法道之盛往参。便有终焉之意。中峰一日召而勉曰。贤首一宗日远而日微矣。子之器量足以张之。毋久滞此。特书偈赞清凉像付以遣之。师大喜曰。吾今始知万法本乎一心。不识孰为禅又孰为教也。还宝林复侍春谷且告中峰之意。谷随命分座讲杂华经。时宋故官徐天祐王易简相与崇奖声光焕着。郡守范公某怜春谷腊高。欲风之让席。乃设伊蒲亲与师言。师毅然动容曰。其所贵乎道者在师弟之分耳。分明可以垂训后学。苟乘其耄而攘其位。岂人之所为哉。明公固爱我。使我陷于名义。实伤之也。范不觉避席谢曰。吾师诚非常人。岂吾所能知也。元延祐初出主萧山净土寺。次迁景德。至元被命住嘉禾之东塔。随改宝林。然宝林本清凉国师肄业之地。人咸荣师。师亦高卧不赴。于是郡邑交疏延请再至。始投袂而起。乃仿终南草堂故事。辟幽舍招徕俊又。故天下学者莫不担簦蹑[尸@憍]集其轮下。至正初赐佛心慈济妙辩之号并金襕僧伽衣。元臣忠介泰不华守越苦旱。力请师祷。师爇臂香于玄度塔下雨即大澍。元季天下大乱寺灾。师奋然谋复新之。至我　太祖高皇帝御极设无遮大会于钟山。召师入见武楼。师时年八十免拜跪。次日赐宴禁中。事竣赐内库白金数镒并珍物荣其归。师生神宇超迈伏犀贯顶。身修伟玉立而美谈吐。如坐王公贵人有排难教门者。则法轮滚滚。理或不直。虽斧锧在前亦不少挫其气。有以危法加之弗少顾。惟诵华严经为常课。而已不移日其人自毙。师每扶植他宗毫无猜忌。如断江恩少林之学者乃荐之主天衣。天岸济台教之徒也。挽之住圆通。师游闽。时古林茂主福建之保宁。而驭下过严。楚僧无赖者将愬之于公府。师偶遇旅邸。乃设丰食从容饷之谓曰。吾固不识古林。闻其为禅林名德。若辈将不利之。君子以若辈为何如人。不若且止。否则恐自罹大咎。事遂寝。师性至孝恨蚤丧父。每至忌日必流涕不已。养母纯至。非惟顺色凉温而已。必使心餐道味。及亡蒸尝无阙。且求名儒撰行实树石于墓侧。师持律甚严一钵外无长物。惟有书史五千余卷。洪武二年十二月内示微疾。次年季春十日登座说法。辞众归方丈端坐而化。世寿八十二。僧腊六十有五。阇维征异甚多。建塔于竹山。所著有天柱稿宝林类编各若干卷。嗣法弟子妙心之大衍皋亭之善现高丽之若兰景德之仁静姜山之明善延寿之师顗南塔之国琛福城之大慧景福之性澄妙相之

道儞法云之道悦净土之梵翱宝林之日益等。

## 明高僧传卷第三

### 解义第二之三(正传一十人附见九人)

### 松江上海安国寺沙门释绍宗传一(静庵镇)

释绍宗别号遂初。上海陈氏子。年十三父母舍入里之安国寺。得法于静庵镇法师。天资颖悟戒行精严。初出说法于杭之长庆寺。大展玄风缁素向化。次迁吴兴慈感寺。时金陵长干守仁法师延居第一座。一众倾伏。洪武癸酉应召有事庐山。奏对称　旨赐金缕僧伽黎。擢右讲经。无何升右善世。丁丑正月五日示微疾端坐而化　上闻敕遣中使致祭。荼毗日送者数千人徒众奉收舍利遗骨塔于安国寺。

### 松江普照寺沙门释居敬传二(东源)

释居敬字心渊别号兰雪。学通内外善属文精严律部。礼金陵大报恩寺一雨和尚职知客。后参杭州集庆寺东源法师。于忏摩堂居第一座。从而讲周易。永乐初奉。

诏校大藏经预修会典。已而住持上海广福讲寺。迁松江普照大开法席一十三载。建大雄殿海月堂三解脱门。廊庑重轩精舍香积焕然新之。七众瞻仰道风大扇。

### 杭州龙井寺沙门释普智传三

释普智字无凝别号一枝叟。浙江临平褚氏子。出家于钱塘龙井寺。依东溟日法师授天台性具之学。优于讲说。历四大道场门风大振。晚年开演于松江延庆寺。遂为终老专修净业寒暑不辍。永乐戊子正月二日微疾。会众端坐面西念佛而逝。尝集注阿弥陀经一卷。

### 苏州延庆寺沙门释善启传四

释善启字东白别号晓庵。姑苏长洲杨氏子。世为宦族。甫能言即通释典如旧熟。父母异之。知是法器舍入永茂院出家。无几薙染受具。屏迹龙山研穷大藏。百氏诸史无不精究。永乐戊子出世郡之延庆寺。明年应召纂修永乐大典并校大藏经。赐金缕僧伽黎。一时名人若沈民望王汝玉钱原溥辈皆为方外交。或辩儒释之异。师曰。无论圣人

理同且各为其教。又曰。东鲁垂道西竺见性皆莫先于厚本。故吾侪虽离父母而养生送死率皆从厚。与兄弟极友爱。正统癸亥示寂。塔于龙山。

广西横州寿佛寺沙门释应能传五

释应能伪姓杨氏。实建文君也　太祖之嫡孙懿文太子之长子封皇太孙。讳允炆。生时顶颅颇偏　太祖抚之曰半边月儿。及读书甚聪颖。一夕懿文太子与侍　太祖命咏新月诗。太子吟云昨日严陵失钓钩。谁人移上碧云头。虽然未得团圆相。也有清光遍九洲。太孙吟云。谁将玉指甲。掏作天上痕。影落江湖里。蛟龙不敢吞　太祖览之不悦。盖未得团圆影落江湖皆非吉兆。洪武三十一年　太祖大渐。乃授以一小箧。封钥甚密。戒于急难方开。是年五月十六日即位。年二十有三。明年改元建文。召方孝孺为翰林侍讲。直文渊阁日讲周官礼。变更　太祖旧制。于是诸王多不逊服。乃曲加恩礼。侍读太常卿黄子澄兵部尚书齐泰议削诸王之权谋者先燕。命侍郎张昺都指挥使谢贵察燕动静。遂逼燕起靖难师。南讨黄齐。建文四年六月十三日破金川门　帝纵火焚宫。启　太祖遗箧视之。得杨应能度牒剃刀袈裟缁服。遂削发自御沟出遁云游四方。自湖湘入蜀。云南复闽入广西横州南门寿佛寺。居十五年。升座演法归者甚众。所至成大法席。人不知是帝也。复往南宁居一萧寺。衲子云集师为随缘开示。一众欢然。久之至思恩州。立于当道值知州出。从者呵之。师言。我是建文皇帝也。自滇历闽至此。今老矣。欲送骸骨归帝乡。巡按御史闻于朝赐号老佛。命驿送至京师。乃赋诗云。流落江湖四十秋。归来不觉雪盈头。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汉无情水自流。长乐宫中云影暗。昭阳殿里雨声愁。新蒲细柳年年绿。野老吞声哭未休。及至京　朝廷未审虚实。以太监吴亮曾经侍膳。使审之。师见亮即呼曰。汝非吴亮耶。曰不是。师曰。我昔御便殿。曾弃片肉于地。汝伏地餂食之。何得忘也。亮稽首大恸。已而取入西内供养。竟卒于宫中　系曰。建文君既继大统之二。应与贤佐之臣兢兢格守　太祖之成法而补其未逮。则　文皇帝亦安于藩邸矣。乌有靖难兵破金川门哉。为其一旦误用方黄辈。讲周官行井田。变更旧制威逼亲王　文皇乌能坐视大宝隳于侏儒而束手待缚耶。今数百年国家之鼎盛天下之治平者诚赖靖难之一旅耳。建文事弇山集深言其既罹难必无出家之理。既出家必无还宫之事。杨应能牒是冒之也。斯据国朝典故皇明通载及宪章录思恩志等说录之。固于僧传是不可缺。君子详焉。

隰州石室寺沙门释圆镜传六

释圆镜汾州临县人。早岁出家游心贤首讲肆。得悟诸经密旨。常

游平阳府隰州妙楼山石室寺。随缘为众说法。一日至北门瓦窑坡。土凿构一庵。如龛燕默其中。忽嘱其徒曰吾将归矣。众请其期。曰来日耳。晨兴沐浴更三衣。焚香趺坐说偈而逝。

苏州华山沙门释祖住传七(大章)

　　释祖住字幻依麓亭其号也。丹徒人。姓杨氏。母朱氏梦。梵比丘入其室。觉而诞师。少沉密不贪世缘。喜作佛事。年十三父母舍入龙蟠山。依朝阳和尚受法华华严诸大部经。十七薙染十九受具。通晓诸经大义。自谓。觉识所依非关真际。遂担簦游少室。依大章和尚五载复至伏牛依高安十二夏。先后所得二师印可。次游都下谒松秀二法师。尽得清凉宗旨。淮安胡给事延住钵池山。造大藏经作水陆无遮会。至南京访无极法师居第二座。犍槌之暇即入众作务。事竣往京口万寿寺演华严大钞。至入法界品地震天雨甘露宝华。时无极率徒与焉。妙峰承印二禅衲亦居座下。自是道价郁跂丛林倾挹。师智崇礼卑如常不轻。提奖唱诱孜孜不倦。所至皆成宝坊。师演四十八愿时。有异人顶白冠。冠有蛇。四足来听说法。人怪问之。对曰。吾乃法冠而乃境观。忽不见。万历甲申憩锡苏之莲华峰下。建精舍居之。丁亥九月忽示疾。语众曰。二十二日不作离散。便可再展华严。但老僧不得曲徇人情。至日晨起沐浴。跏趺说偈曰。虚空无面目。无位强安排。话头不话头。处处是如来。又曰。今年六十六。不知做甚么。咦诸人着眼。看这个消息。佛祖到来也。用他不着。言讫而逝。异香积时不散。奉全身三日。颜色自若生。荼毗敛遗骨塔于莲华峰之阴。寿六十有六腊五十有四。王世贞作铭。

北直羊山秀峰庵沙门释明龙传八(大光)

　　释明龙淮南宿迁姚氏子也。俗讳东阳。尝补邑庠诸生。居常好修嗜内典。二十年不问家人产。雅从善知识游隆庆改元。澹然为居士。而北探诸名胜巨刹访有道耆德。寓清苑越三寒暑。登银山法华寺从大光和尚祝发进具。寻居羊山秀峰庵。名德日起。鹑衣一衲不袜不襦不履诸陵。中贵人多檀施弗之顾安七十二众期千日。亲为说法阐三教宗旨。时休宁汪司马道昆奉。

　　诏行边。道出诸陵期督府法华寺。闻师高德乃趣。一沙弥逆至。见师敞衲曾不掩[髆-甫＋一]袥寒无所侵。汪与督府避席礼之。携入洞中。坐石床与语。师略举西来意。督府洒然信服。汪问千日毕能作常住乎。曰无常无住。明日辞归。越旬有五日立春。羊山放光五色。又越七日除夕集众告曰。元年元日吾当行矣。汝等识字者用耳闻经。不识字者用心念佛。务禅定智慧务济物普心。即此是佛慎弗他求。汝等

勉之。除夜既半命弟子视中星曰。夜午乎。曰午矣。师曰。未也。日午乃行。元日羊山复放五色光如向。至日中师辞众坐化。越七日阇维复放光如向。大众与诸中贵人望光对师罗拜曰。佛耶佛耶。愿以此光普照下土。已而舍利累然。督府治塔藏之。汪公为之铭。赏万历元年正月也。

应天栖霞寺沙门释真节传九

释真节号素庵。襄阳人也。少为郡弟子。忽宿根内萌即辞割亲爱。礼明休和尚祝发。既而北游京师。遍参讲席。居秀法师座下餍餐法喜深得贤首之印。师之学富内外。诸方每以龙象推之。久之负锡南还金陵。出主摄山栖霞。众逾三百教备五乘。据师子座挝大法鼓三十余年。檀施之余拓地为庐。时殷宗伯得琅琊大士像。五台陆公亦铸金像。悉归师供奉。罗参知署曰圆通精舍。句曲李石麓学士盟为方外交。师阐大法不以期限。尝讲法华经至多宝塔品。空忽现宝塔于座前一如经言。四众跂观洒然希觏。中使张某奉　慈圣皇太后命至同睹圣瑞。乃出尚方金缕僧伽黎衣一袭。宣　慈旨赐之。即于讲堂之西建一浮屠以征神化。汪道昆记其事。

嘉兴东禅寺沙门释明得传十(百川海妙峰觉)

释明得号月亭。以绍万松林禅师法嗣故又号千松。湖州乌程周氏子也。师生即颖异岐然不凡。髫时随父入西资道场。遂指壁间画罗汉像问父曰。僧耶俗耶。父曰僧也。师慨然曰。吾愿为是矣。于是力求出家。父母不听。至年十三始投郡之双林庆善庵。从僧真祥习瑜珈教。越四载祝发。闻有向上事乃首参百川海公。不契。因而单衣芒屩遍游丛席。匍匐叩请备历艰辛。自念般若缘薄。拟投天竺哀恳观音大士祈值明师。道经中竺。闻万松说法先入礼谒。万松问曰。大德何来欲求何事。对曰。欲叩普门求良导耳。松竖一指曰。且去礼大士却来相见。师泫然再拜求决生死大事。松曰。子欲脱生死。须知生死无著始得。师闻罔然。依受具足戒。自尔朝参夕叩久无所入。松不得已授以楞严大旨。于是苦心研究。至清净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处。恍然若云散长空寒蟾独朗。遂作偈呈曰。楞严经内本无经。觌面何须问姓名。六月炎天炎似火。寒冬腊月冷如冰。松颔之嘱曰。汝既悟教乘。异日江南讲肆无出尔右。向上大事藉此可明。松住径山。师为众负米采薪不惮劳苦。偶行林麓间有虎踞道。师卓锡而前。虎遁去。尝阅枣伯合论至十地品。中宵隐几而坐。梦游兜罗绵世界。登座阐华严奥旨。至于结座乃说偈曰。从本已来无。今日何曾有。一毛头上现。虚空笑开口。咄一咄下座。寤白松。松抚之曰。此圣力之冥被耳。非惟吾道之将行。清凉一宗亦大振矣。无何松化去。师悬锴守塔三载。闻

佛慧祇园法师讲席之盛戴笠投之。祇园亦默识而爱重。其弟子沙泉颇自负不籍师名。师遂挂锡报先寺。报先与佛慧咫尺之间。故晨则持钵。午则听讲。夕则与同参十余人敷其义趣。于是众日渐益香积不继。师阴祷于伽蓝神曰。倘吾与圣教有缘。神其无吝诃护。移时有外道自云间来施米百石。自是报先之盛过于佛慧。开堂之日祇园命侍僧奉以衣拂。而谢还之。瓣香为万松拈出。已而孑身复径山凌霄峰。为碍膺未破又力参三年。一夕初夜趺坐。豁尔心境冥会疑滞冰释。乃跃然说偈曰。千年翠竹万年松。叶叶枝枝是祖风。云岳高岑栖隐处。无言杲日普皆同。趋礼万松塔曰。老汉不我欺也。自此道誉益隆学者辐辏。四方交聘岁无虚日。开堂灵隐。门庭严峻无赖。僧彻空天然辈睨视不敢近。竟以不测事诬师。不终日事白天然坐诬遁。余党笞死者二十人。师南游赤城。外道归化者不可胜纪。台郡教乘之被实师始也阐玄谈于大中庵。三日庵灾。独师之丈室岿然无恙。讲圆觉疏钞于法海。地产白莲华。紫芝生于厕。五台居士因匾其堂曰涌莲。师居东禅夜梦。文殊跨狮出。乃遗狮乘空而去。狮忽化为童子。师故问曰。尔方狮今童耶。试开口。童子启頬口如丹朱。师抚其背曰。尔犹狮也。童曰。师口何如。师张口示之。童踊入咽。师惊觉而汗。且喜曰。文殊大智在我腹中矣。不数月五台陆公率众命讲华严大钞。众常千指妙峰觉法师入室弟子也。遥宗四明弘天台教观之道。以师阐贤首未谙台衡故。质六即蛣蜣之义。师曰。天台六即在行人迷悟之分耳。如我在名字则十界皆名字。我证究竟则十界皆究竟。若我蛣蜣十界皆蛣蜣也。非蛣蜣上别有六即。觉曰。不然。天台六即不论世出世间有情无情。物物皆具随举一法六即在焉。何必以我迷悟观彼优劣哉。师曰。圣人设教诚为汲引迷涂。若云随举一法六即在焉是为惟谈世谛成於戏论。学人何有哉。前五即置所弗论。如云究竟一究竟则一切皆究竟。如金出矿。似璧离璞。是故如来初成正觉观于九界。一切众生同时成佛。非惟九界正报。全体遮那则九界依报无非寂光。所以叹云。奇哉众生具有如来智慧德相。乃因妄想不自证得。岂非以我成佛观彼皆成佛也。果如子言。其究竟蛣蜣永无成佛日矣。一切众生而无一人发菩提心。所谓十法界都为一队无孔铁锤。若言究竟蛣蜣容有成佛。如来何日复迷而作众生金重为矿其失孰大。觉曰。究竟蛣蜣非是说也。以其心体本具故曰理即。色相已成方称究竟。一界既尔。界界总然。当界而论。六即自备。何必以其成佛不成佛难耶。师笑曰。子去做一个究竟蛣蜣也。闻者无不高其论。吴俗尚崇事玄武。比丘亦有披僧伽衣而礼者。师见故逆而问曰。汝奚为而来。曰礼祖师也。师叱曰。汝身为比丘心实外道。其玄武北方一水神耳。教中所谓毗娑门天王是也。彼以神力为佛外护。称其为祖师。乃披七佛衣拜之。不亦谬且倒乎。遂毁其像易事达磨之像。谓其僧曰。此尔祖师也。凡所过名兰精舍有事玄武三官尽去之。俾学人专心正道。其护教概如此也。师为人修干孤高性度刚毅。以传法为已任。故祸患不避其身而欣戚不形乎色。至

于登座则慈云霭然。七众无不渥其沛泽。白椎则三千炳着八万森严。室中虽不横施棒喝。闻毒鼓而心死者众矣。万历丁亥秋告众曰。吾为汝等转首楞严法轮作再后开示。无复为汝更转也。冬示疾。尤谆谆嘱以教乘事。明年正月望后二日吉祥而逝。世寿五十有八。腊四十有六。荼毗塔于径山。

## 天台慈云寺沙门释真清传十一(宝珠荆山月溪)

释真清。号象先。长沙湘潭罗氏子也。生而颖异修干玉立威仪严肃不妄言笑。日诵经史数千言终身不忘一字。父为河南县尹。常对宾朋以大器期之。年十五补邑弟子员。偶有异僧过而目之曰。此法门之良骥也。十九因家难起。遂投南岳伏虎岩依宝珠和尚薙染受具足戒。令看无字话。自是一心参究寒暑不辍。至二十五从珠游金陵探禹穴。因舟触岸有声忽有省。珠大喜曰。幸子大事已明。善宜保护。珠以年高自普陀栖隐于下天竺。时内臣张公永慕珠道行。密奏　张太后赐紫色僧伽黎衣以征其德。珠忽一日命师曰。吾欲观化。无令人入。闻吾击磬声。当启户。数日不闻动定。师密窥牖隙见珠鼻柱垂地。越一日闻磬。师方排闼而入。珠已泯然逝矣。珠既化去。师乃访盐官古迹驻锡觉皇。俄患背疾。感云长入梦授药病愈。时佛慧寺月溪法师讲起信论于吉祥。艳师乃率众延唱临济宗旨。众扣师室。师从容语之曰。圆宗无象。满教难思。我若有宗可讲。非但法堂前草深一丈。即真空亦为缘虑之场。汝若有法可听。岂特头上安头。实际却为声名之境。三世诸佛历代祖师不过以楔出楔随迷遣迷。是故会旨者山岳易移。乖宗者锱铢难入。况起信之旨大彻宗乘。何须更烦忉怛勉之。众皆稽首而退。师乃南游天台穷搜胜绝。怀无见睹之高风诛茆其塔前三年。有荆山法师赴石梁之社。偕师至毗陵永庆。互以楞严参究。荆山叹曰。某所讲经虽精微于佛语。闻师所论诚出卷于尘中。师欲返初服。而礼部唐公荆川留结千日之期。已而复归天台古平田寺。临海王司寇敬所入山访道。订为方外交。随迁华顶天柱峰。修大小弥陀忏六年。暇则敷演十乘阐明三观。故四方学者攀萝而至者户外之履常满。一夕梦。琳宫绮丽宝树参差见弥陀三圣。师方展拜。傍有沙弥。授与一牌书曰。戒香薰修。寤知中品往生之象也。盖师日勤五悔。密持梵网心地品及十六观经为常课是亦精诚之所感耳。尝示众曰。大乘八万小乘三千实整六和之模范出三界之梯航也。今世之高流轻蔑律仪惟恃见解。遂令后学不遵佛制辄犯规绳。本自无愆误造深罪。饶他才过七步辩若悬河。不免识堕铁城。终未解脱。汝等勉之。万历丁亥八月蒙　慈圣宣文明肃皇太后遣使降旨褒崇赐金纹紫方袍以宠之。十月王太初居士因丁内艰。请师就永明禅室阐妙宗钞。百日为期。时台郡王理邢某亲登云峤而设供焉。戊子岁俭群盗蜂起。相戒无敢入师之室。[橘-矛＋隹]李五台居士陆光祖虚芙蓉之席见招。辞不赴忽谓众曰。桃源之

慈云实懒融四世孙为开山。唐天宝赐额曰云居山曰安国。五代德韶国师中兴为第二道场。永明寿禅师剃发之所。今坐禅石永明庵故址在焉。韶公常领徒五百说法此地。昔螺溪寂法师请复台教。谛观亦亲礼足。皆此寺也。今为豪民夺之。将为掩骨所。窃思朝廷千数百年之香火一旦为俗子葬地。谁之罪也。遂罄衣钵赎归之。将谋兴建。俄云间陆宗伯平泉聘说法于本一院。李方伯冲涵聘讲于桐川。再毕返棹嘉禾龙渊。欻抱疾告门人曰。夜来神人启我为魏府子。其富贵非吾所志也。遂付衣钵遗嘱弟子。如法阇维。尽发长物。于五台云栖西兴五处饭僧。有勉服药石者。师谢曰。生死药能拒乎。吾净土缘熟圣境冥现。此人间世固不久矣。是岁正月七日乃绝粒惟饮檀香水而已。期于二十九日告终。每日虽米浆不入于口。与众说无生法。诲谕进修而拳拳弗倦。至夕乃起别众曰。吾即逝矣。无以世俗事累我。众请曰。和尚往生净土。九品奚居。曰中品中生也。众曰。胡不上品生耶。曰吾戒香所薰位止中品。言毕泊然而逝。延五日颜色红润如生。手足温软怡容可掬。吊者无敢下拜。荼毗日天色霁明净无纤翳。举火之际忽有片云。如盖凝覆其上洒微雨数点。烟焰起时异香充塞。内自殿阁僧房外自路人船子。所闻种种随力不同。火余骨有三色而锵锵有声。红者如桃。白者如玉。绿者润似琅竿犹香气郁郁。师生于嘉靖丁酉十二月二十六日。示寂于万历癸巳正月二十九日。世寿五十七。腊三十八。如惺抱骨初建塔慈云之南冈。壬寅迁于寺西螺师山右绣文溪之上。武塘了凡居士袁黄撰铭。

## 明高僧传卷第四

### 习禅篇第三之一(正传二十二人附见十二人)

### 明州天童寺沙门释正觉传一(枯木成丹霞淳)

释正觉。隰州李氏子也。父讳宗道。母赵氏。诞师之夕光出于屋。人皆异之。年七岁日诵书数千言。十三通五经七史。一日乞从释氏学无生法。依郡之净明寺本宗和尚薙发。受具戒于晋州慈云寺智琼和尚。年十八游方。因自诀曰。若不发明大事誓不归矣于是渡河首谒枯木成公于汝州。久之无所入。时丹霞淳禅师道价方盛。乃顶笠造焉入门。霞便问。如何是空劫已前自己。师对曰。井底虾蟆吞却月。三更不借夜明帘。霞曰。未在更道。师拟议。霞打一拂子曰又道不借。师忽大悟作礼。霞曰。何不道取一句。师曰。某甲今日失钱遭罪。霞曰。未暇打尔。在且去。值霞退居唐州大乘寺。师亦从焉。宣和二年霞迁大洪俾掌记室。三年迁首座。时金粟智雪窦宗辈皆参随之。真歇了公住长芦。招师首众。未几出主泗洲普照。高宗建炎间住舒州之太

平。迁江之圆通能仁。次补长芦。时寇酋李在抄掠境上乃入寺。众惧奔散。师独危坐堂中。但以善语谕之。李在稽首馈金赡众僧。于是一方赖安寇静。又越二年乃渡浙之钱塘至明州礼补陀大士。天童虚席。郡守驰檄请师住持。无何胡虏犯境虏至登岭。遥望岭上若有神卫。遂敛兵而退。次年被旨主灵隐。将行四众号阻百鸟哀鸣。师居天童三十年。凡寺舍殿廊无不新者。绍兴二十七年九月朔别郡帅檀越。七日还山饭客如常。次辰索浴更衣。端坐为书嘱后事讫书偈曰。梦幻空花。六十七年。白鸟烟没。秋水连天。掷笔而逝。诏谥曰宏智禅师。塔曰妙光。

燕都庆寿寺沙门释教亨传二(普照宝)

释教亨字虚明。济州任城王氏子也。先有汴京慈济寺僧福安。居任城有年。精修白业缁素仰重。一日赴斋于芒山村。乃倚树化去。是夕示梦于女弟冯自彭村。见其乘白马而下曰。我生于西陈村王光道家。冯觉语母。及其子三人梦皆同。诘旦至光道家询之。其母刘氏先夕亦梦。安公求寄宿焉。是日果诞亨。乃拳右拇指似不能伸。但瞬而未笑。次日有同业僧福广福坚。闻而来谒见即呼云。安兄无恙耶。亨熟视举手伸指而笑。其母尝卧师于室中。若有人诵摩诃般若之声。及晬或以佛经酒杯试之。竟取经卷。素不茹荤血。见僧喜从之游。人皆呼为安山主。故芒山村乃以师事碑于石纪其异。年七岁出家依州之崇觉寺圆和尚薙染。十三受大戒。遇苦瓜先生相之曰。此儿他日坐道场。必领僧万指。年十五游方。闻郑州普照宝和尚法席之盛。于是荷锡自汴发足。宝公夜梦。庆云如金芙蕖缤纷乱坠。因语众曰。吾十年无梦矣。今有此。是何祥也。翌日亨至。宝独异之。师朝夕参叩。宝亦痛劄之。一日往睢阳。忽马上忆击竹因缘。凝情不散。如入禅定。将抵河津浑无知觉。同行德满呼曰。此河津也。亨惊遂下马悲喜交集。及归涕以语宝公。宝曰。此僵人耳。切须更苏转动始得。曾看日面佛公案。否曰。儿时已念得。宝公笑曰。我只教尔参诸方掉下底禅。但再参去。自有得力处。一日亨于云堂静坐。忽闻打板声霍然证入。遂呈偈曰。日面月面。流星闪电。若更迟疑。面门着箭。咄宝公曰。我谩汝不得也。师后出世乃五坐道场。若嵩山之戒坛韶山之云门郑州之普照林溪之大觉嵩山之法王。次因金国丞相夹谷清臣请主中都潭柘。迁济州普照。未几忽方丈后丛树中有一株。亭亭高丈余。而群鸦以次来巢。状若浮图。上下十二级。众贺曰。和尚佛法愈大振乎。不十日诏住庆寿寺。众常万人。三年继主少林。法席大盛。无何师引去乃徜徉于嵩少之间。或放歌或长啸。如是数年。一日忽觉四大弦缓。杜门坚坐谢绝宾客。至金兴定已卯七月十日诫其众曰。汝辈各自勤修。索浴说偈端坐而逝。享年七十。坐夏五十有八。阇维焰如莲华开合。牙齿目睛不坏。舍利无算。师自儿时额有圆珠涌现于皮间。至

是爆然飞去。弟子分设利罗以建塔焉。

## 临安府径山沙门释宋杲传三

释宗杲。号大慧。因居妙喜庵又称妙喜。产宣州奚氏。即云峰悦之后身也。灵根夙具慧性生知。年方十二即投无云齐公。十七薙染。初游洞宗之门。洞宗耆宿因师词锋之锐乃燃臂香授其心印。师不自肯弃去。依湛堂准。久之不契。湛堂因卧疾俾见圆悟。悟居蜀昭觉。师踟蹰未进。一日闻诏迁悟住汴天宁。喜曰。天赐此老与我也。遂先日至天宁。迎悟且自计曰。当终九夏。若同诸方妄以我为是者。我着无禅论去也。值悟开堂举。僧问云门。如何是诸佛出身处。门曰。东山水上行。悟曰。天宁即不然。只向他道。薰风自南来殿阁生微凉。师闻忽前后际断。悟曰也不易。尔到这田地。但可惜死了不能活。不疑言句是为大病。岂不见道。悬崖撒手。自肯承当。绝后再苏欺君不得。须要信有这些道理。于是令居择木堂。为不厘务侍者。日同仕夫不时入室。一日悟与客饭次。师不觉举筯饭皆不入口。悟笑曰。这汉参黄杨木禅到缩了也。师曰。如狗舐热油铛。后闻悟室中问僧有句无句如藤倚树话。师遂问曰。闻和尚当时在五祖。曾问此话不知五祖道甚么。悟笑而不答。师曰。和尚当时既对众问。今说何妨。悟不得已曰。我问五祖。有句无句如藤倚树。意旨如何。祖曰描也。描不成画也画不就。又问。树倒藤枯时如何。祖曰相随来也。师当下释然大悟曰。我会也。悟历举数段因缘诘之。皆酬对无滞。悟喜谓之曰。始知吾不汝欺也。乃着临济正宗记付之俾掌记室。未几圆悟返蜀。师因韬晦结庵以居。后度夏虎丘。阅华严至第七地菩萨得无生法忍处。忽洞明湛堂所示殃崛摩罗持钵救产妇因缘。宋绍兴七年诏住双径。一日圆悟讣音至。师自撰文致祭。即晚小参举。僧问长沙。南泉迁化向甚处去。沙曰。东村作驴西村作马。僧曰。意旨如何。沙曰。要骑便骑。要下便下。若是径山即不然。若有僧问圆悟先师迁化向甚处去。向他道堕大阿鼻地狱。意旨如何。曰饥餐洋铜渴饮铁汁。还有人救得也无。曰无人救得。曰如何救不得。曰是此老寻常茶饭。十一年五月秦桧以师为张九成党毁其衣牒窜衡州。三十六年十月诏移梅阳。不久复其形服放还。十一月诏住阿育王二十八年。降旨令师再住径山。大弘圆悟宗旨。辛巳春退居明月堂。一夕众见一星殒于寺西流光赫然。寻示微疾。八月九日谓众曰。吾翌日始行。是夕五鼓手书遗表并嘱后事。有僧了贤请偈。师乃大书曰。生也秖么死也秖么。有偈无偈是甚么热。委然而逝。世寿七十有五。坐五十八夏。谥曰普觉。塔名宝光。

## 平江府虎丘沙门释绍隆传四

释绍隆和州含山人也。年九岁辞亲投佛慧院。六年得度受具足戒。精研律部。五夏而后游方。首访长芦信和尚得其大略而已。一日见有僧传圆悟勤禅师语至。隆读之叹曰。想口生液。虽未得浇肠沃胃。要且使人庆快。第恨未聆謦咳耳。遂至宝峰依湛堂。次见黄龙死心。然后参圆悟。一日入室。圆悟问曰。见见之时见犹离见见不能及。悟忽举拳曰。还见么。隆曰见。悟曰。头上安头。隆闻脱然契证。悟曰。见个甚么。隆对曰。竹密不妨流水过。悟首肯之俾掌藏钥。有僧问于圆悟曰。隆藏主其柔易若此。乌能为哉。悟笑曰。瞌睡虎耳。后因圆悟退老回蜀。隆乃住邑之城西开圣。宋建炎结庐于桐峰之下。郡守李光延居彰教。次迁虎丘。道大显著。因追绎白云端立祖堂故事乃曰。为人之后不能躬行遗训。于义安乎。遂图像奉安题赞其上。达磨赞曰。阖国人难挽。西携只履归。只应熊耳月。千古冷光辉。百丈赞曰。迅雷吼破澄潭月。当下曾经三日聋。去却膏肓必死疾。丛林从此有家风。开山明教大师赞曰。春至百花触处开。幽香[旖-大+(立-一)]旎袭人来。临风无限深深意。声色堆中绝点埃。盖白云以。百丈海禅师创建禅规之功宜配享达磨。可谓知本矣。隆能遵行而为赞。又且发明其道。亦为知礼者欤。绍兴丙辰示微恙加趺而逝。塔全身于寺之西南隅。

系曰。北宋三佛并唱演公之道。惟佛果得其髓也。而入佛果之室坐无畏床师子吼者又不下十余人。独后法嗣之绳绳直至我明嘉隆犹有臭气。触人巴鼻者妙喜与瞌睡虎之裔耳。他则三四传便乃寂然无声。然此二老可谓源远流长者也。当时称二甘露门。不亦宜乎。

庆元育王山沙门释端裕传五

释端裕。号佛智。吴越钱王之裔也。六世祖守会稽因家焉。师生而岐嶷眉目渊秀。十四驱乌于大善寺。十八得度受具。往依净慈一禅师。未几偶闻僧系露柱曰尔何不说禅。裕忽有微省。去谒龙门远甘露卓泐潭祥。皆以颖迈见推。晚见圆悟于钟阜。一日悟问。正法眼藏向这瞎驴边灭却。即今是灭不灭。曰请和尚合取口好。悟曰。此犹未出常情。裕拟对。悟击之裕顿去所滞。侍悟居天宁命掌记室。寻分座道声蔼着京西。宪请开法丹霞。次迁虎丘径山。谢事徇平江道俗之请庵于西华。阅数稔敕居建康保宁。后移苏城万寿及闽中玄妙寿山西禅。复被旨补灵隐慈宁。皇太后幸韦王第。召裕演法赐金襕袈裟。乞归西华旧隐。绍兴戊辰秋赴育王之命。上堂曰。德山入门便棒。多向布袋里埋踪。临济入门便喝。总在声尘中出没。若是英灵衲子。直须足下风生超越古今途辙。拈拄杖卓一下喝一喝曰。秖这个何似生。若唤作棒喝。瞌睡未惺。不唤作棒喝。未识德山临济。毕竟如何。卓一下曰。总不得动着。僧问。如何是宾中宾。裕曰。尔是田库奴。僧曰。

如何是宾中主。曰相逢犹莽卤。僧曰。如何主中宾。曰剑气烁愁云。曰如何是主中主。师曰。敲骨打髓。裕莅众色必凛然寝食不背众唱道无倦。绍兴庚午十月初示微疾。至十八日首座法全请遗训。师曰。尽此心意以道相资。语绝而逝。火后目睛齿舌不坏。其地发光终夕。得设利无算。踰月不绝。黄冠罗肇常平日问道于裕。适外归独无所获。罗念勤切。方与客食。咀嚼间若有物。吐哺则设利也。大如菽色若琥珀。好事者持去。遂再拜于阇维所。闻香篋有声。亟开所获如前而差红润。门人奉遗骨分塔于鄮峰西华。谥大悟禅师。

潭州大沩山沙门释法泰传六

　　释法泰号佛性。汉州李氏子。僧问。理随事变该万有而一片虚凝。事逐理融等千差而咸归实际。如何是理法界。师曰。山河大地。曰如何是事法界。师曰。万象森罗。曰如何是理事无碍法界。师曰。东西南北。曰如何是事事无碍法界。师曰。上下四维。上堂渺渺邈邈十方该括。坦坦荡荡绝形绝相。目欲视而睛枯。口欲谈而词丧。文殊普贤全无伎俩。临济德山不妨提唱。龟吞陕府铁牛。蛇咬嘉州大像。吓得东海鲤鱼直至如今肚胀。上堂忆昔游方日获得二种物。一是金刚锤。一是千圣骨。持行宇宙中气岸高突兀。如是三十年用之为准则。而今年老矣。一物知何物掷下金刚锤击碎千圣骨。抛向四衢道不能更惜得。任意过浮生。指南将作北。呼龟以为鳖。唤豆以为粟。从他明眼人笑我无绳墨。

天台护国寺沙门释景元传七

　　释景元号此庵。温州永嘉张氏子也。年十八依灵山希拱和尚圆具戒。习台教三[禾*巽]。弃去谒圆悟勤禅师于钟阜。闻僧读死心和尚小参语。云。既迷须得个悟。既悟须识悟中迷迷中悟。迷悟双忘却从无迷悟处建立一切法。元闻而疑。即趋佛殿以手托开门扉。豁然大彻机辩逸发。圆悟目为聱头元侍者。悟自赞像付之曰。生平只说聱头禅。撞着聱头如铁壁。脱却罗笼截脚跟。大地撮来墨漆黑。晚年转复没刀刀。奋金刚椎碎窠窟。他时要识圆悟面。一为渠侬并拈出。自尔铲彩埋光不求闻达。后为括苍太守耿延禧慕元欲致开法南明。物色得元于台之报恩。迫其受命。僧问。三圣道。我逢人即出。出则不为人。意旨如何。曰八十翁翁嚼生铁。僧又问。兴化道。我逢人即不出。出则便为人。又作么生。曰须弥顶上浪翻空。元后示疾。请西堂应庵华付嘱院事。训徒如常时。俄握拳而逝。荼毗得五色舍利。齿舌右拳不坏。塔于寺东北刘阮洞前。世寿五十三。

　　系曰。大慧既云峰悦之再来。可谓具大根器者。尚受湛堂痛拶不

入。至三十余方触圆悟钳锤。始得大悟。今元公年方二十一。听傍僧读死心语便乃彻证。其根器之利过于大慧概可知也。出世初住南明终居护国。丛林称为元布袋。以其有圣者之风。耳简堂机出于其门。说法拈椎词雄气伟机锋圆捷。益见元公之垣墙者矣。

临安灵隐寺沙门释慧远传八(灵岩徽)

释慧远眉山彭氏子。年十三从药师院宗辩和尚薙染。首诣大慈讲肆。次参灵岩徽禅师。微有所入。会圆悟复领旨住昭觉远投之。值悟普说举庞居士问马祖不与万法为侣因缘。远忽顿悟仆于众。众掖之。起远乃曰。吾梦觉矣。至夜小参远出问曰。净裸裸空无一物。赤骨力贫无一钱。户破家亡。乞师赈济。悟曰。七珍八宝一时拏。远曰。祸不入谨家之门。悟曰。机不离位堕在毒海。远便喝。悟以拄杖击禅床云。吃得捧也未。远又喝。悟连喝两喝。远便礼拜。自此机锋峻发无所抵悟。出世初住皋亭山显孝。宋乾道六年十月十五日诏迁灵隐。上堂僧问。即心即佛时如何。曰顶分了角。僧曰。非心非佛时如何。曰耳坠金环。僧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又作么生。曰颓顶修罗舞柘枝七年二月十五日召入选德殿赐坐。孝宗问。如何免得生死远对曰。不悟大道终不能免。帝曰。如何得悟。远曰。本有之性究之无不悟者。帝曰。悟后如何。远曰。悟后始知脱体现前了无毫发可见之相。帝首肯之。帝又曰。即心即佛如何。远曰。目前无法。陛下唤甚么作心。帝曰。如何是心。远正身叉手立曰。只这是。帝大悦。八年秋八月七日召远入东阁赐坐。帝曰。前日梦中忽闻钟声。遂觉不知梦与觉。是如何。远曰。陛下问梦耶问觉耶。若问觉而今正是寐语。若问梦而梦觉无殊。教谁分别。梦即是幻。知幻即离。觉心不动。故曰若能转物即同如来。帝曰。梦幻既非。钟声从甚处起。远曰。从问处起。帝又问曰。前日在此阁坐。忽思得不与万法为侣有个见处。远曰。愿闻。帝曰。四海不为多。远曰。一口吸尽。西江水又如何。帝曰。亦未曾欠阙。远曰。才涉思惟便成剩法。正使如断轮如闪电了无干涉。何以故。法无二故。见无二见。心无别心。如天无二日。帝悦赐佛海大师之号。淳熙二年乙未秋示众说偈曰。淳熙二年闰季秋九月旦。闹处莫出头。冷地着眼看。明暗不相干。彼此分一半。一种作贵人。教谁卖柴炭。向尔道不可毁不可赞。体若虚空。没涯岸相唤。相呼归去来。上元定是正月半。明年正月忽感微疾。果于上元说偈曰。拗折秤锤。掀翻露布。突出机先。鸦飞不度。安坐而逝。留七日颜色不异。全身塔焉。

常德府文殊寺沙门释心道传九

释心道眉州徐氏子也。年三十得度。诣成都习唯识。自以为至。

同舍僧诘之曰。三界惟心万法唯识。今目前万象纵然。心识安在。道茫然。遂出关周流江淮。既抵舒州太平闻佛鉴夜参举赵州柏树子话。至觉铁嘴云先师无此语莫谤先师好。因大疑提撕既久。一夕豁然。即趋丈室拟叙所悟。鉴见便闭却门。道曰。和尚莫瞒某甲。鉴曰。十方无壁落。何不入门来。道即拳破窗纸。佛鉴即开门。搊住云。道道。道即以两手捧鉴头作口[吭-几＋(坐-工＋十)]而出呈偈曰。赵州有个柏树话。禅客相传遍天下。多是摘叶与寻枝。不能直下根源会。觉公说道无此语。正是恶言当面骂。禅人若具通方眼。好向此中辨真假。鉴然之。襄守请开法天宁擢大别文殊。宋宣和改元诏改僧为德士。因上堂曰。祖意西来事今朝特地新。昔为比丘相今作老君形。鹤氅披银褐头包蕉叶巾。林泉无事客两度受君恩。所以道欲识佛性义。当观时节因缘。且道即今是甚么时节。毗卢遮那顶戴宝冠。为显真中有俗。文殊老叟身披鹤氅。且要俯顺时宜。一人既尔众人亦然。大家成立丛林。喜得群仙聚会。共酌迷仙酬同唱步虚词。或看灵宝度人经。或说长生不死药。琴弹月下指端发太古之音。棋布轩前妙着出神机之外。进一步便到大罗天上。退一步却入九幽城中。秪如不进不退一句又作么生。道直饶羽化三清路。终是轮回一幻身。二年九月诏下复僧。上堂曰。不挂田衣着羽衣。老君形相颇相宜。一年半内间思想大抵兴衰各有时。我佛如来预谶法之有难。教中明载无不委知。较量年代正在于兹。魔得其便惑乱正宗。僧改俗形佛更名字。妄生邪解删削经文。铙钹停音钵盂添足。多般矫诈欺罔圣君。赖我圣明不忘付嘱不废其教。特赐宸章仍许僧尼重新披剃。实谓寒灰再焰枯木重荣。迷仙酎变为甘露琼浆。步虚词翻作还乡曲子。放下银木简拈起尼师坛。昨朝稽首擎拳今日和南。不审秖改旧时相不改旧时人。敢问大众旧时人是一个是两个。良久曰秋风也解嫌狼藉。吹尽当年道教灰。建炎三年春示众举临济入灭嘱三圣因缘。道曰。正法眼藏瞎驴灭。临济何曾有此说。今古时人皆妄传。不信但看后三月。至闰三月有贼叛。众请师南奔。道曰。学道所以了生死。何避之有。贼至。道曰。速杀我以快汝心。贼即举槊残之。白乳上出。贼骇引席覆之而去。

潭州龙牙寺沙门释智才传十

释智才舒州施氏子。早岁服勤于佛鉴。及游方谒黄龙死心。翌日入室。死心问曰。会得最初句便会末后句。会得末后句便会最初句。最初末后拈放一边。百丈野狐话作么生会。才曰。入户已知来见解。何须更举轹中泥。心曰。新长老死在上座手里也。才曰。语言虽有异至理且无差。心曰。如何是无差底事。才曰。不扣黄龙角焉知颔下珠。心便打。才初住岳麓。次迁龙牙。三十载以清苦莅众。故衲子畏敬之。又迁云溪。绍兴戊午八月望俄集众付寺事。书偈曰。戊午中秋之日。出家住持事毕。临行自己尚无有。甚虚空可觅。每日垂训如

常。至二十三日再示众曰。涅槃生死尽是空花佛。及众生并为增语。汝等诸人合作么生。众皆下语不契。才喝曰。苦苦。复曰。白云涌地明月当天。言讫輾然而逝。火浴获设利五色。塔寺西北隅。

温州龙翔寺沙门释士圭传十一(宗范)

释士圭号竹庵。成都史氏子也。初依大慈宗雅和尚出家。心醉楞严。后南游谒诸尊宿。始参龙门远禅师。以平时所得白远。远曰。汝解心已极。但欠着力开眼耳。一日侍立。次问曰。绝对待时如何。远曰。如汝僧堂中白椎相似。圭罔措。至晚远抵堂司。圭复理前问。远曰。闲言语。圭于言下大悟。正和末住和州天宁。绍兴奉诏开山雁宕能仁。时真歇了公居江心。恐圭缘未熟迎至方丈。大展九拜以诱温人。由是人皆翕然归敬。上堂明明无悟。有法即迷。诸人向这里立不得住不得。若立则危若住则瞎。直须意不停玄句不停意用不停机。此三者既明。一切处不须管带自然现前。不须照顾自然明白。虽然如是。更须知有向上事。竖拂子曰。久雨不晴咄。丙寅七月十八日召宗范长老付后事。次日沐浴声钟集众就座泊然而逝。荼毗凡送者均得舍利。塔于鼓山。

建康华藏寺沙门释安民传十二

释安民字密印。嘉定府朱氏子也。初讲楞严于成都有声。时圆悟居昭觉因造焉。值悟小参举国师三唤侍者因缘。赵州拈云。如人暗中书字。字虽不成文彩已彰。那里是文彩已彰处。民闻心疑之。告香入室。悟问。座主讲何经。对曰。楞严。悟曰。楞严有七处征心八还辩见。毕竟心在何处。民多呈义解。悟皆不肯。民复请益。悟令一切处作文彩已彰会。偶僧请益十玄谈。方举问君。心印作何颜。悟厉声曰。文彩已彰。民闻悦然自谓至矣。悟示钳锤罔指。一日白悟。请弗举话待某说看。悟曰诺。民曰寻常拈锤竖拂岂不是经中道一切世界诸所有相皆即菩提妙明真心。悟笑曰。尔元来在这里作活计。民又曰。下喝敲床时岂不是返闻闻自性性成无上道。悟曰。尔岂不见经中道。妙性圆明离诸名相。民于言下释然。于是罢讲侍圆悟。因悟出蜀居夹山。民从行。悟为众小参举古帆未挂因缘。民闻未领遂求决悟曰。尔问我。民举前话。悟曰。庭前柏子。民即洞明谓悟曰。古人道如一滴投于巨壑。殊不知大海投于一滴。悟笑曰。奈这汉何。悟说偈曰。休夸四分罢楞严。按下云头彻底参。莫学亮公亲马祖。还如德峤访龙潭。七年往返游昭觉。三载翺翔上碧岩。今日烦充第一座。百花丛里现优昙。未几开法保宁。迁华藏大弘圆悟之道。后示寂于本山。阇维舍利颇剩人或穴地尺许皆得之。尤光明莹洁。心舌不坏。并建塔焉。

## 成都昭觉寺沙门释道元传十三(大别道)

释道元号彻庵。绵州邓氏子也。幼于降寂寺出家受具。谒大别道公。令看廓然无圣之语。忽尔失笑曰。达磨元来在这里。道公命参佛鉴佛眼皆蒙赏识。又投金山见圆悟呈所见处。悟弗许。值悟被诏居云居。元从之。虽有所入。终以鲠胸之物未散。因悟问僧。生死到来时如何。僧曰。香台子笑和尚。次问及元。汝作么生。元曰。草贼大败。悟曰。有人问汝时如何。元拟答。悟凭陵曰。草贼大败。元大彻。悟以拳击之。元拊掌大笑。悟曰。汝见甚么便如此。曰毒拳未报永劫不忘。

## 平江府南峰沙门释云辩传十四(穹窿圆)

释云辩姑苏人。初依瑞峰章公得度。旋谒穹窿圆和尚忽有所得遂通所见。圆曰。子虽得入未至当也。切宜着鞭。乃辞扣圆悟。值入室才踵门。悟遽曰。看脚下。辩打露柱一下。悟曰。何不着实道取一句。辩曰。师若摇头某便摆尾。悟曰。尔试摆尾看。辩翻筋斗而出。悟大笑。由是知名。住后僧问。如何是夺人不夺境。曰霸王到乌江。僧曰。如何是夺境不夺人。曰筑坛拜将。僧曰。如何是人境两俱夺。曰万里山河获太平。僧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夺。曰龙吟雾起虎啸风生。僧曰。向上还有事也无。曰当面蹉过。僧曰。真个作家。曰白日鬼迷人。

## 南康云居寺沙门释善悟传十五

释善悟号高庵。洋州李氏子。年十一得度。生有夙慧灵根自发。闻冲禅师举梁武帝问达磨因缘。如获旧物遽曰。我既廓然。何圣之有冲异其语勉之南询。遂谒龙门佛眼。一日有僧被蛇咬。佛眼问众曰。既是龙门为甚却被蛇咬。悟应声曰。果然现大人相。眼器之。后传此语至佛果。果曰。龙门有此僧。东山法道未寂寥。尔上堂心生种种法生。森罗万象纵横信手拈来。便用日轮午后三更。心灭种种法灭。四句百非路绝。直饶达磨出头也是眼中金屑。心生心灭是谁木人。携手同归。归到故乡田地犹遭顶上一锤。

## 隆兴黄龙寺沙门释法忠传十六

释法忠号牧庵。四明姚氏子也。十九试经得度习天台教。悟一心三观之旨未能泯迹。故遍参名德。后至龙门。观水磨旋转发明述偈呈佛眼曰。转大法轮。目前包裹。更问如何。水推石磨。佛眼曰。其中

事作么生。忠曰涧下水长流。眼曰。我有末后一句。待分付汝。忠即掩耳而去。后至庐山。于同安枯树中绝食清坐。宣和间湘潭大旱。祷弗应。忠跃入龙渊呼曰。业畜当雨一尺。雨随至。尝居南岳。每跨虎出游。儒释皆望尘而拜。上堂我有一句子。不借诸圣口不动自己舌。非声气呼吸非情识分别。假使净名杜口毗耶释迦掩室摩竭。大似掩耳偷铃。未免天机漏泄。直饶德山棒临济喝。若向牧庵门下秖得一橛。千种言万般说秖要教君自家歇。一任大地虚空七凹八凸。

系曰。牧庵既悟一心三观。即当挥尘为台教吐气。尤以未能泯迹。乃遍扣达磨之徒。正如香象渡河。直欲一踏到底。所以宜乎才跨龙门便能倾湫倒嶽也。伟哉。世有习三观者。且指悟之一字不知其为何物。误认糟粕作醍醐。诋壁观为护教。岂非师子之虫耶。故滰山集深斥台教传佛心印书。后卷当删去。盖令学者障悟门。造地狱业不浅矣。

## 华亭昭庆寺沙门释法宁传十七

释法宁因住沂州马[山*耆]山故号马[山*耆]山。东密州莒县李氏子也。初依沂州天宁妙空明和尚得度。参侍既久尽得云门宗旨。出世住沂之净居寺。大弘雪窦之道。绍兴间抵华亭青龙。镇察判章滚母高氏梦。天人告曰。古佛来也。翌日师至。迎之止钱氏园乃建精舍。掘地得铁磬断碑佛像之应。于是华亭令柳约奏所建刹赐额曰净居。因省明公于明州雪窦。时郡守莫将请主吉祥。哲宗元符余山有精舍曰灵峰。部符改曰昭庆禅院。右丞朱谔请师为开山第一代。无何迁明州广慧复返昭庆。绍兴二十六年丙子正月八日沐浴端坐说法辞众而寂。世寿七十六。僧腊五十九。塔全身于寺之东隅。

## 衢州乌巨山沙门释道行传十八

释道行号雪堂。处州叶氏子也。初依普照英得度。出游参佛眼。一日闻眼举玄沙筑着脚指话遂大悟。住郡南明。上堂会得便会玉本无瑕。若言不会碓嘴生花。试问九年面壁何如大会拈花。南明恁么商确也。是顺风撒沙。次迁乌巨示众举。玑和尚问僧。禅以何为义。众虽下语未契厥心。众僧请益玑代云。以谤为义。师曰。三世诸佛是谤。西天二十八祖是谤。唐土六祖是谤。天下老和尚是谤。诸人是谤。山僧是谤。于中还有不谤者无。谈玄说妙河沙数。争似双峰谤得亲。忽示微疾。门弟子教授汪乔年至省。遂以后事委之。说偈曰。识则识自本心。见则见自本性。识得本心本性。正是宗门大病。又注曰。烂泥中有刺。莫道不疑好。黎明沐浴更衣加趺而逝。阇维获五色舍利。烟所至处舍利累然。齿舌不坏。塔于寺西。

## 安吉州何山沙门释守珣传十九(广鉴英)

释守珣号佛灯。即郡之施氏子也。初参广鉴瑛和尚不契。遂谒佛鉴。随众咨请。邈无所入。乃封其衾曰。今生若不彻去。誓不展此。于是昼夜霄立如丧考妣。逾七七日忽佛鉴上堂曰。森罗及万象一法之所印。珣闻顿悟。鉴曰。可惜一颗明珠被这风颠汉拾得也。乃诘曰。灵云道自从一见桃花后直至如今更不疑。如何是他不疑处。珣曰。莫道灵云不疑。只今觅个疑处了不可得。鉴曰。玄沙道谛当甚谛当。敢保老兄未彻在。那里是他未彻处。珣曰。深知和尚老婆心切。鉴然之。珣拜起呈偈曰。终日看天不举头。桃花烂熳始抬眸。饶君更有遮天网。透得牢关即便休。鉴嘱令护持。是夕展衾厉声曰。这回珣上座稳睡去也。圆悟闻窃疑其未然乃曰。我须勘过始得。令人召至。因与游山。偶到一水潭。圆悟推珣入水。遽问曰。牛头未见四祖时如何。珣曰。潭深鱼聚。曰见后如何。珣曰。树高招风。曰见与未见时如何。珣曰。伸脚在缩脚里。圆悟大称之。后出世初主禾山。次天圣徙何山及天宁。绍兴甲寅谓居士郑绩曰。十月八日是佛鉴先师忌日。吾时至矣。乞还障南。至十月四日续遣弟僧道如讯之。珣曰。汝来正其时也。吾虽与佛鉴同条生。终不同条死。明早可与我寻一只小船来。道如曰。要长者高者。珣曰。高五尺许。越三日鸡鸣端坐如平时。侍者请偈。珣曰。不曾作得。言讫而逝。阇维舌根不坏。

## 眉州象耳山沙门释袁觉传二十(佛性)

释袁觉郡之袁氏子。出家传灯寺。本名圆觉。郡守填祠牒误写袁字。守疑其嫌因戏谓之曰。一字名之可乎。对曰。一字已多也。郡守异之。已而往大沩。依佛性和尚入室陈其所见。性曰。汝忒杀远在。俾充侍司迁掌宾客。佛性每举法华开示悟入四字令下语。又曰。待我黠头。汝理方是。偶不职被斥。制中无依。乃寓俗士家。一日诵法华。至亦复不知何者是火何者为舍。乃豁然有省。制罢归寺白性。首为肯之。后至云居见圆悟述所得。悟呵之曰。本是净地屙屎作么。于是所疑顿释。绍兴丁巳郡守请居象耳。法道大振。四方英俊宿德鸿儒闻风礼谒。室无所容。开堂词辨河倾峡泻丛林称之。未详其终。

## 明州天童沙门释昙华传二十一

释昙华字应庵。蕲州汪氏子也。生而奇杰不类凡儿。年十七依于东禅薙发。首谒遂和尚略得染指法味。于是遍参知识。靡所契证。闻圆悟住云居煅炼学者。华往礼依侍。悟乃痛与锥劄。值悟返蜀指见虎丘隆禅师。侍一载顿明大事。已而访此庵元命分座。于是开堂妙严。

迁归宗。时大慧在梅阳。有僧传华示众语。大慧见之极口称叹。复寄偈曰。坐断金轮第一峰。千妖百怪尽潜踪。年来又得真消息。报道杨岐正脉通。虎丘忌日拈香曰。生平没兴撞着这无意智老汉。做尽伎俩凑泊不得。从此卸却干戈。随分着衣吃饮。二十年来坐曲彔床。悬羊头卖狗肉。知他有甚凭据。虽然一年一度烧香日。千古令人恨转深。世称华与杲二甘露门。尝戒徒众曰。衲僧着草鞋。住院何事口如鼋蛇恶窟乎。宋隆兴元年六月十三日奄然而化塔全身于东山。

临安府灵隐寺沙门释德光传二十二(光化吉月庵杲百丈震)

释德光赐号佛照。临江军彭氏子也。志学之年即依本郡光化寺吉和尚薙发受具。一日入室吉问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个甚么光。罔措通夕不寐。次日复登方丈请曰。昨蒙和尚垂问。既不是心不是佛又不是物毕竟是甚么。望乞慈悲指示。吉乃震威喝曰。这沙弥更要我与儞下注脚在。拈棒劈脊打出。于是有省。次谒月庵杲应庵华百丈震。皆无所入。适大慧奉旨住明州阿育王。四海英才鳞集。光亦造焉入室。大慧举竹篦问曰。唤作竹篦则触。不唤作竹篦则背。不得下语不得无语。光拟对。大慧便棒。光豁然大悟。从前所得到此瓦解冰消。侍久之宋孝宗慕光道价降诏命住灵隐。一日召问对答称旨。留宿内观堂。后示寂。塔全身于东庵。

## 明高僧传卷第五

习禅篇第三之二(正传二十七人附见七人)

眉州中岩寺沙门释祖觉传一(慧日能南堂静)

释祖觉嘉州杨氏子也。自幼聪慧书史过目成诵。乃著书排斥释氏。忽恶境现前。大怖悔过。出家依慧日能和尚。未几疽生膝上。五年医治莫愈。因书华严合论。毕夕遂感异梦。旦即舍杖趋履。仍前一日诵至现相品曰。佛身无有生而能示出生。法性如虚空诸佛于中住。无住亦无去处处皆见佛。遂悟华严宗旨。至是始登僧籍。府帅请讲于千部堂。而词辩宏放众所钦服。适南堂静禅师过其门谓曰。观公讲说独步西南。惜未解离文字相耳。傥能问道方外。即今之周金刚也。觉欣然罢讲南游禅社。遂依圆悟于钟阜。一日入室悟举。罗山道有言时踞虎头收虎尾。第一句下明宗旨。无言时觌露机锋如同电拂。作么生会。觉罔对。于是夙夜参究忽有所省。作偈呈曰。家住孤峰顶。长年半掩门。自嗟身已老。活计付儿孙。悟未许可。次日入室悟问。昨日公案作么生。觉拟对。悟喝曰。佛法不是这个道理。觉复留五年愈更

迷闷。后于庐山栖贤阅浮山远削执论云。若道悟有亲疏。岂有旃檀林中却生臭草。始豁然大悟。遂作偈寄圆悟曰。出林依旧入蓬蒿。天网恢恢不可逃。谁信业缘无避处。归来不怕语声高。悟大喜持示众曰。觉华严彻矣。自是诸方皆称曰觉华严云。上堂僧问。最初威音王末后楼至佛未审。参见甚么人。觉曰。家住大梁城更问长安路。僧问。如何是一喝如金刚王宝剑。觉曰。血溅梵天。曰如何是一喝如踞地师子。觉曰。惊杀野狐狸。曰如何是一喝如探竿影草。觉曰。验得儞骨出。曰如何是一喝不作一喝用。觉曰。直须识取把针人。莫道鸳鸯好毛羽。

系曰。觉华严既于讲席有声。南堂过而稍施提勉。便能罢讲南游。正所谓见鞭影而行者也。岂不骏哉。至为圆悟项门一锥。虽然魂飞要且命根未断。尚依识见。呈偈遭圆悟一喝。直得气索。五年而始大彻。噫古为人师者必俟学者寒灰焰发绝后复苏方肯点头。未尝轻许而贼夫人子。今人才见灵利后生。便使拈弄公案。作得一偈顿焉称赏。不亦彼此皆瞎也。杀人之恶小害人之恶大。其谁乎善于讲者又当以觉公为良范。

台州钓鱼台沙门释自回传二

释自回号石头。临海人。世业石工。人呼石头和尚。眼如盲龟不识一字。善根内启志慕空宗。求人口授法华能诵。遂弃家投大随和尚供扫洒。寺中令取崖石公用。回手不释锤凿。诵经不辍口。随见而语曰。今日硿磕明日硿磕。生死到来作甚折合。回愕然设礼。愿闻究竟法。随令罢诵经看赵州勘婆子因缘。于是念念参究久之。一日凿石石坚。乃尽力一锤火光迸出。忽然彻悟。即走方丈礼拜呈偈曰。用尽工夫浑无巴鼻。火光迸散元在这里。随大喜曰。子彻也。复述勘婆偈曰。三军不动旗闪烁。老婆正是魔王脚。赵州无柄铁扫帚。扫荡烟尘空索索。随可之。遂为薙染授以僧服。出世住钓鱼台。上堂曰。参禅学道大以井底叫渴。殊不知塞耳塞眼回避不及。且如十二时中行住坐卧动转施为。是甚么人使作。儞眼见耳闻何处不是路头。若识得路头便是大解脱处。方知老汉与儞证明。山河大地与儞证明。所以道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门。诸仁者大凡有一物当途。要见一物当途之根源。一物无处要见一物无处之根源。见得根源源无所源。所源既非何处不圆。诸禅德儞看老僧有甚胜儞处。儞有甚不如老汉处。会么太湖三万六千顷。月在波心说向谁。

系曰。观回师资生之业既佣且拙。学佛之志既锐且勤。始而迷则眸子如盲。后而悟则通身是眼。至于说偈谈禅大有超今逸古之风。得非能者复起耶。苟使其居读五车出穷三藏。又乌有一锤而火光迸出之

象哉。大凡天下治愈隆乱愈起。学固博执益封。古人斥为杂毒入心。良有以也。於戏世之锦心绣口之士文龙义虎之僧。能为昌黎子之虚心周金刚之自返。胡虑油不出面道不我亲哉。所以追风逐日者非驽骀之足。诃佛骂祖者岂鄙陋之夫。或胶锢于见知枳梏其比量。又莫若顽璞之易琢也。

潼川护圣寺沙门释居静传三

　　释居静号愚丘。成都杨氏子也。年十四依白马寺安慧出家。闻南堂禅师道望往谒。堂举香严枯木里龙吟话诘之。静于言下大悟。一日堂问曰。莫守寒岩异草青。坐却白云宗不妙。汝作么生。静曰。直须挥剑。若不挥剑渔父栖巢。堂矍然曰。这小厮儿静珍重便行。后出世住东岩。尝谓众曰。参学至要不出先南堂道最初句及末后句透得过者一生事毕。傥或未然更与尔分作十门。各各印证自心。还得稳当也未。第一须信有教外别传。第二知有教外别传。第三须会无情说法与有情说法无二。第四须见性如观掌中之物。了了分明一一田地稳密。第五须具择法眼。第六须要行鸟道玄路。第七须文武兼济。第八须摧邪显正。第九须大机大用。第十须向异类中行。凡欲绍隆法种。须尽此纲要方坐得这曲彔床子受天下人礼拜敢与佛祖为师。若不到恁么田地秪一向虚头。他时异日阎老子未放尔在。又偈曰。十门纲要掌中施。会得来时自有为。作者不须排位次。大都首尾是根基。

泉州教忠寺沙门释弥光传四(黄檗祥)

　　释弥光号晦庵。闽中季氏子也。生寡言笑闻僧贝梵则喜。年十五依文慧禅师圆顶。未穷海藏喜究群书。一日计曰。剃发染衣当期悟彻。而醉心俗典耶。遂首谒圆悟。次参黄檗详高庵悟。机语皆契。以淮楚盗起归谒佛心。值大慧寓广因从之。慧曰。汝在佛心处所得者试举一二看。光曰。佛心上堂拈普化公案曰。佛心即不然。总不恁么来时。如何劈脊便打。从教遍界分身。慧曰。汝意如何。曰某不肯。他后头下个注脚。慧曰。此正是以病去法。光毅然无信可意。慧曰。汝但揣摩看。光竟以为不然。经旬因记海印信公拈曰雷声浩大雨点全无。光始无滞。趋告慧。举道者见琅邪并玄沙未彻语诘之。光对已大慧笑曰。虽进一步秖不着所在。如人斫树根。下一刀则命根断矣。汝向枝上斫。其能断命根乎。今诸方浩浩说禅见处总如是也。何益于事。其杨岐正传止三四人而已。光愠而去。翌日慧问。汝还疑否。曰无可疑者。慧曰。秖如古人相见未待开口已知虚实。或闻其语便识浅深。此理如何。光悚然汗下莫知所诣。慧令究有句无句话。慧过云门庵。光亦侍行。一日问曰。某到这里不能得彻。病在甚处。慧曰。汝病最癖世医拱手。何也别人死了不得活。汝今活了未曾死。要到大安

乐田地。须是死一回始得。光疑情愈深。后入室慧问。吃粥了也洗钵盂了也。去却药忌道将一句来。光曰裂破。慧乃振威喝曰。儞又说禅也。光即大悟。慧即挝鼓告众曰。龟毛拈得笑咍咍。一击万重关锁开。庆快平生在今日。孰云千里赚吾来。光亦呈偈曰。一拶当机怒雷吼。惊起须弥藏北斗。洪波浩渺浪滔天。拈得鼻孔失却口。自尔名喧宇宙。道洽缁素出住教忠。瓣香为妙喜拈出。其为知本也欤。

系曰。凡为人师者须具二种法方堪坐曲彔床。一先明己眼。二鉴机病源。若己则未明。自尚拖枷带锁。胡能为人解粘去缚。不识病源未免佣丑杀人之陋。所以久依炉鞴不能脱胎成器者。非学人之罪也。为学者亦须具二种法。方可验天下善知识舌头。一不自知足。二死后复苏。若易知足必以鱼目为珠。若不死后再苏。则生死命根不断。所以久入选佛场不能心空及第者。非宗匠之罪也。是故妙喜一生不自肯。晚登川勤之室直阶华严七地。不其然乎。今晦庵以滑稽参禅。未曾大死一番。苟非妙喜屠龙之手。而不珍鱼目者几希。故遭振威一喝。直下丧身失命。便能对众作蟭螟虫大吼。岂不快哉。呜呼世之灵利汉靡不坐晦庵膏肓之疾。如狂子失心而不可疗者多矣曾未服医父起死之剂。且急欲为人指迷。不亦谬乎。

## 江州东林寺沙门释道颜传五

释道颜号卍庵。潼川鲜于氏了也。初参圆悟。但登堂未能造其玄奥。圆悟将还蜀。以书遗大慧曰。颜彩绘已。特未点眼耳。他日嗣后未可量也。于是朝夕质疑于慧。方大悟彻。于是声光遐溢黑白咸被其化。僧问。如何是佛颜。曰志公和尚。曰学人问佛何答志公。颜曰。志公不是闲和尚。曰如何是法颜。曰黄绢幼妇外孙齑臼。曰是甚章句。颜曰。绝妙好辞。曰如何是僧。颜曰。钓鱼船上谢三郎。曰何不直说。颜曰。玄沙和尚。颜凡所说法大概简易如此。

## 福州西禅寺沙门释鼎需传六

释鼎需号懒庵。郡之林氏子也。幼业儒举进士。莅政有声。年二十五因阅遗教经忽省曰。几为儒冠误也。即欲舍俗。母氏难以亲迎在期。需笑绝之曰。夭桃红杏一时分付春风。翠竹黄花此去永为道侣。遂依保寿乐公为大僧遍参名宿。归里结庵羌峰三年。尝以即心即佛话问学者。时妙喜庵于洋屿。晦庵光在侍。特以书招之曰。此间庵主手段与诸方别。可来少款如何。需不答。光以计邀至。值妙喜为众入室。需欲随喜而已。妙喜因举。僧问马祖。如何是佛祖云即心是佛。尔作么生。需下语。喜诟曰。汝见解如此。敢妄为人师耶。乃鸣鼓讦其为邪解。需泪交颐不敢仰视。自默计曰。我既为所排。而西来不传

之旨岂止此耶。遂求入弟子之列。一日妙喜问曰。内不放出外不放入。正恁么时如何。需拟开口。喜拈竹篦劈脊连打三下。需大悟厉声曰。和尚已多了也。喜又打一下。需礼拜。喜笑曰。今日方知吾不汝欺也。印以偈曰。顶门竖亚摩醯眼。肘后斜悬夺命符。瞎却眼卸却符。赵州东壁挂葫芦。自此名喧丛席道被遐方。此后开堂始称具眼宗匠云也。

建宁府沙门释道谦传七

　　释道谦本郡人。未详氏族。初依佛果无所入。妙喜奉旨住径山。谦亦在侍。令往长沙通书于张紫岩。乃自谓。参禅二十年尚无个入处。又有此行。岂不荒废了矣。将辞友人宗元。叱曰不可。岂以在路参禅不得耶。汝去吾与俱往。一日在途泣曰。一生参禅无得力处。今奔波若此何得相应。元曰。尔但将诸方参得悟得并圆悟妙喜与尔说得底。都不要理会。途中我可替者尽替。汝只有五事替不得。须自承当。曰何为五事。元曰。着衣吃饭屙屎放尿驮个死尸路上行。谦于言下大彻。不觉手舞足蹈。元曰。汝此回方可通书。吾先归矣。后半载返双径。妙喜于山门外亭一见便曰。建州子这回自别也。

潭州沙门释清旦传八

　　释清旦号慧通。蓬州严氏子也。初辞亲爱即嗜空宗。闻有教外别传之道注念日切。乃腰包出关拟投丛席。时大沩泰和尚住德山。谒之值泰上堂举。赵州曰。台山婆子已为汝勘破了也。且道意在甚么处。良久曰。就地撮将黄叶去。入山推出白云来。旦闻平生疑碍释然。翌日入室。泰问曰。前百丈不落因果因甚堕野狐。后百丈不昧因果因甚脱野狐。旦曰。好与一坑埋却。住后上堂曰。三脚驴子弄蹄行。步步相随不相倒。树头惊起。双鲤鱼拈来。一老一不老。为怜松竹引清风。其奈出门便是草。因唤檀郎识得渠。大机大用都推倒。烧香勘证见根源。粪扫堆头拾得宝。丛林浩浩谩商量。劝君莫谤先师好。旦之门庭严肃机语峻利。是故学者多难泊焉。

天台国清寺沙门释行机传九

　　释行机自号简堂。郡之杨氏子也。生知夙发趣向高迈。丰姿挺异才压儒林。少弃妻孥勤学出世。精穷竺典逸贯三乘。窃欲离言单求直指。于是慕护国元公之道价。担簦相依。稍触钳锤密有契证。因住莞山而刀耕火神单丁者一十七年。尝有偈曰。地炉无火客囊空。雪似杨花落岁穷。拾得断麻穿坏衲。不知身在寂寥中。每曰。某犹未稳在。

岂以住山乐吾事耶。一日偶看斫树倒地有声。忽大悟平昔碍膺之物泮然冰释。未几适有江州圆通之命。乃曰。吾道行矣。即欣然曳杖应之。登座说云。圆通不开生药铺。单单只卖死猫头。不知那个无思算。吃着通身冷汗流。闻者无不绝倒。丛林至今称焉。

澧州灵岩寺沙门释仰安传十(表自)

释仰安未详何许人氏。颖异超群幼年舍俗。既圆颅顶慕最上乘。精谨律仪耽游讲肆。久而弃之遂入佛果勤公之室。时大沩泰为座。元昕夕扣之顿领玄旨。后泰住持德山。命安诣佛果通嗣法书。果见问。千里驰骋不辱宗风。公案现成如何通信。安曰。觌面相呈更无回互。果曰。此是德山底。那个是上座底。曰岂有第二人。果曰。背后底。聻安即进书。果笑称作家。次至僧堂前捧书问讯首座。座曰。玄沙白纸此自何来。安曰。久默斯要不务速说。今日拜呈。幸希一览。座便喝。安曰。作家首座。座又喝。安以书便打。座拟议。安曰。未明三八九。不免自沉吟。又打一下曰。接时佛果佛眼同见。果曰。打我首座死了也眼曰。官马厮踢有甚凭据。安曰。说甚官马厮踢。正是龙象蹴踏也。果唤安至前曰。我五百人首座。汝为何打他。安曰和尚也须吃一顿。果顾佛眼吐舌。眼曰。未在却问曰。空手把锄头话意作么生。安鞠躬曰。所供并是诣实。眼笑曰。元来是屋里人。又往五祖山通书于表自和尚。自曰。书里说个甚么。安曰。文彩已彰。曰毕竟说甚么。安曰。当阳挥宝剑。自唤曰。近前来我这里不识几个子。安曰。莫诈败好。自顾侍者曰。是那里僧。曰曾在和尚会下去。自曰。怪得恁么活头。安曰。被和尚钝置来。自将书于香炉熏曰。南无三曼多。安近前弹指。自便开书。自是声播四方。而不屈为泰使命。未几出主灵岩衲子辐辏拈椎竖拂大有古人之风焉。

临安府径山沙门释宝印传十一(智策)

释宝印号别峰。嘉州李氏子也。幼通六经长穷七史。忽厌尘俗志慕竺坟。乃从德山清素和尚得度。往听华严起信尽得旨。觉劳算沙终非解脱。遂依中峰密印民禅师。密印举。僧问岩头。起灭不停时如何。岩叱曰。是谁起灭。师闻大悟。会圆悟归昭觉。遣师往省。随众入室。悟问。从上诸圣以何接人。师竖起拳。悟曰。此是老僧。用底何者。是从上诸圣用底。师以拳挥之。悟亦举拳。相交大笑而止。又谒大慧于径山。慧问。甚处来。曰西川。慧曰。未出剑门关。与汝三十棒了也。曰不合起动和尚。慧忻然。后出奉诏住雪窦。淳熙七年秋召师问道。赐肩舆入选德殿。帝曰。三教圣人本同。这个理否。对曰。譬如虚空东西南北初无二也。帝曰。但圣人所立门户则不同耳。如孔子性以中庸设教。印曰。非中庸何以安立世间。故法华云。治世

语言资生业等皆与实相不相违背。华严云。不坏世间相而成出世法。帝曰。今时士大夫学孔子者多只工文字语言。不见夫子之道不识夫子之心。惟释氏禅宗不以文字教人。直指心源顿令悟入。不乱于生死之际。此为殊胜。印曰。非独后世不见夫子之心。尝见孔门颜子号为具体。尽平生力量只道得个瞻之在前忽焉在后。竟捉摸不着。而夫子分明八字打开向诸弟子道。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以此观之。夫子未尝回避诸弟子。而诸弟子自蹉过了也。昔张商英曰。吾学佛然后能知儒。此言实为至当。帝曰。朕意亦谓如此。帝又问。庄子若何如人。印曰。只是佛法中小乘声闻以下人也。盖小乘厌身如桎梏。弃智如杂毒。化火焚身入无为界。即如庄子所谓形固可使如槁木。心固可使如死灰。若大乘人则不然。度众生尽方证菩提。正如伊尹所谓予天民之先觉者也。将以斯道觉斯民也。有一夫不彼其泽者。若已推而内沟中也。帝大悦诏住径山。开堂曰。三世诸佛以一句演百千万亿句。收百千万亿句秖在一句。祖师门下半句也无。秖恁么合吃多少痛棒。诸仁者且道。诸佛是祖师是。若道佛是祖不是祖是佛不是。取舍未忘若道佛祖一时俱是一时俱不是。颟顸不少。且截断葛藤一句作么生道。良久曰。大虫里纸帽。好笑又惊人。十年二月帝注圆觉经。赐师命作叙流行。绍熙元年十一月往见智策禅师决别。策问行日。师曰。水到渠成。索纸书云。十二月初七夜鸡鸣时九字。果至期而化。留七日颜色明闰发长顶温葬全身于西冈。谥曰慈辩。塔曰智光。

潭州上封寺沙门释讳才传十二(海印隆)

　　释讳才号佛心。福州姚氏子也。幼为驱乌弱冠得度。精求律部持犯霜威。慕最上乘不惮遐扣。劳逸弗介一念力参。首谒海印隆公于大中。偶见老宿达道看经。至一毛头师子百亿毛头一时现处。才问曰。一毛头师子作么生。得百亿毛头一时现。达曰。汝乍入丛林未可理会许事。才疑之。适海印夜参。至结座拶拄杖曰。了即毛端吞巨海。始知大地一微尘。才豁然有省。次谒黄龙死心不契乃参灵源。凡入室出必挥泪曰。此事我见甚是分明。秖临机吐之不出奈何。源曰。须是大彻方得自在。一日窃观邻僧读曹洞广录。至药山采薪归。有僧问甚处来。山曰计柴来。僧指腰下刀曰。鸣剥剥是甚么。山拔刀作斫势。才忽大悟。掴邻僧即揭帘趋出说偈曰。彻彻大海干枯。虚空迸裂。四方八面绝遮栏。万象森罗齐漏泄。初住上封屡迁名刹。词河辩海潮涌波腾。学者无能凑泊其涯涘也。

华亭青龙庵沙门释妙普传十三(雪窦持)

　　释妙普号性空。汉川人。未知姓氏。久依黄龙死心密受心印。品

格高古气宇宏迈。因慕船子遗风。抵秀水结庵于青龙之野。别无长物唯吹铁笛以自娱。好吟咏。尝赋山居诗云。心法双忘犹隔妄。色尘不二尚余尘。百鸟不来春又过。不知谁是住庵人。示众偈曰。学道犹如守禁城。昼防六贼夜惺惺。中军主将能行令。不动干戈治太平。宋建炎初贼徐明叛。道经乌镇肆意杀戮。民惧逃亡。普闻叹曰。众生涂炭。吾盍救之。乃荷策而行。直诣贼所。贼见伟异疑必奸诡诡询其来处。答曰。禅者。问何所之。云往密印寺也。贼怒欲斩。普曰。大丈夫要头便取。奚以怒为。吾死必矣。愿得一饭以为送终。贼奉肉。普供佛出生如常仪曰。孰当为我文以祭。贼笑不答。普索纸笔大书曰。呜呼惟灵劳我以生则大块之过。役我以寿则阴阳之失。乏我以贫则五行不正。困我以命则时日不吉。吁哉至哉。赖有出尘之道。悟我之性与其妙心。则其妙心孰与为邻。上同诸佛之真化。下合凡夫之无明。纤尘不动本自圆成。妙矣哉妙矣哉。日月未足以为明。乾坤未足以为大。磊磊落落无挂无碍。六十余年和光混俗。四十二腊逍遥自在。逢人则喜。见佛不拜。笑矣乎笑矣乎。可惜。少年郎风流太光彩。坦然归去付春风。体似虚空终不坏。尚飨。遂举筯饫肉。贼徒大笑。食罢曰。劫数既遭离乱。我是快活烈汉。如今正好乘时。便请一刀两段。乃大呼斩斩。贼骇异稽首谢过令卫而出。于是民之庐舍少长无恙者普之惠也。僧问。既见佛为甚不拜。普掌之曰。会么。曰不会。又掌曰。家无二主。绍兴冬自造大盆。凿穴塞之。修书寄雪窦持禅师曰。吾将水葬矣。壬戌持至。普尚存。乃作偈嘲曰。咄哉老性空刚要餧鱼鳖。胡不索性去。秪管向人说。普笑曰。迟兄证明耳。遍告遐迩众集。普示法要说偈曰。坐脱立亡不若水葬。一省柴烧二免开圹。撒手便行不妨快畅。是谁知音船子和尚高风难继。百千年一曲渔歌。少人唱。遂趺坐盆中。口吹铁笛。顺潮而下。众皆随至海滨。普去塞戽其水洄漩。众拥观水。涓滴不入。乃乘流而住。歌曰。六十余年返故乡。没踪迹处妙难量。真风遍寄知音者。铁笛横吹作散场。人望目断尚闻笛声呜咽于苍茫之间。遥见以笛掷空而没。众号泣竞图像事之。后三日见于沙上。趺坐如生。道俗迎归留五日。阇维舍利大如菽。有二鹤徘徊空际。火尽始去。塔于青龙庵。

## 潭州法轮寺沙门释应端传十四

释应端南昌徐氏子也。生而眉宇豁如形仪庄肃。幼厌尘秽少入空门。依郡之化度寺善月度为大僧。谒真净文机不谐。时灵源分座云居扣之。源稍加痛劄。端负己解。妙入经论乃援引马祖百丈机语及华严经旨相表酬答。灵源笑曰。汝举马祖百丈固错矣。而华严宗旨与个事喜没交涉。端愤然欲去。因辞揭帘。忽大悟汗流浃背。灵源见喜曰。子方识好恶矣。马祖百丈文殊普贤几为汝累。由是声誉四驰道钦七众。政和末太师张司成虚百丈。坚命开堂。举僧问大隋劫火洞然时这

个坏也不坏话。遂曰。六合倾翻劈面来。暂披麻缕混尘埃。因风吹火浑闲事。引得游人不肯回。坏不坏随不随徒将闻见强针锥。太湖三万六千倾月在波心说向谁。

## 隆兴府黄龙寺沙门释道震传十五

释道震号山堂。金陵赵氏子也。垂髫依觉印英禅师为童子。英迁泗之普照得度。久之辞谒丹霞淳。与论曹洞宗旨。震呈以偈曰。白云深覆古寒岩。异草灵花彩凤衔。夜半天明日当午。骑牛背面着靴衫。次依草堂。日取藏经读之。一夕闻晚参鼓步出经堂。举头见月忽大悟亟趋方丈。堂望见即曰。子彻矣。遂为印可。寻出三迁而至百丈道显著。绍兴己巳有律师妄踞黄龙。衲子散子散去。主事者走钱塘。求王承宣继先书。达洪师张如莹。莹公命震以从众望。而主事者请致书谢王。震让曰。王公为护佛法。何谢之有。况我与之素昧平生。于是主事恧退。故仲温曰。彼交结权贵倚为藩垣者闻其言亦足颜汗。噫绍兴以来宗师言行相应而与秋霜争严。舍震其谁哉。

## 天台山万年寺沙门释法一传十六

释法一号雪巢。即襄阳郡王驸马李遵勖玄孙也。世居开封祥符县。母梦一老僧至其家而产。声洪气伟具大人相。十七试上庠。从祖仕淮南。欲官之。不就请去家事长芦慈觉颐禅师。祖弗许。母曰。此儿必宿世沙门也。愿弗夺其志。未几慈觉殁。礼灵岩通照愿禅师祝发。依十年。觉心迷闷道无所入。遂往蒋山谒圆悟。一见器重之。适悟奉旨住天宁。亦在侍。不契。次见草堂于疏山。一言之下忽尔彻其源底。绍兴七年泉守刘彦修请居延福。四迁巨刹最后住长芦。因慕天台形胜昕夕怀之。于是乞退居山之古平田观音院。高卧烟霞长啸深翠。处世而忘世也。一日忽示微疾书偈曰。今年七十五。归作庵中主。珍重观世音。泥蛇吞石虎。乃入龛趺坐别众而逝。塔于本山。

## 庆元府天童寺沙门释普交传十七

释普交郡之万龄毕氏子也。幼颖异卓伦不泥尘滓。恶喧嗜洁俨似纳僧。未冠得度。五夏无亏。首谒南明听习台教。偶为檀信修事忏摩。有人问曰。师所忏罪为自忏耶为他忏耶。若言自忏罪性何来。若为他忏他既非汝乌能为忏。交罔不能对。大惭易服迳投泐潭。足才踵门潭即呵斥。交拟申问。潭即拽杖逐之。一日忽呼交至丈室曰。我有古人公案。要与尔商量。交拟进语。潭便喝。交豁然顿悟顾乃大笑。潭下绳床执其手曰。汝会佛法耶。交便喝拓开。潭亦大笑。于是名闻

四达学者宗之。后归桑梓居天童。掩关却扫者八年。寺偶虚席。郡僚命开法。恐其遁去遣吏候于道。故不得辞。上堂曰。咄哉黄面老。佛法付王臣。林下无情客。官差逼杀人。莫有知心底为我免得者。么若无不免将错就错去也。凡见僧来必叱曰。汝榔栗子未担时。我已为汝说了也。且道说个甚么。招手洗钵拈扇张弓。赵州柏树子灵源见桃花且掷放一边。山僧无恁么闲唇吻与尔打葛藤。何不休去歇去。忽拈拄杖逐散。宣和六年三月二十日沐浴升座说偈曰。宝杖敲空触处春。个中消息特弥纶。昨宵风动寒岩冷。惊起泥牛耕白云。说毕脱然而寂。寿七十七。腊五十八。塔于本山。

江州圆通寺沙门释道旻传十八

释道旻赐号圆机。世人称云古佛。兴化蔡氏子也。母梦吞摩尼珠遂妊。生五岁不履不言。一日母抱游西明寺。见佛像遽趣合掌作礼称南无佛。见者大异之。稍壮宦学大梁。弃依景德寺德祥出家得度。遍扣禅林皆得染指。后亲沩山喆禅师无所入。谒泐潭干公具陈所得。潭不为印可。一日潭举世尊拈花迦葉微笑话问之。不契。侍潭行次潭以杖架肩长嘘曰。会么。旻拟对。潭便打。有顷复拈草示之曰。是甚么。亦拟对。潭便喝。机旋于是顿悟玄旨。便作拈花势曰。这回瞒旻上座不得也。潭曰。便道。旻曰。南山起云北山下雨。即礼三拜。潭首肯印之。后开法于灌溪。迁圆通以符道济之记也。学者如川赴海。朝廷闻其道。宰臣会请锡以命服。赐圆机之号而尊宠之。于是遐迩钦化。少长咸被其法泽。未详厥终。

绍兴慈氏院沙门释瑞仙传十九

释瑞仙会稽人。幼缠尘网几溺爱河。年二十奋然去家。会试经披剃。精习大小律藏。至戒性如虚空持者为迷倒句。忽自省曰。戒者束身法耳。胡自缚耶。遂探究台教。一日阅诸法不自生亦不从他生。不共不无因是故说无生处。疑曰。既不自又不他不共不无因。毕竟从何而生也。叹曰。因缘生法虽照以空假三观。不过抑扬性海。心佛众生名异体同。十境十乘妙心成智不思议境。智照方明固非言诠所能及也。遂更衣谒诸耆宿。后登投子山见广鉴禅师。问曰。甚处来。曰两浙东越。鉴曰。东越事作么生。曰秦望山高鉴湖水阔。鉴曰。秦望山与自己是同是别。曰梵语唐言。鉴曰。犹是业林秪对毕竟是同是别。师便喝。鉴便打。忽有省。礼拜曰。恩大难酬。后开法于慈氏。尝问僧。三个槖驰两只脚日行万里。趁不着。而今收在玉泉山。不许时人乱斟酌。尔等向甚处与仙上座相见。一众无能下语投其机者。终于本山。

隆兴府云岩寺沙门释天游传二十

释天游自号典牛。成都郑氏子也。幼业儒。颖俊逸伦侪辈推重。初试郡庠复试梓州。二处皆与贡籍。惧不敢承。遂窜名出关。适会王山谷西还。见其风骨不凡谈论超卓。邀其同舟。策往庐山削发。不易旧名。首参死心不契。依湛堂准于泐潭。一日湛堂普说曰。诸人苦苦就准上座觅佛法。遂拊膝曰。会么雪上加霜。又拊膝曰。若也不会岂不见干峰示众曰。举一不得举二。放过一着落在第二。师闻脱然悟入。出世于云盖。迁灵岩说法大有湛堂之风。尝和忠道者牧牛颂曰。两角指天。四脚着地。拽断鼻绳。牧甚屎屁。张无尽见之甚为击节。因退云岩过庐山。而栖贤主者意不欲纳。乃故曰。老老大大正是质库中典牛耶。师闻述偈曰。质库何曾解典牛。秖缘价重实难酬。想君本领无多子。毕竟难禁这一头。竟去庵于武宁。匾曰典牛。则终其身不出。年近百岁而告寂焉。径山涂毒见时九十三矣。

## 明高僧传卷第六

习禅篇第三之三(正传二十五人附见十一人)

平江府觉海寺沙门释法因传一

释法因姑苏嵎山朱氏子也。少汨尘俗无意出缠。年二十四始披缁服。不终五夏遽尔游方。谒慧日雅禅师于东林。慧日举灵云见桃花悟道因缘问之。拟对。日曰。不是不是。忽有所契。呈偈曰。岩上桃花开。花从何处来。灵云才一见。回首舞三台。慧日戒曰。子虽见已入微。更假着鞭当明大法。于是居庐阜三十年。不与世接。四方仰之学者川骛蚁屯就其鑪鞴。因亦不辞煅炼随机说法。宋建炎末盗起江左。乃顺流东归。觉海缁白踵门问道。尝谓众曰。汝等当饱持定力。弗忧晨炊干求外务也。晚年放浪自若。称曰五松散人。

眉州中岩寺沙门释蕴能传二(澄甫崇真)

释蕴能号慧目。郡之吕氏子也。少习儒博究经史。年二十二于村落校书。偶于山寺见禅册在几。阅之似有所得。遂裂衣冠投僧圆具。一钵遐游。首参宝胜澄甫禅师。征诘酬酢所趣颇异。迳往荆湖方谒永安喜真如喆德山绘诸公。造诣益迈。次抵大沩参瑃禅师。瑃问曰。桑梓何处。曰西川。瑃曰。闻西川有普贤菩萨示现是否。曰今日亲瞻慈相。瑃曰。白象何在。曰爪牙已具。瑃曰。会转身么。能提具绕禅床一匝。瑃曰。不是。能趋出。一日瑃问僧。黄巢过后有人收得宝剑

么。僧竖起拳。琏曰。菜刀子。僧曰。争奈受用不尽。琏喝出。次问能。亦竖拳。琏曰也是菜刀子。能便近前拦胸筑曰。杀得人即休。琏笑曰。三十年弄骑马。今日被驴扑。由是声播诸方。返蜀初主报恩。次居中岩。室中尝问崇真毡头曰。如何是尔空劫已前面目。真忽领悟对曰。和尚且低声遂呈偈曰。万年仓里曾饥馑。大海中住尽长渴。当时寻时寻不见。今日避时避不得。能印可之。能住持三十余年说法不许人录。临终书偈辞众端坐而化。阇维时暴风忽起。烟之所至皆雨舍利。道俗斸地亦有得者。心舌不坏。而建塔焉。

系曰。能公不过一校书郎耳。才睹禅册便知落处。岂非再来人乎。况乃遨游诸师之门。不无肯綮。方接大沩眉睫即解转身。其利器固可知矣。沩尤未可。至问收剑因缘。前僧宁无入处。而终为挥下。及能公则别有通霄一路。乃拈茎草而作吹毛。大沩不免亲遭鳖鼻一口。公可谓得大机用者欤。大沩固善为人师。能公亦不愧为人弟也。呜呼世之师徒宾主相见能具此风彩作略。庶不辜游法海。两无遗憾。不然总为无孔铁锤负黄面汉不少矣。勉哉。

成都府信相寺沙门释宗显传三

释宗显号正觉。潼川王氏子也。少选为进士有声。尝昼掬溪水为戏。至夜思之遂见水泠然盈室。欲汲之不可得。忽尔尘境自空叹曰。吾世网裂矣。往依昭觉白公得度。萧然一衲随众咨参。一日白公问。高高峰顶立深深海底行作么生会。忽于言下顿悟曰。钉杀脚跟也。白拈起拂子曰。这个又作么生。显一笑而出。服勤七祀。出游至京都淮浙遍历丛林。晚登五祖见演和尚问。未知关棙子。难过赵州桥。如何是关棙子。祖曰。汝且在门外立。显进步一踏而退。祖曰。许多时茶饭元来也有人知滋味。明日入室。祖见显便问。是昨日问话僧否。我固知尔见处。秖未过得白云关在。显珍重便出。时圆悟为侍者。乃以白云关意扣悟。悟曰。直下会取。显笑曰。我不是不会。只是未谙。待见这老汉共伊理会一上耳。次日祖往舒城。显与悟继往。适会于兴化。祖问记得曾在那里相见来。显曰。全火秖候。祖顾悟曰。这汉饶舌。后游庐山回举高高峰顶立话所得之意。白五祖。祖曰。吾尝以此事诘先师。先师曰。我曾问远和尚。远曰。猫有软血之功。虎有起尸之德。非索达本源不能到也。显侍之久。祖钟爱之。辞返蜀祖为小参。复送之以颂曰。离乡四十余年。一时忘却蜀语。禅人回到成都。切须记取鲁语。显归昭觉。白公尚无恙。再侍之声誉蔼然。初出住长松。次主保福。大张炉鞴。煅炼四方学者。故龙象多出其轮下焉。

嘉兴报恩寺沙门释法常传四

释法常开封人。即丞相薛居正之后也。宣和七年始解尘缚。遐思高举遂依长沙益阳华严轼公剃须发。受田衣。见者狮王。居必宝社。非法不言。异轨弗顾。深慕大乘不斥小教。一日阅首楞严经。乃廓尔义天渊通法海。自是肆游淮泗放浪湖湘。后至台山万年参谒雪巢。一见机语契会。命掌翰笺。未几请令首众。为僧入室。大有风彩。澹然处世。不饰众缘。室中唯一矮榻余无长物。绍兴庚子九月望日语众曰。吾一月后不复留矣。至十月二十一日书渔父词于室门曰。此事楞严尝露布。梅花雪月交光处。一笑寥寥空万古。风瓯语迥然。银汉横天宇。蝶梦南华方栩栩。班班谁跨丰干虎。而今忘却来时路。江山暮天涯目送鸿飞去。书毕就榻收足而逝。塔于寺西南。

临安府径山沙门释智策传五(寂室光大圆)

释智策号涂毒。天台陈氏子也。生而聪敏卓迈群儿。不乐世华潜思寥廓。幼依护国楚光落发。授以僧仪。一钵萧然研穷三藏。首造国清寂室光公洒然有省。次往明州谒万寿大圆禅师。问甚处来。曰天台。圆曰。曾见智者么。曰即今亦不少圆曰。因甚在汝脚跟下。曰当面蹉过。圆曰。尚人不耘而秀不扶而直也。一日辞圆门送之拊其背曰。宝所在近。此城非实。策敬诺。欲往豫章参典牛游和尚。道由云居。风因雪塞路无客进履。越四十二日午闻板声豁然大悟。及造典牛之门牛独指策曰。何处见神见鬼来。曰云居闻板声来。牛曰。是甚么。曰打破虚空全无柄靶。牛曰。向上事未在。曰东家暗坐西家斯骂。牛曰。崭然超出佛祖。他日起家一麟足矣。后奉旨住双径。大弘典牛之道。四方学者鳞布猬集。将示寂时为文以祭。自危坐倾听至云尚飨为之一笑。后两日沐浴更衣集众说偈曰。四大既分飞。烟云任意归。秋天霜夜月。万里转光辉。泊然而逝。塔全身于寺东冈之麓。

临安府灵隐寺沙门释道枢传六

释道枢号懒庵。吴兴四安徐氏子也。尝参道场慧禅师得授心印。道业日隆。初主何山移华藏。隆兴初诏迁灵隐。宋孝宗召入内殿赐坐。问曰。禅道之要可得闻乎。对曰。此事在陛下堂堂日用应机处。本无知见起灭之分圣凡迷悟之别。第护正念则与道相应。亡情却物则业不能系。尽去沉掉二病。自忘问答之意。矧今见在般若光明中。何事不成见也。上为之首肯。后以老乞退居明教之永安。逍遥自适。尝题偈于壁曰。雪里梅花春信息。池中月色夜精神。年来可是无佳趣。莫把家风举似人。淳熙丙申八月示微疾书偈而逝。塔于永安。

上京大储庆寺沙门释海慧传七(清慧)

释海慧金国人也。幼而英敏学不由师。鲁诰竺坟过目成诵。初游讲肆如入龙宫。性相玄途无不挟其英而挹其粹也。所以法喜禅悦饫而饱餐。潜踪五台刀耕火种就岩缚屋。一榻萧然。如是者十有五[禾*冀]。一日叹曰。大丈夫当以众生为急。溺是胡为。遂携锡燕都遍历禅寺。随缘演化。七众云屯。于是声播寰宇道布宸宫。金皇统三年六月英悼太子创造大储庆寺于上京宫侧。告成极世精巧幻若天宫。慕师道价降旨请为开山第一代。说法赐牒。普度境内童行有籍于官者百万为僧尼。次年诏迎旃檀瑞像供养于寺之积庆阁。皇统五年海慧入寂。火浴获舍利五色无算。光明彻于空表异香弥旬。金主偕后太子亲王百官设供五日。奉分五处建塔。谥曰佛觉祐国大师。次年正月诏清慧禅师住持储庆。赐号佛智护国大师。命登国师座。特赐金缕僧伽梨衣并珍异瓶罏宝器。金主后妃太子顶礼双足奉服法衣。其震丹国王致敬沙门。古所未若于是时也。

常州华藏寺沙门释有权传八

释有权号伊庵。临安昌化祁氏子也。髫龄出家十四得度。笃志勤励博究群章。十八知有向上一着殚力参求。首礼佛智裕公于灵隐。时无庵和尚充第一座。权入室请益。庵以从无住本建一切法问之。权久而有省答曰。暗里穿针耳中出气。庵可之遂密付心印。既有所得精进益坚。一夕危坐深入禅那至于达旦虽行粥至忘乎展钵。邻僧以手触之。顿然大悟偈曰。黑漆昆仑把钓竿。古帆高挂下惊湍。芦花影里弄明月。引得盲龟上钓船。佛智深加称赏。一日问权。心包太虚量廓沙界时如何。对曰。大海不宿死尸。佛智抚其座曰。此子他日据此诃佛骂祖去在。权于是深自韬晦寄迹湖湘江浙之间十年。然后或依应庵或见大慧。凡明眼宿德躬往礼谒。无庵出主道场。召权分座说法。自是声播诸方。未久有华藏之命。开堂云。禅禅无党无偏。迷时千里隔。悟在口皮边。所以僧问石霜。如何是禅。霜曰。[鹿*瓦]甎僧。问睦州。如何是禅。州曰。猛火着猛油煎。僧问首山。如何是禅。山曰。猢狲上树尾连颠。师曰。道无横径立处孤危。然此三大老而行声前活路用劫外灵机。若以衲僧正眼检点将来不无优劣。一人如张良入阵。一人如项羽用兵。一人如孔明料敌。若人辨白得出。可与佛祖齐眉。虽然如是。忽有个出来道长老话作两橛了也。适来说道。道无横径无党无偏。而今又分许多优劣。且作么生秖对。还委悉。么把手上山齐着力咽喉出气自家知。淳熙庚子秋示微疾书偈而逝。荼毗齿舌不坏。舍利五色者无数。而建塔焉。

南康军云居寺沙门释德升传九(慧温)

释德升号顽庵。汉州何氏子也。幼溺尘滓稍长梦醒。二十得度游

心讲席。三学四众以义虎推焉。忽以支解自嫌翻然易辄。更衣顶笠谒文殊道和尚。恳示佛法省要之旨。道说偈曰。契丹打破波斯寨。夺得宝珠村里卖。十字街头穷乞儿。腰间挂个风流袋。升将拟对。道叱曰。莫错。于是退参三年。方领前旨。入闽鼓山礼觐竹庵问。国师不跨石门句意旨如何。竹庵应声曰。闲言语。言下顿悟。后有僧问。如何是无位真人。升曰。闻时富贵见后贫穷。释慧温号萝庵产于福州郑氏。与升同依竹庵于东。未几因竹庵谢事。自以。胸次而未洒然。又谒高庵悟南华昺草堂清诸耆宿。皆蒙赏音。会竹庵迁闽乾元。温复归省庵曰。情生智隔。想变体殊。不用停囚长智。道将一句来。温释然悟入呈偈曰。拶出通身是口何妨骂雨诃风。昨夜前村猛虎咬杀南山大虫。竹庵肯之。后住通州狼山。与升共树竹庵赤帜为一方良导也。

南康军云居寺沙门释自圆传十(善能)

　　释自圆号普云。绵州雍氏子也。夙有灵根少能割爱。卸欲梏如鱼脱网。入法苑似凤栖梧。十九试经得颂祠牒。染衣之后先探律宗。作犯止持白圭良璧。淹流教海五祀。而后出关南下。参游四众咸推英俊。遍扣尊宿。始入龙门偶步廊庑。睹绘壁间胡人之像忽尔有省。至夕白于高庵。庵举法眼偈曰。头戴貂鼠帽腰悬羊角锥。语不令人会。须得人译之。庵即筴火示之曰。我为汝译了也。圆于言下大悟呈偈曰。外国言音不可穷。起云亭下一时通。口门广大无边际。吞尽杨岐栗棘蓬。高庵遣侍佛眼。眼曰。吾道东矣。释善能亦高庵嗣法门人。其族严陵未详姓氏。一日高庵普请择菜。次庵知其缘熟忽以猫儿掷能怀中。能拟议。被庵拦胸踏倒。溪然大悟起惟吟笑而已。历侍既久德馨远闻。缁素倾心天人拥出。住持福州中际大阐宗风。世称双树法幢云。

临安府净慈寺沙门释彦充传十一

　　释彦充号肯堂。杭之於潜盛氏子也。幼即慧性朗然善根内着。生而知有愿脱尘羁。遂依明空院释义堪薙发。五夏学律一钵孤征。迳造大愚宏智正堂大圆。后闻僧举东林颜示众曰。我此间别无玄妙。秖有木札羹铁钉饭。一任汝等咬嚼。彦窃喜之直谒陈所见解。东林谓曰。据汝所见处正坐在鉴觉中也。彦尽将从前所得底一时扬下。专注一心精勤参究。一日闻傍僧举南泉道时人见此一株花如梦相似。乃默自觉曰。打草秖要蛇惊耳。次日入室东林问。那里是岩头密启其意处。彦曰。今日捉败这老贼。林曰。达磨大师性命在汝手里也。彦拟开口。蓦然被林拦胸一拳。顿即大悟汗流浃背点首言曰。临济道黄檗佛法无多子。岂虚语哉。呈偈曰。为人须为彻。杀人须见血。德山与岩头。万里一条铁。林深然之。

婺州智者寺沙门释真慈传十二

释真慈号元庵。潼川李氏子也。总角即慕空寂好游伽蓝。恳父母依成都之正法院圆顶受具足大小乘戒。洁肃冰雪解慧日隆。耽嗜贝文遍游讲肆。听圆觉修多罗。至四大各离今者妄身当在何处毕竟无体实同幻化。因而有省颂曰。一颗明珠。在我这里。拨着动着。放光动地。呈似诸座讲师。无能识者。归举受业师。师以狗子无佛性话诘之。慈曰。百千公案无出此颂也。师乃叱出。因而南游庐阜挂锡圆通。时卍庵为西堂为众入室。举僧问云门。拨尘见佛时如何。门曰。佛亦是尘。慈闻豁然。随声便喝。以手指胸曰。佛亦是尘。复呈颂曰。拨尘见佛佛亦是尘。问了答了直下翻身。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又颂尘尘三昧曰。钵里饭桶里水。别宝昆仑坐潭底。一尘尘上走须弥。明眼波斯笑弹指。笑弹指珊瑚枝上清风起。卍庵颔之。于是声扬四表道洽殊途。出主智者诲诱学者。大屠龙之手焉。

福州鼓山沙门释安永传十三(安分)

释安永号木庵。闽县吴氏子也。永生具道质行止肃然。身汨爱缠心怀遐举。弱冠薙发高标物外。闻有别传之道。乃谒懒庵禅师于云门。入室之际庵顾而问曰。不问有言不问无言。世尊良久。不得向世尊良久处会。随后便喝。永倏然契悟。诸人未得个入处须得个入处。既得个入处不得忘却老僧。永曰。恁么说话面皮厚多少。木庵则不然。诸人未得个入处须得个入处。既得个入处直须扬下入处始得。凡所说法简明如此。时有安分庵主。少与永共隶业于安国。后永偕依懒庵不契。辞谒大慧于径山。行次钱塘江干。仰瞻宫阙忽闻街司喝侍郎来。分忽大悟偈曰。几年个事挂胸怀。问尽诸方眼不开。肝胆此时俱裂破。一声江上侍郎来。竟回西禅。懒庵迎之付以伽梨衣。自尔不规所寓。后庵居剑门。化被岭表。学者从之。

临安府净慈寺沙门释昙密传十四

释昙密号混源。天台卢氏子也。生即英敏颖异匪凡。幼失荫天志怀高迈。初依邑之资福道荣研穷竺教。十六圆具足戒登大僧籍。大小律部莹无瑕疵。精习天台教观。而于顿渐偏圆性具理毒之旨如指诸掌。一日叹曰。教乘之妙无得而称。但未离于名言终非见性。不若更衣从别传之学。倘有隙见足快生平。闻大慧唱道径山。腰包礼谒。又访雪巢一此庵元诸公。皆无省发。于是从闽而之泉南。投教忠光和尚。俾职维那。闻忠举香严击竹因缘。豁然契悟呈偈。忠诘玄沙未彻之语。对酬无滞。始嘱曰。子此后方可见大慧也。于是受教辞往梅

阳。服勤四载。慧尝登座焉。出世奉诏住持净慈大弘教忠之道。户外之履常满。示寂塔于本山之西北隅。

明州天童寺沙门释咸杰传十五

　　释咸杰字密庵。福州郑氏子也。其母梦庐山老僧入舍遂举师。自幼颖异过人。及壮剃发进具遍参知识。最后谒应庵华和尚于衢州明果庵。一日问曰。如何是正法眼。答曰。破沙盆。应庵颔之。说偈曰。大彻投机句。当阳廓顶门。相从今四载。征诘洞无痕。虽未付衣钵。气宇吞乾坤。却把正法眼。唤作破沙盆。后出住衢州乌巨庵。次迁祥符蒋山华藏。未几奉诏主径山及灵隐。上堂牛头横说竖说。不知有向上关棙子。有般漆桶汉东西不辩南北不分。如何是向上关棙子何异开眼尿床。我有一转语。不在向上向下。千手大悲摸索不着。老僧今日布施大众去也。良久曰。达磨大师无当门齿。上堂卓拄杖曰。迷时秖迷这个。复卓一下曰。悟时秖悟这个。迷悟两忘。粪扫堆头重添揸[打-丁+(天/韭)]。莫有东涌西没全机独脱处道得一句底。么若道不得老僧自道去也。掷拄杖曰。三十年后又举。金峰和尚示众云。老僧二十年前有老婆心。二十年后无老婆心。僧门。如何是和尚有老婆心。峰曰。问凡答凡问圣答圣。僧又问。如何是和尚无老婆心。峰曰。问凡不答凡问圣不答圣。师曰。我当时若见他恁么说。好向他道。尔若自瞥地去。自然不落这圣凡窠臼也。又举婆子烧庵话毕师曰。这个公案丛林中多有拈提者。老僧今日裂破面皮。不免对众纳败阙一上。定要诸方检点明白。乃召众曰。这婆子住处深稳水泄不通。偏向枯木上糁花。寒岩中发焰。这僧孤身迥迥惯入洪波。等闲坐断泼天潮头。到底自无涓滴。仔细检点。将来敲枷打锁则不无。若谓佛法二人俱未梦见在。今老僧与么提持毕竟意归何处。良久曰。一把柳丝收不得。和烟搭在玉栏干。上堂卓拄杖曰。尽大地唤作一句子担枷带锁。不唤作一句子业识茫茫。两头俱透脱。得了净倮倮赤洒洒。不可把达磨一宗扫地而尽。所以云门大师道。尽乾坤大地无纤毫过患。犹是转句不见一法。始是半提更须知有全提在。师曰。剑去久矣。方乃刻舟。拈拄杖卓一卓下座。

夔州卧龙山沙门释祖先传十六(法薰)

　　释祖先字破庵。广安王氏子也。幼岁出家力参祖道。夜不安寝。一衲随身。闻密庵大弘临济之宗。遂腰包参谒。密庵知是大器深加锥拶。一日密庵上堂示众。忽有省。后密庵住灵隐。命师分座。偶有道者问曰。猢狲捉不住时奈何。师曰。用捉作什么。如风吹水自然成文。有讲楞严座主。求示。师说偈曰。见犹离见非真见。还尽八还无可还。木落秋空山骨露。不知谁识老瞿昙。时有石田法薰参师。举世

尊拈花迦葉微笑话诘之。薰对曰。焦砖打破连底冻。赤眼撞着火柴头。师颔之。后出世为嗣法焉。

## 临安府灵隐寺沙门释崇岳传十七

释崇岳字松源。处州龙泉吴氏子也。隆兴二年得度于杭之西湖白莲精舍。参方最久。后谒密庵杰和尚。闻室中问僧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话。忽大悟遂得心印。因密庵还灵隐命居第一座。久之出世首住平江澄照。次居江阴光孝饶之荐福明之香山。宁宗庆元三年诏住灵隐三易寒暑。乞老退居寺之东庵。嘉泰二年八月四日手书别公卿。垂语示学者曰。有大力量人。因甚抬脚不起。又曰。开口不在舌头上。贻嘱弟子以阐法是务。乃书偈曰。来无所来。去无所去。瞥转玄关。佛祖罔措。加趺而逝。寿七十一。腊四十。塔全身于北高峰之原。得法者香山光睦云居善开。

## 临安府径山沙门释师范传十八

释师范字无准。蜀之梓潼雍氏子也。年九岁依阴平山道钦和尚出家。读书过目成诵。南宋绍熙六年始腰包游于成都正法寺。请益尧和尚坐禅工夫。尧曰。禅是何物。坐的是谁。师于是昼夜体究。一日如厕。因提前话有省。明年出游广浙谒佛照于育王。照问。何处人。曰剑州。又问。带得剑来么。师便喝。佛照笑曰。这乌头子也乱做。师贫无资薙发。故人目之曰乌头子。破庵居灵隐。师侍次时有一道者问破庵。猢狲子捉不住奈何。破庵曰。用捉作么。如风吹水自然成文。师于言下大悟。未几同月石溪公游天台雁宕。时雪峰云和尚住瑞岩留师分座。夜梦一伟人。手持把茅授与师。次日明州清凉寺专使迎师。方入院见伽蓝神牌书茅姓。然其衣冠与梦所见无异。住三年迁焦山次雪窦。又奉旨领主阿育王。久之补双径。无何召入大内修政殿说法称旨。赐金襴衣加佛鉴禅师之号。师住径山。其殿宇两遭回录。皆两复新之。又去寺四十里筑室百楹接待云水。额曰万年正续。次于其西数百步结庵。为归藏之所。又建重阁其上藏朝廷所赐御翰。师之先世居蜀。遇乱绝嗣。乃于山中设祠祀俗之祖父。事闻于朝赐额曰圆照。以征其孝思。宋淳祐戊申乃筑室明月池上。榜曰退耕。是年三月旦日疾作。遂升座谓众曰。山僧既老且病。无力与诸人东语西话。今勉强出来。将从前说不到的。尽情向诸人抖擞去也。遂起身抖衣曰。是多少。便归方丈。十五日集众亲书遗表遗书数十言。而与客言笑谐谑如平时。至夜书偈曰。来时空索索。去也赤条条。更要问端的。天台有石桥。移顷而逝。停龛二七日。遗表上闻。帝遣中使降香赐弊帛。奉全身塔于圆照。

## 郑州普照寺沙门释道悟传十九(附白云海)

释道悟号佛光。陕西兰州冠氏子也。师生即齿发俱长具大人相。年十六力求出家父母不听。乃绝食几死。遂舍入里中寺祝发。阅二年偶宿临洮湾子店梦梵僧。振声唤觉忽闻马嘶。豁然大悟喜不自胜。说偈曰。见也罗见也罗遍虚空只这个。遂归告母曰。某于途中拾一物。母问何物。师曰。无始来不见了的。母掌曰。何喜之有。遂辞欲参方去。母问。汝将何之。答曰。水流须到海。鹤出白云头。先是熊耳山有白云海禅师。虽住古刹不畜一徒。人或问。和尚何不择一法嗣去。海曰。芝兰秀发独出西秦。曰几时至。海曰。行脚了也。师腰包将至。海命侍者鸣钟集众曰。我关西弟子来也。然此寺原是郭子仪所建。今渠自来住持。汝当迎之。师方入门。海遥见便云。相公来何暮也。师进前曰诺。海大笑。竟授与衣法令继其席。自即退隐寺侧。先有群盗盘踞劫民受其害。或请海捕之。海曰。非老僧所能也。不久郭公至必自捕也。民弗解其说。后师居寺方三日。乃率众往擒尽缚之。破其穴将欲尽诛。贼哀乞命。师从容谓曰。汝劫财物伤人命分当死矣。今汝乞命独不念彼命乎。贼叩首流血愿从三宝戒誓不为非。师为说偈剃发释之。自是路不拾遗者数十年。人始信师实郭令公之再来也。宋大定二十四年海公殁。师方出主郑州普照。又迁三乡竹阁庵。身着白衣跨黄犊吹短笛游于洛中。尝曰。道我凡耶。曾向圣位中来。道我圣耶。又向凡位中去。道我非凡非圣耶。却向毗卢顶上别有行处。泰和五年于临洮大势寺结夏。阐圆觉经谓众曰。此席将半。吾当行矣。五月十二日晚小参为众谈第一义。晨兴呼侍僧曰。我病觅药去。侍僧将出门。师已蜕矣。上有五色祥云盘结似盖。红光如日弥塞四维三日不散。世寿五十五。僧腊三十有九。弟子举全身建塔焉。

系曰。迦葉闻那罗王三奏乐则三起舞。非习气其谁耶。昔郭汾阳能为国讨贼拯民于涂炭。今为佛光居寺方三日便擒群盗。得非习气使然者乎。观其着白衣骑黄犊而吹笛游洛。自称于毗卢顶上别有行处。此又不可思议也矣。

## 江西罗湖沙门释晓莹传二十

释晓莹字仲温。未详氏族。历参丛席顿明大事。四众推重。晚归罗湖之上。杜门却扫不与世接。惟以生平之所见闻诸方尊宿提唱之语及友朋谈说议论宗教之言或得于残碑蠹简有关典谟之说。皆会萃成编曰罗湖野录。其所载者皆命世宗匠贤士大夫言行之粹美机锋之劲捷酬酢之雄伟气格之弘旷可以辅宗乘训后学抑起人于至善。是故阅者不忍释手云。

## 名山天宁寺沙门释禅惠传二十一

释禅惠即名山人也。家世业儒。屡举不第。元符间郡守吕由诚见以僧敕戏之。遂弃儒从释。力参祖道得大开悟。初出住邑天宁寺。出入必策马乘舆。诸耆宿言以佛法贵乎苦行固不宜乘舆马服绮绣。师答以偈曰。文殊驾师子。普贤跨象王。新来一个佛骑马也无妨。凡所说法机锋敏捷。有语录行世。

## 巴川宣密院沙门释显嵩传二十二(净业)

释显嵩西蜀重庆铜梁李氏子。饱参倦游出世住巴川之宣密院。三十年迹不出阃。绍兴中集众说偈曰。八十年中尝浩浩宏开肆货摩尼宝也。无一个共商量。不是山僧收铺早。言讫端坐而逝。荼毗舍利无算。时有净业和尚。石照文氏子。少业屠。有羊方乳二羔。将杀之。二羔衔其刀跪伏于门。若乞母命。师感叹弃家为僧。力参宗匠忽大悟作偈曰。昨日罗刹心。今朝菩萨面。罗刹与菩萨。不隔一条线。

## 平江静济沙门释法全传二十三

释法全字无庵。昆山陈氏子。生有伟质温粹不凡。幼请父母从道川禅师为僧。参请精勤志明大事。一日行静济寺殿前。偶触首于柱忽大悟。旁观者见其光彩飞动而不自知。自此遍游名山业席。道价日益。乾道中将示寂。众求遗偈。师瞪目下视。众又请。遂援笔书无无二字端坐而逝。阇维得舍利五色。塔于金斗峰。

## 临安径山沙门释道冲传二十四

释道冲字痴绝。武信长江荀氏子也。首参杭之妙果曹源生和尚大悟玄旨。出世嘉禾之天宁。次迁蒋山雪峰。无何奉旨住四明天童三年。诏补灵隐。时京兆尹建法华寺。特奏请师为开山第一代。允之未赴。宋理宗降敕命主杭洲双径。师谓众曰。不赴法华则不信。违径山之命则不恭。既失恭与信。何以为后学法。遂慵然就法华开堂。月余即[卿-艮+山]旨登径山。于是一众响合欢声若雷。临入灭乃手书记叙得法之由。上堂说法辞众。入方丈嘱后事。至夜分正坐与众论道移时蜕然而逝。当理宗三年三月十五日也。世寿八十二。僧腊六十一。荼毗舍利莹然。弟子分塔二处。一于本山菖蒲田玉芝庵。一于金陵玉山庵。

## 保定兴圣寺沙门释德富传二十五

释德富保定易县谢氏子也。年七岁力求出家。父母感异梦遂舍入兴圣寺。依真空和尚薙发受具戒。力究大法。一日经行次忽大悟。自是名播丛林。宋皇庆初万山寿和尚奉旨大兴水陆斋会请师开堂说法。七众咸集。师方升座说偈。忽于座上放大光明。遍照空际现诸瑞相。良久方隐闻于朝廷赐通辩大师之号并金僧伽黎衣。及后示灭有白光顶出照耀四达。荼毗得舍利数十颗。建塔。

弘明集十四卷

## 弘明集序

夫觉海无涯。慧境圆照。化妙域中。实陶铸于尧舜。理擅系表。乃埏埴乎周孔矣。然道大信难。声高和寡。须弥峻而蓝风起。宝藏积而怨贼生。昔如来在世化震大千。犹有四魔蓄忿六师怀毒。况乎像季其可胜哉。自大法东渐。岁几五百。缘各信否。运亦崇替。正见者敷赞。邪惑者谤讪。至于守文曲儒。则拒为异教。巧言左道。则引为同法。拒有拔本之迷。引有朱紫之乱。遂令诡论稍繁讹辞孔炽。夫鹖旦鸣夜。不翻白日之光。精卫衔石。无损沧海之势。然以闇乱明。以小罔大。虽莫动毫发。而有尘视听。将令弱植之徒随伪辩而长迷。倒置之伦逐邪说而永溺。此幽涂所以易坠。净境所以难陟者也。祐以末学。志深弘护静言浮俗愤慨于心。遂以药疾微间山栖余暇。撰古今之明篇。总道俗之雅论。其有刻意剪邪建言卫法。制无大小莫不毕采。又前代胜士书记文述。有益亦皆编录。类聚区分。列为一十四卷。夫道以人弘。教以文明。弘道明教。故谓之弘明集。兼率浅怀附论于末。庶以涓埃微裨瀛岱。但学孤识寡。愧在褊局。博练君子。惠增广焉 牟子理惑 正诬论。

## 弘明集卷第一

### 牟子理惑(一云苍梧太守牟子博传)

牟子既修经传诸子。书无大小靡不好之。虽不乐兵法。然犹读焉。虽读神仙不死之书。抑而不信。以为虚诞。是时灵帝崩后。天下扰乱。独交州差安。北方异人咸来在焉。多为神仙辟谷长生之术。时人多有学者。牟子常以五经难之。道家术士莫敢对焉。比之于孟轲距杨朱墨翟。先是时牟子将母避世交趾。年二十六归苍梧娶妻。太守闻其守学。谒请署吏。时年方盛。志精于学。又见世乱。无仕[穴/(耜-耒)]意。竟遂不就。是时诸州郡相疑隔塞不通。太守以其博学多识。使致敬荆州。牟子以为荣爵易让。使命难辞。遂严当行。会被州牧优文处士辟之。复称疾不起。牧弟为豫章太守。为中郎将笮融所杀。时牧遣骑都尉刘彦。将兵赴之。恐外界相疑兵不得进。牧乃请牟子曰。弟为逆贼所害。骨肉之痛愤发肝心。当遣刘都尉行。恐外界疑难行人不通。君文武兼备有专对才。今欲相屈之。零陵桂阳假涂于通路何如。牟子曰。被秣服枥见遇日久。列士忘身期必骋效。遂严当发。会其母卒亡遂不果行。久之退念。以辩达之故辄见使命。方世扰攘非显

己之秋也。乃叹曰。老子绝圣弃智。修身保真。万物不干其志。天下不易其乐。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故可贵也。于是锐志于佛道。兼研老子五千文。含玄妙为酒浆。玩五经为琴簧。世俗之徒。多非之者。以为背五经而向异道。欲争则非道。欲默则不能。遂以笔墨之间。略引圣贤之言证解之。名曰牟子理惑云。

或问曰。佛从何出生。宁有先祖及国邑不。皆何施行。状何类乎。牟子曰。富哉问也。请以不敏。略说其要。盖闻佛化之为状也。积累道德。数千亿载不可纪记。然临得佛时。生于天竺。假形于白净王夫人。昼寝梦乘白象身有六牙欣然悦之。遂感而孕。以四月八日。从母右胁而生。堕地行七步。举右手曰。天上天下靡有踰我者也。时天地大动宫中皆明。其日王家青衣复产一儿。厩中白马亦乳白驹。奴字车匿。马曰揵陟。王常使随太子。太子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身长丈六。体皆金色。顶有肉髻。颊车如师子。舌自覆面。手把千辐轮。项光照万里。此略说其相。年十七王为纳妃。邻国女也。太子坐则迁座。寝则异床。天道孔明阴阳而通。遂怀一男六年乃生。父王珍伟太子。为兴宫观。妓女宝玩并列于前。太子不贪世乐。意存道德。年十九四月八日夜半呼车匿勒揵陟跨之。鬼神扶举飞而出宫。明日廓然不知所在。王及吏民莫不歔欷。追之及田。王曰。未有尔时祷请神祇。今既有尔如玉如圭。当续禄位而去何为。太子曰。万物无常有存当亡。今欲学道度脱十方。王知其弥坚。遂起而还。太子径去。思道六年遂成佛焉。所以孟夏之月生者不寒不热。草木华英。释狐裘衣絺[絺-巾＋厶]。中吕之时也。所以生天竺者。天地之中处其中和也。所著经凡有十二部。合八亿四千万卷。其大卷万言以下。小卷千言已上。佛授教天下度脱人民。因以二月十五日。泥洹而去。其经戒续存。履能行之。亦得无为。福流后世。持五戒者。一月六斋。斋之日专心一意。悔过自新。沙门持二百五十戒。日日斋。其戒非优婆塞所得闻也。威仪进止与古之典礼无异。终日竟夜讲道诵经。不预世事。老子曰。孔德之容唯道是从。其斯之谓也。

问曰。何以正言佛。佛为何谓乎。牟子曰。佛者号谥也。犹名三皇神五帝圣也。佛乃道德之元祖。神明之宗绪。佛之言觉也。恍惚变化分身散体。或存或亡。能小能大。能圆能方。能老能少。能隐能彰。蹈火不烧。履刃不伤。在污不辱。在祸无殃。欲行则飞。坐则扬光。故号为佛也。

问曰。何谓之为道。道何类也。牟子曰。道之言导也。导人致于无为。牵之无前。引之无后。举之无上。抑之无下。视之无形。听之无声。四表为大蜿蜒其外。毫厘为细间关其内。故谓之道。

问曰。孔子以五经为道教。可拱而诵履而行。今子说道虚无恍

惚。不见其意。不指其事。何与圣人言异乎。牟子曰。不可以所习为重所希为轻。或于外类失于中情。立事不失道德。犹调弦不失宫商。天道法四时。人道法五常。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道之为物。居家可以事亲。宰国可以治民。独立可以治身。履而行之充乎天地。废而不用消而不离。子不解之。何异之有乎。

问曰。夫至实不华。至辞不饰。言约而至者丽。事寡而达者明。故珠玉少而贵。瓦砾多而贱。圣人制七经之本。不过三万言。众事备焉。今佛经卷以万计。言以亿数。非一人力所能堪也。仆以为烦而不要矣。牟子曰。江海所以异于行潦者。以其深广也。五岳所以别于丘陵者。以其高大也。若高不绝山阜。跛羊凌其颠。深不绝涓流。孺子浴其渊。骐骥不处苑囿之中。吞舟之鱼不游数仞之溪。剖三寸之蚌。求明月之珠。探枳棘之巢。求凤皇之雏。必难获也。何者小不能容大也。佛经前说亿载之事。却道万世之要。太素未起。太始未生。乾坤肇兴。其微不可握。其纤不可入。佛悉弥纶其广大之外。剖折其窈妙之内。靡不纪之。故其经卷以万计。言以亿数。多多益具。众众益富。何不要之有。虽非一人所堪。譬若临河饮水饱而自足。焉知其余哉。

问曰。佛经众多。欲得其要而弃其余。直说其实而除其华。牟子曰否。夫日月俱明各有所照。二十八宿各有所主。百药并生各有所愈。狐裘备寒絺[絺-巾＋厶]御暑。舟舆异路俱致行旅。孔子不以五经之备。复作春秋孝经者。欲博道术恣人意耳。佛经虽多。其归为一也。犹七典虽异其贵道德仁义亦一也。孝所以说多者。随人行而与之。若子张子游。俱问一孝。而仲尼答之各异。攻其短也。何弃之有哉。

问曰。佛道至尊至大。尧舜周孔曷不修之乎。七经之中不见其辞。子既耽诗书悦礼乐。奚为复好佛道喜异术。岂能逾经传美圣业哉。窃为吾子不取也。牟子曰。书不必孔丘之言。药不必扁鹊之方。合义者从。愈病者良。君子博取众善。以辅其身。子贡云。夫子何常师之有乎。尧事尹寿。舜事务成。旦学吕望。丘学老聃。亦俱不见于七经也。四师虽圣。比之于佛。犹白鹿之与麒麟。燕鸟之与凤凰也。尧舜周孔且犹学之。况佛身相好变化神力无方。焉能舍而不学乎。五经事义或有所阙。佛不见记。何足怪疑哉。

问曰。云佛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何其异于人之甚也。殆富耳之语。非实之云也。牟子曰。谚云少所见多所怪。睹馲驼言马肿背。尧眉八彩。舜目重瞳。皋陶乌喙。文王四乳。禹耳参漏。周公背偻。伏羲龙鼻。仲尼反宇。老子日角月玄鼻有双柱。手把十文足蹈二五。此

非异于人乎。佛之相好奚足疑哉。

问曰。孝经言。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曾子临没。启予手启予足。今沙门剃头。何其违圣人之语。不合孝子之道也。吾子常好论是非平曲直。而反善之乎。牟子曰。夫讪圣贤不仁。平不中不智也。不仁不智何以树德。德将不树顽嚚之俦也。论何容易乎。昔齐人乘舡渡江。其父堕水。其子攘臂[抗-几＋(坐-工＋十)]头。颠倒使水从口出。而父命得苏。夫[抗-几＋(坐-工＋十)]头颠倒。不孝莫大。然以全父之身。若拱手修孝子之常。父命绝于水矣。孔子曰。可与适道。未可与权。所谓时宜施者也。且孝经曰。先王有至德要道。而泰伯祝发文身。自从吴越之俗。违于身体发肤之义。然孔子称之。其可谓至德矣。仲尼不以其祝发毁之也。由是而观。苟有大德。不拘于小。沙门捐家财弃妻子。不听音视色。可谓让之至也。何违圣语不合孝乎。豫让吞炭漆身。聂政[利-禾＋皮]面自刑。伯姬蹈火高行截容。君子以为勇而死义。不闻讥其自毁没也。沙门剔除须发。而比之于四人。不已远乎。

问曰。夫福莫踰于继嗣。不孝莫过于无后。沙门弃妻子捐财货。或终身不娶。何其违福孝之行也。自苦而无奇。自极而无异矣。牟子曰。夫长左者必短右。大前者必狭后。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妻子财物世之余也。清躬无为道之妙也。老子曰。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又曰。观三代之遗风。览乎儒墨之道术。诵诗书修礼节。崇仁义视清洁。乡人传业名誉洋溢。此中士所施行。恬惔者所不恤。故前有随珠。后有虓虎。见之走而不敢取何也。先其命而后其利也。许由栖巢木。夷齐饿首阳。舜孔称其贤曰。求仁得仁者也。不闻讥其无后无货也。沙门修道德。以易游世之乐。反淑贤。以背妻子之欢。是不为奇。孰与为奇。是不为异。孰与为异哉。

问曰。黄帝垂衣裳制服饰。箕子陈洪范貌为五事首。孔子作孝经服为三德始。又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视。原宪虽贫不离华冠。子路遇难不忘结缨。今沙门剃头发披赤布。见人无跪起之礼仪。无盘旋之容止。何其违貌服之制。乖搢绅之饰也。牟子曰。老子云。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三皇之时食肉衣皮。巢居穴处以崇质朴。岂复须章甫之冠曲袭之饰哉。然其人称有德而敦庞允信而无为。沙门之行有似之矣。

或曰。如子之言。则黄帝尧舜周孔之俦。弃而不足法也。牟子曰。夫见博则不迷。听聪则不惑。尧舜周孔修世事也。佛与老子无为志也。仲尼栖栖七十余国。许由闻禅洗耳于渊。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或默或语。不溢其情不淫其性。故其道为贵在乎所用。何弃之有乎。

问曰。佛道言。人死当复更生。仆不信此之审也。牟子曰。人临死。其家上屋呼之。死已复呼。谁或曰呼其魂魄。牟子曰。神还则生。不还神何之呼。曰成鬼神。牟子曰是也。魂神固不灭矣。但身自朽烂耳。身譬如五谷之根叶。魂神如五谷之种实。根叶生必当死。种实岂有终已。得道身灭耳。老子曰。吾所以有大患。以吾有身也。若吾无身吾有何患。又曰。功遂身退天之道也。或曰。为道亦死。不为亦死。有何异乎。牟子曰。所谓无一日之善。而问终身之誉者也。有道虽死神归福堂。为恶既死神当其殃。愚夫闇于成事。贤智豫于未萌。道与不道如金比草。善之与福如白方黑。焉得不异。而言何异乎。

问曰。孔子云。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此圣人之所绝也。今佛家辄说生死之事鬼神之务。此殆非圣哲之语也。夫履道者。当虚无惔怕归志质朴。何为乃道生死以乱志说鬼神之余事乎。牟子曰。若子之言。所谓见外未识内者也。孔子疾子路不问本末以此抑之耳。孝经曰。为之宗庙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时思之。又曰。生事爱敬。死事哀戚。岂不教人事鬼神知生死哉。周公为武王请命曰。旦多才多艺能事鬼神。夫何为也。佛经所说生死之趣。非此类乎。老子曰。知其子复守其母。没身不殆。又曰。用其光复其明。无遗身殃。此道生死之所趣。吉凶之所住。至道之要实贵寂寞。佛家岂好言乎。来问不得不对耳。钟鼓岂有自鸣者。桴加而有声矣。

问曰。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孟子讥陈相。更学许行之术曰。吾闻用夏变夷。未闻用夷变夏者也。吾子弱冠学尧舜周孔之道。而今舍之。更学夷狄之术。不已惑乎。牟子曰。此吾未解大道时之余语耳。若子可谓见礼制之华。而闇道德之实。窥炬烛之明。未睹天庭之日也。孔子所言矫世法矣。孟轲所云疾专一耳。昔孔子欲居九夷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及仲尼不容于鲁卫。孟轲不用于齐梁。岂复仕于夷狄乎。禹出西羌而圣哲。瞽叟生舜而顽嚚。由余产狄国而霸秦。管蔡自河洛而流言。传曰。北辰之星。在天之中。在人之北。以此观之。汉地未必为天中也。佛经所说。上下周极含血之类物皆属佛焉。是以吾复尊而学之。何为当舍尧舜周孔之道。金玉不相伤。随碧不相妨。谓人为惑时自惑乎。

问曰。盖以父之财乞路人。不可谓惠。二亲尚存杀己代人。不可谓仁。今佛经云。太子须大拏。以父之财施与远人。国之宝象以赐怨家。妻子自与他人。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谓之悖礼。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须大拏不孝不仁。而佛家尊之。岂不异哉。牟子曰。五经之义立嫡以长。大王见昌之志。转季为嫡。遂成周业。以致太平。娶妻之义必告父母。舜不告而娶以成大伦。贞士须聘请。

贤臣待征召。伊尹负鼎干汤。宁戚叩角要齐。汤以致王。齐以之霸。礼男女不亲授。嫂溺则授之以手。权其急也。苟见其大。不拘于小。大人岂拘常也。须大挐睹世之无常财货非己宝故。恣意布施以成大道。父国受其祚。怨家不得入。至于成佛。父母兄弟皆得度世。是不为孝。是不为仁。孰为仁孝哉。

问曰。佛道重无为乐施与持戒兢兢如临深渊者。今沙门耽好酒浆。或畜妻子。取贱卖贵。专行诈绐。此乃世之大伪。而佛道谓之无为耶。

牟子曰。工输能与人斧斤绳墨。而不能使人功。圣人能授人道。不能使人履而行之也。皋陶能罪盗人。不能使贪夫为夷齐。五刑能诛无状。不能使恶子为曾闵。尧不能化丹朱。周公不能训管蔡。岂唐教之不着。周道之不备哉。然无如恶人何也。譬之世人学通七经。而迷于财色。可谓六艺之邪淫乎。河伯虽神。不溺陆地人。飘风虽疾。不能使湛水扬尘。当患人不能行。岂可谓佛道有恶乎。

问曰。孔子称。奢则不逊俭则固。与其不逊也宁固。叔孙曰。俭者德之恭。侈者恶之大也。今佛家以空财布施。为名尽货与人为贵。岂有福哉。

牟子曰。彼一时也。此一时也。仲尼之言。疾奢而无礼。叔孙之论。刺公之刻楹。非禁布施也。舜耕历山。恩不及州里。太公屠牛。惠不逮妻子。及其见用。恩流八荒惠施四海。饶财多货贵其能与贫困屡空贵其履道。许由不贪四海。伯夷不甘其国。虞卿捐万户之封。救穷人之急。各其志也。僖负羁以壶飧之惠。全其所居之间。宣孟以一饭之故。活其不訾之躯。阴施出于不意。阳报皎如白日。况倾家财发善意。其功德巍巍如嵩泰。悠悠如江海矣。怀善者应之以祚。收恶者报之以殃。未有种稻而得麦。作祸而获福者乎。

问曰。夫事莫过于诚。说莫过于实。老子除华饰之辞。崇质[示*卜]之语。佛经说不指其事。徒广取譬喻。譬喻非道之要。合异为同非事之妙。虽辞多语博。犹玉屑一车不以为宝矣。牟子曰。事尝共见者。可说以实。一人见一人不见者。难与诚言也。昔人未见麟。问尝见者麟何类乎。见者曰。麟如麟也。问者曰。若吾尝见麟。则不问子矣。而云麟如麟宁可解哉。见者曰。麟麕身牛尾鹿蹄马背。问者虚解。孔子曰。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老子云。天地之间其犹橐籥乎。又曰。譬道于天下。犹川谷与江海岂复华饰乎。论语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引天以比人也。子夏曰。譬诸草木区以别矣。诗之三百。牵物合类。自诸子谶纬圣人秘要。莫不引譬取喻。子独恶佛说经牵譬喻耶。

问曰。人之处世。莫不好富贵而恶贫贱。乐欢逸而惮劳倦。黄帝养性。以五肴为上。孔子云。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今沙门被赤布。日一食。闭六情。自毕于世。若兹何聊之有。牟子云。富与贵是人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圣人为腹不为目。此言岂虚哉。柳下惠不以三公之位易其行。段干木不以其身易魏文之富。许由巢父栖木而居。自谓安于帝宇。夷齐饿于首阳。自谓饱于文武。盖各得其志而已。何不聊之有乎。

问曰。若佛经深妙靡丽。子胡不谈之于朝廷。论之于君父。修之于闺门。接之于朋友。何复学经传读诸子乎。

牟子曰。未达其源。而问其流也。夫陈俎豆于垒门。建旍旗于朝堂。衣狐裘以当[卄/(敹-夫＋生)]宾。被絺[絺-巾＋ㄙ]以御黄钟。非不丽也。乖其处非其时也。故持孔子之术。入商鞅之门。赍孟轲之说。诣苏张之庭。功无分寸。过有丈尺矣。老子曰。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而笑之。吾惧大笑故不为谈也。渴不必待江河。而饮井泉之水何所不饱。是以复治经传耳。

问曰。汉地始闻佛道。其所从出耶。牟子曰。昔孝明皇帝。梦见神人。身有日光飞在殿前。欣然悦之。明日博问群臣。此为何神。有通人傅毅曰。臣闻天竺有得道者号曰佛。飞行虚空。身有日光。殆将其神也。于是上寤。遣中郎蔡愔羽林郎中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八人。于大月支。写佛经四十二章。藏在兰台石室第十四间。时于洛阳城西雍门外起佛寺。于其壁画千乘万骑绕塔三匝。又于南宫清凉台。及开阳城门上作佛像。明帝时豫修造寿陵曰。显节亦于其上作佛图像。时国丰民宁远夷慕义。学者由此而滋。

问曰。老子云。智者不言。言者不智。又曰。大辩若讷。大巧若拙。君子耻言过行。设沙门有至道。奚不坐而行之。何复谈是非论曲直乎。仆以为此行德之贼也。

牟子曰。来春当大饥今秋不食。黄钟应寒[卄/(敹-夫＋壬)]宾重裘。备豫虽早不免于愚。老子所云。谓得道者耳。未得道者何知之有乎。大道一言而天下悦。岂非大辩乎。老子不云乎。功遂身退天之道也。身既退矣。又何言哉。今之沙门未及得道。何得不言。老氏亦犹言也。如其无言五千何述焉。若知而不言可也。既不能知又不能言愚人也。故能言不能行国之师也。能行不能言国之用也。能行能言国之宝也。三品各有所施。何德之贼乎。唯不能言。又不能行。是谓贼也。

问曰。如子之言。徒当学辩达修言论。岂复治情性履道德乎。

牟子曰。何难悟之甚乎。夫言语谈论各有时也。蘧瑗曰。国有道则直。国无道则卷而怀之。宁武子国有道则智。国无道则愚。孔子曰。可与言而不与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言失言。故智愚自有时。谈论各有意。何为当言论而不行哉。

问曰。云何佛道至尊至快无为憺怕。世人学士多谤毁之云。其辞说廓落难用。虚无难信何乎。

牟子曰。至味不合于众口。大音不比于众耳。作咸池设大章。发箫韶咏九成。莫之和也。张郑卫之弦歌时俗之音。必不期而拊手也。故宋玉云。客歌于郢。为下里之曲。和者千人。引商激角。众莫之应。此皆悦邪声。不晓于大度者也。韩非以管窥之见而让尧舜。接舆以毛牦之分而刺仲尼。皆耽小而忽大者也。夫闻清商而谓之角。非弹弦之过。听者之不聪矣。见和璧而名之石。非璧之贱也。视者之不明矣。神蛇能断而复续。不能使人不断也。灵龟发梦于宋元。不能免豫苴之网。大道无为非俗所见。不为誉者贵。不为毁者贱。用不用自天也。行不行乃时也。信不信其命也。

问曰。吾子以经传理佛说。其辞富而义显。其文炽而说美。得无非其诚是子之辩也。牟子曰。非吾辩也。见博故不惑耳。

问曰。见博其有术乎。牟子曰。由佛经也。吾未解佛经之时。惑甚于子。虽诵五经适以为华。未成实矣。既吾睹佛经之说。览老子之要。守恬憺之性。观无为之行。还视世事。犹临天井而窥溪谷。登嵩岱而见丘垤矣。五经则五味。佛道则五谷矣。吾自闻道以来。如开云见白日。矩火入冥室焉。

问曰。子云经如江海其文如锦绣。何不以佛经答吾问。而复引诗书。合异为同乎。牟子曰。渴者不必须江海而饮。饥者不必待敖仓而饱。道为智者设。辩为达者通。书为晓者传。事为见者明。吾以子知其意故引其事。若说佛经之语。谈无为之要。譬对盲者说五色。为聋者奏五音也。师旷虽巧不能弹无弦之琴。狐貉虽熅不能热无气之人。公明义为牛弹清角之操伏食如故非牛不闻不合其耳矣。转为蚊虻之声孤犊之鸣。即掉尾奋耳蹀躞而听是以诗书理子耳。

问曰。吾昔在京师。入东观游太学。视俊士之所规。听儒林之所论。未闻修佛道以为贵。自损容以为上也。吾子曷为耽之哉。夫行迷则改路。术穷则反故。可不思与。牟子曰。夫长于变者不可示以诈通于道者不可惊以怪。审于辞者不可惑以言。达于义者不可动以利也。

老子曰。名者身之害。利者行之秽。又曰。设诈立权。虚无自贵。修闺门之礼术时俗之际会。赴趣间隙务合当世。此下士之所行。中士之所废也。况至道之荡荡。上圣之所行乎。杳兮如天。渊兮如海。不合窥墙之士数仞之夫。固其宜也。彼见其门我睹其室。彼采其华我取其实。彼求其备我守其一。子速改路吾请履之。祸福之源。未知何若矣。

问曰。子以经传之辞华丽之说。褒赞佛行称誉其德。高者凌清云。广者踰地圻。得无踰其本过其实乎。而仆讥刺颇得疹中而其病也。牟子曰。吁吾之所褒。犹以尘埃附嵩泰。收朝露投江海。子之所谤。犹握瓢觚欲减江海。蹑耕耒欲损昆仑。侧一掌以翳日光。举土块以塞河冲。吾所褒不能使佛高。子之毁不能令其下也。

问曰。王乔赤松八仙之箓神书百七十卷。长生之事与佛经岂同乎。牟子曰。比其类犹五霸之与五帝。阳货之与仲尼。比其形犹丘垤之与华恒。涓渎之与江海。比其文犹虎鞹之与羊皮。斑纻之与锦绣也。道有九十六种。至于尊大。莫尚佛道也。神仙之书。听之则洋洋盈耳。求其效犹握风而捕影。是以大道之所不取。无为之所不贵。焉得同哉。

问曰。为道者或辟谷不食。而饮酒啖肉。亦云老氏之术也。然佛道以酒肉为上诫。而反食谷。何其乖异乎。牟子曰。众道丛残凡有九十六种。澹泊无为莫尚于佛。吾观老氏上下之篇。闻其禁五味之戒。未睹其绝五谷之语。圣人制七典之文。无止粮之术。老子着五千文。无辟谷之事。圣人云。食谷者智。食草者痴。食肉者悍。食气者寿。世人不达其事。见六禽闭气不息秋冬不食欲效而为之。不知物类各自有性。犹磁石取铁不能移毫毛矣。

问曰。谷宁可绝不乎。牟子曰。吾未解大道之时。亦尝学焉。辟谷之法数千百术。行之无效为之无征。故废之耳。观吾所从学师三人。或自称七百五百三百岁。然吾从其学。未三载间各自殒没。所以然者。盖由绝谷不食而啖百果。享肉则重盘。饮酒则倾樽。精乱神昏谷气不充。耳目迷惑淫邪不禁。吾问其故何。答曰。老子云。损之又损之。以至于无为。徒当日损耳。然吾观之。但日益而不损也。是以各不至知命而死矣。且尧舜周孔各不能百载。而末世愚惑。欲服食辟谷求无穷之寿。哀哉。

问曰。为道之人云。能却疾不病。不御针药而愈有之乎。何以佛家有病而进针药耶。牟子曰。老子云。物壮则老。谓之不道。不道早已唯有得道者不生。不生亦不壮。不壮亦不老。不老亦不病。不病亦不朽是以老子以身为大患焉。武王居病周公乞命。仲尼病子路请祷。

吾见圣人皆有病矣。未睹其无病也。神农尝草殆死者数十。黄帝稽首。受针于岐伯。此之三圣。岂当不如今之道士乎。察省斯言。亦足以废矣。

问曰。道皆无为一也。子何以分别罗列云其异乎。更令学者狐疑。仆以为费而无益也。牟子曰。俱谓之草。众草之性不可胜言。俱谓之金。众金之性不可胜言。同类殊性。万物皆然。岂徒道乎。昔杨墨塞群儒之路。车不得前人不得步。孟轲辟之乃知所从。师旷弹琴俟知音之在后。圣人制法冀君子之将睹也。玉石同匮。猗顿为之改色。朱紫相夺。仲尼为之叹息。日月非不明。众阴蔽其光。佛道非不正。众私掩其公。是以吾分而别之。臧文之智微生之直。仲尼不假者。皆正世之语。何费而无益乎。

问曰。吾子讪神仙抑奇怪。不信有不死之道是也。何为独信佛道当得度世乎。佛在异域。子足未履其地。目不见其所。徒观其文而信其行。夫观华者不能知实。视影者不能审形。殆其不诚乎。牟子曰。孔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昔吕望周公问于施政。各知其后所以终。颜渊乘驷之日。见东野毕之驭。知其将败。子贡观邾鲁之会。照其所以丧。仲尼闻师旷之弦。而识文王之操。季子听乐。览众国之风。何必足履目见乎。

问曰。仆尝游于填之国。数与沙门道人相见。以吾事难之。皆莫对而辞退。多改志而移意。子独难改革乎。牟子曰。轻羽在高遇风则飞。细石在溪得流则转。唯泰山不为飘风动。磐石不为疾流移。梅李遇霜而落叶。唯松柏之难凋矣。子所见道人。必学未洽见未博。故有屈退耳。以吾之顽且不可穷。况明道者乎。子不自改而欲改人。吾未闻仲尼追盗跖。汤武法桀纣者矣。

问曰。神仙之术秋冬不食。或入室累旬而不出。可谓憺怕之至也。仆以为可尊而贵。殆佛道之不若乎。牟子曰。指南为北自谓不惑。以西为东自谓不蒙。以鸱枭而笑凤凰。执蝼蚓而调龟龙。蝉之不食君子不贵。蛙蟒穴藏圣人不重。孔子曰。天地之性人为贵。不闻尊蝉蟒也。然世人固有啖菖蒲而弃桂姜。覆甘露而啜酢浆者矣。毫毛虽小视之可察。太山之大背之不见。志有留与不留。意有锐与不锐。鲁尊季氏卑仲尼。吴贤宰嚭不肖子胥。子之所疑不亦宜乎。

问曰道家云。尧舜周孔七十二弟子。皆不死而仙。佛家云。人皆当死莫能免何哉。牟子曰。此妖妄之言。非圣人所语也。老子曰。天地尚不得长久。而况人乎。孔子曰。更去辟世孝常在。吾览六艺观传记。尧有殂落。舜有苍梧之山。禹有会稽之陵。伯夷叔齐有首阳之墓。文王不及诛纣而殁。武王不能待成王大而崩。周公有改葬之篇。

仲尼有两楹之梦。伯鱼有先父之年。子路有菹醢之语。伯牛有命矣之文。曾参有启足之辞。颜渊有不幸短命之记。苗而不秀之喻。皆着在经典。圣人至言也。吾以经传为证。世人为验而云不死。岂不惑哉。

问曰。子之所解诚悉备焉。固非仆等之所闻也。然子所理何以正着三十七条。亦有法乎。牟子曰。夫转蓬漂而车轮成。窊木流而舟楫设。蜘蛛布而罻罗陈。鸟迹见而文字作。故有法成易无法成难。吾览佛经之要。有三十七品。老氏道经亦三十七篇。故法之焉。于是惑人闻之踧然失色。叉手避席逡巡俯伏曰。鄙人蒙瞽生于幽仄。敢出愚言不虑祸福。今也闻命霍如荡雪。请得革情洒心自敕。愿受五戒作优婆塞。

正诬论(未详作者)

有异人者。诬佛曰。尹文子有神通者。愍彼胡狄父子。聚尘贪婪忍害昧利。无耻侵害不厌屠裂群生。不可逊让。厉不可谈议喻故具诸事云云。又令得道弟子变化云云。又禁其杀生断其婚姻使无子孙。伐胡之术。孰良于此云云。

正曰。诬者既云无佛。复云文子有神通。复云有得道弟子。能变化恢廓尽神妙之理。此真有无匈心之语也。夫尹文子即老子弟子也。老子即佛弟子也。故其经云。闻道竺干有古先生。善入泥洹不始不终永存绵绵。竺乾者天竺也。泥洹者胡语。晋言无为也。若佛不先老子。何得称先生。老子不先尹文。何故请道德之经。即以此推之。佛故文子之祖宗。众圣之元始也。安有弟子神化而师不能乎。且夫圣之宰世。必以道莅之。远人不服。则绥以文德。不得已而用兵耳。将以除暴止戈拯济群生。行小杀以息大杀者也。故春秋之世。诸侯征伐动仗正顺。敌国有衅必鸣鼓以彰其过。总义兵以临罪人。不以闇昧而行诛也。故服则柔而抚之。不苟淫刑极武。胜则以丧礼居之。杀则以悲哀泣之。是以深贬诱执大杜绝灭之原。若怀恶而讨不义。假道以成其暴。皆结传变文讥贬累见。故会宋之盟。抑楚而先晋者。疾辛錍之诈。以崇咀信之美也。夫敌之怨惠不及后嗣。恶止其身重罪不滥。此百王之明制。经国之令典也。至于季末之将佳兵之徒。患道薄德衰。始任诈力竞。以谲诡之计。济残贼之心。野战则肆锋极杀。屠城则尽坑无遗。故白起刎首于杜邮。董卓屠身于宫门。君子知其必亡。举世哀其就戮。兵之弊也遂至于此。此为可痛心而长叹者矣。何有圣人而欲大纵阴毒剪绝黎元者哉。且十室容贤。而况万里之广。重华生于东夷。文命出乎西羌。圣哲所兴岂有常地。或发音于此默化于彼。形教万方而理运不差。原夫佛之所以夷迹于中天。而曜奇于西域者。盖有至趣。不可得而缕陈矣。岂有圣人疾敌之强。而其欲覆灭使无子遗

哉。此何异气疠既流不蠲良淑。纵火中原兰荪俱焚。桀纣之虐犹呼不然乎。纵令胡国信多恶逆。以暴易暴。又非权通之旨也。引此为辞。适足肆谤言眩愚竖。岂允情合义有心之难乎。

又诬云。尹文子欺之天有三十二重云云。又妄牵楼炭经。经云。诸天之宫广长二十四万里。面开百门。门广万里云云。答曰。佛经说天地境界。高下阶级悉条贯部分。叙而有章。而诬者。或附着生长枉造伪说。或颠倒淆乱不得要实。何有二十四万里之地。而容四百万里之门乎。以一事覆之。足明其错谬者多矣。藏获牧竖犹将知其不然。况有识乎。欲以见博秪露其愚焉。

又诬云。佛亦周遍五道。备犯众过行凶恶犹得佛。此非悕为恶者之法也。又计生民善者少而恶者多。恶人死辄充六畜。尔则开辟至今足为久矣。今畜宜居十分之九。而人种已应希矣。

正曰。诚如所言。佛亦曾为恶耳。今所以得佛者。改恶从善故也。若长恶不悛迷而后遂往。则长夜受苦轮。转五道而无解脱之由矣。今以其能掘众恶之栽。灭三毒之烬。修五戒之善。书十德之美。行之累劫倦而不已晓了本际畅三世空。故能解生死之虚外无为之场耳。计天下昆虫之数不可称计。人之在九州之内若毫末之在马体。十分之九岂所言哉。故天地之性以人为贵。荣期所以自得于三乐达贵贱之分明也。今更不复自赖于人类不丑恶于畜生。以刍水为甘膳。以羁络为非谪。安则为之无所多难也。

又诬云。有无灵下经无灵下经妖怪之书耳。非三坟五典训诰之言也。通才达儒所未究览也。三曾五祖之言。又似解奏之文。此殆不诘而虚妄自露矣。今具聊复应之。凡俗人常谓。人死则灭无灵无鬼。然则无灵则无天曹。无鬼则无所枚也。若子孙奉佛而乃追谴祖先。或是贤人君子平生之时未必与子孙同事。而天曹便收伐之。命颜冉之尸罗枉戮之痛。仁慈祖考加虐毒于贵体。此岂聪明正直之神乎。若其非也。则狐狢魍魉淫厉之鬼。何能反制仁贤之灵而困禁戒之人乎。以此为诬。鄙丑书矣。

又诬云。道人聚敛百姓。大构塔寺。华饰奢靡。费而无益云云。

正曰。夫教有深浅。适时应物。悉已备于首论矣。请复申之。夫恭俭之心莫过尧舜。而山龙华虫[凿*甫][凿*(犮-乂+又)]絺绣。故传曰。锡鸾和铃昭其声也。三辰旗旗昭其明也。五色比象昭其文也。故王者之居。必金门玉陛灵台凤阙。将使异乎凡庶令贵贱有章也。夫人情从所睹而兴感。故闻鼓鼙之音。睹羽麾之象。则思将帅之臣。听琴瑟之声。观庠序之仪。则思朝廷之臣。迁地易观则情貌俱变。今悠悠

之徒。见形而不及道者。莫不贵崇高而忽仄陋。是以诸奉佛者。仰慕遗迹思存仿佛。故铭列图象致其虔肃。割珍玩以增崇灵庙。故上士游之。则忘其蹄筌取诸远味。下士游之。则美其华藻玩其炳蔚。先悦其耳目渐率以义方。三涂汲引莫有遗逸。犹器之取水。随量多少唯穿底无当乃不受耳。

又专诬以祸福为佛所作。可谓元不解矣。聊复释之。夫吉凶之与善恶。犹影响之乘形声自然而然。不得相免也。行之由己。而理玄应耳。佛与周孔但共明忠孝信顺。从之者吉背之者凶。示其度水之方。则使资舟接。不能令步涉而得济也。其诲人之生救厄死之术。亦犹神农尝粒食以充饥虚。黄帝垂衣裳以御寒暑。若闭口而望饱。裸袒以求温。不能强与之也。去和鹊之所以称良医者。以其应疾投药不失其宜耳。不责其令有不死之民也。且扁鹊有云。吾能令当生者不死。不能令当死者必生也。若夫为子则不孝为臣则不忠乎。守膏肓而不悟。进良药而不御。而受祸临死之日更多咎。圣人深恨。良医非徒东走。其势投阱矣。

又诬云。沙门之在京洛者多矣。而未曾闻能令主上延年益寿。上不能调和阴阳使年丰民富消灾却疫克静祸乱云云。下不能休粮绝粒呼吸清醇扶命度厄长生久视云云。

正曰。不然。庄周有云。达命之情者不务命之所元奈何审期分之不可迁也。若令性命可以智德求之者。则发旦二子足令文父致千龄矣。颜子死则称天丧予惜之至也。无以延之耳。且阴阳数度。期运所当。百六之极有时而臻。故尧有滔天之洪。汤有赤地之灾。涿鹿有漂槽之血。阪泉有横野之尸。何不坐而消之救其未然耶。且夫熊经鸟曳导引吐纳。辍黍稷而御英蕊。吸风露以代糇粮。俟此而寿有待之伦也。斯则有时可夭。不能无穷者也。沙门之视松乔若未孩之儿耳。方将泛志于二仪之表。延祚于不死之乡。岂能屑心营近与涓彭争长哉。难者苟欲骋饰非之辩。立距谏之强。言无节奏义无宫商。嗟夫北里之乱雅。恶绿之夺黄也。其余嘐之音曾无纪网。一遵先师不答之章。

又诬云。汉末有笮融者。合兵依徐州刺史陶谦。谦使之督运。而融先事佛。遂断盗官运以自利入大起佛寺云云。行人悉与酒食云云。后为刘繇所攻见杀云云。

正曰。此难不待绳约而自缚也。夫佛教率以慈仁不杀忠信。不炫廉贞。不盗为首。老子云。兵者不祥之器迩者凶。融阻兵安忍结附寇逆。犯杀一也。受人使命取不报主。犯欺二也。断割官物以自利入。犯盗三也。佛经云。不以酒为惠施。而融纵之。犯酒四也。诸戒尽犯。则动之死地矣。譬犹吏人解印脱冠而横道肆暴。五尺之童皆能制

之矣。笮氏不得其死。适足助明为恶之获殃耳。

又诬云。石崇奉佛亦至。而不免族诛云云。

答曰。石崇之为人。余所悉也。骄盈耽酒放僭无度。多藏厚斂不宣恖独。论才则有一割之利。计德则尽无取焉。虽托名事佛。而了无禁戒。即如世人狠清心秽色厉内荏。口咏禹汤而行偶桀跖。自贻伊祸。又谁之咎乎。

又诬云。周仲智奉佛亦精进。而竟复不蒙其福云云。

正曰。寻斯言似乎幸人之灾。非通言也。仲智虽有好道之意。然意未受戒为弟子也。论其率情亮直见涉俊上。自是可才。而有强梁之累。未合道家婴儿之旨矣。以此而遇忌胜之雄。丧败理耳。纵如难者云。精进而遭害者有矣。此何异颜项夙夭。夷叔馁死。比干尽忠而陷剖心之祸。申生笃孝而致雉经之痛。若此之比不可胜言。孔子云。仁者寿义者昌。而复或有不免。固知宿命之证。至矣信矣。

又诬云。事佛之家乐死恶生。属纩待绝之日。皆以为福禄之来。无复哀戚之容云云。

正曰。难者得无隐心而居物。不然何言之逆乎。夫佛经自谓得道者。能玄同彼我浑齐修短。涉生死之变。泯然无概。步祸福之地。而夷心不怛。乐天知命安时处顺耳。其未体之者。哀哉慎终之心。乃所以增其笃也。故有大悲弘誓之义。仇人之丧犹加哀矜。以德报怨不念旧恶。况乎骨肉之痛情隆自然者。而可以无哀戚之心者哉。夫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恐畴己之深也。逆情违道于斯见矣。

## 弘明集卷第二

### 明佛论(晋宗炳)

夫道之至妙。固风化宜尊。而世多诞佛。咸以我躬不阅遑恤于后。万里之事百年以外。皆不以为然。况复须弥之大。佛国之伟。精神不灭。人可成佛。心作万有。诸法皆空。宿缘绵邈亿劫乃报乎。此皆英奇超洞理信事实。黄华之听岂纳云门之调哉。世人又贵周孔书典。自尧至汉。九州华夏曾所不暨。殊域何感汉明。何德而独昭灵彩。凡若此情又皆牵附。先习不能旷以玄览。故至理匪遐而疑以自没。悲夫。中国君子明于礼义。而闇于知人之心。宁知佛之心乎。今世业近事谋之不臧。犹兴丧反之。况精神我也。得焉则清升无穷。失矣则永坠无极。可不临深而求履薄而虑乎。夫一局之奕形算之浅。而

奕秋之心何尝有得。而乃欲率井蛙之见妄抑大猷。至独陷神于天阱之下。不以甚乎。今以茫昧之识。烛幽冥之故。既不能自览监于所失。何能独明于所得。唯当明精闇向推夫善道居。然宜修以佛经为指南耳。彼佛经也。包五典之德。深加远大之实。含老庄之虚。而重增皆空之尽。高言实理肃焉感神。其映如日其清如风。非圣谁说乎。谨推世之所见而会佛之理为明。

论曰。今自抚踵至顶。以去凌虚心往而勿已。则四方上下皆无穷也。生不独造必传所资。仰追所传则无始也。奕世相生而不已。则亦无竟也。是身也既日用无限之实。亲由无始而来。又将传于无竟而去矣。然则无量无边之旷。无始无终之久。人固相与凌之以自敷者也。是以居赤县。于八极曾不疑焉。今布三千日月。罗万二千天下。恒沙阅国界飞尘纪积劫。普冥化之所容。俱眇末其未央。何独安我而疑彼哉。夫秋毫处沧海。其悬犹有极也。今缀彝伦于太虚为[卄/狠]。胡可言哉。故世之所大道之所小。人之所遐天之所迩。所谓轩辕之前。遐哉邈矣者。体天道以高览。盖昨日之事耳。书称知远。不出唐虞。春秋属辞尽于王业。礼乐之良敬。诗易之温洁。今于无穷之中。焕三千日月以照丽。列万二千天下以贞观。乃知周孔所述。盖于蛮触之域。应求治之粗感且宁。乏于一生之内耳。逸乎生表者。存而未论也。若不然也。何其笃于为始形。而略于为终神哉。登蒙山而小鲁。登太山而小天下。是其际矣。且又坟典已逸。俗儒所编专在治迹。言有出于世表。或散没于史策。或绝灭于坑焚。若老子庄周之道。松乔列真之术。信可以洗心养身。而亦皆无取于六经。而学者唯守救粗之阙文。以书礼为限。断闻穷神积劫之远化。[炫-厶＋ㄥ]目前而永忽。不亦悲夫。呜呼有似行乎增云之下而不信日月者也。今称一阴一阳谓阴阳不测之谓神者。盖谓至无为道阴阳两浑。故曰一阴一阳也。自道而降便入精神。常有于阴阳之表。非二仪所究。故曰阴阳不测耳。君平之说一生二谓神明是也。若此二句皆以无明。则以何明精神乎。然群生之神其极虽齐。而随缘迁流成粗妙之识。而与本不灭矣。今虽舜生于瞽。舜之神也。必非瞽之所生。则商均之神。又非舜之所育。生育之前素有粗妙矣。既本立于未生之先。则知不灭于既死之后矣。又不灭则不同。愚圣则异。知愚圣生死不革不灭之分矣。故云。精神受形周遍五道成坏天地。不可称数也。夫以累瞳之质诞于顽瞽。嚚均之身受体黄中。愚圣人绝何数以合乎。岂非重华之灵始粗于在昔。结因往劫之先。缘会万化之后哉。今则独绝其神。昔有接粗之累。则练之所尽矣。神之不灭。及缘会之理积习而圣。三者鉴于此矣。若使形生则神生形死则神死。则宜形残神毁形病神困。皦有腐败其身。或属纩临尽而神意平全者。及自牖执手。病之极矣。而无变德行之主。斯殆不灭之验也。若必神生于形。本非缘合。今请远取诸物。然后近求诸身。夫五岳四渎谓无灵也。则未可断矣。若许其神。则岳唯积土之多。渎

唯积水而已矣。得一之灵。何生水土之粗哉。而感托岩流肃成一体。设使山崩川竭。必不与水土俱亡矣。神非形作合而不灭。人亦然矣。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矣。若资形以造随形以灭。则以形为本。何妙以言乎。夫精神四达并流无极。上际于天下盘于地。圣之穷机贤之研微。逮于宰赐庄嵇吴札子房之伦。精用所之皆不庄不行。坐彻宇宙。而形之臭腐甘嗜所资。皆与下愚同矣。宁当复禀之以生随之以灭耶。又宜思矣。周公郊祀后稷宗祀文王世或谓空以孝即问谈者。何以了其必空则必无以了矣。苟无以了。则文稷之灵不可谓之灭矣。斋三日必见所为斋者。宁可以常人之不见而断。周公之必不见哉。嬴博之葬日。骨肉归于土魂气则无不之非灭之谓矣。夫至治则天大乱滔天其要心神之为也。尧无理不照。无欲不尽。其神精也。桀无恶不肆。其神悖也。桀非不知尧之善知己之恶。恶已亡也。体之所欲。悖其神也。而知尧恶亡之识。常含于神矣。若使不居君位千岁勿死。行恶则楚毒交至。微善则少有所宽。宁当复不稍灭其恶渐修其善乎。则向者神之所含知尧之识。必当少有所用矣。又加千岁而勿已。亦可以其欲都澄。遂精其神如尧者也。夫辰月变则律吕动。晦望交而蚌蛤应。分至启闭。而燕鹰龙蛇飒焉出没者。皆先之以冥化。而后发于物类也。凡厥群有同见陶于冥化矣。何数事之独然。而万化之不尽然哉。今所以杀人而死伤人而刑。及为缧绁之罪者。及今则无罪与今有罪而同然者。皆由冥缘前遘而人理后发矣。夫幽显一也。衅遘于幽而丑发于显。既无怪矣。行凶于显而受毒于幽。又何怪乎。今以不灭之神含知尧之识。幽显于万世之中。苦以创恶乐以诱善。加有日月之宗。垂光明照。何缘不虚。已钻仰一变至道乎。自恐往劫之桀纣。皆可徐成将来之汤武。况今风情之伦少而泛心于清流者乎。由此观之。人可作佛。其亦明矣。夫生之起也。皆由情兆。今男女构精万物化生者。皆精由情构矣。情构于己而则百众神受身。大似知情为生本矣。至若五帝三后。虽超情穷神。然无理不顺。苟昔缘所会。亦必俯入精化相与顺生而敷万族矣。况今以情贯神一身死情。安得不复受一身生死无量乎。识能澄不灭之本。禀日损之学。损之又损。必至无为无欲。欲情唯神独映则无当于生矣。无生则无身。无身而有神。法身之谓也。今黄帝虞舜姬公孔父。世之所仰而信者也。观其纵辔升天龙潜鸟扬反风起禾绝粒弦歌。亦皆由穷神为体。故神功所应。倜傥无方也。今形理虽外。当其随感起灭。亦必有非人力所致而至者。河之出图洛之出书。蓂荚无栽而敷。玄圭不琢而成。桑谷在庭。倏然大拱忽尔以亡。火流王屋而为乌。鼎之轻重大小。皆翕欻变化感灵而作。斯实不思议之明类也。夫以法身之极灵。感妙众而化见。照神功以朗物。复何奇不肆何变可限。岂直仰陵九天龙行九泉吸风绝粒而已哉。凡厥光仪符瑞之伟。分身踊出移转世界巨海入毛之类。方之黄虞姬孔神化无方向者。众瑞之晻暧显没。既出形而入神。同惚恍而玄化。何独信此而抑彼哉。冥觉法王清明卓朗。信而有征。不违颜咫尺。而昧者不知。哀

矣哉。夫洪范庶征休咎之应。皆由心来。逮白虹贯日太白入昴。寒谷生黍崩城陨霜之类。皆发自人情。而远形天事固相为形影矣。夫形元无影声元无响。则亦情元无报矣。岂直贯日陨霜之类哉。皆莫不随情曲应物无遁形。但或结于身或播于事。交赊纷纶显昧眇漫。孰睹其际哉。众变盈世群象满目。皆万世以来。精感之所集矣。故佛经云。一切诸法从意生形。又云。心为法本。心作天堂。心作地狱。义由此也。是以清心洁情必妙生英丽之境。浊情滓行永悖于三涂之域。何斯唱之迢遰微明有实理而直疏魂沐想飞诚悚志者哉。虽然夫亿等之情。皆相缘成识。识感成形。其性实无也。自有津悟以来。孤声豁然灭除心患。未有斯之至也。请又述而明之。夫圣神玄照而无思营之识者。由心与物绝唯神而已。故虚明之本。终始常住。不可凋矣。今心与物交不一于神。虽以颜子之微微而必干干钻仰好仁乐山。庶乎屡空。皆心用乃识必用用妙接识识妙续。如火之炎炎相即而成爓耳。今以悟空息心。心用止而情识歇。则神明全矣。则情识之构既新故妙续。则悉是不一之际。岂常有哉。使庖丁观之。必不见全牛者矣。佛经所谓变易离散之法。法识之性。空梦幻影响泡沫水月。岂不然哉。颜子知其如此。故处有若无。抚实若虚。不见有犯而不挍也。今观颜子之屡空。则知其有之实无矣。况自兹以降丧真弥远。虽复进趋大道。而与东走之疾。同名狂者。皆违理谬感遁天忘行弥非真有矣。况又质味声色。复是情伪之所影化乎。且舟壑潜谢变速奔电。将来未至。过去已灭。已在不住。瞬息之顷无一毫可据。将欲何守而以为有乎。甚矣伪有之蔽神也。今有明镜于斯纷秽集之。微则其照蔼然。积则其照昢然。弥厚则照而昧矣。质其本明。故加秽犹照。虽从蔼至昧。要随镜不灭以辩之。物必随秽弥失而过谬成焉。人之神理有类于此。伪有累神成精粗之识。识附于神故虽死不灭渐之以空。必将习渐至尽而穷本神矣。泥洹之谓也。是以至言云富从而[(止/石)*圣]以空焉。夫岩林希微风水为虚。盈怀而往犹有旷然。况圣穆乎。空以虚授人而不情心乐尽哉。是以古之乘虚入道。一沙一佛未讵多也。

　　或问曰。神本至虚。何故治受万有而与之为缘。又本虚既均。何故分为愚圣乎。又既云心作万有。未有万有之时。复何以累心使感而生万有乎。

　　答曰。今神妙形粗而相与为用。以妙缘粗则知以虚缘有矣。今愚者虽鄙。要能处今识昔在此忆彼。皆有神功。则练而可尽知其本均虚矣。心作万有备于前论。据见观实三者固已信然矣。但所以然者其来无始。无始之始岂有始乎。亦玄之又玄矣。庄周称冉求问曰。未有天地可知乎。仲尼曰。古犹今也。盖谓虽在无始之前。仰寻先际初自茫眇。犹今之冉求耳。今神明始创及群生最先之祖。都自杳漠非追想所及。岂复学者通塞所豫乎。夫圣固凝废。感而后应耳。非想所及。即

六合之外矣。无以为感。故存而不论圣而不论。民何由悟。今相与践地戴天。而存践戴之外。岂有纪极乎。禹之弼成五服敷土不过九州者。盖道世路所及者耳。至于大荒之表暘谷蒙汜之际。非复人理所豫。则神圣已所不明矣。况过此弥往浑沌冥茫。岂复议其边陲哉。今推所践戴。终至所不议。故一体耳。推今之神用求昔之所始。终至于圣人之所存而不论者。亦一理相贯耳。岂独可议哉。皆由冥缘随宇宙而无穷。物情所感者有限故也。夫众心禀圣以成识。其犹众目会日以为见。离朱察秋毫于百寻。资其妙目假日而睹耳。今布毫于千步之外。目力所匮无假以见。于而察微避危无所少矣。何为以千丈所昧。还疑百寻之毫乎。今不达缘本。情感所匮无会以圣。而知取至于致道之津无所少矣。何为以缘始之昧。还疑既明之化矣哉。

或问曰。今人云。不解缘始故不得信佛。此非感耶。圣人何以不为明之。

答曰。所谓感者抱升之分而理有未至。要当资圣以通。此理之实感者也。是以乐身滞有。则朗以苦空之义。兼爱不弘。则示以投身之慈。体非俱至而三乘设分。业异修而六度明。津梁之应无一不足。可谓感而后应者也。是以闻道灵鹫天人咸畅。造极者蔚如也。岂复远疑缘始然至理哉。明训足如说修行。何所不备。而犹必不信。终怀过疑于相所不及者。与将陨之。疾馈药不服。流矢通中忍痛不拔。要求矢药造构之始以致命绝。夫何异哉。皆由积道自昔故未会元吉。致使今日在信妄疑。岂可以为实理之感哉。非理妄疑之惑。固无以感圣而克明矣。夫非我求蒙。蒙而求我。固宜虚己及身随顺玄化诚以信往。然后悟随应来。一悟所振终可遂至冥极。守是妄疑而不归纯。敛衽者方将长沦惑固之灾。岂有旦期。背向一差升坠天绝。可不慎乎。

或问曰。孔氏之训无求生以害仁。又杀身以成仁。仁之至也。亦佛经说菩萨之行矣。老子明无为之至也。即泥洹之极矣而曾不称其神通成佛。岂孔老有所不尽与明道欲以扇物而掩其致道之实乎。无实之疑安得不生。

答曰。教化之发各指所应世蕲乎乱洙泗所弘应治道也。纯风弥凋二篇乃作。以息动也。若使颜冉宰赐尹喜庄周。外赞儒玄之迹。以导世情所极。内禀无生之学。以精神理之求世孰识哉。至若冉季子游子夏子思孟轲林宗康成盖公严平班嗣杨王之流。或分尽于礼教。或自毕于任逸。而无欣于佛法。皆其寡缘所穷终无僭滥。故孔老发音指导。自斯之伦感向所暨。故不复越叩过应。儒以弘仁道在抑动。皆已抚教得崖。莫匪尔极矣。虽慈良无为与佛说通流。而法身泥洹无与尽言。故不明耳。且凡称无为而无不为者。与夫法身无形普入一切者。岂不同致哉。是以孔老如来虽三训殊路。而习善共[跳-兆＋(輸-車)]也。

或问曰。自三五以来。暨于孔老。洗心佛法要将有人而献酬之迹曾不乍闻者何哉。

答曰。余前论之指已明。俗儒而编专在治迹。言有出于世表。或散没于史策。或绝灭于坑焚。今又重敷所怀。夫三皇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尔时也孝慈天足。岂复训以仁义。纯朴不离。若老庄者复何所扇。若不明神本于无生空众性以照极者。复以何为大道乎。斯文没矣。世孰识哉。史迁之述五帝也。皆云。生而神灵。或弱而能言。或自言其名。懿渊疏通其智如神。既以类夫大乘菩萨化见而生者矣。居轩辕之丘。登崆峒陟凡岱。幽陵蟠木之游逸迹超浪。何以知其不由从如来之道哉。以五帝之长世。尧治百年。舜则七十。广成大隗鸿崖巢许支父化人姑射四子之流。玄风畜积洋溢于时。而五典余类唯唐虞二篇。而至寡阙子长之记。又谓。百家之言黄帝。文不雅训。搢绅难言。唯采杀伏。治迹犹万不记一。岂至道之盛不见于残缺之篇。便当皆虚妄哉。今以神明之君。游浩然之世。携七圣于具茨。见神人于姑射。一化之生复何足多谈。微言所精。安知非穷神亿劫之表哉。广成之言曰。至道之精窈窈冥冥。即首楞严三昧矣。得吾道者上为皇下为王。即亦随化升降为飞行皇帝转轮圣王之类也。失吾道者上见光下为土。亦生死于天人之界者矣。感大隗之风称天师而退者。亦十号之称矣。自恐无生之化。皆道深于若时。业流于玄胜。而事没振古理随文翳。故百家所摭若晓而昧。又搢绅之儒不谓雅训。遂令殉世而不深于道者。仗史籍而抑至理。从近情而忽远化。困精神于永劫岂不痛哉。伯益述山海。天毒之国偎人而爱人。郭璞传。古谓天毒即天竺浮屠所兴。偎爱之义。亦如来大慈之训矣。固亦既闻于三五之世也。国典不传不足疑矣。凡三代之下及孔老之际。史策之外竟何可量。孔之问礼老为言之。关尹之求复为明道。设使二篇或没其言。独存于礼记。后世何得不谓柱下翁。直是知礼老儒。岂不体于玄风乎。今百代众书飘荡于存亡之后。理无备在。岂可断以所见绝献酬于孔老哉。东方朔对汉武劫烧之说。刘向列仙叙七十四人在佛经。学者之管窥于斯又非汉明而始也。但驰神越世者众而显。结诚幽微者寡而隐。故潜感之实不扬于物耳。道人澄公仁圣。于石勒虎之世。谓虎曰。临灾城中有古阿余王寺处。犹有形像承露盘。在深林巨树之下。入地二十丈。虎使者依图陷求皆如言得。近姚略叔父为晋王。于河东蒲阪古老所谓阿育王寺处。见有光明。凿求得佛遗骨。于石函银匣之中光曜殊常。随略迎都。于霸上比丘今见在新寺。由此观之。有佛事于齐晋之地久矣哉。所以不说于三传者。亦犹于宝孙盛之史。无语称佛而妙化实彰。有晋而盛于江左也。

或问曰。若诸佛见在一切洞彻。而威神之力诸法自在。何为不曜光仪于当今。使精粗同其信悟。洒神功于穷迫。以拔冤枉之命。而令

君子之流于佛无睹。故同其不信。俱陷阐提之苦。秦赵之众一日中白起项藉坑六十万夫。古今彝伦及诸受坑者。诚不悉有宿缘大善。尽不睹无一缘而悉积大恶。而不睹佛之悲一日俱坑之痛慭然毕同坐视穷酷而不应。何以为慈乎。缘不倾天德不邈世则不能济。何以为神力自在不可思议乎。鲁阳回日耿恭飞泉。宋九江虎违江而蟥避境。犹皆心横彻能使非道玄通。况佛神力。融起之气。治籍之心。以活百万之命殊易。夫纳须弥于芥子。甚仁于毁身乎一虎一鸽矣。而今想焉而不见。告焉而不闻。请之而无救。寂寥然与大空无别。而于其中有作沙门而烧身者。有绝人理而剪六情者。有苦力役倾资宝而事庙像者。顿夺其当年而不见其所得。吁可惜矣。若谓应在将来者。则向六十万命善恶不同。而狂灭同矣。今善恶虽异。身后所当独何得异见世。殊品既一不蒙甄。将来浩荡为欲何望。况复恐实无将来乎。经云。足指按地三千佛土皆见。及盲聋喑哑牢狱毒痛皆得安宁。夫佛远近存亡有戒无戒。等以慈焉。此之有心宜见苦痛。宜宁与彼一矣。而经则快多是语。实则竟无暂应。安私非异国有命世逸群者。构此空法以胁暴。善交言有微远之情事。有澄肃之美纯。而易信者一己输身。遂相承于不测而势无止薄乎。

答曰。今不睹其路。故于夷谓险。诚瞰其涂则不见所难矣。夫常无者道也。唯佛则以神法道。故德与道为一。神与道为二。二故有照以通化。一故常因而无造。夫万化者固各随因缘。自于大道之中矣。今所以称佛云诸法自在不可思议者。非曰为可不由缘数越宿命而横济也。盖众生无量神功所导。皆依崖曲畅。其照不可思量耳。譬之洪水。四凶嚚顽象傲。皆化之固。然尧舜不能易矣。而必各依其崖降水流凶允若克谐其德岂不大哉。夫佛也者非他也。盖圣人之道。不尽于济主之俗。敷化于外生之世者耳。至于因而不为功自物成直尧之殊应者。夫钟律感类由心玄会。况夫灵圣以神理为类乎。凡厥相与冥遘于佛国者。皆其烈志清神积劫增明。故能感诣洞彻。致使释迦发晖十方交映多宝踊见镫王入室。岂佛之独显乎哉。能见矣。至若今之君子不生应供之运。而域乎禹绩之内。皆其诚背于昔故会乖于今。虽复清若夷齐贞如柳季。所志苟殊复何由感而见佛乎。况今之所谓或自斯以还虽复礼义熏身高名馥世。而情深于人志不附道。虽人之君子而实天之小人。灵极之容复何由感应。岂不之偏隐哉。我不见矣。若佛或有随缘来生。而六度之诚发自宿业感见独朗。亦当屡有其人。然虽道俗比肩复何由相知乎。然则粗妙在我。故见否殊应。岂可以己之不曜于光仪。而疑佛不见存哉。夫天地有灵精神不灭明矣。今秦赵之众。其神与宇宙俱来。成败天地而不灭。起籍二将岂得顿灭六十万神哉。神不可灭也。则所灭者身也。岂不皆如佛言。常灭群生之身。故其身受灭。而数会于起籍乎。何以明之。夫乾道变化各正性命。至于鸡彘犬羊之命。皆乾坤六子之所一也。民之咀命充身。暴同蛛蝥为网矣。鹰

虎非搏噬不生人可饭蔬而存则虚己甚矣。天道至公所希者命。宁当许其虐命而抑其冥应哉。今六十万人虽当美恶殊品。至于忍咀群生恐不异也。美恶殊矣。故其生之所享固可实殊。害生同矣。故受害之日固亦可同。今道家之言。世之所迂。无以云焉。至若于公郇吉虞怡德应于后严延年田蚡晋宣。杀报交验。皆书于汉魏世所信。睹夫活人而庆流子孙。况精神为杀活之主无殃庆于后身乎。杀活彼身必受报己身。况通塞彼神而不荣悴于己神乎。延年所杀皆凡等小人窦婴王陵宰牧之豪。贤否殊贵贱异。其致报一也。报之所加不论豪贱。将相晋王不二矣。岂非天道至平。才与不才亦各其子。理存性命不在贵贱故耶。则肫鱼虽贱性命各正于乾道矣。观大鸟之回翔。小鸟之啁噍。葛庐所听之牛。西巴所感之鹿。情爱各深于其类矣。今有孕妇稚子于斯。而有刳而剔之。燔而炙之者。则谓冤痛之殃。上天所感矣。今春猎胎孕燔葅羔雏。亦天道之所一也。岂得独无报哉。但今相与理缘。于饮血之世。畋渔非可顿绝。是以圣王庖厨其化。盖顺民之杀以减其害。践庖闻声则所不忍。因豺獭以为节。疾非时之伤孕解罝而不网。明含气之命重矣。孟轲击赏于衅钟。知王德之去杀矣。先王抚粗救急。故虽深其仁不得顿苦其禁。如来穷神明极。故均重五道之命。去杀为众戒之首。萍沙见报于白兔。释氏受灭于黄鱼。以示报应之势。皆其窈窕精深。迂而不昧矣。若在往生能闻于道。敬修法戒则必不坠长平而受坑马服矣。及在既坠。信法能彻必超今难。若缘衅先重难有前报。及戒德后臻必不复见坑来身矣。所谓洒神功于穷迫。以拔冤枉之命者。其道如斯。慈之至矣。今虽有世美而无道心。犯害众命以报就迫。理之当也。佛乘理居当而救物以法不蹈法则理无横济。岂佛无实乎。譬之扁鹊。救疾以药而不信不服。疾之不瘳岂鹊不妙乎。鲁阳耿恭远祖九江。所以能回日飞泉虫虎避德者。皆以列诚动乎。神道之感即佛之感也。若在秦赵必不陷于难矣。则夫陷者皆已无诚。何由致感于佛而融冶起籍哉。夫以通神之众。萃穷化之堂。故须弥可见于芥子之内耳。又虽今则虎鸽昔或为人。尝有缘会。故值佛嘉运。投身济之割股代之。苟无感可动以命偿杀。融冶之寄。安得妄作吹万之死咸其自己而疑佛哉。夫志之笃也。则想之而见。告之斯闻矣。推周孔交梦传说形求实至古今收隔傅岩遐阻而玄对无碍则可以信夫洁想思感睹无量寿佛越境百亿超至无功。何云大空无别哉。夫道在练神不由存形。是以沙门祝形烧身历神绝往。神不可灭而能奔其往。岂有负哉。契阔人理崎岖六情。何获于我而求累于神。诚自剪绝则日损所清实渐于道苦力荣观倾资寠居未几有之俄然身灭名实所收不出盗跨构馆栖神象渊然幽穆。形从其微神随之远。微则应清远则福妙。盗跨与道孰为优乎。顿夺其当年所以超升。潜行协于神明。福德彰于后身。岂能见其所得哉。夫人事之动必贯神道物无妄然要当有故而然矣。若使幽冥之报不如向论。则六十万命何理以坑乎。既以报坑。必以报不坑矣。今战国之人。眇若安期幽若四皓。龙颜而帝列地而君。英声茂实不可称数。

同在羿之彀中。独何然乎。岂不各是前报之所应乎。既见福成于往行。则今行无负于后身明矣。见世殊品既宿命所甄。则身后所当独何容滥。经之所寄。自谓当佛化见之时。皆由素有嘉会。故其遇若彼。今曾无暂应。皆咎在无缘。而反诬至法空构。呜呼神鉴孔昭。侮圣人之殃。亦可畏也。敢问。空构者将圣人与贤人与小人与。夫圣无常心。盖就物之性化使遂耳。若身死神灭。但当一以儒训尽其生极。复何事哉。而诳以不灭欺以成佛。使烧祝发肤绝其胖合。所遏苗裔数不可量。且夫彦圣育无常所。或潜有塞矣。空构何利而其毒大苦。知非圣贤之为矣。若人哉。樊须之流也。则亦敛身周孔畏惧异端敢忘作哉。若自兹以降则不肖之伦也。又安能立家九流之外。增徽老庄之表。而昭列于千载之后。龙树提婆马鸣迦旃延法胜山贤达摩多罗之伦。旷载五百仰述道训。大智中百论阿毗昙之类。皆神通之才也。近孙绰所颂。耆域健陀勒等八贤。支道林像而赞者。竺法护于法兰道邃阙公。则皆神映中华。中朝竺法行。时人比之乐令。江左尸梨蜜群公高其卓朗。郭文举廓。然邃允而所奉唯佛。凡自龙树以还。宁皆失身于所向谓不肖者之诧乎。然则黄面夫子之事。岂不明明也哉。今影骨齿发遗器余武。犹光于本国。此亦道之以证也。夫殊域之性多有精察黠才。而嗜欲类深。皆以厥祖身立佛前。累业亲传世抵其实。影迹遗事昭化融显。故其裔王则倾国奉戒。四众苦彻死而无悔。若理之诡暧事不实奇。亦岂肯倾已破欲以尊无形者乎。若影物无实声出来往则古今来者何为苦身离欲善是之至往而反宜见沮懈而类皆更笃乎粗可察矣。论曰。夫自古所以平显治道者。将以存其生也。而苦由生来昧者不知矣。故诸佛悟之以苦导以无生。无生不可顿体而引。以生之善恶同。善报而弥升则朗然之尽可阶焉。是以其道浩若沧海。小无不津大无不通。虽邈与务治存生者。反而亦固陶渐五典劝佐礼教焉。今世之所以慢祸福于天道者。类若史迁感伯夷而慨者也。夫孔圣岂妄说也哉。称积善余庆积恶余殃。而颜冉夭疾厥胤蔑闻。商臣考终而庄周贤霸。凡若此类皆理不可通。然理岂有无通者乎。则纳庆后身受殃三涂之说。不得不信矣。虽形有存亡。而精神必应与见世而报。夫何异哉。但因缘有先后。故对至有迟速。犹一生祸福之早晚者耳。然则孔氏之训资释氏而通。可不曰玄极不易之道哉。夫人理飘纷存没若幻。笼以百年令之孩老无不尽矣。虽复黄发鲐背。犹自觉所经俄顷。况其短者乎。且时则无止运则无穷。既往积劫无数无边。皆一眒一阅以及今耳。今积眒以至百年。曾何难及而又鲜克半焉。夫物之媚于朝露之身者。类无清遐之实矣。何为甘臭腐于漏刻。以枉长在之神。而不自疏于遐远之风哉。虽复名法佐世之家。亦何独无分于大道。但宛转人域嚣于世路。故唯觉人道为盛。而神想蔑如耳。若使回身中荒升岳。遐览妙观。天宇清澄之旷。日月照洞之奇。宁无列圣威灵尊严乎其中。而唯离离人群匆匆世务而已哉。固将怀远以开神道之想。感寂以昭明灵之应矣。昔仲尼修五经于鲁。以化天下。及其眇邈太蒙之颠。

而天下与鲁俱小。岂非神合于八遐故超于一世哉。然则五经之作。盖于俄顷之间应其所小者耳。世又何得以格佛法而不信哉。请问今之不信为谓黔首之外都无神明耶。为之亦谓有之而直无佛乎。若都无神明唯人而已。则谁命玄鸟降而生商。孰遗巨迹感而生弃哉。汉魏晋宋咸有瑞命故。知视听之表。神道炳焉。有神理必有妙极得一以灵非佛而何。夫神也者。依方玄应应不豫存。从实致化何患不尽。岂须诡物而后训乎。然则其法之实。其教之信。不容疑矣。论曰。群生皆以精神为主。故于玄极之灵咸有理以感尧则远矣而百兽舞德。岂非感哉。则佛为万感之宗焉。日月海岳。犹有朝夕之礼。袟望之义。况佛之道众。高者穷神于生表。中者受身于妙生。下则免夫三趣乎。今世教所弘致治于一生之内。夫玄至者寡顺世者众。何尝不相与准习世情而谓死则神灭乎。是以不务邈志清遐。而多修情寸阴。故君子之道鲜焉。若鉴以佛法则厥身非我。盖一憩逆旅耳。精神乃我身也。廓长存而无已上德者其德之畅于己也无穷中之为美徐将清升以至尽下而恶者方有自新之迴路。可补过而上迁。是以自古精粗之中洁己怀远祇行于今以拟来叶而迈至德者不可胜数。是佛法之效矣。此皆世之所壅佛之所开。其于类岂不旷然融朗妙有通涂哉。若之何忽而不奉乎。夫风经炎则宣次林必清。水激则浊澄石必明。神用得丧亦存所托。今不信佛法非分之必然。盖处意则然试避心世物移映清微。则佛理可明事皆信矣。可不妙处其意乎资此则信以往终将克王神道百世先业皆可。幽明永济孝之大矣。众生沾仁慈之至矣。凝神独妙道之极矣。洞朗无碍明之尽矣。发轸常人之心首路得辙。纵可多历劫数。终必遥集玄极。若是之奇也。等是人也。背辙失路。蹭蹬长往而永没九地。可不悲乎。若不然也。世何故忽生懿圣复育愚鄙。上则诸佛下则蜎飞蠕动乎。皆精神失得之势也。今人以血身七尺死老数纪之内。既夜消其半矣。丧疾众故又苦其半生之美盛。荣乐得志盖亦几何。而壮齿不居荣心惧辱。乐实连忧亦无全泰。而皆竞入流俗之险路。讳陟佛法之旷涂。何如其智也。世之以不达缘本而闷于佛理者。诚众矣。夫缘起浩汗非复追想所及。失得所关无理以感。即六合之外故佛存而不论。已具前论。

请复循环而申之。夫圣人之作易。天之垂象。吉凶治乱。其占可知。然源其所以然之状。圣所不明则莫之能知。今以所莫知废其可知。逆占违天而动。岂有不止者乎。不可以缘始不明而背佛法。亦犹此也。又以不忆前身之意。谓神不素存。夫人在胎孕至于孩龀。不得谓无精神矣。同一生之内耳以今思之。犹冥然莫忆。况经生死历异身。昔忆安得不止乎。所忆亡矣。而无害神之常存则不达缘始。何妨其理常明乎。子路问死。子曰。未知生安知死。问事鬼神则曰。未知事人焉知事鬼。岂不以由也尽于好勇笃于事君。固宜应以一生之内。至于生死鬼神之本。虽曰有问。非其实理之感。故性与天道。不可得

闻佛家之说。众生有边无边之类十四问。一切智者皆置而不答。诚以答之无利益则堕恶邪。然则禀圣奉佛之道。固宜谢其所绝餐其所应。如渴者饮河挹洪流以盈己。岂须穷源于昆山哉。凡在佛法若违天碍。理不可得。然则疑之可也。今无不可得然之碍。而有顺天清神之实。岂不诚然哉。夫人之生也。与忧俱生。患祸发于时事。灾厉奋于冥昧。虽复雅贵连云拥徒百万。初自独以形神坐待无常。家人熇熇妇子嘻嘻。俄复沦为惚恍。人理曾何足恃。自以过隙宜竞赊谤冥化纵欲侈害。神既无灭。求灭不得复当乘罪受身。今之无赖群生虫豸万等。皆殷鉴也。为之谋者。唯有委诚信佛托心履戒以援精神。生蒙灵援死则清升。清升无已迳将作佛。佛固言尔而人侮之。何以断人之胜佛乎。其不胜也。当不下坠彼恶永受其剧乎。呜呼六极苦毒而生者。所以世无已也。所闻所见精进而死者临尽类多。神意安定有危迫者。一心称观世音。略无不蒙济皆向所谓生蒙灵援死则清升之符也。夫万乘之主。千乘之君。日昃不遑食。兆民赖之于一化内耳。何以增茂其神而王万化乎。今依周孔以养民。味佛法以养神。则生为明后歿为明神。而常王矣。如来岂欺哉。我非崇塔侈像容养滥吹之僧以伤财害民之谓也。物之不窥远实而观近弊将横以诟法矣。盖尊其道信其教悟无常空色有慈心整化。不以尊豪轻绝物命。不使不肖窃假非服。岂非导之以德。齐之以礼。天下归仁之盛乎。其在容与之位。及野泽之身。何所足惜。而不自济其精神哉。昔远和上澄业庐山。余往憩五旬。高洁贞厉理学精妙。固远流也。其师安法师灵德自奇。微遇比丘并含清真。皆其相与素洽乎道。而后孤立于山。是以神明之化邃于岩林骤与余言于崖树涧壑之间暧然乎有自。言表而肃人者。凡若斯论。亦和上据经之指云尔。夫善即者因鸟迹以书契穷神舆人之颂提萦一言而霸业用遂肉刑永除事固有俄尔微感而终至冲天者。今芜陋鄙言以惊其所感。奄然身没。安知不以之超登哉。

## 弘明集卷第三

　　孙绰喻道论 宗居士炳答何承天书难白黑论

### 孙绰喻道论

　　或有疑至道者。喻之曰。夫六合遐邈庶类殷充。千变万化浑然无端。是以有方之识各期所见。鳞介之物。不达皋壤之事。毛羽之族。不识流浪之势。自得于窞井者则怪游溟之量。翻翥于数仞者。则疑冲天之力。缠束世教之内。肆观周孔之迹。谓至德穷于尧舜。微言尽乎老易。焉复睹夫方外之妙趣。冥中之玄照乎。悲夫章甫之委裸俗。韶夏之弃鄙俚。至真绝于漫习。大道废于曲士也。若穷迷而不迁者。非辞喻之所感。试明其旨。庶乎有悟于其间者焉。

夫佛也者体道者也。道也者导物者也。应感顺通无为而无不为者也。无为故虚寂自然。无不为故神化万物。万物之求卑高不同。故训致之术或精或粗。悟上识则举其宗本。不顺者复其殃放。酒者罗刑淄为大罚。盗者抵罪三辟五刑。犯则无赦。此王者之常制。宰牧之所同也。若圣王御世百司明达。则向之罪人必见穷测无逃形之地矣。使奸恶者不得容其私。则国无违民而贤贤之流必见旌叙矣。且君明臣公世清理治。犹能令善恶得所曲直不滥。况神明所莅无远近幽深。聪明正直罚恶祐善者哉。故毫厘之功锱铢之衅。报应之期不可得而差矣。历观古今祸福之证。皆有由缘载籍昭然。岂可掩哉。何者阴谋之门子孙不昌。三世之将道家明忌。斯非兵凶战危积杀之所致耶。若夫魏颗从治而致结草之报。子都守信而受骢骥之锡。齐襄委罪。故有坠车之祸。晋惠弃礼。故有弊韩之困。斯皆死者报生之验也。至于宣孟愍翳桑之饥。漂母哀淮阴之惫。并以一餐拯其悬馁。而赵蒙倒戈之祐。母荷千金之赏。斯一获万报不踰世。故立德闇昧之中。而庆彰万物之上。阴行阳曜自然之势。譬犹洒粒于土壤。而纳百倍之收。地谷无情于人。而自然之利至也。

或难曰。报应之事诚皆有征。则周孔之教何不去杀。而少正正刑二叔伏诛耶。

答曰。客可谓达教声而不体教情者也。谓圣人有杀心乎。曰无也。答曰。子诚知其无心于杀。杀故百姓之心耳。夫时移世异物有薄纯。结绳之前。陶然大和。暨于唐虞礼法始兴。爰逮三代刑罔滋彰。刀斧虽严而犹不惩。至于君臣相灭父子相害。吞噬之甚过于豺虎。圣人知人情之固于杀不可一朝而息。故渐抑以求厥中。犹蝮蛇螫足。斩之以全身。痈疽附体。决之以救命。亡一以存十。亦轻重之所权。故刑依秋冬。所以顺时杀。春搜夏苗。所以简胎乳。三驱之礼禽来则韬弓。闻声睹生肉至不食。钓而不网。弋不射宿。其于昆虫每加隐恻。至于议狱缓死眚灾肆赦。刑疑从轻宁失有罪。流涕授钺哀矜勿喜。生育之恩笃矣。仁爱之道尽矣。所谓为而不恃长而不宰。德被而功不在我。日用而万物不知。举兹以求。足以悟其归矣。

难曰。周孔适时而杀。佛欲顿去之。将何以惩暴止奸统理群生者哉。

答曰。不然。周孔即佛佛即周孔。盖外内名之耳。故在皇为皇。在王为王。佛者梵语。晋训觉也。觉之为义。悟物之谓。犹孟轲以圣人为先觉。其旨一也。应世轨物盖亦随时。周孔救极弊。佛教明其本耳。共为首尾其致不殊。即如外圣有深浅之迹。尧舜世夷。故二后高让。汤武时难。故两军挥戈。渊默之与赫斯其迹则胡越。然其所以迹者。何常有际哉。故逆寻者每见其二。顺通者无往不一。

或难曰。周孔之教。以孝为首。孝德之至百行之本。本立道生通于神明。故子之事亲。生则致其养。没则奉其祀。三千之责莫大无后。体之父母不敢夷毁。是以乐正伤足。终身含愧也。而沙门之道。委离所生弃亲即疏。刓剔须发残其天貌。生废色养终绝血食。骨肉之亲等之行路。背理伤情莫此之甚。而云弘道敷仁广济群生。斯何异斩刈根本修枝干而言文颖硕茂。未之闻见皮之不存。毛将安附。此大乖于世教。子将何以祛之。

答曰。此诚穷俗之甚所惑。倒见之为大谬。咨嗟而不能默已者也。夫父子一体惟命同之。故母疾其指儿心悬骇者。同气之感也。其同无间矣。故唯得其欢心。孝之尽也。父隆则子贵。子贵则父尊。故孝之为贵。贵能立身行道永光厥亲。若匍匐怀袖日御三牲。而不能令万物尊己。举世我赖以之养亲。其荣近矣。夫缘督以为经。守柔以为常。形名两绝亲我交忘。养亲之道也。既已明其宗。且复为客言其次者。夫忠孝名不并立。颖叔违君书称纯孝。石碏戮子武节乃全。传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策名委质二乃辟也。然则结缨公朝者。子道废矣。何则见危授命逝不顾亲皆名注史笔。事摽孝首。记注者。岂复以不孝为罪。故谚曰。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明其虽小违于此。而大顺于彼矣。且[骨*玄]放遐裔而禹不告退。若令委尧命以寻父屈。至公于私戚。斯一分之小善。非大者远者矣。周之泰伯远弃骨肉托迹殊域。祝发文身存亡不反。而论称至德书着大贤。诚以其忽南面之尊。保冲灵之贵。三让之功远。而毁伤之过微也。故能大革夷俗流风垂训。夷齐同饿首阳之下。不恤孤竹之胤。仲尼目之为仁贤。评当者。宁复可言悖德乎。梁之高行毁容守节。宋之伯姬顺理忘生。并名冠烈妇德范诸姬。秉二妇之伦。免愚悖之讥耳。率此以谈。在乎所守之轻重可知也。昔佛为太子。弃国学道。欲全形以向道。恐不免维絷。故释其须发变其章服。既外示不反内修简易。于是舍华殿而即旷林。解龙衮以衣鹿裘。遂垂条为宇藉草为茵。去栉梳之劳。息汤沐之烦。顿驰骛之辔。塞欲动之门。目遏玄黄耳绝淫声。口忘甘苦意放休戚。心去于累。胸中抱一。载平营魄。内思安般。一数二随三止四观五还六净。游志三四出入十二门。禅定拱默山停渊淡神若寒灰形犹枯木。端坐六年道成号佛。三达六通正觉无上。雅身丈六金色焜曜。光遏日月声协八风。相三十二好。姿八十形伟。群有神足无方。于是游步三界之表。恣化无穷之境。回天舞地飞山结流。存亡倏忽神变绵邈。意之所指无往不通。大范群邪迁之正路。众魔小道靡不遵服。于斯时也。天清地润品物咸亨。蠢蠕之生浸毓灵液。枯槁之类改瘁为荣。还照本国广敷法音。父王感悟亦升道场。以此荣亲。何孝如之。于是后进之士。被服弘训思济高轨。皆由父母不异所尚承欢心而后动耳。若有昆弟之亲者。则服养不废。既得弘修大业而恩纪不替。且令逝没者得福报以生天。不复顾歆于世祀。斯岂非兼善大通之道乎。夫东邻宰牛西

邻禴祀。殷美黍稷周尚明德。兴丧之期于兹着矣。佛有十二部经。其四部专以劝孝为事。殷勤之旨。可谓至矣。而俗人不详其源流。未涉其场肆。便瞽言妄说辄生攻难。以萤烛之见疑三光之盛。芒隙之滴怪渊海之量。以诬罔为辩。以果敢为名。可谓狎大人而侮天命者也。

宗居士炳答何承天书难白黑论

何与宗书。

近得贤从中朗书。说足下勤西方法事。贤者志大。岂以万劫为奢。但恨短生无以测冥灵耳。治城慧琳道人作白黑论。乃为众僧所排摈。赖蒙值明主善救。得免波罗夷耳。既作比丘乃不应明此白徒亦何为不言。足下试寻。二家谁为长者。吾甚昧然。望有以佳悟。何承天白。

宗答何书。

所送琳道人白黑论。辞情致美。但吾闇于照理。犹未达其意。既云幽冥之理。不尽于人事。周孔疑而不辩。释氏辩而不实。然则人事之表幽闇之理。为最廓然唯空。为犹有神明耶。若廓然唯空。众圣庄老何故皆云有神。若有神明复何以断其不实。如佛言。今相与共在常人之域。料度近事犹多差错。以陷患祸。及博弈粗艺。注意研之。或谓生更死谓死实生。近事之中都未见有常得而无丧者。何以决断天地之外亿劫之表冥冥之中。必谓所辩不实耶。若推据事不容得实。则疑之可也。今人形至粗人神实妙。以形从神岂得齐终心之所感。崩城陨霜白虹贯日太白入昴气禁之医。心作水火冷暖辄应。况今以至明之智至精之志。专诚妙彻感以受身。更生于七宝之玉。何为不可实哉。又云。折毫空树无伤垂荫之茂。堆材虚空无损轮奂之美。贝锦以繁彩发华。和羹以盐梅致旨。以塞本无之教。文不然矣。佛经所谓本无者。非谓众缘和合者皆空也。垂荫轮奂处物自可有耳。故谓之有谛。性本无矣。故谓之无谛。吾虽不悉佛理。谓此唱居然甚安。自古千变万化之有。俄然皆已空矣。当其盛有之时。岂不常有也。必空之实。故俄而得以空耶。亦如惠子所谓物方生方死。日方中方睨。死睨之实。恒豫明于未生未中之前矣。愚者不睹其理。唯见其有。故齐侯摄爽鸠之余。伪而位恋其乐。贤者心与理一。故颜子庶乎屡空。有若无实若虚也。自颜以下。则各随深浅而味其虚矣。若又喻下纵不能自清于至言以倾爱竞之惑。亦何常无仿佛于一毫。岂当反以一大增塞而更令变嗜好之欲乎。乃云明无常增渴荫之情。陈苦伪笃竞辰之虑。其言过矣。又以舟壑唐肆之论。已盈耳于中国。非理之奥。故不举为教本。谓剖析此理更由指掌之民。夫舟壑潜谢。佛经所谓现在不住矣。诚能明之

则物我常虚。岂非理之奥耶。盖悟之者寡。故不以为教本耳。支公所谓未与佛同也。何为以素闻于中国而蔑其至言哉。又以效神光无径寸之明。验灵变无纤介之实。徒称无量之寿。孰见期颐之叟。诸若此类皆谓于事不符。夫神光灵变及无量之寿。皆由诚信幽奇。故将生乎佛土亲映光明其寿无量耳。今没于邪见慢诞灵化理固天隔。当何由睹其事之符乎。夫心不贪欲。为十善之本。故能俯绝地狱仰生天堂。即亦服义蹈道理端心者矣。今内怀虔仰。故礼拜悔罪。达夫无常。故情无所吝。委妻子而为施。岂有邀于百姓。复何得乃云。不由恭肃之意。不乘无吝之情乎。泥洹以无乐为乐。法身以无身为身。若本不希拟。亦可为增耽逸之虑。肇好奇之心。若诚餐仰则耽逸稍除。而获利于无利矣。又何问利竞之俗乎。又云。道在无欲。而以有欲要之。俯仰之间非利不动。何诬佛之深哉。夫佛家大趣。自以八苦皆由欲来。明言十二因缘。使高妙之流。朗神明于无生耳。欲此道者。可谓有欲于无欲矣。至于启导粗近。天堂地狱皆有影向之实。亦由于公以仁活招封。严氏以好杀致诛。畏诛而欲封者。必舍杀而修仁矣。励妙行以希天堂。谨五戒以远地狱。虽有欲于可欲。实践日损之清涂。此亦西行而求郢。何患其不至哉。又嫌丹青眩媚彩之目。土木夸好壮之心。成私树之权。结师党之势。要厉精之誉。肆凌竞之志。固黑蝗之丑。或可谓作法于凉。其弊犹贪耳。何得乃慢佛云作法于贪耶。王莽窃六经以篡帝位。秦皇因觐朝而构阿房。宁可复罪。先王之礼教哉。又云。宜废显晦之迹。存其所要之旨。示来生者。蔽亏于道释。不得已请问其旨为欲何要必欲使修利迁善以遂其性矣。夫圣无常心。就物之心以为心耳。若身死神灭。是物之真性。但当即其必灭之性。与周孔并力致教。使物无禀。则迁善之实。岂不纯乎。何诳以不灭欺以佛理。使烧祝发肤绝其胖合。所遏苗裔数不可量。为害若是。以伤尽性之美。释氏何为其不得已乎。若不信之流。亦不肯修利而迁善矣。夫信者则必耆域揵陀勒夷陀密竺法乘帛法祖竺法护于法兰竺法行于道邃阙公则佛图澄尸梨蜜郭文举释道安支道林远和上之伦矣。神理风操。似殊不在琳比丘之后。宁当妄有毁人理落簪于不实人之化哉。皆灵奇之实引绵邈之心。以成神通清真之业耳。足下藉其不信远送此论。且世之疑者咸亦妙之。故自力白答以尘露众情。夫世之然否佛法都是人兴丧所大。何得相与共处以可否之间。吾故罄其愚思制明佛论。以自献所怀。始成已令人书写。不及此信晚更遣信可闻。当付往也。宗炳白。

释均善难。何承天

前送均善论。并咨求雅旨。来答周至。及以为兹理兴丧宜明。不可但处以可否之间。吾虽不能一切依附。亦不甚执偏见。但求夜光于巨海。正自未得耳。以为佛经者。善九流之别家。杂以道墨。慈悲爱施与中国不异。大人君子仁为己任。心无亿必。且以形像彩饰将谐常

人耳目。其为糜损尚微。其所引益或着。是以兼而存之。至于好事者遂以为超孔越老唯此为贵。斯未能求立言之本。而眩惑于末说者也。知其言者。当俟忘言之人。若唯取信天堂地狱之应。因缘不灭之验。抑情菲食尽勤礼拜。庶几荫宝称之盖升弥灯之坐。淳于生。所以大谑也。论云。众圣老庄皆云有神明。复何以断其不实如佛言。答曰。明有礼乐幽有鬼神。圣王所以为教。初不昧其有也。若果有来生报应。周孔宁当缄默而无片言耶。若夫婴儿之临坎。凡人为之骇怛。圣者岂犹不仁哉。又云。人形至粗人神实妙。以形从神岂得齐终。答曰。形神相资古人譬以薪火。薪弊火微薪尽火灭。虽有其妙岂能独传。又云。心之所感崩城陨霜白虹贯日太白入昂气禁之医冷暖辄应专诚妙感以受身更生七宝之土何为不可哉。

答曰。崩城陨霜贯日入昂。不明来生之譬。非今论所宜引也。又见水火之禁异其能生七宝之乡。犹观大冶销金冀其能自陶铸终不可知也。又曰。有谛无谛。此唱居然甚安。自古千变万化之有俄然皆已空矣。当其盛有之时。岂不常有必空之实。愚者不知其理唯见其有。答曰。如论云。当其盛有之时。已有必空之实。然则即物常空。空物为一矣。令空有未殊而贤愚异称何哉。昔之所谓道者。于形为无形。于事为无事。恬漠冲粹养智怡神。岂独爱欲未除宿缘是畏。唯见其有岂复是过。以此嗤齐侯。犹五十步笑百步耳。又云。舟壑潜谢。佛经所谓现在不住。诚能明之则物我常虚。

答曰。潜谢不住。岂非自生入死自有入无之谓乎。故其言曰。有骇形而无损心。有旦宅而无愤死。贾生亦云。化为异物又何足患。此达乎死生之变者也。而区区去就在生虑死。心系无量志生天堂。吾党之常灵异于是焉。又云。神光灵变及无量之寿。皆由诚信幽奇。故映其明。今没于邪见。理固天隔。答曰。今亦不从慢化者求其光明。但求之于诚信者耳。寻释迦之教。以善权救物。若果应验若斯。何为不见其灵变以晓邪见之徒。岂独不爱数十百万之说而吝俄顷神光。徒为化声之辩。竟无明于真智。终年疲役而不知所归。岂不哀哉。又云内怀虔仰故礼拜悔罪。达夫无常故情无所吝。委妻子而为施。岂有邀于百倍。答曰。繁巧以兴事。未若除贪欲而息兢。遵戒以洗悔。未若剪荣冀以全朴。况乃诱所尚以祈利。忘天属以要誉。谓之无邀。吾不信也。又云。泥洹以无乐为乐。法身以无身为身。若诚能餐仰则耽逸稍除获利于无利矣。答曰。泥洹以离苦为乐。法身以接善为身。所以使餐仰之徒不能自绝耳。果归于无利。勤者何获而云获于无利耶。此乃形神俱尽之证。恐非雅论所应明言也。又云。欲此道者。可谓有欲于无欲矣。至若启导粗近者。有影向之实。亦犹于公以仁活致封。严氏以好杀致诛。厉妙行以希天堂。谨五戒以远地狱。虽有欲于可欲。实践日损之涂。此亦西行而求郢。何患其不至。

答曰。谓粗近为启导。比报应于影向。不亦善乎。但影向所因必称形声。寻常之形安得八万由旬之影乎。所滞若有欲于无欲。犹是常滞于所欲。夫耳目殊司工艺异业。未使所存虑犹不并。是以金石克谐。泰山不能呈其高。鸿鹄方集。冥秋不能传其旨。而欲以有欲成无欲。希望就日损。虽云西行去郢兹远。如之何。又云。若身死神灭是物之真性。但当与周孔并力致教。何为诳以不灭欺以佛理。使烧祝发肤绝其胖合。以伤尽性之义。答曰。华戎自有不同。何者。中国之人。禀气清和含仁抱义。故周孔明性习之教。外国之徒。受性刚强贪欲忿戾。故释氏严五戒之科。来论所谓圣无常心。就之物性者也。惩暴之戒莫若乎地狱。诱善之欢莫美乎天堂。将尽残害之根。非中庸之谓。周孔则不然。顺其天性去其甚泰。淫盗着于五刑。酒辜明乎周诰。春田不围泽。见生不忍死。五犯三驱钓而不网。是以仁爱普洽泽及豚鱼。嘉礼有常俎。老者得食肉春耕秋收蚕织以时。三灵格思百神咸轶。方彼之所为者。岂不弘哉。又甄供灌之赏。严疑法之罚。述蒲宰之问。为劝化之本。演焄蒿之答。明来生之验。只服盱衡而矜斯说者。其处心亦误矣。论又称。耆陀尸梨之属神理风操。不在琳比丘后。足下既明常人不能料度近事。今何以了其胜否于百年之前数千里之外耶。若琳比丘者僧貌而天灵。似夫深识真伪。殊不肯忌经护师崇饰幻说。吾以是敬之。孙兴公论云。竺法护之渊达。于法兰之纯博。足下欲比中土何士也。及楚英之修仁寺。笮融之赗行馑。宁复有清真风操乎。昔在东邑。有道含沙门自吴中来。深见劝譬甚有恳诚。因留三宿。相为说练形澄神之缘。罪福起灭之验。皆有条贯。吾拱听说言申旦忘寝。退以为士所以立身扬名著信行道者。实赖周孔之本。子路称闻之。而未之能行。唯恐有闻吾所行者多矣。何遽舍此而务彼。又寻称情立文之制。知来生之为奢。究终身不已之哀。悟受形之难再。圣人我师。周孔岂欺我哉。缘足下情笃。故具陈始末。想耆旧大智诲人不倦。于此未默耳。前已遣取明佛论。迟寻至冀或朗然于心。何承天白。

答何衡阳难释白黑论。

敬览来论。抑裁佛化毕志儒业。意义捡着才笔辩核。善可以警策世情。实中区之美谈也。观足下意非谓制佛法者非圣也。但其法权而无实耳。未审竟何以了其无实。今相与断见事大计失得略半也。灵化起于玄极之表。其故纠结于幽冥之中。曾无神人指掌相语。徒信史之[門@(服-月＋圭)]文于焚烧之后。便欲以废顿神化相助寒心也。夫圣人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物。有不得其所若已纳之于隍。今诳以不灭欺以成佛。使髡首赭衣焚身然指。不复用天分以养父母夫妇父子之道。从佛法已来。沙河以西三十六国。未暨中华。绝此绪者亿兆人矣。东夷西羌或可。圣贤及由余日磾得来之类将生而不得生者多矣。若使佛

法无实。纳隍之酷岂可胜言。及经之权为合何道而云欲以矫枉过正以治外国刚强忿戾之民乎。夫忿戾之类约法三章交赏见罚尚不信惧。宁当复以即色本无泥洹法身十二因缘微尘劫数之言。以治之乎。禀此训者。皆足下所谓禀气清和怀仁抱义之徒也。资清和以疏微言。厉义性以习妙行。故遂能澄照观法。法照俱空而至于道。皆佛经所载。而足下所信矣。至若近世通神令德。若孙兴公所赞八贤。支道林所颂五哲。皆时所共高。故二子得以缀笔。复何得其谓妄语乎。孙称竺法护之渊达。于法兰之淳博。吾不闲雅俗。不知当比何士。然法兰弟子道邃。未逮其师。孙论云。时以对胜。流云。谓庾文秉也。是护兰二公。当又出之。吾都不识。琳比丘又不悉世论。若足下谓与文秉等者。自可不后道邃犹当后护兰也。前评未为失言。诚能僧貌天灵深识真伪。何必非天帝释化作。故激厉以成佛耶。白黑论未可以为诚实也。来告所疑。若实有来生报应。周孔何故默无片言。此固偏见之恒疑也。真宜所共明。夫圣神玄发感而后应。非先物而唱者也。当商周之季。民坠涂炭。弑逆横流。举世情而感圣者乱也。故六经之应治而已矣。是以无佛言焉。刘向称禹贡九州。盖述山海所记。申毒之民偎人而爱人。郭璞谓之天竺浮屠所兴。虽此之所夷。然万土星陈于太虚。竟知孰为华哉。推其偎爱之感。故浮屠之化应焉。彼之粗者杂有乱虐君臣不治。此之精者随时抱道佛事亦存。虽可有禀法性于伊洛。餐真际于洙泗。苟史佚以非治道而不书。卜商以背儒述而不编。纵复或存于复壁之外典。复为秦王所烧。周孔之无言。未必审也。夫玄虚之道灵仙之事。世典未尝无之。而夫子道言。远见庄周之篇。瑶池之宴。乃从汲冢中出。然则然之五经。未可以塞天表之奇化也。难又曰。若即物常空。空物为一。空有未殊。何得贤愚异称。夫佛经所称。即色为空无复异空者。非谓无有。有而空耳。有也则贤愚异称。空也则万异俱空。夫色不自色。虽色而空。缘合而有。本自无有。皆如幻之所作。梦之所见。虽有非有。将来未至。过去已灭。现在不住。又无定有。凡此数义皆玄圣致极之理。以言斥之诚难朗然。由此观物我亦实觉其昭然。所以旷焉增洗汰之清也。足下当何能安之。又云。形神相资古人譬之薪火。薪弊火微薪尽火灭。虽有其妙岂能独存。夫火者薪之所生。神非形之所作意有精粗感而得形随之。精神极则超形独存无形而神存法身常住之谓也。是以始自凡夫终则如来。虽一生向粗。苟有识向万劫不没。必习以清升。螟蛉有子蜾螺负之。况在神明荫宝积之盖。升镫王之座。何为无期。又疑释迦以善权救物。岂独不爱数十百万之说。而吝俄顷神光不以晓邪见之徒。

夫虽云善权感应显昧各依罪福。昔佛为众又放光明。皆素积妙诚故得神游。若时言成已着之筌。故慢者可睹。光明发由观照邪见无缘瞻洒。今睹经而不悛其慢先洒。夫复何益。若诚信之贤独朗神照。足下复何由知之而言者。会复谓妄说耳。恒星不见夜明也。考其年月即

佛生放光之夜也。管幼安风夜泛海。同侣皆没。安于闇中见光。投光赴岛。阖门独济。夫佛无适莫。唯善是应而致应。若王祥郭巨之类不可称说。即亦见光之符也。岂足下未见便无佛哉。又陈周孔之盛。唯方佛为弘。然此国治世君王之盛耳。但精神无灭冥运而已一生瞬息之中八苦备有。虽克儒业以整俄顷。而未几已灭三监之难。父子相疑兄弟相截。七十二子虽复升堂入室。年五十者曾无数人。颜夭冉疾由醯予族赐灭其须匡陈之苦。岂可胜言。忍饥弘道诸国乱流。竟何所救。以佛法观之。唯见其哀。岂非世物宿缘所萃耶。若所被之实理。于斯犹未为深弘。若使外率礼乐内修无生。澄神于泥洹之境。以亿劫为当年。岂不诚弘哉。事不传后理。未可知。幸勿据粗迹而云。周孔则不然也。人皆谓佛妄语。山海经说死而更生者甚众。昆仑之山广都之野。轩辕所之之国。气不寒暑。凤卵是食甘露是饮。荫玕琪之树歃朱泉之水。人皆数千岁不死。及化为黄能入于羽渊申生伯有之类。丘明所说亦不少矣。皆可权此之粗以信彼之精者也。承昔有道闻佛法而敛者。必不啻作蒲城之死士可矣。当由所闻者未高故耶。足下所闻者高。于今犹可豹变也。人是精神物但使归信灵极。粗禀教戒。纵复微薄亦足为感。感则弥升。岂非脱或不灭之良计耶。昔不灭之实事如佛言。而神背心毁自逆幽司。安知今生之苦毒者非往生之故尔耶。轻以独见傲尊神之训。恐或自贻伊阻也。

佛经说。释迦文昔为小乘比丘而毁大乘。犹为此备苦地狱经历劫数。况都不信者耶。复何以断此经必虚乎。足下所诘前书中语。为因琳道人章句耳。其意既已粗达。不能复一二辩答。所制明佛论已。事事有通今付往。足下力为善寻。具告中否。老将死以此续其尽耳。此书至便倚索答。殊不容悉。宗炳白。

何重答宗。

重告并省大论。置阵如项籍。既足以贼汉祖。况弱士乎。证譬坚明文辞渊富。诚欲广其利释施及凡民。深知君子之用心也。足下方欲影向以神其教。故宜缄默成人之美。但常谓外国之事或非中华所务。是以有前言耳。果今中外宜同。余则陋矣。敢谢不敏。虽然犹有所怀。夫明天地性者。不致惑于迂怪。识盛衰之迳者。不役心于理表。傥令雅论不因善权笃诲。皆由情发。岂非通人之蔽哉。未缘言对。聊以代面。何承天白。

## 弘明集卷第四

何承天达性论 颜光禄延之难。

## 达性论

夫两仪既位。帝王参之。宇中莫尊焉。天以阴阳分。地以刚柔用。人以仁义立。人非天地不生。天地非人不灵。三才同体相须而成者也。故能禀气清和神明特达。情综古今智周万物。妙思穷幽赜制作侔造化。归仁与能是为君长。抚养黎元助天宣德。日月淑清四灵来格。祥风协律玉烛扬晖。九谷刍豢陆产水育。酸碱百品备其膳羞。栋宇舟车销金合土。丝纻玄黄供其器服。文以礼度娱以八音。庇物殖生罔不备设。夫民用俭则易足。易足则力有余。力有余则志情泰。乐治之心于是生焉。事简则不扰。不扰则神明灵。神明灵则谋虑审。济治之务于是成焉。故天地以俭素训民。乾坤以易简示人。所以训示殷勤若此之笃也。安得与夫飞沈蠉蠕并为众生哉。若夫众生者。取之有时用之有道。行火俟风暴。畋渔候豺獭。所以顺天时也。大夫不麛卵。庶人不数罟。行苇作歌宵鱼垂化。所以爱人用也。庖厨不迩五犯是翼。殷后改祝孔钓不网。所以明仁道也。至于生必有死形弊神散。犹春荣秋落四时代换。奚有于更受形哉。诗云。恺悌君子。求福不回。言弘道之在己也。三后在天。言精灵之升遐也。若乃内怀嗜欲外惮权教。虑深方生施而望报。在昔先师未之或言。余固不敏。罔知请事焉矣。

## 释何衡阳达性论(颜延之)

前得所论。深见弘虑。崇致人道黜远生类。物有明征事不愆义。维情辅教。足使异门扫轨。况在薪同岂忘所附。徒恐琴瑟专一更失阐谐。故略广数条取尽后报。足下云。同体二仪共成三才者。是必合德之称。非遭人之目。然总庶类同号众生。亦含识之名。岂上哲之谥。然则议三才者无取于氓隶。言众生者亦何滥于圣智。虽情在序别自不患乱伦。若能两藉方教俱举。达义节彼离文采此。共实则可使倍宫自和析符复合。何讵怏怏执吕以毁律。且大德曰生有万之所同同于所万。岂得生之可异。不异之生宜其为众。但众品之中愚慧群差。人则役物以为养。物则见役以养人。虽始或因顺终至裁残。庶端萌起情嗜不禁。生害繁惨天理郁灭。皇圣哀其若此而不能顿夺所滞。故设候物之教。谨顺时之经。将以开仁育识反渐息泰耳。与道为心者。或不剂此而止。又知大制生死同之荣落。类诸区有诚亦宜然。然神理存没傥异于枯荄变谢。就同草木便当烟尽。而复云三后升遐精灵在天。若精灵必在。果异于草木。则受形之论。无乃更资来说。将由三后粹善报在生天耶。欲毁后生反立升遐。当毁更立。固知非力所除。若徒有精灵。尚无体状。未知在天当何凭以立。吾怯于庭断。故务求依放。而进退思索未获所安。凡气数之内无不感对。施报之道必然之符。言其必符何猜有望。故遗惠者无要。存功者有期。期存未善去惠。乃至人

有贤否则意有公私。不可见物或期报因谓树德皆要且经世恒谈贵施者勿忆士子服义犹惠而不有。况在闻道要。更不得虚心而动必怀嗜事尽惮权耶。曾不能引之上济每驱之下沦。虽深诮挍责。亦已厚言不伐。足下婴城素坚难为飞书。而吾自居忧患情理无托。近辱褒告。欲其布意裁往释。虑不或值。颜延之白。

答颜永嘉

敬览芳讯研复渊旨。区别三才步验精粹。宣演道心褒赏施士。贯综幽明推诚及物。行之于己则美。敷之于教则弘。殆无所间。退寻嘉诲之来。将欲令参观斗极复迷反迳思。或昧然未全晓洽。故复重申本怀。足下所谓共成三才者。是必合德之称。上哲之人。亦何为其然。夫立人之道取诸仁义。恻隐为仁者之表。耻恶为义心之端。牛山之木剪性于[彌/金]斧。恬漠之想汩虑于利害。诚直滋其萌[薛/女]援其善心。遂乃存而不算得无过与。又云。议三才者无取于氓隶。言众生者亦何滥于圣智。既已闻命。犹未知二涂。当以何为判。将伊颜下丽宁侪札上附。企望不倦。以袪未了。必令两藉俱举宫和符合。岂不尽善。又曰。大德曰。生有万之所同同于所万。岂得生之可异。非谓不然。人生虽均被大德。不可谓之众生。譬圣人虽同禀五常。不可谓之众人。奚取于不异之生必宜为众哉。来告云。人则役物以为养。物则见役以养人。大判如此。便是顾同鄙议。至于情嗜不禁害生惨物。所谓甚者泰者。圣人固已去之。又云。以道为心者。或不剂此而止。请问不止者。将自己不杀耶。令受教咸同耶。若自己不杀取足市廛。故是远庖厨。意必欲推之于编户。吾见雅论之不可立矣。又云。若同草木便当烟尽。精灵在天将何凭以立。夫神魄忽恍游魂为变。发扬凄怆。亦于何否之。仲由屈于知死。赐也失于所问。不更受形。前论之所明言所凭之方。请附夫子之对。及施报之道必然之符。当谓于氏高门。俟积善之庆。博阳不伐。膺公侯之祚。何关于后身乎。又云。经世恒谈施者勿忆士子服义惠而不有。诚哉斯言。微畅设报以要惠说徒之所先。悦报而为惠。举世之常务。疑经受累劫之罪。勤施获积倍之报。不似吾党之为道者。是以怏怏耳。知欲引之上济。亦甚所不惜。但丈夫处实者。颇陋前识之华。故不为也。若乃施非周急惠存功举揆诸高明亦有耻乎。此吾率其恒心久而不化。内惭璩子未暇有所谓也。何承天白。

重释何衡阳

薄从岁事躬敛山田。田家节隙野老为俦。言止谷稼务尽耕牧。谈年计耦无闻达义。重获微辩得用昭慰。启告精至愈惭固结。今复忘书往怀。以输未述。夫藉意探理。不若析之圣文三才之论。故当本诸三

画。三画既陈中称君德。所以神致太上崇一元首。故前谓自非体合天地无以允应。斯弘研其清虑。未肯存同。犹以恐兼容罔弃广载不遗。笃物之志诚为优赡。恐理位杂越疑阳遂众。若恻隐所发穷博爱之量。耻恶所加尽祐直之正。则上仁上义。吾无间然。但情之者寡。利之者众。豫有其分。未臻其极者不得以配拟二仪耳。今方使极者为师。不极者为资。扶其敬让去其忮争。令[彌/金]斧铸刃利害寝端。驱百代之民出信厚之涂。则何萌不滋何善不援。而诬以不算未值其意。三才等列。不得取偏才之器。众生为号。不可滥无生之人。故此去氓隶彼甄圣智。两藉俱举旨在于斯。若侨札未能道一。皇王岂获上附。伊颜犹共赖气化宜乎下丽。二涂之判易于赜指。又知以人生虽均被大德。不可谓之众生。譬圣人虽同禀五常。不可谓之众人。夫不可谓之众人。以茂人者神明也。今已均被同众。复何讳众同。故当殊其特灵。不应异其得生。徒忌众名未亏众实。得无似蜀梁逃畏卒不能避。所谓役物为养见役养人者。欲言愚慧相倾惛算相制。事由智出非出天理。是以始矜萌起终哀郁灭。岂与足下刍豢百品共其指归。凡动而善流下民之性。化而裁之上圣之功。谨为垣防犹患踰溢。况乃罔不备设以充侈志。方开所泰何议去甚。故知惨物之谈不得与薄夫同忧乐。杀意偏好生情博。所云与道为心者。博乎生情将使排虚率遂跖实。莫夭利泽通天而不为惠。庸适恩止麛卵事法豺獭耶。推此往也。非唯自己不复委咎市廛乎庖厨。且市庖之外非无御养。神农所书。中散所述。公理美其事仲彦精其业。是亦古有其传。今闻其人。何必以刲刳为禀和之性。爓[廾/瀹]为翼善之具哉。若以编户难齐忧鄙论未立是见。二叔不咸虑周德先亡。傥能申以远图要之长世。则日计可满岁功可期。精灵草木果已区别。游魂之答。亦精灵之说。若虽有无形天下宁有无形之有。顾此惟疑宜见正定。仲尼不答有无未辩。足下既辩其有。岂得同不辩之答。虽子嗜学。惧未获所附。或是晓晦涂隔隐着事悬。遂令明月废照世。智限心知谓必符之。言体之极于罔讲求。反意如非相尽。或世人守璞受让玉市将译胥牵俗还说国情苟未照尽。请复其具申近释。报施首称气数者以为物无妄。然各以类感。感类之中人心为大。心术之动隶历所不能得及其积致于可胜原而当断取世见据为高证。庄周云。莽卤灭裂报亦如之。孙卿曰。报应之势各以类至后身着戒可不敬与慈护之人深见此数。故正言其本非邀其末。长美遏恶反民大顺。济有生之类。入无死之地。令庆周兆物尊冠百神。安宜祚极子胤福限卿相而已。常善以救善亦从之势。犹影表不虑自来何言乎。要惠悦报疑罪勒施。似由近验吝情远猜德教。故方罚矜功而滥咎忘贤遗存异义。公私殊意已备前白。差不重云想处实陋华者。复见其居厚去薄耳。若施非周急惠而期誉。乃如之人诚道之蠹。惟子之耻丘亦耻之。

重答颜永嘉

吾少信管见。老而弥笃。既言之。难云。将堙腐方寸。故愿凭流扬以托麟翮。厚意垂怀慧以重释。稽证周明华辞博赡。夫良玉时玷。贱夫指其瑕。望舒抱魄。野人睨其缺。岂伊好辩未获云。已复进请益之问。庶以研尽所滞。来告云。三才之论。故当本诸三画。三画既陈中称君德。所以神致太上崇一元首。若如论旨。以三画为三才。则初拟地爻三议天位。然而遁世无闷。非厚载之目。君子干干。非苍苍之称。果两仪罔托。亦何取于立人。但爻在中和。宜应君德耳。又云。恻隐穷博爱之量。耻恶尽祐直之方。则为上仁上义。便是许体仁义者为三才寻。又云。侨札未获上附。伊颜宜其下丽。则黄裳之人。其犹不及。虽赜之指高下无准。故惑者未悟也。夫阴阳陶气刚柔赋性。圆首方足霄貌匪殊。恻隐耻恶悠悠皆是。但参体二仪必举仁义为端耳。知欲限以名器慎其所假。遂令惠人洁士比性于毛群。庶几之贤同气于介族。立象之意。岂其然哉。

又云。已均被同众复何讳众同。故当殊其特灵。不应异其得生。夫特灵之神既异于众。得生之理何尝暂同。生本于理而理异焉。同众之生名将安附。若执此生名必使从众。则混成之物亦将在例耶。又云。谨为垣防犹患踰溢。况乃罔不设备以充侈志。方开所泰何议去甚。足下始云。皇圣设候物之教。谨顺时之经。将以反渐息泰。今复以方开所泰为难。未详此将难鄙议将讥圣人也。又云。市庖之外岂无御养。神农所书中散所述。何必以刲刳为禀和。爓[廾/瀹]为翼善。夫禋瘗茧栗宗社三牲。晓芗豆俎以供宾客。七十之老俟肉而饱。岂得唯陈列草石取备上药而已。吾所忧不立者。非谓洪论难持退嫌此事不可顿去于世耳。又云。天下宁有无形之有。顾此惟疑宜见正定。寻来旨。似不嫌有鬼。当谓鬼宜有质得无惑。天竺之书说鬼别为生类故耶。昔人以鬼神为教。乃列于典经布在方策。郑侨吴札亦以为然。是以云和六变实降天神。龙门九成人鬼咸格。足下雅秉周礼近忽此义。方诘无形之有为支离之辩乎。

又云。后身着戒可不敬与慈护之人深见此数。未详所谓慈护者。谁氏之子。若据外书报应之说。皆吾所谓权教者耳。凡讲求至理曾不析以圣言。多采谲怪以相扶翼。得无似以水济水耶。又云。物无妄然必以类感。常善以救善亦从之。势犹影表不虑自来。斯言果然。则类感之物轻重必侔。影表之势修短有度。致饰土木。不发慈愍之心。顺时狝狩。未根惨虐之性。天宫华乐焉赏而上升。地狱幽苦奚罚而沦陷。昌言穷轩轾。立法无衡石。一至于此。且阿保傅爱慎及溷腴良庖提刀情怵母族彼圣人者。明并日月化开三统。若令报应必符。亦何妨于教而缄扃羲唐之纪。埋闭周孔之世。肇结网罟。兴累亿之罪。仍制牲牢。开长夜之罚。遗彼天厨甘此刍豢。曾无拯溺之仁。横成纳隍之酷。其为不然宜简渊虑。若谓穷神之智。犹有所不尽虽高情爱奇想。

亦未至于侮圣也。

足下论仁义则云。情之者少利之者多。言施惠则许其遗贤忘报在情既少孰能遗贤利之者多曷云忘报。若能推乐施之士。以期欲仁之俦。演忘报之意。别向义之心。则义寔在斯。求仁不远。至于济有生之类入无死之地。庆周兆物尊冠百神。斯旨宏诞非本论所及。无乃秦师将遁行人言肆乎。岂其相迫。居吾语子。圣人在上不与百神争长。有始有卒。焉得无死之地。夫辩章幽明研精庶物。及初结绳终繁文教。性以道率。故绝亲誉之名犯违。造化无伤博爱之量。以畋以渔养兼贤鄙。三品之获实充宾庖。金石发华。笙籥协节。醉酒饱德。介兹万年。处者弘日新之业。仕者敷先王之教。诚着明君泽被万物。龙章表观鸣玉节趋。斯亦尧孔之乐地也。及其不遇考槃阿涧以善其身。杀鸡为黍聊寄怀抱。或负鼎割烹扬隆名于长世。或屠羊鼓刀凌高志于浮云。此又君子之处心也。何必陋积善之延祚。希无验于来世。生背当年之真欢。徒疲役而靡归。系风补景非中庸之美。慕夷眩妖违通人之致。蹲膜揖让终不并立。窃愿吾子舍兼而遵一也。及蜀梁二叔。世人驿胥之譬非本义所继。故不复具云。

又释何衡阳

圣虑难原神应不测。中散所云。中人自竭。莫得其端。岂其浅岸所可探抽。徒以魏文火布见刊异世。滕循虾须取愧当时。故于度外之事怯以意裁耳。足下已审其虚实。方书之不朽独鉴坚精。难复疑间。聊写余怀依答条释。事纬殃福义杂胡华。虽存简章自至烦文。过此以往余欲无言。

答曰。若如论旨。以三画为三才。则初拟地爻三议天位。然而遁世无闷。非厚载之目。君子干干。非苍苍之称。果两仪罔托。亦何取于立人。但爻在中和。宜应君德耳。

释曰。闻之前学。淳象始于参画。兼卦终于六爻。参画立本三才之位。六爻未变群龙所经。是以重卦之后。则以出处明之。故遁世干干潜藏偕行。圣人适时之义兼之道也。若以初爻非地。三位非天。以为两仪罔托立人无取。未知足下前论三才同体。何因而生。若犹受之系说不轶师训。何独得之复卦丧之单象。如义文之外更有三才。此自春秋新意。吾无识焉。且遁世干干虽非覆载之名。一体之中未失卑高之实。岂得以变动之辞。废立本之义。又知以爻在中和宜应君德。若徒有中和之爻。竟无中和之人。则爻将何放。若中和在德则不得人背中和。体合之论固未可殊越。

答曰。上仁上义便是许体仁义者为三才寻。又云。侨札未获上附。伊颜宜其下丽。则黄裳之人其犹不及。虽赜之指高下无准。故惑者未悟。

释曰。所云上仁上义。谓兼总仁义之极。可以对飨天地者耳。非谓少有耻爱便为三才。前释已具怪复是问四。彼域中唯王是体知三。此两仪非圣不居。易老同归可无重惑。案东鲁阶差。侨札理不允备。何由上附至位。依西方准墨。伊颜未获法身。故当下丽生品。来论挟姬议释。故两解此意。冀以取了反致辞费。圣作君师贤为臣资。接畅神功影向大业。行藏可共默语亦同。体分至此何负黄裳。议者徒见不得等位。元首横生诮恨。而不知引之极地。更非守节之情。指断如斯。何谓无准。

答曰。夫阴阳陶气刚柔赋性。圆首方足宵貌匪殊。恻隐耻恶悠悠皆是。但参体二仪必举仁为端耳。

释曰。若谓圆首方足必同耻恻之实宵恳匪殊。皆可参体二仪。蹻跖之徒亦当在三才之数耶。若诚不得则不可见横目之同便与大人同列。悠悠之伦品量难齐。既云。仁者安仁智者利仁。又云。力行近仁畏罪强仁若一之正位将真伪相冒。庄周云。天下之善人寡不善人多。其分若此。何谓皆是。

答曰。知欲限以名器。顺其所假。遂令惠人絜士比性于毛群。庶几之贤同气于介族。立象之意。岂其然乎。

释曰。名器有限。良由资体不备。虽欲假之疑阳谓何含灵为人毛群所不能同禀气成生。絜士有不得异象。放其灵非象。其生一之而已。无乃诬漫。

答曰。已均被同众云云。特灵之神既异于众。得生之理何尝暂同。生本于理而理异焉。同众之生名将安附。若执此生名必使从众。则混成之物亦将在例耶。

释曰。吾前谓同于所万。岂得生之可异。足下答云。非谓不然。又曰。奚取不异之生必宜为众是则去吾为众。而取吾不异。岂有不异而非众哉。所以复云。故当殊其特灵不应异其得生耳。今答又谓。得生之理何尝暂同。生本于理而理异焉。请问得生之理。故是阴阳耶。吾不见其异。而足下谓未尝暂同。若有异理非复照蒸耶。则阴阳之表更有受生涂趣。三世讵宜竖立。使混成之生与物同气。岂混成之谓。若徒假生名莫见生实。则非向言之匹。言生非生即是有物不物。李叟此说或更有其义。以无诘有。颇为未类。

答曰。谨为垣防云云。始云。皇圣设候物之教。谨顺时之经。将以反渐息泰。今复以方开所泰为难。未详此将难鄙议为讥圣人也。

释曰。前观本论。自九谷以下至孔钓不网。始知高议。谓凡有宰作皆出圣人。躬为师匠以率先下民也。孤鄙拙意。自谓每所施为动必有因。圣人从为之节。使不迁越此二。怀之大断彼我所不同。吾将节其奢流。故有息泰之说。足下方明备设。未知于何去甚而中。答又云。所谓甚者圣人固已去之。不了此意。故近复以所泰为问。答云。未详谁难或自忘前报。

答曰。市庖之外云云。夫禋瘗茧栗宗社三牲。晓芗豆俎以供宾客。七十之老俟肉而饱。岂得唯陈草石取备上药而已。所忧不立者非谓洪论难持。退兼此事不可顿去于世耳。

释曰。神农定生周人备教。既唱粒食。又言。上药既用牺牢。又称苹蘩祭膳之道。故无定方。前举市庖之外复有御养者。指旧刳瀹之滞。以明延性不一。非谓经世之事。皆当取备草石。然刍豢之功希至百龄。芝术之懿亟闻千藏。由是言之。七十之老何必谢恩于肉食。但自封一域者舍此无术耳。想不顿去于世。犹是前释所云不能顿夺所滞也。始获符同敢不归美。既知不可顿去。或不谓道尽于此。

答曰。天下宁有无形之有云云。寻来旨似不嫌有鬼。当宜有质得无惑。天竺之书说鬼别为生类耶。昔人以鬼神为教。乃列于典经布在方策。郑侨吴札亦以为然。是以云和六变实降天神。龙门九成人鬼咸格。足下雅秉周礼近忽此义。方诘无形之有。为支离之辩乎。

释曰。非唯不嫌有鬼。乃谓有必有形足下不无是同处有复异。是以比及质诘。欲以求尽。请舍天竺之说。谨依中土之经。又置别为生类。共议登遐精灵体状有无。固然宜报定。典策之中鬼神累万。所不了者非其名号。比获三论每来益众。万鬼毕至竟未片答。虽启告周博非解企渴。无形之有既不匠立。徒谓支离以为通说。若以核正为支离者。将以浮漫为直达乎。

答曰。后身着戒云云未详所谓慈护者。谁氏之子。若据外书报应之说。皆吾所谓权教者耳。凡讲求至理曾不析之。圣言多采谲怪以相扶翼。得无似以水济水乎。

释曰。慈护之主计亦久闻。其人责以谁子。将以文殊释氏知谓报应之说皆是权教。权道隐深非圣不尽。虽子通识虑亦未见其极。吾疲于推求。而足下逸于独了。良有恧然。若权教所言皆为欺妄。则自然之中无复报应。吾懦于击决。足下列于专断。亦又惧焉。神高听卑。

庸可诬哉。想云圣言者。必姬孔之语。今之所谈皆其信顺之事。而谓曾不析之。复是未经详思来论立姬废释。故吾引释符姬。答不越问。未觉多采。由余日磾不生华壤。何限九服之外不有穷理之人。内外为判诚亦难乎。若自信其度独师。耳目习识之表皆为谲怪。则吾亦已矣。

答曰。又云。物无妄然必以类感云云。斯言果然。则类感之物轻重必侔。影表之势修短有度。致饰土木。不发慈愍之心。顺时狻狩。未根惨虐之性。天宫华乐焉赏而上升。地狱幽苦奚罚而沦陷。昌言穷轩轾。立法无衡石。一至于此。

释曰。影表之说以征感报。来意疑不必侔嫌其无度。即复除福应也。福应非他气数所生。若灭福应即无气数矣。足下功存步验而还伐所知。想信道为心者必不至此。若谓不慈于土木之饰。有甚于顺时之杀者。无乃大负夫人之心。黄屋玉玺非必尧舜之情。崇居丽养岂是释迦之意。责天宫之赏。求地狱之罚。颇类昔人亚夫之诘英布之问。有味乎其言。此盖众息心之所详。吾可得而略之。

答曰。且阿保傅爱憤及溷腴。良庖提刀情怵母族。彼圣人者。明并日月化开三统。若令报应必符。亦何妨于教。而缄扃羲唐之纪。埋闭周孔之世。肇结网罟。兴累亿之罪。仍制牲牢。开长夜之罚。遗彼天厨甘此刍豢。曾无拯溺之仁。横成纳隍之酷。其为不然。宜简渊虑。若谓穷神之智犹有不尽。虽高情爱奇想。亦未至于侮圣。

释曰。知谓报应之义缄羲周之世。以此推求为不符之证。羲唐邈矣。人莫之详。尚书所载不过数篇。方言德刑之失。遑记祸福之源。今帝典王策。犹不书性命之事。而征阙文以为古必无之。斯亦师心之过也。且信顺殃庆咸列姬孔之籍。谓之埋闭。如小迳乎。但言有远近教有浅深。故使智者与此而夺彼耶。夫生必有欲。欲必有求。欲嗛则争。求给则恬。争则相害。恬则相安。网罟之设。将蠲害以取安乎。且畋渔牲牢其事不异。足下前答。已知牲牢不可顿去于今世。复畋渔不可独弃于古。未为通类矣。好生恶死惠下愈笃。故有其死者顺其情。夺其生者逆其性。至人尚矣。何为犯顺而居逆哉。是知不能顿夺所滞。故因为之制耳。圣灵虽茂。无以睿懞惛之心。弱丧之民何可胜论。罪罚之来将物自取之。事远难致。不由天厨见遗物。近易耽故常刍豢是甘。拯溺出隍众哲所共。但化物不同。非道之异。不尽之让亦如遇当。子长爱奇本不类此。

答曰。足下论仁义。则云情之者少。利之者多。言施惠则许其遗贤忘报在情既少。熟能遗贤利之言多。曷云忘报。若能推乐施之士。以期欲仁之俦演忘报之意。引向义之心。则义寔在斯。求仁不远。

释曰。情仁义者寡。利仁义者众。闻之庄书。非直孤说。未获详挍遽见弹责。夫在情既少。利之者多。不能遗贤曷云忘报。实吾前后勤勤以为不得配拟二仪者耳。复非笃论所应据正。若乐施忘报即为体仁。忘报而施便为合义。可去欲字并除向名。在斯不远。谁不是慕。

答曰。济有生之类云云。斯旨宏诞非本论所及。无乃秦师将遁行人言肆乎。

释曰。足下论挟姬释。吾亦答兼戎周。足下以此抑彼。谓福极高门。吾申彼释。此云庆周兆物。足下据此所见。谓祚止公侯。吾信彼所闻。云尊冠百神。本议是争。曷云不及。夫论难之本以易夺为体。失之已外辄云宏诞。求理之涂几乎塞矣。师遁言肆。或不在此。

答曰。岂其相迫。居吾语子。圣人在上不与百神争长。有始有卒焉得无死之地云云。

释曰。岂其相迫一何务德。居吾语子。又何壮辞。凡为物之长。岂争之所得。非唯不争。必将下之。不可见尊冠百神便谓与百神争长。无乃取之滕薛弃之体仁知。谓物有始卒无不死之地。求之域内实如来趣。前释所谓胜类诸区有诚亦宜然者也。至如山经所图仙传所记。事关世载已不可原。况复道绝恒情理隔常照。必以于我。不然皆当绝弃。此又所不得安。

答曰。夫辩章幽明研精庶物云云。

释曰。逮省此章盛陈列代。文博体周颇善师法。歌诵圣世足为繁声。讨求道义未是要说耳。昔在幼壮。微涉群纪。皇王之轨贤智之迹。侧闻其略。敢辱其详惠示之笃实勤执事。

答曰。何必陋积庆之延祚。希无验于来生。蹲膜揖让终不并立。窃愿吾子舍兼而尊一云云。

释曰。不陋积庆。已申信顺之条。贯希来生。亦具感报之说。藻衮大裘同用一体。蹲膜揖让何为不俱行一世。理有可兼无谓宜舍。

答曰。蜀梁二叔世人驿胥之譬。非本论所继。故不复具云。

释曰。近此数条聊发戏端。亦犹越人问布。见采于前谈肆业及之无想多怪。然二叔为问。欲以却编户之疑。没而不答诚有望焉。足下连国云从宏论风行。吾幽生孤说每获窃议。此之不侔事有固然。实由通才所共者理。欻忘其烦贪复悉心。

# 弘明集卷第五

罗君章更生论 郑道子神不灭论 远法师沙门不敬王者论(五篇) 远法师沙门袒服论(何镇南难并答) 远法师答桓玄明报应论 远法师因俗疑善恶无现验三报论

## 更生论(罗君章)

善哉向生之言。曰天者何。万物之总名。人者何。天中之一物。因此以谈。今万物有数而天地无穷。然则无穷之变。未始出于万物。万物不更生。则天地有终矣。天地不为有终。则更生可知矣。

寻诸旧论。亦云。万兆悬定群生代谢。圣人作易已备其极。穷神知化穷理尽性。苟神可穷有形者不得无数。是则人物有定数彼我有成分。有不可灭而为无。彼不得化而为我。聚散隐显。环转我无穷之涂。贤愚寿夭还复其物。自然相次毫分不差。与运泯复不成不知。遐哉邈乎。其道冥矣。天地虽大浑而不乱。万物虽众区已别矣。各自其本祖宗有序。本支百世不失其旧。又神之与质自然之偶也。偶有离合死生之变也。质有聚散往复之势也。人物变化各有其性。性有本分。故复有常物。散虽混淆聚不可乱。其往弥远。故其复弥近。又神质冥期符契自合。世皆悲合之必离。而莫慰离之必合。皆知聚之必散。而莫识散之必聚。未之思也。岂远乎哉者。凡今生之为即昔生。生之故事即故事。于体无所厝其意与已冥各不自觉。孰云觉之哉。今谈者徒知向我非今。而不知今我故昔我耳。达观者所以齐死生。亦云死生为寤寐。诚哉是言。

孙长沙书(安国)

省更生论。括囊变化穷寻聚散。思理既佳。又指味辞致亦快。是好论也。然吾意犹有同异。以令万物化为异形者。不可胜数。应理不失。但隐显有年载。然今万化犹应多少有。还得形者无。缘尽当须冥远耳目不复开逐。然后乃复其本也。吾谓形既粉散。知亦如之。纷错浑化为异物。他物各失其旧。非复昔日。此有情者所以悲叹。若然则足下未可孤以自慰。

答孙。

获书。文略旨辞理亦兼情。虽欣清酬未喻。乃怀区区不已。请寻前本。本亦不谓物都不化。但化者各自得。其所化颓者。亦不失其旧体。孰主陶是载混载。判言然之至分而不可乱也。如此岂徒一更而已

哉。将与无穷而长更矣。终而复始。其数历然。未能知今。安能知更。盖积悲妄言。咨求所通。岂云唯慰聊以寄散而已矣。

## 神不灭论(郑道子)

多以形神同灭照识俱尽。天所以然其可言乎一世。既以周孔为极矣。仁义礼教先结其心。神明之本绝而莫言。故感之所体自形已还。佛唱至言悠悠不信。余坠弱丧思拔沦溺。仰寻玄旨研求神要。悟夫理精于形神妙于理。寄象传心粗举其证。庶鉴诸将悟。遂有功于滞惑焉。

夫形神混会虽与生俱存。至于粗妙分源则有无区异。何以言之。夫形也五藏六府四支七窍相与为一。故所以为生当其受生则五常殊授。是以支体偏病耳目互缺。无夺其为生。一形之内其犹如兹。况神体灵照妙统众形。形与气息俱运。神与妙觉同流。虽动静相资而精粗异源。岂非各有其本相因为用者耶。近取诸身即明其理。庶可悟矣。一体所资肌骨则痛痒所知。爪发则知之所绝。其何故哉。岂非肌骨所以为生爪发非生之本耶。生在本则知存。生在末则知灭。一形之用犹以本末为兴废。况神为生本其源至妙。岂得与七尺同枯户牖俱尽者哉。推此理也。则神之不灭。居可知矣。

客难曰。子之辩神形尽矣。即取一形之内。知与不知精矣。然形神虽粗妙异源。俱以有为分失。所以为有则生为本。既孰有本已尽而资乎本者独得存乎。出生之表则廓然冥尽。既冥尽矣。非但无所立。言亦无所立其识矣。识不立则神将安寄。既无所寄安得不灭乎。

答曰。子之难辩则辩矣。未本诸心。故有若斯之难乎。夫万化皆有也。荣枯盛衰死生代互。一形尽一形生。此有生之终始也。至于水火则弥贯群生赡而不匮。岂非火体因物水理虚顺。生不自生而为众生所资。因即为功。故物莫能竭乎。同在生域其妙如此。况神理独绝。器所不邻。而限以生表冥尽神无所寄哉因斯而谈。太极为两仪之母。两仪为万物之本。彼太极者浑元之气而已。犹能总此化根不变其一。矧神明灵极有无兼尽者耶。其为不灭可以悟乎。

难曰。子推神照于形表。指太极于物先。诚有其义。然理贵厌心。然后谈可究也。夫神形未尝一时相违。相违则无神矣。草木之无神无识故也。此形尽矣。神将安附而谓之不灭哉。苟能不灭则自乖其灵不资形矣。既不资形何理与形为生。终不相违。不能相违则生本是同断可知矣。

答曰。有斯难也形神有源。请为子循本而释之。夫火因薪则有

火。无薪则无火。薪虽所以生火。而非火之本。火本自在因薪为用耳。若待薪然后有火。则燧人之前其无火理乎。火本至阳。阳为火极。故薪是火所寄。非其本也。神形相资亦犹此矣。相资相因生涂所由耳。安在有形则神存。无形则神尽。其本惚恍不可言矣。请为吾子广其类以明之。当薪之在火则火尽。出火则火生。一薪未改而火前期。神不赖形又如兹矣。神不待形。可以悟乎。

难曰。神不待形。未可顿辩。就如子言。苟不待形则资形之与独照其理常一。虽曰相资而本不相关。佛理所明。而必陶铸此神以济彼形何哉。

答曰。子之问。曰有心矣。此悠悠之所惑。而未暨其本者也。神虽不待形。然彼形必生。必生之形此神必宅。必宅必生则照感为一。自然相济。自然相济则理极于陶铸。陶铸则功存。功存则道行。如四时之于万物。岂有心于相济哉理之所顺。自然之所至耳。

难曰。形神虽异自然相济则敬闻矣。子既譬神之于形如火之在薪。薪无意于有火。火无情于寄薪。故能合用无穷。自与化永非此薪之火移于彼薪。然后为火。而佛理以此形既尽更宅彼形。形神去来由于罪福。请问。此形为罪为是形耶。为是神耶。若形也则大冶之一物耳。若神也则神不自济系于异形。则子形神不相资之论。于此而踬矣。

答曰。宜有斯问然后理可尽也。所谓形神不相资。则其异本耳。既以为生。生生之内各周其用。苟用斯生以成罪福。神岂自妙其照不为此形之用耶。若其然也。则有意于贤愚非忘照而玄会。顺理玄会顺理尽形。化神宅形。子不疑于其始彼此一理而性于其终耶。

难曰。神即形为照。形因神为用。斯则然矣。悟既由惑亦不在神。神随此形。故有贤愚。贤愚非神。而神为形用。三世周回万劫无算。贤愚靡始而功显中路。无始之理玄而中路之功未熟。有在未之功。而拔无始之初者耶。若有嘉通则请后尘。

答曰。子责其始有是言矣。夫理无始终玄极无崖。既生既化。罪福往复自然所生耳。所谓聪明诚由耳目。耳目之本非聪明也。所谓贤愚诚应有始。既为贤愚无始可知矣。夫有物也则不能管物。唯无物然后能为物所归。若有始也则不能为终。唯无始也然后终始无穷。此自是理所不然。不可征事之有始而责神同于事。神道玄远至理无言。仿佛其宗相与为悟。而自末征本动失其统。所以守此一观庶阶其峰。若肆辩竞辞。余知其息矣。

洪范说生之本。与佛同矣。至乎佛之所演则多河汉。此溺于日用耳。商臣极逆后嗣隆业。颜冉德行早夭无闻。周孔之教自为方内。推此理也其可知矣。请广其证以究其详。夫禀灵乘和体极淳粹。尧生丹朱。顽凶无章不识仁义。瞽叟诞舜。原生则非所育求理应传美。其事若兹。而谓佛理为迂。可不悟哉。

桓君山新论形神(臣证以为君山未闻释氏之教至于论形神已设薪火之譬后之言者乃闇与之会故有取焉)

余尝过故陈令。同郡杜房见其读老子书言。老子用恬惔养性致寿数百岁今。行其道。宁能延年却老乎余应之曰。虽同形名。而质性才干乃各异。度有强弱坚毳之姿焉。爱养适用之直差愈耳。譬犹衣履器物爱之则完全乃久。余见其傍有麻烛。而[火*予]垂一尺所。则因以喻事言。精神居形体。犹火之然烛矣。如善扶持随火而侧之。可毋减而竟烛。烛无火亦不能独行于虚空。又不能后然其[火*予][火*予]。犹人之耆老齿堕发白肌肉枯腊而精神不为之能润泽。内外周遍则气索而死。如火烛之俱尽矣。人之遭邪伤病。而不遇共养良医者或强死。死则肌肉筋骨。当若火之倾刺风而不获救护。亦过灭则肤余干长焉。余尝夜坐饮内中然烛。烛半压欲灭。即自整视。见其皮有剥釳。乃扶持转侧。火遂度而复则维人身或有亏剥剧。能养慎善持。亦可以得度。又人莫能识其始生时。则老亦死不当自知。夫古昔平和之世。人民蒙美盛而生。皆坚强老寿。咸百年左右乃死。死时忽如卧出者。犹果物谷实久老则自堕落矣。后世遭衰薄恶气。娶嫁又不时。勤苦过度。是以身生子皆俱伤。而筋骨血气不充强。故多凶短折中年夭卒。其遇病或疾痛恻怛。然后终绝。故咨嗟憎恶以死为大。故昔齐景公美其国嘉其乐云。使古而无死何若。晏子曰。上帝以人之殁为善。仁者息焉。不仁者如焉。今不思勉广日学自通。以趋立身扬名。如但贪利长生多求延寿益年。则惑之不解者也。或难曰。以烛火喻形神。恐似而非焉。今人之肌肤。时剥伤而自愈者。血气通行也。彼蒸烛缺伤。虽有火居之不能复全。是以神气而生长。如火烛不能自补完。盖其所以为异也。而何欲同之。应曰。火则从一端起。而人神气则于体当从内稍出合于外。若由外凑达于内。固未必由端往也。譬犹炭火之[烈-列＋難]赤如水过度之。亦小灭然复生焉。此与人血气生长肌肉等。顾其终极或为灰或为[火*予]耳。曷为不可以喻哉。余后与伯师夜[烈-列＋難]脂火坐语。镫中脂索而炷燋秃将灭息。则以示晓。伯师言。人衰老亦如彼秃炵矣。又为言前[烈-列＋難]麻烛事。伯师曰。镫烛尽当益其脂易其烛。人老衰彼自蹶缵。余应曰。人既禀形体而立。犹彼持镫一烛及其尽极安能自尽。易尽易之乃在人。人之蹶党亦在天。天或能为他其肌骨血气充强。则形神枝而久生恶则绝伤。犹火之随脂烛多少长短为迟速矣。欲灯烛自益易以不能但从敛傍脂以染渍其头。转侧

蒸干使火得安居。则皆复明焉。及本尽者亦无以[烈-列＋難]。今人之养性。或能使堕齿复生白发更黑肥颜光泽。如彼从脂转烛者至寿极亦独死耳。明者知其难求。故不以自劳。愚者欺惑而冀获益脂易烛之力。故汲汲不息。又草木五谷以阴阳气生于土。及其长大成实。实复入土而后能生。犹人之与禽兽昆虫皆以雄雌交接相生。生之有长。长之有老。老之有死。若四时之代谢矣。而欲变易其性求为异道。惑之不解者也。

沙门不敬王者论(远法师)

晋成康之世。车骑将军庾冰。疑诸沙门抗礼万乘所明理何。骠骑有答(二家论名在本集)至元兴中。太尉桓公亦同此义。谓庾言之未尽。与八座书云。

佛之为化虽诞以茫浩推乎视听之外以敬为本。此出处不异。盖所期者殊。非敬恭宜废也。老子同王侯于三大原。其所重皆在于资生通运。岂独以圣人在位。而比称二仪哉。将以天地之大德曰生。通生理物存乎王者。故尊其神器而礼寔惟隆。岂是虚相崇重义存君御而已。沙门之所以生国存。亦日用于理命。岂有受其。德而遗其礼。沾其惠而废其敬哉。于时朝士名贤答者甚众。虽言未悟时。并互有其美。徒咸尽所怀而理蕴于情。遂令无上道服毁于尘俗。亮到之心屈乎人事。悲夫。斯乃交丧之所由。千载之否运。深惧大法之将沦。感前事之不忘。故著论五篇。究叙微意。岂曰渊壑之待晨露。盖是申其罔极。亦庶后之君子。崇敬佛教者。或详览焉。

沙门不敬王者论在家第一

原夫佛教所明大要。以出处为异。出处之人凡有四科。其弘教通物则功侔帝王。化兼治道。至于感俗悟时亦无世不有但所遇有行藏。故以废兴为隐显耳。其中可得论者。请略而言。在家奉法则是顺化之民。情未变俗迹同方内。故有天属之爱奉主之礼。礼敬有本遂因之而成教本。其所因则功由在昔。是故因亲以教爱。使民知有自然之恩。因严以教敬。使民知有自然之重。二者之来。寔由冥应。应不在今则宜寻其本。故以罪对为刑罚。使惧而后慎。以天堂为爵赏。使悦而后动。此皆即其影响之报而明于教。以因顺为。通而不革其自然也。何者夫厚身存生以有封为滞累。根深因在我倒未忘方将以情欲为苑囿。声色为游观。沉湎世乐不能自免而特出。是故教之所捡以此为崖。而不明其外耳。其外未明则大同于顺化。故不可受其德而遗其礼。沾其惠而废其敬。是故悦释迦之风者辄先奉亲而献君。变俗投簪者必待命而顺动。若君亲有疑则退求其志以俟同悟。斯乃佛教之所以重资生助

王化于治道者也。论者立言之旨。貌有所同。故位夫内外之分。以明在三之志。略叙经意宣寄所怀。

## 沙门不敬王者论出家第二

出家则是方外之宾。迹绝于物。其为教也。达患累缘于有身。不存身以息患。知生生由于禀化。不顺化以求宗。求宗不由于顺化。则不重运通之资。息患不由于存身。则不贵厚生之益。此理之与形乖。道之与俗反者也。若斯人者。自誓始于落簪。立志形乎变服。是故凡在出家。皆遁世以求其志。变俗以达其道。变俗则服章不得与世典同礼。遁世则宜高尚其迹。夫然。故能拯溺俗于沈流。拔幽根于重劫。远通三乘之津。广开天人之路。如令一夫全德。则道洽六亲泽流天下。虽不处王侯之位。亦已协契皇极在宥生民矣。是故内乖天属之重而不违其孝。外阙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从此而观。故知超化表以寻宗。则理深而义笃。照泰息以语仁。则功末而惠浅。若然者虽将面冥山而旋步。犹或耻闻其风。岂况与夫顺化之民。尸禄之贤。同其孝敬者哉。

## 沙门不敬王者论求宗不顺化第三

问曰。寻夫老氏之意。天地以得一为大。王侯以体顺为尊。得一故为万化之本。体顺故有运通之功。然则明宗必存乎体极。求极必由于顺化。是故先贤以为美谈。众论所不能异。异夫众论者则义无所取。而云不顺化何耶。答曰。凡在有方同禀生于大化虽群品万殊精粗异贯统极而言。有灵与无灵耳。有灵则有情于化。无灵则无情于化。无情于化。化毕而生尽。生不由情。故形朽而化灭。有情于化。感物而动。动必以情。故其生不绝。生不绝则其化弥广而形弥积。情弥滞而累弥深。其为患也。焉可胜言哉。是故经称泥洹不变以化尽为宅。三界流动以罪苦为场。化尽则因缘永息。流动则受苦无穷。何以明其然。夫生以形为桎梏。而生由化有化以情感。则神滞其本而智昏其照。介然有封。则所存唯已所涉唯动。于是灵辔失御生涂日开。方随贪爱于长流。岂一受而已哉。是故反本求宗者。不以生累其神。超落尘封者。不以情累其生。不以情累其生。则生可灭。不以生累其神。则神可冥。冥神绝境。故谓之泥洹。泥洹之名。岂虚构也哉。请推而实之。天地虽以生生为大。而未能令生者不化。王侯虽以存存为功。而未能令存者无患。是故前论云。达患累缘于有身。不存身以息患。知生生由于禀化。不顺化以求宗。义存于此义存于此。斯沙门之所以抗礼万乘高尚其事。不爵王侯而沾其惠者也。

## 沙门不敬王者论体极不兼应第四

问曰。历观前史。上皇已来在位居宗者。未始异其原本。本不可二。是故百代同典咸一其统。所谓唯天为大唯尧则之。如此则非智有所不照。自无外可照。非照有所不尽。自无理可尽。以此推视听之外廓无所寄。理无所寄则宗极可明。今诸沙门不悟文表之意。而惑教表之旨其为谬也。固已全矣。若复显然验此。乃希世之闻。

答曰。夫幽宗旷邈神道精微。可以理寻难以事诘。既涉乎教则以因时为捡。虽应世之具优劣万差。至于曲成在用感即民心而通其分。分至则止其智之所不知。而不关其外者也。若然则非体极者之所不兼。兼之者不可并御耳。是以古之语大道者。五变而形名可举。九变而赏罚可言。此但方内之阶差。而犹不可顿设。况其外者乎。请复推而广之。以远其类。六合之外存而不论者。非不可论。论之或乖。六合之内论而不辩者。非不可辩。辩之或疑。春秋经世先王之志辩而不议者。非不可议。议之或乱。此三者皆即其身耳目之所不至。以为关键。而不关视听之外者也。因此而求圣人之意。则内外之道可合而明矣。常以为道法之与名教。如来之与尧孔。发致虽殊潜相影响。出处诚异终期则同。详而辩之指归可见。理或有先合而后乖。有先乖而后合。先合而后乖者。诸佛如来则其人也。先乖而后合者。历代君王未体极之至。斯其流也。何以明之。经云。佛有自然神妙之法。化物以权广随所入。或为灵仙转轮圣帝或为卿相国师道士。若此之伦在所变现。诸王君子莫知为谁。此所谓合而后乖者也。或有始创大业而功化未就。迹有参差故所受不同。或期功于身后。或显应于当年。圣王即之而成教者。亦不可称算。虽抑引无方必归涂有会。此所谓乖而后合者也。若今乖而后合。则拟步通涂者。必不自崖于一揆。若今合而后乖。则释迦之与尧孔。归致不殊断可知矣。是故自乖而求其合。则知理会之必同自合而求其乖。则悟体极之多方。但见形者之所不兼。故或众涂而骇其异耳。因兹而观。天地之道功尽于运化。帝王之德理极于顺通。若以对夫独绝之教不变之宗。故不得同年而语其优劣。亦已明矣。

## 沙门不敬王者论形尽神不灭第五

问曰。论者以化尽为至极。故造极者必违化而求宗。求宗不由于顺化。是以引历代君王使同之佛教。令体极之至以权君统。此雅论之所托。自必于大通者也。求之实当理则不然。何者夫禀气极于一生。生尽则消液而同无神。虽妙物故是阴阳之化耳。既化而为生。又化而为死。既聚而为始。又散而为终。因此而推。故知神形俱化原无异统。精粗一气始终同宅。宅全则气聚而有灵。宅毁则气散而照灭。散

则反所受于大本。灭则复归于无物。反覆终穷皆自然之数耳。孰为之哉。若令本则异气数合则同化。亦为神之处形。犹火之在木。其生必并其毁必灭。形离则神散而罔寄。木朽则火寂而靡托。理之然矣。假使同异之分昧而难明。有无之说必存乎聚散。聚散气变之总名万化之生灭。故庄子曰。人之生气之聚。聚则为生。散则为死。若死生为彼徒苦。吾又何患。古之善言道者。必有以得之。若果然耶。至理极于一生。生尽不化义可寻也。

答曰。夫神者何耶。精极而为灵者也。精极则非卦象之所图。故圣人以妙物而为言。虽有上智犹不能定其体状穷其幽致而谈者。以常识生疑多同自乱。其为诬也。亦已深矣。将欲言之。是乃言夫不可言。今于不可言之中。复相与而依俙。神也者圆应无主妙尽无名。感物而动。假数而行。感物而非物故物化而不灭。假数而非数。故数尽而不穷。有情则可以物感。有识则可以数求。数有精粗。故其性各异。智有明闇。故其照不同。推此而论。则知化以情感神以化传。情为化之母。神为情之根。情有会初之道。神有冥移之功。但悟彻者反本。惑理者逐物耳。古之论道者。亦未有所同请引而明之。庄子发玄音于大宗曰。大块劳我以生息我以死。又以生为人羁死为反真。此所谓知生为大患。以无生为反本者也。文子称黄帝之言曰。形有靡而神不化。以不化乘化。其变无穷。庄子亦云。特犯人之形而犹喜之。若人之形万化而未始有极。此所谓知生不尽于一化方逐物而不反者也。二子之论。虽未究其实。亦尝傍宗而有闻焉。论者不寻方生方死之说。而惑聚散于一化。不思神道有妙物之灵。而谓精粗同尽。不亦悲乎。火木之喻原自圣典。失其流统。故幽兴莫寻。微言遂沦于常教。令谈者资之以成疑。向使时无悟宗之匠。则不知有先觉之明。冥传之巧没世靡闻。何者夫情数相感其化无端。因缘密构潜相传写。自非达观孰识其变。请为论者验之。以实火之传于薪。犹神之传于形火之传异薪。犹神之传异形。前薪非后薪。则知指穷之术妙。前形非后形。则悟情数之感深。惑者见形朽于一生。便以为神情俱丧。犹睹火穷于一木。谓终期都尽耳。此曲从养生之谈非远寻其类者也。就如来论。假令神形俱化。始自天本愚智资生同禀所受。问所受者为受之于形耶。为受之于神耶。若受之于形。凡在有形皆化而为神矣。若受之于神。是为以神传。神则丹朱与帝尧齐圣。重华与瞽叟等灵。其可然乎。其可然乎。如其不可。固知冥缘之构着于在昔。明闇之分定于形初。虽灵钧善运。犹不能变性之自然。况降兹已还乎。验之以理。则微言而有征。效之以事。可无惑于大通。

论成后。有退居之宾。步朗月而宵游。相与共集法堂。因而问曰。敬寻雅论。大归可见。殆无所间。一日试重研究。盖所未尽亦少许处耳。意以为沙门德式。是变俗之殊制。道家之名器施于君亲。固

宜略于形敬。今所疑者。谓甫创难就之业。远期化表之功。潜泽无现法之效。来报玄而未应。乃令王公献供信士屈体。得无坐受其德陷乎早计之累。虚沾其惠同夫素餐之讥耶。主人良久乃应曰。请为诸贤近取其类。有人于此奉宣时命远通殊方九译之俗。问王当资以糇粮锡以舆服不。答曰然。主人曰。类可寻矣。夫称沙门者何耶。谓其能发蒙俗之幽昏。启化表之玄路。方将以兼忘之道与天下同往。吏希高者挹其遗风。漱流者味其余津。若然虽大业未就。观其超步之迹。所悟固已弘矣。然则运通之功。资存之益。尚未酬其始誓之心。况答三业之劳乎。又斯人者。形虽有待情无近寄。视夫四事之供。若鹤蚊之过乎其前者耳。濡沫之惠复焉足语哉。众宾于是始悟冥涂以开[跳-兆＋(轍-車)]为功。息心以净毕为道。乃欣然怡衿咏言而退。

晋元兴三年岁次阏逢。于时天子蒙尘。人百其忧。凡我同志佥怀辍旒之叹。故因述斯论焉。

沙门袒服论(远法师)

或问曰。沙门袒服出自佛教是礼与。答曰然。问曰。三代殊制其礼不同。质文之变备于前典。而佛教出乎其外。论者咸有疑焉。若有深致。幸诲其未闻。

答曰。玄古之民。大朴未亏其礼不文。三王应世。故与时而变。因兹以观。论者之所执。方内之格言耳。何以知其然。中国之所无。或得之于异俗。其民不移其道未止。是以天竺国法。尽敬于所尊。表诚于神明。率皆袒服。所谓去饰之甚者也。虽记籍未流兹土。其始似有闻焉。佛出于世因而为教。明所行不左故应右袒。何者。将辩贵贱必存乎位。位以进德。则尚贤之心生。是故沙门越名分以背时。不退已而求先。又人之所能。皆在于右。若动不以顺则触事生累。过而能复虽中贤犹未得。况有下于此者乎。请试言之。夫形以左右成体。理以邪正为用。二者之来各乘其本。滞根不拔则事未愈。应而形理相资其道。微明世习未移应征。难辩袒服既彰则形。随事感理悟其心。以御顺之气表诚之体。而邪正两行。非其本也。是故世尊以袒服笃其诚而闲其邪。使名实有当敬慢不杂。然后开出要之路。导真性于久迷。令淹世之贤不自绝于无分。希进之流不惑涂而旋步。于是服膺圣门者。咸履正思顺异迹同轨。缅素风而怀古。背华俗以洗心。专本达变即近悟远。形服相愧理深其感。如此则情礼专向修之不倦。动必以顺不觉形之自恭。斯乃如来劝诱之外因。斂粗之妙迹。而众谈未谕。或欲革之。反古之道。何其深哉。

何镇南难。

见答问袒服指训。兼弘摽未文于玄古资形。理于近用使敬慢殊流。识服俱尽殆无间然。至于所以明顺。犹有未同。何者。仪形之设。盖在时而用。是以事有内外。乃可以浅深应之。李释之与周孔。渐世之与遗俗。在于因循不同。必无逆顺之殊明矣。故老明兵凶处右礼以丧制不左。且四等穷奉亲之至。三驱显王迹之仁。在后而要其旨可见。宁可寄至顺。于凶事表吉。诚于丧容哉。郑伯所以肉袒。亦犹许男舆榇。皆自以所乘者逆。必受不测之罚。以斯而证顺将何在。故率所怀想更详尽令内外有归。

远法师答。

敬寻问旨。盖是闻其远涂照所未尽。令精粗并顺内外有归。三复斯诲。所悟良多。常以为道训之与名教。释迦之与周孔。发致虽殊而潜相影响。出处诚异终期则同。但妙迹隐于常用。指归昧而难寻遂令至言隔于世典。谈士发殊涂之论。何以知其然。圣人因弋钓以去其甚。顺四时以简其烦。三驱之礼。失前禽而不吝。网罟之设。必待化而方用。上极行苇之仁。内延释迦之慈。使天下齐己物我同观。则是合抱之一毫。岂有间于优劣而非相与者哉。然自迹而寻。犹大同于兼爱。远求其实则阶差有分。分之所通未可胜言。故渐慈以进德。令事显于君亲。从此而观。则内外之教可知。圣人之情可见。但归涂未启。故物莫之识。若许其如此。则袒服之义理不容疑。来告何谓宜更详尽。故复究叙本怀。原夫形之化也。阴阳陶铸。受左右之体。昏明代运。有死生之说。人情咸悦生而惧死。好进而恶退。是故先王即顺民性抚其自然。令吉凶殊制左右异位。由是吉事尚左。进爵以厚其生。凶事尚右。哀容以毁其性。斯皆本其所受。因顺以通教。感于事变怀其先德者也。世之所贵者不过生存。生存而屈申进退道尽于此。浅深之应于是乎在。沙门则不然。后身退己而不嫌卑。时来非我而不辞辱。卑以自牧谓之谦。居众人之所恶谓之顺。谦顺不失其本。则日损之功易积。出要之路可游。是故遁世遗荣反俗而动。动而反俗者。与夫方内之贤。虽貌同而实异。何以明之。凡在出家者。达患累缘于有身。不存身以息患。知生生由于禀化。不顺化以求宗。推此而言。固知发轸归涂者。不以生累其神。超落世务者。不以情累其生。不以情累其生则生可绝。不以生累其神则神可冥。然则向之所谓吉凶成礼奉亲事君者。盖是一域之言耳。未始出于有封。有封未出则是玩其文而未达其变。若然方将滞名教以殉生。乘万化而背宗。自至顺而观。得不曰逆乎。渐世之与遗俗指。存于此。

远法师明报应论(答桓南郡)

问曰。佛经以杀生罪重地狱斯罚。冥科幽司应若影响。余有疑

焉。何者。夫四大之体。即地水火风耳。结而成身以为神宅。寄生栖照津畅明识。虽托之以存。而其理天绝。岂唯精粗之间。固亦无受伤之地。灭之既无害于神。亦由灭天地间水火耳。

又问。万物之心爱欲森繁。但私我有己情虑之深者耳。若因情致报乘感生。应自然之道何所寄哉。

答曰。意谓此二条是来问之关键。立言之津要。津要既明则群疑同释。始涉之流或因兹以悟。可谓朗滞情于常识之表。发奇唱于未闻之前。然佛教深玄微言难辩。苟未统夫旨归亦焉能畅其幽致。为当依傍大宗试叙所怀。推夫四大之性。以明受形之本。则假于异物托为同体。生若遗尘起灭一化。此则惠观之所入。智刃之所游也。于是乘去来之自运。虽聚散而非我。寓群形于大梦。实处有而同无。岂复有封于所受。有系于所恋哉。若斯理自得于心而外物未悟。则悲独善之无功。感先觉而兴怀。于是思弘道以明训。故仁恕之德存焉。若彼我同得心无两对。游刃则泯一玄观交兵则莫逆相遇。伤之岂唯无害于神。固亦无生可。杀此则文殊案剑迹逆而道顺。虽复终日挥戈措刃无地矣。若然者方将托鼓舞以尽神。运干钺而成化。虽功被犹无赏。何罪罚之有耶。若反此而寻其原。则报应可得而明。推事而求其宗则罪罚可得而论矣。尝试言之。夫因缘之所感。变化之所生。岂不由其道哉。无明为惑网之渊。贪爱为众累之府。二理俱游冥为神用。吉凶悔吝唯此之动。无用掩其照。故情想凝滞于外物。贪爱流其性。故四大结而成形形。结则彼我有封。情滞则善恶有主。有封于彼我。则私其身而身不忘。有主于善恶。则恋其生而生不绝。于是甘寝大梦昏于所迷。抱疑长夜所存唯着。是故失得相推祸福相袭。恶积而天殃自至。罪成则地狱斯罚。此乃必然之数。无所容疑矣。何者。会之有本则理自冥对。兆之虽微势极则发。是故心以善恶为形声。报以罪福为影响。本以情感而应自来。岂有幽司由御失其道也。然则罪福之应唯其所感。感之而然故谓之自然。自然者即我之影响耳。于夫玄宰复何功哉。请寻来问之要而验之于实。难旨全许地水火风结而成身以为神宅。此则宅有主矣。问主之居宅。有情耶无情耶。若云无情。则四大之结非主宅之所感。若以感不由主故处不以情。则神之居宅无情无痛痒之知。神既无知宅又无痛痒。以接物则是伐卉剪林之喻无明于义。若果有情。四大之结是主之所感也。若以感由于主故处必以情。则神之居宅不得无痛痒之知。神既有知宅又受痛痒。以接物固不得同天地间水火明矣。因兹以谈。夫神形虽殊相与而化。内外诚异浑为一体。自非达观孰得其际耶。苟未之得则愈久愈迷耳。凡禀形受触莫尽然也。受之既然。各以私恋为滞。滞根不拔则生理弥固。爱源不除则保之亦深。设一理逆情。使方寸迷乱。而况举体都亡乎。是故同逆相乘共生仇隙。[禾*禺]心未冥则构怨不息。纵复悦毕受恼情无遗憾。形声

既着则影响自彰。理无先期数合使然也。虽欲逃之其可得乎。此则因情致报乘惑生应。但立言之旨本异。故其会不同耳。

问曰。若以物情重生不可致丧。则生情之由私恋之惑耳。宜朗以达观晓以大方。岂得就其迷滞以为报应之对哉。

答曰。夫事起必由于心。报应必由于事。是故自报以观事。而事可变。举事以责心。而心可反。推此而言。则知圣人因其迷滞以明报应之对。不就其迷滞以为报应之对也。何者。人之难悟。其日固久。是以佛教本其所由。而训必有渐。知久习不可顿废。故先示之以罪福。罪福不可都忘。故使权其轻重。轻重权于罪福。则铨善恶以宅心。善恶滞于私恋。则推我以通物。二理兼弘情无所系。故能尊贤容众恕己施安。远寻影响之报。以释往复之迷。迷情既释。然后大方之言可晓。保生之累可绝。夫生累者虽中贤犹未得。岂常智之所达哉。

三报论(因俗人疑善恶无现验作)(远法师)

经说。业有三报。一曰现报。二曰生报。三曰后报。现报者善恶始于此身即此身受。生报者来生便受。后报者或经二生三生百生千生。然后乃受。受之无主。必由于心。心无定司。感事而应。应有迟速。故报有先后。先后虽异咸随所遇而为对。对有强弱。故轻重不同。斯乃自然之赏罚。三报之大略也。非夫通才达识入要之明。罕得其门。降兹已还。或有始步大方以先为蓍龟。博综内籍反三隅于未闻。师友仁匠习以移性者。差可得而言。请试论之。夫善恶之兴其有渐。渐以之极则有九品之论。凡在九品非现报之所摄。然则现报绝夫常类可知。类非九品则非三报之所摄。何者。若利害交于目前而顿相倾夺。神机自运不待虑而发。发不待虑则报不旋踵而应。此现报之一隅。绝夫九品者也。又三业殊体自同有定。报定则时来必受。非祈祷之所移智力之所免也。将推而极之则义深数广不可详究。故略而言之想。参怀佛教者以有得之。世或有积善而殃集。或有凶邪而致庆。此皆现业未就而前行始应。故曰。贞祥遇祸妖孽见福。疑似之嫌于是乎在。何以谓之然。或有欲匡主救时道济生民拟步高迹志在立功。而大业中倾天殃顿集。或有栖迟衡门无闷于世。以安步为舆优游卒岁。而时来无妄运非所遇。道世交沦于其闲习。或有名冠四科道在入室。全爱体仁慕上善以进德。若斯人也。含冲和而纳疾。履信顺而夭年。此皆立功立德之行。变疑嫌之所以生也。大义既明宜寻其对。对各有本待感而发。逆顺虽殊其揆一耳。者何倚伏之势定于在昔。冥符告命潜相回换。故令祸福之气交谢于六道善恶之报殊错而两行。是使事应之际愚智同惑。谓积善之无庆。积恶之无殃。感神明而悲所遇。慨天丧之于善人。咸谓名教之尽无宗于上。遂使大道翳于小成。以正言为善

诱。应心求实必至理之无此。原其所由。由世异典以一生为限不明其外。其外未明。故寻理者。自毕于视听之内。此先王即民心而通其分。以耳目为关键者也。如令合内外之道。以求弘教之情。则知理会之必同。不惑众涂而骇其异。若能览三报以观穷通之分。则尼父之不答仲由。颜冉对圣匠而如愚。皆可知矣。亦有缘起而缘生。法虽豫入谛之明而遗受未忘。犹以三报为华苑。或跃而未离于渊者也。推此以观。则知有方外之宾。服膺妙法洗心玄门。一诣之感超登上位。如斯伦匹宿殃虽积。功不在治理自安消。非三报之所及。因兹而言。佛经所以越名教绝九流者。岂不以疏神达要陶铸灵府穷原尽化镜万像于无像者也。

## 弘明集卷第六

道恒法师释驳论 明僧绍正二教论 周剡颙难张长史融门律 谢镇之析夷夏论

### 释驳论(释道恒)

晋义熙之年。如闻江左袁何二贤。并商略治道。讽刺时政。虽未睹其文意者。似依傍韩非五蠹之篇。遂讥世之阙。发五横之论。而沙门无事猥落其例。余恐眩曜时情。永沦邪惑。不胜愤惋之至。故设宾主之论。以释之。

有东京束教君子。诰于西鄙傲散野人曰。仆曾预闻佛法冲邃。非名教所议。道风玄远非器像所拟。清虚简胜非近识所关。妙绝群有非常情所测。故每为时君之所遵崇。贵达之所钦仰。于是众庶朋契雷同奔向。咸共嗟咏称述其善云。若染渍风流则精义入微。研究理味则妙契神用。澡尘垢于胸心。脱桎梏于形表。超俗累于笼樊。邈世务而高蹈。沦真素则夷齐无以踰其操。遗荣宠则巢许无以过其志。味玄旨则颜冉无以参其风。去纷秽则松乔无以比其洁。信如所谈则义无间然矣。但今观诸沙门通非其才。群居猥杂未见秀异。混若泾渭浑波。泯若薰莸同箧。若源清则津流应鲜。根深则条颖必茂。考其言行而始终不伦。究其本末几无有校。仆之所以致怪。良由于此。如皇帝之忘智。据梁之失力。皆在炉锤之间陶铸以成圣者。苟道不虚行。才必应器。然沙门既出家离俗高尚其志。违天属之亲。舍荣华之重。毁形好之饰。守清节之禁。研心唯理属已。唯法投足而安蔬食而已。使德行卓然为时宗仰仪容。邕肃为物轨则。然触事蔑然无一可采。何栖托之高远。而业尚之鄙近。至于营求孜汲无暂宁息。或垦殖田圃与农夫齐流。或商旅博易与众人竞利。或矜恃医道轻作寒暑。或机巧异端以济生业。或占相孤虚妄论吉凶。或诡道假权要射时意。或聚畜委积颐养

有余。或抵掌空谈坐食百姓。斯皆德不称服行多违法。虽暂有一善亦何足以标高胜之美哉。自可废之以一风俗。此皆无益于时政。有损于治道。是执法者之所深疾。有国者之所大患。且世有五横。而沙门处其一焉。何以明之。乃大设方便鼓动愚俗。一则诱喻。一则迫胁云。行恶必有累劫之殃。修善便有无穷之庆。论罪则有幽冥之伺。语福则有神明之祐。敦励引导劝行人所不能行。强逼切勒勉为人所不能为。上减父母之养。下损妻孥之分。会同尽肴膳之甘。寺庙极壮丽之美。割生民之珍玩。崇无用之虚费。罄私家之年储。阙军国之资实。张空声于将来。图无像于未兆。听其言则洋洋而盈耳。观其容则落落而满目。考现事以求征。并未见其验真。所谓系影捕风莫知端绪。亮仆情之所未安。有识者之所巨惑若有嘉信请承下风。脱有暂悟永去其滞矣。主人答主人怃然有间慨尔长叹。咄异哉。子之所陈。何其陋也。夫鄙俗不可以语大道者。滞于形也。曲士不可以辩宗极者。局于名也。今将为子略举一隅。自可思反其宗矣。盖圣人设教应器。投法受量。有限故化之以渐。录善心于毫端。忘鄙吝于丘壑。片行之善永为身资。一念之福终为神用。始覆一篑不可责以为山之功。方趣绝境不中穷以括囊之实。然海之所以称大者。由无暾洁之清。道之所以称晦迹者以无赫然之观。夫慈亲婉娈有心之所滞。而沙门遗之如脱屣。名位财色世情之所重。而沙门视之如秕糠。可谓忍人所不能去。斯乃标尚之雅趣。弘道之胜事。而云蔑然。岂非妙赏之谓乎。又且志业不同归向涂乖。歧迳分辙不相领悟。未见秀异故其宜耳。古人每叹才之为难信矣。周号多士乱臣十人。唐虞之盛元凯二八。孔门三千。并海内翘秀。简充四科数不盈十。于中伯牛废疾。回也六极。商也悭吝。赐也货殖。予也难雕。由也凶愎。求也聚敛任不称职。仲弓虽骍出于犁色。而举世推德。为人伦之宗。钦尚高轨为搢绅之表。百代咏其遗风。千载仰其景行。至于沙门。乃苦共剥节酷相瓦砾。斯岂君子弘通之道雅正之论哉。此由或人入斑输之作坊。不称指南之巧妙。但讥拙者之伤手。真可谓伏膺下流。志存鄙劣。昔承相问客。俗言鸱枭食。母宁有是。乎客。答但闻慈乌反哺。耳相乃怅。然自愧失。言今子处心将无似相之问也。君子遏恶扬善。反是谓何。又云。投足而安且林野萧条。每有寇盗之患。城傍入出动婴交游之讥。处身非所则招风尘之累。婆娑田里则犯人间之论。二三无可进退惟谷。宇宙虽旷莫知所厝。

又云。蔬餐而已。夫人间有不赡之匮。山泽无委积之储。方宜取给复乘之以法。所向九折于何得立。若堂堂圣世而有首阳之饿。夫明明时雍而有赴海之死。客于雅怀何如。然体无毛羽不可袒而无衣。腹非匏瓜不可系而不食。自未造极要有所资。年丰则取足于百姓。时俭则肆力以自供。诚非所宜事不得已。故蝮蛇螫手斩以求全。推其轻重。盖所存者大。虽营一己不求无获。求之不必一涂。但令济之。有

理亦何嫌。多方以为烦秽其欲。域使不得妄动。何故执之甚乎。昔伯成躬耕以垦殖。沮溺耦作以修农。陶朱商贾以营生。於陵灌蔬以自供崔文卖药以继乏。君平卜筮以补空。张衡术数以驰名。马钧奇巧以骋功。此等直是违俗遁世之人耳。未正见有邈然绝尘与。物天隔而咸共嗟咏不辍于口。然沙门之中迹超诸人耻与流辈。动有万数至于体道。神化超落人封非可算计。而未曾致言。何其党乎。宜共思校事实。不可古今殊论。众寡异辞。希简为贵猥多致贱。恐非求精核理之谈也。云自可废之以一风俗。是何言与。圣人不诬十室三人必有师资。芳兰并茂而欲蕴崇焚之。不亦暴乎。其中自有德宇渊邃。器标时望。或翘楚嗷洁栖寄清远。或禅思入微澄神绝境。或敷演微言散幽释滞。或精勤福业劝化崇善。凡出家之本落发抽簪之日。皆心口独誓情到恳至虽生死弥沦玄涂长远。要自驱策必阶于道。金轮之荣忽若尘垢。帝释之重蔑若秕糠。始皆精诚乃有所感。自非一举顿诣体备圆足。其间何能不有小失。且当录其真素。略举玄黄。安浑举一概无复甄别。不可以管蔡之衅姬宗尽诛。四凶之暴合朝流放。此何异人苦头虱因欲并首俱焚。患在足刺遂欲通股全解。不亦滥乎。

云无益于时政有损于治道。夫弘道者之益世。物有日用而不知故。老氏云。无为之化百姓皆曰我自然。斯言当矣是以干木高枕而魏国大治。庚桑善诲而[土*畏]垒归仁。沙门在世诚无目前考课之功。名教之外实有益于冥。近取五戒训物。非六经之畴。远以八难幽崄。非刑法之匹。请以三藏铨罪。非律令之流畅。以般若辩惑。非老庄之谓。道品无漏拔苦因缘。则存而不论周孔之教。理尽形器至法之极。兼练神明精粗升降。不可同日而语其优劣矣。昔孛助化以道佐治。国境晏然民知其义。年农委积物无疵疠。非益谓何。云世有五横。沙门处其一焉。凡言横者。以其志无业尚散诞莫名或博易放荡而倾竭家财。或名挂编户而浮游卒岁。或尸禄素餐而莫肯用心。或执政居势而渔食百性。或驰竞进趣而公私并损。或肆暴奸虐而动造不轨。斯皆伤教乱正大败风俗。由是荀悦奋笔。而游侠之论兴。韩非弹豪而五蠹之文作。以之为横理故宜然。施之沙门不亦诬乎。国家方上与唐虞竞巍巍之美。下与殷周齐郁郁之化。不使箕颖专有傲世之宾。商洛独标嘉遁之客。甫欲大扇逸民之风。崇肃方外之士。观子处怀经略时政。乃欲踵亡秦虎狼之崄术。袭商君克薄之弊法。坑焚儒典治无纲纪。制太半之税。家无游财。设三五之禁。备民如贼。天下熬然人无聊生使嬴氏之族不讫于三世。二子之祸即戮于当时。临刑之日方乃追恨。始者立法之谬。本欲宁国静民。不忆堤防大峻。反不容己事既往矣。何嗟之及。云一则诱喻。一则迫胁。且众生缘有浓薄。才有利钝。解有难易。行有浅深。是以启诲之道不一。悟发之由不同。抑扬顿挫务使从善。斯乃权谋之警策。妙济之津梁。殊非诱迫之谓也。

云罪则冥伺福则神祐。夫含德至淳则众善归焉。易曰。履信思顺。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又曰。为不善于幽昧之中。鬼得而诛之。岂非冥伺神明之祐哉。善恶之报经有成证。不复具列。云会尽肴膳寺极壮丽。此修福之家倾竭。以备将来之资殚尽。自为身之大计耳。殆非神明歆其壮丽。众僧贪其滋味。犹农夫之播殖。匠者之构室将择贞材以求堂宇之饰。精简种子以规嘉苗之实。故稼穑必树于沃壤之地。卜居要选于[塽-(爻*爻)+((人/人)*(人/人))]垲之处。是以知三尊为众生福曰。供养自修己之功德耳。云割生民之珍玩崇无用之虚费。夫博施兼爱仁者之厚德。崇饰宗庙孝敬之至心。世教若此道亦如之。物有损之而益为之必获。且浮财犹粪土。施惠为神用譬朽木之为舟。乃济渡之津要。何虚费之有哉。欲端坐而望自然拱默以悕安乐。犹无柯而求伐。不食而徇饱。焉可得乎。苟身之不修己为困矣。何必乃蔽百姓之耳目。拥天下之大善。既自饮毒复欲酖人。何酷如之。可谓亡我陷彼。相与俱祸。是以盲聋喑哑之对。幽处弥劫之殃。调达之报历地狱无间之苦。云罄私家之年储。阙军国之资实。圣王御世纯风遐被。振道纲以维六合。布德网以笼群俊。川无扣浪之夫。谷无含叹之士。四民咸安其业。百官各尽其分。海内融通九州同贯。戎车于是寝驾。甲士却走。以粪嘉谷委于中田。仓储积而成朽。童稚进德日新。黄发尽于眉寿。当共击壤以颂太平。鼓腹以观盛化。子何多虑之深横。忧时之不足。不亦过乎。云吝太官而肿口。临沧海而摄腹。真子之谓也。

云系影捕风莫知端绪。夫伪辩乱真。大圣之所悲。嗟时不识宝。卞和所以恸哭。然妙旨希夷而体之者道。冲虚简诣而会之者得。用远能津梁颓溺。拔幽拯滞美济。当时化流无外故。神晖一振则感动大千。惠泽暂洒则九州蒙润。是以释梵悟幽旨而归诚。帝王望玄宗而委质。八部挹灵化而洗心。士庶观真仪而奔至。落落焉故非域中之名教。肃肃焉殆是方外之冥轨。然垣墙峭峻故罕得其门。器宇幽邃希入其室。是以道济弥沦而理与之乖。德苞无际而事与之隔。子执迷自毕。没齿不悟。盖有以也。夫日月丽天而瞽者不睹其明。雷电振地而聋者不闻其响。是谁之过与。而方欲议宫商之音。蔑文章之观。真过之甚者。昔文鳞改视于初曜。须跋开听于后缘。子何辜之不幸。独怀疑以终年。比众人所悲。最可悲之所先。于是逡巡退席。怅然自失。良久曰。闻大道之说。弥贯古今大制因缘。穷理尽性立履不为。当年弘道不期一世。可谓原始会终归于命矣。仆实滞寝长夜未达其旨。故每造有封。今幸闻大夫之余论。结解疑散豁然醒觉。若披重霄以睹朗日。发蒙盖而悟真慧。仆诚不敏。敬奉嘉诲矣。

正二教(道士有为夷夏论者故作此以正之)(明征君)(僧绍)

及闻殊论锐言置家。有惧诬圣将明其归。故先详正所证二经之

句。庶可两悟幽津。

论称道经云。老子入关之于天竺维卫国。国王夫人名曰清妙。老子因其昼寝。乘日之精入清妙口中。后年四月八日夜半时剖右腋而生堕地。即行七步举手旨天曰。天上天下唯我为尊。三界皆苦何可乐者。于是佛道兴焉(事在玄妙内篇此是汉中真典非穿凿之书)正曰。道家之指其在老氏二经。敷玄之妙备乎庄生七章。而得一尽虚。无闻形变之奇。彭殇均寿未睹无死之唱。故恬其天和者。不务变常。安时处顺夫何取长生。若乘日之精入口剖腋。年事不符托异合说。称非其有诞议神化。秦汉之妄妖延魏晋。言不经圣何云真典乎。

论称。佛经云。释迦成佛已有尘劫之数。或为儒林之宗国师道士(此皆成实正经非方便之说也)

正曰。佛经之宗根明极教。而三世无得。俗证觉道非可事显。然精深所会。定慧有征于内。缘感所应。因果无妄于外。夫释迦发穷源之真唱。以明神道之所通也。故其练精研照非养正之功。微善阶极。异殆庶自崖道济在忘形。而所贵非全生。生生不贵存存。何功忘功而功着。寂灭而道常。出于无始入乎无终。靡应非身尘劫非遐。此其所以为教也。

论曰。二经之旨若合符契。

正曰。夫佛开三世故圆应无穷。老止生形则教极浇淳。所以在形之教不议殊生。圆应之化爰尽物类。是周孔老庄诚帝王之师。而非前说之。证既开塞异。教又违符合之验矣。

论曰。道则佛也。佛则道也。

正曰。既教有方圆岂睹其同。夫由佛者固可以权老。学老者安取同佛。苟挟竞慕高撰会杂。妄欲因其同树邪去正。是乃学非其学。自漏道蠹只多不量。见耻守器矣。

论曰。其入不同其为必异。各成其性不易其事。又曰。或照五典。或布三乘。在华而华言。化夷而夷语。又曰。佛道齐乎达化而有夷夏之别。

正曰。寂感遂通在物必畅。佛以一音随类受悟。在夷之化。岂必三乘教。华之道何拘五教。冲用因感既夷华未殊。而俗之所异孰乖圣。则虽其入不同。然其教自均也。

论曰。端委搢绅诸华之容也。翦发缁衣群夷之服也。

正曰。将求理之所贵。宜先本礼俗。沿袭异道唯其时物。故君子豹变民文先革。颛孙膺训丧志学殷。夫致德韶武则禅代异典。后圣有作岂限夷华。况由之极教必拘国服哉。是以系其恒方而迷深动踬矣。水陆既变致远有节。舟车之譬得无翩乎。而刻舡守株固以两见所归。

论曰。下弃妻孥上废。宗祀。嗜欲之物咸以礼申。孝敬之典独以法屈。悖德犯顺曾莫之觉。又曰。全形守祀继善之教也。毁貌易姓绝恶之学也。理之可贵者道。事之可贱者俗。

正曰。今以废宗祀为犯。顺存嗜欲以申礼。则是孝敬之典在我为得。俗无必贱矣。毁貌绝恶自彼为鄙。道无必贵矣。爱俗拘旧崇华尚礼。贵贱迭置义成独说。徒欲蠹溺于凡观。岂期卒埋于圣言耶。

论曰。泥洹仙化各是一术。佛号正真道称正一。一归无死真会无生。

正曰。侯王得一而天下贞。莫议仙化。死而不亡者寿。不论无死。亿说诬滥辞非而泽。大道既隐小成互起。诚哉是言。其诸诬诡倍慢。欲以苟济其违。求之圣言固不容讥矣。今之道家所教。唯以长生为宗。不死为主。其练映金丹餐霞饵玉。灵升羽蜕尸解形化。是其托术验之而竟无睹其然也。又称其不登仙死则为鬼。或召补天曹。随其本福。虽大乖老庄立言。本理然犹可无违世教。损欲趣善乘化任往。忘生生存存之旨。实理归于妄而未为乱常也。至若张葛之徒。又皆杂以神变化俗怪诞惑世。符咒章效咸托老君所传。而随稍增广。遂复远引佛教证成其伪。立言舛杂师学无依。考之典义不然可知。将令真妄浑流希悟者。永惑莫之能辩。诬乱已甚矣。

客既悉于佛老之正。犹未值其津。今将更粗言其一隅。而使自反焉。夫理照研心二名教两得。乃可动静兼尽所遇斯乘也。老子之教盖修身治国绝弃贵尚事正其分。虚无为本柔弱为用。内视反听深根宁极。浑思天元恬高人世。皓气养和失得无变。穷不谋通致命而俟。达不谋己以公为度。此学者之所以询仰余流。而其道若存者也。安取乎神化无方济世不死哉。其在调霞羽化精变穷灵。此自缮积前成生甄异气。故虽记奇之者有之。而言理者不由矣。稽之神功爰及物类。大若麟凤怪瑞。小则雀雉之化。夫既一受其形而希学可致乎。至乃颜孔道邻亲资纳之极。固将仰灵尘而止欲。从未由则分命之不妄有推之可明矣。故仲尼贵知命而必有所不言。伯阳去奇尚而固守以无为。皆将以抑其诞妄之所自来也。然则穷神尽教固由之有宗矣。道成事得各会之有元矣。夫行业者于前前生而强学以求致其功。积集成于素孱。而横慕以妄易其为首。燕求越其希至何由哉。故学得所学而学以成也。为其可为而为可致也。则夫学镜生灵。中天设教观象测变。存而不论经

世之深。孔老之极也。为于未有尽照穷缘殊生共理。练伪归真。神功之正佛教之弘也。是乃佛明其宗。老全其生。守生者蔽明宗者通。然静止大方乃虽蔽而非妄。动由其宗则理通而照极故。必德贵天全自求其道。崇本资通功归四大。不谋非然守教保常。孔老之纯得所学也。超宗极览寻流讨源。以有生为尘毒故。息敬于君亲不惊议其化异。不执方而骇奇妙。寂观以拓思。功积见而要来。则佛教之粹明于为也。故夫学得所学则可以资全生灵。而教尊域中矣。明为于为将乃灭习。反流而邈天人矣。过此以往未之或知。洗虑之得其将在兹。

张融门律(周剡难)

吾门世恭佛。舅氏奉道。道也与佛逗极无二。寂然不动。致本则同感而遂通逢迹成异。其犹乐之不治不隔五帝之秘。礼之不袭不吊三皇之圣。岂三与五。皆殊时故不同其风。异世故不一其义。安可辄驾庸愚。诬问神极。吾见道士与道人战。儒墨道人与道士狱是非。昔有鸿飞天首。积远难凫。越人以为凫。楚人以为乙。人自楚越耳。鸿常一鸿乎。夫澄本虽一吾自俱宗。其本泻迹既分。吾已翔其所集。汝可专尊于佛迹。而无侮于道本。

书与二何两孔。周剡山茨。

少子致书。诸游生者曰张融白。鸟哀鸣于将死。人善言于就暮。顷既病盛生衰。此亦魂留几气。况惊舟失柁于空壑。山足无绊于泽中。故视阴之间虽寸每遽。不缝其徙也。欲使魄后余意绳墨。弟侄故为门律。数风其一章通源二道。今奏诸贤以为何若。

答张书并问张。

周剡山茨归书少子曰。周颙顿首懋制来班。承复峻其门。则参子无踞诚不待奖敬。寻本有测高心虽神道所归。吾知其主。然自释之外儒纲为弘。过此而能与仲尼相若者。黄老实雄也。其教流渐非无邪弊。素朴之本义有可崇。吾取舍旧怀粗有泾渭。与夺之际。不至朱紫。但畜积抱怀未及厝言耳。途轨乖顺不可谬同异之间。文宜有归辩来旨。谓致本则同似非。吾所谓同时殊风异。又非吾所谓异也。久欲此中微举条裁。幸因雅趣试共极言。且略如左。迟闻深况。

通源曰。道也与佛逗极无二寂然不动。致本则同感而遂通逢迹成异。

周之问曰。论云。致本则同请问。何义是其所谓谓本乎。言道家者。岂不以二篇为主。言佛教者亦应以般若为宗。二篇所贵义极虚

无。般若所观照穷法性。虚无法性其寂虽同位。寂之方。其旨则别论。所谓逗极无二者。为逗极于虚无。当无二于法性耶。将二涂之外更有异本。傥虚无法性其趣不殊乎。若有异本思告异本之情。如其不殊愿闻不殊之说。

通源曰。殊时故不同其风。异世故不一其义。吾见道士与道人战儒墨道人与道士狱是非。昔有鸿飞天首积远难凫。越人以为凫。楚人以为乙。人自楚越耳。鸿常一鸿乎。夫澄本虽一吾自俱宗其本鸿迹既分。吾已翔其所集。

周之问曰。论云。时殊故不同其风。是佛教之异于道也。世异故不一其义。是道言之乖于佛也。道佛两殊非凫则乙。唯足下所宗之本。一物为鸿耳。驱驰佛道无免二失。未知高鉴缘何识本轻而宗之。其有旨乎。若犹取二教以位其本。恐战狱方兴未能听讼也。若虽因二教同测教源者。则此教之源每沿教而见矣。自应鹿巾环杖。悠然目击儒墨訚訚。从来何诤。苟合源共是分迹。双非则二迹之用。宜均去取。奚为翔集所向勤务唯佛。专气抱一无谨于道乎。言精旨远。企闻后要。

通源曰。汝可专遵于佛迹。而无侮于道本。

周之问曰。足下专遵佛迹。无侮道本。吾则心持释训业爱儒言。未知足下雅意佛儒安在。为当本一末殊为本末俱异耶。既欲精探彼我方相。究涉理类所关。不得无请。

重与周书并答所问。

张融白。吾未能忘身故有情。身分外既化极魄首复为子弟留地。不欲使方寸旧都日夜荒没。平生所困横馗而草。所以制是门律。以律其门。非佛与道门将何律。故告气缓命凭魄申阴。数感卜应通源定本。实欲足下发予奇意。果能翔牍起情妙见正祈。既起所志今为子言。

周之问曰。论云。致本则同请问何义。是其所谓本乎。

答彼周曰。夫性灵之为性能知者也。道德之为道可知者也。能知而不知所可知。非能知之义。可知而不为能知。所知非夫可知矣。故知能知必赴于道。可知必知所赴。而下士雷情波照鼓欲参神。精明驱动识用沈蔼。所以倒心下灌照隔于道。至若伯阳专气致柔。停虚任魄载营抱一。居凝通静静唯通也。则照无所没魄绪停虚故融然自道。足下欲使伯阳不静宁可而得乎。使静不泊道亦于何而可得。今既静而两

神。神静而道二。吾未之前闻也。故逗极所以一为性游前简且韵猖狂旷不能复行。次战思定霸宇内。但敷生灵以竦志。庶足下罔象以扪珠。是以则帝属五而神常一。皇有三而道无二。凫乙之交定者鸿之乎。吾所以直其绳矣。

周之问曰。言道家者岂不以二篇为主。言佛教者亦应以般若为宗。二篇所贵义极虚无。般若所观照穷法性。虚无法性其寂虽同。住寂之方其旨则别。

答彼周曰。法性虽以即色图空。虚无诚乃有外张义。然环会其所中。足下当加以半思也。至夫游无荡思。心尘自拂。思以无荡。一举形上。是虽忘有老如骞释。然而有忘释不代老。当其神地悠悠精和坐废寂然以湛。其神遂通以冲其用。登其此地。吾不见释家之与老氏涉其此意。吾孰识老氏之与释家。逗极之所以无二亲情故妙得其一矣。直以物感既分应物难合。今万象与视听交错。视听与万象相横。着之既已深。却之必方浅。所以苦下之翁且藏即色。顺其所有不震其情。尊其所无渐情其顺。及物有潜去人时欲无。既可西风昼举而致。南精夕梦汉魂中寐不其可乎。若卿谓老氏不尽乎无。则非期于得意。若卿谓尽无而不尽有得意。复爽吾所期。卿若疑老氏尽有而不亮以教。则释家有尽何以峻迹。斯时卿若以释家时宜迹峻。其犹老氏时峻此迹。逗极之同兹焉余意。

周之问曰。论云。时殊故不同其风。是佛教之异于道也。世异故不一其义。是道言之乖于佛也。道佛两殊则凫则乙。

答彼周曰。非凫则乙迹固然矣。迹固其然。吾不复答。但得其世异时殊。不宜异其所以之异。

周之问曰。未知高鉴缘何识本。

答彼周曰。综识于本已吐前牍。吾与老释相识正如此。正复是目击道斯存。卿欲必曲鞠其辞。吾不知更所以自讼。

周之问曰。若犹取二教以位其本。恐战狱方兴未能听讼也。

答彼周曰。得意有本何至取教。

周之问曰。若虽因二教同测教源者。则此教之源每沿教而见矣。

答彼周曰。诚哉有是言。吾所以见道来一于佛。但吾之即此言。别有奇即耳。

周之问曰。自应鹿巾环杖悠然目击儒。墨訚訚从来何诤。

答彼周曰。虞芮二国之斗田。非文王所知也。碎白玉以泯斗其别有尊者乎。况夜战一鸿妄军皃乙。斯自鹿巾之空负头上。环杖之自诬掌中。吾安得了之哉。

周之问曰。苟合源共是分迹。双非则二迹之用宜均去取。奚为翔集所向勤务唯佛。专气抱一无谨于道乎。

答彼周曰。应感多端神情数广。吾不翔翩于四果。卿尚无疑其集佛。吾不翔翩于五通。而于集道复何悔。且宝圣宜本迹匪情急。矧吾已有所集方复移其翔者耶。卿得其无二于两楹故。不峻督其去取。

周之问曰。吾则心持释训业爱儒言。未知足下雅意佛儒安在。为当本一末殊。为本末俱异耶。

答彼周曰。吾乃自元混百圣同投一极。而近论通源儒不在议。足下今极其儒。当欲列儒围道。故先属垣耳隙思潜师。夜以遂图掩天城。恐难升之险非子所跻。则吾见师之出不见其入也。吾已谓百圣同所投。何容本末俱其异。更以历势倒兵。恣卿智勇。吾之勇智自纵横凑出。

周重答书并周重问。

周颙顿首。夫可以运寄情抱非理何师。中外声训登涂所奉。而使此中介分然去留无薄。是则怏怏失路在我奚难。足下善欲言之。吾亦言之未已也。辄复往研迟承来折。

通源曰。法性虽以即色图空。虚无诚乃有外张义。所以苦下之翁且藏即色。顺其所有不震其情。尊其所无渐清其顺。

周之问曰。苦下之藏即色信矣。斯言也。更恐有不及于即色。容自托以能藏则能藏者广。或不独出于厉乡耳。夫有之为有物知其有。无之为无人识其无。老氏之署有题无出斯域。是吾三宗鄙论。所谓取舍驱驰未有能越其度者也。佛教所以义夺情灵言诡声律。盖谓即色非有故擅绝于群家耳。此涂未明在老何续。但纷纷横沸皆由著有。迮道沦俗兹焉是患。既患由有滞而有性未明。矫有之家因崇无术。有性不明虽则巨蔽然违谁尚静涉累实微。是道家之所以有裨弘教。前白所谓黄老实雄者也。何旧说皆云老不及圣。若如斯论不得影响于释宗矣。吾之位老不至乃然。夫大士应世其体无方。或为儒林之宗。或为国师道士。斯经教之成说也。乃至宰官长者咸托身相。何为老生独非一

迹。但未知涉观浅深品位高下耳。此皆大明未启权接一方。日月出矣爝火宜废。无余既说众权自寝。足下犹欲抗遗燎于日月之下。明此火与日月寝源。既情崇于日月。又无侮于火本。未知此火本者将为名乎。将或实哉。名而已耶。本道安在。若言欲实之日月为实矣。斯则事尽于一佛不知其道也。通源之旨源与谁通。

通源曰。当其神地悠悠精和坐废。登其此地。吾不见释家之与老氏涉其此意。吾孰识老氏之与释家。又曰。今既静而两神。神静而道二。吾未之前闻也。又曰。伯阳专气致柔。停虚任魄魄绪停虚。故融然自道也。又曰。心尘自拂一举形上。

周之问曰。足下法性虽以即色图空。虚无诚乃有外张义。窃谓老释重出对分区野。其所境域无过斯言。然则老氏之神地悠悠。日悠悠于有外。释家之精和坐废。每坐废于色空。登老氏之地则老氏异于释。涉释氏之意则释氏殊于老。神既静而不两。静既两而道二。足下未之前闻。吾则前闻之矣。苟然则魄绪停虚是自虚。其所谓虚融然自道。亦非吾所谓道。若夫心尘自拂一举形上。皆或未涉于大方。不敢以通源相和也。

通源曰。足下欲使伯阳不静宁可而得乎。使静而不泊道亦于何而不得。

周之问曰。甚如来言吾亦虑其未极也。此所谓得在于神静。失在于物虚。若谓静于其静非曰穷静。魄于其魄不云尽魄。吾所许也。无所间然。

通源曰。若卿谓老氏不尽乎无。则非相期于得意。若卿谓尽无而不尽有。得意复爽吾所期。

周之问曰。尽有尽无非极莫备。知无知有吾许其道家。惟非有非无之一地。道言不及耳。非有非无三宗所蕴。傥余瞻虑唯足下其眄之。念不使得意之相爽。移失于。有归耳。

通源曰。非凫则乙迹固然矣迹固其然。吾不复答。又曰。吾与老释相识正如此。正复是目击道斯存。又曰。得意有本何至取教。又曰。诚哉有是言。吾所以见道来一于佛。

周之问曰。足下之所目击道存得意。有本想法性之真义。是其此地乎。佛教有之。足下所取非所以何至取教也。目击之本即在教迹。谓之凫乙则其鸿安渐哉。诸法真性老无其旨。目击高情无存老迹。旨迹两亡索宗无所论。所谓无侮于道本。当无悔于何地哉。若谓探道家

之迹。见其来一于佛者。则是真谛实义。沿文可见矣。将沿于道章而得之乎。为沿于德篇而遇之也。若两无所沿而玄得于方寸者。此自足下怀抱与老释而为三耳。或可独树一家。非老情之所敢建也。

通源曰。虞芮二国之斗田。非文王所知也。斯自鹿巾之空负头上。环杖之自诬掌中。吾安能了之哉。

周之问曰。足下谓苦下之且藏即色。则虚空有阙矣。足下谓法性以即色图空。则法性为备矣。今有人于此。操环杖而言法性。鹿巾之士执虚无而来。诮曰。尔不同我吾与尔斗。足下从容倚棘听断于其间曰。皆不可也。谓其鹿巾空负于头上。环杖自诬于掌中。以足下之精明持达而判讼若斯。良虞芮之所以於邑也。

通源曰。吾不翔翮于四果。卿尚无疑其集佛。吾翮不翔于五通。而于集道复何晦。

周之问曰。足下不翔翮于四果。犹勤集于佛教。翮不翔于五通。何独弃于道迹乎。理例不通方为彼诉。

通源曰。当欲列儒围道故。先属垣耳隙。

周之问曰。足下通源唯道源不及儒。吾固疑其阙。是以相访。但未知融然自道唯道能融。将道之融然循儒可会耶。虽非义本纵言宜及想释本暇。幸惠余音。

余寻周张难问。虽往复积卷。然两家位意理在初番。故略其后文旨存义本。

## 谢镇之书与顾道士

谢镇之白。敬览夷夏之论。辩摧一源详据二典。清辞斐暐宫商有体。玄致亹亹其可味乎。吾不崖管昧蝎窥幽宗。苦思探赜无阶毫釐。但镜复逾三味消鄙惑。聊述所怀庶闻后释。

论始云。佛是老子老子是佛。又以仙化比泥洹长生等无死。爰引世训以符玄教。纂其辞例盖以均也。未讥翦华废犯亦犹虫欢鸟[曷*舌]非所宜效。请试论之。案周孔以儒墨为典。老庄以辨教明筌。此皆开渐近方。未备洪拓也。且虫鸟殊类化道本隔。夫欲言之宜先究其由。故人参二仪是谓三才。三才所统岂分夷夏。则知人必人类兽必兽群。近而征之七珍人之所爱。故华夷同贵。恭敬人之所厚。故九服攸敦。是以关雎之风行乎四国。况大化所陶而不洽三千哉。若据经而言。盖

闻佛兴世也。古昔一法万界同轨。释迦文初修菩萨时广化群生。于成佛而有其土。预沾慈泽皆来生我国。我阎浮提也。但久迷生死随染俗流。暂失正路未悟前觉耳。以圣人俯三达之智。各观其根知区品不同。故说三乘而接之。原夫。真道唯一法亦不二。今权说有三殊引而同归。故游会说法悟者如沙尘。拯沉济惑无出此法。是以当来过去无边世界共斯一揆。则知九十有五非其流也明矣。彼乃始言其同而未言其异。故知始之所同者非同。末之所异者非异。将非谬击瓦釜滥谐黄钟耶。岂不诬哉。至如全形守祀戴冕垂绅。披毡绕贝埋尘焚火。正始之音娄罗之韵。此俗礼之小异耳。今见在鸟而鸟鸣。在兽而兽响。抗报万之一音感异类而殊应。便使夷夏隔化一何混哉。舟枯车溺可以譬彼。夫俗礼者。出乎忠信之薄非道之淳。修淳道者。务在反俗。俗既可反道则可淳。反俗之难故宜祛其甚泰。祛其甚泰必先堕冠削发方衣去食。堕冠则无世饰之费。削发则无笄栉之烦。方衣则不假工于裁制。去食则绝想嗜味。此则为道者日损。岂夷俗之所制。及其敷文奥籍三藏。四含此则为学者日益。岂华风之能造。又云。佛经繁显道经简幽。推此而言。是则幽者钻仰难希。显则涉求易望。简必不足以示理。繁则趣会而多津。佛法以有形为空幻。故忘身以济众。道法以吾我为真实。故服食以养生。且生而可养。则吸日可与千松比霜。朝菌可与万椿齐雪耶。必不可也。若深体三界为长。夜之宅有生为大梦之。主则思觉寤之道何贵于形骸。假使形之可练生而不。死此则宗。本异非佛理所。同何以言之。夫神之寓形犹于逆旅。苟趣舍有宜何恋恋于檐宇哉。夫有知之知可形之形。非圣之体。虽复尧孔之生。寿不盈百。大圣泥洹同于知命。是以永劫以来澄练神明。神明既澄照绝有无。名超四句。此则正真终始不易之道也。又刻船者祈心于金质。守株者期情于羽化。故封有而行六度。凝滞而茹灵芝。有封虽乖六度之体。为之或能济物。凝滞必不羽化。即事何足兼人。寻二源稍迹旷局异怀。居然优劣。如斯之流非可具诘。彼皆自我之近情。非通方之宏识。则知殊俗可以道甄哀哉。玄圣既邈斐然竞兴。可谓指虫迹为苍文。饵螯乳为醍醐。良可哀也。佛道汪洋智量不可以言穷。应迹难以形测其辩有也。则万相森陈若干峙立。其析无也。则泰山空尽与秋毫俱散。运十力以摧魔。弘四等以济俗。抗波若之法炬。何幽而不烛。潜三昧之法威。何远而不伏。宁疑夷夏不效哉。

重书与顾道士

谢镇之白。猥辱反释究详渊。况既和光道佛而泾渭释李。触类长之爰至棋奕。敷佛弥过精旨愈昧。夫饰椟贺珍曜夜不集。所谓驰走灭迹跳动息影焉可免乎。循雅论所据。正以虫鸟异类夷夏殊俗。余以三才均统人理是一。俗训小殊法教大同。足下答云。存乎周易非胡书所拟。便谓素旗已举不复申检。玄旍为素麾。异乎曹子之观旗。辄复略

诸近要以标大归。然髻珠虽隐暮四易显。聊以寄谑傥不贻忤。夫太极剖判两仪妄构。五阴合兴形识谬彰。识以流染因结。形以爱滞缘生。爰皇之前民多专愚。专愚则巢居穴处饮血茹毛。君臣父子自相胡越。犹如禽兽。又比童蒙道教所不入。仁义所未移。及其沈欲沦波触崖思济。思济则祈善。祈善则圣应。夫圣者何耶。感物而遂通者也。夫通不自通感不自感。感恒在此通每自彼。自彼而言悬镜高堂。自此而言万像斯归。故知天竺者。居娑婆之正域。处淳善之嘉会。故能感通于至圣土中。于三千圣应既彼声被。则此睹日月之明。何假离朱之察闻雷霆之音。奚事子野之听。故卑高殊物不嫌同道。左右两仪无害天均。无害天均则云行法教。不嫌同道。则雨施夷夏。夫道者一也。形者二也。道者真也。形者俗也。真既犹一俗亦犹二。尽二得一宜一其法。灭俗归真必其违俗。是以如来制轨玄劫同风。假令孔老是佛则为韬光潜导匡救偏心。立仁树义将顺近情。是以全形守祀恩接六亲。摄生养性自我外物。乃为尽美不为尽善。盖是有崖之制未鞭其后也。何得拟道菩提比圣牟尼。佛教敷明要而能博。则精疏两汲。精疏两汲则刚柔一致。是以清津幽畅诚规可准。夫以规为圆者易。以手为圆者难。将不舍其所难。从其所易耶。道家经籍简陋多生。穿凿至如灵宝妙真。采撮法华制用尤拙。及如上清黄庭所尚。服食咀石餐霞。非徒法不可效道亦难同。其中可长。唯在五千之道全无为用。无为用未能违有。遣有为怀灵芝。何养佛家三乘所引九流均接。九流均接则动静斯得。禅通之理是三中之一耳。非其极也。禅经微妙境相精深。以此缔真尚不能至。今云。道在无为得一而已。无为得一是则玄契千载。玄契不载不俟高唱。夫明宗引会导达风流者。若当废学精思不亦怠哉。岂道教之筌耶。敬寻所辩非徒止不解佛。亦不解道也。

反乱一首聊酬启齿。

乱曰。运往兮韬明。玄圣兮幽翳。长夜兮悠悠。众星兮晢晢。大晖灼兮升曜。列宿奄兮消蔽。夫轮捔兮殊材。归敷绳兮一制。苟专迷兮不悟。增上惊兮远逝。卞和恸兮[泳-永＋荊]侧。岂偏尤兮楚厉。良刍蔑兮波若焉。相责兮智慧。

## 弘明集卷第七

朱昭之难夷夏论 朱广之咨夷夏论 慧通法师驳夷夏论 僧敏法师戎华论

### 难顾道士夷夏论（常侍朱昭之）

见足下高谈夷夏辩。商二教条勒经旨。冥然玄会妙唱善同。非虚

言也。昔应吉甫齐孔老于前。吾贤又均李释于后。万世之殊涂同归于一朝。历代之疑争怡然。于今日赏深悟远。蠲慰者多。益世之谈莫过于此。至于各言所好。便复肝胆楚越不知甘苦之方。虽二而成体之性必一。乃互相攻激异端遂起。往反纷频斯害不少惜矣。初若登天。光被俗表。末如入渊明夷辉沦。夫导师失路则迷涂者众。故忘其浅昧。遽相牵拯。今先布其怀未陈所恨。想从善如流者不惜乖于一往耳。山川悠远良话未期。聊寄于斯以代暂对情。旗一接所释不浅。朱昭之白。夫圣道虚寂故能圆应无方。以其无方之应。故应无不适。所以自圣而检心本无名。于万会自会而为称。则名号以为之彰。是以智无不周者。则谓之为正觉。通无不顺者则谓之为圣人。开物成务无不达也。则谓之为道。然则圣不过觉。觉不出道。君可知也。何须远求哉。但华夷殊俗情好不同。圣动因故。设教或异。然曲礼净戒数同三百威仪。容止又等三千。所可为异。正在道佛之名形服之间耳。达者尚复以形骸为逆旅。衮冕岂足论哉。所可为嫌。只在设教之始。华夷异用。当今之俗。而更兼治迁流变革一条宜辩耳。今当言之。圣人之训动必因顺。东国贵华则为衮冕之服。礼乐之容。屈申俯仰之节。衣冠簪佩之饰。以弘其道。盖引而近之也。夷俗重素故。教以极质。髡落徽容衣裳不裁。闲情开照期神旷劫。以长其心。推而远之也。道法则采饵芝英餐霞服丹。呼吸太一。吐故纳新。大则灵飞羽化。小则轻强无疾。以存其身。即而效之也。三者皆应之感之。一用非吾所谓至也。夫道之极者非华非素。不即不殊。无近无远。谁舍谁居。不偏不党。勿毁勿誉。圆通寂寞假字曰无妙境。如此何所异哉。但自皇羲以来。各弘其方师师相传。不相关涉。良由彼此两足无复我外之求。故自汉代以来淳风转浇。仁义渐废。大道之科莫传。五经之学弥寡。大义既乖微言又绝。众妙之门莫游。中庸之仪不睹。礼术既坏雅乐又崩。风俗寝顿君臣无章。正教凌迟人伦失序。于是圣道弥纶天运远被。玄化东流以慈系世众生。黕所先习欣所新闻。革面从和精义复兴。故微言之室在在并建。玄咏之宾处处而有。此可以事见非直布之空谈。将无物不可以终否。故受之以同人。故邪意者夫圣人之抚百姓。亦犹慈母之育婴儿。始食则饵以甘肥。甘肥既厌复改以脂蜜。脂蜜既厌则五体休和。内外平豫为益至矣。不其然乎。理既然矣。而横厝非贬妄想分别。是未悟环中不可与义。二贤推荡往反解材之势。纵复得解非顺理之作。顺理析之岂待推荡。足下发源开端。明孔老是佛。结章就议则与夺相悬。何搢绅擎跽为诸华之容。稽首佛足则有狐蹲之贬。端委罄折为侯甸之恭。右膝着地。增狗踞之辱。请问。若孔是正觉释为邪见。今日之谈吾不容闻。许为正真何理鄙诮。既亏畏圣之藏。又忘无苟之礼。取之吾心所恨一也。又云。全形守祀继善之教。毁貌易姓绝恶之学。是商臣之子有继善之功覆障毁落有绝恶之志。推寻名实为恨二也。又云。下弃妻孥上废宗祀夫鬼神之理冥寞难明。故子路有问宣尼不释。当由生死道殊神缘难测。岂为圣不能言

良。恐贤不能得三。达之鉴照之有在。足下已许神化东流。而复以丧祭相乘与夺无定。为恨三也。又云。切法可以进谦弱。赊法可以退夸强。三复此谈颠倒不类。夫谦弱易回可以赊和而进。夸强难化应以苦切乃退。隐心检事不其然乎。米糠在目则东西易位。偏着分心则辞义舛惑。所言乖当为恨四也。又云。抑则明者独进。引则昧者竞前。夫道言真实敬同高唱。覆载万物养育众形。而云明者独进。似若自私佛音一震。则四等兼罗三乘同顺。天龙俱靡。而云昧者竞前。亦又近诬探赜之谈。而妄生疮疣游辞放发为恨五也。又云。佛是破恶之方。道是兴善之术。破恶之方吾无间然。夫恶止善行乃法教所以兴也。但未知兴善之术。术将谁然。若善者已善奚用兴善。善者非善。又非兴善则兴善之名义无所托。今道者善也。复以兴善取之名义。太为继富。不以振恶为教偏矣。大道兼弘而欲局之。为恨六也。又云。残忍刚愎则师佛为长。慈柔虚受则服道为至。夫摧伏勇猛回靡残暴。实是牟尼之巨勋。不乖于惠旨。但道力刚明化功弥远。成性存存恩无不被。枭鸩革心威无不制。而云唯得虚受太为浅略。将无意沦偏着不悟。狭劣伤道耶。披寻第目则先诚臆说。建言肆论则不觉情迁。分名难持为恨七也。又云。八象西戎诸典广略。兼陈金刚般若文。不踰千四句。所弘道周万法。粗妙两施繁约共有。曲法细诫科礼等碎精粗横生。言乖乎实为恨八也。又云。以国而观则夷虐夏温。请问。炮烙之苦岂康竺之刑。流血之悲讵齐晋之子。刳剔之苦害非左衽之心。秋露含垢匪海滨之士。推检性情华夷一揆。虚设温严为恨九也。又云。博弈贤于慢游。讲诵胜於戏谑。寻夫风流所以得传经籍所以不废良由讲诵。以得通咨求所成悟。故曰学而不讲。是吾忧也。而方之戏谑太为慢德。请问。善诱之筌其将安寄。初未得意而欲忘言为恨十也。有此十恨不能自释。想望君子更为申之谢。生亦有参差。足下攻之已密且专。所请不复代匠。

疑夷夏论咨顾道士（朱广之）

　　朱广之叩头。见与谢常侍往复夷夏之论辩章。同归之义。可谓简见通微清练之谈也。至于耽尚端冕之饰屏。破翦落之素申。以擎跪之恭辱。以狐蹲之肃桎。束华人杜绝外法。舟车之喻虽美。平恕之情未笃。致会之源既坦。筌寄之涂方壅。然则三乘之悟窅望兹土。六度之津于今长诀。披经玩理怅怏良深。谢生贬没仙道褒明佛教。以羽化之术为浮滥之说。残形之唱为履真之文。徒知己指之为指。不知彼指之无殊。岂所以通方得意善同之谓乎。仆夙渐法化晚味道风。常以崇空贵无宗趣一也。蹄网双张义无偏取。各随晓人唯心所安耳。何必龙衮可袭而璎珞难乘者哉。自贫来多务研敩沈替。缄卷巾牍奄逾十载。幼习前闻零落顿尽。蕴志空年开瞻靡阶。每独慷慨遥夜辄启。旦忘寐而清心。远信缠苦弥笃。若夫信不沿理。则轻泛无主转诮之宾因斯而

起。是以罄率狂管书述鄙心。愿重为启诲敷导厥疑。广之叩头。

论云。擎跽罄折侯甸之恭也。狐蹲狗踞荒流之肃也。疑曰。夫邦殊用隔文自难均。至于各得所安。由来莫辩。侯甸之容所言当矣。狐狗之目将不独伤。

论云。若谓其致既均其法可换者。而车可涉川。舟可行陆乎。必不可也。疑曰。夫法者所以法情。情非法也。法既无定由情不一。不一之情所向殊涂。刚柔并驰华戎必同。是以长川浩漫无当于此矣。平原远陆岂取于彼耶。舟车两乘何用不可。

论云。既不全同又不全异。下弃妻孥上废宗祀。疑曰。若夫废祀于上。不能绝弃于下。此自拟异入同。非同者之过也。宁可见犁牛不。登宗庙之用而。永弃于牢饩之具耶。

论云。嗜欲之物皆以礼伸孝敬之典。独以法屈悖德犯顺。曾莫之觉。疑曰。若悖德犯顺无施而可慈敬。惠和触地而通。是以损膳行道。非征凶之宅。服冕素餐非养正之方。屈申之望可相绝于此矣。

论云。理之可贵者道也。事之可贱者俗也。今舍华效夷义将安取。若以其道邪道固符合矣。若以其俗邪俗则天乖矣。疑曰。至道虚通故不爵而尊。俗无不滞故不黜而贱。贱者不能无累。尊者自然天足。天足之境既符。俗累之域亦等。道符累等又谁美谁恶。故俱是圣化惟照所惑。惑尽明生则彼我自忘。何烦迟迟于舍效之际。耿介于华夷之间乎。

论云。无生之教赊无死之化切。切法可以进谦弱。赊法可以退夸强。疑曰。无生即无死无死即无生。名反实合容得赊切之别耶。若以迹有差降故。优劣相悬者。则宜以切抑强以赊引弱。故孔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致教之方不其然乎。

论云。佛教文而博。道教质而精。精非粗人所信。博非精人所能。疑曰。夫博闻强识必缘照远广。敦修善行必因理入微。照明则理无不精。理精则明无不尽。然则精博同功相为利用。博犹精也。岂粗人所能信。精犹博也。岂弘通所独阙。

论云。佛言华而引。道言实而析。析则明者独进引则昧者竞前。疑曰。夫华不隔理则为达鉴。所陶实未届虚故。为钻赏。所业陶有序者为资。昧耶为待明耶。若其资昧则明不独进。若必待明则昧不获前。若明昧俱得何须抑引妙。况难章所宜更辩。

论云。佛经繁而显。道经简而幽。幽则妙门难见。显则正路易遵。遵正则归涂不迷。见妙则百虑咸得。疑曰。简则易从云何难见。繁则难理岂得易遵。遵正则归涂不迷。可以阶道之极。虽非幽简自然玄造。何假难明之术。代兹易晓之路哉。

论云。若残忍刚愎则师佛为长。慈柔虚受则服道为至。疑曰。夫邪见枉道法所不存。慈悲喜舍是所渐录。喜则能受。舍亦必虚。虚受之义窅然复会。未知残愎之人更依何法。若谓所受者异。则翻成刻船。何相符之有乎。

论云。佛是破恶之方。道是兴善之术。又以中夏之性。不可效西戎之法。疑曰。兴善之谈美矣。勿效之言侮矣。意所未安。请问。中夏之性与西戎之人。为夏性纯善戎人根恶。如令根恶则于理可破。使其纯善则于义可兴。故知有恶可破。未离于善有善可兴。未免于恶。然则善恶参流深浅互别。故罗云慈惠非假东光。桀跖凶虐岂钟西气。何独高华之风鄙戎之法耶。若以此善异乎。彼善彼恶。殊乎此恶则善恶本乖。宁得同致。

论云。蹲夷之仪娄罗之辩。犹虫欢鸟聒何足述效。疑曰。夫礼以申敬乐以感。和虽敬由礼申。而礼非敬也。和同乐感乐非和也。故上安民顺则玉帛停筐风淳。俗泰则钟鼓辍响。又钟帛之运不与二仪并位。盖以拯顿权时不得已而行耳。然则道义所存无系形容。苟造其反不嫌殊同。今狐蹲狗踞。孰曰非敬。敬以申心。孰曰非礼。礼敬玄符如徒舍含识之类。人标其所贵。贵不在言。言存贵理。是以麟凤怀仁见重灵篇。猩猩能语受蚩礼章。未知之所论义将何取。若执言损理则非知者所据。若仗理忘言则彼以破相明宗。故李叟之常非名欲所及。维摩静默非巧辩所追。检其言也。彼我俱遣。寻其旨也。老释无际。俱遣则濡沫可遣。无际则不负高贵。何乃远望。波若名非智慧。便相挫蹙比类虫鸟。研复逾日未惬鄙怀。且方俗殊韵。岂专胡夏近唯中邦。齐鲁不同权舆俶落。亦古今代述以其无妨指录。故传授世习彼若非也。则此未为是。如其是也则彼不独非。既未能相是则均于相非。想兹汉音流入彼国。复受虫欢之尤。鸟聒之诮娄罗之辩亦可知矣。一以此明莛楹可齐。两吝兼除不其通乎。夫义奥渊微非所宜参。诚欲审方玄匠聊申一往耳倾心遥。伫迟闻后栽。

驳顾道士夷夏论（治城惠通）

余端夏有隙亡事忽景。披顾生之论照如发曚。见辩异同之原。明是非之趣。辞丰义显文华情奥。每研读忘倦慰。若萱草真所谓洪笔君子有怀之作也然则察其旨归疑笑良多。譬犹盲子采珠怀赤菽而反以为

获宝。聋宾听乐闻驴鸣。而悦用为知音。斯盖吾子夷夏之谈。以为得理其乖甚焉。见论引道经益有昧。如昔老氏著述文。只五千。其余淆杂并淫谬之说也。而别称道经。从何而出。既非老氏所创。宁为真典。庶更三思傥祛其惑。论云。孔老非佛谁则当之。道则佛也。佛则道也。以斯言之。殆迷厥津。故经云。摩诃迦葉彼称老子。光净童子彼名仲尼。将知老氏非佛其亦明矣。实犹吾子见理未弘故。有所固执。然则老氏仲尼佛之所遣。且宣德示物祸福。而后佛教流焉。然夫大道难遵小成易习。自往古而致叹非来今之所慨矣。老氏著文五千。而穿凿者众。或述妖妄以回人心。或传淫虐以振物性。故为善者寡。染恶者多矣。仆谓搢绅之饰。罄折之恭。殡葬之礼。斯盖大道废之时也。仁义所以生孝敬所以出矣。智欲方起情伪日滋。圣人因禁之以礼教。制之以法度。故礼者忠信之薄乱之首也。既失无为而尚有为宁足加哉。夫剪发之容狐蹲之敬。外沈之俗。仆谓华色之不足吝。货财之不可守。亦已信矣。老氏谓五色所以令人目盲。多藏秘之后失。故乃剪发玄服损财去世让之至也。是以太伯无德。孔父加焉。斯其类矣。夫胡跪始自天竺而四方从之。天竺天地之中。佛教所出者也。斯乃大法之整肃至教之齐严。吾子比之狐蹲厥理奚微。故夫凶鬼助恶强魔毁正。子之谓矣。譬犹持瓢欲减江海。侧掌以蔽日月。不能损江海之泉。掩日月之明也。至夫太古之初物性犹纯。无假礼教而能缉。不施刑罚而自治。死则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制无期。哀至便哭。斯乃上古之纯风。良足效焉。子欲非之其义何取。又道佛二教喻之舟车。夫有识闻之莫不莞尔而笑。仆谓天道不言圣人无心。是以道由人弘非道弘人。然则圣人神鉴靡所不通。智照宁有不周而云指其专一不能兼济。譬犹灵晖朝觏称物纳照。时风夕洒程形赋音。故形殊则音异。物异则照殊。日不为异物而殊照。风不为殊形而异音。将知其日一也。其风一也。禀之者不同耳。吾子以为舟车之喻义将焉允。然夫大教无私。至德不偏。化物共旨导人俱致。在戎狄以均响。处胡汉而同音。圣人宁复分地殊教隔宇异风。岂有夷耶。宁有夏耶。昔公明仪为牛弹清角之操伏食如故。非牛不闻不合其耳也。转为蚊虻孤犊之声。于是奋耳掉尾蹀躞而听之。今吾子所闻者。盖蚊虻之音也。夷夏之别。斯旨何存。又云。下弃妻孥上废宗祀。嗜欲之物皆以礼申孝敬之典。独以法屈。夫道俗有晦明之殊。内外有语默之别。至于宗庙享祀禘祫皇考。然则孝敬之至世莫加焉。若乃烟香夕台韵法晨宫。礼拜忏悔祈请无辍。上逮历劫亲属。下至一切苍生。若斯孝慈之弘大。非愚瞽之测也。夫国资民为本。君恃民而立国之以宁乃民之力。推如来谈似为空设。又云。刻船桑门守株道士。空争大小互相弹射。披抚华论深释文滞。寻文求义于何允归。夫外道淫奔弥龄积纪。沉晦不迁沦惑宁反。游涉墟乡泛越[土*厘]落。公因圣术私行淫乱。得道如之何斯可耻。昔齐人好猎家贫。大鹿穷年驰骋不获一兽。于是退而归耕。今吾子有知归耕得算。又云。大道既隐小成互起。辩讷相倾孰与正之。夫正道难

毁邪理易退。譬若轻羽在高遇风则飞。细石在谷逢流则转。唯泰山不为飘风所动。磐石不为疾流所回。是以梅李见霜而落叶。松柏岁寒之不凋信矣。夫淫妖之术触正便挫。子为大道谁为小成想。更论之然后取辩。若夫颜回见东野毕之驭测其将败。子贡观邾鲁之风审其必亡。子何无知。若斯之甚。故标愚智之别。撰贤鄙之殊。聊举一隅示子望能三反。又云。泥洹仙化各是一术。佛号正真。道称正一。一归无死真会无生。无生之教赊。无死之教切。斯盖吾子聪辩能言鄙夫蔑以加之。然则泥洹灭度之说着乎正典。仙化入道之唱理将安附。老子云。生生之厚必之死地。又云。天地所以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也。夫忘生者生存。存生者必死。死道将届故谓之切。其殊切乎。谚曰。指南为北自谓不惑。指西为东自谓不蒙。子以必死为将生。其何反如之。故潜君断粮以修仙术。仆闻老氏有五味之诫。而无绝谷之训矣。是以蝉蛾不食君子谁重。蛙蟒穴藏圣人何贵。且自古圣贤莫不归终。吾子独云不死。何其滥乎。故舜有苍梧之坟。禹有会稽之陵。周公有改葬之篇。仲尼有两楹之梦。曾参有启足之辞。颜回有不幸之叹。子不闻乎。岂谬也哉。昔者有人未见麒麟。问尝见者曰。麟何类乎。答云。麟如麟也。问者曰。若尝见麟则不问也。而云麟如麟何耶。答云。麟麏身牛尾鹿蹄马背。问者乃晓然而悟。今吾子见欲麟耶将不见告。又云。道经简而幽。幽则妙门难见。仆谓老教指乎五千。过斯以外非复真籍。而道文重显愈深疑怪。多是虚托妍辞空称丽句。譬周人怀鼠以贸璞。郑子观之而且退斯之谓矣。寻此而言将何克允。又云。残忍刚愎则师佛为长。慈柔虚受则服道为易矣。故老子云。强梁者不得其死。吾将以为学父。故人所以敷行诫籍显著文教。将为愚瞽之故。非为贤哲之施矣。违之者必凶顺之者必吉。夫强梁刚愎之人下愚之类也。大教慈愍方便为之将非虚学耶。慈柔虚受仆谓宜空谈。今学道反之。陈黄书以为真典。佩紫箓以为妙术。士女无分闺门混乱。或服食以祈年长。或淫狡以为瘳疾。慈柔之论于焉何托。又道迹密而微利用在己。故老子云。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老氏以身为大患。吾子以躯为长保。何其乖之多也。夫后身而身先。外身而身存。惟云在己未知此谈。以何为辩。又云。娄罗之辩各出彼俗。自相领解犹虫喧。鸟聒何足述效。仆谓饵辛者不知辛之为辛。而无羡于甜香。悦臭者不觉臭之为臭。而不耽椒兰。犹吾子沦好淫伪。宁有想于大法。夫圣教妙通至道渊博。既不得谓之为有。亦不得谓之为无。无彼我之义并异同之说矣。夫言犹射也。若筈之离弦非悔恨所及。子将慎言乎。而云虫喧鸟聒义则何依。近者孙子猖狂显行无道。妖淫丧礼残逆废义。贤士同志。而愚夫辍伪回心。奸畴盈室恶侣填门。墟邑有痛切之悲。路陌有罹苦之怨。夫天道祸盈鬼神福谦。然后自招沦丧。

戎华论折顾道士夷夏论（广陵释僧敏）

昔维摩者内乘高路功亮事外。龙隐人间志扬渊海。神洒十方理正天下。故乃迹临西土协同幽唱若语其灵变也。则能令乾坤倒覆捉延任意。若语其真照也。则忘虑而幽凝言绝者也。如此之人可谓居士。未见君称居士之意也。君今七慢之岳未摧。五欲之谷未填。慧阳之日未曜。无明之云未晴。永冥之风未息。夜游之迷未旋。君既解犹常品而山号居士乎。贫道遥餐器量。知君未堪斯据。然此虽大法之浅号。而亦未易可当矣。省君夷夏论意。亦具照来心。贫道践学大坛希嘱兹。况而此所论者。才无玩文之丽。识无鉴幽之效。照无寸光泽无露润。万涂斯阙有何义哉。而复内秉茫思获心闇计。轻弄笔墨仰卜圣旨。或混道佛合同。或论深浅为异。或说神邦优劣。或毁清正虚实。夫苦李繁子而枝折栾大。谬唱而受枭。此皆是上世之成制后贤之殷鉴矣今将示君道佛之名义异也。夫佛者。是正灵之别号。道者。是百路之都名。老子者是一方之哲。佛据万神之宗。道则以仙为贵。佛用漏尽为妍。仙道有千岁之寿。漏尽有无穷之灵。无穷之灵故妙绝杳然。千岁之寿故乘龙御云。御云乘龙者。生死之道也。杳然之灵者。常乐永净也。若斯者故能琁玑并应。迹临王城冥疏峣阙。总委重轩故。放彼万国誓越三空。龙飞华馆整驾道场。于是初则唱于鹿苑。次则集于天宫。中则播于灵鹫。后则扇于熙连。故乃巨光遐照白日覆晖。华轩四盖梵驾天垂。九天齐歌群仙悟机。敢预有缘莫不云会归焉。惟有周皇边霸道心未兴。是以如来使普贤威行西路。三贤并导东都。故经云。大士迦叶者老子其人也。故以诡教五千翼匠周世。化缘既尽回归天竺。故有背关西引之邈。华人因之作化胡经也。致令寡见之众咏其华焉。君未详幽旨辄唱老佛一乎。人闻大圣现儒林之宗。便使庄孔周老。斯皆是佛。若然者君亦可即老子耶。便当五道群品无非是佛。斯则是何言欤。真谓夸父逐日必渴死者也。君言夷夏论者。东有骊济之丑。西有羌戎之流。北有乱头被发。南有剪发文身。姬孔施礼于中。故有夷夏之别。戎华者东则尽于虚境。西则穷于幽乡。北则逾于溟表。南则极乎空阎。如来扇化中土故。有戎华之异也。君责以中夏之性。效西戎之法者。子出自井坎之渊。未见江湖之望矣。如经曰。佛据天地之中而清导十方。故知天竺之土是中国也。周孔有雅正之制。如来有超俗之宪。雅正制故有异于四夷。超俗宪故不同于周孔。制及四夷故八方推德。宪加周孔故老子还西。老子还西故生其群戎。四夷推德故踰增其迷。夫正礼叵易真法莫移。正礼叵易故太伯则于吴越而整服。真法莫移故佛教则东流而无改。缘整服故令裸壤玩裳。法无改故使汉贤落发。玩裳故使形逼中夏。落发故使仰齐西风。形逼中夏故使山藏而空慢。远齐西风故使近见者莫不信也。若谓圣轨无定。应随方异者。太伯亦可裸步江东。君今亦可未服裳耶。故虽复方类不同圣法莫异。君言义将安取者。谓取正道也。于是道指洞玄为正。佛以空空为宗。老以太虚为奥。佛以即事而渊。老以自然而化。佛以缘合而生。道以符章为妙。佛以讲导为精。太虚为奥故有中无无矣。即事而

渊故触物斯奥矣。自然而化故宵堂莫登矣。缘合而生故尊位可升矣。符章为妙故道无灵神矣。讲导为精故研寻圣心矣。有中无无故道则非大也。触物斯奥故圣路遐旷也。宵堂莫登故云云徒劳也。尊位可升故智士亡身也。道无灵神故倾颜何求也。研寻圣心故沙门云兴也。尔乃故知道经则少而浅。佛经则广而深。道经则鲜而秽。佛经则弘而清。道经则浊而漏。佛经则素而贞。道经则近而闇。佛经则远而明。君染服改素实参高风也。首冠黄巾者。卑鄙之相也。皮革苫顶者。真非华风也。贩符卖箓者。天下邪俗也。搏颊扣齿者。倒惑之至也。反缚伏地者。地狱之貌也。符章合气者。奸狡之穷也。斯则明闇已显真伪已彰。君可整率匹侣回涉清衢。贫道雅德内顾同奉圣真。岂有恶乎。想必不逆。允于佳示耳。

## 弘明集卷第八

玄光法师辩惑论 记室刘勰灭惑论 僧顺法师析三破论。

### 辩惑论(序)（释玄光）

夫大千遐邈万化无际。尘游梦境染惑声华。缘想增霭奚识明政。由淳风漓薄。使众魔纷竞矣。若矫诈谋荣必行五逆。威强导蒙必施六极。虫气[雨/狸]满致患非一念。东吴遭水仙之厄。西夷载鬼卒之名。闽薮留种民之秽。汉叶感思子之歌。忠贤抚叹民治凌歇。揽地沙草宁数其罪。涓流末学莫知宗本。世教讹辞诡蔽三宝。老鬼民等咏嗟盈路。皆是炎山之煨烬。河洛之渣糁。沦湑险难。余甚悼焉。聊诠往迹庶镜未然。照迷童于玄乡。显妙趣于尘外。休风冥被彼我情判。岂是言声所能摅写。

禁经上价是一逆。

夫玄籍云舒贯空有之美。圣贤功绩何莫由斯。实学者之渊海。生民之日月。所以波仑菩萨慈悲等照。震声光于冥涂。弭尘贼于险泽。泛灵舟于信风。接浮生于苦水。闻道诸经制杂凡意教迹邪险。是故不传怪哉。道化空被禁锢。观今学者不顾严科。但得金帛。便与其经。贫者造之至死不睹。贪利无慈逆莫过此。又其方术秽浊不清。乃扣齿为天鼓。咽唾为醴泉。马屎为灵薪。老鼠为芝药。资此求道焉能得乎。昔秦皇汉武不获轻身。使徐福公孙远冥云波祈候通仙。影响无陈。夫闲心祛欲则事与道邻。岂假骤涉之劳。咽唾嗑齿者乎。

妄称真道是二逆。

夫质懋纁霞者。言神丹之功。开明净智者。必[廾/碭]花之气。虽保此为真。而未能无终。况复张陵妄称天师。既侮慢人鬼。即身受报。汉兴平末为蟒蛇所噏。子衡奔寻无处。畏负清议之报讥。乃假设权方。以表灵化之迹。生縻鹄足置石崔顶。谋事办毕。克期发之。到建安元年遣使告曰。正月七日天师升玄都。米民山獠蚁集阈外。云台治民等稽首再拜言。伏闻圣驾玄都。臣等长辞荫接尸尘。方亨九幽方夜衡入。久之乃出诡称曰。吾旋驾辰华。尔各还所治。净心持行存师念道。衡便密抽游罥鹄。直冲虚空。民獠愚惷佥言登仙。贩死利生欺罔天地。

合气释罪是其三逆。

夫灭情去欲则道心明真。群斯班姓妄造黄书。咒癞无端以伏轻诮(咒曰。天道毕三五成日月明。出窈窈入冥冥。气入真气通神气布道气行奸邪。鬼贼皆消亡。视我者盲听我者聋。感有谋图我者反糸其殃。我吉而彼凶。至甲子诏为醮录男女媟合尊卑不别。吴陆修静复勤行此)

乃开命门抱真人婴儿。回戏龙虎。作如此之势。用消灾散祸。其可然乎。其可然乎。汉时仪君行此为道。魁魅乱俗被斥炖煌。后至孙恩侠荡滋甚。士女溷漫不异禽兽。夫色尘易染爱结难消。况交气丹田延命仙穴。肆兵过玉门之禁。变态穷龙虎之势。生无忠贞之节。死有青庭之苦。诚愿明天捡镜。斯辈物我端清莫负冥诏。

侠道作乱是其四逆。

夫真宗难晓声华易惑。缘累重渊岳德轻风露。如黄巾等鸢望汉室。反易天明罪悉伏诛。次有子鲁复称鬼道。神祇不佐为野麋所突。末后孙恩复称紫道。不以民贱之轻。欲图帝贵之重。作云响于幽窦。发妄想于空玄。水仙惑物枉杀老稚。破国坏民。岂非凶逆。是以宋武皇帝惟之慨然。乃龙飞千里虎步三江。掩扑群妖不劳浃辰。含识怀欢草木春光。

章书伐德是其五逆。

夫至化。余尘不可诬蔽。诠谥灵魄务依明德。道无真体妄逐妖空。辄言东行醉酒没故。如此顽赠宁非陋僻。又迁达七祖文意浅薄。乞免担沙石长作道鬼。夫圣智穷微有念斯照。何烦祭酒横费纸墨。若必须辞诉然后判者。始知道君无玄鉴之能。天曹无天明之照。三官疲于谨案。伺吏劳于讨捕。闻其奏章本拟急疾。而戊辰之日上必不达。不达太上则生民枉死。呜呼哀哉。实为五逆。

畏鬼带符非法之极第一。

夫真心履顺者妖忤革其气。是以至圣高贤无情于万化。故能洞游金石。卧宿烟霞。此纯诚感通。岂佩带使然哉。其经辞致[嫽-(日/小)+(夸-大)]慢鬼弊云。左佩太极章。右佩昆吴铁。指日则停晖。拟鬼千里血。若受黄书赤章言。即是灵仙碨屐入靖不朝太上。至于使六甲神而跪拜清厕(如郭景纯亦云仙流登清度厄竟不免灾)愚痴颠倒岂识仪节。闻其着符。昔时军标张角黄符子鲁戴绛卢悚紫标孙恩孤虚。并矫惑王师终灭人鬼。

制民课输欺巧之极第二。

夫五斗米教出自天师。后生邪浊复立米民。世人厌畏。是以子明杜恭俱因魔蟒。又涂炭斋者。事起张鲁。氐夷难化故制斯法乃驴辗泥中。黄卤泥面。擿头悬[打-丁+昴]。埏埴使熟。此法指在边陲不施华夏。至义熙初。有王公。其次贪宝惮苦。窃省打拍。吴陆修静甚知源僻。犹埿掞额悬縻而已。痴僻之极。幸勿言道。

解厨墓门不仁之极第三。

夫开闔大施与物通美。左道余气乃墓门解厨。矜身奥食。怀吮班之态。昔张子鲁汉中解福。大集祭酒及诸鬼卒(鬼卒鬼民鬼吏鬼道。此是子鲁轻于氐夷作此名也。又天师系师嗣师及三女师。此是张鲁自称美也。又道男官女官道父道母神君种民。此是合气之后赠物名也。又米民米姓都功祭酒此是荒时抚化名也。又贫道三洞法师长安僧祎作此名也。又先生道民仙公王魅陵县民王灵期作也。又道士蚁贼制酒米贼此是世人之所目也。又法师都讲侍经者是陆修静傍佛依世制此名也。又天公地公及称臣妾太平之道五斗米道大道紫道鬼神师君此作贼时假威名也。又胶东栾大拜五利将军。虽有茅土而无臣节。汉武之末不复称之也)

酣进过常遂致醟逸。丑声遐布远达岷方。刘璋教曰。夫灵仙养命。犹节松霞而厚身。嗜味奚能尚道。子鲁闻之愤耻。意深罚其扫路。世传道士后会举标。以防斯难。兼制厨命酒限三升。汉末已来谓为制酒。至王灵期削除衅目。先生道民并其赈锡。虽有五利之贵。更为妖物之名。

度厄苦生虚妄之极第四。

夫质危秋蔕命薄春冰。业风吹荡蓬回化境。所以景公任于缘命。孙子记为行尸。迷徒湫学不识大方。至有疾病衰祸妄甚。妖崇之原渊

鬼鸲以为灾。渡危厄于遐川。[火*詹]钓星于悬瘤。雪丹章于华山。乃蹙须眉貌謑诟。冥鬼云。三官使者已送先归逝者。故然空丧辞货。斯实祭酒顽巾糈之利。蚕食百姓公私并损。致使火宅惊于至圣。归歌动于人思矣。

梦中作罪顽痴之极第五。

夫天属化始。乃识照为原。弃舍身命草木非数。然大地丘山莫非我故尘。沧川[泳-永＋畾]漫皆是我泪血。以此而观谁非亲友。或梦见先亡。辄云变怪。夫人鬼虽别生灭固同。恩爱之情时复影响。群邪无状不识逆顺。召食鬼吏兵奏章断之。割截幽灵单心谁照。幸愿未来勿尚迷言。使天堂无辍食之思。冰河静灾念之声。

轻作寒暑凶佞之极第六。

夫渊默心口者。万行之真德。而尘界众生率无慈爱。虓凶邪佞符章竞作。悬门帖户以诳愚俗。高贤有识未之安也。造黄神越章用持杀鬼。又制赤章用持杀人。趣悦世情不计殃罪。阴谋怀嫉经有旧准。死入铁钳大狱。生出鸱鴞喑哑。精骸惛朽。沦离永劫。谁知斯乎。老鬼民辈道相不然。事之宜质。夫谏刺虽苦。智者甘闻故略致言。幸试三思能拂迹改图。即与大化同风矣。良其不革。请俟明德。备照声曲。以晓长夜。岂是今日弱辞所陈哉。

灭惑论（东莞刘记室勰）

或造三破论者。义证庸近辞体鄙陋。虽至理定于深识。而流言惑于浅情。委巷陋说诚不足辩。又恐野听将谓信然。聊择其可采。略标雅致。

三破论云。道家之教妙在精思得一。而无死入圣。佛家之化妙在三昧禅通无生可冀。諂死为泥洹。未见学死而不得死者也。

灭惑论曰。二教真伪焕然易辩。夫佛法练神道教练形。形器必终碍于一垣之里。神识无穷再抚六合之外。明者资于无穷教以胜慧。闇者恋其必终诳以飞仙。仙术极于饵药。慧业始于观禅。禅练真识故精妙而泥洹可冀。药驻伪器故精思而翻腾无期。若乃弃妙宝藏。遗智养身。据理寻之其伪可知。假使形翻天际神闇鸢飞戾天。宁免为鸟。夫泥洹妙果道惟常住。学死之谈岂析理哉。

三破论云。若言太子是教主。主不落发而使人剃头。主不弃妻使人断种。实可笑哉。明知佛教是灭恶之术也。伏闻。君子之德身体发

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

灭惑论曰。太子弃妻落发事显于经。而反白为黑。不亦罔乎。夫佛家之孝所包盖远。理由乎心无系于发。若爱发弃心何取于孝。昔泰伯虞仲断发文身。夫子两称至德。中权以俗内之贤。宜修世礼。断发让国圣哲美谈。况般若之教业胜中权。菩提之果理妙克让者哉。理妙克让故舍发取道。业胜中权故弃迹求心。准以两贤无缺于孝。鉴以圣境夫何怪乎。

第一破曰。入国而破国者。诳言说为兴造无费。苦克百姓使国空民穷。不助国生人减损。见人不蚕而衣不田而食。国灭人绝由此为失。日用损费无纤毫之益。五灾之害不复过此。灭惑论曰。大乘圆极穷理尽妙故。明二谛以遣有。辩三空以标无。四等弘其胜心。六度振其苦业。诳言之讪岂伤日月。夫塔寺之兴阐扬灵教。功立一时而道被千载。昔禹会诸侯玉帛万国。至于战伐存者七君。太始政阜民户殷盛。赤眉兵乱千里无烟。国灭人绝。宁此之由。亥婴之时石谷十万。景武之世积粟红腐。非秦末多沙门而汉初无佛法也。验古准今。何损于政。

第二破曰。入家而破家。使父子殊事兄弟异法。遗弃二亲孝道顿绝。忧娱各异歌哭不同。骨血生仇服属永弃。悖化犯顺。无昊天之报。五逆不孝不复过此。

灭惑论曰。夫孝理至极道俗同贯。虽内外迹殊而神用一揆。若命缀俗因本修教。于儒礼运弃道果。同弘孝于梵业。是以咨亲出家。法华明其义。听而后学。维摩标其例。岂忘本哉。有由然也。彼皆照悟神理鉴烛人世。过驷驾于格言。逝川伤于上哲。故知瞑息尽养则无济幽灵。学道拔亲则冥苦永灭。审妙感之无差。辩胜果之可必。所以轻重相权去彼取此。若乃服制所施事由追远。祀虽因心抑亦沿世。昔三皇至治。尧舜所慕。死则衣之以薪葬之中野。封树不修。苴斩无纪。岂可谓三皇教民弃于孝乎。爰及五帝服制焕然。未闻尧舜执礼追责三皇。三皇无责何独疑佛。佛之无服理由拔苦。三皇废丧事沿淳朴。淳朴不疑而拔苦见尤。所谓朝三暮四而喜怒交设者也。明知圣人之教触感圆通。三皇以淳朴无服。五帝以沿情制丧。释迦拔苦故弃俗反真。检迹异路而玄化同归。

第三破曰。入身而破身人生之体。一有毁伤之疾。二有髡头之苦。三有不孝之逆。四有绝种之罪。五有生之体。从识唯学不孝。何故言哉。诫令不跪父母。便竟从之。儿先作沙弥。其母后作阿尼。则跪其儿。不礼之教中国绝之。何可得从。

灭惑论曰。夫栖形禀识理定前业。入道居俗事系因果。是以释迦出世化洽天人。御国统家并证道迹。未闻世界普同出家。良由缘感不一故。名教有二。搢绅沙门所以殊也。但始拔尘域。理由戒定。妻者爱累。发者形饰。爱累伤神形饰乖道。所以澄神灭爱修道弃饰。理出常均教必翻俗。若乃不跪父母道尊故也。父母礼之尊道故也。礼新冠见母其母拜之。嘉其备德故。屈尊礼卑也。介冑之士见君不拜。重其秉武故尊不加也。缁弁轻冠本无神道。介胄凶器非有至德。然事应加恭则以母拜子。势宜停敬则臣不跪君。礼典世教周孔所制。论其变通不由一轨。况佛道之尊标出三界。神教妙本群致玄宗。以此加人实尊冠胄。冠胄反礼古今不疑。佛道加敬将欲何怪。

三破论云。佛旧经本云。浮屠罗什改为佛徒。知其源恶故也。所以諂为浮屠。胡人凶恶故。老子云。化其始不欲伤其形。故髡其头名为浮屠。况屠割也。至僧祎后改为佛图。本旧经云。丧门丧门由死灭之门。云其法无生之教。名曰丧门。至罗什又改为桑门。僧祎又改为沙门。沙门由沙汰之法。不足可称。

灭惑论曰。汉明之世佛经始过。故汉译言音字未正。浮音似佛。桑音似沙。声之误也。以图为屠字之误也。罗什语通华戎。识兼音义。改正三豕固其宜矣。五经世典学不因译而马郑注说音字互改。是以於穆不记谬师资。于周颂允塞安安乖圣德。于尧典至教之深宁在两字。得意忘言庄周所领。以文害志孟轲所讥。不原大理唯字是求。宋人申束岂复过此。

三破论曰。有此三破之法。不施中国。本正西域。何言之哉。胡人无二刚强无礼。不异禽兽。不信虚无。老子入关故作形像之教化之。又云。胡人粗穬欲断其恶种故。令男不娶妻女不嫁。夫一国伏法自然灭尽。

灭惑论曰。双树晦迹形像代兴。固已理积无始而道被无穷者也。按李叟出关。运当周季。世闭贤隐故。往而忘归。接舆避世犹灭其迹。况适外域孰见其踪。于是奸猾祭酒造化胡之经。理拙辞鄙。厮隶所传寻西胡怯弱北狄凶炽。若老子灭恶弃德用形。何爱凶狄而反灭弱胡。遂令玁狁横行毒流万世。豺狼当路而狐狸是诛。沦湑为酷覆载无闻。商鞅之法未至此虐。伯阳之道岂其然哉。且未服则设像无施。信顺则拏戮可息。既服教矣。方加极刑。一言失道众伪可见。东野之语其如理何。

三破论云。盖闻三皇五帝三王之徒。何以学道并感应。而未闻佛教。为是九皇忽之。为是佛教未出。若是佛教未出则为邪伪不复云云。

灭惑论曰。神化变通教体匪一。灵应感会隐现无际。若缘在妙化则菩萨弘其道。化在粗缘则圣帝演其德。夫圣帝菩萨随感现应。殊教合契未始非佛。固知三皇以来感灭而名隐汉明之教缘应而像现矣。若乃三皇德化五帝仁教。此之谓道。似非太上羲农敷治。未闻奏章。尧舜缉政宁肯画符。汤武禁暴岂当饵丹。五经典籍不齿天师。而求援圣帝。岂不非哉。

三破论云。道以气为宗名为得一。寻中原人士莫不奉道。今中国有奉佛者。必是羌胡之种。若言非耶。何以奉佛。

灭惑论曰。至道宗极理归乎一。妙法真境本固无二。佛之至也。则空玄无形而万象并应。寂灭无心而玄智弥照。幽数潜会莫见其极。冥功日用靡识其然。但言象既生假名。遂立胡言。菩提汉语曰道。其显迹也。则金容以表圣。应俗也则王宫以现生。拔愚以四禅为始。进慧以十地为阶。总龙鬼而均诱。涵蠢动而等慈。权教无方不以道俗乖应。妙化无外岂以华戎阻情。是以一音演法殊译。共解一乘敷教异经。同归经典。由权故孔释教殊而道契解同。由妙故胡汉语隔而化通。但感有精粗故。教分道俗。地有东西故国限内外。其弥纶神化陶铸群生无异也。用能振拔六趣总摄大千。道惟至极法惟最尊。然至道虽一岐路生迷。九十六种俱号为道。听名则邪正莫辩。验法则真伪自分。案道家立法。厥品有三。上标老子。次述神仙。下袭张陵。太上为宗寻柱史嘉遁。实惟大贤。著书论道贵在无为。理归静一化本虚柔。然而三世不纪慧业靡闻。斯乃导俗之良书。非出世之妙经也。若乃神仙小道名为五通。福极生天体尽飞腾。神通而未免有漏。寿远而不能无终。功非饵药德沿业修。于是愚狡方士伪托遂滋。张陵米贼述纪升天。葛玄野竖着传仙。公愚斯惑矣。智可罔欤。今祖述李叟。则教失如彼宪章神仙则体劣如此。上中为妙犹不足算。况效陵鲁醮事章符。设教五斗。欲拯三界。以蚊负山庸讵胜乎。标名大道而教甚于俗。举号太上而法穷下愚。何故知耶。贪寿忌夭含识所同。故肉芝石华谲以翻腾。好色触情世所莫异。故黄书御女诳称地仙。肌革盈虚群生共爱。故宝惜涕唾以灌灵根。避灾苦病民之恒患。故斩缚魑魅以快愚情。凭威恃武俗之旧风。故吏兵钩骑以动浅心。至于消灾淫术厌胜奸方。理秽辞辱非可笔传。事合氓庶故。比屋归宗。是以张角李弘毒流汉季。卢悚孙恩乱盈晋末。余波所被寔蕃有徒。爵非通侯而轻立民户。瑞无虎竹而滥求租税。糜费产业蛊惑士女。运屯则蝎国。世平则蠹民伤政萌乱。岂与佛同。且夫涅槃大品宁比玄上大清。金容妙相何羡鬼室空屋。降伏天魔不慕幻邪之诈。净修戒行岂同毕券之丑。积弘誓于方寸。孰与藏官将于丹田。响洪钟于梵音。岂若鸣天鼓于唇齿。校以形迹精粗已悬。核以至理真伪岂隐。若以粗笑精以伪谤真。是瞽对离朱曰我明也。

答道士假称张融三破论(十九条)（释僧顺）

论云。泥洹是死。未见学死而得长生。此灭种之化也。

释曰。夫生生之厚至于无生。则张毅单豹之徒是其匹矣。是以儒家云。人莫不爱其死而患其生。老氏云。及吾无身吾有何患。庄周亦自病痛其一身。此三者圣达之流。叵以生为患。夫欲求无生莫若泥洹。泥洹者无为之妙称。谈其迹也则有王宫双树之文。语其实也则有常住常乐之说。子方轮回五道。何由闻涅槃之要。或有三盲摸象。得象耳者。争云象如簸箕。得象鼻者。争云。象如舂杵。虽获象一方。终不全象之实。子说泥洹是死。真摸象之一盲矣。

论云。太子不废妻使人断种。

释曰。夫圣实湛然。迹有表应。太子纳妃于储贰者。盖欲示人伦之道已足。遂能弃兹大宝。忽彼恩爱耳。至如诸天夕降白骥飞城。十号之理斯在。何妻子之可有哉。且世之孥孺为累最深。饥寒则生于盗贼。饱暖则发于骄奢。是以疠妇夕产急求火照。唯恐似己复更为疠。凡夫之种若疠产焉。经云。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仰寻此旨则是佛种舍家从道弃疠。就佛为乐为利。宁复是加子迷。于俗韵滞于重惑。梦中之梦何当晓矣。

论云。太子不剃头使人落发。

释曰。在家则有二亲之爱。出家则有严师之重。论其爱也。发肤为上。称其严也剪落为难。所以就剃除而钦。若辞父母而长往者。盖欲去此烦恼。即彼无为发肤之恋。尚或可弃。外物之徒有何可惜哉。不轻发肤。何以尊道。不辞天属。何用严师。譬如丧服出绍大宗。则降其本生。隆其所后。将使此子执人宗庙之重。割其归顾之情。还本政自一期。非恩之薄所后。顿申三年实义之厚。礼记云。出必降者有受我而厚其例矣。经云。诸天奉刀持发。上天不剃之谈。是何言也。子但勇于穿凿怯于寻旨。相为慨然。

论云。子先出家母后作尼。则敬其子失礼之甚。

释曰。出家之人尊师重法弃俗从道。宁可一概而求。且太子就学父王致敬。汉祖善嘉命之言。以太皇为臣。魏之高贵敬齐王于私室。晋之储后臣厥父于公庭。引此而判则非疑矣。

论云。剃头为浮图。

释曰。经云。浮图者。圣瑞灵图浮海而至。故云浮图也。吴中石佛泛海儵来。即其事矣。今子毁图像之图。为刑屠之屠。则泰伯端委而治故无惭德。仲雍剪发文身从俗致化。遭子今日必罹吠声之尤事。有似而非非而似者。外书以仲尼为圣人。内经云。尼者。女也。或有谓仲尼为女子。子岂信之哉。犹如屠图之相类。亦何以殊。

论云。丧门者。死灭之门也。

释曰。门者本也。明理之所出入。出入从本而兴焉。释氏有不二法门。老子有众妙之门。书云。祸福无门。皆是会通之林薮。机妙之渊宅。出家之人得其义矣。丧者灭也。灭尘之劳通神之解。即丧门也。桑当为乘字之误耳。乘门。者。即大乘门也。烦想既灭遇物斯乘故。先云灭门。末云乘门焉。且八万四千皆称法门。奚独丧桑二门哉。

论云。胡人不信虚无。老子入关故作形像之化也。

释曰。原夫形像始立非为教本之意。当由灭度之后。系恋罔己栴檀香像。亦有明文。且仲尼既卒。三千之徒永言兴慕。以有若之貌。最似夫子。坐之讲堂之上。令其讲演门徒咨仰。与往日不殊。曾参勃然而言曰。子起。此非子之座。推此而谈思仰可知也。罗什法师生自外方。聪敏渊博。善谈法相。繦负佛经流布关辅。诠以真俗二名。验以境照双寂。振无为之高风。激玄流于未悟。所谓遣之至于无遣也。子谓。胡人不信虚无。诚非笃论。君子自强理有优劣。不系形像。子以形像而语。不亦攻乎异端。

论云。剃头本不求佛为服凶胡。今中国人不以正神自训。而取顽胡之法。

释曰。夫六戎五狄四夷八蛮。不识王化。不闻佛法者。譬如畜生事均八难。方今圣主隆三五之治。阐一乘之法。天人同庆四海訢訢。蚑行喙息咸受其赖。喘蠕之虫自云得所。子脱不自思厝言云云。宜急缄其舌。亦何劳提耳。

论云。沙门者。沙汰之谓也。

释曰。息心达源号曰沙门。此则练神濯秽反流归。洁即沙汰之谓也。子欲毁之。而义愈美。真可仰之弥高。钻之弥坚者也。

论云。入国破国。

释曰。夫圣必缘感无往非应。结绳以后民浇俗薄。末代王教诞扬

尧孔。至如妙法所沾。固助俗为化。不待刑戮而自淳。无假楚挞而取正。石主师澄而兴国。古王咨勃以隆道。破国之文从何取说。

论云。入家破家。

释曰。释氏之训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备有六睦之美。有何不善。而能破家。唯闻末学道士有赤章咒咀。发擿阴私行坛被发。呼天引地不问亲疏。规相厌杀。此即破家之法矣。

论云。入身破身。

释曰。夫身之为累甚于桎梏。老氏以形骸为粪土。释迦以三界为火宅。出家之士。故宜去菁华。弃名利。悟逆旅之难。常希寂灭之为乐。流俗之徒反此以求全。即所谓杀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也。近代有好名道士。自云。神术过人克期轻举。白日登天曾未数丈。横坠于地迫而察之。正大鸟之双翼耳。真所谓不能奋飞者也。验灭亡于即事不旋踵而受诛。汉之张陵诬調贡高。呼曰米贼。亦被夷剪。入身破身。无乃角弓乎。

论曰。歌哭不同者。

释曰。人哭亦哭。俗内之冥迹。临丧能歌。方外之坦情。原壤丧亲登木而歌。孔子过而不非者。此亦是名教之一方耳。

论云。不朝宗者。

释曰。孔子云。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公侯。儒者俗中之一物。尚能若此。况沙门者方外之士乎。昔伯成子高子州支伯且希玄慕道。以不近屑人事。

论云。剃头犯毁伤。

释曰。发肤之解具于前答。聊更略而陈之。凡言不敢毁伤者。正是防其非僻触冒宪司。五刑所加致有残缺耳。今沙门者服膺圣师。远求十地。剃除须发被服法衣。立身不乖扬名得道。还度天属。有何不可而入毁伤之义。守文之徒未达文外之旨耳。轮扁尚不移术于其儿。予何言哉。

论云。出家者未见君子是避役。

释曰。噫唉。何子之难喻耶。左传云。言者身之文。庄周云。言不广不足以明道。余欲无言其可得乎。夫出家之士皆灵根宿固德宇渊

深。湛乎斯照。确乎不拔者也。是以其神凝其心道。超然遐想宇宙不能点。其胸怀澹尔无寄尘垢。无能搅其方寸。割慈亲之重恩。弃房栊之欢爱。虚室生白守玄行禅。或投陀林野委身餧兽。或静节蔬餐精心无怠。将勤求十力超登无上解脱。天罗销散地网。兆百福于未萌。济苍生于万劫。斯实大丈夫之宏图。非吾子所得开关也。避役之谈是何言欤。孔子愿喙三尺者。虽言出于口。终不以长舌犯人。则子之喙三丈矣。何多口之为异伤人之深哉。

论云。三丁二出一何无缘者。

释曰。无缘即是缘无缘生。有缘即是缘有缘起。何以知其然耶。世有阖门入道。故曰缘有缘起。有生不识比丘者。故曰缘无缘生。十六王子同日出家。随父入道。是则缘之所牵。阖门损至。何其宜出二之有哉。无缘者。自就无缘中求反诸已而已矣。子方永坠无间。遑复论此。将不欲倒置干戈乎。若能反迷殊副所望。

论云。道家之教育德成国者。

释曰。道有九十六种。佛为最尊。梵志之徒盖是培塿尔。假使山川之神能出云雨者。亦是有国有家之所祀焉。其云育德成国不无多少。但广济无边永拔涂炭。我金刚一圣巍巍独雄夫。太极剖判之初也已自有佛。但于时众生因缘未动。故宜且昧名称。何以言之。推三皇以上何容。都无礼易则乾坤两卦。履豫二爻便当与天地俱生。虽曰俱生。而名不俱出者。良由机感不发。施用未形。其理常存其迹不着耳。中外二圣其揆一也。故立法行云。先遣三贤渐诱俗教。后以佛经革邪从正。李老之门释氏之偏裨矣。经云。处处自说名字不同。或为儒林之宗国师道士。或寂寞无为而作佛事。金口所说合若符契。何为东西跳梁不避高下耶。嗟乎外道籍我智慧。资我神力。遂欲挠乱我经文。虔刘我教。训人之无良一至于此也。

论云。道者气。

释曰。夫道之名以理为用。得其理也则于道为备。是故沙门号曰道人。阳平呼曰道士。释圣得道之宗。彭聃居道之末。得道宗者不待言道。而道自显。居道之末者常称道而道不足。譬如仲尼博学不以一事成名。游夏之徒全以四科见目。庄周有云。生者气也。聚而为生散而为死。就如子言道若是气。便当有聚有散有生有死。则子之道是生灭法。非常住也。尝闻子道又有合气之事。愿子勿言此真辱矣。庄子又云。道在屎溺。此屎尿之道得非吾子合气之道乎。

## 弘明集卷第九

大梁皇帝立神明成佛义记(并吴兴沈绩作序注) 萧琛难范缜神灭论 曹思文难范缜神灭论(并二启诏答)

## 大梁皇帝立神明成佛义记(吴兴沈绩作序注)

夫神道冥默。宣尼固已绝言。心数理妙。柱史又所未说。圣非智不周近情难用语远故也。是以先代玄儒谈遗宿业。后世通辩亦论滞来身。非夫天下之极虑。何得而详焉。故惑者闻识神不断。而全谓之常。闻心念不常而全谓之断。云断则迷其性常。云常则惑其用断。惑其用断惑。因用疑本谓在本可灭。因本疑用谓在用弗移。莫能精求。互起偏执。乃使天然觉性自没。浮谈。

圣主禀以玄符御兹大宝觉。先天垂则观民设化。将恐支离诡辩构义横流。微叙繁丝伊谁能振。释教遗文其将丧矣。是以着斯雅论。以弘至典绩。早念身空栖心内教。每餐法音用忘寝食。而闇情难晓触理多疑。至于佛性大义顿迷心路。既天诰远流预同抚觌。万夜获开千昏永曙。分除之疑朗然俱彻。窃惟事与理亨无物不识。用随道合奚心不辩。故行云徘徊犹感美音之和。游鱼踊跃尚赏清丝之韵。况以入神之妙发自天衷。此臣所以舞之蹈之而不能自己者也。敢以肤受谨为注释。岂伊锥管用穷天奥。庶几固惑所以释焉。夫涉行本乎立信(臣绩曰。夫愚心闇必发大明。明不欻起。起必由行。行不自修。修必由信。信者凭师仗理无违之心也。故五根以一信为本。四信以不违为宗。宗信既立。万善自行。行善造果。谓之行也)信立由乎正解(臣绩曰。夫邪正不辩将何取信。故立信之本资乎正解)解正则外邪莫扰(臣绩曰。一心正则万邪灭矣。是知内怀正见则外邪莫动)信立则内识无疑(臣绩曰识者心也故成实论云心意识体一而异名心既信矣将何疑乎)然信解所依其宗有在(臣绩曰。依者凭也。夫安心有本则枝行自从。有本之言显乎下句)何者源神明以不断为精。精神必归妙果(臣绩曰。神而有尽宁谓神乎。故经云吾见死者形坏体化而神不灭。随行善恶。祸福自追。此即不灭断之义也。若化同草木则岂精乎。以其不断故终归妙极。凭心此地则触理皆明。明于众理何行不成。信解之宗此之谓也)妙果体极。常住精神不免无常(臣绩曰。妙果明理已足。所以体唯极常精神。涉行未满故之不免迁变也)无常者。前灭后生刹那不住者也(臣绩曰。刹那是天竺国音。迅速之极名也。生而即灭宁有住乎。故净名叹曰。比丘即时生老灭矣)若心用心于攀缘前识必异后者。斯则与境俱往。谁成佛乎(臣绩曰。夫心随境动是其外用。后虽续前终非实论故知神识之性湛然不移。湛然不移故终归于妙果也)经云心为正因终成佛果(臣绩曰略语佛因其义有二。一曰缘因。二曰正因。缘者万善是也。正者神识是也。万善有助发之功故曰缘因神识是其正本。故曰正因。既云终成佛果斯验不断明矣)又言。若无明转则变成

明。案此经意理如可求。何者夫心为用本。本一而用殊。殊用自有兴废。一本之性不移(臣绩曰陶汰尘秽本识则明明闇相易谓之变也。若前去后来非之谓也)一本者。即无明神明也(臣绩曰。神明本闇即。故以无明为因)寻无明之称非太虚之目。土石无情岂无明之谓(臣绩曰。夫别了善恶匪心不知。明审是非。匪情莫识。太虚无情故。不明愚智。土石无心宁辩解惑。故知解惑存乎有心愚智在乎有识既谓无明则义在矣)故知识虑应明体不免惑。惑虑不知故曰无明(臣绩曰。明为本性。所以应明识染外尘故内不免惑惑而不了乃谓无明。因斯致称。岂旨空也哉)而无明体上有生有灭。生灭是其异用。无明心义不改(臣绩曰。既有其体便有其用。语用非体。论体非用。用有兴废。体无生灭)将恐见其用异。便谓心随境灭(臣绩曰惑者迷其体用故不断猜。何者夫体之与用不离不即离体无用。故云。不离用义非体。故云。不即见其不离而迷其不即迷其不即。便谓心随境灭也)故继无明。名下加以住地之目。此显无明即是神明。神明性不迁也(臣绩曰。无明系以住地。盖是斥其迷识。而抱惑之徒未曾喻也)何以知然。如前心作无间重恶。后识起非想妙善。善恶之理大悬。而前后相去甚迥。斯用果无一本安得如此相续(臣绩曰。不有一本则用无所依。而惑者见其类续为一。故举大善斥其相续之迷也)是知前恶自灭惑识不移。后善虽生闇心莫改(臣绩曰。未尝以善恶生灭亏其本也)故经言。若与烦恼诸结俱者。名为无明。若与一切善法俱者。名之为明。岂非心识性一随缘异乎(臣绩曰。若善恶互起岂谓俱乎。而恒对其言而常迷其旨。故举此要文以晓群惑也)故知生灭迁变酬于往因。善恶交谢生乎现境(臣绩曰。生灭因于本业非现境使之然。善恶生于今境非本业令其尔)而心为其本。未曾异矣(臣绩曰。虽复用由不同。其体莫异也)以其用本不断故。成佛之理皎然。随境迁谢故。生死可尽明矣(臣绩曰。成佛皎然扶其本也。生死可尽由其用也。若用而无本则灭而不成。若本而无用则成无所灭矣)

难神灭论(序)（萧琛）

　　内兄范子真着神灭论。以明无佛。自谓辩摧众口日服千人。予意犹有惑焉。聊欲薄其稽疑。询其未悟。论至今所持者形神。所讼者精理。若乃春秋孝享为之宗庙。则以为圣人神道设教立礼防愚。杜伯关弓伯有被介。复谓天地之间自有怪物。非人死为鬼。如此便不得。诘以诗书校以往事。唯可于形神之中。辩其离合。脱形神一体存灭罔异。则范子奋扬蹈厉金汤邈然。如灵质分途兴毁区别。则予克敌得俊。能事毕矣。又予虽明有佛而体佛不与俗同尔。兼陈本意系之论左焉。

　　神灭论(问答者论本客主之辞也难者今之所问)

问曰。子云神灭。何以知其灭耶。

答曰。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也。

问曰。形者。无知之称。神者。有知之名。知与无知即事有异。神之与形理不容。一形神相即非所闻也。

答曰。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是则形称其质。神言其用。形之与神不得相异。

难曰。今论形神合体则应有不离之证。而直云神即形形即神。形之与神不得相异。此辩而无征有乖笃喻矣。子今据梦以验形神不得共体。当人寝时其形是无知之物。而有见焉。此神游之所接也。神不孤立必凭形器。犹人不露处须有居室。但形器是秽闇之质。居室是蔽塞之地。神反形内则其识微惛惛。故以见为梦。人归室中则其神暂壅壅。故以明为昧。夫人或梦上腾玄虚远适万里。若非神行便是形往耶。形既不往神又不离。复焉得如此。若谓是想所见者。及其安寐身似僵木气。若寒灰呼之不闻。抚之无觉即云神与形均则是表里俱倦。既不外接声音。宁能内兴思想。此即形静神驰断可知矣。又疑凡所梦者。或反中诡遇(赵简子。梦童子裸歌可吴入郢。晋小臣梦负公登天而负公出诸厕是也)或理所不容(吕齮。梦射月中之。吴后。梦肠出绕阊门之类是也)或先觉未兆(吕姜梦天。名其子曰虞。曹人梦众君子谋欲士曹之类是)或假借象类(蔡茂禾失为秩。王浚梦三刀为州之类是也)或即事所无(胡人梦舟。越人梦骑之类是也)或乍验乍否(殷宗梦得传说。汉文梦获邓通验也。否事众多不复具载也)此皆神化茫眇幽明不。测易以约通难用理。检不许以神游必宜求诸形。内恐块尔潜灵外绝觐。觌虽复扶以六梦济以想因。理亦不得然也。

问曰。神故非质。形故非用。不得为异其义安在。

答曰。名殊而体一也。

问曰。名既已殊。体何得一。

答曰。神之于质犹利之于刀。形之于用犹刀之于利。利之名非刀也。刀之名非利也。然而舍利无刃舍刀无利。未闻刀没而利存。岂容形亡而神在也。

难曰。夫刀之有利砥砺之功。故能水截蛟螭。陆断兕虎。若穷利尽用必摧其锋锷。化成钝刃。如此则利灭而刀存。即是神亡而形在。何云舍利无刃。名殊而体一耶。刀利既不俱灭。形神则不共亡。虽能

近取于譬理实乖矣。

问曰。刀之与利或如来说形之与神其义不然。何以言之。木之质无知也。人之质有知也。人既有如木之质。而有异木之知。岂非木有其一人有其二耶。

答曰。异哉言乎。人若有如木之质以为形。又有异木之知以为神。则可如来论也。今人之质质有知也。木之质质无知也。人之质非木质也。木之质非人质也。安在有如木之质。而复有异木之知。

问曰。人之质所以异木质者。以其有知耳。人而无知与木何异。

答曰。人无无知之质。犹木无有知之形。

问曰。死者之形骸岂非无知之质耶。

答曰。是无知之质也。

问曰。若然者人果有如木之质。而有异木之知矣。

答曰。死者有如木之质。而无异木之知。生者有异木之知。而无如木之质。

问曰。死者之骨骸非生者之形骸耶。

答曰。生形之非死形。死形之非生形。区已革矣。安有生人之形骸。而有死人之骨骸哉。

问曰。若生者之形骸非死者之骨骸。死者之骨骸则应不由生者之形骸。不由生者之形骸。则此骨骸从何而至。

答曰。是生者之形骸变为死者之骨骸也。

问曰。生者之形骸虽变为死者之骨骸。岂不因生而有死。则知死体犹生体也。

答曰。如因荣木变为枯木。枯木之质宁是荣木之体。

问曰。荣体变为枯体。枯体即是荣体。如丝体变为缕体。缕体即是丝体。有何咎焉。

答曰。若枯即是荣。荣即是枯。则应荣时凋零枯时结实。又荣木不应变为枯木。以荣即是枯故。枯无所复变也。又荣枯是一何不先枯

后荣。要先荣后枯何耶。丝缕同时不得为喻。

问曰。生形之谢便应豁然都尽。何故方受死形绵历未已耶。

答曰。生灭之体要有其次故也。夫欻而生者。必欻而灭。渐而生者。必渐而灭。欻而生者。飘骤是也。渐而生者。动植是也。有欻有渐物之理也。

难曰。论云。人之质有知也。木之质无知也。岂不以人识凉燠知痛痒。养之则生。伤之则死耶。夫木亦然矣。当春则荣。在秋则悴。树之必生拔之必死。何谓无知。今人之质犹如木也。神留则形立。神去则形废。立也即是荣木。废也即是枯木。子何以辩。此非神知而谓质有知乎。凡万有皆以神知无以质知者也。但草木昆虫之性。裁觉荣悴生死。生民之识则通安危利害。何谓非有如木之质以为形。又有异木之知以为神耶。此则形神有二居可别也。但木禀阴阳之偏风。人含一灵之精照。其识或同。其神则异矣。骨骸形骸之论死生授受之说。义既前定。事又不经。安用曲辩哉。

问曰。形即神者手等亦是神耶。

答曰。皆是神分。

问曰。若皆是神分神应能虑。手等亦应能虑也。

答曰。手等有痛痒之知。而无是非之虑。

问曰。知之与虑为一为异。

答曰。知即是虑。浅则为知。深则为虑。

问曰。若尔应有二虑。虑既有二。神有二乎。

答曰。人体唯一。神何得二。

问曰。若不得二安有痛痒之知而复有是非之虑。

答曰。如手足虽异总为一人。是非痛痒虽复有异。亦总为一神矣。

问曰。是非之虑不关手足。当关何也。

答曰。是非之虑心器所主。

问曰。心器是五藏之心非耶。

答曰。是也。

问曰。五藏有何殊别。而心独有是非之虑。

答曰。七窍亦复何殊。而司用不均何也。

问曰。虑思无方。何以知是心器所主。

答曰。心病则思乖。是以知心为虑本。

问曰。何知不寄在眼等分中耶。

答曰。若虑可寄于眼分。眼何故不寄于耳分也。

问曰。虑体无本故可寄之于眼分。眼自有本。不假寄于他分。

答曰。眼何故有本而虑无本。苟无本于我形。而可遍寄于异地。亦可张甲之情。寄王乙之躯。李丙之性。托赵丁之体。然乎哉。不然也。

难曰。论云。形神不殊手等皆是神分。此则神以形为体。体全即神全。体伤即佛缺矣。神者何。识虑也。今人或断手足残肌肤。而智思不乱。犹孙膑刖趾兵略愈明。卢浮解腕儒道方谧。此神与形离。形伤神不害之切证也。但神任智以役物。托器以通照。视听香味各有所凭。而思识归乎心器。譬如人之有宅东阁延贤。南轩引景。北牖招风。西棂映月。主人端居中霤以收四事之用焉。若如来论口鼻耳目各有神分。一目病即视神毁。二目应俱盲矣。一耳疾即听神伤。两耳俱应聋矣。今则不然。是知神以为器非以为体也。

又云。心为虑本虑不可寄之他分。若在于口眼耳鼻。斯论然也。若在于他心则不然矣。耳鼻虽共此体。不可以相杂。以其所司不同器。器用各异也。他心虽在彼形而可得相涉。以其神理均妙识虑齐功也。故书称。启尔心沃朕心。诗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齐桓师管仲之谋。汉祖用张良之策。是皆本之于我形。寄之于他分。何云张甲之情不可托王乙之躯。李丙之性勿得寄赵丁之体乎。

问曰。圣人之形犹凡人之形。而有凡圣之殊。故知形神异矣。

答曰。不然。金之精者能照。秽者不能照。能照之精金宁有不照之秽质。又岂有圣人之神。而寄凡人之器。亦无凡人之神。而托圣人

之体。是以八彩重瞳勋华之容。龙颜马口轩皋之状。此形表之异也。比干之心七窍并列。伯约之胆其大如拳。此心器之殊也。是以圣人区分每异常品。非唯道革群生。乃亦形超万有。凡圣均体所未敢安。

问曰。子云。圣人之形必异于凡。敢问。阳货类仲尼。项籍似帝舜。舜项孔阳智革形同。其故何耶。

答曰。玟似玉而非玉。鶡类凤而非凤。物诚有之。人故宜尔。项阳貌似而非实。以心器不均虽貌无益也。

问曰。凡圣之殊形器不一可也。圣人员极理无有二而且殊姿。阳文异状神不系色。于此益明。

答曰。圣与圣同。同于圣器而器不必同也。犹马殊毛而齐逸。玉异色而均美。是以晋棘楚和等价连城。驎骝盗骊俱致千里。

问曰。形神不二既闻之矣。形谢神灭理固宜然。敢问。经云。为之宗庙以鬼飨之。何谓也。

答曰。圣人之教然也。所以从孝子之心。而厉偷薄之意。神而明之。此之谓矣。

问曰。伯有被甲彭生豕见。坟素着其事。宁是设教而已耶。

答曰。妖怪茫茫或存或亡理死者众不皆为鬼。彭生伯有何独能然。乍人乍豕。未必齐郑之公子也。

问曰。易称故知鬼神之情状与天地相似而不违。又曰。载鬼一车其义云何。

答曰。有禽焉有兽焉。飞走之别也。有人焉有鬼焉。幽明之别也。人灭而为鬼。鬼灭而为人。则吾未知也。

难曰。论云。岂有圣人之神。而寄凡人之器。亦无凡人之神。而托圣人之体。今阳货类仲尼。项籍似帝舜。即是凡人之神托圣人之体也。玟玉鶡凤不得为喻。今玟自名玟玉实名玉。鶡号鵕鶡凤曰神凤。名既殊称貌亦爽实。今舜重瞳子。项羽亦重瞳子。非有玟玉二名。唯睹重瞳相类。又有女娲蛇躯。皋陶马口。非直圣神入于凡器。遂乃托乎虫畜之体。此形神殊别明闇不同。兹益昭显也。若形神为一理绝前因者。则圣应诞圣。贤必产贤。勇怯愚智悉类其本。即形神之所陶甄。一气之所孕育。不得有尧睿朱嚚瞍顽舜圣矣。论又云。圣同圣气而器不必同。犹马殊毛而齐逸。今毛复是逸器耶。马有同毛色而异驽

骏者如此。则毛非逸相。由体无圣器矣。人形骸无凡圣之别。而有贞脆之异。故遐灵栖于远质。促神寓乎近体。则唯斯而已耳。向所云圣人之体旨。直语丘舜之形。不言器有圣智。非矛盾之说。勿近于此惑。

问曰。知此神灭有何利用。

答曰。浮屠害政桑门蠹俗风惊雾起驰荡不休。吾哀其弊思拯其溺。夫竭财以赴僧。破产以趋佛。而不恤亲戚不怜穷匮者何耶。良由厚我之情深济物之意浅。是以圭撮涉于贫友。吝情动于颜色。千钟委于富僧欢怀畅于容发。岂不以僧有多稌之期。友无遗秉之报。务施不关周急。立德必于在己。惑以茫昧之言。惧以阿鼻之苦。诱以虚诞之词。欣以兜率之乐。故弃缝掖袭横衣。废俎豆列瓶钵。家家弃其亲爱。人人绝其嗣续。至使兵挫于行间。吏空于官府。粟罄于惰游。货殚于土木。所以奸宄佛胜颂声尚权。惟此之故也。其流莫已其病无垠。若知陶甄禀于自然。森罗均于独化。忽焉自有恍尔而无。来也不御。去也不追。乘夫天理各安其性。小人甘其垄亩。君子保其恬素。耕而食。食不可穷也。蚕以衣。衣不可尽也。下有余以奉其上。上无为以待其下。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为己可以为人。可以匡国可以霸君用此道也。

难曰。佛之有无寄于神理存灭。既有往论。且欲略言。今指辩其损益语其利害。以弼夫子过正之谈。子云。释氏蠹俗伤化费货损役。或者为之。非佛之尤也。佛之立教本以好生恶杀修善务施。好生非正欲繁育鸟兽。以人灵为重。恶杀岂可得缓宥逋逃。以哀矜断察。修善不必瞻丈六之形。以忠信为上。务施不苟使殚财土木。以周急为美。若绝嗣续则必法种不传。如并起浮图。又亦种殖无地。凡且犹知之。况我慈氏宁乐尔乎。今守株桑门迷瞀俗士。见寒者不施之短褐。遇饥者不锡以糠豆。而竞聚无识之僧。争造众多之佛。亲戚弃而不眄。祭祀废而不修。良缯碎于刹上。丹金縻于塔下。而谓为福田期以报业。此并体佛未深解法不妙。虽呼佛为佛。岂晓归佛之旨。号僧为僧宁达依僧之意。此亦神不降福。予无取焉。夫六家之术各有流弊。儒失于僻。墨失于蔽。法失于峻。名失于诈。咸由祖述者。失其传以致泥溺。今子不以僻蔽诛孔墨峻诈责韩邓。而独罪我如来贬兹正觉。是忿风涛而毁舟楫也。今逆悖之人无赖之子。上罔君亲下虐俦类。或不忌明宪而乍惧幽司。惮阎罗之猛畏牛头之酷。遂悔其秽恶。化而迁善。此之益也。又罪福之理。不应殊于世教背乎人情。若有事君以忠。奉亲唯孝。与朋友信。如斯人者犹以一眚掩德蔑而弃之。裁犯虫鱼陷于地狱。斯必不然矣。夫忠莫踰于伊尹。孝莫尚乎曾参。伊公宰一畜以膳汤。曾子烹只禽以养点。而皆同趋炎镬俱赴锋树。是则大功没于小

过。奉上反于惠下。昔弥子矫驾犹以义弘免戮。呜呼曾谓灵匠不如卫君乎。故知此为忍人之防。而非仁人之诫也。若能监彼流宕衅不在佛。观此祸福悟教开诱。思息末以尊本。不拔本以极末。念忘我以弘法。不后法以利我。则虽曰未佛。吾必谓之佛矣。

难范中书神灭论(曹思文)　难神灭第一(并启诏答)

范答第一　重难神灭第二(重启诏答)

难范中书神灭论（曹思文）

论曰。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也。

难曰。形非即神也。神非即形也。是合而为用者也。而合非即矣。生则合而为用。死则形留而神逝也。何以言之。昔者赵简子疾五日不知人。秦穆公七日乃寤。并神游于帝所。帝赐之钧天广乐。此其形留而神游者乎。若如论言形灭则神灭者。斯形之与神。应如影响之必俱也。然形既病焉则神亦病也。何以形不知人神独游帝。而欣欢于钧天广乐乎。斯其寐也魂交故。神游于胡蝶。即形与神分也。其觉也形开。遽遽然周也。即形与神合也。神之与形有分有合。合则共为一体。分则形亡而神逝也。是以延陵丧子而言曰。骨肉归复于土。而魂气无不之也。斯即形上而神不止也。然经史明证灼灼也。如此宁是形止而神灭者乎。

论曰。问者曰。经云。为之宗庙以鬼飨之。通云。非有鬼也。斯是圣人之教然也。所以达孝子之心。而厉偷薄之意也。

难曰。今论所云皆情言也。而非圣旨。请举经记以证圣人之教。孝经云。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若形神俱灭。复谁配天乎。复谁配帝乎。且无臣而为有臣。宣尼云。天可欺乎。今稷无神矣。而以稷配斯是周旦其欺天乎。果其无稷也。而空以配天者。即其欺天矣。又其欺人也。斯是人之教。教以欺妄也。设欺妄以立教者。复何达孝子之心。厉偷薄之意哉。原寻论旨。以无鬼为义。试重诘之曰。孔子菜羹苽祭祀其祖祢也。礼云。乐以迎来哀以送往。神既无矣迎何所迎。神既无矣送何所送。迎来而乐。斯假欣于孔貌。途往而哀。又虚泪于丘体。斯则夫子之祭祀也。欺伪满于方寸虚假盈于庙堂。圣人之教其若是乎。而云圣人之教然也何哉。

思文启。窃见范缜神灭论。自为宾主。遂有三十余条。思文不惟闇蔽聊难论大旨二条而已。庶欲以倾其根本。谨冒上闻。但思文情用浅匮。惧不能征折诡经。仰黩天照伏追震悸。谨启。

所难二条。当别详览也　右诏答。

答曹录事难神灭论。

难曰。形非即神也。神非即形也。是合而为用者也。而合非即也。

答曰。若合而为用者。明不合则无用。如蛩巨相资废一则不可。此乃是灭神之精据。而非存神之雅决。子意本欲请战。而定为我援兵耶。

难曰。昔赵简子疾五日不知人。秦穆公七日乃寤。并神游于帝所。帝赐之钧天广乐。此形留而神逝者乎。

答曰。赵简子之上宾秦穆之上游帝。既云耳听钧天。居然口尝百味。亦可身安广厦。目悦玄黄。或复披文绣之衣。控如龙之辔。故知神之须待既不殊人。四肢七窍每与形等。只翼不可以适远。故不比不飞。神无所阙。何故凭形以自立。

难曰。若如论旨形灭。即神灭者。斯形之与神应。如影之必俱也。然形既病焉。则神亦病也。何以形不知人。神独游帝。答曰。若如来意便是形病而神不病也。今伤之则病是形痛而神不痛也。恼之则忧是形忧而神不忧也。忧虑痛形已得之如此。何用劳神于无事耶(曹以为生则合而为用则病废同也。死则形留而神游。则故游帝与形不同)

难曰。其寐也魂交故。神游于胡蝶。即形与神分也。其觉也形开遽遽然周也。即形与神合也。

答曰。此难可谓穷辩。未可谓穷理也。子谓神游胡蝶是真作飞虫耶。若然者或梦为牛则负人辕辀。或梦为马则入人跨下。明旦应有死牛死马。而无其物何耶。又肠绕昌门此人即死。岂有遗其肝肺而可以生哉。又日月丽天广轮千里。无容下从返妇近入怀袖。梦幻虚假无有自来矣。一旦实之良足伟也。明结想霄坐周天海。神昏于内妄见异物。岂庄生实乱南园。赵简真登阊阖。郢外弟萧琛亦以梦为文句甚悉。想孰取视也。

难曰。延陵丧子而言曰。骨肉归于上。而魂气无不之也。斯即形止而神不止也。

答曰。人之生也。资气于天禀形于地。是以形销于下。气灭于上。气灭于上。故言无不之。无不之者。不测之辞耳。岂必其神兴知

耶。

难曰。今论所云皆情言也。而非圣旨。请举经记以证圣人之教。孝经云。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若形神俱灭谁配天乎。复谁配帝乎。

答曰。若均是圣达本自无教。教之所设实在黔首。黔首之情常贵生而贱死。死而有灵则长畏敬之心。死而无知则生慢易之意。圣人知其若此。故庙祧坛墠以笃其诚心。肆筵授几以全其罔己。尊祖以穷郊天之敬。严父以配天明堂之享。且忠信之寄心有地强梁之子兹焉是惧。所以声教煦于上风俗淳于下。周此道也。故经云。为之宗庙以鬼享之。言用鬼神之道。致兹孝享也。春秋祭祀以时思之。明厉其追远。不可朝死夕亡也。子贡问死而有知。仲尼云。吾欲言死而有知。则孝子轻生以殉死。吾欲言死而无知。则不孝之子弃而不葬。子路问事鬼神。夫子云。未能事人。焉能事鬼。适言以鬼享之。何故不许其事耶。死而有知轻生以殉是也。何故不明言其有。而作此悠漫以答耶。研求其义死而无知。亦已审矣。宗庙郊社皆圣人之教迹。彝伦之道。不可得而废耳。

难曰。且无臣而为有臣。宣尼云。天可欺乎。今稷无神矣。而以稷配斯。是周旦其欺天乎。既其欺天。又其欺人。斯是圣人之教以欺妄。欺妄以教。何达孝子之心。厉偷薄之意哉。

答曰。夫圣人者显仁藏用穷神尽变。故曰圣达节而贤守节也。宁可求之蹄筌局以言教。夫欺者。谓伤化败俗导人非道耳。苟可以安上治民移风易俗。三光明于上。黔黎悦于下。何欺妄之有乎。请问。汤放桀武伐纣。是杀君非耶。而孟子云。闻诛独夫纣。未闻杀君也。子不责圣人放杀之迹。而勤勤于郊稷之妄乎。郊丘明堂乃是儒家之渊府也。而非形神之滞义。当如此何耶。

难曰。乐以迎来哀以送往。云云。

答曰。此义未通而自释。不复费辞于无用。礼记有斯言多矣。近写此条小恨未周也。

思文启。始得范缜答神灭论。犹执先迷。思文试料其理致。冲其四证。谨冒奏闻。但思文情识愚浅。无以折其锋锐。仰尘。

圣鉴伏追震悚。谨启。

具一二缜既背经以起义。乖理以致谈。灭圣难以圣责。乖理难以

理诘。如此则言语之论略成可息　　右诏答。

重难范中书神灭论。

论曰。若合而为用者明。不合则无用。如蛩巨之相资废一则不可。此乃是灭神之精据。而非存神之雅决。子意本欲请战。而定为我援兵也。论又云。形之于神犹刀之于利。未闻刀没而利存。岂形止而神在。又申延陵之言。即形消于下神灭于上。故云无之也。又云。以稷配天非欺天也。犹汤放武伐非杀君也。子不责圣人放杀之迹。而勤勤于郊稷之妄耶。难曰。蛩蛩巨虚是合用之证耳。而非形灭即神灭之据也。何以言之。蛩非虚也虚非蛩也。今灭蛩蛩而駏驉不死。斩駏驉而蛩蛩不亡。非相即也。今引此以为形神俱灭之精据。又为救兵之良援。斯倒戈授人而欲求长存也。悲夫。斯即形灭而神不灭之证一也。论云。形之与神犹刀之于利。未闻刀没而利存。岂容形亡而神在。雅论据形神之俱灭。唯此一证而已。愚有惑焉。何者。神之与形是二物之合用。即论所引蛩巨相资也。是今刀之于利是一物之两名耳。然一物两名者。故舍刀则无利也。二物之合用者。故形亡则神逝也。今引一物之二名。征二物之合用。斯差若毫厘者何千里之远也。斯又是形灭而神不灭之证二也。又申延陵之言曰。即是形消于下神灭于上。论云。形神是一体之相即。即今形灭于此。即应神灭于形中。何得云形消于下。神灭于上。而云无不之乎。斯又是形灭而神不灭之证三也。又云。以稷配天非欺天也。犹汤放桀武伐纣非杀君也。即是权假以除恶乎。然唐虞之君无放伐之患矣。若乃运非太平世值三季权假立教以救一时。故权稷以配天假父以配帝。则可也。然有虞氏之王天下也。禘黄而郊喾。祖颛而宗尧。既淳风未殄。时非权假而今欺天罔帝也何乎。引证若斯。斯又是形灭而神不灭之证四也。斯四证既立而根本自倾。余枝叶庶不待风而靡也。

论曰。乐以迎来哀以送往。此义不假通而自释。不复费于无用。礼记有言多矣。又云。夫言欺者。谓伤化败俗耳。苟可以安上治民。复何欺妄之有乎。

难曰。前难云。迎来而乐。是假欣于孔貌。送往而哀。又虚泪于丘体。斯实鄙难之云梯。弱义之锋的。在此言也。而答者曾不惠解。唯云不假通而自释。请重之曰。依如论旨既已许孔是假欣而虚泪也。又许稷之配天。是指无以为有也。宣尼云。亡而为有虚而为盈。爻象之所不占。而格言之所攸弃。用此风以扇也。何得不伤。兹俗于何不败。而云可以安上治民也。慈化何哉。论云。已通而昧者未悟。聊重往咨侧闻提耳。

# 弘明集卷第十

大梁皇帝敕答臣下神灭论 庄严寺法云法师与公王朝贵书(并公王朝贵答)

## 大梁皇帝敕答臣下神灭论

位现致论要当有体。欲谈无佛应设宾主。标其宗旨辩其短长。来就佛理以屈佛理。则有佛之义既蹶。神灭之论自行。岂有不求他意。妄作异端。运其隔心鼓其腾口。虚画疮疣空致诋呵。笃时之虫惊疑于往来。滞甃之蛙河汉于远大。其故何也。沦蒙怠而争一息。抱孤陋而守井干。岂知天地之长久溟海之壮阔。孟轲有云。人之所知不如人之所不知。信哉。观三圣设教。皆云不灭。其文浩博难可具载。止举二事试以为言。祭义云。惟孝子为能飨亲。礼运云。三日斋必见所祭。若谓飨非所飨。见非所见。违经背亲言诚可息。神灭之论朕所未详。

## 庄严寺法云法师与公王朝贵书

主上答臣下审神灭论。今遣相呈。夫神妙寂寥可知而不可说。义经丘而未晓。理涉旦而犹昏。

主上凝天照本袭道赴机。垂答臣下。旨训周审。孝享之礼既彰。桀怀曾史之慕。三世之言复阐。纣协波仑之情。预非草木。谁不歌叹。希同挹风猷共加赞也。释法云呈。

临川王答。

得所送敕答神灭论。伏览渊旨理精辞诣。二教道协于当年。三世栋梁于今日。足使迷途自反。妙趣愈光。迟近写对更具披析。萧宏和南。

建安王答。

辱告惠示。敕答臣下审神灭论。天识昭远圣情渊发。伏览玄微实晓庸昧。猥能存示深承笃顾。伟和南。

长沙王答。

惠示敕答臣下审神灭论。睿旨渊凝机照深邈。可以筌蹄惑见训诱蒙心。钻仰周环洗涤尘虑。遂能存示戢眷良深。萧渊业和南。

尚书令沈约答。

神本不灭久所伏膺。神灭之谈良用骇惕。近约法师殿内出。亦蒙敕答臣下一本欢受顶戴寻览忘疲。岂徒伏斯外道。可以永摧魔众。孔释兼弘。于是乎在。实不刊之妙旨。万代之舟航。弟子亦即彼论。微历疑核比展具以呈也。沈约和南。

光禄领太子右率范岫答。

岫和南。伏见诏旨答臣下审神灭论。睿照渊深动鉴机切。敷引外典弘兹内教。发蒙启滞训诱未悟。方使四海禀仰十方赞抃。异见杜口道俗同欣。谨加习诵寤寐书绅。惠以逮示深承眷忆。范岫和南。

丹阳尹王莹答。

辱告伏览敕旨神不灭义。睿思机深天情云发。标理明例涣若冰消。指事造言共如日照。用启蒙愚载移瞽蔽。凡厥含识莫不挹佩。谨以书绅奉之没齿。弟子王莹和南。

中书令王志答。

辱告伏览。敕答臣下神灭论。旨高义博。照若发蒙。弟子夙奉释教。练服旧闻有自来矣。非唯雷同远大赞激天旨而已。且垂答二解。厌伏心灵。藻烛闻见。更不知何以阐扬玄猷光彰圣述。且得罔象不溷于其真。内外无纷如之滞。寔怀嘉抃猥承末示。佩眷唯深。王志和南。

右仆射袁昂答。

辱告并伏见。敕答臣下审神灭论。奉读循环顿醒昏缚。夫识神冥寞其理难穷。粤在庸愚。岂能探索。近取诸骸内。尚日用不知。况乎幽昧理归惑解。仰寻圣典既显言不无。但应宗教归依其有。就有谈有犹未能尽性。遂于不无论无斯可远矣。自非神解独脱机鉴绝伦。何能妙测不断之言深悟相续之旨。兼引喻二证方见神在皦然。求之三世不灭之理弥着。可谓钻之弥坚仰之弥高者也。方使众惑尘开群迷反路。伏诵无斁舞蹈不胜。弟子袁昂和南。

卫尉卿萧禺答。

辱告并伏见。诏答臣下审神灭论。夫三世虽明一乘玄远。或有偏蔽犹执异端。圣上探隐索微凝神系表。穷理尽性包括天人。内外辩析辞旨典奥。岂直群生靡惑。实亦阐提即晓。方宣扬四海垂范来世。惠

使闻见唯深佩服。孤子萧禺顿首和南。

吏部尚书徐勉答。

天旨所答臣下神灭论。一日粗蒙垂示。辱告重送伏加研读。穷理尽寂精义入神。文义兼明超深俗表。仰详三世皎若发蒙。非直谨加诵持。辄令斑之未悟。惠示承眷至。弟子徐勉和南。

太子中庶陆果答。

果和南。伏览敕旨答臣下审神灭论。夫从无住本在默阻思。伏如来藏窅绝难言。故使仲初建薪火之执。惠远广然灭之难。传疑众谈踳沦旷稔。宸聪天纵圣照生知。了根授药随方运便。遂乃辩礼矫枉指孝示隅。良由迷发俗学。便浇俗以况道。惑资外文即就外以明内。任言出奇。因所据理固以城堑。三世负荷群生。现在破闇当来掴网。一牍之间于何不利。片言之益岂可覼缕。生因曩庆至德同时。预奉余论。顶戴踊跃。惠示不遗深抱笃念。陆果和南。

散骑常侍萧琛答。

弟子琛和南。辱告伏见。敕旨所答臣下审神灭论。妙测机神发挥礼教。实足使净法增光。儒门敬业。物悟缘觉民思孝道。人伦之本于兹益明。诡经乱俗不攜自坏。诵读藻抃顶戴不胜。家弟闇短招愆。今在比理。公私煎惧情虑震越。无以仰赞洪谟对扬精义。奉化开道伏用竦怍。眷奖覃示铭[佩-一]仁诱。弟子萧琛和南。

二王常侍彬缄答。

辱告伏见。敕旨答臣下审神灭论。圣思渊凝天理孤绝。辩三世则释义明。举二事则孝道畅。塞钻凿之路。杜异途之口足使魔堞永沦正峰长峻。弟子伏膺至道遵奉天则。喜跃之心宁复恒准。王彬缄和南。

太子中舍陆煦答。

猥辱逮告。伏见至尊答臣下审神灭论。俯仰膜拜徘徊空首。窃闻圣惟一揆。唐虞未有前言知几其神。今日独奉梁诏道载则万有挤其沦迷。德寿则九服扬其照筮。方可振民育德。百年均其摄受。劳民动物千古咸其折伏。法师智深决定。受持之持佥允。志洽通敏。承神之神谐克。陆煦和南。

黄门郎徐绲答。

绲和南。辱告并逮示。敕答神灭论。伏览渊旨疏心荡累。窃惟希夷之本难寻。妙密之源莫睹。自非上圣无以谈其宗。非夫至睿焉能道其极。皇上穷神体寂鉴道。居微发德音则三世自彰。布善言而千里承响。诚协礼敬义感人只。理扇玄风德被幽显。悠悠巨夜长昏鲦晓。蠢蠢愚生一朝独悟。励鹿苑之潜功。澍法流于日用。鸿名永播懋实方驰。迷滞知反沦疑自息。弟子归向早深倍兼抃悦。辄奉以周旋不敢云坠。但蠡测管窥终怀如失耳。徐绲和南。

侍中王暕答。

枉告并奉览。敕答臣下审神灭论。圣旨玄照启寤群蒙。义显幽微理宣寂昧。夫经述故身之义。系叙游魂之谈。愚浅所辩已为非灭。况复睿思弘远尽理穷微。引文证典焕然冰释。肉眼之人虔恭回向。惑累之众悛改浮心。发明既往训导将来。伏奉渊教欣蹈罔已。王暕和南。

侍中柳恽答。

辱告惠示。敕所答臣下神灭论。夫指归无二宗致本一。续故不断释训之弘规。入室容声弘经之深旨。中外两圣影响相符。虽理在固然而疑执相半。伏奉渊旨照若发蒙。顾会玄趣穷神知寂。恻情尽状天地相似。千载阙疑从春冰而俱泮。一世颠倒与浮云而共开。只诵环徊永用悬解。存及之顾良以悲戢。弟子柳恽顿首白。

常侍柳憕答。

辱告惠示。敕答臣下审神灭论。渊旨冲邈理穷几奥。窃以。修因趣果神无两识。由道得灭佛唯一性。殷人示民有知。孔子祭则神在。或理传妙觉。或义阐生知。而杨墨纷纶徒然穿凿。凝滞遂往特掩名教。圣情玄览证无间然。振领持纲舒张毛目。抑扬三代汲引同归实假双法朗然无碍。伏奉循环疑吝俱尽。来告存及悲挹唯深。柳憕顿首白。

太子詹事王茂答。

茂和南。辱告伏见。敕旨答神灭论。顶戴欣跃不及抃舞。神理悠旷虽非建言所极。列圣遗文炳然昭著。莫不抚抃虔襟。式遵彝典。岂可妄陈虚矫厚诬前诰。谓来缘之不期弃享荐之至礼。迷路茫茫归涂靡薄。苦空一到有悔无追。主上含明体圣妙穷真假。发义照辞舟航沦溺。岂唯天人赞仰信。亦诸佛回光。弟子夙昔栖心本凭净土。数延休幸预逢昌世。方当积累来因永陶。滋诱藻悦之诚。非止今日未获只叙。常深翘眷比故修诣。此白无由。王茂和南。

太常卿庾咏答。

辱告惠示。至尊敕答臣下神灭论。伏览未周烟云再廓。窃惟蠕动有知草木无识。神灭譬论。欲以有知同此无识。乃谓种智亦与形骸俱尽。此实理之可悲。自非德合天地均大域中。属反流之日。值饮化之几。则二谛之言无以得被。三世之谈几乎息矣。圣上愍此四生方沦六道。研校孔释共相提证。使穷陆知海。幽都见日。至言与秋阳同朗。群疑与春冰俱释。虽发论弘道德感冲襟。而豫闻训诱俯欣前业。法师服膺法门深同此庆。谨当赞味吟诵始终无斁。弟子庾咏和南。

豫章王行事萧昂答。

辱告宣示。敕答臣下审神灭论。圣旨披析。使惑者焕然。神之不灭着于通诰。理既眇默。故致有迷。主上识照知来鉴踰藏往。摛几外之妙思。攻异端之妄说。又引礼经取验虚实。孝敬之道于此方弘。孤子萧昂顿首和南。

太中大夫庾昙隆答。

辱告伏见。主上答臣下审神灭论。昏蒙启悟焕尔照朗。夫至理虚寂道趣空微。上圣极智乃当穷其妙实。下凡浮生自不辩其玄渊。如闻立论者经典垂训。皆是教迹。至于在佛故书诡怪难以理期。此则言语道断。仰劳圣思为臣下剖释群情。岂不欣赞。铭挹明旨抱用始终。法师典诲弥增惭戢。弟子庾昙隆和南。

太子洗马萧靡答。

惠示敕答臣下审神灭论。披览未周情以抃悦。主上凝神天纵将圣多能。文奥不刊辞溢系表。义证周经。孝治之情爰着。旨该释典。大慈之心弥笃。谨置之坐隅陈之机枕。寝兴钻阅永用书绅。班示不遗戢眷良原。弟子萧靡和南。

御史中丞王僧孺答。

辱告惠示送主上所答群臣仰咨神灭论。伏览循环载深钻奉。发蒙祛蔽朗若披云。窃以事蕴难形非圣莫阐。理寂区位在愚成惑。若非神超系表思越几前。岂能烛此微言。若闻金石洞兹妙境。曾靡榛蹊。谕之以必荐。示之以如在。使夫持论者不终泥于遥[跳-兆＋(輣-車)]。专谬者无永沈于惑海。积奉渊谟孰不欢肃。裁此酬白不申系舞。王僧孺呈和南。

黄门侍郎王揖答。

辱告惠示。敕答臣下审神灭论。夫昊苍玄默本绝言议。性与天道固亦难闻。而爱育之仁依方感动。开诱之教沿事降设。矜局蛙于井谷。哀危蟪于寸阴。思发神衷言微理镜。引据前经文约旨远。凝神寂翳一理能贯。坟典纷纶。一言以蔽。显列圣之潜旨。决终古之滞惑。存灭由斯而晓。孝敬因兹而隆。信足以警诫重昏。仪范百代。所谓圣谟洋洋嘉言孔彰者也。弟子既惭辨理弥懵知音遂得。预闻道训颁觌妙藻。式抃下陈永垂圣则。弟子王揖和南。

吏部郎王泰答。

一日曲蒙宴私。预闻茫中书有神形偕灭之论。斯人迳廷不近人情。直以下才。未能折五鹿之角。辱告垂示。圣旨微引孝道发扬。冥致谨当。寻诵永祛蒙惑。弟子王泰顿首和南。

侍中蔡樽答。

辱告奉宣敕旨。答谘神灭论。夫神理玄妙。良难该辩。虽复前圣眷言后英犹惑。天旨爰释皎若发蒙。固以陵万古而擅奇悟。方来以不朽。伏奉朝闻载深抃跃。谨以书绅永祛迷滞。蔡樽和南。

建康令王仲欣答。

仲欣白。辱告惠示。诏所答臣下神灭论。伏读渊丽抃不胜跃。皇帝睿性自天机神独远。五礼外照三明内映。金轮徐转则道济八纮。玉瓒既陈则孝隆七庙。开慧日于清汉。垂法云于大千。如在之义重阐兹晨。常住之明永证来劫。故以德冠百王。声高万古。弟子栖心法门崇信大典。舞蹈之诚独深凫藻。王仲欣和南。

建安王外兵参军沈绩答。

弟子绩和南。垂示敕答臣下神灭论。伏深欣跃。弟子窃惟道不自弘。弘实由人。人须其识。识须其位。周易所称圣人大宝曰位。岂其意乎。然或位而不人。或人而不位。三者云备其理至难。故宣尼绝笔于获麟。孟轲反身于天爵。诚无其位也。呜呼真化殆将沦没。今天子以仁圣盛明。据至尊之位。盖曾山可以众煦飘。其和不可移也。钟鼓可以鸡豚乱。其鸣不可间也。将使慄慄黔首济其长夜。自非德合天地。谁能若斯。弟子早沐灵风既闻之矣。然而燕雀之集犹或相昏。飞蓬之门尚自交构。圣旨爰降辞高理惬。敦以人天之善。诫以莫大之形。一言作训内外俱悦。夫以孺子入井。凡民犹或伤之。况乃圣慈御物必以隐恻为心耶。能指白马之非白。犹见屈于中庸。至于神享机外志存弘化。魍魉摧其颊舌焉足道哉。神迹天贵本非窥观。遂能存示用

惭冥德。弟子沈绩和南。

祠部郎司马筠答。

辱告并垂示敕答臣下审神灭义。伏读周流式歌且舞。夫识虑沉隐精灵幽妙。近步无以追。凡情不能测。外圣知其若此。所以抑而不谈。故涉孔父其尚惛经。姬公其未曙。而碌碌之徒妄理信目锥画。管窥异见锋起。苟徇离贤之名。遂迷雪霜之实。愚惑到此深可矜伤。我皇道被幽显明踰日月。穷天地之极。尽终始之奥。忌菰紫之妨朱气。玟雉之乱凤玉。爰发圣衷降兹雅义。信足以光扬妙觉。拯厥沉泥。近照性灵之极。远明孝德之本。实使异学翦其邪心。向方笃其羡慕。谬以多幸豫奉陶钧。沐泽饮和有兼庆跃。流通曲被[佩-一]荷弥深。司马筠和南。

豫章王功曹参军沈绲答。

绲和南。弟子窃以为交求之道必取与为济。至于续蒙不告。则空致冲冲倏忽之观。殆将可息。所以自绝咨受崇深莫窥诚自愧也。徒以闇识因果修局。诚冀履霜不退。坚冰可至耳。而法师弘心山薮幸能藏疾。虽未升堂遂招以法流。杜夷云。召渴马于滮泉。不待鞭策而至矣。垂示上答臣下神灭论。晨宵伏读用忘疲寝。构斯法栋导彼迷流。天属既申三世又辩。鬼神情状于焉可求。然谓海实广广孰能知。谓天盖高高不可测。圣论钩深旨超系表蒙情易骀恶能是。空铭未示终愧钻仰。弟子沈绲和南。

建安王功曹王缉答。

惠示敕答臣下审神灭论。窃以神者冥默历圣未传。宣尼犹称不言。庄生空构其语。求之方策。良叹交深谬觌。今论天思渊发妙旨凝深。至理既弘孝机兼极。信足蹈超万古。照烛来今。弟子生属昌辰。预觏圣藻。既冰涣于怀抱。信晓惑于随便。凡厥灵知孰不钻仰。矧伊蒙蔽激抃良深。王缉和南。

右卫将军韦睿答。

至理虚寂冥晦难辩。言有似无。言无实有。妙于老谈精于释教。辞炳金书文光王牒者。由来尚矣。主上道括宇宙明并日月。隐显之机必照有无之要。已览遂垂以明论。詶析臣下导诱既深。训义方洽。凡在有心孰不庆幸。蒙示天制谨加读诵。垢吝云消特兼恒抃。法师果深昔缘曰会。今法离五欲而入八解。去三界而就一乘。复得豫闻德音。弥足欣赞。惠告沾及戢[佩-一]寔深。韦睿和南。

廷尉卿谢绰答。

绰和南。辱告蒙示敕答臣下审神灭论。伏览渊谟用清魂府。既排短说实启群疑。窃惟人生最灵神用不极。上则知来藏往。次乃邻庶入几。以此观之。理无可灭。是以儒申其祀佛事大慈。照其生缘内外发明。已足祛滞。况复天诲谆谆引谕弥博。弘资始于黔黎。道识业于精爽。固令开蒙出障坐测重玄。异端既绝正路斯反。论者惭其墨守茫氏悟其膏肓豫在有识孰不系赞。但弟子徒怀游圣终懵管窥。顶奉戴跃永欢荫诱。谢绰和南。

司徒祭酒范孝才答。

弟子孝才和南。逮示敕旨答臣下审神灭论。窃以彭生豕立咎现齐公。元伯缨垂事高汉史。且斩筹为喻义在必存神之不灭。法俗同贯欲灭其神。内外俱失。所谓管窥穹极宁辩西东。蠡度沧溟安知仿佛。天旨弘深殷勤于妙象。圣情隐恻流连于飨祭。岂直经教增隆。实使蒙愚悟道。眷逮所覃曲垂颁及。铭兹训诱方溢寸心。弟子茫孝才和南。

常侍王琳答。

辱告。惠示至尊答臣下审神灭论。谨罄庸管恭览圣制。声溢金石理洞渊泉。义贯六爻言该三世。足使僻学知宗迷途识反。弟子生幸休明身叨渥泽。复得倾耳天作拭目。神藻皃抃之诚良无纪极。猥惠颁逮铭跃唯重。弟子王琳答。

库部郎何炟答。

炟和南。辱所赐书并垂示答臣下审神灭论。窃闻神其如在。求前王而未测住。常住其不移徒。伏膺而方晓。钻仰渊秘涣尔冰开。故知纷纶圣迹不由一道。参差动应本自因时。今浇流已息无明将启。物有其机教惟斯发。笃孝治之义。明觉者之旨。预有灵识谁不知庆。岂炎昊所得争衡。非轩唐所能竞爽。巍巍至德莫或可名。昭然大道于斯为极。何炟和南。

豫章王主簿王筠答。

筠和南辱告。垂示上答臣下审神灭论。窃闻僾然有见礼典之格言。今则不灭法教之弘旨。但妙相虚玄神功凝静。自非体道者。岂能默领其宗。不有知机者无由冥应其会。圣王迹洞万机心游七净。哀愍群生妪煦庶物。涤彼盖缠勖以解慧。祛其蒙惑。跻之仁寿信大哉。为君善于智度者也。弟子世奉大法家传道训。而学浅行疏封累犹轸。既

得餐禀圣教。豫闻弘诱。一音得解万善可偕。抃跃之情无以譬说。弟子王筠和南。

仓部郎孙挹答。

辱告。惠示敕答臣下审神灭论。伏奉欣仰喜不自支。夫江海渊旷非井蛙所达。泊然入定岂外道可能以。一毛不动则众邪退散。舟航既济而彼岸超登。圣后体蕴二仪德兼三代。抚灵机而总极。秉上智以调民。发号施令则风行草偃。临朝尊默而化动如神。隆五帝以比踪。超万劫其方永。犹复振金声于指掌。降妙思以发蒙。理既仰而方深趣。弥钻而踰远均宝珠于无价。齐莲华之不尘。孝敬被乎群黎。训范光于先圣。蚑行喘息同识斯欢。翾飞蠕动共陶兹庆。班告末临用深荣荷。谨顶受书绅永启庸惑。弟子孙挹和南。

丹阳亟萧[目*爾]素答。

辱告。并伏见敕答臣下审神灭论。性与天道称谓理绝。旷劫多幸猥班妙训。接足顶受欢敬载怀。窃谓神道寂寞法海难边。是以智积麻苇而未测。识了色尘而犹昧。岂其庸末所能激仰。然自惠云东渐宝舟南济。岁序绵长法音流远。明君良宰虽世能宗服。至于躬挹玄源亲体妙极者。竟未闻焉。是以两谛八解独阙皇言。九部三明空芜国学。呜呼可为叹息者也。窃寻神灭之起。则人出楞伽经名卫世。虽义屈提婆而余俗未弭。故使群疑异学习以成见。若不禀先觉之教。实终累于后生。圣上道济天下机洞无方。虎观与龙宫。并阅至德与实相齐导。故能符俗教而谛真道即孝享以弘觉性。照此因蒙拔兹疑网。虽复牟尼之柔软巧说。孔丘之博约善诱。曷以喻斯。巍巍乎十善已行金轮何远。法师禀空慧于旷生。习多闻于此世。法轮转而八部云会。微言发而天人摄受。故能播戒香于凤闱。藻觉葩于圣侧。信矣哉。能以佛道声令一切闻者也。弟子无记释藏不逮孔门。虽愿朝闻终惭吝薄。庶缘无尽之法兼利人我耳。疾塞甫尔心虑惛悸。谨力裁白不识诠次。倾迟咨展亲承至教也。弟子萧[目*爾]素顿首和南。

中书郎伏[口*恒]答。

猥垂班示。至尊所答臣下审神灭论。伏奉渊旨顿祛群疑。天情独照妙鉴悬览。故非凡愚所可钻仰。然常师管见亦窃怀佳求。今复禀承教义。远寻经旨重规叠矩。信若符契。法师宣扬睿理弘赞圣言。方使二教同归真俗一致豫得。餐沐诲诱陶染至化。抃击下风实兼舞蹈。迟比咨觌乃尽衿诚。临白欣佩不知裁述。伏[口*恒]呈。

五经博士贺玚答。

辱告。垂示敕答臣下审神灭论。钻仰反复诵味循环。故知妙蕴机初事隔凡浅。神凝系表义绝庸情。皇上睿览通幽性与天道。所以机见英远独悟超深。述三圣以导未晓。标二事以洗偏惑。故系孝之旨愈明。因果之宗弥畅。崛山粹典即此重彰。洙水清教于兹再朗。譬诸日月无得踰焉。弟子虽冥烦多蔽。谬奉格言研求妙趣。犹如蹈舞。法师宣扬至道光阐大猷。猥惠未及益增铭荷。弟子贺玚呈。

太子中舍人刘洽答。

辱告奉觌。敕旨所答臣下审神灭论。伏披素札仰瞻玄谈。文贯韶夏义测爻系。囊括典经牢笼述作。弘彼正教垂之方简。希夷卓尔难得而闻。斟酌贤圣剖破毫发。兼通内外之涂语。过天人之际矣。自非体兹至德思与神会。岂能深明要道人知企及。谨书诸绅。永以为佩。泠乎既入照若发蒙。比故修诣共申讲复也。弟子刘洽顿首呈。

五经博士严植之答。

辱告。伏见敕旨答臣下审神灭论。夫形分涉粗。或微隐难悟。况识理精密。岂迷见能晓所以。断常交骛一异竞奔。若中道居怀则欲流可反。二边滞意彼岸长乖。神灭之论斯彰实重。仰赖圣主栋梁至教。明诏爰发朗若披云。非直冥符训典俯弘孝义。盖妙达生源幽穷行本。使执礼之性践霜露而弥笃。研神之识仰禅悦而增心。皆当习忍慧途翻流惑海。弟子早标素心未知津济。伏读欢欣充遍身识。猥惠存勖荷眷唯深。严植之呈。

东宫舍人曹思文答。

辱送敕书。弟子适近亦亲奉此旨。范中书遂迷滞。若斯良为可慨。圣上深惧黔黎致惑故。垂折衷之诏。此旨一行虽复愚闇之识。了知神不灭矣。弟子近聊就周孔以为难。今附相简。愿惠为一览之。折其诡经不寻故。束展此不多白。弟子曹思文和南。

秘书丞谢举答。

辱告惠示。敕答臣下审神灭论。窃闻语曰。万物纷纠则悬诸天象。众言[肴*攵]舛则折乎圣理。昭自古事蔚在兹辰。伏辱睿训。垂文义深陶铸称象。匪臻希微孰识纶幽至极。尽性穷神愍斯六蔽。哀此四执黜小言之乱道。拯径行于夷路。旨肆而隐义婉而章。博约载弘广大悉备。一音半偈显兹悟拔。慧日正水荡此尘迷。俾宗奥有归教思攸在。异端自杜诬善知息。凝系表于绳初。导禅流于苦海。岂伊含孕三藏。冠冕七籍而已哉。弟子幸邀至运侧承格诱。沐流欢击奉以书绅。

谢举白。

司农卿马元和答。

辱告。颁示敕旨垂答臣下审神灭论。窃闻标机之旨非凡所窥。符神之契唯仁是极。故众教徘徊理诣于惇善。群经委曲事尽于开济。伏惟至尊先天制物。体道裁化理绝言初。思包象外攻塞异端。阐导归一万有知宗。人天仰式。信沧海之舟梁玄霄之日月也。神灭之论宜所未安。何者前圣摛教抑引不同。括而言之理实无二。易云。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恶之家必有余殃。孝经云。生则亲安之。祭则鬼享之。虽未显论三世其旨已着。薪尽火灭。小乘权教妙有湛然。究竟通说因情即理。理实可依。且慎终追远民德归厚。有国有家历代由之。三才之宝不同降情。神灭之为论妨政寔多。非圣人者无法。非孝者无亲。二者俱违难以行于圣世矣。弟子庸乏懵于至道。滥蒙颁访所据凡浅。荷惕之诚追以无厝弟子马元和和南。

公论郎王靖答。

垂示圣旨答臣下审神灭论。伏惟至尊垂拱岩廓游心万古。居无弃日道胜唯机。爰访群下恢弘孝义。睿藻渊玄妙理深极。自非克明徇齐之君。就日望云之主。岂有剖判冥寂明章雅论。阐大圣于须臾。定俗疑于俄顷。非唯理测宸衷。亦以义切臣子。含和饮憓之邦。衣裳道素之域。莫不倾首仁泽沐浴唐风。弟子江淮孤生不学无术。虽复从师北面一经不明。纵忆旧文。岂伊仿佛。五经纷纶事类弘博。神明之旨其义多端。至如金石丝竹之响。公旦代武之说。宁非圣旨。且祭义而谈尤为显据。若论无神亦可无圣。许其有圣便应有神。神理炳然。岂容寂绝。弟子所见庸浅无以宣扬至泽。既涉访逮辄率所怀。弟子王靖和南。

散骑侍郎陆任太子中舍陆倕答。

辱告惠示。至尊所答臣下审神灭论。昔者异学争途。孟子抗周公之法。小乘乱道。龙树陈释迦之教。于是杨墨之党舌举口张。六师之徒辙乱旗靡。言神灭者可谓学僻而坚。南路求燕。北辕首楚。以斯适道千里而遥。圣上愍其迷途。爰奋天藻钩深致远。尽化知神。俾此因蒙均斯冰释。陈兹要道同彼月照。弟子并以凡薄始窃恩纪。缨冕则天之朝。餐捉稽古之论。赞幸之诚独加踊跃。猥颁告逮谨用书绅。陆任倕呈。

领军司马王僧恕答。

辱告。惠示敕旨答臣下审神灭论。甚哉理之大也。斯宁寸管之所见。言性之可闻而随类傥遇。怡然蒙释奉戴周旋。以次以诵。法师德迈当今。声标万古。知十之谈每会。起予之富必酬。想阐弘圣旨焕然云消耶。弟子学惭聚萤识非通见。何能仰赞洪辉宣扬妙范者欤。但论者执一惑之情。修一往之辙。固不可以语大方。焉知致远必泥哉。夫幽明之理皎然不差。因果相起义无独立。形灭自可以草为俦。神明常随缘而在。所以左氏有彭生豕。见尚书则祖考来格。礼云。若乐九变人鬼可得礼矣。结草之报岂其遂灭。元规所梦何得无神。神明不灭着之金口。丘尼所说弥有多据。若文虽五千诗乃三百。得其理者自可一言而蔽。故不复烦求广证。夫三圣虽有明教百家常置弘理。而尚使狂简斐然成章。攻乎屡作。今皇明体照幽寂识洞内外。以前圣之久远感异端之妄兴。霈然爰发。乃垂眷翰。使阐提一悟遂获果通阎浮执惑豁然洗滞。况复搢绅之士为益因其弘哉。弟子餐道无纪。法师许其一篑。遂能班逮神藻。使得豫沐清风。载欢载舞无以自譬。戢铭兼深弥其多矣。弟子王僧恕顿首和南。

五经博士明山宾答。

辱告。惠示敕旨答臣下审神灭论。源深趣远岂鹿兔所测。随类得解或亦各欣其所见。奉以周旋不胜舞跃。法师学冠一时道协千载。起予之说寄在明德。想弘宣妙旨无复遗蕴耶。弟子业谢专经智非通识。岂能仰述渊猷赞扬风教。论者限以视听。岂达旷远目睹百年心惑三世。谓形魄既亡神魂俱灭。斯则既违释典。复乖孔教矣。焉可与言至道语其妙理者哉。夫明则有礼乐。幽则有鬼神。是以孔宣垂范以知死酬问。周文立教以多才代终。诗称三后在天。书云。祖考来格。且濠上英华着方生之论。柱下睿哲称其鬼不神。为薪而火传交臂而生谢。此皆陈之载籍章其明者也。夫缘假故有灭。业造故无常。是以五阴合成终同烟尽。四微虚构会均火灭。穷谓神明之道非业非缘。非业非缘故虽迁不灭。能缘能业故苦乐殊报。此能仁之妙唱。搢绅之所抑也。虽教有殊途理还一致。今弃周孔之正文。背释氏之真说。未知以此将欲何归。正法住世尚有断常之说。况象法已流而无异端之论。有神不灭乃三圣同风。虽典籍着明多历年所。通儒硕学并未能值。皇上智周空有照极神源。爰发圣衷亲染神翰。弘奖至教启悟重昏。令夫学者永祛疑惑。眷逮不遗。使得豫餐风训。沐浴顶戴良兼欣戢。明山宾和南。

通直郎庾黔娄答。

孝经云。生则亲安之。祭则鬼飨之。

乐记云。明则有礼乐。幽则有鬼神。

诗云。肃雍和鸣。先祖是听。

周官宗伯职云。乐九变人鬼可得而礼。祭义云。入户忾然必有闻乎其叹息之声。

尚书云。若尔三王有丕子之责。

左传云。鮌神化为黄能。伯有为妖。彭生敢见。

右七条。

弟子生此百年。早闻三世。验以众经求诸故实。神鬼之证既布中国之书。菩提之果又表西天之学。圣教相符性灵无泯。致言或异其揆唯一。但以圣人之化因物通感。抑引从急与夺随机。非会不言言必成务。非时不感感惟济物。而参差业报取舍之涂遂分。往还缘集沦悟之情相舛。猥其小识晦兹大旨。滞亲闻见莫辩幽微。此榆枋所以笑九万。赤县所以骇大千。故其宜也。若斯之伦遂构穿凿驾危辩。鼓伪言扇非学。是谓异端。故宣尼之所害也。我皇继三五而临万机。绍七百以御六辩。勋格无称道还淳粹。经天纬地之德。左日右月之明。皇王之所未晓。群圣之所不备。亿兆之所宜通。将来之所必至。莫不罄其玄波而达其幽致者也。伏览神论该冠真俗。三才载朗九服移心。蚑行蠢蠕犹知舞蹈。况在生灵谁不抚节。弟子少缺下帷尤蔽名理。既符夙志窃深踊跃。至于百家恢怪所述良多。搜神灵鬼显验非一。且般若之书本明斯义。既魔徒所排辄无兼引。自非格言孰能取正。略说七条。皆承经典。譬犹秋毫之凭五岳。触氏之附六军。敢沥微尘只增悚污。弟子庾黔娄和南。

太子家令殷钧答。

近辱告惠示。主上所敕臣下审神灭论。性与天道诚不得闻。徒观二谛兼通三圣。俱阐片言析妙半字。含灵辞存五礼之中。旨该六合之外。譬河海之纪地。犹日月之丽天。伏读欢愉魂影相庆。何者弟子夙陶玄化及长不亏。常恐识业未弘中涂回枉。或端然静念心翱翔而靡薄。或吐言设论时见屈于辩聪。夫大道甚夷而黎元好径。咸用此也。今猥奉神旨昭若发蒙。且服且诵永为身宝。数日来公私牵挽。还辄顿卧未即白答。衔眷弥深。殷钧和南。

秘书郎张缅答。

寻三世昉然二果昭著。安可惑六尘而不晓。迷五涂而长没。以为形谢神灭骸亡识朽。此外道之邪见。岂可御瞿昙之正法。所谓轻陈一

旅敌堂堂之锋。辄驰驽骀与骐骥而并行。恐长劫有尽领虫方至。一身死坏复受一身。精神无托人畜随缘。涅槃明文瑞应高说。主上圣照幽深镜察潭远。譬两祭而知不灭。喻妄作于背亲。义随八引而舛入。言比性道而难闻。弟子少游弱水。受戒樊邓师白马寺期法师。屡为谈生死之深趣。亟说精神之妙旨。尔来师心绝此疑想。复睹斯判。益破魔涂。非但阅觌于今。方结缘于后。徒知归信闇比求名。猥惠沾示深承眷笃。弟子张缅和南。

五经博士陆琏答。

琏白。逮告垂示敕答臣下审神灭论。伏读天旨昭镜尘蒙。弟子门宗三宝。少奉道训。虽诚归至教。识暗玄津。谨寻内外群圣开引殊文。如来说三乘以标一致。言二谛以悟滞方。先王诠五礼以通爱敬。宣六乐以导性灵。或显三世以征因果。或明诚感以验应实。岂可顿排神源永绝缘识者哉。若然则善恶之报虚陈。祭敬之设为妄。求之情理其可安乎。而昧惑之徒尚多偏执。是以圣明玄览游神妙门。动言出理皎若朝晖。发文显证朗如宵烛。顿足开建愚惛惬信凡鄙者也。伏习诏旨综检心源。谨裁还白不宣抃舞。弟子陆琏呈。

杨州别驾张翻答。

辱告。伏见敕答臣下审神灭论。盛旨穷机微言合道。生知出六儒之首。自然该十圣之外。至如感果之规理照三世。孝飨之范义贯百王。妙会与春冰等释。至趣若秋旻共朗。足使调阐变情。桀跖移志。反浇风于遂古。振淳波乎方册。英声茂实粤不可尚。法师精理之秀擅高日下。俱沐圣化独游神明。深鉴道蕴洞识宗涂。弟子昔闻师说悟太儒之旨。今偶昌时奉不灭之训。信以照晢吝蒙纾洗尘。盖足蹈手舞言象岂能胜。张翻和南。

太子左率王珍国答。

辱告。伏见敕答臣下审神灭论。神之不灭经典明文。即心语事皎然在理。论神有灭实所骇叹。天照渊凝妙旨周博。折彼异端弘兹雅范。信可以朗悟冥涂。栋梁千载矣。伏览欢戴窃深罔极。比故诣展迟获咨申。王珍国呈。

领军将军曹景宗答。

枉告所宣答神灭敕。理周万古旨包三世。六趣长迷于此永悟。五道恒疑晓若发蒙。自非鉴穷八解。照侔十号。排罔逸俗。安得如此。奉佩书绅。敢违寝食。法师识踰有境学诣无生。裕扬之善焕如东里。

披玩周环用忘所疾。曹景宗白答。

光禄勋颜缮答。

猥枉明诰颁述敕旨。审神不灭以答臣下。理据显然表里该妙。所以惠见独宣舟梁合举。夫目所不睹帷屏为隔。耳所不闻遐迩致拥。不得以不闻不见。便谓无声无物。今欲诘内教。当仗外书外书。不殊内教兹现书云。魂气无所不之。佛经又曰。而神不灭。既内外符同神在之事无所多疑。疑其灭者即蜉蝣不知晦朔。蟪蛄之非春秋。宁识大椿之永久日月之无穷。主上圣明超古微妙通神。在三之旨有证。孝飨之理斯光。苍生管见已晦而复晓。晚俗沦真既迷而更悟。弟子宿植逢幸豫从餐道。投心慈氏归敬诚深。唯孱来缘可期载怀凫藻而已。弟子颜缮呈。

五经博士沉宏答。

弟子宏稽首和南。辱告伏览。敕答臣下审神灭论。夫唯几难晓用晦易昏。自非凝神斯鉴探赜斯朗。岂能拯重雾于有惑。岂能运独见于无明。窃惟大圣御宇上德表物。踊法云以湛润。开慧日而增晖。远比溟海近譬井干。粤今遂古孰能识乎此焉。至如经喻雀飞瓶在。火灭字存。礼云。非类弗歆祭乃降祉。且梦兰以授郑穆。结草以抗杜回。凡此群例不可悉纪。又五道递往六度同归。皆神之显验。不灭之幽旨。但郄克[跳-兆＋麗]足岂从邯郸比踪。卢敖捷至宁与若士齐迹。今仰坠天璪俯逮阐提。所谓若披重雾以攀合璧。出幽夜而睹烛龙。短绠汲渊望澜觇海。实欢喜顶戴。若无价宝珠。沉宏稽首和南。

建康平司马褧答。

辱告。惠示敕难灭性论。窃以慈波洪被道冠众。灵智照渊凝理绝群。古七禅八惠之辩。三空四谛之微。故以焕乎载籍炳于通诰也。所以优陀云。喻如百首齐音同赞妙觉。尚不能言万分之一矣。夫业生则报起因往则果来。虽义微而事着。亦理幽而证显。自近可以知远。寻迹可以探遐。譬如日月悬天。无假离娄之目。鸣钟在耳。不劳子期之听。而议者自昏迷途难晓。苟徇所怀坐颠坑阱。伏览。

皇上今旨理妙辞缛。致极钩深。究至寂而更阐。启幽途以还晢。虽复列圣齐镳群经联奥。灵山金口禅水玉舌。终不能舍此以求通。违兹而得正信哉。澡江汉之波尘滓以涤。导德齐礼还风反化。法俗兼通于是乎在。付比言展方尽述赞。弟子司马褧呈。

左承丘仲孚答。

伏览。敕旨答臣下审神灭论。圣照渊深包括真俗。理超系表义冠群识。钻奉神猷伏深舞蹈。惠示存眷。丘仲孚白。

## 弘明集卷第十一



### 何令尚之答宋文皇帝赞扬佛教事

元嘉十二年五月五日。有司奏。丹阳尹萧谟之上言称。佛化被于中国已历四代。塔寺形像所在千计。进可以系心。退足以招劝。而自顷世以来。情敬浮末。不以精诚为至。更以奢竞为重。旧宇颓阤曾莫之修。而各造新构以相跨尚。甲地显宅于兹殆尽。林竹铜彩靡损无极。违中越制宜加检裁。不为之防流遁未已。请自今以后。有欲铸铜像者。悉诣台自闻。兴造塔寺精舍。皆先诣所在二千石。通发本末。依事列言本州。必须报许。然后就功。其有辄铸铜制辄造寺舍者。皆以不承用诏书。律论铜宅材瓦悉没入官。奏可。是时有沙门慧琳。假服僧次而毁其法。着白黑论。衡阳太守何承天。与琳比狎雅相击扬。着达性论。并拘滞一方诋呵释教。永嘉太守颜延之太子中舍人宗炳信法者也。检驳二论各万余言。琳等始亦往还未底踬乃止。炳因着明佛论以广其宗。帝善之。谓侍中何尚之曰。吾不读经比复无暇。三世因果未辩致怀。而复不敢立异者。正以前达及卿辈时秀率皆敬信故也。范泰谢灵运每云。六经典文本在济俗为治耳。必求性灵真奥。岂得不以佛经为指南耶。颜延年之折达性。宗少文之难白黑。明佛汪汪尤为名理。并足开奖人意。若使率土之滨皆纯此化。则吾坐致太平夫。复何事近萧谟请制。未令经通即已相示。委卿增损。必有以式遏浮淫无伤弘奖者。乃当著令耳。尚之对曰。悠悠之徒多不信法。以臣庸蔽犹秉愚对。惧以阙薄贻点大教。今乃更荷褒拂。非所敢当。至如前代群贤。则不负明诏矣。中朝已远难复尽知。渡江以来。则王导周顗宰辅之冠盖。王蒙谢尚人伦之羽仪。郄超王坦王恭王谧。或号绝伦或称独步。韶气贞情又为物表。郭文谢敷戴逵等。皆置心天人之际。抗身烟霞之间。亡高祖兄弟以清识轨世。王元琳昆季以才华冠朝。其余范汪孙绰张玄殷觊。略数十人。靡非时俊。又炳论所列诸沙门等。帛昙邃者其下辈也。所与比对则庾元规。自邃以上护兰诸公。皆将恶迹黄中。或不测人也。近世道俗较谈便尔。若当备举夷夏爰逮汉魏。奇才异德胡可胜言。宁当空夭性灵坐弃天属。沦惑于幻妄之说。自陷于无征之化哉。陛下思洞机表虑玄象外。钩深致远无容近取。于斯自臣等

以降。若能谨推此例。则清信之士无乏于时。所谓人能弘道。岂虚言哉。慧远法师尝云释氏之化无所不可适。道固自教源。济俗亦为要务。世主若能剪其讹伪奖其验实。与皇之政并行四海。幽显协力共敦黎庶。何成康文景独可奇哉。使周汉之初复兼此化。颂作形清倍当速耳。窃谓此说有契理奥。何者百家之乡十人持五戒。则十人淳谨矣。千室之邑百人修十善。则百人和厚矣。传此风训以遍寓内。编户千万则仁人百万矣。此举戒善之全具者耳。若持一戒一善。悉计为数者。抑将十有二三矣。夫能行一善则去一恶。一恶既去则息一刑。一刑息于家。则万刑息于国。四百之狱何足难措。雅颂之兴理宜位速。即陛下所谓坐致太平者也。论理则其如此。征事则臣复言之。前史称西域之。俗皆奉佛敬法。故大国之众数万小国数百。而终不相兼并内属之后习俗颇弊。犹甚淳弱罕行杀伐。又五胡乱华以来。生民涂炭冤横死亡者。不可胜数。其中设获苏息。必释教是赖。故佛图澄入邺而石虎杀戮减半。渑池宝塔放光而符健椎锯用息蒙逊。反噬无亲虐如豺虎。末节感悟遂成善人。法逮道人力兼万夫。几乱河渭面缚甘死以赴师阨。此非有他敬信故也。

夫神道助教有自来矣。雷霆所击暑雨恒事。及展庙遇震。而书为隐慝。桀纣之朝。冤死者不可称纪。而周宣晋景。独以淫刑受崇。检报应之数。既有不符。征古今之例。祇更增惑。而经史载之以彰劝诫。万一影像犹云深功。岂若佛教责言义则有可然可信之致。考事实又无已乖已妄之咎。且观世大士所降近验。并即表身世众目共睹。祈求之家其事相继。所以为劝诫。所以为深功。岂当与彼同日而谈乎。而愚闇之徒苟遂毁讟。忽重殉轻滞小迷大。恚僧尼之绝胖育。疾像塔之丰朱紫此犹生民荷覆载之德。日用而不论。史司苦禋瘗之劳。有时而诋慢。惠琳承天盖亦然耳。萧谟启制。臣亦不谓全非。但伤蠹道俗。最在无行僧尼而情貌难分。未可轻去金铜土木。虽縻费滋深必福业所寄。复难顿绝。臣比思为斟酌进退难安。今日亲奉德音实用夷泰。时吏部郎羊玄保在座。进曰。此谈盖天人之际岂臣所宜豫。窃恐秦楚论强兵之术。孙吴尽吞并之计。将无取于此耶。帝曰。此非战国之具。良如卿言。尚之曰。夫礼隐逸则战士怠。贵仁德则兵气衰。若以孙吴为志苟在吞噬。亦无取尧舜之道。岂唯释教而已。帝悦曰。释门有卿。亦犹孔氏之有季路。所谓恶言不入于耳。

高明二法师答李交州淼难佛不见形事(并李书)

夫道处清虚四大理常。而有法门妙出群域。若称其巧能。利物度脱无量为教。何以不见真形于世直空说而无实耶。今正就寻西方根源。伏愿大和上。垂怀允纳。下心无惜神诰。弟子李淼和南。

释道高白。奉垂问至圣显晦之迹。理味渊博辞义昭洗。敬览反覆弥高德音。使君垣墙崇邃得门自难。辄罄愚管罔象玄珠。夫如来应物凡有三焉。一者见身放光动地。二者正法如佛在世。三者像教仿佛仪轨仿佛。仪轨应今人情。人情感像。孰为见哉。故净名经云。善解法相知众生根。至于翅头末城龙华三会。人情感见。孰为隐哉。故法华经云时我及众僧。俱出灵鹫山。蠰佉之宫孱然可期。西方根源何为不睹。而世之疑者多谓。经语不符闇寄情少咸以不睹生滞。夫三皇五帝三代五霸。姬旦孔丘删诗制礼。并闻史籍。孰睹之哉。释氏震法鼓于鹿园。夫子扬德音于邹鲁。皆耳眼所不得。俱信之于书契。若不信彼不患疑此。既能了彼何独滞此。使君圣思渊远洞鉴三世。愿寻寿量未尽之教。近取定光儒童之迹。中推大通智胜之集。以释众人之幽滞。若披重霄于太阳。贫道言浅辞拙。语不宣心。冀奉见之日。当申之于论难耳。谨白。

李和南。旋省雅论。位序区别辞况冲美。欣会良多。所谓感化异时像正殊俗。援外以映内。征文以验实。敬范来趣无所间然。然夫受悟之由必因鉴观。闇寄生疑。疑非悟本。若书契所在异代齐。解万世之后可不待圣而师矣。若乃声迹并资言像相济。大义既乖儒墨竞兴。岂徒正信不朗。将亦谤误增衅。得不取证于示见印记以自固乎。大圣以无碍之慧。垂不请之慈。何为吝昭昭之明。晦倍寻之器。绝群望于泥洹之后。兴罪垢于三会之先。刍狗空陈。其能悟乎。仪像虚设。其能信乎至于。帝王姬孔训止当世。来生之事存而不论。故其隐见废兴权实莫辩。今如来轨业弥贯三世。慈悲普润。不得以见在为限。群迷求解。不可以灭尽致穷。是以化度不止于篇籍。佛事备列于累万。问今之所谓佛事者。其焉在乎。若如雅况。所信在此所验在彼。而圣不世出。孔释异涂。即事而谈罔非矛盾矣。其可相验乎。未能默废。聊复寓言。幸更详究。迟睹清释。

释道高白。重奉深诲。义华旨远。三读九思方服渊致故。知至理非庸近能测。微言奥辞非鄙讷所参。今谨率常浅粗陈所怀。夫万善为教其途不一。有禅宴林薮。有修德城傍。或曲躬弹指。或歌颂言咏。皆耳眼所共了为者亦无量。斯则受悟之津由闇寄之称。何必受悟于因。鉴观何必闇寄。其则生疑。疑亦悟本。请当论之。疑则求解。解则能悟。悟则入道。非本如何。虽儒墨之竞兴。九流之是非。乃爝火之不息。非日月之不辉。何急急于示现。而促促于同归哉。今不罔季俗无证。验以征诚。亦不谬大圣吝昭昭之光明。而世之疑者裾以不睹形。遂长迷于大梦。横沉沦而溺生死。先儒往哲粗有旧说。途无异辙。辄述而不作。夫亡身投诚必感。感则俱见。不感不见。其有见者以告不见。其不见者会不信见。圣人何尝不在群生。何常不见哉。闻法音而称善。刍狗非谓空陈。睹形像而曲躬。灵仪岂为虚设。姬孔救

颓俗而不瞻。何暇示物以将来。若丘旦生遇于结绳。则明三世而不已。问今佛事其焉在乎。低首合掌莫非佛事。但令深悟有方殊途同归耳。前疏所弘彼此疑信者。正为世人不见便谓无佛。故取不见。周孔为其成准耳。此乃垂拱而相随。岂矛盾之谓哉。使君生知无假素气天然。居大宝之地。运颖脱之恩。流浪义苑涉骤书园。吐纳余暇优游永日。德音既宣莫不侧听。贫道学业粗浅。弘慚简札。上酬谬略。惧尘盛藻。追增悚愧。流汗霡霂谨白。

李和南。雅论明受悟之津。爰自疑得闇寄有余无取鉴观。鞠躬赞诵咸足届道。览复往况弥睹渊赜。然所谓像法乖正求悟理粗。借筌会旨无假示见。此固姬孔所以垂训。辉光所以垂示。表则取之世典绰焉足矣。放光动地徒何为乎。若正信不止于俯仰。而佛事备举于形声。大觉所由妙其色涉求之可基其始。故知信者必以儒墨致疑。学者将由无证自悔。吝明无咎于三五。潜景道德愆于十号矣。岂不然乎。又所谓姬孔务拯颓季。无暇来生。设在结绳三世自明。亦又不然。七经所陈义兼未来。释典敷载事正缘报。故易云。积善余庆积恶余殃。经云。无我无造无受者。善恶之业亦不亡。此则缘教常缓兼训已弘。岂谓所务在此所阙在彼哉。来论虽美。故自循环之说耳。望复擢新演异。以洗古今之滞。使夷路坦然积碍大通也。深愿大和上垂纳毫款。弟子李淼谨呈。

释法明白。巨论爰降。敬览移日。馥若幽兰。清若蕙风。贫道器非霜颖运非庖生。动乖理间独踬疑族。良由辞讷旨滞剧难星陈。愚谓贰暗寄奇鉴观示见。鞠躬歌赞感动灵变。并趣道之津梁。清升之嘉会。故宜寄观双举疑验两行。岂得罢绝示见顿漏神采。齐轨姬孔同范世训。放光动地徒为空言。夫法身凝寂妙色湛然。故能隐显顺时行藏莫测。显则乘如而来。隐则善逝而去。即言求旨何愆十号哉。余晖所映足光季俗。信者岂以荧烛增疑。正向旦白黑比肩。塔像经书弥满世界。学者岂以无证自悔。又引七经义兼未来。积善余庆积恶余殃。虽新新生灭交臂代谢。善恶之业不得不受。此乃过明三世愈亮七经。征翰检实则闻命矣。前论云。帝王姬孔训止当世。来生之事存而不论。故其隐见废兴权实莫办。似若矛盾义将安寄。当仁不让。伏听渊赜。前疏粗述至圣沉浮。而义据未照辞况未泯。谨更详究共弘至道。夫群生长寝于三有。众识永惛于六尘。潜移为吞噬之主。相续为回转之轮。形充逆旅之馆。神当过憩之宾。往来三恶而苦楚。经离八难而酸辛。欣乐暂娱忧畏永劫。一身死坏复受一身。虽世智辩聪群书满腹。百家洞了九流必达。知死生有命富贵在天。鬼神莫之要。圣哲不能豫。未免谬见以翳情。疑似以干虑。寄怀于巫精。投诚于符咒。执邪以望正。存伪以待真。迟回于两心。踌躇于二迳。放光动地。其可见乎。所以玄籍流布列筌待机。机动必感。感而后应者也。自有栖志玄

宅下操渊达逾明。一生若朝露。辩三世之不虚。纵辔于清真之术。敛控于浊伪之衢。植德耘邪而荟蔚。树福灌正而扶疏。苦节竞辰于寸阴。洁己争逝于桑榆。怀诚抱向感而遂通。岂不亲映光荣而睹其灵变哉。若耳眼所自了。或通梦之所见。如汉明因梦以感圣。大法于是而来游。帝主倾诚以归德。英豪敛衽以服化。沙门齐肩于王公。僧尼直躬于天子。九十六种孰为高哉。宋武皇帝始登帝位。梦一道人提钵就乞。因而言曰。君于前世施夷卫佛一钵之饭。居得斯位。遣问严公征其虚实。严公即送七佛经呈闻。吴主孙权初疑佛法无验。当停罢省遂获舍利。光明照宫。金铁不能碎。炉冶不能融。今见帝京建初寺是。吴郡有石佛。浮身海水。道士巫师人从百数。符章鼓舞一不能动黑衣五六朱张数四。薄尔奉接遂相胜举。即今见在吴郡北寺。淳诚至到者莫不有感。朱张连世奉佛。由睹验。致郭文举只崇三宝正信坚明。手探虎鲠深识安危。兰公拂严雪于猛兽。护公感枯泉而洪流。并高行逸群清神迈俗。皆有异迹。世咸记焉。自兹以外。不可胜论。贫道少情学业。迄于白首孤陋寡闻。彰于己诚直言朴辞。未必可采不亢当。伏惭悚。谨白。

荆州宗居士造明佛论。称伯益述山海。申毒之国偎人而爱人。郭朴博古毒即天竺浮图所兴(浮图者佛图也)刘向列仙叙七十四人在佛经。学者之管窥于斯。又非汉明帝而始也。道人澄公仁圣。于石勒虎之世。谓虎曰。临淄城中有古阿余王寺处。犹有形像承露盘。在深林巨树之下。入地二十余丈。虎使使者依图掘求。皆如言得。(阿余王者阿育王也)姚略叔父为晋王于河东蒲阪故老所谓阿育王寺处。见有光明。凿求得佛骨于石函银匣之中。光曜殊常随路迎睹于[溧-木+(革*月)]上。比丘今见辛寺。由此观之。有佛事于齐晋之地久矣。所以不说于三传者。亦犹干宝孙盛之史无语称佛妙化实彰。有晋而盛于江左也。

文宣王书与中丞孔稚圭释疑惑(并笺答)

览君书具一二。每患浮言之妨正道。激烈之伤纯。和亦已久矣。孟子有云。君王无好智。君王无好勇。智之过生乎患祸所遵正当仁义为本。今因修释训始见斯行之行发誓念履行欲卑高同其美。且取解脱之喻。不得不小失存。其大至于形外之间。自不足及言。真俗之教其致一耳。取之者未达。故横起异同。君云。积叶栖信便是言行相舛。岂有奉亲一毁一敬而云大孝。未之前闻。夫仁人之行。非残害加其美。廉洁之操。不籍贪窃成其德。如此则三归五戒。岂一念而可舍。十善八正宁暂想之可贵。未见轻其本而能重其末。所谓本既倾矣。而后枝叶从之。今云。二途离异何得相顺此言故是见其浅近之谈耳。君非不睹经律所辩。何为偏志一方埋没通路。夫士未常离俗施训。即世

之教可以知之。若云斯法空成诡妄更增疑惑。应当毁灭就即因而言。闺门孝悌者。连乡接党竟有几人。今可得以无其多絓诸训诰。经史箴诫悉可焚之不君今迟疑于内教。亦复与此何殊哉。所以归心胜法者。本不以礼敬标其心。兢仰只崇者。不以在我故忘物。今之殷勤克己者。正为君辈之徒耳。欲令相与去憍矜除慢骜节情欲制贪求修礼让习谦恭奉仁义敦孝悌课之以博施。广之以泛爱。赏之以英贤。拔之以俊异。复何惭于鬼神乎。孜孜策励良在于斯。虽未能奉遵。亦意不忘之。今未有夜光之投而按剑已起。欲相望于道德。宁不多愧。当由未见此情故常信期心耳。在怀则不然。每苦其不及。司徒之府本五教。是劝方共敦斯美行以率下欲。使诡妄谄佞望门而自新。浮伪荡逸践庭而变迹。等彼息心之馆。齐此无欲之台。不亦善乎。一则仰顺宸极普天之慈。二则敬奉储皇垂爱之善。宵旦而警惕者。正患此心无遂耳。悠悠之语好自多端。其云愿善故言未知伤化之重。傥令诡事以忠孝。佞悦以仁义。虚投以礼让。假往以方直。乃至一日克己天下归仁。况能旬朔有余。所望过矣。本自开心所纳正苦此矫不多如其此烦未广。故鄙薄深慨。君正应规谏其乖开发未达。云何言伤孝本语损义基。于悒有怀非所望也。若此事可弃则欣闻余善。又云。未必劝人持戒。当令善由下发必如此而弘教者放勋须四凶革而启圣虞舜待商均贤而德明如斯而遂美。其可望乎。君之此意则应广有所折。便当诘尧以土阶之俭。嘉离宫之丽。贬禹以茅茨之陋。崇阿房之贵。耻汲黯之正容。荣祝陀之媚色。其余节义贞信谦恭之德。皆当改途而反面。复何行之可修也。凡闻于言必察其行。睹于行必求于理。若理不乖而行不越者。请无造于异端。且殊涂同归。未必孱然一贯。顷亦多有与君此意同者。今寄言此纸。情不专一。有厝心于疑妄。国君普宣示之略言其怀无见仿佛翰迹易烦。终不尽意。比见君别更委悉也。

夫以人心之不同犹若其貌。岂其容一而等其智乎。鉴有待之参差。足见情灵之乖舛矣。一得其志者。非言谈之所尽。一背其途者。岂游说之所翻。见君虽复言面委尽而不及此处者。良由彼我之见既异。幸可各保其方羌。无须构是非横起谤议耳。栖心入信者前良不无此志。今以效善之为乐。故挫憍凌以待物。君若以德越往贤圣逾前修。智超群类位极人贵者。自可逍遥世表。以道化物高尚其怀。无求自足而退仿前。良恐未能悬绝空秉两途独异胜法。若悠悠相期本不及言。意在不薄。为复示期怀耳。比面别一二。近聊有此释滞两卷。想于外已当见之。今送相示。若已览者付反。幸无劳形目。脱未睹者为可一历意。本不期他翻正。是自释疑滞耳。君见之必当抚掌也。萧子良疏。

孔稚圭书并答

稚圭启。民早奉明公提拂之仁。深蒙大慈弘引之训。恩奖所驱性命必尽。敢沥肝髓乞照神矜。民积世门业依奉李老。以冲静为心。以素退成行。迹蹈万善之渊。神期至顺之宅。民仰攀先轨自绝秋尘而宗心所向。犹未敢坠至于大觉明教波若正源。民生平所崇初不违背。常推之于至理。理至则归一。置之于极宗。宗极不容二。自仰禀明公之训。凭接明公之风。导之以正乘。引之以通戒。使民六滞顿祛五情方旭。回心顶礼合掌愿持。民斋敬归依早自净信。重律轻条素已半合。所以未变衣钵眷眷黄老者。实以门业有本。不忍一日顿弃。心世有源。不欲终朝悔遁。既以二道大同本。不敢惜心回向实。故言称先弃门不忍弃门志耳。岂不思乐方广勤志一乘。况仰资明公齐礼道德加须奉诵。明公清信至制笺注子序。万门朗奥亿品宣玄。言虽愿违心不觉醉。更未测明公善诱之妙。一至如此。博约纷纶精晖照出。欲罢尚其不能。欲背何以免向。而昔而前民固不敏。而今而后斯语请事。民之愚心正执门范。情于释老非敢异同。始和追寻。民门昔尝明一同之义经。以此训张融融乃着。通源之论。其名少子。少子所明。会同道佛融之。此悟出于民家。民家既尔。民复何碍。始乃迟迟执迹。今辄兼敬以心。一不空弃黄老。一则归师正觉。不期一朝霍然大悟。悟之所导奉自明公。不胜踊跃之至。谨启。

事以闻。复窃研道之异佛。止在论极未尽耳。道之论极。极在诸天。佛乃鄙此。不出三界。斯则精粗远近实有惭于大方矣。然寻道家此教指设机权其犹仲尼外典极唯天地盖起百姓所见二仪而已。教本因心取会万物。用其所见顺而遵之。当其遵地俱穷妙物。故老子之橐籥。维摩之无我。合德天地。易家有大极。所以因物之崇天仍崇之以极妙而至极终有地固渊予于天表。老子亦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已是道在天外。稍不以天为道也。何异佛家罗汉亦指极四果方至胜鬘自知有余地。道之崇天极。犹佛有罗汉果。佛竟不止于罗汉。道亦于天未息。甫信道之所道。定与佛道通源矣。民今心之所归。辄归明公之一向道家戒善。故与佛家同耳。两同之处。民不苟舍道法。道之所异辄婉辄入公大乘。请于今日不敢复位异同矣。服膺之至。谨启下诚。伏愿采其未悔亮其始位。退自悔始自恭自惧。谨启。

十一月二十九日。州民御史中丞孔稚圭启圭启得示具怀甚有欣然。理本无二。取舍多途诤论云云。常所慨也。但在始通道则宜然。敦而学者则未可。君但广寻诸经。不患沦滞其迹也。比面别一二。萧公答曰。君此书甚佳。宜广示诸未达者。

道恒道标二法师答伪秦主姚略劝罢道书(并姚主书)

姚主书与恒标二公。

卿等乐道体闲服膺法门。皦然之操义诚在可嘉。但朕临四海治必须才。方欲招肥遁于山林。搜沉滞于屠肆。况卿等周旋笃。旧朕所知。尽各挹干时之能而潜独善之地。此岂朕求贤之至情。卿等兼弘深趣耶。昔人有言。国有骥而不乘。方惶惶而更索。是之谓也。今敕尚书令显便夺卿等二乘之福心由卿清名之容室赞时益世。岂不大哉。苟心存道味。宁系白黑。望体此怀。不可以守节为辞。

奉去月二十八日诏敕。尚书令夺道恒道标等法服。承命悲惧。五情失守。俯仰惭惶无地自厝。恒等诚才质闇短。染法未久。所存既重。眷慕亦深。猥蒙优诏褒饰过美。开喻诲励言理备至。但情之所安实怀罔已。法服之下誓毕身命。兼少习佛法不闲世事。徒发非常之举。终无殊异之功。虽有拔能之名。而无益时之用。未见几毫之补。将有山岳之损。窃为陛下不取也。光武尚能纵严陵之心。魏文全管宁之操。抑至尊之高怀。遂匹夫之微志。在宥群方靡不自尽。况陛下以道御物。兼弘三宝。使四方义学之士萃于京师。新异经典流乎遐迩。大法之隆于兹为盛。方将阐扬洪化助明振晖。嗣衹洹之遗响。扇灵鹫之余风。建千载之轨模。为后生之津涂。而恒等岂可独屈于明时。不得申其志愿。伏愿鉴其元元之情。特垂旷荡通物之理。更赐明诏听遂微心。则衔恩九泉感德累劫。不胜战悚。谨奏以闻。

省所奏具意。今所以相屈者。时所须也。不复相推本心以及于此。烦勤勤广自料理吾之情趣。想卿等以体之在素。不复烦言。便可奉承时命勉菩萨之踪耳。

道恒等近自陈写。冀悟圣鉴重奉明诏。不蒙矜恕。伏读悲惶。若无神守。陛下仁弘覆载。使物悦其性。恒等少习法化。愚情所乐誓以微命与法服俱尽。而过恩垂及眷忘其陋。劝弘菩萨兼济之道。然志力有限。实所不堪。非徒余年苟自求免。直过怀所存私怀必守伏愿鉴恕一往之诚。不责偏执之咎。特赐恩旨听遂微心。屡延明诏随用悚息。不胜元元之至。谨重奏以闻。

得重奏。一二具之。情事具如前诏。但当开意以从时命。无复烦郑重也。

道恒等。愚意所执具如前表。精诚微薄不能感悟圣心。累承还诏未蒙慈恕。俯仰忧怖无复心情。

陛下道怀虚纳养物无际。愿开天地之恩。得遂一分之志愚守之诚。毕命无辜。分受违诏之愆。甘引无恨屡千圣听。追用悚息。不任罔极之情。谨奏以闻。

僧[契-大＋石]僧迁鸠摩耆婆三法师答姚主书停恒标奏(并姚主书)

姚主与鸠摩耆婆书。

别以数旬。旋有思想。渐暖比自何如。小虏远举更无处分。正有愦然耳。万事之殷。须才以理之。近诏道恒等令释罗汉之服寻菩萨之迹。想当盘桓耳。道无不在法师可劝进之。苟废其寻道之心。亦何必须尔也。致意迁上人。别来何似。不审[契-大＋石]统复何如。多事不能一二为书。恒等亦何烦。诸上人劝其令造菩萨行。

姚主与僧迁等书。

省疏所引。一二具之。朕以为独善之美。不如兼济之功。自守之节。未若拯物之大。虽子陵颉颃于光武。君平傲岸于蜀肆。周当辞禄于汉朝。杜微称聋于诸葛。此皆偏尚耿介之士耳。何足以开默语之要领高胜之趣哉。今九有未又黔黎荼蓼。朕以寡德独当其弊。思得群才共康至治。法师等虽潜心法门。亦毗世宣教。纵不能导物化时勉人为治。而远美辞世之许由。近高散发于谢敷。若九河横流人尽为鱼。法师等虽毗世宣教。亦安施乎。而道恒等伏膺法训。为日久矣。然其才用足以成务。故欲枉夺其志。以辅暗政耳。若福报有征。佛不虚言。拯世急病之功。济时宁治之勋。恐福在此而不在彼。可相诲喻时副所望。

僧[契-大＋石]僧迁法服法支鸠摩耆婆等求止恒标罢道奏。

盖闻。太上以道养民。而物自是其次有德而天下治。是以古之明王审违性之难御。悟任物之易因。故尧放许由于箕山。陵让干木于魏国。高祖纵四皓于终南。叔度辞蒲轮于汉世。晋国载达被褐于剡县。谢敷罹发于若耶。盖以适贤之性为得贤也。故上有明君下有韦带。逸民之风。垂训于今矣。今道标恒等德非圆达分在守节。且少习玄化伏膺佛道。一往之诚必志匪席。至于敷演妙典研究幽微。足以启悟童稚助化功德。使物识罪福。则有济苦之益。苟佛不虚言。标等有弘毗耶之训矣。窃闻近日猥蒙优诏。使释法服将擢翠翘于寒条之上。曜芙蕖于重冰之下。斯诚。

陛下仁爱恺悌宽不世之恩。然[契-大＋石]等眷眷窃有愚心以陛下振道德之纲。以维六合。恢九德之网。以罗四海。使玄风扇千载之前。仁义陶万世之后。宇宙之外。感纯德以化宽。九域之内。肆玄津以逍遥。匹夫无沟壑之怨。[婺-矛＋牙]妇无停纬之叹。此实所以垂化海内。所以仰赖。愚谓恒标虽区区。一介守所见为小异。然故在罗网之内。即是陛下道化之一。臣昔孛佐治十二年。未闻释夺法衣形服。

世义。苟于时有补。袈裟之中亦有弘益。何足复夺道与俗违其适性。昔巢由抗节尧许俱高四皓匪降上下同美。斯乃古今之一揆。百代之同风。且德非管仲。不足华轩堂阜。智非孔明。岂足三顾草庐。愿陛下放既往之恩。从其微志。使上不过惠下不失分。则皇唐之化于斯而在。箕颖之宾复见今日矣。[契-大＋石]等庸近献愚直言惧触天威。追用悚息。僧[契-大＋石]等言。

庐山慧远法师答桓玄劝罢道书(并桓玄书)(桓玄书)

夫至道缅邈佛理幽深。岂是悠悠常徒所能习求。沙门去弃六亲之情。毁其形骸。口绝滋味。被褐带索。山栖枕石。永乖世务。百代之中庶或有一仿佛之间。今世道士。虽外毁仪容。心过俗人。所谈道俗之际。可谓学步邯郸匍匐而归。先圣有言。未知生焉知死。而令一生之中困苦形神。方求真置黄泉下福。皆是管见未体大化。迷而知反去道不远。可不三思运不居人。忽焉将老。可复追哉。聊赠至言。幸能纳之。

远法师答。

大道渊玄其理幽深。衔此高旨实如来谈。然贫道出家。便是方外之宾。虽未践古贤之德。取其一往之志。削除饰好落名求实。若使幽冥有在。故当不谢于俗人。外似不尽内若断金。可谓见形不及道。哀哉哀哉。带索枕石华而不实。管见之人不足羡矣。虽复养素山林与树木何异。夫道在方寸。假练形为真。卞和号恸于荆山。患人不别故也。昔闻其名今见其人。故庄周悲慨。人生天地之间。如白驹之过隙。以此而寻。孰得久停。岂可不为将来作资。言学步邯郸者新则无功失其本质。故使邯人匍匐而归。百代之中有此一也。岂浑同以通之。贫道已乖世务。形权于流俗。欲于其中化未化者。虽复沐浴踞于云云。奈疑结何。一世之荣剧若电光。聚则致离。何足贪哉。浅见之徒其惑。可谓下士闻道大而笑之。真可谓迷而不反也。贫道形不出人。才不应世。是故毁其陋质被其割截之服。理未能心冥玄化。远存大圣之制。岂舍其本怀而酬高诲。贫道年与时颓。所患未痊。乃复曲垂光慰。感庆交至。檀越信心幽当大法所寄。岂有一伤毁其本也。将非波旬试娆之言辞。拙寡闻方詶高命。盖是不逆之怀耳。

僧岩法师辞青州刺史刘善明举其秀才书(并刘善明答)

贫道弱龄出家。早违俗务。游心释风志乖孔教。虽复道场未即故亦洙训缅矣。方将委质餧兽。庶超九劫之功分肌哺鸽。情存乘云之驭。宁能垂翼中田反迹笼樊。舍夫涂中之适。婴兹庙堂之累哉。且夫

官人以器位必须才未有叨越分之举。终能保其荣也。今辄奉还板命。愿收过恩。无令曹公重叹王舟再惭。辅秀之召。非所克堪。释僧岩呈。

答僧岩道人。

庄篇有弱丧之谬。释典有穷子之迷。每读其书为之长慨。敬慎发肤扬名后史。仰显既重俯弘为大。远寻圣言斯教为最。近取诸身实迷情理。瞿昙见此亦当莫逆于心。况君辩破秋毫识洞今古。裂冠不疑拔本不误。幽冥相骇遐迩致惊。昔吕尚抱竿于八十之年志钓由时未遇君沉沦未及冀能有美若人耳如其不尔。岂不悲哉。仆忝莅梓蕃庶在明仄观贡帝庭必尽才懿。故欲通所未通屈所未屈。如来告纷纭。有乖真唱。苟为诞说岂所期耶。昔王祥樵采沂侧。耳顺始应州命。公孙弘牧豕海上。白首方充乡举。终能致位元台。朝天变地。道畅当年声流万载。君意何如。敬布腹心。想更图之。刘君白答。

僧岩重答。

纡辱还诲优旨仍降。征庄援释理据皎然。徒欲伏义辩情末由也已。虽高义出象微言入神。鄙怀所执犹或可晓。何者夫知人者哲。自审者明。忘分昧进良所未安。昔威直应命。终获减名之惭。遵祖聘能。卒招杨鹄之耻。若遗我欲效彼。追踪王吕恐曝鳃龙津。点额众矣。道与盗同罪举失其才亦宾主交鄙。可不慎乎。又礼云。非指玉帛孝乎。岂止保肤。故割肌无讥于前代。断发有加于曩辰。斯盖斩手全驱。所存者大。夫何怪哉。愿贷愚执赐遂陋衿。释僧岩呈。

重答。

重获来简。始见玄解皎然之悟。可谓相视而笑矣。君识鉴众流智该理奥。每检感应之源。穷寻分石之说。何常不句句破的洞尽义宗而苟自谦光乖其侧席仍踵覆车无悔败辙非知之难行之不易也。夫去国三年。见似家人者喜。作客日久宁不悲心。今誓舍重担而安坐。弃羁旅如还家。对孔怀之好。敦九族之美。趣门欣欣为乐已甚。况复文明御运姬邵协政。思贤赞道日昃忘餐。以君之才弘君之德。带玉声朝披锦振远。功济世猷名扬身后。与夫髡剪之辱鳏绝之苦。岂可同年而语哉。相与契阔。久要颇练。深志若隐。展禽之贤恐招臧氏不忠之责。故力疾题心重敷往白。岁云暮矣。时不相待。君其勉之。勿有噬脐之悔。刘君白答。

僧岩重书。

比日之事。为可聊作一乐。不谓恩旨绸缪芳音骤届。劳诲之厚一至于斯。伏读未周。愧汗交集。然鄙志区区已备前款。且岩之壮也。犹后于人。今既老矣。岂能有为。夫以耄耋之年。指麾成务。此自苍灵特援假首人功。协佐龙飞之英。翼赞革命之主。今欲以东亩之农夫。西园之抒叟。侧景前光参踪古列。无异策驽足以均骅骝。系泽雉以双鸾鹄。斯之不伦宁俟深察。昔子泰伏命抚节公孙。预报知深亡身靡悔。今日过赏德粹两贤。正恨年迈崦嵫命急蒙汜。吞炭倒戈永与愿隔。临纸恻怆罔识所陈。幸收过眷。不复翻覆。释僧岩呈。

重答。

君谈天语地。神情如镜。抽毫拂简。智思入渊。而幼失理根蹭蹬皓发。惜君之才恒用叹息。君虽心在云上。而形居坎下。既与黄雀为群。恐没鸑鷟之美。故率弓帛之礼屈应宾主之举。徽牍三枉陋札再詶。苟自谦冲固辞年耄。度君德。方亨元吉。未能俯志者正当游翔择木。待猗桐竹实耳。鄙命轻召曷足降哉。敬揖清风肃从所尚。本图既乖裁还惭悯。刘君白答。

## 弘明集卷第十二



余所撰弘明。并集护法之论。然爰录书表者。盖事深故也。寻沙门辞世爵禄弗縻。汉魏以来历经英圣。皆致其礼莫求其拜。而庾君专威妄起异端。桓氏疑阳继其浮议。若何公莫言则法相永沈。远上弗论则僧事顿尽。望古追慨。安可不编哉。易之蛊爻。不事王侯。礼之儒行。不臣天子。在俗四民尚有不屈。况弃俗从道。焉责臣礼。故不在于休明而频出于季运也。至于恒标辞略远公距玄。虽全已非奇。然亦足敦励法要。日烛既寤俗之谈。予作三檄亦摧魔之说。故兼载焉。

### 与释道安书(习凿齿)

兴宁三年四月五日。凿齿稽首和南。承应真履正明白内融。慈训兼照道俗齐荫。宗虚者悟无常之旨。存有者达外身之权。清风藻于中夏。鸾响厉乎八冥。玄味远猷。何劳如之。弟子闻不终朝而雨六合者。弥天之云也。弘渊源以润八极者。四大之流也。彼真无为降而万物赖其泽。此本无心行而高下蒙其润。况哀世降步愍时而生。资始系于度物。明道存乎练俗。乘不疾之舆。以涉无远之道。命外身之驾。以应十方之求。而可得玉润于一山冰结于一谷。望阆风而不回仪。损此世而不诲度者哉。且夫自大教东流四百余年矣。虽藩王居士时有奉者。而真丹宿训先行上世。道运时迁俗未佥悟。藻悦涛波下士而已。唯肃祖明皇帝。实天降德。始钦斯道。手画如来之容。口味三昧之旨。戒行峻于岩隐。玄祖畅乎无生。大块既唱万窍怒呺。贤哲君子靡不归宗。日月虽远光景弥晖。道业之隆莫盛于今。岂所谓月光首寂将生真土。灵钵东迁忽验于兹乎。又闻三千得道俱见南阳。明学开士陶演真言。上考圣达之诲。下测道行之验。深经并往非斯而谁。怀道迈训舍兹孰降。是以此方诸僧咸有倾想。目欣金色之瑞。耳迟无上之藏。老幼等愿道俗同怀。系咏之情非常言也。若庆云东徂摩尼回曜。一蹑七宝之座。暂视明誓之灯。雨甘露于丰草。植栴檀于江湄。则如来之教复崇于今日。玄波逸响重荡濯于一代矣。不胜延豫。裁书致心意之蕴积。曷云能畅。弟子襄阳习凿齿稽首和南(庾阐乐贤堂颂序亦云肃祖明皇帝雅好佛道手摹灵像)

谯王书论孔释

佛教以罪福因果有若影响。圣言明审令人寒心。然自上古帝皇文武周孔。典谟训诰靡不周备。未有明述三世显叙报应者也。彼众圣皆穷理尽性照晓物缘。何得忍视陷溺。莫肯授接。曾无一言示其津迳。且钓而不网弋不射宿博硕肥。腯上帝是享。以此观之。盖所难了。想二三子扬擢而陈。使划然有证祛其惑焉。

张新安答。

仰复渊旨匪迩伊教。俯惟未造鞠躬泛对。窃以为遂通资感涉悟籍缘。诚微良因则河汉滋惑。故待问拟乎撞钟。启发俟于悱愤。夫妙觉穷理。乃圣乃神。光景烛八维。眺仰观九有。然而运值百龄窅均万劫者。岂非嘉缘未构。故革化莫孚哉。是以圣灵辍轨斯文莫载。靡得明微理归指斥宗致。只以微显婉成潜徙冥远。好生导三世之源。积善启报应之[跳-兆＋(轍-車)]纲宿昭仁搜苗弘信。既以渐渍习成吝滞日祛。然后道畅皇汉之朝。训敷永平之祀。物无[黃*軍]荧人斯草偃。寔知放华犹昏文宣未旭。非旨暌以异通。谅理均而俱踬者。附会玄远。孰夷冒言。谬犯不韪。轻率狂简。

与禅师书论踞食(郑道子)

夫圣人之训。修本袪末即心为教。因事成用。未有反性违形。而笃大化者也。虽复形与俗异。事高世表。至于拜敬之节揖让之礼。由中所至道俗不殊也。故斋讲肆业则备其法服。礼拜有序先后有伦。敬心内充而形肃乎外。稽首至地不容。企踞之礼。敛衽于拜事非偏坐所预。而以踞食为心用。遗仪为敛粗事理相违。未见其通者也。夫有为之教。义各有之。至若般舟苦形以存道。道亲而形疏。行之有理用之有本。踞食之教。义无所弘。进非苦形退贻慢易。见形而不及道者。失其恭肃之情。而启骇慢之言。岂圣人因事为教章甫不适越之义耶。原其所起。或出于殊方之性。或于矫枉之中。指有所救。如病急则药速非服御长久之法也。夫形教相称事义有伦。既其制三服行礼拜。节以法鼓列以次序。安得企踞其间整慢相背者哉。在昔宜然则适事所至一日之用。不可为永年之训。理可知也。故问仁者众而复礼为本。今禅念化心而守迹不变。在理既末于用又粗。苟所未达。敢不布怀。郑君顿首。

与王司徒诸人书论道人踞食(范伯伦)

范泰敬白公卿诸贤。今之沙门坐有二法。昔之祇洹似当不然。据今外国言语不同用舍亦异。圣人随俗制法。因方弘教。尚不变其言。何必苦同其制。但一国不宜有二。一堂宁可不同。而今各信偏见。自是非彼。不寻制作之意。唯以雷同为美。镇之无主。遂至于此。无虚于受人。有用于必执。不求鱼兔之实。竞攻筌蹄之末。此风不革难乎取道。树王六年。以致正觉。始明玄宗。自敷高座。皆结加趺坐。不偏踞也。坐禅取定义不夷俟。踞食之美在乎食不求饱。此皆一国偏法。非天下通制。亦由寒乡无絺[絺-巾＋厶]之礼。日南绝毡袭之律。不可见大禹解裳之初。便谓无复章甫。请各两舍以付折中君子。范泰区区正望今集一食之同。过此已往。未之或知。礼以和贵僧法尚同。今升斋堂对圣像如神在。像中四双八辈。义无云异。自务之情宁可试暂不我释公往在襄阳。偏法已来思而不变。当有其旨。是以投锡乘车。义存同众近禅师道场天会。亦方其坐。岂非存大略小理不兼举故耶。方坐无时而偏。踞有时。自方以恒适异为难。尝变取同为易。且主人降己敬宾有自来矣。更咨义公了不见酬。是以敬白同意以求厥中。愿惠咳嚏之余。以蔽怯弱之情。

释慧义答范伯伦书

祇洹寺释慧义等五十人。敬白诸檀越。夫沙门之法。政应谨守经

律。以信顺为本。若欲违经反律师心自是。此则大法之深患。秽道之首也。如来制戒有开有闭。开则行之无疑。闭则莫之敢犯。戒防沙门不得身手触近女人。凡持戒之徒。见所亲漂溺深水。视其死亡无敢救者。于是世人谓沙门无慈。此何道之有。是以如来为世讥嫌开此一戒。有难听救。如来立戒。是画一之制。正可谨守而行。岂容以意专辄改作。俗儒犹尚谨守夏五。莫敢益其月者。将欲深防穿凿之徒。杜绝好新乐异之容。而况三达制戒。岂敢妄有通塞。范檀越欲令此众改偏从方。求不异之和。虽贪和之为美。然和不以道。则是求同非求和也。祇洹自有众已来至于法集。未尝不有方偏二众。既无经律为证。而忽欲改易佛法。此非小事。实未敢高同。此寺受持僧祇律为日已久。且律有明文。说偏食法凡八议。若元无偏食之制。则无二百五十矣。云食不得置于床上。所弃之食置于右足边。又云。不得悬足累胫。此岂非偏食之明证哉。戒律是沙门之秘法。自非国主不得预闻。今者檀越疑惑方偏。欲生兴废。贫道不得不权其轻重。略举数条示其有本。甘受宣戒之罪。佛法通塞继诸檀越。通则共获护法之功。塞必相与有灭法之罪。幸愿三思令幽显无恨。

答义公。

答曰。前论已包。此通上人意强气猛弗之寻耳。戒以防非。无非何戒。故愚惑之夫其戒随俗变律。华夏本不偏企。则聚骨交胫之律。故可得而略。手食之戒。无用匙筋之文。何重偏坐而轻乎手食。律不得手近女人。寻复许亲溺可援。是为凡夫之疑。果足以改圣人之律。益知二百五十非自然定法。如此则固守不为全得师心。未足多怪。夏五阙文固守不为疑。明慎所见苟了。何得顾众而动。企之为义意在宜进。欲速则事不得行。端坐则不安其居。时有倨傲之夫。故非礼法所许一堂两制。上人之同泯焉莫逆。弟子之和了然单独。何敢当五十大阵。是用畏敌而默。庶乎上善之救。

范伯伦与生观二法师书

外国风俗还自不同。提婆始来。义观之徒莫不沐浴钻仰。此盖小乘法耳。便谓理之所极。谓无生方等之经皆是魔书。提婆末后说经。乃不登高座。法显后至泥洹始唱。便谓常住之言众理之最。般若宗极皆出其下。以此推之。便是无主于内。有闻辄变。譬之于射后破夺先。则知外国之律非定法也。

偏坐之家无时而正。高座说法亦复企据。外国之食多用于手。诚无匙筋。慧义之徒知而不改。至于偏坐永为不惭同。自为矛盾。其谁能解弟子意常谓与人同失贤于自伐。其是推心乐同。非敢许以求直。

今之奉法白衣决不可作外国被服沙门何必苦守偏法。

论据食表(范伯伦)

臣言。陛下体达佛理将究其致。远心遐期研精入微。但恨起予非昔对扬未易。臣少信大法。积习善性。颇闻余论仿佛玄宗。往者侍座过蒙眷诱。意猥辞讷不能有所运通。此之为恨毕世无已。臣近难慧义据食。盖区区乐同之意。不敢求长于人。侧餐下风已达天听。臣请此事自一国偏法。非经通永制。外国风俗不同言语亦异。圣人不变其言。何独苦改其用。言以宣意意达言忘。仪以存敬敬立形废。是以圣人因事制戒随俗变法。达道乃可无律。思夫其防弥繁。用舍有时通塞惟理。胶柱守株不以疏乎。今之沙门匠之善诱道无长一。各信所见鲜能虚受。乃至竞异于一堂之内。不和于时雍之世。臣窃耻之。况于异臣者乎。司徒弘达悟有理中。不以臣言为非。今之令望信道未笃意无前定。以两顺为美。不断为大。俟此而制河可清矣。慧严道生本自不企。慧观似悔始位伏度。圣心已当有。在今不望明诏孤发。但令圣旨粗达。宰相则下观而化。孰曰不允。皇风方当远畅。文轨将就大同。小异虽微。渐不可长。青青不伐将寻斧柯。故宜自迩及远。令无思不服。江左中兴高座来游爱乐华夏。不言此制。释公信道最笃。不苦其节思而不改。容有其旨。罗什卓荦不羁。不正可测落发而不偏据。如复可寻。禅师初至诣阙求通。欲以故林入据。理不可开。故不许其进。后东安众集。果不偏食。此即先朝旧事。臣所亲见者也。谨启。

臣言。陛下近游祇洹。臣固请碑赞。如忆仿佛有许。法驾既旋。臣辄仰刊碑上曰。皇帝赞正此三字而已。专辄之罪思臣所甘。至于记福冥中未知彼齐。若赐神笔数字。臣死且不朽。以之弘奖风尚有益而无损。万机朕有未暇圣旨自可援之。左史侍卫之臣。宁无自效之心。禆谌世叔何远之有。可不劳圣虑。亦冕旒之意也。臣事久谢生涂已尽。区区在心唯来世而已。臣受恩深重禄赐有余。自度终无报于圣世已矣。盖首并结草之诚。愿陛下哀而弗责臣言。

诏知与慧义论据食。近亦粗闻率意不异来旨。但不看佛经无缘制以所见耳。不知慧严云何道生。便是悬同慧观。似未肯悔。其始位也。比自可与诸道人更求其中耶。祇洹碑赞及不忆相许。既非所习加以无暇。不获相酬。甚以为恨。

重表。

臣言。奉被明诏。悚惧屏营。管穴偏见不足陈闻。直以事已上达不宁寝默。今敕又令更求其中。是用猖狂复申本怀。臣谓理之所在。

幸可不以文害意。五帝不相袭礼。三王不沿其乐。革命随时其义并大。庄周以今古譬舟车。孟轲以专信书不如无书。是故证羊非直闻。斯两用大道之行。天下为家臣之区区一堂之同。而况异俗偏制。本非中庸之教。义生观得象弘接圣旨。脱有下问。望其依理上酬。不敢以多自助取长于人。慧观答臣都无理据。唯褒臣以过言。贬臣以干非。推此疑其必悔未便有反善怙辞。臣弘亦谓为然。慧义弘阵已崩走伏路绝。恃此为救。难乎自免。况复司契在上。道辞知穷。臣近难慧观。辄复上呈如左。臣以愚鄙将智而耄。岂惟言之不中。深惧不觉其惛侍卫之臣实时之望。既不能矜臣此意。又不能诲臣不逮。此皆臣自招之自咎而已。伏愿。

陛下。录其一往之至。不以知拙为罪。复敦冒昧于秽。窃恃古典不加刑之年。

尚书令何充奏沙门不应尽敬

晋咸康六年。成帝幼冲。庾冰辅政。谓沙门应尽敬王者。尚书令何充等议不应敬。下礼官详议。博士议与充同。门下承冰旨为驳。尚书令何充及仆射褚翌诸葛恢尚书凭怀谢广等奏。沙门不应尽敬。

尚书令冠军抚军都乡侯臣充。散骑常侍左仆射长平伯臣翌。散骑常侍右仆射建安伯臣恢。尚书关中侯臣怀守。尚书昌安子臣广等言。世祖武皇帝以盛明革命肃祖明皇帝聪圣玄览。岂于时沙门不易屈膝。顾以不变其修善之法。所以通天下之志也。愚谓宜遵承先帝故事。于义为长。庾冰重讽旨。谓应尽敬。为晋成帝作诏。

夫万方殊俗神道难辩。有自来矣。达观傍通诚当无怪。况阿跪拜之礼何必尚然。当复原先王所以尚之之意。岂直好此屈折而坐遘槃辟哉。固不然矣。因父子之敬。建君臣之序。制法度崇礼秩。岂徒然哉。良有以矣。既其有以。将何以易之。然则名礼之设。其无情乎。且今果有佛耶。将无佛耶。有佛耶其道固弘。无佛耶义将何取。继其信然将是方外之事。方外之事岂方内所体。而当矫形骸违常务。易礼典弃名教。是吾所甚疑也。名教有由来。百代所不废。昧旦丕显后世犹殆。殆之为弊其故难寻。而今当远慕芒昧依俙未分。弃礼于一朝。废教于当世。使夫凡流傲逸宪度。又是吾之所甚疑也。纵其信然纵其有之。吾将通之于神明。得之于胸怀耳。轨宪宏模固不可废之于正朝矣。凡此等类皆晋民也。论其才智又常人也。而当因所说之难辩。假服饰以凌度。抗殊俗之傲礼。直形骸于万乘。又是吾所弗取也。诸君并国器也。悟言则当测幽微。论治则当重国典。苟其不然。吾将何述焉。

尚书令何充及褚翌诸葛恢冯怀谢广等重表。

尚书令冠军抚军都乡侯臣充。散骑常侍左仆射长平伯臣翌。散骑常侍右仆射建安伯臣恢。尚书关中侯臣怀守。尚书安昌子臣广等言。诏书如右。臣等闇短。不足以赞扬圣旨宣畅大义。伏省明诏震惧屏营。辄共寻详有佛无佛。固非臣等所能定也。然寻其遗文钻其要旨。五戒之禁实助王化。贱昭昭之名行。贵冥冥之潜操。行德在于忘身。抱一心之情妙。且兴自汉世迄于今日。虽法有隆衰而弊无妖妄。神道经久未有比也。夫谊有损也况必有益。臣之愚诚实愿尘露之微增润嵩海。区区之况上卑皇极。今一令其拜遂坏其法。令修善之俗废于圣世习实生常必致愁惧隐之。臣心窃所未安。臣虽蒙蔽岂敢以偏见疑误圣听。直谓世经三代人更明圣。今不为之制无亏王法而幽冥之格可无壅滞。是以复陈愚诚。乞垂省察。谨启。

成帝重诏。

省所陈具情旨。幽昧之事诚非寓言所尽。然其较略及大人神常度。粗复有分例耳。大都百王制法。虽质文随时。然未有以殊俗参治恢诞杂化者也。岂曩圣之不达。来圣之宏通哉。且五戒之才善粗拟似人伦。而更于世主略其礼敬耶。礼重矣。敬大矣。为治之纲尽于此矣。万乘之君非好尊也。区域之民非好卑也。而卑尊不陈王教不得不一。二之则乱。斯曩圣所以宪章体国。所宜不惑也。通才博采往备其事。修之家可矣。修之国及朝则不可。斯岂不远也。省所陈果亦未能了有之与无矣。纵其了犹谓不可以参治。而况都无而当以两行耶。

尚书令何充仆射褚翌等三奏不应敬事。

臣等虽诚闇蔽不通远旨。至于干干夙夜思修王度。宁苟执偏管而乱大伦。直以汉魏逮晋不闻异议尊卑宪章无或暂亏也。今沙门之慎戒专专然及为其礼一而已矣。至于守戒之笃者。亡身不吝。何敢以形骸而慢礼敬哉每见烧香咒愿。必先国家欲福祐之隆。情无极已奉上崇顺。出于自然礼仪之简。盖是专一守法。是以先圣御世。因而弗革也。天网恢恢疏而不失。臣等偻偻以为不令致拜于法无亏。因其所利而惠之。使贤愚莫敢不用情。则上有天覆地载之施。下有守一修善之人。谨复陈其愚浅。愿蒙省察。谨启。于时庾冰议寝竟不施敬。

桓玄与八座书论道人敬事

玄再拜白顿首。八日垂至旧诸沙门皆不敬王者。何庾虽已论之而并率所见。未是以理相屈也。庾意在尊主而理据未尽。何出于偏信遂沦名体。夫佛之为化。虽诞以茫浩推于视听之外。然以敬为本。此处

不异。盖所期者殊非敬恭宜废也。老子同王侯于三大。原其所重。皆在于资生通运。岂独以圣人在位而比称二仪哉。将以天地之大德曰生。通生理物。存乎王者。故尊其神器而礼寔惟隆。岂是虚相崇重义存君御而已哉。沙门之所以生生资存。亦日用于理命。岂有受其德而遗其礼。沾其惠而废其敬哉。既理所不容。亦情所不安。一代之大事。宜共求其衷想。复相与研尽之。比八日令得详定也。桓玄再拜顿首。敬谓。

八座答　　此一首出故事。

中军将军尚书令宜阳开国侯桓谦等。惶恐死罪奉诲使沙门致敬王者何庾虽论竟未究尽。此是大事宜使允中。实如雅论。然佛法与尧孔殊趣。礼教正乖。人以发肤为重。而髡削不疑。出家弃亲不以色养为孝。土木形骸绝欲止竞。不期一生要福万劫。世之所贵已皆落之。礼教所重意悉绝之。资父事君天属之至。犹离其亲爱。岂得致礼万乘。势自应废。弥历三代置其绝羁当以神明无方示不以崖检。视听之外或别有理。今便使其致恭。恐应革者。多非惟拜起。又王者奉法出于敬信其理而变其仪。复是情所未了。即而容之。乃是在宥之弘王令以别答公难孔国张敞在彼想已面咨所怀道宝诸道人。并足酬对高旨。下官等不识佛理。率情以言愧不足览。谦等惶恐死罪。

桓玄与王令书论道人应敬王事

沙门抗礼至尊。正自是情所不安。一代大事。宜共论尽之。今与八座书。向已送都。今付此信。君是宜任此理者。迟闻德音。

王令答桓书。

领军将军吏部尚书中书令武刚男王谧。惶恐死罪奉诲。及道人抗礼至尊。并见与八座书。具承高旨。容音之唱辞理兼至。近者亦粗闻公道未获究尽。寻何庾二旨。亦恨不悉。以为二论漏于偏见。无晓然厌心处真如雅诲。夫佛法之兴出自天竺。宗本幽遐难以言辩。既涉乎教。故可略而言耳。意以为殊方异俗虽所安每乖。至于君御之理。莫不必同。今沙门虽意深于敬不以形屈为礼。迹充率土而趣超方内者矣。是以外国之君莫不降礼。良以道在则贵。不以人为轻重也。寻大法宣流为日谅久。年踰四百历代有三。虽风移政易而弘之不异。岂不以独绝之化有日用于陶渐。清约之风无害于隆平者乎。故王者恭己不恨恨于缺户。沙门保真不自疑于诞世者也。承以通生理物存乎王者。考诸理归实如嘉论。三复德音不能巳已。虽欲奉酬言将无寄。犹以为功高者不赏惠深者忘谢。虽复一拜一起。亦岂足答济通之德哉。公眷

眄未遗猥见逮问。辄率陈愚管不致嫌于所奉耳。愿不以人废言。临白反侧谧惶恐死罪。

桓难。

来示云。沙门虽意深于敬。而不以形屈为礼。难曰。沙门之敬。岂皆略形存心。忏悔礼拜亦笃于事。爰暨之师逮于上座与世人揖跪。但为小异其制耳。既不能忘形于彼。何为忽仪于此。且师之为理以资悟为德。君道通生则理宜在本。在三之义岂非情理之极哉。

来示云。外国之君莫不降礼。良以道在则贵。不以人为轻重也。

难曰。外国之君非所宜喻。而佛教之兴亦其指可知。岂不以六夷骄强非常教所化。故大设灵奇使其畏服。既畏服之。然后顺轨。此盖是大惧鬼神福报之事。岂是宗玄妙之道耶。道在则贵。将异于雅旨。岂得被其法服。便道在其中。若以道在然后为贵。就如君言。圣人之道道之极也。君臣之敬愈敦于礼。如此则沙门不敬。岂得以道为贵哉。

来示云。历年四百历代有三。而弘之不异。岂不以独绝之化有日用于陶渐。清约之风无害于隆平者乎。

难曰。历代不革。非所以为证也。曩者晋人略无奉佛。沙门徒众皆是诸胡。且王者与之不接。故可任其方俗。不为之检耳。今主上奉佛亲接法事。事异于昔。何可不使其礼有准日用清约有助于教皆如君言。此盖是佛法之功。非沙门傲诞言之所益也。今笃以只敬将无弥浓其助哉。

来示云。功高者不赏。惠深者忘谢。虽复一拜一起。岂足答济通之恩。

难曰。夫理至无酬诚如来示。然情在罔极则敬自从之。此圣人之所以缘情制礼。而各通其寄也。若以功深惠重必略其谢。则释迦之德。为是深耶为是浅耶。若浅耶不宜以小道而乱大伦。若深耶岂得彼肃其恭而此绝其敬哉。

公重答。

难曰。沙门之敬。岂皆略形存心。忏悔礼拜亦笃于事哉。

答曰。夫沙门之道。自以敬为主。但津涂既殊。义无降屈。故虽天属之重形。礼都尽也。沙门所以推宗师长自相崇敬者。良以宗致既

同则长幼咸序。资通有系则事与心应。原佛法虽旷而不遗小善。一分之功报亦应之。积毫成山。义斯着矣。

难曰。君道通生则理应在本。在三之义岂非情理之极哉。

答曰。夫君道通生则理同造化。夫陶铸敷气。功则弘矣。而未有谢惠于所禀厝感于理本者何。良以冥本幽绝。非物象之所举。运通理妙。岂粗迹之能酬。是以夫子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此之谓也。

难曰。外国之君非所应喻。佛教之兴亦其指可知。岂不以六夷骄强非常教所化。故大设灵奇使其畏服。

答曰。夫神道设教。诚难以言辨。意以为大设灵奇。示以报应。此最影响之实理。佛教之根要。今若谓三世为虚诞罪福为畏惧。则释迦之所明。殆将无寄矣。常以为周孔之化救其甚弊。故言迹尽乎一生。而不开万劫之涂。然远探其旨。亦往往可寻。孝悌仁义明不谋而自同四时之生杀。则矜慈之心见。又属抑仲由之问。亦似有深旨。但教体既殊。故此处常昧耳。静而求之。殆将然乎。殆将然乎。

难曰。君臣之敬愈敦于礼。如此则沙门不敬。岂得以道在为贵哉。

答曰。重寻高论。以为君道运通理同三大。是以前条已粗言意以为君人之道。窃同高旨。至于君臣之敬。则理尽名教。今沙门既不臣王侯。故敬与之废耳。

难曰。历代不革非所以为证也。曩者晋人略无奉佛。沙门徒众皆是诸胡。且王者与之不接。故可任其方俗不为之检耳。

答曰。前所以云历有年代者。政以容养之道。要当有以故耳。非谓已然之事。无可改之理也。此盖言势之所至。非[怡-台＋畫]然所据也。故人不接王者。又如高唱。前代之不论。或在于此耶。

难曰。此盖是佛法之功。非沙门傲诞之所益。今笃以祗敬将无弥浓其助哉。

答曰。敬寻来论。是不诬佛理也。但傲诞之迹有亏大化。诚如来诲。诚如来诲。意谓沙门之道。可得称异而非仿诞。今若千载之末淳风转薄。横服之徒多非其人者。敢不怀愧。今但谓自理而默差可遗人而言道耳。前答云。不以人为轻重。微意在此矣。

难曰。若以功深惠重必略其谢。则释迦之德。为是深耶为是浅耶。若浅耶不宜以小道而乱大伦。若深耶岂得彼肃其恭而此弛其敬哉。

答曰。以为释迦之道深则深矣。而瞻仰之徒弥笃其敬者。此盖造道之伦必资行功。行功之美莫尚于此。如斯乃积行之所因。来世之关键也。且致敬师长功犹难抑。况拟心宗极而可替其礼哉。故虽俯仰累劫。而非谢惠之谓也。

桓重难。

省示犹复未释所疑。因来告复粗有其难。夫情敬之理岂容有二。皆是自内以及外耳。既入于有情之境。则不可得无也。若如来言。王者同之造化。未有谢惠于所禀厝感于理本。是为功玄理深莫此之大也。则佛之为化。复何以过兹。而来论云。津涂既殊则义无降屈。宗致既同则长幼咸序。资通有系则事与心应。若理在己本德深居极。岂得云津涂之异而云降屈耶。宗致为是何耶。若以学业为宗致者。则学之所学。故是发其自然之性耳。苟自然有在所由而禀。则自然之本。居可知矣。资通之悟。更是发莹其末耳。事与心应。何得在此而不在彼。

又云。周孔之化救其甚弊。故尽于一生而不开万劫之涂。夫以神奇为化。则其教易行异于督以仁义尽于人事也。是以黄巾妖惑之徒。皆赴者如云。若此为实理。行之又易。圣人何缘舍所易之实道。而为难行之末事哉。其不然也。亦以明矣。将以化教殊俗理在权济恢诞之谈。其趣可知。又云。君臣之敬理尽名教。今沙门既不臣王侯。故敬与之废。何为其然。夫敬之为理。上纸言之详矣。君臣之敬。皆是自然之所生。理笃于情本。岂是名教之事耶。前论已云。天地之大德曰生。通生理存乎王者。苟所通在斯。何得非自然之所重哉。又云。造道之伦必资功行。积行之所因。来世之关键也。拟心宗极不可替其敬。虽俯仰累劫而非谢惠之谓。请复就来旨而借以为难。如来告。是敬为行首。是敦敬之重也。功行者当计其为功之劳耳。何得直以珍仰释迦而云莫尚于此耶。惠无所谢。达者所不惑。但理根深极情敬不可得无耳。臣之敬君。岂谢惠者耶。

公重答。

奉告并垂难。具承高旨。此理微缅至难厝言。又一代大事应时详尽。下官才非拔幽持之研折。且妙难精诣益增茫惑。但高音既臻不敢默已。辄复率其短见妄酬来旨。无以启发容致。只用反侧。愿复询诸道人通才黜其不逮。公云。宗致为是何耶。若以学业为宗致者。则学

之所学。故是发其自然之性耳。苟自然有在所由而禀。则自然之本居可知矣。今以为宗致者。是所趣之至道。学业者日用之筌蹄。今将欲趣彼至极。不得不假筌蹄。以自运耳。故知所假之功。未是其绝处也。夫积学以之极者必阶粗以及妙。鱼获而筌废。理斯见矣。公以为神奇之化易。仁义之功难。圣人何缘舍所易之实道。而为难行之末事哉。其不然也。亦以明矣。意以为佛之为教。与内圣永殊。既云其殊理则无并。今论佛理。故当依其宗而立言也。然后通塞之涂。可得而详矣。前答所以云。仁善之行不杀之旨。其若似可同者。故引以就此耳。至于发言抗论律经所归。固难得而一矣。然愚意所见。乃更以佛教为难也。何以言之。今内圣所明。以为出其言善应若影响。如其不善千里违之。如此则善恶应于俄顷。祸福交于目前。且为仁由己。弘之则是而犹有弃正而即邪。背道而从欲者矣。况佛教喻一生于弹指。期要终于永劫。语灵异之无位。设报应于未兆。取之能信。不亦难乎。是以化暨中国。悟之者鲜。

故本起经云。正言似反。此之谓矣。公云。行功者当计其为功之劳。何得直以珍仰释迦而云莫尚于此耶。请试言曰。以为佛道弘旷事数弥繁。可以练神成道。非唯一事也。至于在心无倦于事能劳珍仰宗极。便是行功之一耳。前答所以云。莫尚于此者。自谓拟心宗[跳-兆+(轍-車)]其理难尚。非谓礼拜之事。便为无取也。但既在未尽之域。不得不有心于希通。虽一分之轻微。必终期之所须也。公云。君臣之敬。皆是自然之所生。理笃于情本。岂是名教之事耶。敬戢高论。不容间然。是以前答云。君人之道窃同高旨者。意在此也。至于君臣之敬事尽揖拜。故以此为名教耳。非谓相与之际尽于形迹也。请复重申以尽微意。夫太上之世。君臣已位。自然情爱则义着化本。于斯时也。则形敬蔑闻。君道虚运。故相忘之理泰。臣道冥陶。故事尽于知足。因此而推形敬不与心为影响。殆将明矣。及亲誉既生兹礼乃兴。岂非后圣之制作事与时应者乎。此理虚邈良难为辩。如其未允。请俟高尚。

桓重书。

来难。手笔甚佳。殊为斐然。可以为释疑处。殊是未至也。遂相攻难未见其已。今复料要明在三之理。以辩对轻重。则敬否之理可知。想研微之功必在苦折耳。八日已及今与右仆射书。便令施行敬事尊主之道。使天下莫不敬。虽复佛道无以加其尊。岂不尽善耶。事虽已行无豫所论宜究也。想诸人或更精析耳。可以示仲文。

重难。

比获来示。并诸人所论。并未有以释其所疑。就而为难殆以流

迁。今复重申前意而委曲之。想足下有以顿白马之辔知辩制之有耳。夫佛教之所重。全以神为贵。是故师徒相宗莫二其伦。凡神之明闇各有本分。分之所资禀之有本。师之为功在于发悟。譬犹荆璞而莹拂之耳。若质非美玉。琢磨何益。是为美恶存乎自然。深德在于资始。拂莹之功寔已末焉。既怀玉自中。又匠以成器。非君道则无以申。遂此生而通其为道者也。是为在三之重而师为之末。何以言之。君道兼师。而师不兼君。教以弘之。法以齐之。君之道也。岂不然乎。岂可以在理之轻而夺宜尊之敬。三复其理。愈所疑骇。制作之旨将在彼而不在此。错而用之其弊弥甚。想复领其趣而贵其事。得之濠上耳。

公重答。

重亏嘉诲云。佛之为教。以神为贵。神之明闇各有本分。师之为理在于发悟。至于君道则可以申。遂此生通其为道者也。尔为师无该通之美。君有兼师之德。弘崇主之。大礼折在三之深浅。实如高论。实如高论。下官近所以脱言鄙见至于往反者。缘顾问既萃不容有隐。乃更成别辩一理。非但习常之惑也。既重研妙旨理实恢邈。旷若发蒙。于是乎在。承已命庾桓施行其事至敬。时定公私幸甚下官瞻仰。所悟义在击节。至于濠上之诲。不敢当命也。

庐山慧远法师答桓玄书沙门不应敬王者书(并桓玄书二首)

桓玄书与远法师。

沙门不敬王者。既是情所不了。于理又是所未谕。一代大事不可命其体不允近。八座书今示君。君可述所以不敬意也。此便当行之事。一二令详遣想。君必有以释其所疑耳。王领军大有任此意。近亦同游谢中。面共咨之。所据理殊未释所疑也。今郭江州取君答。可旨付之。

远法师答。

详省别告及八座书。问沙门所以不敬王者。意义在尊主崇上。远存名体征引老氏。同王侯于三大。以资生运通之道。设宜重其神器。若推其本以寻其源。咸禀气于两仪。受形于父母。则以生生通运之道为弘资。存日用之理为大。故不宜受其德而遗其礼。沾其惠而废其敬。此檀越立意之所据。贫道亦不异于高怀。求之于佛教。以寻沙门之道理则不然。何者佛经所明凡有二科。一者处俗弘教。二者出家修道。处俗则奉上之礼。尊亲之敬。忠孝之义。表于经文。在三之训彰于圣典。斯与王制同命有若符契。此一条全是檀越所明。理不容异也。出家则是方外之宾。迹绝于物。其为教也。达患累缘于有身。不

存身以息患。知生生由于禀化。不顺化以求宗。求宗不由于顺化。故不重运通之资。息患不由于存身。故不贵厚生之益。此理之与世乖。道之与俗反者也。是故凡在出家。皆隐居以求其志。变俗以达其道。变俗则服章。不得与世典同礼。隐居则宜高尚其迹。夫然。故能拯溺俗于沈流。拔幽根于重劫。远通三乘之津。广开人天之路。是故内乖天属之重。而不违其孝。外阙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若斯人者。自誓始于落簪。立志成于暮岁。如令一夫全德。则道洽六亲泽流天下。虽不处王侯之位。固已协契皇极大庇生民矣。如此岂坐受其德虚沾其惠。与夫尸禄之贤同其素餐者哉。檀越顷者以有其服而无其人。故澄清简练容而不杂。此命既宣。皆人百其诚。遂之弥深非言所喻。若复开出处之迹。以弘方外之道。则虚衿者挹其遗风。漱流者味其余津矣。若澄简之后犹不允情。其中或真伪相冒。泾渭未分。则可以道废人。固不应以人废道。以道废人则宜去其服。以人废道则宜存其礼。礼存则制教之旨可寻。迹废则遂志之欢莫由。何以明其然。夫沙门服章法用虽非六代之典。自是道家之殊制。俗表之名器。名器相涉则事乖其本。事乖其本则礼失其用。是故爱夫礼者必不亏其名器。得之不可亏亦有自来矣。夫远遵古典者。犹存告朔之饩羊。饩羊犹可以存礼。岂况如来之法服耶。推此而言。虽无其道必宜存其礼。礼存则法可弘。法可弘则道可寻。此古今所同不易之大法也。又袈裟非朝宗之服。钵盂非廊庙之器。军国异容戎华不杂。剔发毁形之人忽厕诸夏之礼。则是异类相涉之象。亦窃所未安。檀越奇韵挺于弱年。风流迈于季俗。犹参究时贤以求其中。此而推之。必不以人废言。贫道西垂之年。假日月以待尽情之所惜。岂存一己苟吝所执。盖欲令三宝中兴于命世之运。明德流芳于百代之下耳。若一旦行此佛教长沦。如来大法于兹泯灭。天人感叹道俗革心矣。贫道幽诚所期。复将安寄。缘眷遇之隆。故坦其所怀。执笔悲懑不觉涕泗横流。

桓太尉答(并诏停沙门敬事)

知以方外遗形。故不贵为生之益。求宗不由顺化。故不重运通之资。又云。内乖天属之重。而不违其孝。外阙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若如来言理本无重则无缘有致孝之情。事非资通。不应复有致恭之义。君亲之情许其未尽。则情之所寄何为绝之。夫累着在于心滞不由形敬。形敬盖是心之所用耳。若乃在其本而纵以形敬。此复所未之谕。又云。佛教两弘。亦有处俗之教。或泽流天下道洽六亲。固以协赞皇极而不虚沾其德矣。夫佛教存行各以事应。因缘有本必至无差者也。如此则为道者亦何能违之哉。是故释迦之道不能超白净津梁。虽未获须陀。故是同国人所蒙耳。就如来言此自有道。深德之功固非今之所谓宜教者所可拟议也。来示未能共求其理。便使大致慨然。故是未之谕也。想不惑留常之滞。而谬情理之用耳。

桓楚许道人不致礼诏。

门下。佛法宏诞所不能了。推其笃至之情。故宁与其敬耳。今事既在己。苟所不了。且当宁从其略诸人。勿复使礼也。便皆使闻知。

十二月三日。

侍中臣嗣之。给事黄门侍中臣袁恪之言。诏书如右。神道冥昧圣诏幽远。陛下所弘者大爰逮道人奉佛者耳。率土之民莫非王臣。而以向化法服。便抗礼万乘之主。愚情所未安。拜起之礼岂亏其道。尊卑大伦不宜都废。若许其名教之外。阙其拜敬之仪者。请一断引见启可纪识。谨启。

何缘尔。便宜奉诏。

太亨二年十二月四日。门下通事令史臣马范。

侍中臣嗣之言。启事重被明诏。崇中挹之至。履谦光之道。愚情眷眷窃有未安。治道虽殊理至同归。尊亲尊亲法教不乖。老子称四大者。其尊一也。沙门所乘虽异迹不超世。岂得不同乎天民。陛下诚欲弘之于上。然卑高之礼经治之典。愚谓宜俯顺群心永为来式。请如前所启。谨启。

置之使自已。亦是兼爱九流。各遂其道也。侍中祭酒臣嗣之言。重被诏如右。陛下至德圆虚。使吹万自已。九流各徇其美显昧并极其致。灵泽幽流无思不怀。群方所以资通。天人所以交畅。臣闻佛教以神慧为本。导达为功。自斯已还。盖是敛粗之用耳。神理缅邈。求之于自形而上者虔肃拜起。无亏于持戒。若行道不失其为恭。王法齐敬于率土。道宪兼隆内外咸得矣。臣前受外任。听承疏短。乃不知去春已有明论。近在直被诏。便率其愚情不惧允合。还此。方见斯事屡经神笔。宗致悠邈理析微远。非臣驽钝所能击赞。沙门抗礼已行之前代。今大明既升道化无外。经国大伦不可有阙。请如先所启。摄外施行。谨启。

自有内外兼弘者。何其于用前代理。卿区区惜此。更非赞其道也。侍中祭酒臣嗣之言。重奉诏。自有内外兼弘者。圣旨渊通道冠百王。伏读仰叹。非愚浅所逮。尊主祗法臣下之节。是以拳拳频执所守。明诏超邈远略常均。臣闇短不达。追用愧悚。辄奉诏付外宣摄遵承。谨启。

元治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上。

庐山慧远法师与桓玄论料简沙门书(并桓玄教)

桓玄辅政欲沙汰众僧与僚属教。

夫神道茫昧。圣人之所不言。然惟其制作所弘如将可见。佛所贵无为。殷勤在于绝欲。而比者凌迟遂失斯道。京师竞其奢淫。荣观纷于朝市。天府以之倾匮。名器为之秽黩。避役钟于百里。逋逃盈于寺庙。乃至一县数千猥成屯落。邑聚游食之群。境积不羁之众。其所以伤治害政尘滓佛教。固已彼此俱弊寔污风轨矣。便可严下。在所诸沙门有能申述经诰畅说义理者。或禁行修整奉戒无亏。恒为阿练者。或山居养志不营流俗者。皆足以宣寄大化。亦所以示物以道弘训作范幸兼内外。其有违于此者。皆悉罢遣。所在领其户籍严为之制。速申下之并列上也。唯庐山道德所居。不在搜简之例。

远法师与桓太尉论料简沙门书

佛教凌迟秽杂日久。每一寻思愤慨盈怀。常恐运出非意混然沦湑。此所以夙宵叹惧忘寝与食者也。见檀越澄清诸道人教。实应其本心。夫泾以渭分则清浊殊流。枉以正直则不仁自远。推此而言。符命既行必二理斯得。然令饰伪取容者。自绝于假通之路。信道怀真者。无复负俗之嫌。如此则道世交兴三宝复隆于兹矣。贫道所以寄命江南。欲托有道以存至业。业之隆替寔由乎人。值檀越当年。则是贫道中兴之运。幽情所托已冥之在昔。是以前后书疏辄以凭寄为先。每寻告慰眷怀不忘。但恐年与时乖。不尽檀越盛隆之化耳。今故咨白数条。如别疏。经教所开凡有三科。一者禅思入微。二者讽味遗典。三者兴建福业。三科诚异。皆以律行为本。檀越近制似大同于此是所不疑。或有兴福之人内不毁禁而迹非阿练者。或多诵经讽咏不绝。而不能畅说义理者。或年已宿长虽无三科可记。而体性贞正不犯大非者。凡如此辈皆是所疑。今寻檀越所遣之例。不应问此。而外物惶惑莫敢自宁。故以别白。夫形迹易察而真伪难辩。自非远鉴得之信难。若是都邑沙门经檀越视听者。固无所疑。若边局远司识不及远则未达教旨。或因符命滥及善人。此最其深忧。若所在执法之官。意所未详。又时无宿望沙门可以求中得。令送至大府以经高览者。则于理为弘想。檀越神虑已得之于心。直是贫道常近之情。故不能不及耳。若有族姓子弟本非役门。或世奉大法。或弱而天悟。欲弃俗入道求作沙门。推例寻意似不塞其清涂。然要须咨定使洗心向味者。无复自疑之情。昔外国诸王多参怀圣典。亦有因时助弘大化扶危救弊。信有自来矣。檀越每期情古人。故复略叙所闻。

支道林法师与桓玄论州符求沙门名籍书

隆安三年四月五日。京邑沙门等顿首白。夫标极有宗则仰之者至。理契神冥则沐浴弥深。故尼父素室颜氏流涟。岂不以道隆德盛直往忘反者哉。贫道等虽人凡行薄。奉修三宝。爱自天至。信不待习。但日损功德抚心增忾。赖圣主哲王复躬弘其道。得使山居者骋业。城傍者闲通。缘皇泽旷洒朽干蒙荣。然沙门之于世也。犹虚舟之寄大壑耳。其来不以事退亦乘闲。四海之内竟自无宅。邦乱则振锡孤游。道洽则欣然俱萃。所以自远而至。良有以也。将振宏纲于季世。展诚心于百代。而顷频被州符求抄名籍。煎切甚急。未悟高旨。野人易惧抱忧实深。遂使禅人失静勤士废行。丧精绝气达旦不寐。索然不知何以自安。伏愿明公扇唐风于上位。待白足于其下。使怀道获济有志俱全。则身亡体尽毕命此矣。天听殊邈。或未具简。谨以上闻。伏追悚息。

天保寺释道盛启齐武皇帝论检试僧事

天保寺释道盛启。昔者仲尼养徒三千。学天文者则戴圆冠。学地理者则履方履。楚庄周诣哀公曰。盖闻此国有知天文地理者不少请试之。哀公即宣令国内。知天文者着圆冠。知地理者着方履来诣门唯有孔丘一人。到门无不对。故知余者皆为窃服矣。释迦兴世说四谛六度制诸戒威仪。舍利弗等皆得罗汉。故知大法非为无宗。但自尔已来。人根转钝去道玄。远习惑缠心若能隔意则合律科。不尔皆是窃服者。伏愿陛下。圣明深恕此理弗就。凡夫求圣人之道。昔郑子产称曰。大贤尚不能收失。为申徒嘉所讥。况今末法比丘。宁能收失。若不收失必起恶心。寺之三官何以堪命。国有典刑。愿敕在所依罪治戮。幸可不乱圣听。盛虽老病远慕榜木。敢以陈闻。伏纸流汗。谨启。

## 弘明集卷第十三

郗嘉宾奉法要 颜延之庭诰二章 王该日月烛。

奉法要(郗中书)

三自归者。归佛归十二部经归比丘僧。过去见在当来三世十方佛。三世十方经法。三世十方僧。每礼拜忏悔。皆当至心归命。并慈念一切众生。愿令悉得度脱。外国音称南无。汉曰归命。佛者汉音曰觉。僧者汉音曰众。五戒一者不杀。不得教人杀。常当坚持尽形寿。二者不盗。不得教人盗。常当坚持尽形寿。三者不淫。不得教人淫。常当坚持尽形寿。四者不欺。不得教人欺。常当坚持尽形寿。五者不饮酒。不得以酒为惠施。常当坚持尽形寿。若以酒为药。当权其轻

重。要于不可致醉。醉有三十六失。经教以为深诫。不杀则长寿。不盗则常泰。不淫则清净。不欺则人常。敬信不醉则神理明治。已行五戒便修岁三月六斋。岁三斋者。正月一日至十五日。五月一日至十五日。九月一日至十五日。月六斋者。月八日十四日十五日二十三日二十九日三十日。凡斋日皆当鱼肉不御。迎中而食。既中之后。甘香美味一不得尝。洗心念道归命三尊。悔过自责行四等心。远离房室不着六欲。不得鞭挞骂詈乘驾牛马带持兵仗。妇人则兼去香花脂粉之饰。端心正意务存柔顺。斋者普为先亡见在知识亲属并及一切众生。皆当因此至诚各相发心。心既感发则终免罪苦。是以忠孝之士务加勉励。良以兼拯之功。非徒在己故也。斋日唯得专惟玄观讲颂法言。若不能行空当习六思念。六思念者。念佛念经念僧念施念戒念天。何谓念天。十善四等为应天行。又要当称力所及勉济众生。

十善者。身不犯杀盗淫。意不嫉恚痴。口不妄言绮语两舌恶口。何谓不杀。常当矜愍一切蠕动之类。虽在困急终不害彼。凡众生厄难皆当尽心营救。随其水陆各令得所。疑有为已杀者皆不当受。何谓为盗。凡取非己有不问小大。及莅官不清。皆谓之盗。何谓为淫。一切诸着普谓之淫。施之色欲非正匹偶。皆不得犯。

又私窃不公亦兼盗罪。所谓嫉者。谓妒忌也。见人之善见人有得。皆当代之欢喜。不得有争竞憎嫉之心。所谓恚者。心怀忿恨藏结于内。所谓痴者。不信大法疑昧经道。何谓妄言。以无为有虚造无端。何谓绮语。文饰巧言华而不实。何谓两舌。背向异辞对此说彼。何谓恶口。谓骂詈也。

或云口说。不善之事令人承以为罪。亦为恶口。凡此十事皆不得暂起心念。是为十善。亦谓十戒。五戒检形十善防心。事有疏密。故报有轻重。凡在有方之境。总谓三界。三界之内。凡有五道。一曰天。二曰人。三曰畜生。四曰饿鬼。五曰地狱。全五戒则人相备。具十善则生天堂。全一戒者则亦得为人。人有高卑。或寿夭不同。皆由戒有多少。反十善者谓之十恶。十恶毕犯则入地狱。抵揬强梁不受忠谏。及毒心内盛殉私欺殆。则或堕畜生。或生蛇虺。悭贪专利常苦不足。则堕饿鬼。其罪若转少而多阴。私情不公亮。皆堕鬼神。虽受微福不免苦痛。此谓三涂。亦谓三恶道。

色痛痒思想生死识。谓之五阴。凡一物外有形可见者为色。失之则忧恼为痛得则欢喜为痒。未至逆念为思。过去追忆为想。心念始起为生。想过意识灭为死。曾关于心戢而不忘为识。识者经历累劫。犹萌之于怀。虽昧其所由而滞于根。潜结始自毫厘终成渊岳。是以学者务慎所习。

五盖。一曰贪淫。二曰嗔恚。三曰愚痴。四曰邪见。五曰调戏。别而言之。求欲为贪。耽着为淫。外发为嗔。内结为恚。系于缚着触理倒惑为愚痴。生死因缘痴为本。一切诸着皆始于痴。地狱苦酷多由于恚。

经云。卒斗杀人其罪尚轻。怀毒阴谋则累劫弥结。无解脱之期。

六情。一名六衰。亦曰六欲。谓目受色耳受声鼻受香舌受味身受细滑心受识。识者即上所谓识阴者也。五阴六欲。盖生死之原本。罪苦之所由。消御之方皆具载众经。

经云。心作天心作人心作地狱心作畜生。乃至得道者也亦心也。凡虑发乎心皆念念受报。虽事未及形而幽对冥构。夫情念员速倏忽无间。机动毫端遂充宇宙。罪福形道靡不由之。吉凶悔吝定于俄顷。是以行道之人必慎独。于心防微虑。始以至理为城池。常领本以御末。不以事形未着而轻起心念。岂唯言出乎室千里应之。莫见乎隐所慎在形哉。

异出十二门经云。人有善恒当掩之。有恶宜令彰露。夫君子之心无适无莫。过而无悔当不自得。宜其任行藏于所遇。岂有心于隐显。然则教之所施。其在常近乎。原夫天理之于罪福。外泄则愈轻。内结则弥重。既迹着于人事。必有损于冥应。且伐善施劳。有生之大情。匿非文过。品物之所同。善着则迹彰。迹彰则誉集。苟情系沮劝而誉集于外。藏吝之心必盈乎内。且人之君子犹天之小人。况乎仁德未至而名浮于实。获戾幽冥固必然矣。夫苟非备德必有不周。坦而公之则与事而散。若乃负理之心铭之怀抱。而外修情貌以免人尤。收集俗誉。大诬天理。自然之衅得不愈重乎。是以庄生云。为不善于幽昧之中。鬼神得而诛之。且人之情也。不愧于理而愧乎物。愆着则毁至。毁至而耻生。情存近复则弊不至积。恃其不彰则终莫悛革。加以天衅内充而惧其外。显则幽虑万端。巧防弥密穷年所存。唯此之务天殃物累终必顿集。盖由不防萌谋始而匿非扬善故也。

正斋经云。但得说人百善。不得说人一恶。说人之善善心便生。说人之恶便起忿意。意始虽微渐相资积。是以一善生巨亿万善。一恶生巨亿万恶。古人云。兵家之兴不过三世。陈平亦云。我多阴谋子孙不昌。引以为教。诚足以有弘。然齐楚享遗嗣于累叶。颜冉靡显报于后昆。既已着之于事验。不俟推理而后明也。且[骨*玄]殛禹兴盻鲋异形。四罪不及百代通典。哲王御世犹无淫滥。况乎自然玄应不以情者。而令罪福错受善恶无章其诬理也。固亦深矣。且秦制牧孥之刑。犹以犯者为主。主婴其罚然后责及其余。若衅不当身而殃延亲属。以兹制法岂唯圣典之所不容。固亦申韩之所必去矣。是以泥洹经云。父

作不善子不代受。子作不善父亦不受。善自获福恶自受殃。至矣哉斯言允心应理然。原夫世教之兴。岂不以情受所存不止乎己。所及弥广则诫惧愈深。是以韬理实于韫韥每申近以敛粗进无亏于惩劝而有适于物宜有怀之流宜略其事而喻深领幽旨。若乃守文而不通其变。殉教而不达教情。以之处心循理。不亦外乎。

夫罪福之于逆顺。固必应而无差者也。苟昧斯道。则邪正无位寄心无准矣。至于考之当年信漫而少征。理无愆违而事不恒着。岂得不归诸宿缘。推之来世耶。是以有心于理者。审影响之难诬。废事证而冥寄。达天网之宏疏。故期之于靡漏。悟运往之无间。混万劫于一朝。括三世而玄同。要终归于必至。岂以显昧改心淹速革虑哉。此最始信之根至而业心所深期也。

十二门经云。有时自计。我端正好。便当自念。身中无所有。但有肝肠胃肺骨血屎溺。有何等好。复观他人身中。恶露皆如是。若悭贪意起。当念财物珍宝生不持来死不俱去。而流迁变化朝夕难保。身不久存物无常主。宜及当年施恩行惠赡乏以财救疾以药。终日欣欣务存营济。若嗔恚意起。当深生平等兼护十戒。差摩竭云。菩萨所行忍辱为大。若骂詈者默而不报。若挝捶者受而不校。若嗔怒者慈心向之。若谤毁者不念其恶。法句又云。受辱心如地。行忍如门阃。地及门阃。盖取其藏垢纳洿终日受践也。成具经曰。彼以四过加己则觉知口之失也。报以善言和语。至诚不饰。四过者。上之所谓两舌恶口妄言绮语也。夫彼以恶来我以善应。苟心非木石理无不感。但患处之不恒。弘之不积耳。苟能每事思忍。则悔吝消于见世。福报显于将来。

贤者德经云。心所不安未常加物。即近而言则忠恕之道。推而极之四等之义。四等者何。慈悲喜护也。何谓为慈。愍伤众生等一物我。推己恕彼愿令普安。爱及昆虫情无同异。何谓为悲。博爱兼拯雨泪恻心。要令实功潜着不直有心而已。何谓为喜。欢悦柔软施而无悔。何谓为爱护。随其方便触类善救。津梁会通务存弘济。能行四等三界极尊。但未能冥心无兆则有数必终。是以本起经云。诸天虽乐福尽亦丧。贵极而天道与地狱对门。成具又云。福者有苦。有尽有烦劳有往还泥洹经曰。五道无安唯无为快。经称行道者。先当舍世八事。利衰毁誉称讥苦乐。闻善不喜闻恶不惧。信心天固。沮劝无以动其志。埋根于中外物不能干其虑。且当年所遇必由宿缘。宿缘玄运信同四时。其来不可御。其去不能止。固当顺而安之悦而毕之。勤增道习期诸忘心。形报既废乃获大安耳。夫理本于心而报彰于事。犹形正则影直。声和而响顺此自然玄应。孰有为之者哉。然则契心神道固宜期之通理务存远太虚中正己而无希外助不可接以卑渎要以情求。此乃厝怀之关键。学者所宜思也。或谓心念必报理同影响。但当求己而已。

固无事于幽冥。原经教之设。盖所以悟夫求己。然求己之方。非教莫悟。悟因乎教。则功由神道。欣感发中必形于事。亦由咏歌不足系以手舞。然则奉而尊之。盖理所不必须而情所不能废。宜纵己深体教旨。忘怀欣想。将以己引物自同乎众。所以固新涉之志而令寄怀有拟。

经云。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怨憎会苦恩爱别离苦所求不得苦。遇此诸苦则宜深惟缘对兼觉魔伪。开以达观弘以等心。且区区一生有同过隙。所遇虽殊终归枯朽。得失少多固不足计。该以数涂则此心自息。又苟未入道则休戚迭用。聚散去来贤愚同致。是以经云。安则有危得则有丧。合会有离生则有死。盖自然之常势。必至之定期。推而安之则无往不夷。

维摩诘云。一切诸法定意生形。然则兆动于始事应乎末。念起而有虑息则无。意之所安则触遇而夷。情之所碍则无往不滞。因此而言。通滞之所由。在我而不在物也。若乃惧生于心则衅乘于外。外衅既乘内惧愈结。苟患失之无所不至矣。是以经称丈夫畏时非人得其便。诚能住心以理天关内固。则人鬼罔间缘对自息。万有无以婴。众邪不能袭。

四非常。一曰无常。二曰苦。三曰空。四曰非身。少长殊形陵谷易处。谓之无常。盛衰相袭欣极必悲。谓之为苦。一切万有终归于无。谓之为空。神无常宅迁化靡停。谓之非身。经称处或乐之地。觉必苦之对。盖推代谢于往复。审乐往则哀来。故居安虑危夕惕荣观。若夫深于苦者。谓之见谛。达有心则有滞。有滞则苦存。虽贵极人天位兼崇高。所乘愈重矜着弥深。情之所乐于理愈苦。故经云。三界皆苦无可乐者。又云。五道众生共在一大狱中。苟心系乎有则罪福同贯。故总谓三界为一大狱。佛问诸弟子。何谓无常。一人曰。一日不可保不可保。是为无常。佛言。非佛弟子。一人曰。食顷不可保。是为无常。佛言。非佛弟子。一人曰。出息不报便就后世。是为无常。佛言。真佛弟子。夫无常显证日陈于前。而万代同归终莫之悟。无瞬息之安保永世之计。惧不在交则每事殆懈。以之进德则功无覆篑。以之治心则惰其所习。是以有道之士。指寸阴而惜逝。恒自强于鞭后业兴时竞。惟日不足则乱念无因而生。缘对靡由而起。

六度。一曰施。二曰戒。三曰忍辱。四曰情进。五曰一心。六曰智慧。积而能散润济众生。施也。谨守十善闭邪以诚。诫也。犯而不校常善下已。忍辱也。勤行所习夙夜匪懈。精进也。专心守意以约敛众。一心也。凡此五事行以有心谓之俗度。领以兼忘谓之道慧。本起经云。九十六种道术各信所事皆乐安生。孰知其惑。夫欣得恶失乐存哀亡。盖弱丧之常滞有生所感同。然冥力潜谢。非务恋所留。对至而

应。岂智用所制。是以学者必归心化本领观玄宗。玩之珍之则众念自废。废则有忘。有忘则缘绝。缘报既绝然后入于无生。既不受生故能不死。是以普耀经云。无所从生靡所不生。于诸所生而无所生。泥洹经云。心识静休则不死不生。心为种本。行为其地。报为结实。犹如种殖各以其类时至而生不可遏也。种十恶戒善则受生之报具于上章加种禅等四空。则贵极天道四空及禅。数经具载其义。从第一天至二十八天。随其事行福转倍增种非常禅。皆谛背有着无则得罗汉泥洹。不忌有为不系空观。遇理而冥无执无寄为无所种。既无所种故不受报。廓然玄废则佛之泥洹。泥洹者。汉曰无为。亦曰灭度。维摩诘曰。彼六师者说倚为道。从是师者为住诸见。为堕边际为归八难。不得离生死道也。虽玄心屡习而介然微动。犹均彼六师同滞一有。况贪生倚想报我捍化。虽复福踰山河贵极三界。倚伏旋还终坠罪苦。岂获宁神大造泊然玄夷哉。

夫生必有情天势率至。不定于善必在于恶。是以始行道者要必有寄。寄之所因必因乎有。有之所资必资乎烦。是以经云。欲于空中造立宫室。终不能成。取佛国者非于空也。然则五度四等未始可废。但当即其事用而去其忮心。归于佛则无解于佛。归于戒则无功于戒。则禅谛与五阴俱冥。末用与本观同尽。虽复众行兼陈。固是空中行空耳。或以为空则无行。行则非空。既已有所无乃失空乎。夫空者忘怀之称。非府宅之谓也。无诚无矣。存无则滞封。有诚有矣。两忘则玄解。然则有无由乎方寸。而无系于外物。器象虽陈于事用。感绝则理冥。岂灭有而后无。阶损以至尽哉。由此言之。有固非滞。滞有则背宗。反流归根。任本则自畅。是以开士深行统以一贯。达万像之常冥。乘所寓而玄。领知来理之先空。恒得之于同致。悟四色之无映。顺本际而偕废。审众观之自然。故虽行而靡迹。方等深经每泯一三世而未常。谓见在为有。则空中行空旨斯见矣。

庭诰二章(颜光禄延之)

达见同善通辩异科。一曰言道。二曰论心。三曰校理。言道者。本之于天。论心者。议之于人。校理者。取之于物。从而别之由涂参陈。要而会之终致可一。若夫玄神之经穷明之说。义兼三端至无二极。但语出戎方。故见猜世学。事起殊伦。故获非恒情。天之赋道非差胡华。人之禀灵岂限外内。一以此思可无臆裁。

为道者盖流出于仙法。故以练形为上。崇佛者本在于神教。故以治心为先。练形之家。必就深旷支飞灵糇丹石粒芝精。所以还年却老延华驻彩。欲使体合纁霞轨遍天海。此其所长。及伪者为之则忌灾祟课租愿混士女乱妖正。此其巨蠹也。治心之术。必辞亲偶闭身性师净

觉信缘命。所以反一无生克成圣业。智邈大明志狭恒劫。此其所贵。及诡者为之则藉髡落狎菁华傍荣声谋利论。此其甚诬也。物有不然事无终弊。衡石日陈犹患差忒。况神道不形固众端之所假。未能体神而不疑神无者。以为灵性密微可以积理知。洪变欻恍可以大顺待。照若镜天萧若窥渊。能以理顺为人者。可与言有神矣。若乃罔其真而责其弊。是未加心照耳。

日烛(王该)

寻夫至道之典。畅生死之源。标善恶之报。启凌化之津。训戒明白缕罗备矣。然信言不美文系辞宕。累冥绝昧重渊隔浪。是以学者未得其门。或未之留意。聊采咸池之远音。适为里巷之近曲。假小通大傥可接俗。助天扬光号曰日烛。

陶先觉之宏诰。启玄管于灵门。周大虚以游眺。究漭荡而无垠。履地势于方局。冠圆天于覆盆。缅三界之寥廓。遘二气之烟熅。寻太造之冥本。测化育之幽根。形假四大而泡散。神妙万物而常存。彼良民之达分。故哀生而怡魂。

夫含气之伦其神无方。蠢尔之类其质无常。寄若水势托若火光。随行缱绻迭枯迭芳。往来出没冥冥茫茫。洪海环流大变轮回。乘波远漂济来曷阶。宛转三涂之中。沉滞八难之围。愍企窍之无期。悼容作之有归。瞻崇德之可速。鉴聚凶之宜迟。斯成务之易睹。匪先见之动微。五福起于履是。六极构于蹈非。理感自然冥对玄凝。福兮谁造祸兮孰兴。水运钟卑人道恶矜。衅因丰积祉缘谦升。僮孺正而鬼退。丈夫邪而魅凌。览形声之两偶。考休咎之双征。理投思而合契。迹望目而相应。若圆转之抱规。犹直桷之附绳。苍犬出于帝父。黄熊咨于圣子。聿征化而不救。奚天属之云恃。谅求福之在躬。信为人之在己。咨次吸其靡常。知忽往其何止。彼非人之什岌。岂无气之所始。悲婉娈之夭徂。还托生于家豕。昔鞠育而怀抱。今屠刳以为礼。神居妙而恒我。形受变而易体。未一旬而相忘。可长叹而流涕。夫闻愚其皆然。匪伊人之独尔。察寡孕于嘉类。悟繁产于虫豸。喻零霖其犹希。若翻囊之倒米。为嚣嚣以日日。谁识伏而达倚。匪余情之能测。谬闻之以如是。若夫倒置之族矇矇徒生。兵风既至忽然潜征。神道虽昧鬼法尤明。徘徊中阴徂彼铁城。霄绝望舒昼无曜灵。身造笮萼之槛。足蹈炎炭之庭。刀岳霜铓以积刃。剑林翘锋而啸精。陶铜汪洋以海涌。巨镬波沸而雷鸣。阎王领阅卒傍执钗。三拊一奋百千累罗。鸩鸩利嘴煌煌火车。锐钉欃枪狡狗凝牙。淫徒樵于幻柱。饥囚枯于尘沙。资轻妙之灵质。益痛戮之易加。永烦冤以弥劫。安斯酷之可过。三六峻罔不可列缕。千条殊剧万端异苦。靡喘息而不经。俄聿来而忘宇。予略

一朝以言之。将终年而震楚。爰有五德无玷。十淑道全。夕阳造逝庆升九天。宝殿晃昱高构虚悬。琼房兼百瑶户摩千。金门焕水精之朗。玉巷耀琉璃之鲜。珠树列于路侧。鸾凤鸣于条间。芳华神秀而粲藻。香风灵飘而飞烟。想衣斐衅以被躯。念食菘芳以盈前。彼羲和之长迈。永一日而万年。无事为以干性。常从容于自然。映光蕊之烁烁。眇轻腾之翩翩。究妙音之至乐。穷有生之遐延。舍陋世而上济。伴超伦之高迁。然夫㝚兹旧德日用玉食。厥土不毛罔施稼穑。积畜虽多焉有不竭。龄祚虽修终焉归灭。三灾起而宫宇散。七证至而天禄绝。会大秋以考落混椿菌之无别。是以如来大圣三达洞照。哀我困蒙。晓了道要。善权洒落。或粗或妙。如溟海之运流。若天日之垂曜。上士虚怀忘其言。中才贞志执其教。教无定方适物所由。宜陆以车。应水以舟。敷设云云。广术悠悠。駉未塞乎三百。要指在乎一幽。掘累玄之纲领。遣毛目于罾裘。宏笼大训展我智分。治无不均。质有利钝。虚往实归。各足方寸。愚黠并诱龙鬼俱化。万涂丛归一由般若。譬彼济海非船莫过。驱万动于道场。毕无为而息驾。本夫三乘之始同归一无。才照各异致用参殊。应真忘有而求空。遂耽空而恬愉。缘觉亮累于知微。爰迁玄而不居。虽妙迹其再丧。犹有遣而未虚。开士解物于都尽。作无存其焉除。悟之豁于鉴先。体之冥乎意初。理重深而绝韵。畴克谅而业诸。自古在昔先民有遇。堂堂荫映躬受圣喻。喁喁群黎耳目仰注。或发蒙于一咳。或革面于一哺。并因言而后化。未有人而不度。善逝迄今道运转衰。大教虽存味之者希。栴檀与蓼苏同芬。夜光与熠耀齐晖。于氏超世综体玄指。嘉遁山泽仁感虎兕。护公证寂道德渊美。微吟穹谷枯泉渐水。阙叟登霄卫度系轨。咸淡泊于无生。俱脱骸而不死。今则支子特秀领握玄标。大业冲梓神风清肃。一言发则蕴滞披。三番着则重冥昭。见之足以洗鄙吝。闻之可以落衿骄。逊濯流以逸契。咏遂初于东皋。何深味以栖素。轻大宝于秋毫。道风之所扇荡。深达之所逍遥。才不难则贤不贵。愚不笑则圣不高。远声见陋于近耳。孰能忘味于闻韶哉。奚适非道何之无神。理有精粗物有彦真。大居细君小为硕臣。羽族隶乎金翅。甲属属乎须伦。两仪宗于太极。众星系于北辰。是以九十六种枝条繁张。轻遗重根躁废静王。俱曰与圣各擅一方。或移山而住流。或倏忽于存亡。命天衣之采粲。啸灵厨之芬芳。曜振旅之凶暴。化砾石之琳琅。竭变幻之掘奇。惜有待之无长。斯乃数内之甘醇。不如至道之糟糠者也。逮乎列仙之流练形之匹。熊经鸟伸呼吸太一。夕餐瀹阴与素月。朝挹阳霞与朱日。赤斧长生于服丹。涓子翻飞于饵术。安期久视于松毫。丰人轻举于柏实。彼和液之所深。足支年而住质。中不夷而外猗。徒登云而殒卒。俱括囊以坚[烈-列+(夕*卪)]固同门而共出。理未升于颜堂。永封望乎孔室。贵乎能飞则蛾蝶高翚。奇乎难老则龟蛇修考。伊逆旅之游气。唯心玄之可宝。存形者不足与论神。狎俗者未可与言道。道乎奚言无问无对。咨者叩穷应者负内。默之斯通语焉则匮。当于玄珠与讲道。吾

成罔象与无谓兀然寂泊玄酬有箴。宗钻浮绻莫悟冥音。希之弥错搜之愈沈。郢人其逝为谁匠椹。设筌蹄乎渊荟。俟鱼兔乎川林。傥得意于谈表。共目击而废心。无运睒倏。往矣斯复。忍立贤达忽如涉宿。千师诞化。肇过一六。慈氏方隆。仰期仁育。孰云数辽瞥若眴目。灵辔虽迅缘枢靡穷。彼无本标我有始终。假步灼电之末。托息石飙之中。知畏涂而惊寇。迷尘欲之致戎。替远胜而婪近。谓赊俭而交丰。不防枯于未飙。既零落于劲风。思反蔕而更秀。结万悔其胡充。是以大誓之徒烧指穿石。冥期无待。志与心积。浚智堑。崇慧壁。拔神剑。挥戒戟。想将萌而夷斩。情向兆而翦刺。扫六贼于胸中。休五道之长役。拱己内治总持法忍。三世都寂一心豁尽。寄耳无明寓目莫准。尘随空落秽与虚陨。廓焉灵悟因权作尹。普济安度大悲谁愍。托蘧庐以和光。常游居乎冥泯。任天行与物化。如蹈水之无轸。若乃妙变神奇理不思议。大千举于指掌。芥子含于须弥。四海宅于毛孔。七宝永于劫移。可信而不可寻。可由而不可知。非谈咏之所宣。恶毫素之能披。善乎优陀之言也。使夫智者满于天下。人有百头。头有百舌。舌解百义。辩才锋逸。合兹人以赞道。犹万分而未一。唯觉觉之相叹。乃敷畅而彰悉。矧愚昧之固陋。托狂简而仰述。抗萤烛之炯炯。欲增晖以毗日者欤。

嗟乎方外灵藏奢遐诞宕。众妙渊玄群奥无量。小成不籍大言横丧。坤德可厚于何不有。惊听洪壑骇目崇阜。夏典载其掌握。荒经列其户牖。周既达而未尽。信齐谐之小丑。见鹏鹍而标大。而睹鸟王与鱼母。吁乎噫嘻奇杰之事。积籍眇漫焉可称记。伊皇览之普综。足探幽而体异。何近嫌于割王。又硕诬乎火织。况下斯而束教趣尧孔之权饵。常专专而守检。惧越蹈于所伺。并废理以证言。莫触类以取意。徒宏博而繁构。更益猜而致忌。悟饰智之愕物。故收翰而辍思。寄一隅于梗指。俟体信于明识者乎。

## 弘明集卷第十四

竺道爽撽太山文 释智静撽魔文 释宝林破魔露布文 释僧祐弘明论后序。

### 竺道爽撽太山文

沙门竺道爽。敢告太山东岳神府及都录使者。盖玄元创判二仪始分。上置璇玑则助之以三光。下设后土则镇之以五岳。阴阳布化于八方。万物诞生于其中。是以太山据青龙之域。衡霍处诸阳之仪。华阳显零班之境。恒莪列幽武之宾。嵩峙皇川之中。镇四渎之所玟。此皆禀气运实无邪之秽。神道自然崇正不伪。因天之覆顺地之載。敦朴方

直澹然玄净。进道四运之端。退履五教之精。内韬通微之资。外朗道德之明。上达虚无下育苍生。含德潜通无遐不彻。游步九崖翱翔玄阙。故能形无正始呼吸阴阳。握揽乾坤推步八荒。夫东岳者。龙春之初清阳之气。育动萌生王父之位。南箕北斗中星九天。东王西母无极先君。乘气凤翔去此幽玄。澄于太素不在人间。荡消众秽其道自然。而何妖祥之鬼魍魉之精。假东岳之道。托山居之灵。因游魂之狂诈。惑俗人之愚情。雕匠神典伪立神形。本无所记末无所经。外有害生之毒气。内则百鬼之流行。昼则谷饭成其势。夜则众邪处其庭。此皆狼蛇之群鬼。枭蟒之虚声。自三皇创基传载于今。历代所崇未睹斯响也。故零征记曰。夫神正者则潜曜幽昧。上腾高象下戏玄阙。逍遥云影龙翔八极。风兴雨施化若雷电。行厨不设百味自然。含慈秉素泽润苍生。恩过二养惠若朝阳。应天而食不害众命。此乃灵翔之妙节。清虚之神道。若神不正者则干于万物。因时托响传惑俗听。成祆散朴激动人心。倾财极杀断截众命。枉害中年俎其骨肉。精神离迸痛伤元气。东岳之神岂此之谓也。故枕中诫曰。含气蠢蠕百虫勿婴。无食鸟卵中有神灵。天元受命地庭有形。祖禀二仪焉可害生。此皆逆理违道本经。群民含慈顺天不杀。况害猪羊而饮其血。以此推之。其非神也。

又五岳真神则精之候。上法琁玑下承乾坤。禀道清虚无音无响。敬之不以欢。慢之不以戚。千誉万毁神无增损。而汝矫称假托生人因虚动气杀害在口。顺之则赐恩。违之则有祸。进退谄伪永无贤轨。毁辱真神。非其道也。故黄罗子经玄中记曰。夫自称山岳神者必是蟒蛇。自称江海神者必是鼋鼍鱼鳖。自称天地父母神者必是猫狸野兽。自称将军神者必是熊罴虎豹。自称仕人神者必是猿猴[狂-王＋加]玃。自称宅舍神者必是犬羊猪犊。门户井窖破器之属。鬼魅假形皆称为神。惊恐万姓。淫鬼之气。此皆经之所载。传之明验也。自汝妖祥渐踰六载。招来四远靡不响应。送疾而往者如小水归海。获死而还者哀呼盈路。重者先亡便云算尽。轻者易降自称其福。若使重患难济则汝无恩。中容之疾非汝所救。二者无效。焉可奉事。乃令群民投心归命。既无良医善药。非散发之能降。经旬历月曾无影报。以此推之。有何证验。又国大元桓王及封锡。六国之懿节。三台之辅光。赞皇家黎无慈悦。天祸谬加体婴微疾。谓汝之只能感灵德。故宣德信命诣汝神殿。献荐三牲加赠珍异。若汝圣道通干致妙者。何不上启九皇下咨后土。参集百灵显彰妙术。使国良辅消疾获安。既无响应。乃奄薨遐。验此虚妄焉足奉哉。

又昔太山石立社移神灵降象遐声万代。此则乾坤之所感。显为时瑞。汝托称其圣。既不能兴云致雨以表神德。图妖邪以损真道。正使汝能因盘动箸举杯尽酒。犹为鬼幻。非为真正。况无其征有何神也。

又太山者则阎罗王之统。其土幽昧与世异灵。都录使者降同神行。定本命于皇记。察都籍于天曹。群恶无细不舍。纤善小而无遗。总集魂灵非生人应府矣。而何弊鬼诈称斯旨。横恣人间欺殆万端。蓬林之树乌鹊之野。翕动远近列于祠典。聚会男女树俗之心。秽气外衅枭声远布。毒钟王境为害滋甚。夫云雾蔽天群邪翳正。自汝妖异多所伤害。吾虽末流备阶三服。每览经传而睹斯孽。推古验今。邪不处正。吾将荡秽光扬圣道。告到严钩魅党还游冢墓。餐果饮泉足生之路。既令群民绝倾财之困。鸟兽无罗网之卒。若复顾恋望餐不去者。吾将宣集毗沙神王和罗子等。授以金刚屯真师勇武秋霜陵动三千威猛难当。曜戈明剑拟则摧山。降龙伏魔靡不稽颡。汝是小鬼敢触三光。鹄毛入炭鱼行镬汤。倾江灭火朝露见阳。吾念仁慈愍汝所行。占此危殆虑即伤心。速在吾前复汝本形。长归万里沧浪海边。勿复稽留。明顺奉行。

檄魔文(释智静)

释智静。顿首顿首明将军轮下。相与玄涂殊津人天一统。宗师虽异三界大同。每规良会申展曩积。而标榜未冥所以致隔。今法王御世十方思顺。灵网方申纮纲弥纽。大通有期高会在近。不任翘想并书喻意耳。

夫时塞有通否终则泰。千圣相寻群师迭袭。昔我皇祖本原天王体化应符龙飞初域。仗权形以附万邦。奋惠柯以覆六合。威荡四邪扫清三有。方当抗宏纲于八区。緬灵网于宇宙。夷静七荒宁一九土。而冥宗不吊真容凝静。重明寝晖虚舟覆浪。故令蚁邪番兴枭见暴起。噎染真涂尘惑清众。虐钟苍生毒流万劫。怀道有情异心同忿。我法王承运应期理乱。上承高胄下托群心。秉天旗以笼三千。握圣图以隆大业。云起四宫鸾翔天竺。降神迦维为时城堑。绥抚黎元善安卿士。奖导群情慰喻有疾。严慧柯于胸中。被神甲于身外。愍十八之无辜。哀三空之路绝。志匡大荒必平多难。百域千邦高伏风化。承君不忌重迷自覆。深摄愚怀故守伪见。狼据欲天鸱鸣神阙。叛涣疆场抗距灵节。谓大位可登弘规可改。览兹二三遂为叹息。昔大通统世群方影附。有伪痴天魔不遵正节。干忤圣听陈扰神虑。领卒塞虚。权形万变。精甲照曦霜戈拂域。灵鼓竞兴响冲方外。矫步陆梁自谓强盛。王师一奋群邪殄丧。众迷革心望风影伏。况君单将骁然介士无方众不成旅。而欲违背陵虐华邑。篡夺灵权腾邈最胜。以为忝真可不谬乎。今释迦统世。道隆先劫。妙化荡荡神罗远御。智士雍雍云算盖世。武夫龙跳控弦万队。协略应真奇谋超拔。故命使持节前锋大将军阎浮都督归义侯萨陀。独禀天奇蒙尘玄镜。神高须弥猛气笼世。善武经文忠着皇阙。领众四十万亿扬镳首路。使持节威远大将军四天都督忉利公。导师武胜标群文超。纮谋妙思绝尘心栖梦表。忧时忘身志必匡世。领众百万亿

鸾飞天衢。使持节征魔大将军六天都督兜率王解脱月。妙思虚玄高步尘表。略并童真功侔九地。悼愍三涂忿若纵害。援剑慷慨龙回思奋。领众四百万亿云回天门。使持节通微大将军七天都督四禅王金刚藏。朗质映晖金颜遐烛。恩过九锡力倾山海。右眄则蒙汜飞波。左顾则扶桑落曜。德无不照威无不伏。领众七百万亿虎眄须弥。使持节镇域大将军九天都督八住王大维摩诘。奇算不思法柯远振。体含神姿权喻万变。呼吸则九服云从。叱咤则十方风靡。哀彼下民无辜酸楚。领众九百万亿饮马虚津。使持节览后大将军十三天都督小千诸军事九住王大文殊。承胄遐元形晖三界。胤自紫宫神高体大。应适千涂玄算万计。群动感于一身。众虑静于一念。深抱慈悲情兼四摄。领众若尘翱翔斯土。使持节匡教大将军录魔诸军事群邪校尉中千王观世音。智略渊深慧柯远振。明达四通朗鉴三固。或托迹群邪曜奇锋起。或权形二九息彼涂炭。挥手则铁围摧岩。嘘气则浮云颓嵦。能为万方不请之友。领众不思仗戈虎啸。使持节布化大将军三界都督补处王大慈氏。妙质纵网天姿标杰。体踰金刚心笼尘表。猛气冲云慧柯远奋。无生转于胸中。权智应于事外。志有所规无往不就。威恩双行真俗并设。领众八万四千严警待命。勇出之徒充溢大千。金刚之士弥塞八极。咸思助征席卷六合。乘诸度之宝轩。守八正之修路。跨六通之灵马。控虚宗之神辔。弯四禅之劲弓。放权见之利箭。鸣骥桓桓轻步矫矫。奉命圣庭曾无有阙。贵郎导师胜子五百。幽鉴天命来投王化。圣上开衿感气归顺。皆授名爵封赏列土。功侔旧臣声盖万域。而君何心横生异计偃蹇荒边规固常位。毒害勃于苍生。灾祸流于永劫。可不哀哉。可不谬哉。君昔因时为物所惑。狂迷君心投危外窜。百行一愆贤达常失久。谓君觉知返愚归罪象魏束身抽簪同游群隽。以道自欢荣名终始。如何摄愚守谬偷安邪位。托痴山以自高。恃见林以游息。耽六欲之秽尘。玩邪迷以怡性。建憍慢之高幢。引无明之凶阵。阔步荒涂轻弄神器。盗篡天宫抗衡日月。恐不果哉。举手而映三光。把土以填巨海。虽拟心虚标事之难就。将军殖福玄津原承弥远。华貌韡然群情属目。望责之基易登。由来之功可惜。君可反往修来翻然归顺谢过朱门。以道齐好家国并存。君臣同显身名获安。晓目达观眷属晏然。可不美哉。今王师克举十方翘辔。手提法罗齐舞群圣。道柯曜于前驱。灵鼓振于后队。神钟一叩十方倾覆。海浪飞波陆原涌沸。于斯之时。须弥笼于一尘。天地回于一车。无动安于左衿。妙乐曜于右手。神力若斯。岂可当也。我法王体道仁慈不忍便袭。权停诸军暂壹灵辔。临路遣书庶回迷驾。君可早定良图面缚归阙。委命皇庭逍遥玄境。隆名内晖游形外寄。上方即任非君而谁。夫惠尚识机明贵免祸。穷而知反。君子所美。斯乃转祸之高秋。取功之良节。昔夏桀无道殷王致伐。商纣首乱周武建师。此即古今之蓍龟将军之明诫。相与虽乖于当年。风流宜同于道味。人天崎岖何足致隔。想便霍然随书致命。所以窃痛其辞委曲往文者。不欲令兰芳夏凋修柯摧颖。深致思言。善自量算。无使君身

倾筐三趣。莫令六天鞠生稊稗。造颖眄目助怀惕然。临路遣书诸情多愤。言不藉意。

破魔露布文(释宝林作)

　　贤劫大千微尘年。五浊鼎沸朔。现寿百龄日。使持节都督恒沙世界诸军事征魔大将军净州刺史十地王臣金刚藏。使持节都督八万波罗蜜诸军事破结将军领魔蛮校尉大司马梵州刺史八地公臣解脱月等。稽首和南上。

　　圣朝尚书。谨案夫六合同曜灵之鉴。群流归百谷之王。万化均于空玄。众奇宗于一智。斯盖理有宗极之统。物无殊趣之会。是以如来越重昏而孤兴。蔚勤功于旷劫。曜三涂之高明。拔洪痴于始造。穷圣德之区奥。究无生之虚致。览物化之枢机。握宏德之统纽。至若英姿挺特神光赫奕。虽复千晖并照固已绝矣。身殊万状而非众。体合至妙而不一。应出五道而非生。示入形止而非灭。希夷恍惚无名无像。莫测其深靡知其广。应群感而不劳。周万动而常静。历恒沙以倏忽。抚八荒于俄倾。两仪颓陷而不夷。力负潜移而不易。吸大火而不燋。怀洪流而不溺。乾坤不足以语其德。文玄不足以明其道。巨包六合。不可以称其大。妙入无间不可以名其小。尔乃亭毒苍生化兼始母。无欲无为而无不为。翱翔于应变之涂。逍遥于有无之表。挺达群圣之端。恬澹涅槃之域。二乘韬思于重忘之致。十住息虑于动静之机。梵王咨嗟以归德。帝释伏膺而厌位。其为圣也。亦已极矣。于是应定光之遐记。验大通之图录。出五道而龙兴。超帝皇以命世。道王三界德被十方。畿甸恒沙都邑大千。偃九定之闲室。登七觉之云观。濯八解之清池。游总持之广苑。尔乃居慈悲之殿。处空同之坐。衮龙众好天官顶相。左辅弥勒之流。右弼文殊之匹。前歌大方之雅颂。后舞四摄之銮拂。卫以八住体虚匹士。侍以四果卓落通仙。三台唯圣六府唯贤。尔乃宣教姬孔。宰守虞唐。扬威汤武。州牧三皇。其为化也。坦八正之平衢。开三乘之通津。列无为之妙宅。济大苦于劳尘。杜三恶之奸路。启欢乐于天人。爵以果任之位。禄以甘露之餐。功巨者赏以净土之封。勋小者指以化城之安。此乃超百王之洪业。太平之至始也。五趣宦身之清朝。四生士位之宗极。而群迷遇崄背真弥旷。欣濡沫之近足。忘江湖于远全。故魔王波旬植愚根于旷始。积迷心于妄境。泛三染之洪波。入邪见之稠林。至乃窃弄神器假伪冒真。夸王天宫分列岳土。制命六天纵肆偏威。内以三公诸毒卿相九结。外以军将六师戎卒四兵。内行跋扈不忌皇宪。自萤光争晖天照。故乃顷者抗行神威扬兵道树。震雷公霹雳之声。列担山吐火之众。又持世致惑于静室。波仑悲号于都肆。斯皆痴狂纵暴亏于圣节。作乱中夏为日久矣。圣皇悼昏俗之聋瞽。悲弱丧以增怀。将总群邪以齐见。会九流而同津。于是命

将大势之徒。简卒金刚之类。茹金嚼铁之夫。冲冰蹈火之士。勇卒尘沙骁雄亿万。星流风发龙腾魔境。置军万全之策。逼寇必死之野。而魔贼不祗敢执蛮荆之蠢尔。抗宗轓之逋傲。建麾于自憍之地。结固于云迷之崄。傍唐重复侠叠鳞次。且其形势也。则痴山嶆[山*敖]固其前。爱水浩汗张于后。邪林蔚荟蒙其左。痴涧渊玄带其右。尘劳之卒豺视于交境。六师之将虎步于长逵。望若云起蔽天雾塞六合。其为盛也。开辟罕有。臣等于是承圣朝之遐威。出超图之奇略。盖以高算之笼。弥以玄策之围。精骑千重步卒万匝。游师翳野屯塞要害。使前将军檀那望悭麾以直进。后军毗耶蹴懈卒于其后。禅那略游骑于其左。尸罗防密奸于其右。外军沤和浪骑队于平原之上。走短兵于诘屈之下。陈虎旅而高骧。设危机于幽伏。中军般若握玄枢之妙鉴。把战胜之奇术。控亿兆之雄将。拥尘沙之劲卒。于是众军响应万涂竞进。感动六合声震天地。雄夫奋威。浪奔白刃之光夺于曦曜。法鼓之音乱于雷震。勤马[起-巳＋參][起-巳＋覃]以腾掷。迅象飞控以驰驱。禅弓烟举而云兴。慧箭雨洒以流虚。鞭以假名之策。蹴入无有之原。研以师子之吼。刺以苦空之音。挥干将而乱斩。动戈矛而竞捷。横尘尸以被野。流劳血于长川。崩痴山之磋峨。竭爱水之洪流。穷僭于诸见之窟。挫高于七慢之橥。于是魔贼进无抗鳞之用。退无悕脱之隐。虑尽路穷回遑靡据。魔王面缚于麾庭。群将送命于军门。诸天电卷以归化。迷徒风驰于初晖。皇威扫荡其犹太阳之扑晨。霜注洪流以灭火。故使万世之逋寇土崩于崇朝。中华之昔难肃清于俄顷。斯诚圣皇神会之奇功。旷代着世之休烈虽昔殷汤建云功于夏郊。周武扫清氛于商野。斯乃上古之雄奇。岂以得齐于圣勋。臣辄奉宣皇猷绥慰初附。安以空同之宅。充以八解之流。防以戒善之礼。习以六度之风。耆年者悟其即真于新唱。弱丧者始闻归与之音。夫应天顺罚春秋之道。兴功定乱先王所美。元恶以宾只从圣宪。六合同明廓清宇内。玄风遐扇率土怀庆。朝有康哉之歌。野有乐郊之咏。功高道大非见所表。圣虑幽深非言能宣。粗条皇威奇算之方。又列众军龙骧之势。电驿星驰谨露布以闻。臣等诚惶以抃。

　　余以讲业之暇。聊复永日寓言假事。庶明大道冀好迳之流不远而复。经云。涅槃无生而无不生。至智无照而无不照。其唯如来乎。战胜不以干戈之功。略地不以兵强天下。皇王非处一之尊。霸臣非桓文之贵。丘旦之教于斯远矣。聃周之言似而非当。故知宗极存乎俗见之表。至尊王于真鉴之里。中人踌躇于无有之间。下愚惊笑于常迷之境。今庶览者舍河伯秋水之自多。远游于海若之渊门。不束情于近教。而骇神于荒唐之说也。

弘明论后序(释僧祐)

余所集弘明为法御侮。通人雅论胜士妙说。摧邪破惑之冲。弘道护法之堑。亦已备矣。然智者不迷。迷者乖智。若导以深法终于莫领。故复撮举世典指事取征。言非荣华理归质实。庶迷涂之人不远而复总释众疑。故曰弘明。论云。

夫二谛差别道俗斯分。道法空寂。包三界以等观。俗教封滞。执一国以限心。心限一国则耳目之外皆疑。观等三界则神化之理常照。执疑以迷照群生所以永沦者也。详检俗教并宪章五经。所尊唯天所法唯圣。然莫测天形莫窥圣心。虽敬而信之。犹蒙蒙不了。况乃佛尊于天法妙于圣。化出域中。理绝系表。肩吾犹惊怖于河汉。俗士安得不疑骇于觉海哉。既骇觉海则惊同河汉。一疑经说迂诞大而无征。二疑人死神灭无有三世。三疑莫见真佛无益国治。四疑古无法教近出汉世。五疑教在戎方化非华俗。六疑汉魏法微晋代始盛。以此六疑信心不树将溺宜拯。故较而论之。若疑经说迂诞大而无征者。盖以积劫不极世界无边也。今世咸知百年之外必至万岁。而不信积万之变至于旷劫。是限心以量造化也。咸知赤县之表必有四极。而不信积极之远复有世界。是执见以判太虚也。昔汤问革曰。上下八方有极乎。革曰。无极之外复无极。无尽之中复无尽。朕是以知其无极无尽也。上古大贤据理训圣千载符契悬与经合。井识之徒何知得异。夫以方寸之心谋己身而致谬。圆分之眸隔墙壁而不见。而欲侮尊经背圣说诬积劫罔世界。可为愍伤者一也。若疑人死神灭无有三世。是自诬其性灵而蔑弃其祖祢也。然则周孔制典昌言鬼神。易曰。游魂为变。是以知鬼神之情状。既情且状其无形乎。诗云。三后在天王配于京升灵上旻。岂曰灭乎。礼云。夏尊命事鬼敬神大禹所只。宁虚诞乎。书称周公代武云。能事鬼神姬旦祷亲。可虚罔乎。苟亡而有灵则三世如镜。变化轮回孰知其极。俗士执礼而背叛五经。非直诬佛亦侮圣也。若信鬼于五经而疑神于佛说。斯固聋瞽之徒非议所及。可为哀矜者二也。若疑莫见真佛无益国治。则禋祀望秩亦宜废弃。何者苍苍积空。谁见上帝之貌。茫茫累块。安识后稷之形。民自躬稼社神何力。人造墉畷蜡鬼奚功。然犹盛其牺牲之费。繁其岁时之祀者。莫不以幽灵宜尊而教民美报耶。况佛智周空界神凝域表。上帝成天。缘其陶铸之慈。圣王为人。依其亭育之戒。崇法则六天咸喜。废道则万神斯怒。今人莫见天形而称郊祀有福。不睹金容而谓敬事无报。轻本重末。可为震惧者三也。若疑古无佛教近出汉世者。夫神化隐显孰测始终哉。寻羲皇缅邈政绩犹湮。彼有法教亦安得闻之。昔佛图澄知临淄伏石有旧像露盘揵陀勒见盘鸱山中有古寺基墌。众人试掘并如其言。此万代之遗征。晋世之显验。谁判上古必无佛乎。列子称。周穆王时。西极有化人来。入水火贯金石。反山川移城邑。乘虚不坠触实不碍。千变万化不可穷极。既能变人之形。又且易人之虑。穆王敬之若神事之若君。观其灵迹乃开士之化。大法萌兆已见周初。感应之渐非起汉世。而封执一

时。为叹息者四也。若疑教在戎方化非华夏者。则是前圣执地以定教。非设教以移俗也。昔三皇无为五帝德化。三王礼刑七国摧势。地常诸夏。而世教九变。今反以至道之源。镜以大智之训。感而遂通。何往不被。夫禹出西羌舜生东夷。孰云地贱而弃其圣。丘欲居夷聃适西戎。道之所在宁选于地。夫以俗圣设教犹不系于华夷。况佛统大千。岂限化于西域哉。案礼王制云。四海之内方三千里。中夏所据亦已不旷。伊洛本夏而鞠为戎墟。吴楚本夷而翻成华邑。道有运流而地无恒化矣。且夫厚载无疆寰域异统北辰西北。故知天竺居中今以区区中土称华以距正法。虽欲距塞而神化常通。可为悲凉者五也。若疑汉魏法微晋代始盛者。道运崇替未可致诘也。寻沙门之修释教。何异孔氏之述唐虞乎。孔修五经垂范百王。然春秋诸侯莫肯遵用。战代蔑之将坠于地。爰至秦皇复加燔烬。岂仲尼之不肖而诗书之浅鄙哉。迩及汉武始显儒教。举明经之相。崇孔圣之术。宁可以见轻七国而遂废于后代乎。案汉元之世。刘向序仙云。七十四人出在佛经。故知经流中夏其来已久。逮明帝感梦而傅毅称佛。于是秦景东使而摄腾西至。乃图像于开阳之观。藏经于兰台之室。不讲深文。莫识奥义。是以楚王修仁洁之祠。孝桓建华盖之祭。法相未融。唯神之而已。至魏武英鉴书述妙化。孙权雄略造立塔寺。晋武之初机缘渐深。耆域耀神通之迹。竺护集法宝之藏。所以百辟搢绅。洗心以进德。万邦黎献。刻意而迁善。暨晋明睿悟秉一栖神。手画宝像表观乐览。既而安上弘经于山东。什公宣法于关右。精义既敷实相弥照。英才硕智。并验理而伏膺矣。故知法云始于触石。慧水基乎滥觞。教必有渐神化之常限。感应因时非缘如何。故儒术非愚于秦而智于汉。用与不用耳。佛法非浅于汉而深于晋。明与不明耳。是知五经恒善而崇替随运。佛化常炽而通塞在缘。一以此思可无深惑。而执疑莫悟。可为痛悼者六也。夫信顺福基迷谤祸门。而况蒙蒙之徒多不量力。以己所不知而诬先觉之遍知。以其所不见而罔至人之明见。鉴达三世反号邪僻。专拘目前自谓明智。于是迷疑塞胸谤讟盈口。轻议以市重苦。显诽以贾幽罚。言无锱铢之功。虑无毫厘之益。逝川若飞藏山如电。一息不还奄然后世。报随影至悔其可追。夫神化茫茫幽明代运。五道变化于何不足。天宫显验。赵简秦穆之锡是也。鬼道交报。杜伯彭生之见是也。修德福应。殷戊宋景之验是也。多杀祸及。白起程普之证是也。现世幽微备详典籍。来生冥应布在尊经。但缘感理奥因果义微。微难领故略而不陈。前哲所辩关键已正。轻率鄙怀继之于末。虽文匪圭璋而事足鞶鉴。惟恺悌君子自求多福焉。

广弘明集三十卷

## 广弘明集序

自大夏化行布流东渐。怀信开道代有浇淳。斯由情混三坚智昏四照。故使浇薄之党。轻举邪风。淳正之徒。时遭佞辩。所以教移震旦六百余年。独夫震虐三被残屏祸不旋踵。毕顾前良殃咎己形。取笑天下。且夫信为德母智寔圣因肇祖道元终期正果。据斯论理。则内倾八慢之惑。核此求情。则外荡六尘之蔽。萧然累表。非小道之登临。廓尔高升。乃上仁之翔集。然以时经三代。弊五滓之沉沦。识蒙邪正。铨人法之天网。是以内教经纬。立法依以摄机。外俗贤明。垂文论以弘范。昔梁钟山之上定林寺僧祐律师。学统九流义包十谛。情敦慈救志存住法。详括梁晋列辟群英。留心佛理构叙篇什。撰弘明集一部一十四卷。讨颜谢之风规。总周张之门律。辩驳通议。极情理之幽求。穷较性灵。诚智者之高致。备于秘阁广露尘心。然智者不迷迷者非智。故智士兴言。举旨而通标领。迷夫取悟。繁词而启神襟。若夫信解之来谅资神用。契必精爽事袭玄模。故信有三焉。一知。二见。三谓愚也。知谓生知。佩三坚而入正聚。愚谓愚叟。滞四惑而溺欲尘。化不可迁下愚之与上智。中庸见信从善。其若流哉。是以法湮三代。并惟寡学所缠。故得师心独断祸集其计向若披图八藏综文义之成明寻绎九识达情智之迷解者则正信如皎日。五翳虽掩而逾光矣。余博访前叙广综弘明。以为江表五代三宝载兴。君臣士俗情无异。奉是称文国。智籍文开。中原周魏政袭昏明。重老轻佛。信毁交贸。致使工言既申佞幸斯及。时不乏贤。剖心特达脱颖拔萃。亦有人焉。然则昏明互显邪正相师。据像则云泥两分。论情则倚伏交养。是以六术扬于佛代。三张冒于法流。皆大士之权谋。至人之适化也。斯则满愿行三毒之邪见。净名降六欲之魔王。咸开逼引之殊途。各立向背之弘辙。今且据其行事决滞胥徒。喻达蒙泉疏通性海。至如寇谦之构崔浩。祸福皎然。郑蔼之抗周君。成败俄顷。姚安著论。抑道在于儒流。陈琳缀篇。扬释越于朝典。此之讽议涅而不缁。坠在诸条差难综缉。又梁周二武。咸分显晦之仪。宋魏两明同乘弘诱之略。沈休文之慈济。颜之推之归心。词采卓然迥张物表。尝以余景试为举之弊于庸朽综集牢落有汉阴博观沙门继赞成纪顾惟直笔即而述之。命族题篇披图藻镜。至若寻条揣义有悟贤明。孤文片记撮而附列。名曰广弘明集。一部三十卷。有梁所撰。或未讨寻。略随条例铨目历举。庶得程诸未睹广信释纷拟人以伦。固非虚托。如有隐括。览者详焉。

在缘从其化者言行攸别) 法义篇第四(宝乘独运摄度迷津得其趣者心照遐举) 僧行篇第五(绍踪圣种人斯弘道名沾三宝实副一归) 慈恻篇第六(在生所重厚身宝命恕己则怜慈为觉本) 诫功篇第七(情寄惩约纵则憍陵欲阶圣捡匪斯不振) 启福篇第八(福号乐门日用斯贵准酌乘时行而不着) 灭罪篇第九(罪为摧折起必快心覆水难收悔往相习) 统归篇第十(奉正闲邪据道成德神解既畅陈词咏歌)

## 广弘明集卷第一

### 归正篇序

序曰。夫邪正纠纷愚智繁杂。自非极圣焉能两开。所以欲主天魔犹能变为佛相。况余色有孰可言哉。固知一洲万国一化千王。互兴废立不足论评。是以九十六部。宗上界之天根。二十五谛。讨极计之冥本。皆陈正朔。号三宝于人中。咸称大济。敷四等于天下。又有鲁邦孔氏。导礼乐于九州。楚国李公。开虚玄于五岳。匪称教主。皆述作于先王。赞时体国。各臣吏于机务。斯并衢分限域(谓流沙以东孔老之化及葱河以西异部之所统也)辩御乖张理路天殊。居然自别。何以明其然耶。故西宇大夏。众计立于我神。东华儒道。大略存于身国。孰解妄想流爱缠绵于九居。倒情徙滞。祛除于七识。致令惑网覆心莫知投向。昏波漾目宁辩归依。不可效尤。务须反本。原夫小道大道自古常谈。大圣小圣由来共述。至于亲承面对。曾未觉知。雷同体附相从奔竞。故有克念作圣狂哲互称。即斯为论未契端极。昔皇觉之居舍卫。二十五年。九亿编户逆从太半。素王之在赤县。门学三千。子夏蔑而致疑。颜回独言莫测。以斯论道。又可惑焉。夫以会正名圣。无所不通。根尘无碍于有空。陶冶莫滞于性欲。形不可以相得。挺金姿之四八。心不可以智求。垂不共之二九。斯止一人名佛圣也。故能道济诸有。幽显咸所归依。自余鸿渐。天衢之所未陟。且自方域位殊义非叨僭。若夫天无二日国无二王。惟佛称为大圣。光有万亿天下。故今门学日盛。无国不仰其风。教义聿修。有识皆参其席。彼孔老者名位同俗不异常人。祖述先王自无教训。何得比佛以相抗乎。且据阴阳八杀之略。山川望袟之祠。七众委之若遗。五戒捐而不顾。观此一途。高尚自足投诚。况有圣种贤踪。则为天人师表矣。是知天上天下惟佛为尊。六道四生无非苦者。身心常苦义毕驱驰。不思此怀妄存高大。大而可大则不陷于有为。既履非常固可归于正觉。有斯事类。故敢序之云尔。

广弘明集归正篇第一 梁弘明集归正目录 明僧绍正二教论 谢镇之折夷夏论 朱昭之难夷夏论 朱广之咨夷夏论 释慧通驳夷夏论 释僧敏戎华论 何尚之答宋文佛教 谯王论孔释教(并张答) 唐广弘明集归正篇总

目 子书商太宰问孔子以佛为圣人 老子符子明以佛为师 汉显宗开佛化立本传 后汉书郊祀志 吴主孙权论佛化三宗 宋文帝集朝宰叙佛教 元魏孝明召释老门人述宗 元魏书释老志 南齐江淹遂古篇 北齐颜之推归心篇 梁阮孝绪七录序 北齐王邵齐志明佛教 梁高祖舍事道诏 北齐宣帝废道诏 隋释彦琮通极论。

广弘明集归正篇第一之一

商太宰问孔子圣人。 出列子
子书中以佛为师。 出老子符子
汉法本内传。 未详作者
后汉郊祀本志。 出范晔后汉书
吴主孙权论佛化三宗。 出吴书
宋文集朝宰叙佛教(前集略) 出高僧传
元魏孝明述佛先后。 出魏书

商太宰问孔子圣人一

太宰嚭问孔子曰。夫子圣人欤。对曰。丘也博识强记非圣人也。又问。三王圣人欤。对曰。三王善用智勇。圣非丘所知。又问五帝圣人欤。对曰。五帝善用仁义。圣非丘所知。又问。三皇圣人欤。对曰。三皇善用时。圣非丘所知。太宰大骇曰。然则孰为圣人乎。夫子动容有间曰。丘闻西方有圣者焉。不治而不乱。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荡荡乎人无能名焉。据斯以言。孔子深知佛为大圣也。时缘未升故默而识之。有机故举。然未得昌言其致矣。

子书中佛为老师二

老子西升经云。吾师化游天竺善入泥洹。符子云。老氏之师名释迦文。

余寻终古三五帝皇有事西奔罕闻东逝。故轩辕游华胥之国。王劭云。即天竺也。又陟昆仑之墟。即香山也。老子迹沈扶风。史述于流沙。而道家诸记。皆西升昆丘而上天矣。以事详之。并从于佛国也。故伯益述山海申毒之国。偎人而爱人。郭璞博古者曰。申毒即天毒也。浮图所兴。今闻之说曰。地殷土中物壤琛丽。民博仁智俗高理学。立德厚生何负诸夏。古称爱人之国。世挺贤圣之人。岂虚构哉。

汉显宗开佛化法本传三

传云。明帝永平三年。上梦神人。金身丈六项有日光。寤已问诸臣下。傅毅对诏。有佛出于天竺。乃遣使往求。备获经像及僧二人。帝乃为立佛寺画壁。千乘万骑绕塔三匝。又于南宫清凉台及高阳门上显节陵。所图佛立像并四十二章经。缄于兰台石室。广如前集牟子所显。

传云。时有沙门迦摄摩滕竺法兰。位行难测。志存开化。蔡愔使达请滕东行。不守区域随至[名*隹]阳。晓喻物情崇明信本。帝问滕曰。佛法出世何以化不及此。答曰。迦毗罗卫国者。三千大千世界百亿日月之中心也。三世诸佛皆在彼生。乃至天龙鬼神有愿行者皆生于彼。受佛正化咸得悟道。余处众生无缘感佛。佛不往也。佛虽不往。光明及处。或五百年。或一千年。或一千年外。皆有圣人传佛声教而化导之。广说教义文广故略也。

传云。永平十四年正月一日。五岳诸山道士。朝正之次。自相命曰。天子弃我道法。远求胡教。今因朝集可以表抗之。其表略曰。五岳十八山观太上三洞弟子褚善信等。六百九十人死罪上言。臣闻太上无形无名。无极无上虚无自然。大道出于造化之前。上古同尊百王不易。今陛下道迈义皇德高尧舜。窃承陛下弃本追末求教西域。所事乃是胡神。所说不参华夏。愿陛下恕臣等罪。听与试验。臣等诸山道士。多有彻视远听博通经典。从元皇已来。太上群录太虚符祝。无不综练达其涯极。或策使鬼神。或吞霞饮气。或入火不烧。或履水不溺。或白日升天。或隐形不测。至于方术无所不能。愿得与其比校。一则圣上意安。二则得辩真伪。三则大道有归。四则不乱华俗。臣等若比对不如任听重决。如其有胜乞除虚妄。敕遣尚书令宋庠引入长乐宫。以今月十五日可集白马寺。道士等便置三坛。坛别开二十四门。南岳道士褚善信。华岳道士刘正念。恒岳道士桓文度。岱岳道士焦得心。嵩岳道士吕惠通霍。山天目五台白鹿等十八山道士祁文信等。各赍灵宝真文太上玉诀三元符录等五百九卷。置于西坛茅成子许成子黄子老子等。二十七家子书二百三十五卷置于中坛。馔食奠祀百神置于东坛。帝御行殿在寺南门。佛舍利经像置于道西。十五日斋讫。道士等以柴荻和檀沉香为炬。绕经泣曰。臣等上启太极大道元始天尊众仙百灵。今胡神乱夏人主信邪。正教失踪玄风坠绪。臣等敢置经坛上以火取验。欲使开示蒙心得辩真伪。便纵火焚经。经从火化悉成煨烬。道士等相顾失色大生怖惧。将欲升天隐形者。无力可能。禁[亥*刃]鬼神者。呼策不应各怀愧恧。南岳道士费叔才自憾而死。太傅张衍语褚信曰。卿等所试无验即是虚妄。宜就西来真法。褚信曰。茅成子云。太上者灵宝天尊是也。造化之作谓之太素。斯岂妄乎。衍曰。太素有贵德之名。无言教之称。今子说有言教。即为妄也。信默然。时佛舍利光明五色。直上空中旋环如盖。遍覆大众映蔽日光。摩滕法师踊身

高飞。坐卧空中广现神变。于时天雨宝花在佛僧上。又闻天乐感动人情。大众咸悦叹未曾有。皆绕法兰听说法要。并吐梵音叹佛功德。亦令大众称扬三宝。说善恶业皆有果报。六道三乘诸相不一。又说出家功德其福最高。初立佛寺同梵福量。司空阳城侯刘峻。与诸官人士庶等千余人出家。四岳诸山道士吕惠通等。六百二十人出家。阴夫人王婕妤等。与诸宫人妇女二百三十人出家。便立十寺。七所城外安僧。三所城内安尼。自斯已后广矣。传有五卷。略不备载。有人疑此传近出。本无角力之事。按吴书。明费叔才憾死。故传为实录矣。

后汉书郊祀志四

志曰。佛者汉言觉也。将以觉悟群生也。统其教以修善慈心为主。不杀生类专务清净精进者为沙门。汉言息心剔发去家绝情洗欲。而归于无为也。又以人死精神不灭。随复受形。所行善恶。后生皆有报应。所贵行善以练其精神。练而不已。以至无生。而得为佛也。身长一丈六尺。黄金色项中佩日月光。变化无常。无所不入。故能化通万物而大济群生也。有经书数千卷。以虚无为宗。包罗精粗无所不统。善为宏阔胜大之言。所求在一体之内。所明在视听之表。归依玄微深远难得而测。故王公大人。观生死报应之际。无不懅然自失也。魏书云。其佛经大抵言生生之类。皆因行业而起。有过去当今未来三世也。其修道阶次等级非一。皆缘浅以及深。藉微以为着。率在于积仁顺蠲嗜欲。习虚静而成通照也。云云。

吴主孙权论叙佛道三宗五

孙权赤乌四年。有康居国大承相长子。弃俗出家为沙门。厥名僧会。姓康氏。神仪刚正游化为任。时三国鼎峙。各擅威权。佛法久被中原。未达江表。会欲道被未闻。化行南国。初达建邺营立茅茨。设像行道。吴人初见谓为妖异。有司奏闻。吴主曰。佛有何灵验耶。会曰。佛晦灵迹垂余千载。遗骨舍利应现无方。吴主曰。若得舍利当为立塔。经三七日遂获舍利。五色耀天。剖之逾坚。烧之不然。光明出火。作大莲花。照曜宫殿臣主惊嗟希有瑞也。信情大发。因为造塔。度人立寺。以其所住为佛陀里。又以教法初兴。故名建初寺焉。下敕问尚书令阚泽曰。汉明已来凡有几年。佛教入汉既久。何缘始至江东。泽曰。自汉明永平十年佛法初来至今赤乌四年。则一百七十年矣。初永平十四年。五岳道士与摩滕角力之时。道士不如。南岳道士褚善信费叔才等。在会自憾而死。门徒弟子归葬南岳。不预出家无人流布。后遭汉政陵迟兵戎不息。经今多载始得兴行。又曰。孔丘李老得与佛比对不。泽曰。臣闻鲁孔君者英才诞秀圣德不群。世号素王。制述经典。训奖周道。教化来叶。师儒之风泽闰今古。亦有逸民知许

成子原阳子庄子老子等百家子书。皆修身自玩。放畅山谷纵佚其心。学归澹泊事乖人伦。长幼之节亦非安俗化民之风。至汉景帝以黄子老子义体尤深。改子为经始立道学。敕令朝野悉讽诵之。若以孔老二教比方佛法。远则远矣。所以然者。孔老二教。法天制用。不敢违天。诸佛设教。天法奉行不敢违佛。以此言之。实非比对(今见章醮似俗酒脯棋琴行之)吴主大悦。以泽为太子太傅。云云。

宋文帝集朝宰论佛教六

　　文帝。即宋高祖第三子也。聪睿英博雅称令达。在位三十年。尝以暇日从容而顾问侍中何尚之吏部羊玄保曰。朕少来读经不多。比日弥复无暇。三世因果未辩措怀。而复不敢立异者。正以卿辈时秀率所敬信也。范泰谢灵运常言。六经典文本在济俗为政。必求性灵真奥。岂得不以佛理为指南耶。近见颜延之折达性论。宗炳难白黑论。明佛法汪汪。尤为名理。并足开奖人意。若使率土之滨皆敦此化。则朕坐致太平矣。夫复何事。尚之对曰。悠悠之徒多不信法。以臣庸弊更荷褒拂。非所敢当。至如前代群英。则不负明诏矣。中朝已远。难复尽知。渡江已来。则王导周顗庾亮王蒙谢尚郗超王坦王恭王谧郭文举谢敷戴逵许询及亡高祖兄弟及王元琳昆季范汪孙绰张玄殷觊等。或宰辅之冠盖。或人伦之羽仪。或置情天人之际。或抗迹烟霞之表。并禀志归依措心崇信。其间比对。则兰护开潜深遁崇邃。皆亚迹黄中。或不测之人也。慧远法师尝云。释氏之化无所不可适道固自教源。济俗亦为要务。窃寻此说有契理要。若使家家奉戒。则罪息刑清。陛下所谓坐致太平。诚如圣旨。羊玄保进曰。此谈盖天人之际。岂臣所宜预。窃谓秦楚论强兵之事。孙吴尽吞并之术。将无取于此也。帝曰。此非战国之具。良如卿言。尚之对曰。夫礼隐逸则战士怠。贵仁德则兵气衰。若以孙吴为志。苟在吞噬亦无取尧舜之道。岂惟释教而已哉。帝曰。释门有卿。亦犹孔门之有季路。所谓恶言不入于耳也。自是文帝致意佛经。及见严观诸僧。辄论道义。屡延殿会躬御地筵同僧列饭。时有沙门竺道生者。秀出群品英义独拔。帝重之。尝述生顿悟义。僧等皆设巨难。帝曰。若使逝者可兴。岂为诸君所屈。时愿延之着离识论。帝命严法师辩其同异。往返终日。笑曰。公等今日无愧支许之谈也。云云。

元魏孝明召佛道门人论前后七

　　正光元年。明帝加朝服大赦天下。召佛道二宗门人殿前。斋讫。侍中刘腾宣敕。请法师等与道士论议。以释弟子疑网。时清通观道士姜斌与融觉寺僧昙谟最对论。帝曰。佛与老子同时不。斌曰。老子西入化胡。佛时以充侍者。明是同时。最曰。何以知之。斌曰。案老子

开天经。是以得知。最曰。老子当周何王几年而生。周何王几年西入。斌曰。当周定王即位三年乙卯之岁。于楚国陈郡苦县厉乡曲仁里。九月十四日夜子时生。至周简王四年丁丑岁。事周为守藏吏。简王十三年迁为太史。至敬王元年庚辰岁。年八十五见周德陵迟。与散关令尹喜西入化胡。斯足明矣。最曰。佛以周昭王二十四年四月八日生。穆王五十二年二月十五日灭度。计入涅槃后经三百四十五年。始到定王三年。老子方生。生已年八十五。至敬王元年。凡经四百二十五年。始与尹喜西遁。据此年载悬殊。无乃谬乎。斌曰。若佛生周昭之时。有何文记。最曰。周书异记汉法本内传。并有明文。斌曰。孔子既是制法圣人。当时于佛迥无文记何耶。最曰。仁者识同管窥览不弘远。案孔子有三备卜经。谓天地人也。佛之文言出在中备。仁者早自披究。不有此迷斌曰。孔子圣人。不言而知。何假卜乎。最曰。惟佛是众圣之王。四生之首。达一切含灵前后二际吉凶终始。不假卜观。自余小圣。虽晓未然之理。必藉蓍龟以通灵卦也。侍中尚书令元又宣敕语。道士姜斌论无宗旨。宜下席。又问。开天经何处得来。是谁所说。即遣中书侍郎魏收尚书郎祖莹等。就观取经。帝令议之。太尉丹阳王萧综太傅李寔卫尉许伯桃吏部尚书邢栾散骑常侍温子升等一百七十人。读讫奏云。老子止着五千文。更无言说。臣等所议。姜斌罪当惑众。帝加斌极刑。三藏法师菩提流支苦谏乃止。配徙马邑。

## 广弘明集卷第二

### 归正篇第一之二

元魏书释老志。　　齐著作魏收
高齐书述佛志。　　隋著作王邵

### 魏书释老志(齐著作魏收)

大人有作司牧生民。结绳以往书契所纪。羲轩已还至于三代。坟典之迹为秦所焚。汉采遗籍复若山丘。固使六家七略班马区异。释氏之学闻于前汉武帝。元狩中霍去病获昆邪王及金人率长丈余。帝以为大神。列于甘泉宫。烧香礼拜。此则佛道流通之渐也。及开西域。遣张骞使大夏。还云。身毒天竺国有浮图之教。哀帝元寿中景宪受大月氏王口授浮图经。

后汉明帝梦金人。项有日光飞行殿庭。傅毅始以佛对帝。遣郎中蔡愔博士秦景等。使于天竺写浮图遗范。仍与沙门迦摄摩滕竺法兰还雒阳。又得经四十二章及释迦立像。帝令画工图之。置清凉台及显节陵上。缄经于兰台石室浮图。或言佛陀。声相转也。译云净觉。言灭

秽成明道为圣悟也。凡其经旨。大抵言生生之类皆因行业而起。有过去当今未来。历三世识神常不灭也。凡为善恶必有报应。渐积胜业陶冶粗鄙。经无数劫藻练神明。乃致无生而得佛道也。其间阶次心行等级非一。皆缘浅以至深。藉微而为着。率在于积仁顺蠲嗜欲。习虚静而成通照也。故其始修心则依佛法僧。谓之三归。若君子之三异也。又有五戒。去杀盗淫妄言饮酒。大意与仁义礼信智同。云奉持之则生天人胜处。亏犯则坠鬼畜诸苦。又善恶生处凡有六道焉。

诸服其道者。则剃落须发释累辞家。结师资遵律度相与和居。治心修净行乞以自给。谓之沙门。或曰桑门。亦声相近也。其根业各差。谓之三乘。声闻缘觉及以大乘。取其可乘运以至道为名也。上根者修六度进万行。拯度亿流弥历长远。登觉境而号为佛也。本号释迦文。此译能仁。谓德充道备戡济万物也。降于天竺迦维罗卫国王之子。生于四月八日夜。从母右胁而出。姿相超异者三十二种。天降嘉瑞亦三十二而应之。以二月十五日而入涅槃。此云灭度。或言常乐我净。明无迁谢及诸苦累也。又云。诸佛有二义。一者真实。谓至极之体妙绝拘累。不得以方处期。不可以形量限。有感斯应。体常湛然。二权应者。谓和光六道同尘万类。生灭随时修短应物。形由感生体非实有。权形虽谢真体不迁。但时无妙感。故莫得常见耳。斯则明佛生非实生灭非实灭也。佛既谢往。香木焚尸灵骨分碎。大小如粒。击之不坏。焚亦不燋。而有光明神验。谓之舍利。弟子收奉竭香花致敬慕建宫宇。谓之为塔。犹宗庙也。故时称为塔庙者是矣。于后百年。有王阿育者。以神力分佛舍利。役诸鬼神造八万四千塔。布于世界。皆同日而就。今雒阳彭城姑臧临淄。皆有阿育王寺。盖承其遗迹焉。而影迹爪齿留于天竺。中途来往者。咸言见之。初说教法后皆著录。综核深致无所漏失。故三藏十二部经。如九流之异。统其大归终以三乘为本。后有罗汉菩萨。相继著论赞明经义。以破外道。皆傍诸藏部大义。假立外问而以内法释之。传于中国渐流广矣。汉初沙门皆衣赤布。后乃易以杂色。至于微言隐义。未之详究。有沙门常山卫道安。性聪敏。日诵万余言研求幽旨。慨无师匠。独坐静室十有二年。覃思构精神悟妙赜。以前出经多有舛驳。乃正其乖谬。尔后沙门传法大著中原。

魏先建国出于玄朔。风俗淳一与西域殊绝。故浮图声教未之得闻。及神元与魏晋通聘。文帝在洛阳。昭成在襄国。备究南夏佛法之事。太祖平中山。经郡国见沙门皆致敬。禁军旅无有所犯。有沙门僧朗。与其徒隐于泰山。帝致书以缯素毡罽钵锡为礼。今犹号朗公谷焉。天兴元年下诏曰。夫佛法之兴其来远矣。济益之功冥及存没。神踪遗法信可依凭。其敕有司。于京城建饰容范修整宫舍。令信向之徒有所居止。是岁作五级佛图耆阇崛山及须弥山殿。加以缋饰别构讲堂

禅房及沙门座。莫不严具焉。

太宗践位。亦遵先业。京邑四方建立图像。仍令沙门敷导民俗。皇始中赵郡沙门法果。戒行精至开演法籍。太祖诏征以为沙门统绾摄僧徒。言多允惬供施甚厚。太宗崇敬弥加于前。永兴中前后授以辅国宜城子忠信侯安城公之号。皆固辞。帝常亲幸其居。以门狭小不容舆辇。更广大之。年八十余。太常中卒。帝三临其丧。追赠老寿将军赵胡灵公。初果年四十始为沙门。有子曰猛。诏令袭果所加爵(云云所述沙门等文多不载)

世祖焘即位。亦遵太祖太宗之业。每引高德沙门与共谈论。四月八日舆诸佛像行于广衢。帝亲御门楼临观散花以致礼敬。世祖平赫连昌。得沙门惠始。本张氏。清河人。闻罗什出经。诣长安见之观习禅定。于白渠北。昼则入城听讲。夕还处静三辅。有识者多宗之。刘裕灭姚泓。留子义真镇长安。真及僚佐皆敬重焉。后义真之去长安也。赫连屈局追败之。道俗少长咸见坑戮。惠始身被白刃而体不伤。屈局大怒召始于前。以所佩宝剑自击之。又不能害。乃惧而谢罪。后至京都多所训导。人莫测其迹。世祖重之。每加礼敬。自初习禅至于没世。五十余年。未尝寝卧。跣行泥尘初不污足。色愈鲜白。世号白脚阿练。自知终期斋洁端坐。僧徒满侧。凝泊而绝。停尸十日。容色如一。死十余年开殡改葬。初不倾坏。举世异之。送葬者六千余人。莫不感恸。中书监高允为传颂其德迹。冢上立石精舍。图像焉存。

世祖雅好庄老。讽味晨夕。而富于春秋。锐志武功。虽归宗佛法敬重沙门。而未览经教深求缘报之旨。及得寇谦之道以清静无为有仙化之证。遂信行其术。司徒崔浩奉谦之道。尤不信佛。与帝言数加诽毁。谓虚诞为世费。帝以其辩博颇信之。会盖吴反于杏城。关中骚扰。帝西伐至长安入寺中观焉。沙门饮从官酒。入其便室见有财产弓矢及牧守富人所寄藏物。盖以万计。帝先忿沙门非法。浩时从行。因进其说下诏诛长安沙门。焚破佛像。敕留台下。四方一依长安行事。又诏曰。彼沙门者假西戎虚诞妄生妖[薛/女]。非所以齐一政化布淳德于天下也。自王公已下有私养沙门者。皆送过期不出沙门。身死容者诛一门。时恭宗为太子监国。素敬佛道。频表陈刑杀之滥又非图像之罪。再三帝不许。乃下诏曰。昔后汉荒君。信惑邪伪妄假睡梦。信胡妖鬼以乱天常。自古九州无此也。夸诞大言不本人情。叔季之世。闇君乱主莫不眩焉。由是政教不行。礼义大坏。鬼道炽盛。视王者之法蔑如也。自此已来继代祸乱天罚极行生民死尽。五服之内鞠为丘墟。千里萧条不见人迹。皆由于此。朕承天绪属。当穷运之弊。欲除伪定真。复羲农之政其一切荡除胡神灭其踪迹。庶无谢于风氏矣。自今已后敢有事胡神。及造其形像泥人铜人者门诛。虽言胡神问今胡人若有

若无皆是前代汉人无赖子弟刘元真吕伯强之徒接乞胡之诞言。用老庄之虚假。附而益之。皆非真实。至使王法废而不行。盖大奸之魁也。世有非常之人。能行非常之事。非朕孰能去此历代之伪物。有司宣告。在所诸有佛图形像及胡经皆击破焚除。沙门无少长悉坑之。是岁真君七年三月也。恭宗言虽不用。然犹缓宣诏书。远近豫知各得为计。京邑四方沙门多亡匿而免者。其金银宝像经论。大得秘藏。至于土木寺塔声教所及。皆毕除毁。

集论者曰。帝本戎马之乡。素绝文义之迹。既参军事所往诛殄。惟斯为政余无涉言。故杀史官耻述过也。属崔浩密构莫识佞辩。遂行诛除。时以为一代之快意也。不久疠及。追悔无由。视崔浩若仇仇。淫刑酷毒为天下同笑也。

初浩与寇谦同从。苦与浩争浩不从。谦曰。卿今促年寿灭门户矣。至真君十一年。浩诛备五刑。时年七十。帝颇悔之。然业已行难中修复。恭宗潜欲兴之。未敢言也。时法令宽弛。存信之家奉事沙门。窃法服讲诵者殷矣。至十三年二月因疠而崩。子晃谗死。而孙立焉。

检别传。浩非毁佛法。宗尚天师寇谦之。学仙道也。妻郭氏敬信释典。诵金刚般若。浩取焚之。捐灰于厕。及幽执槛车送于城南。使卫士十人行溲其上。呼声嗷嗷闻于行路。浩曰。斯吾投经之现报也。初浩得肆其佞。诛夷释门。深文加谤昌言下诏。以为妖鬼之大魁也。帝未委之。可谓非常之人。能行非常之事。信矣。浩门既诛。清河崔氏无远近。及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皆浩之亲姻也。尽夷其族。诗云。谗人罔极。交乱四国。验矣。集论者曰。自古三公之加刑者。斯最酷也。岂非恨其饰诈邪佞滥毒仁祠致疠及躬无由自免显戮谗构密悔前[保/言]。克己复礼固难则矣。不自责于闇惑。方乃作虐尤人。终非静过。毕为噬脐者所及。昔龙逄之遭夏桀。比于之剖殷辛。炮烙以树严刑。酒池以悦臣妾。时人岂谓为正化也。纵而饰非褒而唱善。及后南巢被放白旗悬首。无有代者身自当之。国除身丧无所追收。祸不旋踵自贻伊戚。沿斯已后。代代率然禅让之道。魏文开其实录。核于终古。尧舜其犹病诸。故佛经曰。二仪尚殒。国有何常。斯至言也。世祖若能抚躬反问本隶幽都礼义之所不行慈济。由来莫识。不知昔乘何业奄有中原。如何恣此昏凶。行兹傲虐。事不可也。用此自励追悔绝乎。

时有沙门玄高者。空门之秀杰也。通灵感众。道王河西凉平。东归太武信重。为太子晃之师也。晃孝敬自天崇仰佛法。崔寇得幸于帝。恐晃摄政或见危逐。密谗于帝谓有异图可不先虑。帝乃信之。便幽太子于深宫。帝梦其祖父执剑怒曰。太子仁孝忠诚允着。如何信

谗。帝寤集朝臣以述之。诸雄伯曰。太子无事。枉见幽辱。帝又信之。以真君五年正月。下诏曰。朕承祖宗重光之绪。思阐鸿业恢隆万代。武功虽昭而文教未畅。非所以崇太平之治也。今域内安逸百姓富昌。宜定制度为万世之法。夫阴阳有往复。四时有代序。授子任贤安全相付。所以休息疲劳式固长久。古今不易之令典也。可令皇太子嗣理万机总统百揆。更举贤良以备列职。择人授任而黜陟之。其朝士庶民。皆称臣于太子。云云。崔浩又谮云。太子前事实有谋心。但结高公道术。故令先帝降梦。如此物论事迹难明。若不早除必为巨害。帝又纳之。即幽太子死之。又收高于平城南缢之。即宋元嘉二十一年也。尔夜门人莫知其死。忽有光明绕塔入房。有声曰。吾已逝矣。弟子等奔赴尸所。请告遗诀。高蹶然起坐曰。大法应化随缘盛衰。盛衰在迹理恒湛然。但念汝等不久复当如我耳。汝等死后法当复兴。善自修心无令后悔。言已便卧而绝。崔浩谗辞既深。能令父猜其子。乃至幽死。况沙门乎。

太武以真君十三年二月五日崩。太子先已幽死。吴王以九日即位。改元永平。十月一日吴王又崩。帝孙讳浚即位。改元兴安。是为文成帝也。庙号高宗。然佛教远大光明四海。此洲万国无王不奉。魏北虽除南宋弥盛。称为真君明主。不亦惑乎。猜子而信贼臣。孰可悼乎。感疠而自婴祸。斯酷甚乎。民思返政。存立非一。

兴安元年高宗践极。下诏曰。夫为帝王者。必只奉明灵显彰仁道。其能惠着生民济益群品者。虽存往古犹序其风烈。是以春秋嘉崇明之礼。祭典载功施之族。况释教如来功济大千惠流尘境。寻生死者叹其达观。览文义者贵其妙门。助王政之禁律。益仁智之善性。排拨群邪。开演正觉。故前代已来莫不崇尚。亦我国家常所尊事也。世祖太武皇帝。开广边荒德泽遐被。沙门道士善行纯诚。如惠始之伦无远不至。风义相感往往如林。夫山海之深怪物多有。奸淫之俦得容假托。诸寺之中致有凶党。是以先朝因其瑕衅戮其有罪。有司失旨一切禁断。景穆皇帝每为慨然。值军国多事。未遑修复。朕承鸿绪君临万邦。思述先志以隆斯道。今制诸州城郡县。于众居之所。各听建佛图一区。任其财用不制会限。其有好乐道法欲为沙门。不问长幼。出于良家性行素笃。乡里所明者听出家。率大州五十。小州三十人。足以化恶就善播扬道教也。于即天下承风朝不及夕往时所毁图寺。并还修复。佛像经论皆得显出。于时罽宾王种沙门师贤者。东游凉城。又游京下。值罢佛法。权假医术而守道不改。于修复日即为沙门。同辈五人。帝亲为下发。贤为僧统。云云。

兴光元年敕有司。于五级大寺。为太祖已下五帝。铸释迦文像五躯。各长一丈六尺。用赤金二十五万斤。

沙门昙曜帝礼为师。请帝于京西武州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万代。今时见者传云。谷深三十里。东为僧寺。名曰灵岩。西头尼寺。各凿石为龛。容千人。已还者相次栉比。石崖中七里极高峻。佛龛相连余处。时有断续。佛像数量孰测其计。有一道人。年八十。礼像为业。一像一拜至于中龛而死。尸僵伏地。以石封之。今见存焉。莫测时代。在朔州东三百里恒安镇西二十余里。往往来者述之。诚不思议之福事也。

皇兴元年高祖孝文诞载。于恒安北台起永宁寺七级佛图。高三百余尺。基架博敞。为天下第一。又于天宫寺。造释迦文像。高四十三尺。用赤金十万斤黄金六百斤。又构三级石佛图高十丈。榱栋楣楹上下重结。大小皆石。镇固巧密为京华壮观。

延兴元年显祖献文禅位于太子僧盖一名宏。即孝文也。年五岁聪圣玄览。穷神知几。既初践位。显祖移御北苑崇光宫统习玄籍。建鹿野佛图于苑中之西山。去崇光右十里岩房禅室。禅僧居之。

承明元年显祖大上皇崩。造建明寺。尔后建福度僧立寺非一。

太和十六年下诏。每年四月八日七月十五日。听大州一百人为僧尼。中州五十下州二十人。著令以为常准。太和十九年常幸徐州白塔寺。顾诸王侍臣曰。此寺近有名僧嵩法师者。受成实论于罗什。后授渊法师。渊又授登纪二法师。朕每玩成实。可以释人深情。故至此寺。道登雅有义业。高祖眷赏恒侍讲论于禁内。及卒帝悼惜。施帛千匹。说一切僧斋京城七日行道。下诏曰。朕师登法师奄至徂。背痛怛摧恸不能已。已比药治。慎丧未容即赴。便准师义哭诸门外。缁素荣之。西域沙门跋陀者。有深道业。帝所敬重。诏于少室山阴立少林寺。以居之。公给衣供。

二十一年五月诏曰。罗什法师可谓神出五才志入四行者也。今常住寺犹有遗踪。钦悦循迹情深遐迩。可于旧堂所为建三级佛图。又见逼昏虐为道珍躯。既暂同俗礼。应有子胤。可推访以闻当加叙接。先是立监福曹。又改为昭玄。备有官属以断僧务。即如今同文寺崇玄署是也。高祖时知名沙门有道顺慧觉僧意慧纪僧范道辩慧度智诞僧显僧义僧利。并以义行重焉。

有魏孝文圣天子也。五岁受禅十岁服冕。太和十八年迁都于洛。二十年改姓为元氏。文章百篇冠绝终古。初登诏诰假手有司。太和已后并自运笔。前后诸帝不能及之。如僧行篇所下诏也。

世宗即位。下诏曰。缁素既殊法律亦异。故道教彰于互显。禁劝

各有所宜。其僧犯杀人已上罪者。依俗格断。余犯悉付昭玄。以内律僧制判之。

熙平元年诏遣沙门慧生。使西域采经律涉七载。正光三年冬还。所获经论一百七十部。景明初世宗诏大长秋卿。准代京灵岩寺石窟。于洛南伊阙山为高祖文昭皇太后营石窟二所。去地三百一十尺。后以斩山太高费功难就。奏移就下平。去地一百尺。南北一百四十尺。永平中为世宗造石窟一凡三所。从景明元年至正光四年二十四载方成。用功八十万二千三百六十六。

肃宗熙平中于城内起永宁寺。灵太后亲率百僚。表基立刹。塔有九层。高四十余丈。费用不可胜计。景明寺塔亦其亚也。尔后官私寺塔其数甚众。神龟元年司空尚书令任城王澄。奏寺塔渐多坊民居事。略云。如来阐教多约山林。今此僧徒恋眷城市。岂湫隘是经行所宜。浮諠是栖禅之地。当由利引其心莫能自止。且住者既失其真。造者或损其福。乃释氏之糟糠。法门之社鼠。内戒所不容。王典所宜弃矣。奏可。未几天下丧乱。加以河阴之祸。朝士死者复舍其家为寺。禁令不复行焉。兴和二年诏以邺城旧宫为天平寺。世宗已来至武定末。沙门知名者有慧猛慧辩慧深僧暹道银僧献道晞僧深慧光慧颙法荣道长。并见重道俗。自魏有天下至于禅让。佛经流通大集中国。凡四百一十五部。合一千九百一十九卷。正光已后天下多虞。王役尤甚。于是所在编户相从入道。假慕沙门实避调役。猥滥之极。自中国有佛法。未之有也。略计僧尼。二百余万。其寺三万有余。流弊不归一至于此。识者所以太息矣。

道家之原出于老子。其自言也。先天地生以资万类。上处玉京为神王之宗。下在紫微为飞仙之主。千变万化有德不德。随感应物厥迹无常。授轩辕于峨嵋。教帝喾于牧德。大禹闻长生之决。尹喜受道德之旨。至于丹书紫字。升玄飞步之经玉石金光。妙有灵洞之说。不可胜纪。其为教也。咸蠲去邪累澡雪心神。积行树功累德增善。乃至白日升天长生世上。是以秦皇汉武甘心不息。劳心竭事所在追求。终莫之致。退恨于后。故有栾大徐氏之诛。然其道惑人效学非一。灵帝置华盖于濯龙。设坛场而为礼。及张陵受道于鹄鸣。因传天宫章本千有二百。弟子相授其事大行。斋祠跪拜各有成法。于是三元九府百二十官。一切诸神咸所统摄。又称劫数颇窃佛经。及其劫终。称天地俱坏。其书多有禁秘。非其徒不得辄观。至于化金销玉行符敕水奇方妙术万等千条。上云羽化飞天。次称消灾灭祸。故好异者往往而尊事之。初文帝入宾于晋。从者云。登仙伊阙。太祖好老子之言。诵咏不倦。天兴中仪曹郎董谧。上服食仙经数十篇。乃置仙人博士。立仙坊煮练百药。封西山以供其薪蒸。令死罪者服之。多死无验。太祖犹特

修焉。太医周澹苦其煎采之役。欲废其事。阴令妻货仙人博士张曜妾得曜隐罪。曜惧死。因请自辟谷。太祖许之。给曜资用。为造静堂于苑中。给洒扫民二家。而练药之官仍为不息。久之太祖意少懈乃止。

世祖时道士寇谦之字辅真。南雍州刺史赞之弟也。早好仙道修张鲁之术。服食饵药历年无效。有仙人成公兴。备作谦家。后谦之算七曜。惘然不了。兴曰。何为不释。谦之曰。我学算累年。延算周体不合。兴令依言布之。俄尔便决。谦叹伏欲师事。兴固辞求为谦之弟子。未几兴入华山居石室。兴采药与谦服。不复饥。又共入嵩高山石室曰当有人将药来。得但食莫疑。寻有人将药至。皆是毒蛊臭物。谦之惧走。兴还具问。便叹息曰。先生未仙。止可为帝王师耳。兴事谦七年。便曰。不得久留。明中应去。至期果卒。见两童子一持法服一持锡杖及钵至兴尸所。兴欻然而起。着衣持钵执杖而去。

谦之守志嵩岳。以神瑞二年十月。遇大神乘云驾龙导从百灵集于山顶。称太上老君。谓谦之曰。自天师张陵去世已来。地上旷职。上谷寇谦之文身直理。吾故授汝天师之位。赐汝云中新科二十卷。自开辟已来不传于世汝宣吾新科清整道教除去三张伪法租米钱税及男女合气之术。大道清虚宁有斯事。专以礼度为首。加之以服食闭练。使玉女九疑十二人授谦导引口诀。遂得辟谷气盛。颜色鲜丽。弟子十余人。皆得其术。

太常八年十月有牧土上师李普文。来嵩岳云。老君之玄孙也。昔居代郡桑干。汉武时得道为牧土宫主。领治三十六土人鬼之政。地方十八万里。其中为方万里者。有三百六十方。遣弟子云。嵩岳所统广汉方万里以授谦之。作诰云云。

录图六十卷。真经付汝。辅佐北方泰平真君出天宫静轮之法。能兴造克就则超登真仙矣。

又云。地上生民末劫垂及。行教甚难。男女立坛宇朝夕礼拜云云。

又云。二仪之间有三十六天。天别三十六宫。宫有一主。其赤松王乔韩终张安世刘根张陵。近世仙者。并为翼从。命谦之与群仙为友。

又云。佛者昔于西胡得道。在三十二天为延真宫主。勇猛苦教。故其弟子皆髡形染衣。断绝人道。天上衣服悉然。始光年中初奉其书。献之世祖。乃令谦之止于张曜辟谷之所供其食物。朝野闻之若存若亡。未全信也。崔浩独异其言。因师事之。受其法术。上疏赞明其

事曰。臣闻圣王受命则有天应。而河洛图书。寄言于虫兽之文。未若今日人神接对手笔。粲然辞旨深妙。自古无此。昔汉高英圣。四皓犹或耻之。不为屈节。今清德隐仙。不召自至。斯诚陛下侔踪轩黄应天之符也。岂可以世俗常谈而忽上灵之命。臣窃惧之。世祖欣然(时年九岁)乃使谒者奉玉帛牲牢祭嵩岳。迎致其余弟子在山中者。于是崇奉天师。立道坛显扬新法。布告天下道业大行。浩事天师甚谨拜礼。人或讥之。

于时中岳道士三十余人。至起天师道场京之东南。重坛五层。依新经制度。给道士百二十人衣食。斋肃祈请六时。月设厨会数千人。

谦之奏曰。陛下以真君御世。建静轮天宫。开古未有。应登受符书以彰圣德。世祖从之。至道坛受符录。备法驾旗帜尽青。以从道家之色也。自后诸帝即位皆如之。恭宗见谦之奏造静轮天宫必令高不闻鸡犬声与上天神交接。功役万计经年不成。乃言于世祖曰。人天道殊卑高定分。今谦之欲要以无成之期说不然之事。财力费损百姓疲劳。无乃不可乎。必如其言。未若因东山万仞之崖为功差易。帝深然之。但为崔浩赞成难违其意。沉吟久之曰。吾亦知其无成事。既尔何惜五三百功。真君九年谦之卒。葬以道士之礼。诸弟子以为尸解变化而去。静轮天宫竟不成便止。

时京兆韦文秀隐中岳。世祖征问方士金丹事。对曰。神通幽昧变化难测。可以闇遇。难以预期。臣昔受于先师。未之为也。世祖重其豪族温雅。遣与尚书崔赜诣王屋山。合丹竟不成。

时方士至者。前后数十人。历出名行。河东祁纤好相人。世祖贤之。拜纤上大夫。

颖阳绛略闻喜吴劭导引养精。年百余岁神气不衰。恒农阎平仙博览百家不能达意。然辞对可录。帝授宫固辞。扶风鲁祈遭赫连虐。避地寒山教授数百人。好方术少嗜欲。

河东罗崇之饵松脂不食五谷。云受道中条山。有穴通昆仑蓬莱。得见仙人往来。帝令还乡立坛祈请。诏河东给所须。崇入穴百步。遂穷召还。有司以诬罔不道。奏罪之。世祖赦之。以开待贤之意。

东莱王道翼隐韩信山四十余年。断粟食麦通经章符录不交时俗。显祖令青州刺史召赴都。仍守本操。遂令僧曹给衣食终身。太和十五年。诏曰。夫至道无形虚寂为主。自有汉已后置立坛祠。先朝以其至顺可归。为立寺宇。昔京城之内居舍尚希。今者里宅栉比人神猥凑。非所以只崇至法清敬神道。可移于都南桑干之阴岳山之阳。永置其所

给户五十。以供斋祀之用。仍名为崇虚寺。可召诸州隐士。员满九十人。迁洛移邺。踵如故事。其道坛在南郊。方二百步。以正月七日九月七日十月五日。坛主道士歌人一百六十人以行拜祠之礼。诸道士罕能精至。又无才术可高。武定六年有司执罢之。河东张远游河间赵静通等齐文襄王。别置馆京师。重其道术而礼接焉。

余检天师寇谦之叙陈太上老君所言。同夫蓬莱之居海下。昆仑之飞浮天上也。

又云。三十六土万里。为方三百六十等。何异张角之三十六方乎。案后汉皇甫嵩传云。钜鹿张角自称大贤郎。师奉事黄老。行张陵之术。用符水咒法。以治百病。遣弟子八人使于四方行化道法。转相诳惑。十余年间众数十万。自青徐幽冀荆杨兖豫八州之民莫不必应。遂置三十六方。方犹将军之号也。大方万余人。小方六千人。讹言苍天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土书京邑寺门。作甲子字。中平元年三月五日内外俱起。皆着道士黄服戴黄巾。或杀人祠天。于时贼徒数十万众。初起颍川作乱天下。并为皇甫嵩讨灭。余熸不灭。今犹服之。

### 齐书述佛志(著作王劭)

劭曰。释氏非管窥所及。率尔妄言之。又引列御寇书。述商太宰问孔子圣人事。又黄帝梦游华胥氏之国。华胥氏之国。在佛神游而已。此之所言仿佛于佛。石符姚世经译遂广。盖欲柔伏人心。故多寓言以方便。不知是何神怪浩荡之甚乎。其说人身善恶世事因缘。以慈悲喜舍常乐我净。书辩至精明如日月。非正觉孰能证之。凡在顺首莫不归命。达人则慎其身口修其慧定。平等解脱究竟菩提。及僻者为之不能通理。徒务费竭财力功利烦浊。犹六经皆有所失。未之深也已矣。

## 广弘明集卷第三

### 归正篇第一之三

遂古篇　梁侍中江淹 归心篇　北齐光录颜之推 七录序　梁处士阮孝绪。

### 遂古篇(梁侍中江淹)

仆尝为造化篇。以学古制令。触类而广之。复有此文。兼象天问。以游思云尔。

闻之遂古大火然兮。水亦溟涬无涯边兮。女娲练石补苍天兮。共工所触不周山兮。河洛交战宁深渊兮。黄炎共斗涿鹿。川兮女妓九子为民先兮。蚩尤铸兵几千年兮十日并出尧之间兮。羿乃毙日事岂然兮。常蛾奔月谁所传兮。丰隆骑云为灵仙兮。夏开乘龙何因缘兮。傅说托星安得宣兮。夸父邓林义亦艰兮。寻木千里乌易论兮。穆王周流往复旋兮。河宗王母可与言兮。青鸟所解露诚亶兮。五色玉石出西偏兮。昆仑之墟海北间兮。去彼宗周万二千兮。山经古书乱编篇兮。郭释有两未精坚兮。上有刚气道家言兮。日月五星皆虚悬兮。倒景去地出云烟兮。九地之下如有天兮。土伯九约宁若先兮。西方蓐收司金门兮。北极禺强为常存兮。帝之二女游湘沅兮。霄明烛光尚焜煌兮。太一司命鬼之元兮。山鬼国殇为游魂兮。迦维罗卫道最尊兮。黄金之身谁能原兮。恒星不见颇可论兮。其说彬炳多圣言兮。六合之内理常浑兮。幽明诡怪令智惛兮。河图洛书为信然兮。孔甲豢龙古共传兮。禹时防风处隅山兮。春秋长狄生何边兮。临洮所见又何缘兮。蓬莱之水浅于前兮。东海之波为桑田兮。山崩邑沦宁几千兮。石生土长必积年兮。汉凿昆明灰炭全兮。魏开济渠螺[虫*半]坚兮。白日再中谁使然兮。北斗不见藏何间兮。建章凤阙神光连兮。未央钟[虎-儿＋兵]生花鲜兮。铜为兵器秦之前。兮丈夫衣彩六国先。兮周时女子出世间。兮班君丝履游太山。兮人鬼之际有隐沦兮。四海之外孰方圆兮。沃沮肃慎东北边兮。长臂两面亦乘船兮。东南倭国皆文身兮。其外黑齿次裸民兮。侏儒三尺并为邻兮。西北丁零又乌孙兮。车师月支种类繁兮。马蹄之国。若腾奔兮。西南乌弋及罽宾兮。天竺于阗。皆胡人兮。条支安息西海漘兮。人迹所极至大秦兮。珊瑚明珠铜金银兮。琉璃马脑来杂陈兮。车渠水精莫非真兮。雄黄雌石出山垠兮。青白莲花被水滨兮。宫殿楼观并七珍兮。穷陆溟海又有民兮。长股深目岂君臣兮。丈夫女子及三身兮。结胸反舌一臂人兮。跂踵交胫与羽民兮。不死之国皆何因兮。茫茫造化理难循兮。圣者不测况庸伦兮。笔墨之暇为此文兮。薄暮雷电聊以忘忧。又示君兮。

梁典云。江淹位登金紫。初淹年六岁。能属文为诗。最长有远识爱奇尚。年二十以五经授宋诸王。待以客礼。初年十三而孤贫。采薪养母以孝闻。及梁朝六迁侍中。梦郭璞索五色笔淹与之。自是为文不工。人谓其才尽。然以不得志故也。有集十卷。深信天竺缘果之文。余检其行事与传同焉。缀述佛理。不多录其别篇。知明贤之雅志耳。

家训归心篇(北齐光禄颜之推)

三世之事信而有征。家业归心勿轻慢也。其间妙旨具诸经论。不复于此少能赞述。但惧汝曹犹未牢固。略重劝诱耳。

原夫四尘五阴剖析形有。六舟三驾运载群生。万行归空千门入善。辩才智慧。岂徒七经百氏之博哉。明非尧舜周孔老庄之所及也。内外两教本为一体。渐极为异深浅不同。内典初门设五种之禁。与外书(仁义礼智信)五常符同。仁者不杀之禁也。义者不盗之禁也。礼者不邪之禁也。智者不酒之禁也。信者不妄之禁也。至如畋狩军旅宴飨刑罚。因民之性不可卒除。就为之节使不淫滥耳。归周孔而背释宗。何其迷也。

俗之谤者大抵有五。其一以世界外事及神化无方。为迂诞也。其二以吉凶[示*(乃@吉)]福或未报应。为欺诳也。其三以僧尼行业多不精纯。为奸慝也。其四以縻费金宝减耗课役。为损国也。其五以纵有因缘而报善恶。安能辛苦今日之甲。利益后世之乙乎乙乎。为异人也。今并释之于下云。

释一曰夫遥大之物。宁可度量。今人所知莫若天地。天为精气。日为阳精。月为阴精。星为万物之精。儒家所安也。星有坠落。乃为石矣。精若是石。不可有光性。又质重。何所系属。一星之径大者百里。一宿首尾相去数万百里之物数万相连。阔狭纵斜常不盈缩。又星与日月光色同耳。但以大小为其等差。然而日月又当石耶。石既牢密。乌兔焉容石在气中。岂能独运日月星辰。若皆是气。气体轻浮。当与天合往来环转。不得偕违。其间迟疾理宁一等。何故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各有度数移动不均。宁当气堕忽变为石。地既滓浊。法应沉厚。凿土得泉。乃浮水上积水之下。复有何物。江河百谷从何处生。东流到海何为不溢。归塘尾闾渫何所到。沃焦之石何气所然。潮汐去还谁所节度。天汉悬指那不散落。水性就下何故上腾。天地初开便有星宿。九州未划列国未分。剪疆区野若为躔次。封建以来谁所制割。国有增减星无进退。灾祥祸福就中不差。悬象之大列星之伙。何为分野止系中国。昴为旄头。匈奴之次西胡东夷雕题交趾。独弃之乎。以此而求。迄无了者。岂得以人事寻常抑必宇宙之外乎。

凡人所信惟耳与目。自此之外咸致疑焉。儒家说天。自有数义。或浑或盖乍穹乍安。斗极所周筦维所属。若所亲见不容不同。若所测量宁足依据。何故信凡人之臆说。疑大圣之妙旨。而欲必无恒沙世界微尘数劫乎。而邹衍亦有九州之谈。由中人不信有鱼大如木。海上人不信有木大如鱼。汉武不信弦胶。魏文不信火布。胡人见锦不信有虫食树吐丝所成。昔在江南不信有千人毡帐。及来河北不信有二万石船。皆实验也。世有咒师及诸幻术。犹能履火蹈刃种瓜移井。倏忽之间千变万化。人力所为尚能如此。何妨神通感应不可思量千里宝幢百

由旬座化成净土踊出妙塔乎。

释二曰。夫信谤之兴。有如影响。耳闻眼见其事已多。或乃精诚不深业缘未感。时傥差简终难获报耳。善恶之行祸福所归。九流百氏皆同此论。岂独释典为虚妄乎。项托颜回之短折。伯夷原宪之冻餧。盗跖庄蹻之福寿。齐景桓魋之富强。若引之先业。冀以后生更为实耳。如以行善而偶钟祸报。为恶而傥值福征。便可怨尤即为欺诡。则亦尧舜之云虚。周孔之不实也。又安所依信而立身乎。

释三曰。开辟已来不善人多而善人少。何由恚责其精洁乎。见有名僧高行。弃而不说。若睹凡猥流俗。便生非毁。且学者之不勤。岂教者之为过。俗僧之学经律。何异士人之学诗礼。诗礼之教格朝廷之士。略无全行者。经律之禁格出家之辈。而独责无犯哉。且阙行之臣犹求禄位。毁禁之侣何惭供养乎。其于戒行自当有犯。一被法服已堕僧数。岁中所计斋讲诵持。比诸白衣犹不啻山海也。

释四曰。内教多途。出家自是其一法耳。若能诚孝在心。仁惠为本。须达流水不必剔落髦发。岂令罄井田而起塔庙。穷编户以为僧尼也。皆由为政不能节之。遂使非法之寺妨民稼穑。无业之僧空国赋算。非大觉之本旨也。抑又论之。求道者身计也。惜费者国谋也。身计国谋不可两遂。诚臣徇主而弃亲。孝子安家而忘国。各有行也。儒有不屈王侯高尚其事。隐有让王辞相避世山林。安可计其赋役以为罪人也。若能皆化黔首悉入道场。如妙乐之世儴佉之国。则有自然粳米无尽宝藏。安求田蚕之利乎。

释五曰。形体虽死精神犹存。人生在世。望于后身。似不连属。及其殁后则与前身犹老少朝夕耳。世有魂神示见梦想。或降僮妾。或感妻孥。求索饮食征须福祐。亦为不少矣。今人贫贱疾苦。莫不怨尤。前世不修功德。以此而论可不为之作地乎。夫有子孙自是天地间一苍生耳。何预身事而乃爱护遗以基址。况于己之神爽顿欲弃之乎。故两疏得其一隅。累代咏而弥光矣。

凡夫曚蔽不见未来。故言彼生与今生非一体耳。若有天眼鉴其念念随灭生生不断。岂可不怖畏耶。又君子处世。贵能克己复礼济时益物。治家者欲一家之庆。治国者欲一国之良。仆妾臣民与身竟何亲也。而为其勤苦修德乎。亦是尧舜周孔虚失愉乐。一人修道济度几许苍生。免脱几身罪累。幸熟思之。

人生居世。须顾俗计树立门户。不得悉弃妻子一皆出家。但当兼修行业留心读诵。以为来世资粮。人身难得。勿虚过也。

七录序(梁处士阮孝绪)

日月贞明。匪光景不能垂照。嵩华载育。非风云无以悬感。大圣挺生应期命世。所以匡济风俗矫正彝伦。非夫丘索坟典诗书礼乐。何以成穆穆之功致荡荡之化也哉。故鸿荒道丧。帝昊兴其爻画。结绳义隐。皇颉肇其文字。自斯以往沿袭异宜。功成治定各有方册。正宗既殄乐崩礼坏。先圣之法有若缀旒。故仲尼叹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逮也。而有志焉。夫有志以为。古文犹好也。故自卫反鲁。始立素王。于是删诗书定礼乐。列五始于春秋。兴十翼于易道。夫子既亡微言殆绝。七十并丧大义遂乖。逮乎战国俗殊政异。百家竞起九流互作。嬴正疾之。故有坑焚之祸。至汉惠四年。始除挟书之律。其后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开献书之路。置写书之官。至孝成之世。颇有亡逸。乃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光禄大夫刘向及子伋歆等。仇校篇籍。每一篇已辄录而奏之。会向亡哀。帝使歆嗣其前业。乃徙温室中书于天禄阁上。歆遂总括群篇。奏其七略。及后汉兰台。犹为书部。又于东观及仁寿闼。撰集新记。校书郎班固傅毅并典秘籍。固乃因七略之辞。为汉书艺文志。其后有著述者。袁山松亦录在其书。魏晋之世文籍逾广。皆藏在秘书中外三阁。魏秘书朗郑默删定旧文。时之论者谓为朱紫有别。晋领秘书监荀勖。因魏中经更着新薄。虽分为十有余卷。而总以四部别之。惠怀之乱。其书略尽江左草创十不一存。后虽鸠集。淆乱以甚。及著作佐郎李充始加删正。因荀勖旧簿四部之法。而换其乙丙之书。没略众篇之名。总以甲乙为次。自时厥后世相祖述。宋秘书监谢灵运丞王俭齐秘书丞王亮监谢朏等。并有新进。更撰目录为七志。其中朝遗书收集稍广。然所亡者犹太半焉。齐末兵火延及秘阁。有梁之初缺亡甚众。爰命秘书监任昉躬加部集。又于文德殿内别藏众书。使学士刘孝标等重加[按-女+(火/又)]进。乃分数术之文。更为一部。使奉朝请祖暅撰其名录。其尚书阁内别藏经史杂书。华林园又集释氏经论。自江左篇章之盛。未有踰于当今者也。孝绪少爱坟籍。长而弗倦。卧病闲居傍无尘杂。晨光才启缃囊已散。宵漏既分录帙方掩。犹不能穷究流略探尽秘奥。每披录内省多有缺然。其遗隐记颇好搜集。凡自宋齐以来王公搢绅之馆。苟蓄聚坟籍。必思致其名簿。凡在所遇若见若闻。校之官目多所遗漏。遂总集众家。更为新录。其方内经记至于术技。合为五录。谓之内篇。方外佛道各为一录。谓之外篇。凡为录有七。故名七录。昔司马子长记数千年事。先哲愍其勤。虽复称为良史。犹有捃拾之责。况总括群书四万余卷。皆讨论研核标判宗旨。才愧疏通学惭博达。靡班嗣之赐书。微黄香之东观。傥欲寻检内寡卷轴。如有疑滞傍无沃启。其为纰谬。不亦多乎。将恐后之罪子者。岂不在于斯录。如有刊正。请俟君子。昔刘向校书。辄为一录。论其指归辩其讹谬。随竟奏上。皆载在本书。时又别集众录。谓之别录。即

今之别录是也。子歆探其指要。着为七略。其一篇即六篇之总最。故以撮略为名。次六艺略。次诸子略。次诗赋略。次兵书略。次数术略。次方技略。王俭七志改六艺为经典。次诸子。次诗赋为文翰。次兵为军书。次数术为阴阳。次方技为术艺。以向歆虽云七略。实有六条。故立图谱一志。以全七限。其外又条七略及汉艺文志中经簿所阙之书。并方外之经。佛经道经各为一录虽继七志之后。而不在其数。今所撰七录斟酌王刘。王以六艺之称不足。标榜经目改为经典。今则从之。故序经典录为内篇第一。刘王并以众史合于春秋。刘氏之世史书甚寡。附见春秋诚得其例。今众家记传倍于经典。犹从此志。实为繁芜。且七略诗赋不从六艺诸部。盖由其书既多。所以别为一略。今依拟斯例分出众史。序记传录为内篇第二。诸子之称。刘王并同。又刘有兵书略。王以兵字浅薄军言深广。故改兵为军。窃谓古有兵革兵戎治兵用兵之言。斯则武事之总名也。所以还改军从兵。兵书既少。不足别录。今附于子总以子兵为称。故序子兵录为内篇第三。王以诗赋之名不兼余制。故改为文翰。窃以倾世文词。总谓之集。变翰为集。于名尤显。故序文集录为内篇第四。王以数术之称有繁杂之嫌。改为阴阳。方技之言事无典据。又改为艺术。窃以阴阳偏有所系。不如数术之该通。术艺则滥六艺与数术。不逮方技之要显。故还依刘氏各守本名。但房中神仙既入仙道。医经经方不足别创。故合术技之称以名一录为内篇第五。王氏图谱一志刘略所无。刘数术中虽有。历谱而与今谱有异。窃以图画之篇。宜从所图为部。故随其名题各附本录谱。既注记之类。宜与史体相参。故载于记传之末。自斯以上皆内篇也。

　　释氏之教实被中土。讲说讽味方轨孔籍。王氏虽载于篇。而不在志限。即理求事未是所安。故序佛法。录为外篇第一。仙道之书。由来尚矣。刘氏神仙陈于方技之末。王氏道经书于七志之外。今合序仙道。录为外篇第二。王既先道而后佛。今则先佛而后道。盖所宗有不同。亦由其教有浅深也。凡内外二篇合为七录。天下之遗书秘记。庶几穷于是矣。

　　有梁普通四年。岁惟单阏仲春十有七日。于建康禁中里宅。始述此书。通人平原刘杳。从余游。因说其事。杳有志。积久未获操笔。闻余已先着鞭。欣然会意。凡所抄集。尽以相与广其闻见。实有力焉。斯亦康成之于传释。尽归子顺之书也。

　　古今书最 七略书三十八种六百三家一万三千二百一十九卷　五百七十二家亡　三十一家存 汉书艺文志书三十八种五百九十六家一万三千三百六十九卷　五百五十二家亡　四十四家存　袁山松后汉艺文志书　八十七家亡 晋中经簿四部书一千八百八十五部二万九百三十五

卷　其中十六卷佛经书簿少二卷不详所载多少一千一百一十九部亡七百六十六部存 晋元帝书目四部三百五帙三千一十四卷 晋义熙四年秘阁四部目录 宋元嘉八年秘阁四部目录一千五百六十四帙一万四千五百八十二卷(五十五帙四百三十八卷佛经也) 宋元徽元年秘阁四部书目录二千二十帙一万五千七十四卷 齐永明元年秘阁四部目录五千新足合二千三百三十二帙一万八千一十卷 梁天鉴四年文德正御四部及术数书目录合二千九百六十八帙二万三千一百六卷(秘书丞殷钧撰秘阁四部书少于文德书故不录其数也) 新集七录内外篇图书凡五十五部六千二百八十八种八千五百四十七帙四万四千五百二十六卷(六千七十八种八千二百八十四帙四万三千六百二十四卷经书二百三种二百六十三帙八百七十九卷图符) 内篇五录四十六部三千四百五十三种五千四百九十三帙三万七千九百八十三卷(三千三百一十八种五千二百六帙三万七千一百八卷经书一百三十五种一百八十七帙七百七十五卷图也) 外篇二录九部二千八百三十五种三千五十四帙六千五百三十八卷(二千七百五十九种二千九百七十八帙六千四百三十四卷经书七十八帙一百四卷符) 七录目录 经典录　内篇一 易部本四种九十六帙五百九十卷 尚书部二十七种二十八帙一百九十卷 诗部五十二种六十一帙三百九十八卷 礼部一百四十种二百一十一帙一千五百七十卷 乐部五种五帙二十五卷 春秋部一百一十一种一百三十九帙一千一百五十三卷 论语部五十一种五十二帙四百一十六卷 孝经部五十九种五十九帙一百四十四卷 小学部七十二种七十二帙三百一十三卷。

右九部五百九十一种七百一十帙四千七百一卷 记传录　内篇二 国史部二百一十六种五百九帙四千五百九十六卷 注历部五十九种一百六十七帙一千二百二十一卷 旧事部八十七种一百二十七帙一千三十八卷 职官部八十一种一百四帙八百一卷 仪典部八十种二百五十帙二千二百五十六卷 法制部四十七种九十五帙八百八十六卷 伪史部二十六种二十七帙一百六十一卷 杂传部二百四十一种二百八十九帙一千四百四十六卷 鬼神部二十九种三十四帙二百五卷 土地部七十三种一百七十一帙八百六十九卷 谱状部四十三种四百二十三帙一千六十四卷 簿录部三十六种六十二帙三百四十八卷。

右十二部一千二十种二千二百四十八帙一万四千八百八十八卷 子兵录　内篇三 儒部六十六种七十五帙六百三十卷 道部六十九种七十六帙四百三十一卷 阴阳部一种一帙一卷 法部十三种十五帙一百一十八卷 名部九种九帙二十三卷 墨部四种四帙一十卷 纵横部二种二帙五卷 杂部五十七种二百九十七帙二千三百三十八卷 农部一种一帙三卷 小说部十种十二帙六十三卷 兵部五十八种六十一帙二百四十五卷。

右一十一部二百九十种五百五十帙三千八百九十四卷 文集录　内

篇四 楚辞部五种五帙二十七卷 别集部七百六十八种八百五十八帙六千四百九十七卷 总集部十六种六十四帙六百四十九卷 杂文部二百七十三种四百五十一帙三千五百八十七卷。

右四部一千四十二种一千三百七十五帙一万七百五十五卷 术技录　内篇五 天文部四十九种六十七帙五百二十八卷 纬谶部三十二种四十七帙二百五十四卷 历算部五十种五十帙二百一十九卷 五行部八十四种九十三帙六百一十五卷 卜筮部五十种六十帙三百九十卷 杂占部十七种十七帙四十五卷 刑法部四十七种六十一帙三百七卷 医经部八种八帙五十卷 经方部一百四十种一百八十帙千二百五十九卷 杂艺部十五种十八帙六十六卷。

右十部五百五种六百六帙三千七百三十六卷 佛法录三卷　外篇一戒律部七十一种八十八帙三百三十九卷 禅定部一百四种一百八帙一百七十六卷 智慧部二千七十七种二千一百九十帙三千六百七十七卷 疑似部四十六种四十六帙六十卷 论记部一百一十二种一百六十四帙一千一百五十八卷。

右五部二千四百一十种二千五百九十五帙五千四百卷 仙道录　外篇二 经戒部二百九十种三百一十八帙八百二十八卷 服饵部四十八种五十二帙一百六十七卷 房中部十三种十三帙三十八卷 符图部七十种七十六帙一百三卷。

右四部四百二十五种四百五十九帙一千一百三十八卷 文字集略一帙三卷　序录一卷 正史删繁十四帙一百三十五卷序录一卷 高隐传一帙十卷序例一卷 古今世代录一帙七卷 七录一帙一十一卷 杂文一帙十卷 声纬一帙十卷。

右七种二十一帙一百八十一卷阮孝绪撰不足编诸前录而载于此。

孝绪陈留人。宋中领军歆之曾孙。祖慧真临贺太守。父彦太尉从事中郎。孝绪年十三。略通五经大义。随父为湘州行事。不书南纸以成父之清。年十六丁艰终丧。不服绵纩。虽蔬食有味即吐之。在钟山听讲。母王氏忽有疾。孝绪于讲座心惊而反。合药须生人蓡。自采于钟山高岭。经日不值。忽有鹿在前行。心怪之至鹿息处。果有人蓡。母疾即愈。齐尚书令王晏通家权贵。来候之。传呼甚宠。孝绪恶之。穿篱而遁。晏有所遗拒而不纳。尝食酱而美。问之乃王家所送。遂命覆醢。及晏被诛。以非党获免。常以鹿林为精舍。环以林池杜绝交好。少得见者。御史中丞任昉欲造之而不敢。进睨鹿林。谓其兄履曰。其室则迩。其人甚远。太中大夫殷芸赠以诗。任昉止之曰。趣舍苟异何用相干。于是朝贵绝于造请。惟与裴贞子为交(贞子即子野之

谥)天监十二年。秘书监傅昭荐焉并不到。天子以为苟立虚名以要显誉。自是不复征聘。故何胤孝绪并得遂其高志。南平元襄谓履曰。昔君大父举不以来游取累。贤弟独执其志何也。孝绪曰。若麏麚尽可骖驭。何以异夫騄骥哉。王作二閽及性情义。并以示之。请为润色。世祖着忠臣传。集释氏碑铭。丹阳尹录妍神记。并先简居士。然后施行。鄱阳忠烈王孝绪姊夫也。王及诸子岁时致馈。一无所受。尝自筮死期云。与刘著作同年。是秋刘杳卒。孝绪睨曰。吾其几何。数旬果亡。年五十八。皇太子遣使吊祭。赗赠甚渥。子恕追述先志固辞不受。门人谥曰文贞处士。

孝绪博极群书。无一不善。精力强记学者所宗。着七录削繁等诸书一百八十一卷。并行于世。编次佛道。以为方外之篇。起于此矣。

# 广弘明集卷第四

## 归正篇第一之四



### 舍事李老道法诏(梁武)

梁高祖武皇帝。年三十四登位。在政四十九年。虽亿兆务殷而卷不释手。内经外典罔不厝怀。皆为训解数千余卷。而俭约自节。罗绮不缘。寝处虚闲。昼夜无怠。致有布被莞席草屦葛巾。初临大宝即备斯事。日惟一食永绝辛膻。自有帝王罕能及此。旧事老子宗尚符图。穷讨根源有同妄作。帝乃躬运神笔下诏舍道。文曰。维天鉴三年四月八日。梁国皇帝兰陵萧衍稽首和南。十方诸佛十方尊法十方圣僧。伏见经云。发菩提心者即是佛心。其余诸善不得为喻。能使众生出三界之苦门。入无为之胜路。故如来漏尽智凝成觉。至道通机德圆取圣。发慧炬以照迷。镜法流以澄垢。启瑞迹于天中。烁灵仪于像外。度群迷于欲海。引含识于涅槃。登常乐之高山。出爱河之深际。言乖四句语绝百非。应迹娑婆王宫诞相。步三界而为尊。普大千而流照。但以机心浅薄好生厌怠。遂乃湛说圆常。亦复潜辉鹤树。阇王灭罪婆薮除殃。若不逢遇大圣法王。谁能救接。在迹虽隐其道无亏。弟子经迟迷荒耽事老子。历叶相承。染此邪法。习因善发。弃迷知返。今舍旧医归凭正觉。愿使未来生世童男出家。广弘经教化度含识同共成佛。宁在正法中长沦恶道。不乐依老子教暂得生天。涉大乘心离二乘念。正愿诸佛证明。菩萨摄受。弟子萧衍和南。于时帝与道俗二万人。于重

云殿重阁上。手书此文发菩提心。至四月十一日。又敕门下。大经中说。道有九十六种。惟佛一道是于正道。其余九十五种名为邪道。朕舍邪外道以事正内。诸佛如来若有公卿能入此誓者。各可发菩提心。老子周公孔子等。虽是如来弟子而化迹既邪。止是世间之善。不能革凡成圣。其公卿百官侯王宗族。宜反伪就真舍邪入正。故经教成实论云。若事外道心重佛法心轻。即是邪见。若心一等。是无记性不当善恶。若事佛心强老子心弱者。乃是清信。言清信者。清是表里俱净。垢秽惑累皆尽。信是信正不信邪。故言清信佛弟子。其余诸信皆是邪见。不得称清信也。门下速施行。

至四月十七日。侍中安前将军丹阳尹邵陵王上启云。臣纶闻。如来严相巍巍架于有顶。微妙色身荡荡显乎无际。假金轮而启物。托银粟以应凡。砥波若之利刀。收涅槃之妙果。泛生死之苦海。济常乐于彼岸。故能降慈悲云垂甘露雨。七处八会。教化之义不穷。四谛五时。利益之方无尽。并[泳-永＋水]清日盛雾豁云除。爝火翳光尘热自静。可谓入俗化于蒙底。出世冥此真如。使稠林邪逕之人景法门而无倦。渴爱聋瞽之士慕探赜而知回。道树始于迦维。德音盛于京洛。恒星不见周鉴娠征。满月圆姿汉感宵梦。五法用传万德方兆。华俗潜启竞扇高风。资此三明照迷途之失。凭兹七觉拔长夜之苦。属值皇帝菩萨应天御物负扆临民。含光宇宙照清海表。垂无碍辩以接黎庶。以本愿力摄受众生。故能随方逗药示权显因。崇一乘之旨。广十地之基。是以万邦回向俱禀正识。幽显灵只皆蒙诱济。人兴等觉之愿。物起菩提之心。莫不翘勤归宗之境。悦怿还源之趣。共保慈悲俱修忍辱。所谓覆护饶益桥梁津济者矣。道既光被民亦化之。于是应真飞锡腾虚接影破邪。外道坚持正国伽蓝精舍。宝刹相望。讲会传经德音盈耳。臣昔未达理源。禀承外道。如欲须甘果翻种苦栽。欲除渴乏反趣碱水。今启迷方粗知归向。受菩萨大戒。戒节身心。舍老子之邪风。入法流之真教。伏愿天慈曲垂矜许。谨启。

至四月十八日中书舍人臣任孝恭宣敕云。能改迷入正。可谓是宿植胜因。宜加勇猛也。

废李老道法诏(北齐高祖文宣皇帝)

昔金陵道士陆修静者。道门之望。在宋齐两代祖述三张弘衍二葛。郗张之士封门受箓。遂妄加穿凿广制齐仪。糜费极繁意在王者遵奉。会梁祖启运下诏舍道。修静不胜其愤。遂与门人及边境亡命。叛入北齐。又倾散金玉赠诸贵游。托以襟期冀兴道法。帝惑之也。于天保六年九月。乃下敕召诸沙门与道士学达者十人。亲自对校。于时道士祝诸沙门衣钵。或飞或转。祝诸梁木。或横或竖。沙门曾不学方

术。默无一对。士女拥闹贵贱移心。并以静徒为胜也。诸道士等雀跃腾倚。鱼睨云汉高谈自矜。夸炫道术。仍又唱言曰。神通权设抑挫强御。沙门现一我当现二。今薄示小术。并辞退屈。事亦可见。

帝命上统法师与静角试。上统曰。方术小伎。俗儒耻之。况出家人也。虽然天命令拒。岂得无言。可令最下坐僧对之。即往寻觅。有僧佛俊一名昙显者。不知何人。游行无定。饮啖同俗。时有放言。标悟宏远。上统知其深量。私与之交。于时名僧盛集。显居末坐。酣酒大醉昂兀而坐。有司不敢召之。以事告于上统。上曰。道士祭酒常道所行。止是饮酒道人可共言耳。可扶舆将来。于是合众皆惮而怯。上统威权不敢有谏。乃两人扶显令上高座。既上便立而含笑曰。我饮酒大醉。耳中有所闻云。沙门现一我当现二。此言虚实。道士曰。有实。显即翘一足而立云。我已现一。卿可现二。各无对之。显曰。向祝诸衣物飞扬者。我故开门试卿术耳。命取稠禅师衣钵祝之。诸道士一时奋发共咒。无一动摇。帝敕取衣。乃至十人牵举不动。显乃令以衣置诸梁木。又令祝之。都无一验。道士等相顾无赖。犹以言辩自高。乃曰。佛家自号为内。内则小也。谓我道家为外。外则大也。显应声曰。若然则天子处内定小。百官处外定大矣。静与其属缄口无言。帝目验藏否。便下诏曰。法门不二真宗在一。求之正路寂泊为本。祭酒道者世中假妄。俗人未悟仍有只崇。麴糵是味清虚焉在。瞿脯斯甜慈悲永隔。上异仁祠下乖祭典。皆宜禁绝不复遵事。颁勒远近咸使知闻。其道士归伏者。并付昭玄大统上法师度听出家。未发心者。可令染剃。尔日斩首者非一。自谓神仙者。可上三爵台令其投身飞逝。皆碎尸涂地。伪妄斯绝。致使齐境国无两信。迄于周时隋初。渐开其术至今东川。此宗微末无足抗言。帝讳洋。即元魏丞相高欢之第二子也。嫡兄澄急慢。为奴所害。洋袭其位代为相国。魏历将穷。洋筑坛于南郊。筮遇大横大吉汉文之卦也。乃铸金像。一泻而成。魏收为禅文魏帝署之。即受其禅为大齐也。凡所行履不测其愚智。委政仆射杨遵彦。帝大起佛寺。僧尼溢满诸州。冬夏供施行道不绝。时稠禅师箴帝曰。檀越罗刹察治国。临水自见。帝从之。睹群罗刹在后。于是遂不食肉。禁鹰鹞去官。渔屠辛荤悉除不得入市。帝恒坐禅竟日不出。礼佛行绕。其疾如风受戒于昭玄大统。法上面掩地。令上履发而授焉。先是帝在晋阳。使人骑驼。敕曰。向寺取经函。使问所在。帝曰。任驼出城。及出奄如梦至一山。山半有佛寺。群沙弥遥曰。高洋馲驼来。便引见一老僧拜之曰。高洋作天子何如。曰圣明。曰尔来何为。曰取经函。僧曰。洋在寺懒读经令北行东头与之。使者反命。初帝至谷口木井佛寺。有舍身痴人不解语。忽谓帝曰。我去尔后来。是夜痴人死。帝寻崩于晋阳。

通极论(随沙门释彦琮)

原夫隐显二途。不可定荣辱。真俗两端。孰能刊同异。所以大隐则朝市匪諠。高蹈则山水无闷。空非色外。天地自同指马。名不义里。肝胆可如楚越。或语或默。良踰语默之方。或有或无。信绝有无之界。若夫云鸿振羽孔雀谢其远飞。净名现疾比丘惮其高辩。发心即是出家。何关落发。弃俗方称入法。岂要抽簪。此即染净之门。权实而莫晓。倚伏之理。吉凶而未悟。遂使庄生宗齐一之论。释子说会三之旨。大矣哉。谅为深远寔难钩致。窃闻阴阳合而万物成。咸淡和而八珍美。何废四时恒序五味犹别。以此言之。岂真俗之混淆隐显之云异。或有寡闻浅识。则欲智陵周孔。微庸薄宦。便将位比帝王。强自大以立身。谓一人而已矣。不信有因果。遂言无佛法。轻毁泥越践蔑沙门。愚袭腐儒戏招冥祸。或有始除俗服状如德冠天人。才挂僧名意似声高海域。傲然尊处许为极圣。岂知十缠犹障三学靡闻。不随机而接物。竟抱愚而自守。悲夫二子殊途一何踳驳。高怀达士孰可然哉。冀欲解纷挫锐。假设旗鼓。虽复俱有抑扬。终以道为宗致。其犹五色绮错。近须弥而会同。万像森罗。依虚空而总集。归根自纭纭之物。吞谷实茫茫之海。斯诚光赞于佛道。述奖于玄门。庶令无我无邪允谦允敬。式贻后进论之云尔。有梵行先生者高屏尘俗独栖丘壑。英明逸九天之上。志气笼八宏之表。藉茅枕石落发灰心。粪衣殊羊续之袍。绳床异管宁之榻。自隐沦西岳数十年矣。确乎不拔澹然无为。每而叹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但苍生扰扰蒸以爱罗。不可自致清升。坐观涂炭。复须弃置林薮分卫人间。于是屈迹暂游。方践京邑次于灞上。有行乐公子者。控龙媒于[泳-永＋不]水。飞鹤盖于浮云。绣衣侯服薰风合气。玉勒金鞍争光[炫-ㄙ＋ㄥ]日。定知掷果之爱是属潘生。割袖之宠已迷汉帝。接轸城隅陪曹王之席。连镳池侧追山公之赏。道逢先生怪而问曰。先生貌若燕赵之士。发如吴越之宾。容色似困陈蔡。衣制不关楚鲁。徐行低视细语嚬眉。瓦钵恒持。异颜回之瓢器。锡音乍振。殊原宪之[卄/梨]杖。此地未之睹。我尝所不闻。敢问先生何方而至。

先生静默良久徐而对曰。观子驰骋于名利荒昏于色声。戴天犹不测其高。履地尚不知其厚。吾闻陷井之内。本无吞舟之鳞。榆枋之间。讵有垂云之翼。吾非子之徒与。其可识乎。试当为子言之。幸子暂留高听。吾师也德本深构。树自三祇之初。妙果独高成于百劫之末。总法界而为智。竟虚空以作身。宁惟气禀二仪道周万物而已。斯故身无不在。量极规矩之外。智无不为。用绝思议之表。不可以人事测。岂得以处所论。将启愚夫之视听。须示真人之影迹。其犹谷风之随啸虎。庆云之逐腾龙。感应相招抑惟常理。于是降神兜率之宫。垂像迦毗之域。氏曰瞿昙。种称刹利。俗名悉达。道字能仁。乃白净王之太子也。家世则轮王迭袭。门风则圣道相因。地中三千。既殊于雒邑。国朝八万。有踰于鹫岭。宗亲籍甚。孰可详焉。暨吾师生也。坤

形六动方行七步。五净雨花满国。二龙洒水遍空。神瑞毕臻吉征总萃。观诸百代曾未之有。然复孕异尧轩产殊禹契。至如黑帝入梦之兆。白光满室之征。徒曰嘉祥。讵可拟议。身边则金色一丈。眉间则白毫五尺。开万字于胸前。蹑千轮于足下。大略以言三十有二。非可以龙颜虎鼻八采双瞳方我妙色校其升降者也。虽复吕公之相高帝世谓知人。若譬私陀之视吾师未可同日。于是崇业大宝正位少阳。甲观洞开龙楼迴建。至如多才多艺允文允武。非关师保自因天骨。或于太子池临泛之辰。博望苑驰[身*(叟-又＋丂)]之际。力格香象气冠神功。试论姬发曹丕莫之与拟。汉盈夏启宁足涉言。父王宿卫甚严喻视弥笃。九重禁闼。声闻则四十里。三时密殿。姬丽则二万人。然以道性恬凝志愿冲固。虽居三惑之境。不改一心之节。历王城之四门。哀老病之三苦。乃自嗟曰。人生若此在世何堪。脱屣寻真其于斯矣。于时桃则新花落雨。青春始仲。月则半轮低阁。永夜方深。观妓直之似横尸。悟宫闱之如败冢。天王捧白马而踰城。给使持宝冠而诣阙。虽复秦世萧史周时子晋。许由洗耳于箕山。庄周曳尾于濮水。方兹去俗何其蔑如。是以仙林始抽簪之地。禅河起苦行之迹。沐金流之净水。游道场之吉树。食假献糜座因施草。于是十力智圆六通神足。魔兵席卷大业克成。独称为佛。是吾师也。法轮则柰国初转。僧侣则憍陈始度。至于迦葉兄弟。目连朋友。西域之大势。东方之遍吉。二十八天之主。一十六国之王。莫不服道而倾心。餐风而合掌。于是他化宫里乃弘十地。耆阇山上方会三乘。善吉谈无得之宗。净名显不言之旨。伏十仙之外道。制六群之比丘。胸前则吐纳江河。掌内则摇荡山谷。论劫则方石屡尽。辩数则微尘可穷。斯乃三界之大师。万古之独步。吾自庸才谈何以尽。纵使周公之制礼作乐。孔子之述易刊诗。予赐之言语。商偃之文学爰及左元放葛孝先河上公柱下史。并驱之于方内。何足道哉。自我含灵福尽法王斯逝。遂使北首提河春秋有八十矣。应身粒碎流血何追。争决最后之疑。竞奉临终之供。呜呼智炬消慈云灭。长夜诸子诚可悲夫。于是瞻相好于香檀。记筌蹄于贝叶。三藏受持四依补处。而我师风无坠。于斯乎但世道纷华群情矫薄人代今古。暨于像运既当徂北稍复东渐。所以金人梦刘庄之寝。摩腾伫蔡愔之劝。遗教之流汉地。创发此焉。迄今五百余年矣。自后康僧会竺法维佛图澄鸠摩什。继踵来仪盛宣方等。遂使道生道安之侣。慧严慧观之徒。并能销声挂冠翕然归向。缁门繁炽焉可胜道。吾少长山东。尚素王之雅业。晚游关右。慕黄老之玄言。俱是未越苦河。犹沦火宅。可久可大其惟佛教也欤。遂乃希前代之清尘。仰群英之远迹。归斯正道拔自沉泥。本号离欲之逸民摧邪之大将。吾之侍党其谓此乎。公子蹙頞而言曰。观先生之辩。虽可谈天。然其所说何太虚诞。窃寻佛本启化之辰。当我宗周之运。自云。娑婆总摄靡所不归。或复光照无际声振有顶。或复八部云臻十方辐凑。计天竺去我十万里余。俱在须弥之南。并是阎浮之内。那忽此间士庶无至佛所。如来亦何独简不赐余

光。弗生我秦汉。靡载我坟籍。详此二三疑惑逾甚。仆闻贞不绝俗隐不违亲。所以和光于尘里。披莲于火内。至若束带垂缨无妨修德。留须长鬓足可闲居。且道本虚通触无不是。何弃于冠簪专在于锡钵。窃以不伤遗体始着孝心。莫非王臣终从朝命。今既赭衣髡发。未详其罪。不仕天子。无乃自高敢咨先生。请当辩析。

先生曰。吾闻大音不入于俚耳。其验兹乎。犹欲以寸管窥天小螺量海。而我法门出夐。非吾子之能极。吾且仰凭神力更为言之。吾师化道含弘灵钧远被。但众生缘薄。自为限碍耳。何关佛威之不大。圣泽之无均。其犹日月垂像丽天。雷霆发音动地。而简于聋瞽。岂光微声小者哉。然佛游舍卫有余二纪三亿之家。犹不闻见。何怪边地十万里乎。窃以周孔之生。本惟华夏之邑。夷狄不信其理何耶。至于东方朔之升天。淮南王之入箓。然乘鸾排雾世有其人。欲不长于神仙犹密之而弗载。宁解味吾师之道术。书之于惇史乎。况值秦皇焚典经籍不全。何容守此局文。遂无大见然有或彼正真甘兹随俗。未悟身之非洁。岂达命也。无常服玩则数重不止。悭贪则一毛难落。屑屑顽民可悲之甚。吾已无保于形骸。谁有营于[炫-ㄙ＋ㄥ]好。鬓发既剪我心自伏。衣惟坏色爱情何起。所以五缀而持想。六时而系念。萧然物外是曰逆流。窃闻夏禹疏川则有劳手足。墨翟利物则不吝顶踵。杀身以成仁。饿死而存义。此并有违于大孝。然犹盛美于群书。况吾养性栖玄立身行道。方欲广济六趣高希万德。岂学子拘之于小节。顾在肤发之间哉。扇逐荣名余事。从北面之朝也。其若效浅禄微。唯劳诺走。功高无暇位极常惧危溢不安。千仞弃珠一何贱宝。但火内之莲非吾所发。染而不染何尔能知。公子曰。先生强夸华以饰非。护墙茨而不扫。请听逆耳之笃论。略条其弊也四焉。仆闻玉树不林于蒹葭。威凤不群于燕雀。先生道虽微妙。门人独何庸猥。或形陋族微。或类卑神闇。无三端可以参多士。无十亩可以为匹夫。堕王事之不闲。耻私门之弗立。寄逃役于佛寺之内。才容身于法服之下。见人不能叙寒温。读经不解正音义。空知高心于百姓。背礼于二亲。非所以自荣。其弊一也。仆闻采椽土阶之俭。唐尧之所以字民。琼室玉台之盛。商辛之所以败俗。况如来行惟少欲德本大悲。只应宴坐于冢间。经行于树下。何宜饰九层之刹。建七宝之台。不愍作者之劳。不惭居者之逸。非所以自约。其弊二也。仆闻无自伐功老聃之极教。不赞己德惟佛之格言。劳谦则君子终吉。克让则圣人上美。必若内德充盛自然外响。驰应宾侣坐致揄扬。岂况佛心澄静亡诸得失之咎。如何独许世尊之号。不欲推人。然彼群经莫二之宗。各谈第一之称。自生牟楯。将何以通。非所以自逊其弊三也。仆闻情存两宝心慎四知。方曰通人之雅怀。廉士之高节。或散之于宗族。或弃之于山水。况玄道清净。反俗沙门而复纵无厌之求。贪有为之利。劝俗人则令不留髓脑。论嚫施则便无让分毫。或胜贵经过。或上客至止。不将虚心而接待。先陈出手

之倍数。此乃有识之同疾。海内之共知。非所以自廉。其弊四也。仆直言虽苦可为药石。惟先生高见览以详之。

先生曰。吾子不笑何谓道耶。子但好其所以同。宁知其所以异。徒欲圮毁未损金刚。吾道弘邃岂可轻矣。吾闻万机斯总。圣皇所以称大。百川是纳。巨壑所以为深。王则不联于细民。海则无遗于小水。况吾师大道旷无不济。有心尽摄未简怨亲。自当品戒德之小大。混族类之高下。故有除粪庸人。翻涉不生之位。应书贵士。倒坠无间之狱。内秘难识外相孰知。子何自擅为铨衡。吾未相许为水镜。若但以貌取人。失之远矣。遂使叔向伏[鬷-凶＋(巹-匕)]蔑之语。长者悟沙弥之说。且复穷通有运否泰无恒。或始荣而后辱。或初微而后盛。异辙纷轮。可略言也。至如立锥无地。非慕尧舜之德。余图不绍。岂传汤武之圣。讵知吞并六国。其先好马牧人。约法三章。则惟亡命亭长。樊灌起贩屠之肆。伊吕出厨钓之间。历代因循高门相袭。遂为四海强族五陵。贵氏冠冕陵云风流。盖世暨若朝阳晞露羡皂隶之难留。宿草负霜混蝼蚁之莫别。是知用与不用虎鼠何常。寻末穷本人伦一概。那忽轻以乘轩蔑兹瓮牖。虽复才方周旦。亦何足观。尝试言之。朝市虚烦身心空弊。智者同弃贤人共鄙。但觉斯怀之可入。所以避地而归来。吾则厌来苦而知昨非。子便耽往欲而惑今是。宁自安贫乐道少贱多能。奚用太庙之牺牛。竖子之烹雁。吾今素质自居默念无杂。不假导于仁义。岂乱想于繁华。固亦骑遗牝牡自忘寝膳。讵守寒温之小才。音义之薄技。修心可以报德。何局定省之仪。弘化可以接引。宁止俯仰之事。此吾所谓一胜也。吾师空闲乐处不惟聚落。轻微矜纳岂独珠璎。是以栖形五山游神三住。或受童土。或餐马麦。赞净心之小施。讥杂相之多舍。庶令藉此而建善根。因兹而表诚信。斯自束修大体供养恒式。岂佛身之欲须。乃含生之达志。但以凡俗难悟憍嫉未除。竞献名宝利收多福。所以玉槃高刹。掩日耸于半天。绣桷飞甍。连云被于寓内。争名好尚。善将焉在。着相寡识。遂及乎斯。虽乖至真之理。足感荣华之乐。生民惟此为功。如来亦何抑说。此吾所谓二胜也。吾闻谈无价之奇宝。冀欲拯贫。赞不死之神香。只将愈疾。但众生信邪巫之狂药。舍正觉之甘露。困毒已深怀迷自久。吾师之出世也。本许救济为功。知我者希无容缄默。使物识真以回向。何是非而自取。若夫二佛不并于世。两日不共于天。厥号无等庶弘至教。非如君子之小圣事谦让之风者。已然至理同归逐情异说。是经称最各应宜闻。此吾所谓三胜也。吾闻不趍四民之利。莫致百送之金。但大患未亡有待须养。吾称乞士。则受之以知足。子名施主。则倾之以国城。何容责我之贪。非不自揣己之悭蔽。是验。分财相得独应管鲍乎。吾闻天王武库出给。尚不由臣下。况吾师福物与。宁独任凡僧。本虽四辈而来。今属三宝而用。为道兴供义乖行福。既为十方常住。非曰私拟诸己。自专则法律不许。请众则和合无由。子何德以能消。吾何情

而敢擅。只惧我之同咎。岂欲贪利者哉。窃以粒重七斤。投水则烟火腾沸。饭余一钵。与人则群类充满。佛犹无吝于饥犬。宁有惜于人焉。是知辄用固以招愆。回施许而获益。真是众生之薄福。判非吾师之褊心。至如饿鬼不睹川流。病人不觉美味。罪关于饿病。岂流味之无也。窃闻功臣事主。粟帛不次而酬勋。明王责躬。苍旻不言而效德。子不能自慨之无感。专谤吾师之不惠。持此饕餮何以为人。至若郑侯倾产于交游。田君布心于宾客。空规豪荡之声势。讵拟福田而擢扬。此吾所谓四胜也。吾虽言不足而理有余。子但惊所未闻惑于不见。吾之所说子可悟矣。公子曰。先生虽高谈自雪终类守株。所论报应何其悠眇。仆闻开辟混元分剖清浊。薄淳异禀愚圣派流。至如首足之方圆。翔潜之鳞羽。命分修短身名宠辱。莫非自然之造化。讵是宿业之能为。窃见景行不亏。夭身世而婴[示*(乃@吉)]。狂勃无礼。竟天年而享福。遭随若斯因果何验。且气息则聚生散死。形神则上归下沉。万事寥廓百年已矣。何处天宫谁为地狱。庸人之所信。达士未之言。先生犹惑系风。请更量也。

先生曰。公子辩士哉。见何肤浅。所谈不踰百世。所历无越八荒。讵能晓果报之终期。察因缘之本际。不可局凡六识罔圣三明者也。吾闻播植百谷。非独水土之功。陶铸四生。讵正阴阳之力。既有根于种类。亦无离于集起。窃见或体合夫妻子孙不孕。或身非鳏寡男女莫均。至于萤飞蝉化蜂巢蚁卵。非构两精之产。岂从二藏之任。若但禀之于乾坤。人亦奚赖于父母。一须委运慈孝何归。是知因自参差果方环互。支分三报星罗万品。或今身而速受。或来世而晚成。此理必然亦何而朽。窃以赏罚不滥。王者之明法。罪福无舛。业道之大功。政治则五刑罚禄位赏。幽只则三涂罪人天福。目前可以为监诫。岂伊吾之构虚论哉。子未陷囹圄谁信有廷尉。不游岱宗便谓无鬼府。但善恶积成则殃庆有余。被之茂典尔所未悉。至如疏勒。涌泉之应。大江潢石之感。羊公白玉郭巨黄金。骢标鲍宣之马。珠降哙参之鹤。爰及宣王之崩于杜伯。襄公之惧于彭生。白起甘死之征。李广不侯之验。陆抗殃则遗后。郭恩祸则止身。斯甚昭著。孰言冥沓。虽有知无知六经不说。然祭神祭鬼三代攸传。必也死而寂寥。何求存以仁行。无宜弃儒墨之小教。失幽所之大理。子可惜良才太甚愚僻。早须归悔体我真言。

公子曰。先生虽悬河逸辩。犹有所蔽。仆闻天生蒸民刚柔为匹。所以变化形器含养气灵。婚姻则自古洪规。嫁娶则列代恒礼。罪应不关于子胤。道亦无碍于妻妾。遂使善惠许卖花之约。妙光纳施珠之信。众香六万尚曰法师。毗耶二千犹名大士。何独旷兹仇偶拥此情性。亢龙有悔。其欲如之。品物何以生。佛种谁因续。此先生之一蔽也。仆闻猛兽为暴民之业。毒虫含伤物之性。所以顺气则秋狝。除害

则夏苗。天道之常何罪而畏。至于牛豕充牺羔雁备礼。运属厨人之手。体葬嘉宾之腹。本天所生非此焉用。然复鸟残自死班听内律。如何阙养形命空作土尘。此先生之二蔽也。仆闻天列箕星地安泉郡。酒之为物其来尚久。销愁适性独可兹乎。所以嵇阮七贤。兴情于斗石之量。勋华两圣。盛德于钟壶之饮。管则藉此而谈玄。于则因兹而断狱。闻诸往哲。未尝不宴。但自持之于礼。何用阻众独。清此先生之三蔽也。仆闻八政着民天之食。五味资道器之身。降兹呼吸风霞饵饮芝露。敢为生类罔不由之。自可饱食。用心无废于道业。何假持斋。倦力有乏于勤修。此先生之四蔽也。先生若改斯蔽。仆亦慕焉。先生曰。吾闻刚强难化固当尔耳。子之蔽乎。自不知其蔽。吾之通也。子岂识其通。由此观之。未可与言道也。窃以鄙言无逊尚避至亲。邪行不仁犹惭先达。然其男则才离繈褓。羡双飞以求娶。女则仅辞乳哺。怨空房而感情。苟贪小乐公行世礼。积习生常混然谁怪。此而无耻尤类鹑鹊。勿将群小之制婚敢非高尚之敦雅。且婚者昏也。事寄昏成。明非昌显之裁范。谅是庸鄙之危行。独有展禽柳下之操。可以厉淫夫。彭祖独卧之术。可以养和性。斯固播之于良书。美之于方策。况乃吾师之成教也。弘净行之宗经。岂复顺彼邪风。婴兹欲网。将出六天之表。犹无携妓妾。既超四空之外。焉可挟妻孥。惟有二果白衣。系业通许。一床居士精而难混。但品物之生。自有缘托。何必待我之相配方嗣。于吾师独不闻同一化生士无女业咸屏四大法喜资形。所谓一通也。吾闻生死去来本同步蠖。显晦上下无异循环。业之所运人畜何准。是以卫姬蜀帝之徒。牛哀伯奇之类。狐为美女狸作书生。抑亦事归难思。岂易详也。窃以持戒无畏鬼龙。含德不惧蜂[蠢-春＋萬]。怖鸽投影猛虎越江。我善则报之以明珠。人恶则应之以毒气。谅由息之生杀。岂禽兽惟害物耶。虽复飞走别形。惜身莫异。轮回无始谁非所亲。恕己为喻亦何不忍。讵可宰有生之血肉。充无用之肌肤。至若死而归土物我同致。所以黄不食鼋。孔犹覆醢。况吾仁慈之隐恻。孰甘美于肥鲜。但五律惭开双林永制。此吾所谓二通也。吾闻酒池牛饮着乎在昔。虽百六数穷。亦乱国斯起。三十五失。抑有由之。但今身酩酊。是焉可验。来生幽暗将复何已。至如文举之罇不空。玄石之眠难悟。盖惟耽酒之狂客。曷可以论至道哉。但使深酣则过多。微宴则愆薄。欲言饮而无灾。未之有也。往贤之所严诫。良以此乎。纵不关物命。亦无宜举酌。此吾所谓三通也。吾闻戒自禁心。斋唯齐志。可谓入道之初行。教民之本法。但支立而已。身亦何知。若纵情嗜欲。终为难满。所以节限二时足充四大。觉翳螳之附后。见野狼之对前。危亡之期既切。渴乏之情遂缓。自忻道胜而肥。何嗟食短而倦。窃以帝王之祠宗庙。夫子之请伯阳。犹须绝味辛荤清居斋室。况吾欲亡身而访道。宁复留心于美膳者哉。此吾所谓四通也。莫谓子所不能谓吾为蔽。吾之所辩幸子择以从之。公子于是接足叩头。百体皆汗。魂飞胆丧。五色无主。既如蹈虎。复似见龙。恍焉若狂。莫知所对。先生

摩顶劳曰。吾惟愍物。子何怖耶。公子稍乃自安。泣而对曰。仆本生下邑。无闻大觉之名。禀性疏野。翻踵外邪之见。不遇先生几将祸矣。比承下风之末。精义入神。仰恃大慈追收前失。请容剃落。受业于先生之门也。先生曰子悟。迷知返善矣哉。

# 广弘明集卷第五

## 辩惑篇第二

俗之惑者大略有二。初惑佛为幻伪善诱人心。二惑因果沉冥保重身世。且佛名大觉照极机初。审性欲之多方。练病药之权道。故能俯现金姿。垂丈六之伟质。流光遍烛。通大千而阐化。致使受其道者获证尘砂。内倾十使之缠。外荡八魔之弊。故能履水火而无碍。摄龙鬼而怡神。三明六通。畅灵襟之妙术。四辩八解。演被物之康衢。其道显然差难备叙。至于李叟称道才阐二篇。名位周之史臣。门学周之一吏。生于厉乡死于槐里。庄生可为实录。秦佚诚非妄论。而史迁褒之乃云。西遁流砂。汉景信之。方开东夏道学。尔后宗绪渐布。终沦滞于神州。绝智守雌。全未闻于寰海。蒙俗信度饰诈扬真。乃造老子化胡等经。比拟佛法四果十地劫数周循。结土为人观音侍老。黄书度命赤章厌祝。斯言孟浪无足可称。方欲陵佛而夸法僧矫俗而为尊极。通鉴远识者自绝生常。琐学迷津者或同坠溺。且道德二篇涓子所说。伯阳为尹而传是则述而不作。至于四果以下。全非道流。斯乃后学门人广开衢术。言辄引类翻累本宗。故神仙传云。无识道士妄传。老子代代为国师者滥也。葛洪可谓生知之士。千载之一遇也诸余碌碌等驾齐驱。佛经无叙于李聃。道书多涉于释训。人流慕上古谚之常言。恶居下徒今俗之行事。所以随有相状无不拟仪。道本气也。无像可图。今则拟佛金姿。峙列天堂地狱。连写施行五戒十善曾无异迹。终是才用薄弱不能自立宗科。窃经盗义倚傍称道。至如杨雄太玄迢然居异。抱朴论道邈尔开权。庄惠之流可为名作。南华近出亦足命家。岂若上皇之元密。取汉彻之号。剖生左腋。用比能仁之仪。斯途众矣。具如后显。又俗惑三际之业。时轻四趣之报。人死极于此生。生亦莫知何至。由斯沦滞出竟无缘。若不统叙长迷逾远。深嫌繁委何得略之。又序曰。夫解惑之生。存乎博见义举。传闻闇托信为难辩舟师。故四不坏净位居入流之始。一正定聚方称涉正之域。余则初染轻毛。随风扬扇不退。漆木虽磨不磷。是以辩惑履正。开于悟达之机。宅形安道。必据稽明之德。自法流震旦。信毁相陵。多由臆断师心统决。三际必然之事。乃谓寓言。六道昭彰之形。言为虚指。夫以轮回生死随业往还。依念念而赋身。逐劫劫而传识。所以濠上英华。着方生之论。柱下睿哲。称其鬼不神。可谓长时有尽生涯不穷。禹父既化黄能。汉王变为苍犬。彭生豕见事显齐公。元伯缨垂名高汉史。斯途众矣。难备

书绅。无识之伦妄生推托。便言三后在天。劝诱之高轨。陈祭鬼飨。孝道之权猷。斯则乖人伦之典谟。越天常之行事。诡经乱俗不足言之。若夫系述游魂之谈。经叙故身之务。昭穆有序祖尊重亲。追远慎终。由来之同仰。践霜兴感列代之彝伦。安有捐掷所生。专存诸己。横陈无鬼之论。自许有身之术。前集已论今重昌显。固须仇校名理寻讨经论。卷部五千咸经目阅。义通八藏妙识宗归。若斯博诣事绝回惑。窃以六因四缘。乘善恶而成业。四生六道。绍升沈之果报。兹道坦然非学不达。岂可信凡庸之臆度。排大圣之明略哉。况复列十度之仁舟。济大心于苦海。分四谛之阶级。导小智之邪山。三学以统两乘。四轮而摧八难。梗概若此。无由惑之。又以寺塔崇华。糜费于财事。僧徒供施。叨滥于福田。过犯滋彰。讥嫌时俗。通污佛法咸被湮埋。故周魏二武生本幽都。赫连两君胤惟玁狁。乡非仁义之域。性绝陶甄之心。擅行歼殄诚无足怪。今疏括列代编而次之。庶或迷没披而取悟。序之云尔。

梁弘明集辩惑篇目录 牟融辩惑 亡名正诬论 宗炳难何承天白黑论 何承天达性论颜延之难 释道恒释驳论 张融门律周颙难 释玄光辩惑论 刘勰灭惑论 李森难不现佛形论(释高明答) 萧子良释疑惑书 唐广弘明集辩惑篇总目 魏陈思王辩道论 晋孙盛圣贤同轨老聃非大贤论 晋孙盛叙道反讯老子疑问 南齐沈休文均圣论并难及解 叙列王臣滞惑解 元魏太武废佛法诏 周高祖集僧论废立 周沙门释道安二教论 周甄鸾笑道论 周高祖废二教诏 周武平齐集僧论废立 周前沙门任道林抗帝论 周前沙门王明广请兴法表 唐傅奕上废佛法表事 唐李少卿十异九迷论(并答) 唐沙门释法琳上破邪论(并表启) 唐沙门释明概上立法事 唐李师政内德论 晋戴安释疑并姚主释疑论(及外问答往反十首) 唐沙门释慧净折疑论。



## 辩道论（魏曹植）

夫神仙之书。道家之言。乃云。傅说上为辰尾宿。岁星降为东方朔。淮南王安诛于淮南。而谓之获道轻举。钩弋死于云阳。而谓之尸逝柩空。其为虚妄甚矣哉。中兴笃论之士。有桓君山者。其所著述多善。刘子骏尝问人言。诚能仰嗜欲阖耳目。可不衰竭乎。时庭中有一老榆。君山指而谓曰。此树无情欲可忍。无耳目可阖。然犹枯槁腐朽。而子骏乃言可不衰竭。非谈也。君山援榆喻之。未是也。何者。

余前为王莽典乐大夫乐记云。文帝得魏文侯乐人窦公。年百八十。两目盲。帝奇而问之。何所施行。对曰。臣年十三而失明。父母哀其不及事。教臣鼓琴。臣不能导引不知寿得何力。君山论之曰。颇得少盲。专一内视精不外鉴之助也。先难子骏以内视无益。退论窦公便以不鉴证之。吾未见其定论也。君山又曰。方士有董仲君者。系狱阳死。数日目陷虫出。死而复生。然后竟死生之必死。君子所达夫何喻乎。夫至神不过天地。不能使蛰虫夏游震雷冬发。时变则物动。气移而事应。彼仲君者。乃能藏其气。尸其体。烂其肤。出其虫。无乃大怪乎。世有方士。吾王悉所招致。甘陵有甘始。庐江有左慈。阳城有郄俭。始能行气导引。慈晓房中之术。俭善辟谷。悉号三百岁。本所以集之于魏国者。诚恐斯人之徒。接奸诡以欺众。行妖慝以惑人。故聚而禁之。甘始者老而有少容。自余术士咸共归之。然始词繁寡实。颇窃有怪言。若遭秦始皇汉武帝。则复徐福栾大之徒矣。桀纣殊世而齐恶。奸人异代而等伪。乃如此耶。又世虚然有仙人之说。仙人者党猱猿之属。与世人得道。化为仙人乎。夫雀入海为蛤。雉入海为蜃。当其徘徊其翼差池。其羽犹自识也。忽然自投神化体变。乃更与鼋鳖为群。岂复自识翔林薄巢垣屋之娱乎。而顾为匹夫所惘纳虚妄之词。信眩惑之说。隆礼以招弗臣。倾产以供虚求。散王爵以荣之。清闲馆以居之。经年累稔终无一效。或殁于沙丘。或崩乎五柞。临时虽诛其身灭其族。纷然足为天下笑矣。然寿命长短骨体强劣。各有人焉。善养者终之。劳扰者半之。虚用者夭之。其斯之谓欤。

　　植字子建。魏武帝第四子也。初封东阿郡王。终后谥为陈思王也。幼含圭璋。十岁能属文。下笔便成。初无所改。世间术艺无不毕善。邯郸淳见而骇。服称为天人也。植每读佛经。辄流连嗟玩以为至道宗极也。遂制转读七声升降曲折之响。故世之讽诵。咸宪章焉。尝游鱼山。闻空中梵天之赞。乃摹而传于后。则备见梁法苑集。然统括道源精究仙录。诈妄尤甚。故著论以详云。

圣贤同轨老聃非大贤论（晋孙盛安国）

　　顷获闲居。复申所咏。仰先哲之玄微。考大贤之灵衢。详观风流究览行止。高下之辩殆可仿佛。夫大圣乘时。故迹浪于所因。大贤次微。故与大圣而舒卷。所因不同。故有揖让与干戈迹乖。次微道亚。故行藏之轨莫异。亦有龙虎之从风云。形声之会影响。理固自然非召之也。是故箕文同兆。元吉于虎兕之吻。颜孔俱否。逍遥于匡陈之间。唐尧则天。稷偰翼其化。汤武革命。伊吕赞其功。由斯以言。用舍影响之论。惟我与尔之谈。岂不信哉。何者。大贤庶几观象知器。观象知器豫笼吉凶。豫笼吉凶。是以运形斯同御治因应。对接群方终保元吉。穷通滞碍其揆一也。但钦圣乐易有待而享。钦冥而不能冥。

悦寂而不能寂。以此为优劣耳。至于中贤第三之人。去圣有间。故冥体之道未尽。自然运用自不得玄同。然希古存胜高想顿足。仰慕淳风专咏至虚。故有栖峙林壑若巢许之伦者。言行抗辔如老彭之徒者。亦非故然理自然也。夫形躁好静质柔爱刚。渎所常习愒所希闻。世俗之常也。是以见偏抗之辞。不复寻因应之适。睹矫诳之论。不复悟过直之失耳。案老子之作与圣教同者。是代大匠斲骈拇枝指之喻。其诡乎圣教者。是远救世之宜违明道若昧之义也。六经何常阙虚静之训谦冲之诲哉。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寻斯旨也。则老彭之道以笼罩乎圣教之内矣。且指说二事而不非实言也。何以明之。圣人渊寂何不好哉。又三皇五帝不下靡不制作。是故易象经坟烂然炳着。栋宇衣裳。与时而兴。安在述而不作乎。故易曰。圣人作而万物睹。斯言之证。盖指说老彭之德。有以仿佛类己形迹之处所耳。亦犹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岂若于吾言无所不说相体之至也。且颜孔不以导养为事。而老彭养之。孔颜同乎斯人。而老彭异之。凡斯数者非不亚圣之迹。而又其书往往矛眉。粗列如左。大雅搢绅幸祛其弊。盛又不达老聃轻举之旨。为欲着训戎狄宣导殊俗乎。若欲明宣导殊类。则左衽非玄化之所。孤游非嘉遁之举。诸夏陵迟敷训所先。圣人之教自近及远。未有辂张避险如此之游也。若惧祸避地。则圣门可隐商朝。鲁邦有无如者矣。苟得其道则游刃有余。触地元吉何违天心。于戎貊如不能然者。得无庶于朝隐而祈仙之徒乎。

昔裴逸民作崇有贵无二论。时谈者或以为不虚达胜之道者。或以为矫时流遁者。余以为尚无既失之矣。崇有亦未为得也。道之为物惟怳与忽。因应无方惟变所适。值澄淳之时则司契垂拱。遇万动之化则形体勃兴。是以洞鉴虽同。有无之教异陈。圣教虽一而称谓之名殊目。唐虞不希结绳。汤武不拟揖让。夫岂异哉。时运故也。而伯阳以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逸民欲执今之有。以绝古之风。吾故以为彼二子者。不达圆化之道。各矜其一方者耳。

老子疑问反讯(晋孙盛)

道经云。故常无欲以观其妙。故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旧说及王弼解。妙谓始。徼谓终也。夫观始要终睹妙知着。达人之鉴也。既以欲澄神昭其妙始。则自斯以已宜悉镇之。何以复须有欲得其终乎。宜有欲俱出妙门。同谓之玄。若然以往复何独贵于无欲乎。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

盛以为。夫美恶之名。生乎美恶之实。道德淳美则有善名。顽嚚聋昧则有恶声。故易曰。恶不积不足以灭身。又曰。美在其中。畅于四支而发于事业。又曰。韶尽美矣。未尽善也。

然则大美大善。天下皆知之。何得云斯恶乎。若虚美非美。为善非善。所美过美。所善违中。若此皆世教所疾。圣王奋诚天下。亦自知之。于斯谈。

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人不盗。常使民无知无欲。使知者不敢为。

又曰。绝学无忧。唯之与阿相去几何。善之与恶相去何若。

下章云。善人不善人之师。不善人善人之资。不贵其师不爱其资。虽知大迷。盛以为民苟无欲。亦何所师于师哉。既相师资非学如何。不善师善。非尚贤如何。贵爱既存则美恶不得不彰。非相去何若之谓。又下章云。人之所教我亦以教人。吾言甚易知。而天下莫能知。

又曰。吾将以为教父原斯谈也。未为绝学。所云绝者。尧孔之学耶。尧孔之学随时设教。老氏之言一其所尚随时设教。所以道通百代。一其所尚。不得不滞于适变。此又闇弊。所未能通者也。

道冲而用之又不盈。和其光同其尘。盛以为老聃可谓知道。非体道者也。昔陶唐之莅天下也。无日解哉。则维昭任众师锡匹夫。则駆然授禅。岂非冲而用之光尘同彼哉。伯阳则不然。既处浊位复远导西戎。行止则昌狂其迹。著书则矫诳其言。和光同尘固若是乎。余固以为知道体道则未也。道经云。三者不可致诘。混然为一。绳绳兮不可名。复归于无物。无物之象是谓忽恍。

下章云。道之为物惟恍与忽。忽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忽兮其中有物。此二章或言无物。或言有物。先有所不宜者也。

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上章执者失之为者败之。而复云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或执或否。得无陷矛盾之论乎。

绝圣弃智民利百倍。

孙盛曰。夫有仁圣必有仁圣之德。迹此而不崇。则陶训焉融。仁义不尚。则孝慈道丧。老氏既云绝圣。而每章辄称圣人。既称圣人则迹焉能得绝。若所欲绝者。绝尧舜周孔之迹。则所称圣者。为是何圣之迹乎。即如其言。圣人有宜灭其迹者。有宜称其迹者。称灭不同吾

谁适从。

绝仁弃义民复孝慈。

若如此谈。仁义不绝则不孝不慈矣。复云。居善地与善仁。不审与善仁之仁。是向所云欲绝者非耶。如其是也。则不宜复称述矣。如其非也。则未详二仁之义。一仁宜绝。一仁宜明。此又所未达也。若谓不圣之圣不仁之仁。则教所诛不假高唱矣。

退至庄周云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又曰。田常窃仁义以取齐国。夫天地陶铸善恶兼育。各禀自然理不相关。枭鸩纵毒。不假学于鸾凤。豺虎肆害。不借术于麒麟。此皆天质自然。不须外物者也。何至凶顽之人独当假仁义以济其奸乎。若乃冒顿杀父郑伯盗郐。岂复先假孝道获其终害乎。而庄李掊击杀根毁驳正训。何异疾盗贼而销铸干戈。睹食噎而绝弃嘉谷乎。后之谈者虽曲为其义辩而释之。莫不艰屯于杀圣困踬于忘亲也。

知我者希则我贵矣。

上章云。圣人之在天下也。百姓皆注其耳目。师资贵爱必彰万物。如斯则知之者安得希哉。知希者何必贵哉。即己之身见贵。九服何得。背实抗言云贵。由知希哉。斯盖欲抑动恒俗。故发此过言耳。圣教则不然。中和其词以理训导。故曰。在家必闻。在邦必闻也。是闻必达也。不见善而无闷。潜龙之德。人不知而不愠。君子之道。众好之必察焉。众恶之必察焉。既不以知多为显。亦不以知少为贵。诲诱绰绰理中自然。何与老聃之言同日而语其优劣哉。

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处其厚不处其薄。处其实不处其华也。

孙盛曰。老聃足知圣人礼乐。非玄胜之具。不获已而制作耳。而故毁之何哉。是故屏拨礼学以全其任。自然之论。岂不知叔末。不复得返自然之道。直欲申己好之怀。然则不免情于所悦。非汪心救物者也。非惟不救。乃奖其弊矣。或问。庄老所以故发此唱。盖与圣教相为表里。其于陶物明训。其归一也。盛以为不然。夫圣人之道广大悉备矣。犹日月悬天。有何不照者哉。老氏之言皆效于六经矣。宁复有所愆之俟。佐助于聃周乎。即庄周所谓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者。至于虚诞谲怪僻诡之言。尚拘滞于一方。而横称不经之奇词也。

王侯得一以为天下贞。贞正也。

下章云。孰知其极其无正。正复为奇。善复为妖。

寻此二章。或云天下正。或言无正。既云善人不善人师。而复云为妖。

天下之善一也。而或师或妖。天下之正道一也。而云正复为奇斯反。鄙见所未能通也。盛字安国。仕晋为给事中秘书监。少游涉坟素而以史籍为怀。故曰。贤圣玄邈得诸言表。而仁爱自我陶染庶物。渐渍之功莫过乎经史。着晋阳春秋三十余卷。评老氏中贤之流。故知为尹述书。乃祖承有据嵇子云。老子就涓子学九仙之术。寻乎导养。斯言有征。至于圣也。则不云学。故语曰。生知者上。学知者次。王何所位典达鸿猷。故班固序人九等之例。孔丘等为上上。类例皆是圣。李耳等为中上。类例皆是贤。圣有至圣亚圣。贤有大贤中贤。并以神机有利钝。故智用有渐顿也。盛叙老非大贤。取其闲放自牧不能兼济于天下。坐观周衰遁于西裔。行及秦壤。死于扶风。葬于槐里。非遁天之仙信矣。

均圣论（齐沈约休文）

自天地权舆民生攸始。遐哉眇邈无得而言。焉无得而言。因有可言之象。至于大虚之空旷。无始之杳茫。岂唯言象莫窥。良以心虑事绝。及天地蕞尔来宅其中。毫端之泛钜海。方斯非譬。然则有此天地以来。犹一念也。我之所久莫过轩牺。而天地之在彼太虚。犹轩羲之在彼天地。龌龊之徒惟谓赫胥为远。何其锁锁为念之局耶。世之有佛莫知其始。前佛后佛其道不异。法身湛然各由应感。感之所召。跨大千而咫尺。缘苟未应。虽践迹而弗睹。娑婆南界是曰阎浮。葱岭以西经涂密迩。缘运未开自与理隔。何以言之。夏殷以前书传简寡。周室受命经典备存。象寄狄鞮随方受职。重译入贡总括要荒。而八蛮五狄莫不愚鄙。文字靡识训义不通。咸纳贽王府登乐清庙。西国密涂厥路非远。虽叶书横字胡华不同。而深义妙理于焉自出。唐虞三代不容未有。事独西限道未东流。岂非区区中国缘应未启。求其会归寻其旨要宁与四夷之乐同日而语乎。非为姬公所遗。盖由斯法宜隐故也。炎昊之世。未火未粒肉食皮衣。仁恻之事弗萌怀抱。非肉非皮死亡立至。虽复大圣殷勤思存救免。而身命是资理难顿夺。寔宜导之以渐稍启其源。故燧人火化变腥为熟。腥熟既变。盖佛教之萌兆也。何者。变腥为熟其事渐难。积此渐难可以成着。迄乎神农复垂汲引。嘉谷肇播民用粒食。嗛腹充虚非肉可饱。则全命减杀于事弥多。自此以降矜护日广。春搜免其怀孕。夏苗取其害谷。秋狝冬狩所害诚多。顿去之难已备前说。周孔二圣宗条稍广。见其生不忍其死。闻其声不食其肉。草木斩伐有时。麛卵不得妄犯。渔不竭泽。佃不燎原。钓而不网。弋不

射宿。肉食蚕衣皆须耆齿。牛羊犬豕无故不杀。此则戒有五支。又开其一也。逮乎酣醟于酒。淫迷乎色。诡妄于人。攘滥自己。外典所禁无待释教。四者犯人。人为含灵之首。一者害兽。兽为生品之末。上圣开宗宜有次第。亦由佛戒杀人为业最重也。内圣外圣义均理一。而蔽理之徒封着外教。以为烹羊豢豕理固宜然。或者又云。若如释氏之书。咸有缘报之业。则禹汤文武并受刳剔。周公孔子俱入鼎镬。是何迷于见道若斯之笃耶。试寻斯证。可以有悟矣。

华阳先生难镇军均圣论（山民陶隐居仰咨）

论云。前佛后佛其道不异。周室受命象寄狄鞮随方受职。西国密涂厥路非远。唐虞三代不容未有。事独西限道未东流。非为姬公所遗。盖由斯法宜隐。燧人火粒变腥为熟。盖佛教之萌兆。周孔二圣宗条稍广。见生不忍其死。闻声不食其肉。草木斩伐有时。麛卵不得忘犯。又戒有五支。四者犯人。人为含灵之首。一者害兽。兽为生品之末。内圣外圣义均理一。咨曰。谨案佛经。一佛之兴动踰累劫。未审前佛后佛相去宜几。释迦之现近在庄王。唐虞夏殷何必已有。周公不言。恐由未出。非关宜隐。育王造塔始敬王之世。既阎浮有四。则东国不容都无。夫子自以华礼兴教。何宜乃说夷法。故叹中国失礼。求之四夷。亦良有别意。且四夷之乐。裁出要荒之际。投诸四裔。亦密迩危羽之野。禹迹所至不及河源。越裳白雉尚称重译。则天竺罽宾久与上国殊绝。衰周以后时或有闻。故邹子以为赤县于宇内。止是九中之一耳。汉初长安乃有浮图而经像眇昧。张骞虽将命大夏。甘英远届安息。犹弗能宣译风教阐扬斯法。必其发梦帝庭。乃稍就兴显。此则似如时致通阂。非关运有起伏也。若必以缘应有会。则昔之淳厚群生何辜。今之浇薄群生何幸。假使斯法本以救浇者。夫为罪莫过于杀。肉食之时杀孰甚焉。而方俟火粒甫为教萌。于大慈神力不有所踬乎。若粳粮未播。杀事难息。未审前时过去诸佛。复以何法为教。此教之萌起在何佛。兼四戒犯人。为报乍轻。一杀害兽受对更重。首轻末重亦为未达。夫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周孔所云。闻声不食。斩伐有时者。盖欲大明仁义之道。于鸟兽草木。尚曰其然。况在乎人而可悖虐。非谓内惕寡。方意在缘报。睹迹或似。论情顿乖。不审于内外两圣。其事可得是均以不。此中参差难用顿悟。谨备以咨洗。愿具启诸蔽。

难云。释迦之现。近在庄王。唐虞夏殷何必已有。周公不言。恐由未出。非关宜隐。育王造塔。始敬王之世。阎浮有四。则东国不容都无。答曰。释迦出世年月不可得知。佛经既无年历注记。此法又未东流。何以得知是周庄之时。不过以春秋鲁庄七年四月辛卯恒星不见为据。三代年既不同。不知外国用何历法。何因知鲁庄之四月。是外

国之四月乎。若外国用周正耶。则四月辛卯长历惟是五日了非八日。若用殷正耶周之四月殷之三月用夏正耶周之四月夏之二月。都不与佛家四月八日同也。若以鲁之四月为证。则日月参差不可为定。若不以此为证。则佛生年月无证可寻。且释迦初诞。唯空中自明。不云星辰不见也。瑞相又有日月星辰停住不行。又云。明星出时堕地方行七步。初无星辰不现之语。与春秋恒星不现。意趣永乖。若育王造塔是敬王之世。阎浮有四此道已流东国者。敬王以来至于六国。记注繁密曾无一概。育王立塔非敬王之时。又分明也。以此而推。则释迦之兴不容在近周世。公旦之情何得未有。难云。夫子自以华礼兴教。何宜乃说夷法。故叹中国失礼。求之四夷。亦良有别意。答曰。弘教次第前论已详。不复重辩。

难云。四夷之乐裁出要荒之际。投诸四裔。亦密迩危羽之野。禹迹所至不及河源。越裳白雉尚称重译。则天竺罽宾久与上国殊绝。衰周以后时或有闻。故邹子以为赤县于宇内。止是九州中之一耳。汉初长安乃有浮图而经像眇昧。张骞虽将命大夏。甘英远届安息。犹弗能宣译风教。必其发梦遾庭。乃稍兴显。此则似时有通碍。非关运有起伏也。答曰。本以西域路近而大法不被。此盖由缘应未发。非谓其涂为远也。其路既近而此法永不东流。若非缘应未至。何以致此。及后东被皆由缘应。宜发通碍。各有其时。前论已尽也。

难曰。若必以缘应有会。则昔之淳厚群生何辜。今之浇薄群生何幸。假使斯法本以救浇者。夫为罪莫过于杀。肉食之时杀孰甚焉。而方俟火粒甫为教萌。于大慈神力不有所踬乎。若粳粮未播。杀事难息。未审前时过去诸佛。复以何法为教。此教之萌起在何佛。兼四戒犯人为报乍轻。一杀害兽受对更重。首轻末重亦为未达。夫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周孔所云。闻声不食。斩伐以时者。盖欲大明仁义之道。于鸟兽草木尚曰其然。况在乎人而可悖虐。非谓内惕寡。方意在缘报。睹迹或似。论情顿乖。不审于内外两圣。其事可得是均以不。此中参差难用顿悟。谨备以咨洗。愿具启诸蔽。

答曰。民资肉食而火粒未启。便令不肉教岂得行。前论言之已具。不复重释。众生缘果所遭各有期会。当昔佛教未被。是其恶业盛时。后之闻法是其善业萌时。善恶各有其时。何关淳厚之与浇薄。五支之戒各有轻重。非杀戒偏重四支并轻。且五业虽异而互相发起。犯人之戒。人重故先出。犯兽之戒。兽轻故后被。训记之道次第宜然。周公孔子渐弘仁恻。前论已详。请息重辩。若必以释教乖方域之理。外此自一家之学所不敢言。

广弘明集卷第六

辩惑篇第二之二

列代王臣滞惑解上

有唐太史傅奕者。本宗李老猜忌释门。潜图芟剪用达其鄙。武德之始上书具述。既非经国当时遂寝。奕不胜其愤。乃引古来王臣讪谤佛法者二十五人。撰次品目名为高识传。一帙十卷。抄于市卖欲广其尘。又加润饰增其罪状。至于张鲁据于汉中黄巾反于天下。斯并李门勃逆。皆覆而不显非。谓笃论之文乎。若夫城高必颓木秀斯拔。惟我清峻。故有异道嫉之。不足怪其鄙吝。未见厮徒。皂隶有加恼辱。明非目翳何事屏除。故因其立言仍随开喻。此则古来行事释判天分。未广见者谓为新致。聊陈旧解略显由途。资此神开可称高识。又傅氏寡识才用寄人。集叙时事废兴。太半坑残焚荡之事。可号非政所。须沙汰括捡之条。斯寔王化之本。故僧条俗格。代代滋彰。此乃禁非岂成除毁。傅氏通入废限。是谓披毛之夫终沦涂炭。可悲之甚矣。奕学周子史意在诛除。搜扬列代论佛法者。莫委存废。通疏二十五人。大略有二。初则崇敬佛法恐有淫秽。故须沙汰务得住持。二则憎嫉昌显危身挟怨。故须除荡以畅胸襟。初列住持王臣一十四人。傅奕高识传。通列为废除者。今简则是兴隆之人 宋世祖 唐高祖 王度 颜延之 萧摹之 周朗 虞愿 张普惠 李[王*易] 卫元嵩 顾欢 邢子才 高道让 卢思道。

二列毁灭王臣一十一人。傅奕高识传。列为高识之人。今寻乃是废灭者 魏大武 周高祖 蔡谟 刘昼 阳炫之 荀济 章仇子陀 刘惠琳 范缜 李绪 傅奕 (减省除灭半之) 王文同。

初序沙汰僧众者。夫以稊稂之秽青田。荣华之弊白首者。良有以也。故六群之过兴舍卫。十滥之伪起毗离。大圣因立条章。无学由而正犯。遂有七摈量其小失。四法拔其大[保/言]。张网目而示三千。显律仪而陈八万。故得正像咸称有道内外同号无尘。自法渐王门。金科之刑无坠。僧罗海岳。藏疾之隙滋章。举统以法绳之。烹鲜之仪可觌。随机以时劝勉。握泥之喻自邻。人谁无过。垂珠之诫有津。丑迹易欣。掩耳之夫难睹。所以宋唐两帝王颜等贤。鉴物性之昏明晓时缘之淳薄。纵释门之纷荡。则淄渑一乱。弹僧徒之得失。则泾渭殊流斥贪竞之鄙夫。毁藏积之僧滓。存高尚之道德。廷重惠以摄人。至如汉魏齐梁之为政也。恢恢天网取漏吞舟。察察王政事兼苛滥。所以大弘佛法通济于五乘。该洽明时陶渐于清浊。使浊者知归令自新于大造。清者容养悟适化之多方。其犹大赦天下。逋逃因之改容。忘瑕纳众。群小以之迁善。尧舜岂非圣主而化不及丹朱。汉祖焉乐乱阶而亮贯高之逆。孔门季路虽僻而预升堂。释种达多乃邪而参清众。是知权道抑扬神机利用。或收或纵。事出乘时。后序除废三宝意者。夫以保形存

命有生之所贵。重财爱食鄙俗之共珍。故位称大宝。无以摧于死王。力拔青山。莫有亡于老病。斯佛教也。故四山常逼王位非常。三相恒迁生涯有数。斯实录也。俗有谶记之传。不知由何而得。或云口授。或述符图。虚然显密布露士俗。窃以五运更袭帝者一人自。余凡叟谁之顾录。周祖已前有忌黑者。云有黑人次膺天位。故齐宣惶怖欲诛稠禅师。稠以情问。云有黑人当临天位。稠曰。斯浪言也。黑无过漆。漆可作耶。齐宣妄解手杀第七弟涣。故可笑也。周太祖初承俗谶。我名黑泰可以当之。既入关中改为黑皂。朝章野服咸悉同之。令僧衣黄以从谶纬。武帝雄略初不齿之。张宾定霸。元嵩赋诗。重道疑佛将行废立。有实禅师者。释门之望帝亦钦重。私问后运是谁应得。实曰。非僧所知。帝曰。如谶所传云黑者应得。僧多衣黑。窃有所疑。实曰。僧但一身谁所扶翼。决非僧也。帝曰。僧非得者。黑者是谁。实曰。至尊大人保信浪语。外相若闻岂言至圣。黑者大有老乌亦黑。大豆亦黑。如是非一。可亦得耶。帝闻有姓。乌姓窦者。假过诛之元其情本。疑意在释。遂即荡除。魏太武本是戎乡。素无文墨。八岁登位。一信崔浩。故两帝厚身信谗信谶。陵残佛化自取殃及。旋踵更兴。兴由时来。不在人力。故经传云。佛化惟远终于六万岁时住持。小圣功在九亿无学。不可削也。蔡谟已下上事诸贤。并挟私忿于僧有隙。发愤忘身。何况佛法。极笔而书罪状。深文而挂刑网。秃贼以惊视听。妖胡而动王臣且律令条章。未若凝脂之密。滔滔天网自有陷目之夫。言贼斯即盗科。述妖乃当死例。书表盛云妖贼。未识妖贼是谁。可谓匿名之书。足投诸火。如须勘检虚迹自形。前后上事虽有十贤。荀济一夫差有才用。自余连写未足人闻。傅奕后来谓自脱颖。言无典据才气虚劣。瓦砾云宝。贤愚所轻。然素本无道门起家。贫贱投僧乞贷。不遂所怀。蓄愤致嫌固其本志。武德之始西来入京。投道士王岿。岿道左之望。都邑所知。见其饥寒延居私宅。岿通人也。待以上宾。三数日间。遂通其妇入堂宴语。曾不避人。岿有兄子为僧。寺近岿宅。因往见之。奕大嗔怒。僧便告岿。岿初不信曰。傅奕贫士。我将接在宅。岂为不轨耶。僧曰。叔若有疑。可一往视。相将至宅。果如所言。岿掩气而旋。岿有女婿为果毅。常以为言。奕既窃妻而傅妖不可算矣。如唐吏部唐临冥报所传。神为泥人。固其宜哉。如别所显。

隋大业八年。天子在辽。有王文同者。郊东王堡人也。夙与僧争水硙之利。敕令巡问军实。乃矫诏集僧。三木加身考令云反。并令引邑议同谋遂诛剪僧徒于河间郡。杀道俗近一千人。传符达于蒲州。酷声遍于天下。时窦庆为河东太守。以状奏闻。帝大怒。于河间戮之。未及加刑。百姓脔之生啖。乃及于土地。以此反例下述。反僧亦相符。此然初因僧起谤毁佛法。咸因宿忿。不思累劫之溺。而欲一时之快。泄在帝臣非关上事。非位不谋。已如前咎。徒为举斧终陷磨胸。

故集者随传叙之。庶后叶之龟镜也 后魏世祖 周高祖 宋世祖 唐高祖 赵王度 晋蔡谟 宋颜延之 宋萧摹之 宋周朗 宋虞愿 魏张普济 魏李[王*易] 齐刘昼 魏杨炫之。

后魏世祖太武皇帝。初立道学。置道坛废佛宗。

帝姓托跋氏。讳伏厘。后名焘。鲜卑胡人之别种也。西晋之乱有托跋卢。据有朔方。晋就封为代王。卢孙舍翼犍或云圭。部落逾盛。众十万。北连云中西据阴山。云中南去汉塞四千里。以东晋孝武太元初。南至朔东三百里。平城为都二十余岁。依华造殿宗事佛道。登位三十四年。至晋帝隆安中。第三主托跋焘立。时年八岁。尚在幼冲。信任司徒崔浩。浩尤不信佛。情重李老仙术。以道德经授帝令讽味。因便重之。登位二年召天下方士。有道士寇谦之者。道门之魁杰也。自云于嵩高值天尊飞下。召谦赐以天师之号。令奉太平真君置静轮天宫。可获仙道。列辟闻之若遗。而浩深信之。帝由于平城郊置道场。方二百步。重层崇峻并备厚礼。具如释老志所述。后改号太平真君。以遂寇谦之道命也。因盖吴作乱。关中有沙门。畜弓矢。浩便进说与吴通谋。遂诛长安沙门。焚破佛像。四方亦然。惟留台下。至真君七年。遂一切荡除。坑僧破像自以为得志也。为谗所黩幽杀大子。恶疾殃身方族崔浩何嗟及矣。不久为阉人宗庆。所杀便崩。其孙嗣立。即开佛法天下大明。

第六帝孝文是称文祖。改姓为元。改代为魏。去胡服定官名。衣冠华夏移都河洛。佛法大兴。然世祖勇于武略怯于文雄。轻于自审重于信伪。而奕叙为命世之明后。寔诬也哉。寻奕搜检列代上事言及释门者。大略五焉。前已显之。今重昌辩。一以业运冥昧报果交加。二以教指俗伪终归空灭。三以寺宇崇丽顾陵嫉之。四以僧有杂行抄掠财色。五以僧本缘俗位隆抗礼。五相虽惑多。以杂行者为言焉。斯不达之曲士也。夫出家者。取其发足超方形心异俗。执持圣种震慑魔王。天帝尚来下拜。龙神无不奉者。非无五三杂行犯法负心。婆娑于色味。贪饕于名利。斯等行乖佛化正法稊稂。涅槃谓为秃人。梵网呼为大贼。戒海如尸不纳僧杀。财法绝之斯禁显然。妄咎于佛深不可也。至如俗士纯臣有国常。有行贞洁者重之。为贪竞者罪之。不可以见一士乖僻合国并诛。一官浊滥举朝同剪。斯不可也。事见后魏书及十六国春秋。世祖见一寺过起。通国斩僧。无问少长一时残戮。可谓虏官长也。判事雷同奕引以为明略。明者逃矣。又以见僧受供厚礼频繁。自不能拔姤而增状。僧为福田。奉之自获其报。官是摄政。禄之以盛其功。今王赐臣下。让禄者是谁。俗施僧财。不受者常有。无禄之官不闻于国。受俸之士充牣九州。岂以一士受赇朝廷为之废务。一僧滥施释门由此致嫌。又不可也。是知清浊异途道俗通有。宪台绳纠于失

法。详刑科处于重轻。斯俗政也。戒律以检于七非。摈罚以正于三格。僧制以遮其外犯。法令以勖其内心。此佛教也。是则道俗律令。具足光明。昭彰于四俗。显昌于五众。有何不尽。须尔上言。所以。

上帝高居于九重殷鉴四海。列辟靡监于王事职司其忧。尔非其司妄行干政。徒为滥职何用当官。故后之上事。希有从之者。故经说四依拟分伪滥。人识难辩法智易明。何得见一僧行过。上累佛宗。见一戒或亏便轻正法。止可以道废人。以人不弘道也。不可以人废道。以道高出天人。抑又详之。今以五常检人。何人能具。五孝检士。何士备之。读易而忽阴阳。讲礼而存倨傲。闇君贼臣代代常有。尸禄乱政时时更繁。孔门三千。颜生独为德行。君人二十九代。唐尧常据。言初略述。统详则释门藻镜者殷矣。

二周祖武皇帝。志存道学。躬受符录猜忌佛门。

帝姓宇文氏。讳邕。太祖魏丞相黑泰之第三子也。族本鲜卑。元魏之末太祖挟魏。平阳王西顿关中。经魏四帝二十三年薨。世子洛阳公。受魏禅称周。当年被废。立弟宁都公。为帝四年崩。谥明帝。儿小立弟鲁国公为帝。即高祖也。改号保定元年。深谋独断猜忌为心。晦迹亲疏以蒙智术。保定六年改元天和。前后经于一纪。大冢宰晋国公宇文护太祖之犹子也。躬受遗诏辅翼帝图。雄略控御光时佐国。恐有废立。便引入内杀之。并子十人。族大臣六家。改元建德。诛除雄武摧剪扞城。虑远权衡英威自若。而能克己励精。露怀臣下。布袍菲食劳谦自持。躬履行阵步涉山谷。故得士卒之心死而不厌。时有谶记忌于黑衣。谓沙门中次当袭运。故帝初大信佛。以事逼身遂行废荡。以建德三年。纳道士张宾佞辩。便灭二教。更立通道观用畅本怀。至建德五年。平齐既讫。自以为。灭法之福祐也。改元宣政。至五月因疠而崩于云阳。子赟嗣位。杀齐王父子十人。正月一日改元大成。禅位其子衍。改元大象。自号天元皇帝。便开佛法。然则祸深福浅过奄其功。明年五月崩。谥曰文宣。后年正月改元大定。二月内禅位有隋。故奕述云。观武帝为政。果决能断。此其志也。既除妖邪之教。惟务强兵。五年之间大勋斯集盛矣。其有成功也。集者曰。弈云。无佛则国安祚远。如何周祖诛除才了凶崩忽临。则奕为狂矣。然则武帝惟武曾不迟疑。随心快意便行诛戮。害叔毁佛欺惘已深。祚促历移固其宜矣。况复疠及其身呼嗟何及。殃钟祸集又可悲凉。乃以正佛为妖邪。指伪道为师奉。闇君荒主岂待夏殷固谥法之司。魏周灭法之主俱为武者。不亦宜乎。余有除毁相状感于苦报。如别具述。

三宋世祖孝武皇帝。沙汰僧徒并致敬事。

帝姓刘氏。讳骏。文帝之第三子也。为父讨逆。斩兄邵于南郊。

并子三十一人。自立改元孝建。二年诛叔义宣。大明二年诛王僧达父子。有羌人高阇反。事及沙门昙标。下诏曰。佛法讹替沙门混杂。未足扶济鸿教而专成逋薮。加以奸心频发凶状屡闻。败道乱俗人神交忿。可付所在精加沙汰。后有违犯严其诛坐遂设诸条禁。自非戒行精苦。并使还俗。诏虽严重竟不施行。先是晋成帝时。庾冰专政。欲令沙门致敬王者。何充王谧等驳议不同。及桓玄篡位。复述前议俱不果行。备如别述。世祖以大明六年。使有司奏议令僧致敬。既行刳斮之虐。鞭颜竣面而斩之。人不胜其酷也。且僧拜非经国之典。亦不行之。大明八年崩。子业立。寻为明帝所夺。而傅奕叙为高识之帝。滥刑何识之可高耶。倏忽绝嗣身名俱灭。可为殷鉴矣。案萧子显述曰。宋氏自称水德。承运曲干。正位八君卜年五纪。四经绝嫡三号中兴。关间祸难相陵骨肉。何可言哉。

四大唐高祖太武皇帝。沙汰释李二宗诏。帝以武德末年僧徒多僻。下诏澄简肃清遗法。非谓除灭。尤为失旨。故诏云。朕膺期驭宇。兴隆教法深思利益。情在护持。使玉石区分薰莸有辩。长存妙道永固福田。正本澄源宜从沙汰。斯正诏也。而奕叙为灭法则诬君罪惘。值容养宽政网漏吞舟。故存其首领耳。余如后述。

奕又引元魏尚书令任城王澄奏议不许邑里更造伽蓝妨人居住。又引尚书令高肇奏僧祇户粟散给。贫人阅其表奏无除。毁状但在匡政理教除其僻险。斯之详纠弘护之规谏乎。

后赵中书太原王度。奏议序。石虎下书问曰。佛号世尊国家所奉。闾里小人无爵秩。者为应得事佛不。又沙门皆应高洁贞正。行能精洁然后可为道士。今沙门甚众。或有奸宄。避役多非其人可料简。详议度奏。以王者郊祀天地祭奉百神。故礼有恒飨。佛生西域。非中华所奉。汉氏初得其道。惟听西域胡人立寺都邑。魏承汉制。赵由旧章请赵人不听诣寺。已为沙门者遣还初服。朝士多同此议。虎下诏曰。度议佛是外神非诸华所奉。朕出边戎。宜从本俗。夫制由上行永世作则。苟允事无亏。何拘前代。其夷赵为道士。乐事佛者悉听余有。奕为润饰多陈妖诈。道家之书伪妄自昔。黄书合气士女淫行。赤章厌祷幽明乱起。是知妄作者凶。乱俗者杀。罪有余矣。何者。奕云。佛图澄令弟子游说郡国。支遁之徒为其股肱。翻三玄妙旨文饰邪教。斯言訾谤天地不容何者。佛图澄者得圣之人也。乳孔流光。不假灯炬之照。瞻铃映掌。坐观成败之仪。两主奉之若神。百辟敬之如佛。预启东储之贰。前表石葱之祸。及难生妖现。谏虎以刑滥法深享寿不遥。斯言甚切。而奕乃云。令虎杀侄取其帝位。何斯言之过欤。又云。支遁之徒为其羽翼。晋氏南度止一道林虽是同时。江山胡越。安得散身奔北股肱赵朝。又云。翻三玄妙旨文饰邪教。此亦虚言何得

妄指。且道之述作止在五千。自余千卷都是虚诈。备详魏日姜斌事乎。然则自忖者审。谓僧亦然。且佛之教义纶综有归。前后文理无相乖竞。寻绎道经滥窃何甚。不能自立一义。并傍佛宗。或四果十地连写内经。或地狱天堂全书佛旨。斯并业行之升沈。报因之盛则也。问以位行阶级。则事逾河汉。如何叙集图传迷俗乱真。无纤毫以助化。有山岳之负犯。扗没卒岁。又可悲夫。

六蔡谟。字道明。陈留人。晋太常彭城王纮表。以肃祖好佛道。手画形像于乐贤堂。经历寇难而堂犹存。宜敕著作。咸使作颂。显宗出纮表博议。谟曰。佛者夷人。惟闻变夷从夏。不闻变夏从夷。先帝天纵多才。聊画此像。未是大晋盛德之形容。今欲发王命敕史官上称先帝好佛之志下为夷狄作一像之颂。于义有疑焉。康帝即位拜司徒。永和四年五月诏书下。固执不就。上疏乞骸骨。及孝宗临轩。征谟不至。(自且至中。皇)太后诏罢朝。公卿奏送谟廷尉以正刑书。谟率子弟素服诣廷尉待罪。诏免为庶人。便杜门不出。斯并刚愎之鄙夫。井坎之固量也。而奕叙为纯臣。未为笃论。何者谟之讽议。局据神州一域。以此为中国也。佛则通据阎浮一洲。以此为边地也。即目而叙。斯国东据海岸。三方则无。无则不可谓无边可见也。此洲而谈四周环海。天竺地之中心夏至北行。方中无影则天地之正国也。故佛生焉。况复堤封所及。三千日月万亿天地之中央也。惟佛所统非谟能晓。且庸度生常保局冰。执自以古同。谓家自为我土乐。人自以为我民良。不足怪也。中原嵩洛土圭。测景以为中也。乃是神州之别中耳。至时余分不能定之。江表岛夷地卑气厉情志飞扬。故曰扬州。晋氏奔之更称文国。变夷从夏斯言有由。则孔子居九夷非陋也。且有德则君人。无道则勃乱。故夏禹生于西羌。文王长于东夷。元魏托跋宗族北狄。并君临渎岳。向明南面。岂以生不在诸华。而逆其风化也。至如由余西戎孤臣。秦穆因而霸立。日磾獯狁微类。汉武纳而位存。故知道在则尊。未拘于夷夏也。蔡谟铿固自守。未曰通人。拒诏违命负罪殿废。正刑可矣。抑又详之。盈尺径寸之珠壁本惟绝域。穷神达理之睿圣不限方维。故崆峒非九州之限。昆仑乃五竺之地。而黄帝轩辕并西奔而趣之。李老尹喜又接武而登之。斯何故耶。知可归矣。且见机而作。无俟准的。至如夏桀之为政也。焚黄图诛龙逢。秦正之酷暴也。烧经籍坑儒士。时俗传之。无道之君也。然埏埴塼瓦非曰桀功。起予皇帝未尊吕德。然累叶盛行义须褒贬。古人有言。尧舜未必全圣。桀纣何能极愚。然而并归咎于夏殷。尊严于唐虞者。偏党不伦之诡经也。蔡氏遍隘何足可称。

唐特进郑公魏征策有百条。其一条曰。问经佛兴行早晚得失。

答珠星夜陨。佛生于周辰。白马朝来。法兴于汉世。故唐尧虞舜

靡得详焉。孔子周公安能述也。然则法王自在变化无穷。纳须弥于芥子之中。覆日月于莲华之下。法云惠雨明珠宝船。出诸子于火宅。济群生于苦海。砮得砥则截骨而断筋。车得膏则马利而轮疾。诚须精心回向洁志归依。宜信傅毅之言。无从蔡谟之仪。斯国之重臣也。可谓高识有归。故太宗敬而制碑。手书其石。祔葬于昭陵。为万代之摸楷也。蔡谟年事俱尽功用罕施。自揣无能固辞于公政可也。而叙华夷事隔。未曰通人。又不足可称焉。

七颜延之。琅琊人。有文章。好饮酒。放逸不护细行。宋元嘉中迁太常。沙门慧琳以才学迥拔。为太祖所赏。每升独榻之礼。延之嫉焉曰。此三台之座。岂可使刑余居之。帝变色。奕叙之为名士。斯可知也。以琳得宠于文帝。延之非莅政之能官。嫉而讥之。既不预朝廷。退居里闬。子峻为杨州刺史。乘轩还宅。延之负杖避而讥之。不营产业。布衣蔬食独游野外。时彦以其不参朝贤。亦显论所不及。岂不以无预独榻之荣嫉琳而谓刑余也。余如达性论所评议也。然颜公著论。褒赞极多。至如通佛影迹通佛顶齿爪通佛衣钵杖通佛二氎。不然。皆置言。高拔群英之所模楷者。刑余之言。一时之贬琳耳。其四论并见宋陆澄续法论。

八萧摹之。兰陵人。宋元嘉十二年为丹阳尹。奏称佛化被于中国已历四代。塔寺形像所在千计。进可以系心。退足以招劝。自顷已来。敬情浮末不以精诚为至。更以奢竞为重。违中越制。宜加检裁。不为之防流遁未已。请今后铸铜像造塔寺。先诣所在陈事列言。待报听造。观斯奏状仰止奔竞。非曰除灭。斯寔住持之相。居然昌显矣。

九周朗。汝南人。宋世祖时仕庐陵内史。上书曰。自释氏流教。其来有源。舒引容润既亦广矣。而假糅医术托以卜数。外刑不容。内教不悔。而横天地之间。莫之纠察。今宜申严佛律裨重国令。其疵恶显著者。悉宜罢遣。余则随其艺行。各为之条例。使禅义经诵人能其一。食不过蔬衣不出布。若更度者。则令先习义行本。其神心必能草腐人天竦精。以往者虽侯王家子。亦不宜拘。意同前矣。

第十虞愿。会稽人。仕宋明帝为中书。善容止直忤言。帝好奕颇废政事。愿曰。尧以此教丹朱。非人主所好。帝怒令曳下殿。初无惧色。二三日复召来明帝以所居故第起湘宫寺。制置宏壮。愿曰。此寺穿掘伤蝼蚁。塼瓦焚虫豸。劳役之苦百姓筋力。贩妻货子呼嗟满路。佛若有知。念其有罪。佛若无知。作之何益。忤旨出守晋安。此寔大慈之本怀。得佛之遗寄。而奕谓为除弹匪其意乎。

十一张普济。常山人。善百家之说。太和中迁谏议大夫。至孝明立不亲视朝。过崇佛法。郊庙之事多委有司。营造寺像略无休息。乃

上谏略云。伏愿淑慎威仪万邦作式。躬致郊庙之虔。亲纡朔望之礼。则一人有庆兆民赖之。然后精进三宝信心如来。道由化深。故诸漏可尽。法随礼积。故彼岸可登。书奏不报。济谏如此。而奕弄笔妄加。荒秽之淫僧游于宫内。恣行非法。凡是妃主莫不通淫。百姓苦之而上不觉。斯言奸荡。何得妄施。宫禁有限。防御有则。擅言淫僻纵笔妄陈据太史之任。总清慎之机。专构私愤显行轻毁。枭能食母。君子耻闻。亭曰柏人。汉后夜遁。非狂非醉。斯言难玷。但奕自行淫秽。其党例有妻孥。故李耳李思王之编户。张衡张鲁天师子孙。宗胤显然无宜不有。不知今日道士何为。效僧远财绝色。清高独往不拘俗累。甚可怪也。故奕重其财色毁僧同之。如老子化胡经云。既化胡王令尹喜为佛。性强梁者毁形绝好。断其妻娶不令绍嗣。故名沙门。自余软善任从其本。则妻子不绝也。约斯论事。观中道士。衣冠容制不异俗流。妻子承嗣。义依道法。不可怪也。是以仙童玉女侍老君之侧。黄庭朱户述命门之事。深欲拟僧斯踪难泯。遂行流谤。固其然哉。

十二李玚。赵人。魏延昌末为高阳王友。于时人多绝户为沙门。玚上言曰。礼以教世法导将来。迹用既殊区流亦别。故三千之罪。莫大于不孝。不孝之大。无过于绝祀。然则绝祀之罪。大莫甚焉。安得轻纵背礼之情而肆其向法之意也。宁有弃堂堂之政。而从鬼教乎。灵太后责以鬼教谤毁佛法。玚曰。窃欲清明佛法使道俗兼通。非敢排弃真学妄为訾毁。且鬼神之名皆是通灵达称。三皇五帝皆号为鬼。易曰。知鬼神之情状。周公自美。亦云。能事鬼神。礼曰。明则有礼乐。幽则有鬼神。佛非天非地。本出于人。应世导俗。其道幽隐。名之为鬼。愚谓非谤。灵太后不罪。后遇害于河阴。详玚上言欲沙汰僻左。非为疵谤矣。

十三刘昼。渤海人。才术不能自给。齐不仕之。着高才不遇传。以自况也。上书言。佛法诡诳。避役者以为林薮。又诋诃淫荡。有尼有优婆夷。实是僧之妻妾。损胎杀子其状难言。今僧尼二百许万。并俗女向有四百余万。六月一损胎。如是则年族二百万户矣。验此佛是疫胎之鬼也。全非圣人。亦言道士。非老庄之本。籍佛邪说为其配坐而已。详昼此言。殊尘听视。专言堕胎杀子。岂是正士言哉。孔子见人一善而忘其百非。鲍生见人一恶而终身不忘。弘隘之迹断可知矣。狂哲之心相去远矣。然则天下高尚沙门有逾百万。财色不顾名位莫缘。斯德隐之妄张淫杀。一年诛二子。沙门且然。一岁有二男。编户谁是。吐言孟浪未足广之。而奕重为正谏。及后上事还陈此略。考校则刘昼之门人矣。

十四阳炫之。北平人。元魏末为秘书监。见寺宇壮丽损费金碧。王公相竞侵渔百姓。乃撰洛阳伽蓝记言。不恤众庶也。后上书述。释

教虚诞有为徒费。无执戈以卫国有饥寒于色养。逃役之流仆隶之类。避苦就乐非修道者。又佛言。有为虚妄皆是妄想。道人深知佛理。故违虚其罪。故又广引财事乞贷贪积无厌。又云。读佛经者尊同帝王。写佛画师全无恭敬。请沙门等同孔老拜俗。班之国史。行多浮险者乞立严敕知其真伪。然后佛法可遵师徒无滥。则逃兵之徒还归本役。国富兵多天下幸甚。炫之此奏。大同刘昼之词。言多庸猥不经周孔。故虽上事终委而不施行。而奕美之彻于府俞。致使净游浪宕之语。备写不遗。斯仍曲士之沈郁。非通人之留意也。

## 广弘明集卷第七

### 辩惑篇第二之三

叙列代王臣滞惑解下 梁荀济 齐章仇子陀 周卫元嵩 宋刘慧琳 齐顾欢 魏邢子才 凉高道让 齐李公绪 隋卢思道 唐傅奕。

十五荀济。颖川人。后居江左。博涉众书志调矫俗。初与梁武布衣相知。及帝登位。仕不及之。济负气曰。会眉鼻上磨墨作檄耳。帝深不平之。梁州刺史阴子春左迁。济作大诗赠之。文传时俗。或称于帝者。帝曰。个人虽有才。乱俗好反不可用。济以不得志。常怀悒快二十余载。见帝信重释门寺像崇盛。便于时上书论佛教贪淫奢侈妖妄。又讥造同泰寺营费太甚必为灾患。其表略。以三坟五典帝皇之称首。四维六纪终古之规模。及汉武祀金人。黄新以建国。桓灵祀浮图。阉竖以控权。三国由兹鼎峙。五湖仍其荐食。衣冠奔于江东。戎教兴于中壤。使父子之亲隔。君臣之义乖。夫妇之和旷。友朋之信绝海内散乱三百年矣。济所控词述于僻者。至于贞槩绝俗。固莫叙之。斯偏党也。述金人之初降致黄新之篡等。并安拟也。至如周斩纣首岂见佛经。秦抗儒士非关释化。礼崩乐坏未睹浮图。战国无主何关僧伪。乃云纲纪之乱。何能乱之。夫妇父子何人不是。但妄言耳。不足述之。然济极言惘僧深訾佛者。统知上书必不会旨。亦知不能排除佛法。直是恨帝不拔于微流无荣宦于朝廷也。所以鄙词骂僧深文毁佛。其实奇意詈于上帝也。后之丑词并拟斯矣。

济表云。稽古之诏。未闻崇邪之命重沓。岁时禘祫未尝亲享。竹脯面牲陵诬宗庙。违黄屋之尊。就苍头之役。朝夕敬妖怪之胡鬼。曲躬供贪淫之贼秃。耽信邪胡谄祭淫祀。恐非聪明正直而可以福祐陛下者也。济吐斯言。故动怒也。梁祖享祀于晦朔。四时交易于温清。流涕动于臣下。兴言赋于孝思。故景阳台至敬殿。咸陈文祖献后之奠。何得言未尝亲享。故反前事肆情骂之。竹脯面牲用替牺栗。苹藻礿祭岂惟有梁之时。屈尊就卑乃万代之希有。遗若脱屣岂百王之虚构哉。

自非行总八恒位邻上忍。安能行慈绝欲于盛年。长斋竭诚于终事哉。

又曰。臣请言得失推校是非。案释氏源流本中国所斥。投之荒裔以御魑魅者也。乃至舜时窜梼机于三危。左传允(音捐)姓之奸居于瓜州是也。杜预以允姓阴戎之别祖。与三苗俱放于三危。汉书西域传。塞种本允姓之戎。世居炖煌。为月氏迫逐。遂住葱岭南奔。又谓悬度贤豆身毒天毒。仍讹转以塞种为释种。其实一也。允姓与三苗比居教迹和洽。其释种不行忠孝仁义。贪诈甚者号之为佛。佛者戾也。或名为勃。勃者乱也。而陛下以中华之盛胄。方尊姚石羌胡之轨躅。窃不取一也。案允姓之居炖煌西戎也。悬度贤豆等南梵也。西戎即叙禹贡所传。悬度已下荀济加谤。不读三史奚以定之。寻夫悬度乃北天之险地。乘索而度也。贤豆天竺仁风所行。四时和于玉烛土绝流霜。七众照于金镜神机猛利。人传天语字出天文。终古至今无相篡夺。斯是地心号中国也。人行忠孝何谓无之。济之所言。同田巴罪三皇非五帝者。讵可闻哉。

又案释迦出戎剖胁而诞。摩耶遂殂。事符枭镜。年长争立。内不自安。背父叛君逆节弥甚。达多投石难陀引弓。变革常道自饿形骸。安能济物。聚合凶徒易衣削发。设言虚诈不足承禀。九十六道此道最贪。协彼淫愚众多崇信。至如琉璃诛释。瞿昙路左视之。在生亲尚不存。既殁疏何能救。斯即不行忠孝。若天下习之。陛下则无以自处。不取者二也。寻经剖腋而诞。义出前经。以怀天师功德大故。非诸人供可以奉之。又知母人。命将终。故生七日已。上报天中。然则胁诞背割此亦有之。不同枭镜。如何滥委引弓投石事出权行。叛君逆节一何诬谤。自饿以化外道。变俗以静贪门。而云诸道佛道最贪。全成毁訾。诛国而不护国。示业难亡。群典广之。理路无没。济巧于合会。补贴成文。斯曰有才不妨无状。

济又云。今僧尼不耕不偶。俱断生育傲君陵亲。违礼损化。一不经也。观济此旨。专拟帝躬深知僧尼绝欲用则超生。斯义可从。固所不逆。然不偶断育斥帝行之。无容显论寄僧骂上也。又云。凡在生灵夫妇配合产育男女。胡法反之。多营泥木专求布施。宁非臣戾。二不经也。济之不经。斯事显也。胡法不淫。胡从何有泥木布施举事见讥。然佛之非胡。乃为天种。胡乃戎类本异梵乡。犹言神州号为汉地。今检汉者止可方于梁。汉虽曰初封帝都在于京洛。自余吴楚未曰中华。陆浑观戎。又戎变夏矣。惟佛一法教绝色心。胡梵二种生生常习。

济云。奸胡矫诈自称大觉。而比丘徒党行淫杀子。僧尼悉然。害蝼蚁而起浮图。费财力而构堂宇。若牟尼能照而故纵淫杀。便是诈称慈悲。徒能照而不能救。又是大觉于群生无益。而天下不觉。三不经

也。斯又巨谤之大怪。通人达士岂其言哉。猥曲丑事岂照此矣。然大盗取国。天下之罪人。行淫杀子。自是佛法之贼。浊现则摈于四国。将来则沈于三途而谓僧尼悉然。加诬之太甚也。又(云大觉无慈。又云)于生无益。斯并以愚量智以圣济凡。抗大觉之成化。失淳人之弘善。可谓螗螂有拒轮之勇。井蛙滞坎阱之心哉。

济云。胡法悭贪惟财是与。直是行三毒而害万方。未见修六度而隆三宝。四不经也。且财食厚生贪夫之所没。积而能散廉士之恒情。六度檀舍为初。惟佛宗而立位三宝。佛为教主。乃正觉之流慈。无佛法安知六度之功。绝慈风岂识三宝为正化。济以不得其志。没齿陷之。但增贪竞以咎人。未显厌身以袪滞。俗中恒士尚不虚言。济寔鄙夫。轻驰才笔。独不闻顾雍拜万户封家人不知。葛亮受三郡赏库无尺绢。谢安平百万贼愀然改容。能仁舍四有谛遗如涕唾。斯实录也。况复舍身受身。观三界如牢狱。惟财惟食。诚八征之毒蛇。衣[盔-木＋友]自随。若鸟之游空府。去留无滞。类凫之泛长川。此等之徒名沙门也。故经云。僧无犯戒不清净者。若反于此不名为僧。岂得以贼臣虐主等稷偰与唐虞。稊莠荆棘比嘉苗及美木。夫立言设谏清浊两分。全惘以昏凶。都掩诸髦彦。理不可也。于时有梁之为政也。仁育为初。帝则绝欲蔬食。僧则祠林义窟。冒行蝇点足可投卑豺虎矣。通人为论理。则统之去瑕掩过。士之恒务。故鲁之儒行惟孔一人。滥吹窃服时惟倾国。僧之真伪权实难分。惟佛得知。余存视听。故济不达无足烦论。恨其早被火灰面陈。岂不知返。

济云。佛家遗教。不耕垦田。不贮财谷。乞食纳衣头陀为务。今则不然。数十万众无心兰若。从教不耕者众。天下有饥乏之忧。违教设法。不行何须此法。进退未为尽理。五不经也。然济知有遗教。则知有兰若之徒。未知教有张弛。岂委三宝基业。但佛德宏大。天供尚自下临僧田。福广神壤义当上踊。教有开合随根制宜。不可局以粮粒用道。以通利物。故经云。若我弟子如法修行。如来白毫相中无量功德百千万分取一分。供我弟子受用无尽。故知为道出家。为道兴供。为道而受。为道弘福。道本虚通非俗筹议。故受四事还宗佛德。经云。如法受施千金纳之。必乖佛化杯水不许。何得妄言惟贪财食。又经云。住我施受入闇无见。反此而行如空无尽者是也。是知心外无境见境是心。故使供施随。心积散非外。经云。六度在心不在事。斯正言也。引证可知。

济云。涅槃发问。世尊灭后。经教若为得与波旬经别。观此发问则瞿昙存日。门徒不能分辩真伪。况中华避役奸诈之侣焉不迷惑者。寻济此言。全非有识文明灭度。魔佛难分。岂述佛世。门人不识经中三种四依。考定魔佛邪正。非济所知。彼亦不述。又云。中华避役奸

侣焉不迷惑者。斯是谠言。诚非所解。非避役者堪能辩之。尔何不论掩善扬恶专为务也。涅槃经云。避役出家无心志道。我当罢令还俗为王策使。斯正言也。如何不录以上之。

齐又引涅槃。阇王害父耆婆叙状。佛以理除令其迷解。俗惟事结惑网逾深。故以阴界入中求父不得本。惟妄想谓父。实人横生图害取其重位。若先达解知父本空。何必起逆。国亦非有。由佛开化达悟妄心。追悔惭谢获无根信。济不达此以事征理。斥天子注经。讥臣下逆乱。谓佛说无父。无父须除。执迹毁教。不足怪其愚闇也。余有琐碎似像之事。比拟繁论固同此例。又引张融范缜三破之论。前集备详。有抗融缜之词。见于后述。乃云。融缜立论无能破之。是虚言也。

济云。自古帝师诸侯宾友。千载一逢犹如旦暮。贤明希世宇宙独立。今乃削发。千群不臣万众称为帝师。未之可也。姚石玉食三千佛寺。琼宫八百供敬厚矣。终获广胤屠灭。宋齐已降莫惩前失。余有骂僧丑词。足可掩耳。毕寄诅帝之语。同庄蒙之寓言焉。又曰。僧出寒微规免租役。无期诣道志在贪淫。窃盗华典倾夺朝权。凡有十等。一曰。营缮广厦。僭拟皇居也。二曰。兴建大室庄饰胡像。僭比明堂宗祐也。三曰。广译妖言劝行流布。轹帝王之诏敕也。四曰。交纳泉布卖天堂五福之虚果。夺大君之德赏也。五曰。豫征收赎免地狱六极之谬殃。夺人主之刑罚也。六曰。自称三宝假托四依坐傲君王。此取威之术也。七曰。多建寺像广度僧尼。此定霸之基也。八曰。三长六纪四大法集。此别行正朔密行征发也。九曰。设乐以诱愚小。俳优以招远会。陈佛土安乐。斥王化危苦。此变俗移风征租税也。十曰。法席聚会邪谋变通。称意赠金毁破遭谤。此吕尚之六韬秘策也。凡此十事不容有一。萌兆微露即合诛夷。今乃恣意流行排我王化方。又击鸿钟于高台。期阙庭之箭漏。挂旛盖于长刹。仿充庭之卤簿。征玉食以斋会。杂王公之享燕。唱高越之赞呗。象食举之登歌。叹功德则比陈词之祝史。受儭施则等束帛之等差。设威仪则效旌旗之文物。凡诸举措窃拟朝仪云云。陛下方更倾储供寺。万乘拟附庸之仪。肃拜僧尼。三事执陪臣之礼。宠既隆矣。侮亦剧矣。臣不取者四也。

观济所列十条。同归一伪。牵引构合增动帝心。素达帝之机神。深衔帝之不齿。无何以通。蓄愤假谤以畅面讥。言虽若臣意寔轻侮。何者上列僧伪。无恶不扬。言帝重之明帝无识。斯则独夫闇主。不言自形。饰词覆诈。迹昌露矣。故曰。知人惟难。人实难知。知其难者千载惟一。梁祖深知济情无堪莅政。故曰。有才而好反。岂徒言哉。然则后之上事。皆则济之才辩。相去悬矣。故呈拙矣。

济云。陛下以因果有必定之期。报应无迁延之业。故崇重像法供施弥隆。劳民伐木。烧掘蝼蚁损伤和气。岂顾大觉之慈悲乎。胡鬼堪

能致福。可废儒道。释秃足能除祸。屏绝干戈。今乃重关以备不虞。击柝以争空地。杀蝼蚁而营功德。既乖释典崇妖邪而行谄祭。又亏名教。五尺牧竖犹知不疑。四海之尊义无二三其德。臣为陛下不取五也。

详济以事征理。今则以理通事。夫因果报应事同影响。若不信因前果后。则不谓形动影随。物理显然。如何致惑。伐木掘地。天常之旧规。造寺兴供。人伦之厚敬。劳民损蚁何帝无之。是以福不自资。四俗不辞劳役。罪不及他。百虫死而非罪。谓正法为妖书。以洁斋为谄祭。斯并幽明之所切齿。贤圣之所哀矜。然济不知岳渎大神奉佛而祈福赐。天地灵圣拜首而请玄章。故能峙立宇宙之中获四无畏。独居空有之界具四辩才。非济所知。或知而故谤以动帝情也。

济曰。秦正受诳于三山。汉彻见欺于五利。信顺妖讹。一至于此。不察情伪岂惩前失。又引五事明。宋齐两代重佛敬僧。国移庙改者。但是佛妖僧伪。奸诈为心。堕胎杀子。昏淫乱道。故使宋齐磨灭。今宋齐。

寺像见在。陛下承事。则宋齐之变不言而显矣。今僧尼坐夏不杀蝼蚁者。爱含生之命也。而傲君父忘仁于昆虫也。堕胎杀子反养于蚊虻也。夫易者君臣夫妇父子三纲六纪也。今释氏君不君。乃至子不子。纲纪紊乱矣。济引宋齐信佛而早亡。斯欺帝也何独毁佛。亦毁神祇。夫运业废兴天之常数。禅让放诛有国变通。前王自享于万年。后帝无宜而取位。此乃交谢之恒理。生灭之大期。何得执一代之常存。而迷百王之革运。都不可也。齐宋诸帝所以重佛敬僧者。知帝位之有由。故衔恩而酬厚德也。又知帝位之无保。故行因而仰长果也。昔因既短。不可延以万年。故有梁之受禅也。今因未就。不可即因而成果。故受报于未来也。是则业运相循四序无失。如何轻佛无报应乎。若轻无报应。则郊庙诸神昊天圆丘地祇方泽山川望秩一切须除。岂独佛僧滥受诬惘。乃云。堕胎杀子。令存好仇。尔亦好仇。何为干政自不见也。

书奏。梁武大怒。集朝士将加显戮。济密逃于魏欲匡静帝。事露为齐文襄烧杀之。年八十余矣。济所行非理。妄逞才术。干政冒荣。负智自灭。古云。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济布衣之人。而谋庙堂之事滥矣。佛行仁化无损王臣。守戒洁心除邪灭惑。此佛教也。故三学八正以导出家。六度四弘用开士俗。其中通局适化随缘悟达为宗。余非佛意。而济不谈正行之士。专述乱业之夫。以伪排真以邪陵正。以寡伐众以僻乱全。祸不谋身。密陈无上之典。余殃不尽。终被焚身之酬。深可悲矣。

十六章仇子陀者。魏郡人。齐武平中为儒林学士。于时崇重佛法造制穷极。凡厥良沃悉为僧。有倾竭府藏充佛福田。俗士不及。子陀微宦固非所幸。乃上疏陈曰。帝王上事昊天下字黎庶。君臣夫妇纲纪有本。自魏晋已来胡妖乱华。背君叛父不妻不夫。而奸荡奢侈控御威福。坐受加敬轻欺士俗。妃主昼入僧房。子弟夜宿尼室。又云。臣不惶不恐不避鼎镬。辄沐浴舆衬奉表以闻。有十余纸。书奏。帝震怒欲杀之。高那肱曰。此汉觅名欲得死。陛下若斫伊头。落汉术内可长。禁令自死。从之。经二年周武平斋出之。隋初犹存。不测其终。今读子陀表奏。惟述僧之妖淫蓄积财事。更无别致。吐言繁重随事广张。无识者谓上事极多。通赡者止惟二辙。谓财色也。大同荀济之言。才理云泥不及于时。魏齐两代名僧若林。举十统以绾之。立昭玄以司之。清众暐如不可陷溺。子陀家素贫煎。投庇莫从。形骸所资惟衣与食。困此终窭长弊饥寒。嫉僧厚施致陈抗表。终被抑退不遂其心。可谓澹澹汉博士词费而无镕捡。傅奕又加粉墨。言转浮碎。为下愚者所笑。何况上达者哉。

十七卫元嵩。本河东人。远祖从宦遂家于蜀。梁末为僧阳狂浪宕。周氏平蜀。因尔入关。天和二年上书。略云。唐虞之化。无浮图以治国。而国得安。齐梁之时。有寺舍以化民。而民不立者未合道也。若言民坏不由寺舍。国治岂在浮图。但教民心合道耳。民合道则安。道滋民则治立。是以齐梁竞像法而起九级连云。唐虞忧庶人而累土阶接地。然齐梁非无功于寺舍而祚不延。唐虞岂有业于浮图。而治得久但利民益国则会佛心耳。夫佛心者以大慈为本。安乐含生终不苦役黎元。虔敬泥木损伤有识荫益无情。而大周启运继历膺图总六合。在一心齐日月之双照。养四生如厚地覆万姓。同玄天实三皇之中兴。嗟兆民之始遇。成五帝之新立。庆黎庶之逢时。岂不慕唐虞之胜风。遗齐梁之末法。嵩请造平延大寺。容贮四海万姓。不劝立曲见伽蓝。偏安二乘五部。夫平延寺者。无选道俗罔择亲疏。爱润黎元等无持毁。以城隍为寺塔。即周主是如来。用郭邑作僧坊。和夫妻为圣众。勤用蚕以充户课。供政课以报国恩。推令德作三纲。遵耆老为上座。选仁智充执事。求勇略作法师。行十善以伏未宁。示无贪以断偷劫。于是衣寒露养孤生匹鳏夫配寡妇。矜老病免贫穷。赏忠孝之门。伐凶逆之党。进清简之士。退谄佞之臣使。六合无怨纣之声。八荒有歌周之咏。飞沈安其巢穴。水陆任其长生(云云)。嵩此上言。有所因也。曾读智论。见天王佛之政令也。故立平延。然述佛大慈令生安乐。斯得理也。事则不尔。夫妻乃和未能绝欲。城隍充寺非是圣基。故不可也。即色为空。非正智莫晓。即凡为圣。岂凡下能通。故须两谛双行二轮齐运。以道通俗。出要可期。

嵩云不劝立曲见伽蓝者。以损伤人畜故也。若作则乖诸佛大慈。

昔育王造塔。一日而役万神。今造浮图。累年而损财命。况复和土作泥塼瓦成日。为草虫而作火劫。助蝼蚁而起水灾。仰度仁慈未应垂许。斯诚诫也。故比丘造房先除妨难。有损命者必不得为。重物起慈即为仁塔。理极正矣。事罕行之。

又云。请有德贫人免丁输课。无行富僧输课免丁。富僧输课免丁。则诸僧必望停课争断悭贪。贫人免丁则众人必望免丁竞修忠孝。此则兴佛法而安国家。实非灭三宝而危百姓也。有十五条。总是事意。劝行平等非灭佛法。

劝不平等　是灭佛法　劝行大乘　劝念贫穷　劝舍悭贪　劝人发露　劝益国民　劝燎为民　劝人和合　劝恩爱会　劝立市利　劝行敬养　劝寺无军人　劝立无贪三藏　劝少立三藏　劝立僧训僧　劝敬大乘诫。

上列事条。反则灭法。顺则兴教。并陈表状及佛道二论。立主客论小大。嵩以理通我不事二家。惟事周祖。以二家空立其言。而周帝亲行其事。故我事帝不事佛道。立词烦广。三十余纸。大略以慈救为先。弹僧奢泰不崇法度。无言毁佛。有协真道也。故唐吏部唐临冥报记云云。

十八刘慧琳。秦郡人。出家住杨都治城寺。有才学。为宋庐陵王所知。着均善论(一云白黑论)其论难穷通。后法义篇备之矣。大较云。但知六度与五教并行。信顺与慈悲齐立。殊涂同归。不得守其发足之辙也。

十九范缜。南郡人少孤贫。学于沛国刘瓛而卓越不群。在门下积年。芒屩布衣徒行。而危言高论。盛称无佛有于自然。其词。亦备后法义篇。沈休文难之。故不烦载。

二十顾欢。吴郡人。以佛道二教互相非毁。欢着夷夏论以统之。略云。在佛曰实相。在道曰玄牝。道之大象即佛之法身。佛则在夷。故为夷言。道既在华。故为华语。独立不改绝学无忧。旷劫诸圣共遵斯一。老释未始分。迷者分未合。亿善遍修。修遍成圣。虽十号千称。终不能尽。然其文中抑佛而扬道。斯门人也。不足评之。又张融门律意亦同欢。前集已详。后更略引。亦备法义篇。且佛则金姿丈六。道则白首同凡。佛则舍王位。道则臣王者。佛化无国不有。道则不出神州。佛则塔遍阎浮。道则冢居槐里。全不同也。何得辄引以拟伦乎。

二十一邢子才。何间人。仕魏著作郎迁中书黄门郎。以为姓人不

可保。谓元景曰。卿何必姓王。元景变色。子才曰。我亦何必姓邢能保五世耶。然佛是西域圣人。寻已冥灭。使神更生。安能劳苦今世邢子才。为后身张阿得耶。亦有难解。如法义篇自寻之。

二十二高道让者。凉书述云。释氏之化。闻其风而悦之。义生天地之外。词出耳目之表。斯奖教之洪致。九流之一家。而好之既深则其术亦高。而图寺极壮穷海陆之财。造者弗吝金碧。殚生民之力。岂大觉之意乎。然至敬无文至神不饰。未能尽天下之牲。故祭天以茧栗。未能极天下之文。故藉神以稾秸。苟有其诚。则苹藻侔于百品。明德匪馨。则烹牛下于礿祭。而况鹫山之术彼岸之奇。而可以虚求乎。乃有浮游都鄙避苦逃剧。原其诚心百裁一焉。既朱紫一乱。城社狐鼠秽大法之精华。损农蚕之要务。执契者不以为患。当衡者不以为言。有国者宜鉴而节之。此则让为护法之纯臣矣。奕又何为裁之。可谓高识之人。而载于高识之传者可也。

二十三李公绪。赵郡人。通经史善阴阳。见有丧之家忧斋供福利。便曰。佛教者脱略父母遗蔑帝王。捐六亲舍礼义。赭衣髡剔自比刑余。妄说[炫-厶＋乙]惑惟利是亲。阴阳名墨。虽纰缪苛察。而四时节用有取。至如兹术则伤化托幽滋为鬼道。惜哉举国皆迷。彼众我寡。悲哉吾之死也。福事一切罢之。弃华即戎。有识不许。弟概字季节。属文读佛经。脚指夹之。斯北边士俗自保专执之大魁者。惜哉生为徒生。无上善以资神。死为徒死。有下恶以沈报。冥冥随业反本何期。来际莫知现在焉识。与夫群畜愚叟奚以异哉。

二十四卢思道。范阳人。仕齐为黄门郎。周武平齐诣京师。作西征记。略云。姚兴好佛法。罗什译经论。佛图遍海内。士女为僧尼者十六七。縻费公私岁以巨万。帝独运远略罢之。强国富民之上策也。又作周齐兴亡论。略云。周祖始位。大冢宰宇文护。太祖之犹子也。负图作宰。亲受顾命。周祖高居深视。一朝折首凡厥党与咸见夷戮。乃弃奢淫布公道。屏重肉躬大布。始自六宫被于九服。以为释化立教。本贵清净。近世已来縻费财力。遂下诏削除之。亦前王之所未得也。思道为论纠其縻费。罢之则谓强国富民之策。斯一代之小识。未远大之弘略也。夫佛法之行化也。要在清神灭惑也。彼费财崇福者。知身命财终归散灭。徒为保爱。此厚生守财之奴也。故俗云。多藏厚亡积而能散。石崇以财色而受诛。殷辛亦同之而早戮。自古咸尔。溢于见闻而不能止者。乃贪惑使之然也。

昔汉武寿陵秦皇终陇。财宝充牣毕被侵开。何若舍贪积而兴上福。以崇景仰之至。割形骸而从道化。以袭全正之极者可也。不然藏积空劳自他。形神校计晨夕无暇身死名灭卒从他手。今昔如此。习俗相仍。略举近代。齐代之行福也。寺塔崇盛僧众杂聚。不能节之以

道。纵其淆乱。斩斛律明月虚听谶词。周军闻便解甲。齐后斯闇主也。权守国资不能周给。宇文既破。帑藏充盈不解。身用衔绁而诣军门。财宝并为周有。周祖既废二教。自以为万代之上策也。西平东讨无往不克。以为灭法之庙略也。固天宥之。统收齐余泉货鸠拾。素是贫国缣纩全希。一旦获之。填胸满目连手运帛。接轸长途。斯为大盗之灭国。乃以为兴师之盛业也。生灭得失曾不筹之。惟拟目前快意莫虑于后。我既破他他亦破我。自古恒尔。无得不思。周祖谓以万代常存与天地而齐寿也。穷讨岩穴务存藏积。守俭保素克己励俗。亦万代之一人也。当年崩背而其子用之。大张文物高陈声势。即开佛法。以从百姓之欢心。又显胜相。用呈大国之威雄也。立四皇后表八柱国。前后卤薄队仗倍常。各二十四。自古皇王莫之比拟。立元宣政禅位小儿。时在繈褓王位斯及。自号天元皇帝也。春秋方富未许丧身。不盈一载又从万古。儿小不立后父控衡。历移运从隋高受禅。位及国财并为隋有。斯可师也。而不师之。隋虽重法广陈寺塔。至于财事无足称言。故使蓄积谷帛遍于国中。仓库殷实不能散施。故福门虽开示存而已。及炀帝之末。天下沸腾郊垒风惊。畿甸雾结。初登位也。哥帝德而曰万年。后陵迟也。咸面骂而扬诸咎。仓禀资于群盗縻烂者无穷。形骸执于贼臣。百辟困于黔首。举斯以统无得守株。佛之诚言信而可验。何以知其然耶。自古登临无不高称万岁。岁之有万斯即有期。况减于万。何代不有。既前王不守于万。固知后帝义不逾之。各取万岁今何所在。五运相袭可不镜诸。是以明后英贤。知五家之必散。上智高识。鉴三坚之可修。已用之财如影之相逐。未用之物不可赐及怨亲。所以于国于家遗之如脱屣。若财若命弃之若游尘。庄严性识。使早备法身。成就善权。务津梁诸有。斯至教也。余诸幻有知何所论。故经云。劫烧终讫。乾坤洞燃。须弥巨海。都为灰扬。天龙人鬼。于中凋丧。二仪尚殒。国有何常。如斯法句可以寻真。自外凡鄙固非其务。

二十五傅奕。北地泥阳人。其本西凉。随魏入代齐。平入周仕通道观。隋开皇十三年。与中山李播请为道士。十七年事汉王。及谅反迁于岐州。皇运初授太史令。武德四年。上减省寺塔僧尼益国利民事十一条。高祖闻之竟不行下奕。乃多写表状远近流布。京师诸僧作破邪论以抗之。如后所列。奕表云。一僧尼六十已下。简令作民。则兵强农劝。易曰。男女构精万物化生。此则阴阳父子天地大象。不可乖也。今卫壮之僧。婉娈之尼。失礼不婚。夭胎杀子减损户口。不亦伤乎。今佛家违天地之化。背阴阳之道。未之有也。请依前条寻。老子至圣尚谒帝王。孔丘圣人犹跪宰相。况道人无取德义未隆。下忽公卿抗衡天子。如臣愚见。请同老孔弟子之例拜谒王臣编于朝典者。奕奏如此。未足理论。出处殊途不可一述。易称构精。佛则绝欲固知李氏道门相结伉俪。日夕共会顺易阴阳。不顺则与佛何殊。若顺固其恒

俗。何为学僧守静绝欲无为。以事讨论缠绵自显。如上已述。迷者未寻。且李耳子孙遍于天下。张陵余胤散列诸州。祖宗遗绪如何辄异。若异其先斯为绝嗣。三千之罪莫有高之。况复黄书服气。三五七九之经。上下相和。四眼二舌之教。不可削也。佛教不尔。欲是过原。先必戒之方祛俗滞。此则佛道之分途也。高识者体之。

又云。请同孔老门人拜谒王臣者。不知奕出此语。何以自陈毁僧傲亲抗君非为忠孝。固知道士常拜君亲。如何目见道士从僧抗礼。不能自化其类。何用弹人实而言之。道士由来拜谒。窃形滥吹冒入出俗之俦。致有黄巾乃张角之风也。法仪抗礼。是缁徒之范也。至如李老之服本袭朝章。冠屦同兰台太史。揖让等大夫之仪也。如何门人高抗先师之位。仰则沙门之法。都不可也。会逢宽政置不绳之。以法惩劾于何逃责。但奕上事碎乱不经。或言胡佛邪教退还西域。或云。三万户州且存一寺。不足校也。

一奕云。大唐丁壮僧尼二十万众。共结胡心。可不备预之哉。请一配之则年产十万。此亦刘生之古计也。无用陈之。如前已显。斯则女子带甲鳏夫执戈。饵敌负国一何可笑。又大唐寺籍佛道二众不满七万。如何面欺。

上帝二十万众乎。斯即自刑无劳他处。

二明寺作草堂土舍。则秦皇汉武为有德之君。良以佛纵奢侈。寺塔八万四千。此国效之又增其倍。凡百士庶暗愁往罪虚规来福。浪说天堂地狱。诅我华人。至如秦皇阿阁汉武甘泉。古迹宫观不过十数。史官书之号曰无道。曾不言佛无道过之。又引张融三破之言。广如前集。今重显之。佛之化也依树为家。形骸有累权开小室。寺塔崇广信心所营。请僧福用非僧课造。至如天堂地狱善恶之报殊焉。品类区分升沈之义天别。不知道经往往亦述地狱。须核天堂有几地狱何所云云。

故道步虚云。天人同其愿。飘飖入紫微。七祖生天堂。我身白日升。如是非一。述天堂也。不许僧云。是谁过乎。

三明请减寺塔。则民安国治者。由妖胡虚说造寺之福。庸人信之角营寺塔。小寺百僧。大寺二百。以兵率之五寺强成一旅。总计诸寺。兵多六军。侵食生民国家大患。请三万户州且留一寺。又引自古已来僧反十余。自余凶党至今犹在。请必除荡用消胡气。浃旬之间宇宙廓清。奕奏如此。妄述兵多。于时二众不满七万。半为尼女。岂等大国之六军乎。又云。反僧凶党犹在者。僧之从逆为俗所拘。一身独立如何动众。虚引饰诈乱俗惘君。天地不容。故早磨灭。又统详之。

贼臣酷吏何代不无。浊滥当官何时不有。尧放四凶非由事佛。舜既绝嗣岂是僧风。不可以一臣逆节举朝同诛。一僧为过全宗族灭。奕奏状日望即依行。明明作辟固绝其议。

四明僧尼衣布省斋。则贫人不饥蚕无横死者。臣闻佛戒僧尼粪扫衣五缀钵望中一食。独坐山中清居禅诵。此佛之章法也。若杀蚕作衣。佛戒不许。今则知佛理虚故生违犯(此是荀济语)余则鄙骂恶类厮下之言。不足闻也。

五明断僧尼居。积则百姓丰满将士皆富。

六明帝王无佛则大治年长。有佛则虐政祚短者。

七明封周孔之教送与西域胡必不行者。

八明统论佛教虚多实少。

九明隐农安匠市廛处中国富民饶者。

十明帝王受命皆革前政者。

十一明直言忠诤古来出口祸及其身者。此之十一条。通释甚众。为存词费约同诸异解奏之。高祖览之大悦。诏废诸州寺塔。至九年六月四日。后上谓曰。尔大直奏事怕杀人。今日后勿惧。贞观六年又上书。令僧吹螺不合击钟。又言。佛法妖伪。敕示萧瑀。瑀曰。傅奕非圣人者无法。奕驳曰。瑀先祖已来。不事宗庙专崇胡鬼。非孝者无亲。因集佛教入中华已来。士人识见高远有驳议其妖惑者。为高识传云。奕传如此云。高祖从其言而废寺者。斯惘君也。岂有四年上事九年方废省诸州寺塔乎。竟无此诏。如何信之。一条假诳万途可悉。奕身死后出传货之。言虽矫诏无命可死。又云。上书不许击钟。斯妄作也。经云。击鼓戒兵鸣槌集众。又云。撞击佛钟。斯非教耶。又述萧瑀不事宗庙专事胡佛。斯面欺于宰伯也。梁典云。高祖七庙每祭毕涕泗滂沱。是何言也。今京师东西两第。俱有宗庙。四时飨祀相仍即目。义不滥听弘为此传。又可笑也。止可诳缘边小识。未足以示中华。惜哉净识一从污染顿尔沉滞。反本何期。上所列人。亦如前评兴亡太半。随类详焉。

检唐临冥报记云云。太史令傅奕。自武德初至贞观十四年。常诽毁佛僧。以其年秋暴病卒。初奕与道士傅仁钧薛赜善。后傅薛俱受官。仁钧先亡。赜梦见钧曰。先所负钱可付泥人。赜问谁耶。曰即傅奕也。是夜少府凭长命梦又在一处。多见是先亡。命问。佛经罪福之

事有实乎。曰皆定实也。又问。如傅奕生平不信佛。死受何报。答曰。傅奕已配越州作泥人矣。长命旦入殿庭。见薛赜说所梦。赜又说之。二梦符合。临在其侧同嗟叹之。赜即送钱付奕。并说所梦。后数日而奕卒。案泥人者谓泥犁中人也。泥犁即地狱之别名矣。八大地狱在于地下。余诸杂狱散在山中海内而受苦也。深可痛哉。

# 广弘明集卷第八

## 辩惑篇第二之四

　　击像焚经坑僧诏　魏太武 大集道俗废立二教议　周武 二教论　释道安。

### 击像焚经坑僧诏（元魏世祖太武帝）

　　帝讳焘。以明元帝泰常八年即位。时年八岁。尚在幼冲。资政所由惟恃台辅。时司徒崔浩尤不信佛。帝访国事。每以为怀言。佛法虚诞为俗费害。黄老仙道可以存心。浩既雅信仙道。授帝老经。随言信用曾无思择。即立道坛四追方士。当时佛法隆盛。浩内嫉之。常求瑕衅。会盖吴反于杏城。关中骚动。帝乃西伐。时浩从焉。既至长安。有沙门。种麦于寺中。御驺牧马。帝入观马从官入。其便室见有弓矢。出以奏闻。帝怒曰。此非沙门所用。当与盖吴通谋规害人耳。命有司案诛一寺。阅其财产及州郡牧守富人所寄藏物。盖以万计。诏乃焚破佛像。敕留台下。四方一依长安行事。太平真君五年。帝年二十有九。春秋方富盛于武功。崔浩邪谋相接交扇方士。仙观日有登临。释门清众将事歼殄。又下诏曰。愚民无识信伪惑妖。私养师巫挟藏谶记。沙门之徒。假西域虚诞。坐致妖[薛/女]。非所以一齐政化布淳德于天下也。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有私养沙门者。限今年二月十五日。过期不出沙门身死。容止者诛一门。时恭宗为太子监国。素敬佛法。频上表陈刑杀沙门之滥。又非图像之罪。今罢其道杜诸寺门。世不修奉。土木丹青自然毁灭。如是再三不许。时有沙门玄高者。空门之秀杰也。太子晃师之。晃敬事如佛。崔浩得幸于帝。恐晃摄政。或见危逐。密谗于帝晃有异图。若不先虑后悔无及。又晃结纳玄高。高又通灵鬼物善得人心。可不猜耶。帝初不从。后且幽之。又梦其先祖云。太子无事。又问百官。咸云。太子仁孝。扛见幽辱。帝乃出晃以政归之。浩又重谮。帝信之便幽死晃于禁中。缢高于郊南。浩得志于朝廷也。列辟莫敢致言。便以太平真君七年三月下诏。一切荡除。所有图像胡经皆击破焚毁。沙门无少长悉坑之。斯并崔浩之意致也。及后帝遭疠恼。浩被族诛。呼嗟长慨无所及矣。事迹如前释老志广之。

周灭佛法集道俗议事

周高祖猜忌为心。安忍嫌隙。大冢宰晋国公护。权衡百揆决通庶政。帝窃嫉之。恐有陵夺。召护入内。亲自诛之。并大臣六家并从族灭。帝以得志于天下。一无所虑也。然信任谶纬偏以为心。自古相传黑者得也。谓有黑相当得天下。犹如汉末讹言黄衣当王。以黄代赤承运之像。言黑亦然。所以周太祖挟魏西奔。衣物旗帜并变为黑。用期讹谶之言。斯亦汉光武之余命也。昔者高洋之开齐运。流俗亦有此谣。洋言黑者稠禅师黑衣天子也。将欲诛之。会稠远识。悟而得免备如别说。故周祖初重佛法下礼沙门。并着黄衣为禁黑故。有道士张宾。谲诈罔上。私达其党。以黑释为国忌。以黄老为国祥。帝纳其言。信道轻佛。亲受符录躬服衣冠。有前僧卫元嵩。与宾唇齿相扇惑动帝情云。僧多怠惰贪逐财食。不足钦尚。帝召百僧。入内七宵行道。时既密知各加恳到。帝亦同僧寝处觇候得失。或为僧读诵。或赞呗礼悔。僧皆懔厉莫不讶帝之微行也。既期已满无何而止。至天和四年岁在已丑三月十五日。敕召有德众僧名儒道士文武百官二千余人。帝御正殿量述三教。以儒教为先。佛教为后。道教最上。以出于无名之前。超于天地之表故也。时议者纷纭情见乖咎。不定而散。至其月二十日。依前集论。是非更广莫简帝心。帝曰。儒教道教此国常遵。佛教后来朕意不立。佥议如何。时议者陈理无由除削。帝曰。三教被俗。义不可俱。至四月初。更依前集。必须极言陈理。无得面从。

又敕司隶大夫甄鸾。详度佛道二教。定其深浅辩其真伪。天和五年鸾乃上笑道论三卷。用笑三洞之名。至五月十日。帝大集群臣详鸾上论。以为伤蠹道法。帝躬受之。不惬本图。即于殿庭焚荡。时道安法师。又上二教论。云内教外教也。练心之术名三乘。内教也。教形之术名九流。外教也。道无别教即在儒流。斯乃易之谦谦也。帝览论以问朝宰。无有抗者。于是遂寝。乃经五载至建德三年。岁在甲午五月十七日。初断佛道两教沙门道士并令还俗。三宝福财散给臣下。寺观塔庙赐给王公。余如别述。于时卫王不忍其事。直入宫烧乾化门。攻帝不下。退至虎牢。捉获入京。父子十二人。并同谋者并诛。

二教论（沙门释道安

归宗显本第一 儒道升降第二 君为教主第三 诘验形神第四 仙异涅槃第五 道仙优劣第六 孔老非佛第七 释典道流第八 服法非老第九 明典真伪第十 教指通局第十一 依法除疑第十二。

归宗显本第一

有东都逸俊童子。问于西京通方先生曰。仆闻风流倾坠。六经所

以缉修。夸尚滋彰。二篇所以述作。故优柔弘润于物必济曰儒。用之不匮于物必通曰道。斯皆孔老之神功。可得而详矣。近览释教文博义丰。观其汲引则恂恂善诱。要其指趣则亹亹兹良。然三教虽殊劝善义一。涂迹诚异理会则同。至于老嗟身患孔叹逝川。固欲后外以致存生。感往以知物化。何异释典之厌身无常之说哉。但拘滞之流未驰高观。不能齐天地于一指均是非乎一气。致令谈论之际每有不同。此所谓匿摩尼于胎[穀-禾＋卵]。掩大明于重夜。伤莫二之纯风。塞洞一之玄指。祈之弥劫。奚可值哉。敬请先生为之开阐。通方先生曰。子之问也激矣哉。可谓穷辩未尽理也。仆虽不敏稽疑上国。服膺灵章陶风下席。今当为子略陈其要。夫万化本于无生而生。生者无生。三才兆于无始而始。始者无始。然则无生无始物之性也。有化有生人之聚也。聚虽一体而形神两异。散虽质别而心数弗亡。故救形之教。教称为外。济神之典。典号为内。是以智度有内外两经。仁王辩内外二论。方等明内外两律。百论言内外二道。若通论内外。则该彼华夷。若局命此方。则可云儒释。释教为内儒教为外。备彰圣典。非为诞谬。详览载籍寻讨源流。教唯有二宁得有三。何则昔玄古朴素。坟典之诰未弘。淳风稍离丘索之文乃着。故包论七典统括九流。咸为治国之谟。并是修身之术。故艺文志曰。儒之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五德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其道最高者也。

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者南面之术。合于尧之克让。易之谦谦。是其所长也。

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此者所长也。

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信赏必罚以辅礼制。易曰。先王以明罚敕法。此其所长也。

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古者名位不同礼亦异数。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此其所长也。

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官。茅屋采椽。是以贵俭。养三老五更。是以兼爱。选士大射。是以上贤。宗祀严父。是以有鬼。此其所长也。

纵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孔子曰。诵诗三百使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又曰。使乎使乎。言其当权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词。此其所长也。

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含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无不贯。此其所长也。

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播五谷劝耕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货。此其所长也。若派而别之。则应有九教。若总而合之。则同属儒宗。论其官也。各王朝之一职。谈其籍也。并皇家之一书子。欲于一代之内令九流争川大道之世使小成竞辩。岂不上伤皇极莫二之风。下开拘放鄙荡之弊。真所谓巨蠹鸿猷眩曜朝野矣。

佛教者穷理尽性之格言。出世入真之轨辙。请其文则部分十二。语其旨则四种悉檀。理妙域中。固非名号所及。化擅系表。又非情智所寻。至于遣累落筌。陶神尽照。近超生死远证泥洹。播阐五乘。接群机之深浅。该明六道。辩善恶之升沉。敻期出世而理无不周。迩比王化而事无不尽。能博能要不质不文。自非天下之至虑。孰能与斯教哉。虽复儒道千家墨农百氏取舍驱驰。未及其度者也。惟释氏之教理富权实。有余不了称之曰权。无余了义号之为实。通云善诱。何成妙赏。子谓三教虽殊劝善义一。余谓善有精粗优劣宜异。精者超百化而高升。粗者循九居而未息。安可同年而语其胜负哉。又云。教迹诚异理会则同。爰引世训以符玄教。此盖悠悠之所昧。未暨其本矣。教者何也。诠理之谓。理者何也。教之所诠。教若果异理岂得同。理若必同教宁得异。筌不期鱼蹄不为兔。将为名乎理同安在。夫厚生情笃身患之诫遂兴。不悟迁流逝川之叹乃作。并是方内之至谈。谅非踰方之巨唱。何者推色尽于极微。老氏之所未辩。究心穷于生灭宣尼又所未言。可谓瞻之似尽。察之未极者也。故涅槃经曰。分别色心有无量相。非诸声闻缘觉所知。且声闻之与菩萨。俱越妄想之乡。菩萨则惠兼九道。声闻则独善一身。其犹露润之方巨壑。微尘之比须弥。况凡夫识想。何得齐乎。故净名曰。无以日光等彼萤火。若夫以齐而齐不齐者未齐矣。以齐而齐于齐者未齐焉。余闻善齐天下者以不齐而齐天下者也。何须夷岳实渊然后方平。续凫截鹤于焉始等。此盖狷夫之野议。岂达士之贞观。故谚曰。紫实昧朱。狂斯滥哲。请广其类更晓子怀。上至天子下至庶民。莫不资色心以成躯。禀阴阳以化体。不可以色心是等而便混以智愚。安得以阴阳义齐则同之贵贱。此之不可至理皎然。虽强齐之其义安在。

## 儒道升降第二(儒通六典道止两篇升降二事备彰四史)

问曰。先生泾渭孔释清浊大悬。与夺儒道取舍尤滥。史迁六氏道家为先。班固九流儒宗为上。讨其祖述并可命家。论其宪章未乖典式。欲言俱非情谓未可。傥其都是何宜去取。答曰。涂轨乖顺不可无归。朱紫之际久宜有在。汉书十志并是古则。艺文五行岂今始有。农

为治本史迁不言。安毁纵横官典俱漏。故孟坚之撰。今古褒其是。子长之论。曩见贬其非。是以前汉书曰。史迁序坟籍。则先黄老后六经。论游侠则退处士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羞贫贱。此其为弊也。

后汉书曰。太史令司马迁采左氏国语删世本。战国策据楚汉春秋列时事。上自黄帝下讫获麟。作本纪世家列传。书表凡百三十篇。而十篇缺焉。至于采经摭传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疏略不如其本。务欲以多闻广载为功。论义浅而不笃。其论术学也。则崇黄老而薄五经。轻仁义而贱守节。此其甚弊伤道所过极刑之咎也。又晋书礼乐志曰。世称子长史记奇而不周。奇谓博古远达。不周谓弊于儒道。儒道既弊圣教不兴。何王摹之。尚道废儒惑乱天下。变风毁俗。遂使魏晋为之陵迟。四夷交侵中国微矣。此皆国史实录之文。奚独可异校其得失。详列典志。取舍升降何豫鄙怀。

问。老子之教。盖修身治国绝弃贵尚。论大道则为三才之元。辩上德则为五事之本。犹陶埏之成造。譬橐籥之不穷。先生何为抑在儒下。

答曰。余闻恬志大和者不务变常。安时处顺者不求反古。故诗曰不。愆不忘。率由旧章。惟艺文之盛。易最优矣。吾子谓老与易何若。昔宓羲氏。仰观象于天。俯察法于地。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文王重六爻。孔子弘十翼。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历三古。故系词曰。易有太极。是生两仪。易说曰。夫有形生于无形。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

太易者未见气也。

太初者气之始。

太始者形之始。

太素者质之始。

本气形质而未相离。故曰混沌。视之不见听之不闻循之不得。故曰易也。孝经说曰。奇者阳节。偶者阴基。得阳而成。合阴而居。数相配偶乃为道也。故曰。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不测谓之神。此而遐瞻足贤于老也。

子谓仁由失德而兴。礼生忠信之簿。安其所习毁所不见。且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岂在饰敬之年责报之岁哉。然老氏之

旨本救浇浪。虚柔善下修身可矣。不上贤能于治何续。既扶易之一谦。便是儒之一派。幸勿同放兼弃五德。

君为教主第三(世谓孔老为弘教之人访之典谟则君为教主)

问。敬寻懋制剖析离合云。派而别之应有九教。统而合之同一儒宗。采求理例犹谓未当。何者名杂邓尹法参悝商。墨出由胡农兴野老。斯皆制通贤达。不可以为教首。孔老圣欤。可以命教。故九流之中唯论其二。儒教道教岂不婉哉。

答曰。子之问也。似未通远。夫帝王功成作乐。治定制礼。此盖皇业之盛事也。而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百王同其风。万代齐其轨。若有位无才。犹亏弘阐。有才无位。灼然全阙。昔周公摄政七载。乃制六官。孔老何人得为教主。孔虽圣达无位者也。自卫回轮始弘文轨。正可修述非为教源。且柱史在朝本非谐赞。出周入秦为尹言道。无闻诸侯。何况天子。既是仙贤。固宜双缺。道属儒宗已彰前简。

问。孔子问礼于老聃。则师资之义存矣。又论语。孔子自称。吾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子云孔圣而云老贤比类之义义将焉在。褒贬乖衷谅为侮圣。

答曰。余既庸昧奚敢穿凿。废智任诚唯依谟典。嵇子云。老子就涓子学九仙之术寻乎练饵。斯或有之。至于圣也则不云学。论语曰。生而知之者上。学而知之者次。依前汉书。品孔子为上上类。皆是圣。以老氏为中上流。并是贤。又何晏王弼咸云。老未及圣。此皆典达所位。仆能异乎。孔子曰。吾无常师。问礼于老聃。斯其义也。有问农云。吾不如老农。又问圃云。吾不如老圃。入太庙每事问。岂农圃守庙之人。而贤于孔丘乎。窃比逊词斯其类也。故知他评近实自谦则虚。侮圣之谈恐还自累(孔子问乐于长弘。学琴于师襄子。岂弘子之流皆贤于孔子乎。圣人之迹于斯可见)

问。鲁隐公者。盖是让国之贤君。而人表评为下下。老子者。乃无为之大圣。汉书品为中上。故知班彪父子诠度险巇。先生何乃引之为证。答曰。吾子近取杜预之谈。远忽春秋之意。隐公者桓公之庶兄也。桓公幼小摄行政事。及桓长大归政桓公。虽能归政不能去猜。赞毒于是纵横。遂为桓公所弑。既不自全陷弟不义。让国之美竟复何在。此而非下孰有下乎。汉书之评。于是乎得。且孔子受命。遂号素王。未闻载籍。称老为圣。言不关典。君子所惭。问尚书云。惟狂克念作圣。惟圣罔念则狂。子云。圣也则不关学。是何言欤。

答曰。孔语生知。学言积习。向者论儒。未云释也。上智下愚本不随化。中庸之类乃顺化迁。圣可为狂则非上智。狂可为圣复非下愚。书辨狂圣。皆中庸也。老子曰。绝圣弃智民利百倍。此盖中才之圣。非上智也。

诘验形神第四(形神之教初篇已言。今则诘之。验其典证也)

问曰。先生云。救形之教。教称为外。敬寻雅论寔为未允。易云。知几其神乎。宁得雷同七典皆为形教。释辨济神义将安在。答曰。书称知远。远极唐虞。春秋属词。词尽王业。至若礼乐之敬良。诗易之温洁。皆明夫一身岂论三世。固知教在于形方者。未备洪祐。示逸乎生表者。存而未议。易曰。几者动之微也。能照其微非神如何。此言神矣。而未辨练神。练神者闭情开照。期神旷劫幽灵不亡。积习成圣。阶十地而逾明。迈九宅而高蹈。此释教所弘也。经曰。济神拔苦莫若修善。六度摄生净心非事故也。

仙异涅槃第五(仙明延期之术。不无其终涅槃常住之果。居然乖异)

问。释称涅槃。道言仙化。释云无生。道称不死。其揆一也。何可异乎。

答曰。灵飞羽化者。并称神丹之力。无疾轻强者。亦云饵服之功。哀哉不知缮续前成。生甄异气。寿夭由因。修短在业。佛法以有生为空幻。故忘身以济物。道法以吾我为真实。故服饵以养生。生生不贵存存何绩。纵使延期不能无死。故庄周称老子曰。古者谓之遁天之形。始以为其人。今则非人也。尚非遁天之仙。故有秦佚之吊。死扶风葬槐里。涅槃者常恒清凉无复生死。心不可以智知。形不可以像测。莫知所以名强谓之寂。其为至也。亦以极哉。纵其双林息照而灵智常存。体示阇维而舍利恒在。虽复大椿遐寿以彭年为殇。非想多劫与无择对户。凡圣理悬动寂天异。焉可同时而辨升降哉。吾子何为抗余燎于日月之下。而欲与羲和争晖。至于狷也。何至甚乎。

道仙优劣第六(道以恬虚寡欲优在符于谦德。仙则饵服纷纭劣在徒勤无效)

问。先生高谈寿夭缮绩前生业果虽详芝丹仍略。且道家之极。极在长生。呼吸太一吐故纳新。子欲劣之其可得乎。

答老氏之旨。盖虚无为本。柔弱为用。浑思天元恬高人世。浩气养和得失无变。穷不谋通达不谋己。此学者之所以询仰余流其道若存

者也。若乃练服金丹餐霞饵玉。灵升羽蜕尸解形化。斯皆尤乖老庄立言本理。其致流渐。非道之俦虽记奇者有之。而言道者莫取。昔汉武好方技。遂有栾大之妖。光武信谶书。致有桓谭之议。书为方技不入坟流。人为方士何关雅正。吾子曷为舍大而从小。背理而趣诞乎。

孔老非佛第七(佛生西域。孔氏高推商宰致问列子书记)

问。西域名佛。此方云觉。西言菩提。此云为道。西云泥洹。此言无为。西称般若。此翻智慧。准此斯义则孔老是佛。无为大道先已有之。

答曰。鄙俗不可以语大道者。滞于形也。曲士不可以辩宗极者。拘于名也。案孟子以圣人为先觉。圣中之极。宁过佛哉。故译经者以觉翻佛。觉有三种。自觉觉他及以满觉。孟轲一辩岂具此三菩提者。案大智度论云。无上慧然慧照灵通。义翻为道。道名虽同道义尤异。何者若论儒宗。道名通于大小。论语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致远恐泥。若谈释典。道名通于邪正。经曰。九十有六皆名道也。听其名则真伪莫分。验其法则邪正自辩。菩提大道以智度为体。老氏之道以虚空为状。体用既悬固难影响。外典无为以息事为义。内经无为无三相之为。名同实异本不相似。故知借此方之称。翻彼域之宗。寄名谈实何疑之有。准如兹例则孔老非佛。何以明其然者。昔商大宰问于孔丘曰。夫子圣人欤。对曰。丘博识强记。非圣人也。又问。三王圣人欤。对曰。三王善用智勇。圣非丘所知。又问。五帝圣人欤。对曰。五帝善用仁信。圣非丘所知。(又问。三皇圣人欤。对曰三皇善用时。圣非丘所知。大宰大骇曰。然则)孰者为圣。孔子动容有间曰。西方之人有圣者焉。不治而不乱。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荡荡乎民无能名焉。若老氏必圣孔何不言。以此校之理当推佛(老子西升经云。天下大术佛术第一。又西升玄经云。吾师化由天竺善入泥洹又府子曰老氏之师名释迦文。直就道书咸皆师佛)

释异道流第八(出世三乘。域中四大。悬如天地。异过尘岳)

问。后汉书云。佛道神化兴自身毒(案山海经。西方有天毒国。郭景纯注云。即天竺国也。而汉书西域传云。天竺国一名身毒国也)详其清心释累之训。空有兼遣之宗。道书之流也。以此推之。则道教收佛。又佛经云。一切文字。悉是佛说。非外道书。而先生高位释教。在儒道之表。将不自局而近诬圣乎。

答曰。吾子援引汉书而问。余亦还以汉书而答。后汉西域传曰。张骞之着天竺。惟云地多湿暑。斑勇之列身毒。正言奉佛不杀而精

文。善法导达之功。靡所传记。余闻之后说也。其国则殷平中土玉烛和气。灵智之所降集。贤[言*忩]之所挺生。神迹诡怪则理绝人区。感验明显则事出天外。而骞超无闻者。岂其道闭往运数开叔叶乎。不然何经典之甚也。汉自楚英始盛斋戒之祀。桓帝又修华盖之饰。将微义未译。但神明之耶。且好仁恶杀蠲弊崇善。所以贤达君子多受其法焉。然好大不经奇谲无已。虽邹衍谈天之辩。庄周蜗角之论。未足以概其万一。寻汉书之录。兼而有征。取其微义未译。则云道书之流。谈其神奇感验。则言理绝天表。惟四藏赡博二谛并陈。总论九道则无非佛说。别明三乘则儒道非流。此乃在我之明证。非吾子之清决乎。

服法非老第九(绝圣弃智。老氏之心。黄巾叶服。张家之法)

问。经云。释迦成佛已有尘劫之数。或为儒林之宗。或为国师道士。固知佛道冥如符契。又清净法行经云。佛遣三弟子振旦教化。儒童菩萨彼称孔丘。光净菩萨彼称颜渊。摩诃迦葉彼称老子。先生辩异似若自私。

答曰。圣道虚寂圆应无方。无方之应逗彼群品。器量有浅深。感通有厚薄。故令无像之像。像遍十方。无言之言。言充八极。应实尘砂大略有二。

八相感成双林现灭。斯其大也。权入六道晦迹尘光。斯其小也。小则或画卦以御时。或播殖以利世。或修征以定乱。或行礼以诫物。或谈无而傲荣。或说有而重爵。何为老生独非一迹。故须弥四域经曰。宝应声菩萨名曰伏羲。宝吉祥菩萨名曰女娲。但今之道士始自张陵。乃是鬼道。不关老子。何以知之。李膺蜀记曰。张陵避病疟于丘社之中。得咒鬼之术书。为是遂解使鬼法。后为大蛇所噏。弟子妄述升天。后汉书称。沛人张鲁。母有姿色。兼挟鬼道。往来刘焉家。益州刺史刘焉遂任鲁。以为督义司马。鲁遂与别部司马张修。将兵掩杀汉中太守苏固。断绝斜谷杀汉使者。鲁既得汉中。遂杀张修而并其众焉。于汉为逆贼。戴黄巾服黄布褐。

鲁字公旗。初祖父陵顺帝时。客于蜀学道鹤鸣山中。造作符书以惑百姓。受其道者辄出米五斗。故世谓之米贼。陵传其子衡。衡传于鲁。鲁遂自号天师君。其来学者。初名鬼卒。后号祭酒。祭酒各领部众。多者名曰治头。皆教以诚信。不听欺妄。有病但令首过而已。诸祭酒各起义舍于同路。同路悬亭置米肉以给行旅。食者量腹取足。过多则鬼能病人。犯法者先加三令。然后行刑。不置长吏。以祭酒为治氏。夷信向之。朝廷不能讨。遂就拜鲁镇夷中郎。将通其贡献。自鲁在汉垂三十年。献帝建安二十年。曹操征之至阳平。鲁欲举汉中降其

弟卫不听。率众数万拒关固守。操破卫斩之。鲁闻阳平已陷。将稽颡归降。阎圃说曰。今以急往其功为轻。不如且依巴中然后委质。功必多也。于是乃奔南山左右。欲悉焚宝货仓库。鲁曰。本欲归命国家。其意未达。今日之走。以避锋锐。非有恶意。遂封藏而去。操入南郑甚嘉之。又以鲁本有善意。遣人慰安之。鲁即与家属出逆。拜镇南将军封阆中侯。而张角张鲁等。本因鬼言汉末黄衣当王。于是始服之。曹操受命以黄代赤。黄巾之贼至是始平。自此已来遂有兹弊。至宋武帝。悉皆断之。至寇谦之时。稍稍还有。今既大道之世风化宜同。小巫巾色寔宜改复。且老子大贤绝弃贵尚。又是朝臣。服色宁异。古有专经之学。而无服象之殊。黄巾布衣出自张鲁。国典明文岂虚也哉。夫圣贤作训弘裕温柔。鬼神严厉动为寒暑。老子诫味祭酒皆饮。张制鬼服黄布则齐。真伪皎然急缓可见。自下略引张氏数条妄说。用惩革未闻或禁经止价(玄光论云。道家诸经。制杂凡意教迹邪险。是故不传。但得金帛便与其经。贫者造之至死不睹。贪利无慈逆莫过此。又其方术秽浊不清乃有扣齿为天鼓。咽唾为醴泉马屎为灵薪。老鼠为芝药。资此求道。焉能得乎)

或妄称真道(蜀记曰。张陵入鹤鸣山。自称天师。汉嘉平末。为蟒蛇所噏。子衡奔出寻无所。畏负清议之讥。乃假设权方以表灵化之迹生縻鹤足置石崖顶。到光和元年。遣使告曰。正月七日天师升玄都。米民山獠遂因妄传贩死利生逆莫此之甚也)

或含气释罪(妄造黄书儿癞无端。乃开命门抱真人婴儿。龙回虎戏备如黄书所说。三五七九天罗地网。士女溷漫不异禽兽用消灾祸。其可然乎)

或挟道作乱(黄巾鬼道毒流汉室。孙恩求仙祸延皇晋。破国害民惑乱天下)

或章书伐德(迁达七祖。乞免担沙。横费纸笔奏章太上。戊辰之日上必不达。不达太上则生民枉死呜呼哀哉)

或畏鬼带符(左佩太极章。右佩昆吾铁。指日则停晖拟鬼千里血。若受黄书赤章。即是灵仙)

或制民输课(蜀记曰。受其道者。输米肉布绢器物纸笔。荐席五彩。后生邪浊增立米民)

或解除墓门(左道余气墓门解除。春秋二分祭窖祠社。冬夏两至记祠同俗。先受治录兵符社契。皆言军将吏兵。都无教戒之义)

或苦妄度厄(涂炭斋者。事起张鲁。驴辗泥中黄土涂面摘头悬枿埏埴使熟。至义熙初有王公朝省去打拍。吴陆修静犹泥额。反缚悬头而已。资此度厄何痴之甚)

或梦中作罪(梦见先亡。辄云变怪。召食鬼神。军将吏兵奏章断之)

或轻作凶佞(造黄神越章。用持杀鬼。又造赤章用持杀人。辄悦世情不计殃罪阴谋怀嫉凶邪之甚)

斯皆三张之鬼法。岂老子之怀乎。自于上代爰至符姚。皆呼众僧以为道士。至寇谦之。始窃道士之号。私易祭酒之名。事简姚书略可祥究。然法行经者。无有人翻。虽入疑科未伤弘旨。摩诃迦葉释迦弟子。禀道阐猷。讵希方驾三张符录。诡托老言捃采谲词。以相扶助。复引实谈证其虚说。呜呼可叹。幸深察焉。

问。敬寻道家。厥品有三。一者老子无为。二者神仙饵服。三者符录禁厌。就其章式大有精粗。粗者厌人杀鬼。精者练尸延寿。更有青录。受须金帛。王侯受之则延年益祚。庶人受之则轻健少疾。君何不论惟贬鄙者。

答曰。子之所言。何其陋矣。惟王者兴作非诈力所致。必有灵命以应天人。至于符瑞不无阶降。上则河图洛书。次则龟龙麟凤。此是帝皇之符箓也。今大周驭宇膺历受图。出震为神电轩流景。上宣衢室下辟灵台。列彼三光摇兹二柄。而德侔终古动植效灵。仁并二仪幽明荐祉。故真容表相。不假寻于具茨。澄照渊猷。无惑求于象罔。牢笼语默弹厌名言。超绝有无迴踰彼此。刍狗万机。不可谓之为有。孝慈兆庶。不可谓之为无。四海一家。不可谓之为彼。九州辽旷。不可谓之为此。故游之者莫测其浅深。蹈之者未穷其厚薄。加以三足九尾赤雀绿龟。嘉瑞相寻不时而至。兹乃大道弘仁光盈四表。庆灵总萃厚祚无强。岂圣德之清宁。天朝之多士。尚信鬼录之谈。犹传巫觋之说者哉。昔神赐虢田。若始求田之义。民供赵雀。由初受爵之征。此皆委巷鄙言。子从所不许也。

然皇帝之尊极天人之义。王者之名尽霸功之业。当受命神宗。廓风化于寰宇。封禅山岳。报成功于天地。不见鬼言豫经论之始。曾无诡说达致远之宗。徒讹惑生民败伤王教。真俗扰动归正无从。惟孔子贵知命。伯阳去奇尚。奚取鬼符望致其寿。若言受之必益。今佩符道士悉可长年。无录生民并应短寿。事既不征。何道之有。

明典真伪第十(两经实谈为真三洞诞谬为伪)

问。老经五千最为浅略。上清三洞乃是幽深。且灵宝禁经天文玉字。超九流越百氏。儒统道家岂及此乎。

答。老子道经朴素可崇。庄生内篇宗师可领。暨兹已外制自凡情。黄庭元阳采撮法华以道换佛。改用尤拙。灵宝创自张陵。吴赤乌之年始出。上清肇自葛玄。宋齐之间乃行。寻圣人设教本为招劝。天文大字何所诠谈。始自古文大小两篆。以例求之都不相似。阳平鬼书于是乎验。晋元康中。鲍靖造三皇经被诛。事在晋史。后人讳之。改为三洞。其名虽变厥体尚存。犹明三皇以为宗极。斯皆语出凡心寔知非教。不关圣口岂是典经。而张葛之徒。皆杂符禁化俗。怪诞违爽无为。哀哉吁何乃指虫迹欲比仓文。以毒乳而方甘露乎(依张鲁蜀记。凡有二十四治。而阳平一治最为大者。今道士上章及奏符厌。皆称阳平。重其本故也。以上清为洞玄。灵宝为洞真。三皇为洞神故曰三皇)

问。道经幽简本接利人。佛经显博源拔钝士。穷理征事皎然可见。

答曰。释典洸洸幽显并蕴。玄章浩浩广略俱通。大智度曰。为利人略说。为解义故。为利人广说。为诵持故。为钝人略说。为诵持故。为钝人广说。为解义故。(如般若一座敷玄鹫岳。及其阶益乃)数十周。智典既然余经皆尔。通言博在其钝。何诬之甚。香城金简龙宫玉牒天上人间释典何量。八音部帙其数无边。十二该之罄无不尽。可谓诗篇三百。蔽者一言。以此例之。广略可见。详其道经三十六部广则定广无略可收。即是纯钝何利之有。广而可略则非定广。略而可广则非定略。释典之深。于是乎在。

教旨通局第十一**(典康世治而不出生死为局。近比王化而远期出世为通)**

问。姬孔立教。可以安上治民移风易俗。老庄谈玄。可以归淳反素息尚无为。为化足矣。何假胡经。又簪抽发削毁容易姓。可以化彼强夷。不可施之中夏。其犹车可陆运不可泛流。船可水行不宜陆载。佛经怪诞大而无征。怖以地狱。则使怯者寒心。诱以天堂。则令愚者虚企。竖说尘劫尚云不遥。傍谈沙界犹言未远。或说贫由悭至富藉施来。贵因恭恪贱兴侮慢。慈仁不杀则寿命延长。多残掠猎则年算减夭。寻讨云云。难相符允。窃见好施不害贫而早终。悭贪多杀富而长寿。禅戒苦节婴罗疹患。坑残至广封赏始隆。信谓苦恼由惑而生。爵禄因杀而得。其犹种角生苇。母子乖张。牛毛生蒲。因果不类。虽言业报无以惬心。徒说将来何殊系影。未若陶甄禀于自然。森罗均于独

化。忽焉自有恍尔而无。吉凶任运离合非我。人死神灭其犹若灯膏明俱尽知何所至。胡劳步骤于空谈之际。驰骋于无验之中。

答曰。异哉子之所陈。何其鄙也。果以拘缠窨井封守一方故耳。孟子曰。人之所知。未若人之所不知信矣。吾当告子。古之明大道者。五变而形名可举。九变而赏罚可言。所以方内阶渐犹未可顿者也。至于钓弋顺时禁四民之暴。三躯之礼显王迹之仁。可谓美矣未尽善也。寻先生制作局云寰宇。天分十二野极流沙。地列九州西穷黑水。谈遗过去辩略未来。事尽一生未论三世。岂圣达之不知。信嘉缘之未构。释迦发穷源之真唱。演大哀之洪慈。上极圣人下及昆蚑。等行不杀。仁人之至也。若乃道包真俗义冠精灵。移仁寿于菩提。徙教义于权实。使宗虚者悟空空之旨。存有者进戒定之权。于是慧光遐昭。庄王因睹夜明。灵液方津。明帝以之神梦(春秋左传曰。鲁庄公七年岁次甲午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见星陨如雨。即周庄王十年也。庄王别传曰。王遂即易筮之云。西域铜色人出世。所以夜明非中夏之灾也。案佛经。如来四月八日入胎。二月八日生。亦二月八日成道。生及成佛皆放光明。而云出世即成佛年也。周以十一月为正。春秋四月即夏之二月也。依天竺用正与夏同。杜预用晋历算。辛卯二月五日也。安共董奉忠用鲁历算。即二月七日。用前周历算。即二月八日也。又依什法师年纪及石柱铭。并与春秋符同。如来周桓王五年岁次乙丑生。桓王二十三年岁次癸未出家。庄王十年岁在甲午成佛。襄王十五年岁在甲申灭度。至今一千二百五年)良谓遂通资感悟涉藉缘。运值百龄齐均万劫。于是秦景西使而摩滕东逝。道畅皇汉之朝。训敷永平之祀。物无爝萤人斯草偃。始知放华犹昏。而文宣未旭者也。吾子初云其同。而未识其异。故知始之所同者非同。末之所异者非异。何则修淳道者务在反俗。俗既可反道则可淳。反俗之谟莫先剃落。而削发毁容事存高素。辞亲革爱趣圣之方。祛嗜欲于始心。忘形骸于终果。何眷恋乎三界。岂留连于六道。太伯文身断发。匪是西夷。范蠡易姓改名。宁非东夏。近让千乘。论语称其至德。远辞九宅。宁罗氏族之拘。故阿含经曰。四姓出家同一释种。庄子舟车之喻譬。以古今犹礼有损益乐有相沿。吾子何为滥云国土。惟圣教无方。不以人天乖应。妙化无外。岂以华戎阻情。是以一音演唱万品齐悟。岂以夷夏而为隔哉。维摩经曰。佛以一音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夫谶介之恶历劫不亡。毫厘之善永为身用。但祸福相乘不无倚伏。得失相袭轻重冥传。福成则天堂自至。罪积则地狱斯臻。此乃必然之数。无所容疑。若造善于幽得报于显。世谓阴德。人咸信矣。造恶于显得报于幽。斯理尽然。宁不信也。易曰。积善必有余庆。积恶必有余殃。而商臣肆恶乃获长寿。颜子庶几而致早终。伯牛含冲和而纳疾。盗跖抱凶悖而轻强。斯皆善恶无征生兹网惑。若无释教则此涂永踬矣。

经曰。业有三报。一者现报。二者生报。三者后报。现报者。善恶始于此身。苦乐即此身受。生报者。次身便受。后报者。或二生或三生百千万生。然后乃受。受之无主必由于心。心无定司必感于事。缘有强弱。故报有迟速。故经曰。譬如负债强者先牵。此因果之赏罚。三报之弘趣。自非通才达识。罕得其门。世或有积善而得殃。或有凶邪而致庆。此皆现业未熟而前报已应。故曰。贞祥遇祸妖孽享福。疑似之嫌于是乎在。斯则颜子短寿。运钟在昔。今之积德利在方将。盗跖长年。詶于往善。今之肆恶衰在未来。注曰。楚穆王字商臣。楚成王之太子。世有杀父之愆。谥之为穆。名实之差起于此矣。此皆生后二报。非现报也。故经曰。杂业故杂受。如歌利王之刖羼提。现被霹雳。末利夫人供养须菩提。见为王后。若斯之流。皆现报也。子云。多残为富贵之因。持戒为患疾之本。经有成通。可得而言矣。或有恶缘发善业。多杀而致爵。或有善缘发恶业。多禅戒而获病。病从恶业而招。岂修善而得。贵从善业而兴。非坑残所感。故论曰。是缘不定非受不定。受定者言。因不可变也。其犹种稻得稻。必不生麦。麦虽不生。不可陆种。地为缘也。稻即因矣。然因果浩博。谅难详究。依经成言略标二种。一者生业。二者受业。俱行十善同得人身。生业也。贫富贵贱聪钝短长。受业也。故施获大富悭致贫穷。忍得端正嗔招丑陋。相当因果也。惟业报理微通人尚昧。思不能及。邪见是兴。或说人死神灭更无来生(断见也)或云聚散莫穷心神无间(常见也)或言吉凶苦乐皆天所为(他因外道)或计诸法自然不由因得(无因外道)果。以祸福之数交谢于六府。苦乐之报迭代而两行。遂使遇之者非其所对。乃谓名教之书无宗于上。善恶报应无征于下。若能览三报以观穷通之分。则尼父不答。仲由断可知矣。是故文子称黄帝之言曰。形有糜而神不化。以不化乘化其变无穷。又嬴博之葬曰。骨肉归乎地。而神气无不之。释典曰。识神无形假乘四蛇。形无常主神无常家。斯皆神驰六道之明证。形尽一生之朗说。未能信经希详轩诰。因兹而观。佛经所以越六典绝九流者。岂不以疏神达要陶铸灵府穷原尽化水镜无垠者矣。

依法除疑第十二(法有常楷。人无定则若能依法则众疑自除)

于是。童子愀然而怒曰。仆闻释典冲深非。名教所议。玄风悠邈。岂器象所该。故染渍风流者。脱形梏于始心。研穷理味者。荡心尘于终虑。抗志与夷皓齐踪。洁己与严郑等迹。忽荣誉去嗜欲。然释训稍陵竞为奢侈。上减父母之资。下损妻孥之分。斋会尽肴膳之甘。塔寺极庄严之美。罄私家之年储。费军国之资实。然诸沙门秀异者寡。受兹重惠未能报德。或垦植田圃与农夫等流。或估货求财与商民争利。或交托贵胜以自矜豪。或占算吉凶殉于名誉。遂使澄源渐浊流浪转浑。仆所以致怪。良在于斯。觊欲清心佛法钻仰余风。睹此怅然

洗心无托。先生怃然而笑曰。余闻麟介之物。不达皋壤之事。毛羽之族。岂识流浪之形。类异区分固其宜耳。惟十性渊博含生等有。二谛该深物我斯贯。辩有也则九道森然。谈空也则万像斯寂。故般若曰。色即萨婆若。萨婆若即色。然色是无知之顽质。萨婆若诸佛之灵照。论有居然无别。言无一而莫异。极矣哉极矣哉。老氏之虚无乃有外而张义。释师之法性乃即色而游玄。游玄不碍于器象。何缘假之可除。即色而冥乎法性。则境智而俱寂般若曰。不坏假名而说诸法实相。维摩曰。但除其病而不除法。信哉此道。孰可逮乎。故能拯溺俗于沈流。拔幽根于重劫。远开三乘之津。广辟天人之路。夫大士建行。以檀度为先。标牓宗极。以塔寺为首。施而有报。匪成虚费。惠而有德。岂曰空为。且精微稍薄。华侈渐兴。失在物怀。何关圣虑。故崇轩玉玺。非尧舜之心。翠居丽食。岂释迦之意。今大周驭宇淳风遐被。振道纲于六合。布德网于八荒。川无扣浪之夫。谷无含难之士。四民咸安其业。百官各尽其分。嘉谷委于中田。仓库积而成朽。方将击壤以颂太平。鼓腹而观盛化。吾子何拘妄虑穷竭。古人叹曰。才之为难。信矣。孔门三千并海内翘秀。简充四科数不盈十。其中伯牛恶疾。回也夭极。商也悭吝。赐也货殖。求也聚敛。由也凶愎。而举世推载。为人伦之宗。钦尚高轨。为搢绅之表。百代慕其遗风。千戴仰其景行。至于沙门苦相驳节。盖发肤微嗣世人之所重。而沙门遗之如脱屣。名位财色有情之所滞。而沙门视之如秕糠。斯乃忍人所不能忍。去人所不能去。可谓超世之津梁。弘道之胜趣也。录其脱俗之诚。足消四事。采其高尚之迹。可报四恩。况优于此者乎。夫昆山多玉。尚有砾沙。浮水丰金。宁无土石。沙门之中禅禁寔多。不无五三缺于戒律。正可以道废人。不应以人废道。子何睹此遂替释教。故经曰。依法不依人。依智不依识。不可见纣跖之踪而忽尧孔之轨。览调达之迹而忘妙德之风。今当为子撮言其致。三乘俱出生死。而幽驾大有浅深。九流咸明宇内。冲赜宁无总别。儒经曰。夫孝德之本。教之所由生也。既云德本。道高仁义之迹。教之由生。坟典因之以弘。然则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孝慈为总。子何惑焉。儒之为统。子何疑焉。于是童子莞然而悦曰。夫柏梁之构兴。乃知茅茨之仄陋。仰日月之弥高。何丘陵之可匹。睹真筌之辽廓。觉世训之为近。寻二经之实谈。悟三张之诡妄。佛生西域形仪罔觌。教流东土得听余音。然神踪旷远理乖称谓。因果寂辽信绝名言。今以浅怀得闻高论。销疑散滞涣若春冰。始知释典茫茫该罗二谛。儒宗硌硌总括九流。信骇常谈无得而称者矣。仆诚不敏。谨承嘉诲。

## 广弘明集卷第九

### 辩惑篇第二之五

## 笑道论(其文广抄取可笑者)

　　臣鸾启。奉敕令详佛道二教。定其先后浅深同异。臣不揆疏短。谨具录以闻。臣窃以佛之与道教迹不同。出没隐显变通亦异。幽微妙密未易详度。且一往相对。佛者以因缘为宗。道以自然为义。自然者无为而成。因缘者积行乃证。守本则事静而理均。违宗则意悖而教伪。理均则始终若一。教伪则无所不为。案老子五千文辞义俱伟。谅可贵已。立身治国君民之道富焉。所以道有符书厌诅之方。佛禁怪力背哀之术。彼此相形。致使世人疑其邪正。此岂大道自然虚寂无为之意哉。将以后人背本妄生穿凿故也。又道家方术以升仙为神。因而诳惑偷润目下。昔徐福欺妄分国于夷丹。文成五利妖伪于汉世。三张诡惑于西梁。孙恩搔扰于东越。此之巨蠹自古称诬。以之匡政政多邪僻。以之导民民多诡惑。验其书典卷卷自违。论其理义首尾无取。昔行父之为人也。见有礼于其君者。敬之如孝子之养父母。见无礼于其君者。恶之如鹰鹯之逐鸟雀。宣尼云。君子之事上也。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故上下能相亲也。春秋传曰。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臣亦何人。奉敕降问敢不实答。其道德二卷可为儒林之宗。所疑纰缪者去其两端请量删定。案五千文曰。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名为道。臣辄率下士之见为笑道论三卷合三十六条。三卷者笑其三洞之名。三十六条者笑其经有三十六部。战汗上呈心魂失守。谨启。大周天和五年二月十五日。前司隶母极县开国伯臣甄鸾启。

　　笑道论卷上 造立天地一 年号差舛二 元为天人三 结士为人四 五佛并出五 五练生尸六 观音侍老七 佛西法阴八 笑道论卷中 日经不同九 昆仑飞浮十 法道立官十一 称南无佛十二 鸟迹前文十三 张骞取经十四 日月普集十五 大上尊贵十六 五谷命凿十七 老子所佛十八 敕使瞿昙十九 事邪求道二十 邪气乱政二十一 诚木枯死二十二 笑道论卷下 北方礼始二十三 害亲求道二十四 延生年符二十五 桩与劫齐二十六 随劫生死二十七 服丹金色二十八 改佛为道二十九 偷佛因果三十 道经未出言出三十一 五亿重天三十二 出入威仪三十三 道士奉佛三十四 道士合气三十五 诸子道书三十六。

### 造立天地一

　　一太上道君造立天地。初记称老子。以周幽王德衰。欲西度关。与尹嘉期三年后于长安市青羊肝中相见。老子乃生皇后腹中。至期喜见有卖青羊肝者。因访见老子从母怀中起。头鬓皓首身长丈六。戴天冠捉金杖。将尹喜化胡。隐首阳山。紫云覆之。胡王疑妖。镬煮而不热。老君大嗔考杀胡王。七子及国人一分并死。王方伏令国人受化。

髡头不妻受二百五十戒。作吾形香火礼拜。老子遂变形。左目为日右目为月。头为昆山发为星宿。骨为龙肉为狩肠为蛇。腹为海。指为五岳。毛为草木。心为华盖。乃至两肾合为真要父母。

　　臣鸾笑曰。汉书云。长安本名咸阳。汉祖定天下将都雒邑。因娄敬之谏乃叹曰。朕当长安于此。因尔名之。周幽未有何得老子。预知长安与尹喜期乎。又案三天正法混沌经云。混沌之始。清气为天浊气为地。便有七曜万像之形其来久矣。岂有化胡之后老子方变为日月山川之类乎。若尔者是则幽王之前。天地未生万物。云何道经有三皇五帝三王乎。然则天地起自幽王矣。又造天地记云。昆仑山高四千八百里。上有玉京山大罗山。各高四千八百里。三山合则高一万四千四百里。又广说品云。天地相去万万五千里。计紫微宫在五亿重天之上。是则高于昆仑山数百万里。而老君以心为华盖。肝为青帝宫。脾为紫微宫。头为昆仑山。不知老君何罪倒竖于地。头在下肝在上。以颠倒故见亦倒乎。以长安为度关之年。幽王为开辟之岁。将以化物。讵可承乎。

二年号差舛者

　　道德经序云。老子以上皇元年丁卯。下为周师。无极元年癸丑去周度关。笑曰。古先帝王立年无号。至汉武帝创起建元。后王因之遂至今日。上皇孟浪可笑之深。

　　又文始传云。老子从三皇已来。代代为国师化胡。又云汤时为锡寿子。周初郭叔子。既为国师应传典籍。何为不述。但列伊尹傅说吕望康邵之人乎。而傅说者。惟注老子为柱下史。道家注为周师。便是俗官。如何史传不说。又上皇元年岁在丁卯。计姬王一代七百余年。未闻上皇之号。检诸史传皆云。老子以景王时度关。鲁哀十六年孔丘卒。即周敬王时。敬王即景王之子。景王即幽王之后一十余世。此则孔老同时。而化胡经乃云。幽王之日度关。不闻更返。何得与孔子相见乎。化胡又云。为周柱史七百年。计周初至幽王。止有三百余年。何得妄作。然上皇之年道门诡号。故灵宝云。我于上皇元年半劫度人。其时人寿万八千岁。如何超取半劫前号将来近世用乎。一何可笑。且上皇无极并是无识穿凿。作者欲神其术。仍以年号加日。冀有信者从之。

　　又云。代代为国师。葛洪神仙序中具说已怪寻。圣人既出匡救为先。而夏桀陵虐涂炭生民。成汤武丁思贤若渴。老子何以贤君不辅虐政不师。修身养性自守而已。期颐将及。自知死至潜行西度。独为尹说直令读诵。不劝授人。身死关中坟陇见在。秦佚吊之三号而出。究

前传经后人妄论。虽曰尊崇。翻成辱道。

三元为天人者

太上三元品云。上元一品天宫元气始凝。三光开明青黄之气置上元三宫。第一宫名玄都元阳七宝紫微宫。则有青元始阳之气。总主上真自然玉宫灵宝上皇诸天帝王上圣大神。其宫皆五亿五万五千五百五十五亿万重青阳之气。其中神仙官僚人众各有五亿五万乃至如上万重。皆结自然青元之气而为人也。其九宫重数官僚人众皆同紫微。

臣笑曰。三天正法经云。天光未朗蔚积未澄。七千余劫玄景始分。九气存焉。一气相去九万九千九百九十里。青气高澄浊混下降。而九天真王元始天王生于九气之中。气结而形焉。便有九真之帝。皆九天清气凝成九宇之位。三元夫人从气而生在洞房宫玉童玉女各三千而侍。以天为父以气为母。生于三元之君。

又案灵宝罪根品云。太上道君礼元始天尊问十善等法。于是天尊命召神仙各说因缘。恒沙得道已成如来。其未成者亦如恒沙。又元始传云。天堂对地狱。善者升天恶者入地。若以此说理则不然。何者元始天王及太上道君诸天神人。皆结自然清元之气而化为之本。非修戒而成者也。彼本不因持戒而成者。何得令我独行善法而望得之乎。

又案度人本行经云。太上道君言。我无量劫度人无数。元始天尊以我因缘之勋。赐我太上之号。推此有疑。如有无生成品云。空为万物母。道为万物父。此则先有于道乃有众生。然此为道之父。非众生所作。道既如此。众生何用修善而作乎。又道生万物。生物之初是则始也。我既始生未有染习。何得有六道四生苦乐之别乎。又不可也。又云。众生神识本来自有。非道生者。道既能生万物。神识岂非物乎。又不可也。

四结土为人者

三天正法经云。九气既分。九真天王乃至三元夫人三元之君太上道君于是而形。逮至皇帝始立生民结土为像于旷野。三年能言。各在一方。故有伧秦夷羌。五情合德五法自然。承上真之气而得为人也。

臣笑曰。三元品善恶业对皆由一身。又元始传云。若淫盗不孝。死入地狱受五苦八难。后生六畜边夷之中。推此而言。乖违太甚。且皇帝土像之日。经于三年上真气入乃能言语。此上清之气与太上同源。论先未有恶善。何为入土像中。即堕八难为蛮夷乎。此土为像。

先亦无因。云何造作之后。乃有中边之别乎。又上真之气为痴为黠。若其痴也。不应入土能言。如其黠也。应识五苦八难。如何不乐善乐而贪为苦难乎。推此诸条。可笑之深也。

五明五佛并兴者

文始传云。老子以上皇元年下为周师。无极元年乘青牛薄板车度关。为尹喜说五千文曰。吾游天地之间。汝未得道。不可相随。当诵五千文万遍。耳当洞听目当洞视。身能飞行六通四达。期于成都。喜依言获之。既访相见。至罽宾檀特山中。乃至王以水火烧沈。老子乃坐莲华中诵经如故。王求哀悔过。老子推尹喜为师。语王曰。吾师号佛。佛事无上。道王从受化。男女髡发不娶于妻。是无上道承佛威神。委尹喜为罽宾国佛。号明光儒童。

臣笑曰。广说品云。始老国王闻天尊说法。与妻子俱得须陀洹果。清和国王闻之与群臣造天尊所。皆白日升天。王为梵天之首。号玄中法师。其妻闻法同飞为妙梵天王。后生罽宾号愦陀力王。杀害无道。玄中法师须化度之。化生李氏之胎。八十二年剖左腋。生而白首。经三月乘白鹿与尹喜西游隐檀特。三年愦陀力王猎见便烧沈。老子不死。王伏便剃发改衣。姓释名法号沙门。成果为释迦牟尼佛。至汉世法流东秦。又文始传。老子化胡推尹喜为师而化胡。消冰经云。尹喜推老子为师也。文始传云。吾师号佛。佛事无上道。又云。无上道承佛威神委尹喜为佛。推此众途师弟乱矣。何名教之存乎。又化胡消冰经皆言。老子化罽宾身自为佛。广说品。愦陀力王老之妻也。得道号释迦牟尼佛。即秦汉所流者。玄妙篇云。老子入关至天竺维卫国。入于夫人清妙口中。至后年四月八日剖左腋而生。举手曰。天上天下惟我为尊。三界皆苦何可乐者。寻罽宾一国乃有五佛俱出。一是尹喜号儒童者。二是老子化罽宾者。三老子之妻愦陀王号释迦者。四老子在维卫作佛。亦号释迦。五白净王子悉达作佛。复号释迦。案文始传云。五百年一贤千年一圣。今五佛并出。不觉烦乎。若言圣人能分身化物。说经亦必多方。何为老化则多。经惟二卷不变。至于儒童尹喜愦陀佛经。无闻于今。但是白净王子所说。以此推之。老喜为佛。虚妄可曝。且老经秘说不许人闻。前后相番诚有远意。然老能作佛。止是一人道士。不知奉佛惑之甚矣。如父为道士。岂以道人子为道士。岂以道人故。而不认其父乎。

六五练生尸者

五练经云。灭度者用色缯。天子一匹。公王一丈。庶民五尺。上金五两而作一龙。庶民用铁五色石五枚。以书玉文。通夜露埋。深三

尺。女青文曰。九祖幽魂即出长夜入光明天。供其厨饭三十二年。还其故形而更生矣。

臣笑曰。三元品中天地大水三宫九府九宫一百二十曹。罪福功行。考官书之无有差错。善者益寿恶者夺算。岂有不因业行直用五尺缯。而令九祖幽魂入光明天。三十二年还故形耶。不然之谈。于斯可见。计五练之文。出天地未分之前。至今亦应用者。则三十二年后穿冢而出也。耳目所知。何为羲皇已来。不闻道士死尸九祖从地出者耶。不然之状。又可笑也。今郊野古冢。亦有穴开焉。非道士祖父更生之处乎。亦可启齿。

七观音侍道者

有道士造老像。二菩萨侍之。一曰金刚藏。二曰观世音。又道士服黄布帔。或似服帊通身被之。偷佛僧袈裟法服之相。其服黄帔。乃是古贤之衣。横被加前两带者。今悉削除。学僧服像。

臣笑曰。案诸天内音八字文曰。梵形落空九重推前。天真皇人。解曰。梵形者。元始天尊。于龙汉之世号也。至赤明年。号观音矣。又案蜀记云。张陵避疟丘社中。得咒鬼之术。自造符书以诳百姓。为大蛇所吞。弟子耻之。云白日升天。陵子衡为系师。衡子鲁为嗣师。以祖妖法惑乱天下。汉书云。刘焉以鲁为督义司马。遂杀汉中太守苏固。便得汉中。鬼道化人。时传黄衣当王。鲁遂令其部众改着黄衣巾帔。代汉之征。自尔至今黄服不绝。像服沙门。良可悲也。且立身之本。忠孝为先。子像父侍天地不立。观音极位大士。老子不及大贤。而令祖父立侍子孙是不孝也。又袭张鲁逆人之服。是不忠也。既挟不忠不孝。何足踵焉。

八佛生西阴者

老子序云。阴阳之道化成万物。道生于东。为木阳也。佛生于西。为金阴也。道父佛母。道天佛地。道生佛死道因佛缘。并一阴一阳不相离也。佛者道之所生。大乘守善道者。自然无所从生。佛会大坐。法地方也。道会小坐。法天圆也。道人不兵者。乃是阴气女人像也。故不加兵役。道作兵者。可知道人见天子王侯不拜。像女人深宫不干政也。道士见天子守令拜者。以干政为臣僚也。道会饮酒者无过也。佛会不饮。以女人饮酒犯七出也。道会不斋。以主生生须食也。佛会持斋。以主死死不食也。又以女人节食也。道人独坐。以女人守一也。道士聚宿故无所制也。

臣笑曰。文始传云。道生东木男也。佛生西金女也。今以五行推之。则金能刻木。木以金为官鬼。金以木为妻财。推此则佛是道之官鬼。道是佛之妻财也。又云。道生佛者理则不然。阴阳五行岂有生金之木。故知道不生佛。道人大坐。以是道之官府。道士小坐。以上逼于官也。道人不兵租者。以本王种故免也。道士庶贱兵租是常。道经若此。若免兵租便违道教。又灵宝大诫云。道士不饮酒不干贵。如何故违犯大诫乎。后之纭纭。全无指的。又云。道士以斋为死法。故不斋者。何不饱食终日养此形骸。而兴绝粒服气以求长生之术乎。卒不见之终。为捕影之论矣。又云。道人独卧道士聚宿。据此合气。黄书不可妄乎。

九日月周径者

文始传云。天去地四十万九千里。日月直度各三千里。周回六千里。天地午子相去九千万万里。卯酉四隅亦尔转形。济苦经云。昆仑山高一万五千里。

臣笑曰。依济苦经云。天地相去万万五千里。与前文始。全所不同。文始传云。日月周围六千里。径三千里。据法则围九千里。如何但止六千耶。又天圆地方道家恒述。今四隅与方等量。则天地俱圆矣。化胡云。佛法上限止极三十三天。不及道之八十一天上也。又云。昆山九重重相去九千里。山有四面。面有一天。故四九三十六天。第一重帝释居之。今计昆山高一万五千里。而有九重。重高九千。则高八万一千。而言万五千者。何太乖各。大可笑也。

十昆仑飞浮者

文始传云。万万亿万万岁。一大水昆仑飞浮。尔时飞仙迎取天王及善民。安之山上。复万万亿岁大火起。尔时圣人飞迎天王及人。安于山上。

臣笑曰。济苦经云。天地劫烧洞然空荡。清气为天浊气为地。乃使巨灵胡亥造立山川日月如前。昆山飞浮容可迎人安山之上。若天地洞然山为火焚。义不独立。如何迎取王人安山上乎。

又度人妙经云。五亿重天之上大罗之天。有玉京山。灾所不及。计太上慈愍。何不迎之以在玉京乎。若看死不迎。是不慈也。若不能迎。是欺诈也。又度人本行经云。道言我随劫生死。然大上道君。居大罗之上。灾所不及。犹云随劫生死。自余飞仙。如何迎取天王善人。安于山上令免死者。深大愚騃。又可笑也。

十一法道天置官者

五符经云。中黄道君曰。天生万物人为贵也。人身苞含天地无所不法。立天子置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九州百二十郡千二百县也。胆为天子大道君。脾为皇后。心为太尉。左肾为司徒。右肾为司空。封八神及脐为九卿珠楼神十二胃神十二三焦神三。合为二十七大夫。四支神为八十一。元士合之百二十。以法郡数也。又肺为尚书府。肝为兰台府。

臣笑曰。检道经州县之名。文似近代所出。古县大而郡小。见于春秋及周书洛诰。今反以郡大于县。是则非春秋已前道经乎。诬罔迷谬不可观。而可笑也。

十二称南无佛者

化胡经云。老化胡。王不受其教。老子曰。王若不信。吾南入天竺化诸国。其道大兴。自此已南无尊于佛者。胡王犹不信受曰。若南化天竺。吾当稽首称南无佛。又流沙塞有加夷国。常为劫盗。胡王患之。使男子守塞常忧。因号男为忧婆塞。女子又畏加夷所掠。兼忧其夫为夷所困。乃因号忧婆夷。

臣笑曰。胡言南无。此言归命。亦云救我。胡言忧婆塞。此言善信男也。忧婆夷者。云善信女也。若以老子言。佛出于南。便云南无佛者。若出于西方。可云西无佛乎。若言。男子守塞可名忧塞。女子忧夫恐夷可名为忧夷。未知婆者。复可忧其祖母乎。如此依字释诂。丑拙困辱。大可笑也。

十三鸟迹前文者

洞神三皇经。称西域仙人曰皇文者。乃是三皇已前鸟。迹之始文章也。又云。三皇者。则三洞之尊神。大有之祖气。天皇主气。地皇主神。人皇主生。三合成德万物化生。

臣笑曰。南极真人问事品称。灵宝真文三十六卷。在玉京山玄台玉室。真文大字满中。天地沦没万成万坏。真文独明。此之真文。即三洞文也。三皇即三洞之尊神。必不在三洞之后。尔时未有鸟兽。何得云三皇已前鸟迹之始文也。若以伏羲为三皇者。案淮南子云。皇帝使仓颉睹鸟迹造文字。此则止在皇帝之时。何得云三皇已前鸟文之始乎。

十四张骞取经者

化胡经曰。迦葉菩萨云。如来灭后五百岁。吾来东游以道授韩平子。白日升天。又二百年。以道授张陵。又二百年。以道授建平子。又二百年。以授午室。尔后汉末陵迟不奉吾道。至汉明永平七年甲子岁。星昼现西方夜。明帝梦神人长一丈六尺项有日光。旦问群臣。傅毅曰。西方胡王太子成道佛号佛。明帝即遣张骞等。穷河源。经三十六国至舍卫。佛已涅槃。写经六十万五千言。至永平十八年乃还。

臣笑曰。汉书云。张陵者后汉顺帝时人。客学于蜀。入鹤鸣山为蛇所吞。计顺帝。乃是明帝七世之孙。理不在明帝之前百余年也。又云。明帝遣张骞寻河源者。此亦妄作。案汉书。张骞为前汉武帝寻河源。云何后汉明帝。复遣寻耶。不知骞是何长仙乎。代代受使。一何苦哉。可笑其妄引也。

十五日月普集者

诸天内音第三宗飘天八字文曰。泽落觉菩台缘大罗。千天真皇人解曰。泽者天中山名。众龙所窟落觉者道君之内名。菩台者真人之隐号。玉台处泽山之阳。三万日月明其左右。罗汉月夫人。大劫既灾。诸天日月会玉台之下。大千世界之分。天下改易大千洞然。

臣笑曰。济苦经云。乾坤洞然之后。乃使巨灵胡亥造山川玄中造日月。昆山南三十兆里复有昆山。如是次第有千昆山。名小千界。复有千小千。名中千界。复有千中千。名一大千世界。计大千世界中有百亿日月。又经云。大劫既交天地改易。日月星辰无有存者。若其普集则百亿俱来。何为但三千而至。若余不集者为是灾所不及。为是本界阙少。若必少者。地上凡人。尚蒙日月之照。天上福胜。如何独无照乎。又日月之下。乃是欲界。下人不名大罗上界灾所不及。今不来者。理其然乎。将知造此经者。惟闻大千之名。迷于日月之数。故其然哉。

十六大上尊贵者

文始传称。老子与尹喜游天上。入九重白门天帝见老便拜。老命喜与天帝相礼。老子曰。太上尊贵。克日引见。太上在玉京山七宝宫。出诸天上。寂寂冥冥清远矣。

臣笑曰。神仙传云。吴郡沈义白日登仙。四百年后还家。说云。初上天时欲见天帝。尊贵不可见。遂先见太上。在正殿坐。男女侍数

百人。如此状明。则知太上劣于天帝矣。言大上尊贵治在众天之上者妄也。今据九天生神章。太上住在玄都宫也。其玉清宫在玄都之上。何重宫复在玉清之上。便高玄都两重矣。而老子云。太上治在众天之上者。何谬如斯。

十七五谷为刳命之凿者

化胡经云。三皇修道人皆不死。上古时。天生甘露地生醴泉。食饮长生。中古来天生五气地出五味。食之延年。下古世薄天生风雨地养百兽。人捕食之。吾伤此际。故尝百谷以食兆民。于是三皇各奉粟五斗为信。求世世子孙不绝五谷生神州。

臣笑曰。五符经云。三仙王告皇帝曰。人所以寿孝者。不食五谷故也。大有经曰。五谷刳命之凿。臭五谷命促缩。此粮入腹无希久寿。汝欲不死肠中无屎。五府经云。黄精者三阳之气。上太清宫。食之甘美。又长生也。未解老子何不尝此。而尝五谷腐人之肠乎。又三皇者皆神人也。何以不令子孙王于长生之国。而以五斗谷请子孙王于神州。求刳命腐肠之短寿乎又可笑耳。

十八老子作佛者

玄妙内篇云。老子入关往维卫国。入清妙夫人口中。后剖左腋生。行七步曰。天上天下惟我为尊。于是乃有佛法。

臣笑曰。化胡经云。老化罽宾一切奉佛。老曰。却后百年。兜率天上更有真佛。托生舍卫白净王宫。吾于尔时。亦遣尹喜下生从佛。号曰阿难。造十二部经。老子去后百年。舍卫国王果生太子。六年苦行成道。号佛字释迦文。四十九年欲入涅槃。老子复见于世号迦葉。在双树间。为诸大众请启如来三十六问讫。佛便涅槃。迦葉菩萨焚烧佛尸。取舍利分国造塔。阿育王又起八万四千塔。即以事推。老子本不作佛。若作佛者。岂可老还自烧老尸而起塔耶。且可一笑。且老子诸经多云作佛。或作国师。岂可天下国师。与佛必待伯阳乎。度人化俗。要须李耳耶。若云佛不能作要须道者。从始气以来。独一老子。不许余人悟大道而为国师耶。是则老为自伐惟我能也。然佛经。人人行行皆得佛果。道经不述。惟一老君。如何佛教如此之弘。道经如斯之隘乎。且妄言虚述首尾无据。蜀记。张陵蛇啖。而注白日升天。汉书。刘安伏钺。乃言长生不死道家诬老子作佛。讵可怪哉。

又造天地经云。西化胡王。老子变形而去。左目为日。右目为月。案玄妙经云。老子乘日精入清妙口中。是则老子乘一目之精而入

口也。计大道洞神何所不在。乃要凭一精而入胎乎。若必藉精。精依于首。若乘头入。两眼俱来。今乃乘一眼而入。使成偏见之大道乎。亦可笑也。

十九敕瞿昙遣使者

　　老子化胡歌曰。我在舍卫时。约敕瞿昙身。汝共摩诃萨。赍经来东秦。历落神州界。迫至东海间。广宣世尊法。教授聋俗人。与子威神法。化道满千年。年满时当还。慎莫恋东秦。无令天帝怒。太上蹋地嗔。

　　臣笑曰。案瞿昙者。即释迦也。化胡经云。周庄本初三年太岁丙辰。白净王子既得正觉。号佛释迦。老子见其去世恐人懈怠。复下多罗聚落。号曰迦葉。亲近于佛。焚尸取骨。起塔分布。若如上文。释迦未生。不得预遣瞿昙往东土也。如其已生成佛者。中间无容。得受迦葉之约敕充千年之使乎。岂有菩萨亲侍于佛而敕佛为使乎。又周庄一政。止有一十五年。元年乙酉全无丙辰。本初之号何谬如斯。足令掩耳。亦使太上蹋地而嗔乎。

二十以酒脯事邪求道者

　　度人妙经称。三界魔王各有歌辞。诵之百遍名度南宫。千遍魔王保迎。万遍飞升大空。过三界登仙公。又玄中精经。道士受诫符录。置五岳位设酒脯再拜。

　　臣笑曰。观身大诫云。道学不得祠祀鬼神及向礼拜。既是欲界魔王。未度诸有。焉能诵通百遍度南宫耶。

　　又案三张之法。春秋二分祭社祠窖。冬夏两至同俗祠祀。兵符社契军将交兵。都无戒劝之文。此之神社。为神为道。若是神者。道士不拜。如其道也。不设酒脯。岂有口诵魔言身行礼祭。求出三界。良可悲夫。

二十一佛邪乱政者

　　化胡经佛兴胡域。西方金气刚而无礼。神州之士。效其仪法起立浮图。处处专尚背本趣末。辞言迂荡不合妙法。饰雕经像以诳王臣。致天下水旱兵革相伐。不过十年灾变普出。五星失度山河崩竭。王化不平皆由佛乱。帝主不事宗庙。庶人不享其先。所以神祇道气。不可复理。

臣笑曰。智慧罪根品云。元始天尊曰。我于上皇元年半劫。度人延命万八千年。我去后人心颓坏淫祀邪神。杀生祷祈更相残害。自取夭伤寿无定年。以此推之。淫祀邪神万神欢喜。气与道合应获福利。云何命促寿无定年。又汉明以前。佛法未行道气隆盛。何乃兵戈屡作水旱相寻。雨血山崩饥荒荐集。更有桀纣炮烙生灵。自明帝后佛法行来五百余年。宁有妖灾虐政甚于前者。以今验古。谁有诳欺。事彰竹帛。不可掩也。鸾乃庸疏。颇寻两教。道法谦退。行伪以显佛真。佛法澄正。存理而开物性。若不如此通道。则可笑杀人。

二十二树木闻诫枯死者

老子百八十戒重律云。吾戒大重。向树说之则枯。向畜说之则死。又灵宝经云。玄素之道。古人修之延年益寿。今人修之消年损命。

又道士受三五将军禁厌之法。有怨憎者癞狂殒命。又度国王品。东方开明招真神身着黑帻。有玄文身广百步。头柱天主食邪魔口容山。朝食五百暮啖三千五十五合衣吞。臣笑曰。三元大诫云天尊说十诫十善等法。无量人得道。诫云。不得怀恶心。闻诫生谤得罪。今树木无情。不虑获罪起谤。何须戒之令枯。若必枯死。此则有知。若有知者。闻法应悟。然无此理。何用斯言。公知今人修则损命灾毒已行。大道宽容检而不检。致令殃延后代而不收录之耶。

又案三张之术畏鬼科曰。左佩太极章。右佩昆吾铁。指日则停空。拟鬼千里血。又造黄神赤章杀鬼。朱章杀人。或为涂炭斋者。黄土泥面。驴[馬*展]泥中悬头着拄。打拍使熟。自晋义熙中。道士王公期除打拍法。而陆修静犹以黄土泥额。反缚悬头。如此淫祀众淫同笑。又案汉婕妤。帝疑其诅。对曰。若鬼神有知。不受无理之诅。如其无知。诅之何益。故不为此。以事推测。常人之智尚识达之。况鬼有灵聪明正直而受愚厌者。未之有也。今观其文。词义无取。有同俗巫解奏之曲。何期大道。若此容而不非乎。将不耽嗜糟汁湎淫终岁。以理推诚。岂得尔耶。

二十三起礼北方为始者

依十诫十四持身经云。北方礼一拜。北方为始。东向而周十方。想见太上真形。

臣笑曰。文始传云。老子与尹喜游天上。喜欲见太上。老曰。太上在大罗天玉京。山极幽远。可遥礼阙。遂不见而还。以此推之。玄

都玉京太上所住。今在上方。何不以上为首。而浪礼北方耶。然道生东阳也。何不东方为始。佛生西阴也。北亦阴也。前已鄙之。今复尊量而前礼乎。又罪根品云。大上道君同阳馆中稽首礼元始天尊问十善等法。此诫乃天尊所说。何以不礼天尊。而想见太上乎。舍本逐末。谁之咎也。

二十四害亲求道者

老子消冰经云。老子语尹喜曰。若求学道。先去五情。一父母。二妻子。三情色。四财宝。五官爵。若除者与吾西行。喜精锐。因断七人首持来。老笑曰。吾试子心。不可为事。所杀非亲乃禽兽耳。伏视七头为七宝。七尸为七禽。喜疑反家。七亲皆存。又造立天地记云。老子化胡。胡王不伏。老子打杀。胡王七子国人一分。

臣笑曰。三元诫云。道学不得怀挟恶心。不孝父母。不爱妻子。计喜所杀父母。如知是幻。何得怀疑反视。如其实心依诫怀恶已犯重罪。何况斩二亲之首乎。又胡王不伏。杀其七子。亦以甚矣。又杀国人一分。何斯不仁之深乎。若作法于后代。则令求道者皆杀二亲妻子矣。又不可以一王不伏而滥诛半国之人乎。进退二三。可笑怪也。

二十五延生符者

三元品云。紫微宫青延生符书八方则八气应之便成人。毁符以烧者。人随烟化为气。其文四万劫一出。

臣笑曰。文始传云。万亿万亿岁一大水。昆仑飞浮。有仙飞迎天王善人。安之山上。乃至前前万万岁。天地混沌如鸡子黄。名曰一劫。案大水之日天人不死。不应迎之山上。

又济苦经。乾坤洞然之后。溃然空荡。计一劫之时。人物不存。其延生符四万劫乃出。岂可四万劫中绝无天人。幽幽冥冥。何其远也。又万万止是一亿。亿亿止是一兆。止言一亿兆年而云。万亿万亿者。盖新学造经。不知数之大小耳。

二十六椿与劫齐者

洞玄东方青帝颂曰。九五不常居。天地有倾危。大劫终一椿。百六乘运回。

臣笑曰。大水既漂。昆仑飞浮。后有大火。金铁融地无草。乃至

万万亿岁。天地如鸡子黄。总名一劫。然椿是世木。以世火烧之则灰。值劫火便绝。而言大劫齐椿者。一何谬欤。亦可笑矣。

二十七随劫生死者

如度命妙经云。大劫交周。天崩地沦。欲界灭无。太平道经佛法华大小品。周游上下十八天中。在色界内至大劫交。其文乃没。其玉清上道三洞神经真文玉字。出于元始。在二十八天无色界上大罗玉京山玄台灾所不及。故自然之文。与运同生同灭。能奉之七祖生天。转轮圣王代代不绝。

臣笑曰。度人本行经云。道言自元始开光以来。赤明元年。经九千余亿劫。度一恒沙众生。尔后至上皇元年。度人无量。我随劫生死。世世不绝。恒与灵宝同出。经久劫终九气。政运托胎。洪氏积三千余年。至赤明开通岁在甲子。诞于扶力。盖天复与灵宝同出度人。无始天尊以我因缘。赐我太上之号。在玄都玉京以此推之。真文在玉京灾所不及。而云自然之文。与运同生同灭。同生同灭岂非灾也。

又云。我与灵宝同时出没。又云。我随劫生死。计灵宝运灭。太上随亡。而云长生不死。此为妄也。又玉京在众天之上灾所不及。理合可疑。一切形色无有存者。玉京玉台斯为色界。色界非常。玉京岂存。又赤明甲子之号。殊同河汉之实矣。

二十八服丹成金色者

神仙金液经云。金液还丹。太上所服。而神今烧水银。还复为丹。服之得仙。白日升天。求仙不得。此道徒自苦耳(烧丹成水银。烧水银成丹。故曰还丹)昔韩终服之。面作金色。

又佛身黄金色者。盖道法验也。令身内外刚坚如金。故号佛金刚身也。

臣笑曰。文始传云。太上老子太一元君。此二圣亦可为一身。金液经云。太一者惟有中黄丈夫及太一君此二仙人主也。饮金液升天为大神调阴阳矣。

寻韩终未服金液。止是常人既服升天。即老君是也。而老君为太上万真之主。何所不能而乃须金液后调阴阳乎。

又太一大神成者多少调阴阳者复须几人。若言服者。皆得何其多耶。又丹与水银遍地皆有。火烧成丹。作之不难。何为道士不服白日

升天。为天仙之主而辛苦叩齿。虚过一生良可哀哉。若不服者。明知为丹所误。故捕影之谈耳。

又云。佛身金色由丹所成。此乃不须行因一炷丹。得邪见之重。可为悲夫。

二十九偷改佛经为道经者

如妙真偈云。假使声闻众。其数如恒沙。尽思共度量。不能测道智。

臣笑曰。此乃改法华佛智为道智耳。自余并同诸文非一。昔有问道士顾欢欢答。灵宝妙经天文大字出于自然。本非法华。乃是罗什妄与僧肇。改我道经为法华也。且灵宝偷于法华可诳东夏。法华之异灵宝。不殊西域。今译人所出不爽经文。以此推之。故知偷改为实。且佛经博约词义宏深。千卷百部无重文者。不同老经自无别计。倚傍佛经开张卷部。且五千之文全无及佛。佛之八藏亦不论道。自余后作皆窃佛经。后自明之。不广其类。是以古来贤达讽诵佛经。至今流传代代不绝。道法必胜何不诵持。举国统括诵道谁是。是故知非可为准的。

三十偷佛经因果者

度王品云。天尊告纯陀王曰。得道圣众至恒沙如来者莫不从凡积行而得也。十仙者无数。亦有一兴而致一仙位。复有积劫而登由功高。则一举功卑。则十升有十阶级。从欢喜至法云。相好具足。于是诸王闻说即得四果。

又度身品。尼干子于天尊所闻法。获须陀洹果。

又文始传。老子在罽宾弹指。诸天王罗汉五通飞天俱至。遣尹喜为师。得道菩萨为老子作颂。

臣笑曰。佛之与道。教迹不同变通有异。道以自然为宗。佛以因缘为义。自然者无为而成。因缘者积行乃证。是以小乘列四果之差。大乘有十等之位。从凡入真具有经论。未知道家所列四果十仙名与佛同。修行因缘未见其说。然道家所修。吸气冲天饮水证道。闻法飞空饵草尸解。行业既殊证果理异。但说天有五重。或三千六千。或八十一天。或六十大梵。或三十六天。或五亿五万余天。或九真天王九气天君四方气君三元三天九宫天曹玉清大有玄都紫微三皇太极。诸如此

类理有所缘。岂有虚张自取矫异。请说此天。为重为横为虚为实。服何丹草而获此天。脱所未详则徒为虚指。更来可笑矣。

三十一道经未出言出者

　　案玄都道士所上经目。取宋人陆修静所撰者。目云。上清经一百八十六卷。一百一十七卷已行。始清已下四十部六十九卷未行于世。检今经目。并云见在。乃至洞玄经一十五卷。犹隐天宫。今检其目并注见在。

　　臣笑曰。修静宋明时人。太始七年因敕而上经目。既云隐在天宫。尔来一百余年。不闻天人下降。不见道士上升。不知此经从何至此。昔文成以书饭牛。诈言王母之命。而黄庭元阳以道换佛。张陵创造灵宝。吴赤乌时始出。上清起于葛玄。宋齐之间乃行。鲍静造三皇。事露而被诛。文成书饭牛致戮于汉世。今之学者。又踵其术。又可悲乎。汉书张鲁祖父陵。桓帝时造符书以惑众。受道者出米五斗。俗谓米贼。陵传子衡。衢传子鲁。号曰三师。三人之妻为三夫人。皆云。白日升天。初受道名鬼卒。后号祭酒。妖鄙之甚穿凿滥行。皆此例矣。

三十二五亿重天者

　　文始传云。天有五亿五万五千五百五十五重。地亦如之。厚一万里。四角有金柱金轴。方圆三千六百里。神风持之。以四海为地脉。天地山川河汉通气风云皆从山出。

　　臣笑曰。三天正法经云。天光未明七千余劫。玄景始分九气存焉。九真天王元始天王。禀自然之胤置九天之号。上中下真真为一元。元有三天。上元宫即太上大道君所治。计一天相去九万九千九百九十里。则九天相去七十九万九千九百二十里。一里有三百步。一步有六尺。则有一十四亿三千九百八十五万六千尺。以五亿重天分之。则天天相去二尺。岂有厚万里之地。上载二尺之天乎。

　　文始传云。老子引四天王。大众皆身长丈六。短者丈二。计人大而天小。何以自容常卧不起。愕然大怪。

三十三道士出入仪式

　　玄中经说。道士执简者用金玉。广一寸长五寸五分。执之为况。中古王执朝师君。下古金玉隐执杂木。长九寸名为手简。执以去慢诫

于道士。若入王宫聚落人室。在舍外十步。着巾帔执况而入。勿有侧背。出舍外脱巾帔着素服行。勿自显损道法。若入俗家。整威仪执简坐。勿使俗怪。道士行百里外。执杖巾帔香炉铜灌钵釪。出家之具自随。威仪具足得十种功德。

　　臣笑曰。自然经云。道士巾褐帔法褐。长三丈六尺。三百六十寸。法年三十六旬。年有三百六十日。一身两角。角各有六条。两袖袖各六条。合二十四条。法二十四气。二带法阴阳。中两角法两仪。乃至冠法莲华巾也。自然经既有科律。何以不依。乃法张鲁黄巾之服。违律而无识也。

三十四道士奉佛者

　　化胡云。愿将优昙花。愿烧梅檀香。供养千佛身。稽首礼定光。

　　又云。佛生何以晚。泥洹何以早。不见释迦文。心中大懊恼。

　　又大诫云。道学当念。游大流景宫礼佛。

　　臣笑曰。敷斋经。天尊令右玄真人曰。释迦文以转轮生死法化世。使天老右玄真人。以仙度之道不死之大法。又老子序云。道主生佛主死。道忌秽佛不忌。道属阳生忌秽。佛则反之。据此清浊天分死生大判。何为不念清虚大道。而愿生死秽恶佛乎。古昔殷太宰问孔子圣人。孔答三皇五帝三王及丘俱不圣也。西方之人有圣者焉。故知孔子以佛为圣。不以道为圣也。化胡云。天下大术。佛术第一。升玄云。吾师化游天竺。符子曰。老氏之师名释迦文。此道斋经又云。称仙梵天称佛隐文。外国读经多是梵天。道士所好梵即佛也。此即学佛久矣。由称梵也。又灵宝三十二天大梵隐语。天各八字。诵之万遍即飞行。七祖同升南宫。此又道士学佛之证也。然道士止知学梵。亦不知梵是何佛。愚而信之亦应有福。不知可笑以不。

三十五道士合气法

　　真人内朝律云真人曰。凡男女至朔望日。先斋三日入私房。诣师所立功德。阴阳并进日夜六时。此诸猥杂不可闻说。又道律云。行气以次。不得任意。排丑近好抄截越次。又玄子曰。不鬲戾得度世。不嫉妬世。可度阴阳合乘龙去云云。

　　臣笑曰。臣年二十之时。好道术就观学。先教臣黄书合气三五七九男女交接之道。四目两舌正对。行道在于丹田。有行者度厄延年。

教夫易妇惟色为初。父兄立前不知羞耻。自称中气真术。今道士常行此法。以之求道。有所未详。

三十六诸子为道书者

玄都经目云。道经传记符图论六千三百六十三卷。二千四十卷有本。须纸四万五十四张。其一千一百余卷经传符图。其八百八十四卷诸子论。其四千三百二十三卷陆修静录。有其数目及本并未得。

臣鸾笑曰。道士所上经目。陆修静目中见有经书。药方符图止有一千二百二十八卷。本无杂书诸子之名。而道士今列二千余卷者。乃取汉艺文志目八百八十四卷为道之经论。据如此状。理有可疑。何者至如韩子孟子淮南之徒。并言道事。又有八老黄白之方。陶朱变化之术。翻天倒地之符。辟兵杀鬼之法。及药方咒厌得为道书者。可须引来。未知连山归藏易林太玄黄帝金匮。太公六韬。何以不在道书之例乎。修静目中本无诸子。今乃剩安。不知何据。且去年七月中道士所上经目。止注诸子三百五十卷为道经。今云八百余卷。何以前后不同。又人之有恶惟恐人知。己之有善虑人不见。故道士自书云。不受道戒者不得读道经。即如此状。恐人知其丑乎。若以诸子为道书者。人中诸子悉须追取。何得遗之。且道士引例我老子道德。本是诸子。今尊为经。流例相附有何过欤。若尔则知老子黄子诸子之流。如何得与儒流七经而相抗乎。班固先六经后二篇。序道为中上贤类。斯实录矣。

又陶朱者即范蠡也。既事越王勾践。君臣囚吴石室。尝屎饮尿。亦以甚矣。今尊崇其术。不亦昧乎。

又蠡子被戮于齐。何为不行父术变又造天地经。老子托幽王皇后腹。即幽王之子也。身为柱史。即幽王之臣也。化胡云。老子在汉为东方朔。若审尔者。幽王为犬戎所杀。岂可不爱君父与神符令不死乎。

又汉武穷兵疲役中国。天下户口至减太半。称老子为方朔者。何忍不与辟兵辟谷之符。厌人咒鬼之方。以护汉国乎。眼看流弊。若此无心取救。将非欺诳谬乎。

又说统收道经目录。乃有六千余卷。核论见本止有二千四十卷。余者虚指未出。将非铅墨未备致经本未成乎。自余孟浪纷论无足更广。

# 广弘明集卷第十

## 辩惑篇第二之六



### 周祖废二教已更立通道观诏（周帝宇文邕）

　　武帝。猜忌黑衣受法黄老。欲留道法摈灭佛宗。佥议攸同咸遵释教。帝置情日久殊非本图。会道安法师上二教论无闻道法。意弥不伏。无奈理通众口义难独留。遂二教俱除愤发于内。未逾经月下诏曰。至道弘深混成无际。体苞空有理极幽玄。但岐路既分派源逾远。淳离朴散形器斯乖。遂使三墨八儒朱紫交竞。九流七略异说相腾。道隐小成其来久矣。不有会归争驱靡息。今可立通道观。圣哲微言先贤典训。金科玉篆秘赜玄文。所以济养黎元扶成教义者。并宜弘阐一以贯之。俾夫玩培塿者。识嵩岱之隆崛。守碛砾者。悟渤澥之泓澄。不亦可乎。所司量置员数。俸力务异恒式。主者施行。

　　于时员置百二十人监护。吏力各有差。并选择李门人有名当世者。着衣冠笏履。名通道观学士。有前沙门京兆樊普旷者。彭享谲诡调笑动人。帝颇重之。召入通道。虽被抑退。常翦发留须。帝问何事去留。旷曰。臣学陛下。二教虽除犹存通道。须为俗饰故留。发非俗教故遣。帝曰。俗有留发上加以冠。何言非教。旷曰。无发之士岂是教乎。臣预除之。加冠何损。帝笑之。自尔常净剃发着冠缨领。人有问者曰。我患热也。云云。

### 周祖平齐召僧叙废立抗拒事（沙门释惠远）

　　周武帝。以齐承光二年春东平高氏。召前修大德并赴殿集。帝升御座序废立义云。朕受天命宁一区宇。世弘三教其风逾远。考定至理多愆陶化。今并废之。然其六经儒教文弘政术。礼义忠孝于世有宜。故须存立。且自真佛无像遥敬表心。佛经广叹崇建图塔。壮丽修造致福极多。此实无情何能恩惠。愚人向信倾竭珍财徒为引费。故须除荡。故凡是经像皆毁灭之。父母恩重沙门不敬。悖逆之甚国法不容。并退还家用崇孝治。朕意如此。诸大德谓理何如。于时沙门大统等五百余人。咸以王威震赫决谏难从。关内已除义非孤立。众各默然下敕

催答。并相顾无色。俯首垂泪。有慧远法师。声名光价。乃自惟曰。佛法之寄四众是依。岂以杜言谓能通理。遂出对曰。陛下统临大域得一居尊。随俗致词宪章三教。诏云。真佛无像。诚如天旨。但耳目生灵。赖经闻佛藉像表真。今若废之无以兴敬。帝曰。虚空真佛咸自知之。未假经像。远曰。汉明已前经像未至。此土含生何故不知虚空真佛。帝时无答。远曰。若不藉经教自知有法者。三皇已前未有文字。人应自知五常等法。当时诸人何为但识其母不识其父。同于禽兽。帝又无答。远曰。若以形像无情。事之无福故须废者。国家七庙之像。岂是有情而妄相尊事。帝不答此难。乃云。佛经外国之法。此国不须。废而不用。七庙上代所立。朕亦不以为是。将同废之。远曰。若以外国之经非此用者。仲尼所说出自鲁国秦晋之地。亦应废而不行。又以七庙为非将欲废者。则是不尊祖考。祖考不尊则昭穆失序。昭穆失序则五经无用。前存儒教其义安在。若尔则三教同废。将何治国。帝曰。鲁邦之与秦晋封域乃殊。莫非王者一化。故不类佛经七庙之难。帝无以通。远曰。若以秦鲁同遵一化。经教通行者。震旦之与天竺国界虽殊。莫不同在阎浮四海之内轮王一化。何不同遵佛经而今独废。帝又无答。远曰。诏云。退僧还家崇孝养者。孔经亦云。立身行道以显父母。即是孝行。何必还家。帝曰。父母恩重交资色养。弃亲向疏未成至孝。远曰。若如是言。陛下左右皆有二亲。何不放之。乃使长役五年不见父母。帝曰。朕亦依番上下得归侍奉。远曰。佛亦听僧冬夏随缘修道。春秋归家侍养。故目连乞食饷母。如来担棺临葬。此理大通。未可独废。帝又无答。远抗声曰。陛下今恃王力自在破灭三宝。是邪见人。阿鼻地狱不简贵贱。陛下何得不怖。帝勃然作色大怒。直视于远曰。但令百姓得乐。朕亦不辞地狱诸苦。远曰。陛下以邪法化人。现种苦业。当共陛下同趣阿鼻。何处有乐可得。帝理屈。言前所图意盛更无所答。但云。僧等且还。有司录取论僧姓字。帝已行虐三年。关陇佛法诛除略尽。既克齐境还准毁之。尔时魏齐东川佛法崇盛。见成寺庙出四十千。并赐王公充为第宅。五众释门减三百万。皆复军民还归编户。融刮佛像焚烧经教。三宝福财簿录入官。登即赏赐分散荡尽。帝以为得志于天下也。未盈一年。疠气内蒸身疮外发。恶相已显。无悔可销。遂隐于云阳宫。才经七日寻尔倾崩。天元嗣历。于东西二京立陟岵寺。罚菩萨僧用开佛化。不久帝崩国运移革至隋高祖方始大通。如后所显。近见大唐吏部尚书唐临冥报记云。外祖隋文仆射齐公。亲见文帝问死者还活人云。初死见周武帝云。为我相闻大隋天子。昔与我共食仓库玉帛。亦我储之。我今为灭佛法极受大苦。可为我作功德也。文帝出敕。普及天下人。出一钱为之追福焉。

周高祖巡邺除殄佛法有前僧任道林上表请开法事

周建德六年十一月四日。上临邺宫新殿。内史宇文昂上士李德林。收上书人表。于时任道林以表上之。上士览表曰。君二教也。圣主机辩特难酬答。可思审之。对曰。主上锋辩名流十方。林亦早闻。正以闻辩故来。得辩无爽云云。乃引入。上阶御座西立。诏曰。卿既上事助匡治政。朕甚嘉尚。可条别自申。勿广词费。林乃上安抚齐余省减赋役事。帝备纳之。又曰。林原誓弘佛道。向且专论俗政。似欲谄附君人。其实天心护法。自释氏弘训。权应无方智方高奇。广宣正法。救兹五浊特拔三有。人中天上六道四生。莫不归依回向受其开悟。自汉至今。踰五百载。王公卿士遵奉传通。及至大周顿令废绝。陛下治袭前王化承后帝。何容偏于佛教独不师古。如其非善先贤久灭。如言有益陛下。可行废佛之义。臣所未晓。诏曰。佛生西域寄传东夏。原其风教殊乖中国。汉魏晋世似有若无。五胡乱治风化方盛。朕非五胡心无敬事。既非正教所以废之。奏曰。佛教东传时过七代。刘渊篡晋元非中夏。以非正朔称为五胡。其汉魏晋世佛化已弘。宋赵符燕久习崇盛。陛下耻同五胡盛修佛法。请如汉魏不绝其宗。

诏曰。佛义虽广朕亦尝览。言多虚大语好浮奢。罪则喜推过去。无福则指未来。事者无征行之多惑。论其劝善未殊古礼。研其断恶何异俗律。昔尝为废所以暂学。决知非益所以除之。奏曰。理深语大。非近情所测。时远事深。宁小机欲辩。岂以一世之局见。而拒久远之通议。封迷忽悟不亦过乎。是以佛理极于法界。教体通于外内。谈行自他俱益辩果。常乐无为树德恩隆。天地授道广利无边。见奇则神通自在。布化则万国同归。救度则怨亲等济。慈爱则有识无伤。戒除外恶定止心非。慧照古今智穷万物。若家家行此则民无不治。国国修之则兵戈无用。今离不行何处求益。因重奏曰。臣闻孝者至天之道。顺者极地之养。所以通神明光四海。百行之本孰先孝者。昔世道将倾魏室崩坏。太祖奋威补天夷难。创启王业。陛下因斯鸿绪遂登皇极。君临四海德加天下。追惟莫大终身无报。何有信己心智执固自解。倚恃爪牙任纵王力。残坏太祖所立寺庙。毁破太祖所事灵像。休废太祖所奉法教。退落太祖所敬师尊。且父母床几尚不敢损亏。况父之亲事辄能轻坏。国祚延促弗由于佛。政治兴毁何关于法。岂信一时之虑招万世之讥。愚臣冒死特为不可。

诏曰。孝道之义宁非至极。若专守执惟利一身。是使大智权方反常合道。汤武伐主仁智不非。尾生守信祸至身灭。事若有益假违要行。傥非合理虽顺必剪。不可护己一名令四海怀惑。外乖太祖内润黔元。

令沙门还俗省侍父母。成天下之孝。各各自活不恼他人。使率土护利。舍戒从夏六合同一。即是扬名万代以显太祖。即孝之终也。何

得言非。

奏曰。若言坏佛有益毁僧益民。昔太祖康曰玄鉴万理智括千途。必佛法损化即寻除荡。宁肯积年奉敬兴遍天下。又佛法存日损处是何。自破已来成何利润。若实无益宁非不孝。诏曰。法兴有时道亦难准。制由上行王者作则。纵有小利尚须休废。况佛无益理不可容。何者敬事无征招感无效。自救无聊何能益国。自废已来民役稍希。租调年增兵师日盛。东平齐国西定妖戎。国安民乐岂非有益。若事有益。太祖存日屡尝讨齐。何不见获。朕坏佛法。若是违害亦可亡身。既平东夏。明知有益。废之合理义无更兴。

奏曰。自国立政惟贵于道。制化养民宁高于德。止见道消国丧。未有兵强祚久。是以虐纣恃众祸倾帝业。周武修德福集皇基。夫差骄战遂至灭身。勾践以道危而更安。以此论之。何关坏佛退僧方平东夏。直是毁佛。当此托定之时。偶然斯会。妄谓坏法有益。若尔汤伐有夏。文王灭崇。武王诛纣。秦并天下。赤汉灭项。此等诸君岂由坏佛。自后交论讥毁人法。或以抗礼君亲。或谓妄称佛性。或讥辩析色心。或重见作非业。或指身本阴阳。林皆随难消解。帝虽构难重叠三番五番穷理尽性。林则无疑不遣。有难斯通。帝曰。卿言业不乖理。凡有入圣之期。性非业外。道有通凡之趣。此则道无不在凡圣该通。是则教无孔释虚崇。如是之言。形通道俗。徒加剃剪之饰。是知帝王即是如来。宜停丈六。王公即是菩萨。省事文殊。耆年可为上座。不用宾头。仁惠真为檀度。岂假弃国。和平第一精僧。宁劳布萨。贞谨即成木叉。何必受戒。俭约实是少欲。无假头陀。蔬食至好长斋。岂烦断谷。放任妙同无我。何藉解空。忘功全逼大乘。宁希波若。文武直是二智。不观空有。权谋径成巧便。岂待变化。加官真为授记。无谢证果。爵禄交获天堂。何待上界。罚戮见感地狱。不指泥犁。以民为子。可谓大慈。四海为家。即同法界。治政以理。何异救物。安乐百姓。宁殊拔苦。剪罚残害。理是降魔。君临天下。真成得道。汪汪何殊净土。济济岂谢迦维。卿怀异见妄生偏执。即事而言何处非道。

奏曰。伏承圣旨。义博言深融道混俗移专散执。乃令触处乘真有情俱道物我咸适千徒齐一。美则美矣。愚臣尚疑。若使至道惟一。则无二可融。若理恒外内。则自可常别。若一而非一。则半是半非。二而无二。则乍道乍俗。是则缁素错乱儒释失序。外内交杂上下参伦。何直远沈清化。亦是近惑民俗。是以阴阳同气生杀恒殊。天地齐形高卑常异。不可以其俱形而使地动天静。或者见其并气。而令阴生阳杀。即事永无此理。虚言难可成用。所以形齐气一。可得言同。生杀高卑义无不别。故使同而不同。一而不一。道俗之理有齐无与。无为自别。又若王名虽一凡圣天殊。形事微同宽狭全异。是故儒释与无始

俱兴。道俗共天地同化。若欲泯之为一。正可以道废俗。如其俱益于世。则两理幽显齐明。今则兴一废一。真成不可。

诏曰。卿言道俗天殊全乖内外。亦可道应自道无预于俗。释应自释莫依于儒。道若惟道。道何所利。佛若独佛。化有何功。故道俗相资儒释更显。卿不因朕言。卿欲何论。是以内外抑扬废兴彼此。今国法不行王法所断。废兴在数常理无违。义无常兴废有何咎。

奏曰。仰承圣旨。如披云睹日。伏听敕训。实如圣说。道不自道非俗不显。佛不自佛惟王能兴。是以释教东传时经五百。弘通法化要依王力。方知道藉人弘神由物感。佛之盛毁功归圣旨。道有兴废义无恒久。法有隐显理难常存。比来已废义无即行。休断既久兴期次及。与废更迭理自应机。并从世运。不亦宜乎。

诏曰。帝王之法善决取舍明断去就。审鉴同异妙察非常。朕于释教。以潜思于府内。校量于今古。验之以行事。算之以得失。理非常而不要。文高奇而无用。非无端而弃废。何爱憎于儒释。

奏曰。弘法之本。必留心于达人通化之首。要存志于正道。勿见忤己以恶者。怀之以疏隔。容己以美者。欢心以亲近。是则自感于所见。自乱于所闻。不可数闻有谤正之言。遂便信纳从唱而和乘生是非。寻讨愆短日怀憎薄。是则以伪移真。众声惑志。故令当疏者更进之。当亲者更远之。遂使谈论偏驳取舍专非。斯乃害真之祸患。丧德之妖累。于是帝不答。乃更开异途以发论端。问曰。朕闻君子举厝必合于礼。明哲动止要应于机。比频赐卿食。言不饮酒食肉。且酒是和神之药。肉为充肌之膳。古今同味。卿何独鄙。若身居丧服。礼制不食。即如今赐自可得食。可食不食岂非过耶。

奏曰。贪财喜色贞夫所鄙。好膳嗜美廉士所恶。割情从道前贤所叹。抑欲崇德往哲同嗟。况肉由杀命酒能乱神。不食是理。宁可为非。

诏曰。肉由害命。断之且然。酒不损生。何为顿制。若使无损。计罪无过言非。饮浆食饭亦应得罪。而实不尔。酒何偏断。

奏曰。结戒随事得罪据心。肉体因害食之即罪。酒性非损过由弊神。余处生过。过生由酒。断酒即除。所以遮制不同。非谓酒体是罪。

诏曰。罪有遮性。酒体生罪。今有耐酒之人。能饮不醉。又不弊神。亦不生罪。此人饮酒应不得罪。斯则能饮无过。不能招咎。何关

断酒以成戒善。可谓能饮耐酒常名持戒。少饮即醉是大罪人。

奏曰。制过防非本为生善。戒是止善身口无违。缘中止息遮性两断。乃名戒善。今耐酒之人。既不乱神。未破饮戒。实理非罪。正以饮生罪。酒外违遮。教缘中生犯。仍名有罪。以乖不饮犹非持戒。

诏曰。大士怀道要由妙解。至人高达贵其不执。融心与法性齐宽。肆意共虚空同量。万物无不是善。美恶何有非道。是则居酒卧肉之中。宁能有罪。带妇怀儿而游。岂言生过。故使太子取妇得道。周陀以舍妻沉沦。净名以处俗高达。身子以出家愚执。是故善者未可成善。恶者何足言恶。禁酒断肉之奇。殊乖大道。

奏曰。龙虎以鳞牙为能。猿鸟以超翔为才。君子以解行为道。贤哲以真实成德。故使内外称奇缁素高尚。若惟解而无行。同沙井之非闰。专虚而不实。似空云而无雨。是以匠万物者以绳墨为正。御天下者以法理为本。故能善防邪萌防察奸宄。故使一行之失痛于割肌。一言之善重于千金。若使心根妙解。则居恶为善。神智虚明则处罪成福。亦可移臣贱质居天重任。回圣极尊处臣卑下。是则君臣杂乱上下倒错。即事不可。古今未有。何异词谈忠孝身恒叛逆。语论慈舍形常杀盗。口闲百技触事无能。言通万里足不出户。斯皆情切事奢。虚高无用。是以才有大而无用。理有小而必通。执此为道。诚难取信。

诏曰。执情者未可论道。小智者难与谈真。是以井坎之鱼。宁知东海深广。燕雀篱翔。讵羡鹏凤之游。斯皆固小以违大趣。守文以害通途。若以我我于物。无物而非我。以物物于我。无我而非物。我既不异于物。物复焉异于我。我物两亡自他齐一。虚心者是物无不同。遗功者无事而不可。

奏曰。仰承圣旨。名义深博宗源浩污。究察莫由。事等窥天。谁测其广。又同测海。宁识其深。

若以小小于大。无大而不小。

以大大于小。无小而非大。

大无不大则秋毫非小小。

小无不小则太山非大大。

故使大大非大小。小小非小大。

是则小大异于同。大小同于异。无大小之异同。何小大之同异。

方知非异可异同。宁有同可同异。无同可同异非异同。

无异可异同无同异。

是故无同而同非同。无异而异非异。

何同异而可异同。非异同而可同异。帝遂不答。于是君臣寂然不言良久。

诏乃问。卿何寂寞。乃欲散有归无。勿以谈不适怀遂息清辩。

奏曰。古人当言而惧。发言而忧。是以古有不言之君。世傅忘功之士。所以息言表知。非为不适。

诏曰。至人无为未曾不为。知者不言未曾不言。亦有鹦鹉言而无用。凤皇不言成轨。木有无任得存。雁有不鸣致死。卿今取舍若为自适。又曰。士有一言而知人。有目击而道存。亦有睹色审情。复有听言辩德。朕与卿言为日既久。其间旨趣宁不略委。卿可为朕记录在所申陈。令诸世人知朕意焉。是则助朕。何愧忠诚。

林以佛法沦陷冒死申请。帝情较执不遂所论。辩论虽明终非本意。承长安废教。后别立通道观。其所学者惟是老庄。好设虚谈通申三教。冀因义势登明释部。乃表。邺城义学沙门十人并聪敏高明者。请预通道观。上览表即曰。卿入通道观大好学。无不有至论。补己大为利益。仍设食讫曰。卿可装束入关众人前却。至五月一日。至长安延寿殿奉见。二十四日帝往云阳宫。至六月一日帝崩。天元登诈在同州。至九月十三日。长宗伯岐公奏讫。帝允许之曰。佛理弘大道极幽微。兴施有则法须研究。如此累奏恐有稽违。奏曰。臣本申事止为兴法。数启殷勤惟愿早行。今圣上允可议曹奏决。上下含和定无异趣。一日颁行天下称庆。臣何敢言。至大成元年正月十五日。

诏曰。弘建玄风三宝尊重。特宜修敬。法化弘广理可归崇。其旧沙门中德行清高者七人。在正武殿西安置行道。二月二十六日改元大象。又敕。佛法弘大千古共崇。岂有沉隐舍而不行。自今以后。王公已下并及黎庶。并宜修事知朕意焉。即于其日。殿严尊像具修虔敬。于时佛道二众。各铨一大德令升法座。劝扬妙典。遂使人怀无畏。互吐微言佛理汪汪冲深莫测。道宗漂泊清浅可知。挫锐席中王公嗟赏。至四月二十八日。下诏曰。佛义幽深神奇弘大。必广开化仪。通其修行。崇奉之徒依经自检。遵道之人勿须剪发。毁形以乖大道。宜可存须发严服以进高趣。令选旧沙门中懿德贞洁学业冲博名实灼然声望可嘉者一百二十人。在陟岵寺为国行道。拟欲供给资须四事无乏。其民

间禅诵。一无有碍。惟京师及洛阳。各立一寺。自余州郡犹未通许。周大象元年五月二十八日。任道林法师。在同州卫道虎宅。修述其事呈上。内史沛公宇文泽亲览。小内史临泾公宇文弘披读。掌礼上士托跋行恭委寻都上士叱寇臣审覆。

周天元立有上事者对卫元嵩

前僧王明广。大象元年二月二十七日王明广答卫元嵩上破佛法事。邺城故赵武帝白马寺佛图澄孙弟子王明广。诚惶诚恐死罪上书。

广言。为益州野安寺伪道人卫元嵩。既峰辩天逸抑是饰非。请废佛图灭坏僧法。此乃偏辞惑上先至难明。大国信之谏言不纳。普天私论兆庶怪望。诚哉不便莫过斯甚。广学非幼敏才谢生知。尝览一志之言。颇读多方之论。访求百氏复审六经。验考嵩言全不扶会。呜呼佛法由来久矣。所悲今日抂见陵迟。夫谄谀苟免其身者国之贼也。直言不避重诛者国之福也。敬凭斯义敢死投诚。件对元嵩六条如左。

伏惟天元皇帝。开四明达四聪。暂降天威微回圣虑。一垂听览。恩罚之科伏待刑宪。谨上。

臣广谨对。诗云。无德不报。无言不詶。虽则庸虚闻诸先达。至道绝于心虑。大德出于名声。君子不出浮言。诸佛必为笃论。去迷破执开道群冥。天人师敬由来久矣。善言教物凡圣归仁。甘露兰芝谁其见德。纵使尧称至道。不见金梦平阳。舜号无为。尚隔瑞光蒲阪。悲夫。虚生易死正法难闻。淳胜之风颇违。谄曲之言难用。若使齐梁坐兴佛法国祚不隆。唐虞岂为业于僧坊。皇宗绝嗣人饥菜色。讵闻梁史浮天水害着自尧年。全道何必唐虞之邦。民坏岂止齐梁之域。至如义行丰国。宝殿为起非劳。礼废穷年。土阶处之为逸。故傅毅云。世人称美。神农亲耕尧舜茅茨。盖衰代言。非先王之道也。齐梁塔寺。自开福德之因。岂责交报之祐。故曾子曰。人之好善。福虽未至。去祸远矣。人之为恶。祸虽未至。去福远矣。抱朴子曰。贤不必寿愚不必残。善无近福恶无交祸。焉责斯近验而远弃大征者乎。今古推移质文代变。治国济俗义贵适时。悲恐唐虞之胜风。言是不独是。齐梁之末法。言非不独非。

臣广又对。诗云。有觉德行。四国顺之。造化自然岂关人事。六天劝请万国归依。七处八会之堂何量。岂千僧之寺。不有大贤谁其致敬。不有大圣谁其戾止。涅槃经云。不夺他财物。常施惠一切。造招提僧房。则生不动国。诸经既显庶事有由。不合佛心是何诬調。寺称平延嵩乃妄论。佛立伽蓝何名曲见。斯乃校量过分与夺乖仪。执行何

异布鼓而笑雷门。对天庭而夸蚁穴。劝以夫妻为圣众。苟恣婚淫。言国主是如来。冀崇谄说。清谏之士如此异乎。何别魏陵之觅交宠劝楚王夺子之妻。宰嚭求于近利为吴主解苍苍之梦。心知不顺口说美辞。彼信邪言由斯灭国。元嵩必为过罪。僧官驱摈。忿羞耻辱谤旨因生。覆巢破寺恐理不申。扇动帝心名尊为佛。曲取一人之意。埋没三宝之田。凡百闻知孰不叹惜。有佛法来永久无际。天居地止所在尊崇。前帝后王谁不重异。独何此国而贱者哉。昔卞和困楚孔子厄陈。方今拟古恐招嗤论。

臣广又对。佛为慈父调御天人。初中后善利安一切。自潜神双树地动十方。发授四天驱分八国。涅槃经云。造像若佛塔。犹如大拇指。常生欢喜心。则生不动国。明知资父事师自关古典。束修发起孔教。诚论叵有。卫嵩横加非难。入堂不死。岂胜不言。昔唐尧则天之治。天有逸水之灾。周置宗庙之礼。庙无降雨之力。如谓塔无交福。以过则归。亦可天庙虚求。例应停弃。若以理推冥运。寤天庙之恩亦可数穷命也。岂堂塔而能救。设使费公缩地鲁子回天。不奈必死之人。岂续已休之命。命而不定。福也能排。义异向论。必须慈祐。至如遍吉像前病癞归之得愈。祇洹精舍平服残患之人济苦攘灾事多非一。更詶余难不复广论。若夫道不独遍德无不在。千途一致何止内心。至若输伽之建宝塔。百鬼助以日功。雀离之起浮图。四天扶其夜力。大矣哉感天地动鬼神。外修无福是何言也。此若课贫抑作。民或嗟劳。义出苞容能施忘倦。若必元由塔寺败国穷民。今既废僧。贫应卒富。俭困城市更甚昔年。可由佛之者也。鬼非如敬谓之为谄。拜求社树何惑良多。若言社树为鬼所依资奉而非咎。亦可殿塔为佛住持修营必应如法。若言佛在虚空不处泥木。亦应鬼神冥寂。岂在树中。夫顺理济物圣教元开。非义饶益经言不许。颇有天宫佛塔。撤作桥屏之墙。绣像幡经。用充脓血之服。天下日日饥穷。百姓年年憔悴。鬼神小圣尚或叵欺。诸佛大灵何容可负。诗云。旻天不骏其德。降丧饥馑。此之谓也。更别往代功臣今时健将。干戈讨定清息遐方。生乃偏受荣勋。朱门紫室。死则多使民夫树庙兴坟祭死杀生。崇虚损实有劳无益。初未涉言。况释迦如来道被三千化隆百亿。前瞻无碍后望谁胜。能降外道之师。善伏天魔之党。不用寸兵靡劳尺刃。五光遍照无苦不消。四辩横流恕蒙安乐。为将为帅名高位大。寺存庙立义有何妨。土龙不能致雨。尚遵之以求福。泥佛纵使不语。敬者岂得无征。昔马卿慕蔺孔父梦周。故重古人敬遵旧德。况三世诸佛风化理同。就使弥勒初兴。不应顿弃释迦遗法。

臣广又对。令无行富僧从课有理。有德贫僧夺寺无辜。至如管蔡不臣。未可姬宗悉戮。卜商鄙吝。讵可孔徒顿贬。牧马童儿。先去乱群之马。放牛竖子。由宠护群之牛。庄子曰。道无不在。契之者通。

适得怪焉。未合至道。唯此而已。至如释迦周孔尧舜老庄。教迹虽殊宗归一也。岂得结绳之世孤称正治。剃发之僧独名权道。局执之情甚矣。齐物之解安寄。老子曰。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毁之。元嵩既是佛法下士。偷形法服不识荆珍。谬量和宝。丑辞出自伪口。不逊贵于笔端。若使关西之地少有人物。不然之书谁肯信也。广尝见逃山越海之客。东夷北狄之民。昔者慕善而来。今以破法流散。可谓好利不爱士民。则有离亡之咎矣。然外国财货未闻不用。外国师训独见不只。天下怪望事出于此。广既诚在念忠信为心。理自可言早望申奏。但先皇别解可用嵩言。已往难追遂事不谏。三年久矣。三思乃言。有一可从。乞寻改格。

臣广又对。窃以山苞兰艾海蕴龙蛇。美恶杂流贤愚乱处。若龙蛇俱宠则无别是非。若兰艾并挫谁明得失。若必存留有德简去不肖。一则有润家风。二则不惑群品。三则天无违善之讥。四则民德归厚矣。我大周。应千载之期。当万基之位。述礼明乐合地平天。武列文昭翼真明俗。贤僧国器。不弊姚民之兵。圣众归往。岂独龟兹之阵。或有慈悲外接聪辩内明。开发大乘舟航黎庶。或有禅林戢翼定水游鳞。固守浮囊坚持忍铠。或有改形逭服苟异常人。淫纵无端还同愚俗。元嵩乞简差当有理。夫天地至功有时动静。日月延缩犹或短长。今庄老之学人间罕遇。若使合国共行。必应违式者罪。何以得知。现见时人受行儒教。克己服礼触事多违。礼云。肴干不食。未见与肉而求菜者乎。爵盈不饮。未见卮满而不劝者。礼极饮不过三。未见酣酒而不醉者。天子不合围。诸侯不掩群。庶民不麛卵。广既少染玄门。不闲掩围之事。举目尽见麛卵之民。复云何彼不合礼不罢儒服者乎。夫化由道洽政以礼成。荣辱所示君子。刑罚所御小人。类野芸田之法。禾莠须分。条桑[打-丁＋刀]树。岂当尽机。

臣广又对。忠臣孝子义有多途。何必躬耕租丁为上。礼云。小孝用力。中孝用劳。大孝不匮。沙门之为孝也。上顺诸佛。中报四恩。下为含识。三者不匮大孝一也。是故诗云。恺悌君子。求福不回。若必六经不用反信浮言。正道废亏窃为不愿。若乃事亲以力。仅称小孝。租丁奉上忝是庸民。施僧敬像俱然合理。以嵩向背鉾楯自妨。上言慢人。敬石名作痴僧。敬像还成愚俗。淫妻爱子畜生亦解。咏怀克念何其陋哉。孝经云。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若言沙门出家即涉背亲之讥。亦可曾参事于孔丘便为不孝之子。夫以道相发闻之圣典。束修合礼僧有何愆。老子曰。四象不行。大象无以畅。五音不声。大声无以至。若欲永灭二乘。亦可大乘无以畅。至嵩若志明出家不悔。志若不明悔何必是。昔丁公入汉。先获至点之残。马母叛姜。自招覆水之逝。是验败国之师。不任忠臣之用。逭夫之妇。终失贞淑之名。嵩

本归命释迦。可言善始。厌道还俗。非是令终。与彼[薛/女]女乱臣计将何别。天无长恶何久全身。背真向俗取返。何殊。请简僧立寺者。广闻金玉异珍在人共宝。玄儒别义遐迩同遵。岂必孔生自国便欲师从。佛处远邦有心捐弃。不胜事切辄陈愚亮。是非之理不敢自专。昔孔丘辞逝庙千载之规摹。释迦言往寺万代之灵塔。欲使见形克念面像归心。敬师忠主其义一也。至如丁兰束带。孝事木母之形。无尽解瓔。奉承多宝佛塔。眇寻旷古邈想清尘。既种成林于理不越。又案礼经。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卿士各有阶级。故天曰神。祭天于圆丘。地曰只。祭地于方泽。人曰鬼。祭之于宗庙。龙鬼降雨之劳。牛畜挽犁之效。由或立形村邑树像城门。岂况天上天下三界大师。此方他方四生慈父。威德为百亿所遵。风化为万灵之范。故善人回向。若群流之归溟壑。大光摄受。如两曜之伴众星。自月支遗影那竭灰身。舍利遍流祇洹遂造。乃贤乃圣凭兹景福。或尊或贵冀此获安。忽使七层九架颓龛坠构。四户八窗可无于失道。不令而治。形教随时损益。至理不言而得。经像自可令行。通人达士随方显用。翼真明俗圣感应时。若待太公为卿相。千载无太公。要得罗什为师训。万代无罗什。法不自显弘必由人。岂使大周法轮永灭。圣上六条御物九德自明。曲理莫施直言必用。昔秦始皇发孔丘墓。祸钟三日。魏太武灭僧伽蓝。灾起七年。崔皓之说可知。卫嵩之言难用。仁者不损他自利。智者不乐祸邀名。元嵩夭丧无祐。只然一罢人身当生何处。广识谢指南言惭信正。此如不对恐伤众善。夫恕人之短者厚之行也。念存物德者仁之智也。今僧美恶假令相半。岂宜驱摈一切不留。普天失望率土嗟伤。愚谓此途未光周德何为。敬儒士以显尊重。贱释子以快其意。贱金贵石有何异乎。计王道荡荡岂理应然。土以负水而平。木以受绳故直。明君纳谏不讳。达士好闻其非。智不轻怒。下愚之见得申。仁不轻绝。三宝之田顿立。天无不覆。地载宽胜山苞海纳。何所不容。十室之内必有忠信。一国之里可无贤僧。伏惟天元皇帝。举德纳贤招英简俊。去烦就省州存一寺。山林石窟随处听居。有舍利者还令起塔。其寺题名周中兴(寺使乐慧之士抑扬以开导志)寂之侣息言以求通。内外兼益公私无损。即是道俗幸甚玄儒快志。隆周之帝业重百王。大象之君光于四海。天高听远。轻举庸言。气悸魂浮。以生冒死。乞降雷电之威。布其风雨之德。谨上。二月廿七日。纳言。韩长鸾受书内史上大夫归昌公宇文泽内史大夫拓跋行恭等问广曰。佛图澄者乃三百年人。观卿不过三十远称上圣弟子。不乃谬乎。广答曰。其或继周者。虽百世亦可知。先师虽复三百许年。论时不过十世。何足可惑。泽曰。元嵩所上曲见伽蓝害民损国。卿今劝立有何意见。广答曰。桀纣失国殷士归周。亡国破家不由佛法。内外典籍道俗明文。自古及今不可停弃。是故请立。

泽又问。齐君高纬。岂不立佛法国破家亡摧残若此。

广答曰。齐君失国有两义。不由佛法。一则历数有穷。开辟已来。天下未见不亡之国。二则宠罚失中。君子恶居下流。是以归周。不由佛法。

泽又问。经者胡书幻妄。何得引为口实。广又答曰。公谓佛经为妄。广亦谓孔教不真。

泽又问。卿据何为验言孔教不真。

广答曰。庄周有孔子之行。古往事同。已陈刍狗由使百代歌其遗风。千载咏而不绝。遍寻诸子未见一人名佛幻妄矣。

泽又问。丁兰木母卿引不类。何者。昔人踬顿木母。木母为之血出。高祖破寺已来。泥佛石像何个出血。

广答。昔夏立九鼎以镇九州。一州不静则一鼎沸。九州不静则九鼎都沸。比来见二国交兵四方扰动。不见一鼎有沸。今日殿前尚依古立鼎。独偏责泥木石像不出血。即便停弃。

三月一日。敕赐饮食。预坐北宫。食讫驾发还京。

皇帝出北宫南门。与上书人等面辞受拜。拜讫内史托跋行恭宣。

敕旨。日月虽明犹众星辅曜。明王至圣亦尚臣下匡救。

朕以闇德。卿等各献忠谋。深可嘉尚。文书既广。卒未寻究。即当披[打-丁＋監]。别有检校。卿等并宜好住。至四月八日。内史上大夫宇文泽宣敕旨。佛教兴来多历年代。论其至理实自难明。但以世渐浇浮不依佛教。致使清净之法变成浊秽。高祖武皇帝。所以废而不立。正为如此。朕今情存至道。思弘善法。方欲简择练行恭修此理。今形服不改德行仍存。广设道场欲行善法。王公已下并宜知委。

# 广弘明集卷第十一

## 辩惑篇第二之七

唐上废省佛僧表　太史令傅奕 唐废省佛僧箴(附前表弹)　沙门释法琳 唐破邪论(并启)　沙门释法琳。

### 太史令朝散大夫臣傅奕上减省寺塔废僧尼事十有一条

臣奕言。臣闻羲农轩顼。治合李老之风(弹曰。诗云。上以风化下。下以讽刺上。老子在周为守书藏吏。如今秘书官也。本非天子有何风化。令羲农上帝与之合治)虞夏汤姬。政符周孔之教(弹曰。周公孔子并是国臣。上述虞夏之教下化浇薄之民。亦非人王不得自为教主。岂令虞夏四君。却符周孔之教耶)虽可圣有先后道德不别。君有沿革治术尚同。窃闻八十老父击壤而哥。十五少童鼓腹为乐。耕能让畔。路不拾遗。孝子承家。忠臣满国。然国君有难则殉命以报仇(弹曰既国并忠臣何得有难。田常六卿之徒不应起逆)父母有痾则终身以侧侍。岂非曾参闵子之友庠序成林。墨翟耿恭之俦相来羽翼(弹曰。二十九代止一曾参。汉高已前浊推闵子。成林之言无实。羽翼之奏本虚。事太过矣)乃有守道含德无欲无求(弹曰。州吁叔段不能守道。夏桀殷纣唯事贪求)宠辱若惊职参朝位(弹曰。潘崇羿浞未肯若惊。季氏阳货亦居朝列)荆山鼎上攀附升龙。缑氏坛边相从驾鹤。瑶池王母之使具礼来朝。碧海无夷之神周行谒帝。所以然者。当此之时。共遵李孔之教(弹曰。皇帝升龙。盖是三皇之世。瑶池王母。复是周穆之时。计此李老未出之前。孔丘无名之日。不应反遵老教。却习孔书)而无胡佛故也(弹曰。汝既称无佛。亦不得有道)自汉明夜寝金人入梦。傅毅对诏辩曰胡神(弹曰。周世不来。傅毅岂知有佛。良以先来早有。傅氏。得知先祖言佛。汝反称无。五逆重殃自贻永劫)后汉中原未之有信(弹曰虚词太过)魏晋夷虏信者一分(弹曰。礼乐衣冠晋朝始备。汝既谤言夷虏。中夏是谁)符融托佛斋而起逆逃窜江东。吕光假征胡而叛君跱立西土(弹曰时人嫉融谤云结聚。吕光征还符主国破。遂居河右霸在凉州。亦不由僧叛居西土)降斯已后妖胡滋盛太半杂华(箴曰。慈悲所熏出于末劫恶世。有缘得度正在于斯)搢绅门里翻受秃丁邪戒。儒士学中倒说妖胡浪语(箴曰。搢绅遵忍辱之服。儒士贵金口之谈)曲类哇哥听之丧本臭同鲍肆过者失香(弹曰。发汝哇声扬汝鲍肆听之必知丧本过者宁不失香仰面唾天自受其辱。斯言信兼矣兼)复广置伽蓝壮丽非一(箴曰。造生天之业。种脱苦之因)劳役工匠独坐泥胡(箴曰。争运身手仪像圣尊)撞华夏之鸿钟集蕃僧之伪众(箴曰。鸣百炼之神钟召三千之圣众)动淳民之耳目。索营私之货贿(箴曰。感信心之耳目发贪痴之货贿)女工罗绮剪作淫祀之旛。巧匠金银散雕舍利之冢(箴曰。女工罗绮造续命之旛。巧匠金银起碎身之塔)粳粱面米。横设僧尼之会。香油蜡烛。枉照胡神之堂(箴曰。粳粱米面争陈福田之会香油蜡烛求照慈悲之堂)剥削民财割截国贮。朝廷贵臣曾不一悟。良可痛哉(弹曰。朝廷稽古舍俗归真。崇敬释门不同邪见)伏惟。

陛下定天门之开阖更新宝位。通万物之屯否再育黔黎。布李老无为之风而民自化。执孔丘爱敬之礼而天下孝慈。且佛之经教妄说罪福(箴曰原教所由。示人断恶之门。开人行善之路)军民逃役剃发隐中。不事二亲专行十恶(箴曰。舍二亲之恩爱修十善之仁风。忍其小违以

成大顺)岁月不除奸伪逾甚。臣阅览书契。爰自庖犠至于汉高。二十九代四百余君。但闻郊祀上帝(弹曰。员丘南郊不免杀生之咎。岂如佛戒不杀为先。挍量是非断可知矣)官治民察。未见寺堂铜像建社宁邦。请胡佛邪教退还天竺(箴曰。缘感则兴事济便息。来往应物隐显随时)凡是沙门放归桑梓。令逃课之党普乐输租避役之曹恒忻效力勿度秃小长揖国家(弹曰。昔严子陵不拜天子。赵元叔长揖司空。典籍称其美也。况沙门是出世福田。释氏为物外高士。欲令拜谒违损处深。理不可也)自足忠臣宿卫宗庙。则大唐廓定作造化之主。百姓无事为羲皇之民(弹曰。造化之世人不输租。义皇之民鼓腹而卧。圣明在上。岂信崔皓姜斌之词者乎)臣奕诚惶诚恐(弹曰。事君尽忠言而有信。闻奏不实罪有所归。诬謿国家终须伏剑。岂惶恐能了耶)谨上益国利民事十有一条如左。谨言(弹曰。如汝所奏损国害民事不可也)

上秦王论启

　　沙门法琳等启。琳闻情切者其声必哀。理正者其言必直。是以穷子念达其言。劳人愿歌其事。何者窃见大业末年天下丧乱。二仪墋黩四海沸腾。波振尘飞丘焚原燎。五马绝浮江之路。七童有平垒之歌。烽燧时警羽檄竞驰。关塞多虞刁斗不息。道消德乱运尽数穷转输寔繁。头会箕敛积尸如莽。流血为川。人不聊生物亦劳止。控告无所投骸莫从。百姓苦其倒悬万国困其无主。岂图法轮绝响正教陵夷。圣上兴吊俗之心顺昊天之命。爰举义旗平一区宇。当时道俗蒙赖华戎胥悦。于是协天地而通八风。测阴阳而调四序。和邦国叙人伦。功盖补天神侔立极。降云雨而生育。开日月以照临。发之以声明。纪之以文物。恩沾行苇化洽虫鱼。方欲重述九畴再敷五教。兴石渠之学布庠序之风。远绍轩羲近同文景。功业永隆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矣。窃见傅弈所上之事。披览未遍五内分崩。寻读始周六情破裂。呜呼。邪言惑正魔辩逼真。犹未足闻诸下愚。况欲上干天听。但奕职居时要物望所知。何容不近人情无辜起恶。然其文言浅陋事理不详。辱先王之典谟伤人伦之风轨。何者。夫人有言言必有中。夫子曰。一言同理则天下归之。一事乖常则妻子背叛。观弈所上之事。括其大都穷其始末。乃罔冒阙庭处多。毁辱圣人甚切。如奕此意。本欲因兹自媒苟求进达。实未能益国利人。竟是惑弄朝野。然。

　　陛下应天顺时。握图受箓。赴万国之心。当一人之庆。扶危救世之力。夷凶静难之功。固以威盖前王声高往帝。爰复存心三宝留意福田。预是出家之人莫不感戴天泽。但由僧等不能遵奉戒行酬报国恩。无识之徒非违造罪。致令傅弈陈此恶言。躄踊痛心投骸无地。然僧尼有罪甘受极刑。恨奕轻辱圣人。言词切害。深恐邪见之者因此行非。案春秋鲁庄公七年夏四月。恒星不见夜明如日。即佛生时之瑞应也。

然佛有真应二身权实两智三明八解五眼六通。神曰不可思议。法号心行处灭。其道也。运众圣于泥洹。其力也。接下凡于苦海。自后汉明帝永平三年。梦见金人以来。像教东流灵瑞非一。具在汉魏诸史姚石等书。至如道安道立之辈。图澄罗什之流。并有高行深解。当世名僧。尽被君王识知贵胜崇重。自五百余年已来。寺塔遍于九州。僧尼溢于三辅。并由时君敬信朝野归心。像教兴行于今不绝者。寔荷人王之力也。世间君臣父子。犹谓恩泽难酬昊天不报。况佛是众生出世慈父。又为凡圣良医。欲抑而挫之罪而辱之。不可得也。仰寻如来智出有无。岂三皇能测。力包造化。非二仪可方。昔吴太宰嚭问孔丘曰。夫子圣人欤。孔子对曰。丘博识强记。非圣人也。又问。三王圣人欤。对曰。三王善用智勇。圣非丘所知。又问。五帝圣人欤。对曰。五帝善用仁信。圣亦非丘所知。又问。三皇圣人欤。对曰。三皇善用时。圣亦非丘所知。太宰大骇曰。然则孰为圣人乎。夫子动容有间曰。西方之人有圣者焉。不治而不乱。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荡荡乎民无能名焉。若三王五帝必是大圣。孔丘岂容隐而不说。便有匿圣之愆以此挍量。推佛为大圣也。老子西升经云。吾师化游天竺善入泥洹。符子云。老氏之师名释迦文。直就孔老经书。师敬佛处文证不少。岂奕一人所能谤讟。昔公孙龙着坚白论。罪三皇非五帝。至今读之。人犹切齿。以为前鉴。良可悲夫。

主上至圣钦明。方欲放马休牛轼闾封墓。兴皇王之风。开释老之化。狂简之说尤可焚之。若言帝王无佛则大治年长。有佛则虐政祚短者。案尧舜独治不及子孙。夏殷周秦王政数改。萧墙内起逆乱相寻。尔时无佛何因运短。但琳预居尧世。日用莫知。在外见不便事。恐蕃国远闻。谓华夏无识。夫子曰。言满天下无口过。行满天下无怨恶。言之者欲使无罪。闻之者足以自诫。傅弈出言不逊。闻者悉惊。有秽国风特损华俗。谨录丹款冒以启闻。伏惟。

大王殿下。天挺英灵自然岐嶷。风神颖越器局含弘。好善为乐迈彼东平。温易是欢更方西楚。加以阿衡百揆式序六条。德既褰罗仁兼裂网。开康庄之第。坐荀卿之宾。起修竹之园。宴文雅之客。莫不诗极缘情而赋穷体物。信可誉形朝野美贯前英者焉。但琳等内顾阙如方圆寡用。念傅弈下愚之甚。愧凡僧秃丁之呵。恶之极也。罪莫大焉。自尊卢赫胥已来。天地开辟之后。未有如奕之狂悖也。不任断骨痛心之至。谨录奕害事。辄述鄙词。件答如左。尘黩威严伏增殒绝。谨启。

奕云。海内勤王者少。乐私者多。乃外事胡佛内生邪见。剪剃发肤回换衣服。出臣子之门。入僧尼之户。立谒王庭坐看膝下。不忠不孝聚结连房。且佛在西域。言妖路远。舍亲逐财畏壮慢老。重富强而

轻贫弱。爱少美而贱耆年。以幻惑而作艺能。以矫诳而为宗旨。然佛为一姓之家鬼也。作鬼不兼他族。岂可催驱生汉供给死胡。贱此明珠贵彼鱼目。违离严父而敬他人。何有跪十个泥胡而为卿相。置一盆残饭得作帝王。据佛邪说不近人情。且佛猾稽。大言不及栴孟。奢侈造作罪深桀纣。入家破家入国破国者。对曰夫出家者内辞亲爱外舍官荣。志求无上菩提。愿出生死苦海。所以弃朝宗之服。披福田之衣。行道以报四恩。立德以资三有。此其之大意也。若言佛为胡鬼。僧是秃丁者。案孔老经书汉魏已来内外史籍。略引孔老师敬佛处。文证如左。以答邪人。冀其伏罪。道士法轮经言。若见沙门思念无量。愿早出身以习佛真。

又云。若见佛图思念无量。当愿一切普入法门。

太上清净消魔宝真安志智慧本愿大戒上品经四十九愿云。若见沙门尼。当愿一切明解法度得道如佛。

老子升玄经云。天尊告道陵。使往东方诣佛受法。

道士张陵别传云。陵在鹄鸣山中。供养金像转读佛经。升玄又云。东方如来遣善胜大士。诣太上曰。如来闻子为张陵说法。故遣我来看子。语张陵曰。卿随我往诣佛所。当令子得见所未见闻所未闻。陵即礼大士。随往佛所。

老子西升经云。吾师化游天竺善入泥洹。智慧观身大戒经云。道学当念游大梵流影宫礼佛。

升玄经云。若有沙门欲来听经观斋。供主不得计饮食费遏截不听。当推置上坐道士经师自在其下。升玄又云。道士设斋供。若比丘来者可推为上坐。好设供养道士经师自在其下。若沙门尼来听法者。当稳处安置推为上座。供主如法供养。不得遮止。

化胡经云。愿采优昙花。愿烧栴檀香。供养千佛身。稽首礼定光。又云。佛生何以晚。泥洹一何早。不见释迦文。心中常懊恼。

灵宝消魔安志经云。道以斋为先。勤行当作佛(新本并改云勤行登金阙)故设大法桥。普度诸人物。

老子大权菩萨经云。老子是迦葉菩萨。化游震旦。

灵宝法轮经云。葛仙公生始数日。有外国沙门。见仙公礼拜。抱持而语仙公父母曰。此儿是西方善思菩萨。今来汉地教化众生。当游仙道白日升天。仙公自语弟子云。吾师姓波阅宗。字维那诃。西域人

也。

仙人请问众圣难经云。葛仙公告弟子曰。吾昔与释道征竺法开张太郑思远等四人。同时发愿。道征法开。二人愿为沙门。张太郑思远愿为道士。仙公起居注云。于时生在葛尚书家。尚书年逾八十。始有此一子。时有沙门。自称天竺僧。于市大买香。市人怪问僧曰。我昨夜梦见善思菩萨下生葛尚书家。吾将此香浴之。到生时僧至烧香。右绕七匝礼拜恭敬。沐浴而止。仙公请问上经云。与沙门道士言则志于道。上品大戒经挍量功德品云。施佛塔庙得千倍报。布施沙门得百倍报。升玄内教经云。或复有人。平常之时不肯作福。见沙门道士说法劝善。了无从意云云。

道士陶隐居。礼佛文一卷。

智慧本愿本戒上品经曰。施散佛僧中食塔寺。一钱已上皆二万四千倍。功少报多。世世贤明玩好不绝。七祖皆得入无量佛国。

仙。公请问经云。复有凡人行是功德。愿为沙门道士大博士。至后生便为沙门。大学佛法为众法师。

复有一人。见沙门道士斋静读经。乃笑曰。彼向空吟经。欲何希耶。虚腹日中一食。此罪人耳。道士乃慈心喻之。故执意不释。死入地狱考毒五苦。

仙公请问经云。五经儒俗之业。道佛各叹其教大归善也。

太上灵宝真一劝诫法轮妙经云。吾历观诸天。从无数劫来。见道士百姓男子女人。已得无上正真之道。高仙真人自然。十方佛皆受前世勤苦求道。不可称计。

法轮妙经云。道言。夫转轮不灭。得还生人中。大智慧明达者。从无数劫来。学已成真人高仙自然。十方佛者莫不从行业所致也。

右录道经师敬佛文如前。

案周书异记云。周昭王即位二十四年甲寅岁四月八日。江河泉池忽然泛涨。井水皆溢出。宫殿人舍山川大地。咸悉震动。其夜五色光气入贯太微。遍于西方尽作青红色。周昭王问太史苏由。是何祥也。由对曰。有大圣人。生于西方。故现此瑞。昭王曰。于天下何如。由曰。即时无他。一千年外声教被及此土。昭王即遣镌石记之。埋在南郊天祠前。当此之时。佛初生王宫也。穆王即位三十二年。见西方数有光气。先闻苏由所记。知西方有圣人处世。穆王不达其理。恐非周

道所宜。即与相国吕侯。西入会诸侯于涂山。以禳光变。当此之时。佛久已处世。至穆王五十二年壬申岁二月十五日平旦。暴风忽起。发损人舍。伤折树木。山川大地。皆悉震动。午后天阴云黑。西方有白虹十二道。南北通过连夜不灭。穆王问太史扈多曰。是何征也。对曰。西方有大圣人灭度。衰相现耳。穆王大悦曰。朕常惧于彼。今已灭度朕何忧也。当此之时。佛入涅槃。

史录曰。吴太宰嚭问于孔子曰。孰为圣人乎。孔子曰。西方之人有圣者焉。不治而不乱。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荡荡乎民无能名焉。

右录孔书称叹佛文如前。

弈云。僧尼六十已下。简使作民。则兵强人众。

弈云。寺多僧众。损费为甚。絓是寺舍。请给孤老贫民无宅义士。三万户州唯置一寺。草堂土塔以安经像。遣胡僧二人传示胡法。

奕云。西域胡者。恶泥而生。便事泥瓦。今犹毛臊。人面而兽心。土枭道人。驴骡四色。贪逆之恶种。佛生西方。非中国之正俗。盖妖魅之邪气。

弈云。庖牺已下一十五代。父子君臣。立忠立孝。守道履德。生长神州。得华夏正气。人皆淳朴。以世无佛故也。

弈云。秦起秦仲。三十五世。六百三十八年。

弈云。帝王无佛。则大治年长。有佛则虐政祚短。自庖牺已下。二十九代。而无佛法。君明臣忠。国祚长久。

弈云。未有佛前。人民淳和。世无篡逆。

弈云。佛来汉地。有损无益。

弈云。赵建武时。有道人张光反。梁武时僧光反。况今僧尼二十万众。须早废省。

一答废省僧尼事者。

对曰。夫形迹易察而真伪难明。自非久处。未可知矣。昔远法师答桓玄书云。经教所述凡有三科。一者禅思入微。二者讽味遗典。三者兴建福业。然有兴福之人。不存禁戒。而迹非阿练者。或有多诵经

文讽咏不绝。而不能畅说义理者。或有年已宿长。虽无三科可纪。而体性贞正。不犯大非者。以此挍量。取舍难辩。案出家功德经云。度一人出家。胜起宝塔至于梵天。何者人能弘道自利利他。洁己立身津梁七世。请有罪者依法苦治。无过者为国行道。

一答毁寺。给民草堂安像。

对曰。法流汉地五百余年。寺舍僧尼积世来有。龛塔堂殿皆是先代兴营。房宇门廊都由信心起造。或为存殁二亲。及往生七世。求将来胜报。种见在福田。咸出彼好心。非佛僧课立。书云。成功不毁。故子产不毁伯夷之庙。夫子谓之仁人。况佛为三界良田四生父母。唯可供养不可毁除。佛虽去世法付人王。伏惟。

陛下。再造生民重兴佛道。即是如来大檀越主。请遵汉明永平之化。近同文帝开皇之时。

一答西域胡者。人面兽心。贪逆恶种。佛生西方。妖魅邪气者。

对曰。案史记历帝王俭目录及陶隐居年纪等云。庖牺氏蛇身人首。大庭氏人身牛头。女娲氏亦蛇身人头秦仲衍鸟身人面。夏禹生于西羌。文王亦生西羌。简狄吞燕卵而生偰伯禹剖母胸背而出。伊尹托自空桑。元氏魏主亦生夷狄。然并应天明命。或南面称孤。或君临万国。虽可生处僻陋形貌鄙粗。而各御天威人怀圣德。老子亦托牧母。生自下凡。何得以所出庸贱而无圣者乎。夫子云。君子居之。何陋之有。信哉斯言也。佥曰。有道则尊。岂简高下。故知圣应无方。随机而现。寻释迦祖祢。盖千代轮王之孙。刹利王之太子。期兆斯讣物感则形出三千世界之中央。南阎浮提之大国。垂教设方。但以利益众生为本。若言生在羌胡出自戎虏便为恶者。太昊文命皆非圣人。老子文王不足师敬。案地理志西域传言。西胡者但是葱岭已东。三十六国。不关天竺佛生之地。若知妄说。何罪之深。若不知浪言。死有余责。

一答。庖牺已下二十九代。父子君臣立忠立孝。守道履德。禀华夏正气者。对曰。史记淮南等云。黄帝时。蚩尤铜头铁额。作乱天下。与黄帝战于阪泉。以登帝位。蚩尤逆命。复战涿鹿之野。凡经五十二战。颛顼时。又诛三苗于左洞庭右彭蠡。汲墢竹书云。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今见有囚尧城。舜又与有苗战于丹水之浦。尧上射九日落其乌羽(楚词十日代出流金铄石)缴大风于青丘。斩修蛇于洞庭。戮封豕于大泽。杀九婴于汹水。尚书云。洪水滔天怀山襄陵。黎民阻饥百姓昏垫禹时百姓各以其心。而柏谷子退耕于野。三苗不修德政。禹亲灭之。夏桀之居。左河济右太华。伊阙在其南。羊肠背其北。焚皇图杀龙逄。囚成汤纵妹嬉。修政(不仁汤放灭之)汤凡九征。

二十七战。大旱七年。河洛竭流。销金烂石。高宗伐鬼方。三年殷纣辛迷惑妲已。恣十恶之害。流五虐之刑。剖贤人之心。刳孕妇之腹。囚文王禁箕子。周武王伐纣于牧野。血流漂杵。诛之鹿台。王亲射纣。躬悬头太白之旗。而夷齐非之。不食其粟。孔子曰。武尽美矣。未尽善也。武王之世三监作乱。成王之日二叔流言。宣王六月出征诗云。薄伐猃狁至于太原。采薇遣戍役云。北有猃狁之难。西有昆夷之患。采[卄/巳]又云。宣王南征。

对曰。上来所道。并是三皇已下三王之时。必能守道履德怀忠奉孝。尔时无佛足可清平。何为世世兴师兵戈不息。至于毒流百姓殃及无辜。乃为姚石慕容永嘉之世。岂名荡荡无为之时。邪见失言一何谬矣。

一答。秦仲已下三十五世六百余年者。对曰。史记云。自殷已前。诸侯不可得而谱。为多失次第年代难知。故尚书但以甲子为次第。而无年月者。良以史阙不记也。邪见乃始于秦仲迄于二世。有六百余年者。一往似长。出何的证。案春秋已前。秦本未有。春秋已来始有秦伯。当春秋时秦仲时渐霸。但是周之小邑。孝王之世。令非子放马于汧渭之间。不承天命。未有正朔。曾孙秦仲。宣王之世。始受车马侍御之臣。仲孙襄公以送平王东迁。进爵为伯。文公已下始见史记。自兹讫灭。不过二百余年。史记竹书及陶公年纪。皆云。秦无历数周世陪臣。故隐居列之在诸国之下。何因得有年纪。续至胡亥。史记但从厉公列之。一百一年。终于二世。纵有年代。皆附春秋自无别纪。赧王之末。秦昭襄王因周微弱。始灭周国僭号称王。诸史相承。秦惟五世四十九年。齐秘书扬玠史目云。秦自始封至灭。凡三十五世六百余年者。盖取始封秦号经六百余年。非霸统中国经多年也。邪见乃延秦短祚冒上长年。一何虚妄哉。

一答。帝王无佛年长。有佛祚短。自庖牺已下。爰至汉高。二十九代君明臣忠者。

对曰。夫理贵深据。言资实录。何故庖牺独治不及子孙。尧舜二君位居五帝。尧则翼善传圣。舜亦仁盛圣明。如尚书二典论。其化民治道功业最高。民无能名则天之明君也。尧又废兄自立。其子丹朱不肖。舜父顽母嚚。并止一身不能及嗣。尔时无佛。何不世世相传遽早磨灭。

隐居年纪云。夏禹治九年。

羿篡十五年　浞篡十二年。

夏皋十一年　夏发十二年。

对曰。书云。舜禹之有天下。巍巍乎其有成功。焕乎其有文章。大禹谟云。禹能卑宫菲食。皂帐绨衣而尽力于沟洫。为民治水。于民有功。若皇天辅德。何为天祚不永。治止九年。斟年纪云。夏后相及少康之世。其臣有穷羿寒浞及风夷淮夷黄夷斟寻等国。并相次作乱。凡二十六年篡夏自立。当时无佛。篡逆由谁。

殷汤治十三年　外丁治三年。

仲壬治四年　大甲治十年。

沃丁治十三年　太戊治十年。

外壬治三年　沃甲治四年。

盘庚治九年　小辛治七年。

对曰。汤仁不杀。开三面之网。放夏桀于鸣条之野。甚有仁德。尔时无佛。何以天历不长。外丁外壬其年转促。尚书云。汤行九伐太甲五征。伊尹立汤子胜。又立胜弟仲壬。又放太甲于桐宫。汲冢书云。伊尹自篡立。后太甲潜出。亲杀伊尹而用其子。既称忠朴之世。尔时无佛。何为衅起萧墙。君臣无道。

周武王治十一年　懿王三年(绝嗣)

僖王五年(绝嗣)　顷王六年。

匡王六年　元王八年。

烈王七年　静王六年。

贞王八年　悼王一百一日。

哀王三月　思王五月。

对曰。武王伐纣。师渡孟津。白鱼入舟。应天嘉命谥法曰。克定祸乱曰武。民赖来苏式闾封墓休牛放马治致太平。汝言无佛年长。何因祚短。治十一年。懿王僖王更复绝嗣。周武王时无佛。寿祚更穷。子孙披猖须臾运徙。

秦五世六君四十九年。

昭王五年(灭周后始称王在位五载)

孝文王式一年　襄王楚三年。

始皇政三十七年　胡亥三年。

殇帝子婴四十六日。

对曰。周显王五年。秦穆公始霸三十四年。秦权周政。竹书云。自秦仲之前。卒无年世之纪。陶公并云。秦是篡君不依德政。次第不在五运之限。纵年长远终非帝王。以短为长指虚为实。有何意见。秦时北筑长城备胡。伪杀扶苏矫立二世。陈胜蚁聚作乱关东。

汉高祖十二年　惠帝七年。

文帝高祖第四子。非嫡。

武帝本胶东王景帝第六子。非嫡。

汉初凶奴入塞。烽火照甘泉宫。南越不宾乃习水战孝景时。吴楚七国皆反。昭帝崩。立兄子昌邑。王即位二十七日。凡有一千一百二十七罪。霍光废之。后立宣帝。此时无佛。何为乃尔。

后汉凡十二帝。一百九十五年。

光武三十三年　孝明十八年。

章帝十三年　和帝十七年。

安帝十九年　顺帝十九年。

桓帝二十一年　灵帝三十一年。

献帝三十年。

对曰。后汉书云。光武拨乱反政。明帝致治升平。民无百里之忧。吏无出门之役。麒麟入囿神凤栖桐。赤雀文龟苍乌白鹿。嘉瑞备臻兆民胥庆。垂沕滑磅礴之恩。布通天漏泉之泽。论衡等书并云。后汉嘉祥不惭周夏。汝言有佛祚短。何故长年。

隐居云。自魏皇初元年至萧齐之末。凡二百八十二岁。

托跋元魏一十七君。合一百七十九年。尔时佛来。何故年久。

一答佛未出前世无篡逆者。

对曰。何故周烈王弟显王篡位。四十八年悼王立。一百一日为庶弟子朝所害。敬王弟哀王治三月思王外。哀王弟治五月思王杀之。孝王复杀思王。三王共立一年(出杨玠史目陶公年纪)奕云。西域胡。旦末国兵三百二十人。小宛国兵二百人。戎卢国兵三百人。渠勒国兵三百人。依耐国兵三百五十人。郁立师国兵三百三十一人。单相国兵四十五人。孤胡国兵四十五人。凡八国胡兵合有一千八百九十一人。皆得绍其王业据其土地。自相征伐屠戮人国。况今大唐僧尼二十万众。共结胡法足得人心。宁不备豫之哉。对曰。检汉书西域传云。旦末小宛等八国。并是葱岭已东汉域胡国。计去长安不经万里。本非天竺佛生之地。又无僧尼在中谋逆。纵彼造恶何关此僧。但奕狂鬼入心外兴邪说。虚引往事假谤今贤。达者知其浪言。愚人必生异见。惑乱朝野。深可痛哉。

一答。佛来汉地有损无益。入家破家入国破国。汉明之时佛法始来者。

大唐圣朝正信君子论曰。诸佛大人。游涅槃之妙苑。住般若之真空。不可以言象求。不可以情虑揆。形同法性寿等太虚。但应物现身如水中月。所以瞿师见三尺之貌。罗汉睹丈六之容。大满虚空小入丝忽。随缘应质化无常仪。寻释迦之肇。依后汉郊祀晋魏等书及王俭史录费长房三宝录考挍普曜本行等经并云。佛是周时第十五主。庄王九年癸巳之岁。四月八日。乘栴檀楼阁现白象形。从兜率下降中天竺国迦毗罗城刹利王种净饭大王第一夫人摩耶之胎。至十年甲午四月八日夜鬼宿合时。于岚毗园波罗树下。从摩耶夫人右胁而生。放大光明照三千世界。瑞应经云。佛星下现侍太子生。本行又云。虚空无云自然而雨。左传云。星陨如雨。杜氏注解云。盖时无云。然与佛经符合。信知佛生时也。十九出家三十成道。四十九年处世说法。至周匡王四年壬子二月十五日后夜。于拘尸城入般涅槃。自灭度已来。至大唐武德五年壬午之岁。计得一千二百二十一岁。灭后二百一十六年。东天竺国有阿育王。收佛舍利役使鬼兵。散起八万四千宝塔。遍阎浮提。我此汉地九州之内。并有塔焉。育王起塔之时。当此周敬王二十六年丁未岁也。塔兴周世。经十二王至秦始皇三十四年。焚烧典籍。育王诸塔由此沦亡。佛家经传靡知所在。如释道安朱士行等经录目云。始皇之时。有外国沙门释利防等一十八人贤者。赍持佛经来化始皇。始皇不从。乃囚防等。夜有金刚丈六人。来破狱出之。始皇惊怖稽首谢焉。问曰。虽有此说年纪莫知。以何为证。请陈其决。答曰。前汉成帝时。都水使者光禄大夫刘向传云。向博观史籍备览经书。每自称曰。余遍寻典策往往见有佛经。及着列仙传云。吾搜检藏书缅寻太

史。创撰列仙图。自黄帝已下六代迄到于今。得仙道者。七百余人。向捡虚实。定得一百四十六人。又云。其七十四人。已见佛经矣。推刘向言藏书者。盖始皇时。人间藏书也。或云。夫子宅内所藏之书。据此而论。岂非秦汉已前早有佛法流行震旦也。寻道安所载十二贤者。亦在七十四之数。今列仙传见有七十二人。

案文殊师利般涅槃经云。佛灭度后四百五十年。文殊至雪山中。为五百仙人宣说十二部经讫。还归本土入于涅槃。恒星之瑞即其时矣。案地理志西域传云。雪山者即葱岭也。其下三十六国。先来奉汉。以葱岭多雪。故号雪山焉。文殊往化仙人。即其处也。详而检之。刘向所论可为证矣。虽遭秦世爇除。汉兴复出。所以荆杨吴蜀扶风洛阳。有宝塔处皆发神瑞。具在众书。依捡成帝鸿嘉三年岁在癸卯。刘向撰列仙传明矣。故知周世佛法久来。生盲人云。有佛祚短。良可悼矣。依经律云。释迦正法千年。像法千年。末法万年。五千年已还。四众学者得三达智证四道果。末法已去犹披袈裟。勘周书异记云。穆王闻西方有佛。遂乘骅骝八骏之马。西行求佛。因以攘之。据此而推。同上法师答高丽使。佛是周第五主昭王二十四年甲寅岁生。至武德五年。得一千五百七十七年也。信穆王之世。法已东行。刘向之言。益为明证矣。又汉武帝。凿昆明池得墨灰。以问东方朔。朔云。非臣所知。可问西域胡人。后外国沙门竺法兰来。因以事问。兰云。是劫烧余灰也。方朔既博识通人。生知俊异。无问不酬无言不答。岂容不达。逆记胡人。盖是方朔久知佛法兴行胜人必降。故有斯对也。佛既去世。阿难总持一言不失。迦葉结集罗汉千人。咸书皮纸并题木叶。致令五百中国各共奉持。十六大王同时起塔。逮于汉世东流二京。所经帝王十有六代。翻梵经本为汉正言。相承至今垂六百祀。是以佛日再曜。起自永平之初。经像重兴。发于开皇之始。魏人朱士行沙门卫道安等。并为纪录。总其华戎道俗。合有一百八十二人。所译经律或论大小乘三藏杂记等。凡二千一百七十一部。总有六千四百四十六卷。莫不垂甘露于四魔之境。流慧日于三有之中。汲引将来永传胜业。教人舍恶行善。佛法最先益国利民。无能及者。汝言破家破谁家。破国破谁国。邪见竖子无角畜生。夙结狼心久怀虿毒。无丝发之善。负山岳之辜。长恶不悛老而弥笃。乃以生盲之虑忖度圣尊。何异尺鷃之笑大鹏。井蛙不信沧海。可谓阐提逆种地狱罪人。伤而悯之。故为论也。寻夫七十二君三皇五帝孔丘李耳。汉地圣贤莫不葬骨三泉横尸九壤。未有如佛舍利现瑞放光。火烧不燃砧锤不碎。于今见在立试可明。且据此一条。足知佛法之神德也。震旦诸圣孰与为俦。乃欲毁而灭之。事难容忍。伤风败俗亏损福田。诳惑生民污点朝野。实可叹矣。

奕云。佛法来汉无益世者。

对曰。准上以谈。此土先圣亦未可弘矣。至如孔子。周灵王时生。敬王时卒。计其在世。七十余年。既是圣人。必能匡弼时主。何以十四年中行七十国。宋伐树。卫削迹。陈绝粮。避桓魋之杀。慚丧狗之呼。虽应聘诸侯莫之能用。当春秋之世。文武道坠。君暗臣奸礼崩乐坏。尔时无佛。何因逆乱滋甚篡杀由生。孔子乃婉娩顺时逡巡避患虽保妻子。终寿百年亦迍不矣。或发匏瓜之言。兴逝川之叹。然复逊词于季氏。伤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及西狩获麟。遂返袂拭面。称吾道穷。虽门徒三千删诗定礼。亦疾没世而名不称。吾何以见于后世矣。遭盗跖之辱。被丈人之讥。挍此而论。足可知也。若以无利于世。孔老二圣其亦病诸。何为讷其木舌而不陈弹也。

一答。寺饶僧众妖孽必作。如后赵沙门张光。后燕沙门法长。南凉道密。魏孝文时法秀。太和时惠仰等。并皆反乱者。

对曰。捡崔鸿十六国春秋。并无此色人。出何史籍。苟生诬枉诳惑君王。请勘国史知其妄奏。案前后汉书。即有昆阳常山青泥缘林黑山白马黄巾赤眉等数十群贼。并是俗人。不关释子。如何不论。

后汉书云。沛人道士张鲁母有姿色。兼挟鬼道。往来刘焉之家。后为益州刺史。任鲁为督义司马。鲁共别部司马张修。将兵掩杀汉中太守苏固。断绝斜谷杀汉使者。鲁既得汉中。又杀张修而并其众。于时假托神言。黄衣当王。鲁因与张角等相应。合集部众。并戴黄巾。披道士之服。数十万人贼害天下。自据汉中垂三十载。后为曹公所破。黄衣始灭。尔时无一沙门。独饶道士。何默不论。然汉魏名僧德行者众。益国甚多。何以不说。但论扬恶专论人短。岂是君子乎。

魏志曰。张鲁字公旗。祖父陵客蜀学道。在鹄鸣山。造作道书以惑百姓。从受道者出米五斗。世号米贼。陵死子衡传业。衡死鲁复传之。陵为天师。衡为嗣师。鲁为系师自号三师也。素与刘乌善。焉死子璋立。以鲁不顺杀鲁母及家室。鲁遂据汉中。以鬼道化民。符书章禁为本。来学者初名鬼卒。受道者用金帛之物。号为祭酒。各领部众。众多者名治头。有病者令首过。大都与张角类相似。后汉皇甫嵩传云。钜鹿张角自称大贤郎师。奉事黄老行张陵之术。用符水祝法以治病。遣弟子八人。使于四方以行教化。转相诳惑。十余年间众数十万。自青徐幽冀荆杨兖豫八州之民。莫不必应遂置三十六方。方犹将军号也。

大方万余人。小方六千人。讹言苍天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土书京邑寺门。皆作甲子字。中平元年三月五日。内外俱起。皆着道士黄服黄巾。或杀人祠天。于时贼徒数十万众。初起颖川作乱天下。并为皇甫嵩讨灭。

南郑反汉而亡蜀(出魏书)

孙恩习仙而败晋(出晋书)

道育醮祭因而祸宋(出宋书)

于吉行禁殆以危吴(出吴书)

公旗学仙而诛家(出华阳国志)

陈瑞习道而灭族(事在晋阳秋)

魏华叛夫(出灵宝经序)

张陵弃妇(见陵传)

子登背父卫叔去兄(出神仙传)

右古来道士。破家破国为逆乱者。略引如前。

对曰。自陵三世专行鬼道。符书章醮出自道家。禁厌妖孽妄谈吉凶。奸由兹起。然吴魏已下。晋宋已来。道俗为妖数亦不少。何以独引众僧。不论儒道二教。至如大业末年世充李密建德武周梁师都卢明月李轨朱粲唐弼薛举等。并是俗人。曾无释氏。何为不道。事偏理局党恶嫉贤。为臣不忠明矣。

奕云。请胡佛邪教退还西域。凡是僧尼悉令归俗者。

对曰。庄周云。六合之内。圣人论而不议。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老子云。域中有四大而道居其一。考诗书礼乐之致。但欲攸序彝伦明忠列孝慈之先。意在敬事君父。纵称至德。唯是安上治民。假令要道。不出移风变俗。自卫反鲁。讵述解脱之言。六府九畴。未宣究竟之指。及养生齐物之谈。龙图凤纪之说。亦可怀仁抱信遵厉乡之志。删经赞象肆阙里之文。次曰九流。末云七略。案前汉艺文志所纪众书一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莫不功在近益。俱未畅远途。皆自局于一生之内。非迴拔于三世之表者矣。遂使当现因果理。涉旦而犹昏。业报吉凶义。经丘而未晓。故知逍遥一部。犹迷有有之情。道德二篇。未入空空之境。斯乃六合之寰块。五常之俗谟。讵免四流浩汗。为烦恼之场。六趣諠哗。造尘劳之业也。原夫实相杳冥。逾要道之要。法身凝寂。出玄之又玄。惟我大师体斯妙觉。二边顿遣万德俱融。不諠不寂。安能以境智求。非爽非昧。胡可以形名取。为小则小也而无内。处大则大也而无垠。故能量法界而兴悲。揆虚空而立誓。

所以现生秽土诞圣王宫。示金色之身。吐玉毫之相。布慈云于鹫岭。则火宅焰销。扇慧风于鸡峰。则幽途雾卷。行则金莲捧足。坐则宝座承躯。出则帝释居前。入则梵王从后。左辅密迹。以灭恶为功。右弼金刚。以长善为务。声闻菩萨俨若侍臣。八部万灵森然翊卫。演涅槃则地现六动。说般若则天雨四花。百福庄严。状满月之临苍海。千光照曜。犹聚日之映宝山。师子一吼则外道摧锋。法鼓暂鸣则天魔稽首。是故号佛为法王也。岂得与衰周迦葉比德争衡。末世儒童辄相联类者矣。是以天上天下。独称调御之尊。三千大千。咸仰慈悲之泽。然而理深趣远。假筌蹄而后悟教门善巧。凭师友而方通统其教也。八万四千之藏。二谛十地之文。祇园鹿苑之谈。海殿龙宫之旨。玉谍金书之字。七处八会之言。莫不垂至道于百王。扇玄风于万古。如语实语不思议也。近则安国利民。远则超凡证圣。故能形遍六道教满十方。实为世界福田。盖是苍生归处。于时敬信之侣。犹七曜之环北辰。受化之徒。如万川之投巨海。考其神变功业利益人天。故无得而名也。既满恒沙之因。故得常乐之果。善矣哉。不可测也。但以时运未融。遂令梵汉殊感。所以西方先音形之奉。东国暂见闻之益。及慈云卷润慧日收光。乃梦金人于永平之年。睹舍利于赤乌之岁。于是汉魏齐梁之政。像教勃兴。燕秦晋宋已来。名僧间出。或画满月于清台之侧。表相轮于雍门之外。逮河北翻辞汉南著录。道兴三辅信洽九州。跨江左而弥殷。历金行而转盛。渭水备逍遥之苑。庐岳总般若之台。深文奥旨发越来仪。硕学高僧蝉联远至。暨梁武之世。三教连衡三乘并骛。虽居紫极情契汾阳。屏酒正而撤饔人。薰戒香而味法喜。恐四流难拔。躬以七辩能将。乃轻衮饰而御染衣。舍雕辇而敷草座。于时广创慧台之业。大启表塔之基(梁记云。东台西府在位八十余年。都邑大寺七百余所。僧尼讲众常有万人。讨论内典共遵圣业。孜孜无倦。各厌世荣也)遂令五都豪族厌冠冕而归依。四海名家弃荣华而入道。自皇王所居之土。声教所覃之域。莫不顶礼回向五体归依。利物之深。其来久矣。孔老垂化安能与京。案三十六国春秋高僧名僧牟子等纪传。始后汉永平十年已来。佛法东流。政经十代年将六百。名僧大德世所尊敬者。凡二百五十七人。傍出附见者。及燕赵王公齐梁卿相等。凡二百五十一人。陈其行业大开十例。一曰译经。二曰解义。三曰神异。四曰习禅。五曰明律。六曰遗身。七曰诵经。八曰兴福。九曰经师。十曰唱导。此例高僧。皆德效四依功备三业。法传震旦寔所赖焉(邪见隐而不论。但说五三恶者。夫雪山之内。本多甘露。亦有毒草。大海之中既有明珠。亦饶罗刹。喻昆岳缺于片石。邓林损于一枝耳。复何可怪之耳)

## 广弘明集卷第十二

### 辩惑篇第二之八

决对傅奕废佛法僧事(并表)(绵州振响寺沙门释明槩 )

僧明槩言。槩闻三皇统天五帝御寓。道含弘而远大。德普覆而平均。敷善教以训民。布慈心而育物。逮乎中古其道弗亏。故汉武钦明见善而弗及。显宗睿圣体道而不居。遂能纡屈尊仪。甘泉礼金人之瑞。翘想梦寐德阳。降铜像之征。于是秦景西游。越流沙而访道。摩腾东入。跨葱岭而传真。遂得化渐汉朝。寺兴白马之号。道流晋世。刹建青龙之名。其间盛写尊仪竞崇寺塔。腾惠云于落刃。涌法水于穷源。驱有识于福林。登苍生于善地。开阐佛法昭化愚曚。故得永平季年嘉瑞臻[車*(吳-大＋月)]。庆云流润湛露凝甘。泽马腾骧神雀翔集。朱英吐含颖之秀。紫葩生连理之枝。可谓不世之奇征。非常之嘉瑞者也。于是西域入侍南越归仁。偃革休兵销金罢刃。岂不由感圣降灵奉戒行善精诚昭著贯达幽明者哉。故书云。天生神物以祚圣人。无德斯隐有道则见。着之惇史可得而详。惟我大唐膺期启运握机御历诞命建家。初起义则道协百灵。始登图则威加万国。故世充化及。授首于东都。建德武周。棙身于北朔。荆吴克定秦陇廓清。方应驾七宝而飞行。导千轮而轻举。巍巍不与。荡荡谁名。功既成焉。事亦毕矣。加以留心佛法眷言匡护。故庄严总持再兴九级。沙门释子更度千人。像化弥盛于前朝。寺塔更兴于圣世。方顶戴三宝弘护四依。合掌低头。忘帝王之贵。敛心屈膝。尽至敬之诚。槩自庆遭逢属此嘉运。方愿息心净刹毕志玄门。懔励六时。以酬圣世之德。翘勤五体。用报罔极之恩。而奕忽肆狂言上闻朝听。轻辞蔑圣利口谤贤。出语丑于枭音。发声毒于鸩响。专欲破灭佛法毁废众僧。割断衣粮减省寺塔。其故何也。奕曾为道士。恶妒居怀。故毁圣劣凡赞愚胜智。以下谤上用短加长。违理悖情一至于此。但谗言害德偏听伤贤。故宋受子罕之言。囚于墨翟。鲁信季孙之说。逐于尼丘。二子之贤。弗能自免。八条之谤。或累于人。然。

主上钦明弗容谗慝。纵其三失宁致一疑。但浮云在天。白日有时亏照。游翳拂目。阳精为之不明。而傅奕浮辞迷于视听。情理眩惑言语混淆。弗可专听。岂应偏信。请共决对存毁分甘。槩忝在缁徒预参法侣。忽闻诽谤宁不深伤。纵回刃刳心。未以为痛。抽刀斮髓。讵以为残。谤讟之深伤酷甚此。经云。亡身护法没命弘道。此其时也。方抽肠沥胆报邪逆之仇仇。申表献诚。雪师父之谤辱。冒昧忤听。追用惊惶。谨言。

谨奏决破傅奕谤佛毁僧事八条列之如左。

第一决破。僧尼六十已还简令作丁兵强农劝事。

概闻至理绝言。本出毁誉之外。玄宗离说。寔超语默之端。然物

情不悟寄言深浅。世道多惑假示精粗。故有内外道殊邪正说异。凡圣位别大小教分。若以同会一乘。岂执之以谤佛。终趣极果。不封之以谬真。譬千川之赴沧溟。万流之归巨海。内外明证。岂虚言哉。故法华言。于诸过去佛。现在或灭度。若有闻法者。无一不成佛。又涅槃经言。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究竟皆当成得佛道。又道家法轮云。若见沙门思念无量。愿早出身以习佛真。若见佛图思念无量。当愿一切普入法门。又灵宝洞玄真一经云。众真高仙已得佛道。又灵宝太上秘要经云。各于现在同得佛道。故知不二妙门终须齐入。唯一极果要必同登。苟执异端自贻迷坠。近代学者率意庸愚。偷窃真言安置伪典。故五道轮转托作仙经。三千威仪假称道戒。诣佛受法改作天尊。勤行作佛转为金阙。本行回为本相。佛言题作道言。摸托佛法之威仪。彷习众僧之法式。或持真当伪讵识是非。翻正入邪岂知颠倒。事同痴贼窃狐裘而反披。有类愚夫盗珠瓔而倒着。如斯条类数亦众多。略举二三不可覼缕。但傅弈曾为道士。身服黄衣。不遵李老无为之风。专行张陵兵吏之法。或身为米贼聚敛无端。名称鬼卒咒诅宁忌。汤沐栉梳与俗既同。耽荒爱欲将世何别。加以内怀嫉意外肆狂言。诽谤纷纭骂詈重叠。此而可忍。孰不可容。今依事条。次第决破。愿垂圣鉴。少详览焉。

奕言。众僧剃发染衣。不谒帝王违离父母。非忠孝者。今之道士戴帻冠巾。应拜时君。在家侍养为忠孝不。今既不然岂独偏责。夫论忠者。事君以尽命。殉义以忘身。孝者奉亲竭诚存没以资济。故道安直谏以辅秦。佛图忠言以匡赵。目连捧钵而饷母。释迦担棺而葬亲。宁国济家岂非忠孝也。不如道士张鲁乱于汉朝。孙恩反于晋国。陈瑞习道而夷族。公旗学仙而灭门。乱国破家岂有忠孝也。

又言。众僧仇匹内通衣形外隔。夭胎杀子违礼逆天者。今道士既合气修斋交接受道。应护胎生子顺礼合天。此则伉俪久成。阴阳本合而无产孕。真是夭胎。宜简令作民。使其养子增加户口添足兵丁。岂非益国利民者乎。又言僧有十万。六十已还简令作丁。则兵强农劝者。夫论兵强者。寻众僧之类。禀如来之教。食唯米面之素。供唯芋蒻之资。体瘠力羸心虚气弱。不折生草讵践昆虫。习忍修慈好生恶杀。对敌多怯不手必疑。徒劳行阵无益兵势也。如论道士人足数万。祭三事五受禁行符。章奏必宰鸡肫。祭醮要求酒脯。脔脍酣醪恣其醉饱。体肥力壮心勇气强。安忍无亲恶生好杀。临阵必勇下手不疑。列以军伍决强兵势。若挍其力则道士强。论其德众僧胜。去取之宜。断可知矣。

若言躬耕力作以为农劝者。此由局见。未是通途。夫俗不可以一礼齐。政不可以一道治。士不可以一行取。民不可以一业。成故汉书

货殖部云。古之四民不得杂处。士相与言仁义于朝宴。工相与议伎巧于官府。商相与语财利于市井。农相与议稼穑于田野。此四者各安其居而乐其业。故得财成天地之宜。用资国家之利。今者众僧亦各有业。论其内以慈忍推心。即是士之仁义。语其外以权巧化物。即是工之伎能。谈其行以施报相酬。即是商之市井。语其道以自他兼济。即是农之力田。此则克诚可以感鬼神。唯德能以动天地。运慈心以降泽。布恩惠以润时。故善政者。骤雨随车飞螟避境。陇麦双穟成禾九栽。盖由善政之功。匪唯勤农之力者矣。

又言。欲令众僧拜谒帝王编于朝典者。此之一见迷倒最深。既自落坑引他坠井。欲令同陷。其可得乎。昔桓玄篡逆狂悖无道。已有此论。朝议不从云。沙门释子剃发染衣。许其方外之人。不拘域中之礼。故袈裟偏袒。非朝宗之服。钵盂锡杖。岂廊庙之器。而玄悖逆固执不悛。既屈辱三尊飘荡七庙。民怨神怒众叛亲离。军败于东陵。身丧于西浦。覆车明鉴。孰不诫哉。我大唐皇帝。命圣挺生。应休明之期。当会昌之运。止涂息炭拔溺济沈。弘圣教以训民。垂至仁以育物。年和岁稔气阜时昌。至德玄功畴能殚纪。加以内怀四信外奉三尊。屈乘舆而归依。降冕旒而回向。故得八方稽颡万国朝风。岂责离俗之人。令备在家之礼。今道士披褐执板戴帻冠巾。既服臣吏之衣。须行朝谒之礼。昔天师贵士尚拜帝王。今鬼卒贱夫须跪卿相。宜令道士习其师法。朝谒帝王参拜官长。编于朝典。不亦宜乎。

论言。案汉魏已来。时经九代。其间道士。左道乱朝妖言犯国者。披阅图史何世而无。后汉献帝。张陵张鲁诈说鬼语。假作谶书云。汉祚灭后。黄衣得天下。遂与钜鹿张角远为外应。造黄布巾披黄帔。聚合徒众诳诱愚民。谋危社稷。寻被诛灭。故礼云。左道乱群者杀之。今者道士不着李老参朝之服。乃披张鲁乱国之衣。师弟相承贼行不改。人数既多。共结贼党。或致窥觎宁不备豫。计数有五万。简令作丁年税赀租岁产男女。则利国益民强兵农劝。如概愚见。其如法者遵而奉之。其违禁者废而使之。庶莠稗一除田苗郁茂。奸邪既遣徒众肃清。岂不善欤。

第二决破。寺作草堂土舍。则秦皇汉武为有德之君。

概闻法身无像应物有方。故假现全身。置于多宝之塔。权分碎质。流乎阿育之龛。故能聚散随缘存亡任物。圣力权变不可思议。但佛生天竺。随其土风。葬必阇维。收必起塔。塔即是庙。庙者貌也。祭祀承事如貌存焉。今之国家宗庙社稷。类皆然也。但如来灭度一百年后。有阿输伽王。铁轮御世。以威德使鬼神。福力兴灵庙。故八万四千之塔。不日而成。千柱百梁之堂。匪朝既就。讵劳人力。自是神功。岂以凡夫之情而疑圣贤之事。何异斗筲测大海。尺寸量虚空。其

可得乎。舍利东流吴王创感。僧会稽请。丹诚至而忽临。孙权验试。砧磓陷而弥固。于是腾光上彻。照灼斧扆之间。发彩傍通。郁映岩廊之下。会时欣跃广赞威灵。权及朝臣闻皆信伏。即为建塔并置伽蓝。缘是江左大弘佛事。岂若太上骨朽于关中。判无舍利。天师体葬于蛇腹。讵有遗身。靡所依凭便生妖诈。闻佛有舍利八斛用表遗身。遂畜小石二枚。以代仙卵。然仙卵本狂豕之阴。玄坛乃老鬼之庙。若言舍利胡骨。理胜狂豕之阴。佛图胡冢。宁同老鬼之庙。岂可以高下相况等级寄言。故今道士见舍利如眼梗。讵肯归依。睹浮图若心刺。专谋破毁。徒怀邪恶。其可得乎。历代已来为帝王者。并夙种善根多怀正信。倾珍造塔撤宝崇真。皆欲申其追远之诚。致其如在之敬。故缮兴九级备尽庄严。式构百梁穷其壮丽。致使贫人捧奠则梵宫立成。长者絣绳天堂即现。因果之道斯理皎然。闇识之徒弗能悟矣。

论言。案仁王经。世间帝王有其五种。一粟散王威德最劣。二铁轮王治阎浮提。三铜轮王兼二天下。四银轮王化三天下。五金轮王统四天下。此之五王。论其位上下不同。语其德胜劣有异。推秦皇汉武。阎浮提内唯王震旦。五种王中粟散王也。斯乃德劣而居胜殿。位卑而处高台。不以恩惠感人。专以鞭挞使物。致神祇愤责民庶呼嗟。故史官贬之以为无道。又身殁之后盛造坟陵。费损万金劳役百姓。于是骨肉消散灵影灭无。年代寂寥威福何在。我释迦应世德位独高。道冠百灵神超万亿。圣中极圣。德过千圣之前。王中法王。位居百王之上。岂伊秦皇汉武而挍其优劣者哉。佛则德高而居胜殿。位极而处高台。唯以德化感人。不用鞭挞使物。自有帝王喜舍灵神影助。灭度之后为兴塔庙。舍利不灭威灵尚存。毁之立见恶征。破之眼看致祸。故吴主孙皓。奢淫苛虐不忌罪福言无报应。掘得铜像令置厕前。至四月八日。小便像头云。今八日以灌尔顶。须臾之间即患阴[痛/心]。苦毒难堪。太史占之云。犯大神。遍祷灵只都无降异。后闻说佛。方乃惊惶自慨前过。即遣迎像香汤沐浴。叩头谢过。应声即愈缘是生信诫惧终身。又宋臣谢晦。身临荆州城。内有五层寺。寺有舍利塔。晦性凶悖。先无诚信云。寺塔不宜在城。令毁而出之。于是自领军士直至塔前。众皆战栗莫敢举手。晦遂严鼓驱逼军人。撞击龛门破斫尊像。俄而云雾闇地风尘张天。晦及军人身蒙灰土。以手拭之皮肉随落。遂成恶疾遍身癞疮。不久叛逆寻被诛灭。此事并如宋宣验记说。略依记传疏此事条。示诸未悟晓其心目耳。如概愚见。释迦应世物共尊崇。在昔之时已有寺塔。今之造者请而存之。李老弃世心尚虚无。在世之时全无馆舍。今之奢竞请宜省之。

第三决破。诸州及县减省寺塔。则民安国治。

概闻在昔明王恭己南面。智落天地不自虑也。辩雕万物不自说

也。何则劳于求土。逸于驱使之士。但得其人天下自治。故访道宣室思政明堂。揆务分司沿方授职。八凯并列十乱当朝。用能保又国家。克宁社稷。于是弘慈悲之化。缓赋而恤贫。行至仁之教。省刑而慎狱。敷德泽远至而迩安。定成功制礼而作乐。斯为至治。可得而称。故书云。治国以安民为基。安民以良吏为本。若得其人则国安。非其人则民乱。故知忠臣良吏。可以治国安民者也。然须崇善建福树果修因。敬事神明承奉灵庙。岂可毁塔废庙并寺逐僧。灵只为征祸福须慎。而奕凶悖专肆狂言。圣朝明鉴理无致惑。

论言。窃见标树为社。立塼石以称君。累土成坛。束茅纂而为饰。至于急厄求请微有威灵。雨旱祈诚片致恩福。况佛神仪嶷尔灵相俨然。而欲轻毁。其可得也。自汉明感梦。寺兴白马之名。孙权验瑞。塔始建初之号。自斯厥后相系而兴。向若神道泯无帝王岂应敬事。威灵歇灭国主宁复遵承。并以目验身临。故使归依回向。未若道家都无承据李老事周之日。未有玄坛。张陵谋汉之晨。方兴观舍。故后汉顺帝中。有沛人张陵。客游蜀土。闻古老相传云。昔汉高祖。应二十四气。祭二十四山。遂王有天下。陵不度德遂构此谋。杀牛祭祀二十四所。置以土坛戴以草屋称二十四治。治馆之兴始乎此也。二十三所在于蜀地。尹喜一所在于咸阳。于是诳诱愚民招合凶党。敛租税米谋为乱阶。时被蛇吞逆衅弗作。至孙张鲁。祸乱方兴起于汉中。为曹操诛灭。自尔迄今群[薛/女]相系。依托治馆恒作妖邪。故汉顺帝中平元年。钜鹿人张角。自称黄天部师。有三十六将。皆着黄布巾。远与张鲁相应。众至十万。焚烧邺城。汉遣河南尹何进。将兵讨灭。又晋武帝咸宁二年。为道士陈瑞以左道惑众。自号天师。徒附数千。积有岁月。为益州刺史王浚诛灭。又晋文帝太和元年。彭城道士卢悚。自称大道祭酒。以邪术惑众聚合徒党。向晨攻广汉门云。迎海西公殿中。桓秘等觉知与战。寻并诛斩。又梁武帝大同五年。道士袁矜。妖言惑众行禁步岗。官军收掩寻被戮灭。至隋开皇十年。绵州昌隆县道士蒲童。与左童二人在崩溪馆。自称得圣。诳惑人民。重床至屋却坐其上。云十五童女方堪受法。令女登床以幕围绕。遂便奸匿。如此经月。计所奸女。出数百人。后事发觉。因遂逃亡。又开皇十八年。益州道士韩朗。绵州道士黄儒林。扇惑蜀王令兴恶逆云。欲建大事须藉胜缘。遂教蜀王倾仓竭库。造千尺道像。建千日大斋。画先帝形反缚头手。咒而厌之。河北公赵仲卿捡察得实。送身京省。被问伏罪。出市被刑。今大唐革命妖惑尚兴。以去武德三年。绵州昌隆县民李望。先事黄老恒作妖邪。去大业季年。有道士蒲子真。微闲道术。被送东京。至梁汉身死。因葬在彼。而李望矫假云。子真近还。又彼县山侧有一石室。岩穴幽闇人莫敢窥。望乃依凭以作妖诈。在明则张喉大语领纳通传。入闇则噎气小声诈说祸福。遂令正直檀越几致回心。邪曲愚夫理宜专信。道士传说达县闻州。官人初检。并皆信受。后刺史李

大礼云。此事非轻。必须申奏。要假亲验方定是非。遂与阆州官人并道士等一百余骑。同乘鞍马竞饰衣巾。多料祭槃倍科醮物。酒脯杂味任彼所须。同至窟前再拜祈请。望时诈答。闻者倾心。唯巴西县令乐世质深达机情。知其诳诈入闇密候。见望咽声质时呵之。望即款伏。收禁州狱。方欲科罪。未经数日。服药而终。概缅寻图史博究古今。记传所闻眼目所见。左道乱政世有其人。略出五三以为鉴诫。希垂照览宜简除之。如概愚见。若行李老清虚之道。依而存之。若习张陵杂秽之法。纠而废之。此则荡彼妖邪去其残贼。可谓止暴息乱。岂非治国安民者乎。

第四决破。僧尼衣布省斋则蚕无横死贫人不饥。

概闻禀和合之气。成虚假之身。外命所须。藉衣食以资养。内报所恃。依形神以存立。形神不可孤立。藉衣食以资之。衣食不可过费。行廉耻以节之。故遗教经云。比丘受食趣得支身。又言。着坏色衣以舍饰好。斯为明训。孰不遵行。但如来制戒对根不同。人有上下制有宽急。上则制之以急。使其顿修。下则授之以宽。令其渐进。上制急者日唯一食。食止菜蔬身止三衣。衣唯粪扫。下制宽者食许两时。味通苏乳衣开十长。服许缯绵。或有老病之僧身兼冻餧。沉痾之士体困饥寒。须给其衣裘资其药石。此则上根不假众具自尔证真。下辈要藉资缘方得悟道。欲令一准。其可得乎。若节僧尼衣布省斋济贫活玺者。计僧尼一斋止餐一钵一着唯衣数缣。而言损田夫十口杀蚕十万者。计道士一醮酒脯百盘一年命绫千匹。应损千军之食。杀万亿之蚕。而奕知道士损多佯痴不计。僧尼费少子细偏论。此全党言君子弗听。如概愚见。宜断道士醮祭及以命绫。此则有益于国家。不损于民物。若纵而不禁。损国害民。

圣上钦明宁不鉴照。

论言。寻道士盟经先受十戒。次八十戒。后一百八十戒。及三百大戒。乃至坐起卧息三千威仪。皆云秘要。不妄授人。寻灵宝智慧上品。十戒创首即言。不色不欲心无放荡。又消摩智慧经言。见人妻子愿出爱狱。道士禀承理应遵用。而建首不行专事违犯。何者。戴巾执板似欲依经。而畜妇养儿还成破戒。此则公行色欲。竟不知惭。故违经戒宁应有愧。何异鸡雀对户交欲而无羞。狗豕当衢行淫而无耻。多饮碱水忘失思微。纵恣六情违犯十戒。初之一戒既破不持。后之三千理废无用。符录科禁何所施行。又依老子金丹之经。真人内朝之律。朔望之祭。侍师私房。情意相亲。男女交接。使四目两鼻上下相当两口两舌彼此相对。阴阳既接精气遂通。此则夫妇礼成男女道合。以斯修道道弗可修。以此出家家宁可出。颠倒迷惑何其甚哉。又言佛是黠儿。理丰智慧。观音戏伎实足权奇。不同祭酒乱朝痴无智慧。天师蛇

蝵讵有神通。夫免禁释囚诸佛大慈。拔苦除害观音至行。祈恩自施。非诈诱而觅财。报德出心。岂迫胁而取物。若观音慈悲。拔狱即是詃囚。天师行禁杀怨。应为斩士。然佛睹善则劝。闻恶则怜。慈悲平等怨亲无二。老子亦言。其善者吾亦善之。其不善者吾亦善之。不如天师事五将三神四司九府。受咒咀之法。行禁厌之符。怨者令颠狂失心。憎者使惊怖失命。此真世俗之恶神。人间之杀鬼也。如概愚见。今时道士涂炭合气禁咒章符。此并非李老正言。乃是张陵邪法。妖惑诳诈损国害民。请宜禁断息其邪伪也。

第五决破。断僧尼居贮则百姓丰满将士皆富。

概闻八大觉行。以少欲标先。五比丘名。以乞士为最。故少欲省事。无复经营之忧。乞士任缘。宁有藏积之累。老子云。多藏必亡周礼云。积而能散积而能散。则行合檀那。多藏必亡言符圣旨。寻老子行无为之道。专任清虚。修寂静之心。弗营世务。然今道士都不遵承。故二录大斋三元庆会。招合愚党诱诳迷徒。设厨食以邀宾。置酒鲑以待客。遂使监斋分肉事等庖丁。观主典鲑还如屠士。肉须干腊杂血便吞。酒使清醇半糟即啜饕餮难满纵恣无厌。加以多料紬绫以为命彩。广科黍麦持作道租。傍此兴生积聚盈库。因斯番转居贮连仓。溪壑之心宁知满极。至于高门仕族判不归从。下姓田夫偏来凑集。非是崇其道法。直为贪其酒鲑。猥杂繁多弗可殚述加以徒众卑末人品凡庸。故出家沙门多是贵胜。在观道士例是卑微。故梁武帝登祚之后。施身入寺供养众僧。隋帝之时秦孝王儿。舍位出家修行佛法。未曾闻一帝王施身入观。未曾见一王子出家事道。自余高门士族贵胜豪家。或有夫妇相辞俱时离俗。男女相劝同共出家。目见耳闻何待言说。若言断僧尼居贮令军民富足者。夫论贫富皆是业缘。贵贱并关运命。愚智不可易虑。妍丑弗可换身。故经云。果报好恶定之于业。书云。命相吉凶悬之于天。以此言之。军民业贫者与之而弗得。必其相富者任置而恒丰。故汉文帝以梦而宠邓通。相者占通贫而饿死。帝曰。能富在我何谓贫乎。与之铜山专任冶铸。后遭事逃避饿死人家。又高驹丽王侍婢有娠。相者占之。贵而当王。王曰。非我之胤。便欲杀之。婢曰。气从天来。故我有娠。及子之产。王谓不祥。捐圈则猪嘘。弃栏则马乳而得不死。卒为夫余之王。故知业缘命运定于冥兆。终然不处。弗可与夺也。论言。案经所明业果不谬。作善得福为恶受殃。斯理皎然。如何致惑。今若引经据理弥益其深迷。且依书指事开其浅识。何者昔武丁之时。毫有桑谷共生于朝。太史占曰。野草生朝。朝其亡矣。武丁恐惧侧身修善。桑谷枯死。殷道中兴。岂非为善而有福也。又帝辛之时。有雀生乌在城之隅。太史占曰。以小生大。国家必昌。帝辛骄暴不修善政。殷国遂亡。岂非为恶之有殃也。如奕所言。将生时之实货。买死后之虚名。意谓生时有施死后无报。愚闇之甚。

奚可与言。眼见春时种殖空竭仓储。秋收冬藏充牣府库。故施有来报。感胎叠之与掌钱。德必现酬。致衔珠之与负鹿。此并经籍明证。何可致疑。又言。礼佛不得尊豪。设斋不得富贵者。寻国家太庙。先皇之灵。百神陪侍。万民恃赖至尊拜跪。故得居大位而处尊名。臣吏鞠躬荷宠禄而享富贵。况佛法王。威神高远。德过千圣。道冠百灵。礼拜祈诚理当富贵。归依恳至必致尊豪。昔人一瓢以济餧夫。尚得扶轮相报。今一斋以供大圣。宁无福禄相酬。科类而言理无致惑。如概所见。[貝*居]贮有二。一则是众佛已先听。二则是私如来久制。此开众禁私大圣明训。宜令道士习此成规禁私开众渐学佛法。故春秋云。齐恒公问礼于左师与子产。左师曰。夫礼者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也。大国用之。小国习之。今道习于佛。类同此也。

第六决破。帝王无佛则大治年长。有佛则虐政祚短。

概闻中国者三千日月万万三千天地之中央也。故有轮王迭出圣主继兴。御七宝而王四天。行十善而被万国。开平等之化。和怨以睦亲。扇慈悲之风。胜残而去杀。故得不威不怒。物以之行。不役不劳。民以之治。自大劫将迈淳风渐浇。至德云衰正气斯殄。于是五浊鼎沸三灾竞起。十六大国各擅尊名。八千聚落咸据封域。竞寻戈剑争事废兴。彼此贪残更相屠害。故释迦愍斯涂炭哀其沉溺。陈经教劝善以诱贤。制戒律禁恶以惩罪。皆令息妄归真还源返本。比乎中原之地。上古之初。世朴时淳书契未作。民浇俗伪典籍方兴。故周公不出于上皇。孔子唯生于下代。制礼作乐导俗训民。致治兴风匡时救弊。皆欲令止浇息竞返素还淳。比于释迦其揆一也。若言帝王未有佛法之前。则大治年长。有佛法之后。则虐政祚短。不得事佛像不得读佛经者。科类而言。帝王未有周孔之前则大治年长。有周孔之后。则虐政祚短。亦不得祭周孔神行周孔教。理岂然乎。但无佛无法。人不知远恶以修善。无礼无教。世不识事君以养亲。以此而推。礼教不可一日而亏。佛法岂得暂时而废也。

论言。寻奕所引。自后汉光武已前。无佛法则祚久长年。子必嗣父臣不篡君。从汉明已后。为有佛法子弗嗣父臣多篡君。验奕此言知其庸闇。虽引图史弗究始终。缅寻上代已来为帝王者。或一身而绝。或累世而亡。如帝少昊。治政繁杂九黎作乱。其嗣不肖一世即亡。帝挚亦无正嗣。治不满期一身而灭。自后唐尧虞舜子皆不肖一身绝灭。夏桀殷纣。并皆暴虐为臣所诛。其间或为臣而篡君。如羿之与寒浞。或为弟而夺兄。如仲壬之与雍己。至乎周世子朝之逐敬王。子废父也。暨乎秦室赵高之杀二世。臣弑君也。至前汉吕后乱朝王莽篡政。此岂有佛法使之然也。若言自汉明已后迄乎萧齐。皆为崇佛法虐政诈短。至于宇文既破灭佛法。应善政祚长。而奕尽萧齐则论。至宇文不

说。非但诳惑民庶。亦乃欺罔圣明。以此而论。事合绳劾。但宇文篡魏而立虐政无道。君臣猜贰兄弟相诛。陵蔑圣贤毁破佛法。治唯五主二十四年。推此一条。帝王无佛法则虐政祚短。有佛法则善政祚长。近代同知宁不信也。但奕太史之官委任处重。须慎机密无得妄言。故古者圣人当言而惧。发言而忧。而奕不虑祸福专事妖邪。或置后引初。或隐首露尾。藏护道法谤毁佛僧。唯事偏辞竟无正语。圣朝明鉴。宁不察哉。如概愚见。帝王欲得祚久年长者。必须兴隆佛法树善修功。慈育群氓胜残去杀。明死生之分。守止足之心。纳忠谏之言。远佞谄之说。如此则三十之期自远。七百之祚修长。故淮南子曰。天下有贵而非位势。有寿而非千岁。适情知足则贵矣。明死生之分则寿矣。

第七决破。封周孔之教送与西域。而胡必不肯行用。

概闻仲尼逝而微言绝。弟子丧而大义乖。自尔诗书纷然淆乱。至秦皇焚灭典籍散亡。汉武聿兴文艺还阐。至于处大庭之馆。居玄宫之室。习无为之道。行不言之教。以谦挹为德。卑弱为心。专任清虚杜绝仁义。务存嘉遁委弃身名。九流之中则道家之流也。故汉书艺文志云。道流者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古今之道。有三十七家。今之李老盖一家耳。至于建康庄之第。筑碣石之宫。阐儒学之宗。弘文艺之术。兴邦制治导俗训民。礼乐缉修宪章条序。九流之内儒学之流也。故汉书艺文志云。儒流者盖出于司徒之官。辩阴阳明教化。宗尧舜师仲尼。有五十二家。今儒学所传也。九流之中二化为最。百家之内两学为先。用各有宜。弗可废也。何者。道法是虚无之唱而违俗。不可以救弊。儒术乃教化之谈而慎民。可以导物。考而言之。非无优降。寻李老专任无为。止求自度心无广济。行阙兼他。近同声闻之自利也。故清净法行经云。摩诃迦葉化为老子。迦葉既是小心。老子又无大志。法行之言。信而非谬也。孔子以术艺训民礼教齐俗。少习利他渐学兼济。巨同菩萨之利他也。故清净法行经云。儒童菩萨化作孔丘。儒童既是大心。孔丘复有兼济。法行之说。理岂虚哉。考乎李典爰及孔经。教迹乃分理致终一。若言封周孔之教送与西域。而胡必不行。奕意岂不云。胡教来此汉人亦不得受。科类而言。升降悬矣。寻佛是大圣。化满十方。远降威灵。汉明亲睹。君臣欣感民庶归心。故遣使西行远到天竺。摩腾随至传化迄今。周孔小圣。德局一方。不能远降威灵。使彼亲感。故西域之人无缘生信。亦不来此迎周孔之经。为此孔教不行西土。以此而推。抑可知矣。

论言。寻辛卯夜明。鲁史传其化迹。丙子星勃。汉册记其威灵。然后像教西移法流东渐。自摩腾降汉创译真言。笈多入隋盛翻释典。藤皮贝叶。远传天竺之文。玉牒金笺。近翻震旦之语。尔来流演迄至

于今。从汉明已来时。经一十五代。译人一百九十有六。所出经律记论二千一百四十五部。合有六千一百五十二卷。此并梵音所演天竺所传。论其龙窟经厨十分而未尽。鹫山法藏万倍而何穷。今之所翻。盖少多耳。考其帝代寻其图史。典诰明据。奚可致疑。缅寻道家所注经籍。昔无今有真少伪多。如艺文志明。于道流虽有三十七家七百九十三篇。唯七家八十二篇。明李老清虚自守之道。自余三十家七百一十一篇。乃明帝王治化古今之道。故后汉书法本内传云。汉明帝永平十四年正月一日朝正之次。五岳十八观诸山道士褚善信等六百九十人。闻摄摩滕竺法兰等将佛经像来到雒阳。倾国敬崇率土归向。信等内怀恶嫉求欲挍量。尽将道家经书。合三十七部七百四十四卷。当时对烧并皆焚烬。善信等惭愤憾激而死。以此而推。汉明之时。道家经书止有三十七部七百四十四卷。虽有多轴非尽道经。唯五百九卷。是天尊道君所说。余二百三十五卷。乃黄老等诸子之书。自尔已来过此数者。并是道士增加妄造。不可承信。爰至宋朝。道士陆修静。答宋明帝云。道家经书并药方符图。总有一千二百二十八卷。唯此为正。余者并非。而今道士或出情制造。或改换佛经。添足目录增加部帙。云有二千四十卷。复过前数几许浪言。请问道士后出之经。为是天尊更说。为是老子前陈。纵使说经。应有处所。为是何帝何时何年何月。如必有据容得流传。如其诈妄理合刊削。又俗士所制取作道经。此之流类数亦多矣。如太玄经扬雄所造。洞玄经王褒所制。指归经严君平造。三皇经鲍静所制。开天经张泮所造。化胡经王浮所制。或取槃古之传。或取诸子之篇。假认俗书以为道教。偷窃释典持作老经。前已略陈不能重述。似贫人磬窘盗他宝为家财。饥者困穷啖刍芥为美食。如概所见。老子二篇正是道经。依令行之。自余诸部皆是妄认。事须正之庶知道与佛殊李将释别。庶使鼠璞不滥鸡凤条分。后学之徒。岂应谬欤。

第八决破。统论佛法虚多实少。道人假说。

概闻真身绝待。非形方质碍可求。至理出情。岂言谈语论可得。大矣哉豁荡乎大道之外。妙矣哉超绝乎真一之表。于是四句顿亡百非洞遣。穷言极虑物莫能名者哉。但妄识悠悠迷情蠢蠢。纵四狂而弗惺。耽五醉而长惛。故大圣垂慈志存拯拔。于是开五生之迹。通四辩之音。非身现身。身满于法界。无说示说。说遍乎大千。故有微尘化身分散而莫尽。恒沙法藏流演而无穷。故须弥图经云。宝应声菩萨化为伏羲。吉祥菩萨化作女娲。儒童应作孔丘。迦葉化为李老。妙德托身开士。能儒诞孕国师。又涅槃经云。所有经书记论伎艺文章。皆是佛说。以此而推。三皇五帝孔李周庄。皆是菩萨化身所收。文字图书诗章礼乐。并是诸佛法藏所摄。文理昭然岂为虚妄。而奕执言谬理。睹化迷真。专以形迹见讥。名器相局。将泥木以毁圣。持镌画以难

真。然镌画代真。宁是真佛。泥木表圣。非即圣人。故佛有觉名假名。非实佛有形像。假像非真。非真而立像。为令因像以悟真。非实以施名。为令因名以悟实。无名无实。悟者所以豁虚。非像非真。达人所以玄会。妙哉斯言之至也。深矣斯理之极也。而奕闇于深理迷于业报。弗论身后唯计眼前。若言欲求富贵。唯须壮马负铁效力疆场。不须造像修功以祈福力者。武周壮马最多。世充厚钾不少。效力征战固守疆场。常应富贵。今者何在。若言欲得布绢丰饶谷米成熟。但栽莳桑麻积聚烂粪。不须写涅槃千部。诵法华百遍。以祈福力者。建德广占桑田。薛举大足马粪。长应种殖多纳仓厨。今复何在。若言欲得粮贮充牣。耕获弗愆。但开渠引水灌畦注埠。不须转海龙王经十部。以求雨润者。萧铣据有荆州。堤堰倍常。沃润应课收纳。保据封疆今复何在。以此而推。我。

大唐皇帝。内则树善凭福。外则应天顺民。故得华戎率从群凶授首。仓库充牣封域廊清。若非内外福飨。岂能克定艰难者也。若言欲求忠臣孝子佐世治民。唯读孝经一卷老子二篇。不须广读佛经者。寻此经但明世间忠孝。未及出世忠孝。何者。夫处俗躬耕奉亲以竭力。出家修道尊法以兴慈。竭力者答现前之小恩。兴慈者报将来之大德。虽暂乖敬养似若慢亲。终能济拔方为至孝。斯则利沾三世。岂唯旦夕之劳。恩润百生。宁责晨昏之养。挍其在出。胜劣明矣。若言老子二篇足明忠臣孝子佐世治民者。寻老子绝虑守真亡怀厌俗。捐亲弗顾弃主如遗。岂论奉孝守忠治民佐世也。故老子云。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有何患乎。此令厌身弃世。弗可佐世也。又言。贵身有天下者。可以暂托不可久也。何上公注云。人君贵身而贱人。欲为天下主。则可暂寄不可久居。此令舍俗遗荣。不可以治民也。寻傅奕负恃凶顽轻唇唇吻。辞繁理寡语少骂多。纵嗔毒以中人。逞恶言以迷俗。于是枭音丑气稍满村闾。鸩响毒声渐喧行路。遂令无识邪党唱快相传。达见士流伤叹怜愍。而偏护道法憎恶佛僧。物类相感人畜同尔。有类蚩尤之犬吠于轩辕。盗跖之徒恶于夫子。弗可怪也。但奕睹佛法尊高众僧贵胜。坐必居上行要在先。帝王盛崇朝臣顶戴。寺塔宏壮斋供充盈。民庶争归士女奔凑。至于玄坛之内事等荒村。治观之中还同废社。时因祭醮。托酒肉以招人。或赖吉凶。假送饷以来物。微沾识解弗受欺诬。少有信心岂从迎请。愧斯寂寞恒有嫉心。致虚构浮辞强相挫辱。骂詈极其丑气。咒诅穷其恶言。诽谤弗忌殃疣。识毁宁计罪福。纵令眼前焚荡不称其心。手下屠刑宁厌其快。书云。人恶其上兽恶其网。斯之谓乎。昔崔皓说魏太武。令破灭佛法杀害僧尼自于家内礼事尊像。太武察得忿其矫诳。即便诛戮曝尸都市。敕令行人咸粪其口。太武还兴佛法敬事如初。又周武帝狂悖无道。毁灭佛法焚烧经像。破坏塔寺罢废众僧。遂身生癞疮恶疾而死。斯并近代详验灵祟着明。圣上文思久已玄鉴。奕之罪业。方坠泥犁永劫沉沦。深可怜

愍。概矜其邪谬晓以正言。傥或返迷去道何远。望诸同恶咸识此心。

## 广弘明集卷第十三

### 辩惑篇第二之九

辩正论　十喻九箴篇。(释法琳 )

### 十喻篇上(答李道士十异论)

有黄巾李仲卿。学谢管窥智惭臆度。矜白鸟之翼。望骇嵩华。负爝火之光。争辉日月。乃作十异九迷贬量至圣。余慨其无识。念彼何辜。聊为十喻晓之九箴诫之。用指诸掌。庶明达君子。详兹而改正焉。

外一异曰。

太上老君托神玄妙玉女。剖左腋而生。

释迦牟尼寄胎摩耶夫人。开右胁而生。

内一喻曰。

老君逆常托牧女而左出。世尊顺化因圣母而右生。

开士曰。案卢景裕戴诜韦处玄等集解五千文及梁元帝周弘政等考义类云。太上有四。谓三皇及尧舜是也。言上古有此大德之君。临万民之上。故云太上也。郭庄云。时之所贤者为君。材不称世者为臣。老子非帝非皇。不在四种之限。有何典据辄称太上耶。捡道家玄妙及中台朱韬玉札等经并出塞记云。老是理母所生。不云有玄妙玉女。既非正说。尤假谬谈也。仙人玉箓云。仙人无妻玉女无夫。虽受女形毕竟不产。若有兹瑞诚曰可嘉。何为史记无文周书不载。求虚责实。信矫妄者之言乎。

礼云。退官无位者左迁。论语云。左衽者非礼也。若以左胜右者。道士行道何不左旋而还右转耶。国之诏书皆云如右。并顺天之常也。

外二异曰。

老君垂训。开不生不灭之长生。

释迦设教。示不灭不生之永灭。

内二喻曰。

李聃禀质有生有灭。畏患生之生反招白首。

释迦垂象示灭示生。归寂灭之灭乃耀金躯。

开士曰。老子云。吾有大患莫若有身。使吾无身吾有何患。患之所由莫若身矣。老子既患有身欲求无恼。未免头白与世不殊。若言长生何因早死。

外三异曰。

老君应生出兹东夏。

释迦降迹挺彼西戎。

内三喻曰。

李耳诞形。居东周之苦县。

能仁降迹。出中夏之神州。

开士曰。智度论云。千千重数故曰三千。二过复千故曰大千。迦维罗卫居其中也。娄炭经曰。葱河以东名为震旦。以日初出耀于东隅。故得名也。诸佛出世皆在中州。不生边邑。边邑若生地为之倾。按法苑传高僧传永初记等云。宋何承天与智严法师共争边中。法师云。中天竺地。夏至之日日正中时。竖木无影。汉国影台。至期立表犹余阴在。依算经。天上一寸地下千里。何乃悟焉。中边始定约事为论。中天竺国则地之中心。方别拒海五万余里。若准此土东约海滨。便可震旦本自居东。迦维未肯为西。其理验矣。

外四异曰。

老君文王之日为隆周之宗师。

释迦庄王之时为罽宾之教主。

内四喻曰。

伯阳职处小臣忝充藏吏。不在文王之日。亦非隆周之师。

牟尼位居太子身证特尊。当昭王之盛年。为阎浮之教主。

开士曰。前汉书云。孔子为上上流。是圣。老子为中上流。是贤。何晏王弼云。老未及圣。二教论云。柱史在朝本非谐赞。出周入秦为尹言道。无闻诸侯不见天子。若为周师史无明证。不符正说。其可得乎。案史记王俭百家谱云。李者高阳之后。始祖咎鹞为舜理官。因遂氏焉。李氏之兴起于聃也。自聃之前未有李姓。唯氏理焉。以树下生乃称李氏。老子之子名宗。仕魏文侯。盖春秋之末六国时人也。文王之世既无李姓。何得有聃出为周师。年代参差无的依据。抱朴云。出文王世嵇康皇甫谧并云生殷末者。盖指道之伪文。非国典所载。

外五异曰。

老君降迹周王之代。三隐三显五百余年。

释迦应生胡国之时。一灭一生寿唯八十。

内五喻曰。

李氏三隐三显。既无的据可依。假令五百许年。犹惭龟鹤之寿。

法王一灭一生示现微尘之容。八十年间开诱恒沙之众。

开士曰。捡诸史正典无三隐三显出没之文。唯臧兢诸操等考义例云。为孔说仁义礼乐之本为一时赧。王之世千室以疾病致感。老君受百八十戒并太平经一百七十篇为二时。至汉安帝时。授张天师正一明威之教。于时自称周之柱史。为大上所遣为三时也。夫应形设教必藉有缘。劝化度人皆资徒众。岂可五百年间全无弟子。三出三隐不见门人。禀学亲承。杳然河汉乌有之说。委巷空传。在周劣驾小车。鬓垂丝发。来汉即能箫鼓。云萃雨从干宝搜神。未闻其说。齐谐异记不载斯灵。抚臆论心诡妄尤甚。

外六异曰。

老君降世。始自周文之日。讫乎孔丘之时。

释迦下生。肇于净饭之家。当我庄王之世。

内六喻曰。

迦葉生桓王丁卯之岁。终景王壬午之年。虽讫孔丘之时。不出姬

昌之世。

调御诞昭王甲寅之年。终穆王壬申之岁。是为净饭之胤。本生庄王之前。

开士曰。孔子至周见老聃而问礼焉。史记具显。为文王师则无典证。出于周末其事可寻。若在周初史文不载。又检周礼官仪。文武成康之世并无柱史藏吏之名。当是正品阙条周末小史耳。

外七异曰。

老君初生周代晚适流沙。不测所终莫知方所。

释迦生于西国终彼提河。弟子槌胸群胡大叫。

内七喻曰。

老子生于赖乡葬于槐里。详乎秦佚之吊。责在遁天之形。

瞿昙出彼王宫隐兹鹤树。传乎汉明之世。秘在兰台之书。

开士曰。庄子内篇云。老聃死。秦佚吊之三号而出。弟子怪问。非夫子之徒欤。秦佚曰。向吾入见。少者哭之如哭其父。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古者谓之遁天之形。始以为其人也。而今非也。遁者隐也。天者免缚也。形者身也。言始以老子为免缚隐形之仙。今则非也。嗟其谄曲取人之情。故不免死。非我友也。

外八异曰。

老君蹈五把十美眉方口。双柱参漏日角月悬。此中国圣人之相。

释迦鼻如金挺眼类井星。精若青莲头生螺发。此西域佛陀之相。

内八喻曰。

李老羌眉方口。差是长者之征。蹈五把十。

未为圣人之相。

婆伽聚日融金之色。既彰希有之征。万字千辐之奇。诚摽圣人之相。

开士曰。老子中胎等经云。老聃黄色广颡长耳大目疏齿厚唇。手

把十字之文。脚蹈二五之画。止是人间之异相。非圣者之奇姿也。传记并云。老子鼻隆薄头尖口高齿疏眼睐耳擿发苍黧色厚唇长耳。其状如此。岂比佛耶。如来身长丈六方正不倾。圆光七尺照诸幽冥。顶有肉髻其发绀青。耳覆垂埵目视开明。师子颊车七合网盈。口四十齿方白齐平。舌能掩面莲花叶形。手内外握掌文皆成。其语雷震八种音声。胸上万字足轮千萦。色融紫磨相好难名。具三十二八十种祯。放一光而地狱休息。演一法使苦痛安宁。备列众经不烦委指。

外九异曰。

老君设教。敬让威仪自依中夏。

释迦制法。恭肃仪容还遵外国。

内九喻曰。

老是俗人官居末品。衣冠拜伏自奉朝章。

佛为圣主道与俗乖。服貌威仪岂同凡制。

开士曰。昔丹阳余玖兴。撰明真论以驳道士。出其伪妄。详彼论焉言。巾褐之服正是古日儒墨之所服也。在昔五帝鹿巾许由皮冠。并俗者之服耳。褐身长三丈六尺。有三百六十寸。言法一岁三十六旬。或象一年三百六十日也。褐前有二带。言法阴阳两判。巾之两角又法二仪。余氏又云。若周秦二世。即以夏之十月为年。至于分度盈缩历运折除。复焉得三百六十数耶。考尧舜周孔不为此服。寻黄帝之遇皇人九真之灵。又降帝喾。至夏禹。开涂钟二山之藏。穷此等服曾无据焉。案周有赤雀之征。且感丹书之瑞。既符火德世服朱衣。老是周人兼陪末吏。冠履拜伏自奉恒仪。即曰治头本名鬼卒。黄巾赤箓不效伯阳。祝水行符亲师张氏。非道非俗祖习谁风。

外十异曰。

老君之教。以复孝慈为德本。

释迦之法。以舍亲戚为行先。

内十喻曰。

老训狂勃杀二亲为行先。

释教仁慈济四生为德本。

开士曰。汝化胡经言。喜欲从聃。聃曰。若有至心随我去者。当斩汝父母妻子七人头者。乃可去耳。喜乃至心便自斩父母七人。将头到聃前。便成七猪头。夫顺天地之道者行也。不伤和气者孝也。丁兰感通于朽木。董永孝致于天女。禽兽犹有母子而知亲。况聃喜行道于天下。斩其父母。何名孝乎。戮其妻子。岂谓慈乎。

内十喻答外十异 内从生有胜劣第一 立教有浅深二 德位有高卑三 化缘有广陕四 寿夭有延促五 化迹有先后六 迁谢有显晦七 相好有少多八 威仪有同异九 法门有顿渐十。

外从生左右异一。

外论曰。圣人应迹异彼凡夫。或乘龙象以处胎。乍开胁腋而出世。虽复无关两气非假二亲。至于左右之殊。其优劣之异一也。

内从生有胜劣。

内喻曰。右衽者则戎狄所尊。右命者为中华所尚。故春秋云。冢卿无命介卿有之。不亦左乎。史记云。蔺相如功大位在廉颇右。颇耻之。又云。张仪相右秦而左魏。犀首相右韩而左魏。盖云不便也。礼云。左道乱群杀之。岂非右优而左劣也。皇甫谧高士传云。老子楚之相人。家于涡水之阴。师事常松子。及常子有疾。耳往问疾焉。嵇康云李耳从涓子学九仙之术。捡太史公等众书。不云老子剖左腋生。既无正出。不可承信明矣。验知挥戈操翰。盖文武之先。五气三光。寔阴阳之首。是以释门右转且符人用。张陵左道信逆天常。何者。释迦起无缘之慈。应有机之召。语其迹也。则行满三祇相圆百劫。降神而乘玉象。掩耀而诞金姿。三十二祥休征开于地府。一十八梵祯瑞骇于天宫。灵相周于十方。神光显乎八极。述其本也。久证圆明。尘沙莫能算其寿。早登寂照。虚空无以量其体。岂唯就攀枝而伟瑞。征白首而效祥。犹萤光与龙烛竞辉。鱼目共蛇珠并耀。尔道之劣一也。

外教门生灭异二。

外论曰。夫等无生灭其理则均。导世引凡不无差异。但生者物之所以欣。灭者物之所以恶。然则生道难得必俟修功。灭法易求讵劳禀学。是知腾神驾景。自可积劫身存。气尽形殂。固当一时神逝。此教门之殊二也。

内立教有浅深。

内喻曰。夫灭身以惧大患。绝智以避长劳。议生灵于悬疣。齐泯

性于王乐。盖老庄之谈也。且绵绵常住。古皇则不死不终。渑渑无名。老氏则复归无物。然常存非永没之称。无物岂长生之化耶。抑复明其浅深。至如保弱守雌之文。虚心实腹之论。审浮生之有量。嗟智水之无涯。语大则局在域中。陶钧则不出性分。盖其志也。岂与夫大觉开无穷之缘。挺圆极之照。测微则穷乎绝隙。究理则控在无方。美气与氤氲共和。神躯同太虚比固。语其量也。犹嵩华与培塿殊峻。溟渤将坎井异深。尔道之劣二也。

外方位东西异三。

外论曰。夫东西二方。自有阴阳之别。左右两位。便成仁义之殊。仁惟长善阳又通生。义主裁成阴论肃杀。二气为教则阴不及阳。五德为言则仁深义浅。此方位之殊三也(弹曰。干为阳为父。位在西北。坤为阴为母。卜之西南北方盛阴之乡。便为中男之位。南方盛阳之地。翻成中女之居。男女既无定方阴阳不拘恒准。所以木贼土故以已为甲妻。金克木故以乙为庚妻。干既位高乃居西北。震能出帝复在东方。至如礼席。若南北铺之。即以西方为上。言顺干尊也。东西列之。即以南方为上。言逐阳盛优劣自见之谓欤)

内德位有高卑三。

内喻曰。夫金夫木妻。阴阳孰可永执。离南坎北。男女匪有定方。所以子午以东为阳者。取男女生于东方也。子午以西为阴者。言父母老于西方也。此则从生老以判阴阳。非尊卑以言胜劣假令父母在西未应卑子男女在东岂敢尊父。仁非义则不成。义非仁则不养。所以子午以东仁也父西义也。随处立准无惑大方。苟局判于所生而拘限于封域者。亦当西羌大禹所出。仁泛之德顿虚。东夷文王所生。裁成之教永缺。吞江纳汉。非湫隘之陋居。浮渭据泾。无帝皇之神宅(前折邪次叹正)夫释氏者。天上地下。介然居其尊。三界六道。卓尔推其妙。加以小学二乘之侣。大心五品之伦。譬众星之拱北辰。若金山之丽碧海。足令鹿头象面屈矫抗之心。六异十仙申伏膺之礼。何止挫徐甲于庸夫。导尹喜于关吏。禀学于牙齿之际(高士传曰。常松子因张其口老子曰。将非谓齿刚而亡舌柔而存常子曰。尽矣)收名于藏史之间乎。尔道之劣三也。

外适化华夷异四。

外论曰。夫华夷礼隔。尊卑着自典坟。边正道乖。胜负存乎史册。戎狄之主。不许僭号称王。楚越之君。故自贬之为子。岂可獯鬻之小匠。匹我天王之大师。此华夷之异四也。

内化缘有广狭。

内喻曰。案道德序云。老子修道自隐以无名为务。周衰出关。二篇之教乃作。然周书典谟无老氏所制。案二教论云。五千文者容成所说老为尹谈。盖述而不作也。又职惟藏吏位非阿衡。隆周之师将非乌有(前折邪次叹正)释迦降神罗卫托质王宫。智实生知道惟遍觉。演慧明于百亿。敷法云于大千。灵泽周于十方。神化覃于四表。崇崖峻壁之典。龙居象负之文。盖盈溢于兹矣。虽弘羊潜计之术。莫能纪其纤芥。邹衍谈天之论。无以议其涓滴。岂夫章诠八十文列五千而已哉。恨子未窥墙仞。致有武叔之毁。亦复何伤日月。故多念其不知耳。尔道之劣四也。

外禀生夭寿异五。

外论曰。夫老君道契环中与虚空而等量。神超象外随变化而无穷。所以寿命固不同凡。隐显居然异俗。

释迦生涯有限寿乃促期。一灭不能再生(弹曰。老子既云长生今日在何郡县乎)八十何期危脆。此寿夭之异五也。

内寿夭有延促五。

内喻曰。序云。怀于李氏处胎八十一年。盖太阳之数。寿一百六十年。处胎已过其半。三变五百将非假称珍怪。太史公以为。楚老莱子及周太史儋。皆老子也。或言二百三十年。或一百六十岁。皇甫谧云。诸子之书近为难信。唯秦佚吊焉。老死信矣。世人见谷神不死。是以玄牝。故好事者遂假托焉。神仙传云。郁华子录回子传豫子大成子赤精子武成子尹寿子真行子锡射子反邑先生等。并是老身者。止见碎书不出神仙正经。未可据用也。夫有天地则有道术。道术之士何时暂乏。岂独常是一老子也。皆由晚学之徒好奇尚异。苟欲推崇老子使之无限。浅见道士欲以老子为神异使后世学者信之。故为诡说耳。诚哉斯言。可为鉴矣。夫妙乐资三德乃成。法身为五分所立。是以生灭顿遣。圆觉之性乃彰。空有兼融。灵仪之妙攸在。故得形超视听之表。名息情尘之外。湛然常乐。文系之所未铨。嶷尔圆明。言象之所莫测。虽西王桃实屡熟而靡延。东海桑田数变而非永。五云九转。悲绳鸟之暂留。飞雪玄霜。比游驹以难固信。钟馗无大椿之久。蜉蝣罕龟鹤之年。尔道之劣五也。

外从生前后异六。

外论曰。道佛二经各陈其说。或言劫劫出世。竞事无先。或代代

出生。争陈久远。此之眇邈难取证知。今依传史定其时代。人伦而语。则老尊而少卑。乡党为言。亦长兄而幼弟。此先后之异六也。

内化迹有先后。

内喻曰。释诞隆周之初。老生姬季之末。论年二百余祀。语世一十余王。紫气青牛。弗在昭庄之世。神光白象。非关桓景之年。然而洞雾昏天浊流翳地。文仲逆祀。孔子非其不智。子禽毁圣。赐也讥其失言。言玷难磨驷不及舌。诚不虚也(前折愚后叹圣)夫俯迹应凡。托质于危脆。蹈机化物。同寿于百年。故果局因修。信相由兹起惑。龄促化广。慈氏以故发疑。巨岳非衡石所量。譬寿久而犹邈。玄虚非丈尺所辩。方劫远而无穷。岂知蛇穴求仙翻其夭世。霓缨待药未且延龄。盖腾鷃共鹏翼偶高。驰驽与骥足争远。尔道之劣六也。

外迁神返寂异七。

外论曰。老君初诞之日既不同凡。晦迹之时故当殊世。所以西之流沙途经函谷。青牛出境紫气浮天。不测始终莫知方域。释迦抱危疾于舍卫。告殒命于双林。烧柩焚尸还同胡法。气尽神谢曾不异凡。此去世之异七也。

内迁谢有显晦。

内喻曰。序云托形李氏之胎。示人有始终之义。岂非生灭耶。即庄生所云。老聃死秦佚吊之是也。而生依赖乡死就槐里。始终莫测。何其瞽哉(前折邪后叹正)夫大慈化圆德满缘谢机亡。仁舟溺于两河。慧日沈于双树。其六天八国之伍。法俦圣众之伦。且电合而风驰。既云委而雾集。灵齿瑞骨。昭胜福于殊方。绀发红爪。显神功于绝代。是知莫来莫往。弘济之德美焉。非显非昧。声华之风盛矣。岂同鼎湖亡返桥山之冢独存。流沙不归扶风之陇空树(皇览云黄帝冢在桥山老子冢扶风)尔道之劣七也。

外贤圣相好异八。

外论曰。夫圣人妙相本异凡夫。或八采双瞳。河目海口。龙颜鹤步。反宇奇毫。至如卷发绿睛。夷人之本状。高鼻深目。胡子之常形。岂可匹我圣人用为奇相。若事佛得此报者。中国士女翻作胡形。此相好之异八也。

内相好有多少。

内喻曰。圣人相质无常。随方显妙。是以蛇躯龙首之圣。道穆于

上皇。双瞳四乳之君。德昭于中古。周公反握。犹骐骥之一毛。禹耳齐肩。乃昆山之片玉(前释疑后叹正)夫法身等于如如。无方理绝称谓。化体由乎应物。妙质可涉名言。故有白毫绀睫之辉。果唇花目之丽。万字千辐之相。日轮月彩之殊。非色妙色之容。离相具相之体。薄拘有而不具。轮王具而不明(萨遮经云。非色生性胜诸相。一曰福胜八十种妙胜庄严佛日身。譬如三千大千世界四生众生并成轮王。更增百倍始就如来一毛功德。复加百倍始成一好功德。复加百倍始成一相功德。复加百倍始成眉间白毫相功德。复加百倍始成一无见顶相。复加百倍始成蠡髻功德)仙人睹而自悲。嗟衰叶之旦暮梵志见而兴感。叹灵华之罕逢。何止蹈五把十以标奇。蒙倛断[蕢-貝＋回]以显异(曹植相论云。孔子面如蒙倛周公形如断[蕢-貝＋回]也)岂阳文与[唆-口＋咼]蔑比丽。孟娶与陇廉竞妍。尔道之劣八也。

外中表威仪异九。

外论曰。老教容止威仪拜伏揖让玄巾黄褐持笏曳履法象表明。盖华夏之古制(弹曰。道士元来本着儒服不异俗人。至周武世始有横被。二十四缝以应阴阳二十四气也。出自人情亦无典据也)释训袈裟左衽偏袒右肩。全幅横缦之裙。半片倚支之服。秃发露顶狗踞狐蹲。非预人伦寔戎狄之风也。岂用兹形制匹我威仪。此容服之异九也。

内威仪有同异。

内喻曰。玉佩金貂。莫施于樵野。荷衣蕙带。弗践于王庭。故应器非灵庙所陈。染衣异朝宗之服。故乘于道者。或顺机而轨物。据于德者。或矫时而训世。是以翦发文身。仲尼称太伯之善。反常合道。诗人美棠棣之花。况将反性澄神隔凡践圣。而不异其容服未之有也。故使衣象福田器绳难量。丝桐弗惑于耳。朱紫无眩于目。轻肥罔狎其体。势竞莫骇其心。故经云。罗汉者真人也。声色不能污。荣位不能动。何必鹖冠雀弁反拘自缚。磕齿嘘气而称道哉。登木求鱼去之弥远。刻船待釰何其鄙夫。尔道之劣九也。

外设规逆顺异十。

外论曰。老君作范惟孝惟忠。救世度人极慈极爱。是以声教永传百王不改。玄风长被万古无差。所以治国治家常然楷式。释教弃亲不仁不孝。阇王杀父翻说无愆。调达射兄无闻得罪。以此导凡更为长恶。用斯范世何能生善。此逆顺之异十也。

内法门有渐顿。

内喻曰。义乃道德所卑。礼生忠信之薄。琐仁讥于匹妇。大孝存乎不匮。然对凶哥笑。乖中夏之容。临丧扣盆。非华俗之训(原壤母死。倚棺而哥孔子助祭弗讥。子桑死。子贡吊。四子相视而笑。庄子妻死扣盆而哥)故教之以孝。所以敬天下之为人父也。教之以忠。敬天下之为人君也。化周万国。乃明辟之至仁。形于四海。实圣王之巨孝。佛经言。识体轮回六趣。无非父母。生死变易三界。孰辩怨亲。又言。无明覆慧眼。来往生死中。往来多所作。更互为父子。怨数为知识。知识数为怨。是以沙门舍俗趣真。均庶类于天属。遗荣即道。等含气于己亲(行普正之心。等普亲之意)且道尚清虚尔重恩爱。法贵平等尔简怨亲。岂非惑也。势竞遗亲文史明事。齐桓楚穆此其流焉。欲以訾圣岂不谬哉。尔道之劣十也。

九箴篇下　答九迷论 周世无机一 建造像塔二 威仪器服三 弃耕分卫四 教为治本五 忠孝靡违六 三宝无翻七 异方同制八 老身非佛九。

外论曰。夫言者非尚于华辞。贵在中理。歌者非尚于清响。贵资合节。佛经。如来说法之时。诸国天子普来集听。或放光明遍大千土。但释迦在世之日当我周朝。史册所书固无遗漏。未闻天王诣彼葱岭。岂于中华之帝。无善不预道场。边鄙之君。有缘普沾法座。光明所照则众生离苦。而此土何辜偏无人悟。独隔恩外曾不见闻。仰度能仁不容私简(弹曰。汝无见佛业有谤圣愆何得怨神唯须自咎也)求心责实事舛言乖。诡妄皎然足称虚伪。凡夫莫悟逐影吠声。而世不能知。其迷一也。

内周世无机指一。

内箴曰。夫淳羲丽天。蒙瞍莫鉴其色。震霆骇地。聋夫弗聆其响者。盖机感之绝也。作暴凶跖。孔智无以遏其心。结愤野夫。赐辩莫能蠲其忿。亦情性之舛也(庄子云。孔子见盗跖。盗跖反责孔子。孔子惧逡巡而退。刘子云。孔子马侵野人之苗。野人怒止其马。孔子使子贡说解焉野人逾忿。乃遣马圉者辞焉。野人乃悦也)故道合则万里悬应。势乖则肝胆楚越。况无始结旷。恼爱与沧海挍深。有为业广。尘劳将巨岳争峻。群情不能顿至。故导之以积渐。众行不可备修故策之以限分。犹天地三化始合于自然(老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齐鲁再变乃臻于至道。密云导于时雨。坚冰创于履霜。皆渐积之谓也。故二皇统化(须弥四域经云。应声菩萨为伏羲吉祥菩萨为女娲)居淳风之初。三圣立言(空寂所问经云迦葉为老子儒童为孔子光净为颜回)兴已淳之末。玄虚冲一之旨。黄老盛其谈。诗书礼乐之文。周孔隆其教。明谦守质。乃登圣之阶梯。三畏五常。为人天之由渐。盖冥符于佛理。非正辩之极谈。犹访道于喑聋。靡方而莫穷远迩。问津于兔马。知济而不测浅深。因斯而谈。殷周之世非释教所宜行也。犹炎

威赫耀。童子不能正目而视。迅雷奋击。懦夫不能张耳而听。是以河池涌泛。昭王惧于诞神。云霓变色。穆后欣其亡圣(周书异记云。昭王二十四年四月八日。江河泉池悉皆泛涨穆王五十二年二月十五日。暴风卒起树木摧折。天阴云黑。有白虹之怪)岂能超葱河而禀化。踰雪岭而效诚。净名云。是盲者过非日月咎。适欲穷其凿窍之辩。恐伤吾子混沌之情。非尔所知。其盲一也。

外论曰。夫铜山崩洛钟应。葭灰缺月晕亏。未见彪啸而风不生。龙腾而云不起。今释迦所说佛力最尊。一念运心无不来应。故凡俗各倾财产竞造塔庙。不吝珠玑争陈堂宇。或范土刻檀。写獯胡之状。镕金织素。代夷狄之容。妙尽丹青巧穷剞劂。一拜一礼冀望感通。自胡法南渐已来六百余载。未闻一人言能见佛。岂胡人顶礼即值如来。汉国虔恭不逢调御。若化不到此即是无灵。诳惑人间空谈威力。而世不能知。其迷二也。

内建造像塔指二。

内箴曰。左澈慕圣。刻像而拜轩皇。勾践思贤。镕金而模范蠡。丁兰允孝。剞劂以代亲。颜在资仁。彩璧而图圣。故使忧喜形乎容色精诚通乎梦寐。亦其至矣。岂如忉利不还。优填以兹镂木。坚林晦影。阿输于是铸金。托妙相于丹青。寄灵仪于铣鋈。或睹真避坐写貌回躯(感应传云。扬州长干寺有育王像人欲摸写。寺僧恐损金色不许。造像主乃至心发愿。若精诚有感乞像转身西向。于是琐闭高阁明旦开视。像身宛已西向遂许图之)神应不穷由来尚矣。自像流东被正化南移。夕梦金人河浮玉马。神光导于湘水。瑞彩发于檀溪(感应传云。庐陵发蒙寺育王像记云。像身出庐陵。三曲瑞光趺出湘州昭潭并放光明照曜崖岸。武昌檀溪寺瑞像身出檀溪。光映水上)长沙摽聚日之姿。庐岳显融金之质。其事广焉。略而言矣。如干宝搜神临川宣验。及征应冥祥幽明录感应传等。自汉明以下讫于齐梁。王公守牧清信士女。及比丘比丘尼等。冥感至圣目睹神光者。凡二百余人。至如见迹万山浮辉沪渎。清台之下睹满月之容。雍门之外观相轮之影。南平获应于瑞像。文宣感梦于圣牙。萧后一铸而克成。宋皇四摸而不就其例甚众。不可具陈。岂以尔之无目而斥彼之有灵哉。然德无不备者。谓之为涅槃。道无不通者。名之为菩提。智无不周者。称之为佛陀。以此汉语译彼梵言。则彼此之佛昭然可信也。何以明之。夫佛陀者。汉言大觉也。菩提者。汉言大道也。涅槃者。汉言无为也。而吾子终日践菩提之地。不知大道即菩提之异号也。禀形大觉之境。未闲大觉即佛陀之译名也。故庄周云。且有大觉者。而后知其大梦也。郭注。觉者圣人也。言患在怀者皆未悟。丘与尔皆梦也。注云。夫子与子游未能忘言而神解。故非大觉也。君子曰。孔丘之谈兹亦尽矣。涅

槃寂照不可识识不可智知。则言语断而心行灭。故忘言也。法身乃三点四德之所成。萧然无累。故称解脱。此其神解而患息也。夫子虽圣。遥以推功于佛。何者案刘向古旧二录云。佛经流于中夏一百五十年后。老子方说五千文。然而周之与老并见佛经。所说言教往往可验。故夫子有言曰。夫易者无为也。无思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与于此。余今提耳语。子当舍其积迷。而荷其晚悟也。支提之制其流盖远。夫且封且树。比干以忠劲显坟。勿剪勿伐展季以清贞禁垄。四民怀于十善。缅邈轮王之恩。三界尊于六通。照旍罗汉之德(正法念经。四种人得树。偷婆汉言冢。谓轮王罗汉辟支如来也)况智周十力德满四弘。妙辩契于忘言。能垂训于不测。大明穷于勿照。乃晹烛于无幽。故有香炭金瓶。全身遍乎八国。光螺鲜贝。散体周于十方。乍五色凝辉。旋空彰于汉世八彩分耀。神应显于吴宫。尔其百镜灵龛千花妙塔。掌承云露铎韵高风。紫柱红梁遥浮空界。翔鹍跂凤远接虚方。尽壮丽之容。穷轮焕之美。岂夫高山仰止不忘景行。崇表峻阙标树鸿猷而已哉。无以栏甃之辩讥沧海之广陜。榆枋之智测昆阆之高卑乎。而汝莫知。其盲二也。

外论曰。夫礼义成德之妙训。忠孝立身之行本。未见臣民失礼其国可存。子孙不孝而家可立。今瞿昙制法必令衣同胡服。即是人中之师。口诵夷言。便为世间之贵。致使无赖之徒因斯悖逆。踑踞父兄之上。自号桑门。傲慢君王之前。乃称释种。不仁不孝已着于家。无礼无恭复形于国(弹曰。礼云。子冠父亲醮之母亲拜之。所为处高。可亦无礼无孝也)斯则门门出枭镜之子。人人养豺狼之儿。抚臆论心良可痛矣。天道无亲华夷讵隔。唯德是辅岂分胡汉。岂可戴巾修善偏无胜福。秃顶行檀独能感果。仁惠岂可俟髡头守真无劳毁形貌。而世不能知。其迷三也。

内威仪器服指三。

内箴曰。夫玄圣创典。以因果为宗。素王陈训。以名教为本。名教存乎治成。因果期乎道立。立道既舍爱居首。成治亦忠孝宜先。二义天殊。安可同日而言也。沙门者乃行超俗表心游尘外。威仪进趣非法不动。容服应器非道不行。故泥染乃万质同归。缁衣为众采坏色。简易遵于解脱。条隔象于福田。偏服示有执劳(礼云执者袒)缺袂便于运役(论语云。亵裘长短右袂。言便于执作)圣制有以终不徒然。是以舍爱捐亲仰众圣也。摧弃声色遵梵行也。剃除须发去华竞也。俯容肃质不忘敬也。分卫扫衣支身命也。言无隐曲离邪佞也。和声怡气入无诤也。吐纳安详慎辞令也。世贵莫屈守贞劲也。清虚恬淡顺道性也。邪相不挠住八正也。颜下色敬愍众病也。人天崇仰三业净也。穷玄极真取究竟也。广仁弘济亦忠孝之盛也。道士则不然。言慕道而心不染

真。谓舍家而形不变俗。戴圆冠无玄象之鉴。履方屦阙地理之明。着南郑反汉之巾。把公旗诛家之笏。饰道昱祸宋之服。曳孙恩败晋之裳。生常之业莫废。庸隶之役无耻。狎世则忠孝之礼亏。求仙则高尚之道缺犹苍蝇招白黑之论。蝙蝠有鸟鼠之讥。盖妖惑之俦矣。尔不自见其盲三也(正法念经云。譬如蝙蝠。人捕鸟时入穴为鼠。人捕鼠时出穴为鸟。今之祭酒盖然畜妻子谓有慈爱。勤耕稼谓不毁发肤。王役课调则谓出家。亦犹蝙蝠之出入也)

外论曰。夫圣人应世本以济益苍生。仰观俯察利安群品。是以味草木合五谷之精。植桑柘充八蚕之纩。故垂衣裳存稼穑。立稷正置司衣以利百姓。于是乎在。若一女不织。天下为之苦寒。一男不耕。天下为之少食。今释迦垂法不织不耕。经无绝粒之法。田空耕稼之夫。教阙转练之方。业废机纴之妇。是知持盂振锡糊口谁凭。左衽偏衣于何取托。故当一岁之中。饥寒总至未闻利益。已见困穷世不能知。其迷四也。

内弃耕分卫指四。

内箴曰。谋道不先于食。守信必后于饥。是以桀溺矜耕。孔子譬诸禽兽。樊须学稼。仲尼讥于小人。稷下无位而招禄。高其贤也。黔娄非仕而获赐。尚其清也。善人之道何必耕稼。吾请言之。释教验于因果。该三世之洪源。仙道尚于金玉。劳一生之虚费。何者夫贤愚寿夭信于指掌。贫富贵贱昭于目前。报应则形影无差。业缘亦声响不异此其旨也。未见服丹不死饵液长生。古诗云。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寄语后世人。道士慎莫作。言虚弃功夫。浪夭年寿也。汝有转练之方。何因更请田地。又谈织纴之妇。必知并畜妻房。故应道士专耕女冠勤织。何为莫充糊口恒阙资身。如其不织不耕。即堕负处。窃见楼观黄巾。脱鹿皮而[禾*蒋]地。玄都鬼卒。舍横帔而偶耕。既无绝粒之人。颇惭容作之倦。自舂自磨餧在其中。劳形怵心何道之有。寻汉安元年岁在壬午。道士张陵分别黄书云。男女有和合之法三五七九交接之道。其道真决在于丹田。丹田玉门也。唯以禁秘为急。不许泄于道路。道路溺孔也。呼为师友父母臭根之名。又云。女儿未嫁者。十四已上有决明之道。故注五千文云。道可道者谓朝食美也。非常道者谓暮成屎也。两者同出而异名。谓人根出溺。溺出精也。玄之又玄者。谓鼻与口也。陵美此术。子孙三世相继行之。汝法如是秽乱生民。若劝百姓依汝法行。则不孝不恭。世出豺狼之种。无礼无义。家生枭镜之儿明矣。夫辩奇货者。采骊珠不忌九洄之深。求华璞者。追蓝琰无惮三袭之险。贵其宝也。慕至道者。窥其户牖轻势利于鸿毛。入其隩隅忽荣位于脱屣重其真也。故能使倦夫不爱其力。贫客不吝其财。盖希冥益。非其迷也。至若仙术诞

妄。源流久矣。韩终徐福始诈于秦邦。文成五利绍伪于汉国。叙控鹤弗克陵云之实。言餐霞莫睹疗饥之信。致有猱猿蜃蛤之论(曹植辩道论云。仙人者党猱猿之属。与世人得道化为仙人夫雉入海化为蛤。燕入海化为蜃。当其徘徊其翼差池。其羽犹自识也。忽然自投。神化体变乃更为鱼鳖。岂复识翻翔林薄巢垣屋之娱乎。牛哀病而为虎逢其兄而噬之。若此者何贵于变化耶)系风捕影之谈。故弃实瓠者以非器也。废石田者以难艺也。贱左道者以虚伪也。盖捡实则积其所同究虚则集其所异。理符则世重。情诡则物违。故常事耳岂曰迷乎。卑道尊佛不亦可矣。而弗自知。尔盲四也。

外论曰。夫国以民为本。本固则邦宁。是以赐及育子之门。恩流孕妇之室。故子孙享祀世载不亏。虽至孝毁穷不令绝祀。故得国家富强天下昌盛。未闻人民雕尽家国可存。今佛教即不妻不娶。名为奉法。唯事早逝。号得涅槃。既阙长生之方。又无不死之术。斯一世之中家国空矣。俗人虽欲求福。不知形命以残。竞慕家安。岂觉宗禋久灭。可谓畏死而服苟吻。惧溺而赴长河。且天皇地皇之世。无佛而祚延。后赵后魏已来。有僧而运促。正由真伪混杂礼乐不调。世不能知。其迷五也。

内教为治本指五。

内箴曰。夫澄神反性。入道之要门。绝情弃欲。登圣之遐本。故云道高者尚德弘者赏。以道传神以德授圣。神圣相传是谓良嗣。塞道之源伐德之根。此谓无后。非云弃欲为无后也。子不闻乎。昔何尚之言。释氏之化无所不可。谅入道之教源。诚济俗之称首。夫行一善则去一恶。去一恶则息一刑。一刑息于家。则万刑息于国。故知五戒十善为正治之本矣。又五戒修而恶趣减。十善畅而人天滋。人天滋则正化隆。恶趣衰而灾害殄(正法念经云。人不持戒。诸天减少阿修罗盛善龙无力恶龙有力恶龙有力则降霜雹。非时暴风疾雨。五谷不登。疾疫兢起人民饥馑互。相残害。若人持戒多。诸天增足威光。修罗减少恶龙无力善龙有力。善龙有力风雨顺时。四气和畅甘雨时降。谷稔丰登人民安乐。兵戎戢息疾疫不行)犹屏薪去草。益重而难彰。绝焰息煨。绩微而易显。且强骨弱气。李叟之至谈。实髓爱精。仙家之奥旨。今反谓淫欲为妙训。妻子为化源。宗老而毁其言。敩仙而弃其术。且爱犬马者贵其识恩。嫉枭镜者恶其反噬。尔则警夜代劳功劣于犬马。逆鳞反舌衅深于枭镜雄虺。九首不其然乎。载鬼一车吁可畏也。且运祚修短虽曰天命。兴替延促抑亦人符。故尧舜禹汤咸享嘉寿。桀纣幽厉无终永年。姬发履道而龄长。嬴政刑淫而祚短(陈思论。昔尧舜禹汤文武周召太公。并享百年之寿。七圣三贤并行道修政。圣治天下不足损神。贤宰一国不足劳思。是以各尽其天年。桀放

鸣条纣死牧野。犬戎杀幽厉王不终周祚八百秦灭于二世。此时本无佛僧也)谟诰在目非曰虚谈。岂无佛而祚延。有佛而运局。谈何容易谈何客易。惜哉吾子自贻伊戚良足叹矣。昏若夜游。尔盲五也。

外论曰。夫孝为德本。人伦所先。莫大之宗固惟恃怙。昊天之泽岂曰能酬。故生尽温清之恭。终备坟陵之礼。今佛垂训必令弃尔骸骨捐兹草野多出财贿营我塔庙。遂使愚夫惑乱废兹典礼考妣棺柩曾无封树之心(弹曰。观夫上皇之世。不行殡葬之礼。始于塱周窀穸之事。故有藤缄椫椟瓦掩虞棺。皆起于中古也暨周文之日。以骸骨暴露于野。因收而藏之始行葬礼故云。葬者藏也。欲人之所不见。是以夫子病笃。门人欲厚葬之孔子闻曰。吾其欺天乎当选不毛之地。不封不树唯棘唯栾。言俯同末世行于葬礼。盖未能免俗)戎狄尸灵翻尽雕庄之妙。且神不享非其族。物不祀非其先。不敬其亲而敬他人。其此谓矣。且水葬火葬风俗不同。埋尸露尸乡邦本异。舍己徇。他用为求福。岂知土壤斯异。各自而然。世不能知。其迷六也。

内箴忠孝无违指六。

内箴曰。导哑聋者必俯仰而指撝。启愚滞者亦提耳而举掌。夫人伦本于孝敬。孝敬资于生成。故云。非父母不生。非圣人不立。非圣者无法。非孝者无亲。此则生成之义通。师亲之情显。故颜回死。颜路请子之车。孔子云。回也视余犹父余不得视回犹子。盖其义也。且爱敬之礼异容不出于二理。贤愚之性殊品无越于三阶。故生则孝养无违。死则葬祭以礼。此礼制之异也。小孝用力。中孝用劳。大孝不匮。此性分之殊也。比夫释教其义在焉。至如洒血焚躯之流。宝塔仁祠之礼。亦敬始慎终之谓也。暨于轮王八万释主三千(阿育王经云。王杀八万四千宫人。夜闻宫中有哭声。王悔为造八万四千塔。今此震旦亦有在者。释提桓因天上造三千偷婆)竭溟海而求珠。净康衢而徙石。盖劳力也。总群生为己任。等含气于天属。栖遑有漏之坏。负荷无赖之俦。盖劳心也。回轩实相之域。凝神寂照之场。指泥洹而长归。乘法身而遐览。斯不匮之道也。暨乃母氏降天。剖金棺而演句。父王即世。执宝床而送终(智度论云。净饭王终。佛自执绳床一脚至阇维处。示于后世一切众生报生养之恩)孝敬表仪兹亦备矣。教弃骸骨从何而至哉。且经劝尸陀普施飞走。意存宿债冀免将来。不若庄周非末代厚葬失礼之本。而云蝼蚁何亲禽兽何疏。生既以身为逆旅。死当以天地为棺椁。还依上古不许埋藏嫌物。轻生重死之弊也。求仙道者或负笈从师担簦远岳披萝缉蕙鸟申熊经。金窖罕成玉华难觏。凝髓化骨空致斯谈。载霓凭螭未睹其实。或捐骸地胇丧骨天台。生阙[卄/丞]养之恩。死无冥益之利。例心危于庶物。邪网挂于群生。九族延毁正之殃。六亲招罔圣之业。攀危据朽谅足寒心傲然不惧何愚之甚。

尔盲六也。

外论曰。夫华夷语韵不同。然佛经称释迦牟尼者此是胡语。此土翻译乃曰能儒。能儒之名位卑周孔。故没其能儒之劣名。而存释迦之戎号所言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汉言阿无也。耨多罗。上也。三藐三。正遍知也。菩提道也。此土先有无上正真之道老庄之教胡法无以为异。故不翻译。又菩萨摩诃萨者。汉言大善心众生。此名下劣非为上士。掩其鄙称亦莫有翻。凡不译之流。其例如是。曚覆世俗惑乱物心。然厌旧尚新。流荡之常弊。恶同好异。恒俗之鄙情。是以邯郸有匍匐之宾。弱丧有忘归之客。世不能知。其迷七也。

内三宝无翻指七。

内箴曰。夫名无得物。盖谓实宾。岂以顺世假谈格玄圣之优劣。夫荀家以首名质。仲氏将山制名。山高于丘。仲仁未弘夫子。首总于耳。荀德不逮老聃。能儒之名。何容遂卑周孔。然释迦之号。义含多种。遍能贯于万德。不可以仁偏训通。仁绝于四句。安得将能定翻述者。事不得已。强复存其旧号耳。又言。道家旧有正遍知。道与菩提不异者。信是正教流后伪窃此名。核实寻源岂得斯号。夫上法高胜道义清通。正实翻邪真由反伪。今符书咒诅不可谓正。薰莸混杂不可谓真(道士畏鬼章符云。左佩太极章。右带昆吾铁指日。即停辉拟鬼千里血造黄神越章杀鬼。又造赤章法亦杀人)守雌羡下非名为上(老云。莫若守雌。又云。道性近水)钳口胶目安得称道(庄子云。胶离朱之目钳杨墨之口)犹春鸟转哢。或似于歌。鸟无能歌之实。秋虫蠹木或近于字。虫阙解字之真。名实斯滥盖此之谓也。又疑菩萨不翻。兹谬益甚。书云上圣达于鸿蜈。皆有虫称。经言。多足二足如来最尊。然昆蛰通于含灵。众生岂越凡圣。大心之称非为下劣。子虽洗垢求疵。无损南威之丽。捧心敩疾。未变西施之妍。当更为尔陈其指掌。释迦是佛显名。菩提是法尊称。菩萨为僧导首。三宝胜号。译人存其本名。非如朱门玉柱之谶。阳父阴母之谣(黄书云。开命门抱真人婴回龙虎戴三五七九天罗地网开朱门进玉柱阳思阴母白如玉阴思阳父手摩捉)号马屎为灵新。呼口唾为玉液(呼叩齿为天鼓。咽唾为醴泉。马屎为灵薪老鼠为玉璞出上清经)事鄙而怯彰。辞秽而难显。犹灵凤以容德希睹。鼢鼠以丑惧潜形。虽隐质事同嗤妍异矣。冥焉不知。尔盲七也。

外论曰。夫圣人应化随方接引。在胡则秃发露顶。处汉则端委搢绅。此华夷之常形。非教方之胜负。若佛苟令去兹冠冕皂服披缁。弃我华风远同胡俗。则不能兼通冠冕。便是智力不周。何谓随方现形而为设教。苟若不能。则佛自是天竺之胡神。非中华之大圣。岂有秃发之训施于正国。若汉学胡形。剪发便名事佛。则应胡习汉法着巾亦为

奉道。是知露顶括发乡俗不同。嗟乎士民用为修善。可谓贵邻室之弊襜。贱自家之黼黻。世不能知。其迷八也。

内异方同制八。

内箴曰。夫至道应运无方。圣贤乘机引物。子居九夷不患其陋。禹入裸国欣然解裳。姬伯适越而文身。武灵顺世而胡服。虽复筌蹄异术。而鱼兔之功齐矣。况变俗缄心毁形结志。去簪缨以会道。弃须发以修真。圣制不徒其有致矣。但仁义变于三游。盗跖资于五善。圣教绵远。终使鼠璞滥名(刘子云。周人谓死鼠为玉璞)玄化幽微。遂令鸡凤混质(文子云。楚人以山鸡为凤)故九十五种腾翥于西戎。三十六部淆乱于东国。至如优娄佉子之论。卫世师主之经(涅槃云卫世师论也)吉头夷罗之仙(火仙外道名吉波头水仙外道名夷叔罗)末伽阇夜之道(若提子断见外道也)或托水火而要圣。凭日月而敩神。执四大以非因。指三业为无报。滞识将冥山等闇。邪心与昧谷同昏。如斯之流。西土之邪论也。其次鬼笑灵谈安歌浩唱。吞刀吐火。骇仲卿之庸心。漱雨嘘风。惊刘安之浅虑。或身佩中黄之箓。口诵灵飞之符。蹈金阙而游神。凭玉京而洗累。若此之例。东区之异学也。并皆邪网覆心倒针刺眼。深持惑堑高筑疑城。各抱一隅迷沦于三界。争守二见沉晦于九流。识体轮回。无明翳其住本。心用浮动。取相溺其长源。大圣道眼预观随机授药。诞质西土正教东流。疾重则亲降医王。患轻则寄方遥授。偏裨以剪枭镜。重将而戮鲸鲵。此亦释门和扁之术。法王孙吴之势也。圣无二制容服义均。犹清济浊河归沧海而同味。绿膺绛颡集须弥而共色。冲和子曰。琁玑文者皆是求神仙不死之道。其次则养我今日身命。驻采延华傥至三五百年。以此为真耳。长生久视义在于斯。今之道士所学之法。不复以此为念。然大都止令如佛家身死神明更生胜地耳。若不复贵此身者。不如专心学佛道。佛道营练精神日明日益。甚有名理定慧之法。孱然可修何劳勤苦。自名道士而实是学佛家僧法邪。学又不专。盖是图龙画虎之俦耳。何不去鹿巾释黄褐剃须发染袈裟而归依世尊耶。世间道士经及行道义理则约数论而后通(言采佛家经论。改作道书。如黄庭元阳灵宝上清等经及三皇之典。并改换法华及无量寿等经而作)修心则依坐禅而望感(言改坐禅之名为思神之号)上清尤高。而未踰上界之域。太清仙法又弃置而不论。未知何法取异佛家而称为道士也。其得意者当师佛矣。子是南人。躬学茅山道士冲和子之法。冲和子与陶隐居。常以敬重佛法为业。但逢众僧莫不礼拜。岩穴之内悉安佛像自率门徒。受学之士朝夕忏悔。恒读佛经案琁玑抄文。冲和所制以非当世道士不敬佛者。故陶隐居答大鸾法师书云。去朔耳闻音声。兹晨眼受文字。或由顶礼岁积。故致真应来仪。正尔整拂藤蒲。采汲花水端襟俨思伫聆警锡也。弟子华阳陶弘景和南。汝师事佛敬僧。曾无异说。尔何自陷违背本宗。不义不仁罪招极

法。牟子论云。尧舜周孔老氏之化。比之于佛犹白鹿之与麒麟。而子不能悟。其盲八也。

外论曰。天皇九纪之前。书契未作。太昊六爻之后。文字乃兴。自尔已来渐弘载籍。前贤往圣皆着典坟。揖让干戈备陈篆册。所以左史右史记事记词。直笔直言无矫无妄。魏书外国传皇甫谧高士传并曰。桑门浮图经老子所作(弹曰浮图经者。魏略及西域传云。临猊国有神人。名曰沙律之所传也。沙律年老发白。常教人为浮图。人有灾祸及无子者。劝行浮图斋戒。令舍财赎愆临猊王久无太子。其妃莫耶因祀浮图。而生太子。遂名其子为浮图焉。前汉哀帝时。秦景使月氏国王令太子口授于景。所以浮图经教。前汉早行六十三年之后。明帝方感瑞梦也。考秦景传经。不云老说。案晋世道士王浮改西域传。为明威化胡经。乃称老子流沙教胡王为浮图。变身作佛。方有佛兴盖诬网之极也。但罽宾去此万里。已还。秦汉至今商人蕃使相继不绝。莫传老子在彼。化胡说浮图经及身作佛。未之闻也。纵使老为浮图。始是报恩供养舍利方显圣德何名诞哉)袁宏后汉纪云。老子入胡分身作佛。道家经诰其说甚多(捡袁宏汉记。本无老子作佛之文。即日朝廷博识者多。岂可塞耳偷铃。指鹿为马。何愚之甚也)明威化胡等经并云。胡王不信老子。老子神力伏之。方求悔过。自髡自剪谢愆谢罪。老君大慈愍其愚昧。为说权教随机戒约。皆令投陀乞食以制凶顽之心。赭服偏衣用挫强梁之性。割毁形貌示为[利-禾＋京]劓之身。禁约妻房绝其悖逆之种(弹曰。女以禁约妻房而为罪者。玄都会圣。仍为燕尔之坊至德清虚。便是同牢之观也。既学长生。汝恒对妇亲慕李氏。皆须养儿。但李耳之宗人人取妇张陵。张鲁世世畜妻。故有男官女官之两名。系师嗣师之别号。魏晋已来馆中生子。陈梁之日静内养儿。唤妇女为朱门。呼丈夫为玉柱。淫欲猥浊出自道家。外假清虚。内专浊泄。可耻之甚矣)所以谓重病加于毒药。宜令刳腹洗肠。深罪约以严刑。必须诛宗灭祀。但此土君子夙禀道真(捡汉官仪云。景帝已来于国学内立道馆。以教学徒。不许人间别立馆舍。考梁陈齐魏之前。唯以瓠卢成经本无天尊形像。案任子道论及杜氏幽求云。道无形质。盖阴阳之精也。陶隐居内传云。在茅山中立佛道二堂。隔日朝礼佛堂有像道堂无像王淳三教论云。近世道士取活无方欲人归信乃学佛家制立形像。假号天尊及左右二真人置之道堂。以凭衣食梁陆修静。亦为此形)无劳秃顶。本遵至训讵假髡头。可谓身无愆疵而乐着杻械。家无丧祸而念居缞绖。昏戆之甚良可悲痛。昔汉明感梦此法始来。还令胡人立庙。汉士不许遵行。魏承汉轨还依旧贯。石勒之日念其胡风。与僧澄道人娇足毛羽。避役之流竞为剪剃。世不能知。其迷九也。

内老身非佛指九。

内箴曰。大厦为众材所成。群生非一人可化。故十方圣智。比尘沙而不穷。八万法门。倾河海而莫测。故有此圣彼圣。殊方类于比肩。前佛后佛。异世同于继踵。像正差降净秽区分。惩恶劝善其流一也。且周孔世训。尚无改于百王。雏孟剧谈。犹垂美于千载。岂容周姬一代而三变三迁。老氏一身而成道成佛。即是余人无践圣之理。群萌绝登道之期。又先讥十异后赞一同。首轴之间毁誉矛盾。卷舒之际向背参商。掩目盗袭信有斯谚。夫真伪相形。犹禾莠之相类。善耘者存禾而去莠。求道者亦依真而舍伪。沙门之胜宗流久矣。至如汉帝降礼于摩腾(如法本传)吴王屈节于康会(吴录云。吴主问僧会。佛法何以异俗。答曰。为恶于显人得而诛之。为恶于隐鬼得而诛之。易云。积善余庆。诗咏求福不回虽儒俗之格言。亦佛法之渐训也)昙始延魏君之席(魏录云。拓拔焘用崔皓之说。遂灭佛法悉毁像烧经驱僧还俗。昙始以正旦杖锡法衣立于城门门。者白焘。焘命斩之。三刀而不伤。刑者白焘。焘自取佩刀。又如前斫。乃内始于虎圈。虎闭眼伏头。焘乃试置天师圈侧虎鸣吼欲噬。焘乃知佛化清高黄老所不及。延始上席谢之)道林登晋主之床。秦世道安荣参共辇。赵邦澄上宠懋锦衣(符书云。符主出游命安师共辇坐。高僧传云。石虎号澄为大和上。衣以锦绣每上殿。敕王公等扶舁之)皆道降极尊德回万乘。良有以也。黄老之术由来不竞者。费才以捔胜损躯。崔皓以邪诬丧体(魏书云。崔皓寇谦之劝拓拔焘灭正教。焘后身发恶疾乃诛崔寇二人)姜斌以集诈徒质。王浮以造伪殃身。皆验之于耳目。非取与之虚谈。其崇敬也如此。其疵谴也如彼。夫颜闵遇于孔门摽德行之首。苏张逢于鬼谷居浮诈之先。非独人性之优劣。亦所习之真伪也。且贤佞相滥。佞泄而贤彰。圣诈难分。诈穷而圣显。犹蛇床与蘼芜类质。达方者辨其容。苟吻与素华齐根。晓药者分其性。是以公旦黜而还辅。孔门虚而复盈。有自来矣。自汉明捔试邪见折锋。慧日凝辉法云舒荫。姜潘舍家入道。吕焦弃伪从真。曹马传灯而不穷。秦魏涌泉而无竭。汝言始于澄石。不亦诬哉。自黄老风浇容服亦变。非道非俗谚号阉人。善诅善骂古名鬼卒。其救苦也。则解发系颈以绳自缚。牛粪涂身互相鞭打。其法律也。若失符箓则倒衔手板逆风扫地。杨枝百束自斫自负。盗奏章也。则匍匐灰狱背负水沤(出道士孙氏法仪)责罚尤重。同奴隶之法。罪谴衔伏。比畜生之类。然释门钟磬集众警时。汉魏已来。道家未有金刚师子护法善神。盖佛教之所明。非黄领之先构。亦效他胜范。窃我圣踪耳。故颜之推云。神仙之事有金玉之费。颇为虚放。华山之下白骨如莽。何有得仙之理。纵使得仙终当有死。不能出世。余劝汝曹学之。佛家三世之事信而有征。家业归心勿轻慢也。原夫四尘五荫剖折形有。六舟三驾运载群生。万行归空千门入善。辩才智慧岂徒六经百氏之博哉。明非尧舜周孔老庄所及。故着归心篇以诫子弟。尔不能知。其盲九也。

有考古通人。与占衡君子观李卿诽毁之论。阅开士辩正之谈。详而议之。发愤兴叹。欲使邪正异辙。真伪分流。定其是非以明得失。冀后进者永无疑焉。

通人曰。余观造化本乎阴阳。物类所生起乎天地。历三古之世。寻五圣之文。不见天尊之神。亦无大道之像。案灵宝九天生神章云。气清高澄积阳成天。气结凝滓积滞成地。人之生也皆由三元养育九气经形。然后生也。是知阴阳者人之本也。天地者物之根也。根本是气无别道神。

君子曰。道士大霄隐书无上真书等云无上大道君。治在五十五重无极大罗天中玉京之上。七宝玄台金床玉几仙童玉女之所侍卫。住在三十二天三界之外。案神仙五岳图云。大道天尊治大玄之都玉光之州金真之郡天保之县元明之乡定志之里灾所不及。灵书经云。大罗是五亿五万五千五百五十五重天之上天也。五岳图云。都者睹也。太上大道道中之道神明君。最守静居太玄之都。诸天内音云。天与诸仙鸣楼都之鼓。朝晏玉京以乐道君。推此谬谈。则道君是天之神明。既属州县。则天尊复是天之民伍。如佛家经论。三界之外名出生死。无分段之形。离色心之境。何得更有宝台玉山州郡乡里。虚妄之甚转复难矜但。道家伪说无迹可观。习俗生常为日已久。众邪竞叙互有不同。如欲正名理须详悉。今略出缘起随而判之。案周礼。自尧已前未有郡县。舜巡五岳始见州名。尚书禹贡方陈州号。春秋之时。县大郡小。以郡属县。汉高已来以县属郡。典诰所明。九州禹迹百郡秦并是也。纵有道在天上。犹应触事无为。何因户属乡居与凡不异。既有州县即有官民。州牧郡守姓何名何。乡长里司谁子谁弟。并是管学道士无识黄巾。不悉古今未窥经史。见人间置立州县。亦言天上与世符同。保伪为真良可羞耻。其根脉本末。并如笑道论中委出也。通人曰。庄周云。察其始而无生也。非徒无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而本无气。恍忽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人之生也气之聚。聚则为生。散则为死。故曰。有无相生也。万物一也。何谓一也。天下一气也。推此而谈。无别有道高处大罗独称尊贵。

君子曰。阳气黄精经云。流丹九转结气成精。精化成神。神变成人。阳气赤。名曰玄丹。阴气黄。名曰黄精。阴阳交合二气降精。精化为神。精神凝结上于九天。九天之气下于丹田。与神合凝临于命门。要须九过是为九丹。上化下凝以成于人。不云别有道神能宰万物使之生也。通人曰。古来名儒及河上公。解五千文。视之不见名曰夷者精也。听之不闻名曰希者神也。抟之不得名曰微者气也。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故知气体眇莽。所以迎之不见其首。气形清虚。故云随之不见其后。此则叙道之本从气而生。所以上清经云。吾生眇莽之

中甚幽冥。幽冥之中生乎空同。空同之内生于太无。太无变化三气明焉。一气青。一气白。一气黄。故云。一生二。二生三。案生神章云。老子以元始三气合而为一。是主人法体精是精灵。神是变化。气是气象。如陆简寂臧矜顾欢孟智周等老子义云。合此三乘以成圣体。又云。自然为通相之体。三气为别相之体。捡道所宗以气为本。考三气之内有色有心。既为色心所成。未免生死之患。何得称常。君子曰。原道所先。以气为体。何以明之。案养生服气经云。道者气也。保气则得道。得道则长存。神者精也。保精则神明。神明则长生。精者血脉之川流。守骨之灵神。精去则骨枯。骨枯则死矣。故庄周云。吹呴呼吸吐故纳新。彭祖修之以得寿考。挍此而言。能养和气以致长生。谓得道也。

通人曰。纵使有道不能自生。从自然出。道本自然则道有所待。既因他有。即是无常。故老子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王弼之言。天地王道并不相违。故称法也。自然无称穷极之辞。道是智慧灵知之号。用智不及无智。有形不及无形。道是有义。不及自然之无义也。

君子曰。易干凿度云。昔燧人氏仰观斗极以定方名。庖羲因之而画八卦。黄帝受命使大挠造甲子容成次历数。五行九宫之说自此而兴。故说卦云。阳取九者。立天之道。曰阴与阳。阴二阳一则天有三焉。立地之道曰柔与刚。刚二柔一则地亦有三。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义二仁一则人亦有三。三三合九。阴阳相包以成万物。不闻别有道神处大玄都坐高盖天。上罗三清下包三界。居七英之房。出九宫之上。行神布气造作万物。岂非惑乱陷坠人间耶。挍功则业殊。比迹则事异。沙门旌德而靡违。道士言行而多过。立不刊之遐迹。建不朽之玄猷。洋洋乎弗可尚也。其唯释教欤岂以拗堂小。水匹凭夷大波者。哉非所类矣。

## 广弘明集卷第十四

### 辩惑篇第二之十

### 内德论(门下典仪李师政 )

若夫十力调御。运法舟于苦海。三乘汲引。坦夷途于火宅。劝善进德之广。七经所不逮。戒恶防患之深。九流莫之比。但穷神知化。其言宏大而可惊。去惑绝尘。厥轨清邈而难蹈。华夷士庶朝野文儒。各附所安鲜味斯道。自非研精以考真妄。沉思而察苦空。无以立匪石之信根。去若亡之疑盖。远则净名妙德知道胜而服勤。近则天亲龙树

悟理真而敦。悦罗什道安之笃学。究玄宗而益敬。僧睿惠远之归信。迄皓首而弥坚。迈士安之淫书。甚宣尼之玩易。千金未足惊其视。八音不能改其听。闻之博而乐愈深。思之深而信弥。笃皆欲罢而不能。则其非妄也必矣。

我皇诞膺天命弘济区宇。覆等苍旻载均厚地。扫氛祲清八。表救涂炭宁兆。民五教敬敷九功惟。序总万古之徽。猷改百王之余弊。网罗庶善。崇三宝以津梁。芟夷群恶。屏四部之稊莠。遵付嘱之遗旨。弘绍隆之要术。功德崇高昊天罔喻。但缙绅之士祖述多途。各师所学异论锋起。或谓三王无佛而年永。二石有僧而政虐。损化由于奉佛。益国在于废僧。苟明偏见未申通理。博考兴亡足证浮伪。何则亡秦者胡亥。时无佛而土崩。兴佛者汉明。世有僧而国治。周除佛寺。而天元之祚未永。隋弘释教。而开皇之令无虐。盛衰由布政。治乱在庶官。归咎佛僧寔非通论。且佛唯弘善不长恶。于臣民戒本防非。何损治于家国。若人人守善家家奉戒。则刑罚何得而施。祸乱无由而作。骐骥虽骏。不乘无以致远。药石徒丰。未饵焉能愈疾。项籍丧师。非范曾之无算。石氏兴虐。岂浮图之不仁。但为违之而暴乱。未有遵之而凶虐。由此观之。亦足明矣。复有谓正觉为妖神比净施于淫祀。訾而谤之无所不至。圣朝劝善。立伽蓝以崇福。迷民起谤。反功德以为尤。此深讪上非徒毁佛。愚窃抚心而太息。所以发愤而含毫者也。忝赖皇恩预沾法雨。切瑳所惑积稔于兹。信随闻起疑因解灭。昔尝苟訾而不信。今则笃信而无毁。近推诸己广以量人。凡百轻毁而弗钦。皆为讨论之未究。若令探赜索隐。功齐于澄什。必皆深信笃敬。志均于名僧矣。师政学匪钩深识不臻妙。少有所闻微去其惑。谨课庸短著论三篇。辩惑第一明邪正之通蔽。通命第二辩殃庆之倚伏。空有第三破断常之执见。核之以群言。考之以众善。上显圣朝之净福。下折淫祀之虚诽。徒有斯意寔乏其才。属辞鄙陋援证肤浅。虽竭愚勤何宣圣德。庶同病而未愈者。闻浅譬而深悟也。如藩篱之卉或蠲疾于腹心。藜藿之餐傥救馁于沟壑。若金丹在目玉馔盈案。顾瞻菲薄良足陋矣。

辩惑篇第一 一惑佛出西胡 二惑周孔不言 三惑毁佛誉道 四惑比佛妖魅 五惑昔有反僧 六惑比僧土枭 七惑讥毁须发 八惑逕种事逕 九惑有佛政虐 十惑无佛民和。

有辩聪书生。谓忠正君子曰盖闻释迦生于天竺。修多。出自西。胡名号无传于周孔。功德靡称于典谟。寔远夷所尊敬。非中夏之师儒。逮摄摩腾之入汉。及康僧会之游吴。显舍利于南国。起招提于东都。自兹厥后乃尚浮图。沙门盛洙泗之众。精舍丽王侯之居。既营之于爽垲。又资之以膏腴。擢修幢而曜日。拟甲第而当衢。王公大人助之以金帛。农商富族施之以田庐。其福利之焉在。何尊崇之有余也。

未若销像而绝镌铸。货泉可以无费。毁经以禁缮写。笔纸不为之贵。废僧以从编户。益黍稷之余税。坏塔以补不足。广赈恤之仁惠。欲诣阙而效愚忠上书而献斯计。窃谓可以益国而利民矣。吾子以为何如乎。忠正君子曰。是何言之过欤。非忠孝之道也。夫忠臣奉国。愿受福之无疆。孝子安亲。务防灾于未兆。闻多福之因缘。求之如不及。睹速祸之萌抵。避之若探汤。国重天地之祈。祈于福也。家避阴阳之忌。忌于祸也福疑从取祸疑从去。人之情也。忠之道焉。子乃去人之所谓福。取人之所谓殃。岂忠臣奉国之计。非孝子安亲之方也。观匹夫之自爱。尚不反医而违卜。况忠臣之爱君。如何劝殃而阻福乎。何异采药物以荐君而取农岐之所忌。求医术以奉亲而反和鹊之深致。彼劝取忌而用毒。良非重慎之至意。施诸己而犹惧矣。矧敢安于所天乎。若夫废宗庙之粢盛。供子孙之鱼肉。毁蒸尝之黻冕。充仆妾之衣服。苟求惠下之恩。不崇安上之福。恨养亲之费膳。思废养以润屋。如此者可谓忠乎。可谓孝乎。且夫周弃弘播殖之教。遂配稷以长尊。勾龙立水土之功。亦为社而恒敬。坊墉小益。尚参八蜡之祭。林泽微灵。犹行一献之祀。况夫三达无阂之智。百神无以俦。十力无等之尊。千圣莫之匹。万惑尽矣。万德备矣。梵天仰焉。帝释师焉。道济四生化通三界。拔生死于轮回。示涅槃之常乐。身光赫奕。夺朗日之流晖。形相端严。具圣人之奇表。微妙玄通。周孔未足拟议。博施兼济。尧舜其犹病诸。等慈而无弃物。可不谓之仁乎。具智而有妙觉。可不谓之圣乎。夫体仁圣之德者。岂为谲诳之说哉。静而思之蔑不信矣。至如立寺功深于巨海。度僧福重于高岳。法王之所明言。开士之所笃信。若兴之者增庆益国。不亦大乎。敬之者生善利民。不亦广乎。或小损而大益。岂非国之所宜崇乎。或小益而大损。岂非民之所当避乎。法眼明了。睹福报之无量。金口信实。说咎因之不朽。凡百士民皆非目见。纵未能信其必尔。亦何以知其不然哉。冥昧不可以意决。深远唯当以圣证。岂不冀崇之福资于君父。畏毁之累及于家国乎。臣无斯慎于其君。非忠臣也。子无此虑于其亲。非孝子也。子欲苟遂娼嫉之褊心。不弘忠慎之深虑。阻祈福之大缘。毁安上之善业。乃取咎之道也。岂尽忠之义哉。余昔笃志于儒林。又措心于文苑。颇同吾子之言论。良由闻法之迟晚。赖指南以去惑。幸失途之未远。每省过而责躬则临餐而忘饭。子若博考而深计。亦将悔迷而知返矣。窃闻有太史令傅君者。又甚余曩日之惑焉。内自省于昔迷。则十同其五矣。请辩傅君之惑言。以释吾子之邪执。

傅谓佛法本出于西胡。不应奉之于中国。余昔同此惑焉。今则悟其不然矣。夫由余出自西戎。辅秦穆以开霸业。日磾生于北狄。侍汉武而除危害。臣既有之。师亦宜尔。何必取其同俗而舍于异方乎。师以道大为尊。无论于彼此。法以善高为胜。不计于遐迩。若夫尚仁为美去欲称高。戒积恶之余殃。劝为善以邀福。百家之所同。七经无以

易。但褊浅而未深至。龌龊而不周广。其恕己接物。孰与佛之弘乎。其睹末知本。孰与佛之远乎。其劝善惩恶。孰与佛之广乎。其明空析有。孰与佛之深乎。由此观之。其道妙矣。圣人之德何以加焉。岂得以生于异域而贱其道。出于远方而弃其宝。夫绝群之骏。非唯中邑之产。旷世之珍。不必诸华之物。汉求西域之名马。魏收南海之明珠。贡犀象之牙角。采翡翠之毛羽。物生远域。尚于此而为珍。道出遐方。独奈何而可弃。若药物出于戎夷。禁咒起于胡越。苟可以蠲邪而去疾。岂以远来而不用之哉。夫灭三毒以证无为。其蠲邪也大矣。除八苦而致常乐。其去疾也深矣。何得拘夷夏而计亲疏乎。况百亿日月之下。三千世界之内。则中在于彼域。不在于此方矣。

傅计诗书所未言。以为修多不足尚。余昔同此惑焉。今又悟其不然矣。

夫天文历象之秘奥。地理山川之卓诡。经脉孔穴之诊候。针药符咒之方术。诗书有所不载。周孔未之明言。然考之吉凶而有征矣。察其行用而多效矣。且又周孔未言之物。蠢蠢无穷。诗书不载之法。茫茫何限。信乎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何得拘六经之局教。而背三乘之通旨哉。夫能事未兴于上古。圣人开务于后世。故栋宇易橧巢之居。文字代结绳之制。饮血茹毛之馔则先用而未珍。火化粒食之功虽后作而非弊。彼用舍之先后。非理教之通蔽。岂得以诗书早播而特隆。修多晚至而当替。人有幼啖藜藿长饭粱肉。少为布衣老遇侯服。岂得以藜藿先获。谓胜粱肉之味。侯服晚遇。不如布衣之贵乎。万物有迁三宝常住。寂然不动感而皆遇。化身示隐显之迹。法体绝兴亡之数。非初诞于王宫。不长逝于双树。何得论生灭于赴感。计修促于来去乎。

傅氏誉老子而毁释迦。赞道书而非佛教。余昔同此惑焉。今又悟其不然也。夫释老之为教体一而不二矣。同蠲有欲之累。俱显无为之宗。老氏明而未融。释典言臻其极。道若果是。佛固同是而无非。佛若果非。道亦可非而无是。理非矛盾之异。人怀向背之殊。既同众狙之喜怒。又似叶公之爱畏。至如柱下道德之旨。漆园内外之篇。雅奥而难加。清高而可尚。窃常读之无间然矣。岂以信奉释典而苟訾之哉。抑又论之。夫生死无穷之缘。报应不朽之旨。释氏之所创明。黄老未之言及。不知今之道书何因类于佛典。论三世以劝戒。出九流之轨躅。若目睹而言之。则同佛而等其照。若耳闻而仿之。则师佛而遵其说。同照则同不当非。相师则师不可毁。誉道而非佛。何谬之甚哉。

傅云。佛是妖魅之气。寺为淫邪之祀。此其未思之言也。妖唯作孽。岂弘十善之化。魅必凭邪。宁兴八正之道。妖犹畏狗。魅亦惧猫。何以降帝释之高心。摧天魔之巨力。又如图澄罗什之侣。道安慧

远之俦。高德高名非狂非醉。岂容舍爱辞荣。求魑魅之邪道。勤身苦节。事魍魉之妖神。又自昔东汉至我。

大唐。代代而禁妖言。处处而断淫祀。岂容舍其财力放其士民。营魑魅之堂塔。入魍魉之徒众。又有宰辅冠盖人伦羽仪。王导庾亮之徒。戴逵许询之辈。置情天人之际。抗迹烟霞之表。并禀教而归依。皆厝心以崇信。岂容尊妖奉魅以自屈乎。良由睹妙知真使之然耳。又傅氏之先毅字武仲。高才硕学世号通人。辩显宗之祥梦。证金人之冥感。释道东被。毅有功焉。窃揆傅令之才识。未可齐于武仲也。何为毁佛谤法。与其先之反乎。吴尚书令阚泽对吴主孙权曰。孔老二家比方佛法优劣远矣。何以言之。孔老设教法天以制。不敢违天。诸佛说法天奉而行。不敢违佛。以此言之实非比对。愚谓阚子斯论。知优劣之一隅矣。凡百家君子可不思其言乎。夫大士高僧观于理也深矣。明主贤臣谋于国也忠矣。而历代宝之以为大训何哉。知其穷理尽性道莫之加故也。傅氏观不深于名僧。思未精于前哲。独师心而背法。轻绝福而兴咎。何其为国谋而不忠乎。为身虑而不远乎。大觉穷神而知化。深劝思患而豫防。惟百龄之易尽。嗟五福其难常。命川流而电逝。业地久而天长。三涂极迍而杳杳。四流无际而茫茫。凭法舟而利济。藉信翮以高翔。宜转咎而为福。何罔念而作狂也。

傅云。赵时梁时皆有僧反。况今天下僧尼二十万众。此又不思之言也。若以昔有反僧而废今之法众。岂得以古有叛臣而弃今之多士。邻有逆儿而遂己之顺子。昔有乱民而不养今之黎庶乎。夫普天之下。出家之众。非云集于一邑。寔星分于九土。摄之以州县。限之以关河。无征发之威权。有宪章之禁约。纵令五三凶险一二阐提。既无缘以乌合。亦何忧于蚁聚。且又沙门入道。岂怀亡命之谋。女子出家。宁求带钾之用。何乃混计僧尼之数。雷同枭镜之党。构虚以乱真。蔽善而称恶。君子有三畏。岂当如是乎。夫青衿有罪。非关尼父之失。皂服为非。岂是释尊之咎。僧干朝宪尼犯俗刑。譬诵律而穿窬。如读礼而骄倨。但以人禀顽嚚之性而不迁于善。非是经开逆乱之源而令染于恶。人不皆贤法实尽善。何得因怒恶而及善。以咎人而弃法。夫口谈夷惠而身行桀蹠。耳听诗礼而心存邪僻。夏殷以降何代无之。岂得怒蹠而尤夷惠疾邪而废诗礼。然则人有可诛之罪。法无可废之过。但应禁非以弘法。不可以人而贱道。窃笃信于妙法。不苟党于沙门。至于耘稊稗以植嘉苗。肃奸回以清大教。所深愿矣。所深愿矣。

傅云。道人土枭驴骡四色。皆是贪逆之恶种。此又不思之言也。夫以舍俗修道故称道人。学道离贪何名贪逆。若云贪菩提道逆生死流。则傅子兴言未达斯旨。观沙门之律行也。行人所不能行。止人所不能止。具诸释典可得而究。蠕动之物犹不加害。况为枭镜之事乎。

嫁娶之礼尚舍不为。况为禽兽之行乎。何乃引离欲之上人。匹聚麀之下物援有道之贤俊。比无知之驴骡。毁大慈之善众。媲不祥之恶鸟。谓道人为逆种。以梵行比兽心。害善一何甚乎。反白顿如此乎。

余昔每引孝经之不毁伤。以讥沙门之去须发。谓其反先王之道。失忠孝之义。今则悟其不然矣。若夫事君亲而尽节。虽杀身而称仁。亏忠孝而偷存。徒全肤而非义。论美见危而致命礼防临难而苟免。何得一概而诃毁伤。雷同而顾肤发。割股纳肝伤则甚矣。剔须落发毁乃微焉。立忠不顾其命。论者莫之咎。求道不爱其毛。何独以为过。汤恤蒸民。尚焚躯以祈泽。墨敦兼爱。欲磨足而至顶。况夫上为君父深求福利。须发之毁何足顾哉。且夫圣人之教有殊途而同归。君子之道或反经而合义。则太伯其人也。废在家之就养。托采药而不归。弃中国之服章。依剪发以为饰。反经悖礼莫甚。于斯。然而仲尼称之曰。太伯可谓至德矣。其故何也。虽迹背君亲而心忠于家国。形亏百越而德全乎三让。故太伯弃衣冠之制而无损于至德。则沙门舍播绅之容。亦何伤乎妙道。虽易服改貌违臣子之常仪。而信道归心愿君亲之多福。苦其身意。修出家之众善。遗其君父。以历劫之深庆。其为忠孝。不亦多乎。谓善沙门为不忠。未之信矣。

傅又云。西域胡人因埿而生。是以便事埿瓦。此又未思之言也。夫崇立灵像摸写尊形。所用多涂。非独泥瓦。或雕或铸。则以铁木金铜。图之绣之。亦在丹青缣素。复谓西域士女遍从此物而生乎。且又中国之庙以木为主。则谓制礼君子皆从木而育耶。亲不可忘。故为之宗庙。佛不可忘。故立其形像。以表罔极之心。用申如在之敬。钦圣仰德。何失之有哉。夫以善为过者。故亦以恶为功矣。

傅又云。帝王无佛则国治年长。有佛则政虐祚短。此又未思之言也。则谓能仁设教。皆阐淫虐之风。菩萨立言。专弘桀纣之事。以实论之。殊不然矣。夫殷丧大宝。灾兴妲己之言。周失诸侯。祸由褒姒之笑。三代之亡。皆此物也。三乘之教。岂斯尚乎。佛之为道慈悲喜护。齐物我而等怨亲。与安乐而救危苦。古之所以得其民者。佛既弘之矣。民之所以逃其上者。经甚戒之矣。羲轩舜禹之德。在六度而苞笼。羿浞癸辛之咎。总十恶以防禁。向使桀弘少欲之教。纣顺大慈之道。伊吕无所用其谋。汤武焉得行其讨。可使鸣条免去国之祸。牧野息倒戈之乱。夏后从洛汭之歌。楚子违干溪之难。然则释氏之化为益非小。延福祚于无穷。遏危亡于未兆。傅谓有之为损无之为益。是何言欤。是何言欤。与佛何仇而诬之至此。佛何所负而疾之若仇乎。

傅又云。未有佛法之前。人皆淳和世无篡逆。此又未思之言也。夫九黎乱德。岂非无佛之年。三苗逆命。非当有法之后。夏殷之季何有淳和。春秋之时宁无篡逆。寇贼奸宄。作士命于皋繇。玁狁孔炽。

薄伐劳于吉甫。而傅谓佛兴篡逆法败淳和。专构虚言皆违实录。一缕之盗佛犹戒之。岂长篡逆之乱乎。一言之妄佛亦防之。何败淳和之道乎。惟佛之为教也。劝臣以忠。劝子以孝。劝国以治。劝家以和。弘善示天堂之乐。惩非显地狱之苦。不唯一字以为褒。岂止五刑而作戒。乃谓伤和而长乱。不亦诬谤之甚哉。亦何伤于佛日乎。但自沦于苦海矣。轻而不避。良可悲夫。于是书生心伏而色愧避席而谢曰。仆以习俗生常违道自佚。忽于所未究玩其所先述。背正法而异论。受邪言以同失。今闻佛智之玄远。乃知释教之忠实。豁然神悟而理摅。足以荡迷而袪疾。虽从邪于昔岁。请归正于兹日。谨诵来戒以为口实矣。

内德论通命篇第二。

或曰。圣人陈福以劝善。示祸以戒恶。小人谓善无益而不为。谓恶无伤而不去。然有殃有福之言。乃华而不实。无益无伤之论。则信而有征。何以言之也。伯夷馁矣。启期贫矣。颜回夭矣。冉耕疾矣。或侈侈隆富。言罕及于义方。或皤皤寿考。名不称于殁世。仁而不寿富而未仁。书契已降不可胜纪。故知仲尼殃庆之言。徒欺人耳。文命影响之喻。殆难信乎。有敦善行而不怠者。嗟斯言之长惑焉。乃论而释之曰。夫殃福盖有其根。不可无因而妄致。善恶当收其报。必非失应而徒已。但根深而报远。耳目之所不该。原始而究终。儒墨之所莫逮。故随遭之命度于天而难详。夭寿之年考于人而易惑。人之为赏罚也。尚能明察而不滥。天之降殃福也。岂反淆乱而无伦哉。故知有理存焉。不可诬矣。非夫大觉而遍知者。孰能穷理而除惑哉。卜商贾谊之为言。班彪季康之著论。但知混而谓之命。莫辩命之所以然。何异见黍稷于仓廪。而不知得之由稼穑。睹罗纨于箧笥。而未识成之以机杼。马迁嗟报施之爽。积疑而莫之通。范滂惑善恶之宜。含愤而无以释。皆睹流而弗寻源。见一而不知二。惟观释氏之经论。可以究其始终乎。为善为恶之报。穷枝派于千叶。一厚一薄之命。照根源于万古。辩六趣之往来。示三世之殃福。乃知形殁而业无朽焉。人死而神又生焉。或贤圣而受宿殃。六通乏适口之。膳或禽兽而荷余福。四足怀如意之宝。为业既非一绪。感报寔亦千变。业各异而随心。报不同其如面。原其心也。或先迷而后复。或有初而无终。或恶恒而罔悔。或善粹而常崇。或为功而兼咎。或福微而慧隆。或罪均而情异。或功殊而志同。故其报也。有先号而后笑。有既得而患失。有少贱而卒凶。有始荣而终吉。有操洁而年夭。有行鄙而财溢。有同罪而殊刑。有齐德而异秩。业多端而交加。果遍酬而缕悉。譬如画工布丹青之彩。镜像应妍蚩之质。命招六印。达季子之游谈。业引万金。果朱公之计术。取青紫如俯拾。有昔因之助焉。达礼乐而固穷。无宿福之资也。读论者继踵而张文独享其荣。说诗者比肩而匡鼎偏高其位。或功

勤可记而禄不及于介推。或咎隙当诛而爵先加于雍齿。韦贤经术远胜黄金之遗。赵壹文籍。不如盈囊之钱。此岂功业之异哉。故由宿命之殊耳。或材小而任大。宰衡无赫赫之功。或道着而身微。孔墨有栖栖之辱。亦有德位俱显。元凯列唐虞之朝。才命并隆。傅吕受盐梅之寄。二因双殖。则兼之也。如此。一业孤修。则其偏也若彼。管仲释囚而登相。李斯为相而被刑。范雎先辱而后荣。邓通始富而终馁。非初讷而末辩。岂昔愚而今智。由果熟而泰来。以福尽而屯及。若云败伍胥者宰嚭也。非由昔殃。济张仓者王陵也。何关往福。此为见缘而不知因。有断见之咎矣。若云业縻好爵不念同升之恩。命偶仁风。无愧来苏之泽。此为知因而不识缘。有背恩之罪矣。若兼达其旨两遣其累。进德修业岂有阂乎。春种嘉谷。方赖夏雨以繁滋。宿殖良因。乃藉今缘而起发。受膏泽而荒芜不垦之地也。遇明时而贫贱无因之士也。因缘之旨具诸经论。触途而长。皆此类焉。若唯见其一不会其二。咎累之萌伤其德矣。观释典之所明也。白黑之业。有必定之与不定。祸福之报。有可转及于无转。为德为咎。唯禳可转之业。若贤若愚。无移必定之命。夫大善积而灾销。众恶盈而福灭。理之必然信而不贰。譬如药石胜而疾除。水雨注而焚息。巨堤之堰涓流。萧斧之伐朝菌。但疾处膏肓。良药有所不救。火炎原隰。滴水固其无解。邓林之木非只刃而可尽。长江之流岂一块之能塞。大德可以掩微瑕。微功不足补大咎。镌金石者难为功。摧枯朽者易为力。其业微者报不坚。其行坚者果必定。不坚故可转。必定则难移。可转之难。故三唱息巨海之波。难移之厄。则四果遇凶人之害。刘琨小贤。致反风而灭火。唐尧大圣。遭洪水之襄陵。准此而论。未足惑矣。晋文增德。殄长蛇于路隅。宋景兴言。退妖星于天际。此不定之业也。邾文轻己而利民。有德而无应。楚昭引灾而让福。言善而身凶。乃必定之命也。或同恶而殊感。或善均而报异。皆昔因之所致也。何足怪之于一生哉。孔子曰。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又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佛之所云业也。儒之所谓命也。盖言殊而理会。可得而同论焉。命系于业。业起于人。人禀命以穷通。命随业而厚薄。厚薄之命莫非由己。怨天尤上不亦谬乎。诗云。下民之孽。匪降自天。传曰。祸福无门。惟人所召。此云。天之不可推而责之于人矣。孟轲干鲁。不憾臧仓之蔽。仲由仕季。无恚伯寮之谗。则谓人之不可责而推之于天矣。其言若及其致匪殊。要而论之。同归进德。克己戒人。以勖干干之志。乐天知命。蠲其戚戚之尤。夫然故内勤克命之功。外弘不争之德。上无怨天之咎。下绝尤人之累。行之中和。于是乎在。古之善为道者。其从事于斯乎。昔者初闻释典信之不笃。拘其耳目之间。疑于视听之外。谓前因后果之说。等庄周之寓言。天上地下之谈。类相如之乌有。睹奸回之漏网。则为非而不惩。闻忠直之逢尤。则轻善而无劝。甚哉此惑也。知业则不然。夫达业之君子无私而委命。仰圣贤之清德。敦金玉之高行。无闷于陋巷之居。忘怀于名利之竞。所以毕既往之余业。启

将来之长庆。不顾流俗之嗤毁。岂求乡曲之称咏哉。夫种殖不见其长。有时而大砥砺。莫睹其亏。终销厥厚。今形善恶之报。为时近而未熟。昔世吉凶之果。须数终而乃谢。譬如稼穑作甘。不朝种而夕稔。蒺[卄/梨]为刺。亦春生而秋实。不耕而饱饫者。因昔岁之余谷。不贤而富寿者。荷前身之旧福。天道无亲疏。人业有盈缩。由斯以推天命。可得除疑惑矣。若夫虞夏商周之典。黄老孔墨之言。道惟施于一生。言罔及于三世。则可惑者有六焉。无辞以通之矣。示为善之利。谓爵赏及名誉。陈为恶之害。明耻辱与刑罚。然逃赏晦名之士。以何为利乎。苟免无耻之夫。不受其害矣。何足以为惩劝哉。可惑者一也。云天与善降之以百祥。谓神纠淫加之以六极。然伯牛德行而有疾。天岂恶其为善乎。盗蹠凶暴而无殃。神岂善其为恶乎。何祸福之滥及哉。可惑者二也。者云罪随形而并灭。功与身而共朽。善何庆之可论。恶何殃而当戒。若善恶之报。信有而非无也。食山薇而饥死。何处而加之福。脍人肝而寿终。何时而受其祸。何善恶之无报哉。可惑者三也。若云祸福由其祖祢。殃庆延于子孙。考之于前载。不必皆然矣。伯宗羊肸之嗣。绝灭于晋朝。庆父叔牙之后。繁昌于鲁国。岂祖祢之由乎。可惑者四也。若云观善察恶。时有谬于上天。故使降福流灾遂无均于下土。然天之明命宁当闇于赏罚乎。曾谓天道不如王者之制乎。可惑者五也。若云祸福非人所召。善恶无报于后。而百王赏善而刑淫。六经褒德而贬过。则为虚劝于不益妄戒于无损。何贵孔丘之弘教。何咎嬴正之焚书乎。可惑者六也。然则善恶之所感致。祸福之所倚伏。惟限之于一生。不通之以三世。其理局而不弘矣。何以辩人之惑乎。防于恶也未尽。导于善也多阙。其取义也尚浅。其利民也犹微。比夫十力深言三乘妙法。济四生于火宅。运六舟于苦海。高下之相悬也。若培塿之与昆仑。浅深之不类也。匹潢污之与江汉。何可同年而语哉。昔维摩诘之明达。及舍利弗之聪辩。经论详之。可得而挍。足以逾项托超孔丘。迈李老越许由。伏墨翟摧庄周。吞百氏该九流。书籍所载莫之与俦。然受诸异道不毁正信。虽明世典常乐佛法。师事释迦伏膺善诱。岂不识道胜而钻仰之乎。

内德论空有篇第三。

或有恶取于空以生断见。无所惭惧。自谓大乘。此正法所深戒也。其断见者曰。经以法喻泡影生同幻化。又云。罪福不二业报非有。故知殖因收果之谈。天堂地狱之说。无异相如述上林之橘树。孟德指前路之梅园。权诱愚蒙假称珍怪。有其语焉无其实矣。至如冉疾颜夭以摄养之乖宜。彭寿聃存。由将卫之有术。贵贱自然而殊。苦乐偶其所遇。譬诸草木区以别矣。若蓂荚之表祥瑞。连理之应休明。名载于竹帛状图于丹青。此则草木之贵者也。若被三径而易蔓。亘七泽而难剪。充仆妾之薪蒸。被牛羊之履践。此则草木之贱者也。若列挺

干云之峰。罗生绝迹之地。斤斧莫之及。樵苏所不至。此则草木之全寿者也。若匠石之所数顾。农夫之所务去。遭荷蓧之奋锄。值般输之挥斧。此则草木夭命者也。若筿簜比质于松柏。蕙若同气于兰芷。翠陵寒而未渝。芳在幽而不已。草木之贤俊者也。若蒺[卄/梨]生而见恶。枳棘多而莫美。在诗骚之比兴。以匹奸而喻鄙。草木之庸猥者也。若乃异臭殊味。千品万形壤之所殖。胡可胜名。何业而见重。何因而被轻。何尤而速毙。何功而久生。何咎而枯槁。何福而华荣。何习而含毒。何修而播馨。此岂宿业之所致乎。乃自然而万差耳。人之殊命。盖亦如是。岂由前业使之然哉。然则无是无非。大乘之深理。明善明恶。小乘之浅教。愚騃者。

合真。谨慎者乖道。何为舍恶趣善而起分别之心乎。又嫌佛之说法端绪太多。论空说有自相乖背。此是佛斗众生耳。何不唯明一种之法乎。邪空之说云尔。正空则不然矣。苟识空有之理者。岂发如是之言乎。此既喻非而博言伪而辩。惧其迷误后人增长邪见。聊率所闻试论之曰。若夫如梦如幻如响如泡。无一法而不尔。总万象而俱苞。上士观之以至圣。至圣体之而独超。大浸稽天而不溺。大风偃岳而无飘。具六通而自在。越三界而逍遥。然理不自了正观以照。心不自寂静摄斯调。障不自遣对治方销。德不自备勤修乃饶。六蔽既除则真如可显。三障未灭则菩提极遥。故真谛离垢净之相。俗谛立是非之条。指事必假于分别。论法岂宜于混淆。六度不可为坠苦之业。三毒不可为出世之桥。投谷难以无坠。赴火何由不烧。尧舜不可比之于昏桀。幽厉不可同之于圣尧。忠贤不可斥之于荒野。邪佞不可升之于明朝。不可反白而作黑。不可俾昼而为宵。不可以邪害于正。不可持凤比于枭。何得同因果于兔角。匹罪福于龟毛乎。虽引大乘之妙言。不得妙之真致。说之于口若同。用之于心则异。异者何也。正法以空去其贪。邪说以空恣其爱。智者观空以除恚。惑者论空而肆害。达者行空而慧解。迷者取空以狂悖。大士体空而进德。小人说空而善退。其殊若此。岂同致乎。良由反用正言以生邪执矣。骐骥浮水勤而无功。舟楫登山劳而不进。岂骐骥舟楫之不善哉。但浮水登山用之反也。读净名离相之典而废进修。诵庄周齐物之言以纵情欲。无异策驷马而溯流。棹方舟以登阪。望追造父之长驱。欲比越人之利涉。不亦难乎。夫净名有清高之德。庄周无嗜欲之累。故知断见之论空。与无为之道反矣。夫妙道之玄致。即群有以明空。既触实而知假。亦就殊而照同。其何类也。譬如对广镜而傍观。临碧池而俯映。众象粲而在目可见而无实性。缘生有而成形。有离缘而丧质。水遇寒而冰壮。冰涉温而坚失。凡从缘而为有。虽大有其何实。故天地与我皆虚。我与万物为一。菩提不得谓为有。何况群生与众术。故察于物而非物。取诸身而匪身。丽天着而皆妄。镇地崇而莫真。言论穷理而无说。宾客盈堂而无人。艳色绝世而无美。瑰宝溢目而无珍。善恶殊途而不二。圣凡

异等而常均。寻夫经论之大旨也。从缘以明非有。缘起以辩非无。事有而无妙实。义空而匪太虚。无人非窥户之闃。无见非面墙之愚。无说非金人之口。无体非棘猴之躯。无动非山岳之貌。无别非雷同之谀。无真非鱼目之宝。无实非雁足之书。财比梦财而莫异。色与幻色而何殊。猗顿等原宪之产。宋里匹平城之姝。道智了空而绝缚。俗情滞有以常拘。人与业报而非有。业报随人而不无。天堂类天而匪妄。地狱等地而为虚。非同杨雄之假称玉树。曼都之矫见神居。何乃取空言而背旨。援卉木而比诸。夫夜光结绿之宝。南威毛嫱之色。人皆见其有而兴爱。孰能体其空而不染。睚眦虿介之隙。青蝇贝锦之仇。莫不着其相而兴愤。鲜能比于空而不憾。独谓鄙行空而不戒。善法空而不遵。三惑应舍而未悛。五德应修而反弃。不观空以遣累。但取空而废善。此岂净名不二之深致。庄周齐物之玄旨乎。大矣哉至人之体空也。证万物之本寂。知四大之为假。视西施如行厕。比南金于碎瓦。五欲不能乱其心。四魔无以变其雅。智日明而德富。惑日除而过寡。截手足而无憾。乞头目而能舍。八法不生二相。万物观如一马。故能证无上智为萨婆若(如者反)得其理也解脱如此。失其旨者过患如彼。何得为非而不惧崇邪以为是。夫见舟见水皆非真谛。而将涉大川非舟不济。病体药性均是空虚。而人由病殒病因药除。犀角鸩毛等类泡沫。而饮鸩者死服犀者活。淡水醇醪并非真有。而浆不乱人酒能生咎。忠顺叛逆皆如涧响。而叛逆受诛忠顺获赏。罪福之性平等不二。而福以善臻祸因恶致。善恶诸法等空无相。而善法助道恶法生障。故知万法真性同一如矣。无妨因缘法中有万殊矣。空有二门不相违矣。真俗二谛同所归矣。若谓小乘有罪福之言。大乘无是非之语。似胡越之殊趣。若矛盾之相拒。童子尚羞番覆。圣人岂为首鼠。良以道听而途说。遂使谬量而恶取。若博考而深思。必疑释而迷愈矣。敬惟十力世雄无上慈父。言无不实慈无不普。相无不离视无不睹。德无不周过无不去。善无不劝恶无不沮。香涂不欣刀割无怒。不爱从顺不憎违拒。福慧圆满而靡余。烦恼罄竭而无绪。拔三界之沉溺启四生之聋瞽。空有俱照以相济。真俗会通而双举。务在量病而施药。不可违中而偏处。若夫方等一乘波若八部圣慧之极。大乘之首。莫不广述受持之利。深陈毁谤之咎。经又云。深信因果不谤大乘。何谓大乘之理都无因果乎。夫取相而为善。则善而未精。见相而断恶。则断已复生。若悟善性寂而无作。若了恶体空而何断。乃令三障冰销而寂灭。万德云集以弥满。智慧如海。不可酌之以一蠡。道迈人天。岂得窥之以寸管。而喻之于梼杌。测之以愚短。不亦谬哉。夫说空而恣情者。不能无所苦也。疾痛恼之则寝不安矣。刀锯伤之则体不完矣。终日不食则受其饥矣。无裘御冬则苦其寒矣。然则致苦之业。岂可轻而不避乎。夫五福之与六极。人情所不能齐也。故居穷而思达。处危而求安。婴疾而愿愈。在戚而羡欢。爱寿考而忌短折。荣世禄而耻形残。乐加之而欣笑。苦及之而忧叹。何得雷同于善恶而不修于福因乎。观万姓之

异禀。寔千种而殊级。或比上寿而有余。或匹下殇而不及。或衣单布而无恙。或服重茧而寒入。或藉草土而安和。或处床褥而风湿。或不治而自愈。或虽治而不立。或无术而体康。或善摄而痾集。其形之表也均有发肤。肤之内也腑脏奚殊。皆含血而苞肉并筋连而骨扶。何一寿而一夭。何一充而一臞。禀何灵而独实。受何气而偏虚。虚者不独埃尘而作体。实者岂偏金石以为躯。未必寿长者有医术。龄促者无道书。何谓专由摄养不在业乎。亦有夭命胞胎。受疾婴孩。喜怒未竞嗜欲未开。未触冒于寒暑。未毁悴于悲哀。寿何以而夭。疾何从而来。则其所以然者。岂非前业之由哉。至如汉昭哀之二主。魏文明之两帝。或未三九而登遐。或仅五八而捐世。术人云集。但致李氏之灵。方士如林。不救仓舒之逝。君王不乏于药。巫医岂秘其艺。何寝疾而弗瘳。何促龄而莫继。岂非随业而感报非道术之所济乎。然经称施药之功。佛叹医王之德。孔公明慎疾之轨。老子有摄生之则。不信业者既迷。不顺医者亦惑。能详因果之深浅。乃辩药石之通塞。可究之以智慧。难具之于翰墨。至如公明辩崇鶣鹊除痾。河东郭璞谯郡华他。广陵吴普彭城樊阿。或禳凶而作吉。或止疾以为和。何得不信医术之有益乎。然景纯识加刑之日。而不能使刑之不加。公明知寿尽之年。不能令年之不尽。鶣鹊华他不能使其亲不殁。吴普樊阿不能令其躬不殒。何得不信长短之有业乎。医由业会药依缘聚。医实有功药非无取。必死之病虽圣莫之蠲。可疗之疾待医而方愈。魂由业反。则僵尸遇再生之药。命以业殂。则圣医为一棺之土。寿之修促体之安苦。随遭不泰妍蚩申疴。千品万端皆业为主。三界六趣随业而处。百卉无情。故美恶非关于业报。四生有命。则因缘不同于草莽。斤斧伐木不惊。刀杖加人则惧。匏爪系而不食。羽毛食而驰骛。比有情于无知。何非伦而引喻。夫空有略谈则率由心业。前且咏其生常。今则示其正法。小乘以依报为业有。大乘以万境为识造。随幻业而施之天地。逐妄心而现之识草。若翳目睹乎空花。比睡梦现其生老。若悟之于心业。则惟闻乎佛道。原夫小乘之与大乘。如小学之与大学。幼唯教之以书计。长乃博之以礼乐。始蒙然而类牛毛。终卓尔而同麟角。此乃为训之次序。何有异同而可剥。良以众生之根有利有钝。是故圣人之教或渐或顿。或致之于深远。或进之以分寸。虽百虑而一致。亦异道而乖论。乃有执空门以反教。论大乘而谤小。佛不斗众生众生自不了。譬闇室之无烛。如夜游而未晓。故相剥夺而諠諠。竞是非而扰扰。何异采芙蓉于木末。寻吴楚于燕赵。不亦谬乎。夫一水无以和羹。一木无以构室。一衣不称众体。一药不疗殊疾。一彩无以为文绣。一声无以谐琴瑟。一言无以劝众善。一戒无以防多失。何得怪渐顿之殊异。令法门之专一。夫法门之多品。如药石之殊功。救冷以温物为用。去热则寒药宜丰。或特宜于御湿。或偏须于止风。不可同病而殊药。不可病殊而药同。若守株而必阂。能达变而后通。何得拘一途而相剥起战争于其中乎。三世因果佛不诳欺。十力劝戒闻当不疑。

劝之者应修。戒之者宜远。抑凡情之所耽。行圣智之所愿。何得违经论之所明。以胸臆而为断。而谓善恶都空无损益乎。夫法眼明了无法不悉。舌相广长言无不实。其析有也。则一毫为万。其等空也。则万象皆一。防断常之生尤。兼空有以除疾。彼菩提之妙理。实甚深而微密。厌尘劳而求解慧。当谨慎而无放佚。非圣者必凶。顺道者终吉。勿谓不信。有如皎日。

## 广弘明集卷第十五

### 佛德篇第三

　　序曰。夫以。蒙俗作梗。妙籍舟师。师之大者。所谓王也。故王者往也。若海之朝宗百川焉。王之取号况于此也。然则统言王者。约缘乃多。事理两分举要惟二。初谓详事。二谓明理。故详事之王。则人王天王是也。行化在事。事止于身。身存而化行。身灭而化息。此则外计其身。而莫思其内识。故目其化。为外教也。二谓明理。则法王佛觉是也。行化在理。理在于心。心存而化行。想灭而境绝。此则内捡其心。而不缘于外境。故目其化。为内教也。所以厚身而存生。生生而不穷。捐生而去情。情亡而照寂。致使存形之教万国同仪。练心之术千圣齐一。是则道俗两教出入升沈。俗则入有而沈形。六道以之而绵亘。道则出空而升位。三圣自此而昌明焉。自正道东流。六百余载。释蒙从信。其徒不一。独夫振虐。而坑僧击像者二三。明后重道。寺塔崇树者亦众矣。至如吴王之详佛圣。晓天人之所归。宋君之叙佛德。明朝贤之宗奉。诸余蒙昧。无足胜言。故序现迹之祥瑞。又述颂作之盛德。随类览历。岂不昭彰心性乎 初序梁弘明集序佛德目晋宗炳明佛论 大唐广弘明集佛德篇总目　卷十五 晋沙门支道林佛菩萨像赞 晋沙门释慧远佛影铭 宋侍中谢灵运佛法铭赞 梁沈约佛记序(并敕答) 晋代已来佛像感应相 梁高祖出育王舍利诏 梁晋安菩提树颂(并表) 梁简文唱导佛德文(十首) 梁简文谢佛事启(十首) 梁沈约佛刹塔像诸铭(十首) 梁王僧孺唱导佛文 隋高祖于国内立舍利塔诏(并瑞应表谢)

### 广弘明集佛德篇第三之初

佛释迦文菩萨等像赞。　　晋沙门支道林
　　佛影铭。　　晋沙门释慧远
　　佛法铭赞。　　宋侍中谢灵运
　　佛记序。　　梁沈约
　　佛像瑞集。　　唐终南山释氏
　　出育王舍利诏。　　梁高祖武皇帝

菩提树颂。　　梁晋安王萧纲
梁唱导文。　　萧纲在蕃作
归佛发愿誓文。　　梁王僧孺

释迦文佛像赞(并序)(晋支道林)

夫立人之道。曰仁与义。然则仁义有本。道德之谓也。昔姬周之末有大圣号佛。天竺释王白净之太子也。俗氏母族。厥姓裘昙焉。仰灵胄以丕承。藉乃哲之遗芳。吸中和之诞化。禀白净之浩然。生自右胁。弱而能言。谅天爵以不加为贵。诚逸禄以靡须为足。故常夕惕上位逆旅紫庭。纡轸储宫拟翮区外。俄而高逝周览郊野。四辟皇扉。三鉴疾苦。风人励辞以激兴。乃甘心受而莫逆。讯大猷于有道。慨在兹之致淹。遂乃明发遐征栖迟幽闲。脱皇储之重宝。希无待以轻举。褫龙草之盛饰。贸穷岩之莛褐。资送之俦自崖而反矣。尔乃抗志匪石。安仁以山。斑卉匡居。摧心立盟。厘安般之气绪。运十算以质心。併运四筹之八记。从二随而简巡。绝送迎之两际。缘妙一于鼻端。发三止之蒙秀。洞四观而合泯。五阴迁于还府。六情虚于静林。凉五内之欲火。廓太素之浩心。濯般若以进德。潜七住而挹玄。搜冥鱼于六绝。齿既立而废筌。豁万劫之积习。同生知于当年。掩五浊以擅曜。嗣六佛而微传。伟准丈六。体佩圆光。启度黄中。色艳紫金。运动凌虚。悠往絛忽。八音流芳。逸预扬采。妙览未兆。则卓绝六位。曲成已着。则化隆三五。冲量弘乎太虚。神盖宏于两仪。易简待以成体。大和拟而称劭。员蓍者象其神寂。方卦者法其智周。照积祐之留祥。元宿命以制作。或绸之以德义。或疏之以冲风。亮形摇于日新。期妙主于不尽。美既青而青蓝。逞百练以就粹。导庶物以归宗。拔尧孔之外揵。属八亿以语极。罩坟素以兴典。掇道行之三无。络聃周以曾玄。神化着于西域。若朝晖升于旸谷。民望景而兴行。犹曲调谐于宫商。当是时也。希夷缅邈于羲风。神奇卓绝于皇轩。蔚采冲漠于周唐。颂味有余于邹鲁。信可谓神化之都领。皇王之宗谟也。年逾从心泯迹泥洹。夫至人时行而时止。或隐此而显彼。迹绝于忍土。冥归于维卫。俗徇常以骇奇。固以存亡而充之。至于灵觉之性。三果殄悴。豁若川倾。颓如干坠。黔首与永夜同幽。冥流与涸津并遗。六度与崩岑俱褫。三乘与绝轴解辔。门徒泣血而心丧。百灵衔哀而情悖。夫道高者应卑。因巡者亲誉。故不祈哭而哭。岂非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虽灵几播越环周六合。历数终于赤县。后死所以与闻。景仰神仪。而事绝于千载。祇洹既已漂落。玉树卒亦荒芜。道丧人亡时亦已矣。遁以不才仰遵大猷。追朝阳而弗暨。附桑榆而未升。神驰在昔愿言再钦。遂援笔兴古述厥遐思。其词曰。

太上邈矣。有唐统天。孔亦因周。篴庐三传。明明释迦。寔惟帝

先。应期睿作。化融竺干。交养恬和。濯粹冲源。迈轨世王。领宗中玄。堂堂洪摸。揭秀员灵。峻诞昆岳。量裒太清。大象罕窥。乃员其明。玄音希扣。文以八声。煌煌慧炬。烛我宵征。人钦其哲。孰识其冥。望之霞举。即亦云津。威扬夏烈。温柔晞春。比器以形。卓机以神。卷即烟灭。腾亦龙伸。鼓舞舟壑。灵气惟新。谁与兹作。独运陶钧。三无衷玄。八亿致远。二部既弘。双翰惟典。充以瑰奇。恬以易简。藏诸韫椟。寔之令善。令善善因。乃赞乃演。致存言往。岂伊弘阐。日月真朗。显晦周遍。生如纷雾。暧来已晞。至人全化。迹随世微。假云泥洹。言告言归。遗风六合。伫芳赤畿。象罔不存。谁与悟机。镜心垂翰。庶觌冥晖。

阿弥陀佛像赞(并序)

夫六合之外。非典籍所摸。神道诡世。岂意者所测。故曰。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每在常辄。欲以所不能见。而断所未能了。故令井蛙有坎宅之矜。凭夷有秋水之伐。故其宜矣。余游大方。心倦无垠。因以静暇。复申诸奇丽。佛经纪西方有国。国名安养。迥辽迴邈。路踰恒沙。非无待者。不能游其疆。非不疾者。焉能致其速。其佛号阿弥陀。晋言无量寿。国无王制斑爵之序。以佛为君。三乘为教。男女各化育于莲花之中。无有胎孕之秽也。馆宇宫殿。悉以七宝。皆自然悬构。制非人匠。苑囿池沼。蔚有奇荣。飞沈天逸于渊薮。逝寓群兽而率真。阊阖无扇于琼林。玉响自喈于箫管。冥霄霣华。以阖境神风。拂故而纳新。甘露征化。以醴被蕙风。导德而芳流。圣音应感而雷响。慧泽云垂而霈清。觉父噏予而贵言。真人冥宗而废玩。五度凭虚以入无。般若迁知而出玄。众妙于兹大启。神化所以永传。别有经记。以录其懿云。此晋邦五末之世。有奉佛正戒。讽诵阿弥陀经。誓生彼国。不替诚心者。命终灵逝化往之彼。见佛神悟即得道矣。遁生末踪。忝厕残迹。驰心神国。非所敢望。乃因匠人。图立神表。仰瞻高仪。以质所天。咏言不足。遂复系以微颂。其词曰。

王猷外厘。神道内绥。皇矣正觉。寔兼宗师。泰定轸曜。黄中秀姿。恬智交泯。三达玄夷。启境金方。缅路悠迟。迁彼神化。悟感应机。五度砥操。六慧研微。空有同状。玄门洞闓。咏歌济济。精义顺神。玄肆洋洋。三乘诜诜。藏往摹故。知来惟新。二才孰降。朗滞由人。造化营域。云构峨峨。紫馆辰峙。华宇星罗。玉闱通方。金墉启阿。景倾朝日。艳蔚晨霞。神堤回互。九源曾深。浪无筌忘。鳞罕饵淫。泽不司虞。骇翼怀林。有客驱徒。两埋机心。甘露敦洽。兰蕙助声。化随云浓。俗与风清。葳蕤霄散。灵飚扫英。琼林喈响。八音文成。玟瑶沈粲。芙蕖晞阳。流澄其洁。蕊播其香。潜爽冥华。载扬来

翔。孕景中葩。结灵幽芳。类诸风化。妙兼于长。万轨一变。同规坐忘。

诸菩萨赞十一首。

文殊师利赞。

童真领玄致。灵化实悠长。昔为龙种觉。今则梦游方。忽怳乘神浪。高步维耶乡。擢此希夷质。映彼虚闲堂。触类兴清遘。目击洞兼忘。梵释钦嘉会。闲邪纳流芳。

弥勒赞。

大人轨玄度。弱丧升虚迁。师通资自废。释迦登幽闲。弥勒承神第。圣录载灵篇。乘干因九五。龙飞兜率天。法鼓振玄宫。逸响亮三千。晃晃凝素姿。结跏曜芳莲。寥朗高怀兴。八音畅自然。恬智冥微妙。缥眇咏重玄。磐纡七七纪。应运莅中璠。挺此四八姿。映蔚花林园。亹亹玄轮奏。三摅在昔缘。

维摩诘赞。

维摩体神性。陵化昭机庭。无可无不可。流浪入形名。民动则我疾。人恬我气平。恬动岂形影。形影应机情。玄韵乘十哲。颉颃傲四英。忘期遇濡首亹亹赞死生。

善思菩萨赞。

玄和吐清气。挺兹命世童。登台发春咏。高兴希遐踪。乘虚感灵觉。振网发童蒙。外见凭寥廓。有无自冥同。忘高故不下。萧条数仞中。因花请无著。陵虚散芙蓉。能仁畅玄句。即色自然空。空有交映迹。冥知无照功。神期发筌悟。豁尔自灵通。

不二入菩萨赞。

法作菩萨赞。

乃昔有嘉会。兹日多神灵。维摩发渊响。请定不二名。玄音将谁和。法作率所情。亹亹玄心运。寥寥音气清。粗二标起分。妙一寄无生。

首闲菩萨赞。

首闲齐吾我。造理因两虚。虚两似得妙。罔象反入粗。何以绝尘迹。忘一归本无。空同何所贵。无贵乃恬愉。

不眴菩萨赞。

有受生四渊。渊况世路永。未若观无得。德物物自静。何以虚静间。恬智翳神颖。绝迹迁灵梯。有无无所骋。不眴冥玄和。栖神不二境。

善宿菩萨赞。

体神在忘觉。有虑非理尽。色来投虚空。响朗生应轸。托荫游重冥。冥亡影迹陨。三果皆勤求。善宿独玄泯。

善多菩萨赞。

自大以跨小。小者亦骇大。所谓大道者。遗心形名外。都忘绝鄙当。冥默自玄会。善多体冲姿。豁豁高怀泰。

首立菩萨赞。

为劳由无劳。应感无所思。悠然不知乐。物通非我持。浑形同色欲。思也谁及之。嘉会言玄志。首立必体兹。

月光童子赞。

灵童绥神理。恬和自交忘。弘规愍昏俗。统体称月光。心为两仪蕴。迹为流溺梁。英姿秀乾竺。名播赤县乡。神化诡俗网。玄罗挚游方。丘岩积陈痾。长驱幸玉堂。汲引兴有待。冥归无尽场。戢翼栖高嵎。凌风振奇芳。

佛影铭(晋沙门释慧远)

佛影今在西那伽诃罗国南山古仙石室中。度流沙从径道。去此一万五千八百五十里。感世之应。详于前记。

夫滞于近习。不达希世之闻。抚常永日。罕怀事外之感。是使尘想制于玄襟天罗网其神虑。若以之穷龄则此生岂过。以之希心则开彻靡期。于是发愤忘寝。情百其慨。静虑闲夜。理契其心。尔乃思沾九泽之惠。三复无缘之慈。妙寻法身之应。以神不言之化。化不以其所感。慈不以其所缘。宴怀自得。譬日月丽天光影弥晖。群品熙荣。有情同顺。咸欣悬映之在己。罔识曲成之攸寄。妙物之谈功尽于此。将

欲拟夫幽极。以言其道仿佛存焉。而不可论。何以明之。法身之运物也。不物物而兆其端。不图终而会其成。理玄于万化之表。数绝乎无名者也。若乃语其筌寄则道无不在。是故如来或晦先迹以崇基。或显生涂而定体。或独发于莫寻之境。或相待于既有之场。独发类乎形。相待类乎影。推夫冥寄为有待耶。为无待耶。自我而观则有间于无间矣。求之法身原无二统。形影之分孰际之哉。而今之闻道者。咸摹圣体于旷代之外。不悟灵应之在兹。徒知圆化之非形。而动止方其迹。岂不诬哉。远昔寻先师奉侍历载。虽启蒙慈训。托志玄籍。每想奇闻以笃其诚。遇西域沙门辄餐游方之说。故知有佛影而传者尚未晓然。及在此山值罽宾禅师南国律学道士。与昔闻既同。并是其人游历所经。因其详问乃多先征。然后验神道无方触像而寄。百虑所会非一时之感。于是悟彻其诚应深其位。将援同契发其真趣。故与夫随喜之贤。图而铭焉。

　　廓矣大象理玄无名。体神入化。落影离形。回晖层岩。凝映虚亭。在阴不昧。处暗逾明。婉步蝉蜕。朝宗百灵。应不同方。迹绝而冥(其一)。茫茫荒宇。靡劝靡奖。淡虚写容。拂空传像。相具体微。中姿自朗。白毫吐曜。昏夜中爽。感彻乃应。扣诚发响。留音停岫。津悟冥赏。抚之有会。功弗由曩(其二)。旋踵忘敬。罔虑罔识。三光掩晖。万象一色。庭宇幽蔼。归涂莫测。悟之以静。挹之以力。惠风虽遐。维尘攸息。匪伊玄览。孰扇其极(其三)。希音远流。乃眷东顾。欣风慕道。仰规玄度。妙尽毫端。运微轻素。托采虚凝。殆映宵雾。迹以像告。理深其趣。奇兴开襟。祥风引路。清气回于轩宇。昏明交而未曙。仿佛镜神仪。依俙若真遇(其四)。铭之图之。曷营曷求。神之听之。鉴尔所修。庶兹尘轨。映彼玄流。漱情灵沼。饮和至柔。照虚应简。智落乃周。深怀冥托。宵想神游。毕命一对。长谢百忧(其五)

　　晋义熙八年岁在壬子五月一日。共立此台拟像本山。因即以寄诚。虽成由人匠而功无所加。至于岁次星纪。赤奋若贞于太阴之墟。九月三日乃详捡别记。铭之于石。爰自经始人百其诚。道俗欣之感遗迹以悦心。于是情以本应事忘其劳。于时挥翰之宾。佥焉同咏。咸思好远猷。托相异闻。庶来贤之重轨。故备时人于影集大通之会。诚悲现所期。至于伫襟遐慨固已超夫神境矣。

晋襄阳丈六金像赞序因释和上立丈六像作

　　昔众祐降灵出自天竺。托化生宫兴于上国。显迹重冥开辟神路。明晖宇宙光宅大千。万流澄源圆映无主。觉已虚凝湛焉遗照。于是乘变化以动物而众邪革心。躇神步以感时而群疑同释。法轮玄运三乘并

辙。道世交兴天人攸梦。净音既畅逸响远流。密风遐扇远生善教。末年垂千祀徒欣大化。而运乖其会。弗获叩津妙门。发明渊极。罔两神影餐服至言。虽欣味余尘道风遂迈。拟足逸步玄迹已邈。每希想光晷。仿佛容仪寤寐兴怀。若形心目。冥应有期幽情莫发。慨焉自悼悲愤靡寄。乃远契百念慎敬慕之思。追述八王同志之感。魂交寝梦而情悟于中。遂命门人铸而像焉。夫形理虽殊阶涂有渐。精粗诚异悟亦有因。是故拟状灵范启殊津之心。仪形神摸辟百虑之会。使怀远者兆玄根于来叶。存近者遘重劫之厚缘。乃道福兼弘真迹可践。三原反流九神同渊。于时四辈悦情道俗高趣。迹向和应者如林。铸均有虚室之供。而进助者不以纤毫为挫。劝佐有弥劫之勤。操务者不以昏疲告劳。因物任能不日而成。功自人事犹天匠焉。夫明志莫如词。宣德莫如颂。故志以词显而功业可存。德以颂宣而形容可像。匪词匪颂将何美焉。乃作颂曰。

堂堂天师。明明远度。迈群挺萃。超然先悟。惠在恬虚。妙不以数。感时而兴。应世成务。金颜映发。奇相晖布。肃肃灵仪。依依神步。茫茫造物。玄运冥驰。伟哉释迦。与化推移。静也渊默。动也天随。绵绵远御。亹亹长縻。反宗无像。光潜影离。仰慕千载。是拟是仪。

文殊像赞(殷晋安)

文殊渊睿。式昭厥声。探玄发晖。登道怀英。琅琅三达。如日之明。亹亹神通。在变伊形。将廓恒沙。陶铸群生。真风幽暧。千祀弥灵。思媚哲宗。寤言祇诚。绝尘孤栖。祝想太冥。

文殊像赞(并序)

文殊师利者是游方菩萨。因离垢之言而有斯目。非厥号所先也。原夫称谓之生盖至道与其貌。何者虚引之性彰于五德。轨世之表闻于童真。廉俗之风移则感时之训兴。故云濡首。又以法王子为名焉。夫欲穷其渊致者。必先存其深大。终古邈矣。岂言象之所极。难算之劫功高积尘。悠悠遐旷焉可为言。请略叙其统。若人之始出也。爰自帝胄尊号法王。无上之心兆于独悟。发中之感无不由也。近壹遇正觉而灵珠内映。玄景未移遂超登道位。于是深根永构于冲壤条翼神柯而月茂。慈悲之气与惠风俱扇。三达之明与日月并耀。具体而微。固已功侔法身矣。若乃天机将运即神通为馆宇。圆应密会。以不疾为影迹。斯其所以动不离寂而弥纶宇宙。倏忽无常境而名冠游方者也。世尊兴出乃授跃进之明。显潜德于香林。因庆云而西徂。复龙见于兹刹。法轮既转则玄音屡唱。对明渊极辄畅发深言。道映开士。故诸佛美其

称。体绝尘俗。故濯缨者高其迹。非夫合天和以挺作。吸冲气而为灵。舒重宵以回荫。吐德音而流声。亦孰能与于此哉。将欲摇荡群生之性宅至宗而至。开宏基于一篑。廓恒沙而为宇。若然而不悦文殊之风。则未达无穷之量。长笑于大方之寂矣。自世尊泥曰几将千祀。流光福荫复与时而升降。由是冥怀宗极者。感悲长津之丧源。惧风日之潜损。遂共表容金石继以文颂。人思自尽。庶云露以增润。今之所遇。盖是数减百年。有转轮王王阎浮提。号曰阿育。仰规逸轨拟而像焉。虽真宰不存于形。而灵位若有主。虽幽司不以情求而感至斯应。神变之异屡革民听。因险悟时信有自来矣。意以为接颓薄之运。寔由冥维之功。通夫昏否之俗。固非一理所弘。是以托想之贤。祗诚攸寄。思纽将绝之绪。引豪心以摽位。乃远摸元匠像夫所像。感来自衷不觉欣然同咏。

　　眇眇童真。弱龄启蒙。含英吐秀。登玄履峰。神以道王。体以冲通。浪化游方。乃轨高踪。流光掩映。爰暨兹邦。思对渊匠。靖壹惟恭。虚襟绝代。庶落尘封。

佛影铭(并序)(谢灵运)

　　夫大慈弘物。因感而接。接物之缘。端绪不一。难以形捡易以理测。故已备载经传。具着记论矣。虽舟壑缅谢像法犹在。感运钦风日月弥深。法显道人至自祇洹。具说佛影偏为灵奇。幽岩嵁壁若有存形。容仪端庄相好具足。莫知始终常自湛然。庐山法师闻风而悦。于是随喜幽室即考空岩。北枕峻岭南映彪涧。摹拟遗量寄托青采。岂唯象形也笃。故亦传心者极矣。道秉道人远宣意旨命余制铭。以充刊刻。古铭所始寔由功被。未有道宗崇大。若此之比岂浅思肤学所能宣述。事经徂谢永眷罔已。辄罄竭劣薄以诺心许。徽猷秘奥万不写一。庶推诚心颇感群物。飞鸮有革音之期。阐提获自拔之路。当相寻于净土解颜于道场。圣不我欺致果必报。援笔兴言情百其慨。

　　群生因染。六趣牵缠。七识迭用。九居屡迁。剧哉五阴。倦矣四缘。遍使轮转。苦根迍邅。迍邅未已。轮转在己。四缘云薄。五阴火起。亹亹正觉。是极是理。动不伤寂。行不乖止。晓尔长梦。贞尔沈诐。以我神明。成尔灵智。我无自我。实承其义。尔无自尔。必祛其伪。伪既殊涂。义故多端。因声成韵。即色开颜。望影知易。寻响非难。形声之外。复有可观。观远表相。就近暧景。匪质匪空。莫测莫领。倚岩辉林。傍潭鉴井。借空传翠。激光发冏。金好冥漠。白毫幽暖。日月居诸。胡宁斯慨。曾是望僧。拥诚俟对。承风遗则。旷若有概。敬图遗踪。疏凿峻峰。周流步檐。窈窕房栊。激波映墀。引月入窗。云往拂山。风来过松。地势既美。像形亦笃。采淡浮色。详视沈

觉。若灭若无。在摹在学。由其洁精。能感灵独。诚之云孚。惠亦孔续。嗟尔怀道。慎勿中惕。弱丧之推。阐提之役。反路今睹。发蒙兹觌。式厉厥心。时逝流易。敢铭灵宇。敬告振锡。

佛赞(范光禄命作)

精粗事阻。始末理通。舍事就理。即朗祛蒙。惟此灵觉。因心则崇。四等拯物。六度在躬。明发储寝。孰是化初。夕灭双树。岂还本无。眇眇远神。遥遥安如。愿言来期。免兹沦湑。

范特进书。

卿常何如。历观高士。类多有情。吾亦许卿。以同何缅邈之过。便是末孤了幽关也。吾犹存旧情东望慨然。便是有不驰处也。见炽公阡陌。如卿问栖僧于山。诚是美事。屡改骤迁。未为快也。杖策之郡斯则善也。祇洹中转有奇趣。福业深缘森兮满目。见形者所不能传。闻言而悟亦难其人。辞烦而已。于此绝笔。范泰敬谓。

祇洹塔内赞。因炽公相示。可少留意省之。并同子与人歌而善。

答范特进书送佛赞。

辱告慰企。晚寒体中胜常。灵运脚诸疹。此春更甚忧。虑古人有情。信如来告。企咏之结实过饥渴。山间幽阻音尘阔绝。忽见诸赞欢慰良多。可谓俗外之咏。寻览三复味玩增怀。辄奉和如别。虽辞不足睹然意寄尽此。从弟惠连后进文悟衰宗之美亦有一首。并以远呈。承祇洹法业日茂。随喜何极。六梁微缘。窃望不绝。即时经始招题在所住山南。南檐临涧北户背岩。以此息心当无所忝耶。平生缅然临纸累叹。敬惜为先继以音告。傥值行李辄复承问。二月一日谢灵运白答。

和范特进祇洹像赞。

范侯远送像赞命余同作。神道希微愿言所属。辄总三首期之道场。

佛赞。

惟此大觉。因心则灵。垢尽智照。数极慧明。三达非我。一援群生。理阻心行。道绝形声。

菩萨赞。

若人仰宗。发性遗虑。以定养慧。和理斯附。爰初四等。终然十住。涉求至矣。在外皆去。

缘觉声闻合赞。

厌苦情多。兼物志少。如彼化城。权可得宝。诱以涅槃。救尔生老。肇允三车。翻乘一道。

无量寿颂

和从弟惠连

法藏长王宫。怀道出国城。愿言四十八。弘誓拯群生。净土一何妙。来者皆清英。颓年欲安寄。乘化必晨征。

维摩诘经中十譬赞八首

聚沫泡合

水性本无泡。激流遂聚沫。即异成貌状。消散归虚豁。君子识根本。安事劳与夺。愚俗骇变化。横复生欣怛。

焰

性内相表状。非焰安知火。新新相推移。荧荧非向我。如何滞着人。终岁迷因果。

芭蕉

生分本多端。芭蕉知不一。合萼不结核。敷花何由实。至人善取譬。无宰谁能律。莫昵缘合时。当视分散日。

幻

幻工作同异。谁复谓非真。一从逝物过。既往亦何陈。谬者疑久近。达者皆自宾。勿起离合情。会无百代人。

梦

觉谓寝无知。寐中非无见。意状盈明前。好恶迭万变。既悟眇已往。惜为浮物恋。孰视娑婆尽。宁当非赤县。

影响合

影响顺形声。资物故生理。一旦挥霍去。何因得像似。群有靡不然。昧漠呼自己。四色尚无本。八微欲安恃。

浮云

泛滥明月阴。荟蔚南山雨。能为变动用。在我竟无取。俄已就飞散。岂复得攒聚。诸法既无我。何由有我所。

电

鯈烁惊电过。可见不可逐。恒物生灭后。谁复核迟速。慎勿留空念。横使神理恧。废己道易孚。忘情长之福。

佛记序

沈约奉梁高祖敕撰并敕启序合三首

敕云。去岁令虞阐等撰佛记。并作序。序体不称。频治改犹未尽致。寻佛教因三假以寄法。籍二谛以明理。达相求宗不着会道。论其指归似未至极。乃不应以此相烦。亦是一途善事。可得为厝笔。以不故指敕。阐等结序末体又似小异。臣约言。佛记序今谨以上呈。词义无取。伏怀自恧。谨启。

敕云记序始得看今敕缮写流布。

序曰。含灵万品。既非记谍所穷。物物禀生。岂伊积尘能计。莫不起乎无理而至乎无生者也。虽要终有地而原始莫闻。自非灵照特达宗极斯在。则理闭机初钻叩事绝。非惟四果不议。固亦十地罔窥。邈乎悠夐。有之而莫知所从者也。如来覆篑爰始言登永路起灭回环驰骤不息。去来五道。大千比之毫端。往复三界。祇劫未足称远。积明累照念念不休。离此生灭证成妙果。固已空有兼谢。岂徒齐迁鲁变而已哉。昊昊区区。犹秉何言之称。至人无己。宁以词义为珍。盖由万惑相扇昧明代起。业假缘开事须晓达。一音所吐无思不服。义在徇物动非为己。法吼振洒于无外。甘露炳焕于龙宫。开宗阐教致之有渐。摽

四谛于鹿园。辨百非于双树。廓不二之法门。广一乘之长陌。行迷复路弱丧知归。而自应回舛厥涂不一。白毫所照。遍刹土于恒沙。七步降践。壅龙堆而攸被。推极神道原本心灵。感之所召跨无边而咫尺。缘之所乖面法城而不睹。及像教云末经记东流。热阪艰长寒山峻阻。横书左字累万方通。翦叶成文重译未晓。自此迄今千祀过半。灵迹稍启名僧间出。律藏方等行来渐至。蕴乎西国未至者多。虽法身常住之奥远。二谛三假之渊旷。悟道求宗于斯可足。而能仁礼兹大圣寔为本师。悠悠群品精灵所系。迄于前因往业多所昧略。然神化应感参差互见。又世胄名氏本国俗缘散析。众部卒难讨究。神功妙力同出异名。降胎求道宁止一相。托生迦维本由权迹。出自北门非悟法之始。遍照东方岂通化之极。适道已来。四十九载妙应事多。宜加总缉共成区畛。至于经像旧录境刹遗记。开劝之功于斯自远。大权弘旷亡身以济物。应真耿介摽心非为己。分踪或异适未必同。神涂诡互难以臆辩。灵怪倜傥言语斯绝。图澄之龙见赵魏。罗什之凤集关辅。揵陀近游京洛。单开远适罗浮。虽迹与俗同而意无可察。涂出玉门法座不远。七处八会峨然在目。灵应昐鲞偏富延泽以西。光景葳[廾/(数-夫＋壬)]多见天山之表。有志奇僧每经游历。神迹昭然咸有文注。繁芜舛杂实须裁整。分五道于人天。设重牢于厚地。各随业力的焉不差。此皆卷舒真俗终始名相。其圣涂玄远大。则直至道场。其征证切近小。则开劝晚学。斯寔兼济之方舟。大悲之广路。虽复智昏视内形穷尺捶。缘动必应。又况进于此者乎。是以至圣殷勤每存汲引。垂文见意贻厥将来。皇帝行成无始道承旷劫。十号在躬三达靡碍。屈兹妙有同此转轮。伤昏愍惑久迷正路。悱发之徒空怀钻仰。条流缅旷事难总一。志浅业劳迄用无就。非所以辟彼四衢出之火宅者也。乃诏中书侍郎虞阐太子洗马到溉后军记室周舍。博寻经藏搜采注说。条别派分各以类附。日少功多。可用辨此。名曰佛记。凡三十篇。其有感应之流事类相似。止取其一余悉不书。或复死而更生陈说经见。事涉杳冥取验无所。亦皆靡载同之阙疑。或凭人以言托想成梦。尤难信晓一无所录。若夫欲遐适者。必远记所从。欲悟道者。必妙识所宗。然后能允得其门亲承音旨。未有不知厥路莫辨伊人胶目闇践自与理合。所以引彼众流归之一源。可令莘莘含识望涂知往案。砥矢而言归。不回遑于岐路。俾厥清信之士亦有取于此云。

余以佛化堤封三千围内近对小识。且局南洲。斯则通计神州咸蒙声教神踪遗迹闭在姬初。前汉已来相从间出。刘向挍书天阁。往往见有佛经。赤县山裂水开。时时瑞像来现。或塔由地踊。或佛降因空。事绪繁委略标十数。有未见者须显其相云。

略列大唐育王古塔历(并佛像经法神瑞迹)

越州东三百七十里鄮县塔者。西晋太康二年沙门慧达感从地出。高一尺四寸。广七寸。露盘五层。色青似石而非。四外雕镂异相百千。梁武帝造木塔笼之。八王曰舆巡州里。今见神瑞光声圣僧。备如别传。

郑州超化寺塔。在州南百余里。基墌适今。寺院并古时石砌合缝甚密。铁为细要。其石长八尺。四面细要长一尺五寸。深五寸。石下并泥。塔南基出泉十余所。径三尺。涌而无声。永徽中有昆仑。入泉向下穷之。但有石柱罗列。竟不测其际。中有石塔在空。水凝而不及。

冀州(旧魏州者)临黄县西北三十里有育王舍利寺。近为尼住寺。有古塔。编石为基。从水底出塔。三面水极深。惟西面通行。往足有莲藕。人畏之无敢采捕。

岐州岐山南岐山县北二十里法门寺塔在平原上古来三十年一度开。开必感应。显庆五年敕令僧智琮。往请有瑞令开蒙。光明照烛道俗通见。乃掘出进内。龙朔二年还返故塔。其舍利如大人指节骨。长二寸许。其内孔方。色白光明。如别图状。

益州成都郭下福感寺塔。本名大石寺。隋初诜律师寻其古迹。欲寻其舍利掘至泉源。惟是一石。见于其上架九级木浮图。备有灵相。隋蜀王秀又掘之至泉。风雨至不可及际。于傍破得一片石出。乃是鋻玉。今见存益州北百里雒县城北郭下宝兴寺塔。其寺本名大石。其事大同福感。益州西南百余里。晋原县等众寺塔。略同于上。

闰州江宁县故都朱雀门东南古越城东。废长干寺内。昔西晋僧慧达感光。掘之一丈得三石匣。中有金函盛三舍利并发爪。其发引可三尺。放则螺旋。今有塼塔三层并剎佛殿。余但榛木大虫登基秽污者被打号叫惊人。或有死者。

怀州东武陟县西七里妙乐寺塔。方基十五步并以石编之。石长五尺阔三寸。以下极细密。古老传云。其塔基从泉上涌出。云云。

瓜州城东三里有土塔。周朝育王寺。今废。惟有遗基。上以舍覆四廊墙匝。时见光明。公私士女往来乞福。

青州临淄城中有阿育王寺。其形像露盘在深林巨树下。昔石赵时。佛图澄知之令往取。入地二十余丈获之。

河东蒲阪有育王寺。时出光明。姚秦时掘得佛骨于石函银匣中。

照耀殊常。

并州子城东育王寺者。今见尼住为净明寺。失基所在。

并州榆社县郭下育王寺小塔。见有僧住。

代州城东育王塔。

洛州故都西白马寺东一里育王塔。

甘州东百二十里删丹县城东弱水北土堆。

古老云育王古塔。

沙州城内废大乘寺塔基。云是育王塔。

晋州北霍山南士堆。古老云是育王寺塔。

已前诸塔。并是姬周初。有大轮王。名为阿育。此曰无忧。统临此洲。万有余国。役使鬼神一日而造八万四千塔。此土有之。每发神瑞。广如感应传。

扬州育王金瑞像者。吴孙皓时后园所获。皓初蔑而秽之。肿痛遍身。太史占曰。犯大神也。皓谢之。有间因尔开信。

吴郡松江浮水石像二躯。昔西晋建兴中像浮松江。有居士朱应。接而出之举高七尺。于通玄寺视背有铭。一名惟卫二名迦葉。

荆州长沙寺瑞像者。东晋太元初见于州城北。行人异之试以刀击。乃金像也。长沙寺僧迎至寺。光上有梵书。云育王所造。梁武闻迎至都。大放光明。及梁灭迎上荆州。至今见在。历代光瑞不可备载。如别所显。

荆州大明寺檀优填王像者。梁武帝以天监元年梦见檀像入国。乃诏募得八十人。往天竺。至天监十年方还。及帝崩元帝于江陵即位。遣迎至荆都。后静陵侧立寺。因以安之。

杨州长干寺阿育王像者。东晋咸和中。丹阳尹高悝见张侯浦有光。使人寻之得一金像无光趺。载顺至长干巷口。牛不复行。因纵之乃径趣长干寺。后数年东海人于海获铜趺浮水上。因送像所果同。后四十年南海获铜光于海下。乃送像所。宛然符合。自晋宋齐梁陈隋唐七代。无不入内供养。光瑞如别。今在京师大兴善寺。摸写殷矣。

凉州南百里崖中泥塑行像者。昔沮渠蒙逊王有凉土专弘福事。于此崖中大造形像。千变万化惊人眩目。有土圣僧。可如人等。常自经行。无时暂舍。遥见便行。人至便止。观其面貌。如行之状。有罗土于地者。后看足迹纳纳。今见如此。

襄州檀溪寺金像行者。东晋宁康中。沙门释道安之所造也。及成就已乃行至万山。明迎返寺。其夕又出至寺门。至山蹋石现一足相。周武灭法。镇副长孙哲。志性凶粗先欲除毁。令百人以索系颈挽之不动。哲大怒。乃至加五百人方倒。振地。哲喜落马寻卒。当毁像时。于腋下倒垂衣内铭云。此像三周甲午当灭。勘以长历。大略符焉。其所蹈石在本寺。今名启法是也。

凉州西番禾县瑞石像者。元魏太延中。沙门刘萨河行至番禾东北。望神御谷而礼曰。此山中有佛像出。若相不具国乱人苦。经八十七载。正光年初风雨震山。像出长三丈许。惟无其首。登即命造随安随落。魏道陵迟分东西矣。后四十年。州东七里涧内获石佛首。即以安之。恰然符合。周保定中。像首又落。隋初还复立瑞像寺。炀常西征过之。改为感通寺。今图写多依量莫准。

京师崇义寺石影像者。形长八寸径五寸八楞紫石英色。梁武太清中。有僧从外国将来。遇乱安庐山像顶上。隋炀在蕃镇江阳。见别记往求得之。及登储贰送于曲池日严寺。寺废入崇义寺。京师道俗咸就见之。往往不同。见佛见神。山林幢盖者前后异等。贞观七年敕迎入内。

坊州玉华宫铁矿瑞像者。周武灭法有姜明者。督事夜行。每见山上光明。旦往寻之。有卧石状如像。便斲掘四边。乃是铁矿不可伤损。举身三丈谷中有趺。乃共村人拗举。忽然下流。迳趣趺孔。卓然特立。以状闻奏。时天元嗣。历改元大象。敕其处为大像寺。因开佛法。隋初改为显济寺。

太宗在宫时往礼谒庄严修饰。在宫东三十里大苑内。永徽中改宫立寺。阴闇之夕每放光明。

襄州岘山华严寺卢舍那瑞像者。本是周朝古像。法灭藏之得存。每有凶相以涕出为期。隋文将崩。一鼻涕出。沾污于怀金薄剥起。虽后修饰望还如涕。贞观末年四月内连涕不止。涂污胸怀方可尺许。

太宗升遐方验先兆。至六月内涕又流出。合境同惧。至七月汉水泛溢入城郭。深丈余。今见在。

陈朝重云殿飞入海者。此殿梁武所立。中安像设并是珍宝。梁谢陈登武帝既崩。须葬具欲取殿中珠帐。人力既丰四面齐至。忽见云气围绕。大雨滂注雷电震击。百工奔走。又见火列空中布焰相属。重云大殿其中佛像。一切上腾烟火相映欻然东逝。倾国上望。绝目方止。雨晴即日惟础在焉。月余有人东州来。是日见殿乘空入海。今望海者时往见之。元魏洛京永宁寺塔天震东海。其事略同。

江州庐山文殊师利瑞像者。昔晋名臣陶侃建。旟南海有渔人见海滨有光。白侃令寻之。俄见金像凌波趣船。接铭乃育王所造文殊也。送往武昌寒溪寺。后迁荆州迎像上船。船即没水。远法师迎入庐山。一无有碍。今在山东林重阁。

渝州西百里相思寺北。石山上有佛迹十二枚。皆长三尺阔一尺一寸深九寸。中有鱼文。在佛堂北十五步。见有僧住。

循州东北兴宁县灵龛寺北石上佛迹三十余。大者长五尺已下。

京师大兴善寺。大有灵瑞佛像佛骨佛齿等。

抚州显庆年中有潭州行像。自移来州东二十里。山中道现两迹。长三尺相去五百余里。初不知其来。有人寻山见怪。遍告远近将移就寺不动。刺史以下官人酷旱。步至像所请还州寺。三人捧之至州。随行云布当夜大澍。遂以有年。今在抚州。

隋时蒋州兴皇寺佛殿被焚。中丈六铜像正当栋下。及火发栋坠。像自移南五六尺许。形得安全。四面瓦土灰炭。去像五六尺。曾不尘玷。今在白马寺鸟雀所不侵凌。

简州三学山寺有佛迹。每夜神灯在空。远见近灭。至六斋夜其灯则多。

坊州玉华寺东北慈乌川。武德年中居人郝辩者。素有信向。见鹿群常居山侧异之。遂掘其处得石像一躯。高丈四五。乃移出在川中家内。其相大同玉华寺东者。古老传云。迦葉佛时。此山所藏者四十余躯。今有二现。余犹未出(凉州山现亦同)

邢州沙河县四面铜佛者。长四尺许。隋初有人入山。见僧守护此像。因请供养。失僧所在。其人欲负将出而不动。诸处人闻助曳亦然。沙河寺僧闻之。试引辄行至寺。后人于寺侧获金一块。上有二乌形。铭云。拟镀四面佛因镀之。佛形上遍是乌影。隋后主闻有瑞迹。遣工冶铸仿之。铸卒不成。终有缺少。经二百日乃止。今在寺中。

已前神塔瑞像开俗引凡。未深明者由兹发信。既信殊相方能摄心。披经讨论资启神解。方知四魔常扰六贼恒凌。觉而且怖超方有日。不尔沉沦还同无始。弘明之道岂其然哉。至于经卷不灰。乃符火浣之布。书空不湿便同天盖之灵。圣寺屡陈。钟声流于远近。神僧数现。受供通于道俗。斯途众矣。备于感通记中。

出古育王塔下佛舍利诏(又牙像诏)

梁高祖

大同四年八月。月犯五车。老人星见。改造长干寺阿育王塔。出舍别佛发爪。阿育铁轮王也。王阎浮一天下。一日夜役鬼神造八万四千塔。此其一焉。乘舆幸长干寺。设无碍法喜食。诏曰。天地盈虚与时消息。万物不得齐其蠢生。二仪不得恒其覆载。故劳逸异年欢惨殊日。去岁失稔斗粟贵腾。民有困穷遂臻斯滥。原情察咎或有可矜。下车问罪。闻诸往诰。责归元首寔在朕躬。若皆以法绳则自新无路。书不云乎。与杀不辜宁失不经。易曰。随时之义大矣哉。今真形舍利复现于世。逢希有之事。起难遭之想。今出阿育王寺说无碍会。耆年童齿莫不欣悦。如积饥得食。如久别见亲。幽显归心远近驰仰。士女霞布冠盖云集。因时布德允协人灵。凡天下罪无轻重皆赦除之。

大同四年七月。诏曰。天慈普覆义无不摄。方便利物岂有方所。上虞县民李胤之掘地得一牙像。方减二寸。两边双合俱成兽形。其内一边佛像一十二躯。一边一十五体。刻画明净巧迹妙绝。将神灵所成非人功也。中有真形舍利六焉。东州昔经奏。上未以为意。而胤之衔[保/言]缧绁束治。真形舍利降在中署。光明显发示希有相。大悲救苦良有以乎。宜承佛力弘兹宽大。凡天下罪无轻重。在今月十六日昧爽以前。皆赦除之。即日散出。奉迎法身还台供养。

上菩提树颂启

梁晋安王纲

臣纲言。臣闻击辕小唱有慕风雅。巴人浅曲实仰阳春。是以葑葵细叶犹倾朝景。爝火微光不能自息。伏惟陛下。至德钦明玄猷广运。乃神乃圣道跨轩妫。正觉正真功符圆极。常住为乐法喜为甘。慈雨被于无垠。睿化覃于幽显。故八风调四气正。天下定海外安。弘龙窟之威。绍鹫山之法。无为不住实愍苍生。无相乃宣引归真域。制兹道树显此金容。使誓愿者结因。顶礼者增福。会途已一古今谁二。伏以器

表承露东阿荐铭。瑞启黄龙中山兴颂。臣虽不敏实有愚心。谨上菩提树颂一首。学谢稽古思非沈郁。不足以光扬盛德仿佛一隅。顾恧刍言伏纸惭震。谨启。

手敕省启。览所上菩提树颂。捃采致佳辞味清净。仰赞法王称叹道树。意思口说乃至手书。极得三业之善。但所言国美皆非事。实不无绮语过也。越敕。

菩提树颂(并序)

窃以。因缘假有。众生之滞根。法本不然。至人之妙理。是以三界六趣绕业障而自迷。八解十智导归宗而虚豁。是以能仁大师随缘布道。愍焰宅之既焚。伤欲流之永骛。托白净之宫。照黄金之色。居兹三惑示画箧之非真。出彼四门惊浮云之易灭。于是佛日启。法雷震。设渐教。降权迹。三宝现世一道知归。大接群苍救兹未度。法云法水之润。等世界于无边。智灯智炬之光。同虚空于莫限。物因难量化缘将息。林开白日树映青枝。悲哉六识沉沦八苦。不有大圣谁拯慧桥。皇帝体乾元之睿德。含天地之纯诚。照玉镜之神。握太平之运。吞虞孕夏罩汉笼周。御六气而子苍生。扇二仪而布亭毒。纬乐经礼偃武修文。秋荼不设废九律之严科。春雨爱生解三驱之密网。固以咸池之灵自失。汾水之德知惭。少阳懋善于元贞。蕃臣变味于槐衮。八凯三座九棘四科之士。内宣王事运策横行。专城推毂之将。外守封强一同文轨。万方共贯。穿胸镂臆之酋。短身长臂之帅。南越铄石北极天沙。东迈日枝西踰月纪。莫不梯峰。挂迥越绳度之山。航海跨深。泛浮毛之浪。奉方入贡。进忠请职。献同心之鸟。贡比肩之兽。尔乃嘉祥竞发宝瑞咸委。灵芝潏露月萃郊园。义凤仁虎日闻郡国。如珠如璧。既照烛于中畿。若云非云。亦徘徊于宫雉。于是驱黎氓于仁寿。济动植于幽隍。岁乐民殷家给户足。斑白不提挈。童稚有讴歌。从善如流应风犹草。开农务本铸刃销锋。红粒盆箱青凫委贯。上照天下漏泉。天既成矣地既平矣。天子乃均一子愍四生。示正行之因。标出要之路。广设道场大弘妙法。涅槃宝棹。接惑众于背流。慈悲光明。照群迷于未晓。法轮遍乎大千。清凉被于小叶。故天人舞凤去照园而赞善。菩萨飞象越香土而来仪。五百宝盖腾光自合。十千璎珞悬空下坠。龛室庄严国界殊特。制三时之殿。耸四柱之台。虽汉后望神之宫轩辕待仙之观。曾何足仿佛宝云仪形等觉。于是想成道之初。建菩提之树。四海呈珍百工荐巧。雕金镂碧缀镜悬珠。制似雪山形同飞盖。四布垂阴五面盖物。名高满月恩踰普覆。并艳千光之树。连英五色之花。璧日垂采玉带生烟。微风徐动宝枝成乐。俨然妙色荫此曲枝。显若金山尊如聚月。信女百味之初。诸天四钵之状。散漫祥草连翩青雀。伏吐电之魔。却担山之鬼。奇姿瑰质不可胜言。此实生善之妙缘进行之深

福。当今盛美曩代未闻。方应照德不穷。悬诸日月。巍巍永乐万万斯年敢作颂曰。

绵史载观。灵篇眇镜。宝册葳[卄/(㪚-夫＋壬)]。帝图掩映。鸟纪称祥。龙书表庆。九州布惠。五弦作咏。蒸哉至矣。大梁启圣。功覆众古。业高受命。金轮降道。玉衡齐政。无思不服。有意斯盛。一乘运出。五眼清净。禀识康歌。昆虫得性。舜厨灵扇。尧庭神荚。岂如道树。覆润弘浃。靡密垂光。芬芳委叠。时动百花。乍开千叶。现彼法身。图兹瑞牒。海度六舟。城安四摄。惠泽既播。淳风普协。休明智境。清朗法泉。百神嗟仰。千佛称传。荣光动照。玉烛调年。菩提永立。波若长宣。穆穆明后。万寿如天。

唱导文

梁简文

夫十恶缘巨易惑心涂。万善力微难感灵性。是以摩钳赴火立志道场。萨埵投身必之妙觉。众生积染流浪不归。苦海易沈慈波空荡。渴爱与生死共门。无明与结网同路。各趣百非缠兹四苦。人思戮力昭彼三明。是以如来因机致化。如大医王随病施药。当今皇化之基。格天网地。扇仁风于万古。改世季于百王。覆载苍生慈育黎首。天涯海外奉义餐风。抱嗉吹唇含仁饮德。民无贤肖爱均一子。众等宜各克己丹诚澄心慊到。奉为至尊敬礼娑婆世界释迦文佛。欢喜世界栴檀德尊。水精刹土月电如来。宝明世界山海慧佛。奉愿圣御与天地比隆。慈明与日月齐照。九有被康哉之泽。八方延仁寿之恩。玉烛之美日着遐方。击壤之歌遍闻天下。敬由心起。五体所以外恭。情发于中。六识所以遍到。故一善染心万劫不朽。百灯旷照千里通明。凭法致安积善延庆。今日幸遇兹训诱。岂得不罄竭心途奉为皇太子敬礼东方宝海。南方灯明西方无量北方相德。奉愿离明内映合璧外和。玉振云浮金声海镜。日朝颜色四善流风。既擅温文之德。实着监国之重。苍生饮德有识餐仁。爕和内化事炳周经。赞德含章训高惇史。故以配正奉天。表七教于仁德。宣风缉惠阐六服于温慈。各宜摄心奉为贵嫔归命敬礼五十三佛三十五尊当来贤劫千现在百七十。奉愿月相与万善同休。金声与四时并祐。兴七觉以炳照。因十智于常乐。闺守奉仁宫储钦德。晖同叠璧焕若昆琼。

盖闻嵩高惟岳作屏皇家。宗子维城克固盘石。所以戚均鲁卫任等萧曹。三台正席坐而论道。九棘勤王恪居连事。宜各运心奉为临川安城建安鄱阳始兴豫章又南康庐陵湘东武陵诸王家国戚属六司鼎贵归命敬礼舍利形像菩提妙塔多宝踊现释迦碎身。奉愿镜凝深情岳峙洪福。

克隆帝社永茂皇枝。众各一心归命三宝。三界异术五道分迳。天人植业各归一果。鬼神牵报事炳冥途。十善花果既乖正力。五浊烦心弥多恼累。虽复聪明正直。三牲之祀未亏。阴阳不测。六根之滞犹染。众等宜各露诚逮为天龙八部护塔善王乃至修罗八臂摩醯三目。尽为敬礼尊经正典清净波若究竟涅槃法花会一之文。净名不二之说。愿一切善神。永断无明长遵正本。卧处宝宫坐甘香积。帝释渊广。泛波若之舟。净居深沉。驾牛车之美。泽及三界明照四天。大悲拔苦事炳前经。弘慈与乐义高名训。是以灵权降迹。出没不同。菩萨位怀。显晦多术。无边剧恼。扇八苦于修途。有缚缠情。绕六趣于危道。金琐玉床犹念解脱。雕珠饰绮不及涂中。至如飘飖热风沧浪冰水。暗室千重黑城百仞。铁轮碎骨铜柱焦肠。傍出刀峰攅抽剑锷。如斯众苦尤为险脆。一息不追则万劫永别。刹那暂断则千代长离。相与共托阎浮泡生幻处。危脆之质有险蜉蝣。风电之驰诚难可驻。况复三相并蹙二鼠攒危。毒箭恶蛇尤为可畏。庶凭正法拔兹累染。长享百福永断六尘。对至无强惟佛可恃。今为六道四生三途八难慈悲恳到。一心遍礼十住菩萨三行声闻礼救世观音献盖宝积西方大势东国妙音四辩净名二士螺髻珠颈善宿弥勒文殊金刚藏解脱月弃荫盖常举手十大弟子五百罗汉。愿囹圄空虚疾恼消息。域中百县方外千城。凡在幽絷一同宽荡。人协覆蛇俗化匡蚁。类服鸩之不死。同拔剑之无伤。含生不缕转死自温。渭桥日饱翳桑无饿。打塞三途填碎地狱。破魔兵众坏生死军。阎罗发十善之心。牛傍启五戒之业。如鱼少水若鸟穷林。一听法音即舍秽质。人运五体归命三尊。

礼佛发愿文(十余首)

夫至觉玄湛本绝声言。妙虑虚通固略筌象。虽事绝百非而有来斯应。理亡四句故无感不烛。皇上道照机前思超系表。凝神汾水则心谢寰中。屈道轩丘则形劳宇内。斯乃法忍降迹。示现阎浮之境。大权住地俯应娑婆之域。故欲洗拔万有度脱群生。濯净水于宝池。荫高枝于道树。折伏摄受之仁遇缘而咸极。苦言软语之德有感而斯唱。日用不知利益莫限。众等相与增到。奉逮至尊五体归命。云云。

仰愿皇帝陛下至道与四游并运。玄风与八埏共广。反淳源于三古。舍浇波于九代。至治已睹于今日。大道复属于此时。虎豹尾而不惊。虺蛇蹍而莫噬。埋金抵玉毁契焚文。嘉禾生醴泉出。金车玉马自相晖曜。玄鹤丹凤飞鸣来往。光景之所照烛。舟车之所驱泛。莫不屈膝系颈回首革音。入侍[葶-丁＋呆]街迎拜渭水。与天地而长久。等金石而愈固。中岳可转长河有清。而我圣皇愈温愈睟。不言而化行。无为而教肃。

夫道备监抚望表元良。察远知微贯宗包极。不劳斧藻无待审谕。况复静悟空有同观真俗。能行能说既信既持。众等齐诚奉逮储君殿下。归命敬礼。云云。

仰愿皇太子殿下厚德体于苍苍。广载侔于磻礴。前星照曜东离焕炳。淑问自远和气熏天。异才争入端人并至。玉体怡清金声妙越。

夫茂实英声道周德广。秉圭袭衮之贵。坐槐憩棠之尊。犹应共惜东暾俱吝西[山*弇]。悟蕉芦之非实。知镜月之虚炫。信秉电之不留。验画水之随合。唯宜照之智炬濯以宝澜。增此睿根成斯妙植。又各增到奉逮太尉等诸王殿下礼。云云。

仰愿诸王。既明且哲。声跨于河楚。令问令望。道均于旦奭。德贯右戚义蔼周亲。作铉则与二曜相终。临岳则与四维等固。若彭涓之遐永譬松筠之贞悦。

观夫天枝峻密常叶英芬。莫不玉振兰摇金锵桂缛。睹寸文而验锦。观一毛而测凤。并能才高铜殿辞富云台。彬彬亹亹超超灼灼。

以斯胜善奉逮诸王殿下。敬礼。云云。

仰愿诸王殿下穆穆与清风并扇。英英将白云共朗。永钟清祉长享元吉。出牧则声高民上。入朝则誉先物右。德重山王智超海藏。铿锵丽于珠树。皎镜光于玉田。

夫道流云屋德感椒闱。必以前籍胜因宿禀嘉数。况重沾法雨更披慧日。虽异姜后解珥请罪于周王。不待樊姬舍肉有激于荆后。而遵恭俭去嗜欲。弃雕玑彻靡丽。了心不滞正见无疑。众等齐诚奉为六宫眷属。归命敬礼。云云。

愿六宫眷属。业华姬日声丽妫辰。振采镌图传芳诗史。位齐宝印行等月光。具六神通得四无碍。

夫禀闲明之德怀深妙之心。岂非修习有木。故能依止无倦。义兴等诸公主。忘斯华重甘此翘到并宿世之所记莂。故现前所以信了。影响至真寤寐玄极。人各增到。仰为诸公主归命敬礼。云云。

愿诸公主。日增智性弥长慧根。四摄四依已尊已蹈。七善七定靡退靡辍。盛此王姬光兹帝女。长享汤沐与河山而同固。永服缇绮贯寒暑而无穷。

夫三相雷奔八苦电激。或方火宅乍拟驶河。故以尺波寸景大力所

不能驻。月御日车雄才莫之能遏。其间饮苦餐毒抱痛衔悲。身口为十使所由。意思乃八疵之主。众等相与彼我齐到。忏悔业缠。无始以来至于今日。所为十恶自作教他。见善不赞闻恶随喜。焚林涸泽走犬扬鹰。穷郑卫之响。极甘旨之味。戏笑为恶倏忽成非。侮慢形像凌践塔寺。不敬方等毁离和合。自定权衡弃他计用。愧心负理昧主欺亲。虽七尺非他方寸。在我而能任其情。在人未易恣此心口。众罪所集各运丹恳。五体自投归命敬礼。云云。

愿现前众等。身口清净行愿具足。消三障业朗三达智。五眼六通得意自在。

忏悔礼佛文

王氏(同前)

夫有非自有。有取所以有。无非自无。无著所以无。故有取之惑兴倏成万累。无著之念起一超九劫。是知道之所贵。空有兼忘。行之所重。真假双照。禀气含灵莫闻斯本。宵形赋影靡测由来。故发兹识窟犹绵蒙。其莫辩导此愚根。尚窈冥而未悟。茫茫有同暗海。幽幽实在危城。业风萦薄三有长骛。惑水邅回二死相属。以苦舍苦从暗入暗。寻本不离色心。即事莫非生灭。是用抱此缠盖沦回生死。恣其六爱兴其八邪。或狙诈而克昌。乍仁义而溘死。或才均智等。此贱彼豪。或共日并时。人升我坠。唯言报施寂寥。不知因对皎彻。曩缘今果过现殖成。有如符契不谬毫发。而欲以促生运其长术浮命回其冥数。当知刹那交谢瞬息不留。东扶裁吐西崦已仄。譬阅川之驶流。若栖叶之轻露。伪城易弛毒树自攻。若非假实两明真俗俱辩。岂能写诚回向刻意修习不退不没愈坚愈固。南平大王殿下。含辰象之正气。畜海岳之淳灵。宿侍八恒早游七觉。藉妙因于永劫招胜果于兹地。若真金之愈莹。美玉之载琢。是用未积已散。不藏而舍。故今式招灵指仰屈神仪。建此斋肃譬兹关揵。盛来缁素济济洋洋。名香遍室宝花覆地高梵宛转。宁止震木遏云。清桴遥奕非直腾鱼仰马。仰愿四部至诚五体归命东方。云云。

愿大王殿下。五畏内遣十力外扶。百福庄严万祉周集。愕梦无干其虑。甘寝有恬其神。更辟宝衢愈兴慧业。

夫玄极凝淡非学者所窥。妙本难思岂行人能测。是以十地云睹有罗縠之疑。三乘称见怀兕羊之惑。自非鉴穷机觉照极冥虚穷理尽性体元含一。安能济世仁寿拯物阽危。道包碧海声高赤县。昔尧曜唯在即世。舜黑不兼来果。四巡疲于禹迹。六事倦于汤身。并域中之勤劳。

方内之成益。岂有度元元于苦海。拔冗冗于畏涂。运神力震法吼。究香城之妙理。穷金河之奥说。慧高龙树智出马鸣。必欲洗濯臣民奖导缁白。天覆地养水产陆生。咸降慈悲悉蒙平等。奉为皇帝陛下储君太子敬礼。云云。

仰愿皇帝陛下。景祚与七政相齐。皇基与二曜均永。地平天成乐和礼洽。玉烛道正氛氲无爽。条风祥雨膏润相属。却马偃伯铸戟销戈。南洎北临西被东渐。洒甘雨布惠云。唯绳可结在冠已画。康哉皇哉。为导为首。又愿皇太子殿下。睿业清晖。与贞明而并烛。粹范温仪。从嵩霍而俱峻。声出姬诵道越汉庄。永沐智水长照慧日。上妙居身至仁在己。自双树八枝潜光匿曜。宝城不辟慧扉方掩。而圣后骛法轮于长路。棹宝舟于遥壑。道浃人只福隆祧墠。肃事园寝虔奉宗祐。藉斯妙果奉逮七庙圣灵。归命敬礼。云云。

仰愿重明累圣。僾然如在。腾神净国总驾天宫。托化金蕖遨游宝殿。

夫诚心内恻则至觉如在。形力外殚则法身咫步。众等相与增到。为诸王兄弟妃主戚属。归命敬礼。云云。

愿诸王殿下。裂壤盛于诸姬。磐石过于隆汉。德高鲁卫义重间平。论道则百辟依风。作翰则群黎仰化。弘阐至教绍隆季象。弟内少长并膺此多福。若百华之春丽。譬万实之秋成。信解坚深翘向无怠。

夫小乘志劣事唯一己。大士意均乃包六趣。今日檀主。信等明珠。无劳傍镜。质同珽玉。不待外光。常欲物我均心怨亲等观。众等各归诚。为二十八天四王释梵人间贫病地狱辛楚。敬礼尊仪灵像菩提宝塔。云云。

大乘奥藏妙法深经。大身无边身。大力无量力。四向四果八贤八圣。愿六气氛氲四序熙穆。至治光万宇玄化洞九幽。袭介披鳞湿生卵化。八苦六穷三涂五道。俱蒙惠利并识遵依。刀林辍刃剑树摧锋。迷城开道直指四衢。闇室生明大启三曜。俱向道场同登种觉。

初夜文

夫远自无始至于有身。生死轮骛。尘铄莫之比。明暗递来。薪火不能譬。逝水非驶。千月难保。蓼虫习苦。桂蠹喜甘。大睡剧于据梧。长昏甚于枕麴。义非他召事实己招。曾不知禀此形骸所由而至。将斯心识竟欲何归。唯以势位相高。争娇华于一旦。车徒自盛。竞驰骛于当年。莫不恃其雄心壮齿红颜缁发。口恣肥醲身安轻靡。繁弦促

柱。极滔漂而不厌。玉床象席。穷靡曼而无已。谓蒙泉若木出没。曾不关人。蹲乌顾兔升落。常自在彼。殊不知命均脆草身为苦器。何异犬羊之趣屠肆。麋鹿之入膳厨。秋蛾拂焰而不疑。春蚕萦丝而靡悟。未辨先对不识因习。及其一触畏途。孟门非险。轘裂支解方斯不臻其痛。断趾凿肩比兹未极其苦。轮回起伏杳杳悠悠。是以天中之天降悲提引。壅夏河之长泻。扑秋原之猛燎。或同商主乍等医王。形遍三千教传百亿。或恣其神力。或寂诸梵境。言则三涂离苦。笑则四生受乐。乃应病投机解纷说理。制之日夜称为八关。以八正籥为法关揵。斯实出世之妙津。在家之雄行。众等相与运诚。奉逮南平王殿下礼。云云。

愿大王殿下。睿业清晖与南岳而相固。贞心峻节等东溟而共广。万累烟消百灾雾灭。巧幻所不惑。强魔莫能娆。逐惨舒而适体。随暄凉而得性。自禀仪天之气。永固缮卫之道。得六神通力。具四无碍智。

夫日在昆吾则虑繁事扰。景落蒙汜则神静志恬。璧月珠星合华相照。轻云薄雾朗然自戢。鸣钟浮响光灯吐辉。法幢卷舒。拂高轩而徐薄。名香郁馥。出重担而轻转。金表含映珠柱洞色。况复天尊端嶷威光四照。焕发青莲容与珂雪。觉只卫之咫尺。若林园之斯在。大招离垢之宾。广集应真之侣。清梵含吐一唱三叹。密义抑扬连环不辍。南平王。体得机之敏。资入神之微。抱德含和经仁纬义。善无细而不穷。累有轻而必舍。受同虚籥照如悬镜。忘鲁卫之尊高。略棣萼之华重。建希有之胜席。临难遇之法场。相与五体归命敬礼。云云。

愿大王殿下。入不二门登一相道。德阶不动智超远行。洋溢惠声与八风而共远。优游玉体等六律而相调。餐雪山之良药。挹露城之甘味。衮服桓圭与四时而永久。朱轮缇帜贯千祀而常然。

# 广弘明集卷第十六

## 佛德篇第三之二



### 奉阿育王寺钱启

梁简文

臣讳言。臣闻八国同祈。事高于法本。七区皆蕴。理备于涌泉。故牙床白伞无因不睹。金瓶宝函有缘斯出。伏惟陛下。悬天镜于域中。运大权于宇内。三有均梦。则临之以慧日。百药同枯。则润之以慈雨。动寂非己行住因物。无能名矣。臣何得而称焉。故以昭光赤书。贱前史之为瑞。珥芝景玉。嗤往代之为珍。难遇者乃如来真形舍利。昭景宝瓶浮光德水。如观钩锁似见龙珠。自非圣德威神。无以值斯希有。天人顶戴遐迩归心。伏闻阿育王寺方须庄严。施巨万金檀丰十藏。宝陈河府泉出水衡。比丘持土大厦方构。罗汉引绳高塔将表。不胜喜抃。谨上钱一百万。虽诚等散花心符不尽。而微均渧沥陋甚邻空。轻以尘闻。伏启悚汗谨启。

谢敕苦行像并佛迹等启

臣讳启。舍人顾恚奉宣敕旨。以金铜苦行佛并佛迹。供养具等赉使供养。伏以六年道树超出四魔。千辐足轮德圆万善。故能闻见悟解逢遇袪尘。天听恩隆曲垂奖被。谨修饰栏宇。斋洁身心。翘仰慈光。伏待昭降。千昌四辩尚不宣心。轻毫弱简岂能陈谢。不任下情。谨启事谢闻谨启。

谢敕参迎佛启

臣讳启。主书周昂奉宣敕旨曲赉恩参。臣即尔到建元寺奉候法身。金山戾止。王人劳问荣恩频叠。启谢无辞不任下情。谨启事谢闻。谨启。

答敕听从舍利入殿礼拜启

臣讳启。舍人王景曜至奉宣敕旨曲垂逮问。并听臣随从舍利入殿礼拜。谨奉秋色昭澄预表光瑞。臣比身心得无障恼。明陪扈宝函。谨鞠躬恭到。但不生羽翼无假神通。身升净土高排阊阖。足践莲华方兹非喻。升蹑宝梯比斯未重。诱导殊恩实回始望。顾兹尘缚喜戴不胜。谨启。

谢敕赉铜供造善觉寺塔露盘启

臣讳启。主书陈僧聪奉宣　敕旨。垂赉铜一万三千斤。供造善觉寺塔露盘。是称杻阳之珍。实亦昆吾之瑶。燥湿无变九布见奇。寒暑得宜六律成用。况复神龙负子光斯妙塔。金乌衔带饰兹高表。函谷耻其咏歌。临淄恧其祥应。阳燧含景还譬日轮。甘露入盘足称天酒。辞

林本阙心辩又惭。徒戴重恩终难陈谢。不任铭荷之诚。谨奉启闻。谨启。

谢敕使入光严殿礼拜启

臣讳启。舍人王景曜奉宣　敕旨曲垂劳问。并使明入光严殿礼拜法身。谨奉臣粗蒙恩造明守开恭到遂以劳屡升净土风积水厚不足为喻。微心悚跃上谢无辞。不任下情。谨启事谢闻。谨启。

谢敕使监善觉寺起刹启

臣讳启。伏见　敕旨。使监作舍人王昙明材官将军沈徽御仗吴景等监看善觉寺起刹事。爰奉圣恩曲降神力。命斯执事修兹长表。宝塔云构无待喜园。水精特建非差龙海。大龟持泥未足为盛。鹙鹭引绳方斯取劣。仰瞻慈渥喜戴不胜。俯循宿愿私增涕噎。不任铭荷。谨奉启谢闻。谨启。

谢御幸善觉寺看刹启并答

臣讳言。即日舆驾幸善觉寺。威神所被金表建立。概泰清而特起。接库楼而上征。既等湛然长均净土。方为佛事永利天人。顶荷之诚臣百恒品。不任下情。谨奉启事谢闻。谨启。

汝所营建慈悲宝刹。诸佛威神不营多功。裁欲运力即便竖立。幽显欣仰我亦随喜。不得与汝同共瞻拜。以此为恨耳。越敕。

谢敕赉钱并白檀香充法会启

臣讳启。传　诏奉宣　敕旨。以臣明法会垂赉钱二十万。白檀薰陆栈香各十斤。黄纸诏书先开泉府。青云好气次集桂宫。货重文龟芳踰丽草。散金庑下止及军吏。积谷充家才斑亲族。未若资此良田方开五盖。入兹法度长出四流。假辞敬祖尚惭难述。借辩君卿犹知非谢。不任荷戴。谨启事以闻。谨启。

谢敕赉柏刹柱并铜万斤启

臣讳启。传诏吕文强奉宣　敕旨。赉臣柏刹柱一口铜一万斤。供起天中天寺。九牧贡金千寻挺树。永曜梵轮方兴宝塔。夏羞神鼎晋恶相风。使福被域中功提无外。臣以庸愚禀承胜善。乐受遍心恩光动

色。铭荷之诚无词启谢。不任顶戴。谨奉启谢谨启。

千佛愿文

梁简文

盖闻。九土区分四民殊俗。昏波易染慧业难基。故法身寂镜有照斯感。涤无明于欲海。度苍生于宝船。或轻慈导舍薄笑牵悲。曲艳口宣斜光顶入。自鹿树表光金河匿曜。故像法众生希向有形。虽千圣异迹一智同涂。弟子某甲。久没迷波长流苦沫。不生意树未启心灯。而善生一念敬造千佛。虽复无上无为极相难辩。非空非有妙智谁观。而绀发日光莲眸月面。庶可长表诚敬永寄心期。

为人造丈八夹纻金薄像疏

梁简文

比丘某甲敬白。窃以慧日潜影慈轮罢应。业逐恼飘爱随情织。徒愍衣珠抱名珍而弗悟。眇叹叶金惑空言而啼止。自非表兹胜业树彼妙缘。何以去此心堂移兹身窟。故水精龙塔永怆恨于遗髭。明镜石龛独徘徊于留影。某甲久发誓愿遍为六道四生造夹纻丈八佛像一躯。年月已流因缘易夺。常恐暂有之身忽随画水。还无之报飙尔电光。今便建立诚心遂兹本誓。使聚月见容金山表迹。见形善发闻名恶舍。拔六根之痛恼。去五烧之焚灼。但四宝屡空七财多匮。仰双莲而独慨。睹万字而无由。傥能薄离五家微捐四事。结此冥慈共成因果。则素叠之功非唯昔世。散华之报方验来缘。语善无奢。在言多恧。谨白。

与僧正教

梁简文

此州伽蓝支提基列。虽多设庄严盛修供具。观其外迹必备华侈。在乎意地实有未弘。何者。凡铸金刻玉镂漆图瓦。盖所以仰传应身远注灵觉。羡龙瓶之始晨。追鹄林之余慕。故祭神如在。敬神之道既极。去圣兹远。怀圣之理必深。此土诸寺止乎应生之日则暂列形像。自斯已后封以箧笥。乃至叶服离身寻炎去顶。或十尊五圣共处一厨。或大士如来俱藏一柜。信可谓心与事背貌是情非。增上意多精进心少。昔塔里红函止传舍利。象头白伞非谓全身。夫以画像追陈。尚使吏民识敬。镕金图范。终令越主怀思。匹以龙阿尚能跃鞘。方之虎兕

犹称出匣。况复最大圆慈无上善聚。闻名去烦见形入道。而可慢此雕香蕴斯木樎。缄匿玉毫封印金掌。既殊罗阅久入四天。又异祇洹掩户三月。宝殿空临琼阶虚敞。密帷不开。非仲舒之曲学。红壁长掩。似郃卿之避仇。且广厦云垂崇甍鸟跂。若施之玉座饰以金钿。必不尘霭轮姿翳点月面。琉璃密窗。自可轻风难入。龙须细网。足使飞燕不过。兼得虔敬之理必崇。接足之心弥重。可即宣勒永使准行。

与广信侯书。

梁简文

纲白。阔绝音旨每用延结。风严寒劲。愿比怡和。伏承净名法席亲承金口。辞珍鹿苑理惬鹫山。微密秘藏于斯既隆。庄严道场自兹弥阐。岂止心灯夜炳亦乃意蕊晨飞。思理弘明本长内教。今陪十善之车。开八政之路。流波若之水洗意识之尘。以此春翘方为秋实。纲每忆华林胜集亦叨末位。终朝竟夜沐浴妙言。至于席罢日余退休傍省。携手登临兼展谈笑。仰望九层俯窥百尺。金池动月玉树含风。当于此时足称法乐。今卷帷之部乘傅一隅。闻慧雨滂流喜跃充遍。徒仰悬河无由承禀。空无所有不莹情灵。缘痴有爱自嗟难拔。兼下车以来义言益少。旧忆已尽新解未餐。既惭口诵复非心辩。永谢写瓶终惭染叠。是则慈云既拥智海亦深。影末波余希时洒拂。但暌违转积兴言盈睑。愿加敬纳。言不宣心。谨白。

与慧琰法师书。

梁简文

五翳消空韶光表节。百华异色结彩成春。道体何如。恒清宜也。对玩清虚。既在风云之表。游心入理。差多定慧之乐。弟子俗务纷纠劳倦特深。眷然北岭钦贤已积。会遇之期庶必可孱。有缘之俦事等饥渴。伫望来仪一日三岁。想思弘利益理当无爽。指遣此信无述寸衿纲和南。

旦来雨气殊有初寒。摄卫已久转得其力。虽他方法界略息化缘。祇洹之里恒有语对。眷伫之深无时不积。久因倩师频述方寸。不知巧笑之僧颇为津及不耳。前昨已来微事义聚。龙象毕同应供皆集。慧炬开心甘露入顶。间之善谑特尽欢怡。想味之怀转复无极。昔在幼年经闻制旨。受道日浅北面未深。虽异禅那事同华水。今假西下特蓄本心。访理质疑属在明德。不谓般若留难。现疾未瘳。问津无地。叹恨

何已。伏承舆驾寻幸伽蓝。冀于此时得一觏止。辩论青豆之房。遣或赤华之舍。追往年之宿眷。述即日之寸心。此事此期。必冀非爽。指遣承问伫有还书。纲白和南。

答湘东王书。

　　暮春美景风云韶丽。兰叶堪把沂川可浴。弟邵南寡讼。时缀甘棠之阴。冀州为政。暂止褰襜之务。唐景荐大言之赋。安太述连环之辩。尽游玩之美致足乐耶。吾春初卧疾极成委弊。虽西山白鹿惧不能愈。子豫赤丸尚忧未振。高卧六安。每思扁鹊之问。静然四屋。念绝修都之香。岂望文殊之来。独思吴客之辩。属以皇上慈被率土甘露聿宣。鸣银鼓于宝坊。转金轮于香地。法雷惊梦慧日晖朝。道俗辐凑远迩毕集。听众白黑日可两三万。独以疾障致隔闻道。岂止杨濮有关外之伤。周南起留滞之恨。第十三日始侍法筵。所以君长近还未堪执笔。敬祖前迈裁欲胜衣。每自念此。愍然失虑。江之永矣。寤寐相思。每得弟书轻痾遣疾。寻别有信。此无所申。

寺刹佛塔诸铭颂。

南齐仆射王奂枳园寺刹下石记一首。

梁沈约

　　佛教东流适未尤着。始自洛京盛于江左。晋故车骑将军琅耶王劭。玄悟独晓信解渊微。于承祖文献公清庙之北造枳园精舍。其始则芳枳树篱。故名因事立。虽房殿严整而宝刹未树。劭玄孙尚书仆射南徐州大守王奂。深达法相洞了宗极。勤诚外着仁隐内弘。食不过中者一十一载。虽翼务朝端而事邻柰圃。日者作翰湘州树麾蠡服。位与年升秩随岁厚。顾惟恩隆主眄宠结皇情。任处东方寄深外屏。徒欲尽能竭虑知无不为。下彼民和上宣圣泽。而自以力弱途远终惭短效。且义止今生报褰来果。非所以酬鸿贶于冥津。畅丹诚于遐劫。自乘传衡皋辞簪派渚。誓于旧寺光树五层。捐割蕃俸十遗其一。凡厥所收三十有六万。齐之永明六年六月三日。盖木运将启之令辰。上帝步天之嘉日。乃抗崇表于苍云植重扃于玄壤。仰愿宸居纳祐福履攸归。八神警室万只翼体。宝祚隆邈比固须弥。灵算遐永齐轨常住。诸圣延祥。挹天和于少极。蕃王硕茂。播宗英于梁楚。群后流克让之风。庶民垂可封之德。含生恺乐物不夭性。嘉谷年登余粮栖亩。夷荒由附边城解柝。家备十善人怀六度。魔众稽颡外道屈膝。抽薪止火折剑摧锋。拯幽酸于无择。陟神化于有顶。三界五道咸同斯愿。刊石重壤式昭厥

心。

齐竟陵王题佛光文一首。

　　夫理贯空寂。虽镕范不能传。业动因应。非形相无以感。是故日华月采昭曜天外。方区散景咫尺尘方。太祖皇帝。濯衿慧水凝神净域。厌世瑶陛迁灵宝地。竟陵王讳。泣明台之不临。恸高山之方远。慕瓶王意愦殷双树。永惟可以炳发神功崇高妙业。莫若裁金写好资匠传仪。以皇齐之四年月日子。敬制释迦像一躯。尊丽自天工非世造。色符留影妙越栴香。俾谷林之思永旌于万劫。用刊徽迹式垂不朽。云尔。

弥陀佛铭。

　　法身无像。常住非形。理空反应。智灭为灵。穷寂震响。大夜开冥。眇哉遐寿。非岁非龄。物爱雕彩。人荣宝饰。事俭欲兴。情充累息。至矣渊圣。流仁动恻。顺彼世心。成兹愿力。于惟净土。既丽且庄。琪路异色。林沼焜煌。靡胎靡娠。化自余方。托生在焉。紫蒂青房。眷言安养。兴言遐适。报路虽长。由心咫尺。幽诚曷寄。刊灵表迹。仿佛尊仪。图金写石。随柁玉沙。乍来乍往。玲珑宝树。因风发响。愿游彼国。晨翘慕想。七珍非羡。三达斯仰。

瑞石像铭(并序)

　　夫灵应微远。无迹可追。心路照通。有感斯顺。我皇体神御极。挹睿临干。幽显成帙。无思不服。若夫二仪协德。五精翼化。下洞渊泉。上达苍昊。天无息瑞。地不湮祥。十住仿佛于林御。应真[月*(夸-大＋八)]蚤于清夜。素毫月举。腾光于梵室。妙趾神行。布武于椒殿。至于事荷缃谍既表祯图。无不云霏雾委盈简被策。莫黑三距眇千龄而再现。鬲露淳腴望凤盖而沾陛。此皆舜日未书。尧年罕降。岂直朱乌动色。玄秬相趣而已哉。嘉玉远自北戎。梁弱水而委质。润彻瑰奇。旷世之所不睹。白金近发东山。剖幽岩而启瑞。滂被崖巘。鸿灵之所未刊。虽复素环之绝贶烛银之瑶宝方斯蔑如也。若夫金石贝刚非游泳之质。自非淬德潜衍。感极回灵。岂变坚沈之体显轻浮之相。维永明七年某月。爰有祥石眇发天津。漾海因潮翻流回至。表异浙河献奇禁圃。琼瑜等润精金比色。帝上眷幽关之易启。咨玄应之无方。虽析事寂寥而因心咫尺。爱其贞恒之性。嘉其可久之姿。莫若图妙像于旃香。写遗影于祇树。乃诏名工。是镌是琢。灵相瑞华焕同神造。至于雕削之余。遗刊委斵。方圆小大触水斯沈。驻罕停跸亲加临试。

良由法身是托。不溺沉玉之渊。剖析既离。方须浮金之水。至矣哉祯符。若斯之妙也。敢铭宝贶永福天人。其词曰。

遥哉上觉。旷矣神功。四禅无像。三达皆空。表灵降世。演露开蒙。惟圣仁宇。宝化潜融。道非迹应。事以感通。沈精浮质。远自河葱。悠悠亘水。眇眇因风。泛彼辽碣。瑞我国东。有符皇德。乃眷宸衷。永言鹫室。栖诚梵宫。载雕载范。写好摛工。藉兹妙力。祚阐业隆。冕旒南面。比寿华嵩。

释迦文佛像铭。

积智成朗。积因成业。能仁奚感。将吼妙法。驻景上天。降生右胁。始出四门。终超九劫。眇求灵性。旷追玄轸。道虽有门。迹无可朕(直引反)物我兼谢。心行同泯。一去后心。百非宁尽。感资理悟。或以言陈。言不自叩。出之者身。有来必应。如泥在钧。形酬响答。且物且人。应我以形。而余蒙瞽。守兹大夜。焉拔斯苦。仰寻灵相。法言攸吐。不有尊仪。蔓焉谁睹。

千佛颂。

道有偕适。理无二归。照寂同是。形相俱非。千觉俯应。递叩冥机。七尊缅矣。感谢先违。既过已灭。未来无像。一刹靡停。三念齐往。不常不住。非今非曩。贤劫虽辽。倏焉如响。栖林藉树。背室违家。前佛后佛。迹罔隆窊。或游坚固。或荫龙华。能达斯旨。可类恒沙。华华群群。均此妙极。先晚参差。各愿随力。密迹弘道。数终乃陟。誓睹来运。永德含识。

弥勒赞。

皇太子造石弥勒太官令作赞

乘教本一。法门不二。业基累明。功由积地。眇眇长津。遥遥遐裔。道有常尊。神无恒器。脱屣王家。来承宝位。慧日晨开。香雨霄坠。藉感必从。凭缘斯至。曰我圣储。仪天作贰。尚相龙柯。瞻言思媢。镌石图微。雕金写秘。望极齐工。攀光等邃。超矣废臻。融然理备。敬勒玄踪。式传遐懿。

绣像题赞(并序)

维齐永明四年岁次丙寅秋八月己未朔二日庚申。第三皇孙所生陈夫人。含微宅理炳慧临空。结言宝住腾心净觉。敬因乐林寺主比丘尼释宝愿。造绣无量寿尊像一躯。乃为赞曰。

表相异仪。传形匪壹。镂玉图光。雕金写质。亦有淑人。含芳上律。绚发绮情。幽摛宝术。缛文内炳。灵姿外溢。水耀金沙。树罗琼实。现符净果。来应妙袟。毓藻宸闺。腾华梵室。有亿斯年。于万兹日。

光宅寺刹下铭(并序)

光宅寺。盖上帝之故居。行宫之旧地。杨州丹阳郡秣陵县某乡某里之地。自去兹邠亳。来仪京辅。拓宇东第。步武城闉。圣心留爱闲素。迁负南郭。义等去酆。事均从镐。及克济横流膺斯宝运。命帝阍以广辟。即太微而为宇。既等汉高流运于丰沛。亦同光武眷恋于南陈。思所以永流圣迹。垂之不朽。今事与须弥等同。理与天地无穷。莫若光建宝塔式传于后。乃以大梁之天监六年岁次星纪月旅黄钟闰十月二十三日戊寅仲冬之节也。乃树刹玄壤表峻苍云。下洞渊泉仰迫星汉。方当销巨石于贤劫。极未来于忍土。若夫朱光所耀彤云所临。非止天眷兼由地德。皇帝乃启阊阖造舟淮涘。接神飚而动骖。越浮梁而迳度。芝盖容与翠华葳蕤。下辇停跸躬展诚敬。广集四部揆景同流。弘此广因被之无外。同由厥路俱至道场。乃作铭曰。

八维悠阔。九服荒茫。灵圣底止。咸表厥祥。寿丘[言*愛][言*愛]。电绕枢光。周原膴膴。五纬入房。自兹遐夐。名在处亡。安知若水。宁辩穷桑。自天攸纵。于惟我皇。即基昔兆。为世舟航。重檐累构。迥刹高骧。土为净国。地即金床。因斯大极。溥被翱翔。岂徒三界。宁止十方。濡足万古。授手百王。一念斯答。万寿无疆。如日之久。如天之长。

栖禅精舍铭。

此寺征西蔡公所立。昔厕蕃麾预班经创之始。今重游践。览旧兴怀。故为此铭。以传芳迹。在郢州永徽三年岁次某时某月某朔某日尔。岩灵旅逸。地远栖禅。兰房葺蕙。峤甍架烟。南瞻巫野。北望淮天。遥哉林泽。旷矣江田。空心观寂。慧相淳筌。眷惟斯践。怆属遐年。游仁厕远。宅赏凭旃。颁创神苑。陪构灵椽。瞻禁拓圃望鹫疏山。制石调响。栖理凝玄。旷移羽旆。眇别松泉。委组东国。化景西莲。峦[阿-可＋累]夷改。蓬葎徂迁。重依汉远。复逐旌悬。往辞妙幄。今承梵筵。八翻海鹤。九噪岩蝉。佩华长掩。懋迹空传。式籀云

拱。敢告祥缘。

# 广弘明集卷第十七

## 佛德篇第三之三



### 隋国立佛舍利塔诏。

隋文帝(自注一十六州等)
岐州凤泉寺 雍州仙游寺 嵩州嵩岳寺 泰州岱岳寺 华州思觉寺 衡州衡岳寺 定州恒岳寺 廓州连云岳寺 牟州巨神山寺 吴州会稽山寺 同州大兴国寺 蒲州栖岩寺 苏州虎丘山寺 泾州大兴国寺 并州无量寿寺 隋州 益州 秦州 杨州 郑州 青州 亳州 汝州 瓜州 番州 桂州 交州 相州大慈寺 襄州大兴国寺 蒋州。

门下仰惟。正觉大慈大悲。救护群生津梁庶品。

朕归依三宝重兴圣教。思与四海之内一切人民俱发菩提共修福业。使当今现在爰及来世永作善因同登妙果。宜请沙门三十人谙解法相兼堪宣导者。各将侍者二人并散官各一人。薰陆香一百二十斤。马五匹分道送舍利。往前件诸州起塔。其未注寺者。就有山水寺所。起塔依前山。旧无寺者于当州内清静寺处建立其塔。所司造样送往当州。僧多者三百六十人。其次二百四十人。其次一百二十人。若僧少者尽见僧为朕皇后太子广诸王子孙等及内外官人一切民庶幽显生灵。各七日行道并忏悔。起行道日打刹莫问同州异州。任人布施。钱限止十文已下。不得过十文。所施之钱以供营塔。若少不充役正丁及用库物率土诸州僧尼。普为舍利设斋。限十月十五日午时。同下入石函。总管刺史已下县尉已上。息军机停常务七日。专检校行道及打刹等事。务尽诚敬副朕意焉。主者施行。

仁寿元年六月十三日内史令豫章王臣暕宣。

### 舍利感应记。

隋著作王邵

皇帝昔在潜龙。有婆罗门沙门来诣宅。出舍利一里曰。檀越好心。故留与供养。沙门既去。求之不知所在。其后皇帝与沙门昙迁。各置舍利于掌而数之。或少或多。并不能定。昙迁曰。曾闻婆罗门说法身过于数量非世间所测。于是始作七宝箱以置之。神尼智仙言曰。佛法将灭。一切神明今已西去。儿当为普天慈父重兴佛法。一切神明还来。其后周氏果灭佛法。隋室受命乃兴复之。皇帝每以神尼为言云。我兴由佛。故于天下舍利塔内。各作神尼之像焉。

皇帝皇后于京师法界尼寺。造连基浮图以报旧愿。其下安置舍利。开皇十五年季秋之夜有神光。自基而上右绕露槃。赫若冶炉之焱。一旬内四如之。皇帝以仁寿元年六月十三日。御仁寿宫之仁寿殿。本降生之日也。岁岁于此日深心永念。修营福善追报父母之恩。故迎诸大德沙门与论至道将于海内诸州选高爽清静三十处各起舍利塔。

皇帝于是亲以七宝箱。奉三十舍利。自内而出置于御座之案。与诸沙门烧香礼拜。愿弟子常以正法护持三宝。救度一切众生。乃取金瓶琉璃各三十。以琉璃盛金瓶。置舍利于其内。薰陆香为泥。涂其盖而印之。三十州同刻十月十五日正午入于铜函石函。一时起塔。

诸沙门各以精勤。奉舍利而行。初入州境先令家家洒扫覆诸秽恶。道俗士女倾城远迎。总管刺史诸官人。夹路步引。四部大众容仪齐肃。共以宝盖旛幢华台像辇佛帐佛舆香山香钵种种音乐。尽来供养。各执香华或烧或散。围绕赞呗梵音和雅。依阿含经舍利入拘尸那城法。远近翕然云蒸雾会。虽盲躄老病莫不匍匐而至焉。沙门对四部大众作是唱言。至尊以菩萨大慈无边无际哀愍众生切于骨髓。是故分布舍利共天下同作善因。又引经文种种方便。诃责之教导之。深至恳恻涕零如雨。大众一心合掌右膝着地。沙门乃宣读忏悔文曰。菩萨戒佛弟子皇帝某。敬白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一切诸法一切贤圣僧。弟子蒙三宝福祐为苍生君父。思与一切民庶共逮菩提。今欲分布舍利诸州起塔。欲使普修善业同登妙果。为弟子及皇后皇太子广诸王子孙等内外官人一切法界幽显生灵三涂八难。忏悔行道。奉请十方常住诸佛十二部经甚深法藏诸尊菩萨一切贤圣。愿起慈悲受弟子等请。降赴道场证明弟子为一切众生发露忏悔。于是如法礼拜悉受三归。沙门又称。菩萨戒佛弟子皇帝某。普为一切众生发露无始已来所作十种恶业。自作教他见作随喜。是罪因缘堕于地狱畜生饿鬼。若生人间短寿多病。卑贱贫穷邪见谄曲。烦恼妄想未能自寤。今蒙如来慈光照及。于彼众罪。方始觉知。深心惭愧怖畏无已。于三宝前发露忏悔。承佛慧日愿悉消除。自从今身乃至成佛。愿不更作此等诸罪。大众既闻是言。甚悲甚喜甚愧甚惧。铭其心刻其骨。投财贿衣物及截发以施者不可胜

计。日日共设大斋礼忏受戒。请从今以往修善断恶。生生世世常得作大隋臣子。无问长幼华夷咸发此誓。虽屠猎残贼之人亦躬念善。舍利将入函。大众围绕填噎。沙门高奉宝瓶巡示四部。人人拭目谛视共睹光明。哀恋号泣声响如雷。天地为之变动。凡是安置处悉如之。真身已应灵塔常存。天下瞻仰归依福日益而无穷矣。

皇帝以起塔之旦。在大兴宫之大兴殿庭。西面执珽而立。迎请佛像及沙门三百六十七人。旛盖香华赞呗音乐。自大兴善寺来居殿堂。皇帝烧香礼拜。降御东廊。亲率文武百僚。素食斋戒。是时内宫东宫逮于京邑。茫茫万寓舟车所通。一切眷属人民莫不奉行圣法。众僧初入。敕使左右密夹数之。自显阳门及升阶凡数三遍。常剩一人。皇帝见一异僧曷槃覆髆。以语左右曰。惊动他置尔去已。重数之曷槃覆髆者果不复现。舍利之将行也。皇帝曰。今佛法重兴必有感应。其后处处表奏皆如所言。

雍州于仙游寺起塔。天时阴雪。舍利将下日便朗照。始入函。云复合。

岐州于凤泉寺起塔。将造函。寺东北二十里。忽见文石四段。光润如玉。小大平整。因取之以作重函。于是大函南壁异色分炳。为双树之形。高三尺三寸。茎如雪白。叶如玛瑙。北壁东壁有鸟兽龙象之状。四壁皆有华形左旋右转。其后基石渐变尽如水精。沙门道[王*(?/米)]图此双树之像置于许州。叶尽变为青色。明年岐州大宝昌寺。写得陕州瑞相图置于佛堂。以供养当户。大像三吐赤光。流出户外。于是户外千佛像及观世音菩萨亦频放光。半旬之内天华再落。

泾州于大兴国寺起塔。将造函。三家各献旧磨好石。非界内所有。因而用之恰然相称。

秦州于静念寺起塔。先是寺僧梦群仙降集以赤绳量地铁橛钉记之。及定塔基。正当其所。再有瑞云来覆舍利。是时十月雪下。而近寺草木悉皆开华。舍利将入函。神光远照。空内又有赞叹之声。

华州于思觉寺起塔。天时阴雪。舍利将下日便朗照。有五色光气。去地数丈。状若相轮。正覆塔上。数十里外。遥望之。则正赤上属天。舍利下讫云雾复起。瑞雪飞散如天华。着人衣久之而不湿。

同州于大兴国寺起塔。舍利宿于近驿。天夜雨明旦舆行。云日迎之开朗。入自南门。而城北雨如故。既至寺。又阴雨。临入函。日乃出。众色光相绕日如轮。先是寺僧慧真。梦见圣人项有圆光明照天地来自西方入门而立。及舍利舆至。无故止于其所。因定塔基焉。十二

月八日夜。有五色圆光。从基而上遍照城内。明如昼日。五十里咸见之。明年四月白光起于塔西。流照塔东。良久乃灭。

蒲州于栖岩寺起塔。九月二十六日。舍利在治下仁寿寺。其夜堂内光明如昼。二十八日定基。明日地大震山大吼。岩上有钟鼓之声。十月七日舍利将之栖岩。地又动。八日舆登山从者千数。大风从下而上。因风力俄顷至于佛堂。其夜浮图上有光。长数尺。乍隐乍显至于十余。瓶内亦有光五道散出。还歛入瓶。又有二光。并大如钵。出于西壁。合为一道流入塔基。食顷乃灭。俄而复出。流入于堂。山顶亦有大光。照二百里。远望者皆言烧山。九日夜又有二光绕浮图其一流照西谷。其一流照南谷。十二日堂内又有光状如香炉。流至浮图露盘。移时乃灭。其夜露盘上又有光。或散或聚。皆似莲华。移更乃灭。十三日夜浮图上又有光。如三佛像。并高尺。停住者久之。十四日夜有光三道。从堂而出。其一直上天。其一流于东北。其一状如楼阙赫照州城。自朔至望。寺及城内。常闻异香。桃李杏柰多花。人采之以供养。舍利入函之夜又有光。再从塔出。圆如大镜。诸光多紫赤。而见者色状不必同。或云如大电。或云如燎火。其都无所见者十二三。有妇人抱新死小儿来乞救护。至夜便苏。遇光照以愈疾者非一。诸州皆有感应。而栖岩寺最多。盖由太祖武元皇帝之所建也。

并州于旧无量寿寺起塔。舍利初在道场。大众礼拜。重患者便得除。起塔之旦云雾昼昏。至于已后日乃朗照。五色云夹之。舍利将入函放光或一尺或五寸。有无量天神。各持香花幢幡宝盖遍覆州城。

定州于恒岳寺起塔。有一异翁。来礼拜施布一匹。负土数笼。人问其姓字而不答。忽然失之。此地旧无水。开皇三年初营寺其西八里白龙渊忽东流而过。作役罢水便绝。及将起新塔。水复大流。

相州于大慈寺起塔。天时阴雪。舍利将下日便朗照。始入函云复合。建塔之明年八月。光天尼寺写得陕州瑞相图。置于佛堂。神光屡发如电。又有五色云盖。正临堂上。一日四见焉。又有白云。状如林木雰雨金华。其二花形如大蝶。色似青琉璃。翱翔不下。乃腾虚而去。明年正月寺内又雨天华。

郑州于定觉寺起塔。舍利将至。寺东有光。如大流星。入至佛堂前而没。舆到此处无故自止。既而定塔基于西岸。其东岸旧舍利塔有二光。西流入于基所。寺僧设二千人斋供。然而万余人食之不尽。一瓮饭出八十盆余食。供寺众二百人。数日乃尽。舍利将入函。四面悬幡无风而一时内向。

嵩州于闲居寺起塔。人众从舍利者万余。有兔逆阪走来历舆下而

去。天时阴雪。舍利将下日便朗照。始入函云复合。

亳州于开寂寺起塔。界内无石。舍利至。便于三处各得一成磨方石。一似函而无底。乃合而用之。不须改凿。掘塔基至盘石。有二浪井夹之。天时阴雪。舍利将下日便朗照。始入函云复合。

汝州于兴世寺起塔。天时阴雪。舍利将下日便朗照。始入函云复合。

泰州于岱岳寺起塔。舍利至州。其夜岳庙内有鼓声。天将晓。三重门皆自辟。或见三十骑从庙而出。盖岳神也。舍利自州之寺。来至数里。云盖出于山顶。五色而三重。白气如虹。来覆舍利散成大雾沾湿人衣。其状如垂珠。其味如甘露。自旦至午。雾气乃敛而归山。分为三段。乍来乍往。如军行然。盖亦岳神之来迎也。于是瓶内有声放光。高丈余。食顷乃灭。人审视之。见琉璃内金瓶盖自开。瓶口有寸光如箸。炯然西指。虽急转终不回。如此经八日。将入函。光遂散出。还入金瓶云雾复起。有童子能诵法华经。来礼舍利。遂烧身于野以供养焉。明年二月六日。泰山神鼓竟夜鸣。北听(则声南南听则声北)东西亦如之。

青州于胜福寺起塔。掘基深五尺。遇盘石自然成大函。因而用之。及舍利将入。瓶内有光。乍上乍下。

牟州于巨神山寺起塔。舍利初至。二大紫芝欻现于道。天时阴雪。舍利将下日便朗照。始入函云复合。

隋州于智门寺起塔。十月六日掘基得神龟。七日甘露降于石桥旁之杨树。有黑蜂无算来绕之。八日旦大雾。舍利将之寺。天便开朗。历光化县。忽见门内木连理。过杨树之下。甘露五道悬流。沾洒舆上。既而沉阴。舍利将下日便朗照。始入函云复合。神龟色状特异。有文在其腹曰。王兴州使参军献之。日日开匣欲视其头。而缩藏不可见。敕使著作郎王邵审检。龟便长引颈足。恣人反转。连日如之。乃见有文在其头曰。上大王八八。七千万年。皇帝亲抚视之。入于怀袖自然驯狎。放诸宫沼及草内。还来直至御前。每放辄如之。

襄州于大兴国寺起塔。天时阴晦。舍利将下日便朗照。始入函云复合。

杨州于西寺起塔。州久旱。舍利入境。其夜雨大洽。

蒋州于栖霞寺起塔。邻人先梦。佛从西北来。宝盖旛花映满。寺

众悉执花香出迎。及舍利至如所梦焉。

吴州于大禹寺起塔。舍利凡五度江。风波不起。既至寺放青黄赤白之光。获紫芝高二尺余。四茎共三盖。天时阴晦。舍利将下日便朗照。始入函云复合。

苏州于虎丘山寺起塔。其地是晋司徒王珣琴台。掘得瓶函。银合子有一舍利。浮之钵水右转四周。舍利初发州。天降雨。未至寺日便出。乃有杂色云。临舆而行。徘徊不散。至于塔所。空里有音乐之声。既而天又阴晦。舍利将下云暂开。舍利入函云复合。先是寺内凿石井。井吼二日。盖舍利将来之应也。

衡州于衡岳寺起塔。沙门奉舍利自江陵水行二千余里。四遇逆风。愿定便定。四乞顺风。皆如所欲。初掘基融峰上。有白云阔二丈余。甚整直来临基所右旋三匝乃散。既而阴晦。舍利将下日便朗照。始入函云复合。

桂州于缘化寺起塔。舍利未至城十余里。有鸟千数夹舆行飞。入城乃散。舍利将入塔。五色云来覆之。

番州于洪杨乡崇杨里之灵鹫山寺起塔。掘得宋末所置石函三。其二各有铜函。盛二小银像。其一有银瓶子盛金瓶。疑本有舍利。今乃空矣。既而坑内有神仙云气之象。昔宋主刘义隆之时。天竺有圣僧求那跋摩。将诣杨都路过灵鹫寺。谓诸僧曰。此间寻有异瑞。兼值王者登临征应建立。终逢菩萨圣主方大修弘。其年冬果有群燕共衔绣像委之堂内。及齐主萧道成初为始兴太守。游于此寺而起白塔。陈天嘉三年寺内立碑其文也。如此圣主修弘验于今日。

交州于禅众寺起塔。

益州于法聚寺起塔。天时阴晦。舍利将下日便朗照。始入函云复合。

廓州于法讲寺起塔。舍利初发京下宿于临皋。沙门梦失舍利。是夜廓州有光。高数丈。从东方来入寺。右绕佛塔。照及城楼内外洞朗。遥望者疑烧积薪。光渐西流食顷乃没。及定塔基正当光没之所。又有香气氛氲异常。

瓜州于崇教寺起塔。

虢州表言。州虽不奉舍利。亦请众僧行道。有一异鸟来集梁上。意似听经不惊不动。一夜一日乃下止于读经之床。人人赞叹摩[打-丁

＋娑]。又擎之以行道。法师于佛前为之受戒。良久乃去。

隋州典签王威送流人九十。道逢舍利。尽释其囚。千里期集无一违者。隋州人于涢水作鱼狱三百。既见舍利。亦悉决放之。余州若此。类盖多矣。

皇帝当此十月之内。每因食于齿下得舍利。皇后亦然。以银碗水浮其一。出示百官。须臾忽见有两右旋相着。二贵人及晋王昭豫章王暕蒙赐蚬。敕令审视之。各于蚬内得舍利一。未过二旬。宫内凡得十九。多放光明。自是远近道俗。所有舍利率奉献焉。皇帝曰。何必皆是真。诸沙门相与推试之。果有十三玉粟。其真舍利铁搒而无损。

庆舍利感应表(并答)

隋安德王雄百官等

臣雄等言。臣闻大觉圆备理照空有。至圣虚凝义无生灭。故虽形分聚芥尚贮金罂。体散吹尘犹兴宝刹。自释提请灰之后。育王建塔已来。未有分布舍利绍隆胜业。伏惟皇帝积因旷劫宿证菩提。降迹人王护持世界。往者道消在运仁祠废毁。慈灯灭影智海绝流。皇祚既兴法鼓方振。区宇之内咸为净土生灵之类皆覆梵云。去夏六月爰发诏旨。迎请沙门奉送舍利。于三十州以十月十五日同时起塔。而蒲州栖岩寺规模置塔之所。于此山上乃有钟鼓之声。舍利在讲堂内。其夜前浮图之上发大光明。爰及堂里流照满室。将置舍利于铜函。又有光若香炉。乘空而上至浮图宝瓶。复起紫焰。或散或聚。皆成莲华。又有光明。于浮图上状如佛像花趺宛具。停住久之稍乃消隐。又有光明。绕浮图宝瓶。蒲州城内仁寿寺僧等遥望山顶。光如楼阙。山峰涧谷昭然显见。照州城东南一隅。良久不灭。其栖岩寺者即是太祖武元皇帝之所建造。又华州置塔之处。于时云雾大雪。忽即开朗。正当塔上有五色相轮。舍利下讫还起云雾。皇帝皇后又得舍利。流辉散彩或出或沈。自非至德精诚道合灵圣。岂能神功妙相致此奇特。臣等命偶昌年。既睹太平之世。生逢善业。方出尘劳之境。不胜抃跃。谨拜表陈贺。以闻。

门下仰惟正觉覆护群品。济生灵于苦海。救愚迷于火宅。朕所以至心回向结念归依。思与率土臣民爰及幽显。同崇胜业共为善因。故分布舍利营建神塔。而大圣慈愍频示光相。宫殿之内舍利降灵莫测来由。自然变现。欢喜顶戴得未曾有。斯实群生多幸延此嘉福。岂朕微诚所能致感。览王公等表悚敬弥深。朕与王公等及一切民庶。宜更加克励兴隆三宝。今舍利真形犹有五十。所司可依前式分送海内。庶三

涂六道俱免盖缠。禀识含灵同登妙果。主者施行。

高丽百济新罗三国使者将还。各请一舍利于本国起塔供养。诏并许之。诏于京师大兴善寺起塔。先置舍利于尚书都堂。十二月二日旦发焉。是时天色澄明气和风静。宝舆旛幢香花音乐种种供养弥遍街衢。道俗士女不知几千万亿。服章行位从容有叙。上柱国司空公安德王雄已下皆步从至寺。设无遮大会而礼忏焉。有青雀狎于众内。或抽佩刀掷以布施。当人丛而下都无所伤。仁寿二年正月二十三日。复分布五十一州建立灵塔。令总管刺史已下县尉已上。废常务七日请僧行道。教化打刹施钱十文。一如前式。期用四月八日午时。合国化内同下舍利封入石函。所感瑞应者别录如左。

恒州　泉州　循州　营州　洪州　杭州。

凉州　德州　沧州　观州　瀛州　冀州。

幽州　徐州　莒州　齐州　莱州　楚州。

江州　潭州　毛州　贝州　宋州　赵州。

济州　兖州　寿州　信州　荆州　梁州。

兰州　利州　潞州　黎州　慈州　魏州。

汴州　杞州　许州　豫州　显州　曹州。

安州　晋州　怀州　陕州　洛州　邓州。

秦州(重得舍利)　卫州　洺州　郑州。

恒州表云。舍利诣州建立灵塔。三月四日到州。即共州府官人。巡历检行安置处所。唯治下龙藏寺堪得起塔。其月十日度地穿基。至十六日未时。有风从南而来。寺内香气殊异无比。道俗官私并悉共闻。及有老人姓金名瓒。患鼻不闻香臭。出二十余年。于时在众亦闻香气。因即鼻差。至四月八日。临向午时欲下舍利。光景明净天廓无云。空里即雨宝屑天花。状似金银碎薄。大小间杂雰雰散下。犹如雪落。先降塔基石函上。遍堕寺内城治。俱有杂色晃曜金晶映日。时即将衣承取。复在地拾得。道俗大众十万余人。并见俱获。又刹柱东西二处忽有异气。其色黄白初细后粗。如烽火烟龙形宛转回屈直上。周旋塔顶游腾清汉。莫恻长短。良久乃灭。又有四白鹤。从东北而来周绕塔上西南而去。至二十日已时。筑塔基恰成。复雨宝屑天华。收得盛有一斗。即遣行参军王亮。于先奉献。皇帝开华于宝屑内复得舍利

三个。甚大欢欣。瀛州表云。掘地欲安舍利石函。时可深六尺许。土里忽有真紫色光现。须臾遂灭。其土即有黑文。杂间成篆书字云。转轮圣王佛塔。谨表闻知。

黎州表云。掘基安舍利塔。于地下得一瓦铭云。千秋万岁乐未央。

观州表云。舍利塔上有五色云如车盖。其日午时现至暮。

魏州表云。所送舍利数度放光。复有诸病人或患眼盲或患五内。发愿礼拜病皆得愈。至四月八日。欲下舍利。午时天忽有一片五色云。香馥非常。须臾之间即降金花。至九日旦复下银花。遍满城治。其花大者如榆荚。小者似火精。人人皆得函盛奉献。其日复有一黑狗耽耳白胸。于舍利塔前舒左肱屈右脚。见人行道即起行道。见人持斋亦即持斋。非时与食不食。唯欲得饮净水。至后日旦起解斋。与粥始吃。其寺内先有数个猛狗。但见一狼狗。无不竞来吠啮。若见此狗入寺。悉皆低头掉尾。当尔之时。看人男夫妇女三十余万。尽皆不识此狗。未知从何而来。

秦州表云。欲下舍利时七日地微动至八日大动。

兖州表云。敕书分送起塔。以瑕丘县普乐寺最为清净。即于其所奉安舍利。以去三月二十五日。谨即经营以为函盖。初磨之时体唯青质。及其功就变同码瑙。五色相杂文彩焕然。复于其里间生白玉。内外通彻照物如水。表里洞朗鉴人等镜。其送舍利。

曹州表云。三月二十九日。舍利于子城上赤光现。四月五日申时。舍利现双树。并有师子现。五日亥时。舍利现金光。长七寸。六日卯时。龙花树现。下有佛像俱出。六日卯时。漆瓮板外光明。状如金华色。六日申时。漆瓮北板上。化佛菩萨双树等形。六日亥时。舍利精舍里出黄白花光。长四五寸。八日辰时。漆瓮板后云雾金光等形状。巳时漆瓮板后裟罗双莲华影佛像众僧师子形等。午时塔上五色云现。午后漆瓮内板上有娑罗双树林楼阁等现。九日漆瓮内板上叠石垒基文。甲后漆瓮板外大娑罗树及僧执香炉等形容金佛像现。似若太子初生身。如黄金色。后有三僧。身着紫黄法服。手捉香炉供养。其香气与世香不同。每日恒闻。

晋州表云。舍利于塔前放光三度。皆紫光色。众人尽见。

杞州表云。舍利以三月四日到州。十四日辰时。琉璃瓶里色白如月。须臾之间即变为赤色。至四月二日后变作紫光。或现青色。瓶内

流转。一来一去。循环不止。道俗瞻仰。咸共归依实相容仪。良久乃散。七日午时。神影复出。变动辉焕于前无异。

徐州表云。舍利二月二十八日至州西一驿宿。其夜阴雨。舍利放光。向州四十五里。其净道寺僧向北山看光。影从驿所舍利处而来。舍利石函盖四月五日磨治讫。遂变出仙人二。僧四人。居士一人。骐驎一。师子一。鱼二。自余并似山水之状。

邓州表云。舍利四月六日石函变作玉及玛瑙。其石有文。现正国德三字。并有仙人驎凤等出。

安州表云。奏寺安置送舍利。法师净业共州官人量度基。申时忽有香气。氛氲乘空而至。芬芳微妙世未曾有。道俗咸皆惊愕随至处所。香气遍满至五更方始散尽。又至四月八日。行道日满供设大斋。午时欲下舍利。道俗一万余人。法师升高座。手捧舍利以示大众。人人悲感不能自胜。即有赤色。从师手内瓶口而出。便二度放光。高一尺。又下石函忽有白云。团圆如盖。正当函上右旋数匝。绕讫还当元出之处消灭。又塔南先有佛阁。当时锁闭舍利于其下立道场。遣二防人看守。忽闻阁上有众人行声。看阁门仍闭。又复须臾复闻行声即走告。寺主来共开阁门上验看。唯有佛像。自外都无所见。又下舍利讫日。到申时有法师净范投陀僧净滔。于舍利塔后。临水岩边。为诸道俗受菩萨戒。众人见群鱼行队游水。首皆南出似欲归依。多少一万余。请二禅师乘船入水为鱼受戒。然内诸鱼悉回首向船。随逐巡行如似听法。

赵州表云。舍利以三月四日到州。臣等于治下文际寺安置起塔。二日打刹行道。舍利于塔所放赤光。从未至申更见不同。或似像形。或似楼阁。或见白光。乍大乍小。巡绕舍利。绕瓶行道。或隐或显。或迟或速。官人道俗莫不睹见。惊喜号咽沸腾寺内。至四日又放赤光。曜如金色。纵横一尺余。紫绿相间前后三度。良久乃灭。又见一佛像长二尺余。坐于莲华趺坐。又以二菩萨侠侍。长一尺余。从卯至巳见诸形相。道俗四部二万余人。咸悉瞻仰。

豫州表云。舍利瓶有白光。须臾成五色游转瓶内。形相非常。又凿舍利铭。其石更无异质。凿至皇帝一字。从上点及竖牵横画。随凿之处如刻金所成。

利州表云。舍利三月二十六日夜一更内放光。遍照衙内如月。

明州表云。四月八日下舍利。掘地安石函。乃得一像。

卫州表云。四月三日斋讫。舍利金瓶外。其色红赤鲜丽殊常。或行琉璃瓶底。或游瓶侧。缘瓶上下光明外照。比至八日照灼如初。

洺州表云。舍利三月十一日天降甘泽。十三日乃止。有戒德沙门僧猛。先患腰脚不堪出行。其日闻舍利欲到。合寺驰走。僧猛自身抱患不得奉迎。命弟子法藏扶侍出户。回心正念遂便得起行。出城十里许亲迎舍利。因此瘳降渐堪得行。

毛州表云。舍利二月二十七日到州。其日即依式安置。一切男女皆发菩提心。竞趣归依。哑者能言。挛躄之人悉皆能行。石函乃变如琉璃。内外明彻。四月十二日天雨金银华落。表送奉献。

冀州表云。舍利放光。五色照满城治。时有一僧先患目盲。亦得见舍利。复有一人患腰脚挛躄十五年。自舍利到州所。是患人礼拜发愿。即得行动。

宋州表云。三月四日舍利至州。其所部宋城县市院先有古井堰。由来碱苦水色旧赤。全不堪食。其县民胡子干因取水和涩。怪其色白尝觉甚甘。四月三日舍利于塔内放赤色光。六日夜五更寺内又放白色光。七日辰时寺内天雨白华。目验雰雰然。状如细雪。不落于地。八日午时欲下舍利入函。天上有白鹤翔塔基之上。

怀州表云。舍利于州城长寿寺安置。四月五日辰时。有一雄雉飞来函侧。心闲从容质羽鲜华。自飞自止曾无惊畏。河内县民杨迈特以示。道俗六千余人。莫不同见。敕使沙门灵璨即与受戒。其雉向师似如听法。师云。此雉是野鸟。内法道理无容笼系。即令送城北太行山放之。舍利塔厢复有一迹。从塔东南三十步而来。直到塔所不见还踪。复无入处。或阔四寸。或阔三寸。蟠屈逶迤状等龙蛇之迹。宫人道俗并悉共见。八日至午前舍利欲入塔函。遂放光于瓶外。巡回数匝晖彩照曜。或上或下。乍隐乍出。

汴州表云。舍利三月二日到州。权置州馆。六日夜大德僧慧彻等。忽闻香气有异寻常。至八日诸僧迎舍利将向塔所。大德僧粲等五人。复闻香气。去慧福寺门四十余步。遂放青色光覆昭露帐。大久乃灭。其寺有舍利。在僧房供养。其日杞州人张相仁。于僧房见寺内舍利复放青色光。恰与新至舍利色状相似。十日复至见赤色光临寺佛堂。高五尺其夜四更复见青赤杂色光于寺。复有一老母。患腰已来二十余年。拄杖伏地而行。闻舍利至寺。强来礼拜。于大众里见舍利光。腰即得差舍杖而行。

洛州表云。舍利三月十六日至州。即于汉王寺内安置。至二十三

日忽降香气。世未曾有。四月七日夜一更向尽。东风忽起灯花绝焰。在佛堂东南神光昭烛。复有香风而来。官人道俗等共闻见。于是弥增克念。至八日临下舍利。塔侧桐树枝叶低茎。

幽州表云。三月二十六日于弘业寺安置舍利。石函始磨。两面以水洗之明如水镜。内外相通。紫光焰起其石班驳。又类码瑙。润泽泫耀光似琉璃。至四月二日起斋行道。至三日亥时。舍利前焚香供养。灯光昭庭众星夜朗。有素光舒卷在佛舆之上。至八日舍利入函。自旦及辰函石现文。仿像有菩萨光彩粉藻。又似众仙。其间鸟兽林木诸状不常者众。实难详审。其有文理照显分明。今画图奉进。

许州表云。三月三日初夜于州北境去州九十里。舍利放光。紫赤二色照曜州城内外。民庶皆见神光。四月七日在州大厅。舍利出金瓶之外。琉璃瓶内行道放光。至八日在办行寺塔所。又放光明。午时舍利欲入石函。又有五色光彩云来临塔上。云形如盖。其日在塔西南一百余步。依育王造塔本记。一枯池不在四畔。正在池中。可深九尺。忽有甘井自现。其水不可思议。当时道俗看者二万余人同饮。齐所录瑞应奉表奏闻。

荆州舍利现云如车盖。正当塔上云间雨花。游扬不落。众鸟翔塔。

济州舍利本一。至彼现二。放光昭现。闻异香气云间出音。自然钟声及以赞善。大鸟群飞塔下。

楚州舍利当行道日。野鹿来听鹤游塔上。

莒州舍利本一。至彼现三。放光映昭。掘基地下忽得铜塔。及哑者能言。

营州舍利三度放光。白色旧龟石自然折解。用为石函。

抗州舍利山间掘基。得自然石窟容舍利函。

潭州舍利江鸟迎送。

潞州舍利至彼自然泉涌。饮者病愈。

洪州舍利白项乌引路。

德州舍利至彼。躄者能行。大鸟旋塔。

郑州舍利放光。幡向内垂。

江州舍利至彼行道日。耕人犁得一铜像。

兰州舍利掘基地下得一石像。又小儿拨得二铜像。

慈州舍利现白云盖如飞仙。自然泉涌。饮者病愈。

廉州未得舍利。别得一舍利。放光佛香炉烟气。又类莲华黄白色。天雨宝屑。

雍州表云。仁寿二年五月十二日。京城内胜光寺大兴善寺法界寺州公廨里。及城治街巷天雨银屑。大如榆荚小如麸等。表送奉献。仁觉寺五月十二日未时。有风从西南而来。香气氛氲。沙门及经生道俗等并悉俱闻。当夜雨银屑天花。芭蕉枝叶棕榈茎榒上。人皆拾得。大小如前无异。

仁寿二年六月五日夜。仁寿宫所慈善寺新佛堂内灵光映现。形如钵许。从前柱绕梁栿。众僧睹见。

仁寿二年六月五日夜。雨银屑天花枇杷叶上及余草头上。落地。

仁寿二年六月八日。诸州送舍利。沙门使还宫所见旨相问慰劳讫。令九日赴慈善寺为庆光斋。僧众至寺赞诵旋绕行香欲食。空里微零复雨银屑天花。舍人崔君德令盛奉献。京城内胜光寺模得陕州舍利石函变现瑞像娑罗双树等形相者。仁寿二年五月二十三日已后。在寺日日放光连连相续。缘感即发不止昼夜。城治道俗远来看人归依礼拜。阗门塞路往还如市。遇斯光者昭动群心悲喜发意。其城内诸寺外县诸州以绢素模将去去者。或上舆放光。或在道映照。或至前所开明现朗。光光色别随见不同。

仁寿二年七月十五日。京城内延兴寺灌写释迦金铜像丈六。其夜雨宝屑银华。香气甚异无比。

陕州舍利。从三月十五日申时。至四月八日戌时。合一十一度见灵瑞。总有二十一事。四度放光。

光内见花树。二度五色云。掘地得鸟。石函变异。八娑罗树。树下见水。一卧佛。三菩萨。一神尼。函内见鸟。三枝金华。兴云成轮相。自然幡盖。函内流出香云。再放光。

舍利在陕州城。三月二十三日夜二更里。大通寺善法寺阐业寺并

见光明。唯善法寺所见光。内有两个华树。形色分明。久而方灭。其色初赤。寻即变白。后散如水银。满屋之内物皆照彻。舍利在大兴国寺。四月二日夜二更里。灵胜寺见光明。洞了庭前果树及北坡草木。光照处见其形。塔基下掘地得鸟。舍利来向大兴国寺。三月二十八日卯时。司马张备共大都督侯进检校筑基掘地已深五尺。有阌乡县玉山乡民杜化云。钁下忽出一鸟。青黄色大如鹑。驯行塔内安然自处。执之不恐。未及奉送其鸟致死。今营福事。于舍利塔内获非常之鸟。既以出处为异。谓合嘉祥。今别画鸟形。谨附闻奏。五色云再见。三月十五日申时。舍利到陕州城南三里涧。即有五色云。从东南郁起。俄尔总成一盖。即变如紫罗色。舍利入城方始散灭。当时道俗并见。至二十八日未时。在大兴国寺。复有五色云。从西北东南二处而来。舍利塔上相合。共成一段。时有文林郎韦范大都督杨旻及官民等。并同观瞩。其云少时即散者也。两度出声。舍利在州。三月二十三日夜。从宝座出声。如人间打静声。至三乃止。后在大兴国寺。四月五日酉时。复出一声大于前者。道俗并闻。石函内外四面见佛菩萨神尼娑罗树光明等。四月七日巳时。欲遣使人送放光等四种瑞表。未发之间。司马张备共崤县令郑干意阌乡县丞赵怀坦大都督侯进当作人民侯谦等。至舍利塔基内石函所检校。同见函外东面石文乱起。其张备等怪异。更向北面虔意以衫袖拂拭随手。向上即见娑罗树一双。东西相对枝叶宛具。作深青色。俄顷道俗奔集。复于西面外。以水浇洗。即见两树叶有五色。次南面外复有两树。枝条稍直。其叶色黄白。次东面外复有两树。色青叶长。其四面树下并有水文。于此两树之间。使人文林郎韦范初见一鸟仰卧。司马张备次后看时。其鸟已立。鸟前有金华三枝。鸟形大小毛色与前掘地得者不异。其鸟须臾向西南行。至佛下停住函内。西南近角复有一菩萨。坐华台上面向东。有一立尼面向菩萨合掌。相去二寸。西面内复有二菩萨并立。一金色面向南。一银色面向北。相去可有三寸。西唇上有一卧佛。侧身头向北面向西。其三菩萨于石函内并放红紫光。高一尺许。从巳至未形状不移。图画已后色渐微灭。道俗观者其数不少。此函本是青石色基黑闇。见瑞之时变为明白。表里莹彻周回四面。俱遣人坐并相照见无所翳障。其函内外四面。总见一佛三菩萨一尼一鸟三枝华八株树。今别画图状。谨附闻奏。

下时四方云起变成轮相。复有自然幡盖。及塔上香云二度光见。

四月八日午时欲下舍利。于时道俗悲号。四方忽然一时云起。如烟如雾。渐次向上至于日所。即绕日变成一晕。犹如车轮。内别有白云团圆翳日。日光渐即微闇如小盏许。在轮外周匝。次第以云为辐。其轮及辐并作红紫色。至下舍利讫。其云散灭日光还即明净。复于塔院西北墙外。大有自然幡盖。亦有见幡盖围绕舍利者。当时谓有人捉

幡供养。至下舍利讫其幡盖等忽即不见。于时道俗见者不少。至戌时司马张备等。见塔上有青云气从塔内而出。其云甚香。即唤使人文林郎韦范大兴寺澛昙畅入里就看。备共韦范等并见流光向西北东南二处流行。须臾即灭。

## 广弘明集卷第十八

### 法义篇第四之一

　　夫法者何耶。所谓凭准修行。清神洗惑而为趣也。义者何耶。所谓深有所以千圣不改其仪。万邪莫回其致者也。俗法五常。仁义礼智信也。百王不易其典。众贤赞翼而不坠者也。道法两谛。谓真俗也。诸佛之所由生。群有因之而超悟者也。然则俗保五常。沦惑绵亘。道资两谛。胜智增明。故真俗为出道之阶基。正法为入空之轨躅者也。故论云。非俗无以通真。非真无以遣俗。又云。诸佛说法常依二谛。斯则大略之成教也。至于大小半满之流。三箧八藏之典。明心尘之显晦。晓业报之殊途。通慧解以镜象心。了世相以光神照也。若斯以叙谓之法义也。至于如说修行。思择灵府者。则四依法正。创究识于倒情。八直明道。策净心于妄境。三学开其玄府。一贯统其真源。渐染基构当自得其涯也。但以幽关难启。匠石易迷。匪藉言方。莫由升附。所以自古道俗同而问津。疏瀹精灵。陶练心术。或著论而导其解。或谈述而写其怀。因言而显圣心。寄迹而扬玄理者也。昔梁已叙其致。今唐更广其尘。各有其志。明代代斯言之不绝也 梁代集弘明法义总录 晋孙绰喻道论 罗君章更生论 郑道子神不灭论 释慧远报应论 释慧远三报论 释僧顺折三破论 梁高祖神明成佛义 萧琛难神灭论 曹思文难神灭论 梁高祖答臣神不灭敕 释法云与朝贵书 习凿齿与释公书 唐广弘明集法义篇总录 序历代贤明释诸疑惑义 晋戴安公释疑论 晋戴安公与远法师书(并答) 周道祖难释疑论 戴重与远法师书 戴答周居士难论(并答) 远法师与戴书(并答) 何承天报应问(刘少府答) 宋谢灵运与诸道人辩宗论(并书) 后秦主姚兴与安成侯书述佛义 通三世等论(并罗什法师答) 姚嵩表问诸义(并兴答等) 唐沙门释惠净折疑论(并释法琳述) 齐竟陵王与隐士刘虬书(三首) 齐沈约内典序 齐沈约为皇太子解讲疏 齐沈约为竟陵王发讲疏(并颂) 齐沈约为竟陵王解讲疏(二首) 梁太子纲请帝讲(并答往返六首) 梁陆云述御讲金字波若序 梁萧子显叙讲波若义 皇大子谢讲竟启(并答) 梁太子纲上大法颂(并表答) 晋安王上太子玄圃讲颂(并启答) 梁武帝涅槃经疏序 梁湘东王法宝联壁序 梁简文成实论序 梁元帝内典碑铭集林序 唐沙门释玄则禅林妙记集序(二首) 唐司元大夫李俨法苑珠琳序 梁昭明太子答请讲书(并启答三首) 昭明谢敕赉木栖如意启 昭明立二谛义(并道俗二十二人难及解) 昭明立法身义(并僧六人往反问答) 昭明谢敕看讲解二启 昭明谢敕赉涅槃经疏讲启 昭明谢

敕赉大集经讲疏启 梁晋安王与广信侯书(并答) 齐沈约立佛法义论(五首) 齐沈约难范缜神灭论 陈沙门真观因缘无性论(并朱世卿自然论) 魏收北齐三部一切经愿文 王褒周藏经愿文 隋炀帝宝台经藏愿文 唐太宗三藏圣教序(并表请谢答) 今上述三藏圣教序(并谢答) 唐褚亮述注般若经序 唐柳宣与翻经大德书(并答)

广弘明集法义篇第四之初 释疑论　晋处士戴安公 与远法师书戴安 难释疑论　周居士道祖(并答)　重与远法师书　戴安(并答) 报应问　何承天(刘少府答) 辩宗论(并问答往返)　宋侍中谢灵运 述佛法诸深义　秦主姚兴(并答) 折疑论唐沙门慧净(并述)

释疑论。

晋戴安

　　安处子问于玄明先生曰。盖闻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又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斯乃圣达之格言。万代之宏标也。此则行成于己身。福流于后世。恶显于事业。获罪乎幽冥。然圣人为善。理无不尽理尽善积。宜历代皆不移。行无一善恶恶相承。亦当百世俱闇。是善有常门。恶有定族。后世修行复可益哉。又有束修履道。言行无伤。而天罚人楚百罗备缨。任性恣情肆行暴虐。生保荣贵子孙繁炽。推此而论。积善之报竟何在乎。夫五情六欲人心所常有。斧藻防闲外事之至苦。苟人鬼无尤于趣舍。何不顺其所甘而强其苦哉。请释所疑以祛其惑。先生曰。善哉子之问也。史迁有言。天之报施善人何如哉。荀悦亦云。饰变诈而为奸宄者。自足乎一世之间。守道顺理者。不免饥寒之患。二生疑之于前而未能辨。吾子惑之于后。不亦宜乎。请试言之。夫人资二仪之性以生。禀五常之气以育。性有修短之期。故有彭殇之殊。气有精粗之异。亦有贤愚之别。此自然之定理不可移者也。是以尧舜大圣朱均是育。瞽叟下愚诞生有舜。颜回大贤早夭绝嗣。商臣极恶令胤克昌。夷叔至仁饿死穷山。盗跖肆虐富乐自终。比干忠正毙不旋踵。张汤酷吏七世珥貂。凡此比类不可称言。验之圣贤既如彼。求之常人又如此。故知贤愚善恶修短穷达。各有分命。非积行之所致也。夫以天地之玄远。阴阳之广大。人在其中岂惟[米*弟]米之在太仓。毫末之于马体哉。而匹夫之细行。人事之近习。一善一恶皆致冥应。欲移自然之彭殇易圣于朱舜。此之不然居可识矣。然则积善积恶之谈。盖施于劝教耳。何以言之。夫人生而靖天之性也。感物而动性之欲也。性欲既开流宕莫检。圣人之救其弊。因神道以设教。故理妙而化敷。顺推迁而抑引。故功玄而事适。是以六合之内论而不议。钻之而不知所由。日用而不见所极。设礼学以开其大蒙。名法以束其形迹。贤者倚之以成其志。不肖企及以免其过。

使孝友之恩深。君臣之义笃。长幼之礼序。朋执之好着。背之则为失道之人。讥议以之起。向之则为名教之士。声誉以之彰。此则君子行已处心。岂可须臾而忘善哉。何必修教责实以期应报乎。苟能体圣教之幽旨。审分命之所钟。庶可豁滞于心府不祈验于冥中矣。安处子乃避席曰。夫理蕴千载念缠一生。今闻吾子大通之论。足以释滞疑祛幽结矣。仆虽不敏请佩斯言。

与远法师书。

　　安公和南。弟子常览经典。皆以祸福之来由于积行。是以自少束修。至于白首行不负于所知。言不伤于物类。而一生艰楚荼毒备经顾景。块然不尽。唯已夫冥理难推近情易缠。每中宵幽念。悲慨盈怀。始知修短穷达自有定分。积善积恶之谈。盖是劝教之言耳。近作此释疑论。今以相呈想消息之余脱能寻省。戴安公和南。

远法师答。

　　释慧远顿首。省君别示以为慨然。先虽未善想患。人物来往亦未始暂忘。分命穷达非常智所测。然依傍大宗似有定检。去秋与诸人共读君论。亦并有同异。观周郎作答意。谓世典与佛教粗是。其中今封相呈。想暇日能力寻省。

难释疑论。

周道祖

　　近见君释疑论。盖即情之作。料检理要殆乎有。中但审分命之守似未照其本耳。福善莫验亦仆所常惑。虽周览六籍逾深其滞。及睹经教始昭然有归。故请以先觉语当今之学者也。君以为审分命所钟可无祈验于冥中余庆之言在于劝教。请审分命之旨。为当宅情于理任而弗营邪。为忘怀闇昧直置而已邪。若宅情于理则理未可喻。善恶纷互逆顺莫检。苟非冥废岂得弗营。若直置而已。则自非坐忘事至必感。感因于事则情亦升降。履信获祐何能不庆。为恶弗罚焉得无怨。虽欲忘怀其可得乎。靖求诸己其效明矣。又劝教之设必傍实而动。直为训之方不可一涂而尽。故或若反而后会。或晓昧于为言。是以涂车刍灵堂室异诏。或显其远或征其近。令循教之徒不苟求于分表。饮和之士自足于仁义。故深浅并训而民听不滥。而神明之颐蕴于妙物。岂得显称积善。正位履霜而事与教反理与言违。夷齐自得于安忍。颜冉长悲于履和。恐有为之言或异于此。若谓商臣之徒教所不及汲引之端盖中智

已还。而安于怀仁不没其身。臧会以僭有后鲁国。则分命所钟于何而审。玄明之唱更为疑府矣。是以古之君子知通圮之来其过非新。贤愚寿夭兆明自昔。楚穆以福浓获没。蔡灵以善薄受祸。郗宛以衅深莫救。宋桓以愆微易唱。故洗心以怀宗。练形以闻道。拔无明之沈根。翳贪爱之滞网。不祈验于冥中。影向自征。不期存于应报。而庆罚以彰。故能反步八极水镜万有。但微明之道理隔常域。尧孔拯其粗宜有未尽。史迁造其门而未践乎室。惜其在无闻之世。故永悲以穷年。君既涉其津。亦应不远而得。此乃幽明之所寄。岂唯言论而已。乖叙多年聊以代勤。

来论又以为。天地旷远人事细近。一善一恶无关冥应。然则天网恢恢疏而遂失耶。莫见乎隐。莫显乎微。但盈换藏于日用。交赊昧乎理缘。故或乖于视听耳。山崩钟应。不以路远丧感。火泽革性不以同象成亲。详检数端可以少悟矣。

重与远法师书。

安公和南。间作释疑论以寄其怀。故呈之匠者思闻启诲。既辱还告开示宗辙。并送周郎难甚有趣致。但理本不同。所见亦殊。今重申鄙意答周。复以相呈。旨诚可求而辞不自畅。想脱览省。戴公和南。

释疑论答周居士难。

戴安公

间以暇日因事致感。脱作释疑以呈法师。既辱还告并来难。辞喻清赡致有旨归。但自觉。虽先观者莫悟。所见既殊孰是能正。苟怀未悟请共尽之。仆所谓能审分命者。自呼识拔常均妙鉴理宗校练名实比验古今者耳。不谓沦溺生死之域欣戚失得之徒也。苟能悟彭殇之寿夭。则知修短之自然。察尧舜于朱均。以得愚圣之有分。推渊商之善恶。足明冥中之无罚。等比干盗跖。可识祸福之非行。既能体此数事。然后分命可审。不祈冥报耳。若如来难。宅情于理则理未可喻。靖求诸己其明效矣。此乃未喻由于求己。非为无理可喻也。若舍己而外鉴。必不远而复矣。

难曰。劝教之设必傍实而动。直为训之方不可以一涂而尽。仆岂谓圣人为教反真空设邪。夫善恶生于天理。是非由乎人心。因天理以施教。顺人心以成务。故幽怀体仁者挹玄风而载悦。肆情出辙者顾名教而内掬。功玄物表。日用而忘其惠。理蕴冥寂。涛之不见其宗。非违虚教以眩于世也。是以前论云。因神通以设。故理妙而化敷。顺推

迁而相引。故功玄而事适者也。

难曰。安于怀仁不没其身。臧会以僭有后鲁国。则分命所钟于何而审。玄明之唱更为疑府矣。答曰。斯乃所以明善恶之有定不由于积行也。若夫仁者为善之嘉行。安于怀之而受福。僭者反理之邪事。臧会为之而获后。良由分应没身非履仁之所移命当为后非行僭之能罚。岂异比干忠正而婴剖心之戮。张汤酷吏而获七世之祐哉。苟斯理之不殊。则知分命之先定矣。乃同玄明之有分。非为成疑府也。

难曰。古之君子知通圯之来其过非新。贤愚寿夭兆明自昔。楚穆以福浓获没。蔡灵以善薄受祸。郄宛以衅深莫救。宋桓以愆微易唱。答曰。夫通圯非新。寿夭自昔。信哉斯言。是仆所谓各有分命者也。若夫福浓获没衅深莫救。此则报应之来有若影向。蔡灵以善薄受祸。商臣宜以极逆罗殃。宋桓以愆微易唱。邾文应用行善延年。而罪同罚异福等报殊。何明鉴于蔡宋而独昧于楚邾乎。君所谓不祈验于冥中影向自微。不期在于应报而庆罚以彰。于斯踬矣。

难曰。然则天网恢恢疏而遂失耶。莫见乎隐。莫显乎微。但盈换藏于日用。交赊昧于理缘。答曰。夫天理冥昧变状难明。且当推已兆之终古。考应报之成迹耳。至于善恶祸福。或有一见斯自遇与事会。非冥司之真验也。何以明之。若其有司当如之治国长之一家。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必罚。使修行者保其素履极逆者受其酷祸。然后积善之家被余庆于后世。积不善之家流殃咎乎来世耳。而今则不然。或恶深而莫诛。或积善而祸臻。或履仁义而亡身。或行肆虐而降福。岂非无司而自有分命乎。若以盈换藏于日用。交赊昧于理缘者。但当报对迟晚不切目前耳。非为善恶舛错是非莫验。推斯而言。人之生也。性分夙定。善者自善。非先有其生而后行善以致于善也。恶者自恶。非本分无恶长而行恶以得于恶也。故知穷达善恶愚智寿夭无非分命。分命玄定于冥初。行迹岂能易其自然哉。天网不失隐见微显。故是劝教之言耳。非玄明所谓本定之极致也。既未悟妙推之有宗。亦何分命之可审乎。将恐向之先觉还为后悟矣。言面未日。聊以说叙。

周居士书。

见重伸释疑论。辞理切验善乎校实也。但仆意犹有不同。乃即欲更言所怀。一日侍法师坐。粗共求君意云。气力小佳当自有酬。因君论旨兼有所见也。仆是以不复稍厝其爝火。须成旨因上。君云。审分命者乃是体极之人既非所同。又仆所立不期存于应报。而庆罚已彰亦不如君所位也。书不尽言。于是信矣。其中小小亦多未喻。付之未遇。

远法师书。

见君与周居士往复。足为宾主。然佛教精微难以事诘。至于理玄数表义隐于经者。不可胜言。但恨君作佛弟子。未能留心圣典耳顷得书论亦未始暂忘。年衰多疾不暇有答。脱因讲集之余。粗缀所怀今寄往。试与同疑者共寻。若见其族则比干商臣之流可不思而得。释慧远顿首。

答远法师书。

安公和南。辱告并见三报论。旨喻弘远妙畅理宗。览省反复欣悟兼怀。弟子虽伏膺法训诚信弥至。而少游人林遂不涉经学。往以艰毒交缠。聊寄之释疑以自摅散。此盖情发于中而形于言耳。推其俗见之怀。诚为未尽。然三报旷远。难以辞究。弟子寻当索归必觐展。冀亲承音旨盖祛其滞。诸怀寄之周居士。戴安公和南。

报应问。

何承天

西方说报应。其枝末虽明而根本常昧。其言奢而寡要。其譬迂而无征。乖背五经。故见弃于先圣。诱掖近情。故得信于季俗。夫欲知日月之行。故假察于璇机。将伸幽冥之信。宜取符于见事。故鉴燧悬而水火降。雨宿离而风云作。斯皆远由近验幽以显著者也。夫鹅之为禽。浮清池咀春草众生蠢动弗之犯也。而庖人执焉鲜有得免刀俎者。燕翻翔求食。唯飞虫是甘。而人皆爱之。虽巢幕而不惧。非直鹅燕也。群生万有往往如之。是知杀生者无恶报。为福者无善应。所以为训者如彼。所以示世者如此。余甚惑之。若谓燕非虫不甘故罪所不及。民食刍豢奚独婴辜。若谓禽豕无知而人识经教。斯则未有经教之时。畋渔网罟亦无罪也。无故以科法入中国。乃所以为民陷阱也。彼仁人者岂其然哉。故余谓。佛经但是假设权教。劝人为善耳。无关实叙。是以圣人作制推德翳物。我将我享寔膺天祐。田获三品宾庖豫焉。若乃见生不忍死。闻声不食肉。固君子之所务也。窃愿高明更加三思。

答何承天。

刘少府

敬览高话。辞切证明。所谓彼上人者难为酬对者也。然如来穷理尽性因感成教。故五善思启。戒品为之设。六蔽待祛。般若为之照。薰以十善净以无漏。毕竟解脱至菩提而已矣。斯末之所以明而本之不昧者耶。孔以致孝为务。则仁被四海。释以大慈为首。则化周五道。导物之迹非乃冥耶。但应有粗精终然自殊耳。凡览般若诸经。不以无孔为疑。何独诵丘之书而有见弃之言乎。以龙鬼之陋尚感圣而至诱掖得信。岂季俗而已哉。足下据见在之教。以诘三世之辩。奢迂之怪固不待言。若许因果不谬犹形之与影。征要之效如合符也。若日月之行。幽明之信。水火之降。风云之作。皆先因而后果。不出感召之道。故缘起鉴能致水。缘灭燧不招火。一切诸法从缘起灭耳。若鹅之就毙味登俎鼎燕之获免无取盐梅。故鹅杀于人犹虫死于燕。鹅虫见世受。人燕未来报。报由三业。业有迟疾。若人入孝出悌扬于王庭君亲。无将将(音埒)而必诛。此见报之疾着乎视听者也。若忠为令德剖心沉渊劫掠肆杀有幸而免。此后报之迟疏而不失者也。善恶之业。业无不报。但过去未来非耳目所得。故信之者寡。而非之者众耳。科法清净涤尘开慧。中国弗思谓为陷阱。非我无谋秦弗用也。劝人为善。诚哉斯言。然权者谓实非假设也。故文王废伯邑考而立武王权也。周适非王发有天命。礼是疏制理固从实。伯废发立实也。各从其实德用交归。自非大智孰能预之。经云。善权方便亦复如是耳。夫民生而杀性之欲也。饮血席毛在上皇之世矣。圣人去杀非教杀也。但民杀未尽而化宜渐损。虽将享三品尊荐厚宾。然汤开其网。孔钓不纲。诗翼五豝。礼弗身践。据兹而观。作者之心见矣。今忍不食成己慈之心。若推不忍于视听之表。均不食于见闻之内。其至矣哉。其至矣哉。只藉嘉评伸以管窥。实相无言言成戏论。既不自是想亦同非。若高明之譬。请俟诸君子。

辩宗论诸道人王卫军问答。

谢灵运

同游诸道人。并业心神道求解言外。余枕疾务寡颇多暇日。聊伸由来之意。庶定求宗之悟。

释氏之论。圣道虽远积学能至。累尽鉴生万应渐悟。孔氏之论。圣道既妙。虽颜殆庶体无鉴周。理归一极。

有新论道士以为。寂鉴微妙不容阶级。积学无限何为自绝。今去释氏之渐悟而取其能至。去孔氏之殆庶而取其一极。一极异渐悟能至非殆庶。故理之所去虽合各取。然其离孔释矣。余谓二谈救物之言。道家之唱得意之说。敢以折中。自许窃谓新论为然。聊答下意。迟有

所悟。

法勖问。敬览清论。明宗极虽微而一悟顿了。虽欣新剖窃有所疑。夫明达者以体理绝欲。悠悠者以迷惑婴累。绝欲本乎见理。婴累由于乖宗。何以言之。经云。新学者离般若便如失明者。无导是为怀理。荡患于兹显矣。若涉求未渐于大宗希仰。犹累于尘垢则永劫劬劳。期果缅邈既怀犹豫。伏迟嘉训。初答。道与俗反理不相关。故因权以道之。权虽是假旨在非假。智虽是真能为非真。非真不伤真。本在于济物。非假不遂假。济则反本。如此永劫无为空。勤期果有如皎日。

勖再问。案论。孔释其道既同。救物之假亦不容异。而神道之域。虽颜也孔子所不诲。实相之妙。虽愚也释氏所必教。然则二圣建言何乖背之甚哉。再答。二教不同者。随方应物所化地异也。大而较之。监在于民。华人易于见理。难于受教。故闭其累学而开其一极。夷人易于受教难于见理。故闭其顿了而开其渐悟。渐悟虽可至昧顿了之实。一极虽知寄绝累学之冀。良由华人悟理无渐而诬道无学。夷人悟理有学而诬道有渐。是故权实虽同其用各异。昔向子期以儒道为一。应吉甫谓孔老可齐。皆欲窥宗。而况真实者乎。勖三问。重寻答。以华夷有险易之性。故二圣敷异同之教。重方附俗。可谓美矣。然渊极朗鉴作则于上。愚民蒙昧伏从于下。故作则宜审其政。伏从必是其宗。今孔废圣学之路。而释开渐悟之迳。筌蹄既已纷错。群黎何由归真。三答。冬夏异性。资春秋为始末。昼夜殊用。缘晨暮以往复。况至精之理岂可迳接至粗之人。是故傍渐悟者。所以密造顿解。倚礼教者。所以潜成学圣。学圣不出六经。而六经得顿解。不见三藏。而以三藏果筌蹄历然。何疑纷错。鱼兔既获群黎以济。

僧维问。承新论法师。以宗极微妙不容阶级。使夫学者穷有之极。自然之无有若符契。何须言无也。若资无以尽有者。焉得不谓之渐悟耶。初答。夫累既未尽。无不可得。尽累之弊。始可得无耳。累尽则无。诚如符契将除其累。要须傍教。在有之时学而非悟。悟在有表托学以至。但阶级教愚之谈。一悟得意之论矣。维再问。论云。悟在有表得不以渐。使夫涉学希宗当日进其明。不若使明不日进与不言同。若日进其明者得非渐悟乎。

再答。夫明非渐至信由教发。何以言之。由教而信则有日进之功。非渐所明则无入照之分。然向道善心起。损累生垢伏。伏似无同善似恶乖。此所务不俱非心本无累。至夫一悟万滞同尽耳。

维三问。答云。由教而信。则有日进之功。非渐所明。则无入照之分。夫尊教而推宗者。虽不永用。当推之时。岂可不暂合无耶。若

许其暂合。犹自贤于不合非渐如何。

　　三答。暂者假也。真者常也。假知无常。常知无假。今岂可以假知之暂而侵常知之真哉。今暂合贤于不合。诚如来言窃有微证。巫臣谏庄王之日。物赊于己。故理为情先。及纳夏姬之时。已交于物。故情居理上。情理云互物己相倾。亦中知之率任也。若以谏自为悟。岂容纳时之惑耶。且南为圣也。北为愚也。背北向南。非停北之谓。向南背北。非至南之称。然向南可以向南背北。非是停北。非是停北。故愚可去矣。可以至南。故悟可得矣。

慧驎演僧维问。

　　当假知之一合与真知同异。

　　初答。

　　与真知异。

　　驎再问。

　　以何为异。

　　再答。假知者累伏故。理暂为用用暂在理。不恒其知。真知者照寂故理常为用用常在理。故永为真知。

　　驎三问。累不自除。故求理以除累。今假知之一合理实在心。在心而累不去。将何以去之乎。

　　三答。累起因心。心触成累。累恒触者心日昏。教为用者心日伏。伏累弥久至于灭累。然灭之时在累伏之后也。伏累灭累貌同实异。不可不察。灭累之体。物我同忘有无一观。伏累之状。他己异情空实殊见。殊实空异己他者入于滞矣。一无有同我物者出于照也。

　　驎维问。三世长于百年。三千广于赤县。四部多于户口。七宝妙于石沙。此亦方有小大。故化有远近。得不谓之然乎。

　　初答。事理不同恒成四端。自有小大各得其宜。亦有贤愚违方而处。所谓世同时异物是人非。譬割鸡之政亦有牛刀佩玺而听。岂皆唐虞。今谓言折体尽于武城。长世皆覃于天下。未之闻也。且俱称妙觉而国土精粗。不可以精粗国土而言圣有优劣。景迹之应本非所征矣。

　　维再问。论云。或道广而事狭。或事是而人非。今不可以事之小

大而格道之粗妙。诚哉斯言。但所疑不在此耳。设令周孔实未尽极。以之应世。故自居宗。此自是世去圣远未足明极。夫降妙数阶以接群粗。则粗者所不测。然数阶之妙非极妙之谓。推此而言。抚世者于粗为妙。然于妙犹粗矣。以妙乘粗。则无往不尽。以粗求妙。则莫睹其原。无往不尽。故谓之穷理。莫睹其原。故仰之弥高。今岂可就颜氏所崇而同之极妙耶。

再答。今不藉颜所推。而谓之为极。但谓颜为庶几。则孔知几矣。且许禹昌言。孔非本谈。以尧则天体无是同。同体至极岂计有之小大耶。

维三问。凡世人所不测。而又昌言者皆可以为圣耶。

三答。夫昌言贤者尚许其贤。昌言圣者。岂得反非圣耶。日用不知百姓之迷蒙。惟佛究尽实相之崇高。今欲以崇高之相而令迷蒙所知。未之有也。苟所不知。焉得不以昌言为信。既以释昌为是。何以孔昌为非耶。

竺法纲问。敬披高论探研宗极。妙判权实存旨儒道。遗教孔释昌言折中。允然新论。可谓激流导源莹拂发晖矣。详复答勖维之问。或谓因权以通。或学而非悟尔。为玄句徒设。无关于胸情焉。窃所未安。何以言之。夫道形天隔几二险绝。学不渐宗曾无仿佛。驰骋有端思不出位。神崖曷由而登几峰所从而超哉。若勤务于有而坐体于无者。譬犹挥毫钟张之侧功侔羿养之能。不然明矣。盖同有非甚阂尚不可以玩此而善彼。岂况乎有无之至背而反得以相通者耶。

又云。累既未尽。无不可得。尽累之弊。始可得无耳。

问曰。夫膏盲大道摧辀玄路。莫尚于封有之累也。盖有不能袪有。袪有者必无未有。先尽。

有累然后得无也。就如所言累尽则无尔。为累之自去实不无待。实不无待则不能不无。故无无贵矣。如彼重暗自晞无假火日。无暇火日则不能不设。亦明无尚焉。落等级而奇顿悟。将于是乎蹶矣。暇任之余幸思嘉释。

释慧琳问。三复精议。辨[怡-台＋畫]二家斟酌儒道。实有怀于论矣。至于去释渐悟遗孔殆庶。蒙窃惑焉。释云有渐。故是自形者有渐。孔之无渐亦是自道者无渐。何以知其然耶。中人可以语上。久习可以移性。孔氏之训也。一合于道场非十地之所阶。释家之唱也。如此渐绝文论二圣详言。岂独夷束于教华拘于理。将恐斥离之辩辞长于

新论乎。勖道人难云。绝欲由于体理。当谓日损者以理自悟也。论曰。道与俗反本不相关。故因权以通之。物济则反本。问曰。权之所假习心者。亦终以为虑乎。为晓悟之日与经之空理都自反耶。若其永背空谈翻为未说。若始终相扶可修教而至。不答维驎。假知中殊为藻艳。但与立论有违。假者以旋迷丧理。不以钻火致惑。苟南向可以造越。北背可以弃燕。信燕北越南矣。虑空可以洗心。损有可以祛累。亦有愚而空圣矣。如此但当勤般若以日忘瞻郢路而骤进。复何忧于失所乎。将恐一悟之唱。更踬于南北之譬耶。

答纲琳二法师。

　　披览双难欣若暂对。藻丰论博蔚然满目。可谓胜人之口。然未厌于心。聊伸前意无由言对。执笔长怀。谢灵运和南。

答纲公难。

　　来难云。同有非甚阂。尚不可以玩此而善彼。岂况乎有无之至背而反得以相通者耶。此是拘于所习以生此疑耳。夫专玩笔札者。自可不工于弧矢。弧矢既工复玩笔札者。何为不兼哉。若封有而不向宗。自是封者之失。造无而去滞何为不可得皆。借不兼之有。以诘能兼之无。非惟钟胡愧射于更李羿养惭书于罗赵。触类之踬始充巧历之叹。今请循其本。夫凭无以伏有。伏之则有忘。伏时不能知。知则不复辨。是以坐忘日损之谈近出老庄。数缘而灭经有旧说。如此岂累之自去实无之所济。且明为晦新功在火日。但火日不称功于幽闇。般若不言惠于愚惷耳。推此而往。讵俟多云。

答琳公难。

　　孔虽曰语上。而云圣无阶级。释维曰一合。而云物有佛性。物有佛性其道有归。所疑者渐教。圣无阶级其理可贵。所疑者殆庶。岂二圣异涂将地使之然。斥离之难始是有在辞长之论无乃角弓耶。

　　难云。若其永背空谈翻为未说。若始终相扶可循教而至。可谓公孙之辞辩者之囿矣。夫智为权本。权为智用。今取圣之意则智即经之辞。则权傍权以为检。故三乘咸蹄筌。既意以归宗。故般若为鱼兔。良由民多愚也。教故迂矣。若人皆得意。亦何贵于摄悟。假知之论旨明在有者能为达理之谏。是为交赊相倾。非悟道之谓。与其立论有何相违。燕北越南有遇空圣。其理既当。颇获于心矣。若勤者日忘瞻者骤进。亦实如来言。但勤未是得瞻未是至。当其此时可谓向宗。既得

既至可谓一悟将无同。辔来驰而云异[跳-兆＋(轍-車)]耶。

王卫军问。

论曰。由教而信有日进之功。非渐所明。无入照之分。

问曰。由教而信而无入照之分。则是闇信圣人。若闇信圣人理不关心。政可无非圣之尤。何由有日进之功。

论曰。暂者假也。真者常也。假知无常。常知无假。又曰。假知累伏。理暂为用用暂在理。不恒其知。

问曰。暂知为假知者。则非不知矣。但见理尚浅。未能常用耳。虽不得与真知等照。然宁无入照之分耶。若暂知未是见理。岂得云转理暂为用。又不知以为称知。

论曰。教为用者心日伏。伏累弥久至于灭累。

问曰。教为用而累伏。为云何伏耶。若都未见理专心闇信。当其专心唯信而已。谓此为累伏者。此是虑不能并。为此则彼废耳。非为理累相权能使累伏也。凡厥心数孰不皆然。如此之伏根本未异。一倚一伏循环无已。虽复弥久累何由灭。

弘曰。一悟之谈常谓有心。但未有以折中异同之辩。故难于厝言耳。寻览来论所释良多。然犹有未好解处。试条如上为呼可容。此疑不既。欲使彼我意尽览者。泠然又对无兆兼当造膝。执笔增怀。真不可言。

王弘敬谓答王卫军问。

问曰。由教而信而无入照之分。则是闇信圣人耶。若闇信圣人理不关心。政可非圣之尤。何由有日进之功。

答曰。颜子体二未及于照则向善。已上莫非闇信。但教有可由之理。我有求理之志。故曰关心。赐以之二。回以之十。岂直免尤而已。实有日进之功。

问曰。暂知为假。知者。则非不知矣。但见理向浅。未能常用耳。虽不得与真知等照。然宁可谓无入照之分耶。若暂知未是见理。岂得云理暂为用。又不知以何称知。

答曰。不知而称知者。政以假知得名耳。假者为名非暂知如何。不恒其用岂常之谓。既非常用。所以交赊相倾。故谏人则言政理悦已则犯所知。若以谏时为照。岂有悦时之犯。故知言理者浮谈。犯知者沈惑。推此而判。自圣已下无浅深之照。然中人之性有崇替之心矣。

问曰。教为用而累伏。为云何伏耶。若都未见理专心闇信。当其专心唯信而已。谓此为累伏者。此是虑不能并。属此则彼废耳。非为理累相权能使累伏也。凡厥心数孰不皆然。如此之伏根本未异。一倚一伏循环无已。虽复弥久累何由灭。

答曰。累伏者属此则废彼。实如来告。凡厥心数孰不皆然。亦如来旨。更恨不就学人设言而以恒物为讥耳。譬如药验者疾易痊。理妙者吝可洗。洗吝岂复循环。疾痊安能起灭。则事不侔居然已辨。但无漏之功。故资世俗之善。善心虽在五品之数。能出三界之外矣。平叔所谓冬日之阴。辅嗣亦云。远不必携。聊借此语以况入无果无阻隔。灵运自一悟理。质以经诰。可谓俗文之谈。然书不尽意。亦前世格言。幽僻无事聊与同行道人。共求其衷猥辱高难。辞微理析莫不精究。寻览弥日欣若暂对。辄复更伸前论。虽不辩酬。释来问且以示怀耳。海峤岨迥披叙无期。临白增怀。眷叹良深。谢灵运再拜。

王卫军重答书。

更寻前答。超悟亦不知。所以为异。政当尔已。送示生公此间道人。故有小小不同。小凉当共面尽。脱有厝言。更白面写未由寄之。于此所散犹多。

竺道生答王卫军书。

究寻谢永嘉论。都无间然。有同似若妙善。不能不以为欣。檀越难旨甚要。切想寻必佳通耳。且聊试略取论意以伸欣悦之怀。以为苟若不知焉能有信。然则由教而信。非不知也。但资彼之知理在我表。资彼可以至我。庸得无功于日进。未是我知。何由有分于入照。岂不以见理于外非复全昧知不自中未为能照耶。

与安成侯嵩书。

姚兴

吾曾以己所怀疏条摩诃衍诸义。图与什公平详厥衷。遂有哀。故不复能断理。未久什公寻复致变。自尔丧戎相寻无复意事。遂忘弃

之。近以当遣使送像。欲与卿作疏。箱箧中忽得前所条本末。今送示卿。徐徐寻抚。若于卿有所不足者。便可致难也。见卿未日并可以当言笑。

吾前试通圣人三达观以咨什公。公寻有答。今并送。往请此事皆是昔日之意。如今都无情怀。如何矣。

通三世论。

曾问诸法师明三世或有或无。莫适所定。此亦是大法中一段处所而有无不泮。情每慨之。是以忽疏野怀聊试孟浪言之。诚知孟浪之言不足以会理。然胸襟之中欲有少许意。子不能默已。辄疏条相呈。匠者可为折衷。余以为三世一统循环为用。过去虽灭其理常在。所以在者。非如阿毗昙注言。五阴块然喻若足之履地。真足虽往厥迹犹存。当来如火之在木。木中欲言有火耶。视之不可见。欲言无耶。缘合火出。经又云。圣人见三世。若其无也。圣无所见。若言有耶。则犯常嫌明过去未来虽无。眼对理恒相因。苟因理不绝圣见三世无所疑矣。

什法师答。

雅论大通甚佳。去来定无此作不通。佛说色阴。三世和合总名为色。五阴皆尔。又云。从心生心。如从谷生谷。以是故知。必有过去无无因之咎。又云。六识之意识。依已灭之意为本而生意识。又正见名过去业未来中果法也。又十力中第二力知三世诸业。又云。若无过去业则无三途报。又云。学人若在有漏心中。则不应名为圣人。以此诸比。固知不应无过去。若无过去未来则非通理经。法所不许。又十二因缘是佛法之深者。若定有过去未来则与此法相违。所以者何。如有谷子地水时节牙根得生。若先已定有则无所待有。若先有则不名从缘而生。又若先有则是常倒。是故不得定有不得定无。有无之说唯时所宜耳。以过去法起行业。不得言无。

又云。今不与目对。不得言有。雅论之通甚有佳致。又大品所明。过去如不离未来现在如。未来现在如亦不离过去如。此亦不言无也。此实是经中之大要。俟得高对通复尽之。通不住法住般若众生之所以不阶道者有着故也。是以圣人之教恒以去着为事。故言以不住般若。虽复大圣玄鉴应照无际。亦不可着。着亦成患。欲使行人忘彼我遗所寄。泛若不系之舟。无所倚薄则当于理矣。

通圣人放大光明普照十方。

圣人之教。玄通无涯。致感多方。不可作一途求。不可以一理推。故应粗以粗。应细以细应。理固然矣。所以放大光明现诸神变者。此应十方诸大菩萨将绍尊位者耳。若处俗接粗。复容此事耶。阿含经云。释氏之处天竺四十余载。衣服饮食受诸患痛。与人不别。经又云。圣人亦入鹿马而度脱之当在鹿马。岂异于鹿马哉。若不异鹿马应世常流。不待此神变明矣。每事要须自同于前物。然后得行其化耳。

通三世。

众生历涉三世。其犹循环。过去未来虽无眼对。其理常在。是以圣人寻往以知往。逆数以知来。

通一切诸法空。

夫道者以无为为宗。若其无为。复何所有耶。

安成侯姚嵩表。

臣言。奉珠像承。是皇后遗嘱所建。礼觐之日永慕罔极。伏惟感往增怀。臣言。先承。陛下亲营像。事每注心延望迟冀。暂一礼敬不悟圣恩垂及。乃复与臣供养此像。既功宝并重。且于制作之理拟。若神造中来。所见珠像诚当奇妙。然方之于此信复有间瞻。奉踊跃实在无量。夫受乾施者无报。蒙恩隆者无谢。虽欲仰陈愚诚。亦复莫知所尽。臣言。

臣言。奉陛下所通诸义。理味渊玄辞致清胜。简诣踰于二篇。妙尽侔乎中观。咏之玩之。纸已致劳而心犹无厌。真可谓当时之高唱累劫之宗范也。但臣顽闇思不参玄。然披寻之日真复咏歌弗暇不悟。弘慈善诱乃欲令参致问难。敢忘愚钝辄位叙所怀。岂曰存难。直欲咨所未悟耳。臣言。

臣言。上通三世甚有深致。既已远契圣心。兼复抑正众说。宗涂亹亹超绝常境。欣悟之至。益令赏味增深。加为什公研该兼备。实非愚臣所能称尽。正当铭之怀抱以为心要耳。臣言。

臣言。上通不住法住般若义云。众生所以不阶道者。有着故也。圣心玄诣诚无不尽。然至乎标位六度。而以无著为宗。取之于心诚如明诲。即之于事脱有未极。夫无著虽妙似。若有不即真两冥。有不即真两冥。恐是心忘之谓耳。窃寻玄教如更有以。谨牒成言以摅愚见。

故经云。以无所舍法具足檀波罗蜜。以此三事不可得故。三者既冥有无。无当无当之理即同幻化。以此而推。恐不住之致。非直忘彼我遗所寄而已。

难上通圣人放大光明普照十方。

　　诏云。放大光明诸神变者。此自应十方诸大菩萨将绍尊位者耳。斯理之玄固非庸近所参。然不已之情犹欲言所未达。夫万有不同精粗亦异。应彼虽殊而圣心恒一。恒一故圆以应之。不同故权以济之。虽鹿马而未始乖其大。虽现神变而未始遗其细。故净名经云。如来或以光明而作佛事。或以寂寞而作佛事。显默虽异而终致不二。然则于小大之间。恐是时互说耳。如华手经。初佛为德藏放大光明。令诸众生普蒙其润。又思益经中网明所问。如来三十三种光明。一切遇者皆得利益。法华经云。佛放眉间相光亦使四众八部咸皆生疑。又云。处闇众生各得相见。苟有其缘虽小必益。苟无其因虽大或乖。故般若经云。若有众生遇斯光者。必得无上道。又以神变令三恶众生皆生天上。以此而言。至于光明神变之事似存平等。敢缘慈顾辄竭愚思。若复哀矜重开道者。岂直微臣独受其赐。

难通一切诸法皆空。

　　诏云。夫道者以无为为宗。若其无为复何所为耶。至理渊淡。诚不容言。然处在涉求之地。不得不寻本以致悟。不审明道之无为为当。以何为体。若以妙为宗者。虽在帝先而非极。若以无有为妙者。必当有不无之因。因称俱未冥。讵是不二之道乎。故论云。无于无者必当有于有。有无之相譬犹修短之相形耳。无理虽玄将恐同彼断常。常犹不可。况复断耶。然则有无之肆。乃是边见之所存。故中论云。不破世谛故则不破真谛。又论云。诸法若实则无二谛。诸法若空则无罪福。若无罪福凡圣无泮。二苟无。泮道何所益。由臣闇昧未悟宗极。唯愿仁慈重加诲谕。

姚兴答。

　　卿所难问。引喻兼富理极深致。实非肤浅所能具答。今为当都格以相酬耳。卿引般若经云。若有众生遇斯光者。必得无上道。即经所言。未闻有凡流而得见光明者。如释迦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当斯之时。经不言有群品而得见其怪而异之者。皆是普明之。徒以斯言之定不。为群小也。卿若以众生为疑者。百亿菩萨岂非众生之谓耶。然经复云。普明之诣释迦。皆与善男子善女人持诸华香来供养释迦。及致

供养之徒。自应普蒙其润也。但光明之作本不为善男子善女人。所以得蒙余波者。其犹蝇附骥尾得至千里之举耳。

卿又引神变令三恶众生得生人天。若在鹿为鹿。在马为马。而度脱之。岂非神变之谓耶。华手思益法华诸经所言。若云放大光明。自应与大品无异也。若一一光明以应适前物。此作非大所通。夫光明之与寂寞。此直发意有参差其揆一也。卿引经言。施者受者财物不可得。与不住法不住般若未有异。二者直是始终之教也。统而言之。俱是破着之语耳。何者罪不罪施者受者及财物都不可得。若都不可得。复何所著。是劝无所著明矣。卿又问。明道之无为为宗同。诸法之自空为妙空。无以成极耶。又引论中二谛之间言。意所不及道之无为所寄耶。吾意以为。为道止无为。未详所以宗也。何者夫众生之所以流转生死者。皆着故也。若欲止于心即不复生。既不生死。潜神玄漠与空合其体。是名涅槃耳。既曰涅槃。复何容有名于其间哉。夫道以无寄为宗。若求寄所在。恐乃惑之大者也。吾所明无为不可为有者。意事如隐寻求或当小难。今更重伸前义。卿所引中论。即吾义宗。诸法若不空则无二谛。若不有亦无二谛。此定明有无不相离。何者若定言有则无以拔高士。若定明无则无以济常流。是以圣人有无兼抱而不舍者。此之谓也。然诸家通第一义。廓然空寂无有圣人。吾常以为殊太遥远不近人情。若无圣人知无者谁也。

安成侯嵩重表。

臣言。奉赐还诏。诲喻周备。伏寻之日欣踊无量。陛下爰发德音光阐幽极。拓道义之门。演如来之奥。冥宗隐而复彰。玄扉掩而再敞。文外之旨可谓朗然幽烛矣。夫理玄者不可以言称。事妙者固非常辞之所赞。虽欲心仰咏亦罔知所尽。由臣愚钝而猥蒙陛下褒饰之美。诚复欣戴殊眷实赧比。仰味微言研咏弥至。其为蒙悟岂唯过半之益。但臣仍充外役。无由亲承音旨。每望云遐慨实在罔极。不胜延系。谨以申闻。臣嵩言。

得表具一二。吾常近之才。加多事惛塞触事面墙。不知道理。安在为复。以卿好乐玄法。是以聊复孟浪以言之耳。而来喻过美益以不安。

析疑论。

唐沙门释慧净

太子中舍辛谞。学该文史。诞傲自矜。心存道术。轻弄佛法。染

翰著论详略释宗。时有对者。谓必碎之于地。谓僧中之无人也。慧净法师不胜其侮。乃裁论以拟之曰。披览高论博究精微。旨赡文华惊心眩目。辩超炙輠理跨联环。幽难勃以纵横。掞藻纷其骆驿。非夫哲士谁其溢心。瞻彼上人固难与对。轻持不敏宁酬客难来。论云。一音演说各随类解。蠕动众生皆有佛性。然则佛陀之与先觉语从俗异。智慧之与般若义本玄同。习智觉。若非胜因。念佛慧。岂登妙果。答曰。大哉斯举也。深固幽远理涉嫌疑。今当为子略陈梗概。若乃问同答异。文郁郁于孔书。名一义乖。理明明于释典。若名同不许义异。则问一不得答殊。此例既升彼并自没。如有未喻更为提撕。夫以住无所住。万善所以兼修。为无不为。一音所以齐应。岂止绝圣弃智抱一守雌冷然独善义无兼济。较言优劣其可伦乎。二宗既辩百难斯滞。论云。必彼此名言遂可分别。一音各解乃玩空谈。答曰。诚如来旨。亦须分别。窃以。逍遥一也。鹏鷃不可齐乎九万。荣枯同也。椿菌不可齐乎八千。而况爝火之侔日月。浸灌之方时雨。宁有分同明润而遂均其曜泽哉。至若山毫一其小大。彭殇均其寿夭。莛楹乱其横竖。施厉混其妍蚩。斯由相待不定相夺可忘。庄生所以绝其有封。非谓未始无物。斯则以余分别攻子分别。子亡分别即余亡分别矣。君子剧谈幸无虚论。一言易失驷马难追。斯文诫矣。深可慎哉。

论云。诸行无常触类缘起复心有待资气涉求。然则我净受于熏修。慧定成于缮克。答曰。无常者故吾去也。缘起者新吾来也。故吾去矣。吾岂常乎。新吾来矣。吾岂断乎。新故相传。假熏修以成净。美恶更代。非缮克而难功。是则生灭破于断常。因果显乎中观。斯寔庄释玄同东西理会。而吾子去彼取此。得无谬乎。

论云。续凫截鹤庸讵真如。草化蜂飞何居弱丧。答曰。夫自然者报分也。熏修者业理也。报分已定。二鸟无羡于短长。业理资缘。两虫有待而飞化。然则事像易疑沉冥难晓。幽求之士沦惑罔息。至乃道圆四果尚昧衣珠。位隆十地犹昏罗縠。圣贤固其若此。而况庸庸者乎。自非鉴镜三明雄飞七辩。安能妙契玄极敷究幽微。贫道藉以受业家门朋从是寄。希能择善敢进刍荛。如或铿然愿详金牒。于是辛氏顶受斯文顿裂邪网(斯疑前。周沙门姚道安二教论已有成解但未见者谓辛草创)有李远问舍人者。曾读斯论。意所未详便以示沙门法琳请更广其义类琳。乃答曰。蒙示辛氏与净法师齐物论。大约两问。词旨宏赡理致幽绝。既开义府特曜文锋。举佛性平等之谈。别群生各解之说。陈彼此之两难。辩玄同之一门。非夫契彼寰中孰能振斯高论。美则美矣。疑颇疑焉。何者寻上皇朝彻。始流先觉之名。法王应物。爰标佛陀之号。智慧者盖分别之小术。般若者乃无知之大宗。分别缘起。所以强称先觉。无知性寂。于是假谓佛陀。分别既影于外有数。无知则于内无心。于外有数。分别之见不亡于内无心。诱引之功莫

匮。甚秋毫之方巨岳。踰尺鷃之比大鹏。不可同年而语矣。庄生云。吾亡是非不亡彼此。庸讵然乎。所以小智不及大智。小年不及大年。惟彭祖之特闻。非众人之所逮也。况三世之理不差二谛之门可验。是以圣立因果。凡夫有得圣之期。道称自然。学者无成道之望。从微至着。凭缮克而方研。乘因趣果。藉薰修而始见。彼既知而故问。余亦述而略答。详夫一音普被。弱丧由是同归。四智广覃。真如以之自显。自显也者惟微惟彰。同归也者孰来孰去。盖知随业受报。二鸟不嫌其短长。因湿致生。两虫无择于飞化。不存待与无待。明即待之非待矣。请试论之。昔阚泽有言。孔老法天。诸天法佛。洪范九畴承天制用。上方十善奉佛慈风。若将孔老以匹圣尊。可谓子贡贤于仲尼跛鳖陵于骏骥。欲观渤澥更保涓流。何异蔽目而视毛端。却行以求郢路。非所应也。非所应也。

且王导周顗宰辅之冠盖。王蒙谢尚人伦之羽仪。次则郗超王谧刘璆谢客等。并江左英彦七十余人。皆学综九流才映千古。咸言性灵真要可以持身济俗者。莫过于释氏之教。及宋文帝与何尚之王玄保等。亦有此谈。如其宇内并遵斯要。吾当坐致太平矣。尚之又云。十善畅则人天兴。五戒行则鬼畜绝。其实济世之玄范。岂造次而可论乎。中舍学富才高文华理切。秦悬一字蜀挂千金。何以当兹奇丽也。不量管见轻陈鄙俚。敢此有酬。示麻续组耳。李舍人得琳重释。涣然神解重疑顿消。仍以斯论广于视听。故得二文双显。各其志乎。

## 广弘明集卷第十九

### 法义篇第四之二



#### 内典序。

沈约　奉齐司徒竟陵王教作

尚矣哉群生之始也。义隐三藏之外。事非二乘所窥。自并识达同奔随缘受业。人天异轨翱动殊贯。苦乐翻回愚智相袭。莫不宅火轮鹜拟焰飙迁。以寸阴之短晷。驰永劫之遥路。精灵起伏万绪千名。如来发源恒品。盖亦含生之一至于并首争驰。斯固未或异也。至于覆篑无始之初成功短筹之末。涂遥业远妙轸遐长。累明积慧灵觉独晓。巨相四八照曜于大千。尊法二九苞笼乎无外。六度之业既深十力之功自远。济物以权降魔匪力。妙法轮转甘露启霏。舟舆六趣津梁五道。登四衢之长陌。由一乘之广路。斯既事盈方等义满神宫。逮于大权协化对扬宗极。徇物兆于慈悲。亡身着于非已。行符四等道升十地。若乃灵性特达得自怀抱。神功妙力无待学成。孤策独骛莫知所限。结习纷纶一随理悟。又有捐情屏虑身心靡欲。厌生死之长勤。眷寂灭而投轸。遥然自得漏累烟销。且津心适道功非一业。虽会理共源而萌情或异。是故高心邈行分路同趋。忘怀屏欲殊涂一致。或草砾身体投骸林泽。内亡形相外驯兕虎。或坐卧行立迹不违众。禅业定门造次无爽。安忍与金石同固。戒行与宝珠等色。虽秋禽季至春鲔时登。而耿介长蔬。忡怛在念妙迹匪遐。神涂密迩有悟必通。由之斯至。故能藉智探虚乘心照理。区区怀抱融然靡执。俱处三界独与神游。包括四天卷舒万劫。闻片义而陟道场。受一言而升彼岸。长夜未开心关自晓。淹回圣迹寝息神光。既负橐以从师。亦栖林以综业。足蹈慧门学通龙藏。妙吼遐彻鸾音自远。若夫叉跪运心期诚匪迹。而导达神功照启未悟。唱说之美义兼在斯。暨九土殊风八方舛俗。游化所苞事出弘奖。皆足以迁光净域登仪宝地。并黜华剪饰破爱辞亲。鼓栧无生之流。方轨俗表之路。固已千佛摩顶七住齐功。至夫清信士女植缘旷劫。虽复容服未改而戒德内弘。瞻毗耶而耸辔。望波斯而回轸驾四禅之眇眇。泛八解之悠悠。若乃十号尊崇三达靡碍。虽法身非有而常住在躬。能仁权迹四门。既非悟道之始假灭双树。宁有薪尽之穷。而天人瞻慕仿佛兴情。雕金范玉图容写状。灵仪炫日宝刹临云。或役鬼神之功。或资髓脑之力。制非人匠宝以合成。莫不龙章八采琼华九色。至乃齿发传灵衣履遗证。圣迹彪炳日焕于阎浮。神光陆离星繁于净域。若乃乘此直心推诚闇往。则半息可追一念斯至。感降参差云霏雾委。此又照被象译辉映缣图。夫秉牍书事其流已远盖所以彪着往迹焕述遐声。虽篆籀异文胡华殊则。至于协畅心灵抑扬训义。固亦内外同规人神一揆。坟典丘索域中之史策。本起下生方外之纪传。统而为言未始或异也。而经记繁广条流舛散。一事始末帙理卷分。或词义离断。或文字互出。甫涉后条已昧前览。寻源讨流未知攸适。虽精理莹心止乎句偈。而初悟始学致惑者多。且中外群圣咸载训典。虽教有殊门而理无异趣。故真俗两书递相扶奖。孔发其端释穷其致。撒网去纲仁惠斯在。变民迁俗宜以渐至。精粗抑引各有由然。是故曲辩情灵栖心妙典。伏膺空有之说。博综兼忘之书。该括群流集成兹典。事以例分义随理合。功约悟广莫尚于斯。可以理求证成妙果。若乃载司南之车犹称靡惑。服四

照之草得用不迷。况乎六马同镳万流共贯。日月经天方斯未已。河海带地夫岂足云。盖入道之筌蹄。群生有悟于此也。

南齐皇太子解讲疏。

沈约

　　皇太子。以建元四年四月十五日。集大乘望僧于玄圃园。安居宝池禁苑。皆充供具珍台绮榭。施佛及僧。振玄音于六霄。畅微言于永劫。三达宣其妙果。十住赞其祥缘。践二气而业升离九旬而功就。暨七月既望乃敬舍宝躯。爰及舆冕自缨以降凡九十九物。愿以此力普被幽明。帝室有嵩华之固。苍黔享仁寿之福。若有沦形苦海。得随理悟。坠体翱涂不远斯复。十方三世咸证伊言。兹誓或骞无取正觉。

齐竟陵王发讲疏(并颂)

沈约

　　大矣哉妙觉之为妙也。无相非色空不可极。而立言垂训以汲引为方。慈波慧水虽可溉。而莫知其源者也。灵篇宝籍远采龙藏。盖无得而言焉。至于义指天山之表文隐交河之外。又非断筹所能算也。逮于祇树庵园之妙吼四谛一乘之正说。重译而通中土。莫不恒沙之一焉。而词源海广理涂云奥。虽字流附响万轸同趣分条散叶离文析句。未或槩其万一也。竟陵王殿下。神超上地道冠生知。树宝业于冥津。凝正解于冲念。若夫方等之灵邃甘露之深玄。莫有不游其涂而启其室也。秘藏之被东国者靡不必集。皆缮以宝缣文以丽篆。凝光琼笥[炫-厶＋乙]采瑶縢。思欲敷振微言昭感未悟。乃以永明元年二月八日。置讲席于上邸。集名僧于帝畿。皆深辨真俗洞测名相。分微靡滞临疑若晓。同集于邸内之法云精庐。演玄音于六宵。启法门于千载。济济乎实旷代之盛事也。自法主以降暨于听僧。条载如左。以记其事焉。乃作颂曰。

　　十号神寂。三达空玄。迹由圣隐。教以慈宣。蕴蕴绪法。昭哲遗筌。标声妙住。腾华宝莲。文摛龙藏。义溢中天。惟王禀照。道冠增璇星罗宝幄。云开梵筵。思驰春马。理析秋蝉。灵场徇采。正水兴涟。乘兹上果。永导芳缘。

竟陵王解讲疏一首。

沈约

夫凭形辉化必由委气之涂。因方导理必同肖天之质。是以表灵邃瑞。诞圣王宫。驻采辰纬。停华日月。故能积慈成圣累妙成空。坦昭路于道场。拔迷根于苦岸。弟子萧子良。涤虑烦襟栖情正业。肃萃僧英敬敷慧典。密藏奥文云开雨散。今魄首丹逵日弦上朔。七步凝想空明属念。虽神迹稍缅而遗尘在兹。乃饰筵藻殿张帷盛邸。絜诚只事建斯宝集。兰泉波涌芳蔼云回。秘理探微玄赜悠邈。宗条既举穷功允就。论堂卷坐义鼓停音。乘此芳缘将升上住。十方三世有证无爽。

又竟陵王解讲疏一首。

夫妙极众象。湛思必通。理冠群方。有感斯应。自鸾音辍唱圆光寝辉。委华之相不传。踊地之符已远。片言入道。事难于造次。一悟阶空。效隔于俄顷。若非积毫成仞累爝为明。无以方轨慧门维舟法岸。弟子是用夕惕载怀。惟日不足者也。故敬集名僧夤敷奥籍。振微起滞轮动云回。月殷含吕魄弦上日。甘露既穷辍言宝座。卷文罢席衣屣相趣。仰惟先后禀灵娥德协景轩度。道载华岳化洽汾阴。早弃兰宫夙违椒掖。千乘不追万钟靡及。终天之慕不续于短年。欲报之诚思隆于永劫。敬舍躯服以充供施。藉此幽通控情妙觉。仰愿圣灵速登宝位。越四天之表。记十号之尊。惟兹三世咸证于此。敢誓丹衷庶符皎日。

与荆州隐士刘虬书。

齐文宣公萧子良

刘虬初为富阳令。后为南郡丞。顷之自免。始事拂衣。时年三十二。论者比汉疏邴焉。遂辟谷却粒。饵术衣麻。布衣草屩茅室土帐。礼诵长斋六时不阙。世谛典籍不复修综。棋书小艺一切屏绝。惟研精佛理。述善不受报。顿悟成佛义。当时莫能屈。注法华等经。讲涅槃大小品等。齐建元初。诏征通直散骑侍郎。不就。文宣深弘妙法。以虬精于释理。要其东下与虬书曰。玉烛登年金商在律。炎凉始贸动静惟安。勤味道腴幸遵雅尚。岂不乐哉。仆诚幸甚。百姓一心众生不疾。比屋可封。将又何求。但良书独拥善谈无析。愿言之。子实痗我心。所以不远千里尺书道意。自淳清既辨浇醨代袭。隐显之术参差。默语之途纷互。或饰智以惊愚。或激清以忤俗。或秽己以闇通。或谬歌以明道。屠羊驵马未足磷其坚。阳狂如愚岂能缁其白。宦楚蕃魏。人外之气逾邈。入汉游梁。区中之韵弥少。及擢其轻重品其得失。则

渊怀洞赏。宁或符之。仆夙养闲衿长慕出概。迹尘圭组心逸江湖。未面自亲闻风如旧。而回驾之念徒轸。轼门之礼无阶。固已伫轴深衷。倾筐遐路者矣。君矫然独远。确乎难拔。素志与白云同悠。高情与青松共爽。宣习质文。缁林枯而重[廾/倪]。昭辨空有。连河壅而复滔。所谓忘言之人可论天人之际。岂能凤举鹤翻有心仪萃。高蹁爱海比策禅衢。沾濠射之冥游。屈只鹫之法侣。阐三乘于穷子。发二谛于困蒙。有是因也。何有畅欤。今皇风具穆至道弘被。四海不溢五岳无尘。胶序肇修经法敷广。人贱玑璜家习礼让。樵苏以时郊林全郁。罿网有节鳞羽偕翔。至于曾山绝涧环带畿畎。膏田沃野亘望无廛。信可以招往隐伦栖集胜寄。故文举筑室治城之阿。次宗植援西山之趾。葛洪考磬于海岫。释远肥遁于钟幽。每践其遗踪辄深九原之叹。若高步可迁复何怀乎四子。昔宣尼之见伯雪。师利之往维摩。岂不知相忘之道哉。谅有以也。未叙之间为道自爱。一二令陵琚之口具王元长之辞也。

王又与南郡太守刘景[廾/(敹-夫＋壬)]书曰。去冬因君与刘居士书。今春得其返文。辞趣翩翩足有才藻。实子云之笔札。元瑜之书记。申复咨嗟弥用钦想。此子含真抱璞比调云霞。背俗居幽寓欢林溆。养志南荆。可与卞宝争价。韬光楚服。固同隋照共明。虽颜段之栖迟偃仰杨郑之寂寞恬惔。取之若人。信可同日而语矣。且道性天悠禅心自谧。敦悦九部研味三乘。在家菩萨行之而不艰。白衣居士即之而方易。誓将烛昏霾于慧炬。拯沦溺于法桥。扇灵崿之留风。镜贞林之绝影。仆栖尚既同情契弥至。而悠悠京苑间以江山。假复神通远迩冥交。晓曙祷得写析深衿。辨明幽旨。迹生灭之中谈。究真俗之谛义。故重有别书。招来畿邑君问道之次。具为敦请。此兰山桂水既足逍遥。儒侣玄宗复多朋往。非以一爵相加。岂其旌蒲为分。直闇投诚素。庶必能玄了。脱倏尔来仪想。时加资遣也。

又使虬乡人吏部郎庾杲之致书喻旨曰。司徒竟陵王懋于神者。言象所绝。接乎事者远近所宗。钟石非礼乐之本。缨褐岂朝野之谓。想闇投之怀不以形骸为阻。一日通籍梁邸亲奉话言。梦想清颜为岁已积。以丈人非羔雁所荣。故息蒲帛之典胜。寄冥通谅有风期之迟。君王卜居郊郭萦带川阜。显不徇功晦不标迹。从容人野之间。以穷二者之致。且弘护为心广敷真俗。思闻系表共剖众妙。式莛山阿虚馆川涘。实望贲然少酬侧迟。昔东平乐善。旌君大于东合。哲王爱素。致吾子于西山。岂不盛欤。百龄飘骤凝滞自物。千载一期为仁由己。且凌雪戒。途非灭迹之效。鸿钟在御。岂销声之道。已标异人之迹。故有同物之劳。岂山水无情。应之以会爱闲在我。触地萧条。衡岳何亲。钟山何薄。想弘思有在不俟繁言。

虬内固已决。非复外物所动。建武初。征为国子博士。二年冬疾甚逵在江州。白云徘徊似入檲户。有异香气空中磬声因卒。年六十。弟子等若丧父而无服。道俗赴葬者数百人。余论为集。二十四卷。梁大通三年。诸子稽于谥法。高人庾诜曰。道德博闻曰文。可进之谥也。陈寔曰。文为世范行为士则。乃谥曰文范先生。南郡太守任彦升曰。余与先生虽年世相接。而荆吴数千。未尝膝行下风禀承余论。岂直发愤当年。固亦恨深终古。然叔夜之叙黔娄。韩卓之慕巨仲。未必接光尘承风采。正复希向远理。长想千载。然其人自高。假使横经拥帚日夜扫门。会不睹千刃之一咫万顷之涓浍。终于对面万古莫能及门。故以此弭千载之恨。幽贞子虞孝敬曰。其子之达。仕梁太常。与余善。求其先人遗书。次以为传云。

请御讲启(并敕答)

梁皇太子纲

臣网臣纶臣纪言。臣闻紫宫丽天着明玄象。轩台在岳逖听良书。是以道弥隆而礼愈缛。德弥溥而事愈泰。此盖彰至治之尊。牧生民之本也。伏以大光严殿。侔神垂则冲天开宇。功深大壮事协文明。仪辰建极。切云启构。照烛三光含超百堵。咸谓心华所表。复非良匠之力。神通所现。不藉子来而成。实唯净国固绝薰落之礼。高迈释宫理无鹿鸣之宴。窃惟妙胜之堂。本师于兹佛吼。摩尼之殿。如来亦阐法音。伏希躬降睟容施洒甘露。油然慧云霈然慈雨。光斯盛业导彼苍生。履天居而说无相同真也。建佛事而被率土化俗也。同真化俗。至矣哉。一举而二美显。岂不大乎。与彼钘山之上傅岩之下西都凤凰岐阳鸑鷟。安足同日而语哉。敢露丹愚伏待矜遂。轻干听览。流汗战誊。谨启。

省启。欲须吾讲具汝等意。书云一日二日万机。今复过之。年耆根熟气力衰耗。荷此黼扆有踰重负。日中或得一食。或不得食。周旦吐握未足为劳。楚君旰食方今非切。未明求衣聿来弗休。昼劳夜思精华已竭。数术多事未获垂拱。兼国务靡寄岂得坐谈。须道行民安乃当议耳。越敕。

重启请御讲(并敕答)

臣纲臣纶臣纪言。一日轻敢上闻。愿垂法雨。天鉴凝远未蒙降遂。预均药木诚同器水。徒美春华还怜秋藿。伏惟。

陛下。德冠受图道隆言契。四三六五不能喻。十尧九舜无以方。

而秋风动条。尚兴未息之念。一物失所。犹起纳隍之仁。方留衢室之情。未议石渠之讲。窃以神通所现一念万机。大权所行应时三密。犹处禅寂影现十方。一起道场已为八会。岂与吹律之后均熊湘之劳。铸鼎之君切风雨之务。伏愿以平等慧行如来慈。为度苍生降希有事。使朝满一乘情皆十善。智珠法炬人人并持。四忍五明家家可望。谨冒天威重以闻启。翘诚注仰伏希允遂。使北冀无山。岂自高于曩日。南阳回景。不独隔于当今。谨启。

省重启。犹欲须吾讲说具汝等。

所怀。亦不异前答。缘边未入国度多乏。如是等事恒须经讨。其余繁碎非可具言。率土未宁。菜食者众兼款附相继。赏与未周。怨望者多怀音者少。汉世浑并贾谊亦且流恸。魏室无虞杨阜犹云可悲。况今爪牙腹心不二之臣。又论道帷幄之士。四聪不开八达路拥。王侯虽多维城靡寄。昼厉夕惕如履霜刃。以朽索驭六马。岂足为喻。诗不云乎。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方今信非谈曰汝等必欲尔者自可令诸僧于重云中道义也。越敕。

又启请御讲(并敕答)

臣纲臣纶臣纪言。敢藉宠灵频干听览。再降神旨未垂临烛。伏以皇政广覃天覆悠远。海河夷宴日月贞明。洛水有称蕃之胡。[葶-丁＋呆]街有归命之虏。奉弋已戢秋尘不飞。槐棘均多士之诗。貂珰有得贤之颂。圣德冲谦劬劳日昃。犹以时多禹叹物未尧心。百辟惭惶群司耸荡。臣等或三善靡闻。或一官不效。嗜鲍逢宰相之诮。学俭得参军之讥。而自以结根天苑窃高前载。是以匪惧尘黩复敢上闻。伏愿乐说大慈特垂矜许。放光动地。不以法妨俗。随机逗药。不以人废言。俾兹含生凡厥率土。心花成树共转六尘。镜里得珠俱开三障。于其诚愿孰不幸甚。累冒宸严倍增战息。谨启。

省汝等启复具所怀。汝等未达稼穑之艰难。安知天下之负重。庸主少君所以继踵颠覆。皆由安不思危。况复未安者耶。殷鉴不远在于前代。吾今所行虽异曩日。但知讲说不忧国事。则与彼人异术同亡。易言。其亡系于苞桑。斯则干干夕惕仅而后免。汝等思之。一二具如前敕。越敕。

谢上降为开讲启。

臣纲启。舍人徐俨奉宣。

敕旨。无碍大慈不违本誓。来岁正月开说三慧经。伏奉中诏身心喜跃。饥蒙王膳比此未踰。贫获宝珠方斯非譬。伏以元正庆流大裘礼毕。慧云续润法雨仍垂。出世洪恩与阳春而布泽。俾兹含生随药木而增长。欢同万国福浃九围。岂直愚臣得未曾有。谨宣令敕驰报纶纪。具尔相趣无辞上谢。谨启。

启奉请上开讲(并敕答)

臣纲言。窃以真如无说非筌不悟极果不应注仰斯通。故器有水缘。方见圆羲之影。药含长性。得坠慧云之慈。伏惟陛下玉镜宸居金轮驭世。应迹有为俯存利物。不违本誓开导愚蒙。驱十方于大乘。运万国于仁寿。岂止治斤田粟功侔造化。疏江决河削成天下。智高九舜明出十尧。频徙銮跸降甘露雨。天人舞蹈含生利益。是以背流知反迷岸识归。臣自叨预趋闻渴仰无厌。一日冒陈丹款。伏希复转法轮。未回听卑之恩。尚绝愚臣之愿。愯愯寸志重敢披祈。伏愿特降一音曲矜三请。被微言于王舍。集妙义于宝坊。圣心等视苍生犹如一子。遂臣之请即是普被无边。如蒙允许众望亦足。两肩荷负岂敢为喻。不任下愿。谨启事以闻。谨启。

省启。具汝所怀。法事既善岂不欣然。吾内外众缘忧劳纷总食息无暇。废事论道是所未遑。汝所为未体国也。越敕。

启谢上降为开讲。

臣纲启。臣丹愿恳诚屡冒宸扆实。希降甘露雨普被三千。天听孔邈未垂鉴遂。旱苗倾润岂比自怜。暍鸟思林宁方渴仰。近因大僧正慧令伏敢重祈。降逮敕旨垂许来岁二月开金字波若经题。殊特之恩曲应愚请。稽拜恭闻不胜喜跃。身心悦乐如触慈光。手足蹈舞义非余习。伏以香城。妙说实仰神文。润方云雨明踰日月。能使迷途识正大梦均朝。梵志惧来天魔遥礼。提桓所听而今得闻。波仑所求希世复出。其为利益深广无边。九围获悟十方蒙晓。虽复识起初流心穷后念。方当共捐五盖俱照一空。巍巍荡荡难得为喻。臣仍屈慧令续宣此典。大乘普导寔由圣慈。伏笔罄言宁宣载荷。不任下情。谨启事谢闻。谨启。

御讲波若经序一。

夫理臻毕竟而照尽空寂。入三门而了观。导五浊而超津。譬兹烈炎远众邪而不触。如彼出日示一相以趋道。自罗阅阐其玄言香城弘其妙说。弥勒表字于圆光。帝释念善于明咒。受持读诵神力折于猛风。

恭敬尊重福利踰于宝塔。盖众圣之圆极而万法之本源也。皇帝真智自己大慈应物。送迎日月纬络天地。镇三季之浇风。缉五际之颓俗。出临衢室退事斋居。非以黄屋为尊。每以苍生为念。德遍区宇。未足显于至仁。理绝名言。更殷勤于密说。昔慧灯隐耀法藏分流。二乘踳驰五部乖谬。诃黎狭劣。徒仰黑月之光。毗昙偏滞。未见沈珠之宝。自圣皇应期探尽几妙。决散群迷摧伏异学。极天宫之浩博。穷龙殿之秘深。于是大发菩提深弘波若。永断烦惑同归清净。润甘露于群生。转法轮而不息。上以天监十一年注释大品。自兹以来躬事讲说。重以所明三慧最为奥远。乃区出一品别立经卷。亦由观音力重特显普门之章登住行深。乃出华严之品。故以撮举机要昭悟新学者焉。大僧正慧令。盖法门之上首。亦总持之神足。愿等须提之问。遂同迦葉之请。乃启请御讲说斯经。有诏许焉。爰以大同七年三月十二日。讲金字波若波罗蜜三慧经于华林园之重云殿。华林园者。盖江左以来后庭游宴之所也。自晋迄齐年将二百世。属威夷主多奢僭。舞堂钟肆等。阿房之旧基。酒池肉林同朝歌之。故所自至人御宇。屏弃声色。归倾宫之美女。共灵囿于庶人。重以华园毁折。悟一切之无常。宝台假合资十力而方固。舍兹天苑爰建道场。庄严法事招集僧侣。肃肃神宇。结翠巘之阴。峨峨重阁。临丹雉之上。广博光明。有迈庵罗之地。身心安乐。寔符欢喜之园。于时三春届节万物舒荣。风日依迟不寒不暑。瑞华宝树照曜七重。玉底金池沦漪八德。洞启高门云集大众。趋法席以沸諠。听鸣钟而寂静。皇太子智均悉达德迈昙摩。舍三殿之俗娱。延二座以问道。宣成王及王侯宗室等亦咸发深心。并修净行。薰戒香以调善。服染衣而就列。荫映蝉冕委蛇冠带。排金门登玉阶者济济成群。既而警跸北趋棨戟东转。门扬清梵傍吐香烟。被净居之服。升须弥之座。八种妙声发言无滞。十方竦听随类得解。甚深之义在挹注而难竭。乐说之辩既往复而弥新。至如宿学耆僧。亟沦偏。执专扶数轮。未了经文。变小意以称量。仰大尊而发问。于是操持慧刃解除疑网。示之迷方归以正辙。莫不涣然冰释欣然顶戴。若莲华之渐开。譬月初而增长。凡听众自皇太子王侯宗室外戚。及尚书令何敬容百辟卿士虏使主崔长谦使副阳休之及外域杂使一千三百六十人。皆路逾九驿途遥万里。仰皇化以载驰。闻天华而踊跃头面伸其尽礼。赞叹从其下陈。又别请义学僧一千人于同泰寺。夜覆制义。并名擅龙象智晓江河。传习譬于泻瓶。讽诵同于疾雨。沙门释法隆。年将百岁。学周三藏识洞八禅。说法度人显名于关塞之北。闻中国应讲摩诃波若经。故自远而至。时僧正慧令犹未启讲。京师道俗亦不知御应讲也。至发讲之日。又有外国僧众。不可胜数。并众所不识。同集法座。故知放光遍照地神唱告。岂劳驰象之使。冥符信鼓之期。会稽鄮县阿育王寺释法显。修习苦行志求慧解。既等郁多之思惟。亦同波仑之恳到。乃于讲所自陈愿力。刺血洒地用表至诚。昔剜体供养析骨书写。归依正法匪吝身命。以今望古信非虚说。凡讲二十三日。自开讲迄于解座。日

设遍供普施京师。文武侍卫并加班赉。上光宅天下四十余年。躬务俭约体安菲素。常御小殿裁庇风雨。所居幄座仅于容膝。外绝三驱之礼。内屏千钟之宴。膳夫所掌岁撤万金。掖庭之费年减巨亿。兼以博收地利同入珍于挠海。盈息泉府譬无尽于龙金。故能不劳人力无损国度。财法兼施周流不竭。是讲也。灵异杂沓不可思议。一则宫中佛像悉放光明。二则大地震动备诸踊没。三则夜必澍雨朝则晴霁。淑气妍华埃尘不起。四则楗椎既鸣讲筵将合。重肩絓毂填溢四门。而人马调和不相惊扰。五则所施法席止坐万人。而恒沙大众更无迫迮。六则四部旷远咸闻妙说。轩槛之外听受益明。七则净供遍设厨匪宿辩。妙食应时百味盈溢。八则氛氲异香从风满触。九则铿锵雅乐自然发响。十则同声赞善遍于虚空。斯盖先佛证见诸天应感。超踊宝于昔灵迈雨华于往瑞。是时率土藻抃含灵庆悦。愿预福田争事喜舍。上皆区其心迹为发大愿。窃以一句奉持尚生众善。二字经耳犹阶胜报。况广运大乘遍扬正法。等发慧根同趣妙果。方当秘诸宝函传彼金字。亘万劫以光明。弥大千而利益。盛矣哉。信无德而称也。小臣预在讲筵。职参史载。谨录时事以立。今序。

御出同泰寺讲。金字般若经义疏并问答卷第一。

第一日(二月二十六日)　发般若经题(六人论义)

御讲金字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序。

侍中国子祭酒臣　萧子显撰

庖羲乃神。八象所以成列。周文克圣。六虚所以广陈。盖导俗之偏典。非通方之大训。至如汉明自讲局以儒术。简文谈疏复谢专经。犹灵若之观井鼃。云梦之在胸中也。

皇帝体至道而扬盛烈。亶聪明而作元后。十地斯在俯应人王。八福是生允归世主。玄览无际眇尘劫之初。寂照所通该宇合之外。屈此无为示同有学。檀忍兼修禅慧双举。超国城而大舍。既等王宫之时。量珍宝于四天。又同转轮之日轻之。若鸿毛。去之如脱屣。故以道驾皇王。事高方册。若非蕴生知之上德。蓄机神于怀抱。洞比三明齐功二智。孰能与于此者哉。金字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者。盖法部之为尊。乃圆圣之极教。开宗以无相明本。发轸与究竟同流。奥义云霏深文净富。前世学人鲜能堪受。

皇上爱重大乘遨游法藏。道同意合眷怀总持。亲动王言妙蹁纶绂。导明心之远筌。标空解之奇趣。乃摛以翠缣刻为金篆。众具宝饰

品穷无价。芝英让巧金碧相辉。虽荣光之翌河图。方此非瑞。青玉之为仙简。于焉已劣。皇太子承万机之暇日。藉听朝之闲览。譬彼薰风愿闻弘说。殷勤奏请然后获从。以中大通五年太岁癸丑二月己未朔。二十六日甲申舆驾出大通门幸同泰寺发讲。设道俗无遮大会。万骑龙趋千乘雷动。天乐九成梵音四合。震震填填尘雾连天。以造于道场而建乎福田也。既而龙衮辍御法服尊临。殿华紫绀座匹高广。上界莫之拟。新学不能升。天容有穆降诏音旨。弘捷疾之辩。骋无畏之辞。炙輠无穷连环自解。恣所请问涣然冰释。滞义同遣疑网皆除。亦犹悬镜之不藏衢樽之俟酌。加以长筵亘陛冠冕千群。充堂溢霤僧侣山积。对别殿而重肩。环高廊而接坐。锥立不容棘刺无地。承法雨之通润。悦甘露而忘归。如百川之赴巨海。类众星之仰日月。自皇太子王侯。以下侍中司空袁昂等。六百九十八人。其僧正慧令等义学僧镇座一千人。昼则同心听受。夜则更述制义。其余僧尼及优婆塞众优婆夷众男官道士女官道士白衣居士。波斯国使。于阗国使。北馆归化人。讲肆所班供帐所设。三十一万九千六百四十二人。又二宫武卫宿直之身。植葆戈驻金甲。并蒙讲馔别锡泉府。复数万人不在听众之例。外国道人沙呵耶奢。年将百岁。在檀特山中坐禅。闻中国应有大讲故自远而至。机感先通咫尺万里。言语不达重译乃宣。三藏之解圣情悬照。又波斯国使主安拘越。荒服远夷延参近座。膜拜露顶欣受未闻。多种出家闻义为贵。即有四人同时落发。先是保志法师者。神通不测灵迹甚多。自有别传天监元年上始光有天下。方留心礼乐未遑汾阳之寄。法师以其年九月。自持一尘尾扇及铁锡杖奉上。而口无所言。上亦未取其意。于今三十余年矣。其扇柄系以小绳。常所绾楔。指迹之处宛然具存。至是御乃鸣锡升堂。执扇讲说。故知震大千而吼法者。抑有冥符。是时岁云芳春。每夕雨注。法鼓晨鸣辄便清朗。时过两旬日盈三七。阳和协度云景祯祥。至解讲之辰四众云集。忏礼裁毕而正殿十方大像忽放光明。起自毫间遍于万字左右。灵相炳发金仪炫耀。俄而左边十方菩萨像续复放光。起右[狂-王＋夜]下达于肩上。圣御躬自虔礼大众咸所观赡。故知现此面门证明义旨。若夫多闻弟子内圣垂风。右史记言实惟帝则。乃命近臣纂录时事。凡厥咨诹罔不备举。或通释已远而疑审方来。或宗致未开而启请先至。其追审者皆是本习所怀。或隔日异辰义成先后。或虽申往复。终是一问圣旨。并随方酬接。如响应声。万物为心事见乎此。后之学者宜晓斯趣。上弘法岁久。凡诸学僧远近同集并会京师。而僧家之学师习相守。唯信口说专仗耳功。鲜能寻究经文依求了义。上每为之通解。神迷意得已在言先。裁引文句便至数十。精详朗赡莫能追领。旧学诸僧黯如撤烛。弛气结舌无人不然。万众仰观一时心喜。诸如此事非翰墨所能述。又外国诸僧所论义者。不必关所立之义。直是素有心疑止来求决。或发偈诵然后咨疑。或请问既罢赞叹发愿。或语毕还坐。众俱不识。或咨竟便去。莫知所在。容服非常凡圣难测。是讲也。东储始启止蒙七日。诸僧钻仰欲罢

不能。重复申请更蒙二七。而请益之众喁喁不已。上以国务久拥。不允所祈。将欲解座。皇帝舍财遍施。钱绢银锡杖等物。二百一种。直一千九十六万。

皇太子奉嚫玉经。格七宝经函等。仍供养经。又施僧钱绢。直三百四十三万。六宫所舍二百七十万。上亲临亿兆躬自菲薄。司服所职饔人所掌。若非朝廷典章。止是奉身之费。则太官一日将十万生衣岁出千金。上并不取。别自营给。服粗浣衣器同土簋。日一蔬膳过中不餐。寒暑被袭莫非大布。所居便殿不能方丈。昔之幄座今为下床。傍无侍卫顾无玩物。左右唯经书卷轴。所对但见香炉锡杖。昧旦坐朝日旰乃息。夜寻法宝明发不寐。所利唯人所约唯已。诚起居之恒事禁中之实录。又宫人常格年给数千万。悉从停省无所为留。虽汉文衣不至地。光武谷数十斛。方之蔑如矣。所造寺塔及诸斋会。不藉子来之民。不同大酺之礼。皆是采山泽之地利。为如法之净财。量入为出资无外取。一役之劳计限佣赉。故能构制等于天宫。设饭同于香积。国朝大礼莫过三元。三元所设众止数万。隔岁预营仅而后举。监督纷纠以为巨务。至于此会出自净财。远近百姓愿为邑节。欣欣请受争取福分。不待号令不须课率。黍稷馨香如期即至。数十万众飨之不尽。所以知是皇上化力之所到。百姓善根之有成。至如军国恒度府库常蓄固以天下为公器则秋毫无所侵也。初上造十三种无尽藏。有放生布施二科。此藏利益已为无限。而每月斋会。复于诸寺施财施食。又别敕至到张文休。日往屠肆命切鼎俎。即时救赎济免亿数。以此为常。文休者先为运吏。辄散运米与贫民。应入大辟。上愍其一分恻然不许。非唯赦其重辜。乃加以至到之目。既非凭暖之市义。又无汲黯之请罪。人微宥重过于昔时。文休既荷嘉贷。未尝暂怠。日中或不得食。而足不得息周遍京邑。行步如飞。击鼓扬幢负担驰逐。家禽野兽殚四生之品无不放舍焉。是时朝臣至于民庶。并各随喜。又钱一千一百一十四万。上区其心迹列有十条。或舍财同今法事者。或舍财以供养者。或舍财行慈悲者。或舍财乞诵经者。或舍财入节供者。或舍财入放生者。或舍财入布施者。或舍身施大众者。或烧指供养三宝者。或闻讲启求出家者。昔如来化道获悟不同。故法眼无生根性非一。上并为其人同发大愿别见愿文。小臣陪侍讲筵。谨立今序凡立义六科及答问。

一帙合录十三　第一日(二月二十六日) 发般若经题(六人论义)中寺僧怀　冶城寺法喜　大僧正灵根寺慧令　龙光寺僧绰　外国僧伽陀娑　宣武寺慧巨。

都讲枳园寺法彪唱曰。摩诃般若波罗蜜经。

制曰。蔓茜云谈何容易。在乎至理弥不可说。虽罄两端终惭四答。夫实智不动至理无言。湛然莫测超尔独远。照尽空界不运其明。

用穷有境不施其功。无住住以之住。无得得以之得。百福殊相同入无生。万善异流俱会平等。故能导群盲而并驱。方六舟而俱济。成菩提之妙果。入涅槃之玄门。三明不能窥其机。七辩不能宣其实。大圣世尊不违本誓。以方便力接引众生。于无名相寄名相说。使访道者识涂令问津者知归。所以于王舍城大师子吼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此经亦名为大品经。古旧相传有五时般若。穷检经论未见其说。唯有仁王般若。题列卷后具有其文。第一佛在王舍城说大品般若。第二佛在舍卫国祇洹林中说金刚般若。第三佛在舍卫国祇洹林说天王般若。第四佛在王舍城说光赞般若。第五佛在王舍城说仁王般若。其云金刚般若有八卷。淮南唯有校量功德一品。即其本名名金刚般若。卷后题云。佛五时说般若。此是初时说。此土未有第二时说。两说相反难得承用。大智论言。般若部党有多有少。止云。光赞放光道行。举此三经不列五时。此土有光赞放光道行三经。放光即是大品。光赞道行与放光无殊。正以详略为异。光赞起序品讫散华品。凡二十七品。大本至散华有二十九品。光赞阙无二品。道行初起三假尽后嘱累凡有三十品。依大本。际前六品犹应有八十四品。道行阙无五十四品。光赞道行与大品事义无异。为是出经者辞有文质。为是在天竺时已分为三部。前注大品亦开为五别。随文析理非为异处。僧睿小品序云。斯经正文凡有四种。是佛异时适化广略之说。其文多者十万偈。少者六百偈。此之大品乃是天竺中品。但言四种不说五时。前谓僧睿小品序。即是七卷般若随从旧闻致成差漏。不远而复庶无祇悔。僧睿所言小品即是道行般若何以知然。以三事捡。故知其然。一道行般若尾末亦自题为小品。二七卷有二十九品。道行文有三十品。僧睿序三十品者。不序二十九品者。三僧睿序。止赞道行二字。其文言。玄章虽三十。冠之者道。言虽十万。倍之者行。行凝然后无生。道足然后补处。以是义故知。道行经即是小品。大品之名是道安法师出经后事。道安云。昔在汉阴十有五载。讲放光经岁常再过。尔时犹未名为大品。前来小品后至小品。有三十章。大品有九十章。多少不同。以相形待小大之名。所以得生。复有人言。佛说五时教。第一时在鹿野苑转四谛法轮。乃至第五时于双树间转大般涅槃。云大品经。是第二时教。净名思益是第三时教。法华经是第四时教。是义不然。释论言。须菩提闻法华经中说声闻人皆当作佛。是故今问。是毕定不毕定。是则闻法华在前。说大品在后。以是因缘。不得言大品经是第二时说。又如二夜经中说。佛从得道夜。至涅槃夜。是两中间所说经教。一切皆实不颠倒。以是义知。从尼连禅河边初得道日。乃至娑罗林中入涅槃夜。常说般若波罗蜜。中本起经云。如来始成道。优陀耶还。净饭王问。今者独处思忆何事。优陀耶答云。世尊唯空苦乐非真。净饭王言。灾矣。悉达一切皆有。如何言无。反矣。悉达与人为仇。此是始成道时。说般若波罗蜜。高贵德王经言。菩萨修行方等大般涅槃。不闻布施不见布施。乃至不闻大涅槃不见大涅槃。知见法界解了实相。空无所有。第

九功德经言。菩萨修大涅槃于一切法悉无所见。若有见者不见佛性。不能修习般若波罗蜜。不得入于大般涅槃。乃至广说。以如是因缘故。当知初成道日乃至涅槃夜常说般若波罗蜜经。般若波罗蜜是诸佛母。三世如来皆由是生。无相大法非可戏论。岂得限以次第局以五时。根性不同宜闻非一。亦复不但止有五时。往年令庄严僧旻法师与诸学士共相研核。检其根性应所宜闻。凡有三百八十人。是则时教甚为众多。一人出世多人得利益。岂容止为一根性人次第五时转大法轮。所言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者。经题立名凡有三意。一以人。二以法。三人法双举。辨意思益是以人名经。法华涅槃是以法名经。净名胜鬘是人法双举。此经立名以法名经。离法无人离人无法。云何得言此经以法为名。般若是实法人是假名。此是人家之法非法家之人。犹如道谛是法宝摄。是故此经得受法名。名摩诃般若波罗蜜。此是天竺音经是此土语。外国名为修多罗。此言法本。具含五义。一出生。二涌泉。三显示。四绳墨。五结鬘。训释经字亦有三义。一久。二通。三由久者名不变灭。是名为久。三世不迁即是常义。通者理无拥滞。是名为通。一切无碍即是通义。由者出生众善。是名为由。万行轨辙即是法义。以经字代修多罗者。修多罗名通。经名别。修多罗名所以通者。凡圣共有所以为通。经名别者此土圣人所说。名之为经。所以为别以经字代修多罗。欲令闻者即得信解。摩诃此言大。般若此言智慧。波罗此言彼岸。蜜此言度。又云到。具语翻译。云大智慧度彼岸。言彼岸度者。盖是国语不同。此以为非彼以为是此以为是彼以为非。随俗之说更无异义。此中有四意。一称德。二出体。三辨用四明宗。大是称德。智慧是出体。度是辨用。彼岸是明宗。此中复有二意。一者法说。二者譬说。大者是法说。彼岸是譬说。即以彼岸譬于涅槃。云何是大义。空是大义。涅槃十八空云。言大空者。谓般若波罗蜜空。此经言。色大故般若大不待小空。名为大空。大若定大。不名为大。无德而称。是为大义。云何智慧义。能知诸法实相。是智义。能照诸法无生。是慧义。若有照有得。不名智慧。无照无得而本圆寂。是智慧义。云何为度义。生死是此岸。涅槃是彼岸。烦恼为中流。以第一度济于四流。以是因缘。名之为度。度若定度。不名为度。无去无来。是名度义。又云到者。以无生慧能证涅槃。未到云到。是体性能到。故名为到。不见因有能到。不见果有所到。是名到义。云何是彼此岸义。生死是此岸。涅槃是彼岸。生死不异涅槃。涅槃不异生死。不行二法是彼此岸义。所以须菩提白佛言。世尊。菩萨摩诃萨修般若波罗蜜。当得萨婆若不。佛言不。世尊。不修般若波罗蜜。当得萨婆若不。佛言不。世尊修不修当得萨婆若不。佛言不。世尊非修非不修当得萨婆若不。佛言不。世尊若不尔云何当得萨婆若。佛言。菩萨摩诃萨得萨婆若如相。须菩提又问言。世尊。菩萨不以二法不以不二法。云何当得一切种智。佛言。无所得即是得。以是得得无所得。又佛言。色即萨婆若。乃至一切种智即萨婆若。色如相乃至

一切种智如相。皆是一相无二无别。以是义故。名般若波罗蜜。若能离着取缘忘怀求理。如响受声如幻听法。斯真可谓般若波罗蜜矣。止诵初章更无异识。义乖传灯心非受水。岂能宣金口于慧殿。散甘露于香城。润良田之种子。发菩提之萌芽。譬[土*幻]堂之水随百川而入巨海。犹蟭蟟之目因千日而窥大明。岂知其涯岸之所止泊。宁见照烛之所近远。凭借大众宿植德。本仰承如来慈善根力。傥有疑难冀能詶答。余有问答一十二卷。访本未获。故其文尽阙。

主上垂为开讲日参承(并敕答)

　　臣纲言。伏承舆驾临同泰寺。开金字波若波罗蜜经题。照迷生之慧日。导出世之长源。百华同阴万流归海。幽显赞扬率土含润。臣身碍已来望舒盈阙。甘露普被人天俱萃。波若魔事独在微躬。驰系法轮私深克责。不任下情。谨奉启奉承。谨启。

　　省启具之。为汝讲金字般若波罗蜜经。发题始竟四众云合华夷毕集。连雨累日深虑废事。景物开明幽显同庆。实相之中本无去来。身虽不到心靡不在。善自调养慎勿牵劳。尚有两旬日数犹赊。今虽不同后会未晚也。吾始还台不复多敕。越敕。

## 广弘明集卷第二十

法义篇第四之三



上大法颂表。

皇太子纲

　　臣纲言。臣闻至理隆而德音阐。成功臻而颂声作。在乎奚斯。考甫神雀嘉树或止事盛乎区中。庆昭乎一物。犹且手舞足蹈传式方来。

况乃道出百非义高三代。而可阁笔韬辞咏歌不作者也。伏惟陛下。天上天下。妙觉之理独圆。三千大千。无缘之慈普被。慧舟匪隔法力无垠。躬纡尊极降宣至理。泽雨无偏心田受润。是以九围共溺并识归涯。万国均梦一日俱晓。佛法之胜事。国家之至美。稽之上古未有斯盛。雅颂之作不可阙也。谨上大法颂一首。曹丕从征之赋。刘担游侍之谈。曾无连类伏兼悚悉。不胜喜悦之诚。谨遣扶诏钟超宝。奉表献颂以闻。臣纲云云。

皇帝问太子省表并见所制大法颂辞义兼美览以欣然。

大法颂(并序)

皇太子臣纲上

皇帝。以湛然法身不舍本誓。神力示现降应兹土。龙颜日角参漏重瞳。衡表连珠文为玉斗。自纳麓开基。天地之德已布。封唐启迹。日月之照先明。百揆之序方舜。九河之导均禹。尚弘事殷之体。且屈在田之则。自五昴朝飞告赤文之瑞。其雨七日受绿色之符。神器有归鼎运斯集。焦门厌弃德之君。鲔水发白旄之阵。然后受皇天之眷命。当四海之乐推。岂假祀蚩尤于沛庭。托河冰于王霸。于时凤凤(芃音)裂序苍苍舛度。乃选五石以补之。坤轴倾斜积冰发坼。乃纬九薮而正之。阴兔两重阳乌三足。乃定王业以晖之。摄提乖方孟陬失纪。乃置清台而辨之。维冠冕于已颓。缀珩佩于既毁。自凭玉几握天镜。履璇玑而端拱。居岩廊而渊默。于今三十有二载也。是以天德一于上。地数二于下。复朗参辰。不易日月。两曜如合璧。五精如连珠。禋宗类昊虔丘礼泽。敬行五祀功被百神。川岳呈祥风烟效祉。青云千吕黄气出翼。听瑜山之威凤。制大夏之贞筠。阳管协春雌钟应律。上林之课匪疏。相府之占无谬。奏六英于若水。张咸池于洞庭。秉翟动和天之乐。建华宣易俗之奏。协律有沨沨之序。典乐致雍雍之节。诗书乃。陈缃缥斯备。蒲轮受伏生之诵。科斗荐鲁宅之文。蒸栗杀青。玉牒石记。填委广内。晖焕骐驎。置台命秩。法河依岳。建职树司。图云祥火高山容与亦黻逶迤。色丽文翚章妍织鸟。谏鼓高悬刍言不弃。肺石通怨书谤桥板。草名指佞便辟去朝。兽称触罪奸回放黜。是以龙翔凤集河溓海夷。露下若饴泉浮如醴。桂薪不斧而丹甑自熟。玉皋讵牵而银瓮斯满。河光似幂树采成车。氛氲四照晖丽五色。神明磦硌征祥布濩。金鳞铁面贡碧砮之賝。航海梯山奉白环之使。戴日戴斗靡不来王。太平太蒙无思不服。方叔邵虎之臣。均鼙应鼓之将。秉龙虎之秘韬。握朱玄之异略。受脤于庙堂之上。扬威于关塞之下。出玉门而直指。度金城而奏策。荡杂种之残妖。匡中原之涂炭。北临地脉西出天渠。昆夷罢患夙沙自服。获犬戎之鹿悬密须之鼓。槀街有受缨之虏。

渃水观受降之酋。四表无尘六合共贯。皇德隆矣。太平之风浃乎无外矣。天子内韬无生之至慧。外应体干之弘迹。将欲改权教示实道。遣方便之说。导化城之迷。乃端扆宸居吁而言曰。若夫眇梦华胥。怡然姑射。服斋宫于玄扈。想至治于汾阳。轻九鼎于褰裳。视万乘如脱屣。斯盖示至公之要道。未臻于出世也。至于藏金玉于川岫弃琴瑟乎大壑。卑躬菲食茨堂土阶。彤车非巧鹿裘靡饰。斯盖示物以俭。亦未阶于出世也。解网放禽穿泉掩胔。起泣辜之泽。行扇暍之。慈。推沟之念有如不足。纳隍之心无忘宿寤。盖所以示物以为仁。亦未阶乎出世也。紫府青丘钘山漳水。敦河上之道文。悦岐伯之章句。甘泉启太一之坛。嵩山置奉高之邑。碣石刻羡门之誓。不其作交门之歌。斯盖止爱久龄事在诸己。笃而为论弥有未弘。虽获蘢嵸之禅。终堕长生之难。徒阶三清之乐。不祛八倒之境。岂若然智惠之炬。照生死之闇。出五阴之聚。升六度之舟。浮众德之海。践不生之岸。于是庄严国界建立道场。广行利益开阐佛事。驱彼众生同跻仁寿。引兹具缚俱入大乘。九有倾心十方草靡。如凭津济咸赖归依。晔乎若朝日之开众华霈。乎若农夫之遇膏雨。功德之翼已圆。智惠之门必备。以为般若经者方等大法。峻极靡际深邃不底。笼万善乎无相。兆九垓而无边。譬犹枝川派别入大海而同味。众芳杂彩到须弥而一色。空空不着如如俱会。不合不散无去无来。种觉可生允兹佛母。群典弗逮是号经王。乃欲振一音雨法雨示五眼引重昏。昭阳纪岁玄枵次星。夹钟应乎仲春。甲申在乎吉日。将幸同泰大转法轮。兹寺者我皇之所建立。改大理之署。成伽蓝之所。化铁绳为金沼。变铁网为香城。照神光于热沙。起清凉于炎火。千栌[山/截][薛/女]百栱穹隆。红壁玄梁华榱玉砌。三阶齐列四注周流。上玉翼而扪天。飞银楹而蔽景。虹拖蜿垂承甍绕[櫺-田＋留]。莲抽井倒冒字临窗。彤彤宝塔。既等法华之座。峨峨长表。更同意乐之国。下凿白银之堑。傍晖金薄之塼。高门洞启。不因铜马之饰。宝殿霞开。无假凤凰之瑞。金轮烛日。妙临淄之地下。层台累架。迈宛委之空飞。夏宇凝霜温室含暖。雕楼之内蠖动而响生。洞扉之里鹪归而气激。幢号摩尼旛悬金缕。盘径十丈铃围四斛。舒七宝之交枝。流八功之净水。地芝候月天华逆风。法鼓夜鸣声中闻法。琼枝旦动叶里成音。妙德阳之宫。丽未央以阐。故铜栏三丈追嗤井干。玉楼十二遥耻神仙。譬彼清凉之台。同符兰台之寺。忉利照园之东。帝释天城之北。故以辛壬癸甲。绵蛮黮[雨/對]。吁哉其不可状。锵锵盰盰瑰谲杂错。邈乎其不可名。于是璧日扬精景云丽色。熏风徐动渊露微垂。后距屯威前茅警迾。武皎星连鸿钟吐响。运天宫之法驾。启天路之威神。百灵扶持千乘雷动。六虬齐轸七斗垂晖。云罕乘空钩陈翼驾。超光蹑景日被天回。金盖玉舆豹服鼍鼓。[馬*截]骊沃若天马半汉。绿弓黄弩象饰鱼文。佽飞。案节。不劳斩蛟之剑。虎贲[弓*(山/文)]羽。岂假鸣乌之射。湛湛弈弈辚辚弈弈。出乎大通之门。天子降雕辇之贵。行接足之礼。顶拜金山。归依月面。如闻万岁

之声。若观六变之动。于是乃披如来之衣。登师子之座。均百虑之纷总。愍三请之殷勤。启真慧之深宗。明度彼之弘教。二谛现空有之津。二智苞权实之底。大乘豁其靡碍。道心究其归涯。因果不摄不运而行。真俗莫求弗动斯到。不以二法会乎中道。尽佛渊海入佛法藏。极修妒之妙典。研龙宫之秘法。宣娑婆之奥旨。阐众圣之微言。正水既沾邪难自息。慧日普照毒霜并消。除黑闇于四生。遣无明于三界。巍巍乎若弥楼之在巨海。穆穆乎譬众星之绕圆月。于时天龙八部侧塞空界。积衣成座散华至膝。三千化秽土之质。火宅有离苦之期。恶道蒙休泥犁普息。莘莘学侣济济名僧。皆乐说如辨才。智慧如身子。踰乎青目黑齿。高彼广膝赤髭。咸符泻瓶之思。并沾染氎之施。如金复冶似玉更雕。闻所未闻得未曾得。郁摇动色请益无倦。百司具列簪履相趋。丰貂焜煌华绥苒蒻。谓舍卫之集大林之讲。无以过也。将令一一佛性逢了因而俱出。一一佛土咸遣二而除三。比夫歌南风尚黄老临辟雍讲孔宅么么安足而语哉。距于三月甲辰。法席圆满。如来放大光明。现希有事。熊熊吐色珠火非俦。曈曈上映丹紫竞发。荣河耻其祥润。汾阴陋其晖影。掩入殿之紫云。夺鸿门之妙气。昔法华初唱毫照普临。般若聿宣通身尽笑。王城之瑞千载更逢。岂非圣主同诸佛身降兹妙相。等诸佛力若符契焉。犹秉渊默之谦虚。弘懔焉之至诚。为而不宰推而勿居。以百姓之心为心非关诸己。荷负无倦摄受四生。皇太子臣纲。视膳东厢亲承大法。以为西巡东狩赞颂以兴。柴山望祀咏歌斯作。况顶开而受露。鞠躬而闻道。敢述盛德之形容。以为颂曰。

玉牒悠敻。青史绵长。道沿五胜。风殊百王。商丘命瑱。姬水开潢。河澄待圣。海谧期皇。方天譬地。功归有梁。垂拱南面。克己岩廊。权舆教义。制造衣裳。九韶革响。六乐改张。仪凤婉婉。击石锵锵。广修壁水。洞启胶庠。轻轺征聘。旌帛搜扬。兰台且富。广内斯藏。芸香馥简。绿字摛章。文功既被。武迹斯彰。题雕臆镂。舌紫支黄。南街请质。北阙来王。飞旌集翰。勒迹书狼。银车引附。黑节招荒。文同海截。化普龙乡。西踰月窟。东渐扶桑。卑宫类禹。解网如汤。衢室纳异。明台引良。善旌弗卷。谏鼓其镗。万符集祉。百神启祥。黑丹吐润。朱草舒芳。珠怀镜像。星含喜光。液池下鹄。高梧集凰。赤熊旦扰。素雉朝翔。观玉伯友。访道西王。游经建木。巡指盛唐。终非运出。岂曰津梁。我有无碍。共向圆常。玉銮徐动。金轮晓庄。紫虬翼[(卓-日＋田)*犬]。绿骥腾骧。虎文驻[起-巳＋畢]。龙骖启行。阑干玉马。照曜天狼。玄旄映日。翠凤晞阳。前飞格泽。后拥陆梁。风移霆扫。参差焜煌。峨峨宝座。郁郁名香。法徒学侣。尘沙堵墙。慈云吐泽。法雨垂凉。三密不限。四辨难量。犹兹海宝。譬彼山王。慧流总被。药木开芒。佛日出世。同遣惑霜。帝释歌咏。幽只赞扬。空华竞下。天琴自张。山含影色。地入豪光。非烟绕气。陆藕开房。泽普三界。恩均八方。巍巍堂堂。为舟为航。伊臣稽首。万寿

无强。

上皇太子玄圃讲颂启。

西中郎将晋安王纲

纲启窃以。舜韶始唱灵仪自舞。陈律裁暄风心竞萼。轻禽短叶尚识音光。沐善欢心宁忘抚抃。伏惟殿下。体高玄迹养道春禁。牢笼文圃渔猎义河。注意龙宫研心宝印。云聚生什之才。并命应王之匹。探微析理怡然不倦。朱华景月讵此忘罢属。素藏晚节玄英初气。霜竹浮阴风梧散叶。从容雅论实会神衷。纲轻生多幸属此休世。缘跗奉渥得备磐蕃。而黏蝇未拔迷象不羁。宝没醉衣珠沉勇额。得闻胜善宁忘歌咏。谨上玄圃园讲颂一首。文惭绮发思阙雕英。徒怀舞蹈之心。终愧清风之藻。冒昧呈闻。追深赧汗。谨启。

皇太子令答。

得书并所制讲颂。首尾可观。殊成佳作。辞典文艳。既温且雅。岂直斐然有意。可谓卓尔不群。览以回环。良同愈疾。至于双因八辩弥有法席之致。银草金云殊得物色之美。吾在原之意甚用欣怿。迟面乃悉此不尽言。统答。

玄圃园讲颂(并序)

西中郎将晋安王上

窃以。宝山峻极骀足未窥。慧海遥波轻舟讵泛。故以探沙乱妙类杵迷形。百代同昏千年谁启。

皇上托应金轮均符玉镜。低矜苦习续照慈灯。鹤树还春龙泉更晓。玄水跃祥丹陵泻电。功韬火化意覆云名。智慧之光犹初日照。忍辱之力如明月珠。天成地平遐肃迩睦。泽漏无底化行靡外。沧河镜渌碧海调风。停瑞气于二辰。泛祥烟于五节。鳞羽被解罗之泽。黎元沐仁寿之慈。于是正化潜通法轮常转。类空境之传虚。犹悬河之泻润。储君德彰妙像。体睿春琼。视膳闲晨游心法揵。搦管摛章。既[女*便]娟锦缛。清谈论辩。亦参差玉照。夏启惭德周颂惭风。乃于玄圃园。栖聚息心之英。并命陈徐之士极谈永日讲道终朝。宾从无声芳香动气。七辩悬流双因俱启。情游彼岸理惬祇园。灵塔将涌天华乍落。于时藏秋仲节丽景妍晨。气冷金扉霜浮玉琯。兹园邃密独华胜地。朱堂

玉砌碧水银沙。鸟颉颃于琼音。树葳蕤于妙叶。液水穿流蓬山写状。风生月殿日照槐烟。纲叨籍殊宠陪奉尘末。预入宝楼窃窥妙简。凫兴藻抃独莹心灵。敢作颂曰。

皇仪就日。帝道昌云。化隆垂拱。德曼鸿芬。机乘八解。道照三坟。巍巍荡荡。万代一君(其一)重离照景。玉润舒华。七净标美。三善称嘉。降兹法雨。普洽生芽。涟漪义水。照曜文华(其二)芳园叆叇。天宫类宝。析论冥空。玄机入道。密宇浮清。重阁相藻。日映金云。风摇银草(其三)肩随接武。握宝灵珠。皆抽四照。并掞九衢。顾惟多缺。徒奉瑛瑜。终如燕石。更似齐竽(其四)

为亮法师制涅槃经疏序。

梁武帝

曰非言无以寄言。言即无言之累。累言则可以息言。言息则诸见竞起。所以如来乘本愿以托生。现慈力以应化。离文字以设教。忘心相以通道。欲使玟玉异价泾渭分流。制六师而正四倒。反八邪而归一味。折世智之角。杜异人之口。导求珠之心。开观象之目。救烧灼于火宅。拯沉溺于浪海。故法雨降而焦种更荣。慧日升而长夜蒙晓。发迦葉之悱愤。吐真实之诚言。虽复二施等于前五大陈于后。三十四问参差异辨。方便劝引各随意答。举要论经不出两涂。佛性开其本有之源。涅槃明其归极之宗。非因非果不起不作。义高万善事绝百非。空空不能测其真际。玄玄不能穷其妙门。自非德均平等心合无生。金墙玉室岂易入哉。

梁简文帝法宝联璧序。

湘东王绎

窃以。观乎天文日月所以贞丽。观乎人文藻火所以昭发。况复玉毫朗照出天人之表。金牒空解生文章之外。虽境智冥焉言语斯绝。咏歌作焉可略谈矣。粤乃书称汤诰篇陈梦说。昔则王畿居亳。今则帝业惟扬。功施天下。我之自出。岂与姚墟石纽谯城温县。御龙居夏唐杜入周而已哉。皇帝垂衣负扆辨方正位。车书之所会同。南暨交趾。风云之所沾被。西渐流砂。武实止戈。秉宜生之剑。乐彰治定。减庖羲之瑟。相兼二八知微知章。将称四七如貔如虎。宁俟容成翠屋之游广成石室之会。故以宗心者忘相。归凭者常乐。昔转轮护法。南宫有金龙之瑞。梵天请道。东朝闻宝盖之祥。尽善尽美独高皇代。古者所以

出师入保冬羽秋籥。实以周颂幼冲用资端士。汉盈末学取凭通议。大傅之论孟侯。小戴之谈司业。山川珍异俟郊迎而可知。帷幄后言籍垦田而求验。以今方昔事则不然。我副君业迈宣尼。道高启筮之作。声超姬发。宁假卞兰之颂。譬衡华之峻极。如滓澥之波澜。显忠立孝行修言道。博施尚仁动微成务。智察舞鸡爻分封蚁。爰初登仕明试以功。德加三辅威行九派。董师虎据操铍蝉冕。津卿济沈。物仰平分之恩。沂岱邛岷。民思后来之政。陈苍留反袭之化。淮海高墨帻之声。威渐黄支化行赤谷。南通舜玉北平尧柳。朝鲜航海夜郎款塞。然后体道方震雨施云行。汉用戊申晋惟庚午。增晖前曜独擅元贞。恩若春风惠如冬日。履道为舆策贤成驷。降意韦编留神缃帙。许商算术王围射谱。南龟异说东[施-方＋目]杂赋。任良弈棋羡门式法。箴兴琴剑铭自盘盂。无不若指诸掌。寻泾辩渭重以凤艳风飞鸾文焱竖。纤者入无伦。大者含元气。韵调律吕藻振玄黄。岂俟取赞彦先询问稚圭。至于鹿园深义龙宫奥说。远命学徒亲登讲肆。词为宪章言成楷式。往复王粲事轶魏储。酬答蔡谟道高晋两。似悬钟之应响。犹衢尊之待酌。率尔者踵武。逖听者风声。是使金坚秘法宝冥夕梦。无怀不灭华胥夜感。自非建慧桥明智剑薰戒香沐定水。何以空积忽微历贤劫。而终现黍累回干蕴珠藏而方传。加以大秦之籍非符八体。康居之篆有异六爻。二乘始辟譬马传兔。一体同归弃犀崇象。润叶滋多见思平积。本有凝邈了正相因。虽谈假续不摄单影。即此后心还踪初焰。俱宗出倒。莲华起乎淤泥。并会集藏。明珠曜于贫女。性相常空。般若无五时之说。不生烦恼。涅槃为万德之宗。无不酌其菁华撮其指要。采彼玳鳞拾兹翠羽。润珠随水抵玉琨山。每至鹄关旦启黄绮之俦朝集。鱼灯夕朗陈吴之徒晚侍。皆仰禀神规躬承睿旨。爰锡嘉名谓之联璧。联含珠而可拟。璧与日而方升。以今岁次摄提星在监德。百法明门于兹总备。千金不刊独高斯典。合二百二十卷号曰法宝联璧。虽玉杯繁露若倚蒹葭。金壶凿楹似吞云梦。绎自伏枥西河摄官南国。十回凤琯一奉龙光。笔削未勤。徒荣卜商之序。稽古盛则。文惭安国之制。谨抄纂爵位陈诸左云。

使持节平西将军荆州刺史湘东王绎年二十七字世诚。

侍中国子祭酒南兰陵萧子显年四十八字景畅。

散骑常侍御史中丞彭城刘溉年五十八字茂灌。

散骑常侍步兵校尉东宫侍南琅琊王循年四十二字彦远。

吴郡太守前中庶子南琅琊王规年四十三字威明。

都官尚书领右军将军彭城刘孺年五十字孝稚。

太府卿步兵校尉河南褚球年六十三字仲宝。

中军长史前中庶子陈郡谢侨年四十五字国美。

中庶子彭城刘遵年四十七字孝陵。

中庶子南琅琊王稚年四十五字孺通。

宣城王友前仆东海徐喈年四十二字彦邕。

前御史中丞河南褚澐年六十字士洋。

北中郎长史南兰陵太守陈郡袁君正年四十六字世忠。

中散大夫金华宫家令吴郡陆襄年五十四字师卿。

中散大夫琅琊王籍年五十五字文海。

新安太守前家令东海徐摛年六十四字士缋。

前尚书左丞沛国刘显年五十三字嗣芳。

中书侍郎南兰陵萧几年四十四字德玄。

云麾长史寻阳太守前仆京兆韦棱年五十五字威直。

前国子博士范阳张绾年四十三字孝卿。

轻车长史南兰陵萧子范年四十九字景则。

庶子吴郡陆罩年四十八字洞元。

庶子南兰陵萧瑱年四十字文容。

秘书丞前中舍人南琅琊王许年二十五字幼仁。

宣城王文学南琅琊王训年二十五字怀范。

洗马权兼太舟卿彭城刘孝仪年四十九字子仪。

洗马陈郡谢禧年二十六字休度。

中军录前洗马彭城刘蕴年三十二字怀芬。

前洗马吴郡张孝总年四十二字孝总。

南徐州治中南兰陵萧子开年四十四字景发。

平西中录事参军典书通事舍人南郡庾肩吾年四十八字子慎。

安北中记室参军颍川庾仲容年五十七字仲容。

宣惠记室参军南兰陵萧滂年三十二字希博。

舍人南兰陵萧清年二十七字元专。

宣惠主簿前舍人陈郡谢嘏年二十五字茂范。

尚书都官郎陈郡殷劝年三十字弘善。

安北外兵参军彭城刘孝威年三十九字孝威。

前尚书殿中郎南兰陵萧恺年二十九字元才。

庄严旻法师成实论义疏序。

梁皇太子纲

夫事秉文辞理通气象。涉之者尚迷。求之者或蹶。是以问玄经于杨子。且云不习。奏古乐于文侯。犹称则睡。历校清台。寿王之课不密。气现斗牛。南昌之地或爽。况乎慧门深邃。入之者固希。法海波澜。泛之者未易。自使河渭混淆魔尘纷纠。皎皎毒霜童童苦树。善田之苗不吐。意华之采讵发。无常之楼互起。闇室之火无晖。是以餐蜜挫糟俱珍异论。持牛卧棘竞起邪宗。自佛日团空正流荡垢。手擎四钵。始乎鹿园之教。身卧双林。终于象喻之说。含生弗等。开塞之义因机。感受不同。浅深之言或异。处处散说本应根缘。有不次第各随群品。金棺已掩。梅檀之炭无追。乳池且涸。白叠之灰斯尽。迦葉入定欢喜智灭。末地之报已终。优波之身且谢。于是五部横流八千起执。寻源既舛取着尤别。四相乃无常之刀。三聚为苦家之质。习续不断称为集谛。无为有体分然可求。等智能断罗汉犹退。岂啻千里之舛义起豪厘。三豕之书谬符晋史。北辕趋郢木末搴蕖。譬乎服子论兵利害不识。胶柱鸣瑟燥湿无变。自佛灭之后八百余年。中天竺国婆罗门子名诃梨跋摩。梁云师子铠。四种围陀在家必习。三品慧藏入道弥通。师事达摩沙门。事均反启。于是叹微言之已绝。伤颓风之不振。抗言动论。以朱紫为先。发意吐谈。必泾渭由己。于是标撮领会商搉

异端。删夷浮诡搜聚贞实。造百有二品以为斯论。成则据文实则明理。举成对坏称实形虚。欲令毗昙外道二途皆废。如来论主两理兼兴。若夫龙树马鸣止筌大教。旃延法胜萦缚小乘。兼而总之无踰此说。故花氏之王于兹顶戴。楼佉外道结舌无辞。百流异出同归一海。万义区分总乎成实。岂止鼓腹涅槃旗靡辙乱。鸡鸣真谛丧精掩色。多历年所复寡英才。粤我大梁。炎图启运。皇帝含天苞地之德。春生夏长之仁。以本誓愿率化斯土。梵轮常转三宝现前。甘露聿宣四部无厌。有庄严旻法师。羽仪鸾凤负揭光景。深以通志神以知来。其迹同凡其源莫测。故以心苞四忍行合三空。慧比文殊玄如善吉。总持均阿难之德。乐说有富楼之功。思媚我皇起予正法。宣弘此论大盛乎京师。负笈争趋怀铅来远。无劳冠军之势。自倾卫容。固有华阴之德。人归成市。拟仪舍卫超迈泗洙。西关自耻南宫不竞。湘宫寺智茜。笔札之功。不殊法汰之报安石。清辩之妙。何止道林之折子猷。凡如十卷勒成一部。法师大渐深相付嘱。岂直田生之亡独卧。施仇之手马公之学。方由郑氏而东其义云。

内典碑铭集序。

梁元帝

　　夫法性空寂心行处断。感而遂通随方引接。故鹊园善诱马苑弘宣。白林将谢青树已列。是宣金牒方寄银身。自象教东流化行南国。吴主至诚历七霄而光曜。晋王画像经五帝而弥新。次道孝伯嘉宾玄度。斯数子者亦一代名人。或修理止于伽蓝。或归心尽于谈论。铭颂所称兴公而已。夫披文相质博约温润。吾闻斯语未见其人。班固硕学尚云赞颂相似。陆机钩深犹闻碑赋如一。惟伯喈作铭林宗无愧。德祖能诵元常善书。一时之盛莫得系踵。况般若渊玄真如妙密。触言成累系境非真。金石何书铭颂谁阐。然建塔纪功招提立寺。或兴造有由。或誓愿所记。故镌之玄石传诸不朽。亦有息心应供。是曰桑门。或谓智囊。或称印手。高座擅名预师尹之席。道林见重陪飞龙之座。峨眉庐阜之贤。邺中宛邓之哲。昭哉史册可得而详。故碑文兴之斯焉尚矣。夫世代亟改。论文之理非一。时事推移。属词之体或异。但繁则伤弱率则恨省。存华则失体。从实则无味。或引事虽博其意犹同。或新意虽奇无所倚约。或首尾伦帖事似牵课。或前后博涉体制不工。能使艳而不华质而不野博而不繁省而不率文而有质约而能润。事随意转理逐言深。所谓菁华无以间也。余幼好雕虫长而弥笃。游心释典寓目词林。顷尝搜聚有怀著述。譬诸法海无让波澜。亦等须弥归同一色。故不择高卑惟能是与傥未详悉随而足之。名为内典碑铭集林。合三十卷。庶将来君子或裨观见焉。

叙佛缘起。

禅林妙记前集序。

京师西明寺释玄则

　　一切诸佛皆有三身。一者法身。谓圆心所证。二者报身。谓万善所感。三者化身。谓随缘所现。今释迦牟尼佛者。法身久证报身久成。今之出现盖化身耳。谓于过去释迦佛所发菩提心愿同其号。故今成佛亦号释迦。三无数劫修菩萨行。一一劫中事无量佛。中间续遇锭光如来。以发布泥金华奉上。寻蒙授记得无生忍。然一切佛将成佛时。必经百劫修相好业。其释迦发心在弥勒后。当以逢遇弗沙如来七日翘仰新新偈赞。遂超九劫在前成道。将欲成时生兜率天。号普明菩萨。尽彼天寿下阎浮提。现乘白象入母右胁。其母摩耶梦怀白象。梵仙占曰。若梦日月当生国王。若梦白象必生圣子。母从此后调静安泰慈辩日异。菩萨初生大地振动。身紫金色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圆光一寻。生已四方各行七步。为降魔梵发诚实语。天上天下唯我独尊。抱入天祠天像悉起。阿私陀仙合掌叹曰。相好明了必为法王。自恨当死不得见佛。斯则净饭国王之太子也。字悉达多。祖号师子颊。父名净饭。母曰摩耶。代为轮王。姓瞿昙氏。复因能事别姓释迦。朗悟自然艺术天备。虽居五欲不受欲尘。游国四门。见老病死及一沙门。还入宫中深生厌离。忽于夜半天神扶擎遂腾宝马踰城出家。苦行六年知其非道。便依正观以取菩提。时有牧牛女人。煮乳作糜。其沸高踊。牧女惊异以奉菩萨。菩萨食之气力充实。入河洗浴。将登岸时。树自低枝引菩萨上。菩萨从此受吉祥草坐菩提树。恶魔见已生嗔恼心云。此人者欲空我界。即率官属十八亿万。持诸苦具来怖菩萨。促令急起受五欲乐。又遣妙意天女三人。来惑菩萨。尔时入胜意慈定生怜愍心。魔军自然堕落退散。三妙天女化为瘿鬼。降魔军已。于二月八日明相出时而成正觉。既成佛已。观众生根。知其乐小未堪大法。即趣波罗奈国度憍陈如等五人转四谛法轮。此则三宝出现之始也。其后说法度人之数。大集菩萨之会。甚深无相之谈。神通示现之力。经文具之矣。又于一时升忉利天。九旬安居为母说法。时优阗国王及波斯匿王思慕佛德。刻檀画氎以写佛形。于后佛从忉利天下。其所造像皆起避席。佛摩其顶曰。汝于未来善为佛事。佛像之兴始于此矣。化缘将毕时徒厌怠。佛便告众。却后三月吾当涅槃。复记后事如经具说。然如来实身常在不灭。故法华云。常在灵鹫山及余诸住处。今生灭者。是佛化身为欲汲引现同其类。所以受生。复欲令知有为必迁。所以示灭。又众生根熟。所以现生。众生感尽。所以现灭。佛涅槃后人天供养起诸宝塔。又大迦葉召千罗汉结集法藏。阿难从锁须入。诵出佛经一无遗漏。如瓶泻水置之异器。一百年外有铁轮王。字阿输柯。亦名

阿育。役御神鬼。于一日中天上人间造八万四千舍利宝塔。其佛遗物衣钵杖等。及诸舍利神变非一。逮汉明感梦金躯日佩丈六之容。一如释迦本状。又吴主孙权烧捶舍利无所变坏爰及浮江石像泛海瑞容。般若冥力观音密验。别记具之事多不录。

禅林妙记后集序。

京师西明寺释玄则

窃闻。象分庖卦。克赞神明之德。训启箕畴。载穆彝伦之叙。自兹以降述者尤多。莫不协璇政而增辉。仞金闺而耸价。矧乎真乘上智津万有以兴言。秘藏圆音警百灵而畅旨。烛迷均于丽景。清神比于甘露。自非六璎践位四轮飞德。岂能探赜至真研机妙本。是知茂于道者其教孔修。昌于业者其文伊焕。伏惟。

皇帝陛下。徇齐纂极圣敬凝旒。十善扬仁。化柔蟠窘之表。四等调俗。风高胥燧之前。犹且峻玄范而摛词。藻常源而衍鉴。霈垂污綍留思给园。遂以匠物之余亲迁睿指。正名之末特缮嘉题。僧等荷镕施之恩。缄绍隆之泽。爰初肃召载惕中襟。伏以。

圣旨难晞玄津罕涉。空思侧管。嗟混沌之未开。寔赖叫阍。时象罔其如得。兰台太史兼左侍极应山县开国侯某。奖鉴弗疲阅览无滞。乃相与搴恕林之英萼。缴耆山之迅羽。搜八藏之殊诠。控三点之灵液。用成一部勒为十卷。较其精诣事绝称言。然以教海既冲法门犹广。虽要妙之旨已具前修。而博赡之文终资别录。窃以登荆山者思有献于连城。游楚滨者愿纳贡于苞[匭-九＋丸]。况龙宫逸宝照烂于情田。鹿苑遗芳芬葩于字叶。苟怀贞蔼孰忘荐奉。加以成贷有循明规在属。方四披简则琳琅毕[炫-厶＋ㄥ]。拟之区别则兰菊自分。有导斯来。譬东瀛之沃浍。各归所应。类南籥之宫征。以义相属凡逮十章。章分上下成二十卷。经寻一千五百余轴。义列三百六十余条。所建十章辄成四例。初二立真俗之境。次双明染净之由。中四坦修证之涂。后两垂汲引之范。相次为叙各隶多目。俾大义粲然至言罔坠。暧千门之列敞。侈百隧之兼储。同夫晓宿编。珠诚不伦而磊落。春丛缀锦谅非工而彬布。寔由玄览深契。故使奥旨冥归。伊其不紊抑有凭矣。然则一毛可以知凤彩。故所录未多。双飞不足罄凫洲。故余美难极。既限金口之诲。良无玉屑之讥。其间掎削豪芒斟酌去取。恐贻谬于千里。每加审于三复。粤以龙朔三年五月十七日首奉纶言。迄今麟德元年五月四日。前后二部汗青毕具。前则简而能畅。后则博而无杂。庶可以振释网之宏纲。总法门之要键。开息心之胜躅。备多闻之灵囿。伏愿醍醐上味永沃宸衷。般若明珠长辉睿握。斯文不坠。真宗与日月

俱悬。兹福无疆。宝祚将穹壤齐固云尔 禅林妙记后集总目凡十章 一真性 二假缘 三流染 四即净 五观门 六行法 七乘位 八极果 九教力 十化功。

右一一章管多法聚。

法苑珠林序。

朝议大夫行中台司元大夫陇西李俨字仲思撰

自夫六爻爰起八卦成列。肇有书契。昭乎训典。凤篆龙图金简玉字。百家异辙万卷分区。虽理究精微言殚物范。而纪情括性未出于寰中。原始要终讵该于俗外。亦有藏史之说园吏之谈。宝经浮诞锦籍纡怪。同镂冰而无成。若书空而匪实。与夫贯华妙旨写叶玄词。二乘之宏博八藏之沈秘。竞以浅深较其优劣。亦犹蚁垤之小比峻于嵩华。牛涔之微争长于江汉。夫其显了之义隐密之规。解脱之门总持之苑。前际后际并契真如。初心末心咸归正觉。导迷生于欲海。情尘共心垢同消。引穷子于慈室。衣宝与髻珠双至。化溢恒沙之境。功被微尘之劫。大哉至矣。不可得而称焉。洎偕雨征周佩日通汉。蔡愔西涉竺兰东游。金口之词宝台之旨。盈缣积籀被乎中域。而卷轴繁伙条流深旷。实相真源卒难详览。暨我皇唐造物圣上君临。玄教聿宣缁徒允合。传辉写液照润区宇。梵响诵音噶咽都甸。弘宣之盛指喻难极。属有西明大德道世法师者字玄恽。释门之领袖也。幼龆聚砂。落饰彩衣之岁。慈殷接蚁。资成具受之坛。戒品圆明。与吞珠而等护。律仪精晓。随照镜而同欣。爰慕大乘洞明实相。爰以英博召居西明。遂以五部余闲三藏遍览。以为古今绵代制作多人。虽雅趣佳词无足于博记。所以搴文囿之菁华。嗅大义之瞻卜。以类编录。号曰法苑珠林。总一百篇。勒成十帙。义丰文约。纽虞氏之博要。迹宣道镜。晞祐上之弘明。其言以美其道斯着。举至赜而无遗。包妙门而必尽。粤以。

大唐麟德三年岁在摄提律惟沽洗三月十日。纂集斯毕。庶使缉玄词者探卷而得意珠。轨正道者披文而饮甘露。绎之以知微。观之而睹隩。与环景而齐照。将旋穹而共久。

# 广弘明集卷第二十一

## 法义篇第四之四

梁昭明太子答云法师请讲书三首(并启答) 昭明谢敕赉水犀如意启 昭明太子解二谛义章 南涧寺释慧超论咨二谛义(往反六番) 晋安王纲咨

二谛义旨(往反五番) 招提寺释慧琰咨二谛义(往反四番) 栖玄寺释昙宗咨二谛义(往反四番) 中郎王规咨二谛义旨(往反四番) 灵根寺释僧迁咨二谛义(往反四番) 罗平候萧正立咨二谛义旨(往反四番) 衡山候萧恭咨二谛义旨(往反四番) 中兴寺释僧怀咨二谛义(往反四番) 始兴王第四男萧映咨二谛义旨(往反四番) 吴平王世子萧励咨二谛义旨(往反五番大博学读书三万余卷也) 宋熙寺释慧令咨二谛义(往反四番) 始兴王第五男萧晔咨二谛义旨(往反五番) 兴皇寺释法宣咨二谛义(往反三番) 程乡候萧只咨二谛义旨(往反四番) 光宅寺释法云咨二谛义(往反四番) 灵根寺释慧令咨二谛义(往反五番) 湘宫寺释慧兴咨二谛义(往反三番) 庄严寺释僧旻咨二谛义(往反四番) 宣武寺释法宠咨二谛义(往反四番) 建业寺释僧愍咨二谛义(往反二番) 光宅寺释敬脱咨二谛义(往反五番) 昭明太子令旨解法身义一章 招提寺释慧琰咨法身义(往反五番) 光宅寺释法云咨法身义(往反五番) 庄严寺释僧旻咨法身义(往反五番) 宣武寺释法宠咨法身义(往反五番) 灵根寺释慧令咨法身义(往反五番) 灵味寺释静安咨法身义(往反五番) 谢敕遣主书看讲启 谢敕问解讲启 谢敕赉制旨大涅槃经讲疏启 谢敕赉制旨大集经讲疏启 晋安王与广信候书述听讲事 晋安王与广信候书重述内教 广信候萧映答王心要。

答云法师请开讲书。

梁昭明太子统

　　览近示。知欲见令道义。夫释教凝深至理渊粹。一相之道杳然难测。不二之门寂焉无响。自非深达玄宗精解妙义。若斯之处岂易轻辨。至于宣扬正教。在乎利物耳。弟子之于内义。诚自好之乐之。然钩深致远。多所未悉。为利之理。盖何足论。诸僧并入法门。游道日广。至于法师。弥不俟说。云欲见餐禀。良所未喻。想得此意。不复多云。统和南。

释法云启。

　　殿下以生知上识。精义入神。自然胜辩。妙谈出俗。每一往复阖筵心醉。真令诸天赞善。实使释梵雨华。贫道虽幼知向方。而长无成业。篪之滥吹圣明。而识惭无退者。岂不愿餐幽致。敢祈仰者。诚在希闻妙说。今猥蒙答旨。未许群情。退思轻脱用深悚惧。渴仰有实饥虚非假。循思检愿重以祈闻。唯希甘露当开。用得永祛鄙吝。伏愿四弘本誓。曲允三请。殷勤谨启。

　　重览来示。知犹欲令述义。不辨为利具如前言。甘露之开弥惭来说。若止是略标义宗。无为不尔。但愧以鱼目拟法师之夜光耳。统和

南。

谢敕赉水犀如意启。

臣统启。应敕左右佰佛掌。奉宣敕旨。垂赉水犀如意一柄。式是道义所须。白玉照采方斯非贵。珊瑚挺质匹此未珍。雕刻既成先被庸薄。如蒙汉帝之簪。似获赵尧之印。谨仰承威神陈诸讲席。方使欢喜罗汉怀弃钵之嗟。王式硕儒折骊驹之辩。熊饰宝刀。子桓恧其大赉。牦牛轻拂。张敞惭其旧仪。殊恩特降伏深荷跃。不任下情。谨启事以闻。谨启。

令旨解二谛义(并答问)

二谛理实深玄。自非虚怀。无以通其弘远。明道之方。其由非一。举要论之不出境智。或时以境明义。或时以智显行。至于二谛即是就境明义。若迷其方三有不绝。若达其致万累斯遣。所言二谛者。一是真谛。二名俗谛。真谛亦名第一义谛。俗谛亦名世谛。真谛俗谛以定体立名。第一义谛世谛以褒贬立目。若以次第言说。应云一真谛。二俗谛。一与二合。数则为三。非直数过于二。亦名有前后。于义非便。真既不因俗而有。俗亦不由真而生。正可得言一真一俗。真者是实义。即是平等更无异法。能为杂间。俗者即是集义。此法得生。浮伪起作。第一义者。就无生境中别立美名。言此法最胜最妙无能及者。世者以隔别为义。生灭流动无有住相。涅槃经言。出世人所知名第一义谛。世人所知名为世谛。此即文证褒贬之理。二谛立名差别不同。真俗世等以一义说。第一义谛以二义说。正言此理德既第一义亦第一。世既浮伪更无有义。所以但立世名。谛者以审实为义。真谛审实是真。俗谛审实是俗。真谛离有离无。俗谛即有即无。即有即无斯是假名。离有离无此为中道。真是中道。以不生为体。俗既假名。以生法为体。

南涧寺慧超咨曰。浮伪起作名之为俗。离于有无名之为真。未审浮伪为当与真一体为当有异。令旨答曰。世人所知生法为体。出世人所知不生为体。依人作论。应如是说。若论真即有是空。俗指空为有。依此义明不得别异。又咨。真俗既云一体。未审真谛亦有起动。为当起动自动不关真谛。令旨又答。真理寂然无起动相。凡夫惑识自横见起动。又咨。未审有起动而凡夫横见。无起动而凡夫横见。令旨又答。若有起动则不名横见。以无动而见动所以是横见。又咨。若法无起动则唯应一谛。令旨又答。此理常寂此自一谛。横见起动复是一谛。准应有两不得言一。又咨。为有横见为无横见。令旨又答。依人为语有此横见。又咨。若依人语故有横见。依法为谈不应见动。令旨

又答。法乃无动。不妨横者自见其动。

丹阳尹晋安王萧纲咨曰。解旨依人为辨有生不生。未审浮虚之与不生。只是一体为当有异。令旨答曰。凡情所见见其起动。圣人所见见其不生。依仁为论乃是异体。若语相即则不成异。具如向释不复多论。又咨。若真不异俗。俗不异真。岂得俗人所见生法为体。圣人所见不生为体。令旨答。即俗知真。即真见俗。就此为谈自成无异。约人辨见自有生不生殊。又咨。未审俗谛之体既云浮幻。何得于真实之中见此浮幻。令旨答。真实之体自无浮幻。惑者横构。谓之为有。无伤真实体自虚玄。又咨。圣人所见见不流动。凡夫所见自见流动。既流不流异。愚谓不得为一。令旨答。不谓流不流各是一体。正言凡夫于不流之中横见此流。以是为论可得成一。又咨。真寂之体本自不流。凡夫见流不离真体。然则但有一真不成二谛。令旨答。体恒相即理不得异。但凡见浮虚圣睹真寂。约彼凡圣可得立二谛名。

招提寺慧琰咨曰。凡夫见俗以生法为体。圣人见真以不生为体。未审生与不生。但见其异复依何义而得辨一。令旨答曰。凡夫人于无构有。圣人即有辨无。有无相即此谈一体。又咨。未审此得谈一。一何所名。令旨答。正以有不异无无不异有。故名为一更无异名。又咨。若无不异有。有不异无。但见其一。云何为二。令旨答。凡夫见有圣人见无。两见既分以兹成二。又咨。圣人见无无可称谛。凡夫见有何得称谛。令旨答。圣人见无在圣为谛。凡夫审谓为有。故于凡为谛。

栖玄寺昙宗咨曰。圣人为见世谛为不见世谛。令旨答曰。圣人知凡人见有世谛。若论圣人不复见此。又咨。圣人既不见世谛。云何以世谛教化众生。令旨答。圣人无惑自不见世谛。无妨圣人知凡夫所见。故曲随物情说有二谛。又咨。圣人知凡见世谛。即此凡夫不。令旨答。此凡即是世谛。圣人亦不见此凡。又咨。圣既不见凡。焉知凡见世谛。令旨答。圣虽自无凡。亦能知有凡。自谓为有。故曲赴其情为说世谛。

司徒从事中郎王规咨曰。未审真俗既不同。岂得相即之义。令旨答。圣人所得自见其无。凡人所得自见其有。见自不同。无妨俗不出真外。又咨。未审既无异。质而有二义。为当义离于体。为当即义即体。令旨答。更不相出名为一体。愚圣见殊自成异义。又咨。凡夫为但见俗亦得见真。令旨答。止得见俗不得见真。又咨。体既相即宁不睹真。令旨答。凡若见真不应睹俗。睹俗既妄焉得见真。

灵根寺僧迁咨曰。若第一以无过为义。此是赞叹之名。真离于俗亦应是赞叹之名。令旨答曰。即此体真。不得言叹。第一义谛既更立

美名。所以是叹。又咨。无胜我者既得称赞叹。我体即真。何故非叹。令旨答。无胜我者所以得称赞。我体即真亦是我真。故非赞叹。又咨。我无过者。所以得称赞叹。我是不伪何得非赞。令旨答。不伪真是当体之名。如人体义谓之解义。正足称其实体。岂成赞叹。又咨。此法无能出者。焉得即是赞叹。令旨答。既云无出。非赞如何。

罗平侯萧正立咨曰。未审俗谛是生法以不。令旨答曰。俗谛之体正是生法。又咨。俗既横见。何得有生。令旨答。横见为有。所以有生。又咨。横见为有。实自无法。实既无法说何为生。令旨答。即此生法名为横见。亦即此横见名为生法。又咨。若是横见不应有生。若必有生名何横见。令旨答。既云横见。实自无生。但横见为有。有此横生。

衡山侯萧恭咨曰。未审第一义谛既有义目。何故世谛独无义名。令旨答曰。世既浮俗无义可辨。又咨。若无义可辨。何以称谛。令旨答。凡俗审见。故立谛名。又咨。若凡俗见有得受谛名。亦应凡俗见有得安义字。令旨答。凡俗审见。故谛名可立。浮俗无义。何得强字为义。又咨。浮俗虽无实义。不无浮俗之义。既有此浮俗。何得不受义名。令旨答。正以浮俗故无义可辨。若有义可辨何名浮俗。

中兴寺僧怀咨曰。令旨解言。真不离俗。俗不离真。未审真是无相。俗是有相。相无相殊。何得同体。令旨答曰。相与无相此处不同。但凡所见有。即是圣所见无。以此为论。可得无别。又咨。既是一法。云何得见为两。见既有两岂是一法。令旨答。理乃不两。随物所见。故得有两。又咨。见既有两。岂不相违。令旨答。法若实两。可得相违。法常不两。人见自两。就此作论。焉得相乖。又咨。人见有两。可说两人。理既是一。岂得有两。令旨答。理虽不两而约人成两。

始兴王第四男萧映咨曰。第一义谛其义第一。德亦第一不。令旨答曰。义既第一。德亦第一。又咨。直言第一。已苞德义。何得复加义字以致繁复。令旨答。直言第一在义犹昧。第一见义可得尽美。又咨。若加以义字可得尽美。何不加以德字可得尽美。令旨答。第一是德。岂待复加。但加义字则德义双美。又咨。直称第一足见其美。偏加义字似有所局。令旨答。第一表德。复加义字。二美俱陈。岂有所局。

吴平世子萧励咨曰。通旨云。第一义谛世谛。褒贬立名。真俗二谛定体立名。寻真谛之理既妙绝言虑。未审云何有定体之旨。令旨答曰。谈其无相无真不真。寄名相说以真定体。又咨。若真谛无体。今寄言辨体。未审真谛无相。何不寄言辨相。令旨答。寄言辩体犹恐贬

德。若复寄言辩相则有累虚玄。又咨。真谛玄虚离于言说。今既称有真。岂非寄言辩相。令旨答。寄有此名。名自是相。无伤此理无相虚寂。又咨。未审此寄言辩体。为是当理为不当理。令旨答。无名而说名不全当理。又咨。若寄言辩名。名不当理。未审此寄将何所说。令旨答。虽不当理。为接引众生须名相说。

宋熙寺慧令咨曰。真谛以不生为体。俗谛以生法为体。而言不生即生。生即不生。为当体中相即。为当义中相即。令旨答云。体中相即。义不相即。又咨。义既不即。体云何即。令旨答。凡见其有。圣睹其无。约见成异。就体恒即。又咨。体既无两何事须即。令旨答。若体无别两缘见有两。见既两异须明体即。又咨。若如解旨。果是就人明即。令旨答。约人见为二。二谛所以名生。就人见明即此亦大妨。

始兴王第五男萧晔咨曰。真谛称真。是实真不。令旨答曰。得是实真。又咨。菩萨会真之时。为忘俗忘真不。令旨答。忘俗忘真。故说会真。又咨。若忘俗忘真故说会真。忘俗忘真何谓实真。令旨答。若存俗存真何谓实真。正由两遣故谓实真。又咨。若忘俗忘真而是实真。亦应忘真忘俗而是实俗。令旨答。忘俗忘真所以见真。忘真忘俗弥见非俗。又咨。菩萨会真。既忘俗忘真。今呼实真便成乖理。令旨答。假呼实真。终自忘真。两忘称实。何谓乖理。

兴皇寺法宣咨曰。义旨云。俗谛是有是无故以生法为体。未审有法有体可得称生。无是无法。云何得有生义。令旨答曰。俗谛有无相待而立。既是相待故并得称生。又咨。若有无两法并称为生。生义既一。则有无无异。令旨答。俱是凡夫所见故生义得同是有是无。焉得不异。又咨。若有无果别。应有生不生。令旨答。既相待立名。故同一生义。

程乡侯萧只咨曰。未审第一之名。是形待以不。令旨答曰。正是形待。又咨。第一无相有何形待。令旨答。既云第一。岂得非待。又咨。第一是待。既称第一。世谛待于第一。何不名为第二。若俗谛是待而不称第二。亦应真谛是待不名第一。令旨答。若称第一是待。于义已足。无假说俗。第二方成相待。又咨。若世谛之名不称第二。则第一之称无所形待。令旨答。第一褒真。既云相待。世名是待。直置可知。

光宅寺法云咨曰。圣人所知之境。此是真谛。未审能知之智。为是真谛。为是俗谛。令旨答曰。能知是智。所知是境。智来冥境得言即真。又咨。有智之人。为是真谛。为是俗谛。令旨答。若呼有智之人即是俗谛。又咨。未审俗谛之人。何得有真谛之智。令旨答。圣人

能忘于俗。所以得有真智。又咨。此人既冥无生。亦应不得称人。令旨答。冥于无生不得言人。寄名相说常自有人。

灵根寺慧令咨曰。为于真谛中见有。为俗谛中见有。令旨答曰。于真谛中横见有俗。又咨。俗谛之有为实为虚。令旨答。是虚妄之有。又咨。为当见妄。为当见有。令旨答。见于妄有。又咨。无名相中何得见有名相。令旨答。于无名相见有名相。所以妄有。又咨。于无名相妄见为有。譬如火热。惑者言冷。得就热中有冷相不。若于无相而有名相。亦于火中应有此冷。令旨答。火自常热妄见有冷。此自惑不尝异。

湘宫寺慧兴咨曰。凡夫之惑。为当但于真有迷。于俗亦迷。令旨答曰。于真见有。此是迷真。既见有俗不成迷俗。又咨。若使解俗便成解真。若不解真岂得解俗。令旨答。真理虚寂惑心不解。虽不解真何妨解俗。又咨。此心不解真。于真可是惑。此心既解俗。于俗应非惑。令旨答。实而为语通自是惑。辨俗森罗于俗中各解。

庄严寺僧旻咨曰。三十心中所得空解。为是真解。为是俗解。令旨答。可名相似解。又咨。未审相似为真为俗。令旨答。习观无生不名俗解。未见无生不名真解。又咨。若能照之智非真非俗。亦应所照之境非真非俗。若是非真非俗则有三谛。令旨答。所照之境既即无生。无生是真岂有三谛。又咨。若境即真境。何不智即真智。令旨答。未见无生故非真智。何妨此智未真。而习观真境。岂得以智未真而使境非真境。

宣武寺法宠咨曰。真谛不生不灭。俗谛有生有灭。真俗两义得言有异。谈其法体只得是一。未审体从于义。亦得有二不。令旨答曰。体亦不得合从于义。又咨。未审就凡圣两见得言两义。亦就凡圣两见得言两体。令旨答。理不相异。所以云一。就凡圣两见。得有二体之殊。又咨。若使凡者见有圣人见无。便应凡夫但见世谛有。圣人应见太虚无。令旨答。太虚亦非圣人所见。太虚得名由于相待。既由待生并凡所见。又咨。凡夫所见空有得言是一不。令旨答。就凡为语有实异无。约圣作谈无不异有。

建业寺僧愍咨曰。俗人解俗为当解俗参差而言解俗。为当见俗虚假而言解俗。令旨答曰。只是见俗参差而言解俗。又咨。俗谛不但参差。亦是虚妄。何故解参差而不解虚妄。令旨答。若使凡夫解虚妄。即是解真不解虚妄。所以名为解俗。

光宅寺敬脱咨曰。未审圣人见真。为当渐见。为当顿见。令旨答曰。渐见。又咨。无相虚怀。一见此现万相并寂。未审何故见真得有

由渐。令旨答曰。自凡之圣。解有浅深真自虚寂。不妨见有由渐。又咨。未审一得无相并忘万有。为不悉忘。令旨答。一得无相万有悉忘。又咨。一得无相忘万有者。亦可一得虚怀穷彼真境。不应渐见。令旨答。如来会寂自是穷真。浅行圣人恒自渐见。又咨。若见真有渐不可顿会。亦应渐忘万有不可顿忘。令旨答。解有优劣故有渐见。忘怀无偏故万有并寂。

令旨解法身义(并问答)

法身虚寂。远离有无之境。独脱因果之外。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识识。岂是称谓所能论辩。将欲显理不容默然。故随从言说。致有法身之称。天竺云达摩舍利。此土谓之法身。若以当体则是自性之目。若以言说则是相待立名。法者轨则为旨。身者有体之义。轨则之体故曰法身。略就言说粗陈其体。是常住身。是金刚身。重加研核其则不尔。若定是金刚即为名相。定是常住。便成方所。所谓常住。本是寄名称曰金刚。本是譬说。及谈实体。则性同无生。故云佛身无为不堕法。故涅槃经说。如来之身非身。是身无量无边无有足迹。无知无形毕竟清净。无知清净而不可为无垢。称曰妙有而复非有。离无离有所谓法身。

招提寺慧琰咨曰。未审法身无相不应有体。何得用体以释身义。令旨答。无名无相乃无体可论。寄以名相不无妙体。又咨。若寄以名相不无妙体。则寄以名相不成无相。令旨答。既云寄以名相。足明理实无相。又咨。若寄以名相而理实无相。理既无相云何有体。令旨答。寄言轨物何得无体。又咨。亦应寄言轨物。非复无相。令旨答。轨物义边理非无相。所言无相本谈妙体。又咨。真实本来无相。正应以此轨物。何得隐斯真实。强生言相。令旨答。真实无相非近学所窥。是故接诸肤浅。必须寄以言相。

光宅寺法云咨曰。未审法身常住。是万行得不。令旨答曰。名相道中万行所得。又咨。既为万行所得。岂言无相。若必无相岂为万行所得。令旨答。无名无相。何曾有得寄以名相假言有得。又咨。实有万行实得佛果。安可以无相全无所得。令旨答。问者住心谓实有万行。今谓万行自空。岂有实果可得。又咨。现有众生修习万行。未审何故全谓为无。令旨答。凡俗所见谓之为有。理而检之实无万行。又咨。经说常住以为妙有。如其假说何谓妙有。令旨答。寄以名相故说妙有。理绝名相何妙何有。

庄严寺僧旻咨曰。未审法身绝相。智不能知。绝相绝知。何得犹有身称。令旨答曰。无名无相曾有何身。假名相说故曰法身。又咨。

亦应假名相说是智所照。何得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识识。令旨答。亦得寄名慧眼所见。又咨。若慧眼能见。则可以智知。若智不能知。则慧眼无见。令旨答。慧眼无见。亦无法可见。又咨。若云无见有何法身。令旨答。理绝闻见实无法身。又咨。若无法身则无正觉。正觉既有。法身岂无。令旨答。恒是寄言故有正觉。正觉既在寄言。法身何得定有。

宣武寺法宠咨曰。未审法身之称为正在妙本。金姿丈六亦是法身。令旨答曰。通而为论本迹皆是。别而为语止在常住。又咨。若止在常住不应有身。若通取丈六。丈六何谓法身。令旨答。常住既有妙体。何得无身。丈六亦能轨物。故可通称法身。又咨。若常住无累方称法身。丈六有累何谓法身。令旨答。众生注仰妄见丈六。丈六非有有何实累。又咨。若丈六非有指何为身。令旨答。随物见有谓有应身。又咨。既曰应身何谓法身。令旨答。通相为辨故兼本迹。核求实义不在金姿。

灵根寺慧令咨曰。未审为以极智名曰法身。为以绝相故曰法身。令旨答曰。无名无相是集藏法身。圆极智慧是实智法身。又咨。无名无相则无身不身。既有法身何谓无相。令旨答。正以无相故曰法身。又咨。若以无相故曰法身。则智慧名相非复法身。令旨答。既是无相智慧岂非法身。又咨。如其有身何名无相。若是无相何得有身。令旨答。于无名相假说法身。又咨。若假说法身正在名相。云何直指无相而谓法身。令旨答。既于无相假立名相。岂得异此无相而说法身。

灵味寺静安咨曰。未审法身垂应以不。令旨答曰。法身无应。又咨。本以应化故称法身。若无应化何谓法身。令旨答。本以轨则之体名为法身。应化之谈非今所执。又咨。若无应化云何可轨。既为物轨岂无应化。令旨答。众生注仰蒙益。故云能为轨。化缘已毕何所应化。又咨。若能益众生便成应化。若无应化何以益物。令旨答。能生注仰轨则自成。何劳至人俯应尘俗。又咨。既生注仰岂无应化。若无应化注仰何益。令旨答。正由世尊至极神妙特深。但令注仰自然蒙祐。若应而后益。何谓至神。不应而益。故成穷美。若必令实应与菩萨岂殊。

谢敕赉看讲启。

梁昭明皇太子

臣统启。主书管万安。奉宣敕旨。以臣今讲竟曲垂劳问。伏以正言深奥总一群经。均斗杓以命四时。等太阳而照万国。臣不涯庸浅轻

敢奉宣莫恻天文徒观玉府。惭悚交并寝兴无置。仰降中使俯赉光临。荣荷殊慈靡知启处。不任下情。谨附启事谢闻。谨启。

谢敕参解讲启。

　　臣统启。主书周昂。奉宣敕旨。垂参臣今解讲。伏以至理希夷微言渊奥。非所能钻仰。遂以无庸叨兹宣释。将应让齿。反降教胄之恩。允宜尚学。翻荷说经之诏。窃以挟八威之策。则神物莫干。服九丹之华。则仙徒可役。臣仰承皇威训兹学侣。奉扬圣旨洞晓群儒。鼓冶异师陶钧久滞。方使惠施恧其短长。公孙罢其坚白。王生挫辨既尽神气。法开受屈永隐东峰。中使曲临弥光函席。仰戴殊慈不知启处。不任下情。谨奉启事谢闻。谨启。

谢敕赉制旨大涅槃经讲疏启。

　　臣统启。后合应敕木佛子。奉宣敕旨。垂赉制旨大般涅槃经讲疏一部十帙合目百一卷。寒乡睹日未足称奇。采药逢仙曾何譬喜。臣伏以。六爻所明。至邃穷于几象。四书所总。施命止于域中。岂有牢笼因果。辨斯宝城之教。网罗真俗。开兹月满之文。方当道洽大千化均百亿。云弥识种雨遍身田。岂复论唐帝龟书周王策府。何待刊寝槃盂屏黜丘素。甘露妙典先降殊恩。揣己循愚不胜庆荷。不任顶戴之至。谨奉启谢闻。

谢敕赉制旨大集经讲疏启。

　　臣统启。宣诏王慧宝。奉宣敕旨。垂赉制旨大集经讲疏二帙十六卷。甘露入顶。慧水灌心。似闇遇明。如饥获饱。伏以非色非欲二界同坊。匪文匪理三乘云集。四辨言而未极。八声阐而莫穷。俯应天机垂兹圣作。同真如而无尽。与日月而俱悬。但观宝春山获珠大海。臣实何能恒蒙诱被。张书谷笔岂足陈心。抗袖长言未申歌舞。不任喜荷之至。谨奉启谢闻。谨启。

答广信侯书。

晋安王

　　王白。仰承比往开善听讲涅槃。纵赏山中游心人外。青松白雾处处可悦。奇峰怪石极目忘归。加以法水晨流天华夜落。往而忘反。有会昔言。王牵物从务无由独往。仰此高踪寸心如结。谨白。

与广信侯书。

晋安王

王白。阔绝音旨每用延结。风严寒劲愿比怡和。伏承净名法席亲承金口。辞珍鹿苑理惬鹫山。微密秘藏于斯既隆。庄严道场自兹弥阐。岂止心灯夜炳。亦乃意蕊晨飞。况思弘明本长内教。今陪十善之车。开八政之路。流波若之水。洗意识之尘。以此春翘方为秋实。王每忆华林胜集亦叨末位。终朝竟夜沐浴妙言。至于席罢日余退休增省。携手登临兼展谈笑。仰望九层俯窥百尺。金池动月玉树含风。当于此时足称法乐。今卷惟之部乘传一隅。闻慧雨滂流喜跃充遍。徒挹悬河无由承禀。空无所有不莹情灵。缘痴有爱自嗟难拔。兼下车以来义言盖少。旧忆已尽新解未餐。既惭口诵复非心辩。永谢写瓶终惭染叠。况慈云既被智海亦深。影末波余希时洒拂。但睽违转积兴言盈睑。愿加敬纳。言不定意。谨白。

广信县开国侯萧映。惶恐死罪。信至奉诲。清言兼纸文采巨丽。慰喻绸缪。比日寒霜惨切。伏愿兴居和悆。民富重殷无过抑损。下官智昏识闇学浅人凡。遂得拥卷璇阶亲奉教义。耳餐甘露心承制说。天思渊深睿情广奥。三明一鉴。释滞义于久迷。四辨既陈。阐难思而顿解。岂汉皇梦迩而梵响复弘。虽晋帝留心而微言始见。每至夕趍琼筵晨登朱陛。不曾不忆芳林胜集玄圃法座。殿下曳[焉-正＋臼]宝云。或从容而问道。施裾博望。乍折角而解颐。于时谬齿末筵预闻清论。亲奉话言数陪颜色。至于今者讲席。殿下限同分陕。谬颁天奖犹及下官。谁不钦仁。宁无恋德。倾心东注。恒以系仰为先。下官蒙蔽久已仰慕。虽闻妙义愚心难启。方欲驰骛枌乡访疑下席。忽逢令旨。垂觅波余。寻读战遑俯仰惭悘。庶为恩谑少泰下情。正当慈云智海。翻以仰属谢瓶。惭叠实归庸菲。下官惑缘既积尘累未消。近摄卫乖方遂中途感疾。不得餐承究竟阙闻末品。徒自克责终关缘运。不审比日何以怡神。披阅儒史无乃损悆。下官每访西邮备餐令德。仰承观嘱于章华之上。或听讼于甘棠之下。未尝不文翰纷纶终朝不息。清论玄谈夜分乃寐。春华之客。登座右而升堂。秋实之宾。应虚左而入室。文宗义府于焉总萃。唯此最乐实验兹辰。下官昔游梁苑曲蒙眷顾。今者独隔清颜久睽接仰。倾心已结兴言涕欷。唯冀音旨时赐沾及。伏愿珍重寻更下承。曲奉恩诲用深铭荷。映死罪死罪。

# 广弘明集卷第二十二

法义篇第四之五

众生佛不相异义(南齐沈约字休文) 六道相续作佛义(沈约) 因缘义(沈约) 形神义(沈约) 神不灭义(沈约) 难范缜神灭义(沈约) 因缘无性论 陈沙门真观(并朱世卿自然论) 北齐三部一切经愿文(魏收) 周藏经愿文(王褒) 宝台经藏愿文(隋炀帝) 三藏圣教序(并表请谢答太宗文帝) 述三藏圣教序(并谢答今上) 述注般若经序(唐褚亮) 金刚般若经集注序(司元大夫李俨) 与翻经诸僧书(并答) 太常博士柳宣。

佛知不异众生知义。

沈休文

　　佛者觉也。觉者知也。凡夫之与佛地。立善知恶未始不同也。但佛地所知者得善之正路。凡夫所知者失善之邪路。凡夫得正路之知与佛之知不异也。正谓以所善非善故失正路耳。故知凡夫之知与佛之知不异。由于所知之事异知不异也。凡夫之所知不谓所知非善。在于求善而至于不善。若积此求善之心。会得归善之路。或得路则至于佛也。此众生之为佛性。寔在其知性常传也。

六道相续作佛义。

沈约

　　一切种智与五道六趣众生。共有受知之分。无分异也。问曰。受知非知耶。答曰。非也。问此以何为体。答曰。相续不灭是也。相续不灭所以能受知。若今生陶练之功渐积。则来果所识之理转精。转精之知。来应以至于佛而不断不绝也。若今生无明则来果所识转闇。转闇之知。亦来应以至于六趣也。受知之具随缘受知。知之美恶不关此受知之具也。问曰。知非知既闻命矣。受知受知自是相续不灭。知自然因缘中来。与此受知之具从理而相关。答曰。有此相续不灭自然因果中来。有因有果。何得无善无恶乎。

因缘义。

沈约

　　凡含灵之性。莫不乐生。求生之路参差不一。一尔流迁涂径各异。一念之间众缘互起。一因一果内有差忒。好生之性万品斯同。自然所禀非由缘立。固知乐生非因缘。因缘非乐。生也虽复俱宅形骸而各是一物。一念既召众缘。众缘各随念起。善恶二念诚有不同。俱资

外助事由一揆。譬诸非水非土谷牙不生。因缘性识其本既异。因果不惑虽则必然。善恶独起亦有受碍。虽云独起。起便成因。内因外缘寔由乎此。

论形神。

沈约

凡人一念之时。七尺不复关所念之地。凡人一念。圣人则无念不尽。圣人无已。七尺本自若空。以若空之七尺。总无不尽之万念。故能与凡夫异也。凡人一念忘彼七尺之时。则目废于视足废于践。当其忘目忘足。与夫无目无足亦何以异哉。凡人之暂无本实有无未转瞬有已随之。念与形乖则暂忘。念与心谢则复合。念在七尺之一处则他处。与异人同则与非我不异。但凡人之暂无其无甚促。圣人长无其无甚远。凡之与圣其路本同。一念而暂忘则是凡品。万念而都忘则是大圣。以此为言则形神几乎。或人疑因果相主毫分不差。善恶之来皆有定业。而六度所修咸资力致。若修此力致复有前因。因熟果成自相感召。则力致之功不复得立。六度所修几于废矣。释迦迈九劫勇猛所成。勇猛之因定于无始。本不资九。安得称起。余以为因果情照本是二物。先有情照却有因果。情照既动而因果随之。未有情照因果何托。因识二涂用合本异。其本既异厥体不同。情照别起于理非碍。六度九劫差不足疑也。

神不灭论。

沈约

含生之类识鉴相悬。等级参差千累万沓。昆虫则不逮飞禽。飞禽则不逮犬马。昺明昭著不得谓之不然。又人品以上贤愚殊性。不相窥涉不相晓解。燕北越南未足云匹。其愚者则不辩菽麦。悖者则不知爱敬。自斯以上性识渐弘。班固九品曾未概其万一。何者贤之与愚。盖由知与不知也。愚者所知则少。贤者所知则多。而万物交加。群方缅旷。情性晓昧。理趣深玄。由其涂求其理。既有晓昧之异。遂成高下之差。自此相倾品级弥峻。穷其原本尽其宗极。互相推仰应有所穷。其路既穷无微不尽。又不得谓不然也。且五情各有分域。耳目各有司存。心运则形忘。目用则耳废。何则情灵浅弱心虑杂扰。一念而兼无由可至。既不能兼纷纠递袭。一念未成他端互起。互起众端复同前不相兼之由。由于浅惑。惑浅为病。病于滞有。不浅不惑出于兼忘。以此兼忘得此兼照。自凡夫至于正觉。始惑于不惑。不兼至能兼。又不

得谓不然也。又昆虫夭促含灵靡二。或朝生夕殒。或不识春秋。自斯而进修短不一。既有其短岂得无长。虚用损年善摄增寿。善而又善焉得无之。又不得谓之不然也。生既可夭则寿不可无夭。夭既无矣则生不可极。形神之别斯既然矣。然形既可养神宁独异。神妙形粗较然有辩。养形可至不朽。养神安得有穷。养神不穷。不生不灭。始末相校岂无其人。自凡及圣含灵义等。但事有精粗。故人有凡圣。圣既长存在凡独灭。本同末异义不兼通。大圣贻训岂惑斯哉。

难范缜神灭论。

沈约

来论云。形即是神。神即是形。又云。人体是一。故神不得二。若如雅论此二物不得相离。则七窍百体无处非神矣。七窍之用既异。百体所营不一。神亦随事而应。则其名亦应随事而改。神者对形之名。而形中之形各有其用。则应神中之神。亦应各有其名矣。今举形则有四支百体之异屈申听受之别。各有其名。各有其用。言神惟有一名而用分百体。此深所未了也。若形与神对。片不可差。何则形之名多。神之名寡也。

若如来论。七尺之神神则无处非形。形则无处非神矣。刀则惟刃是利。非刃则不受利名。故刃是举体之称。利是一处之目。刀之与利既不同矣。形之与神岂可妄合耶。

又昔日之刀今铸为剑。剑利即是刀利。而刀形非剑形。于利之用弗改。而质之形已移。与夫前生为甲后生为丙。天人之道或异。往识之神犹传。与夫剑之为刀刀之为剑。有何异哉。

又一刀之质分为二刀形。形已分矣。而各有其利。今取一牛之身而割之为两。则饮龁之生即谢。任重之用不分。又何得以刀之与利譬形之与神耶。来论谓。刀之与利即形之有神。刀则举体是一利。形则举体是一神。神用于体则有耳目手足之别。手之用不为足用。耳之用不为眼用。而利之为用无所不可。亦可断蛟蛇。亦可截鸿雁。非一处偏。可割东陵之瓜。一处偏。可割南山之竹。

若谓利之为用亦可得分。则足可以执物。眼可以听声矣。若谓刀背亦有利两边亦有利。但未锻而铦之耳。利若遍施四方。则利体无处复立。形方形直并不得施利。利之为用正在一边毫毛处耳。神之与形举体若合。又安得同乎。刀若举体是利。神用随体则分。若使刀之与利其理若一。则髀下亦可安眼。背上亦可施鼻。可乎。不可也。

若以此譬为尽耶。则不尽。若谓本不尽耶。则不可以为譬也。若形即是神神即是形。二者相资理无偏谢。则身亡之日形亦应消。而今有知之神亡无知之形在。此则神本非形形本非神。又不可得强令如一也。

若谓总百体之质谓之形。总百体之用谓之神。今百体各有其分。则眼是眼形。耳是耳形。眼形非耳形。耳形非眼形。则神亦随百体而分。则眼有眼神。耳有耳神。耳神非眼神。眼神非耳神也。而偏枯之体其半已谢。已谢之半事同木石。譬彼僵尸永年不朽。则此半之神。亦应与此半同灭。半神既灭半体犹存。形神俱谢弥所骇愓。若夫二负之尸经亿载而不毁。单开之体尚余质于罗浮。神形若合则此二士不应神灭而形存也。

来论又云。欻而生者欻而灭者。渐而生者渐而灭者。请借子之冲以攻子之城。渐而灭谓死者之形骸始乎无知而至于朽烂也。若然则形之与神本为一物。形既病矣神亦告病。形既谢矣神亦云谢。渐之为用应与形俱。形始亡未朽为渐神独不得以始末为渐耶。

来论又云。生者之形骸变为死者之骨骼。案如来论。生之神明生之形骸。既化为骨骼矣。则生之神明独不随形而化乎。若附形而化则应与形同体。若形骸即是骨骼。则死之神明不得异生之神明矣。向所谓死定自未死也。若形骸非骨骼。则生神化为死神。生神化为死神。即是三世。安谓其不灭哉。神若随形形既无知矣。形既无知神本无质。无知便是神亡。神亡而形在。又不经通。

若形虽无知神尚有知。形神既不得异。则向之死形翻复非枯木矣。

性法自然论。

朱世卿

寓兹先生。喟然叹曰。夫万法万性皆自然之理也。夫惟自然。故不得而迁贸矣。故善人虽知善之不足凭也。善人终不能一时而为恶。恶人复以恶之不足诫也。恶人亦不能须臾而为善。又体仁者不自知其为善。体愚者不自觉其为恶。皆自然而然也。坐右之宾假是大夫。忽然作色而谓曰。固哉先生之说也。违大道而谬圣人之言。先生曰。大道谁主圣人何言。大夫曰。大道无主而无所不主。圣人无言而无所不言。先生曰。请言其所言。言性命之所由致乎。请说其所主主善恶之报应乎。大夫曰。何为其不然也。盖天地扶大道之功以载育。圣人合

天地之德以设教。序仁义五德以检其心。说诗书六艺以训其业。此圣人之言也。若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故曰。圣人无亲常与善人。六极序而降行惩。五福陈而善心劝。三世为将睹覆败之权。七叶修善有兴隆之性。陈赏宠而不侯。邴昌疏而绍国。斯道家之效也。何先生言皆自然之理而不可迁贸者哉。先生笑而应曰。世所谓将绳之人。绳尽而不知迁。若大夫之徒是也。敬课管陋为吾子陈之。盖二仪着而六子施。百姓育而五材用。用此句者隔万法而尽然焉。人为生最灵。膺自然之秀气。禀妍蚩盈减之质。怀哀乐喜怒之情。挺穷达修短之命。封愚智善恶之性。夫哀乐喜怒伏之于情。感物而动。穷达修短藏之于命。事至而后明。妍蚩盈减着之于形。有生而表见。愚智善恶封之于性。触用而显彻。此八句者。总人事而竭焉。皆由自然之数。无有造为之者。夫有造为之者必劳。有出入之者必漏。有酬酢之者必谬。此三者非造物之功也。故墨子曰。使造化三年成一叶。天下之叶少哉。盖圣人设权巧以成教。借事似以劝威。见强勇之暴寡怯也。惧刑戮之弗禁。乃陈祸淫之威。伤敦善之不劝也。知性命之不可易。序福善以奖之。故听其言也似若勿爽。征其事也万不一验。子以本枝繁植。斯履道之所致。蒸尝莫主。由遗行之所招。身居逸乐。为善士之明报。体事穷苦。是恶人之显戮。孙叔少不埋蛇。长无令尹之贵。邴吉前无阴德。终阙丞相之尊。若然则天道以重华文命。答[骨*玄]叟之极愚。以商均丹朱。酬尧舜之至圣。太伯三世无玩兵之咎。而假嗣于仲虞。汉祖七叶不闻笃善之行。遂造配天之业。箕称享用五福。身抱夷灭之痛。孔云庆钟积善。躬事旅人之悲。颜冠七十之上。有不秀之旨。冉在四科之初。致斯人之叹。而商臣累王荆南。冒顿世居塞北。首山无解颜之鬼。汨水有抱怨之魂。康成以姓改乡。不济小圣之祸。王褒哀变陇木。适受非妄之灾。二生居卫。乘舟之痛谁罪。三仁在亳。剖心之酷何辜。若乃侧近邦畿密尔世代。非坟籍所载。在耳目之前者。至有腹藏孟门之险心库豺虺之毒。役虑唯以害他为念。行己必用利我为先。锥刀推其尖锐。溪壑讶其难满。而则百两外荣千钟内实。优偃绮罗坐列甘腻。鸣金绾玉富逸终身。自有怀百璧而为衿蓥明珠而成性。心不能行启蛰之杀。手不忍折方长之条。怀殊材而莫采。蓄美志而谁眄。偏糅于冗杂之中。见底于乡闾之末。抱饥寒而溘死。与麇鹿而共埋。享尝寂寞孀孩无寄。名字不闻湮沈电灭。如斯可恨。岂一人哉。是知桀跖之凶残。无惧来祸之将及。闵曾之笃行勿拟后庆之当臻。故鹖冠子曰。夫命者自然者也。贤者未必得之。不肖者亦未必失之。斯之谓矣。

大夫曰。若子引百家之言。则列子之为名者必廉。廉斯贫。为名者必让。让斯贱。若然者则贫贱者立名之士所营而至也。则富贵者。贪竞之徒所求而得也。何名自然之数哉。先生曰。此乃一隅之说。非周于理者也。夫富贵自有贪竞。富贵非贪竞所能得。贫贱自有廉让。

贫贱非廉让所欲邀。自有富贵而非贪求。贫贱而不廉让。且子罕言命。道藉人弘。故性命之理。先圣之所惮说。善恶报应天道有常而关哉。譬如温风转华寒飙扬雪。有委溲粪之下。有参玉阶之上。风飚无心于厚薄。而华霰有秽净之殊途。天道无心于爱憎。而性命有穷通之异术。子闻于公待封而封至。严母望丧而丧及。若见善人便言其后必昌。若睹恶人便言其后必亡。此犹终身守株而冀狡兔之更获耳。大夫于是敛容而谢曰。若仆者所执偏述而昧通途。守狭近而失遐旷。今承音旨涣然蒙启。譬犹疏蜀伏尸历万古而忽悟。中山沉醉未千朝而遽醒。请事斯语以铭诸绅。或问曰。朱子托凭虚之谈。畅方寸之底。论情指事深有趣焉。但详之先典有所未达。夫人哀乐喜怒之情。苞善恶之性。资待之方不足。于是争夺之事斯兴。才识均者不能相御。天生仁圣寔使司牧。乐者圣人之所作。礼者先王之所制。三千之仪以检其迹。五音之和以导其心。设爵以劝善。悬刑以惩恶。纤毫不漏酬酢如响。玉帛云乎非无为所荐。鼓钟斯合岂自然而谐。千科满目靡非力用所构。百贯参差悉由智思而造。吾子汤武之臣隶。周孔之学徒。出入户牖伏膺名教。而云善人知善之不足凭也。恶人知恶之不足诫也。善不能招庆。祸不能报恶。是何背理之谈也。且翾翔蠕动犹知去就。况人为最灵而同一自然之物。此岂高厚之诗何取譬之非类。情所未达敬待清酬。答曰。昔卢敖北遭荒土。自伤足迹之未旷。河宗东窥溟海。方叹秋水之不多。吾子习近成性。未易可与谈远大者也。今子以屈申俯仰心虑所为。雕镂剪琢身手所作。礼乐者圣人之所作。圣人者天地之所生。请为吾子近取诸身则可以远通诸物。子以耳闻眼见足蹈手握意谓。孰使之然。身有痾疾冷热皆不自知。哀乐喜怒兴废安在。何地有识者自知识之所在者乎。有智者自知智之所存者乎。若识遍身中伤身则识裂。若智随事起事谢则智灭。果识不知识智不知智。于是推近以达远。触类而长之。故知礼乐不自知其所由而制。圣人不自知其所由而生。两像亦不知其所由而立矣。于是殊形异虑委积充盈。静动合散自生自灭。动静者莫有识其主。生灭者不自晓其根。盖自然之理着矣。所谓非自然者乃大自然也。是有为者乃大无为也。子云。天生圣人是使司牧。何故唐虞叠圣加以五臣。文武重光益以十乱。岂天道之不能一其终始。将末代贻咎于天地。大舜大尧非欲生不肖之子。龙逢比干岂乐身就诛割。孔子历聘栖遑卒云执鞭不惮。颜称回何敢死终使慈父请车。彼三圣三仁。可谓妙取舍矣。天能令东海亢旱。不如理孝妇之怨。地能使高城复堑。未若救杞梁之殒。故荣落死生自然定分。若圣与仁不能自免。深味鄙句理存显然。

因缘无性论序。

陈沙门释真观

泉亭令德。有朱三议者。非惟外学通敏。亦是内信渊明。常自心重大乘口诵般若。忽着自然之论。便成有性之执。或是示同邪见。或是实起倒心。交复有损正真过伤至道。聊裁后论以袪彼执。虽复辞无足采而理或可观。若与余同志。希共详览也。

因缘无性论。

陈真观法师

请疑公子致言于通敏先生曰。夫二仪始判则庶类是依。七曜既悬。则兆民斯仰。但生前死后系象之所未明。古往今来贤圣于焉莫究。而希玄君子互骋钻求。慕理名人竞加穿凿。宇兹所说则盛辨自然。假氏所明则高陈报应。虽自然锋镝克胜于前。报应干戈败绩于后。而愚心难启暗识易迷。二理交加未知孰是。通敏先生乃抵掌而对曰。省二君之清论。实各擅于偏隅。自然则依傍于老庄。报应则祖述于周孔。可谓楚则已失而齐亦未为得也。今为吾子扬搉而陈之。夫三坟五典。善恶之理未彰。八索九丘。幽明之路犹拥。况复漆园傲吏恍忽狂生。独称造化之宗。偏据自然之性。乃为一时之矫俗。非关契理之玄谋。今请问。自然之本为何所趣。有因果耶无因果乎。若谓自然尚论因果。则事同牟盾。两言相食愚人所笑。智者所悲。直置已倾不烦多难。若谓永无报应顿绝因果。则君臣父子斯道不行。仁义孝慈此言何用。便当造恶招庆为善致殃。亦应钻火得冰种豆生麦。未见声和响戾形曲影端者也。若以放勋上圣而诞育于丹朱。重华至德而出生于瞽叟。便为自然而然者。窃为足下不取焉。夫至亲之道。乃曰天性。而各随行业曾不相关。尧舜树德于往生。故禀兹灵智。[骨*玄]叟兴恶乎前世。故致此顽嚚。而复共结重缘还相影发。乃欲因凡显圣以智化愚。若无瞽叟之凶。岂知克谐之美。自非放勋之圣。谁化慢游之恶。故阿难调达并为世尊之弟。罗睺善星同是如来之胤。而阿难常亲给侍。调达每兴害逆。罗睺则护珠莫犯。善星则破器难收。以此而观。谅可知矣。若云各有自性不可迁贸者。此殊不然。至如鹰化为鸠本心顿尽。橘变成枳前味永消。昔富今贫。定性之理难夺。先贵后贱。赋命之言何在。吕望屠牛之士。终享太师。伊尹负鼎之人。卒登丞相。戴渊四邻所患。后着高名。周处三害之端。晚称令德。阇王无间之罪。翻然改图。育王莫大之愆。忽能尊善。若依自性之理。岂容得有斯义。善人唯应修善。不可片时起恶。恶人恒自起恶。无容一念生善。是则荣枯宠辱皆守必然。愚智尊卑永无悛革。岂其然乎。决不然也。又若以修德之人翻感忧戚。行善之者反致沉沦。以为自然之命。亦不然也。若行善而望报去善更遥。修德以邀名。离德逾远。若必挺圭璋之性。怀琬琰之心。本无意于名闻。曾不欣乎富贵。而英声必孱雅庆方臻。或可未值知音便同散木。不逢别玉遂等沉泥。暂且龙潜无

亏。凤德岂容。区区于天壤。扰扰于世间。自可固穷无烦殒获。至如太伯高让而流芳千祀。仲尼穷厄而传名万代。颜称早世特是命。业不长。冉致斯疾。当由病因未断。二子伏诛。弥显卫灵之恶。三仁受戮。方见殷纣之愆。首山之饿。不免求名之责。汨水之沈。尚贻怀怨之咎。且夫决定之业。非神力之所救。必应受报。岂圣智而能禳。并起昔因非今造也。若谓屠割为务而永寿百龄。盗窃居怀而丰财巨亿。以为定性而然者。亦所未喻也。斯由曩生片善感此命财。今世重殃未招果报。以其为罪既大受苦宜多。所以且缓其诛宜纵其恶。一朝祸盈衅积。则便覆巢碎卵。长归鬲子泥犁。永处无间地狱。故书云。恶不积无以灭身。此之谓矣。亦有见招果报事接见闻。至如王莽篡逆则悬首斩台。董卓凶残则曝尸都市。晋侯杀赵朔。感陷厕之悲。齐主害彭生。有坠车之痛。夏祚颠覆桀之罪也。殷宗殄丧纣之过焉。故知因果之义陆离难准。业报之理参差不定。所谓生报现报及后报也。

请疑公子曰。若以自然之计于义不可。则报应之辨在言为得。而前旨复云。二君所述皆非契理。未知此意可得而闻耶。

通敏先生曰。子既殷勤屡请。余亦僶俛相答。但自省庸陋。未申其要妙耳。寻法本非有。非有则无生。理自非无。非无则无灭。无生无灭诸法安在。非有非无万物何寄。荡乎清净。推求之路斯断。夷然平等。取舍之迳无从。岂有报应之理可求善恶之想可得。直以凡品众生未了斯致。故横兴诤论强生分别。所谓渴人逐焰。水在河池。眼病见华。空曾无树。但为引接近情祛其重惑。微示因果略显业缘。使定性执除自然见弭。若达乎正理悟此真法。亦复何所而有。何所而无哉。于是二三君子相视心惊。欣然领悟。退席敬伏而言曰。今者可谓朝闻夕死。虚往实归。积滞皆倾。等秋风之落叶。繁疑并散。譬春日之销冰。谨当共舍前迷同遵后业矣。

齐三部一切经愿文。

魏收

三有分区。四生禀性。共游火宅。俱沦欲海。所以法王当洲渚之运。觉者应车乘之期。导彼沉迷。归兹胜地。自宝云西映法河东泻。甘露横流。随风感授。皇家统天。尊道崇法。拔群品于有待。驱众生于不二。所以刻檀作缋构石雕金。遍于万国尘沙数等。复诏司存有事缁素。精诚踰于皮骨。句偈尽于龙宫。金口所宣总勒缮写。各有三部。合若干卷。用此功德心若虚空。以平等施无思不洽。藉我愿力同登上果。

周经藏愿文。

王褒

　　年月日某和南云云。盖闻。九河疏迹策緼灵丘。四彻中绳书藏群玉。亦有青丘紫府三皇刻石之文。绿检黄绳六甲灵飞之字。岂若如来秘藏。譬彼明珠。诸佛所师同夫净镜。鹿苑四谛之法。尼园八犍之文。香山巨力岂云能负。以岁在昭阳。龙集天井。奉为云云。奉造一切经藏。始乎生灭之教。讫于泥洹之说。论议希有。短偈长行。青首银函玄文玉匣。凌阳饵药。止观仙字。关尹望气。裁受玄言。未有龙树利根。看题不遍。斯陀浅行。同座未闻。尽天竺之音。穷贝多之叶。灰分八国。文徙罽宾。石尽六铢。书还大海。仰愿过去神灵乘兹道力。得无生忍具足威仪。又愿国祚遐长臣民休庆。四方内附万福现前。六趣怨亲同登正觉。

宝台经藏愿文。

隋炀帝

　　菩萨戒弟子杨广和南。仰惟如来应世声教被物。殷勤微密结集法藏。帝释轮王既被付嘱。菩萨声闻得杨大化。度脱无量以迄于今。至尊拯溺百王混一。四海平陈之日。道俗无亏。而东南愚民余熸相煽。爰受庙略重清海滨。役不劳师以时宁。复深虑灵像尊经多同煨烬结鬘绳墨湮灭沟渠。是以远命众军随方收聚。未及期月轻舟总至。乃命学司依名次录。并延道场。义府覃思证明所由。用意推比多得本类。庄严修葺其旧惟新。宝台四藏将十万轴。因发弘誓永事流通。仍书愿文悉连卷后。频属朝觐着功始毕。今止宝台正藏亲躬受持。其次藏以下。则慧日法云道场。日严弘善灵刹。此外京都寺塔诸方精舍。而梵宫互有小大。僧徒亦各众寡。并随经部多少斟酌付。授者既其恳至。受者亦宜殷重。长存法本远布达摩。必欲传文来入寺写。勿使零落两失无作。前佛后佛谅同金口。即教当教宁殊玉谍。须弥山上众圣共持。金刚海底天龙尽护。散在阎浮亦复如是。追念缮造之者。厥诚至隆。心手勤到何量功德。舍撤净财岂可称计。所资甘雨用沃焦芽。能生诸佛本是般若。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恕己深思即是自为。今陈此意乃似执着。若不开警则不深固。自行化他备在经律。顾循菲识诚愧通方。因果。相推何殊眼见。岂不知独善。且最胜无为第一乐。内典法奥自关众僧。何事区区横相负荷。但庆凭宿植生长王宫。谒陛趋庭勖存远大。出受蕃寄每用只兢。非唯礼乐政刑一遵成旨。而舟航运出弥奉弗坠。无容弃稷契而同园绮。变菩萨而作声闻。越用乖方。既其不

可笃信。受付窃敢当仁。然五种法师俱得六根清净。而如说修行涅槃最近。徒守经律不依佛戒。口便说空心滞于有。无上医玉随病逗药。开乳晗苏为方既异。甜冷苦热取疗亦殊。譬前后教门别赴机性。根茎枝叶受润终齐。总会津梁无不入道。犹如问孝问仁。孔酬虽别。治身治国老意无乖。殊途同归一致百虑。内外相融义同泯合。何处有学毗昙而不成圣。执黎耶即能悟真。师子严铠反贻毁于赢贝。象足至底翻取诮于蜂房。心同剑戟诤踰水火。经意论意都不如斯。通经通论何因若此。恐施甘露更成毒药。傥均味海则致醍醐。圣御绀宝天飞金轮云动。纳万善于仁寿。总一乘于普会。开发含识济渡群生。今所传经遍于宇内。众圣潜力必运他方。共登菩提早证常乐。则是弟子之申。顺弘誓。于无穷平等坦然。通遣唱白。达识体之念随喜也。

请御制经序表。

　　沙门玄奘言。奘以贞观元年。往游西域。求如来之秘藏。寻释迦之遗旨。总获六百五十七部。并以载于白马。以贞观十八年。方还京邑。寻蒙敕旨。令于弘福道场披寻翻译。今以翻出菩萨藏等经。伏愿垂恩以为经序。惟希敕旨方布中夏。并撰西域传一部总一十二卷。谨令舍人李敬一以将恭进。无任悚息之至。谨奉表以闻。谨言。

敕答玄奘法师前表。

　　省书具悉来旨。法师夙标高志行出尘表。泛宝舟而登彼岸。搜妙道而辟法门。弘阐大猷荡涤众罪。是故慈云欲卷。舒之而荫四空。慧日将昏。朗之而照八极。舒朗之者其惟法师乎。朕学浅心拙在物犹迷。况佛教幽微。岂能仰测。请为经题者非己所闻。又云。新撰西域记者当自披览。敕奘尚重请经题序启(本阙)

三藏圣教序。

太宗文皇帝

　　盖闻。二仪有像。显覆载以含生。四时无形。潜寒暑以化物。是以窥天鉴地。庸愚皆识其端。明阴洞阳。贤哲罕穷其数。然而天地包乎阴阳而易识者。以其有像也。阴阳处乎天地而难穷者。以其无形也。故知像显可。征虽愚不惑。形潜莫睹。在智犹迷。况乎佛道崇虚。乘幽控寂。弘济万品。典御十方。举威灵而无上。抑神力而无下。大之则弥于宇宙。细之则摄于毫厘。无灭无生。历千劫而不古。若隐若显。运百福而长今。妙道凝玄。遵之莫知其际。法流湛寂。挹

之莫测其源。故知蠢蠢凡愚区区庸鄙。投其旨趣能无疑惑者哉。然则大教之兴。基于西土。腾汉庭而皎梦。照东域而流慈。昔者分形分迹之时。言未驰而成化。当常现常之世。民仰德而知遵。及乎晦影归真迁仪越世。金容掩色。不镜三千之光。丽象开图。空端四八之相。于是微言广被。拯含类于三途。遗训遐宣。导群生于十地。然而真教难仰。莫能一其指归。曲学易遵。邪正于焉纷纠。所以空有之论。或习俗而是非。大小之乘。乍沿时而隆替。有玄奘法师者。沙门之领袖也。幼怀贞慜。早悟三空之心。长契神情。先苞四忍之行。松风水月。未足比其清华。仙露明珠。讵能方其朗润。故以智通无累神测未形。超六尘而迥出。只千古而无对。凝心内境。悲正法之陵迟。栖虑玄门。慨深文之讹谬。思欲分条析理广彼前闻。截伪续真开兹后学。是以翘心净土往游西域。乘危游迈杖策孤征。积雪晨飞途间失地。惊砂夕起空外迷天。万里山川。拨烟霞而进影。百重寒暑。蹑霜雨而前踪。诚重劳轻求深愿达。周游西宇十有七年。穷历道邦询求正教。双林八水味道餐风。鹿苑鹫峰瞻奇仰异。承至言于先圣。受真教于上贤。探赜妙门精穷奥业。一乘五律之道。驰骤于心田。八藏三箧之文。波涛于口海。爰自所历之国。总将三藏要文。凡六百五十七部。译布中夏宣扬胜业。引慈云于西极。注法雨于东陲。圣教缺而复全。苍生罪而还福。湿火宅之干焰。共拔迷途。朗爱水之昏波。同臻彼岸。是知恶因业坠善以缘升。升坠之端惟人所托。譬夫桂生高岭云露方得泫其华。莲出渌波飞尘不能污其叶。非莲性自洁而桂质本贞。良由所附者高则微物不能累。所凭者净则浊类不能沾。夫以卉木无知。犹资善而成善。况乎人伦有识。不缘庆而求庆。方冀兹经流施将日月而无穷。斯福遐敷与乾坤而永大。

谢敕赍经序启。

　　沙门玄奘言。窃闻六爻探赜。局于生灭之场。百物正名。未涉真如之境。犹且远征羲册。睹奥不测其神。遐想轩图。历选并归其美。伏惟皇帝陛下。玉台降质金轮御天。廓先王之九州。掩百千之日月。斥列代之区域。纳恒沙之法界。遂使给园精舍并入堤封。贝叶灵文咸归册府。玄奘往因振锡聊谒崛山。经途万里恃天威如咫尺。匪乘千叶诣双林如食顷。搜扬三藏。尽龙宫之所储。研究一乘。穷鹫岭之遗旨。并以载乎白马来献紫宸。寻蒙下诏赐使翻译。玄奘识乖龙树。谬忝传灯之荣。才异马鸣。深愧泻瓶之敏。所译经论。纰舛尤多。遂荷天恩留神。构序文超象系之表。若聚日之放千光。理括众妙之门。同法云之澪百草。一音演说亿劫罕逢。无以微生亲承梵响。踊跃欢喜如闻受记。无任忻荷之极。谨奉表诣阙。陈谢以闻。谨言。

敕答谢启。

朕才谢圭璋。言惭博达。至于内典尤所未闲。昨制序文深为鄙拙。惟恐秽翰墨于金简。标瓦砾于珠林。忽得来书谬承褒赞。循环省虑弥益厚颜。善不足称空劳致谢。

皇太子臣治述。

圣记三藏经序

夫显扬正教。非智无以广其文。崇阐微言。非贤莫能定其旨。盖真如圣教者。诸法之玄宗。众经之轨[跳-兆＋屬]也。综括宏远奥旨遐深。极空有之精微。体生灭之机要。词茂道旷。寻之者不究其源。文显义幽。履之者莫测其际。故知圣慈所被。业无善而不臻。妙化所敷。缘无恶而不剪。开法网之网纪。弘六度之正教。拯群有之涂炭。启三藏之秘扃。是以名无翼而长飞。道无根而永固。道名流庆。历遂古而镇常。赴感应身。经尘劫而不朽。晨钟夕梵。交二音于鹫峰。慧日法流。转只轮于鹿苑。排空宝盖。接翔云而共飞。庄野春林。与天花而合彩。伏惟皇帝陛下。上玄资福。垂拱而治八荒。德被黔黎。敛衽而朝万国。恩加朽骨。石室归贝叶之文。泽及昆虫。金匮流梵说之偈。遂使阿耨达水通神甸之八川。耆阇崛山接嵩华之翠岭。窃以法性凝寂。靡归心而不通。智地玄奥。感恳诚而遂显。岂谓重昏之夜。烛慧炬之光。火宅之朝。降法雨之泽。于是百川异流同会于海。万区分义总成乎实。岂与汤武校其优劣。尧舜比其圣德者哉。玄奘法师者。夙怀聪令立志夷简。神清龆龀之年。体拔浮华之世。凝情定室匿迹幽岩。栖息三禅巡游十地。超六尘之境。独步迦维。会一乘之旨。随机化物。以中华之无质。寻印度之真文。远涉恒河终期满字频登雪岭更获半珠。问道往还十有七载。备通释典利物为心。以贞观十九年二月六日。奉敕于弘福寺翻译圣教要文。凡六百五十七部。引大海之法流。洗尘劳而不竭。传智灯之长焰。皎幽闇而恒明。自非久植胜缘。何以显扬斯旨。所谓法相常住。齐三光之明。我皇福臻。同二仪之固。伏见御制众经序。照古腾今。理含金石之声。文抱风云之润。治辄以轻尘足岳坠露添流。略举大纲以为斯记。

皇太子答沙门玄奘谢圣教序书。

治素无才学性不聪敏。内典诸文殊未观览。所作论序鄙拙尤繁。忽见来书褒扬赞述抚躬自省惭悚交并。劳师远臻深以为愧。

金刚般若经注序。

褚亮

若夫大块均形役智从物。情因习改性与虑迁。然则达鉴穷览皎乎先觉。照慧炬以出重昏。拔爱河而升彼岸。与夫轮转万劫盖染六尘。流遁以徇无涯踳驳而趋捷径。岂同日而言也。颍川庾初孙早弘笃信以为般若所明。归于正道。显大乘之名相。标不住之宗极。出乎心虑之表。绝于言象之外。是以结发受持多历年所。虽妙音演说成诵不亏。而灵源邃湛或有未悟。嗟迷方之弗远。眷砥途而太息。属有慧净法师。博通奥义。辩同炙輠理究连环。庾生入室研几。伏膺善诱。乘此誓愿仍求注述。法师悬镜忘疲衢尊自满。上凭神应之道。傍尽心机之用。敷畅微言宣扬至理。曩日旧疑涣焉冰释。今兹妙义朗若霞开。为像法之梁栋。变群生之耳目。词锋秀上。映鹫岳而相高。言泉激壮。赴龙宫而竞远。且夫释教西兴道源东注。世阅贤智才兼优洽。精该睿旨罕见其人。今则妙门重阐籍甚当世。想此玄宗郁为称首。岁惟阉茂始创怀油。月躔仲吕爰兹绝笔。缁俗攸仰轩盖成阴。扣钟随其小大。鸣剑发其光彩。一时学侣专门受业。同涉波澜递相传授。方且顾蔑林远俯视安生。独步高衢对扬正法。辽东真本。望悬金而不刊。指南所寄。藏群玉而无朽。岂不盛哉。岂不盛哉。

金刚般若经集注序。

司元大夫陇西李俨字仲思撰

夫以。观鸟垂文。振宏规于八体。泣麟敷典。涣洪波于九流。循其辙者不踰乎寰域。涉其源者仅归乎仁义。孰若至圣乘时能仁昭法。剖秋毫于十地。总沙界而诠道。释春冰于一乘。冠尘劫而流化。若乃是相非相。是空非空。窅乎不测廓焉无象。假名言以立体。包权实而为用。穷不照之照。引重昏于梦境。运无知之知。导群迷于朽宅。究其实相则般若为之宗矣。自真容西谢像教东流。香城徒筑于绵区。宝台移构于中壤鳞萃羽集者。咸徇其法。云褰雾廓法已悟其真。至矣哉。无得而称也。然此梵本至秦弘始。有罗什三藏。于长安城创译一本。名舍卫国。暨于后魏宣武之世。有流支三藏。于洛阳城重翻一本。名舍婆提。江南梁末有真谛三藏。又翻一本名祇树林。隋初开皇。有佛陀耶舍三藏。又翻一本名只陀林。大唐有玄奘三藏。又翻一本名誓多林。虽分轸扬镳。同归至极。而筌词析义颇亦殊途。然流支翻者兼带天亲释论三卷。又翻金刚仙论十卷。隋初耶舍又翻无著释论两卷。比校三论。文义大同。然新则理隐而文略。旧则工显而义周。兼有秦世罗什晋室谢灵运隋代昙琛皇朝慧净法师等。并器业韶茂博雅洽闻。耽味兹典俱为注释。研考秘赜咸骋异义。时有长安西明寺释道世法师字玄恽。德镜玄流道资素蓄。伏膺圣教雅好斯文。以解诂多门

寻核劳止。未若参综厥美一以贯之。爰掇诸家而为集注。开题科简同铭斯部。勒成三卷号为集注般若。兼出义疏三卷玄义两卷。现行要用文理周悉。庶使灵山积壤干天之峻弥高。巨海纳川浴日之波逾广。披文者毕穷其理。讲导者洞尽其性。学侣无疲于倍功。谈客有同于兼采。金口妙义。掩二曜以长悬。玉轴微言。贯三才而靡绝。岂止声芬鹫岭字韫龙宫而已哉。

与翻经大德等书。

太常博士柳宣

归敬偈。

稽首诸佛　愿护神威　当陈诚请
罔或尤讥　沉晦未悟　圆觉所归
久沦爱海　舟楫攸希　异执乖竞
和合是依　玄离取有　理绝过违
慢乖八正　戏入百非　取舍同辨
染净混微　简金去砾　琢玉裨辉
能仁普鉴　凝虑研几　契诚大道
孰敢毁诽　谔谔崇德　唯唯浸衰
惟愿留听　庶有发挥　望矜悃悃
垂诲斐斐

归敬曰。昔能仁示现王宫假殁双树。微言既畅至理亦弘。刹土蒙摄受之恩。怀生沾昭苏之慧。自佛树西荫觉影东临。汉魏寔为滥觞。符姚盛其风彩。自是名僧间出达士连镳。慧日长悬法轮恒驭。开凿之功始自腾显。弘阐之力仍资什安。别有善开远适罗浮。图澄近现赵魏。粗言圭角未可缕陈。莫不辩空有于一乘。论苦集于四谛。假铨明有。终未离于有为。息言明道。方契证于凝寂。犹执玄以求玄。是玄非玄理。因玄以忘玄。或是玄义。虽冥会幽涂事绝言象。然摄生归寂终籍筌蹄。亦既立言是非锋起。如彼战争干戈竞发。负者屏气胜者先鸣。故尚降魔制诸外道。自非辩才无畏答难有方。则物辈喧张我等耻辱。是故专心适道。一意总持建立法幢只植法鼓。旗鼓既正则敌者残摧。法轮既转能威不伏。若使望风旗靡对难含胶而能阐弘三宝。无有是处。尚药吕奉御。入空有之门。驰正见之路。闻持拟于昔贤。洞微侔于往哲。其辞辨其义明。其德真其行着。已沐八解之流。又悟七觉之分。影响成教。若净名之诣庵园。闻道必求。犹善才之归无竭。意在弘宣佛教。立破因明之疏。若其是也。必须然其所长。如其非也。理合指其所短。今现僧徒云集。并是采石他山。朝野俱闻。吕君请益

莫不侧听。泻瓶皆望荡涤掉悔之源。销屏疑忿之聚。有太史令李淳风者。闻而进曰。仆心怀正路行属归依。以实际为大觉玄躯。无为是调御法体。然皎日丽天。寔助上玄运用。贤僧阐法。实裨天师妙道。是所信受是所安心。但不敢以黄叶为金。山雉成凤。南郭滥吹。淄渑混流耳。或有异议。岂仆心哉。岂仆心哉。然鹤林已后岁将二千。正法既过末法初践。玄理郁而不彰。觉道浸将湮落。玄奘法师。头陀法界远达迦维。目击道树金流。仍睹七处八会。毗城鹫岭身入彼乡。娑罗宝阶目验虚实。至如历览王舍檀特恒河。如斯等辈未易具言也。加之西域名僧莫不面论波若。东域疑义悉皆质之彼师。毗尼之藏既奉持而不舍。毗昙明义亦洞观而为常。苏妒路既得之于声明。耨多罗亦剖断于疑滞。法无大小。莫不韫之胸怀。理无深浅。悉能决之敏虑。故三藏之名振旦之所推定。摩诃之号乃罗卫之所共称。名实之际何可称道。然吕君学识该博义理精通。言行枢机是所详悉。至于陀罗佛于。禀自生知。无碍辩才宁由伏习。但以因明义隐。所见不同。犹触象各得其形。共器饭有异色。吕君既已执情道俗。企望指定。秋霜已降侧听钟鸣。法云既敷雷震希发。但龙象蹴蹋非驴所堪。犹缁服壶奥白衣不践。脱如龙种抗说无垢释疑则苾刍悉昙亦优婆能尽辄附微志请不为烦。若有滞疑望咨三藏裁决。以所承禀传示四众。则正道克昌覆障永绝。绍隆三宝其在兹乎。过此已往非复所悉。弟子柳宣白。

答博士柳宣。

译经释明浚

还述颂。

于赫大圣　种觉圆明　无幽不察
如响酬声　弗资延庆　孰悟归诚
良道可仰　寔引迷生　百川邪浪
一味吞并　物有取舍　正匪亏盈
八邪驰锐　四句争名　饰非滥是
抑重为轻　照日冰散　投珠水清
显允上德　体道居贞　纵加誉毁
未动遗荣　昂昂令哲　郁郁含情
俟诸达观　定此权衡　聊申悱悱
用简英英

还述曰。顷于望表预属归敬之词。其文焕乎何伟丽也。详其致诚哉。岂不然欤。悲夫爱海滔天邪山概日。封人我者颠坠其何已。恃慢结者漂沦而不穷。至于六十二见。争翳荟而自处。九十五道。竞扶服

而无归。如来以本愿大悲忘缘俯应。内圆四智外显六通。运十力以伏天魔。飞七辩而摧外道。竭兹爱海。济禀识于三空。殄彼邪山。驱肖形于八正。指因示果反本还源。大矣哉。悲智妙用无德而称矣。

昔道树登庸。被声教于百亿。坚林寝迹。振遗烈于三千。自佛日西倾余光东照。周感夜陨之瑞。汉通宵梦之征。腾兰炳惠炬于前。澄什嗣传灯于后。其于译经弘法神异济时。高论降邪安禅肃物。缉颓纲者接武。维绝细者肩随。莫不夷夏钦风幽明翼化联华靡替可略而详。惟今三藏法师蕴灵秀出。含章而体一味。瓶泻以赡五乘。悲去圣之逾远。悯来教之多阙。缅思圆义许道以身。心口自谋形影相吊。振衣擎锡寻波讨源。出玉关而远游。指金河而一息。稽疑梵宇探幽洞微。旋化神州扬真殄谬。遗筌阙典大备兹辰。方等圆宗弥广前烈。所明胜义。妙绝环中之中。真性真空。极踰方外之外。以有取也。有取丧其真。统无求之。无求蠹其实。拂二边之迹。忘中道之相。累遣未易。洎其深重空。何以臻其极。要矣妙矣。至哉大哉。契之于心。然后以之为法。在心为法形言为教。法有自明共相。教乃遮诠表诠。粹旨冲宗。岂造次所能覼缕。法师凝神役智详正始末。缉熙玄籍大启幽关。秘希声应扣击之大小。廓义海纳朝宗之巨细。于是殊方硕德异域高僧。伏膺问道蓄疑请益。固已饮和。满腹莫测其浅深。聆音骇听。孰知其远近。至于因明小道。现比盖微。斯乃指初学之方隅。举立论之标帜。至若灵枢秘键。妙本成功。备诸奥册。非此所云也。吕奉御以风神爽拔早擅多能。器宇该通夙彰博物。弋猎开坟之典钩深坏壁之书。触类而长应诸数术。振风飚于辩囿。摛光华于翰林。骧首云中先鸣日下。五行资其笔削。六位伫其高谈。一览太玄应问便释。再寻象戏立试即成。实晋代茂先汉朝曼茜。方今蔑如也。既而翱翔群略。绰有余功。而能敬慕大乘。夙敦诚信。比因友生戏尔忽复属想。因明不以师资。率己穿凿。比决诸疏指斥求非。諠议于朝形于造次。考其志也。固已难加核其知也。诚为可惑。此论以一卷成部。五纸成卷。研机三疏。向已一周。举非四十自无一是。自既无是而能言是。疏本无非而能言非。言非不非。言是不是。言是不是。是是而恒非。言非不非。非非而恒是。非非恒是。不为非所非。是是恒非。不为是所是。以兹贬失致惑病诸。且据生因了因。执一体而亡二义。能了所了封一名而惑二体。又以宗依宗。体留依去体以为宗。喻体喻依去体留依而为喻。缘斯两系妄起多疑。迷一极成谬生七难。但以钻穷二论师已一心。滞文句于上下。误字音之平去。复以数论为声论。举生成为灭成。岂唯差离合之宗因。盖亦违倒顺之前后。又采鄙俚讹韵以拟梵本。啭音虽广。援七种而只当一啭。然非彼七所目。乃是第八呼声。舛杂乖讹何从而至。又案胜论。立常极微数。乃无穷体唯极小。复渐和合生诸子。微数则倍减于常。微体又倍增于父母。迄乎终已体遍大千。究其所穷数唯成一。吕公所引易系辞云。太极生二仪。二仪生四

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万物云。此与彼言异义同。今案太极无形肇生有象。元资一气终成万物。岂得以多生一而例一生多。引类欲显博闻义乖。复何所托。设引大例生义似同。若释同于邪见。深累如何自免。岂得苟要时誉。混正同邪。非身之仇奚至于此。凡所纰紊胡可胜言。特由率己致斯狼狈。根既不正枝叶自倾。逐误生疑随疑设难。曲形直影其可得乎。试举二三冀详大意。深疵繁绪委答如别。寻夫吕公达鉴。岂孟浪而至此哉。示显真俗云邃难易楚越。因彰佛教弘远正法凝深。譬洪炉非掬雪所投。渤澥岂胶舟能越也。太史令李君者。灵府沈秘襟期远邈。专精九数综涉六爻。博考图典瞻观云物。鄙卫宏之失度。陋裨窖之未工。神无滞用望实斯在。既属吕公余论复致间言。以实际为大觉。玄躯无为是调御法体。此乃信薰修容。有分证禀。自然终不可成。良恐言似而意违。词近而旨远。然天师妙道幸以再斯。且寇氏天师。崔君特鹰共贻伊咎。夫复何言。虽谓不混于淄渑。盖已自滥金鍮耳惟公逸宇寥廓学殚坟素。庇身以仁义。应物以枢机。肃肃焉汪汪焉。擢劲节以干云。谈清澜而镇地。腾芳文苑。职处儒林。捃摭九畴之宗。研详二载之说。至于经礼三百曲礼三千。莫不义符指掌。事如俯拾尊俎咸推。其准的法度必待其雌黄。遂令相鼠之诗绝闻于野。鱼丽之咏盈耳于朝。惟名与实尽善尽美矣。而诚敬之重禀自夙成。弘护之心实惟素蓄。属斯諠议同耻疚怀。故能投刺含胶允光大义。非夫才兼内外照实邻几岂能激扬清浊济俗匡真耳。昔什公门下服道者三千。今此会中同听者如市。贫道猥以庸陋。叨厕末筵。虽庆朝闻然惭夕惕。详以造疏三德。并是贯达五乘。墙仞罕窥辞峰难仰。既属商羊鼓舞。而霈泽必沾。词雷迅发恐无暇掩耳。佥议。古人曰。一枝可以戢羽。何烦乎邓林。黄洿足以沉鳞。岂俟于沧海。故不以愚懦垂逼课虚。辞弗获免。粗陈梗概。虽文不足取。而义或可观。顾己庸疏弥增悚恧。指述还答余无所申。释明浚白。

重请三藏圣教序启。

释玄奘

　　伏奉墨敕猥垂奖喻。只奉纶言精守震越。玄奘业行空疏谬参法侣。幸属九瀛有截四海无虞。凭皇灵以远征。恃国威而访道。穷遐冒险。虽励愚诚。纂异怀荒。寔资朝化。所获经论奉敕翻译。见成卷轴未有诠序。伏惟。陛下睿思云敷。天华景烂。理包系象。调逸咸英。跨千古以飞声。掩百王而腾实。窃以神力无方。非神思不足诠其理。圣教玄远。非圣藻何以序其源。故乃冒犯威严敢希题目。宸眷冲邈不垂矜许。抚躬累息相顾失图。玄奘闻。日月丽天。既分晖于户牖。江河纪地。亦流润于岩崖。云和广乐。不秘响于聋昧。金璧奇珍。岂韬彩于愚瞽。敢缘斯理重以干祈。伏乞。雷雨曲垂。天文俯照。配两仪

而同久。与二曜而俱悬。然则鹫岭微言。假神笔而弘远。鸡园奥义。托英词而宣畅。岂止区区梵众独荷恩荣。亦使蠢蠢迷生方超尘累而已。谨奉表奏以闻。谨言。敕遂许焉。谓驸马高履行曰。汝前请朕为汝父作碑。今气力不如昔。愿作功德为法师作序。不能作碑汝知之。贞观二十二年幸玉华宫。追奘至。问翻何经论。答正翻瑜伽。上问何圣所作。明何等义。具答已。令取论自披阅。遂下敕新翻经论写九本。颁与雍洛相兖荆杨等九大州。奘又请经题。上乃出之名大唐三藏圣教序。于明月殿命弘文馆学士上官仪对群僚读之。

谢皇太子圣教序述启。

释玄奘

　　玄奘闻。七曜摛光。凭高天而散景。九河洒润。因厚地以通流。是知相资之美处物既然。演法依人理在无惑。伏惟。皇太子殿下。发挥睿藻。再述天文。赞美大乘庄严实相。珠回玉转霞烂锦舒。将日月而联华。与咸英而合韵。玄奘轻生多幸。沐浴殊私。不任铭佩。奉启陈谢。谨启广弘明集卷第二十三。

僧行篇第五。

　　序曰。夫论僧者六和为体。谓戒见利及三业也。是以道洽幽明。德通贤圣。开物成务则福被人天。导解律仪则化垂空有并由式敬六和扬明三宝。内荡四魔之弊。外倾八慢之幢。遂使三千围内咸禀僧规。六万遐年俱遵声教。非僧弘御孰振斯哉。然则道涉窊隆。岠百六之阳九。尘随信毁。怀利用之安危。通人不滞其开抑。鄙夫有阻于时颂。故使众杂邪正。布逼引之康庄。心包明昧。显登机之衢术。是知满愿之侣。乘小道而摄生。天热之伦。寄邪徒而化物。击扬核于适道。弘喻在于权谋。未俟威容惟存离着。若斯言之备则通于理行者也。或不达者妄起异端。若见左行谬僻滥惘弥甚。莫思己之烦惑。专惮彼之乖仪。于即雷同荷冒坑残夷灭。下凡之例。抱怨酷而消亡。上圣之徒。悼凶悖之安忍。自古君人之帝。殷鉴兴亡之经。开吞舟之宏网。布容养之宽政。阐仁风于宇内。坐致太平。弘出处之成规。緜兹大赉。余则察察纠举背烹鲜之格言。收罗咎失。挹凝脂之密令。及后祸作殃扇。堤防莫开掩泣向隅。斯须糜溃为天下之所笑也。故集诸政绩布露贤明。或抗诏而立谠言。或兴论以详正议。或褒仰而崇高尚。或衔哀而畅诔词。兹道可寻备于后列 梁弘明集僧行总目 晋庾冰为帝出诏令僧致敬 晋尚书令何充建议不合奏(二首) 晋桓玄书论道人敬王者(并答) 桓玄又书论敬议(并王令答八首) 释慧远与桓玄书论不敬(并答) 桓楚伪

诏沙门不须敬(并答五首) 释慧远沙门不敬王者论 释慧远与桓玄书明沙汰事(并答) 支道林与桓玄书论僧籍 郑道子书论踞食 范伯伦书论踞食范伯伦表论踞食(并诏答) 释慧义答范伯伦书(并答) 范伯伦与生观二法师书 后秦主令恒标二法师罢道诏(并答) 罗什与后秦主书论恒标罢道事释慧远答桓玄令返俗书(并答) 释僧岩答刘公不还俗书 释道盛启齐武论沙汰事 唐广弘明集僧行篇总目 东晋丘道护支昙谛诔(并序) 后秦释僧肇罗什诔(并序) 宋释慧琳释法纲诔(并序) 宋释慧琳竺道生诔 宋谢灵运释昙隆诔 宋谢灵运释慧远诔 宋张畅若邪山敬法师诔 南齐释慧林释玄运诔 南齐律师释智称诔 南齐虞羲景法师行状 梁沈约净秀尼行状 宋孝武沙汰僧尼诏 元魏孝文褒崇诸僧诏(七首) 南齐沈休文述中食论 沈休文述僧会食论 北齐文宣沙汰僧议诏(并答) 梁简文吊道澄法师亡书梁晋安王与所部僧正教 梁王筠与东阳盛法师书 梁释智林与汝南周颙书 梁刘孝标与举法师书 梁王曼颖与皎法师书(并答) 梁刘之[這-言＋焱]吊震法师亡书 梁刘之[這-言＋焱]吊震兄李敬朏书 梁刘之[這-言＋焱]吊京正亡书(金华山栖志)　(梁刘孝标东阳金华山栖志陈释真观与徐仆射书) 陈徐陵谏仁山深法师罢道书 周释昙积上武帝止沙汰表 戴逵贻书仙城命禅师 幽林沙门释惠命詶书北齐戴先生 隋内史薛道衡吊延法师亡书 隋释彦琮福田论 唐高祖问僧出家损益诏(并答) 唐高祖出沙汰佛道诏 唐太宗令道士在僧前诏(并表) 今上令议沙门敬三大诏(并百官驳议表启状等及诏所亲表启论等)

广弘明集僧行篇第五之初(卷二十三)

诸僧诔行状 支昙谛 竺罗什 释法纲 竺道生 释昙隆 释慧远 释玄敬 释玄运 释智称 释玄景 释净秀。

道士支昙谛诔。

东晋丘道护

　　晋义熙七年五月某日。道士支昙谛卒。春秋六十有五。呜呼哀哉。法师肇胤西域。本生康居。因族以国氏。既伏膺师训。乃从法姓支。徙于吴兴郡乌程县都乡千秋里。资金商之贞气。藉阳育之韶律。胄遐方而诞秀。协川岳而禀神。识情湛粹风宇明肃。道致表于天期。德范彰于素器。贞悟独拔。群异不足以动其心。至诚深固。众论莫能干其执。是以超尘绝诣。慧旨发于弱龄。研微耽玄。明道昭于岁暮。故能振灵风于神境。演妙化于季叶。嗣清前哲。穆道俗而归怀焉。游涉众方敷扬大业。妙寻幽赜清言析微。加以善属文辞。识赏参流。固已谐契风胜领冠一时矣。公之中年爰乃慨以城傍难置幽居为节。且山

水之性素好自然。静外之默体自天心。于是谢缘人封遁迹岩壑。乃考室于吴兴郡故障之昆山。味道崇化二十余载。其栖业所弘。可以洗心涤[希-巾＋厶]。筌象之美。足以穷兴永年。于是晞宗归仁者自群方而集。钦风怀趣者不远而叩津焉。于时时望英豪多延请斋讲。公虚心应物。不尝以动止介怀。推诚述义。未始以道俗殊致。其中抱壹之德。又遐迩所推。方将洒拂玄路緬维颓风。超外妙梯拟辙玄踪。惜乎不永遘疾而终。识者深云亡之痛。悠情感惟良之悲。盖无爵而贵。生荣死哀者此之谓矣。虽至理冥一存亡定于形初。玄识妙照骸器同于朽壤。然而阙情期于欣戚之境。未泯乎离会之心者。亦何能不以失得为悲喜。临长岐而凄怀哉。苟冥废之难体。寄筌翰以怀风。援弱毫而舒情。播清晖乎无穷。乃作诔曰。

绵绵终古。暧暧玄路。妙缘莫叩。长寐靡寤。生灭纷纭。动息舛互。相驱百世。季叶弥蠹。永溺尘劳。孰知其故。至人乘运。灵觉中肇。未睹沧流井蛙无小。大明融朗。幽夜乃晓。灭有归空。除闇即皦。道洽无方。仁被禽鸟。昧者靡遗。识者弥了。超哉法师。道性自然。壹心绝俗。只诚重玄。研微神锋。妙悟无间。尘之所著。在至斯捐。累之所引。秉之弥坚。摆落尘羁。振拖灵渊。辽辽清雅。箫箫贞韵。汪汪其冲。亹亹其进。和而有慨。异而不峻。停心独得。标想千刃。虚以应物。无来不顺。泛游弘化。振响扬晖。开道玄肆。肇辟灵扉。位制冥极。剖析幽微。忘怀善挹。穆然靡违。会通群方。总之所归。遐抗颓纲。阐固法闱。绪此妙慧。乃播神威。幽境湛默。入肆諠引。闲邃易一。华纷难泯。公乃慨然。中驾潜轸。卜居川岩。构室林巘。摈域外缘。潜精内敏。靡筌不服。无微不尽。蔚矣昆岭。岗阜丘墟。连峰云秀。回壑迂余。庭荫萧条。阶绕清渠。翳然其远。萧尔其虚。眇眇玄风。愔愔僧徒。味道闲室。寂焉神居。心随道亲。情与俗疏。道固无孤。德必有邻。渊清引映。业胜怀人。晞风宗玄。自远来宾。亦有衿期。时来问津。湛湛无穷。日日王神。林壤有谢。道心常新。圣逝言绝。贤表义乖。翳翳末运。玄化将颓。澹矣夫子。道俗归怀。庶享遐年。振此落维。如何不吊。弃世永辞。仪景长归。逝矣不追。有识深恸。含情同悲。呜呼哀哉。推昔绸缪。骤淹信宿。闲宴清宇。藉卉幽谷。或濯素濑。爰憩翠竹。屡兴名辰。泛觞掇菊。梨柚荐甘。蒲笋为蔌。赋诗咏言。怡然偕足。眷怀兹游。想之在目。伤哉斯遇。千载无复。践旧沾衿。瞻坟悲哭。呜呼哀哉。有必之无。始则归卒。达人妙观。千龄一日。昧者或应。横为凶吉。邈矣法师。夙反玄室。累劫之勤。不速而疾。庶遘冥缘。终会灵术。妙行弗运。寔深丧质。情在未冥。怅为自失。寄怀毫素。徽风载述。呜呼哀哉。

鸠摩罗什法师诔。

释僧肇

夫道不自弘。弘必由人。俗不自觉。觉必待匠。待匠故世有高悟之期。由人故道有小成之运。运在小成则灵津辍流。期在高悟则玄锋可诣。然能仁旷世期将千载时师邪心是非竞起。故使灵规潜逝徽绪殆乱。爰有什法师者。盖先觉之遗嗣也。凝思大方驰怀高观。审释道之陵迟。悼苍生之穷蔼。故乃奋迅神仪。宇形季俗。统承洪绪。为时城堑。世之安寝则觉以大音。时将昼昏乃朗以慧日。思结颓纲于道消。缉落绪于穷运。故乘时以会错枉以正。一扣则时无互乡。再击则[山*褱][山*累]归仁。于斯时也。羊鹿之驾摧轮。六师之车覆辙。二想之玄既明。一乘之奥亦显。是以端坐岭东响驰八极。恬愉弘训而九流思顺。故大秦符姚二天王师旅以延之。斯二王也。心游大觉之门。形镇万化之上。外扬羲和之风。内盛弘法之术。道契神交屈为形授。公以宗匠不重则其道不尊。故蕴怀神宝感而后动。自公形应秦川。若烛龙之曜神光。恢廓大宗若羲和之出怢桑。融冶常道尽重玄之妙。闲邪悟俗穷名教之美。言既适时理有圆会。故辩不徒兴。道不虚唱。斯乃法鼓重振于阎浮。梵轮再转于天北矣。自非位超修成体精百炼行藏应时。其孰契于兹乎。以要言之。其为弘也隆于春阳。其除患也厉于秋霜。故巍巍乎荡荡乎。无边之高韵。然隘运幽兴。若人云暮。癸丑之年。年七十。四月十三日薨于大寺。呜呼哀哉。道匠西倾。灵轴东摧。朝羲落曜。宝岳崩颓。六合昼昏。迷驾九回。神关重闭。三涂竞开。夜光可惜。盲子可哀。罔极之感。人百其怀。乃为诔曰。先觉登遐。灵风缅邈。通仙潜凝。应真冲漠。丛丛九流。是非竞作。悠悠盲子。神根沉溺。时无指南。谁识冥度。大人远觉。幽怀独悟。恬冲静默。抱此玄素。应期乘运。翔翼天路。既曰应运。宜当时望。受生乘利。形标奇相。繈褓俊远。髫龀逸量。思不再经。悟不待匠。投足八道。游神三向。玄根挺秀宏音远唱。又以抗节。忽弃荣俗。从容道门。尊尚素朴。有典斯寻。有妙斯录。弘无自替。宗无拟族。霜结如冰。神安如岳。外疏弥高。内朗弥足。恢恢高韵。可模可因。愔愔冲德。惟妙惟真。静以通玄。动以应人。言为世宝。默为时珍。华风既立。二教亦宾。谁谓道消。玄化方新。自公之觉。道无不弘。灵风遐扇。逸响高腾。廓兹大方。然斯惠灯。道音始唱。俗网以崩。痴根弥拔。上善弥增。人之寓俗。其途无方。统斯群有。纽兹颓纲。顺以四恩。降以慧霜。如彼维摩。迹参城坊。形虽圆应。神冲帝乡。来教虽妙。何足以臧。伟哉大人。振隆圆德。标此名相。显彼冲默。通以众妙。约以玄则。方隆般若。以应天北。如何运邅。幽里冥克。天路谁通。三涂谁塞。呜呼哀哉。至人无为。而无不为。权网遐笼。长罗远羁。纯恩下钓。客旅上擒。恂恂善诱。肃肃风驰。道能易俗。化能移时。奈何昊天。摧此灵规。至真既往。一道莫施。天人哀泣。悲恸灵只。呜呼哀哉。公之云亡。时唯百六。道匠韬斤。梵轮摧轴。朝阳颓

景。琼岳颠覆。宇宙昼昏。时丧道目。哀哀苍生。谁抚谁育。普天悲感。我增摧衄。呜呼哀哉。昔吾一时。曾游仁川。遵其余波。纂承虚玄。用之无穷。钻之弥坚。曜日绝尘。思加数年。微情未叙。已随化迁。如可赎兮。贸之以千。时无可待。命无可延。惟身惟人。靡凭靡缘。驰怀罔极。情悲昊天。呜呼哀哉。

武丘法纲法师诔。

宋释慧琳

　　元嘉十一年冬十一月辛未。法纲法师卒。呜呼哀哉。夫峭立方矫既伤于通任。卑随圆比又亏于刚絜。山居协枯槁之弊。邑止来嚣湫之患。酌二情而简双事者。法师其有焉。少游华京长栖幽麓。乐志入出乘情去来。渎厌人流就闲于木石。郁寂丘壑求观于物类。人以为无特操。我见其师诚矣。天性肤敏陶渐风味。从容情理赏托文义。交游敦亮尽之契。进趣慕复永之道。理身法服。朱缨之累早绝。抗趾神疆。丹墀之阂夙判。况乃桑门矫拂之迹。徒倚伏之数者哉。昔因邂逅倾盖着交。同以剪落。夷契群萃布怀舒愤。以寄当年。遂携手游梁比翼栖邓。餐风虚岫[指-匕＋(口/└)]道玄津。比乐齐宴千载一时。自林倾鸟散奄忽盈纪。子薄高柯予沦泥滓。常冀曾卜索居之遇。遂成梁高山海之别。东澜弗复西景莫收。致尽川征归骨曾丘。呜呼哀哉。诔曰厥族氏殷。寔汤之裔。荣声中微。源流昭晰。少遭闵凶。宗无缌繐。慈姑经营。托是养卫。爰逮三五。聪韵特挺。双奇比秀。偶罗齐颖。志陋中区。思擢神境。脱落生延。耽慕缘永。既遵玄辙。洞晓名迹。仁义之外。通非所惜。室欲靡遂。坐以会适。弗依朱扉。考卜岩壁。来不濡足。去不绝翮。颉颃升萃。进退损益。予恶浮波。尔能即心。俱翔道泽。同集德林。齐拂和风。共聆玄音。自宫徂国。在目在衿。往化绵邈。遗思沉吟。亦既离逖。天道明誓。尔出旧山。予反遐裔。庶乘和运。同荫共憩。寒灰弗烟。落叶离缀。睽愿莫从。子遂下世。人之云亡。风怀掩翳。呜呼哀哉。玄冬凄烈。江浒萧条。寒风扬幕。飞霰入艘。命有近止。归涂尚遥。悯悯即尽。寂寂哀号。孤旅如[檥-襄＋專]。均化无褒。呜呼哀哉。怀游居之虎丘。悼冥灭之庐岭。惟采录于中京。念提携于番境。情飘飖于双峦。思缠绵于两省。何绸缪兮无极。心所存兮腷臆。阅严冬兮已谢。籍隆暑兮既息。四运纷其邅回。情期窅以长匿。苟来缘之匪亡。眷生平以增恻。呜呼哀哉。

龙光寺竺道生法师诔。

宋释慧琳

元嘉十一年冬十月庚子。道生法师卒于庐山。呜呼哀哉。善人告尽。追酸者无浅。含理亡灭。如惜者又深。法师本姓魏。彭城人也。父广戚县令。幼而奇之。携就法汰法师。改服从业。天资聪懋思悟夙挺。志学之年便登讲座。于时望道才僧著名之士。莫不穷辞挫虑服其精致。鲁连之屈田巴。项托之抗孔叟。殆不过矣。加以性静而刚烈。气谐而易遵。喜舍以接诱。故物益重焉。中年游学广搜异闻。自杨徂秦登庐蹑霍。罗什大乘之趣。提婆小道之要。咸畅斯旨究举其奥。所闻日优所见踰赜。既而悟曰。象者理之所假。执象则迷理。教者化之所因。束教则愚化。是以征名责实。惑于虚诞。求心应事。芒昧格言。自胡相传中华承学。未有能出斯域者矣。乃收迷独运存履遗迹。于是众经云披群疑冰释。释迦之旨淡然可寻。珍怪之辞皆成通论。聃周之申名教。秀弼之领玄心。于此为易矣。物忌光颖人疵贞越。怨结同服好折群游。遂垂翼敛趾。销影岩穴遵晦至道。投迹愚公登舟之迹。有往无归命尽山麓。悲兴寰畿。呜呼哀哉。

泗汴之清。吕梁之峻。惟是淑灵。育此明俊。如草之兰。如石之瑾。匪曰薰雕。成此芳绚。爰初志学。服膺玄迹。经耳了心。披文调策。弱而登讲。靡章不析。善以约言。弗尚辞[怡-台＋畫]。有识钦承。厌是钩赜。中年稽教。理洗未尽。用是游方。求诸渊隐。虽遇殊闻。弥觉同近。涂穷无归。回辕改轸。芟夷名疏。阐扬事表。何壅不流。何晦不晓。若出朝离。其明昭照。四果十住。藉以汲矫。易之牛马。庄之鱼鸟。孰征斯实。弗迷斯道。淹留兹悟。告予诲言。道诚在斯。群听咸[米*番]。不独抵峙。诮毁多闻。予谓无害。劝是宣传。识协贞诚。见诲浮諠。默荫去大。弭此腾口。增栖或英。夐逸篁薮。遁思泉源。无碍川阜。庶乘闲托。曰仁者寿。命也有悬。曾不永久兰荪速颓。气伤于偶。呜呼哀哉。爰念初离。三秋告暮。风肃流清。云高林素。送别南浦。交手分路。茫茫去止。凄凄情顾孰在隐沦。各从沿泝。恝是长乖。异成永互。呜呼哀哉。溯来风之。绝响送行。云之莫因。缅三冬其已谢。转献岁于此春。听阳禽之悦豫。瞩神气之煴烟。念庠序于兹月。信习业之嘉辰。隐讲堂之空觌。恻高座之虚闻。叹因事以矜理。悲缘情以怀人。呜呼哀哉。天道茫昧信顺可推。理不湮灭庶或同归。申夭可略情念可追。短章无布聊以写悲。呜呼哀哉。

昙隆法师诔。

谢灵运

夫协理置论。百家未见其是。因心自了。一己不患其踬。而终莫相辨。我若咸叹翻沦得拔竟知于谁。冀行迹立则善恶靡征。欲声名传则薰莸同歇。然意非身之所挫。期出命之所限者。目所亲觌见之若人

矣。惠心朗识发于髫辫。生自禀华家赢金帛。加以巧乘骑解丝竹。沫绝景于康衢。弄弦管于华肆者。非徒经旬涉朔弥历年稔而已。谅赵李之咸阳。程郑之临卬矣。既而永夜独悟。中饮兴叹曰。悲夫欣厌迭来终归忧苦。不杜其根于何超绝。且三界回沈诸天倏瞬。况齐景牛山隋武企阴。催促节物逼迫霜露。推此愿言伊何能久。慨然有摈落荣华兼济物我之志。母氏矜其心。姊弟申其操。遂相许诺。出家求道一身既然阖门离世。妻子长绝欢娱永谢。岂唯向之靡乐。判之盛年终古恩爱于今仳别矣。旅舟南溯投景庐岳。一登石门香炉峰。六年不下岭。僧众不堪其深。法师不改其节。援物之念不以幽居自抗。同学婴疾。振锡万里相救。余时谢病东山。承风遥羡。岂望人期颇以山招。法师至止鄙人劳役。前诗叙粗已记之。故不重烦。及中间反山成说。款尽遂获。接栋重崖俱挹回涧。茹芝术而共饵。披法言而同卷者。再历寒暑。非直山阳靡喜愠之容令尹一进已之色。实明悟幽微祛涤近滞。荡去薄垢日忘其疾。庶白首同居而乖离无象。信顺莫归征集何缘。晚节罗衅远见参寻。至止阻阂音尘殆绝。值暑遘疾。未旬即化。诚存亡命也。此行颇实有由。承凶感痛。寔百常情纸墨几时。非以期名。盖钦志节追深平生。自不能默已。故投怀援笔。其辞曰。

仰寻形识。俯探理类。采声知律。拔茅睹汇。物以灵异。人以智贵。即是神明。观鉴意谓。爰初在稚。惠心夙察。吐嗡芳华。怀抱日月。如彼兰畹。风过气越。如彼天倪。云披光发。求名约身。规操束已。傥或愚世。曾未近似。生以意泰。意管生理。孰是欢慰。程郑赵李。家畜金缯。才练艺技。骧首挥霍。繁弦绮靡。酒酣调促。意妍服侈。朝迫景嚑。夕忌星徙。悠悠白日。凄凄良夜。年往欢流。厌来情舍。苦乐环回。终卒代谢。弃而更适。生速名借。谁能易夺。何术推移。精粗浑济。善恶参差。即心有限。在理莫规。试核众肆。庶获所窥。道家蹶近。群流缺远。假名恒谁。傍义岂反。独有兼忘。因心则善。伤物沉迷。羡彼驱遣。变服京师。振锡庐顶。长别荣冀。永息幽岭。舍华袭素。去繁就省。人苦其难。子取其静。昏之视明。即愚成绝。智之秉情。对理斯涅。吝既弗祛。滞亦安拔。子之矜之。为尔苦节。节苦在己。利贞存彼。以明闇逝。以慈累徙。欲以援物。先宜济此。发轸情违。终然理是。梁鸿携妻。荷蓧见子。鸡黍接人。行歌通已。于世曰高。于道殊鄙。殆见法师。独绝神理。形寿易尽。然诺难判。乘心即化。弃身靡叹。怀道弥厉。景命已晏。矜物辞山。终息旅馆。呜呼哀哉。魂气随之。延陵已了。鸢蝼同施。漆园所晓。委骸空野。岂异岂矫。幸有遗余。聊给虫鸟。呜呼哀哉。缅念生平。同幽共深。相率经始。偕是登临。开石通涧。剔柯疏林。远眺重叠。近属岖嵚。事寡地闲。寻微探赜。何句不研。奚疑弗析。帙舒轴卷。藏拔纸襞。问来答往。俾日余夕。沮溺耦耕。夷齐共薇。迹同心欢。事异意违。承疾怀灼。闻凶满悲。孰云不痛。零泪沾衣。呜呼哀哉。行久节

移。地边气改。终秋中冬。踰桂投海。永念伊人。思深情倍。俯谢常人。仰愧无待。呜呼哀哉。

庐山慧远法师诔。

宋谢灵运

道存一致。故异代同辉。德合理妙。故殊方齐致。释公振玄风于关右。法师嗣沫流于江左。闻风而悦四海同归。尔乃怀仁山林隐居求志。于是众僧云集勤修净行。同法餐风栖迟道门。可谓五百之季仰劭舍卫之风。庐山之[山*畏]俯传灵鹫之音。洋洋乎未曾闻也。予志学之年希门人之末。惜哉诚愿弗遂。永违此世。春秋八十有四。义熙十三年秋八月六日薨。年踰纵心。功遂身亡。有始斯终千载垂光。呜呼哀哉。乃为诔曰。

于昔安公。道风允被。大法将尽。颓纲是寄。体静息动。怀真整伪。事师以孝。养徒以义。仰弘如来。宣扬法雨。俯授法师。威仪允举。学不窥牖。鉴不出户。粳粮虽御。独为苌楚。朗朗高堂。萧萧法庭。既严既静。愈高愈清。从容音旨。优游仪形。广运慈悲。饶益众生。堂堂其器。亹亹其资。总角味道。辞亲随师。供养三宝。析微辩疑。盛化济济。仁德怡怡。于焉问道。四海承风。有心载驰。戒德鞠躬。令声续振。五浊暂隆。弘道赞扬。弥虚弥冲。十六王子。孺童先觉。公之出家。年未志学。如彼邓林。甘露润泽。如彼琼瑶。既磨既琢。大宗戾止。座众龙集。聿来胥宇。灵寺奚立。旧望研机。新学时习。公之勖之。载和载辑。乃修什公。宗望交泰。乃延禅众。亲承三昧。众美合流。可久可大。穆穆道德。超于利害。六合俱否。山崩海竭。日月沈辉。三光寝晰。众麓摧柯。连波中结。鸿化垂绪。徽风永灭。呜呼哀哉。生尽冲素。死增伤凄。单蛰土椁。示同敛骸。人天感悴。帝释恸怀。习习遗风。依依余凄。悲夫法师。终然是栖。室无停响。除有广蹊。呜呼哀哉。端木丧尼。哀直六年。仰慕洙泗。俯惮蹄筌。今子门徒。实同斯难。晨扫虚房。夕泣空山。呜呼法师。何时复还。风啸竹柏。云蔼岩峰。川壑如丘。山林改容。自昔闻风。志愿归依。山川路邈。心往形违。始终衔恨。宿缘轻微。安养有寄。阎浮无希。呜呼哀哉。

若邪山敬法师诔(并序)

宋张畅

夫待物而游致用生外道来自我怀抱以欢。故晦宝停璞。导兼车以出魏。鸾逸云绪。岂增轩以入卫。是以士之傲俗尚孤其道。幽居之民无闷高独。吾每宣书夙流照烂。故已跂予感咏。身心不足。若乃冲独之韵少岁已高。绝岭之气早志能远。初憩驾庐山年始胜发。缅邈之志直已千里。乃求剃形就道忘家入法。时沙门释慧远。虽高其甚高。以其尚幼未之许也。遂乃登孔涧首太羊临虚投地之险。以身易志。法师乃奇而纳焉。胄翔华胤业集素履。劲露未严先风苦节。同学不胜其劳。若人不改其操。于时经藏始东。肆业华右。遂扣涂万里。屡游函洛。定慧相晓致用日微。罗什既亡。远公沈世。乃还迹塞门屏居穷岫。其不出意若邪山之者于兹二十余年矣。余叔谢病归身。惟风停想。法师乘感来游。积席谈晏。清榭竟言不别而别。故已默语交达而动静虚员矣。征士戴颙秀调宣简。神居共逸风理交融。乃倚岫成轩停林启馆。即此人外因心会友。西河方浪东山已隤。风云既尽草木余哀心之忧矣。泪合无开。呜呼哀哉。乃为作诔曰。

在尚尚王。歌凤伊洛。逸路翔云。高轩鸣鹤。灵源世流。幽人代作。归来之子。跨古逢运。结[跳-兆＋(韊-車)]承风。遵途袭问。纬玉则温。经金斯振。岁学尚幼。年盈数始。令德既轩。其秀唯起。锋颖万代。风标千里。情爱相轻。家国如草。达矣哲人。独肆玄宝。总驾七觉。飞案八道。三江多静。湛胜庐山地去万物。轨迹停玄。辽辽清慧。结宇承烟。前驱群有。首路人天。吾生制融。集彼清风。业流善会。情竦妙同。白日春上。素月秋中。方寸无底。六合可穷。卓彼罗什。三界特秀。真俗冠冕。神道领袖。若人对响。承车即[跳-兆＋(韊-車)]。沙漠织寒。长风负雪。投袂冰霜。揽裾暮节。谁斯问津。悠焉在哲。庄衿老带。孔思周情。百时如一。京载独开。胸地既满。顾惟糟魄。移此无生。凄居树席。妙入环中。道出形上。所谓伊人。玄途独亮。智虚于情。照实其相。生住无住。异坏相寻。罗什就古。慧远去今。匠石何运。伯牙罢音。殷忧逃遁。昔还尔心。东岩解迹。削景若邪。早帐风首。春席云阿。流庭结草。濩渚含波。月轩东秀。日落西华。情步不辞。寝兴高绝。白云临操。清风练节。经纶五道。提衡六趣。四谛归想。三乘总路。生灭在法。诸行难常。哲人薪尽。旧火移光。白日投晦。中春起霜。呜呼哀哉。昔余纨发。早宴清衿。送志悲岁。迎韵者心。家贫亲老。耕而弗饱。就檄追欢。身素孤夭。既隔于形。徒通以道。自我从病。高榭东山。明月途静。白云路闲。承松吐啸。风上舒言。咨予戴[色-巴＋(厂@矢)]。风居凉峻。伫馆伊人。流心酌韵。如何高期。隔成幽显。五弦丧弄。三[殤-歹＋酉]谁盏。呜呼哀哉。山泉同罢。松竹哀凉。秋朝霜露。寒夜严长。呜呼哀哉。孤猿将思。旅雁声时。广开性品。无情者谁。连台成草。比馆唯悲。存亡既代。物色长衰。呜呼哀哉。苍生失御。万物无归。阴爽就夜。重阳顿晖。呜呼哀哉。伊四望之茫茫。怆余心之悄悄。虽泪至

之有端。固忧来其无兆。隐(于靳反)长思以叹悲。谅纵横于言表。呜呼哀哉。

新安寺释玄运法师诔(并序)

南齐释慧林

维建武四年五月八日甲午。沙门释玄运右卧不兴。神去危城呜呼哀哉。法师本谯邦右族。寓于炖煌。幼禀端明仁和之性。长树弘懿冲闲之德。真粹天挺夙鉴道胜。乃遗摈俗缠超出尘碍。濯景玄津栖习法道。率由仪律之绝。精学体微之妙。潜仁晦名之行。散畜忘相之施。无德而称者。日夜而茂焉。敷说架乎当时。理思冠乎中世。钻仰之徒自远而来。虚至实归遍于辙迹。帝后储贰之尊。藩英鼎宰之重。莫不揖道宗师瞻猷结敬。而宏量邃奥不以贵贱舛其顾眄。夷整渊深不以寒暑品其怀抱。所以括综像末崇振颓流者。法师其人矣。启训之缘有限。负手之歌会终。风火告征。愈恬明于危识。灵圣灭现。屡恭悦于告渐。春秋六十九。呜呼哀哉。外禀哽识内咨恸魂。慕题往迹行寔浮言。乃作诔曰。

世滞悠旷。苦海遐长。欲盖修掩。爱网宏张。法灯不耀。慧日霾光。朽宅燔仆。炎火浮扬。二仪构毁。算其有岁。三转廓辽。空劫谁计。从冥讵晓。沦川莫济。接踵既疏。寔资命世。日诞明哲。降灵自缘。涵征蕴器。有表孩年。神几幼澈凝鉴早宣。犹玉初莹。若珠启泉。疵厌尘浊。超悟玄微。诀舍愚缚。澄翦情违。龆年植节。草岁从师。承规检敬。肃范仪威。秉躬淳絜。淑慎心行。学辨秘源。问穷理敻。前隐用照。往疑斯镜。匠佚功倍。思高业盛。爰洎中岁。绰奥宏广。轮演法空。云涤日朗。乘衢若夷。权开似敞。悠悠品类。式是宗仰。右河振闻。左江标秀。声因德宣。称缘道富。提奖询求。悦怿研授。仁厚犹地。志高如岫。辍餐赴嗛。舍纩矜寒。蓄无停日。财以施单。宁贱傲色。匪贵愉颜。湛兹懿庆。均彼籍兰。教之所洽。晦识斯明。智之所诱。务以心成。接惛茂货。抚迷谅情。凭微请要。莫不咸亨。险路恒远。开引有极。生灭相禅。念念匪息。徂年寡留。西光遽逼。云变岂停。将运净域。呜呼哀哉。体深病苦。虑达四疾。针石医巫。分剂贬失。端情法旅。正想慈律。不舍勇勤。誓拯群坠。呜呼哀哉。合既终离。假会应谢。同悲素林。寂然中夜。谈人勖善。瞻天俨驾。即彼绀宫。去此尘舍。呜呼哀哉。绝微言于永没。毁舟航于遐澨。挨崇尘之严华。芜峻堂之雕丽。舍形有其若遗。迁情灵其何界。资训仰兮眷徒。空血泪兮感逝。呜呼哀哉。

南齐安乐寺律师智称法师行状。

阙撰人

法师讳智称。其先日某郡某氏。挹汾浍之清源。禀河山之秀质。蓄灵因于上业。成慧性于阎浮。直哉惟清爰初夙备。温良恭俭体以得之。然天韵真确。含章隐曜。沈渐人群。莫能测其远迩。盖由径寸之华韬光浚壑。盈尺之宝未剖联城。监观者罔识其巨丽。逖听者弗得其鸿名。羁束戎旅俯起阡陌。年登三十。始览众经。退而叹曰。百年倏忽功名为重。名不常居功难与必。且吉凶悔吝孔书已验。变化起伏历圣来称。安知峥嵘之外寥廓之表。笼括幽显大援无边者哉。彼有师焉。吾知归矣。遂乃长揖五忍敛衽四依。挫锐解纷于是乎尽。宋大明中。益部有印禅师者。苦节洞观郁为帝师。上人闻风自托一面尽礼。印公言归庸蜀。乃携手同舟。以宋泰始元年出家于玉垒。诚感人天信贯金石。直心波若高步道场。既乃敬业承师就贤辩志。遨游九部驰骋三乘。摩罗之所宣译。龙王之所韬秘。虽且受持讽诵。然未取以为宗。常谓摄心者迹。迹密则心检。弘道者行。行密则道存。安上治人莫先乎礼。闲邪迁善莫尚乎律。可以驱车火宅翻飞苦海。瞻三途而勿践。历万劫而不衰者。其毗尼之谓欤。乃简弃枝叶积思根本。顿辔洗心以为己任。于是曳锡踽步千里游学。拥经持钵百舍不休。西望荆山南过澧浦。周流华夏博采奇闻。土木形骸琬琰心识。靡高不仰。无坚不攻。寝之所安席不及暖。思之所至食不遑餐。入道三年从师四讲。教逸功倍而业盛经明。每称道不坠地。人各有美。宣尼之学何讵常师。于时具隐二上人。先辈高流凤鸣西楚。多宝颖律师洽闻温故翰起东都法师之在江陵也。禀具隐为周援。及还京雒以颖公为益友。皆权衡殿最言刈菁华。舍稊稗而膳稻粱。会盐梅而成鼎饪。其理练其旨深。肤受末学莫能踵武。以泰始六年。初讲十诵于震泽。阐扬事相咫尺神道。高谈出云汉。精义入无间。八万威仪怡然理畅。五部章句涣尔同波。由是后进知宗先达改观。辉光令问于斯籍甚。法师应不择方行有余力。清言终日而事在其中。立栖云于具区。营延祚于建业。令不待严房栊肃静。役不加迅栋宇骈罗。自方等来仪。变胡为汉。鸿才钜学连轴比肩。法华维摩之家。往往间出。涅槃成实之唱。处处聚徒。而律藏宪章于时最寡。振裘持领允属当仁。若夫渊源浩汗。故老之所回惑。峻阻隐复。前修之所解驾。皆剖析豪厘粉散胶结。钩深致远独悟胸怀。故能反户之南弯弓之北。寻声赴响万里而至。门人岁益经纬日新。坐高堂而延四众。转法轮而朝同业者。二十有余载君子谓此道于是乎中兴。绝庆吊屏流俗。朱门华屋靡所经过。齐竟陵文宣王顾轻千乘虚心八解。尝请法师讲于邸寺。既许以降德。或谓宜修宾主。法师笑而答曰。我则未暇。及正位函丈始交凉燠。时法筵广置髦士如林。主誉既驰客容多猛。发题命篇疑难锋出。法师应变如响若不留听。囿辩者土崩。负强者折角。莫不迁延徙靡亡本失支。观听之流称为盛集。法师性本刚克而能悦以待。问发言盈庭曾无忤色。虚己博

约咸竭厥才。依止疏附训之如一。少壮居家孝子惟友。脱屣四摄爱着两忘。亲党书介封而不发。内恕哀戚抑而不临。常曰。道俗异故优陀亲承音旨宁习其言而忽其教。烦恼呴濡萧然顿遣。法师之于十诵也。始自吴兴迄于建业四十有余讲。撰义记八篇。约言示制。学者传述。以为妙绝古今。春秋七十有二。齐永元三年。迁神于建康县之安乐寺。僧尼殷赴若丧昆姊。谅不言之信不召之感者云。若夫居敬行简喜愠不形于色。知人善诱甄藻罔遗。于时临财廉取予义。明允方大处变不渝。汪汪焉堂堂焉。渤碣河华不能充其量。盖净行之仪表。息心之轨则欤。弟子某等感梁木之既摧。恸德音之永閟。俾陈信而有征。庶流芳而无愧。

庐山香炉峰寺景法师行状。

虞羲

法师讳僧景。本姓欧阳。衡阳湘乡人也。资无始之良因。得今生之远悟。黄中通理幼而自然。好诵经善持操。行止有方身口无择。十岁而孤。事母尽孝。母为请室。良家非其好也。辞不获命。弱冠以世役见羁。于时戎马生郊。羽檄日至。躬擐甲胄跋履山川。且十年矣。虽外当艰棘。而内结慈悲。故未离人群。已具息心之行。后行经彭蠡见庐岳而悦之。于是有终焉之志。复反湘川。稍弃有非所味道忘食。日一菜蔬。后得出垒门便离妻室。忽梦庐山之神稽首致敬曰。庐山维岳峻极于天。是曰三宫。壁立万仞欲屈真人居之。真人若不见从。则此山永废矣。又梦受请而行至香炉峰石门顶。见银阁金楼丹泉碧树峥嵘刻削希世而有。于是鸡鸣戒旦。便飘尔晨征。于时江陵僧徒多有行业。或告法师曰。荆州法事大盛。乃因此东枻。自夏首西浮。遇僧净道人深解禅定。乃曰。真吾师也。遂落发从之。住竹林禅房始断粒食。默然思道。或明发不寐。刺史闻风而悦欲相招延。或曰。此公乃可就见。不可屈致也。于是累诣草庐。遂服膺请戒。江汉人士亦回向如云。先是神山庙灵验如响。侵迕见灾。且以十数。法师考室其旁。神遂见形为礼。使两神童朝夕立侍。有女巫见而问之。法师不答。庐山神复来固请。以永明十年七月。振锡登峰。行履所见宛如梦中。乃即石为基。倚岩结构匡坐端念。虎豹为群。先德昙隆慧远之徒。亦卜居于此。既人迹罕至。遂不堪其忧。且山气氛氲。令人头痛身热曾未几时莫不来下。唯法师独往一去不归。既却禾黍之资。不避霜露之气。时扪萝越险。行动若飞。或有群魔不喜法师来者。能使雷风为变以试。法师既见神用确然魔群乃止。久之复随险幽寻造石梁石室。灵山秘地百神之所遨游也。法师说戒行香。神皆头面礼足。昔神人吴猛得入此游观。自兹厥后唯法师复至焉。羲皇以来二人而已矣。初法师入山二年。禅味始具每敛心入寂。偏见弥勒如来。常云。宿植之缘

也。建武四年春。忽语弟子曰。吾寿当九十。但余年无益于世而四大有累于人。思拯助众生。不得久留此矣。七月二十一日。标极岭西头为安尸之处。人莫之知也。复七日而疾。疾后七日而终。春秋五十八。临终合掌曰。愿即生三途救一切众苦。又曰。吾以身施乌鸟。慎勿埋之。初法师唤下寺数人。安居讲授。或谓法师曰。今欲出山寻医。又劝进饮食。法师曰。吾累在此身。及吾无身吾有何累。勿多言也。迁化旬有六日。容貌如生。两指屈握。伸之随复如故。宿德比丘皆曰。夫得道人多以七为数。法师自疾至没不其然欤。两指不伸。亦良有以也。初炉峰孤绝羽翼所不至。自法师经始。常有双乌来巢。及法师即化。乌亦永逝矣。惟法师宿籍幽源久素净业。故慈悲喜舍习与性成。微妙玄通因心则有。入山林而不出。绝荣观而超然。若乃八珍强骨之资。九转延华之术。皆如脱屣矣。唯直心定志在无价宝舟。爱护化城期为彼岸。钻仰不测。故未得而名焉。

南齐禅林寺尼净秀行状。

沈约

比丘尼释净秀。本姓梁氏。安定乌氏人也。其先出自少昊至伯益佐禹治水。赐姓嬴氏。周孝王时。封其十六世孙非子于秦。其曾孙秦仲为宣王[色-巴+(厂@矢)]伯。平王东迁封秦仲少子于梁。是为梁伯。汉景帝世。梁林为太原太守。徙居北地。乌氏遂为郡人焉。自时厥后昌阜于世。名德交晖蝉冕叠映。汉元嘉元年。梁景为尚书令。少习韩诗为世通儒。魏时梁爽为司徒左长史秘书监。博极群书善谈玄理。晋太始中。梁阐为凉雍二州刺史。即尼之乃祖也。阐孙撝晋范阳王虓骠骑参军事鱼阳太守。遭永嘉荡析沦于伪赵。为秘书监征南长史。后得还晋。为散骑侍郎。子畴字道度。征虏司马子粲之仕宋。征虏府参军事封龙川县都亭侯。尼即都亭[色-巴+(厂@矢)]之第四女也。挺慧悟于旷劫。体妙解于当年。而性调和绰。不与凡孩孺同数。龄便神情峻彻。非常童稚之伍。行仁尚道洗志法门。至年十岁慈念弥笃。绝粉黛之容。弃锦绮之玩。诵经行道长斋蔬食。年十二便求出家。家人苦相禁抑皆莫之许。于是心祈冥感专精一念。乃屡获昭祥亟降瑞相。第四叔超独为先觉。开譬内外。故雅操获遂。上天性聪睿幼而超群。年至七岁自然持斋。家中请僧行道。闻读大涅槃经不听食肉。于是即长蔬不啖。二亲觉知。若得鱼肉辄便弃去。昔有外国普练道人。出于京师。往来梁舍。便就五戒。勤翘奉持未尝违犯。日夜恒以礼拜读诵为业。更无余务。及手能书常自写经。所有财物唯充功德之用。不营俗好。少欲入道。父母为障遂推流岁月。至年二十九方获所志。落彩青园服膺寺主。上事师虔孝。先意承旨。尽身竭力犹惧弗及。躬修三业夙夜匪懈。僧使众役每居其首。精进劬勤触事关涉。有

开井士马先生者。于青园见上。即便记云。此尼当生兜率天也。又亲于佛殿内坐禅。同集三人忽闻空中有声。状如牛吼。二尼惊怖迷闷战栗。上淡然自若。徐起下床。归房执烛检声所在。旋至拘栏。二尼便闻殿上有人相语云。各自避路某甲师还。后又于禅房中坐。伴类数人。一尼鼾眠。此尼于睡中见有一人。头届于屋。语云。勿惊某甲师也。此尼于是不敢复坐。又以一时坐禅。同伴一尼有小缘事暂欲下床。见有一人抵掌止之曰。莫挠某甲师。于是闭气徐出叹未曾有。如此之事比类甚繁。既不即记。悉多漏忘。不得具载。性受戒律。进止俯仰必欲遵承。于是现请辉律师讲。内自思惟。但有直一千。心中忧虑事不办。夜即梦见鸦鹊鸲鸽雀子各乘车。车并安轩。车之大小还称可鸟形。同声唱言。我助某甲尼讲去。既寤欢喜。知事当成。及至就讲。乃得七十檀越设供。果食皆精。后又请颖律师开律。即发讲曰。清净罂水自然香如水园香气。深以为欣。既而坐禅得定。至于中夜方起。更无余伴。便自念言。将不犯触。即咨律师。律师答云。无所犯也。意中犹豫恐有失。且见诸寺尼僧。多不如法。乃喟然叹曰。呜呼鸿徽未远。灵绪稍隤。自非引咎责躬。岂能导物。即自忏悔行摩那埵。于是京师二部莫不咨嗟云。如斯之人。律行明白规矩应法。尚尔思愆。何况我等动静多过而不惭愧者哉。遂相率普忏无有孑遗。又于南园就颖律师受戒。即受戒日。净罂水香还复如前。青园诸尼及以余寺。无不更受戒者。律师于是亦次第诣寺。敷弘戒品阐扬大教。故宪轨遐流迄届于今。颖律师又令上约语诸寺尼。有高床俗服者一切改易。上奉旨制勒无不只承。律藏之兴自兹更始。后又就三藏法师受戒。清净水香复如前。不异青园。徒众既广所见不同。师已迁背更无觐侍。于是思别立住处。可得外严圣则内穷宴默者。以宋大明七年八月。故黄修仪及南昌公主。深崇三宝敬仰德行。初置精舍。上麻衣弗温藿食忘饥。躬执泥瓦尽勤夙夜。以宋泰始三年。明帝赐号曰禅林。盖性好闲静冥感有征矣。而制龛造像无不必备。又写集众经皆令具足。庄黄染成。悉自然有娑伽罗龙王兄弟二人现迹。弥日不灭。知识往来并亲瞻睹。招纳同住十有余人。训化奖率皆令禅诵。每至奉请圣僧。果食之上必有异迹。又于一时。虔请圣众七日供养。礼忏始讫摄心运想。即见两外国道人举手共语。一云呿罗。一言毗呿罗。所著袈裟色如桑葚之熟。因即取泥以坏衣色。如所见。于是远近尼僧并相仿斅改服间色。故得绝于五大之过。道俗有分者也。此后又请阿耨达池五百罗汉。日日凡圣无遮大会。已近二旬供设既丰。复更请罽宾国五百罗汉。足上为千。及请凡僧还如前法。始过一日。见有一外国道人。众僧悉皆不识。于是试相借问。自云。从罽宾国来。又问。来此几时。答云。来始一年也。众僧觉异。令人守门观其动静。而食毕乃于宋林门出。使人逐视。见从宋林门去。行十余步奄便失之。又尝请圣僧。浴器盛香汤及以杂物。因而礼拜。内外寂默。即闻器檥杓作声。如用水法。意谓或是有人出。便共往看。但见水杓自然摇动。故

知神异。又曾夜中忽见满屋光明。正言已晓。自起开户见外犹闇即便闭户还床。复寝久久方乃明也。又经违和极为锦笃。忽自见大光明遍于世界山河树木浩然无碍。欣尔独笑。傍人怪问。具陈所见。即能起行礼拜读诵如常无异。又于一时复违和。亦甚危困。忽举两手。状如捧物。语傍人不解。问言。为何所捧。答云。见宝塔从地出。意欲接之。幡花伎乐无非所有。于是疾恙豁然而除。都无复患。又复违和。数日中亦殊。绵惙恒多。东向视合掌向空。于一时中急索香火。移时合掌。即自说云。见弥勒佛及与舍利弗目连等诸圣人。亦自见诸弟子数甚无量满虚空中。须臾见弥勒下生翅头末城。云有人持幡华伎乐及三台来迎。于此上幡华伎乐。非世间比。半天而住。一台已在半路。一台未至半路。一台未见。但闻有而已。尔时已作两台。为此兆故即更作一台也。又云。有两树宝华在边。人来近床。语莫坏我华。自此之后病即除损。前后遇疾恒有瑞相。或得凉风。或得妙药。或闻异香。病便即愈。疾差之为理。都以渐豁然而去如此。甚数不能备记。又天监三年。一夏违和。于昼日眠中见虚空藏菩萨。即自围绕诵呗。呗声彻外眠觉。所患即除。又白日卧。开眼见佛入房幡盖满屋。语傍人令烧香了自不见。上以天监五年六月十七日得病苦。心闷不下饮。彭城寺令法师。以六月十九日夜得梦。见一处。谓是兜率天上。住止严丽非世间比。言此是上住处。即见上在中。于是法师有语上。上得生好处当见将接。上是法师小品檀越。勿见遗弃。上即答云。法师丈夫又弘通经教。自应居胜地。某甲是女人何能益。法师又云。不如此也。虽为丈夫不能精进。持戒不及上。时体已转恶。与令法师素疏不堪相见。病既稍增饮粥日少。为治无益渐就绵惙。至七月十二日。尔时天雨凉。闷势如小退。自云。梦见迎来至佛殿西头。人人捉幡竿犹车在地。幡之为理不异世间军队担鼓旗幡也。至二十日便绝。不复进饮粥。至二十二日令请相识众僧设会。意似分别。至二十五日云。见十方诸佛遍满空中。至二十七日中后泯然而卧。作两炊久方复动转自云。上兜率天见弥勒及诸菩萨皆黄金色。上手中自有一琉璃清净罂。可高三尺许。以上弥勒。即放光明照于上身。至兜率天。亦不见饮食自然饱满。故不复须人间食也。但闻人间食皆臭。是以不肯食。于彼天上得波利[麩-夫＋并]将还。意欲与令法师。有人问何意将[麩-夫＋并]去。答云。欲与令法师。是人言。令法师是人中果报。那得食天上食。不听将去。既而欲见令法师闲居。上为迎法师来相见语法师。可作好菜食以饷山中坐禅道人。若修三业。方得生兜率天耳。法师不坐禅。所以令作食饷山。上道人者欲使与坐禅人作因缘也。自入八月体中亦转恶。不复说余事。但云。有三十二童子。一名功德天。二者名善女天。是迦毗罗所领。恒来在左右。与我驱使。或言。得人饷饮食。令众中行之。复云。空中昼夜作伎乐闹人耳也。

广弘明集卷第二十四

僧行篇第五之二

　　沙汰僧徒诏(宋武帝) 褒扬僧德诏(七首)(元魏孝文帝) 述僧中食论(南齐沈休文) 述僧设会论(沈休文)　议沙汰僧诏(并答　北齐文宣帝) 吊道澄法师亡书(梁简文) 与东阳盛法师书(梁王筠) 与汝南周颙书(梁释智林) 与举法师书(梁刘峻一名孝标) 与皎法师书(并答　梁王曼颖) 吊震法师亡书(梁刘之遴) 与震兄李敬朏书(同上作) 吊僧正京法师亡书(同上作) 东阳金华山栖志(梁刘孝标) 与徐仆射述役僧书(陈释真观) 谏仁山深法师罢道书(陈徐陵)谏周祖沙汰僧表(周释昙积) 戴逵贻书(仙城命禅师) 幽林沙门惠命詶书(北齐戴先生) 吊延法师亡书(隋薛道衡)

沙汰僧徒诏。

宋武帝

　　门下。佛法讹替沙门混杂。未足扶济鸿教。而专成逋薮。加项奸心频发凶状屡闻。败道乱俗人神交忿。可符所在与寺耆长精加沙汰。后有违犯严其诛坐。主者详为条格。速施行。

褒扬僧德诏(七首)

元魏孝文帝

帝以僧显为沙门都统诏。

　　门下。近得录公等表。知欲早定沙门都统。比考德选贤寤寐勤心。继佛之任莫知谁寄。或有道高年尊。理无萦纡。或有器玄识邈。高挹尘务。今以思远寺主法师僧显。仁雅钦韶澄风澡镜。深敏潜明道心清亮。固堪兹任。式和妙众。近已口白。可敕令为沙门都统。又副仪贰事缁素攸同。顷因辉统独济遂废兹任。今欲毗德赞善固须其人。皇舅寺法师僧义。行恭神畅温聪谨正。业懋道优用膺副翼。可都维那以光贤徒。

帝立僧尼制诏。

　　门下。凝觉澄冲事超俗外。渊模崇赜理寄忘言。然非言何以释教。非世何能表真。是以三藏舒风必资诫典。六度摛化固凭尺波。自象教东流千龄已半。秦汉俗华制禁弥密。故前世英人随宜兴例。世轻世重以裨玄奥。先朝之世尝为僧禁。小有未详宜其修立。近见沙门统

僧显等白云。欲更一刊定。朕聊以浅识共详至典。事起匆匆触未详究。且可设法一时粗救世。殿须立白一同更厘厥衷。

帝听诸法师一月三入殿诏。

门下。崇因赞业莫若宗玄。裨神染志谁先英哲。故周旦着其朋之诰。释迦唱善知之文。然则位尊者以纳贤为贵。德优者以亲仁为尚。朕虽寡昧能无庶几也。先朝之世。经营六合。未遑内范。遂令皇庭阙高邈之容。紫闼简超俗之仪。于钦善之理福田之资。良为未足。将欲令懿德法师时来相见。进可餐禀道味退可饰光朝廷。其敕殿中听一月三入。人数法讳别当牒付。

帝令诸州众僧安居讲说诏。

门下。凭玄归妙固资真风。餐慧习慈实钟果智。故三炎检摄道之恒规。九夏温诠法之嘉猷。可敕诸州令此夏安居清众。大州三百人。中州二百人。小州一百人。任其数处讲说。皆僧祇粟供备。若粟鲜徒寡不充此数者。可令昭玄量减还闻。其各钦旌贤匠。良推睿德。勿致滥浊惰兹后进。

赠徐州僧统并设斋诏。

门下。徐州道人统僧逞。风识淹通器尚伦雅。道业明博理味渊澄。清声懋誉。早彰于徐沛。英怀玄致。风流于谯宋。比唱法北京德芬道俗。应供皇筵美敷辰宇。仁睿之良朕所嘉重。依因既终致兹异世。近忽知问悲怛于怀。今路次兖濮青泗岂遥。怆然念德又增厥心。可下徐州施帛三百匹以供追福。又可为设斋五千人。

岁施道人应统帛诏。

门下。应统仰绍前哲。继轨道门。徽综玄范冲猷是托。今既让俗名。理宜别供。可取八解之义。岁施帛八百匹。准四辈之况。随四时而给。又修善之本寔依力命。施食之因内典所美。可依朝官上秩当月而施。所以远譬深理者。匪独开崇俗心。抑亦奖厉道意耳。

帝为慧纪法师亡施帛设斋诏。

门下。徐州法师慧纪。凝量贞远道识淳虚。英素之操超然世外。综涉之功斯焉罕伦。光法彭方声懋华裔。研论宋壤宗德远迩。爰于往

辰唱谛鹿苑。作匠京缁延赏贤丛。倏矣死魔忽歼良器。闻之悲哽伤恸于怀。可敕徐州施帛三百匹。并设五百人斋。以崇追益。

述僧中食论。

南齐沈休文

　　人所以不得道者。由于心神昏惑。心神所以昏惑。由于外物扰之。扰之大者其事有三。一则势利荣名。二则妖妍靡曼。三则甘旨肥浓。荣名虽日用于心。要无晷刻之累。妖妍靡曼方之已深。甘旨肥浓为累甚切。万事云云。皆三者之枝叶耳。圣人知不断此三事求道无从可得。不得不为之立法使简而易从也。若直云三事惑本。并宜禁绝。而此三事是人情所甚惑。念虑所难遣。虽有禁止之旨。事难卒从。譬于方舟济河。岂不欲直至彼岸。河流既急。会无直济之理。不得不从流邪靡久而获至。非不愿速事难故也。禁此三事宜有其端。何则食之于人不可顿息。其于情性三累莫甚。故推此晚食并置中前。自中之后清虚无事。因此无事念虑得简。在始未专。在久自习。于是束以八支。纡以禁戒。靡曼之欲无由得前。荣名众累稍随事遣。故云往古诸佛过中不餐。此盖是遣累之筌蹄。适道之捷径。而或咸谓止于不食。此乃迷于向方。不知厥路者也。

述僧设会论。

沈休文

　　夫修营法事必有其理。今世召请众僧止设一会。当由佛在世时常受人请。以此拟像故也。而佛昔在世。佛与众僧。僧伽蓝内本不自营其食具也。至时持钵往福众生。今之僧众非惟持中者少。乃有腆恣甘腴厨膳丰豪者。今有加请召。并不得已而后来。以滋腴之口。进蔬[卄/敕]之具。延颈蹙頞固不能甘。既非乐受不容设福。非若在昔不得自营。非资四辈身口无托者也。此以求福不其反乎。笃而论之其义不尔。何者出家之人本资行乞。诫律昺然。无许自立厨帐并畜净人者也。今既取足寺内行乞事断。或有持钵到门。便呼为僧徒鄙事下劣。既是众所鄙耻。莫复行乞。悠悠后进求理者寡。便谓乞食之业不可复行。白净王子转轮之贵。持钵行诣以福施者。岂不及千载之外凡庸沙门躬命仆竖自营口腹者乎。今之请僧一会。既可仿像行之。乞丐受请二事不殊。若以今不复行乞。又复不请召。则行乞之法于此永置。此法既置则僧非佛种。佛种既离则三宝坠于地矣。今之为会者。宜追想在昔。四十九年佛率比丘入城乞食。威仪举止动自应心。以此求道道

其焉适。若以此运心。则为会可矣。

议沙汰释李诏并启。

北齐文宣帝

　　问朕闻专精九液。鹤竦玄州之境。苦心六岁释担烦恼之津。或注神鬼之术。明尸解之方。或说因缘之要。见泥洹之道。是以太一阐法竟于轻举。如来证理环于寂灭。自祖龙寝迹刘庄感梦。从此以归纷然遂广。至有委亲遗累弃国忘家。馆舍盈于山薮。伽蓝遍于州郡。若黄金可化。淮南不应就戮。神威自在。央掘岂得为鲸若以御龙非实。荆山有攀髯之恋。控象为虚。瀍洛寤夜光之诡。是非之契朕实惑焉。乃有缁衣之众。参半于平俗。黄服之徒。数过于正户。所以国给为此不充。王用因兹取乏。欲择其正道蠲其左术。一则有润邦家。二则无惑群品。且积竞繇来行之已久。顿于中路沙汰实难。至如两家升降二途修短。可指言优劣。无鼠首其辞。

臣樊孝谦谨奉诏。

　　对曰。臣闻天道性命圣人所不言。盖以理绝涉求难为称谓。伯阳道德之论。庄周逍遥之旨。遗言取意犹有可寻。至若玉简金书神经秘录。三尸九转之奇。绛雪玄霜之异。淮南成道犬吠云中。王乔得仙剑飞天上。皆是凭虚之说。海枣之谈。求之如系风。学之如捕影。而燕君齐后秦皇汉帝。信彼方士冀遇其真。徐福去而不归。栾大往而无获。犹谓升霞倒影抵掌可期。祭鬼求神庶或不死。江璧既反。还入骊山之墓。龙媒已至。终下茂陵之坟。方知刘向之信洪宝。殁有余责王充之非黄帝。此为不朽。又末叶已来大存佛教。写经西土画像南宫。昆池地墨。以为劫烧之灰。春秋夜明。谓是降神之日。汝王自在变化无穷。置世界于微尘。纳须弥于黍米。盖理本虚无示诸方便。而妖妄之辈苟求出家。药王燔躯波仑洒血。假未能然犹当克念。宁有改形易貌有异世人。恣意放情还同俗物。龙宫余论鹿野前言。此而得容道风将坠。伏惟陛下受天明命屈己济民。山鬼效灵海神率职湘中石燕沐时雨而群飞。台上铜乌傣和风而独转。但周都洛邑治在镐京。汉宅咸阳魂归丰沛。汾晋之地王迹惟始。既疲游幸且劳经略。犹复降情文苑斟酌百家。想执玉于瑶池。念求珠于赤水。窃以王母献环由感舜德。上天赐佩实报禹功。两马记言二班书事。不见三世之辞。无闻一乘之旨。帝乐王礼尚有时而沿革。左道怪民亦何疑于沙汰。臣某谨对。

吊道澄法师亡书。

梁简文

　　省启。承尊师昨夜涅槃。甚深悲怛。法师志业淹明道风淳素。戒珠莹净福翼该圆。加以识见冥通心解远察。记落雨而必然。称黑牛而匪谬。服膺者无远近。蒙益者兼道俗。弟子自言。旋京辇便申结缘。岂谓一息不追奄至乎此。然胜业本深智力久利。必应游神宝地腾迹净天。但语其乳池启殡香棺。入室不了空。心于何不恸。但如来降生之迹。因此而入泥洹。正当其生住灭靡有定相。先圣后贤何其形响。推校因缘未始有例。上人等并在二岁。积始终禀道。宜应共相策勉弘遵旧业。使道场无断利益不坠。所襚物辄如法供养。奈何奈何。

与东阳盛法师书。

梁王筠

　　菩萨戒弟子王筠。法名慧炬。稽首和南。问讯东阳盛法师。弟子昔因多幸早蒙觐接。岁月推流踰三十载。钦慕风德独盈怀抱。间以山川无由礼敬。司马参军仰述存眷曲垂访忆。既荷录旧之情。兼佩殷勤之旨。欢欣顶戴难为譬说。仰承乘和履福享年九十有四。啚绛人之未高。同殷宗之遐寿。且耳长真已过项。齿刚曾不先落。延华驻采怡神辅性。自非宿植善因。何以招斯胜果。尊年尚齿之诚。怀德敦旧之款。依风慕道之深。欣羡景仰之至。兴居在念寤寐载怀。弟子限此樊笼。迫兹缨琐。无由问道。抚躬如失。庶心期冥会咫尺江山。道术相忘弃置形迹。唯愿敬勖保此期颐。赤松朱发复何足贵。飞锡腾躯真在旦夕。指陈丹款殊未申畅。傥惠一言岂不幸甚。弟子筠稽首和南。

与汝南周颙书。

梁释智林

　　近闻。檀越叙二谛之新意。陈三宗之取舍。声殊洹律。虽进物不速。作论已成。随喜充遍物非常重。又承檀越恐立异当时干犯学众。制论虽成定不必出。闻之惧然不觉兴悲。此义旨趣似非初闻。妙音中绝六十七载。理高常韵莫有能传。贫道年二十时。便参传此义。常谓藉此微悟可以得道。窃每欢喜。无与共之年少。见长安耆老。多云关中高胜乃旧有此义。常法集盛时。能深得斯趣者本无多人。既犯越常情后进听受。便自甚寡传通略无其人。贫道捉麈尾以来。四十余年东西讲说。谬至一时。其余义统颇见宗录。唯有此途百里无人得者。贫道积年乃为之发病。既衰痾未愈。加复旦夕西旋。顾惟此道从今永

绝。不言檀越机发无绪独创方外。非意此音猥来入耳。且欣且慰实无以况。建明斯义使法灯有种。始是真实行道第一功德。虽复国城妻子施佛及僧。其为福利无以相过。既幸已诠述想。便宜广宣使赏音者见也。论明法理当仁不让。岂得顾惜众心以失奇趣邪。若此论已成。遂复中寝。恐檀越方来。或以此为法障往意理。然非戏论矣。想便写一本为惠。贫道赍以还西。使处处弘通也。比小可牵曳。故入山取叙深企付之。

与举法师书。

梁刘峻一名孝标

闻诸行李。高谈徽德。逖听风声心飞魂竦。无异蕲仙之望石髓。太阴之思龙烛。仓星昏昊凉云送秋。道胜则肥固应颐摄。衣裳虹霓帷幕霄露。饵黄菊之落蕊。酌清涧之訾流。旦候归雁。晨凫暮听。羁雌独鹄。神彯彯尔。盖象萧史之骑鸣凤。列子之御长风。虽荆卿傍若无人。孝然坚卧冰雪。沉沉隐隐何以尚之哉。至于驰骛经囿翱翔书圃。极龙宫之妙典。殚石室之鸿记。道生伏其天真。曼茜谢其辨物。若乃习是。童子厝志雕虫。藻思内流英华外发。葳[(㪚-夫＋玉)-來＋(卄/(素-糸))]秋竹照曜春松。爵颂息明珠之誉。长门滥黄金之赏。盛矣美矣。焕其丽乎。昔旅浙河尝观组缋。不觉纸爇笔焚魂魄斯尽。自兹厥后两绝圭璧。意眷眷于菁华。肠回回于九折。夫日御停照不踰隙穴。海若濆涌莫限隈嵎。以玉抵鹊幸传余宝。冀阅清徽用瘳眩疾。然越民非髴冠之所。齐国岂奏韶之地。望与其进无贻责焉。

与皎法师书并答。

梁王曼颖

弟子孤子曼颖顿首和南。一日蒙示所撰高僧传并使其掎摭。力寻始竟但见伟才。纸弊墨渝迄未能罢。若乃至法既被名德已兴。年几五百时经六代。自摩腾法兰发轸西域。安侯支谶荷锡东都。虽迹标出没行实深浅。咸作舟梁大为利益。固宜油素传美。铅斩定辞昭示后昆揄扬往秀。而道安罗什间表秦书。佛澄道进杂闻赵册。晋史见拾复恨局当时。宋典所好颇因其会。兼且抗出君台之记。糅在元亮之说。感应或所商擢幽明不无梗概。泛显傍文未足光阐。间有诸传又非隐括。景兴偶采居山之人。僧宝偏缀游方之士。法济唯张高逸之例。法安止命志节之科。康泓专纪单开。王季但称高座。僧瑜卓尔独载。玄畅超然孤录。唯释法进所造王巾有着。意存该综可擅一家。然进名博而未

广。巾体立而不就。梁来作者亦有病诸。僧祐成简。既同法济之责。王季染毫。复获景兴之诮。其唱公纂集最实近之。求其鄙意梗概颇见法师此制始所谓不刊之鸿笔。绵亘古今包括内外。属辞比事不文不质。谓繁难省云约岂加。以高为名。既使弗逮者耻。开例成广。足使有善者劝向之。二三诸子前后撰述。岂得约长量短同年共日而语之哉。信文徒竟无一言可豫。市肆空设千金之赏。方入篮龙函上登麟阁。出内琼笈卷舒玉笥。弟子虽实不敏。少尝好学。顷日尪余触途多昧。且获披来帙斯文在斯。钻仰弗暇讨论。何所诚非。子通见元则之论良愧。处道知休奕之书徒深。谢安慕竺旷风流。殷皓惮支遁才俊耳。不见旬日穷情已劳。扶力此白以代诉尽。弟子孤子王曼颖顿首和南。

皎法师答。

君白一日以所撰高僧传相简。意存箴艾而来告。累纸更加拂拭。顾惟道藉人弘。理由教显。而弘道释教莫尚高僧。故渐染以来昭明遗法。殊功异绩列代而兴敦厉后生。理宜综缀。贫道少乏怀书抱箧。自课之勤长慕铅墨。涂青扬善之美。故于听览余间厝心传录。每见一分可称。辄有怀再省。但历寻众记。繁约不同。或编列参差。或行事出没。已详别序兼具来告。所以不量寸管。辄树十科商搉条流。意言略举。而笔路苍茫辞误陋拙。本以自备疏遗。岂宜滥入高听。檀越既学兼孔释解贯玄儒。抽文缀藻内外淹劭。披览余暇脱助详阅。故忘鄙俚用简龙门。然事高辞野。久怀多愧。来告吹嘘。更增[怡-台＋典][怡-台＋墨]。今以所著赞论十科。重以相简。如有纰谬。请备斟酌。释君白。

吊震法师亡书。

梁刘之遴

弟子刘之遴顿首和南。泡电倏忽三相不停。苦空无我五阴宁住。尊师僧正。舍寿阎浮迁神妙乐。虽乘此宿植必登善地。人情怛化衔疚悲摧。念在三之重追慕哀恸。缠绵永往理不可任。奈何奈何。僧正精理特拔经论洽通。蔬菲终身有为略尽。枯槁当年仪形二众。岂直息心标领。亦为人伦之杰。弟子少长游遇数纪。迄兹平生敬仰。善友斯寄哀疾待尽。不获临泄。鲠恸之怀二三增楚。扶力修喭迷猥不次。弟子刘之遴顿首和南。

与震兄李敬朏书。

同上作

　　生灭无常。贤弟震法师。奄同力士生处道识。长往法言永绝惋怛。抽摧不能已己年事。未高德业方播疾恙。甫尔谓无过忧。遂至迁化道俗惊愕。念孔怀之切。天伦至恸永往之情不可居处。奈何奈何。法师义味该洽领袖黑衣。识度恺悌籍甚当世。昔在京师圣上眄接。自还乡国历政礼重。且讲说利益既实弘多。经始寺庙实广福业。衿抱豁然与物无迕。所与游款皆是时贤。白黑归美近远钦敬。岂止息心殄悴。实亦人伦丧宝。追怀叹怆何可弭歇。并辱遗书及别物。对增哽欷。殿下自为作铭。又教鲍记室为志序。恐鲍想悉未能究尽己得面为鲍说诸事行及徽猷。计必勒不朽事。如今白志石为膺。并呼师修之。镌刻亦当不久可就。言增泫然投笔凄懑。刘之遴顿首顿首。

吊僧正京法师亡书。

同上作

　　八月二十日之遴和南。法界空虚山木颓坏。尊师大正迁神净土。凡夫浅累婴滞哀乐。承此凶讣。五内抽摧哀恸深至。不能自已。念追慕永往缠绵断绝情在难居。奈何奈何。大正德冠一时道荫四部。训导学徒绍隆像法。年居僧首行为人师。公私瞻敬遐迩宗仰。若乃五时九部流通解说。匹之前辈联类往贤。虽什肇融恒林安生远。岂能相尚。顿悟虽出自生公。弘宣后代微言不绝。实赖夫子。重以爱语利益。穷四摄之弘致。檀忍智慧。备六度之该明。白黑归依含识知庇。舟航愚冥栋梁寺塔。日用不知至德潜运。何道长而世短。功被而身没。映乎大海永坠须弥。照彼高山长收朗日。往矣奈何。当复奈何。法师幼而北面生小服膺。迄乎耆迈恒在左右。在三之重一旦倾捐。哀恸之至当何可处。弟子纨绮游接五十余年。未隆知顾相期法侣。至乎菩提不敢生慢。未来难知现在长隔。眷言生平永同万古。寻思惋怆倍不自胜。未由喭执申世哀叹。谨裁白书投笔哽猥。弟子刘之遴顿首和南。

东阳金华山栖志。

刘孝标

　　夫鸟居山上层巢木末。鱼潜渊下窟穴垩沙。岂好异哉。盖性其然也。故有忽白璧而乐垂纶。负玉鼎而要卿相。行藏纷纠显晦蹐驳。无异火炎水流圆动方息。斯则庙堂之与江海。蓬户之与金闺。并然其所然。悦其所悦。焉足毛衣疮痏在其间哉。予生自原野。善畏难狎。心

骇云台朱屋。望绝高盖青组。且沾濡雾露弥愿闲逸。每思濯清濑息椒丘。寤寐永怀其来尚矣。蚓专噬壤民欲天从。爰泊二毛得居岩穴。所居东阳郡金华山。东阳实会稽西部。是生竹箭。山川秀丽皋泽块郁。若其群峰叠起则接汉连霞。乔林布濩则春青冬绿。回溪决流则十仞洞底。肤寸云合必千里雨散。信卓荦爽垲。神居奥宅。是以帝鸿游斯铸鼎。雨师寄此乘烟。故涧勒赤松之名。山贻缙云之号。近代江治中奋迅逕滓王征士。高拔风尘。龙盘凤栖。咸萃兹地。良由碧湍素石可致幽人者哉。金华山古马鞍山也。蕴灵藏圣列名仙谍。左元放称此山云。可免洪水五兵。可合神丹九转。金华之首有紫岩山。山色红紫因以为称。靡迤坡陀下属深渚。巑岏隐嶙上亏日月。登自山麓渐高渐峻。路迴隘险鱼贯而升。路侧有绝涧合閜哮豁。俯窥木杪。焦原石邑匪独危悬。至山将半便有广泽大川。皋陆隐赈。予之葺宇实在斯焉。所居三面回山。周绕有象郛。郭前则平野萧条。目极通望东。西带二涧四时飞流泉。清澜微霔滴沥生响。白波跳沫汹涌成音。漕渎引流交渠绮错。悬溜泻于轩甍。激湍回于阶砌供帐无绠汲。盥漱息瓶匜。枫[木*虚]椅枥之树。梓柏桂樟之木。分形异色千族万种。结朱实包绿果。杌白蔕抽紫茎。樠楝苯[卄/尊]梢。风鸣籁垂条櫚户布叶。房栊中谷涧滨。花蕊攒列至于青春受谢。萍生泉动则有都梁含馥。[打-丁＋褱]香送芬。长乐负霜。宜男聻露。芙蕖红华照水。皋苏缥叶从风。凭轩永眺蠲忧忘疾。丘阿陵曲众药灌丛。地髓抗茎山筋抽节。金盐重于素璧。五豉贵于明珠。可以养性销痾还年驻色。不藉崔文黄散。勿用负局紫丸。翾翾翔鸟风胎雨鷇。绿翼红毛素羽翠鬛。肃肃切羽关关好音。驯狎园池旅食鸡鹜。若乃[云*鳥]日伺辰响类钟鼓。鸣蛇候曙声象琴瑟。玄猿薄雾清啭。飞[狂-王＋吾]乘烟永吟。嘈囋[飏-台＋劉]喨悦心娱耳。谅所以跨蹑管籥韬轶笙簧。宅东起招提寺。背岩面壑层轩引景。邃宇临空博敞闲虚。纳祥生白左眷右睇。仁智所居。故硕德名僧振锡云萃。调心七觉诋诃五尘。郁烈戒香浴滋定水。至于熏炉夜爇法鼓旦闻。予跕屣抠衣。躬行顶礼。询道哲人饮和至教。每闻此河纷梗彼岸永寂。熙熙然若登春台而出宇宙。唯善是乐。岂伊徒言。寺东南有道观亭。亭崖侧下望云雨。蕙楼兰榭隐暧林篁。飞观烈钱玲珑烟雾。日止却粒之氓。岁次祈仙之客。饵星髓吸流霞。将乃云衣霓裳乘龙驭鹤。观下有石井。耸跱中涧。雕硺刻削颇类人工。跃流潨泻漭涌决咽。电击雷吼骇目惊魂。寺观前皆植修竹。檀栾萧飋被陵缘阜。竹外则有良田。区畛通接山泉膏液。郁润肥腴。郑白决漳莫之能拟。致红粟流溢凫雁充厌。春鳖旨檀碧鸡。冬蕈味珍霜鶵。縠巾取于丘岭。短褐出自中园。莞蒋逼侧池湖。菅蒯骈填原隰养给之资生生所用。无不阜实蕃篱充牣崖巘。岁始年季农隙时。闲浊醪初醞清觞新。熟则田家有野老。提壶共至。班荆林下陈鐏置爵。酒酣耳热屡舞欢呶。晟论箱庾高谈谷稼。嗢噱讴歌举杯相挹。人生乐耳。此欢岂訾。若夫蚕而衣耕而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晚食当肉无事为贵。不

求于世不忤于物。莫辨荣辱匪知毁誉。浩荡天地之间。心无怵惕之警。岂与嵇生齿剑杨子坠阁较其优劣者哉。

与徐仆射领军述役僧书。

陈释真观

泉亭光显寺释真观。致书领军檀越。窃闻。四依开士。匡正法于将颓。十地高人。秉玄文于已绝。能使崛山遗迹无亏宴坐之风。祇树余苗得肆经行之道。伏见今者皇华奉宣严宪凡是僧尼之类。不书名籍之者。并令捐兹法戒就此黎民。去彼伽蓝归其里闬。既普天之下莫匪王臣。正当僶俛恭承鞠躬只奉。但愚情所谓窃或疑焉。自佛法肇兴千有余载。流转此地数百年间。济济僧徒一何为盛。虽复市朝亟改风化频移。慧炬常明戒香恒馥。其为福利难可胜言。所现灵祥闻诸史传。至如浮图和上曜彩邺中。高座法师流芳巩雒。或复昆明池内识劫烧之余灰。长沙寺里感碎身之遗荫道开入境仙人之星乃出。法成去世绀马之瑞爰浮。乃有青目赤髭黄眸白足。连眉表称大耳传名。莫不定水渊澄义峰山竖。汪汪道望。类迦葉之高踪。肃肃威仪。似頞鞞之清行。顷年讹替乃日浇漓。而正法洪基犹应未殄。忽复违其本志夺彼前心。莫不仰高殿而酸伤辞旧房而凄楚。依依法座重反何期。恋恋禅门再还无日。乃非岐路。而有分袂之悲。虽异河梁。遂结言离之痛。若以不继名籍为其深罪。延兹咎累亦可哀矜。夫出俗之人务应修道。许其方外之礼。不拘域中之节。或有不贯名籍无关簿领。并皆游方采听。随处利安望刹为居临中告饭。或头陀林下。或兰若岩阿。如此之流宁容继属。若胜业不全清禁多毁。宜应休道此事诚然。而持犯难知圣凡相滥。譬庵罗之果生熟难分。雪山之药真伪难辩。忽使昆峰之上玉石同焚。大泽之中龙蛇等毙。何期惜也。吁可伤哉。又其割爱辞亲披缁剪发。既无仆使永绝妻孥。或老病之年。单贫之士。皆凭子弟还相养卫。如其一朝雨散。便溘死沟渠。遂有赴浚壑而投身。缢长绳而殒。命虽复汨罗之痛匹此犹轻。荒谷之悲方斯未重。且复奇才绝学并寄后生。听讲诵经咸资晚秀。所以须陀得戒犹是幼童身子扬名差非耆老。如斯之类若并翻缁。恐此法门便无绍继。梵轮绝矣。精舍空焉。若八阵未休四郊多垒。前驱所寄后殿斯凭。愚谓此人殆成无用。若必有拔拒投石之能。索铁申钩之力。则并从军募久预长驱。傥复尚服缁衣犹居寺宇。则是习勇心薄乐道情深。若非卫玠之清羸。便同孟昶之浮怯。既不便弓马徒劳行阵。虽复身披甲胄还想法衣。手执干戈犹疑锡杖。必当遥闻战鼓色变心惊。远望军麾魂飞气慑。将恐有沮都护之威。无益二师之勇。若谓不输王课靡助国储。所以普使收其赋敛。但浮游之属萍迸蓬飞。散诞之流且贫终窭。乡里既无田宅。京师又阙主人。纳屦则两踵并穿。敛衿则双肘皆现。观董生之百结尚觉轻华。见

颜子之一箪更疑丰饱。求朽壤以为药。宁识紫丸服粪扫而为衣。岂逢黄绢货财之礼。此则无从怀璧之[保/言]。信哉应免。若令其在道。犹可分卫自资。遂使还民便是糇粮莫寄。伏惟皇朝御历齐圣钦明。继踵轩羲比肩炎昊。握镜之风弥远。垂衣之化方深。兼复梁栋三宝敷弘十善。昔汉明灵感止梦金人。晋武覆修才招玉像。用今方古彼有惭焉。或深经是护等仙预大王。宝塔斯成类无忧国主。明扬仄陋。信巢父之清虚。征聘渔畋。许严生之高尚。愚谓絓预今者免首僧尼。若已离法衣无遵道业。或常居邸肆恒处田园。并依民例宜从策使。如其禅诵知解蔬素清虚。或宣唱有功梵声可录。或缮修塔庙建造经书。救济在心听习为务。乃至羸老之属。贫病之流。幸于编户无所堪用。并许停寺仍上僧籍。必望十城之宝或出荆山。百步之中时逢芳草。于是寺断流俗之僧。众无餔酒之客。六时翘请。常以国界为心。三业精修。必用君王为本。岂不幽明踊跃人鬼忻欢。冥力护持善缘扶助。然后二仪交泰六气调和。征马息鞍军旗卷旆。边荒入附。无待丹水之师。玉帛来朝还想稽山之集。何期乐矣。实可忻哉。傥复强场不虞军资有阙。薄须费计伏听征求。仰唯领军檀越。外则探赜典坟。内则钩深经论。才高帷幄寄重盐梅。必愿降意刍荛留心正法。微惠研详薄垂观览。如其一毫可采深悕。曲为矜论。无使兰艾同锄薰莸俱气。庶得仙人范里更转法轮。长者园中还铺讲席。则匡维之德。比恒岱而齐高。拥护之功。似沧溟而共广。横此忓烦弥增悚惕。

谏仁山深法师罢道书。

陈徐陵

　　窃闻。出家闲旷犹若虚空。在俗笼樊比于牢狱。非但经有明文。亦自世间共见。瞥闻法师覆彼舟航。趣返缁衣之务。此为目下之英奇。非久长之深计。何以知然。从苦入乐。未知乐中之乐。从乐入苦。方知苦中之苦。弟子素以法师虽无曩旧。相知已来亦复不疏。夫良药必自无甘。忠谏者决乎逆耳。倚见其僻是以不忍不言。且三十年中造莫大之业如何一旦舍已成之功孰为可惜。敬度高怀。未解深意。将非帷幄之策。欲集留侯。形类卧龙远求葛氏。黄石兵法宁可再逢。三顾茅庐无由两遇。封爵五等唯见不逢。中合外门难朱易白。鸣笳凤管非有或闻。舞女歌姬空劳反玩。觅之者等若牛毛。得之者譬犹牛角。以此之外何所窥窬。法师今若退转。未必有一称心。交失现前十种大利。何者。佛法不简细流。入者则尊归依则贵。上不朝天子。下不让诸侯。独玩世间无为自在。其利一也。身无执作之劳。口餐香积之饭。心不妻妾之务。身饰刍摩之衣。朝无践境之忧。夕不千里之苦。俯仰优游宁不乐哉。其利二也。躬无任重居必方城。白壁朱门理然致敬。夜琴昼瑟是自娱怀。晓笔暮诗论情顿足。其利三也。假使棘

生王路桥化长沟。巷吏门儿何因仰唤。寸绢不输官库斗米。不进公仓库部仓司。岂须求及其利四也。门前扰扰我且安眠。巷里云云余无惊色。家休小大之调。门停强弱之丁。入出随心往还自在。其利五也。出家无当之僧。犹胜在俗之士。假使心存杀戮。手无断命之愆。密里通情决胜酌然。娇俗如斯烦垢万倍胜于白衣。一入爱河永沈无出。其利六也。听钟声而致敬。寻香馥以生心。朝睹尊仪暮披宝轴。刹那之善逐此而生。水渧微功渐盈大器。未知因缘果报。善恶皎然。就此而言。其利难陈矣。假使达相白衣。犹有埃尘之务。纵令遥寄弹指远近低头。形去心留身移意往。阂有者得如此。贫苦者永无因。近在目前不言可见。其利七也。山间树下故自难期。枕石漱流实为希有。犹斯之类不可思议。如此者难逢。一心人希遇。法师未能不学。交习聪胜之因。一旦退心于理邈矣。其利八也。开织成之帙。见过去之因。摛琉璃之卷。验当来之果。识因识业不以为愆。知福知报何由作罪。上无舟楫。交见没溺之悲。下失浮囊。则有沉身之患。其利九也。旷济群品为天人之师。水陆空行皆所尊贵。言必阇梨和上。书辄致敬和南。远近嗟咏贵贱颙仰。法师今必退转。立成可验。才脱袈裟。逢人辄称汝我。始解偏袒姓名便亦可呼。平交故自不论。下劣者亦恐不让。薄言称已榻席悬异从来。小得自在便以君为题封。若不屈膝敛眉自达无因。俯仰承迎未闲合度。如此专专何由可与。其利十也。略言十事空失此机。其间深道宁容具述。仰度仁者。心居魔境为魔所迷。意附邪途受邪易性。假使眉如细柳何足关怀。颊似红桃讵能长久。同衾分枕。犹有长信之悲。坐卧忘时。不免秋胡之怨。洛川神女尚复不惑东阿。世上斑姬何关君事。夫心者面焉。若论缱绻则共气共心。一过缠绵则连宵厌起。法师未通返照安悟卖花。未得他心那知彼意。呜呼桂树遂为巨火所焚。可惜明珠乃受淤埿埋没。弟子今日横咨。必为法师所哂。世上白衣何訾何限。且一人退道而不安危。推此而言实成难解。譬如瓦砾盈路人所不惊。片子黄金万夫息步。正言法师入道之功已备。染俗之法未加。何异金博赤铜银换铅锡。可悲可惜犹可优量能忍难忍。方知其最愿弃俗事务息尘劳。正念相应行志两全。薄加详虑更可思惟。悔之在前无劳后恨。如弟子算远即十数年。中决知恻怆。近即三五岁内空唱如何。万恨万悲宁知远及。自误自惜永弃一生。乃知断弦可续情去难留。或若火里生花可称希有。迷人知返去道不遥。幸速推排急登正路。法师非是无知。遂为愚者所迷。类似阿难便为魔之所娆。犹须承三宝之力制彼群凶。竖波若之幢天魔自款。若此言旨当即便寄弃刍荛。若不会高怀幸停深怪耳。

谏周祖沙汰僧表。

释昙积

僧昙积白。皇帝大檀越。德握乾坤心悬白日。照烛无私之道。卷舒不测之化。能威临皂白悲及僧尼。控引玄纲示之出路。欲使清升练行显迹于明时。寡德沙门耻还于素俗。爰降明诏责其试艺。颁下诸州问其课业。窃惟入道多端谅非一揆。依相验人有五理不足。何者。或有僧尼生年在寺节俭自居。愿行要心不犯诸禁。烧香旋塔顶礼殷勤。合掌低头忘寝以食。但受性愚钝于读诵无缘。习学至苦而不得一字。今量所告意须文诵聪者为是。重审试僧不退。实行为是。正意偏望取其明决。且实而不聪。行之本也。聪而不实。智之相也。若用为有业。是不求备于一人。若实为非僧。便责知于满足。大觉智慧不可思议。诸所为法天人顶受。况在凡夫辄思改易。群圣自言种种神变。于斯大法不能加减。大人出世识本知机。巧妙多方化人以渐。众生根行各各不同。令圣说经互差不一。内外相通亦无乖异。又如孔子领徒三千达者七十有二。升堂入室莫过数人。自余已外岂容斥逐。今州郡县各有学生。德及颜渊讵几人也。可以不及颜渊废郡不立。可以无德顽僧并令还俗。不及颜渊者犹胜于野人。无德顽僧者犹胜于外道。伏此二途。不足一也。或有专归树下擎锡持盂。望中而餐正命自活。名闻顿舍利养无心。理观除烦遂阙文诵。论其人入道则内业有余。究其文解则相功不足。何必聚众京华悉是德僧。孤拔林野咸非行士。故果有生熟。不可以色相而啖。人有出没。不可以形名而取。敢自三思。不足二也。或有营经造像历力积年。修补伽蓝忧勤累岁。舍身济物不以寒苦经心。施乐与人不以饥贫易志。但无聪力日诵不过一言。旦夕栖栖日读不盈数纸。准其回向则善不空施。征其发趣则佛之真子。今无辜退俗。是枉滥行人直性顿非。不足三也。佛说僧是福田理难损抑。虽可年未形凡。而法服尊重。岂容朝施暮夺自加膺毁。爱恶无常。岂责其得失于一人之上。置不恒之式于十二冲典。恐不合圣心甚乖大趣。上损慈悲下亏正化。唯畏后世相传受诬僧之谤。不足四也。今大周大国。僧尼未几。寺舍烈然有盈万数。只应招延二部溢满其间。动梵鸣钟为国行道。方便穷其长短。曲觅愆非黜放还民。使栋梁空旷。若他方异国远近闻知。疑谓求兵于僧众之间。取地于塔庙之下。深诚可怪。但顽僧任役未足加兵。寺地给民岂能富国。染不顿除性由渐显。一切众生具诸烦恼。若顿遣圆修是灭佛法。匪直损身魔必得便。何者。一向纯善精加供养。一向纯恶退令还俗。此言所见深灭三宝。若粗细等看魔难得便。何者纯善退还成粗。众粗之人犹生物善。经文道理莫问粗细之行。唯不还俗终成佛子。进退三思。不足五也。贫道余年贱质寄命关右。钦化承恩得存道业。是以呻吟策杖送此丹诚。忏误之愆伏增战越。敬白。

菩萨戒弟子戴逵贻书与仙城禅师命禅师座下。

窃以。渭清泾浊。共混潮宗之源。松长箭短。同秉坚贞之质。幸

赖含灵五常。理宜范围三教。是以阙里儒童。阐礼经于洙济。苦县迦葉。迁妙道于流沙。虽牢笼二仪。盖限兹一世。岂如兴正法于鹿苑。荡妄想于鹫山。半满既陈权实斯显。诚教有浅深人无内外。禅师德声远振行高物表。摄受四依。因牧羊而成诵。负笈千里。历龙宫而苞括。故能内贯九部。总雪山之秘藏。外该七略。备壁水之典坟。支遁天台之铭。竺真罗浮之记。昙赋七岭汰咏三河。宝师妙折庄生璩公著论袁集。若吞云梦如指诸掌。加以妙持净戒如护明珠。善执律仪似临悬镜。禀罗云之密行。种宾头之福田。抚挹定水便登觉观。高荫禅枝将逾喜舍。是以不远潇湘来仪氵陆。植杖龙泉仍为精舍。回车马谷即创伽蓝。凿岭安龛讵假聚沙。成塔因山构苑无劳。布金买地开士云会。袂似华阴法侣朋冲。众齐稷下。禅室晨兴时芳杜若。支提暮启暂入桃源。香山梵响。将阮啸而相发。日殿妙音。与孙琴而齐韵。紫盖贞松仍麾上辩。洪崖神井即莹高心。故以才堪买山德迈同辇。崇峰景行墙仞悬绝。弟子业风鼓虑欲海沈形。洎渚宫沦覆将历二纪。昼倦坐驰夜悲愕梦。未能忘怀彼我归轸一乘遣荡胸衿朗开三达。既念鼠藤弥伤鸟系。昔在志学家传赐书。五礼优柔三玄餍饫。颇绝韦编构述余绪。爰登弱冠捃摭百家。及乎从仕留连文翰。虽未能采龙门而梯会稽。赋鵕鸃而咏鹦鹉。若求其一介。亦仿佛古人。但深悟聚泡情悲交臂。常欲蝉蜕俗解贪味真如。一日郧城讯修隗馆。屈膝情欣系袜遇同。进履未尽开襟遽嗟。飘忽寻望。拂衣世网脱屣牵丝。沧浪濯缨汉阴抱瓮。行餐九转用遣幽忧。渐寤三空将登苦忍。仙梁视玉不废从师。深涧折桃无妨请益。所希弥天胜气乍詶凿齿。雁门高论时答嘉宾。冬暖如春愿珍清轨。室迩人遐弥轸禁带。余辞残简念无金玉。

幽林沙门释惠命詶书济北戴先生。

夫一真常湛。微妙于是同玄。万圣乘机。违顺以之殊迹。是以西关明道东野谈仁。雕朴改工有无异轸。今若括此二门原兹两教。岂不归宗三转会入五乘。藉浅之深资权显实。斯若池分四水始则殊名。海控八河终无别味。檀越幼挺奇才夙怀茂绪。华辞卓世雅致参玄。智涉五明学兼三教。益矣能忘。蹈颜生之逸轨。损之为道。慕李氏之玄踪。虽复六经该广百家繁富。圣贤异准儒墨分流。或事旷而文殷。或言高而义远。莫不纳如瓶受说似河倾。明镜匪疲洪钟任扣。子建挹以奇文。长卿惡其高趣。故虽秦楚分。

墟周梁改俗。白眉青眼。龟玉之价弗踰。栖凤卧龙。鱼水之交莫异。加以识莹苦空志排尘俗。形虽廊庙器乃江湖。是以属叹牵丝兴言世网。辞同应陆调合张严。嗟朱火之遽传。愍清波之速逝。方应濯足从道洗耳辞荣。九转充虚四扉排疾。然后寻八正以味一真。解十缠而遣三患。斯之德也宁不至哉。贫道识镜难清心尘易壅。定惭华水戒非

草系。才侔撤烛学谢传灯。内有愧于德充。外无狎于人世。是以淹滞一丘寓形蓬柳。端居千仞托志筠松。测四序于风霜。候三旬于眺魄。至乃夜闻山鸟仍代九成。昼视游鱼聊追二子。荜户弊衿既在原非病朱门结驷亦于我如云。所叹藤鼠易侵树猿难静。劳想鹫头倦思鸡足。至于林凋秋叶。曾无独觉之明。谷响春莺。终切寡闻之叹。忽承来问曲见光誉。幽气若兰清音如玉。诚复溢目致欢。而实抚膺多愧。虽识谢天池未辩北溟之说。而事同泥井惭闻东海之谈。所冀伊人于焉好我。黄石匪遥结期明旦。白驹可絷用永终朝。善敬清猷时因素札。言不洗意报此何申。

吊延法师亡书。

隋薛道衡

八月二十三日名和南。俗界无常。延法师迁化。情深悲怛不能已已。唯哀慕摧割当不可任。法师弱龄舍俗高蹈尘表。志度恢弘理识精悟。灵台神宇可仰而不可窥。智海法源可涉而不可测。同夫明镜屡照不疲。譬彼洪钟有来斯应。往逢道丧玄维落纽。栖志幽岩确乎不拔。高位厚礼不能回其虑。严威峻法未足惧其心。经行宴坐夷险莫二。戒德律仪始终如一。圣皇启运像法重兴。卓谓缁林郁为称首。屈宸极之重。申师资之义。三宝由其弘护。二谛藉以宣扬。信足以追踪澄什超迈安远。而法柱忽倾仁舟遽没。匪直悲缠四部。固亦酸感一人。师杖锡挈瓶夙承训导。升堂入室具体而微。在三之情。理百恒恸。往矣奈何。无常奈何。疾碍不获展慰。但深悲结。谨遣白书。惨怆不次。弟子薛道衡和南。

# 广弘明集卷第二十五上

僧行篇第五之三

福田论。

隋东都洛宾上林园翻经馆学士沙门释彦琮

隋炀帝大业三年新下律令格式令云。诸僧道士等有所启请者。并先须致敬然后陈理。虽有此令僧竟不行。时沙门释彦琮不忍其事。乃着福田论以抗之。意在讽刺。言之者无罪。闻之者以自诫也。帝后朝见。诸沙门并无致敬者。大业五年至西京郊南大张文物。两宗朝见。僧等依旧不拜。下敕曰。条令久行。僧等何为不致敬。时明赡法师对曰。陛下弘护三宝当顺佛言。经中不令拜俗。所以不敢违教。又敕曰。若不拜敬。宋武时何以致敬。对曰。宋武虐君偏政不敬交有诛戮。陛下异此无得下拜。敕曰但拜。僧等峙然。如是数四令拜。僧曰。陛下必令僧拜。当脱法服着俗衣。此拜不晚。帝夷然。无何而止。明日设大斋法祀都不述之。后语群公曰。朕谓僧中无人。咋南郊对答亦有人矣。尔后至终必无拜者。其黄巾士女。初闻令拜合一李。众连拜不已。帝亦不齿问之。

论曰。昔在东晋太尉桓玄议令沙门敬于王者。庐山远法师高名硕德。伤智幢之欲折。悼戒宝之将沈。乃作沙门不敬王者论。设敬之仪当时遂寝。然以缉词隐密援列杳深。后学披览难见文意。聊因暇日辄复申叙。更号福田论云。忽有嘉客来自远方。遥附桓氏重述前议。主人正念久之。抗声应曰。客似未闻福田之要。吾今相为论之。夫云福田者何耶三宝之谓也。功成妙智道登圆觉者佛也。玄理幽寂正教精诚者法也。禁戒守真威仪出俗者僧也。皆是四生导首六趣舟航。高拔天人重踰金石。譬乎珍宝劣相拟议。佛以法主标宗。法以佛师居本。僧为弟子崇斯佛法。可谓尊卑同位本末共门。语事三种。论体一致。处五十之载。弘八万之典。所说指归惟此至极。寝声灭影尽双林之运。刻檀书叶留一化之轨。圣贤间起门学相承。和合为群住持是寄。金人照于汉殿。像法通于洛浦。并宗先觉俱袭旧章。图方外而发心。弃世间而立德。官荣无以动其志。亲属莫能累其情。衣则截于坏色。发则落于毁容。不戴冠而作仪。岂束带而为饰。上天之帝犹恒设礼。下土之王固常致敬。有经有律斯法未殊。若古若今其道无滞。推帝王之轻重。亚神祇之大小。八荒钦德四海归仁。僧尼朝拜非所闻也。如怀异旨请陈雅见。客曰。周易云。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老子云。域中有四。大王居一焉。窃以莫非王土。建之以国。莫非王臣。系之以主。则天法地覆载兆民方春比夏生长万物。照之以日月之光。润之以云雨之气。六合则咸宗如海。百姓则共仰如辰。戎夷革面马牛回首。蛇尚荷于隋侯。鱼犹感于汉帝。岂有免其编户。假其法门忘度脱之宽仁。遗供养之弘造。高大自许卑恭顿废。譬诸禽兽将何别乎。必能御以神通得成圣果。道被天下理在言外。然今空事剔除尚增

三毒。虚改服饰犹染六尘。戒忍弗修定智无取。有乖明诲不异凡俗。讵应恃宣读之劳而抗礼万乘。藉形容之别而阙敬一人。昔比丘接足于居士。菩萨稽首于慢众。斯文复彰厥趣安在。如以权道难沿佛性可尊。况是君临罔非神降。伯阳开万龄之范。仲尼敷百王之则。至于谒拜必遵朝典。独有沙门敢为陵慢。此而可忍孰可容乎。弊风难革恶流易久。不遇明皇谁能刊正。忽起非常之变易。招无信之讥。至言有凭幸垂详览。主曰。吾所立者内也。子所难者外也。内则通于法理。外则局于人事。相望悬绝讵可同年。斯谓学而未该闻而不洽。子之所惑吾当为辩。试举其要总有七条。无德不报一也。无善不摄二也。方便无碍三也。寂灭无荣四也。仪不可越五也。服不可乱六也。因不可忘七也。初之四条对酬难意。后之三条引出成式。吾闻天不言而四时行焉。王不言而万国治焉。帝有何力民无能名。成而不居为而不恃。斯乃先王之尽善。大人之至德。同沾庶类齐预率宾。幸殊草木差非虫鸟。戴圆履方俯仰怀惠。食粟饮水饱满衔泽。既能矜许出家慈听入道。断粗业于已往。祈妙果于将来。既蒙重惠还思厚答。方凭万善之益。岂在一身之敬。追以善答摄报乃深。征以身敬收利益浅。良由僧失正仪俗减余庆。僧不拜俗佛已明言。若知可信理当遵立。如谓难依事应除废。何容崇之欲求其福卑之复责其礼。即令从礼便同其俗。犹云请福未见其润。此则存而似弃僧而类民。非白非黑无所名也。窃见郊禋总祭惟存。仰福为尊僧尚鄙斯。不恭如何令僧拜俗。天地可反斯仪罕乖。后更为叙是谓第一无德不报者也。法既渐衰人亦稍末。罕有其圣诚如所言。虽处凡流仍持忍铠。纵亏戒学尚谈智典。如塔之贵似佛之尊。归之则善生。毁之则罪积。猛以始发。割爱难而能舍。引凡终期。成觉迥而能趣。斯故剔发之辰天魔遥慑。染衣之日帝释遥欢。妓女聊披无漏遂满。醉人暂剪有缘即结。龙子赖而息惊。象王见而止怖。威灵斯在仪服是因。多未受具对扬佛旨。小不可轻光扬僧力。波离既度释子服心。尼陀亦归匿王屈意。乃至若老若少可师者法。无贱无豪所存者道。然后贤愚之际默语之间。生熟相似去取非易。肉眼分别恐不逢宝。信心平等或有值真。才满四人即成一众。僧既弘纳佛亦通在。食看沸水之异方遣施僧。衣见织金之奇乃令奉众。僧之威德不亦大矣。足可以号良福田之最为圣教之宗。是谓第二无善不摄者也。若论净名之功早升云地。卧疾之意本超世境。久行神足咸叹辩才。新学顶礼诚谢法施。事是权宜式非常准。谓时暂变其例乃多。则有空藏弗恭如来无责。沙弥大愿和上推先。一往直观悉可惊怪。再详典释莫匪通涂。不轻大士独兴高迹。警彼上慢之流。设兹下心之拜。偏行一道直用至诚。既非三惠讵是恒式。因机作法足为希有。假弘教化难着律仪。大圣发二智之明。制五篇之约。废其爵齿存其戒夏。始终通训利钝齐仰。耆幼有序先后无杂。未以一出别业而令七众普行。自然之理。分明可见。昔妻死歌而鼓盆。身葬嬴而衬土。此亦匹夫之节。岂概明王之制乎。况觉典冲邃圣言幽密。局执一边殊乖四辩。是谓第三

方便无碍者也。且复周之柱史久牵王役。鲁之司寇已居国宰宗归道德始曰无名。训在诗书终云不作。祖述尧舜宪章文武。鞠躬恭敬非此而谁。巢许之风望古仍迈。夷齐之操拟今尚迥焉。似高攀十力远度四流。厌斯有为之苦。欣彼无伴之灭。不系虑于公庭。未流情于王事。自然解脱固异儒者之俦矣。是谓第四寂灭无荣者也。至如祭祀鬼神望秩川岳。国容盛典书契美谈。神辈为王所敬。僧犹莫致于礼。僧众为神所礼。王宁反受其敬。上下参差翻违正法。衣裳颠倒何足相方。令神拥护今来在僧。祈请之至会开。咒力竟无拜理。是谓第五仪不可越者也。本皇王之奋起。必真人之托生。上德虽秘于净心。外像仍标于俗相。是以道彰缁服则情勤宜猛。业隐玄门则形恭应绝。求之故实备有前闻。国主频婆父王净饭。昔之斯等咸已克圣。专修信顺每事归依。纵见凡僧还想崇佛。不以跪亲为孝。许非不孝之罪。不以拜君为敬。岂是不敬之愆。所法自殊所法已别。体无混杂制从于此。是谓第六服不可乱者也。谨案多罗妙典释迦真说。乃云。居刹利而称尊。籍般若而为护。四信不坏十善无亏。奉佛事僧积功累德。然后日精月像之降。赤光白气之感。金轮既转珠宝复悬。应天顺民御图握镜。始开五常之术。终弘八正之道。亦宜覆观宿命追忆往因。敬佛教而崇僧宝。益戒香而增慧力。自可天基转高。比梵宫之远大。圣寿恒固。同劫石之长久。然则雷霆势极龙虎威隆。庆必赖兼犯使怒及。出言布令风行草偃。既抑僧礼谁敢鳞张。但恐有损冥功无资。威业曷诚尽命如斯而已。是谓第七因不可忘者也。上已略引吾意粗除子惑。欲得博闻宜寻大部。客曰。主人向之所引理例频繁。仆虽庸闇颇亦承览。文总幽明辩苞内外。所论祭典尚有迷惑。周易云。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不测之谓神。窃以昧隐神路隔绝人境。欲行祠法要藉礼官。本置奉常专。司太祝。纵知鬼事终入臣伍。真佛已潜圣僧又灭。仰信冥道全陟幽神。季叶凡夫。薄言回向。共规闲逸。相学剔剪职掌檀会。所以加其法衣。主守塔坊。所以蠲其俗役。才触王网。即坠民贯。既同典祀讵合称宝。朝敬天子固是恒仪。苦执强梁定非通识。宋氏旧制其风不远。惟应相袭更欲何辞。主人曰。客知其一未晓其二。请听嘉言少除异想。吾闻鬼者归也。死之所入。神者灵也。形之所宗。鬼劣于人唯止恶道。神胜于色普该情趣。心有灵智称之曰神。隐而难知谓之不测。铨其体用或动或静。品其性欲有阴有阳。周易之旨盖此之故。殊涂显于一气。诚言阙于六识。设教之渐断可知焉。鬼报冥通潜来密去。标以神号特用兹耳。尝试言之。受父母之遗。禀乾坤之分。可以存乎气。可以立乎形。至若已之神道。必是我之心业。未曾感之于乾坤。得之于父母识含胎。藏弥亘虚空。意带熏种漫盈世界。去而复生。如火焰之连出。来而更逝。若水波之续转。根之莫见其始究之。岂觌其终。浊之则为凡。澄之则为圣。神道细幽理固难详矣。神之最高谓之大觉。思议所不得名相孰能穷。真身本无迁谢。生盲自不瞻睹。托想追于旧踪。倾心玩于遗法。若欲荷传持之任。启要妙之门。

赖此僧徒膺兹佛付。假慈云为内影。凭帝威为外力。玄风远及至于是乎。教通三世众别四部。二从于道二守于俗。从道则服像尊仪。守俗则务典供事。像尊谓比丘比丘尼也。典供谓优婆塞优婆夷也。所像者尊则未参神位。所典者供则下预臣颁。原典供之人同主祭之役。吾非当职子何错引。由子切言发吾深趣。理既明矣。勿复惑诸。在宋之初。暂行此抑。彼亦乖真。不烦涉论。边鄙风俗未见其美。忽遣同之。可怪之极。客曰。有旨哉斯论也。蒙告善道请从退归。

问出家损益诏并答。

唐高祖

皇唐启运诸教并兴。然于佛法弥隆信重。舍京旧第置兴圣寺。自余会昌胜业慈悲证果集仙等寺。架筑相寻。至于道观无闻于俗。武德四年有太史令傅奕者。先是黄巾深忌缁服。既见国家别敬。弥用疚心。乃上废佛法事十有一条云。佛经诞妄言妖事隐。损国破家未闻益世。请胡佛邪教退还天竺。凡是沙门放归桑梓。则家国昌大李孔之教行焉。

武皇容其小辩。朝辅任其放言。乃下诏问僧曰。弃父母之须发。去君臣之章服。利在何门之中。益在何情之外。损益二宜请动妙释。有济法寺沙门襄阳释法琳。愤激傅词侧听机候。承有斯问即陈对曰。琳闻至道绝言岂九流能辩。法身无象非十翼所诠。但四趣茫茫飘沦欲海。三界蠢蠢颠坠邪山。诸子迷以自焚。凡夫溺而不出。至人所以降灵。大圣为之兴世。遂开解脱之门。示以安隐之路。于是天竺王种辞恩爱而出家。东夏贵游厌荣华而入道。誓出二种生死。志求一妙涅槃。弘善以报四恩。立德以资三有。此其利益也。毁形以成其志。故弃须发美容。变俗以会其道。故去君臣华服。虽形阙奉亲而内怀其孝。礼乖事主而心戢其恩。泽被怨亲以成大顺。福沾幽显岂拘小违。上智之人。依佛语故为益。下凡之类。亏圣教故为损。惩恶则滥者自新。进善则通人感化。此其大略也。

出沙汰佛道诏。

唐祖太武皇帝

门下释迦阐教澄净为先。远离尘垢断除贪欲。所以弘宣胜业修殖善根。开导愚迷津梁品庶。是以敷演经教检约学徒。调伏身心舍诸染着。衣服饮食咸资四辈。自正觉迁谢像法流行。末代陵迟渐以亏滥。

乃有猥旋之侣。规自尊高。浮惰之人。苟避徭役。妄为剃落托号出家。嗜欲无厌营求不息。出入闾里周旋闤阓。驱策畜产聚积货财。耕织为生估贩成业。事同编户迹等齐人。进违戒律之文。退无礼典之训。至乃亲行劫掠躬自穿窬。造作妖讹交通豪猾。每罹宪网自陷重刑。黩乱真如倾毁妙法。譬兹稂莠有秽嘉苗。类彼淤泥混夫清水。又伽蓝之地本曰净居。栖心之所理尚幽寂。近代以来多立寺舍。不求闲旷之境。唯趣喧杂之方。缮筑崎岖甍宇舛错。招来隐匿诱纳奸邪。或有接近廛邸邻迩屠酤。埃尘满室膻腥盈道。徒长轻慢之心。有亏崇敬之义。且老氏垂化本贵冲。虚养志无为遗情物外。全真守一是谓玄门。驱驰世务尤乖宗旨。朕膺期驭宇兴隆教法。深思利益情在护持。欲使玉石区分薰莸有辩。长存妙道永固福田。正本澄源宜从沙汰。诸僧尼道士女官等。有精勤练行遵戒律者。并令就大寺观居住。官给衣食勿令乏短。其不能精进戒行有阙者。不堪供养并令罢道。各还桑梓。所司明为条式务依法教。违制之事悉宜停断。

令道士在僧前诏并表。

唐太宗

　　贞观十一年驾巡洛邑。黄巾先有与僧论者。闻之于上。乃下诏云。老君垂范义在清虚。释迦贻则理存因果。求其教也。汲引之迹殊途。求其宗也。弘益之风齐致。然大道之兴肇于遂古。源出无名之始。事高有形之外。迈两仪而运行。包万物而亭育。故能经邦致治反朴还淳。至如佛教之兴。基于西域。逮于后汉。方被中土。神变之理多方。报应之缘匪一。洎于近世崇信滋深。人冀当年之福。家惧来生之祸。由是滞俗者闻玄宗而大笑。好异者望真谛而争归。始波涌于闾里。终风靡于朝庭。遂使殊俗之典。郁为众妙之先。诸华之教。翻居一乘之后。流遁忘返于兹累代。今鼎祚克昌。既凭上德之庆。天下大定。亦赖无为之功。宜有解张阐兹玄化。自今已后斋供行立。至于称谓道士女官可在僧尼之前。庶敦反本之俗畅于九有。尊祖之风贻诸万叶。时京邑僧徒各陈极谏。有司不纳。沙门智实后生俊颖内外兼明。携诸夙老随驾陈表。乃至关口。其表略云。僧某等言。某年迫桑榆。始逢太平之世。貌同蒲柳。方值圣明之君。窃闻父有诤子君有诤臣。某等虽预出家。仍在臣子之例。有犯无隐。敢不陈之。伏见诏书。国家本系出自柱下。尊祖之风形于前典。颁告天下无德而称。令道士等在僧尼之上。奉以周旋岂敢拒诏。寻老君垂范治国治家。所佩服章亦无改异。不立馆宇不领门人。处柱下以全真。隐龙德而养性。智者见之谓之智。愚者见之谓之愚。非鲁司寇莫之能识。今之道士不遵其法。所著冠服并是黄巾之余。本非老君之裔。行三张之秽术。弃五千之妙门。反同张陵漫行章句。从汉魏以来。常以鬼道化于浮俗。妄托

老君之后。实是左道之苗。若位在僧之上。诚恐真伪同流有损国化。如不陈奏何以表臣子之情。谨录道经及汉魏诸史佛先道后之事。如别所陈。伏愿天慈曲垂听览。

今上制沙门等致拜君亲敕一首。

敕旨君亲之义在三之训为重。爱敬之道凡百之行攸先。然释老二门虽理绝常境。恭孝之躅事协儒津。遂于尊极之地。不行跪拜之礼。因循自久迄乎兹辰。宋朝暂革此风。少选还遵旧贯。朕禀天经以扬孝。资地义而宣礼。奖以名教被兹真俗。而濑乡之基克成天构。连河之化付以国王裁制之由谅归斯矣。今欲令道士女官僧尼于君皇后及皇太子其父母所致拜。或恐爽其恒情。宜付有司详议奏闻。

龙朔二年四月十五日。光禄大夫右相太子宾客上柱国高阳郡开国公臣许敬宗宣。

大庄严寺僧威秀等上沙门不合拜俗表一首。

僧威秀等言。伏奉明诏令僧拜跪君父。义当依行理无抗旨。但以儒释明教咸陈正谏之文。列化恢张俱进刍荛之道。僧等荷国重恩。开以方外之礼。安居率土。得弘出俗之心。所以自古帝王齐遵其度。敬其变俗之仪。全其抗礼之迹。遂使经教斯广代代渐多。宗匠攸远时时间发。自汉及隋行人重阻。灵岫之风犹郁。仙苑之化尚疏。未若皇运肇兴堤封海外。五竺与五岳同镇。神州将大夏齐文。皇华之命载隆。輶轩之涂接轸。莫不钦斯圣迹兴树遗踪固得。梵侣来仪相从不绝。今若返拜君父乖异群经。便登惊俗之誉。或陈轻毁之望。昔晋成幼冲。庾冰矫诏。桓楚饰诈。王谧抗言。及宋武晚季将隆虐政。制僧拜主寻还停息。良由事非经国之典。理越天常之仪。虽曰流言终缠显议。况乃夏勃敕拜纳上天之怒。魏焘行诛肆下疠之责。斯途久列备举见闻。僧等奉佩憧惶投庇失厝。恐丝纶一发万国通行。必使寰海望风。方弘失礼之誉。悠哉后代或接效尤之传。伏惟陛下中兴三宝慈摄四生。亲承付嘱之旨。用励学徒之寄。僧等内遵正教固绝跪拜之容。外奉明诏令从儒礼之敬。俯仰惟谷惭惧实深。如不陈请有乖臣子之喻。或掩佛化便陷惘君之罪。谨列众经不拜俗文。轻用上简。伏愿天慈赐垂照览。则朝议斯穆终遵途于晋臣。委略常谈毕归度于齐后。尘黩威严惟深战戢。谨言。

龙朔二年四月二十一日上。

时京邑僧等二百余人。往蓬莱宫申表上请。左右相云。敕令详议

拜不拜未定。可待后集僧等乃退。于是大集西明。相与谋议共陈启状。闻诸寮采云。

西明寺僧道宣等上雍州牧沛王论沙门不应拜俗启一首。

　　僧道宣等启。自金河徙辙玉门扬化。历经英圣载隆良辅。莫不拜首请道归向知津。故得列刹相望仁祠棋布。天人仰福田之路。幽明怀正道之仪。清信之士林蒸。高尚之宾云结。是使教分三法。垂万载之羽仪。位开四部。布五乘之清范。顷以法海宏旷类聚难分。过犯滋彰。有尘御览。下非常之诏。令拜君亲。垂恻隐之怀。显疏朝议。僧等荷斯明命感悼涕零。良由行缺光时。遂令上沾忧被。且自法教东渐亟涉窊隆。三被屏除五遭拜伏。俱非休明之代。并是暴虐之君。故使布令非经国之谟。乖常致良史之诮。事理难返还袭旧津。伏惟大王统维京甸摄御机衡。道俗来苏繁务攸静。今法门拥闭声教莫传。据此静障拔难之秋。拯溺扶危之日。僧等叩阍难及。徒鹤望于九重。天阶罕登。终栖遑于百虑。所以干冒陈款。披露冀得。俯被鸿私载垂提洽。是则遵崇付嘱。清风被于九垓。正像更兴。景福光于四海。不任穷塞之甚。具以启闻。尘扰之深惟知惭惕。谨启。四月二十五日。

西明寺僧道宣等上荣国夫人杨氏请论沙门不合拜俗启一首(夫人帝后之母也敬崇正化大建福门造像书经架筑相续入出宫禁荣问莫加僧等诣门致书云尔)

　　僧道宣等启。自三宝东渐六百余年。四俗立归戒之因。五众开福田之务。百王承至道之化。万载扇惟圣之风。故得寰海知归生灵回向。然以慧日既隐千载有余。正行难登严科易犯。遂有稊稗涉青田之秽。少壮怀白首之征。备例前经闻于视听。且圣人在隐凡僧程器。后代住持非斯谁显。故金石泥素表真像之容。法衣剔发拟全僧之相。依而信毁报果两分。背此缮修俱非正道。又僧之真伪生熟难知。行德浅深愚智齐惑。故经陈通供。如海之无穷。律制别科。若涯之有际。宗途既列名教是依。设出俗之威仪。登趣真之圆德。固使天龙致敬幽显归心。弘护在怀流功不绝。比以时经浊染人涉凋讹。窃服饰诈之徒。叨幸凭虚之侣。行无动于尘俗。道有翳于宪章。上闻御览布君亲之拜。乃回天眷垂朝议之敕。僧等内省惭惧如灼如焚。相顾失守莫知投厝。仰惟佛教通属四部。幽明敢怀窃议。夫人当斯遗寄。况复体兹正善崇建为心。垂范宫闱成明道俗。今三宝沦溺成济在缘。辄用咨陈。希垂救济。如蒙拯拔依旧住持。则付嘱是归弘护斯在。轻以闻简追深悚息。谨启。四月二十七日。

西明寺僧道宣等序佛教隆替事简诸宰辅等状一首。

列子云。周穆王时西极有化人来。反山川移城邑。千变万化不可穷极。穆王敬之若神重之若圣。此则佛化之初及也。朱仕行释道安经录云。秦始皇时西域沙门十八人来化始皇。弗从禁之。夜有金刚丈六人。破狱出之。始皇稽首谢焉。汉书云。武帝元狩中。开西域获金人。率长丈余。列之甘泉宫。帝以为大神。烧香礼拜。后遣张骞往大夏寻之。云有身毒国。即天竺也。彼谓浮图。即佛陀也。此初知佛名相云。成帝都水使者刘向云。向检藏书。往往见有佛经。此即周秦已行。姑皇焚之不尽。哀帝元寿中。使景宪往大月氏国。因诵浮图经还。于时汉境稍行斋戒。据此曾闻佛法。中途潜隐重此中兴。

后汉明帝永平中。上梦金人飞行殿前。乃使秦景等往西域寻佛法。遂获三宝东传雒阳。画释迦立像。是佛宝也。翻四十二章经。是法宝也。迦竺来仪。是僧宝也。立寺于雒城西门。度人开化自近之远。展转住持终于汉祚。魏氏一代五主四十五年。隆敬渐深不闻拜毁。吴氏江表四主五十九年。孙权创开佛法。感瑞立寺名为建初。其后孙皓虐政将事除屏。诸臣谏之乃止。召僧而受五戒。

蜀中二主四十三年。于时军国谋猷佛教无闻信毁。晋司马氏东西立政。一十二主。一百五十六年。中朝四帝崇信之极不闻异议。唯东晋成帝咸康六年。丞相王导太尉庚亮薨后庾冰辅政。帝在幼冲。为帝出诏令僧致拜。时尚书令何充尚书谢广等。议不合拜。往返三议。当时遂寝。尔后六十二年。安帝元初中。太尉桓玄以震主之威下书令拜。尚书令桓谦中书王谧等抗谏曰。今沙门虽意深于敬。不以形屈为礼。迹充率土而趣超方内。是以外国之君莫不降礼(如育王等礼比丘事)良以道在则贵。不以人为轻重(如魏文之轼干木汉光之遇子陵等)寻大法东流为日谅久。虽风移政易。而弘之不异。岂不以独绝之化。有日用于陶渐。清约之风。无害于隆平者乎。玄又致书庐山远法师。序老子均王侯于三大。远答以方外之仪。不隶诸华之礼。乃着沙门不敬王者论五篇。其事由息。及安帝返政。还崇信奉终于恭帝。有宋刘氏八君五纪。虽孝武大明六年暂制拜君。寻依先政。齐梁陈氏三代一百一十余年。隆敬尽一信重逾深。中原魏氏十有余君一百五十五年。佛法大行。备见魏收良史。唯太武真君七年听谗灭法。经于五载感疠而崩。还兴佛法终于静帝。自晋失御中原。江表称帝。国分十六(谓五凉四燕三秦二赵夏蜀是也)斯诸伪政信法不亏。唯赫连佛佛据有夏州。凶暴无厌以杀为乐。佩像背上令僧礼之。后为震死。寻为北代所吞。妻子刑刻具如箫子显齐书。高齐在邺六帝二十八年。信重逾前国无两事。宇文周氏五帝二十五年。初武帝信重佛法。后纳张宾之议。便受道法将除佛教。有安法师。着二教论以抗之。论云。九流之教。

教止其身。名为外教。三乘之教。教静心惑。名为内教。老非教主。易谦所摄。帝闻之存废理乖。遂双除屏。不盈五载身殁政移。隋氏承运二帝三十七年。文帝崇信载兴佛法。海内置塔。百有余州。皆发休瑞。具如图传。炀帝嗣录改革前朝。虽令致敬僧竟不屈。自大化东渐六百余年。三被诛除五令致拜。既乖经国之典。又非休明之政。刳斮之虐被于乱朝。抑挫之仪扬于绝代。故使事理乖常寻依旧辙。良以三宝为归戒之宗。五众居福田之位。虽信毁交贸殃咎推移。斯自人有窊隆。据道曾无兴废。所以千余大圣出贤劫之大期。寿六万年。住释门之正法。况乃十六尊者作化于三洲。九亿应供护持于四部。据斯以述历数未终。焉得情断同符儒典。且易之蛊爻不事王侯。礼之儒行不臣天子。在俗四位。尚有不屈之人。况弃俗从道。而便责同臣妾之礼。又昊天上帝岳渎灵只君人之主。莫不祭飨而下拜。今僧受佛戒形具佛仪。天龙八部奉其道而仰其容。莫不拜伏于僧者。故得冥祐显征祥瑞杂沓。闻之前传。岂复同符老氏均王侯于三大者哉。故沙门之宅生也。财色弗顾荣禄弗縻。观时俗若浮云。达形命如阳焰。是故号为出家人也。故出家不存家人之礼。出俗无沾处俗之仪。其道显然。百代不易之令典者也。其流极广故略述之。

今列佛经论明沙门不敬俗者。梵纲经下卷云。出家人法不礼拜国王父母六亲。亦不敬事鬼神。涅槃经第六卷云。出家人不礼敬在家人。四分律云。佛令诸比丘长幼相次礼拜。不应礼拜一切白衣。佛本行经第五十三卷云。输头檀王与诸眷属百官。次第礼佛已。佛言。王今可礼优波离等诸比丘。王闻佛教即从座起。顶礼五百比丘新出家者。次第而礼。萨遮尼干经云。若谤声闻辟支佛法及大乘法。毁呰留难者。犯根本罪(今僧依大小乘经不拜君亲是奉佛教今乃令违佛教拜跪俗人即不信佛语犯根本罪)又谤无善恶业报不畏后代。自作教人坚住不舍。是名根本重罪。大王。若犯此罪不自悔者。烧灭善根受无间苦。以王行此不善重业故。梵行罗汉诸仙圣人出国而去。诸天悲泣诸善鬼神不护其国。大臣辅相诤竞相害。四方贼起天王不下。龙王隐伏水旱不调。死亡无数。时人不知是过。而怨诸天诉诸鬼神。是故行法行王为救此苦。不行此过。广如经说。更有诸论文多不载。

僧道宣等白朝宰群公。伏见诏书令僧致敬君父。事理深远非浅情能测。夫以出家之迹列圣齐规。真俗之科百王同轨。干木在魏。高枕而谒文侯。子陵居汉。长揖而寻光武。彼称小道尚怀高蹈之门。岂此沙门不垂闲放之美。但以三宝向位。用敷归敬之仪。五众陈诚。载启福田之道。今削同儒礼。则佛非出俗之人。下拜君父。则僧非可敬之色。是则三宝通废。归戒绝于人伦。儒道是师孔经尊于释典。在昔晋宋备有前规。八座详议足为龟镜。僧等荷国重寄开放出家。奉法行道仰承圣则。忽令致拜有累深经。俯仰栖遑罔知投庇。谨列内经及以故

事。具举如前。用简朝议请垂详采。敬白。至五月十五日。大集文武官僚九品以上并州县官等千有余人。总坐中台都堂将议其事。时京邑西明寺沙门道宣。大庄严寺沙门威秀。大慈恩寺沙门灵会。弘福寺沙门会隐等三百余人。并将经文及以前状。陈其故事以申厥理。时司礼太常伯陇西郡王博叉谓诸沙门曰。敕令俗官详议。师等可退。时群议纷纭不能画一。陇西王曰。佛法传通帝代既远。下敕令拜君亲又许朝议。今众人立理未可通遵。司礼既曰职司。可先建议。同者署名。不同则止。时司礼大夫孔志。约执笔述状如后。令主事大读讫。遂依位署。人将太半。左肃机崔余庆曰。敕令司别立议。未可辙承。司礼请散可各随别状送台。时所送议文抑扬驳杂。今谨依所司上下区以别之。先列不拜之文。次陈兼拜之状。后述致拜之议。善恶咸录件之如左焉。

中台司礼太常伯陇西王博叉大夫孔志约等议一首。

　　窃以凡百在位。虽存敬上之道。当其为师尚有不臣之义。况佛之垂法事超俗表。剔发同于毁伤。拥锡异乎簪绂。出家非色养之境。离尘岂策名之地。功深济度道极崇高。何必破彼玄门牵斯儒辙。披释服而为孔拜。处俗涂而当法礼。存其教而毁其道。求其福而屈其身。再三研核谓乖通理。又道之为教虽全发肤。出家超俗其归一揆。加以远标天构大启皇基。义藉尊严式符高尚。并仍旧贯无点彝章。如必改作恐非稽古。虽君亲崇敬用轸神衷。道法难亏还留睿想。既奉询刍之诏。敢罄尘岳之诚。惧不惬允。追深战惕。

司元议一首。

　　肖形二气。严父称莫大之尊。资用五材。元后标则天之贵。至于擎跪曲拳之礼。陶化之侣同遵。服勤就养之方。怀生之伦共纪。凡在君父理绝名言。而老释二门出尘遗俗。虚无一旨离有会空。瑞见毗耶。阐慈悲之偈。气浮函谷。开道德之篇。处木雁之间。养生在虑。罢色声之相。寂灭为心。执礼蹈仪者。靡穷其要妙。怀忠履孝者。未酌其波澜。理存太极之先。事出生灵之表。故尊其道则异其服。重其教则变其礼。爰自近古迄乎末叶。虽沿革暂乖而斯道无坠。洎哀缠双树恸结三号。防后进之亏风。约儒宗以控法。故当辅成旧教。岂应裁制新仪。诚宜屈宸扆之严。申方外之旨。委尊亲之重。纵环中之游。愚管斟量遵故为允。

司戎议一首。

臣闻三灾变火六度逾凝。二字为经百成攸缅。是以白毫着相。阐一乘于万劫。紫气浮影。混万殊于一致。爰有儒津复轫殊轸。秀天地阴阳之禀。礼君臣父子之穆。故知循名责实矩迹端形。则教先于阙里。斋心力行修来悔往。则化渐于连河。释为内防。雅有制于魏阙。儒为外检。不能括其灵台。别有玄宗素范振荡风物。翾鹏逸鷃促椿辽菌。无为无事何得何失。然则道佛二教俱为三宝。佛以佛法僧为旨。道以道经师为义。岂直摄生有托陶性通资。信亦为政是基裨声浓化。而比丘未谕先生多僻。恃出俗而浮逸。以矜傲为夸诞。处匹夫之贱。直形骸于万乘。忘子育之恩。不降屈于三大。固君父所宜革。乃臣子所知非。遂降纶玺是改其弊。虽履孝居忠昌言改辙。而稽古爱道参酌群情。怀响者谷不销声。抚尘者山无隔细。必备舆人之颂。以贡刍荛之说。何则柱史西浮千有余祀。法流东渐六百许年。虽历变市朝而事无损益。唯庾冰责沙门之拜。桓玄议比丘之礼。幸有何充进奏慧远陈书。事竟不行道终不坠。是以大易经纶三圣。蛊象不事王侯。大礼充牣两仪儒行不臣天子。亦有严陵踞谒光武。亚夫长揖汉文。介胄岂曰触麟。故人不为缨网。惟旧讵先师道。法侣何后戎昭。上则九天真皇十地菩萨。下则南山四皓淮南八公。或顺风而礼谒。或御气而游处。一以贯之靡得而屈。十室忠信亦岂无其人哉。五刑之设关三木者不拜。岂五德之具居三服者拜之。罪之不责。恭肃德之诚足容养。然则含识之类。怀生之流。莫不致身以输忠。彼则不臣王者。莫不竭力而尊孝。彼则不敬其亲。虽约[施-方＋弓]三章律轻三尺。有一于此。三千其大。而不被以严诛。置于巨责者。岂不以道释与尧孔殊制。伤毁与礼教正乖。莲华非结绶之色。贝叶异削圭之旨。人以束带为彝章。道则冠而不带。人以束发为华饰。释则落而不容。去国不为不忠。辞家不为不孝。出尘滓割爱于君亲。夺嗜欲弃情于妻子。理乃区分于物类。不可涯检于常涂。生莫重于父母。子则不谢。施莫厚于天地。物则不答。君亲之恩事绝名象。岂稽首拜首可酬万分之一者欤。出家之于君父。岂曰全无输报。一念必以人王为愿首。四谛则于父母为弘益。方祛尘劫永离死生。岂与夫屈膝为尽忠。色养为纯孝而已矣。必包之俗境。处之儒肆。屈其容降其礼。则不孝莫过于绝嗣。何不制以婚姻。不忠莫大于不臣。何不令称臣妾。以袈裟为朝服。称贫道而趋拜。仪范两失名称兼舛。深恐一跪之益。不加万乘之尊。一拜之劳式彰三服之坠。则所不可而岂然乎。王者无父事三老。无兄事五更。君人之尊亦有所敬。法服之敬不敬其人。若屈其数则卑其道。数而可卑道则云缺矣。岂若存敬于己。存道于物。敬存则己适。道在则物尊。尊道所以敬于物。敬物亦所以尊于己也。况复形犹身也。道若影焉。身既如声。道亦如响。形动则影随。声扬则响应。道崇则形宠。身替则道息。岂可使居身之道屈于道外之身。岂可使方外之人存于身中之敬。又彼守一居道不离尘俗。若可拜之是谓俗之道而可俗俗又参道。则一当有二而道不专行矣。安可以区道俗之常域保专一之至诚哉。据

僧祇律。敬袈裟如敬佛塔。谓袈裟为福田衣。衣名销瘦。取能销瘦烦恼。铠名忍辱。取能降伏魔军。亦喻莲华不染泥滓。亦为诸佛之所幢相。则袈裟之为义其至矣。夫若损兹佛塔坏彼幢相。将轻忍辱更贬福田。甚用危疑终迷去取。解衣而拜则越俗非章甫之仪。整服而趋则缁衣异朝宗之典。故禅幽舍卫之境。步屏高门之地。理绝朝请事乖荣谒。岂不谓我崇其道。所以彼请其来。请而卑之复何为者。庐山为道德所居。不在搜拣之例。甘棠为听讼所息。式致勿翦之思。山与树之无心。且以德而存物。法与道之有裕。岂崇道而遗人。语曰。人能弘道则道亦须人而行也。王人虽微位。在诸[色-巴＋(厂@矢)]之上。行道之辈焉复可卑其礼。若谓两为欺诡。则可一而寝之。寝之之道则芟薙之之谓。是则所夺者多。何止降屈而已。若谓两为浓助。则宜崇之。崇之之道则尊贵之之谓。岂可尊贵其道而使其恭敬哉。假以金翠为真仪。不以金翠而增肃。以刍狗而尊像。不以刍狗而加轻。肃敬终寄于道轻重不系于物。物之不能迁道。亦犹道之恒随于物矣。沙门横服于己。资法服而为贵。莫不敬其法服而岂系于人乎。不拜之典义高经律。法付国王事资持护。法为常也。常行不易。一隅可革千门或爽。通有护法之资。塞有坠法之虑。与其坠之曷若护之。何必屈折于僧容。盘辟于法服。使万国归依者居蔕芥于其间哉。语曰因人所利而利之。则利之之术亦可因其精诣而为利矣。洎乎日光上照皇运攸宗。海接天潢枝连宝构。藉无上之道。阐无疆之业。别氏他族敬犹崇往。神基灵泒道岂撝今。此为甚不可一也。月氏东国宝祚斯俟。定水玄波法云彩润。高解脱之庆。演常住之福。王前帝昔尚或攸遵。主圣臣良胡宁此变。臣愚千虑万不一得。傥缘斯创造无益将来。于恒河沙劫有毫厘之累。虽率土碎首群生粉骨。何以塞有隐之责。蠲不忠之罪。此为甚不可二也。臣所以汲汲其事区区其诚。搔首扪心隳肝沥胆。伏愿圣朝重兴至教。恒春柰苑永转法轮。一心欢录其人。百祚远光于帝册。则虽死犹生朝夕可矣。窃惟诏旨微婉义难适莫。天情画一则可使由之。睿想傍求。则谁不竭虑。臣以庸昧何足寓言。以两教为无。则崇之于圣运。圣而崇之则非无矣。以两教为有。则笔削于明时。时而削之恐非有矣。斯所以岐路徘徊两端交战。道宜存迹理未厌心。管岂天窥蛙焉海测。理绝庶几之外。事超智识之表。自可怀铅阁笔扣寂销声。而欲鸟处程言竽中窃吹。将耸聋听而齐俗。与瞽视而均叟。虽有罄于心灵。终不诣于闻见也。直以八风迴扇。万籁咸贡其音。两曜升晖。千形不匿其影。兹焉企景是庶转规。就日心葵输涓驿露。而靦颜浆夏履薄冰春。兢惕已甚。赧畏交集。谨议。

司刑太常伯刘祥道。

窃以朝廷之叙肃敬为先。生育之恩色养为重。释老二教今悉反之。抗礼于帝王。受敬于父母。而优容自昔迄乎今代。源其深致盖有

以然。谅由剔发有异于冠冕。袈裟无取于章服。出家故无家人之敬。舍俗岂拘朝廷之礼。至于玄教清虚道风遐旷。高尚其事不屈王[色-巴+(厂@矢)]。帝王有所不臣。盖此之谓。国家既存其道所以不屈其身。望准前章无违旧贯。谨议。议拜者。明沙门应致拜也。昔皇觉御宇尚开信毁之源。岂惟像末不流弘约之议。顷以法海宏旷类聚难分有秽玄猷。颇闻朝听。致使拘文之士。废道从人。较而言之。未曰通方之巨唱也。余所以考诸故实随而弹焉。庶崇佛君子。或能详览。

议沙门兼拜状合三首。

左威卫长史崔安都录事沈玄明等议状一首。

　　窃以紫气腾真。玄牝之风西被。白虹沈化。涅槃之蕴东流。辔羽骧霞。影王京而凝众妙。津慈照寂。启金园而融至道。义冠空有。理洞希夷。祛济尘蒙薰涤因累。神道裨教兹焉有征。坦躅业已遵从。流弊义资惩革(弹曰守法高尚称为流弊违经拜俗谓之惩革即事不可其如理何)原夫在三之敬六位。峻尊卑之象。百行之本四始。旌罔极之谈。本立然后道生。敬形于焉礼穆。寔王化之始。乃天地之经。佛以法为师。帝以天为则。域中有四大王者居一焉。王道既其齐衡。天法固乃同贯。身为法器法惟道本。黄冠慕道缁裳奉佛。致敬君父眇契玄波(弹曰。佛法乃寰外之尊。帝王为域中之大。教存而令屈折。不羁还类编人。此乃法水壅而不流。何玄波之眇契耶)且夫戒录才高。犹尽肃于膜拜。况乎贵贱悬邈顿遗恭于屈膝(弹曰。王谧云。沙门所以上下相敬而抗礼。宸居者良以宗致既同则长幼成序。津途有隔则义无降屈。诚哉是言。可为龟镜矣)必以山林独往物我兼忘。混亲疏齐宠辱。惠我不为是。损己讵称非。自当泯若无情。湛然恒寂。安假仰迦维而顿颡。觌天尊而雅拜。尘容不异俗。致敬未乖真(弹曰。沙门落采披缁。道俗悬隔拜违佛教。具显经文。而言敬未乖真容不异俗。此乃指南为北。反白成玄)且伯阳绪训于和光。不轻演教于常礼。妙协谦尊之德。远符邻照之规(伯阳诞自姬周。身充柱史。为官则王朝之一职。言道儒宗之一流拜伏君亲固其宜矣。至若不轻之礼四众乃权道之一时。其犹文命入裸俗而解裳。不可例率土以为楷楷)又三极之中师居其末。末犹展敬。本何疑哀(弹曰。释众所以师资相敬。正以教义不殊故耳。非是约本末而言。何孟浪之甚也)若以袈裟异乎龙黼。縠巾殊于鷩弁。服既戎矣。拜何必华。各循其本无爽彝式。其有素履贞遁清规振俗神化肸响戒行精勤。藻掞桐鸾梵清霄鹤。锦旌征兽琼符御灵。德秀年耆。蠲其拜礼。自余初学后进声尘寂寥。并令尽敬君父。请即编之恒宪(弹曰。若以不拜为非。则德秀年耆讵宜蠲免。若以不拜为是。则后进初学无宜令拜进退矛盾去取自乖。请即编之恒宪。何所见之短乎)如此则进德修业。出尘之轨弥隆。苦节栖坛。入

道之心逾励。玄风斯远国章惟缉。庶可以详示景。则静一讹弊(弹曰。以乖宗为景。则谓守法为讹弊。约斯以验余何可观)自我作古奚旧之拘。夫镜非常之理。必藉非常之照。天鉴玄览体睿甄微。探象外之遗宗。极环中之幽致。虽则暂骇常听。抑亦终置大道。谨议。

右清道卫长史李洽等议状一首。

窃以道教冲虚释门秘寂。至于照仁济物崇义为心。乃眷儒风理言不异(弹曰。儒教所明不踰寰域。释宗所辩高出见闻。故魏东阳王丕曰。佛法冲洽非儒墨者所知。今言不异。何多谬耶)至若宿德耄齿。戒律无亏。栖林遁谷。高尚其事。若斯俦辈可致尊崇。其有弱龀蒙求薰修靡誉。背真混俗心行多违。以此不拜义难通允(弹曰。夫称沙门者何也。谓绍法象贤。发蒙启化。仪乏搢绅之饰。教殊廊庙之规求宗故所以直骸孰可分其德业。矫俗故由兹抗礼。宁容隔以尊卑)但在家在国事亲事君。不拜之仪何可以训(弹曰。诚哉奉君亲者无宜不拜。沙门不事王侯。背恩天属。以拜为训。似未之思)望请勒拜垂宪于后。谨议。

长安县令张松寿议状一首。

窃惟。佛道二门虚寂一致。纵不能练心方外摈影人间。犹须迹与俗分事与时隔。然今出家之辈多杂尘伍。外以不屈自高。内以私谒为务。徒有入道之名。竟无离俗之实(弹曰。不科简惩屈者奉法而然。私谒者诚违教义。只可峻其彼不逞之流。宁容纵火昆岗而欲俱焚玉石耶)至若君亲之地礼兼臣子。孝敬所宗义深家国。不有制度何以经纶。望请僧尼道士女冠等。道为时须事因法会者。虽在君后听依旧式。舍此以往并令赞拜。若归觐父母子道宜申。如在观寺任遵释典(弹曰。夫僧尼合拜则无宜不拜。不合岂简时方何得剃发。同是一人约处便开。异礼法服始终无二。据事遂制殊经此乃首鼠两端。要时妄立)庶其以卑屈为耻。稍屏浮竞。以道德自尊。渐弘教法。辄进愚管。伏增惭战。谨议。

中台司礼太常伯陇西王博叉执议状奏一首。

司礼议僧尼道士女冠等拜君亲等事一五百三十九人议请不拜。

右大司成令狐德棻等议称。窃以凡百在位咸隆奉上之道。当其为师尚有不臣之义。况佛之垂法事越常规剔发同于毁伤。振锡异乎簪[卄/(爾*(乏-之+(犮-乂+又)))]。出家非色养之境。离尘岂策名之

地。功深济度道极崇高。何必破彼玄门牵斯儒辙。披法服而为俗拜。践孔门而行释礼。存其教而毁其道。求其福而屈其身。详稽理要恐有未惬。又道之为范虽全发肤。出家超俗其归一揆。加以远标天构大启皇基。义藉尊严式符高尚。惟此二教相沿自久。爰暨我唐徽风益扇。虽王猷遐畅实赖天功。而圣轮常转式资冥助。今傥一朝改旧无益将来。于恒沙之劫起毫尘之累。则普天率土灰身粉骨。何以塞有隐之责。蠲不忠之罪。与其失于改创。不若谬于修文。孔子曰。因人所利而利之。老子曰。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二教所利弘益多矣。百姓之心归信众矣。革其所利非因利之道。乖其本心非无心之谓。请遵故实不拜为允。伏惟陛下。德掩上皇业光下问。君亲崇敬虽启神衷。道法难亏还留睿想。既奉询刍之旨。敢罄尘岳之诚。惧不折衷。追深战惕。一三百五十四人议请拜。

右兼司平太常伯阎立本等议称。臣闻刚折柔存。扇玄风之妙旨。答形甘辱腾释路之微言。故能开善下之源。弘不轻之义。是以声闻降礼于居士。柱史委质于周王。此乃成缁服之表缀。立黄冠之龟镜。自兹已降丧其宗轨。历代溺其真理。习俗守其迷途。一人有作。万物斯睹。纽维天地驱驾皇王。转金轮于胜境。构玉京于玄域。遂使寻真道士追守藏之遐风。落[髟/采]沙门弘礼足之锦典。况太阳垂曜在天。标无二之明。大帝称尊御宇。极通三之贵。且二教裁范虽绝尘容。事止出家。未能逃国。同赋形于娰镜。皆仰化于姚风。岂有抗礼宸居独高真轨。然轻尊傲长在人为悖。臣君敬父于道无嫌。考详其义跪拜为允。

前奉四月十六日敕旨欲令僧尼道士女冠于君亲致拜恐爽于恒情宜付有司详议奏闻者件状如前伏听敕旨。

今上停沙门拜君诏一首。

东台若夫华裔列圣异轸而齐驱。中外裁风百虑而同致。自周霄陨照汉梦延辉。妙化西移惠流东被。至于玄牝邃旨碧落希声。具开六顺之基。偕协五常之本。而于爱敬之地。忘乎跪拜之像。其来永久罔革兹弊。朕席图登政崇真导俗。凝襟解脱之津。陶思常名之境。正以尊亲之道礼经之格言。孝友之义诗人之明准。岂可以绝尘峻范而忘恃怙之敬。拔累贞规乃遗温清之序。前欲令道士女冠僧尼等致拜。将恐振骇恒心。爰俾详定。有司咸引典据兼陈情理。沿革二涂纷纶相半。朕商搉群义沉研幽赜。然箕颖之风。高尚其事。遐想前载。故亦有之。今于君处勿须致拜。其父母所。慈育弥深。只伏斯旷更将安设。自今已后即宜跪拜。主者施行龙朔二年六月八日。西台侍郎弘文馆学士轻车都尉臣上官仪宣。

京邑老人程士颗等上请表一首。

臣言。臣闻佛化所资在物斯贵。良由拔沉冥于六道。济蒙识于三乘。其德既弘其功亦大。所以佛为法主。幽显之所归依。法为良药。烦惑由之清荡。僧为佛种。弘演被于来际。遂使历代英主重道德而护持。清信贤明度子女而承继。固得僧尼遍于区宇。垂范导于无穷。伏惟陛下。慈济九有开畅一乘。爱敬之道克隆。成务之途逾远。近奉明诏令僧跪拜父母。斯则崇扬孝始布范敬源。但佛有成教。出家不拜其亲。欲使道俗殊津归戒以之投附。出处两异真俗由之致乖。莫非心受佛戒形具佛仪。法网悬殊敬相全别。且自高尚之风。人主犹存抗礼。岂惟臣下返受跪拜之仪。俯仰抚循无由启处意。愿国无两敬。大开方外之迹。僧奉内教。便得立身行道。不任私怀之至。谨奉表以闻。尘黩威严。伏增战越。谨言直东台舍人冯神德上。

一道士增尼请依旧僧尼在前(此一条在贞观十一年因令合上)

一僧尼请依旧不拜父母。

臣闻秘教东流。因明后而阐化。玄风西运。凭至识以开宗。故知弘济千门义宣于雅道。提诱万品理塞于邪津。只可随圣教以抑扬。岂得逐人事而兴替。沙门者求未来之胜果。道士者信有生之自然。自然者贵取性真。绝其近伪之迹。胜果者意存杜渐。远开趋道之心。诱济源虽不同。从善终归一致。伏惟皇帝陛下。包元建极御一飞贞。乘大道以流谦。顺无为而下济。因心会物教不肃成。今乃定道佛之尊卑。抑沙门之拜伏。拜伏有同常礼未是出俗之因尊卑。物我之情岂曰无为之妙。陛下道风攸阐释教载陈。每至斋忌皆令祈福。祈福一依经教。二者何独乖违。陛下者造化之神宗。父母者人子之慈称。陛下以至极之重。犹停拜敬之仪。所生既曰人臣。何得曲申情礼。舍尊就爱弃重违经。缘情犹尚不通。据教若为行用。陛下统天光道顺物流形。形物尚不许违。净教何宜改作。愿陛下因天人之志。顺万物之心。停拜伏之新仪。遵尊卑之旧贯。庶望金光东曜。不杂尘俗之悲。紫气西晖。无惊物我之贵。即大道不昧而得盛于明时。福业永贞庶重彰于圣日。谨言。

西明寺僧道宣等上荣国夫人杨氏请论拜事启一首。

僧道宣等启。窃闻绍隆法任必归明哲。崇护真诠良资宠望。伏惟夫人宿着熏修启无强之福。早标信慧建不朽之因。至于佛教威仪法门轨式。实望特垂恩庇不使陵夷。自敕被僧徒许隔朝拜。诚当付嘱之意。寔深荷戴之情。然于父母犹令跪拜。私怀徒惬佛教甚违。若不早

有申闻。恐遂同于俗法。僧等翘注莫敢披陈。情用[怡-台＋迴]惶辄此投诉。伏乞慈覆特为上闻。傥遂恩光弥深福庆。不胜恳切之甚。谨奉启以闻。尘扰之深。唯知悚息谨启。

大庄严寺僧威秀等上请表一首。

谨录。佛经出家沙门不合跪拜父母。有损无益文如左。

梵网经云。出家人不向国王父母礼拜。顺正理论云。国君不求比丘礼拜。玄教东渐六百余年。上代皇王无不依经敬仰。洎乎圣帝遵奉成教弥隆。故得列刹相望精庐峙接。人知慕善家晓思[保/言]。僧等忝在生灵。讵忘忠孝。明诏颁下率土咸遵。恐直笔史臣书乖佛教。万代之后芜秽皇风。

僧威秀等言。窃闻真俗异区。桑门割有生之恋。幽显殊服。田衣无拜首之容。理固越情道仍舛物。况挺形戒律镕念津梁。酬恩不以形骸。致养期于福善。而令仪不改释拜必同儒。在僧有越戒之[保/言]居亲有损福之累。臣子之虑敢不尽言。伏惟陛下。匡振远猷提奖幽概。既已崇之于国。亦乞正之于家。足使舍俗无习俗之仪。出家绝家人之敬。护法斯在提福莫先。自然教有可甄。人知自勉。不胜诚恳之至。谨奉表以闻。尘黩宸旒伏增战越。

玉华宫寺译经沙门静迈等上拜父母有损表一首。

沙门静迈言。窃闻策系告先。尊父屈体于其子。形章攸革。介士不拜于君亲。伏惟僧等扬言绍佛嗣尊之义是同。故爱敬降高。乃折节于其气。容服异俗。形章之革不殊。致使沙门亦不支屈于君父。穷兹内外。虽复继形变。则而心敬君亲敢有怠哉。至如臣服薨君。以日易月。形虽从吉而心丧三年。是知遏密八音期于三载修于心敬其来尚矣。若令反拜父母。则道俗俱违佛戒。颠没枉沉沦回未已。况动天地感鬼神者。岂在于跪伏耶。但公家之利知无不为。恐因今创改万有一累。则负圣上放习法之洪恩。弥劫粉身奚以塞责。伏惟陛下广开献书之路。通纳刍言之辩。轻尘听览。伏增战汗谨言。

襄州禅居寺僧崇拔上请父母同君上不令出家人致拜表一首。

沙门崇拔言。拔闻道俗宪章形心异革。形则不拜君父。用显出处之仪心。则敬通三大。以遵资养之重。近奉恩敕令僧不拜君王。而令拜其父母。斯则隆于爱敬之礼。阙于经典之教。僧宝存而见轻。归戒没而长隐。岂有君开高尚之迹。不悖佛言。臣取下拜之仪。面违圣

旨。可谓放子求其福。受拜仍获其辜。一化致疑二理矛盾。伏愿请从君敬之礼。以通臣下之仪。轻黩扆旒弥增陨越。谨言。

论曰。威卫司列等状。词则美矣。其如理何。咸不惟故实昧于大义。苟以屈膝为敬。不悟亡唇之祸。内经称沙门。拜俗损君父功德及以寿命。而抑令俯伏者。胡言之不切轻发枢机哉。虽复各言其志。亦何伤之大甚。而威卫等状通塞两兼。司列等状一途冰执。或访二议优劣。余以为楚则失矣。齐亦未为得也。然两兼则肤腠。冰执乃膏肓。故升威卫于乙科。退司列于景第。至若范公质议则旨赡文华。陇西执奏言约理举。既而人庶斯穆龟筮协从。故得天涣下覃。载隆高尚之美慈育之地。更弘拜伏之仁。时法侣名僧都鄙耆耋佥曰。协私志矣。违教如何。于是具显经文广陈表启。匪朝伊夕连诉庭阙。但天门邃远。申请靡由。奉诏求宗。难为去取。易曰。羝羊触藩羸其角。方之释侣。岂不然欤。

赞曰。威卫之流。议虽通塞。以人废道。诚未为得。司列等状。抑释从儒。拜伤君父。讵曰忠谋。质议遒华。敷陈简要。天人协允。爰垂玺诰。恭承明命。式抃且歌。顾瞻玄籍。有累如何。法俗畴咨。咸申启表。披沥丹款。未纡黄道。进退惟谷。投措靡由。仰俙神禹。疏兹法流。

沙门不应拜俗总论。

释彦琮曰。夫沙门不拜俗者何。盖出处异流内外殊分。居宗体极息虑忘身。不汲汲以求生。不区区以顺化。情超宇内迹寄寰中。斯所以抗礼宸居背恩天属。化物不能迁其化。生生无以累其生。长揖君亲斯其大旨也。若推之人事稽诸训诂。则所不应拜。其例十焉。至如望秩山川郊祀天地。欲其利物君罄乃诚。今三宝住持归戒弘益。幽明翼化可略言焉。斯神祇之流也。为祭之尸必协昭穆。割牲荐熟时为不臣。今三宝一体敬僧如佛。备乎内典无俟繁言。斯祭主之流也。杞宋之君二王之后。王者所重敬为国宾。今僧为法王之胤。王者受佛付嘱。劝励四部进修三行。斯国宾之流也。重道尊师则弗臣矣。虽谒天子无北面焉。今沙门传佛至教。导凡诱物严师敬学。其在兹乎。斯儒行之流也礼云。介者不拜。为其失于容节。故周亚夫长揖汉文也。今沙门身被忍铠戡剪欲军掌握慧刀志摧心惑。斯介胄之流也。着代筮宾尊先冠阼。母兄致拜以礼成人。今沙门以大法为己任。拯群生于涂炭。敬遵遗躅祖承嫡胤。斯传重之流也。尧称则天。不屈颍阳之高。武尽美矣。终全孤竹之洁。今沙门高尚其事不事王侯。蝉蜕嚣埃之中。自致寰区之外。斯逸人之流也。犯五刑关三木被棰楚婴金铁者。不责其具礼。今沙门剔毛发绝胤嗣毁形体易衣服。斯甚刑之流也。又

诏使虽微承天则贵。沙门纵贱禀命宜尊。况德动幽明化沾龙鬼。静人天之苦浪。清品庶之炎氛。功既广焉。泽亦弘矣。岂使绝尘之伍拜累君亲。闲放之流削同名教而已。余幼耽斯务长颇搜寻。采遗烈于青编。纂前芳于汗简。重以感沦晖于佛日。罄爝火以兴词。庶永将来传之好事。又古今书论皆云不敬。据斯一字愚窃惑焉。何者。敬乃通心。曲礼称无不敬。拜唯身屈。周陈九拜之仪。且君父尊严。心敬无容不可。法律崇重。身拜有爽通经。以拜代敬用将为允。故其书曰。不拜为文。远公有言曰。渊壑岂待晨露哉。盖自申其罔极也。此书之作。亦犹是焉。达鉴通贤傥无讥矣。

## 广弘明集卷第二十五下

隋炀帝大业三年新下律令格式令云诸僧道士等有所启请者并先须致敬然后陈理虽有此令僧竟不行时沙门释彦琮不忍其事乃着福田论以抗之意在讽刺言之者无罪闻之者以自诫也帝后朝见诸沙门并无致敬者大业五年至西京郊南大张文物两宗朝见僧等依旧不拜下敕曰条令久行僧等何为不致敬时明赡法师对曰陛下弘护三宝当顺佛言经中不令拜俗所以不敢违教又敕曰若不拜敬宋武时何以致敬对曰宋武虐君偏政不敬交有诛戮陛下异此无得下拜敕曰但拜僧等峙然如是数四令拜僧曰陛下必令僧拜当脱法服着俗衣此拜不晚帝夷然无何而止明日设大斋法祀都不述之后语群公曰朕谓僧中无人昨南郊对答亦有人矣尔后至终必无拜者其黄巾士女初闻令拜合一李众连拜不已帝亦不齿问之。

议拜者。明沙门应致拜也。昔皇觉御宇。尚开信毁之源。岂唯像末不流弘约之议。顷以法海宏旷类聚难分有秽玄猷。颇闻朝听致使拘文之士。废道从人较而言之。未曰通方之巨唱也。余所以考诸。故实随而弹焉。庶崇佛君子或能详览

## 广弘明集卷第二十六上

### 慈济篇序

若夫慈济之道终古式瞻。厚命之方由来所重。故蠢蠢怀生喁喁哨类。莫不重形爱命憎生恶死。即事可睹岂待言乎。然有性涉昏明情含嗜欲。明者恕已为喻。不加恼于含灵昏者利己为怀。无存虑于物命。故能安忍苦楚纵荡贪痴。以多残为声势。以利欲为功德。是知坑赵六十余万。终伏剑于秦邦。膳毕方丈为常。穷形戮于都市。至于祸作殃及。方悔咎原徒思顾复。终无获已。然则释氏化本止杀为先。由斯一道取济群有。故慈为佛心。慈为佛室。慈善根力随义而现。有心慈德。通明起虑而登色界。况复慈定深胜兵毒所不能侵。慈德感征蛇虎

为之驯扰。末代门学师心者多。不思被忍辱之衣示福田之相。纵恣饕餮以酒肉为身先。饮啖异于流俗。践陟同于贤圣。经诰明示不得以佛为师。讥丑尘点灭法在于斯矣。况复蚕衣肉食。闻沈侯之极诫。酤酿屠宰。见梁帝之严惩。观其劝勖之文统其殷勤之至。足令心寒形栗。岂临履之可拟乎。故上士闻之足流涕而无已。下愚详此等长风之激空林。且夫生死推迁匪旦伊夕。随业受报沦历无穷。不思形神之疲劳。而重口腹之快利。终縻碎于大地。何所补于精灵乎。所以至人流恸常惨戚于狂生。大士兴言慨怨魂于烦恼。抚膺吊影可不自怜。一旦苦临于何逃责。既未位于正聚。何以抵于三途。行未登于初地。终有怀于五怖。辄舒事类。识者思之 广弘明集慈济篇第六 究竟慈悲论(齐沈休文) 与何胤书论止杀(梁周颙) 断杀绝宗庙牺牲诏(梁武帝并表请) 诫杀家训(北齐颜之推) 断酒肉文(梁武帝)

究竟慈悲论。

沈休文

　　释氏之教义本慈悲。慈悲之要全生为重。恕己因心以身观物。欲使抱识怀知之类。爱生忌死之群。各遂厥宜得无遗夭。而俗迷日久沦惑难变。革之一朝则疑怪莫启。设教立方每由渐致。又以情嗜所染甘腴为甚。嗜染于情尤难顿革。是故开设三净用申权道。及涅槃后说立言将谢则大明隐恻贻厥将来。夫肉食蚕衣为方未异。害命夭生事均理一。爚茧烂蛾。非可忍之痛。悬庖登俎。岂偏重之业。而去取异情开抑殊典。寻波讨源良有未达。渔人献鲔。肉食同有其缘。桑妾登丝。蚕衣共颁其分。假手之义未殊。通闭之详莫辩。访理求宗未知所适。外典云。五亩之宅树之以桑。则六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犬彘勿失其时。则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然则五十九年已前。所衣宜布矣。六十九年已前。所食宜蔬矣。轻暖于身事既难遣。甘滋于口又非易亡。封而为言非有优劣。宜枲麻果菜事等义同攘寒实腹曾无一异。偏通绘纩当有别途。请试言之。夫圣道隆深非思不洽。仁被群生理无偏漏。拯粗去甚教义斯急。缯衣肉食非已则通。及晚说大典弘宣妙训。禁肉之旨载现于言。黜缯之义断可知矣。而禁净之始犹通蚕革。盖是敷说之仪。各有次第。亦犹阐提二义俱在一经。两说参差各随教立。若执前迷后。则阐提无入善之涂。禁净通蚕。则含生无有顿免之望。难者又以阐提入道闻之后说。蚕革宜禁曾无概理。大圣弘旨义岂徒然。夫常住密奥传译遐阻。泥洹始度咸谓已穷。中出河西方知未尽。关中晚说厥义弥畅。仰寻条流理非备足。又案涅槃初说阿阇世王大迦葉阿难三部徒众独不来至。既而二人并来。惟无迦葉。迦葉佛大弟子。不容不至而经无至文理非备尽。昔涅槃未启。十数年间庐阜名僧已有蔬食者矣。岂非乘心闇践自与理合者哉。且一朝裂帛可以终年。烹牢待膳亘

时引日。然则一岁八蚕已惊其骤。终朝未肉尽室惊嗟。拯危济苦先其所急。敷说次序义实在斯。外圣又云。一人不耕必有受其饥者。故一人躬稼亦有受其饱焉。桑野渔川事虽非已。炮肉裂缯咸受其分。自涅槃东度。三肉罢缘。服膺至训操概弥远。促命有殚长蔬靡倦。秋禽夏卵比之如浮云。山毛海错事同于腐鼠。而茧衣纩服曾不惟疑。此盖虑穷于文字思迷于弘旨。通方深信之客。庶有鉴于斯理。斯理一悟行迷克反。断蚕肉之因。固蔬枲之业。然则含生之类。几于免矣。

与何胤书。

梁周颙

普通年中。何胤侈于味。食必方丈。后稍欲其甚者。使门人议之。学士钟岏曰。蛆之就脯骤于屈伸。蟹之将糖躁扰弥甚。仁人用意深怀如怛。且不悴不荣曾刍荛之不若。无馨无臭与瓦砾其何算。

有汝南周颙贻胤书曰。丈人所以未极遐蹈。惑在于不全菜耶。刲折之升鼎俎。网罟之兴载册。其来寔远。谁敢干议。观圣人之设膳羞。乃复为之品节。盖以茹毛饮血与生民共始。纵而勿裁将无崖畔。善为士者岂不以恕己为怀。是各静封疆罔相陵轹。况乃变之大者莫过死生。生之所重无过性命。性命之于彼极切。滋味之于我可赊。而终身朝脯资之以永岁。彼就怨酷莫能自列。我业长久。吁哉可畏。且区区微卵脆薄易矜。歔彼弱麑顾步宜愍。观其饮啄飞沈使人怜悼。况可甘心扑挌加复恣忍吞嚼。至乃野牧成群闲豢重圈。量肉揣毛以俟支剥。如土委地。佥谓常理可为怆息。事岂一途。若云三世理诬。则幸矣。良快。如使此道果然。而受形未息。一往一来生死常事。杂报如家人天如客。过客日少在家日多。吾修信业未足长免。则伤心之惨行亦自念。丈人于血气之类。虽不身残。至于晨凫沈鲤。不能不取备屠门。财贸之一经盗手。犹为廉士所弃。生性之一启鸾刀。宁复慈心所忍。驺虞虽饥。非自死之草不食闻其风岂不使人多愧。胤获书纳之。遂绝血味。注百论十二门论。行于法俗。

断杀绝宗庙牺牲诏(并表请)

梁武帝

梁高祖武皇帝临天下十二年。下诏去宗庙牺牲。修行佛戒蔬食断欲。上定林寺沙门僧祐。龙华邑正柏超度等上启云。京畿既是福地。而鲜食之族犹布筌网。并驱之客尚驰鹰犬。非所以仰称皇朝优洽之

旨。请丹阳琅琊二境。水陆并不得搜捕。敕付尚书详之。议郎江贶以为。圣人之道以百姓为心。仁者之化以躬行被物。皇德好生协于上下。日就月将自然愍俗。一朝抑绝容恐愚民。且猎山之人例堪跋涉。捕水之客不惮风波。江宁有禁即达牛渚。延陵不许便往阳羡。取生之地虽异。杀生之数是同。空有防育之制。无益全生之术。兼都令史王述以为。京邑翼翼四方所视。民渐至化必被万国。今祁寒暑雨人尚无怨。况去俗入真所以可悦。谓断之为是。左承谢几卿曰。不杀之礼诚如王述所议。然圣人为教亦与俗推移。即之事迹恐不宜偏断。若二郡独有此禁。便似外道谓不杀戒皆有界域。因时之宜敬同议郎江贶议。尚书臣亶仆射臣昂令莹以下并同贶议。帝使周舍难贶曰。礼云。君子远庖厨。血气不身剪见生不忍其死。闻声不食其肉。此皆即自兴仁非关及远。三驱之礼。向我者舍背我者射。于是依王述议遂断。

又敕太医不得以生类合药。公家织官纹锦。并断仙人鸟兽之形。以为亵衣。裁剪有乖仁恕。至遂祈告天地宗庙。以去杀之理被之含识。郊庙皆以面为牲牷。其飨万国用菜蔬去生类。其山川诸祀则否。乃敕有司曰。近以神实爱民。不责无识。所贵诚信。非尚血膋。凡有水旱之患。使归咎在上。不同牲牢。止告知而已。而万姓祈求谄黩为事。山川小只难期正直。晴雨或乖容市民怨。愚夫滞习难用理移。自今祈请报答可如俗法所用。以身塞咎事自依前。

前臣曰。夫神道茫昧求诸不一。或尚血腥之祀。或歆蕴藻之诚。设教随时贵其为善。其诚无忒何往不通。若祭享理无则四代之风为爽。神明实有三世之道为弘。语其无不待牲牷之洁。据其有宜存去杀之仁周文禴祭由来尚矣。苟有明德神其吐诸。而以面为牲于义未达。方之纹锦将不矛盾乎。

齐光禄颜之推诫杀训。

儒家君子离庖厨。见其生不忍其死。闻其声不食其肉。高柴折像未知内教。皆能不杀。此皆仁者自然用心也。含生之徒莫不爱命。去杀之事必勉行之。见好杀之人临死报验。子孙殃祸其数甚多。不能具录耳。且示数条于末。

梁时有人。常以鸡卵白和沐云。使发光。每沐辄破二三十枚。临终但闻发中啾啾数千鸡雏声。

江陵刘氏以卖鳝为业。后生一儿。头具是鳝。自颈已下。方为人耳。

王克为永嘉郡。有人饷羊。集宾欲宴。而羊绳解来投一客。先跪

两拜便入衣中。此客竟不言之。固无救请。须臾宰羊为炙。先行至客。一脔入口便下皮内。周行遍体痛楚号[言*口]方复说之。遂作羊鸣而死。

梁时有人为县令。经刘敬躬乱。县廨被焚。寄寺而住。民将羊酒作礼。县令以羊系刹。屏除形像铺设床座于堂上。接宾未杀之顷。羊解径来至阶而拜。县令大笑。命左右宰之饮啖饱酒便卧檐下。投醒即觉体痒。爬搔[病-丙+(穩-禾)]胗因尔成病。十余年死。

杨思达为西阳郡。值侯景乱。时复旱。俭饥民盗田中麦。思达遣一部曲守视。所得盗者辄截手腕。凡戮十余人。部曲后生一男。自然无手。

齐国有一奉朝请。家甚豪侈。非手杀牛则啖之不美。年三十许病笃。大见牛来。举体如被刀刺。[言*口]呼而终。

江陵高伟随父入齐凡数年。向幽州淀中捕鱼。后病每见群鱼啮之而死。

断酒肉文。

梁高祖

弟子萧衍。敬白诸大德僧尼诸义学僧尼诸寺三官。夫匡正佛法是黑衣人事。乃非弟子白衣所急。但经教亦云。佛法寄嘱人王。是以弟子不得无言。今日诸僧尼开意听受。勿生疑闭内怀忿异。

凡出家人所以异于外道者。正以信因信果信经。所明信是佛说经言。行十恶者受于恶报。行十善者受于善报。此是经教大意。如是若言。出家人犹嗜饮酒啖食鱼肉。是则为行同于外道。而复不及。何谓同于外道。外道执断常见。无因无果无施无报。今佛弟子酣酒嗜肉。不畏罪因不畏苦果。即是不信因不信果。与无施无报者复何以异。此事与外道见同。而有不及外道。是何外道。各信其师。师所言是弟子言是。师所言非弟子言非。涅槃经言。迦葉我今日制诸弟子。不得食一切肉。而今出家人犹自啖肉。戒律言。饮酒犯波夜提。犹自饮酒无所疑难。此事违于师教。一不及外道。

又外道虽复邪僻持牛狗戒。既受戒已后必不犯。今出家人既受戒已。轻于毁犯。是二不及外道。

又外道虽复五热炙身投渊赴火穷诸苦行。未必皆啖食众生。今出

家人啖食鱼肉。是三不及外道。

又外道行其异学。虽不当理各习师法无有覆藏。今出家人啖食鱼肉。于亲所者乃自和光。于所疏者则有隐避。如是为行四不及外道。

又外道各宗所执各重其法。乃自高声大唱云。不如我道真。于诸异人无所忌惮。今出家人或复年时已长。或复素为物宗。啖食鱼肉极自艰难或避弟子。或避同学。或避白衣。或避寺官。怀挟邪志崎嶇覆藏。然后方得一过啖食。如此为行五不及外道。

又复外道直情迳行。能长己徒众恶。不能长异部恶。今出家人啖食鱼肉。或为白衣弟子之所闻见。内无惭愧。方饰邪说云。佛教为法本存远因。在于即日未皆悉断。以钱买肉非己自杀。此亦非嫌。白衣愚痴闻是僧说谓真实语。便复信受自行不善增广诸恶。是则六不及外道。

又外道虽复非法说法法说非法。各信经书死不违背。今出家人啖食鱼肉。或云肉非己杀犹自得啖。以钱买肉亦复非嫌。如是说者是事不然。涅槃经云。一切肉悉断及自死者。自死者犹断。何况不自死者。楞伽经云。为利杀众生以财网诸肉。二业俱不善死。堕叫呼狱。何谓以财网肉。陆设罝罘水设网罟。此是以网网肉。若于屠杀人间以钱买肉。此是以财网肉。若令此人不以财网肉者。习恶律仪捕害众生。此人为当专自供口。亦复别有所拟。若别有所拟。向食肉者岂无杀分。何得云我不杀生。此是灼然违背经文。是则七不及外道。

又复外道同其法者和合。异其法者苦治。令行禁止莫不率从。今出家人或为师长。或为寺官。自开酒禁啖食鱼肉。不复能得施其教戒。裁欲发言他即讥刺云。师向亦尔。寺官亦尔。心怀内热默然低头。面赤汗出不复得言。身既有瑕不能伏物。便复摩何直尔止住。所以在寺者乖违。受道者放逸。此是八不及外道。

又外道受人施与如己法。受乌戒人受乌戒施。鹿戒人受鹿戒施。乌戒人终不覆戒。受鹿戒施鹿戒人终不覆戒。受乌戒施。今出家人云。我能精进我能苦行。一时覆相诳诸白衣。出即饮酒开众恶门。入即啖肉集众苦本。此是九不及外道。

又外道虽复颠倒。无如是众事。酒者何也。谓是臭气水谷失其正性成此别气。众生以罪业因缘故受此恶触。此非正真道法。亦非甘露上味。云何出家僧尼犹生耽嗜。僧尼授白衣五戒。令不饮酒令不妄语云。何翻自饮酒违负约誓。七众戒八戒斋五篇七聚长短律仪。于何科中而出此文。其余众僧故复可。可至学律者弥不宜尔。且开放逸门集

众恶本。若白衣人甘此狂药。出家人犹当诃止云。某甲汝就我受五戒。不应如是。若非受戒者亦应云。檀越酒是恶本。酒是魔事。檀越今日幸可不饮。云何出家人而应自饮。尼罗浮陀地狱身如段肉。无有识知此是何人。皆饮酒者出家僧尼。岂可不深信经教。自弃正法行于邪道。长众恶根造地狱苦。习行如此岂不内愧。犹服如来衣受人信施。居处塔寺仰对尊像。若饮酒食肉如是等事。出家之人不及居家。何故如是在家人虽饮酒啖肉无犯戒罪。此一不及居家人。

在家人虽复饮酒啖肉。各有丘窟。终不以此仰触尊像。此是二不及居家人。在家人虽复饮酒啖肉。终不吐泄寺舍。此是三不及居家人。

在家人虽复饮酒啖肉无有讥嫌。出家人若饮酒啖肉。使人轻贱佛法。此是四不及居家人。

在家人虽复饮酒啖肉。门行井窖各安其鬼。出家人若饮酒啖肉。臭气薰蒸一切善神皆悉远离。一切众魔皆悉欢喜。此是五不及居家人。

在家人虽复饮酒啖肉。自破财产不破他财。出家人饮酒啖肉。自破善法破他福田是则六不及居家人。

在家人虽复饮酒啖肉。皆是自力所办。出家人若饮酒啖肉皆他信施。是则七不及居家人。

在家人虽复饮酒啖肉。是常罪业更非异事出家人若饮酒啖肉。众魔外道各得其便。是则八不及居家人。

在家人虽复如此饮酒啖肉。犹故不失世业大耽昏者。此则不得。出家人若饮酒啖肉。若多若少皆断佛种。是则九不及居家人。不及外道不及居家略出所以各有九事。论欲过患条流甚多。可以例推。不复具言。

今日大德僧尼。今日义学僧尼。今日寺官。宜自警戒严净徒众。若其懈怠不遵佛教。犹是梁国编户一民。弟子今日力能治制。若犹不依佛法。是诸僧官宜依法问京师顷年讲大涅槃经。法轮相续便是不断。至于听受动有千计。今日重令法云法师为诸僧尼讲四相品四中少分诸僧尼常听涅槃经。为当(曾闻。此说为当不闻。若已曾闻不应违背。若未曾闻今宜忆持)佛经中究竟说。断一切肉乃至自死者。亦不许食。何况非自死者。诸僧尼出家名佛弟子。云何今日不从师教。经言。食肉者断大慈种。何谓断大慈种。凡大慈者皆令一切众生同得安

乐。若食肉者一切众生皆为怨对同不安乐。若食肉者是远离声闻法。若食肉者是远离辟支佛法。若食肉者是远离菩萨法。若食肉者是远离菩萨道。若食肉者是远离佛果。若食肉者是远离大涅槃。若食肉者障生六欲天。何况涅槃果。若食肉者是障四禅法。若食肉者是障(四空法。若食肉者是障戒法。若)食肉者是障定法。若食肉者是障慧法。若食肉者是障信根。若食肉者是障进根。若食肉者是障念根。若食肉者是障定根。若食肉者是障慧根。举要为言。障三十七道品。若食肉者是障四真谛。若食肉者是障十二因缘。若食肉者是障六波罗蜜。若食肉者是障四弘誓愿。若食肉者是(障四摄法。若食肉者是障四无量心)若食肉者是障四无碍智。若食肉者是障三三昧。若食肉者是障八解脱。若食肉者是障九次第定。若食肉者是障六神通。若食肉者是障百八三昧。若食肉者是障一切三昧。若食肉者是障海印三昧。若食肉者是障首楞严三昧。若食肉者是障金刚三昧。若食肉者是障五眼。若食肉者是障十力。若食肉者是障四无所畏。若食肉者是障十八不共法。若食肉者是障一切种智。若食肉者是障无上菩提。何以故。若食肉者障菩提心。无有菩萨法。以食肉故。障不能得初地。以食肉故。障不能得二地。乃至障不能得十地。以无菩萨法故。无四无量心。无四无量心故无有大慈大悲。以是因缘佛子不续。所以经言。食肉者断大慈种。诸出家人虽复不能行。大慈大悲究竟菩萨行。成就无上菩提。何为不能忍此臭腥修声闻辟支佛道。鸱鸦嗜鼠蝍蛆甘蠐。以此而推何可嗜着。至于豺犬野犴皆知嗜肉。人最有知胜诸众生。近与此等同甘臭腥。岂直常怀杀心断大慈种。凡食肉者自是可鄙。诸大德僧诸解义者讲涅槃经。何可不殷勤。此句令听受者心得悟解。又有一种愚痴之人云。我止啖鱼实不食肉。亦应开示。此处不殊水陆。众生同名为肉。诸听讲者岂可不审谛受持如说修行。凡食肉者如前说。此皆是远事未为近切。诸大德僧尼。当知啖食众生者是魔行。啖食众生是地狱种。啖食众生是恐怖因。啖食众生是断命因。啖食众生是自烧因。啖食众生是自煮因。啖食众生是自炮因。啖食众生是自炙因。啖食众生是自割因。啖食众生是自剥因。啖食众生是断头因。啖食众生是断手因。啖食众生是断足因。啖食众生是破腹因。啖食众生是破背因。啖食众生是刳腹因。啖食众生是碎髓因。啖食众生是抉目因。啖食众生是割鼻因。啖食众生是截耳因。啖食众生是贫穷因。啖食众生是下贱因。啖食众生是冻饿因。啖食众生是丑陋因。啖食众生是聋因。啖食众生是盲因。啖食众生是喑因。啖食众生是哑因。啖食众生是跛因。啖食众生是蹇因。啖食众生是疮因。啖食众生是疡因。啖食众生是疥因。啖食众生是癣因。啖食众生是瘤因。啖食众生是瘿因。啖食众生是瘑因。啖食众生是疵因。啖食众生是痈因。啖食众生是疖因。啖食众生是痔因。啖食众生是疽因。啖食众生是瘘因。啖食众生是癞因。啖食众生是致蚤因。啖食众生是致虱因。啖食众生是致蚊因。啖食众生是致虻因。啖食众生是遭毒虫因。啖食众生是遭恶兽因。啖食

众生是病瘦因(啖食众生是寒热。啖法食众生)是头痛因。啖食众生是心痛因。啖食众生是腹痛因。啖食众生是胸痛因。啖食众生是背痛因。啖食众生是手痛因。啖食众生是足痛因。啖食众生是髓痛因。啖食众生是肠痛因。啖食众生是筋缩因。啖食众生是胃反因。啖食众生是脉绝因。啖食众生是血流因。啖食众生是咽塞因。啖食众生是喉痛因。啖食众生是风病因。啖食众生是水病因。啖食众生是四大不调适因。啖食众生是五藏不调适因。啖食众生是六腑不调适因。啖食众生是颠因。啖食众生是狂因。啖食众生乃至是四百四病一切众因。啖食众生是热因。啖食众生是恼因。啖食众生是受压因。啖食众生是遭水因。啖食众生是遭火因。啖食众生是遭风因。啖食众生是遭偷因。啖食众生是遭劫因。啖食众生是遭贼因。啖食众生是鞭因。啖食众生是杖因。啖食众生是笞因。啖食众生是督因。啖食众生是骂因。啖食众生是辱因。啖食众生是系因。啖食众生是缚因。啖食众生是幽因。啖食众生是闭因。啖食众生是生苦因。啖食众生是老苦因。啖食众生是病苦因。啖食众生是死苦因。啖食众生是怨憎会苦因。啖食众生是爱别离苦因。啖食众生是求不得苦因。啖食众生是五受阴苦因。啖食众生是行苦因。啖食众生是坏苦因。啖食众生是苦苦因。啖食众生是想地狱因。啖食众生是黑绳地狱因。啖食众生是众合地狱因。啖食众生是叫唤地狱因。啖食众生是大叫唤地狱因。啖食众生是热地狱因。啖食众生是大热地狱因。啖食众生是阿鼻地狱因。啖食众生是八寒八热地狱因。乃至是八万四千鬲子地狱因乃至是不可说不可说鬲子地狱因。啖食众生乃至是一切饿鬼因。啖食众生乃至是一切畜生因。当知饿鬼有无量苦。当知畜生有无量苦。畜生暂生暂死为物所害。生时有无量怖畏。死时有无量怖畏。此皆是杀业因缘受如是果。若欲具列杀果展转不穷尽。大地草木亦不能容受。向来所说虽复多途。举要为言。同一苦果。中自有轻重。所以今日致众苦果。皆由杀业恼害众生。略举一隅粗言少分。

　　诸大德僧尼。诸义学僧尼。诸寺三官。复当应思一大事。若使啖食众生父。众生亦报啖食其父。若啖食众生母。众生亦报啖食其母。若啖食众生子。众生亦报啖食其子。如是怨对报相啖食。历劫长夜无有穷已。如经说。有一女人五百世害狼儿。狼儿亦五百世害其子。又有女人五百世断鬼命根。鬼亦五百世断其命根。如此皆是经说。不可不信。其余相报推例可知。诸大德僧尼。诸义学僧尼。诸寺三官。又有一大事当应信受。从无始以来至于此生。经历六道备诸果报。一切亲缘遍一切处。直以经生历死神明隔障。是诸眷属不复相识。今日众生或经是父母。或经是师长。或经是兄弟。或经是姊妹。或经是儿孙。或经是朋友。而今日无有道眼。不能分别。还相啖食不自觉知。啖食之时。此物有灵。即生忿恨还成怨对。向者至亲还成至怨。如是之事岂可不思。暂争舌端一时少味。永与宿亲长为怨对。可为痛心难

以言说。白衣居家未可适道。出家学人被如来衣习菩萨行。宜应深思。

诸大德僧尼。诸义学僧尼。诸寺三官。又复当思一事。凡啖食众生是一切众生恶知识。是一切众生怨家。如是怨家遍满六道。若欲修行皆为障难。一理中障难。二事中障难。何者。是理中障难。以业因缘自生障难。令此行人愚痴无慧。不知出要无有方便。设值善知识不能信受。设复信受不能习行。此是理中障难。事中障者。此诸怨对或在恶鬼中。或在毒兽中。或在有大力神中。或在大力龙中。或在魔中。或在天中。如是处处来作留难设令修行遇善知识深心信受适欲习行。便复难起。或引入邪道。或恼令心乱修戒修定修慧。修诸功德常不清净常不满足。皆是旧怨起诸对障。此是事中障难。如是之事又宜深心思。但以一啖食众生因缘。能远离一切佛法。有如是种种过患。贪毒亦如是。嗔毒亦如是。痴毒如是。三毒等分皆同过患。相与宜深自觉察善思方便。

## 广弘明集卷第二十六下

### 断酒肉文之余

弟子萧衍。又复敬白。诸大德僧尼诸义学僧尼诸寺三官。北山蒋帝犹且去杀。若以不杀祈愿辄得上教。若以杀祈愿辄不得教想。今日大众已应闻知。弟子已勒诸庙祀及以百姓凡诸群祀。若有祈报者皆不得荐生类。各尽诚心止修蔬供。蒋帝今日行菩萨道。诸出家人云何反食众生行诸魔行。一日北山为蒋帝斋。所以皆请菜食僧者。正以幽灵悉能鉴见。若不菜食僧作菜食往。将恐蒋帝恶贱佛法怪望弟子。是请法师当见此意。

弟子萧衍。又敬白大德僧尼诸义学者一切寺官。弟子萧衍于十方一切诸佛前。于十方一切尊法前。于十方一切圣僧前。与诸僧尼共申约誓。今日僧众还寺已后。各各检勒使依佛教。若复饮酒啖肉不如法者。弟子当依王法治问。诸僧尼若被如来衣不行如来行。是假名僧。与贼盗不异。如是行者犹是弟子国中编户一民。今日以王力足相治问。若为外司听察所得若为寺家自相纠举。不问年时老少。不问门徒多少。弟子当令寺官集僧众鸣揵槌舍戒还俗着在家服。依涅槃经还俗策使。唯取老旧者。最多门徒者。此二种人最宜先问。何以故。治一无行小僧。不足以改革物心。治如是一大僧。足以惊动视听。推计名德大僧。不应有此。设令有此当依法治问。其余小僧故自妄言。今日集会此是大事因缘。非直一切诸佛在此。非直一切尊法在此。非直一切圣僧在此。诸天亦应遍满虚空。诸仙亦应遍满虚空。护世四王亦应

在此。金刚密迹大辩天神。功德天神。韦驮天神。毗纽天神。摩醯首罗。散脂大将。地神坚牢。迦毗罗王。孔雀王。封头王。富尼跋陀罗伽王。阿修罗伽王。摩尼跋陀罗伽王。金毗罗王。十方二十八部夜叉神王。一切持咒神王。六方大护都使安国。如是一切有大神足力。有大威德力。以如是一切善神遍满虚空。五方龙王娑竭龙王阿耨龙王。难陀龙王。跋难陀龙王。伊那满龙王。如是一切菩萨龙王。亦应遍满在此。天龙夜叉揵闼婆王。阿修罗王。迦娄罗王。紧那罗王摩睺罗伽王。人非人等。如是一切有大神足力。有大威德力。八部神王皆应在此。今日土地山川房庙诸神。亦应仄塞虚空。如是幽显莫不鉴观。唯无瑕者可以戮人。唯自净者可以净人。弟子今日昌言此事。僧尼必当有不平色。设令刳心擲地以示僧与数片肉无以取信。古人有言非知之难其在行之。弟子萧衍虽在居家不持戒。今日当先自为誓以明本心。弟子萧衍从今以去至于道场。若饮酒放逸起诸淫欲。欺诳妄语啖食众生。乃至饮于乳蜜及以苏酪。愿一切有大力鬼神。先当苦治萧衍身。然后将付地狱阎罗王与种种苦。乃至众生皆成佛尽。弟子萧衍。犹在阿鼻地狱中。僧尼若有饮酒啖鱼肉者而不悔过。一切大力鬼神亦应如此治问。增广善众清净佛道。若未为幽司之所治问犹在世者。弟子萧衍。当如法治问。驱令还俗与居家衣随时役使。愿今日二部僧尼。各还本寺匡正佛法和合时众。皆令听经法者如说修行。不可复令断大慈种。使佛子不续。若有犯法破戒者皆依僧制如法治问。若有容受不相治举者。当反任罪。

又僧尼寺。有事四天王迦毗罗神。犹设鹿头及羊肉等。是事不可急宜禁断。若不禁断寺官任咎亦同前科。别宣意(是义论竟宣意如此)

弟子萧衍。敬白诸大德僧尼诸义学僧尼诸寺三官。向已粗陈鱼肉障累招致苦果。今重复欲通白一言。阎浮提寿云百二十。至于世间罕闻其人。迁变零落亦无宿少。经言。以一念顷有六十刹那。生老无常谢不移时。暂有诸根俄然衰灭。三途等苦倏忽便及。欲离地狱其事甚难。戒德清净犹惧不免。况于毁犯安可免乎。虽复长斋菜食。不勤方便欲免苦报。亦无是处。何以故。尔此生虽可不犯众罪。后报业强现无方便。三途等苦不能遮止。况复饮酒啖食众生。诸僧尼必信佛语。宜自力励。若云菜食为难。此是信心薄少。若有信心宜应自强。有决定心菜食何难。菜蔬鱼肉俱是一惑。心若能安便是甘露上味。心若不安便是臭秽下食。所以涅槃经言。受食之时令作子想。如俱非惑岂须此法。且置远事止借近喻。今已能蔬食者厌恶血腥。甚于不能蔬食者。厌恶菜茹事等如此。宜应自力回不善惑以为善惑。就善惑中重为方便。食菜子想。以如是心便得决定。凡不能离鱼肉者皆云。菜蔬冷于人虚乏。鱼肉温于人补益。作如是说皆是倒见。今试复粗言。其事不尔。若久食菜人荣卫流通。凡如此人法多患热。荣卫流通则能饮

食。以饮食故气力充满。是则菜蔬不冷能有补益。诸苦行人亦皆菜蔬。多悉患热类皆坚强。神明清爽少于昏疲。凡鱼为性类皆多冷。血腥为法增长百疾。所以食鱼肉者神明理当昏浊。四体法皆沉重无论。方招后报有三途苦。即时四大交有不及。此岂非惑者。用心各有所执。甘鱼肉者便谓为温为补。此是倒见事不可信。复有一种人。食菜以为冷便复解素。此是行者未得菜意。菜与鱼肉如水与火。食菜裁欲得力。复啖鱼肉。鱼肉腥臊能灭菜力。所以惑者云。菜为性冷。凡数解素人。进不得菜蔬之力。退不得鱼肉邪益。法多羸冷少有堪能。是诸僧尼复当知一事。凡食鱼肉是魔境界行于魔行。心不决定多有留难。内外众共魔相娆作。所以行者思念。鱼肉酒是魔浆。故不待言。凡食鱼肉嗜饮酒者。善神远离内无正气。如此等人法多衰恼。复有一种人。虽能菜食。恃此憍慢多于嗔恚。好生贪求。如是之人亦堕魔界多于衰恼。又有一种人。外行似熟内心粗恶。见人胜已常怀忿嫉。所行不善皆悉覆相。如是等人亦行魔界。虽复菜蔬亦多衰恼。若心力决正蔬食若节。如是等人。多为善力所扶。法多堪能。有不直者宜应思觉。勿以不决定心期决定人。诸大德僧尼有行业已成者。今日以去善相开导。令未得者今去皆得。若已习行愿坚志力。若未曾行愿皆改革。今日相与共为菩提种子。勿怪。弟子萧衍。向来所白。

　　寺官三百六十八人　宿德二十五人　义学五百七十四人　导师三十九人。

　　右牒众僧合一千六人。

　　寺官三百六十九人　义学六十八人　导师五人。

　　右牒合尼僧四百四十二人。

　　并右牒僧尼合一千四百四十八人。并以五月二十二日五更。一唱到凤庄门。

　　二十三日旦。光宅寺法云。于华林殿前登东向高座为法师。瓦官寺慧明。登西向高座为都讲。唱大涅槃经四相品四分之一。陈食肉者断大慈种义。法云解释。舆驾亲御。地铺席位于高座之北。僧尼二众各以次列坐。讲毕。耆阇寺道澄。又登西向高座。唱此断肉之文。次唱所传之语。唱竟又礼拜忏悔。普设中食竟出。

　　二十三日。会其后诸僧尼。或犹云。律中无断肉事及忏悔食肉法。其月二十九日。又敕请义学僧一百四十一人义学尼五十七人。于华林华光殿使庄严寺法超。奉诚寺僧辩。光宅寺宝度等三律师。升高座御席地施座。余僧尼亦尔。

制旨问法超等三律师曰。古人云。止沸莫若去薪。息过莫若无言。弟子无言乃复甚易。但欲成人之美使佛种相续与诸僧尼共弘法教。兼即事中亦不得默已。故今集会于大众前。求律中意。闻诸。

僧道。律中无有断肉法。又无忏悔食肉法。诸律师从来作若为开导。使人致有此疑。法超奉答。律教是一。而人取文下之旨不同。法超所解。律虽许啖三种净肉。而意实欲永断。何以知之。先明断十种不净肉。次令食三种净肉。未令食九种净肉。如此渐制。便是意欲永断。法超常日讲。恒作如此说。

制又问僧辩法师。复作若为开导。僧辩奉答。僧辩从来所解大意。亦不异法超。但教有深浅。阶级引物。若论啖三种净肉。理当是过。但教既未极。所以许其如此。

制又问宝度法师。复若为开导。宝度奉答。愚短所解只是渐教。所以律文许啖三种净肉。若涅槃究竟明于正理。不许食肉。若利根者。于三种净肉教。即得悉不食解。若钝根之人。方待后教。

制又问法超法师。向答是文外意。若依律文作若为判。奉答。常日解义只作向者所说。

制问僧辩法师。意复云何同超法师不。奉答。同法超所解。

制问法超法师。从来作此解律。诸律师并皆啖肉为不啖肉。法超奉答。不知余人并若为。法超从来自不食肉。

制问僧辩法师。复食肉不。僧辩奉答。昔恒不食肉。中年疾病有时暂开。

制问宝度法师。复云何。奉答。本住定林末移光宅。二处不得进肉。若在余处为疾病亦不免开。问讲律时啖肉不奉答。讲时必有徒众。于徒众中不敢。

问不敢有两义。为不敢食为不敢不食。

制又问僧辩法师。常日讲律时为当许徒众食肉。为当不许。若不许啖肉有食肉者应驱遣去。若许者作若为说。奉答。若约教解不全言不许。若论其意未常开许。

问今正问。约教时为许为不许。答约教不遮。

问不遮是许为是不许。答引其向理许其得食三种净肉。

问见杀亦可不见。闻杀亦可不闻。疑作若为得免。答若见因缘不假疑。闻因缘亦不假疑。唯遇得者疑。

问以钱买鱼肉。是疑非疑。答若理中理自是疑。

问不得以理中见。答若理中为论。众僧不应市鱼肉。今所问事中是疑不。答若约教非疑问市中人为谁杀。答乃为买者杀。但买者不作此想。

问买肉者此人既不惛乱。岂得不知是为买者杀而不作此想。答于时作现死肉心。

问为自死詺作死。为杀詺作死。答此旨是理中言。约教辩只得如此。

问法师既为人讲说为人明导。为人法城。云何言只得如此。但问作意使人买时作若为意。答买自死者意。

问若自死者处处应有寺中。亦应有自死者。何假往屠肉家买。答理中居然是疑。

问若理中居然是疑者。云何得不疑肉食。僧辩无复对。

制又问。此肉为当作肉味。为当作菜味。僧辩奉答。犹作肉味。

问为是慈心故食肉。无慈心故食肉。答此非慈心。

问若非慈心。岂得非杀耶。答理中常应不得。约事故如此。

问律教欲使人出离不。答令人出离。

问食肉得出离不。答不得。

问若尔云何令食肉。答为浅行者说。引其令深。

问为具足戒者说。为不具足者说。答为具足者说。

问既为具足者说。不为童蒙。云何令食肉而是引其令深。答初教如此非是极教。

问云何。初教教具足戒人。答僧辩所解正自齐此。

制又问。律教起何时。僧辩奉答。起八年已后至涅槃。

问若如此涅槃经有断肉。楞伽经有断肉。央掘摩罗经亦断肉。大云经缚象经并断肉律。若至涅槃云何无断肉事。答律接续初教。所以如此。

问律既云接续初教至于涅槃。既至涅槃则应言断肉。答若制教边。此是接续初教通于五时。不言一切皆同。僧辩解正齐此。

问法师既是大律师。为众开导。今日大众取判法师。不得言齐此。齐此亦不得住。不齐此亦不得住。只问此是优波离律不。答是。

问佛般泥洹时。优波离既亲在坐。云何律文不断食肉。答此是接续前近教。

问若言接近教。近教亦不明食肉。且涅槃前迦葉已持修行不食肉。法律若异此。则非优波离律。是异部家律。云何用此讲说以化群僧。僧辩不复奉答。

制问宝度法师。说既同德同行。云何解此语。宝度奉答。若律中事是优波离所出。经事悉是阿难所出。

问若尔律中事便当皆不出经。答若经中事牵律。律中事牵经。

问佛说经时有所制约。便集以为律。何处方复牵律。若经皆牵律。是则说经应在律后。答只言经中有明戒处。愚谓应相关涉。

问若论相涉。三藏义何尝不相涉。修多罗中亦有毗尼与毗昙。毗尼中亦有修多罗与毗昙。毗昙中亦有修多罗与毗尼。不言无此义。但问法师今所讲律。是优波离律义。不违经不。答今所讲是优波离律。与经不违。

问若是优波离律不违经者。则断肉义不应异涅槃。答涅槃经显断肉律文虽不明。而优波离意未常开肉。

问律既是具教。优波离既不开肉。律何得无文。法师此解殊为进退。只可为寺中沙弥式叉摩尼说。不得以此答弟子。答宝度愚解正自极此。

制又问。下座诸律师。复云何解。龙光寺道恩奉答。律文不断。涅槃经方断。

问法师所讲是谁律。答是佛律。

问所引乃极弘旷。只未知此律是优波离律不。答优波离仰述佛律。

问优波离悉集佛所说不。答集前四时。不集涅槃时。

问若尔迦葉那得语阿难道。佛从何处说法。至涅槃时集修多罗藏。语优波离道佛从何处说法。至涅槃时集毗尼藏。云何得言唯取前四时不取涅槃。答涅槃时不复制戒。

问涅槃云。夫食肉者断大慈种。我从今日制诸弟子。不得复食一切肉。一切悉断及自死者。如此制断。是戒非戒。道恩不复奉答。

制又问。诸律师亲自讲律。诸大法师尽讲大涅槃经。云何有时解素。素是何义。若不解是素。解则非素。素若使得不素。戒既是净。亦可得使净为不净不。诸讲律师亲违此教。外书所云。自踰短垣窃简书法。正是此义宣武寺法宠奉答。闭秽门称为素开秽门称不素。

问若尔众僧云何开秽门。答实自不应得开。但贪欲情深。所以如此。

问云何忏悔。答恳恻至心是为忏悔。若能忏悔是大丈夫。

问诸学人即时忏悔不。故如弟子请诸法师动至千数。导师唱导令忏悔者。于时诸法师忏悔以不。答那得不忏悔。

问若忏竟出寺更食肉不。答居然不食。但其中有无明多者。或亦不免更食。

问出寺更食。何如发初作者轻重。答一种。

问云何一种。初直尔而食。后已经于诸佛前誓方复更啖。云何一种。答初人无惭愧。后人有惭愧。乃得有胜初人义。

问若尔但先道惭愧痛打前人。而道我惭愧汝我打汝。我惭愧汝我食汝。答如大邪见人无惭愧。其既知惭愧。故知差不惭者。

问先道惭愧而犹啖食。此是知而故犯。非谓惭愧。若使先时不知。或是过误。后方起愧乃是惭愧。岂非知而故犯。其罪大于不知。又复惭愧不得重犯。如其直犯。复是违破初心。论此为罪所以弥大。答经有诚文。耆婆云汝有惭愧。故罪可灭。惭愧即是清白法。

问法师是得经言不得其意此明。若作罪后方知惭愧。此为白法。

不言发初惭愧而故作罪。以为白法。答经又道惭愧为上服。若尔便有非上服义。

问义亦如此。若正作罪。虽云惭愧终无所益。若作罪后能生惭愧者。乃是上服。法宠无复答。

法宠奉答事毕。三律师并下。又敕始兴寺。景猷升高座。读楞伽央掘魔罗经所明断肉经文。今载如左。

大般涅槃经四相品上第七(此品今月二十三日会。已唱此文。法云法师解说今二十九日不复重唱)尔时迦葉菩萨白佛言。世尊。食肉之人不应施肉。何以故。我见不食肉者有大功德。佛赞迦葉。善哉善哉。汝今乃能善知我意。护法菩萨应当如是。善男子。从今日始不听声闻弟子食肉。若受檀越信施之时。应观是食如子肉想。迦葉菩萨复白佛言。世尊。云何如来不听食肉。善男子。夫食肉者断大慈种。迦葉又言。如来何故先听比丘食三种净肉。迦葉。是三种净肉随事渐制。迦葉菩萨复白佛言。世尊。何因缘故十种不净乃至九种清净而复不听。佛告迦葉。亦是因事渐次而制。当知即是现断肉义。迦葉菩萨复白佛言。云何如来称赞鱼肉为美食耶。善男子。我亦不说鱼肉之属为美食也。我说甘蔗粳米石蜜一切谷麦及黑石蜜乳酪苏油以为美食。虽说应畜种种衣服。所应畜者要是坏色。何况贪着是鱼肉味。迦葉复言。如来若制不食肉者。彼五种味乳酪酪浆生苏熟苏胡麻油等。及诸衣服憍奢耶衣珂贝皮革金银盂器。如是等物亦不应受。善男子。不应同彼尼揵所见。如来所制一切禁戒各有异意。故听食三种净肉。异想故断十种肉。异想故一切悉断及自死者。迦葉。我从今日制诸弟子。不得复食一切肉也。迦葉。其食肉者。若行若住若坐若卧。一切众生闻其肉气悉生恐怖。譬如有人近师子已。众人见之闻师子臭亦生恐怖。善男子。如人啖蒜臭秽可恶。余人见之闻臭舍去。设远见者犹不欲视。况当近之。诸食肉者亦复如是。一切众生闻其肉气。悉皆恐怖生畏死想。水陆空行有命之类悉舍之走。咸言此人是我等怨。是故菩萨不习食肉。为度众生示现食肉。虽现食之其实不食。善男子。如是菩萨清净之食犹尚不食。况当食肉。善男子。我涅槃后无量百岁。四道圣人悉复涅槃。正法灭后于像法中当有比丘。似像持律少读诵经。贪嗜饮食长养其身。其所被服粗陋丑恶。形容憔悴无有威德。放畜牛羊担负薪草。头须发爪悉皆长利。虽服袈裟犹如猎师。细视徐行如猫伺鼠。常唱是言我得罗汉。多诸病苦眠卧粪秽。外现贤善内怀贪嫉。如受哑法婆罗门等。实非沙门现沙门像。邪见炽盛诽谤正法。如是等人。破坏如来所制戒律正行威仪说解脱果离不净法。及坏甚深秘密之教。各自随意反说经律。而作是言。如来皆听我等食肉。自生此论。言是佛说。互共诤讼各自称是沙门释子。善男子。尔时复有诸沙门

等。贮聚生谷受取肉鱼手自作食执持油瓶。宝盖革屣亲近国王大臣长者。占相星宿。勤修医道。畜养奴婢。金银琉璃砗磲码瑙颇梨真珠珊瑚琥珀璧玉珂贝种种果蓏。学诸伎艺。画师泥作造书教学。种植根栽。虫道咒幻。和合诸药。作倡伎乐。香花治身。摴蒲围棋。学诸工巧若有比丘能离如是诸恶事者。当说是人真我弟子。尔时迦葉复白佛言。世尊。诸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因他而活。若乞食时得杂肉食。云何得食应清净法。佛言。迦葉。当以水洗令与肉别。然后乃食。若其食器为肉所污。但使无味听用无罪。若见食中。多有肉者则不应受。一切现肉悉不应食。食者得罪。我今唱是断肉之制。若广说者则不可尽。涅槃时到。是故略说。是则名为能随问答楞伽阿跋多罗宝经卷第四

尔时大慧菩萨以偈问言。

彼诸菩萨等。志求佛道者。酒肉及与葱。饮食为云何。惟愿无上尊。哀愍为演说。愚夫所贪着。臭秽无名称。虎狼所甘嗜。云何而可食。食者生诸过。不食为福善。惟愿为我说。食不食罪福。

大慧菩萨说偈问已。复白佛言。惟愿世尊。为我等说食不食肉功德过恶。我及所菩萨。于现在未来当为种种悕望肉食众生分别说法。令彼众生慈心相向。得慈心已各于住地清净明了疾得究竟无上菩提。声闻缘觉自地止息已。亦得逮成无上菩提。恶邪论法。诸外道辈。邪见断常颠倒计着。尚有遮法不听食肉。况复如来世间救护。正法成就而食肉耶。佛告大慧。善哉善哉。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当为汝说。大慧白佛。唯然受教。佛告大慧。有无量因缘不应食肉。然我今当为汝略说。谓一切众生从本已来展转因缘常为六亲。以亲想故不应食肉。驴骡骆驼狐狗牛马人兽等肉。屠者杂卖故不应食肉。不净气分所生长故不应食肉。众生闻气悉生恐怖。如栴陀罗及谭婆等。狗见憎恶惊怖群吠故不应食肉。又令修行者慈心不生故不应食肉。凡愚所嗜臭秽不净。无善名称故不应食肉。令诸咒术不成就故不应食肉。以杀生者见形起识。深味着故不应食肉。彼食肉者诸天所弃故不应食肉。令口气臭故不应食肉。多恶梦故不应食肉。空闲林中虎狼闻香故不应食肉。令饮食无节故不应食肉。令修行者不生厌离故不应食肉。我常说言。凡所饮食。作食子肉想。作服药想。故不应食肉。听食肉者。无有是处。复次大慧。过去有王。名师子苏陀娑。食种种肉遂至食人。臣民不堪即便谋反断其俸禄。以食肉者有如是过故不应食肉。复次大慧。凡诸杀者为财利故杀生屠贩。彼诸愚痴食肉众生。以钱为网而捕诸肉。彼杀生者。若以财物若以钓网。取彼空行水陆众生。种种杀害屠贩求利。大慧。亦无不教不求不想而有鱼肉。以是义故不应食肉。大慧。我有时说遮五种肉。或制十种。今于此经一切种一切时。开除方

便一切悉断。大慧。如来应供等正觉。尚无所食。况食鱼肉。亦不教人。以大悲前行故。视一切众生犹如一子。是故不听令食子肉。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偈言。

曾悉为亲属。鄙秽不净杂。不净所生长。闻气悉恐怖。一切肉与葱。及诸韭蒜等。种种放逸酒。修行常远离。亦常离麻油。及诸穿孔床。以彼诸细虫。于中极恐怖。饮食生放逸。放逸生诸觉。从觉生贪欲。是故不应食。由食生贪欲。贪令心迷醉。迷醉长爱欲。生死不解脱。为利杀众生。以财网诸肉。二俱是恶业。死堕叫呼狱。若无教想求。则无三净肉。彼非无因有。是故不应食。彼诸修行者。由是悉远离。十方佛世尊。一切咸诃责。展转更相食。死堕虎狼类。臭秽可厌恶。所生常愚痴。多生栴陀罗。猎师谭婆种。或生陀夷尼。及诸肉食性。罗刹猫狸等。遍于是中生。缚象与大云。央掘利魔罗。及此楞伽经。我悉制断肉。诸佛及菩萨。声闻所诃责。食已无惭愧。生生常痴冥。先说见闻疑。已断一切肉。妄想不觉知。故生食肉处。如彼贪欲过。障阂圣解脱。酒肉葱韭蒜。悉为圣道障。未来世众生。于肉愚痴说。言此净无罪。佛听我等食。食如服药想。亦如食子肉。知足生厌离。修行行乞食。安住慈心者。我说常厌离。虎狼诸恶兽。恒可同游止。若食故血肉。众生悉恐怖。是故修行者。慈心不食肉。食肉无慈慧。永背正解脱。及违圣表相。是故不应食。得生梵志种。及诸修行处。智慧富贵家。斯由不食肉。

央掘魔罗经第一卷。

上座迦葉。舍种种甘膳之食。舍肉味食。受持修行不食肉法。

央掘魔罗经。第二卷。

文殊师利白佛言。世尊因如来藏故诸佛不食肉耶。佛言。如是。一切众生无始生死。生生轮转无非父母兄弟姊妹。犹如伎儿变易无常。自肉他肉则是一肉。是故诸佛悉不食肉。复次文殊师利。一切众生界我界即是一界。所宅之肉即是一肉。是故诸佛悉不食肉。文殊师利白佛言。世尊。珂贝猎蜜皮革缯绵。非自界肉耶。佛告文殊师利。勿作是语。如来远离一切世间。如来不食。若言习近世间物者。无有是处。若习近者是方便。法若物展转来者则可习近。若物所出处不可习近。若展转来离杀者手则可习近。文殊师利白佛言。今此城中有一皮。师能作革。屣有人买施。是展转来。佛当受不。复次世尊。若自死牛。牛主从栴陀罗取皮持付皮师。师作革屣施持戒人。此展转来。可习近不。佛告文殊师利。若自死牛。牛主持皮用作革屣。施持戒人。为应受不。若不受者是比丘法。若。

受者非慈悲。然不破戒唱经竟。制又语诸僧道。诸小僧辈看经未遍。互言无断肉语。今日此经言何所道。所以唱此革屣文者。本意乃不在此。正为此二十三日法云法师讲涅槃断肉事。于时僧正慧超法宠法师难云。若经文究竟断一切肉。乃至自死不得食者。此则同尼揵断皮革不得着革屣。若开皮革得着革屣者。亦应开食肉。法云法师乃已有通释。而二法师难意未已。于时自仍通云。若是圣人故自不着此物。若中行人亦不着此。着此皆下行人。所以不同尼揵者语有。所含。若无麻纻之乡。亦有开皮革义论。有麻纻处大慈者。乃实应不着。但此事与食肉不得类同。凡着一革屣。经久不壞。若食啖众生。就一食中便害无量身命。况日日餐咀数若恒沙。亦不可得用革屣以并断肉。于时诸僧乃无复往复。恐诸小僧执以为疑方成巨蔽。所以唱此不受革屣文。正欲释一日所疑。非关前制。凡啖肉者是大罪障。经文道。昔与众生经为父母亲属。众僧那不思。此犹忍食啖众生。己不能投身饿虎割肉贸鹰。云何反更啖他身分。诸僧及领徒众法师诸尼。及领徒众者。各还本寺宣告诸小僧尼。令知此意。

制说此语竟。僧尼行道礼拜忏悔。设会事毕出。

其晚又敕员外散骑常侍太子左卫率周舍曰。法宠所言惭愧而食众生。此是经中所明罗刹妇女云。我念汝我食汝。法宠此心。即是经之罗刹。

又敕舍云。僧辩所道自死肉。若如此说。鸱鸦鸠鸽触处不死。那不见有一自死者。獐鹿雉兔充满野泽。亦不尝见有一自死者。而觅死肉其就屠杀家。觅死鱼必就罾网处。若非杀生岂有死肉。经言。买肉与自杀。此罪一等。我本不自为。正为诸僧尼作离苦因缘。

又敕舍云。众生所以不可杀生。凡一众生具八万户虫。经亦说有八十亿万户虫。若断一众生命。即是断八万户虫命。自死众生又不可食者。前附虫虽已灭谢。后所附虫其数复众。若煮若炙此断附虫。皆无复命。利舌端少味。害无量众生。其中小者非肉眼能观。其中大者炳然共见。灭慈悲心增长恶毒。其实非沙门释子所可应行。

又敕舍云。众僧食肉罪剧白衣。白衣食肉。乃不免地狱而止是一罪。至于众僧食肉。既犯性罪又伤戒律。以此为言有两重罪。若是学问众僧食肉者。此为恶业复倍于前。所以如此。既亲达经教为人讲说。口称慈悲心怀毒害。非是不知。知而故犯。言行既违即成诡妄。论学问人食肉。则罪有三重。所以贵于解义。正为如说修行。反复啖食鱼肉侵酷生类。作恶知识起众怨对。坠堕地狱疾于[矛*(替-曰+貝)]矛。善恶报应必也不亡。凡出家人实宜深思。

又敕舍云。声闻受律仪戒。本制身口七支。一受之后。乃至睡眠闷等律仪恒生。念念得未曾得律仪。所以尔者。睡眠等非起恶心。故不损不失。乃至常生。若起欲杀心。于声闻法虽不失身口戒。而于戒有损非唯损不杀戒。亦兼污余戒。至于手夹齿啮动身口业。则失身口戒。尔时律仪无作。即断不续。既失不杀戒。亦损污余戒。所以尔者。旃陀罗人为屠肉时。为何等人杀。正为食者。若食肉即有杀分。于不杀戒即成有缺。若谓于善律仪受杀生分。于不杀戒无所缺者。是不善律仪人持八戒斋。是恶律仪犹应相续。若恶律仪人持八戒斋。恶律仪不复相续者。是知善律仪人受诸杀分。是不杀戒即时便缺别解脱戒。不复解脱。恶律仪人无论持八戒。斋但起一念善。心恶律仪即。断若一念不断。多念亦应不断。若多念断是知一念时断。善律仪人其事亦尔。无论受诸杀分。有少杀分不杀律仪即时亦尔。菩萨人持心戒。故自无有食众生理。若缺声闻戒终不免地狱等苦。

## 广弘明集第二十七卷上

### 诫功篇序

夫群生所以久流转生死海者。良由无戒德之舟楫者也。若乘戒舟鼓以慈棹。而不能横截风涛远登彼岸者。无此理也。故正教虽多一戒而为行本。其由出必由户。何莫由斯戒矣。是以创起道意先识斯门。于诸心境筹度怀行。其状如何。故论云。夫受戒者慈悲为务。于三千界内万亿日。月上至非想下及无间。所有生类并起慈心不行杀害。或尽形命或至成佛。长时类通统周法界。此一念善。功满虚空。其德难量。惟佛知际。不杀既尔。余业例然。由斯戒德故能远大。所以上天下地幽显圣贤。莫不凭祖此缘用为基趾。经不云乎。戒如大地。生成住持。出有心发。是曰生也。圣道良资。是曰成也。法延六万。是曰住也。保任三业。是曰持也。诸余善法盖阙此功。有入此门便称圣种。乖斯妄立是谓凡流。长没苦海出济无日。自法移东夏千龄过半。在魏嘉平方闻戒法。自尔迄今道俗流布。然大圣垂教知机厥先故使俗士宪章则有具有缺。道人律仪有小有大。所以五戒八戒随量制开对境无非。戒科约分任其力用。是谓接俗之化。不可定其时缘。出家据道异于俗流。备足时缘无开阶级。虽复位分大小。两学就行齐均上下。五众约过品类乃殊。结正同存一戒。戒者警也。常御在心。清信所存闻诸视听。故撮举数四。知奉法之有人焉 梁代弘明集诫功篇录 唐广弘明集诫功篇录(二十七) 晋沙门释慧远与刘遗民书 梁元帝与萧咨议等书 梁简文与湘东王书 陈律师昙瑗与朝士书 陈沙门释慧津与瑗律师书(并答) 隋炀帝与智者顗禅师书 隋炀帝受菩萨大戒文 隋智者师与炀帝书 唐终南山释氏统略齐文宣净行法门。

与隐士刘遗民等书。

晋庐山释慧远

彭城刘遗民。以晋太元中。除宜昌柴桑二县令值庐山灵邃。足以往而不反。遇沙门释慧远。可以服膺。丁母忧去职入山。遂有终焉之志。于西林涧北。别立禅坊。养志闲处。安贫不营货利。是时闲退之士轻举而集者。若宗炳张野周续之雷次宗之徒。咸在会焉。遗民与群贤游处。研精玄理。以此永日。远乃遗其书曰。每寻畴昔游心世典。以为当年之华宛也。及见老庄便悟名教是应变之虚谈耳。以今而观。则知沉冥之趣。岂得不以佛理为先。苟会之有宗。则百家同致。君诸人并为如来贤弟子也。策名神府为日已久。徒积怀远之兴。而乏因籍之资。以此永年。岂所以励其宿心哉。意谓六斋日。宜简绝常务专心空门。然后津寄之情笃。来生之计深矣。若染翰缀文。可托兴于此。虽言生于不足。然非言无以畅一诣之感。因骥之喻。亦何必远寄古人。于是。山居道俗日加策励。遗民精勤偏至。具持禁戒宗张等所不及。专念禅坐始涉半年。定中见佛。行路遇像佛于空现光照天地皆作金色。又披袈裟在宝池浴。出定已请僧读经。愿速舍命。在山一十五年。自知亡日。与众别已都无疾苦。至期西面端坐。敛手气绝。年五十有七。先作笃终诫曰。皇甫谧遗论佩孝经。示不忘孝道。盖似有意小儿之行事。今即土为墓。勿用棺椁。子雍从之。周续之等。筑室相次。各有芳绩。如别所云。

与萧咨议等书。

梁元帝

盖闻。圆光七尺。上映真珠之云。面门五色。旁临珊瑚之地。化为金案。夺丽水之珍。变同珂雪。高玄霜之彩。岂不有机则感。感而遂通。有神则智。智而必断。故碧玉之楼升堂未易。紫绀之殿入室为难。必须五根之信以信为首。六度之檀以檀为上。故能舍财从信去有即空。率斯而谈。良可知矣。窃以瑞像放光倏将旬日。蹈舞之深形于寤寐。抃跃之诚结于兴寝。稍觉十字之蒸。嗤何曾之馔。五鼎之味笑主偃之辞。鼋羹麟脯空闻其说。羊酪猩唇曷足云也。困于酒食。未若过中不餐。螺蚳登俎。岂及春蔬为净。欲吾子三日洁斋。自寅至戌一中而已。自有米如玉锐盐类虎形。云梦之芹辽东之藻。十斤之梨千树之橘。青笋紫姜固栗霜枣适口充肠无索不获。八功德水并入法流。四王俱至偕让弘道。同志为友。岂不盛欤。萧绎疏。

答湘东王书。

梁简文

　　十八日晚。于华林合外省中。得弟九月一日书。甚慰悬想。秋节凄清比如常也。州事多外无足疲劳。濠梁之气不异恒日。差尽怡悦时有乐事。游士文宾比得谈赏。终宴追随何如近日。注汉功夫转有次第。思见此书有甚饥惄。吾蒙受菩萨禁戒篮预大士。此十二日便于东城私忏。十七日旦早入宝云。璧门照日铜龙吐雾。红泉含影青莲吐芳。法侣成群金山满座。身心快乐得未曾有。昨旦平等寺法会。中后无碍受持。天仪临席睟容亲证拜伏虽多疲劳顿遣。剃顶之时此心特至。心口自谋并欲剪落。无疑马援遣虱之谈。不辞应氏赤壶之讽。僧琎典议不异昔日。竟日问琎殊均子路。探钩取名名曰因理。皇情印可今便奉行。昨脯后方还所住。徐擒庾吾羌恒日夕镜远在直时来。左右但不得倜傥殊异。盘桓之时稍习节文。欲避酒泉之职。尹王相去。既尔弥申款对。临汝[色-巴＋(厂@矢)]比多属疾。来宫小稀。其间信使差得不简晔。兼詹事暕为洗马时申话言数语。论辨向之。侯东抚复成离阔。衡山九嶷寻应引迈。临岐有叹望水兴嗟。但吾自至都已来。意志忽恍。虽开口而笑。不得真乐。不复饮酒垂二十旬。次公醒狂自成无理。知耆艾数信述吾经过。适忆途遵江夏路出西浮。日月易来已涉秋暮。而韦述有长沮之弊。必笑之灾。术异葛仙形均荀序。第复资其粮饩。特为经营。转祸为福事均北叟。分别已来每增慨忆。叹因月积想逐时旋。每有西卸事同抚[月*坒]。相见之期未知何日。瞻言玉岭静对金关。怀劳之深未常弭歇。善自保惜。反此不多。纲疏。

与梁朝士书。

瑗律师

　　光宅寺昙瑗白。窃惟至人垂诲各赴机权。故外设约事三千。内陈律仪八万。诚复楷训异门无非惩恶。孔定刑辟以诘奸宄。释敷羯磨用摈违法。二圣分教别有司存。顷见僧尼。有事每越讼公府。且内外殊揆科例不同。或内律为轻外制成重。或内法为重外网更轻。凡情僶俯肆其阿便。若苟欲利己。则舍内重而附外轻。若在陷他。则弃内轻。而依外重。非唯秽黩时宰。便为顿乖理制。幸属明令公匡弼社稷和燮阴阳。舟楫大乘柱石三宝。遐迩向风白黑斯庆。贫道忝居僧例。颇曾采习毗尼。累获僧曹送事访律。详决寻佛具切诫。国有宪章。絓僧家诤执。未审依何折断。谨致往牒伫奉还旨。庶成约法永用遵模。释昙瑗呈。

与瑗律师书(并答)

释慧津

慧津和南窃闻寻师万日以礼见知。而津伏奉未淹。过蒙优接。昔邹阳上书。乃可引为上容。宋玉陈赋则赐以良田。且复康会来吴。才堪师表。摩腾入汉。行合律仪者哉。故知道寄人弘。德不孤立。俦今访古并非其例。岂可虚佩宠灵坐安隆渥。便是名踰分外誉超身表。但法轮初启。请业者如云。非直四海同风天下慕义。遂令负笈之徒排肩自远。归仁之士继踵来仪。华阴成市曾何足云。举袂如帷。岂得独高前代。况乃阐禅定之初门。开智慧之灯炬。信实倾河倒海宣说不穷。先进者陷于金城。后生者摧其利齿。可号熏修戒善。能令十地璎珞守持身行。则使八正庄严允穆圣凡协和幽显。加有怀铅握锥之好。聚萤流麦之勤。或剖蚌求珠。开河出宝。而慧津一分无取。内外靡闻。学谢悬钟言惭散粉。同斯曲木空厕直兰。类此蒹葭谬参玉树。乃知沧溟汪濊。不待豪滴之珠。华岳穹崇。宁俟游尘之壤。譬兹秋凤如彼春林。坠独叶不预百枝。落一毛何关六翮。正言身名仰委触途凭累。区区寸诚喻如皎日。不意三边有务四郊多垒。致使亏替讲筵请益成废及言悲鲠宁可具披。所冀难静障除更敦咨受。不任恋结。行遣只承。慧津和南。

瑗律师答。

信来枉告良用怃然。余学惭技痒人非准的。中虽曾讲授不异管内窥天。岂足作范后昆踵武前哲。盖身疾弗瘳门人引去。一师盛业废而莫传。五十之年忽焉将至。长夜永怀惆怅何已。未有好事者日相请逼。遂以罢老复成自励。如法师数子本出名家。洛下奇才当今利齿。必欲探核论部任持律藏。方为美器日见绝尘。复有海表奇僧聚中开士。皆学无常师。不远而至访道质疑。足称一时之乐。不意胡兵犯跸虏马饮江。塔庙焚如义徒道殣。即日京华故老倚席不谈乃复爰访幽痾。令其训导久废无次。何以诲人。故乃荆棘生乎口中。雌黄谬于舌杪矣。煎水求冰未足为喻。伫能近顾方陈寸款。瑗白。

隋炀帝于天台山顗禅师所受菩萨戒文。

弟子基承积善生长皇家。庭训早趋贻教夙渐。福履攸臻妙机顿悟。耻崎岖于小径。希优游于大乘。笑息止于化城。誓舟航于彼岸。开士万行戒善为先。菩萨十受专持最上。喻立宫室先必基趾。徒架虚空终不能成。孔老释门咸资镕铸。不有轨仪孰将安仰。诚复能仁奉为

和上。文殊冥作阇梨。而必藉人师显传圣授。自近之远感而遂通。波仑罄髓于无竭。善财亡身于法界。经有明文非徒臆说。深信佛语幸遵时导。

禅师佛法龙象。戒珠圆净定水清澄。因静发慧安无碍辩。先物后己谦挹成风。名称远闻众所知识。弟子所以虔诚遥注命楫远迎。每虑缘差值诸留难。亦既至止心路豁然。及披云雾即销烦恼。以年月日。于扬州金诚设千僧会。敬受菩萨戒。戒名为孝。亦名制止。方便智度归宗奉极作大庄严。同如来慈普诸佛爱等视四生犹如一子。云云。既受戒已。便举法名。諮帝为总持菩萨也。帝顶受已白曰。大师禅慧内融导之以法泽。可奉名为智者。斯同梁高举约法师之徽号矣。

天台智者禅师与炀帝书。

文多不载备所撰续高僧传。

统略净住子净行法门序。

终南太一山释氏

夫净住之来。其流尚矣。祖述法王开化道达之方。统引群生履信成济之务也。是以正法存没毕乘信毁之功。神用昏明终藉惰勤之力。窃开轮王兴运肇于有劫之初。法主膺期开于浊域之始。其故何耶。良有以也。谅由淳薄结于夙心。故使机感隆于视听。自教流震土六百余年。道俗崇仰其踪可悉。至于知机明略弘赞被时。垂清范于遗黎。导成规于得信者。斯文在斯。可宗镜矣。昔南齐司徒竟陵王文宣公萧子良者。崇仰释宗深达至教。注释经论钞略词理。掩邪道而辟正津。弘一乘而扬七众。世称笔海。时号智山。或通梦于独尊。谥天王之嘉称。或冥授于经呗。传神度之英。规其德难详辄从盖阙。以齐永明八年。感梦东方普光世界天王如来树立净住净行法门。因其开衍。言净住者。即布萨之翻名。布萨天言。净住人语。或云增进。亦称长养通道及俗俱禀修行。所谓净身口意。如戒而住。故曰净住也。子者绍继为义。以三归七众制御情尘善根增长绍续佛种。故曰净住子也。言净行法门者。以诸业净所以化行于世。了诸法门。故有性相差别。始于怀铅终于绝笔。凡经七旬两帙都了。遂开筵广第盛集英髦。躬处元座谈叙宗致。十众云合。若赴华阴之墟。四部激扬。同谒灵山之会。咸曰。闻所未闻。清心倾耳。故江表通德体道乘权。综而习之用开灵府。陈平随统被及关河。传度不亏备于藏部。后进学寡识昧。前修曾不披寻。任情抑断号曰伪经。相从捐掷。斯徒众矣。可为悲夫。余以暇景试括检之。文寔精华理存信本矣。故知今所学教全是师心。心何

可师一至如此。是以智度论云。佛灭度后凡所制述弘赞佛经者。并号阿毗达磨。即十二部经之所摄也。圣教明诀理绝凡谋。但以初学或昧未能瞻及。辄又隐括略成一卷。撮梗概之贞明。摘扶疏之茂美。足以启初心之跬步。标后锐之前纵。又图而赞之广于寺壁。庶使愚智齐晓识信牢强。万载之道遐开。七众之基成立。敬而信者是称净行之人。宗而行之不亡净住之目。贻厥诸友知其意焉。

净住子净行法。

南齐文宣公

皇觉辨德门第一。

　　九十六种道而佛道为最上胜者。非无其义。夫立名所以表德。非德无以显名。有名未必具德。有德名非虚唱。是知名有真假。德有虚实。岂可道俗混同窃名假实而不辨析者乎。今睹殊教异轨分衢舛迹。未尝不有其名而阙其德。不无其称而求其用。是知有名无德者外道也。有德有名者佛道也。譬若济海托舟践途寄足。故经云。直心是道场。无虚假故。发行是道场。能辨事故。如是四弘六度俱称道场。藉如此之胜因。获若斯之妙果。所以解脱去其累般若穷其照。相好表其容法身显其德。语其至仁则三念齐想。言其自在则无畏独步。谈其累功则十力为用。仰其妙极则不共之法神通方便无量法门。洞达三世了照万有。卓然明显英圣超群。故号如来十号具足。既自觉于生死昏夜。又复起于未觉悟者。斯可谓有其名德无不苞。具其美德无不备。故知形端则影直。声雅则响和。未见貌丑鉴镜有悦目之华。体矬照水发溢群之观。书云。不登山无以知天之高。不测水无以知地之厚也。凡如斯之异学。皆漏于佛之大道矣。故经云。世间亦有常乐我净。出世亦有常乐我净。世间者有名无义。出世者有名有义。故六师结誓经。问佛名德。佛答云。

　　最正觉自得。不染一切法。一切智无畏。自然无师保。至独无等伦。自获于正道。如来天人尊。一切智力具。

　　今各既知至德有归邪正异趣。善恶分逵凡圣路隅。幸得信因果悟非常。顺智流入正道。诸贤并能悼川上之不追。悟交臂之潜往。病生灭之无穷。慕我净之恒乐。凡我咸已仰风餐化割爱辞荣。岂得不懔然增到形命相竞者乎。故当清和其性哀愍有形。等心存济以法惠施。不犯不取有求不逆。常志大乘内外相副。是名具足清净度门。

辨德门颂。

南齐秘书丞王融

紫实昧朱。狂斯滥哲。舛迳扬鑣。分源竞柮。丽景或幽。澄舒每缺。水激波生。烟深火灭。情端徒总。理向空蔽。不有明心。谁驱圣辙。

开物归信门第二。

如来愍念众生爱同一子。何常不以善权方便弘济益之津乎。所以垂形丈六表现灵仪。随方应感法身匪一。及其金容托体相好庄严。显发众生欣乐瞻睹。行则大千震动众魔慑伏。住则洞达诸定外道归化。坐则演示方等释梵咨仰。卧则开一实道三乘禀德。言则三涂静苦。笑则四生受乐。闻声者证道。见形者解脱。当此之时。岂不盛哉。今者虽禀精灵昏惑障重。进不睹分卫国城。退不闻八音辩说。将由罪业深厚烦恼牢固。非惟恐不见前佛后佛来圣近贤。深忧恶道无由可绝。发如此意。实有切情之悲。运如是想。不觉痛心之苦。岂容顺默使流晏安苦海沉沦沸火而不自拔者乎。当须慷慨懔厉挫情折意生增上心。忏悔灭罪去诸尘累。乃可归信。自不坚强其志亡身舍命捍劳忍苦衔悲恻怆者。将恐烦恼炽火无由而灭。无明重闇开了未期。譬如牢狱重囚具婴众苦抱长枷穿大械。带金钳负铁锁捶扑其躯。脓疮秽烂周遍形骸。臭恶缠匝而欲以此状求见国主贵臣。虽复一心无怠恳诚嘉到。恐升高殿践玉筵。亦无由而果。假令愍念欲睹为难。何以故。以其具诸罪恶不离苦具故。若去枷脱锁洗垢严服。王不我碍自然而现。今欲归信亦复如斯。将见如来相好光明者。先当净身口意洗除心垢。六尘爱染永灭不起。十恶重障净尽无余。业累既除表里俱净。方可运明想于迦维。标清心于宝刹。去诸尘劳入归信门。必然仰睹法身无碍。如囚脱枷锁自然见于王。我今除烦恼亦必睹诸佛。若不如是虽复殷勤倍切。直恐障碍难通。岂可不五体投地如太山崩一心归信无复疑想。奉为至尊皇太子七庙圣灵龙神八部一切剧苦众生。敬礼十方一切三世诸佛。求哀忏悔。既悔已后。常行柔软调和心堪受心不放逸心寂灭心真正心不杂心无贪吝心胜心大心慈悲安乐心善欢喜心度一切心守护众生心无我所心如来心。发如是等广胜妙心。专求多闻修离欲定。奉戒清净念报恩德。常怀悦豫不舍众生。

归信门颂。

生浮命舛。识网情违。业云结影。慧日潜晖。逶迤修道。极夜无归。登山小鲁。泛海难沂。参玟见璧。辩砾知玑。迷其未达。匪正何依。

涤除三业门第三。

身口意三祸患之首。故经云。有身则苦生。无身则苦灭。既知其患苦则应挫而灭之。灭苦之要莫过忏悔。忏悔之法。先当洁其心静其虑端其形整其貌恭其身肃其容内怀惭愧鄙耻外发。书云。礼无不敬。傲不可长。又曰。过而能改是谓无过。经云。于一切众生敬之如亲想。各自省其过。然后忏悔。众等从无始世界以来至于此生。由于身意造诸苦业。并缘愚痴多违至教。遂乃憍慢懈怠形用不恭。眠坐放逸行动轻傲。或入出僧坊登上堂殿。礼拜旋绕形不卑恭。或于父母师长上中下座善友知识前。服用不端动止乖法。非礼而观用违体制。或盗三宝财及亲属物一切他有。抄掠强夺。欺诳增减非分相凌。或淫劮恣纵。非时非处。罔隔禽兽。不避亲族。或造五逆水火焚浇。攻略坑陷加毒无罪。或[利-禾＋京]劓刖刵考掠斫射。伤毁斩截残害剥裂。屠割炮烧煮炙烂瀹。诸如此罪。或为淫欲。或为财利。或为悭贪。或为痴我。无惭贤愚不愧圣达。今思此过若影随形。怖惧惭愧悲恻忏悔痛苦忏悔已。有相加害者。从今已去为真善友。生生相向以法示诲。愿十方佛特加摄念。悔身业障永更不造。

次忏口业。此是患苦之门。祸累之始。书曰。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国。又曰。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一发荣辱之主。经云。不得离间恶口妄言绮语。谄曲华词构扇狡乱。故知有言之患招报实重。广如自爱经彰斯业相。又如经云。失命因缘尚不妄语。何况戏笑构扇是非。常以直心忏悔口业。

次忏意业。意为身口之本。罪福之门。书云。检七情务九思。思无邪动必正。七情者喜怒忧惧憎爱恶欲者也。九思者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利思义。此皆所以洗除胸怀去邪务正。经云。不得贪欲嗔恚愚痴邪见。故知万恶川流事由心造。何以知其然。若瞥缘心起。故口发恶言。言由意显。便行重罪。今欲缄其言而正其身者。未若先挫其心而次折其意。故经云。制之一处无事不辨。既心会于道。身过不遏而止。意顺于理。口失不防而灭。然身口业粗易可抑绝。意造细微难可豁尽。广如诸经说其相状。

忏悔三业门颂。

乐由生灭患以身全。业资意造。事假言筌。利衰毕倚。荣辱兹缠。燕骥匪蹑。周锴徒镌。惑端风绪。爱境旌悬。不勤一至。何阶四禅。

修理六根门第四。

经云。罪无定相。随因缘造。既是因缘而生。今亦随因缘而灭。前已忏其重恶。则三业俱明。又欲庄严容体。则须六根清净。固知心之驱役诸识。亦犹君之总策诸臣。故书云。君人者懔乎如朽索之御六马。言其畏敬御物不及于亡。验之此事晓然俱了。但以方境森然感发内外。更相因倚构接心识。故经云。心王若正则六臣不邪。须各惭愧制驭根识。如法句经心意品说。昔有道人。河边学道。但念六尘曾无宁息。龟从河出。水狗将啖龟。龟缩头尾四脚藏于甲中。不能得便狗去还出。便得入水。道人因悟。我不及龟。放恣六情。不知死至。轮转五道皆由意根。故须总明六根罪业。我从无始已来。眼根因缘随逐诸色。见胜美之事。不能修学。见不善之业。随顺履行。获此双眼其净甚少。惟见无惭无耻之色。不见贤圣神通方便作用之色。虽有双目与盲不异。是大可耻一也。我从无始已来。耳根因缘随逐外声。闻说正善信忠劝美。不能修学。反生愤结。闻邪恶事。欢然须行。缘此因故惟闻一切不善音声。不闻清净正法之声。十方诸佛常说妙法。我今不闻生聋不异。是大可耻二也。

我从无始已来。鼻根因缘若闻正教戒德妙香。初不乐闻。反生妨碍。闻诸恶欲邪媚之香。深心耽着。由此业故。堕大地狱。生在边地。不闻贤圣五分之香。不闻三乘四摄等香。使我轮回常与善隔。是大可耻三也。

我从无始已来。舌根因缘造过特多。贪着厚味不净说法。致此罪缘常沦生死。是大可耻四也。

我从无始已来。身根因缘多造众罪。自重轻他增长痴爱。由此业故。得下贱报。于佛胜缘无由攀附。是大可耻五也。

我从无始已来意根因缘备造众恶。至人经教拔苦出要。心不悕行更生违拒。乃学异论。规图罪种致无正信。求名求利增长我见。乖僻尤重。临死之时方悔虚过。此大可耻六也。

清净六根门颂。

倾都丽佳。绕梁之曲。肥马轻裘。蕙肴芳酥。晦黑滋生。昏嚣竞欲。貌荡魂浮身甘意触。灵蔡摄根。情葵卫足。虫草或虞。人何不勖。

生老病死门第五。

寻夫远劫已来。三业所缠六根所惑。染爱润业沉没迄今。生老病

死实为大苦。故经云。一身死坏复受一身。生死无数。尽天下草木斩以为筹。计吾故身不能数矣。所以达人兴厌高升界系之表。愚夫贪生恒沦死生之狱。故须识过可得长辞。如胞胎经云。众生受胎。冥冥漠漠状若浮尘。在胎十月。四十二变识微苦毒楚痛难忍。臭处迫迮剧于牢狱。饥渴寒热过于饿鬼。母饱急塞母饥闷绝。食冷如冰食热如火。饮多如漂大海。行急如堕险谷。坐久如土镇迮。立久如悬厕屋。下熏上压无时不苦。及将欲生倍复艰难。如赤身赴刃叫声震裂。虽具此苦复多不全。若一日百日一月十月。或在胞胎堕。落或出生母子丧命。当思此生实是大苦。次思老苦。经云。年耆根熟形变色衰。坐起苦极余命无几。涅槃经云。譬如灯炷惟赖膏油。膏油既尽光炷非久。人亦如是。惟赖壮膏。壮膏既尽衰老之炷何得久住。又如折轴无所复用。如遭霜花人不欲视。又经云。是日已过。命亦随减。如少水鱼。斯有何乐。当思此老复为大苦。次思病苦。皆由风寒冷热食饮不节。四时变改则水石乖扶。况此假合之体危[目*危]之形。望免四大不亏百一无恼。岂可得也。及至苦患切身心烦愁塞。求生不差求死不绝。痛楚百端穷忧自结。屎尿臭处。妻子为之改容。形骸不摄。傍人为之变色。况单身寄病。谁肯提携。故经云。慈父孝子至病死时不能相救。此至言也。实为大苦。复思死苦。经云。死者尽也。气绝神逝形骸萧索。人物一统无生不终。又经云。去处悬远而无伴侣。无所破坏见者愁毒等。经又云。独生独死身自当之。幽幽冥冥会见无期。是以圣人以身为患。岂复以死更受生乎。往来五道劳我精神。誓断贪源绝其生本。是故死苦实由此身。如来出家立言此意。

生老病死门颂。

　　秾华易迁。繁蕉不实。星发鲐肌。怜光惕日。二竖潜言。十巫空术。生之往矣。高松萧瑟。即化翻灵。从缘坠质。噬脐有讥。嗟然何汩。

克责身心门第六。

　　身为苦本。自所造集。于生死中复增恶业。不能改悔随顺佛语。是故特须深自克责。

　　经云。见人之过口不得言。己身有恶则应发露。书云。闻人之过如闻父母之名。耳可得闻口不得言。又云。君子显其过。

　　经云。赞人之善不言己美。

　　书云。君子扬人之美不伐其善。

经云。恕己可为譬。勿杀勿行杖。

书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今以经书交映。内外之教其本均同。正是意殊名异。若使理乖义越者。则不容有此同致。所以称内外者本非形分。但以心表为言也。

经云。佛为众生说法断除闇惑。犹如良医随疾授药。

书云。天道无亲惟仁是与。若出家之人观空无常。厌离生死行出世法。是则为内乖此为外。在家之人归崇三宝。持戒修善奉行礼义。是则为内。乖此为外。今内外道俗。共知内美之称由心。外恶之名在行岂得不舍外恶勤修内善。若欲修行先自克责。当知求进是假名。退检是实法。欲涉千里者。必里粮卫足而致也。欲升彼岸者。必聚智粮具戒足而登也。所以能果者。实由退检觉察校试轻重。故能却断无明退截老死。愚闇灭则慧光发。四相迁则戒德显。故知廉退者进之兆也。贪进者退之萌也。夫求而获者虚则宝爱情深故有倾危堕坠之苦此。外道之法也。退而获者实则意无染恋。故得常安涅槃之乐。斯佛道之法也。今者但应退检不及以自责躬。若志求进必损我伤物。退察检失则彼我兼利。当知克责心口。是八正之路。检察身行。是解脱之踪。是故如上善自克责。则无善而不归也。

克责心行门颂。

瞻彼进德。莫敢或遑。顾咨小智。徒以太康。岂无通术。跋此榛荒。虽有重离。亦照萤光。循情内负。抚事外伤。层罗一举。空念高翔。

检覆三业门第七。

克责之情犹昧。审的之旨未彰。故以事检心。校所修习。既知不及弥增悚恧。何谓检校。检我此身。从旦至中。从中至暮。从暮至夜。从夜至晓。乃至一时一克一念一顷。

有几心几行几善几恶。

几心欲摧灭烦恼。

几心欲降伏魔怨　几心念三宝四谛。

几心念苦空无常　几心念报父母恩慈。

几心愿代众生受苦　几心发念菩萨道业。

几心欲布施持戒　几心欲忍辱精进。

几心欲禅寂显慧　几心欲慈济五道。

几心欲劝励行所难行。

几心欲超求辨所难辨。

几心欲忍苦建立佛法。

几心欲作佛化度群生。

上已检心。次复检口如上时刻。

从旦已来。已得演说几句深义。

已得披读几卷经典。

已得理诵几许文字。

已得几过叹佛功德。

已得几过称菩萨行。

已得几过称赞随喜。

已得几过回向发愿。

次复检身如上时刻。

已得几过屈身礼佛几拜。

已得几过屈身礼法礼僧。

已得几过执劳扫塔涂地。

已得几过烧香散华然灯。

已得几过拂除尘垢正列供具。

已得几过悬幡表刹合掌供养。

已得几过绕佛恭敬几十百匝。

如是检察。会理甚少违道极多。白净之业裁不足言。烦恼重障森然满目。闇碍转积解脱何由。如上检察自救无功。何有时闲议人善恶。故须三业自相训责。知我所作几善几恶。

检校行业门颂。

浑风缅没。旅俗胶加。竞文内疚。谁靦心瑕。再惟情反。三省身华。贵危穷滥。贫慑豪奢。遭回六蔽纷纶七邪。不图厥始。逸马难罝。

诃诘四大门第八(四大谓地水火风也)

上已检校所行。多诸废惰。由此四大招致懈怠。是故诃诘令其觉悟。夫三界遐旷六导繁滋。莫不依因四大相资成体。聚则为身散则归空。然风火性殊地水质异。各称其分皆欲求适。求适非一。所以乖忤易动。故一大不调四大俱疾。乍增乍损痾疹续生。风轻而地重。水冷而火热。互相煎恼。无时得安。经喻四蛇。信哉可患。又此四大无惭无耻无恩无义。我今恐其不安。所以资给所须。然彼四大初无愧感。何以知之。至如悲风霜殒严冬雪零。便须绵纩衣袭卧褥温室。若季夏郁蒸歊赫炎烈。复须轻絺广室风扇牙簟。春秋改节气候清爽。复须轻软服御。乃至食则甘肥珍肴充满。饮则瓜果温浆冷水随时资给。安苦求乐。此皆四大所须。而我供赡未曾拒逆。而此四大求索无惭。不知有无。有则充给不厌。无则恐迫令得。如饥须食不可暂阙。脱致乖违内愁外战增发火大。不知我艰辛。不恕我空乏。惟欲贪求无有休息。是名无惭。云何无耻。汝之所须无穷。我随给汝不少。雅然当受初无愧容。我既役智尽谋以相资赡。而汝初无矜念于我。于少日中不须衣食。云何无恩。今既得我如此供给。未尝为我造作善事。获我衣食饱暖怡怿。反更思念作一切恶。少时禅诵礼拜即生懈怠。云何无义。此四大身。不可期怀。不可委信。我今为汝种种供须。反复横起种种爱着。驱逼于我行杀盗淫。我既愚痴不能制革。还相随顺生诸疾病。或遭王法牢狱鞭杖。为汝所招。我既婴苦。汝亦无利。犹复不知。更求更索。后今日去。不复随汝流转老病生死大海。汝当随我行道。作诸善业。方可给汝随分衣食。趣得支身以除饥渴。汝当善自驱策。令我早得五分法身。常化游行自在无碍。

呵诘四大门颂。

迅矣百龄。绵兹六入。出没昏疑。兴居爱习。矻矻予求。营营尔给。匪德日归。惟殃斯集。贪人败类。无厌自及。昭回不希。玄墟何泣。

出家顺善门第九。

上已检校所行。知乖道实远。克责自咎则进趣有途。前虽道俗总论混知其过。然在家罪重出家罪轻。但出家之人。行业阶差生熟难辨。然阡陌而观。亦粗见其迹。今出家者未登圣境。而期望之人恒引圣责凡。良由大教胜远。尊之者责重。法律精微。信之者望深。何以知然。今欲见雅形妙相之体。当睹仪容端丽之人。欲观仁义盛德之风。当寻有礼有义之行。何常见众多之口竞。讥弃诸外道。正以不足及言。所以息讥。在于众僧动为论端。实由我法清胜嫉之者多。我法高远毁之者众。书云。城高则冲生。道尊则魔盛。今乍闻诘诮之言乃足惊怪。就理而寻非无义而发。试为检其所修比其所习。福之深浅罪之厚薄。可加意察之。夫父母是孝恋难遣。而能辞亲。妻子是恩染难夺。而能割爱。

势位物情所竞。而能弃荣。

饥苦是人所难忍。而能节食。

滋味是人所贪嗜。而甘蔬涩。

翘勤是人所厌怠。而能精苦。

七珍是人所吝惜。而能舍离。

钱帛是人所蓄聚。而能弃散。

奴僮是人所资待。而自给不使。

五色是人所欣睹。而弃之不顾。

八音是人所竞闻。而绝之不听。

饰玩细滑人所保着。而能精粗无碍。安身养体人所共同。而能忘形舍命。眠卧是人所不免。而昼夜不寝为业。恣口朋游人所恒习。而处静自检。

白衣饮馔不知纪极。而进食如毒。

白衣日夜无所不甘。而已限以晷刻虚腹。

白衣则华屋媲偶而己家间离着。

又行住坐卧如是法。礼拜围绕如是法。读诵讲说如是法。食饮便利如是法。受供行施如是法。修道习行如是法。略说如上无非有法数则三千威仪。广则说不可尽。余如出家功德经说。

出家生善门颂。

澡身浴德。晦迹埋名。将安宝地。谁留化城。道场旷谧。禅迳闲清。风飘弗响。震辙徒惊。啸傲焉虑。脱落何营。长捐有结。永置无生。

## 广弘明集第二十七卷中

### 在家从恶门第十

俗士每言谈之次。或问。白衣归向何法无不答云。释氏纯信纵复实心错背。亦羞言其乖咎。所以尔者。寔由大法精胜不欲与善相违故也。既言其信。当事与言同。若言事相反者。便是矫伪谀谄侧佞邪媚。天下所惊嗟。四海所骇叹。若欲真实期于三世者。见沙门之过。当知凡劣。形服虽异喜怒何殊。便思其理可崇本不在人。何得以鄙吝之行。用废大道乎。且其积习胜业已积。熙连沙喻可不深思。今诸士女试自检察。实自多过。

嗔恚不避尊贵　　恶骂无复高卑
贪求不计毁辱　　悭吝不知礼节
淫欲不择禽兽　　黜退不避亲族

加以惰慢放逸贡高怼恨诤讼邪命诈现异相。以利求利恶求多求。无有恭敬不随教诲。身见有见及以无见。未尝省退以礼自制。一何苦哉。惟恐我不胜人。人莫及我。经说起慢。此业炽盛烧灭宿世所种善根。又云。为恶虽少后苦无边。如毒在身终为重患。诸俗人等惟欲营生不知顾死。然生不可保死必奄至。寻此危命非朝则。夕俄倾之间凶变。无常。如佛为愚痴富老公说偈。

汲汲忧子财。非我何所有。愚人多预虑。莫知当来变。

广文如彼何得不思。贪求积聚终必散失。身死名灭惟业相随。又

观女人所起患毒。倍于男子。经云。

女人甚深恶　　难与为因缘
恩爱一缚着　　牵人入罪门
女人有何好　　但是诸不净
何不审谛观　　为此发狂乱

郁伽长者经云。在家修道当观女人生厌离想。非常久想。不净洁想。臭秽恶想。罗刹恶鬼恒啖人想。贪色难饱无止足想。恶知识妨净行想。三恶道增忧苦不断。目面唇口惑人之具。人为所惑。破家灭国杀亲害子。众祸之本皆由女色。

在家男女恶门颂。

在磨则磷。玉生虽坚。维居必徙。岂曰能贤。冰开春日。兰败秋年。教随类反。习乃情迁。命符三漏。生偕十缠。兹焉遂往。忧畏方延。

沉冥地狱门第十一。

万法虽差功用不一。至于明昧相形。惟善恶二途而已。语善则人天胜果差别于目验。述恶则三途剧苦皎然而非虚。而愚惑之夫好起疑异。多言人天是妄造地狱非实说。以不睹故。便不知推因以测果。由不了故。复不知验果以寻因既因果未分空扇是非。疑途乱起明在何日。无论未来其事难了。但以即今善恶是验冥漠非妄。夫有形则影现。有声则响应。未见形存而影灭声续而响乖。故知善恶相资亦复如是。幸各明信无厝疑心。何谓地狱。经中广说。此洲地下八大地狱。最下阿鼻。四万由旬。铁城四周表里火彻。铜狗黑蛇哮吼嚼咋。甚可怖畏。诸小狱者散在铁围山间海渚空野众处。备受寒热。难可具说。狱各有主。牛头阿傍。其性残虐无一慈忍。见受苦者。惟忧不苦。惟忧不毒。或问狱卒。众生受苦甚可怜愍。而汝无慈常怀毒害。狱卒答曰。诸受苦者。由是不孝父母。谤佛法僧。骂辱亲疏。毁陷一切。破坏和合。嗔恚杀害贪淫欺诈。邪命邪求及以邪见。憍慢懈怠放逸怨恨。迷没声色耽着酒食。犯所受戒不知惭愧。具足恶业。来此受苦。受苦既毕恒加谏喻。此是恶处今已得脱。勿复重来。然此众生初无改悔。今日得出俄顷复来。劳我形力加毒于彼。今观此辈既不修善。往趣泥洹则是无知。不识避苦。所以倍痛害之。何由得出慈忍。又经云。有十恶业杀生偷盗。能令众生堕于地狱畜生饿鬼。无量劫数乃得为人。还受短命贫穷等报。又感外报棘刺沙砾水旱少味不如意等。且身口意此三发业之始。自作教人见作随喜。此三成业之由。现报生报

后报。此三感业之所。故论云。三三合九种。从三烦恼生。然前九位业通善恶。受三涂报惟在三毒。是故行人先须观破。于此人身可有出理。

地狱门颂。

冥津殊复晓。高听亦能卑。阴墙虽两密幽。夜有四知。炎山翻烈火。冰涧匝寒澌。罗城振云幕。锋树郁霜枝。茹荼非云苦。集木岂称危求仁曾已得。长叹欲何为。

出家怀道门第十二。

自大圣已还性体未圆。三相所迁四山作固。所以如来智周域外。尚假苦切之言。令诸有生得入律行。今居在凡愚善恶杂糅。何能免点累之愆爱染之失。若闻所说当深叹悼。何时免离若斯之过。不得内怀惊疑增其忿憾也。然则起忿之来。诚由着我。如经所说。执我见者。生死大患第一破戒。且举一我无人不患。自非正聚谁不弊之。出家本意为灭此惑。故诸行者。常须遮制。积功不已渐得出有。迷此不修还同无始。徒在僧伦更招苦业。今闻出家之美。不得便言无恶。又闻俗人之恶。不可便言无善。故通述之宜各警策。夫出家者犹信。故入道也。当去爱着顺佛语。则出世之行成也。若于行有亏。则非谓之信也。内既无信。则剪落纳衣瓶钵等。于身无用。略引数条不得自怠。

已去愦闹得空闲　　已离俗爱无攀缘
已出驰动入寂定　　已离染着得无碍
已舍苦境得无恼　　已离妻子无缠缚
已弃饰好厌华侈　　已绝声色灭贪求
已断荣辱去我见　　已向八正趣道门
已披弘誓忍辱铠　　已服解脱涅槃衣
已望毕竟空寂舍　　已登慈悲喜舍堂
已见回向之大利　　已听多闻自觉音
佛见出家之大利

如此。所以劝奖诫厉修学。故经云。盖闻沙门之为道也。舍家妻子捐弃爱欲断绝六情守戒无为。其清净一心者则万邪灭矣。一心之道者。声色不能污。荣位不能动。免离忧苦存亡自在。块然独立舍五[女*堅]除两秽。二坚缚二障法二种垢二雨雹二痈疮二烧法二种病。四破戒者。一谓三业不净。二谓闻空怖畏。三谓不为泥洹。四谓贪着我见。又如经说。菩萨修行先除四失。谓舍欺诳。重报恩。决嫌疑。灭谄心。如是备行诸度妙行。清净广大安住寂静。

出家怀恶门颂。

韫石谅非真。饰瓶信为假。窃服皋门上。滥吹缁轩下。凤祀徒惊心。骆文终好野。实相岂或照。浮荣未能舍。迹殊冠冕客。事袭驱驰者。已矣歇郑声。无然乱周雅。

在家怀善门第十三。

前已闻其恶深自鄙悼。今显其善悦以进道。何以知之。自非贪欲情厚。染爱性深。富贵意重。势利心浓者。则不容安处累缚黑闇所缠故知在家者众患之本矣。故使室家妻子宗亲眷属。周旋来往朋友游处奉上接下。皆须将意。意不独往。其应筐篚。筐篚之用非求不至。既驰求事广财念无穷。惟念多蓄不顾无常。拥积腐坏靡知分散。是为欲不悭贪。便不能得。既眷属缠绕百心不同。不加鞭罚则为恶者众。虽曰止恶要由。

嗔起。是为欲不嗔恚。亦不能得。为此资生校计驰求万方。以利萦心不知患害。水火盗贼艰苦备经。或夭身命残杀无辜。宴集欢乐非此不济。起贪痴心谓我加尔。饮啖之后畅快莫思。是为欲不起痴。而不能得。当知白衣与善相违。故曰。所作之事与地狱对门。又云。

居处如牢狱。妻子如枷锁。财物如重担。亲戚如怨家。

而今在穷苦之地。系缚忧厄艰辛缠累。备诸苦恼。不亲三宝不近正法。穷迷闇障剧苦之内。而能一日一夜守持清禁。六时行道兼修六斋。年三长斋。或持一戒二戒三戒乃至五戒八戒十戒。菜蔬节味检身口意。又率妻子内外眷属。回向崇善建菩提因。或撤父母之供妻子之分。财货衣服甘珍肴果。穷其所有敬供精洁。合室营奉晨昏翘注。或为疾患危急县官牢狱。或亲亲崩亡祈福魂路。或生善灭罪始发信心。崇仰沙门在圣无别。由其随顺佛正教故。所以顺佛语故出离生死。若违佛语必堕恶道。是故常应坚发正愿。愿受化生自在。飞行一切佛刹。随所感见应接群生。学佛威仪。入如来室。着如来衣。坐如来座。巧便大慧开悟解脱。于诸法中究竟无障。尽虚空际大誓庄严。

在家劝善门颂。

处尘贵不染。被褐重怀珠。美玉耀幽石。曾兰挺丛刍。四氏不为侣。三界岂能渝。谅兹亲爱染。宁以财利拘。烦流舍智宝。榛路坦夷途。万物竟何匹。烈火树红芙。

三界内苦门第十四。

夫三界牢狱四围轮转。在家出家未断我倒。无得免者。既为生死所缠。身心劳累迁变无穷。无非是苦。故经云。三界皆苦何可乐者而众生常惑谓言。世间是常是乐。出世乐因无常是苦。何其沉迷顿此颠倒。才验刺身即觉苦受。何得云乐。略引数条证知惟苦。若谓饮食为乐者。则应多所餐进身和心悦。何意小乖分度便成疹患。

若谓衣服为乐者。则应春夏一服爱心无厌。何意寒暑异服。明不甘乐所以苦本。

若谓室宇为乐者。何意不常一处。既致驰动。明知避苦。

若谓妻子眷属为乐者。则应长相歌笑。何意俄尔无常悲号。哽噎当知眷属实是苦本。若谓妙色以为乐者。则应长悦心目永慰形骸。何意须臾颜貌变改发白面黑伤痛少年华美之艳。故知此色本自是苦。不是外来。

若谓好声以为乐者。则应丝竹繁会观听无厌。何意小时便致昏倦耳不乐闻。当知是苦。若谓酣酒以为乐者。则应适意遣忧长无恼患。何故神昏心闷骨节惨痛。或因此事鞭杖锁系。丧身夭命破家亡国。受苦无量。

若谓朋游为乐者。则应终日游散不知厌极。何意每一登临少时便倦。后更相携无复行意。

若谓淫劮为乐者。则应血气刚强眼明神爽。少而不老壮而不变。何意恣情逞欲辄有疲困。抽脑撤髓头眩眼乱。心惊气迫筋骨缓纵。口燥唇焦四支振掉。抽拔五藏由此夭命。当知淫劮实是苦本。

若谓荣位为乐者。则应始终不变无耻无辱。何意黜陟之间欢悴立至。以上诸条大举而言。然此六尘五情游心之处。无非是苦。所以大圣觉察三界牢狱知苦。不迷解脱生死。

三界内苦门颂。

心怨动纷纭。情怡辄迁互。欢爱一离远。伤忧坐衰暮。连幌结清阴。高台起风露。腐毒缘芳旨。夭伐寔修[女*雩]。欲网必亏生。繁罝或全兔。眇眇夜何期。悠悠终肯悟。

出三界外乐门第十五。

佛世尊说。三界世间总是苦聚。非惟一苦而已。又是无常无我不净。终归于空。出世之外。则有常乐我净具八自在。而众生长迷妄谓为乐。一何可悲。且说一苦随相有八。何谓八苦。所谓生苦老苦病苦死苦爱别离苦冤憎会苦求不得苦五盛阴苦。于一苦中更有诸苦。故诸行人策厉行道。节身口意翘勤匪懈。群小无知谓之为苦。大圣圆照三达洞了。知此小苦大乐正因。虽有劳顿所期者大。非谓为苦。故引诸行相用简有心。

若舍身命怜愍众生。得佛金色身光明洞彻行住坐卧震动大千相。

若礼拜父母师长贤圣。得佛顶相高明。若不诳众生赞扬其德。得佛眉间毫相。若行慈爱仁救众生。得佛绀青螺发相。若以光灯供养施人。得佛顶出日光相。若以慈意视众生者。得佛净目上下眴相。

若绝滋味十善化人。得佛四十齿齐密相。

若说慈善志意坚强。得佛四牙白净相。若绝口四过。得佛方颊车广长舌相。若行施平等。得佛果时七处合满相。若忍苦行决定无乱。得佛师子臆相。若行正净医药救人。得佛身方正相。若行慈仁不杖众生。得佛修臂指长相。若视地行不践虫命。得佛行不蹈地相。若手扶接有苦众生。得佛手内外握相。若行四摄摄取众生。得佛手足网相。若以净心供养善人。得佛手足轮千辐理相。

若施衣服隐过蔽恶。得佛马阴藏相。若说除患死法得佛鹿膊肠相。

若善庄严不解众生支节。得佛钩锁骨相。

若柔和顺塔右绕从人。得佛右旋毛相。若平治道去棘刺。得佛一孔一毛相。若不服华绮沐浴于人。得佛皮肤细软相。

若扫塔除秽。得佛身不受尘相。

若修万行常愿具足。得佛胸万字相。若舍国城妻子。得佛净土眷属贤圣相。若自节食上味施人。得佛上味相。

若常读诵不恶口加人。得佛总持口香气相。

若说法引接众生。得佛面无饥渴满口光辩才相。

若持戒无缺。得佛法身圆满相。

若在山间头陀苦行。得佛尘累都尽相。若舍华堂幽林禅思。众生谓苦不能行之。菩萨志意坚强所期者大。不以为苦。故得自然宫殿七宝房舍早得成佛。众生犹自流转生死海中。岂非为颠倒惑缠之所致也。故当勤加精进修行此行。便出三界。

三界外乐门颂。

端襟测烦海。矫步写埃氛。三受犹绝雨。八苦若浮云。输心仰圆极。罄质委方坟。朝游净国侣。暮集灵山群。灯只开远照。香寓[鹿/家]嘉薰。俯首睇人俗。信矣静为君。

断绝疑惑门第十六。

夫因果惑应影响相生。必然之道理无差舛。而众生业行不纯善恶迭用。以不纯故报有精粗。或贵或贱或美或恶。其事迹匪一。不了本行故致疑惑。何者。如精进奉戒。应得长生子孙炽盛亲族荣显。而见身命夭促门族衰殄。屠害之人应婴促寿眷属残灭。而反延年寿考宗强援广。清廉之行应招富足。而见贫苦贪盗之人应见困窘而睹丰饶。此乃缘其福故现世轻受。如金刚般若云。由持经故为人轻贱。是人先世罪业应堕恶道。以今轻贱故先世罪灭。所以致有此疑者。由其无明惑故妄起颠倒。不能解了三世业相。今略出数条。世人惑事用以惩诫。庶有识者识以除疑。

智人以生为苦。所以不忍愚夫贪生以生为乐。是一惑也。

智人以不生则不死。故云涅槃寂灭之乐。而愚夫恶死不知远死之方。是二惑也。

智人以居家为苦。譬之牢狱。书云割情在于骄奢。而愚夫染着以为荣乐。是三惑也。

智人知妻子之累。故比之枷锁。书云。割情在于所爱。而愚夫以恩爱为欢欣。是四惑也。

智人以眷属是系缚之本。放之如仇。而愚夫继恋以为胜适。是五惑也。

智人荣利是自灭之诠。书云。割情在于速达。而愚夫不计谗害取贵。是六惑也。

智人以色声香味为苦本。书云。割情在于嗜欲。而愚夫为之沉溺

迷醉。且列如前不容致惑。

是以智人当勤自勉。生老病死不离其身。勿生疑惑一生空过。今更出之以显疑相。

见布施者疾患早亡便起疑心悭吝。见持戒人过中不食。致患怀疑自养。见忍辱人检心摄形。致患怀恼劝令开意。见诵经人。旦夕缘理致患劝息。

见菜[廾/(跳-兆＋束)]人。致患瘦弱劝啖肥美。

见坐禅者。致患劝卧。闻语引进便称本情。懈怠自恣随顺流俗。曾不思量朝闻夕死如救头然。何有情懒更习常俗。以死自誓。方曰有志。

断疑惑门颂。

生涂非一理。识绪固饶津。徒骇东陵富。空嗟北郭贫。国生曾已戾。颜氏信为仁。逢尤昭往业。习善会兹身。勤忧永夷泰。晏安终苦辛。令名且云重。岂若树良因。

十种惭愧门第十七。

既已同知在家男女之恶。又见出家僧尼瑕累。又闻疑惑颠倒之门。退自思省实可惭愧。经云。惭愧得具足能灭闇障。故又云。兽如铁钩。能制人非法。若无惭愧。与诸禽兽无相异也。涅槃云。有二白法能救众生。一惭二愧。惭者自不作恶。愧者不教他作。惭者内自羞耻。愧者发露向人。有惭愧故。则能恭敬父母师长。怀惭愧故。罪则除灭。显相如此。各须惭愧顺清白法。事乃无量。略举十条以为纲要。

第一惭愧诸佛。如来往昔欲令我等离苦获安。所以发心行菩提道。忍苦受辱今成法身。常以正法为我解说。而我不能如说修行。

第二惭愧父母。哀哀父母生我劬劳。长养教诏常怀忧惕。既为人子不顺诲约。反学凶强凌蔑贵贱。既乖诤子上失令名。深为可愧。

第三惭愧诸子。然彼实能晨昏定省。色养无亏。而终贫煎无物赈给。故使诸子无由得立。又阙教导使子愚昏。实为可愧。

第四惭愧师僧。然我父母生育训诲。不能使我出生死海。今此师

僧教我出家受增上戒。怀罗汉胎得罗汉果。而我违犯。深为可愧。

　　第五惭愧弟子。既能晨夕依教策修。而反固遮有违圣说。致使道业寸尺无功。一生空过无法制奉。顾斯负累亦可深愧。

　　第六惭愧帝王。恒以十善化导天下。故国安宁五谷丰熟。所以百姓安家复业。出家之人泰然安乐任其禅诵。而今懈惰。深是可耻。

　　第七惭愧檀越。出家所怀解脱为本。形骸资待衣食为先。所以诸俗为道兴福。供给资缘故隆正业。而或不全失于敬重。亦可深愧。

　　第八惭愧良友。知识化导见佛因缘。令具梵行大经昌示。而我闻谏反以为仇。背逆三归礼向神俗。迷着善导故违正诲。深可为愧。

　　第九惭愧所化诸人。由我无德久不种缘。致使开悟莫能津济。故令听者徒枉功夫。纵闻杂善不获纯净内心自疚。深可惭愧。

　　第十惭愧天龙神鬼护法冥只。我本发心誓度一切。故诸天龙拥护无恼。而我[保/言]缺情志不恒。惟知负恩但增惭愧。

惭愧门颂。

　　神膏施惟重。玄酒恩未隆。明玑隋水上。润玉蓝田中。禀天性所极。资敬道攸崇。羽毛共以势。轮轨相为通。报德怆前雅。酬言爱余风。遵途每多舛。顾省能无忡。

极大惭愧门第十八。

　　惭愧之义以不及为本。若于正行悉能遵奉。则无假惭愧。书云。内省不疚。何忧何惧。又曰。心苟无瑕。何恤无家。今既理妙难精触向乖背。一念之间造过无量。过无量故惭愧亦应无量。前已略举大致。其中支派不可缕悉。更立此门。使寻文求旨知理无不摄也。夫众生以我见故不能推美于物。引恶在己。而于万善不能修习。见人胜行意欲凌之。无惭之甚何得不见。今列位显之。庶可敛迹。

　　若见直心行惭愧人。我不能行愿彼不作。

　　见行布施持戒人开解脱门。愿其早止。见行忍辱精进人自不能行。愿早退没。见多闻修定者。自不能行不欲使作。见行慈悲喜舍者。不能赞勉欲其不行。见菜蔬一食者。自不行故劝令退败。见行伏心人应惭愧法。乃劝不行乖八正道。

见学问诵经人。自无此行不使彼作。见围绕礼拜者。自懒惰故嫉令不行。见有唱导梵音者。自不及彼愿不为之。

见经行头陀者。既不能行反谤毁灭。今据叔世。说法开化以此为高。

义当生信灭罪祈福弘道。而今登无畏座。开广笑谑之端。饰词自丽之美。高言兴色诽诮往还。仪容傲佷初无谦逊。永不退省我解未深。惟诘咨者寻经有谬。故经云。若为利养名誉我心爱党而说法者。是名非法说。若利于彼。增信心故。灭烦恼故。起净业故。知惭知愧开八正路。是名善说。如过去世。有苦岸比丘。说有众生我人寿命。违于佛语。命终入阿鼻地狱。仰卧伏卧左右胁卧。各九百万亿岁。尔后更历诸余地狱。自外徒党受苦难言。故知不依佛教毁谤正法。其罪实重。当知法师实亦为难。其善则致福无量。其恶则获罪亦重。是故法师应须极大惭愧。然居在世间。养生之急在于衣食。由此衣食劳乱极深。所须缯纩皮革。无不损生残命着他皮肉。还养肉身。乃至食啖一粒之食。非用功夫无由入口。推度前功商量我腹。上入下出常流不止。而于其中。选择精肥。进纳软滑。贪嗜美味。无羞无耻。须臾变改臭不可近。将行将坐如厕不殊。何有智者。于食生贪。若生贪者大须惭愧。与彼畜兽复何取别。

极大惭愧门颂。

冬狐理丰毳。春蚕绪轻丝。形骸翻为阻。心识还自欺。手容羁草日。平生少年时。驱车追侠客。酌酒弄妖姬。但念目前好。安知身后悲。惕然一以愧。永与情爱辞。

善友劝奖门第十九。

夫能了除疑惑。内发惭愧劝奖之功。善知识也。今欲修习万行。非善知识无由进道。经云。如栴檀叶在伊罗林。其叶则臭。伊罗臭叶在栴檀林。其叶则香。书云。与善人居。如入兰芷之室。久而偕芳。与恶人居。如在鲍鱼之肆。与之俱臭。又云。近墨必缁。近朱必赤。故知善友能作佛事。是大因缘是全梵行。善知识者今能将我得升净土。恶知识者今能陷我坠于地狱。当知善恩不可酬报。夫善恶之理皎然明白。但以任情适道则进趣之理迟。善友劝奖便勇猛之心疾。经有奖课之文。书有劝学之说。当知要行实由劝成。故经云。菩萨自身布施。亦劝他人令行布施。自行持戒忍辱精进一心智慧。亦劝他人令行此事。然则胜美之事欣乐羡仰。物之恒情。今若徒有愿乐之心。不行愿乐之事。未见其果。犹若绝粮思味。其于饥渴终无济益。故略引数

条盛行要事。以相警诫。今有财富室温家给人足不劳营觅自然而至。复有贫苦饥弊形骸劳悴。终日愿于富饶。而富饶未尝暂有。以此苦故劝其布施力厉修福。

若有衣裘服玩鲜华充备。又有尺布不全垢腻臭杂。是以劝奖令施衣服及以室宇。若见甘味珍羞连几重案。又有藜藿不充困于水菜。所以劝奖令施饮食。

若见荣位通显。乘肥衣轻适意自在。复有卑陋猥贱人不齿录。涂炭沟渠坐卧粪秽。此苦可厌。劝令修福除灭憍慢奉行谦敬。岂可他人常贵我常在贱。

若见形貌端正吐言广利。又有面状矬陋所言险暴。此苦可舍。劝令忍辱。

若见意力强干少病登劳行道无碍。有人多患不安所行莫济。见有此苦劝施医药。令其进趣。故法句经云。四时行道得度众苦。一者少年有力势时。二者有财物时。三者遇三宝福田时。四者当计万物必离散时。常行此四。必得道迹。应自督课。不待他劝。

善友劝奖门颂。

兰室改蓬心。栴崖变伊草。丹青有必渝。丝砾岂常皓。曲辕且绳直。诡木遂雕藻。一篑或成山。百里倦中道。隆汉乃王臣。大楚信无保。勉矣德不孤。至言匪虚造。

戒法摄生门第二十。

前已劝奖于他。我今自加课励。凡论课励要。必托境行因。若心志浮荡。则进趣无寄。然托境行因。戒为其始。可谓入圣之初门。出俗之正路。如乖此训。永处三涂人天长绝。是以经云。譬如大地长生万物。戒亦如是。能生众生人天华果。故经云。若无此戒。诸善功德皆不得生。良以三涂苦报罪障所缠。人天胜果堪为道器。欲感胜果非戒不生。是以圣人先明此教。然三归五品戒法两科。七众小学要以三归为宗。一乘大教必崇三聚为本。并如经律具显。规猷卓尔宪章行业。明逾鉴镜。今粗举其大致。用光恒俗。所以发戒之原须依三宝者。盖由佛法僧宝天人所尊。归依生信必能出有。若归邪神反增苦趣。故经说云。归佛清信士。不归诸天神。故须先定邪正方识逆顺。经云。信为道元功德之母。智是解脱出有之因。诚至言也。若无此信。心志浮虚归戒不得。是以发足立信为先。何谓三归。谓佛法僧。

此三可重故名为宝。何谓为佛。自觉觉彼无师大智五分法身也。何谓为法。能轨能正灭谛涅槃清净无相也。何谓为僧。能和和众无学功德自他灭处也。何谓为归。可凭可向也。何谓为宝。能招利乐正心依仗。近获人天远登无学。此则三宝区别之门。若论极教。理惟一统。照无不周。照周等觉。谓之佛宝体无非法。谓之法宝。至德常和。谓之僧宝。此乃体一义三同性三宝。众生解悟信知佛性。离此生死招兴利乐。是故一切无不归凭。

第一翻邪三归　第二五戒三归。

第三八戒三归　第四十戒。

第五具戒　第六十善戒。

第七大菩萨戒。

此之七戒所防过境。近约大千世界之内一切六根六大。并是戒境。广如常说。

戒门颂。

金山严宝仞。琼畹烈瑶荑。墙狐议不窟。檐燕岂能栖。净花庄思序。慧沼盥身倪。六群傥未一。七众固恒齐。端仪有直影。正道无倾蹊。维宫超以悟。襄野竟何迷。

## 广弘明集第二十七卷下

### 自庆毕故止新门第二十一

从前发心以来。知至德可归。检校克责灭诸恶门。疑惑既遣惭愧续修。劝奖兼行戒德又显。得舍如是之罪障。餐听若斯之胜法。岂得不踊跃欢喜嗟抃自庆者乎。

经云。八难难度。一地狱难。二饿鬼难。三畜生难。四边地难。五长寿天难。六虽得人身盲聋喑哑不能听受难。七虽得人身六情完具。而世智辩聪信邪倒见。不信三宝肆意轻侮。此身死已便在三途。随业沉没久乃得出。时在人道还不正信家生。第八前后佛间不睹正法。徒生一世增长邪见。具造众罪寻尔徒死。是故经云。徒生徒死甚可怜愍。奉法行人先崇此意。生死大事不可自宽。今略出自庆数条系在心首。

佛言。地狱难免。而今同得免离此苦。一自庆也。

佛言。饿鬼难脱。而今同得远于此苦。二自庆也。

佛言。畜生难舍。而今同得不树此因。三自庆也。

佛言。生在边地不知仁义。今在中国修习礼智。四自庆也。

佛言。生长寿天不知植福。福尽命终还堕恶道。而今不以世乐自娱回以供养。五自庆也。

佛言。人身难得。一失不返。有过盲龟浮木之譬。今得人身。六自庆也。

佛言。六根难具。今无缺损。七自庆也。

佛言。丈夫男身难得。我已得也。

佛言。女人身者须知佛性则是丈夫。我已知也。佛言。邪辩难舍。我今归正法也。

佛言。佛前佛后是为大难。我今相与慷慨立志。既见色像又闻正法。则同鹿野灭惑不殊也。

佛言。见佛为难。我今顶礼佛所说像。功用等伦也。佛言。闻法为难。我今备得闻也。

佛言。出家为难。我今且随众也。

佛言。出家专信倍复为难。我今一心无敢二见。敬法爱法以法为师。经中偈言。

惟念过去世。供养为轻微蒙报历遐劫。余福值天师。净慧断生死。痴爱销无遗。佛恩流无穷。是故重自归。

自庆毕故不造新颂。

春非我春秋非秋。一经长夜每悠悠。陶形练气任元造。启蒙夷阻出重幽。荣公三乐非为旷。箕生五福岂能求。灵姿妙境往难集。微言至道此云修。年逢生幸曾以庆。盈愆贰过傥知忧。毕故断新别苦海。希贤庶善凭智流。

大忍恶对门第二十二。

夫道从苦生。不由乐果。德凭功建。非情所集。故经云。忍辱第一道。于诸众生心无碍。故以其在苦则多碍多恼起不善业。今所以得无碍者。良由在碍而修无碍。故碍而不为碍。既于碍而无所碍。岂非忍力之所致乎。经云。娑婆世界五浊之刹。五痛五烧具诸恶报。是故发大乘者。多来此土。以救苦为资粮。以拔恼为要行。此土一日修善。胜于他方净国百千万劫。所以尔者。良由极苦之地心不及善。而能于剧苦之中。卓然发意忍苦受辱。岂不奇哉。所谓火中生莲华。此实为希有。他方净土无修福地。所以不及此土。何者。净国七财丰溢。不假布施摄贫穷也。净国律仪圆净。不假持戒摄毁禁也。净国则无辱无忍。秽土无事非辱。在辱能忍。胜他方也。净国精进如救头然。不假翘勤摄懈怠也。净国之人。入法流水。念念修顺无出入观。不假寂定摄乱意也。净国智慧明满。不假辩才巧说摄愚痴也。又净国之人。非无弘誓。但弘誓之功不及秽土。四摄四等例同无用。净国乐故。则救苦之心薄。恶土苦故。则进善之心猛。故经云。行于非道通达佛道也。夫欲发广大心行菩萨行。自非履危涉险备受艰难。蹈炽火历冰霜。婴苦切甘楚毒。于万苦中而能忍受者。则道场可践。若无此恼忍何从生藉此烦恼起我诸善。所谓尘劳之俦为如来种。当知忍者。有力大人功德之本。所谓忍痛痒忍思想。忍疾病忍饥苦。忍疲劳忍寒暑。忍忧悲忍热恼。忍恶骂无耻辱。忍挝打无恚碍。忍贪欲无爱着。忍憍慢无背道。忍所难忍。忍所难行。忍所难作。忍所难办。能行此者。真可谓大忍辱矣。

大忍门颂。

昆山之下玉抵禽。汉水之阳璧千金。清业神居德非重。洁己愚俗道已深。爱憎喜怒生而习。容华芳旨世所钦。鸿才巨力万夫敌。谁肯制此方寸心。逸骥狂兕旷不御。繁羁密匣傥能禁。遣情遗事复何想。寂然无待恣幽寻。

缘境无碍门第二十三。

经云。在俗则谓之为缚。在道则谓之为解。解即无碍所致。缚即资待所招。今若欲有待于无待则有待更烦。无待于无待。则有待自遣。有待既遣则无碍之门可入。若志在于资养。便睹缚缠更重。但众生凡类触向多阻。不资于物则自济无方。资于物者累之重也。生累缠绕解脱何由。今既深知其累。累实为苦。何以知之。

今欲陆行。非车舆人马不动。一累碍也。今欲水游。非舟航不

移。二累碍也。

今欲养身。非衣裘屋宅则无所凭托。三累碍也。

今欲养命。非粳粮黍粟五味柔软则无所资待。四累碍也。

今欲修集一慧。仿像无向。五累碍也。

今欲求见一佛及一净土发奇特心。冥漠不见。六累碍也。

今欲彻视十方。障碍满目。七累碍也。

今欲求佛圣智以除障惑。近是众生心行而我不睹。八累碍也。

今欲披文寻义。虽课心力。近在浅言不达意旨。九累碍也。

今欲诵习经典。受已忘漏。十累碍也。

凡此累碍。其事无量。圣人所以无碍。自在者。由何而致。实由远诸尘劳自策为本。是所资待莫不勤役。自办不假于他。而他为我用。所谓让而得者。则其理通。求而获者。则其理滞。菩萨不求自利。但欲利益众生。是以其利在己而得无碍。众生常利我忘彼。所以恒缚而无解。圣是可求而得。非是永隔无津。今若欲学圣舍凡者。当遵圣人所习。虽其途无量。然津济要趣惟一解脱耳。故经云。若自无缚欲解彼缚。斯有是处。今欲学菩萨道。必须弃凡夫缚。凡夫缚者惟愿得五欲纵意自在。实大缚也。菩萨行人弃之不顾。

经云。不得畜养奴婢畜生。当自翘勤出离生死。若假于他。他还缚我。无解脱期。今云无奴不立无婢不办。此乃气力强梁之时。一旦卧床百事同弃。自救不暇何忧及人。宜自勉励则解脱之门易可登耳。

无碍门颂。

恍象忽物终不名。龙举鸾集竟谁辨。绝智亡身孰为碍。韬名戢曜故能显。匪日匪月灼以悬。安飞安翔虚而践。壁石无间恣出没。水火有性任舒卷。敷教应俗骛泉流。现迹依方迅风转。大哉超世莫与群。希辕慕舜宜自勉。

一志努力门第二十四。

从初辨德极于无碍。善恶二途凡圣苦乐。明了审谛。斯言备矣。

惟应努力勤而行之。经云。感伤世间贪意长流没于爱欲之海。吾独欲反其源。故自勉而特出。是以世世勤苦。不以为劳。经云。我与阿难。空王佛所共发菩提心。我常勤精进。所以速成正觉。又云。得正法智已。以无疲厌心为众生说。斯可谓努力矣。夫众生流转三有触苦相缠。所以情识闇弱虑浅多迷。每一修善怯退皇扰。念念之间百变乖舛。自非劝之以努力奖之以刚干。则勇锐骁果之心不发。经云。众生与无明怨贼斗战。亦不异世间勍敌。相御世间则须金钲壮其气。鼓钟击其忿。郁怫增其怒。决烈成其力。不资此发勇不假此振威。何能摧鸣条之战。拉牧野之师乎。今与烦恼共战。当集无漏之智。命无畏之师。控道品之众。御六度之侣。建道场之幡。击甘露之鼓。着弘誓铠胄。被忍辱袍甲。握智慧弓刀。执坚固箭楯。精进督怠惰。翘勤课不及。发行登欢喜。税驾顿法云。种智断其勇。方便运其略。于是无明老死之贼。协附四魔之军。影响波旬。困倚天女。凭带鬼神。亿千万众。担山吐火雷电四绕。欲以闇惑之旅。退金刚之师。由乎菩萨忍调无想积德久善魔怨稽伏。一念努力豁然大明。非法王坏正法王胜。此并经中之盛事。若不努力何由辨也。如人营家晨起夜寐劬劳督课。便自室内盈实饥寒不切。但能努力无所不济。出世妙行事不殊俗。若小努力微复加意。三明六通不足为难。更运方便重课心形。信顺之忍渐染自至。岂得空舍一生虚过。三涂切己力无所施。方复生悔何嗟及矣。所以努力一门贯通后者。位心极行惟此而已。愿幽明圣鉴照览穷途。故敢发言托文现意。

努力门颂。

　　豫北二山尚有移。河中一州亦可为。精诚必至霜尘下。意气所感金石离。有子刺掌修名立。王生擢发美誉垂。自来勤心少骞坠。何不努力出忧危。胜幡法鼓萦且击。智师道众纷以驰。有常无我俨既列。无明有缚孰能窥。

礼舍利宝塔门第二十五。

　　大圣诠化随机感益。譬若一音说法各得其解。是故应以现生蒙利者。所以降神母胎诞圣王宫。

　　应以出家蒙利者。所以舍金轮位剃除须发。应以相好蒙利者。所以现成正觉坐菩提树。

　　应以实相蒙利者。所以三转法轮十二部经。

　　应以灭度蒙利者。所以双树潜辉现于涅槃。良由众生障业烦多。

是故圣化随应不一。然则现于涅槃者。复是增发悲恋之心。以悲慕故善心浓到。凡礼拜像塔皆宜感发悲心潸然思慕。惨切其情追想正法。我不餐仰泣想。如来不亲音旨。如入祖祢之庙睹灵。若在歁歔无颜。如来殷勤令我等具诸苦行。而我违背自堕恶道。在于像末未蒙解脱。以苦报故忆如来恩。是以今各归心于此像塔。呜咽涕零惭颜哽恸。至心奉为至尊皇后皇太子七庙圣灵。今日信施龙神八部。广及一切剧苦众生。敬礼十方三世一切诸刹土中所有如来形像灵庙。

敬礼释迦如来一切现在灵骨舍利。敬礼如来现在顶骨舍利。

敬礼如来现在髅盖舍利。

敬礼如来现在眼精舍利。

敬礼如来现在一切绀发红爪舍利。

敬礼如来现在一切指骨舍利。

敬礼如来现在一切牙齿舍利。

敬礼如来现在衣钵水瓶锡杖众具。敬礼过去四佛生地并行坐遗迹。

敬礼如来得道树宝塔。

敬礼如来转法轮处宝塔。

敬礼如来般涅槃。处宝塔。

敬礼如来灭后阿育王造八万四千塔。

敬礼阿育王所造无量诸佛像。

敬礼天上人间海中龙宫一切像塔。

敬礼此国诸州诸瑞圣像。

敬礼此国诸寺诸山无量灵像。

敬礼天上人间海中无量形像。

愿一切众生不在佛前佛后。常见佛生。常见佛出家常见佛得道。常见佛涅槃。能建立是无量像塔。尽于来际佛事不绝。

礼舍利像塔门颂。

越人铸金诚有思。魏后庄木亦云悲。中贤小节犹可恋。去圣弥远情弥滋。祇树萧条多宿楚。王宫寂漠斯遗基。设像居室若有望。开仪驻景暧如之。连卿共日独先后。道悠命舛将无时。倾怀结想恻以慕。垂灵写照拂尘疑。

敬重正法门第二十六。

诸法本空寂灭无说。以因缘故现有文字。当知文字经典本在破病灭惑为先。惑既八万四千。故使教门亦有八万四千法藏。至于病销惑遣。药亦随亡。如筏喻者。可以情悉。然群生沈网随言封滞。由此见故教药常陈。所以金简盈于宝殿。玉轴焕于神宫。辩析空有于假实。表发权智于无方。故如来一代四十九年。随缘示教种种说法。及于涅槃但有声教计。随言说必致沦亡。然以义理谈玄。正宗无昧。言虽得丧全旨难乖。故立法依用永刊定。天魔外道莫敢侵陵。自慧日已沈法云遐布。非夫简册无由献功。尊大迦葉法门英俊。击钟声告。召集无学千僧。一夏撰结遗言。十二义求三藏文摄。多罗叶典其量莫思。蕴积西夏将及千载。时运渐染东翻汉朝。沿彼至今年垂六百。杂录正经七千余卷。词义明敏谈味无遗。近则安国利人。远则超凡证圣。备如卷部。智者寻之。至心奉为。

至尊　皇后　皇太子。

七庙圣灵天龙八部乃至十方一切剧苦众生。

敬礼一切真如正法藏。

敬礼十方一切诸佛所说法藏。

敬礼贤劫初佛拘楼孙如来天龙宫法藏。

敬礼拘那含牟尼佛天龙宫中法藏。

敬礼迦葉佛天龙宫中一切法藏。

敬礼释迦如来天龙宫一切法藏。

敬礼西印度黑蜂山寺一切法藏。

敬礼沮渠国大乘十二部法藏。

敬礼北印度石壁八字舍身法藏。

敬礼神州大国一切众藏经典。

敬礼易州石经朔州恒安石窟经像。

敬礼一切受持三藏诸法师等。

敬礼一切禅师律师读诵经典诸行人等。愿一切含灵入如是法门。常能总持。广说教化。通达无碍。

法门颂。

出不自户将何由。行不以法欲焉修。之燕入楚待骏足。陵河越海寄轻舟。仁言为利壮已博。圣道弘济邈难求。通明洞烛焕曾景。深凝广润湛渊流。翼善开贤敷教义。昭蒙启惑涤烦忧。功成弗有名弗居。淡然无执与化游。

奉养僧田门第二十七。

僧称福田。群道宗尚。斯何故耶。良由发蒙俗之幽心。启正道之遐趣。拯沉沦而将济于三有。御法纲而弘护于万龄。由是道被天下德光四俗。能生善种。号曰福田。德响揵椎。又称应供。心乖理义行越法科。则显乖剃落之容。幽受空树之报。乃与施主为仇隙。与骨肉为疮疣。热血之相可寻。石女之伦不远。僧护佛藏明言不迷。智论大经清范攸属。固当日须三省事必九思。念念策心无时宁舍。方可入三乘之一位。预三宝之一员。盛德可观六道归衣。而出有高行难拟。七众相从为福田。岂非形寄域中情超域外者也。流俗缠纠封付昏迷。处处生着何能远出。是以树立僧宝为俗良田。令兴福力得出生死。不徒设也。然佛超累表作范区中。为物受供而实不受。法在除惑清净非情。供养感果自随生业。僧含凡圣形系往因。纵成无学犹婴苦报。身谢无余方出诸有。今以形累有缘多须资待。故凡施者教多在僧。然供养于僧备有三宝。故佛有言。随顺我语供养佛也。为解脱故供养法也。众僧受用供养僧也。有斯理义故。名众僧良福田矣。奉为。

至尊　皇后　皇太子。

七庙圣灵天龙八部乃至十方一切剧苦众生。敬礼十方一切僧宝。

敬礼当来下生佛兜率天弥勒菩萨僧。

敬礼游方大士文殊师利菩萨僧。

敬礼救苦大士观世音菩萨僧。

敬礼护法大士普贤菩萨僧。

敬礼灭罪大士虚空藏菩萨僧。

敬礼十方一切行大道心菩萨僧。

敬礼十方一切行缘觉心辟支佛僧。

敬礼十方一切行下乘者诸声闻僧。

敬礼宾头卢阇住法万载诸声闻僧。

敬礼佛子罗侯罗住法万载诸声闻僧。

敬礼剡州山海九亿万住法万载诸声闻僧。

敬礼三千界内现在一切诸凡圣僧。

愿一切含灵常与贤圣同乘正道。开智生福不坠恶趣。生生遭遇为善知识。伏除烦恼得出诸有。

僧门颂。

五玉已润谈而信。八桂虽芳风乃操。妙理至言惟圣宝。不自伊人孰弘道。照空观法识迁流。抚俗瞻凡厌生老。绝灭情嗜断欢怡。纵落豪荣弃雕藻。亲爱倏忽信风烟。财利悠悠若尘草。测以龙云岂曰高。濯足江汉更惭皓。

劝请僧进门第二十八。

劝请者。殷勤之至意也。由发殷勤之意。则愿善之情深矣。是故于一切纤微之善。咸须殷勤劝请。增进令生慧行。不容中废。然劝请有二。劝请众生修行戒善具诸德本。劝请诸佛救护众生说法久住。

十方四恶趣。我今悉劝请修持诸戒行。获得于人身。十方一切人。我今悉劝请。令修十善业。得生于天上。十方诸天人。我今悉劝请。登立正定聚。得离于恶道。十方诸学人。我今悉劝请。觉察诸烦恼。速证无学地。十方阿罗汉。我今悉劝请。知非究竟位。惟有一佛

乘。十方辟支佛。我今悉劝请。成就大悲智。教化诸众生。人天二乘众。我今悉劝请。体觉如来藏。修习菩萨行。一切诸菩萨。我今悉劝请。修行十度行。速登于十地。兜率天菩萨。我今悉劝请。常转不退轮。速下度群生。菩萨智未明。我今悉劝请。金刚灭尘累。显发真实相。十方一切佛。初成正觉者。我请转法轮。安乐诸众生。十方一切佛。若欲舍寿命。我今归命请。愿久住于世。如是佛菩萨。我今皆劝请。发此殷勤心。是故稽首礼。

劝请门颂。

　　俟河之清逢圣朝。灵智俯接一其遥。白日驰光不流照。葵藿微志徒倾翘。遍盈空有尽三界。绵塞宇宙罄八辽。德光业遂升至觉。寂寞常住独能超。煎灼欲火思云露。沈汩使水望舟桥。弘慈广度昔有誓。法轮道御且徐镳。

随喜万善门第二十九。

　　众生以愚惑故。多怀嫉妒增上之心。是以见人行善则兴恶想。摧毁破坏不令成就。然彼前人未必损行。而此嫉者妄增恼热。增长惑业生死不绝。是以圣人调心制意。行此随喜。亦复劝诸众生。如说奉行。

　　十方一切众。所有微细善。仁义及礼智。孝养谦恭德。慈和及爱敬。廉贞清洁行。若有如是善。我今悉随喜。离欲在家人。奉修如来戒。三归五八戒。十善菩萨戒。清净诸律仪。离恶名声者。如是诸功德。我今悉随喜。饭僧施法衣。浴除烦恼垢。救摄诸贫穷。饥寒穷塞者。疾病艰危苦。施药悲怜业。如是等功德。我今悉随喜。旷路作好井。桥船度人物。园林池花果。施佛并供僧。渴乏除热恼。其福实无量。如是等功德。我今悉随喜。造经流法教。燃灯发慧明。习诵及转读。决了诸义趣。若复为人说。倍增欢喜心。如是诸功德。我今悉随喜。建立诸塔庙。堂殿及宝刹。彩画及木像。金银铜石等。传写诸相好。显示于法身。如是诸功德。我今悉随喜。若有造僧坊。床帐及卧具。令彼息心者。安意于禅林。出入苦空门。次第寂灭观。如是诸功德。我今悉随喜。如来大慈悲。善说诸法门。发生随喜行。今我等修学。随喜诸声闻。忍苦度生死。随喜诸菩萨。不舍恶道受。随喜十方佛。无畏天人尊。能于三界狱。引出诸众生。愿令众生类。悉得于佛道。是故我随喜。稽首礼诸佛。

随喜门颂。

闻善若己烛良书。见贤思齐美通诰。感幽动地孝有诚。殒首流肠忠为操。振礼摛文弘宪则。机谋飙勇静奸暴。明白入素志冲闲。高论穷微契神奥。捐躯济物不邀名。轻财贵义岂期报。百行万善纷涂轨。求诚罄想毕欢蹈。

回向佛道门第三十。

言回向者。以不着为义。原一切众生备修万行。舍身命财。所以不得解脱生死者。皆缘耽着果报不能舍离。若能不执其心。修行摄度。随有微福回施群生向于佛道者。则于果报不复生着。便于生死萧然解脱。故经云。如所说修行。回向为大利。是以一切所作善业。皆应回向。兼劝众生不着果报。何者。即此身形果报之本。终日养饲庄严雕饰。要必当死徒为保着。自非愚闇所以贪爱此身。少有慧明。何得无时不厌。以是智者抚臆论心。不容贪着回流生死。

十方诸众生。所行微善业。仁孝及谦敬。慈爱柔和等。忠正修礼智。矜逮赈孤穷。如是世俗善。悉回向佛道。一切诸外道。种种勤苦行。五热炙其身。投岩赴水火。反缚涂灰等。无量诸邪见。今皆为回向。同归正觉道。一切清信士。归戒行十善。乃至诸女人。亦能修福德。又能善说法。开化众妙福。回以施群生。共成无上道。一切弟子众。闻声即解悟。善来成比丘。乃至四道果。方便及初观。苦空非常想。亦回施群生。共向无上道。十方诸辟支。自然成缘觉。深悟在别世。晓了因缘法。隐显化众生。独处乐善寂。如是兼一切。尽回向佛道。十方诸菩萨。读诵于经法。入禅出禅者。劝物行众善。如是等三善。一切众德本。亦回施群生。归向无上道。一切诸善等。乃至贤圣果。解空未能穷。有无不双尽。悉令与一切。同入真妙境。若回有相心。皆向解脱道。如是诸菩萨。我今劝回向。发此无著心。是故稽首礼。

回向门颂。

悠悠九土各异形。扰扰四俗非一情。驱车秣马徇世业。市交鬻义炫虚名。三墨纷纭殊不会。七儒委郁曾未并。吉凶拘忌乃数术。取与离合实纵横。朝日夕月竟何取。投岩赴火空捐生。咄嗟失道尔回驾。氵彼流水趣东瀛。

发愿庄严门第三十一。

原众恶所趣。皆缘意地贪嗔痴也。自害害他勿过于此。故经号为

根本三毒。能烦能恼劳扰身心。于缘起恶三三九种。然此九种义通善恶。三善根生名善业道。三不善根生名恶业道。是故行人常一其心不令动乱。微尘起相见即觉察。守护六根不令尘染。常发弘愿以自庄严。愿一切众生皆从今日乃至菩提。眼常不看贪淫邪艳惑人之色。不看嗔恚丑状屠裂愚痴闇钝倨慢邪众之色。愿见一切十方常住法身之色。菩萨下生八相之色。如来相好圣众和会善集之色。愿一切众生耳常不闻悲啼愁叹声地狱苦楚声。饿鬼畜生受苦声。八苦交对声。四百四病起发声。八万四千尘劳声。愿耳常闻诸佛说法八音声。八万四千波罗蜜声。三乘圣果十地功德如是等声。

愿一切众生鼻常不闻杀生滋味饮食之气。三十六物革囊之气。发欲罗绮脂泽之气。五辛能薰九相尸气。愿鼻常闻十方世界诸树草木之香。五戒八戒十善六念诸功德香。学无学人十地五分十力八万四千诸度无漏之香。十方诸佛说法之香。

愿一切众生舌恒不尝众生有命身肉杂味。能生烦恼滋味。愿舌恒尝甘露不死之味。天自然食在其舌根变成上味。诸佛所食之味。法喜禅悦之味。解脱泥洹最上胜味。

愿一切众生身常不觉邪淫细滑生欲乐触。不觉镬汤寒冰之触。饿鬼畜生诸苦恼触。四百四病寒热风霜蚊虻蚤虱饥渴困苦等触。愿身常觉清凉强健心悟安隐证道飞行八自在触。

愿一切众生皆从今日乃至菩提。意常觉知九十八使。八万四千尘劳之法。十恶五逆。九十六种邪师之法。三涂可厌生死大苦。愿意常知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佛为医王。法为良药。僧为看病者。为诸众生治生死患。令得解脱。心常无碍。空有不染。

发愿门颂。

心所期兮彼之岸。何事浮俗久淹逭照慧日兮驾法云。腾危城兮出尘馆。芳珠烨兮闻岁时。宝树飘兮警昏旦。清露搏甘永以挹。喜园流采常为玩。无待殷鼎方丈羞。安用秦筝纤指弹。勤诚款愿长不渝。习苦座劳从此捍。

## 广弘明集卷第二十八上

### 启福篇序

福者何耶。所谓感乐受以安形。取欢娱以悦性也。然则法王立法

周统识心。三界牢狱三科检定。一罪二福三曰道也。罪则三毒所结。系业属于鬼王。论其相状后篇备列。福则四弘所成。我固属于天主。道则虚通无滞。据行不无明昧昧则乘分小大智涉信法。明则特达理性高超有空。斯道昌明如别所显。今论福者。悲敬为初。悲则哀苦趣之艰辛。思拔济而出离。敬则识佛法之难遇。弘信仰而登神。缘境乃涉事情。据理惟心为本。故虚怀不系。则其福不回于自他。倒想未移。则作业有乖于事用。故绵古历今相从不息。王者识形有之非我。兴住持于塔寺。余则困于不足。多行施以周给。是知为有造业未曰超升。多由起过重增生死。故云。为有造罪一向须舍。为有起福虽行不着。由斯意致位行两分。滞则增生。舍则增道。道据逆流出凡入圣。福则顺生兴倒结业。故启福本拟历贤明 梁代弘明集启福篇录　王该日烛唐广弘明集启福篇第八(悔罪篇附) 北代南晋前秦前燕南燕后秦诸帝与太山朗法师书(并答) 与林法师书(晋王洽) 南齐皇太子礼佛愿疏(沈休文) 舍身愿疏(沈休文) 南齐南郡王舍身疏(沈约) 依诸经中行忏悔愿文(梁高祖) 千僧会愿文(沈约) 四月八日度人出家愿文(梁简文) 八关斋制序(并制十条梁简文) 为人造寺疏(梁简文) 谢敕赍袈裟启(三首梁简文) 为诸寺作檀越愿疏(梁简文) 设无碍福会教(梁萧纶) 答湘东王书(梁简文) 与琰法师书(二首梁简文) 与刘智藏书(梁元帝) 与约法师书(沈约) 与印阇梨书(梁刘之遴) 与云僧正书(梁王筠) 与长沙王别书(梁王筠) 答云法师书(梁刘孝绰) 北齐武成帝以三台为寺诏(魏收) 周明帝立陟屺陟岵二寺诏 北齐辽阳山寺愿文(卢思道) 隋高祖为太祖造寺碑诏(李德珠) 隋高祖于相州战场立寺诏 隋炀帝行道度人天下敕 唐太宗于行陈所立七寺诏 周武帝二教钟铭 唐太宗为战亡人设斋行道诏 唐太宗大兴善寺钟铭 唐太宗度僧于天下诏 唐太宗舍旧宅为寺诏 唐太宗断卖佛像敕 唐太宗为穆后追福手疏 唐东宫皇太子西明寺钟铭 与暹律师等书(褚亮) 唐太宗造兴圣寺诏。

北代魏天子招拔圭书。

　　皇帝敬问太山朗和上。承沙圣灵。要须经略已命元戎。上人德同海岳。神算遐长。冀助威谋克宁荒服。今遣使者。送素二十端。白毡五十领。银钵二枚。到愿纳受。

晋天子司马昌明书。

　　皇帝敬问太山朗和上。承睿德光时。飞声东岳。灵海广淹。有生蒙润。大人起世。善翼匡时。辄申经略。悬禀妙算。昔刘曜创荒戎狄继业。元皇龙飞遂息江表。旧京沦没神州倾荡。苍生荼蓼寄在左衽。每一念至嗟悼。朕心长驱魏赵扫平燕伐。今龙旗方兴克复洴洛。思与和上同养群生。至人通微。想明朕意。今遣使者。送五色珠像一驱。

明光锦五十匹。象牙簟五领。金钵五枚。到愿纳受。

僧朗顿首顿首。夫至人无隐。德生为圣。非德非圣。何敢有喻。夫曰出家。栖息尘表。慕静山林。心希玄寂。灵迹难逮。形累而已。奉被诏命。慰及应。否大晋重基先承孝治。惠同天地覆养无边。愿开大乘伸扬道味。僧朗顿首顿首。

秦天子符坚书。

皇帝敬问太山朗和上。大圣膺期灵权超逸。荫盖十方化融无外。若山海之养群生。等天地之育万物。养存生死澄神寂妙。朕以虚薄生与圣会。而隔万机不获辇驾。今遣使人安车相请。庶冀灵光回盖京邑。今并送紫金数斤。供镀形像緆绫三十匹。奴子三人。可备洒扫。至人无违。幸望纳受。想必玄鉴见朕意焉。

僧朗顿首顿首。如来永世道风潜沦。忝在出家栖心山岭。精诚微薄未能弘匠。不悟陛下远问山川诏命殷勤。实感恩旨。气力虚微未堪跋涉。愿广开法轮显保天祚。僧朗顿首顿首。蒙重惠赐即为施设。福力之功。无不蒙赖。贫道才劣不胜所重。

燕天子慕容垂书。

皇帝敬问太山朗和上。澄神灵绪慈荫百国。凡在含生孰不蒙润。朕承藉纂统方夏事膺。昔蜀不恭魏武含慨。今二贼不平。朕岂获安。又元戎克兴征扫暴。乱至人通灵随权指化。愿兵不血刃四海混伏。委心归诚。久敬何已。今遣使者。送官绢百匹。袈裟三领绵五十斤。幸为咒愿。

僧朗顿首顿首。能人御世英规遐邈。光敷道化融济四海。贫道忝服道味。习教山林。岂惟诏旨咨及国难。王者膺期统有六合。大能并小。自是常伦。若葵藿之倾太阳。飞步之宗鳞凤。皇泽载融群生系仰。陛下高明。何思不服。贫道穷林。蒙赐过分。僧朗顿首。

南燕天子慕容德书。

皇帝敬问太山朗和上。遭家多难灾祸屡臻。昔在建熙王室西越。赖武王中兴。神武御世大启东夏。拯拔区域遐迩蒙苏。天下幸甚。天未忘灾。武王即晏。永康之始西倾东荡。京华主上播越。每思灵阙。屏营饮泪。朕以无德。生在乱兵遗民未几继承天禄。幸和上大恩神祇盖护。使者送绢百匹。并假东齐王奉高山茌二县封给。书不尽意。称

朕心焉。

僧朗顿首。陛下龙飞统御百国。天地融溢皇泽载赖。善达高鉴惠济黔首。荡平之期何忧不一。陛下信向三宝。思旨殊隆。贫道习定味静深山。岂临此位。且领民户兴造灵刹。所崇像福。冥报有归。僧朗顿首顿首。

秦天子姚兴书。

皇帝敬问太山朗和上。勤神履道飞声映世。休问远振常无已已。朕京西夏思济大猷。今关未平事唯左右。已命元戎克。宁伊洛。冀因斯会东封巡省。凭灵仗威须见指授。今遣使者。送金浮图三级。经一部。宝台一区。庶望玄鉴。照朕意焉。

与林法师书。

晋王洽

洽稽首和南。夫教之所由。必畅物之所未悟。物之所以通。亦得之于师资。虽玄宗冲缅妙旨幽深。然所以会之者。固亦简而易矣。是以致虽远必假近言以明之。理虽昧必借朗喻以征之。故夫始坠之旨。可得之于千载。将绝之趣。可悟之于一朝。今本无之谈。旨略例坦然。每经明之。可谓众矣。然造精之言诚难为。允理诣其极。通之未易。岂可以通之不易。因广异同之说。遂令空有之谈。纷然大殊。后学迟疑莫知所拟。今道行指归通叙色空。甚有清致。然未详经文为有明旨耶。或得之于象外。触类而长之乎。今众经甚多。或取譬不远。岂无一言昭然易喻。古人有云。圣人之言可能使人信之不可能。是以征之于文。未知所释。今故咨其数事。思闻嘉诲以启其疑。洽稽首和南。

南齐皇太子礼佛愿疏。

沈休文

维年月朔日。弟子皇太子讳稽首。和南十方诸佛一切贤圣。夫至理可祈。必凭诚于正觉。极妙有感。乃归仰于真如。然后取证现前。获验兹日。去岁皇帝。暂亏御膳小废乾行。四海震遑百司战竦。讳历劫多幸夙世善缘。忝生王家叨守储嗣。臣子心地倍用焦迫。禁门旦启欣问竖之安。寝城扉早辟访膳夫之宰。祇树独园伏膺下拜。伽蓝精舍

绕足顶礼。百神儆卫万福具臻。曾不信宿圣躬和愈。岂非三宝之私慈。十号之法力。既而天从心欲诚愿克果。今于崇正殿。奉还法会千僧。仍留百僧八关行道。又度二士同日出家。惟愿藉此功德。奉资皇帝陛下寿与南山共久。年将北极俱长。道懋农轩德高尧舜。上界八万之劫可期。下方七百之祚未拟。元良之位。长守膝下之欢。上嗣之所。永保怀袖之爱。以兹法田奉中宫皇后殿下。福履攸善无思不届。天母之德厚载不能加。任姒之盛坤仪宁足匹。未及诸王妃主宫掖嫔房。未来因缘过去眷属。并同兹辰预此慈善。又普为积苦饿鬼受罪畜生三途八难六道十恶水陆蠢动山薮翾飞湿生化生有想无想。皆藉今日慈悲。咸篮浣濯。人天摄受幽显证明。庶凭众力共相津济。谨疏。

舍身愿疏。

沈氏

优婆塞沈君。敬白十方三世诸佛本师释迦如来安养阿弥陀世尊云云。一切众圣今日道俗诸大贤德。夫形非定质。众缘所聚。四微不同风大亦异。析而离之本非一物。燕肝楚胆未足为譬。静念求我无时可得。而积此沦昏生生不已。一念傥值曾未移时。障习相荡旋迷厥路。横指空呼。名之为有。丰己伤物日夜靡休。蓄身外之财。以充其欲。攘非已之分。用成其侈。岂直温肌歉腹若此而已哉。至于积箧盈藏。未尝登体。溢俎充庖既饫斯弃。曾不知粟帛所从事非因己。悠悠黔首。

同有其分。离多共寡犹或未均。我若有余物何由足。仁者之怀不应若此。侵他之财世称为盗。盗之甚者孰过于斯。幽显推求无一或可。君仰藉时来久乘休运。玉粒晨炊华烛夜炳。自此迄今历年三十。遂乃服冕荣国裂土承家。润盈身已庆流仆妾室非悬磬俸有兼金。救寒止于重裘而笥委余袭。冬夜既蒙累茧。而椟有羸衾。自斯已上侈长非一。虽等彼豪其陋已甚。方诸窭室所迈寔多。悟此非常事由诸佛。有怀舍散。宜光道场。饥寒困苦为患乃切。布满州县难悉经缘。其当称力因事一旦随年。头目髓脑诚难轻慕亏已赡物未易顿行。誓欲广念深恩积微成著。施路檀门冀或能践。以大梁天监之八年岁次玄枵日殷鸟度夹钟纪月十八日。在于新所创蒋陵皇宅。请佛及僧仿佛祇树。息心上士凡一百人。虽果谢庵园饭非香国。而野粒山蔬可同属厌。兼舍身资服用百有一十七种。微自捐撤。以奉现前众僧。夫室家患苦刀俎非切。剃除萧散形质超然。蠢彼群生咸有佛性。不因剪削此路莫由。缘业舛互世谛烦记。变形改饰即事为难。故开以八支导彼清信。一日一夜同佛出家。本弘外教事非僧法。而世情乖舛同迷斯路。招屈名僧置之虚室。主人高卧取逸闲堂。呼为八关。去之实远。虽有供施之缘。

而非断漏之业。约今谨自即朝至于明旦。排遣俗累一同善来。分留上德勖成微志。藉此轻因庶证来果。功德之言非所敢及。

南齐南郡王舍身疏。

沈约

弟子萧王。上白诸佛世尊道德僧众。夫色固无象触必归空。三世若假八微终散。虽复回天震地之威。穷于寂灭。齐冠楚组之丽。靡救埃壤。而嗜欲易繁每疚心术舍。施难弘用迷假照。弟子树因旷劫向报兹生。托景中璇联华日采玉组夙纡蕃麾早建。兰池紫燕之乘。扰于外闲。黼帐翠帷之饰。光于中寝。徒以心源承滞情路未昭。识谢兼忘理惭独悟。不能协调五气绥御六神。霜暑或褰风露时舛。是以敷襟上宝栖诚妙觉。敬舍肌肤之外凡百一十八种。当令经卫夙理府给时顺。万祉云翔百妖雾涤。望北极而有恒。瞻南山而同永。又愿宸居纳祐则天均庆。少阳分福俪日承休。储妃阐膺祥之符。皇支广惟祺之祚。敬饰甍崇严置宝幄。仰延息心旁旅清信。勖兹弘誓证其幽疑。庶可以感降祯和招对灵应。玄涂匪昧。要之无爽。

(篇首标列有梁高依诸经行忏愿文第六无其文于下悔罪篇中有梁陈帝依经忏愿文应是)

千僧会愿文。

弟子沈约。上白十方诸佛十方诸大圣今日见前众僧。三界非有五阴皆无。四倒十缠共相和合。一切如电。挥万劫于俄顷。丘井易沦。终漂沈于苦岸。迷涂遂远溺丧忘归。区区七尺莫知其假。耳目之外谓为空谈。靡依靡归不信不受。生灵一谢再得无期。约所以怃心自恻临践非譬者也。至圣凝寂。无迹可寻。缘应所感事惟拯物。持钵安行出彼祇树。不逾停午以福众生。芳尘余法峨然未改。约以往夏遘罹痾疾。帝上哀矜深垂愍虑。以月次徂暑日在丙寅。仰会千僧于其私宅。隆慈重施弗知所限。既已奉只洪德。又思自罄家财。一举盈千力难私办。稍而后满事或易充。草堂约法师于所住山寺为营。八集其一。仰凭上定林寺祐法主。今月二十九日。第十会集百僧于所创田庐。福不唐捐。闻之经训。心路皎然。又过于此。凡有涓毫应证来业。无巨无细咸归圣主。仰愿十方共明此誓。岂足少酬天眷。盖以微寄诚心云尔。

四月八日度人出家愿文。

梁简文

弟子萧纲。以今日建斋设会功德因缘。归依十方尽虚空界一切诸佛。归依十方尽虚空界一切尊法。归依十方尽虚空界一切圣僧。窃闻涅槃经言。身如画水随画随合。是身不净九孔常流。凡夫愚人常行味着。愚痴罗刹止住其中。又如瑞应经言。沙门之为道也。舍家妻子。捐弃爱欲断绝六情。守戒无为。其清净得一心者。则万邪灭矣。一心之道谓之罗汉。声色不能染。荣位不能屈。难动如地。以免忧苦。故知出恩爱狱薄俗为难。善来比丘其福深重。弟子以此因缘。今日度人出家。愿一切六道四生。常离爱欲。永拔无明根。削遣闇惑。心修习波若慧。足践轻轮之光。口说悬殊之辩。被忍辱铠。秉智慧刀。乘菩萨车。坐如来座。结缠披解。顶相光明戒因清白。后报尊重所有果业皆悉胜出。受持法藏为佛真子。一切道行皆悉能行。一切大誓不休不息。仰愿十方尽虚空界一切诸佛。仰愿十方尽虚空界一切尊法。仰愿十方尽虚空界一切圣僧。咸加证明。又仰愿十方尽虚空界一切诸天。仰愿十方尽虚空界一切诸仙。仰愿十方尽虚空界一切聪明正直守护一切善神。又愿今日现前幽显大众。咸加证明。今日誓愿使弟子萧纲得如所愿满菩提愿。一切众生皆悉随从。得如所愿。愿皆礼一拜。

八关斋制序。

梁简文

夫五宅易昏四流不泊。业动心风情漂爱焰。自非识达真空。照灵珠于难晓。神缘妙境。蓄慈根于未化。无以却此四魔登兹十善。今列筵肃靖高宇闲邃。香吐六铢烟浮五色。目睹金容耳餐玉韵。无容使情缘异染形不萧恭。类倚于鸳宫。同力于羊角。宜制此心蛇祛斯醉象。立制如左。咸勉听思。谨条八关斋制如左。

睡眠筹至不觉。罚礼二十拜。擎香炉听经三契一。

出不请刺。罚礼十拜二。

出过三契经不还。罚礼十拜三。

邻座睡眠维那至而不语者。罚礼十拜四。

邻座睡眠私相容隐不语维那者。罚礼十拜五。

维那不勤听察有犯制者。不即纠举为众座所发觉者。维那罚礼二十拜六。

擎香炉听经三契。白黑维那更相纠察。若有阿隐。罚礼二十拜七。

听经契终有不唱赞者。罚礼十拜八。

请刺无次第。罚礼十拜九。

请刺白黑刺有误者。罚礼十拜十。

为人作造寺疏。

梁简文

郢州某甲敬白。窃以布金须达。表精舍于给园。影石仙人。造伽蓝于离越。莫不事表区中心凭真外。但四缠惑恼。去善源而无涤。五浊重茧。非慧刃而安挥。故以愍彼湿薪伤兹渧器。今于郢州某山。为十方僧建立招提寺。萦负郊原面带城雉。枕倚岩壑吐纳烟云。重门洞启。未创飞行之殿。步榈中宿。犹寡密石之功。严饰之理难阶。瓶钵之资已罄。道俗傥能微留善念薄奖胜缘。则事等观香义同锡乘。昔人修檀舍手雨七宝。前贤薄施掌檀双金。福有冥移言无多逊谨白。

谢敕赉纳袈裟启。

臣纲启。殿师吴苗奉宣敕旨。垂赉郁泥细纳袈裟一缘。分同妙叶界写长塍。拂石惭华裁金非重。是日新染厥惟田服。方使幽贞芳杜耻缉芙蓉。仙客排云羞裳飞羽。秽食凡躯无明闇识。明恩每重荷泽难胜。不任铭戴之至。谨奉启事谢。谨启。

谢赉袈裟启。

臣纲启。蒙赉郁泥纳袈裟一缘。荀针秦缕。因制缉而成文。鲁缟齐纨。藉馨浆而受采。初开箧笥。更睹舍卫田畴。不出户庭。坐视南山塍陌。窃以三铢轻软。称美服于净居。千金巨丽。得受用于迦葉。而湛恩特被萃此愚躬。霜降授衣曲泽便及喜溢心崖。如从空中所坠。忽不自知。更谓宝支所出。朱[示*暴]四色事非离世。钩兰两叶殊泽实隆。不任荷戴之至。谨奉启事谢闻。谨启。

谢敕赉袈裟启。

臣纲启。宣传左右俞景茂奉宣敕旨。垂赉郁泥直纳九条袈裟一缘。精同织缕巧均结氉。迈彼良畴成斯妙服。虽复贵比千金轻踰二两。无以匹此洪恩方斯殊赉臣卧疾累旬。未堪行践。不获即被新染陪侍宝坊。尘缘秽体愧荷相集。不任惭悚之至。谨启事谢闻谨启。

请为诸寺檀越疏。

梁简文

菩萨戒弟子萧纲。归依十方尽虚空界一切诸佛。归依十方尽虚空界一切尊法。归依十方尽虚空界一切圣僧。积习长夜轮转覆灰。沫劫易危烦流难拯。不树两门岂修二翼。常恐虚蕉染惑永结驶河。爱藤悬网长垂苦岸。敢承三宝觉悟之力。于幽显前发弘誓愿。今愿为武当山太平寺并此镇望楚白塔同安习善延明投陀上凤林下凤林广严等寺。皆尽形寿永为檀越。虽七宝四事多谢往贤。一念片言庶符般若。方类不灭之灯。终非起烟之密。以此功德仰福皇帝。春宫。家国内外咸同此善。乃至天龙八部六道四生普皆蒙福。

设无碍福会教。

梁萧纶

僚纪大士广济义非为己。导引群生种种方便。所以虚己乐静。表之内经确乎难拔。着自外典又加独往。斯意足论。隐不隔真乃为菩萨。庐山东林寺禅房智表法师。德称僧杰。实号人龙。怀道守素多历年所。不为事屈不为时伸。上下无常一相无相。遂能舍彼嗜阇。来游垢浊。兴言一面定交杵臼。余以薄德谬临大邦。教义未闻。贵贤总至。昔绮季之出汉年。樊许之兴唐日。兹乃圣主流慈天泽傍被。异人间出复在此辰。不胜舞蹈帝之恩普也。克今月十日。于西贤寺设无碍会。并致敬开士。躬咨胜福下筵餐道。凡厥民隶爰及庶士。罔不率从。咸皆请业上答干慈。永同彼岸外依事宣行。

答湘东王书。

梁简文

暮春美景。风云韶丽。兰叶堪把。沂川可浴。弟邵南寡讼。时缀甘棠之阴。冀州为政。暂止褰襜之务。唐景荐大言之赋。安太述连环之辩。尽游玩之美致足乐耶。吾春初卧疾。极成委弊。虽西山白鹿。

惧不能愈。子豫赤丸尚忧未振。高卧六安。每思扁鹊之问。静然四屋念绝修都之香。岂望文殊之来。独思吴客之辩。属以皇上慈被率土。甘露聿宣。鸣银鼓于宝坊。转金轮于香地。法雷惊梦慧日晖朗。道俗辐凑远迩毕集。听众白黑日可两三万。独以疾障致隔闻道。岂止杨濮有关外之伤。周南起留滞之恨。第十三日始侍法筵。所以君长近还。未堪执笔。敬祖前迈裁欲胜衣。每自念此愍然。失虑江之永矣。寤寐相思。每得弟书。轻痾遣疾。寻别有信。此无所伸。

与琰法师书。

梁简文

五翳消空韶光表节。百华异色结彩成春。道体何如。恒清宜也。对玩清虚。既在风云之表。游心入理。差多定慧之乐。弟子俗务纷纠。劳倦特深。眷然北岭钦贤已积。会遇之期庶必可孱。有缘之俦事等饥渴。伫望来仪一日三岁。想思弘利益。理当无爽。指遣此信无述寸衿。纲和南。

旦来雨气殊有初寒。摄卫已久转得其力。虽他方法界略息化缘。祇洹之里恒有语对。眷伫之深无时不积。久因倩师频述方寸。不知巧笑之僧。颇为津及不耳。前昨已来征事义聚。龙象毕同应供皆集。慧炬开心甘露入顶。闻之善谑特尽欢怡。想味之怀转复无极。昔幼年经闻制旨。受道日浅北面未深。虽异禅那事同花水。今段西下特蓄本心。访理质疑属在明德。不谓般若留难。现疾未瘳问津无地。叹恨何已。伏承舆驾寻幸伽蓝。冀于此时得一覩。止辩论青豆之房。遣惑赤花之舍。追往年之宿眷。述即日之寸心。此事此期必冀非爽。指遣承问伫有还书。纲白和南。

与刘智藏书。

梁元帝绎

菩萨萧法车置邮。大士刘智藏侍者。自林宗遄反玄度言归。以结元礼之心。弥益真长之叹。故以临风望美对月怀贤。有劳寤寐无忘兴寝。方今玄冥在节岁聿云遒。日似青缇云浮红蕊。清台炭重北宫井溢。想禅悦为娱。稍符九次。成诵之功转探三密。山间芳杜。自有松竹之娱。岩穴鸣琴。非无薜萝之致。修德之暇差足乐也。昔韩梅两福求羊二仲。郑林腾名于凭翊。周党传芳于大原。或有百镒可捐千金非贵。松子为餐蒲根是服。未有高蹈真如归宗法海。梵王四鹤。集林籞

而相鸣。帝释千马。经丘园而局步。有一于此。犹或称奇。兼而总之。何其盛也。故知南临之水已类吕梁之川。北眺之山弥同武安之岭。岂复还思溆浦。尚想强台。眷彼汉池载怀荒谷。以此相求。心可知矣。仆久厌尘邦。本怀人外。加以服膺常住讽味了因。弥用思齐每增求友。常欲登却月之岭。荫偃盖之松。挹璇玉之源。解莲华之剑。藩维有限脱屣无由。每坐向诩之床。恒思管宁之榻。梦匡山而太息。想桓亭而延伫。白云间之苍江不极。未因抵掌我劳如何。想无金玉数存。抑亦弱水难航。犹致书于青鸟。派川弗远。伫芳音于赤玉。鹤望还信以代萱苏。得志忘言。此宁多述。法车叩头叩头。

与约法师书。

沈约

　　周中书。风趣高奇志托夷远。真情素韵冰桂齐质。自接采同栖。年逾一纪。朝夕联事。靡日暂违。每受沐言休。逍遥寡务何尝不北茨游览南居宴宿。春朝听鸟秋夜临风。匪设空言皆为实事。音容满目言笑在耳。宿草既陈楸槚将合。眷往怀人情不胜恸。此生笃信精深甘此藿食。至于岁时。苞篚每见请求。凡厥菜品必令以荐。弟子辄靳而后与用为欢谑。其事未远。其人已谢。昔之谐调倏成悲绪。去冬今岁人鬼见分。石耳紫菜怆焉兴想。泪下不禁。指遣恭送以充蔬僧一饭。法师与周情期契阔。非止恒交。览物存旧弥当楚切。痛矣如何。往矣奈何。弟子沈约和南。

与印阇梨书。

梁刘之遴

　　大喜稽首和南。大喜精诚无感奄丁祸罚。攀号永往五内屠鲶。自咎自悼万殁何补。慈母临终正念不乱。系想诸佛及本师。至乎寿尽。凡夫恋着母子恩深。婴此长别肝心破溃。不能自任遗旨。以三十两上金。奉别充道场功德。九月二十八日奉营安厝。终始永毕不可复希。长号懊恼无心苟存。伏度闻问。理垂哀愍。所希运心救拔。必使亡灵游于净土。不图此启临纸崩绝。大喜和南。

与云僧正书。

梁王筠

弟子孤子筠顿首稽首和南。弟子衅结幽明备婴荼蓼。攀援崩踊肌髓糜溃。寻绎烦冤肝肠寸断。号天叫地永隔精诚。舍命捐躯终无补益。思欲仰福广为法事。以申罔极之痛。少寄迫慕之诚。铸像度僧仰遵法教。建斋设会务依经典。敷说大乘诱度群生。其福不浅。仰惟大正法师。道心纯淑至德凝深。智苞空有照通真俗。多闻不穷机辩无碍。一代师匠四海推崇。弟子宿植善因早蒙亲眷。情同骨肉义等金兰。外书所谓冥契神交。内典则为善友知识。敬藉微缘敢陈大愿。来岁夏中欲仰请讲说。弘法之情既无彼此。眷爱之深特希降屈。公私道俗要请既多。故预咨闻。必愿允遂。岂图一旦忽有斯白。临纸崩衄厝言无次。弟子孤子王筠顿首顿首稽首和南。

与长沙王别书。

梁王筠

筠顿首顿首。高秋凄爽。体中何如。愿比胜约。承入东礼拜用深倾仰。昔藩后遨游不无是事。或龙舟水嬉。或临川送远。纵金飞旆泛此安流。犹复见重良书。以为盛德。未有选日简辰。归诚系念。寻法城之游。逗祇园之聚。翘心赞叹无以譬说。仆风疾增瘵。蹇废蓬门。不获执离。弥深倾濾。愿敬勖。白书不次。王筠顿首顿首。

答云法师书。

梁刘孝绰

孝绰和南。辱诲垂示。敕旨所答刘太仆思效启。义穷深远语兼巧便。伏闻希有身心踊跃。昔戈盾夹车。备不虞于周后。兵旗引驾。防未然于汉君。斯皆执心黄屋瑞无绀马。事极寰宇之中。理隔天人之外。皇上自兹善觉。降迹阎浮。以住地之心。行则天之化。故能慈导三有仁济万物。犹以法药未周宝船不倦。解剑却盖躬诣道场。瑞花承足。人观雕辇之盛金轮启路。物睹重英之饰。显实开权事均只鹫。本无四畏宁虑五怨。思效遂肤引梁丘随剑之说。日磾触瑟之辞。何异回龙象于兔径。注江海于牛迹。圣旨殷勤曲相诱喻。岂直净一人之垢衣。将以破群生之暗室。弟子世传正见幼睹真言。但惑网所萦尘劳自结。微因宿植仰逢法教。亲陪宝座预餐香钵。复得俱听一音共闻八解。庶因小叶受润大云。猥蒙开示。深自庆幸。不胜欢喜。略附陈诚。刘孝绰和南。

辽阳山寺愿文。

卢思道

　　齐兴二十有三载。区宇又安。列圣重光百神受职。天平地成礼谐乐畅。剑戟云铸江海无波。皇帝体膺上哲运钟下武以至德字黔首。大明临赤县。深仁俯漏惠化潜通。荣镜六幽照苏八表。唐旌已立。刍舆不远而至。殷网既开。肖翘咸遂其所。坏凝休气渚幕荣光。玄扈造符翠妫启篆。阿阁朝諠棘林夜静。西琯协律南邕迎神。衣鱼操龟之俗。怀音请吏。反踵修股之渠。膜拜空首。四海慑然中外禔福。尉候无警书轨大同。犹以为负扆垂旒人世微业。功成治定域中小道。投心觉海束意玄门。手执明珠顶受甘露。调御天人。不徇岩廊之重。明行具足。宁屑[六/衣]冕之尊。十力四心东渐西被。日月出矣。风雨润之。屠门饱肆。化成严净之所。蜉蝣蟪蛄。网于仁寿之域。参墟奥壤王迹所基。密都是宅别馆攸在。襟带遐长原陆爽秀。高岩郁起作镇东偏。峰罗群玉。鹫头之状非美。岫列三珠。鸡足之形可陋。洞穴循风。生和雅之曲。圆珠积水。流清妙之音。于时玉烛调年金商在律。职方具礼旋驾西巡。六龙齐辔七萃按部。雷动云移凝銮伫跸。乃建仁祠于彼胜地。成之不日。既丽且康。昔周夜初明汉池云凿。事隔荒裔道若存亡。哲王驭历弘济区有。前圣后圣旦暮为期。以此胜因仰为武皇。成帝及清庙圣灵。愿西遇弥陀上征兜率。雄视三界高临四衢。百年之神俯轻群后。一音所导远同佛日。皇太后福踰姜水祉迈涂山。寿比太阴业均厚载。圣主齐明雨曜合德二仪。受录错于灵河。开金简于仙岳龙。官鸟纪。未可匹其光大像天任地。焉能喻其长久。皇太子德茂元良道高上嗣。牢笼启诵孕育庄丕。六宫眷属诸王昆弟。皆智慧庄严玉华松茂。永侍披香长固磐石。以兹博利被于万品。当使法界虚空生灵动植。俱沐定水同荫法云。斯誓或差。无取正觉。

北齐武成帝以三台宫为大兴圣寺诏。

魏收

　　门下皇居帝邑揆日瞻星。仞雉有常几席斯在。虽今古推移文质代变。而成世作范。义贵适时。朕奄家四海作孚万国。当阳负扆深存庇甿。济下利物无忘怀抱。昭仁训俭不遗造次。今临向听朝咸极崇广。宴息之所不乏温华。每谓为之者劳。居之者逸。至于离宫别馆。有时游幸。耳目所及聊可忘怀。而乃千门洞启万柱周架。上迫云汉下临雷雨。巧极金铜丽殚珠璧眷然长想。良非宿心。三台并列芜秽自久。天保之末。经构甫兴。仍创栋宇。规摹宏博。有司过实匠人逞巧。萌庶劳止縻费难量。既非殿寝正所。便为虚卫之地。凝华生白经历岁年。不剪茅茨事颇逼下。卑其宫室有可庶几。顾兹侈丽岂伊宁处。自魏朝失政。九域崩离人神无主。实求明圣。我太祖献武皇帝。握兹干纪执

斯地络。悬持日月啸吒风云。纠忠贞以成务。感灵征而大造。爰以克定之初。躬图道场之业。神迹冥果理烛幽明。朕嗣应宝祚永惟家祉。仰只先志尚竦玄门。思展聿修之重。念归喜舍之大。肌肤匪吝国城何宝。期济率土至于圆极。可以三台宫为大兴圣寺。此处极土木之壮。穷丹素之妍。奇怪备于刻削。光华毕于图彩。顾使灵心盻飨神物奔会。真觉惟寂有感必通。化为净土广延德众。心若琉璃法轮常转。洒甘露于大千。照慈灯于旷劫。

后周明帝修起寺诏。

　　制诏。孝感通神瞻天罔极。莫不布金而构祇洹。流银而成宝殿。方知鹿苑可期鹤林无远。敢缘雅颂仰藉庄严。欲使功侔天地兴歌不日。可令太师晋国公总监大陟岵大陟屺二寺营造。

隋文帝为太祖武元皇帝行幸四处立寺建碑诏。

李德林

　　门下风树弗静隙影如流。空切欲报之心。徒有终身之慕。伏惟太祖武元皇帝。穷神尽性。感穹昊之灵。膺箓合图。开炎德之纪。魏氏将谢躬事经纶。周室勃兴同心匡赞。间关二代造我帝基。犹夏禹之事唐虞。晋宣之辅汉魏。往者梁氏将灭。亲寻构祸萧詧称兵。拥众据有襄阳。将入魏朝。狐疑未决。先帝出师樊邓饮马汉滨。彼感威怀连城顿颡。隋郡安陆未即从风。敌人骋辅车之援。重城固金汤之守。乃复练卒简徒。一举而克。始于是日遂启汉东。萧绎往在江陵。后梁称制。外通表奏阴有异图。心迹之间未尽臣节。王师薄伐帝旅推锋。诛厥放命继其绝祀。有齐未亡凶徒孔炽。连山巨防艰危万重。晋水之阳是其心腹。于是鸣[萛-心＋(冗-几＋(止*(ㄇ/又)))]执钺假道北邻。皮服钦风烟随雾集。悬兵万里直指参墟。左萦右拂麻积草靡。虽事未既功。而英威大振。齐人因以挫衄。周武赖以成功。尚想王业之勤。远惟风化之始。率夷狄而制东夏。用偏师而取南国。岂徒汤征葛伯周伐崇侯而已哉。积德累功福流后嗣。俾朕虚薄君临区有。追仰神猷。事冥真寂。降生下土权变不常。用轮王之兵。伸至人之意。百战百胜为行十善。故以干戈之器已类香华。玄黄之野久同净国。思欲崇树宝刹经始伽蓝。增长福因微副幽旨。昔夏因导水尚且铭山。周曰巡游有闻勒石。帝王纪事。由来尚矣。其襄阳随州江陵晋阳。并宜立寺一所。建碑颂德。庶使庄严宝坊比虚空而不坏。导扬茂实同天地而长久。

隋高祖于相州战场立寺诏。

门下昔岁周道既衰。群凶鼎沸。邺城之地寔为祸始。或驱逼良善。或同恶相济。四海之内过半豺狼。兆庶之广咸忧吞噬。朕出车练卒。荡涤妖丑。诚有倒戈。不无困战。将士奋发肆其威武。如火燎毛始无遗烬。于时朕在廊庙任当朝宰。德惭动物民陷网罗。空切罪己之诚。唯增见辜之泣。然兵者凶器。战实危机。节义之徒轻生忘死。干戈之下又闻徂落。兴言震悼日久逾深。永念群生蹈兵刃之苦。有怀至道兴度脱之业。物我同遇观智俱愍。思建福田神功祐助。庶望死事之臣。菩提增长。悖逆之侣。从闇入明。并究苦空咸拔生死。鲸鲵之观。化为微妙之台。龙蛇之野。永作颇梨之镜。无边有性尽入法门。可于相州战地。建伽蓝一所立碑纪事。其营构制度置僧多少。寺之名目有司详议以闻。

隋炀帝行道度人天下敕。

大业三年正月二十八日。菩萨戒弟子皇帝。总持稽首和南十方。一切诸佛十方一切尊法十方一切贤圣。

窃以妙灵不测。感报之理遂通。因果相资。机应之徒无爽。是以初心爰发。振动波旬之宫。一念所臻。咫尺道场之地。虽则聚沙盖鲜。实覆匮于耆山。水滴已微。乃滥觞于法海。弟子阶缘宿殖。嗣膺宝命临御区宇。宁济苍生。而德化弗弘刑罚未止。万方有罪寔当忧责。百姓不足用增尘累。夙夜战兢如临渊谷。是以归心种觉。必冀慈愍。谨于率土之内。建立胜缘。州别请僧七日行道。仍总度一千人出家。以此功德并为一切。上及有顶下至无间。蝖飞蠕动预禀识性。无始恶业今生罪垢。藉此善缘皆得清净。三涂地狱六趣怨亲。同至菩提一时作佛。

唐太宗于行阵所立七寺诏。

门下至人虚己。忘彼我于胸襟。释教慈心。均异同于平等。是知上圣恻隐无隔万方。大悲弘济义犹一子。有隋失道九服沸腾。朕亲总元戎致兹明罚。誓牧登陑曾无宁岁。其有桀犬愚惑婴此汤罗。衔须义愤终于握节。各殉所奉咸有可嘉。日往月来逝川斯远。虽复项藉放命。封树纪于丘坟。纪信捐生。丹青着于图像。犹恐九泉之下尚沦鼎镬。八难之间永缠冰炭。愀然疚怀用忘兴寝。思所以树立福田济其营魄。可于建义已来交兵之处。为义士凶徒陨身戎阵者。各建寺刹招延胜侣。望法鼓所振变炎火于青莲。清梵所闻。易苦海于甘露。所司宜量定处所。并立寺名。支配僧徒。及修造院宇。具为事条以闻。称朕矜愍之意。破薛举。于豳州立昭仁寺。

破宋老生。于台州立普济寺。

破宋金刚。于晋州立慈云寺。

破刘武周。于汾州立弘济寺。

破王世充。于邙山立昭觉寺。

破窦建德。于郑州立等慈寺。

破刘黑泰。于洺州立昭福寺。

右七寺并官造。又给家人车牛田庄。并立碑颂德。

唐太宗为战亡人设斋行道诏。

门下刑期无刑皇王之令典。以战止战列圣之通规。是以汤武干戈济时静乱。岂其不爱黔首肆行诛戮。禁暴戢兵。盖不获已。朕自隋未创义。志存拯溺。北征东伐所向平殄。然黄钺之下。金镞之端。凡所伤殪难用胜纪。虽复逆命乱常。自贻殒绝恻隐之心。追以怆恨生灵之重能不哀矜。悄然疚怀无忘兴寝。且释氏之教深尚慈仁。禁戒之科杀害为重。承言此理弥增悔惧。今宜为自征讨以来。手所诛剪前后之数将近一千。皆为建斋行道竭诚礼忏。朕之所服衣物。并充檀舍。冀三途之难因斯解脱。万劫之苦藉此弘济。灭怨障之心。趣菩提之道。

唐太宗度僧于天下诏。

门下三乘结辙济度为先。八正归依慈悲为主。流智慧之海。膏润群生。翦烦恼之林。津梁品物。任真体道理协至仁。妙果胜因事符积善。朕钦若金轮恭膺宝命。至德之训无远不思。大圣之规无幽不察。欲使人免盖缠家登仁寿。冥缘显应大庇含灵。五福着于洪范。三灾终于世界。比因丧乱僧徒减少。华台宝塔窥户无人。绀发青莲栉风沐雨。眷言雕毁良用怃然。其天下诸州有寺之处宜令度人为僧尼。总数以三千为限。其州有大小。地有华夷。当处所度少多。委有司量定。务取精诚德业。无问年之幼长。其往因减省还俗。及私度白首之徒。若行业可称通在取限。必无人可取。亦任其阙数。若官人简练不精。宜录附殿失。但戒行之本唯尚无为。多有僧徒溺于流俗。或假托神通妄传妖怪。或谬称医筮左道求财。或造诣官曹嘱致赃贿。或钻肤焚指骇俗惊愚。并自贻伊戚。动挂刑网。有一于此大亏圣教。朕情深护持必无宽舍。已令依附内律。参以金科具为条制。务使法门清整。所在官司宜加检察。其部内有违法僧。不举发者。所司录状闻奏。庶善者

必采。恶者必斥。伽蓝净土咸知法味。菩提觉路绝诸意垢。

唐太宗断卖佛像敕。

敕旨佛道形像事极尊严。伎巧之家多有造铸。供养之人竟来买赎。品藻工拙揣量轻重。买者不计因果止求贱得。卖者本希利润唯在价高。罪累特深福报俱尽。违犯经教并宜禁约。自今以后。工匠皆不得预造佛道形像卖鬻。其见成之像。亦不得销除。各令分送寺观。令寺观徒众酬其价直。仍仰所在州县官司检校。敕到后十日内使尽。

与暹律事师等书。

褚亮

窃伏下风久揖高义。有怀靡托于悒良深。春暮清和道体休纳。弟子植生多幸。早预法缘。近于华岳创立僧宇。此山蕴蓄奇秘控接烟霞。削峰累仞灵泉百丈。神仙以为胜地。贤哲之所同归。结构虽淹禅诵犹寡。厥导兴废弘之在人。且栋梁三宝。必资龙象之力。羽仪四众。尤待鸳鹭之群。法师等学洞经典誉宣真俗。实宜共化苍生升于彼岸。且达人屈己存乎应物。大德忘名唯在申教。理必弘济无隔遐迩仰愿俯从微请。降迹来仪。则释远禅居遥踪可拟。王珣精舍清尘不沫。是所愿也。是所愿也。

造兴圣寺诏。

贞观三年

门下昔丹陵启圣华渚降祥。协德神居克隆鸿业。朕丕承大宝奄宅域中。远藉郊禋之庆。仰惟枢电之祉。思园之礼既弘。抚镜之情徒切。而永怀慈训。欲报无从。靖言因果思凭冥福。通义宫皇家旧宅。制度弘敞。以崇仁祠。敬增灵祐。宜舍为尼寺。仍以兴圣为名。庶神道无方。微申凯风之思。主者施行。

为太穆皇后追福愿文。

文帝手疏

贞观十六年五月。御制愿文。致弘福寺曰。

圣哲之所尚者孝也。仁仁之所爱者亲也。朕幼荷鞠育之恩。长蒙抚养之训。蓼莪之念。何日而忘。罔极之情。昊天匪报。昔子路叹千钟之无养。虞丘嗟二亲之不待。方寸乱矣。信可悲夫。每痛一月之中再罹难疚。兴言永慕哀切深衷。欲报靡因惟凭冥助。敬以绢二百匹奉慈悲大道。傥至诚有感。冀销过往之愆。为善有因。庶获后缘之庆。

大周二教钟铭。

皇帝制

天和五年岁次摄提五月庚寅。造钟一口。冶昆吾之石。练若溪之铜。郢匠鸿炉化兹神器。虽时属[卄/(敹-夫＋壬)]宾。而调谐夷则。故春秋外传曰。所以咏歌九则平民无二。弘宣两教同归一揆。金石冥符天人咸契。九宫九地遥彻洞玄。三千大千远闻边际。银阁应供。延法侣而寻声。金阙降真。候仙冠而听响。式传万古。乃勒铭云。

实际遐旷。通玄洞微。化缘待业。造理因机。灵图降采。慧日垂晖。金河雾集。银涧云飞(其一)九霄仙箓。五岳真文。智炬遐照。禅林普薰。金鼓入梦。琼钟彻云。音调冬立。响召秋分(其二)二教并兴。双銮同振。远赴天霜。遥亏地镇。陕河浮影。汉溪传韵。听响弘法。闻声起信(其三)波若无底。重玄有门。长开久暗。永拔沉昏。不求正觉。莫会天尊。唯令智海。先度黎元(其四)

大唐兴善寺钟铭。

皇帝道协金轮示居黄屋。覆焘万方舟航三界。欲使云和之乐。共法鼓而同宣。雅颂之声。与梵音而俱远。乃命凫氏范兹金锡。响合风雷功侔造化。腾骧猛虎。负[筍/六][虎-儿＋兵]而将飞。宛转槃龙。绕乘风而如动。希声旦发揵捶夕震。莫不倾耳以证无生。入神而登正觉。圆海有竭福祚无穷。方石易销愿力无尽。

京师西明寺钟铭。

令制

维大唐麟德二年。岁缠星纪月次降娄。二月癸酉朔八日庚辰。

皇太子奉为。

二圣。于西明寺造铜钟一口。可一万斤。发汉水之寄珍。采蜀山

之秘宝。虞棰练火晋旷飞炉。带龙[虎-儿＋兵]而腾规。应鲸桴而写制。声流九地。遐宣厚载之恩。韶彻三天。远播曾旻之德。寤群生于觉路。警庶类于迷涂。业擅香垣功齐尘劫。式旌高躅敢勒贞金。铭曰。

青只荐祉。黄离降精。涡川毓德。瑶岭飞英吹铜表性。问寝登情。兴言净业。载启香城。七珍交铸。九乳图形。翔龙若动。偃兽疑惊。制陵周室。规踰汉庭。风飘旦响。霜传夜鸣。仰延皇祚。俯导苍生。声腾亿劫。庆溢千龄。

## 广弘明集卷第二十八下

### 悔罪篇序

夫福曰富饶。罪称摧折。富则近生四趣。厚报荣禄满于目前。远则三圣。胜相资用丰于群有。至于罪也。返此殊途。良由沉重贪嗔。能获果登苦楚。所以罪业绵亘劳历圣凡。凡惟罪聚不足讨论。纶网正行事该小学。致使须斯二果尚弊于怒痴。罗汉漏尽犹遭于碎体。是知无始故业逐分段而追征。有为积障望变易而回道。自古正圣开喻滋彰。时张四惑。三三九品。欲使随念翦朴。岂得纵以燎原。然以烦恼增繁。难为禁制。勃起忽忘早树根基。过结已成追悔无己。但以诸佛大慈善权方便。启疏往咎导引精灵。因立悔罪之仪。布以自新之道。既往难复。覆水之喻可知。来过易救。捕浣之方须列。遂有普贤药上之侣。分衢而广斯尘。道安慧远之俦。命驾而行兹术。至于[色-巴＋(厂@矢)]王宰伯咸仰宗科。清信士女无亏诫约。昔南齐司徒竟陵王制布萨法净行仪。其类备详如别所显。今以纸墨易繁。略列数四。开明悔过之宗辖焉。



### 谢敕为建涅槃忏启。

梁简文

臣纲启伏闻敕旨垂。为臣于同泰寺瑞应殿。建涅槃忏。臣障杂多灾身秽饶疾。针艾汤液每黩天览。重蒙曲慈降斯大福。冀惠雨微垂即灭身火。梵风才起私得清凉。无事非恩伏枕何答。不任下情。谨奉启

谢闻谨启。

此无所谢也越敕。

六根忏文。

梁简文

今日此众。诚心忏悔六根障业。眼识无明易顷朱紫。一随浮染则千纪莫归。虽复天肉异根法慧殊美。故因见前境随事起恶。今愿舍于肉眸俱瞬佛眼。如决目王见净名方丈之室。多宝踊塔之瑞。牟尼鹫山之光。弥勒龙华之始。常游净土永步天宫。

耳根闇钝多种众恶。悦染丝歌。闻胜法善音昏然欲睡。听郑卫淫靡耸身侧耳。知胜善之事乐之者希。淫靡之声欣之者众。愿舍此秽耳得彼天聪。闻开塔管籥之声。弹指謦欬之唱。诸佛所说悉皆总持。香风净土之声。宝树铿锵之响。于一念中恍然入悟。

鼻根过患弥复顽嚚。耽染六兰流连百和。郁金易着瞻卜难排。虽复一薰一莸协性难遣。空中海上弥不自觉。至如雕炉在彼翠雾飞烟。识染相牵弥生织累。所以蝍蛆甘蟞自谓馨香。乌鸦嗜鼠不疑秽恶。今愿舍此中根得彼天受。振裳[跳-兆＋麗]步。跨栴檀之迴林。提囊拭钵。捧香积之宝饭。长离秽浊永保清升。

舌根障重染恶尤深。毒刺争兴恶蛇竞起。既贪五黄六禽之旨。又甘九鼎八珍之味。所以焚山破卵涸水枯鳞。鼋臛不斟。有染指之过。羊羹不及。致入阵之苦。虽复鸧[奥*鳥]鹿胃犹不称甘。凤胏龙胎更云不美。虽罗鼎俎未必皆当。在彼众生于命已酷。或复间朋乱友破俗伤真。变紫夺朱反白为黑。所以谗言三至。曾母投杼。端木一说。越霸吴亡。故知三寸之舌未易可掉。驷马既失于事难追。愿断烦惑入清净境。既同阿难乞乳之讥。又等净名寂默之致。餐禅悦之六味。钦善法之三德。形恭心到永趣菩提。

身根顽触唯贪细软。质体尘碍不重戈矛。莫不爱我轻他凌人傲物。纵此裸虫不羁醉象。六尘四倒自此而生。五盖十缠因斯而致。所以象蕈清闲遨游于夏室。重衾狐白温煦于冬房。结驷广厦动静必安。鷁首翠楼去来有托。所以三业之过出自机开。四大假成岂有真我。愿舍此画瓶得彼金色。净宝珠之法饰。照琉璃之慧体。长归五分永等十身。

意识攀缘其罪山积。险同梦幻譬若猴猿。悬镜高堂一念难静。走

丸索上百虑先驰。至如二十五有纷绕不息。九十八使惊骛无已。所以灰心灭智行拔于三乘。风禅灵饮道高于六度。今愿断此意根祛累斯尽。心当恬怕洞照无生。一切众罪悉灭俗门。三界异途归之真域。忏悔已竟诚心作礼。

悔高慢文。

同上

弟子萧纲。又重至心归依三宝。窃闻记称弗傲。表洙泗之遗文。经云不慢。验踰阇之妙典。故一遇恒神。陵伽尚卒余习。上宾天帝。淮南犹有误辞。亦有才曰隐沦调惟高俗。犹足坐痹晋君立前齐主。况复道隆三学法兼五众。如过前殿似出北门。而不密室致恭遗弓接足。敢籍胜缘愿起弘誓。从今日始乃至菩提。于诸出家悉表虔敬。方欲削除七慢折制六根。宾头下步庶无厥咎。耆达弃车方思景慕。幽显大众咸为证明。

忏悔文。

沈约

弟子沈约稽首。上白诸佛众圣。约自今生以前至于无始。罪业参差固非词象所算。证昧往缘莫由证举。爰始成童有心嗜欲。不识慈悲莫辨罪报。以为毛群鲔品事允庖厨。无对之缘非恻隐所及。晨剉暮爚亘月随年。嗛腹填虚非斯莫可兼。曩昔蒙稚精灵靡达。遨戏之间恣行夭暴。蠢动飞沈罔非登俎。傥相逢值横加剿扑。却数追念种汇寔蕃。远忆相间难或详尽。又暑月寝卧蚊虻噆肤。忿之于心应之于手。岁所歼殒略盈万计。手因忿运命因手倾。为杀之道事无不足。迄至于今犹未顿免。又尝竭水而渔躬。事网罭。牵驱事卒欢娱赏会。若斯等辈众伙非一。党隶宾游[保/言]訔交互。或盗人园实。或攘人豢养。弱性蒙心随喜赞悦。受分吞赃皎然不昧。性爱坟典。苟得忘廉取非其有。卷将二百。又绮语者众源条繁广假妄之愆。虽免大过。微触细犯。亦难备陈。又追寻少年。血气方壮。习累所缠事难排壑。淇水上宫诚无云几。分桃断袖亦足称多。此实生死牢阱未易洗。灌志有惨舒性所同禀。迁怒过直有时或然。厉色严声无日可免。又言谑行止曾不寻研。触过斯发动沦无记。终朝纷扰薄暮不休。来果昏顽将由此作。前念甫谢后念复兴。尺波不息寸阴骤往。愧悔攒心罔知云厝。今于十方三世诸佛前见在众僧大众前。誓心克已追自悔责。收逊前愆洗濯念虑。校身诸失归命天尊。又寻七尺所本。八微是构。析而离之莫知其主。虽

造业者身身随念灭。而念念相生离续无已。往所行恶造既由心。行恶之时其心既染。既染之心虽与念灭。往之所染即成后缘。若不本诸真谛以空灭有。则染心之累不卒可磨。今者兴此愧戒磨昔所染。所染得除即空成性。其性既空庶罪无所托。布发顶礼幽显证成。此念一成相续不断。日磨岁莹生生不休。迄至道场无复退转。又彼恶加我。皆由我昔加人。不灭此重缘则来恶弥遘。当今断绝永息来缘。道无不在。有来斯应。庶[藉-耒＋糸]今诚要之咸达。

群臣请隋陈武帝忏文。

江总文

　　某位某甲稽首和南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十方三世一切尊法十方三世一切贤圣见前大德僧。皇帝某讳菩萨。睿哲聪明广渊齐圣。心若虚空照穷波若。发弘大誓荷负众生。神道会昌膺兹景业。百王既季运属艰难。五岳维尘六军日动。劬劳在念有切皇心。既而深悟苦空极信无我。宝台华柱本非实录。贼城楼橹苦具兹多。遂坐道场静居禅室。坚固善本具足檀那。石壁山河珍车象马头目髓脑妻子国城銮辂龙章翠张玉机。福德所感威惠所及。莫不萧然大舍供养三尊。便欲拂衣崆峒高步六合。到林间而宴坐与释种而同游。紫微虚宫黄屋旷位。上灵耸动厚土怔惺。弟子等身缠爱惑业构烦恼。天生烝民树以司牧。惵惵黔首非后罔戴。岂容致尊居万乘而申独往之情。应在帝王而为布衣之事。且蛮夷猾夏寇贼奸宄。燧人警职。日照甘泉之火。四郊多垒。未肆楼船之威。若使七圣云迷窅然汾水之上。八骏波若方在瑶池之滨。则天下何依。群臣莫奉宗社庙堂有废彝。则弟子不胜狼狈之切。谨舍如干钱如干物。仰嚫三宝大众。奉赎皇帝及诸王所舍悉还本位。伏愿十方三宝见前大德僧。以慈悲力用无碍心。坐道放光显扬宣说。欢喜和合超然降许。当使皇帝望云望日之姿与南山等固。乃神乃圣之德与北极同尊。中宫后妃之星。金祯玉干之戚。穷积善之庆。尽万岁之欢。玉銮回镳金门洞启。百辟翘首搢绅并列。愿尘劳与云翳俱销。亿兆与天地同泰。慊慊丹愚敢以死请。弟子某和南。

摩诃波若忏文。

梁高祖

　　菩萨戒弟子皇帝。稽首和南十方诸佛及无量尊法一切贤圣。观夫常乐我净。盖真常之妙本。无常苦空。乃世相之累法。而苦乐殊见。分别之路兴。真俗异名。计着之情反。颠倒我人之所。弥见愚痴取舍

有无之间。转成专附。岂知妙道无相至理绝言。实法唯一真如不二。诸佛以慈悲之力。开方便之门。教之以遣荡。示之以冥灭。百非俱弃四句皆亡。然后无复尘劳。解脱清净。但般若之说唯有五时。而智慧之旨终归一趣。莫非第一义谛悉是无上法门。弟子颇学空无深知虚假。主领四海。不以万乘为尊。摄受兆民。弥觉万机成累。每时丕显。嗟三有之洞然终日干干。叹四生之俱溺。常愿以智慧灯照朗世间波若舟航济渡凡识。今谨于某处建如干僧如干日大品忏。现前大众至心敬礼惠命须菩提。愿诸众生离染着相。回向法喜安住禅悦。同到香城共见宝台。般若识诸法之无相。见自性之恒空。无生法忍自然具足。稽首敬礼常住三宝。

金刚波若忏文。

梁武帝

　　菩萨戒弟子皇帝稽首。和南十方诸佛无量尊法一切贤圣。如来以四十年中所说般若。本末次第略有五时。大品小品枝条分散。仁王天王宗源流别。金刚道行随义制名。须真法身以人标题。虽复前说后说应现不同。至理至言其归一揆。莫非无相妙法。悉是智慧深经。以有取之既为殊失。就无求也弥见深乖。义异去来道非内外。遣之又遣之。不能得其真。空之以空之。未足明其妙。真俗同弃本迹俱冥。得之于心然后为法。是以无言童子妙得不言之妙。不说菩萨深见无说之深。弟子习学空无修行智慧。早穷尊道克己行法。方欲以家形国自近及远。一念之善千里斯应。一心之力万国皆欢。恒沙众生皆为法侣。微尘世界悉是道场。今谨于某处建如干僧如干日金刚般若忏。见前大众至心敬礼释迦牟尼佛金刚波若。礼长老须菩提。愿诸佛菩萨以般若因缘同时集会。哀怜万品护念群生。引入惠流同归佛海。得金刚之妙宝见金牒之深经。顶戴奉持终不舍离。逮得己利尽诸有结。心得自在无复尘劳。稽首敬礼常住三宝。

胜天王般若忏文。

陈宣帝

　　菩萨戒弟子皇帝。稽首十方诸佛无量尊法一切贤圣。自鹤林灭迹鹫岭凝神。瓶写总持遗文不坠。传灯流布法轮踰广。方轨弘宣。既昭著于西域。分镳显说。亦渐移于东土。而周朝征应止见夜明。汉帝感通不过宵梦。香象所载虎观。寂而未闻。龙宫所藏麟阁。閴其无取。山海为隔传授盖微。华夷不同翻译何几。天王所问止得经名。金刚之

经才见一品。历魏晋而未备。经宋齐而恒阙。我皇帝承家建国光前绝后。道格天地德被幽微。大启慈悲广开智慧。施造化以仁寿。济苍生于解脱。异世界而承风。殊刹土而响应。真人间出法宝传通。粤以天嘉六年。外国王子月婆首那来游匡岭。慧解深妙靡测圣凡。奉持胜天王般若经一部。于彼翻译表献京师。某校彼前名冥合符契。总三乘之通教。贯六度之渊海。如开暗室以照优昙。十方众生若贫人之获宝。四部弟子等力士之得珠。金牒宝印。始兹辰而一启。智慧实法。洎尔时而方具。故知如来付嘱必俟仁王。般若兴隆期于圣运。弟子纂承洪绪思弘大业。愿此法门遍诸幽显。今谨于某处建如干僧如干日胜天王般若忏。见前大众至心敬礼本师释迦如来。礼般若波罗蜜。礼胜天王。愿一切众生勤求般若不避寒暑。如萨陀波仑不爱身命。如力进菩萨得般若之性相与般若而相应。摄诸万有住安隐地。含灵有识悉获归依。稽首敬礼常住三宝。

妙法莲华经忏文。

陈文帝

　　菩萨戒弟子皇帝。稽首和南十方诸佛无量尊法一切贤圣。窃以前佛后佛种种因缘。已说当说各各方便。莫非真语悉为妙法。理无二极趣必同归。但因业因心。禀万类之识。随见随着。异群生之相。品分有浅深。觉悟有迟速。法雨一味得之者参差。法雷一音闻之者差别。是以小乘顿教由此各名。声闻菩萨因斯分路。至如鹿苑初说羊车小乘灰断涅槃分段解脱。以诸佛之善巧。会众庶之根机。是曰半字。未称三点。及夫会三归一反本还源。说大乘经名无量义。灭化城于中路。驾宝车于四衢。带里明珠隐而还现。髻中真宝于焉始得出宝塔于虚空。踊菩萨于大地。现希有事证微妙法。最胜最尊难逢难值。弟子以因地凡夫属符负荷。方欲宪章古昔用拯黎庶。窃以羲皇结网深失大慈。成汤解罗犹非法善。扬旌丹水异道树而降魔。执玉涂山。非宝坊之大集。所以凭心七觉系念四勤。住菩萨乘。显无三之教。学如来行。开不二之门。汲引群迷导示众惑。今谨于某处如干僧如干日法华忏。见前大众至心敬礼释迦如来多宝世尊。礼妙法华大乘经典。礼普贤菩萨妙光法师。愿多宝如来从地涌出。普贤菩萨乘象空来。并入道场证明功德。击大法鼓转妙法轮。震动世间觉悟凡品。令使尽空法界无复声闻。无边众生皆为菩萨。总持性相同到无生。稽首敬礼常住三宝。

金光明忏文。

陈文帝

　　菩萨戒弟子皇帝。稽首和南十方诸佛无量尊法一切贤圣。寻夫灵鹫山间。自有常住之相。白鹤林应。本无变易之法。故知真解脱者谁辨去来。实智慧者非有生灭。而颠倒迷愚。不晓三点之理。无明覆蔽。空有八十之疑。于是四佛世尊百千菩萨。俱会信相之室。显说释迦之寿。明称叹之妙偈。出忏悔之法音。是曰法王微妙第一。以种智为根本。以功德为庄严。能照诸天宫殿。能与众生快乐。能销变异恶星。能除谷贵饥馑。能遣怖畏能灭忧恼。能却怨敌能愈疾病。如法修行功德已甚。弟子以兹寡昧纂承洪业。常恐王领之宜不符政论。御世之道有乖天律。庶绩未康黎民弗乂。方愿归依三宝凭借冥空。护念众生扶助国土。今谨于某处建若干僧如干日金光明忏。见前大众至心敬礼释迦如来四佛世尊金光明经信相菩萨。愿诸菩萨久住世间。诸天善神不离土境。方便利益增广福田。映慈悲云开智慧日。作眼目道为衣止所。成就菩提之道场。安住不动之境国稽首敬礼常住三宝。

大通方广忏文。

陈文帝

　　菩萨戒弟子稽首和南三宝。窃以诸佛刹土不可言说。如来称号无有限量。或过去见在。共取颇罗之姓。或同时异世。俱有释迦之名。或明王十亿。或燃灯三万。去来三界遍满十方。闻名者离尘。受持者得道。其为功德难用思议。释迦如来以无碍力游娑罗之净道。止吉祥之福地。宝池化生自踊。说大通方广。出三宝名号。譬如六天总归一乘。弟子用慈悲之心。修平等之业。常以万邦有罪责自一人。四生未安理为重任。所以薰修在己日仄忘劳。精进为心夜分未息。菩萨行处皆愿受持。诸佛法门悉令如说。欲使普天率土。无复怖畏之尘。蠕动蜎飞。永得归依之地。今谨依经教于某处建如干僧如干日行方广忏悔。读诵百遍右绕七匝。涂香末香。尽庄严之相。正念正观。罄精恳之心。见前大众至心敬礼本师释迦如来礼方广经中所说三宝名字。愿诸佛菩萨寻声讣响。放净光明照诸暗浊。施清凉水灭兹渴爱。登六度舟入三昧海。总万有而会真如。齐三界而登实法。稽首敬礼常住三宝。

虚空藏菩萨忏文。

陈文帝

窃以。菩萨之于众生。是大依止。观察性相随机济拔一人未度不证道果。往古今来行愿如一。而虚空藏菩萨最为胜上。为众中之幢王。为大明之尊主。具诸佛之智慧。得如来之秘密。至如因梦见形随缘示相。一闻称号。水火不能焚溺。一心称名。刀杖不能伤害。寿命财产之愿。念而必谐。色声味触之须。求而皆遂。身心疾恼怜愍疗治。牢狱怖畏方便解释。此盖随从世法安乐众生。及夫动神变相去香集之境。放净光明来阎浮之界。入三昧定除烦恼热。说陀罗尼破恶业障。五浊恶世一时清凉。五根本罪并皆解脱。此则世间之眼。示涅槃之路。弟子承如来之教。禀诸佛之慈国。被菩萨之功家。行大士之业。方愿十方刹土悉有一乘。十方众生皆修十地。今谨于某处建如干僧如干日虚空藏菩萨忏。见前大众至心敬礼本师释迦文佛。礼胜花敷藏如来。礼陀罗尼神咒。礼虚空藏菩萨。愿虚空藏菩萨。寻声应讣。见神通力开智慧光。以种种身游诸国土。度脱众生不乖誓愿。稽首敬礼常住三宝。

方等陀罗尼斋忏文。

陈文帝

窃以。三世诸佛以誓愿因缘。十方如来以智慧方便。纵无碍之辩。开无尽之门。法流派别宗源无限。法本分散枝条不极。非直摩诃般若独有八万四千。至于陀罗尼门亦有九十二亿。处处宣说种种名称。功德无量威神不测。至如婆薮之拔地狱。波旬之发菩提。花聚之获神通。雷音之脱掩蔽。莫不因斯章句承兹业力。亦有四部弟子十方众生。闻一句而发心。听一说而悟道。故知一切诸法无非真妙。弟子侧身修行。所学者菩提。旰食夙兴。所行者济度。一心之力摄取众生。一念之顷遍诸法相。如来种智皆愿总持。诸佛功德悉欲流布。今谨于法典本之经教。见前大众至心敬礼释迦牟尼佛。礼陀罗尼章句。礼雷音比丘。礼华聚菩萨。愿承此功德调伏众生。灭三毒心破十恶业。四百之烦恼自然清净。八万四千尘劳一时解脱。得神咒之力。具法印之善。入陀罗尼门。观诸佛境界。狱火永尽无余。稽首敬礼常住三宝。

药师斋忏文。

陈文帝

窃以。诸行无常悉为累法。万有颠倒皆成苦本。热炎镜像。知变易之不停。漂草爨矛。见生灭之奔迅。随业风而入苦海。逐报障而趣

幽途。去来三界。未见可安之所。轮回五道终无暂息之期。药师如来有大誓愿。接引万物救护众生。导诸有之百川。归法流之一味。亦能施与花林随从世俗。使得安乐令无怖畏。至如。

八难九横五浊三灾。水火盗贼疾疫饥馑。怨家债主王法县官。凭陵之势万端虔杀之法千变。悉能转祸为福改危成安。复有求富贵须禄位延寿命多子息。生民之大欲。世间之切要。莫不随心应念自然满足。故知诸佛方便事绝思量。弟子司牧寡方庶绩未又。方凭药师本愿成就众生。今谨依经教于某处建如干僧如干日药师斋忏。现前大众至心敬礼本师释迦如来。礼药师如来。慈悲广覆不乖本愿不弃世间。兴四等云降六度雨。灭生死火除烦恼箭。十方世界。若轮灯而明朗。七百鬼神。寻结缕而应讣。障逐香然灾无复有。命随幡续渐登常住。游甚深之法性。入无等之正觉。行愿圆满如药师如来。

娑罗斋忏文。

陈文帝

寻夫真解脱者本自不生。实智慧者今亦无灭。故知鹤林变色。非变易之文。鹫山常在。实常住之法。但世界不一。应讣所以不穷。众生无边。方便所以无际。随念随着种种法门。因业因心各各示现。或八十小劫端坐之相未移。方八千年无余之几已及。熙连河侧。晨朝之色忽明。娑罗树间。中夜之声便寂。最后功德是日兹辰。弟子有缘阎浮属当重任。愍群生之颠倒。嗟庶类之愚迷。常愿造六度之舟。济之于彼岸。驾一乘之传。驱之于中道。今谨于太极殿设无碍大会百僧一夕娑罗大斋。愿法雨法云。清凉三界之火。慧灯慧炬。照朗百年之室。常住二字人天共闻。伊字三点凡圣并悟。无劳迦葉之问。不待须跋之疑。一切种智而为根本。无量功德以自庄严。意树开解脱之花。身田含定慧之水。居处吉祥之地。枕藉福德之场。与二气而俱贞。随四时而纳祐。日月天子。照合璧于大千。星辰宫殿。散连珠于百亿。慈悲轻雨。与祥风而并飞。菩提宝云。共飞烟而合来。六合四海无复尘劳。六道四生俱蒙清净。

无碍会舍身忏文。

陈文帝为皇太后大舍宝位

窃观。雅诰奥义。皇王兴在予之言。礼经令典。圣人扬罪己之说。故亡身济物。仁者之恒心。克己利人。君子之常德。况复菩萨大

士法本行处。应讣三界摄受四生。运无量之四心。修平等之六度。国城妻子僶俛哀荒。承祖宗之大业。扶曳喘息。当天下之重任。黎民弗乂庶绩未熙。御朽履冰无忌兢业。又以世相泡影有为露电。爱河奔迅欲海飞腾。禀识同焚含灵共溺。垂瑱凭玉。还觉万乘非尊。当宁负扆。翻以万机成累。夕惕若厉思弘汲引每日丕显。奉为七庙圣灵。奉为皇大后圣御。奉为天龙鬼神幽冥空有三界四生五道六趣若色若想若怨若亲若非怨亲遍虚空满法界穷过去尽未来无量名识一切种类平等大舍。舍弟子自身及乘舆法服。五服銮辂六冕龙章。玉几玄裘金轮绀马。珠交璎珞宝饰庄严。给用之所资待。生平之所玩好。并而檀那咸施三宝。今谨于前殿设无碍大会。奉行所愿。并诸功德具列于前。愿诸佛菩萨冥空幽显俱到证明。开智慧日映慈悲云。树宝幢于大千。击法鼓于百亿。震动世界觉悟群生。放三昧之净光。流一味之法雨。引愚痴于火阱。拔烦恼于棘林。出轮转河到无生岸。

## 广弘明集第二十九

### 统归篇序

　　广弘明者。言其弘护法网开明于有识也。自上九篇随时布现筹度理路。其缘颇悉。然于志之所之。未备详睹。如不陈列颂声何寄。故次编之殷鉴遐迩。且法王御宇哥颂厥初。梵王天主声闻菩萨。咸资偈赞用畅幽诚。无经不有彰于视听。东夏王臣斯途不惑拟伦。帝德国美无不称焉。所以写送性情统归总乱。在于斯矣。然晋宋已来。诸集数百余家。信重佛门俱陈声略。至于捃拾百无一在。且列数条用尘博观。

　　梁代弘明集统归篇录 释僧祐弘明论 释智静檄魔文 释宝林破魔露布。

　　统归篇第十上 梁高祖净业赋 梁高祖孝思赋 梁宣帝游七山寺赋 梁王锡宿山寺赋 魏高允鹿苑赋 魏李颙大乘赋 梁仙城释慧命详玄赋 梁萧子云玄圃苑讲赋 梦赋释真观 梁江淹伤弱子赋 无为论 伐魔诏并书檄文(并魔答) 奏平心露布(唐蒲州普救寺沙门行友)

### 净业赋(并序)

梁武帝

　　少爱山水有怀丘壑。身羁俗罗不获遂志。舛独往之行乖任纵之心。因尔登庸以从王事。属时多故世路屯蹇。有事戎旅略无宁岁。上

政昏虐下竖奸乱。君子道消小人道长。御力应敕梅虫儿茹。法珍俞灵韵丰勇之。如是等多辈。志公所谓乱戴头者也。志公者是沙门宝志。形服不定示见无方。于时群小疑其神异。乃羁之华林外合。公亦怒而言曰。乱戴头乱戴头。各执权轴人出号令。威福自由生杀在口。忠良被屠馘之害。功臣受无辜之诛。服色齐同分头各驱。皆称帝主人云尊极。用其诡诈疑乱众心。出入盘游无忘昏晓。屏除京邑不脱日夜。属纩者绝气道傍。子不遑哭。临月者行产路侧。母不及抱。百姓懔懔如崩厥角。长沙宣武王。有大功于国。礼报无报酷害奄及。至于弟侄亦罹其祸。遂复遣桓神与杜伯符等六七轻使。以至雍州。就诸军师欲见谋害。众心不与故事无成。后遣刘山阳。灼然见取壮士貙虎。器甲精锐。君亲无校。便欲束身待戮。此之横暴出自群小。畏压溺三不吊。况复奸竖乎。若默然就死。为天下笑。俄而山阳至荆州。为萧颖胄所执。即遣马驿传道至雍州。乃赫然大号。建牙竖旗。四方同心。如响应声。以齐永元二年正月。发自襄阳。义勇如云舳舻翳汉。竟陵太守曹宗马军主殷昌等。各领骑步夹岸迎候。波浪逆流亦四十里。至朕所乘舫乃止。有双白鱼跳入[榻-木＋舟]前。义等孟津事符冥应。云动天行雷震风驰。郢城克定江州降款。姑孰甲胄望风退散。新亭李居士稽首归降。独夫既除苍生苏息。便欲归志园林任情草泽。下逼民心上畏天命。事不获已遂膺大宝。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犹欲避位以俟能者。若其逊让必复鱼溃。非直身死名辱。亦负累幽显。乃作诗曰。日夜常思惟。循环亦已穷。终之或得离。离之必不终。负扆临朝冕旒四海。昧旦干干夕惕若厉。朽索御六马。方此非譬。世论者以朕方之汤武。然朕不得以比汤武。汤武亦不得以比朕。汤武是圣人。朕是凡人。此不得以比汤武。但汤武君臣义未绝。而有南巢白旗之事。朕君臣义已绝。然后扫定独夫为天下除患。以是二途故不得相比。朕布衣之时。唯知礼义不知信向。烹宰众生以接宾客。随物肉食不识菜味。及至南面富有天下。远方珍羞贡献相继。海内异食莫不必至。方丈满前百味盈俎。乃方食辍筋对案流泣。恨不得以及温清朝夕供养。何心独甘此膳。因尔蔬食不啖鱼肉。虽自内行不使外知。至于礼宴群臣。肴膳按常。菜食未习体过黄羸。朝中斑斑始有知者。谢朏孔彦颖等。屡劝解素。乃是忠至。未达朕心。朕又自念。有天下本非宿志。杜恕有云。刳心掷地数片肉耳。所赖明达。君子亮其本心。谁知我不贪天下。唯当行人所不能行者。令天下有以知我心。复断房室。不与嫔侍同屋而处。四十余年矣。于时四体小恶。问上省师刘澄之姚菩提疾候。所以刘澄之云。澄之知是饮食过所致。答刘澄之云。我是布衣甘肥恣口。刘澄之云。官昔日食。那得及今日食。姚菩提含笑摇头云。唯菩提知。官房室过多。所以致尔。于时久不食鱼肉。亦断房室。以其智非和缓。术无扁华。默然不言。不复诘问。犹令为治。刘澄之处酒。姚菩提处丸。服之病逾增甚。以其无所知。故不复服。因尔有疾常自为方。不服医药。亦四十余年矣。本非精进。既不食众生。无复杀害。

障既不御内。无复欲恶障。除此二障意识稍明。内外经书读便解悟。从是以来始知归向。礼云。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物而动性之欲也。有动则心垢。有静则心净。外动既止内心亦明。始自觉悟。患累无所由生也。乃作净业赋云尔。

观人生之天性。抱妙气而清静。感外物以动欲。心攀缘而成眚。过恒发于外尘。累必由于前境。若空谷之应声。似游形之有影。怀贪心而不厌。纵内意而自骋。目随色而变易。眼逐貌而转移。观五色之玄黄玩七宝之陆离。着华丽之窈窕。耽冶容之逶迤。在寝兴而不舍。亦日夜而忘疲。如英媒之在摘。若骏马之带羁。类白日之丽天。乃历年之不亏。观耳识之爱声。亦如飞鸟之归林。既流连于丝竹。亦繁会于五音。经昏明而不绝。历四时而相寻。或乱情而惑虑。亦[慆-口＋臼]耳而堙心。至如香气馞起触鼻发识。畹晚追随氤氲无极。兰麝夹飞如鸟二翼。若渴饮毒如寒披棘。舌之了味众尘无有。大苦醎酸莫不甘口。啖食众生虐及飞走。唯日不足长夜饮酒。悖乱明行罔虑幽咎。身之受触以自安怡。美目清阳巧笑峨眉。细腰纤手弱骨丰肌。附身芳洁触体如脂。狂心迷惑倒想自欺。至如意识攀缘。乱念无边靡怀善想。皆起恶筌。如是六尘同障善道。方紫夺朱如风靡草。抱惑而生与之偕老。随逐无明莫非烦恼。轮回火宅沉溺苦海。长夜执固终不能改。屯否相随灾异互起。内怀邪信外纵淫祀。排虚枉命[甝-比＋(人*人)]实横死。妄生神祐以招福祉。前轮折轴后车覆轨。殃国祸家亡身绝祀。初不内讼责躬反己。皇天无亲唯与善人。外清眼境内净心尘。不染不取不爱不嗔。如玉有润如竹有筠。如芙蓉之在池。若芳兰之生春。淤泥不能污其体。重昏不能覆其真。雾露集而珠流。光风动而生芬。为善多而岁积。明行动而日新。常与德而相随。恒与道而为邻。见净业之爱果。以不杀而为因。离欲恶而自修。故无障于精神。患累已除障碍亦净。如久澄水如新磨镜。外照多象内见众病。既除客尘反还自性。三途长乖八难永灭。上善既修行善无缺。清净一道无有异辙。唯有哲人乃能披襟。如石投水莫逆于心。心清冷其若冰。志皎洁其如雪。在缠累其既除。怀忧畏其亦灭。与思爱而长违。顾生死而永别。览当今之逸少。想后来之英童。怀荆玉而未剖。藏神器而在躬。修圣行其不已。信善积而无穷。永劫扬其美名。万代流于清风。岂伏强而称勇。乃道胜而为雄。

孝思赋。

梁高祖(太常卿刘之遴注文多不载)

想缘情生情缘想起。物类相感故其然也。每读孝子传。未尝不终轴辍书悲恨拊心呜咽。年未髫龀。内失所恃。余喘跉蹁[孏-不＋(采-

木)]媪相长。齿过弱冠。外失所怙。限职荆蛮致阙晨昏。江途辽敻家无指信。仿佛行路。先君体有不安。昼则辍食夜则废寝。方寸烦乱容身无所。便投列解职以遵归路。于时齐随郡王子隆。镇抚陕西频烦信命。令停一夕。明当早出江津送别。心虑迫切不获承命。止得小船望星就路。夜冒风浪不遑宁处。途次定陵船又损坏。于时门宾周仲连。为鹄头戍主。借得一舸奔波兼行。屡经危险仅而获济。及至戾止已无逮及。五内屠裂肝心破碎。便欲归身山下毕志坟陵。长兄哀愍未许独行。续有北门狡虏寇边。朝庭以先君遗爱结民。咸思在昔故旧部曲犹有数千。武庆宗将领留防。彼镇时便有旨。使捍寿春王事靡[(臣*舌)/皿]辞不获免。刺史崔慧景。志怀翻覆。远招逋逃多聚奸侠。大猾凶丑莫不云集。至如彭盆韩元孙等。不可称数。倍道电迈奄至淮淝。凶徒疑骇相引离散。台军主徐玄庆房伯玉等。欲袭取慧景。乃固禁之。方得止息。是岁齐明作相疑论未决。密驰表疏劝征慧景。折简而召必不违拒。即重遣还以安其心。奸渠既出沿边无虞。旬朔之间慧景反镇。即便解甲以归京师。因尔驱驰不获停息。数钟百六时会云雷。拨乱反政遂膺四海。念子路见于孔丘曰。由事二亲之时。常食藜藿之食。为亲负米百里之外。亲殁之后。南游于楚。从车百乘积粟万钟。累茵而坐列鼎而食。愿食藜藿之食为亲负米。不可复得。每感斯言。虽存若亡。父母之恩云何可报。慈如河海孝若涓尘。今日为天下主而不及供养。譬犹荒年而有七宝。饥不可食寒不可衣。永慕长号何解悲思。乃于钟山下建大爱敬寺。于青溪侧造大智度寺。以表罔极之情。达追远之心。不能遗蓼莪之哀。复于宫内起至敬殿。竭工匠之巧。尽世俗之奇。水石周流芳树杂沓。限以国事。亦复不能得朝夕侍食。唯有朔望亲奉馈奠。虽复得荐珍羞而无所瞻仰。内心崩溃如焚如灼。情切于中事形于言。乃作孝思赋云尔。

感四气之变易。见万物之化成。受天和而异命。禀地德而齐荣。察蟭螟于蚊眉。观昆鹏于北溟。俱含识而异见。同有色而殊形。虽万类之众多。独在人而最灵。礼义别于飞走。言语异于鹦猩。念过隙之倏忽。悲逝川之不停。践霜露而凄怆。怀燧谷而涕零。掩此哀而不去。亦靡日而弗思。仲由念枯鱼而永慕。丘吾感风树而长悲。虽一至而舍生。奉二亲而何期。思因情生。情因思起。导情源以流澍。引思心而无已。既怀忧以终身。亦衔恤而没齿。常闲居以永念。触拊膺而自伤。徒升岵而靡瞻。空陟屺其何望。涕纵横以交流。血沸涌而沾裳。览地义以自咎。惧灭性之乖方。仰太极以长怀。乃告哀于昊苍。冀皇天之有感。何报施之茫茫。晓百碎于魏阙。夜万断于中肠。心与心而相续。思与思而未央。晨孤坐而萦结。夕独处而回遑。气塞哀其似噎。念积心其若狂。至如献岁发晖春日载阳。木散百华草列众芳。对乐时而无欢。乃触目而感伤。朱明启节白日朝临。木低甘果树接清阴。不娱悦于怀抱。但罔极而缠心。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凉气入衣凄

风动裳。心无回而自切。情不触而独伤。若乃寒冰已结寒条已折。林飞黄落山积白雪。旅雁鸣而哀哀。朔风鼓而飚飚。目触事而破碎。心随感而断绝。无一息而缓念。与四时而长切。年挥忽而莫反。时瞬睒其如电。想慈颜之在昔。哀不可而重见。痛生育之靡答。顾报复而无片。悲与恨其俱兴。涕杂血其如霰。燕青春而差池。鸿素秋而翱翔。去来候于节物。飞鸣应于阴阳。何在我而不尔。与二气而乖张。常茹酷而轮回。历日夜而不忘。既视丹而成绿。亦见白而为黄。扰性情以翻覆。汩神虑而迷荒。想鸣鹤而魂断。听孤鷚而心死。恸终天而无怙。号毕世而靡恃。观休屠之日磾。岂教义之所及。见甘泉之画像。每下拜而垂泣。忽心动而不安。遽入侍于帝室。值何罗之作难。乃检之以投瑟。超王臣之称。首冠诚勇而无匹士。行己之多方。见石他之有权。身虽死而名扬。乃忠孝而两全。顾丁兰其何人。家河内之野王。时舞象而方及。始成童而亲亡。刻木母以供事。常朝夕而在傍。刘镇就养而不暇。常远汲而力寡。苦节感于幽灵。醴泉生于窖下。顾长沙之临湘。有古初之道始。时父殁而未葬。遇邻火之卒起。乃伏棺而长号。雨暴至而火死。又何琦其亦然。独柩屋而全止。至如王祥黄雀入帐。隗通横石特起。盛彦之开母目。邢渠之生父齿。览斯事而众多。亦难得而具纪。灵蛇衔珠以酬德。慈乌反哺以报亲。在虫鸟其尚尔。况三才之令人。治本归于三大。生民穷于五孝。置天地而德盈。横四海而不挠。履斯道而不行。吁孔门其何教。

游七山寺赋。

梁宣帝

　　此山川之寥廓。时天高而气静。路闲旷而清华。地幽栖而特挺。穷浙左之标绝。极宇中之胜境。承兴序而陟涉。聊盘桓而腾骋。尽登临之雅致。悦谊嚣之暂屏。因兹连镳结驷并幰方舟。万骑齐列千楫争浮。皆东南之俊异。并禹穴之琳球。差池集侣容与携俦。巷无服马路寡遗辀。穷周章而历览。尽娱玩而遨游。尔乃傍林横出舠轻上溯。历秦王之旧陌。缘越池之昔路。望涂山而斜绕。迳南湖而回渡。连天台之华岭。引若耶之长注。乍泛漾而瞻望。或凌峰而一顾。于是历乐林而南上。升法华而望西。有磕磕之奔涧。复亹亹之长溪。既皎洁而如镜。且见底而无泥。途崄峭而巉绝。路登陟而如梯。既攀藤而挽葛。亦资伴而相提。穷羊肠之诘屈。极马岭之高低。雾昏昏而漫漫。风[颱-台＋日][颱-台＋日]而凄凄。瞻洪川其如带。望巨海其如圭。执玉帛于兹地。会诸[色-巴＋(厂@矢)]而计稽。想疏河之茂叶。忆大骨之惛迷。传盛美于斯岳。播遗范于氓黎。既乃阚往贤之旧迹。美高尚之余风。践逵草之芜没。拨蓁莇之弥蒙。名岳峨而峙立。峻谷杳而虚冲。春林缥而皆碧。秋沼净其如空。既连绵而相接。兼隐轸而无穷。

信英奇之攸止。实翔集之所崇。傍高峦而建刹。亦带垄而成宫。神灵更其盻蚃。仙圣互其交通。岩雰霏而起雾。树布濩而抽丛。嘉卉生其前后。善草植其西东。瞻朱扉之赫奕。望宝殿之玲珑。拟大林之精舍。等重阁之讲堂。既爽垲之禅宇。亦显敞之华房。跨曲涧而为室。绕纡岊而修墙。夕云生于窗牖。朝日照于檐梁。谅隙曲而成丽。盖照景而生光。流清梵之婉转。响桴磬之锵锵。构造精密华丽无方。清流四绕吐溜悠长。逦迤闬阁峻绝阶隍。水碓侔于金谷。飞楼似于建章。其徒众则乍游乍处或贤或圣。并有志于头陀。俱勤心于苦行。竞假寐而诵习。咸夙兴而虔敬。识苦空之迅流。惜朝阴之奔竞。潜深窟而学通。隐闲芜而修正。或烧体而为功。或灰身而入定。熏名香之氛氲。咸飞锡而相映。或振麈而高谈。或闲居而坐听。禅众疑于漆木。智士同于悬镜。既释教之兴华。乃法轮之宣盛。寺既凭山而构造。山亦因寺而有七。盖云瑞之所臻。亦奇士之所出。产龙剑之遗溪。游鹿机之余术。谢凤来而容与。郑风反而萧瑟。既清涧之涟漪。亦飞流之涌溢。奇树蓊而成林。珍果荣而非一。植山海之双榴。种丹卢之两橘。梅花皎而似霜。黄甘朏其如日。或晔晔而夏开也。离离而冬实。山多宝玩地出琼珍。金玉生其阳。玞石出其阴。神[竺-二＋赣]岩岩而独立。仙的皎皎而孤临。孰知岁之丰俭。睹玄白而皆谌。刻石记于嬴德。披图悟于禹心。悬崖百刃擢[乾-乞＋余]千寻。岧峣兮阔达。[山*累]峗兮嵚崟。树修耸而岩峻。泉流激而水深。仰瞻增其隐隐。侧眺睹其沉沉。眇然兮无际。邈尔兮无边。远山崔嵬而间出。近树巃嵸而相牵。岩将颓而未堕。峰入汉而犹悬。望蝉联而蔽日。视敞恍而连天。有石帆之异状。拟瀑布之飞泉。实逢岩而聚雾。乃触石而成烟。既嵯峨而荫映。亦峣屼而仟绵。既远控于江海。兼近接于村田。反阚城邑傍眺市[門@(厂@墨)]。称神州之镇岭。实天下之名川。至若蓬莱游于圣迹。巫岫表于神仙。衡阳闻于夏贡。嵩岳重于周篇。曾何比丽讵此同妍。复有标奇神井。万载澄渟。汲之不竭。添之不盈。虽频挠而不浊。徒屡搅而终清。涉隆冬而温燠。经歊暑而冷冷。异成都之飞火。宁疏勒之表诚。匹醴泉之蠲疾。同淄水之鉴形。亦有孤潭道士焦里夫人。独居味道寂绝朋宾。餐霞永日静坐千春。衢无行迹路产荆榛。既勤劬而向道。亦萧洒而忘尘。或逍遥而讽咏。或拥膝而长吟。同董生之垂谶。学梁子之明箴。将松乔而共侣。与严卫而相亲。其林薮弥密羽族争归。猿连臂而下饮。鸟比翼而群飞。鸿鹄集而相映。白鹇晶而生辉。拂霜毛之弈弈。鼓素翮之霏霏。兼有奇禽猛兽。偃息溪圻。虎怀仁而不害。熊隐木而生肥。巨象数刃雄蛇十围。麀鹿易附狎兔俱依。同彭铿之仙室。异海鸟之知机。药卉丛生消痾驻老。地出长龄墟多寿考。似南山之溪谷。匹井中之埋宝。送刘五耆何殊四皓。复有牛膝鸡肠雀头燕草甘菊辛夷苦参酸枣紫苑赤箭黄精白[葶-丁＋呆]天门地骨肉芝石脑。神农是尝仙经是造。白兔服而通灵。鹿皮饵而得道。其果则有木瓜木枣杨桃杨梅。朱橘冬茂黄[卄/稫]秋开。楂梨并壮

柿柰争瑰。枳椇列植而为薮。悬钩触草而徘徊。林檎偫于萍实。甘棠拟于帝台。红莓蘡薁车李胡颓。绿樑冬献紫芋秋来。半夏成圃春就群栽。枇杷梨豆椎栗兼该。或炫炫之丹实。或靡靡之青荄。御疾风而弥艳。中严霜而不摧。既蓊郁之梧桐。亦檀栾之修竹。篠箭乱其形类。筋桂异其品族。映檐牖而交加。绕房廊而郁毓。抽叶阴于清泉。结根攒于幽谷。灵木之所自生。瑞鸟之所栖宿。实散赏之佳地。信开心而醒目。至如凉秋九月百卉飘零。气凄凄而恒劲。风飒飒而常生。愁蝉哂于南垄。塞鸟吟于北庭。蟋蟀哀嘶而远闻。孤[狂-王＋軍]叫啸以腾声。寒雁嘂嘂而夜响。鹍鸡啁哳而悲鸣。增逸民之放旷。动游士之滞情。咸有志于独往。俱栖心于濯缨。信达人之良会。盖可申其游瞩。故孝先往而成真。庆绪经而离俗。凭怪石而为枕。因沧浪而洗足。盖往贤之所同。亦先儒之高学。余宿昔之心期。常有怀于遐邈。屡徘徊于阆圃。频留连于名岳。念家国之隆恩。缓独往之遗躅。欲抽簪而未从。聊寄美于斯曲。

宿山寺赋。

梁王锡

　　脂车秣驷。薄暮来游。入界道而辽朗。息祇树而淹留。惟基构之所处。实显敞而高居。延曾轩之迢递。属广庑之踟蹰。差绣桷而反宇。列缇柱而承隅。尔乃陟飞阶于峻岐。登步櫩于绝顶。既中天而升降。亦攀云而游骋。宇阴阴而恬旷。阶肃肃而虚静。朗华钟之妙音。曜光灯之清影。其房则开窗木末。浮柱山丛。引含光之澄月。纳自远之轻风。因明兮目极。凭迥兮望通。平原兮无际。连山兮不穷。识生烟于岫里。眄列树于岩中。树凌危而秀色。烟出远而浮空。情超遥于原野。心放旷于帘笼。夜悠悠而何其。露穰穰而渐落。玩一叶之流萤。聆九野之鸣鹤。盥泉兮藉芳杜。入谷兮佩滋兰。静啸兮疏烦想。独往兮恣游盘。信一枝之易息。岂万物之能干。就薄帷而安寝。乃高枕而星阑。

鹿苑赋。

高允

　　启重基于朔土。系轩辕之洪裔。武承天以作主。熙大明以御世。洒灵液以滂流。扇仁风以遐被。踵姬文而筑苑。苞山泽以开制。殖群物以充务。蠲四民之常税。暨我皇之继统。诞天纵之明睿。追鹿野之在昔。兴三转之高义。振幽宗于已永。旷千载而有寄。于是命匠选

工。刊兹西岭。注诚端思。仰模神影。庶真容之仿佛。耀金晖之焕炳。即灵崖以构宇。竦百寻而直上。緬飞梁于浮柱。列荷华于绮井。图之以万形。缀之以清永。若祇洹之瞪对。孰道场之涂迴。嗟神功之所建。超终古而秀出。寔灵只之协赞。故存贞而保吉。凿仙窟以居禅。辟重阶以通述。澄清气于高轩。伫流芳于王室。茂花树以芬敷。涌醴泉之洋溢。祈龙宫以降雨。侔膏液于星毕。若乃研道之伦。行业贞简。慕德怀风杖策来践。守应真之重禁。味三藏之渊典。或步林以经行。或寂坐而端宴。会众善以并臻。排五难而俱遣。道欲隐而弥彰。名欲毁而逾显。伊皇舆之所幸。每垂心于华囿。乐在兹之闲敞。作离宫以营筑。因爽垲以崇居。抗平原之高陆。恬仁智之所怀。眷山水以肆目。玩藻林以游思。绝鹰犬之驰逐。眷耆年以广德。纵生生以延福。惠爱内隆金声外发。功济普天。善不自伐。尚咨贤以问道。询刍荛以补阙。尽敬恭于灵寺。遵晦望而致谒。奉清戒以毕日。兼六时而宵月。何精诚之至到。良九劫之可越。咨圣王之远图。岂循常以明教。希缙云之上升。羡顶生之高蹈。思离尘以迈俗。涉玄门之幽奥。禅储宫以正位。受大上之尊号。既存亡而御有。亦执静以镇躁。睹天规于今日。寻先哲之遗诰。悟二干之重荫。审明离之并昭。下宁济于兆民。上克光于七庙。一万国以从风。总群生而为导。正南面以无为。永措心于冲妙。夫道化之难期。幸微躬之遭遇。逢扶桑之初开。遘长夜之始曙。顾衰年以怀伤。惟负忝以危惧。敢布心以陈诚。效鄙言以自着。

大乘赋(并序)

李颙

　　大乘者。盖如来之道场也。故缘觉声闻谓之小乘。言法驾之通驰。如舟车之致远也。夫合抱兴于豪末。九层作于垒土。从浅以高大。理妙在于不有。迹粗由乎不无。举有以希无。则无无以畅。忘无以统有。则有有以通。无无以畅。则乘斯小矣。有有以通。则乘斯大矣。夫总福祐之会者。莫尚于法身。宣一切之知者。莫贵乎如来。故神禀灵照。以观三达之权。思周深妙。以入四持之门。知色之空任而不败。起灭无崖终始无际。寄于宇宙之中。而心苞乎二象之外。目察于芥子之细。而识鉴乎须弥之大。美哉渊乎。其源固不量也。嗟叹不足。遂作赋曰。

　　建大乘之灵驾兮。震法鼓之雷音。除行盖之欲疑兮。餐微妙以悦心。满觉意之如海兮。演波若之渊深。平八道之坦场兮。游总持之苑林。定禅思于三昧兮。灭色想于五阴。执抵罗之引弓兮。操如意之喻琴。破众网之将裂兮。划贪垢而绝淫。如泡沫之暂结兮。焉巧风之足

钦。成明行而善逝兮。积功勋以迄今。收萨云之空义兮。运十力而魔禽。开止观之光焰兮。消邪见之沉吟。闭必固之垣墙兮。同影响之难寻。

详玄赋。

仙城山释慧命

　　惟一实之渊旷。嗟万相之繁杂。真俗异而体同。凡圣分而道合。承师友之遗训。藉经论之垂芳。罄尘庸之小织。请兴言于大方。何群类之蠢蠢。处法界之茫茫。性穷幽而弥晓。理至寂而逾彰。既非空而非有。又若存而若亡。谈秘密于慈氏。欢窅冥于伯阳。湛一虚而致极。总万有以为纲。虽即事而易迷。亦至近而难识。非名言之所显。岂情智而能测。口欲辩而词丧。心将缘而虑息。故虽一音遍告之能。三转穷微之力。莫不停八梵于寂泊之门。辍四辩于恬惔之域。寻其涯也。豁乎无际。眇乎无穷。源乎无始。极乎无终。解惑以之齐贯。染净于此俱融。该空有而阒寂。括宇宙以通同。论其用也。一而能多。静而能乱。挺万类之殊形。吐群情之别观。结五住之盘根。起十缠之羁绊。随迷悟而通塞。逐昏明而集散。四流因之漂荡。六道以之悠漫。三贤十圣暧以联绵。二智五眼晔而晖涣。浑升沈而共壑。派违顺以分岐。体无非而不是。用无相而不为。若纯金不隔于环钏。等积水不惮于涟漪。故令名用諠杂集起纷驰。事若万轸殊辙。理则千轮共规。观无碍于缘起。信难思于物性。犹宝殿之垂珠。若瑶台之悬镜。彼此异而相入。红紫分而交映。法无定于心境。人靡隔于凡圣。物不滞于自他。事莫拥于邪正。何巨细之殊越。遂参互而容持。邻虚含大千之界。刹那总三世之时。惧斯言之少信。借帝网以除疑。盖普眼而能瞩。岂惑识以知之。觌九会之玄文。览万圣之贻则。眷常啼于东市。慕善财于南国。历多城而进解。访众师而遣惑。始承命于文殊。终归宗于妙德。虽游形于法界。未动足于祇园。叹一生之似虐。嗟五热之非昏。握手入和修之舍。弹指开阿逸之门。闻理音之常韵。睹极圣之恒存。三九于兹绝听。二七自此亡魂。斯甚深之境界。亦何易而详论。悼禀识之多迷。慨群生之少慧。保一异之四邪。起断常之双计。怖梦虎于长眠。玩空花于久翳。萦结缠而未解。任漂流而莫济。背七觉而逾昏。染六欲而方滞。何理通而志隔。既法是而情非。忽伶俜而独往。久逃逝而亡归。埋积宝于穷舍。瘗明珠于弊衣。抱一真而不识。萦万恼以歔欷。嗟余生于季俗。惑己缠而命局。藉五部之流辉。蒙四依之眷录。陟讲肆以开愚。托禅林而遣欲。猴着锁而停躁。蛇入筒而改曲。涉旷海以戒舟。晓重幽以慧烛。绝诤论于封想。息是非于妄情。创敛缘于有觉。终寂虑于无生。显真宗之实相。达世用之虚名。道莫遗于始行。暗弗拒于初明。拟六贼其方溃。冀十军之可

平。辞曰。昏云聚还散。心河浊更清。性海无增减。行月有亏盈。疑兔足之致浅。惧鸿毛之见轻。为山托于始篑。庶昆仑之可成。

玄圃园讲赋。

萧子云

曰天监之十七。属储德之方宣。惟玉帛之光盛。信昌符之在焉。于是上照天。下漏泉。轮囷之气吐烟。日月之景扬员。乃圣武之龙飞。载为家于天下。思承规于景数。遂长发而明社。若重光于有周。似二英于皇夏。方前星而列曜。播洪钟于胤雅。去兹永福来即东朝。文物是纪声明是昭。发玄章于粉缋。靡青緌于翠翘。銮纳那而垂藻。笳和鸣以承箫。载锡其光。令问令望。察情幄帐让齿虞庠。性与天道言为圭璋。诗史遥集礼易翱翔。义华洛水文丽清漳。昔七觉之吐华。高人天而为长。道西被乎日用。法东流而未朗。故授神菊于文昌。寄宝船于明两。异昔谈而同世。亦千年而影响。闻填填之法雷。见慧云之初爽。真如之轨既接。发挥之功已蹑。开金泥剖玉牒。削蒸栗之简。采萝树之叶。石室灵篇南宫神箧。所以一音不已。而待规重短叠者矣。惟至人之讲道。必山林之闲旷。彼奈园与杏坛深。净名与素王模。清游之浩漾。拟乐贤之隆壮。睿情窅然是焉供帐。乃高谈玄圃之苑。张乐宣猷之上。观夫灵圃要妙。总禁林之叫窱。禀辇道之三星。躔离宫之六曜。写溟浚沼方华作峭。其山则岁巇貏。硱礌崛诡。阪墀[山/截][山*薛]夏含霜雪。下则溪壑泓澄虹蝃降升。上则青霄丹气云霞郁蒸。金华琳碧烛银碝石。藻玉摛白丹瑕流赤。周以玉树灌丛紫桂香枫。筼筜含人桃支育虫。妙草的皪灵果垂[萎-土＋(巴-匕)]。长卿寒翠简子秋红。崖戴云而吐雨。木鸣条而起风。中有兰渚华池。渌流淜泞激水推移。弥望杳溟。倒飞阁之嵯峨。漾钓台而浮迴。张翠帷于鸿船。泛羽旒于雀艇。鸟则杉鸡绣质木客锦章戴胜吐绶[獨/鳥][脊/鳥]驱香壁龟紫鳖[辟*鳥]鷉鸳鸯。风鸣日思戏广浮长。内则钱荇菱华[含*欠]欿散葩硉矶巨石隫陀碧砂离箍比目累绮红虾。漂青纶之蓑折。荡碧组之鬖[髟/少]。铜龟受水而独涌。石鲸吐浪而戴华。所以藉园籞之壮观。将仿像于毗耶。于是清宫广辟宿设宵张。华灯熠耀火树散芒。敛闪六尺笼丛九光。颖若流金之出沙屿。粲若列宿之动天潢。朝曛朗而戒旦。云依霏而卷簇。轻辇西园齐宫北囿。仗卫济济僧徒肃肃。法鼓朗而振音。众香郄而流馥。亦有百兽[目*攵][目*攵][目*(彥-文＋自)][目*(彥-文＋自)]。云车九层芝驾四鹿。吴姬楚艳胡笳燕筑常从名倡。戏马蹋鞠巡少阳渡。紫复绕崇贤瞰承禄。扬散华之飘飖。响清梵于林木。灯王归而赠筵。香积来而献熟。似众圣之乘空。若能仁之在目。既而俄轩有睟肆筵授几。高殿肃而神严。微言欣而奏理。焕嘉语于丹青。得亲承于音旨。智周物而为心。情研机而尽谛。言超超而

出象。理亹亹而踚系类。吴两娱心之谈未足云。晋储真假之理岂能逮。史臣乃载笔撰功。请事其职。赋金相歌玉式。世既闻甘露之言。民已登仁寿之域矣。将奉瑶宫之[車*犬]。陪云楼之轼。福穰穰委如山。长莫长永无极。

梦赋。

释真观

昨夜眠中意识潜通。类庄生之睹蝴蝶。如孔氏之见周公。虽梦想之虚伪。亦心事而冥同。尔乃见一奇宾。傲岸惊人。无名无姓。如鬼如神。姿容闲雅服玩光新。入门高揖诣席夸陈。余乃问曰。夫邪不干正。恶不乱善。清浊异流升沉各践。吾身披法铠心游妙典。六贼稍降四蛇方遣。大乘已驾小魔宜剪。君是何人。欲来何辨。客乃对曰。久承名行未遑修敬。常深注仰每轸翘咏。忽睹光仪良有嘉庆。欲申咨请。愿垂高命。夫人生假借一期如掷。倏红电之惊天。迅白驹之过隙。岂不及年时之壮美。取生平之欢适。或走名骥于长阡。或驾飞轮于广陌。坐西园而召友。敞南斋而对客。出野外而摐金。入闺中而抚石。或复合尊促坐传觞举白。重之以笑歌。申之以燔炙。至如学富门昌德重名扬。江东独步日下无双。心为义窟身是智囊雕金往汉佩玉游梁。高车驷马桂户兰房。烈燕姬而满侧。奏秦女而盈堂。闻弦管之寥亮。听丝竹之铿锵。何则一生之快乐。亦千载而流芳。岂能栖栖独处傍无笑语。剃发除须违亲背主。形容憔悴衣裳蓝缕。既阙田蚕复无商估。等碎缯之屡结。似破袄之千补。至如玉露朝团金风夜寒。老冉冉而行至。岁忽忽而将阑床空帐冷覆薄眠单。绝子孙于后胤。罢宾从而来欢。欲以斯而为道。亦何得道之量难。余乃忻然而笑。略陈心要。徐而答曰。省来说之娇张。遂引诱于邪方。欲以井蛙共海鲲而论大。爝火与日月而争光。无异蟭蟟之比鹏翼。[培-土＋山]嵝之匹昆岗。尔既昏眠于生死。亦耽染于玄黄。唯知酣酒嗜欲峻宇雕墙。岂识多财之被害。宁信怀璧而为殃。佳味爽口美食烂肠。贪淫致患渴爱成狂。人生易尽物理无常。朝歌暮哭向在今亡。欣欢暂有忧畏延长。且世间纷壤竟无闲赏。万苦竞来百忧争往。妻子翻为桎梏。亲爱更如罗网。私里恒弊巑屼。王事徒劳鞅掌。荣华有同水沫。富贵实如山响。然自沉沦倒惑恒怀磣毒。不孝不慈无道无德。胸衿[怡-台＋龍]戾心府蚕贼。自大娇奢志能苛克。不行仁义谁论典则。无趣杀伤非理贪忒。见利争往临财苟得。失位失名亡家亡国。命绳溘断身城倒匐。业掣其头鬼穿其肋。冰池向践火山方冒。忍痛自知衔悲谁恻。尔乃刀林拥耸剑岭嵯峨。炉飞猛焰镬涌惊波。楞层铁网[廾/綠]簇灰河。凡诸苦难次序经过。头逢锯解骨被磨磨。举身星散合体滂沱。一朝钟此万恨如何。若夫正法弘深。妙理难寻。非生非灭非色非心。随机往赴逐应便临。内

宣万德外启八音。威降醉象影摄惊禽。形如满月色似融金。遂令尼揵脱屣梵志抽簪。然而出家之为道也。则萧散优游无欲无求。不臣天子不敬王侯。似无瑕之璧。如不系之舟。声乐不能动。轩冕不能留。无为无欲何惧何忧。戒忍双集禅慧兼修。天人师范豪庶依投。若夫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则道业踰高。益之则学功踰远。故形将俗人而永隔。心与世情而悬反。所服唯是布衣。所餐未曾再饭。从师则千里命驾。慕法则六时精恳。濯虑于八解之池。娱神于七净之苑。至如道安道立慧远慧持。赤须法主青眼律师。弘经辩论讲易谈诗。开神悦耳折滞去疑。并皆扬名后代擅步当时。或与秦王而共辇。乍将晋帝而同帏。遂使桓玄再拜而弗暇。郗超千斛而无辞。尔乃行因已正方响余庆。四梵争邀六天俱聘。封畿显敞国土华净。宝树琼枝金莲玉柄。风含梵响泉流雅咏。池皎若银地平如镜。妙香纷馥名花交映。近感乐神远归常命。若夫六度修成十地圆明。灵智既湛种觉斯盈。寂辽虚壑皎洁澄清。质非质碍之质。名非名相之名。水火冲天而不惧。雷霆震地而不惊。穷天下之至妙。谁能与之抗行。于是前来君子闻斯语已合掌曲躬敛眉弹指。魂飞气詟神茹情否。踧踖无颜。逡巡敬起。自陈孤陋未知臧鄙。追用感伤实怀惭耻。今日奉教。谨从命矣。

伤爱子赋。

江淹

　　江艽字胤卿。仆之第二子也。生而神俊。必为美器。惜哉遘闵涉岁而卒。悲至躅[跳-兆＋屬]乃为此文。惟秋色之颢颢。心结缗兮悲起。曾悯怜之憯凄。痛掌珠之爱子。形茕茕而外弛。心切切而内圮。日月可销兮悼不灭。金石可铄兮念何已。缅吾祖之赫羲。帝高阳之玄胄。惜衰宗之沦没。恐余人之弗构。觊三灵之降福。伫弱子之擢秀。酷奈何兮胤卿。郯逢天兮不祐。尔诞质于青春。摄提贞乎孟陬。谓比芳于古烈。望齐英于前修。遭高行之美迹。彀盛业之清猷。白露奄被此百草。尔同凋于梧楸。忆朱明之在节。顾岐嶷之可贵。睨炉帐而多怡。瞻户牖而有慰。奚在今之寂漠。失音容之仿佛。姊日中而下泣。兄嗟季而饮泪。感木石而变哀。激左右而殒欷。夺怀袖之深爱。尔母氏之丽人。屑丹泣于下壤。傃殷忧于上旻。视往端而擗标。践遗绪而苦辛。就深悼而谁弭。归来命兮何陈。我过幸于时私。爰守官于江浔。悲薄暮而增甚。思纁黄而不禁。月接日而为光。霞合云而成阴。雾笼笼而带树。月苍苍而架林。嗟奈何兮弱子。我百艰兮是寻。验纤带之夜缓。察葆鬓之朝侵。惟人生之在世。恒欢寡而戚饶。虽十纪之空名。岂百龄之能要。迅朱光之映夜。甚白露之凝朝。指兹譬而取免。排此理以自销。然则生之乐兮亲与爱。内与外兮长与稚。伤弱子之冥冥独幽泉兮而永秘。余无愆于苍只。亦何愍于厚地。信释氏之灵

果。归三世之远致。愿同升于净刹。与尘习兮永弃。

## 无为论(并序)

吾曾回向正觉。归依福田。友人劝吾任。吾志不改。故注无为论焉。

有弈叶公子者。联蝉七代冠组相望服多素纨黼衣绣裳。负长剑而耿耿。佩鸣玉而锵锵。时游稷下或客于梁。闻英雄而豹变。听利害以龙骧。乃动朱履而驰宝马。振玉勒而曜金。羁之无为先生之门。曰。先生智德光融。嵩华无得以方其峻。道义清远。溟海不足以喻其深。无学不窥。无事不达。容仪闲静言笑温雅。至如释迦三藏之典。李君道德之书。宣尼六艺之文。百氏兼该之术。靡不详其津要而采摭冲玄。焕乎若睹于镜中。炳乎若明于掌内。余闻天地之大德曰生。何以聚人曰财。是故老[日*冉]以为柱史。庄周以为园吏。东方持戟而不倦。尼父执鞭而不耻。实万古之师范。一时之高士。先生嘉遁卷迹养德不仕。乃列子之所待。非通天下之至理。虽江海以为荣。实缙绅之所鄙。先生攸尔而笑而应之曰。富之与贵谁不欲哉。乃运而不通也。夫忠孝者国家之急务也。申生伍员不得志也。怀道抱德玄风之所尚。杨雄东方其职未高也。其大学者不过儒墨。亦栖栖遑遑多有不遂也。子所引之士者。情虽欲之志不行也。忧喜不移其情。故可为道者也。过此已往焉足言哉。吾闻大人降迹。广树慈悲。破生死之樊笼。登涅槃之彼岸。阐三乘以诱物。去一相以归真。有智者不见其去来。有心者莫知其终始。使得湛然常住永绝殊涂。无变无迁。长袪百虑恬然养神。以安志为业。故使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舒卷随取进退自然。遁逸无闷幽居永贞。亦何荣乎。亦何鄙乎。子其得之。吾何失之。尘内方外于是乎着。公子恧然而有惭德。逡巡而退。

伐魔诏(并序)　元魏懿法师。

慰劳魔书　檄魔文　魔王报檄　破魔露布　平魔露布文。

## 伐魔诏(并序)

元魏懿法师

夫生在三界。恒为四魔所娆。沉沦生死遍在六趣。若一得人身及闻经法。譬见优昙。喻值浮孔。寻惟圣教实开心目。懿身处下流。元悕彼岸。直因生有恶此漏身。心去志恭徒然无补。略因愚管凭剿四魔。昔在年幼。尝作破魔露布。文虽鄙拙颇为好事者所传。自迁都之

后。寓在洛阳。忽于故塔之中得此本文。时遇值今国都法师尚在金刚波若寺讲胜鬘经。辄以呈示。得法师学涉内外甚好文彩。乃更披经卷赐示魔事。兼得拟符。时释道安檄魔文共寻玩之。复竭愚浅修改旧文。更作平魔赦。重荐法师。更无嫌也。但安公檄文直推天魔。凡为世患经列有四。且天魔权变非浮情所测。烦恼阴死为患寔深。辄更起伐魔诏慰劳文。冠之于初。是以前后不同。文颇繁重。冀信心君子。两得行之。辄并编安法师檄文为次。合为一卷。

伐魔诏。

　　门下伪魔逋诛于兹旷劫。鹰跱四山狼顾五道。心顽纵毒。常怀返噬。固守一隅。拥隔声教。自大通已降。爰暨贤劫。虽百王继踵千圣相寻。威怀百途奖导千计。犹不能遏彼邪心息此异见。得使贪竞相缘嗔痴互举。常结四生终归六趣。眷言斯瘼实用伤怀。今原燎方迩。浸润有渐。无宜自宽以致颠覆。可简将练卒随机拯扑。勿使苍生怀予复之叹。主者告下时速施行。

　　臣信相等言。奉被。

　　诏书如左。

　　臣闻见机者则承风以先附。守迷者必威加而后降。是以舜舞干戚。有苗自缚于王庭。目连援弓。则金地相园之日。故能斩伏心王塞静楼观。身被忍铠手挈浮囊。弃所保之货贿。设禅悦之名肴。宴彼奇将集此雄勇。志有所规则无往不摧。心之所向则无思不服。四魔区区。焉足以规虑哉。但今聚结未散。事须平荡。辄依分处。星言宿驾谨重申闻。请可付外施行。谨启。

慰劳魔书。

　　告三界五道有识群生等。夫羲和迭驾。盲者尚迷其光。雷霆震响。聋者犹惑其听。虽照属理均。而禀受道异。致令法音拥于殊闻。慈光蔽于异见。昏痼相仍。长迷永夜。劫石有殚此缘无竭。故我高祖愍此横流。心存拯溺。体韫殊光口含异响。开宏基于未前。构玄觉于有始。故一阐洪猷则巨犉竞驰。再择道教则羊鹿服御。证无生于胸襟揖寂灭于怀抱。但年德推移心存静定。爰命皇储绍隆大业。先帝藉此洪资纂我前绪。积德三大累功尘劫。心变冥机游神赴会。身固舟囊陵波拯接。出没任情权旨自在。故能超彼九劫降此四天。跨据一方威摄万国。八十年中刑措不用。但时不我与。圣上迁化教迹道殊。人怀异念。卿等或是日种。轮王世跨四域。或是月性高良。忠贞不贰。享三

界之名宦。保一时之荣禄。但爵命难恒时有否泰。或因惰慢而丧家。或由贪残而失国。故令后胤波流奄然忘返。遵彼邪原泛此欲海。而使天魔承衅作患于上方。烦恼因兹侵淫于下国。或萦中荫于未生。或驰五衰以告老。终疲升降长勤往没。幕府因机杰起英略超群。纬文经武体真练俗。承百王之洪规。禀万代之遗则。履道居彼龙象扣此津门。方当驰光上下候骑八维。总括群邪罗络万有。笼三界于一身。抗百纲于无外。摧拔须弥翻波巨海。颠倒宇宙回易日月。使人天倒悬水陆燋沸。然复塞其必我之心。开其子来之路。扇清风于荼炭。布同爱于无间。平荡三途摄兹四有。威以动之福以绥之。撮尔小丑。焉足以语哉。卿等既为所误沉沦日久。宜藉此时机早建良图。夫时难得而易失。机尚速而后悔。若得时也。则福禄竞臻。如失机也。则败捷争及。故窦融享爵。事归于先觉。公孙婴戮。取败于后机。此皆往事之高鉴。当今之轨辙。且智者处危以谋安。愚者临成以致败。成败安危在于时机。非降自天。抑亦人谋。今三车伫驾宝藏初开。悬重爵以俟功。设天官以命哲。正是大士纵横之秋。智勇献功之日。与卿等同发遐原。枝流异土追惟在昔。犹或依依。言念四魔。不觉抚剑。故先遣白书。略陈成败。曾改迷徒寻光赴命。相与齐辔道场比肩轮。

下。咨禀未闻受教。君子友朋好合。不亦善乎。无宜大安斯趣。盘桓游逸。恐此生灭相寻有无继作。若三毒一驰则义无怨亲。四凶互出则夭寿俱剪。虽欲保全。其可得哉。今善身已建。六军启途。出彼火宅。寻讨未服。枭斩之期非旦即夕。幸体往意时作出计。勿怀犹豫滥婴斯祸。临路遣书。匆匆无尽。

檄魔文。

弥天释道安顿首。魔将军轮下相与虽复。玄徒殊津人天一统。宗师虽与三界大同。每规良集申其曩积。然标榜未宣所以致隔。今法王御世九服思顺。灵网方申纮纲弥布。大通有期高会在近。不任翘想并申预意释道安顿首。

夫时有通塞。否终则泰。千圣相寻万师迭袭。昔我高祖本元天王。体化应符龙飞初域。杖权形以割万邦。奋慧柯以伏六合。咸荡四邪扫清三有。方当抗宏纲于八区。緬灵网于宇宙。夷静七荒宁一九土。但冥宗不吊真容凝静。重明寝辉虚舟覆浪。故令蛇蚁烦兴枭镜竞起。翳染真徒。尘惑清众。虐被苍生毒流万劫。怀道有清异心同忿。我法王体运应期理物。上籍高贵下托群心。秉玄机以笼三千。握圣徒而隆大业。云起四宫鸾翔天竺。降神迦夷为法城堑。抚育黎元善安卿士。匠导群贤慰喻有疾。严慧柯于胸中。被神钾于身外。愍十八之无辜。哀三空之路绝。志匡大业情必平难。百域千邦高伏风化。承君久

抱惑心重迷自覆。深执愚怀固守为见。狼踞欲天。枭鸣神阙。畔换疆场。抗拒灵节。谓天位可登洪规可改。揽兹二三远为叹息。何者大通统世。则群方影从。而伪痴天魔不遵正节。忓忤圣听尘挠神心。领卒塞虚奇形万变。精钾曜曦霜戈拂日。灵鼓竞。鼙响冲方外高步陆亮。自谓强威而王师一奋群邪殄丧。魔众革心望风内附。况君单将侥然一介。士无方寻众不成旅。而欲背理违常。陵墟华邑。篡夺灵权。胜常取信。以伪忝真。可不谬矣。于今释迦统世道隆初劫。妙化堂堂神罗远御。智士邕邕玄算盖世。武夫龙超捉鞘千队。协略应真奇谋超拔。故命使持节。前锋大将军阎浮都督归义侯萨陀波仑。独禀天姿义陈玄觉。神高须弥猛志笼世。善武经文忠着皇阙。领众四十万亿扬镳首路子。故命使持节。威远大将军四天都督忉利公导师昙无竭。武胜群标文超随夏。宏谋绝尘心栖梦表。每忧时忘身志必匡世。领众百亿虎眄须弥。故命使持节。征魔大将军六天都督兜率王解脱月。妙思虚玄高步尘表。略并童真。功侔九地。悼愍三涂。忿君纵害援剑慷慨。龙回思奋。领众五百万亿鸾鸣天衢。故命使持节通微将军七天都督四禅王金刚藏。朗志虚玄金颜遐瞩。恩殊九锡力倾山海。左顾则蒙汜飞波。右眄乃扶桑落曜。德无不施。威无不伏。领众七百万亿云回天门。故命使持节。镇城将军九天都督十地大王维摩诘。奇算不思法柯达震。体合神姿权像万变。呼吸则九服云崩。叱咤则十方风靡。威被下愚无辜酸楚。领众九百亿饮马灵津。故命使持节。鉴复大将军十九天都督十住大王文殊师利。承胄遐元形晖三耀。身自金刚神高体大。应适千途玄算万计。群动感于一身。众虑静于一念。深抱慈悲情兼四摄。领众尘沙翱翔斯土。故命使持节。匡教大将军十九天都督录魔诸军事群邪校尉中千王观世音。智略渊深慧刚遐网。明达六通朗鉴三固。或托迹群邪耀奇锋起。或权形二九息彼涂炭。挥手则铁围摧岩。嘘气则浮云颓崿。能为十方作不请之益。领众不思风吟虎啸。故命使持节。抚化大将军十方三界大都督补处王大慈氏。妙质从容天姿标朗。体踰金刚心笼尘表。猛志冲天慧柯远奋。无生转于胸中。权智应于事外。志有所规无往不就。威恩双行真俗并说。领众八百万亿。严驾待命。勇士之徒充盈大千。金刚之士弥塞八极。咸思助征席卷六合。乘诸度之宝轩。守八正之修路。跨六通之良马。捉虚宗之神辔。弯四禅之良弓。放权慧之利箭。鸣骥桓桓轻步矫矫。抚剑飞戈。长吟命敌。而将军累世重光。匡济帝业历奉圣庭。曾无有阙。贵即道师身子五百。幽鉴天命。秉受王化。圣上开衿。皆授名爵封赏列土功侔旧臣。声盖万域。而君何心横生异见。偃蹇边荒顽顾常位。毒害勃于苍生。灾祸流于永劫。可不哀哉。可不谬哉。君昔因时荒为物所惑狂迷。君心投伪外窜。百行一愆贤达尚失久。谓君揽智返愚。归罪象魏束身抽簪。同游群俊以道自娱。荣名终始。仍执愚守惑。偷安邪位。托痴山以自高。恃见林以游思。耽六欲之秽尘。玩邪迷以娱性。建憍慢之高幢。列无明之凶阵。阔步长涂轻弄神器。盗篡天宫抗拒日月。恐不异举手

欲障三光。掊土拟填于四海。打鼓与雷争音。把火共电竞耀。虽拟心虚标事难就矣。然将军殖德玄津。原承弥远。晖华暐然群下瞩目。望贵之基易登。由来之功可惜。可改往修来翻然归顺。谢过朱门与道齐好。家国并存君臣俱显。取名获安晓目达观。眷属晏然可不美欤。大师克举万方矫电。手提法蠡齐抚慧剑。道柯辉耀于前驱。灵鼓振音于后队。神钟一扣则十方倾覆。海浪飞波则原陆汤沸。当尔之时。须弥笼为微尘。天地回为一粟。无动安于左衿。妙乐握于右掌。神力若斯。岂可当哉。然我法王体大仁慈。未欲便袭。权停诸军暂顿灵辔。临路遣书。庶回迷驾。君可早定良图。面缚归阙委命王庭。逍遥闲境上方宰任。非君而谁。夫圣人上智识机。明责勉祸。穷而知返。君子所美。此乃转福之高秋。取功之良节。昔夏桀无道殷王致伐。商纣首乱周武建师。此则古今之常轨。将军之明诫。相与虽复形乖于当年。风流于道味。人天踦岖。何足致隔想。便霍然随书投命。所以切痛其辞委曲。往久者不欲令芳兰夏雕翠柯摧颖。深思至言善从良计。勿使君身倾匡三概。勿使六天鞠生禾[禾*秀]。迅目仰眺助情畅然。临纸多怀。文不表意。释道安顿首。

魔主报檄。

　　大梦国。长夜郡。未觉县。寱语里。六自在主他化皇帝。报檄于高座大将军南阎浮提道绥抚大使佛尚书安法师节下。音耗自远喜同暂接。寻览句味良用欣然。方见大国之臣礼义高矣。承将军虚心豁达密行渊玄。襟带山河牢笼宇宙。虑深宗庙忧及生民。秀气千寻真心万仞。谅疾风之劲草也。乱世之忠臣也。冀道遇则邻。彼我非隔。俯从人事聊此报章。昔周室既衰六国鼎沸。汉朝运灭三分天下。或外夷侵叛毒被中原。或内祸潜作殃及良善。应期鹊起达时豹变。有之自古。岂止今日。惟苍生亹积上天降祸。释迦皇帝奄然登遐。哀缠臣妾悲浃率土。皇太子弥勒养德心宫。满月停山深丛隐药。数钟百六之世。代亏九五之君。诸侯奸猾猜忌相处。一十八部教轨参差。九十六道尊俎回互。狼噬海滨枭鸣山曲。左不记言右不记事。国宪朝典。与霜露而雕零。天玺帝璧。同冰消而叶散。臣怨民怒众叛亲离。逃逝无归伶娉长往。窃谓数属太平沐浴朝化。时逢乱世济难干戈。盖乃通人之权变也。谨率义兵发愤忘食。并登山拉虎临河斩龙。纬武经文轻身重义。社稷是所不图也。天位非所倾望也。直以心城无主邪戏尘劳。沓[泳-永＋陀]欲流。将心源而共远忽恍大梦。与永夜而俱长。还因假寐吊民伐罪。先遣聚沫大将军黄玄[色-巴＋(厂@矢)]。率空华之卒。策阳炎之马。即干城之隅。结浮云之阵。戈甲昱烁弓戟参差。锋刃未交服兵先败。次命涧响大将军丝竹公。领宫商之众。据传声之谷。随闻随剪。次命百和大将军兰麝伯。领馨香之旅。乘风抒阵千里无云。次命六味大将军。领肥美之卒。为面门都督。守沧溟之口。吞噬无遗。次

命七触大将军。领细滑之众。战鼓才击身城瓦解。五军前讨百战恒捷。自天是祐罄无不宜。朕虑未穷巢穴躬行问罪。戎衣既整出自空窟。发渊泉之智。动山岳之威。承妄想之兵。数盈兆载。并潜神识海隐影心山。命将元帅案剑城旅。征兵士卒擎刀结阵。排空塞迥烟飞雾集。莫不雄气冲天。吐妄云于真际。高风骇地。惊尘浪于性海。击道品官军。霜夜抒箨。一心既没还源弥远。六爱已然宅火逾盛。纵横剪掠腹背罗讨。六奇三略先蕴胸襟。百步千荣本无横阵。遂云消雾卷。吾道兴焉。于是分官置职。行我风化。

敕无廉骠骑虎踞贪山。性涩将军龙蟠悭海。瞻恤之士水陆无寄。

敕系地郎将。置阴阳之府。情尘驸马观伉俪之。兵爱水暂流身城被渍。欲火才发天庙遭烧。缮性将军已从焚溺。敕咆勃校尉弓剑随身。鸩毒鹰扬戈戟在手。严毅士卒警固贿城。使平忿将军销声铲迹。敕正勤御史且停监察。

随眠武侯安抚朝猷。放荡无明纵恣有待。使精进一马。罢行四勤之路。迦留二箭。不射三空之门。勇猛将军风烟歇灭。

敕觉观大司马置府初禅。邪思惟都尉列阵三有。心原未静频被风波。禅枝欲茂再遭霜雪。安静将军埋身乱境。敕我见行高镇陀那之岭。惑山万刃疑戍百重。讨返还迷问津天路。使观身实相申如羊角。缘家妄业密若鱼鳞。故毒动狂子酒醒醉客。覆真金藏隐肥腻草。博通将军兀然如醉。斯则率土之宾。皆吾民也。今十军意气五将英雄。乘机发立成国宗庙。朕俯仰即位临轩御宇纂承王业。握图受命。困弱之轮无际足拟金轮。心与骏[馬*失]有余。聊充绀马。衣冠无二车书已一。方扇长风于火宅。粉高车于门外。解释甲胄与民更始。将军士卒并亡智力俱丧。路穷箭尽弃马焚舟。螗螂举臂。良可愍也。良可耻也。盗跖率卒侵暴诸侯。孔丘置阵流汗反府。即将军之明诫也。皇太子弥勒代邸龙飞。朕汗马归朝。衔罪庭阙。将军见征。未敢闻命也。情深笔短。不能多白。冀归高君子相期于言外焉。波旬顿首死罪。

破魔露布文。

广缘将军流荡校尉都督六根诸军事新除恶建善王臣心。赈惠将军善散子都督广济诸军事监军臣施。缮性将军克欲界都督摄志诸军事司马臣戒。

平忿将军荡恚侯都督洪裕诸军事司空公臣忍。

勇猛将军勤习伯都督六度诸军事行台臣进安静将军志念都尉都督

观累诸军事摄散侯臣禅。

博通将军周物大。夫都督调达诸军事监照王臣智。行言谨案臣闻。治静泰平。凶徒有时以兴。化清去杀。逆党因之而作。是以文命引狩于九围。遇死魔于翕山。顶生腾轮于六合。值贪贼于忉利。故使身灭知威魂散闽越。沦荡他乡退失尊位。良由内挟奸邪外树尘轨。赏差信功罚乖臣恶故也。自世宗释迦文皇帝晏驾固林。鲦余千载。太子慈氏阿逸多有事兜率。未遑绍袭。法城暂空梵轮无主。尘域外叛沙州弗贡。遂使三界风惊六天烽起。邪徒诡说翻成异俗。伪自在天主贼王波旬。禀质昏猜体袭邪气。我慢在心爱结盈虑。矫夺惠命窃弄神器。放纵欲界窥[門@俞]皇境。且其政教陵替内外相违。姊妹同奸千子贰志。三女邪荡邀我上宫。姿态未施自贻伊耋。又波旬玩习小道。颇有才辩。愎谏饰非好是[矗/大]怒。不用顺子之言。专从佞臣之计。伺国间隙乘亹来侵。伪结使大将诸烦恼等。因圣道消运钟。八百光音无间十缠斯作。遂陈欲兵于爱海。策疑马于高原。控辔于二见之域。驰骋于无明之境。值圣则卷迹高栖。遇恶则泄恶中区。负险重关观时而设。或志求荣利假寐权门。或含忿威众专行毒害。意气棱层固守方等。憍慢边隅未识正朔。方复假遣七使传车。三障诡宣六条以致殊俗。愚者承教而濯缨。智人弃之而涧饮。畜卒俟前储烽候进。伪四天大都督五阴魔等。置宅于无始之原。卜居于有形之里。浮游于苦海之中。放逸于火宅之畔。窃号躬身假署六府。偷荣瞬息耽乐时颜。元首未几徒役无算。饥兵妒卒流川遍野。怖士愁人亘山满谷。同恶相求缉结一方。异类群聚岨兵三界。伪署行台有生死。贼王观兵五道。置卒三涂。在生逆命处老作寇。五衰告期四生应世。拥塞泉原杜绝飘焰。业力咆[口*勃]。率危脆以先驰。三毒趦趄。挟群有而长逝。安忍无亲祸连九族。威怒互行戮及忠孝。方乃忽圣诬贤欺真枉正。陷阱黎元罗络凡庶。妄计苦空以为己有。骤惊之势。谓固同金石者也。以正月三十日黄昏时。有一人姓善字知识。从道场来告云。贼去此不远。宜急剪扑。不尔当为大患。臣闻此语未悉敬信。单驾羊车转军化城。深修堑栅自备而已。贼方于后夜遣一使。来多贡珍异。求结和好。臣知此贼势若泡焰。智计莫出。意性狂勃难可亲近。弗与之言。抱恨而去。方多设诡械欲来侵逼。即以月七日。向晨出方便门。顿解脱处。驰信邮以深入征群迷以出海。纂集三昧以致一堑。冀荡除五阴式清诸有。贼方恃固一川拒抗皇威。其水弥漫广深难际。又值旋岚倾勃。雹霰泻澍击浪扬波。海神竟涌七等杂类。或飞或沈。夜叉守涂罗刹据津。流譬流聋覆没善财。其欲溯泳鲜不沉溺。又临圻阻涘。大筑城垒。壁立隍浚险合。唯有一门。四垂幽谷。一人执戈万夫摄思。四果怯惮辟支战栗。遂集众唱识规望进。击骤度能佥曰。或可即勒军士为渡水。故备取诸草木编以为筏。附令抱蹋横波直进。臣等手案浮囊。溯流而往。固护无非遂登彼岸。部分将士修备兵车。齐心戮力驱驰往扑。即

遣安静将军。领观累之卒。据散乱之原。又使平忿将军。率洪裕之兵。塞怒谷之口。复令赈惠将军。引广济之众。截悭贪之路。更勒博通将军。整洞达之士。守狂痴之径。督师罗张四面交侵。积战告捷不月而三。行台恐众邂逅不得竞进。乃催厉六军置阿惟越地。而余烬游魂偷安他化。驱率犬羊欲来拒战。乃假虎兕以为威。招熊罴而自卫。异首别面之徒。吐风火而待发。担山戴树之类。方蚁聚以齐衡。希进皇家膺符受命。启土尘劫。叠圣重光享祚无穷。先帝鼎湖之日。顾命殷勤。专令文德以来不许战争。而致幕府受诏之初。依敕而行。略设六奇断截而已。但狂竖佴张犹敢亡逆节。虽遣贝多晓喻。都无悛心。乃更命将大权。征兵十万。尝未浃辰。大弘净土。资无畏以严身。兼众妙而独拔龙蟠道树虎视娑婆。十号一宣则四八应期。言教暂设则二九云集。遂击讨鼓而出三空。建慈幢以临八难。讲武大千曜威万域。神戈暂指则魔徒失胆。惠剑一挥则群邪俱毙。现道身而斩死魔。因般若以戮烦恼。摧波旬于不动之林。灭五阴于计性之境。然后蹙巢守穴。到不到处。巡伏隐身者。唯一人而已。远处膏肓。非勇力攻及也。遂乃窜生死于寂灭之原。流老病于常乐之境。排三障于六通之衢。投七使于萨婆之域。元凶既枭首徒党伏诛。自余从者并不追问。诸有诚心先款者。悉令解甲去锋。编户民例。授以远号。私之乐土。为拔五箭。并以善医疗除垢病。施惠汤药。于时业风息吹六尘弗起。祥云四舒灵禽翥翼。引八部而自误。严四七以守卫。垂拱闲堂无为而已。大觉天王等。好尚风轨志存拔擢。援昔旧谟殷勤谏诤。辞不获免。默许所奏。尔乃开甘露门出八正道。千辐云回来仪鹿苑。四天献器于高掌。二商荐肴于初请。故缘行录勋则陈如先封。真谛开赏则耶舍继袭。或朋类蒙荣。或兄弟感泽。邑不肖于初果。表有德于十地。依准古礼巡省方岳。振旅六城治兵八国。理怨于三天之上。问罪于九地之下。征英杰于十方。会万国于鹫岳。华荒克臻异士勇出。于是启宝藏以赈贫穷。出三车以给诸子。抚纳黔黎宁堵复业。乃身安一乘心固槃溪。据林眄水宣扬皇泽。依恒说逸召集未宾。仁风匝宇道光遐照。四面光通化流无别。听讼于中路之域。决判于宝山之所。无量之威远震城岳。无碍之智洞彻山河。故土无二统车书一轨。日月重光天地清朗。六万之众。解长围以从正。十仙之徒。弃大河以就祑。不动之贤不远千里。意乐之哲应感而至。工人率箪食于尸城。捷兽奉壶浆于长源。内外克清表里咸泰。寔由道音四敷余波东训。主上至心群僚深敬。禀承神规殄兹凶丑。岂臣智力所能克感也。冀凭此一勋渐望更。进方事前计凯旋未日。并露布以闻。臣等死罪死罪。

平魔赦文。

　　门下首区同源因派异绪。洼隆代兴信背千途。故智胜标宗。历尘劫而上三。登明启教。经九中而未一。况乃邪徒伪见。贺刺犊于自然

之原。结贼妄根。御形色于颠倒之境。以兹偏师抗衡中道。眷言二三良用怃然。自先帝升遐。宝历无主。淳风渐亏灵教异设。伪魔乘间充斥神邑。假变真容妄谈空有。驱役四生周还六趣。畔换欲天狼戾爱地。毒被边荒虐流华夏。虽猃狁之侵宗周。凶奴之陵炎汉。未为喻也。朕以神昧主自幼齿参玄。弱冠从政。班名于大通之年。驱骤于贤劫之下。荷百亿之重任。忝三界之特尊。人天乐推无所与让。遂陟灵坛受兹封禅。顾惟多阙有惭庶政。明发孜孜不遑启处。常恨封境未清正教无一。致使群生沉沦魔境。每一抚念用废寝食。遂命将征兵以清时难。上藉三昧之士。下凭六度之师。控清方夏大龛荒服。故六军雷动则三有云消。慈施电驰则四凶面缚。降附若尘生擒万计。唯波旬一人。单马奔迸百道截罗组系不久。且令五道告清寰外咸一。思与天下同兹福庆。可大赦天下与同更始。改像教之号。为即真之岁。自二月八日昧爽已前系罔见徒悉皆原放。若为四魔所悟。浮游三界犯十恶五逆。毁经坏像。三世所作一切众罪。能改过自新者。不问往愆。若亡命欲山挟藏奸器。百劫不自首者。伏罪如初。其杀父害君伤兄烝母。随时投窜。以息后犯。其阐提一人不在赦书。摈罪遥责神速可乘。意驿遍告十方。主者施行。

即真元年二月八日。中书令补处王臣逸多宣。

臣文殊等言。奉被诏书如右。臣闻毁忠谤善。经千叶而不无。邪臣逆子。历百代而常有。是以三监流言。伏罪于明时。五百背道。甘诛于圣世。故王威必震。庆当于周邦。改教暂加。福归于露鼓。伏惟陛下。慈兼百王智齐千圣。秉瑞灵津握图玄化。出没动于大千。驰骋应于群有。服微形以引愚迷。吼法音以振聋俗。至乃刎身志道钉体求经析骸质禽委命降兽。舍尘劫之危躯。收一生之妙质。龙潜四天利见阎浮。轻彼七宝重此一乘。撤玩深宫减膳河侧。去宝冠于苦林。贸法衣于猎士。故能驾御四禅时乘六度。殄服群邪易于返掌。三界无炽然之警。四生绝沉溺之忧。方复情存解网志尚宥愆。十八来苏万国幸甚。谨重申闻。请可付外施行。谨启。

即真元年二月八日。

侍中臣文殊师利　侍中臣萨陀波仑　黄门臣师子吼　黄门臣舍利弗　黄门臣须菩提。

平心露布文。

拟唯识道行军府。谨奏平心露布事。

拟使持节仪同三司领十二住大将军唯识道行军元帅上柱国晋国公

臣般若等言。臣闻四魔放命。历代以之为鲠。五住游魂。含识因其致患。是以三明圣智十力雄尊。莫不屡动偏师频行薄伐。伏惟。

陛下。乘大慈而启运。应冥感而赴期。奄宅神区光临法海。述前王之令典。演众妙于圆音。考列圣之玄谋。会群生于净国。三千刹土共禀威灵。百亿类洲同遵声教。唯有伪心主阿黎耶识。擅假名器叨窃生民。跨有干城绵历年祀。遂穷迷于梦境。长夜不归。纵极乱于空花。终年如醉。推攀缘为蕃屏之任。引戏论为帷幄之臣。陷溺黎元干扰锋镝。

陛下应真理物调俗御民。念此鲸鲵愍斯涂炭。遂诏臣扬旌色野问罪心庭。臣敢效庸虚禀承奇略。去四月十六日。军次心境。即以其夜初更。与贼相见。臣于是潜机密会玄契冥驰。集戈船于六度之津。命戎车于一乘之辙。屯营三月。扬清梵以申威。列阵九旬。击鸣钟而作气。阿黎耶识。固重昏而莫晓。执穷计而不移。譬螳螂之拒轮。等蜂[蠢-春＋萬]之含毒。乃遣伪恒行大将军阿陀那识。率无明之子弟。恃无赖之胸衿。据守干城与臣抗敌。又遣伪自性大都督迦毗罗仙伪执此大将军迦旃延子。招引乌合聚结蚊徒。摇荡边陲激扬声势。臣遂分布诸将指麾筹策。遣拟使持节拔尘大将军领四念处。诸军事率道品县开国公臣求知。拟使持节宁境大将军领八正道诸军事通真县开国公臣如实知。部勒骁雄星流电转。从方便诸道。静缘边之界。臣求知等寻名讨义蹑影追踪。乍横行于密宫之间。或转战于邻虚之隙。事穷理绝域尽途殚。冥宗所以冰消。数论于斯瓦解。迦毗罗等知大乘之有在。识玄统之所归。各将羸卒数千。咸来请命。臣哀其晚悟。许以自新。即令慈悲观道士毕无缘随便安养。伪谏议大夫郅谛。怀逸群之思。负出世之奇。将全国以效忠。返危身之被系臣。以此月十五日夜。挟中军之勇气。乘外敌之离心。手抗干戈躬先士卒。爰命拟使持节兜率大将军娑婆道招慰大使上柱国翅头末开国公臣阿逸多。拟使持节阎浮大将军天竺大都督天竺诸军事上柱国富娄沙。开国公臣婆薮槃豆。并以道迈三空神游四辩。使其招扬胜负晓喻是非。又遣拟使持节平等大将军兼行军长史上柱国清凉县开国公臣正念。拟使持节遍满大将军兼行军司马上柱国常乐县开国公真如。与臣表里玄同更相应接。于斯时也。边秋气爽塞月光寒。旌旗共云汉齐高。锋锷与霜天比净。披弘誓驾圆通。超两观而争前。排千门而并入。虽生死无际。一念睹其滨涯。尘劳有俦。须臾见其崩溃。伪丞相陈显伪仆射。虑思无计。求生阖门自缢。伪司空师子铠伪司隶达磨多罗。各拥余师自婴深垒。狐疑竞起猜诈萌生。忍颠危而不见扶。遂沦亡而莫能济。阿陀那与其伪主。外无强援内寡深谋。师旅困穷城池陷露。君臣失色进退无依。衔璧叩头舆[打-丁＋親]待罪。臣即枭陀那之首。释郅谛之囚。废彼昏王立其贤嗣。方使宗禋不绝。永为茅土之君。世德相承。恒修职贡之礼。于是

氛祲开荡。若和气之泮春冰。丑秽歼夷。似凉风之卷秋箨。六根超绝。不开亭障之虞三界寂寥。无复风尘之警。斯乃威光远被士众齐心。岂臣微劣所能致此。不胜庆快之至。谨遣厚德府别将臣隰重知奉露布。驰驿以闻。

## 广弘明集卷三十

### 统归篇第十

大唐西明寺沙门释道宣撰

晋沙门支道林赞佛诗(八首) 晋沙门支遁咏怀大德禅思山居诗(十首) 晋沙门释慧远念佛三昧诗序(并佛菩萨赞) 晋王齐之念佛三昧诗 齐王元长法乐哥词(十二章) 梁武述三教诗 梁昭明开善寺法会诗 梁简文望同泰寺浮图诗(并和五首) 简文咏五阴识文 梁刘孝绰百论舍罪福诗 梁简文蒙华林园戒诗 梁昭明讲讫赋三十韵诗 梁简文预忏直疏诗(并和) 梁简文出兴业寺讲诗 梁元帝和五明集诗 梁昭明钟山解讲诸人和诗 梁皇太子八关夜述游四城门诗(并和) 梁简文游光宅寺诗 梁简文被幽述志诗(四首) 梁沉隐侯临终遗上表 宋谢灵运临终诗 陈沙门释智恺临终诗 陈何处士游山寺并杂诗(四首) 陈姚察游明庆寺怅然怀古 陈尚书令江总游摄山寺诗(并序和十首) 陈江令游武窟山寺诗(并和) 北齐卢思道从驾大慈照寺诗(并序) 陈张君祖杂诗(三首并赞和) 周沙门释亡名五苦诗(六首) 隋炀帝游方山灵岩寺诗(并和) 隋炀帝升楼望春灯诗(并和) 隋著作王胄述净名诗 隋薛道衡入凤林寺诗(唐文帝暮冬过寺一首) 唐文帝游并州大兴国寺(二首诗) 今上游京师大慈恩寺(并和诗) 唐常州宣法师咏高僧 唐宣法师游东山寻殊昙二法师。

四月八日赞佛诗。

东晋沃洲山沙门支道林

三春迭云谢。首夏含朱明。祥祥令日泰。朗朗玄夕清。菩萨彩灵和。眇然因化生。四王应期来。矫掌承王形。飞天鼓弱罗。腾擢散芝英。缘澜颓龙首。漂蕊翳流冷。芙蕖育绅葩。倾柯献朝荣。芳津雾四境。甘露凝玉瓶。珍祥盈四八。玄黄曜紫庭。感隆非情想。恬怕无所营。玄根民灵府。神条秀形名。圆光朗东旦。金姿艳春精。含和总八音。吐纳流芳馨。迹随因偾浪。心与太虚冥。六度启穷俗。八解濯世缨。慧泽融无外。空同妄化情。

咏八日诗三首。

大块挥冥枢。昭昭两仪映。万品诞游华。澄清凝玄圣。释迦乘灵会。圆神秀机正。交养卫恬和。灵知溜性命。动为务下尸。寂为无中镜。

真人播神化。流渟良有因。龙潜兜术邑。漂景阎浮滨。伫驾三春谢。飞辔朱明旬。八维披重霭。九霄落芳津。玄只献万舞。般遮奏伶伦。淳白凝神宇。兰泉涣色身。投步三才泰。扬声五道泯。不为故为贵。忘奇故奇神。

缅哉玄古思。想托因事生。相与图灵器。像也像彼形。黄裳罗帕质。元服拖绯青。神为恭者惠。迹为动者行。虚堂陈乐饵。蔚然起奇荣。疑似垂巇微。我谅作者情。于焉遗所尚。萧心凝太清。

五月长斋诗。

炎精育仲气。朱离吐凝阳。广莫潜源变。凯风乘和翔。令月肇清斋。德泽润无疆。四部钦嘉期。洁己升虚堂。静晏和春晖。夕惕厉秋霜。萧条咏林泽。恬愉味城傍。逸容研冲颐。彩彩运宫商。匠者握神标。乘风吹玄芳。渊汪道行深。婉婉化理长。亹亹维摩灵。德音畅游方。罩牢妙倾玄。绝致由近臧。略略微容简。八言振道纲。掇烦练陈句。临危折婉章。浩若惊飙散。冏若挥夜光。寓言岂所托。意得筌自丧。沾濡妙习融。靡靡轻尘亡。萧索情牖颓。寥朗神轩张。谁谓冥津遐。一悟可以抗。愿为海游师。棹柂入沧浪。腾波渗漂客。玄归会道场。

八关斋诗序。

间与何骠骑期当为合八关斋。以十月二十二日。集同意者。在吴县土山墓下。三日清晨为斋。始道士白衣凡二十四人。清和肃穆莫不静畅。至四日朝。众贤各去。余既乐野室之寂。又有掘药之怀。遂便独住。于是乃挥手送归。有望路之想。静拱虚房。悟外身之真。登山采集岩水之娱。遂援笔染翰。以尉二三之情。

八关斋诗三首。

建意营法斋。里仁挈明畴。相与期良晨。沐浴造闲丘。穆穆升堂贤。皎皎清心修。窈窕八关客。无楗自绸缪。寂默五习真。亹亹粝心柔。法鼓进三劝。激切清训流。凄怆愿弘济。阖堂皆同舟。明明玄表圣。应此童蒙求。存诚夹室里。三界赞清休。嘉祥归宰相。蔼若庆云浮。

三悔启前朝。双忏暨中夕。鸣禽戒朗旦。备礼寝玄役。萧索庭宾离。飘飖随风适。踟蹰岐路嵎。挥手谢中析。轻轩驰中田。习习陵电击。息心投佯步。零零振金策。引领望征人。怅恨孤思积。咄矣形非我。外物固已寂。吟咏归虚房。守真玩幽赜。虽非一往游。且以闲自释。

靖壹潜蓬庐。愔愔咏初九。广漠排林筿。流飙洒隙牖。从容遐想逸。采药登崇阜崎岖升千寻。萧条临万亩。望山乐荣松。瞻泽哀素柳。解带长陵岐。婆娑清川右。冷风解烦怀。寒泉濯温手。寥寥神气畅。钦若磐春薮。达度冥三才。恍惚丧神偶。游观同隐丘。愧无连化肘。

咏怀诗五首。

傲兀乘尸素。日往复月旋。弱丧困风波。流浪逐物迁。中路高韵溢。窈窕钦重玄。重玄在何许。采真游理间。苟简为我养。逍遥使我闲。寥亮心神莹。含虚映自然。亹亹沈情去。彩彩冲怀鲜。踟蹰观象物。未始见牛全。毛鳞有所贵。所贵在忘筌。

端坐邻孤景。眇罔玄思劬。偃蹇牧神辔。领略综名书。涉老咍双玄。披庄玩太初。咏发清风集。触思皆恬愉。俯欣质文蔚。仰悲二匠徂。萧萧柱下迴。寂寂蒙邑虚。廓矣千载事。消液归空无。无矣复何伤。万殊归一涂。道会贵冥想。罔象掇玄珠。怅快浊水澄。几忘映清渠。反鉴归澄漠。容与含道符。心与理理密。形与物物疏。萧索人事去。独与神明居。

晞阳熙春圃。悠缅叹时往。感物思所托。萧条逸韵上。尚想天台峻。仿佛岩[石*皆]仰。冷风洒兰林。管籁奏清响。霄崖育灵蔼。神疏含润长。丹沙映翠濑。芳芝曜五爽。苕苕重岫深。寥寥石室朗。中有寻化士。外身解世网。抱朴镇有心。挥玄拂无想。隗隗形崖颓。冏冏神宇敞。宛转无造化。缥瞥邻人象。愿投若人踪。高步振策杖。

闲邪托静室。寂寥虚且真。逸想流岩阿。朦晒望幽人。慨矣玄风湿。皎皎离染沌。时无问道睡。行歌将何因。灵溪无惊浪。四岳无埃尘。余将游其嵎。解驾掇飞轮。芳泉代甘醴。山果兼时珍。修林畅轻迹。石宇庇微身。崇虚习本照。损无归昔神。暧暧烦情故。零零仲气新。近非域中客。远非世外臣。惔怕为无为。孤哉自有邻。坤基葩简秀。乾光流易颖。神理速不疾。道会无陵逞。超超介石人。握玄揽机领。余生一何散。分不咨天挺。沈无冥到韵。变不扬蔚炳。冉冉年往逡。悠悠化期永。翘首希玄津。想登故未正。生涂虽十三。日已造死

境。愿得无身理。道高冲默靖。

述怀诗二首。

翔鸾鸣昆崿。逸志腾冥虚。惚恍回灵翰。色肩栖南嵎。濯足亏流澜。采练衔神疏。高吟漱芳醴。颉颃登神梧。萧萧椅明翮。眇眇育清躯。长想玄运夷。倾首俟灵符。河清诚可期。戢翼令人劬。

总角敦大道。弱冠弄双玄。逡巡释长罗。高步寻帝先。妙损阶玄老。忘怀浪濠川。达观无不可。吹累皆自然。穷理憎灵薪。昭昭神火传。熙怡安冲漠。优游乐静闲。膏腴无爽味。婉娈非雅弦。恢心委形度。亹亹随化迁。

咏大德诗。

遐想存玄哉。冲风一何敞。品物缉荣熙。生涂连惚恍。既丧大澄真。物诱则智荡。昔闻庖丁子。挥戈任神往。苟能嗣冲音。摄生犹指掌。乘彼来物间。投此默照朗。迈度推卷舒。忘怀附罔象。交乐盈胸衿。神会流俯仰。大同罗万殊。蔚若充甸网。寄旅海躯乡委。化同天壤。

咏禅思道人。

孙长乐。作道士坐禅之像。并而赞之。可谓因俯对以寄诚心。求参焉于衡轭。图岩林之绝势。想伊人之在兹。余精其制作。美其嘉文。不能默已。聊着诗一首。以继于左。其辞曰。

云岑竦太荒。落落英岊布。回壑伫兰泉。秀岭攒嘉树。蔚荟微游[狂-王＋禽]。峥嵘绝蹊路。中有冲希子。端坐摹太素。自强敏天行。弱志欲无去。玉质陵风霜。凄凄厉清趣。指心契寒松。绸缪谅岁暮。会衷两息间。绵绵进禅务。投一灭官知。摄二由神遇。承蜩累危丸。累十亦凝注。悬心无气地。妙研革粗虑。冥怀夷震惊。怕然肆幽度。曾筌攀六净。空同泯七住。逝虚乘有来。永为有待驭。

咏山居。

五岳磐神基。四渎涌荡津。动求目方智。默守标静仁。苟不宴出处。托好有常因。寻元存终古。洞往想逸民。玉洁其岩下。金声漱沂滨。卷华藏纷雾。振褐拂埃尘。迹从道蠖屈。道与腾龙伸。峻无单豹

伐。分非首阳真。长啸归林岭。萧条任陶均。

念佛三昧诗集序。

晋庐山释慧远

序曰。夫称三昧者何。专思寂想之谓也。思专则志一不分。想寂则气虚神朗。气虚则智恬其照。神朗则无幽不彻。斯二乃是自然之玄符。会一而致用也。是故靖恭闲守。而感物通灵。御心惟正。动必入微。此假修以凝神。积功以移性。犹或若夫尸居坐忘冥怀至极智落宇宙而闇蹈大方者哉。请言其始。菩萨初登道位。甫窥玄门。体寂无为而无弗为。及其神变也。则令修短革常度。巨细互相围。三光回景以移照。天地卷舒而入怀矣。又诸三昧。其名甚众。功高易进念佛为先。何者穷玄极寂尊号如来。体神合变应不以方。故令入斯定者。昧然忘知。即所缘以成鉴。明则内照交映而万像生焉。非耳目之所至。而闻见行焉。于是睹夫渊凝虚镜之体。则悟灵根湛一清明自然。察夫玄音之叩心听。则尘累每消滞情融朗。非天下之至妙。孰能与于此哉。以兹而观。一觌之感。乃发久习之流覆。割昏俗之重迷。若以匹夫众定之所缘。固不得语其优劣。居可知也。是以奉法诸贤咸思一揆之契。感寸阴之颓影。惧来储之未积。于是洗心法堂整襟清向。夜分忘寝夙宵惟勤。庶夫贞诣之功。以通三乘之志。临津济。与九缘同往。仰援超步拔茅之兴。俯引弱进。垂策其后。以此览。众篇之挥翰。岂徒文咏而已哉。

念佛三昧四言。

琅琊王齐之

妙用在幽。涉有览无。神由昧彻。识以照粗。积微自引。因功本虚。泯彼三观。亡此豪余(其一)空汉河始。理玄通微。融然忘适。乃廓灵晖。心悠缅域。得不践机。用之以冲。会之以希(其二)神资天凝。圆映朝云。与化而感与物斯群。应不以方。受者自分。寂尔渊镜。金水尘纷(其三)慨自一生。夙之慧识。托崇渊人。庶藉冥力。思转豪功。在深在测。至哉之念。注心西极。

萨陀波伦赞(因画波若台随。变立赞等)

密哉达人。功玄曩叶。龙潜九泽。文明未接。运通其会。神疏其辙。感梦魂交。启兹圣哲。

萨陀波伦入山求法赞。

激响穷山。愤发幽诚。流音在耳。欣跃晨征。奉命宵游。百虑同冥。叩心在誓。化乃降灵。

萨陀波伦始悟欲供养大师赞。

归涂将启。灵关再辟。神功难图。待损而益。信道忘形。欢不期适。非伊哲人。孰探玄策。

昙无竭菩萨赞。

亹亹渊匠。道玄数尽。譬彼大壑。百川俱引。涯不俟津。涂无旋轸。三流开源。于焉同泯。

诸佛赞(因常啼念佛为现像灵)

妙哉正觉。体神以无。动不际有。静不邻虚。化而非变。象而非摹。映彼真性。镜此群粗。

法乐辞十二章。

齐王元长

天长命自短。世促道悠悠。禅衢阔远驾。爱海乱轻舟。累尘曾未极。心树岂能筹。情埃何用洗。正水有清流。

右歌本起。

百神肃以虔。三灵晨且越。恒曜揜芳霄。薰风动兰月。丹荣藻玉墀。翠羽文朱阙。皓毳非虚来。交轮岂徒发。

右歌灵瑞。

韶年春已仲。明星夜未央。千祀钟休历。万国命嘉祥。金容涵夕景。翠鬓佩晨光。表尘维净觉。泛俗乃轮皇。

右歌下生。

袭气变离宫。重柝警层殿。曼响感心神。修容展欢宴。生老终以

萦。病死行当荐。方为净国游。岂结危城恋。

右歌在宫。

春枝多病夭。秋叶少欣荣。心骸终委灭。亲爱暂时生。长风吹北垄。迅景急东瀛。知三既情畅。得一乃身贞。

右歌四游。

飞策辞国门。端仪偃郊树。慈爱徒相思。中闺空怨慕。风隶乖往涂。骏足独归路。举袂谢时人。得道且还去。

右歌出国。

明心弘十力。寂虑通四禅。青禽承逸轨。文骊镜重川。鹫岩标远胜。鹿野究清玄。不有希世宝。何以导蒙泉。

右歌得道。

亭亭霄月流。朏朏晨霜结。川上不徘徊。条间函渝灭。灵智湛常然。俯应有盈缺。感运复来仪。且厌人间绁。

右歌双树。

春山玉所府。檀林芳所栖。引火归炎燧。挹水自清堤。庵园无异辙。只馆有同蹊。比肩非今古。接武岂燕齐。

右歌贤众。

昔余轻岁月。兹也重光阴。闺中屏铅黛。阙下挂缨簪。禅悦兼芳旨。法喜忘清琴。一异非能辨。宠辱谁为心。

右歌学徒。

峻宇临层穹。苕苕疏远风。腾芳清汉里。响梵高云中。金华纷苒若。琼树郁青葱。贞心延净境。邃业嗣天宫。

右歌供具。

影响未尝隔。晦明殊复亲。弘慈迫已远。睿后扇高尘。区中禔景福。宇外沐深仁。万祀流国祚。亿兆庆唐民。

右歌福应。

栖玄寺听讲毕游邸园共七韵应司徒教。

齐王融

　　道胜业兹远。心闲地能隙。桂燎郁初裁。兰墀坦将辟。虚檐对长屿。高轩临广液。芳草列成行。嘉树纷如积。流风转还。

　　迳清烟泛乔石。日泊山照红。松映水华碧。畅哉人外赏。迟迟春将夕。

述三教诗。

梁武帝

　　少时学周孔。弱冠穷六经。孝义连方册。仁恕满丹青。践言贵去伐。为善在好生。中复观道书。有名与无名。妙术镂金版。真言隐上清。密行遗阴德。显证在长龄。晚年开释卷。犹月映众星。苦集始觉知。因果方昭明。不毁惟平等。至理归无生。分别根难一。执着性易惊。穷源无二圣。测善非三英。大椿径亿尺。小草裁云萌。大云降大雨。随分各受荣。心相起异解。报应有殊形。差别岂作意。深浅固物情。

梁昭明太子开善寺法会。

　　栖乌犹未翔。命驾出山庄。诘屈登马岭。回互入羊肠。稍看原蔼蔼。渐见岫苍苍。落星埋远树。新雾起朝阳。阴池宿早雁。寒风催夜霜。兹地信闲寂。清旷惟道场。玉树琉璃水。羽帐郁金床。紫柱珊瑚地。神幢明月珰。牵萝下石蹬。攀桂陟松梁。涧斜日欲隐。烟生楼半藏。千祀终何迈。百代归我皇。神功照不极。睿镜湛无方。法轮明暗室。慧海度慈航。尘根久未洗。希沾垂露光。

简文望同泰寺浮图(并和)

　　遥看官佛图。带壁复垂珠。烛银踰汉女。宝铎迈昆吾。日起光芒散。风吟宫征殊。露落盘恒满。桐生凤引雏。飞幡杂晚虹(音缝)。画鸟狎晨凫。梵世陵空下。应真蔽景趋。帝马咸千辔。天衣尽六铢。意乐开长表。多宝现全躯。能令苦海渡。复使慢山踰。愿能同四忍。长当出九居。

王训奉和。

　　副君坐飞观。城傍属大林。王门虽八达。露塔复千寻。重栌出汉表。曾栱冒云心。昆山雕润玉。丽水莹明金。悬盘同露掌。插凤似飞禽。月落檐西暗。日去柱东侵。反流开睿属。�动神衿。愿托牢舟友。长免爱河深。

王台卿奉和。

　　朝光正晃朗。踊塔标千丈。仪凤异灵乌。金盘代仙掌。积栱承雕桷。高檐挂珠网。宝地若池沙。风铃如积响。刻削生千变。丹青图万象。烟霞时出没。神仙乍来往。晨雾半层生。飞幡接云上。游霓不敢息。翔鹍讵能仰。赞善资哲人。流咏归明两。愿假舟航末。彼岸谁云广。

庾信奉和。

　　[這-言＋苕][這-言＋苕]陵太清。照殿比东京。长影临双阙。高层出九城。栱积行云碍。幡摇度鸟惊。凤飞如始泊。莲合似初生。轮重对月满。铎韵拟鸾声。画水流泉注。图云色半轻。露晚盘犹滴。珠朝火更明。虽连博望苑。还接银沙城。天香下桂殿。仙梵入伊笙。庶闻八解乐。方遣六尘情。

简文夜望浮图上相轮。

　　光中辨垂凤。雾里见飞鸾。定用方诸水。持添承露盘。

简文赋咏五阴识支。

　　浇淳混神因。因形复依色。欲浪逐情飘。爱网随心织。铸金虽改状。斩筹方未极。鸽观既无辨。猿攀此焉息。

刘绰赋咏百论舍罪福。

　　寻因途乃异。及舍趣犹并。苦极降归乐。乐极苦还生。岂非轮转爱。皆录封着情。一一知心相。渴乐法流清。

简文蒙华林戒。

庸夫耽世乐。俗士重虚名。三空既难了。八风恒易倾。伊余久齐物。本自一枯荣。弱龄爱箕颖。由来重伯成。非为乐肥遁。特是厌逢迎。执圭守蕃国。主器作元贞。昔日书银字。久自悉宗英。斯焉佩金玺。何由广德声。居高常虑缺。持满每忧盈。兹言信非矫。丹心良可明。舟航奉睿训。接引降皇情。心灯朗暗室。牢舟出爱瀛。是节高秋晚。[浣-二]寥天气清。交门光景丽。祈年云雾生。红藻间青琐。紫露湿丹楹。叶疏行迳出。泉溜绕山鸣。绿衿依浦戍。绛颣拂林征。庶蒙八解盖。方使六尘轻。脱闻时可去。非吝舍重城。

简文蒙预忏直疏并和五首。

皇情矜幻俗。圣德愍重昏。制书开摄受。丝纶广慧门。时英满君国。法侣盛天园。俱销五道缚。共荡四生怨。三修祛爱马。六念静心猿。庭深林彩艳。地寂鸟声喧。上风吹法鼓。垂铃鸣画轩。新梅含未发。落桂聚还翻。早烟藏石蹬。寒潮浸水门。一朝蒙善诱。方愿遣笼樊。

梁武帝和。

玉泉漏向尽。金门光未成云云。

王筠应诏并序。

奉和皇太子忏悔诗。仍上皇宸。极圣旨即疏降。同所用十韵。私心庆跃得未曾有。捃采余韵更题鄙拙。

一圣智比明。帝德光四海。荷负诚攸属。度脱实斯在。忏说齐蒙愚。推心屏欺绐。名僧引定慧。朝缨列元凯。还迷依善导。反心由真宰。和铃混吹音。胜幡萦雪彩。早蒲欲抽叶。新篁向舒[竺-二＋怠]。翘勤谅恳到。归诚信兼倍。睿艳似烟霞。阑干若珠琲。善诱虽欲继舍豪愧文彩。

昭明太子讲席将讫赋三十韵依次用。

法苑称嘉柰。兹园美修竹。灵觉相招影。神仙共栖宿。慧义比瑶琼。薰染犹兰菊。理玄方十算。功深似九筑。华水警银舟。方衢列金轴。微言绝已久。烦劳多累蓄。因兹阐慧云。欲使心尘伏。八水润燋芽。三明启群目。宝铎旦参差。名香晚芬郁。暂舍六龙敬。微祛二鼠蹙。意树发空花。心莲吐轻馥。喻斯沧海变。譬彼庵罗熟。妙智方缛

锦。深辞同雾縠。善学同梵爪。真言异锢腹。逶迤合盖城。葳蕤布金郁。珠华荫八溪。玉流通九谷。青禽乍下上。云雁飞翻覆。高谈属胜时。寡闻终自恧。日丽鸳鸯瓦。风度蜘蛛屋。落蘤散远香。霏云卷遥族。旷济同象园。中乘如伫独。后焰难坚明。初心易惊缩。应当离华水。无令乖漆木。投岩不足贵。棘林安可宿。器月希留影。心灰庶方扑。视爱同采蜂。游善如原菽。八邑仙人山。四宝神龙澳。药树永繁稠。禅枝讵雕摵。以兹悦闻道。庶此优驰逐。欲追露宝车。脱屣亲推毂。

简文旦出兴业寺讲。

　　沐芳肃朝带。驾言只净宫。羽旗承去影。铙吹杂还风。吴戈夏服箭。骥马绿沈弓。水照柳初碧。烟含桃半红。由来六尘缚。宿昔五缠蒙。见鹤徒知谬。察象理难同。方知恧四辩。奚用语三空。

梁元帝和刘尚书侍五明集。

　　帝德洽区宇。垂衣彰太平。黄唐惭懋实。子姒恧嘉声。治定陈五礼。功成奏六英。汲引留宸鉴。舟航动睿情。诸王惟一法。无生信不生。因因从此见。果果自斯明。元良仰副后。含一震鸿名。归藏踰启筮。鲁史冠春卿。日宫佳气满。月殿善风清。绮钱敞西观。缇幔卷南荣。金门练朝鼓。玉壶休夜更。宫槐留晓合。城乌侵曙鸣。露光枝上动。霞影水中轻。虚薄今何事。徒知恋法城。

昭明太子钟山解讲(并和)

陆倕和

　　终南邻汉阙。高掌跨周京。复此亏天岭。穹隆距帝城。当衢启珠馆。临下构山。楹南望穷淮溆。北眺尽沧溟。步担时中宿。飞阶或上征。网户图云气。龛室画仙灵。副君怜世网。广命萃人英。道筵终后说。銮辔出郊垧。云峰响流吹。松野映风旌。睿心嘉杜若。神藻茂琳琼。多谢先成敏。空颁后乘荣。

萧子显奉和。

　　嵩岳基旧宇。盘岭跨南京。睿心重禅室。游驾陟曾城。金辂徐既动。龙骖跃且鸣。涂方后尘合。地迥前笳清。逦迤因台榭。参差憩羽旌。高随阊风极。势与元天并。气歇连松远。云升秋野平。徘徊临井

邑。表里见淮瀛。折果尊常住。渴慧在无生。暂留石山轨。欲知芳杜情。鞠躬荷嘉庆。瞻道闻颂声。

刘孝绰和。

御鹤翔伊水。策马出王田。我后游只鹫。比事实光前。翠盖承朝景。珠旗曳晓烟。楼帐荣岩谷。缇组曜林阡。况在登临地。复及秋风年。乔柯变夏叶。幽涧洁凉泉。停銮对宝坐。辩论悦人天。淹尘资海滴。昭暗仰灯然。法朋一已散。笳剑俨将旋。邂逅逢优渥。托乘侣才贤。摛辞虽并命。遗恨独终篇。

刘孝仪奉和。

韶乐临东序。时驾出西园。虽穷礼游盛。终为尘俗喧。岂如弘七觉。扬銮启四门。夜气清箫管。晓阵烁郊原。山风乱彩旄。初景丽文辕。林开俞骑骋。迳曲羽旄屯。烟壁浮青翠。石濑响飞奔。回情下重阁。降道放真源。谈空匹泉涌。缀藻迈弦繁。轻生逢过误。并作辇龙鹓。顾己同偏爵。何用挹罍樽。

八关斋夜赋四城门更作四首(梁皇太子同作)

庾集五第一赋韵东城门病。

伏枕爱危光。痾缠生易折。无因雪岸草。虑反邙山穴(徐防)

消渴膝肠腑。疼蹇婴枝节。如何促龄内。忧苦无暂缺(孔焘)

南城门老。

虚蕉诚易犯。危藤复将啮。一随柯已微。当年信长诀(诸葛嵦)

已同白驹去。复类红花热。妍容一旦罢。孤灯行自设(君)

西城门死。

缓心虽已殊。灭景宁优劣。一随业风尽。终归虚妄设(王卿)

五阴诚为假。六趣宁有截。零落竟同归。忧思空相结(李镜远)

北城门沙门。

俗幻生影空。忧绕心尘噎。于兹排四缠。去矣求三涅(殿下)

下学背流心。方从窈冥别。已悲境相空。复作泡云灭(中庶府君)

第二赋韵东城门病。

空痾诚易愈。有病故难痊。徒知饵五色。终当悲九泉(王台卿)

已无雪山草。沈痗竟谁怜。复悲沦苦海。何由果净天(诸葛恺)

南城门老。

昔类红莲草。自玩渌池边。今如白花树。还悲明镜前(殿下)

壮心欲何在。余日乃西迁。清尊不复乐。蓬鬓岂还妍(徐防)

西城门死。

高堂信逆旅。坏业理常牵。玉匣方委椓。金台不复延(中庶府君)

挽声随迳远。萝影带松悬。讵能留十念。唯应逐四缘(君)

北城门沙门。

经行林树下。求道志能坚。既有神通力。振锡远乘烟(李镜远)

一登四弘誓。至道莫能先。不贪旷劫寿。无论延促年(孔寿)

第三东城门病。

缠痾缅百年。自伤无五福。长萦画箧蛇。不值仙人鹿(殿下)

习染迷画瓶。卧起求栖宿。罗襦岂再欢。临岐方土木(中庶府君)

南城门老。

少年爱纨绮。衰暮惭罗縠。徒伤岁冉冉。陈诗非郁郁(王台卿)

鹤发辞轩冕。鲐背烹葵菽。松柏稍相依。欢爱几时睦(镜远)

西城门死。

追念平生时。遨游上苑囿。一没松柏下。春光徒倏昱(孔焘)

结根素因假。枝叶缘骨肉。自应蝼蚁驱。值此风刀逐(诸葛嵦)

北城门沙门。

俗玺厌缠丝。因田抽善谷。长披忍辱铠。去此纤罗服(徐防)

愿引三涂众。俱令十使伏。珠月犹沈首。金錍未挑目(君)

第四东城门病。

紫纨未可得。漳滨徒再离。一逢犬马病。贲育罢驱驰(李镜远)

已无九转术。复阙万金奇。不看授盐掌。唯梦莲花池(君)

南城门老。

盛年歌吹日。顾步惜容仪。一朝衰朽至。星星白发垂(孔焘)

已伤万事尽。复念九门枝。乘轩意何在。独镜坐如斯(中庶府君)

西城门死。

一息于今罢。平生讵可规。天长晓露促。千龄谁复知(殿下)

华堂一相舍。松帐杳难窥。万祀藏珠应。千年罢玉羁(徐防)

北城门沙门。

深心不可染。正道亦难欹。方除五欲累。长辞三雅卮(王少卿)

依空虑难静。习善路犹弥。没身竟靡托。单盂讵待赀(诸葛嵦)

正月八日然灯　应令。

藕树交无极。华云衣数重。织竹能为象。缚荻巧成龙。落灰然蕊盛。垂油湿画峰。天宫傥若见。灯王愿可逢。

简文游光宅　应令。

陪游入旧丰。云气郁青葱。紫陌垂清柳。轻槐拂惠风。八泉光绮树。四柱暖临空。翠网随烟碧。丹华共日红。方欣大云溥。慈波流净宫。

梁简文于幽絷中。援笔自序云。

有梁正士简陵萧纲。立身行己。终始若一。风雨如晦。鸡鸣不已。非欺暗室。岂况三光。数至于此。命也如何。

又为连珠三首。

一曰。吾闻有古富而今贫。可称多而赈寡。是以度索楼下独有衰神。松柏桥南空余白社。

二曰。吾闻言可覆也。仁能育物。是以欲轻其死。有德必昌。兵践于义。无思不服。

三曰。吾闻道行则五福俱泰。运闭则六极所钟。是以麟出而悲。岂唯孔子。途穷则恸。宁止嗣宗。

又为诗曰。

恍忽烟霞散。飕飂松柏阴。幽山白杨古。野路黄尘深。终无千月命。安用九丹金。阙里长芜没。苍天空照心。

十月弑于永福省。年四十九崩。崩时太清五年也。

宋谢灵运临终诗。

龚胜无遗生。季业有穷尽。嵇叟理既迫。霍子命亦殒。凄凄后霜柏。纳纳冲风菌。邂逅竟既时。修短非所愍。恨我君子志。不得岩上泯。送心正觉前。斯痛久已忍。唯愿乘来生。怨亲同心朕。

沉隐侯临终表。

臣约言。臣抱疾弥留。迄今即化。形神欲离月已十数。穷楚极毒无言以喻。平日健时不言若此。举刀坐剑比此为轻。仰惟深入法门。历兹苦节。内矜外恕。寔本人情。伏愿圣心重加推广。微臣临涂无复遗恨。虽渐也善。庶等鸣哀。谨启。

陈沙门释智恺临终诗。

千月本难满。三时理易倾。石火无恒焰。电光宁久明。遗文空满笥。徒然昧后生。泉路方幽噎。寒陇向凄清。一随朝露尽。惟有夜松声。

陈江总入摄山栖霞寺一首(并序)

五言壬寅年十月十八日。入摄山栖霞寺。登崖极峭颇畅怀抱。至德元年癸卯十月二十六日。又再游此寺。布法师施菩萨戒。甲辰年十月二十五日。奉送金像。还山限以时务。不得恣情淹留。乙巳年十一月十六日。更获礼拜。仍停山中宿。永夜留连栖神谏听。但交臂不停。薪指俄谢。率制此篇以记即目。俾后来赏者。知余此志焉。

静心抱冰雪。暮齿迫桑榆。太息波川迅。悲哉人世拘。岁聿皆采获。冬晚具严枯。濯流济八水。开襟入四衢。兹山灵妙合。当与天地俱。石濑乍深浅。崖烟递有无。缺碑横古隧。盘木卧荒途。行行备履历。步步轔崴纡。高僧迹共远。胜地心相符。樵隐各有得。丹青独不渝(寺犹有朗诠二师居士明僧。绍治中萧[日*爾]素图像)遗风伫芳桂。比德喻生刍。寄言长往客。凄然伤鄙夫。

至德二年十一月十二日界德施山斋三宿决定罪福忏悔。

四知无矫志。三施启幽心。通简避人物。偃息还山林。曲涧停驺响。交枝落幰阴。池台聚冻雪。栏牖噪归禽。石采无新故。峰形讵古今。大车何杳杳。奔马遂骎骎。何以修六念。虔诚在一音。未泛慈舟远。徒令愿海深。

五言摄山栖霞寺山房夜坐简徐祭酒周尚书并同游群彦江令公。

澡身事珠戒。非是学金丹。月磴时横枕。云崖宿解鞍。梵宇调心易。禅庭数息难。石涧冰流静。山窗叶去寒。君思北阙驾。我惜东都冠。翻愁夜钟尽。同志不盘桓。

徐孝克仰同令君摄山栖霞寺山房夜坐六韵。

　　戒檀青石路。灵相紫金峰。影进归依鸽。餐迎守护龙。晨朝宣宝偈。寒夜敛疏钟。鸡兰静含握。仁智独从容。五禅清虑表。七觉荡心封。愿言于此处。携手屡相逢。

陈主同江仆射游摄山栖霞寺。

御制

　　时宰磻溪心。非关狎竹林。鹫岳青松晓。鸡峰白日沈。天迴浮云细。山空明月深。摧残枯树影。零落古藤阴。霜村夜乌去。风路寒猿吟。自可寻出俗。讵是欲抽簪。

游摄山栖霞寺(并序)

　　祯明元年太岁丁未四月十九日癸亥。入摄山展慧布法师。忆谢灵运集。还故山入石壁中寻。昙隆道人有诗一首十一韵。今此拙作仍学康乐体江令公　[雨/眛]霂时雨霁。清和孟夏肇。栖宿绿野中。登顿丹霞杪。敬仰高人德。抗志尘物表。三空豁已悟。万有一何小。始终情所寄。冥期谅不少。荷衣步林泉。麦气凉昏晓。乘风面泠泠(音零)候月临皎皎。烟崖憩古石。云路排征鸟。披迳怜森沈。攀条惜杳袅平生忘是非。朽谢岂矜矫。五净自此涉。七尘庶无扰。

静卧栖霞寺房望徐祭酒。

江令公

　　绝俗俗无侣。修心心自斋。连崖夕气合。虚宇宿云霾。卧藤新接户。欹石久成阶。树声非有意。禽戏似忘怀。故人市朝狎。心期林壑乖。唯怜对芳杜。可以为吾侪。

徐祭酒孝克仰和令君。

　　上宰明四空。回车八道中。洞凉容麦气。岩光对月宫。香来讵经火。花散不随风。涧松无异聒。禅桂两分丛。虚薄诚为累。何因偶会同。暂此乖山北。犹可向墙东。

　　祯明二年仲冬。摄山栖霞寺布法师。某尔时终。余以此月十七

日。宿昔入山。仰为师氏营涅槃忏。还途有此作。

可不同一贯。生死亦一条。况斯灭尽者。岂是俗中要。人道离群怆。冥期出世遥。留连入涧曲。宿昔步岩椒。石溜冰便断。松霜日自销。向崖云叆叇。出谷雾飘飖。勿言无大隐。归来即市朝。

庚寅年二月十二日游虎丘山精舍。

纵棹怜回曲。寻山静见闻。每从芳杜性。须与俗人分。贝塔涵流动。花台编岭芬。蒙笼出檐桂。散缦绕窗云。情幽岂徇物。志远易惊群。何由狎鱼鸟。不愿屈玄纁。

江令集云。庐山远法师未出家。善弩射。尝于鹤窟射得鹤雏。后复伺鹤母。见将射之鹤不动。详观之已死于窠中。疑其爱子致死。破视心肠皆寸绝。法师于是放弩。发菩提心。

宋初有法琼尼。南方人。不知因缘所出。辟谷食枣栗。不着绵帛。戒德甚尊严。禅定多所感通。会稽恭子张使君莅广州。便供养之。随使君还吴。又随出西。自克亡日。舍命后勿关殓。但以乞乌鸟至破冈。如期而终。使君依旨送林野间。停舟七日七夕。鸟兽不敢侵。乃收殡焉。亡祖亲使君之第四女也。就琼尼受戒。敕余记录之。

陈江令往虎窟山寺。

尘中喧虑积。物外众情捐。兹地信爽垲。墟垄暧阡眠。蔼蔼车徒迈。飘飘旌旄悬。细松斜绕迳。峻岭半藏天。古树无枝叶。荒郊多野烟。分花出黄鸟。挂石下新泉。蓊郁均双树。清虚类八禅。栖神紫台上。纵意白云边。徒然嗟小药。何由齐大年。

治中王冏奉和。

美境多胜迹。道场实兹地。造化本灵奇。人功兼制置。房廊相映属。阶合并殊异。高明留睿赏。清静穆神思。豫游穷岭历。藉此芳春至。野花夺人眼。山莺纷可喜。风景共鲜华。水石相辉媚。像法无尘染。真僧绝名利。陪游既伏心。闻道方刻意。

记室参军陆 [冗-几＋卓] 奉和。

鸡鸣动睟驾。奈苑眷晨游。朱镳陵九达。青盖出层楼。岁华满芳岫。虹采被春州。葆吹临风远。旌羽映光浮。乔枝隐修迳。曲涧聚轻

流。徘徊花草合。浏滰鸟声遒。金盘响清梵。涌塔应鸣桴。慧云方靡靡。法水正悠悠。实归徒荷教。信解愧难詶。

前臣刑狱参军孔焘。

圣情想区外。脂驾出西南。前驱闻凤管。后乘跃龙骖。爰游非逸豫。幽谷有灵龛。兼觌息心者。宴坐临清潭。禅食宁须稼。云衣不待蚕。苹荇缘涧壑。萝葛蔓松楠。莺林响初哢。春畦翠欲含。惑心随教遣。法味与恩覃。庶凭八解力。永灭六尘贪。

州民前史刑狱参军王台卿。

我王宗胜道。驾言从所之。辎轩转朱毂。骊马跃青丝。清渠影高盖。游树拂行旗。宾徒纷杂沓。景物共依迟。飞梁通涧道。架宇接山基。丛华临迥砌。分流绕曲墀。谁言非胜境。云山独在兹。尘情良易遣。道性故难缁。承恩奉教义。方当弘受持。

西曹书佐鲍至从驾虎窟山寺。

神心眷物序。访道绝尘嚣。林疏盖影出。风去管声遥。息徒依胜境。税驾止山椒。年还节已仲。野绿气方韶。短叶生乔树。疏华发早条。远峰带云没。流烟杂雨飘。复兹承乏者。颁名厕末僚。愿藉连河涧。庶影慧灯昭。一知衣内宝。方悲慈地饶。

陈从事何处士春日从将军游山寺。

兰庭厌俗赏。柰苑瞩年华。始入香山路。仍逢火宅车。慈门数片叶。道树一林华。虽悟危藤鼠。终悲在箧蛇。

别才法师于湘还郢北三首。

乘杯事将远。捧袂忽无聊。南楚长沙狭。西浮郢路遥。离亭华已散。别戍鸟新娇。明日分千里。相思非一条。

敬詶解法师所赠。

道林俗之表。慧远庐之阿。买山节高世。乘杯且度河。法雨时时落。香云片片多。若为将羽化。来济在尘罗。

通士人篇。

龙宫既入道。凤阙且辞荣。禅龛八想净。义窟四尘轻。香盖法云起。华灯慧火明。自然忘有着。非止悟无生。

陈沈炯从游天中天寺　应令。

福界新开草。名僧共下延。杨枝生拱树。锡杖咒飞泉。石座应朝讲。山龛拟夜禅。当非舍卫国。卖地取金钱。

同庾中庶肩吾周处士弘让游明庆寺。

鹫岭三层塔。庵园一讲堂。驯乌逐饭磬。狎兽绕禅床。摘菊山无酒。然松夜有香。幸得同高胜。于此莹心王。

从驾经大慈照寺诗序。

北齐卢思道

皇帝以上睿统天大明御极。弹压九代驱驾百王。至德上通深仁下漏。威棱西被声教东渐。布政合宫考仪大室。张乐洞野会计苗山。天不爱宝神靡遗贶。鳞羽效异山泽荐祉。华裔率从幽显咸帙。八政惟序六符告平。犹且栖志窅冥凝神空寂。俯陋区域顾遗形有。救精民于苦器。拯欲界于危城。身心登净乐之境。生灵仰调御之力。中宫厚德载物正位俪天。道冠邵陵业踰莘姒。慧云朝起。四生伫其寸合。慈灯夜爇。九服照其余光。乃眷参墟。实惟唐旧山川周卫襟带严迴。东郊胜地爰构宝坊。俨若化成暧如踊出。既而景躔西陆气中南吕。商飚振野白露戒寒。圣主御辩巡方顺时育物。六龙进驾七圣齐轸。翠华扬旆雕玉徐轮。问百年而驻辇。朝万灵以案节。熊渠欣飞之辈。入参中垒。虎殿金门之侣。迴望属车。将届下都遘兹净域。并悦鹫山之观。共喜龙宫之游。接足洒心俱展诚敬。课虚引寂仍发咏歌。虽事比击辕义同叩角。亦所以雍容盛烈述赞休美。岂若皋朔文辞甫陈男祝。王谷虫篆才譬女工。作者二十六人。其词云尔。

玄风冠东户。内范轶西陵。大川开宝匣。福地下金绳。绣栭高可映。画栱叠相承。日驭非难假。云师本易凭。阳室疑停燧。阴轩类凿冰。迴题飞星没。长楣宿露凝。旌门曙光转。辇道夕云蒸。山只效灵物。水若荐休征。虚薄叨恩纪。微驱窃自凌。优游徒可恃。周赉永难胜。

五苦诗。

周沙门释亡名

生苦。

可患身为患。生时忧共生。心神恒独苦。宠辱横相惊。朝光非久照。夜烛几时明。终成一聚土。强觅千年名。

老苦。

少时欣日益。老至苦年侵。红颜既罢艳。白发宁久吟。阶庭惟仰杖。朝府不胜簪。甘肥与妖丽。徒有壮时心。

病苦。

拔剑平四海。横戈却万夫。一朝床枕上。回转仰人扶。壮色随肌减。呻吟与痛俱。绮罗虽满口。愁眉独向隅。

死苦。

可惜陵云气。忽随朝露终。长辞白日下。独入黄泉中。池台既已没。坟垄向应空。惟当松柏里。千年恒动风。

爱离。

谁忍心中爱。分为别后思。几时相握手。呜噎不能辞。虽言万里隔。犹有望还期。如何九泉下。更无相见时。

五盛阴附。

先去非长别。后来非久亲。新坟将旧壠。相次似鱼鳞。茂陵谁辩汉。骊山讵识秦。千年与昨日。一种并成尘。定知今世土。还是昔时人。焉能取他骨。复持埋我身。

游明庆寺诗(陈姚察遇见萧祭酒书明庆寺禅房诗。览之怆然忆此寺。仍用萧韵述怀)

地灵居五净。山幽寂四禅。月宫临镜石。华赞绕峰莲。霞晖间旛影。云气合炉烟。迴松高偃盖。瀑水细分泉。含风万籁响。裛露百华鲜。宿昔寻真趣。结友亟留连。山庭步霾靡涧沚濯潺湲因斯事熏习。便得息攀缘。何言遂云雨。怀此怅悠然。徒有南登望。会逐东流旋。

咏怀诗。

陈张君祖

运形不标异。[泳-永＋徵]怀恬无欲。坐可栖王侯。门可回金毂。风来咏逾清。鳞萃渊不触。斯乃玄中子。所以矫逸足。何必玩幽闲。清衿表离俗。百龄苟未遐。昨辰亦非促。羲腾望舒映。曩今迭相烛。一世皆逆旅。安悼电往速。区区虽非党。兼忘混砾玉。怪神罔丛秽。要在夷心曲。

灵飙起情浪。飞云腾逆鳞。苟擢南阳秀。固集三造宾。缅怀结寂夜。味藻咏终晨。近伫时无遗。谁与拂流尘。眇情奇极眄。萧条独遨神。相忘东溟里。何晞西潮津。我崇道无废。长谣想义人。

遥遁播荆衡。杖策憩南郢。遭动委浪迹。遇靖恬夷性。柎卷从老话。挥纶与庄咏。遐眺独缅想。萧神飙尘正。时无喜惠偶。绝韵将谁听。习子茂芳标。有欣微音令。颖敷凌霜茜。葩熙三春盛。拂翮期霄翔。岂与桑榆竞。我混不材姿。遗情忘雕映。虽非峄阳椅。聊以敲泗磬。

赠沙门竺法頵三首。

沙门竺法頵远还西山。作诗以赠。因亦嘲之。省其二经。聊为之赞。

郁郁华阳岳。绝云枕飞峰。峭壁溜灵泉。秀岭森青松。悬岩廓峥嵘。幽谷正寥笼。丹崖栖奇逸。碧室禅六通。泊寂清神气。绵眇矫妙踪。止观着无无。还净滞空空。外物岂大悲独往非玄同。不见舍利弗。受屈维摩公。

至人如影响。灵慧陶亿刹。应方恢权化。兆类蒙慈悦。冥冥积尘寐。永在岩底闭。废聪无通昭。遗形不洞灭。明哉如来降。豁矣启潜穴。幽精沦朽壤。孰若阿维察。遥谢晞玄畴。何为自矜洁。

邈邈庆城标。峨峨浮云岭。峻盖十二岳。独秀阎浮境。丹流环方

基。瑶堂临峭顶。涧滋甘泉液。崖蔚芳芝颖。翘翘美化伦。眇眇凌岩正。肃拱望妙觉。呼吸晞龄永。苟能夷冲心。所憩靡不静。万物可逍遥。何必栖形影。勉寻大乘轨。练神超勇猛。

道树经赞。

峨峨王舍国。郁郁灵竹园。中有神化长。空观体善权。私呵晞光景。岂识真迹端。恢恢道明玄。解发至神欢。飘忽凌虚起。无云受慧难。

三昧经赞。

迹超十二烧。戒由三昧成。贤行极妙住。道志慧以明。九本既殊动。四禅不同冥。渊哉不起灭。始自无从生。借问导气伦。安测泥洹灵。

诗序。

省赠法顒诗。经通妙远亹亹清绮。虽云言不尽意。殆亦几矣。夫诗者志之所之。意迹之所寄也。志妙玄解神无不畅。夫未能冥达玄通者。恶得不有仰钻之咏哉。吾想茂德之形容。虽栖守殊涂。标寄玄同仰代答之。未足尽美。亦各言其志也。其辞曰。

庾僧渊答。

真朴运既判。万象森已形。精灵感冥会。变化靡不经。波浪生死徒。弥纶始无名。舍本而逐末。悔吝生有情胡不绝可欲。反宗归无生。达观均有无。蝉蜕豁朗明。逍遥众妙津。栖凝于玄冥。大慈顺变通。化育曷常停。幽闲自有所。岂与菩萨并。摩诘风微指。权道多所成。悠悠满天下。孰识秋露情。

张君祖。

茫茫混成始。豁矣四天朗。三辰环须弥。百亿同一像。灵和陶烟煴。会之有妙长。大慈济群生。冥感如影响。蔚蔚沙弥众。粲粲万心仰。谁不欣大乘。兆定于玄曩。三法虽成林。居士亦有党。不见虬与龙。洒鳞凌霄上。冲心超远寄。浪怀邈独往。众妙常所晞。维摩余所赏。苟未体善权。与子同佛彷。悠悠诚满域。所遗在废想。

庾僧渊答。

　　遥望华阳岭。紫霄笼三辰。琼岩朗璧室。玉润洒灵津。丹谷挺樛树。季颖奋晖薪。融飙冲天籁。逸响互相因。鸾凤翔回仪。虬龙洒飞鳞。中有冲[泳-永＋寞]士。耽道玩妙均。高尚凝玄寂。万物忽自宾。栖峙游方外。超世绝风尘。翘想晞眇踪。矫步寻若人。咏啸舍之去。荣丽何足珍。濯志八解渊。辽朗豁冥神。研机通微妙。遗觉忽忘身。居士成有党。顾眄非畴亲。借问守常徒。何以知反真。

炀帝谒方山灵岩寺。

隋后

　　梵宫既隐隐。灵岫亦沉沉。平郊送晚日。高峰落远阴。迥旛飞曙岭。疏钟响昼林。蝉鸣秋气近。泉吐石溪深。抗迹禅枝地。发念菩提心。

奉和方山灵岩寺应教。

诸葛颍

　　名山镇江海。梵宇驾风烟。画栱临松盖。凿牖对峰莲。雷出阶基下。云归梁栋前。灵光辨昼夜。轻衣数劫年。一陪香作食。长用福为田。

正月十五日于通衢建灯夜升南楼一首。

隋炀帝

　　法轮天上转。梵声天上来。灯树千光照。华焰七枝开。月影凝流水。春风含夜梅。幡动黄金地。钟发琉璃台。

奉和通衢建灯应教。

诸葛颍

　　芳衢澄夜景。法炬烂参差。逐轮时徙焰。桃华生落枝。飞烟绕定室。浮光映瑶池。重阁登临罢。歌管乘空移。

舍舟登陆示慧日道场玉清玄坛德众一首。

隋炀帝

　　天净宿云卷。日举长川旦。飒洒林华落。逶迤风柳散。孤鹤逝追群。啼莺远相唤。莲舟水处尽。画轮途始半。江[滻-文+(立-一)]各自遥。东西并兴叹。已熏禅慧力。复籍金丹捍。有异三川游。曾非四门观。于焉履妙道。超然登彼岸。

隋著作王胄卧疾闽越述净名意。

　　余卧疾闽海。弥留旬朔。善友颙法师。劝余以净名妙典调伏身心。力疾粗陈其意。敬简法师云尔。

　　客行万余里。渺然沧海上。五岭常炎郁。百越多山瘴。兼以劳形神。遂此婴疲恙。桐雷邈已远。砭石良难访。抱影私自怜。沾衿独惆怅。毗城有长者。生平夙所尚。复藉大因缘。勉以深回向。心路资调伏。于焉念实相。水沫本难摩。干城空有状。是生非至理。是我皆虚妄。求之不可得。谁其受业障。信矣大医王。兹力诚无量。

薛道衡展敬上凤林寺。

　　净土连幽谷。宝塔对危峰。林栖丹穴凤。地迩白沙龙。独岩楼迴出。复道阁相重。洞开朝雾敛。石湿晓云浓。高篠低云盖。风枝响和钟檐阴翻细柳。涧影落长松。珠柱浮明月。莲座吐芙蓉。隐沦徒有意。心迹未相从。

梁开善寺藏法师奉和武帝三教诗一首。

　　心源本无二。学理共归真。四执迷丛药。六味增苦辛。资缘良杂品。习性不同循。至觉随物化。一道开异津。大士流权济。训义乃星陈。周孔尚忠孝。立行肇君亲。老氏贵裁欲。存生由外身。出言千里善。芬为穷世珍。坦空非即有。三明似未臻。近识封岐路。分镳疑异尘。安知悟云渐。究极本同伦。我皇体斯会。妙鉴出机神。眷言总归辔回照引生民。顾惟惭宿殖。邂逅逢嘉辰。愿陪入明解。岁暮有攸因。

太宗文皇帝谒并州兴国寺二首。

回銮游福地。极目玩芳晨。梵钟交二响。法日转双轮。宝刹遥承露。天华近足春。未佩兰犹小。无丝柳尚新。圆光低月殿。碎影乱风筠。对此留余想。超然离俗尘。

文帝咏佛殿前幡。

唐后

拂霞疑转电。腾虚状写虹。屈申烟雾里。低举白云中。纷披乍依迥。掣曳或从风。念兹轻薄质。无翅强摇空。

常州弘善寺宣法师三首。

奉和窦使君同恭法师咏高僧二首。

竺佛图澄。

大誓悯涂炭。乘机入生死。中州法既弘。葛陂暴亦止。乳孔光一室。掌镜彻千里。道盛咒莲华。灾生吟棘子。埋石缘虽谢。流沙化方始。

释僧肇。

般若惟绝鉴。涅槃固无名。先贤未始觉。之子唱希声。秦王嗟理诣。童寿揖词清。徽音闻庐岳。精难动中京。适验方袍里。奇才复挺生。

秋日游东山寺寻殊昙二法师。

木落树[打-丁＋萧]燥。水清流[泳-永＋寥]寂。属此悲哉气。复兹羁旅戚。奚用写繁忧。山泉恣游历。万丈窥深涧。千寻仰绝壁。傍岭竹参差。缘崖藤幂历。行行极幽邃。去去逾空寂。果值息心侣。乔枝方挂锡。围绕悉旃檀。纯良岂砂砾。妙法诚无比。深经解怨敌。心欢即顶礼。道存仍目击。慧力幸已逢。疑网于焉析。岂直祛烦恼。方期拯沉溺。

帝谒大慈恩寺一首并和。

唐今上

日宫开百仞。月殿耸千寻。华盖飞圆影。幡红曳曲阴。霞绮遥珑帐。丛珠细网林。寥廓烟云表。超然物外心。

大慈恩寺沙门和。

皇风扇祇树。至德茂禅林。仙华曜日彩。神幡曳远阴。绮殿笼霞影。飞阁出云心。细草希慈泽。恩光重更深。

陀罗尼杂集十卷

# 陀罗尼杂集卷第一

## 七佛所说大陀罗尼神咒(并八菩萨所说神咒合十五首)

第一惟越佛说有一万八千病。以一咒悉已治之。此陀罗尼名苏卢都呵。晋言梵音决定。

支波昼支波昼　呼奴波昼呼奴波昼　阿若波昼　阿若波昼　都呼那波昼　奢摩奴波昼　胡修帝那波昼　蜜耆呼那波昼　伊呼帝那波昼　弥梨耆帝帝那波昼　娑若帝帝那波昼　蜜若奴帝那波昼　郁遮兜帝那波昼　莎呵。

诵咒三遍。黄色缕结作十四结。一句一结系项。

此陀罗尼力悉能摧伏。移山断流干竭大海摧碎诸山犹如微尘。若日月失度能使正行悉能攘灾。风雨失时能使时节。谷米不登能使丰熟。邻国侵境悉能攘却。大臣谋反恶心即灭。疫病劫起悉能攘之。疫鬼入国能驱遣之。刀兵劫起能摧灭之。此陀罗尼力攘灾消怪无量无边。若广说者穷劫不尽。

第二式佛所说陀罗尼名胡苏多。晋言除一切郁蒸热恼。此陀罗尼句。七十二亿诸佛所说神咒。

陀魔帝那　遮波兜帝那　奢副奢副帝那　乌苏多乌苏多帝那　浮浮奢浮浮奢帝那　阿输帝阿输帝帝那　尼梨遮尼梨遮帝那　支波画支波昼帝那　苏呵兜苏呵兜帝那　耶无奢耶无奢帝那　奢破不帝那　沤耆不帝那　苏奢不帝那　莎呵。

诵咒三遍。黄色缕结作三结系项。

此陀罗尼神力。能使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山河石壁破碱踊没。其中众生悉发无上菩提之心。能除七十七亿劫生死重罪众生。一切病苦悉皆消灭无有遗余。其中众生书写读诵此陀罗尼一句名者。百千万亿恒河沙世。重恶罪业摧灭无余。

第三随叶佛所说神咒名蜜耆兜。晋言金鼓。众生所有业障报障垢重烦恼。悉能摧灭无余。

浮律帝那　若无兜醯那　安耆兜醯那　若无兜醯那　遮浮浮醯那　若无兜醯那　乌奢呼呼醯那　若无兜醯那　睒婆咻咻醯那　究梨吒咻咻醯那　遮波都醯那　若昼那醯那　乌奢咻醯那　遮兜梨那醯那　莎呵。

诵咒七遍。黄色缕结作四结系项。

此陀罗尼句。恒河沙等诸佛所说。其有书写读诵此陀罗尼者。此人恒河沙等劫。所有重恶殷重报障业障。及以五逆一阐提罪。悉灭无余。众生所有重病障道。罪垢及以业垢。闻其所说悉灭无余。其有书写读诵之者。所至到处国邑聚落山林丘冢。其中众生得闻说此陀罗尼名。一经耳者命终已后。悉得往生阿閦佛国。乃至成佛不堕三涂。行此咒法。于四月十六日在东向塔内。一日绕塔八十匝。于塔西壁下东向立。诵咒二十四遍。乃至七日七夜不得睡眠。须胡麻油灯若麻油灯七枚。安置塔四角头。净洁洗浴着新净衣。不食酒肉五辛。遭中一食。我于尔时当现其人前。放大光明以金色手。摩其顶上即与授决。此人所有业障罪垢悉灭无余。

第四拘留秦佛欲说大陀罗尼名金刚幢。并能疗治三界五滓众生。诸恶烦恼疮疣重病。一切业障及以报障。诸垢烦恼悉能消除。禅那兜醯吒。晋言拔众生苦令出欲淤泥。闻者脱三垢贪欲嗔恚慢。

阿若那昼婆若醯昼　伊那波梨帝　那醯昼　耆菩阿若帝那醯昼　奢富磨醯昼　若无不醯昼　乌奢钦磨醯昼　耆浮磨醯昼　遮兜梨那醯昼　浮梨帝那醯昼　阿呼呼若醯昼　浮梨帝醯昼　禅那牟梨帝(晋言大丰饱满)　耆浮牟牟咻　抱吒牟牟咻牟梨□浮浮咻　娑若兜浮浮咻　支不破浮浮咻　奢耆奴浮浮浮咻　不梨帝已浮浮咻　莎呵。

诵咒一遍缕黄色结作十三结系项。

上来所说陀罗尼句及我所说。悉是过去九十九亿诸佛所说。其有读诵书写之者。现身当得金刚幢三昧。所有结使摧灭无余。济拔众生苦如上所说。神力自在不可限量。

第五拘那含牟尼佛。欲说大陀罗尼名毕多耆呵□。晋言声震十方莫不归伏。觉悟众生犹如雷震。无明众生令得慧眼。此陀罗尼句。乃是过去七十二亿诸佛所说。我今说之。

禅那波罗帝囊　阿那囊耆呵囊　乌奢耆呵囊　陀无耆呵囊　不梨帝耆呵囊　叉耶囊耆呵囊　钦波罗帝囊耆呵囊　蜜耆帝囊耆呵囊　阿兰耆帝囊毗呵囊　呼婆帝囊耆兰囊　蜜耆兜帝囊若无呵帝囊　乌乌乌

乌呵帝囊　支不破帝囊　莎呵。

诵咒三遍黄色缕结作三结痛处系。

此陀罗尼力。能令三千大千世界六反震动。其中所有一切众生。得闻说此陀罗尼句。一经耳者。百千万亿巨亿垓劫。所有重罪诽谤五逆悉灭无余。其有众生修行读诵。七日七夜减省睡眠。其人现身得师子王定三昧。百千诸佛现前授记。又其国土邻国强敌欲来侵娆。国王尔时与诸群臣。净洁洗浴着新净衣。于高楼上随其方面。先礼十方佛。然后礼我拘那含牟尼佛。三称我名烧香散华。尔时即说陀罗尼句。以此陀罗尼威神力故。大梵天王帝释四天大王。于虚空中悉雨刀剑。四面大黑风起。令其兵众皆悉不得见日月之光。诸夜叉众吸其精气。应死者死自然退散。大陀罗尼威神之力乃至如是。

第六迦葉佛。欲说大陀罗尼名初磨梨帝。晋言拯济群生出生死苦。

阿若提婆梨帝　遮富魔提婆梨帝　乌奢那提婆梨帝　娑丘波罗帝提婆梨帝　呼娑都波罗帝提婆梨帝　那呼波罗帝提婆梨帝　那支富波罗帝提婆梨帝　那呼多罗帝提婆梨帝　婆若不罗帝提婆梨帝　那波都罗帝提婆梨帝。

奢若蜜都罗帝提婆梨帝　莎呵。

诵咒七遍。黄色缕结作六结。痛处系。

此陀罗尼句。乃是过去七十七亿诸佛所说。此陀罗尼力。能令百佛世界六种震动。所有山河石壁。皆悉摧碎犹如微尘。通为一佛世界。其中所有一切万物皆作金色。浩[泳-永＋旱]滉瀁悉不复现。唯见金色更无余色。此陀罗尼力故。能令百佛世界众生。宿业重罪及三涂苦。悉皆消灭无有遗余。其中众生修行读诵此陀罗尼者。未发无上菩提之心者。皆使发心至不退转。先已发心者。修行此陀罗尼者。超过七住乃至十住。此陀罗尼金刚三昧大空解脱门。菩萨从初发心修行此三昧。直至道场菩提树下入金刚定。莫不由是。

第七释迦牟尼佛。欲说大陀罗尼名乌苏耆昼腻多。晋言金光照曜。除三界众生幽冥隐滞拔其厄难。此陀罗尼句乃是过去九十九亿诸佛所说。我今说之。

耆路不帝那置　毕耆帝那置　乌苏多帝那置　耆牟多帝那置　若不都帝那置　阿若娑若兜帝那置　若波都帝那置　耆牟波若帝那置

乌耆副帝那置　蜜耆苏帝那置　耶蜜耆帝那置　破知弥帝那置　毕梨帝吒帝那置　莎呵。

诵咒十四遍。黄色缕结作十四结。痛处系。

此陀罗尼力。能令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其中众生宿命罪垢。缠裹缚束处在幽隐。闻此陀罗尼一音迳耳。悉得往生忉利天上。有诸行人。受持读诵书写此陀罗尼者。未发心者咸使发心到坚固地。先发心者入法流水中。八住齐阶疾至佛地。以此陀罗尼力故。一踊超过菩提树下。乃至佛地坐于道场。此三昧名金光明王定。觉悟群生踊出三界拔众厄难。超众群圣疾成佛道。若有众生欲修行此陀罗尼者。欲得现身四沙门果。欲除过去亿百千劫。障道五逆犯四重禁。现世除灭令无遗余。应当修行此陀罗尼。三七二十一日。护持禁戒犹如明珠。一日一夜六时行道忏悔十方。净洁洗浴着新净衣。用七色华三种名香。供养奉敬释迦牟尼佛。于舍利塔前五体投地悔过自[怡-台＋責]。尔时当诵此陀罗尼句八十遍。日日常尔。乃至七日。一七日不得。复至七日乃至三七日。亿百垓劫所有重罪悉灭无余。十方诸佛放大光明来触其身是人尔时心意熙怡。犹如比丘得第三禅。尔时当有大梵天王释提桓因四天大王。即时授与四沙门果。

文殊师利菩萨所说陀罗尼名阎摩兜。晋言解众生缚。现在病苦悉得消除。能却障道拔三毒箭。九十八使渐渐消灭。度三有流现身得道。

支不多捺帝　阎浮支捺帝　苏车不支捺帝　祝耆不支捺帝乌苏多支捺帝　娑遮不支捺帝　阎摩赖长支捺帝　阿恕波赖长支捺帝　恕波帝捺帝　莎呵。

诵咒三遍结五色缕作二结系项。

此陀罗尼四十二亿诸佛所说。若诸行人有能书写读诵此陀罗尼者。现世当为千佛所护此人命终不堕恶道。当生兜率天上面睹弥勒。又有众生能修行此陀罗尼者。断食七日纯服牛乳。中时一食更无杂食。一日一夜六时忏悔。十方佛前悔先所作。亿千垓劫所有重罪一时都尽。分部破戒亦悉都尽。五逆殃恶及一阐提。殷重悔过悉得灭除。于六时中一时十遍。空闲净室若在塔中。此人心若淳厚。我于尔时当往其所。此人以见我故心转淳厚。心淳厚故得见千佛。手摩其头即与授记。宿世殃恶永灭无余。

我虚空藏菩萨欲说大陀罗尼。名阿那耆昼宁。晋言拔众生苦三界挺特无比。若有众生回波六趣无能救者。我以救之令得脱难。

阿那耆昼苏　不梨帝耆昼苏　若波昼耆昼苏　毕梨帝那耆昼苏　如波葹耆昼苏　乌奢帝那奢昼苏　若波昼耆昼苏　阿若呼婆耆昼苏　莎呵。

诵咒五遍。缕五色结作十四结系两手。

此陀罗尼乃是过去七十二亿诸佛所说。我今已说。欲护正法故度众生故。成诸行人德从万行故。诸声闻人未证果者令得果故。令缘觉人度十二因缘大河拯济群萌故。令诸菩萨从初发心乃至十地愿果成故。说此陀罗尼。又此陀罗尼力。能令三千大千世界。其中众生处在幽隐及三涂。普闻此陀罗尼一迳耳处得宿命智。乃至十四生悉得解脱。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欲修行此陀罗尼者。应当三七二十一日。净自洗浴着新净衣。若于制刹中若清净地。于夜后分明星出时。语此大时明星。为我语虚空藏菩萨。如是三说。除我根本罪。如是三说。除我障道罪。如是三说。与我四沙门果。如是三说。我于尔时即往其所。住其人前受与四沙门果。我誓当与如是三说。烧沉水香。若梦得阿摩勒果若得诃梨勒果。若得频婆果若毗醯勒果若杏等。尔时当勤精进。若鸡子等若卷等。尔时即得明星出。时诵咒七遍。若心好时诵七十遍。虚空藏菩萨常游诸国。为诸行人得从万行。是为得从万行。

我观世音菩萨欲说大陀罗尼。名阿那耆不知究梨知那。晋言大证济普及十方无边众生。

乌奢帝那　耆那知帝那　不迦兜帝那　那殊不梨帝那　阿摩殊不梨帝那　乌奢呼呼吒帝那　耆浮浮帝那　羞都昼帝那　若浮慕那赖帝那　沤究那赖帝那　支波副那赖帝那　阎浮浮赖帝那　莎呵。

诵咒五遍。五色缕结作二十四结系项。

此陀罗尼句。乃是过去九十九亿诸佛所说。九十九亿诸佛。为诸行人修行六度者未发心者。若诸声闻人未证果者。若三千大千世界内诸神仙人。未发无上菩提心者。皆使发心。有诸凡夫未得信心。我以种子令生法牙。以此陀罗尼威神力故。及我方便威神力故。令其所修悉得成办。及三千大千世界内。幽隐黑暗滞碍及三涂众生。又闻我此陀罗尼者皆得拔苦。又诸菩萨未皆初住者令得初住。次第令得乃至十住。已得皆初十住地者。已得此陀罗尼势力故。于一念顷直至佛地。三十二相八十种好自然成就。若声闻人闻此陀罗尼一迳耳者。读诵书写修行此陀罗尼。以质直心如法而住。四沙门果不求而得。以此陀罗尼力故。三千大千世界山河石壁。四大海水能令涌沸。须弥山及铁围山令如微尘。其中众生有诸菩萨声闻修行之者。障道滞碍患苦婴身。我悉救之令得脱难。令其所修悉得成办。若有众生现世求所愿者。修

行陀罗尼者。于三七二十一日净持戒地。一日一夜六时行道。烧众名香散五色华。忏悔十方自啧罪咎。从生死际至生死际。自[怡-台＋責]惭愧。尔时三称我观世音菩萨。烧香散华叩头求哀悔过自[怡-台＋責]。亿百千劫所有重罪。于一念顷悉得消灭。净身口意。尔时当诵此陀罗尼。三七二十一遍日日六时。从初一日乃至七日。乃至三七二十一日。其钝根者。未得初果者。我于尔时授与初果第二第三乃至第四果。随其利钝阶差所应。若诸菩萨欲趣证地滞碍不进。如法行者即得证地。如前法同我今说。此陀罗尼句。三千大千世界内。其中诸佛诸大菩萨。释梵四天王诸神仙人及诸龙王。皆悉证知大誓成就。愿果不虚真实如是。

　　我救脱菩萨欲说大陀罗尼。名阿那耆知罗。晋言救诸病苦消众毒药。拔济众生出于生死。未度者度未安者安。未得涅槃者令得涅槃。此陀罗尼句。乃是过去七十七亿诸佛所说。我欲说之。

　　陀摩赖帝　阿那婆赖帝　究支那帝　耆摩那帝　究吒婆赖多帝　阿奢摩梨难帝　婆若不梨那乌奢钦帝　婆吒罗奢帝　乌苏那婆赖帝　陀摩赖帝　莎呵。

　　诵咒三遍。缕五色结作六结系两肩。

　　我今说此陀罗尼句时。三千大千世界。其中所有一切众生所有罪垢殃恶重病。以我法音声震三千。散入一切众生毛孔。六情诸根现在病苦郁蒸毒气。及过去业诸结恼热。一切消尽令无遗余。又诸行人厌离三界。欲求出要而不能得。我当为设无量方便。令其所求各得成办。如其国土有诸邻敌欲来侵陵。我当救之令得脱难。尔时国王应当惭愧。悔过自责归谢万民。净洁洗浴着新净衣。若高楼上若宫殿中。烧香散华礼十方佛。尔时当三称我名救脱菩萨。我今归依如是三说。尔时即当诵此陀罗尼三七二十一遍。随其方面有贼来处。尔时当有八部鬼神。雨沙砾石放大黑风。雷震霹雳犹如天崩震动天地。尔时怨贼自然退散。我救脱菩萨拔济众生神力如是。

　　我拔陀和菩萨欲说大陀罗尼。此陀罗尼句。乃是过去七十七亿诸佛所说。我今欲说。有陀罗尼名阿那耆置卢。晋言度脱众生。老病死苦及三涂苦。众生现在病苦悉皆拯济。

　　阿那支波昼　求守罗波昼　支富卢波昼　阿那苏呵兜波昼　乌奢钦波罗加波昼　耆复那波昼　呵若呼帝奴波昼　耆摩浮梨帝那波昼　乌苏帝楼波昼　奢波菖波昼　阿娑婆罗帝那波昼　呼娑都波昼　耆摩梨帝波昼　莎呵。

诵咒五遍。缕六色结作五结痛处系。

此咒能令地作水相。水作地相。风作火相。火作风相。三千世界作微尘相。色作空相。空作色相。下至金刚际上至净居天。变为非色相。若三千世界内有诸行人。四大不调行道滞碍互不调适。我以金手摩其顶上授与汤药。令其所患消灭无余。行道进德四大轻便。有诸众生为宿业垢缠裹缚束。在三界狱无复出要。我时当以智慧火及禅定水。烧燃洗泽令出三界。以萨婆若膏渍润令湿。令生法牙拔其毒足。咸各使发无上菩提道心。若诸众生于今现身欲求所愿者。欲求尊贵欲求聪明。欲求总持欲求智慧。欲求见十方诸佛。面对共语得受记莂。欲见我跋陀和菩萨。授与四沙门果。欲得命终生兜率天上面见弥勒。欲生他方净佛国土。现在佛前当书写读诵修行此陀罗尼。当少欲知足净持戒地。常当惭愧修质直行。于一日一夜六时之中精进不阙。五辛酒肉不得过口。如是精进一百一十四日。内外明彻面对十方诸佛面对授记。善男子汝过如是若干劫数。当得作佛。国土如是弟子众数寿命如是。若声闻人欲求四果者。亦当如是修行此陀罗尼。功用正等无异。随根利钝所证差别。我跋陀和菩萨所说陀罗尼句。神力如是诚谛不虚。

我大势至菩萨欲说大陀罗尼。名阿那耆置卢。晋言救诸病苦断疑网。拔四毒箭令出三界。

耆富吒那帝　阿输波罗帝　耆昼卢波罗帝　阿输多波罗帝　乌那呼波罗帝　若牟耶波罗帝　图故昼波罗帝　若牟耶波罗帝　莎呵。

诵咒三遍。缕三色结作三结系项。

此陀罗尼咒。七十七亿诸佛所说。我今说竟。此陀罗尼力。能令三千大千世界地皆振裂。其中众生自然踊出。我时即以大智力。一时接取安置一处。即以禅定清凉法水洗泽尘垢。摩拭拂拭安慰其心。譬如比丘入第三禅。然后我当随根利钝。应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随其阶次悉皆给与。若声闻人应得四沙门果者。次第给与令满其愿。有诸行人书写读诵此陀罗尼句。现在身中四百四病破戒五逆。及障道罪宿世微殃。悉皆消灭无有遗余。我大势至菩萨威神力故。令此行人所修转胜悉得成办。有诸行人在所生处得宿命智。百生千生百千万亿生通达无碍。如视掌中阿摩勒果。欲得闻持旋持总持。欲得四辩说法无碍。欲得佛十力四无所畏。欲得修佛三十二相八十种好。速得成办。欲得金刚三昧超过十地入佛正位。应当书写读诵修行此陀罗尼。昼夜六时曾不废忘。净持戒地五辛酒肉悉不食之。少欲知足修质直行。此陀罗尼故。无有非人能触恼者。我时当与释梵四天王。往诣是人所住之处。安慰其心令其所修日日增广。

我得大势菩萨欲说大陀罗尼。名乌苏波置楼。晋言救诸病苦。拔济群生出于三界。令诸行人得从万行。

阿那耆置楼　波罗帝那耆置楼　若摩陀罗置耆置楼　阿输陀罗尼耆置楼　乌苏波置那耆置楼　胡卢波置那波置楼　遮波副波置楼　若无梨置波置楼　耆浮呼梨那波置楼　若无阿遮不梨帝那　莎呵。

诵咒五遍。缕三色结作三结系项。

此陀罗尼句。乃是过去四十亿恒河沙等诸佛所说。我今已说此陀罗尼力。能令十佛世界六种震动。其中所有一切众生。以此陀罗尼法音光明入其毛孔。尘劳垢集一切消除。以我得大势威神力故。及此陀罗尼威神力故。此诸众生命终已后。悉得往生兜率天上面睹弥勒。若诸行人欲求解脱。而为业障之所滞碍。懈怠懒堕三业不勤。我时即以智慧火禅定水。烧燃洗泽业垢障道。令其惺悟皆使令发菩提之心。有诸行人四大不调病苦殃身。有能读诵此陀罗尼者。我时当与八部鬼神四大天王往是人所。即时授与阿伽陀药如意宝珠令无所乏。是善男子善女人。以我神力及陀罗尼力转倍精进。已精进故即得大果。

我坚勇菩萨欲说大陀罗尼。名阿那耆置楼。晋言拔济众生。出生死苦拯济三界。贫穷众生如宝掌菩萨。亦如国王解髻中明珠施与贫人。犹如慈父视子宝藏。此陀罗尼力亦复如是。

若无呼娑置楼　乌苏多置　若无耆置楼　乌苏呼那置楼　若物珠置楼　毗梨帝那置楼　乌奢钦置楼　遮不呼苏多置楼　若无蜜多置楼　阿支不置楼　毗梨帝那置楼　莎呵。

诵咒三遍。缕三色结作七结痛处系。

此陀罗尼句。乃是过去七十七亿诸佛所说。我今说之。有诸国王。其国土境水旱不调谷米不登。尔时应当诵此陀罗尼七十七遍。三称我名坚勇菩萨。我时当敕阿耨大龙娑伽罗龙。使诸小龙给足其水。令国丰实。若其国内疫病流行。有诸众生病苦殃身。我时当往诣是人所。随其偏发疗治救济。有诸众生乏于财物。我当给施令无所乏。若诸国王欲求所愿。应当修行此陀罗尼。若在塔中若空闲地。净洁洗浴着新净衣。七日七夜受持八戒。六时行道。于一一时中七遍诵此陀罗尼。若其国王心淳厚者。三日三夜即得如愿。极到七日无不克果。烧黑沉水香白栴檀香。散五色花燃胡麻油灯。于月八日十四日十五日。是时三称我名坚勇菩萨。我时当与天龙八部。往是人所与其所愿。是人若于梦中。若惺悟心。或得珍宝或见白象或得果实。尔时当知即得所愿。

# 陀罗尼杂集卷第二

释摩男咒一首。

阿难比丘咒一首。

普贤菩萨咒一首。

文殊师利菩萨咒一首。

定自在王菩萨咒一首。

妙眼菩萨咒一首。

功德相严菩萨咒一首。

善名称菩萨咒一首。

宝月光明菩萨咒一首。

北辰菩萨妙见咒一首。

太白仙人咒一首。

荧惑仙人咒一首。

大梵天王咒一首。

大自在天王咒一首。

化乐天王咒一首。

兜率陀天王咒一首。

炎摩天王咒一首。

忉利天王咒一首。

## 释摩男咒

释摩男今欲说神咒。拥护诸众生。国土虚弱事刀兵。及寇贼疫病悉皆消灭。所说大神咒功用力如是。

昙无呼苏兜流　昙蜜耆兜流　昙蜜卑梨兜奢副都兜流　莎呵。

诵咒一遍。八色缕结作四结系两脚。

此咒力能令百阎浮提千阎浮提万阎浮提六反振动。一佛境界悉能为之。其中诸王统理民物不以节度。故使邻国兵刀竞起。天龙恚怒水旱不调。国王尔时[怡-台＋責]己修德。慈慧天下宽纵民物。征善舍恶宽饶众生。忏悔惭愧与民更始。从今日夜万恶都息众善普集。天龙欢喜雨泽以时。五谷熟成疫气消灭王于尔时日日三时。应当读诵此陀罗尼。所愿成熟真实不虚。我释摩男菩萨劝励诸王。

阿难比丘所说神咒

名支富敷。

梵语。晋言生死长眠今得惺悟。

乌啄支富敷。

梵语。晋言众生五欲淤泥中卧提拔令出三界。

卑梨帝囊支富敷。

梵语。晋言众生为无明贪欲嗔恚所中我今拔出。

此咒能令众生心得解脱。毕竟一乘不堕小乘。毕竟清净圆满具足。有诸众生迷于大乘。以咒力故还得决定。犹如浊水置诸神珠。以珠力故水则湛然。此陀罗尼世分所及。众生蒙祐悉得解脱。此陀罗尼咒三千世界须弥山王。皆悉动摇不安其所。帝释天王惊怖出宫。是谁神变。乃至如是诸龙王宫皆悉震动。慞慞不安如动花树。诸龙惊走逃窜孔穴。诸神仙人心悉脑转。山山相搏不安其所。四大海水为之踊沸。鱼鳖鼋鼍藏窜孔穴。此大神咒神力如是。其有读诵书写竹帛。此人现身得佛光三昧。能除七百七千亿劫生死重罪。悉灭无余。阿难比丘说此陀罗尼竟。

普贤菩萨所说大神咒经

名支波啄。

晋言决定。

毗尼波啄。

晋言断结。

乌苏波啄。

晋言生尽。

此咒能令众生心得解脱。灭三病却障道罪。他方怨贼悉皆摧灭。境内所有怨家盗贼悉能攘之。若行旷野恶狩毒虫。闻此陀罗尼句口噤不开。今此神咒乃是过去四十亿诸佛所说。我今说之。其有行此陀罗尼者。愿果不虚今故略说。

我文殊师利今欲说神咒。拔济众生除其淫欲本。有咒名乌苏吒。晋言除淫欲却我慢。

句利句梨帝那(一)忧拙忧拙帝那(二)度吁度吁帝那(三)究吒究吒帝那(四)若蜜都若蜜都帝那(五)究吒吁究吒帝那(六)忧守忧守帝那(七)耶蜜若耶蜜若帝那(八)度吁吒究吒多(九)莎呵。

诵咒三遍。结缕作七结系脚。

是咒能令诸失心者还得正念。灭淫欲火心得清凉。除其我慢灭结使火。三毒垢障悉得消除。若诸女人及善男子。精神处在无明重渊下。久处于生死不能得出要。回波生死流没溺淫欲海。莫能觉之者。莫知求出要。呜呼甚可伤。若善男子善女人。心得惺悟还厌淫欲。应当与此陀罗尼令其读诵。淫欲之火渐渐消灭。淫欲灭已慢心自灭。慢心灭已其心则定。其心定已结使都灭。结使灭已心得解脱。心解脱已即得道果。是则名为大神咒力。诚谛不虚神力如是。断酒五辛七七四十九日诸不净肉悉不得食。若善男子行者九九八十一日。若女人行者七七四十九日复昼夜六时勤心读诵。烧沉水白栴檀香。散华供养十方诸佛。六时读诵曾不废忘。日数足已结使即灭。其心泰然无复淫欲。我文殊师利菩萨今欲说大神咒。消诸精魅鬼并及妖邪蛊道。有咒名沤帝兜橐。晋言消众生病。净其五藏六府三燋。以禅定水洗濯令净。

胡摩若帝昼(一)胡蘚摩帝昼(二)乌殊卑梨帝昼(三)具殊蜜帝昼(四)乌舍弥帝昼(五)耆毗若帝昼(六)乌睒殊帝昼(七)蜜耆都帝昼(八)具若乌苏多帝昼(九)维染蜜耆都乌苏多帝昼(十)毗梨帝橐帝昼(十一)莎呵。

诵咒三遍。结缕作七结系脚。

此大神咒。能令行人心得清净。离诸疾病心得解脱。慧得解脱。

消众毒药无众恼患。众邪妖魅悉皆消灭。如为一人众多亦然。应当读诵极令通利在在处处我为阎浮提诸众生故。结此神咒治诸蛊魅消众毒药。当令流布遍阎浮提。末法众生薄福所致。莫不为此众邪所恼。勤教读诵普使令知。

我定自在王菩萨。今从妙乐世界来。为此娑婆世界五滓众生故。为除禅定障。拔其无明闇。开其慧眼目。赐其禅定水。荡涤心垢障。种以菩提牙。渐渐郁茂长。开三乘门。示其果实相。有咒名求稚兜。晋言名照明却黑闇罪除慧眼垢。

若蜜帝都(一)乌殊那帝都(二)具若帝都(三)胡摩楼帝都(四)胡摩楼帝都(五)乌叶弥帝都(六)胡苏富多帝都(七)乌耆弥帝都(八)胡耆那帝都(九)乌输求提帝都(十)莎呵。

诵咒三遍。缕五色结作三结系脚。

此大神咒。势分所及遍阎浮提。若诸行人欲修禅定。或为天魔众邪蛊魅之所恼者。以魔恼故众缘事起。外恶知识竞来侵娆。以侵娆故内恶复起。求名利养谄曲妒嫉。憍慢贡高来集其心。行人尔时应当自责。我为不善为魔所缚。惭愧自责低头愧耻。诸佛及众圣我于往劫堕大地狱畜生饿鬼。回波六趣数受生死。今得人身钝根少智。欲修禅定而不能得。为诸结使之所覆蔽。我今宁当破身如尘。终不为此结使所蔽。作是誓已五体投地。归命十方现在诸佛多陀阿伽度阿罗呵三藐三佛陀。舍我过咎灭除我罪。洗我慧眼令得明净。以慈悲水荡涤心垢。照明我身内外清彻。作是悔已复更投地。如是三返复起叩头。悔已却坐净身口已。诵此神咒二十一遍。尔时当三称我名定自在王菩萨。悔过愆咎。如是三说一心禅思。于一一时悔过自责。随其根利钝。亿百垓劫重恶之业障道黑闇。众邪蛊魅天魔罪垢。悉皆消灭无有遗余。我时当与大菩萨众往是人所。随根利钝示其证相。我定自在王菩萨所说神咒。诚谛不虚神力如是。

我妙眼菩萨。今从日月灯明王佛国来。至此娑婆世界。为大阿罗汉欲得初禅三明六通。今欲说神咒令其速成办。除其习结垢并及微薄障。净其天眼通。宿命智习气。他心智明了。未来一切事国土之名号及以弟子众寿命劫多少。及诸神通事。耳根通彻听百佛世界事。身能通飞行石山无挂碍。以灭度受想行漏尽今说竟。有神咒名沤耆波置卢。晋言众累都尽。具足三明及六神通及八解脱。

民若婆呵帝卢(一)乌苏吒帝卢(二)耶蜜帝卢(三)乌苏帝卢(四)波支呵帝卢(五)波苏呵帝卢(六)乌若蜜帝卢(七)究昼帝卢(八)莎呵。

诵咒三遍。缕三色结作六结系项。

此大神咒。能令行人断除习气及障道垢。洗泽三明六通令净。应当讽诵极令通利。

我功德相严菩萨。今从阿弥陀佛国来。今说劝助遂成菩萨教。以巧妙方便遂成福德。令速得初住具诸相好故。以美方便教令行之。何等美妙。一者其德弘广普慈众生。二者荫覆一切如母爱子不见其过。三者积德行善不计其劳。四者精勤修习舍慧精进。转以化人。五者行十善行转教众生。六者持戒净洁。

犹如明珠。内外明彻无有瑕尘。七者身口意业所出言教以慈悲为本。八者所作事业拯济为先。九者当以微妙方便为众说法。和颜悦色不违其意。十者当游诸国为大国师。荷负众生苞含一切。心无疲惓。是名菩萨欲登初住。始发心时十大妙行。如是十十。是名百福成一相好。我今略说。今欲说咒令速成办。有咒名陀摩卢具低。晋言成就相好庄严功德。断除习结灭障道垢。

阿提陀摩卢(一)具多陀摩卢(二)支富陀摩卢(三)波昼陀摩卢(四)乌奢陀摩卢(五)耆蜜陀摩卢(六)乌吒陀摩卢(七)若弥陀摩卢(八)乌昼陀摩卢(九)胡苏弥佉陀摩卢(十)波守波守陀摩卢(十一)沤周沤周帝陀摩卢(十二)波瘦波瘦帝陀摩卢(十三)今染比今染比呵摩卢(十四)耆毗兜耆毗兜陀摩卢(十五)莎呵。

诵咒五遍结青绿二色缕结作三结系腰。

是咒能令行人庄严功德。具诸相好必登初住。勤令读诵极令通利昼夜讽诵心莫暂舍。转教他人。

我善名称菩萨。今从北方善寂月音王佛国来。到此娑婆世界。佛法欲灭人多造恶。贪着利养更相是非。无有君臣父子之义。亦无师徒弟子之礼。五浊鼎沸三灾炽盛。皆是前世不修德行。积习众恶今得此身。虽受人身心似畜生罗刹鬼心。人身畜心示同人类。哀哉大苦千载欲末。其中或有若一若两行迹众生耳。今欲说咒以救接之。令其本行还得如初。有咒名云若蜜兜。晋言拔诸行人罪垢根本。摩洗拂拭令得鲜白。

乌富波罗帝那(一)殊求波罗帝那(二)喻若蜜波罗帝(三)乌瘦都(四)支波都(五)具若都(六)耶蜜都(七)究吒都(八)舒波都(九)莎呵。

诵咒三遍缕黄白二色。结作三结系项。

此大神咒犹如大盖荫覆一切。亦如天雨润泽一切。亦如桥船运度一切。三界群萌无不蒙赖。道俗殊异禀味是一。苍生万品会归一空。菩萨所以权方适化。为于群品度脱之耳。今说此咒为行人故救济拯拔。令其速得三乘圣果。敕诸行人勤心读诵诚谛不虚。

宝月光明菩萨。今欲说神咒。除诸禅定罪。及去诸垢障五阴四大病。一切皆除却。众生无量劫不得修禅定。是故久流转没在生死海。回波生死流莫能觉之者。我愍此等故。今欲说神咒除其三毒垢拔其愚痴足。照以智慧镜。赐其禅定水生长菩提牙。令到涅槃岸。有咒名乌耆。晋言除禅定垢却障道罪。诸魔邪鬼悉能灭之。

耆摩帝昼(一)乌帝昼(二)具若帝昼(三)奢帝昼(四)耶蜜帝昼(五)乌橐帝昼(六)莎呵。

诵咒三遍缕黄紫二色。结作八结系痛处。

是咒能令诸失心者还得正念。亿百垓劫所有重罪。悉能摧灭无有遗余。若有众生欲修禅定。心乱黑闇不见境界。烦恼数起睡眠所覆。是人尔时应作是念。我宿罪荫盖所覆。应当惭愧忏悔自责。燃灯续明烧香散华供养诸佛。供养佛已别复供养我宝月光明菩萨。燃七支灯烧沉水香。七日七夜减省睡眠。昼夜六时深自克责说悔先罪。多陀阿伽度阿罗呵三藐三佛陀。知人见人。明见弟子所犯罪相。及十方诸大菩萨释梵四天王。悉皆证知。明见我所犯罪相。我今忏悔亦悉证知。愿灭我罪令无遗余。于一一时中忏悔已竟。诵此神咒七遍乃止诵七遍已。默然而坐一心禅思。如是罪垢渐渐当除。其心转定境界明了。其利根者。三日四日乃至七日。即得见我宝月光明菩萨。除障灭罪授果与之。其钝根者二七三七。极钝根者七七四十九日。乃得心定有得果者。终不虚过。此大神咒其力如是。

我北辰菩萨名曰妙见。今欲说神咒。拥护诸国土所作甚奇特。故名妙见。处于阎浮提。众星中最胜神仙中之仙。菩萨之大将。光目诸菩萨广济诸群生。

有大神咒名胡荧波。晋言拥护国土。作诸国王消灾却敌。莫不由之。

具低帝屠苏吒。

阿若蜜吒(二)乌都吒(三)具耆吒(四)波赖帝吒(五)耶弥若吒(六)乌都吒(七)拘啰帝吒(八)耆摩吒(九)莎呵。

诵咒五遍。缕七色结痛处系。

此大神咒。乃是过去四十恒河沙诸佛所说。我于过去从诸佛所。得闻说此大神咒力。从是以来迳七百劫。住阎浮提为大国师领四天下。众星中王得最自在。四天下中一切国事我悉当之。若诸人王不以正法任用臣下。心无惭愧暴虐浊乱。纵诸群臣酷虐百姓。我能退之征召贤能代其王位。若能惭愧改恶修善。若能任善退诸恶人。其心弘广普慈一切。容受拯济犹如桥船。苞含民物犹如父母。国有贤能当征召之。敬贤尊圣如视父母。王自躬身临朝断事。不抂民物犹如明镜。若其国王能修是德。改往修来悔先所作。惭愧自责鄙悼愆咎。自悔责已当修三德。一者恭敬三尊。二者怜愍贫穷。国土孤老当抚恤之。三者于怨亲中心常平等。称理怨枉不枉民物。若能修行上来诸德。我时当率诸大天王诸天帝释。伺命都尉天曹都尉。除死定生灭罪增福益算延寿。白诸天曹差诸善神。一千七百逻卫国界。守护国土除其灾患灭其奸恶。风雨顺时谷米丰熟。疫气消除无诸强敌。人民安乐称王之德。是王若能兼行读诵此陀罗尼。譬如转轮圣王得如意宝珍。是珠神气消伏灾祸。我今以此大神咒力。上来诸德悉能办之消灾灭恶。亦复如是。当知是大神咒力。如王宝珠亦复如是。

我太白仙人今欲说神咒。我是五通仙。本修菩萨行。五星中最胜。我于神仙中神通光明胜。统领四天下及诸人天事。国土灾害变寿命延缩短。阴阳及运变。图书谶记等。奸伪质直事。攘灾消奸恶。其所盈缩者悉是我所知。我愍诸众生。今欲说神咒。并护其国土。有咒名阿那呼吒卢。晋言欲护国土及阎浮提十方众生故。

波吒呼娑卢(一)阎摩呼娑卢(二)火摩兜呼娑卢(三)乌耆那呼娑卢(四)火弥呼娑卢(五)乌昼呼娑卢(六)具耆呵浮娑卢(七)胡若兜呼娑卢(八)莎呵。

诵咒三遍。缕二色黄白结作二结系项。

此大神咒。乃是过去三恒河沙诸佛所说。我于过去从诸佛所得闻是咒。从是以来已迳百劫。所修功德于神仙中无能及者。内秘菩萨大乘戒行。外现神仙清妙法身。菩萨六度诸波罗蜜具足修竟。外现方便处神仙中。虽共和光不同其尘。是名菩萨乌和拘舍罗方便处身。若阎浮提诸国王等。前身薄福处在末法。微末善根得为人王。身无福力心闇少智。复值五滓钝浊众生。譬如痴人破车迟牛。欲过崄道甚难可过。我见此已慈心怜愍。为度没溺难苦众生。为欲携持令得出难。并济其王迟牛之厄故。我今日说此神咒。若其国王闻此语已。心生惭愧自知薄福。改往修来发弘广心。慈悲临覆愍苦众生。忍恶修善不抂民物。建护正法任贤用智。征善退恶与民更始。其王若能修是诸德。复

能读诵此陀罗尼。昼夜专念恒不废忘。心王尔时转当聪辩。志性和柔不念诸恶。诸天善神渐来亲附。增其智慧益其神力。以天护故转当精进。以精进故我等诸天。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咸来拥护求愿与愿。遣诸龙王给其雨泽。谷米丰熟疫气消除。诸灾消灭善征日生。当知悉是大神咒力。

我荧惑仙人今欲说神咒。拥护诸国土。拔济群生除其我慢心。消灭诸非奸[示*厭]镇诸毒药。一切诸非法无不消伏者。我是五通仙。消伏诸奸鬼。一切国土事世间之灾祥。兵刀及疫气饥馑丰俭等。邻国恶心生大臣欲谋反。如是诸灾祸我皆悉知之。天子衰忌事。隐没及覆盖减算及增寿。悉是我所知。欲得消灾者。我亦能办之。却敌及奸非。我亦能[示*厭]之。除却灾祥变。一切皆由我。我于五星中聪明利智胜。捷疾机关辩。神通猛利胜。于四天下中神通捷疾胜。于我四天下。无能及我者。是故我今日欲说大神咒。

名具吒呼卢兜。晋言拥护国土。济拔诸王难消伏诸奸非。疗治众生病[示*厭]祷及毒气。

呼都帝昼卢(一)阿支不昼卢(二)阎浮摩帝昼卢(三)不梨帝橐帝昼卢(四)乌苏兜帝昼卢(五)具帝帝昼卢(六)耶摩蜜耆帝昼卢(七)乌奢不梨帝昼卢(八)究守波帝昼卢(九)莎呵。

诵咒三遍。缕一色绯结作七结痛处系。

此大神咒。能令诸国王等及诸国土悉皆安隐。消灾攘祸莫不由是。一切行人及疾病者。悉应读诵皆令通利。若欲修行陀罗尼者。一者断酒二者断肉。三者断辛。于三七日中香汤澡浴着新净衣。若于塔中若空静处。安置佛像烧香散华离众愦闹。于六时中勤心读诵。忏悔十方惭愧自责。净身口已应当读诵。于一一时中三七二十一遍。诵已默然专心念我荧惑仙人。五住菩萨我今归依。如是三说。如是说已默然而坐。我于尔时当往其所。令其所求皆得成办。亦当授与如意宝珠。灭结使火。国土灾祥丰俭疫气皆悉攘之。当知是此大神咒力。

我大梵天王。欲说大陀罗尼以护众生。有陀罗尼呼卢钵都。晋言治众生病。覆育三界济诸贫穷。

阎摩吁苏都(一)伊波都(二)阎摩吁苏都(三)摩阇蜜呼苏都(四)优波帝那呼苏都(五)莎呵。

诵咒三遍。缕二色緕绿结作七结系两乳。

此大神咒乃是过去诸佛所说。我今愍念诸众生故。为令解脱拔济三界勤苦本故。为欲弘广佛正法故。慈念众生犹如慈父。此陀罗尼神力。尽一日月所照之处。四天下中无不蒙赖。此陀罗尼力能使四海踊沸。须弥山碎如微尘。及七宝山四大海水江河淮济入一毛孔。四天下中悉能为之。若诸国土疫病劫起。其王尔时应当精进。七日七夜受持八戒。应当净心六时行道。为万民故。调伏其心敕其境内。一切人民以慈悲劝令行十善。其王尔时于宫殿内。燃百千灯以救民命。请召十方诸大菩萨梵释四天。三自归依叩头求哀。十方诸佛大菩萨众。释梵四天王诸来大士救我民命。如是三说。如是说已。当诵此陀罗尼三七二十一遍。诵此陀罗尼已。王与群臣夫人婇女。默然而坐禅思一心。我大梵天王。尔时当与梵众释众四天大王。诸大龙王八部鬼神。饮其毒气悉得消除。王于尔时于禅思中。得见我身大梵天王释提桓因四天大王。已见我故倍复精进。已精进故。其国土境旧住鬼神恼人民者。我又当遣四天大王驱令出界。以我大梵天王慈悲力故。其国土境悉得安隐。

我大自在天王今欲说神咒。有陀罗尼名呵利楼。晋言拔众生苦济众厄难。

阿若娑梨楼(一)毗梨帝那娑梨楼(二)遮婆昼娑梨楼(三)弥梨帝那娑梨楼(四)殊诃兜(五)支波昼(六)莎呵。

诵咒三遍。一綖绿色结作四结系项。

是咒乃是过去十万亿诸佛所说。此陀罗尼威神力故。四天下中尽一日月。所照之处能为光明。贫穷者能施宝藏。盲冥众生施其慧眼。病苦之者与法药疗治。若诸众生欲求三乘圣果者。我能佐助令得成办。若在幽隐受三涂苦。以此陀罗尼力。三涂命终生忉利天。若诸行人书写读诵此陀罗尼者。得宿命智慧忆十四生事。来今往古如现目前。欲修禅定者。阴盖所覆者。当诵此陀罗尼。其心则定睡眠运除。欲修学问者。其心散乱不能专一。触事滞碍不得义味。当修行此陀罗尼。欲得闻持者。当修行陀罗尼。欲得十方诸佛所说大菩萨所说大天王所说。一闻历耳恒持不忘即得义理。百千义理。自然现前持而不忘。应当读诵此陀罗尼。昼夜六时恒不废忘。精勤修习助佛道法。是人尔时当于梦中。即得见我大自在天王。坐白莲华台往是人所。其人已见我故心大欢喜。我时授与如意宝珠。以珠力故所愿自在。百千诸佛当随护助。此大陀罗尼神力如是。

我化乐天王欲说大陀罗尼。名阿那耆富卢晋言法忍。柔顺法忍堪任荷负三界众生。譬如大海其量难知。我天王心亦复如是。悉能救接漂流众生度三界海。

那耆富卢(一)忧多罗富卢(二)龙若呼娑富卢(三)忧稗入富卢(四)达摩耆富卢(五)毗梨帝那富卢(六)忧殊智富卢(七)莎呵。

诵咒三遍。五色缕结作一结系项。

此大神咒。乃是过去百千万亿诸佛所说。愍念众生故今欲说之。此大神咒势分所及。三天下中唯郁单越独不得闻。力所至处其中众生。三种毒箭自然拔出。得音响忍法音悉明。入毛孔中所有郁蒸三垢重罪自然踊出。此诸众生命绝已后。悉得往生忉利天上。若诸行人三垢覆蔽久处生死。缠绵难解为业垢河之所漂流。我时当乘大乘法船牢接救拔。以智慧火烧其结使。以禅定水洗泽令净。以乌和句舍罗拂拭摩搓。教以六度布以四禅。令出三界。若诸行人欲得今身欲得音响忍。欲得柔顺忍欲得无生忍。当修行此陀罗尼。净持戒地减省睡眠。忍辱柔和少诸缘务。心意质直见修功德者赞叹其得。见贫穷者及疾病者。慈心怜愍如已无异。如是修行调其心已。复欲增上果所愿者。当于三七二十一日。遭中一食白食苏酪得食。若鲜洁处在塔中六时行道。于一一时中礼十方佛忏悔宿罪。烧众名香散华供养。栴檀薰陆诸杂华香。三称我名化乐天王。我是五住菩萨。尔时于一一时中诵此陀罗尼二十一遍。从初一日乃至七日。极钝根者三七二十一日。我于尔时住是人所。随根利钝授与法忍。应得音响忍者授与诸音响忍。应得柔顺忍者授与柔顺忍。应得无生法忍者授与无生法忍。悉授与之真实不虚。

我兜率陀天王欲说大陀罗尼。名耆蜜屠苏兜。晋言救诸病苦赈给贫穷。令诸行人速得二乘圣果。如天降雨令诸农夫多收果实。

支毕度苏兜(一)民若度苏兜(二)毕梨帝那苏兜(三)阿支都鄙那度苏兜(四)那度苏兜(五)究吒呼度苏兜(六)若富那度苏兜(七)乌兜莎呵兜度苏兜(八)蜜若无度苏兜(九)莎呵。

诵咒六遍。缕五色结作三结系两手。

此大神咒力。能令此阎浮提所有地种碎如微尘。弗婆提瞿耶尼悉能为之。海水枯涸须弥山崩令如微尘。复能还复如本无异。令诸行人诸结重病尘劳垢习。为渴爱河之所漂流。没溺生死无能觉者。我今神咒力。牢接救拔令出三界。以大乘河灭结使火。禅定膏油润渍令湿。种殖无上菩提根牙。令诸众生收诸果实。此陀罗尼力亦复如是。若诸众生。现身欲修此陀罗尼得宿命智。济四百生未来世事。亦四百生悉能知之。现在世事知他人心。所缘识境界天文地理图书谶记。知诸众生死此生彼。至四百生悉能知之。应当受持读诵此陀罗尼。应当精进净持戒地。少欲知足修质直心。昼夜六时少其睡眠。精进修之节食少

语。乃至六年毕得克果。先得宿命智次得无生智后得他心智心。来今往古未然之事靡不通达。得此智已。陀罗尼力故。得智慧如五住菩萨无有异也。

我炎摩天王今欲说大神咒。名求低[月*古]苏多。晋言美妙音声。

波置呼卢多(一)乌吒句呼卢多(二)耶无呼卢多(三)不梨帝那呼卢多(四)乌奢副呼卢多(五)莎呵。

诵咒三遍。缕五色结作五结系项。

是名异法性海美妙音声。此大神咒。乃是过去十恒河沙等诸佛所说。是咒能令小千世界悉皆振动。其中众生以大神咒威神力故。三毒病恼缠劳垢习自然踊出。法音光明从毛孔入。郁蒸之热自然清凉。小千世界其中众生。闻此陀罗尼美妙音声。和雅柔软有得音响忍者。有得柔顺忍者。有得大无生法忍者。有能堪任久住度众生者。有得毕法性海四辩无碍者。有得大总持神通自在常游诸国。以美好音声而为众生演说法要。悉是大神咒威神力故能办此事。

我忉利天王。愍念众生故欲说大神咒。名胡苏兜那。晋言去除垢秽慈悲拯济拔众生苦。

支不帝梨那(一)阿支不帝梨那(二)弥耆帝梨那(三)乌苏帝梨那(四)若副多帝梨那(五)驱苏帝梨那(六)莎呵。

诵咒三遍白色缕结作六结系项。

此大神咒。乃是过去十恒河沙诸佛所说。我忉利天王以大神咒力。于四天下中得大神力触事无碍。尽日月所照之处悉能为之。众生等寿命帝王暴虐。兵刀寇贼饥饿疾疫。大臣宰相佞谄不忠。国家衰忌星宿失度。雨泽不时晚雨早霜。比丘懈怠三业不勤。故使世界三灾并起。若其国王放逸着乐。纵诸群臣贪浊自恣多取民物枉杀无辜。民怨天怒。故使国界兵刀竞起。有诤夺之心行此恶行。欲求长生终不可得。若其国王心生惭愧悔过自责。虚负万民空顽不及。谦下自卑惠下利民。退恶任善尊圣敬德。拯济贫穷。如其国王改往修来遵修此德。可得长生延年益寿。复能读诵此陀罗尼修行信顺。上来所说诸恶灾怪。悉得消灭无有遗余。

## 陀罗尼杂集卷第三

摩醯首罗天王咒一首。

八臂那罗延天咒一首。

大功德天咒一首。

八龙王咒八首(并诸菩萨天王龙王发愿说偈)

摩醯首罗天王咒

我摩醯首罗天王今欲说神咒。愍念诸众生为除苦本。除其我慢心令修忍辱行。有咒名拘多吒咒。晋言慈悲忍辱。

殊呼多(一)乌耆多(二)句多吒(三)乌苏蜜多(四)提梨帝吒(五)若蜜殊吒(六)句喻吒(七)乌苏蜜耆吒(八)句那吒(九)耶蜜耆吒(十)乌苏帝梨吒(十一)莎呵(十二)

诵咒五遍。缕一色青结作十二结系两手。

此大神咒。乃是过去七恒河沙诸佛所说。又我过去从诸佛所。得闻说此大神咒名。从是已来神通自在。遍领三千大千世界。一切鬼王皆悉属我。我有神力悉能摧伏。我今说此陀罗尼咒。如王解髻明珠与人。譬如强力转轮圣王。威势自在无有前敌。未摧伏者力能摧伏。已调伏者增加守护。所须之物令无所乏。时转轮王威伏百姓。复能养育增加守护。犹如慈父等无有异。我今大摩醯首罗天王。神力自在亦复如是。典领三千大千世界鬼神诸王。养育守护亦复如是。摧伏外道及诸邪见。悉令靡伏安住正法。复以神通游腾十方。游诸佛国佐佛扬化。守护正法亦复如是。我今以此大神咒力。六道化身度脱众生。现作鬼王降伏诸鬼摧灭邪见。内修菩萨清净戒行。久以得处法流水中。八住齐限功勋成就。当知皆是大神咒力。其诸行人欲得现世离众患难。欲护正法欲得安隐。欲得国土无诸灾疫丰实安乐。其王应当勤心读诵研精修习此陀罗尼。亦当劝厉后妃婇女诸王子等。勤心修习昼夜读诵极令通利。于月八日十四日十五日。离常住处在空靖地。净洁洗浴妙香涂身着新净衣。于夜后分明星出时。烧香散五色妙华。三种名香供养十方佛已。然后三称我名摩醯首罗大天王满我所愿。如是三说。令我所求皆得吉祥。作是愿已默然而坐。我于尔时当往其所。王于尔时即当诵此陀罗尼咒二十一遍默然而坐。其王尔时若于梦中若惺悟心。得见我身。在虚空中处白莲华台。放大光明照触王身。王见光已即得清净解脱无垢光三昧。得是三昧已心大欢喜。心欢喜故所愿悉得。我时当遣八部鬼神守护国土。国界清夷无诸灾横。当知是此大神咒力。

八臂那罗延今欲说神咒。名阿波卢耆兜帝梨置。晋言护助佛法消

诸奸恶。摧灭邪见建立法幢。

度呵兜(一)支波兜(二)若勿兜(三)波罗帝兜(四)度呵兜(五)究吒兜(六)阿若勿兜(七)耶蜜兜(八)究吒兜(九)度呵兜(十)莎呵。

诵咒五遍。缕青一色结作四结系项。

此大神咒。乃是过去八恒河沙诸佛所说。我于过去从诸佛所闻是神咒。是故今日得此奇特威猛德力神通无碍。三界奇挺人无等双。移山住流手转日月。能接须弥掷置他方还置本处。令此四天王帝释诸天都不觉知。令此须弥入芥子中。四天王宫忉利诸天。悉皆不知已之所入。令四天下洲合为一洲。各还本处如本无异。其中众生不知往来。神通自在游腾十方。历事诸佛守护正法。当知皆是大陀罗尼力。若诸国土诸人王等。欲护己身及国土者。是王应当建立佛法当修十德。何等为十。一者以慈悲心养育民物。二者怨亲平等心无憎爱。三者治国正法不抂民物。四者退恶任善识贤别愚。五者谦下自卑不轻贤士。六者有来求者不违其意。随其所求悉皆给与。七者于三宝所其心纯厚。八者拯济贫穷愍诸孤老。九者国有贤士当征召之。十者普慈人民舍恨念旧。犹如慈父爱念其子。温润清流。若诸人王能行是德。当知是王诸佛所护。我等诸天亦护是王。不令邻敌来侵是界。有诸善人福德贤士皆集其国雨泽顺时不被灾霜。人民安乐恶龙摄毒无病苦者。是王若能修十善德。复能兼诵此陀罗尼。专念在心而不废忘。常于月八日十四日十五日。于正殿上若高楼上。香汤沐浴着新染衣正东而坐。日未出时烧香散华供养十方诸佛。然后礼我八臂那罗延天王。神力自在令我所求皆得如愿。尔时即诵此陀罗尼二七遍已。默然而坐经一食顷。我于尔时当往其所住虚空中。身出光明照触王身。其王尔时见光明已转复精进。以精进故所求皆得。随其所愿无不克获。当知此皆是大神咒力。

我大功德天王今欲说神咒。名兜楼呼帝卢。晋言护助正法愍苦众生。

耆摩罗呼帝卢　乌昼呼帝卢　句呼那呼帝卢　若蜜耆帝卢　莎呵。

诵咒三遍。缕六色结作六结系项。

是大神咒。乃是过去七恒河沙诸佛所说。我于过去从诸佛所得此神咒。令得此身端政殊妙。光明照曜诸天中胜。神智通达靡所不知。得他心智。来今往古如在目前。得宿命通。具足三明八解脱事。亦悉备足功德备举如初住菩萨等无有异。为度众生现作天女。见诸众生回

波六趣。没溺苦海无能觉者。我今愍此诸众生故。以此神咒欲拥护之。若诸行人欲求所愿。病者求差贫者求富贱者求贵。若诸国王恶贼侵境。雨泽不时所种不收。疫病流行。尔时应当勤心读诵修行此陀罗尼。七日七夜六时不废。烧香散华供养十方诸佛。供养佛已。为我大功德天敷好妙坐。以三种妙华庄严此坐。赤白紫色三种妙浆。蒲桃石蜜安石榴浆以待于我。若在塔中若于静室。于一一时中勤心读诵此大神咒。七遍乃止默然而坐。我时当与天众龙众。往是人所受其供养。受供养已与其所愿。是人尔时若于梦中若惺悟心。即得见我大功德天。威颜相貌光明挺特。见已欢喜转复精进。已精进故所求皆得。当知是此大神咒力。

　　我难陀龙王欲说一头陀罗尼。名耆那膩置。晋言护诸众生拔其四毒箭。

　　若不帝梨那　伊帝帝梨那　伊无帝梨那　若昼令帝梨那　伊不帝梨那　耆呼吒帝那　莎呵。

　　诵咒五遍黄色缕结作六结系项。

　　此大神咒。乃是过去十恒河沙诸佛所说。我难陀龙王已得大神咒力故。常游诸国十方佛前。神通自在无有挂碍。诸佛所说悉能总持。为众生说如闻而行。拔其毒足补智慧膏。以萨婆若水洗除垢秽。拂拭摩搓令心调净。我难陀龙王常游诸国。观察众生有病苦者。随其偏发疗治救济令得脱难。乃至于王后宫变为女身。为诸女人演说法要。女人姿态多诸过恶。皆使令发菩提之心厌恶女身。皆因此大神咒力得阶十地。六道和光现龙王身。虽示龙身不同其尘。当知悉是大神咒力。日诵七遍。烦恼结使悉得消除。现在病苦悉得消灭。欲得如上所说大智慧方便。自利利人。勤修读诵此大神咒。诚谛不虚。

　　我婆难陀龙王欲说一头陀罗尼。名陀摩罗提。晋言守护国土满众生愿。

　　阿支不陀摩罗提　乌苏兜那陀摩罗提　破殊呵陀摩罗提　乌苏兜那陀摩罗提　若蜜耆陀摩罗提　乌苏呵陀摩罗提　置耆呼奴陀摩罗提　支兜梨那陀摩罗提　莎呵。

　　诵咒五遍。缕七色结作十四结系项。

　　此大神咒。乃是过去九十九亿诸佛所说。我于过去值遇诸佛。从诸佛所得此陀罗尼。有大神力神通自在。常游诸国度脱众生。在所国土若诸国王。欲以正法治国土者。以天位治世不枉人物。欲得国家无

诸灾祸。欲得邻敌不生恶念。国王尔时应当深心敬重三宝。恩慧贫穷谦敬仁义。恩德普覆尊圣敬德。退恶任善谦敬理信。其如国王行此德者。十方诸佛常随护念。释梵四天王等龙王当随护助。为消灾害满其所愿。求愿与愿不违其意。是王尔时欲满愿故。应当读诵此陀罗尼。于宫殿内若正殿上。于月八日十四日十五日。日未出时正南而坐。香汤澡浴着净洁衣。于其国内诸人民等及诸邻敌。起慈悲心怜愍之心。尔时应当诵此陀罗尼二十一遍。烧殊妙香栴檀沉水及薰陆香。散七色华。先当供养十方诸佛。释迦如来应正遍知。诸大菩萨天龙八部。然后三称我名婆难陀龙王。烧香供养满我所愿。如是三说。我时当与天龙八部。随其所愿即得当与之。是王尔时即满所愿。云何当知得果其愿。若于梦中若惺悟时。见白龙象及白莲华。在虚空中当前而住。当知尔时即得所愿。

我娑伽罗龙王今欲说神咒。名阿那耆置卢。晋言普雨法雨。于四天下中无不蒙润。除诸众生郁蒸热恼。诸渴乏者令得丰足。

乌奢都波梨那　奢摩都呼那　苏耆蜜都呼那　阿支不奴都呼那　乌啄呵都呼那　卑梨帝那都呼那　温耆不都呼那　莎呵。

诵咒三遍驼毛缕结作八结系项。

是大神咒。乃是过去十恒河沙诸佛所说。我娑伽罗龙王于七百阿僧祇劫已来。常修行此陀罗尼。以是之故。于诸龙王最上最胜。端正殊妙神通自在。能以神力声振三千。极佛境界无不蒙益。一四天下小千世界。四天下中三千大千世界无不蒙润。慈悲普覆等雨法雨。能令众生增长鞠育菩提根牙。若诸众生处在三恶三垢覆蔽。为开慧眼令睹光明。若诸国王渴乏须雨。我能给足令其丰实。四天下中普皆令等。而其国王欲得丰实。无他怨贼欲来侵境。于其国内炽然正法恩惠普覆。断理怨枉赈诸贫穷。有孤老者生怜愍心。若其国王能行是德。十方诸佛诸大菩萨。释梵四天王天龙鬼神。常随护助。求愿与愿无不获果。王于尔时应当修行此陀罗尼。于净洁处离大愦闹。于七日中不食酒肉五辛。白净素食。苏酪听食。香汤洗浴着白净衣。七日七夜受持八戒。烧众名香栴檀沉水及薰陆香。散五色华。供养十方诸佛我释迦如来应正遍知。尔时应当三称我名娑伽罗龙王。即便诵咒二七遍。于六时中从初一日。国王尔时心转淳厚。一日二日乃至七日。便见我身在其前住。若白龙象像若转轮圣王像。随其所求能满其愿。为除宿罪令得道果。

我和修吉龙王今欲说神咒。名支富提梨那。晋言愍苦众生令出三界。

忧波支兜那　如波帝支兜那　蜜若兜支兜那　提梨帝那支兜那　乌苏钦帝支兜那　莎呵。

诵咒三遍羖历毛缕结作十四结系项。

此大神咒。乃是过去八恒河沙诸佛所说。我于过去从诸佛所得此陀罗尼句。不与诸龙同其事业。常游诸国修菩萨行。面睹诸佛咨受教诲。愍念众生佐佛化愚。常以正法摄持守护。于生死海拔济令出。身为大船口为法桥。心为大海出慈悲水。溉灌众生枯槁福田。悉令生长菩提根牙。我所饶益其喻如是。若诸国王欲求所愿。欲令其国丰实安乐。欲令无有他方怨贼。欲使国土无诸疫病。怨家仇对自然殄灭。众官承法不复恼人。其王尔时于其国内炽然正法。率诸群臣以正法教。温良恭俭孝养父母。慈悲怜愍孤穷众生。躬自回驾供养三宝。于三宝所不生疑悔。生父母师长想朋友知识想。于身命财生不坚想。我及国土如幻如化。愍伤众生如视赤子。若其国王能修是德复能读诵此陀罗尼。于月八日十四日十五日。净洁洗浴着新净衣。于正殿上若高楼上正东而坐。日未出时散三色华三种名香。栴檀沉水薰陆香等。供养十方佛已。应当为我和修吉龙王。敷置法坐正南而坐。以青氎覆我座上。三种华三种浆蒲桃石蜜安石榴浆。烧黑沉水以待于我。其王尔时正东而坐。叉手合掌诵此陀罗尼二十一遍。诵咒已讫其王即出。与诸群臣默然而坐。我和修吉龙王。当与诸天龙神八部八万四千到是王所。于虚空中默然而受其王供养。王于尔时若于梦中惺悟心得见我身。如转轮圣王七宝侍从。见已欢喜转更精进。以精进故我及天龙八部鬼神。便当勤心守其国土。求愿与愿不违其意。真诚如是。

我德叉伽龙王我欲说神咒度脱诸众生。有咒名苏富罗。秦言度脱众生。

阿低帝耆昼　支富屠苏罗若蜜耆昼　乌脯都呵昼　卑梨那耆毗若蜜乌都昼　莎呵。

诵咒五遍缕紫白二色结作十二结系项。

是大神咒。乃是过去七恒河沙诸佛所说。是咒能令诸失心者。还得正念度五逆津。获诸神通具足三明。超出三界独步无畏。我于往古从诸佛所。得闻读诵此大神咒。虽现龙身而无龙业。游诸佛国修菩萨行。游腾十方度脱众生出生死海。回波六趣悉能救接。扶持携将到涅槃岸。又我过去于阎浮提作国王女。王于尔时国土褊狭人民单索。恒畏怨敌来侵其境。又复薄福水旱不调。谷米勇贵人民饥馑。我于尔时在宫殿内。父王尔时愁忧不乐。语诸群臣当设何计。令国丰实人民还复。群臣尔时默无答者。我时见父愁忧如是。我念过去曾从诸佛。受

持读诵此大神咒。是神咒力譬如大盖。能覆三千况此一国。普雨法雨无不蒙益。枯木石山皆能生华。强者能伏弱者能佐。作是念已即诣王所。礼覲问讯问王所忧。王时答我非汝所知。我时答王。有智慧者不问男女行之则是。王时欢喜言说之。我时答王。我念过去九十九亿诸佛所说大神咒王。设其功力如上所说。王于尔时躬自读诵。精诚克厉七日七夜。受持八戒六时不废。于一一时中忏悔十方。散七色华烧三种名香。一一时二七遍诵。王于尔时悔过自责。薄福不肖谬得为王。孤负天下惭愧自责。以惭愧故。十方诸佛大菩萨众。释梵四天王八部鬼神。诸大龙王风伯雨师。皆悉来集至其国界雨大法雨。枯木石山枯泉河井悉皆盈满。先逃人民还其本土。他国人民闻国丰实亦来投归。尔时邻敌悉来归伏拜为大王。八方靡伏遂致太平。我念往古大神咒力。神通自在乃致如是。若诸人王欲求所愿。皆应如是修行此德。

阿那婆达多龙王今欲说神咒。名婆差卢晋言美音。赞叹三宝长众生信。拥护正法震大法雷。生长众生菩提根牙。鞠育我成就令得成办。悉皆令得无上佛果。

支波昼提梨那　阿若卢波昼提梨那　和婆卢波昼提梨那　阿那卢波昼提梨那　阿支不提梨耶　若蜜耆耶　兜提梨那　胡苏波吒兜提梨那　苏副蜜耆阿支副乌奢支　莎呵。

诵咒三遍缕青黄二色结作六结系项。

此大神咒。乃是过去七十七亿诸佛所说。是咒能令诸失心者还得正念。无智慧者令得智慧。无辩才者令得辩才。无陀罗尼者令得陀罗尼。狂者得正。哑者咒其舌根乃至七日还得能语。盲瞎者咒其眼根三七二十一日。日初出时病者东向坐心念口言。令我眼根随日而生。咒师尔时日日咒之。一日三咒日初出时日正中时日欲入时。乃至三七二十一日。眼根还生遂还得眼。若诸众生手脚[戀-心＋足]癖。咒已还复如本无异。有诸比丘懈怠不勤。触事滞碍闇钝[夢-夕＋登]瞢。为诸罪垢之所覆蔽。当知是人曾于过去。或杀父母或杀和上阿阇梨。或杀发心于菩萨真人阿罗汉。或杀时君国政破塔坏僧。此人或曾于大众中。作大妄语轻毁众僧。或时在俗轻秤小斗欺劫百姓。见孤穷者轻毁凌蔑。为子不孝为臣不忠。见人行善轻毁憎嫉。见诸恶人防护佐助。造此众恶自缠其身。其人命终入阿鼻狱动经劫数。罪毕乃出还得为人。诸根闇钝示同人类。如是罪人若得值遇善知识者。得闻说此陀罗尼一经耳者。复能读诵修行通利惭愧自责。悔先罪咎谦敬自卑。敬诸比丘孝顺父母。恭敬师长耆旧宿长。生谦敬心爱语和顺。鄙掉自卑惭愧低头。或时诸人施与饮食。当持此食色香美味。施与诸佛和上阿阇梨。我之鄙恶不消此食。余殊滓恶我能敢受。施衣裳汤药亦复如是。不自高身卑下他人。恒自改悔无数劫罪。勤心读诵此陀罗尼。于四十八日

在空闲处六时行道。供养礼拜十方诸佛。于一一时中七遍诵此陀罗尼。精诚改悔莫生疲厌。散五色华三种名香。栴檀沉水及薰陆香。满四十八日已。罪垢灭尽无有遗余。随其前世根有利钝。其利根者即得道果。第二第三终不能得阿罗汉果。其根钝者正得灭罪不堕地狱。我今所说饶益众生分别罪福。令其惺悟善恶报应。是名护法美妙功德。今已说竟。

摩那斯龙王今欲说咒。名陀摩叉帝。晋言为护法。故拯济群萌。拔生死苦令得脱难。

陀无梨陀尼帝　阿支昼尼梨帝　毗梨帝那尼梨帝　乌支昼尼梨帝　胡梨帝那　尼梨帝　莎呵。

诵咒三遍白叠缕结作七结系项。

是大神咒。乃是过去七恒河沙诸佛所说。我于往昔在阎浮提作大国王。十六小国皆悉属我。我有威猛大策谋力。降伏诸国三十六国悉来属我。我时得病命垂欲终。薄福少男正有三子。最大太子闇钝少智。中者尪弱。其最小子聪明勇哲。博学多闻策谋威勇。见我欲终悉皆来集。一万大臣亦悉来集。一万夫人亦悉来集。王时欲终语诸群臣。言我三子中谁中为王。诸群臣言任大王意。王时答言不应任我。我去之后。治国之法霸王之事。汝等当知云何任我。诸臣咸言善哉大王。慈悲临覆心无憎爱。一万大臣同声唱言。第三王子堪任为王。一万大臣言已辞退。时王正殿身体疲懈。语诸子言我今欲卧第三王子抱父王头。中者捉脚。第一王子捉父王手。时王仰卧即便命终。群臣闻之号哭来集。一万夫人亦悉号哭举身投地。第三王子见父背丧呼号懊恼。自投于地良久乃苏。第一太子默然而坐。第二王子坐啼脚头。诸群臣言。诸王子等相貌有异。有一大臣是王叔父。大王在时恒以国事付此大臣。宰相念言。大王在时恒以国事付嘱于我。今此王子意志有异。我宜问之即前问言。今王背丧诸群臣等皆悉已集。父子之情不应如是。默然而坐而不涕泣。王子答言。我与父王都无因缘。第三王子独是王子。我等二人犹如宾客暂来相过。大臣答言不应如是。国是汝有非兄则弟。第三王子[口*睪]啕惋转前抱兄足。我小幼稚不应为王。愿兄临顾绍父王位。兄时答言。父王临终告敕于汝。我徒先生不见告敕是父王过非汝愆咎。我等二人且当入山。精诚克厉求神仙道。言已即去。精诚不久获得五通。移山住流手[打-丁＋勉]日月。第三王子葬送父讫。得绍王位统领诸国四十八年。其后渐渐贪浊心起人民厌贱。诸小国王及诸群臣。咸皆思念山中神仙。无贪之性乃得为仙。我等往昔咸皆愚痴。聪圣王子以为愚痴。贪浊王子以为贤圣。作是念已咸相谓言。我等诸人当共入山。劝请神仙以为大王。兼有神化威伏诸国。作是念已。一万大臣皆共入山。推觅求索会遇见之。一万大臣拜觐问

讯。神仙尊者我等顽愚不识正真。为此贪王之所恼乱。人民逃迸国将空虚。唯愿尊仙垂顾留眄。慈悲普覆令国还复。仙人答言我无是事。诸臣答言实不得止。仙人答言我宁此死。终不恋国还为人王。一万大臣咸相谓言。我若返国亦皆当死贪王所杀。不如住此求道神仙。饮水食果清闲寂漠。精诚不久皆获五通。飞腾清虚靡不周遍。尔时贪王心生惭愧。即舍王位出家学道。开父王藏欲大布施。见一金樻七处印印之。以手开樻得陀罗尼。是过去诸佛所说如前无异。得陀罗尼已。开父王藏着四衢道头。恣其人民担负而去。我于尔时得此陀罗尼已。即入静室七日七夜精勤修习。漏尽意解即获五通。尔时国王福德少故邻国侵境。风雨不时人民饥饿。是时国王即请比丘以为国师。共我治化。比丘是时即受其请。愍众生故为作国师。教其国王治化正法。不贪为本慈悲为性。赏善罚恶尊敬道德。慈愍人民如视赤子。尔时教王此陀罗尼句。王于尔时精诚至故。七日七夜精进不懈。已精进故。十方诸佛诸大菩萨。释梵四天王二十八部。诸大鬼神诸大龙王。拥护国土集其国界。雨泽时节谷米丰熟。人民安乐。已安乐故。诸小国土皆悉归属。当知皆是大神咒力威神乃尔。若诸国王于释迦牟尼佛。千载末头欲求所愿。亦应如是。古者国王等无有异。

我沤波罗龙王今欲说神咒。名伊提姤摩。晋言称众生心不违其意。譬如大海七珍具足。取者皆得。其不取者非龙王咎。

乌都胡卢都　支波都　宿佉都　耆摩都　乌吒都　若蜜耆都　毕梨帝那都　乌苏都　莎呵。

诵咒三遍缕红白二色结作八结系项。

此大神咒。乃是过去二十恒河沙诸佛所说。我从诸佛得此陀罗尼。从是已来百阿僧祇劫。有大神力神通自在。游腾十方历事诸佛。常以爱语软语。利益同事调伏众生。于诸众生犹如慈父。心意宽弘犹如大海。含受众生无所不苞。堪任荷负无量重担。愍苦众生施其安隐。若诸众生来求索者。随其所愿不逆其意。求官职者令得职爵。求大富者施其宝藏。疾病者施其安隐。若诸国王欲求所愿。我悉与之不违其意。求长寿与长寿。欲令国土无灾害。雨泽时节不旱不涝。正得其中无诸灾霜。谷米丰熟人民安乐。疫毒不行。满其所愿终不违意。是王尔时复能读诵上来所说陀罗尼句。兼以十善化诸人民。如我上说所修功德。其王亦应如是修行。修行得已兼复读诵此陀罗尼。曩劫所作极重恶业。皆悉消灭无有遗余。是王尔时罪垢灭已。其心泰然无众恼患。怨憎平等无有亲爱。常以月八日十四日十五日沐浴受斋。于清旦时日王未出。若正殿上若高楼上。正东而坐。七遍诵此陀罗尼咒。烧白栴檀及沉水香。散七色华供养十方佛已。尔时应当三称我名沤波罗龙王满我所愿。如是三说。即寻诵此陀罗尼句七遍乃止。是王尔时

已精诚故。十方诸佛诸大菩萨。释梵四天王八大龙王。我沤波罗龙王。以慈悲盖覆其国土。以甘露水洒其国界。令其疾病疾毒恶气悉得消灭。是名大神咒力满愿不虚。

文殊师利菩萨。我欲说有四弘誓。何等为四。一者覆育一切众生。犹如桥船度人无惓。二者苞含万物犹如大虚。三者愿使我身犹如药树。其有闻者患苦悉除。四者愿我当来得成佛时。所度众生如恒河沙。是为菩萨旷济之心。

虚空藏菩萨我欲乐说菩萨摩诃萨。修行净土清净妙行。有四事何等为四。一者损已利人拯济群生。二者利衰毁誉不生忧戚。三者贞洁不淫戒行清净如白莲华。四者我当来世得作佛时。国土所有一切众生。妙行成就人天无别。是为菩萨庄严净土清净妙行。观世音菩萨复欲乐说。菩萨有四摄法何等为四。一者菩萨修行六波罗蜜。兼以化人拯济一切。二者生慈悲心育养群生。三者自利利人彼我兼利。四者病苦者其心怜愍如视赤子。是为菩萨四摄法摄取众生。菩萨广利众生。摄取净土妙善功德。

救脱菩萨复欲乐说。有四弘誓不与声闻辟支佛共。何等为四。一者愿使我心犹如大地。一切草木丛林萌牙。因之增长地无憎爱。二者愿使我心犹如桥船。运度众生无有疲厌。三者愿使我心犹如大海。容受一切百川。众流投之不溢四者愿使我身犹如虚空。苞含万物犹如法性。是为菩萨四大弘誓。不与声闻辟支佛共。

跋陀和菩萨我欲乐说。菩萨妙行有八事。何等为八。一者菩萨处于五滓世界。拔济众生不生疲厌。二者见诸众生兴起福事。营护佐助不生秽心。三者见人为恶敦喻诃谏令得舍离。四者有犯难者拯济怜愍如母爱子。五者有来求者不惜身命。六者有犯难处扶侍携接令得脱难。七者见邪见人怜愍敦喻令得正见。八者鞠育众生犹如赤子。所有功德悉持施与。共用回向无上菩提。是为菩萨八事利益无量众生。

大势至菩萨复欲乐说。菩萨有四事。利益众生心无疲惓。何等为四。一者菩萨摩诃萨自舍已乐施与众生。见他受苦如已无异。慈心流恻痛彻骨髓。二者菩萨摩诃萨于没溺处设大桥船。运度众生无有疲厌。三者菩萨摩诃萨于生死海中众生回覆。自手牢捉令达彼岸。四者知诸众生往古来今犹如幻化。虽达此理度人无厌。是为菩萨四事。利益拯济群生。

得大势菩萨复欲乐说。谁能于释迦牟尼佛遗法中作佛事者。我等八人常当拥护。略说有四事何等为四。一者亿无量苦。见众生苦如我无异。二者我等所持戒功德。悉舍施与众生。共用回向无上菩提。三

者能忍苦事。荷负一切众生到于彼岸。四者发举一切众生心。犹如慈父念子无异。是为菩萨自利利人清净妙行。

坚勇菩萨复欲乐说。菩萨妙行有四事。何等为四。一者愿我常生无佛世界。喻如日月行阎浮提。为其除冥。二者如以金錍决其眼膜令睹光明。三者作大药树一切众生。得闻香者病苦消除。四者常演说法如澍法雨。萌芽生长成就果实。悉发无上菩提之心。是为菩萨四大弘誓。

我文殊师利　　今欲说妙偈
令此经流布　　众生无疑心
七佛菩萨众　　所说深妙法
诸天龙王神　　言辞甚奇特
纯说妙行咒　　护国及行人
书写读诵者　　必共千佛会
虚空藏菩萨　　今欲说半偈
美叹书写者　　书写读诵者
上来贤圣教　　称扬转教人
言辞惋约美　　妙好无穷尽
犹如大海水　　深广叵穷尽
此人之功德　　亿倍过于彼

我文殊师利今欲说偈。

一切众生类　　回波淫鬼界
无能觉之者　　唯我能救拔
永断生死本　　普处寂灭乐

梵天王所说二偈。

今来至此闻妙言　　我常修行四无量
今来至此闻妙言　　济拔众生生死苦
永以无复忧恼患

兜率天王今欲说三偈。

我于往昔值诸佛　　得升兜率为天王
今以得听一妙言　　决了心膜开慧眼
其有众生一经耳　　不堕三涂升梵天

他化自在天王欲说一偈半。

闻此阎浮提　　诸大菩萨等
演说微妙义　　我心大欢喜
永拔生死种　　得升泥洹堂

化乐天王所说二偈半。

我闻阎浮提　　菩萨大士等
各各说妙行　　四摄及弘誓
我闻此句已　　心眼矐然开
愿使诸天众　　得此净眼根
永断生死流　　普得升泥洹

炎摩天王欲说两偈如意珠。

我等久处于天宫　　厌离三界生死苦
何时如蛇脱故皮　　永得寂灭涅槃乐

忉利天王欲说一偈半。

久处于生死　　厌离欲淤泥
兴起大慈悲　　济拔生死苦
永脱生死苦　　得入涅槃城

提头赖吒天王欲说四偈。

四大天王中　　我最为第一
我虽作天王　　不脱鬼神苦
我作鬼神王　　已经五百岁
东西常驰骋　　济度诸群生
哀哉过去世　　曾作人中王
治化不以理　　今作鬼神王
有愿诸国王　　正治于国事
莫作贪浊行　　复受鬼神身

毗楼博叉天王欲说一偈半。

我念过去世　　生于阎浮提
豪富得自在　　谄曲不端直
今虽作鬼王　　犹受鬼神苦

毗楼勒叉天王欲说三偈。

我今作鬼王　　得离三涂苦
涉历四天下　　救诸病苦者
忆念过去世　　曾作天中王
放逸着五欲　　今受鬼王身
又愿人中王　　谨慎不放逸
度脱诸众生　　普得涅槃乐

毗沙门天王欲说三偈。

我于往昔修菩提　　为众生故作鬼王
众生久处无明闇　　我以金錍开其眼
慧眼既开度生死　　生死既脱升泥洹

难陀龙王欲说二偈半。

我现处龙宫　　欲度诸龙众
闻诸菩萨众　　各各说妙行
诸天龙神等　　咸皆侧耳听
天众及龙众　　欢喜不自胜
我及诸营从　　得脱诸龙身

婆难陀龙王今欲说一偈半。

我处于龙宫　　犹如蚕处茧
愿得智慧力　　坏此无明闇
济拔众厄难　　超度生死海

娑伽罗龙王欲说二偈。

我念过去世　　曾作人中王
悭吝于宝藏　　今受龙王身
又愿诸国王　　慈惠普拯济
治化以正法　　莫复受龙身

和修吉龙王欲说二偈半。

我虽受龙身　　不受热沙苦
又于过去世　　曾作人中王
贪浊着世乐　　今受龙王身
又愿诸国王　　厌离于世乐
如囚厌于狱　　超出三界门

德叉迦龙王欲说二偈半。

又我于过去　　曾作人中王
妻子及奴婢　　悉皆用布施
坐以一嗔故　　今受龙王身
又愿诸国王　　谦敬以仁义
莫复自豪贵　　后受龙王身

阿那婆达多龙王欲说四偈。

我念过去世　　曾于阎浮提
曾作国王女　　端政无等双
父王甚爱重　　名曰白莲华
嫁与邻国王　　不得适其意
嗔恚自害死　　经历三涂苦
今受龙王身　　又愿诸女人
厌恶女姿态　　莫复怀妒忌
后受毒龙苦　　难得脱苦时

摩那斯龙王今欲说二偈半。

久处于龙宫　　厌患诸龙臭
腥臊如溷猪　　处厕不觉苦
三界诸人天　　皆亦复如是
乐在三界狱　　如猪不厌厕
哀哉甚可伤　　不知求解脱

沤波罗龙王今欲说五偈半。

我于过去世　　曾于阎浮提
婆罗门家子　　聪明甚黠慧
时有邻国王　　女来娉我妻
此女不贞良　　私外共人通
我时伺捕得　　斩之于都市
我时恶贼彼　　送之归本国
思惟欲秽恶　　出家行正道
复遇恶知识　　不值好同学
引置诸淫人　　时我惋叹恨
持刀自刎死　　经历三涂苦
从是受龙身　　甚苦不可言

胡苏低罗龙王今欲白一事。

我于阎浮提　　典主十六国
余国皆易化　　惟此国难教
群臣皆谄伪　　贪浊多奸诡
旱涝不均平　　莫不由此事

## 陀罗尼杂集卷第四

阿弥陀鼓音声王陀罗尼一首。

发菩提心陀罗尼一首。

日藏菩萨陀罗尼一首。

护诸童子陀罗尼咒经(三藏菩提留支驿)

金刚秘密善门陀罗尼七首。

最胜灯王如来所遣陀罗尼一首。

阿逸多王菩萨说饶益善利色力名誉陀罗尼一首。

文殊师利菩萨说饶益善利色力名誉陀罗尼一首。

释迦牟尼佛说大饶益陀罗尼一首。

四天王说护持前咒者陀罗尼一首。

救阿难伏魔陀罗尼一首(出大涅槃经)

正语梵天说应现满愿陀罗尼一首。

摩尼跋陀天王说称愿陀罗尼一首。

婆视罗仙人说救一切病种种方法陀罗尼　一首。

### 阿弥陀鼓音声王陀罗尼经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瞻波大城伽伽灵池。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今当为汝演说西方安乐世界。今现有佛号阿弥陀。若有四众能正受持彼佛名号。以此功德临欲终时。阿弥陀即与大

众。往此人所令其得见。见已。寻生庆悦倍增功德。以是因缘所生之处。永离胞胎秽欲之形。纯处鲜妙宝莲华中自然化生。具大神通光明赫奕。尔时十方恒沙诸佛。皆共赞彼安乐世界。所有佛法不可思议。神通现化种种方便不可思议。若有能信如是之事。当知是人不可思议。所得业报亦不可思议。阿弥陀佛与声闻俱。如来应正遍知。其国号曰清泰。圣王所住其城纵广十千由旬。于中充满刹利之种。阿弥陀佛如来应正遍知。父名月上转轮圣王。其母名曰殊胜妙颜。子名月明奉事。弟子名无垢称智慧。弟子名曰贤光神足精勤名曰大化。尔时魔王名曰无胜。有提婆达多名曰寂静。阿弥陀佛与大比丘六万人俱。若有受持彼佛名号。坚固其心忆念不忘。十日十夜除舍散乱。精勤修集念佛三昧。知彼如来常恒住于安乐世界。忆念相续勿令断绝。受持读诵此鼓音声王大陀罗尼。十日十夜六时专念。五体投地礼敬彼佛。坚固正念悉除散乱。若能令心念念不绝。十日之中必得见彼阿弥陀佛。并见十方世界如来及所住处。唯除重障钝根之人。于今少时所不能睹。一切诸善皆悉回向。愿得往生安乐世界。垂终之日阿弥陀佛。与诸大众现其人前安慰称善。是人即时甚生庆悦。以是因缘如其所愿寻得往生。佛告诸比丘。何等名为鼓音声王大陀罗尼。吾今当说汝等善听。唯然受教于时世尊即说咒曰。

多绖咃(一)婆离(二)阿婆离(三)娑摩婆离(四)尼地奢(五)昵阇多祢(六)昵茂邸(七)昵茂尔(八)阇罗婆罗车驮祢(九)宿佉波啼昵地奢(十)阿弥多由婆离(十一)阿弥多蛇伽婆昵呵隶(十二)阿弥多蛇波罗娑陀祢(十三)涅浮提(十四)阿迦舍昵浮陀(十五)阿迦舍昵提奢(十六)阿迦舍昵阇帝(十七)阿迦舍久舍离(十八)阿迦舍达奢尼(十九)阿迦舍提咃祢(二十)留波昵提奢(二十一)遮埵唎达摩波罗娑陀祢(二十二)遮埵唎阿利蛇(二十三)娑帝蛇波罗娑陀祢(二十四)遮埵唎末伽婆那波罗娑陀祢(二十五)婆罗毗梨耶波罗娑陀祢(二十六)达摩呻他祢(二十七)久舍离(二十八)久舍罗昵提奢(二十九)久奢罗波罗啼咃祢(三十)佛陀久奢离(三十一)毗佛陀波罗波斯(三十二)达摩迦罗祢(三十三)昵专啼(三十四)昵浮提(三十五)毗摩离(三十六)毗罗阇(三十七)罗阇(三十八)罗斯(三十九)罗娑岐(四十)罗娑伽罗婆离(四十一)罗娑伽罗陀地咃祢(四十二)久舍离(四十三)波罗啼久舍离(四十四)毗久舍离(四十五)咃啼(四十六)修陀多至啼(四十七)修波罗舍多人啼(四十八)修波罗啼痴啼(四十九)修离(五十)修目企(五十一)达咩(五十二)达达咩(五十三)离婆(五十四)遮婆离(五十五)阿□舍婆离(五十六)佛陀迦舍昵袠祢(五十七)佛陀迦舍袠祢(五十八)沙婆呵(五十九)

此是阿弥陀鼓音声王大陀罗尼。若有比丘比丘尼清信士女。常应至诚受持读诵如说修行。行此持法当处闲寂。洗浴其身着新净衣。饮食白素不啖酒肉及以五辛常修梵行。以好香华供养阿弥陀如来。及佛

道场大菩萨众。常应如是专心系念。发愿求生安乐世界。精勤不怠如其所愿。必得往生于彼佛世界。时阿弥陀佛与诸大众坐宝莲华。其土丛林华果鲜敷间错严饰。复有树王香风馥扇出和雅音。纯说无上不思议法。复有妙香名曰光明。若干涂香亦是宝香。阿弥陀佛于大宝华结跏趺坐。有二菩萨。一名观世音二名大势至。是二菩萨侍立左右。无数菩萨周匝围绕。于此众中若能深信无狐疑者。必得往生阿弥陀国。其地真金七宝莲华自然踊出。若有四众受持读诵彼佛名号。乃至无有水火毒药刀杖之怖。亦复无有夜叉等怖。除有过去重罪业障。极至七生必果所愿。佛说是阿弥陀鼓音声王陀罗尼时。无量众生皆悉发愿。志求生彼极乐世界。于时世尊赞言善哉善哉。如汝所愿必得生彼。闻佛说已天龙八部。欢喜踊跃作礼奉行。

发菩提心陀罗尼

　　咀那耶哆婆迦罗目呿(一)阿迦罗目呿(二)阿尼摩目呿(三)阿婆罗阇目呿(四)萨咀罗阇目呿(五)阿那游呵目呿(六)婆婆埵阇目呿(七)阿秕薮肥(八)奢[口*伐]奢(九)慕咃[口*伐]奢(十)多[口*伐]阿那由呵贸　尼摩[口*伐]婆阿波罗惰　翅那末斗呵[口*伐]泜罗囊迦福　掘之舍那修娑呿　摩罗阿罗利哯埿梨[口*鬼]掘啰[口*富]娑呿[口*伐]　阿流那遮罗波咃[口*將]浮阿那叉耶　那茶[口*脫]阇　摩利之婆罗居头[口*致]叉[口*伐]庵蒲利[口*脫]阇　薮罗舍罗梨婆婆呿咀流之肥呿咀遮罗赊咃　梨勒那波婆　牟尼提耶　多婆迦破斗罗[跳-兆＋十][跳-兆＋伐](许月)脾阇摩尼那罗延那供波那罗延挐娑婆因陀半挐　[口*伐]迦目呿婆咃婆罗　摩尼肥攘目呿　牟尼三小小呵　[口*伐]婆迦摩沙罗尼攘摩诃摩诃　尼[口*芒]　阿射　利摩利　遮呵[口*伐]喉喉摩尼　阿迦阇昙摩　呵[口*焚][卄/陀]昙摩肥　利阇牟尼陀阇显奢兜沙诃[仁-二＋兮][口*芒][口*芒][口*彌]耶　阇波波摩[口*芒]肥阇耶贸贸[口*伐]罗那恩陀引也贸贸呵[口*伐]肥罗阇肥尼[口*芒]肥贸阇肥莎罗诃诃贸尼伏罗界娑何耶饭那娑何利没阇娑何莎呵。

　　佛说此陀罗尼时。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天于空中作天伎乐。而雨种种香华珍宝。供养于佛菩萨大众。于时九十那由他天人发菩提心。若出家在家善男子善女人欲发菩提心者。应当书写读诵此陀罗尼。十方诸佛即见此人。闻其读诵发愿回向。遥见此人生欢欣心。即与授记必当作佛。若其四众为佛道故。应净洗浴着新净衣。敷种种净坐于阿练若处。离闹无贪嗔恚烦恼歇。又离惰慢嫉妒之心。一向系念十方佛令如目前。昼夜三时忏悔诸罪。读诵此陀罗尼。于七日善心淳志。当见十方佛。若其不见复二七日三七日中专心不住。无量诸佛当见其前。而说法与其授记当得作佛。一切业障悉皆消灭。若造五逆重罪。犯重根本毁谤正法。不得现见诸佛者。若梦中见亦得灭除无量诸

罪。复当更三七日勤加。三七日勤加精进。必得见一切诸佛。此陀罗尼功德说不可尽。略说一麻矣。至心一心如法修行如愿必得。

日藏菩萨陀罗尼

多掷哆　尼罗那脾蛇蛇　式叉脾蛇蛇　弥力提脾蛇蛇　波罗呵那脾蛇蛇　栗提脾蛇蛇　因地利脾蛇蛇　婆罗脾蛇蛇　伽脾蛇蛇　三摩提脾蛇蛇　陀罗尼脾蛇蛇　叉提脾蛇蛇　蛇蛇那脾蛇蛇　阿由波脾蛇蛇　阿尼遮那脾蛇蛇　摩力伽脾蛇蛇　阿脾若脾蛇蛇　波罗提三祁刍蛇蛇　摩诃诃蜜多罗脾蛇蛇　摩诃迦留那脾蛇蛇卑栗痴　比脾蛇蛇　萨埵脾蛇蛇　昙摩脾蛇蛇　刍摩脾蛇蛇　阿路伽脾蛇蛇　波罗提波斯脾蛇蛇　波罗首六迦脾蛇蛇　伽伽那脾蛇蛇　摩留多脾蛇蛇　响涅咃脾蛇蛇　布多脾蛇蛇　阿耨蜜多脾蛇蛇　憍沙脾蛇蛇　勒者那脾蛇　阿比娑婆　阿耨那阿奴那　阿波呵耆遮　耆遮罗　者比牟　者毗遮　阏者比罗比牟脾蛇比牟　叉蛇比牟阿三慕陀　者罗比牟　车陀比牟　阿加舍比牟　比功波含摩比牟　阿那婆婆比牟　阿呵呵比牟　阿罗波　罗比牟　优波摩波利比牟　莎呵。

若有四众书写读诵。至心专志如法修行者。能灭恒河沙劫所作五逆十恶。一切重罪根本悉能除灭。若善男子善女人。受持书写至心读诵七日七夜。或一月或一岁。昼三时夜三时。正衣服偏袒右肩。合掌向佛右膝着地。如是佛前诵此陀罗尼。灭一切诸罪获一切福。欲求何等所求何物。所欲求者如愿必得。至心一念受持读诵此陀罗尼者。为恒河沙世界一切诸佛之所欢欣护念。为一切诸大菩萨欢欣护念。为一切诸天神王之所拥护。为一切天龙鬼神之所护念。灭一切恶业。是人非人不能得便。能至命终一切诸佛菩萨竞来迎接。与其受记今生往生。所欲求者无不如愿。此陀罗尼功德说不可尽。略一麻牟。在人一心专志愿则从心。

佛说护诸童子陀罗尼咒经(三藏菩提流支译)

尔时如来初成正觉。有一大梵天王来诣佛所。敬礼佛足而作是言。

南无佛陀耶　　南无达摩耶
南无僧伽耶　　我礼佛世尊
照世大法王　　在于阎浮提
最初说神咒　　甘露净胜法
及礼无著僧　　已礼牟尼足
即时说偈言　　世尊诸如来

声闻及辟支　　诸仙护世王
大力龙天神　　如是等诸众
皆于人中生　　有夜叉罗刹
常喜啖人胎　　非人王境界
强力所不制　　能令人无子
伤害于胞胎　　男女交会时
使其意迷乱　　怀妊不成就
或歌罗安浮　　无子以伤胎
及生时夺命　　皆是诸恶鬼
为其作娆害　　我今说彼名
愿佛听我说

第一名弥酬迦　第二名弥伽王　第三名骞陀　第四阿波悉魔罗　第五名牟致迦　第六名摩致迦　第七名阇弥迦　第八名迦弥尼　第九名梨婆坻　第十名富多那　第十一名曼多难提　第十二名舍究尼　第十三名干吒波尼尼　第十四名目佉曼荼　第十五名蓝婆。

此十五鬼神常游行世间。为婴孩小儿而作于恐怖。我今当说。此诸鬼神恐怖形相。以此形相。令诸小儿皆生惊畏。

弥酬迦者其形如牛　弥加王者形如师子　骞陀者形如鸠摩罗天　阿波悉摩罗者形如野狐　牟致迦者形如猕猴　摩致迦者形如罗刹女　阇弥迦者其形如马　迦弥尼者形如妇女　梨婆坻者其形如狗　富多那者其形如猪　曼多难提者形如猫儿　舍究尼者其形如乌　干吒波尼者其形如鸡　目佉曼荼者其形如薰狐　蓝婆者其形如蛇。

此十五鬼神着诸小儿令其惊怖。我今当复说诸小儿怖畏之相。

弥酬迦鬼著者小儿眼精回转　弥伽王鬼著者小儿数数欧吐　骞陀鬼著者小儿其两肩动　阿婆悉魔罗鬼著者小儿口中沫出　牟致迦鬼著者小儿把拳不展　摩致迦鬼著者小儿自啮其舌　阇弥迦鬼著者小儿喜啼喜笑　迦弥尼鬼著者小儿乐着女人　梨婆坻鬼著者小儿现种种杂相　富多那鬼著者小儿眠中惊怖啼哭　曼多难提鬼著者小儿喜啼喜笑　舍究尼鬼著者小儿不肯饮乳　干吒波尼鬼著者小儿咽喉声塞　目佉曼荼鬼著者小儿时气热病下利　蓝婆鬼著者小儿数噫数哕。

此十五鬼神。以如是等形。怖诸小儿。及其小儿惊怖之相。我皆已说。复有大鬼神王名栴檀乾闼婆。于诸鬼神最为上首。当以五色綖诵此陀罗尼。一遍一结作一百八结。并书其鬼神名字。使人赍此书綖语。彼使言。汝今疾去行速如风到于四方。随彼十五鬼神所住之处。与栴檀乾闼婆大鬼神王。令以五色线缚彼鬼神。兼以种种美味饮食香

华灯明及以乳粥供养神王。

尔时大梵天王复白佛言。世尊若有女人不生男女。或在胎中失坏堕落。或生已夺命。此诸女等欲求子息保命长寿者。当常系念修行善法。于月八日十五日。受持八戒。清净洗浴着新净衣礼十方佛。至于中夜。以少芥子置已顶上诵我所说陀罗尼咒者。令此女人即得如愿所生童子。安隐无患尽其形寿终不中夭。若有鬼神不顺我咒者。我当令其头破为七分如阿梨树枝。即说护诸童子陀罗尼咒。

哒侄他　阿伽罗伽泥　那伽伽泥　娑楼隶　只隶　伽婆隶　钵隶　不隶　罗收祢　修罗俾　遮罗俾　婆陀尼　波啰阿曷利　沙尼那易　弥那易　苏婆呵。

世尊我今说此陀罗尼咒护诸童子令得安隐获其长寿故。

尔时世尊一切种智即说咒曰。

哒侄他　菩陀菩陀菩陀　[菟-(色-巴)+(亠-一)]摩帝　菩提　菩提　摩隶　式叉夜　娑舍利　娑达祢　娑啰地　头隶头隶　波腊多头隶　舍摩腻收鞞　收隶　波腊帝　收蓝舍弥帝　槃陀　槃絺　婆呵腻　只摩腻　陀波腻　苏婆呵　腻婆啰腻　苏婆呵。

此十五鬼神。常食血肉以此陀罗尼咒力故。悉皆远离不生恶心。令诸童子离于恐怖。安隐无患处胎初生无诸患难。诵此咒者。或于城邑聚落随其住处。亦能令彼婴孩小儿长得安隐。终保年寿南无佛陀成就此咒护诸童子。不为诸恶鬼神之所娆害。一切诸难一切恐怖悉皆远离。苏婆呵时此梵天闻说此咒欢喜奉行。

金刚秘密善门陀罗尼

如是我闻。一时世尊安住菩提树下。与大弟子舍利弗目揵连等而为上首。复有无量诸大菩萨摩诃萨。其名曰金刚幢菩萨金刚藏菩萨弥勒菩萨贤劫大士亦为上首。尔时金刚密迹菩萨承佛威神发如是言。唯愿世尊。分别演说善门陀罗尼。当为世间作大照明。除灭怨害恶友毒心。若天龙夜叉罗刹鸠槃茶人及非人诸大鬼神。啖人精气方道蛊毒怨家诈谄伺人。短者如是无有救护之处。如来大慈当为除灭怖畏等事。安止众生于清净地。行住坐卧乃至梦中。常当守护不令忧恼。有是利故。我今劝请大悲调御当为说之。亦当救护大乘人心令其坚固功德智慧不退之行悉除怨害命不中夭。尔时金刚密迹菩萨劝佛已瞻仰尊颜心有顾念。尔时世尊大悲导师。发大雷音声遍世界。赞叹密迹菩萨。善哉善哉善男子。汝今真是菩萨之人能为众生得安乐故发如是问。我今

亦为一切众生当说此善门陀罗尼。尔时密迹喜未曾有唯愿矜愍善分别之。于时世尊告大士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演畅其义。密迹言唯然受教即说咒曰。

多绖他　沤究　牟究　摩比尼　摩陀尼　槃啰遮　冷那休　休休利　跋多　莎呵。

尔时世尊说此灌顶陀罗尼已复更宣说陀罗尼句。

多他跋阇跋阇　跋阇达梨跋阇　波泜　跋阇毗泜　跋阇大地　遮迦罗跋时　遮迦　罗达梨　达梨　达梨　跋梨　牟梨　遮隶　休休梨　波伽频毗梨　梨梨尼　留留志　遮梨　周梨　牟梨　曼荼梨。

此持名善能除灭一切过恶。亦除一切四百诸疾。复能令人命不中夭。

多绖他　摩荼尼　伽伽罗尼　牟荼尼　僧波罗牟荼尼　那奢尼　那奢尼　婆陀尼　蚩真兜　蚩真兜毗梨　摩梨呵多尼　跋梨婆梨　婆地毗　地毗梨　留婆梨　奢罗泞罗和泞　罗和那茶蛇　跋罗摩遮梨　那伊他罗　婆泜　地地罗蛇尼　那无摩醯　奢婆罗　梨师婆摩　呼尼　坡波阎　摩呼尼　迦罗婆地　呼地婆地　苏摩婆泜　苏摩婆罗鞞　莎呼　多绖他　呵罗　呵罗　唏啰　伊大摩婆遮　婆伽婆　莎呵　迦致多　阿□那　阿梨阇婆尼　迦伽大尼　阿多荼呵尼　朱伽毗　卢呵尼　休娑婆泜　呼婆婆泜　唏利唏利　蛇他时　蛇他利尼蛇　他波囒遮　蛇他婆炎　蛇他婆岚　蛇他　希利耽　莎呵。

尔时世尊说此金刚秘密善门陀罗尼。欲令人天获大饶益永离苦难常处安乐。如是持者过去诸佛已说教化未来。今佛亦共宣说。佛告金刚密迹菩萨。善男子大悲愍念一切众生故我今说之。尔时世尊说此持时。于其肉髻无见顶上出大人相。光照明赫奕遍照十方无量世界。时诸佛土亦复自然踊出。光明艳色希有殄灭一切所有幽冥时。十方人天异类咸睹是相生希有心。皆作此念。有何因缘而现是相光遍世界。尔时诸佛告众会曰。善男子谛听。有佛世界名曰娑婆佛号释迦牟尼如来。大悲怜愍一切众生令安乐故。说是善门陀罗尼。是时众会闻其佛说释迦威德力。皆同发声赞叹释迦。希有善哉。能于娑婆生大悲心。为安天人故说是持。此持希有乃是无相真实智慧之所宣说。我等愿乐勤修行之得是持已亦当如是。出生大悲教化众生。诸佛赞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欲行此善门陀罗尼者常于晨朝啮木澡漱烧香散华摄心读诵不令驰骋于诸境界。所以者何。此持乃是三世诸佛持说教化。汝等应当忆念。如说修行五辛酒肉所不经口梵行居心除舍缘务于寂静处。然后读诵能令行者。得大功德无边智慧。欲行善门陀罗尼者当发誓愿。

乃至成佛莫令废忘。恒于晨朝读之一遍。若求现愿七日七夜勤而行之无不果遂。唯除过去有重罪者。于今少时不能令尽。其余诸业无不除灭。修一切诸善。乃至涅槃悉皆能得具足二十功德之利。何等二十。所谓长命尽寿名称资生色力无病勇猛精进诸佛护念其心调柔诸天护助愿行善行思其深义精勤不怠光颜怡悦相好具足辩才无畏增满善根。是故世尊说此金刚秘密深奥善门陀罗尼。汝应忆念至诚修行。所以者何。如此持者于诸持中最为吉祥。

尔时金刚密迹菩萨白佛言。世尊我今愍念拥护一切众生令得安乐。除诸哀恼不令诸恶得其便也。

多绖他　尼企尼企　志志志志　[(口*皮)/女][(口*皮)/女][(口*皮)/女][(口*皮)/女]　留留留留　时时时时　伽罗　伽罗　伽罗　伽罗　唏利唏利唏利唏利　破破破破　摩摩摩摩　呵那呵那呵那呵那　大呵大呵大呵大呵　婆□阿伽耶唏帝利　莎呵。

尔时世尊赞金刚密迹言。善哉善哉大士乃能说此大威神咒。拥护一切皆得安隐。益其精气不令诸恶人非人夺其精气者得其便也。

尔时大梵天王及诸眷属。即从坐起偏袒右肩合掌白佛言。世尊我今亦欲随喜佐助受持。读诵善门陀罗尼者。增长众生寿命色力除其衰患使无伺求得其便者。唯愿世尊加哀护助得如所愿。

多绖他唏利弥利　泯利　莎呵　跋岚呵　摩富梨　莎呵　跋岚摩卑　婆罗羯捭　弗波僧多梨　莎呵。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欲行此持者。常于晨朝清净澡漱已至心读诵。

尔时释提桓因即从坐起偏袒合掌白佛言。世尊我今亦欲拥护一切众生。不令诸恶人非人夺精气得其便也。即说陀罗尼句。

多绖他　毗尼婆罗　婆大罗　摩陵持　挃致　置瞿梨乾陀梨　婆罗摩啰泯　呵那摩耽多罗尼　大罗摩利尼　遮迦罗婆翅　睒婆梨　啖婆梨　莎呵。

行之法常于晨朝清净已至心读诵。

尔时四天王即从坐起偏袒右肩合掌向佛而作是言。我等亦欲拥护一切众生。不令诸恶人及非人伺其恶者得其便也。

多绖他　弗罴修弗罴　头摩波梨　呵离阿利夜波罗　泯膻　泯

[跳-兆＋星]目泯　朱伽梨　兜泯兜　莎呵。

此咒常于晨朝清净已至心读诵。

尔时释迦牟尼佛即举右手赞叹梵释四天王言。善哉善哉。汝等善能宣说诸佛所持陀罗尼句。尔时世尊告金刚密迹菩萨。善男子若有得闻善门陀罗尼心无疑惑。能于晨朝清净三业已至心读诵。所得功德不可称计。

佛说最胜灯王如来所遣陀罗尼句(此有两本前后翻译不同)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只陀林中给孤独精舍。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大菩萨众四万人俱。娑婆世界主梵天王释提桓因。四大天王提头赖吒天王毗楼勒迦天王。毗楼博叉天王毗沙门天王。将二十八部鬼神大将。如是等诸天八万四千呵利多将。其子及眷属悉来在会。尔时去此佛世界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众华。佛号最胜灯王如来应供等正觉。今现在说法。遣二菩萨。一名大光二名无量光。而告之言。善男子汝持此陀罗尼句。至娑婆世界与释迦牟尼佛此咒。多所饶益。能令众生长夜安隐。获得善利色力名誉。即说咒曰。

多绖他　阇婆呤　摩诃阇婆呤　阇婆利　呢　阿企摩企　三末泯　摩呵三末泯　娑曼泯　摩呵娑曼泯　娑移沙罗咩　莎呵。

时二菩萨从佛。受持陀罗尼已。犹如壮士屈申臂顷。从众华国没。到舍卫国只陀林中给孤独精舍。时二菩萨前诣佛所。头面礼足却住一面。白佛言世尊。去此世界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众华。佛号最胜灯王如来应供等正觉。今现在说法。遣我等来问讯世尊无病少恼。诸弟子众不为天龙夜叉罗刹。浮多鸠槃茶富单那。毗舍遮饿鬼阿修罗迦楼罗。斩人鬼揵陀鬼狂人鬼。乱人心方道鬼起尸鬼。若一日发病若二日三日四日。如是等诸患所恼乱。最胜灯王如来遣陀罗尼句来与世尊。亦欲令此娑婆世界众生长夜安隐。获大善利色力名誉。说咒如上。

佛告阿难汝当受持读诵通利。为他解说书写供养此持。所以者何佛出世难。闻持此咒亦复甚难。阿难若有受持读诵通利。为他解说书写供养此陀罗尼者。火不能烧水不能[漂*寸]。毒亦不入怨不能害。王亦不杀梵释诸天不谦恚之。能自忆念七世生事。阿难此持。过去七十七亿诸佛所说。若违犯此咒及持咒者。夺其精气为作衰恼。则为侵毁违逆是诸佛也。

尔时阿逸多菩萨。从坐起正衣服偏袒合掌前白佛。世尊我今亦欲

说陀罗尼句饶益众生。令得善利色力名誉。即说咒曰。

多侄他　阿致婆致　那致究那致　阿□婆汦　波罗帝婆汦　兜留咩　留留咩　阿那迦斯　坡那迦斯　迦斯　摩呵迦斯　阿□多　婆罗细多　佉岐摩呵佉岐　悉茶稗唏吟　多茶稗唏吟　帝吟尸吟呼地　摩诃呼地　呼呼祢　呼奢婆汦　莎呵。

佛告阿难。汝当受持读诵通利。为他解说书写供养此持。所以者何佛出世难。闻持此咒亦复甚难。若有受持读诵为他解说。书写供养此陀罗尼者。能自忆念十二生事。阿难此咒。过去八十二亿诸佛所说。若违犯此咒及持咒者。夺其精气为作衰恼。则为违逆是诸佛也。

尔时文殊师利法王子。从坐起正衣服偏袒右肩合掌叉手。白佛言世尊我今亦欲说陀罗尼句用饶益众生。令获善利色力名誉。即说咒曰。

多侄他　阿企摩企那企那祁尼　那伽娑　离婆那泥吟　阇唏吟　阇唏啰婆汦　阇提吟　阇提啰婆汦　莎呵。

佛复告阿难。汝当受持读诵通利。为他解说书写供养此持。所以者何佛出世难。闻持此咒亦复甚难。若有受持读诵。为他解说此陀罗尼句者。自忆念十三生事。阿难此持。过去劫九十九亿诸佛所说。若违犯此咒及持咒者。夺其精气为作衰恼。则为侵毁是诸佛也。

尔时释迦牟尼佛告诸比丘。我今亦当说陀罗尼句用饶益众生。令获善利色力名誉。即说咒曰。

多绖他　阿致　波致　那致　究那致　卓翅　卓茶翅　罗留咩　留留咩　莎呵　摩诃莎　离差咩　摩诃差咩　卢吟楼卢吟　唏吟弥吟　汦吟尸利　祁利　阿茶婆致究　那致阿那波汦　坡那波汦　阿迦斯　摩迦斯　迦娑迦斯　破斯　破娑破斯　摩呵破娑破斯　伊利弥利多埵　多多埵　莎呵　多绖他　阿致婆致　卓翅　卓茶翅　卓翅　卓留　摩汦兜留末汦　修罗都离　修难婆唏利　弥利　帝利　莎呵　多绖他　阿婆移　婆蛇比　伽汦婆　蛇波梨输　达尼　阿婆陀大地　尼留　波迦罗咩　阿那比吟　阿比攞比　守题　阿比伽　罗奚　阿比婆地　阿拘篨　阿[口*季]汦　守婆汦　耆帝阇婆汦　摩诃汦只　忧波舍咩　弥多罗婆汦　摩沙舍摩尼萨多夜大梨奢　阿比留　缇娑啼多梨梯　阿罗咃娑唏汦　阿勿多波罗鞞　莎离莎离婆汦　悉题　守题　守鞞　优婆娑婆汦　三摩波罗榆岐　三摩质汦　阿□多离　佛陀提痴汦　尸攞比守题　阿鞞地　阿叉移　阿阇汦波罗鞞　阇汦比守陀移　阿那帝迦　罗摩尼移　阿三呵梨移　尼伽利唏汦　萨婆末罗　跋嚂波

罗视耽　萨婆泜梨他夜　波罗时罗利多　达摩尉啰迦　僧伽利　唏耽达摩大南　莎呵。

佛告阿难汝当受持。读诵通利为他解说。书写供养此陀罗尼。所以者何佛出世难。闻持此咒亦复甚难。若有受持读诵通利。为他解说书写供养者。能自忆念十四生事。阿难此陀罗尼句。过去九十九亿诸佛所说。若违犯此咒及持咒者。夺其精气为作衰恼。则为侵毁是诸佛也。佛告阿难若入贼中当念此咒。若入水火欲入王宫亦当念此咒。若有种种疾病怖畏之处亦当念此咒。此咒神力皆得解脱。阿难若有读诵通利为他解说。书写供养此陀罗。尼句者若王贼水火。若天龙夜叉。若浮多若究槃茶。若富单那若毗舍遮。若饿鬼若斩人鬼。若揵陀鬼若疫鬼。若使人狂鬼若乱人心鬼。若一日二日三日至四日发病鬼。若日月星宿若师子虎狼毒蛇[虫*邊]蝠人若非人。而来怖畏恼害者无有是处。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读诵通利。书写供养欢喜信乐。广令流布此陀罗尼者。火不能烧不溺水死。刀刃不伤毒不能害不中方道。阿难若以此咒系枯树上。求哀救护还生华叶。何况人也。唯除宿业已定果报。若求现愿七日七夜。至心修行无不果遂。

尔时四天大王从坐起正衣服偏袒右肩。右膝着地合掌叉手。白佛言世尊。若有受持读诵为他解说者。我当守护是人即说咒曰。

多绖他　大但持　大但持　鞞大持　多茶蛇婆泞吒致　吒吒致吒吒吒吒吒吒祢　究吒祢　究吒祢　究吒祢　摩呵究吒祢　达摩呤蚩摩呤　莎呵。

佛说救阿难伏魔陀罗尼句(出大涅槃经)

尔时佛在娑罗林中。告文殊师利法王子。阿难比丘今去此会十二由旬。为六万四千亿魔之所恼乱。汝可往彼发大声言。一切诸魔谛听谛听。如来今说大陀罗尼句。天龙夜叉乾闼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睺罗伽人与非人。山神树神河神海神舍宅等神一切善听。即说咒曰。

多绖他　何末呤　毗末呤　涅末呤蕾伽呤　奚兰若罗　多那伽俾　跋提呤　修跋啼呤　迦稗三曼那　跋啼呤　萨婆罗他　娑大尼婆罗摩他　萨大尼　摩那斯摩诃摩那斯　阿呼泜　阿密泜　阿[泳-永＋秀]泜　阿多罗　遮[泳-永＋秀]泜　毗阇移　毗摩呤　婆岚咩　摩诃婆岚咩　波利不喽拏　摩奴罗梯　比目泜　修比目泜　莎呵。

尔时文殊师利法王子。从佛受此陀罗尼已。至阿难所在魔众中作如是言。诸魔眷属谛听我所说大陀罗尼句。魔王闻已悉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舍于魔业即放阿难。闻是持名无不恭敬受持之者。此持

过去十恒河沙诸佛世尊所共宣说。能转女身自识宿命。当受持五事。一者梵行二者断肉。三者断酒四者断五辛五者乐在寂静。至心信受书写读诵此陀罗尼者。当知是人则得超越七十七亿弊恶之身。

正语梵天所说陀罗尼

　　正语梵天现女身。白佛言世尊。若四部弟子净自洗浴着新净衣。烧沉水香三日断食诵此咒者。我若不至其所满其所愿者。我为欺诳十方诸佛。亦莫令我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人恶心向此人者。心即干燥。举眼视者眼开脱出。若口道说者身生艾白疮。若依水住者他方狂风。吹至他方世界。

　　那无佛陀夜　那无达摩夜　那无僧伽夜　多绖他　卢遮那　卢遮那　波吒致　波吒致　休留休留　屯豆屯豆　呿吒吒吒毗　莎呵。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欲修行此持者一如前法。

摩尼跋陀天王陀罗尼句

　　伊[口*凡]摩夜　收卢多咩　迦悉泯　三摩夜　婆伽[口*凡]　金罗婆悉鑰　兜呵罗泯悉摩　视多[(口*皮)/女]祢　阿那他比茶　达施罗咩　阿他佉　露摩奶跋度卢　摩呵夜叉　斯那波泯　移那婆伽[口*凡]　悉泯怒波　僧伽嚂多　忧波僧迦嚂多　婆伽婆大波导　失罗娑泞　槃地埵婆　伊迦泯　祢师大提迦多祢山拏　阿他佉楼　摩奶妖度　度呵夜叉斯那　波泯婆伽[口*凡]多咩咩多大菩晰　移翅支跋但多脾閦婆　脾閦尼婆　忧波娑居[(口*皮)/女]　忧波肆迦[(口*皮)/女]阿呵啰　呵摩摩俟利提炎　地[(口*皮)/女]泯利使托　婆罗妒卢泯利使托　埵婆苏曼那　婆阿利沙　夜泯多拖含　萨泯那怒　龎途婆兜沙夜咩萨婆羯摩　萨婆利贪遮拖　萨陀夷沙　夜咩波男菩阇男　跋悉耽奚噸[這-言＋念]　修波利男达　男陀[這-言＋念]遮拖　大写咩　萨婆萨埵遮拖　跋尸迦祢沙夜咩　萨婆真帝担漆拖　迦梨沙　夜咩　悉他　波夷　埵婆　迦谟波三奚担娑跋淡　萨夜利痴啖　奚利摩奶跋陀罗　奚利奚利摩　奶跋陀罗　翅利摩奶跋陀罗　翅利翅利摩奶跋陀罗　咩利摩奶跋陀罗　咩利咩利摩奶跋陀罗　至利摩奶跋陀罗　至利至利摩奶跋陀罗　注路摩奶跋陀罗　注路注路摩奶跋陀罗　椐路摩奶跋陀罗　椐路椐路摩奶跋陀罗　萨婆梨他弥娑陀夜　不多祢修罗斯修摩祢　奚利咩利　娑不多　陀[施-方＋示]悉破吟　勿利啖　仳大达罗拖　真帝担婆　阿迦罗摩奈地　伊奚　居祢　使翅　莎呵。

　　行此持法要。用白月十五日净住夜。于佛像前燃二苏灯。供养如

来及天王。诚心诵此陀罗尼一百八遍。所求从心无愿不果。天王亦自来语人善恶。一法晨朝清净已诵三遍。暮夜时亦诵三遍遮一切恶。

婆视罗仙人大神咒

那蒙阿利夜婆卢翅泜　奢婆罗夜　萨婆肇咩奢婆罗夜　那蒙萨婆喏夜　那蒙萨婆佛陀男不喽沙沙婆男　那蒙萨娑卢迦波罗婆斯奢婆罗斯　摩呵夜叉斯那波泜　波罗　[(口*皮)/女]罗　[(口*皮)/女]罗陀摩呵萨埵斯　阿那地尼陀　那斯摩呵大厕尼夜斯　萨婆菩地萨埵男　比帝利[(口*皮)/女]罗陀斯　[(口*皮)/女]梨使吒斯　萨婆萨埵　那蒙悉已利多　不是多斯　萨呵夜叉　斯那钵泜　婆视罗斯　那斯　鞞路鞞路　步路步路　牟留牟路　注留注路　呼留呼路　婆视罗斯那也　莎呵　摩呵斯那也　莎呵　修斯那也　莎呵　萨婆羯摩大也　莎呵　萨婆修佉大也　莎呵　萨婆罗他　萨肇那也　莎呵　萨婆羯摩　[(口*皮)/女]罗羯摩　婆罗大也　莎呵　那蒙婆视罗斯那也　莎呵　萨婆羯摩大也　莎呵　萨婆修佉大也　莎呵　萨婆罗他萨肇那也　莎呵　萨步沙地　[(口*皮)/女]那　悉波多易　莎呵　毗利叉　牟罗收若伽罗提　婆多颐　莎呵罗阇迦沙拏　跋尸迦罗拏也　莎呵　波罗帝其利拏摩罗叉摩　萨婆羯磨大萨婆羯磨弥不罗也　莎呵　伊啖遮[口*彌]迦利究留　莎呵　陀呵陀呵波遮波遮阿鼻奢尼兜奢夜叉地钵泜　那蒙修斗泜　莎呵　萨夜痴啖　至利至利　注路注路　据路究楼　据贮据贮　兜贮兜贮　莎呵　那蒙摩呵地毗也　悉缠兜　曼多罗波陀　莎呵　多绖他　奚利　毛利　烧利　摩登只　旃茶利　佉吒傍只　悉缠兜曼多罗波陀　莎呵。

行此咒法。要须清净。于食前咒白缕二十一遍。作二十一结自系左臂。除灭一切毒害毒肿。毒虫所螫皆悉消灭。若龙毒若水火盗贼。恶鬼魍魉热病恶疮。持此咒者无不消灭。若人消瘦长病。诵此咒三十遍平复如本。若入王宫以咒力故。王见恭敬奉迎。欲行咒法当画作金刚军菩萨像。诸鬼神围绕。须华香供养。其香安悉胡荽子陀罗他大麦回香香子百华昌蒲根树提华根舍多跋利。合五物等分捣末。纯火上烧此和香。清净佛塔所若无塔。但令处净任力设供养。若咒一切病时以柳打之。早起诵咒三遍。烧香华亦烧之。上至三十遍下三遍。一切所求悉得。若求多闻若求眷属。若求金银七宝钱财谷帛一切如意。极少福者不过七日。梦见色像于诸众中无碍自在。见者欢喜无不伏从。灭一切恶获一切利。无愿不果所求如意。此金刚军菩萨威力略说如是。若广说者则不可尽。

## 陀罗尼杂集卷第五

佛说除一切恐畏毒害伏恶魔陀罗尼一首。

佛说止女人患血至困陀罗尼一首。

佛说除产难陀罗尼一首。

佛说除灾患诸恼毒陀罗尼一首。

佛说多闻陀罗尼一首。

佛说治疟病陀罗尼一首。

观世音说除热病邪不忤陀罗尼一首。

四天王说咒昌蒲含之令他人欢喜陀罗尼一首。

观世音菩萨心陀罗尼一首。

请观世音自护护他陀罗尼一首。

观世音说求愿陀罗尼一首。

佛说乞雨陀罗尼一首。

那罗延天说治疟病陀罗尼一首。

佛说灭除十恶陀罗尼一首。

观世音说治五舌喉塞咒土涂之陀罗尼一首。

佛说小儿中人恶眼陀罗尼一首。

佛说灭罪得入初地陀罗尼一首。

佛说若欲诵读一切经典先诵此陀罗尼一首。

结带禁兵贼陀罗尼一首。

咒牙齿痛陀罗尼一首。

降雨并系龙陀罗尼二首(出大云经)

观世音说诸根不具咒草摩之陀罗尼一首。

佛说咒土陀罗尼一首。

尼干天说令人易产陀罗尼一首。

咒谷子种之令无灾蟥陀罗尼一首。

咒蛇蝎毒陀罗尼一首。

咒卒得重病闷绝者陀罗尼一首。

除一切恐畏毒害伏恶魔陀罗尼

那磨萨　利婆喏也　伏陀[口*彌]帝利　那磨　拖咩　娑无多波祢　摩诃婆易迦罗奚　婆陀祢[口*制]婆舍兜喽　喃遮　尼婆罗呢　多侄夜他　[仁-二＋(尼-尸＋ㄕ)]咩[仁-二＋(尼-尸＋ㄕ)]咩　[仁-二＋(尼-尸＋ㄕ)]民陀呤　帝利卢　迦卢　迦[仁-二＋(尼-尸＋ㄕ)]　奚翅[仁-二＋(尼-尸＋ㄕ)]　萨利婆浮多男　地婆嚂　萨利婆伏陀男　摩啰多男遮　夜地婆嚂　萨肇利摩拖遮　坻只那　萨利鞞阇婆咩波跛迦　莎婆呵　行此咒法。

以白綖为绳。诵咒二十一遍。为二十一结。自系左臂。皆吉称愿。

佛说止女人患血至困陀罗尼

那摸萨利婆　伏陀男　鼻悉侈[口*梨]拏哆地夜他　至利[口*彌]　注路[口*彌]　祢俪跛祢俪　莎婆呵　帝使侘兜　[口*路]地嚂婆帝鏇　稗帝鏇絁俪沙咩鏇　娑祢波帝鏇　萨利婆伏陀男　坻只那帝使吒兜　[口*路]地嚂　磨娑罗婆兜　朱伽罗兜　摩婆呵兜　莎婆呵。

行此咒法。用绯綖为绳。咒七遍作七结系腰。血即止治宣下血。

佛说妇人产难陀罗尼

目多修利夜　赦尸伽罗　悉侈　啰候失　栴陀罗　波罗目至也兜　目多萨婆婆婆婆　佛图那梨　伽罗婆　波罗目遮也兜　多绖他阿吒莎呵　婆吒毗　莎呵　阿吒婆　婆吒毗　莎呵　慕遮因地利夜伽多奶　毗舍厉夜　婆婆兜　伽鞞尼莎呵　移遮陀　露摩夜　舍利夜　移遮舍　阿余摩夜　伊咩遮　摩怒沙　舍卢夜　萨鞞舍卢　波罗

目遮兜　莎呵。

行此咒法者。咒油七遍涂产所即易。

佛说除灾患诸恼毒神咒

咽[口*凡]摩夜　输卢多咩　迦悉民　三摩夜　婆伽[口*凡]　舍罗婆悉鑰　兜呵啰　坻悉摩　只多婆祢　阿那伽比荼　达拖啰咩　多多罗婆伽[口*凡]　仳閦喃　曼多罗坻悉摩　污其[口*履]奚拏多婆摩难大伊[楞-木＋口]沙　茶叉梨鑰仳淡陀罗夜　婆遮夜　伽罗呵夜　钵梨夜不那　钵梨于遮仳悉侈梨拏　三婆罗迦舍耶　多地夜他　睒鞞俪啖鞞俪吒吒支　吒吒支　莎婆呵。

行此法用。黑羊毛绳咒七遍系左臂。若无羊毛用皂綖。若热病三四日。咒黑綖系左臂。若头痛诵咒七遍摩之。眼痛咒白綖系耳。若患耳咒土七遍塞之。牙痛咒杨枝七遍嚼之。腹痛咒盐汤七遍服之。产难咒黑綖七遍系其咽则易。若宿食不消以手咒摩即便吐下。亦能护身不畏水火刀兵毒狩。一切悉不能害。

佛说多闻陀罗尼

浮多弗[(口*皮)/女]　摩难肇　頞帝收卢　那摩似　扶达罗啰阇　[(口*皮)/女]浮[(口*皮)/女]娑伊楞　仳扶波罗　头使迦　梨使哆地夜他　悉地　那萨坻　頞三坻　迦致鼻迦致　不祚捭　夜啰坻阿伽坻　三摩奚坻　悉地三摩比坻。

佛告阿难。汝取婆啰弥支多翅(白呵梨勒)毕钵利。三物合清晨咒一千遍。以苏蜜和服。即得一闻受持。

佛说疟病陀罗尼

那蒙佛陀斯　那蒙达摩斯　那蒙僧伽斯　那蒙萨多南　三藐三菩陀南　萨奢罗婆迦　波罗泜迦佛陀南　帝衫　那摩讫利迦埵　伊曼毗绖夜　波罗俞　阇咩　阿阇咩兜　陀三咩达兜　写绖他昙　迦罗目企　安陀迦离阿遮地　阿遮啰伽离　佉奢跋泜　佉奢跋泜毗啰尼铁多　毗啰尼　铁兜牟　啰尼　罗伽利罗伽罗跋泜　夜那萨泜夜　萨泜婆遮尼佛　阿瞿嚧佛陀　阿瞿嚧达摩　阿伽罗僧伽泜那萨泜夜那　萨泜婆遮尼囊　阿呼伊槃那末斯　毗沙摩阇婆岚　求罗泜莚　达夜咩牟遮兜伊　槃那末斯毗沙摩阇婆罗　莎呵。

观世音菩萨说消除热病诸邪所不能忤大神咒

那摩罗多那　多罗耶夜　那摩阿利夜　婆嚧吉泜　奢婆罗夜　菩地萨埵夜　摩呵萨埵夜摩呵迦留　尼迦夜　伊[口*曼]萨利婆罗他　萨陀尼　仳绖波罗榆阇　咩伊阎弥仳扶三咩陀　兜多地夜他阿　啰[(口*皮)/女]罗[(口*皮)/女]　阿那斯　郁那斯　婆岚奚咩　婆岚奚磨莎呤　不利尼　不利拏摩奴罗梯　阿末呤　毗末呤　尼末呤　奚囒喏伽　利鞞　波罗摩他萨陀祢夜迦失至地摩　摩利夜婆卢吉泜　奢汉罗婆使眈　仳淡陀　罗夷沙夜帝　多拖耶[(口*皮)/女]只[口*凡]　阇婆岚迦移　那迦罗咩沙夜泜　那浮多鼻迦岚　那伽罗呵　鼻迦岚　那佉区利陀鼻迦岚　萨婆婆夜　多罗斯婆　波罗无叉泜　泜　那摩阿利夜　婆卢支泜　奢婆罗夜　菩地萨埵夜　摩呵萨埵夜　悉缠兜　曼多罗波陀　莎呵。

四天王所说咒以昌蒲含之入门无不欢喜者

跋罗遮　兜沙陀　絁利使吒也　跋罗遮　萨利婆多罗萨陀尼　罗阇豆婆啰　波罗比使吒拖　尼卢陀曼多罗　波罗合摩尼　夜地婆嚂　夜地婆嚂　鼻喽[口*荼]迦拖　夜地婆嚂　摩奶跋陀罗拖夜地婆嚂　不利拏跋陀罗拖　夜地婆嚂　咺伽罗婆罗拖　夜地婆嚂　旃茶渠波罗拖　阇夜移　莎波呵　阇夜阇夜移　莎波呵　阇夜迦喽拏移莎呵　尸婆移　莎婆呵　尼婆不多罗移　莎婆呵　那呵伽　伽车车　莎破尉痴鞞多[口*待]　肆陀曼多罗多罗帝仳狄　哆婆岚奚摩怒　摩尔易　莎婆呵。

行此持法。取昌蒲根咒七遍含之。若持之甚吉良。

观世音菩萨心陀罗尼句

那无佛陀写　那蒙达摩斯　那蒙僧伽斯　那蒙阿利夜[(口*皮)/女]卢吉泜　奢婆罗斯　菩地萨埵　斯摩呵萨埵斯　多拖那摩　悉已利兜[口*凡]　阿利夜婆卢翅泜奢婆罗斯　菩地萨埵斯　摩呵萨埵斯摩呵迦奶迦斯　伊[口*曼]阿利夜　婆卢吉泜　奢婆罗斯　菩地萨埵斯奚肇也　摩跋侈夷沙夜咩　多绖他　何罗何罗达罗达罗。

遮罗遮罗　娑罗娑罗　豆留豆喽　周留周[哭-犬＋田]　牟路无路烟[口*義]奚婆伽[口*凡]　婆罗帝利　何拏奚　伊曼不阇　夜他舍多　伊鞞陀也　陀波陀波　遮利遮　遮利遮　达摩达摩　婆罗婆罗陀泜陀泜　遮泜遮泜　留路途修修伽罗波罗菩　萨地萨菩三摩罗　三摩夜　婆伽[(口*皮)/女]　多波肇　收罗牟陀奚利侈兜[口*凡]　奚利

肇炎　萨婆萨埵　耨錢波夜　毗多那　摩波夜　波罗陀　舍罗喃　波罗波大咩　舍帝迦嚂　布使致迦嚂槃陀　那无遮迦嚂　萨婆视婆　摩真侈迦　萨婆佛陀　婆罗娑那质侈咽[口*義]奚萨多夜[(口*皮)/女]地　兜留兜路　磨仳嚂婆御衍拖　罗叉究留　钵梨多罗　钵梨伽罗淦　舍帝萨婆悉多夜喃究嘍　莎呵。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欲行此持者。断酒肉五辛斋洁满七日已。净自洗浴着新净衣起慈悲心。于像前烧沉水香若栴檀薰陆香。诵一百八遍。一心专念观世音菩萨三称名满我所愿。利根者观世音菩萨于其梦中。以所求如愿必得。

请观世音菩萨陀罗尼句

南无佛陀耶　南无达摩耶　南无僧伽耶　南无阿利耶　婆卢翅氐　奢婆啰耶　菩提萨埵耶　摩诃萨埵耶　摩诃迦留　摩诃迦留　尼迦耶　多绖他　乌呵尼　无呵尼　阎婆尼　耽婆尼　安茶利　般茶利　尸鞞氐　般茶罗　婆私尼　佉衍削干连剃　陀大弥　萨婆豆使剃阎婆耶[口*彌]　躬婆耶咩　乌呵耶咩无呵耶咩耶婆干连剃　那闍　遮氐　南无阿利耶　婆卢翅氐　奢婆罗耶　多绖他醯利弥呤氐呤守隶摩隶　呿波隶　呿吒傍只　呵勒叉　呵勒叉波移　呵勒叉兜摩　萨婆舍利。

此咒于晨朝清净已。诵三遍咒一切病自护护他咒。

观世音菩萨行道求愿陀罗尼句

南无罗多那　哆罗耶耶　南无阿利耶　婆卢吉氐　奢婆罗耶　菩提萨埵耶　摩诃菩提萨埵耶　摩诃萨埵耶　摩诃迦留尼迦　多绖他　乌苏咩沙陀耶　苏弥婆　帝婆陀耶　守吉利娑陀耶　守鞞娑陀耶　伊斯　弥斯　悉缠呢　波罗耶咺　悉婆呵。

行之法。观世音像前香泥涂地。香华供养日夜六时诵一时中诵百二十遍。随其所求。观世音以行人应见身令其得见。所求皆得如愿。

佛说乞雨咒

那无屯豆脾　腻瞿沙夜　多他伽多夜　那无弥伽氐那夜　那无弥伽究柱多夜　那无弥伽三大利奢迦夜　那无弥伽罗啰夜　那无弥伽比怖吒迦夜　那无弥伽伽　那夜那无伽萨陀利奢婆多波利波多夜　那无摩诃弥伽　婆悉氐卢呵迦夜　那无弥伽婆梨移　那无弥伽鞞翅罗迦

夜　那无弥伽奢婆罗夜　那无弥伽大多夜　那无弥伽比摩大迦夜　那无弥伽那罗夜　那无弥伽钵视迦夜　那无弥伽尼那地尼　那无弥伽比迦摩夜　那无萨婆跛多　比茶比腾萨奈那　摩提夜奈　多他伽多男　那摩萨婆佛陀　菩提萨埵男萨汦萨婆萨埵男悉汦萨婆浮多男　阿婆炎萨婆汦梨夜男　奢面都萨婆突伽多夜　那无萨婆尼　婆罗尼　比鐱比尼萨提萨埵夜　悉陀夜汦炎　多他伽多地　萨婆佛陀　婆卢翅多　比地　多绖他　破吒　破吒破吒　破吒　破吒　破吒　破吒　破吒。

　　行之法。须青幡二十八枚置四箱。七枚大幡一枚竖中央。四葙各七青坐设七槃饼饭果蒲桃石蜜安石榴浆苏酪蜜供养。净洗浴着新净青衣靴帽。烧沉水白栴檀薰陆香多伽留香婆利伽香龙脑香。散青华断食三日。中央敷青褥。座上东面读诵一百八遍。乃至千八十遍必得雨。专心请求以得为限。若备供具力所不及者。任意设供香得一二种亦可。但专精诵咒。若力不及葙。立一幡槃亦一必须青衣。

那罗延天王除灭疟病神咒

　　那无讫师拏　留陀罗夜　那无陀鞞多留陀罗夜　那无尸　摩奢那　留陀罗夜　那摩萨婆留陀罗夜　汦于　那摩讫利埵　阇婆罗比淡　波罗婆甪叉弥　因陀那摩　写利他夜咒病人名　多绖他伊迦俟鐱阇婆岚呵那咩　地婆地夜鐱阇婆岚　呵那咩　汦致夜鐱　阇婆岚　呵那咩　左突他鐱　阇婆岚　呵那咩　婆汦鐱　阇婆岚　呵那咩　闬汦鐱　阇婆岚　呵那咩　阇婆岚　呵那咩　三尼婆地鐱　阇婆岚　呵那咩沤伽罗　但地那　呵那咩　沤伽罗呵汦那　呵那咩　多绖他　沤伽罗　沤伽罗　沤伽罗　沤伽罗　波汦　莎呵　跋视罗　跋视罗　跋视罗　跋视罗　波汦　莎呵　俟吟　俟吟　俟吟　俟吟　波汦　莎呵　弥吟　弥吟　弥吟　弥吟　波汦　莎呵　汦吟　汦吟　汦吟　汦吟　波汦　莎呵　那无讫师拏　留陀罗夜　那无拖鞞多留陀罗夜　那无尸摩　奢那留陀罗夜　那无萨婆　留陀罗夜　悉缠兜　曼陀罗波陀　莎呵。

佛说灭除十恶神咒

　　尉多梨　悉弥地奢婆只　婆罗拏　波罗斯陀迦摩那摩罗叉斯那尼比舍男　波利叉婆三汦多汦利　婆比那　揄脾大　婆罗迦伽　伽瞿婆悉咋膻地卢[(口*皮)/女]罗多他咽汦三摩　其利娑已汦萨婆浮埵摩诃利师　大舍迦摩　迦利比大　阿阎比大　波罗无挃多　萨利夜[口*聽]　昙[口*(應-倠＋隹)]只呼　[禾*(山/用)]只呼　[口*(應-倠＋隹)]只[禾*(山/用)]只浮　汦吟呼　摩汦吟呼汦罗摩　汦吟呼　莎呵。

若头痛咒麻油二七遍涂上。眼痛咒黑綖二七遍作十四结系头项。耳痛咒桦皮节塞。齿痛咒水二七遍啥。心腹痛咒盐水二七遍服。妇人产运展发咒二七遍还结。男子小便患白如粉汁者。咒其脚迹下土二七遍涂坌身。若共他诤讼事相言移。咒呵梨勒一枚二七遍持行。若遭厄难系闭牢狱者。咒白綖三七作二十一结塞耳。

观世音说治五舌塞喉陀罗尼

南无勒囊利蛇　南无阿利蛇　婆路吉坻舍伏罗蛇　菩提萨埵蛇　摩诃萨埵蛇　多掷哆　利蜜梨　梨蜜梨　伽罗梨蜜梨乾陀梨弥　毗至梨　莎呵。

此陀罗尼。若人五舌咽喉闭塞舌[口*宿]。咒土三遍涂痛上即愈。

佛说小儿中人恶眼者咒经

南无佛南无法南无比丘僧。南无诸佛诸佛弟子。南无诸七佛诸七佛弟子。南无诸师诸师弟子。令我所咒即从如愿。

罗那多罗　摩罗提离　耽波罗　提利吼　牟楼寿　冬阇举叉　冬阇举叉(更归依一一如前)

灭罪得入初地陀罗尼

多哒哋　牟留罗　牟留罗　阿婆破　牟留罗毗只叉夜　莎呵。

于三七日舍诸缘务。于佛像前昼夜六时。五体投地诵此陀罗尼。过二十一日已。无始以来重罪业障。悉皆消灭无有遗除。得入初地。

佛说若欲读诵一切经典先诵此陀罗尼

多哒他　牟尼但弥　僧迦罗呵祖弥　阿□迦逻呵但弥　毗目多但弥　萨陀阿□伽罗呵但弥　肥尸逻幕囊但弥　三慕多阿□波梨伐律多但弥　仇囊伽罗呵僧伽罗呵但弥　萨伐啰□竭多但弥　萨婆伽逻波梨波罗奢囊但弥　思灭律[口*提]阿那波暮沙但弥。

若欲读诵一切经典。当先诵此陀罗尼。然后读诵忆念不忘。

结带禁兵贼陀罗尼

优呵　芜呵　摩利　赤车　舟沙和罗　伊捙　芜捙　遮呵　和罗。

须我结解乃令后兵及我。若逢县官所捕。为贼所追。傍咒二七结衣带。结已傍咒傍将趣得安隐乃解衣带。此咒大验常清净一心读之。

咒齿痛陀罗尼

南无佛南无法南无比丘僧。南无舍利弗兜楼。摩诃目连比丘。南无贤者觉意。名闻遍十方。北方揵陀摩诃衍山。彼有虫王名羞休无得。在其牙止。彼当遣使者莫敢食其牙齿及牙根牙中牙边虫不即下器中。头当破作七分。如如鸠罗勒缮　梵天劝助是咒南无佛。令我所咒即从如愿。

净水唅咒一遍。吐水器中咒七遍止。

降雨陀罗尼(出大云经)

尔时世尊神通力故。起四黑云甘雨俱遍。兴三种云谓下中上。发甘雨声如天伎乐。一切众生之所乐闻。尔时世尊即说咒曰。

羯帝　波利羯帝　僧羯帝　波罗僧羯帝　波罗卑　罗延帝　三波罗卑罗延坻　娑罗娑罗　波娑罗　婆娑罗　摩闶阇摩闶阇遮罗坻　遮罗坻　波遮罗坻波遮罗坻　三波罗遮罗坻　比提嘻梨嘻梨　萨隶醯　萨隶醯　富嚧啰嚧　莎呵。

若有诸龙闻是咒已。不降甘雨者头破作七分。尔时十万亿佛那由他阿僧祇劫等。诸佛世界六种震动。尔时众生因是地动。各各相见。展转相动乃至净居。净居动已龙云俱动。龙云动时降注大雨。时阎浮提所有九万八千大河。七宝盈满。一切众池俱上药。味雨虽七日无所复损。众生快乐如服甘露。诸河盈满八功德水。所谓美冷轻软清净香洁。饮时调适饮已无患。一切水虫出微妙声。时王舍城耆阇崛山。七宝遍地无空缺处。虚空复雨七宝所成优钵罗华波头摩华拘勿头华分陀利华水性之属。悉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畜生众生含乐大乘渴仰大乘。慈心相向犹如一子。比丘同心供养于佛。

次说系龙王陀罗尼(出大云经)

多掷哆沙汦　部部呤陀罗　陀罗婆　婆呵波罗失沙呵[豆*婁]　伽茶伽伽茶　帝吒婆罗[豆*斤]茂罗伽罗摩伽　罗摩陀罗　陀罗婆罗　婆

罗比婆罗　斫迦罗尼吒　波吒波吒　具陀蛇　婆具陀蛇帝置帝置留埵泥　畔陀泥　婆婆那　三脾荼　泥奢持泥萨卑泥　梨迦罗　畔萨毗鼙[豆*斤]郁罗伽莎呵。

　　应疾疾系用四枚长十二诣呿陀罗尼橛。以此持咒五色缕四枚。一一缕咒二十一遍。缕作二十一结。以此四缕系四橛已钉着四方。即是系一切龙竟。

观世音菩萨所说诸根具足陀罗尼

　　南无陀利蛇　婆路踦泜舍波罗蛇　菩提萨埵蛇　利揥哆　秀弥秀弥乞利乞利　富力泞三富力泞富罗尼蓝　阿恒钳　希男多梦钳　婆利富囊罗　毗沙提遮陀　婆思尼　比利比利蛇　婆蓝　钳菩提　菩提萨埵婆蓝　婆利富力囊　摩奴罗痴三波利富囊摩　俞婆拔提　莎呵。

　　此陀罗尼法。须烧沉水香。若有诸相不具。以草咒一百八遍诸根即具。若脚若手若耳眼若鼻。有阙少处以草摩之。此咒力故悉能护之。令差能得满足。

佛说咒土经(是伪经集咒者不知妄集在此)

　　佛言若有疾病土气安宅立舍先。三遍读咒烧香供养便。当掘土无有忌讳佛。言十方天地诸神鬼王。日月五星二十八宿。皆各明听。佛言今日为某甲。监吟安宅立室及治门户井窖碓硙磨仓库。东厢西厢南雅北堂。六畜作兰圈。今为某甲敕曰。游月杀五土神府将军。四季诸神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岁杀月杀六甲禁忌。十二诸神土府伏龙。各安所在莫忘东西。若有动静烧香稽白。佛有要言不得妄相干。头破作七分身不完全。不得水浆去离本官。急咒如律令。

　　起功之后。令人堂舍永安宅舍以成。富贵吉迁行来从军。士官宜官治生得利。人无疾病门户富炽。日饶百子千孙。二十五神营卫家门。县官盗贼非祸不前。灾怪消灭怨憎不生。父慈子孝祖贤孙顺。男忠女贞兄良弟崇。义让卑谦夫和妻柔。恩义笃亲得心所愿所向辄成。当使鉴身百病消灭。行如菩萨得道如佛。

尼干天所说产生难陀罗尼咒

　　南无乾陀天使我咒句如意成吉。即说此咒。

　　耆梨耆梨　耆罗钵陀　耆罗钵陀悉波呵。

咒曰书桦皮若纸上。书咒文烧作灰。使妇人水中服之。即得分身。

咒谷子种之令无灾蟥陀罗尼

多掷咃　婆罗跋题　那蛇婆提。

此陀罗尼。若欲种时取种子一斗咒二十一遍。以投着大种子中种之。终不虫食无有灾蟥。若不好者以此陀罗尼。咒土一斛二十一遍。以洒散谷上。并诸恶鬼不得吸此谷精。食此谷者头破作七分。

南无佛陀蛇　南无达摩蛇　南无僧伽蛇　南无弥留竭脾菩提萨埵坦提咃　眈婆佛者　比律吒佛者　具其梨　比律吒　佛耆　弥楼阇婆竭[喱-里＋(豆*寸)]波佛耆　呼梦阿泥婆佛耆　摩罗阿拔多佛耆　尼梦浮佛耆　莎呵。

此陀罗尼应二十一遍。咒土以散谷上。能除一切灾蝗诸虫。

咒蝎中毒陀罗尼

南无勒那奄婆罗等拏　多掷咃　伏娄浮泥娄浮　呵梨呵梨呵梨莎呵　南无居力拏移奄勒那　多掷咃因缕利频缕利浮　莎呵。

以此陀罗尼咒之三七。咒一七遍与水一口。咒三七与水三口即愈。欲知人被毒。不使溺铜器中看。若罐有腻者是也。

咒卒得重病闷绝者陀罗尼

那慕勒囊　梨蛇蛇那慕阿利蛇　婆路羁提舍婆罗蛇　菩提萨埵蛇　摩诃萨埵蛇　多掷咃　尼蜜尼　梨蜜梨萨婆其力呵　尼蜜梨　木叉尼　慕耆尼那舍尼毗那舍尼　思提伽梨　思伽梨　莎呵。

此咒卒得重病。闷绝不自觉。以罗差染缕。烧黑坚沉水香诵咒百八遍。结一缕结系病人。身还得惺寤。

## 陀罗尼杂集卷第六

除肿陀罗尼二首。

治热病陀罗尼一首。

治百病诸毒陀罗尼一首。

佛说咒作三衣并受持咒二首。

佛说咒应器锡杖坐具三首。

五戒神名二十五。

三归神名有九。

护僧伽蓝神有十八人。

观世音说烧华应现得愿陀罗尼一首。

观世音说散华供养应没陀罗尼一首。

观世音说灭罪得愿陀罗尼一首。

观世音说除一切眼痛陀罗尼一首。

观世音说能令诸根不具足者具足陀罗尼一首。

观世音说治热病陀罗尼一首。

观世音说除一切颠狂魍魉鬼神陀罗尼一 首。

观世音说除种种怖畏陀罗尼一首。

观世音说除一切肿陀罗尼一首。

观世音说除身体诸痛陀罗尼一首。

观世音说除卒腹痛陀罗尼一首。

观世音说除中毒乃至已死陀罗尼一首。

观世音说除卒病闷绝不自觉者陀罗尼一首。

观世音说除五舌若喉塞若舌缩陀罗尼一首。

观世音说除种种癞病乃至伤破咒土陀罗尼一首。

观世音说咒涧底土吹之令毒气不行陀罗尼一首。

观世音说咒药服得一闻持陀罗尼一首。

观世音说咒五种色昌蒲服得闻持不忘陀罗尼一首。

观世音说除病肌生陀罗尼一首。

观世音说咒土治赤白下痢陀罗尼一首。

观世音说咒草拭一切痛处即除愈陀罗尼一首。

观世音说随心所愿陀罗尼一首。

除肿患陀罗尼

那慕勒囊梨蛇蛇　那慕阿梨蛇　婆路羁　提舍婆罗蛇　菩提萨埵蛇　摩诃萨埵蛇　多掷哆　冀梨至梨　冀梨至梨比至梨　毗冀至梨　莎呵。

此咒若人身体卒肿。用油咒之三遍。用土涂肿上即除肿病。

那慕勒囊梨蛇蛇　那慕阿梨蛇　婆路羁　提舍婆罗蛇　菩提萨埵蛇　摩诃萨埵蛇　多掷哆　希利希利　休楼休楼　那舍尼　那舍尼　萨婆毗蛇提　比目叉尼阿地　婆比弥毗摩　婆梨梅茶　梅茶婆梨　阿地婆　毗陀剑婆　阿地耽婆　婆醯罗蛇　阿便多罗蛇　摩忧罗耽婆　婆多首尼耽　其力度婆楼婆　舍利罗剑蒲婆　婆希力度卢娑　耆路陀驹婆　婆多陀路婆　勒吒陀路婆　车度路陀路婆　萨婆罗　伽摩夜弥　婆罗舍　摩蛇弥　舍弥舍弥　张舍弥　舍弥泞　萨波比蛇　婆蛇尼　提摩尼　莎呵。

此咒诵二十一遍。咒稗麻油若胡麻油。若身体诸有痛处。咒油二十一遍。以涂痛处即得除差。

治热病陀罗尼

三摩提　摩诃三摩提　何囊伽思　婆囊伽思　伽思伽思　摩诃伽思　伽车　座隶目句都思　莎呵。

此咒若缕若水若草。诵咒三遍若缕结之。若草扪之若水洒之。以治热病一念之顷即得除差。

治百病诸毒陀罗尼

南无观世音菩萨　坦提咃　阿罗尼　多罗尼　萨[口*代]豆吒[口*代]罗尼　萨代唛吒槃宕弥　耶[口*代]陀梨　南没遮弥　悉但兜　曼咃波陀　莎呵。

行此陀罗尼法。当用白缕诵一遍结一结。诵七遍结七结。有病苦者系着咽下。百病诸毒悉得除愈。

佛说咒僧伽梨文

佛言今尊者比丘僧甲乙。感伤众生没溺三涂而无覆护故。为十方一切群。萌被僧那铠。今应大法造僧伽梨。裁割已讫真人法服。则为印封。入律大神三十二正士应时即至。守护法衣中外表里。令衣所至郡国县邑聚落屋宅。周游十方一切蒙福。

欲缝咒文

佛言今尊者比丘甲乙。已裁法衣僧伽梨。斋戒清净已具针缕。今次当缝纳令叙。护律大神及四天王护助甲乙。令魔鬼不得误乱。偶纳得次缕治如法。令其比丘世搏取萨芸若慧。志强行坚戒无穿漏。威相炳然三界蒙度。

受法衣文

佛言檀越某甲。哀愍群萌七世父母。及与内外男女亲属。没生死海而无救济。不能自拔没于三涂。是故减割身口之分以作法衣。敬心奉上尊者比丘。以求无极最胜之福。无上尊人威神拥护。当令某甲成三十二相庄挍其身。功德殊特得大名闻。以清净施广度众生。愿令十方天龙鬼神。人与非人普蒙覆盖归留。七世父母五种亲属。怨家债主皆令解脱已离忧苦。当令檀越得无盖慈。入深法门成最正觉。行如菩萨得道如佛广度一切。

佛说咒应器文

佛言尊者比丘。怜愍十方五道中人。施立福田真人法器。覆则似天仰则似海。福度众生用一切。入律大神守护。当令鬼神不得犯近。若投钵无多无少无好无丑。无粗无细发意喜怒。以入钵器中辄成大福。即闭三涂之径开三脱之门。施者得福受者安隐。其食此食戒具福全。当令此食变成法药。一切蒙度。

## 佛说咒锡杖文

佛言今尊者比丘慈心众生。欲安一切令作锡杖。三节仰意制止三毒。立三乘进入无极三脱法门。入律十二大神降屈守护。是真人法杖。安隐三界开导一切皆得度脱。

## 佛说咒独座文

佛言今尊者比丘建立清净。今新作坐尼师檀。入律上大神守护是座。无令鬼神妄犯近座。是座一服。至镇安三界安隐三世以安众生。坐如本无座无所著一切皆安。广度群生令得正定无转动心。还是座者疾成无上正真之道。

## 五戒神名

杀戒五神　波吒罗　摩那斯　婆睺那　呼奴吒　颇罗吒。

盗戒五神　法善　佛奴　僧喜　广额　慈善。

淫戒五神　贞洁　无欲　净洁　无染　荡涤。

欺戒五神　美音　实语　质直　直答　和合语。

酒戒五神　清素　不醉　不乱　　无失　护戒。

## 三归神名

归佛三神　陀摩斯那　陀摩婆罗那　陀摩流支。

归法三神　法宝　呵啧　辩意。

归僧三神　僧宝　护众　安隐。

## 护僧伽蓝神斯有十八人各各有别名

美音　梵音　天鼓　巧妙　叹美　摩妙　震音　师子音　妙叹　梵响　人音　佛奴　叹德　广目　妙眼　彻视　遍观　照卑。

律兜是大鬼神王。

观世音菩萨说烧华应现得愿陀罗尼

南无勒囊利蛇蛇　南无阿利蛇　婆路吉坻　舍伏罗蛇　菩提萨埵蛇　摩诃萨埵蛇　伊藚多崩　波罗婆叉弥　佛婆禅摩　比至室耽　萨埵摩褥剑波蛇　伊弥慕陀罗　波罗婆师多　南无陀利蛇　婆路吉坻　舍伏罗蛇　菩提萨埵蛇　摩诃萨埵蛇　摩诃迦留尼迦　南无萨婆畔陀那　车陀那　伽罗蛇　南无婆蛇　婆罗舍摩伽罗蛇　萨婆萨埵蛇　弥多罗质多　耨剑比多蛇　南无阿利蛇　婆路吉坻　舍伏罗蛇　伊藚邲地蛇　婆罗婆叉弥　萨婆萨埵秀咳婆冷　多掷哆　耆罗耆罗尼　娑罗　娑罗毗娑罗　佛陀蛇　菩提蛇　菩提蛇　萨婆萨埵蛇　悕多耨剑毗　菩提蛇　菩提蛇　菩提蛇　蜜坻　阿利蛇　婆路吉坻　舍伏罗蛇　思沫罗思沫罗　三摩淫　萨婆萨埵难　弥多罗质多蛇　萨婆萨埵那　木叉伽罗　冀利　冀利　冀利　冀利　冀利　冀利　冀利　冀利　冀利　兜流　兜流　兜流　兜流　菩提　菩提　菩提　蛇蜜坻　休流　休流　秀流　秀流　试其林　阿其车　萨婆萨埵　悕多耨剑比　萨婆萨埵耶　迦留尼迦　陀罗膳蛇流波吽　波陀蛇　邲陀蛇　掷悕　掷悕　掷悕　弥婆蓝陀囊　陀囊　伽囊　伽囊　修留弥　修留弥　摩诃修流弥　莎呵　南无阿利蛇　婆路吉坻　舍伏罗蛇　悉殿兜　慕多罗　波陀蛇　莎呵。

行此陀罗尼法。应以白净氎若细布。用作观世音像。身着白衣坐莲华上。一手捉莲华一手捉澡瓶。使发高竖。行之于观世音像前。于白月八日至十五日。着新净衣以牛屎涂地。又以香泥涂坌其上。生恭敬心盛十二器生乳。以四瓦器盛好香须极好香。华十六贯须瓦灯十六枚。烧黑坚沉水香。须大瓦[土*瓦]四枚盛净水。取种种诸华牒着[土*瓦]中。燃乳木薪。又须莲华八百枚诵陀罗尼。使音声相续善心不绝。诵一遍投一华着火中。时观世音菩萨从东来。现大神光于火上燃。时观世音菩萨应于火中如所画像。身着白衣其发高竖。手捉瓶华于火中现。当见之时心无众怖。当知是人即闭地狱饿鬼畜生道门。随其所欲求愿悉得。若求作贵若求飞空。若欲施众生随意自在。悉皆得之。欲求多闻欲求论议。欲求入深欲求伏藏。欲求服仙膏欲求妙色。欲求牛黄。欲求天眼欲求天耳。灭一切病痛。若身体情根不具。若有病癞一切病苦。乃至身体诸根不具足者。悉得除愈。并除过去一切重业。若男欲求女身女欲求男身。如愿悉得随所求讫。还送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说散华供养应没陀罗尼

南无勒囊利蛇蛇　南无阿利陀　婆路吉坻　舍伏罗蛇　菩提萨埵蛇　摩诃萨埵蛇　多掷哆　乞利　乞利　至梨　至梨　秀留　秀留

伽车　伽车　蛇多宿[口*欽]　阿利蛇　婆路吉坻　舍伏罗蛇　莎呵。

　　应取好华一掬。三遍诵此陀罗尼。散观世音菩萨足下。又烧好香供养。时观世音菩萨忽然不现。

观世音说灭罪得愿陀罗尼

　　南无勒囊利蛇蛇　南无阿利蛇　婆路吉坻　舍伏罗蛇　菩提萨埵蛇　摩诃萨埵蛇　多掷哆　兜流　兜流　阿思　摩思　摩利尼　氏波摩利尼豆豆脾　那慕那慕　莎呵。

　　行此陀罗尼法于观世音菩萨像前烧沉水香至心忏悔。诵此陀罗尼三遍。能灭无始以来一切罪业。获大功德欲求愿如愿必得。

观世音说除一切眼痛陀罗尼

　　南无勒囊利蛇蛇　南无阿利蛇　婆路吉坻　舍伏罗蛇　菩提萨埵蛇　摩诃萨埵蛇　多掷哆　休休　比之座利　涅摩利　输陀泞伽遮提蜜罗　萨婆奥厕路　伽舍摩尼　比那舍尼　车陀尼　比车陀尼　婆多三慕咥耽　毕多三罗慕呧耽　尼利摩三慕咥耽　散尼波多三慕咥耽　萨婆那舍尼　比那舍尼　阿利蛇　婆路吉坻舍伏罗蛇　那扇兜萨比奥厕路伽　莎呵。

　　诵此陀罗尼咒一百八遍自手用摩眼能除眼根一切病痛。

观世音说能令诸根不具足者具足陀罗尼

　　南无勒囊利蛇蛇　南无阿利蛇　婆路吉坻　舍伏罗蛇　菩提萨埵蛇　摩诃萨埵蛇　多掷哆　秀弥　秀弥　秀弥　乞梨　乞梨　乞梨　责泞　散责泞　富罗　尼盐　闍垣希男多蔷钳　波利富男　罗毗散提　车陀　车陀　波思尼　比利蛇　比利蛇　波滥　菩提　菩提萨埵蛇　婆滥　波利富囊　摩奴罗痴　三波利富那摩愈婆毗坻　莎呵。

　　行法烧沉水香净心一念。咒草一百八遍。若诸根不具足。若手脚耳眼鼻有阙少之处。以咒草摩之。以咒力故悉能护之令差。能令一切满足。

观世音说治热病陀罗尼

　　南无勒囊利蛇蛇　南无阿利蛇　婆路吉坻　舍伏罗蛇　菩提萨埵

蛇　摩诃萨埵蛇　多掷哆　痤梨　摩诃痤梨　郁企目企　三钵泞　摩诃三钵泞　三钵坻　摩诃三钵坻　阿囊伽思　波囊伽思　伽思　伽思　摩诃伽思　伽车座利　目句都思　莎呵。

　　此陀罗尼咒法。若缕若水若草诵咒三遍。若缕结之若草扪之若水洒之。以治热病一念之顷一切热病即皆除愈。

观世音说除一切颠狂魍魉鬼神陀罗尼

　　南无勒囊利蛇蛇　南无阿利蛇　婆路吉坻　舍伏罗蛇　菩提萨埵蛇　摩诃萨埵蛇　多掷哆　至利　弥至利　勒叉　勒叉慕阿利蛇　婆路吉坻　舍伏罗蛇　莎呵。

　　此咒能除一切颠狂病。若为一切魍魉鬼神所捉所病。以五色缕结作三结。咒之三遍结病人颈。一切之病皆即除愈。若无五色用赤缕亦得。

观世音说除种种怖畏陀罗尼

　　南无勒囊利蛇蛇　南无阿利蛇　婆路吉坻　舍伏罗蛇　菩提萨埵蛇　摩诃萨埵蛇　多掷哆　目俙　修目俙　车陀泞　比车陀泞　涅摩利　瞢伽利　修目企　毗目企　萨婆婆蛇　比叉尼　萨婆波陀牢　比叉尼罗阇婆淫　摩罗那婆淫　朱罗婆淫　阿毕利淫　比沙婆淫　贪思多婆淫　奥尼婆淫　郁豆伽婆淫　婆罗者伽婆淫　星那朱地蛇　伽都婆朱罗朱地蛇　伽都婆　甑呵朱地蛇　伽都婆脾伽罗朱地蛇　伽都婆律叉朱地蛇　伽都婆　脆卑朱地蛇　伽都婆　梅荼朱力　伽朱地蛇　伽都婆　讫力使囊朱地蛇　伽都婆　尼干荼毗荼奴婆伽吒　畔荼奴婆　梅摩畔荼奴婆　阿阇罗朱地蛇　伽都婆　蝎思伽朱地蛇　伽都婆　三目陀　罗朱地蛇　伽都婆　迦赖摩朱地蛇　伽都婆　萨婆比蛇散比　乎目折提　萨婆波陀罗比　乎目折提　萨婆婆蛇比　乎目折提　勒叉慕　阿利蛇　婆路吉坻　舍伏罗蛇　蝎坻　尼蝎坻　蝎利比蝎利　萨婆咄吒波赖[仁-二＋張]罗敕迦　目折提　木叉尼比利蛇尼　莎呵。

　　此陀罗尼能除却。能灭世间一切诸大种种怖畏。若遭种种怖畏之时。于坐卧行处。若水若土若缕若自衣角。诵咒三遍。若以缕结作三结。若水土四向洒之。即除却解脱。

观世音说除一切肿陀罗尼

南无勒囊利蛇蛇　南无阿利蛇　婆路吉柢　舍伏罗蛇　菩提萨埵蛇　摩诃萨埵蛇　多掷他　冀利至利　冀利至利　比至利比　冀利莎诃。

此陀罗尼咒。若一切众生。若有肿患若肿若风肿。用油咒三遍用涂肿上一切肿病即皆除差。

观世音说除身体诸痛陀罗尼

南无勒囊利蛇蛇　南无阿利蛇　婆路吉柢舍伏罗蛇　菩提萨埵蛇　摩诃萨埵蛇　多掷哆　帝利　希利　休流　休流　那舍尼　那舍尼　萨婆毗蛇蛇　比目叉尼比[口*爾]　毗摩婆利　旃茶旃茶婆利　阿陀婆　毗陀剑婆　阿陀单婆　婆醯罗蛇　阿便多罗蛇　摩优罗单婆　婆多首尼单婆其力度婆　楼婆舍利罗剑沟婆　希力豆卢具婆　阇路陀路婆　勒吒陀路婆　车度路陀路婆　萨婆伽摩蛇弥　婆罗舍摩蛇弥　舍弥　舍弥　舍弥　舍弥泞　萨婆比蛇地　蛇尼　莎呵。

此咒诵二十一遍。用咒稗麻油若胡麻油。若人身体诸有病痛处咒油涂上即得除愈。

观世音说除卒腹痛除罗尼

南无勒囊利蛇蛇　南无阿利蛇　婆路吉柢　舍伏罗蛇　菩提萨埵蛇　摩诃萨埵蛇　多掷哆　究之　究之　罗之　阿那三婆陀尼移　莎呵。

此陀罗尼。若人卒得腹痛病。咒盐水三遍令腹痛者。饮之腹痛即差。

观世音说除中毒乃至已死陀罗尼

南无勒囊利蛇蛇　南无阿利蛇　婆路吉柢　舍伏罗蛇　菩提萨埵蛇　摩诃萨埵蛇　多掷哆　莎梨　莎梨　毗莎梨毗莎梨　萨婆毗沙那舍尼　莎呵。

此陀罗尼咒。若人被毒中毒欲死若已死。以此咒咒于耳中。即差死还活。

观世音说除卒病闷绝不自觉者陀罗尼

南无勒囊利蛇蛇　南无阿利蛇　婆路吉坻　舍伏罗蛇　菩提萨埵蛇　摩诃萨埵蛇　多掷哆　尼蜜梨　尼蜜梨　萨婆其力呵　尼蜜梨　木叉尼　慕耆尼　那舍尼　毗那舍尼　思提伽梨　思伽梨　莎呵。

此陀罗尼。若人卒得重病闷绝不自觉知。以罗叉染缕。烧黑坚沉水香。诵咒百八遍。结系病人身。即惺悟差愈。

观世音说除五舌若喉塞若舌缩陀罗尼

南无勒囊利蛇蛇　南无阿利蛇　婆路吉坻　舍伏罗蛇　菩提萨埵蛇　摩诃萨埵蛇　多掷哆　梨蜜梨　梨蜜梨　伽罗　梨蜜梨　乾陀梨弥梨　毗至梨　莎呵。

此陀罗尼。若人五舌咽喉闭塞舌缩。咒土三遍用涂痛上即差愈。

观世音说除种种癞病乃至伤破咒土陀罗尼

南无勒囊利蛇蛇　南无阿利蛇　婆路吉坻　舍伏罗蛇　菩提萨埵蛇　摩诃萨埵蛇　多掷哆　修目企　毗目企　休流　休流　修目流　比修目流　输那泞　毗输那泞　摩思多婆兜　摩首罗兜　摩富坻婆波坻　多婆首沙兜　莎呵。

此陀罗尼。若人癞病。若白癞若赤癞病。若狂啮齿若身疮病。若被箭刀疮伤破。以此咒咒土涂之即差愈。

观世音说咒涧底土吹之令毒气不行陀罗尼

南无勒囊利蛇蛇　南无阿利蛇　婆路吉坻　舍伏罗蛇　菩提萨埵蛇　摩诃萨埵蛇　多掷哆　置知毗置知　寿弥梨　至弥梨　郯肥散泞　尼婆兰泞　毗沙舍尼　摩那私　摩诃摩那私　比利絺利　摩那私　阿伽坻毗沙散刍婆尼　叶陀伽坻　毗沙　那舍尼　莎呵。

此陀罗尼咒。以涧底土以药摩罗时。合涂其上吹之。随其音声所彻处毒气不行。

观世音说咒药服得一闻持陀罗尼

南无勒囊利蛇蛇　南无阿利蛇　婆路吉坻　舍伏罗蛇　菩提萨埵蛇　摩诃萨埵蛇　多掷哆　毗犁　毗罗　朱坻　提阇提阇　婆坻　婆罗尼　首留多　陀罗尼蜜力提　陀罗尼　莎呵。

此陀罗尼于七日中。服婆蓝弥毗那耆药半两。经七日此药置乳中。后复服此药。当大下服讫。欲食食合乳饭。诵此咒二十一遍。以咒药后服。能得一闻持日诵千偈。

观世音说咒五种色昌蒲服得闻持不忘陀罗尼

南无勒囊利蛇蛇　南无阿利蛇　婆路吉坻　舍伏罗蛇　菩提萨埵蛇　摩诃萨埵蛇　多掷哆　虔踟　富那离　波罗婆离　莎呵。

此咒于观世音像前。烧沉水香咒白昌蒲根百八遍。服之得闻持不忘。

南无勒囊利蛇蛇　南无阿利蛇　婆路吉坻　舍伏罗蛇　菩提萨埵蛇　摩诃萨埵蛇　多掷哆　洙坻　洙坻　坻耆　比利蛇　休流弥　休流弥　呵呵呵　休流弥　居赖囊　休流弥　莎呵。

此咒于观世音像前。烧沉水香咒黑昌蒲根百八遍。服之得闻持不忘。

南无勒囊利蛇蛇　南无阿利蛇　婆路吉坻　舍伏罗蛇　菩提萨埵蛇　摩诃萨埵蛇　多掷哆　阿其尼　阿其尼目企　苏弥苏摩目企　毗梨蛇　毗梨蛇　婆梨　思摩泜　三钵陀尼坻离　坻离　毗坻离　莎呵。

此咒于观世音像前。烧沉水香咒赤昌蒲根七遍。服之得闻持不忘。

南无勒囊利蛇蛇　南无阿利蛇　婆路吉坻　舍伏罗蛇　菩提萨埵蛇　摩诃萨埵蛇　多掷哆　牟尼　毗牟尼　牟尼　毗牟尼　梨波坻　尸罗波罗尼　波斯尼　目企　比目企　蜜力坻　婆但泞　蜜力坻　婆但泞　首罗多　婆但泞　首留多　伽罗尼　莎呵。

此咒于观世音像前。烧沉水香咒青昌蒲根百八遍。服之得闻持不忘。

南无勒囊利蛇蛇　南无阿利蛇　婆路吉坻　舍伏罗蛇　菩提萨埵蛇　摩诃萨埵蛇　多掷哆　罗呵泞　慕呵泞　居利舍　郯摩散泞　罗弥泞　毗罗泞　比罗婆信尼毕多目企　卑多畔泞　置多罗斯　秀弥秀弥毗秀弥　具梨　具梨　之其梨　蜜力提　婆但尼佛提　婆但婆尼　提者婆但尼　赖尼摩婆但尼　乌皆婆但尼　耆那婆但尼　比利蛇婆但尼　首留尼　沙伽跏婆婆坻　莎呵。

此咒于观世音像前烧沉水香咒黄昌蒲根百八遍。服之得闻持不忘。

观世音说除病肌生陀罗尼

南无勒囊利蛇蛇　南无阿利蛇　婆路吉坻　舍伏罗蛇　菩提萨埵蛇　摩诃萨埵蛇　多掷哆　乌伽罗泞　波罗伽罗泞　踬吒　首罗多摩思罗婆比利　比利比比利思思利　踬思吒　阿力奢　陀婆阿罗　阿力奢　婆希罗阿力奢　仇茶　阿力奢　娑罗婆　阿力奢　首迦婆阿力奢婆罗那　阿力奢　嗔那　阿力奢　蜜力坻　阿力奢　乌茶罗蜜力提　阿力奢　三枚蓝那舍蛇　蜜力提　阿力奢　卑坻伽　阿力奢　舍利尼　摩伽阿力奢　阿那弥坻　阿力奢　嗔茶弥力坻　阿力奢　帝利比帝梨　踬吒摩思罗兜　摩毗茶蛇兜　摩首罗兜　萨婆兰那兜　摩婆呵兜　踬吒兜　阿利蛇　婆路吉坻　舍伏罗蛇　坻耆那　莎呵。

此咒法以白叠缕。咒百八遍作百八结。随有病处系其痛处。又咒土涂。又末比跋置水中服之。除人得流肌生无病。

观世音说咒土治赤白下痢陀罗尼

南无勒囊利蛇蛇　南无阿利蛇　婆路吉坻　舍伏罗蛇　菩提萨埵蛇　摩诃萨埵蛇　多掷哆　阿罗泞　婆罗孙梦　修修弥坻　毗阿泞　耽婆罗泞　那舍泞　比那舍泞　踬吒　踬吒　阿踬莎罗　摩思罗婆兜　摩首罗蛇兜　踬吒　踬吒兜　莎呵。

此陀罗尼。若人病赤白下痢。咒土三遍以涂大便上差愈。

观世音说咒草拭一切痛处即除愈陀罗尼

南无勒囊利蛇蛇　南无阿利蛇　婆路吉坻舍伏罗蛇　菩提萨埵蛇　摩诃萨埵蛇　多掷哆　陀弥　陀弥　舍弥　舍弥　合弥泞　冀利　冀利毗　冀利　之利　毗之利　弥利毗　冀利　但摩毗冀利弥尼　毗冀利　踬吒豆　夫力沙路伽　那多路伽　目佉路加　踬吒豆失波莎　踬吒豆　其力呵那毗沙摩　踬吒豆　伽摩罗踬吒豆　半茶路伽　踬吒兜郁陀婆多　踬吒兜　居利车　踬吒兜　勿力多　居利车踬吒兜　阿尸　摩利　踬吒兜　摩思伽军茶蓝　踬吒兜　阿那呵坻踬吒兜　勒多卑多　踬吒兜　思帝利　那愈尼　比蛇婆陀　踬吒兜勒多婆思罗婆兜　阿利蛇　婆路吉坻　舍伏罗蛇　菩提萨埵蛇　坻阇那　比利蛇　那婆罗若那　踬吒兜　摩毗陀蛇兜　莎呵。

此陀罗尼。人得百病身体有痛。咒草三遍拂拭痛处。一切病痛即蒙除愈。

观世音说随心所愿陀罗尼

南无勒囊利蛇蛇　南无阿利蛇　婆路吉坻　舍伏罗蛇　菩提萨埵蛇　摩诃萨埵蛇　南无摩诃留尼迦　南无萨婆萨埵蛇　布多菢剑毕泞　南无萨婆萨埵囊　弥多罗质多蛇　南无萨婆脾蛇散那　木叉迦罗蛇　南无萨婆槃但侈陀那迦罗蛇　南无萨婆婆蛇　睒摩囊迦罗蛇　南无萨婆比蛇　地肥木叉迦罗蛇　南无萨婆萨埵涅槃　波罗肥舍迦罗　南无摩诃菩提萨埵蛇　带雁那摩吉埵囊　伊瞢　阿利蛇　婆路吉坻　舍伏罗蛇　希力提蛇　摩拔提霜　萨婆羯摩力陀莎陀尼　萨婆比蛇地　波罗慕羼尼　多掷哆　秀留　秀留　兜流　兜流希利　希弥利　思利　思利　思提梨　阇梨阇梨　阇利泞　郁羁利　目羁利　庭迦斯　具利　乾陀梨　陀罗邲呲　摩蹬只　福迦罗斯　豆离　豆豆离　昙弥　昙弥昙弥泞　膻坻膻多　摩那斯　目俙　比目俙　折移　肥折移　[仁-二＋頡]利酪　弥力弥　希利　富且泞　苏慕坭　修赖斯　阇弥律坻　阇弥律多　婆但坭　难提　难提目企　梅陀利　梅陀罗　目企钵陀哆　半陀莽目企　修陀迦絺　修利蛇　波罗婆脾　修利蛇　赖世弥　娑迦律施　娑罗唅[口*名]　婆罗摩莎攤　目陀罗　目陀逻　伽罗酪　婆移　阿赖只　闇弥坻　摩诃波腊脾　屯豆脾莎离　摩豆莎离　萨婆萨埵蛇　菢剑波蛇　沙陀蛇　娑陀蛇　佛驮摩菢沫罗　[仁-二＋頡]昙摩摩褥　沫罗希　僧伽摩褥沫罗希　佛陀蛇　佛陀蛇　希厘　提蛇　摩菢沫罗蛇　菩提蛇　菩提蛇　菩提萨埵蛇　萨婆羯摩弥　婆陀婆罗陀蛇　莎呵　阿婆罗陀蛇　莎呵　迦留尼迦蛇　莎呵　羯磨[口*名]　莎陀蛇　莎呵　南无阿利蛇　婆路吉坻　舍伏罗蛇　悉缠兜　慕陀罗　钵陀蛇　莎呵。

行此咒法。于白月八日至十五日。以牛屎涂地。以瓦器新好者盛香汁。一瓦器盛乳。须一灯须极好香花贯鬘。三日断食一日三时澡浴。应布草于地。于七日中诵八百遍。应于观世音像前。应着新净衣烧黑坚沉水香。三时诵此咒。必吉祥随心所愿必得。若咒水若咒土。若结缕若咒芥子烧之。若咒草随心所便。用治身病。要于食前咒之众病除差。此随心所愿咒。应七夜中行之。亦使上来一切咒得行吉。此咒是随心咒。是观世音菩萨所说。诸欲所求悉得如意。能灭一切怖畏。能除一切病苦。能解一切系缚。能除一切怨害。能除一切蛊毒。能除一切热病。能降伏一切怨贼。能除颠狂鬼病。若欲远行诵咒自结衣角。能除一切众恶。若系染色缕系病人身无不除差。若以水喷洒。若以黑缕结之。亦能自护并护他人。能至堕地狱亦蒙解脱。此观世音菩萨本所誓愿。拔度一切众生。

## 陀罗尼杂集卷第七

观世音说灭一切罪得一切所愿陀罗尼一首。

除障灭病至获道果陀罗尼一首。

获诸禅三昧一切佛法门陀罗尼一首。

见一切诸佛从心所愿陀罗尼一首。

修念佛三昧陀罗尼一首。

无尽意菩萨说幢盖愿陀罗尼一首。

胜敌安退并治毒啮及肿陀罗尼一首。

吉祥神咒一首。

佛说旋塔陀罗尼一首。

辟贼陀罗尼一首。

闻持陀罗尼一首。

佛说大七宝陀罗尼一首。

佛说大普贤陀罗尼一首。

四天王所说大神咒合六十六首。

观世音说灭一切罪过得一切所愿陀罗尼

南无勒囊怛利蛇蛇　多揥哆　[飑-台＋秋]梦浮　[飑-台＋秋][飑-台＋秋]梦浮　阿迦奢[飑-台＋秋]梦浮　婆伽罗[飑-台＋秋]梦浮　阇婆[飑-台＋秋]梦浮　[口*脾]啰　[飑-台＋秋]梦浮　婆只罗　[飑-台＋秋]梦浮　阿路伽　[飑-台＋秋]梦浮　陀摩[飑-台＋秋]梦浮　萨多陀　[飑-台＋秋]梦浮　萨愿涅呵罗[飑-台＋秋]梦浮　阿婆路伽叉蛇[飑-台＋秋]梦浮优婆舍摩[飑-台＋秋]梦浮　那那亦[飑-台＋秋]梦浮　婆罗若三目提罗囊　[飑-台＋秋]梦浮　毗尼试利蛇　[飑-台＋秋]梦浮　舍思多婆　[飑-台＋秋]梦浮　婆蛇吒摩希利陀弥　舍弥　者尼罗斯　者居罗摩思利　厕利地利其鸡娑婆罗　婆多坭　希利多罗仳婆罗　婆陀坭　罗单坭者遮　者遮希利　弥利　伊伽咃翅　咃丘流

哋梨　哋梨弥梨　漫茶　单茶　究梨　弥梨　阿久至多脾　目利　婆罗其利　究吒　闪婆利　澄只　澄求利　休流　休流　究留兜　弥利　弥利　椡畔茶　陀呵罗　希利　休流　休流留婆婆罗者　比输陀尼　莎呵　摩诃浮多迦留沙　比输陀尼　莎呵　迦留沙　乌阇比输陀尼　莎呵　萨婆罗婆　比输陀尼莎呵　迦留来婆　比输陀尼　莎呵　萨婆阿舍波利　富来泞　莎呵　萨婆多他　阿提咥坻　莎呵　萨婆菩提萨埵　阿提咥坻　多那慕提坻　莎呵。

于一月中舍诸缘务。于明星出时日读百二十遍。常求三事。一者自悔无始以来罪业。二者所修功德愿与一切众生共之。三者常愿十方菩萨未得正真者速得之。若以得道欲入涅槃愿久住世。于一切时作心供养一切诸佛菩萨。又别礼阿利蛇厕提竭浮菩萨。随在何方建心念之。随欲求何愿。若重病不能得药即随意得之。若欲忏悔其罪即灭。若有重罪即得灭罪方便。又一切心所欲念即得方便。若梦当有沙门形服。随所应现示其方便。有世间之事意欲作者。若不知方便随其所愿能得方便。若能如是修行。于六度中随意。能得进力试证道果。此陀罗尼若能于一月。身心清净舍诸缘结。无有空行行必有获。若人于一劫称余菩萨名字。不如一时称此菩萨名字供养。灭除一切罪过得一切所愿。

除障灭病至获道果陀罗尼

婆隶羯隶　波修坭　多羯隶　波波散坻　波羯隶　陀罗毗拔利坻　波罗遮　那牟企　波罗朱沙那坭　郯陀和　多毗地　因提利蛇其罗芒　比输地坭　三摩留波毗竭坻　竭三摩多毗沙尼　陀罗呵坻修波利延　蛇尼那坻[禾*土]　修婆波罗[禾*土]　那遮梨坻隶　阿钵罗由　地那至坻　但摩蛇　攘波利富隶　絺那毗奴那坻　莎呵。

行法以月八日。净自洗浴着新净衣净其心内。在佛像前舍利前。七日七夜至心念佛诵咒千遍。不念世间一切恶法。用劫贝缕一百八结。用系结与众共行。恶人不见其形卧无恶梦。一心念佛得无生法忍。决定得成无上道果。为一切人天之所恭敬。四大天王之所拥护。除一切三障之业。卧睡之中则见十方诸佛菩萨。初所未闻法皆悉得闻。无四百四病。能疗众生一切患苦。施于众生一切快乐。

获诸禅三昧一切佛法门陀罗尼

优牟尼　破罗牟尼　究莎阇醯　拘细拔阇　阿波罗牟沙　娑坭毗陀罗私蜜坻　迦多迦婆梨　频头朱坭　娑罗其罗末罗末坻　优咥坻阿□私咥坻　萨婆攘芒路那私那坻　毗陀蛇末坻　毗头末坻　修波罗帝

唓坻　阿尼罗泄阿婆呤　刍罗尼弥蜜坻　呵莎慕蓰　莎呵。

行此陀罗尼法。七日之中于佛像前舍利前诵千遍饮黑蜜莲华华鬘浆。一日之中能诵千偈得他心智。若有四众于寂静处。至心如法行此陀罗尼。不过七日获于四禅。坏欲界结得十方佛如意证三昧。能除众生三障之业。能燋众生一切烦恼颠倒等结。亲近住于贤圣之道。能令无有退转菩提。得一切智不从他因。而得一切佛三无碍三无畏三昧法门。能除众生一切诸恶。

见一切诸佛从心所愿陀罗尼

咀耶哆　娑迦罗目呿　阿迦罗目呿　阿尼摩目呿　阿婆罗阇目呿　萨坻罗阇目呿　阿那游呵目呿　婆波唾阇目呿　阿袦萸肥奢[口*伐]奢慕　[口*伐]奢多[口*伐]　阿那游呵　贸尼摩[口*伐]娑何婆罗憍扇那末升呵[口*伐]　安泯罗那迦富拙之　舍那修娑吐摩罗　阿单梨哯罗富娑　呿[口*伐]叉呿[口*伐]　阿留囊[口*彌]呧　娑罗波波　晱浮罗囊敦囊　蛛蛭呿[口*伐]　阿流那遮　波坻[口*將]浮　阿那叉耶那荼[口*脱]阇　摩利之娑罗　居题[口*致]叉[口*伐]　庵蒱利[口*脱]阇　薮罗舍罗坻　梨梨呿[口*芒]　利勒那波娑　牟尼提耶　多波迦破斗罗踧[口*伐]　脾奢摩尼那罗延　罗哄娑　那罗延拏　娑婆　因陀半拏[口*伐]呿目呿　婆[口*芒]婆罗　摩尼肥攘目呿　牟尼系呵[口*伐]　娑迦摩娑罗尼[口*芒]　摩摩[口*芒]诃尼[口*芒]　陀利射　摩利遮呵[口*伐]　喉喉摩尼　阿[口*伐]阇昙摩　阿[口*樊][廾/他]昙摩　肥利阇牟尼　陀奢题奢　兜沙诃　仔[口*芒]弥陀阇　波波摩[口*芒]　肥阇蛇　贸贸贸[口*伐]罗那　因提利也　贸贸呵[口*伐]　肥罗阇　肥尼[口*芒]　肥质阇　肥沙罗　诃诃贸尼　拔罗荼娑呵耶饭那莎呵　阿利波阇　莎　莎呵。

佛说此陀罗尼时。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天于空中作天伎乐。雨种种香花珍宝。供养于佛菩萨大众。于时九十九亿那由他天人发菩提心。若出家在家善男子善女人发菩提心者。应当书写读诵此陀罗尼。十方诸佛即见此人。闻其读诵发愿回向。遥见此人生欢喜心。即与受记必当作佛。若其四众为求佛道故。应净心洗浴着新净衣。敷种种净座。于阿练若处离愦闹人。无贪嗔恚烦恼污心。又离憍慢嫉妒之心。一向正念十方诸佛令如目前。昼夜三时忏悔诸罪。读诵此陀罗尼。于七日中善心淳志。当见十方佛若不得见。复更二七三七日中专心不住。无量诸佛当现其前。而为说法与其受记当得作佛。一切障业悉皆消灭。若造五逆犯重根本毁谤正法。不得现见诸佛若梦中见亦得灭除无量诸罪。复更三七勤加精进。必使得见一切诸佛。此陀罗尼随四众心。精勤如法所愿从心。

修念佛三昧陀罗尼

多掷哆　度陀尼　陀罗　哒罗尼　牟尼[口*皮]婆散泞　悉能扇地　涅牧支涅　呵梨路伽钵哌　没陀钵坻　哌离　伽罗知郁伽　知赖殊波伽坻　汦耆波竭坻　比舍罗　浡提但摩婆那　阿叉移　羯卑　羯波娑哌　阿弥勒陀羯卑　休多[口*知]　汦殊钵哌　瞻多三摩[仁-二＋頡]汦　汦殊其罗钵哌　[口*直]拏浡提因提利蛇浡提　莎呵。

行法于二月三月八月中。以白月中初修念佛三昧。从八日至十五日。当见佛在莲花上坐。当昼夜各三时。以好香华供养。必见如来莲花上座而为说法。得陀罗尼得念慧。觉意坚固得宿命智。乃至般涅槃。一切经一切工巧作业。如是等一切尽能摄取。能得净心除四圣谛。何以故此法能摄取有漏。受持读诵此陀罗尼者。所生之处常不堕恶趣。常值诸佛。生生之处常七宝具足。不生下贱。生生之处当值诸佛菩萨。生生之处常不忘菩提之心。游十方世界常见诸佛。世尊常得所愿。

无尽意菩萨说幢盖愿陀罗尼

多掷哆　昵那散受翅　毗昵那比梦脾　伽罗陀勒叉　佛律婆宿卑　遮摩揕脾　阿叵罗差　何叉路卑　阿折摩坻　弥梨失梨　多比莎利　鸯仇　阇但尔　阇阇罗奴斯　阿那摩首提目呿末勒差　究罗拔知　末力伽婆差　暴婆莎梨　阿佛律提　梦复梨　莎罗吐只　蜜力提无尼　莎呵。

无尽意菩萨。于佛前大菩萨众中。唱此幢盖愿大陀罗尼。若有众生能至心书写受持此陀罗尼。于七日七夜中常修定。如法诵此陀罗尼十万遍。得大功德大光明大力。得度彼岸。具足多闻智慧辩才。具足如来世尊一切诸戒。成就一切诸大功德。乃至天王国王下至婆罗门居士。一切众生见者欢欣生信敬心。乃至一切所须之具随愿必得。为诸佛所持。往生之处与诸佛共会。能使一切众生开智慧眼。见一切妙法。

胜敌安退并治毒啮及肿陀罗尼

多掷哆　伊梨　富持利　富伦提　呵　唻呼(上力可反下并同)摩勒浡　婆唻浡　至唻呼　比至唻呼　思坻呼　比思坻呼　摩比提呼乌思罗娑坻呼　莎呵。

此陀罗尼。若王者兴军动众与敌相攻。必欲取胜欲入敌之时。当

咒土三遍以涂身。并涂幢麾幡盖鼓角伎乐斗具。所向必胜令彼军众。安隐退还复无伤损。若为毒虫所啮。若被毒若身有肿。咒之涂以清黛傅之。皆得除愈。

吉祥神咒

南无观世音　　能施无畏力
一切和雅音　　勇猛师子音
大梵清净音　　大慈妙法音
天人大丈夫　　能施众生乐
灭除无明使　　济度生死海
今我等归依　　如是大神力

佛说旋塔陀罗尼

那慕佛陀蛇　那慕檀摩蛇　那慕阿利蛇　波路枳底　奢婆罗蛇　菩提萨埵蛇　摩诃萨埵蛇　呿罗婆帝　仇呵婆帝　伽婆帝　伽婆帝　莎呵。

辟贼陀罗尼

多掷他　唏梨　弥梨　摩登歧　真陀罗　莎呵。

闻持陀罗尼

那慕婆伽槃　摩拏勿力陀略也　多掷他　伊隶　啾隶　弥利　希利　伊利弥利　萨婆羯摩尼　莎呵。

佛说大七宝陀罗尼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祇树给孤穷精舍。佛告阿难汝受持此大七宝陀罗尼咒。尔时世尊即便说之。

写地也贷昙　坻阇(上音止)律提　波罗若　波罗　式叉仇拏　比茶。

阿难若有受持读诵修行此陀罗尼咒。尽其形命。一切怨仇能令欢喜。火不能烧刀不能伤。水不能溺。无方道鬼魅所持。若天龙阿修罗乾闼婆乃至人非人等。阿难此七宝咒。若至水火中。若怨贼中。若食

毒若方道毒。应念此咒。若怖畏毛竖等悉得解脱。以毗婆尸佛威德。尸弃神力。比尸婆智慧。拘娄孙佛力。迦那牟尼戒。迦葉功德。释迦牟尼精进。令一切众生悉除怖畏令得安吉。尔时阿难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佛说大普贤陀罗尼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佛告阿难。吾今说大普贤咒汝当受持。

　　多掷哆　阿吒　那吒　茶弥茶　遮居梨　居梨　茶也　居梨　茶也拔坻思提　思陀　婆梦坻(音止)

　　阿难此大普贤咒。遮灭一切兵刃除一切怨仇诸怨除。一切夜叉罗刹。复多等畏除一切热病鬼神病方道虫毒咒术毗多茶富多那等。悉不能违犯此普贤咒。能为一切吉善若善男子善女人所至之处。若行道中若水道中。若急难处。应念此咒无有夜叉。复多毗舍遮拘槃茶迦吒富多那。罗刹毗多茶等畏又无水火刀杖兵凶毒药衰害咒术方道一切诸恶人非人等。如是诸畏阿难若有恐怖急难应诵念此咒。无能作衰恼者。复次阿难若有受持读诵此咒。如上天龙鬼神二十八部人非人等。不能越犯此咒。铁轮金刚轮当为作苦患。令头破作七分。四方四维上下。若有于此人起恶心者悉皆系其毒心令不发起。是善男子善女人应善读诵执持奉行。

四天王所说大神咒(合六十六首)赤下鬼名

　　罗单那(一)迦罗富单那(二)波都耆(三)摩诃波都耆(四)莎呵(五)

　　诵咒三色缕黄赤绿作二十一结。先系脚后系腰却系手。

白下鬼名

　　流流(一)摩诃浮流(二)乌摩勒呵暮多(三)毗摩呵暮多(四)波吒罗呵暮多(五)浮浮呵暮多(六)莎呵(七)

　　咒二色缕白黑。结作十四结系项。

失喑鬼名

　　项浮流(一)睺睺摩(二)波吒罗睺睺摩(三)波吒罗睺睺摩(四)毗摩勒

睺睺摩(五)汉奴睺睺摩(六)莎呵(七)

咒缕黄赤绿。结作三七结系项。

譋语鬼名

毕多罗(一)波波浮(二)波波浮(三)乌摩勒　波波浮(四)莎呵(五)

咒水七遍。洗面洗左耳嗽口噀之各三过。

蔽人目鬼名

支富罗(一)支富破(二)支富破(三)呼奴支富破(四)波吒罗支富破(五)莎呵(六)

咒水七遍噀目。

嗔鬼名

颇波罗(一)破波罗睺(二)破波罗睺(三)破波罗睺(四)乌奴破罗睺(五)乌吐睺(六)莎呵(七)

七遍诵咒之。

食吐鬼名

都睺兜睺(一)乌奴破(二)兜睺乌奴破(三)莎呵(四)

一七遍咒。

罗鬼名

阿那波那兜(一)阿那波那兜(二)毗摩那兜(三)莎呵(四)

一七遍咒。

障善根鬼名

浮流浮流(一)睺睺摩浮流(二)阿那毗那睺浮流(三)支兜那毗摩睺那浮流(四)浮阿那毗摩睺睺浮流(五)莎呵。

七遍咒水噀之亦七遍。

燋渴鬼名

波波睺(一)浮奴多波波睺(二)阿那毗那浮奴多波波睺(三)浮律多波波睺(四)莎呵(五)

咒二十一遍。五色缕青黄赤白黑。结作三七结。

眼上白光鬼名

阿富那(一)破多奴阿富那(二)毗摩破多奴阿富那(三)浮婆阿富那(四)莎呵(五)

咒三七遍咒郁金青黛水。常使病人。向东方日月净明德佛忏悔。洗目至七日。

不禁鬼名

修修罗(一)波波磨睺修修罗(二)阿那波那修修罗(三)毗摩呵那修修罗(四)莎呵(五)

用水三升鸡子黄少许盐和。三遍咒。常使病人。向北方得内丰严王佛三礼。然后服之一升。余者印以修修罗字。

侳鬼名

胡兜罗(一)呵尼那胡兜罗(二)阿波浮胡兜罗(三)阿波置胡兜罗(四)阿波波呼那胡兜罗(五)耶无多胡兜罗(六)莎呵。

须七色缕。结作二十一结。先系项次系两手后系腰系腕。

直下鬼名

舍波帝(一)阿波睺睺奢波帝(二)毗摩睺睺奢波帝(三)浮律多睺睺奢波帝(四)阿摩奴睺睺舍波帝(五)莎呵(六)

须五色氎缕青黄赤白紫。结作三七二十一结。系脚次系腰复系手复系项。

恶疮鬼名

破波罗(一)睺睺奴破波罗(二)乌吐浮律多破波罗(三)阿奢兜破波罗(四)阿奢呼兜破波罗(五)莎呵(六)

咒五升水三遍。着半鸡子黄少许盐。梁上尘。釜底黑尘墨。各一掌煮七回。三遍咒煮竟亦三遍咒。于日初出时七遍洗疮七遍咒。

不得食下鬼名

胡摩兜　乌奢睺睺胡摩兜　阿□羯卑　胡摩兜　破波罗胡摩兜　莎呵(五)

咒水七遍。与病人饮之。

腰脚痛鬼名

呼卢兜(一)波吒罗呼卢兜(二)毗摩罗呼卢兜(三)弥梨耆梨卑呼卢兜(四)莎呵(五)

咒三色缕青黄绿。结作七结。系脚腕次系髀后系腰。

头痛鬼名

胡摩兜摩呵迦吒罗(一)毗摩迦吒罗(二)呼唿罗迦吒罗(三)伊唿迦吒罗(四)伊末迦知迦吒罗(五)莎呵(六)

七遍咒杨枝打二七下。

闇钝鬼名

呼吒吒(一)浮律置呼吒吒(二)阿支拏呼吒吒(三)浮律置支呼吒吒(四)伊呼破罗支呼吒吒(五)私蜜兜　伊呼支破罗(六)莎呵(七)

三七遍咒七日日三过咒。

耳痛鬼名

比膩波(一)阿制置毗膩波(二)呼膩置毗膩波(三)伊呼支膩置毗膩波(四)耆摩膩置毗膩波(五)莎呵(六)

于月生一日。设使左耳痛南向坐。右耳痛北向坐东向门。病人门内坐咒师门外坐。水亦门外咒二七遍三噀之。

淋鬼名

破波罗(一)浮梨浮梨置破波罗(二)车慕那破波罗(三)呼呼罗车波罗(四)迦波置车波罗(五)莎呵(六)

五七遍咒水。以苇筒柱阴上。以水从桶中七遍咒一唾之末后以掬水望面洒之。

小便不通鬼名

乌都罗(一)呼若耆梨吒乌都罗(二)都罗呵拏时律吒乌都罗(三)莎呵(四)

取釜下炊汤二升半。鸡子黄白蜜和。与病人服之。正南而坐。念日月灯明佛作四拜礼七过。吸半鸡子已唾。

卒得心腹痛鬼名

蜜耆罗(一)阿吒腻吒蜜耆罗(二)支波副尼耆罗(三)呼呼那尼耆罗(四)阿不梨知尼耆罗(五)支波置尼耆罗(六)莎呵(七)

咒水三七遍。先唾之三过余者三吸。

疟病鬼名

须蜜多(一)阿腻吒(二)迦知腻吒(三)乌呼那须蜜多(四)支波呼睺须蜜多(五)伊知腻吒吒须蜜多(六)莎呵(七)

须五色缕咒作七结。痛从头下。先系项系脚系手。设之大急咒水三遍噀之。

匿病鬼名

究冰冰罗(一)阿知那知冰冰罗(二)乌呼吒冰冰罗(三)阿知拏知冰冰罗(四)莎呵。

须一斤艾一斗水。煮取三升咒三遍。病人东向坐。服之日服一升

三服。

黄病鬼名

　　呼都卢(一)阿知那知支波破(二)阿那耆支波破(三)呼梨吒支那吒支波破(四)伊耆那知支波破(五)莎呵(六)

　　三七枚爪子。二七枚杏人。一斗水。煎得三升咒七遍。日取一升。目中着一[糸*爾]鼻中二[糸*爾]。余者服之。日三服之已。用黄白綖咒作七结。先系头次系两耳系项系两肘。后系手七遍咒。

食人恼髓及心肝鬼名

　　句罗帝(一)阿吒拏支知(二)阿若耆遮知(三)阿奢默遮知(四)阿奴多遮知(五)若不那帝遮知(六)阿多尼遮知(七)阿睺睺睺睺遮知(八)阿副副副遮知(九)莎呵(十)

　　三斛热汤一升白粉和之。咒浴一杯饮之咒三遍。日用一斛五斗。先从头淋之吉。

卒得旋风头眩转鬼名

　　美音咒(一)多阿睺耆那(二)不不不睺耆那(三)阿若若不耆那(四)莎呵(五)

　　咒水二十一遍三噀之。

嗜酒鬼名

　　阿罗兜(一)乌那呵　乌那呵(二)呼律多　呼律多(三)若不呵若不呵(四)舍摩呵舍摩呵(五)莎呵。

　　若十四日十五日。取七井水三粒盐。咒三遍三淋顶上。三唾耳三唾鼻余水饮之。此人北向坐。

不嗜食鬼名

　　安多睺(一)颇奈卑颇奈卑安多睺(二)乌睺睺睺睺安多睺(三)波罗私兜若安多睺(四)遮奈迦知安多睺(五)阿若罗知安多睺(六)莎呵(七)

缕二色白黑。咒作十四结。七遍咒水与使饮之。

食少而吐多鬼名

耆多睺(一)阿若摩若多奈知(二)跛罗知那知唎善知那知(四)阿若奴摩知那知(五)阿呵耆那知那知(六)阿若奴摩知那知阿呵耆那知　莎呵。

咒水七遍噀面三遍残水饮之。作麻绳常于朝时。以用摎项。使病人东面向坐。一日不差乃至七日。

聋鬼名

胡楼兜(一)睺睺睺睺胡楼兜(二)阿呵呵那胡楼(三)阿若若若胡楼兜(四)阿吒吒胡楼兜(五)莎呵(六)

须三升小豆一斗水。煎得三升。蜜安半升苏。煎得二升。接清取七十遍咒。于晨朝时慈箕豆安绵。揭取七遍二称鬼名。

健睡鬼名

浮浮流兜(一)阿吒腻知浮流兜(二)睺睺睺睺若浮流兜(三)苏摩帝浮流兜(四)呼呼阿吒那浮流兜(五)莎呵(六)

三遍咒水唾病人面。

支兜那是土公鬼名

副梨副梨支兜那(一)阿呵呵那(二)胡律兜支兜那(三)呼呼呼阿若兜支那(四)莎呵(五)

病人东向座。三遍咒一盆水七枚杨枝。东西南北安置盆上。咒竟以此四方洒之。三噀面三过饮。

注鬼凡二十五种。

破梨吒(一)破破破破梨吒(二)乌呼呼吒破梨吒(三)阿睺睺睺破梨吒(四)阿鸱鸱鸱鸱破梨吒(五)迦梨吒支休那破梨吒(六)莎呵(七)

咒水七遍唾之。五色綖结作七结系项。

一切蛇毒鬼名

阿那耆(一)常常囊阿那耆(二)梨帝囊阿那耆(三)阿若帝那　阿那耆(四)莎呵(五)

呪水二七遍。唾五情根及唾疮并洗三遍。

蠬赖鬼名

靡卑(一)陀罗那帝靡卑(二)奢若陀靡卑(三)阿不梨多阿奈卑(四)莎呵(五)

呪水七遍。唾五情根若以洗疮。

虾蟆毒鬼名

波奢尼(一)乌睺流兜修波舍尼(二)若波昼波舍尼(三)阿若梨知波舍尼(四)莎呵(五)

呪水三遍唾五情根并洗疮。余水饮之吉。

窖鬼名

破知那(一)流流兜破知那(二)车那兜破知那(三)阿靡耆兜破知那(四)阿呼梨兜破知那(五)莎呵(六)

三斗水一掌白粉。和之七遍呪吸三口。余者洗疮至三日用。

厌故鬼名

睺睺(一)奴吒□睺睺(二)尼多那睺睺(三)阿若兜睺睺(四)阿吒□睺睺(五)毗律多睺睺(六)奴吒□睺睺(七)莎呵(八)

三斗水铜盆上以白练覆上。以七枚杨枝。从横安上。呪三七遍。用竟弃之厕中。

鼠漏鬼名

遮吒尼(一)波赖帝　遮吒尼(二)阿若帝遮吒尼(三)靡赖帝　遮吒尼(四)阿靡赖帝遮吒尼(五)莎呵(六)

用三束白葱。五寸缕束之。一斗椒二斗水。煎得一斗。咒三七遍。接取一升饮之。余者洗疮。

赤眼鬼名

乌奴多(一)阿若兜□吒乌奴多(二)牟律帝那乌奴多(三)若昼□多乌奴多(四)者摩帝乌奴多(五)莎呵(六)

取三升麴一斗水。煎得三升。接取二升。咒二七遍。日取一[糸*爾]用唾之。亦洗眼二七日。

齆鼻鬼名

遮波昼(一)阿若兜遮波昼(二)浮律多尼遮波昼(三)浮波律多尼遮波昼(四)阿若多尼遮波昼(五)波律多尼遮波昼(六)莎呵(七)

一斗苦酒三斗水。煎得二升咒三七遍。日用二[糸*爾]灌鼻三十一日用。

腋臭鬼名

若多奴知(一)睺睺睺睺多奴知(二)浮流流流多奴知(三)摩赖帝多奴知(四)阿那那那多奴知(五)莎呵。

石灰三升苦酒三升。盘上和咒三七遍揣之。男先安左腋女先安右腋下。

毗楼勒叉天王所说咒水肿鬼名

胡楼兜宁(一)妃律帝胡楼兜宁(二)阿睺睺睺睺胡楼兜宁(三)若呼胡楼兜宁(四)波昼宁(五)胡楼兜宁(六)莎呵。

用三斛水三斗盐。煎得一斛五斗。咒三十五遍。封以鬼名日服一斗。

颓鬼名

波置楼(一)阿尼兜楼吒波置楼(二)若无波置楼(三)阿奴梨吒□波置楼(四)阿若梨吒奴波置楼(五)莎呵(六)

用八斗水小豆一升盐咒二十一遍。煎得五斗。接取清日服二。[糸*爾]余下稠者用作饼大如掌。用上向班之。

清盲鬼名

鸠槃荼阿若兜(一)副梨帝阿若兜(二)耆蜜帝阿若兜(三)摩赖帝阿若兜(四)阿路帝阿若兜(五)慢耆帝阿若兜(六)莎呵(七)

用胡椒安石留子细辛人参姜末小豆麻子。各一铢末和蜜浆若蒲桃浆。日咒七遍乃至七日。用作饼大如钱许。用搭眼以水从头后噀之。

疥虫鬼名

休由(一)波帝那休由(二)耆摩帝那休由(三)手律帝那休由(四)莎呵(五)

用一斛水着五斗盐。咒二七遍煮七回用洗浴。

壁[虫*薔]鬼名

睺牟楼帝(一)毗摩多睺牟楼帝(二)阿若兜尼睺牟楼帝(三)浮律多尼睺牟楼帝(四)莎呵(五)

用三斛水三斗艾。煮七回咒三七遍。洒四壁及以屋间。

鼠鬼名

不利兜(一)况况况不利兜(二)妃妃妃不利兜(三)守守守守不利兜(四)牛牛牛牛不利兜(五)饿饿饿饿不利兜(六)莎呵(七)

咒灰七遍。孔前咒水七遍写孔中。乃至三日。

狗神名

支兜帝(一)乌耆支鼻帝(二)具吒睺支鼻帝(三)那蜜若支鼻帝(四)乌吒呼支鼻帝(五)莎呵(六)

黄肿鬼名

耶牟乌都(一)婆副波乌都(二)具耆弥乌都(三)耶牟沙乌都(四)阿非破帝　乌都(五)莎呵(六)

以三斗郁金水。七遍咒饮之。

赤肿鬼名

阿兜耶(一)苏区都阿兜耶(二)阎摩卑阿兜耶(三)若富摩阿兜耶(四)究吒□阿兜耶(五)莎呵(六)

取方寸赤罽。三七遍咒赤处搭之。

白肿鬼名

耆蜜卑(一)波罗帝耆蜜卑(二)具殊呵帝耆蜜卑(三)乌喙若耆蜜卑(四)呼娑兜耆蜜卑(五)莎呵(六)

取一斗水半鸡子许白粉。咒三七遍乃至七日。

丁肿鬼名

卑低(一)呵兮卑柔卑低(二)呵蜜耆牟卑低(三)握瘦呼丘卑低(四)具耆呵蜜卑低(五)莎呵(六)

诵此咒鬼箭。出一咒二十一遍三日咒。

匿齿鬼名

胡殊兜(一)乌喙那胡殊兜(二)耶蜜卑胡殊兜(三)莎呵(四)

取井花水咒七遍。三唅噀。地岁月久者。着石香唅水噀地。竟已石香涂之。

猫鬼方道厌蛊毒药和东毕阎牟丁苏安日鬼触楼毕受虚牵斗印移代鬼。

引犹微苞精毒扶殊呵毗毕竟咒水奢蜜不乌吒由耆慕帝　奢波吒莎呵。

三遍咒水噀之吉。

频波索卢鸠槃茶王子。

呼罗都罗帝(一)乌苏多奢富殊(二)具耆呵具吒那支富殊(三)莎呵(四)

是咒能令鸠槃茶王及其兵众。破如微尘。诸有卒得热渴心痛。及其头痛手脚烦热疼痛。得闻是咒寻得清凉。咒水三遍已噀痛处。

毗沙门。父字婆难陀。母字苏富　提头赖吒。父字难陀。母字蜜耆卢　博叉天王。父字波伽罗。母字沤季卑　毗楼罗叉。父字和修吉。母字沤儗帝　鬼子母。夫字清叉伽。鬼母大儿。字唯奢父。中者字散脂大将。小者字摩尼拔陀。耆首那拔陀。女字功德。

瘿鬼名

叉波弥仇波罗帝那(一)叉波弥仇波罗帝那(二)乌昼若叉波弥仇波罗帝那(三)莎呵(四)

须黑石蜜浆。咒七遍二遍。一吸一弹。

舐脓鬼名

阿富具梨帝(一)具梨帝(二)娑呵(三)

胡必鬼名

阿富车(一)阿蜜阿富车(二)阿蜜阿富车(三)阿蜜阿富车(四)莎呵(五)

我鬼子母字那寐卑。今当说神咒拥护众生。除其邪见令得正见。弗损家财设肴供餧。此世间魍魉鬼。不如祀狗用备守。我今为汝说正真。但用华香苏乳糜。致意恭敬下天神。令其所求悉皆得。

敷宿波敷宿波(一)阿注波阿注波(二)究吒波究吒波(三)

鬼子母所说神咒。能令众生拔邪救济危厄。盗贼王难无不得解。所求男女皆悉端政。婚娶产生怨家债主。悉得解脱无不安隐。

拂至兜(一)波罗帝囊拂至兜(二)乌昼拂至兜(三)莎呵(四)

能令诸鼠。散走诸方悉灭无余。三过唾刀吟灰作绯紫字。

大毗楼勒叉天王所说神咒

宾头楼守(一)宾头楼守(二)摩诃宾头楼守(三)

## 陀罗尼杂集卷第八

佛说六字大陀罗尼经一品。

佛说檀特罗麻油述神咒经一品。

阿夷䭾咒病经一首。

佛说咒六字神王经一品。

尼乾陀天所说生难咒一首。

大自在天王所说咒名摩醯首罗天一首。

大自在天及其眷属所说咒一首。

大神仙所说咒一首。

阿修罗天神断注不得还着病人咒一首。

大神仙赤眼咒牙齿[虫*登]经一首。

梵天咒句文一首。

一大梵天女尚衢梨所说咒一首。

甘露天说一切毒咒一首。

大梵天说甘露咒能使毒气入地一首。

甘露梵天女阿婆耆说一切毒咒一首。

观世音菩萨说陀罗尼咒一首。

咒疫病文一首。

咒痈肿文一首。

佛说摩尼罗檀咒经一品。

佛说神水咒经一首。

梵天王释提桓因神咒一首。

四天王神咒一首。

## 六字大陀罗尼咒经

如是我闻。一时婆伽婆住王舍城耆阇崛山中。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尔时长老阿难。为旃陀梨女咒术所收。尔时长老阿难白佛言。世尊我今强为他收去。婆伽婆我今强为他收去修伽陀。尔时婆伽婆告长老阿难言。汝来阿难汝莫惊怖。阿难汝当受持六字大陀罗尼咒。为令四众利益安隐安乐吉祥行故而说咒曰。

斯(须何反)地(除余反)梯(吐稽反)昙(徒绀反)荼(徒嫁反)隶般荼(徒嫁反)隶葛啰驰(除奇反)稽由隶　萨帝　婆帝　耶赊婆帝　底阇婆帝　频头摩帝。

阿难是咒能令宿食不消寻得消化能除吐下等病。能除风病热病冷病杂病。能灭一切诸邪咒术。能灭起尸能灭一切形像厌蛊。阿难若有人知此神咒姓名者。彼人则不怖畏王难不怖畏怨敌难。不怖畏贼难不怖畏火难。不怖畏水难。若于城邑聚落及在旷野悉无所畏。亦不为他人伺求其过无过可说。若食毒药毒不能害转为利益。阿难此六字大陀罗尼咒。乃是七三藐三佛陀所说亦是梵王娑婆主所说。释提桓因四大天王所说。亦皆随喜破诸咒术。消伏起尸一切形像厌蛊皆悉破坏断灭。长老阿难。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 佛说檀特罗麻油述神咒经

佛在摩竭国因妙旧山中。时佛子罗云。随佛在山中。罗云夜卧为鬼神所娆惊起。明日至佛所前为佛作礼。却在一面树下坐。罗云以手扶颊。低头不乐默然不语。佛即问罗云。何为低头扶颊如恐怖。罗云言我昨夜卧。为鬼神所娆。佛语罗云。天下或有山神娆人。或有道沟边鬼神娆人。或星死鬼神娆人。或善死鬼神娆人来欲试人经道恐人。欲知其心坚软。佛语罗云。汝取佛壁后鬼神咒经。后当有鬼神来娆汝者。持是诸鬼神名字。以慈念说之。

阿波竭　灯证竭　无多萨　嘻迟　治波治　波迦罗　虽陵无　因轮无　因提罗　脂轮无　汉沙无　振轮无　宋迦罗　和林罗波耶　越罗　檀特罗。

佛言。是为檀特罗经。佛故为诸弟子结此咒经。佛告诸弟子。若有急者当读诵之。鬼神傥来娆人。常持慈心净心哀心。还自视五藏。佛结是经。日月常恐堕地。佛语终不有异。今佛说是檀特罗经结说已。生人欲来娆人不得。山神亦不得娆人。道沟中鬼神亦不得娆人。星死鬼神亦不得娆人。善死鬼神亦不得娆人。闻是语已火为不然饮食得毒毒为不行。恶人欲来杀害刀为不伤。溺深水中水为不没难。郡有四子拥护人行空闲处。若行县邑村中若行大国中。若对若会若大坐。耆老中伴侣。行步中坐卧中。其有蛊道家者。向读是经蛊道为不复行。佛即为罗云说已。使罗云。为诸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及诸弟子。皆读诵之便说此偈。

摩那叉　阿婆叉　伽罗婆叉　摩摩那叉　叉婆叉　摩他叉　那茶叉　那茶睺　毗婆那茶　佉偈那茶　阿茶那茶　拘那茶　波利拘萨那吒那茶　那茶富利　忧多罗那茶　迦毗那茶　军阇那茶　阿目伽那茶　遮婆婆罗那茶　佉伽婆罗那茶　不迦罗那茶　与婆罗律陀那茶　三三摩罗那茶　尸利罗那茶　憍呾吒呾罗摩卢多　佉婆题佛叉　婆坻赖殊　堕慢那赖殊　婆诃那弗坻　珊坻逻罗阇　堕摩摩耆婆阿涅那阿婆呵。

阿夷翁咒病经

听我所说法师行。名阿夷翁。在一世间皆受我说当欢喜。波沙彼梨山名为伊摩惟尼梨梨。有女名为优梨伊被罗梨有得道者未得道者。闻我说者可得解脱。有一树名波阿罗那沙尼。时有一道人在树下坐。会诸鬼神使者主诸鬼神。惟波阿梨疾去疾去。莫疾来还。我朝未食莫得恼我。日且欲转我食以后鬼神便死。不随我语者我取卿曹。如芒蒲谭泽。我今坐是树下。当结鬼神名字。慢陀波沙摩罗多梨梨梨汝曹亡如躯日须臾欲转。我持手牵日止住。阿须轮叉手向我。诸江海神皆恐怖。若罗刹若树神。若风神若水神若火神。皆言道人假我。须臾之间阿梨罗头。着道人足下。道人能反覆天地。我曹闻道人欲作是曹结说诺。受教鬼神当使守地。四天王一名毗沙门。二者名随楼勒。三者名提头赖吒。四者名毗留博叉。此鬼神皆为道人所使。若有病者若有鬼神所娆者。若有蛊道鬼神往来者。若饮食中毒者。火烧者溺水者逢县官者。若怨家所得便者若嗔不悟者。若蛊道妇人所迷惑者。今故净澡。漱说是经时鬼神皆会。所犯者无有敢当我者。四天王在后护。诸鬼神不随我语者。头破作七分。南无佛梵告解脱尼难。从佛受是上语。大弊急欲读咒时。当斋戒一心读之。不能读者但怀着怀中持行一心。若蛊毒鬼神病者使除去妇女产乳难不产者说之。不能说者但把经一心念经即自易生　佉佉大楼耶　烦大蛇　倪譸务荷。

是上三鬼者。皆飞行制止。得佛语展转相诫。诸鬼皆受佛诫。前为佛作礼言告如佛语南无萨和十方诸佛。梵释天王及王护。五道鬼神大天王。燋头摩罗。毗沙门浮陀摩尼车匿及诸官属。与佛结要在佛左右。当拥护佛四辈弟子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敕诸鬼神王不得妄娆。风毒火毒朦笼诸毒不得妄忓。若有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出行郡国市利贩卖。当令得利财物安隐。若行远出当令盗贼无有及者。若行山林空泽中。当令虎狼豺毒。及诸山神树神火神风神不得妄娆大天王燋头摩罗当拥护之。毗楼勒叉拥护瞻视。床上无有病者。县官口舌当消灭。因持罗在第二忉利天上。与佛结要。当拥护天下人民不得妄死。僧林罗第一天上。拥护天下人命不得妄尽。譁林罗在第一天上。拥护天下人受命者。众邪恶鬼不得妄娆。波耶越罗在第一天上。拥护天下在母胞胎者。不得伤堕。檀特罗在世间。拥护一切作善者。此五王常从诸官属案行天下无有休息时当与一切人心中所愿。求福与福求钱财与钱财。求男与男求女与女。浮陀摩尼车匿。当拥护清信女某甲。若有怀妊者。小儿疾产产者安隐。诸龙王一切鬼神与佛结要。今佛虽度世在泥洹中虽不见佛。见有佛舍利有形像有经法。有佛弟子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罗汉辟支佛。皆说佛语。如佛在时无有异。第一唯卫佛第二式佛。第三随叶佛第四拘楼秦佛第五拘那含牟尼佛第六迦葉佛第七释迦牟尼佛。鬼子母官属。早得泥洹。大道陀罗尼咒。

一致蜜　致羁　致毗　羼提般檀那　莎呵。

## 佛说咒六字神王经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阿难出行。道逢旃陀罗女旃陀梨之所迷惑。牵将诣舍。尔时阿难不自觉知。忽然到旃陀梨舍。一心念婆伽婆云何不见哀愍我。尔时婆伽婆即到旃陀梨女舍。告阿难言。汝当受此六字神咒王经。过去诸佛之所宣说。今我为汝说之。一切诸邪皆当消灭。即说咒曰。

安(安音)茶梨(一)那茶梨(二)罗知(三)翅油(由咒反)梨(四)知闍跋帝(典支反五)[跳-兆＋賓]头跋帝(六)檀头梨(七)陀(但赖反)知梨(八)陀鸠沫帝(九)修沫帝(十)安茶罗(十一)那茶罗(十二)檀茶罗(十三)提兜罗(十四)阿难延(羊见反十五)茶慢陀罗畔提(十六)阿那阿那耶(十七)摩头摩跋帝(十八)迦罗赊翅油罗(十九)浮邓伽弥(二十)知阇跋帝(二十一)脏头摩帝(二十二)罗沙伽罗跋帝尼(二十三)毗吒跋帝尼(二十四)迦吒跋帝尼(二十五)脂吒跋帝尼(二十六)悉波呵(二十七)

若有人为某甲造作啁诅方道厌蛊。伺候短者悉令消灭。若天若龙若夜叉罗刹。若饿鬼若鸠槃茶。若富多那若毗舍阇若阿跋罗摩若温摩

陀。若吉遮若佉他。若毗陀罗若贸陀羯磨。若沙门婆罗门。若刹利若居士。若毗舍若首陀若摩登伽女若旃陀罗旃陀女。若男若女若奴若婢。若阿耆婆若婆伽母。若尼乾陀若尼乾陀女。若遮罗伽女之所为者。今我以此六字神咒王经。若在上向作者上向消灭之。下向作者下向消灭之。若在地中地中消灭之。若在屋上屋上消灭之。若在城门城门中消灭之。若在城中城中消灭之。若在道中道中消灭之。若在山中山中消灭之。若在河边河边消灭之。若在冢间冢间消灭之。若在树林中树林中消灭之。若在碓硙中碓硙中消灭之。若在床敷衣服饮食中所在之处悉当消灭。若成就若未成就。悉当消灭还着本主。此鬼能断梵释咒道。能断一切天下放戾。日月迷惑人者咒道。能断瞿梨乾陀梨摩登伽旃陀罗咒道。若为某甲造作啁咀厌蛊方道。悉当消灭。若佉驱陀毗陀罗富多那皆当消灭从此咒断。如垢离衣鲜白净洁故。能洗除一切垢秽。今我以此成实章句。使某甲昼夜安隐众神卫护。天地至尊莫过婆伽婆至尊最圣。天龙人鬼所不能越。故能消灭一切诸邪。即说咒曰。

迦致(弥之反)迦诛迦毗知剑寿剑寿吒知跋帝。

若为某甲造作众恶啁咀。厌蛊方道悉当消灭。

天龙夜叉一切诸鬼所不娆近。所以然者婆伽婆。离欲无垢至尊最正故。能消灭一切邪道又说咒曰。

迦致迦诛　迦毗知　剑寿剑寿吒　知跋知。

婆伽婆众第一福田。九十五道所不能及。一切众生正法之王。故能消灭一切邪道。又说咒曰。

迦知迦诛　迦毗知　剑寿剑寿吒知跋知兜提　阿尼帝　阿周帝。

若为某甲造作啁咀。方道厌蛊悉当消灭。即说咒曰。

摩休附(一)温摩帝(二)温摩陀婆罗提洒陀祢(三)佉驱提(四)佉驱陀(五)婆罗提洒陀祢(六)膑头(七)膑头摩提(八)质帝质多(九)婆罗提洒陀祢(十)阿啤(破栖反十一)旃陀啤(十二)阿阿质梨(十三)呵呵那弥(十四)呵呵浮丘陀摩帝(十五)呵呵浮丘陀祢濯沙(十六)呵呵祢呵陀(十七)因泥泯泥(十八)蹋蜱(破栖反十九)蹋罗蜱(二十)

此六字神咒王经诸佛所说。若有人持此章句。假使枯树咒令还。生枝叶可得生茂。况于生人有神识者乎。

尼乾陀天所说生难咒

南无乾陀天。使我咒句如意成吉。即说咒曰。

耆梨阇罗钵陀(一)耆梨阇罗钵陀(二)悉波呵。

咒已若桦皮若纸上。书咒文烧作灰。使妇人水中服之即得分身。

大自在天王所说咒名摩醯首罗天

南无大自在天王及诸眷属。南无四天王南无二十八夜叉鬼将军。归依汝等今我欲说此咒章句。使我所愿如意成吉。一切诸鬼神。各皆明听。上方下方东方南方西方北方四维住者。我今召汝当来集会随我使令。即说咒曰。

伊尼(一)弥尼(二)弥弥尼(三)悉波呵。

七遍诵之烧白。胶香以华散酒上向沛之。咒曰。

南无婆伽婆[橐-(石/木)+示]也。

大自在天及其眷属即说咒曰。

呵梨迦摩梨比梨比致　遮梨羯致　阿比舍具梨　乾陀梨　朱梨栴陀梨　摩登只阿比舍尼　比舍波罗比舍　阿泯说泥　波婆伽蠡(罗泜反)呵阿驹荼夜嘻(呵之反)喜频那夜嘻揽婆波夜嘻腻伽罗夜嘻识伽罗迦吒钵吒呵奈陀呵钵柘伽罗迦吒钵吒呵奈陀　呵钵柘伽罗婆伽罗沙伊蝇(以恒反)伽罗呵栴陀罗　南无兜提却登多伽谤尼伊摸(莫甘反)　伽罗呵　炎摩卢伽　波罗比舍夜嘻因陀沙　因陀沙阿伽吒比迦吒　波罗伽吒傍浪摩耶浪　摩耶剑婆耶[橐-(石/木)+示]治阿让婆夜知　蠡休陀婆　蠡休陀婆波婆伽罗呵靳(今晋反)

剑跋赐靳陀罗跋赐　阿颞(若侠反)妒赐婆伽婆[橐-(石/木)+示]陀那那知者比多罗知比呵(好甘反)波吒耶波吒耶　悉波呵　比沙门目佉悉波呵　吼持那耶悉波呵塞呵沙叉悉波呵　蝇具迦罗那悉波罗呵　因陀罗　悉波呵　波罗摩悉波呵　波阇波提　悉波呵　伊沙耶悉波呵　浮丘提尸　波罗悉波呵　波罗提婆耶　悉波呵　尸婆耶悉波呵迦罗帝(多述反)悉波呵　宾伽罗耶悉波呵　伽[戀-心+毛]罗阇帝悉波呵　尸婆波罗者罗悉波呵　萨婆浮丘陀　尸波伽罗那悉波呵　南无婆伽婆[橐-(石/木)+示]　陀罗悉治慢陀钵陀悉波呵。

咒欲罢当称南无乾陀梨。

大神仙又说咒曰。

罗娑罗娑罗娑罗娑(一)比罗娑罗比娑比罗娑(二)速去速去(三)随汝本来处(四)摩诃夜叉(五)

三七遍诵之七遍。如上二句咒水洒之即止。

阿修罗天神断注不得还着病人咒

波施　波罗波施　沙波施　尼波陀尼伽欙(略马反)尼伽欙跋知阿□尼伽知。

一切诸邪鬼。于此便断不得还顾。若有还者脚当即处。折绯綖当为绳七遍咒之。缠铁钉埋着交道中着门阃下。称病者名字。

大神仙赤眼咒牙齿蝺经

东北有山名曰香熏。彼中大人名曰赤眼甚可畏怖。仙人患齿蝺即自结此咒曰。

呵陀柁比知呵陀既万泥呵陀既万泥宾伽梨呵陀[戀-心＋毛]提呵陀勒提呵咤因头那摩舍　萨婆檀陀炎那　悉波呵。

梵天咒句文

呼呼流呼呼修呼呼流呼呼帝吒优比致伽南无遮罗陀睒波罗等。

使我咒如意成吉。持三七遍诵之。

一大梵天女尚衢梨说。一切龙蛇百虫百草。及人持毒咒。及一切臃肿毒药南无大梵天南无大智天。敬礼一切诸佛使我咒句如意成吉。

哂翅哂翅哂翅哂翅哂翅哂翅(一)尼翅欺翅欺翅欺翅欺翅欺翅欺(二)尼佉欺佉欺佉欺(三)尼[橐-(石/木)＋示]提梨比弥比伽梨(四)域只梨域只梨域只梨域只梨域只梨域只梨(五)域伽罗域伽罗(六)域只梨域只梨域只梨域只梨域只梨域只梨(七)伽伽罗　伽伽罗(八)波罗伽罗弥尸梨尸梨尸梨弥阇顾庵弥梨帝阿(郁火反)波娑尸。

此咒婆修天梵天天帝释。衢梨神仙乾陀利所结咒邪。

甘露天说一切毒咒

阿思摩思伽摩思　郁帝罗思　沙多比罗波罗伽思郁帝鲁思帝　梨思帝思翅　阿翅　波翅　遮伽梨婆摩尼　始尸始尸　遮罗遮罗　娑罗娑罗萨婆罗　衢缕流恶尸比梨比脂比脂。

大梵天说甘露咒甘露能使毒气入地即说咒曰。

哂履伊梨喜履罗喜履喜履罗　摩提摩提摩弹[打-丁＋爾]专知专知哂摩修知　娑梨罗富修提　吉萨帝娑罗娑罗毗娑罗伽梨　头流伽梨头流哂比陀罗尼耶悉波呵。

甘露梵天女阿婆耆说一切毒咒

阿由呼　遮伽梨呼　比遮伽梨呼　伊三迦罗摩尼呼　郁波翅呼　翅欺呼　翅欺呼　翅欺呼　比娑比梨呼　伽漏稠呼　恶只尼比([黍-禾＋利]哧)　尸梨呼尸梨祢　楼呼比萨难尼呼　婆罗弥呼　庵弥梨提呼。

如上诸咒主龙蛇百虫伤蛇螫人及毒药痈肿。持刀唾咒之吉。

观世音菩萨说陀罗尼咒

南无观世音菩萨　南无一切诸菩萨　今我欲说大陀罗尼神咒。使我咒句如意成吉。

阿摩知　波罗摩知　三波罗夜知吉履尼　旨履尼　阿卢哂尼　陀罗尼驮钵尼　阿离钵尼　离波尼　那颇那波那蠡那那蠡陀弹祢。

咒疫病文

阿三摩三梨佛陀佛吉利底檀摩郁娄佉多阿亲婆比婆阿摩梨醯摩梨　醯摩若竭提三摩那提恶叉夜檀帝目帝　遮梨阿遮梨郁鸠梨　摩诃座梨。

此咒先以赤土。规病人周匝。以五尺刀横着盆水上。燃四枚灯。于患人四角头。如此咒勿令傍人蚩笑。

咒痈肿文

三七遍咒之。

天上七女授我良药唾山山崩唾石石裂。唾水水绝唾火火灭。唾金金阙唾木木折。唾痈痈死唾肿肿灭。海中大鱼化为鳖。雷起西南不闻其音。虾蟆在中食月。其心大肿如山小肿如卷。唾一肿千肿死。唾一痈千痈止。愿令我所咒即从如意。

佛说摩尼罗亶咒经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与摩诃比丘僧俱。佛说摩尼罗亶经。佛问阿难言。天下人民得不安隐用何等故。用天下万民多有病故。病痛用何等故用生母腹痛。用死痛用伤心痛。用头痛。目眩。不能饮食皆魔所为。今诸比丘。大怖惧如是。便前白佛言。痛从何所来。去至何所。人民大忧愁。佛会诸比丘摩诃迦葉阿那律离越摩诃大目揵连舍利弗阿难因提罗。佛说摩尼罗亶经便举七佛名字。

第一维卫佛　第二式佛　第三随叶佛　第四拘楼秦佛　第五拘那含牟尼佛　第六迦葉佛　第七释迦牟尼佛。

今说此经皆从诸佛口中出。

第一式叉罗　第二揵陀罗　第三律头罗　第四弥佉罗　第五健殊罗　第六麻油罗　第七阿须轮　第八随沙门　第九修孙　第十慢提竭。

都卢大小一切人民。有得疾病者苦厄者。今佛令诸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皆当讽诵之。有国鬼有山鬼。有林鬼有草木鬼。有墓鬼有冢间鬼。有地上鬼有天上鬼。有北斗鬼有虚空鬼。有市井鬼有死人鬼。有生人鬼有饥饿鬼。有道中鬼有道外鬼有堂中鬼有堂外鬼。有水中鬼有水边鬼有火中鬼有火边鬼。有身中鬼有身外鬼。有饮食鬼有卧时鬼。今佛言若有赤鬼有黑鬼。有长鬼有短鬼。有高大鬼有卑小鬼。有中适鬼有白色鬼。有黄色鬼有青色鬼。有黑色鬼有梦中鬼。有产乳鬼。佛言若有嗔恚刀杖起时。皆当念是摩尼罗亶经。诸鬼神则自破碎。

佛告诸比丘。若有受持是经者。若有病瘦者。常当说是经。若有头痛目眩寒热伤心。常当读是摩尼罗亶经。诸鬼神则自破碎。若有县官盗贼水火起时。即当读是摩尼罗亶经。诸鬼神不得复娆害人。今是经佛口中所生若有国中鬼。一名深沙二名浮丘。是二鬼健行求人长短。若有头痛目眩伤心寒热。则当举是二鬼神名字。便当说是摩尼罗亶经。是诸鬼神则自破碎。若青色鬼黄色鬼。白色鬼黑色鬼。高大鬼

卑小鬼。广长鬼一切大小鬼神。喜娆天下人民者。其鬼名金镘鬼薜荔鬼。饥饿鬼悭贪鬼。勤苦鬼病瘦鬼。有痛痒鬼思想鬼。身中鬼身外鬼。隆残鬼跛蹇鬼。颠狂鬼痴聋鬼。喑哑鬼呻吟鬼涕哭鬼。痾病鬼虚耗鬼。嫉妒鬼魍魉鬼。荧惑鬼游光鬼。镇厌鬼咒咀鬼。伏尸注鬼非尸注鬼。癞死鬼注死鬼。宫舍鬼军营鬼。停尸鬼狱死鬼囚死鬼。水死鬼溺死鬼。火死鬼烧死鬼。客死鬼未葬鬼。役死鬼市死鬼。道路死鬼渴死鬼。盲死鬼冻死鬼。兵死鬼血死鬼。星死鬼[打-丁＋亥]死鬼。斗死鬼棒死鬼。戮死鬼自连死鬼。自刺死鬼怨家鬼。强死鬼腐皮鬼。断头鬼短人毛发鬼。饮人血飞行鬼。骑乘鬼驾车鬼。步行鬼撻[打-丁＋吳]鬼。山神鬼石神鬼。土神鬼海边鬼。海中鬼桥梁鬼。沟渠鬼道中鬼。道外鬼胡夷鬼。羌虏鬼树木精魅鬼。百虫精魅鬼鸟狩精魅鬼。畜生鬼溪谷鬼。门中鬼门外鬼。户中鬼户外鬼。井窖鬼污池神鬼。溷神鬼方道鬼。蛊道鬼不臣属鬼。诈称鬼一切大小诸鬼神。皆不得娆害某甲身。若有鬼神不随我语者。头破作七分。若人得病瘦。当举上诸名字。咒病瘦者即得除愈。

　　是经皆从释迦文尼佛口中出。闻是经从今以后病悉破愈。佛说已。比丘僧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诸天龙人民诸鬼神。皆受恩教前为作礼而去。

　　阿却尼　尼佉尼　阿佉那　尼佉尼　阿皆罗　慢陀多罗　波陀梨　波提梨。

　　若人得热病。结缕七遍咒。书此上鬼神名字。若纸桦皮练绢上系。若缕头即愈。

佛说神水咒经

　　南无佛　南无法　南无比丘僧　南无过去七佛　南无诸佛　南无诸佛弟子　南无诸师　南无诸师弟子。

　　便举七佛名字。

　　第一维卫佛　第二式佛　第三随叶佛　第四拘留秦佛　第五拘那含牟尼佛　第六迦葉佛　第七释迦文佛。

　　今是咒经皆从诸佛口出。

　　佛告诸弟子。十方天下神王山林鬼神阿须轮龙王各各明听。

　　佛言。今为某甲神水咒。疗治百病断绝众邪。佛言水在河中为河

水。水在井中为井水。水出河井入佛钵为佛水。入腹中为真水。自知非真。莫当此水。以清治浊以正治邪。众邪断绝知水为真。今我治般若波罗蜜威神。及首楞严威神。敕某甲咽喉胸堂心腹胁胃。膀光五官六府三焦五藏寒僻宿食下痢众痛祸殃非尸鬼注妖魅蛊[歹*羊]悭结痈肿疥癞恶疮随水消除。不得留住某甲身中佛行无为摄录神光。人行无为道气自然。贯骨彻髓沐浴众病。邪不忏正虚不错真。疹消病愈知水为真。天者影地地者影向。向影相应道法当行。道盖天地光盖十方。众邪万物精气妖祥。各还所属佛道叵当。言绝痛愈千百得当。神通助祐愿礼十方。

梵天王释提桓因神咒

　　佛在罗阅只城。梵天神王及一切诸天释提桓因。以人定时来诣佛所。稽首作礼各坐其位。尔时梵王释提桓因。立于佛前而结咒曰。

　　多阇他跋揵遮濑跋遮　那檀遮　濑耶檀遮波曳　波罗波曳　阿耨波罗波曳　跋伽波遮　跋伽鞞耨质多罗　须质多罗　阿耨质多罗　质多罗定波帝　质多罗悉那　伊迦尸佉般遮尸佉　跋伽尸佉　偷罗尸罗　迦毗罗尸佉　迦波罗尸佉世可婆尸佉弗安帝弗大罗帝　弗罗叉波跛伽罗　濑婆跛知　耶世须耶世遮呵耶世　阿难多　秀波罗　摩诃濑波罗　迦大遮　伛波迦大遮　毗摩遮　须毗摩遮。

　　是名摩诃曼檀罗咒。一切国界营邑村落。若卒得风肿及时气热病。治不能差针药不加。速诵此咒自然除愈。

四天王神咒

　　佛在舍卫国只桓精舍。尔时四天王来诣佛所。头面礼足坐于一面。最大天王名毗沙门。前白佛言。今多有鬼神及以众气恐动国人。我为一切而结咒曰。

　　萨罗耶剃大　萨罗耶大　伊隶弥隶　讫隶弥隶　讫帝侔隶　侯满濑帝　伛呼帝　周呼帝　豆呼帝　濑呼帝　伊利弥帝　冥伛头伴头冥　濑头头冥侔帝　牟帝　侔帝　濑呵　侔帝　侔帝　牟帝　豆只[火*黑]只　迦毗罗头只　阿那帝　安那帝　阿含伽细　萨罗耶剃　大伊地罗素　摩拔漏那　波罗阇地帝　波罗豆波上　意霜曩　栴檀曩迦摩世梨吒遮讫宁。

　　说是咒已前白佛言是名阿那罗梨咒。善男子善女人能诵此咒。一切鬼神天神夜叉恶气蛊毒。无如之何令不中夭。若有恶鬼不信此言生

诽谤心。头破作七分。我之誓言终不虚也。

净陀罗尼神咒

摩那叉　阿婆叉　伽罗婆叉　摩摩那叉　叉婆叉　那荼睺　毗摩那荼　佉竭那荼　阿荼那荼　拘那荼　婆梨　拘萨那荼　富梨优多那荼　迦毗那荼　军阇那荼　阿目迦那荼遮罗婆罗荼　却迦婆　罗那荼　不迦罗那荼　兴婆罗那荼　三三罗那荼　尸梨罗那荼憍怛吒恨罗摩嚧　却婆提弗叉　婆提赖殊　随缦那赖殊波呵摩弗砥　珊坻罗　罗阇阿摩摩耆婆阿涅罗娑婆诃。

## 陀罗尼杂集卷第九

阿吒婆拘上佛陀罗尼一品有三首。

佛说陀邻尼钵经一品有三首。

佛说集法悦舍苦陀罗尼一首。

观世音说随愿陀罗尼一首。

乞梦知吉凶陀罗尼一首。

除一切颠狂病陀罗尼一首。

除怖畏陀罗尼一首。

结药界陀罗尼一首。

复有求梦陀罗尼一首。

佛说咒时气病陀罗尼一首。

行住随方面归依称十方佛名号一首。

佛说偈令人诵得长寿一首。

佛说大小乘观别出观佛三昧经一段。

阿吒婆拘鬼神大将上佛陀罗尼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迦兰陀竹林中。尔时王舍城内有一比丘。为贼所劫为蛇所螫为鬼所娆受大苦恼。尔时鬼神大将阿吒婆拘。见是比丘受如是苦心生怜愍。即往佛所至佛所已头面礼足。在一面立白佛言。世尊以降伏一切极恶诸鬼神等。我今怜愍一切众生故。为降伏一切诸恶鬼神及一切恶人恶毒等故。上佛世尊极严恶咒以用降伏诸鬼神等。若有读诵是咒之者。其人威德乃至力能降伏梵天。何况余恶。尔时佛告阿吒婆拘鬼神大将。我不须此极严恶咒。傥能伤害诸众生等。尔时阿吒婆拘重白佛言。世尊后恶世之中恶鬼增盛恶人众多恶毒虫狩侵害众生。或值诸难所谓王贼水火刀兵恐畏怨憎恶鬼等难。若佛弟子出家在家。若住寂静乞食道人冢间树下四部等众。若行旷野山林道中。若在城邑村里巷陌当为救护不令遇恶。世尊慈矜愿垂纳受。善逝世尊愿垂顾录。尔时世尊闻是语已默然受之。尔时阿吒婆拘见佛默然心怀喜悦。即于佛前而说咒曰。

豆留咩　豆留咩　陀咩陀咩　豆留咩　豆留咩　豆留咩　豆留咩　豆弥隶　尼利尼利　尼利　那罗那罗　那罗　尼利　尼利　尼利　尼利　那罗　□富　尼利　豆留茶泞　豆留茶泞　摩诃豆留茶泞　豆留茶泞　究吒泞究吒泞　摩诃究吒泞　究吒泞　多吒泞　多吒泞　摩诃多吒泞　多吒泞　吒吒吒吒吒吒吒吒　摩诃吒吒吒吒　阿毗阿毗　摩诃阿毗阿毗　阿毗利阿毗利摩诃阿毗　阿毗利　阿婆阿毗阿婆阿毗　阿婆阿毗阿婆毗　律师律师　摩诃律师律师　梨泞梨泞　摩诃梨泞梨泞　首娄首娄　摩诃首娄首娄　仇娄仇娄　摩诃仇娄仇娄留仇牟　留仇　牟留仇牟　留仇牟　仇摩仇摩　仇摩仇摩　唏梨唏梨　唏梨唏梨　伊持伊持　伊持伊持　比持比持　比持比持　呵罗呵罗呵罗呵罗　唏泥唏泥　唏泥唏泥　休泥休泥休泥　醯泥　醯泥　呵那呵那　呵那呵那　牟尼　牟尼　牟尼牟尼　摩诃牟尼牟尼　婆罗婆罗　婆罗婆罗　尸利[阿-可＋(暇-日)](究那反)　路迦遮利地　时那时那　时那时那　无沙婆　那暮蛇　修迦都多牟尼　迦罗摩迦罗摩　迦罗摩　阎竭提　多蛇　奢摩陀摩　奢摩陀摩　阎摩陀摩　阎摩陀摩　阎摩陀摩　奢摩目多弥提　那婆罗　阎奢那咩　富留沙多摩牟尼　那毗阇那弥　修伽都多牟尼　那毗阇那咩　莎呵。

世尊此陀罗尼句。为一切众生作护作救护持。是人悉皆令得安隐寂静。令离衰恼灭诸恶毒离诸苦恼王难贼难怨憎之难。若天龙鬼神罗刹夜叉鸠槃茶复多那阿跋漆罗呿屈陀。如是等所触恼者所侵损者悉得除灭。又复世间一切诸毒。若草若木根华果衣裳饮食世间之物及虫鸟禽狩诸能为毒恶伤人者。悉令消坏不能为恶。又复虚空日月星辰旋岚风轮鬼神起风欲来害人或来伤人。诸鬼神等欲来求食吸人精气食人肉血者。令人疫病热病。若一日二日三日四日乃至七日。或令冷病风病湿病寒冷等病。若身内若身外一切众病。若七日若十六日。悉令消灭

不能为害。是等诸鬼神。若以手若以口若以脚若以舌若以心欲恼人者。及以恶人欲为人作恼害者。先当诵此咒力能噤持令彼恶人恶鬼噤碎失念不令为恶。世尊我今当更说神咒以守护之。

阿车阿车(嗔弥反)　牟尼牟尼　摩诃牟尼牟尼[竺-二＋奥](乌力反)尼休休　摩诃那迦休休　斗伽那知阿呼　阿伽那知　阿多那知　阿吒阿吒　那吒　那吒　留豆　留豆　豆留　休休豆留　希泥唏泥　唏泥唏泥　郁仇摩仇摩　仇摩　仇摩　唏梨泥唏梨泥　尼利尼利　摩诃尼利　莎呵。

此陀罗尼为受持读诵者作护。若有鬼食人精气。若损人资产耗人财物如是一切众怖怨等悉为结界。今为某国某甲合家无量作大拥护。今当重说防诸恶鬼即说咒曰。

留牟留牟　留摩留摩　唏梨唏梨　唏梨唏梨　唏梨唏梨　仇那仇那仇那仇那　仇那仇□仇□　仇□　仇□　仇留仇留　仇留　仇留　休娄休娄　休娄休娄　休娄　唏梨　暮休暮休　暮休暮休　暮唏梨　暮唏梨　暮唏梨　暮唏梨　休牟休牟休牟　休摩　休咩提　摩咩思摩　阿提迦罗咩　兜　莎呵。

世尊此咒极有神力如上所说。莫令持是咒者。有王畏贼畏火畏水畏风毒畏刀兵等畏。日月星辰鬼神等畏。或有余恶知识心生忿妒意生恶害欲相侵恼者。当先诵此咒为其结界。当令彼恶鬼恶人仇怨之人心生侵恶者。令其愚痴迷闷噤碎自遇众恶不越此界。不能侵犯诵此咒者。世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诵此咒者。一切天龙阿修罗诸恶鬼神人非人等。皆悉随侍拥护不令遇恶。世尊我是鬼神大将力能降伏一切诸鬼。若有诵此咒者。我当将诸鬼神昼夜不离拥护其人。令不见恶不令恶鬼恶人得其便也。若侵损恼害诵此咒者。我当以千辐轮轹碎其头。令诸鬼神为作衰害。世尊此咒极有神力极有威德。唯愿流布施众安乐。世尊诵此咒者。其人德力唯佛知之。世尊此大神咒应付贤德有智善人。若不能诵者应以好纸书写。盛以彩囊着种种香常持随身。若有忧怖恐难常当念此咒无不消灭。世尊若有事难忧怖恶鬼神恶梦欲令消灭者。先当结界使诸恶不起。令彼恶人人恶鬼恶贼自受其殃。身体燋枯心意狂乱。欲结界之时。应净洗浴着净衣服好净涂地安七器浆饮。二器着少血饮二器着种种浆饮。然八灯烧薰陆香运心供养。我将诸鬼神至其边施其所愿。其人应诵此咒结赤缕然。后持行即能消除一切诸难。尔时佛告阿难。此咒极有大神力能除诸恶拥护众生多所利益。汝好受持广令流布。若有城邑村落诵此咒者。莫不蒙利。若有国王大臣诵此咒者。其人境土无。有恶贼怖难灾横疾疫水旱风霜。若遇恶贼应诵此咒。若系着高幢头贼见此幢贼寻退散降伏。阿难此咒极有神力极有大德。应令四众并诵持之尔时众会闻佛所说欢喜奉行(牛屎作场外

灰缘竖匕刀十二只箭请婆拘法余如前都诵三遍结缕十二结)

佛说陀邻尼钵经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菩萨万人俱。尔时去是佛刹百千亿拘利佛刹过尔所佛土其刹世界名阿难陀拘蚕。晋言华积彼佛号伊迦波提罗耶。晋言最上天王如来至真等正觉。今现在遣两菩萨。一名阿弥陀法。晋言无量光明。二名摩诃法。晋言大光明。尔时二菩萨来到佛所前以头面礼佛足。长跪叉手白佛言。世尊从是间过百千亿拘利佛刹世界名曰华积。彼佛号最上天王如来至真等正觉。今现在遣我来问讯。世尊说法安隐受者增进皆无他不得不为天龙阅叉鬼神。若薜荔若鸠洹鬼神若罗刹鬼神若虎若狼。若人非人所娆害。彼世尊如来至真等正觉。今遣我持陀邻钵来。今为一切故欲令安隐。得名声远闻色貌端正。有气力有筋力强如是。

阇离　摩诃阇离　阇兰尼　郁倚　目企三　波提　摩诃三波提。

是时佛告阿难陀言。汝受是陀邻尼钵持讽诵读有佛世尊甚难得值。陀邻尼钵亦难得闻。若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读诵识七世生宿命。若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讽诵读一切鬼神人非人蛇蚖蝠螫皆不能害毒。不能中蛊道为不行不为刀兵所伤害帝王不能得其便梵不恚之如是。阿难陀是陀邻尼钵七十七亿诸佛所说。若有中害者是诸佛语为有异。阿逸多菩萨字弥勒语贤者阿难陀言。我亦当复说陀邻尼钵。所以者何。亦欲令一切安隐。有名声德远闻。色貌端正饶气力其筋力强如是。

頞軥　拔軥　灭吱　叉离勒吱　罗岚弥　漏岚弥　醯离　弥离提离。

尔时佛告阿难陀言。汝受是陀邻尼钵持讽诵读有佛世尊甚难得值。是陀邻尼钵亦难得闻。若善男子善女人受是陀邻尼钵奉持讽诵读识十四生宿命。若善男子善女人。奉持陀邻尼钵讽诵读说。终不为一切鬼神人非人所触娆陀蚖蝠螫诸含毒之虫所不能害毒。不能中蛊道为不行刀兵不能伤帝王不能得其便梵释四天王所共拥护。阿难陀是陀邻尼钵八万四千亿佛所说。佛告阿难陀言。我亦复欲说陀邻尼钵欲令一切安隐。有名声德远闻。色貌端正饶气力其筋力强如是。

頞軥拔軥　涅軥　鸠涅軥　铁离　抄罗波提　案那波提　般那波提　迦前呢　摩诃迦前尼。

是时佛告贤者阿难陀言。受是陀邻尼钵持讽诵读为一切广说。若善男子善女人。受是陀邻尼钵持讽诵读识无央数生宿命。是陀邻尼

钵。阿难陀。不可称计亿佛所说如是。阿难陀是陀邻尼钵若行道若为贼若为虎狼若水中若犯帝王县官事。当念是陀邻尼钵讽诵读持是陀邻尼钵。阿难陀系着枯树即便生叶花实。何况为人说病不愈当为一切病人咒。佛说经已。贤者阿难陀及诸会者皆欢喜奉行。

集法悦舍苦陀罗尼经

　　南无佛陀蛇　南无达摩蛇　南无僧伽蛇　南无毗首陀遮蛇　南无阿伽竭浮遮蛇　南无摩诃萨婆伽利蛇多拸哆　林弥利　婆[其*居]婆弥　留遮陀　檀摩陀　那阇那唏知　泜利　婆[其*居]婆遮蛇　那蛇波罗萨婆　摩诃唏　知泜利　央求　知利默求知利　比婆萨婆蛇那　毗林婆阇呵　陀舍地输　萨婆娑罗　三幕钵泜　波波波利　摩诃　阿那　莎呵。

　　尔时佛告诸大众言。吾本无数劫中。处于凡夫时字遮他陀。在伽伦罗国作于商客。贩卖治业虚妄无实。造诸恶行不可称计。淫旷无道不可具说。是时愚痴害父爱母迳由数年。举国人民一皆知之。称声唱言是遮他陀。害父爱母今迳数年。吾时思念与六畜无异更无人事。时于伽伦罗国。夜跳城奔走趣于深泽。时此国王名毗阇罗。告令国中人民。此遮他陀淫旷无道致为此事。其有能得此人者。当重赐宝物。时此国人各各受募欲捕吾身。是时惊怖即出国作沙门。在于他国修行十善。坐禅学道昼夜泣泪。经三十七年。以五逆罪障故。心不得定忧悲叵处。以三十七年中在于山窟。常举声泣哭苦哉苦哉。当以何心去此苦也。悲叹下窟乞食。时道中地得一大钵。中有一函经更无余经。唯有集法悦舍苦陀罗尼。说过去恒河沙诸佛临泥洹时。常在毗悦罗国。说此陀罗尼付诸大菩萨。后有人得闻此陀罗尼者。此人过去世时。修持五戒十善。当令得闻。有人虽闻而不在心。不修习者是名无缘。此陀罗尼能除去百亿劫生死五逆大罪。若有人受持读诵者。终不堕于三涂地狱饿鬼畜生。何以故过去诸佛。以欲泥洹时专当说之。尊重叹仰称其功德不可计量。付诸菩萨后有众生。得闻此陀罗尼者。修习着心福报难计。犹如须弥宝海。凡夫不能得量。若有人作诸恶行。窃闻此陀罗尼名不及修习。一用在怀堕于地狱中。一切地狱中蒙此人恩苦痛不行。有人能行现身精勤。修习得者睹见百千万佛刹土。得福无量不可具说。唯有诸佛与诸菩萨乃能究尽。声闻二乘人者不能得知。何以故此陀罗尼。非一佛二佛所说。过去恒河沙诸佛所说。是时吾得此经已。即不乞食。欢喜向窟到于窟中。烧香礼拜悲泪赞仰。于窟中修习读诵经一年。始得以罪业障故。不能得入心怀。是时吾即以秋月夜。洗浴修行经一七日。如童子初学愦愦者不少。便更行于七日。亦如是愦愦无异。心中愁恼不知云何。意中思惟此陀罗尼字书。经于数反心中忽定。时吾欣悦。如人地得百千斤金。人无知者内欣不止。吾时亦

然。修行数年飞行无碍。睹见十方三世诸佛。后有行者如法行之。

观世音说随愿陀罗尼

　　南无观世音菩萨　但提咃　呿罗婆多　呿罗婆多　伽呵婆多　伽婆多　伽[口*伐]多　莎呵。

　　行此陀罗尼法。应静处专精礼拜绕塔。诵是陀罗尼万二千遍。当见观世音菩萨。一切所愿随意皆得。

乞梦即知吉凶陀罗尼

　　南无三宝　南无摩尼跋陀大鬼神将　摩诃但茶　陀罗尼　尼律师那冰伽梨　呵梨冰伽梨[口*戒]　阿跋多蛇　阿跋多蛇　摩尼跋陀林摩诃干豆　波乾陀　提波。

　　烧香散华。佛前诵一百八遍。卧去更不共人语。若欲所作于梦中。见得不得成不成。

除一切颠狂病陀罗尼

　　那暮勒囊　梨蛇蛇　那暮阿梨陀　婆路羁提一舍　婆罗蛇菩提萨埵蛇　摩诃萨埵蛇　多掷哆　至梨弥　至梨　勒叉勒叉　摩诃梨蛇　婆路羁提一舍　婆罗蛇　莎呵。

　　此咒能除一切颠欺狂病者。应结缕系其人颈。若五种色缕。若无五色应用赤缕以此咒咒之三遍。结缕为三结。即能除一切颠狂病。

除怖畏陀罗尼

　　南无佛陀耶　南无达摩蛇　南无僧伽蛇　南无阿利陀　南无路択泜　舍婆罗蛇　菩提萨埵蛇　摩诃萨埵蛇　多掷哆　呵梨迦比梨　伽罗冰伽罗[嗊-卉＋氏]　蛇奢茂択　萨[嗊-卉＋氏]豆　守鋀阇泥　萨[嗊-卉＋氏]豆　乌呵蛇弥　慕呵蛇弥　阇婆蛇弥　贪婆　莎呵。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读诵此陀罗尼者。除一切怖畏。若水火盗贼诸恶鬼神。虎狼毒兽种种怖畏。悉能却之。若道路遇贼者。取一把土以此陀罗尼咒七遍。向贼洒散能厌贼。目令不相见顺道而去。

结药界陀罗尼

多掷咃　秀咩　秀摩婆帝　婆留支　婆罗[(口*皮)/女]　摩摩利　呵摩利泥　摩帝　迦啰摩　莎呵。

应以此持咒童女所作缕咒二十一遍作二十一结。以系手指。呿陀罗橛已钉着地。是名系药方。法意然后掘身。当有种种形像。

若得象像者。食之系咽而行。师子虎狼等恶狩之类。见之驰散不敢绕近。若食之得见那伽若与唎交会。若百返千返势力不竭。

若得马像者磨食之。若合饮饮之。即能律提。空中七日行二千余禅水不没。

若得牛像者。食之力敌十象。寿二百岁不足疑也。

若得女像者持之而行。于一切刹悉得自在。一日之中行百余禅。脚不疲乏。所往至处为人所爱。言辞美妙犹如甘露。随有闻者欢喜信受。人所乐见好营他事。

若得男像者常捉持行。于一切处皆得代尸若饮之。寿二百岁。身力无比无能胜者。端正聪明威德光泽。若其生子亦似其父。老相悉灭还为年少。一切世事皆悉了知。闻十万偈并义能持。肉眼清净彻见尼提。勇健多力。

若得羖羝像。食之十三月不饥。好习色斗战无前。心性和善身体肥大。

若得孔雀像者即自食之食。已一切毒皆无能为能。见百余禅事。

若得蛇像持之而行。一切世人无能为也。若用涂身得大势力。能与和修吉龙斗不被毒害。若被螫及食恶毒。并用涂身皆无所苦。若以涂眼得见尼提。

若得鹿像者持而行之。一切世人无能为。

若得鹿像共蛇像相缠者。又言龟像食之身[革*卬]如石。若用涂身身不可坏。乃至金刚亦不坏。阿修罗打亦不能坏。无大小便。

若得虾蟆者持之而行。水上不没。若入水下亦无所患。常使快乐无能胜者。

若得贝形似吉祥果持之而行。世人见之威光如日。若王闻来出百步迎其人。心念欲作万事王悉受用。随其所作皆为作之。一切所愿皆

悉与之。

复有求梦陀罗尼

多嗥他呵梨呵梨　无呵尼三无呵尼　莎呵。

此是求梦咒诵七遍卧时诵。若无所见至一七日必有所见。

佛说咒时气病经

南无佛　南无法　南无比丘僧　南无过去七佛　南无现在诸佛　南无诸佛　南无诸佛弟子。

礼是已便说是咒。即从如愿。

阿佉尼　尼佉尼　阿佉那　尼佉尼　阿比罗　慢多梨　尼佉尼　波陀尼　波提梨　南无佛　南无法　南无比丘僧　南无过去七佛　南无现在诸佛　南无诸佛弟子　南无诸佛　南无诸师弟子。

今我所咒即从如愿。

若人得时气疾病缕结七过咒文并书此上鬼神名字着纸上系着缕头读咒时当斋戒清净澡漱烧香正心乃说。

行住随方面归依称十方佛名号

东方佛号等行如来至真等正觉。人若东行归命彼佛。南西北方四维亦尔。若欲卧时称下方佛。起称上方佛。

南方佛号初发意念离恐畏起首如来至真等正觉。

西方佛号金刚步迹如来至真等正觉。

北方佛号宝智首如来至真等正觉。

东北方佛号坏魔慢步积如来至真等正觉。

东南方佛号初发意不退转成首如来至真等正觉。

西南方佛号宝盖照空如来至真等正觉。

西北方佛号开化如来至真等正觉。

下方佛号初发意念断疑拔欲如来至真等正觉。

上方佛号消冥等超王如来至真等正觉。

佛说偈令人诵得长寿

我慈诸龙王　　天上及世间
以我此慈心　　得灭诸毒恚
我以智慧聚　　用心杀此毒
味毒无味毒　　破灭入地去

此偈佛说此。恒晨朝时清净已诵一七遍。得无量功德灭一切恶能令人长寿。

佛说一切大吉祥灭一切恶陀罗尼

南无佛陀　南无达摩　南无僧伽　南无蛇尼浮弹　娑摩伽檀(昵声反)浮梦(暮音)阿多婆勒叉　鸠梨槃陀　弥帝梨　娑呱达　不梨咶(成萨反)蛇娑遮啰　嘟嚧吱(针施反)昼那提　檀暮。

佛说观佛三昧观四威仪品中出

复有化佛教诸声闻。数息安般流光。白骨白骨流光。心净想心不净想。起结使想灭结使想。断结使支想杀使根想。如是诸想九百亿尘数。如数息安般说是名声闻法。菩萨法者唯有四法。一者昼夜六时说罪忏悔。二者常修念佛不诳众生。三者修六和敬心不恚慢。四者修行六念如救头然。佛告父王。如是等名未来世观佛三昧。亦名分别佛身。亦名知佛色相。亦名念佛三昧。亦名诸佛光明。覆护众生。

# 陀罗尼杂集卷第十

定志慧见陀罗尼一首。

八兄弟陀罗尼一首。

观世音说应现与愿陀罗尼一首。

日藏经中除罪见佛陀罗尼一首。

获果利神增善陀罗尼一首。

善护除病陀罗尼一首。

进果获证修业陀罗尼一首。

结缕除睡蒙护陀罗尼一首。

咒苏除睡不饥益乳陀罗尼一首。

见佛随愿陀罗尼一首。

观世音现身施种种愿除一切病陀罗尼一首。

散华观世音足下陀罗尼一首。

念观世音求愿陀罗尼一首。

诵咒手摩眼除一切痛陀罗尼一首。

咒盐水饮腹痛者陀罗尼一首。

除卒中毒病欲死者陀罗尼一首。

除嗔恚陀罗尼一首(出日藏)

观世音除业障陀罗尼一首。

佛说咒泥涂身涂幢涂药涂毒涂肿陀罗尼一首。

乐虚空藏菩萨陀罗尼一首。

观世音陀罗尼一首。

忏悔掷花陀罗尼一首。

咒肿陀罗尼一首。

咒痈疮中恶陀罗尼一首。

日藏中护眼陀罗尼一首。

四天王咒除一切不祥合五首。

## 定志慧见陀罗尼

南无佛陀蛇　南无达摩蛇　南无僧伽蛇　檀摩檀　那阇那　阇梨　阇那婆咩泜　呵罗呢呵罗呢　郁波多婆蛇　莎呵。

此陀罗尼。用秋月若十五日月竟日。入造化首佛形像。以黄华周匝。遍敷其地纵广一步。于东方白时至心诵于一千遍。亦可睹见十方一切诸佛。灭除生死一切罪障。行一七日。佛像后画一菩萨。名金刚住菩萨。前亦诵千遍。一日像前一日菩萨前番诵。若行此陀罗尼人。堕于三涂者无有是处。若人遇疾诸恶来。睹诵此咒三七遍。

## 八兄弟陀罗尼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世尊告阿难言。有八兄弟陀罗尼。汝应受持读诵为人演说。

阿比□　拘毗□　阿钵梨　无仇目兜波罗目兜阿满□　久磨□　思休毗多　尉多逻尉多逻提浮多。

佛告阿难。此八兄弟名字。若有人知此八兄弟名。及闻此陀罗尼者。受持读诵思念在心。当知是人毒不能害兵刃不伤。火不能烧水不能漂。一切恶鬼方道鬼魅。夜叉罗刹一切诸恶鬼。能为人伤害恐怖人者。并及怨咎斗诤言讼皆悉消灭。此过去诸佛所说。

## 观世音说应现与愿陀罗尼

南无观世音菩萨　坦提咃　呿罗[口*伐]多　呿罗[口*伐]多　伽呵[口*伐]多　伽[口*伐]多　伽[口*伐]多　莎呵。

此陀罗尼法。应静处专精礼拜绕塔。诵是陀罗尼万二千遍。当见观世音菩萨。一切所愿随意皆得。

## 日藏经中除罪见佛陀罗尼

释迦牟尼佛请十方诸佛在娑婆世界一时同音说是陀罗尼。

多掷他　毗时临婆毗时临婆　尉波陀脾也毗时临婆　[糸*那]婆颇罗　阿□那多咃多阿□那多咃多　复多拘致　毗时临婆　莎呵。

佛言若四部弟子。受持读诵是陀罗尼。当于清净处净自洗浴着新

净衣。以好华香供养于佛。当以月八日修行。经三七日除宿殃罪。即得面见十方诸佛舍是身已不受生死。所行功德为无有上。今略说耳行之人不食酒肉。

获果利神增善陀罗尼

　　优牟尼　颇罗牟尼　究婆闻醯　究嘶跋[米*氏]　阿婆罗慕沙娑泞　比茶啰私[糸*蜜]坻　迦多迦跋梨利频头摩　泞娑啰其啰末堆罗末优郁垤[革*眉]　阿□咥[革*眉]　萨婆蓑摩鲁　那阇那泞　比提蛇摩[革*眉]　阿眉啰移　阿婆咩　刍罗尼咩　[糸*蜜]提阿　三慕履　莎呵。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受持如是陀罗尼句。读诵书写。当于佛前像前塔前舍利前。千遍读诵。饮黑石蜜莲华须浆。一日中能诵千遍得他心智。善男子善女人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在寂静处诚心如法行是陀罗尼。是人不过七日。获得四禅坏欲界结。见十方佛如法意三昧。能化众生灭一切障。所谓业障烦恼障。能净众生所有诸根。能烧众生一切烦恼颠倒等结。亲近住于贤圣之道。亦能令其不退转菩提。亲近一切智。不从他因而生智慧。得一切佛三世无碍无畏三昧法门。

善护除病陀罗尼

　　多掷哆　婆梨罗　文禅婆梨罗　文若茂若　阿旧旧比罗耆比尼摩　比尼摩诃诃　牟尼牟尼治力茶　莎呵　蛇比那　荷呵阿梨　文者蛇波呵　莎呵。

　　若有人读诵此陀罗尼者百由旬内恶人及非人。不能得其便。若自病若他病。诵之即得除愈。

进果获证修业陀罗尼

　　多掷哆　牟罗牟罗罗　阿[(口*皮)/女][口*破]　牟罗罗毗只叉夜　莎呵。

　　若人受持读诵　兼修福业者此入初地。

结缕除睡蒙护陀罗尼

　　多掷哆　波梨伽梨　刍修梨多迦梨　婆散泞波伽梨　陀罗叱伏泜　婆罗半者那　目企婆罗耨　那逕　婆罗泞　波罗泞　[臣*必]蛇蛇

多[臣*必]　奢因地　梨蛇其良那比输他泞　三摩留　波比竭坻　三摩多比沙　陀呵泞　修波梨蛇踟　尼难坻只　阿三波罗耆　那摩梨那阿波利蛇　但那至坻　修波利富梨思那呧　他比输陀泞　莎呵。

　　此陀罗尼者。是除睡眠持行法。用十四日若真舍利像前若真塔前。种种香华白氎缕二寻。诵一遍结一结八百结。若欲不睡系着项上。悉得咸损眠。欲得睡时冈下着净处。烧香供养恭敬礼拜尊重赞叹。诸天善神拥护是人。

咒苏除睡不饥益乳陀罗尼

　　多揥哆　尼弥　尼弥　尼利摩　希扇坻三幕坻　婆迦置比迦知富泞　婆利遮泞　三慕希都散提三慕多尼　南无婆迦婆都佛陀写也　思殿兜慕陀罗婆陀　多罗兜　郯地蛇哆多婆　罗啥摩蛇兜　莎呵。

　　若人多睡。以此持咒　苏千遍。用涂眼即无睡。以涂足日行十由旬。若食之令人不饥。若妇女若牛羊少乳。咒水千遍用饮之乳即多也。

见佛随愿陀罗尼

　　多揥哆　度罗尼　陀罗尼　陀利尼　牟泞波罗婆散泞　悉提　旃地利　涅呵梨　路伽钵提佛陀钵提地梨　郁伽罗提知　赖树波伽提提耆钵提　比舍罗佛提　昙摩波斯蔥叉蛇羯比羯波啾提　阿媚多羯波　休多舍民　呢多三摩希提提者其力呵钵提　睷拏佛提　因地利蛇佛提　莎呵。

　　若善男子善女人。欲行此陀罗尼者。净自澡浴着净衣服。以花香灯明供养佛。从月八日至十五日。昼夜六时诵陀罗尼。一时诵一百八遍。是时即得见佛世尊。坐莲华座上而为说法。即与其人随于所愿。若求多闻若求宿命智。若求珍宝若求净佛国土。若求职位若求工巧。若求辩才若求除业障。随其此人所愿悉与之。行陀罗尼者。应三日不食行之。若二月三月若八月余时不得。

观世音现身施种种愿除一切病陀罗尼

　　悉谭那慕佛陀蛇　那慕达摩蛇　那慕僧伽陀　那暮阿梨蛇　婆路羁提　施婆罗蛇　菩提萨埵蛇　摩诃萨埵蛇　伊蕾多　崩波罗婆叉弥佛婆禅摩比至室耽　萨埵那摩　耨剑波蛇　律弥慕陀罗　波罗婆师多　那慕阿利蛇　婆路羁提施婆罗蛇　菩提萨埵蛇　摩诃萨埵蛇　摩

诃伽留尼　伽蛇那慕萨婆畔陀那车陀那　伽罗蛇那慕婆蛇　婆罗舍摩伽罗蛇　萨婆萨埵那　弥多罗质多耨剑婆毗多蛇　那慕阿利蛇　婆路羁提舍婆罗蛇　律蕾邲地蛇波罗婆叉弥　萨婆萨埵　秀呿婆唅　多掷哆耆罗耆罗尼　婆罗娑罗毗娑罗毗娑罗　佛地蛇　佛地蛇　菩提蛇　菩提蛇　萨婆　萨埵怖多耨剑　毗菩提蛇　菩提蛇　菩提蛇　菩提蛇　蜜提　阿利蛇　婆路羁提　舍婆罗蛇　沫罗沫罗三摩注萨婆萨埵难弥多罗　质多多蛇　萨毗萨埵那木叉　伽罗　冀梨　冀梨　冀梨　冀梨　冀梨　冀梨　冀梨　冀梨　冀梨　兜流　兜流　兜流　兜流　菩提　菩提　菩提蛇　蜜提　休流　休流　秀流　秀流　试其林　阿其车　阿其车　萨婆萨埵怖多耨剑比　萨婆萨埵　伽留尼伽陀罗膳蛇　流牛娑陀蛇　娑陀蛇　邲地蛇　悕弥　婆蓝　陀囊　陀囊伽囊伽囊　修留弥修留弥摩呵　修留弥　莎呵　那慕阿利蛇　婆路羁提　舍婆罗蛇　悉殿兜　慕多罗波陀　莎呵。

　　此陀罗尼云何修行。应以白净细氎若细布。画作观世音像。身着白衣坐莲华座上一手捉莲华。一手捉澡瓶。使发高竖。欲行之者于观世音像前。行此陀罗尼。行时于白月十五日。着新净衣服。以净牛屎涂地。又以香涂泥坌其上。生恭敬心。盛以十二器生乳。以四瓦器盛好香汁。须极好香华十六罐。须瓦灯十六枚。烧坚黑沉水香。须大瓦瓨四枚盛净水。取种种诸花条置中。燃软木薪又须莲华八百枚。是时应诵此陀罗尼。使音声相续善心不绝。诵一遍投一华火中。时观世音菩萨。应从东方来现大神光。于火盛燃时。观世音菩萨于火中现。如所画像。身着白衣其发高竖。手捉瓶花于火中现。当见之时心无众怖。当知是人即闭地狱饿鬼畜生道门。随其所欲求愿悉得。若求富贵若求飞空。若欲施众生随意自在悉皆得之。欲求多闻欲求论议欲入。海采求伏藏欲服仙膏欲求妙色欲求生天。欲求天眼天耳灭一切病痛。若身体诸根不具。若有罣病癞病一切病苦。乃至身体诸根不具足者悉得除愈。并除过去一切重业。若男欲求女身。女欲求男身。如愿悉得。随意求愿讫应还遣观世音菩萨也。

散华观世音足下陀罗尼

　　那慕勒囊　利蛇蛇　那慕阿梨蛇　婆路羁提舍婆罗　多掷哆　乞梨　至梨　乞梨　至梨　秀留　秀留　伽车　伽车蛇哆宿[口*欽]　阿梨蛇　婆路羁提舍婆罗　莎呵。

　　应取好华一掬。三遍诵此陀罗尼。即以掬华散观世音足下。又烧好香供养。

念观世音求愿陀罗尼

那暮阿梨蛇　婆路羁提舍婆罗蛇　菩提萨埵蛇　摩诃萨埵蛇　多掷哆　兜流兜流　阿思摩思摩梨尼　豆律波摩梨尼　豆豆脾那慕那摩　莎诃。

此咒须沉水香诵咒三遍。至心念观世音菩萨。此咒吉祥。能除过去一切罪业获大功德。欲求愿如愿必得。

诵咒手摩眼除一切痛陀罗尼

那暮佛陀蛇　那慕达摩蛇　那慕僧伽蛇　南无勒囊利蛇　那慕阿利蛇　婆路羁提舍婆罗蛇　菩提萨埵蛇　摩诃萨埵蛇　多掷哆　休休毗之痤梨　比之摩梨涅摩梨输陀泞　伽遮提蜜罗萨婆蒬厕　路伽舍摩尼　毗那舍尼　车陀尼　比车陀尼　婆陀三慕啳耽毕多三慕[口*悉]担尸厉摩　三慕[口*悉]担散尼　波多三慕[口*悉]担　婆萨婆那舍尼　比那舍尼　阿梨蛇　婆路羁提舍婆罗蛇　菩提萨埵蛇　提舍那那扇兜　萨比蒬厕路伽　莎呵。

诵此咒百八遍。自手用摩眼。能除一切眼根痛病。

除腹痛陀罗尼

那慕勒囊　利蛇蛇　那慕阿利蛇　婆罗羁提舍婆罗蛇　菩提萨埵蛇　摩诃萨埵蛇　多掷哆　究多究之　究究罗之　阿那三婆陀尼移莎呵。

此咒以咒盐水三遍。以饮腹痛人差。

除卒中毒病欲死陀罗尼

那慕勒囊　利蛇蛇　那慕阿利蛇　婆路羁提舍婆罗蛇　菩提萨埵蛇　摩诃萨埵蛇　多掷哆　莎梨莎梨　毗梨毗梨萨婆毗沙那舍尼　莎呵。

若人被毒欲死。若已死。以此持咒病人耳中。咒之即差若死还活。

除嗔陀罗尼(出日藏)

多掷哆　蒱伏呵　佛佛罗　伊罗罗　[(口*皮)/女]伊罗婆呵呵缕呵喽　伽伽那　叉奄摩咩啸咩啸斫迦罗跋多帝隶　婆伽罗帝隶　缕多

唏咩唏隶婆呵唏　婆呵唏　那罗阇吒蛇　[(口*皮)/女]那咩[多*來]厕帝咩头婆梨咩[豆*束]　试念咩[多*來]唏阇罗　咩[多*來]呿伽罗咩　[多*來]娑菩阇咩[多*來]　萨娑迦罗摩咩[多*來]　摩那跋多咩[多*來]　跋帝奄[(口*皮)/女]罗咩[多*來]　莎呵。

此陀罗尼能除一切世人嗔恚若欲令一切人不生嗔恚向已者取瞻卜油以此持七遍。咒之涂手已眼。一切人非人魔龙鬼。乃至畜生嗔恚心除。假使满四天下人及非人天魔龙鬼。若于我所起重嗔恚者。应于清旦取一把水七遍咒之洒散四方。若用洗面一切嗔者嗔心即除。假使四方大海水悉皆扰动。以此洒之常能令清。况复人也。

佛说除业障陀罗尼

南无佛陀蛇　南无达摩蛇　南无僧伽蛇　南无阿利蛇　婆路羁底舍波罗蛇　菩提萨埵蛇　摩诃萨唾蛇　多掷哆　阇婆毗只　毗头毕弥　弥楼[打-丁＋獮]倚　迦楼棠　宾弥休留　若宾只　散施宾弥　菩萨迦伽留摩叉　蛇宾弥　莎呵。

此咒能除无始生死受身有识以来业障之罪。常以月十五日三十日。诵之千遍得福无量。此陀罗尼神咒经。观世音菩萨所说能清旦一遍诵之。即却一切恶。

南无勒那多来蛇蛇　南无阿梨蛇　婆路羁泜　舍婆罗蛇　菩提萨埵蛇　摩诃萨埵蛇　多掷哆　丘梨　丘梨　多律[跳-兆＋智]　豆律[跳-兆＋智]　婆度斯　摩弥婆罗呵律陀　莎呵　南无勒那多来蛇蛇　南无阿梨蛇　婆路羁泜舍婆罗蛇　菩提萨埵蛇　摩诃萨埵蛇　多掷哆　志梨弥志梨勒叉勒叉　摩诃梨蛇　婆路羁泜舍婆罗蛇　菩提萨埵蛇　摩诃萨埵蛇。

佛说咒涩陀罗尼

多掷哆　伊利富利持梨富伦提　阿唻呼　摩唻呼　婆唻呼　比至唻呼　比思坻呼　摩叱提呼　乌思罗　婆唻呼　莎呵。

若有人欲入贼中。咒涩三遍以涂身。若涂幢麾幡鼓角伎乐。必能得胜。若为毒虫所啮。若被毒若身有肿处。以咒涩涂之以青黛傅之。即得差。

乐虚空藏菩萨陀罗尼咒

南无佛兜佛多摩诃目犍连莎　多掷哆　倚利吉利　弥利踟利　萨婆伽　倚利弥利　萨婆伽　弥利　莎呵。

此陀罗尼。要月十四日十五日明星出时。诵之八百遍。烧好沉水香香烟不绝。要用黄华八百枚令人得福。若善男子现身安隐。求心中所愿无不获得。若是女人化成男子。能至心一日一夜。六时行道诵持之者。却三劫之罪永不入恶趣。要用春秋凉时三月四月八月九月。

观世音菩萨陀罗尼

南无观世音菩萨　多掷哆　丘利丘利　[口*致]吒头吒　婆豆斯摩弥钵罗　呵啰哆　莎呵。

此陀罗尼晨朝至心念佛三遍。诵之一切吉祥。

忏悔掷华陀罗尼

南无佛[口*伐]竭[口*伐]多　摩诃目揵连写　坦提咃伊利　坻利呧利帝利伊利呧利　婆[口*代]啹呧利　莎呵。

此观世音菩萨上持陀罗尼。常以月十四日洗浴身体夜三时礼拜忏悔后夜竟。诵一遍掷一华。合八百遍掷八百华。

除殃病灭毒陀罗尼咒肿陀罗尼

多掷哆　摩摩慕泥　摩慕泥　摩比尸沙　莎呵。

若有肿病者。当以此陀罗尼咒之。若咒药一百八遍涂之亦善。

咒痈疮中恶陀罗尼

多掷哆　唏置摩置　茂伽隶比沙　摩诃比沙浮　莎呵。

先传此疮。然后以此持。日一百八遍。咒之经七日乃差。

日藏中护眼陀罗尼

多掷哆　斫啾呿婆　沙罗拏呿[(口*皮)/女]　羯磨呿[(口*皮)/女]　阿那阇那　呢罗呿[(口*皮)/女]　波腊多掬摩　泥婆啰　拏都蛇　阿醯施陀罗寿只　频[豆*婁]守睍羯磨守眠　颇隶守眠　阿簃荩簃

多隶　旦那隶　[(口*皮)/女]斯咃婆扨　留罗脾　摩呵留罗脾　罗勒那　[(口*皮)/女]罗坻　莎呵。

此陀罗尼用拥护眼。昼三时夜三时。二十一遍诵此陀罗尼。以手摩眼病差。于一切众生生于慈心。当于佛前忏悔诸罪。作佛形像书写日藏。尔时应作眼药。用海沫甘草根呵梨勒阿摩勒比布含等。合捣以蜜和之。复以龟心。上火烧熟令干。合上药捣和合药已。以此陀罗尼咒之八千遍。于七日中涂眼皮上。当修念佛以是因缘。于生死中乃至成佛。终不失眼常得净目。

四天王咒经

四天王常观察四天下。一者名毗沙门天王。二者提头赖吒天王。三者毗楼勒叉天王。四者毗楼博叉天王　优遮摩倚尼　波卢摩尼　波头多醢　沙倪阇尼沙。

皆能成诸事。说是咒有山名卑饥罗。修道人及诸天处中。诸道人在彼行道。得五通能变化。道人名阿呵得五通能变化。善见阿多喻多抵和牟伽毗皆念是。自说此咒言。我见诸佛所生处。及诸佛弟子处人民死不。时诸天种从是灭。从其中致处哀念。欲令疾解脱归命于道人。大天王王四天下者。听我言我说咒经。用救人民故。为鬼神作麨浆。然乃说咒。梵天护汝头放发时。舍舍弥护之监当护汝身。月当护汝额。日当护汝眼。星当护汝肾。揵陀罗当护汝脐。阿比尼当护汝尻。其梨阇拘梨当护汝小腹。星宿当护汝命。其有在四天下者。若善若恶苏摸当护汝脾。天当和恩吒当护之。那行者和修提。是四大天王主四天下者。当护汝家。舍伽头当护汝膝。食一切味者当护汝足。摩诃伽罗当护汝手。莫恐怖于是无惧。使吉善。

彼毗沙门大天王于一切鬼神罗刹中最尊。敕令一切鬼神罗刹。便说是咒得咒大咒所行即疾。耗乱睡眠。得无一切皆不成。如是。

呵尼呵尼佉尼佉尼头佉尼佉知佉知佉知饥饥。

提头赖吒大天王。于一切揵陀罗中最尊。皆敕令诸揵陀罗。便说是咒。得咒大咒所行即疾。耗乱睡眠得无一切皆不成如是。

呵安呵安呵安　波知波知波知　知夷犁　和夷和抵　文多尼　波知多尼。

毗楼勒叉大天王。于一切鸠槃茶中最尊。敕令一切鸠槃茶。便说是咒。得咒大咒所行即疾。耗乱睡眠得无事不成如是。

阿那尼　阿闬陀罗　闬摩抵摩抵　摩诃摩抵摩帝摩帝　摩多摩谛　九知九知毗九知。

毗楼博叉大天王。于一切龙中最尊。敕令诸龙便说是咒。大咒所行即疾。耗乱睡眠得无事不成如是。

摩倚　摩倚　摩倚　摩帝　拘知毗拘知。

天王说是咒经时。地皆为动。娆人民者悉恐怖衣毛为竖。其有知是咒王经者。无复畏恐。不苦头痛目不眩耳不痛。鼻唇口齿舌颊颐脐心亦不痛。若腹肿胁肿手痛脐痛脾痛膝痛足痛。一切诸所苦痛悉除去。若人若非人无能得妄娆。浮陀亦不得娆。天亦不得娆。若龙若揵陀罗。若金翅乌若仇桓。若鬼神若罗刹。若鸠槃茶若溷边鬼神。若饿鬼若舍舍。若乌罗若阿陀摩罗。若揵陀楼陀皆不得妄娆。及日月星宿风寒气。皆使除愈拥护其身。令其诸邪恶消灭百病除愈。南无一切吉善吉祥诸义善精进。

南无诸如来无所著等正觉。礼足已便说是咒。令我所咒即从如愿。

法华经安乐行义一卷

# 法华经安乐行义

法华经者大乘顿觉。无师自悟疾成佛道。一切世间难信法门。凡是一切新学菩萨。欲求大乘超过一切诸菩萨疾成佛道。须持戒忍辱精进勤修禅定。专心勤学法华三昧。观一切众生皆如佛想。合掌礼拜如敬世尊。亦观一切众生皆如大菩萨善知识想。勇猛精进求佛道者。如药王菩萨难行苦行。于过去日月净明德佛法中。名为一切众生喜见菩萨。闻法华经精进求佛。于一生中得佛神通。亦如过去妙庄严王。舍国王位以付其弟。王及群臣夫人太子内外眷属。于云雷音王佛法中出家。诵法华经专求佛道。过八万四千岁一生具足诸佛神通受记作佛。尔时人民寿命大长八万九千岁。与今阎浮提八十年四百日等。于三天下八十四年等。今时人寿命短促。恶世劫浊苦逼恼多。是故于此求道易得。观一切众生皆如佛想者。如常不轻菩萨品中说。勤修禅定者。如安乐行品初说。何以故。一切众生具足法身藏与佛一无异。如佛藏经中说。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湛然清净。众生但以乱心惑障。六情暗浊法身不现。如镜尘垢面像不现。是故行人勤修禅定。净惑障垢法身显现。是故经言。法师父母所生清净常眼耳鼻舌身意亦复如是。若坐禅时不见诸法常与无常。如安乐行中说。菩萨观一切法。无有常住亦无起灭。是名智者所亲近处。

欲求无上道　修学法华经
身心证甘露　清净妙法门
持戒行忍辱　修习诸禅定
得诸佛三昧　六根性清净
菩萨学法华　具足二种行
一者无相行　二者有相行
无相四安乐　甚深妙禅定
观察六情根　诸法本来净
众生性无垢　无本亦无净
不修对治行　自然超众圣
无师自然觉　不由次第行
解与诸佛同　妙觉湛然性
上妙六神通　清净安乐行
不游二乘路　行大乘八正
菩萨大慈悲　具足一乘行
湛深如来藏　毕竟无衰老
是名摩诃衍　如来八正道

众生无五欲　　亦非断烦恼
妙法莲华经　　是大摩诃衍
众生如教行　　自然成佛道
云何名一乘　　谓一切众生
皆以如来藏　　毕竟恒安乐
亦如师子吼　　涅槃中间佛
世尊实性义　　为一为非一
佛答师子吼　　亦一亦非一
非一非非一　　云何名为一
谓一切众生　　皆是一乘故
云何名非一　　非是数法故
云何非非一　　数与及非数
皆不可得故　　是名众生义

问曰。云何名为妙法莲华经。云何复名一乘义。云何复名如来藏。云何名为摩诃衍。云何复名大摩诃衍。如大品经说摩诃言大。衍者名乘。亦名到彼岸。云何更有大摩诃衍。云何复名众生义。答曰。妙者众生妙故。法者即是众生法。莲华者是借喻语。譬如世间水陆之华。各有狂华虚诳不实。实者甚少。若是莲华即不如此。一切莲华皆无狂华。有华即有实。余华结实显露易知。莲华结实隐显难见。狂华者喻诸外道。余华结果显露易知者。即是二乘。亦是钝根菩萨次第道行优劣差别。断烦恼集亦名显露易知。法华菩萨即不如此。不作次第行。亦不断烦恼。若证法华经毕竟成佛道。若修法华行不行二乘路。问曰。余华一华成一果。莲华一华成众果。一华一果者岂非一乘。一华成众果者岂非次第。答曰。诸水陆华。一华成一果者甚少。堕落不成者甚多。狂华无果可说。一华成一果者。发声闻心即有声闻果。发缘觉心有缘觉果。不得名菩萨佛果。复次钝根菩萨修对治行。次第入道登初一地。是时不得名为法云地。地地别修证非一时。是故不名一华成众果。法华菩萨即不如此。一心一学众果普备。一时具足非次第入。亦如莲华一华成众果。一时具足。是名一乘众生之义。是故涅槃经言。或有菩萨善知从一地至一地。思益经言。或有菩萨不从一地至一地。从一地至一地者。是二乘声闻及钝根菩萨。方便道中次第修学。不从一地至一地者。是利根菩萨。正直舍方便不修次第行。若证法华三昧众果悉具足。问曰。云何名众生妙。云何复名众生法耶。答曰。众生妙者。一切人身六种相妙。六自在王性清净故。六种相者。即是六根。有人求道受持法华读诵修行。观法性空知十八界无所有性。得深禅定具足四种妙安乐行。得六神通父母所生清净常眼。得此眼时善知一切诸佛境界。亦知一切众生业缘色心果报。生死出没上下好丑一念悉知。于眼通中具足十力十八不共三明八解一切神通悉在眼通一时具足。此岂非是众生眼妙。众生眼妙即佛眼也。云何名种种。

有二。一名凡种。二名圣种。凡种者。不能觉了。因眼见色生贪爱心。爱者即是无明为爱。造业名之为行。随业受报。天人诸趣遍行六道。故称行也。相续不绝名之为种。是名凡种。圣种者。因善知识善能觉了。眼见色时。作是思惟。今见色者谁能见耶。眼根见耶。眼识见耶。空明见耶。为色自见意识对耶。若意识对盲应见色。若色自见亦复如是。若空明见。空明无心。亦无觉触不能见色。若眼识能见。识无自体假托众缘。众缘性空无有合散。一一谛观。求眼不得。亦无眼名字。若眼能见。青盲之人亦应见色。何以故。根不坏故。如是观时。无眼无色亦无见者。复无不见。男女等身本从一念无明不了妄念心。生此妄念之心。犹如虚空身如梦如影如焰如化。亦如空华求不可得。无断无常眼对色时则无贪爱。何以故。虚空不能贪爱。虚空不断无明不生于明。是时烦恼即是菩提。无明缘行即是涅槃。乃至老死亦复如是。法若无生即无老死。不着诸法故称圣种。凡种圣种无一无二。明与无明亦复如是。故名为眼种相妙。耳鼻舌身意亦复如是。六自在王性清净者。一者眼王。因眼见色生贪爱心。爱者。即是无明。一切烦恼皆属贪爱。是爱无明无能制者。自在如王。性清净者。如上观眼义中说。用金刚慧觉了爱心。即是无无明无老死。是金刚慧其力最大。名为首楞严定。譬如健将能伏怨敌。能令四方世界清净。是金刚智慧亦复如是。能观贪爱无明诸行即是菩提涅槃圣行。无明贪爱即是菩提金刚智慧。眼自在王性本常净无能污者。是故佛言。父母所生清净。常眼。耳鼻舌身意亦复如是。是故般若经说六自在王性清净。故龙树菩萨言。当知人身六种相妙。人身者即是众生身。众生身即是如来身。众生之身同一法身不变易故。是故华严经欢喜地中言。其性从本来寂然无生灭。从本已来空永无诸烦恼。觉了诸法尔。超胜成佛道。凡夫之人若能觉此诸阴实法。如涅槃中。迦葉问佛。所言字者其义云何。佛告迦葉有十四音名为字义。所言字者名为菩提。常故不流。若不流者即是无尽。夫无尽者即是如来金刚之身。问曰。云何名常故不流。答曰。眼常故名为不流。云何名常。无生故常。问曰。云何无生。答曰。眼不生故。何以故。眼见色时及观眼原求眼不得。即无情识亦无有色。眼界空故即无断常。亦非中道眼界。即是诸佛法界。觉知此眼无始无来处亦无无始。犹若虚空非三世摄。如般若经中。昙无竭菩萨语萨陀波仑言。善男子空法不来不去。空法即是佛。无生法无来无去。无生法即是佛。无灭法无来无去。无灭法即是佛。是故当知眼界空故。空者即是常。眼空常故。眼即是佛眼无贪爱。爱者即是流。流者即是生眼。无贪爱即无流动。若无流动即无有生眼。不生故无来无去。无生即是佛眼。既无生即无有灭。灭者名为尽。眼既无灭。当知无尽眼既非尽。无来无去亦无住处。眼无尽即是佛。菩萨以是金刚智慧知诸法如。无生无尽眼等诸法如即是佛故名如来。金刚之身觉诸法如故名为如来。非独金色身如来也。得如实智故称如来。得眼色如实智。耳声鼻香舌味身触意法如实智故名如来。金刚之

身如法相解。如法相说。如言无生。来言无灭。佛如是来。更不复去。乘如实道故名如来。问曰。佛何经中说眼等诸法如名为如来。答曰。大强精进经中。佛问鸯崛摩罗。云何名一学。鸯崛答佛。一学者名一乘。乘者名为能度之义。亦名运载。鸯崛摩罗十种答佛一答有二种足。二十答。今且略说以鸯崛摩罗第五答中乃至第六答。以此二处四种答中总说眼等如来义。云何名为五。所谓彼五根此则声闻乘。非是如来义。云何如来义。所谓彼眼根。于诸如来常决定。分明见具足无减修。所谓彼耳根。于诸如来常决定。分明闻具足无减修。所谓彼鼻根。于诸如来常决定。分明嗅具足无减修。所谓彼舌根。于诸如来常决定。分明尝具足无减修。所谓彼身根。于诸如来常决定。分明触具足无减修。所谓彼意根。于诸如来常决定。分明识具足无减修。云何名为六。所谓六入处是则声闻乘。非是如来义。所谓眼入处。于诸如来常明见。来入门具足无减修。所谓耳入处。于诸如来常明闻。来入门具足无减修。所谓鼻入处。于诸如来常明嗅。来入门具足无减修。所谓舌入处。于诸如来常明尝。来入门具足无减修。所谓身入处。于诸如来常明触。来入门具足无减修。所谓意入处。于诸如来常决定。分明识净信。来入门具足无减修。是故初发心。新学诸菩萨。应善观眼原。毕竟无生灭。耳鼻舌身意。其性从本来。不断亦非常。寂然无生灭。色性无空假。不没亦不出。性净等真。如毕竟无生灭。声香味触法。从本已来空。非明亦非暗。寂然无生灭。根尘既空寂。六识即无生。三六如如性。十八界无名。众生与如来。同共一法身。清净妙无比。称妙法华经。是故大集中。佛告净声王。汝名曰净声。当净汝自界。自界眼界空。即持戒清净。眼界空寂故。即佛土清净。耳鼻舌身意。性毕竟空寂。是名诸如来。修习净土义。问曰。云何名为安乐行。云何复名四安乐。云何复名二种行。一者无相行。二者有相行。答曰。一切法中心不动故曰安。于一切法中无受阴故曰乐。自利利他故曰行。复次四种安乐行。第一名为正慧离着安乐行。第二名为无轻赞毁安乐行。亦名转诸声闻令得佛智安乐行。第三名为无恼平等安乐行。亦名敬善知识安乐行。第四名为慈悲接引安乐行。亦名梦中具足成就神通智慧佛道涅槃安乐行。复次二种行者。何故名为无相行。无相行者。即是安乐行。一切诸法中。心相寂灭毕竟不生。故名为无相行也。常在一切深妙禅定。行住坐卧饮食语言。一切威仪心常定故。诸余禅定三界次第。从欲界地。未到地。初禅地。二禅地。三禅地。四禅地。空处地。识处。无所有处地。非有想非无想处地。如是次第有十一种地差别不同。有法无法二道为别。是阿毗昙杂心圣行。安乐行中深妙禅定即不如此。何以故。不依止欲界。不住色无色。行如是禅定。是菩萨遍行。毕竟无心想。故名无想行。复次有相行。此是普贤劝发品中。诵法华经散心精进。知是等人不修禅定不入三昧。若坐若立若行。一心专念法华文字。精进不卧如救头然。是名文字有相行。此行者不顾身命。若行成就即见普贤金刚色身乘六牙象

王住其人前。以金刚杵拟行者眼。障道罪灭。眼根清净得见释迦。及见七佛。复见十方三世诸佛。至心忏悔。在诸佛前五体投地。起合掌立得三种陀罗尼门。一者总持陀罗尼。肉眼天眼菩萨道慧。二者百千万亿旋陀罗尼。具足菩萨道种慧法眼清净。三者法音方便陀罗尼。具足菩萨一切种慧佛眼清净。是时即得具足一切三世佛法。或一生修行得具足。或二生得。极大迟者三生即得。若顾身命贪四事供养不能勤修。经劫不得。是故名为有相也。问曰。云何名为一切法中心不动故曰安。一切法中无受阴故曰乐。自利利他曰行。答曰。一切法者。所谓三毒四大五阴十二入十八界十二因缘。是名一切法也。菩萨于是一切法中用三忍慧。一者名为众生忍。二者名法性忍。三者名法界海神通忍。众生忍者。名为生忍。法性忍者名为法忍。法界海神通忍者名为大忍。前二种忍名破无明烦恼忍。亦名圣行忍。圣人行处故名圣行。凡夫能行即入圣位。是为圣行。大忍者。具足五通及第六通。具足四如意足。而对十方诸佛及诸天王。面对共语一念能觉一切凡圣故名大忍。于诸神通心不动。圣道具足名为圣忍。三忍者。即是正慧离着安乐行。问曰。云何名为生忍。复名众生忍云。何名不动忍复名之为安。答曰。生忍名为因。众生忍者名之为果。因者众生因。果者众生果。因者是无明。果者是身行。正慧观于因破无明断一切烦恼。一切法毕竟无和合。亦无聚集相亦不见离散。是菩萨知集圣谛微妙慧是名生忍。若无和合不动不流即无有生。众生忍者名为身行诸受。受为苦。受有三。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何以故。破打骂时观苦受。打为身苦。骂为心苦。饮食衣服细滑供养名为身乐。及诸摩触亦名身乐。称扬赞叹名为心乐。卒得好布施。眼见未受。及其受已亦名心乐。观此无明受及与苦乐。受苦时。起忍辱慈悲不生嗔心。受乐时。观离受心不贪着。受不苦不乐时。远离舍心不生无明。一切诸受毕竟空寂无生灭。故此三受皆从一念妄心生。菩萨观此供养打骂赞叹毁呰。与者受者如梦如化。谁打谁骂谁受谁喜谁恚。与者受者皆是妄念。观此妄念。毕竟无心无我无人。男女色像怨亲中人头等六分如虚空影无所得故。是名不动。如随自意三昧中说。菩萨自于十八界中心无生灭。亦教众生无生灭。始从生死终至菩提。一切法性毕竟不动。所谓眼性色性识性。耳鼻舌身意性。乃至声香味触法性。耳识因缘生诸受性。鼻舌身意识因缘生诸受性。无自无他毕竟空故。是名不动。自觉觉他故名曰安。自断三受不生。毕竟空寂无三受故。诸受毕竟不生。是名为乐。一切法中心无行处。亦教众生一切法中。心无所行修禅不息并持法华。故名为行。如鸯崛摩罗眼根入义中说。亦如涅槃中佛性如来藏中说。安乐行义者众多非一。今更略说。一切凡夫阴界入中。无明贪爱起受念着。纯罪苦行不能自安。生死不绝。是故无乐。名为苦行。一切二乘诸声闻人阴界入中能对治观。不净观法能断贪淫。慈心观法能断嗔恚。因缘观法能断愚痴。别名字说名为四念处。是四念有三十七种差别名字名为道品。观身不净及能了知。此不净身

是无明根本空无生处。不净观法能破身见男女憎爱。及中间人皆归空寂。是名破烦恼魔。观十八界三受法外苦受阴内苦受阴。知是苦受阴身心所行受念着处一切皆苦。舍之不着内乐受外乐受内外。乐受。观此乐受。心贪着故能作苦因。舍之不受知乐受一切皆空。苦乐二观能破世谛。心住真谛初舍苦乐。便得不苦不乐。以贪着故。复是无明。复更观此不苦不乐受。无所依止无常变坏。何以故。因舍苦乐得不苦乐。苦乐二观既无生处亦无灭处。毕竟空寂不苦不乐从何处生。如是观时。空无所得亦无可舍。既无可舍亦复不得无可舍法。若无世谛则无真谛。真假俱寂。是时即破阴入界魔。观心无常生灭不住。观察是心本从何生。如此观时。都不见心亦无生灭。非断非常不住中道。如此观已即无死魔。法念处中观一切法。若善法。若不善法。若无记法。皆如虚空不可选择。于诸法中毕竟心不动。亦无住相得不动三昧。即无天子魔因舍三受得此解脱。名为苦乐行。因果俱名为声闻非菩萨道。钝根菩萨亦因此观无取舍为异。何以故。色心三受毕竟不生。无十八界故。无有内外受取。既无受即无可舍。观行虽同无三受间故巧慧方便能具足。故是名安乐行。安乐行中观则不如此。正直舍方便但说无上道。文殊师利菩萨白佛言。世尊。是诸菩萨于后恶世。云何能说是经。佛告文殊师利。若菩萨摩诃萨。于后恶世欲说是经。当安住四法。一者安住菩萨行处及亲近处。能为众生演说是经。云何名为菩萨行处。若菩萨摩诃萨住忍辱地。柔和善顺而不卒暴。心亦不惊。又复于法无所行而观诸法如实相。亦不行不分别。是名菩萨摩诃萨行处。云何名为住忍辱地。略说有三种忍。一者众生忍。二者法忍。三者大忍。亦名神通忍。众生忍者有三种意。第一意者。菩萨受他打骂轻辱毁呰。是时应忍而不还报。应作是观。由我有身令来打骂。譬如因的然后箭中。我若无身谁来打者。我今当勤修习空观。空观若成无有人能打杀我者。若被骂时。正念思惟。而此骂声随开随灭。前后不俱。审谛观察亦无生灭如空中响。谁骂谁受。音声不来入耳。耳不往取声。如此观已都无嗔喜。二种意者。菩萨于一切众生都无打骂。恒与软语将护彼意。欲引导之。于打骂事心定不乱。是名众生忍。众生若见菩萨忍即发菩提心。为众生故。故名众生忍。第三意者。于刚强恶众生处为调伏。令改心。故或与粗言毁呰骂辱。令彼惭愧得发善心。名众生忍。云何名辱。不能忍者即名为辱。更无别法。问曰。打骂不嗔慈悲软语可名为忍。刚恶众生处菩萨是时不能忍耐。状似嗔想打拍骂辱。摧伏恶人。令彼受苦。云何复得名为忍辱。答曰。打骂不报。此是世俗戒中外威仪忍。及观内空音声等空身心空寂不起怨憎。此是新学菩萨息世讥嫌。修戒定智方便忍辱。非大菩萨也。何以故。诸菩萨但观众生有利益处。即便调伏为护大乘护正法故。不必一切慈悲软语。涅槃中说。譬如往昔仙豫国王护方等经。杀五百婆罗门。令其命终入阿鼻地狱发菩提心。此岂非是大慈大悲。即是大忍。涅槃复说有德国王护觉德法师。并护正法故。杀一国中破戒

恶人。令觉德法师得行正法。王命终后即生东方阿閦佛前。作第一大弟子。臣兵众亦生阿閦佛前。作第二第三弟子。诸破戒黑白恶人。命终皆堕阿鼻地狱。于地狱中自识本罪。作是念言。我为恼害觉德法师。国王杀我。即各生念发菩提心。从地狱出。还生觉德及有德国王所。为作弟子求无上道。此菩萨大方便忍。非小菩萨之所能为。云何而言非是忍辱。觉德法师者迦葉佛是。有德国王释迦佛是。护法菩萨亦应如此。云何不名大忍辱也。若有菩萨行世俗忍。不治恶人。令其长恶败坏正法。此菩萨即是恶魔非菩萨也。亦复不得名声闻也。何以故。求世俗忍不能护法。外虽似忍纯行魔业。菩萨若修大慈大悲。具足忍辱建立大乘及护众生。不得专执世俗忍也。何以故。若有菩萨将护恶人。不能治罚。令其长恶恼乱善人。败坏正法。此人实非外现诈似。常作是言。我行忍辱。其人命终与诸恶人俱堕地狱。是故不得名为忍辱。云何复名住忍辱地。菩萨忍辱能生一切佛道功德。譬如大地生长一切世间万物。忍辱亦复如是。菩萨修行大忍辱法。或时修行慈悲软语。打骂不报。或复行恶口粗言。打拍众生。乃至尽命。此二种忍皆为护正法调众生故。非是初学之所能为。名具足忍法忍者。有三种意。第一意者。自修圣行。观一切法皆悉空寂。无生无灭亦无断常。所谓一切法观眼根空。耳鼻舌身意根空。眼色空。声香味触法皆空。观眼识空耳鼻舌身意识空。无我无人无众生无造无作无受者。善恶之报如空华。诸大阴界入皆空。三六十八无名号。无初无后无中间。其性本来常寂然。于一切法心不动。是名菩萨修法忍。第二意者。菩萨法忍悉具足。亦以此法教众生。观上中下根差别方便。转令住大乘。声闻缘觉至菩萨三种观行合同一。色心圣行无差别。二乘凡圣从本来同一法身即是佛。第三意者。菩萨摩诃萨以自在智观众生。方便同事调伏之。或现持戒行细行。或现破戒无威仪。为本誓愿满足故。现六道身调众生。是名菩萨行法忍方便具足化众生。大忍者名神通忍。云何名为神通忍。菩萨本初发心时。誓度十方一切众生。勤修六度法。施戒忍辱精进禅定。三乘道品。一切智慧。得证涅槃。深入实际。上不见诸佛下不见众生。即作是念。我本誓度一切众生。今都不见一切众生。将不违我往昔誓愿。作是念时。十方一切现在诸佛。即现色身。同声赞叹此菩萨言。善哉善哉。大善男子。念本誓愿莫舍众生。我等诸佛初学道时。发大誓愿广度众生。勤心学道既证涅槃。深入实际不见众生。忆本誓愿即生悔心顾念众生。是时即见十方诸佛同声赞叹。我亦如汝念本誓愿。莫舍众生。十方诸佛说是语时。菩萨是时闻诸佛语。心大欢喜即得大神通。虚空中坐尽见十方一切诸佛。具足一切诸佛智慧。一念尽知十方佛心。亦知一切众生心数。一念悉能遍观察之。一时欲度一切众生。心广大故名为大忍。具足诸佛大人法故。名曰大忍。为度众生。色身智慧对机差别。一念心中现一切身。一时说法一音能作无音音声。无量众生一时成道。是名神通忍。柔和善顺者。一者自柔伏其心。二者柔伏众生。和者。修六和敬持戒

修禅智及证解脱法。乃至调众生嗔恚及忍辱持戒及毁禁皆同涅槃相。所谓六和者。意和身和口和戒和利和及见和。善顺者。善知众生根性。随顺调伏是名同事六神通摄。柔和者名为法忍。善顺者名为大忍。而不卒暴者。学佛法时。不匆匆卒暴。取证外行威仪。及化众生亦复如是。心不惊者。惊之曰动。卒暴匆匆即是惊动。善声恶声乃至霹雳。诸恶境界及善色像。耳闻眼见心皆不动。解空法故。毕竟无心。故言不惊。又复于法无所行者。于五阴十八界十二因缘中诸烦恼法。毕竟空故无心无处。复于禅定解脱法中无智无心亦无所行。而观诸法如实相者。五阴十八界十二因缘。皆是真如实性。无本末无生灭。无烦恼无解脱。亦不行不分别者。生死涅槃无一无异。凡夫及佛无二法界。故不可分别。亦不见不二故言不行不分别。不分别相不可得。故菩萨住此无名三昧。虽无所住而能发一切神通不假方便。是名菩萨摩诃萨行处。初入圣位即与等。此是不动真常法身非是方便缘合法身。亦得名为证如来藏乃至意藏。

大乘止观法门四卷

## 南岳大乘止观序

两浙路劝农使兼提点刑狱公事朝奉大夫行尚书度支员外郎护军借紫朱頔撰

鹤林示灭而来贤圣应世者非一。咸以六度万行通达大智。安住于法界拔济于群迷。金文宝轴具载于诸法之藏。若夫空一切法证一切性。不于三界现其身。意达正觉之真源显毗卢之实相。则见乎南岳大师之止观也。大师灵山佛会之圣众三世化缘。于衡岫密承佛旨亲听法音。总马鸣龙树之心要。具菩提涅槃之了义。故着止观上下二论遣真妄于一念。明体相之无迹。空拳舒手无物可见。则止观之理自是而显。寂照其门由是而入。为出世之宗本作佛种之导师。不历僧祇直超圣位。嗟夫斯教虽大显示启来者。而人世未之普见流于海外。逮五百年咸平中日本国僧寂照以斯教航海而来复归。圣朝天禧四年夏四月灵隐山天竺教主遵式将示。生生之佛种咸成上上之胜缘。乃俾刻其文又复以序为请。重念如意称珠已还。合浦虚室生白坐见法身。顾钻仰之未至抑称赞之无取。但愿一切信心见者能修。修者能证。对诸境而不动。于诸法而无染。一受不退一得永得。尽未来际常与南岳大师俱生行如来事焉。

## 大乘止观法门卷第一

(行者若欲修之。当于下止观体状文中学。若有所疑不决。然后遍读当有断疑之处也。又此所明悉依经论。其中多有经文论偈。不得不净御之。恐招无敬之罪)

有人问沙门曰。夫禀性斯质托修异焉。但匠有殊雕故器成不一。吾闻大德洞于究竟之理。鉴于玄廓之宗。故以策修冀闻正法尔。沙门曰。余虽幼染缁风少餐道味。但下愚难改行理无沾。今辱子之所问莫知何说也。外人曰。唯然大德愿无惮劳为说大乘行法。谨即奉持不敢遗忘。沙门曰。善哉佛子乃能发是无上之心。乐闻大乘行法。汝今即时已超二乘境界。况欲闻而行乎。然虽发是胜心要藉行成其德。但行法万差入道非一。今且依经论为子略说大乘止观二门。依此法故速能成汝之所愿也。外人曰。善哉愿说充满我意。亦使余人展转利益。则是传灯不绝为报佛恩。沙门曰。谛听善摄为汝说之。所言止者。谓知一切诸法从本已来性自非有不生不灭。但以虚妄因缘故非有而有。然

彼有法有即非有。唯是一心体无分别。作是观者。能令妄念不流。故名为止。所言观者。虽知本不生今不灭。而以心性缘起不无虚妄世用。犹如幻梦非有而有。故名为观。外人曰。余解昧识微闻斯未能即悟。愿以方便更为开示。沙门曰。然更当为汝广作分别。亦令未闻寻之取悟也。就广分别止观门中作五番建立。一明止观依止。二明止观境界。三明止观体状。四明止观断得。五明止观作用。就第一依止中复作三门分别。一明何所依止。二明何故依止。三明以何依止。初明何所依止者。谓依止一心以修止观也。就中复有三种差别。一出众名。二释名义。三辨体状。初出众名者。此心即是自性清净心。又名真如。亦名佛性。复名法身。又称如来藏。亦号法界。复名法性。如是等名无量无边。故言众名。次辨释名义。问曰。云何名为自性清净心耶。答曰。此心无始以来虽为无明染法所覆。而性净无改。故名为净。何以故。无明染法。本来与心相离故。云何为离。谓以无明体是无法有即非有以非有故。无可与心相应。故言离也既无无明染法与之相应。故名性净。中实本觉故名为心。故言自性清净心也。问曰。云何名为真如。答曰。一切诸法依此心有以心为体。望于诸法法悉虚妄有即非有。对此虚伪法。故目之为真。又复诸法虽实非有。但以虚妄因缘而有生灭之相。然彼虚法生时此心不生。诸法灭时此心不灭。不生故不增不灭故不减。以不生不灭不增不减。故名之为真。三世诸佛及以众生。同以此一净心为体。凡圣诸法自有差别异相。而此真心无异无相。故名之为如。又真如者。以一切法真实如是唯是一心。故名此一心以为真如。若心外有法者。即非真实亦不如是。即为伪异相也。是故起信论言。一切诸法从本已来离言说相。离名字相离心缘相。毕竟平等无有变异。不可破坏。唯是一心故名真如。以此义故自性清净心复名真如也。问曰。云何复名此心以为佛性。答曰。佛名为觉性名为心。以此净心之体非是不觉。故说为觉心也。问曰。云何知此真心非是不觉。答曰。不觉即是无明住地。若此净心是无明者众生成佛。无明灭时应无真心。何以故。以心是无明故。既是无明自灭净心自在。故知净心非是不觉。又复不觉灭故方证净心。将知心非不觉也。问曰。何不以自体是觉。名之为觉。而以非不觉故说为觉耶。答曰。心体平等非觉非不觉。但为明如如佛故拟对说为觉也。是故经言。一切无涅槃。无有涅槃佛无有佛涅槃。远离觉所觉若有若无有。是二悉俱离此即偏就心体平等说也。若就心体法界用义以明觉者。此心体具三种大智。所谓无师智。自然智。无碍智。是觉心体本具此三智性。故以此心为觉性也。是故须知同异之义。云何同。谓心体平等即是智觉。智觉即是心体平等。故言同也。复云何异。谓本觉之义是用。在凡名佛性。亦名三种智性。出障名智慧佛也。心体平等之义是体。故凡圣无二唯名如如佛也。是故言异应如是知。问曰。智慧佛者。为能觉净心。故名为佛。为净心自觉。故名为佛。答曰。具有二义。一者觉于净心。二者净心自觉。虽言二义体无别也。此义云何。

谓一切诸佛本在凡时。心依熏变不觉自动显现虚状。虚状者。即是凡夫五阴及以六尘。亦名似识似色似尘也。似识者。即六七识也。由此似识念念起时。即不了知似色等法。但是心作虚相无实以不了故。妄执虚相以为实事。妄执之时即还熏净心也。然似识不了之义。即是果时无明。亦名迷境无明。是故经言。于缘中痴故似识妄执之义。即是妄想所执之境即成妄境界也。以果时无明熏心故。令心不觉。即是子时无明亦名住地无明也。妄想熏心故令心变动。即是业识。妄境熏心故令心成似尘种子。似识熏心故令心成似识种子。此似尘似识二种种子。总名为虚状种子也。然此果时无明等虽云各别熏起一法。要俱时和合故能熏也。何以故。以不相离相藉有故。若无似识即无果时无明。若无无明即无妄想。若无妄想即不成妄境。是故四种俱时和合方能现于虚状之果。何以故。以不相离故。又复虚状种子依彼子时无明住故。又复虚状种子不能独现果故。若无子时无明即无业识。若无业识即虚状种子不能显现成果。亦即自体不立。是故和合方现虚状果也。是故虚状果中还具似识似尘虚妄无明妄执。由此义故略而说之云不觉。故动显现虚状也。如是果子相生无始流转名为众生。后遇善友为说诸法皆一心作似有无。实闻此法已随顺修行。渐知诸法皆从心作唯虚无实。若此解成时是果时无明灭也。无明灭故不执虚状为实。即是妄想及妄境灭也。尔时意识转名无尘智。以知无实尘故。虽然知境虚故说果时无明灭。犹见虚相之有。有即非有本性不生今即不灭。唯是一心以不知此理。故亦名子时无明。亦名迷理无明。但细于前迷事无明也。以彼粗灭故说果时无明灭也。又不执虚状为实。故说妄想灭。犹见有虚相谓有异心。此执亦是妄想。亦名虚相。但细于前以彼粗灭故言妄想灭也。又此虚境以有细无明妄想所执故。似与心异相相不一即是妄境。但细于前以其细故名为虚境。又彼粗相实执灭故说妄境灭也。以此论之非直果时迷事无明灭息。无明住地亦少分除也。若不分分渐除者。果时无明不得分分渐灭。但相微难彰。是故不说住地分灭也。今且约迷事无明灭后。以说住地渐灭。因由即知一念发修已来亦能渐灭也。此义云何。谓以二义因缘故。住地无明业识等渐已微薄。二义者何。一者知境虚智熏心。故令旧无明住地习气及业识等渐除也。何以故。智是明。法性能治无明故。二者细无明虚执及虚境熏心故。虽更起无明住地等。即复轻弱不同前迷境等所熏起者。何以故。以能熏微细故。所起不觉亦即薄也。以此义故。住地无明业识等渐已损灭也。如迷事无明灭后既有此义。应知一念创始发修之时无明住地即分灭也。以其分分灭故。所起智慧分分增明。故得果时迷事无明灭也。自迷事无明灭后业识及住地无明渐薄。故所起虚状果报亦转轻妙不同前也。以是义故。似识转转明利。似色等法复不令意识生迷。以内识生外色尘等俱细利故。无尘之智倍明。无明妄想极薄还复熏心。复令住地无明业识习气渐欲向尽所现。无尘之智为倍明。了如是念念转转熏习故。无明住地垂尽所起。无尘之智即能知彼虚状果报

体性非有本自。不生今即无灭。唯是一心体无分别。以唯心外无法故。此智即是金刚无碍智也。此智成已即复熏心。心为明智熏故。即一念无明习气于此即灭无明尽。故业识染法种子习气即亦随坏。是故经言。其地坏者彼亦随坏。即其义也。种子习气坏。故虚状永泯。虚状泯故心体寂照。名为体证真如。何以故。以无异法为能证故。即是寂照无能证所证之别。名为无分别智。何以故。以此智外无别有真如可分别故。此即是心显成智。智是心用。心是智体。体用一法自性无二。故名自性体证也。如似水静内照照润义殊而常湛一。何以故。照润润照故。心亦如是。寂照义分而体融无二。何以故。照寂寂照故。照寂顺体寂照顺用。照自体名为觉。于净心体自照即名为净心。自觉故言二义一体。此即以无分别智为觉也。净心从本已来具此。智性不增不减。故以净心为佛性也。此就智慧佛以明净心为佛性。又此净心自体具足福德之性及巧用之性。复为净业所熏出生报应二佛。故以此心为佛性也。又复不觉灭故以心为觉。动义息故说心不动。虚相泯故言心无相。然此心体非觉非不觉。非动非不动。非相非无相。虽然以不觉灭故说心为觉。亦无所妨也。此就对治出障心体以论于觉。不据智用为觉。又复净心本无不觉。说心为本觉本无动变说心为本寂。本无虚相说心本平等。然其心体非觉非不觉。非动非不动。非相非无相。虽然以本无不觉故。说为本觉。亦无所失也。此就凡圣不二。以明心体为如如佛。不论心体本具性觉之用也。问曰。若就本无不觉名为觉者。凡夫即是佛何用修道为。答曰。若就心体平等。即无修与不修成与不成。亦无觉与不觉。但为明如如佛故拟对说为觉也。又复若据心体平等。亦无众生诸佛与此心体有异。故经偈云。心佛及众生是三无差别。然复心性缘起法界。法门法尔不坏。故常平等常差别。常平等故心佛及众生是三无差别。常差别故流转五道说名众生。反流尽源说名为佛。以有此平等义故。无佛无众生。为此缘起差别义故。众生须修道。问曰。云何得知心体本无不觉。答曰。若心体本有不觉者。圣人证净心时应更不觉。凡夫未证得应为觉。既见证者无有不觉。未证者不名为觉。故定知心体本无不觉。问曰。圣人灭不觉。故得自证净心。若无不觉。云何言灭。又若无不觉即无众生。答曰。前已具释。心体平等无凡无圣。故说本无不觉。不无心性缘起。故有灭有证有凡有圣。又复缘起之有。有即非有。故言本无不觉。今亦无不觉。然非不有。故言有灭有证有凡有圣。但证以顺用入体即无不觉。故得验知心体本无不觉。但凡是违用一体谓异。是故不得证知平等之体也。问曰。心显成智者为无明尘。故自然是智为更别有因缘。答曰。此心在染之时。本具福智二种之性不少一。法与佛无异。但为无明染法所覆。故不得显用。后得福智二种净业所熏。故染法都尽。然此净业除染之时。即能显彼二性。令成事用。所谓相好依报一切智等。智体自是真心性照之能智用由熏成也。问曰。心显成智即以心为佛性。心起不觉亦应以心为无明性。答曰。若就法性之义论之。亦得

为无明性也。是故经言。明与无明其性无二。无二之性即是实性也。问曰。云何名此心以为法身。答曰。法以功能为义。身以依止为义。以此心体有随染之用故。为一切染法之所熏习。即以此心随染故。能摄持熏习之气。复能依熏显现染法。即此心性能持能现二种功能。及所持所现二种染法。皆依此一心而立。与心不一不异故名此心以为法身。此能持之功能与所持之气和合。故名为子时阿梨耶识也。依熏现法之能与所现之相和合。故名为果报阿梨耶识。此二识体一用异也。然此阿梨耶中即有二分。一者染分。即是业与果报之相。二者净分。即是心性及能熏净法。名为净分。以其染性即是净性更无别法。故由此心性为彼业果染事所依。故说言生死依如来藏。即是法身藏也。又此心体虽为无量染法所覆。即复具足过恒河沙数无漏性功德法。为无量净业所熏。故此等净性即能摄持熏习之气。复能依熏显现诸净功德之用。即此恒沙性净功德。及能持能现二种功能。并所持所现二种净用。皆依此一心而立。与心不一不异。故名此心为法身也。问曰。云何复名此心为如来藏。答曰有三义。一者能藏名藏。二者所藏名藏。三者能生名藏。所言能藏者。复有二种。一者如来果德法身。二者众生性德净心。并能包含染净二性及染净二事无所妨碍。故言能藏名藏。藏体平等名之为如。平等缘起目之为来。此即是能藏名如来藏也第二所藏名藏者。即此真心而为无明[(穀-禾＋卵]藏所覆藏。故名为所藏也。藏体无异无相名之为如。体备染净二用目之为来。故言所藏名藏也。第三能生名藏者。如女胎藏能生于子。此心亦尔。体具染净二性之用。故依染净二种熏力。能生世间出世间法也。是故经云。如来藏者。是善不善因。又复经言。心性是一。云何能生种种果报。又复经言。诸佛正遍知海从心想而生也。故染净平等名之为如。能生染净目之为来。故言能生名如来藏也。问曰。云何复名净心以为法界。答曰。法者法尔故。界者性别故。以此心体法尔具足一切诸法。故言法界。问曰。云何名此净心以为法性。答曰。法者一切法。性者体别义。以此净心有差别之性故。能与诸法作体也。又性者体实不改义。以一切法皆以此心为体。诸法之相自有生灭。故名虚妄。此心真实不改不灭。故名法性也。其余实际实相等无量名字不可具释。上来释名义竟。次出体状。所言体状者。就中复有三种差别。一举离相以明净心。二举不一不异以论法性。三举二种如来藏以辨真如。虽复三种差别。总唯辨此净心体状也。第一明离相者。此心即是第一义谛真如心也。自性圆融体备大用。但是自觉圣智所知。非情量之能测也。故云。言语道断心行处灭。不可以名名。不可以相相。何以故。心体离名相故。体既离名即不可设名以谈其体。心既绝相即不可约相以辨其心。是以今欲论其体状实亦难哉。唯可说其所离之相。反相灭相而自契焉。所谓此心从本已来。离一切相平等寂灭。非有相非无相。非非有相非非无相。非亦有相非。亦无相。非去来今。非上中下。非彼非此。非静非乱非染非净。非常非断。非明非暗。非一非异等。一切四

句法总说。乃至非一切可说可念等法。亦非不可说不可念法。何以故。以不可说不可念对可说可念。生非自体法故。即非净心是故但知所有可说可念。不可说不可念等法。悉非净心。但是净心所现虚相。然此虚相各无自实有即非有。非有之相亦无可取。何以故。有本不有故。若有本不有。何有非有相耶。是故当知。净心之体不可以缘虑所知。不可以言说所及。何以故。以净心之外无一法故。若心外无法。更有谁能缘能说此心耶。是以应知。所有能缘能说者。但是虚妄不实。故有考实无也。能缘既不实故所缘何得是实耶。能缘所缘皆悉不实故。净心既是实法是故不以缘虑所知也。譬如眼不自见以此眼外更有他眼。能见此眼。即有自他两眼。心不如是。但是一如。如外无法。又复净心不自分别。何有能分别取此心耶。而诸凡惑分别净心者。即如痴人大张己眼还觅己眼。复谓种种相貌是己家眼竟。不知自家眼处也。是故应知。有能缘所缘者。但是己家净心。为无始妄想所熏。故不能自知己性。即妄生分别。于己心外建立净心之相。还以妄想取之以为净心。考实言之。所取之相正是识相。实非净心也。问曰。净心之体。既不可分别。如诸众生等。云何随顺而能得入。答曰。若知一切妄念分别体是净心。但以分别不息说为背理。作此知已当观一切诸法。一切缘念有即非有。故名随顺。久久修习若离分别。名为得入。即是离相体证真如也。此明第一离相以辨体状竟。次明不一不异以辨体状者。上来虽明净心离一切分别心及境界之相。然此诸相复不异净心。何以故。此心体虽复平等。而即本具染净二用。复以无始无明妄想熏习力故。心体染用依熏显现此等虚相无体唯是净心。故言不异。又复不一。何以故。以净心之体。虽具染净二用。无二性差别之相。一味平等但依熏力所现虚相。差别不同。然此虚相。有生有灭。净心之体常无生灭常恒不变故言不一。此明第二不一不异以辨体状竟。次明第三二种如来藏以辨体状者。初明空如来藏。何故名为空耶。以此心性虽复缘起建立生死涅槃违顺等法。而复心体平等妙绝染净之相。非直心体自性平等所起。染净等法亦复性自非有。如以巾望兔。兔体是无。但加以幻力故似兔现。所现之兔。有即非有。心亦如是。但以染净二业幻力所熏故。似染似净二法现也。若以心望彼二法。法即非有。是故经言。流转即生死。不转是涅槃。生死及涅槃。二俱不可得。又复经言。五阴如幻。乃至大般涅槃如幻。若有法过涅槃者。我亦说彼如幻。又复经言。一切无涅槃。无有涅槃佛。无有佛涅槃。远离觉所觉。若有若无有。是二悉俱离。此等经文皆据心体平等。以泯染净二用。心性既寂。是故心体空净以是因缘名此心体为空如来藏。非谓空无心体也。问曰。诸佛体证净心可以心体平等。故佛亦用而常寂说为非有。众生既未证理现有六道之殊云何无耶。答曰。真智真照。尚用即常寂说之为空。况迷闇妄见。何得不有。有即非有。问曰。既言非有。何得有此迷妄。答曰。既得非有而妄见有。何为不得无迷。而横起迷。空华之喻于此宜陈。问曰。诸余染法可言非

有。无明既是染因。云何无耶答曰。子果二种无明本无自体。唯以净心为体。但由熏习因缘故有迷用。以心往摄用即非有。唯是一心。如似粟麦本无自体唯以微尘为体。但以种子因缘。故有粟麦之用。以尘往收用即非有。唯是微尘无明亦尔有即非有。问曰。既言熏习因缘故有迷用。应以能熏之法即作无明之体。何为而以净心为体。答曰。能熏虽能熏他令起而即念念自灭。何得即作所起体耶。如似麦子但能生果。体自烂坏归于微尘。岂得春时麦子即自秋时来果也。若得尔者劫初麦子。今仍应在过去。无明亦复如是。但能熏起后念无明。不得自体不灭。即作后念无明也。若得尔者无明即是常。法非念。念灭既非常故。即如灯焰前后相因而起。体唯净心也。是故以心收彼有即非有。彼有非有。故名此净心为空如来藏也。问曰。果时无明与妄想为一为异。子时无明与业识为一为异。答曰。不一不异。何以故。以净心不觉故。动无不觉即不动。又复若无无明即无业识。又复动与不觉和合俱起不可分别。故子时无明与业识不异也。又不觉自是迷闇之义。过去果时无明所熏起故。即以彼果时无明为因也。动者自是变异之义。由妄想所熏起故。即以彼妄想为因也。是故子时无明与业识不一。此是子时无明与业识不一不异也。果时无明与妄想不一不异者。无明自是不了知义。从子时无明生故。即以彼子时无明为因。妄想自是浪生分别之义。从业识起故。即以彼业识为因。是故无明妄想不一。复以意识不了境虚故。即妄生分别。若了知虚即不生妄执分别。又复若无无明即无妄想。若无妄想亦无无明。又复二法和合俱起不可分别。是故不异。此是果时无明与妄想不一不异也。以是义故。二种无明是体。业识妄想是用。二种无明自互为因果。业识与妄想亦互为因果。若子果无明互为因者。即是因缘也。妄想与业识互为因者。亦是因缘也。若子时无明起业识者。即是增上缘也。果时无明起妄想者。亦是增上缘也。上来明空如来藏竟。次明不空如来藏者。就中有二种差别。一明具染净二法以明不空。二明藏体一异以释实有。第一明染净二法中。初明净法。次明染法。初明净法。中复有二种分别。一明具足无漏性功德法。二明具足出障净法。第一具无漏性功德者。即此净心虽平等一味体无差别。而复具有过恒沙数无漏性功德法。所谓自性有大智慧光明义故。真实识知义故。常乐我净义故。如是等无量无边性净之法。唯是一心具有如起信论广明也。净心具有此性净法。故名不空。第二具出障净德者。即此净心体具性净功德。故能摄持净业熏习之力由熏力故德用显现。此义云何。以因地加行般若智业。熏于三种智性令起用显现。即是如来果德三种大智慧也。复以因地五波罗蜜等一切种行。熏于相好之性令起用显现。即是如来相好报也。然此果德之法虽有相别。而体是一心。心体具此德故名为不空。不就其心体义明不空也。何以故。以心体平等非空不空故。问曰。能熏净业。为从心起为心外别有净法以为能熏耶。答曰。能熏之法。悉是一心所作。此义云何。谓所闻教法。悉是诸佛菩萨心作。诸佛心。

菩萨心。众生心是一故。教法即不在心外也。复以此教熏心解性。性依教熏以起解用。故解复是心作也。以解熏心行性。性依解熏以起行用。故行复是心作也。以行熏心果性。性依行熏起于果德。故果复是一心作也。以此言之一心为教。乃至一心为果。更无异法也。以是义故心体在凡之时。本具解行果德之性。但未为诸佛真如用法所熏。故解等未显用也。若本无解等之性者。设复熏之德用终不显现也。如是真金本有器朴之性。乃至具有成器精妙之性。但未得椎锻而加故器朴等用不现。后加以钳椎朴器成器次第现也。若金本无朴器成器之性者。设使加以功力。朴用成用终难显现。如似压沙求油钻冰觅火锻冰为器铸木为瓶。永不可成者以本无性故也。是故论言若众生无佛性者。设使修道亦不成佛。以是义故净心之体。本具因行果德性也。依此性故起因果之德。是故此德唯以一心为体。一心具此净德。故以此心为不空如来藏也。次明具足染法者。就中复有二种差别。一明具足染性。二明具足染事。初明具足染性者。此心虽复平等离相。而复具足一切染法之性。能生生死能作生死。是故经云。心性是一。云何能生种种果报。即是能生生死。又复经言。即是法身流转五道说名众生。即是能作生死也。问曰。若心体本具染性者。即不可转凡成圣。答曰。心体若唯具染性者。不可得转凡成圣。既并具染净二性。何为不得转凡成圣耶。问曰。凡圣之用。既不得并起。染净之性。何得双有耶。答曰。一一众生心体一一诸佛心体。本具二性。而无差别之相。一味平等古今不坏。但以染业熏染性故。即生死之相显矣。净业熏净性故。即涅槃之用现矣。然此一一众生心体依熏作生死时。而不妨体有净性之能。一一诸佛心体依熏作涅槃时。而不妨体有染性之用。以是义故。一一众生一一诸佛。悉具染净二性。法界法尔未曾不有。但依熏力起用先后。不俱是以染熏息。故称曰转凡。净业起故说为成圣。然其心体二性实无成坏。是故就性说故染净并具。依熏论故凡圣不俱。是以经言。清净法中不见一法增。即是本具性净非始有也。烦恼法中不见一法减。即是本具性染不可灭也。然依对治因缘清净般若转胜现前。即是净业熏故成圣也。烦恼妄想尽在于此。即是染业息故转凡也。问曰。染业无始本有何由可灭。净业本无何由得起。答曰。得诸佛真如用义熏心故净业得起。净能除染故染业即灭。问曰。染净二业皆依心性而起。还能熏心。既并依性起何得相除。答曰。染业虽依心性而起。而常违心。净业亦依心性而起。常顺心也。违有灭离之义故为净除。顺有相资之能故能除染。法界法尔有此相除之用。何足生疑。问曰。心体净性能起净业还能熏心净性。心体染性能起染业。还能熏心染性。故乃可染业与净性不相熏相生说为相违。染业与染性相生相熏应云相顺。若相顺者。即不可灭。若染业虽与染性相顺。由与净性相违故。得灭者。亦应净业虽与净性相顺由与染性相违故。亦可得除。若二俱有违义故。双有灭离之义。而得存净除染。亦应二俱有顺义故。并有相资之能。复得存染废净。答曰。我立

不如是何为作此难。我言净业顺心故心体净性即为顺本。染业违心故心体染性即是违本。若偏论心体即违顺平等。但顺本起净即顺净心不二之体。故有相资之能。违本起染便违真如平等之理。故有灭离之义也。

## 大乘止观法门卷第二

问曰。违本起违末便违不二之体。即应并有灭离之义也。何故上言法界法尔具足二性不可破坏耶。答曰。违本虽起违末。但是理用故与顺一味。即不可除。违末虽依违本。但是事用故即有别义是故可灭。以此义故二性不坏之义成也。问曰。我仍不解染用违心之义。愿为说之。答曰。无明染法。实从心体染性而起。但以体闇故。不知自己及诸境界从心而起。亦不知净心具足染净二性而无异相。一味平等以不知如此道理。故名之为违。智慧净法实从心体而起。以明利故能知己及诸法皆从心作。复知心体具足染净二性而无异相。一味平等以如此称理而知。故名之为顺。如似穷子实从父生父实追念。但以痴故不知己从父生。复不知父意。虽在父舍不认其父。名之为违。复为父诱说经历多年。乃知己从父生。复知父意。乃认家业受父教敕。名之为顺。众生亦尔。以无明故。不知己身及以诸法悉从心生。复遇诸佛方便教化。故随顺净心能证真如也。问曰。既说无明染法。与心相违。云何得熏心耶。答曰。无明染法无别有体故不离净心以不离心故。虽复相违而得相熏。如木出火炎炎违木体而上腾。以无别体不离木故还烧于木。后复不得闻斯譬喻便起灯炉之执也。此明心体具足染性名为不空也。次明心体具足染事者。即彼染性为染业熏。故成无明住地。及一切染法种子。依此种子现种种果报。此无明及与业果即是染事也。然此无明住地及以种子果报等。虽有相别显现说之为事。而悉一心为体悉不在心外。以是义故复以此心为不空也。譬如明镜所现色像无别有体。唯是一镜而复不妨万像区分不同。不同之状皆在镜中显现。故名不空镜也。是以起信论言因熏习镜。谓如实不空。一切世间境界。悉于中现。不出不入不失不坏。常住一心。以一切法即真实性故。以此验之。具足世间染法。亦是不空如来藏也。上来明具足染净二法。以明不空义竟。次明藏体一异以释实有义。就中复有六种差别。一明圆融无碍法界法门。二明因果法身名别之义。三明真体在障出障之理。四明事用相摄之相。五明治惑受报不同之义。六明共不共相识。第一明圆融无碍法界法门者。问曰。不空如来藏者。为一一众生各有一如来藏。为一切众生一切诸佛唯共一如来藏耶。答曰。一切众生一切诸佛。唯共一如来藏也。问曰。所言藏体具包染净者。为俱时具为始终具耶。答曰。所言如来藏具染净者。有其二种。一者性染性净。二者事染事净。如上已明也。若据性染性净即无始以来俱时具有。若据事染事净即有二种差别。一者一一时中俱具染净二事。二者

始终方具染净二事。此义云何。谓如来藏体具足一切众生之性。各各差别不同。即是无差别之差别也。然此一一众生性中。从本已来复具无量无边之性。所谓六道四生。苦乐好丑。寿命形量。愚痴智慧等。一切世间染法。及三乘因果等。一切出世净法。如是等无量差别法性。一一众生性中。悉具不少也。以是义故如来之藏。从本已来俱时具有染净二性。以具染性故能现一切众生等染事。故以此藏为在障本住法身。亦名佛性复具净性故。能现一切诸佛等净德。故以此藏为出障法身。亦名性净法身。亦名性净涅槃也。然诸一一众生。无始已来虽复各各具足染净二性。但以造业不同故。熏种子性成种子用。亦即有别种子用别。故一时之中受报不同。所谓有成佛者。有成二乘果者。有入三涂者。有生天人中者。复于一一趣中无量差别不同。以此论之。如来藏心之内。俱时得具染净二事。如一时中一切时中亦复如是也。然此一一凡圣。虽于一时之中受报各别。但因缘之法无定故。一一凡圣无始以来具经诸趣无数回返。后遇善友教修出离学三乘行及得道果。以此论之一一众生始终乃具染净二事。何以故。以一众生受地狱身时无余趣报。受天报时亦无余趣报。受一一趣中一一身时亦无余身报。又受世间报时不得有出世果。受出世果时无世间报。以是义故。一众生不得俱时具染净二事。始终方具二事也。一切众生亦如是。是故如来之藏有始终方具染净二事之义也。问曰。如来之藏具如是等无量法性之时。为有差别为无差别。答曰。藏体平等实无差别。即是空如来藏。然此藏体复有不可思议用。故具足一切法性有其差别即是不空如来藏。此盖无差别之差别也。此义云何。谓非如泥团具众微尘也。何以故。泥团是假微尘是实。故一一微尘各有别质。但以和合成一团泥。此泥团即具多尘之别。如来之藏即不如是。何以故。以如来藏是真实法圆融无二故。是故如来之藏全体是一众生一毛孔性。全体是一众生一切毛孔性。如毛孔性。其余一切所有世间一一法性亦复如是。如一众生世间法性。一切众生所有世间一一法性。一切诸佛所有出世间一一法性亦复如是。是如来藏全体也。是故举一众生一毛孔性。即摄一切众生所有世间法性。及摄一切诸佛所有出世间法性。如举一毛孔性即摄一切法性。举其余一切世间一一法性亦复如是。即摄一切法性如举世间一一法性。即摄一切法性。举一切出世间所有一一法性亦复如是。即摄一切法性。又复如举一毛孔事。即摄一切世出世事。如举一毛孔事即摄一切事。举其余世间出世间中一切所有随一一事亦复如是。即摄一切世出世事。何以故。谓以一切世间出世间事。即以彼世间出世间性为体故。是故世间出世间性体融相摄。故世间出世间事。亦即圆融相摄无碍也。是故经言心佛及众生是三无差别。譬如明镜体具一切像性各各差别不同。即是无差别之差别也。若此镜体本无像性差别之义者。设有众色来对像终不现。如彼炽火虽复明净不能现像者。以其本无像性也。既见镜能现像。定知本具像性。以是义故。此一明镜于一时中。俱能现于一切净秽等像。而复净像不

妨于秽。秽像不妨于净。无障无碍净秽用别。虽然有此像性像相之别。而复圆融不异。唯是一镜。何以故。谓以此镜全体是一毛孔像性故。全体是一切毛孔像性故。如毛孔像性。其余一一微细像性一一粗大。像性一净像性一秽。像性等亦复如是。是镜全体也。是故若举一毛孔像性。即摄其余一切像性。如举一毛孔像性。即摄一切像性。举其余一一像性亦复如是。即摄一切像性也。又若举一毛孔像相即摄一切像相。如举一毛孔像相即摄一切像相。举其余一一像相亦复如是。即摄一切像相。何以故。以一切像相即以彼像性为体故。是故一切像性体融相摄。故一切像相亦即相融相摄也。以是譬故。一切诸佛一切众生。同一净心如来之藏不相妨碍。即应可信。是故经言。譬如明净镜随对面像现。各各不相知。业性亦如是。此义云何。谓明净镜者。即喻净心体也。随对者。即喻净心体具一切法性。故能受一切熏习。随其熏别现报不同也。面者。即喻染净二业也。像现者。即喻心体染净二性依熏力。故现染净二报也。各各不相知者。即喻净心与业果报各不相知也。业者。染净二业合上面也。性者。即是真心染净二性。合上明镜具一切像性也。亦如是者。总结成此义也。又复长行问云。心性是一者。此据法性体融说为一也。云何能生种种果报者。谓不解无差别之差别。故言云何能生种种果报也。此修多罗中喻意。偏明心性能生世间果报。今即通明能生世出世果亦无所妨也。是故论云。三者用大。能生世间出世间善恶因果。故以此义故。一切凡圣一心为体。决定不疑也。又复经言。一切诸佛法身。唯是一法身者。此即证知一切诸佛同一真心为体。以一切诸佛法身是一故。一切众生及与诸佛即同一法身也。何以故。修多罗为证故。所证云何。谓即此法身流转五道说名众生。反流尽源说名为佛。以是义故。一切众生一切诸佛。唯共一清净心。如来之藏平等法身也。此明第一圆融无碍法界法门竟。次明第二因果法身名别之义。问曰。既言法身唯一。何故上言众生本住法身。及云诸佛法身耶。答曰。此有二义。一者以事约体说此二名。二者约事辨性以性约体说此二名。所言以事约体说二法身名者。然法身虽一。但所现之相凡圣不同。故以事约体说言诸佛法身众生法身之异。然其心体平等实无殊二也。若复以此无二之体。收彼所现之事者。彼事亦即平等凡圣一味也。譬如一明镜能现一切色像。若以像约镜。即云人像体镜。马像体镜。即有众镜之名。若废像论镜其唯一焉。若复以此无二之镜体。收彼人马之异像者。人马之像亦即同体无二也。净心如镜凡圣如像。类此可知。以是义故常同常别。法界法门以常同故。论云。平等真法界佛不度众生。以常别故。经云。而常修净土教化诸众生。此明约事辨体也。所言约事辨性以性约体说有凡圣法身之异名者。所谓以此真心能现净德故。即知真心本具净性也。复以真心能现染事故。即知真心本具染性也。以本具染性故。说名众生法身。以本具净性故。说名诸佛法身。以此义故。有凡圣法身之异名。若废二性之能以论心体者。即非染非净。非圣非凡。非一非

异。非静非乱。圆融平等不可名目。但以无异相故。称之为一。复是诸法之实。故名为心。复为一切法所依止。故名平等法身。依此平等法身有染净性。故得论凡圣法身之异。然实无别有体。为凡圣二种法身也。是故道一切凡圣同一法身亦无所妨。何以故。以依平等义故。道一一凡一一圣各别法身亦无所失。何以故。以依性别义故。问曰。如来之藏体具染净二性者。为是习以成性。为是不改之性耶。答曰。此是理体用不改之性。非习成之性也。故云。佛性大王非造作法。焉可习成也。佛性即是净性既不可造作。故染性与彼同体。是法界法尔亦不可习成。问曰。若如来藏体具染性能生生死者。应言佛性之中有众生。不应言众生身中有佛性。答曰。若言如来藏体具染性能生生死者。此明法性能生诸法之义。若言众生身中有佛性者。此明体为相隐之语。如说一切色法依空而起悉在空内。复言一切色中悉有虚空。空喻真性。色喻众生。类此可知。以是义故。如来藏性能生生死。众生身中悉有佛性义不相妨。问曰。真如出障既名性净涅槃。真如在障应名性染生死。何得称为佛性耶。答曰。在缠之实虽体具染性。故能建生死之用。而即体具净性故。毕竟有出障之能。故称佛性。若据真体具足染净二性之义者。莫问在障出障。俱得称为性净涅槃。并合名性染生死。但名涉事染化仪有滥。是故在障出障俱匿性染之义也。又复事染生死唯多热恼。事净涅槃偏足清凉。是以单彰性净涅槃。为欲起彼事净之泥洹。便隐性染轮回。冀得废斯事染之生死。若孤题性染惑者。便则无羡于真源。故偏导清升愚子遂乃有欣于实际。是故在障出障法身俱隐性染之名。有垢无垢真如并彰性净之号。此明第二因果法身名别之义竟。次明第三在障出障之义。问曰。既言真如法身平等无二。何得论在障出障有垢无垢之异耶。答曰。若论心体平等实无障与不障不论垢与不垢。若就染净二性。亦复体融一味不相妨碍。但就染性依熏起故有障垢之名。此义云何。谓以染业熏于真心违性故。性依熏力起种种染用。以此染用违隐真如顺用之照性。故即说此违用之暗以为能障。亦名为垢。此之垢用不离真体故。所以即名真如心为在障法身。亦名为有垢真如。若以净业熏于真心顺性故。性依熏力起种种净用。能除染用之垢。以此净用顺显真心体照之明性。故即说此顺用之照。以为圆觉大智。亦即名大净波罗蜜。然此净用不离真体故。所以即名真心为出障法身。亦名无垢真如。以是义故。若总据一切凡圣以论出障在障之义。即真如法身于一时中并具在障出障二用。若别据一一凡圣以论在障出障之义。即真如法身始终方具在障出障二事也。然此有垢无垢在障出障之别。但约于染净之用说也。非是真心之体有此垢与不垢障与不障。问曰。违用既论为垢障。违性应说为碍染。答曰。具是障性垢性亦得名为性障性垢。此盖平等之差别。圆融之能所。然即唯一真心。勿谓相碍不融也问曰。既言有平等之差别能所。亦应有自体在障出障耶。答曰。亦得有此义。谓据染性而说无一净性而非染。即是自体为能障。自体为所障自体为在障。就净性而论。无

一染性而非净。即是自体为能除。自体为所除。自体为出障。是故染以净为体。净以染为体。染是净净是染。一味平等无有差别之相。此是法界法门常同常别之义。不得闻言平等便谓无有差别。不得闻言差别便谓乖于平等也。此明第三在障出障之义竟。次明第四事用相摄之相。问曰。体性染净既得如此圆融可解少分。但上言事法染净。亦得无碍相摄。其相云何。答曰。若偏就分别妄执之事。即一向不融。若据心性缘起依持之用。即可得相摄。所谓一切众生悉于一佛身中起业招报。一切诸佛复在一众生毛孔中修行成道。此即凡圣多少以相摄。若十方世界内纤尘而不迮。三世时劫入促念而能容。此即长短大小相收。是故经云。一一尘中显现十方一切佛土。又云。三世一切劫解之即一念。即其事也。又复经言。过去是未来。未来是现在。此是三世以相摄。其余净秽好丑高下彼此。明暗一异静乱有无等。一切对法及不对法。悉得相摄者。盖由相无自实起必依心。心体既融相亦无碍也。问曰。我今一念即与三世等耶。所见一尘即共十方齐乎。答曰。非但一念与三世等。亦可一念即是三世时劫。非但一尘共十方齐。亦可一尘即是十方世界。何以故。以一切法唯一心故。是以别无自别。别是一心。心具众用。一心是别。常同常异。法界法尔。问曰。此之相摄既理实不虚。故圣人即能以自摄他。以大为小。促长演短。合多离一。何故凡夫不得如此。答曰。凡圣理实同尔圆融。但圣人称理施作。所以皆成。凡夫情执乖旨。是故不得。问曰。圣人得理便应不见别相。何得以彼小事以包纳大法。答曰。若据第一义谛真如平等实无差别不妨。即寂缘起世谛不坏而有相别。问曰。若约真谛本无众相。故不论摄与不摄。若据世谛彼此差别。故不可大小相收。答曰。若二谛。一向异体可如来难。今既以体作用名为世谛。用全是体名为真谛。宁不相摄。问曰。体用无二只可二谛相摄。何得世谛还摄世事。答曰。今云体用无二者。非如搅众尘之别用成泥团之一体。但以世谛之中。一一事相即是真谛全体。故云体用无二。以是义故。若真谛摄世谛中一切事相得尽。即世谛中一一事相亦摄世谛中一切事相皆尽。如上已具明此道理竟。不须更致余诘。问曰。若言世谛之中一一事相即是真谛全体者。此则真心遍一切处。与彼外道所计神我遍一切处义有何异耶。答曰。外道所计心外有法。大小远近三世六道历然是实。但以神我微妙广大故。遍一切处犹如虚空。此即见有实事之相异神我。神我之相异实事也。设使即事计我我与事一。但彼执事为实彼此不融。佛法之内即不如。是知一切法悉是心作。但以心性缘起不无相别。虽复相别其唯一心为体。以体为用故言实际无处不至。非谓心外有其实事。心遍在中名为至也。此事用相摄之义难知。我今方便令汝得解。汝用我语不。外人曰。善哉受教。沙门曰。汝当闭目忆想。身上一小毛孔即能见不。外人忆想一小毛孔已。报曰。我已了了见也。沙门曰。汝当闭目忆想。作一大城广数十里即能见不。外人想作城已。报曰。我于心中了了见也。沙门曰。毛孔与城大小异不。外人曰

异。沙门曰。向者毛孔与城但是心作不。外人曰是心作。沙门曰。汝心有小大耶。外人曰。心无形相焉可见有大小。沙门曰。汝想作毛孔时。为减小许心作。为全用一心作耶。外人曰。心无形段。焉可减小许用之。是故我全用一念想作毛孔也。沙门曰。汝想作大城时。为只用自家一心作。为更别得他人心神共作耶。外人曰。唯用自心作城。更无他人心也。沙门曰。然则一心全体唯作一小毛孔。复全体能作大城。心既是一无大小。故毛孔与城俱全用一心为体。当知毛孔与城体融平等也。以是义故。举小收大无大而非小。举大摄小无小而非大。无小而非大故大入小而大不减。无大而非小故小容大而小不增。是以小无异增。故芥子旧质不改。大无异减故须弥大相如故。此即据缘起之义也。若以心体平等之义。望彼即大小之相。本来非有不生不灭。唯一真心也。我今又问汝。汝尝梦不。外人曰。我尝有梦。沙门曰。汝曾梦见经历十年五岁时节以不。外人曰。我实曾见历涉多年。或经旬月时节。亦有昼夜。与觉无异。沙门曰。汝若觉已自知睡经几时。外人曰。我既觉已借问。他人言。我睡始经食顷。沙门曰。奇哉于一食之顷。而见多年之事。以是义故据觉论梦。梦里长时便则不实。据梦论觉。觉时食顷亦则为虚。若觉梦据情论。即长短各论各谓为实。一向不融。若觉梦据理论。即长短相摄长时是短短时是长。而不妨长短相别。若以一心望彼。则长短俱无。本来平等一心也。正以心体平等非长非短故。心性所起长短之相即无长短之实。故得相摄。若此长时自有长体。短时自有短体。非是一心起作者。即不得长短相摄。又虽同一心为体。若长时则全用一心而作短时即减少许心作者。亦不得长短相摄。正以一心全体复作短时。全体复作长时故得相摄也。是故圣人依平等义故。即不见三世时节长短之相。依缘起义故即知短时长时体融相摄。又复圣人善知缘起之法。唯虚无实悉是心作。是心作故用心想彼七日以为一劫。但以一切法本来皆从心作故。一劫之相随心即成。七日之相。随心即谢。演短既尔。促长亦然。若凡夫之辈于此缘起法上妄执为实。是故不知长短相摄。亦不能演短促长也。此明第四事用相摄之相竟。次明第五治惑受报同异所由。问曰。如来之藏既具一切世法出世法。种子之性及果报性。若众生修对治道熏彼对治种子性。分分成对治种子事用时。何故彼先所有惑染种子事即分分灭也。即能治所治种子皆依性起。即应不可一成一坏。答曰。法界法尔所治之法。为能治之所灭也。问曰。所治之事既为能治之事所灭者。所治之性亦应为能治之性所灭。答曰。不然。如上已说。事法有成有败。故此生彼灭性义无始并具。又复体融无二。故不可一灭一存也。是故众生未修治道之前。双有能治所治之性。但所治染法之性依熏起用。能治净法之性未有熏力。故无用也。若修治道之后。亦并具能治所治之性。但能治之性依熏力故。分分起。于净用所治之性无所熏力被对治。故染用分分损减。是故经言但治其病而不除法。法者法界法尔。即是能治所治之性。病即是所治之事。问曰。能治所治可尔。其

未修对治者。即无始已来具有一切故业种子。此种子中即应备有六道之业。又复一一众生各各本具六道果报之性。何不依彼无始六道种子。令一众生俱时受六道身耶。答曰。不得。何以故。以法界法尔故。但可具有无始六道种子在于心中。随一道种子偏强偏熟者。先受果报随是一报之中。不妨自杂受苦乐之事。要不得令一众生俱受六道之身。后若作菩萨自在用时。以悲愿力故。用彼故业种子一时于六道中受无量身教化众生也。问曰。据一众生即以一心为体。心体之中实具六道果报之性。复有无始六道种子。而不得令一众生一时之中俱受六道之报者。一切诸佛一切众生亦同。以一心为体故。虽各各自具六道果报之性及六道种子。亦应一切凡圣次第先后受报。不应一时之中有众多凡圣。答曰。不由以一心为体故便不得受众多身。亦不由以一心为体故要须一时受众多身。但法界法尔。若总据一切凡圣。虽同一心为体即不妨一时俱有一切凡圣。若别据一众生。虽亦一心为体即不得一时俱受六道报也。若如来藏中唯具先后受报之法。不具一时受报之法者。何名法界法门具一切法耶。问曰。上言据一众生即以一心为体。心体虽具染净二性。而净事起时能除染事者。一切诸佛一切众生既同。以一心为体。亦应由佛是净事。故能治余众生染事。若尔者。一切众生自然成佛。即不须自修因行。答曰。不由以一心为体故。染净二事相除。亦不由以一心为体故。染净二法不得相除。亦不由别心为体故。凡圣二事不得相除。但法界法尔。一切凡圣。虽同一心为体而不相灭若别据一众生。虽亦一心为体。即染净二事相除也如来之藏唯有染净相除之法。无染净不相除法者。何名法界法尔具一切法。问曰。向者两番都言法界法尔。实自难信。如我意者所解。谓一一凡圣各自别有净心为体。何以故。以各各一心为体故。不得于一心中俱现多身。所以一一凡圣不俱受无量身。又复各各依心起用故。不妨俱时有众多凡圣。此义即便。又复一一众生各以别心为体故。一一心中不容染净二法。是故能治之法熏心时自己惑灭。以与他人别心故。不妨他惑不灭此义亦便。何为辛苦坚成一切凡圣同一心耶。答曰。痴人若一切凡圣不同一真心为体者。即无共相平等法身。是故经言。由共相身。故一切诸佛毕竟不成佛也。汝言一一凡圣各各别心为体。故于一心中不得俱现多身。是故一众生不俱受无量身者。如法华中所明无量分身释迦俱现于世。亦应不得以一法身为体。若彼一切释迦。唯以一心为法身者。汝云何言一心不得俱现多身耶。若一心既得俱现多身者。何为汝意欲使一一凡圣各别一心为体。故方得俱时有凡圣耶。又复经言。一切诸佛身。唯是一法身。若诸众生法身不反流尽源。即是佛法身者。可言一切众生在凡之时各各别有法身。既众生法身即是诸佛法身。诸佛法身既只是一。何为一一凡圣各各别有真心为法身耶。又复善才童子自见遍十方佛前悉有己身。尔时岂有多心为体耶。又复一人梦中一时见无数人。岂可有无数心与彼梦里诸人为体耶。又复菩萨以悲愿力用故业受生之时。一念俱受无量种身。岂有多净心为体

耶。又复汝言一一凡圣各以一心为体。一心之中不得容于染净二法。故所以能治之法熏心时。自己惑灭。以与他别心故不妨他惑不灭。此义为便者。一人初修治道时。此人惑染心悉应灭尽。何以故。以一心之内不容染净二法故。若此人净法熏心心中有净法时。仍有染法者。此人应有二心。何以故。以他人与我别心故。我修智时他惑不灭。我今修智自惑亦复未灭。定如须有二心。若使此人唯有一心。而得俱有染净二法者。汝云何言以一心之内不容染净二法故。净生染灭耶。是故诸大菩萨留随眠惑在于心中。复修福智净法熏心而不相妨。又复随眠之惑与对治之智。同时而不相碍。何为一心之内不得容染净二法耶。以是义故。如来之藏一时具包一切凡圣。无所妨碍也。问曰。既引如此道理。得以一心为体。不妨一时有多凡圣者。何为一众生不俱受六道报耶。又复修行之人一心之中。俱有解惑种子不相妨者。有何道理得以智断惑耶。答曰。蠮虫如上已言。法界法尔一心之中具有一切凡圣。法界法尔。一一凡圣。各各先后。随自种子强者受报。不得一人俱受六道之身。法界法尔一心之中。一时具有凡圣不相除灭。法界法尔一切凡圣虽同一心。不妨一一凡圣各自修智自断其惑。法界法尔智慧分起能分除惑。智慧满足除惑皆尽。不由一心之内不容染净故断惑也。法界法尔惑未尽时。解惑同体。不由别有心故双有解惑。是故但知真心能与一切凡圣为体。心体具一切法性。如即时世间出世间事得成立者。皆由心性有此道理也。若无道理者终不可成。如外道修行不得解脱者。由不与心性解脱道理相应也。法界法尔行与心性相应。所作得成行。若不与心性相应。即所为不成就。此明第五治惑受报不同所由竟。次明第六共相不共相识。问曰。一切凡圣既唯一心为体。何为有相见者有不相见者。有同受用者有不同受用者。答曰。所言一切凡圣唯以一心为体者。此心就体相论之。有其二种。一者真如平等心此是体也。即是一切凡圣平等共相法身。二者阿梨耶识即是相也。就此阿梨耶识中复有二种。一者清净分依他性。亦名清净和合识。即是一切圣人体也。二者染浊分依他性。亦名染浊和合识。即是一切众生体也。此二种依他性虽有用别。而体融一味。唯是一真如平等心也。以此二种依他性体同无二故。就中即合有二事别。一者共相识。二者不共相识。何故有耶。以真如体中具此共相识性不共相识性故。一切凡圣造同业熏此共相性故。即成共相识也。若一一凡圣各各别造别业。熏此不共相性故。即成不共相识也。何者。所谓外诸法五尘器世界等。一切凡圣同受用者。是共相识相也。如一切众生同修无量寿业者。皆悉熏于真心共相之性。性依熏起显现净土。故得凡圣同受用也。如净土由共业成。其余杂秽等土亦复如是。然此同用之土。唯是心相。故言共相识。又此同用之土虽一切凡圣共业所起。而不妨一一众生一一圣人一身造业。即能独感此土是故无量众生余处托生不废此土。常存不缺。又虽一一凡圣皆有独感此土之业。而不相妨唯是一土。是故无量众生新生。而旧土之相。更无改增。唯除其时。一切

众生同业转胜土即变异。同业转恶土亦改变若不尔者即土常一定也。所言不共相者。谓一一凡圣内身别报是也。以一一凡圣造业不同熏于真心。真心不共之性。依熏所起显现别报各各不同自他两别也。然此不同之报唯是心相。故言不共相识。就共相中复有不共相识义。谓如饿鬼等与人同造共业。故同得器世界报。及遥见恒河。即是共相故。复以彼等别业尤重为障故。至彼河边但见种种别事不得水饮。即是共中不共也。复据彼同类同造饿业。故同于恒河之上不得水饮。复是共相之义。于中复所见不同。或见流火。或见枯竭。或见脓血等无量差别。复是共中不共。若如是显现之时。随有同见同用者。即名为共相识。不同见闻不同受用者。即是共不共相识。随义分别。一切众生悉皆如是可知也。就不共相中复有共义。谓眷属知识。乃至时顾同处同语同知同解。或暂相见若怨若亲。及与中人相识及不相识。乃至畜生天道互相见知者。皆由过去造相见知等业熏心共相性。故心缘熏力显现。如此相见相知等事。即是不共相中共相义也。或有我知见他他不知见我者。即于我为共。于他为不共。如是随义分别可知。又如一人之身即是不共相识。复为八万户虫听依故。即此一身复与彼虫为共相识。亦是不共中共相义也。以有此共相不共相道理故。一切凡圣虽同一心为体。而有相见不相见同受用不同受用也。是故灵山常曜而睹林树潜辉。丈六金躯复见土灰众色。莲花妙刹反谓丘墟。庄严宝地倒言砂砾。斯等皆由共不共之致也。此明不空如来藏中藏体一异六种差别之义竟。上来总明止观依止中何所依止讫。

## 大乘止观法门卷第三

　　次明何故依止。问曰。何故依止此心修止观。答曰。以此心是一切法根本故。若法依本则难破坏。是故依止此心修止观也人若不依止此心修于止观则不得成。何以故。以从本以来未有一法心外得建立故。又此心体本性具足寂用二义。为欲熏彼二义令显现故。何以故。以其非熏不显故。显何所用。谓自利利他故。有如是因缘故。依此心修止观也。问曰。何谓心体寂用二义。答曰。心体平等离一切相。即是寂义。体具违顺二用。即是用义。是故修习止行即能除灭虚妄纷动。令此心体寂静离相。即为自利。修习观行令此心用显现繁兴。即为利他。问曰。修止观者为除生死。若令显现繁兴此即转增流浪。答曰。不然。但除其病而不除法。病在执情不在大用。是故炽然六道权现无间。即是违用显现。而复毕竟清净不为世染。智慧照明故相好圆备。身心安住胜妙境界。具足一切诸佛功德。即是顺用显现也。此明止观依止中何故依止竟。次明以何依止。就中复有三门差别。一明以何依止体状。二明破小乘人执。三明破大乘人执。初明以何依止体状者。问曰。以何依止此心修止观。答曰。以意识依止此心修行止观也。此义云何谓以意识能知名义故。闻说一切诸法自性寂静本来无

相。但以虚妄因缘故有诸法。然虚妄法有即非有。唯一真心亦无别真相可取。闻此说已。方便修习知法本寂唯是一心。然此意识如此解时。念念熏于本识增益解性之力。解性增已更起意识。转复明利知法如实久久熏心。故解性圆明照己体。本唯真寂意识即息。尔时本识转成无分别智。亦名证智。以是因缘故。以意识依止真心修止行也。是故论言。以依本觉故有不觉。依不觉故而有妄心。能知名义为说本觉。故得始觉即同本觉。如实不有始觉之异也。问曰。上来唯言净心真心。今言本识意有何异答曰。本识阿梨耶识。和合识。种子识。果报识等。皆是一体异名。上共不共相中。已明真如与阿梨耶同异之义。今更为汝重说。谓真心是体。本识是相。六七等识是用。如似水为体。流为相。波为用。类此可知。是故论云。不生不灭与生灭和合说名阿梨耶识。即本识也。以与生死作本故名为本。是故论云。以种子时阿梨耶识与一切法作根本种子故。即其义也。又复经云。自性清净心。复言。彼心为烦恼所染。此明真心。虽复体具净性。而复体具染性故。而为烦恼所染。以此论之。明知就体偏据一性说为净心。就相与染事和合说为本识。以是义故上来就体性以明。今就事相说。亦无所妨。问曰。熏本识时即熏真心以不。答曰。触流之时即触于水。是故向言增益解性者。即是益于真心性净之力也。是故论云。阿梨耶识有二分。一者觉。二者不觉。觉即是净心。不觉即是无明。此二和合说为本识。是故道净心时更无别有阿梨耶。道阿梨耶时更无别有净心。但以体相义别故。有此二名之异。问曰。云何以意识依止净心修观行。答曰。以意识知名义故。闻说真心之体。虽复寂静而以熏习因缘故。性依熏起显现世间出世间法。以闻此说故。虽由止行知一切法毕竟无相。而复即知性依熏起显现诸法不无虚相。但诸凡惑无明覆意识。故不知诸法唯是心作。似有非有虚相无实。以不知故流转生死。受种种苦。是故我当教彼知法如实。以是因缘即起慈悲。乃至具行四摄六度等行。如是观时意识亦念念熏心。令成六度四摄慈悲等种子。复不令心识为止所没。即是用义渐显现也。以久久熏故真心作用之性。究竟圆兴法界德备。三身摄化普门示现。以是因缘以意识依止净心修观行也。次明破小乘人执。问曰。但以意识修习止观岂不成耶。何故要须依止净心答曰。意识无体。唯以净心为体。是故要须依止。又复意识念念生灭前非其后。若不以净心为依止者。虽修诸行无转胜义。何以故。以其前念非后念故。如前人闻法后人未闻。后人若闻无胜前人之义。何以故。俱始一遍闻故。意识亦尔。前后两异前虽曾闻随念即灭。后若重闻亦不增胜。何以故。前后二念俱始一遍闻故。又复如似前人学得甲字后已命终。后人更学乙字。即唯解乙字不识甲字。何以故。前后人异故。意识亦尔。前灭后生不相逐及。是故不得所修增广。若以净心为体。意识念念引所思修熏净心性。性依熏起以成种子。前念念灭后念起时。即与前念所修种子和合而起。是故更修彼法即胜于前一念。如是念念转胜。是故所修成就若不久熏尚自种子

力劣。便则废失所修不成。何况全无依止。直莫前后相熏而得成就也。以是因缘唯用意识不假依止。无有是处。问曰。小乘法中不明有本识。何得所闻所思皆得成就。答曰。博地凡夫乃至闻教畜生等。有所修习得成者。尚由本识为体故成。何况二乘。但彼自不知此义非彼不假净心也。问曰。不闻教畜生。岂无净心为体。答曰。造作痴业尤重。熏心起报亦即极钝。虽有黠慧之性及有宿生黠慧种子。但以现报所障故。不得有用。故不闻教非是无净心也。次明破大乘人执。问曰。但用净心修行止观即足。何用意识为。答曰。已如上说。由意识能知名义。能灭境界。能熏本识。令惑灭解成故须意识也。问曰。净心自性寂静即名为止。自体照明即名为观。彼意识名义及以境界体性非有。何论意识寻名知义灭自心境界耶。答曰。若就心体而论实自如此但无始已来为无明妄想熏故。不觉自动显现诸法。若不方便寻名知义依义修行。观知境界有即非有者。何由可得寂静照明之用。问曰。净心自知己性本寂即当念息。何用意识为。答曰。净心无二。复为无明所覆故。不得自知本寂。要为无尘智熏无明尽灭。方得念息。问曰。但息于念心即寂照。何故要须智熏寂照始现。答曰。若无无尘智熏心里。无明终不可灭。无明不灭念即叵息。问曰。我今不观境界。不念名义。证心寂虑泯然绝相。岂非心体寂照真如三昧。答曰。汝证心时。为心自证。为由他证。为证于他。若心自证即是不由功用而得寂静。若尔一切众生皆不作心求于寂静。亦应心住。若言非是自然而证。盖由心自作意自证名为自证者。作意即是意识。即有能所即名为他。云何得成心自证也若非他证。但心自止故名自证者。若不作意即无能所。云何能使心证。若当作意即是意识即是他证。若言众生体实皆证。但由妄想不知体证。故有其念能知心体本性证寂。不念诸法故念即自息。即是真如三昧者。为是意识能知本寂。为是净心能知本寂。若是净心自知本寂不念诸法者。一切众生皆有净心。应悉自知本寂。故自息灭妄识。自然而得真如三昧。以不修不得故知净心不得名自知也。若言意识能知净心本证即自息灭。故但是意识自灭非是意识能证净心。是故说言。心自证者意识知心本证之时为见净心。故知本证为不见净心能知证也。若言不见净心能知证者。不见佛心应知佛证。若见净心故知证者。净心即是可见之相。云何论言心真如者离心缘相。又复经言。非识所能识亦非心境界。以此验之。定知意识不见心也。以见与不见无有道理知心本寂故。设使心体本证妄念之心不可息也。若言妄识虽不见净心。而依经教知心本寂故能知之。智熏于净心令心自知本证。即不起后念名为自证者。汝依经教知心本寂之时。为作寂相而知。为不作寂相而知。若作寂相而知者。妄想之相云何名寂。若不作相即心无所系便更驰散。若言作意不令驰散者。即有所缘。既有所缘即还有相。云何得言不作相也。若言七识能见净心。故知心本寂。知已熏心。令心自知本证故不起后念。即名为自证者。是亦不然何以故。以七识是我执识故。不能见心本寂。又复若为能缘之

所缘者。即非净心。如上心体状中已说。既所缘非实。故熏心还生妄念也。以是义故无有道理。净心自证不起后念也。若言由他证者。是亦不然。何以故。心体自寂静故。但以有六七识等名之为他。由有此他故说他心不证。是故乃可证他。何须以他证心也。若言心体虽复本寂。但以无始无明妄念熏故。有此妄念习气在于心中。是故心体亦不证寂。故须他证者。何等方便能除心中习气令心证也。若言更不起新念。故不熏益彼习气。彼即自灭者。彼未灭间有何所以不起新念也。若无别法为对治者。彼诸习气法应起念。若起念者更益彼力也。以是义故。由他所证亦无道理。若言不须用他证心但证于他。以他证故习气自灭者。是亦不然。他既有习气为根本。故念念常起。若不先除彼习气种子者。妄念何由可证也。又复净心无有道理能证于他。若能证他者。一切众生皆有净心。应悉自然除于妄念也。若言妄念前后自相抑止。久久即息故名为证他者。为前止后为后止前若言前念止后念者。前在之时后识未生后若起时前念已谢不相逐及。云何能止。若言后念止前念者。亦复如是不相逐及。云何能止。若前念起时即自嫌起。嫌起之心熏于本识令不起后念者。心不自见。云何自嫌。若后念嫌前故。能嫌之心熏于本识令不更起后念者。能嫌之心嫌前心时为知前心是空故嫌。为不知是空故嫌。若知是空即是无尘智也。汝云何言不须此智。又若知是空则应不嫌。若不知前念空者。此心即是无明。何以故。以其前念实空而不能知故。又复不知前念空故。执有实念而生嫌心即是妄想。何以故。以其于空妄起实有想故。此能嫌之心既是无明妄想故。即是动法复言熏心。此乃亦增不觉。重更益动生起之识。于是云兴而言能令后念不起者。盖是梦中之梦未惺觉也。故作斯说仿佛不睡者。必应不言如此。又复若言不作心念诸法故念不起者。为净心不作心念。为是意识不作心念。若是净心不作心念者。本来何因作心念法。今忽何因不念法也。若是意识不念法者。意识即是其念。若言意识不作心念法者。为对见法尘而不念。为不对见法尘而不念。为对而不见而不念。为全不对尘名为不念。若不对尘云何说为意识。何以故。以识者必识所识故。若对而不见即是顽瞽之法。若见而不念为何所因而得不念。为知空故所以不念。谓为有故所以不念。若知是空是无尘之智。对而不见见而不念。二俱无妨。何故汝言不须此智。若谓为有即不能不念。又复谓有之时即已是念。又复谓为有故。即是无明妄想而复不念。譬如怯人闭目入闇道理开眼而入。唯有外闇倒生怕怖闭目而入。内外俱黑反谓安隐。此亦如是。念前法时唯有迷境无明而生。嫌心不念之时心境俱闇。反谓为善。又复若不作意念法心则驰散。若作意不念诸法。作意即是乱动非寂静法。云何得名证心也。但以专心在此不念故。即以此不念为境。意识为此境所系故。于余境界无容攀缘。是故惑者不知此事。便谓于诸法无复攀缘。遂更深生宝玩将为真法。是以策意相续不休。以昼夜久习熟故。不须作意自然而进。但不觉生灭常流刹那恒起。起复不知无明妄想未遣一毫。又

不解自身居在何位。便言我心寂住。应是真如三昧。作如是计者且好不识分量也。虽然但以专心一境故。亦是一家止法。远与无尘之智为基。近与猿猴之躁为锁。比彼攀缘五欲游戏六根者。此即百千万倍为殊为胜。但非心体寂照真如三昧耳。是故行者为而不执即是渐法门。若欲成就出世之道必藉无尘之智也。此明止观依止中以何依止竟。上标五番建立中第一止观依止讫。次明止观境界者谓三自性法。就中复作两番分别。一总明三性。二别明三性。所言总明三性者。谓出障真如及佛净德悉名真实性。在障之真与染和合名阿梨耶识。此即是依地性六识七识妄想分别悉名分别性。此是大位之说也。所言别明三性者。初辨真实性。就中复有两种一者有垢净心以为真实性。二者无垢净心以为真实性。所言有垢净心者。即是众生之体实事染之本性。具足违用依熏变现。故言有垢。而复体包净用自性无染。能熏之垢本空。所现之相常寂。复称为净。故言有垢净心也。所言无垢净心者。即是诸佛之体性净德之本实。虽具法尔违用之性。染熏息故事染永泯。复备自性顺用之能。净熏满故事净德显。故言无垢。虽从熏显。性净之用非增。假遣昏云。体照之功本具。复称净也。故言无垢净心。然依熏约用。故有有垢无垢之殊。就体谈真。本无无染有染之异。即是平等实性。大总法门。故言真实性。问曰。既言有垢净。亦应称无垢染。答曰。亦有此义。诸佛违用即是无垢染。但为令众生舍染欣净。是故不彰也。二明依他性者亦有二种。一者净分依他性。二者染分依他性。清净分依他性者。即彼真如体。具染净二性之用。但得无漏净法所熏。故事染之功斯尽。名为清净。即复依彼净业所熏。故性净之用显现。故名依他。所现即是所证三身净土。一切自利利他之德是也。问曰。性染之用何谓由染熏灭故不起生死。虽然成佛之后此性岂全无用。答曰。此性虽为无漏所熏故不起生死。但由发心已来。悲愿之力熏习故。复为可化之机为缘熏示违之用亦得显现。所谓现同六道示有三毒权受苦报应从死灭等。即是清净分别性法。问曰。既从染性而起云何名为清净分。答曰。但由是佛德故。以佛望于众生故。名此德以为清净。若偏据佛德之中论染净者。此德实是示违染用。问曰。既言依他性法。云何名为分别性。答曰。此德依于悲愿所熏起故。即是依他性法。若将此德对缘施化。即名分别性法也。问曰。无垢真实性。与清净依他性竟有何异。答曰。无垢真实性者体显离障为义。即是体也。清净依他性者。能随熏力净德差别起现为事。即是相也。清净分别性者。对缘施设为能。即是用也。所言染浊依他性者。即彼净心虽体具违顺二用之性。但为分别性中所有无明染法所熏故。性违之用依熏变现虚状等法。所谓流转生死轮回六趣。故言染浊依他性法也。问曰。性顺之用未有净业所熏。故不得显现。虽然在于生死之中岂全无用耶。答曰。虽未为无漏熏故净德不现。但为诸佛同体智力所护念故。修人天善遇善知识渐发道心。即是性净之用也。问曰。一切众生皆具性净等为诸佛所护。何因发心先后复有发不发。

答曰。无始已来造业差别。轻重不同先后不一。罪垢轻者蒙佛智力。罪垢重者有力不蒙。问曰。罪垢重者性净之用岂全无能。答曰。但有性净之体不坏。以垢重故更不有能也。问曰。上言凡圣之体皆具顺违二性。但由染净熏力有现不现。何故诸佛净熏满足而不妨示违之用有力。凡夫染业尤重而全使性顺之用无能也。若以染重故性净无能。亦应净满故染用无力。既净满而有示违之功。定知染重亦有性顺之用。答曰。诸佛有大悲大愿之熏。故性违起法界之染德。能令机感斯见。众生无厌凡欣圣之习。故性顺匿无边之净用。不使诸佛同鉴无净器可鉴。故大圣舍之以表知机有染德可见故。下凡寻之明可化也。是故净满不妨有于染德。染重不得有于净用。三明分别性者。亦有二种。一者清净分别性。二者染浊分别性。所言清净分别性者。即彼清净依他性法中。所有利他之德。对彼内证无分别智故。悉名分别所谓一切种智能知世谛种种差别。乃至一切众生心心数法无不尽知。及以示现五通三轮之相。应化六道四生之形。乃至依于内证之慧。起彼教用之智。说己所得示于未闻。如斯等事悉名清净分别性法。此义云何。谓虽起无边之事。而复毕竟不为世染不作功用。自然成办故言清净。即此清净之觉随境异用故言分别。又复对缘摄化令他清净。摄益之德为他分别故言清净分别性也。所言染浊分别性法者。即彼染浊依他性中。虚状法内有于似色似识似尘等法。何故皆名为似。以皆一心依熏所现故。但是心相似法。非实故名为似。由此似识一念起现之时。即与似尘俱起。故当起之时即不知似尘似色等是心所作虚相无实。以不知故即妄分别执虚为实。以妄执故境从心转皆成实事。即是今时凡夫所见之事。如此执时。即念念熏心还成依他性。于上还执复成分别性。如是念念虚妄互相生也。问曰。分别之性与依他性既迭互相生竟。有何别。答曰。依他性法者。心性依熏故起。但是心相体虚无实。分别性法者。以无明故不知依他之法是虚。即妄执以为实事。是故虽无异体相生而虚实有殊。故言分别性法也。更有一义。以明三性。就心体平等名真实性。心体为染净所系依。随染净二法名依他性。所现虚相果报名分别性。又复更有一义。就依他性中即分别为三性。一者净分。谓在染之真即名真实性。二者不净分。谓染法习气种子及虚相果报即是分别性。二性和合无二即是依他性也。问曰。似识妄分别时。为是意识总能分别六尘。为六识各各自分别一尘。答曰。五识见尘时各与意识俱时而起。如眼识见似色时。即是一意识俱时。分别妄执也。余识亦如是。是故意识总能分别妄执六尘五识。但能得五尘不生分别妄执。问曰。妄执五尘为实者。为是五意识。为是第六意识。答曰。大乘中不明五意识与第六别。但能分别者悉名意识。上来是明第二止观所观境界竟。次明第三止观体状。就中复有二番明义。一就染浊三性以明止观体状。二就清净三性以明止观体状。初就染浊三性中复作三门分别。一依分别性以明。二约依他性以显三对真实性以示。对分别性以明止观体状者。先从观入止。所言观者。当观

五阴及外六尘。随一一法悉作是念。我今所见此法谓为实有形质坚碍本来如是者。但是意识有果时无明故。不知此法是虚。以不知法是虚故。即起妄想执以为实。是故今时意里确然将作实事。复当念言。无始已来由执实故。于一切境界起贪嗔痴。造种种业招生感死。莫能自出。作此解者。即名观门。非此观已复作此念。我今既知由无明妄想。非实谓实故流转生死。今复云何仍欲信此痴妄之心。是故违之强观诸法。唯是心相虚状无实。犹如小儿爱镜中像谓是实人。然此镜像体性无实。但由小儿心自谓实。谓实之时即无实也。我今亦尔。以迷妄故非实谓实。设使意里确然执为实时。即是无实。犹如想心所见境界无有实事也。复当观此。能观之心亦无实念。但以痴妄谓有实念。道理即无实也。如是次第以后念破前念。犹如梦中所有忆念思量之心无有实念也。作此解故执心止息。即名从观入止也。复有知诸法无实。故反观本自谓为实时。但是无明妄想即名从止起观。若从此止径入依他性观者。即名从止入观。次明依他性中止观体状者。亦先从观入止。所言观者。谓因前分别性中止行知法无实故。此中即解一切五阴六尘。随一一法悉皆心作。但有虚相犹如想心所见似有境界其体是虚。作此解者即名为观。作此观已复作是念。此等虚法。但以无明妄想妄业熏心故。心似所熏之法显现。犹如热病因缘眼中自现空华。然此华体相有即非有不生不灭。我今所见虚法亦复如是。唯一心所现有即非有。本自无生今即无灭。如是缘心遣心知相本无。故虚相之执即灭。即名从观入止。既知诸法有即非有。而复知。不妨非有。而有似有显现即名从止起观。若从此止行径入真实性观者。此即名从止入观也。次明第三真实性中止观体状者。亦先从观入止。所言观者。因前依他性中止行。知一切法有即非有故。所以此中即知一切法本来唯心心外无法。复作是念。既言心外无法。唯有一心。此心之相何者是也。为无前二性故。即将此无以为心耶。为异彼无外别有净心耶。作此念时即名为观。即复念言。无是无法对有而生。有尚本来不有。何有无法以为净心。又复无法为四句。摄净心即离四句。何得以此无法为净心也。作此念时执无之心。即灭则名为止。又从此止更入观门。观于净心作如是念。二性之无既非是心者。更有何法以为净心。又复此心为可见耶。为不可见耶。为可念耶。为不可念耶。作此分别时即名为观。即复念言心外无法。何有能见此心者。何有能念此心者。若更缘念此心即成境界。即有能缘所缘。即是心外有智能观此心何名为如。又复我觅心之心体唯是净心。何有异法可缘可念也。但以妄想习气故。自生分别。分别之相有即非有。体唯净心。又复设使分别即知正是净心分别也。喻如眼见空华。闻言华是眼作有即非有唯有自眼。闻此语已。知华本无不着于华。反更开眼自觅己眼竟不能见。复谓种种眼根是己家眼。何以故。以不知能觅之眼即是所觅眼故。若能知华本无眼外无法。唯有自眼不须更觅于眼者。即不以眼觅眼。行者亦尔。闻言心外无法唯有一心。故即使不念外法。但以妄想习气故更生

分别觅于净心。是故当知。能觅净心者。即是净心。设使应生分别亦即是净心。而净心之体常无分别。作此解者。名为随顺真如。亦得名为止门。久久修习无明妄想习气尽故。念即自息名证真如。亦无异法来证。但如息波入水。即名此真如为大寂静止门。复以发心已来观门方便及以悲愿熏习力故。即于定中兴起大用。或从定起若念若见若心若境。种种差别。即是真如用义也。此名从止起观。又复炽然分别而常体寂。虽常体寂而即缘起分别。此名止观双行。上来三番明止观二门。当知观门即能成立。三性缘起为有。止门即能除灭。三性得入三无性。入三无性者。谓除分别性入无相性。除依他性入无生性。除真实性入无性性。就真实性中所以有四番明止观者。但此穷深之处微妙难知。是故前示妄空非实。除妄空以明止。即是无性性。次一显即伪是真。息异执以辨寂。即是无真性。是故无性性。或名无无性。或云无真性也。第三一重止观者。即是根本真如三昧。最后第四一重止观者。即是双现前也。又复行者。若利机深识则不须从第一分别性修。但径依第二依他性修。此依他性亦得名分别性。以具有二性义也。若不能如是者。即须次第从第一性修。然后依第二性修。依次而进也。终不得越前二性径依第三性修也。又复虽是初行。不妨念念之中三番并学资成第三番也。问曰。既言真实性法有何可除。若可除者即非真实。答曰。执二无以为真实性者即须除之。故曰无无性妄智分别净心。谓为可观者亦须息此分别异相。示其无别真性可得分别。故言无真性。但除此等于真性上横执之真。非谓除灭真如之体。复更有譬喻。能显三性止观二门。今当说之。譬如手巾本来无兔。真实性法亦复如是。唯一净心自性离相也。加以幻力巾似兔现。依他性法亦复如是。妄熏真性现六道相也。愚小无知谓兔为实。分别性法亦复如是。意识迷妄执虚为实。是故经言。一切法如幻。此喻三性观门也。若知此兔依巾似有唯虚无实。无相性智亦复如是。能知诸法依心似有唯是虚状。无实相性也。若知虚兔之相唯是手巾。巾上之兔有即非有本来不生。无生性智亦复如是。能知虚相唯是真心。心所现相有即非有。自性无生也。若知手巾本来是有。不将无兔以为手巾。无性性。智亦复如是。能知净心本性自有。不以二性之无为真实性。此即喻三无性止门也。是故若欲舍离世谛当修止门入三无性。若欲不坏缘起建立世谛。当修观门解知三性。若不修观门即不知世谛所以缘起。若不修止门即不知真谛所以常寂。若不修观门便不知真即是俗。若不修止门即不知俗即是真。以是义故。须依幻喻通达三性三无性。如幻喻能通达三性三无性。其余梦化。影像。水月。阳焰。干城。饿鬼等喻。但是依实起虚执虚为实者。悉喻三性。类以可知。若直以此等诸喻依实起虚故。偏喻依他性亦得也。但虚体是实即可喻真实性。虚随执转即可喻分别性。是故此等诸喻通譬三性。解此喻法次第无相即可喻三无性也。又更分别梦喻以显三性三无性。譬如凡夫惯习诸法故即于梦中心现诸法。依他性法亦复如是。由无始已来果时无明及以妄想熏习真实

性故。真心依熏现于虚相果报也。彼梦里人为睡盖所覆故。不能自知己身他身皆是梦心所作。即便执为实事。是故梦里自他种种受用得成。分别性法亦复如是。意识为果时无明所迷。故不知自他。咸是真心依熏所作。便即妄执为实。是故自他种种受用得成也。是以经言。是身如梦为虚妄见。虚者即是依他性。妄者即是分别性。此即缘起三性为观门也。然此梦中所执为实者。但是梦心之相本无有实。分别性法亦复如是。但是虚想从心所起本来无实。即是无相性也。又彼梦中虚相。有即非有。唯是梦心更无余法。依他性法亦复如是。自他虚相。有即非有。唯是本识更无余法。即是无生性也。又彼梦心即是本时觉心。但由睡眠因缘故名为梦心。梦心之外无别觉心可得。真实性法亦复如是。平等无二。但以无明染法熏习因缘故。与染和合名为本识。然实本识之外无别真心可得。即是无性性法。此即除灭三性为止门也。以是喻故。三性三无性即可显了。此明止观体状中约染浊三性。以明止观体状竟。次明清净三性中止观体状。就中亦有三番。一明分别性中止观体状。二明依他性中止观体状。三明真实性中止观体状。第一分别性中止观体状者。谓知一切诸佛菩萨所有色身。及以音声大悲大愿。依报众具殊形六道变化施设。乃至金躯现灭舍利分颁泥木雕图表彰处所。及以经教威仪住持等法。但能利益众生者。当知皆由大悲大愿之熏。及以众生机感之力。因缘具足熏净心。故心性依熏显现斯事。是故唯是真性缘起之能道理即无实也。但诸众生有无明妄想故。曲见不虚。行者但能观察。知此曲见执心。是无明妄想者即名为观。以知此见是迷妄故。强作心意观知无实唯是自心所作。如是知故实执止息即名为止。此是分别性中从观入止也。

## 大乘止观法门卷第四

第二依他性中止观门者。谓因前止门故。此中即知诸佛净德唯心所作虚权之相也。以不无虚相缘起故。故得净用圆显示酬旷劫之熏因。即复对缘摄化故。故得泽沾细草表起无边之感力。斯乃净心缘起寂而常用者哉。作此解者。名为观门。依此观门作方便故。能知净心所起自利利他之德。有即非有用而常寂。如此解者。名为止门。此止及观应当双行。前后行之亦得。次明真实性中止观门者。谓因前止行故。即知诸佛净德唯是一心。即名为观。复知诸佛净心是众生净心。众生净心是诸佛净心无二无别。以无别故。即不心外观佛净心。以不心外觅佛心故。分别自灭妄心既息。复知我心佛心本来一如。故名为止。此名真实性中止观门也。上来清净三性中。初第一性中从观入止。复从此止行入第二性中观。复从此观入止。复从此止入第三性中观。复从此观入止。故得我心佛心平等一如。即是一辙入修满足。复以大悲方便发心已来熏习心故。即于定中起用繁兴。无事而不作无相而不为。法界大用无障无碍。即名出修也。用时寂寂时用。即是双现

前也。乃至即时凡夫亦得作如是寂用双修。此义云何。谓知一切法有即非有。即是用时常寂非有而有。不无似法即名寂时常用。是故色即是空。非色灭空也。问曰。既言佛心众生心无二无别。云何说有佛与众生之异名。答曰。心体是同。复有无障碍别性。以有别性故。得受无始已来我执熏习。以有熏力别故。心性依熏现有别相。以约此我执之相故。说佛与众生二名之异也。问曰。诸佛既离我执。云何得有十方三世佛别也。答曰。若离我执证得心体平等之时。实无十方三世之异。但本在因地未离执时。各别发愿。各修净土。各化众生。如是等业差别不同。熏于净心。心性依别熏之力故。现此十方三世诸佛。依正二报相别。非谓真如之体有此差别之相。以是义故。一切诸佛常同常别。古今法尔是故经言。文殊法常尔。法王唯一法。一切无碍人。一道出生死。一切诸佛身。唯是一法身。此即同异双论。若一向唯同无别者。何故经言。一切诸佛身。一切无碍人。若一向唯别不同者。何故经言。唯是一法身。一道出生死。以是义故。真心虽复平等而复具有差别之性。若解明镜一质即具众像之性者。则不迷法界法门。问曰。真心有差别性故。佛及众生各异不同。真心体无二故。一切凡圣唯一法身者。亦应有别性故他修我不修。体是一故。他修我得道。答曰。有别义故他修非我修。体是一故修不修平等。虽然若解此体同之义者。他所修德亦有益己之能。是故经言。菩萨若知诸佛所有功德。即是己功德者。是为奇特之法。又复经言。与一切菩萨同一善根藏。是故行者当知诸佛菩萨二乘。圣人凡夫天人等所作功德。皆是己之功德。是故应当随喜。问曰。若尔一切凡夫皆应自然得道。答曰。若此真心唯有同义者。可不须修行藉他得道。又亦即无自他身相之别。真如既复有异性义。故得有自他之殊者。宁须一向倚他觅道。但可自修功德复知他之所修。即是己德故迭相助成。乃能殊胜速疾得道。何得全倚他也。又复须知若但自修不知他之所修。即是己有者复不得他益。即如穷子不知父是己父财是己财。故二十余年受贫穷苦止宿草庵。则其义也。是故藉因托缘速得成办。若但独求不假他者。止可但得除粪之价。问曰。上言诸佛净德者有几种。答曰。略言有其二种。一者自利。二者利他。自利之中复有三种。一者法身。二者报身。三者净土。利他之中复有二种。一者顺化。二者违化。顺化之中有其二种。一者应身及摩菟摩化身。二者净土及杂染土。此是诸佛净德。问曰。利他之德。对缘施设权现巧便可言无实。唯是虚相有即非有。自利之德。即是法报二身。圆觉大智显理而成常乐我净。云何说言有即非有。答曰。自利之德实是常乐我净不迁不变。正以显理而成故。故得如是。复正以显理而成故。即是心性缘起之用。然用无别用。用全是心。心无别心。心全是用。是故以体体用有即非有。唯是一心而不废常用。以用用体非有即有。炽然法界而不妨常寂。寂即是用名为观门。用即是寂名为止行。此即一体双行。但为令学者泯相入寂故。所以先后别说止观之异。非谓佛德有其迁变。又复色即是空名之为止。

空非灭色目之为观。世法尚尔。何况佛德而不得常用常寂者哉。问曰。佛德有即非有。不妨常住者。众生亦有即非有。应不妨不灭。答曰。佛德即理显。以成顺用故。所以常住。众生即理隐。以成违用故。所以生灭。常住之德虽有即非有。而复非有而有。故不妨常住。生灭之用亦虽有即非有。而复非有而有。故不妨生灭也。此约清净三性以明止观体状竟。第三番体状竟也。次明第四止观除障得益。就中复有三门分别。一约分别性以明除障得益。二约依他性以明除障得益。三约真实性以明除障得益。初明分别性中所除障者。谓能解不知境虚执实之心。是无明妄想故即是观行成。以观成故。能除无明妄想上迷妄。何谓迷妄之上迷妄。谓不知迷妄是迷妄。即是迷也。以此迷故。即执为非迷。复是妄想。此一重迷妄因前一重上起。故名迷妄之上迷妄也。是故行者。虽未能除不了境虚执实之心。但能识知此心是痴妄者。即是能除痴妄之上迷妄也。此是除障。以除障故堪能进修止行。即是得益。又此迷妄之上迷妄。更以喻显。如人迷东为西。即是妄执。此是一重迷妄也。他人语言。汝今迷妄谓东为西。此人犹作是念。我所见者非是迷妄。以不知故。执为非迷者复为妄想。此即迷妄之上重生迷妄。此人有何过失。谓有背家浪走之过。若此人虽未醒悟。但用他语信知自心是迷妄者。即无迷妄之上迷妄。此人得何利益。谓虽复迷妄未醒而得有向家之益。虽复证知诸法是虚。但能知境虚是无明执实是妄想者。即常不信己之所执。堪能进修止行渐趣涅槃。若都不知此者即当随流苦海增长三毒。背失涅槃寂静之舍也。此明分别性中观行断得之义。所言分别性中止行除障得益者。谓依彼观行作方便故。能知诸法本来无实。实执止故即是能除果时迷事无明及以妄想也。复于贪嗔渐已微薄。虽有罪垢不为业系。设受苦痛解苦无苦即是除障。复依此止即能成就依他性中观行。故无尘智用随心行故即是得益。此明分别性中止行除障得益。次明依他性中止观断得者。初明观门。此观门者与分别性中止门不异。而少有别义。此云何也。谓彼中止门者必缘一切法是虚故。能遣无明。无明灭故执实妄心即止。然此缘虚之遣。即此依他性中观门更无异法。是故彼止若成此观亦就但彼由缘虚故。能灭实执。故名为止。此即由知无实故。便解诸法是虚。因缘集起不无心相。故名为观。彼以灭实破执为宗。此以立虚缘起为旨。故有别也。以是义故。除障义同得益稍别。别者是何。谓依此观方便进修堪入依他性止门。又复分成如幻化等三昧。故言得益。此是依他性中观行断得也。所言依他性中止门除障得益者。谓依前观行作方便故。能知一切虚相唯是一心为体。是故虚相有即非有。如此解故能灭虚相之执。故名为止。以此止故能除果时迷理无明及以虚相。又复无明住地渐已损薄即名除障。又得成就如幻化等三昧。又无生智用现前。复即成就真实性中观行即名得益。问曰。观门之中亦成就如幻化等三昧。此止门中亦成就如幻化等三昧有何别也。答曰。观中分得此中成就。又复观中知法缘起如幻化。此中知法缘起即寂亦

如幻化故有别也。此明依他性中止行除障得益。次明真实性中止观除障得益者。初明观门。此观门者初与依他性中止门无异。而少有别义。此云何也。谓彼止门必缘一切法唯心所作有即非有体是一心。是故得灭虚相之执。然此能知诸法唯一心之体。即是此中观门更无异法。是以彼止若成此观即就不相离也。然彼虽缘一心但以灭相为宗。此中虽知虚相非有但以立心为旨故有别也。是故除障义同得益稍别。别义是何。谓依此观作方便故。堪能胜进入止门也。问曰。唯心所作与唯是一心。为一为异。答曰。唯心所作者。谓依心起于诸法非有而有。即是从体起相证也。唯是一心者。谓知彼所起之体相有即非有体是一心。即是灭相入实证也。此明真实性中观行断得也。所言止行除障得益者。谓依前观行作方便。故知彼一心之体不可分别。从本已来常自寂静。作此解故。念动息灭。即名为止。以此止行能灭无明住地及妄想习气。即名除障。大觉现前具足佛力。即名得益。此明真实性中止行除障得益也。问曰。除障之时。为敌对除为智解熏除。答曰。不得敌对相除。所以者何。以惑心在时未有其解。解若起时惑先已灭。前后不相见。故不得敌对相除。如是虽由一念解心起故惑用不起。然其本识之中惑染种子仍在。未灭故解心一念灭时还起惑用。如是解惑念念迭兴之时。解用渐渐熏心增益解性之力。以成解用种子。即彼解用熏成种子之时即能熏彼惑染种子分分损减。如似以香熏于臭衣。香气分分着衣之时臭气分分而灭。惑种亦尔。解种分成惑即分灭也。以惑种分分灭故惑用渐弱。解种分分增故解用转强。如是除也。非如小乘说敌对除。但有语无义。然彼小乘亦还熏除而不知此道理也。问曰。解熏心时为见净心。故得熏心为更有所由得熏心。答曰。一切解惑之用皆依一心而起。以是义故。解惑之用悉不离心。以不离心故起用之时。即自熏心更无所由。如似波浪之用不离水故波动之时即动水体。是以前波之动动于水故更起后波也。解惑之熏亦复如是。类此可知。问曰。此三性止观为有位地。为无位地。答曰。不定。若就一相而言。十解分别性中止行成。十回向依他性中止行成。佛果满足真实性中止行成。若更一解地前分别性中止行成。地上依他性中止行成。佛果真实性中止行成。又复地前随分具三性止行。地上亦具三性止行。佛地三性止行究竟满足。又复位位行行俱行三止。即时凡夫始发心者亦俱行三性止行。但明昧有殊。托法无别也。又复总明三性止观除障得益。谓三性止行成故离凡夫行。三性观行成故离声闻行。此名除障。三性止行成故得寂灭乐为自利。三性观行成故缘起作用为利他。此为得益。斯辨第四止观断得竟。次明第五止观作用者。谓止行成故体证净心理融无二之性。与诸众生圆同一相之身。三宝于是混尔无三。二谛自斯莽然不二。怕兮凝湛渊渟恬然澄明内寂。用无用相动无动相。盖以一切法本来平等故。心性法尔故。此则甚深法性之体也。谓观行成故净心体显。法界无碍之用自然出生。一切染净之能兴。大供具满无边刹。奉献三宝惠施四生。及以吸风藏火。放光动

地。引短促长。合多离一。殊形六道。分响十方。五通示现。三轮显化。乃至上生色界之顶。下居兜率之天。托影于智幻之门。通灵于方便之道。挥二手以表独尊。蹈七步而彰唯极。端坐琼台思惟宝树。高耀普眼于六天之宫。遍转圆音于十方之国。莲花藏海帝网以开张。娑婆杂土星罗而布列。乃使同形异见一唱殊闻。外色众彰珠光乱彩。故有五山永耀八树潜辉。玉质常存权形取灭。斯盖大悲大愿熏习力故。一切法法尔一心作故。即是甚深缘起之用也。又止行成故其心平等不住生死。观行成故德用缘起不入涅槃。又止行成故住大涅槃。观行成故处于生死。又止行成故不为世染。观行成故不为寂滞。又止行成故即用而常寂。观行成故即寂而常用。又止行成故知生死即是涅槃。观行成故知涅槃即是生死。又止行成故知生死及涅槃二俱不可得。观行成故知流转即生死不转是涅槃。问曰。菩萨即寂兴用之时。三性之中依于何性而得成立。答曰。菩萨依依他性道理。故能得即寂兴用。兼以余性助成化道。此义云何谓虽知诸法有即非有。而复即知不妨非有而有。不无似法显现。何以故。以缘起之法法尔故。是故菩萨常在三昧而得起心悯念众生。然复依分别性观门故。知一切众生受大苦恼。依依他性观门故。从心出生摄化之用。依真实性观门故。知一切众生与己同体。依分别性止门故。知一切众生可除染得净。依依他性止门故。不见能度所度之相。依真实性止门故。自身他身本来常住大般涅槃。又若初行菩萨欲有所作先须发愿。次入止门即从止起观。然后随心所作即成。何故须先发愿。谓指克所求请胜力加故。复何须入止。谓欲知诸法悉非有故。是故于一切有碍之法随念即通何故即从止起观。谓欲知一切法皆从心作故。是故于一切法有所建立随念即成也。若久行菩萨即不如是。但发意欲作随念即成也。诸佛如来复不如是。但不缘而照不虑而知。随机感所应见闻不发意而事自成也。譬如摩尼无心欲益于世。而随前感雨宝差别。如来亦尔。随所施为不作心意而与所益相应。此盖由三大阿僧祇劫熏习淳熟故得如是。更无异法也。

心性自清净　　诸法唯一心
此心即众生　　此心菩萨佛
生死亦是心　　涅槃亦是心
一心而作二　　二还无二相
一心如大海　　其性恒一味
而具种种义　　是无穷法藏
是故诸行者　　应当一切时
观察自身心　　知悉由染业
熏藏心故起　　既知如来藏
依熏作世法　　应解众生体
悉是如来藏　　复念真藏心
随熏作世法　　若以净业熏

藏必作佛果　　譬如见金蛇
知是打金作　　即解于蛇体
纯是调柔金　　复念金随匠
得作蛇虫形　　即知蛇体金
随匠成佛像　　藏心如真金
具足违顺性　　能随染净业
显现凡圣果　　以是因缘故
速习无漏业　　熏于清净心
疾成平等德　　是故于即时
莫轻御自身　　亦勿贱于他
终俱成佛故

此明止观作用竟。上来总明五番建立止观道理讫。凡礼佛之法。亦有止观二门。所言观门礼佛者。当知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悉与我身同一净心为体。但以诸佛修习净业熏心故。得成净果差别显现遍满十方三世。然一一佛皆具一切种智。是正遍知海是大慈悲海。念念之中尽知一切众生心心数法。尽欲救度一切众生。一佛既尔。一切诸佛皆悉如是。是故行者若供养时。若礼拜时。若赞叹时。若忏悔时。若劝请时。若随喜时。若回向时。若发愿时。当作是念。一切诸佛悉知我供养。悉受我供养。乃至悉知我发愿。犹如生盲之人于大众中。行种种惠施。虽不见大众诸人而知。诸人皆悉见己所作受己所施。与有目者行施无异。行者亦尔。虽不见诸佛而知诸佛皆悉见己所作受我忏悔。受我供养。如此解时。即时现前供养与实见诸佛供养者。等无有异也。何以故。以观见佛心故。佛心者大慈悲是也。又若能想作一佛身相严好。乃至能得想作无量诸佛。一一佛前皆见己身供养礼拜者。亦是现前供养。何以故。以是心作佛是心是佛故。问曰。前之一番供养实有道理。可与现前供养无异。此后一番想作佛身者则无道理。何以故。以实不见佛身假想作见。即是妄想相故。答曰。佛在世时。所有众生现前所见佛者。亦是众生自心作也。是故经言。心造诸如来以是义故。即时心想作佛则与彼现前见佛一也。又复乃胜二乘现见佛者。何以故。以彼二乘所见之佛实从心作由无明故。妄想曲见谓从外来非是心作故。即是颠倒不称心性缘起之义。是故经言。声闻曲见。又复经言。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所言如来者即是真如净心依熏缘起果报显现故名如来。彼谓心外异来故言不能见也。我今所见诸佛虽是想心所作。但即能知由我想念熏真心。故心中现此诸佛。是故所见之佛不在心外。唯是真心之相。有即非有非有即有。不坏真寂不坏缘起。是故胜彼二乘现前见也。又若我以想心熏真心故。真心性起显现诸佛。而言是妄想者。道场会众皆以见佛之业熏真心故。卢舍那佛在于真心中现彼诸菩萨。亦是妄想。若彼菩萨所见之佛实从心起见时。即知不从外来非是妄想者。我今所见诸佛亦从心起亦知不从外

来。何为言是妄想。又复彼诸菩萨所修见佛之业。悉是心作还熏于心。我今念佛之想。亦是心作还熏于心。彼此即齐。是故彼若非妄我即真实。问曰。若一切诸佛唯由众生自心所作者。即无有实佛出世。答曰。不妨一切诸佛出世。而即是众生自心所作。何以故。谓由一切诸佛一切众生同一净心为体故。然此净心全体唯作一众生。而即不妨全体复作一切凡圣如一众生。是净心全体所作。其余一一凡圣悉皆如是。一时一体不相妨碍。是故若偏据一人以论心者。此人之体即能作。一切凡圣。如藏体一异中释此义也。由此义故。一切诸佛唯是我心所作。但由共相不共相识义故。虽是我心能作诸佛而有见不见之理。如共相不共相识中具明。以是义故。若能方便假想者。此想即熏真心与诸佛悲智之熏相应故。于真心中显现诸佛自得见之。此所现之佛以我假想见佛之业。与佛利他之业相应熏心起故。此佛即是我共相识也。是共相识故。即是真实出世之佛为我所见。若无见佛之业与佛利他之德相应熏心者。一切诸佛虽是我净心所作。而我常不得见佛。是故若偏据诸佛以论净心。即诸佛净心作一切众生。但佛有慈悲智力熏心故。得见一切众生。若偏据众生以论净心。即众生净心作一切诸佛。但众生有见佛之业熏心故。得见一切诸佛。是故假想熏心者。即心中诸佛显现可见。所见之佛则是真实出世之佛。若不解此义故谓释迦如来是心外实佛。心想作者是妄想作佛。如是执者虽见释迦如来亦不识也。又复行者既如是知一切诸佛是心所作故。当知身及供具亦从定心出生。以是义故。当想自身心。犹如香藏王。身诸毛孔内。流出香烟云。其云难思议。充满十方刹。各于诸佛前。成大香楼阁。其香楼阁内。无量香天子。手执殊妙香。供养诸最胜。或复想自身。遍满十方国。身数等诸佛。亲侍于如来。彼诸一一身。犹如大梵王。色相最殊妙。五体礼尊足。知身又供具。悉是一心为。不生妄想执。谓为心外有。复知诸菩萨。所有诸供具。悉施诸众生。令供养诸佛。是故彼供具。即是我己有。知是己有故。持供诸如来。以己心作物。及施他己者。复回施众生。供献诸最胜。深入缘起观。乃能为此事。此观门礼佛。止门礼佛者。当知一切诸佛及以己身一切供具。皆从心作。有即非有。唯是一心。亦不得取于一心之相。何以故。以心外无法能取此心相故。若有能取所取者。即是虚妄自体非有。如是礼者即名止门。复不得以此止行故。便废息观行。应当止观双行。所谓虽知佛身我身及诸供具体唯一心。而即从心出生缘起之用炽然供养。虽复炽然供养。而复即知有即非有。唯是一心平等无念。是故经言。供养于十方。无量亿如来。诸佛及己身。无有分别相。此是止观双行也。凡食时亦有止观两门。所言观者。初得食时为供养佛故。即当念于此食是我心作。我今应当变此疏食之相以为上味。何以故。以知诸法本从心生还从心转故。作是念已。即想所持之器以为七宝之钵。其中饮食想为天上上味。或作甘露。或为粳粮。或作石蜜。或为酥酪。种种胜膳等。作此想已。然后持此所想之食施与一切众生。共供养三宝四生等

食之。当念一切诸佛及贤圣。悉知我等作此供养。悉受我等如是供养。作此供养已。然后食之。是故经言。以一食施一切。供养诸佛及诸贤圣。然后可食。问曰。既施与三宝竟。何为得自食。答曰。当施一切众生共供养三宝时。即兼共施众生食之。我此身中八万户虫。即是众生之数故。是故得自食之令虫安乐。不自为己。又复想一钵之食。一一米粒复成一钵上味饮食。于彼一切钵中一一粒米。复成一钵上味饮食。如是展转出生满十方世界悉是宝钵。成满上味饮食。作此想已。持此所想之食。施与一切众生。令供养三宝四生等。作此想已。然后自食令己身中诸虫饱满。若为除贪味之时。虽得好食。当想作种种不净之物食之。而常知此好恶之食。悉是心作虚相无实。何故得知以向者钵中好食。我作不净之想看之。即唯见不净。即都不见净故。将知本时净食亦复如是。是心所作此是观门。止门吃食者。当观所食之味及行食之人。能食之口别味之舌等。一一观之。各知从心作故。唯是心相有即非有。体唯一心。亦不得取于一心之相。何以故。以心外无法能取此心相故。若有能取所取者。即是虚妄自体非有。此名止门。凡大小便利亦有止观。所言观者。当于秽处作是念言。此等不净悉是心作。有即非有。我今应当变此不净令作清净。即想此秽处作宝池宝渠。满中清净香水。或满酥酪。自想己身作七宝身。所弃便利即香乳酥蜜等。作此想已。持施一切众生。即复知此净相唯是心作虚相无实。是名观门。所言止门者。知此不净之处及身所弃不净之物。唯是过去恶业熏心故。现此不净之相可见。然此心相。有即非有。唯是一心平等无念。即名止门。问曰。上来所有净不净法。虽是心作皆由过去业熏所起。何得现世假想变之即从心转。答曰。心体具足一切法性。而非缘不起。是故溷中秽相由过业而得现。宝池酥酪无往缘而不发。若能加心净想。即是宝池酥酪之业熏心故。净相得生厌恶之心。空观之心。即是除灭不净之缘。净熏心故秽相随灭。此盖过去之业定能熏心起相。现世之功亦得熏心显妙用也。如此于大小便处假想熏心而改变之。其余一切净秽境界。须如是假想熏心以改其旧相。故得现在除去憎爱亦能远与五通为方便也。然初学行者未得事从心转。但可闭目假想为之。久久纯熟即诸法随念改转。是故诸大菩萨乃至二乘小圣五通仙人等。能得即事改变无而现有。问曰。诸圣人等种种变现之时。何故众生有见不见。答曰。由共相识故得见。由不共相识故不见。问曰。菩萨神通与二乘神通有何差别。答曰。二乘神通但由假想而成。以心外见法故有限有量。菩萨神通由知诸法悉是心作。唯有心相心外无法。故无限无量也。又菩萨初学通时亦从假想而修。但即知诸法皆一心作。二乘唯由假想习通。但言定力不言心作。道理论之一等心作。但彼二乘不知故有差别也。

法华三昧忏仪一卷

## 法华三昧忏仪勘定元本序

宋天竺寺传天台教观沙门遵式述

　　圣教浸远文句舛错。由传者浮昧。若不校其同异。明示得失日增月甚遐丧真味。法华三昧仪者。天台大师瓦官亲笔。盖止观第三三昧所指别行。即其文也。若夫启迪后学为时所宗。破障坏魔入佛境界。与夫文殊普贤并驱宝辂。游方至极者。实惟斯渐矣。患其稍易旧章或亡精要。且十科行轨理观为主。傥一以误九法徒施。有于坐禅观法加成五句者。今列示之。文云。为因心故心。为不因心故心。为亦因心亦不因心故心。为非因心非不因心故心(元文)为非非因心非非不因心故心(近加)且山家凡约句法用观秖但至四。未知五句出自何文。又当推检之际。第五句下准何为境。如何用观。辅行自云。彼别行文但推四句。故今文中广修象观以广于彼(辅行正文)况彼象观犹是历事。而正观一门全今四句。岂应疑误彼之大体哉。而复辄引经文系乎卷末。滥回粗注错其篇内。细碎之失莫得而举也。故今直勘元本刻板印行。庶存先制。而今而后。求三昧者欲传斯文。请固存此序用以区别。

## 法华三昧忏仪

隋瓦官寺沙门释智顗辄采法华普贤观经及诸大乘经意撰此法门流行后代

明三七日行法华忏法劝修第一

　　如来灭后。后五百岁浊恶世中。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诵大乘经者。欲修大乘行者。发大乘意者。欲见普贤菩萨色身者。欲见释迦牟尼佛多宝佛塔分身诸佛及十方佛者。欲得六根清净入佛境界通达无阂者。欲得闻十方诸佛所说。一念之中悉能受持通达不忘。解释演说无障阂者。欲得与文殊师利普贤等诸大菩萨共为等侣者。欲得普现色身一念之中不起灭定遍至十方一切佛土供养一切诸佛者。欲得一念之中遍到十方一切佛刹。现种种色身作种种神变。放大光明说法度脱一切众生。入不思议一乘者。欲得破四魔。净一切烦恼。灭一切障道罪。现身入菩萨正位。具一切诸佛自在功德者。先当于空闲处。三七日一心精进入法华三昧。若有现身犯五逆四重失比丘法。欲得清净还具沙门律仪。得如上所说种种胜妙功德者。亦当于三七日中。一心精

进修法华三昧。所以者何。此法华经是诸如来秘密之藏。于诸经中最在其上。行大直道无留难故。如转轮王髻中明珠不妄与人。若有得者随意所须种种珍宝悉皆具足。法华三昧亦复如是。能与一切众生佛法珍宝。是故菩萨行者应当不计身命。尽未来际修行此经。况三七日耶。问曰。佛道长远。三七日修行当有何益。答有三种益。在下当说。

## 明三七日行法前方便第二

(修行有二种。一者初行。二者久行。教初行者当用此法。教久修者依安乐行品)

夫一切忏悔行法。悉须作前方便。所以者何。若不先严净身心卒入道场。则道心不发行不如法。无所感降。是故当于正忏之前。一七日中先自调伏其心息诸缘事。供养三宝严饰道场。净诸衣服一心系念。自忆此身已来及过去世所有恶业。生重惭愧礼佛忏悔。行道诵经坐禅观行。发愿专精。为令正行三昧身心清净无障阂故。心所愿求悉克果故(亦须诵下诸忏悔文。悉令通利)

## 明正入道场三七日修行一心精进方法第三

(正入道场用六斋日。此日太子四天王使者等。诸天善神下来人间。检校善恶。见修善者。即注善簿。安慰守护。为现瑞相。令行者心生欢喜。增益善根故)

行者初欲入道场之时应自安心。我于今时乃至满三七日。于其中间当如佛教一心精进。所以者何。若心异念即杂诸烦恼。名不清净。心不净故。岂得与三昧正道相应。是故自要其心不惜身命。一心精进。满三七日。问曰。众生心相随事异缘。云何能得一心精进。答曰。有二种修一心。一者事中修一心。二者理中修一心。事中修一心者。如行者。初入道场时即作是念。我于三七日中。若礼佛时当一心礼佛。心不异缘。乃至忏悔行道诵经坐禅。悉皆一心。在行法中无分散意。如是经三七日。是名事中修一心精进。二者理中修一心精进。行者。初入道场时应作是念。我从今时乃至三七日满。于其中间诸有所作常自照了。所作之心心性不二。所以者何。如礼佛时心性不生不灭。当知一切所作种种之事。心性悉不生不灭。如是观时见一切心悉是一心。以心性从本已来常一相故。行者能如是反观心源心心相续。满三七日不得心相。是名理中修一心精进法。

## 明初入道场正修行方法第四

行者初入道场。当具足十法。一者严净道场。二者净身。三者三业供养。四者奉请三宝。五者赞叹三宝。六者礼佛。七者忏悔。八者行道旋绕。九者诵法华经。十者思惟一实境界。行者于三七日中日夜六时。初入道场一时之中当具足修此十法。于后六时一一时中。当略去请佛一法。余九法悉行无异(明此十法之中。有但说施为方法。有教运心作念。有教诵文章句口自宣说。行者当好善取意而用。未必并须诵此文也)

第一明行者严净道场法。

当于闲静之处。严治一室以为道场。别安自坐之处。令与道场有隔。于道场中敷好高座。安置法华经一部。亦未必须安形像舍利并余经典。唯置法华经。安施旛盖种种供养具。于入道场日。清旦之时当净扫地。香汤灌洒香泥涂地。然种种诸香油灯。散种种华及诸末香烧众名香。供养三宝。备于己力所办。倾心尽意极令严净。所以者何。行者内心敬重三宝超过三界。今欲奉请供养。岂可轻心。若不能拔己资财供养大乘。则终不能招贤感圣重罪不灭。三昧何由可发。

第二明行者净身方法。

初入道场。当以香汤沐浴着净洁衣。若大衣及诸新染衣。若无当取己衣胜者。以为入道场衣。于后若出道场。至不净处。当脱去净衣着故衣。所为事竟。当更洗浴着本净衣。入道场行事也。

第三明行者修三业供养法(初入道场。至法座前先敷尼师坛正身倚立。应先慈念一切众生欲兴救度。次当起殷重心惭愧恳恻存想如来。三宝叆塞十方虚空。影现道场。是时手执香炉烧众名香。散种种华供养三宝。即寻五体投地。口自唱言)

一切恭敬一心敬礼十方常住佛(心随身口一心顶礼。无分散意了知此身如影不实。于能礼所礼心无所得。一切众生。亦同入此礼佛法界海中。总礼十方佛。一拜已次。当正身威仪。口自唱言)

一心敬礼十方常住法(礼一拜已。次当正身威仪。口自唱言)

一心敬礼十方常住僧(礼一拜已。用心方法。不异上礼佛中说礼三宝竟。即当胡跪。右膝着地。正身威仪。一心烧香散华。端身正意次当口自唱言)

严持香华如法供养。愿此香华云遍满十方界。供养佛经法。并菩萨声闻缘觉众。及一切天仙。受用作佛事(次当运心想。此香华于念

念中。遍至十方一切佛土。作种种众宝。庄严诸台楼观。上妙诸色作种种妓乐。上妙音声歌呗赞叹。作种种栴檀沉水上妙诸香。作种种肴膳汤药。上妙众味。作种种衣服璎珞。流泉浴池上妙诸触。作众禅定智慧清净实相无量。上妙法门。悉皆充满法界。以为佛事供养十方三世诸佛一切三宝。愿三宝摄受。亦熏一切众生。发菩提心。于一一佛前悉见己身。如此供养等无有异。又愿六道四生。悉入我供养法界海中。了知如是供养。悉从心生无有自性。心不取着。此念成已。即五体投地。口自唱言)供养已一切恭敬。

第四明行者请三宝方法(行者已修三业供养已。次应更烧香散华。一心正念。回前供养之心奉请三宝。请三宝法当运心正对所请。口称名字。一一如法奉请。不得散乱轻心)

一心奉请南无释迦牟尼佛(即知法身犹如虚空。无去来相。余一切佛亦复如是。随心想念。从耆阇崛山。与大众围绕来到道场。受我奉请殷勤供养)

一心奉请南无过去多宝世尊(即应心想。多宝佛塔。从地涌出。影现道场。受我供养)

一心奉请南无释迦牟尼十方分身诸佛(即应心想。分身诸佛。悉皆云集。在宝树下受我供养)

一心奉请南无妙法莲华经中一切诸佛(即应心想。过去日月灯明佛等。现在净华宿王智佛等。未来华光佛等。悉皆现前受我供养)

一心奉请南无十方一切常住佛(即应运心想。东方诸佛身黄金色。相好具足放大光明。与诸大众前后围绕。来到道场叆塞虚空受我供养。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亦复如是)

一心奉请南无大乘妙法莲华经(心想甚深。秘密法藏。悉现在前。受我供养)

一心奉请南无十方一切常住法(即应运心想。十方一切诸佛。所有法藏。悉现道场中受我供养)

一心奉请南无文殊师利菩萨摩诃萨(运心想念。与无量菩萨围绕受我供养)

一心奉请南无弥勒菩萨摩诃萨(亦如前运心想)

一心奉请南无药王菩萨药上菩萨摩诃萨。

一心奉请南无观世音菩萨无尽意菩萨摩诃萨。

一心奉请南无妙音菩萨华德菩萨摩诃萨。

一心奉请南无常精进菩萨得大势菩萨摩诃萨。

一心奉请南无大乐说菩萨智积菩萨摩诃萨。

一心奉请南无宿王华菩萨勇施菩萨持地菩萨摩诃萨。

一心奉请南无下方上行等无边阿僧祇菩萨摩诃萨。

一心奉请南无妙法莲华经中普贤菩萨等一切诸大菩萨摩诃萨(心念。普贤菩萨乘六牙白象王。以一切众生所喜见身与无量眷属。来入道场受我供养)

一心奉请南无妙法莲华经中舍利弗等一切诸大声闻众。

一心奉请南无十方一切常住僧(运心想。一切十方诸大菩萨声闻缘觉众放大光明。与诸大眷属围绕。来到道场受我供养)

一心奉请妙法莲华经中一切天龙夜叉乾闼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睺罗伽人非人等。一切冥空各及眷属(如是次第一遍奉请竟。即五体投地。复更胡跪烧香散华。从初次第称名奉请。如是奉请满三遍已。即当口自宣言)

唯愿本师释迦牟尼世尊多宝如来分身诸佛。大慈大悲。受我奉请来到道场。

大乘妙法莲华经真净法门哀悯覆护。受我奉请来到道场。

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下方上行等菩萨。

普贤菩萨等妙法莲华经中一切诸大菩萨摩诃萨。大慈大悲受我奉请。来到道场。

舍利弗等一切诸大声闻。悉皆慈悲受我奉请。来到道场。

一切十方三宝怜悯覆护。受我奉请来到道场。

一切天龙八部等悉生哀悯。受我奉请来到道场。是诸圣众愿悉证明。我于今日欲为十方一切六道众生。修行大乘无上菩提。破一切障道重罪。愿得法华三昧普现色身。于一念中供养一切十方三宝。于一

念中普度一切十方六道一切众生。令入一乘平等大慧故。于三七日一心精进。如经所说修行。愿一切诸佛菩萨普贤大师本愿力故受我忏悔。令我所行决定破诸罪障。法门现前如经所说(行者当自以智力陈说请佛所为之意)

第五明赞叹三宝方法(行者既奉请三宝已。即当五体投地。正身威仪一心倚立。而面向法座烧香散华。心念三宝微妙功德。口自宣偈赞叹并及咒愿)

容颜甚奇妙　　光明照十方
我适曾供养　　今复还亲觐
圣主天中王　　迦陵频伽声
哀悯众生者　　我等今敬礼

以此叹佛功德修行大乘无上善根。奉福上界天龙八部。大梵天王三十三天。阎罗五道六斋八王。行病鬼王各及眷属。此土神祇僧伽蓝内护正法者。又为国王帝主土境万民。师僧父母善恶知识。造寺檀越十方信施。广及法界众生。愿藉此善根。平等熏修功德智慧二种庄严。同会无生成种智道(即当了知。身口意业充满法界。赞叹三宝。无生无灭无有自性)

第六明礼佛方法(行者既赞叹竟。应当一心正身威仪。次第礼佛。礼佛之法当随所礼佛志心忆念。此佛法身犹如虚空。应物现形如对目前。受我礼拜。余一一佛亦复如是。用心不得散乱。复次行者。礼佛之时。自知身心空寂。无有礼相。亦知此身。虽如幻不实而非不影现。法界一一佛前。悉有此身。头面顶礼。三七日六时礼佛方法。如下所列无异)

一心敬礼本师释迦牟尼佛。

一心敬礼过去多宝佛。

一心敬礼十方分身释迦牟尼佛。

一心敬礼东方善德佛尽东方法界一切诸佛。

一心敬礼东南方无忧德佛尽东南方法界一切诸佛。

一心敬礼南方栴檀德佛尽南方法界一切诸佛。

一心敬礼西南方宝施佛尽西南方法界一切诸佛。

一心敬礼西方无量明佛尽西方法界一切诸佛。

一心敬礼西北方华德佛。尽西北方法界一切诸佛。

一心敬礼北方相德佛。尽北方法界一切诸佛。

一心敬礼东北方三乘行佛。尽东北方法界一切诸佛。

一心敬礼上方广众德佛。尽上方法界一切诸佛。

一心敬礼下方明德佛。尽下方法界一切诸佛。

一心敬礼往古来今三世诸佛。七佛世尊。贤劫千佛。

一心敬礼法华经中过去二万亿日月灯明佛。大通智胜佛。十六王子佛等一切过去诸佛。

一心敬礼法华经中现在净华宿王智佛。宝威德上王佛等一切现在诸佛。

一心敬礼法华经中未来华光佛。具足千万光相佛等一切未来诸佛。

一心敬礼十方世界舍利尊像支提妙塔。多宝如来全身宝塔。

一心敬礼大乘妙法莲华经。十方一切尊经。十二部真净法宝。

一心敬礼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摩诃萨。

一心敬礼药王菩萨。药上菩萨摩诃萨。

一心敬礼观世音菩萨。无尽意菩萨摩诃萨。

一心敬礼妙音菩萨。华德菩萨摩诃萨。

一心敬礼常精进菩萨。得大势菩萨摩诃萨。

一心敬礼大乐说菩萨。智积菩萨摩诃萨。

一心敬礼宿王华菩萨。持地菩萨。勇施菩萨摩诃萨。

一心敬礼法华经中下方上行等无边阿僧祇菩萨摩诃萨。

一心敬礼法华经中舍利弗等一切诸大声闻众。

一心敬礼十方一切诸尊大权菩萨。及声闻缘觉得道贤圣僧。

一心敬礼普贤菩萨摩诃萨(三唱此菩萨。是法华忏悔主。行者当自作心。的对此菩萨胡跪说罪忏悔并发愿等。其余诸佛菩萨悉作证明。三七日中皆悉如是)

普为四恩三有及法界众生悉愿断除三障归命忏悔。

第七明忏悔六根及劝请随喜回向发愿方法。

(行者既礼佛竟。即于法座前正身威仪。烧香散华存想三宝 □塞虚空。普贤菩萨乘六牙白象。无量庄严眷属围绕。如对目前。一心一意。为一切众生行忏悔法。生重惭愧发露无量劫来及至此生。与一切众生。六根所造。一切恶业断相续心。从于今时乃至尽未来际。终不更造一切恶业。所以者何。业性虽空果报不失。知空之人尚不作善。况复作罪。若造恶不止。悉是颠倒因缘。则受妄果。是故行者以知空故生大惭愧。烧香散华发露忏悔。下所说忏悔章句。多用普贤观经意若欲广知忏悔方法。读经自见。若不能广寻。今取意略说以成行法)

最初忏悔眼根法(行者一心胡跪正身威仪。烧香散华。心念改悔。我与众生。眼根从昔已来。性常空寂。颠倒因缘起诸重罪。流泪悲泣。口宣忏悔。下五根忏悔威仪方法。例如今说。口即自言)

至心忏悔。比丘(某甲)与一切法界众生。从无量世来。眼根因缘贪着诸色。以着色故贪爱诸尘。以爱尘故受女人身。世世生处惑着诸色。色坏我眼为恩爱奴。故色使我经历三界。为此弊使盲无所见。眼根不善伤害我多。十方诸佛常在不灭。我浊恶眼障故不见。今诵大乘方等经典。归向普贤菩萨及一切世尊。烧香散华。说眼过罪不敢覆藏。诸佛菩萨慧眼法水愿与洗除。以是因缘令我与一切众生眼根一切重罪毕竟清净(忏悔已礼三宝。说是语已。五体投地。普贤观经中。明忏六根。悉须三说。若时久难行。一说亦得但作是言。第二第三亦如是说。行者当自思忆经。于此身眼根所起重罪。对普贤发露忏悔。下五根皆有此意)

忏悔耳根法。

至心忏悔。比丘(某甲)与一切法界众生从多劫来。耳根因缘随逐外声。闻妙音时心生惑着。闻恶声时起百八种烦恼贼害。如此恶耳报得恶事。恒闻恶声生诸攀缘。颠倒听故当堕恶道边地。邪见不闻正

法。处处惑着无暂停时。坐此窍声。劳我神识坠堕三涂。十方诸佛常在说法。我浊恶耳障故不闻。今始觉悟。诵持大乘功德海藏。归向普贤菩萨及一切世尊。烧香散华。说耳过罪不敢覆藏。以是因缘令我与法界众生。耳根所起一切重罪毕竟清净(忏悔已礼三宝)

忏悔鼻根法。

至心忏悔。比丘(某甲)与一切法界众生。从无量劫来坐此鼻根。闻诸香气。若男女身香肴膳之香。及种种香迷惑不了。动诸结使诸烦恼贼卧者。皆起无量罪业。因此增长。以贪香故。分别诸识处处染着。堕落生死受诸苦报。十方诸佛功德妙香充满法界。我浊恶鼻障故不闻。今诵大乘清净妙典。归向普贤菩萨及一切世尊烧香散华　说鼻过罪不敢覆藏。以是因缘令我与一切众生。鼻根一切过罪毕竟清净(忏悔已礼三宝)

忏悔舌根法。

至心忏悔。比丘(某甲)与一切法界众生从无数劫来。舌根所作不善恶业。贪诸美味损害众生。破诸禁戒开放逸门。无量罪业从舌根生。又以舌根起口过罪。妄言绮语恶口两舌。诽谤三宝赞说邪见。说无益语。斗构坏乱法说非法。诸恶业刺从舌根出。断正法轮从舌根起。如此恶舌断功德种。于非义中多端强说赞叹邪见。如火益薪。舌根罪过无量无边。以是因缘当堕恶道。百劫千劫永无出期。诸佛法味弥满法界。舌根罪故不能别了。今诵大乘诸佛秘藏。归向普贤菩萨及一切世尊烧香散华。说舌过罪不敢覆藏。以是因缘令我与法界众生。舌根一切重罪毕竟清净(忏悔已礼三宝)

忏悔身根法。

至心忏悔。比丘(某甲)与一切法界众生从久远来。身根不善贪着诸触。所谓男女身分柔软细滑。如是等种种诸触颠倒不了。烦恼炽然。造作身业起三不善。谓杀盗淫。与诸众生作大冤结。造逆破戒乃至焚烧塔寺。用三宝物无有羞耻。如是等罪无量无边。从身业起说不可尽。罪垢因缘未来世中当堕地狱。猛火焰炽焚烧我身。无量亿劫受大苦恼。十方诸佛常放净光。照触我等。身根重罪障故不觉。但知贪着粗弊恶触。现受众苦。后受地狱饿鬼畜生等苦。如是种种众苦。没在其中不觉不知。今日惭愧。诵持大乘真实法藏。归向普贤菩萨及一切世尊烧香散华。说身过罪不敢覆藏。以是因缘令我与法界众生。身根一切重罪毕竟清净(忏悔已礼三宝)

忏悔意根法。

至心忏悔。比丘(某甲)与一切法界众生从无始已来。意根不善贪着诸法狂愚不了。随所缘境起贪嗔痴。如是邪念能生一切杂业。所谓十恶五逆。犹如猿猴。亦如黐胶。处处贪着。遍至一切六情根中。此六根业枝条华叶。悉满三界二十五有一切生处。亦能增长无明老死十二苦事。八邪八难无不经历。无量无边恶不善报。从意根生。如是意根即是一切生死根本。众苦之源。如经中说。释迦牟尼名毗卢遮那遍一切处。当知一切诸法悉是佛法。妄想分别受诸热恼。是则于菩提中见不清净。于解脱中而起缠缚。今始觉悟。生重惭愧生重怖畏。诵持大乘如说修行。归向普贤菩萨及一切世尊烧香散华说意过罪。发露忏悔不敢覆藏。以是因缘令我与法界众生意根一切重罪。乃至六根所起一切恶业。已起今起未来应起。洗浣忏悔毕竟清净(忏悔已礼三宝。六时长用。若谓语多当取其意。自减略之)

明劝请法(一心胡跪正身威仪。烧香散华一心作念。请佛菩萨。说法度众生。心念口宣。下三法亦如是。当作是言)

我比丘(某甲)至心劝请十方法界无量佛。唯愿久住转法轮。含灵抱识还本净。然后如来归常住(劝请已礼三宝。说是语已。五体投地。行者若欲自出。意说多少。随心自说。下三法亦如是)

明随喜法。

我比丘(某甲)至心随喜。诸佛菩萨诸功德。凡夫静乱有相善。漏与无漏一切业。比丘(某甲)咸随喜(随喜已礼三宝)

明回向法。

我比丘(某甲)至心回向。三业所修一切善。供养十方恒沙佛。虚空法界尽未来愿回此福求佛道(回向已礼三宝)

明发愿法。

我比丘(某甲)至心发愿。愿命终时神不乱。正念直往生安养。面奉弥陀值众圣。修行十地胜常乐(发愿已礼三宝。发愿之法行者当于普贤菩萨一切世尊前。心念口言。心中所有诸愿。所谓于此身行道无障。四魔不起。得深三昧。入诸法门。弘通正法度脱众生。舍命之时正念成就。乃至未来世中。常值三宝正信家生出家修道。供养三宝受持大乘。诸波罗蜜悉皆见前。与一切众生成等正觉。如是种种随心中所有诸愿。悉当随心自说。此逐行者之情。不可一一备叙)

第八明行道法(行者既礼佛竟。当一心正身威仪。右绕法座烧香

散华。安庠徐步。心念三宝。次第三遍称)

南无十方佛。南无十方法。南无十方僧。

南无释迦牟尼佛　南无多宝佛　南无释迦牟尼分身佛　南无妙法莲华经　南无文殊师利菩萨　南无普贤菩萨(如是称诸佛菩萨摩诃萨名字。即当诵经诵经之法在下广明。行者非但觉了诵经音声性空。亦当知身心如云如影。举足下足心无所得。不住行相。亦知此身影现十方充满法界。无不普现。围绕诸佛。如是旋绕三匝乃至七匝三七匝七七匝百匝。无有定数。当自斟量。若行道欲竟。当还如前称三宝名字。烧香正念作契呗。呗竟至本礼佛处。归依三宝一心正念。当口自唱言)

自归依佛。当愿众生体解大道发无上心(说竟作礼。复言)

自归依法。当愿众生深入经藏智慧如海(说竟作礼复言)

自归依僧。当愿众生统理大众一切无阂。和南圣众(作礼)

第九重明诵经方法。

行者即于前行道中。称诸佛菩萨名字竟。一心正念诵法华经。但诵有二种人。一具足诵。二不具足诵。具足诵者。行者先已诵妙经一部通利令入道场。可从第一而诵一品二品。或至一卷。行道欲竟即止诵经。如前称诸佛菩萨名。三自归依竟。还本坐处。若意犹未欲坐禅。更端坐诵经。亦得多少随心斟酌。但四时坐禅不得全废。事须久坐。若人本不习坐。但欲诵经忏悔。当于行坐之中久诵经疲极可暂敛念。消息竟便即诵经。亦不乖行法故云不入三昧。但诵持故见上妙色。二不具足诵者。所谓行者本未曾诵法华经。今为行三昧故。当诵安乐行一品。极令通利。若旋绕时。诵此品若一遍二三遍。随意多少。若兼诵法华余品亦得。但不得诵余经典籍。夫诵经之法当使文句分明。音声辩了不宽不急。系缘经中文句。如对文不异。不得谬误。当次静心了音声性。如空谷向。虽不得音声。而心历历照诸句义。言词辩了。运此法音充满法界供养三宝。普施众生令入大乘一实境界。

第十明坐禅实相正观方法。

行者行道诵经竟。当就坐处。入绳床中齐整衣服端身正坐。闭眼合口调和气息。宽放身心。一一如坐禅前方便中说。然后敛念正观破坏罪业。云何明正观。如菩萨法不断结使不住使海。观一切法空如实相。是名正观。云何名观一切法空。行者当谛观现在一念妄心随所缘

境。如此之心为因心故心。为不因心故心。为亦因心亦不因心故心。为非因心非不因心故心。为在三世。为在内外两中间。有何足迹在何方所。如是等种种因缘中求心毕竟不可得。心如梦幻不实。寂然如虚空无名无相不可分别。尔时行者尚不见心是生死。岂见心是涅槃。既不得所观。亦不存能观。不取不舍不倚不着。一切念想不起心常寂然。亦不住寂然。言语道断不可宣说。虽不得心非心相。而了了通达一切心非心法。一切皆如幻化。是名观心无心法不住法。诸法解脱灭谛寂静。作是忏悔名大忏悔。名庄严忏悔。名无罪相忏悔。名破坏心识忏悔。行此忏悔心如流水不住法中。所以者何。一切妄想颠倒所作罪福诸法皆从心起。离心之外则无罪福及一切法。若观心无心则罪福无主。知罪福性空。则一切诸法皆空。如是观时能破一切生死颠倒。三毒妄想极重恶业。亦无所破。身心清净。念念之中照了诸法。不受不着细微阴界。以是因缘。得与三昧相应。三昧力故。即见普贤及十方佛摩顶说法。一切法门悉现一念心中。非一非异无有障阂。譬如如意宝珠具足一切珍宝。如是宝性非内非外。行者善观心性犹如虚空。于毕竟净心中见一切法门通达无阂。亦复如是。是名行者观心实相忏悔。六根不断五欲。得净诸根见障外事。广说如法华经普贤观经中所明。复次行人初入道场。一时之中当具足修此十法。如是于六时中悉用是法。唯除召请三宝。于三七日中修于九法。行一一法时皆修此观。六时之中一一时中。不得于事理有阙。是名三七日中一心精进。复次行者于三七日中修忏悔时。若行若坐若住若出入。大小便利扫洒洗浣。运为举动视眴俯仰。应当心心存念三宝。观心性空。不得于刹那顷。忆念五欲世事。生邪念心。及与外人言语论议。放逸眠卧戏笑视色听声。着诸尘境起不善无记烦恼杂念。乖四安乐行中说。若能如是心心相续。不离实相不惜身命。为一切众生行忏悔法。是名三七日中真实一心精进修也(行法相貌多出普贤观经中。及四安乐行中。行者若欲精进修三昧。令行无过失。当熟看二处经文)

略明修证相第五

　　行者若能如是。于三七日一心精进。修三昧时于三七日。中间或满三七日已有三种。行者证相不同。今当略分别之。一者下根行者证相。二者中根行者证相。三者上根行者证相。下根证相者。所谓三七日中间或三七日满。获得戒根清净。云何当知。就中亦有三品。一者下品行者。若得种种诸灵异好梦。或觉诸根明净。四大轻利颜色鲜洁。身有气力威德巍巍。道心勇发。是名下品知戒根渐净相也。中品戒根净相者。于三七日中若三七日满。于行道时。若坐禅中。忽见种种灵瑞。所谓光华净色异妙香气。及善声称赞。诸如梵网经菩萨戒中说。见如是一一灵瑞相已。身心庆悦得法喜乐。无诸恶相。是名中品知戒根净相也。上品戒根净相者。于三七日中若三七日满。于行道及

坐禅中。虽不证种种法门。而身心安乐寂静。于静心中自见其身戒清净相。所谓见身着净法服。威仪齐整身相端严。在清净众中自见善业之相。了了分明。三篇戒相次第而现。信心开发心得法喜。安隐快乐无有怖畏。于定心中见如是等一一诸善业相。是名上品戒根净相。以是三品相貌。验知戒根渐得清净也。其相众多不可广说。若罪重难灭而能用心。苦到忏悔不止。或时见诸罪相。所谓见无头手。及深坑浊水猛火臭秽。种种诸恶境界。见已心生恐畏。当重忏悔。忏悔不止于后亦得戒清净也。

云何当知。中根行者得证净相。所谓得定根清净。就中亦有三品。下品行者若于坐禅时。忽觉身心澄静发诸禅定。所谓欲界住及未到地定身心空寂。身中诸触次第而发。觉观分明。喜乐一心默然寂静。或缘众生证慈悲喜舍。或复缘佛相好。善心开发入诸三昧。如是等种种诸定。是名下品定根清净相也。中品知定根清净相者。有诸行者于坐禅时身心安定。觉出入息长短细微。遍身毛孔出入无阂。因是见身三十六物了了分明。发诸喜乐入种种禅定。或见内外身诸不净白骨狼籍。或见白骨皎洁分明厌离世间。因是发诸禅定。身心快乐寂然正受。或缘诸法而生慈悲喜舍。或缘诸佛微妙智慧种种功德而生三昧。如是等种种诸定开发。是名中品定根清净相也。上品定根清净相者。行者于坐禅中身心安静。心缘世间阴入界法。即觉无常苦空身受心法。悉皆不实。十二因缘虚假无主。一切诸法不生不灭。犹如虚空身心寂然。与空无相无愿相应。而生种种诸深禅定。微妙快乐寂静无为。厌离世间悯念一切。无复盖覆及诸恶法。是名上品定根净相。此则略说中根行者得定根清净相也。云何当知。上根行者得证之相。所谓慧根清净故。就中亦有三品。下品慧根净相者。若于三七日中若三七日满。若于行坐之中入诸禅定。忽觉身心如云如影梦幻不实。因是觉心内发。智慧分明了达诸法。方便巧说无有障阂。通达十二部经随义解释难问无滞。说法无尽。是名下品慧根净相也。中品慧根净相者。所谓行者于行坐诵念之中。身心寂然犹如虚空。入诸寂定。于正慧中面见普贤菩萨乘六牙白象。与无量菩萨众而自围绕。以一切众生所喜见身现其人前。是人以见普贤菩萨故。即得三昧及陀罗尼。其名曰旋陀罗尼。百千万亿旋陀罗尼。法音方便陀罗尼。陀罗尼者。即是大智慧也。得是大智慧故。诸佛所说一闻不忘通达无阂。于一句中通达一切义说无穷尽。如虚空中风。得如是种种诸智慧门。是名中品慧根净相也。上品慧根净相者。行者亦于行坐诵念之中。身心豁然清净入深禅定。觉慧分明心不动摇。于禅定中得见普贤菩萨。释迦多宝分身世尊。及十方佛。得无阂大陀罗尼获六根清净。普现色身开佛知见。入菩萨位。广说如普贤观经中。是名上品慧根净相。此则略说三根行者得证之相。差别不同。是三种正相中或有魔事相似。若证此法应善分别。不得即生等心也。是故行者若欲得此大功德利者。应当三

七日中。一心精进修前方法。若三七日不得当复加功。勿得懈息。若得障道罪渐灭。而三昧诸深法门未现在前。欲常行三昧。未必悉依上十法。但取安乐行品中所说之意。一心修习即自得六根清净。见十方佛获普现色身。开佛知见入菩萨位也。当知三七日为期。作如上所说。六时而行者为教新学菩萨。未能入深三昧。先以事法调伏其心。破重障道罪。因此身心清净得法喜味。若欲一心常寂入深三昧。即须废前所行。直依安乐行常好坐禅。观一切法空如实相。不起内外诸过。大悲怜悯一切众生心无间念。即是修三昧也。若依前法则事烦为妨。是故行者既得此意。当自以智力斟酌。一期所说不可全用。初学之者未能善巧。且依今文用前方法修三昧也。

## 诸法无诤三昧法门卷上

如万行中说。从初发心至成佛道。一身一心一智慧。欲为教化众生故。万行名字差别异。夫欲学一切佛法。先持净戒勤禅定。得一切佛法诸三昧门。百八三昧。五百陀罗尼。及诸解脱。大慈大悲。一切种智。五眼。六神通。三明。八解脱。十力。四无畏。十八不共法。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六波罗蜜。三十七品。四弘大誓愿。四无量心。如意神通。四摄法。如是无量佛法功德。一切皆从禅生。何以故。三世十方无量诸佛。若欲说法度众生时。先入禅定。以十力道种智。观察众生根性差别。知其对治。得道因缘。以法眼观察竟。以一切种智。说法度众生。一切种智者。名为佛眼。亦名现一切色身三昧。亦名普现色身三昧。上作一切佛身。诸菩萨身。辟支佛身。阿罗汉身。诸天王身。转轮圣帝诸小王身。下作三涂六趣众生之身。如是一切佛身。一切众生身。一念心中一时行。无前无后。亦无中间。一时说法度众生。皆是禅波罗蜜功德所成。是故佛言。若不坐禅。平地颠坠。若欲断烦恼。先以定动。然后智拔。定名奢摩他。智慧名毗婆舍那。定有无量。总说三种。下定名欲界定。中定名色界定。上定名无色界定。复次下定是声闻定。总揽三界。中定是辟支佛定。上定是如来定。及诸菩萨定。智有无量说有三。一者道智。二者道种智。三者一切种智。慧亦有三。一者道慧。二者道种慧。三者一切种慧。复次分别说有十一智。何者是耶。法智。世智。他心智。宿命智。苦智。集智。灭智。道智。尽智。无生智。如实智。复次尽智无生智。分别则有十八种智。尽智有九。无生智有九。是名十八智。亦得名为十八心。三乘圣人共在四禅诸智慧中。问如实道如实智者。于一切法总相别相。如实能知故。名如实智。是诸智慧。即是一切智。亦名无智。何以故。如先尼梵志问佛。经中说。先尼梵志白佛言。世尊。如来一切智慧。从何处得。佛答先尼。无有得处。先尼复问。云何智慧无有得处佛复答言。非内观中得是智慧。非外观中得是智慧。非内外观中得是智慧。亦非不观得是智慧。是故智慧无有得处。故名无智。如奇特品说。一字入四十二字。四十二字还入一字。亦不见一字。唯佛与佛善知字法。善知无字法。为无字法故说于字法。不为字法故说于字法。是故四十二字。即是无字。复次欲坐禅时。应先观身本。身本者如来藏也。亦名自性清净心。是名真实心。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不断不常。亦非中道。无名无字。无相貌。无自无他。无生无灭。无来无去。无住处。无愚无智。无缚无解。生死涅槃。无一二。无前无后。无中间。从昔已来无名字。如是观察真身竟。次观身身。复观心身。身身者从妄念心生。随业受报。天人诸趣。实无去

来。妄见生灭。此事难知。当譬喻说。身本及真心。譬如虚空月。无初无后。无圆满。无出无没无去来。众生妄见谓生灭。大海江河及陂池。溪潭渠浴及泉源。普现众影似真月。身身心心如月影。观身然欲甚相似。身本真伪亦如是。月在虚空无来去。凡夫妄见在众水。虽无去来无生灭。与空中月甚相似。虽现六趣众色像。如来藏身未曾异。譬如幻师着兽皮飞禽走兽种种像。贵贱男女差别异。端正丑陋及老少。世间种种可笑事。幻师虽作种种变。本丈夫形未曾异。凡夫虽受六趣色。如来藏色不变异。身本及真心。譬如幻师睡身心无思觉寂然不变易。身身及心数。如幻师游戏故示六趣形种种可笑事。身身众生体。难解譬喻说。如此法性无涅槃。亦无有生死。譬如眠熟时。梦见种种事。心体尚空无。何况有梦事。觉虽了了忆。实无有于此凡夫颠倒识。譬喻亦如是。禅定智慧能觉了。余散心智不能解非。但凡夫如梦幻。月影现水种种事。复次诸佛菩萨圣皆尔。从初发心至佛果。持戒禅定种种事甚深定心不变易。智慧神通幻化异。法身不动。如空月普现色身作佛事。虽无去来无生灭。亦如月影现众水。何以故。如经论中说。欲学一切智定。必修诸善心。若在定能知世间生灭法相。亦知出世三乘圣道。制心禅智。无事不办。欲求佛道持净戒。专修禅观。得神通能降天魔。破外道。能度众生断烦恼。问曰。般若经中佛自说言。欲学声闻。当学般若。欲学缘觉当学般若。欲学菩萨。当学般若。复次有六波罗蜜。般若为前导。亦是三世诸佛母。汝今云何。偏赞禅不赞五波罗蜜。复次如经中说。五度如盲。般若如眼。汝今云何。偏赞度不赞明眼。谁能信者愿广解说。除我等疑惑。答曰。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决定说。

三乘般若同一观　　随证浅深差别异
如大海水无增减　　随取者器大小异
声闻缘觉及菩萨　　如来智慧亦如是
十二因缘四种智　　下智声闻中缘觉
巧慧上智名菩萨　　如来顿觉上上智
以无名法化众生　　方便假名差别异
三乘智慧不能知　　唯佛世尊独知耳
如大集经杂四谛　　三乘法行同一义
陈如稽首白世尊　　十方菩萨大众集
云何名法行比丘　　愿佛演说法行义
尔时佛告憍陈如　　至心谛听今当说
若求法行诸比丘　　诵如来十二部经
谓修多罗及毗昙　　优婆提舍及毗尼
乐为四众敷畅说　　是乐诵说非法行
若更复有诸比丘　　诵如来十二部经
能广演说思惟义　　是乐思惟无法行

若复次有诸比丘　更读诵十二部经
演说思惟观其义　是名乐观无法行
夫法行者三乘同　一观我今当说者
有比丘能观身心　心不贪着一切相
谦虚下意不生慢　不以爱水洗业田
不于中种识种子　灭觉观法境界息
永离烦恼心寂静　比丘如是观身心
佛说是人真法行　如是比丘即能得
声闻缘觉佛菩提　法行比丘观三事
观身观受及观心　比丘观察三念已
一心四禅十八智　复次大智论中说
声闻缘觉及诸佛　四禅二九十八智
同共证道明闇异　共观四谛十二缘
随机感悟种种异　声闻四谛十六心
辟支独觉无漏智　菩萨亦解二乘法
获得无碍十六谛　如诸天共宝器食
饭色黑白各有异　四谛譬喻如镫品
定如净油智如炷　禅慧如大放光明
照物无二是般若　镫明本无差别照
睹者眼目明暗异　禅定道品及六度
般若一法无有二　觉道神通从禅发
随机化俗差别异

问曰。佛何经中说般若诸慧皆从禅定生。答曰。如禅定论中说。三乘一切智慧皆从禅生。般若论中。亦有此语。般若从禅生。汝无所知。不解佛语。而生疑惑。作是狂难。汝何不见。十方诸佛。若欲说法度众生时。先入禅定。以神通力。能令大地十方世界。六种震动。三变土田。转秽为净。或至七变。能令一切未曾有事。悉具出现。悦可众心。放大光明。普照十方。他方菩萨。悉来集会。复以五眼观其性欲。然后说法。复次般若波罗蜜光明释论中说。有人疑问佛。佛是一切智人。智慧自在。即应说法。何故先入禅定。然后说法。如不知相。论主答曰。言如来一切智慧。及大光明。大神通力。皆在禅定中得。佛今欲说摩诃般若大智慧法。先入禅定。现大神通。放大光明。遍照一切十方众生。报禅定恩故。然后说法。为破外道执。外道六师。常作是言。我是等智慧。于一切常用常说。不须入禅定。佛为降伏如是邪见诸外道辈。先入禅定。然后说法。复次如胜定经中所说。若复有人。不须禅定。身不证法。散心读诵十二部经。卷卷侧满。十方世界皆闇诵通利。复大精进。恒河沙劫。讲说是经。不如一念思惟入定。何以故。但使发心欲坐禅者。虽未得禅定。已胜十方一切论师。何况得禅定。说是语时。五百论师来诣佛所。俱白佛言。我等多

闻。总持十二部经。及韦陀论五部。毗尼讲说无碍。十六大国。敬我如佛世尊。何故不赞我等多闻智慧。独赞禅定。佛告诸论师。汝等心乱。假使多闻何所益也。汝欲与禅定角力。如盲眼人欲睹众色。如无手足欲抱须弥山王。如折翅鸟欲飞腾虚空。如蚊子翅欲遮日月光。如无船舫人欲度大海。皆无是处。汝等论师。亦复如是。欲角量禅定。无有是处。复次毗婆沙中说。若有比丘。不肯坐禅。身不证法。散心读诵。讲说文字。辨说为能。不知诈言知。不解诈言解。不自觉知。高心轻慢坐禅之人。如是论师。死入地狱。吞热铁丸。出为飞鸟。猪羊畜兽。鸡狗野干。狐狼等身。若复有人。不近善知识。虽复坐禅获得四禅定。无有转治。无方便智。不能断烦恼。虽得寂静之乐烦恼不起。获四禅时。谓得寂灭涅槃之道。便作是念。我今已得阿罗汉果。更不复生。如此比丘。实不得道。不断烦恼。但得似道禅定。不近善知识。无方便智。谓得实道。起增上慢。临命终见受生处。即生疑悔。阿罗汉者更不复生。我今更生。当知诸佛诳惑于我。作是念时。即坠地狱。何况余人不坐禅者。重宣此义。而说偈言。

欲自求度及众生　　普遍十方行六度
先发无上菩提心　　修习忍辱坚持戒
昼夜六时勤忏悔　　发大慈悲平等心
不惜身命大精进　　欲求佛道持净戒
专修禅智获神通　　能降天魔破外道
能度众生断烦恼　　从初发心至成佛
一身一心一智慧　　为欲教化众生故
万行名字差别异　　欲觉一切诸佛法
持清净戒修禅定　　舍诸名闻及利养
远离愦闹痴眷属　　念十方佛常忏悔
不顾身命求佛道　　获得百八三昧门
亦得五百陀罗尼　　及诸解脱大慈悲
五眼六通一切智　　亦得三明八解脱
具足十力四无畏　　三十二相八十好
三十七品具六度　　十八不共微妙法
视诸众生如一子　　四弘誓愿具四摄
四无量心道种智　　一切种智四如意
观察众生广法施　　入四禅定放光明
遍照十方诸世界　　变秽为净大震动
现诸奇特希有事　　十方菩萨悉集会
三界天王皆在此　　端坐瞻仰一心待
同声三请愿闻法　　从禅方便三昧起
为众随应演说法　　色身香声种种别
禅定寂然心不异　　虽在座坐现法身

十方九道无不遍　净戒禅定三昧力
十方了了分明见　应可度者如眼前
未可度者即不见　如空月影现众水
闇室深井即不现　譬如幻师种种变
盲瞎之人则不见　盲瞎睡重者不见
诸佛法身镜亦尔　三障众生不能见
若无净戒禅智慧　如来藏身不可见
如金矿中有真金　因缘不具金不现
众生虽有如来藏　不修戒定则不见
净戒禅智具六度　清净法身乃显现
净妙真金和水银　能涂世间种种像
如来藏金和禅定　法身神通应现往
普告后世求道人　不修戒定莫能强
无戒定智皆不应　匆匆乱心讲文字
死入地狱吞铁丸　出为畜生弥劫矣
如是众生不自知　自称我有大智慧
轻毁一切坐禅人　坏乱正法作魔事
假使讲经恒沙劫　都不曾识佛法义
如杀三千世界人　及诸一切众生类
高心谤禅坏乱众　其罪甚重过于此
譬如群贼劫牛乳　高声唱得醍醐味
不知钻摇及熠暖　亦失酪浆生熟酥
粗浅薄味尚都失　醍醐上味在何处
不修禅智无法喜　譬喻说言无妇女
不净乱心执文字　故言皮囊可盛贮
譬如盲狗咬草丛　不见人及非人类
但闻风吹草鸣声　高声叫言贼虎至
养一盲狗虎咬故　举世盲狗叫乱沸
其心散乱都不定　觉观心语亦如是
赞百千经心常乱　如蛇吐毒与世诤
增见诸非毒转盛　自言坏常子难生
既见禅智法喜妻　石女无儿难可生
解文字空不贪着　若修定时解无生
禅智方便般若母　巧慧方便以为父
禅智般若无著慧　和合共生如来子
三乘圣种从是学　故称一切众导师
净戒禅智如大地　能生万物载群类
禅智神通巧方便　能生三乘一切智
若能一念在禅定　能报三世佛恩义
三世诸佛坐道场　觉悟众生皆由此

一切凡夫共一身　　一烦恼心一智慧
真如一像不变易　　善恶业影六道异
诸佛菩萨一法身　　亦同一心一智慧
一字万行化众生　　一圣假名四十二
凡圣色藏一而二　　方便道中凡圣二
色藏元象无一二　　唯佛与佛乃知此
我从无数十方佛　　闻此一字无量义
少行法师不能知　　文字论师不能解
若人不近善知识　　学得有漏似道禅
初禅谓得须陀洹　　四禅谓得阿罗汉
起增上慢诸漏尽　　谓言断结不更生
临命终时见生处　　即作是言佛欺我
阿罗汉者不更生　　我今云何更受生
身证不了尚如此　　何况散心著文字
不知诈知起我慢　　颠倒说法诳众生
身不证法升高座　　死入阿鼻大地狱
身证不了尚生疑　　何况不证盲心说
高心乱语谤诸佛　　受学之徒皆效此
从地狱出为畜生　　备作种种诸杂类
若人亲近善知识　　证无漏禅乃明解
具足禅智多闻义　　如是导师可依止
禅定深隐难可知

复次禅波罗蜜。有无量名字。为求佛道。修学甚深微妙禅定。身心得证。断诸烦恼。得一切神通。立大誓愿。度一切众生。是乃名为禅波罗蜜。立大誓愿故禅定转名四弘。欲度众生故。入深禅定。以道种智清净法眼。观察众生是处非处十力智。尔时禅定转名四无量心。慈悲愍众生。拔苦与乐。离憎爱心。平等观察。尔时禅定。转名慈悲喜舍。既观察已。与其同事。随应说法。尔时禅定。转名四摄法。布施。爱语。利益。同事。是名四摄法也。复次大慈大悲。现如意神通一切色身。以神通力入五欲中。遍行六趣。随欲度众生。尔时禅定。转名神通波罗蜜。亦普现十方一切佛事。常在禅定寂然无念。复次深大慈悲怜悯众生。上作十方一切佛身。缘觉声闻一切色形。下作六趣众生之身。如是一切佛身。一切众生身。一念心中一时行。无前无后无中间。一时说法度众生。尔时禅定及神通波罗蜜。转名一切种智。亦名佛眼。复次菩萨摩诃萨。持戒清净。深妙禅定。断习气故。远离三世诸爱见故。尔时禅定。转名十八不共法。复次菩萨摩诃萨。以三明智分别众生。尔时禅定。转名十力。善知是处及漏尽故。复次菩萨摩诃萨。色如受想行识如。观一切法。始从初学终至成佛断烦恼。及神通尽知十方世界名号。亦知三世诸佛名号。及知诸佛弟子名号。亦

知一切众生名号。及知众生烦恼名号。解脱名号。一念一时知。及知宿命因缘之事。尔时禅定转名十号也。复次菩萨摩诃萨。以诸法无所有性。一念一心具足万行。巧方便慧。从初发心至成佛果。作大佛事。心无所著。总相智。别相智。辩说无碍。具足神通波罗蜜。供养十方一切佛。净佛国土。教化众生。尔时禅定。转名般若波罗蜜。复次行者。为出世间故。三界九地名为八背舍。次第断烦恼。欲界未到地禅及中间。二禅及四禅。空处及非有想。最后灭受想。于欲界中具五方便。一者发大善心。求佛道故。欲得禅定。名善欲心。是善欲心。能生一切佛法。能入一切禅定。能证一切解脱。起一切神通。分别欲界色界无色界。五阴三毒四大。十二入十八界。十二因缘。一切诸法无常变异。苦空无我。亦知诸法无生灭真实相。无名无字。无漏无为。无相无貌。觉了诸法。故名法智。未到初禅得金刚智。能断烦恼证诸解脱。是名未到地。初欲界地及未到地。如是二地。是佛道初门。欲得禅定。是名欲心。复次初夜后夜。专精学禅。节食摄心。舍离眷属。断诸攀缘。是名精进。复次专念初禅乐。更无余念。是名念心。复次巧慧筹量欲界五欲。欺诳不净。是三恶道伴。初禅定乐。断诸欺诳。得真智慧。是入涅槃伴。是筹量。是名巧慧心。复次专心一处。灭诸觉观。境界都息。身心寂静。是名一心。如是五方便。能断五欲妖媚烦恼。灭除五盖。有觉有观。离生得喜乐入初禅。名初背舍得入二禅。名二背舍。入第三禅。名三背舍。喜乐心内清净得四禅。名为入一切处。灭一切色相。舍第四禅。灭有对想。入无边虚空处。名为空一切处。第四背舍虚空处定。得一切识处定。是名识一切处第五背舍。复次舍识处定。入无所有处定。是名第六背舍。舍无所有处定得入非有想非无想处定。生厌离心。是名第七背舍。舍非有想非无想处定。入灭定受想定。心无所著。是名第八背舍。尔时禅波罗蜜。转名八背舍。复次自觉觉他。通达无碍。得三解脱。能破三界一切烦恼。尔时禅波罗蜜。转名十一智。复次行者。总持旋陀罗尼。戒定慧三分。八圣道。破四颠倒获四真谛。尔时禅波罗蜜。转名三十七品。起一切神通。所谓四念处。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觉分八圣道分。名为摩诃衍。如四念处品中说。转一切智慧。以一神通。现一切神通。以一解脱。作一切解脱。转一名字语句。入一切名字语句。如是一切名字语句。还入一名一字一语一句。平等不异。是四念处字等语等。诸字入门。一切佛法尽在其中。复次菩萨摩诃萨。欲教化众生。令生清净欢喜信心故。与一切圣人。建立一圣官阶位次第。众生之得大欢喜。决定无疑。尔时誓愿勤修禅定。得六神通。作转轮圣王。入五道中。飞行十方。广行布施。须衣与衣。须食与食。金银七宝。象马车乘。楼橹宫殿。房舍屋宅。五欲众具。箫篴箜篌。琴瑟鼓吹。随众生欲尽给与之。后为说法令其得道。虽作如是种种法施。实无施者。无财物。无说无示。无听法者。譬如幻师幻作幻人。四衢道中化作高座。广说三乘微妙圣法。又作四众集共听受。如是幻师所

作幻事。无色无心。无示无听。无受无闻。无得菩萨。尔时禅波罗蜜。转名檀波罗蜜何以故。施人物时。虽知诸法无所有性。无施无受。无财物相。三事俱空。虽知空寂。勤行布施。复次菩萨摩诃萨。虽知诸法空罪相不可得。持戒破戒。如梦如幻。如影如化。如水中月。虽知诸法无生灭。坚持净戒无毁缺。亦以戒法为他人说。若人恶心不受戒。化作禽兽行。礼仪人类。见此大羞辱。各发善心。坚持净戒。发大誓愿。遍十方不顾身命行戒施。常现六道种种形。广说如来清净戒。以宿命智观察之。必令欢喜无嗔害。非但为说戒法。亦说摄根定共戒。道共戒。性寂戒。报寂戒。尔时禅波罗蜜。转名尸波罗蜜。复次菩萨摩诃萨。行此财施法施戒施时。受者嗔恚来打骂。割截手足心不动。乃至失命心不悔。尔时禅定。转名羼提波罗蜜。菩萨行是甚深禅定。于一切圣行。以法忍故。心无所著。禅定即是羼提波罗蜜。复次菩萨。学四念处时。获得四禅。复作是念。我于身念处。未得如意神通。受念处未获宿命神通。修心念处。未获他心智。不知十方凡圣心故。修法念处时。如是思惟。我今未获漏尽神通。修身念处。观一切色。亦未得清净天眼。于受念处。未证因缘业报垢净神通。于心念处。未得众生语言三昧。作是念已。勤精进求乃至成就。具六神通。尔时禅定。转名精进毗梨耶波罗蜜。复次菩萨。为起神通故。修练禅定。从初禅次第。入二禅三禅四禅。四空定。乃至灭受想定。一心次第。入无杂念心。是时禅波罗蜜。转名九次第定。复次菩萨。入初禅时。观入出息。自见其身。皆悉空寂。远离色相。获得神通。乃至四禅。亦复如是。入初禅时。观入出息。见三世色。乃至微细。如微尘许。悉见无碍。亦见众生出没果报差别。于无量劫通达无碍。是名天眼神通乃至四禅。亦复如是。入初禅时。观息出入。以次第观声。悉同十方凡圣音声。是名天耳神通。乃至四禅。亦复如是。入初禅时。观入出息住息住舍摩他。观色相貌。以毗婆舍那。观他心相。善知十方凡圣之心。是名他心智神通。乃至四禅。亦复如是。入初禅时。观息入出。获得眼通。得眼通已。观于有歌罗逻时五阴生灭。乃至无量劫中五阴生灭。获得宿命。是名宿命神通。乃至四禅。亦复如是。悉能观察一切众生。善恶业行差别不同。亦复知其发心早晚。入道远近。十方三世通达无碍。是名道种智慧神通。尔时禅定转名师子奋迅三昧。以神通力。供养十方佛。及教化众生。净佛国土。边际智满十地具足。变身如佛满十方。学佛神通。未得满足。是师子奋迅三昧。唯有诸佛。乃能具足。复次菩萨。入重玄门修四十心。从凡夫地初发心时。所修禅定。次第重入。乃至最后无垢地。修诸禅定。学佛神通化众生法。从初禅入乃至灭受想定。三禅四禅四空。亦复如是。是名顺超无碍。从灭受想定超住散心中。超入初禅。非有想非无想处无所有处。识处空处。四禅乃至二禅。亦复如是。是名逆超自在无碍。尔时禅定。转名超越三昧。修佛神通。得佛智慧。余五波罗蜜。亦复如是。是少一波罗蜜。不名五波罗蜜复次学禅定时。修四

念处。于欲界中。观内外色。入初背舍。具足闻慧。观内外假二相不可得故。亦非是一如。如性故一解脱。复次思慧具足。观察内外法。内外一切法。总相别相异相。不可得如如。故二解脱。复次修慧。六观具足。色界五阴空。三解脱。复次闻慧修慧。用巧方便金刚智。破四空定。无贪着心。空五阴不可得故。得解脱空处。得解脱识处。得解脱无所有处。得解脱非有想非非想处。得解脱观灭受想定。不可得故。得是解脱。是名八解脱。如如性故。无缚无脱。菩萨尔时。禅波罗蜜名八解脱。复次菩萨禅定。修四念处。得三十七品。具足佛法。何以故。是身念处。观色法故。一念具足四念处故。是身念处。用念觉分。观五阴时。能断一切烦恼。故观色阴时。是身念处。不净观九想。具足舍摩他。能破一切烦恼。是名为定。如论偈中说。

初观身念念　　系缚心令定
亦系缚识定　　及除烦恼怨

九想舍摩他。欲界金刚定。能破五欲如缚贼。十想毗婆舍那。欲界未到地金刚智。能观五阴。毕竟尽想。不能更生。得尽智无生智。断一切烦恼。如意利刀。斩断贼头。观色如受想行识如。深观五阴如如性故。即无烦恼可断。亦无解脱涅槃可证。何以故。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即是空。空即是受想行识。空即是涅槃。涅槃即是空。烦恼即是空。空即是烦恼。智慧即是空。空即是智慧。不可以虚空断虚空。不可以虚空证虚空。如论偈说。

观身不净相　　真如性常定
诸受及以心　　法亦如是观

烦恼者六欲心也初死想。能断威仪语言欲。膨胀想坏想散想。能断形容欲。青瘀血涂想脓烂想。能断色欲。骨想烧想。能断细滑欲。散想灭尽想。能断人欲。如论中说。

四蛇同一箧　　六贼同一村
及王旃陀罗　　分自守根门
六欲妖媚起　　爱怨诈为亲
声香味触法　　六情起诸尘
贪欲如猛火　　嗔恚如蛇蚖
愚痴覆心眼　　智者当善观
外想三四块　　身器二六城
中含十二秽　　九孔恶露盈
痈疽虫血杂　　膨胀臭烂脓
骨锁分离断　　六欲失姿容
九想观成时　　六贼渐已除

及识爱怨诈　　兼知假实虚
四大共相依　　缘习成假名
行者谛观察　　但见骨人形
初观如珂许　　后渐满一城
骨人遍法界　　深生忧厌道
从生至老死　　老死复有生
转轮十二缘　　生死如循环
三涂苦难忍　　人天亦复然
谁闻六道苦　　而不兴厌心
妄识本无体　　依因寂法生
妄想生妄想　　转轮十二缘
知过二业患　　现不造三因
老死更不续　　反流尽生源

## 诸法无诤三昧法门卷下

### 四念处观身念处观如音品

观身不净时。先观息入出生灭不可得。次观心心相。若先观色。粗利难解。沉重难轻。若先观心。微细难见。心空无体。托缘妄念。无有实主。气息处中。轻空易解。先观入息从何方来。都无所从。亦无生处。入至何处。都无归趣。不见灭相。无有处所。入息既无。复观出息从何处生。审谛观察。都无生处。至何处灭。不见去相。亦无灭处既无入出。复观中间相貌何似。如是观时。如空微风。都无相貌。息无自体。生灭由心。妄念息即动。无念即无生。即观此心住在何处。复观身内。都不见心。复观身外。亦无心相。复观中间。无有相貌。复作是念。心息既无。我今此身从何生。如是观时。都无生处。但从贪爱虚妄念起。复观贪爱妄念之心。毕竟空寂。无生无灭。即知此身化生不实。头等六分色如空影。如虚薄云。入息气出息气。如空微风。如是观时。影云微风。皆悉空寂。无断无常。无生无灭。无相无貌。无名无字。既无生死。亦无涅槃。一相无相。一切众生亦复如是。是名总观。诸法实相。如是观竟。欲得神通。观身四大。如空如影。复观外四大。地水火风。石壁瓦砾。刀杖毒药。如影如空。影不能害影。空不能害空。入初禅时。观息入出。从头至足。从皮至髓。上下纵横。气息一时。出入无碍。常念己身。作轻空想。舍粗重想。是气息入无聚集。出无分散。是息风力能轻举。自见己身空如水沫。如泡如影。犹如虚空。如是观察。久修习竟。远离色相。获得神通。飞行无碍。去住远近。任意自在。是身念处。不净观法。九想十想。及观气息生灭出入空无障碍。亦能获得如意神通。先证肉眼。次观天眼。能见无量阿僧祇十方三世微细色等。亦见众生生死出没善恶

业报。皆悉知之。明了无碍。总摄十力十八不共法。能作大身。遍满十方。能作小身。细如微尘。一能作多。多能作一。重能作轻。轻能作重。丑陋作端正。端正作丑陋。长短大小。青黄赤白。悉能变化。虚空作地地作虚空。地作水火。水火作地。能令变作。金银七宝石壁草木。亦复如是。皆能变作。金银七宝。象马车乘。城郭楼橹。宫殿屋宅。房舍灯烛。日月大珠。及如意珠。饮食衣服。床榻被褥。箫笛箜篌。五欲众具。众生所须。尽给与之。然后说法。令入佛道。能自变身。作十方佛身。名字不同。色像差别。亦复能令皆作金色。三十二相。八十种好。顶上肉髻光明。普遍满十方。间无空处。十方远近。如对目前。过去未来。亦复如是。人天交接。两得相见。亦复能作菩萨缘觉阿罗汉身释梵四王诸天身转轮圣王诸小王身。能作四种佛弟子形。男变为女。女变为男。亦作六趣众生之身。如是凡圣众色像。一念心中一时行语言音声。亦复如是亦复能作臭烂死尸缚魔波旬。令舍高慢远离魔业。求佛正道。臭烂尸观。非独系缚波旬魔王。亦能降伏一切淫女。令舍要欲发清净心信求佛道是禅波罗蜜身念不净观法。初修行时。能断五欲一切烦恼。能除五盖。能断十缠。若人修习。如偈所说。

气息轻空风火观　　飞行十方无障碍
皮肉筋骨不净观　　获得如意大神通
总名八大自在我　　一切形色能变化
总名十四变化心　　非但变化如上事
能令大地六种动　　变十方秽为净土
是身念处不净观　　总说如是大功德
若广诸说不可尽　　三十七品亦在中
今已总说身念处　　种种功德差别法

受念处品

复次禅波罗蜜中受念处观如偈说。

能断一切受　　今当更总说
断除三受法　　一切受亦尽

三受者。一者苦受。二者乐受。三者不苦不乐受。如十二因缘中说。不苦不乐受。但是无明。有名无色。苦乐二受是行识名色六入触受爱取有生老死灭坏苦忧悲恼。如是三受和合共成事。不能一一独生烦恼。内受外受内外受。内受是六根名为六情。外受是六尘。名为六境。内外受名六识。亦名为心思惟分别。如是内外。有三十种六根六尘六识六触六受。是名三十。皆由无明不能了故。贪善恶业。遍生六

趣。若能修习戒定智慧。净三毒根。名曰六度。是故论言智度。大道佛从来生死往来故。曰大道智慧。断三受故名为度。是故佛言。净于三毒根。成佛道无疑。一切贪嗔痴。三受以为根。破戒是恶趣门。持戒是善趣门。若修戒定智。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亦得名为关闭一切诸恶趣门。开佛无上大菩提门。六根名为门。心为自在王。造生死业时。贪着六尘。至死不舍。无能制者。自在如王。是故名为无上死王。譬如世间五月时雨大恶雹。五谷果树。摧析堕落。人畜皆死。是恶雹雨。譬如金刚。无能制者。断诸善根。作一阐提。是故名为死金刚雨。譬如世间金翅鸟王。飞行虚空四大海中。擒捉诸龙。自在无碍。食啖令尽。无能制者。是故名为死金翅鸟。譬如世间恶转轮王。飞行虚空。遍四天下。擒捉诸王。自在无碍。坏他事业。无能制者。是故复名死转轮王。一切天人王。无能制者。唯除一人。大力神仙。幻术咒师。智如金刚。能伏一切。乃能伏此生死心王。亦复如是。二十五有。无能制者。唯除菩萨。修戒定慧智获得初禅。至第四禅及灭受想定。成就四念处。法忍具足。得大神通。乃能降伏生死心王。一切凡夫及二乘人。不能降伏如是死王。为无常法之所迁故。不能降伏。唯有法大力菩萨生分尽者。乃能降之。无习气故。苦受内苦外苦。内苦者。饥渴悲恼。愁忧嗔恚。嫌恨宿怨。不适意事。怨憎会时。内心大苦。如是等苦。名为内苦。复次求物不得。若得更失五欲众具。爱别离故。父母兄弟。妻子眷属。抄劫死亡。若遭恶病。无药可治。必死无疑。忧悲啼哭如是等苦。皆名内苦。闻外恶声。骂辱机刺。内怀忿怒。亦名内苦。外苦者。若为王法所加鞭杖拷楚。牢狱系闭。杻械枷锁。名为外苦。亦名内外苦。若师子虎狼。诸恶毒兽。风雨寒热。如是等。此名为外苦。若自身有病。诸根不具足。名身苦。若为他役使。担负重载。若行远路。中间崄难。无止息处。如是等苦。是名身苦。应学慈悲修空。忍之不生嗔恚。于怨憎处。应作是念。是我先世。恼害彼人。今但自责。不应嗔他。虎狼狮子。狂象恶王。亦复如是。于贪求处。应求舍心。不应嗔恼。观恶音声。如空中响。彼声不来。耳不往受。随闻随灭。谁骂谁受。则无嗔恚。闻好音声。称扬赞叹。如前观之。亦不生喜。礼拜供养。一切乐受。应作是念。彼自求福。便于我处。自作功德。不闻我事。不应欢喜。譬如废田。有人耕种。自求报故。地不应喜。复有异人。多持粪秽。毒刺恶草。积种在中。掘凿穿穴。高下不平。彼人自生。如是恶心。地亦不嗔。亦不念彼徒自苦恼。有人问言怨害骂辱。能忍不嗔。是事可尔。礼拜供养赞叹乐受。何以不喜。答曰。彼今虽复供养赞叹于我。后若遇恶缘。即便嗔我。若打若杀。不应生喜。苦受乐受。皆如幻化。无有定相。不应嗔喜。如彼大地。无憎爱心。菩萨欲求无上佛道。应先修学大地三昧。亦应学如虚空三昧。不苦不乐受。亦复如是。不应贪着。应作是念。苦乐中间故。有不苦不乐。若无苦乐。则无不苦不乐。一切皆是无常生灭。不曾暂停。生灭无故。无生灭处。求不可

得。如是观时。即无三受。得三解脱。男女等相。亦复如是。如幻如化。无生无灭。不可得故。如身念处。五阴如相。不可得故。无十八界。故无一切受。何以故。六根六尘六识空故。求不可见。名之为空。求亦不得。名之空空。亦无有空。复次禅波罗蜜中。观受念处。无生无灭。无一切受。即是涅槃。观察涅槃。亦不可得。无名字故。即无涅槃。如是观时。初学能断一切烦恼。又得一切宿命通。自观己身现在初生五阴歌罗逻时。生灭不住。亦见过去无量阿僧祇劫五阴生灭。以身念处天眼力故。住初禅中。能见如是宿命神通。一切生处寿命长短。苦乐受报。饮食衣服。种性名字。生死出没。国土世界。欲性善恶。悉见悉知。现在未来宿命因缘。及一切事。悉见悉知。如过去世。亦知诸天六趣众生三世宿命。知己不异。亦复能知诸佛菩萨缘觉声闻一切宿命。一念心中。称量尽愿。明了无碍。于一切众生中。得自在寿命。随其所感。长短不同。为众生故。现一切身。受一切命。欲度十方三恶道众生。欲度饿鬼。观受念处。住初禅中。用如意通。施美饮食。令其苦息。而为说法。欲度畜生时。观受念处。入初禅时已入第四禅从四禅起住第二禅。用如意神通。令诸众生离畜生业得人天。令其欢喜。而为说法。欲度地狱众生时。观受念处。入初禅时已入第二禅。从二禅起入第四禅。从四禅起住第三禅。以如意通。变化十方阿鼻地狱及诸地狱。悉为天堂。一切苦具。变为璎珞。如其苦息。如第三禅乐。随应说法。欲度福德大力众生时。观受念处及三念。入初禅。初禅起入二禅。二禅起入三禅。三禅起。入第四禅。住火一切处。放大光明。遍照十方。住地一切处。十方大地六种震动。住风一切处。戒定慧香。遍熏十方。住水一切处。现月爱三昧。十方重病苦恼众生。悉得消除。身心安乐。住地一切处。秽恶世界。变为净土。池流华果。七宝庄严。放眉间光。召集十方诸大菩萨。悉求集会。口光顶光。放中间光。集三界天王转轮圣王阿修罗王及诸小王并诸天人。放下光明。普及三涂一切众生。集会听法。悉为受记。受记之法。凡有九种。三乘及六道。是名九种差别受记。如摩诃般若放光论中说。若放顶上肉髻光明。遍照十方。集大菩萨。并集过去多宝佛等。又及十方分身应化无量诸佛十方世界。为一切佛土满中诸佛。移诸天人三涂八难。置于他土。不令在会。无余杂众。当知此会。但说一乘。为一生补处菩萨受如来记。若放眉间大光明。同顶光中事。当知此会。为大声闻密行菩萨过十地入佛境界者受如来记。如法华中说。二种放光受记之法。但说佛果事一乘佛智慧。无余杂众故。不说九道记。问曰。佛大慈悲平等说法。众生普闻。复何意故。说法华时。三变世界八方通同为一佛土。初第一变。八方五百万亿那由他恒河沙等诸佛世界。同于娑婆。上下两方。亦复如是。第二变化。八方各变二百万亿那由他恒河沙等诸佛世界。亦同娑婆。第三变化。八方各二百万亿那由他恒河沙等诸佛世界。同于娑婆。如是三变。各放眉间白毫光明。移诸天人阿修罗等三涂八难。置于他方。不得闻法。当

知如来心不平等。答曰。是事不然。如来智慧。非汝境界。不应难言佛不平等。彼以何故。妙法华会但说一乘顿中极顿诸佛智慧。为大菩萨受如来记。难信难解。是故漏尽二乘人。新发意菩萨及以不退诸菩萨等。疑惑不能解。何况余人。譬如世间转轮圣王。庄严四天下。集诸转轮王。共论圣王事。唯有王边智慧大臣。乃能信解。得近王座。同论王事。诸余恶臣。愚闇无智。则不堪闻。不得同座。何况余小王及诸仆使。而近王座。如来顿教。亦复如是。唯有一生补处无垢大士。得佛智慧。受如来记者。乃得闻之。此会不说引导之教。是故余人不得在座。余人若闻不解故。即生疑谤。堕于地狱。是故移之置于他土。四众五千。亦复如是。譬如阎浮提人眼不得见上界诸天。若得见者。两眼双瞎。薄福德故。不堪见此诸天光明。是故见者两眼双瞎天人阿修罗三涂八难。亦复如是。尚不得见肉眼眉间受记光明。何况闻说受如来记也。若得闻者。则生诽谤。永失信心。断诸善根。作一阐提。将护彼意。不得闻之。譬如世间饥饿病瘦绝食来久薄腹者。不得一往多食干麸及以强饼[起-巳＋并]面验酒。一往饱食。必死不疑。五千四众天人阿修罗三涂八难。亦复如是。薄福德故。不堪得闻受如来记。问曰。诸佛神通无量方便。一音说法随类得解。何故移之置于他土。答曰。如汝所问。他土之音。有二义。一者本土。是如来藏。一切众生不能解故。贪善恶业轮回六趣。二者一切众生。无量劫来。常在六趣。轮回不离。如己舍宅。亦名本土。天人阿修罗等薄福德故。不能感见三变座席。复不感闻本无如教甚深妙声。是本无如如来如一如无二如本末究竟等。唯佛与佛乃能知之。余人不解。五千四众天人阿修罗三涂八难。不闻本无如。不得究竟解故。是故名为置于他土。复次五千天人阿修罗及难处。异座异闻。得解薄少。永舍六趣。是故复名置于他土。实不移却。不觉不知。不离本座。物解不同。故言他土。欲重宣受念义。而说偈言。

行者初观受念时　　三种受法难舍离
苦受能生诸怖畏　　亦生九恼诸怨害
常怀忿难作方便　　得怨便时断其命
或净五欲起怨心　　或诤名利作怨害
或贪住处获利养　　见胜己来欲杀害
或加诽谤恶名流　　或时愿人令杀害
是苦受法有三种　　内受外受内外受
若欲断除诸苦受　　当观怨家如赤子
亦如父母及兄弟　　亦如诸师及同学
生生无不从彼生　　是无量劫之父母
我旷劫来曾生彼　　一切皆是我赤子
此观成时嗔恚尽　　获得大慈大悲心
怨家悲叹生悔心　　如见父母悉归命

我往昔曾彼受学　一切皆是我大师
或修俗礼及五经　或学出世解脱道
学善法故好名流　忍恼害故得神通
一切皆是我和尚　亦是诸师及同学
应当孝顺勤供养　恭敬供养如佛想
若受上妙五欲乐　人天王处自在乐
三界天王人王乐　无常至时皆碎破
一切乐受是苦本　乐报尽故苦报至
贪受荣华谓是常　爱别离时地狱至
苦乐受尽则无苦　不苦不乐则无生
具五方便除五欲　亦除五盖障道因
五欲五盖烦恼尽　具足五支入初禅
二禅三禅第四禅　还入初禅观五阴
见身如泡空如影　出入息如空中风
见过去世无量劫　诸受五阴生灭空
断五欲故烦恼尽　断五盖故获五通
断五欲故获如意　断五盖故获三明
是故诸佛而说偈　言内外怨贼皆已
除无明父亦灭退　若能断贪诸爱尽
自觉觉他名解脱　诸行魔母既灭尽
无明魔父亦破碎　既断烦恼获六通
立大誓愿度一切　自能断除三受已
亦断众生一切受　得自在受无量命
亦知一切解脱受　知受凡圣九道记
亦受补处如来记　若欲说法度众生
先现希有奇特事　深入禅定放光明
普照十方诸世界　变诸秽恶为净土
七宝行树以庄严　三涂八难悉解脱
等齐人天来听法　以受念处观察之
然后为其演说法　或令世界净秽异
众生各见不相知　形色音声种种别
众生各闻皆不同　各见佛同为说法
都不见他前有佛　虽复差别各各异
能令一时各解脱　随众生寿命长短
能自在受种种命　或见短寿入涅槃
或见长寿无量劫　是受念处初学时
能断苦乐诸系缚　初观诸受内外苦
亦观诸受内外空　不苦不乐受亦空
断阴界入破无明　观三受性非空有
则无系缚无解脱　法性无佛无涅槃

亦无说法度众生　　众生与佛一如如
本末究竟无差别　　坐道场得成佛道
即是导师方便说　　如人梦中得成佛
放光说法度众生　　此无佛道无众生
佛法性相亦复然　　众生迷惑不觉知
深着苦因不暂舍　　诸苦所因贪为本
舍贪求心无相依　　见诸受空无生灭
证苦无生苦圣谛　　内外假合名为集
无十八界集圣谛　　生灭灭已名寂灭
证无寂灭灭圣谛　　阴无缚解无邪正
证平等慧道圣谛　　四谛无二是一谛
实无差别四种谛　　一谛空故即无谛
无谛巧慧佛三谛　　一切众生从本来
无生无灭无缚解　　五阴如性非明闇
凡夫与佛无一二

三十七品亦在其中。观受念处多故。受念处为主。独称其名(略说受念处竟)

心念处品

复次行者。初学禅时。思想多念。觉观攀缘。如猿猴走。不曾暂停。假使行者。数随心观。亦不能摄。即作是念。三界虚妄。皆心所作。即观是心从何处生。心若在内。何处居止。遍观身内。求心不得。无初生处。亦无相貌。心若在外。住在何所。遍观身外。觅心方所。都不见心。复观中间。亦不见心。如是观时。不见内入心。不见外入心。不见内外入心。不见阴中心。不见界中心。当知此心空无有主。无名无名行。无相貌。不从缘生。不从非缘生。亦非自生。是是名者。能观心念。心念生灭。观念念生灭。观念念相。不可得故。亦无生灭。如观我心。他心亦然。复观心性。无有心性。无有心性。亦无相貌。毕竟无心。亦无不见心。如是观竟。身心空寂。次第入禅。能起神通。复次菩萨摩诃萨。观心念处。学得一切禅定解脱起如意神通。立大誓愿。度一切众生。应先观其心入初禅。次第入至第四禅。乃至灭受想定。还入初禅心。观念处。内心外心内外心。亦复观察三毒四大五阴十二入十八界十二因缘。如是观竟。观诸解脱遍一切他心智三昧。以他心智如意神通。亦入天眼宿命漏尽神通遍观中。如是诸神通已观七觉分。住他心智三昧。用念觉分择分觉分及精进觉分遍观十方一切众生心心性欲。用十力智分别之。一一众生。感闻何法。闻何音声。见何色像。于何解脱门。而得解脱。如是观竟。用喜觉分神通三昧。悉令十方六道众生皆大欢喜。用除觉分定觉分舍觉分。用如

意神通。普现色身。上中下根。随机说法。悉令解脱。此心念处。初修学时。身心得证。自断一切心想妄念诸结烦恼。亦能如已教他人学。但未得神通。不能明力。不识众生种种根性所念各异。不称其机。利益甚少。作是思惟。但是学时。未是说时。不应强说非时之言。若修禅定。获大神通如意自在。得他心智差别三昧。一念悉知凡圣差别之心。通达无量阿僧祇劫过去未来。如现在世。如是学竟。乃可说法。思惟既竟。还入初禅观于身心。空如影。息如空风。心无相貌。轻空自在。即得神通。住第四禅。放大光明。一者色光遍照十方凡圣色身。二者放于智慧光明遍照十方九道凡圣上下智慧。悉能遍知彼是处非处。及知宿世因缘果报。亦如身念处受念处三昧。如是竟现一切身。十方远近。如对眼前。各为说法。悉令解脱。欲说法时。现希有事。悦可众生。令大欢喜。以神通力。十方世界秽恶之处。变为净土。金银琉璃一切众宝。间错其地。充满世界。上妙栴檀。七宝行树。华果茂盛。行列相当。台馆楼橹。城邑聚落。七宝房榻。如意宝珠。光明相照。若日月现。犹如如来所居净土。诸佛菩萨充满其中。各现神通。降伏天魔。破诸外道。或有诸佛。寂然禅定。上下身分。放大光明。犹如段云。遍满十方光明中现一切佛事。或有菩萨。现不思议。四大海水。置一毛孔。水性之属。不觉往来。须弥王置芥子中。亦不迫迮。还置本处。诸四天王及忉利天。不觉不知。三千世界置一毛端。亦不倾侧。一切大众不觉宽迮。如故不异。人天交接。两得相见。一切人天未得道者。及诸声闻小行菩萨。皆得见此不思议事。十方诸佛诸四天王。及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护罗伽等。悉与菩萨对面共语。能以一面对一切面。如镜中像面亦不异然后说法。悉令闻者一时得道。是名菩萨住心念处如意神通如愿三昧。三十七品一切佛法。悉在其中。观心念处本。是故心念处为主。独举其名宣心议。而说偈言。

内心外心中间心　　一切皆是心心数
心性清净无名相　　不在内外非中间
不生不灭常寂然　　非垢非净非明暗
非定非乱非缘虑　　非动非住非来去
非是非死非涅槃　　非断非常非缚解
非如来藏非凡圣　　不了名凡了即圣
行者初学求道时　　观察心数及心性
观察心数名方便　　觉了心性名为慧
初坐禅时观不净　　观出入息生灭相
不净观及出入息　　是心心数非心性
观心心数断烦恼　　心性即是烦恼性
心数心性平等观　　具足禅慧成大圣
不净初学断五欲　　久修获得如意通

初观息解假名空　　久修飞行无障阂
二观具足成一观　　获得三明见三世
身念受念及法念　　觉了三念由观心
内假外假内外假　　此三假名非实法
心念非假非真实　　求了三假当观心
一名心相二名性　　三假由相不由性
从无明缘至老死　　皆是心相之所造
此假名身及诸受　　善不善法及无记
皆由妄念心所作　　观妄念心无生处
即无烦恼无无明　　心性无念不可观
观四念处心想尽　　烦恼尽故即尽智
若观心性了四念　　解无生法无生智
无妄念心无缘虑　　无杂染故无六道
若人随顺妄念心　　持戒坐禅欲求道
如雨彩衣其色变　　不证无漏着禅味
不得解脱归四趣　　何况破戒无禅定
颠倒乱心著文字　　心性清净如明珠
不为众色之所污　　譬如清净如意珠
杂色物裹置水中　　能令清水随色变
青物裹时水则青　　黄赤白黑皆随变
珠色寂然不变异　　心性清净如意珠
善恶业杂缘色杂　　十善有漏禅生天
行十恶业生四趣　　持戒清净修禅智
证得无漏解脱道　　从生死际至涅槃
心性寂然不变异　　譬如世间如意珠
随人所求皆应现　　珠无心相无异念
随所求念悉周遍　　心性无体无名字
随学者业凡圣现　　若人欲求解脱道
具足十善观三性　　心性眼性及意性
具足三信三解脱　　观身心空持净戒
证真如解名信戒　　观身如影如化生
观心无主无名字　　观罪不罪如梦幻
乃至失命不破戒　　持戒毕竟证寂灭
速离得相之分别　　持戒虽空不杂世
亦不着空随世法　　深入涅槃解脱意
不舍世间十善行　　获得无漏禅智慧
无定乱心定信时　　修四念处断四倒
证四真谛一谛相　　是名般若波罗蜜
诸法如性如慧信　　若人具足此三信
是人乃可得法施　　信施戒闻慧惭愧

是此七财名导师　　若不具足此七法
是人不应升高座　　既无信证自不知
向众妄语何所说　　此人诳自亦诳他
匆匆乱心谤佛说　　如富长者自有财
所行法施名实施　　若人修道证解脱
如富长者行实施　　受者学者皆效此
先学自证如实说　　不应匆匆乱后世
佛意甚深难可知　　如教修行证乃解
此性虽空无生灭　　随喜恶业必有报
譬如虚空无明暗　　风云静乱有明暗
若平旦时无风云　　日出虚空大明净
若风黑云暴乱起　　虚空尘雾大黑风
是虚空性无垢净　　不为明暗之所染
众生心性亦如是　　生死涅槃不能染
众生心性亦如是　　不为断常之所染
众生心性若无常　　念念灭坏无业报
众生心性若是常　　如空不变无业报
心性亦非非无常　　除烦恼故得解脱
生死解脱不失故　　若言心性非无常
求道不应得解脱　　若舍生死得解脱
当知解脱即无常　　若生死性不可舍
当知则无有解脱　　若言生死不可舍
此人所说不可舍　　若言生死是可舍
此人所说不可依　　若言死法不可舍
众生则不得解脱　　是义应然何以故
众生非是生死法　　众生若是生死法
舍生死则舍众生　　众生若是自舍者
亦应自舍解脱法　　众生之性即心性
性无生死无解脱　　如虚空性无明暗
无有生死无解脱　　众生心性如明珠
生死解脱喻如水　　万恶万善喻众色
随善恶业种种现　　颠倒妄念造善恶
随业受报遍六道　　若持净戒修禅智
法身处处皆应现　　虽随业影种种现
心性明珠不曾变　　舍利弗问一比丘
比丘汝今得解脱　　比丘答言舍利弗
我今获得诸烦恼　　法今不在于涅槃
亦复不在于生死　　若言生死即涅槃
即阴计我是外道　　若言生死非涅槃
离阴是我是外道　　若言不即不离是

亦非不即非不离　　此人具足六十二
悉是邪见外道辈　　众生非是众生相
亦复非是非众生　　生死涅槃假名说
唯佛与佛乃知此　　(略说心义竟)

法念处品

复次菩萨初学坐禅观法念处者。善法不善法无记法。善法者。有二种。一者有漏十善道。及有漏四禅四空定。是世间善法。二者出世间善。无漏四禅四空定四四定灭受想定三十七品。是出世间善法。不善法者。有二种。一者身口意十恶法。二者身口意作五逆罪。复有一人。重于五逆。是人学道。值恶知识。魔鬼入心。常说是言。我解大乘甚深空义。犯四重罪。淫欲炽盛。饮酒食肉。不持斋戒。作如是言。诸法悉空。谁垢谁净。谁是谁非。谁作谁受。作是念已。即便破威仪。破正命。无量众生。懒堕懈怠。不能求道。见此易行恶趣空法。即便破戒。共相朋党。谤佛谤法。骂比丘僧。轻毁一切比丘。令使疑惑悉皆破戒。断诸佛种。罪重五逆。命终悉入阿鼻地狱。常诈称言。我如善根法师。解甚深义。余精进者。悉是胜意比丘。不如我等。如是欺诳。坏众生故。但着恶趣空。实不识佛法。毁三宝故。罪重五逆。大集经中。佛告频婆娑罗王。未来世有诸恶比丘。行淫破戒。饮酒食肉。向四众说。我解如此大乘空义。多领无量破戒眷属。四众无力。不能治之。佛复语王言。我今以此大乘经法。付嘱国王。令治破戒诸恶比丘。王若不治。死入地狱。频婆娑罗王闻已。悉之是名恶法。法行比丘。则不行此破戒恶法。无记法者。一非十善。二非十恶。中间散乱无记之心。善恶不摄。是名无记。复次阿毗昙中。色中一可见十则说有对。无记谓八种。余则善不善。此是十二入。色中一可见者。眼有二入。但见前境。善恶众色不自见。眼根觉是名一可见。若见人等。怨亲中人记之。妄别经久。后得相见时。犹故相识。我曾某处共居。相见余众生非众生色。亦复如是。皆属一色入。是故说言色中一可见。十则说有对者。耳对音声。鼻对香臭。舌对于味。身对众触。意对法。是故说言十则说有对。无记谓八种者。耳根对声。不能相见。不知处所。不见色像。不能记录。亦复不识冤亲中人及余音声非人响声。若眼不见。心意不览。悉不能记。但能相对。譬如有人于说法座下坐。心缘外事。境外境界。眼亦不观。乃至缘座。都不曾闻法师语声。鼻舌身根。亦复如是。不能记录故名无记。设有记者。悉意等三事和合。乃能记之。独不能记。四根对四尘。故言八种不能相记。是故说言无记谓八种。余则善不善者。意法相对。悉能记录善不善事。我曾某处作如是功德若干善法。我曾某处作若干重罪。若干轻罪。我于某处不作善恶。随宜而住。都无所作。我曾某处得若干好物。若干不好物。善不善法。亦复如是。然其意根。都无处

所。能悬属正当五尘之事。譬如神龟悬悟密事悉能记录。不名无记。但得名为善不善法心。能总览十二入法。六识由心。意但少分。不能尽知。攀缘计校。名之为心。属当受持。名之为意。是故大集经中。坐禅学道法行比丘。但观三性。一者心性。二者眼性。三者意性。此三法轻利用事强故。复次法念处。内法外法内外法。内法者。是六情。外法者是六尘。名为六境。内外法者。名为六识。亦名六神。名十八界三毒四大五阴十二入十二因缘。悉是其中。今但总说余者。亦摄一切。一切烦恼。无明为主。因眼见色。生贪爱心。爱者即是无明。为爱造业。名之为行。至心至念。名之为识。识共色行。名曰名色。六处生贪。名为六入。因入求受。名之为触。念色至法。名之为受。贪着心者。即名为爱。四方求觅。名之为取。如是法生。名之为有。次第不断。名之为生。次第断故。名之为死。众苦所逼。名之为恼。乃至识法因缘生贪。亦复如是。如是十二因缘。一人一念中心。悉皆具足。名为烦恼。生老病死。十二因缘。非是解脱。夫解脱者。因眼见色。生贪爱心。名为无明。为爱造业。名之为行。未睹色时。名为独头无明。亦名无始无明。亦名不共无明。若眼不对色。则不能生爱。无伴共合故。无爱行二法。不能于中种识种子。是故名为无明。独头无明。不共无明。二乘声闻。及诸行人。初入道者。不能断此无始无明。诸佛菩萨。及二乘行人。但断有始共伴。无明共爱合故。名之为伴。能作行业。名为始生。是身初因。是故为无始无明。无明为父。爱心为母。行业和合。生识种子。亦得名为种识种子。种未来身故名为种。名色是芽故名生。如是别知乃能断除。求解脱者。应观察生死父母。断令皆尽。不令有余。夫观察者。眼见色时。应作是念。空明根尘。意识属当。妄想和合。共生眼识。睹众色像。假名为眼。复作是念。何者是眼。空是眼耶。明是眼也。尘是眼也。意是眼也。为当识独生名为眼也。眶骨是眼也。精泪是眼也。瞳人是眼也。若空是眼。无色无对无所见故。不应是眼。若明是眼。无根无觉无所知故。不应是眼。若根是眼。精泪瞳人。匡骨白异。空明未现。睹不见色。空明设现。精盲之人。眼不破。不能见色。当知空明及根。都无有眼。若色是明。色性无知。不能自见。空无生处。无情无对。不与根合。当知色尘空无有眼。何以故。假使根尘对。空明不现。意不属当。即不见色。当知根尘空无眼。复作是念。意是眼也。若意是眼。能见色者。盲瞎之人。意根不坏。不能见色当知无眼。假使不盲有眼之人。眼不对时。意根不坏。不能见色。以是定知意非是眼。意空无根。无生无灭。无名无字。眼空无根。无有生灭。亦无眼名字诸因缘故。无集无散无识名。如是观时。不见眼始来处。无始法亦无。求无始法。不可得故。名曰无始空无。有无始可破故。亦无无始空。为世流布故。名为方便慧明解。无始空是名方便慧。无始空亦无。无无性亦无。名之为慧性。若破和合。共伴无明。是方便智。若破无始无明。名之为度。故名为智度菩萨母。方便慧以为父。一切众

导师。无不由是生万行。得蒲蔬则生如来家故。名不生生。更有一解。若断有始和合无明。是名无生。若知无始无明。能断能知。无所断故。是名无生法。名之为慧。是名中慧。破有始无明。名为尽智慧。亦得名为尽智。有为烦恼尽故。名为尽智。断无始无明。名为无生智。若知无无始则无始空。名无生法忍。无法亦无不见。不无无亦不有。是观无明生亦无。亦不见无性。不见无无性。亦非是不见。非非无所见。无有无所见。亦非非无。有无所见。不名有所得。不名无所得。名为如如性。无生法忍慧非智之所及。十八种空智所能摄无名可说故。亦非是无明。是故佛言五阴之法。既非是有。亦非是无。不断不常不在中道。无空无无相亦无有无作。不合亦不散。名相法亦无。既见有众生。不见无众生。涅槃非是有。亦复非是无。是名法念处。虽知诸法尔。精进禅定。苦行求佛道。不堕恶趣空。誓度一切众。其心不退转。更略说。复次眼见色时。即反观察内求觅眼。谁能见色。何者是眼。从何处生。如是处生。如是观时。都不见眼。亦无生处。亦不见。亦无生。名无字。都无明貌。复观于色。从何处生。谁使汝来。如是观时。不见生处。亦无使来者。求其生处。不可得故。如空中影。如梦所见。如幻化。无生无灭。即无有色。无所得故。耳鼻舌身意。亦复如是。六识为枝条。心识为根本。无明波浪起。随缘生六识。六识假名字。名为分张识。随缘不自在。故名假名识。心识名为动转识。游戏六情作烦恼。六识缘行善恶业。随业受报遍六道。能观六根空无主。即悟诸法毕竟空。观妄念心无生灭。即断无始无明空。解六识空得解脱。无六识空无缚解。何以故。六识非有。亦非空。无名无字无相貌。亦无系缚无解脱。为欲教化众生故。假名方便说解脱。解脱心空。名金刚智。何以故。心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无生灭。无名字。无相貌。无系无缚无解脱。一切结无障碍。假名说为金刚智。更总说心作。二分名心相。二分名心性。相常共六识行心性毕竟常空寂。无有生灭。无三受则无一切诸烦恼。复次修行者。欲破业障诸烦恼。作如是思惟。由我有身故。诸业聚集生。我今此身。从何处来。本无从何生谁之所作。如是观时。即知此身因过去世无明行业和合聚集。而来生此。我今不能见过去世造业因缘。但观现世从生已来所作善恶。比知过去。作是念竟。观我现在世杀生偷劫邪淫善恶及无记心。先观淫欲。爱境强故。我于某处某年某时。共某甲。谁使我作业。在何处。业若属我遍身。内外中间。观察都不见业。业若在身外。在何方所。遍观察之。都无处所。既不见业观造业心。业若与心俱。心念念灭。业亦应灭。如是观时。亦不见不灭。初念见和合。观察即空。无念无灭。默然正定。念起即更观数数重观察。不念见和合。念生不复生。既无妄念心。则无现在世。过去亦尔。复作是念。心行若无常。我亦无业报。何以故。念念灭尽故。心行若是常。我亦无业报。何以故。常法如空。不变易故。但虚妄念如梦所见。无作梦者。何况见梦法。心相如梦者。诸行如梦法。无梦

无梦法。亦无观梦者。梦非是生灭。亦非无生灭。观梦者亦然。观察心相及行业。不断不常观亦尔。是名观心相破一切业障。名之为解脱。即观心性时。心性无生灭。无名无字。无断常。无始无原。不可得。当知无心无无心。亦无心名字。如是观察竟。坐禅眼不睡。觉观不复生。次第入诸禅。观身如泡影。次第发五通。获得如意通。誓度众生。是名字脱也。

坐禅修觉意

复次修法念处。应勤坐禅。久久修习。得一切定解脱三昧如意神通。发愿誓度一切众生。先观众生感闻何法而得入道。若修多罗。若优婆提舍。若毗尼。若阿毗昙。若布施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若说三毒对治之法。若四大。若五阴。若十二入十八界。若十二因缘。若四念处。若四禅。若四真谛。若不说法直现神通。若疾是迟是处非处。如是各各感闻。不同色像音声。名字差别。各各不同。皆得圣道。或有众生。不可教化。假使说法神通变化无如之何。或有众生。若先说法。及现神通。不能生信。要先同事自恣五欲。及余方便破戒之事。欲心得息。随应说法。即可得道。如是观竟。示诸众生。一切世事。应可度者。乃得见耳。余人不见。如是筹量。观弟子心。而为说法。是名好说法。不令着机。十号中名修伽陀佛。如是观察入初禅。初禅起入二禅。二禅起入三禅。三禅起入四禅。四禅起入四空定。四空定入灭受想定。灭受想定起住第四禅。观四念处。入法念处三昧如意神通。十方世界六种震动。放大光明。遍照十方。诸大菩萨三界人天悉来集会。四念处力。能令大众各见世界净秽不等。各不相知。现不思议神通变化无量种异。感见佛身。亦复如是。于一法门。无量名字。差别不等。现无量身。为众说法。各不相知。独见一佛。一念心中一时说法。见闻虽复各不同。得道无二。只是一法。是名菩萨法自在三昧。法念处成就故。三十七品亦在其中。但法念处为主。独称其名。总说法念处竟。

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觉意三昧一卷

# 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觉意三昧

## 辩法相第一

夫行人欲度生死大海。登涅槃彼岸者。必须了达妄惑之本。善知至道出要。妄惑之本。是即意之实际。至道出要。所谓反照心源。识之实际即是正因佛性。反照心源即了因也。而此二因。摄一切法罄无不尽。譬如清净虚空之中。圆满日光湛然而照然此空之与日。非即非离非住非不住。而日善作破暗良缘。显空之要。虽复灭暗显空。空无损益。理实无损事以推之。暗蔽永除。性乃无增。空界所含万象皆现。而此虚空性虽清净。若无日光则有暗起。非以虚空空故自能除暗。暗若除者必假日光日若无空无光。无照空。若无日暗不自除。然此暗性无来无去。日之体相亦不生灭。但有日照空。则乾坤洞晓。以智慧日照心性空。亦复如是。如日非即空。亦不离虚空。若日即是空虚空何能照。若日离于空。则不应依空而有照。慧日亦如是。非即心性空。非离心性空。若即心性空。则不因修而有照。若离心性空修亦不能照。如日非住空亦非不住空。以不住空故能照一切空。非不住空故终不堕于空。慧日亦如是。深观心性空不住心性空。能照一切空。非不住空故。虽照一切空慧心无动退。如日能破暗。显出虚空相。慧日亦如是。能破无明暗。显发心实相。如日虽灭暗显于虚空相。而空无损益。慧日亦如是。能除无明暗显发心实相。而于心性空不增亦不减。如日不损空。亦复不益空。能除空中暗显空界万象。慧日亦如是。虽于心性空无损亦无益能断诸烦恼而成就万行显现一切法。如空虽清净无日故暗起。心性亦如是。本来虽清净。以无智慧光则有妄惑起。如空虽清净不能自除暗。而暗得除者必假于日光。心性空亦尔。本来虽清净不能自除惑。而惑得灭者必以智慧照。如日若无空则无光。亦无照。空若无日者则暗终不除。慧日亦如是。若无心性空则何能有所照。若心性空无慧妄惑终不断。如暗无去来。日亦不生灭。解惑亦如是。假名说破惑。惑性无所有。不来亦不去实亦无所破。智慧虽普照。其性常寂然。不生亦不灭毕竟无所照。如有日照空则乾坤洞然晓。反观心性空。则一切世间诸法。及一切出世间法朗然圆显。以是义故。说智慧照于心性。如空中之日。若能寻空日十喻达诸法相。因此入觉意海。是则名为辩诸法相也。

## 释觉意三昧名第二

问曰。云何名为觉意三昧。何等是意。菩萨觉是意故。即得具足三摩提耶。且复诸法无量。何以但对意用觉以明三昧。答曰。觉名照了。意名诸心心数。三昧名调直定。行者诸心心数起时。反照观察不见动转。以是义故名为觉意三昧。如所问言。诸法无量。何以但对意用觉以明三昧。不论余者。答一切诸法虽复无量然穷其本源。莫不皆从心意识造。所以然者。有人言。若初对境觉知。异乎木石名为心。次筹量分别名曰意。了了识达名之识。是为心意识之别。如是取者。即堕心颠倒。想颠倒见颠倒中。若能了知心中非有意亦非不有意。则心中非有识亦非不有识。若意中非有心亦非不有心。则意中非有识。亦非不有识。若识中不有意亦非不有意。则识中非有心。亦非不有心。是心意识。非一故立三名。非三故说一性。若名非名。则性亦非性。非名故不三。非性故不一。非三故不合。非一故非散。非合故不有。非散故不空。非有故不常。非空故不断。是故心意识不断亦不常。若不见断常终不见一异。是故说意者。即摄于心识义。一切法亦然。若能深心观察。破意无明则余痴使亦皆随灭。是诸法虽复众多。但举觉意以明三昧。其义苞含靡所不摄也。复次如经中说。云何名觉意三昧。于诸三昧中。得七觉意故名觉意三昧。所言诸三昧者。一切法皆是三摩提。以诸法本来常寂不动故。复次三摩提略说者。有三种。一者世间。二者出世间。三出世间。上上世间三摩提者。所谓欲界散心中。十大地定数欲界定未到地定。四禅。四无量心。四无色定。出世间三摩提者。谓背舍胜处十一切处九次第定。师子奋迅超越等行行观炼熏修禅。乃至慧行三十七品。三解脱门。四谛十二因缘等三昧。出世间上上三摩提者。所谓十力种性三昧。首楞严等。百八三昧。乃至如十方界微尘等数三昧是为三种三摩提。摄一切法。即是一切法故名诸三昧。云何得名七觉意。七觉意者。一择觉。二精进觉。三喜觉。四除觉。五舍觉。六定觉。七念觉。是为七觉。七觉之义乃有多途。举要略明不出六种。何等为六。一者因闻七觉。二者修行七觉。三者会理七觉。四者起方便七觉。五者入法门七觉。六者圆极七觉。第一因闻七觉者。一切诸法本性空寂毕竟清净。而诸众生无能知者。若遇诸佛菩萨及善知识说一切诸法本来空寂。是人闻已即大惊悟。因是了达心及诸法一切三摩提。毕竟清净空无所有得七觉意。是人因闻发故故名因闻七觉。第二修行七觉者。若行人。虽知心及诸法一切三摩提。空无生灭而倒想犹起。随所起念。常以七觉调适。修心反照观察。以观行调适。故即便豁然觉了。心及诸法一切三摩提。从本以来不生不灭如大涅槃。是则名为修行七觉也。第三会理七觉者。若人藉此信法二行因缘。悟心及诸法一切三摩提。理同一真如。而知真如亦非真如。若觉悟真如者。则于真如之理具七觉意。是以不住真如实际作证。是则名为会理七觉也。第四起方便七觉者。若行人得理无证怜愍众生兴心万行。随有所行悉知寂灭。虽知无住无行而以七觉善巧修一切自利利他三摩提行。如空中种树。是则名为起方便七觉

也。第五入法门七觉者。菩萨若能如是不依心及诸法一切三摩提。若真若俗。即是具足二空之观。得入中道。双照二谛随心所念。则自然出生一切十力种性诸三昧等。而亦不得诸三昧相。所以者何。诸陀罗尼相空。诸三昧诸三昧相空故。于一切陀罗尼三昧功德智慧中。心无住着。是则菩萨七觉分分圆显。故名入法门七觉。亦名开佛知见。若能开佛知见。则心心寂灭。自然流入。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及等觉清净禅中。是故得名入法门七觉也第六圆极七觉者。若菩萨摩诃萨。住金刚三昧清净禅中。朗然大悟得一念相应慧。寂然圆照一切了了分明。是名圆极七觉。亦名无上妙觉。亦名无学七觉。以如是等诸七觉义故。菩萨从初发心。所有观行法门。终至极果通名七觉意。亦名观心相。亦名反照识。如是等种种名字无量三昧者。秦言调直心。亦名常寂定。如明镜不动静水无波。若对众境影像。皆现心亦如是。性虽明净以念动故。则无所照。了因上修习。即得念无动转。普现法门。对此定已心无邪曲。名为三昧。故云觉意三昧。

## 释觉意三昧方便行第三

问曰。已知觉意三昧名义如是。行者行何方便得此三昧。于诸三昧得七觉意。入深法性到大涅槃。获常乐我净。为一切众生作无上洲渚。答曰。行者为成就大悲度众生。故求无上菩提至真之道先当立大誓愿。发志诚心以誓自要。若我所学其事不成。终不中途有悔生退没心。尔时心如金刚决定信。知诸法毕竟空寂。而不舍无边众生。故修诸行。云何为修。若行者了知心及一切诸法。皆无所有不生不灭。寂然清净。而能善用六度方便。以自调伏虚妄之心。妄心既息三昧自发。何等为六。若行者知心及物如梦。所见皆无有实是于一切所有悉能舍离。常自觉识不令悭着想起。亦当回此清净舍心。遍施众生。是时名修净施之心。因是心故。则能趣向檀波罗蜜。若行者知心如幻。外诸恶法皆不可得。虽对众境常自觉了。不令恶念心生。是时名修净戒之心。因此心故。则能趣向尸波罗蜜。若行者知心如焰空无根本。外之八法亦皆无实。是故利衰毁誉称讥苦乐。常自觉了不生爱恚。是名修坚固忍。因此心故。则能趣向羼提波罗蜜。若行者知心如化。常自觉了。观行相续。不令懈怠放逸心生。是时名修精进之心。因此心故则能趣向毗梨耶波罗蜜。若行者知心如镜中像。一切所缘诸法皆无所有。于行住坐卧四威仪中。乱想不起假令失念寻即觉知。故妄波不起心常寂然。是时名修清净定心。因是心故。则能趣向禅波罗蜜。若行者了知心如虚空。六识所缘内外诸法。皆无所有。毕竟空寂善用无所得心破诸颠倒不得一切法不着一切法。了达一切法。是时名修正智慧心。因是心故。则能趣向般若波罗蜜。行者若不修如上六种向道。清净之心则不堪修甚深三昧。是故欲修觉意三昧者。应须善学如上六度方便。此六方便摄一切方便。若能善用调伏六蔽粗心令意柔软。然

后审谛细心观察入正慧门。是名习学甚深三昧初心方便。

## 释觉意三昧明心相第四

问曰。行者欲入此三昧。当对几心相而观察之。答曰。诸经论中辩心相。各各不同今不具述。是中略明四种心相以为观境。何等为四。一者未念。二者欲念。三者念。四者念已。未念名心未起缘境欲念名心欲起缘境。念名缘境心满住。念已名缘境心满足已谢灭。问曰。心相众多。何以但举此四运心相答曰。此四运心相摄一切心。如缘恶法。未念恶法。欲念恶法。念恶法。念恶法已。如缘善法。未念善。欲念善念善念善已缘诸六尘及三毒等。一切烦恼乃至行住坐卧。言语饮食所作施为一切诸事。皆有如上。四相之心。及缘一切世间法。皆有如此四相之心。是故但说四种之相。以为观境靡所不摄。问曰何谓为相。答曰。揽而可别名为相。心识之法既无形质。若不约此四运之念分别则难可了知。若不可了知则不可观察。故须先以四相分别。若观分明了达此相非相。即入一相平等。问曰观欲念。念二运心相可尔。未念。未起则为无心。无心故则无相可分别。念已。已灭亦与无无异。无法即无相。云何可观。答曰。未念虽未起。而非毕竟无心。所以者何。譬如人未作。从有缘事即便作。作不可以未作故即便无人。若定无人后谁作。作以有未作人故。则后有作人心相。亦应如是因未念故得有欲念。若无未念之心。何得有欲念心耶。是故未念虽未起。不得言毕竟无也。汝言。念已心已灭则不可观者。是亦不然。念已。虽灭亦可观察。譬如人作竟不得言无人。若定无人者后谁更作。念已。心灭亦复如是。不得言永灭无心。若心灭已永灭者。则是断见说无因果。是故念已虽灭亦可得观。问曰。汝云何观心。若观过去心。过去心已过。若观未来心未来心未至。若观现在心现在心不住。若离三世则无有别心。更观何等心。答曰。汝问非也。若过去永灭毕竟不可知者。云何诸圣人能知一切过去心。若未来心未至不有不可知。云何诸圣人能知一切未来心。若现在心无住不可知。云何诸圣人。能知一切十方众生。现在念事。知世鬼神尚自能知己三世心。亦能知他三世之心。何得佛法行人。而起断灭见。谓无三世心。如龟毛兔角不可得知。当知三世之心虽无定实亦可得知。故偈云。诸佛之所说虽空亦不断。相续亦不常。罪福亦不失。汝勿断见住无所知。不修观行犹如盲人。虽对众色而无所见。汝亦如是。于佛法中无正观眼。空无所获。

## 释觉意三昧入观门第五

问曰。已知四运心相。摄一切心。行者云何观察此心。通达实相圆照。分明诸三昧具七觉意。答曰。行者先以大誓庄严。善修如上六

度法门。以调其心。信知诸法毕竟空寂。而我为无明所覆未能觉了。必须勤修正观行到。乃知岂可虚心妄解而自毁伤。既能善自调和。然后随心所起。以无所住着之心。反照观察未念欲念念念已之相。尔时谛观未念心为灭。欲念心生。未念心为不灭。欲念心生。未念心为亦灭亦不灭。欲念心生未念心为非灭非不灭。欲念心生。如此于未念四句中。观欲念心生皆不可得。若不得欲念心生亦不得不生。即于心性而得解脱。云何名于未念四句中。观欲念心生不可得。一先约未念初句。观欲念心生不可得。若谓未念心灭有欲念心生者。未念心已灭欲念何处生。为即未念灭生。为离未念灭生。若即未念灭生欲念者。灭法不应生。以生灭性相违故。若谓即灭中有生。生灭不相违者。是事不然。若尔应如熟果皮中有核。皮烂核出。皮非是核核非是皮。何得皮即是核。心法亦如是。即灭不得有生。是故即未念灭欲念心生不可得。若谓离未念灭有欲念心生者。则为无因而有生。是事不然。以生无所从生是则不名为生。如虚空无所从生。故虚空不名为生。当知离未念灭欲念心生不可得。行者如是。若即若离中。观未念心灭欲念心生。毕竟不可得。二明约未念第二句。观欲念心生不可得。若谓未念心不灭欲念心生者。为即不灭生。为离不灭生。若即不灭生不灭已是生。是生何得生。若是生能生此生。复应有生。生则有无穷生。若此生生生是事不然。若是一体生一中不应有多生。如一指中则无多指。若是异体生。则不应名生。生以生体别不能相生。故如桃柰体别。桃不生柰。柰不生桃。是故即未念不灭。欲念心生不可得。若谓离未念不灭。有欲念心生者。欲念何处生。若生无处生。即是无因生。若是无因生是则为非生非生而说生者是事不然。以堕无因果过。如说石女之子黄门之儿。当知离未念不灭。有欲念心生不可得。行者如是。若即若离中。观未念不灭。欲念心生。毕竟不可得。三明约未念第三句。观欲念心生不可得。若谓未念心亦灭亦不灭。有欲念心生者。若是亦灭生何须亦不灭。若是亦不灭生何须亦灭。以不定因不能有定果。故不能根人不能生定根之子。若谓亦灭亦不灭。体一无异故。有欲念心生者是事不然。而今亦灭非亦不灭。亦不灭非亦灭。性相违故不应体一。不异能生于欲念。如不定根人二根体非一故。不能生一子。若谓亦灭亦不灭体异。二各能生欲念者。体异即还是定灭。定不灭何名亦灭亦不灭。若是定灭定不灭。各能生欲念者。即应二欲念生。今实不尔。若二各不生则无欲念生。行者如是观时。未念亦灭亦不灭。欲念心生毕竟不可得。次明约未念第四句。观欲念心生不可得。若谓未念心非灭非不灭。有欲念心生者。若因非灭生不须非不灭。若因非不灭生则不须非灭所。非各异不应俱以为因。亦是相违之因。不能共有一果故。如水火互非终。不于中而生果实。若谓俱因二非。而有生者是事不然。若二非之处各是有者。二有还应生二生今实不尔。若二非之处各是无。则无能生。何能生所。若无能生。生所生者。即生不名为所生。以所生无从生故。行者如是观非灭非不灭。欲

念心生毕竟不可得。复次行者既能如是约初运未念四句中。观欲念心生不可得。已即当还约欲念心生四句转观。观未念心灭不可得。云何为观。若谓未念心是灭者。为欲念心生未念心灭。为欲念心不生未念心灭。为欲念心亦生亦不生未念心灭。为欲念心非生非不生未念心灭。如是还反约欲念中四句推求未念心灭。毕竟不可得(推检之相还转用上约未念中四句。观欲念意言句一类。细比作自得具作云云)若行者不得未念欲念心生灭。则不得不生灭。亦生灭亦不生灭。非生灭非不生灭。但以凡夫颠倒妄。于未念欲念及一切法中。计有生灭乃至非生灭。非不生灭。虚诳无实。皆不可得但有名字。名字之法不在内外两中间亦不常自有。即是无名字。若不得生灭等四句名字。亦不得无名字。不得名字故非假。不得无名字故非空。不得假故非俗。不得空故非真。不得俗故非世间。不得真故非出世间。不得世间故非有漏。不得出世间故非无漏。不得有漏故非生死。不得无漏故非涅槃。行者如是观未念欲念时。若不得二边则不取二边。若不取二边则不执二边起诸结业。若无二边结业障覆。正观之心犹如虚空湛然清净。因是中道正慧。朗然开发双照二谛。心心寂灭自然流入大涅槃海。若观未念欲念。如是余念念已及一切心法类亦可知。是则略说正观相。复次夫修正观则有二种。一者总观。二者历别观。第一所言总观者。若行人未有大方便力。不能一切处中观察实相。故当先于坐中照了心意。是则名为总观心意。第二所以名为别观者。若行人方便善巧能一切处中常得用心。是历别观于心意。复次行者欲入三昧。要先于坐中而观心意。然后亦当一切处中悉观心意。所以者何。四威仪中唯独坐时。身心安隐不沉不浮。不异缘生故则心审谛事有观法。故经云。端坐念实相。是名第一忏。是故行者。当先于闲房静室而修三昧。云何为修行者。应当善自调和身心等。事事如禅法中说。此中应广明。行者既能善自调和。是时当于坐中。正念观察心意识等。四运之义。悉不可得。观行破析悉如上说。是时名于坐禅中修行三昧。行者如是知心意识不见不得。复当随有所作。一一谛观内外心。外心名作者内心名受者。大集经中。说作者受者行人。观于作者凡有六事观。于受者亦有六种。内外俱观有十二种。是三昧境能生三昧。行者应当随所起处而观察之。外作六者。所谓。一行。二住。三坐。四卧。五作作。六言谈。内受六者所谓一眼受色二耳受声。三鼻受香。四舌受味。五身受触。六意缘法是为十二观境。是三昧门第一。若于行时即应观行中。未行。欲行。行。行已。心相通达皆不可得。双照分明如前所说。复作是念。如是行动由心运役故有去来。反观行心不见住处。无有生灭一切相貌。当知行者毕竟空寂。第二若于住时。即应谛观。未住。欲住。住。住已。心相皆不可得。双照分明具如前说复作是念。如此住者。由心制御竖身安立故名为住。反观住心不见处所。况复生灭一切相貌。当知住者毕竟空寂。第三若于坐时即应谛观。未坐。欲坐。坐。坐已。心相皆不可得。双照分明亦如前说。复作是念。如此

坐者。由心回转屈脚安身故名为坐。反观坐心不见生灭亦非内外。当知坐者毕竟空寂。第四于眠寝时。即应谛观。未眠。欲眠眠。眠已。心相皆不可得。双照分明亦如上说。复作是念。如是眠者。由心劳乏。即便放任六分。委卧故名为眠。反观眠心不见相貌。当知眠者毕竟空寂第五若于作时即应谛观。未作。欲作。作。作已。心相皆不可得。双照分明亦如上说。复作是念。今运身手。作诸事业举手下手由心回转。得成众事故名为作。反观作心不见动转。当知作者毕竟空寂。第六行者若于言语读诵之时。即应谛观。未语欲语。语。语已。心相皆不可得。双照分明亦如上说。复作是念。如是音声。有所谈吐由心觉观。鼓动气息冲于六处。咽喉唇舌齿齶等故有此言谈。反观语心不见踪迹音声住空。当知语者毕竟空寂。是为行者观于外心六种事业。悉知空寂不见作者。有定实相。是故菩萨于一切事中。修行三昧。故般若经中。佛告须菩提。若菩萨摩诃萨行时知行。乃至坐时知坐。卧时言语身服僧伽梨时。悉知已不可得。故是为菩萨摩诃衍。复次行者。观于内心有六种。受知无受者。所以者何。诸受虽空若不观察。能作无量烦恼生死因缘。是故行者。应富随是诸根所受尘时。一一观察。云何观察第一行者眼见色时。即应谛观。未见色。欲见色。见色。见色已。四运之相皆不可得。双照分明广说如上。复作是念。如是见者。即无见相。所以者何。于彼根尘空明之中。各各无见亦无分别。和合因缘出生眼识。眼识因缘出生意识。意识出时。即能分别种种诸色。亦依于意识则有眼识。眼识因缘能见于色。而生贪着。是故即当反观念色之心。如是观时不见此心从外来入。而生领纳。亦复不见心从内出而生分别。所以者何。外来于我无事。若自有不待因缘。当知受者毕竟空寂。故净名菩萨云。所见色与盲等。第二行者耳闻声时即应谛观。未闻声。欲闻声。闻声。闻声已。四运之相皆不可得。双照分明广说如上。复作是念。如是闻声。无有自性。但从根尘和合而生。是意识想分别故。于所闻。生诸烦恼及于恶业。即当反观缘声心识。不见体性。当知闻者毕竟空寂。故净名菩萨言。所闻声与响等。第三行者鼻嗅香时。即应谛观。未嗅香。欲嗅香嗅香。嗅香已。四运之心皆不可得。双照分明广说如上。复作是念。如是香者是无知法。所有鼻根本亦无知。和合生识假名说。知虚妄意识得所领纳。而生分别起诸烦恼生死业行。即当反观。意识不见根源及与相貌。当知领受者毕竟空寂。故净名菩萨言。所嗅香与风等。第四行者舌受味时。即应谛观。未受味。欲受味。受味。受味已。四运之相皆不可得。双照分明广说如上。复作是念。如是受味实无自性。所以者何。外六味六味无分别。内舌根本无知故。但从和合因缘而生舌识。此识亦不定在内外两中间。故是中心意强取味相。生着分别。故有一切诸使烦恼。是时即当反观。着味心意识等不见住处。况有生灭一切相貌。当知分别味者。毕竟清净故。净名菩萨言。所食味不分别。第五行者身觉触时。即应谛观。未觉触。欲觉触。觉触。觉触已。四运

之相皆不可得。双照分明广说如上。复作是念。如是觉者。不从内生。亦不从外来。所以者何。冷暖软滑等。悉非外来故。离冷暖等。无别来法故身头等六分非是生法。故离身六分亦无生法故。二和合身识生时。即名为觉。而此识性不在内外。无所依倚但以心意。强作分别。谓证诸触。生苦乐想。故有爱恚一切烦恼。是时即当反观。缘触心识不见住处。况有生灭一切相貌。当知能觉触者。毕竟空寂。故净名菩萨言。受触如智证。第六行者意缘法时。即应谛观。未念法。欲念法。念法。念法已。四运之心相皆不可得。双照分明广说如上。复作是念。如是意识。攀缘诸法悉是虚诳。无有实事。所以者何。法如幻化性无实故。心如阳炎无暂停故。法无定性不可缘故。心无住处谁是能缘。若离能缘所缘更无别缘。岂知但以虚妄忆想。强起分别是法而生诸见一切烦恼生死业行。相续不断。是故行者。为破虚妄颠倒想。及随缘境时。即当反观。反观心意识根源。谛观心时不见住止及与生灭一切法相。若心无住处生灭诸相。当知此心则不可得。尚不得心况心数法。若无心数一切诸法竟何所依。是故经言。我心自空罪福无主。一切法亦如是。无住无坏。行者如是观心意时不得一切法。当知所攀缘法。毕竟空寂。故净名言。知诸法如幻相无自性无他性。本自不然今则无灭。如是之言当何谓也。前破未念欲念心正观相应以十二事中。应当一一分别说。行者如是观察时。亦当应识有三种心。一者观乱心。二者观定心。三者观于观心。云何名为观于乱心。如上所说种种事中。行者初学未了诸法。于是境界悉有乱起。一心谛观不见心相。则无有乱。其心安隐行住坐卧。身心寂泊澹然不动。即是定心于是定心。若不观察。多生染着。如净名菩萨言。贪着禅味是菩萨缚。是故当观定心不可得。尚无有心定在何处。当知此定从颠倒生。如是观时不见于定及与非定。不生贪着得脱定缚。故净名经言。以方便生是菩萨解。是名观相观。于定心观定心已。行者既未悟于理。或计我能观心。是故不见有定乱相。当知如是妙慧最为殊胜。着是观慧即便自高。谓他不能解。如是念时是名智障。同彼外道。故释论说。是诸外道爱着观空智慧。不得解脱。行者既知计有观者。是大障碍不会泥洹。即当反观能观之心。不见住处亦复无起灭。当知毕竟无有观者。及非观者。既无观者谁观诸法。不得观心即离观想。故释论云。念想观已除戏论心。皆灭无量众罪除。清净心常一。如是尊妙人则能见般若。是名为观于心性。故大集经亦言观于心。心是三观者。即三三昧也。所以者何。于初观中能破一切种种有相。不见内外。即空三昧也。第二观中能坏空相。是则名为无相三昧。第三观中不见作者。此即名曰无作三昧。菩萨行是三昧时。则能破坏三倒三毒心意识相及三有流。亦能降伏四种魔怨。所以者何。夫烦恼者。悉是乱惑。如是观空能了烦恼性无动转。即是菩提故诸法无行。经云。贪欲即是道。恚痴亦如是。如是三法中具一切佛法。若烦恼是菩提。何得复以菩提而恼菩提。若知烦恼相空即是菩提。度烦恼魔余三魔亦如是。所以然

者。如思益经云。愚于阴界入。而欲求菩提阴界入。即是离是无菩提。当知观空即度阴魔。如思益经又云。生死是涅槃无退没生故。当知观空即度死魔。首楞严经云。魔界如即是佛界如。魔界如佛界如。一如无二。如是故不出魔界而得佛界。当知观空即度他化天子魔。菩萨行三空正观。即时不复恐怖四魔。亦不得四魔而能度四魔。故释论云。除诸法实相。其余一切皆名魔事。若能善修实相即无魔事。是故行者善观此意修行三昧。终无魔事。若离此观分别忆想必定堕魔网中。故释论云。若分别忆想即是魔罗网。不动不分别是则名法印。复次行者能善修如上三观。破一切法心无所著。虽知众生空相而常念大悲。不舍一切众生。学诸波罗蜜起十力。观察法界种种法门。长养一切诸善功德。

释觉意三昧证相门第六

行者如是行时。必定当入外凡位中。因是位故得入内凡初发心住。云何名为外凡位。外凡者。是铁轮菩萨。具烦恼性。能知如来秘密之藏。亦名外凡十住。其名云何。一名信心。二念心。三曰精进心。四慧心。五定心。六不退心。七回向心。八护心。九戒心。十愿心。行者善修三种观。观于诸法。若心安住念想心息时。或于入观。或于住禅中。或出四威仪中。尔时自觉身心豁然。空寂如影不实。外视诸法似如浮云。亦如幻化。必当于此生方便慧解。及知诸法不生不灭。生死涅槃无有二际。若闻十二部经。亦自开解得此慧。故自知身中秘密之藏。一体三宝与佛无异。亦能巧说三乘法要。言语无尽。虽未证真。相似慧力了了无碍。得此证故。名曰信也。但初信心功德如是。况下九心而当可说信因缘。故知法实相是第一义。万行之本众灵之源。是故于一切时常念无生。破坏种种邪见妄执。成就正念。安心一相如如之理。无所取舍故。名念心成就。勤行三慧。进趣菩提无有懈怠名精进心。精进勤行闻思修故。因是获得正智慧眼。觉一切法其心转明。能入实相而无所著。故名慧心。智慧力故破诸乱惑。安心理性入深三昧。故名定心。禅定因缘扶同正慧即得坚固。亦能长养大慈善根。名不退心。心力勇进能遍了诸法。悉入无生。是时有所作事并趣菩提。庄严万行者。普施众生名回向心。妙善开敷勤心长养。不令诸过得入损于善根。故名护心。既能善遮内非。亦当严防外恶。为防恶故修二种戒。谓性重息世讥嫌微细不犯。故名戒心。既能内防诸漏。外以戒自严。是时心无覆盖。习理之慧踰成明显。既解了无生观理之时。实不见众生可度。烦恼可断。法门可入。佛道可成。菩萨尔时恐失大悲堕二乘地。即作是念。诸法空中。当无众生及与佛果。但世俗法中非无众生乃至佛道。而一切众生以不知空故。轮转五道其为可愍。我当为是虚妄众生。起大誓愿增菩提心。作是愿言。愿得无生忍时。知众生空及与不空。乃至菩提佛道亦复如是。以知空故发大誓

愿而成就之。住是地中。能知空故过凡夫地。知不空故过声闻地。若不住空不住不空名为中道。行于中道真正愿。故名曰愿心。菩萨住是十心名铁轮位。名曰外凡。是人具烦恼能知如来秘密之藏。得相似中道智慧。住自性禅善修如是十种心。故心得开发豁然意解。见如来藏悟一切法获无生忍。尔时始得入发心住。住此位中即入内凡。名铜轮位亦。名闻慧具足。亦名习种性。亦名伏忍。亦名十愿。亦名发趣。亦名道慧。亦名不生生。亦名开佛知见。如是等异名无量。所以最初名发心住者。行人从初发心已来。虽有大慈大悲。禅定智慧无量功德。而未得实相般若。但是发心不名为住。始于此位与理相应。故得住名。故璎珞经云。入理般若名为住。又解言。发心住者。发谓开发。住名得安止处。是始得开发如来藏理。得无生安止之处。具此二义。亦名发心住。复次菩萨住是位中。具一切禅及与难禅。所以者何。一切禅者。有三种。一乐法乐住禅者。初位能断一切三界烦恼。永尽无余。故于诸法无爱着。所有禅定不生爱见无为自在。二出生三昧禅者。入初住位能生无量十力种性诸三昧等。三利益众生禅者。入是位中或面见十方三世诸佛。具大总持辩才无碍。以利众生。或得六通。同事度脱。是名初住具于三种一切义禅。得难禅时。亦有三种。一入是位中舍此身时。虽无生死结业。而能起法性生身。遍现二十五有种种诸身。二入是位中。必定越过三乘所证。一切法门。三入是位时于念念中。所有功德悉趣菩提。故璎珞经云。三贤菩萨。自然流入妙觉大海。是名初发心住中具足三种难禅。菩萨具足自性禅。一切义禅者。是真初住入理贤人。名处在圣胎得无生忍。亦复悉知上地法门。于一心中具足万行。无量功德不可穷尽。其余九住及十行。十金刚十地等觉妙觉。是诸佛境界。是菩萨所知。岂是凡识之所能量。是则略说修行觉意三昧。最初境界。是中行者。当善取其意勤而行之。

净土十疑论一卷

# 净土十疑论序

宋无为子杨杰述

　　爱不重不生娑婆。念不一不生极乐。娑婆秽土也。极乐净土也。娑婆之寿有量。彼土之寿则无量矣。娑婆备诸苦。彼土则安养无苦矣。娑婆随业转轮生死。彼土一往则永证无生法忍。若愿度生则任意自在。不为诸业转矣。其净秽寿量苦乐生死。如是差别。而众生冥然不知。可不哀哉。阿弥陀佛。净土摄受之主也。释迦如来。指导净土之师也。观音势至。助佛扬化者也。是以如来一代教典。处处叮咛。劝往生也。阿弥陀佛与观音势至。乘大愿船。泛生死海。不着此岸。不留彼岸。不止中流。唯以济度为佛事。是故阿弥陀经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执持名号。若一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乱。其人临命终时。阿弥陀佛与诸圣众现在其前。是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极乐国土。又经云。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忆念我国。植诸德本。至心回向。欲生我国。不果遂者。不取正觉。所以祇洹精舍。无常院。令病者面西作往生净土想。盖弥陀光明。遍照法界。念佛众生。摄取不舍。圣凡一体。机感相应。诸佛心内众生。尘尘极乐。众生心中净土。念念弥陀。吾以是观之智慧者易生。能断疑故。禅定者易生不散乱故。持戒者易生远诸染故。布施者易生不我有故。忍辱者易生不嗔恚故。精进者。易生不退转故。不造善不作恶者易生念能一故。诸恶已作业报已现者易生实惭惧故。虽有众善。若无诚信心无深心无回向发愿心者。则不得上上品生矣。噫弥陀甚易持净土。甚易往众生。不能持不能往。佛如众生何。夫造恶业入苦趣。念弥陀生极乐。二者皆佛言也。世人忧堕地狱。而疑往生者。不亦惑哉。晋慧远法师。与当时高士刘遗民等。结白莲社于庐山。盖致精诚于此尔。其后七百年。僧俗修持。获感应者非一。咸见于净土传记。岂诬也哉。然赞辅弥陀教观者。其书山积。唯天台智者大师。净土十疑论最为首冠援引圣言。开决群惑。万年闇室。日至而顿有余光。千里水程舟具。而不劳自力。非法藏后身不能至于是也。杰顷于都下尝获斯文。读示所知无不生信。自遭酷罚。感寤益深。将广其传。因为序引(熙宁九年仲秋述)

# 净土十疑论

第一疑

问曰。诸佛菩萨以大悲为业。若欲救度众生。秖应愿生三界。于五浊三涂中。救苦众生。因何求生净土。自安其身。舍离众生。则是无大慈悲。专为自利障菩提道。

答曰。菩萨有二种。一者久修行菩萨道。得无生忍者。实当所责。二者未得已还及初发心凡夫。凡夫菩萨者。要须常不离佛。忍力成就。方堪处三界内。于恶世中。救苦众生。故智度论云。具缚凡夫。有大悲心愿生恶世。救苦众生者。无有是处。何以故。恶世界烦恼强。自无忍力。心随境转。声色所缚。自堕三涂。焉能救众生。假令得生人中。圣道难得。或因施戒修福。得生人中。得作国王大臣富贵自在。纵遇善知识。不肯信用。贪迷放逸。广造众罪。乘此恶业。一入三涂。经无量劫。从地狱出。受贫贱身。若不逢善知识。还堕地狱。如此轮回。至于今日。人人皆如是。此名难行道也。故维摩经云。自疾不能救。而能救诸疾人。又智度论云。譬如二人各有亲眷。为水所溺。一人情急。直入水救。为无方便力故。彼此俱没。一人有方便。往取船筏。乘之救接。悉皆得脱水溺之难。新发意菩萨。亦复如是如是。未得忍力。不能救众生。为此常须近佛。得无生忍已。方能救众生。如得船者。又论云。譬如婴儿不得离母。若也离母。或堕坑井。渴乳而死。又如鸟子翅羽未成。秖得依树傅枝。不能远去。翅翮成就。方能飞空。自在无碍。凡夫无力。唯得专念阿弥陀佛。使成三昧。以业成故。临终敛念得生。决定不疑。见弥陀佛。证无生忍已。还来三界。乘无生忍船。救苦众生。广施佛事。任意自在。故论云。游戏地狱。行者生彼国。得无生忍已。还入生死国。教化地狱。救苦众生。以是因缘。求生净土。愿识其教。故十住婆沙论。名易行道也。

第二疑

问。诸法体空。本来无生。平等寂灭。今乃舍此。求彼生西方弥陀净土。岂不乖理哉。又经云。若求净土。先净其心。心净故即佛土净。此云何通。

答。释有二义。一者总答。二者别答。总答者。汝若言求生西方弥陀净土。则是舍此求彼。不中理者。汝执住此。不求西方。则是舍彼着此。此还成病。不中理也。又转计云。我亦不求生彼。亦不求生此者。则断灭见。故金刚般若经云。须菩提。汝若作是念。发阿耨菩提者。说诸法断灭相。莫作是念。何以故。发菩提心者。于法不说断灭相。二别答者。夫不生不灭者。于生缘中。诸法和合。不守自性。求于生体。亦不可得此生。生时无所从来。故名不生。不灭者诸法散时。不守自性。言我散灭。此散灭时。去无所至。故言不灭。非谓因

缘生外。别有不生不灭。亦非不求生净土。唤作无生为此中。论偈云。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亦名为假名。亦名中道义。又云。诸法不自生。亦不从他生。不共不无因。是故知无生。又维摩经云。虽知诸佛国及与众生空。而常修净土教化诸群生。又云。譬如有人。造立宫室。若依空地。随意无碍。若依虚空。终不能成。诸佛说法。常依二谛。不坏假名。而说诸法实相。智者。炽然求生净土。达生体不可得。即是真无生。此谓心净。故即佛土净。愚者。为生所缚闻生。即作生解。闻无生。即作无生解。不知生者即是无生。无生即是生。不达此理。横相是非嗔他。求生净土几许误哉。此则是谤法罪人。邪见外道也。

第三疑

　　问。十方诸佛。一切净土。法性平等。功德亦等。行者普念一切功德。生一切净土。今乃偏求一佛净土。与平等性乖。云何生净土。

　　答。一切诸佛土。实皆平等。但众生根钝。浊乱者多。若不专系一心一境。三昧难成。专念阿弥陀佛。即是一相三昧。以心专至。得生彼国。如随愿往生经云。普广菩萨问佛。十方悉有净土。世尊何故偏赞西方弥陀净土。专遣往生。佛告普广。阎浮提众生。心多浊乱。为此偏赞西方一佛净土。使诸众生。专心一境。即易得往生。若总念一切佛者。念佛境宽。则心散漫。三昧难成。故不得往生。又求一佛功德。与一切佛功德无异。以同一佛法性故。为此念阿弥陀佛。即念一切佛。生一净土。即生一切净土。故华严经云。一切诸佛身。即是一佛身。一心一智慧力。无畏亦然。又云。譬如净满月。普应一切水。影像虽无量。本月未曾二。如是无碍智。成就等正觉。应现一切刹。佛身无有二。智者以譬喻得解。智者若能达一切月影即一月影。一月影即一切月影。月影无二。故一佛即一切佛。一切佛即一佛。法身无二。故炽然念一佛时。即是念一切佛也。

第四疑

　　问。等是念求生一佛净土。何不十方佛土中。随念一佛净土随得往生何须偏念西方弥陀佛耶。

　　答。凡夫无智。不敢自专。专用佛语。故能偏念阿弥陀佛。云何用佛语。释迦大师一代说法。处处圣教。唯劝众生。专心偏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如无量寿经观经往生论等。数十余部经论文等。殷勤指授。劝生西方。故偏念也。又弥陀佛别有大悲四十八愿。接引众生。又观经云。阿弥陀佛有八万四千相。一一相有八万四千

好。一一好放八万四千光明。遍照法界。念佛众生。摄取不舍。若有念者。机感相应。决定得生。又阿弥陀经。大无量寿经。鼓音王陀罗尼经等云。释迦佛说经时。皆有十方恒沙诸佛。舒其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证成一切众生念阿弥陀佛。乘佛大悲本愿力故。决定得生极乐世界。当知阿弥陀佛与此世界。偏有因缘。何以得知。无量寿经云。末世法灭之时。特驻此经。百年在世。接引众生。往生彼国。故知阿弥陀佛与此世界极恶众生。偏有因缘。其余诸佛。一切净土。虽一经两经。略劝往生。不如弥陀佛国。处处经论。殷勤叮咛。劝往生也。

第五疑

问。具缚凡夫。恶业厚重。一切烦恼。一毫未断。西方净土。出过三界。具缚凡夫。云何得生。

答。有二种缘。一者自力。二者他力。自力者。此世界修道。实未得生净土。是故璎珞经云。始从具缚凡夫。未识三宝。不知善恶因之与果。初发菩提心。以信为本。住在佛家。以戒为本。受菩萨戒。身身相续。戒行不阙经一劫二劫三劫。始至初发心住。如是修行十信十波罗蜜等无量行愿。相续无间。满一万劫。方始至第六正心住。若更增进。至第七不退住。即种性位。此约自力。卒未得生净土。他力者。若信阿弥陀佛大悲愿力摄取念佛众生。即能发菩提心。行念佛三昧。厌离三界。身起行施戒修福。于一一行中。回愿生彼弥陀净土乘佛愿力。机感相应。即得往生。是故十住婆沙论云。于此世界修道有二种。一者难行道。二者易行道。难行者。在于五浊恶世。于无量佛时。求阿鞞跋致。甚难可得。此难无数尘沙。说不可尽。略述三五。一者外道相善。乱菩萨法。二者无赖恶人。破他胜德。三者颠倒善果。能坏梵行。四者声闻自利。障于大慈。五者唯有自力。无他力持。譬如跛人步行。一日不过数里。极大辛苦。谓自力也。易行道者。谓信佛语教念佛三昧。愿生净土。乘弥陀佛愿力。摄持决定。往生不疑也。如人水路行。藉船力故。须臾即至千里。谓他力也。譬如劣夫从转轮王。一日一夜周行四天下。非是自力。转轮王力也。若言有漏凡夫不得生净土者。亦可有漏凡夫应不得见佛身。然念佛三昧。并无漏善根所起。有漏凡夫。随分得见佛身粗相也。菩萨见微细相。净土亦尔。虽是无漏善根所起。有漏凡夫发无上菩提心。求生净土常念佛。故伏灭烦恼。得生净土。随分得见粗相。菩萨见微妙相。此何所疑。故华严经说。一切诸佛刹。平等普严净。众生业行异。所见各不同。即其义也。

第六疑

问。设令具缚凡夫。得生彼国。邪见三毒等常起。云何得生彼国。即得不退。超过三界。

释曰。得生彼国。有五因缘不退。云何为五。一者阿弥陀佛大悲愿力摄持故得不退。二者佛光常照故。菩提心常增进不退。三者。水鸟树林。风声乐响。皆说苦空。闻者常起念佛念法念僧之心。故不退。四者彼国纯诸菩萨。以为良友。无恶缘境。外无神鬼魔邪。内无三毒等烦恼毕竟不起。故不退。五者生彼国即寿命永劫。共菩萨佛齐等。故不退也。在此恶世。日月短促。经阿僧祇劫。复不起烦恼。长时修道。云何不得无生忍也。此理显然。不须疑也。

第七疑

问。弥勒菩萨。一生补处。即得成佛。上品十善。得生彼处。见弥勒菩萨。随从下生三会之中。自然而得圣果。何须求生西方净土耶。

答。求生兜率。一日闻道见佛。势欲相似。若细比校。大有优劣。且论二种。一者纵持十善。恐不得生。何以得知。弥勒上生经云。行众三昧。深入正定。方始得生。更无方便接引之义。不如阿弥陀佛本愿力光明力。但有念佛众生。摄取不舍。又释迦佛。说九品教门。方便接引。殷勤发遣。生彼净土。但众生能念弥陀佛者。机感相应。必得生也。如世间慕人能受慕者。机会相投。必成其事。二者兜率天宫。是欲界退位者多。无有水鸟树林风声乐响。众生闻者。悉念佛发菩提心。伏灭烦恼。又有女人。皆长诸天爱。着五欲之心。又天女微妙。诸天耽玩。不能自勉。不如弥陀净土水鸟树林风声乐响。众生闻者。皆生念佛发菩提心。伏灭烦恼。又无女人二乘之心。纯一大乘。清净良伴。为此烦恼恶业。毕竟不起。遂至无生之位。如此比校。优劣显然。何须致疑也。如释迦佛在世之时。大有众生。见佛不得圣果者。如恒沙。弥勒出世亦尔。大有不得圣果者。未如弥陀净土。但生彼国已。悉得无生法忍。未有一人退落三界。为生死业缚也。又闻西国传云。有三菩萨。一名无著。二名世亲。三名师子觉。此三人契志同生兜率愿见弥勒。若先亡者。得见弥勒。誓来相报。师子觉前亡。一去数年不来。后世亲无常临终之时。无著语云。汝见弥勒。即来相报。世亲去已三年始来。无著问曰。何意如许多时始来。世亲报云。至彼天中。听弥勒菩萨一坐说法。旋绕即来相报。为彼天日长故。此处已经三年。又问。师子觉今在何处。世亲报云。师子觉为受天乐。五欲自娱。在外眷属。从去已来。总不见弥勒。诸小菩萨。生彼尚着五欲。何况凡夫。为此愿生西方定得不退。不求生兜率也。

第八疑

问。众生无始已来。造无量业。今生一刑。不逢善知识。又复作一切罪业。无恶不造。云何临终。十念成就。即得往生。出过三界。结业之事。云何可通。

释曰。众生无始已来。善恶业种。多少强弱。并不得知。但能临终。遇善知识。十念成就者。皆是宿善业强始得遇善知识。十念成就。若恶业多者。善知识尚不可逢。何可论十念成就。又汝以无始已来。恶业为重。临终十念为轻者。今以道理。三种校量。轻重不定。不在时节久近多少。云何为三。一者在心。二者在缘。三者在决定。在心者。造罪之时。从自虚妄颠倒生。念佛者。从善知识。闻说阿弥陀佛真实功德名号生。一虚一实岂得相比。譬如万年闇室。日光暂至而闇顿灭。岂以久来之闇。不肯灭耶。在缘者。造罪之时。从虚妄痴闇心。缘虚妄境界。颠倒生念佛之心。从闻佛清净真实功德名号缘无上菩提心生。一真一伪岂得相比。譬如有人被毒箭。中箭深毒礤伤肌破骨。一闻灭除药鼓。即箭出毒除。岂以箭深毒礤。而不肯出也。在决定者。造罪之时以有间心有后心也。念佛之时。以无间心无后心。遂即舍命。善心猛利。是以即生。譬如十围之索。千夫不制。童子挥剑。须臾两分。又如千年积柴。以一豆火焚。少时即尽又如有人。一生已来。修十善业。应得生天。临终之时。起一念决定邪见。即堕阿鼻地狱。恶业虚妄。以猛利故。尚能排一生之善业。令堕恶道。岂况临终猛心念佛真实。无间善业不能排。无始恶业得生净土。无有是处。又云。一念念佛。灭八十亿劫生死之罪。为念佛时。心猛利故。伏灭恶业。决定得生。不须疑也。上古相传判十念成就。作别时意者。此定不可。何以得知。摄论云。由唯发愿故。全无有行。杂集论云。若愿生安乐国土。即得往生。若闻无垢佛名。即得阿耨菩提者。并是别时之因。全无有行。若将临终。无间十念。猛利善行。是别时意者。几许误哉。愿诸行者。深思此理。自牢其心。莫信异见。自坠陷也。

第九疑

问。西方去此十万亿佛刹。凡夫劣弱。云何可到。又往生论云。女人及根缺二乘种不生。既有此教。当知女人及以根缺者。定必不得往生。

答。为对凡夫肉眼生死心量说耳。西方去此。十万亿佛刹。但使众生净土业成者。临终在定之心即是净土受生之心。动念即是生净土时为此观经云。弥陀佛国去此不远。又业力不可思议。一念即得生。

彼不须愁远。又如人梦。身虽在床。而心意识。遍至他方。一切世界如平生不异也。生净土于尔。动念即至。不须疑也。女人及根缺二乘种不生者。但论生彼国。无女人及无盲聋喑哑人。不道此间女人。根缺人不得生。彼若如此说者。愚痴全不识经意。即如韦提夫人。是请生净土主。及五百侍女。佛授记悉得往生彼国。但此处女人。及盲聋喑哑人。心念弥陀佛。悉生彼国已。更不受女身。亦不受根缺身二乘人。但回心愿生净土。至彼更无二乘执心。为此故云。女人及根缺二乘种不生。非谓此处女人及根缺人不得生也。故无量寿经四十八愿云。设我得佛十方世界一切女人。称我名号。厌恶女身。舍命之后。更受女身者。不取正觉。况生彼国。更受女身根缺者亦尔。

第十疑

问。今欲决定求生西方。未知作何行业。以何为种子。得生彼国。又凡夫俗人皆有妻子。未知不断淫欲得生彼否。

答。欲决定生西方者。具有二种行。定得生彼。一者厌离行。二者欣愿行。言厌离行者。凡夫无始已来。为五欲缠缚。轮回五道。备受众苦。不起心厌离五欲。未有出期。为此常观此身脓血屎尿。一切恶露不净臭秽。故涅槃经云。如是身城。愚痴罗刹止住其中。谁有智者当乐此身。又经云。此身众苦所集。一切皆不净。扼缚痈疮等根本无义利。上至诸天身皆亦如是。行者若行若坐。若睡若觉。常观此身唯苦无乐深生厌离。纵使妻房不能顿断。渐渐生厌作七种不净观。一者观此淫。欲身从贪爱烦恼生。即是种子不净。二者父母交会之时赤白和合。即是受生不净。三者母胎中在生藏下。居熟藏上。即是住处不净。四者在母胎时唯食母血。即是食啖不净。五者日月满足头向产门。脓血俱出臭秽狼藉。即是初生不净。六者薄皮覆上。其内脓血遍一切处。即是举体不净。七者乃至死后膖胀烂坏。骨肉纵横狐狼食啖。即是究竟不净。自身既尔他身亦然。所爱境界男女身等。深生厌离常观不净。若能如此观身不净之者。淫欲烦恼渐渐减少。又作十想等观。广如经说。又发愿。愿我永离三界杂食。臭秽脓血不净。耽荒五欲男女等身。愿得净土法性生身。此谓厌离行。二明欣愿行者。复有二种。一者先明求往生之意。二者观彼净土庄严等事欣心愿求。明往生意者。所以求生净土。为欲救拔一切众生苦故。即自思忖。我今无力。若在恶世。烦恼境强自为业缚。沦溺三涂动经劫数。如此轮转。无始已来未曾休息。何时能得救苦众生。为此求生净土亲近诸佛。若证无生忍。方能于恶世中救苦众生。故往生论云。言发菩提心者。正是愿作佛心。愿作佛心者。则是度众生心。度众生心者。则是摄众生生佛国心。又愿生净土须具二行。一者必须远离三种障菩提门法。二者须得三种顺菩提门法。何者为三种障菩提法。一者依智慧

门。不来自乐远离我心贪着自身故。二者依慈悲门。拔一切众生苦。远离无安众生心故。三者依方便门。当怜愍一切众生欲与其乐。远离恭敬供养自身心故。若能远三种菩提障。则得三种顺菩提法。一者无染清净心。不为自身求诸乐故。菩提是无染清净处。若为自身求乐。即染身心障菩提门。是故无染清净心。是顺菩提门。二者安清净心。为拔众生苦故。菩提心是安隐一切众生清净处。若不作心拔一切众生。令离生死苦。即违菩提门。是故安清净心。是顺菩提门三者乐清净心。欲令一切众生得大菩提涅槃故。菩提涅槃是毕竟常乐处。若不作心令一切众生得毕竟常乐。即遮菩提门。此菩提因何而得。要因生净土常不离佛。得无生忍已于生死国中救苦众生。悲智内融定而常用自在无碍。即菩提心。此是显生之意。二明欣心显求者。希心起想缘弥陀佛。若法身。若报身等。金色光明八万四千相。一一相中八万四千好。一一好放八万四千光明。常照法界摄取念佛众生。又观彼净土七宝庄严妙乐等。备如无量寿经十六观等。常行念佛三昧。及施戒修等一切善行。悉已回施一切众生。同生彼国决定得生。此谓欣愿门也。

净土十疑论后序

　　人心无常。法亦无定。心法万差。其本在此。信此则遍信。华严所以说十信。疑此则遍疑。智者所以说十疑。出疑入信。一入永入。不离于此。得究竟处。净土者究竟处也。此处有说法之主名无量寿。此佛说法。未尝间断。疑障其耳则聋而不闻。疑障其心则昧而不觉。不闻不觉。安住恶习。赞叹不念。随喜粗心。妄指莲胞。以为虚诞。终不自念。此分段身。从何而得自何而来。胎狱秽浊。真实安在。信凭业识。自隔真际。于一幻境。非彼执此。生生不灵。永绝圣路。以如是故。释迦如来。起大慈愍。于秽浊中。发大音声。赞彼净土上妙之乐。于生死中。为大船师。载以法船。令趋彼岸。昼夜度生。无有休息。然而弥陀之岸。本无彼此。释迦之船。实非往来。譬如一灯分照八镜。镜有东西。光影无二。弥陀说法。遍光影中。而释迦方便。独指西镜。故已到彼岸者。乃可以忘彼此。未入法界者。何自而泯东西。于此法中。若未究竟。勿滞方隅。勿分彼此。但当正念。谛信而已。此二圣之意。而智者之所以信也。信者万善之母。疑者众恶之根。能顺其母。能锄其根。则向之所谓障缘众生。聋可复闻。昧可复觉。未出生死得出生死。未生净土得生净土。顺释迦之诲往面弥陀。随弥陀之愿来助释迦。在此而遍历十方。即西而普入诸镜。自二圣建立以来。如是之人。如河沙数。云何不信。云何而疑。能自信己。又作方便令诸未信无不信者。此则智者之所以为悲也。明智大师。中立学智者之道。不顺其文而顺其悲。所以又印此论冠以次公之序。予乃申广其说。以助其传。

元祐八年七月十一日左宣义郎前签书镇东军节度判官厅公事陈瓘序。

观音义疏二卷

# 观音义疏卷上

此文既别出大部。有人亦作三段分文。谓初问去为序。佛答去为正。持地去为流通。复有云经家序者为序。无尽意白佛去为正。持地去为流通。今师有时亦作三段。有时不作三段名。但分为三章。一无尽意问二佛答三持地叹。或为四章三如前。四者闻品得益。或作二段。谓前后两问答也。多种分章随人意用也。若作问答分章则有两问答。初问答明观音树王冥益等义。后问答明普门珠王显益等义。就前问答为二。一问二答。就问为四。一时节。二标人。三敬仪。四正问。一尔时者尔言即也。即是说东方妙音弘经已讫。次说西方观音弘经之时故言尔时。或可大众已闻妙音弘经欢喜已竟。宜闻观音发心生善之时。故言尔时。或可时众疑于妙音。若为利益上来说法破众疑情已竟。时众有疑观音之德。正破此疑之时。故言尔时。或可时众机在妙音闻即得道。如二土菩萨得道已竟。八万四千悟理之时须闻观音。故言尔时。诸佛如来不空说法。有四悉檀因缘尔乃为说。正是敷演四悉檀时故言尔时也。二标人者。即是无尽意也。名无尽者。非尽非无尽为对小乘名尽故言无尽。小乘明尽为对尽智无生智。灭色取空之尽故名无尽也。又云。何无尽所谓空不可尽假不可尽中不可尽。故言无尽。大品经云。即色是空非色灭空空故无尽也。又大集经释无尽意。东方过十恒沙国微尘世界。国名不眴佛号普贤。纯诸菩萨无二乘名。但修念佛三昧不灭不生不出。心行平等犹如虚空。是为念佛。即见佛时即具六波罗蜜得无生忍。所谓不取色即檀。除色相即尸。观色尽即羼提。观色寂灭即毗黎耶。不行色即禅。不戏论色即般若也。身子问。谁为汝作字名无尽意。答曰。一切诸法因缘果报无尽。一切诸法不可尽。初发无上菩提心已不可尽。譬如虚空不可穷尽。为一切智发菩提心。岂可尽乎。诸佛戒定慧解脱解脱知见十力无畏等无尽。因如是等发心故不可尽。众生性无尽。教化众生无尽。知一切法性无尽故无尽。是名菩萨发心无尽。又檀波罗蜜无尽。乃至方便无尽。凡八十无尽。八十无尽悉能含受一切佛法。从是得名名无尽意也。又净名云。何谓为尽谓不尽有为。何谓无尽不住无为。华严有十无尽法门如此等经皆就假名。分别一切诸法因缘果报。以明无尽意。又如胜鬘经云。如来色无尽智慧亦复然。一切法常住。又大品经云。一切法趣意是趣不过。意为法界意则非尽非无尽。如是无尽例如非常非无常是乃为常。又净名云。法若尽若不尽皆是无尽相。无尽相即是空空则无有尽与不尽。故知非尽非无尽是真无尽义。又大品经云。痴如虚空不可尽。乃至老死如虚空不可尽。色不可尽乃至识不可尽。如此等经皆约中道之理。以名无尽。通达空假中三谛之法不可尽。故名无尽意菩

萨。亦名无尽心智识色受想行等义。不可说不可说不能具载。菩萨者。外国云摩诃菩提质多萨埵。此云大道心众生。始心行者为烦恼所生。二乘为五分法身所生。六度菩萨为福德所生。别圆为中道所生。故大品云。如来身者不从一因一缘生。如来身菩萨为众行生。故言众生发心求佛。故言为大道。利益一切以法道成他。或言成众生。广释菩萨义如别记。三敬仪者为三。一起二袒三合掌。起者礼云请益起请业起。菩萨于佛备其二仪故言起也。观释者菩萨常修远离行故言起。亦是契诸法空空即是座。于此空无所染着故言起也。又菩萨安住空理理本无起。愍众生故乘机利益故言起。又中道之寂非起非不起。而能起能不起无起之起。起即实相亦起众生实相故言起也。偏袒右肩者。外国以袒为敬露右者示执奉为便。表弟子事师充役之仪。是故以袒为恭也。此方以袒为慢。然古有须贾肉袒谢于张仪露两髀也。此方亦不一向是慢也。观解者。覆露表空假二谛。又表权实实不可说。如覆左表有冥益权于化便。如露右表有显益也。合掌者。此方以拱手为恭。外国合掌为敬。手本二边今合为一。表不敢散诞专至一心。一心相当故以此表敬也。观解者。昔权实不合而今得合。又五指表阴。仁王经云。法性色受想行识。此即实智真身亦有五阴也。应化因缘亦有五阴也。众生性德之理亦有五阴也。众生生死果报亦有五阴也。圣人为化众生示有应身五阴。是则权实阴殊。若众生法性理显。圣人亦息化归真权实不二。合掌表于返本还源。入非权非实事理契合故合掌也。向佛者。表万善之因向万德之果也。亦是行人分证权实合。向于究竟权实合故言向佛也。四发问者。此下有两番问答。初番问观世音后番问普门。前问为三。一称叹。二标所问人。三正问。大经云。汝具二庄严能问是义。我具二庄严能答是义。今无尽意具二庄严欲显观音二种庄严。咨发如来。如来究竟具二庄严。当答此义。释论云。问有多种不解问试问赴机问。今无尽意即是赴机问也。世尊者。即是称叹尊号十号具出释论。用彼释此观世音菩萨。即是标所问之人也。具如前释。何因缘者。因缘甚多略言境智因缘。若就众生则以善恶两机为因。圣人灵智慈悲为缘。若就圣人观智慈悲为因。众生机感为缘。以是因缘名观世音。如上释也。第二佛答即为三。初总答。次别答。三劝持。就初总答为二。一明机。二明应。就机为四。一标人数。二遭苦。三闻名。四称号。数者十法界机实自无量而言百千万亿者。此乃通途商略。业同者如一地狱界大略是同。其间优降复有何量。如一狱复有百千万亿品格之殊。一一品格复有百千万亿罪人。是罪业正同所以同受一品罪苦。将此意广历饿鬼畜生修罗人天皆亦如是。故知此数是标同业之意也。所以举多数者。明百千万亿种业遭苦称名。一时有机一时能应。皆得解脱。何况一人一业一机独来而不能救。此举境众机多以显观深应大也。二明遭苦者。即是受诸苦恼也。此语成上义。上百千是业同此言诸苦恼。一苦恼是一业者。凡有百千万亿。故知有诸百千万亿。上明数同下明业别。用此意历十法界万机之徒。不可说

不可说也。今言受苦恼者。正是现遭苦厄也。此苦由于结业果多故因亦多。此即总答文略而意广。遍该十界不止人道而已。后别答中文广而意狭。别举人间七难而已。故此处总答也。三闻名者。上明遭苦次明生善。善恶合为机。此即明文闻有四义如别记。若能如是通达四种闻义即闻慧。心无所依无住无著即是思慧。一心称名。即修慧。此文虽窄三慧意显。四称名者。称名有二。一事二理。若用心存念念念相续余心不间。故名一心。或可如请观音中。系念数息十息不乱名一念。或可无量息不杂异想。心想虽长亦名一心。一心归凭更无二意。故名事一心也。称名者。或可略称。如此文或广称如下文。南无者。归命之辞。皆是事一心称名也。理一心者。达此心自他共无因不可得。无心无念空慧相应。此乃无一亦无心知声相空呼响不实。能称所称皆不可得。是名无称。是为理一心称名也。二应者。先明应次明解脱。应有多种。三教之应应不一时。圆教观音一时圆应众机厄急应速。一时闻即称是机速。称即应是应速。皆得解脱者。即是蒙应利益也。皆者非但显于多机众益。亦是显于圆遍之应也。或时为机速应速平等利益速贴文。

问。十法界众生无量机既无量。云何一时令得解脱。

答。譬如父母念子心重多智多才具大势力。众子在难即能俱拔之。菩萨亦如是。无缘慈悲重权实二智深。圣财无量神通力大。十界虽多应有余裕。安乐行云。忍辱大力智慧宝藏。以大慈悲如法化世。即此意也。又如毒龙罪报尚能以一眼遍视一切。视之皆死。何况菩萨种智圆明耶。又如磁石。亦类明镜。又是入王三昧力一时十番利益一切。此义具在大本玄义。

问。一心称名皆得解脱。今见称唱累。年不蒙寸敩何也。

答。经云。一心称名有事一理。一二途。无取可能感圣。譬如临镜背视对谷闭口。何能致影响耶。第二别答为三。一口机感应。二意机感应。三身机感应。就口机为二。初明七难。次结口机。有人云。次第三机者口显居前音成由意意识成身也。通论口机亦脱三种苦。但先除果苦。次除苦因。次满愿与乐。

问。此中明拔苦那忽与乐。

答。少分与乐欲引接之也。

问。何意不与其乐因。

答。因非引接故不与。又其文在后为说法是与乐因。

问。悲门既少分与乐。慈门应少分拔苦。

答。前悲全拔苦已竟后但与乐。无苦可拔何论少分。有人解七难为两双一只。火水无识为一双。鬼非类为一只。王贱是类为一双。鬼开去来王论轻重故成七难也。次第者火水无识为难则重。鬼虽有识非类为次。王贼有识是类故轻。然鬼王相间初以鬼比王。王轻则鬼重。又以王比鬼。王重鬼轻。此二相似故间出。有师以风足为八难。有人弹之。文云。称名皆得解脱。罗刹之难不道风为难。今明圣人赴机何必如此情卜。次第何必不次第。今不同前者。此本明赴机拔苦。那得更以与乐间之。今言次第者。先入国随俗赴口机为初。意冥身显以为次也。若寻经意一时观其音声皆得解脱。经不云次第观机。那可作次第释耶。他既作七难次第。今还复作对之耳。入火即有焦身绝命之忧。最为卒重故居初。水漂沉浮小缓于火。罗刹虽暴如经云有五百罗刹女。妻五百飘人生子受乐。时节犹长。然后顿食。此复缓于水。王难非即得即戮。研罪虚实实刑虚赦。不同于鬼一概并食。故复次罗刹也。鬼来取者无的所取。衰乃逢害逃脱可免。不同王法定判死生。故复次王难也。枷锁节身不虑失命。但有禁固之苦小缓于鬼。怨贼觅宝输宝即毕。若能卑辞善巧方便即可免脱。此一往次第尔。至如凶贼忽发与火烧何异。

问。诸难众多何意取七耶。

答。此有所表人以六种成身。还以六种自害。如人共七难同住复以七为难。今通用七难等来表六种也。火水风即表身内三种也。刀杖枷锁表地种也。鬼贼王等表识种也。三千大千世界表空种也。云何空得为难。如人身有内空。四大围之识于中住。何异大千界围地水火风。王鬼贼等于中住耶。空为难者空是来难之由。如身体坚实外病不侵。身若虚疏众疾逼恼。又如人家宅无垣墙。盗贼则进能来难。故空亦成难。识种是难者心识耶。计横起爱见毁灭法身慧命。如王鬼贼劫夺财宝。断伤寿命故识种是难。所以不多取者正应表此。假令多举诸难亦是表此一。火难为四。一持名即是善为机。二遭苦即是恶为机。三应。四结。上总云受诸苦恼未判其相。今别答故举水火等也。释诸难例为三意。一贴文。二举事证。三观行解释。贴文者。持者口为诵持心为秉持。秉持为理不失。虽非口持觉观亦得是口行。故通属口业机摄。若有设有复有皆是不定挑脱之辞也。余皆难起方称名。此中前持名而遭难。此或是前后互出尔。今为火难卒暴须预忆持。忆持必无此难。设脱有者。皆是放舍所持。背善从恶称之为设。如慈童女因缘。若能至意修孝不遭火轮。违母绝发受地狱苦。此是秉孝不纯广出因缘。云云。行人持名本不应遭难缘差忽忘。设入大火若能忆先所持。即得免难。火难既重机亦须深。故先持后脱其义可见。威神力是

结火难也。次约证者。晋世谢敷作观世音应验传。齐陆杲又续之。其传云。竺长舒晋元康年中于洛阳为延火所及。草屋下风岂有免理。一心称名风回火转邻舍而灭。乡里浅见谓为自尔。因风燥日。掷火烧之。三掷三灭。即叩头忏谢。法力于鲁郡起精舍。于上谷乞得一车麻。于空野遇火。法力疲极小卧。比觉火势已及。因举声称观。未得称世音应声火灭。又法智遇野火。头面作礼至心称名。余处皆烧智容身所无损。又吴兴郡吏此皆记传所明非为虚说信矣。三就观行释者。火有多种有果报火业火烦恼火。果报火至初禅。业火通三界。烦恼火通三乘人。果报火难者。从地狱有上至初禅皆有火难。如阿鼻鬲子八万四千内外洞彻上下交炎。饿鬼支节烟起举体焦然。畜生燠煮汤炭。修罗亦有火难。人中焚烧现见故。若至劫尽须弥洞然。诸天宫殿悉皆都尽。初禅已下无免火灾。凡一十五有众生百千万亿诸业苦恼。持是观世音名火不能烧。何但止就阎浮提人作解耶。直就一十五有果报。望旧解火诚可笑哉。余九番非彼所知。次明修因恶业火者。随有改恶修善之处。若五戒十善多为恶业所难。故经云。烧诸善根无过嗔恚。虽生有顶头上火然。术婆伽欲火所烧。金光明云。忧愁盛火今来烧我。能破善业退上堕下。皆名为火。若能称名得离恶业。故请观音云。破梵行人作十恶业。荡除粪秽今得清净。由斯菩萨威神之力也。次明烦恼火。若声闻人厌恶生死。见三界因果犹如火宅。四倒结业烟炎俱起。轮转堕落为火所烧。生死蔓延昼夜不息。勤求方便竞共推排争出火宅。称观世音机成感应。乘于羊车速出火宅。入有余无余涅槃。即得解脱也。次明支佛。次明六度行。次明通教。次明别教。次明圆教。次明变易土钝根人。次明变易土利根人。凡有九番行人。修道之时并为五住烦恼惑火之所烧害。各修方便。方便未成火难恒逼。称观世音方便即成便得解脱。一一当其法门细作机感之义。

问。菩萨住何法门而能如是耶。

答。菩萨法门无量不出别圆两观。本起慈悲故能十番垂应。所以者何。菩萨元初发菩提心。见果报火烧诸众生。即起慈悲誓当度脱。受持禁戒亦起慈悲救诸业火。修无漏观白骨流光发火光三昧。八胜处中有火胜处。十一切处中有火一切处。皆起慈悲当为众生灭烦恼火。又观诸火悉是因缘所生法。体之即空。又从火空而观火假分别因缘。又观火中见火实相。如是次第节节皆有慈悲誓当利物。今住补处力用无尽。以本誓力熏诸众生未曾舍离。随有机感即能垂应。若事火起称名求救。即对本时果上慈悲拔苦与乐。恶业火起即用持戒修定中慈悲。烦恼火起即用无漏入空入假入中等慈悲。节节相关。若众机竞起一时牵感。慈悲遍应皆得解脱。如华严第四十云。善财诣进求国。见方便命婆罗门修苦行求一切智。有大刀山四面火聚。从刀山上自投于火。语善财云。能入此者是菩萨行。善财生疑言是邪法。梵语善财。

莫作此念。此是金刚大智人欲竭爱海。自在天云。此菩萨五热炙身。令我灭邪见离我心诸魔。又云。菩萨炙身时。我等宫殿犹如聚墨。我即发菩提心。乃至他化自在天于烦恼中得自在法门。乃至龙鬼阿鼻皆发菩提心舍本恶念。善财闻空中语已。即时悔过。登刀山入大火聚。未至得菩萨安住三昧。入火得菩萨寂静安乐照明三昧。此火山者名为无尽法门。若入此门能知诸法。故举彼经火法门如此。证成观音火法门慈悲救苦十番利益也。次明菩萨本修圆观所起慈悲者。但观一火具十法界。一切诸法入火字门于一火门虽无分别。明识一切果报火业火烦恼火等。明了通达。无缘慈悲遍覆一切。是为火门入王三昧。若法界火起菩萨以本地誓愿。普应众生如磁石吸铁。虽无分别而分别说者。以十五三昧救果报火。用二十四三昧救修因火。二十五三昧通救二乘通教六度别圆等入空烦恼火。还用二十五三昧救别教山假火。还用二十五三昧圆救圆教人入中烦恼火。虽应入诸火不为诸火所烧。大集经云。譬如虚空火灾起时所不能烧。菩萨亦如是。以不思议慈悲。普应一切皆得解脱也。常途释七难。止解得救人中苦。失二十四有及变易中苦。止得如幻三昧少分。全失二十四三昧广大之用也。第二水难者。亦为三意。一贴文。二引证。三观释。贴文为三。一遭水是有苦。二称名是善。三得浅处是应也。

问。何意言为大水所漂。

答。小水不成难或戏故入水亦不成难。欲论其难故言大水所漂。火难所以言入者。小火亦能断命。若故入若不故入。入则害命。今举其重难。重难既救何况其轻。是故言其入火不言入水。言其大水亦言大火。水论其浅即成应。火犹少在未成应也。二引证者。应验传云。海盐有溺水同伴皆沈。此人称观音。遇得一石困倦如眠。梦见两人乘船唤入。开眼果见有船人送达岸。不复见人船。此人为沙门大精进。又刘澄随费淹。为广州牧。行达宫停遭风。澄母及两尼声声不绝唱观世音。忽见两人挟船遂得安隐。澄妻在别船及他船皆不济。道冏三人乘冰度孟津。垂半一人前陷一人次没。冏进退冰上必死不疑。一心称观世音。脚如蹋板夜遇赤光径得至岸。此例甚多。皆蒙圣力也。三约观解者。果报水至二禅。恶业水通三界。烦恼水通大小乘。如地狱镬汤沸屎碱海灰河流漂没溺。饿鬼道中亦有填河塞海。畜生淹没冲波致患。阿修罗亦有水难。人中可知。水灾及二禅泛漾无岸。是时若不称名尚不致浅处。何况永免耶。次恶业水者。诸恶破坏善业者。悉名恶业波浪爱欲因缘之所毁坏。澍入三恶道中忘失正念放舍浮囊。见思罗刹退善入恶者即是水漂。何必洪涛巨浪耶。若能一心称名即得浅处也。次次明烦恼水者。经云。烦恼大河能飘香象。缘觉观爱欲之水增长二十五有稠林。潦水波荡恼乱我心。暴风巨浪有河洄澓没溺众生。无明所盲而不能出。涅槃彼岸何由可登。二乘人修三十七品之机。运

手动足截有生死险岸。前途遥远一心称名。若发见谛三果皆名浅处。无学为彼岸。次支佛侵习为浅处。通教正习尽为彼岸。次别教断四住为浅处。断无明为彼岸。次明圆教六根清净为浅处。入铜轮为彼岸。变易中分分是浅处。究竟无明方称彼岸。

复次初果免见流。三果免欲流。四果免有流。乃至圆教方免无明流。菩萨所以遍应水难者。皆是本修别圆二观慈悲。今日成就王三昧力。所以者何。菩萨修别观时。见众生漂果报水。起誓拯济。菩萨修戒定时。以善治恶。于诸禅定水光三昧水胜处水一切处。皆起慈悲以善攻恶。又从水假入空发真无漏。从空出假达水因缘。入水中道见水实相。节节法门皆起慈悲熏诸众生。今成王三昧。寂而常照众生报水所漂。称名为机对事。慈悲救果报水。戒定慈悲救恶业水。三观慈悲救烦恼水。一切一时皆得解脱。如华严三十八明。善财至海门国。海云比丘为说普眼经云。十二年来常观此海渐渐转深。大身居止珍宝聚集。如是观已则见海底生大莲华。无量天龙八部庄严华上。有佛相好无边。即申右手摩于我顶。为说普眼经千二百岁。一日所受阿僧祇品无量无边。若以海水为墨须弥聚笔。书写此经不能得尽。当知水法门摄一切法。亦如大品阿字门具足一切义。观音于水法门久已通达。故能遍应一切水难。

复次本修圆观法门。无缘慈悲遍应一切者。观水字门。十法界趣水字是趣不过。水尚不可得。云何当有趣不趣。十法界趣水是俗谛。水尚不可得即真谛。云何当有趣不趣。即双非显中道第一义谛。如此观水字十法界三谛之法。即起无缘慈悲遍熏三谛十法界众生。故能圆应一切。若分别观者。以十六三昧救果报水。以二十四三昧救恶业水。以二十五三昧救二乘通别圆入空有流等水。以二十五三昧救别教出假。于有流中令无染湿。以二十五三昧救圆教入中无明流水。一切一时俱得解脱也。第三罗刹难者。亦为三。一贴文。二约事。三观释。贴文又为二。一明难。二结名。难中为五。一举数。二明遇难之由。三遭苦。四明机。五明应。人数者但举百千总数不定判多少。明入海求珍结伴无定。难无定数终不可独往。故举百千也。贤愚云。田殖百倍商估千倍仕宦万倍。入海吉还得无量倍。故入海也。次遭风是难由约下文证。今若开风为正难。下文云。皆得解脱罗刹之难。此岂不独是罗刹难也。难由正应无在由者。何但由风。由风堕难由入海遭风。求宝入海由贪求珍宝。展转相由风灾难切。故风是堕难之由也。七宝是正宝珠是伪宝。又如意珠宝最上。今言等者等上等下诸宝也。楼炭云。巨海有七种似宝一百二十种真珠宝。黑风者。旧云风无色吹黑沙故尔。有人弹云。沙中无船水中无沙。非是吹黑沙乃是吹黑云尔。今还例此难。水中无云云中无船。何得弹沙而取云。风能吹黑云何意不能吹黑沙。请观音云。黑风洄波。仁王般若有六色风黑赤青天

地火也。受阴经明五风。阿含亦云。有黑风风加以黑怖之甚也。罗刹是食人鬼人尸若臭能咒养之令鲜。复有啖精气鬼。人心中有七渧甜水和气精神。鬼啖一渧令头痛。三渧闷绝。七渧尽即死。一人称名余者悉脱者。同忧戚休否。是共虽口不同唱。心助觅福故俱获济是均。若后值贼则同声者。陆地心多不并决。须称号令。使齐与水难为异。何意就此结观音之名。此正就一人称名而赖兼群党。明慈力广被救护平等。显观音之名也。二约事证。应验传云。外国百余人从师子国泛海向扶南。忽遇恶风堕鬼国。便欲尽食。一舶众人怖称观音。中有一小乘沙门不信观音。不肯称名。鬼索此沙门。沙门狼狈学称亦得免脱。次观释者不但明世界中风。黑业名风。华严云。嫌恨猛风吹罪心火常令炽然。吹诸行商人堕落恶道。失人道善宝及无漏圣财。从地狱上至三禅。皆有果报风难。如僧护经明地狱种种形相。疾风猛浪没溺破坏。饿鬼所啖若鬼道中寒风裂骨身碎碑。[石*妻]畜生飞走之类倾巢覆卵何可胜言。修罗亦有风灾。若风灾起时诸山击搏。上至三禅宫殿碎为微尘。当此之时谁能救济。唯当一心称观世音菩萨。以王三昧力。或以手障或以口吸。无量方便令得解脱也。次明若修诸善恶。业风吹坏五戒十善船舫。堕三途鬼国及爱见境中。大经云。罗刹妇女随所生子而悉食之。食子既尽复食其夫。急须称观世音菩萨。以慈悲力能令解脱。次明二乘人采圣财宝。为烦恼风吹慧行船。行行舫堕见爱境。为见爱罗刹所害。若能称观世音得脱见爱二轮。永得免二十五有黑业也。次明支佛六度行通别圆变易等。入烦恼海采一切智宝。八倒暴风所吹飘。诸行船堕二边鬼国。用正观心。体达诸法不生不灭。入实际中。即得解脱。鬼义合前后章故不重说也。法界风难无量一时圆应者。皆由别圆慈悲所熏。菩萨本修别观。见事中风即起慈悲修戒定。见恶业风即起慈悲修三观时。节节慈悲令入风实相王三昧中。以事慈悲救果报风。以戒定慈悲救恶业风。三观慈悲救烦恼风。故能十番拔难。若作圆观论机应者。但观风字门具照十法界。三谛宛然通达无碍慈悲遍覆。若分别说王三昧者。以十七三昧救果报风。以二十四三昧救修因风。以二十五三昧救二乘通别圆从假入空烦恼风。以二十五三昧救别教出假无知风。以二十五三昧救圆教入中无明风。变易可解。如是遍救法界。一切一时皆得解脱也。第四明刀杖难者。亦为三。一贴文二约证。三观释。贴文为三。一遭难即是苦。二称名即是善。三应。今言刀杖段段坏者。明人执杀具。一折一来随来随断。弥显力大。

问。水火何不令再灭耶。

答。刀杖折再来重明圣力。水火灭后谁复持来。既无持来灭何所显。今只令绝炎不烧洪流更浅。存显力大各有其意。不得一例作难也。二约事证者。应验传云。晋太元中彭城有一人被枉为贼。本供养

金像带在髻中。后伏法刀下但闻金声。刀三斫颈终无异。解看像有三痕。由是得放。又蜀有一人檀函盛像安髻中。值姚苌寇蜀。此人与苌相遇。苌以手斫之闻顶有声。退后看像果见有痕。其人悲感。宁伤我身反损圣容。益加精进。晋太元高简荣阳京人。犯法临刑一心归命。钳锁不复见处。下刀刀折。绞之寸断。遂卖妻子及自身起五层塔在京县。宋太始初四方兵乱。沈文秀牧青州。为土人明僧骏所攻。秀将杜贺刑妻司马氏云云。三明观释者。非但世间杀具名为刀杖。恶业亦能伤善业身命。烦恼六尘三毒等皆名刀箭。从地狱去即有刀山挂骨剑树伤身。锯解屠脍狼籍痛楚。饿鬼更相斩刺互相残害。畜生自有雌雄牙角自相触突。又被剉切[利-禾＋皮]剥。修罗昼夜征战。龙王降雨变成刀刃。人中前履白刃却怖难诛。复有横尸塞外。复有衔刀东市。天共修罗斗时五情失守。皆有刀杖怖畏失命之苦。若能称观世音。若应刑所刀寻断坏。若应战阵立之等力令得安和。次明修诸善因。为三毒刀箭恶业破坏善心。割断戒皮定肉慧骨。微妙心髓法身慧命。退失堕落失人天道。乃至正命登难崩易。万劫不复起怖畏心。称观世音即蒙救护。三毒不伤清升受乐。即菩萨力也。次明声闻人厌患生死。即时观三界见思剧于刀箭。故大经云。宁以终身近旃陀罗。不能暂时亲近五阴爱诈亲善六拔刀贼。趣向正路如为怨逐。大论云。譬如临阵白刃间。结贼未灭害未除。如共毒蛇同室居。如人被缚将去杀。尔时云何安可眠。五苦章句云。十二重城三重棘馆五拔刀人守门。尔时思惟如此怖畏何由得脱。着于正路。须一心称观世音。三业至到机成感彻。则能裂生死券度恩爱河。不为烦恼刀杖所害。欲主魔王无如之何。次明支佛。次明六度行。次明通别圆变易等。五住刀箭伤法身损慧命者。若能称名即蒙圣应。免离通别刀杖脱二死地。岂非法身慈力耶。复次明刀杖机应遍法界者。良由本修别圆观时。见诸锋刃伤毁。即起慈悲我当救护。修善遮恶时。于善恶业复起慈悲。若观刀杖是因缘生法修三观时。复起慈悲愿行填满。今住王三昧中。无量神力以本事慈悲对果报刀箭。修善慈悲救恶业刀箭。三观慈悲救烦恼刀箭。刀杖是质碍属地字门摄。菩萨于质碍地门通达明了。如华严四十明。弥多罗童女于师子奋迅城师子幢王宫中。处明净宝藏法堂。不可思议庄校此堂。一琉璃柱一金刚壁一摩尼镜。诸宝诸铃诸树诸形像诸璎珞中。住是一切质碍具内。悉见一切如来从初发心行菩萨道。乃至成等正觉入灭。皆于中现无不明了。如于净水见月影像。此法门名般若普庄严法门。善财入此地法门时。能得不可说陀罗尼大慈大悲陀罗尼。能作佛事陀罗尼。一切法无不具足。当知地字门普应一切令得解脱也。

复次圆观观地大质碍之法。摄一切十法界三谛宛然。明了在地门中。圆起慈悲遍于法界。寂而常照无机不应。若欲分别说之令易解者。以十三昧救果报刀杖。以二十四三昧救三毒刀杖。以二十五三昧救入空烦恼刀杖。以二十五三昧救出假无知刀杖。以二十五三昧救入

中无明刀杖。一切一时皆得解脱。第五鬼难亦为三。一贴文。二约证。三观解。贴文为四。一标处所。二明遭难即是苦。三称名即是善。四应。三千大千满中者。此假设之辞也。若言满中复。更从何处来。知是假言尔。上水火何不假设满大千耶。鬼有心识相延故满假设为便。水火无心假设为难。鬼所以畏者观音有威有恩。若非怀恩则是畏威。所以闻名尚不能加于恶眼。岂容兴害心。害心恶眼二俱歇也。次约事证者。次观解者。若果报论鬼难者。地狱道亦应有弊恶大力鬼恼诸罪人。鬼道中力大者恼于小鬼。畜生道鬼亦啖畜生。人中可知诸天既领鬼何容为鬼所恼。如阿含中云。有大力鬼忽坐帝释床。帝释大嗔鬼光明转盛。释还发慈心鬼光明灭即去。天主既为鬼所恼。何况四王修罗道耶。如是等处鬼难怖畏称观世音。即不能加害也。次明修因者。自有恶业名为鬼。自有鬼动三毒。如阿含云。淫亦有鬼鬼入人心则使人淫佚无度。或鬼使嗔使邪。当知鬼亦破善。三毒当体是鬼者。淫破梵行。嗔破慈悲。贪鬼恼不盗戒。嗜鬼恼不饮戒。乃至十善诸禅亦如是。皆为恶业鬼毁损。人天动不动业若能称名即不加害也。次明烦恼鬼者。见心为男鬼。爱心为女鬼。若论此鬼即得满三千大千世界。非复假设之言。何以故。以见使历三界有八十八。爱历三界合有九十八。岂不遍满。此鬼欲来恼二乘人乃至六度通别圆等行人。大经云。唯愿世尊。善良咒师当为我等除无明鬼。又云。愚痴罗刹止住其中。岂非烦恼鬼耶。若称名诵念观智成就。能令见爱尘劳随意所转不能为害也。次别圆本观慈悲机应者。别观菩萨初发心时。见诸恶鬼恼乱世间。无能救解。如讫拏迦罗等恼毗舍离。是故菩萨兴起慈悲为作拥护。若修诸善为恶所坏。亦起慈悲令善成就。若观此鬼及以业鬼。皆是因缘生法从假入空出假入中。皆节节慈悲誓愿。于诸烦恼深达实相成王三昧。以誓愿熏修法界众生。若遭鬼难能遍法界救护。以事中慈悲救果报上鬼。修善慈悲救恶业鬼。以三观慈悲救爱见无明等鬼。悉令诸鬼堪任乘御。不能为恶眼视之。如华严四十三迦毗罗婆城。娑婆陀夜天。于日没后见处虚空。见其身上有一切星现一毛孔中。见所化众生。或生天上或得二乘。或修菩萨行种种方便皆悉见闻。尔时夜天告善财言。我于恶众生发大慈心。不善众生发大悲心。于声闻缘觉发安立一切智道心。我见众生远离正道趣于邪径。着诸颠倒虚妄迷惑受众苦恼。我见此已。无量方便除诸邪惑安立正见。故知法身菩萨以夜叉鬼身。能作如此安立众生。观音菩萨于此鬼神法门。岂不通达。普应一切令得无害。若圆观识种是爱见鬼门。一切法趣此识种鬼法门。十法界三谛具足无缘慈悲。普被一切即是鬼门。王三昧力遍应法界。若分别说者。以十三昧救事鬼。二十四三昧救恶业鬼。以二十五三昧救二乘通别圆入空鬼。乃至入中道。一切一时俱不加害。第六枷锁难亦为三。一贴文。二约证。三观释。贴文为四。一标有罪无罪。二遭难。三称名。四应。上临当被害此定入死目。此明有罪无罪。或是推检未定。或可判入徒流。若判未判俱被禁节。明圣心等本救其囚

执。不论有罪无罪也。在手名杻在脚名械。在颈名枷连身名锁。此则三木一铁之名也。系名系碍检是封检。系未必检检必被系。系而具检忧怖亦深。鸟死声哀人死言善。若能称观世音者。重关自开铁木断坏。次引事证者应验传云。盖护山阳人。系狱应死。三日三夜心无间息。即眼见观音放光照之。锁脱门开寻光而去。行二十里光明方息。张畅为谯王长史。王及畅系廷尉诵经千遍。锁寸寸断不日即散。虚丞相云云。三观释者。地狱体是囹圄。鬼及畜生亦有笼系。修罗亦被五缚。北方及天上自在应无此难。降是已还无免幽厄。若能称名皆得断坏也。次明修因恶业即名枷锁也。诸业虽有力不逐不作者。若有造业果终不失。故云不失法如券。若人修习诸善被恶业覆。如大山映覆于心。使善败坏更增恶业。恶业即招果缚无由可解。若欲脱此业者因时可救。急称观音能令三恶业坏。故经云。妻子以为锁械。钱财以为牢狱。王法以为狱籍。遮碍行人不得修道。望现在是果报缚。望过去是业。次明声闻者。凡夫及三果皆是有罪。罗汉是无罪。大品云。摩诃那伽虽有罪无罪同在三界狱中。五阴绳所缚三相无常检束印封之。权实上惑名杻。定慧上惑名械。中道上惑名枷。法身上惑名锁。如是等束缚行人不能得脱。称名系念必蒙灵应。若发定慧是械断。若发权实是杻断。若破无明是枷断。法身显现是锁断。入无余涅槃是缚断。免三相是离检。出三界是出狱。此复有通别意。次明支佛六度行通别圆。若论枷锁犹是地质碍。别圆本观所起慈悲遍应之义不异于前。若三千大千以表空种。王贼鬼等以表识种。论其十番普应此亦如前论其本观。今当说菩萨见众生以空识成果报身。还为空识所恼。修诸善时空识之业亦能坏善。观空识有三谛之障有三谛之理。如是节节皆起慈悲。悲欲拔众生苦。慈欲与众生乐。故净名云。菩萨观四大种空种识种皆空空故。无四大无空无识。是为入不二法门。成王三昧能遍十法界垂应。以事中慈悲。救果报空识难。以修善慈悲。救恶业空识难。以三观慈悲。救烦恼空识难。故知观音于空识法门而得自在。华严三十九善住比丘于虚空中大作佛事。若作圆观。观空种因缘性相本末究竟等。则一切十法界悉趣空门。识亦如是。起无绿慈悲熏诸众生。十法界有机即能一切一时而得解脱。第七怨贼难亦为三。一贴文。二约证。三观释。贴文为四。一标难处。二标遭难人。三明有机。四明应。难处者先明处。即是大千国土。次明难即满中怨贼满中假设之辞也。国旷贼多圣力能救显功之至也。怨者此难重也。贼本求财怨本夺命。今怨为贼必财命两图。若过去流血名怨。现在夺财名贼。如此怨贼遍满大千尚能护之。轻者岂不能救也。二标遭难人者。即商主也。此又为四。一明主。二有从。三怀宝。四涉险。商者训量。此人择识贵贱善解财利商量得宜。堪为商人之主。既有商主即有将领。诸商人既涉险远所赍者。必是难得之货。故言重宝也。险路者或可旷绝幽隘。名为险路。或值怨贼冲出之处。名为险路者也。机者亦四。先明一人安慰。二劝称名。三叹德。四众人俱称。所以安慰者止其恐怖

也。所以劝称名者设其上策也。所以叹德者奖令定胆也。若不安慰则怖遽憧惶。虽安慰止怖。若不设计唐慰何益。故劝称名。虽劝称名。若不叹德设计。则心不定胆亦不勇。所以叹德。故知此菩萨决定能施无畏。决果依凭三义既足。俱时称唱机应即得解脱也。南无云归命。亦称为救我。次结口机也。今言观音势力既大加护亦旷。岂止七难而已。当知遍法界皆能救护。故言巍巍。巍巍者。重明高累之辞也。明观音之力出于分段之外竖应二土。故言重明。载沐神应故言高累。以是义故。故言巍巍如是也。二约事证者。应验传云。慧达以晋隆安二年。北陇上掘甘草。于时羌饿捕人食之。达为羌所得闭在栅中。择肥者先食。达急一心称名诵经。食余人稍尽。唯达并一小儿次拟明日。达竟夜诵犹冀一感。向晓羌来取之。忽见一虎从草透出咆哮。诸羌散走虎因啮栅作一穴而去。达将小儿走叛得免。又裴安起从虏叛还。南至河边不能得过。望见追骑在后死至须臾。于是称观世音。见一白狼安起透抱。一掷便过南岸。即失狼所。追骑共在北岸望之叹惋无极。道明于武原劫夺船道往径遇贼难等。三观释者。若果报论怨贼者。从地狱至第六天皆有斗诤。如阿含云。忉利战不如修罗。索援至第六天。如此怨会称名得脱也。次修善时恶多是怨。犹如冰炭。称名恶退善业成就。如闇灭明生。次明烦恼为怨贼者。一切烦恼是出世法怨。商主是三师羯磨。受戒人是商人。无作戒是重宝。五尘是怨贼。或法师是商主。商人是徒众。理教是重宝。两遇魔事是怨贼。或心王是商主。心数是商人。正观之智是重宝。觉观为怨贼。或般若是商主。五度万行是商人。法性实相是重宝。六蔽是怨贼。将此意历诸教义自在作。悉成称名即得解脱也。复次约怨贼难结成别圆慈悲应。例前可解云云。

## 观音义疏卷下

第二从若有众生多于淫欲去。是明意机也。释此为二。初贴文二观解。贴文为二。初正明意机。次结意机。意机约三毒为三章。章各有三。一明有苦。二默念。此两即是明机。三明离即是明其应三也。通称毒者。侵害行人喻之如毒。但名有单复。有人解云。三毒多者不知其是过故不求观音。少者念观音梵行之德。所以能感。意谓此解乖文。文云。若有众生多于淫欲念即得离。云何对面违经耶。今明三毒多者。能念观音菩萨有力令多得离。何况少相。此则以多况少尔。大论云。女人违戒垢谤法余殃。不择禽兽不避高墙广堑之难。不计名闻德行。破家亡国灭族倾宗。祸延其身。如术婆伽祸延其国。如周败褒姒。净住及禅经明。多欲人有欲虫男虫泪出而青白。女虫吐血而红赤。又言。有欲鬼娆动其心令生倒惑。如大经云。若习近贪欲是报熟时。此举多欲相也。若少欲人虫鬼潜伏。无过狂醉是少欲相。嗔恚多者今世人不喜见。如渴马护水如射师子母。故遗教云。劫功德贼无过

嗔恚。华严云。一念嗔起障百法明门。菩萨以嗔乖慈障道事重。大集云。一念起嗔一切魔鬼得便。涅槃云。习近嗔恚。若例淫恚亦应有鬼。如柰女经。嗔则有蝎虫是名多嗔相。与上相违是嗔少相愚痴多者邪画诸见。拨无因果谤毁大乘。如大经。例前亦应有虫鬼。三毒过患如此。欲离此故至心存念观音。即得离也。有人解云。起伏相违称之为离。非灭离也。今谓经文说离何意言非。若依请观音者。净于三毒根成佛道无疑。今作十番明救三毒。三番是伏惑论离。七番是断惑论离也。

问。离烦恼须智慧。但念岂得离耶。

答。经称常念即是正念。体达烦恼性无所有。住贪欲际即是实际。绝四句无能无所念性清净。如此正念非是智慧。更何处觅智慧。此慧不离烦恼。其谁能离耶。若如所难必须别用。智慧破烦恼者。此则有惑可断有智能断。非唯惑不可断慧还成惑。岂得名断惑之慧耶。今此正念不以色念不以非色念。如是四句亦以色念亦以非色念。如是四句或次第论非念。或不次第论非念。或不次第论念。或次第论念。或次第论离。或不次第论离。次就观解者。七番例上可解。今但顺逆两意约界外作也。不取分段三毒相。今取善欲之心名贪。大经云。一切善法欲为其本。二乘欲乐涅槃名贪。厌生死名嗔。不达此理名痴。开三毒即有八万四千宛然具足。净名云。结习未尽华则着身。二乘未断此三毒。即变易三毒相也。未断别惑菩萨亦同有此三毒。故云菩萨贪求佛法于恒沙劫未曾暂舍。多学问无厌足即贪相。恶贱二乘不喜闻其名。故言宁起恶癞野干心不起二乘心。如大树折枝之譬。岂非嗔相。无明重数甚多。佛菩提智之所能断。佛性未了了者皆是痴相。欲除此三烦恼故。常念观音随机应赴即得永离。永离有两种。若此菩萨于生身中全未除别惑。就变易论全未永离。若生身中已侵别惑。就变易中除残论永离。次明逆说三毒观者。一切众生名为少欲嗔痴。何以故。止嗔三途之苦。贪人天之乐。二乘只嗔生死欲得涅槃乐。皆名为少。菩萨不尔。乐求佛法非但求一佛法。遍求一切不可说佛法。如海吞众流犹自不满。非但不受生死亦不受涅槃。故大品五不受此即大嗔。无明力大佛智能断。菩萨于无明大力之惑尚在。又痴如虚空不可尽。乃至老死如虚空不可尽。如此三毒即为三法门。一取二舍三不取不舍。大慈大悲四摄十力无畏三昧解脱无上菩提。净佛国土化度众生。名为取门。即大贪也。一切法空无所有不住不着。般若如大火炎四边不可取。大涅槃空迦毗罗城空。言语道断心行处灭。不以四句得菩提。无得无证即是舍门。名为大嗔也。中道非取非舍。不憎不爱。不断不常。无去无来。无生无灭。如镜中像不可见而见。见而不可见。非可见非不可见。遮二边故不可言说。净名杜口名为中道。此即大痴。故文殊云。我是贪欲尸利嗔恚尸利邪见尸利。此即其明证。欲

满此三法门。常念观音即得满愿一切。圣人自行化他无不从此三门而入。离此更无有道。故无行经云。贪欲即是道。恚痴亦如是。如是三法中。具足一切佛法。一切佛法不出万行波罗蜜。不受三昧广大之用中道实相。此三法门不可宣示。愍众生故或作顺说或作逆说互有去取。此即四悉檀意赴缘利益。如华严四十二明。险难国宝庄严城婆须密多女。说离欲际法门。一切众生随类见我。我皆为其女像。见我者得欢喜三昧。共我语得无碍妙音三昧。执我手得诣诸佛刹三昧。共我宿者得解脱光明三昧。目视我者得寂静法门。见我嚬伸得坏散外道法门。阿[黍-禾+利]宜我者得摄一切众生三昧。阿众鞞我者得诸功德密藏。住是离欲法门广为利益。此岂非逆顺欲法门导利群品耶。又四十一满幢城满足王。于正殿行王法。其犯法者斩截烧煮劈裂屠脍。嗔目诃责苦楚治罪。善财生疑。王断事已执善财手入其宫。见不可思议境界不可譬喻。语善财云。我知幻化法门。化作众生。而苦治之。以调一切。其见闻者发菩提心。此岂非嗔法门。方便命婆罗门五热炙身即是痴法门如前说。次此应明别圆两观观三毒慈悲机感例可知。不具记。第三从若有女人去。明身业为机亦为三。一贴文。二引事证。三观解。贴文为二。一求愿满。二结叹求。又为二。一求男二求女。文云。女人求男若是无子则绝嗣。有子则父母俱欣。云何独标女人求男耶。解者或云。女厌女身非求子也。又解女性多爱欣子偏重故标女人。今解女人以无子为苦。夫之所弃并妇所轻旁人所笑。又妇有七失。六犹可忍无子最剧。容恶性妒不能事公姑贪食无子拙。无子既苦故以标女人求男也。求男文为三。一立愿。二修行。三德业。愿与行如文。德业者。明士有百行智居其首。若但智而无福则位卑而财贫触途壈坎。智与福合弥相扶显福则财位高升。慧则名闻博远。故言便生福德智慧之男也。求女文中但明愿与德业不明修行者。行同礼拜故不重论。愿德既殊故须各辩。女人端正七德之初。但端正无相者或早孤少寡相禄不佳。今明貌与相相扶弥显其德。端正则招宠爱相则招于禄敬。故文云。众人爱敬。若爱带慢何谓为德。爱而敬之故是相也。有人解。宿植德本是释疑。众人咸谓。观音但能交会父母智慧端正儿之宿植。若是观音与其智慧端正。则堕无因之过。私难此语。若言福慧是儿业。观音唯能会其受生。儿无生缘观音会生。儿无福慧观音亦能使有。观音遂不能令无福。种福何能使无生而生。论福畏堕无因。论生何不畏堕无因。若尔。圣人全不能与福慧。只能作媒人。此不可解也。难观音不能令儿有福慧者。上一人称名多人皆脱罗刹之难。此无因而不与彼。无机那忽脱耶。今明圣力甚大无所不与。能使先世有福慧者托生也。纵令先世不植善缘。亦能令其于中阴中修福。此义出中阴经也。今不取此句为释疑之意。若有礼拜福不唐捐。此结成身业之机。亦是释疑之义。结义可解。释疑者若言礼拜愿满。自有礼拜不蒙愿满者。何得云不唐捐。唐者言徒。捐者言弃。由心不志即愿未满。礼拜之功冥资不失。此得是释疑也。

问。礼拜是身业机亦应脱水火等难不。

答。此举男女为言端尔。次引事证者。应验传有人姓髙。四月八日生月氏国痴人。次观解者。果报求男女者如阿含中。地狱界已上乃至欲天皆有无子之苦。礼拜求愿亦能满心。次明修因论男女者。先辩法门。次明与愿。法门者无明为父贪爱为母。六根男六尘女。识为媒嫁生出无量烦恼之子孙。此男女不劳愿求任运成眷属也。若外书以天阳地阴沈动为男女。何况佛法而无此耶。若就佛为国王经教为夫人。出生一切菩萨佛子。又善权方便父。智度菩萨母。一切诸导师。无不由是生。又慈悲为女善心为男。或禅定静细为女。观慧分别为男。二乘定多慧少。菩萨定少慧多。大经云。若闻大涅槃佛性之法。当知是人有丈夫相。正观刚决为男。无缘慈悲含覆一切为女。今借世间男女以表法门尔。

问。那得以男女表法门。无男女故即无法门。如大经永离十相名大涅槃。大论云。无男女相故名无相。净名云。一切诸法非男非女。如佛所说亦非男非女。安乐行云。亦不分别是男是女。入不二法门云。无声闻心即无于定。无菩萨心即无于慧。小乘三藏缘谛理。吾闻解脱之中无有言说。成论入空平等亦无男女。男女既无所表安在。故知无定慧法门也。

答。大乘实相不当有男女及无男女。善巧方便以四悉檀说于有无。天女云。无离文字说解脱义。文字性离即是解脱。皆以文字有去来今。非谓菩提实相亦尔。非有非无非二而二。明此二法未曾相离。譬如一身有左右手。定慧亦尔。定静慧照。虽复二分。不离法性。言定即有慧。言慧即有定。譬如女人而有左手。亦如男子而有右手。定慧亦尔。无缘之慈具正观慧而以定当名。中道种智。具大慈定以智标目。何但理然今文亦尔。文云。便生福德智慧之男。此语自具二法门何劳有疑而称男子也。文云。便生端正有相之女。端正无邪丑表中道正观。离二边之丑。即慧义也。相即三十二相慈心所种。即表定义也。虽具二而名女。故知此文若作男女二解。即表定慧不二而二。若作不二解。即表定慧二而不二。理实非二非不二。赴缘为二为不二。即是表二法门文义斯在。次明应机满愿者。果报满愿如前说。修因者。若就修五戒事论。不杀是仁不盗是廉。属女表定法。不妄语是质直不淫是贞良不饮酒是离邪昏。此属男表慧法。若不得此五戒男女。则失人天道。孤独堕在三途。归命求救五戒完全即男女愿满。十善例可知。修禅时。方便修慧精进等三方便为男。念一心为女。若就支林。觉观喜为男。乐一心为女。乃至非想禅禅中细作可解。次明声闻男女者。五停心观。治嗔用慈治散用数。此二为女。治贪用不净。治痴用因缘。治障道用念佛。此三属男。又直缘谛理正智决断名为男。

出观用法缘慈为女。若不得此两法。即当堕落凡夫。为火宅烧害贫穷孤露。若蒙垂应五停心男女生即得入真。出观男女生得入假。二义既满则不复畏二十五有也。次支佛者。缘方便道起慈观名女。慧观为男。若发真缘理名男。出观缘慈名女。支佛譬鹿犹有回顾之慈也。若不得如此定慧。何由速出殷勤求法。若得愿满坦然快乐。次明六度菩萨。菩萨有慈悲不断惑在生死利物名女。行六度方便智慧名男。女人法应生子。慈悲法应受生死化物。化于前人善心开发。即是生子义。前人生五度者是生女。前人生智慧是生男。若定慧义不成。则菩萨行不立。故求观音而获愿满。次通菩萨。既断烦恼则有智断缘谛理之慧为男。慈悲扶余习入三界名女。何以故。如男法不生表智慧决断断于烦恼。不生三界而今还生者。乃是慈扶余习故得更生。称之为女。求愿观音蒙此愿满。次明别教十信菩萨。修福德庄严五波罗蜜为女。从一地二地智慧庄严为男。三十心名男女交处圣胎。初地中道正智开发名为男生。无缘慈心发名为女生。此两要在初地方得开发。亦名男女双生。若不如此即堕二乘生死两边之过。生此男女者生大欢喜故称欢喜地。慈悲被物物荷恩故称为大慈大悲。大慈大悲能成佛道生出般若。是诸佛之祖母故称为大女。十力无畏等众生不知故不名为大也。次圆教以无缘慈悲种三十二相业亦名为女。此女端正有相以中道智慧为男。此男质直福德。十信六根清净名为处胎。初住慈智男女双生。若得此男不畏爱见大悲顺道法爱。亦不畏无慧方便缚无方便慧缚。方便与慧俱解者。即男女具足二求愿满也。变易两番可解。

复次从五戒十善齐第六天已来皆无禅定。番番悉是散心慧法狂男子也。但慧无定四禅有支林一心名为男女福慧备也。从三界定慧男女。男无破惑之功。女无生出无漏之力。此无用之男女。从二乘通教等。慧有断惑之用。则是干事之男。女有发生无漏绍继之德也。从二乘通教所有定慧不能破无明见佛性虽男而女。定则不能怀于中道之子犹如石女。虽女而男。故大经云。二乘之人定多慧少不见佛性。通教菩萨之人慧多定少亦不见佛性。自此之前我等皆名邪见人也。唯有别教登地真明慧发无缘慈成。此乃名为真正男女。圆教初住见中道时。定慧具足男女相满。方称经文男则福德女则端正。故知借事表法。何得作媒嫁解观音耶。第三从是故众生去。是劝受持也。即为三。一劝持。二格量。三结劝。持者上说观音得名因缘其力广大。既不辩形质相对正述名论德。若欲归崇宜奉持名号。故举持名为劝也。二格量为四。一格量本。二问。三答。四正格量。格量本者举三多。六十二亿举福田多。尽形寿举时节多。四事具足举种子多。旧但三意今持名号多。凡举四多为格量本也。次问答如文。次正格量者。还举四少以格四多也。功德正等持名少田少时少种子少。

问。何意以少敌多。

答。佛眼称量不增不减。四多重倍功德正齐如此。格量秋毫无谬。

问。何意等。

旧解有五。一云其福实殊引物论等。此解乃是虚谈。观音遂无实德可贵也。二云田有高下薄瘠所致。如供养百初果不如一二果乃至无学。此亦非叹德之意。乃是以下比高法应优劣尔。三心有浓淡故令福不等。四时得解不得解。此二释皆是前人心力致福。何关观音德高也。五有缘无缘者。如供毁路人罪福浅。供毁父母罪福深也。今明一多性不可得无有二相。一则非一多则非多。同入如实际实际正等无异。一中解无量故说六十二亿。无量中解一故说观音展转生非实者。则是一无一实一从无量生故。多无多实多从一生故其理正均。故言不异智者。无所畏者照其事理既明不生疑畏。故言正等也。法华论云。毕竟决定知法故。法即法性真如法身。是故六十二亿佛名与观音名功德无差别也。又约观解者。二观发中道二观实不等而言等者。以中道等故。故言为等。如乞人等彼难胜如来故言等也。三结成一时称名福不可尽。大品云。一华散空乃至毕苦其福不尽。如文第二问答。从无尽意白佛言云何游娑婆下前。

问。何缘得名佛。

答。众生三业显机为境法身灵智冥应。境智因缘名观世音。此义已竟。今问。云何游此娑婆世界。佛答以普门示现。三业显应应众生冥机等十义。一问二答。问即为三。一云何游是问身业。云何说是问口业。方便是问意业。此是圣人三业无谋而遍应一切。亦名三不失三轮不思议化也。亦名三不护。三不护者。明观音住不思议圆普法门。实不作意计校筹量。次第经营方施此应。既无分别亦无前后。任运成就譬如明镜随对即现一时等应。故言三业不护也。三无失者。众生根机不同深浅有异。观音虽不作念逗机。逗机无失契当前人。冥会事理故言不失。三轮不思议化者。若示为佛身亦示佛心佛口。乃至示执金刚神身。亦示金刚心口。虽普现色身屈曲利物。于法身智慧无所损减净名云。善能分别诸法相。于第一义而不动。不动而动。此乃不思义化故也。

问。意业云何可示。

答。圣意无能测者。若欲示之。乃至昆虫亦能得知也。佛答为三。一别答。二总答。三劝供养。初别答还答三问。应以之言是答其方便之力意业问也。何以故。意地观机见其所宜。宜示何身宜说何法。随而化之。故知应以是答意也。现身是答身业。说法是答口业。

故知具答三问也。又但作二答兼得于三。论其现身不止色阴而已。必具五阴。即兼答意也。口亦依身即兼答口。若说法者不止如树木无心。欲知智在说巧运四悉檀方便。即兼口以答意也。二释俱明答三问也。从别答中凡现三十三身十九说法。束为十界身。而文阙二界者。或指上品云菩萨身。或翻脱落或依古本正法华文。或言观音即是菩萨身。何须更现若三解皆有难今所不用。今依古本为明菩萨义故。然菩萨一界或权或实。种种应化义不可阙。故释菩萨界也。又无地狱界身者。或指上品或言苦重不可度。或言其形破坏人见惊畏故不现。今明别释虽无总。答中有文云以种种形游诸国土。何得言无耶。又请观音云。或游戏地狱大悲代受苦。或言止代受苦不论说法。若依方等婆薮教化即有说法。释论云。菩萨化地狱多作佛身。狱卒见不敢遮。以此而推。应有地狱界身说法也。若尔。十法界身则为具足。今通约十身四句料简。自有一界身度一界。自有十界身度十界。自有一界身度十界。自有十界身度一界也。若妙觉法身应实报土。为舍那佛受化之人。纯诸菩萨皆求佛道更无异身。此一界度一界也。若方便有余土五人同生皆求大乘。上文云。而于彼土求佛智慧于此土为佛。亦是一界度一界也。若同居土寂灭道场。初成佛先开顿说。禀教之徒皆有见思烦恼之人。而是圆机同感佛身。亦得是一界身度一界也。若寂灭道场禀教之徒诸界不同。或人或天龙神鬼等。又根性圆别两异。虽诸界不同同见一佛身而为说法者。即是一界度多界也。若有一界之机但见一界身现则不得度。则示种种之身眷属围绕。共逗一缘。是名多界身度一界也。若佛身菩萨身遍作十法界身。遍入诸道各令得见。同其形像而为说法。此是多界度多界。用此四句。历五味五时现身皆如此。

复次约说法多少者。如善财从百一十知识闻诸法门。则多法为一人说。如净名云。为声闻说四谛。为缘觉说十二因缘。乃至为梵王说胜慧。为帝释说无常。一人用一法为一人说。若如通教说般若三乘人同禀。此则一法为多人说也。若是一切无碍人一道出生死开佛知见。此则多法为多人说。复次因果相对明多少者。五戒十善因少果亦少。声闻五停心暖顶等入二涅槃此因多果少。支佛见花飞叶落即得道此因少果多。诸菩萨万行成就万德果圆因多果亦多。观音明了众生根之所趣。或示现身多少。或说法多少。或修因多少。或证果多少。逗彼机宜必无有差。有人云。现因身说果法。现果身说因法现一身说多法。现多身说一法。或现身而无说。此比十法界机狭。旧释三十三身为三。初三乘人。二四众。三八部。各有枝末以人天为圣末。以其是受道器故。童男童女为四众末。可成四众故。执金刚为八部末。同有大力故。若尔。执金刚力大何意为末。答此最在后为掩迹故也。今明三十三身文为八番。一圣身。二天身。三人身。四四众身。五妇女身。六童男女身。七八部身。八金刚身。明其次第出自人意尔。一明圣人先明佛者。为是应佛为是化佛。但圣人逗物具有二义。若一时欻有为

化。应同始终名应。若寻此文明于应义也。

问。何不以真佛为众生说法而以应耶。

答。佛身多种。若应化非真佛。亦非说法人。真佛者据妙觉法身究竟极地毗卢遮那乃名真佛。真佛渊远不可说示。云何能解。如妙音所作文殊不知。况下地凡夫为示真身耶。如为牛羊弹琴不如作蚊虻之声。若从妙觉应。为实报圆满相好光明无量。同四十一地实报土众生。为说一实谛正真之法而教化之。如此之应非余界所堪也。何以故。此等诸地已分入地位。不可以余界身应。亦不得以余佛身应。如此应者唯应彼土。非余土所堪也。

复次变易土明应佛者。小乘经云。三界外无生大乘五种意生身方生方便土。此即三界外受生生变易土也。释论云。法性身菩萨生三界外。既有生宁无应佛。法华云。我于余国作佛更有异名。即是此义也。此应佛即有两相。一示胜应身。圆满相海如前实报之应。二示劣应。令见者劣于前。但为二佛更不示为种种诸身。何故尔。五种意生利钝之别。赴此根性故示二身。但说次第不次第两种大乘。故不须余身余法化也。若圆人无明未破及已分破。别人于回向中及分破无明者。此人生于彼土则利。别人未修未破。及通教断惑者。三藏中断惑者。生彼皆钝也。凡圣同居土明应佛者。土有二种。一净二秽。如富楼那土西方等土。其中众生具三毒见思。无三恶名果报严净。此名净土。如此娑婆三恶四趣荆棘丘墟。是名秽土。若净若秽皆是凡圣同居土也。二土众生各有二种。根利浊重根钝浊重。根利浊轻根钝浊轻。浊重者若娑婆众生身形丑恶矬短卑小。命止八十或复中夭。烦恼炽盛诸见心强。时节粗险。是为五浊重也。净土不尔。是为五浊轻也。何故尔。不多修福德生重浊土。多修福德生于轻土。若秽土中生有戒乘俱缓。有乘急戒缓。有乘缓戒急。有戒乘俱急。戒急受人天身。乘急有感圣之机机有二种。一大二小。小机则示三藏佛身说法。大机应以舍那佛身说法。是故降神母胎即示两相。顿机所感即见舍那菩萨与百千围绕处胎说法。十方众圣皆在胎中。出胎光明遍满寂灭道场。成卢舍那佛转一实谛无量四谛等法轮。譬如日出高山前照。即闻顿教见佛性得度也。故涅槃云。雪山有草名曰忍辱。牛若食者即得醍醐。此之谓也。若小机之人感佛。正念入母胎出生王宫。六年苦行树下坐草。成老比丘佛。于鹿野苑转生灭四谛法轮。拘邻五人初得甘露悟小乘道。既非醍醐未名得度。故云。但离虚妄名为解脱。其实未得一切解脱。未堪大教如聋如哑。于其无益于大教中。止有冥勋之力。取譬如乳。闻方便说三界断见思时。尔时转乳名酪。次闻方等四种四谛。用大弹小耻权慕实。起殷重心名为生酥。次闻般若三种四谛转教。其心稍纯名为熟酥。次闻法华舍三方便。但说一实佛之知见。声闻疑除受

记作佛。菩萨迷去增道损生。尔时名为醍醐。菩萨之人处处得去。钝者亦同二乘。二乘之人始自于此得见佛性。故云。始见我身闻我所说。即皆信受入如来慧。证前大机人初得醍醐也。除先修习学小乘者。我今亦令得闻此经入如来慧。即证小机始于法华得入醍醐也。若复有钝根于法华不悟。更于般若调熟至于涅槃。说胜三修。即明常住得见佛性。乃是醍醐。是为同居秽国示现佛身说圆渐法。或示种种身说圆渐法。四句此开五味义。秽国既尔净国亦然。既有利钝两机。宁不顿渐二说以明应身及说法也。此中应明别圆本观所起慈悲。今遍法界起应例前思之云云。

问。经但言游于娑婆。不言实报方便等国。

答。总答中云游诸国土诸是不一。岂止独娑婆耶。又如大本。文云。若能深观见我在耆阇崛山共声闻菩萨僧。此即娑婆而是方便也。又云。即见我纯诸菩萨无声闻缘觉者。即此是实报也。故约二土明义无咎。

问。二土同称为法性云何异。

答。真谛中道此则大异。次明应以菩萨得度者。或上地下地三藏通别圆等辅佛不同。若佛于实报作佛。观音即为实报菩萨形。或作方便土菩萨形。或作同居土菩萨形。赴利钝两缘。赴利缘者即如华严中法慧金刚藏等。赴钝缘者或如弥勒等。若佛转五味法门。法门兴废辅佛菩萨亦节节兴废。若权若实广利众生。此中亦应明别圆本观机应。次明应以支佛者。如文殊二万亿劫作支佛。化众生现身说法。次明应以声闻身者。或作三藏或作通教声闻。或作随五味转。声闻内秘外现庄严。四枯四荣引导众生。次引华严中诸菩萨比丘入法界所见住不思议法门者。成此义也。次引大经四种观十二因缘观。别圆本地慈悲不取不舍。今作四种圣人普应一切。

问。佛云何度佛。

答。等觉菩萨作佛身度初地佛。何意不得。如人亦能度人云云。二明梵身者。梵即色天主名为尸弃。此云顶髻。璎珞明四禅皆有王。此言梵者。应是初禅顶。犹有觉观语法得为千界之主也。观音修白色三昧不取不舍。不取故不随禅生。不舍故应为梵王说出欲论四句现身以权引实。应以帝释身者。此地居天主也。具云释迦提桓因陀罗。释迦言能。桓只是提婆。提婆即是天。因陀罗名主。能作天主。菩萨修难伏三昧不取不舍。说种种胜论。四句现身以权引实。自在天是欲界顶。具云婆舍跋提。此云他化自在。假他所作以成己乐。即是魔主也。净名云。多是不思议解脱菩萨住赤色三昧不取不舍。应为魔王令

诸魔界即是佛界。四句现身以权引实。大自在即色界顶魔醯首罗也。楼炭称为阿迦尼吒。华严称为色究竟。或有人以为第六天。而诸经论多称大自在是色界顶。释论云。过净居天有十住菩萨号大自在。大千界主。十住经云。大自在天光明胜一切众生。涅槃献供大自在天最胜故非第六天。释论云。魔醯首罗此称大自在。骑白牛八臂三眼是诸天将。未知此是同名为即指王为将。天大将军者。如金光明即以散脂为大将。大经云。八健提天中力士。释论称魔醯首罗如前。又称鸠摩伽。此云童子。骑孔雀擎鸡持铎捉赤旛。韦纽此称遍闻。四臂捉贝持轮骑金翅乌。皆是诸天大将。未知此大将军定是何等四句相对。小王身者。或云天王为大人王为小。就人王中四种转轮王自有大小。如非四轮王者名粟散王。自有小大。中国名大附庸名小。传传相望。今言小者。小尚为之何况其大耶。此亦有四句。何独为福业受报。入同居士具足化他。共修功德慈心利物。是为王也。长者身者。应释十长人之德内合法门。居士者。多积贿货居业丰盈。以此为名也。宰官者。宰主义官是功能义。谓三台以功能能辅政于主故云宰官。郡县亦称为宰官。宰政民下也。婆罗门者。称为净行。劫初种族山野自闲人以称之也。一一身皆有四句本观。次列四众释如旧。次妇女者。不明小王妇女者。王家禁固不得游散。化物为难故不作。若如妙音即云于王后宫变为女像也。童男女者。取妙庄严二子释之。华严童子算砂嬉戏也。七明八部者。上列大威德天。今更举二十八天等。或可星宿掌人间者也。龙有四种。一守天宫殿持令不落人间。屋上作龙像之尔。二兴云致雨益人间者。三地龙决江开渎。四伏藏守转轮王大福人藏也。肇师但出三不出天龙。夜叉此云捷疾。此有三处。海岛空中天上。传传相持不得食人。佛初成道及说法传唱至天。乾闼婆此云香阴。帝释乐神。在须弥南金刚窟住。天欲作乐其心动。什师云。在宝山中住身有异相。即上奏乐也。阿修罗千头二千手。万头二万手。或三头六手。此云无酒。一持不饮酒戒。男丑女端。在众相山中住。或言居海底。风轮持水如云居其下。上文云。居在大海边。有大力口诃日月。日月为之失光。掌搏须弥须弥为之踧[跳-兆＋我]。入海齐腰。见天饮甘露。而四天下采华。置四海中酿。海中众生业力持。进失甘露退不成酒。即断酒故云无酒。神不饮酒故得大力也。迦楼罗者。此云金翅。翅头金色因以名之。此鸟与龙约汝绕须弥令断。我搏海见泥。我不如输子为汝给使汝不如输子与我啖。天力持须弥不可断故龙输子。卵生食卵龙。不能食三生。湿生食二胎生食三。化生食四。紧那罗者。天帝丝竹乐神。小不如乾闼婆。形似人而头有角。亦呼为疑神。亦为人非人。今不取人非人释紧那罗。此乃是结八部数尔。摩睺者。什师云。是地龙。肇师云。是大蟒腹行也。八部皆能变本形在座听法也。金刚非八部数。手执此宝护持佛法。或言。在欲色天中教化诸天。即大权神也。经云。是吾之兄。

问。上界身可化下。下界身云何化上。

答。菩萨所为应以得度乃应之尔。如王闻蚁斗。第二从成就如是功德者。是总答也。此则结别开总。成就如是功德是结别也。以种种形游诸国土是总答也。诸名不一。横则遍周十方。竖则冠通三土。随机变现何止三十三身。托化逐缘岂局在娑婆世界。以种种形总明示现身广。游诸国土总明所化处广。度脱众生总明得益广。言虽略上义极广前故。称为总答也。善财入法界文虽广义未必该十法界。地人见文广判为圆宗。见法华文略判为不真宗。若寻此意无不真之义也。三从是故汝等去。是劝供养也。佛答前问先总后别。末劝受持而众生仰荷冥益。但可持名秉字而已。故前开三段始终开合于义相称。佛答后问前别后总。末劝供养众生既荷显益。见色闻声故劝供养。此则开合始终相称。而总别前后者互举尔。有人以总答为叹德。此分文伤义。

问。后劝供养受旨奉璎珞。前劝持名何得无耶。

答。默然持名故不彰文。供养事显须脱璎珞也。又欲成冥显义前是显机。更持名默念即成冥机。后是冥机。复更供养即成显机。合二义具足。

问。亦应更成二应耶。

答。二机既具必知有应。故不更说。初劝供养。二奉旨。初又二。先称美功德如文。二出供养之意。意者正由能施众生无畏从德受名。众生于畏得脱为作此名。德既无量名亦应多。不可说不可说也。奉旨供养中为六。一奉命。二不受。三重奉。四佛劝。五受。六结其德。经文不定。或众宝璎珞或珠或众宝珠。此翻译减长尔。众宝者。众宝间珠共为严饰也。

若依璎珞经。从初住铜宝璎珞乃至等觉摩尼璎珞。今无尽意位高。那忽止直百千两金。

答。此略言百姓万氏尔。实不啻堪此也。若就观解者。将事表理何得一向事解耶。颈者表中道一实之理。以众多无著法门庄严实相如璎珞在颈。解者表菩萨为常舍行故。一切愿行功德乃至佛智菩提涅槃。亦不住不着无依无倚故言解也。大集云。戒定慧陀罗尼以为璎珞。庄严法身也。百千是十万。此表一地有万功德。即十万也。法施者。旧云。如法施重法施求法施学法施皆名法施。无尽意重法故施也。今明如法施也。正以财通于法名财。即是法财。即因缘生法即空即假即中。三谛一心一切具足。于法平等于财亦等。如此施者即是法施。不肯受者。事解无尽意奉命供养。我未奉命那忽辄受。亦是事须

逊让。观解者。不受三昧广大之用故无所受重白愍我者。或可请上愍下。或可地位相齐故相愍。或可我为四众故施。仁愍四众故受。以无所受而受诸受。佛劝愍者。即是愍一切众生及四众也。正以菩萨为物故施为物故受。二分者。表事理二。因奉二佛者。将二因趣二果也。理圆即法佛。事圆即报佛。二佛表二果也。第三从持地说去。叹闻品功德也。文云。闻是观世音者。是闻上冥益一段问答也。普门品者。是闻显益一段问答也。此中明自在业。者若是凡夫之业为爱所润。有漏因缘不得自在。观音为调伏十法界。示此三业慈悲力润随感受生。不为烦恼所累。故言自在业。为中道第一义谛所摄。于二谛中得自在无等等者二乘虽出三界犹有上法非是无等。佛是极地故言无等。发求佛心故言无等等。等于佛也。又约心。心中具足八万四千法门。若发实相心即是等八万四千法门也。亦是八万四千波罗蜜。亦是八万四千尘劳门为如来种故。经云。发心毕竟二不别。如是二心前心难。今发初心等于后心。初心难发故言是无等。等于后心名无等等。此即四悉檀意明发心也。发心有三。一名字发。即五品弟子。二相似发。是六根清净。三分真发。即初住已上此。发心是真发心也。

观音义疏记三卷

# 观音义疏记卷第一

释疏二。初释题目二。初正释题。义者。宜也。谓解释经文使合宜也。又义理也。斯盖智者入法华三昧。于观行位中见第一义理。以此义理解今经文。疏者。通意之辞。又音疏。即疏通疏条之义也。二说记人二。释疏文二。初预分章段二。初叙二家三段。此品既是谶师为北凉沮渠蒙逊。别传于世。故凉陈已来讲者甚众。于是分节经文三段有异。二今师下示天台多种二。初泛明多种分文。二若作下正依二段节目。二就前下正释经文二。初前问答二。初分科。二一尔下随释二。初问四初时节二。初释字义二即是下明悉檀二。初别释相四。初世界。东方西方随机乐欲。二或可下为人。或有根性闻于前品已得世界。故云喜竟。今闻此品即生宿善。三或可下对治。疑破解事属于对治。疑破悟理属第一义。今从解事当第三悉。四或可下第一义。二土者。谓净光庄严土八万四千随妙音者。此土华德及四万二千天子。因彼菩萨来往得道。今八万发心悟在观音。二诸佛下总明悉。如来如鼓四机如桴击之有声声不孤发。今乃四机扣佛之时也。二标人二。初释别名三。初中道对小。此菩萨名由证中立。中必不偏。今偏从无尽者为对小乘。是灭尽法特彰中道。性无尽故。小乘尽智者。谓我见苦已断集已。证灭已修道已。如是念时无漏智慧见明觉也。无生智者。谓我见苦已不复更见。断集已不复更断。尽证已不复更证。修道已不复更修。如是念时无漏智慧见明觉也。二又云下三谛明圆二。初总示。二大品下别示三。初圆空无尽。拣析示体故。云即色是空。应知体空通衍三教。通则但体生死即空。此偏空也。别圆能体涅槃亦空。此中空也。离边属别即边属圆。今在圆也。圆中名空此空无尽。二又大下圆假无尽二。初引经示相三。初大集约八十明假二。初本土所修。此是妙假具于三观。不灭故假。不生故空不出故中。盖不流出二边故也。此观观佛具观三身。至分证位名为见佛。一切佛法无不现前。且举六度耳。二身子下依法立字二。初身子问。二菩萨答。具彰愿行。愿行无尽名于此立。因缘果报即依苦集立誓。因缘集也。果报苦也。为一切等依灭立誓。以一切智及五分等佛果法故。众生性下依道立誓。以顺法性教化众生知道法故。皆云发心。知是立誓。又檀下依誓立行万行皆为檀等摄也。称波罗蜜行到果也。若愿若行皆无作故方得无尽。凡八下结上愿行。皆即法界。是故皆含一切佛法。二又净下净名就二谛明假。有为是俗可尽之法。无为是真不可尽法。小乘智浅。尽于有为住于无为。故归灰断。圆人观俗即是妙有。故行万行。观真能达不空之真。是故不住三无为坑。是故二谛皆是常住不思议假。故名无尽。三华严约十藏明假。新经二十十无尽藏品云。菩萨有十种

藏。三世诸佛皆说。所谓信藏戒藏惭藏愧藏闻藏施藏慧藏念藏持藏辩藏。乃至云。此十种无尽藏有十种无尽。令诸菩萨究竟菩提。何等为十。饶益一切众生故。以本愿善回向故。一切劫无断绝故。尽虚空界悉开悟心无限故。回向有为而不着故。一念境界一切法无尽故。大愿心无变异故。善摄取诸陀罗尼故。一切诸佛所护念故。了一切法皆如幻故。是为十种无尽法。能令一切世间所作皆得究竟无尽大藏。二如此下结经明假。三又如下圆中无尽二。初引经示相四。初胜鬘约佛法明中。以一切法皆佛法故。法无不中。中故常住。常住故无尽。二大品约法界明中。法界体是大总相故诸法皆趣。如提纲领毛目悉归。造境皆中何法非总。今特言意盖为释经。意为法界理必双非。名无尽者。名偏意圆故例真常实无边倒。今释无尽上下皆然。三净名示即边是中。空有当体皆是圆中。中性不改。岂可有尽此之无尽荡二边情。是故能空尽与不尽。故知下结成圆中是真无尽。四大品明诸法皆中。修恶全体是性恶故。十二因缘及以五阴。一一如空常住周遍。非当宗义此文莫销。二如此下结经明中。三通达下从德立名二。初正立名。能达之意从所达法。得无尽名。学者须了。意即三谛无别所达。能达亦无。若其不然非无尽意。二亦名下例诸法。心智五阴及一切法既即三谛故。皆得立无尽之名。二菩萨下释通名三。初对梵翻名。二约华释义二。初释众生二。初通明因果。能生实法所生假人。始自凡人讫尊极人。莫不从于众法而生。二别明菩萨。从于无尽众行而生。故曰众生二发心下释余字。又约上求下化而释。前以众行生己假人。今以道法成他众生。三广释如别。三敬仪二。初分经。二起者下随释三。初释起二。初事释。礼即曲礼。彼云请业则起请益则起。郑氏注云。尊师重道也。起若今抠衣前请也。业谓篇卷也。益谓受说不了。欲师更明说之。今无尽意欲请观音利他之业。欲益己心菩萨之行故。从座而起。二观释三。初约空论起。文有二意。初明空观不着诸法。次明空观自不着空。故名为起。二又菩下约假论起。即不起灭定现诸威仪也。三又中下约中论起。中道遮照皆绝待对。故起不起无非中实。即遮之照。名不起之起。此起自能起发中实。亦能令他起发中实。二偏袒下释袒二。初事释二。初约西土。二此方下约此方。言须贾谢张仪者。合云张禄字之误也。元是范睢魏人也。初仕魏与中大夫须贾使于齐。齐以睢为贤。私赏金璧及牛酒。须贾嫉而怒之。使还谗睢于魏相魏齐云。范睢以魏密事告齐。魏齐大怒。拉胁折齿遭箦卷弃之厕中。睢不死求守圊者出之。睢既得免。易姓名曰张禄随秦使王稽。入秦见昭王。昭王悦之拜为客卿。稍迁左丞相。后须贾为秦使。睢乃微服而出杖于路。贾见而大惊。问睢曰。复说于秦乎。睢曰。逃亡之人免死而已。何敢说秦乎。又问睢曰。秦相张君子知之乎。睢曰。主人公亦得接近。贾曰。今欲因子请谒张君。于是同诣下车。守门者惊起正色。贾疑之。睢入而不出。贾问门人知是秦相失色。战惧脱冠肉袒请入谢罪。睢乃数而恕之。及贾使还睢曰。为我报魏君。令斩魏齐。不

然我将图魏矣。魏齐后乃自缢。魏王斩首送秦。二观解。以事表理既成法门。可以修观故名观解。三释合掌二。初释合掌二。初事释。二观解二。初表权实。昔分今合顺部表观。百界一念权实宛然。二又五下表事理。迷殊悟合。法性五阴凡圣岂殊。但圣出缠众生在染。染中性阴起生死阴以为能感。故使圣人出缠实阴起于权阴而为能应感。若复性应则归真。故以两掌表今方合。欲令行人即观事阴。合于性阴。二释向佛。文唯观解而有二意。初直明向佛。次兼合掌明向义。四正发问二。初分文立意三。初带总分节。二大经下问答功德。三释论下简示今问。二世尊下依文释义三。初释称叹。二观世下释所问。三何因下释正问二。初问能成因缘二。初别取境智。境是机感智即圣应。感应名局因缘则通。二若就下互通凡圣。因亲缘疏互论因发。互论缘助。二名观下问所成名号。因缘是实法。名号是假人。揽实成假也。二佛答二。初分科。二数者下随释三。初总答二。初贴文二。初明机四。初标人数二。初举多数三。初牒经略示。经文所举百千万亿。非谓十界共有此数。盖指一业有如许人。二如一下同受一苦。以苦验人知同一业。若不然者。那得同受一品苦邪。三将此下以例诸趣。二所以下明多意。凡地发心尚能遍摄。果中济物岂有所遗。境众等者。机薪若多应火必盛。二遭苦二。初成上义显无量二。初以别业该同受。上言百千是同业者。共受一苦。今言诸苦。即是有诸百千万亿。二用此下以此意历十界。界界有诸百千万亿。华严明数极至不可说不可说。二今言下对别答彰遍该二。初明总答。文略意广。上明诸苦实遍十界。苦由惑业即显能脱十界三障。广岂过此。二后别答。文广意狭别答七难。约观行解始通三乘。今之总答文该十界。三闻名二。初遭苦闻名共作机。由过现恶故遭诸苦。复由二世之善而得闻名。妙玄云。从阐提起改悔心。上至等觉皆有善恶相带为机。二闻有下四闻三慧俱能感二。初释相二。初别指四教四闻三藏能闻所闻皆是实有。通教即空。别教即假。圆知能所皆是法界。闻既有四思修亦然。故大本疏解我闻。有闻闻闻不闻不闻闻不闻不闻。二若能下正示圆教三慧。前三闻慧不得圆闻。圆教闻慧四种遍达。达四皆是不闻不闻。即闻而思何依何着。二慧导行。一心称名名圆修慧。二此文下结示。四称号二。初牒示事理。二若用下各示称念二。初事二。初明一心。有相续一心。有数息一心。二明称名。今文但称所归之名。未称能归之辞。故是略非广。二理二。初明一心。心有生灭不名为一。今达心性非四句生。既本不生亦复无灭。乃名一心。然立一心对他成二。若无一无心则无诸无法。毕竟叵得名理一心。言达此心者。即是体达事中一心。二知声下明称名。既达心空。从心所生一切皆空故。令声响能称所称皆非生灭。故曰理称。事未必理理必具事。以此为因。安不感圣。二明应二。初分科。二应有下随释二。初明应相二。初判偏圆益相三教作意。应不一时。圆任运应一时普遍。二众机下明机应速相。观音应赴心内众生。众生机感心内观音。若不然者不遍不速。二皆得

下明解脱二。初约多机显圆应。故前释人数。云此举众境机多以显观深应大。二或时下约三速再贴文。经云观世音菩萨即时观其音声皆得解脱。如何观之。能令众苦普皆解脱。说听之者宜善思之。二问十下料简二。初明十界机应俱时遍二。初以多机差别难。二答譬下以四事圆普答五。初以四喻示。二菩萨下约四法合。三安乐下引此经证。智慧宝藏证财智二。四又如下又三喻显。五又是下示三昧力。中道为王。统摄二谛。一心圆入十益普沾。观音入此三昧。即是遍入一切众生心性。常以三昧之力。与其十番之益。但由机感亲疏。致使利益深浅。王三昧在妙玄第四十益在第六。二问一下明一心事理立能感二。初久称无效问。二散心乖法答。若能一心称于事理。其犹形对影生声腾响答。第二别答二。初分科叙意二。初分科。二叙意二。初叙他师意三。初立三机三。初有人下定三业前后。二通论下论三机与拔。免难是除果离毒。是除因得子是与乐。三叙三番料拣三。

初问。那忽与乐者。古以得子为乐故也。

答。云少分与乐不碍悲门。

二问。礼拜乞子示求乐果。何不令求戒善等业为乐因邪。

答。乐果称意可引人。求修因勤苦。非引接法。其文在后者。十九说法广示修因也。三问。并答可见。二有人下立七难二。初明双只。鬼开去来者。去谓飘堕其国。来谓到此恼人。王论轻重者。被害则重检系则轻。体则是五开则成七。二明次第。鬼王相间者。三鬼国难。四临害难。五来恼难。六枷锁难。三四相比。鬼难在海国则重。王难在城邑似轻。四五相比。王难或死故重。鬼恼或不死故轻。各论轻重故云相似。乃相间也。三有师下立八难二。初一师立。二一师破。二今明下明今师意二。初明三机二。初斥他非二。初斥情卜圣应。二今不下斥悲门与乐。二今言下明今意二。初随世立次。此娑婆国声为佛事。口机为初。意根冥密起必先身。身业粗显后心。而动三业之次岂不然乎。二若寻下圣应无谋。且随世俗立次如前。据圣无谋即扣即应。二他既下明七难二。初明次第二。初且一往立次。从重至轻一往次第。二至如下诚不可定执。二问诸下明所表二。初以难多唯七责。二答此下以七难表六答二。初正示表意二。初通明七六。经明七难。不止在事。故约观释通亘三乘。若无所表不能该深。故约七难以表六种。外水火风表内三种。刀锁坚碍表内地种。王等有情可表识种。大千世界虽非正难。是难所依可表内空。二云何下别示空识二。初明表相。二空为下明为难二。初空。虽非正难而是难由。若论观行亦为所观二识。识起爱见必该通别二种爱见。二所以下结示唯七意。二一火下依义释文三。初口机二。初明七难七。初火难二。初科意三。初节经文。二上总下叙经意。三释诸下列义门。二贴文下随释

三。初贴文四。初持名二。初释文义二。初释持名。秉持属口者。大论云。出入息是身行。觉观是口行。受为心行。秉持之心既是觉观。故属口业。二释若有。挑字去声不定貌也。二余皆下明先后二。初叙古。谓是互出其义不然。二今释三。初约义释。二如慈下引事劝二。初引事证。此是男子名慈童女。鬻薪养母督于孝诚。后欲涉海。母抱其足不欲儿去。违母掣身绝母一发。海上失伴入诸宝城。多岁受乐。行孝报也。后入铁城火轮着顶。绝发之报。若专行孝不遭火轮。二行人下劝忆持。三火难下约重结二遭苦三应。四威神下结。二次约下举事二。初示二人着传。二其传下举四人免难。三就观下观释三。初通标列。报是事火。眼见身觉。业与烦恼但有烧义。令世善业及三观坏故名为火。是以称为就观行释。

问。三观所对唯在烦恼。纵兼远障只至于业。事相火等全不妨观。何得果报预观释邪。

答。经列七难。止在人中。智者深穷。救难之功在王三昧。即二十五有真常我性观音证已。乃能遍拔众生之苦。于一一有十番破障。令与我性究竟冥一。方尽大士拔苦之用。然十番破不出三障。若尽理说。于一一番皆破三障。今欲易解从增胜说。报且在事业属有漏。唯惑至极。观音修习王三昧。时具有弘誓拔于法界三障之苦。故今众生三障苦逼。一心称名皆得解脱。其义若此。岂得不论果报火等。应知吾祖说观世音圆修三昧。圆发僧那圆入法门。圆救诸难。意令行人仿之修入。所列三障岂独即今修观之境。亦是将来所拔之苦。故知具示七难浅深。正论观行始末之相也。二果报下示分剂。报业烦恼始自博地终至等觉。皆具此三。故辅行明分段土至实报土各有三道。分段三道谓见思惑为烦恼道。烦恼润业名为业道。感界内生名为苦道。方便三道谓尘沙惑为烦恼道。以无漏业名为业道。变易生死名为苦道。实报三道谓无明惑为烦恼道。非漏非无漏业为业道。彼土变易名为苦道。今从增胜而说。故约事火而为果报。只至初禅轮回之因。以为业火。故至有顶。三观所破方名烦恼。故通三乘。下去诸难其意准此。三果报火难下随次释三。初果报火二。初遭难三。初通明处。二如阿下别示相。三凡一下总结数。四趣四洲六天初禅。若加梵王合云十六。同在初禅且云十五。二持是下感应二。初机成获脱。二直就下指数斥局。直就果报地上清凉。验于旧解所失者众。因华已去丸番破有他不闻名。二次明下恶业火二。初遭难。二初明修因。上之所明于现报上求免苦厄安其果身。今所论者修行戒善及八地定。求于未来人天乐果。二多为下明遭火三。初释相。宿习破戒十恶业等。于修持时起作障难。使戒定等善业不成。名为被烧。有顶等者。然有漏善极非想定。非恶业火。无所有下即为恶业。且欲示于恶通三界。故引之耳。二术婆下引证二。初引事。术婆伽淫欲炽盛火起烧身。此即业火。能

生事火。验三种火其性不别。二金光下引经。三能破下被烧。上升之善既为所焚。乃随恶业牵堕于下。二若能下感应三。初成机得脱。二故请下引消伏证。梵行者。净行也。谓大小诸戒是三乘之人清净之行。十恶是能破梵行是所破。三由斯下用此文结。三烦恼火二。初就机应解释二。初明偏圆机感二。初别释二初约声闻广示。见思之因分段之果。四心流动三相迁移名为火宅。竞共推排争出此宅。若非一心称观世音。或当堕落为火所烧。此教观音身在此岸度人彼岸。故令声闻得二涅槃。二次明下例余位俱机。剂于通教见思为火。别教正以尘沙为火。圆教初后无明为火。上之二土通名变易。未能伏断无明惑者。名钝根人。若能伏断称利根人。伏在方便断穷实报。二凡有下总示二。初修观被烧。唯除求离果报火者。戒善已上皆名修道。故云九番。并为五住惑火烧者。修因禅定。亦被爱惑三住所烧。况三毒业见思通摄。二称观下称名得脱。各依本法而修一心及以称号。若成机者无不得脱。二问菩下明渐顿慈悲二。初问起。如上所明二十五有三障苦难十番令脱。未知大士修何方便。证何法门。得如是力。二答菩下释出二。初略示。二所以下广释二。初明渐次二。初修观本誓三。初果报慈悲。既于元始发菩提心。凡曰见闻终期济拔。二受持下修因慈悲。略云禁戒。须兼根本十二门禅。以其业火皆能坏故。三修无下无漏慈悲二。初事定。若据根本。味禅之外有根本净禅。谓六妙门十六特胜通明禅。此等亦带无漏能灭烦恼。今但从观骨光等为无漏者。盖取出世事禅之中有火名者。辩其观相。此乃以事禅之火。灭见思之火。然事禅有四。即观练熏修。观谓九想八背舍八胜处十一切处。练谓九次第定。熏谓师子奋迅三昧。修谓超越三昧。今于四中但举观禅。中三不引八背者。以八背中无火名故。盖随便也。初云白骨流光者。即九想中于第八白骨。修八色流光。言八色者。见地色如黄白净洁之地。见水色如深渊清澄之水。见火色如无烟清净之火。见风色如无尘迴净之风。见青色如金精山。见黄色如薝卜华。见赤色如春期霞。见白色如珂贝雪。见色分明而无质碍。八胜处者。一内有色相外观色少。二内有色相外观色多。三内无色。相内观色少。四内无色相外观色多。此四句末皆云若好若丑是名胜知胜见。五地胜处。六水胜处。七火胜处。八风胜处。此于缘中转变自在观心淳熟胜前八色故也。十一切处者。一青一切处。二黄一切处。三赤一切处。四白一切处。五地一切处。六水一切处。七火一切处。八风一切处。九空一切处。十识一切处。此于所观普遍即观禅成就也。二又观下三观。诸火者。报业烦恼及事定中火。皆是三观所观境也。此境缘生故。先即空次假后中故成别观。节节慈悲誓。拔报业及三惑火。二今住下熏心起应二。初乘誓赴难三。初真悲妙力。即是邻极同体慈悲冥熏众生。令成机感垂应拔苦。二若事下众机关誓。众生若起三种火时。与本菩萨所起无殊故。关分果之悲。以答因中之誓。肇师云。发僧那于始心。终大悲以赴难。三若众下一时普救别教虽则修有次第。证必圆融。故

十种机能一时应。二如华下引经证成二。初引经。

问。今家判华严。善财未见弥勒文殊已前。皆是别教历别法门。今文既云此火山者。名为无尽法门。若入此门能知诸法。此门岂非圆融义邪。

答。此唯于火法门中能知诸法。不能于余法门知诸法故。以彼经云我唯知此一法门。故知仍是教道之说。

若尔。此之三昧住何谛理破何等惑。

答。既云。无尽法门。又云。能知诸法。即是中道三昧破无明惑。故释签明。善财若于知识得实相三昧。则破障中微细无明。多分并约教道不融。破无明惑(上皆释签)二举彼下结示。观音若是别教。救于烦恼火者。即如方便命婆罗门所修之相也。十番利益者。乃是通结前来三番慈悲。二次明下明圆顿二。初明本修圆观慈悲。初心观火不思议境。即一火门具三千法。虽皆互遍相相分明。即于此境发菩提心。誓拔众生三障火难。誓与众生三种火乐。二若法下明入位法界机应二。初释三。初无谋而应。圆修圆证以圆誓愿。熏圆力用。不动一心救十火难。二虽无下不分而分。圆普之悲彻底而拔。实非前后。浅深应之但就机感。三障分齐对二十五王三昧力。自成多少。免果报火。当于十五王三昧力。修有漏善免恶业火。当二十四王三昧力。关何一邪。若除恶业不用非想。若成善因不用地狱。以地狱因无成就。故非想之因无破除故。故修因恶业极上极下互论不用一三昧也。二乘已去至圆入中。节节皆用二十五有王三昧力。三虽应下入而不入。虽入诸有三障之火。以其体了即空假中故。无相可得。何有能烧及所烧邪。二菩萨下结。二常途下示己他得失。如幻三昧破阎浮有。具论十番。他师唯知果报一益。故云少分。二水难二。初列义门。二贴文下随门释三。初贴文二。初科经。二问何下释义三。初遭水二。初问二答二。初就水难答。二火难下对火难答。二称名。三水论下蒙应。二引证。三观释二。初列三水。从增胜意同前火难。二如地下释三水三。初果报二。初遭难。二是时下机应。二次恶下恶业二。初遭难。放舍浮囊等者。大经云。如人带持浮囊欲度大海。有一罗刹乞此浮囊。初则全乞。其人不与。次乞其半。次乞三分之一。次次乞手许。后乞微尘许。其人念言。若与尘许。气当渐出。何由度海故悉不与。护持禁戒亦复如是。常有烦恼罗刹令人破戒。若破根本如全与。破僧残如半与。破舍堕如与三分之一。破波夜提如与手许。破突吉罗如与尘许。所破虽少。若不发露则不能度生死彼岸。菩萨护持重禁及突吉罗等无差别。今明恶业故言放舍。二若能下机应。三烦恼二。初明机二。初论惑水二。初通明诸有水。菩萨香象足虽到底。若未达岸宁免被飘。缘觉观集而为初门。故云爱水增长诸有。二二乘下别示四教机

二。初示声闻。二次支下例诸位。支佛修行不立分果。深观缘起久种三多。福慧既隆预侵二习。虽未发真。四流莫动名得浅处。顿证极果安到彼岸。通教菩萨正尽得浅。习尽到岸。变易二土同以别惑而为中流。上品寂光方为彼岸。二复次下示四流。常途四流只是界内之惑。今取别惑方名无明。故知即与五住无异。但合色爱及无色爱。为一有流耳。二菩萨下明应。前之十番各有修相。皆所被机求脱之事。今说本观二种修相。皆是观音垂应之本。二初通示二观慈悲。兼别观者。略有二意。一者此教初心立行虽依渐次。以知中实后心能证王三昧故。二者欲以历别之相。显于圆融一念具故。摩诃止观十乘之初。先明次第显不次故。今释此品。本观皆两有兹二意。二所以下别明三昧渐顿二。初渐二。初渐修。元始发心上求下化水光三昧。即观白骨八色流光中一色也。水胜处等例如火难中说。二今成下顿应二。初乘誓赴难。渐修顿证常鉴法界。十番机缘三障水漂。对于因中节节誓愿。令彼一切皆得解脱。二如华下引经证成二。初证。托于事海观三障海。十二年者。十二缘也。渐渐转深见海十德十观成也。生大莲华显妙境也。天龙庄严者。具妙力用也。有佛相好常见卢舍那也。申右手者。权智应也。摩我顶者。实智感也。即以感应道交彰。始本分合也。说普眼经者。分得果法也。一日所受至不能得尽者。一念心尘显大千经卷也。二当知下结。既如阿字具一切义。应知亦是中道法门。但带教道。唯知此一耳。二复次下顿二。初顿修十界趣水者。水为法界。摄诸法尽故言趣也。既立能趣及以所趣。故当俗谛。水尚等者。所趣之水全体是性。无相可得。无所趣故那有能趣。能所俱空名为真谛。云何等者。水尚叵得则无有趣。有趣既绝不趣自忘。即以双非显于中道。此之三谛同一法性。即一而三即三而一。不思议谛也。二如此下顿应二。初明不应而应。大经云。慈若有无非有非无名如来慈。岂非三谛起慈悲邪。前总难中十界众生受苦称名。菩萨即时观其音声皆得解脱。不观十界即空假中。那得一时离于众苦。良以三谛是生本性亦圣果源。无有二体。故同体悲方能圆拔。二明不分而分。大意同前火难中说。今以四流对诸位难。四教入空离于有流。等于见欲二流也。假于有流无染湿者。假虽彼空亦不著有。以双流故。应知假显空亦弥着。名平等观。义在于斯。中破无明。如常所说。

三罗刹难二。初列义门。二随门释三。初贴文二。初科经。二人数下随释二。初明难五。初举数二。初释人数。若百若千或万或亿。以其泛海必乘大舶故。云结伴不可独往。二贤愚下明入海。二次遭下难由三。初正释难由二。初证。风非证难。以古师足风为八难故据结文但成鬼难。二难由下推。风是难由。若展转推之。皆是难由。于诸由中风由最切。是故经文特言风耳。二七宝下追释宝物二。初分真伪。二示似真。三黑风下更释风相二。初他解三。初旧师立。二有人下他人弹。三今还下今例难。二请观下今释二。初经明风色。二风加

下风黑怖甚。三罗刹下遭苦。罗刹鬼者。本毗沙门天王所管。有其二部。一曰夜叉。捷疾鬼也。二曰罗刹。食人鬼也。遍在诸处。然其本居海外有国。或人飘往其国。或鬼来此恼人。皆由恶因相关故也。四一人下明机。五明应。二何意下结名。二约事。三观释二。初明风义不局。世界中风果报风也。黑业名风。至失人道善宝。皆恶业风也。失无漏财烦恼风也。以下第五又明鬼难。具明三障恶鬼之义故。今观行且从难由风义。而示欲于六种。明别圆观即是一切观境之式。二从地下释风通三障三。初果报二。初遭苦二。初上至三禅。二如僧下下遍诸趣。僧护比丘明四阿含为众知识。五百商人入海采宝。来就世尊。请此比丘船中说法。佛知有益许之。令去船还海岸登陆而行。夜宿树下。商人早发忘唤比丘。因兹失伴。独行山林。见僧伽蓝比丘住处。若饮食若房舍若温室。若园林若田地若受用。皆是苦具日夜之间。受种种苦。有百余条。僧护问故。皆答云。当还问佛。自当知之。既至佛所。具陈所见。佛皆答之。悉是比丘破诸禁戒。毁坏常住侵用众物。于彼海山受地狱苦。学者览之足以自诫。二当此下明机应。二次明下恶业二。初遭难三涂约果爱见约因。皆由宿业。令起爱见堕于三涂。贪欲之心如罗刹妇。破戒定善如随食子。失人天报如食其夫。二急须下机应。三次明下烦恼二。初明机二。初声闻。圣财不出七种。一闻。二信。三戒。四定。五进。六舍。七惭愧。慧行即无常析观。行行即不净慈心等。二行约凡位所修。七财约圣位所得。二次明下诸位。八倒风者。支佛六度通别圆入空之观。以常等为倒。假中变易以无常等为倒。用正观一心称观世音。即出二边恶鬼境界。即能达到中道宝渚。鬼义合前后章前即此章贴文约事。后即第五鬼难章也。二法界下明应二。初通示二观慈悲。别虽渐修果能圆应。二菩萨下别明三昧渐顿二。初渐二。初修时逐行起誓。二今入下明证时随难相关。二若作下顿二。初修持三谛圆融。风字门者。如请观音疏释六字章句。以六道等为六字门。良由六道。体是法界能通实相。故名为门今以风字为门。其义亦尔。字者。召法之辞。二若分下用时一念差别。四刀杖难二。初列门。二解释三。初贴文二。初科经。二释义三。初遭难。二称名。三今言下蒙应二。初据文消释。二问下对前料简二。初问。二答。二约证。三观行二。初通示三障。二从地下别释三相三。初果报二。初明遭难。娑伽龙王本宫安住兴云降雨。六天四域修罗龙鬼感见不同。天见华宝。人得清水。修见刀剑。二若能下明机应二。次明下恶业二。初遭难。恶业所感三毒炽然。近障戒定远妨三观。言思绝处即微妙心。二起怖下机应。三次明下烦恼二。初机二。初声闻二。初遭苦二。初释相。二故大下引证。彼经云。譬如有王以四毒蛇盛之一箧。令人养饴瞻视卧起。若令一蛇生嗔恚者。我当准法戮之都市。其人闻已舍箧逃走。王时复遣五旃陀罗拔刀随之。密遣一人诈为亲友。而语之言汝可来还。其人不信投一聚落。都不见人求物不得。即便坐地闻空中声。今夜当有六大贼来。其人惶怖复舍之

去。乃至路值一河截流而去云云。合云蛇若害人不堕恶道。无三学力。必为五阴旃陀罗害。若不识爱。为诈亲诳。观于六入犹如空聚。群贼住于六尘六入。欲舍复值。烦恼驶流应以道品船筏。运手动足过分段河。十住未免唯佛究竟。经文本喻三乘始终。今喻声闻观法。十二因缘关禁如城。黑白不动三种之业。系属如馆。五欲为害如拔刀人。魔境难出如门被守。二尔时下得脱。二次明下诸位。各以本观一心称名即时解脱。二复次下应二。初渐二。初明本誓。随见随修皆起誓愿。拔于众生三障刀杖。二今住下明赴机三。初赴机相。三昧神力称本诸誓一一能拔二刀杖下所住法。以七种难。表内六种对于观门。此地种门今修成也。三如华下引经证。六种遍收一切观境。刀杖坚碍属地字门。故引屋壁地种能现诸佛。及能发明善财定慧一切功德。当知地门能成普应。二复次下顿二。初圆修。地为法界。生佛依正无不趣入地字法门。当知一尘无不具足三谛等者。一尘即空一切皆空。假中亦尔。二圆起下顿应二。初总示。三谛慈悲无不遍摄。故能一时遍拔众苦。二若欲下分别。圆悲该亘不可别论。若欲易知对机分别。四洲四趣四王忉利。此之十有有事刀杖。能感一十王三昧力。修有漏善遮恶。刀杖感二十四王三昧力。四教三观一心称名。感二十五三昧之力。第五鬼难二。初列门。二贴文下随释三。初贴文二。初科经。二三千下释义四。初标处二。初大千假设。二对上料拣。二遭难。三称名。四鬼所下蒙应。恩威即是折摄二门。以恩摄故害心恶眼二俱休歇。以威折故恶害亦然。二约事标而不释合注云云。上罗刹难已彰其事。故不重说。三观解三。初果报二。初明难诸天等者。嗔增诸恶助鬼之威。慈为善本消鬼之势。行者当知。若多嗔恚。常与恶鬼同其事业。若常慈悲。与佛菩萨。同其出处。二如是下明感。二次明下明恶业二。初明难二。初鬼动三毒。虽是恶鬼使人淫佚。亦是淫业所召。以其多起淫思。致令淫鬼得便。嗔恚邪见亦复如是。又是宿业互相招集。故于今日同造恶因破于善业。二三毒下诸恶名鬼。如前业火业水业风。故今诸恶得名为鬼。皆以三毒而名恶业。与烦恼何异。任运起者名为烦恼。卒起决定能动身口名三毒业。今既能破五戒十善。必非任运贪嗔痴也。人天散善名为动业。四禅四定名不动业。二若能下明感。三次明下烦恼二初机二。初明难二。初所遭难二。初明满大千。男性刚利如见推划。女性柔染如爱缠绵。二何以下遍三界。二此鬼下遭难人。小草已上八番行人。俱为烦恼鬼之所害。二若称下明感。见爱尘劳即染而净。是故净名取譬。侍者随意所转。二次明下明应二。初渐二。初随修立愿。如讫拏迦等。即请观音经缘起也。毗舍离此翻广严。彼国人民遇大恶病。眼赤如血两耳出脓。乃至六识闭塞犹如醉人。有五夜叉名讫拏迦罗。吸人精气。二于诸下乘誓普救三。初示相。渐修顿证法身自在。法界众生三障鬼难关于本誓。一一救之。能令诸鬼皆为佛乘。二如华下引经。斯是菩萨住鬼法门。能以鬼身广作佛事。三障之鬼或破。或用得自在故。一切鬼难一时普救。三故知下

结益。二若圆下顿二。初明圆观慈悲。识种乃通今约鬼修。别从爱见识种为境。一识一切识一切识一识。非一非一切而一而一切。此是鬼门十界。三谛依此妙境。真正发心乃能遍应。二若分下明随机分别。事鬼既能恼于帝释。故地居天四洲四趣。感于十种王三昧力。余义同前。六枷锁难二。初列门。二随释三。初贴文二。初节经。二上临下释义四。初标罪。二在手下遭难。三鸟死下称名。曾子云。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四蒙应。二约事。三观释二。初正明枷锁三。初果报二。初明难。事系唯在四趣三洲。二若能下明感。二次明下恶业三。初明难。二若欲下明感。三故经下引经。廷尉检系可有散时。妻子钱财系无脱日。望现在等者。只今妻子及钱财等亦业亦报。何者。若从现说名之为报。从过去说名之为业。应知障善皆是宿恶。此之宿恶或已成报。乃附报为障。即今妻子及自身依报等也。若未成报今在业道。亦自有力令善不成。又今妻等不定为障。若于往世同营善因。今则能为修道助缘。如妙庄严王因妻子故。见佛悟道。现见有人妻子劝善畜财能施。今从恶因所感。妻等名锁名狱。若归观音则成报之业。及未成者是恶皆息。三次明下烦恼二。初明机二。初约声闻二。初约小释二。初明难。凡夫见思全在。初二三果思惑未尽。皆名有罪。罗汉思尽名为无罪。大品经指学无学。名为大龙。故云摩诃那伽。学人残思名为有罪。无学断尽名无罪俱未无余。名同在狱。既有果身宁逃五阴及以三相。乃名检系。权实等者。此约有罪示也。碍于二智提拔名杻。妨于二行进趣名械。小以断常为中道枷。能障五分为法身锁。只是见思对于所障。得杻等名。二称名下明感。二此复下明通大。若就通惑论杻械等。即藏通人。若就别惑明杻械等。即别圆人。二次明下例诸位。二若论下明应。因中渐顿慈悲。果上圆普与拔。皆如上说。二若三下兼明空识二。初普应指前。二论其下本观。今说二。初渐二。初本观慈悲二。初随观示。一切烦恼是识所为。识最是难。空虽非难能来难。故空亦名难。空为业者。亦是业由身内有空故。能动作造于业因。外空亦然。空为惑者。于境迷悟成障成理。一切法邪一切法正。而于节节起誓与拔。二故净下引经证。入不二法门品。明相菩萨曰。四种异空种异为二。四种性即是空种性。如前际后际空故。中际亦空。若能如是知诸种性者。是为入不二法门。既云四种性。即是空种性。就性明空空是中理。此以中理不于事二。彼约五种即性故不二。今明六种岂不即性得经意故加于识种。弥显不二。若其空识不即中道。将何以为王三昧体。二成王下乘誓应赴二。初示相。二华严下引证。见空实相。能于虚空立种种事。利诸众生。二若作下顿二。初空识圆修。诸门观法多推心识。从近从要初心易故。人根不等。有宜观外而得益者。四念处中。下界众生多着于外。故令摄境观于内心。上界众生多着内心。故令观色夺于内着。今观空种。亦是色类。唯是一色空外无法故。一切十界悉趣空门。空即三谛故。一切法皆即三谛。三谛慈悲无生不摄。二起无下慈悲普应。第七怨贼难

二。初列门。二贴文下随释三。初贴文二。初正释怨贼二。初科经。二难处下释义四。初标难处二。初明处。二次明下明难二。初释满中。二怨者下释怨贼。二二标下遭难人二。初示四义。二商者下释四义四。初释商主。二既有下释商人。三既涉远下释重宝。以人众路远显所赍宝贵。四险路下释险路。以处以人二事释险。三机者下明有机二。初示经四义。二所以下通释四义二。初明前三助进二。初释二。初明设三所以。一心称名为计策者。更无过此知德可凭其胆则定。二若不下明无三不进。二故知下结。二三义下明后一能感二。初明因三故唱。二南无下翻梵就华。四明蒙应。二次结下寄结口机二。初举经。二今言下释意二。初约威力明。二巍巍下约字义显。二约事证。三观释三。初果报。二修善下恶业。修善治恶。若恶多善少恶即怨贼。若善多恶少恶为仆从。冰炭之势多能灭少。系念成机恶销善立。三次明下烦恼二。初略明机二。初通明四行遭贼。以前六遍。备明八番破惑感应。故今怨贼但明四行。遭烦恼贼将历四教。自摄八番。言四行者。一戒法受持。二听习教理。三研修正观。四正助合行。出世行人要先禀戒。随境护持持心习教。凭教显理称理修观。以正导助。若非此四入圣何期。初商主下戒中三句明受一句明持。五尘能杀持护之心。名戒怨贼。次或法下听法中。师徒说听皆欲依教而显至理。此二俱得名重宝者。以其诠旨得则俱得失则俱失。其犹识指方乃见月。故知解教诚为不易。何况理乎。而其徒主两喜杂魔。二宝俱失。师为利故说。徒为名故学。斯之两人皆成魔业。或师嗔弟子。或弟子恨师。亦是二人值于魔事。或心下修观中。心王若正心数亦正。王数同求正智之宝。三毒觉观能劫此宝。最为怨贼。或般下正助中。正观般若导五助行。共显理宝。般若如知金藏。五度如用功掘出。六蔽之贼害此二因。还令藏隐。是名怨贼。二将此下历诸教明感。四教行人一一须四。若遇怨贼。一心称名四行皆就。二例明应。例前六种故略不说。第二意业机二。初列门。二贴文下随释二。初贴文二。初科经。二释义二。初正明意机二。初总示经文。二通称下通释经义三。初依经论释三毒二。初通释二。初明单复。云贪嗔痴。此三单也。今从复列。故云淫欲嗔恚愚痴。大本疏云。自爱为欲爱他为淫。自忿为恚忿他为嗔。自惑为愚惑他为痴。二有人下明多少二。初他明少。二意谓下今明多二。初立少乖经。二今明下明多能感。毒之多少由习重轻。求之进不由机有无。无机者毒多毒少俱不求离。若其有机毒之多少俱能求离。古人不解执多不求。今明能念任多亦离。二大论下别释二。初正别释三。初贪欲四。初大论明宿因。意同此经。谤经之罪历诸恶道。纵得人身。淫欲炽盛不择禽兽。若不求离。复沦苦趣无解脱期。二不择下现事明过患。术婆伽缘略如玄记。褒姒者。褒国之女也。周幽王伐褒。褒人以姒献之。王甚惑之。初幽王与诸侯约。有寇即击鼓举烽。诸侯来赴。及惑褒姒褒姒无笑。王欲其笑。乃击鼓举烽。诸侯皆至而无寇。姒乃笑。又好闻裂缯之声。发缯裂之以适其意。及申侯

与犬戎兵至。击鼓举烽。诸侯以为如前见欺。无复至者遂败。三净住下二经明虫鬼。各是有情。以共业故资人倒惑。又阿含云。淫亦有鬼。鬼入心则使淫佚无度。四如大下大经明多少。习果若成报果在即。故云熟也。如人灾至合当王宪。即有恶人奖助为恶虫鬼如助者。地狱如王宪。此多欲相也。若反此者名为少相。二嗔恚四。初约喻明嗔相。二故遗下二经明障道。慈是一切善法根本。嗔既乖慈名劫名障。百法明门者。即障别圆地住所证之法也。仁王云。初地得百法明门。二地得千法等。地论云。入百法明门增长智慧。思惟种种法门义。故百法者。应如百法论所明。三大集下二经明魔业。佛以慈定能伏天魔。是知嗔心为魔所降。习近嗔恚是报熟时。四若例下例上有虫鬼。若虫鬼潜伏是嗔少相。三愚痴二。初明过患。三句明于邪痴之相。如大经者。合云习近愚痴是报熟时。此乃邪痴习报二果。痴心习成。地狱报熟也。二例前下例虫鬼。多少随人。二三毒下总结过。二欲离下约伏断明得离三。初示念得离。二有人下斥非显正二。初他解非灭离。以由他师不解常念。致令三毒不得灭离。二今谓下二经明尽净。经直言离。那专伏释。若以念故唯能伏者系念六字能净毒根。至成佛道亦只伏邪。三今作下正明伏断果报修因。三藏菩萨。此三伏惑。声闻缘觉通别圆菩萨方便土人实报土人。此七断惑。三问离下约问答明常念二。初约念非离惑难。二答经下约念即智慧释二。初略明正念之德二。初即念明慧之功。念想观智等诸名字。有过有德有偏有圆须约六句定其法体。故圆中念破偏小智。圆中之智破偏小念。偏小之念修圆中智。偏小之智修圆中念。圆中之念即圆中智。圆中之智即圆中念。以此六句评法是非。方解一切经论名相。问家昧此。故使非念而是于智。今此圆文既云常念。显非二边有生灭念。双遮双照中正之念也。体烦恼性是观音身。不破烦恼不立观音。破立既忘能所斯绝是为常念。恭敬观音。不离三毒而离三毒。若有观音可生缘念。若见三毒须灭离者。此乃增毒非离毒也。二若如下离念说慧之过。二今此下委明修观之相二。初忘照各论四句。此之正念染体既绝忘照不妨。即照三谛即忘三观。虽约四句唯忘三观。以双非双。亦只是中故不以色念忘俗也。以色例于一切诸法。不以非色念忘真也。合云。不以非色非非色念。忘双遮中也。不以亦色亦非色念。忘双照中也。约照三谛复成四句。亦以色念照俗也。亦以非色念照真也。亦以非色非非色念。照双遮中也。亦以亦色亦非色念。照双照中也。应知善忘假者方善照假。善忘空者方善照空。善忘双非方照双非。善忘双亦方照双亦。不须以空忘假以假忘空。双非双亦皆悉尔也。此就圆论念。即法界无德不备。故作四句说之自在。终日忘四终日照四。如此方是常念观音。二或次下渐顿有诸四句。次第非念忘四句也。次第论念照四句也。忘照本求离于三毒。故次第离亦有四句。若得别教三观之意诸句可见。何者。如照空时。必须忘空以遣着。故忘照成者必离见思。故此空观有忘有照有离。次观假后观中。皆须论于忘照离三若不次第忘

照及离。斯是圆观如向四句。二次就下观释二。初前七番指上。果报已上至通菩萨。皆不能破无作之集。别人虽破而在后心。今从初心故同前指。二今但下后三番当说二。初三毒逆顺委示二。初约界外双标。二今取下依法相广释二。初逆顺各示二。初顺约烦恼释。初明毒害二。初二乘三毒二。初明毒相二。初合明三毒。二开三下开成八万。既有三毒须论等分。四分各具二万一千。是故成于八万四千。界内既尔界外亦然。何者。以大乘说诸法不灭。云断惑者。但转有漏而成无漏。入假入中。八万四千随观而转。至果乃名八万四千波罗蜜也。二净名下引经证。观众生品。天女以天华散诸菩萨大弟子上。华至诸菩萨即皆堕落。至大弟子便着不堕。一切弟子神力去华不能令去。尔时天女问舍利弗。何故去华。答曰。此华不如法是以去之。天曰。勿谓此华为不如法。所以者何。是华无所分别。仁者自生分别想耳。乃至云。结习未尽华着身耳。结习尽者华不着也。彼疏解云。华至菩萨皆堕落。者表菩萨住不思议解脱。生实报土已离别惑。彼妙五欲所不能动。故华不着身皆自堕落。至大弟子便着不堕者。二乘但断界内五欲故。世间五欲所不能动。别惑未除故。为界外上妙色声之所染污。故诃言。结习未尽华则着身。

下文料简云。结习未尽华则着身。何关别惑。

答。大论云。于声闻经说为习气。于摩诃衍说为正使。即是别惑二未断下菩萨三毒。同有此三毒者。望前二乘名同义异。前但贪空。今贪俗中前嗔生死。今嗔涅槃。前不达真。即是中道为痴。今见中道未得了了为痴。如大树折枝之譬者。大论三十云。譬如泽有树。名奢摩黎。枝觚广。大众鸟集宿。一鸽后至住一枝上。枝觚即时为之而折。泽神问其故。树神答云。此鸟从我怨家树来。食彼尼俱类树子来栖我上。或当放粪。子堕地者恶树复生。为害必大。是故怀忧。宁折一枝所全者大。彼喻菩萨畏于二乘坏灭佛乘心也。二欲除下明机应二。初明正念机应。二永离下明上土全分。生身菩萨若未得入别圆地住。生方便土。故于变易论全未离无明之惑。若在生身入地住者。即生实报。故于变易除残别惑。一变易土分于方便实报。异者只由生身于无明惑。有侵未侵不同故也。二次明下逆约法门释。以烦恼名立观法称。不顺常涂故云逆说。然若不知性恶之义。云何三毒而为三观。于中二。初明毒观欲成二。初明凡小毒少。法略于痴人略菩萨。痴随贪恚亦名为少。菩萨偏假三毒非多。二菩萨下示圆人毒多二。初就毒名论大。语稍同前意则永异。前在二谛偏论取舍。是可离法。今就三谛说贪嗔痴。是究竟道。理性之毒莫不遍周。故皆名大。五不受者。谓受亦不受。不受亦不受。亦受亦不受亦不受。非受非不受亦不受。不受亦不受。皆言不受者。即无生观荡于取着也。前四即离四句也。后一谓观亦自亡也故大品第三。身子问须菩提何故不受。答云。般若

波罗蜜空故自性不受。无明下明痴毒须论即性异前唯修。又痴下明痴等。若非即性。岂皆如空不可尽邪。二如此下约法门明妙三。初标列三门。理性之法德过一际。或称毒害。或称功用。今明三毒是三法门。则佛菩萨无不修证。二大慈下解释三相圆观见思三毒之境即三法门摄一切德三。初大贪法门。大慈大悲者。诸佛以无缘慈悲普熏三业。于十方世界普现色身。而作佛事。慈悲之名虽同四无量中而体永异。四摄。一布施摄。二爱语摄。三利行摄。四同事摄。众生情所爱者即是此之四法以四接引导以正道。而度脱之。十力者。一是处非处力。二业力。三定力。四根力。五欲力。六性力。七至处道力。八宿命力。九天眼力。十漏尽力。无畏者。即四无所畏。一一切智无所畏。二漏尽无所畏。三说障道无所畏。四说尽苦道无所畏。于八众中广说自他智断既决定无失。则无微致恐惧之相。故称无所畏。三昧即百八三昧解释并如法界次第也。二大嗔门。般若即三般若。四边不可取者。观照般若即寂而照。不可以有取也。方便般若即照而寂。不可以空取也实相般若非寂非照。不可以双亦取也。而寂而照不可以双非取也。迦毗罗城如玄记。三大痴法门。前取舍二门虽具中道。而取门终以立法为宗。舍门终以荡相为主。今两舍门岂不具于二边。而终以双非为体。不三而三三门宛然。三而不三门门绝妙。初约无缘直示。二举鉴像难思。三引净名杜口。三引人证结。诸法无行经云。诸天子白佛言。世尊。文殊师利名为无碍尸利。上尸利无上尸利。文殊语诸天子言。止止诸天子。汝等勿取相分别我不见诸法是上中下。如汝所说文殊义者。我是贪欲尸利。嗔恚尸利。愚痴尸利。是故我名文殊师利。乃至云。我是凡夫从贪欲起。从嗔恚起。从愚痴起。我是外道是邪行人。诸天子言。以何事故自言我是凡夫等。文殊言。是贪欲嗔恚愚痴性。十方求不可得。我以不住是性中故。说我是凡夫。文殊。汝云何名外道。文殊言。我终不到外道。诸道性不可得故。我于一切道为外。诸天子言。汝云何是邪见行人。文殊言。我已知一切法皆是邪虚妄不实。是故我是邪行人。说是法时万天子得无生法忍。二欲满下常念感应四。初明机成德满。二一切下明诸圣所依。三故无下引无行经证。四一切下结成佛法。二此三下逆顺合谈二。初被物双示。就三烦恼常念求离。名为顺说。约三法门常念求满。名为逆说。满离俱时。但约悉檀去取说耳。二如华严下引经委证三。初证贪欲逆顺。说离欲际顺也。随类见女逆也。欲是烦恼是故说离。欲是法门是故说住。即离即住唯离唯住。离深住深。离极住极。今观世音乃是际极住离贪欲故。一切机求离求住。皆须常念。二又四下证嗔恚逆顺。以调一切顺也。苦楚治罪逆也。恚害烦恼是故须调。嗔恚法门是故须行。逆顺无二调行不偏例前贪欲其义是同。但欲是乐法故作实事接物令离。恚害是苦。故以幻事调他令离。若其机缘宜以实杀。而得益者。即如仙豫杀婆罗门为嗔法门。此乃假实互现例于贪痴。亦可幻设。但得逆顺相即之意。不拘假实也。三方便下证愚痴假实。如前火难。具

引经文逆顺满离。例前二毒其义不殊。二次此下明二观慈悲。例前大士。本修三毒满离之观。复见众生为三毒过之所恼害。亦见欲满三毒法门。故起慈悲。誓令众生离三毒过满三毒德。今成补处邻极三毒。故能任运遍法界应。普令众生满离成就。然渐顿观皆观三毒。顿则满离不二而观。渐则初心但观于离。后乃满离相即而照。二结意机。经文可见。

## 观音义疏记卷第二

第三身业机应二。初列门。二贴文下随释三。初贴文二。初分经料简二。初分经。二文云下料简二。初独女求男问。二解者下女无子苦答二。初他谬解。二今解下今正释。二求男下依经解释二。初求愿二。初大师销文二。初释求男二。初唱经。二释义二。初分经三义。二愿与下略二解一二。初略愿行。二德业下释德业。二释求女二。初唱经。二求女下解释二。初明存略意。二女人下明相貌意。二有人下章安斥谬二。初斥非显是二。初叙他谬立。宿植德本众人爱敬。此之二句据义犹是女之德业。他师谬谓双释男女伏疑之文。意恐人疑。男之智慧女之端正。皆由修种忍智之因。非圣能与。不修而得堕无因过。故出彼意云。众人咸谓。观音但能交会父母等也。二私难下明今正义二。初难破二。初立义难。福慧受生皆由缘办。观音既能与其生缘。何不能与福慧缘邪。二难观下引文难。儿不修因。圣不能令有福慧者众不称名。何故得脱。此以现文破无因执。不用义解同心乞福也。二今明下正立二。初释。观音用遍三千法界。于诸众生得大自在。无生缘者令植生缘。无福慧者亦能令种。此等皆于中阴中作。故中阴经云。妙觉如来以神足力。将于无量四众八部。入中阴中。化作七宝讲堂七宝座等。彼中阴众生七日至一日。终者尽令住寿。如来与化佛说法教化。令七十八亿百千那由他中阴众生。起无上正真道意。经说甚广。尚能令彼中阴众生发菩提心。岂不能令植福慧邪。二今不下结。二结叹二。初两句解释。四句经文虽是结句。亦是释疑则可两向。若宿植德本众人爱敬两句经文。定属生女德业句也。二问礼下对前料简二。初问。二答。二引事。三观解二。初明果报二。初无子苦。阿鼻地狱无求子念。诸余轻系苦乐相间。六欲诸天皆有亲爱。故无子者而生苦恼。二礼拜下明机应。二明修因。有漏无漏一切善法不出定慧。即男女义。皆须修习并名修因。不同诸难。别以有漏之善名为修因二。初列章。二法门下释义二。初辩法门二。初以事表法二。初正表法二。初表世间法二。初明苦集。无始至今常为痴爱。及根尘识习熏资熏。生于惑业无量男女。此之眷属一切众生莫能舍离。二若外下示外书。易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礼云。天子之与后犹阴之与阳。天子修男教后修女顺。二若就下表出世法二。初表能生父母。佛于一切而得自在。名为国王。尊严如父。经教含理开发智慧。养育

如母。佛法和合生三乘僧。故经云。从佛口生从法化生。得佛法分。又权智历缘能成果用。实智冥理能生果智。故一切佛皆由此生。初则果能生因。次则因能生果。共成一义也。二又慈下表所生男女。净名云。慈悲心为女。善心诚实男。先据此文立于悲智。名为男女。冥中道智即是诚实善心故也。乃类此法立诸男女。初以禅慧对于男女。次分三乘以对男女。后约佛性见对不见。而分男女。何者。既以见性为丈夫相。即彰不见为女人相。复约照性自具男女。佛性正观决破无明。为福德智慧之男。中道慈悲含覆一切。为端正有相之女。二今借下结表意。二问那下释难明表二。初执无妨有难二。初立无男女理。二大经下引无男女文二。初正引教文二。初引大乘文。大经二十八云。涅槃无相。谓色相。声相。香味触相。生住坏相。男相。女相。是名十相。无如是相故名无相。次大论净名及安乐行皆列男女二名。非之以显无相。若不二门云。无定慧乃是男女所表之法也。二小乘下引小乘文。理无相故不可言说。无相即非男女相也。空平等故。离男女等一切相也。二男女下结无所表。能表男女既无。所表定慧安在。二答大下即遮而照释二。初广释三。初说默相即二。初据理妙绝。若论绝理尚不可说无男女相。岂可被论有男女邪。二善巧下被机有无。若于众生有四益者。或说无男女。或说有男女。故引天女。不离文字说解脱相。性空即脱。何妨文字。真无三世俗即有。二谛既即说默无违。二非有下明一二本融三。初法中道双非则无定慧。当体双照定慧宛然。言未曾相离者。即定慧不离法性也。二譬如下喻。岂因左右令一身异。岂可一身而废左右。三合只一觉性有寂照德。名为定慧。岂此二德暂离觉性。三言定下明定慧互具二。初约义明具三。初法。一觉静明名为定慧。是故此二终不孤立。二譬上以一身左右。譬于二德不离一性。犹恐谓其二德相离。故以二人左右譬之。此如修性不二门云。二与一性如水为波。二亦无二亦如波水。当以彼喻而寻此喻。三定慧下合。二何但下据文证释二。初慧具定。男本表慧而兼福德。即慧具定也。二文云下定具慧。慈心种相者。经云。清净慈门刹尘数。共生如来一妙相。即无缘慈定而修其相也。互具可知。二故知下总结二。初以一二相即结。此文男女各具二德。即表定慧二法互具。若非体一何能互具。故以互具。显乎体一。故二不二舒卷自在。二理实下以说默相即结。理非一二赴缘两说。如此说者何异不说。经示男女其德互具。表于定慧一二无异说默不殊。能此解者方得经文表法之义。二次明下与愿二。初示义门二。初明十番感应四。初果报。二修因下世善三。初五戒二。初表行法。二若不下求愿满。行人若为五种惑业。牵破持心。当念未来感报苦乐。归命观音。障退戒完二求即满。二十善。若例五戒妄摄口四。酒即意三。并慧属男。若自细作。不绮是真实属男。不两舌是和爱。不恶口是柔善属女。不贪痴是无染智慧属男。不嗔是慈属女。余同五戒。三修禅下。八定定即四禅四空各有修证。且论初禅五法为修五支为证。修以乐欲精进巧慧。此三方便分

别属男。忆念一心此二方便静细属女。若证支林三支慧多属男。二支定多属女。若论二禅四支。一内净。二喜属男。三乐。四一心属女。三禅五支。一舍。二念。三慧属男。四乐五一心属女。四禅四支。一不苦不乐与第四一心属女。二舍三念清净属男。若论四空。一空处定。二识处定。三无所有处定。四非有想非无想定。此四虽无支林男女。而有微细四阴。通以四处受想为女。行识为男。若论四无量心。慈悲属女。喜舍属男。今且粗辩备在禅门。须者应检。三四教四。初三藏三初声闻二。初表行法。略举停心以为所表。念处乃至正道节节应明男女之义。以诸道品不出定慧二法故也。直缘谛理者。即四谛十六行观也。出观等者。历事之时。愍物执常为说四谛。名法缘慈。二若不下求愿满。出观男女者。法缘即正智之男。慈悲即柔和之女。既带空入假则历事不染故不畏诸有也。二支佛二。初表行法。缘方便等者。即凡地修福种相之时。名起慈观。慧观者。即观十二因缘无常无我发真约顿证之位。出观能用。生法二缘之慈。譬鹿回顾者。大论譬三兽在猎围求出不同。声闻如獐惊怖跳出都不顾群。缘觉如鹿虽顾眄群怖不停待。菩萨如大香象。虽遭刀箭拥群共出。二若不下求愿满。三次明下菩萨二。初表行法。方便智慧。或第六度分地世智。或辩六度邪正之智。或是事中伏惑之智。此皆方便也。此等犹是能生男女所被之机必修六度。乃以五一而为所生之男女也。二若定下求愿满。二通教二。初表法。小同三藏唯论菩萨。凡亦同前。唯于真位以智为男。以慈为女。二求愿下愿满。三别教二。初明男女生相。此教外凡为破见思所修。正助作意趣空。望中犹名有为有漏。五度福严故称为女。而知地上无作智严在今心性。乃缘此性通伏无明。名之为男虽缘无作为偏修空。尚违中理。故男女相遥。若入内凡见思破处。心趣假中顺于本性。名男女交。至回向位正修中观。名怀圣胎。证初地时即遮而照。慈智合发名为双生。得念不退无两边过。副本期故地名欢喜。二慈悲下明男女有能所生。初地慈智男女既是真因。任运能生上地男女。上地复生极果男女。是故诸佛皆以初地。为祖父母。仍辩慈智得名。所以慈悲称大者。以拔苦与乐物荷深恩。故称为大。十力无畏既唯自证。物莫能知故不称大。四圆教二。初表法。此教顿修。始心即用性德慈智。以为男女。方称经文双具德业。慈无偏缘故名端正。慈即佛相故名有相。女德备矣。智离边邪故名质直。智含万善故名福德。男德备矣。似位无明不覆而覆。名曰处胎。初住慈智不显而显。名曰双生。真慈出假爱见莫拘。真智趣果无似爱滞。亦不畏者同体权实。二皆无缚。二方便下愿满。四变易。言两番者。方便实报同名变易。乃以二土名为两番。若实报人断证虽分四十一品。皆是破于障果无明。唯求究竟慈智男女。故于此土论一番益。其方便人根虽利钝。法分渐顿而皆大乘。俱求佛智。此土唯望实报为益。唯求分真慈智男女。是故论益亦只一番。二复次下作三差料简三。初明人天定散二。初明有善禅之德。空居四天因亦修定。以散心强故但名男。例此

四空以定强故。合云唯女。四禅诸支既对定慧即名男女。俱时而得故曰一心。二从三下斥无动出之功。三界功德虽名定慧。而皆爱味。或杂邪见都属有漏。是故男女无动出用。二从二下明藏通智断二。初明有无漏之德。二从二下明无中道之失。大经既以见佛性者。名为丈夫。故不见性皆名女人。无漏诸定不能发生中道之智。故如石女。二乘偏空名为定多。菩萨偏假名为慧多。此之定慧俱不能见。寂照平等三德之性。迦葉菩萨涅槃之前。岂是外道名。邪见者。盖未出二边。望中名邪。三唯有下明别圆地住。修因虽异证道是同。斯乃性德缘了。显为果中定慧。二故知下斥他局第三劝持二。初科经。二劝持下释义三。初劝持。二格量二。初科。二格量下释四。初格量本。经举六十二亿恒河沙不多不少者。佛顶首楞严云。此三千大千世界现住世间。诸法王子有六十二亿恒河沙数。修法垂范教化众生。随顺众生方便智慧各各不同。既是现住娑婆菩萨。是故特举为格量本。二问。三答。四正格量二。初约教释二。初约佛眼略示二。初以少格多。二问起答释二。初以人情问。二答佛下约佛眼答。佛眼所照称法界量。四多法界不增。四少法界不减。故云功德正齐。二问何下对他解广释二。初问。虽示佛眼称量不谬。其意难明。故须问起。先引古释方彰今义。二旧解下答二。初叙旧解非五。初引物论等。其福实殊者。谓六十二亿之福实胜观音。但是方便引物论等此解最谬。破意可知。二二云下田有高下。对劣显胜。不见观音证理之德。何名为叹。三心有浓淡。四时解不解。意谓观音虽少。称名之时解心现前。六十虽多。供养之时解心不发。是故多少得福乃等。此之二释皆在持供。心之优劣叹德远矣。五有缘无缘。父母有生育之缘。故供之福深毁之罪重。路人无缘故浅。文虽不斥理亦全疏。岂可观音但与众生有缘而已。二今明下明今义是二。初明今立义二。初约实际释。一多人法皆无性相。二空既显一实斯彰。存则假实暂分。亡则一多齐致。存亡不二方名正等。二一中下以经偈释。举华严偈释今经意。良由一与无量俱同实际。故互能圆解也。以实际之多生观音之一。故非是一。以实际之一生河沙之多。故非是多。既其一多无决定性。故互生非实也。照其事理者事谓一多之相。理谓融即之体。慎勿以多为事以一为理。二法华下引本论证论以持六十二亿河沙佛名为校量者。古云。论误。盖不解论意也。今具引论文并荆溪解释。方晓其义。论云。受持观音名。与六十二亿恒沙诸佛名。彼福平等者有二种义。一信力故。二毕竟知故。信力复二一者。求我如观音。毕竟信故。二生恭敬心如彼功德。我亦得故。二毕竟知者。决定知法界故。法界者名为法性。初地菩萨能证入一切诸佛平等身故。平等身者。谓真如法身。是故受持观音。与六十二亿恒沙诸佛。功德无差。荆溪云。以此验知。须依圆释。何者。于二义中。信力约事毕竟约理。事理相资方成所念。如信力二中。既云求我身如观音。即指化身。又云。观音功德我亦得之。乃指报身愿齐报应。方乃成念。但念果德者。何必识理。故次义云。知法

界等。次引证位。即是初地且引分证。令人识之。故知若念观音三身。须却以念佛校之。若以念法身论之。纵引十方诸佛其功亦等。何但六十二邪。所以论文虽似举经。乃是增句释义。亦如方便。初加难解难知。欲说大法乃增三句。而为申释。今六十二亿菩萨加以佛释。二又约下约观释。虽三种观俱受修名。而中是性是故得云二观发中二观实不等者。破立不等也。虽乃不等而二皆是中道之德。二与中道毕竟不异。中道既等。二岂不等。是故言空三皆是空。假则皆假。中则皆中。乞人难胜其实不等。亦以此二同一法性是故等也。三结成。此但通云受持名号。以正格中言一时故。复引大品一华供佛。以类一时持观音名。其善流入法性海。故如海无尽。言至毕苦者。二死尽也。盖言成佛散华之福犹尚不尽。大章第二问答二。初标章述意二。初标章二前问下述意二。初述前科。称名常念及以礼拜。三业现前。故曰显机。菩萨以此为所观境。法身灵智即始本二觉。分合之真身也。望于众生即能观智。乃以此知冥应拔苦。即此境智而为因缘。亦名感应。以此因缘名观世音。蒙说已领。二今问下示今意乃明观音意业鉴机身业现相。口业说法。既令众生知觉见闻。故云显应。而且不说众生三业修行之相。此由宿善冥伏在怀乃能致感故曰冥机。通释十双即当法慈福应珠显权迹缘断十只之义。二分科释经二。初分科。二一云下释经二。初问二。初示三业文。方便问意者。非是道前取理方便。正当证后鉴机方便。二此是下明三业德二。初通释三业二。初标列三义。二三不下解释三义三初释三不护二。初法。作意等十字是其护义。实不两字彰于任运。然须不其三惑之护。即能三业任运度生。二譬如下谕。二三无下释三无失。不护显于思义寂绝。无失彰其逗会称宜。得三悉益即会事也。得第一义即冥理也。三三轮下释三轮二。初遍示三轮。三业应机旋转自在。能为众生摧破三障。故名为轮。二虽音下释不思议化二。初约义释相。心体离念。即是法身本性智慧。今虽垂应委悉被机。而能称本离于思念。故于法身无所损减二净名下引经证释。分别诸法证于垂化。于义不动证不思议。即理而事名不动而动。二问意下别明示意二。初问。二答。若随自意无能测者。若随他意昆虫亦知。又无机者不测。有缘者令知。二佛答下答二。初分经二。初别下释义三。初别答二。初悬示经意三。初明诸身。皆答三业二初释相二。初以三答三。二又但下约二答三二。初现身具三。二若说下说法具三。不如树木风吹作声。口兼身业其义易明。故不言也。二二释下结示。二从别下以诸身。束对十界二。初约义示。若据身说理合齐等。但约经中结说文少。故云十九。如八部四众但结一说耳。二而文下足阙文二。初明菩萨二。初叙他四解。二若三下今取古本。若指上品今品那阙。若云脱落余何不脱。若言观音即是菩萨不须更现。妙音菩萨何故更现。故云。三解皆有难也。若依古本。即今品文菩萨一界为化义广。最不可阙。二又无下明地狱二。初叙三释若指上品亦可为例。其次二释人之局情耳。二今明下明今有义二。初依总答

明有。总文既云现种种形。岂可无于地狱形邪。二又请下据二经明有。请观音经游戏五道文。先明地狱。方等陀罗尼经说。婆薮大权示为商主。坚执邪见杀羊祀天。生陷地狱于地狱中。说法教化九十亿罪人。来至佛会皆令得道。那言代苦不论说法。况复论云多作佛身。岂不说法。三今通下约诸身对机四句二。初释相二。初通示四句。经云众生应以佛身得度。即现佛身为独现佛。为兼余身同度彼生。又为一界独感于佛。为兼余界同感于佛。诸身乃至执金刚神能应共独。能感共独不可偏执。故今通就十法界应。对十界机。一多相对立以四句。方见经文感应之相。二别对三相。不唯感应多少成于四句。人法因果亦有多少故。须更立两重四句。初机应四句二。初若妙下释四句四。初一界度一界。三即下三土以现佛身。必遍三处。盖等觉下至于凡夫皆能感佛。故须三土以明其应。初实报能度所度纯一佛界。二方便土就本而说。故曰五人。生彼土已没其异称。以皆求佛。是故感应亦纯一界。三同居土且明寂场圆机感佛。不论形类及兼别机。是故亦当第一句也。二若寂下一界度多界。更以寂场对于次句。不唯形异亦乃根殊。能感虽多能应唯一。

问。何不二酥对于次句。那将初乳配两句邪。

答。本论佛界度于多界。二酥之佛胜劣相合。钝见劣身尚是偏空。体非佛界。故以寂场一中道佛。度于圆别佛菩萨界及五道形。方名一界度多界句。三若有下多界度一界。诸时诸会三乘八部翼从世尊共化一机。或诸大权共成化事。或佛自遍现而度一机若有一人应以十界身而得度者。观音即现十身而为说法。四若佛下多界度多界。文中且约作十界身。遍入诸道而为此句。若委论者。或有多机同在一处应以十身而得度者。亦随彼现也。用此下历五味。若就根性为能感机。就所证体而为能应。则乳唯得一界度二界。醍醐唯得一界度一界。若就形相为感应者。则味味中各有四句。既云应以何身得度。知正约形为感应也。学者应知约土约味。别对句者欲易解故。若见一多四句相。已一切时处应自在作。二复次下人法四句。上之四句以人对人。今之四句以法对人。此由经云而为说法。故须更论人法四句。初句云。善财从百一十者所历之城也。知识即五十三人也。虽带人辩意在所说法异。二三两句可见。第四句云。一道出生死。而言多法者。盖于法法开佛知见。以开十界十如。皆是实相即不思议之多法。此四能被多少之法虽引诸经。皆显观音能应之德。三复下因果四句。上二四句对机说法。法须修证从因至果。自若不然他何所效。如转四谛灭我已证。道我已修。故诸身说一一皆有因果始终。方能被物。故四句中戒善粗略。感报亦然。故因果俱少。声闻因中凡分内外。圣有见修正助行法。遍于三藏。而只证得二种涅槃。故因多果少。独觉不禀三学行法。但观雕变顿成果已。能具种种神通化事。故因少果多。菩萨修

因时长行广。及成佛果二智万德。故因果俱多。此等皆是悉檀示现。修因证果大略如是二观音下结示二。初结归圣能。二有人下叙他斥局。虽因果迭论一多互说。不能显于权实体相。今以十界三重四句。望彼之义尘岳相殊。二旧释下科释经文二。初科经二。初旧科二。初分三枝末。二若尔下释疑问答。二今明下今科。二一明下释义八。初圣身四。初佛身三。初垂应相状二。初约身简定二。初定应化。化则变化。欻然而有欻尔而无。盖是暂时益物相也。应则应答同物始终。如极乐人民。寿不可数佛同无量。此土寿促佛同八十。有降生日有入灭时。即八相佛也。若寻等者。据列三乘八部四众。至金刚神。宛是一期化物之相。知非欻尔也。二问何下拣真应二。初问。因向文云。妙觉法身应于三土说法被机。既本是真佛。何用垂应方说法邪二答。虽云多种。岂出四身法报应化。法身则远而难示。应化则近而易狎。报身则亦远亦近。智同法身像属胜应。般若赞云。应化非真等者。此以真法而夺应化。是则无相之相方名真佛。无说之说方名说法。据妙觉法身等者。此据住上品寂光。方是真法上地菩萨亦莫能睹。以等觉还皆住果报并依业识见佛。若望妙觉俱是胜应。故云真法渊远。如妙音等者。

问。妙音东来。先现八万四千众宝莲华。文殊见已而问于佛。据此亦是不识应相。那忽引证不知真身。

答。斯乃见迹不识其本。即是不知真身也。故下问云。是菩萨种何善本。修何功德。行何三昧。即真法也。二若从下就土分别三。初实报二。初示应相。圆满相好者。如华严如来相海品。及随好光明品说十莲华藏世界。微尘数相一一皆以妙相庄严。说一实谛者。若约教道。实报犹有别教根缘。亦说无量四谛。今约实论也。二示机宜。四十一地皆与妙觉分同体用。故不可以九界之身并劣应应之。二复次下有余二。初论有无二。初大小有无。方便实报二土俱受变易生死。偏目此者。上土分破此中全在。从强受称也小乘不说常住佛性。见思若尽果报永亡。大乘谈常。故三界外更立三土。无明全破则居寂光。分破实报全在有余。五种意生身即全在者也。楞伽但明三种意生身。今家约义开为五种。且三种者。一入三昧乐意成身。此拟二乘入空意也。二觉法自性意成身。此拟通教菩萨出假意也。三种类俱生无作意成身。此拟别教菩萨修中意也。若开为五者。于三昧开两教二乘。于觉法开别教十行。或作七种两教二乘。各开为二。不云别教十住者。义同二乘入空故也。若论九人生方便土更取别教十住。及取圆教十信。摄入三种意生身中。以未断无明未生实报。通言意者。以未发真。皆是作意成之。以生并从果说。此依妙玄并辅行撮略而辩。二释论下经论定判。二此应下明机应二。初明但示两应。初示胜应者。

问。前实报身而云此应非余土堪。至此那云圆满相海。如前实报。

答。彼应真机与应分合。此应似机与应未合。此犹作意彼则任真。能见既殊所见宁一。但为此机无明已伏或少分除。故用报相引令入真。云如前者。稍似实报非谓全同。二示劣应者问此土一佛。示于胜劣两种相貌。与同居土尊特丈六合身之相。同异如何答方便两应。但说次第及不次第二种大乘五种意生。其土禀教虽有利钝。既皆禀大学佛智慧。俱知佛身是大觉性。能修中观伏无明者。见相则胜。若在二观未伏无明。见相则劣。相虽胜劣只一尊特故非合身。若同居土说通教时。钝但见空。故感丈六利见不空。故感尊特。大小二机。于一佛身见解有异。故名丈六尊特合身。此纯大见故不名合。二何故下明唯被二机二。初总示。二若圆下别示。言圆人无明未破者。即七信已上。言分破者。仁王般若说十地惑。有三十品。既于一地自有三品。是知圆圣四十二位皆有三品。初住三品即第十信三心用观而对破之。初心用观对于上品。破则中心。中心用观对于中品。破则后心。后心用观对于下品。此品若破方名初住。生实报土。今云分破犹生方便。即第十信中后心也。如等觉人住于后心。经历多劫。方破下品证入妙觉。别九向位十向初心。俱名未破。第十回向中后二心。名为分破。此圆别人俱修中观。伏破无明虽生方便其根既利。感佛胜身说圆顿法。别第七住至十行位。及通菩萨偏观于假。藏通二乘偏在于空。此等生在方便有余。虽已知常。求佛智慧尚滞二边。并未观伏无明之惑。其根既钝。但感劣身说渐次法。三凡圣同居土。或称净秽同居土。谓净土秽土。各有凡圣而同居之。释此为二。初释相二。初通明二土二根二。初明所感二相三。初二土净秽。论土净秽有横有竖。若以分段对于变易。为净秽者。则约通惑尽不尽说。即竖论也。如释论云。出三界外有净国土。声闻缘觉出生其中。若于分段自说净秽。则约五浊轻重相对。即横论也。今以极乐及善净国。对于堪忍。是横非竖。故使净土有见思毒。无恶道名。毒非苦因。则见与烦恼二浊轻也。果报严净劫命轻也。众生居此有何鄙称。弥陀愿行摄之。故轻非是断惑方生其中。以世慈善五逆称佛亦能生。故娑婆秽相目击可知。此是横论净秽二土。而此二土皆有凡圣。凡如前说。圣有二种。谓应来圣有修得圣。二土皆然。二两根利钝。浊重之土论悟道根。自有利钝浊轻土根亦有利钝。以土对根故成四句。三五浊轻重。身形至卑小即众生浊。时节粗险即劫浊。余三名显。净土不尔者。如大本疏问云。既言五浊何者是五清。答准例邪正三毒。邪是五浊。正是五清。他方净土无邪三毒。则五障轻也。二何故下明能感二行。言福德者。即三种福也。如观无量寿佛经云。一者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二者受持三归具足众戒。不犯威仪。三者发菩提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此三种业三世诸佛净土正因。彼疏云。初业

共凡夫。第二共二乘。第三是大乘不共之业。彼经云。欲生极乐国者。当修三福。故今云。多修福德不多修福。为二土行。就此福而论也。二若秽下别示秽土二根二。初示乘戒四句二。初立句相戒论十戒。唯取不缺不破不穿不杂。此之四种前三事戒后一事定。皆人天因。不取随道无著智所赞自在。随定具足。以此六种虽名为戒。体是三观自属于乘。乘论五乘不取人天。以其二种虽名为乘。不动不出体是漏善事戒所摄。唯取三乘以声闻等该于四教。是入理智虽分深浅。皆能动出烦恼生死。故得名乘。今以四戒而对三乘。论于缓急以成四句。二戒急下判所感。乘戒约过去。机感约现在。二机有下明大小二根二。初通明大小感佛。不问事戒有持有毁。但论习学理乘大小。是故文中置戒明乘。故涅槃云。其戒缓者未名为缓。于乘缓者方名为缓。以戒缓者唯失人天。若其乘缓无解脱路。乘分大小。昔为偏真修观行者。今作小机。唯感劣应佛之形声。昔为中道修观行者。今作大机能感胜应佛之形声。言降神等者。如来昔于大通佛所。覆讲法华与无量众生作一乘因。中间退大染着五尘。佛恐堕苦。遂以小乘而救拔之。或用衍三而引导之。如是大小种种成熟。堪于今世悟入佛乘。是故如来为此一事出现于世。然其机发复少差别。故于一代而分五时。有机堪能直入于实。有机但能迂入于实。虽此二类熟在一时故。于华严顿谈圆别。被二种机。此机从始即见胜相。若于中间习小深者。虽于今世入一佛乘。而小先熟。故为此机示现劣身。初说三藏。诸味调熟。来至法华方开佛慧。此机于始唯见劣身。故降母胎即示两相。

问。华严顿后方施小化。譬如穷子急追不至。徐语方来。前顿后渐其义善成。今那忽云降神母胎即示两相。

答。诸文所论初顿次渐。盖是化仪施设之语。今此所说大小双应终归一乘。方尽鉴机始末之事。如方便品。思无大机念欲息化。诸佛劝谕方施小乘。次文却云。无量劫来赞涅槃法。生死永尽我常是说。是故思机然后施小。此等之说皆是仪式。不可据此以难今文。预鉴群机原始要终。度物之意也。二顿机下别示大小得益二。初大机益相。一类众生大种先熟即感胜应。入胎住胎出胎成佛其相皆胜。转一实谛即华严部。顿说圆教。既兼别教。故云无量。彼经预叙一代始终。故立譬云。犹如日出先照高山。次照幽谷。后照平地。今家义开平地为三。对于涅槃五种牛味。高山大机能感顿教。日光前照。即有次第及不次第见佛性也。若涅槃中譬从牛出乳。次第五味。则对一代五时教味。次第相生。今明顿机。能见佛性。是故兼用食草之譬。乃以雪山譬舍那佛。忍草譬十二部经。牛食譬大机修观。即得醍醐譬见佛性。

观音义疏记卷第三

二若小下小机益相四。初酪益二。初明小机应。即是小种先熟之者。初感劣应。始从入胎至于成佛。其相皆劣。拘邻或邻儿或憍陈如。此五人首也。其四人者即阿鞞。跋提。摩诃男。拘利。太子初于鹿园证四谛理。名得甘露。此乃佛日次照幽谷。二既非下对大甄拣二。初进对法华拣悟。初教得道虽曰甘露。既非第五醍醐之味。岂得度于二种生死。故未名得度。故云等者。引此经也。但用一门解脱虚妄见思之缚。其实未得一切境界解脱尘沙无明惑累。其至灵山方证斯脱。二未堪下退就华严辩机二。初于大名乳。此中乃以证小之后。遇大不闻。以验在凡机。不受大。以聋哑文在经后分。其时仍长。义当方等般若之时。亦可通在鹿苑之前。是故迦葉却叙小机蒙大拟时。迷闷躄地以后显前。机未堪大其意宛然。虽有冥益。其如见爱炽然现行。故机在华严全生如乳。二闻方下于小名酪。急追付财称怨大唤。徐语除粪欢喜随来。乃施方便说三界苦。以畏苦故断见思集。既革凡成圣。名转乳为酪。次闻下生酥。四教俱演横摄众机。小闻弹诃渐能慕大。密得通益。钝根菩萨益同二乘。调此等机得生酥味。应知约教明五味者。不取浓淡但语相生。以其顿乳即醍醐故。若约机者有浓淡义。然就三乘极钝者说。为此一类于彼华严全无显益。如腥血乳说三藏时。此机成酪。次第渐浓至于极味。次闻下熟酥。不谈三藏具示衍三。利根之人入圆者众。声闻至此被加转教。既于真空具谈万行。故令钝根冥得别益。约调渐机名熟酥味。四次闻下醍醐二。初法华二。初明三乘皆得成佛。舍前三教方便四谛。但说一实无上之道。复开三教方便之门。皆是一乘真实之相。乃是此经待绝二妙。谈兹妙故。方令二乘焦谷更生。三教菩萨权疑永息。是故无一不成佛者。二故云下证一代俱入醍醐。若大机先熟。华严初见即入佛慧。若小机先熟。即须渐引。今闻开废方得佛慧。初得今得皆是佛慧。俱譬醍醐。但彼兼别至此纯圆。二若复下涅槃。开显之意法华具彰。执权之机大阵已破。更须涅槃收其余党。故法华后复谈般若。调熟其心。令于涅槃得醍醐味。是故彼经就般若部后分结撮五味。次第云。从摩诃般若出大涅槃。说胜三修者。彼经明三种三修。一邪二劣三胜。邪即世间邪师所教常乐我也。劣即依佛半教破于邪执。谓无常无乐无我也。胜即依佛胜教破于劣修。谓常乐我也。法身常恒无有变易。游诸觉华欢娱受乐。具八自在无能遏绝。如是修者入秘密藏。名胜三修。二是为下结例三。初结佛身。二或示下例余身。佛身既能说五时教。若示余身。亦于五时引诸实行。随味而转。复须论于示现多身度于一人。或一度多或一度一。或多度多约人既尔。人法因果多少相对。各成四句。故初悬叙立三四句。方尽身说感应之相。三秽国下例净土。如安乐世界。菩萨无数声闻亦然。良以法有顿渐。是故人分大小。具如九品。生彼土后入大小位。皆由闻法。验知应彼净土度生。须论渐顿二种身说。二此中下本观慈悲。如上所明。三土垂形五时化物。秽指释迦净约弥陀。二佛化事教文备彰。以显观音示现佛身与此不异。分真究竟

体用同故。果用若此岂无本因。故今却寻本观誓愿。是修别圆观行之时。起慈悲誓。期遍法界现身说法度诸众生。今住寂光本誓所熏。能遍三土。形声利益例前赴难。本誓文中已备说也。三问经下简土名体二。初辩土名二。初问。娑婆之名翻为堪忍。于同居中尚不通净。那得具约三土释邪。二答。菩萨举一以为问端。如来称法周遍为答。故云。以种种形游诸国土。横亘十方竖彻三土。故言诸也。皆是观音应身游处。此约如来答过于问。据文释也。若更约义其相宛然。何者。经示方便及实报土不离娑婆。故云若闻长寿深心信解。则为见佛常在耆阇崛山。共大菩萨诸声闻众围绕说法。既云常在耆山。则劫火洞然此土安隐。复以菩萨共诸声闻。而为听众。岂非娑婆即方便土。复云。又见娑婆世界。其地琉璃乃至楼观皆悉宝成。其菩萨众咸处其中。既云又见。即非前处唯有菩萨。不共声闻。即纯菩萨而为僧也。验知娑婆即是实报。此文皆是四信妙观即于堪忍。而见二土。观音深智游于娑婆。岂容独应同居秽邪。二问二下明土体二。初问。大论云。出三界外有净土。声闻辟支佛出生其中。受法性身非分段生。即方便土也。大品云。法身佛为法性身菩萨说法。其听法众非生死人。但云菩萨不共二乘。即实报土也。二土不同皆称法性。云何分别。二答。小乘灰断无界外生。论云出界。复云受身。此据大说。大乘法性体本常住。即是一切色心之源。何者。小谓色心因见思有。故因缚断其果永忘。大说色心因惑生灭。不因惑有体是法性见思。若尽无明全在则当真谛法性色心。方便生灭无明分破。本性分显。义当中道法性色心。实报生灭。无明究尽。则复本性常住色心离生灭相。常寂光也。今明方便及实报土。法性名同。约断惑论真中大异。二次明下菩萨二。初明应相二。初辅佛不同。横论四教竖则三土。同居四教各有教主。各有菩萨辅翊化机。方便二教实报一圆。各须菩萨辅佛逗缘。二赴利下赴缘有异。大略而分。顿部根利渐教根钝。若委论者。顿中别钝渐中圆利。所说之法随机废兴。辅佛菩萨亦随改转。不可文备宜准教思。二此中下明本观。佛章略述。二支佛。若论独觉。既不值佛禀教。何能说法。欲化众生但现神变。今云说法。乃论佛世禀因缘教者也。此明权示亦引其类随味而转同声闻也。四次明下声闻二。初明所现。二内秘下明能现。前列所现全同实行。今明能现知是大权。此中有四。初能现意。外示权迹。意在庄严涅槃双树。言双树者。四方各双。东方一双一枯一荣。南西北方亦复如是。东方枯荣表常无常。南乐无乐。西我无我。北净不净。如来于中。北首而卧入般涅槃。则表双非常无常等。经文略举因中六人。即是身子目连空生那律迦葉阿难及果一人。即如来是。此皆善能庄严双树。斯盖如来与身子等久证三德。欲令众生得入秘藏。双非常等真四德故。初于三藏主伴相与同诸实行。殷勤修证无常无乐无我无净。成四枯也。次于二酥褒圆折偏耻小慕大。说菩萨法。引诸众生破于无常。修学常等成四荣也。至法华会及今涅槃。引诸众生。皆同证入非枯非荣中道四德大般涅槃。经

示主伴一代化功。今已成就乃于双树中间涅槃。而表显之。故云六人及以如来能严双树。观音示现声闻之身。其意如是。二次引下能现人。善财所见诸善知识。如海云比丘善住比丘。现声闻身说别圆法。二乘机扣即说藏通。既住不思议法门何所不说。此合今文人法四句。三次引大下能现法。上总约法彰能现人。今此的示现小之术。故引大经四种之智观十二缘得四乘果。观音若修别观。则次第用四智观缘。若修圆观则一心用四因缘智。而于一一皆起誓愿。度诸众生。不取四相不舍四法。不取故非有不舍故非空。双遮二边即无缘誓。双照生法。即四慈悲。今行愿成故遍法界。现四形声普应一切。今于四中的取下智。为能现法。四问下寄料简二。初问。因前分别以十界身应十界机。一多交互。虽成四句而终有佛度于佛界。故有今问。答中等觉度初地者。约别教义也。以圆六即佛义太宽。别教登地佛界义显。何者。别教三贤用于三乘所修观法。入地证中迥超九界。始本分合体用同佛故。然是分证惑必厚薄智论浅深。是故上位现化他佛。度于下位自行之佛。取譬人中师度弟子。须知能度之佛或现八相。或坐华王。所度之佛必作因身。以佛威仪非禀法相故。四教佛皆无师智。又今一往且云等觉度于初地。若本下迹高。可云初地度于等觉。以示佛迹是妙觉身。乃由极果加被故也。二二明下天身六。初梵王二。初释名相。二观音下明本观。此天依正多是白色。观音因时观于白色。即空假中住白法界。即是此有真常我性。名王三味。不取不舍者。不取此禅有相。谓见思也。不取此禅空相。尘沙也。不取此禅亦有亦无相非有非无相。无明也。则不随三惑生于此禅三土也。以不舍故。即能应为凡夫梵王同居也。复能应为方便梵王。即阿含云。已证三果将入方便土也。复能应为实报梵王。即仁王云。证七地故说出欲论。亦三惑欲也。四句现身。即是感应一多相对。以成四句。以权引实。引三土实行人也。具如佛章。下去诸身皆应例此。二帝释。三自在。四大自在。五天大将军。阙释毗沙门以可见故。三小王下人身五。初小王。二长者。十长人之德。如大本疏第五云。世间长者备十种德。一姓贵。二位高。三大富。四威猛。五智深。六年耆。七行净。八礼备。九上叹。十下归。姓则三皇五帝之裔。左貂右插之家。位则辅弼丞相盐梅阿衡。富则铜陵金谷丰饶侈靡。威则严霜隆重不肃而成。智则胸如武库权奇超拔。年则苍苍棱棱物仪所伏。行则白圭无玷所行如言。礼则节度庠序世所式瞻。上则一人所敬。下则四海所归。内合如来十种功德。及观心十德。具彰彼疏。三居士。四宰官。五婆罗门。四次列下四众。比丘者。或言有翻。或言无翻。有翻者。此云除馑。众生在因无法自资。得报多所馑乏。出家戒行是良福田。能生物善除因果之馑乏也。无翻者名含三义。一破恶。二怖魔。三乞云云。比丘尼者。比丘同前。尼者。此翻女也。优婆塞。此云近事男。优婆夷。此云近事女。以受归戒堪近事出家二众。又在家二众。或翻为清信士清信女。五妇女。六童真。七八部。八初天。二龙。三夜叉。四乾闼

婆。五阿修罗。六迦楼罗。七紧那罗。八摩睺罗伽。八金刚二。初释相。二问答二。初问。二答。第二总答三。初牒章示文意二。初牒章。二示文。二初名下依文明义广二。初依文释二。初明垂应遍三土。就同居说十方土异。约上二土则无异域。故同居对方便一异分之。方便对实报融不融别。实报对寂光相无相简。若同居中众生种类。尘沙莫喻。观音悉能示其三业。而度脱之。经文所列三十三身盖略示也。欲彰周遍。故总示云以种种形游诸国土度脱众生也。二以种下据总文示三广。不明三广。但依别答。则成限局观音应化矣。二言虽下结义广。三善财下按义显他狭二。初明文广义狭。二斥违义立宗。若寻今意。一菩萨身能现十界。复云以种种形游诸国土度脱众生。三广义彰不可思说。经文明示普门示现。佛意令知本性发明。就何文义云梦幻不真。乃是刚然贬挫妙典。故知此师但见文略不究理圆。故作斯判矣。第三劝供养二。初标章立意二。初标章。二佛答下立意二。初明始终相称二。初示今立章二。初前后皆三。二初叙前三。二佛答后下示今三。二而总下明总别互举。二有人下斥他伤义。前三后三始终开合。各得相称。若以总答为叹德者。则令后三义不相称。佛以总答广前别答。若废总答。则令三广义意不显。故云伤义。二问后下问答释疑二。初番二。初疑前无奉旨。二答默念成机二。初明默念。前劝持名唯令心念。是故受旨但当冥默。后劝供养。必假外物以表内怀。是故解瓔而为法施。二又欲下互成机。前陈三业已是显机。奉旨默念更成冥感。今但宿善即是冥机。奉旨解瓔即成显感。前后互现。各有深致。二番二。初问以机难应。二答以机显应。二初劝下依文释义二。初分文。二先称下释义二。初劝供养二。初称美。二出供下出意。若佛顶首楞严经明十四种无畏功德。即以救七难。赴二求免三毒等。为施无畏。今品既在第二问答之后。明施无畏。似用现身说法为施无畏。若据文云。于怖畏急难之中。能施无畏。亦可总该前番问答。是则真应二身俱为能施。冥显二益皆得无畏。二奉旨二。初科。二经文下释六初奉命二。初释解瓔二。初事释二。初评众宝文。二若依下释百千价二。初问。经以事瓔表于行瓔。诸地功德庄严法身。既有阶差。故以世宝贵贱为表。今无尽意入位既高瓔珞合用无价之宝。岂可止直十万两金。二答。言百千者。略举多数如云百姓。岂局一百。万民亦然。约位辩瓔必无价也。二若就下观解。所言百千。乃以事数表于理观。岂专约事定其多少。颈是所严故表中道。此性德也。全性起修。故能严行皆无著也。此行称性如瓔在颈而言解者。菩萨虽有上求下化一切功德。未始不与常舍相应。欲示众生常舍行故。乃解瓔珞而为施也。大集盖明行瓔严理。一地成万者。了达一心。十界百法百界千法千界万法。此之万法性本具足。全性起修转名万德。即三学六度三昧。总持神通智慧。四等四摄三念八脱。十力无畏十地。悉能分证。万德即成十万。故知言数不专事也。二法施下释法施二。初旧取重法施。因重圣法故行财施。是则财法分为两派。理

岂然乎。二今明如法施。法是三谛圆常理性。今体财即性诸法趣财是趣不过。财尚叵得。云何当有趣与非趣。故财与法无二无别。财外无法。法外无财。岂唯财尔。施及受者皆空假中无非法界。如是乃名以法界心。对法界境起法界施。于财下引净名经。以一璎珞分作二分。一分施与最下乞人。一分奉于难胜如来。而作是言。若施主等心施一最下乞人。犹如如来福田之相。无所分别。等于大悲不求果报。是则名曰具足法施。彼疏释云。此即观所施田入平等法界。无有二相成无缘悲。具足一切佛法。不求缘修之报。即是具足法施之会。如此明文诸师何得但约说法以明法施。疏文彼经居士观于悲田。法界等佛。今无尽意对于敬田。既称法施。岂不等彼一切众生邪。二不肯下不受二。初事释。二观解。不受三昧即毕竟空。一心三观破无不遍。以即空故不受于有以即假故不受于空。以即中故不受二边。照空假故不受中道。如是不受在一心中。方离次第及以但空。以五不受义遍衍门。应当料简。三重白下重奉。三义解愍。前二自行后一利他。此犹事释。以无等者。复约理观求观音受。何者。圆论不受则于诸法无所遗。故毕竟不受即毕竟受。故云。以无所受而受诸受。四佛劝。五受施。观音本地唯佛能知。今现因身须求极果。故虽受施回奉敬田。以一璎珞作二分者。表于一行必具二因。理则正因。事则缘了。事理不二名曰妙因。能成二身不思议果。法无增减而能出缠。性即修故报有断证。然匪功成修即性故。若其然者。方曰事理之因趣于法报之果。不论应身者。因人趣果合表二身。法报若成应用自发。六结德。文后重颂什公不译。诸师皆谓。梵本中有。荆溪云。此亦未测什公深意续高僧传云。偈是阇那崛多所译。智者出时此偈未行。故无所解。荆溪亦于辅行记中。引还着于本人之文。故知具释理亦无妨。近有天竺寺式法师。分节其文对于长行。二种问答宛如符契。今依彼科略消此偈。偈有二十六行分三。初一行双颂二问二。初一句叹德。世尊具相诚由万德之所庄严。是故叹相。即是美德。次我今下三句双问二。初一句含上二问。长行先问得名因缘。次问三业游化之相。今既重颂岂阙后问。故知句中问彼两字兼含次问也。二佛子下两句别颂初问。文甚显著。二具足下二十二行双颂二。答二。初二句经家叙。缉缀之语。合当直说。今为偈者。或集经者乘便颂之。或是崛多以偈翻之。贯散无在。二汝听下正颂佛答二。初一行半加颂总叹愿行。汝听二字敕令审谛。观音行者。一心三智观彼类音。令无量苦一时解脱。即是已成利他行也。不动真心垂形三土。方名善应。处处现往故曰诸方。此二句总叹所克真应二身。次则总论能成行愿。初明始心四弘愿广。复示行行经劫难量。以誓深故长时不退。以时长故值佛唯多。随佛作为。方名侍佛修诸佛行也。一一佛所皆发净愿。后心别愿也。若不尔者。安得真智遍拔众苦。安能应身普度一切。二我为下别颂二答二。初颂初答观音得名二。初一行颂总答。举要言之。故云略说。闻名故称口业机也。见身故礼身业机也。心念正当意业机也。上明冥应。今

云见身二应具也。亦可见于妙智之身。不亏冥应。长行总答机但称名。而别答中机具三业。至今重颂总中三业。别但心念绮文互现。颂之巧也。二假使下颂别答二。初十二行颂七难。十二初一行颂第一火难。如前疏释。下去诸难皆可例知。

问。上长行中求离三毒。常念观音。疏云。常念乃是正念。体达烦恼即是实际。无能无所。今偈那云念彼观音。彼此既分岂忘能所。

答。圆妙之教不可情求。文似相违义归一揆。即于无差而说差故。岂有差别异无差邪。今文言彼。义当两向。若就佛说观音为彼。即是师弟而分彼此。若就众生。念彼观音此乃感应。而分彼此。师弟感应妙教诠之。皆是法界一一圆融众生。乃感心中彼佛。诸佛还应心内彼生。此教行人或遭苦难。念彼观音。岂谓能念异所念邪。以知皆是法界故也。达彼观音即念而具。既知即念有何能所。故彼此虽分能所俱绝。是故偈文虽云念彼。与上正念全不相违。

问。求脱苦难。心念观音一切机缘俱能感圣。今释念彼那但约圆。岂果报等机全不能感。

答。王三昧力救一一难。皆论十番。始离恶报终入寂光。十界众机谁不蒙益。疏释前答。此义备彰。颂开七难而为十二。各合具明十番感应。但以部意正在醍醐。是故长行佛示意机。唯令常念。常念必须绝于破立。今闻重颂念彼观音。必合疑云前令绝所今教念彼。岂不相违。故须约圆释此伏难。彼此即念能所岂存。学者应知。观音应物虽无所遗。今宗示人唯在妙观。是故前疏释乎意机。全废余涂。一向圆解。至今重颂念彼观音。岂可异前。自从浅解违大师意。劝今学人。若说若行勿离圆观。一苦一乐常念观音。既成妙机何爽圆应。一实事益念念常沾。二或漂下一行颂第二水难。三或在下一行加颂堕须弥峰。四或被下一行加颂堕金刚山。五或值下一行超颂怨贼难。六或遭下一行颂刀杖难。七或囚下颂幽执难。八咒诅下加颂咒诅难。还着本人者。凡咒毒药。乃用鬼法欲害于人。前人邪念方受其害。若能正念还着本人。如譬喻经中。有清信士初持五戒。后时衰老多有废忘。尔时山中有渴梵志。从其乞饮。田家事忙不暇。看之遂恨而去。梵志能起尸使鬼。召得杀鬼。敕曰。彼辱我往杀之。山中有罗汉。知往诣田家语言。汝今夜早然灯勤三自归。口诵守口身莫犯偈。慈念众生可得安隐。主人如教通晓念佛诵戒。鬼至晓求其微尤。无能得害。鬼神之法人令其杀。即便欲杀但彼有不可杀之德。法当却杀其使鬼者。其鬼乃恚欲害梵志。罗汉蔽之令鬼不见。田家悟道梵志得活。辅行引此云。正是观音经中还着于本人之文。九或遇下追颂罗刹难。十若恶下加颂恶兽难。十一蚖蛇下加颂蛇蝎难。十二云雷下加雷雨难。足前七难而为十二。皆须具约报业烦恼六道。四教一一释之。若论所表不出

六种。须弥金刚亦是地种。雷雨属水。兽蛇咒诅同是有情皆表识种。菩萨因中于此大种修别圆观。今住六种如实之际。故遍法界救诸苦难。皆令得住六种本际。斯是观音证恶法性于恶自在。方能任运遍赴诸难。以要言之。一切依正皆是观音妙身妙心。一切众生于圣色心而自为难。求救三业亦即观音。是故机成即时而应。当以此义念念观之。何患不同观音利物。二众生下一行总颂三毒二求。一切众生多于界内贪嗔邪见。及以界外三毒之惑。外则无于报得男女。内则乏于定慧男女。致招二种生死困厄。是故名为无量苦逼。若其能以正助为机。即感真身妙智之力。救于二种世间之苦。疏解长行三毒二求。义该一切。对今重颂更无所遗。二具足下颂次答普门示现二。初正颂示现二。初一行超颂总答。长行先别后总。以总结别。今颂先总后别。开总出别。前后互显矣。长行总答云。以种种形游诸国土度脱众生。今颂却论能应之由。由神通力及智方便也。若匪千如全体之用。不名具足神通力也。通虽性具。复由广修妙智方便。照性发通故。得普门示现自在。十方无外三土非他。不离一心遍应诸刹。二种种下追颂别答。上长行中别列诸身。身皆三业。今颂别示三业。业皆遍周。重颂之巧也。文三。初一行别颂身业普应。合明十界但示三涂。以下况上也。又种种恶趣通指九界。九界望佛皆名为恶。次别举三涂极恶故也。九界二死皆有四相。渐令除灭归于常寂。二真观下颂意业普观二。初一行明本观慈悲有五。观字皆去声呼。具明三观及以慈悲。真观空也。清净观假也。假从空得无见思染。故名清净。又空唯自净假令他净。故名清净。又不思议假三观具足离三惑染。故名清净。广大智慧观中也。双遮双照无偏无待即平等大慧也。此之三观或次第修。或不次修。无不皆以慈悲合运。而其慈悲皆称观者。其意有二。一者慈悲是观如四无量心。名四种禅。禅即观也。观音乃以无缘慈悲。观察众生名慈悲观。二者慈悲之法必用三观。良以三观能成众行。用三观拔苦故名悲观。用三观与乐故名慈观。故上文云。即时观其音声皆得解脱。岂非悲心用于三观。虽有二解体是一也。菩萨从初至于邻极。三观慈悲未始离念。故令众生常愿修此常仰兹观。疏解长行冥显二应。因中合有本观慈悲。后译重颂果有其文。信智者言冥符佛意。二无垢下一行明智光遍照。三观慈悲因中立誓也。智光遍照果上益物鉴机也。无垢净光照穷正性察其本末。若其不破三惑诸暗。二死风火何能普益。二世间机火灾至初禅。喻同居生死。风灾至三禅。喻实报生死。水灾至二禅。喻方便生死。举二不言水者。中可例知。三悲体下一行颂口业普说二。初二句颂二轮化本。说虽在口。必假身意为授法本。初句者为法现形。本期救苦。故说法身名为悲体。此身先用戒德警人。如天震雷物无不肃。次句者菩萨以慈而为心意。无缘而被名之为妙。物无不覆。譬若大云。二轮既施然可授法。二澍甘下二句正颂口轮说法。甘露者。智者云。诸天不死之神药也。所宣至理解必无生。若匪无生焉能不死。本性常法非说那知。于慈云中澍大法雨。众

生受者三惑焰灭。以兹三普为入道门。故当别颂普门义也。二诤讼下加颂显机。长行显应以被冥机。疏以施瓔彰显机义。今逢重颂有显机文。益见天台冥契圣旨。事系讼庭身临战阵。心忧刑罚命虑兵残。今昔冤仇此时合会。一心致感众难皆祛。亦可例前疏释七难。通于三障。即诤讼等义。该诸有及以三乘。思之可见。三妙音下三行双颂二劝二。初颂劝受持二。初一行明智境深妙。以劝常念。初三句中有五音字。皆是众生称唱言音。以由菩萨妙智观。故皆成妙境。三智照故音成三境。双遮空有即成妙音。双照空有即成世音。世即二世间也。不别而别。此二音字中智境也。梵是四等慈悲喜舍四观照之。即成俗谛故名梵音。称俗照机若熟若脱。时节不差名海潮音。此二音字假智境也。毕竟空智出九界情。照众生音超二世相。是故名为胜世间音。此一音字空智境也。言虽次第观在一心。智外无音。音外无智。境智冥一思虑顿忘。是故须常念者。正勤持念也。此之类音虽是众生口业所发。大圣三智照成三谛。即是三身故。劝行者念此三身。言常念者。如疏解云。即是正念非破非立。无能无所。三谛俱照三观俱亡。不次不偏名常名正。若其然者名为妙机。二念念下一行明感应难测。以劝勿疑。上先举境智。次劝常念。今先劝勿疑。次陈感应。左右互显耳。言念念者。相续系念也。念即观音深妙智境。虽达常住未免迁流。即于迁流照常境智。是则念念不离观音。如大师示众偈云。实心系实境。实缘次第生。实实迭相注自然入实理。言实缘者。刹那念也。次第而起。一一皆是实观之缘。如是系念唯慎生疑。疑兕若生理境斯障。故明圣德以劝息疑。纵久修不成求之未应。须知净圣冥资不虚。于二死中。如父如母可依可怙。念念持护感应必彰。然疑有三。所谓疑人疑法疑自。今但举人其二可息。劝令常念复诫生疑。疑去念成。劝持意足。二具一下一行颂劝供养。先举功德方劝顶礼。初句总示一切功德。次二句别彰慈眼及以福聚。慈为善本福收万行。结示普门劝修供养。礼既属身身必具口。非意不行。顶礼已成三业供养。第三叹闻品功德。二初持地叹功德二。初释闻上二益。经云持地者。宝云经云。菩萨有十法。名持地三昧。如世间地。一者广大。二众生依。三无好恶。四受大雨。五生草木。六种子所依。七生众宝。八生众药。九风不动。十师子吼亦不能惊。菩萨亦尔。经一一合。妙乐引彼释今持地。结云。以八教判方应今经。二此中下释自在之业。业有多种。大约论三。一有漏业。为见思所润受分段土生。二无漏业。三非漏非无漏业。同为无明所润。受变易土生。此约自行受生以说。若利他者。皆以慈悲润彼彼业。同他受生。三藏菩萨众生缘慈润有漏业。同居业生。通教菩萨法缘慈润有漏业习。于同居土神通受生。法身菩萨无缘慈润不思议业。三土应生。今观世音等觉后心无缘慈悲。润于中道自在之业。故云中谛摄也。应十界感十方。净秽方便实报同彼机类。现身说法。故云于二谛得自在也。即普门示现神通力矣。闻者能得观行真似微妙功德。故云不少。二无等下闻品获利益二。初约

四悉释无等等。疏有四节。结云。四悉以明发心。初释四。初世界。二乘有上是可等法。佛智无上是无等法。初发大心等于无等。即无等中而论于等。只是等于佛智故也。大小体别名世界也。二又约下为人。乃以人数用表法门。刹那刹那莫不具足八万四千净秽之法。此一一法无非实相。若缘诸法作念而修尘劫不等。性中八万。若即实相无缘发心。刹那能等八万四千究竟之法。发实相心。是生理善。即为人也。三亦是下对治。八万四千始终无改。迷即尘劳悟即彼岸。说波罗蜜翻彼尘劳。即对治也。四故经下第一义。前心难者初破无明实为难事。大经所赞。正在分真。是故顶礼初发心。即发心住也。此位能具四十一位真应功德。此心超胜已不可等。此不可等等于妙觉。既是真发即第一义。二此即下结上之四释。初四等果。二三等理果。理不二岂有阶差。然约诸文。三慧四悉多就位辩。故须四释。不别而别。约位而明。五品闻慧即超二乘。不二观成凡心等佛。小果有上大果无等。小大差别故当世界。初信至七位当思慧。既粗垢先除发实相似解。照乎性德八万法门。既生理善故属为人。八信至十位当修慧。内外尘沙不除自遣。能以性中八万功德。对破逆修八万尘劳。自他恶破故属对治。初发心住三慧功成。性三圆发。四十二位互具虽等。较其难易初入功深。此位始得。真心开发名第一义。二发心下约三即显真发。名字发者。于能诠名。豁然开发三种菩提愿行之心。对违顺境此心弥炽。圆伏三惑名观行成。若名字即纵能勤修八法成乘。以未开悟不名为发。今发观行称名字者。盖此五品非真非似。但是信解诠妙名字。于妙三谛决无疑滞。能伏无明不为境动。是故称为名字发也。相似发者。因观加功。故三菩提倍前开发。似于本性六根互用。稍类分真。如鋀比金犹火先暖。故名相似发菩提心。真心发者。一发一切发发一切方便。发一切观照发一切真性。此三菩提圆融通达不前不后亦不一时。分证三德分同果佛。故华严云。初发心时便成正觉。所有慧身不由他悟。微妙净法身湛然应一切。始从初住终至等觉。皆有此发位。位转深前之二发相显故来。经文结益正在真发。

## 释重颂

宋天竺寺沙门遵式述

第二重颂。是隋炀大业中智者灭后笈多所译。方入大部。故疏阙释。灵感传天人语南山云。什师八地菩萨。译法华阙观音重颂。既涉冥报。信有此文。今扶上二番问答。随文略释固难尽理。讲者但令不失上文。大途梗概何必骋异。此颂二十六行为二。初一偈双问二章。次二十五偈双答二问。初问中一句叹德。三句正问。一句之内名体合。叹世尊名也。所以略举尊号。则知上九并为三世中尊叹之要也。具相质也。相妙而具妙是叹辞。具谓三十二满足。又可妙即是好。以

八十种好严其相。令妙好也。

复次名实俱叹法身。名是妙名相为妙相。上文云。具相三十二以八十种好用庄严法身。即此意也。具此相好者。即具二严能答我问。故举而叹也。正问中初句兼于二问。文云重问。即重问上二段之事。孰谓不然。次二句别问观音。欲佛先答。初章就近更征故也。亦可三句并问初章。自招后答。既有真身冥益。岂无应像显赴耶。故许说中双许二番。谓闻名及见身是也。第二答中作三意。初二偈总答二章。次十九偈别答二章。三四偈劝持名供养。总答中初一偈正答。次一偈依本观慈悲汝听观音行是总答前章。观音即境智因缘得名。善应诸方所是总答后段普门示现。并用上总意消之。次一偈却寻本观慈誓。显今智断十番利益。本依别圆无量无作四谛。起于愿行。由誓境深广故。弘誓如海。弘即广也。历劫显时。久远一一劫中。侍多千亿。显值复多。一一佛所复发别愿。如四十八等。一一愿含法界故。复云大也。历劫约竖侍多约横。一一竖中有横。一一横中有所历之时。广说云云。将此总中本誓。历下别答一一难及。普门后广作可知。第二别答复二。初一偈是双许说二章。闻名是许前章。见身是许后章。向诫听今许说。言略说者。即别答也。总答多含。即文略而意广。别答陈列。且约人界果报边。明七难等。普门且约三十三身等。即文广而意略。今取意略信是许别答也。闻名闻观世音境智名也。上文约四种闻释成三慧。义观两全可解。见身即普门示现。显应三业也。心念不空者。明二段应益也。心念属意。不云身口者此从冥显二机摄。二章语便。何者。初章显机。若身若口俱须域意故。意能总摄也。故上释持名云。口为诵持心为秉持。为理不失。虽非口持觉观是口行。通属口业机摄。例如小弥陀执持名号一心不乱。亦不妨口机。下文皆云念彼观音力。例同此释。后段冥机约心为便。可解。不空者。纵使称名都无显验。冥益不虚。第二十八偈正答。又二。初十三偈颂初章。次五偈颂后章。初又二。初十二偈明口业机应。次一行略颂身意二种机应。上文七难表六大种。而云假令。多举诸难亦是表此。今偈加推堕二山恶兽蛇蝎。此四皆识种摄。毒药从人及虫鬼识种摄。从尘体地种摄。雨雹水种摄。又合罗刹鬼难。加六成十二难。初一偈火难。上文例作三科释。贴文事证观解。于观中初广约十番。遭苦称名成机致感。次约别圆二种本住法门及慈悲誓愿。显前十界圆益。今但略作贴文一释。余可准上。不复备叙。讲者应具示其意。使义观不壅有益来者。言大火坑者。上直云大火。此加之以坑。大而更深。意显圣力火无浅小。皆能成难。况乎大坑。设使劫火从地狱至初禅。如此大坑满中红焰。菩萨亦能或以吹灭。或以口噏。或复手遮令其不烧。或作凉池次一偈水难上得浅处。即能免难。若加龙鬼浅亦可畏故。值死缘多重。于上文弥彰圣应尔。次一偈堕须弥难。如日住空显圣力难思。然但是假设。何人能到复被推等。设有此事圣无不为。顶生人王能上妙

高。因贪帝位还降人间。若能称名必有免理。四一偈堕金山难。五一偈怨贼难。六一偈王难。七一偈枷锁难。八一偈毒药难。大慈等爱。理合均除。而还着本人者。被害称名机成须救。能害无机恶心自克。非圣使然。又毒药有鬼。须得着人。若不杀他必须自害。

问。若恶心自克怨贼。何故但令起慈。

答。贼害事显。但令起慈即彰圣力。毒药阴谋反害方验。然贼亦有自害。如东林老僧为贼所斩。贼反以剑自刺心入背出。群党奔迸。又毒药未必例皆还着。有作折摄二用释者。若二俱有机则可然。若能害者无冥显二机折亦徒施。九一偈罗刹鬼难。然兼毒龙。前有鱼龙及鬼。此重言者。龙鬼通水陆。前但在水也。上文四种龙等云云。十一偈恶兽难。十一一偈蛇蝎难。十二一偈雨雹难。欲益观行者。应巧约恶业烦恼。作蛇虎等法门释之。使顺道理。若准请观音疏。作三义明消伏力用。谓约事约行约理。对此中果报烦恼及所住法门会之。亦应可解。口业机应竟。第二一偈总颂身意。二种机应。三毒猛盛心不自在。名之困厄。四类同栖各说所苦。鸽说淫为最苦。蛇说嗔为最苦云云。女无子苦如上说。或分二句对意对身。细作可了。若作观解十番为三毒所困。及约界外作顺逆法门应释。应用上文意消三毒义。身业无子无修因男女。乃至无圆顿男女。寻上文消之。若心念身礼二业成机。断除三毒根满足二庄严。永拔十界三土世间之苦。故云观音妙智力能救世间苦。亦应更明别圆本观慈悲云云。第二五偈别答普门示现。此中文狭。望上别文此仍成总。又为三。初二偈颂普现次二偈颂本观。三一偈结成圣者。三业初又二。初一偈直颂普现。二一偈别举所化。三种法界。上文列圣身。至金刚神。阙地狱界。此中举劣况胜。成互出耳。一一身说约四句如前。又上文约三土为所应。此十方当约三土释十方云云。次二偈本观。又二。初偈行愿。次偈观成普益。初又三。二句辩观一句慈誓。一句诫归。向真观了空成一切智。清净观出假处有无染成。道种智广大智慧。即中道观遍于诸法名广。胜出二边名大。中道体即智慧观。此体故名智慧观。

问。何以智慧名中体耶。

答。顺此经意。此经以寂照合法身为体。感应为宗。得作此说。三智实在一心中得。不可一异。悲观等者。誓愿通称为观缘谛发故。如止观十法通名为观。次偈辩益。又二。上二句明智光。次二句慈光。破暗照世云云。三一偈结成圣者。三业显应。戒雷对身业。慈云对意业。澍雨对口业。戒检七支身业为便。戒净能拔三恶之苦。故名悲体。身轮现通骇动群情。复如雷震。内心爱念名慈普覆一切如云。无谋而应逗会不差。复名为妙意业也。口轮演实相之法。为甘露雨。三草二木平等蒙润三惑热恼为之清凉。广释三无缘三不护等如上文。

一一应迹一一说法。皆须明别圆菩萨所住法门。方有事用。释普门一番竟。第三四偈劝持供养。又为二。初二行一句劝持。二一行三句劝供养。初又二。初一行重举前口业机应。以为劝由。由前口业居初。举一摄二。所以特举。官讼军阵者。水火难稀鬼虎事寡运衰。方值诤讼事众世之诤本。财色田宅日用有之。劝持则要也。刀杖幽执有过方遭。军阵王役事非由己。又擒力相持白刃森目。刀杖案籍赊死之难。贼夺有财非如师旅。斯亦劝之要也。次一行一句正劝。又二。初三句约权实格量。次二句结劝。先举菩萨实证实益为格量本。胜彼九界权乘慈智故。云胜世间音。秖音尘一法以实智佛眼观之。即实谛妙音。权智法眼观之。即俗谛世音。此实证也。缘中道修慈名为梵音。此慈能与机会名海潮音。譬不失度此实益也。与夫九界生法二慈作意应物。岂复为类。故云胜彼格量明矣。二句结劝。初劝常念有事理二行云云。若事理行成。自见菩萨色法二身故。一句复止疑劝也。次一行三句劝供养。初一句叹菩萨清净三业。从正命生故云净圣。言共堪受供养也。正命是圣法。人禀此法名人为圣故。云观音净圣。次别举德以为劝由。于苦恼下二句颂上施无畏德。苦恼死厄怖畏处也。作依怙无畏力也。如幼子恃怙父母。更何所畏即指前现权实身说为父母。护三乘子免二死厄。具一切下三句举福田劝。具一切功德举菩萨报身敬田。慈眼视众生举应身恩田。福聚海无量总叹二田。高出如山之谓聚。深广无际之谓海。亦是二田所依叹法身也。顶礼正劝以三业供养也。身仪事显故。特举之必具三业。上文脱璎珞。望今乃互举耳。又此劝事普一切。皆得供养。百金之璎孰人可辩。又能严尚贵所严。岂复轻耶。观心者身业勤则增长福德供养。应身口业勤则说般若供养。报身意业勤则会理供养法身云云。释偈竟。

宋慈云尊者疏别行重颂附大部入藏。而南方教苑不传。几二百年矣。至元甲午。为教门入京。于燕城弘法寺。待之东归。犹至宝然不敢自秘。遂锓诸梓以惠来学。大德壬寅夏五。兴元住山苾刍性澄谨题。

法界次第初门三卷

## 法界次第初门总序

天台山修禅寺。沙门释智顗。辄依经附论。撰法界次第初门三百科。裁为七卷。流传新学。略为三意。一为读经寻论随见法门。脱有迷于名数者。二为未解圣教所制法门浅深之次第。三为学三观之者。当以此诸法名相义理。一一历心而转作。则观解无碍。触境不迷。若于一念心中。通达一切佛法者。则三观自然了了分明也。故出此三百科。名教仍当。名下略辨体相。始得三卷。

## 法界次第初门卷上



### 名色初门第一

一名　二色。

今辨法界初门。先从名色而始者。至论诸法本原清净。绝名离相。尚非是一。何曾有二。不二而辨其二者。以行者初受一期妄报歌罗逻时。但有名色二法。当知名色即是一切世间出世间法之根本。能生一切法。普摄一切法。即是一切法。若诸大圣分别说一切法门。皆约名色而分别之。无有一法出于名色。故智度论偈云。

一切诸法中　　但有名与色
若欲如实观　　但当观名色
虽痴心多想　　分别于异事
更无有一法　　出于名色者

一名　心但有字故曰名也。即是心及相应数法。虽有能缘之用而无质碍可寻。既异于色而有心意识及诸数法种种之别名。故谓之为名也。

二色　有形质碍之法谓之为色。是十入及一入少分。皆是质碍之法。并无知觉之用。既异于心意识法。故称为色也。

五阴初门第二

一色阴　二受阴　三想阴　四行阴　五识阴。

次名色而辨五阴者。以惑者迷名偏重故。大圣教门开名则为四心。对色合为五也。此五通称为阴者。一往而释。阴以阴覆为义。能覆出世真明之慧。而增长生死。集散不绝。故通名为阴。

一色阴　有形质碍之法名为色。色有十四种。所谓四大五根五尘。此之十四。并是色法也。

二受阴　领纳所缘名为受。受有六种。谓六触因缘生六受。但境既有违顺。非违非顺之别。故六受亦各有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之异也。

三想阴　能取所领之缘相名为想。想有六种。谓取所领六尘之相。为六想也。

四行阴　造作之心能趣于果名为行。行有六种。大品经中。说为六思。思即是行。谓于六想之后。各起不善业善业无动业也。

五识阴　了别所缘之境名为识。识有六种。即是六识。若诸论师多云。识在二心之前。诸大乘经中。明识最居后。今依经为次料简。

## 十二入初门第三

内六根入　一眼入　二耳入　三鼻入　四舌入　五身入　六意入。

外六尘入　一色入　二声入　三香入　四味入　五触入　六法入。

次五阴而辨十二入者。以惑者迷色偏重故。大圣教门。开色为十。心但为二。合为十二也。通称入者。入以涉入为义。根尘相对则有识生。识依根尘仍为能入。根尘即是所入。今此十二从所入受名。故通受入名。内六入者。此之六法亲故属内。为识所依。故名为入。亦名根者。根以能生为义。此六既并有生识之功。故通名根也。

一眼入　身分对色。能见色之处名眼。眼是四大造色。体为十色共成。所谓四大四微。身根微。眼根微也。

二耳入　身分对声。能闻声之处名耳。耳是四大造色。亦为十色共成。谓四大四微。身根微。耳根微。

三鼻入　身分对香。能闻香之处名鼻。鼻是四大造色。亦为十色共成。谓四大四微。身根微。鼻根微。

四舌入　身分对味。能知味之处名为舌。舌是四大造色。亦为十色所成。谓四大四微。身根微。舌根微也。

五身入　六分假合之体对触。能觉触处皆名为身。身是四大造色。但有九色所成。谓四大四微。身根微。

六意入。心对一切法。即有能知法之用。名之为意。意者即心王也。是中除诸心数法。但取心王。以为意入。

外六入者。此六法疏故属外。识所游涉。故名为入。亦名尘者。尘以染污为义。以能染污情识。故通名为尘也。

一色入　一切对眼。所见之色名为色。色有二种色。摄一切色。一正报可见色。众生身色。青黄赤白黑色等。二依报可见色。外无知青黄赤白黑色等也。

二声入　一切对耳。所闻之色曰声。声有二种声。摄一切声。一从正报色出声。众生语言音声也。二从依报色出声也。

三香入　一切对鼻。所闻之色名香。香有二种香。摄一切香。一正报色处香。众生身中香臭也。二依报色出香。外一切无知色中所有香臭。

四味入　一切对舌。所知之色曰味。味有二种味。摄一切味。一正报色处味。众生身中之六味也。二依报色处味。外一切无知色中所有六味也。

五触入　一切对身。所觉之色名触。触有二种触。摄一切触。一正报色处触。众生身中。冷暖涩滑等十六触也。二依报色处触。外一切无知色中冷暖等一十六触也。

六法入　一切对意所知之法名法。法有二种法。摄一切法。一者心法。是中除心王。但取相应诸心数法也。二者非心法。即过去未来色法。及心不相应诸行。及三无为法。

十八界初门第四

内六根界　一眼界　二耳界　三鼻界　四舌界　五身界　六意界。

外六尘界　一色界　二声界　三香界　四味界　五触界　六法界。

六识界　一眼识界　二耳识界　三鼻识界　四舌识界　五身识界　六意识界。

次十二入。而辨十八界者。以惑者迷于名色俱重故。开色为十。离名作八。合为十八界也。通名界者。以界别为义。此十八法各有别体。义无浑滥。故通受界名也。

内六根界　此具如前明。内六根入中分别其相。乃更加以界之名义者。欲使修观之徒推析无谬。不滞十六知见之妄计也。

外六尘界　此具如前。外六尘入中分别其相。乃更加以界之名义者。意同六根。中立界名。

六识界者。若根尘相对即有识生。识以识别为义。识依于根。能识别于尘。故此六通名识也。若了识从缘生。岂计有神使知谬取也。

一眼识界　眼根若对色尘。即生眼识。眼识生时。即识色尘。故

名眼识界也。

二耳识界　耳根若对声尘。即生耳识。耳识生时。即识声尘。故名耳识界也。

三鼻识界　鼻根若对香尘。即生鼻识。鼻识生时。即识香尘。故名鼻识界也。

四舌识界　舌根若对味尘。即生舌识。舌识生时。即识味尘。故名舌识界也。

五身识界　身根若对触尘。即生身识。身识生时。即识触尘。故名身识界也。

六意识界　五识生已即灭。意为意识。此意识续生。意识生时。即识法尘。若五识能生意识。即以前五识为根。后意识为意识。此意识灭次识续生。是则前意识生后意识。如是亦脱传受根识之名。皆以能生为根。所生为识。今说所生之识。为意识界也。

十六知见初门第五

一我　二众生　三寿者　四命者　五生者　六养育　七众数　八人　九作者　十使作者　十一起者　十二使起者　十三受者　十四使受者　十五知者　十六见者。

次名色阴入界。而辨十六知见者。名色等法中。神我本不可得。而未见道者。悉于名色等法中。妄计有我。我所。计我之心。历缘略辨。即有十六知见之别。广对诸缘。则妄计不可称数。因此颠倒。备起一切烦恼生死行业。今为欲于后明生法二空等一切观门。必须善识假实之法。故略依傍大智度论释之也。

一我　若于名色阴入界等法中无明不了。若即若离中。妄计有我我所之实。故名我为也。

二众生　于名色阴入界等法和合中。妄计有我生。故名众生。

三寿者　于名色阴入界等法中。妄计有我受一期果报寿有长短。故名寿者。

四命者　于名色阴入界等法中。妄计我命根成就连持不断。故名命者。

五生者　于名色阴入界等法中。妄计我能起众事。如父生子。名为生者。亦计我来人中受生。故名生者。

六养育　于名色阴入界等法中。妄计我能养育于他。故名养育。亦计我从生已来。为父母养育。故名养育。

七众数　于名色阴入界等法中。妄计我有名色五众。十二入十八界等诸因缘。是众法有数故名众数。

八人　于名色阴入界等法中。妄计我是行人。异于非行之人。故名为人。亦计我生人道。异于余道。故名为人。

九作者　于名色阴入界等法中。妄计我有身力手足。能有所作。故名作者。

十使作者　于名色阴入界等法中。妄计我能役他。故名使作者。

十一起者　于名色阴入界等法中。妄计我能造后世罪福业。故名起者。

十二使起者　于名色阴入界等法中。妄计我能令他起后世罪福业。故名使起者。

十三受者　于名色阴入界等法中。妄计我当后身受罪福果报。故名受者。

十四使受者　于名色阴入界等法中。妄计我当令他受苦乐果报。故名使受者。

十五知者　于名色阴入界等法中。妄计有五根能知五尘。故名知者。

十六见者　于名色阴入界等法中。妄计我有眼根故。能见一切色。亦计我能起邪见。我起正见名见者。

见爱二烦恼初门第六

一见烦恼　二爱烦恼。

次名色阴入界。及我等十六。而辨见爱者。若迷此假实二法。则倒想纷然。故三界流转无际。皆是烦恼使之然也。若论烦恼根本。不出见爱。枝派分别。则科目甚多。所谓三毒五盖十使。九十八烦恼。

八万四千乃至尘沙等数。此诸科目虽数有多少。而同是烦恼润生之力。体无殊别。但教门善巧。乃约增减之数而制立之。故缨络经云。见着二法迷法界色心。广起一切三界烦恼。通名烦恼者。烦以喧烦为义。恼以逼乱为义。能喧烦之法逼乱行者心神。致使真明不得开发。故名烦恼也。

一见烦恼　邪心观理名之为见。若于假实之理。情迷而倒想邪求。随见偏理妄执为实。通名为见。见烦恼者。谓五利使。见谛所断八十八使。及六十二见等也。

二爱烦恼　贪染之心名之为爱。若于假实二事。情迷随心。所对一切事境。染着缠绵。通名为爱。爱烦恼者。谓五钝使。思惟所断十使。及所断结流。爱扼缠盖缠等也。

三毒初门第七

一贪毒　二嗔毒　三痴毒。

次见爱而辨三毒者。此二科既有合离之异。事须分别。若合但取痴一分为见。余一分及贪恚。并合为爱也。若离则见爱之中各有三毒。如此历三界五行。则离出九十八使。一切烦恼通名毒者。毒以沉毒为义。恼坏之甚。故云沉毒。以其能坏出世善心。故名为毒也。

一贪毒　引取之心名之为贪。若以迷心对一切顺情之境。引取无厌。即是贪毒。历三界五行。十五贪使并是贪毒。但上二界烦恼既薄故。别受爱名。

二嗔毒　违忿之心。名之为嗔。若以迷心对一切违情之境。便起忿怒。即是嗔毒。历欲界五行下。即有五嗔使。并是嗔毒。数人义上二界无嗔也。

三痴毒　迷惑之心名之为痴。若迷一切事理之法。无明不了。迷惑妄取。起诸邪行。即是痴毒。亦名无明。无明有二种。一者相应无明。即是与三界五行下八十八使。相应共起。二者不相应无明。即是三界五行下十五痴使也。

五盖初门第八

一贪欲盖　二嗔恚盖　三睡眠盖　四掉悔盖　五疑盖。

次三毒而辨五盖者。若论三毒之体。岂异五盖。但科目不同。名

字增减有异。故次分别。所以然者。若没痴毒之名而离痴法。为睡眠掉悔疑三盖。足贪嗔为五盖也。若开五盖则烦恼无量。通名盖者。盖以覆盖为义。能覆盖行者清净善心。不得开发。故名为盖。而此五盖既的为在下所明诸禅正障。故须略辨其相。

一贪欲盖　引取心无厌足为贪欲。分别体相。具如贪毒中说。三界五行中十五贪使。即是贪欲盖。

二嗔恚盖　忿怒之心名为嗔恚。分别体相。具如前说。欲界五行五种嗔使。即是嗔盖也。

三睡眠盖　意识惛熟曰睡。五情暗冥名眠。若心依无记则增长无明。故意识惛惛而熟。五情暗冥无所觉知。谓之睡眠也。数人说为增心数法。犹属见思所断十五痴使摄也。

四掉悔盖　邪心动念曰掉。退思忧悴为悔。若纵无明谬取。则戏论动掉心生。既所为乖失。退思则有忧悔也。亦是增心数法。正属见谛所断三十二见使。摄思惟断。亦有少分也。

五疑盖　痴心求理。犹预不决。名之为疑。若修道定等法。无明暗钝。不别真伪。因生犹预。心无决断。皆谓疑也。世间通疑。非一正论。障道之疑。即是见谛所断。三界四行十二疑使也。

十使初门第九

五钝使　一贪使　二嗔使　三无明使　四慢使　五疑使。

五利使　一身见使　二边见使　三邪见使　四戒取使　五见取使。

次五盖而辨十使者。岂有十使异于五盖。若教门但为修定者说。略立三毒五盖之数。若为修慧者说。欲使明识所断之惑无谬。故须分别为十使也。所以然者。贪嗔二盖。即是贪嗔二使。睡盖之本。即是痴使。离痴出慢。即为慢使。疑盖即疑使也。是为五钝使。掉悔即是邪思掉动之心。若细分别其相。则有五利五钝使之别。而此推之还是五盖。分别为十使也。若开十使。则出一切烦恼。此十通名使者。使以驱役为义。能驱役行者心神。流转三界。故通受使名。亦名十烦恼。烦恼义如前说。

一贪欲使　引取无厌。名曰贪欲。分别其相。具如贪毒中说。见思所断。三界五行中十五贪。皆是贪使。

二嗔恚使　忿怒之心。名之曰嗔。分别其相。具如嗔毒中说。见思所断。欲界五行中五恚。即是恚使也。

三无明使　迷惑不了之心。名为无明。若以迷心缘境。随有所起。则念念永失。而不知惭愧者。皆是痴也。见思所断。三界五行下十五痴。即是无明使。

四慢使　自恃轻他之心曰慢。若自恃种姓富贵有德才能。轻蔑于他。即是慢也。慢有八种。在下别出。乃至见思所断。三界五行下十五慢。皆是慢使也。

五疑使　迷心乖理。犹预不决曰疑。分别其相。具如疑盖中说。三界四行十二种疑。并是疑使也。

六身见使　若于名色阴入界中。妄计为身。名为身见。若以无明不了。则于五阴中。起二十种身见。则身见有二十种。见谛所断。一行中历三界有二身见也。

七边见使　执边之心。名为边见。若于四边。不了随见。一边为实。余边悉为妄语。如其所见。互执一边。悉堕边见。历三世五阴。即有六十二见。并是见谛所断。合六十二见。同是一边见摄也。又约见谛所断。一行中历三界即有三边见。

八邪见使　邪心取理故名邪见。若无明不了。四谛因果。邪心推获。谓无此理。因断灭出世间善根。乃至世间善根。作阐提行。是为邪见。见谛所断三界四行中。有十二邪见是也。

九见取使　于非真胜法中。谬见涅槃。生心而取。故曰见取。若行道之时。虽入种种观门。而真明未发。无明不了。便谬计所得。以为真为胜。生心取着。皆名见取也。见谛所断。三界四行。有十二见取是也。

十戒取使　于非戒中。谬以为戒。取以进行。故曰戒取。若取鸡狗牛戒。乃至九十五种外道所行之戒。以为真戒。皆名戒取。若人虽持佛戒。见有戒相。亦是戒取。见谛所断三界二行。有六种戒取是也。

## 九十八使初门第十

见谛门八十八使　欲界有三十二使　色界有二十八使　无色界二十八使。

思惟门十使　欲界有四使　色界有三使　无色界有三使。

次十使而辨九十八使者。正为见思两道惑障不同。欲使修观之者。精识所治之惑。断伏无滥。故教门历三界五行。细分别十使。则有九十八也。亦名九十八烦恼。通名为使。名烦恼者。类如前释。若离九十八使。则出一切烦恼。今依数人明九十八使也。若成实论人。所解则异也。

见谛惑欲界三十二使　苦谛下具有十使。集谛下有七使。除身见边见戒取。灭谛下有七使。亦除身见边见戒取。道谛下有八使。但除身见边见。故欲界四行下。合有三十二使。

见谛惑色界二十八使　苦谛下有九使除嗔。集谛下有六使除嗔。及除身见边见戒取。灭谛下有六使。亦除嗔及身见边见戒取。道谛下有七使。亦除嗔使及身见边见。故色界四行下。合有二十八使也。

见谛惑无色界二十八使　苦谛下有九使。集谛下有六使。灭谛下有六使。道谛下有七使。若取若除。皆如色界中分别。故无色界四行下。合二十八使。合三界四谛下。有八十八使。并是能障见谛之惑。为须陀洹见道之所断也。分别使相略说。并如前十使章门辨也。

思惟惑欲界四使　一贪使。二嗔使。三痴使。四慢使。

此使从斯陀含向。入修道断。乃至阿那含果。九品方尽。

思惟惑色界三使　一贪使。二痴使。三慢使。

此三使并是阿罗汉向。用修道智断也。

思惟惑无色界三使　一贪使。二痴使。三慢使。

故三界思惟惑合有十使。足前见谛。合为九十八使。但此三使亦是阿罗汉向断。至果方尽也。

次此应广出诸烦恼科目。所谓三漏。四流。四缚。八邪。八倒。九结。九恼。十缠。乃至五百烦恼。八万四千诸尘劳门。及恒沙等数烦恼。皆从见爱九十八使。离合而辨。若具出科目(云云)。今略出数科。足以显教门明烦恼离合惑障润生之法。诸烦恼科目。至第六卷中。别当更随要而出。

十恶初门第十一

身有三恶　一杀生　二偷盗　三邪淫。

口有四恶　一妄语　二两舌　三恶口　四绮语。

意有三恶　一贪欲　二嗔恚　三邪见。

次诸烦恼结使而辨十恶者。以烦恼既是惑乱之法。能驱役行者心神。乃令触境颠倒。若纵此惑情而起身口意者。则动与理乖。故于三业所起。备有十恶也。通名恶者。恶以乖理为义。此十并是乖理而起。故名为恶。亦名十不善道。以其能通苦报。故非善道也。

一杀生　断一切众生命。故名为杀生。

二偷盗　盗取他财物。故名为偷盗。

三邪淫　于非妻妾而行欲事。故名邪淫。

四妄语　以言诳他。故名妄语。

五两舌　构斗之言间他。令致得失分。乖名为两舌。

六恶口　恶言加彼。令他受恼。名为恶口。

七绮语　绮侧语辞言乖道理。名为绮语。

八贪欲　引取顺情尘境。心无厌足。名为贪欲。

九嗔恚　若对违境。心生忿怒。名为嗔恚。

十邪见　拨正因果。僻信求福。皆名邪见。

次此应出四重。五逆。七逆。谤方等经。用僧鬘物。作阐提行。十六恶律仪等。诸轻重恶业科目。皆从十恶中。离合分别而说者。今欲论诸入道要门具出(云云)。至后第六卷中。别当更出。

十善初门第十二

身三种善　一不杀生　二不偷盗　三不邪淫。

口四种善　一不妄语　二不两舌　三不恶口　四不绮语。

意三种善　一不贪欲　二不嗔恚　三不邪见。

次十恶而辨十善者。若人能知恶是乖理之行故。现在将来由斯招苦。则必须息恶行善。可以来世永致清升之乐果。是以次十恶而明十善也。但十善有二种。一止。二行。止则但止前恶。不恼于他。行则修行胜德。利安一切。此二通称善者。善以顺理为义。息倒归真。故云顺理。止则息于重倒之恶。行则渐归胜道之善。故止行二种。皆名为善。或加以道名。以能通至乐果也。

一不杀生　即是止善。止前杀生之恶行。善者当行放生之善也。

二不偷盗　即是止善。止前盗他财物之恶行。善者当行布施之善。

三不邪淫　即是止善。止前于非妻妾淫欲之恶行。善者当行恭敬之善。

四不妄语　即是止善。止前虚言诳他之恶行。善者当行实语之善也。

五不两舌　即是止善。止前构斗两边之恶行。善者当行和合之善。

六不恶口　即是止善。止前恶言加人之恶行。善者当行软语之善。

七不绮语　即是止善。止前绮侧乖理之恶语行。善者当行有义语饶益之善。

八不贪欲　即是止善。止前引取无厌之恶行。善者当行不净观。观诸六尘皆欺诳不净之观行善。

九不嗔恚　即是止善。止前忿怒之恶行。善者当行慈忍之善。

十不邪见　即是止善。止前拨正因果僻信邪心之恶行。善者当行正信归心正道生智慧之善心。

三归戒初门第十三

一归佛　二归法　三归僧。

次十善而辨三归者。如来未兴于世。尔时已有十善之化。是为世间旧善。岂有三宝之可归。大圣初成正觉。方因提谓长者。开授三归之戒。翻邪归正。以为入圣之根本。三乘行者。归宗进行。此为初首

也。三归之用。正破三邪。济三涂。接三乘。出三有。佛法以此三归为本。通发一切戒品及诸出世善法。岂同十善之旧法耶。问曰。十二门禅亦是旧法。今何故不三归前说。答曰。若依说教时节实如所问。但今欲次论修行戒定之次。则不得尔。今次三归之下。备出诸戒科目。并同此意。

一归依佛　佛陀秦言觉者。自觉觉他。故名为佛。归者以反还为义。反邪师还事正师。故名归。依者凭也。凭心灵觉。得出三涂及三界生死也。故经云。归依于佛者。终不更归依其余诸外天神也。

二归依法　达磨秦言法。法云可轨。大圣所说。若教若理。可为心轨。故言法也。归者反邪法还修正法。故名归。依者凭佛所说。法得出三涂及三界生死。故经云。归依于法者。永离于杀害。

三归依僧　僧伽秦言众。众名和合。出家三乘行者。心与佛所说事理法合。故名为僧。归者反九十五种邪行之侣。归心出家三乘正行之伴。故名归。依者凭心出家三乘正行伴。得出三涂及三界生死。故经云。归依于僧者。永不复更归依其余诸外道也。

五戒初门第十四

一不杀生戒　二不偷盗戒　三不邪淫戒　四不妄语戒　五不饮酒戒。

次三归而辨五戒者。大智度论云。念佛如医王。念法如服药。念僧如瞻病人。念戒如药禁忌。今所以次三归而明诸戒品。意在此也。故佛为提谓等在家弟子。受三归已。即授五戒。为优婆塞。若在家佛弟子。破此五戒则非清信士女。故经云。五戒者天下大禁忌。若犯五戒。在天则违五星。在地则违五岳。在方则违五帝。在身则违五藏。如是等世间违犯无量。若约出世。犯五戒者。则破五分法身一切佛法。所以者何。五戒是一切大小乘尸罗根本。若犯五戒。则不得更受大小乘戒也。若能坚持。即是五大施也。此五通名戒者。以防止为义。能防恶律仪无作之非。止三业所起之恶。故名防止。

一不杀生戒　云何名杀生。若实知是众生。发心欲杀而夺其命。起身业有作已。是名杀罪。若不作是事。名不杀戒。其余系闭鞭打等。是杀方便非正罪。

二不偷盗戒　云何名盗。知他物生盗心。取物去离本处物属我。是名盗。若不作是事。名不偷盗戒。其余计校乃至手捉未离地等。是盗方便非正罪。

三不邪淫戒　云何名邪淫。若女人为父母兄弟姊妹夫主儿子。世间法王法守护。若出家戒法护。乃至自妇受一日戒法。若有娠乳儿。及非道处。如是犯者。名为邪淫。若不作是事。名不邪淫戒其余言戏。以物相要。乃至捉手触身。未遂淫事。皆为邪淫方便非正罪。

四不妄语戒　云何名妄语。不净心欲诳他。隐覆实事。出异语生口业。是名妄语。若不作是事。名不妄语戒。妄语之罪。从言声相解生。若不相解。虽不实语。皆是妄语方便。不谓正罪。

五不饮酒戒　云何名酒。酒有三种。一者谷酒。二者果酒。三者药酒。若干若湿。若浊若清。如是等能令人心动放逸。起三十六失。若不饮者。是名不饮酒戒也。

次此应明在家优婆塞优婆夷。一日一夜八戒。出家沙弥沙弥尼十戒。式叉摩那尼六法戒。比丘比丘尼十种得戒。五篇七聚相。乃至菩萨十重四十八轻戒。及三千威仪。八万律仪。是中皆应次第略出科目。辨大圣从粗至细制戒之意。事转繁多具列(云云)。今欲且逐要出诸禅定智慧法门科目次第。此诸戒中事数。至下第六卷。别更随要者出之。

四禅初门第十五

一初禅　二二禅　三三禅　四四禅。

今次诸戒品而辨四禅者。上所明戒相。虽复粗细有殊。终是同防欲界身口外恶。既未除细乱。岂能超出欲界之境。若自尸罗皎洁。志在禅门。专修五法(五法在下别出科目)则色界清净四大自现身中缘。是以次第获得根本四禅种种胜妙支林功德尔乃因超欲网果居色界。通名禅者。禅是西土之音。此翻弃恶。能弃欲界五盖等一切诸恶。故云弃恶。或翻功德丛林。或翻思惟修。今不具释。而言根本者。以无量心背舍胜处一切处神通变化及无漏观慧等种种诸禅三昧。悉从四禅中出。故称根本。

初禅有五支　一觉支　二观支　三喜支　四乐支　五一心支。

一觉支　初心在缘名为觉。行者依未到地。发初禅色界清净色法。触欲界身根。心大惊悟。尔时即生身识觉。此色触未曾有功德利益。故名觉支。

二观支　细心分别名为观。行者既证初禅功德。即以细心。分别此禅定中色法诸妙功德境界。分明无诸盖覆。如是等功德。欲界之所

未有。故名观支。

　　三喜支　欣庆之心名为喜。行者初发禅时。乃有喜生。但分别未了。故喜心未成。若观心分别。所舍欲界之乐甚少。今获得初禅。利益甚多。如是思惟已。则欢喜无量。故名喜支。

　　四乐支　怡悦之心名为乐。行者发初禅时。乃即有乐。但分别喜动踊心息。则恬然静虑。受于乐触怡悦之安快。故名乐支。

　　五一心支　心与定法一。故名曰一心。行者初证禅时。乃即着定。而心犹依觉观喜乐之法。故有细微之散。若受喜乐心。自然与定法一。故名一心支。

　　二禅有四支　一内净支　二喜支　三乐支　四一心支。

　　一内净支　心无观觉之浑浊。故名内净。行者欲离初禅时。种种诃责觉观。觉观既灭则心内静。心与静色法相应。豁尔明净。故名内净支也。

　　二喜支　欣庆之心名之为喜。行者初得内净时。即与喜俱发。而喜心未成。次心自庆。得免觉观之患。获得胜定内净之喜。欢喜无量。故名为喜支。

　　三乐支　怡悦之心名之为乐。行者喜踊之情既息则恬然静虑。受于内净喜中之悦乐。故名为乐支也。

　　四一心支　心与定法一。谓之一心。行者受乐心息。则心与定一。澄停不动。故名为一心支。

　　三禅有五支　一舍支　二念支　三慧支　四乐支　五一心支。

　　一舍支　离喜不悔。此心名舍。行者欲离二禅时。种种因缘。诃责于喜。喜既灭谢。三禅即发。若证三禅之乐。则舍二禅之喜。不生悔心。故名为舍。亦名三禅。乐初生时。是乐三界第一。能生心着。心着则禅坏。故须行舍。

　　二念支　念名爱念。行者既发三禅之乐。乐从内起。应须爱念。将息则乐得增长。乃至遍身。如慈母念子。爱念将养。故名念支。

　　三慧支　解知之心名慧。行者既发三禅之乐。此乐微妙。难得增长遍身。若非善巧之解慧。则不能方便长养此乐得遍身。

四乐支　怡悦之心名之为乐。行者发三禅乐已。若能善用舍念慧将护此乐。乐既无过则增长遍身怡悦受乐安快三禅之乐。三禅为最乐。若离三禅。余地更无遍身之乐也。

五一心支　心与定法一。名曰一心。行者受乐心息。则心自与定法一。澄渟不动。名一心支。

四禅四支　一不苦不乐支　二舍支　三念支　四一心支。

一不苦不乐支　中庸之心。不苦不乐。行者欲离三禅时。种种因缘。诃责于乐。乐既谢灭。则不动之定。与舍俱发。故内心湛然。不苦不乐也。

二舍支　离乐不悔此心名舍。行者既得第四禅不动真定。则舍三禅难舍之乐。不生悔心。故名舍支。亦云。证四禅不动定时。不应取定起动念心。若心行舍。则无动念之乖也。

三念清净支　念者爱念也。行者既得四禅真定。当念下地之过。念自功德。方便将养令不退失。进入胜品。故名为念。亦云是四禅中有不动照了正念分明。故名念支。

四一心支　心与定法一。名一心支。行者既得四禅舍俱之定。舍念将息。则心无所依。泯然凝寂。一心在定。犹如明镜。不动净木无波湛然而照万像皆现。何故此四禅中。独名不动定也。初禅觉观动。二禅喜所动。三禅乐所动。是四禅中先离忧喜。今复除苦乐。故名真定也。三界胜定。无复过此若三乘行人。善巧照了分明。则因此定发真无漏。有漏外道无慧方便。入此定时。不坏身色。直灭其心。入无想定。谓为涅槃。是为邪倒。非涅槃也。从初禅至四禅。有十八法。皆名支者支派也。从四禅中分派。出十八功德。故名支也。

四无量心初门第十六

一慈无量心　二悲无量心　三喜无量心　四舍无量心。

次四禅而辨四无量心者。四禅但是自证禅定功德。而未有利他之功。故乐大功德者。当怜愍一切众生。修慈悲喜舍四无量定。此四通名无量心者。从境以得名。以所缘众生无量故。能缘之心。亦随境无量。故悉受无量心名。

一慈无量心　能与他乐之心。名之为慈。若行者于禅定中。念众生令得乐时。心数法中生定。名为慈定。是慈相应心。无嗔无恨。无

怨无恼。善修得解。广大无量遍满十方。名慈无量心。

二悲无量心　能拔他苦之心。名之为悲。若行者于禅定中。念受苦众生令得解脱时。心数法中生定。名为悲定。是悲相应心。无嗔无恨。无怨无恼。善修得解。广大无量遍满十方。是为悲无量心也。

三喜无量心　庆他得乐。生欢悦心。名之为喜。若行者于禅定中。念众生令离苦得乐欢喜时。心数法中生定。名为喜定。是喜相应心。无嗔无恨无怨无恼。善修得解。广大无量遍满十方。是为喜无量心。

四舍无量心　若缘于他无憎无爱之心。名之为舍。行者于禅定中。念众生悉念同得无憎无爱如证涅槃。寂然清净。如是念时。心数法中生定。名为舍定。是舍相应心。无嗔无恨无怨无恼。善修得解。广大无量遍满十方。是为舍无量心。

四空定初门第十七

一虚空处定　二识处定　三无所有处定　四非有想非无想处定。

次无量心而。辨四空处定者。四无量心中。虽有大功德。而未免形质之患累。若行人厌色如牢狱者。则心心乐欲出离色笼。故次无量以明四空处定。通言空者。此四定体无形色。故名为空。各依所证之境。为处境法持心。心无分散。故名定也。

一空处定　若灭三种色缘空而入定者。名空处定。行者厌患色如牢狱。心欲出离。即修观智。破于色故过一切色相。灭有对相。不念种种相。入无边虚空处。心与虚空之法相应。是为虚空处定。

二识处定　若舍空缘识而入定者。名识处定。行者厌患虚空。虚空无边。缘多则散。能破于定。即舍虚空。转心缘识。心与识法相应。名为识处定。

三无所有处定　若舍识处心。依无所有法而入定者。名无所有处定。行者厌患于识三世之识无边。缘多则散能破于定。故舍缘识。转心依无所有法。心与无所有法相应。名为无所有处定。有人解云。舍多识取少识。缘之入定。名无所有处定也。

四非有想非无想定。若舍二边之想而入定者。名非有想非无想定。行者厌患无所有处想如痴。有想处如痈如疮。更有定名非有想非无想处。即舍无所有处。缘念非有非无想之法。心与非有非无想法相

应。是为非有想非无想处定。亦云。凡夫外道得此定。谓证涅槃。断一切想。故言非有想。佛弟子如实知有细想。依四众而住。故云非无想得失。合而立名。故云非有想非无想处定。略明三界十二门禅。极在于此也。

## 六妙门初门第十八

　　一数　二随　三止　四观　五还　六净。

　　次四空定而辨六妙门者。前来所明禅定。虽复深远。而并是世间旧法。从初至后。厌下攀上。地地之中。都未有观慧照了出世方便。故凡夫外道。修得此十二门禅。不能发真悟道。是以生死无绝。意在此也。今之六法。前三是定。后三是慧。定爱慧察。能发真明。出离生死。岂同上也。此六通言妙门者。涅槃为妙门。谓能通六法。次第相通。能至真妙泥洹。故云妙门。一家所明。有十种六妙门。今但略出次第相生一科。六门以为次者。此六门既是亦有漏亦无漏禅。于余亦有漏亦无漏禅中。浅而且局。故以为次也。

　　一数息门　摄心在息。从一至十。名之为数。行者为修无漏真法。先须调心入定。欲界粗散难摄。非数不治。故须善调身息。从一至十。则粗乱静息。心神停住。是为入定之要。故以数息。为妙门也。

　　二随息门　细心依息。知入知出。故曰为随。行者虽因数息心住而禅定未发。若犹存数则心有起念之失。故须放数修随。心依于息。入时知入。出时知出。长短冷暖。皆悉知之。若心安明净。因是则诸禅自发。故以随为门也。

　　三止门　息心静虑。名之为止。行者虽因随息心安明净。而定犹未发。若心依随。则微有起想之乱。澄渟安隐。莫若于止。故舍随修止。是中多用凝心止也。凝心寂虑。心无波动。则诸禅定自然开发。故以止为门。

　　四观门　分别推析之心名为观。行者虽因止证诸禅定。而解慧未发。若住定心。则有无明味着之乖。故须推寻检析所证禅定。是中多用实观四念处也。若观心分明。则知五众虚诳。破四颠倒及我等十六知见。颠倒既无。无漏方便因此开发。故以观为门。

　　五还门　转心反照。名之为还。行者虽修观照。而真明未发。若计有我能观析破于颠倒。则计我之惑。还附观而生。同于外道。故云是诸外道计着。观空智慧。不得解脱。若觉此患。即当转心反照能观

之心。若知能观之心虚诳无实。即附观执我之倒自亡。因是无漏方便自然而朗。故以还为门。

六净门　心无所依。妄波不起。名之为净。行者修还之时。虽能破观之倒。若真明未发。而住无能所。即是受念。故令心智秽浊觉知。此已不住不着。泯然清净。因此真明开发。即断三界结使。证三乘道。故云。其清净得一心者。则万邪灭矣。以净为门。意在此也。

## 十六特胜初门第十九

一知息入　二知息出　三知息长短　四知息遍身　五除诸身行　六受喜　七受乐　八受诸行心　九心作喜　十心作摄　十一心作解脱　十二观无常　十三观出散　十四观离欲　十五观灭　十六观弃舍。

次六妙门而辨十六特胜者。此二种禅定。大意虽同。而六妙门。一往竖浅横广。十六特胜。则竖长横局。长则位远难穷。次后而明也。皆称特胜者。解释别有因缘事。具出(云云)。但此禅始从调心。终至非想。地地皆有观照。能发无漏。而无厌恶自害之失。故受特胜之名。诸师多以此十六对四念处观。若作此释。则进退约位。但与六妙门齐。分别二种。对特胜之相。竖横不同。略如下辨。适取意用之。

一知息入　修习特胜之初。正依随息。故以知息入为门。即代初数息调心之法。所以然者。数息则闇心而数。故观慧不明。今知息入。则照息分明。故解慧易发。是以用知息入为调心法也。若将十六特胜。横对四念处者。从知息入去。有五特胜。并属身念处观。

二知息出　修特胜者。当以此知息出代数息初调心法也。意如前释。若对念处犹属身念处观也。

三知息长短　修特胜者。藉观以调心。心既静细。则照了渐明。若得粗住细住。及欲界定。定中暗障薄。即便觉息入出。长短之相也。若对念处。犹属身念处观也。

四知息遍身　修特胜者。从欲界定。与观相扶。入未到地。故证未到地定时。即觉身及定法。悉皆虚假。息之入出。遍身微微。如有如无。既于定中。照了分明。染着心薄也。若对念处。犹属身念处也。

五除诸身行　修特胜者。从未到地。欲入初禅时。常应观析。因

此若发初禅觉观之法。则身心豁然开朗。如明眼人开仓。即自了了。见仓中所有。分别所证境界。皆虚假空无人我。既无人我。谁作诸事。谁受禅定。是则颠倒所起身业。皆悉坏灭。故云除诸身行。若对念处。齐此犹属身念处观。

六受喜　修特胜者。既常与观慧相应。若证初禅。喜支即能照了。因是喜生无过。故云受喜。若对念处。从此有三特胜。并属受念处观。

七受乐　修特胜者。既常与观慧相应。若证初禅。得乐支时。即能觉了。便于乐支。不起见着。以无所受。而受乐触。故云受乐。若对念处。犹属受念处观。

八受诸心行　修特胜者。既常与观慧相扶。若证初禅一心支时。即能照了一心。不起颠倒。于一心中。获得正受。故云受诸心行。若对念处。齐此犹属受念处观也。

九心作喜　修特胜者。离初禅入二禅时。常自照了。因是若发二禅内净喜。则真喜从观慧而生。故名心作喜。若对念处。从此有三特胜。并属心念处观也。

十心作摄　修特胜者。既因观慧。得二禅一心支。即照了一心。因是倒想不起。故云心作摄也。若对念处。犹属心念处观。

十一心作解脱　修特胜者。离二禅入三禅。常有观照。是故若发三禅即能照了。虽得妙乐。心不耽着。无累自在。故云心作解脱。若对念处。齐此犹属心念处观。

十二观无常　修特胜者。离三禅入四禅时。常修观照。是故若发四禅不动定时。即自观达。定中心识虚诳。念念生灭。故云观无常也。若对念处。从此有五特胜。皆属法念处观。

十三观出散　修特胜者。从四禅入虚空处时。加修观智。内外照了。是故若证空定之时。即知能离色界。缘空之识。自在逍散。而虚诳不实。心不爱着。故云观出散。若对念处犹属法念处观。

十四观离欲　修特胜者。离虚空处定。入识处时。常以观慧。内自推捡。欲离虚空处。离欲之心。是故发识处定。即能观达。识定虚诳不实。心不爱着。故云观离欲。若对念处。犹属法念处观。

十五观灭　修特胜者。离识处入无所有时。以智照了所修之境。能修之心。是故若发无所有处定。即自观达无所有处虚诳不实。心不

住着。故云观灭。若对念处。犹属法念处观。

十六观弃舍　修特胜者。离无所有。修非有想非无想定时。即自以智观察所修之法。能修之心。是故若发非想定时。即观照分明。知非想处两舍之定。犹有细想。四众和合而有虚诳不实。非是涅槃安乐真法。则心不爱着。特胜行者。若于地地。修观照了。则地地之中。颠倒不起。心不染着。随其因缘会处。即于是地。发真无漏。证三乘道。略辨特胜竟。言少则意难见。读者必须细心比类令知地地之中。与根本禅四空证定。一往虽同。而观慧有别也。

## 通明禅初门第二十

初禅　二禅　三禅　四禅　虚空处　识处　少处　非有想非无想处　灭受想定。

次十六特胜。而辨通明禅。此禅竖深横细。定观精巧。过于特胜。故次后辨之。而不次九想背舍后辨者。此禅虽是实观深细。而未具无漏得解。广大对治之用。于破烦恼义劣。故不次背舍等安之。亦以非其气类。今次十六之后。正应从容得所也。言通明者。辨此禅相。具出大集经中。但经不别出名目。而北国诸禅师。坐证此法者。欲以教人。必须标名传世若用根本禅说。虽定名一往相似。而行相迴异。还用此名。说者行人便作常解。则大乖其妙。若安十六特胜观法。虽小相似。而名目都不相关。若对背舍胜处等。名之与观。条然并异。既进退并不同余禅。岂可用余禅名说。故别为立自名。名曰通明。所言通明者。修此禅时。必须三事通观。故云通明。亦以能发六通三明。故云通明。但此禅境界繁多。非可传述。今止列大集经中所出科目示知有此一法门异常所传禅也。

初禅六支　大集经云。言初禅者。亦名为具。亦名为离。离者谓离五盖。具者谓具足五支。言五支者。觉观喜乐安定。一觉支者。云何名觉。如心觉大觉。思惟大思惟。观于心性。是名觉。云何名观。心行大行。遍行随喜。是名为观。云何名喜。如真实知大知小。心动其心。是名为喜。云何名为乐。行于此法。心悦受于乐触。是名为乐。云何名为安。谓心安身安。受于乐触。是名为安。云何名为定。谓若心住大住不乱。于缘不谬。无有颠倒。是名为住。

二禅三支　大集经云。言二禅者。亦名为离。亦名为具。离者同离五盖。具者具足三支。谓喜安定也。

三禅五支　大集经云。言三禅者。亦名为离。亦名为具。离者谓离五盖。具者具足五支。谓念舍慧安定。

四禅四支　大集经云。言四禅者。亦名为离。亦名为具。离者同离五盖。具者具足四支。谓念舍不苦不乐定。

空处定　大集经云。若有比丘。观身厌患。远离身相。一切身触喜触乐触。分别色相。远离色阴。观无量空处。是名比丘得空处定也。

识处定　大集经云。若有比丘。修奢摩他毗婆舍那观。心意识自知此身不受三受。以得远离是三种受。是名比丘得识处定。

少处定　大集经云。若有比丘。观三世空。知一切行。亦生亦灭。空处识处。亦生亦灭。作是观已。次第观识。我今此识亦识非识。若非识者。名寂静我。云何求断此识。是名得少处定。

非想定　大集经云。若有比丘。有非想心。作是思惟。我今此想。是苦是漏。是疮是痈。是不寂静。若我能断如是非想及非非想。是名寂静。若有比丘。能断如是想非非想者。是名获得无想解脱门。何以故。法行比丘。作是思惟。若有受想。若有识想。若有触想。若有空想。若有识想。若非想非非想等。皆名粗想。我今若修无想。无想三昧。则能永断如是等想。是故见于非想非非想为寂静。如是见已。入非非想定。已不爱不着。破无明。彼无明已。名获阿罗汉果。前三种定。二道所断。后第四定。终不可以世俗道断。凡夫于非想处。虽离粗烦恼。而亦有十种细法。以其无粗烦恼故一切凡夫。谓是涅槃。凡夫者。外道郁头蓝弗是也。

灭尽定　大集经云。憍陈如。若有比丘。修习圣道。厌离四禅四空处观。灭庄严之道。而入灭尽定也。

今此所述。通明禅支。并出大集经文。是中未有一句私解。读者自具寻思。

## 法界次第初门卷中

六神通初门第二十八。
九次第定初门第二十九。
三三昧初门第三十。
师子奋迅三昧初门第三十一。
起越三昧初门第三十二。
四谛初门第三十三。
十六行初门第三十四。
生法二空初门第三十五。
三十七品初门第三十六。
三解脱初门第三十七。
三无漏根初门第三十八。
十一智初门第三十九。
十二因缘初门第四十。

## 九想初门第二十一

一胀想　二青瘀想　三坏想　四血涂漫想　五脓烂想　六啖想　七散想　八骨想　九烧想。

次通明禅。而辩九想者。上所明禅。虽有定慧。但是实观。未有得解之观。则对治力弱。从九想已去。所明禅定。悉有得解之观。于对治重烦恼病中。力用为强。如伐坚树。若用软斧。断之不断。应更取强斧。九想既是得解观之初。故次而辩之此九通名想者。能转心转想。故名为想。所谓能转不净颠倒想。故此九法皆言想也。

一胀想　若观人死尸。胮胀如韦囊盛风。异于本相。是为胀想。

二青瘀想　若观死尸。皮肉黄赤瘀黑青䵟。是为青瘀、想。

三坏想　若观死尸。风吹日曝。转大裂坏在地。是为坏、想。

四血涂漫想　若观死尸。处处脓血流溢。污秽涂漫。是为血涂漫、想。

五脓烂想　若观死尸。虫脓流出。皮肉坏烂。滂沱在地。是为脓烂、想。

六啖想　若观死尸。虫蛆唼食。鸟挑其眼。狐狗咀嚼。虎狼[國*瓜]裂是为啖想。

七散想　若观死尸。禽兽分裂。身形破散。筋断骨离头手交横。是为散想。

八骨想　若观死尸。皮肉已尽。但见白骨。筋连或分散狼藉。如贝如珂。是为骨想也。

九烧想　若观死尸为火所焚。爆裂烟臭。薪尽形灭。同于灰土。假令不烧。亦归磨灭。是为烧想。

八念初门第二十二

一念佛　二念法　三念僧　四念戒　五念舍　六念天　七念入出息　八念死。

次九想而辩八念者。为除恐怖也。若修九想时。思惟死尸可恶。因此惊怖。[啬*欠]然毛竖。及为恶魔恼乱。忧惧转增。若存心八念。恐怖即除。故以为次也。通言念者。内心存忆之异名也。专心存忆八种功德。故名为八念。非但能除世间惊怖。若能善修。亦除世间三界生死一切障难也。

一念佛　若遭恐怖及众障难之时。应当念佛。佛是多陀阿伽度阿罗诃三藐三佛陀。神德无量。如是念已。恐怖障难即除。

二念法　若有恐怖障难之时。应当念法。佛法巧出得今世果无热恼。不待时能到善处。通达无碍。是为念法。

三念僧　念僧者。僧是佛弟子众。具足五分法身。中有四双八辈。三乘得果。应受供养礼事。世间无上福田。是为念增也。

四念戒　念戒者。戒是能遮诸恶。安隐住处。是中戒有三种。所谓律仪戒定共戒道共戒。律仪能除身口诸恶。定共能遮烦恼恶觉。道共能破无明。得慧解脱。是为念戒。

五念舍　念舍者。有二种。一者舍施舍。二者舍烦恼舍。舍施舍。能生大功德。舍烦恼舍。因此得智慧入涅槃。是为念舍也。

六念天　念天者。谓四天王天。乃至他化自在天。复有四种天。一名天二生天三净天四生净天。如是等果报清净。利安一切。是为念天。

七念阿那　念阿那般那者。如十六特胜明。出入息也如是念时。

能除心乱。入于正道。何况世间恐怖。是为念阿那般那也。

八念死　念死者。有二种死。一者自死。二者他因缘死。是二种死。常随此身。无可避处。是为念死。

十想初门第二十三

一无常想　二苦想　三无我想　四食不净想　五世间不可乐想　六死想　七不净想　八断想　九离想　十尽想。

次八念而辩十想者。大智度论云。九想如缚贼十想如杀贼。若尔即应次前九想而明。但为修九想时。有恐怖等障故。须说八念。既得离诸恐怖。则心安无障。故次说十想也。通言想者。能转心转想也。能转计常乐等。诸颠倒等想。故名为想。前三想为断见谛惑说。中四想为断思惟惑说。后三想为修无学道者说。是以。坏法之人。修此十想。能断三界结使。证无漏之圣果也。

一无常想　观一切有为法无常。智慧相应想。名无常想。一切有为法有二种。一者众生。二者国土。是二皆新新生灭。故无常也。

二苦想　观一切有为法苦。智慧相应想。名苦想。若有为法无常者。即是苦常为三苦八苦之所迁逼。故名苦也。

三无我想　观一切法等无我。智慧相应想。名无我想。若有为法悉是苦者即无我。以无自在故。亦以苦从缘生无有自性。无自性中。我不可得也。

四食不净想　观诸饮食不净。智慧相应想。名食不净想。世间饮食。皆从不净因缘。故有如肉从精血水道中生酥酪等。皆亦随事观之。悉是不净也。

五世间不可乐想　观一切世间不可乐。智慧相应想。名为世间不可乐想。有二种世间。一者众生。二者国土。有过恶无可乐也。

六死想　观死智慧相应想。名为死想。若一期果报。常为二种死之所逐者。则出息不报入息也。

七不净想　观自他身不净。智慧相应想。名为不净想。若观此身内有三十六物。外则九孔。恶露常流。从生至终。无一净也。

八断想　观涅槃离生死。智慧相应想。名为断想。行者思惟。若

涅槃清净。无烦恼者。当断结使证涅槃也。

九离想　观涅槃离生死。智慧相应想。名为离想。行者思惟。若涅槃清净。离生死者。当离生死证涅槃也。

十尽想　观涅槃结使及生死尽。智慧相应想。名为尽想。行者思惟。若涅槃清净。结使及生死。未尽结使。及生死业。证涅槃也。

八背舍初门第二十四

一内有色相外观色　二内无色相外观色　三净背舍身作证　四虚空处背舍　五识处背舍　六无所有处背舍　七非有想非无想背舍　八灭受想背舍。

次十想而辩八背舍者。前九想十想。既是坏法对治观门。则横局而竖短。对治定观诸禅。皆未具足。若证圣果。则无三明八解脱等。诸大功德也。今欲具明一切无漏对治。观练熏修禅定。故次而辩之。若修此观。练诸禅定。证圣果时。则成大力罗汉具足六通三明。及八解脱。愿智顶禅。无诤三昧等。诸功德也。此八通名背舍者。大智度论云。背是净洁五欲。舍是着心。故名背舍。若发真无漏慧。断三界结业尽。即名解脱也。

一内有色相外观色　内有色相者。不坏内色。不灭内色相也。外观色者。不坏外色。不灭外色相。以是不净心观外色。所以然者。为修流光故。不应初背舍中坏灭内身骨人也。欲界结使难断。故须以不净心观外色也。此初背舍位在初禅。能舍自他及下地。故名背舍。

二内无色相外观色　内无色相者。坏内色。灭内色相也。外观色者。不坏外色。不灭外色相。以是不净心观外色。所以然者。行者为入二禅内净故。坏灭内骨人。欲界结使难断故。犹观外不净之相也。

三净背舍身作证　净者缘净故名净。行者。除外不净相。但于定中。练八色光明。清净皎洁犹如妙宝之色。故名缘净身作证者。以无受着心。而受三禅中遍身乐故名身作证也。

四虚空处背舍　若灭根本四禅色。及三背舍四胜处。八一切处中色。一心缘无边虚空而入定即观此定依阴入界。故有无常苦空无我虚诳不实。心生厌背。而不受着。深入一向不回。是为虚空处背舍。

五识处背舍　若舍虚空。一心缘识入定时。即观此定。依阴入界。故有无常苦空无我。虚诳不实。心生厌背。而不受着。深入一向

不回。是为五识处背舍。

六无所有处背舍　若舍识。一心缘无所有入定时。即观此定。依阴入界。故有无常苦空无我。虚诳不实。心生厌背。而不受着。深入一向不回。是为无所有处背舍也。

七非有想非无想背舍　若舍无所有处。一心缘非有想非无想入定时。即观此定。依阴入界。故有无常苦空无我。虚诳不实。心生厌背。而不受着。深入一向不回。是为非有想非无想背舍也。

八灭受想背舍　背灭受想诸心心数法。是为灭受想背舍所以者何。诸佛弟子。患厌散乱心。欲入定休息。以涅槃法。安着身中。故云身证而想受灭也。

## 八胜处初门第二十五

一内有色相外观色少。若好若丑。是名胜知胜见　二内有色相外观色多。若好若丑。是名胜知胜见　三内无色相外观色少亦尔　四内无色相外观色多亦尔　五青胜处　六黄胜处　七赤胜处　八白胜处。

次八背舍。而辩八胜处者。背舍虽能有背舍净洁五欲之用。既是初观。于缘中转变。未得自在随心。若欲得观心纯熟。转变自在。必须进修胜处观也。故次而明之。故大智度论作譬云。如人乘马能破前阵。亦能自制其马。故名胜处也。亦名八除入。

一内有色相外观色少。若好若丑。是名胜知胜见　内有色相。外观色少。初背舍而言少者。缘少故名少。若观道未增。故须观少因缘观多畏难摄转变不得随心。若观少好丑法中不净。转变自在。通达无碍。心无取。舍不起爱。憎是名胜知胜见也。

二内有色相外观色多。若好若丑。是名胜知胜见　内有色相外观色。如初背舍而言多者。观多因缘。故名多观。心既调则。观多无妨。故言多。若于多好丑不净境中。转变自在。通达无碍。心无取舍。不起爱憎。是名胜知胜见也。

三内无色相外观色少。若好若丑。是名胜知胜见　内无色相如二背舍。外观色少。若好若丑等。皆如初胜处也。

四内无色相外观色多。若好若丑。是名胜知胜见　内无色相如二背舍。外观色多。若好若丑等。皆如二胜处也。

五青胜处　若观青色。转变自在。少能多多能少。光色照曜胜于背舍。所见青相亦不起法爱。是名青胜处也。

六黄胜处　类如青胜处中分别。

七赤胜处　类如青胜处中分别。

八白胜处　亦类如青胜处中分别。今用四色为胜处。依大智度论也。若缨络经中。则以四大为四胜处也。

十一切处初门第二十六

一青一切处　二黄一切处　三赤一切处　四白一切处　五地一切处　六水一切处　七火一切处　八风一切处　九空一切处　十识一切处。

次八胜处而辩十一切处者。胜处虽能少。观中转变自在而未普遍。今十一切处所观普遍。是以次而明之。故大智度论云。背舍为初门。胜处为中行。一切处为成就也。三种观足。即是观禅体成就。通称一切处者。皆从所观境遍满得名也。亦名十一切入。

一青一切处　还取前背舍胜处中少青色。使遍一切处皆青也。

二黄一切处　还取前背舍胜处中少黄色。使遍一切处皆黄也。

三赤一切处　还取前背舍胜处中少赤色。使遍一切处皆赤也。

四白一切处　还取前背舍胜处中少白色。使一切处皆白也。

五地一切处　还取前背舍胜处中少地色。使一切处皆地色。

六水一切处　还取前背舍胜处中少水色。使一切处皆水色也。

七火一切处　还取前背舍胜处中少火色。使一切处皆火色也。

八风一切处　还取前背舍胜处中少风色。使一切处皆风色。

九空一切处　还入前虚空背舍定。使一切处皆空也。

十识一切处　还入前识处背舍。使一切处皆有识也。

十四变化初门第二十七

初禅二变化　二禅三变化　三禅四变化　四禅五变化合十四变化。

次十一切处而辩十四变化者。上所明观禅。正体虽备犹未辩其功用。今欲学六通之用。必须先修变化心也。通言变化者。能使无而欻有有而欻无。故名为变化也。

一初禅二变化　一初禅初禅化。能变化自地也。二初禅欲界化。能变化下欲界地。

二禅三变化　一二禅二禅化。能变化自地也。二二禅初禅化。能变化下初禅地也。三二禅欲界化。能变化下欲界地也。

三禅四变化　一三禅三禅化。能变化自地也。二三禅二禅化。能变化下二禅地也。三三禅初禅化。能变化下初禅地也。四三禅欲界化。能变化下欲界地也。

四禅五变化　一四禅四禅化。能变化自地也。二四禅三禅化。能变化下三禅地也。三四禅二禅化。能变化下二禅地也。四四禅初禅化。能变化下初禅地也。五四禅欲界化。能变化下欲界地也。

六神通初门第二十八

一天眼通　二天耳通　三知他心通　四宿命通　五身如意通　六漏尽通。

次变化而辩六神通者。此有三意不同。若依报得神通。得神通方能变化。若是修得神通。则先修变化。方得神通。今此既约修得次第。故次变化而辩神通。此皆名通者。缨络经云。神名天心。通名慧性。天然之慧。彻照无碍。故名神通。

一天眼通　修天眼者。若于深禅定中。发得色界四大清净造色住。眼根中即能见六道众生死此生彼。及见一切世间种种形色。是为天眼通。

二天耳通　修天耳者。若于深禅定中。发得色界四大清净造色住。耳根中即能闻六道众生语言。及世间种种音声。是为天耳通。

三知他心通　修他心智者。若于深禅定中。发他心智。即能知六道众生心及数法。种种所缘念事。是为他心通。

四宿命通　修宿命通者。若于深禅定中。发宿命智。即能知自过去一世二世百千万世乃至八万大劫宿命。及所行之事。亦能知六道众生所有宿命。及所作之事。是为宿命智也。

五身如意通　修身通者。若于深禅定中发得身通。通有二种。一者飞行速到山障无碍。二能转变自身他身。及世间所有。随心自在。是为身如意通。

六漏尽通　修漏尽通者。若于深禅定中。发见思真智则三漏永尽。是为漏尽神通也。

## 九次第定初门第二十九

一初禅　二二禅　三三禅　四四禅　五空处　六识处　七无所有处　八非有想非无想处　九灭受想次第定。

次六通而辩九次第定者。上所明禅。虽体用具足。而并是观禅。未明练熟调柔之相。今欲修练观禅体用。令纯熟入体。及起时心无间念。故次明也。通言次第定者。若入禅时。深心智慧深利。能从一禅入一禅。心心相续。无异念间。杂故名次第定也。

初禅次第定　离诸欲恶不善法。有觉有观。离生喜乐。入初禅定时。是中初禅定观均齐。自识其心。其心次第而入无有刹那杂念。间入初禅定。是为初禅次第定。

二禅次第定　若从初禅。入二禅时。是中二禅定观均齐。自识其心。其心次第而入。无有刹那杂念间入二禅定。是为二禅次第定。

三禅次第定　意类如初禅二禅中明。

四禅次第定　意亦类如初禅二禅中明。

五虚空处次第定　意亦类同初禅二禅中明。

六识处次第定　意亦类如初禅二禅中明。

七无所有处次第定　意亦类同初禅二禅中明。

八非有想非无想处次第定　意亦类同初禅二禅中明。

九灭受想次第定　若从非有想非无想。入灭受想定时。于是定前。自识其心要期心利。心心次第而入。无有刹那杂念间入灭受想

定。是为灭受想次第定也。

## 三三昧初门第三十

一有觉有观三昧　二无觉有观三昧　三无觉无观三昧。

次九次第定而辩三三昧者。九次第定体。乃即是三三昧。但有离合名数。多少不同制立有异。其意(云云)。所以者何。九次第定。通练诸禅。自无别体。三三昧亦尔。故知体无异法。而无定名。九定名数虽多。不取中间。三昧名数虽少。而通中间合取九定。一往从诸禅理事以得名三昧。一往从诸禅事理而受称。是为小异。故次九定以明三三昧也。通言三昧者。三摩提。秦言正心行处。是心从无始已来。常曲不端。得是直故。故名三昧。

一有觉有观三昧　若以空无相无作相应心入诸定。观初禅及方便中。则一切觉观俱禅。皆悉正直。故名有觉有观三昧。

二无觉有观三昧　若以空无相无作相应心入诸定。观中间禅。则一切无觉有观禅。皆悉正直。故名无觉有观三昧。

三无觉无观三昧　若以空无相无作相应心入诸定。观无觉无观禅中。则从二禅乃至灭受想定一切定。观诸无觉无观。皆悉正直。故名无觉无观三昧也。

## 师子奋迅三昧初门第三十一

有二种师子奋迅三昧　一奋迅入　二奋迅出。

次三三昧而辩师子奋迅三昧者。大品经中佛自诫言。菩萨依九次第定。入师子奋迅三昧。三三昧与九定法相既同。故次三三昧而明。于义无乖也。所言师子奋迅者。借譬以显法也。如世师子奋迅。为二事故一为奋却尘土。二能前走却走。捷疾异于诸兽。此三昧亦尔。一则奋除障定细微无知之惑。二能入出捷疾无间。异上所得诸禅定也。故名师子奋迅三昧。

一入禅奋迅　师子奋迅入三昧者。离欲恶不善法。有觉有观入初禅。如是次第入二禅三禅四禅。空处识处无所有处。非有想非无想处。灭受想定。是为奋迅入也。

二出禅奋迅　师子奋迅出者。从灭受想定起。还入非有想非无想。非有想非无想起。还入无所有处。如是识处空处四三二禅初禅。

乃至出散心中。是为奋迅出。

## 超越三昧初门第三十二

一超入　二超出。

次师子奋迅而辩超越者。大品经佛自诚言。菩萨依师子奋迅三昧。入超越三昧。所以名超越者。能超过诸地。自在入出。故名超越。

一超入三昧　云何名超入三昧。离诸欲恶不善法。有觉有观离生喜乐入初禅。从初禅起超入非有想非无想处非有想非无想处起入灭受想定。灭受想定起还入初禅。从初禅起入灭受想定。灭受想定起入二禅。二禅起入灭受想定。灭受想定起入三禅。三禅起入灭受想定。灭受想定起入四禅。四禅起入灭受想定。灭受想定起入空处。空处起入灭受想定。灭受想定起入识处。识处起入灭受想定。灭受想定起入不用处。不用处起入灭受想定。灭受想定起入非有想非无想。非有想非无想处起入灭受想定。是为诸佛菩萨超入三昧相。若声闻人但能超入一。而不能超二。况能如上所明自在超也。是中明超入有三种。一顺入超。二逆入超。三顺逆入超也。细心约义自作可解。

二超出三昧　云何名超出三昧。从灭受想起入散心中。散心中起入灭受想定。灭受想定起还住散心中。散心中起入非有想非无想处。非有想非无想处起住散心中。散心中起入无所有处。无所有处起住散心中。散心中起入识处。识处起住散心中。散心中起入空处。空处起住散心中。散心中起入四禅。四禅起住散心中。散心中起入三禅。三禅起住散心中。散心中起入二禅。二禅起住散心中。散心中起入初禅。初禅起住散心中。是为诸佛菩萨超出三昧之相。若声闻人超出。但能超一禅出。而不能超二。何况能自在超出也。是中超出有三种。一顺超出。二逆超出。三顺逆超出。足前三种超入。合为六种超越三昧。如来于此六三昧。而入涅槃也。齐此明三乘行行共禅竟也。

## 四谛初门第三十三

一苦谛　二集谛　三灭谛　四道谛。

次超越而辩四谛者。但上来所说。诸无漏禅中。乃禅禅悉有四谛观慧。彼既明禅相。则隐理显事。从事以立名。是以虽有四谛观法。而不从谛得名。如囊中有宝。不探示人。人无见者。是以今更。次诸禅后。明四谛等八科慧行法门。此四通言谛者。谛以审实为义。此四

谛法门。正为声闻人从闻生解。故必须藉教诠理。今明教理不虚。故云审实也。若由因感果。则应先因而后果。今悉先果而后因者。教门引物为便。故皆先果而后因也。

一苦谛　苦以逼恼为义。一切有为心行。常为无常患累之所逼恼。故名为苦。苦有三种。一苦苦。二坏苦。三行苦。今明三苦。有别有通。别者三苦即别对三受。苦受从苦缘生。情觉是苦。即苦苦也。乐受。乐坏时生苦。即是坏苦。不苦不乐受。常为无常迁动。即是行苦也。若通论三苦。则三受通有三苦也。所以然者。三受之心。即是苦。通从苦缘生故。通是苦。苦三受之心。通为坏相。所坏故通是坏苦也。三受之心。通是起役运动不停之相。故通是行苦也。若三受心。若别若通。无非是苦者。当知苦是审实而有。故名谛也。

二集谛　集以招聚为义。若心与结业相应。未来定能招聚生死之苦。故名为集。集有三种业。摄一切业。一不善业。即十不善也。二善业。即十善也。三不动业。即十二门禅也。具如前辩。烦恼者。二种烦恼摄一切烦恼。一属爱烦恼。二属见烦恼。是二烦恼出一切三毒。五盖。十使。九十八烦恼等。皆如前辩。若此烦恼与前业合。则未来定能招聚三界死生苦果。即是集谛也。

三灭谛　灭以灭无为义。结业既尽。则无生死之患累。故名为灭。若发见思无漏真明。具三十四心断结者。则三界九十八使皆灭。以烦恼结使灭故。三界业亦灭。若三界业烦恼灭者。即是灭谛有余涅槃也。因灭故果灭。舍此报身时。后世苦果。永不相续。名入无余涅槃。真灭度也。灭理不虚。故名为谛。

四道谛　道以能通为义。正道及助道。是二相扶能通至涅槃。故名为道。正道者。实观三十七品。三解脱门。缘理慧行。名为正道。次下当出科目。助道者。得解观中。种种诸对治法。及诸禅定。皆是助道。具如上出。复次正道者。谓见谛八忍八智十六心。思惟九无碍九解脱十八心。真无漏慧。名为正道。其余方便对治。诸禅三昧。及三十七品。三解脱等。皆是助道。此二道相扶。能通涅槃。审实不虚。即名道谛也。

## 十六行初门第三十四

苦谛下四行　一无常　二苦　三空　四无我。

集谛下四行　一集　二因　三缘　四生。

灭谛下四行　一尽　二灭　三妙　四离。

道谛下四行　一道　二正　三迹　四乘。

次四谛而辩十六行者。还离四谛开为十六行也。但教门既有总别之殊。故谛有离合之异。欲使修观之者取理无谬。故次于四谛之下。各以四行分别。则审实之义意。乃愈明通。加以行名者。行以往趣为义。修此十六观法。能趣四实之理。故名行也。或时从理得名。即十六谛也。

苦谛下四行　一无常行者。观五受阴。因缘生。新新生灭。故无常也。二苦行者。观五受阴。若无常即是苦。为无常之所逼也。三空行者。观五受阴。一相异相无故。空即是空。四无我者。观五受阴中。我我所法不可得。故无相。是为无我行也。

集谛下四行　一集行者。观烦恼有漏累和合。能招苦果。故名集行。二因行者。观六因生苦果。故名因行。三缘行者。观四缘生苦果故名缘行。四生行者。还受后有五阴。故名生行。

灭谛下四行　一尽行者。观涅槃种种苦尽故名尽。二灭行者。观涅槃诸烦恼火灭故名灭。三妙行者。涅槃一切中第一故名妙。四出行者。观涅槃离世间生死法故。名为出也。

道谛下四行　一道行者。观五不受阴三十七品等道。能通至涅槃。名道。二正行者。观五不受阴三十七品等道。非颠倒法故名正。三迹行者。观三十七品等道。是一切圣人去处故名迹。四乘行者。观三十七品等道。能运行人。必至三解脱。爱见等烦恼不能遮故名乘。

生法二空初门第三十五

一众生空　二法空。

次四谛十六行而辩生法二空者。正明声闻之人。虽云通于三藏教门入道。而三藏教门。既有二空不同。故知修四谛十六行者。亦应有别。是以。毗昙见有得道。成实证空成圣。此皆约二空教门。有斯之异也。今为分别。修四谛十六行者不同故。次而辩生法二空也。通言空者。空以无有为义。无此生法二有。故名为空。

一众生空　若观生死苦果。但见名色。阴入界实法。从因缘生。新新生灭。是实法中空。无我人众生寿者等。十六知见。如龟毛兔角毕竟不可得。是为众生空也。

二法空　若观生死苦果。非但我人众生等。十六知见空。如龟毛

兔角不可得。是中名色阴入界异法。一一分别。推析破坏乃至微尘刹那。分分细检。皆悉空无所有。即名法空。是为声闻人经明法空相。若摩诃衍中辩法空者。诸法如梦幻。本来自空。不以推析破坏故空也。

## 三十七品初门第三十六

合七法门为三十七品　一四念处　二四正勤　三四如意足　四五根　五五力　六七觉分　七八正道。

次生法二空而辩三十七品者。若观二空而入道。并须善识道品之阶级。若依有门学圣。必约众生空观。以修三十七法。若用平等断惑。则应历法空。行于道品之门。故次二空而辩也。通言道品者。道义如前。品者品类也。此七科法门。悉是入道浅深之气类。故云道品也。

四念处　一身念处　二受念处　三心念处　四法念处。

一身念处者　头等六分。四大五根假合。故名为身。是中观身智慧为念。明见内身五种不净。破净颠倒。即是处也观外身内外身亦如是。是为身念处也。

二受念处者　六触因缘生六受。从六受生三受。名之为受。是中观受智慧名为念。明达三受皆苦。破乐颠倒。即是处。观外受内外受亦如是。是为受念处也。

三心念处者　六识能识诸尘。分别攀缘。谓之为心。是中观内心智慧。名之为念。了知心从缘生。刹那不住。念念生灭。破常颠倒。即是处也。观外心内外心亦尔。是为心念处也。

四法念处者　想行二阴。及三无为法。名之为法。是中观法智慧名为念。通达一切法我我所。毕竟不可得故无我破我颠倒。即是处也。观外法内外法亦如是。是为法念处。若声闻经中明念处。但说破四倒为念处。若摩诃衍中明念处。即说破八倒。为念处也。故大品经云若能深观四念处。是为坐道场。

四正勤　一已生恶法为除断。一心勤精进　二未生恶法不令生。一心勤精进　三未生善法为生。一心勤精进　四已生善法为增长。一心勤精进。

一已生恶法为除断。一心勤精进　四念处观时。若懈怠心起。五

盖等诸烦恼覆心。离信等五种善根时。如是等恶若已生为断故。一心勤精进。方便除断令尽也。

二未生恶法不令生。一心勤精进　四念处观时。若懈怠心。及五盖等诸烦恼恶法虽未生恐后应生。遮信等五种善根。今为不令生故。一心勤精进。方便遮止不令得生也。

三未生善法为生。一心勤精进　四念处观时。信等五种善根。未生为令生故。一心勤精进。方便修习令信等善根生也。

四已生善法为增长。一心勤精进　若四念处观时。信等五种善根已生。为令增长故。一心勤精进。方便修习信等善根令不退失。增长成就。此四通名正勤者。破邪道。于正道中。勤行故。名正勤也。

四如意足　一欲如意足　二精进如意足　三心如意足　四思惟如意足。

一欲如意足　欲为主得定。断行成就。修如意分。是为欲如意足。

二精进如意足　精进为主得定。断行成就。修如意分。是为精进如意足。

三心如意足　心为主得定。断行成就。修如意足。

四思惟如意足　思惟为主得定。断行成就。修如意分。此通言如意者。四念处中实智慧。四正勤中正精进。精进智慧增多。定力小弱。得四种定摄心故。智定力等。所愿皆得故。名如意足。智定力等。能断结使。故云断行成就也。

五根　一信根　二精进根　三念根　四定根　五慧根。

一信根　信正道及助道法。是名信根也。

二精进根　行是正道。及诸助道善法时。勤求不息。是名精进根。

三念根　念正道及诸助道善法。更无他念。是名念根也。

四定根　摄心在正道及诸助道善法中相。应不散是。为定根也。

五慧根　为正道及诸助道善法。观无常等十六行。是名慧根。此

五通名根者。能生也。行者既得四如意足。智定安隐。即信等五种善法。若似若真。任运而生。譬如阴阳调适。一切种子。悉有根生。故名根也。

五力　一信力　二精进力　三念力　四定力　五慧力。

一信力　信正道及诸助道法时。若信根增长能遮疑惑。破诸邪信及烦恼。故名信力。

二精进力　行是正道及诸助道法时。若精进根增长。破种种身心懈怠。成办出世之事。是为精进力。

三念力　念正道及诸助道法时。若念根增长。破诸邪念。成就一切出世正念功德是。为念力。

四定力　摄心在正道及诸助道法时。若定根增长。则能破诸乱想。发诸事理禅定。是为定力。

五慧力　为正道及诸助道法。观无常十六行时。若慧根增长。则能遮三界见思之惑。发真无漏。故名慧力。此五通名力者。能坏诸有漏不善。成办出世善事。故名力也。

七觉分　一择法觉分　二精进觉分　三喜觉分　四除觉分　五舍觉分　六定觉分　七念觉分。

一择法觉分　智慧观诸法时。善能简别真伪。不谬取诸虚伪法。故名择法觉分。

二精进觉分　精进修诸道法时。善能觉了不谬。行于无益之苦行。常勤心在真法中行。故名精进觉分。

三喜觉分　若心得法喜。善能觉了此喜不依颠倒之法而生。欢喜住真法喜。故名喜觉分。

四除觉分　若断除诸见烦恼之时。善能觉了除诸虚伪。不损真正善根。故名除觉分。

五舍觉分　若舍所见念着之境时。善能觉了所舍之境。虚伪不实。永不追忆。是为舍觉分。

六定觉分　若发诸禅定之时。善能觉了诸禅虚假。不生见爱妄想。是为定觉分。

七念觉分　若修出世道时。善能觉了常使定慧均平。若心沉没。当念用择法精进喜等。三觉分察起。若心浮动。当念用除舍定等三分摄。故念觉常在二盈之间。调和中适。是念觉分。此七通名觉分者。无学实觉七事能到。故通名觉分。

八正道分　一正见　二正思惟　三正语　四正业　五正命　六正精进　七正念　八正定。

一正见　若修无漏十六行。见四谛分明。故名正见。

二正思惟　见四谛时。无漏心相应。思惟动发。觉知筹量。为令增长入涅槃。故名正思惟。

三正语　以无漏智慧。除四种邪命。摄口业住一切口正语中。是为正语。

四正业　以无漏智慧。除身一切邪业。住清净正身业中。是名正业。

五正命　以无漏智慧。通除三业中五种邪命。住清净正命中。是为正命。何等五种。一为利养故。诈现异相奇特。二为利养故。自说功德。三为利养故。占相吉凶为人说法。四为利养故。高声现威令人畏敬。五为利养故。称说所得供养。以动人心。邪因缘活命。故是为邪命。

六正精进　以无漏智慧相应。勤精进修涅槃道。是为正精进。

七正念　以无漏智慧相应。念正道及助道法。故名正念。

八正定　以无漏智慧相应入定故。故名正定。是八通名正道者。正以不邪为义。今此八法不依偏邪而行。皆名为正。能通至涅槃故名为道。

三解脱初门第三十七

一空解脱门　二无相解脱门　三无作解脱门。

次三十七品。而辩三解脱门者。大智度论云。三十七品。是趣涅槃道行。是道已到涅槃。涅槃城有三门。谓空无相无作。既已说道故。次应说到处门也。此三通名解脱门者。解脱即是涅槃门。谓能通此三法。能通行者。得入涅槃。故名解脱门也。亦云三三昧。三昧义

如前说。但三昧即是当体得名。解脱从能通之用。以受称也。此无别法。有师解云。因时名三昧。证果则变名解脱。此类如八背舍八解脱也。

一空解脱门　云何名空解脱门。观诸法无我我所故空。所以者何。诸法从因缘和合生。无有作者。无有受者。能如是通达者。是名空解脱门。是空解脱门。缘二行。谓空无我。

二无相解脱门　云何名无相解脱门。观男女相。一异相等。是相中求实皆不可得。故无相。所以者何。若诸法无我我所故空。空故无男无女。一异等法。我我所中。名字是异。以是故。男女一异等相。实不可得。能如是通达者。是为无相解脱门。是解脱缘四行。谓尽灭妙出。

三无作解脱门　云何名无作解脱门。若知一切法无相。即都无所作。是名无作。所以者何。若于法有所得者。即于三界。而有愿求。因是造作三有之业。今一切相。皆不可得故。则于三界。无所愿求。不造一切三有生死之业。无业故无报。是为无作解脱门。是无作解脱门。缘十行。谓无常苦集因缘。生道正进乘也。

三无漏根初门第三十八

一未知欲知根　二知根　三知已根。

次三解脱门而辩三无漏根者。解脱既是涅槃之门。若善修三解脱。必定发真无漏。证有余涅槃。得有余涅槃。自有三道不同。谓见道修道。无学道也。证三道时。必发三根故。次三解脱而辩之。通名根者。根以住立能生为义。得此三法。住立不退。生真智照。故名根也。

一未知欲知根　无漏九根和合。信行法行人。于见谛道中。名未知欲知根。所谓九根者。信根精进根念根定根慧根喜根乐根舍根意根也。

二知根　信解见得人。思惟道中。是九根转名知根。九根如未知欲知根中分别。

三知已根　若至无学道中。是九根转。名知已根。九亦如未知欲知根中分别也。

十一智初门第三十九

一法智　二比智　三他心智　四世智　五苦智　六集智　七灭智　八道智　九尽智　十无生智　十一如实智。

次三无漏根而辩十一智者。以三根能生十一智故。所以者何。未知欲知根。生法智比智。知根生苦智集智灭智道智。及他心智世智。知已根。生尽智无生智。及如实智。是以次三根。而辩十一智也。通名智者决定了知。故名为智。若发此十一智时。各齐位照了分明。故通名为智也。

一法智　欲界系法中无漏智。欲界系因中无漏智。欲界法智灭中无漏智。为断欲界系法道中无漏智。及法智品中无漏智也。

二比智　于色界无色界中。约四谛辩四种无漏智。亦如法智中所明。但有法比之殊也。

三他心智　知欲界色界系现在心心数法。及无漏心心数法少分。是为他心智也。

四世智　诸世间有漏智慧。亦名等智。凡夫圣人。同有此智。故名等智。亦云名字智。是智但有名而无理。

五苦智　五阴无常苦空无我观时。得无漏智。

六集智　知诸法因。因集生缘观。无漏智也。

七灭智　灭止妙出观时。无漏智也。

八道智　道正行远观时。无漏智也。

九尽智　我见苦已断集已证灭已修道已。如是念时。无漏智慧。见明觉也。

十无生智　我见苦已。不复更见断集已。不复更断尽证已。不复更证修道已。不复更修。如是念时。无漏智慧。见明觉也。

十一如实智　一切法总相别相。如实正智。无有挂碍。是为如实智。此智独在佛心中有。二乘之所无也。

十二因缘初门第四十

一无明　二行　三识　四名色　五六入　六触　七受　八爱　九取　十有　十一生　十二老死。

次十一智而辩十二因缘者。除如实智。其余十智。皆是二乘共得。今一往明。若声闻人。但约一世。总观四谛。成十智则智劣。智劣故。不能侵除习气。功德神用亦减少。若缘觉人。通约三世。细分别观十二因缘。若成十智则智强。智强故。能侵除习气功德。神用亦广。是以大圣教门。别开出中乘之道。意在此也。通称因缘者。是十二法。展转能感果。故名因。互相由藉而有。谓之缘也。因缘相续。则生死往还无际。若知无明不起取有。则三界二十五有生死皆息。是为出世之要术也。教门十二因缘。有三种不同。一者约三世明十二因缘。二者约果报二世辩十二因缘。三者约一念一世辩十二因缘。今无明三世十二因缘者。初二过去世摄。后二未来世摄。中八现在世摄。是中略说三事烦恼业苦。是三事展转。更互为因缘。是烦恼业因缘。业苦因缘。苦苦因缘。苦烦恼因缘。烦恼业因缘。业苦因缘。苦苦因缘。是为展转。更互为因缘故。云三世十二因缘也。

一无明　过去世一切烦恼。通是无明。以过去未有智慧光明故。则一切烦恼得起故。是以过去烦恼悉是无明也。

二行　从无明生业。业即是行。以善不善业。能作世界果故。故名为行也。

三识　从行生垢心。初身因如犊子。识母自相识。故名识。即是父母交会初。欲托胎时之名。

四名色　从识生非色四阴及所任色阴。是名名色。即是歌罗逻时之名也。

五六入　从名色中。生眼等六情。是名六入。从五疱初开已来。即是六入名也。

六触　由入对尘情尘识合。是名为触。以六尘触六根故。即有六识生。故名情尘识合也。

七受　从触生受。故名为受。即是因六触。触六根即领受六尘。为六受也。

八爱　从受中心着。名之为爱。谓于所领受六尘中。心生渴爱也。

九取　从渴爱因缘求。是名为取。谓求取所爱之尘也。

十有　从取则后世业因成。是名为有。因能有果。故名为有。

十一生　从有还受后世五众之身。是名生。所谓四生六道中受生也。

十二老死　从生五众身熟坏。是为老死。老死则生忧悲哭泣。种种愁苦。众恼合集。若正观诸法实相清净。则无明尽。无明尽故行尽。乃至众苦和合皆尽。若能如是。正观三世十二因缘。发真无漏。成辟支佛。

次明从果报。约二世观十二因缘相。具出大集经。今略出经文。是十二因缘。从歌罗逻而辩无明。故云果报也。约二世明者。前十因缘属现在。后二因缘属未来。二世合为十二也。

一无明　大集经言。云何名为观于无明。先观中阴。于父母所生贪爱心。爱因缘故四大和合。精血二渧。合成一渧。大如豆子。名歌罗逻。是歌罗逻有三事。一命二识三煗。过去世中。业缘果报。无有作者。及以受者。初息出入。是名无明。歌罗逻时。气息入出者。有二种道。所谓随母气息上下。七日一变。息入出者名为寿命。是名风道。不臭不烂。是名为煗。是中心意。名之为识。善男子若有欲得辟支佛。当观如是十二因缘。

二行　复观三受因缘。五阴十二入十八界。云何为观。随心于念观息出入。观于内身皮肤肌肉筋骨髓脑。如空中云。是身中风。亦复如是。有风能上。有风能下。有风能满。有风能焦。有风能增长。是故息之出入。名为身行。息从觉观生。故名意行。和合出声。是名口行。

三识　以如是三行因缘故。有识生。故名为识。

四名色　识因缘故。则有四阴及以色阴。故名名色。

五六入　五阴因缘识行六处。故名六入。

六触　眼色相对。故名为触。乃至意法。亦如是。

七受　触因缘故。念色乃至法是名为受。

八爱　贪着于色乃至于法。是名为爱。

九取　爱因缘故。四方求觅。故名为取。

十有　取因缘故。受于后身。故名为有。

十一生　有因缘故。有生是为生也。

十二老死　生因缘故。则有老死种种诸苦。是名五阴十二入十八界十二因缘之大树也此并是略出经文辩。从初受报来。约二世明十二因缘相。孱然无一句私语。读者善寻。自知与前来约三世明十二因缘有异也。

次明一念十二因缘。但约一世中。随一念心起。即具十二因缘。亦出大集经中。今略出经文明一念十二因缘相。

一无明　因眼见色而生爱心。即是无明。

二行　为爱造业。即名为行。

三识　至心专念。故名为识。

四名色　识共色行。是名名色。

五六入　六处生贪。是名六入。

六触　因入求爱。名之为触。

七受　贪着心者。名之为受。

八爱　经中脱落。不释爱相。今私作义释云。缠绵不舍。名之为爱。

九取　求是等法。名之为取。

十有　如是法生。是名为有。

十一生　次第不断。是名为生。

十二老死　次第断故。名之为死。生死因缘。众苦所逼。名之为恼。乃至意法因缘生贪。亦复如是。

是十二因缘。一人一念。皆悉具足。并出大集经文。未有一句私语。读者善寻。此与常所说三世因缘迥异。若有欲学因缘佛道者。上来至此三种辩因缘。相随用一门修学。即证缘觉智也。

## 法界次第初门卷下

四弘誓愿初门第四十一

一未度者令度　二未解者令解　三未安者令安　四未涅槃者令得涅槃。

次十二因缘。而辩四弘誓愿者。上二卷所出法门。或是凡夫共法。或与二乘同有。并未明菩萨诸佛不共之道。故今此一卷。略出二十科法门。皆是别明菩萨所行。诸佛证法。故从弘誓而辩也。所以凡夫二乘法中。虽有慈悲。而并无弘誓之德者。若凡夫人。既不识四谛十二因缘。虽修慈悲。止是为大福德。生梵天中。受梵王果报。此于众生。无出世利益。岂能因慈悲。树立弘誓之功。若是二乘。虽知四谛十二因缘。所修慈悲。但为自调。其心欲于一世尽苦。独入无余。既不能久处生死。荷负一切。岂能因慈悲。而起弘誓之德。今菩萨善达四谛十二因缘。怜愍一切。同于子想。故能为众生。久处生死。发心荷负一切。共入涅槃。是以必须大誓庄严。要心不退也。此四通言弘誓愿者。广普之缘。谓之为弘。自制其心名之曰誓。志求满足。故

云愿也。菩萨摩诃萨。以慈悲缘四真谛。运怀旷阔。自要其心志令一切众生。同证四真实究竟之道。故云四弘誓愿也。菩萨若以诸法实相之慧。发此四愿。即是发菩提心。万行之本。灵觉之源。是以一切大士。由斯弘誓。曩劫修因。十方大圣。缘此四愿常处生死。广度众生而不永灭。今明不共之法。先从弘誓为始。意在此也。

一未度者令度　此弘誓缘苦谛而起。故缨络经云。未度苦谛。令度苦谛。今明苦者即是生死也。生死有二种。一分段生死。谓六道众生。所禀阴入界身。果报既粗。有形质分段之成坏也。二变易生死。谓罗汉辟支。及大力菩萨。三种意生身。虽无分段粗报。犹有细微因转果移。变易生灭之所迁也。若一切未度二种生死苦者菩萨发心。愿令得度故云未度者令度。

二未解者令解　此弘誓缘集谛而起。故缨络经云。未解集谛。令解集谛。今明集者。即是烦恼润业。能招聚生死。烦恼润业有二种。一四住地烦恼。润分段生死业。能招集分段生死苦果也。二无明住地烦恼。润变易生死业。能招聚变易生死苦果也。若一切未解此二种集者。菩萨发心。愿令得解。故云未解者令解。

三未安者令安　此弘誓缘道谛而起。故缨络经云。未安道谛。令安道谛。今明即是能通涅槃之正助道也。有二种正助道。一偏缘真谛。修正助道。此道但得至小乘尽苦涅槃。二正缘中道实相。修正助道。此道能到大乘大般涅槃若一切未安此二种道者。菩萨发心。愿令得安。故云未安道者令安也。

四未涅槃者令得涅槃　此弘誓缘灭谛而起。故缨络经云。未得灭谛。令得灭谛。今明灭谛者。即是业烦恼灭。生死苦果灭也。有二种业烦恼生死。一分段生死业。四住地烦恼。灭。则分段生死苦果灭。即二乘所得灭谛也。二变易生死业。无明住地烦恼灭。即变易生死苦果灭。诸佛及大菩萨所得。不共究竟灭谛也。若一切未得此二种灭谛者。菩萨发心。愿令得灭。故云未得涅槃者令得涅槃。今四种弘誓所缘四谛。与前声闻中明四谛。有半满异。前但明半字有作四圣谛。今明满字无作四圣谛。所以二种四圣谛合明者菩萨之道。教门不同。若是三藏教通教。所明弘誓。但缘有作四圣谛而起。若是别教圆教。所明弘誓。通缘有作无作二种四圣谛而起。故约弘誓分别四谛。半满异于前也。

六波罗蜜初门第四十二

一檀波罗蜜　二尸罗波罗蜜　三羼提波罗蜜　四毗梨耶波罗蜜

五禅波罗蜜　六般若波罗蜜。

次四弘誓愿。而辩六波罗蜜者。菩萨之道。愿行相扶。既发大愿。必须修行。今六波罗蜜。即是菩萨正行之本。是以法华经云。为求菩萨道者。说应六波罗蜜。故次弘誓而辩之也。檀尸乃至般若。并是外国语。至下别释中当各翻名。此六通云波罗蜜者。并是西土之言。秦翻经论多不同。今略出三翻。或翻云事究竟。或翻云到彼岸。或翻云度无极。菩萨修此六法。能究竟通别二种因果。一切自行化他之事。故云事究竟。乘此六法。能从二种生死此岸。到二种涅槃彼岸。谓之到彼岸。因此六法。能度通别二种事理。诸法之旷远。故云度无极也。若依别释。三翻各有所主。若依通解。则三翻虽异意。同无别也。

一檀波罗蜜　檀那。秦言布施。若内有信心。外有福田。有财物。三事和合时。心生舍法。能破悭贪。是为檀。布施者。有二种。一者财施。二者法施。财施者。所谓饮食衣服田宅六畜奴婢珍宝。一切己之所有。资身之具。及妻子乃至身命。属他为他财物。故云舍身。犹属财施。随有所须者。悉能施与。皆名财物也。法施者。若从诸佛及善知识。闻说世间出世间善法。若从经论中闻。若自以观行故知。以清净心为人演说。皆名法施。菩萨以质直清净心行此二种施。故名为檀。波罗蜜者。翻名如前。若菩萨于檀中。能具修五种心者。是时布施。名波罗蜜。何等五。一者知施实相。二者起慈悲心。三者发愿。四者回向。五者具足方便。一云何名知施实相。若布施时。施人受人。及财物三事。皆空不可得。入实相正观。以无所舍法。而随他有所须者。能舍不吝。是为知施实相。二云何名起慈悲心。若菩萨虽知布施实相。无所有而起大慈大悲。欲因此施与一切乐拔一切苦。是为起慈悲心。三云何名发愿。施时愿因此施。得无上佛果。不求凡夫三乘果报。是为发愿。四者云何名回向。随所施时。回此施功德向萨婆若。及施一切众生。是为回向。五云何名具足方便。所谓能于布施一法。旋转通达一切佛法。遍修诸行。是为具足方便。菩萨若能具足此五心者。是时随有所施。因中说果。亦名事究竟。亦名到彼岸。亦名度无极也。是以菩萨所行布施者。名为行檀波罗蜜。若至无上菩提佛果。方是檀波罗蜜。具足成就。

二尸罗波罗蜜　尸罗。秦言好善。好行善道。不自放逸。是名尸罗。或受戒行善。或不受戒行善。皆名尸罗。尸罗略说。有二种。一者在家尸罗。二者出家尸罗。在家尸罗者。所谓三归五戒八斋戒也。二出家尸罗。所谓出家。沙弥沙弥尼十戒。式叉摩那尼六法戒。大比丘比丘尼具足戒。乃至三千威仪。八万律行。若菩萨十重四十八轻。则通在家出家共戒也。若菩萨以质直清净心。持如是等戒。皆名尸

罗。波罗蜜者。翻名如前。若菩萨住二种尸罗中。能具足修行。五种心者。是时尸罗名波罗蜜。何等为五。一知尸罗实相。罪不可得。而好行善道。不自放逸。余四类如檀中分别。菩萨若能具修。此五心者。随所持戒行善。因中说果。皆具三义。是以菩萨持戒。名为行尸罗波罗蜜。若至无上菩提佛果。方是尸罗波罗蜜。具足成就也。

三羼提波罗蜜　羼提。秦言忍辱。内心能安忍外所辱境。故名忍辱。忍辱有二种。一者生忍。二者法忍。云何名生忍。生忍有二种。一于恭敬供养中。能忍不着。不生憍逸。二于嗔骂打害中。能忍不生嗔恨怨恼。是为生忍。云何法忍。法忍有二种。一者非心法。谓寒热风雨饥渴老病死等。二心法。谓嗔恚忧愁疑淫欲憍慢诸邪见等。菩萨于此二法。能忍不动。是名法忍。菩萨以质直清净心。修此二忍。为羼提。波罗蜜者。翻名如前。若菩萨住羼提中。能具修五种心。是时羼提。名波罗蜜。何等为五。一知忍实相。虽不得能忍之心所辱之事。而随对生法二种所辱之境。心能安忍不动余四心类如檀中分别。菩萨若能具足。修此五种心随所忍事。因中说果。皆具三义。是以菩萨修忍。名为行羼提波罗蜜。若至无上菩提佛果。方是羼提波罗蜜。具足成就。

四毗梨耶波罗蜜　毗梨耶。秦言精进。欲乐勤行善法。不自放逸。谓之精进。精进有二种。一者身精进。二者心精进。若身勤修善法。行道礼诵讲说劝助开化。是为身精进。若心勤行善道。心心相续。是为心精进。复次勤修施戒善法。是为身精进。勤修忍辱禅定智慧。是为心精进。如是等种种分别。身心精进之相不同。今不具辩。若菩萨以质直清净心。修是二种精进。故名为毗梨耶。波罗蜜者。翻名如前。若菩萨能于精进。具足修五种心者。是时毗梨耶。名波罗蜜。何等为五。一者菩萨知精进实相。身心虽不可得而能勤修一切善法。余四心类如檀中分别。菩萨若能于精进中。具此五心者。随所勤修善法。因中说果。皆具三义。是以菩萨精进。名为行毗梨耶波罗蜜。若至无上菩提佛果。方是毗梨耶波罗蜜具足。成就。

五禅波罗蜜　禅秦言思惟修。一切摄心系念。学诸三昧。皆名思惟修也。禅有二种。一者世间禅。二者出世间禅。世间禅者。谓根本四禅。四无量心。四无色定。即是凡夫所行禅。出世间禅。复有二种。一出世间禅。二出世间上上禅。出世间禅者。谓六妙门。十六特胜。通明九想八念十想八背舍八胜处。十一切处练禅。十四变化愿智顶禅。无诤三昧。三三昧师子奋迅超越三昧。乃至三明六通如是等禅。皆是出世间禅。亦名二乘共禅。二出世间上上禅者。谓自性等。九种大禅。首楞严等。百八三昧。诸佛不动等。百二十三昧。皆出世间上上禅。亦名不共禅。不与凡夫二乘共也。若菩萨以质直清净心。

修如是等禅。名之为禅。波罗蜜者。翻名如前。若菩萨能于诸禅中。具修五种心者。是时禅定名波罗蜜。何等为五。一者知禅实相。不乱不味。而能遍修诸禅。余四心类如檀中分别。菩萨若能如是于所得禅中。具修此五心者随所入禅。因中说果。皆具三义。是以菩萨所修禅定。皆名行禅波罗蜜。若至无上菩提佛果。方是禅波罗蜜。具足成就也。

六般若波罗蜜　般若。秦言智慧。照了一切诸法。皆不可得。而能通达一切无碍。名为智慧。智慧有三种。一者声闻智慧。二者辟支佛智慧。三者佛智慧。一求声闻智慧有三种。学无学非学非无学。非学非无学智慧者。如干慧地。不净观。安那般那。欲界系四念处。暖法顶法忍法世第一法等。学智者。苦法忍慧。乃至阿罗汉。第九无间中。金刚三昧慧。无学智者。阿罗汉第九解脱智。从是已后。一切无学。如尽智无生智等。是为声闻智慧。求辟支佛道智慧亦如是。但以是人无漏善根纯熟。虽生无佛之世。不从他闻。自然觉悟得禅定。三界漏尽。所得三明六通等功德。小胜声闻。是为辟支佛智慧。又以观十二因缘。智慧深利。能侵除习气。胜于声闻。从四谛观门断结。此为异也。求佛道智慧者。菩萨从初发心已来。行六波罗蜜。破魔军众及诸烦恼。得一切智成佛道乃至入无余涅槃。随本愿力。从是中间。所有智慧。总相别相。一切尽知。是为佛智。若菩萨以质直清净心。修此三种智慧。故名为般若。波罗蜜者。翻名如前。若菩萨随所修智慧中。能具足五种心者。是时般若。名波罗蜜也。何等为五。一者了知智慧实相。非境非智。心无所得。而能遍学三乘智慧。及一切世间知见。余四心类。如檀中分别。菩萨能如是。于所修智慧中。具此五心者。随所得智慧。因中说果。皆具三义。是以菩萨所修智慧。皆名行般若波罗蜜。若至无上菩提佛果。方是般若波罗蜜。具足成就也。

## 四依初门第四十三

一依法不依人　二依了义经不依不了义经　三依义不依语　四依智不依识。

次六波罗蜜。而辩四依者。菩萨既欲学六波罗蜜之正行。而行不孤立。必有所依。而得成就。依凭若正。则具正行。能至菩提。依凭若邪。则堕邪道。故次六度。而明四依也。此四通名依者。依凭也。依凭此四法。能成诸波罗蜜万行之因。满足菩提佛果。故云依也。

一依法。不依人　依法者。实相及一切随顺实相善法。通名为法。亦名法身。若依实相法身。而修诸波罗蜜。万行功德。皆悉具足。一切清净。能至菩提。故云依法。不依人者。人是揽五阴所成。

假名相好之身。若依相好之身。而修诸波罗蜜。万行功德。则皆堕颠倒。终不得见真实法身。故云不依人也。所以者何。如涅槃说。魔王波旬。尚能作佛。况不能作四依之人。是故虽是凡夫。若所说行。与实相相应。则可依信。虽现佛身相好。若所说行。乖实相法者。则不应依。况余人也。

二依了义经。不依不了义经　依了义经者。谓诸大乘方等十二部经中。皆明中道佛性。实相如如之理。若依此教。而修诸波罗蜜。万行功德。则心与中道相应。能见佛性如来藏理。故云依了义经。不依不了义经者。所谓声闻所应行。九部中不修中道。佛性如来藏理。若依此教。而修诸波罗蜜。万行功德。则随二边。不见佛性如来藏理。故云不依不了义经也。

三依义。不依语　依义者。义是中道第一义谛。若依中道第一义谛。而修诸波罗蜜。万行功德。则言语道断。心行处灭。破诸颠倒。心心寂灭。自然流入无量禅定。故云依义。不依语者。语是世间语。文字章句。虚诳无实。乃至二乘所见。真谛涅槃。亦有文字。故法华经。以化城喻。若依如是文字言语。而修诸波罗蜜。万行功德。则增长诤讼。妄想烦恼。或堕二乘之地。不到大乘大般涅槃。故云不依语也。

四依智。不依识　依智者。照了之心。名之为智。若于正观智慧心无所著。而修诸波罗蜜。万行功德。则能破散五住烦恼及无边生死之业。必获大乘涅槃常乐我净。故云依智。不依识者。妄想之心。名之为识。若依妄识。而修诸波罗蜜。万行功德。则构集五住烦恼二边生死之业。是以流转无际。众苦不息。故云不依识。

九种大禅初门第四十四

一自性禅　二一切禅　三难禅　四一切门禅　五善人禅　六一切行禅　七除烦恼禅　八此世他世禅　九清净净禅。

次四依而辩九种禅者。菩萨既得正依凭处。则能进修深广之大行也。至论深广之内行。莫若禅定。故大智度论云。禅最大如王。言禅则一切皆摄。所谓若诸菩萨成道。起转法轮入涅槃。所有胜妙功德。悉在禅中。今明别观。菩萨成道。起转法轮入涅槃。胜妙功德。思惟修法。并在九种禅中。故次四依而辩也。此九种禅。缨络经中。虽有其意。而不列名。解释弥勒菩萨造地持处。明六波罗蜜。方乃辩出九种相。并是菩萨不共之禅。从自性禅乃至清净。不与二乘人共。今为明菩萨不共次第。深广内行。思惟修法。于六波罗蜜中。的别出此九

种大禅。此九通名禅者。翻释名同前。是则名同。而法相有别。

一自性禅　云何名自性禅。于菩萨藏闻思前。行世间出世间善。一心安住。或止分或观分。或此二同类。或俱分。是自性禅。

二一切禅　云何名菩萨一切禅。略说二种。一者世间。二者出世间。又随其所应。各有三种。一者现法乐住禅。二者出生三昧功德禅。三者利益众生禅。菩萨禅定。离一切妄想。身心止息。第一寂灭。自举心息。舍离味着及一切想。是名现法乐住禅。菩萨禅定。出生种种不可思议。无量无边。十力种性。所摄三昧。彼诸三昧。一切声闻。辟支佛。不知其名。况复能知。起及所出生二乘解脱除。入一切无碍慧无诤愿智。胜妙功德。是名菩萨出生三昧功德禅。利益众生禅者。十一种如前释。菩萨依布施众生。所作以义饶益。皆与同事。为除众苦。知所应说。知恩报恩。护诸恐怖。诸难忧苦。能为开解。资生不具。给施所须。如法畜众。善能随顺。见实功德。欢喜赞叹。等心折伏。神力恐怖。或令欢喜。是名略说一切禅。无余无上。

三难禅　云何菩萨难禅。略说三种。菩萨久习胜妙禅定。于诸三昧。心得自在。哀愍众生。欲令成熟。舍第一禅乐而生欲界。是名菩萨第一难禅。菩萨依禅。出生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深三昧。出过一切声闻辟支佛上。是名第二难禅。菩萨依禅。得无上菩提。是名第三难禅也。

四一切门禅　云何菩萨一切门禅。略说四种。一者有觉有观俱禅。二者喜俱禅。三者乐俱禅。四者舍俱禅。

五善人禅　云何菩萨善人禅。略说五种。一者不味着。二者慈心俱。三者悲心俱。四者喜心俱。五者舍心俱。

六一切行禅　云何菩萨一切行禅。谓六种七种。略说十三种。善禅。无记化化禅。止分观分自他利正念禅。出生神通力功德禅。名缘义缘止相缘举相缘舍相缘现法乐住第一义禅。是十三种菩萨一切行禅也。

七除恼禅　云何菩萨除恼禅。略说八种。一者菩萨入定。除诸苦患毒害霜雹热病鬼。是名咒术所依禅。二者菩萨入定。能除四大所起众病。是名除病禅。三者菩萨入定。兴致甘雨。能消灾旱。救诸饥馑。是名云雨禅。四者菩萨入定。济诸恐难。一切水陆。人非人怖。是名等度禅。五者菩萨入定。能以饮食。饶益旷野饥渴众生。是名饶益禅。六者菩萨入定。能以财物。调伏众生。是名调伏禅。七者菩萨入定。觉诸迷醉迷十方者等开觉之。是名开觉禅。八者菩萨入定。众

生所作。悉令成就是名等作禅。

八此世他世乐禅　略说九种。一者神足变现调伏众生禅。二者随说调伏众生禅。三者教诫变现调伏众生禅。四者为恶众生示恶趣禅。五者失辩众生以辩饶益禅。六者失念众生以念饶益禅。七者造不颠倒。论微妙赞颂摩得勒伽。为令正法久住世禅。八者世间技术义。饶益摄取众生。所谓书数算计。资生方便法。如是等种种众具禅。九者暂息恶趣放光。明禅。

九清净净禅　云何菩萨清净净禅。略说十种。一者世间清净净。不味不染污禅。二者出世间清净净禅。三者方便清净净禅。四者得根本清净净禅。五者得根本上胜进清净净禅。六者住起力清净净禅。七者舍复入力清净净禅。八者神通所作力清净净禅。九者离一切见清净净禅。十者烦恼智障断清净净禅。如是菩萨无量禅。得大菩提果菩萨依是。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已得当得。

是中所明九种禅。从始至终。并是出地持处弥勒菩萨之所说。未有一句私言。读者自思取其意也。

## 十八空初门第四十五

一内空　二外空　三内外空　四空空　五大空　六第一义空　七有为空　八无为空　九毕竟空　十无始空　十一散空　十二性空　十三自相空　十四诸法空　十五不可得空　十六无法空　十七有法空　十八无法有法空。

次九种禅。而辩十八空者。前九种正为重显禅波罗蜜深广之阶级。今十八空次成般若波罗蜜。智慧照了。无得无著之妙绝也。故次而明之。此十八通言空者。无也。无此十八种有。故名为空。若菩萨始从初修自性禅。终至清净净禅。虽有大功德神通智慧之用。而禅定是门户。诠次阶级之法。若不善以十八空慧。照了遣荡。或于所证诸禅三昧中。十八有法。随滞一有。则不得无碍解脱。纵任自在。故须修十八空。照了无住无著也。经论明空。开合名数不同。或以略故。合十八空。但为十四空。或为十一空。或为七空。乃至三空。二空一空。或以广故。开十八空。为二十空。二十五空。乃至无量空。今处中用十八空。遣荡诸有。罄无不尽。则诸波罗蜜禅定三昧。万行悉皆清净也。

一内空　内空者内法空。内法者。所谓内六入。眼耳鼻舌身意。眼空无我无我所。无眼耳鼻舌身意。亦如是。是为内空也。

二外空　外空者。外法空。外法者。谓外六入。色声香味触法。色空无我无我所。无色声香味触法。亦如是。是为外空也。

三内外空　内外空者。内外法空。内外法者。所谓内外十二入。十二入中无我无我所。无内外法。是为内外空也。

四空空　空空者。以空破内外空。内外空破是三空。故名为空空也。故维摩经云。得此法已。无有余病。唯有空病。空病亦空。故名空空。

五大空　大空者。十方相空。故名大空。所以者何。东方无边。故名为大。亦一切处。有故名为大。遍一切色。故名为大如是大方能破。故名为大空。乃至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亦如是。

六第一义空　第一义空者。诸法中第一者。名为涅槃。涅槃中亦无涅槃相。涅槃空即第一义空。

七有为空　有为空者。有为法名因缘和合生。所谓五众十二入十八界等。今有为法。二因缘故空。一者无我无我所。及常相不变易。不可得故空。二者有为法。有为法相空。不生不灭无所有故。是为有为空也。

八无为空　无为空者。无为法名无因缘。常不生不灭如虚空。今待有为。故说无为。若有为法不可得。则无无为之可着。故即是无为空。

九毕竟空　毕竟空者。以前八空。破诸法毕竟尽净。名为毕竟。若无诸法。亦无毕竟之可着。故名毕竟空。又解毕竟名为终竟观。是终竟之法。亦不可得。则不执有究竟之法。名为毕竟空。故法华经云。乃至究竟涅槃。常寂灭相。终归于空。

十无始空　无始空者。一切世间。若众生若法。皆无有始。如佛告诸比丘。众生无始无明。覆爱所系。往来生死。无始可得。可破是无始。于无始中无执着。故名无始空也。

十一散空　散空者。五众和合故有人。若以智慧。一一分别。破散人与五众及所破散法。皆空无所有。如佛告罗那。此色破散灭令无所有。余众亦如是。是名散空。

十二性空　性空者。性名自有。不待因缘。若待因缘。则是作法。不名为性。今诸法中皆无性。何以故。一切有为法。皆从因缘生。因缘生则是作法。若不从因缘和合。则是无法。如是一切诸法性

不可得。故名为性空。

十三自相空　自相空者。一切法有二种相。一总相。二别相。总相者。如无常等。别相者。诸法虽无常。而各有别相。如地有坚相。火有热相。如是二种相皆空。故名相空。分别性相不同。或言名异体同。或云名体俱异。所以者何。性言其体。相言其识。性以据内。相以据外。相如见黄色为金相。而内是铜火烧石磨。知非金相性。故别明相空。

十四诸法空　诸法空者。一切法名。五众十二入十八界等。是诸法空。皆入种种门。所谓一切法。有相知相识相缘增上相因相果相总相别相依相。是等一切皆空。空无实故。名诸法空。

十五不可得空　不可得空者。一切法及因缘毕竟不可得。故名为不可得空。又解云。上以诸法空。空一切法。皆不可得。若作可得。则为断灭。若知是不可得。亦不可得。则于不可得中心不没。故名不可得空也。

十六无法空　无法空者。无法名。法已灭。是灭无。故名无法空。有人解云。过去未来法。名无法。是无法不可得。故名无法空也。

十七有法空　有法空者。有法名。诸因缘和合生。故有。二法无故。名有法空。有人解云。现在一切法。及无为法。名为有法。如是有法。皆空故。名有法空。

十八无法有法空　无法有法空者。取无法有法相不可得。故名无法有法空。亦以观无法有法空。故名无法有法空。有人解云。过去未来现在一切皆空。故名无法有法空也。

十喻初门第四十六

一如幻　二如炎　三如水中月　四如虚空　五如响　六如犍闼婆城　七如梦　八如影　九如镜中像　十如化。

次十八空而辩十喻者。此十喻既为易解空故说。若修十八空观者。不善用十喻。晓其迷执滞有之情。体法真空。正解发则无由。故次十八空而辩十喻。为成观空之易悟。亦以异于二乘坏法而修空也。此十通名喻者。借事四理。以晓迷情。故名为喻。今以世间幻梦易解之空。以譬迷心冰执难解之空。令同易解。故此十事为喻也。

一如幻　如幻者。譬如幻师幻作象马。及种种诸物体。虽无实。然有幻色可见。幻声可闻。与情相对。而不错乱。无智不了。谓之为实。诸法亦如是。皆是无明幻作。虽空而可见闻。不相错乱。迷心不了。妄执为实。修空观者。若知诸法同如幻相。则心无所得。豁然开解。悟一切法皆悉空寂。故说如幻。

二如炎　如炎者。炎以日光风动尘。故旷野中如野马。无智之人。初见谓为水。男相女相。及一切法相。亦如是。结使烦恼光诸行尘邪忆念风。生死旷野中转。无智慧者。谓为一相。为男为女。是名为炎。复次若远见炎想为水。近则无水相。无智之者。亦如是。若远圣法。不知无我。不知诸法空。于阴入界性空法中。生人想男想女想。近圣法则知诸法实相。是时虚诳种种妄想尽除。以是故说如炎。

三如水中月　如水中月者。月在虚空中。影现于水。实法相在如法性实际虚空中。凡夫心水中有我我所相现。以是故如水中月如小儿见水中月。欢喜欲取。大人见之则笑。无智人亦如是。身见故见有吾我。无实智故。见种种法。见已欢喜。欲取诸相。男相女相等。诸得道圣人。愍之而笑也。

四如虚空　如虚空者。虚空但为有名。而无实法。虚空非可见。远视故眼光转见影色。诸法亦如是。空无所有。人远无漏实智慧故。弃实见彼我男女屋舍种种物。若修空观。入实相理。则一切皆无所有。故说如虚空也。

五如响　如响者。若深山溪谷中。及空大舍中。若语声若打声从声有声。无智者谓为有人语声。智者了是声无人作。但以声触。故名为响。响事空而能诳耳根。一切音声言语。亦如是。人欲语时。口中出风。名忧陀那。还入至脐。响出时触七处退还。是名语言如响。无智者不识语之因缘。谓为实心。取生忧喜。智者知语因缘无实如响。闻之心不生着。诸法如是。故说如响。

六如揵闼婆城　如揵闼婆城者。日初出时。见城门楼橹宫殿。行人出入。日转高转转灭。但可眼见。而无有实。无智人不识。谓之为实。智者见之。即知无实。诸法亦如是无智不了。妄计有假名。吾我阴入界之实。智者了达。皆无所有故说如揵闼婆城。

七如梦　如梦者。梦中无实事。谓之有实。觉已而还自笑。人亦如是。是诸结使。眠中实无而着。得道觉时。乃知无实。亦复自笑。以是故说如梦。又梦以眠力故。无法而见有。人亦如是。无明眠力故。种种无而见有。所谓我我所。男女等也。

八如影　如影者。但可见而不可捉。诸法亦如是。虽眼根等见闻觉知。实不可得。又如影映光则现。不映则无。诸结使烦恼。遮正见光。则有我相法相影。若结使烦恼灭。则我相法相皆无。又如影人去则去。人住则住。善恶业影。亦如是。后世去时亦去。今世住时亦住。报不断故也。

九如镜中像　如镜中像者。镜中之像。非镜作非面作。非镜面和合作。亦非无因缘作。虽无定有。而亦可见分别。诸法亦如是。非是自有非他有。非共有亦非无因缘有。虽有不可得。但以名字。而有分别。如镜中像。实无所有。而诳惑小儿。令生忧喜。智者虽见。即知非实。故无忧喜。诸法亦如是。诳惑凡夫。生诸烦恼。实智慧者。虽复见闻。既知无实。不生结业。故说如镜中像。

十如化　如化者。若诸天仙圣。得神通者。能有变化。诸物如化人。无生老病死。无苦无乐。亦异于人生。以是故空无实。一切诸法亦如是。皆无生灭。又如化主无定物。但以心生便有所作。皆无有实。人生亦如是。本无所因。但从先世心。生今世身。皆无有实。以是故。说诸法如化。

百八三昧初门第四十七

百八之数既多非可具列于后。

次十喻而辩百八三昧者。菩萨若善以十喻。开晓其心。则所修十八空观。自然明了。以是空慧。照诸禅定。种种法门。无染无著。则能出生诸菩萨百八三昧。诸佛三昧不动等。百则有二十。如是乃至无量三昧。于诸三昧。游戏自在。是诸三昧。不可思议。不与二乘之。所共也。今此百八。乃至无量。通名三昧者。三昧名通。犹同前翻释。但首楞严等。百八境界。体用微妙深广。故次而辩之。今于百八中。略出初三后一。以成次第章门百八等名相既多。岂可具辩。若欲遍知。当寻大智度论。

一首楞严三昧　首楞严三昧者。首楞严秦言健相。分别知诸三昧行。相多少深浅。如大将知诸兵力多少也。菩萨得是三昧。诸烦恼魔及魔人。无能坏者。譬如转轮圣王。主兵宝将所住至处无能坏伏故。名健相三昧也。

二宝印三昧　宝印三昧者。能印诸三昧。于诸宝中。法宝是实。今世后世。乃至涅槃。能为利益。如佛语比丘。为汝说法所谓法印。法即是实。印即是解脱门。若三藏教门。以三法为法印。若摩诃衍教门。但有诸法实相一法印。与实相般若。相应三昧。名为宝印三昧

也。

三师子游步三昧。师子游步三昧者。菩萨得是三昧。于一切三昧中。出入迟速。皆得自在。譬如众兽戏时。若见师子。率皆怖摄。师子戏时。于诸群兽。强者则杀。伏者则放。菩萨亦如是。得是三昧。于诸外道。强者破之。信者度之。故名师子游步三昧。下一百四三昧。亦应如是。具出大智度论。若欲知之。自当寻彼论。

一百八离着虚空不染三昧　离着虚空不染三昧者。菩萨行般若波罗蜜。观诸法毕竟空。不生不灭如虚空。无物可喻。钝根菩萨。着此虚空。得此三昧。故离着虚空等诸法。亦不染着。是三昧如没在泥中。有人挽出。锁脚为奴。有三昧离着虚空而复着。此三昧亦如是。今是三昧能离着虚空。亦自离着。故名离着虚空不染三昧也。如是诸佛菩萨。无量不可思议诸三昧。是中应具列其名目。略释其相。是事云云。广出余法门也。

## 五百陀罗尼初门第四十八

五百之数既多非可具列于第下也。

次诸三昧而辩陀罗尼门者。若依论解三昧。但是心相应法陀罗尼。或心相应。或不相应。故异于三昧。若法华所明。普现色身三昧。犹是解一切众生语言陀罗尼。以三昧陀罗尼。既是相成之法。故次而辩之。此五百通名陀罗尼者。陀罗尼是西土之言。此土翻云能持。或言能遮。言能持者。集种种善法。持令不散不失。譬如完器盛水。水不漏散。能遮者。恶不善根生。能遮不令起。故云能遮。又翻为总持。随有若名若义。若行地功德。皆悉能持。故名总持。今此五百。并有持遮总持之义。故通名陀罗尼。陀罗尼者。略说则有五百。广明则有八万四千。乃至无量。悉是菩萨诸佛所得法门。名义皆不与二乘人共也。今依大智度论。略辩三陀罗尼。以成次第章门五百之数。名义既多。岂可具辩。

一闻持陀罗尼　得此陀罗尼者。一切语言诸法耳所闻者。皆不忘失。所谓十方诸佛。及弟子众。有所演说。一时能闻。忆持不忘。故名闻持陀罗尼。即是名持。

二分别陀罗尼　得是陀罗尼。诸众生诸法。大小好恶。分别悉知。故分别陀罗尼。即是义持。

三入音声陀罗尼　得此陀罗尼者。闻一切语言音声。不喜不嗔。一切众生。如恒沙等劫寿。恶言骂詈。心不增恨。一切众生。如恒沙

等劫。赞叹供养。其心不动不喜不着。是为入音声陀罗尼。即是行持也。复有寂灭陀罗尼。无边陀罗尼。威德陀罗尼。随地观陀罗尼。华严陀罗尼。虚空藏陀罗尼。海藏陀罗尼。分别诸陀罗尼。明诸法义陀罗尼。如是等略说乃至五百陀罗尼。广明则无量陀罗尼。

## 四摄初门第四十九

一布施　二爱语　三利行　四同事。

次诸陀罗尼而辩四摄者。菩萨若内具诸三昧陀罗尼。自行既充。必须外引含识。同己所行之道。然大士利物广济。莫若四无量心。与四摄法。但四无量心。名目既已先辩。岂繁重出。四摄善巧接引之要。故次而明之。此四通言摄者。众生情所爱者。即是此之四法。若大士用此四法。同情接引。则物之所归焉。若众生依附。方乃导以大乘正道。而度脱之。故云先以欲钩牵。后令入佛道。

一布施摄　菩萨以无所舍心。行于二种布施。能摄众生。一者财施。二者法施。若为乐财众生。即以财施。而摄取之。若以乐法众生。即以法施。而摄取之。以此二施。能利益一切众生。既蒙恩利。因是生亲爱心。而随受道。得住真理。故名檀布施摄也。二者施相。略如前檀波罗蜜中分别。

二爱语摄　菩萨若以善软之言。随顺一切根情。安慰开喻。则一切众生之所乐闻。因是生亲爱心。依附菩萨。而随受道。得住真理故名爱语摄。

三利行摄　菩萨随起身口意行。能令一切。各沾利益。众生既蒙胜利。以欣所得利故。因是生亲爱心。依附受道得真理。故名利行摄。

四同事摄　菩萨用法眼。明见众生根缘。故一切随有同欣之者。即分形散影。普和其光。同彼事业。各使沾益。既巧同其事。因是生亲爱心。依附受道。得住涅槃。故同事益物。名为摄也。

## 六和敬初门第五十

一同戒　二同见　三同行　四身慈　五口慈　六意慈。

次四摄而辩六和敬者。菩萨既能善用四种同情之法。摄得众生为成就。故必须久处。若不和同爱敬。则两不和合。不得尽成般若。是为魔事。若善用六和。则与一切冥同。必得善始令终。则能安立一切

于菩提大道。故次四摄而明之也此六通名和敬者。外同他善。谓之为和。内自谦卑。名之为敬。菩萨与物共事。外则同物行善。内则常自谦卑。故名和敬。

一同戒和敬　菩萨通达实相。知罪不可得。为欲安立众生。于实相理。以戒方便。巧同一切。持诸戒品。无有乖诤。亦知众生。同此戒善。不断不常。未来必得菩提大果。是以敬之如佛。故说同戒为和敬。

二同见和敬　菩萨通达实相。不得诸法。不知不见。为欲安立众生。于实相正见。方便巧同一切。种种知见。无有乖诤。亦知众生。因此知见分别。增进开解。必得种智圆明。是以敬之如佛。故说同见为和敬。

三同行和敬　菩萨通达实相。无念无行。为欲安立众生。于实相正行。方便巧同一切。修种种行。无有乖诤。亦知众生同此诸行。渐渐积功德。皆当成佛道。是以敬之如佛。故说同行为和敬。

四身慈和敬　菩萨住无缘平等大慈。以修其身。慈善根力。能不起灭定。现诸威仪。与一切乐。故身与九道和同。亦知前得乐众生。悉有佛性未来必定当得金刚之身。是以敬之如佛。故说身慈为和敬。

五口慈和敬　菩萨以无缘平等大慈。以修其口。慈善根力。能不起灭定。普出一切音声语言。与一切乐。故口与九道和同。亦知前所得乐众生。悉有佛性。未来必定当得无上口业。是以敬之如佛故说口慈为和敬。

六意慈和敬　菩萨　心常在无缘慈三昧。以修于意。慈善根力。能不起慈定。现诸心意。与众生乐。故意与九道和同。亦知前所得乐众生。悉有佛性。如来藏理。未来必定当得心如佛心。是以敬之如佛。故说意慈为和敬。

八种变化初门第五十一

一能作小　二能作大　三能作轻　四能作自在　五能有主　六能远到　七能动地　八随意所作。

次六和敬而辩八种变化者。菩萨善住和敬之法。则与一切。犹如水乳。众生心既亲爱。故易可化度。若欲生物希有之信。必须现大神通。大神通者。即六通也。六通名目。并已前列。今不重出。但八种变化。自在之用。利物功深。二乘所不能测。故次和敬而辩之也。此

八种通名变化者。变化之名一往既与前十四是同。无劳重释。而八种力用自在巧妙。非二乘所得。是以别出。故大涅槃经中以此八法。释于我义。

一能作小　以变化力。能自作己之小身。亦化作他之小身。或化作世界所有小物。乃至皆如微尘。是为能作小。

二能作大　以变化力。自化作己之大身。亦化作他之大身。或化作世界所有大物。乃至满虚空。是为能作大。

三能作轻　以变化力。能自轻己身。亦轻他身。或轻世界及所有。乃至令如鸿毛。是为能作轻。

四能作自在　以变化力。能以大为小。以小为大。以长为短。以短为长。如是等种种中。能作自在也。

五能有主　以变化力。能化为大人。心无所下。降伏一切。摄受一切。于一切众生。而得自在。故名为有主。

六能远到　以变化力。故能远到有四种。一飞行远到。二此没彼出。三移远令近。不往而到。四一念遍到十方。是为远到。

七能动地　以变化力。能令大地六种震动。及十八种震动。故名能动。

八随意所欲尽能得　以变化力。能得一身能作多身。多身能作一身。石壁皆过。履水蹈虚。手扪日月。能转四大。地作水。水作地。火作风。风作火。石作金。金作石。是为随意所欲尽能得。若涅槃明八自在。虽小异而大同耳。

四无碍辩初门第五十二

一义无碍智　二法无碍智　三辞无碍智　四乐说无碍智。

次八变化而辩四无碍智者。菩萨若能现种种神通变化。则一切见者。无不信伏。众生既起敬信。若欲阐扬大道。必须无碍辩才。故次八种变化。以明四无碍智。此四通名无碍智者。菩萨于此四法。智慧捷疾。分别了了。通达无滞。故通名无碍智也。

一义无碍智　知诸法义。了了通达无滞。是名义无碍智。又能知一切义。皆入实相义。亦名义无碍智。

二法无碍智　法名一切义。名字为知一切义。故智慧通达。诸法名字。分别无滞。故名法无碍智。又能以是法无碍智。分别三乘。而不坏法性。于所说名字语言中。无著无滞。亦是法无碍智也。

三辞无碍智　以语言说名字义。种种庄严。言语随其所应。能令得解。所谓一切众生。殊方异语。若一语二语。多语略语。广语。女语。男语。过去未来现在语。如是等语言。能令各各得解。辩说无碍。一切闻者。悉解其言说。是为辞无碍智。

四乐说无碍智　菩萨于一字中。能说一切字。一语中能说一切语。一法中能说一切法。于所说法。皆是真实。皆随可度者。而有所益。所谓十二部经。八万四千法藏。随一切众生根性。所乐闻佉。而为说之。善赴机缘。言方无滞。闻者无厌足。菩萨以乐说辩力能住世。半劫一劫。乃至无量劫。辩说无尽。广利益一切。无有一句差机之过。故名乐说无碍智也。

十力初门第五十三

一是处非处力　二业力　三定力　四根力　五欲力　六性力　七至处道力　八宿命力　九天眼力　十漏尽力。

次四无碍智而辩十力者。上之所明。多是菩萨所得。自行化他之法。今欲明诸佛所得。自行化他法门。故次明十力不共等法也。此十通名力者。即诸佛所得。如实智用通达一切。了了分明。无能坏无能胜。故名力也。大菩萨亦分得此智力。但比佛小劣故没不受名。

一是处非处力　佛知一切诸法因缘。果报定相。从是因缘。生如是果报。从是因缘。不生如是果报。如恶业得受乐报。无有是处。恶业尚不得世间乐。何况出世间乐。恶行生天。无有是处。恶行尚不能得生天。何况涅槃。五盖覆心散乱。虽修七觉。而得涅槃。无有是处。五盖覆心。虽修七觉。尚不能得声闻道。心无覆盖。佛道可得。况声闻道。如是等种种。是处不是处。佛悉遍知。无能坏无能胜。是初力也。

二业智力　佛知一切众生。过去未来现在。诸业诸受。知造业处。知因缘。知果报。皆悉遍知。无能坏无能胜。二力也。

三定力　佛知一切诸禅解脱三昧定。垢净分别相。如实遍知。无能坏无能胜。三力也。

四根力　佛知他众生诸根上下相。如实遍知。无能坏无能胜。四

力也。

五欲力　佛知他众生种种欲。如实遍知。无能坏无能胜。五力也。

六性力　佛知世间种种无数性。如实遍知。无能坏无能胜。六力也。

七至处道力　佛知一切道至处相。如实遍知。无能坏无能胜。七力也。

八宿命力　佛知种种宿命共相共因缘。一世二世乃至百千世劫初尽。我在彼众生中。如是姓名。饮食苦乐。寿命长短。彼中死是间生。是间死还生是间。此间生名姓饮食苦乐寿命长短亦如是。如实遍知。无能坏无能胜。八力也。

九天眼力　佛天眼净过诸人眼。见众生死时生时。端正丑陋。若大若小。若堕恶道。若生善道。如是业因缘受报。是诸众生恶身口意成就。谤毁圣人邪见业成就。是因缘故。身坏死时。入恶道生地狱中。是诸众生。善身口意业成就不谤圣人正见正业成就。是因缘故。身坏死时。入善道生天上。如实遍知。无能坏无能胜。九力也。

十漏尽力　佛诸漏尽故。无漏心解脱。无漏智慧解脱。现在法中。自识知我生已尽。持戒已立。不作后有。尽如实遍知。无能坏无能胜。十力也。

## 四无所畏初门第五十四

一一切智无所畏　二漏尽无所畏　三说障道无所畏　四说尽苦道无所畏。

次十力而辩四无所畏者。诸佛十力之智内充。明了决定。故对外缘而无恐也。故次十力辩之。意在易见。此四通名无所畏者。于八众中。广说自他智断。既决定无失。则无微致恐惧之相。故称无所畏。

一一切智无所畏　佛作诚言。我是一切正智人。若有沙门婆罗门。若天若魔若梵。若复余众。如实言是法不知。乃至不见是微畏相。以是故。我得安隐。得无所畏。安住圣主处。如牛王在大众中师子吼。能转梵轮。诸沙门婆罗门。若天若魔若梵。若复余众。实不能转。一无所畏也。

二漏尽无所畏　佛作诚言。我一切漏尽。若有沙门婆罗门。若天若魔若梵。若复余众如实言是漏不尽。乃至不见微畏相。以是故。我得安隐。得无所畏。安住圣主处。如牛王在大众中师子吼。能转梵轮。诸沙门婆罗门。若天若魔若梵。若复余众。实不能转。二无所畏。

三说障道无所畏　佛作诚言。我说障法。若有沙门婆罗门。若天若魔若梵。若复余众。如实言受是障法不障道。乃至不见是微畏相。以是故。我得安隐。得无所畏。安住圣主处。如牛王在大众中师子吼。能转梵轮。诸沙门婆罗门。若天若魔若梵。若复余众。实不能转。三无所畏。

四说尽苦道无所畏　佛作诚言。我所说圣道。能出世间。随是行能尽诸苦。若有沙门婆罗门。若天若魔若梵。若复余众。如实言行是道。不能出世间。不能尽苦。乃至不见是微畏相。以是故。我得安隐得无所畏。安住圣主处。如牛王在大众中师子吼。能转梵轮。诸沙门婆罗门。若天若魔若梵。若复余众。实不能转。四无所畏也。

## 十八不共法初门第五十五

一身无失　二口无失　三念无失　四无异想　五无不定心　六无不知已舍　七欲无减　八精进无减　九念无减　十慧无减　十一解脱无减　十二解脱知见无减　十三一切身业随智慧行　十四一切口业随智慧行　十五一切意业随智慧行　十六智慧知过去世无碍　十七智慧知未来世无碍　十八智慧知现在世无碍。

次四无所畏而辩十八不共法者。诸佛十力之智内充。无畏之德外显。故所有一切功德智慧。超过物表。不与世共。欲简异一切凡圣所得。是以次而明之。此十八通名不共者。极地之法。不与凡夫二乘及诸菩萨共有。故云不共也。

一身无失　佛无量劫来。常用戒定智慧慈悲。以修于身。此诸功德满足故。诸罪根本拔故。所谓一切不善。五住烦恼。及习气俱尽也。一切身业。随智慧行。故身无畏。

二口无失　无失因缘类。如身无失中说也。

三念无失　佛四念处心。长夜善修故。善修诸深禅定心不散乱故。善断欲爱及法爱故。于诸法中。心无著故。得第一安隐处故。一切意业。随智慧行。故念无失。

四无异想　佛于一切众生。无分别无远近异想。平等普度。心无简择。如日出普照万物是为无异想。

五无不定心　佛心一切细微乱尽离。常在禅定故。无不定心。

六无不知已舍　佛于一切法。悉皆照知方舍。无有一法不经心知而舍者。故名无不知已舍。

七欲无减　佛知善法恩故。虽具众善。而常欲习诸善法。欲度一切故欲无减心无厌足故欲无减。譬如转轮王马宝。虽复一日周行四天下。遍意游不足。

八精进无减　佛身心二种精进满足。常度一切。未曾休息。故名精进无减。

九念无减　佛于三世诸佛法。一切智慧相应故满。足无减故名。念无减。

十慧无减　佛得一切智慧。十力四无所畏。四无碍智。成就圆极故。名慧无减。

十一解脱无减　佛具二种解脱。故名解脱无减。何等为二。一有为解脱。谓无漏智慧相应解脱也。二无为解脱。谓一切烦恼。都尽无余也。

十二解脱知见无减。佛于一切解脱中。知见了了分明。故名解脱知见无减。所谓有为解脱。无为解脱。时解脱。不时解脱。慧解脱。俱解脱。不坏解脱。八解脱。不思议解脱。无碍解脱等。分别诸解脱相牢固。是解脱知见无减。

十三一切身业随智慧行　佛先知。然后随知起一切身业。故有所现处。无非佛事。利益一切。故名身业随智慧行。

十四一切口业。随智慧行　类如身业中分别。

十五一切意业。随智慧行　类如身业中分别。

十六智慧知过去世无碍　佛智慧照知过去世。尽过去际。所有一切。若众生法。若非众生法。悉遍知无碍也。

十七智慧知未来世无碍　佛智慧照未来世。尽未来际。所有一切。若众生法。若非众生法。悉遍知无碍也。

十八智慧知现在世无碍　佛智慧照现在世尽现在际。所有一切。若众生法。若非众生法。悉遍知无碍也。

## 大慈大悲初门第五十六

一大慈　二大悲。

次十八不共法而辩大慈大悲者。诸佛得十八不共法等法。常在大慈悲住故。慈善根力。普熏三业。于十方世界普现而作佛事。利益一切。故次而辩之。释慈悲之名。虽同四无量中。而体殊别。非可为类。故至极果。方得受于大名也。

一大慈　佛住大慈心中。以大慈善根力故。能实与一切众生世间乐及出世间乐。故云慈能与乐。若四无量中慈。虽心念与乐。而众生实未得乐。故不名大也。有二种与乐。一住大慈三昧。慈力冥熏。随所应得乐众生。各得安乐。二慈三昧力。普现三业。随有应得乐众生见闻知者。各获安乐。故名大慈。即是如意珠王身也。

二大悲　佛住大悲心中。以大悲善根力故。能实拔一切众生世间苦。分段生死苦。及变易生死苦。故云悲能拔苦前四无量中悲。虽心念救苦。而众生实未得脱苦。不名大悲也。有二种拔苦。意同慈中分别。但有拔苦之异。故名大即是药树王身也。

## 三十二相初门第五十七

三十二相名目既多非可具列第下。

次大慈大悲而辩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八音。三念处等四科者。至论法身虚寂。岂有形声心识之可见闻知乎。但以慈悲之力随有应见清净三业之机。而得乐免苦者。即便为现端严相好。及妙音声平等三念。与乐拔苦之缘。故次慈悲而辩相好八音三念处也。今此三十二通云相者。相名有所表。发揽而可别。名之为相。如来应化之体。现此三十二相以表法身。众德圆极。使见者爱敬知有胜德。可崇人天中尊。众圣之王。故现三十二相也。

一足下安平如奁底　二足下千辐轮相　三手足指长胜余人　四手足柔软胜余身分　五手足指合缦网胜余人　六足跟具足满好　七足趺高好根相称　八如伊尼延鹿王腨纤好　九立手摩膝　十阴藏相如马王　十一身纵广等　十二一一毛孔生青色柔软　十三毛上向青色柔软右旋　十四金色光其相微妙　十五身光面各一丈　十六皮肤薄细滑不

受尘水不停蚊蚋　十七两足下两手两肩项中七处满　十八两腋下满　十九身上如师子　二十身端直　二十一肩圆好　二十二四十齿具足　二十三齿白净齐密而根深　二十四四牙最白而大　二十五颊车如师子　二十六咽中津液得味中上味　二十七舌大薄覆面至发际　二十八梵音深远如伽陵频伽声　二十九眼色如金精　三十眼睫如牛王　三十一眉间白毫相如兜罗绵　三十二顶肉髻成。

八十种好初门第五十八

　　八十种好名目既多非可具列第下。

　　次三十二相而辩八十种好者。相好乃同。是色法皆为庄严。显发佛身。但相总而好别。相若无好则不圆满。轮王释梵亦有相。以无好故。相不微妙。故次相而辩好也。通云好者可爱乐也。以八十种好庄严身。故天人一切之所爱乐。故云好也。即是以慈修身故。有此清净相好之身业也。

　　一无见顶相　二鼻高好孔不现　三眉如初月绀琉璃色　四耳轮辐相埵成　五身坚实如那罗延　六骨际如钩锁　七身一时回如象王　八行时足去地四寸而印文现　九爪如赤铜色薄而细泽　十膝骨坚着圆好　十一身清洁　十二身柔软　十三身不曲　十四指长纤圆　十五指文藏覆　十六脉深不现　十七踝不现　十八身润泽　十九身自持不逶迤　二十身满足　二十一容仪备足　二十二容仪满足　二十三住处安无能动者　二十四威振一切　二十五一切乐观　二十六面不长大　二十七正容貌不挠色　二十八面具满足　二十九唇如频婆果色　三十言音深远　三十一脐深圆好　三十二毛右旋　三十三手足满　三十四手足如意　三十五手文明直　三十六手文长　三十七手文不断　三十八一切恶心众生见者和悦　三十九面广姝好　四十面净满如月　四十一随众生意和悦与语　四十二毛孔出香气　四十三口出无上香　四十四仪容如师子　四十五进止如象王　四十六行法如鹅王　四十七头如摩陀那果　四十八一切声分具足　四十九四牙白利　五十舌色赤　五十一舌薄　五十二毛红色　五十三毛软净　五十四广长眼　五十五孔门相具　五十六手足赤白如莲华色　五十七脐不出　五十八腹不现　五十九细腹　六十身不倾动　六十一身持重　六十二其身大　六十三身长　六十四手足软净滑泽　六十五四边光各一丈长　六十六光照身而行　六十七等视众生　六十八不轻众生　六十九随众生音声不增不减　七十说法不着　七十一随众生语言而说法　七十二发音报众声　七十三次第有因缘说法　七十四一切众生不能尽观相　七十五观无厌足　七十六发长好　七十七发不乱　七十八发旋好　七十九发色青珠　八十手足有德相(坐禅三昧经云胸有德字手足有吉字)

## 八音初门第五十九

一极好　二柔软　三和适　四尊慧　五不女　六不误　七深远　八不竭。

次相好而辩八音者。若佛以相好端严。发见者之善心。音声理当清妙。起闻者之信敬。故次相好而明八音也。此八通云音者。诠理之声。谓之为音。佛所出声。凡有诠辩。言辞清雅。闻者无厌。听之无足。能为一切。作与乐拔苦因缘。莫若闻声之益。即是以慈修口。故有八音清净之口业。

一极好音　一切诸天贤圣。虽各有好音好之未极。佛报圆极。故出音声清雅。能令闻者无厌。皆入好道。好中之最好。故名极好音也。

二柔软音　佛德慈善故。所出音声。巧顺物情。能令闻者喜悦。听之无足。皆舍刚强之心。自然入律行。故名柔软音。

三和适音　佛居中道之理。巧解从容。故所出音声。调和中适。能令闻者。心皆和融。因声会理。故名和适音。

四尊慧音　佛德尊高。慧心明彻。故所出音声。能令闻者尊重解慧开明。故名尊慧音。

五不女音　佛住首楞严定。常有世雄之德。久已离于雌软之心。故所出言声。能令一切闻者敬畏。天魔外道。莫不归伏。名不女音。

六不误音　佛智圆明。照了无谬。故所出音声。诠论无失。能令闻者。各获正见。离于九十五种之邪非。故名不误音。

七深远音　佛智照穷。如如实际之底。行位高极。故所出音声。从脐而起。彻至十方。令近闻非大远闻不小。皆悟甚深之理。梵行高远。故名深远音也。

八不竭音　如来极果。愿行无尽。是以住于无尽法藏。故出音声。滔滔无尽。其响不竭。能令闻者寻其语义。无尽无遗。至成无尽常住之果。故名不竭音也。

## 三念处初门第六十

一不一心听法不以为忧去　二一心听者不以为喜　三常行舍心

行。

次八音而辩三念处者。既八音为物开演正法。听者善恶不同。必有信毁违顺之别。若无三念之德。岂能心地坦若虚空。泯无忧喜之相。故次八音而辩三念处也。此三通名念处者。慧心能缘。名之为念。平等之理。不增不减。谓之为处。佛以慧心。缘于平等不增不减之理。是以违顺学者。心无忧喜之相。故三通名念处。即是以慈修意。能现平等清净之意业也。

一不一心听法不以为忧　佛智了达不一心听法之人。平等法界中。减退相毕竟不可得。故无忧相也。

二听者一心不以为喜　佛智了达听者平等法界中。增进相毕竟不可得。故无喜相也。

三常行舍心　佛智了达。一切众生。即大涅槃。不可复灭。故于一切言说。利益众生中。常行舍心也。故金刚般若经云。如是灭度无量众生。实无众生得灭度。

修习止观坐禅法要二卷

## 修习止观坐禅法要序

宋余杭郡沙门元照述

天台止观有四本。一曰圆顿止观。大师于荆州玉泉寺说。章安记为十卷。二曰渐次止观。在瓦官寺说。弟子法慎记。本三十卷。章安治定为十卷。今禅波罗蜜是。三曰不定止观。即陈尚书令毛喜请大师出。有一卷。今六妙门是。四曰小止观。即今文是。大师为俗兄陈针出。寔大部之梗概。入道之枢机。曰止观。曰定慧。曰寂照。曰明静。皆同出而异名也。若夫穷万法之源底。考诸佛之修证。莫若止观。天台大师灵山亲承。承止观也。大苏妙悟。悟止观也。三昧所修。修止观也。纵辩而说。说止观也。故曰。说己心中所行法门。则知台教宗部虽繁。要归不出止观。舍止观不足以明天台道。不足以议天台教。故入道者不可不学。学者不可不修。奈何叔世寡薄驰走声利。或胶固于名相。或混肴于闇证。其书虽存。而止观之道蔑闻于世。得不为之痛心疾首哉。今以此书命工镂板。将使闻者见者。皆植大乘缘种。况有修有证者。则其利尚可量耶。予因对校乃为叙云。时绍圣二年仲秋朔。余杭郡释元照序。

## 修习止观坐禅法要卷上(一曰童蒙止观亦名小止观)

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

若夫泥洹之法。入乃多途论其急要。不出止观二法。所以然者。止乃伏结之初门。观是断惑之正要。止则爱养心识之善资。观则策发神解之妙术。止是禅定之胜因。观是智慧之由藉。若人成就定慧二法。斯乃自利利人法皆具足。故法华经云。佛自住大乘如其所得法定慧力庄严以此度众生。当知此之二法如车之双轮鸟之两翼。若偏修习即堕邪倒。故经云。若偏修禅定福德。不学智慧。名之曰愚。偏学知慧不修禅定福德名之曰狂。狂愚之过虽小不同。邪见轮转盖无差别。若不均等此则行乖圆备。何能疾登极果。故经云。声闻之人定力多故不见佛性。十住菩萨智慧力多。虽见佛性而不明了。诸佛如来定慧力等。是故了了见于佛性。以此推之。止观岂非泥洹大果之要门。行人修行之胜路。众德圆满之指归。无上极果之正体也。若如是知者止观法门实非浅。故欲接引始学之流辈。开蒙冥而进道。说易行难。岂可广论深妙。今略明十意。以示初心行人登正道之阶梯。入泥洹之等

级。寻者当愧为行之难成。毋鄙斯文之浅近也。若心称言旨于一眴间。则智断难量神解莫测。若虚构文言情乖所说。空延岁月取证无由。事等贫人数他财宝。于己何益者哉。

具缘第一　词欲第二　弃盖第三　调和第四　方便第五　正修第六　善发第七　觉魔第八　治病第九　证果第十。

今略举此十意。以明修止观者。此是初心学坐之急要。若能善取其意而修习之。可以安心免难。发定生解证于无漏之圣果也。

## 具缘第一

夫发心起行欲修止观者。要先外具五缘。第一持戒清净。如经中说。依因此戒。得生诸禅定及灭苦智慧。是故比丘应持戒清净。然有三种行人。持戒不同。一者若人未作佛弟子时不造五逆。后遇良师教受三归五戒为佛弟子。若得出家受沙弥十戒。次受具足戒作比丘比丘尼。从受戒来清净护持无所毁犯。是名上品持戒人也。当知是人修行止观必证佛法。犹如净衣易受染色。二者若人受得戒已。虽不犯重。于诸轻戒多所毁损。为修定故即能如法忏悔。亦名持戒清净能生定慧。如衣曾有垢腻若能浣净染亦可着。三者若人受得戒已。不能坚心护持轻重诸戒。多所毁犯。依小乘教门即无忏悔四重之法。若依大乘教门犹可灭除。故经云。佛法有二种健人。一者不作诸恶。二者作已能悔。夫欲忏悔者。须具十法助成其忏。一者明信因果。二者生重怖畏。三者深起惭愧。四者求灭罪方法。所谓大乘经中明诸行法。应当如法修行。五者发露先罪。六者断相续心。七者起护法心。八者发大誓愿度脱众生。九者常念十方诸佛。十者观罪性无生。若能成就如此十法。庄严道场洗浣清净着净洁衣。烧香散花于三宝前如法修行。一七三七日。或一月三月。乃至经年专心忏悔。所犯重罪取灭方止。云何知重罪灭相。若行者如是至心忏悔时。自觉身心轻利得好瑞梦。或复睹诸。灵瑞异相。或觉善心开发。或自于坐中。觉身如云如影。因是渐证得诸禅境界。或复豁然解悟心生善识法相。随所闻经即知义趣。因是法喜心无忧悔。如是等种种因缘。当知即是破戒障道罪灭之相。从是已后坚持禁戒。亦名尸罗清净。可修禅定。犹如破坏垢腻之衣。若能补治浣洗清净犹可染着。若人犯重禁已恐障禅定。虽不依诸经修诸行法。但生重惭愧。于三宝前发露先罪。断相续心。端身常坐。观罪性空念十方佛。若出禅时即须至心烧香礼拜忏悔。诵戒及诵大乘经典。障道重罪自当渐渐消灭。因此尸罗清净禅定开发。故妙胜定经云。若人犯重罪已。心生怖畏欲求除灭。若除禅定余无能灭。是人应当在空闲处摄心常坐。及诵大乘经。一切重罪悉皆消灭。诸禅三昧自然现前。第二衣食具足者。衣法有三种。一者如雪山大士。随得

一衣蔽形即足。以不游人间堪忍力成故。二者如迦葉常受头陀法。但畜粪扫三衣不畜余长。三者若多寒国土。及忍力未成之者。如来亦许三衣之外。畜百一等物。而要须说净知量知足。若过贪求积聚则心乱妨道。次食法有四种。一者若上人大士。深山绝世。草果随时得资身者。二者常行头陀受乞食法。是乞食法。能破四种邪命。依正命自活。能生圣道故。邪命自活者。一下口食。二仰口食。三维口食。四方口食。邪命之相。如舍利弗为青目女说。三者阿兰若处。檀越送食。四者于僧中洁净食。有此等食缘具足。名衣食具足。何以故。无此等缘则心不安隐于道有妨。第三得闲居静处。闲者不作众事名之为闲。无愦闹故名之为静。有三处可修禅定。一者深山绝人之处二者头陀兰若之处。离于聚落极近三四里。此则放牧声绝无诸愦闹。三者远白衣住处清净伽蓝中。皆名闲居静处。第四息诸缘务。有四意。一息治生缘务。不作有为事业。二息人间缘务。不追寻俗人朋友亲戚知识。断绝人事往还。三息工巧技术缘务。不作世间工匠技术医方。禁咒卜相书数算计等事。四息学问缘务。读诵听学等悉皆弃舍。此为息诸缘务。所以者何。若多缘务。则行道事废心乱难摄。第五近善知识。善知识有三。一外护善知识。经营供养善能将护行人不相恼乱。二者同行善知识。共修一道互相劝发不相扰乱。三者教授善知识。以内外方便禅定法门示教利喜。略明五种缘务竟。

## 诃欲第二

所言诃欲者。谓五欲也。凡欲坐禅修习止观。必须诃责。五欲者。是世间色声香味触。常能诳惑一切凡夫令生爱着。若能深知过罪。即不亲近是名诃欲。一诃色欲者。所谓男女形貌端严。修目长眉朱唇素齿。及世间宝物。青黄赤白红紫缥绿。种种妙色能令愚人见则生爱作诸恶业。如频婆娑罗王。以色欲故身入敌国。在淫女阿梵波罗房中。优填王以色染故截五百仙人手足。如此等种种过罪。二诃声欲者。所谓箜篌筝笛。丝竹金石音乐之声。及男女歌咏赞诵等声。能令凡夫闻即染着起诸恶业。如五百仙人雪山住。闻甄陀罗女歌声。即失禅定心醉狂乱。如是等种种因缘。知声过罪。三诃香欲者。所谓男女身香。世间饮食馨香及一切薰香等。愚人不了香相。闻即爱着开结使门。如一比丘在莲华池边。闻华香气心生爱乐。池神即大诃责。何故偷我香气。以着香故令诸结使卧者皆起。如是等种种因缘。知香过罪。四诃味欲者。所谓苦酸甘辛咸淡等。种种饮食肴膳美味。能令凡夫心生染着起不善业。如一沙弥染着酪味。命终之后生在酪中受其虫身。如是等种种因缘。知味过罪。五诃触欲者。男女身分柔软细滑。寒时体温热时体凉。及诸好触。愚人无智为之沉没起障道业。如一角仙。因触欲故遂失神通。为淫女骑颈。如是等种种因缘。知触过罪。如上诃欲之法。出摩诃衍论中说。复云哀哉众生常为五欲所恼。而犹

求之不已。此五欲者得之转剧。如火益薪其焰转炽。五欲无乐如狗啮枯骨。五欲增诤如鸟竞肉。五欲烧人如逆风执炬。五欲害人如贱毒蛇。五欲无实如梦所得。五欲不久假借须臾如击石火。智者思之亦如怨贼。世人愚惑贪着五欲至死不舍。后受无量苦恼。此五欲法与畜生同有。一切众生常为五欲所使。名欲奴仆。坐此弊欲沈堕三涂。我今修禅复为障蔽。此为大贼急当远之。如禅经偈中说。

生死不断绝　　贪欲嗜味故
养冤入丘冢　　虚受诸辛苦
身臭如死尸　　九孔流不净
如厕虫乐粪　　愚人身无异
智者应观身　　不贪染世乐
无累无所欲　　是名真涅槃
如诸佛所说　　一心一意行
数息在禅定　　是名行头陀

弃盖第三

所言弃盖者。谓五盖也。一弃贪欲盖。前说外五尘中生欲。今约内意根中生欲。谓行者端坐修禅。心生欲觉念念相续。覆盖善心。令不生长觉已应弃。所以者何。如术婆伽欲心内发。尚能烧身。况复心生欲火而不烧诸善法。贪欲之人去道甚远。所以者何。欲为种种恼乱住处。若心着欲无由近道。如除盖偈说。

入道惭愧人　　持钵福众生
云何纵尘欲　　沉没于五情
已舍五欲乐　　弃之而不顾
如何还欲得　　如愚自食吐
诸欲求时苦　　得时多怖畏
失时怀热恼　　一切无乐处
诸欲患如是　　以何能舍之
得深禅定乐　　即不为所欺

二弃嗔恚盖。嗔是失佛法之根本。坠恶道之因缘。法乐之冤家善心之大贼。种种恶口之府藏。是故行者于坐禅时思惟。此人现在恼我及恼我亲。赞叹我冤。思惟过去未来亦如是。是为九恼。故生嗔恨。嗔恨故生怨。以怨心生故便起心恼。彼如是嗔觉覆心。故名为盖。当急弃之无令增长。如释提婆那以偈问佛。

何物杀安乐　　何物杀无忧

何物毒之根　　吞灭一切善

佛以偈答言。

杀嗔则安乐　　杀嗔则无忧
嗔为毒之根　　嗔灭一切善

如是知已。当修慈忍以灭除之。令心清净。三弃睡眠盖。内心昏闇名为睡。五情闇蔽放恣。支节委卧睡熟为眠。以是因缘名为睡眠。盖能破今世后世实乐法心。及后世生天及涅槃乐。如是恶法最为不善。何以故。诸余盖情觉故可除。睡眠如死无所觉识。以不觉故难可除灭。如佛诸菩萨诃睡眠弟子。偈曰。

汝起勿抱臭尸卧　　种种不净假名人
如得重病箭入体　　诸苦痛集安可眠
如人被缚将去杀　　灾害垂至安可眠
结贼不灭害未除　　如共毒蛇同室居
亦如临阵两刃间　　尔时云何安可眠
眠为大闇无所见　　日日欺诳夺人明
以眠覆心无所见　　如是大失安可眠

如是等种种因缘。诃睡眠盖。警觉无常。减损睡眠。令无昏覆。若昏睡心重。当用禅镇杖却之。四弃掉悔盖。掉有三种。一者身掉。身好游走诸杂戏谑。坐不暂安。二者口掉。好喜吟咏竞诤是非。无益戏论世间语言等。三者心掉。心情放逸。纵意攀缘。思惟文艺世间才技诸恶觉观等名为心掉。掉之为法破出家人。心如人摄心犹不能定。何况掉散。掉散之人如无钩醉象穴鼻骆驼不可禁制。如偈说。

汝已剃头着染衣　　执持瓦钵行乞食
云何乐着戏掉法　　放逸纵情失法利

既失法利又失世乐。觉其过已当急弃之。悔者悔能成盖。若掉无悔则不成盖。何以故。掉时未在缘中故。后欲入定时方悔。前所作忧恼覆心故名为盖。但悔有二种。一者因掉后生悔如前所说。二者如作大重罪人常怀怖畏。悔箭入心坚不可拔。如偈说。

不应作而作　　应作而不作
悔恼火所烧　　后世堕恶道
若人罪能悔　　悔已莫复忧
如是心安乐　　不应常念着
若有二种悔　　若应作不作

不应作而作　　是则愚人相
不以心悔故　　不作而能作
诸恶事已作　　不能令不作

五弃疑盖者。以疑覆心故。于诸法中不得信心。信心无故于佛法中空无所获。譬如有人入于宝山。若无有手无所能取。然则疑过甚多未必障定。今正障定疑者有三种。一者疑自。而作是念我诸根闇钝。罪垢深重非其人乎。自作此疑。定法终不得发。若欲修定勿当自轻。以宿世善根难测故。二者疑师。彼人威仪相貌如是。自尚无道何能教我。作是疑慢即为障定。欲除之法如摩诃衍论中说。如臭皮囊中金。以贪金故。不可弃其臭囊。行者亦尔。师虽不清净。亦应生佛想。三疑法。世人多执本心。于所受法不能即信敬心受行。若心生犹豫即法不染心。何以故。疑障之义如偈中说。

如人在岐路　　疑惑无所趣
诸法实相中　　疑亦复如是
疑故不勤求　　诸法之实相
见疑从痴生　　恶中之恶者
善不善法中　　生死及涅槃
定实真有法　　于中莫生疑
汝若怀疑惑　　死王狱吏缚
如师子抟鹿　　不能得解脱
在世虽有疑　　当随喜善法
譬如观岐道　　利好者应逐

佛法之中信为能入。若无信者虽在佛法终无所获。如是种种因缘。觉知疑过当急弃之。问曰不善法广尘数无量。何故但弃五法。答曰此五盖中即具有三毒等分。四法为根本。亦得摄八万四千诸尘劳门。一贪欲盖。即贪毒。二嗔恚盖。即嗔毒。三睡眠及疑。此二法是痴毒。四掉悔即是等分摄合为四分。烦恼一中有二万一千。四中合为八万四千。是故除此五盖。即是除一切不善之法。行者如是等种种因缘弃于五盖。譬如负债得脱。重病得差。如饥饿之人得至丰国如于恶贼中得自免济。安隐无患。行者亦如是。除此五盖。其心安隐清凉快乐。如日月以五事覆翳烟尘云雾罗睺阿修罗手障。则不能明照。人心五盖亦复如是。

调和第四

夫行者初学坐禅。欲修十方三世佛法者。应当先发大誓愿。度脱一切众生。愿求无上佛道。其心坚固犹如金刚。精进勇猛不惜身命。

若成就一切佛法终不退转。然后坐中正念思惟一切诸法真实之相。所谓善不善无记法。内外根尘妄识。一切有漏烦恼法。三界有为生死因果法。皆因心有。故十地经云。三界无别有。唯是一心作。若知心无性则诸法不实。心无染着则一切生死业行止息。作是观已。乃应如次起行修习也。云何名调和。今借近譬以况斯法。如世间陶师欲造众器。先须善巧调泥。令使不强不懦。然后可就轮绳。亦如弹琴前应调弦。令宽急得所。方可入弄出诸妙曲。行者修心亦复如是。善调五事必使和适。则三昧易生。有所不调多诸妨难。善根难发。一调食者。夫食之为法。本欲资身进道。食若过饱则气急。身满百脉不通。令心闭塞坐念不安。若食过少则。身羸心悬意虑不固此二皆非得定之道。若食秽触之物。令人心识昏迷。若食不宜之物则动宿病。使四大违反。此为修定之初。须深慎之也。故经云身安则道隆。饮食知节量。常乐在空闲。心静乐精进。是名诸佛教。二调睡眠者。夫眠是无明惑覆。不可纵之。若其眠寐过多非唯废修圣法。亦复丧失功夫。而能令心闇昧善根沉没。当觉悟无常调伏睡眠。令神气清白念心明净。如是乃可栖心圣境三昧现前。故经云。初夜后夜亦勿有废。无以睡眠因缘。令一生空过无所得也。当念无常之火烧诸世间。早求自度勿睡眠也。三调身。四调息。五调心。此三应合用不得别说。但有初中后。方法不同是则入住出相有异也。夫初欲入禅调身者。行人欲入三昧调身之宜。若在定外行住进止。动静运为。悉须详审。若所作粗犷则气息随粗。以气粗故则心散难录。兼复坐时烦愦心不恬怡。身虽在定外亦须用意。逆作方便后入禅时。须善安身得所。初至绳床即须先安坐处。每令安稳久久无妨。次当正脚。若半跏坐以左脚置右脚上。牵来近身。令左脚指与右髀齐。右脚指与左髀齐。若欲全跏即正右脚置左脚上。次解宽衣带周正。不令坐时脱落。次当安手以左手掌置右手上。重累手相对顿置左脚上。牵来近身当心而安。次当正身先当挺动其身并诸支节。作七八反如似按摩法。勿令手足差异。如是已则端直。令脊骨勿曲勿耸。次正头颈令鼻与脐相对。不偏不斜。不低不昂。平面正住。次当口吐浊气吐气之法开口放气。不可令粗急。以之绵绵恣气而出。想身分中百脉不通处。放息随气而出。闭口鼻纳清气。如是至三。若身息调和但一亦足。次当闭口唇齿才相拄着。舌向上腭。次当闭眼才令断外光而已。当端身正坐。犹如奠石。无得身首四肢切尔摇动。是为初入禅定调身之法。举要言之。不宽不急是身调相。四初入禅调息法者。息有四种相。一风二喘三气四息。前三为不调相。后一为调相。云何为风相。坐时则鼻中息出入觉有声是风也。云何喘相。坐时息虽无声而出入结滞不通是喘相也。云何气相。坐时息虽无声亦不结滞而出入不细是气相也。云何息相。不声不结不粗。出入绵绵若存若亡。资神安隐情抱悦豫。此是息相也。守风则散。守喘则结。守气则劳。守息即定。坐时有风喘气三相。是名不调而用心者。复为心患。心亦难定。若欲调之当依三法。一者下着安心。二者

宽放身体。三者想气。遍毛孔出入通同无障。若细其心令息微微然。息调则众患不生。其心易定。是名行者初入定时调息方法。举要言之。不涩不滑是调息相也。五初入定时调心者。有三义。一入二住三出。初入有二义。一者调伏乱想不令越逸。二者当令沉浮宽急得所。何等为沈相。若坐时心中昏暗无所记录。头好低垂。是为沈相。尔时当系念鼻端。令心住在缘中无分散意此可治沈。何等为浮相。若坐时心好飘动身亦不安。念外异缘此是浮相。尔时宜安心向下。系缘脐中制诸乱念。心即定住则心易安静。举要言之不沈不浮。是心调相。其定心亦有宽急之相。定心急病相者。由坐中摄心用念。因此入定是故上向。胸臆急痛当宽放其心想。气皆流下患自差矣。若心宽病相者。觉心志散慢身好逶迤。或口中涎流或时闇晦。尔时应当敛身急念。令心住缘中。身体相持以此为治心。有涩滑之相推之可知。是为初入定调心方法。夫入定本是从粗入细。是以身既为粗。息居其中。心最为细静。调粗就细令心安静。此则入定初方便也。是名初入定时调二事也。二住坐中调三事者。行人当于一坐之时随时长短。十二时或经一时。或至二三时。摄念用心。是中应须善识身息心三事调不调相。若坐时向虽调身竟。其身或宽或急或偏或曲或低或昂。身不端直。觉已随正。令其安隐中无宽急。平直正住。复次一坐之中。身虽调和而气不调和。不调和相者。如上所说。或风或喘。或复气急。身中胀满当用前法随而治之。每令息道绵绵如有如无。次一坐中身息虽调。而心或浮沉宽急不定。尔时若觉当用前法调令中适。此三事的无前后。随不调者而调适之。令一坐之中。身息及心三事。调适无相乖越。和融不二此则能除宿患。妨障不生定道可克。三出时调三事者。行人若坐禅将竟。欲出定时。应前放心异缘开口放气。想从百脉随意而散。然后微微动身。次动肩膊及手头颈。次动二足悉令柔软。次以手遍摩诸毛孔。次摩手令暖以揜两眼。然后开之。待身热稍歇。方可随意出入。若不尔者坐或得住心。出既顿促则细法未散住在身中。令人头痛百骨节强。犹如风劳。于后坐中烦躁不安。是故心欲出定每须在意。此为出定调身息心方法。以从细出粗故。是名善入住出。如偈说。

进止有次第　　粗细不相违
譬如善调马　　欲住而欲去

法华经云。此大众诸菩萨等。已于无量千万亿劫。为佛道故勤行精进。善入住出无量百千万亿三昧。得大神通久修梵行。善能次第习诸善法。

## 方便行第五

夫修止观。须具方便法门。有其五法。一者欲。欲离世间一切妄

想颠倒。欲得一切诸禅智慧法门故。亦名为志。亦名为愿。亦名为好。亦名为乐。是人志愿好乐一切诸深法门故。故名为欲。如佛言曰。一切善法欲为其本。二者精进。坚持禁戒弃于五盖。初夜后夜专精不废。譬如钻火未热终不休息。是名精进善道法。三者念念世间为欺诳可贱。念禅定为尊重可贵。若得禅定即能具足。发诸无漏智一切神通道力。成等正觉广度众生。是为可贵。故名为念。四者巧慧。筹量世间乐。禅定智慧乐得失轻重。所以者何。世间之乐。乐少苦多虚诳不实。是失是轻。禅定智慧之乐。无漏无为寂然闲旷。永离生死。与苦长别是得是重。如是分别故名巧慧。五者一心。分明明见世间可患可恶。善识定慧功德可尊可贵。尔时应当一心决定修行止观。心如金刚天魔外道不能沮坏。设使空无所获终不回易。是名一心。譬如人行先须知道通塞之相。然后决定一心涉路而进。故说巧慧一心。经云。非智不禅非禅不智。义在此也。

正修行第六

　　修止观者有二种。一者于坐中修。二者历缘对境修。一于坐中修止观者。于四威仪中亦乃皆得。然学道者坐为胜故。先约坐以明止观。略出五意不同。一对治初心粗乱修止观。所谓行者初坐禅时心粗乱故。应当修止以除破之。止若不破即应修观。故云对破初心粗乱修止观。今明修止观有二意。一者修止自有三种。一者系缘守境止。所谓系心鼻端脐间等处。令心不散。故经云。系心不放逸亦如猿着锁。二者制心止所谓随心所起即便制之不令驰散。故经云。此五根者心为其主。是故汝等当好止心。此二种皆是事相不须分别。三者体真止。所谓随心所念。一切诸法悉知从因缘生。无有自性。则心不取。若心不取则妄念心息。故名为止。如经中说云。

　　一切诸法中　　因缘空无主
　　息心达本源　　故号为沙门

　　行者于初坐禅时。随心所念一切诸法。念念不住。虽用如上体真止而妄念不息。当反观所起之心。过去已灭。现在不住。未来未至。三际穷之了不可得。不可得法则无有心。若无有心则一切法皆无。行者虽观心不住皆无所有。而非无刹那。任运觉知念起。又观此心念以内有六根外有六尘。根尘相对故有识生。根尘未对识本无生。观生如是观灭亦然。生灭名字但是假立。生灭心灭。寂灭现前了无所得。是所谓涅槃空寂之理。其心自止。起信论云。若心驰散即当摄来住于正念。是正念者当知唯心无外境界。即复此心亦无自相。念念不可得谓初心修学未便得住。抑之令住往往发狂。如学射法久习方中矣。二者修观有二种。一者对治观。如不净观对治贪欲。慈心观对治嗔恚。界

分别观对治着我数息观对治多寻思等。此不分别也。二者正观。观诸法无相并是因缘所生。因缘无性即是实相。先了所观之境一切皆空。能观之心自然不起。前后之文多谈此理。请自详之。如经偈中说。

诸法不牢固　　常在于念中
已解见空者　　一切无想念

二对治心沉浮病修止观。行者于坐禅时。其心闇塞无记瞪瞢。或时多睡。尔时应当修观照了。若于坐中其心浮动轻躁不安。尔时应当修止止之。是则略说对治心沉浮病修止观相。但须善识药病相对用之。一一不得于对治有乖僻之失。三随便宜修止观。行者于坐禅时。虽为对治心沈故修于观照。而心不明净亦无法利。尔时当试修止止之。若于止时即觉身心安静。当知宜止。即应用止安心。若于坐禅时。虽为对治心浮动故修止。而心不住。亦无法利。当试修观。若于观中。即觉心神明净寂然安隐。当知宜观。即当用观安心。是则略说随便宜修止观相。但须善约便宜修之则心神安隐烦恼患息。证诸法门也。四对治定中细心修止观。所谓行者先用止观对破粗乱。乱心既息即得入定。定心细故觉身空寂受于快乐。或利便心发能以细心取于偏邪之理。若不知定心止息虚诳。必生贪着。若生贪着执以为实。若知虚诳不实。即爱见二烦恼不起。是为修止。虽复修止若心犹着爱见结业不息。尔时应当修观。观于定中细心。若不见定中细心。即不执着定见。若不执着定见。则爱见烦恼业悉皆摧灭。是名修观。此则略说对治定中细心修止观相。分别止观方法并同于前。但以破定见微细之失为异也。五为均齐定慧修止观。行者于坐禅中因修止故。或因修观而入禅定。虽得入定而无观慧。是为痴定。不能断结。或观慧微少。即不能发起真慧。断诸结使发诸法门。尔时应当修观破析则定慧均等。能断结使证诸法门。行者于坐禅时。因修观故而心豁然开悟。智慧分明而定心微少。心则动散。如风中灯照物不了。不能出离生死。尔时应当复修于止。以修止故则得定心。如密室中灯则能破暗照物分明。是则略说均齐定慧二法修止观也。行者若能如是于端身正坐之中。善用此五番修止观意。取舍不失其宜。当知是人善修佛法。能善修故必于一。生不空过也。复次第二明历缘对境修止观者。端身常坐乃为入道之胜要。而有累之身必涉事缘。若随缘对境而不修习止观。是则修心有间绝。结业触处而起。岂得疾与佛法相应。若于一切时中。常修定慧方便。当知是人必能通达一切佛法。云何名历缘修止观。所言缘者。谓六种缘。一行二住三坐四卧五作作(下祖卧切)六言语。云何名对境修止观。所言境者谓六尘境。一眼对色。二耳对声。三鼻对香。四舌对味。五身对触。六意对法。行者约此十二事中。修止观故名为历缘对境修止观也。一行者若于行时应作是念。我今为何等事欲行。为烦恼所使。及不善无记事行即不应行。若非烦恼所使。

为善利益如法事即应行。云何行中修止。若于行时即知因于行故。则有一切烦恼善恶等法。了知行心及行中一切法皆不可得。则妄念心息。是名修止。云何行中修观。应作是念。由心动身。故有进趣。名之为行。因此行故。则有一切烦恼善恶等法。即当反观行心不见相貌。当知行者及行中。一切法毕竟空寂。是名修观。二住者。若于住时应作是念。我今为何等事欲住。若为诸烦恼及不善无记事住。即不应住。若为善利益事即应住。云何住中修止。若于住时即知因于住故。则有一切烦恼善恶等法。了知住心及住中一切法。皆不可得。则妄念心息。是名修止。云何住中修观。应作是念。由心驻身故名为住。因此住故则有一切烦恼善恶等法。则当反观住心。不见相貌。当知住者及住中一切法毕竟空寂。是名修观。三坐者。若于坐时应作是念。我今为何等事欲坐。若为诸烦恼及不善无记事等。即不应坐。为善利益事则应坐。云何坐中修止。若于坐时则当了知因于坐故。则有一切烦恼。善恶等法。而无一法可得。则妄念不生。是名修止。云何坐中修观。应作是念。由心所念垒脚安身。因此则有一切善恶等法故名为坐。反观坐心不见相貌。当知坐者及坐中。一切法毕竟空寂。是名修观四卧者。于卧时应作是念。我今为何等事欲卧若为不善放逸等事。则不应卧。若为调和四大故卧。则应如师子王卧。云何卧中修止。若于寝息则当了知因于卧故。则有一切善恶等法。而无一法可得则妄念不起。是名修止。云何卧中修观。应作是念。由于劳乏即便昏闇放纵六情。因此则有一切烦恼。善恶等法。即当反观卧心不见相貌。当知卧者及卧中。一切法毕竟空寂。是名修观。五作者。若作时应作是念。我今为何等事欲如此作。若为不善无记等事。即不应作。若为善利益事即应作。云何名作中修止。若于作时即当了知。因于作故则有一切善恶等法。而无一法可得则妄念不起。是名修止。云何名作时修观。应作是念。由心运于身。手造作诸事。因此则有一切善恶等法故名为作。反观作心不见相貌。当知作者及作中一切法毕竟空寂。是名修观。六语者。若于语时应作是念。我今为何等事欲语。若随诸烦恼。为论说不善无记等事而语。即不应语。若为善利益事即应语。云何名语中修止。若于语时即知因此语故。则有一切烦恼善恶等法。了知语心及语中一切烦恼。善不善法皆不可得。则妄念心息。是名修止。云何语中修观。应作是念。由心觉观鼓动气息。冲于咽喉唇舌齿齶故出音声语言。因此语故则有一切善恶等法。故名为语。反观语心不见相貌。当知语者及语中。一切法毕竟空寂。是名修观。如上六义修习止观随时相应用之。一一皆有前五番修止观意。如上所说。次六根门中修止观者。一眼见色时修止者。随见色时如水中月无有定实。若见顺情之色不起贪爱。若见违情之色不起嗔恼。若见非违非顺之色。不起无明及诸乱想。是名修止。云何名眼见色时修观。应作是念。随有所见即相空寂。所以者何。于彼根尘空明之中。各无所见亦无分别。和合因缘出生眼识。次生意识。即能分别种种诸色。因此则

有一切烦恼善恶等法。即当反观念色之心不见相貌。当知见者及一切法。毕竟空寂。是名修观。二耳闻声时修止者。随所闻声即知声如响相。若闻顺情之声不起爱心。违情之声不起嗔心。非违非顺之声。不起分别心。是名修止。云何闻声中修观。应作是念。随所闻声空无所有。但从根尘和合生于耳识。次意识生强起分别。因此即有一切烦恼善恶等法。故名闻声。反观闻声之心。不见相貌。当知闻者及一切法。毕竟空寂。是名为观。三鼻嗅香时修止者。随所闻香即知如焰不实。若闻顺情之香不起着心。违情之臭不起嗔心。非违非顺之香不生乱念。是名修止。云何名闻香中修观。应作是念。我今闻香虚诳无实。所以者何。根尘合故而生鼻识。次生意识强取香相。因此则有一切烦恼善恶等法。故名闻香。反观闻香之心。不见相貌。当知闻香及一切法毕竟空寂。是名修观。四舌受味时修止者。随所受味即知如于梦幻中得味。若得顺情美味不起贪着。违情恶味不起嗔心。非违非顺之味。不起分别意想。是名修止。云何名舌受味时修观。应作是念。今所受味实不可得。所以者何。内外六味性无分别。因内舌根和合则舌识生。次生意识强取味相。因此则有一切烦恼善恶等法。反观缘味之识不见相貌。当知受味者及一切法。毕竟空寂。是名修观五身受触时修止者。随所觉触即知如影幻化不实。若受顺情乐触不起贪着。若受违情苦触不起嗔恼。受非违非顺之触。不起忆想分别。是名修止。云何身受触时修观。应作是念。轻重冷暖涩滑等法。名之为触。头等六分名之为身。触性虚假身亦不实。和合因缘即生身识。次生意识忆想分别苦乐等相。故名受触。反观缘触之心不见相貌。当知受触者及一切法。毕竟空寂。是名修观。六意知法中修止观相。如初坐中已明讫。自上依六根。修止观相。随所意用而用之。一一具上五番之意。是中已广分别。今不重辨。行者若能于行住坐卧。见闻觉知等一切处中。修止观者。当知是人真修摩诃衍道。如大品经云。佛告须菩提。若菩萨行时知行。坐时知坐。乃至服僧伽梨。视眴一心出入禅定。当知是人名菩萨摩诃衍。复次若人能如是。一切处中修行大乘。是人则于世间最胜最上。无与等者。释论偈中说。

闲坐林树间　　寂然灭诸恶
憺怕得一心　　斯乐非天乐
人求世间利　　名衣好床褥
斯乐非安隐　　求利无厌足
衲衣在空闲　　动止心常一
自以智慧明　　观诸法实相
种种诸法中　　皆以等观入
解慧心寂然　　三界无伦匹

修习止观坐禅法要卷下

## 善根发第七

行者若能如是。从假入空观中。善修止观者。则于坐中身心明净。尔时当有种种善根开发。应须识知。今略明善根发相。有二种不同。一外善根发相。所谓布施持戒孝顺父母尊长。供养三宝及诸听学等。善根开发。此是外事。若非正修。与魔境相滥。今不分别。二内善根发相。所谓诸禅定法门善根开发。有三种意。第一明善根发相有五种不同。一息道善根发相。行者善修止观故。身心调适妄念止息。因是自觉其心渐渐入定。发于欲界及未到地等定。身心泯然空寂定心安隐。于此定中都不见有身心相貌。于后或经一坐二坐。乃至一日二日。一月二月。将息不得不退不失。即于定中忽觉身心运动八触而发者。所谓觉身痛痒冷暖轻重涩滑等。当触发时身心安定虚微悦豫。快乐清净不可为喻。是为知息道根本禅定善根发相。行者或于欲界未到地中。忽然觉息出入长短。遍身毛孔皆悉虚疏。即以心眼见身内三十六物。犹如开仓见诸麻豆等。心大惊喜。寂静安快。是为随息特胜善根发相。二不净观善根发相。行者若于欲界未到地定。于此定中身心虚寂。忽然见他男女身死。死已膖胀烂坏虫脓流出。见白骨狼藉。其心悲喜厌患所爱。此为九想善根发相。或于静定之中。忽然见内身不净。外身膖胀狼藉。自身白骨从头至足。节节相拄。见是事已。定心安隐惊悟无常。厌患五欲不着我人。此是背舍善根发相。或于定心中。见于内身及外身。一切飞禽走兽。衣服饮食屋舍山林。皆悉不净。此为大不净善根发相。三慈心善根发相。行者因修止观故。若得欲界未到地定于此定中忽然发心慈念众生。或缘亲人得乐之相。即发深定。内心悦乐清净不可为喻。中人怨人乃至十方五道众生。亦复如是。从禅定起其心悦乐。随所见人颜色常和。是为慈心善根发相。悲喜舍心发相。类此可知也。四因缘观善根发相。行者因修止观故。若得欲界未到地。身心静定。忽然觉悟心生。推寻三世无明行等诸因缘中不见人我。即离断常。破诸执见。得定安隐解慧开发。心生法喜不念世间之事。乃至五阴十二处十八界中。分别亦如是。是为因缘观善根发相。五念佛善根发相。行者因修止观故。若得欲界未到地定。身心空寂。忽然忆念诸佛功德相好。不可思议所有十力。无畏。不共。三昧。解脱等法。不可思议神通变化。无碍说法广利众生。不可思议。如是等无量功德。不可思议。作是念时即发爱敬心生。三昧开发身心快乐。清净安隐无诸恶相。从禅定起身体轻利。自觉功德巍巍人所爱敬。是为念佛三昧善根发相。复次行者因修止观故。若得身心澄净。或发无常苦空无我不净。世间可厌食不净相。死离尽想。念佛法僧戒舍天。念处正勤如意根力觉道。空无相无作。六度诸波罗蜜神通变化等。一切法门发相。是中应广分别。故经云。制心一处无事不办。二分别真伪者。有二。一者辨邪伪禅发相。行者若发如上诸禅时。随因所发之法或身摇动。或时身重如物镇压。或时身轻欲飞。或

时如缚。或时逶迤垂熟。或时煎寒。或时壮热。或见种种诸异境界。或时其心闇蔽。或时起诸恶觉。或时念外散乱诸杂善事。或时欢喜躁动。或时忧愁悲思。或时恶触身毛惊竖。或时大乐昏醉。如是种种邪法。与禅俱发。名为邪伪。此之邪定若人爱着。即与九十五种鬼神法相应。多好失心颠狂。或时诸鬼神等知人念着其法。即加势力令发诸邪定。邪智辩才神通惑动世人。凡愚见者谓得道果皆悉信伏。而其内心颠倒专行鬼法惑乱世间。是人命终永不值佛。还堕鬼神道中。若坐时多行恶法。即堕地狱。行者修止观时。若证如是等禅有此诸邪伪相。当即却之。云何却之。若知虚诳正心不受不着即当谢灭。应用正观破之即当灭矣。二者辨真正禅发相。行者若于坐中发诸禅时。无有如上所说诸邪法等。随一一禅发时。即觉与定相应。空明清净内心喜悦憺然快乐。无有覆盖。善心开发信敬增长。智鉴分明身心柔软微妙虚寂。厌患世间无为无欲出入自在。是为正禅发相。譬如与恶人共事恒相触恼。若与善人共事久见其美。分别邪正二种禅发之相。亦复如是。三明用止观长养诸善根者。若于坐中诸善根发时。应用止观二法修令增进。若宜用止则以止修之。若宜用观则以观修之。具如前说略示大意矣。

## 觉知魔事第八

　　梵音魔罗。秦言杀者。夺行人功德之财。杀行人智慧之命。是故名之为恶魔。事者如佛以功德智慧。度脱众生入涅槃为事。魔常以破坏众生善根。令流转生死为事。若能安心正道。是故道高方知魔盛。仍须善识魔事。但有四种。一烦恼魔二阴入界魔三死魔。四鬼神魔。三种皆是世间之常事。及随人自心所生。当须自心正除遣之。今不分别鬼神魔相。此事须知。今当略说。鬼神魔有三种。一者精魅。十二时兽变化作种种形色。或作少女老宿之形。乃至可畏身等非一。恼惑行人。此诸精魅欲恼行人。各当其时而来。善须别识若于寅时来者必是虎兽等。若于卯时来者必是兔鹿等。若于辰时来者必是龙鳖等。若于巳时来者必是蛇蟒等。若于午时来者必是马驴驼等。若于未时来者必是羊等。若于申时来者必是猿猴等。若于酉时来者必是鸡乌等。若于戌时来者必是狗狼等。若于亥时来者必是猪等。子时来者必是鼠等。丑时来者必是牛等。行者若见常用此时来。即知其兽精。说其名字诃责即当谢灭。二者堆剔鬼。亦作种种恼触行人。或如虫蝎缘人头面。钻刺熠熠或击枥人两腋下。或乍抱持于人。或言说音声喧闹。及作诸兽之形异相非一。来恼行人。应即觉知一心闭目阴而骂之作是言。我今识汝汝是阎浮提中食火臭香。偷腊吉支邪。见喜破戒种。我今持戒终不畏汝。若出家人应诵戒本。若在家人应诵三归五戒等。鬼便却行匍匐而去。如是若作种种留难恼人相貌。及余断除之法。并如禅经中广说。三者魔恼。是魔多化作三种五尘境界。相来破善心。一

作违情事则可畏五尘令人恐惧。二作顺情事则可爱五尘令人心着。三非违非顺事。则平等五尘动乱行者。是故魔名杀者。亦名华箭。亦名五箭。射人五情故。名色中作种种境界。惑乱行人。作顺情境者。或作父母兄弟。诸佛形像端正男女可爱之境。令人心着。作违情境界者。或作虎狼师子罗刹之形。种种可畏之像。来怖行人。作非违非顺境者。则平常之事。动乱人心令失禅定。故名为魔。或作种种好恶之音声。作种种香臭之气。作种种好恶之味。作种种苦乐境界。来触人身皆是魔事。其相众多。今不具说。举要言之。若作种种五尘。恼乱于人令失善法。起诸烦恼皆是魔军。以能破坏平等佛法。令起贪欲忧愁嗔恚睡眠等。诸障道法。如经偈中说。

欲是汝初军　　忧愁为第二
饥渴第三军　　渴爱为第四
睡眠第五军　　怖畏为第六
疑悔第七军　　嗔恚为第八
利养虚称九　　自高慢人十
如是等众军　　压没出家人
我以禅智力　　破汝此诸军
得成佛道已　　度脱一切人

行者既觉知魔事即当却之。却法有二。一者修止却之。凡见一切外诸恶魔境。悉知虚诳不忧不怖。亦不取不舍。妄计分别息心寂然彼自当灭。二者修观却之。若见如上所说种种魔境。用止不去即当反观。能见之心不见处所。彼何所恼。如是观时寻当灭谢。若迟迟不去但当正心。勿生惧想不惜躯命。正念不动。知魔界如即佛界如。若魔界如佛界如。一如无二如。如是了知。则魔界无所舍。佛界无所取。佛法自当现前。魔境自然消灭。复次若见魔境不谢。不须生忧。若见灭谢亦勿生喜。所以者何。未曾见有人坐禅见魔化作虎狼来食人。亦未曾见魔化作男女来为夫妇。当其幻化。愚人不了。心生惊怖及起贪着。因是心乱失定发狂。自致其患。皆是行人无智受患。非魔所为。若诸魔境恼乱行人。或经年月不去。但当端心正念坚固不惜身命。莫怀忧惧。当诵大乘方等诸经治魔咒。默念诵之。存念三宝。若出禅定亦当诵咒。自防忏悔惭愧及诵。波罗提木叉。邪不干正久久自灭。魔事众多说不可尽。善须识之。是故初心行人。必须亲近善知识。为有如此等难事。是魔入人心能令行者。心神狂乱。或喜或忧因是成患致死。或时令得诸邪禅定智慧。神通陀罗尼。说法教化人皆信伏后即坏人出世善事。及破坏正法。如是等诸异非一说不可尽。今略示其要。为令行人于坐禅中。不妄受诸境界。取要言之若欲遣邪归正当观诸法实相。善修止观无邪不破。故释论云。除诸法实相。其余一切皆是魔事。如偈中说。

若分别忆想　　即是魔罗网
不动不分别　　是则为法印

## 治病第九

行者安心修道。或四大有病。因今用观心息鼓击发动本病。或时不能善调适身心息三事。内外有所违犯故有病患。夫坐禅之法若能善用心者。则四百四病自然除差。若用心失所。则四百四病因之发生。是故若自行化他。应当善识病源善知坐中内心治病方法。一旦动病非唯行道有障。则大命虑失。今明治病法。中有二意。一明病发相。二明治病方法。一明病发相者。病发虽复多途略出不过二种。一者四大增损病相。若地大增者则肿结沉重身体枯瘠。如是等百一患生。若水大增者。则痰阴胀满食饮不消。腹痛下痢等百一患生。若火大增者。即煎寒壮热。支节皆痛口气大小便痢不通等。百一患生。若风大增者则身体虚悬。战掉疼痛肺闷胀急。呕逆气急如是等。百一患生。故经云。一大不调百一病起。四大不调四百四病。一时俱动。四大病发各有相貌。当于坐时及梦中察之。二者五藏生患之相。从心生患者。身体寒热。及头痛口燥等。心主口故。从肺生患者。身体胀满。四支烦疼心闷鼻塞等。肺主鼻故。从肝生患者。多无喜心忧愁不乐悲思嗔恚。头痛眼闇昏闷等。肝主眼故。从脾生患者。身体面上游风。遍身[病-丙＋習]痒疼痛饮食失味等脾主舌故。从肾生患者。咽喉噎塞。腹胀耳聋等。肾主耳故。五藏生病众多各有其相。当于坐时及梦中察之可知。如是四大五藏。病患因起非一。病相众多不可具说。行者若欲修止观法门。脱有患生。应当善知因起。此二种病通因内外发动。若外伤寒冷风热。饮食不消而病。从二处发者。当知因外发动若由用心不调。观行违僻。或因定法发时不知取与而致此二处患生。此因内发病相。复次有三种得病因缘不同。一者四大五藏增损得病如前说。二者鬼神所作得病。三者业报得病。如是等病初得即治甚易得差。若经久则病成。身羸病结治之难愈。二明治病方法者。既深知病源起发。当作方法治之。治病之法乃有多途。举要言之。不出止观二种方便。云何用止治病相。有师言。但安心止。在病处即能治病。所以者何。心是一期果报之主。譬如王有所至处群贼迸散。次有师言。脐下一寸名忧陀那。此云丹田。若能止心守此不散。经久即多有所治。有师言。常止心足下。莫问行住寝卧即能治病。所以者何。人以四大不调故。多诸疾患此由心识上缘故。令四大不调。若安心在下。四大自然调适众病除矣。有师言。但知诸法空无所有不取病相。寂然止住多有所治。所以者何。由心忆想。鼓作四大故有病生。息心和悦众病即差。故净名经云。何为病本所谓攀缘。云何断攀缘谓心无所得。如是种种说用止治病之相非一。故知善修止法能治众病。次明观治病者。有师言。但观心想。用六种气。治病者即是观能治病。何等六种气。

一吹。二呼三嘻。四呵。五嘘。六呬。此六种息皆于唇口之中想心。方便转侧而作绵微。而用颂曰。

心配属呵肾属吹　　脾呼肺呬圣皆知
肝藏热来嘘字至　　三焦壅处但言嘻

有师言。若能善用观想运。作十二种息能治众患。一上息。二下息。三满息。四焦息。五增长息。六灭坏息。七暖息。八冷息。九冲息。十持息。十一和息。十二补息。此十二息皆从观想心生。今略明十二息对治之相。上息治沉重。下息治虚悬。满息治枯瘠。焦息治肿满。增长息治羸损。灭坏息治增盛。暖息治冷。冷息治热。冲息治壅塞不通。持息治战动。和息通治四大不和。补息资补四大衰。善用此息可以遍治众患。推之可知。有师言。善用假想观。能治众病如人患冷。想身中火气起即能治冷。此如杂阿含经。治病秘法七十二种法中广说。有师言。但用止观。检析身中四大病不可得。心中病不可得众病自差。如是等种种说。用观治病。应用不同善得其意皆能治病。当知止观二法。若人善得其意则无病不治也。但今时人根机浅钝作此观想多不成就。世不流传。又不得于此更学气术休粮恐生异见。金石草木之药。与病相应亦可服饵。若是鬼病当用强心加咒以助治之。若是业报病。要须修福忏悔患则消灭。此一种治病之法。若行人善得一意即可自行兼他。况复具足通达。若都不知则病生无治。非唯废修正法。亦恐性命有虞。岂可自行教人。是故欲修止观之者。必须善解内心治病方法。其法非一得意在人岂可传于文耳。复次用心坐中治病。仍须更兼具十法无不有益。十法者。一信。二用三勤。四常住缘中。五别病因法。六方便。七久行。八知取舍。九持护。十识遮障。云何为信。谓信此法必能治病。何为用谓随时常用。何为勤。谓用之专精不息。取得差为度。何为住缘中。谓细心念念依法。而不异缘。何为别病。因起如上所说。何为方便。谓吐纳运心缘想善巧成就。不失其宜。何为久行。谓若用之未即有益。不计日月常习不废。何为知取舍。谓知益即勤有。损即舍之。微细转心调治。何为持护。谓善识异缘触犯。何为遮障。谓得益不向外说未损不生疑谤。若依此十法所治。必定有效不虚者也。

## 证果第十

若行者如是修止观时。能了知一切诸法皆由心生。因缘虚假不实故空。以知空故。即不得一切诸法名字相。则体真止也。尔时上不见佛果可求。下不见众生可度。是名从假入空观。亦名二谛观。亦名慧眼。亦名一切智。若住此观即堕声闻辟支佛地。故经云。诸声闻众等自叹言。我等若闻净佛国土。教化众生心不喜乐。所以者何。一切诸

法皆悉空寂。无生无灭无大无小无漏无为。如是思惟不生喜乐。当知若见无为入正位者。其人终不能发三菩提心。此即定力多故不见佛性。若菩萨为一切众生。成就一切佛法。不应取着无为而自寂灭。尔时应修从空入假观。则当谛观心性虽空缘对之时。亦能出生一切诸法。犹如幻化虽无定实。亦有见闻觉知等相。差别不同。行者如是观时。虽知一切诸法毕竟空寂。能于空中修种种行。如空中种树。亦能分别众生诸根。性欲无量故则说法无量。若能成就无碍辩才。则能利益六道众生。是名方便随缘止。乃是从空入假观。亦名平等观。亦名法眼。亦名道种智。住此观中智慧力多故。虽见佛性而不明了。菩萨虽复成就此二种观。是名方便观门非正观也。故经云前二观为方便道。因是二空观。得入中道第一义观。双照二谛心心寂灭。自然流入萨婆若海。若菩萨欲于一念中具足一切佛法。应修息二边分别止行于中道正观。云何修正观。若体知心性非真非假。息缘真假之心名之为正。谛观心性非空非假。而不坏空假之法。若能如是照了。则于心性。通达中道圆照二谛。若能于自心见中道二谛。则见一切诸法中道二谛亦不取中道二谛。以决定性不可得故。是名中道正观。如中论偈中说。

因缘所生法　　我说即是空
亦名为假名　　亦名中道义

深寻此偈意。非惟具足分别中观之相。亦是兼明前二种方便观门旨趣。当知中道正观则是佛眼。一切种智。若住此观则定慧力等。了了见佛性。安住大乘行步平正。其疾如风。自然流入萨婆若海。行如来行。入如来室。着如来衣。坐如来座则以如来庄严而自庄严。获得六根清净入佛境界。于一切法无所染着。一切佛法皆现在前。成就念佛三昧。安住首楞严定。则是普现色身三昧。普入十方佛土教化众生。严净一切佛刹。供养十方诸佛。受持一切诸佛法藏。具足一切诸行波罗蜜。悟入大菩萨位。则与普贤文殊为其等侣。常住法性身中。则为诸佛称叹授记。则是庄严兜率陀天。示现降神母胎出家诣道场。降魔怨成正觉转法轮入涅槃。于十方国土究竟一切佛事。具足真应二身。则是初发心菩萨也。华严经中。初发心时便成正觉。了达诸法真实之性。所有慧身不由他悟。亦云。初发心菩萨。得如来一身作无量身。亦云。初发心菩萨即是佛。涅槃经云。发心毕竟二不别。如是二心前心难。大品经云。须菩提有菩萨摩诃萨。从初发心即坐道场。转正法轮当知则是菩萨为如佛也。法华经中。龙女所献珠为证。如是等经皆明初心具足一切佛法。即是大品经中阿字门。即是法华经中为令众生开佛知见。即是涅槃经中见佛性故住大涅槃。已略说初心菩萨因修止观证果之相。次明后心证果之相。后心所证境界则不可知。今推教所明。终不离止观二法。所以者何。如法华经云。殷勤称叹诸佛智

慧则观义。此即约观以明果也。涅槃经。广辩百句解脱以释大涅槃者。涅槃则止义。是约止以明果也。故云。大般涅槃名常寂定。定者即是止义。法华经中。虽约观明果则摄于止。故云。乃至究竟涅槃。常寂灭相终归于空。涅槃中虽约止明果。则摄于观。故以三德为大涅槃。此二大经。虽复文言出没不同。莫不皆约止观二门。辨其究竟并据定慧两法。以明极果。行者当知初中后果。皆不可思议故。新译金光明经云。前际如来不可思议。中际如来种种庄严。后际如来常无破坏。皆约修止观二心。以辨其果。故般舟三昧经中偈云。

诸佛从心得解脱　　心者清净名无垢
五道鲜洁不受色　　有学此者成大道

誓愿所行者须除三障五盖。如或不除虽勤用功终无所益。

## 止观坐禅法要记

宋忠肃公陈瓘莹中

本自不动何止之有。本自不蔽何观之有。众生迷荡去本日远。动静俱失不昏即散。此二病本出生众苦。令彼离苦而获安隐。当用止观以为其药。病瘳药废医亦不立。则止观者乃假名字。即假即空言语道断。以大悲故无说而说。此摩诃止观之所为作也。然其文义深广汪洋无涯。譬如大海孰得其际。以大悲故复作方便。使尝一滴知百川味。使由一沤见全潮体。故于大经之外。又为此书词简旨。要读之易晓。应病之药尽在是矣。善用药者不治己病。止乎其未散。观乎其未昏。方止方观而未尝昏未尝散也。如鸟双翼。如车两轮。穷远极高无往不可及。其至也不出于此。呜呼不知则已。知止观之可以入道者。可不勉哉。

## 天台止观统例

翰林学士守右补阙安定梁肃述

夫止观何为也。导万法之理。而复于实际者也。实际者。何也性之本也。物之所以不能复者。昏与动使之然也。照昏者谓之明。驻动者谓之静。明与静止观之体也。在因谓之止观。在果谓之智定。因谓之行果谓之成。行者行此者也。成者证此者也。原夫圣人有以见惑足以丧志。动足以失方。于是乎止而观之。静而明之。使其动而能静。静而能明。因相待以成法。即绝待以照本。立大车以御正乘。大事而总权消息乎。不二之场鼓。舞于说三之域。至微以尽性。至赜以体

神。语其近则一毫之善可通也。语其远则重玄之门可窥也。用至圆以圆之物无偏也。用至实以实之物无妄也。圣人举其言所以示也。广其目所以告也。优而柔之使自求之。拟而议之。使自至之。此止观所由作也。夫三谛者何也。一之谓也。空假中者何也。一之目也。空假者。相对之义。中道者。得一之名。此思议之说非至一之旨也。至一即三。至三即一非相含而然也。非相生而然也。非数义也。非强名也。自然之理也。言而传之者迹也。理谓之本。迹谓之末。本也者。圣人所至之地也。末也者。圣人所示之教也。由本以垂迹。则为小为大为通为别。为顿为渐为显为秘。为权为实为定为不定。循迹以返本则为一为大。为圆为实为无住为中。为妙为第一义。是三一之蕴也。所谓空也者。通万法而为言者也。假也者。立万法而为言者也。中也者。妙万法而为言者也。破一切惑莫盛乎空。建一切法莫盛乎假。究竟一切性莫大乎中。举中则无法非中。目假则何法非假。举空则无法不空。成之谓之三德。修之谓之三观。举其要则圣人极深研几穷理尽性之说乎。昧者使明。塞者使通通则悟。悟则至。至则常。常则尽矣。明则照。照则化。化则成。成则一矣。圣人有以弥纶万法而不差。旁礴万劫而不遗。焘载恒沙而不有复归。无物而不无寓。名之曰佛。强号之曰觉。究其旨其解脱自在。莫大极妙之德乎。夫三观成功者如此。所谓圆顿者。非渐次非不定。指论十章之义也。七章者。恢演始末通道之关也。五略者。举其宏纲截流之津也。十境者。发动之机立观之谛也。十乘者。妙用所修发行之门也。止于正观而终于见境者义备故也。阙其余者非修之要也。乘者何也。载万物而运者也。十者。何也成载之事者也。知其境之妙不行而至者德之上也。乘一而已矣。岂藉夫九哉。九者。非他相生之说。未至者之所践也。故发心者。发无所发。安心者。安无所安。破遍者。破无所破。爰至余乘皆不得已而说也。至于别其义例判为章目。推而广之不为繁。统而简之不为少。如连环不可解也。如贯珠不可杂也。如悬镜不可弇也。如通川不可遏也。义家多门非诤论也。按经证义非虚说也。辩四教浅深事有源也。成一事因缘理无遗也。噫止观其救世明道之书乎。非夫圣智超绝卓尔独立。其孰能为乎。非夫聪明深达得意忘象。其孰能知乎。今之人乃专用章句文字从而释之。又何疏漏耶。或称不思议境。与不思议事皆极圣之域。等觉至人犹所未尽。若凡夫生灭心行三惑。浩然于言说之中。推上妙之理。是犹醯鸡而说大鹏。夏虫之议层冰。其不可见明矣。今止观之说文字万数广论果地。无益初学。岂如暗然自修功至自至。何必以早计为事乎。是大不然。凡所为上圣之域。岂隔阔辽敻与凡境杳绝欤。是唯一性而已。得之为悟。失之为迷。一理而已。迷而为凡。悟而为圣。迷者自隔。理不隔也。失者自失。性不失也。止观之作所以离异同而究圣神。使群生正性而顺理者也。正性顺理所以行觉路而至妙境也。不知此教者。则学何所入。功何所施。智何所发。譬如无目昧于日月之光。行于重险之处。颠踣堕落可胜既

乎。噫去圣久远。贤人不出。庸昏之徒含识而已。致使魔邪诡惑。诸党并炽。空有云云。为沈为穿。有胶于文句不敢动者有流于[漭-廾+卉]浪不能住者。又太远而甘心不至者。有太近而我身即是者。有枯木而称定者。有窍号而称慧者。有奔走非道而言权者。有假于鬼而言通者。有放心而言广者。有罕言而为密者。有齿舌潜传为口诀者。凡此之类自立为祖。继祖为家。反经非圣昧者不觉。仲尼有言。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由物累也悲夫。隋开皇十八年。智者大师去世。至皇朝建中垂二百载。以斯文相传凡五家师。其始曰灌顶。其次曰晋云威。又其次曰东阳小威。又其次曰左溪朗公。其五曰荆溪然公。顶于同门中慧解第一。能奉师训集成此书。盖不以文辞为本故也。或失则烦。或得则野。当二威之际缄授而已。其道不行。天宝中左溪。始弘解说。而知者盖寡。荆溪。广以传记数十万言。网罗遗法勤矣备矣。荆溪灭后知其说者适三四人。古人云。生而知之者上。学而知之者次。困而学之又其次。夫生而知之者。盖性德者也。学而知之者。天机深者也。若嗜欲深耳目塞。虽学而不知斯为下矣。今夫学者。内病于蔽。外役于烦。没世不能通其文。数年不能得其益则业。文为之屡校梏足也。棼句为之簸糠眯目也。以不能谕之。师教不领之弟子。止观所以未光大于时也。予常戚戚于是整其宏纲。撮其机要。其理之所存。教之所急。或易置之或引伸之。其义之迂。其辞之鄙。或薙除之或润色之。大凡浮疏之患十愈其九。广略之宜三存其一。是祛鄙滞道蒙童。贻诸他人则吾岂敢。若同见同行且不以止观罪我。亦无隐乎尔。建中上元甲子首事笔削三岁。岁在析木之津。功毕云尔。

观音玄义二卷

# 观音玄义卷上

　　夫法界圆融像无所像。真如清净化无所化。虽像无所像无所而不像。化无所化无所而不化。故无在无不在化应九道之身。处有不永寂入不二之旨。是以三业致请蒙脱苦涯。四弘为誓使沾上乐。故娑婆世界受无畏之名。宝藏佛所禀观音之目。已成种觉号正法明。次当补处。称为普光功德。其本迹若此宁可测知。方便随缘趣举一名耳。今言观世音者。西土正音名阿耶婆娄吉低输。此言观世音。能所圆融有无兼畅。照穷正性察其本末故称观也。世音者是所观之境也。万像流动隔别不同。类音殊唱俱蒙离苦。菩萨弘慈一时普救。皆令解脱故曰观世音。此即境智双举能所合标。经者由义。文理表发织成行者之心。故曰经。普门者普是遍义门曰能通。用一实相开十普门。无所障阂故称普门。品者类也义类相从故名为品也。大部既有五章明义。今品例为此释。五意者。一释名。二出体。三明宗。四辩用。五教相。释名为二。一通释。二别释。通者人法合明。别者人法各辩。何故尔。缘有利钝说有广略。今就通释为四。一列名。二次第。三解释。四料简。一列名者十义以为通释。所以者何。至理清净无名无相非法非人。过诸数量非一二三。但妙理虚通无名相中假名相说。故立无名之名假称人法。虽非数量亦论数量。故大论云。般若是一法佛说种种名。随诸众生类为之立异字。今处中说。略用十义以释通意也。十义者。一人法。二慈悲。三福慧。四真应。五药珠。六冥显。七权实。八本迹。九缘了。十智断。第二次第者。此有两意。一约观明次第。二约教明次第。约观则总初中后心因圆果满。约教则该括渐顿小大诸经。约观以人法为初者。欲明观行必有其人人必秉法。譬如人受一期果报揽阴成人。虽具无量德行必先标名字。故以人法居初。意亦例此。人法居九义之初可尔。何意乘以人法为次耶。此须据经。经云。以是因缘名观世音。即前辩人。后云方便之力普门示现。即却论于法人能秉法。故言人法也。二次慈悲者。良由观音之人观于实相普门之法。达于非人非法实相之理。一切众生亦复如是。故华严云。心佛及众生是三无差别。此理圆足无有缺减。云何众生理具情迷颠倒苦恼。既观是已即起慈悲誓拔苦与乐。是故明慈悲也。

　　复次若就言说为便。初慈后悲。亦是就菩萨本怀欲大慈与乐。既不得乐次大悲拔苦。故初慈后悲。若从用次第者。初以大悲拔苦。后方以大慈与乐。又就行者先脱苦后蒙乐。故先悲后慈。今从前义次第也。三福慧者初则人法相成此据其信。次则慈悲与拔者此明其愿。欲满此愿必须修行。修行不出福慧慧即般若福即五度。互相资导以行顺

愿事理圆足。若智慧增明则大悲誓满拔苦义成。若福德深厚则大慈誓满与乐义成。故福慧居三也。

复次言说为便。先福后慧。若化他本意先欲实慧利益。如其不堪方示福德。又资故先福导故先慧。四真应者。若智慧转明则契于法性。法性即实相名。为法身。法身既显能从真起应。真显应起只由福慧开发。故次第四也。又若就方便化物。先用应后用真。今从前义为次第也。五明药珠二身者。先明真应。直语证得未涉利人。今明两身俱能益物。真身破取相谕如药。应身对万机类于珠。就两字明次第者。与慈悲相似也。六明冥显者。前明二身道理即能显益。今辩被缘得冥益或得显益。故次二身后明也。七明权实者。前缘得益何意不同。良由权巧无方赴机允当。不失其宜二智之力。故以此为次也。先权后实者。此就浅深为次也。若依文者先以实益次以权度。此随物为次。若就佛本意。先只为一大事因缘。先显实益。众生未堪后用权度。八明本迹者。虽复益物权实之巧。而巧有优降必是上中下智本迹之殊。权实略而且横。今欲细判高下以明次位。若其本高所作权实之迹则妙。是故次总略之后辩其细妙之能也。非本无以垂迹故先明本。非迹无以显本应先迹也。九明了因缘因者。上来行人发心修行从因克果。化他利物深浅不同。从人法至真应是自行次第。药珠至本迹是化他次第。此乃顺论未是却讨根本。今原其性德种子。若观智之人悲心誓愿。智慧庄严显出真身。皆是了因为种子。若是普门之法慈心誓愿。福德庄严显出应身者。皆是缘因为种子。故次第九也。十明智断者。前明缘了是却讨因源。今明智断是顺论究竟。始则起自了因终则菩提大智。始则起自缘因终则涅槃断德。若入涅槃众行休息。故居第十也。二约诸教明次第者。又为通别。通义可解。别今当说。如华严顿教教名大方广佛华严。依题初明人法。此人秉法必具慈悲。菩萨修因居然福慧。既入地位必证真应。既能利物则辩药珠。物得其益有冥有显。而未得别论权实本迹缘了智断者。通义则有别意则无。何故尔。佛一期化物明于顿渐。顿教虽说渐教未彰。故不明四意也。所以不明者。彼经明小隔于大如聋如哑。覆于此权未显其实。故云久默斯要不务速说。故言无权实也。言无本迹者。彼经未发王宫生身之迹。寂灭道场法身之迹。未弹指謦欬发久远所得生法二身之本。故言无本迹。言无缘了智断者。不明小乘根性及有心之者。本自有常住之因。当克智断菩提本果。故言无也。次约三藏教。但明人法慈悲福慧三义。无真应等七种。何故尔。二乘教中但明灰身灭智。那得从真起应。既无真应将何益物。私难。通论备十别语但三。此三若约真谛则随通义乃具十意。何止但三。若言是别。别应约中道。既得有中道人法三种。何意无七。私答。通论十意此约三乘。别语三科的据菩萨。三藏菩萨得有慈悲福慧伏惑之义。既伏而不断故无真应七法。师云。齐教止三。若约方等教对小明大。得有中道大乘人法至冥显两益等六

意。然犹带方。便调熟众生。故不得说权实等四意。若明般若教。虽未会小乘之人。已会小法皆是摩诃衍。但明人法等六意。亦带方便未明权实等也。若约法华教则会小乘之人。汝实我子我实汝父。汝等所行是菩萨道。开权显实发本显迹。了义决定不相疑难。故知法华得明中道人法至本迹八意。前诸教所不明法华方说。故云未曾向人说如此事。今所说者即是今当为汝说最实事也。三世诸佛调熟众生。大事因缘究竟圆满备在法华。故二万灯明但说法华息化入灭。迦葉如来亦复如是。若约涅槃。即有二种所谓利钝。如身子之流皆于法华悟入。八义具足不待涅槃。若钝根弟子于法华未悟者。更为此人却讨源由。广说缘了明三佛性。若论性德了因种子。修德即成般若。究竟即成智德菩提。性德缘因种子。修德成解脱断德涅槃。若性德非缘非了即是正因。若修德成就。则是不纵不横三点法身。故知涅槃所明。却说八法之始终成智断。十义具足。此历五味论十法次第。约四教则可解。故知十法收束观教结撮始终。商略大意。何观而不摄何教而不收。意气宏远义味深邃。前后有次第粗细不相违。以释生起意也。

问。法华前教同有六意云何为异。

答。华严六意。于利人成醍醐于钝人成乳。三藏中三意。于利人密去于钝人成酪。方等六意。于利人成醍醐于钝人成生酥。般若六意。约利人成醍醐于钝人成熟酥。若法华八意。于钝人成醍醐。第三解释者。人即假名所成之人也。法即五阴能成之法。此之人法通于凡圣。若色受想行识是凡鄙法。揽此法能成生死之人。戒定慧解脱解脱知见。是出世法。揽此成出世圣人。故大论云。众生无上者佛是。法无上者涅槃是。虽通凡圣不无差别。上中下恶即成三途之人法。上中下善即成三善道之人法。故有六趣阶差。若更细论百千万品。圣人人法亦复不同。若三藏有门。观众生我人如龟毛兔角毕竟不可得。但有五阴之法。此即人空法不空。观此法无常生灭不住。发生暖顶等位。即是揽方便之法成似道贤人。若发真成圣生方便有余土。揽法性色识等成彼土行人。若空门明有实法之体。揽此实法得有假名之人。观三假浮虚会入空平。暖顶即揽方便法成似道贤人。若发真成无学生方便土。揽法性五阴成彼土行人。余两门人法例此可知。摩诃衍中明人法者。亦不言人空法不空。亦不言体有假用。但观假名阴入等性本自空。故大品云。色性如我性我性如色性。始从初心终于后心。常观人法俱空。故大论云。菩萨常观涅槃行道。以观人空即是了因种子者。论云。众生无上者佛是。佛者即觉。觉是智慧。始觉人空终觉法空。故知观人空是了因种也。观法空是缘因种者。大论云。法无上者涅槃是。以生死阴断涅槃阴兴。大经云。因灭是色获得常色。乃至识亦如是。大品云。菩萨行般若时得无等等色无等等受想行识。当知涅槃是无上法也。揽此法成无上之众生。号之为佛。故知观法空是缘因种

也。以观人法空即识三种佛性。故大经云。众生佛性不即六法不离六法。不即者。此明正因佛性非阴非我。非阴故非法。非我故非人。非人故非了。非阴故非缘。故言不即六法也。不离六法者。不离众生空而有了因不。离阴空而有缘因。故言不离六法也。佛从初发心观人法空。修三佛性。历六即位成六即人法。今观世音未是究竟之人法。即是分证之人法。前一番问答是分释无上之人称观世音。后一番问答分释揽无上之法故称普门。当知人法因缘故。故名观世音普门也。二释慈悲者。悲名愍伤慈名爱念。愍故拔苦念故与乐。菩萨若但起慈悲心不牢固。故须发弘誓加持使坚。譬如工匠造物节廨虽复相应若无胶漆则有零落。誓愿如胶亦复如是。悲心愍伤。拔于世间苦集因果兴两誓愿。所谓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量誓愿断。此两誓愿从大悲心起。以慈爱故。欲与道灭出世因果之乐兴两誓愿。所谓法门无边誓愿知。无上佛道誓愿成。此两誓愿从大慈心起。但前明人法凡圣不同。今辩慈悲大小亦异。若三藏行人观分段生老病死八苦即起誓愿。众生无边誓愿度。若观分段颠倒结业而起誓愿。烦恼无量誓愿断。欲令众生观此因果无常生灭念念流动。修于道品即起誓愿。法门无量誓愿知。若观真谛无为之理即起誓愿。无上佛道誓愿成。如此慈悲缘有作四谛所起也。

复次通教观老死八苦如幻如化。众生颠倒谓为真实即起誓愿。贪恚痴等如幻如化。众生颠倒为之受恼即起誓愿。观即色是空即识是空。即贪痴等是空。非色灭空色性自空。空亦不可得。而众生不能即色是空即起誓愿。又观涅槃若有一法过涅槃者我亦说如幻化。而众生谓有佛道。可求即起誓愿。是约无生四谛起慈悲誓愿也。别教观假名之法森罗万象。应须分别导利众生。那得沈空取证。观此苦果非止一种即起誓愿。无量之苦由无量集。集既无量治亦无量。灭亦无量。如此誓愿。缘界内外苦集因果无量四谛而起誓愿也。圆教观法界圆融。本非违非顺非明非闇无明闇故则违。违之则有苦集因果。智慧明故则顺。顺之则有道灭因果。缘此违顺因果而起慈悲。譬如磁石不作心想任运吸铁。今此慈悲不作众生及以法想。任运拔苦与乐。故名无缘慈悲也。菩萨从初发心修无缘慈悲历六即位。今此观音是分证慈悲。若前一番问答明无缘大悲拔苦。一心称名即得解脱。后一番问答从无缘大慈普门与乐。皆令得度。故知以大慈大悲因缘故名观世音普门也。三释福慧者。亦名定慧。定名静爱慧名观策。大论云。定爱慧策。寂照之智无幽不朗。如明镜高堂。福德禅定纯厚资发。如明灯净油。亦称为目足备得入清凉池。池即涅槃。涅槃称为二种庄严庄严法身。释此定慧自有多种。三藏以无常观理为慧。以事中诸禅定为福。以定资慧发真无漏天然之理。名为法身。若通教但以体法异于析法尔。若别教以缘修智慧与诸禅定。助开中道法身也。圆教以实相观为慧。实相寂定为福。共显非定非慧之理。名实相法身。今圆教菩萨。从初发心

修此不二定慧历于六即。观音所以用智光照苦者。苦是颠倒迷惑所致。智慧是破惑之法。故智慧能拔苦。华严云。又放光明名智慧。又放光明名无恼。思益亦然。请观音云。普放净光明灭除痴闇瞑。故知前问答应机拔苦。是从慧庄严以得名。后问答住首楞严普现色身。不起灭定现此威仪。安禅千偈赞诸法王。故知普门示现从福德受名。良以福。慧因缘故名观世音普门也。四释真应者。真名不伪不动。应名称适根缘。集藏名身。若契实相不伪不动之理。即能称机而应。譬如揽镜像对即形。此之真应不得相离。苦外道作意修通虽能变化。譬如瓦石光影不现。岂可以此为应。尚未破四住显偏真理。那忽有中道真应。若二乘变化修通所得此亦非应。譬如图画作意乃成了不相似。大乘不尔。得实相真譬得明镜。不须作意法界色像即对即应。如镜写像与真不殊。是时乃名真寂身应。菩萨从初发心历于六即。今经。前问答明于真寂而不动法界大益。观音从真身得名。后问答明随机广利出没多端。普门是从应身得名。良以真应因缘故。名观世音普门也。五释药树王身如意珠王身者。药王疗治苦患。出柰女经。珠是如意之宝。广历诸教明治病得宝。今约圆教明者。如华严云。有上药树其根深入枝叶四布。根茎枝叶皆能愈病。闻香触身无不得益。菩萨亦如是。大悲熏身形声利物名大药王。身又如如意。珠能雨大千珍宝随意而不穷不。尽菩萨大慈熏身与众生。乐名如意珠王。身此亦约六即判位。就前问答遍救幽厄苦难。此从药王身以得名。从后问答称适所求。雨实相雨得涅槃乐。此从如意珠王身以得名。故知二身因缘名观世音普门也。六释冥显两益者。冥是冥密显是彰露。大圣恒以二益利安一切。而众生及以下地日用不知。譬如日月照世。盲虽不见实荷深恩。故药草喻云。而诸草木不觉不知只同是一地。下品不知上品冥显两益。如文殊不知妙音神力所作。以不知故名为冥益。此亦约六即判位。若就前问答。不见形声密荷深祐。名为冥益。圣人之益虽不可知。圣欲使知昆虫能知。如后问答亲睹色身得闻说法。视听彰灼法利显然。故知观音从冥益得名。普门从显益得名。以冥显因缘故名观世音普门也。七释权实者。权是暂用实非暂用。略言权实则有三种。一自行论权实。自观中道为实二观为权。二就化他论权实。他根性不同。或说权为实说实为权。不可定判。但约他意以明权实也。三自行化他合明权实者。若自观三谛有权有实。皆名为实。化他随缘亦有权有实。皆名为权。用此三义历四教。复就自行权实明六即判位。寻此品意是明自行化他论权实前。问答从自行化他之实智益物后。问答从自行化他之权以益物。故知权实因缘故。名观世音普门也。八释本迹者。本名实得迹名应现。若通途作本迹者。世智凡夫本意难测。乃至别教本迹。若圆教无始发心。初破无明所得法身者名之为本。垂形百亿高下不定称之为迹。若一往判真应。多用上地为真为本。下地为应为迹。地地传作此判。真本唯据于高应迹唯指于下。此义不可。今细明本迹则与真应异。本是实得。始坐道场及初住所得法身即是其本。

迹为上地之佛及作上地菩萨悉名为迹。不可以上。地高故称之为本。始得初住目之为迹。何以故。实不得上地上地非本。实得下地下地非迹。故寿量云。随自意随他意。是本迹意也。就本迹明六即。就前问答不可说示。但冥祐前人。从本地得名。后问答殊形异状应现度脱。从迹地得名。故知本迹因缘故。名观世音普门也。九释了因缘因者。了是显发缘是资助。资助于了显发法身。了者即是般若观智。亦名慧行正道智慧庄严。缘者即是解脱。行行助道福德庄严。大论云一人能耘一人能种。种喻于缘耘喻于了。通论教教皆具缘了义。今正明圆教二种庄严之因。佛具二种庄严之果。原此因果根本即是性德缘了也。此之性德本自有之非适今也。大经云。一切诸法本性自空。亦用菩萨修习空故见诸法空。即了因种子本自有之。又云。一切众生皆有初地味禅。思益云。一切众生即灭尽定。此即缘因种子本自有之。以此二种方便修习渐渐增长。起于毫末得成修得合抱大树。摩诃般若首楞严定。此一科不论六即。但就根本性德义尔。前问答从了种受名。后问答从缘种受名。故知了因缘因。故名观世音普门也。十释智断者。通途意。智即有为功德满。亦名圆净涅槃言有为功德者。即是因时智慧。有照用修成之义故称有为。因虽无常而果是常。将因来名果故言有为功德满也。断即无为功德满。亦名解脱。亦名方便净涅槃。言无为者。若小乘但取烦恼灭无为断。但离虚妄名为解脱。其实未得一切解脱。此乃无体之断德也。大乘是有体之断。不取灭无为断。但取随所调伏众生之处。恶不能染。纵任自在无有累缚。名为断德。指此名无为功德。故净名云。不断痴爱起诸明脱。又云。于诸见不动而修三十七品。爱见为侍。亦名如来种。乃至五无间皆生解脱。无所染碍名为一切解脱。即是断德无为也。寂而常照即智德也。小乘灰身灭智。既其无身将何入生死。而论调伏无碍无染。灭智何所照寂如此智断圆极故法身显著。即是三种佛性义圆也。法身满足即是非因非果正因满。故云隐名如来藏显名法身。虽非是因而名为正因。虽非是果而名为法身。大经云。非因非果名佛性者。即是此正因佛性也。又云。是因非果名为佛性者。此据性德缘了皆名为因也。又云。是果非因名佛性者。此据修德缘了皆满。了转名般若缘转名解脱。亦名菩提果。亦名大涅槃果。果皆称为果也。佛性通于因果不纵不横。性德时三因不纵不横果满时名三德。故普贤观云。大乘因者诸法实相。大乘果者亦诸法实相。智德既满湛然常照。随机即应一时解脱。断德处处调伏。皆令得度。前问答从智德分满受名。后问答从断德分满受名。故知以智断因缘名观世音普门也。

问。此十义名字出余经。那得用释此品。

答。大乘义通众经共用。若不许此者。佛性出涅槃。五住二死出胜鬘。诸师那得浪用通众经耶。此品在文虽无十名。总将二问答帖十

义意。宛然可解。今已如前。今更别点句句来证十义者。如文云。以何因缘名观世音。又云。以是因缘名观世音。即是据人名也。后文云普门示现即是明法也。有如是等大威神力多所饶益即慈也。愍诸四众即悲也。欲知智在说。十九说法即智慧也。一时礼拜得无量无边福德之利。即福德也。自在之业。即法身也。何故尔。法身于一切得自在。智慧契此故名为业。寿量云。慧光照无量久修业所得。威神之力巍巍如是。如是满足之名。即是真身也。普门示现神通力。即应身也。游诸国土度脱众生。即药树王身也。于怖畏急难之中能施无畏。即如意珠王身也。福不唐捐即冥益也。三十三身即显益也。现佛身即实智也。现余身即权智也。观音身即本余身即迹也。又大威神力是本方便力是迹。闻是观世音。菩萨名者若有闻是品者。即证了因。功德不少即缘因。不肯受常舍行故。及即时观其音声。观即智。皆得解脱种种调伏众生。八万四千发心等。是利益即断也。第四料简者。

问。人对观音法对普门者。方等有。普门法王子标于人名。此义云何同。

答。此应作四句分别。人非法法非人。人即法法即人。若约华严次第意地。前生死行人未是实相之法。此法亦非彼人。若作不次第意者。人即实相实相即人。人法不二也。若三藏有门明无假人但实法此法非人。若空门揽实法成假人。人法两异。若其不离人论法不离法论人。此乃是二谛意非中道之人法也。若方等对小明大论人法者。明小同三藏明大同华严。般若涅槃等例尔。今方等中明普门者。即大乘意。今明普门是法。何得有法无人。彼明普门是人。何得但人无法。此则人法互举。彼经标人此处标法尔。例如小乘明身子智慧第一。余弟子各就余法门论第一。本以智慧断惑发真无漏。余人无慧那得入道。既得道果果知有慧。但各举其初门别称第一。譬如刀刃断物必藉于背方有利用。诸数如刀背慧数如刀刃。今普门义亦尔。但以因缘之法当普门之名。何得无了因之人耶。若并从观音标名者。此则通漫。欲使世谛不乱互举别名。如身具六根但称为净眼净意。岂得无余根耶。料简慈悲者。

问。若大悲拔苦苦除即是得乐。大慈与乐乐至即是拔苦。何意两分。

答。通论如此别则不然。譬如拔罪于狱。未施五尘身虽免痛根情未娱。此但拔苦未名与乐。又如施五尘于狱。耳眼虽悦不名拔苦。为从别义各显一边。故别说尔。

问。此中何意不论喜舍。

答。四无量心名虽有四但是三义。大经云。忧毕叉。毕叉名舍。舍者两舍也。即是非慈非悲不二之意。不二而二即是慈悲。喜者。从乐生喜初欲与乐。众生苦重不能得乐则无所可喜。若拔苦竟即能得乐。还遂本怀故乐后加喜。苦后无此故不开喜。如阿输加王七日应死。虽有五欲之乐忧苦切心。又如一身少许痛恼能夺一身之乐。故知苦重不得乐也。

问。禅支明喜在前乐支在后。复云何。

答。禅支就从粗入细。此中庆彼得乐故喜心在后也。

复次外道修四无量自证禅定。作想虚运彼无实益。不能令他拔苦得乐。虽自获定虚妄世法。报尽还堕不免于苦。自他俱无利益。若二乘修四无量但自拔苦于他无益自拔分段未免变易。灰身灭智非究竟乐。今菩萨不尔。非凡夫行非贤圣行。非凡夫者不同自受禅乐。非贤圣者不同自拔于苦。不同自受乐故即与他乐。不同自拔苦故即拔他苦。亦是即拔苦是即与乐。即与乐亦即是拔苦。但分别说之誓愿相对。前明拔苦后明与乐尔。料简福慧者。

问。观音对智称之而拔苦。普门对福见之而得乐何也。

答。智是光明正治闇惑。惑是生死苦恼。若治闇惑之苦。岂不用智解之光。故称智慧人名即拔苦也。法是法门门名能通。通至涅槃安乐之处。初习此法是得乐因。后证此法是得乐果。故对此普门明其与乐也。

问。福慧相须本不相离。若定而无慧者此定名痴定。譬如盲儿骑瞎马必堕坑落堑而无疑也。若慧而无定者此慧名狂慧。譬如风中然灯摇扬。摇扬照物不了。故知福慧相资二轮平等堪能运载也。若尔。何意以智慧拔苦福德与乐耶。

自有福德是智慧智慧是福德。自有福德非智慧智慧非福德。大小乘皆备四句。如六度菩萨修般若。分阎浮提为七分。此是世智不能断惑。此犹属福德摄。即名此福是智故。此智是福不断惑故。若声闻人智慧能断若名智慧非福德。如饿罗汉也。若福德非世智亦非出世智者。如白象也。若大乘四句者。别教地前三十心行行名福德慧行名智慧。此慧不能破无明。此慧还属福德摄。不破无明故。此福是智慧方便治取相故。若地前皆名福德。地上皆名智慧。此智慧非福德福德非智慧。方等般若带小明大。若带小福慧如前四句。明大福慧如向四句。今此普门名福慧者。福即是慧。慧即是福。福慧不二。故大论云。如是尊妙人则能见般若。此慧那得无定。得首楞严定何曾无慧。

论云健相三昧能破强敌。大经云。佛性者。有五种名。亦名般若亦名师子吼。亦名首楞严亦名金刚佛性等即是定慧具足之名也。非禅不慧。非慧不禅。禅慧不二。不二而二。分门别说作定慧二解。故释论解般若明十八空。解禅定明百八三昧。此是二说二即不二。料简真应者。亦有四句之殊。非真非应。应而非真。真而非应。亦真亦应。若非真非应。此就理可解。又就凡夫。不见理故非真无用故非应。此亦可解应而非真者。外道亦得五通同他施化。通论亦得是应而不得名真。真而非应者。二乘人入真断结。灰身灭智不能起应。此亦是通论其真尔。亦真亦应者。此则别显中道为真。即真而论用为应真应不二。不二而二者故言真应尔。今依文互举一往言其真应。前番问答明真身常益。后番问答明应身间益。常间不得相离二鸟俱游。二往为论真身亦恒亦不恒。应身亦间亦不间。若小乘明义。例如善吉石窟观空见佛法身。莲华尼则不见。此岂非小乘中真身恒益不恒益义。丈六之应亦有见不见。此岂非应身有间有不间义。大乘法身亦尔。于理为恒益于情为不恒益。应身亦尔。此缘灭彼缘兴无有断绝是不间义。同质异见是其间义。而今分别。一往前问答属恒益。后问答属不恒益也。料简药珠二身者。药有差病拔苦之功。亦有全身增命致宝之用。故经云。若全身命便为已得玩好之具也。如意珠王非但雨宝亦能除病。大施太子入海得珠还治父母眼。大品云。若人眼痛珠着身上病即除愈故知通具二义。若别据一边。约除患以譬药证乐以况珠尔。料简冥显两益。凡有三十六句。料简权实二智者。前问答实智照真而众生得脱。权智照假而众生得度。度为度权亦度于实。脱为脱真亦脱于假。答此亦具四句。或因真智解脱于权。七难消除二求愿满是也。或因真智解脱于实。三毒皆离是也。或因权智得度于实。三十三身得度是也。或因权智得度于权。于怖畏急难之中得无畏是也。或二俱度脱。或二俱不度不脱。今依文判互出一边。前文脱权后文度实。料简本迹者。通论本迹俱能拔苦与乐。故寿量云。闻佛寿无量得清净无漏无量之果报。即是从本得乐。请观音云。或游戏地狱大悲代受苦。此是从迹拔苦。众生不达本源后流转苦恼。若识本理即于苦而得解脱也。众生若不见迹中施化。不能三业种福则无功德之因。焉致乐果。非本无以垂迹非迹无以显本。前问答是明迹本。后问答是明本迹。

问。本迹与真应云何异。

答。真应就一世横辩。如诸经所明。本迹就三世竖论。如寿量所说。料简缘了者。

问。缘了既有性德善亦有性德恶否。

答。具。

问。阐提与佛断何等善恶。

答。阐提断修善尽但性善在。佛断修恶尽但性恶在。

问。性德善恶何不可断。

答。性之善恶但是善恶之法门。性不可改历三世无谁能毁。复不可断坏。譬如魔虽烧经何能令性善法门尽。纵令佛烧恶谱亦不能令恶法门尽。如秦焚典坑儒。岂能令善恶断尽耶。

问。阐提不断性善还能令修善起。佛不断性恶还令修恶起耶。

答。阐提既不达性善。以不达故还为善所染。修善得起广治诸恶。佛虽不断性恶而能达于恶。以达恶故于恶自在。故不为恶所染修恶不得起。故佛永无复恶。以自在故广用诸恶法门化度众生。终日用之终日不染。不染故不起。那得以阐提为例耶。若阐提能达此善恶。则不复名为一阐提也。若依他人明阐提断善尽为阿梨耶识所熏更能起善。梨耶即是无记无明。善恶依持为一切种子。阐提不断无明无记故还生善。佛断无记无明尽无所可熏故恶不复还生。若欲以恶化物。但作神通变现度众生尔。问若佛地断恶尽作神通以恶化物者。此作意方能起恶。如人画诸色像非是任运。如明镜不动色像自形。可是不可思议理能应恶。若作意者与外道何异。今明阐提不断性德之善遇缘善发。佛亦不断性恶机缘所激慈力所熏。入阿鼻同一切恶事化众生。以有性恶故名不断。无复修恶名不常。若修性俱尽则是断不得为不断不常。阐提亦尔。性善不断还生善根。如来性恶不断还能起恶。虽起于恶而是解心无染。通达恶际即是实际。能以五逆相而得解脱。亦不缚不脱行于非道通达佛道。阐提染而不达与此为异也。料简智断者。此是一法异名不得相离。如人一体。何故从智拔苦从断与乐。然而慧解之心称智。无缚碍身称断。譬如人被缚。运力属智肃然附外属断运力属心。故名智慧庄严。附断体散属色身名福德庄严。今经文言说不得一时。故互举智断若深得此十义意者。解一千从。广释观世音普门义则不可尽也。第二别释名者。为二。先明观世音。次明普门。以何因缘名观世音。通释如前。别者则以境智因缘故名观世音。云何境智。境智有二。一思议境智。二不思议境智。思议境智又二。一约理外。二约理内。理外为四。一天然境智。只问此境为当由境故境由智故境。此智为当由智故智由境故智。若由境故境此境是境。境即自生境。若智由智故智亦是自生智。自生名性自尔。非佛天人所作。照与不照恒是境智。故名天然境智。二明相待者。若境不自境因智故境。智不自智因境故智此即他生义。何故尔。境自生境既称为自。以境望智。智即是他。今境从智生岂非他境。智亦如是故名相待。次明因。缘境智者。若境不由智故境亦不由境故境。智境因缘故境。智亦如

是。此即境智因缘共生义。共生有二过堕自他性中。次绝待明境智者。非境非智而说境智。此即离境离智无因缘而辩境智者。此是无因缘绝待。从因缘尚不可得。何况无因缘。一往谓绝理而穷之不成绝待。并是理外行心妄想推计。故中论云。诸法不自生。亦不从他生。不共不无因。是故说无生。那得如前四种。计执是实余妄语。性实之执见爱生着九十八使。苦集浩然流转不息。云何执此而生苦集。随执一种境智谓以为是。随顺赞叹心则爱着而生欢喜。即是贪使。若人违逆责毁心则忿怒而生嗔恚即是嗔使。贪恚既起岂非痴使。我解此境智他所不解以其所执矜傲于人岂非慢使。既执此为是。今虽无疑后当大疑岂非疑使。我知解此法。法中计我岂非身见。六十二见随堕一边岂非边见。如此妄执不当道理岂非邪见。执此是实计为涅槃岂非见取果盗。谓此为道依之进行岂非戒取因盗。十使宛然皆从所执境智上起。将此历三界四谛则有八十八使。就思惟历三界则有九十八使。此则集谛结业颠倒浩然。方招苦果生死不绝。于其境智不识苦集。何处有道灭。既不识四谛则破世间出世间因果。无世出世法故无法宝。不识出世果无佛宝。不识出世因无僧宝贤圣之义。一切俱失。若作如此执自生境智者。只是结构生死。增长结业过患甚多。若非理外境智更将何等为理外耶。故大论云。凡夫三种语。见慢名字。圣人但一种语。名字。今凡夫见慢取着谬用佛语。介尔取着乖理成诤。虽傍经论引证文字。如虫蚀木偶得成字。寻其内心实不能解是字非字。口言境智不解境智。以不解故如服甘露。则以境智起见伤命早夭。故为龙树所破。今不取此为境智以释观世音。自生境智既尔余三句亦然。二明思议理内境智者。亦作上四门。名字虽同观智淳熟不生执见。毕故不造新成方便道。发生暖顶乃至十六心眼智明觉。豁然得悟。破诸见惑与理相应。譬如盲人金[金*畀]抉膜灼然不谬。此之真观名之为智。所照之理名之为境。以发无漏故称理内境智。虽见此理终是作意入真。故名思议境智也。今明观世音亦不从此境智因缘得名也。

次明不思议境智者。若自他共无因等四句俱非境智者。今诸经论所明或从自生他生共生无因等。若不尔者。云何辩境智耶。

答。经中所明。皆是四悉檀赴缘假名字说。无四性执。若人乐闻自生境智。即说境是自境智是自智。以赴其欣欲之心。或时宜闻自境自智闻必生善。或时对治说自生境智。说必破惑。有时说此令即悟道。若无四悉檀益。诸佛如来不空说法。虽作四说无四种执。无执故无见爱。众生闻者如快马见鞭影。即破惑入道故名为智。此智所照名之为境。如是通达则识苦集道灭。三宝四谛宛然具足。若以智照境入空取证。成真谛理内思议境智。如前说。若不以果为证。知此境智但有名字名为境智。是字不在内外中间。是字不住亦不不住。是字无所有故。虽作四句明境智实不分别四句境智。虽作四句闻境智实不得四

句境智。虽体达四句境智实不作四句思量境智。言语道断心行处灭。不可四句思惟图度。故名不思议境智。金光明云。不思议智照不思议智境此具如大本玄义境智妙中广说。龙树先破一异时方然后释如是我闻等义。今类此先破理外境智。后明不思议四悉檀。悉檀义如大本玄义。夫依名字为便。应先明观智次辩世境之音。若解义为便。前明世境。次辩观智。如先有境可得论观。若未有境何所可观。譬如境鼓后方映击。今从义便。先明世音。后论观智也。世者为三。一五阴世间。二众生世间。三国土世间。既有实法即有假人。假实正成即有依报故名三种世间也。世是隔别即十法界之世亦是十种五阴。十种假名。十种依报。隔别不同故名为世也。间是间差。三十种世间差别不相谬乱。故名为间。各各有因各各有果。故名为法。各各有界畔分齐。故名为界。今就一法界复有十法。所谓如是相性究竟等。十界即有百法。十界相互则有千法。如是等法皆是因缘生法。六道是惑因缘法四圣是解因缘法。大经云。无漏亦有因缘。因灭无明即是三菩提灯。是诸因缘法即是三谛。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亦名为假名亦名中道义。故明十种法界三十种世间。即是所观之境也。此境复为二。所谓自他。他者谓众生佛。自者即心而具。如华严云。心如工画师造种种五阴。一切世间中莫不由心造。

问。自他那得各具十法界。

答。观身实相观佛亦然。华严云。心然佛亦然。心佛及众生是三无差别。岂不各各具三谛境耶。音者即十法界口业之机也。界既不同音亦有异。问众生各有三业何意但观音。然通论皆得。常念恭敬得离三毒即是观世音。礼拜供养所求愿满即是观世身。而今但言观世音者。旧释此义为六。一趣立者。诸名不可累出举一趣以标名。若称为观世身者。已复还问此言。何意不名观世音此则非问。二随俗者。释迦所说以音声为佛事。故言观世音。若游诸国土随彼所宜。三互举者。能观所观。所观即众生色心也。今从能观故但言观。能闻所闻。能闻是圣人耳识。所闻是众生音声。今取所闻之音声。举所闻得能闻。举能观得所观。从此为名故言观世音。旧问。能所既尔何不取。所观之色心能闻之耳识。以标名称为闻色心菩萨耶。旧答云。菩萨一观于色心此是应广。众生之一音此是机狭。若从难者则机有两字应但一字。便是应狭机广故不如所难。今更作难。此语应从义理那得逐字。菩萨以能观色心。何意不能观音声。众生何意但以声感色心不能感耶。若其俱感俱应此逐字为。观则感应齐等若为判其广狭。今不作此明互举凡圣感应皆通三业。而圣人与意凡夫与声。故言观世音尔。四义摄者。如发声必先假意气触唇口其音能出。口业若成则摄得身意。若观于口业亦摄得身意。观余不尔故言义摄。五隐显者。身虽礼拜意虽存想。未知归趣何等故名隐。若口音宣畅事义则彰故名显。举

显没隐故言观世音。六难易者。临危在厄。意则十念难成身则拜跪迟钝。口唱为急故成机。从易受名也。又第六为有缘。观音昔为凡夫居兹忍界见苦发誓。今生西方多还此土。既有誓缘急须称名。今明。若如前六义皆遍有所举。若依释论其义即圆。何以故。出入息是身行觉观是口行受为心行。心觉观故尚具三业。何况发音成声而不备三业耶。但举一观即备三应。但举一音即备三机。而凡情谓声强智利逐物标名。圆义往推悉皆具足。

## 观音玄义卷下

第二明观者。又为二。一结束世音之境。二明能观之智。结境即为六。一结十法界是因缘境。二四谛境。三三谛境。四二谛境。五一实谛境。六无谛境。此具出大本玄义。二明观智者。傍境明智作五番明观智。就因缘则四番因缘论观。四谛亦有四番论观。三谛有两番论观。二谛有七番论观。一实谛则一番论观。无谛则无观。如此等义具在大本。今约三谛明观。若通论十法界皆是因缘所生法。此因缘即空即假即中。即空是真谛即假是俗谛即中是中道第一义谛。若别论六道界是因缘生法。二乘界是空菩萨界是假佛界是中。论境即有二意。今对境明观亦为二意。一次第三观。二一心三观。次第者。如璎珞云。从假入空名二谛观。从空入假名平等观。二观为方便得入中道第一义谛观。此之三观即是大品所明三智。一一切智。知一切内法内名一切能知能解。一切外法外名能知能解。但不能用以一切道起一切种。故名一切智。二道种智。能知一切道种差别则分别假名无谬。故名道种智。三一切种智。能于一种智知一切道知一切种。一相寂灭相种种行类能知能解。名一切种智。通而为论观智是其异名。别而往目因时名观果时名智。此三观智即是大经四种十二因缘观。下中上上上。涅槃通取析法明于四观。大品璎珞直就摩诃衍但明三观三智。今若开二经合涅槃者。应开衍法从假入空观生灭一切智也。若合涅槃就二经。合下中二观同是一切智也。若将三经若开若合对五眼者。天眼肉眼照粗细事皆是世智。悉为诸观境本。若三观三智从此即入体法一切智。若四观四智此即入析法一切智故肉眼天眼为本。若入一切智对慧眼。道种智对法眼。一切种智对佛眼。中论偈因缘所生法一句为观智之本。三句对三智。若将三观智对四教。即须开之如前。若将涅槃四观对四教。下智是生灭一切智对三藏教也。中智是体法一切智对通教也。上智即道种智对别教。上上智即一切种智对圆教。所以应明三观。那忽对四教者何。若无教即无观。禀教修观得成于智。所以明教也。教必有主。有主即佛也。或可一佛说四教。或可示四相明四佛。四教既有四主即应有四补处。即是四种菩萨辅佛弘此四教也。

若言诸法寂灭相不可以言宣。大经云。生生不可说乃至不生不生

亦不可说。一教尚不可说云何有四。

答。理论实尔皆不可说。赴缘利物有因缘故亦可得说。非但生生可说乃至不生不生亦可说。以佛教门出生死苦。三藏教者。如释论引迦旃延子明菩萨义。释迦初为陶师值昔释迦佛发愿。从是已来始发菩萨心。即是行人所求菩提即名为法。深厌苦集欣求灭道。即起慈悲心誓度一切。行六度行。行愿相扶拔苦与乐。所以者何。悭名为集堕饿鬼名苦。行檀名道悭息名灭。菩萨自伏悭贪悲心熏物。众生称名即能脱苦。自行檀施慈心熏物。物应可度即能示现令得安乐。当知为满弘誓而修檀行也。乃至愚痴名集生天名苦。修慧名道痴伏名灭。修慧度时自破苦集为成悲心以熏众生。众生称名即得解脱。自证道灭以成慈心以熏众生。众生有感应机得度。故知行填于愿。行此六度各论时节。尸毗代鸽是檀满。须摩提不妄语是尸满。歌利王割截不动是忍满。大施抒海是精进满。尚阇梨坐禅是定满。劬傧大臣分地是般若满。如此修行至初僧祇劫。不知作佛不作佛。第二僧祇心知作佛口不言作佛。第三僧祇心知口言。过三僧祇已又百劫种相。百福凡用三千二百福修成。三十二大人相现时方称菩萨摩诃萨。但伏惑不断。如无脂肥羊。取世智为般若即此意也。用此菩萨行对声闻行位者。初僧祇可对总别念处。二僧祇可对暖法。三僧祇可对顶法。百劫种相可对忍法。坐道场时可对世第一。三十四心断结成佛。即对十六心发真乃至九解脱无学也。尔时坐道场上三十四心断惑。正习俱尽名为三藏佛。所以释迦精进弟子纯熟。以精进故九劫前超八相成佛。此即是三藏教主所说教门。此中补处位在百劫。种相伏惑住最后身。六度行成誓愿将满。慈悲熏于众生拔苦与乐。若就此辩者。但是因缘生法世智明观。即是三藏教观世音义也。

问。依三藏说释迦弥勒同时发心。一超九劫。何意二佛俱成贤劫中佛耶。

答。释迦值弗沙促百劫。弥勒值诸佛何必不促为九十一劫耶。

若尔则无百劫义。

答。任此法门则有百劫。以精进力传超。通教者。如大品明。三乘之人同以第一义谛无言说道。断烦恼入涅槃。共缘一理用观断惑通也。亦名共般若教。此事与三藏异。释论破云。岂以不净心修菩萨行。如毒器盛食。食则杀人。檀有上中下。谓舍财身命也。勇士烈女亦能舍身。何得中舍名檀满。中檀但名施非波罗蜜。不见能所财物三事皆空非悭非施。此是真檀波罗蜜。乃至非愚非智无著空慧。名真般若不取世智。论云若不信空一切皆违失。当知汝所修皆不与理相应。若信诸法空一切有所作。良以空故能成一切诸法。故知若得空慧能具

一切法也。又复菩萨无量劫修行。何但三阿僧祇。如是等种种破三藏失。以显摩诃衍中通教意也。大品云。菩萨发心与萨婆若相应。此即观真断结与理相应也。发心已来即观真断结便称菩萨。即是假人也。又观真即是法也。常与慈悲俱起。自断苦集修道灭。亦以慈悲誓愿断一切众生苦集与其道灭。体达诸法如幻如化不生不灭。三事俱亡以行檀。乃至一切法无所著名般若。以此诸行填愿。即能破四住惑见第一义。则有三乘共十地。所谓干慧乃至佛地。若将此十地来对声闻者。干慧地对总别念处。性地对四善根位。八人地对八忍。见地对初果。薄地对二果。离欲地对三果。已办地对四果。支佛地自对支佛位。菩萨地自是出假方便。道观双流断正侵习佛地尽。故论云。是人烦恼尽习不尽。以誓扶习还生三界。利益众生净佛国土。岂同三藏菩萨伏惑行六度行耶。此菩萨修行断惑余残未尽。譬若微烟。慈悲五道示现度物。众生若称名若感见。即能拔苦与乐解脱得度也。此是通教体假入空观。亦名一切智。即是通教观世音义也。别教者别异通也。别明不共般若故言别也。比教虽明中道。为钝根人方便说中。次第显理广明历劫修行。故大品云。有菩萨从初发心游戏神通净佛国土。次第修习恒沙法门助显中理。前却四住次破尘沙后破无明。十信通伏诸惑而正伏四住。十住亦是通伏诸惑。而正断四住成一切智。十行出假断无知。成道种智兼伏界外尘沙。十回向断界外尘沙。成道种智正修中道伏无明。十地断无明见佛性。成一切种智。譬如烧金尘垢先去然后镕金。次第断结亦复如是。此菩萨发心秉法慈悲修行。自断无明成就真应。大誓慈悲熏于法界。众生机感即拔苦与乐。此是从空出假观道种智。别教观世音义也。圆教者。此正显中道遮于二边。非空非假非内非外观十法界众生。如镜中像水中月。不在内不在外。不可谓有不可谓无。毕竟非实而三谛之理宛然具足。无前无后在一心中。即一而论三。即三而论一。观智既尔谛理亦然。一谛即三谛。三谛即一谛。大品云。有菩萨从初发心即坐道场转法轮度众生。即于初心具观三谛一切佛法。无缘慈悲于一心中具修万行诸波罗蜜。入十信铁轮已能长别苦轮海。四住惑尽六根清净名似解。进入十住铜轮初心即破无明。开发实相三智现前。得如来一身无量身湛然应一切。即是开佛知见示悟入等。文云。正直舍方便但说无上道。又云。今当为汝说最实事。即是圆教一实之谛三观在一心中也。大品云。若闻阿字门则解一切义。大经云。发心毕竟二不别如是二心前心难。是故敬礼初发心。即是义也。此中知见但称为佛知佛见。即是一切种智知佛眼见。佛眼见佛智知。非不照了余法。从胜受名。譬如众流入海失本名字。大论云。十智入如实智无复本名。但称如实智。眼亦如是。五眼具足成菩提。而今但称为佛眼。大经云。学大乘者虽有肉眼名为佛眼。若例此语学小乘者。虽有慧眼名为肉眼也。若能如是解者名圆教人法。约无作四谛起无缘慈悲。修不二定慧成真应二身。真遍法界药珠普应一切。横竖逗机冥显两益。以无缺宝藏金刚般若。拔根本究竟解脱。以首楞严法

界健相与三点涅槃大自在乐。是名中道第一义谛观一切种智。是名圆教观世音义也。

问。此观。观众生非空非有。云何行慈悲。

答。如净名中说。

问。若观十法界非空非假者。即是破一切因果耶。

答。若不明中道则不识非权非实。亦无权无实则无四番因果。若明中道则权实双照。得有三种权四谛苦集因果三种道灭因果。乃至一实无作四谛世出世因果。宛然具足在一念心中。所以者何。以实相慧觉了诸法非空非有。故名为佛宝。所觉法性之理三谛具足。即是法宝。如此觉慧与理事和名僧宝。事和即有前三教贤圣僧。与理和即有圆教四十二贤圣僧。故大经月光增损而举两喻。前十五日约光论增。后十五日约光论减。而其月性实不偏圆。前后往望不无盈昃。月性圆者喻于实相。光明增减以喻智断。智光增者即诸法不生而般若生。断光减者即是诸法不灭而烦恼灭。大经亦称无明为明。故知用譬邪光灭也。如是增减日日有之。如是智断地地皆具。若十五日体圆光足。则月不更圆光不更盛。此喻中道理极菩提智满。故云不生不生名大涅槃。若三十日体尽光减究竟无余。此喻无明已遣邪倒永除无惑可断。故云不灭不灭名大涅槃。初三日月即喻三十心智断。次十日月喻十地智断。十四日月喻等觉智断。十五日月喻妙觉智断。仁王天王等般若以十四日譬十四般若。即此意也。如此明僧宝智断皆约中道一实相法。一切因果无所破失也。若不明中道非空非假但计断常等。即是破生灭四谛世出世因果。破三藏三宝。若但说无常生灭者。即破无生四谛通教三宝。若但说体法不生不灭真谛者。即破无量四谛别教三宝。若但说次第显非空非假者。此亦破圆教无作四谛一体三宝。传传相望前所破失者多。后所破失者少。可以意得。

问。若圆修实相一法三谛一心三观具足诸法。亦应一教四。诠称于圆教即足。何用四教如前分耶。

答。上开章云。次第三观一心三观。明教亦二。若一教圆诠一切诸法者赴利根人。若四教差别逗钝根人。若不假渐次分别圆顿何由可解。用别显圆故先明四教也。虽说种种道其实为一乘。又于如来余深法中示教利喜。余法即三方便引导弄引开空法道。若入佛慧方便无用。故云唯此一事实余二则非真。故知但一圆顿之教一切种智中道正观。唯此为实观世音。余皆方便说也。

复次若有所说若权若实悉是方便。非权非实言语道断心行处灭不

可说示。不生不生妙悟契理方名为真。此亦无实可实。次明观心者。夫心源本净无为无数非一非二。无色无相非偏非圆。虽复觉知亦无觉知。若念未念四运检心毕竟叵得。岂可次第不次第偏圆观耶。犹如虚空等无有异。此之心性毕竟无心。有因缘时亦得明心。既有论心即有方便正观之义。譬如虚空亦有阴阳两时。心亦如是。虽无偏圆亦论渐顿。若作次第观心者即是方便渐次意也。若观心具有性德三谛性德三观及一切法。无前无后无有次第一念具足。十法界法千种性相因缘生法。即空即假即中。千种三谛无量无边法一心悉具足。此即不次第观也。华严云。一切世间中无不从心造。心如工画师造种种五阴。若观心空从心所造一切皆空。若观心有从心所生一切皆有。心若定有不可令空。心若定空不可令有。以不定空空则非空。以不定有有则非有。非空非有双遮二边。名为中道。若观心非空非有。则一切从心生法亦非空非有。如是等一切诸法在一心中。若能如是观心。名上上观得诸佛菩提。净名云。观身实相观佛亦然。观身相既等于佛观心相亦等于佛。华严云。心佛及众生是三无差别。当知观此心源与如来等。若作余观观心皆是方便。名为邪观。若作如此圆观。名为真实正观。即开佛知见坐如来座。如此慈悲即是入如来室。安忍此法即是着如来衣。修此观慧即是如来庄严。其人行住坐卧皆应起塔。生如来想如此观心名观佛心也。第二明普门。即为二。一通途明门二历十义解释。通六意者。一略列门名。二示门相。三明权实。四明普不普。五约四随。六明观心。列门名者。通从世间。如人门户通至贵贱居室。凡鄙以十恶五逆为门。通至三途。清升以五戒十善四禅四定等为门。通至人天。外道以断常为门。通至惑苦。爱以四倒为门。见以四句为门。善恶虽殊束而为言。俱是有漏世间之门。通至生死尔。若就佛法论门亦复众多。三藏四门通有余无余涅槃。通教四门近通化城远通常住。别教四门渐通常住。圆教四门顿通常住。此则四四十六教门。又有十六观门。合三十二门。能通之义分别其相在大本玄中。二示门相者。三藏四门所谓阿毗昙是有门。成实是空门。昆勒亦空亦有门。车匿非空非有门。一一广明行法判贤圣位。由门通理。通教四门者。谓如幻之有。如幻之空。亦空亦有。非空非有。一一作行相判贤圣位。由门通理。别教四门。观佛性如闇室瓶盆即有门。观佛性如空迦毗罗城空即无门。观佛性如石中金福人得宝罪人见石。是亦有亦无门。观佛性离二边即中道。非有非无门。一一作行相判位由门通理。圆教四门名不异别。但一门即三门。三门即一门。不一不四无历别之殊。圆融不四之四。一一判不思议行位之相由门通理。此义皆在大本。次论诸门权实。三藏通教教观。十六门能通所通皆是权。别教教观能通是权所通是实。圆教教观八门能通所通皆是实。具论在彼玄义。次明普不普者。若凡夫外道见爱等门尚不能通出三界。何况普耶。三藏通教虽通化城亦复非普。别教渐通亦非普义。唯圆教教观实相法门能遍十法界。千性相三谛一时圆通。圆通中道双照二谛。独称为普门也。

复次如净名中说入不二门者。生死涅槃为二。不依生死不依涅槃。名为不二。亦复非一。何以故。既除于二若复在一。一对不一还复成二。岂名不二耶。今不在二故言不一不二。亦名不有不无。不有是破假。不无是破空。不有是破二。不无是破一。若尔者。应存中道中道亦空。大经云。明与无明其性不二。不二之性即是中道。中道既空于二边此空亦空。故名空空空。名不可得空。是为入不二法门。即是圆教就空门辩普门之意也。三十一菩萨各说不二门。文殊说无说为不二门。净名杜口为不二门。细寻彼文皆有四门义。肇师注云。诸菩萨历言法相即有门。文殊言于无言此即空门。思益云。一切法正一切法邪。亦是普门意。游心法界如虚空。是亦空亦有门。净名默然即非空非有门。大品四十二字门先阿后茶中有四十字。皆具诸字功德。此亦是不二普门。上方便品云。其智慧门难解难入。譬喻云。唯有一门而复狭小。众经明实理门者。悉普门意也。四随观心等悉在大本。二别释普门者。至理非数赴缘利物。或作一二之名。或至无量。广略宜然且存中适十义一慈悲普。二弘誓普。三修行普。四断惑普。五入法门普。六神通普。七方便普。八说法普。九供养诸佛普。十成就众生普。上过途普门已约法竟。此十普门皆约修行福德庄严。前五章是自行。次三章是化他。后二章结前两意。自行中前四是修因后一是明果。修因又二。初二是愿。后二是行。总生起者。菩萨见一切苦恼众生起大慈悲。此心虽不即是菩提心能发生菩提心。譬如地水虽非种子能令芽生。今因大悲起菩提心亦复如是。次誓愿者。若但慈悲喜多退堕。鱼子庵罗华菩萨初发心三事。因时多及其成就少。以不定故。须起誓愿要期制持此心。即菩提坚固。次明修行者。若但发愿于他未益。如无财物势力权谋不能拔难。菩萨亦尔。须福德财神通力智慧谋。乃可化道。大经云。先以定动后以慧拔。修行填愿意在此也。次断惑者。成论人无碍道伏解脱道断。若然者。修行是伏道为因。断惑是解脱道为果。若毗昙明无碍道一念即断。那得容与七觉而有伏惑之义。以方便道伏无碍道断解脱道证。引释论云。无碍道中行名菩萨。解脱道中行名佛。此约究竟为语。佛证三菩提。名解脱道也。若然者。修行是方便道。断惑是无碍道。入法门是解脱道。取此自行次第也。次神通者。若欲化他示三密。神通是示色身。方便示意同情。说法是示口随其类音。此是化他次第也。供养诸佛结自行。非但华香四事是供养。随顺修行是法供养。于供养中最。大经云。汝随我语即供养佛。禀教而行是结自行也。成就众生是结化他。菩萨四威仪中尚不忘众生。何况入诸法门净佛国土。皆为饶益一切众生。故一句结化他也。次解释者。始从人天乃至上地皆有慈悲。此语乃通不出众生法缘无缘。若缘众生众生差别假名不同。因果苦乐有异。尚不得入于法缘之慈。何得称普耶。若法缘无人无我无众生。从假以入空尚不得诸假名。何况是普。若无缘慈者。不缘二十五有假名。不缘二乘涅槃之法。不缘此二边。虽无所缘。而能双照空假。约此起慈名无缘慈。心

通三谛称之为普也。别释者。若修众生缘慈者。观一法界众生假名。可不名普。今观十法界众生假名。一一界各有十种性相本末究竟等。十法界交互即有百法界千种性相。冥伏在心虽不现前宛然具足。譬如人面备休否相。庸人不知相师善识。今众生性相一心具足。亦复如是。凡人多颠倒少不颠倒理具情迷。圣人知觉即识如彼相师。知此千种性相皆是因缘生法。若是恶因缘生法。即有苦性相乃至苦本末。既未解脱。观此苦而起大悲。若观善因缘生法。即有乐性相乃至乐本末。观此而起大慈。具解如大本。今约初后两界中间可解。地狱界如是性者。性名不改。如竹中有火性。若其无者。不应从竹求火从地求水从扇求风。心有地狱界性亦复如是。地狱相者。揽而可别名之为相。善观心者即识地狱之相。如善相师别相无谬。故名相也。体者以心为体。心觉苦乐故以当体。譬如钗铛环钏之殊。终以银为体质。六道之色乃异只是约心。故心为体也。乃至运御名力。缘山入火皆是其力也。作者为动曰作。已能有力即有所作。或作善作恶也。因者业是因也。缘者假藉为缘也。如爱润业因缘合也。果者习果也。如地狱人前世多淫。生地狱中还约多淫见可爱境。即往亲附名习果也。报者报果也。昔有淫罪今堕地狱受烧炙之苦。名报果也。本者性德法也。末者修得法也。究竟等者揽修得即等有性德。揽性德即具有修得。初后相在故言等也。地狱界十相性既如此。余九亦然。

问。当界有十性相可然。云何交互相有。余界交互已难可信。云何地狱有佛性相本末耶。

答。大经云。夫有心者皆当得三菩提。如仙豫杀婆罗门即有三念。又婆薮地狱人好高刚柔等义。虽在地狱佛性之理究竟不失。故知地狱界即有佛性。佛相者即是性德之相也。净名经云。一切众生即菩提相。圣人鉴之冷然可别也。体者即是地狱界心实相理也。力者法性十力变通大用也。作者从无住本立一切法。如师子筋师子乳也。因者正因也。缘者性德缘了也。果即般若菩提大果也。报即大涅槃果果也。本即性德。末即修得。等者修得相貌在性德中。性德中亦具修得相貌。故言究竟等也。大经云。雪山之中有妙药王亦有毒草。地狱一界尚具佛果性相十法。何况余界耶。地狱互有九界。余界互有亦如是。菩萨深观十法界众生。千种性相具在一心。远讨根源照其性德之恶性德之善。尚自冷然。何况不照修得善恶耶。如见雪山药王毒草。以观性德恶毒恻怆怜愍。起大悲心欲拔其苦。以观性德善乐爱念欢喜。起大慈心欲与其乐。此十法界收一切众生罄无不尽。缘此众生假名修慈。岂非众生慈普耶。

问。地狱界重苦未拔。云何言与乐耶。

答。众生入地狱时多起三念。菩萨承机即与乐因。故言与乐也。

又菩萨能大悲代受苦。令其休息。余界苦轻与乐义可解。二法缘慈者。观十法界性相一切善恶悉皆虚空。十法界假名假名皆空。十法界色受想行识行识皆空。十法界处所处所皆空。无我无我所皆不可得。如幻如化无有真实。常寂灭相终归于空。众生云何强计为实。良以众生不觉不知为苦为恼。不得无为寂灭之乐。拔其此苦而起大悲。欲与其此乐故起大慈。净名云。能为众生说如此法。即真实慈也。若缘一法界法起慈者可不名普。今缘十法界法岂非普耶。是名法缘慈普也。三无缘慈者。若缘十法界性相等差别假名。此假则非假。十法界如幻如化空则非空。非假故不缘十法界性相。非空故不缘十法界之真。既遮此二边无住无著。名为中道。亦无中可缘毕竟清净。如是观时虽不缘于空假。任运双照二边。起无缘慈悲拔二死之苦。与中道之乐。如磁石吸铁。无有教者自然相应。无缘慈悲吸三谛机更无差忒。不须作念故言无缘慈悲也。行者始于凡地修此慈悲。即得入于五品弟子。观行无缘慈悲。进入十信位相似无缘慈悲入于十住。方是分证无缘慈悲。乃至等觉邻极慈悲熏众生。不动如明镜。无念如磁石任运吸铁。故名无缘慈悲。三谛具足名之为普。通至中道故称为门也。二弘誓普者。弘名为广。誓名为制。愿名要求。是故制御其心广求胜法。故名弘誓也。弘誓本成慈悲。慈悲既缘苦乐弘誓亦约四谛。若见苦谛逼迫楚毒辛酸。缘此起誓故言未度令度也。若见集谛颠倒流转迷惑系缚。生死浩然而无涯畔。甚可哀伤约此起誓故言未解令解也。清净之道众生不识。行此道者能出生死至安乐地。欲示众生立于此道。故言未安令安。灭烦恼处名为涅槃。子果缚断获二涅槃。约此起誓故云未得涅槃令得涅槃。生死因难识苦果易知。故先果后因。涅槃理妙须方便善。故先因后果。大经云。不解钻摇浆犹难得况复生酥醍醐。如此四意但一往。只迷心起业业即感果。欲识果源知果因集。制心息业则生死轮坏。烦恼调伏名之为道。修行不懈苦忍明发。子果俱断证尽无生。名之为灭。虽有四别终是一念。更非异法。四谛既尔弘誓亦然。次明普不普者。若凡夫既厌下攀上。约此立誓是不名普。二乘见三界火宅畏此修道。此乃见分段四谛亦不名普。若别教先约分段次约变易此亦非普。若圆教菩萨于一心中照一切苦集灭道。遍知凡夫见爱即有作之集。二乘着空即无作之集。故净名云。法名无染。若染于法。是名染法。非求法也。又云。结习未尽华则着身。即是变易之惑全未除也。大经云。汝诸比丘于此大乘未为正法除诸结使。即无作集也。乃至顺道法爱生亦是无作集也。是名遍知集。遍知苦者。以有集故即能招苦报。有作之集招分段苦。无作之集招变易苦。即知苦谛也。遍知对治苦集之道灭。从五戒十善不动不出。二乘四谛十二因缘。通至有余无余涅槃。通教亦尔。别教历别通至常住。不能于一道有无量道。不名普道。圆教中道即是实相。普贤观云。大乘因者诸法实相。修如此道名为圆因称为普道。故所得涅槃即是究竟常住。一切烦恼永无遗余。譬如劫火无复遗烬。故名普灭。所观四谛既周。缘谛起誓何得不

遍。故称弘誓普也。私用观十法界性德修得善恶。而起弘誓论普不普。自是一节大义。与四谛语异故追用之亦应善也。三明修行普。先明次第修行。次明不次第修行。具在大本行妙中。四明断惑普者。若从假入空止断四住惑。华犹着身。未为正法除诸结使。但离虚妄非一切解脱。若从空入假止除尘沙。不依根本而断亦不名普。若空假不二正观中道。根本既倾枝条自去。如覆大地草木悉碎。故名断惑普也。五入法门普者。二乘若入一法门不能入二。何况众多。若修历别之行阶差浅深。我唯知此一法门余不能知者。此亦非普。若入王三昧一切悉入其中。譬如王来必有营从。营从复有营从。王三昧亦如是。入此三昧一切三昧悉入其中。所谓三谛三昧。三谛三昧复有无量法门而为眷属。亦皆悉入王三昧中。故名入法门普。六神通普者。若大罗汉天眼见大千。支佛见百佛土。菩萨见恒沙佛土。皆是限量之通故不名普。何以故。缘境既狭发通亦小。今圆教菩萨缘十法界境发通。遍见十法界而无限极。三乘尚不知其名。何况见其境界。眼见既尔余例可知。神通妙中当广说。七方便普者。进行方便是道前方便。起用方便是道后方便。今正明道后方便也。若二乘及小菩萨所行方便入一法门。若欲化他齐其所得起用化物。道前道后俱非是普。圆教菩萨二谛为方便。收得一切方便。入中道已双照二谛。二谛神变遍十法界。而于法身无所损减。道前道后皆名为普。八说法普者。二乘小菩萨说法不能一时遍答众声。又殊方异俗不能令其俱解。大经云。拘絺罗于声闻中四无碍辩为最第一。非谓菩萨也。今圆教人一音演法。随类得解。以一妙音遍满十方界。如修罗琴随人意出声。故名说法。说法妙中广说。九供养诸佛普者。就此为二。一事二理。华严云。不为供养一佛一国土微尘佛。乃至为供养不可说不可说佛。能不起灭定现诸威仪。安禅合掌赞诸法王。以身命财一切供具。周至十方。譬如云雨供养诸佛也。理解者。圆智正观之心名为觉。觉即是佛义。万行功德熏修此智此智名一切。修功德资供此智。即是供养一切智。净名云。以一食施一切。故云供养诸佛普。十成就众生普者。譬萤火灯烛星月为益盖微。日光照世。一切卉木丛林遍令生长华果成就。外道如萤火二乘如灯烛。通教如星别教如月。成就义约。今圆教圣人慈慧饶润。冥显两益而无限量。华严云。菩萨不为一众生一国土一方众生发菩提心。乃为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微尘国土众生发心。成立利益一时等润。譬如大雨一切四方俱下。故名成就众生普。普门之义何量何边岂可穷尽。如净名之俦不能受持。今此观世音普门即对三号。观即是觉。觉名为佛。世音是境。境即是如。普门即正遍知。此之三义不可穷尽。若见其意则自在说也。私就普门品搜十普之义。证成此者。若如观音愍诸四众受其璎珞者。诸是不一之名。愍是悲伤之义。此即慈悲普。有慈悲任运有弘誓普义也。以种种形游诸国土度脱众生。即是净佛国土。岂非修行普。自既无缚能解他缚。自既无毒令他离毒。一时称名皆得解脱。皆是偏悉之言岂非断惑普。普门示现即是入法门普。方便

之力即是方便普。神通力者即神通普。而为说法即说法普。多所饶益即成就众生普。分作二分奉二如来即供养诸佛普。如是义意悉在经文。故引以为证也。第二释体者。以灵智合法身为体。若余经明三身者。则单以法身为体。此品但有二身义。故用理智合为体也。只此智即实相理。何以故。若无灵智实相隐。名如来藏。今知权实相与理不二。如左右之名尔。若明实相体义。广出大本玄义。第三明宗者。以感应为宗。十界之机扣寂照之知。致有前后感应之益。益文虽广直将感应往收。如牵纲目动。所以用感应为宗。余经或用因果为宗。今品不尔者。因果语通从凡乃至上地。各有因果。能感所感既皆有因果。但经文意似不至此。机家虽有因果但以感为名。圣虽无因果但以应为名。则扶文义便也。感应义有六。一列名。二释相。三释同异。四明相对。五明普不普。六辩观心。具在大本。

问。若言机者。是微善之将生。恶微将生亦是机不。

答。然。

问。机为是善为不善。若已是善何须感圣。若未是善那得言善之将生。

答。性善冥伏如莲华在泥。圣人若应如日照则出。

又问。若言机是关者。为善关不善关。若已是善何须关圣而成善。若非是善复何得关圣而成非善。凡圣条然何曾相关。

答。善关于大慈恶关于大悲。故言相关。

问。若言宜释机者。此乃是应家观机用与之言。那释感义。

答。圆盖圆底互得相宜。

问。为用法身应为用应身应。应身无常此则无应。法身若应此则非法身。

答。法既言身何不言应。应身既称应何意不应。故俱应。

又问。感应为一为异。若一感即是应凡便是圣。若异则不相关。

答。不一不异而论感应。

问。感应为虚为实。若是实者凡夫是实。实则何可化。若言是虚虚何所化。

答。云云。以他。

问。圣人是所感凡夫是能感。圣人是能应凡夫是所应。所感非是感所应非是应。云何言感应道交。

答。所感实无感从感名所感。言圣人是所感。所应实无应。从应名所应。言凡夫是所应。还是感所为应能。应能为感所。亦是应所为感能。感能为应所。既无感应之实。亦无感应之异。不异而异者。圣没所感目为能应。凡没所应目为能感。故言感应道交。私难此语。若实无感应之异。今圣没能感凡没能应。何不圣没能应凡没能感。若如此则无凡圣之殊。若不如此感应便异何言不异。又感能无感能之实。而名感能者何不名应能。若应所无实何不名感所。若尔则无凡圣感应。若不尔则是异云何不异。又难。若以感能为应所感所为应能。此是自生义。若能应只是所应能感只是所感。还是自生义。若应能生应所感能生感所。能感生所感所感生能感。能应生所应所应生能应。皆是从他生。岂非他性义。若共生则二过。若离二堕无因过。

问。若尔则无感应。

答。圣人以平等无住法不住感。以四悉檀随机应尔。

问。妄执之善能感不。

答。妄执是恶亦得感。

问。妄执既非一应亦为二。

答。应本无二为缘何所不作。

问。凡名凡僻。善则招乐恶则感苦。圣名为正。正则非善非恶非苦非乐。善恶之僻何能感非善非恶之正耶。

答。正圣慈悲拔其善恶之僻。令入非善非恶之正。故有感应。

第四慈悲利物为用者。二智不当用耶。

答。二智语通今别附文。以盛明隐显之益。故以此当用尔。他释。法身冥益为常。应身暂出还没为无常。今明。法身常寂而恒照此理宜然。应身处处利益未尝休废亦是常义。若言有应不应以为无常者。法身亦有益无益故知俱是常无常俱有冥显。如日月共照一亏一盈。如来恒以常无常二法熏修众生。故言二鸟双游。而呼为常无常尔。譬如种植或假外日风雨内有土气暖润。而万物得增冥显两益亦复

如是。此中应用王三昧十番破二十五有。以辩慈悲益物之用。具在大本玄中。

问。观音利物广大如此。为已成佛。犹是菩萨。

答。本地难知而经有两说。如观音受记经明。观音势至得如幻三昧。周旋往返十方化物。昔于金光师子游戏如来国王名威德。化生二子。左名宝意即是观音。右名宝尚即是势至。往问佛何供养胜。佛言。当发菩提心。从如来初发菩提心。次阿弥陀佛后当成正觉。观音名普光功德山王。势至名善住功德宝王。又如来藏经亦云。观音文殊皆未成佛。若观音三昧经云。先已成佛号正法明如来。释迦为彼佛作苦行弟子。二文相乖此言云何。乃是四悉檀化物。不可求其实也。第五明教相者。夫观音经部党甚多。或请观世音。观音受记观音三昧。观音忏悔。大悲雄猛观世音等不同。今所传者即是一千五百三十言法华之一品。而别传者。乃是昙摩罗谶法师亦号伊波勒菩萨。游化葱岭来至河西。河西王沮渠蒙逊归命正法。兼有疾患以告法师。师云。观世音与此土有缘。乃令诵念患苦即除。因是别傅一品流通部外也。此品是法华流通分。既通于开权显实之教。令冥显两益被于将来。以十法界身圆应一切。使得解脱。圆人秉于圆法流通此圆教故。即是流通圆教相也。五味为论即是流通醍醐味也。

问。文云。方便之力种种不同。说亦应异。何得是圆教相。

答。就能说之人为圆。弘圆教遍逗法界之机。机虽不同不可令能秉法人随机而遍。例如佛于一乘分别说三。岂可令佛便是声闻缘觉耶。又付嘱云。若人深信解者为说此经。若不信者于余深法中示教利喜。既奉佛旨圆逗万机。种种不同只是流通圆教。又问。能说人圆于教亦圆。行人机异此人禀何教耶。若禀偏教与鹿苑人同若禀圆教机亦应。一答昔鹿苑佛未发本显迹。不会三归一。人法未圆。所禀方便不得称圆。今经已开显权实。虽是种种身本迹不思议一。虽说种种法为开圆道。于义无咎。

问。上文云正直舍方便。此中那言以方便。

答。上正显实故言其舍。此中论用故言示现。体用不思议一也。

观音玄义记四卷

# 观音玄义记卷第一

知礼俯伏惟念。早年慕学投迹宝云。遇授法师讲说此品。神根既钝遂数咨疑。先师念我学勤。不辞提耳。故所说义粗记在心。昔同闻人今各衰朽。虑乎先见不益后昆。共勉不才抄录于世。但疑识暗谬有所传。圆宗哲人刊正是望。时天禧五年岁在辛酉八月一日绝笔故序。

观音玄义从略标之具存应云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玄义。以其序中及以正文具明人法。故且略标。言玄义者能释之义门也。玄者幽微难见之称。义者深有所以也。斯盖大师以三昧力彻法性际。深见今品人法之意也。应知名等五义皆悉幽微七方便人智莫能见。卷上者。既有两轴乃以上下而甄别。之次示能说之人。即天台智者。既是门人记录所说。故不敢正斥其法讳也。天台山者即大师栖身入寂之所。故以此处显其人也。若山之得名居之所自。入灭相状灭后灵异。具于大本及辅行别传等文。今不备述。智者者。即隋帝求受菩萨大戒讫。师云。大王迂遵圣禁宜号总持。王曰。地持经云。传佛法灯即是智者。师既传灯可号智者。自此凡上书疏皆云弟子总持和南智者。言大师者。斯乃帝王大人所师故称也。非同今时补署之号。说者悦也。纵乐说之辩悦妙悟之怀。异乎诸师采摭经论。著述疏章消解经文也。故大忍法师睹智者说法。对众叹云。此非文疏所载。乃是观机纵辩。般若非钝非利。利钝由缘。丰富适时。是其利相。池深花大钝可意得。记录乃是章安尊者。解行灵异始终事迹。本传具彰。释文为二。初释序文二。初叙真应益物二。初正明真应二。初示二身妙用三。初明体妙故。二用泯亡二。初法融应泯。法界圆融者。色心依正以即性故。趣指一法遍摄一切。诸法遍摄亦复如是。法法互遍皆无际畔。乃以无界而为其界。此之法界无不圆融。即百界千如百如千界也。是故得云唯色唯心唯依唯正。若不尔者。即非圆融。观音证此以为本体。全此妙体而起应像。以法界应赴法界机。亦是以法界机感法界应。法界无二能所自忘。感应尚忘体用宁异。故虽设应无应可存。故云像无所像。二真如下性净真忘。真如清净者。起信论云。真如者。所谓心性不生不灭。是故一切法从本已来。离言说相离名字相。离心缘相毕竟平等。无有变异不可破坏。唯是一心故名真如。又云。此真如体无有可遣。以一切法悉皆真故。亦无可立。以一切法皆同如故。既不可破立自绝言想。则与河沙烦恼本不相应。故曰清净。观音证此而为本体。即以此体示诸众生。令观行知或真似见。此知见者成伏断益。若其未有此知见者。但能三业精进成机亦离众苦。悉得名化。此皆真身益物相也。

问。同缘曰应。欻有名化。此二种身皆非智德。今何以化而为真身。

答。欻有之化即化现化也。今对像论化取化转化也。所以者何。上言于像则应化皆像。自实报下至地狱身。皆已摄尽。若欲化转凡贤入圣。须示真智。若非真身不能化转。言化无所化者。据性平等忘于化功。虽令九道皆趣涅槃。而无众生得灭度者。平等真法界佛不度众生。终日化物终日无化。二虽像下明用忘故。二益周遍二。初显益周。色心诸法虽无生性。因缘和合法尔而生。观音妙证同诸法性。虽无形相。众机扣之。无像不现。此由绝于垂应之念。故能遍应法界群机。其犹明鉴无念而现。故云无所而不像。二化无下冥益遍。以上虽字贯此句初。虽中实性不可变化。不变而变迷悟宛然。观音顺理虽知不变。常以真智化一切凡成不二圣。此则由无化物之念故。遍令他革迷成悟。其犹磁石无念而吸。故云无所而不化三故无下遮照相即。结二身德相二。初应身相。中道法界双遮二边故无所在。当体双照故无不在。化应九道之身者。此中云化作欻有释。并应成二。显益相足也。

问。经云应以佛身得度即现佛身。今那云九。

答。佛界身者有通有局。局在妙觉智相之身。三千实相以究尽故。尚非等觉心眼观见。况乎下地及凡小耶。通则三教果头之相。及以圆教凡圣所见。虽分粗妙皆名佛身。然是随机应现之相。是其事识或是业识之所见。故虽是佛身而通二乘菩萨界摄。经文从通故云现十。今文从局故云九道。二处有下真身得。通以九界名之为有。以其皆有业报故也。应身虽乃处在其中。而其真智自冥极理。故云寂入不二之旨。前即真身而垂应相。此即应相而示真身。二是以下明两用摄生。上明真应两用既然。今示与拔摄生之相。初二句明真身拔苦。次二句示应身与乐。佛答前问。三业显机感乎冥应。七难二求及以三毒尽诸苦际。故云蒙脱苦崖。佛答后问三业显应赴其冥机。三土众生十重获益。终归秘藏。故云使沾上乐。然其四誓非专与乐。虽在此明实通上句。以上三业即能感之因。此明四誓是能应之本。上下互显彼此无亏。应知三业亦通冥机。现在虽无宿生须具。二故娑下兼明本迹二。初示诸名二。初今昔因。名今堪忍土称无畏者。此经两出。怨贼难中一人唱言。诸善男子勿得恐怖。汝等应当一心称观世音名号。是菩萨能以无畏施于众生。乃至云。称其名故即得解脱。又劝供养中佛自叹云。是观世音菩萨摩诃萨。于怖畏急难之中。能施无畏。是故此娑婆世界皆号之。为施无畏者。宝藏等者。悲华经云过去散提岚界善持劫中。时有佛出名曰宝藏。有转轮王名无量净。第一太子三月供佛及比丘僧。发菩提心。若有众生受三途等一切苦恼。若能念我称我名

字。为我天耳天眼闻见。不免苦者我终不成无上菩提。宝藏佛云。汝观一切众生欲断众苦。故今字汝为观世音。二已成下过未果号。已成等者。千手眼大悲经云。此菩萨不可思议威神之力。已于过去无量劫中。已作佛竟。号正法明如来。大悲愿力安乐众生故。现作菩萨。又观音三昧经云。先已成佛号正法明如来。释迦为彼佛作苦行弟子。次当等者。观音授记经云。观世音菩萨次阿弥陀后。当成正觉。名普光功德山王如来。补处者。犹储君之义也。二其本下结难测。如上经说。或已成如来或现为菩萨。往世正法曾作释迦之师。今曰观音仍补弥陀之处。亦如妙德元是能仁九代祖师。孙已果圆祖犹因位。本迹高下安可测量。然须用其高下四句。以显诸圣难思之相。二今言下叙人法标题二。初叙人兼经字二。初叙人二。初对梵翻名。诸神咒经先称梵名。今文稍略。而其华语名多互出。此云观世音。余云观自在。唯千手眼大悲经中云。观世音自在菩萨。其义似足。然约境智而明感应。则今三字诠显无亏。若依今解已彰自住。二能所下约华释义二。初别释二。初释二。初释观字二。初中边妙达。能所圆融中智也。有无兼畅二智也。只于一心双遮双照。于照中时即达二谛。故云兼畅。是则十界言音即起即观常遮常照。二照穷下修性俱明。照穷正性见性德也。察其本末见修德也。此约妙境显其妙智。本具三千虽即三谛。对修故合但云正性。修中缘了各有本末。合掌低头缘之本也。福德庄严缘之末也。一句一偈了之本也。智慧庄严了之末也。顺修既尔逆修亦然。造恶之时慧数诸数。岂非其本。受苦之时习果报果即是其末。若以修性论其本末义复臻极。性德三千语本方尽。修起三千论末乃穷。非上三智莫照斯境。非此妙境莫发其智。函盖水乳聊可方之。二释世音。即十界众生遭苦求救。称名等音也。是所观境者。上之境智皆是能观可譬槌砧。此之世音可譬淳朴。非前境智观此世音。焉令十界俱脱三障。又复应知前之境智。即是菩萨难思体用。即能应也。世音之境乃是众生由苦成机。即能感也。此即境智及以感应。三字之中悉得成就。万像等释世。类音殊唱带世释音。俱蒙离苦致感获益。二菩萨下结。可见。二此即下总示。观等三字境智也。能所者感应也。能即能应所即所应。岂可重云能照所照。二叙经。此品既已别行于世。本多题云观世音经。或云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经。故今叙人名后略释经字。言由义者。净名玄义云。经由圣人心口故称为经。悉檀致教。经由如来心口。故名经也。又云。前圣后圣莫不经此悉檀所说之教。而得成道。文理等者。取经纬义法喻参明。文经理纬互相表发。织成行者观智之心也二普门下叙法兼品二。初叙法二。初消二字。二用一下示十普。实相者。三千皆实相相圆融。而言一者。不二义也。万德总称一乘异名。下文十义以示其相。一无缘慈悲。二无作弘誓。三圆修之行。四不断之断。五圆入法门。六无记神通。七体内方便。八施开说法。九普供诸佛。十普益众生。从愿立行自因之果。全体起用上供下益。原始要终摄诸法尽。十皆实相互通遍摄无所障碍。二叙

品。虽顺别行立乎经目。然是法华流通一品。故今叙之不忘本也。中阿含云。跋渠此翻为品。取义类同者集为一章也。二大部下释正文二。初例大部。妙玄五章解释甚委。经之一品妙义岂殊。彼但正明五字通目。今之所释一品别题。况复抗行。故须自立五义分别。虽复自立还须符彼开权显实圆妙之文。故释名则纯妙人法。显体则不二理智。明宗则难思感应。论用则无缘与拔。判教则终极醍醐。此之五章名总三别教判总别(云云)。二释名下释今文五。初释名四。初列章。二通者下示相。三何故下对根。通既是略一往对利。别解则广一往对钝。若其二往须明二持。闻持则以广说为利。义持则以略说为利。钝可意得。槃特名钝是就闻也。目连称钝盖约义也。今之二释对乎两根。须约闻义互论利钝。四今就下正释二。初通释二。初标列二。一列下正释四。初列名三。初略标示。二立名意二。初明理超名数。大师虽用十种义门通释题目。而深体达观音至人。普门妙法。本离言说心缘之相。故云至理清净等也。故起信云。一切言说假名无实。但随妄念。不可得故。二但妙下名数显理二。初约义示。上言至理清净无名相等。盖约自证绝乎言思也。今云妙理虚通假名相说。乃据被物设教而谈也。言虚通者。此明妙理无坚住性。虽无名数而能遍应一切名数。故荆溪云。性本无名具足诸名。故无说而说说即成教。是则离言依言皆顺至理。圣默圣。说俱有大益。故起信。

问曰。若一切法不可说不可念者。诸众生等云何随顺而能得入。

答曰。若知一切法虽说无有能说可说。虽念亦无能念可念。是名随顺。若离于念名为得入。今亦如是。以十种义无说而说。意令学者无念而念。二故大下引文证。般若无相即是一法。悉檀为物立种种名。三今处下正列名二。初明中当。今立十义离于太广及以太略。广则令智退。略则义不周。我今处中说令义易明了。二十义下正标列二。第二下次第三。初标示两意二。初正标示。约观约教各有生起次第不乱。二约观下明总该。若观若教能总能该。观总三心。人法慈悲初心也。福慧中心。真应至八皆在后心。缘了极性示因方圆。智断究尽明果方满。教约五时无不该括。华严顿也。三时渐也。复于渐中三藏唯小二酥部大。若论法华出前四味。以非兼但对带故也。已备诸说故今略之。二约观下解释两意二。初观次第十。初人法二。初能冠九双。慈悲等九皆以人法而为所依。是故品题特标此二。故以凡夫假实为譬。先有揽阴所成众生。方可论其种种德行。人法冠九义岂不然。二人法下当科次第二。初疑。何意乘以人法为次者。法是所乘人是能乘。理合先说本性所乘。方论始觉能乘。今何反此。二此须下释。能乘所乘先后无在。今有二意。先人次法。一据经文。二从义便。人能秉法即其义也。二慈悲二。初十中次第。二二法前后。下去诸科例有此二。次于人法论慈悲者。大士既观本性普门之法。乃达生佛无差之

理。而闵迷者枉受众苦。失于本乐。故起誓愿永期与拔。观境发心正当其次。先慈次悲者。文有四释。今从语便及以本怀。不从用次及以行人。故结示云今从前义。三福慧中。人法据信者。愿行之前人观圆法止且成信。依乎忍乐立其四弘。若匪行山莫填愿海。行即福慧义当六度。五资于慧慧导于五。其犹目足不可互阙。五除事障慧消理惑。此二功圆则悟理得事矣。是知福慧成前慈悲之心。起后与拔之用。先福次慧亦从语便不据本怀。若论资导复何先后。四真应者。信愿福慧皆在于因。因能克果故成真应。福资于慧显出真身。慧导于福显出应用。真应次者。若就渐化先示应身接其小器。后令入实方示真身。亦可先顿次渐。则真前应后。今不从设化但就真显应起。而立其次。故云从前亦是语便。五药珠者。福慧二行显发真应。故云直语证得未涉利人。今明药珠则示两身益物相也。真身冥理见则三惑皆消。即差病益也。应身赴物感则众善普会。即雨宝益也。言真破取相者。既以三智冥理为真。岂但能破见思取相。应知见思取生死相。尘沙取涅槃相。无明取二边相。若次不次俱有其义。药珠次中与慈悲相似者。药即同悲珠可类慈。彼有四义定乎先后。言说本怀即先慈次悲。从用就机则先拔后与。今之次第似彼后二。六冥显者。前明二身破惑如药对机如珠。机既破惑则显见真身。故云二身即能显益。今辩二身常普被物。有见知者俱名显益。不见知者称为冥益。如是说者。方尽圣人益物之相。二益先后不可定判。亦从语便故云冥显。此既易解故不言也。七权实中。前缘不同者。盖所被之机根性差别也。权巧无方者。即能鉴之智无定方所也。或冥或显破恶生善。深浅不同广狭有异。皆由二智逗会无差。故于益后须论权实。二智前后虽有三义。且据浅深为次。八本迹中。巧有优降者。谓智有高下也。上中下者。以妙觉为上。等觉为中。降此为下。前权实鉴机必须双用。故云横也。今本迹约位既论高下。人必从本方乃垂迹。故云竖也。二法前后可见九缘了二。初指前顺论自他。如上八双从微至着。皆是顺论仍未分配。今挹流寻源。须明性德而为诸法生起之本。二明今却讨种子。则逆推真身智慧悲誓观智之人。元以性德了因为种。若应身福德慈誓普门之法。元以性德缘因为种。自行既然以例化他。本证实智冥益药王属乎了种。迹化权智显益珠王功归缘种。乃以顺论却讨为次。十次缘了论智断者。前既逆推尽乎因德之始。今更顺说至于果德之终。即以始终而为其次。过茶无字故十后不论矣。二二约下明教次第二。初牒章立门。二通义下依门释义二。初通者。五时四教各可论十。随法义立不可深穷。且如三藏立十双者。人法则揽阴成人谛缘度法。慈悲则声闻法缘菩萨生缘。福慧则声闻三学菩萨六度。真应则五分法身作意通应。药珠则治四住病雨三乘宝。冥显则众生获益有见闻不见闻。权实则称真之实随情之权。本迹则自证之本示现为迹。缘了则一句了因微善缘种。智断则声闻四果菩萨顿成三藏尚备通别可知。二别今下别二。初五味二。初释五。初乳二。初明具前六义。乳即部顿故指华

严。六字别题具法人喻。大方广法也。佛是舍那果人也。华严喻诸地因华严果德也。只就一题已含六义。以慈悲乃至真应不出自行因果。药珠冥显只是化他能所。即就中道别论六义也。二而未下明阙后四义二。初明通别二。初明无别。二通义下许有通。若以别圆对权实体用论本迹。微因之约了。大觉之智断。亦有理存焉。二何故下明阙具二。初缘化始明阙。权实等四说出世意。示久远成。却讨三因终归秘藏。初成设教别接大机。既匪终穷故阙斯意。二所以下对具明阙二。初对法华言小隔于大者。旧经三十七云。时舍利弗祇园林出。不见如来自在庄严变化。及生意念亦不乐说。不能赞叹。以声闻人出三界故。此即如聋如哑之文也。以未说为实施权开权显实故也。言无本迹者。华严初云。于菩提道场始成正觉。今法华云。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皆谓今释迦牟尼佛出释氏宫。去伽耶城不远坐于道场得三菩提。然我实成佛已来无量无边百千万亿那由他劫。斯是华严被废之文也。言弹指謦欬者。如神力品。释迦牟尼与分身诸佛出广长舌相。上至梵世。一切毛孔放无量光。皆悉遍照十方世界。满百千岁然后还摄舌相。一时謦欬俱共弹指。是二音声遍至十方诸佛世界。地皆六种震动。乃至佛告地涌诸菩萨。汝等于如来灭后。应一心受持读诵解说书写如说修行等。此乃本门为嘱累地涌菩萨通经。现斯神力也。疏云。謦欬者。通畅之相。弹指者。随喜也。盖表如来远本之意。已获通畅。随喜菩萨闻于远本。增道损生也。二言无下对涅槃。言不明小乘根性等者。不如涅槃明二乘之人及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悉当作佛。故阙后二双。二次约下酪二。初太师明阙具二。初正明阙具。二何故下明阙具所以。言二乘教者。以三藏菩萨果同二乘。如大论中通指阿含为声闻经耳。此教不谈妙有之真。故身智灭不能起应。既无真应岂有药珠等邪。二私难下章安私料简二。初正料简二。初难者。恐人不了大师立今通别之义。故设兹难作说示之由。乃约真中设通别难。由此二是通别理故。二私答下释者。不以真谛通对中道别。盖约三乘通对菩萨别。若三藏三乘从因至果。可就真谛通论十义。今释观音须在因位此教菩萨因中唯有求佛人法。四誓慈悲。六度福慧。伏惑未断。故不得论真应等七。岂唯无于中道之七。亦乃未有真谛之七。二师云下指师意。只齐三藏别论菩萨。前之三义异于二乘。不就中道别论三义。三生酥。部虽四教。今对偏小明圆中道人法等六。未开权迹及却讨等。故无别四。四熟酥。虽会小法。未开小人。同前二部但明六意。五若约下醍醐二。初法华二。初明部彰八意。六虽同前不无小异。前是隔偏之圆。此乃开粗之妙。故人理教行咸会一乘。权实本迹唯彰此典。若约自他及以偏圆论权实者。前部非无。今所论者为实施权开权显实。会权归实废权立实。此之权实余部永无。若理事理教教行体用四重本迹不独今经。诸部容有。若尘点劫前最初成佛而为实本。中间今日示现成佛皆为权迹。此名权实本迹。本门开竟。此身即本。迹门已说及诸部谈。皆名为迹。是名今已本迹。此之二重诸经绝

议。故云诸教不明法华方说。二三世下明化满一期。方便品中五佛章内。皆先施方便后显种智。方便即四时三教。种智是法华一乘。是知诸佛化终此典。灯明迦葉出于净土。故至法华即入灭度。今佛释迦现于秽土。故说涅槃以为赎命。二若约下涅槃二。初明摄机罄尽。渐化已来法华入者。望前已钝。复有未入待至涅槃法华犹利。然法华破大阵涅槃收残党。法华为刈获涅槃是捃拾。大化之功在乎灵鹫。余机未尽故至双林。极钝既昧法华八义。须为此人委明佛性。一代之机终穷于此。二若论下明示法无遗。涅槃既摄钝机。故始穷本性终显极果。十义整足。故以性三起于修三。既修性各三则因果不二。双非缘了。即是中道正因之体。而此正体必具双照之德。故至修成三点法身也。例知缘了亦各具三修德。须云三点般若三点解脱等也。当知今文为顺经题人法二义。故立十门始终皆二。二即不二中在其中。数有亏盈法无增减。故止观云。首楞严偏举一法。具一切法亦不减少。名秘密藏。乃至涅槃三法具足法亦不多。亦名秘密藏。盖诸经赴缘不同故也。二此历下结中。云此历五味论十法次第者。

问。前约观明十法。自行化他原始要终。实成次第生起不乱。今历五味。但明诸部具法多少。何名次第生起邪。

答。前约观中正论修证次第。今约教中乃论用与次第。明其十法随于部味次第被机。前之四味但三但六。后至醍醐具八具十。岂非用与次第邪。应知前明诸教观法次第。今明观法随教次第。虽乃约修约用不同。而皆得名十法次第也。二约四下四教者。通论则随真随中各有十双。若别论者。三藏别就菩萨。唯有人法慈悲福慧三双。以未断惑故无真应等义。具如前说。例此通教亦就菩萨。而可别论真谛六双。以第七地去誓扶余习。神通托生双流化物。得有真应药珠冥显之义。二乘无此。故名为别。若其别教行虽次第。而可就中明乎六义。凡三圣三其相可见。法华前圆亦只有六。涅槃四教皆知十双。然约重施不无进不。前历五味已含教义。故云可解。三故知下结叹两意二。初结叹。观论此十则因有愿行果有力能。教论此十则论法有始终。被机尽利钝。故禀教修观者何莫由斯道也。商略犹较量也。以此十义较量一代教观。摄无不尽。该修德之极故云意气宏远。彻性德之本故云义味深邃。又横收四教故云宏远。竖摄五味故云深邃。人法至真应自行之前后。药珠至本迹化他之前后。缘了与智断修性之前后。三义为粗六义为细。乃至八义犹粗十义最细。此就略广以辩粗细。若以粗妙释粗细者。诸味纯杂可以意得。二问法下料简。

问。意者。法华之前别论华严方等般若同有六义。有异意否。虽问三味六意同异。

答。中委出酪味中三及醍醐八。以五味中根有利钝。利人部部得

入醍醐。钝者随味次第转改。故华严六义。高山王机即入地住。穷子迷闷见思全在。三藏但小故无显露得大益者。若八万诸天获无生忍。故云密去。二乘之人方破见思。故但成酪。方等中六有褒有贬。利者。闻褒即得圆益。小人被贬冥入通门。般若中六意在淘汰。利闻圆空得不共益。声闻转教密破尘沙。法华八意调机已熟。开彼权门即示实理。复废近迹令见本身。钝人皆得一乘利者复增圣道。涅槃同味故略不言。但为捃拾具说十双。于极钝根亦获常益。故知四味虽谈圆顿机悟浅深。至第五时益无差降。不禀山门焉知一化机教之相。第三解释三。初略标。二人即下广释十。初人法三。初立所言入者。阴中主宰也。略论四名。所谓我人众生寿者。具论十六。即于四上加其十二。谓命者生者养育者众数作者使作者起者使起者受者使受者知者见者。言假名者。自无实体。但藉五阴和合而成。如揽五指假名为拳。是则拳由指得指非拳成。拳如于人指如于法。能成是实所成是假。此之假实就大小教辩常无常。小明人法终归无常。大说假实究竟常住如藏通教。始从凡地至有余涅槃。皆有假实。若入无余身智既忘。假人安寄。若别圆教三惑二死尽净之时。人之与法常住自在。假人是尊极众生实法名常住五阴。以要言之。若云惑尽人法永无。斯是小乘亦称权教。若言惑尽人法不灭。斯是大乘亦称实教。凡言别圆初后知常。盖知人法不可灰断。藏通反是故曰不知。又复应知假人之号。多从依正实法而立。如世人称谓。或从形貌或从德业。即正报实法立名也。或从住处或从统摄。即依报实法立名也。今观世音为假名者。观是观智世音是境。此是自他正报岂非实法。但以名为观世音菩萨。故判属人。普门既是此人所乘。故判属法。若云普门法王子观世音者。即须却判普门属人观音属法。盖由今品以观智目人。是故释义皆用智慧而对人也。须知观智体是实法。既以观智目人。则九双中悲慧真药冥实本了智皆是实法。目其假人。于今知已。释下诸文则皆可见。二此之下释二。初总示二。初示通凡圣。虽漏无漏偏圆因果优劣不同。而其假实终无暂阙。二若色下各明假实二。初凡。庸常曰凡弊恶曰鄙。即六道五阴唯成分段生死人也。二戒定下圣二。初示相。既革凡成圣即转五阴而为五分。三乘四教虽权实异。皆能转阴而为法身。随位揽法成其假人。二故大下引证。妙觉极位人法二执究竟尽处。假名一千皆成四德。名无上众生。依阴二千一一四德。名无上实法。故偏小及圆因位。无非本性无上人法。但二执未尽。而其修得不名无上耳。二虽通下委释二。初凡。善恶为因人法是果。各论三品此约总示。其中别业交互感果非算数可及二圣人下圣。性德人法何尝改变。但以随机教门示观。致有小大共不共异。故于圣中分别其相。初小三。初就有门释。即毗昙中人法观也。言人空法不空者。非全不破实法。盖此门观行。破假人时未破五阴。且云不空。以此二空前后观故。而前后相两途不同。若观假人如兔角等。惑落见谛即于修道观阴无常。破彼思惑。若其人执虽被穷逐。见惑不破而更度入实法之中于阴生见。即须

观阴无常无我。破此见惑。故法空观能破二惑。乃于节节各有人法。若见惑未伏即有漏人法。其能伏者即方便人法。发真断结及生有余。皆无漏人法。然小教中不说生处。今约跨节故生界外。如大论云。出三界外有净国土。声闻缘觉出生其中。以大乘说身智不灭。无漏业牵生彼五阴。二若空下就空门释。即成实中二空观也。揽阴成人不同有门阴中求我。三假浮虚且异实法生灭。人既揽阴而有观乃即法观人。从始至终假实双破。言三假者。谓因成相续相待。名不殊大义归小乘。大观三假。生即不生亦复无灭。今观三假因缘和合体性不坚。大若空华此如云霭。由此观故会入真空平等之道。三余两下例二门释。亦有亦空门即昆勒论之所申也。非有非空门未见论来。有人言。犊子阿毗昙申此门意。未可定用。然假人不有四门是同。唯论实法四相有异。若毗昙明析色存于邻虚。成实析色破于邻虚。昆勒说色亦有亦无。第四门意例应双遣。然此四门诠法虽殊。谛理是一。若不得意四门成诤。故大论云。若不得般若方便。入阿毗昙即堕有中。入空门即堕无中。又大师云。数存邻虚论破邻虚。此与邪无相滥等。若得意者。色若粗若细总而观之无常无我。破于见爱得入空平。双亦双非语似中道。理只在空。但能从容会入空理。节节人法例前可知。二摩诃下衍三。初明体空通三教。不言人法空不空者。异彼毗昙观人空时。未破实法。不言体有假用者。异彼成实揽实法体成假人用。但观人法本自不生今亦无灭。色是五阴之首我是十六之初。故各举一以例其余人法即空故曰如也。观此二空始因终果。若人若法不生不灭名为涅槃。常修此观以行正道。应知大品谈空义含深浅何者。若钝根者谓但空有。即入偏空证其通理。若利根人一闻于空知空二边。名见中空属后二教。又此中空复分二种。离边而解此当别理。即边而解乃属圆理。如来巧智善谈于空。能被三根断证不等。又复应知彼经空义虽通三教。今之人法非前二种。唯用最后即边之空。净其二执成圆假实。若不尔者非今人法。二以观下明缘了通别圆者。前明二空未明缘了。意虽在圆通人有分。今约二空明二佛性。故在圆别不涉通门。今文既以观人法空。明二因种。一言于空须分二种。若毕竟空观于人法显圆二因若次第空观于人法。即别二因。文以无上人法为缘了种。亦须善别。百界假实为佛涅槃斯为圆观。若唯佛界故属别也。文意在圆别人有分。释此为二。初了因中。以观人空即了因种者。大乘空观荡情显德。今经既以智慧目人。故人执空则智人显。况观本空乃显本智。本智即是性德了因。故引论文果佛为证。则因果不二修性一如。故知今文正明圆观。言始觉人空终觉法空者。人是觉智。不独自空人执。复能空于法执。虽云始终非次第观。此由大乘观性相二空。破生法二执。显真俗二谛。观虽不次说有始终故也。如大本疏云。真谛即法空俗谛即生空。俗假真实。辅行云。若有性执世而非谛。破性执已乃名世谛。故云世谛破性。性执破已但有名字。名之为假假即是相。为空相故观于法性。观理证真名真谛破相。空非前后二谛同时。为辩性相

前后说耳思之思之。不见此意徒谓即空(上皆补行)此明觉智一念之中。空人法执有始终义。勿迷此语定判属别。说时非行时斯之谓也。二缘因中。观法空即缘因种者。由觉智故法执既亡五阴清净。乃以净阴而为缘因。况了本空乃阴本净。本净之阴名性缘种。故引大论大经极果法空。及大品真因法空。以显缘因相。当知真因极果既十界圆融。则百界五阴皆无上之法。揽此等法称之为佛。若以三千言之。则众生一千皆佛之假名。阴土二千皆佛之实法。故荆溪云。三千果成咸称常乐。又云。一佛成道法界无非此佛之依正。修德既尔性德本然。

问。文中缘了并云种者。其义何邪。

答。夫言种者。凡有二义。一敌对论种。如三道是三德种。二类例论种。如缘了是智断种。性德法身为修德法身种。此二皆取能生之义也。若以二空为种即类例义。若以二执为种即敌对义。今文既云观人法空即缘了种。是类非对。若就觉智观于二空。为二因种。则取修二类于果二。若就性德本自二空为二因种。则取理净类于己净。故圆论性种有对有类。别无对种学者审思。圆教反是。学者思之。三以观下明即离唯圆顿二。初约六法示三因二。初引经标即离众生佛性者。性德三因也。六法者。五阴神我也。斯盖本觉常寂常照常非寂照。寂是缘因。照是了因。双非是正因。此三于六不即不离。乃不思议不生不灭之六法也。立门既妙。故别初心不能造趣。二不即下据理明即离。正因不即者。正非寂照故不即一切。迷时不即我阴人法。解时不即修中缘了。良以始终无变改故也。缘了不离者性德二因既当而寂而照。寂是百界实法照是百界假人。此之假实能迷能解。迷故举体而为一界假实。即非局而局。是故二因不离六法。若即迷成解转成修中缘了。破于二执显本寂照百界假实。名为二空。即非遍而遍。故云不离众生空而有了因。不离阴空而有缘因。结云不离六法者。不动我阴而成二空故也。只一觉性具三种德。名为三因即三而一即一而三。非一非异不纵不横。欲彰秘藏绝乎思说。故对六法言非即离。人见文中正因不即缘了不离。不达妙旨分对而已应。知一王一数一根一境。随迷随解从因至果。但趣举一皆名佛性。不可谓是不可谓非。故云不即六法不离六法。亦名一念即空假中。中故不即空假故不离。义非异途。故此观唯属圆教。二佛从下约三性明分证。言佛从者。欲对观音明分满故。佛于三性六即究满。良由初心能以三观观于六法。应知三性即是性中三德三观。初发心时须于性三起于修三。六位虽殊三性无别。是则六即皆是无上人法。故下结云。二番问答是分释无上人法也。三前一下结文有二。初结指经文。二当知下结归题目可见。二慈悲三。初标示。二菩萨下解释二。初约四誓论功二。初明须誓三。初须誓意。所言慈悲弘誓者。简于凡小无誓慈悲。显今菩萨有誓慈悲。二譬如下举喻显。慈悲摄生如节廨合。无誓胶漆拔与不长。三誓愿下牒喻

结。二悲心下示运心二。初二誓明悲。今既通示世间之言兼两三界。后出世间亦当例此。二以慈下二誓明慈。前拔苦中果重因轻。故先拔重。今与乐中因显果密。故先与显。斯是菩萨利物之心。则与声闻知苦断集慕果修因不同故也。若璎珞中明四誓云。未度苦谛令度苦谛。未解集谛令解集谛。未安道谛令安道谛。未得灭谛令得灭谛。彼经所立四皆利他。今文所列三通自行。应知语有自他意必双具。二但前下约四教辩相。以其立誓须依四谛。若不依谛名为狂愿。何者。四既称谛。则能审实迷解之相苦乐之际。依此起誓方有拔苦与乐之理。傥于法不谛。徒兴与拔之心。终成狂简之愿。此有二。初例前科。二若三下明四教依谛立誓。须知权实各有事理。故以四教明乎谛相生灭无生无量无作。皆明菩萨依之起誓。初三藏。此教为于迷真重人。说世出世二因二果。不即真理故互生灭。菩萨观此兴有作誓。有生可度有惑可断。有法可知有佛可成。四皆有作谛使然也。

问。三藏所谈灭非真谛。今文依灭起第四誓。那云真谛无为理邪。

答。灭谛之体是二涅槃。虽非真谛能冥于理。故云因灭会真。道是灭因苦集违理。佛既契真。故成佛誓观真而发。二复次下通教。所拔所与二因二果大同前教。但以此教所被之机迷真轻故。事皆即理。四并如幻不生不灭。所谓苦无逼迫相。集无和合相。道不二相。灭无灭相。观此四谛而起四誓。谛既如空誓亦如幻。言若有一法过涅槃等者。大论第五十先引经云。诸天子心念。应何等人听须菩提所说。须菩提知诸天子心念语言。如幻人听法无听无闻无知无证。乃至云。佛亦如幻化涅槃法亦如幻化。论释云。一切众生中佛第一。一切法中涅槃第一。闻是二事如幻。惊疑谓。须菩提错说为听者误。是故更问须菩提。须菩提言。以二法皆从妄法生故。法属因缘无有定实。须菩提作是念。假令有法过胜涅槃。能令如幻何况涅槃。三别教。此教为迷中重者。虽谈无作果不通因。故初发心但依无量。所诠森罗万像之法。皆为迷于如来藏性而起。然此藏性虽不具九。而能随缘变造诸法。性随染缘则起世间无量苦集。性随净缘则起出世无量道灭。故妙玄明别教如来藏者。名为妙有。为一切法而作依持。从是妙有出生诸法等。但由苦集定能为障。故须别缘道灭对而翻之。先以生灭四谛伏于通惑。次以无生四谛断于见爱。中以无量四谛破于尘沙。后以无作四谛断于无明。此四四谛在于别教。皆名无量。故云缘界内外苦集因果无量四谛而起愿也。所以然者。盖知一切迷解之本。皆是佛性。性无量故谛称无量。前教不尔故不受名。圆教虽有无量之义。三皆即实故云无作。四圆教二。初示四誓二。初明誓相。法界者。即十法界也。圆融者。总论百界别语三千。既生佛依正互具互遍。故曰圆融。非违等者。以性夺修千法皆性何修不泯。破戒比丘不入地狱。清净行

者不入涅槃。岂唯地狱涅槃即性。抑亦破戒净行非修。非违非顺泯苦灭也。非暗非明泯集道也。无明暗故则违等者。上示全修即性是故俱非。今论全性起修。是故俱立。荆溪云。性无所移修常宛尔。既观不违而违。故起悲愿拔其二苦。既观非顺而顺。故起慈愿与其二乐。由知法界圆融。故非违顺亦由法界圆融。故有违顺。有违顺故起誓。非违顺故无缘。二譬如下明无缘二。初喻。不得前意此喻莫销。二今此下法。正以三慈分缘无缘。若依生法则缘有空。心若即中方绝缘念。以绝念故。乃能周遍法界任运与拔。大经十四梵行品初云。慈有三种。一缘众生。二缘于法。三者无缘。众生缘者。缘一切众生如父母亲想。法缘者。见一切法皆从缘生。无缘者。不住法相及众生相。大论二十亦云。慈有三种。众生缘者。谓缘十方无量怨亲中人。法缘者谓缘无漏罗汉支佛诸佛圣人。破吾我相。但观四缘空五众法。无缘者。不住有无。唯诸佛有。此与涅槃文意大同。又大论第五明悲亦有众生等三。故知将三慈悲以对三谛。义甚显了。今从胜说但云无缘。若得无缘必具生法。二菩萨下明六即。皆由理具方有事用。今全理慈起修德五。而观世音未臻究竟犹处分真。欲令众生知理慈悲修成五即。故兴两问以生二答。槌砧相扣器诸淳朴。三若前下结归二。初结指经文。二故知下结归题目可解。

## 观音玄义记卷第二

三福慧三。初标示异名。福中之胜不过于定。举胜摄劣。则五度备矣。二定名下依名释义二。初明二法功能四。初定慧之功。静爱观策者。由寂静故能爱摄诸行。由观照故能策进诸行。爱而不策则生凝滞之心。策而不爱则成散越之慧。爱策具足方有趣果之功。二寂照下福智之德。寂照之智者。即权实二智也无幽不朗者。即无三惑之暗也。福德禅定必含诸度及大小诸禅。以福资智如油助灯也。三亦称下目足之称。清凉池即涅槃者。涅槃必须三德具足。极在妙觉。分通初住。四涅槃下庄严之名。二严属修法身是性。性有阙具。故使二修有真缘之异。如下所辩。二释此下约四教解释二。初明四教。三藏菩萨虽云观理。伏而未断。且举诸禅实兼余度。发真必在三十四心。若通菩萨体法巧慧理度助之。因即发真至佛方竟。别人虽信能造之心即是佛性。性不具九为惑所覆。故须别缘真中二理。破通别惑。是故名为缘修智慧。乃以俗谛诸禅三昧助显法身。圆谈性恶。了惑实相即为能观。名实相观。定亦如是名实相定。复以实相名所显身。即一而三名定慧身。即三而一同名实相。若昧性恶何预初心。二今圆下示圆六即如文。三观音下结指经题二。初指经文。言智光照苦者。经无此文。而有其义。无量众生遭苦称名。菩萨即时观其音声皆得解脱观是智照照即光也。观音妙智即是众生三道之体。众生迷故颠倒乃生。观音照之解脱斯在。频引三经放光文者。若非色者。安得云放。若定是色那

名智慧。故知色心其体不二。色性即智智性即色。岂惟光然。一切色然。普现色身义准可识。又岂独果事实存因理。良由理具方有事用。二良以下结归题目。四真应三。初标名示义。二身皆有集藏之义。真集一切。智慧藏于一心。应集一切神通藏于一色。色心不二通慧一如。唯色唯心斯之谓也。二若契下对拣是非二。初约法示三。初法实相之体即是法身。能契之智即自受用报。此二于今皆名真身。法报既冥则能称机。起胜劣等应。二譬如下喻。揽镜譬证真。即形譬起应。三此之下结。三千俱体为真。三千俱用为应。此之真应方不相离。无谋之说义显今宗。诸家所谈难逃作意。二若外下说人简二。初简小外。根本有漏禅境不明。纵少现通不能益物。此简非应。尚未下简非真也。若二乘等者。且举二乘。必兼两教及二菩萨。准妙玄意。藏通二教皆是作意神通。以须灰灭无常住本不能起应。若别接通别惑未断。亦不得应。纵令赴物皆名粗应若别初心亦不能应。初地初得三观现前。证二十五王三昧。法身清净无思无念。随机即对。是不思议妙应也。二大乘下示圆人二。初明二身。得实相真者。正语圆住义该别地。与真不殊者。名质为真。圣人应像同机体质。已证众生本觉之性。用机百界应百界机。体本不二安得少殊。二菩萨下示六即。三今经下结指经目二。初指经文。二良以下结题目。五药珠三。初标名示教。柰女经者。具云佛说柰女只域经。一卷。柰女即维耶离国梵志家柰树所生。颜色端正宣闻远国。因荓沙王往娉。后生一男名曰只域。生时手把针筒药囊。至年八岁广通医术。遍行治病。后逢小儿担樵。只域视之。悉见此儿五脏肠胃。只域心念。本草经说有药王树。从外照内见人腹脏。此儿樵中得无有药王树邪。即往问儿。卖樵几钱。儿曰。十钱。便雇钱取樵。下樵置地闇冥不见腹中。只域思惟。不知束中何所为是药王。便解两束一一取之。以着小儿腹上。无所照见。辄复更取。如是尽两束樵。最后有一小枝。裁长尺余。试取以照具见腹内。只域大喜。知此小枝定是药王。悉还儿樵。儿既得钱樵又如故。欢喜而去。只域于国遍治病人。皆以药王照视。悉见病本。然后治之无不愈者。今取譬真身拔苦。如药王之治病也。珠是如意之宝者。如华严中得摩尼珠十种莹治。能雨众宝。今取譬应身与乐。如摩尼之雨宝也。二广历下约教辩能二。初略指三。随教浅深益物广狭。以明治病得宝之相。二今约下广明圆二。初释二身二。初药树身二。初喻。根深喻真妙。四布喻应广示理行果教。如根等次第。信行修四如闻获益。法行修四如触获益。二菩萨下法。今品初段专明拔苦。即是大悲熏于真身。与治病义齐也。形声利物且就通说。若据经文须在冥益。不以形声合前闻触。意亦在兹。二又如下珠王身二。初喻。如文。二菩萨下法。即以大慈熏于应身。普令得乐。与宝义同也。

问。大悲熏真其相如何。

答。真是妙智能破妄惑。悲名愍伤能拔他苦。同是法身一清净用耳。欲彰照理有利他益。故立拔苦之悲熏于破惑之智。即显有悲之智。普除众生妄惑之苦。例于大慈熏应与乐。同是法身一自在用。一用二能。故有能熏所熏之义。良由应身本是自行证得之法。以慈熏故。方遍益他。然则慈心非不熏真。悲心非不熏应。真身非不与乐。应身非不拔苦。欲令易解。是故经文寄两问答。分别说也。二此亦下辩六即。博地已具治病雨宝二种之理。与佛不殊。名字已上随浅随深。能治能雨。三就前下结指经目二。初指经文。二故知下结题目。六冥显三。初释名。二大圣下辩相二。初明二益三。初示相。大圣常以真智冥熏。妙色显被。无明隔故益而不知。二譬如下举譬。两曜喻二益。盲者喻无明。凡小全在下地分隔。眼膜既有厚薄之殊故。不见之相不可一揆。三故药下引证。三草二木而皆不知一地一雨。下不测上亦通圆人。故引妙德不知妙音。言以不知故名为冥益者。此明二身于不知者。皆称冥益。即彰真应于其知者。皆称显益。发智见理于真显益。见身不识但荷冥利。真冥应显可以意思。二此亦下明六即。理同极圣此则不论。名字即人所有智行兼他之益。彼七方便受而不知。况内外凡二益非薄。皆知即性故离我能。三若就下结指二。初指经文。前论真应各有冥显。斯为尽理。今以人法别对二益。且随文尔。二故知下结题目。七权实三。初释名。暂用则权宜。非暂则究竟。二略言下辩相二。初泛明三种二初总示三种。即唯自唯他及自他共。以诸经论所谈权实。其相不同。或言自行有权有实。或许化他有权有实。或经论说自行之法皆名为实。化他之法皆名为权。是故今家凡论权实。须明此三。若不然者。禀学之徒。则不尽知权实之相。于诸经论不免生疑。复应了知权实法相。或约理事或约理教。教行缚脱因果体用。渐顿开合通别悉檀。皆通自他及自他共。今以中观对于二观为权实者。似用因果而辩三番。自修三观为自行权实。若约化他但随他意。四悉适时不可定判。若第三番自行三观。有权有实。以顺智故只称为实。化他之法虽有权实。以顺情故唯称为权。二用此下遍历诸教二。初略指四教。随教浅深明理事等。约自约他及自他共。义皆不阙。二复就下明圆六即。六通三教即唯在圆。复就自行。明六权实从因至果。义便故也。二寻此下别用第三。前番问答有权实。七难二求在权。永离三毒是实。以由大士用于自行一心三观。观其音声令皆解脱。故都判为实。后番问答。十界身说显有权实。以是大士随差别机示种种应。故睹判为权。此乃判于自行化他。以为权实无第三番。如何分经两段而对权实。三前问下结归二。初结指经文。前后皆云自行化他者。简异单自行单化他权实。意云。前番是自他相对之实。后番是自他相对之权。二故知下结归题目。八本述三。初名义。净名玄义云。所言本迹者。本即所依之理。迹是能依之事。事理合明故称本迹。譬如人依住处。则有行往踪迹也。住处是所依。能依之人有行往之迹。由处有迹寻迹得处。当知若高若下实得皆本。若高若下应现皆

迹。二若通下解释二。初通凡渐。世智高者诸有施作。但见踪迹莫知本意。二教贤圣至别似位。本所证得下位焉知。节节皆可通论本迹。二局圆圣二。初局分满二。初略示。的论其本。须破无明证法身体。所垂之迹或九界身或现八相。二若一下简判二。初简一往。二今细下取细明二。初约义明二。初明本迹通高下。若知四句释之方尽。一本下迹高。初住法身迹为八相。上位菩萨。八相元是妙觉威仪。故云迹高。二本高迹下。妙觉法身迹为下地及九界相。三俱高。妙觉法身迹为八相。四俱下。初住法身迹为九界。中四十位本迹高下。可以意知。二何以下明实得辩是非。二故寿下引文证。自意是本他意是迹。二就本下通六即。五位本迹理皆具足。三就前下结归二。初指经文。前以实本益他。后以垂迹益他。二故知下结题目。九缘了三初标示名义三。初示名义。此之名义修性皆然。二了者下辩流类。类至极果。节节名异其体不殊。三大论下引论释。缘了之相实同耘种。非此二力性田不丰。二通论下依教解释二。初诸教皆具。藏通义立全乖性种。别教虽有初心别修。唯有圆教修性不二。虽云皆具须辩此殊。二今正下克就圆论二。初克辩二因二。初明二种因果。此中二因且在修类。二原此下讨二种根本三。初总明性德。前之因果犹在修中。今穷其源性具缘了。净名云。一切众生本涅槃相不可复灭。本菩提相不可复得。起信论明真如二德。谓如实空如实不空。当宗明三千即空三千即假。皆是性德缘了文也。二大经下别引文释二。初证释了因。不明三千徒消一切。非空假中莫辩自空。如实空性与一切染本不相应。一切染者。不出三惑。自非本性即空假中。岂能不应一切染邪。乃毕竟空为了因性。亦用等者。全性起修方见本空。二又云下证释缘因。经云众生即菩提相及涅槃相。或谓理中独具佛德。今文众生有初地味禅及灭尽定岂非性具天法声闻法邪。既具此二。余诸法界那不具邪。又具二定者。从二习果及报果说。岂不各具性相等邪。不以理具而消此文。如何欲散便是灭定。性德缘因于兹验矣。三以此下依性立修。以此二种者。性种也。方便等者。智行也。毫末者。类种也。由斯性类。修成智行乃至二严。二此一下不论六即。此科正意但明理即非论五位。三前问下结指经题二。初指经文。明今二严必有其本。故从二种受名。二故知下结题目。十智断三。初略标二通途下广释二。初不二而二明智断二。初约通途明二德。言通途者。此解兼别。以有为无为对智断故。若唯圆说。苦集尚无作智德岂有为。然名虽借别其意唯在圆。以修妙三观得成圆断功。因时立此能至果须休息。故将无作行暂立有为名。断德称无为别从道后立。此犹教道设。是故曰通途。此文自二。初智德二。初列异名。圆净等者。智极故圆惑尽故净。不生不灭名为涅槃。二言有下释有为。智虽无作有断证功。故借别教立有为称。因虽无常等者。涅槃经中。因外道辈执因是常成无常果。佛用别教以无常因感常住果。而对破之。故因无常犹在别教。将因等者。由惑未断故起智照。一分惑灭一分智忘。故智无常。既有照用故名有

为。果既惑尽称理常住。更无为作。将因名果故令智满受有为名。二断即下断德二。初列异名。解脱者。不系名解。自在为脱。在染不染名之解脱。方便等者。机生则生。是生不生。机灭则灭。是灭不灭。权示生灭不被染碍。故此涅槃名方便净。二言无下释断义二。初简小。不知三种世间常住。谓烦恼灭便无身心。安能自在名无体断。但于虚妄见思解脱。未得三千三谛自在。二大乘下明大二。初正示。妙觉三脱名有体断。所言断者。任运断也。已有智德了三惑空。故处九道恶自相离。众生之心如涂胶手捉物皆粘。诸佛之心如净洗手捉物不粘。已有智水洗其胶故。致令净用自然不着。此智断德说有次第。用无前后。以三千法究竟即空。名今智德。三千之法究竟即假。为今断德。三千之法究竟即中。是法身德。道前道后悉是一心。通教尚是双流。圆果岂当分隔。二故净下引证。证有体断。见受业报全体即是性恶法门。如富豪人七宝家业。凡夫生盲转动挂碍。为宝所伤。二乘热病见是鬼虎避走远去。圆人之眼不盲不病。明见是宝自在用与。非触不被损伤恐怖。而能以此自给惠他。于此证理名为自给。以此利物即是惠他。今之断德正在惠他。此等皆由体达修恶即是性恶。今明究竟体达位也。二寂而下约寂照简非德。常住寂照妙色妙心。方名智断庄严之相。小乘灰断身智俱忘。将何永度众生。将何常照寂理。二如此下二而不二明三德二。初约即三明理极二。初明二三不殊。而寂而照即是智断。非寂非照即是法身。二德既穷法身乃极。亦名究竟三种佛性。二法身下明因果无别二。初别示三法因果二。初法身隐显。法身一德体非因果。而有隐显者。斯由缘了逆顺故也。缘了逆性而成惑业。故使正因非隐而隐。名如来藏。缘了顺性而成智断。故使正因非显而显。名为法身。虽有隐显体无增减。故大经云非因非果。二又云下二德修性。是因非果复名佛性。佛是果称。岂非果法而为因种。是果非因复名佛性。性是因称。岂非因法而为果德。不以修性缘了销之。此文安解。二佛性下总示三法因果二。初约义示。前虽因果互是互非。而皆称佛性。验知缘了通因通果。又言。佛性非因非果。良以正因不即我阴。故曰非因。缘了不离我阴。故曰是因。不即故一点在上。不离故二点在下。是故性三不纵不横又正因不即智断。故曰非果。缘了不离智断故曰是果。不即故一点在上。不离故二点在下。是故果三不纵不横。故知妙三贯通因果。方得名修性不二。二故普下引文证不达妙三始终该亘。普贤观文如何可解。二智德下复就二符经文。若匪智德常照。何能即称即脱。若非断德遍调。安得身说普应三前问下结归二。初指经文。二故知下结题目。三问此下贴文为证二。初约无文立难。揽乎别文立其总目。释题十义名出余经。今经全无此文。何名揽别为总邪。二答大下约有义答通三。初明衍义众经共用二。初约法义明。大乘诸部皆谈中道。故使义门可以共用。二若不下以人师验。诸师说释诸大乘经显理则须论佛性。指惑则莫非五住。岂以当经无文为责。二此品下以二问答贴义无亏。十种别名文虽不列。

以二问答总贴十义。明如目击。故曰宛然。三今已下别点句句。证十义二。初结前有义开后有文。前云在文无十名者。但无次第明示十名。若于品中散取诸句。则有文有义也。二如文下约句对义。自在之业即法身者。真应二身亦称色法。应则现色真则冥法。名从所契故曰法身。理具一切一一融通。最自在也。业是德业即智德也。真身契法名自在业巍巍是重明高累之貌。高明如是即满足也。此等理智相合。皆真身名义也。若运三业无显应者其福不失。须知密有与拔之功。即冥益也常舍行者。毕竟空智无所受着。故属智德。又以即观音声属智。皆得解脱为断此彰二德同时而用。应知句句证义不独示其十义有文。亦显十重二二互具。四料简二。初别料简十。初简人法二。初问。彼经具明十法王子。观世音法王子外。自有普门法王子。既以普门而名于人。今释普门那定属法。二答二。初立句二。初泛立四句。句虽有四义实唯二。不出相非及相即故。如此二义皆通大小。今意在大。而论小乘即离句者。欲示名言须将理定。所辩人法。若其不以二谛中道。甄其权实但言即离。何能的显今之相即。二若约下以部对句二。初明诸部人法即离四。初华严。彼经别教。缘实相法。修次第行。未能即以实相之法。为观行人。是故人法互不相即。圆观不次。即以实相为观行人。是故人法更互相即。别则证道方即。圆则始终不二。二三藏。此教有门。人如兔角故无。阴有生灭故实。此唯非句。空门两向。揽实为假假实不同。名互非句。既不相离复名互即。此教两门虽谈即离。人之与法俱非中道。三方等。四教并谈。藏通唯二谛。别圆同华严。四般若下例余。般若荡相钝谓但空。同前二谛。利分二种同前别圆涅槃四教虽俱知常。初心用观不无差别。藏通且须顺于二谛。别初心人未即圆法。二今方下明难属方等即句。二今明下通难三。初正约即句通难。今品前问答观音属人。能观所观岂非法邪。若后问答既以普门为所证法此法岂无能证人邪。方等既以普门目人。能目普门岂可非法。论其大意。观音普门皆中道法。随悉檀益将何目人。唯圆始终即揽实相。而为假人。二例如下傍取人物例显二。初以人显。二譬如下举物喻。三今普下以人法互具结示三。初明法具人。二若并下明人具法。三如身下以身为例。皆可见矣。二简慈悲二。初简慈悲名相三。初明与拔同异二。初与拔相兼问。苦除即乐。如夕尽即晓。乐至苦除。如灯来闇灭。趣举一种即有二能。何以慈悲而分两法。二答通下与拔不俱答。一能兼二。此就通论对境发心。实须别说。故举二喻以彰别相。二明喜舍阙具二。初问。二答二。初不二是舍。四无量心。舍无别体。奢摩他观体既是定。定能与乐毗婆舍那观体既是慧。慧能拔苦。二观不二即忧毕叉。亦名平等舍。故不二而二则立慈悲。二而不二即是于舍。今既明于不二慈悲。则已含舍故不别立。二喜者下苦在阙喜二。初约法释。今明慈悲是立誓愿。运慈与乐生既苦重。即须运悲。二俱未遂何喜之有。福慧满时药珠功毕。方与众生生乎庆喜。二如阿下引事例。阿输加王即育王弟。不归三宝见兄

饭僧乃生嫌谤。育王见愍设计劝之。王入温室诈言已崩。策之绍位。方登御座育王出怒。其罪当死。乃令七日受王五欲。使旃陀罗逐日唱死。过已王问。受乐否邪。答言。我闻几日当死唯苦无乐。王言。沙门观念念灭。虽受供养宁有着心阿输知已。出家修道得阿罗汉。少痛夺乐近事可验。众生若此。故菩萨心未生喜也。三问禅下明支等前后二。初约前后问。今论四等慈悲喜舍。慈能与乐则乐前喜后。何故禅支喜前乐后。初禅五支。谓觉观喜乐一心。二禅四支。谓内净喜乐一心。三禅无喜。四禅无乐。今约初二。皆喜在前乐支在后。其意何邪。二答禅下约自他答。自证禅支从粗至细。前喜后乐。利他四等先与其乐。后方庆喜。故其次异。二复次下简与拔有无三。初外道虚想。四禅四空及四无量十二门禅。根本定也。通于内外小大圣贤。而修证之。若诸外道及正信凡夫修慈悲喜舍。自证此定。虚想众生离苦得乐。于他无益。自虽暂益不免退失。二若二下明二乘自利。二乘修此虽不益他。自拔分段得小涅槃。三今菩下明菩萨遍益二。初明行超凡圣。不同凡外随禅受生。异小圣贤但自拔苦。盖非生法二种缘慈。乃以无缘法界与拔。令诸众生离一切苦得究竟乐。二明同时与拔。无缘慈悲不二而二。用不异时。分别令解故各说耳。言前明拔苦等者。从本怀故先标于慈。若从用次先拔后与。是故四誓从用为次。三简福慧二。初定福智与拔所以二。初问。二答。因修福慧。至果则成智断二德。此德与生体性无二。故称观音智德人名。即能显召本性了种。是故能除暗惑苦也。若对普门断德应身。即能引起本性缘种。是故获于因果之乐。若不尔者。何名感应道交。二问福下辩福慧一异是非二。初约隔异难。备举相资难今隔异。二自有下约偏圆答二。初立即离四句。大小皆四故。知即离名同义异。二如六下通偏圆诸教二。初明三教即离俱非二。初明小衍二。初三藏。菩萨一位得两即句。罗汉白象得二离句。虽有即离同在三藏。二若大下大乘。约别地前论于四句。初以行行对于慧行而为福慧。不破无明故俱名福。即此二福能破取相。复受智名故。此福智当两即句。又地前福智无明全在。故皆名福。地上福智分破无明。故皆名智。此之福智当两非句。故两四句非今福智。二方等下例二部。二今此下明圆教开合俱是二。初释二。初二而不二三。初明相即。一心三止为福。一心三观为慧。始从理性终乎极果。定慧不二是今两即也。二故大下明互具。般若既是尊妙人见。验慧具福。尊妙即是上定故也。论即大论。彼翻首楞严为健相也。三昧既能破彼强敌。验福具慧。强敌即是无明故也。三大经下明异名。五名之中。般若师子吼是慧。楞严金刚是定。佛性是通名也。既是异名弥彰体一。是故此五皆双具之称。复以无妨禅慧以结不二。二不二下不二而二。法虽不二。不妨分门各作名数而为解释。二此是下结。论虽分门别相而说。须知禅慧毕竟不二。四简真应二。初正简真应二。初立句。二若非下简示二。初简前三句非。且简凡小实兼通别。通教灰断同藏二乘。地前作意非不谋应。圆六根净虽全性发。别

惑在故未名真应。二亦真下示后一句。是即真而应世之常谈。自舍今宗莫穷其妙。都为他师不知性恶。致令起应不得无谋。徒说无缘之慈。不究无缘之旨。二今依下兼定常间三。初一往且分。以经二段别对常间。二常间下二往互具二。初立。二鸟者。大经第八鸟喻品云。善男子。鸟有二种。一名迦邻提。二名鸳鸯。游止共俱不相舍离。此品答前。云何共圣行。娑罗迦邻提。旧解或云。娑罗一双邻提一双。或云。娑罗一只。邻提一只。或云娑罗翻为鸳鸯。章安云。然汉不善梵音。只增诤竞。意在况喻。取其雌雄共游止息。以喻生死涅槃中俱有常无常。在下在高双飞双息。即事而理即理而事。广如彼疏。今喻二身常间两益不得相离者。乃是观音分证涅槃中常无常二用也。二若小下释二。初小真理天然是佛法体。善吉观见常无间然。于莲华尼似如有间。故于二圣明常无常。斯乃真身自有二益。丈六之相于有缘者常得睹之。若其无缘同处不见。岂非应身亦有二益。二大乘下大。佛法界身未尝不益。于情执者而成间灭。真具二也。佛应化身随机生熟出没无间。应身常益也。见不见异令应不常。又成间益也。故知二身各具二益。三而今下顺文别对。前文即称即感。别对真身常益之义。后文现相生灭。别对应身间益之义。五简药珠二。初依义互具。但就譬说即显真应各能与拔。斯为尽理矣。二若别下就文别对。前文除苦名为药身。后文与乐名为珠身。且顺经文作斯别对。六简冥显。三十六句者。冥显机应各论四句。冥机者。过去善能感也。显机者。现在善能感也。亦冥亦显机者。过现善业共能感也。非冥非显机者。过现无善当能生善而能感也。冥应者。法身也。显应者。应身也。亦冥亦显应者。二身俱应也。非冥非显应者。亦法身。但以不见不闻而知而觉为冥应。不见不闻不知不觉即双非应。故此二应皆果中法身也。识此八已。相对互对具足而言成十六句。约机感应约应赴机。各成十六。加根本四即三十六。若解此意则无生不感无时不应。除诸邪见深荷圣恩。亦知一切众生无一不成佛也。七简权实二。初定文立难。真即是实假即是权。答文备见四种相也。二立句答通二。初详论互具。真智冥应脱有浅深。七难二求免事中之苦。脱权也。离三毒根成佛无疑。脱障实惑也。权智显应得度不同。见身闻法破惑显理。度实也。事中怖难得无畏者。度权处也。机熟之者。对此二智得权实理。名俱度。离浅深障名俱脱。机生返此。是故俱名不度不脱。二据说且分。八简本迹二。初本迹俱与拔二。初各具二用。二非本下相由贴文。非脱众苦之迹。不显一真之本。故前问答是明迹本。非证千如之本。莫垂十界之迹。故后问答是明本迹。二问本下本迹。异真应二。初问。二答。诸经所说始从地住终至等妙。一分真明一分应起。岂唯一世实居当念。是名横辩。别明本迹如寿量品。即今说久远为本。诸经及迹门名已说。近成为迹。既约久近。是故名就三世竖论。前明观音多就体用。而论本迹。今彰部故约久近。而明本迹。九简缘了二。初约当宗问答四。初明善恶法门性德皆具二。初问。缘能资了了显正因。正

因究显则成果佛。今明性具缘了二因。乃是性德具于成佛之善。若造九界亦须因缘。九界望佛皆名为恶。此等诸恶性本具不。二答。只一具字弥显今宗。以性具善诸师亦知。具恶缘了他皆莫测。故摩诃止观明性三千。妙玄文句皆示千法。彻乎修性。其文既广且义难彰。是故此中略谈善恶。明性本具不可改易。名言既略学者易寻。若知善恶皆是性具性无不融。则十界百界一千三千。故得意者以此所谈。望止观文不多不少。二明提佛但断修中善恶二。初问。一阐提者。此翻无欲。以于涅槃无乐欲故。又翻信不具。以其不信善恶因果故。既无欲无信名断善尽。佛已永离五住二死名断恶尽。善恶既是理性本具。则不可断是何善恶提佛断尽。二答。夫一切法不出善恶。皆性本具非适今有。故云法住法位世间相常。若因修有安得常住。大经云。十二因缘非佛修罗人天等造。不是性具何得非造。起信云。一切法真不可遣故。若非正具那得皆真。以皆本具故得名为性善性恶。复以性具染净因缘。起作修中染净因缘。乃有所生世出世法。若具言者。本具三千为性善恶。缘起三千为修善恶。修既善恶。乃论染净逆顺之事。阐提是染逆之极。故云断修善尽。佛是净顺之极。故云断修恶尽。若其性具三千善恶。阐提与佛莫断纤毫。三明性中善恶不断所以二。初问。二答二。初约理答。善恶是性性不可改安可断邪。既不可改。但是善恶之法门也。法名可轨。轨持自体不失不坏。复能轨物而生于解。门者能通。可出可入。诸佛向门而入则修善满足修恶断尽。阐提背门而出。则修恶满足修善断尽。人有向背门终不改。二譬如下举譬类。魔烧佛经如提断修善。性善不尽以法合也。佛烧恶谱如断修恶。恶法门存即是合也。焚典坑儒双喻二人断修善恶。岂能等合也。四明提佛迷达起不起异二。初问二人善恶既皆断修而存于性。何故阐提后起修善。如来何故不起修恶。二答二。初以了达故不起实恶。提以邪痴断于修善。既不能达性善本空。故为善染修善得起。佛以空慧断于修恶。了达性恶本来清净。恶不能染故泯修恶。二以自下以自在故。能起权恶。佛能达恶于恶自在。现恶摄生不染不起。阐提若尔则名佛矣。二若依下破他义显正二。初叙他非义二。初明他得修失性。他即陈梁已前相州北道。弘地论师也。又有摄大乘师。亦同地人之解。他明梨耶是无记无明善恶所依。能持一切善恶种子。阐提但断现行之善。后为种子熏起于善。佛断此识无恶种熏。永不起恶。仍释伏难。佛断恶种。如何现恶化诸众生。故释云但以神变现恶化众生耳。二问若下难他作意同外。断恶既尽神变现恶。全是作意。非同明鉴无念而形。虽相州南道弘地论者。以法性为依持。然不明性具诸恶法门。现恶度生亦未能逃作意之咎。二今明下明今妙旨二。初正明由性具善恶起权实善恶二。初正示今义。阐提成佛诸佛现恶。若非不断性善性恶。则义不成。二以有下结成妙旨。断常名通别人缘理断九。以定断九故昧性恶。名为断见。不能忘缘是存修恶。名为常见。涅槃已前皆名邪见。斯之谓欤。断修存性既离断常。乃绝一切边邪之义及种种

思。斯是妙旨庶去滞情。二如来下重明由达不达故。自在不自在。现恶达恶岂能染恶。恶际实际缚相脱相。非道佛道。以了达故无有挂碍。阐提不尔故永异也。十简智断二。初明二德同时二。初举一法难与拔二用。既是一法而立异名。必无所局。何故拔与。定属智断。二然而下约身心。从二严立称。名从义立不无亲疏。心解通融属智。身力自在属断。心则智慧庄严。身则福德庄严。此之二严宜对拔与。二今经下示两文互举。智断二德何曾相离。今且各说互相映显。前段明智后段明断。二若深下总结益。举此十双以为义例。庶乎行者遍通一切。若其然者释今题目无边际也。第二别释二。初标列。谓分文人法各自解释也。二以何下解释二。初释观世音二。初结前生后二段。二云何下依别委释二初。简示境智二。初标科。思议中理外理内者。此与余文所说有异。若四教义以藏通二谛为理外。别圆二谛为理内。盖约真谛非是佛性。故云理外。若净名玄义以衍门三教。皆为理内二谛。盖由通教真谛含中故也。今文通以外道及四教起见之徒。皆名思议理外境智。故引中论以为能破。若思议理内境智者。既破四性观理证真。正在通教义兼三藏。若不思议境智者。正唯圆教亦兼别教。圆该六即别在后心二。一天下释相二。初明思议二。初约理外二。初立四。谓天然相待因缘绝待。此四即是四性异名。用此名者。略有二意。一示名言通于邪正。须以理惑定其是非。且如天然及以绝待。本圆极名今在理外。故知不可以名定理。二明理外不全外外。意令内人勿于正法生于性计。故立此名定其见过。又四句中皆双检者。盖以境智俱有自生等过故也。初天然中。言由智故境由境故智者。借彼相待显此天然。二相待者。境待智成智待境立也。三因缘者。非是单自单他。而成于境。乃自他和合方成于境。因缘即是自他故也。智亦如是。此即共性。四绝待者单自单他及自他共。此待皆绝。约无三句情谓。一往立绝待名全非绝理。二并是下破二。初总约性执斥三。初约理外斥。上之境智既属四性不入三谛故云理外。二故中下引中论斥。法离四性那计四邪。三计执下约起过斥。理外妄想于四计中。自执者是实。他语者皆妄。见惑既盛爱使亦增。见爱相添即九十八。因兹造业受苦无穷。二云何下别示。四性过二。初自生二。初举过二。初约能迷所迷二。初能迷诸惑。随执一种即生十使。利中有钝即背上使。历三界四谛。成八十八。虽遍三界及以四谛。随生一见即能具起一处理显顿能除灭。是名通名利使烦恼。若思惟惑界系不同。既非迷理不对四谛但历三界而成十使。足前乃成九十八使。二此则下所迷诸法。即四四谛四三宝也。二若作下约能执所执二。初能执性计二。初正判属计。纵学佛法。若执境智自天而然。若照不照常是境智。我见不忘者唯增生死。惑业既盛。与彼外外轮回一等也。二故大下引大论证。彼论明三种我义云。凡夫三种我。谓见慢名字。学人二种。无学一种。见即利使初果顿断。故云学人二种。慢即顿使四果方尽。故云无学一种。但随世俗分别彼此。有名字我言三种语者。即三种语我不同

也。二今凡下所执正教。以见慢心用经论语。如虫蚀字不知是非。唯增见慢即不知非。以此障理名不知是。昧是非故。服不死药而致早夭。二今不下结非。二自生下例三。若增见慢。于百千句起过皆然。二二明下约理内二。初示相二。初明理内。于上四种境智之中。随用一种。而知本为除于见慢。遂加精进研境成智。于惑能破名为毕故。于智不著名不造新。乃成似解而发真证。譬如盲人等者。大经如来性品云。譬如百盲人为治目故。造诣良医。是时良医即以金錍抉其眼膜。以一指示之。问言见否。盲人答言。我犹未见。复以二指三指示之。乃言少见。彼经所譬具示三谛方云少见。今文但喻抉见思之膜示真谛之指。虽非佛性且约见空得称理内。二虽见下斥作意。斯境智者虽灭惑证真。非唯境唯智。思议不绝非今所论。二今明下结非。二次明下不思议二。初据前破性难。四句境智若非。云何立于境智况诸经论所明境智不过此四。二答经下离性四悉答二。初辩相二。初四悉檀相二。初明赴机四悉二。初明四相。圣人境智永袪四执。若其众生于自然境智。有欢喜生善破恶入理机者。圣乃随机。说言境智自天而然。众生若于相待境智。因缘境智。绝待境智。有四悉檀机。圣人一一随彼机缘。为作相待等三种说也。各令获益。是故经中作此四种说境智也。二虽作下辩离情。圣说境智天然等相。永无四执爱见不生。故令闻者破惑入道。得真境智。三悉境智亦复如是。二如是下明能显正法若知四种执着过患。名识苦集。若知四悉被机获益。名识道灭四谛既明三宝则立。诸佛之法无不现前。二若以下不思议相二。初再明思议。于四境智离计而修。四性既空入空取证。虽成理内未泯言思。二若不下正明不思议三。初约义示。

问。摩诃止观破见思假节节皆明性相二空。不思议境中约法性无明。检四性过。荆溪云。本自二空为性德境推检二空为修德境。是则思议及不思议。各须性相二空之观。今文何故顿乖诸说。乃以二空分对两处。

答。通别二惑同障中道。委论观法皆须二空。今既略谈名有存没。通惑破处虽具二空。小人得之住涅槃相。是故且没相空之名。若破别惑从胜而说。但存空相而于其中。含二空义。何者。以观四种境智名字。不住四句亦不不住。四句属性不住属相。既了四种境智之名。无说无闻。不起分别。不作思量。岂于别理犹计性实。今分二空破通别惑。且顺诸论教道之说。小但人空大得二空。先人后法。良由今文未论观法。且寄次第示妙境智也。二金光下引经证。三此且下指大本。二龙树下引类。大论释经皆先破计。后方示义。今明境智亦类彼文。先破理外见慢惑心。次斥小乘思议之证。后方显示不可思议四悉境智。二夫依下正释境智二。初定先后。二世者下依义释二。初释境二。初释世二。初释名义二。初示世分三种二。初直列三种。大论

释百八三昧中。至释能照一切世间三昧云。得是三昧故。能照三种世间。谓众生世间。住处世间。五阴世间。故一家用义。准彼论之三世。演法华之十如。妙谈三千。固非常情之所企及。二既有下义须至三。二世是下辩三通十界二。初约依正明世间。二各各下约因果明法界。二今就下示妙境二。初示妙义二。初明三千缘起。界有相性至究竟等。因果方备。十界皆尔则成百法。十界互具既成百界。则使因果成于千法。如是千法不出解惑因缘。及以所生世出世法。小说无漏因缘但能灭法。故令四圣终归灰断。大说无漏因缘则能显法。故使四圣终归常住。故引大经证大乘义。须了缘起修性皆然。皆由理具方有事用故也。然复应知今明千法即是三千。以约三种释世间故。且一界报须论依正。正复假实。又如初相。如世日者记于此世。夭寿贤愚实法也。僧俗仕庶假名也。衣食田宅依报也。岂非初相能表三邪。初后既尔中可例知。故千法三千但广略尔。今文前明三种世间。今说一千因果之法。前后相显其义圆足。二是诸下示三谛妙境。以三千法皆因缘生。是故一一即空假中。三谛互具非纵非横。故荆溪云。三德三谛三千。皆绝言思是为妙境。二此境下该三法二。初约三人分二境。一家明观不出二境。四念处心对阴色。而分内外。此文心对生佛。而分自他。十不二门以心对彼依正色心而分内外。则依正生佛及己色阴。皆名为外。荆溪特会两处之文。立外境也。应知生佛依正。及己色心皆是法界。无不具足三千三谛。故内外自地皆是妙境。但为观境近而复要。莫若内心。故诸经论多明心法遍摄一切。须知遍摄由乎不二。故四念处云。唯是一识唯是一色。万象之色既许心具。千差之心何妨色具。众生成佛是依报成。国土废兴岂是他事。有不达者。但执唯心不许色具。而立难云。色具三千应自成佛。何处曾见草木受记。是何言欤。是何言欤。以说心具义则易明。于色示具。相则难显。故使教文多明心具欲禀教者因易解难。以心例色。乃显诸法一一圆具。故云唯色唯声唯香唯味唯触。况唯心之说有实有权。唯色之言非权唯实。是故大师为立圆宗。特宣唯色。乃是吾祖独拔之谈。固隐圆宗唯同他说。其意何邪。唯心之义。今非不谈。以明自心及依正色。此之三处各具诸法。则令唯心不与他共。何者。忽若不明万法互具。如何可立心具三千。金光明云。于一切法含受一切。斯之密义深可依凭。

问。大意云。色由心造全体是心。何教文云。心由色造。全体是色。又义例说。心具三千。是于无情立佛乘义。亦是心摄何关色邪。

答。约能造心摄法易解。故顺经论以心摄法。而为观境。故云色由等也。大师既云。唯是一色而分二种。谓有分别色无分别色。意指识心为分别色。此色造心有何数量。那云。一向色不造心。既云。唯是一色。那云。不云全体是色。又至果时。依中现正正中现依。刹说尘说因果理同依正何别。理性名字已有依正不二之相。何缘坚执一边

具邪。无情佛乘约心具说。元是一体从易而观。勿引此文证色不具大。师此说令知皆具。而今据此唯局在心。是得意邪为失意邪。欲人生解邪为符我见邪。二问自下引二经明各具二。初问。前以十界而为世境。次明世境有自有他。他即生佛自即己心。乃引华严心如画师造种种阴。种种之言岂非生佛。故据此文而设今问。能造之心可具十界。所造生佛云何各能具十界邪。以知世人不解三法无差之义。谓心为理生佛是事。理能造事心随解缘造佛。心随迷缘造生。三不相离名无差别。此解违经隐覆圆义。故兴此问以生后答。二答。先引净名实相者。即诸法实相也。约今经意。十界诸法皆实相也。观身观佛实相既然。岂不各具十法界邪。复引华严三无差文。以证各具。彼经如来林菩萨云。心如工画师造种种五阴。一切世间中莫不从心造。如心佛亦尔。如佛众生然。心佛及众生是三无差别。经文先示心造一切。便以此心而例于佛。示佛权造同心实造。次复以佛而例众生。示生实造同佛权造。权实虽异因果暂殊。三皆能造一切世间。故得结云三无差别。云何却谓一是能造二为所造。何得此三无差别邪。此是今家消彼经文。若明其义更匪他知。以今经说因缘果报。即是实相。因缘是能造果报是所造。此之造义既在实相。是故造义理本具足。以此理造方有事造。三法皆尔。是故得云理事不二本末相映。理既互融事宁隔异。三法互具互变互摄。深有所以。圆顿之旨终极于斯。荆溪叹云。不解今文。如何消偈心造一切三无差别。前问那得自他各具十界。今答岂不各具三谛。故知十界若通若别。皆是三谛。二释音二。初约口业正释。十法界中佛者。今既明机。须除极果自分证还但是圆机皆名佛界。悉可称名。二问下明三业俱机二。初问起。二然通下答释二。初正明俱通。真寂常照岂简身意。唯赴口机。二而今下对偏显圆二。初明古遍局六。初趣举。二随俗。三互举三。初正释。圣标于观必照生之色心。即身意也。生标于音。必对圣之耳识。既闻音声复观色心。则是圣应三业机也。二旧问下通难二。初他难。一等互举。何不名为闻色心邪。二旧答下古通三。初叙古通。举观为应。既色心两字则彰应广。举音为机音但一字。则是机狭。机狭应广。深显圣德也。二今更下今载。难若逐字者。则彰感应有可有不。若俱应俱感。则不应云应二感一也。三今不下今为通圣三俱应凡三俱感。但约与夺互举口意。四义摄。独有言音具于三业。故云义摄。五隐显。六难易二。初难急口机易。二又第下誓深宜急称。二今明下引论圆释二。初以觉观况音声。且引释论。三业之事无不圆具。觉观才动与息共俱。已成身行。既是语本又成口行。意业隐细尚能具三。身口粗显各具可知。二但举下明观音圆感应。大圣一观非独具于一种三业。须知具足百界三业。以全法界而为应故。众生一音圆具亦尔。以全法界而为机故。斯由大圣照穷正性察其本末。难思感应。岂以人师凡见测邪。

观音玄义记卷第三

第二释观智二。初标列。二结境下解释二。初结束世音之境。欲明观智先束境界。世间音声品类无边。尘沙莫喻。须依圣教结示谛境。方可明观。观不依谛邪错何疑。十界是因缘境者。以十如是类十二缘。义无别故。二二明下正明能观之智二。初泛明诸境观。谛缘通四教故四。三谛唯别圆故二。二谛加三接故七。一实唯圆极故一。无谛体忘观亦不立。二今约下今依三谛观者。境顺涅槃新伊之文。观依中论相即之说。荡情立法示妙融心。像末观门此为最也。初示境通别。通对顿观别对渐观。二今对下明观渐顿二。初双列。二次第下双释二。初历教释。二种观二。初偏圆并释二。初约诸部释五。初依璎珞明三观。体于三假四句不生。即俗见真名从假入空观。观三假俗入即空真。由俗入真复名二谛。于空不证。分别一切三假药病。应病授药。故名从空入假。前用真破俗。今用俗破真。若俗若真破用既均。复名平等。以前二破作双遮方便。即以二用作双照方便。次第破用既立。一心遮照可修。故云二观为方便等。三观俱用从胜名中。心既即中思议忘泯。名第一义谛观。二此之下依大品明三智三。初正明三智相。内法内名者。谓理内所诠法相。及能诠名字。外法外名者。即理外所诠法相。及能诠名。空观若成。于此名相悉能体达无我我所。故佛言。摩诃迦葉婆罗门法皆知。沙门法皆知。故云内外能知能解。然其空智但能总达诸法无生。不能别知诸法缘起。故不能用诸佛道法。发起众生一切善种。假观能尔。故以道种而名其智。于一种等者。夫中观智者。则了一切皆是中道。中则不偏绝待为义。一法若中。则一切众生因种。一切佛之道法。无不咸趣。一外有法不名中也。一法既尔。一切皆然。故云于一种智。知一切道知一切种。一相等者。结前所说而成遮照。双遮则一相寂灭。双照则种种皆知。遮照同时。故名一切种智。二通而下对上辩通别。璎珞三观大品三智。通则异名别分因果。三此三下对大经四智二。初略示四智相。大经二十五云。观因缘智凡有四种。谓下中上上上。下智观者不见佛性。以不见故得声闻菩提。中智观者不见佛性。不见佛性故得缘觉菩提。上智观者见不了了。不了了故住十住地。上上智观者见则了了。得阿耨菩提。辅行释云。因缘不殊四观不等。对别教中。云住十住地者。以次第行从住入空。乃至十地方入中道。次第住三故名为住。住及不了并约教道。二涅槃下对上判离合。四教证修唯三观智。空分析体故成四也。大经观缘明四智者。取藏析空为下智故。大品三智璎珞三观简小明衍故。若以二经之三。就大经四者。应开析空生灭一切智。若以大经四就二经三者。应合下中同入空智。四若将下以观智对五眼。肉天二眼是四智三智。所观境本不论开合。慧法佛眼与三观智。主对己齐。若论四智须于慧眼。而对析体二空智也。五中论下以中论四句结。二若将下对四教释二。初正对四教二。初正对教。二所以下出所以。观必教诠智由观得。今明观智须能诠教。二教必下广明四相二。初四教主二。初明教主一异。文有二义明其一异。初跨节论。只一圆佛被四种机。说

四教法。次或可下约当分论。随机所见据教所诠。四佛体用优劣硕异。二四教下明补处偏圆。补处亦明当分跨节。例主可知。二若言下四教法二。初明理尚无一。二答理下明赴缘说四。前通释题。十义之首已明此义。证理绝言被缘须教。初明赴缘。二三藏下明说四四。初三藏三。初明教相二。初明愿行二。初依谛立誓。初为陶师者。合云陶师之子。因遇彼佛入城乞食。相好巍巍。乃发善心而兴供养。遂对彼佛发于誓言。愿我当成佛。一如今世尊。故今释迦法住之时。度人多少等。皆同往佛。言即起慈悲者。发心拔苦欲与其乐。若不谛审非想结集及轮回苦。又不谛审三无为灭。及尽苦道。则不拔苦际非与真乐。凡外不谛二乘无誓。菩萨双非依谛立誓。二行六下依誓起行二。初六度填愿。文中所明六蔽为集。六道为苦。六度为道。蔽息为灭。略举初后中四例知。此教菩萨自伏六蔽。对破六道。令他断集离苦故也。菩萨戒疏云。檀破饿鬼。尸救地狱。忍济畜生。进拔修罗。禅静人中。慧照天众。二行此下六度满时。如尸毗王遍割身肉就鹰贸鸽。至尽一身不恼不没。自誓真实感身平复。是檀满相。如须摩提王以身就死持不妄戒。是尸满相。如忍辱仙人被歌利王割截身体。慈忍不动作誓即感血化为乳。是羼提满相。如好施太子求如意珠雨宝济贫。得珠坠海抒海取之。筋骨断坏终不懈废。诸天问之。云生生不休。故助抒海海水减半。龙恐海干送珠与之。是毗离邪满相。如尚阇梨得第四禅出入息断。鸟谓为木于髻生卵。定起欲行恐鸟母不来。即更入禅鸟飞方起。是禅满相。如劬嫔大臣分阎浮提地为七分。城邑山川均故息诤。是般若满相。所言满者度本治蔽行期满愿。今蔽已离与拔遂心。即知六度其功克满二如此下明时位三。初约时明行相。从古释迦至罽那尸弃佛。名初僧祇。准望声闻位。在五停心及别相总相念处也。观力既微故不知作佛。从罽那尸弃至燃灯佛时。名第二僧祇。位当暖法。既有证法之信。必知作佛。心未分明故不向他说。从然灯至毗婆尸佛。名第三僧祇。位在顶法。内心了了自知作佛。口自发言无所畏难也。无脂肥羊者。大论云。此菩萨虽有上妙五欲不生贪着。以有无常等观故。譬如有王有一大臣自覆藏罪。王欲罚罪。语言。若得无脂肥羊当赦汝罪。大臣有智。系一羊养以水草。日日三时以狼怖之。羊虽得养肥而无脂。王问。云何得尔。答以上事。菩萨亦尔。见无常空狼。令结使脂销而功德身肥。二用此下约观明涉位。

问。声闻根钝尚能速入七贤四圣。菩萨利智何故三祇犹居顶法。

答。声闻但于一境一门。修念处等故易成就。菩萨遍于一切境界。一一四门。复加六度久远熏修。使一一行摄诸众生令种熟脱。故三祇内凡化几人超凡入圣。自身此岸度人彼岸。故经劫长证位犹下。言三十四心正习俱尽者。顿证罗汉及以支佛。亦三十四心无间而得。但不以此顿尽正习一言于习有见思习及尘沙习。菩萨修学尘沙法门。

治其劣慧。于一一门用四谛观。伏其正使于一一门六度行熏见思习。故树王下三十四心。于尘沙法上证四真谛。故令正使及二习气俱时而尽。故能二谛皆究竟也。方异三乘弟子独彰佛眼佛智。三此中下约佛明补处。二若就下结观智。若于三藏明观音人其相如是。三料拣二。初简超劫二。初问。一超九劫者。婆沙云。尔时有佛。号曰底沙。有二弟子。一名释迦。乐修利他行所化机先熟。二名慈氏。乐修自利行所化机在后。彼佛念曰。回多人就一人即难。回一人就多人即易。欲令释迦先成道故。于是舍二弟子入至山中。时释迦菩萨随后入山。寻求本师不见踪迹。正行之次。忽见彼佛在宝龛中入火界定。威光赫奕特异于常。行次忘下一足经于七日。说于一偈叹彼世尊云。天地此界多闻室(即北方多闻天王之室也)逝宫天处十方无(逝宫即梵王宫。外道计彼为常佛为破彼。故称逝宫)丈夫牛王大沙门。寻地山林遍无等。因此精进超于九劫。在弥勒前成佛。二答。弗沙与底沙梵语赊切耳。弥勒值佛必有超劫。恐梵文未至。二简百劫二。初问。二答。住此法门者。若任运行于六度法门。则须百劫。此据常途理数而言。若精进功倍。亦何局于时分。二通教二。初明教相二。初示名教。三乘因位共能忘言契真谛故。同断见爱故受通名。然有利根通入后教。今分四相且从钝说。前教菩萨至果方断。三乘不通也。二此事下辩行相二。初斥三藏明行位二。初对事度显空行三。初斥事非度。大论斥三藏菩萨云。具足三毒。云何能集无量功德。譬如毒瓶虽贮甘露皆不中食。菩萨修诸纯净功德。乃得作佛。若杂三毒。云何能具清净法门。菩萨之身犹如毒器。具足烦恼名为有毒。修习佛法如贮甘露。此法教他令他失于常住之命。檀有三品。谓命上身中财下也。贸鸽割身犹是中舍。既不了空焉到彼岸。二不见下明空成行。施本治悭悭不可得。三事既空施相不立。能所既泯真空现前。是真檀度。下之五度能所皆空。是则名为道不二相。以此空慧荡生法执。故令众行称理圆成。三又复下斥定三祇。空心立行长劫忘劳。摄无量生经无量劫。何得限定三阿僧祇。为逗衍机须破三藏。非是废除彼教接物。二大品下约断结明共位二。初衍门行位二。初断结行。梵云萨婆若。此云一切智发心与此空智相应。即能断见及破思惟。即是无生人法法缘慈悲。自行化他积行填愿。皆与无生四谛相应。故能因中断结证理。二则有下断结位。二若将下对小阶级。八人地对八忍。人者忍也。世第一后十六刹那齐道比忍。犹属于贤。至道比智即名为圣。二位同在无间三昧。故以十六对八人见。此教菩萨从已办地。留习润生用慈悲道。与真空观双行化物。前断正使今侵二习。至于佛地。见思习尽真谛究竟。尘沙习尽俗谛究竟。第七地中有断有留。故尽不尽。二以誓下约扶余习以利他。正使既尽习不润生。以誓扶之能生三界。以藏通教俱不谈常。生死之身全由惑业。二乘惑尽不受后身。菩萨利物恐同二乘。故藏菩萨用慈悲誓。扶于正使受生化物。通既断正以誓扶习而作生因。尽在不久故似微烟。既为益他留形三界。故称名感见能拔苦与乐。二此是

下结观可见。三别教二。初明教相二。初示名教。诠中故异通。次第故异圆。故名为别。不共般若不共二乘。全别前教。圆亦不共故未别后。不名不共意在于兹。二此教下辩行相二。初约次第明行位二。初明次第意。虽说众生见闻觉知体是佛性。而全起作三种之惑。故须用此觉知之性。观空破有观假破空待二均平。方照本性中道之觉。故名方便。次第显理既此迂回。故经尘劫。从初标志。次第修学河沙观智。破河沙惑。显如来藏河沙性德。故缘无量四谛发心。二十信下明伏断相二。初法。十信缘中通伏三惑心正著有。要先观空伏断四住。方袪滞有。复偏着空故观六界药病。成就体析八门道种。又观四圣惑智因缘。无量无作八门道种。二观既成故照中道。此时三观只在一心。别向圆修斯之谓矣。二喻。圆譬冶铁作器。别喻烧金作器。冶谓镕铸。淳朴顿融任运粗垢先落。烧谓锻炼。物体犹坚特要粗尘先去。然后融金以除细垢。圆观顿穷法界。无意先观二谛。二惑任运先落。别观次第显中。有意先观二谛。故使二惑先除。二此菩下期真应以利物。初虽次修后能圆应。二此是下结观智。

问。别向圆修。何但结为出假之智。

答。后胜受名故。约教道故。如辅行云。一教始终虽具三谛。若入证道不复名别。是故别教但在于假。四圆教二。初约行位明圆二。初广示相二。初正释行位二。初约法示相二。初教所诠理。说一切法皆是中道。一色一心一染一净。皆具三千悉非空假。非内即非性。全性成修故。非外即非修全修在性故。既其空假双亡。修性俱泯。则中道之义显矣。二观十下教所诠观二。初正示二。初明修观二。初对境示观。教所诠法令生妙解。今依妙解而修妙观。十界众生所观境也。镜水譬性德三千。像月喻修起三千。内外有无皆无实性。而三千三谛终自宛然。二观智下就观明谛。此无缘观照无相谛。以无相谛发无缘观。谛观名别其体本同。是故能所二。即非二。二大品下明证释二。初证发心相。若发真心似心观心及名字心。随位约即明坐道场转轮度生。故佛藏云。众生身中已有如来结跏趺坐。理即尚尔况修中位。二即于下初发心德。二入十下入位。二文云下引文称叹四。初此经叹真实。二大品叹具法。三涅槃叹初心。四此中下诸文叹眼智二。初约此经总示。开示悟入皆佛知见所知见境既该百界。验能知见即三智五眼。从胜称一。如海具众流。二引二文别释二。初大论明智。言十智者。谓世智他心苦集灭道法比尽无生也。如此十智通于三藏三乘。唯如实智属于衍教。今但证圆。二眼亦下大经明眼。既见粗色。即是佛性具一切法。即观行五眼从胜名佛。肉眼见性褒之以佛。慧见偏空贬之为肉。二若能下兼明人法二。初示圆六双。二以无下明经二益。三点涅槃者。大经云。秘密之藏犹如伊字三点。若并则不成伊。纵亦不成。如摩醯首罗面上三目。乃成伊我亦如是。解脱之法亦非涅槃。如

来之身亦非涅槃。摩诃般若亦非涅槃。三法各异亦非涅槃。此乃三德即一而三。名大涅槃也。二是名下结归题如文。二问答显妙三。初明无缘与拔二。初据中道妨慈问。二指净名成慈答。观众生品文殊问维摩言。云何观于众生。维摩言譬如幻师见所幻人。如智者见水中月。如镜中见其面像等。文殊言。若菩萨作是观者。云何行慈。维摩言。菩萨作是观已。自念我当为众生说如斯法是即真实慈也。彼品既是通相。从假入空彻见三谛即是中道无缘与拔。二明中道建立二。初约双非皆破问。二明中道遍立答二。初约明中能立偏圆三宝四谛二。初略示迷中之失。四教四谛是权实相。皆依中道非权非实。而得建立。今既迷此则一切皆失。二若明下广示明中之德二。初示四种四谛唯心。十种法界忘言之理。名为中道。得此理故方施权实之教。十界融即说者名圆。十界次第说者名别。六界无生说者名通。六界生灭说者名藏。此之四教各论四谛。若识中道诸法皆融。故于一心具四四谛。二所以下释一体三宝具渐二。初约圆观明三宝。佛但双非者。且从略示。遮必具照三智圆觉。方名佛宝。以法三谛显佛不孤。僧宝中云。理事和者。上三谛法性本圆融。名之为理。随情差别名之为事。佛实相慧具于权实。实慧和理能说圆法。权慧和事能说偏法。故文句明法用方便云。智诣于规善用圆法。逗会众生如圆举指目于圆处。智诣于矩善用偏法。逗会众生。如偏举指目于偏处。言事和即有前三教等者。权慧随情照谛差别。即说别教次第三谛。或说藏通即离二谛。乃有三教行人。禀法修行成三僧宝。若其实慧和随智谛。即说不次第三谛。乃有顿修行人。禀法成于圆教因果之僧。不独令他禀教成僧。亦能应作偏圆行人。修成僧宝。

问。四十二位。自等觉来合判为僧。妙觉为佛。云何因果皆名为僧。

答。别相三宝乃以因果而为僧佛。今论一体。一人一念具足三宝。四十二位位位报智冥于法性。皆名二宝。位位应身皆名僧宝。故妙觉应最能三土统理大众。是故僧宝究竟成就。若能善识一体三宝。任运能具诸渐教中三宝之义。以能和于理事三谛故也。二故大下引月爱明。僧相二。初据经文明诸地智断二。初正引涅槃二。初通譬诸地二。初顺喻白黑论增减二。初举月光喻。白月光增以喻发智。黑月光减以喻断惑。喻虽前后法乃同时。二月性下以体用合。实相则因果不二。智断则增减有殊诸法不生诸法不灭。三千无改也。烦恼灭般若生。无明即明也。大经等者。以无明体是强觉。故亦称为明。二如是下约法地地论智断。舍喻就法四十二地。一一智断故云皆具。二若十下别对诸地二。初以晦望对妙觉。月望以喻妙觉理体智德二俱圆极。故重云不生。月晦以喻妙觉独头相应二皆究尽。故重云不灭。二初三下约开合对诸地。合前开后。故以十五对四十二。此中初三即有黑白

两初三也。乃至十五亦复如是。二仁王下例诸般若。但明因位故以十四对四十一地。地地之中具三般若。二如此下结僧实立一切因果。若与中道理和。必与三教事和。是则权实由果皆由中道而得建立。二若不下约迷中。即破渐顿三宝四谛二。初示得前失后。四教三宝及四四谛。但依二种中道而立。藏通依离断常中别圆依佛性中。各有即离故成四教。外计断常都迷二中。故失四教三宝四谛。三教得失在文可见。二传传下明前多后少。二以权显实二。初约圆诠废渐问。二约权能显实答二。初舒渐显圆二。初以观例教。观既以次显于不次。教亦以三显于一圆。利可直谈钝宜渐显。今若四说利钝不遗。二若不下以三显圆二。初示立三意。二虽说下引文证释。余深法者。藏通余而不深。圆教深而不余。别教亦余亦深。故将唯余及以两亦助显唯深。弄引者。引去声。谓曲弄之前必有引起。言开空法道者。谓前三教是开通圆空之法道也。二若入下卷权归实二。初废三立圆。前是为实施权。今明废权立实。十方三世法皆尔也。二复次下忘言契理。寄言显理从偏入圆权非实是。恐失意者是非不泯。故以双非绝其思议。权既不生实亦不生。故二不生彰乎妙契。应知此立非权非实。但是祛乎着语之情。其所契悟理无别途。勿谓双非理过一实。二观心明二种观。

问。上明诸教无非对境立乎观门。况复约圆境观皆妙。何故至此更说观心。

答。上为解释观世音名。故约四教明乎观法。既观世音。正以他生而为观境。心佛众生虽无差别。就生佛境高广难观。若就心境近而易照。佛世当机随闻悟入。境无远近。灭后初学修观要须拣难从易。故今诸部约教释中。纵已明观。后须更立观心一科。又复他生不出心性。若观自心。则能明见十界众生。故知观心成前约教世音之观。今示观心其意略尔。先标。次夫心下示二。初约心源本无境观二。初明本无心境二。初明性绝百非。心源本净等者。只现前心当处即中。名之为源。离一切相名为本净。无为下列所离相。既其若此焉立心境。二虽复下明心非四运。尚不可以知觉而求。岂能以生灭而取。是故不可立心为境。二岂可下明莫陈观法三。初法。心境本无观于何设。二犹如下喻。无以比况强指虚空。三此下合二有因下由缘感须立观心二。初由缘立心。有十因缘能修证者。无能所中立所观境。二既有下由心立观二。初略立三。初法。二喻。三合。二若作下委示二。初示渐观。虽明二观二意在圆。故次第观略指而已二。若观下示顿观二。初明全性成修二。初就法直明二。初示二。初于一念观性三因三谛即正因。三观即了因。一切法即缘因。具缘了之正名为三谛。具正缘之了名三观。具正了之缘名一切法。故大经云。法身亦非般若亦非解脱亦非。此之三法举一即三三即是一。非纵非横同居一念。二十法下观千法皆有三谛。以其千法皆因缘生。故趣举一性相叵得故空。缘起宛

然故假。性绝待对故中。一法既然千法皆尔。学者须知千种三谛只一三谛。说千不散说一不合。以圆融故千法各得三谛全分。盖由三谛体是三德。名秘密藏。一切诸法不出此藏。此藏全体遍入诸法。如世真金具灿烂色。具转变能具不改性。若成师子。则全以色等作头作尾作乎胸背四足牙爪众毛。岂有一处不具色等三邪。此三岂可暂分隔邪。得此喻意则于千种三谛。不起合散一多之计也。况今千法且总略言。广则三千一一三谛。故荆溪云。三千即空性了因。三千即假性缘因。三千即中性正因。心法既尔。众生三千诸佛三千同一秘藏是故一一皆具三谛。此等法门同居一念。二此即下结。即不次第观者。不思议境境即是观。若境自是境更起观智。来照此境。此乃别修非性德行。故止观十乘是观别相。三千空假中是观总体。以此为妙境。以此为发心。以此安其心。以此能遍破。以此通塞着。以此调道品。以此合助道。就此论次位。以此忍他缘。以此离似爱。此外无行此外无果。以将果理为妙行故。故示千种三谛之后。便云此即不次第观也。二华严下按经委示二。初引经示观二。初明心造一切。十种世间皆住真法。真法无碍故十互融。融故百界千法具足。此之理具已有造义。由理造故方有事造。故一言心造即二造也。二若观下观一切皆三。理事二造各论一切。略则千法广则三千。若观心空理事三千无不空也。观心假中理事三千无不假中。既三千空空即三观。三皆能破故总言空。观三千假假即三观。以皆立故故总言假。观三千中中即三观。皆绝待故故总言中。此乃三德三谛三千故也。二如是下结法归心。二若能下指修是佛二。初广引经文二。初引证齐佛三。初约大经观缘得佛。十如即是十二因缘。今观即性故见三千即空假中。名上上智。初心修此即名得佛。二引净名观身等佛。观境虽异实相岂殊。故得观自身心等彼果佛。三引华严心佛无差。如前委说。二若作下约经叹观二。初叹正观。余观望此皆悉偏邪。迦葉未闻已前皆是邪见。二即开下叹是佛。开示悟入佛之知见。今家四释。一圆四位住行向地。二圆四智谓道慧即毕竟空。二道种慧不思议假。三一切智双遮中道。四一切种智双照中道。三圆四门。即不思议空门有门双非双亦也。四圆四观即三观皆空。三观皆假。即三而一即一而三。皆如次对开示悟入。四位竖论余三横辩。故知开等通浅通深。座室衣三皆称如来者。以用果法为行故也。位虽高下境观无殊。是故四仪皆应起塔。二如此下结成佛法。非今所明难越九界。三明普门二。初开章。二随释二。初通途明门二初列。二释六初略列门名三。初列门下通约喻显。二凡鄙下别就法示二。初世间二。初示诸门。外唯世间故至惑苦。惑即集也。爱着三界常乐我净。故言四倒。见惑虽多。不出有无及以一异。各执四句。二善恶下束归生死。二若就下佛法门二。初示四教通之能所。通真含中钝入化城见空真也。利达常住见中真也。二此则下明四种有乎教观。大本立云。若于一教以四句诠理。即是四门。四四合为十六门。若以行为门者。禀教修观因思得入。即以行为门。藉教发真则以教为门。

若初闻教如快马见鞭影。即入正路者。不须修观如依电光即得见道。不更须教。并是往昔善根习熟。今于教门得道名信行。于观门得道名法行。三能通下广指大本。二二示下示门相四。初三藏。俗既实有不即真谛。故于俗谛明四种门。以通于理。假人叵得四门是同。但就五阴分别四相。实法无常是有门观。三假浮虚是空门观。二门俱用从容而修。是两亦门观。离空有相绝言而修。是双非门观。随成一观皆得会真。二通教。二谛相即四门不诤。或观幻有或观幻空。或双存观或双泯观。但随根性。依一门修皆得入道。三别教。言观佛性者。信分别心是本觉性体是三谛。根钝不知性具九故。致令三谛体不融即。随禀一门而修观法。禀有门者。观本觉性是真善妙有。如瓶盆寻为闇覆故。不能显现。佛藏十喻皆此门意。禀空门者。观于本觉是毕竟空。无相可得。由我执者不得睹见。如迦毗罗城空者。此城本是释尊生处。为琉璃王之所破灭。释种既尽城邑荡然。阿难愁恼。世尊怡悦。因阿难问。故佛答言。汝见迦毗罗有。我见迦毗罗城空。大涅槃空亦复如是。禀双亦门者。观本觉性不定有无。如石中金福人见故亦有。罪人不见故亦无。有无双照可以证入。禀双非门者。观本觉性不可有无而思说也。绝念而观方可妙悟。圆教者。真善妙有及毕竟空双遮双照名岂异前。但以别人不知三谛体是三德。不纵不横一一互具。以此三谛而为四门。失此意故。随门各解名有四之四。今圆得旨。乃于彼四融即而观。故得名为不四之四。虽立行位皆不思议。三次论下明权实。偏真为权中道为实。前之二教能诠能观共十六门。所诠所证但在偏真。故皆是权。别教教道能诠能观皆次故权。见所诠理及所证地同圆故实。圆教教观。能诠所诠能行所到始终俱圆。故皆是实。四次明下明普不普二。初凡渐不普。二圆门是普二。初约法直示。三千之法即空假中。乃以所通而为能通。门外无理能所泯亡。此之妙门普义成就。二复次下引经委释二。初众经圆门二。初别示四门三初约二经一往属空二。初引净名。不专引文。已含释义。彼经文云。善意菩萨云。生死涅槃为二。若见生死性则无生死。无缚无解不然不灭。如是解者是为入不二法门。彼疏释云。生死是缚是然。涅槃是解是灭为二。今观生死性本来常寂。本自不缚何所论脱。又亦不然岂应是灭。既无然灭不复有二。是为入不二门。

问。经疏但以中道之一。不于缚解然灭之二。今文何故更加非一。

答。所言中者。体绝待对。若定是一必须待二。善谈中者必忘中也。故末陀摩经正诠中道。而以忘中名为中道。故自注云。末者。莫义。陀摩者。中义。即莫着中道也。又复今文以彼。善意所谈不二。建立圆空释普门义。若于三谛荡之不尽。非毕竟空。岂成普邪。故知四依深谛中义。破用自由。不可执文难于妙解。二何以下释经义二。

初据本经释。若真不二必不存一。亦名不有不无者。圆教中道也。此中能破藏通二教单俗单真。故云不有破假不无破空。又破别教复俗单真。故云不有破二不无破一。盖前三教各以二谛为缚解故。圆中能具三种二谛。具故融即乃以融即破于不融。令成不二。若尔下明能融亦荡。虽曰圆中存则成待。二大经下例涅槃释。净名生死与涅槃不二。大经无明与明不二。二遣一亡。两经义合。既其二边与中俱荡。名毕竟空。此乃约空明普门也。二三十下寻净名门。门具四二。初举一品诸门。三十一菩萨妙德净名。若说若默无非实相。当体为门。若就现文增胜而说。可以分对空等四门。及以第五不可说藏。皆名不二无非普门。二细寻下示圆义各四。大师妙解尽理而穷。见一一门具四门义。如向所引生死涅槃。二既即中中亦即二。中即生死名妙有门。中即涅槃名妙空门。二即中道中必遮照。双照是第三门。双遮即第四门。虽于一门约义开四。此四皆悉摄法遍周。俱得名普。余三十门既皆融二。而归不二各四宛然。文殊以言显于无言。净名以默彰于无说。盖示三谛体是秘藏本绝言诠。既示三谛岂非四门。复由向者三十一菩萨。皆从无说显示四门。门门妙绝不可言思。得意之机随其所闻。忘言而证。其失意者犹谓有说。莫契无生。故二大士以言以默。显乎四门离言说相。则使彼彼四门之机。各于其门忘言趣理。须了无说被四门机。其功最大。故诸菩萨虽各兴言不谈一字。净名杜口广说四门。是则说时常默默时常说。若不尔者。何故备举三十三门。而言皆有四门义邪。非旋总持莫穷斯旨。细寻之说其致甚深。三肇师下就诸经分文对四。三十三门门门具四。义虽成就。文且幽深。欲使咸知故。就显文示四门相。肇注净名经云。诸菩萨历言法相文殊言于无言。山家准肇判属二门。思益一切即邪即正。邪是俗有正是真空。华严游心遍入法界。岂非妙有。即达如空岂非妙空。故此二经皆双亦门也。复取净名杜于言说。显于诸法皆非二边。示第四门其文甚显。此则诸经据圆实理开乎四门。深而复广皆是普门。二大品下通明普门。大品法华三句明门。虽不别属四门之数。而遍摄法皆是普门。四十二字字字皆具三种般若。非纵非横而高而广。故能互摄诸字功德。智门一门皆通实理。难入狭小其义相成。难入故狭狭故难入。四十余年调机方说。此门甚妙非七方便能解能入。斯乃至广而受狭名。三众经下结门名普。此经开权永异诸部。显示实理与昔圆同。故与众经同明普门。四随观心并在大本第八辩体中明。谓随彼根机种种差别。赴欲赴宜赴治赴悟。故四门异说也。观心者。若以教为门。即于四门随门得悟。不须修观。名信行人。若闻而不悟。应须修观。名法行人。四教四门各有十观学者寻之。二别释普门二。初标。二至理下释六。初明中适。二列十章。三上通下辩异通。十双通释既以十只释观音人。即以十只释普门法。故云通途已约法竟。今之十门于二严中。就福德论因果自他庄严法身。然是性德之行。还严于性能所本亡。即非庄严庄严也。四分别相。五总生起七。初慈悲。菩提之心非小智能发。心由

旷济之念。而兴无上之心。二誓愿。通释慈悲即是誓愿。不分两门。今明弘誓能制慈悲。功力既殊故须别立。又复慈悲通语与拔。誓依四谛别示要期。又慈通凡小誓唯菩萨。三修行。福德财者。即前四度。神通力者。即禅定之用。智谋即般若也。四断惑二。初引两论二三道。修行断惑及入法门。此之三门有开有合。若依成论断即解脱。对于无碍只立二道。若依毗昙断证不同。对于方便乃成三道。二引释下依释论用三道。菩萨有断故行无碍。佛果无断故行解脱。既分因果不可合明。故用毗昙三道为次。故今列章。第三修行即方便道。第四断惑即无碍道。五入法门即解脱道。五神通。从初至五乃是自行从因至果。今论化他不出三密。第六神通即当身密。第七方便即是意密。第八说法即是口密。六供佛。以法供养结于自行。七度生。言入诸法门者。以中道实智。入二谛权门。化度众生同归中道。六随章释二。初标。二始从下释三。初且约十义释普门十。初慈悲二。初约次第三慈通释二。初就人标列。凡圣慈悲三种摄尽。大经十四梵行品云。慈有三种。一缘众生。二缘于法。三者无缘。众生缘者。缘一切众生如父母亲想。法缘者。见一切法皆从缘生。无缘者。不住法相及众生相。大论二十亦云。慈有三种。文意与涅槃大同。又论第五明悲。亦有众生等三。辅行云。将三慈悲以对三谛。义甚显了。

## 观音玄义记卷第四

二若缘下约法简判二。初简生法不周。次第生法二种慈悲。藏通二教及别住行。若众生缘亦兼凡外。二有所缘何得名普。二若无下别无缘方普。别教十向圆教初心。修此慈悲至入地住。乃能分证。犹如明鉴不动而形。磁石无念而吸。此之慈悲方得名普。二别释下约圆顿三慈别释。三慈一念不纵不横。故大经云。慈若有无非有非无。名如来慈。有即生缘无即法缘。双非即无缘佛心圆具。今修佛慈。故一一慈皆不思议。文分三。初众生缘慈二。初总示二。初一心缘一界非普。二今观下一心缘十界。是普二。初观众生三。初法。对下法缘毕竟空真。故今众生是难思俗。真实俗假故曰假名。非独人我。称为假名。十界性一举一即十。故成百界。各有相性体力作因缘果报本末究竟等。故有千种。岂唯已千。生佛各千皆冥在性。二喻。三合。凡夫一心具而不识。圆圣法眼一念遍知。二知此下起慈悲圆。闻名字学佛慈悲。即于一念观百界生善恶因缘苦乐本末。而起慈悲与拔之想也。大本十如四类解释。一四趣。二人天。三二乘。四菩萨佛。若分苦乐者。应以四趣为苦。人天等为乐。或六凡为苦四圣为乐。或九界为苦佛界为乐。二今约下委释二。初明观法二。初指初后两界。狱是苦之尤。佛是乐之极。二地狱下明一念千法二。初明地狱具余九界二。初直明地狱十法二。初明十法。十初性。二相。三体。大本通取摧折色心为体。今取觉苦故的指心。四乃至下力。堪任刀火长劫不绝。五

作。既堪受苦必任作恶。六因。三业动作成恶习因。七缘。假藉诸恶我及我所。一切具度助成习业。八果。因习淫欲业既成就。果于苦具见是欲境。如本染爱。九报。习果在心境随心变。报因既满即受烧然。十本末。大本乃以初相后报而为本末。则修性皆尔。今欲彰于理事不二。故以修性而为本末。全修在性全性成修。方得名为究竟等也。二地狱下例九界。若非十法不成一界。二问当下明具九界十法二。初约佛法难具问。界有法分云何互具。佛法离染顿出凡圣。云何地狱具兹十法。二答大下明凡心即佛答二。初正明地狱具佛十法十。初佛性。仙豫大王欲化外道。十二年中供养五百婆罗门众。后令归信大乘方等。其不归信乃谤言无。仙豫闻谤乃杀五百。五百堕狱即生三念。一念此是何处乃知地狱。二念从何处来。乃知人道。三念何因堕狱知谤方等。因兹悔过便生佛国。终获佛身。此乃仙像知地狱人有佛性故。杀之令堕三念中发。婆薮过去杀生祭天。因堕地狱于狱教化九十亿人。从地狱出至方等会。佛言。婆者。好也。薮者。高也。好高之人岂堕地狱。又言。婆者。刚也。薮者。柔也。刚柔之人岂堕地狱。斯是大权示现恶相。显于地狱有佛性矣。二佛相。三佛体。上品恶心即中道故。四佛力。性具大用即八自在。五佛作。此云从无住本立一切法者。欲明顺修是佛界作也。九界因果皆违本立。唯佛因果顺本而作。以本觉性元离住着。即无住本。若不顺本无住而作。则非佛界因缘果报。此是妙修此修起时。豁然能绝七种方便智行之作故喻师子筋弦弹绝百兽筋弦。师子之乳点化百兽之乳。须知地狱之心。本具佛界修性之性。如大本中以相性体为佛性三。力作以去是佛界修。此之修性凡心皆具。得此作意则了诸修皆顺性起。六因者。即是顺修所显之理。故曰正因。七缘者。即是顺修能资智行。故曰缘了。而言性德者。以地狱心本具故也。八果。九报即前缘了所克二果。地狱之心无不具也。十佛本末究竟等。约修性相在释。与前地狱不异。二大经下以佛界况余界十法。雪山者。极恶心地也。妙药毒草者。初后二界也。佛法超胜地狱尚具。岂不能具余八界邪。二地狱下余九皆即十界。地狱具九已如上说。九界各各具余九界。可以意得。二菩萨下起慈悲二。初约十界解释三。初深观善恶境二。初法。菩萨修慈只于一念。遍观十界。修得善恶皆即性具。以性照修尽善恶际。二如见下喻。二以观下广运与拔心。观于九界七法因缘。及以所生二死果报。皆即性德故起大悲欲拔其苦。观于佛界七法因缘。及以所生二德果报。皆即性德。故起大慈欲与其乐。

问。性德善恶及以苦乐。皆是法门不生不灭。今何与拔。

答。斯之妙谈不可轻议。以三菩萨观于苦乐但谓修成。故存与拔之功。莫运无缘之力。是故慈悲俱不名普。今知所生苦乐及以能生因缘。皆是性德。故拔一切苦不损毫厘。与一切乐不增微末。方得慈悲

广普尘劫忘劳。此众生缘与其无缘无二无别。三此十下结成慈悲普。二问地下就地狱料简二。初约重苦妨乐问。二约乘机代苦答二。初答众下乘机示因。以第三念忆知先罪必有悔心。大圣承机现身说法。或密警发令起善心。即乐因也。或即得乐如婆罗门。或后得乐如婆薮所化。二又菩下代苦与乐。请观音云。或游戏地狱大悲代受苦。二法缘慈者。前众生缘若缘六界但生死俗。不得名普。圆观十界二乘即真。菩萨是俗佛是中谛。既在一念。即非次第。况复互融而成百界。弥显一假一切假也。此众生缘安得不普。今明法缘即于此境而观于空。二乘空俗菩萨空真。佛空二谛。既约百界即一空一切空。名毕竟空。具足言之。三千即空名今法缘。安得不普初明观境三。初深观性空三。初观千法空。十界必百姓相有千。观此皆空毕竟无相。二十法下观三千空。上之千法于假于实。及于依报即成三千。三无我下观二取空。无能观我无我所观。无智无得离二取相。二如幻下举喻本空。不但俗幻真中亦幻。方是圆家法缘之喻。三常寂下引证圆空。三千荡相即是今教终归于空。二众生下起慈悲三。初正示慈悲二。初明所与拔相。生死涅槃本无二相。以不觉故唯苦无乐。二拔其下明能与拔法。即以三谛如幻慈悲。拔与十界如幻苦乐。二净名下引证真实。说三谛空慈即真实。三若缘下结成圆普可解。三无缘慈者。中观之别名也。中则绝待有缘非中。

问。慈悲须对众生苦乐。若其无缘何能与拔。

答。大乘所说同体慈悲。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圆名字位学即心佛慈度即心众生。众生既同体。苦乐元性具。故无能缘所缘。亦无可拔可与。如此慈悲尽未来际。拔一切苦与究竟乐。圆谈不独无缘若此。生法亦然。何者。生缘假名三谛俱假。法缘空寂三谛俱空。无缘即中三谛绝待。三慈皆照圆融三谛。岂可二慈非同体邪。但随宜乐故立三门。宜取门者。故说生缘。宜舍门者。故说法缘。宜不取不舍门者。故说无缘。释此为二。初约三观示慈悲二。初明修相二。初约双遮明观法。若缘六界假名。此假定假即有所缘。既缘十界假不定假。故缘即不缘。若缘六界如幻此空定空即有所缘。既缘十界空不定。空缘即无缘。故云不缘十界性相。不缘十界之真。即边是中故遮二边。既是即边复何中道。中边绝迹不可思议。强谓无缘。二如是下约双照辩慈悲三。初法。心无所寄自在双照。无拔遍拔拔一切苦。不与遍与与究竟乐。二如磁下喻。不教喻无缘相应喻与拔。三无缘下合。二行者下明入位二。初约位辩有证。应知理性具三慈悲。全性起修成三观智。虽则六位无缘不殊。必在证悟方彰与拔。二不动下引喻显无缘。明镜如慈体现像即与乐。磁石如悲能。吸铁即拔苦。二三谛下约三谛明普门。三谛名普即是能通。复云通至中道者。约证为所通也。又即一而三为能通。即三而一为所通。所通绝待强名中道耳。二誓愿普二初释

名。二弘誓下明义二。初通明誓相三。初明四誓功用二。初通明誓成慈悲。苦集二谛苦因果也。道灭二谛乐因果也。二若见下别明誓之与拔四。初愿度苦果。二若见下愿解集因。三清净下愿安净道。四灭烦下愿得涅槃。二生死下明四誓铨次二。初通示因果前后。拔苦二愿约知难易。易必居前。与乐二愿先修后证。而为次也。二大经下别证由道获灭。钻摇喻道品浆喻有漏善。酪等四味喻四教灭。道品不调失方便善。况四灭果。不云酪及熟酥者。文略。三明四誓总要二。初明四谛依一心。世出世间二种因果事类非一。原其总要不出自心。何者。集是四心苦是三受。道是定慧灭是证智。岂非四谛皆是一心邪。二以四谛例四弘。二次明下明普不普二。初大师约偏圆拣二。初偏誓不普三。初凡夫。厌下等者。即六行观也。谓厌下苦粗障攀上胜妙出。故四无量约此与拔。虚伪浅狭何普之有。二二乘者。须兼两教也。不言菩萨者。与拔分齐只在界内。故斥二乘见彼不普。三别教。以次第故初心不普。二若圆下圆誓能普三。初一念圆照明普意。十界苦集四教道灭。即于一念圆顿而观。二遍知下四谛遍知明普相四。初集普三。初知凡夫集。摄大乘师称有为缘集。体是见爱也。二二乘下知二乘集三。初示集名。摄大乘师称无为缘集。体是无明也。二净名证。不染生死而染涅槃。结习者。结使之余习也。以小教中未说声闻别惑正使。且寄通惑余习言之。三大经证。二乘道品以大望之。是邪非正。三乃至下知圆集。住前似爱住上真爱。亦是等者。即无为缘集通至等觉也。若摄大乘师立四种缘集。前二集上更加自体及以法界。今家二意但立二种。以自体法界不殊无为。悉是障中无明故也。若约无为分出二种。是亦无失。即以第十地为自体。等觉为法界。广如净名疏记。二遍知苦下苦普。以因对果知之不谬。三遍知对下道普二。初遍知偏道不普。人天例立道灭之名。道不动惑灭不出界。有名无义。三教道灭虽能动出。普义不成。二圆教下知圆教中道普。三千皆中即名实相。不动而运方曰大乘。以此为因故称普道。四故所下灭普。三千实相究竟显处。名为圆灭。劫火譬中智遗烬喻无明。三所观下依谛遍周起普誓。二私用下章安用修性判菩萨起誓。欲断十界众生之恶。欲生十界众生之善。观此善恶若但修成。不知性具者。此誓不普。何以故。修必次第。或少或多那得普邪。观此善恶是性具者。此誓乃普。何以故。性既圆融事必遍摄。如别教人不知性九。故十唯十。圆知性九故十即百。岂唯界界遍摄。亦复性相互收。故得一如而收十界。以如收界以界收如。一一无边重重莫尽。此之界如。不出善恶。誓断此恶何恶不断。誓生此善何善不生。故知观性誓愿方普。章安私简以师之义。成师之说令前偏圆显然可见。故云语异不言义别。遁者迭也。以性十界与圆四谛。迭相显映也。三修行普。指行妙者。彼约大经五行。明次不次。且次第五行者。一圣行。谓戒定慧。二梵行。谓慈悲喜舍。此二皆是地前修因行也。三天行。谓初地已上证第一义天。天然之理。由理成行故名天行。四婴儿行。谓示同三乘。七方便人所修

之行也。五病行。谓示为九道之身。现有三障之相。此二皆是从果起应之行也。不次第五行者。即大经云。复有一行名如来行。所谓大乘大般涅槃。大乘是圆因涅槃是圆果。今文虽示次第意在不次。以如来行是修行普。四断惑普二。初明二观断不普。藏通三乘及别住行皆二观摄。十向圆修属后中观。二若空下明中观断方普。圆人初心体于见思即是中道。正破无明名拔根本。根本既动枝叶先摧。观障即德名翻大地。既观中道二观自成。三观圆修无惑不破。故得名普。五入法门普二。初明偏小不普。修不称性证乃阶差。我唯知等者。华严善财寻善知识。历百一十城。所见知识皆云我唯知此一法门。新经至第五十见弥勒。第五十三见文殊普贤。则不复云唯知一法。故知即是前渐后顿。二若入下约圆顿名普三。初法。大经明二十五王三昧破二十五有显于我性。三昧者。此云调直定。而言王者。妙玄云。空假调直不得为王。所以二乘入空菩萨出假。不名法王中道调直故得称王。二喻。三合。三谛之下理定之外。各有种种助道禅定。名为眷属。六神通普。神通有六。谓天眼天。耳他心宿命身如意漏尽。皆名神通者。璎珞云。神名天心通名慧性。天然之慧彻照无碍。故名神通。今文略举天眼以例余五。初明天眼二。初偏教非普大罗汉见大千者。准大论第五云。大罗汉少用心见二千界。大用心见三千大千世界。辟支佛亦尔。今言见百佛土者。大部文句亦云。支佛见百佛世界。不以风轮为碍。亦无己他界隔。前同罗汉人属三藏。此必在通。菩萨见河沙佛土者。正唯别教义兼于通。应知此等天眼见土。皆约同居净秽言之。以有余土体质是一故。二今圆下圆教是普。缘十法界等者。圆真天眼具足五眼。见六道即肉天二眼。见二乘即慧眼。见菩萨即法眼。见佛界即佛眼。

若尔。与佛眼何别。

答。净名疏云。见十法界粗细之色。名真天眼。见三谛无二名为佛眼。二眼见下例余五神。通妙中明二乘依背舍胜处一切处。修十四变化发得神通。六度菩萨因禅得五。坐道场时得六。通教菩萨因禅得五。依体法慧得六。别教地前依禅得五。登地发六。圆教不因事禅而发。乃是中道之真。自有神通任运而发。又云。三轮不思议化。七方便普二。初简通取别。毗昙三道方便道伏。无碍道断解脱道证。今以无碍。而为道中。进行伏惑名前方便。于解脱位观机授法皆后方便。二若二下明普不普三。初小教不普。小菩萨者。藏通二教也。不云别者。以今正明道后方便。别证同圆故不言也。二圆教名普。二谛为方便者。圆人虽乃三谛顿观。中须是实。二谛为权故二名方便。应知三谛是性三因。而缘了属修。故三互融离纵横过。不同别教三皆在性互不相收。是故真则三谛俱破。俗则三谛俱立。既破既立方便义成。收得一切方便者。此之破立何所不收。若人若天若小若大。所有智慧为

俱破摄。人等福善为俱立收。以此破立资发中三不破不立。故一念圆观。具性具修含权含实。思议不绝莫造其门。入中道已双照等者。道前自行既以二谛。资发于中。道后利他亦复如是。照真则以真身益物。照俗则以应身赴机。故神变二字有通有别。通则二身皆有神变。别则真运神灵拔三障若。应能变现与三德乐。皆以三千而为神变。故云遍十法界。双照用增双遮体显。于其法身何损之有。圆人始末方便既然。故皆名普。八说法普二。初小教不普。此亦指前二教。以今说法是别圆分证位中。化他之用也。二圆教名普。一音者。即八十好中一音能报众声。殊方异类莫不获益。起信云。圆音一演异类等解。九供养普二。初标列。二华严下随释二。初释事供。分证三千事之本也。十方六尘理之用也。上献佛者。表因趣果。二理解下释理供二。初正释。万行熏智名为供佛。智具三故名为一切。此智即是十方三世诸佛正体。复名一切。二净名下引证。食即三谛能发三智。理佛事佛咸资咸供。十成就普二。初举普不普喻二初举萤等。二举日光。卉木丛林总举三草二木。华果成就略喻十番利益。二外道下明普不普法二。初明凡小通别。二今圆下明圆圣慈慧三。初正明。二华严下引证。因乃称性发心。果则随机遍益。三譬如下重喻。此则今经一地一雨众生谓异圣意无偏二。普门下明普门义无量二。初明净名三号难受。彼经云。诸佛之法悉皆同等。是故名为三藐三佛陀。名为多陀阿伽度。名为佛驮。阿难。若我广说此三句义。汝以劫寿不能尽受。正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众生。皆如阿难多闻第一。得念总持。此诸人等以劫之寿。亦不能受。净名之俦者。彼经俦类。诸大乘经所称三号。悉应难受。二今此下明今题三义同彼。今之观字同彼第三佛驮之号。此云觉者故。世音同彼第二多陀阿伽度之号。此云如来。以今世音即如如境故。普门同彼第一三藐三佛陀之号。此云正遍知。一实相开十门故。此之三义若广说者。劫寿莫受。三章安就品证十义。大章第二释体二。初略示今品体二。初示今体。灵智者始觉也。法身者本觉也。同是一觉何所论合。但为本迷觉成不觉。圆名字位寻名觉本。功非伏断合义未成。五品顿伏得名观合。六根似合。分真证合。今观世音邻极之合。全本为始实非二体。以有不觉故约伏断而论于合。本觉轨持生始觉解。故名为法。自然集聚三千妙德。故名为身。始觉元明故名为灵。今能断证故名为智。本始不二是所诠体。二若余下异他经二。初以三二对辩。余经明三身者。金光明经。立化身应身法身。又云。如来游于无量甚深法性。如来是应能游是报。法性是法。此经迹门云。唯佛与佛乃能究尽诸法实相。五佛即应。能究是报。实相是法。本门云。如来如实知见三界之相。非如非异等。如来即应。如实知见是报。非如非异是法。净名有解脱名不思议是法。住是解脱即报。能以须弥入芥子中是应。大品三般若亦是三身。此等众经皆可三身对体宗用。此品但有二身义者。名观世音即真身义。普门示现即应身义。真是内证之智。应是外化之身。若比诸经即当宗用。虽无体文

而有体义。以智不孤立必合法身。岂有盖无函有光无鉴。是则诸经三身故。可别以法身为体。此品二身即须法报合而为体。二只此下明理智不二二。初约出缠明不二。前云灵智合法身者。非二物合。只此灵智体是法身。以本觉不觉是故在缠。名如来藏。本觉自觉是故出缠。名大法身。今既出缠验智即理。二今知下约一物喻不二。性德本具权实之相。七方便人非性德智。是故不知同体权实。今之灵智既知权实。验理智不二。理智二名只名一体。其犹一物人若在右物则成左。人若在左物则成右。左右名异物未始殊。故二智与理名异体一。二若明下广指大本释。三明宗四。初正明今品宗二。初略指。体章既明智合法身。斯是出缠之体也。此体广有自在之应。此应对于冥显两机。收一品文罄无不尽。故以感应为此品宗。二十界下示相二。初示机应相。上出缠之体是寂照之知。十机若扣即寂之照。遂蒙真智冥拔众苦。十机若扣即照之寂。乃蒙应像显与诸乐。寂照不二只是一知。与拔虽殊岂须动念。致有前后者。即二问答。说有前后非一时也。二益文下二示宗要义。七难三毒二求得脱。三十三身十九说法得度。此之文义喻如纲目。若牵感应之纲。目无不动。斯为宗要谁谓不然。二余经下与他经辩异二。初示他用因果。本部明一乘因果。净名明佛国因果。观经明心观。金光明指果德。虽单复不同。而不出因果。斯是众经明宗之相。二今品下就此明去取二。初去因果通义。言不尔者。明今品宗不用因果也。何者若以义推谁无因果。从凡至圣能感所感。此义通漫非的今宗。但经意不至此者。出不用因果之意。盖由经文不谈观音自行修证故也。以如来答得名之由。但云即时观其音声。尚不明观音声观法。岂有观成入位之相。若佛顶首楞严经云。昔观世音佛教我从闻思修入三摩地。初于闻中入流亡所。所入既寂动静二相。了然不生。如是渐增闻所闻尽。尽闻不住觉所觉空。空觉极圆空所空灭。生灭既灭寂灭现前。忽然超越世出世间。十方圆明获二殊胜。一者上合十方诸佛本妙觉心。与诸如来同一慈力。二者下合十方一切六道众生。与诸众生同一悲仰。乃至同慈力故能现应身。同悲仰故能施无畏。又大悲心陀罗尼经云。昔千光王静住如来。为我说此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以金色手摩我顶上。作如是言。汝当持此心咒。普为恶世一切众生作大利乐。我于是时始住初地。一闻此咒故超第八地。乃至身生千手千眼等。若今大部迹本二门。广明如来修因证果。及诸经中明佛因果文皆可见。此品不然。故云文意似不至此也。二机家下取感应扶文。以前答中冥应显机。具诠三业。称名常念及礼拜等。文有因也。免七种难离三毒根。文有果也。至后答中显应冥机。是故不说三业现因。而感诸身说。皆云得度。盖随浅深悉能到岸。此有果文也。此因果文以感往收。有何所漏。圣虽无下文虽不示观音修证。而具谈冥显济物无穷。以应往收更无所失。

问。前释名章通论十双。慈悲福慧属因。真应智断在果。至别释

中解人。则圆观初终。释法则十普始末。至今明宗。何故乃云圣无因果。

答。通别释名明观世音及以普门。既是等觉无上人法。道理须明发心立行从因至果。乃取一代教中所诠修证法相。解释人法此乃义推。合有因果也。今明宗要理须扶文岂。可却取他经因果邪。须知今言圣无因果。乃是文无不妨释名义求自有。是故今云文不至此。应知今宗不取因果。特用感应略有三意。一者经既不谈所证之理。故让灵智合法身为体。既冥理属体故摄物为宗。二者经不谈圣自修证相。若用因果则不扶文。三者一品始终唯诠冥显两应对冥显二机。若用感应。宗要善成。三感应下指大本。四问若下杂料拣显相。共十一番问答分五。初四番约机拣四。初善恶俱感明微义二。初问。若言等者即大本释名中云。机是微义。故易云。机者动之微。吉之先现。众生有将生之善。此善微微将动而得为机。今以善例恶。亦有将生微动之义。可得为机否。答然者。许亦是机。圣心圆照善恶不遗。善微将生念欲与乐。恶微将生念欲拔苦。二性善冥伏明生义。二初问。不知性善有可生义。故兴此问。二答。冥伏未现故须圣应。是善性故得将生。三善恶慈悲相关义二。初问。若善已成不须关圣。若关圣应微善成着。恶关圣应亦微恶成着邪二答。圣岂成就众生之恶。但以善性法尔关慈应。则善成得乐。恶关悲应恶灭离苦。同体故关非条然也。四感应相称释宜义二。初问。圣智鉴机宜用何法。那将释感云机宜邪。二答宜必相宜何局于应。底盖之喻不在一边。二一番约应简二。初约二身无应问。二约二身俱应答。法身聚集无量法门。能应众生种种观智。应身聚集无量神变。能应众生种种见闻。三三番相对简三。初明感应非一异二。初问二答。不一故感应不异故相关。二明感应非虚实二。初问。二答。云云者。义应例上。既非一异亦非虚实。然双非虚实及非一异须得其意。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理本无差差约事用。三千理同故不异。迷悟事异故不一。悟故佛法为应。迷故心生是感。理本一故非实。事暂异故非虚。故不二门云。幻机幻感幻应幻赴。故地住前异相仍存。真位分分同佛体用。至于究竟感应既亡。复何论于一异虚实。三以他下明感应难思议二。初叙他问答二。初疑凡圣隔异非感应。克论感应其体各别。虽互立能所。而凡圣定分。所感是圣必非能感。所应是凡定非能应。感应分隔何名道交。二答能所存没故道交二。初互论能所。先立所感所应不实。何者。所感非凡故不实。所应非圣故不实。次立能应能感不实。何者。良以还将所感为能应。所感既不实。故能应不实。又将所应为能感。所应既不实故能感不实。二既不实二亦非异。二不异下各论存没。既无实无异。何名感应道交。故以互存互没而立不异而异。以由所感而为能应。所应为能感。故感应不异。而今圣边没于所感。目为能应。凡边没于所应目为能感。故成而异就于而异。故有感应。就其不异故得道交。斯是古师情解感应

及道交义。二私难下章安破立二。初难他义不成二。初难立义不成二。初明存没不成。虽以能所互论存没。究其体状只于圣边。没其凡感复于凡边没于圣应。以其圣没能应不得。凡没能感不得。若尔。感应永殊。那言不异。二又感下明不异不成。大意同前。二又难下以四性结过。感能应所自属于机感所应能自属于应故是自性次之二句虽涉感应。义不相由还属自性。次有四句皆从彼生。故属他性。第三不独由自不独由他。须二合生乃属共性。若离自他属无因性。二问若下明今能妙契二。初离四句无感应以问。二答圣下用四悉立因缘而答。大圣圆证三千理事。同在一心故心平等。一一皆了即空假中。故心为住。圣既用此平等无住为能应法。故不住着所应机感。但随十界乐欲便宜破恶入理四机扣之。即以世界为人对治第一义四种之法。任运而应。此之感应岂可以其自他共离而思议邪。又复众生于自生感应。有四益者。亦可说言自感自应。若于三种有四益者。亦可说言由感生应由应生感。共能生感共能生应。离二有感离二有应。皆可得说。既无四执随机说四。故诸经论谈于感应。不出此四也。四问妄执下一番约机简二。初疑妄执之善非机。二答妄执是恶能感。五问妄执下二番相对拣二。初示妙应随情所为二。初问。二答。二问凡下示至圣拔邪归正二。初问。二答。四慈悲利物用二。初标。

问。感应慈悲为同为异。若其同者。那得分对宗用二章。若其异者。请陈其义。

答。法相开合制立多途。今文既以般若法身合之为体。乃于解脱分出宗用。虽是一德而有二能。感应则通语关宜。慈悲则别明与拔。若论感应不说慈悲。则似仁王降世而无治理之功。今明感应则收经义尽。故立为宗。次示慈悲则利物义足。故立为用。开一为二。其意略尔。二二智下释二。初正论冥显二。初略辩二。初对二智辩用二。初问。妙经之用断权疑生实信。正当二智那指慈悲。二答。二智之用通亘一部。具智慈悲今品别用。二他释下就二身明益二。初叙他局解。二今明下明今正义二。初法二。初明二身皆常间二。初明二身皆常。法以寂照为常。应以不休为常。二若言下明二身皆间。二故知下明二益无二别。二譬如下喻。二此中下指广。大本明二十五王三昧破二十五有。显真常我性。通有四意。一出诸有过患。二明本法功德。三结行成三昧。四慈悲破有。观音自行已破诸有惑业过患。功德三昧皆已成就。正以慈悲令他破有。故知今用即第四意也。二问观下兼辩本迹三。初明本迹难知二。初问。二答。二如观下明因果异说二。初引二经犹在因。二若观下引一经已成果。三二文下用悉檀和会二。初问。二乃是下释。或说已成或说未成。盖顺机缘令获利益。勿求其实。第五明教相二。初定文相二。初泛明部党。二今所下的示所传二。初示妙经一品。二而别下明别行之由。二此品下明教相二。初同本经醍醐

相二。初明品意。通于开权显实者。且举迹门。亦应更云开迹显本此乃以方便品讫分别功德品十九行偈。俱为正宗。以十九行偈后。俱为流通本迹二门也。二圆人下明教味。圆法即本迹二门所诠之法也。圆教即本迹二门能诠之教也。二问文下核今品施开义三。初核成施权相二。初约方便乖圆问。二答就下约为实施权答二。初约实人施权答。圆圣偏说为引渐机。岂佛说小令佛是小。就能说人判属圆教。二又付下约权能通实答。深信解者。即嘱累云信如来智慧者。若不信者。即七方便人。二又问下核成开权相二。初约机同鹿苑难。说人虽圆禀人通小。且如鹿苑佛岂不圆。只就禀人判属三藏。今岂不然。二约部开权迹答。阿含小部未开权迹。遂令教味随机属小。今经开显即权是实。即迹是本。虽说小法为通圆经。岂同鹿苑邪。三问上下核成妙用相二。初约舍用相乖问。二约体用难思答。正宗废权立实故言舍。流通为实施权故须用。显实体后而论权用。斯是今经秘妙方便。

## 四念处卷第一

一切诸法皆不可思议。不可思想图度。不可言语商略。何以故。言语道断故不可议。心行处灭故不可思。大经云。生生不可说。生不生不可说。不生生不可说。不生不生不可说。既不可说亦不可思。大品云。色不可说。乃至识不可说。眼不可说。乃至意不可说。色不可说。乃至法不可说。眼界不可说。乃至法界不可说。当知五阴十二入。十八界。皆不可说。此指俗谛不可说也。四念处不可说。乃至根力觉道。皆不可说。须陀洹不可说。乃至阿罗汉亦不可说。此指真谛不可说。佛十力不可说。四无畏。十八不共。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等。皆不可说。此指中道第一义谛不可说也。大论云。实法不颠倒。念想观已除。言语法皆灭。无量众罪除。清净心常一。如是尊妙人。则能见般若。此总指三谛不可思说也。法华云。诸法寂灭相不可以言宣。又云。是法非思量分别之所能解。当知不可以心思口议。亦不可以无心口思议。不可以有无。不可以非有。非无。非方。非数。非法。非谕。寂然无为群经之极说。众圣之诚言。深深若此。明明若彼。境智双冥能所俱寂。净名诸菩萨以言言于无言。文殊以无言言于无言。净名不以言不以无言。默然无言。文殊叹曰真入不二法门当知。玄妙玄妙不可思议。复不可思议但可冥悟。不可以彰辩。问若不可说不可说。何故言满龙宫。若不可思不可思。何故雪山深思此义。答佛常乐寂而哀于蒙。欲讷于言而敏于行。慈悲权巧指画虚空。撝方示月作种种说。或作生生说。或作生不生说。或作不生生说。或作不生不生说。若作生生说时。又非一种。或作有说或作无说。或作亦有亦无说。或作非有非无说。引诸根性从四方门入清凉池闻悦善生恶亡理显。得四利益余三句亦如是。欲令此义明了。更引诸经。大经。名诸佛法界佛即果人。法界即果法。于无果中而作果说。大品云。诸法实相慧。名摩诃般若。此慧有能度所度。今取能度名般若。于无因中而作因说。大集云。菩萨观一切法平等。众生性同涅槃性。若观平等即因也。同涅槃即果也。此约亦因亦果说也。华严云。游心法界如虚空。则知诸佛之境界。游心即因。佛境界即果如前说。法华云。是法不可示言辞相寂灭。此即非因非果说也。法门甚众广说令智退。略则义不周。我今处中说方则四句。略则因果。闻而修行名之为因。与法相应名之为果。约果更修故言因因。从因又得果故言果果。若初若后究竟寂灭。故言非因非果。初生生四门亦作因果四说。乃至不生不生亦作四门。门门亦作因果之说。一一说中悦种种众生。立种种善根。治种种罪垢。从于种种入第一义。故初中后重说无咎。说即是教。禀教修观。以修观故名修四念处。此义广可思之。元佛出世为一大事因

缘。开发众生诸觉宝藏。譬如日出先照高山。先喜先利先治先益。大经云。若欲盛贮先用完净。若欲耕垦先种肥良。若欲乘御先驾调壮。若欲教诏先教孝明。斯皆积习深厚烦恼障薄。先闻雷震先沐甘雨。先出笼樊先获正观。皆由往昔数数勤修。今世道成最初四益。其未度者更设方便而涂熨之。隐其无量神德以贫所乐法趣波罗奈。便有涅槃音。法僧差别名则是从顿次渐而调熟之。今从此义粗为四说说。即是教依教修观。即是四种四念处所为。生生四念处。乃至不生不生四念处。亦名三藏通别圆四念处。若三藏四念处。更为三。大意五停四念。所言三者。其义有八。谓理教智断行位因果。理三者。声闻谓理在正使外。缘觉谓理在习气外。菩萨谓理在正习外。三人出三种外。方乃见理故言理三也。教三者。声闻禀四谛。缘觉禀十二缘。菩萨禀六度。声闻修总相智。缘觉修别相智。菩萨修总别智。声闻断正。缘觉断习。菩萨断正习。声闻为自修戒定慧。缘觉为自修独善寂。菩萨为众生修六度五通。声闻住学无学。缘觉住无学。菩萨三僧祇登道场。声闻带果行因。缘觉望果行因。菩萨伏惑行因。声闻断正如烧木为炭。缘觉断习如烧木为灰。菩萨正习尽如烧木无灰炭。具此八三故言三也。藏者。谓修多罗藏。毗尼藏。阿毗昙藏。修多罗藏。谓四阿含。增一阿含。说人天因果。长阿含破邪见。杂阿含明诸禅法。中阿含明诸深义。具如彼(云云)。毗尼藏明持犯轻重。如律藏中说。阿毗昙藏名无比分别无比。分别(云云)。大经云。此是契经甚深之义。此是戒律轻重之义。此是阿毗昙分别法句。皆佛自释三藏名也。今不具论。然佛临涅槃。阿难心没忧海。阿□楼驮语云。汝持佛法人应问将来事云何啼哭。阿难即醒悟乃问四事。佛皆具答。今出其二。比丘当依四念处行道。依波罗提木叉住木叉有二。一旧二客旧又二。一邪。二正。正谓十善。邪谓鸡狗牛马等(云云)。定有二。一旧二客。旧又二。一正二邪。正谓三四十二。邪谓邪禅鬼定等(云云)。慧有二。一旧二客。旧又二。一正。二邪。正谓识因识果。邪谓拨无因果。三种旧邪堕三恶道。佛弃而不用。三种旧正升三善道。佛会而取之。更说三种客法。客戒者。谓三归五戒。二百五十等。客定者。谓九想八背等。客慧者。谓四谛智也。佛之遗嘱以戒为师。师训七支。弟子奉行莫令污染。仁让贞信和雅真正。战战兢兢动静和谐。故言以戒为师也。依木叉住者。木叉名保得解脱。若依木叉住者。保脱世间热恼。所谓居家逼迫。牢狱热恼妻子枷档。系缚热恼。财业产货怨贼热恼。王难逼迫水火热恼。若依木叉保脱如此热恼也。又复住者。未来住安乐之处也。若能住戒者不耐恶声。惟欣善法。未来保住四天王住处也。若住戒者。则是供养三宝供养父母。未来保住三十三天也。若住戒者。能发粗住保得住于炎摩天住处也。若住戒者。能发细住保住兜率陀天。若持戒者能得欲界定。保住自在天。若住戒者。能发未来禅。保住他化自在天。若持戒者。能发四禅四空。保得住于色无色界诸天住处也。是名依波罗提木叉住也。依念处行道者。若无念处慧。

一切行法皆非佛法非行道人。皆空剃头如放牧者。空着染衣如木头旛。虽执钵锡如病人乞具。虽读诵经书如盲人诵赋。虽复礼拜如碓上下。虽复坐禅如树木叶。虽复兴造。媒炫客作种树贸易沉沦生死。蚕茧自缚无解脱期。舍身命财但得名施非波罗蜜。虽复持戒不免鸡狗。虽复精进精进无绣媚。虽复坐禅如彼株杌。虽复知解狂颠智慧。常在此岸。不到彼岸。不降爱见不破取相。不得入道品。非贤圣位不成四枯树。非波罗蜜。何以故。无念慧故。以念慧能破邪显正。大经云旧医乳药其实是毒。如虫食木偶成字耳。是虫不知是字非字。更有新医从远方来晓八种术。谓四枯四荣以新四枯破其旧乳。法华亦云。大火从四面起。即斯例也。执倒略有三种。一一切智。六师故六臣白王。我师是一切智。王若见者罪垢消灭此执世性也。大论云。得宿命智。见八万劫事。过是已不复能知。但见初受胎身中阴之识。而自思惟此识。不应无因缘。忆想分别有法名。世性非五情所知。极微细故于世性冥初生觉。觉即中阴识。从觉生我。从我生五尘。谓色声香味触。从声尘生空大。从声触生风大。从色触生火大。从色声触味生水大。从色声触味香生地大。从空生耳根。从风生身根。从火生眼根。从水生舌根。从地生鼻根。如是渐渐从细至粗。还从粗至细。譬如泥丸中具有瓶盆等性。瓶盆等破还为泥。都无所失世性。是常无所从来。此僧佉所执也。复有执微尘。微尘常不可破。至微细故但待罪福因缘。因缘和合故有身。若天人地狱等以父母故罪福尽则散坏。复有执自然为世界始。贫富贵贱非愿行所得。复有人言。天主是世界主。始造吉凶灭时还天摄取。复有人言。世世受苦乐尽自到边。譬如山上投缕丸尽自止。受罪福命归于尽。是诸邪外皆于禅定知见。不从他闻。亦不从韦陀中闻。执此明利故云是事实余妄语即此意也。复计自在天。复计父母等。皆是一切智之执也。二者神通。六师修得五通。停河在耳十二年。变释为羊千根在体。毗富罗城变为卤土等是也。三者韦陀。六师解星文地理十八大经知吉凶等是也。虽知世性无神通。是小知世性通是。次知三种备足。是大六师阿毗昙中明三种念处。谓性共缘对破。此三外道有人释性念处。谓观无生浅名为生深细观无生见细法皆生死苦谛名性念处。有人专用慧。数缘无生空理。发真断结得慧解脱罗汉。对破邪因缘。无因缘颠倒执性。一切智外道也。共念处者。以禅定助道。正助合修亦名事理共观。发得无漏三明。六通八解。成俱解脱罗汉。对破根本爱慢。得五通外道也。缘念处者。缘佛三藏十二部文言。及一切世间名字。所缘处广非如支佛出无佛世。不禀声教。但作神通以悦众生。不能说法。缘念处人了达根性。善知四辩堪集法藏。成无疑大罗汉。对破世间韦陀。星文地理文字鄙狭。当知邪正真伪。犹金比铁萤日迹海。故大经云。于诸想中无常为最。于诸耕中秋耕为最。于诸迹中象迹为最。无常譬性耕。譬神通迹。譬文字也。经云。诸优婆塞善解诸法对治之门。所谓常无常等。故知心行理外未入正真。破邪之义可解。二明五停心者。谓数息。不净。慈心界方便因

缘观也。停名停住。行人闻生灭四谛。发心观苦谛欲出生死。为烦恼风摇动慧灯。照境不了为除此障。修五停心。息门有数随观等。不净门有九想八背等。慈心界方便十二因缘。皆如禅门中广说。今不委论。此五停门复有五意。谓对转不转。兼亦对亦转亦不转。亦兼对者。数息对觉观。不净对贪欲。慈心对嗔恚。方便对我。因缘对痴。对治若成烦恼不起又发禅定。禅定持心安隐出入。故云五停心也。心既调定乃可习观。若对治未益。更须用后四种治之。行者善用四随巧修五治烦恼。不能障观心停住。即入初贤位。具如禅门广说。问此中何不用念佛停心。答作五度门则不用作六度门。即须用因缘对等分念佛。对逼迫障(云云)。问停心得住名初贤者。今人数息。或得不净或二三四五是为贤不。答若以爱见心修禅乃至非想尚非初贤。况数息不净。乃发浅法而名为贤耶。经说多修福德名为愚。多修智慧名为狂。岂可以狂愚为贤旧云邻圣为贤此语大高。今言善直曰贤。应作四句。一随爱见破戒乱心。此非直非善如无目无足。不能入清凉池。二持戒修禅而生邪见。此善而不直亦不名贤。如有足无目。亦不能入清凉池。三信心正见而破戒心乱此直而不善。亦非是贤。如有目无足不能入清凉池。四信解正智。得佛教意持戒清净。修安般不净等观心得停住。名直名善。有目有足能入清凉池。是四初贤善直义成也。问云何名得佛教意。答中论云。佛去世后像法中人。人根转钝深着诸法。求十二因缘。五阴。十二入。十八界等。决定相但著文字。此不知佛意。佛意者。生生不可说。有因缘故作生生说。令物离生死得涅槃。若著文字兴毁诤竞。则三界火猛不得佛意。非贤人也(云云)。三释四念处。四者数也。念者观慧也。处者境也数有开合。若迷心不迷色则数为五阴。若迷色不迷心则数为十二入。若俱迷者则数为十八界。如毗婆沙也(云云)。今言四者。人于五阴起四倒。于色多起净倒。于受多起乐倒。于想行多起我倒。于心多起常倒。举四倒故言四也。若相生次第应言识受想行色。若粗细次第者。应言色行想受识。今从语便故言身受心法。文从起倒多如前说。然三藏要意。正厌生死欣入涅槃。须信解正因缘三世。二世。一世十二因缘因缘支是四谛。无明行爱取有是集谛。五果是苦谛。知苦断集是道谛。无集苦是灭谛识。此无明老死破外人邪无因缘。生一切法。种种颠倒。不随虚想邪僻。深信正因缘也。二真正发心者。惊觉无常之火烧诸世间。一心求出刹那不懈。莫念名利。如獐在围跳透求脱。似犊失母惆憧。呜呼修习禅慧如救头然(云云)。三巧修定慧。出世之行欲界乱心如风中灯。是故依静求定。若定无慧如闇中无所见。巧修二法如二手互相揩摩亦如乘马亦爱亦策。善用四随信法两行。八句得所(云云)。四破法遍者。观因缘生灭。破一切爱见戏论诸法。遍知一一爱见中。有四谛十二因缘六波罗蜜。以其药去病除(云云)。五善知通塞者。知一切爱见之法皆有道灭之理名通。悉有苦集名为塞。六善修道品者。于诸见动而修念处。若别若总乃至三解脱门(云云)。七善修助道。即是五停心共念缘

念六番。观禅谓八念九想十想八背舍八胜处。十一切处等也。八善知次位者。善识七贤位。不叨滥增上慢成惭愧。有羞僧。内外明照善识邪正佛法非佛法。破诸邪外也。九安忍。强软两贼。外则眷属恶名秽称。若不忍者则为所坏。内忍种种证得诸禅着则生爱为软贼所坏境界。逼迫是强贼也。十顺道法爱不生发。外凡内凡种种顺道善法。心不爱着也是为要意(云云)。末代求声闻人。知此十法分明。不著文字戏论。内有智性求于圣道。厌患三界修五停心。入初贤位。即是善知佛教。发种种诸禅境。或有增益触。或有增病触。或有二十种坏禅触。或有十种成禅觉。行者因停心故得欲界定。或得对治心在静中功德法门起即便观之。观之略为十一阴界入境。乃至第十菩萨境自有行人。或次第或不次第。或是善是邪。今作十双料简。一次第不次第。乃至第十三障四魔。次第者如上。不次第者不如上。别有所出(云云)。问大乘生死即涅槃。得有理即乃至六即之义。三藏亦得作六即不。答欲作亦得。三乘同有偏真之理。是理即三藏中习学。名相语言是名字即。五停心别相总相念处是观行即。四善根是相似即。苦忍真明至第九无碍道是分真即。至佛三十四心断烦恼及习是究竟即(云云)。已知三藏要意须识三人念处不同。先明声闻别四念处。后说总四念处。别者身受心法也。云何观身一切色法名之为身。内身外身内外身。己名内身眷属及他名外身若己若他名内外身。此三种色。皆从前世不净业生。前世不畏生死不厌系缚。不欣解脱不尚涅槃。于四圣谛了无愿乐。种颠倒业。业缚于识将入母胎。则有五种不净。谓生处。种子。相性。究竟。生处者。女人之体是不净聚。虫脓秽恶合集成立。筋缠血涂皮裹其上。如彼土壁假以泥治虚庄粉墡。经十月日二藏间夹窄隘如狱。释论云。此身非莲华。亦不由栴檀。粪秽所长养但从尿道出(云云)。种子不净者。揽于遗体赤白二渧于中而住。是识随母气息。是为受身最初种子不净也。相不净者。头等六分。从首至足纯是秽物。譬如死狗尽海水洗。洗死尸尽唯余一尘。一尘亦臭犹如粪秽。多少俱臭从头至足。皆不净相也。性不净者。根本从秽业生。托于秽物长养其性。自是不可改变。身中有三十六物。内有十二名性不净。外有十二名相不净。中有十二通于相性(云云)。究竟不净者。业尽报终捐弃冢间。如朽败木。大小不净盈流于外。体生诸虫唼食其肉。狐狼鸱鹫啄裂其外尚不可眼见耳闻。况鼻嗅耽湎。故毗昙偈云。是身不净相。真实性常其始终粗细过患若此。而言净者是大颠倒。如狂如醉如痴小儿捉粪唼啖是何可耻(云云)。受念处者。领纳名受。有内受外受内外受。缘内名内受。缘外名外受。缘内外名内外受。又意根受名内受。五根受名外受。六根受名内外受。于一根有顺受违受。不违不顺受。于顺生乐受。于违生苦受。于不违不顺。生不苦不乐受。于六根即有十八受。根尘能所合三十六受约三世有百八受。诸受皆苦。乐受是坏苦。苦受是苦苦。不乐不苦受。是行苦。诸受粗细无不是苦。如食有毒食消则苦乐受坏则苦。如搔疥初美后苦。乐受坏苦

亦复如是余两苦可知(云云)。心念处者。若依粗细。应先法念处。今依说便明心念处。心者心王异乎木石心。例上有内心外心内外心。心王不住体性流动。若粗若细若内若外。皆悉无常无奢无促。今日虽存明亦难保。一比丘不保七月。乃至不保一日。佛诃皆懈怠。一比丘言。出息不保入息。佛言善哉刹那促时。无常。老死至近是一期无常佛法欲灭。是转变无常山水溜野石光。若不及时后悔无益(云云)。法念处者。法名轨则。有善法恶法无记法。人皆约法计我。我能行善行恶行无记。若于心王计我。已属心念处摄。若于心数计我。从九心数。一切善数恶数。通大地数。并属行阴法念处摄。此等法中求我。决不可得。龟毛兔角但有名字实不可得。若善法是我。恶法应无我。若恶法有我。善法应无我。又恶法是我何容为恶自害。若无记是我者。无记不能起业但名因等起。因此无记起善起恶。善恶业尚非我。因等起何得是我。当知皆无有我但是行阴故。经云起唯法起。灭唯法灭。但是阴法起灭。无人无我。众生寿命虽有法起。亦是颠倒。颠倒者。即是身边二见名为污秽。五阴无记。亦是污秽。五阴无记缘报法起故皆无我也。虽心王心数同时俱起。用有强弱若心强属心念处。若数强属法念处。释论云。觉观虽同时觉时观不明。了观时觉不明了。故分觉观之异。今心念。法念逐其强弱亦复如是。如是善恶等法。求我不可得故名法念处也。说别相念处竟。总相念处者。缘一境总为四观。此中应四句料简。谓境观俱别。境观俱总。境别观总。观别境总。初是别观四念处。后三句是总四念处也。略说如此。夫一切众生。生死流转皆由颠倒。颠倒纵横如猪嗜粪。肉肥内饱外油祖父之铠(云云)。斯甚惑矣。似鱼吞钩如蛾赴火。以苦舍苦斯甚惑矣掣电野马水泡石火以无常为常斯甚惑矣。兔角龟毛。黄门子。石女儿无人谓有人。无物谓有物斯惑甚矣。今以念处智慧破之。知身受心法是知苦不起倒惑。是知集厌苦息集是修道苦集寂然是知灭。大经云。我昔与汝等不见四真谛。是故久流转生死大苦海。若能见四谛即得断生死。生有既已尽更不受诸有。中论云。能观身破二十种身见。得须陀洹观身是知苦身见不起。是无集破二十种身见。是有得道得须陀洹。是证灭经论孱同。当知念处之慧有大利益(云云)。共念处观者。大论云。观身为首因缘生道。若有漏若无漏。受心法念处亦如是。道从因缘生即是共义。观身为首。共三四十二即是有漏生也。共八背八胜十一切处。即是共无漏生也。南岳师云。九想八背。诸对治助开。三脱门故名共念处也。经云亦当念空法。修心观不净即此意也(云云)。毗昙有门观生空。名为空法。修心不净从不坏。内外色以不净心。观之名初背舍。若内外色增广一村乃至多村。一禽兽乃至一切飞鸟走兽。悉皆不净是名大不净。若内无色相以不净心。观外色入二背舍。乃至八背舍。八胜一切处。九次第。师子奋迅。超越欲界。初禅皆不净破净颠倒。以事助道故名共念处。发真之时理慧成就。事定具足三明六通俱解脱罗汉。堪可结集法藏。破神通外道。有人弘经云非禅不慧。从五

停禅生四念处。发闻慧也。若非慧不禅者。此从四念处。生四如意足也。私谓此禅又慧共修证。共修念处应便也。缘念处者。大论云。一切色法名身。一入及十入少分。既是色色属身也。六受为受六识。为心想行两阴。及无为法名法通。一切境界皆名缘念处观。有人言。十二因缘境慈。悲皆缘名缘念处。南岳师云教所诠。一切入界事理。名义言语音辞因果体用观达无碍。能生四辩。于一切色心无所碍。成无疑解脱罗汉。破韦陀外道齐此约爱使为观意。次破见惑。明三种念处者。大论云。真空人亦破一切法。邪见人亦破一切法。云何有异。答邪见有三种。一破因不破果。二因果俱破。三破因果又破一切法。嗔处生嗔。爱处生爱。痴处生痴。是为邪见真空人破诸法。嗔爱痴处不生以此为异(云云)。有人破空有两门云。道非有无毕竟不可说。今问空有是断常者。此则嗔处生嗔。同彼外道毕竟不可说者。此则亦爱处生爱。过同邪见。又是自然计耳。经言。于诸见不动。而修三十七品。此应作四句。动修。不动修。亦动亦不动修。非动非不动修。四句对四门皆动修是析法道品。四句皆不动修。是体法道品。若论见者四句皆见。云何弃两。云是断常取一句言是清净。若论修道品四句。皆得修。云何言一句是修道两句非修道。若识四句皆是身边。五阴身边。五阴即有集。既识苦集即可修于道品。若不识四句。身边戒取邪疑者。不知苦集。即是愚痴与长爪何异。大品云。色若粗若细若常无常。乃至非常非无常。是见皆依色起。若起我见若粗若细若常若无常。乃至非常非无常。是见皆依色起。即是身见。受心法亦如是。常见有三假。一假有四句。三假十二句。四假则有四十八句。能所合九十六句。受心法一一皆有九十六句。观性念既尔。共念缘念亦如是。若阿毗昙人善识见有中。六因四缘。因缘无性无常生灭四谛可得道。能破六十二见。若成论。见空善识见空中四缘。三假四谛。能破六十二见。见有见空俱得道即是。于诸见不动而修三十七品。成四枯念处。若不识者只是有见空见。都未入贤。况于圣位设极修善只得人天。若复为恶三途是宅佛法无分。当知四念处观邪正分门。若得四念处一切法正。若不得者一切法邪。今时行人不识此意。悲痛奚言。若值众师广听多论。无能了者尚不成四枯。岂得四荣可悲转深(云云)。总四念处者。有人言共念处即总相念处。今谓不尔。应作四句分别。前已说。今更叙。一境别观别。二境别而观总。三境总而观别。四观总境亦总。境观别者。正是别相性念处。次境别观总。观别境总此二是总相四念处之方便。四境观俱总是总相四念处。若作一身念处观。或总二阴乃至总五阴。是名境观俱总也。受心法念处亦复如是。总相缘念处。总共相念处亦如是类之可解。若解前方便者。入总相念处修总相。正勤如意根力觉道。类前可解。总相法深细为异耳。若安隐八正道中行。能观四谛生暖法。故大论云。八正道中行。得善有漏五阴。名为暖法。当知有方便者即得三十七品也。问八正七觉是修道今何得四念处中说耶。答萨婆多云。八正在前七觉在后。决定是无漏。

若七觉在前八正在后。通有漏无漏也。此三贤人并名干慧地。未证善有漏五阴。相似之理定水未沾名干。既有观行能伏诸见。故名为慧。住持生善法名之为地。故名干慧地。亦名外凡位(云云)。次明支佛观者。佛者此间名觉。觉有二种有独觉缘觉。俱有小大。小者在人中生。是时无佛自能得须陀洹。七生又满不受八生。自性成道是人不名为佛。亦非罗汉。论其道力不如舍利弗。而诸大罗汉呼此为小辟支迦罗。大者于二百劫行。行三多倍隆智慧又强得三十二相。或三十一相或三十。二十九乃至一相。于九种罗汉胜。于总相别相能知能入。久修习空。常乐独处是名大辟支迦罗。皆历三种因缘十种十二因缘。分别大小。若闻因缘修性念处。观十二因缘善根淳熟因于远离。自然独觉成小迦罗。若修共念处缘念处。事理善根淳熟独觉自悟。具足三明八解六通成大迦罗。若闻生灭十二因缘。即发四辩在声闻数中。故经云。为求辟支佛者。说应十二因缘法。法华云。若人有福曾供养佛。志求胜法为说缘觉也。次论十二因缘观者。初从爱支为首。一推寻二观破。推寻者。是人闻正因缘生灭之法。信解分明知一切。属爱烦恼皆是十二因缘。观之入空息。心达本源求自然慧。乐独善寂修五停心。得诸禅定。于定中知属爱烦恼。即是无明逆顺推寻。见十二因缘。推此贪爱因何而生。即知此贪因受而生。受因何生即知因触。触因六入六入因名色。名色因识识因行。行因无明。无明因过去一切烦恼。又顺推此。爱能生取。取生有。有生未来二十五有生死。因生有老忧悲苦聚。输回无际若因停心入深禅定。如是逆寻或见歌罗逻初受身。乃至见过去身。起业烦恼时。乃至二生十生。百生千万无量世界。顺推寻取有。若因禅定之力。或见未来一生。乃至十生。百千无量生。若见过去未来事。其心悲喜道心精进。转复增盛二观破属爱十二因缘者。即是性念处。历别观十二缘也。性念处如前说。观爱即是污秽五阴。性四念处。若观受触六入名色。即是果报。无记。五阴性四念处。若观无明即过去污秽烦恼五阴性四念处。若观于取。即是污秽烦恼五阴性四念处。若观于有。即善不善五阴性。四念处。若观未来生死即果报生死无记性四念处。是名逆顺观察。破四颠倒颠倒灭是无明灭。一切烦恼行。乃至老死忧悲苦灭。是名用性念处。历别观爱烦恼十二缘观也。二明破属见十二缘。又二一推寻二观破。寻者。若见神及世间常无常。亦常亦无常。非常非无常。是则现在生身边四见。因此身边四见。生十四难六十二见。此身边四见。即四取逆顺。寻此四取因四爱。四爱因四受。四受因四触。四触因四入。四入因四名色。四名色因四识。四识因四行。四行因四无明。复顺寻四取。四取生四有。四有生一切二十五有。生死忧悲苦聚。若深识见惑。过去未来生事。如前说(云云)。二明性念处。观破四取身边四见。如是次第。乃至无明破过去。如去不如去。亦如去亦不如去。非如去非不如去。身边二见污秽五阴也。又顺观四取。乃至未来生老死。破有边无边。亦有边亦无边。非有边非无边。身边二见污秽五阴。能如是用性

念处破三世身边二见。四见即破十四难。六十二见。一切属见。烦恼一时皆灭则无明灭。乃至老死灭属见。烦恼既灭即还用前观爱十二因缘性念处。观破欲爱色无色爱。三界烦恼道。业道。名有余涅槃。若苦道灭。即是无余涅槃。是名性念处智慧。观十二因缘入涅槃也。经云。十二因缘。其义甚深难解难知。佛说涅槃时有外道。名富那。问云。何令我知神及世间常。乃至非常非无常佛答。汝能毕故不造新。即能知神及世间常无常。乃至非常非无常。梵志悟解求索出家。为佛弟子。又中论明声闻经入第一义。并约观十二因缘。破六十二见入第一义。若深得此意不止破外道。若佛弟子学问坐禅发种种见。取诤论起烦恼。作二十五有。生死业。皆是属见烦恼十二因缘。若觉知者能用性念处。检校即得解脱。其迷此者流转生死无有边际。故中论云。真法及说者听众难得故。如是则生死非有边。非无边。共念处缘念处。观十二因缘类前可知。问宿世自然能悟。何须佛说。答闻说疾得。不说未悟。譬如果熟。虽自应落急摇即堕。问支佛何不制果。答声闻钝故制果。支佛利。久习智慧不须制果。譬如二人。共行身羸。须止息处身强者。直到故不制果。复次总相。断结智慧粗故。但除正使名声闻。若别相智慧。细侵习气名支佛。复次声闻钝。先观苦谛。缘觉利故先观集。问声闻亦别相。为粗总相故为胜。今那得总相故为粗。别相为胜。答若前四谛中。明别相是粗。今历别十二因缘故别为胜也。复次声闻禅定力浅。天眼但见小千。支佛久植定力深天眼过三千。见他方世界。问支佛乘何故无方便道。答支佛根利未值佛。已悟道何须前方便入道耶。问支佛自悟。得道共戒。更须受戒不。答若发无作未必更受。若尔小罗汉沙弥应不受戒耶。答受者和僧耳。今三藏有门。缘觉观十二缘破属爱见观门不具足说之。若行者自善思之。余三门例可见。三明菩萨异凡圣。异圣则四弘誓愿异。凡行六度行也。二乘断烦恼证真。菩萨不断惑不入真故异圣人也。凡夫任烦恼流。菩萨降烦恼。伏生死作佛事。故与凡夫异也。于檀中修性念处观。不与二乘断烦恼。证真同。亦不与凡夫随生死流转同。伏烦恼住下忍中修檀。学一切世智调熟众生。若人为贪应堕地狱。菩萨于念处行檀破贪蔽。令脱地狱苦。若众生破戒应堕地狱。菩萨修尸令脱地狱。若众生多嗔应堕地狱。菩萨修羼破之。令脱地狱。若众生多怠应堕地狱。菩萨行毗离耶破之。令脱地狱。若众生乱相应堕地狱。菩萨修禅破之。自行教他。赞叹行者行法等上四下一。皆如是。菩萨修念处观。乃至行般若波罗蜜。破一切众生爱。烦恼贪着果报。作二十五有业。受生死苦果。菩萨修三种念处。破六蔽。属爱二十五有因。即是拔苦。令修三种念处。即是道是名与乐。修性念处成四波罗蜜。修共念处成禅波罗蜜。修缘念处。成般若波罗蜜。前四度修性力弱不成。更修共念处成破爱也。又修性念处。故为成大悲拔苦修共念处。为成大慈与乐。修缘念处。为双成两誓愿也。第二破属见烦恼。若众生谓此贪心有无。乃至非有非无。菩萨尔时修念处行檀。破有见中三假。无见中

三假。乃至非有非无中三假。自他共无因。四十八句。若有众生。谓此破戒心有无。乃至非有非无。菩萨修性念处行尸。破有见乃至非有非无见中三假。众生谓此嗔心有无。乃至非有非无。菩萨修性念处。行忍破之。若众生谓懈怠心。有无乃至非有非无。菩萨行进破之。若众生谓乱心有无。乃至非有非无。菩萨修禅破之。有无三假乃至非有非无。四十八句破之。若谓痴心有无。乃至非有非无行般若破之。从有无乃至四十八句破之。无生淳熟。然后三十四心断结成道。转三藏法轮入涅槃。此应四门。毗昙。是有门。成论。是空门。昆勒。是亦有亦无门。那陀迦梅延。是非有非无门二门不度。大论。标名指之。俱舍论。破拔和弗多罗部中。明非空非有正解此义。大论。引毗婆沙菩萨品行因证果。成论。无文。若论师破数人见有。不得道言见空得道。若作此语互是互非。通论两见。见有只是常见。见无只是断见。断常二见。岂不相破。故龙树云若不得般若方便入毗昙。堕有中。若入无堕空中。皆不得道。若不用四悉檀对缘不同。或用世界入理。故云见有得道也。大论云。色若粗若细。总而观之。无常无我即发真得生。空有门入道也。粗是事观细是理观。但得生不得法者。如经云当起法想。但有五阴空法用。为人悉檀破有显空。菩萨随根机有益者。宜闻有门得道。今宜闻空门入道。是故破有明空。故两菩萨作二论伸三藏中空有二门。前后虽异得道是同。故云断见之人说一念断。常见之人说异念断。断结虽异得道是一。三假入生空。五阴空是平等空。为二圣行。生空是假名空。法空是实法空是老死谁老死二俱邪见是。声闻经中。说生法二空相。是老死生空谁老死是法空。是三藏中辩四。缘三假入空而有门终是钝。只得生空于拙度中空门。是利故得法空共念处缘念处亦如是。示知大意细作可解。但无菩萨义唯明二十七贤圣位。若作四句此是一周说法。于三藏教中四门。修生灭四圣谛四念处竟。问何不先说大乘四念处。答经中具二义日照高山则先大。若初至鹿苑则先小。今先说小其意有十。一为用故。如净名。为国王长者说无常苦空等(云云)。二为破故。无砧宁得运槌。如净名破十弟子(云云)。三为摄故。如净名室内说身有苦而不乐于涅槃(云云)。四为会故。如大品曾宗明诸法皆是摩诃衍(云云)。五为开故。如法华决了声闻法。是诸经之王。大经云为诸声闻开发慧眼(云云)。六为学者。识外邪内曲。不为邪曲所误(云云)。七为声闻人破曲。知其失佛方便闻末世僻说。知其坏乱半满。如有人言毗昙。见有得道。成论见空得道。道非有空见有空那得道。若从此师之说。佛小乘教有无二门便是无用。若无用者。中论那云欲闻声。闻法中入第一义。如后两品说个师翳佛。四枯之教今为申之(云云)。八末世禅人内证空解同未括尼犍破戒行恶食粪。裸形谓是大乘。同戒取。尼犍坏乱佛法。方便道今双申之。九为学者令识内外孟浪之说。孟浪之行。精明荣枯法门(云云)。十为令学者内证之时。悬别邪曲门户。小大硕异取舍得宜不谬。持瓦砾谓琉璃珠。为此十意须说四枯观也。私记者杂录声闻念

处。苦谛为首。缘觉集谛为首。菩萨道谛为首。通菩萨灭谛为首。别菩萨界外道谛为首。圆菩萨界外灭谛为首。又声闻总相观。缘觉别相观。菩萨总别双观。通别界内外次第观。圆界内外圆观。又声闻因成假观为首。缘觉相续假为首。菩萨相待假为首。问道品六度何者为正。答大经云。一地至十地。名智慧庄严。六度波罗蜜。名福德庄严。法华明五品。一念随喜为正。兼行六度为助道。净名。道品善知识六度为等侣。凡三经皆以六度为助道。大论云。三十七品为正道。三解脱助开门乃至不净。助破贪。胜处助缘中。不自在。十一切处助缘中。不广普无量心。助福德。并助开门法。问道品是有漏是无漏。答大论对位。各有差降。或有漏无漏(云云)。成论。明念处不退数人。明暖法退为阐提。顶退为五逆。成论。明念处伏惑成假名空数人但是闻慧。今明若通说从初至后皆是道品逐胜分品节级受名(云云)。大论。云初从师受前用念持名念处。四种精进名正勤。四种定生名如意足。五善根生名五根。五烦恼破名五力。分别道用名七觉。安隐道中行名八正道。此乃胜者受名皆通念处。位只是有漏耳。故论云。八正道中行初。得善有漏五阴。名为暖法。若不许四念处通至八道。亦不得八道通四念处。故婆沙云。若八正在七觉前。决定是无漏。若八正在七觉后。亦有漏亦无漏。此通修语耳。若八正是见道位。判在前七觉在后是证道位(云云)。

## 四念处卷第二

分章为三。大意。停心。念处。大意者。前性共缘只见生灭之理。发真断结乃至极果。犹是四枯拙度。今无生四圣谛即事而真。粗细等观皆如幻化。四荣巧度。大经云。声闻有苦有苦谛。菩萨解苦无苦。而有真谛。大品云。欲得声闻。欲得缘觉。欲得菩萨。皆当学般若。故名通教四念处也。通义有八。谓理教智断行位因果。理通者。同缘即色是空故。教通者。同禀无生之说故。智通者。诸法不生般若生故。断通者。须陀洹若断同是无生法忍故。行通者。同乘摩诃衍乘故。位通者。同是干慧地乃至佛地故。因通者。同学般若波罗蜜故。果通者。同到萨婆若故。三人八义不殊。故名通也。复次通有三义。一因果皆通。二因通果不通。三通别通圆。因果俱通者。如上八通说。近通偏真四枯拙度。因通果不通者。乃是别果来接。通因得见佛性成四荣双树。通别通圆者。别圆因果皆与通异。藉通开导得入别圆因。成非枯非荣双树之果也。若通因果。正是小大半满。分门亦是析体拙巧。声闻藏。菩萨藏。羊鹿异路。何者三藏未断惑。犹是凡夫住下忍位伏见思惑以誓愿。乘五通住生死化众生。二乘断正使拙度保涅槃。不能前进。故从此分门。若三人同以无言说道。断烦恼者是满字。摩诃衍门多所含容。即开为三。一通二别三圆。体诸法如幻化不生不灭。不断而断三人通位。从干慧性地。为伏道见地。至七地断正

尽。缘觉根利能侵习。位齐八地。若菩萨断正尽。留习扶誓受生死化众生。八地九地断尘沙无知。学道种智。此即通教通三乘人意也。若通别者。初因通门得入十住。断界内惑尽。十行断界外尘沙。学道种智。十回向学中道。十地破无明见佛性。是为通于别意也。通圆意者。初因通门入十信。断界内惑。任运自尽登住见佛性。断无明。十行十回向。并断别惑。此通圆意也。故知大乘断伏永异小乘如习。应中有菩萨从初发心与萨婆若相应。是声闻一切智通通教意。若菩萨从初发心游戏神通。净佛国土成就众生者。通别意也。若从初发心即坐道场。转法轮度众生。是菩萨为如佛。通圆意故。大论举三人谕。谓步马神通。马虽胜步不及神通。一念即至。譬圆教力大不妨余也。又大论明灯炷云。干慧为初炎。佛地为后炎。此即通家名干慧。非断道。而为初炎者。乃是论主申含容引外人作此解。乃以相似灯炷为初炎耳。若言二地是菩萨断道者。此取性地为断道。至六地与罗汉齐。或取八人地。是断道此以三地为断道。七地齐罗汉。而今不取二地三地。乃取干慧者。故知是通三人之初。以似道为初炎耳。复有人言。欢喜为初炎。佛地为后炎。此约别教断道为初炎。别家初地见常住理断无明。见中道故名欢喜。是初炎。复有人言。初住为初炎。佛地为后炎。是圆教意。初住见中性圆断一品无明。故初住为初炎。此是通教通别通圆之义。通教四门者。大论云。一切实一切不实。一切亦实亦不实。一切非实非不实。为向道人说。闻即得悟。皆名第一义悉檀(云云)。中论观法品。又作四句证诸法实相。三人共得即其例也。若幻化有门则通五人。四门门门有五人。是则二十人。三藏虽四多用有门。通多用空门。别多用亦空亦有门。圆多用非空非有门。天亲虽说别圆。多明别阶级。龙树虽明幻化影像十谕谕之。有不离无。无不失有。非有非无。不思议之理教也。问若尔三藏亦有三人同入。何不名通。通亦有三人之殊。何不名别。答三藏三人。一人不入故不名通。通虽三人而皆入但空。不得称别(云云)。问通是满字门。而称通者何故停灰断耶。答譬如朱雀台门。虽通贵庶有停私室者。有至府省者。有见天颜者。如前所释通。通通别通圆。此义可知。又譬如因心有眠有梦。梦谕于空。眠谕于假。心谕于中。声闻观四谛无生。如幻如化以入空。缘觉观十二缘无生。如幻化以入空。菩萨观六度无生。如幻化以入空。不深见假中。故同住灰断。若能寻梦得眠。寻眠得心。非但见空亦见不空。亦见非空非不空。释大意竟。二五停心者。名数同前。云何有异。鱼目明珠质同。理别曲直。体析巧拙。料简已如前。大经明果报五阴。已受想行识。亦是一法。凡夫为苦为恼。二乘缘不净无常出生死。菩萨观阴即是于真更无别理。如薄福者睹金成蛇。为之所害福人见宝得而用之。苦谛既然三谛亦尔。众生不知。没在于苦造二十五有。轮环宛转无解脱期。菩萨为此而起大悲发弘誓愿。拔苦与乐虽发誓愿。所度如度虚空。虽誓断如空共斗。虽安如空种树。虽灭实无得度。观一切无所有。无所有故空。空故不生。不生故不灭。

毕竟清净。行者虽作此观。其心浮逸如犬逐块。若欲摄散睡眠昏熟如鼍得暖。当知不修停心。心不得住。虽作此解是直作善。如有眼无足不得入池。若善用四悉檀。修五停心者。即得住观。如密室无风照物得了。当知阿那波那。三世佛入道初门。又云。亦为甘露门。光明云。即开甘露门入处食等(云云)。既信解已当修五停。谓阿那波那等(云云)。觉观多者当观入息。不生出息不灭。不生不灭。息即是空。无能观所观。皆不可得。不可得即真。真即心停也。多贪欲者当观。贪欲非垢无贪欲。非净非垢故不生。非净故不灭。不生不灭故即空。空即真真故心停。多嗔恚者。当观于慈。慈恚即不生亦不灭不生不灭即是空。空即真真故心停。又观骂者是谁。谁受骂者何等是骂。骂者与诸佛等。受骂者与毕竟空等。骂法与萨婆若等。打者受打者打法亦如是。一一音声不能见骂。众多音声亦不能骂。唯当自责过去烦恼多。今世嗔恚盛若不能忍。心则螫毒生死无畔。应当息之令停也。着我多者当观其身。如屠牛四分。但见四大六种五阴。十二入十八界。何处有我。即破我见。五愚痴者。对因缘观三世因缘。破断常二世破果报。我一世破性。我善用五法治心。心则安住得观无生。无生现前即破烦恼。有直有善名为初贤。大论云。观行是智慧性。何故言三昧。答若不定心中修。此是颠倒智慧如前说狂愚之人。岂是贤圣善直之意也。作是修时。种种诸境发一阴界入境。乃至菩萨境。善当识别。去取得宜。无生正观破之。一一皆是摩诃衍故。乃至二十种坏禅觉。十种成禅觉。皆须识知。故大经云。迦罗迦果有九分。镇头迦果才有一分。城中人不识食之即死。行者若明十法。即镇头迦。十法者。一善识无生正因缘境。如空无相无方维上下。心性亦尔。二真正发心。三止观修习。四破爱见诸法。遍五善识通塞。爱见中。苦集为塞灭道为通。六用三十七品调适。七修助道开三脱门。八善识次位。九安忍。十顺道法爱不生。此十法成乘即入菩萨位。得三乘道(云云)。问何等烦恼障定慧。答有人言爱生烦恼障。慧散动无知障定。复有人言百八烦恼。障定性得绳障慧。今不尔但随偏多为障也。问通家若为明六即。答无生理即。幻化名字即。干慧地观行即。性地相似即。八人已上为分真即。佛地为究竟即(云云)。三明四念处者。念是无生观慧。处是所观境。先明属爱烦恼者。大品云。即色是空。非色灭空色性自空。空即是色色即是空。观空无色观色无空。能观智境并不生不灭。智即是境境即是智。非智灭境智性自境。即生无生故名无生。非谓无有生名无生。观内身外身内外身。一切色法。若粗若细。皆如幻化。即是约身修性念处。受心法皆是苦性。苦性即空皆如幻化。若作共念处者。亦当念空法修心。观不净背舍胜处一切处皆即空。是为共意。缘念处者。缘佛无生方等十二部经。乃至知众生根性即空(云云)。云何修身性念处色。若粗若细。总而观之。如梦如幻响化。此色缘不净。如我此身歌罗逻时。父母二滴为缘。业烦恼为因。因缘和合生此报身。九孔常流脓囊涕唾。三十六物性相种子究竟不

净。贪爱计净是颠倒见。若见不净即破净倒。中论劫初谷子不生世间现见。故劫初谷不灭世间现见。故因缘合集名为生。因缘散名为灭。散故不常。集故不断。是名世间不常不断。此文正表内种子。十二因缘和合不生不灭也。问若种子生即从自生。若从遗体生即是他性生。自种子遗体合即是共生。若非种非遗即无因生。若从种子生何用遗体。若从和合复属何缘。若无父母之他云何得种子之自。无自故从谁生汝种子。能自生未有父母之他。无种子之自。若已有种子之自。即不从他也。问汝过去业与六识心俱不。若其事灭业附心识来于现在难。六识生灭业亦生灭。不为自生。若灭不应附心来。若不依阿梨耶识。义不成也。若从父母生是从他生。汝自性尚不能生。云何从他生难。犹有自性故即有他性能生。若无自性父母为谁作他。若自他共能生者。汝于自他若能生共可能生。俱既不能和合亦不生若能生即有两过。自既不生。他亦不生。即两不能生两法相助成生。为是自为是他。如两砂无油合亦无油。若自他不能生。合时亦不能。若合能生者并亦应两砂无油。合时应有油若两合无油。当知自他本不能生。合亦不能生。如一盲不见二盲。亦不见。若谓非种子非父母生。从无因生难。无因得果果复应无。如无泥而能生瓶者。亦应从木生等是无因。故从因缘生尚不可。况无因耶。是则因果倒乱罪人获福(云云)。坏世间法。若无世谛即无出世。是大邪见人。若四句责生不可得。是则无生。无生而生是名假生。假生非生但有名字。是字不生亦不不生。是字无所有故自他共无因。毕竟不见身生处不可得。若无生处亦无灭处。生灭不生灭。非生灭非不生灭。清净平等正观。观身细色如邻虚尘。即有十方分。若有十方分即具四微所成色香味触。色为自香味为他即因成假义。若从色生即是自性。若从香味生即是从他性本。合是共生离色离香味。是无因生。四句检之生不可得。是故说无生无生而说生。是名假生。是名细色无生。如论云。若有极微色是则四微所成。又云。若有极微色即有。十方分则不名极微。四微成色此即因成假。观此假因成如梦幻。细色粗色无生。是苦圣谛。思益云。菩萨知苦无生名苦圣谛。此色身四句因成中检无生名身念处。问此色为从灭生。为从不灭生。为从灭不灭生。离灭不灭生。若从不灭生是自生。若从灭生则从他生。若从灭不灭生是共生。离生则无因生。论云。不自不他不共不无因。四句生皆不可得。是故说无生。无生而说生是名假生。色不净破净倒。又问此色为待色。待无色乃至共离皆不可得。是则无生无生而说生。是则假生是皆不净。破净倒是性。身念处以智慧性。观属爱身色生相。得慧解脱须陀洹。乃至慧解脱阿罗汉。若作是观时未能得道。于中生着是愚痴法名无染。若染于法乃至涅槃。是则染着随情。三种念处如前三藏中说。若随理三种念处。即如通中说。随情是事相。随理是无生。念处乃至心法亦如是。共念处者。行人观念处修八背舍。事中诸禅乃至熏修等。如明眼开仓见谷粟。种种不净不同。大论明骨想。即解十力四无所畏。十八不共法等。乃至烧

想。诸论师疑文误。何意从骨想。即解十力无所畏耶。今师云人不得论意。此中为修共念处。又不坏骨人成俱解脱。三明六通八解。悉皆具足。受心法亦如是。为成摩诃衍故非论误也。缘念处者。缘佛十二部经。四辩说法。悉皆无碍教化众生。心缘普遍也。四念处四种精进名四正勤。四种定名四如是足。五善生名为根。破烦恼名为力。分别道用。名七觉。安隐道中行名八正道。次破属见烦恼。观身如幻化。非垢非净若起见谓净不净。亦净亦不净非净非不净。是事实余妄语。是见皆依色。若谓此净等过去如去不如去。亦如去亦不如去。非如去非不如去。未来有边无边。亦有边亦无边。非有边非无边。即阴离阴。十四难约三世五阴六十二身见。是污秽无记五阴即具三假。净法尘对意根生意识者。为意生为尘生。为合生为离生。若意生是自生乃至离生是无因。即破因成假。若意根灭生不灭生。亦灭亦不灭生。非灭非不灭生。皆堕四句则破相续假。若待无有识生。若待有有识生。若待亦有亦无识生。若待非有非无而识生。皆堕四句则破相待假。所破能破。例十二是破有见中十四难。六十二见不净。无见中亦三假十二句能破。亦例十二句亦净亦不净。亦有亦无见。三假十二句破能观。亦十二句例破非净非不净。非有非无见。亦十二句破能观。亦十二句破用。性念处观之破。身念处九十六句破生见。不可得成无生。身性念处。次观受念处破生见。经云。受受。受不受。受亦受亦不受。受非受非不受。又云。行亦不受。云何受受不行亦不受。云何受不受。行不行亦不受。云何受亦受亦不受非行非不行亦不受。云何受非受非不受受受故。是有见是见依受起。受不受故是无见。是见依受起受亦受亦不受故是亦有亦无见。是见依受起受非受非不受故。是非有非无见。是见依受起。是事实余妄语过去如去不如去。乃至非如去非不如去。未来有边无边。乃至非有边非无边。即阴离阴为十四难。约三世有六十。即阴离阴合成六十二。有见中三假能所二十四破生见无见中。三假能所亦二十四。无生见亦有亦无见中三假。能所二十四句。亦生亦无生非有非无见中。三假能所二十四句。破非生非无生合成九十六句。破生见成无生受。性四念处。次观心性四念处。观心常无常乃至非常非无常。是见依识起。过去如去乃至非如去。非不如去。未来有边无边。乃至非有边非无边。即离为十四难。约三世为六十即离为六十二见。常见中三假能所二十四句。无常见中三假二十四句。亦常亦无常见中三假能所二十四句。非常非无常见中。三假能所二十四句。九十六句。破生见成无生也。法性四念处观有我无我亦有我亦无我。非有我非无我。是见皆依法起过去四见。未来四见。即难为上四难。约三世五阴为六十二。有见中三假能所破。有二十四句破。后例尔。九十六句破我见。是名四念处。乃至八正道。是破属见中三十七品。故经言。我断一切诸见缠等。以智慧刀。割断破裂也。若共念处观九想八背等。一切禅亦名得解。观非实观也。三十七品例前受心法亦如是。缘念处观见中有一切佛法。无生四谛教理名字句

义。通达无壅随众生根性。乐欲。便宜对治。第一义而为说法。是为破属见。烦恼中修三种。别相四念处观。问何意通教明非苦非乐。是三十七品例前受心法。亦如是。苦果非苦。非乐。应是乐。答此作四句若通论非苦非乐。此异通四句不可说。有因缘故说非苦非乐。结成生灭苦乐。是三藏意。若非苦非乐结成无苦无乐之苦乐属通教摄也。净名云。迦栴延五义五受阴通达空无所起是苦义。结受念处。如大品不净观。即是摩诃衍皆不可得。故以是不净心观色。自念我身未脱是法。未免三界生。犹应受百千生死。故言未脱。引广乘品成身念处观诸法不生不灭。是无常义。结成心念处观。于我无我而不二。是无我义结成法念处观。若作非常非无常。成常非垢非净。结成净非苦非乐。结成乐非我非无我。结成我即成别教义。常乐我净断惑历别来证也。若作非垢非净。双照垢净。非苦非乐双照苦乐。非常非无常。双照常无常。非我非无我双照我无我。结成圆教。圆心修习不断烦恼而入涅槃也。于干慧地中修总相三种四念处。如前三藏中分别。但有如幻如化体法即空之异耳。是为无生总相四念处。但是总相念处修身即空阴入界一切法亦如是。是名身念处。受心法亦如是。观此位是总相念处。修四正勤。如意根力觉道。三十七品。共缘念处。亦如是。虽未发暖相。似无漏法水。而总相观五阴。智慧深利胜。别相念处。是故名总相念处。属干慧地外凡也。辟支迦罗名目大小。如前亦修三种念处十二因缘。过去无明只是不净烦恼。五阴诸行只是善恶五阴。从识乃至受是果报　记五阴爱取烦恼五阴。有是善恶五阴。未来生死。是果报无记五阴。若粗若细总而观之如幻如化。是名性念处因缘觉也。共缘念处例前亦有性。共缘三种观三人大小也。菩萨发菩提心慈悲誓愿。观此身受心法。三种念处。修性身时观此身色。若无生如幻如化。能发暖顶等法。成五停心。别总四念处。名伏忍四善根。名柔顺忍发真断结。八人地名无生忍。须陀洹名无生法忍果。斯陀含名游戏神通。阿那含名离欲清净。阿罗汉名已办地。八名辟支佛地。九地名菩萨地。十地名佛地。性念处观成。破界内见思通惑。得一切智与罗汉齐。八地修界内道种智。破界内尘沙无知。是共念处。九地已上学一切种智是缘念处。十地当知为如佛。佛是通教佛。成就四枯。庄严双树。故云四念处坐道场。断通惑正习尽见偏真之理。于二谛中观照纯熟。是名坐道场。般涅槃者。即有余无余二种涅槃。转法轮者。转通教无生偏真之法轮。令一切众生同入偏真法性。非中道不空法性故。法华云。我等同入法性。不见佛性。二乘俱得此理。并有坐道场转法轮。而罗汉不断习气。只是四枯庄严。支佛小深侵习亦是四枯。菩萨不断习。以誓愿力熏行处处受生。调熟众生。学一切智道种智一切种智。是名通教佛。只是四枯庄严双树但三藏。是拙度观门既拙解空亦浅如迦栴延五义是通教体。假入空观门既深。三藏是事观为疏。通教理观为密。三藏附事为伪。通教缘理为真。比至证得真。时无复为别异也。

# 四念处卷第三

开章为三。一大意。二五停。三念处。大意者。四句虽略。网罗罄尽若绝若说。若世出世已如上辩。今依不生生而明别也。中论名假名即此句也。别家四门且指大。经云佛。性如闇室瓶盆井中七宝有门也。众生佛性犹如虚空。毕竟清净无门也。譬如乳中亦有酪性。亦无酪性亦有亦无门也。佛性非空非有第四门也。虽列四门若说若行。多用亦有亦无门也。问有门可明佛性。空门云何有性复滥通家。答别教是不但空。所以得见佛性。通家但空局不但空广广局。云何相滥众经诸门。列位位数增减。华严初无十信。后无等觉。于十住中多明圆义。于登。地中多明别义。若住若地皆说界外行位不语界内(云云)。方等前分对缘。散说得道而已。未论地位。至璎珞总结阶级。明五十二地。前后数整界内。亦分明诸般若前分。亦对缘散说亦未有阶次。胜天王但明十地。前无三十心。后无等觉。新金光明无前无后但明十地。仁王般若。明五十一位。无等觉。推诸经意如军师荡寇竟。方叙勋劳。定其爵禄。所以前散后结。问法华是后经那不明位。答前明一部之前后。法华是一期之后。良以。璎珞结诸方等仁王结般若竟。法华在后不明次位。但决了诸权而入于实。涅槃亦不明次位。同开佛性入秘密藏。但地义深微非圣证不了凡下莫知。对缘增减随机广略出没宜尔。但顺佛语依修多罗。不得执此诃彼。各兴诤竞非法毁人诬佛谤典(云云)。南岳师。释大品三处明位。初四十二字门初阿后荼。皆具一切法。判属圆教四十二位也。次明初地修治地业。乃至第十修治地业。判属别教位。后明干慧地乃至佛地。判属通教位。此深得经意文义朗然。然佛一期诸大经。门门不同位位数异。行人采用各异。若论数整须依璎珞。若扶三观次第。须依大品。若凡夫得。预须依涅槃数整可解。扶三观者。欲以道慧具足道种慧。当学般若。欲以道种慧具足一切智。当学般若。欲以一切智具足一切种智。当学般若。欲以一切种智断烦恼及习。当学般若。初五方便伏见思从假入空观。十住是道慧断见思。从空入假学道种慧断尘沙。若从假入空破遍假。从空入假破偏空。至十回向中。学不假不空一切智伏无明。登地得一切种智。若至等觉一时断烦恼及习。若不明等觉。只十地断烦恼习也。是以三观相扶(云云)若璎珞明十信十住为习种性。十行为道种性。十回向为性种性。十地圣种性。等觉性。妙觉性。略则七位广说五十二位也。依涅槃五行十功五味。半满次第。相扶始自凡夫得预修学。具有别圆界内界外。四四谛意。菩萨住堪忍地。铁轮位中修生灭四谛。十住中修无生四谛。十行中修无量四谛。十回向中修相似。无作四谛。登地见中。得一切种智。五行十功。间藏通云何得入涅槃中修学耶。答涅槃扶律而说故名赎命。若别圆有法身慧命。何须赎命赎命。意在藏通灰断之命。令得法身常住也。问三藏生灭慧。云何赎成常住慧。答今涅槃引藏通中昔日灰断不明佛性。今俱引见佛性。当知三慧被决

不同。先曰若论戒则五支诸戒小乘所无也。若论定从八背舍。十信中伏通惑住堪忍地。教化众生岂同二乘。问何以得知答。一以义推可见二。以声闻相异问。别教登地犹用界内通。名名四依义何。意不用界内方便耶。答即得用既以通名名断道。何意不得用方便伏道暖等位耶。又复佛法名教。通用小乘名教在方便中尚用大乘。方便道见谛断道何意不用耶。所言别教其义有八。谓理教智断行位因果(云云)。理别者。三谛之理。理隔不融信而修之。从浅至深历别有异。从浅与后别。深与前别。当体间隔。是名理别。教别者。佛日先照菩萨。二乘聋哑。岂况凡夫璎珞仁王。地论。摄论不明界内故凡圣异闻。大论明一与声闻共说。二不共说。不共说即教别也。大经五行不融。大品三慧属三人。释论释之实是一法。为向人说令易解故。三慧为三。如一时说三相此即教别也。智别者。圆意难显。要假方便然后可见。如因作入无作因。无常以入常外人难因无常果云何常。佛答汝因是常而果无常。何故不听我法中因无常而果是常(云云)。别菩萨欲学常住佛性。先修无量四圣谛。后观诸法实相中道。佛性不生不灭。不垢不净。次第梯蹬先观空。次学恒沙佛法。后开如来藏。次第修三眼三智。是名智别断惑别者。如无量义云。众生欲性无量。欲性无量说法无量。说法无量故药病无量。药病无量故通塞无量。分别校计生灭无生灭。无量无作苦集灭道皆无量。覆如来藏藏闇故造作二十五有业。受诸生死。愍此长夜发菩提心。兴四弘誓自脱无量系缚。亦脱众生无量系缚。是名断惑别行位因果等别可知也。问无作既胜。何不缘无作发菩提心。答别家以无作是果。果不通因故。非发心正意。意者缘无量发心。至果方成无作耳。问若尔初地已得无作。何意不缘发心耶。答初地分得妙觉时乃究竟。例如三藏初生灭果方无生。通则不尔。发心即观无生。别人初缘无量后乃无作。圆人发心初则无作大意竟(云云)。二停心者。前三藏数息不净等。停心疏远事伪。通以观息不生不灭。停心即事而理近密真。今别教以持戒之根本。若我住世无异此也。即佛依此而住即僧虽尔。望于三藏是密是真。望于实相非近非密非真非理。与前别后别。居季孟之间。此义可知(云云)。大经云。菩萨作是思惟。出家间旷犹若虚空。一切善法因之增长。在家逼迫犹如牢狱。一切恶法因之而生。往诣僧坊闻佛有无上道。无上正法。大众正行即求出家。佛是非果之果人也。无上道是慧。圣行正法是定。圣行大众是戒。圣行此是非因之因也。菩萨受持时如秉浮囊度于大海。尔时爱见罗刹来乞浮囊。若全若半若手若指若尘。令汝安隐得入涅槃。谓称情畅乐名涅槃。钝使造恶多堕三涂。利使执见破戒亦堕三涂。或执见修善多牵天上。久后还堕。若不随爱见能生五支诸戒。一根本业清净戒。谓四重也。二前后眷属余清净戒。前后是方便偷兰遮等。余是诸四篇等也。非诸恶觉觉清净戒。定共戒也。护持正念念清净戒。道共戒也。回向菩提大乘戒也。后有九种与释论十种相似。一清净戒谓受得清净也。二善法戒。谓动不动皆毗尼也。若护持不犯生

止行两善谓法也。三不缺戒。谓五篇不破也。四不析戒。析假入空体假入空皆道共戒也。五大乘戒。即菩萨初信心。经云。汝等但发菩提心。则出家禁戒具足也。六不退戒。即十住不退也。七随顺戒。对十行随道戒也。八究竟戒。九回向戒。断界内正习也。十具足诸波罗蜜戒者。登初地乃至等觉也。于一戒中具足尔许法门。即是别家停心如前数息。身命之要。今戒为法本道之根源。故以戒为停心也。菩萨虽信佛法。常住之理内解分明。犹自觉观不住是直而非善。尔时更学定圣行停心。即共念处也。依经即是随息停心。此知阿那出息入息。绳长知长绳短知短。元治觉观发根本净。特胜通明等。净如开仓见谷粟。经云。复有梵行。谓见身中三十六物是修念处实观也。次不净观治贪欲。经云。复有圣行。谓除却皮肉。谛观白骨一一节间有我不耶。作此观时即见骨中青黄赤鸽。色是背舍欲界定相四色转明。心与色青合。故一切皆青。余亦尔。是未到地相。尔时不坏内色不坏外色。内外俱不灭色相。以是不净心观内外色。即见额上骨中八色。光明煜煜而出照天下。即初禅觉支相。声闻但有光不见。佛菩萨多修念佛见佛。或为说法。即初背舍。初禅摄内无色相。以是不净心观外色者。内灭却骨人以不净心观外色。外色有二。一身外之色即是死尸等。二骨人所放八色光明。是界外之色。所以须观者。去欲界近用以防过。故界内色外色皆不净。故言以不净心观外色。若作修家方便。自有观法灭却骨人。今但言证法见骨人。自然消磨不见。但有八色及外不净。故言内无色外观色。此骨人灭时即有未到地相。亦是初禅谢。二禅内净起。起时八色一陪更明。青黄赤鸽非复前比。亦有内净喜乐一心。四支不同根本。特胜通明中是为二背舍二禅摄也(云云)。三净背舍身作证时是三禅相。旧云。三禅无胜处。四禅无背舍。释论明净背舍身作证。三禅遍身乐得为证。四禅无乐。何所为身作证。成论人以三禅共为一净背舍。今用三四两禅。从容共为一净背舍无嫌。三禅身证为净背初门。成就在第四禅。第四禅具足胜处也。何故言净。大论云。缘净故净。八色是净。法未被练不得净。今三禅四禅法。起来触此八色为作净缘。三四禅等此是色界极净之色。用此为缘故言缘净触。八色更净故言缘净是乐。遍身受故知是三禅中净有四义。三如前两背舍即是缘净故净此意也。四空四背舍无色更无别法但以空无相心修。若凡夫人自地地爱染。圣人深心智慧利直去不回。故名背舍。问旧云。此无别法但以无漏修此可然。前何意无别法。不可指旧禅为别法。不可指邪禅鬼定外道。事为别法(云云)。今次四禅得修若不得禅。作观不成设修。虽不发无漏亦名修背舍。而不名解脱。若有宿习发此何嫌。但灭受一背舍不得无漏修则不成。故不论发宿习也。九次第师子超越等。三藏中无有凡夫修得此定。大乘或有(云云)。次大不净。亦名大背舍。良以。假想厌力小。若假想厌背大。皆由缘处广狭。若观骨人不净除却皮肉。或观一尸一两城邑聚落等所有正报。故言小不净小背舍。若大不净。絓是依报国土。钱财谷帛山

川林园。江河池沼大地一切色法悉皆不净。虫脓流出臭腥流溃。山如聚脓。河海秽浊。衣服如臭尸皮。饮食皆虫汁。大经云。观好美羹作秽汁想。饭如虫聚。宅如冢墓。大地无可爱处。若幻术诳人今神通得法道理。故酥蜡金铁遇暖则流。遇冷冰结。凡夫遇净缘成净。遇不净缘便不净。达此道理得其转变。良以。昔曾修得今发宿习。故大地依正悉是不净。初学乍有兴废。数习成性任运不净。譬如钻火发不择薪。乃至江河干竭。此观亦尔。初止一尸二尸一两聚落。若成大势一切依正无非不净。故言大不净观也。又福人感色净。又人心着净重于秽轻。破此大著皆为不净。不可定执。山河国土而言为净。如僧护见地狱。一百二十五所。所见大地是身为他所耕。叫唤苦恼。是名田地狱。又见身是树众苦竞集。宛转呼咤若山若屋。衣裳浴室房法事等悉皆受苦。何者昔触境生着起爱。今触境秽恶受苦。今为转此爱染修大不净观。破净颠倒亦名大不净大背舍。若凡夫所修八禅。但除下地不能除自地。佛弟子所修能除下地亦除自地。未是无漏不能除上。地若无漏缘通则自地下上皆能除也。若内观骨人外观色名初背舍。初禅摄若。内无色外观色外。八色正依皆不净时名二背舍。二禅摄。此两背约依正判大小。若三禅入净背舍则不论。何者根本是小所得。不净成小背舍。若根本是大成大背舍。乃至四空灭受例如此(云云)。若约两不净为胜处。还依依正判大小。若约多少好丑成小胜处。亦约依正。多少好丑成大胜处。所以厌背心未能转变自在。胜处更来熟之。一尸少二尸多。十少百多一国少大千多。衣食多少亦尔。初未能多少。少习既成即能多。今发还尔。若好若丑者。此约两报为好丑。端陋慧愚富贫贵贱。而论好丑。好丑皆不净。此亦小不净耳。大则好山恶山好国恶国好丑皆不净。此则大也。次依正俱丑骨人所放八色为好。此两俱不净者而名好丑。此为胜处。初禅摄。若内无色外观色。若多若少若好若丑。胜知胜见二禅摄。虽无骨人。而外有八色。复有依正。若多若少好丑如前(云云)。胜知胜见者。了此心于色不为色所缚。心能转色故言胜知胜见。净不净等皆于己心能得自在观解成就故言胜知胜见。行者如此观胜之时。岂更贪世己身尚不惜。何容贪他。上古贤隐推位让国。还牛洗耳。皆昔经成此。今于五欲无复染意。若不得此心贪之至死后。四胜处在四禅中。三禅味乐多不能转变。于声闻法如此。菩萨岂无胜处耶。大论云。青黄赤白。璎珞云。地水火风。此亦无在。四色是名地水是其体。此中但多少转变无好丑。何以故。内外色尽故。但八色流光故无好丑。四胜处在第四禅中。十一切处亦在四禅中。初禅觉观多。二禅喜动三禅乐动。不得广一切处。唯此不动念慧则能一切处。以一青遍十方皆青。余色亦如是。若一切入者。将一青色入一黄色遍一切处。一黄入黄亦遍一切处。而青黄不失。余色相入亦如是为一切入。此是内心所放八色遍一切处。那言取少树叶为缘遍一切处。若内心无此力外不能遍。不应取外色为缘也。大论取优钵罗华者。为人不解借外谕内。不可以谕为是。亦有此义。若通明观中

无骨人不放八色。是时修八解脱。借外为缘可尔。今不坏法人有八色自不用之。取外树叶此不成义。今不用(云云)。次明菩萨修缘念处。于依正中转变自在具诸波罗蜜。悭心既破尚不惜身。何得为身贪求他物是名檀。得是观时终不为。此依正。偷杀妄语。危他自安。顺理行心名尸。若彼触己终不生嗔。发言动身口加报。是名忍辱。终不倚此不净生身。懈逸耽着恣情以自秽杂。是名精进。善巧方便四随得所。所观调适念慧现前。或不净背舍胜处神通变化。愿智熏修絓是诸禅。于中转变得成三昧。百千变化一切道一切定。皆在此禅而得具足。是名为禅。作此观时身受心法。非因非果非世出世。若苦集灭道悉皆不净。能观所观一切诸法皆不可得无所有故。毕竟清净无一可得。不生不灭。名般若波罗蜜。是名于胜处中转变为一切法门。是心定故随意自在。随作随成胜处之观。如好马能破前阵。复能调制其马。欲去欲住回转自在。作诸法门亦复如是不可穷尽。是名菩萨于四念处修胜处观。观中广修诸法。悉于胜处修习。若发宿世善根时。亦于胜处中发。是时观净无魔入坏此法。何以故。心得自在。无障碍故。作于心师心使于魔。魔不能破心也。行四三昧人多转入五种佛子之位。或即入五品弟子之位。何故尔。并是助道力大。大助开门入清凉池剂。此是观禅发相也。若九次第定师子越越等。有二位依三藏。阿那含人得无漏。心地调柔方能修九定。凡人修不得。大乘人修习者。如发心二不别。别教菩萨。历别修习但不取证也。若案经前有持戒对数息。次有不净观。一一节间求我不得。即对界方便。光中见佛即是念佛停心剂。此是性念处对四停心也。次修缘念处观。学四无量心。修法缘慈定分明开发观法无我不可得故是界方便。观四无量心者。通论慈悲始终皆有无缘即以实相为慈。慈即如来。慈即解脱。慈即法身。此乃实相之理无缘之慈。不修众生法缘之慈。不修众生法缘事慈。正修无缘大慈事慈自发。应须识知所言事慈者。即众生缘慈发有两义。一发此慈熏定。定法转深因此慈定即发根本。二者或先得欲界。或得未到地。或得根本。于根本中有慈。亦言发此慈一切众生得乐之相。无怨无恼。欢喜称心适意。或得人中乐。或得天中乐。若修得慈定分明想其得乐。无一众生而不得乐。此名慈心定。但此定缘众生有三种。若缘亲人得乐名为广。缘中人得乐名为大。缘怨人得乐。与亲人等名无量。又缘一方众生得乐名为广。缘四维名为大。缘十方名无量。此定有两。一隐没。二不隐没。若缘众生得乐。心中明净决定所缘之处。实不见此众生得受于乐。但想而已。是为内不隐没而外隐没。自有内心明净作得乐想。而外所缘十方众生。分明见其得乐。或得人中。或得天中。其相分明。是名内外不隐没。若慈定中。见三种人得此乐相后。始复发根本五支。五支功德倍胜根本。如砂糖石蜜和水。岂方单冷悲喜舍。附定起亦如是。菩萨修此禅定内思力强故。住堪忍地。在十信位。中靡所不作。故迦葉问。菩萨有缘得破戒不。答有缘亦得。如仙豫杀五百。施甘露鼓十劫之寿。乃至为众生地狱(云云)。次性共

念处。合修生灭四谛。调心探观无生四谛助伏见惑。至断见时还用无生四谛断。故大经云。苦是逼迫相。集是能生相。灭是寂灭相。道是大乘相。如三藏中。要须禅助伏见惑。暖法方得发。今亦如此。菩萨知此惑障深重。不可即断。借生灭方便发十住暖法也。问十住十信中退不。答经明六心退七心不退。问别教只用此戒。与声闻异不。答虽同而异。菩萨戒具足五支及究竟诸波罗蜜。二乘不能究竟。或身智俱亡入无余灰断。问禅复若为。答声闻法中断欲界方得修初禅。菩萨不尔。于十信修共念处观。学背舍安忍成就。为众生修一切护持正法。畏于二乘道如惜命者。二乘岂能如此。菩萨修十信。初心即具十行。经云。十法为道。一信有十。十信有百。乃至十地只是十法。但一受不失胜者受名耳。四念处亦如此。只是观解转深。名转胜。即是别家干慧地初贤位。问此十信与圆十信云何。答圆伏无明见思自尽。六根清净皆能互用。故言若干种一时皆悉知。身如净明镜能现诸色像。唯独自明了余人所不见问别与通十观若为。答通用十法传传简别。若三藏十法。止破外道成三乘人。外人不知暖法人所行处。况有十法。通教十法异三藏。三藏后心亦不知通家初心。通家初心亦不知别教初心。况后心耶。别教十法异者。一善识正因缘。无明佛性之境。通教但识无生真谛幻化境耳。二真正发真正。无量四圣谛。心求常住佛果。能度法界众生。通家只发心缘无生四真。令得有余涅槃。度界内众生。三止观调适者。止成一切禅。观成一切种智。通家但通三乘共止观。愿智顶禅耳。四破法遍者。破界内界外法。次第遍。通家止破界内二谛遍耳。五善识通塞者。如来藏显为通。取相尘沙遮障为塞。通家只约四谛见爱中论通塞耳。六三十七道品调适者。大经云。修无量三十七品。是大涅槃因。通家但是偏真。小涅槃因耳。七善修助道者。修十波罗蜜。一切万行恒沙佛法。开三脱门。通家但开四谛。助三脱门耳。八善识。五十二地七位广略皆知。通家只三乘共十位耳。九安忍强软两贼者。忍法界众生。二十五有。有空强软。通家只忍爱见为强软耳。十顺道法爱不生者。于大涅槃不生贪着。况小涅槃。通家守果爱小涅槃。是生死贪着故。如此分别十法大异。又具十番观门。入十信成堪忍。地上菩萨位亦可以十法对十信。菩萨修三种念处发诸境界种种诸法。或真或伪或益或损不出于十。十者谓阴界入。烦恼病患业相魔禅见慢二乘菩萨等今不委释。如彼具明。若不顶堕得入初贤位。问别教六即如何。答中道佛性为理即。解五十二地。文义通畅无碍名字即。十信为观行即。三十心为相似即。登地至等觉为分真即。妙觉为究竟即也。第三念处观者。远缘如来藏理。其理难明而假方便。真实得开。至如三藏通教。用世间方法世间行人五种七种。以为方便。别教以出世方法出世行人三十心等。以为方便。譬如钻火暖在前出。亦如入海先见平相。法华。以无漏为涅槃相。当知析假是三藏方便。体假是无生方便。析体无量是别方便方便性念处。显真实性念处。方便共念处。显真实共念处。方便缘念处。显真实缘念处。生

灭无生灭无量。皆是别家方便。方便若成可称火相平相。方便不成无暖无平大海。难得其观。云何初以五停心遮烦恼风。善直成就慧灯照了。阴身不净。五种秽恶。受有百八。悉皆是苦。介尔违顺念念无常。善中无我。恶中亦无我。非善非恶何处有我。别相总相循环宛转寂入涅槃。此观成时开五停成十信。亦名外凡。亦名干慧地。亦名善有漏五阴。能伏界内净等四颠倒。帖然不动。声闻厌苦欲速涅槃。菩萨不尔。舍生灭四谛观。正修无生四谛观。观苦本不生。不生故。不灭。不生故不有。不灭故不无。不常不断毕竟清净。净若虚空尚无有苦。云何颠倒受想行识亦复如是。是观成时进入十住。入理解心名为内凡。亦名暖法亦名不有漏亦无漏。约界内名亦无漏。约界外名亦有漏。故名似解十行十回向。似解亦漏无漏。登地乃名无漏。正用无生四谛慧。断界内见思。故大经云。菩萨解苦无苦而有。于真三谛亦如是。故云入理般若名为住。有二种般若。若发中道是圆般若。若发空是偏般若。于界内为真于界外为假。亦名一品相似中道。论其所断。断界内通惑尽。与通七地齐。亦得界外相似慧眼。故须菩提云。我从昔来所得慧眼。未曾得闻如是经典。即此义也。又断界外上品尘沙。又伏无明。犹是暖法内凡也。地人以五佛子。谓四果。支佛开五为十。对十住。今不尔。大论云。先于五佛子果人中叹。今何故独叹菩萨。答声闻诸菩萨未得果。大乘菩萨得果。故独叹菩萨。今不用前五佛子对十住。若欲作者。取法华五品弟子。开五品为十。对十信。故仁王云。十善菩萨发大心。长别三界苦轮海。十善即十信。十信尚断惑。况十住耶(云云)。若欲前进。应舍无生四谛正修无量四谛。无明与法性合。起无量取相。感无量生死。无量尘沙招无量果报。无量无明受无量报身。则有色受想行识。皆是苦谛。无量受阴所有烦恼皆是集谛。无量能观之智皆是道谛。无量集尽苦除皆是灭谛。如是无量根性。无量药无量授药法。无量方便。菩萨为此而起大悲。发四弘誓。未度界内外五阴。乃至余有一生在者皆令得度。未解通别见思四谛尘沙无明者。皆令得解。未安偏道者。并令得安。未入小涅槃者。皆令得入。常乐我净四德具足。修是观时进入十行。从理进趣。方修一切众行。故名为行。亦名登顶。断界外中品尘沙。得界外相似法眼。见恒沙佛法相似如来藏(云云)。若进入十回向者。应舍无量四谛。正观无作四谛。云何观初从有门观佛性。但无明重故不见。大品云。诸法如是有。如是无。所以是事不知名曰无明。无明覆心不见佛性。四门俱塞巧用四随。四门俱开。门虽有四。只是不二法门也。观此无明。为从无明生。为从法性生。璎珞及地论皆解云。从法性生。摄论云。从无明生。依阿黎耶识起。此识是无记。如地有金土。依染如土。依净如金。故言依他也。黎耶识依业生。故言依他也。若他依者。六识所起善恶业。六识谢灭种子。依黎耶摄持得生。故名他依。彼论偈言。此识无始时一切所依止。三藏学士述难小乘人云。汝六识中起善恶业。六识谢过。善恶亦应随灭。若灭现不得起。若不灭无。黎耶依

何摄持。今还难之。汝偈道他依汝那道依黎耶。黎耶是无明。客法为他法性是本。法为自。若法性为自。黎耶成他。但依地何处有自。若他等是客法唤六识为他。何意不得唤黎耶为他。又难六识依黎耶六识为他。黎耶依法性黎耶亦是他(云云)。若黎耶他是自性。自性应是他。如此定时。随彼意答。若自若他俱被破耳。问一切善恶从无明生。法性生无明。法性共生为离无明。法性生法性生是自生。无明生是他性生。无明法性合故生是共性生。离无明离法性生者。是无因生。诸法不自生。亦不从他生。不共不无因。是故说无生。无生说生。假生非生。但有名字是字不住。亦不不住。是字无所有。故无明为自。法性为他者。亦作此破(云云)。师云。虽四句不立。而人多执共生。譬如眠法与眠心合即生眠。眠故有无量梦事起(云云)。无明与法性。合生无量六道事。六道事皆从无量烦恼生。又生无量不思议尘沙烦恼。起无量界外事。菩萨修四念处。寻此无量烦恼。无量事相依无明起。若得无明即得法性。得法性故见佛性。若通教只寻六识。如幻如化即空之观。但断枝条。不寻根本无明。不见如来藏。以不见故不得无明不得法性。不得无明不得法性故。不见佛性。如寻梦得眠。不得眠心。良由六识中观浅。但是化城止息。不能深观。如来藏恒沙佛法。菩萨深观如来藏。破无量取相。破无量尘沙。破无量无明。破无量身相。破无量受相。无量心相。无量法相。识无量病相。知无量药。作此观时即入十回向。回因向果回事向理。回己济他故名回向。此位正是解行终心。粗惑已融似中慧净。断界外下品尘沙。伏无明转强。如向山趣前渐易见。相似中道见恒沙佛法。断恒沙烦恼入相似是自行。出界假是化他。他持解自性禅。是三十心位。未至初地大经明初依之人。具烦恼性。能知如来秘密之藏。未得第二第三住处。正是三十心位。又地持明三十心为三分。一观分。二止分。三二分同类。正是地前方便道中。修三种念处。观分是修性念处。止分是修共念处。二分同类。是修缘念处也。相似中道观。于一刹那顷。真解开发。登于初地。断一品无明。得一分无作。四谛解五行。成就诸功德满。若通对位。一一位中各有三种念处。若别对者。十住修性念处观。十行修共念处观。十回向回别向圆。修缘念处观。至初地。三种念处。分成就。若对大品。欲以道慧。当学般若对十住。性念处位。欲以道慧。具足道种慧对十行。共念处位。欲以道种慧。具足一切智。对十回向缘念处位。欲以一切智。具足一切种智。对十地位。一往如此。若登地中道显时。真性法身。分成就一切禅。一切禅有三。一现法乐禅。二出生三昧禅。三利益众生禅。登初地时。名味皆转观分转。名现法乐禅。能生十力种性。三摩跋提破无明。法身显现佛性。一法界一切法界。一切法界一法界。非一非一切。二谛自在。能百佛世界作佛。诸佛加之。能为十地菩萨说法。菩萨不谛谓是真极。法华中佛加声闻。为菩萨说法。诸佛子等从我闻法佛为授记。汝于来世当得作佛。诸声闻尚尔。况加诸菩萨等。色心神通相好光。天动地

形声两益。法眼开朗知众生根。有机即应善巧分别。犹如虚空不可穷尽。闻说法者皆得道果。此是观分。亦是观身内。法性理显名性念处力也。止分转。名出生三昧禅。出生百八三昧。普现色身。名三昧王。一切三昧悉入其中。住首楞严修治。于心犹如虚空。能一法门一切法门。一切法门一法门。非一非一切。无碍自在。破无明显真我性。十波罗蜜。诸陀罗尼门。如来藏海理内之事。皆悉明显。若化众生。假作名字。说种种五阴。破种种颠倒。说种种法药。破种种病。作无量医王。应病与药令得服行。皆令悟入菩萨正位。是名檀波罗蜜。以施众生。故经言。有法门名无尽灯。即此意也。下九波罗蜜例尔。彼解十波罗蜜对十地。初檀满但是约位耳。直于禅中修。具百波罗蜜观法界。神通遍照。法界一切众生。众生蒙光。罪垢烦恼皆悉除灭。是名止分。亦是共念处力(云云)。二分同类。以修缘念处观。得法界缘起。以无缘慈悲修身。赴机得如来一身。为无量身。无量身为一身。非一非无量。自在能现十法界像。处处应现。往只同是一五阴。用有强弱。界内力弱。只见偏真。界外力强能见圆满。今时三种念处。具足三德。性念处显为法身。共念处显名摩诃般若。缘念处显名解脱。所调伏众生之处名为解脱。复次亦以性念处为般若。共念处为解脱。缘念处为法身。法身即法性。见法性即见佛性。即得中道。得中道即得菩提。得菩提即住大涅槃。即得诸佛法界。法界即法身。法身遍法界用故住大涅槃。种种示现三种念处名三点。不纵不横为大涅槃。得色解脱。受想行识五种涅槃具二十德。名四念处。坐道场转法轮。若圆为双树。非偏非圆中间入涅槃。诸行功德庄严。名常乐我净。是称叹新医。从远方来晓八种术。远方者。从法身地。起慈悲誓愿应众生。众生根缘不同。是以现种种身。说种种法。法华云。长者惊入火宅。为度众生生老病死忧悲苦恼愚蔽三毒之火。教化令得三菩提(云云)。登初地时。得二十五三昧。凡十番破二十五有。破二十五空。破二十五无明。得无畏地。不畏三恶四趣有边。不畏声闻缘觉空边。不畏大众威德。二边中间皆不畏。以修性念处故(云云)。得自在地。若至地狱不受炽然碎身等苦。至一切处无一切苦。能以须弥入芥子。芥子含须弥。毛孔注满四海。海内一毛孔。以修共念处力(云云)。得二十五三昧。一切三昧悉入其中。一切事一切理。皆无所畏。皆自在皆名王三昧。以本修缘念处故。初地既如此。从二地乃至妙觉。可以意知。不俟更说。当知四念处。有如此大功德力。何况后诸法门耶。有眼有意者。自当耽味。何俟嘱耶。

## 四念处卷第四

　　第四圆教四念处者。为三。一大意。二停心。三念处。大意开四门(云云)。若说若行。多用非有非无门(云云)。余法易知。别圆须解。一明位有高下。二明法之偏圆。三明断不断。四明具不具。五明

通不通。位高下者。别教十信伏界内见思。十住断界内见思。又断界外上品尘沙。十行断中品尘沙。十回向断下品尘沙伏无明。登初地见中道断无明。乃至等觉。妙觉断无明尽。圆教初有五品弟子。名外凡。十信名内凡。皆圆伏无明。而界内见思。自然而尽。如火烧铁。铁虽未融。垢在前去。正慧观无明。无明未除。见思前尽。若登初住断一品无明。乃至十住断十品无明。与别家十地齐。若登初行。又断一品无明。与别家等觉齐。若至二行。与别家妙觉齐。若登三行。所有智断。别人不识其名。况知其法。四行乃至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妙觉。所有智断。皆非境界。但知十二品断无明。为己家之极果。不知是他家之下因。譬如构塼石为基。以金宝饰上。岂如从基至顶。悉累金刚。非唯高低有殊。亦宝非宝别。法说譬说。简别朗然。不须惑矣。二法偏圆者。类如小乘断通惑。不除别惑。闻甄迦罗弹琴。迦葉起舞。天冠问曰。耆年解脱何故如此。迦葉答言。声闻之惑我已断尽。此是菩萨胜妙功德。故吾于此不能自安。如四方风不动须弥。毗岚风至碎如腐草。当知声闻断通。不能知别。无漏力弱不能自安。别教初心止伏见思。地前止。断界内见思。登地分分伏无明。分分断无明。此则偏断非圆伏也。若作界外。别说者。登地断别见。二地至六地。断别欲界思。七地断别色无色界思。此亦偏断之义耳。又作不思议六尘义者。入无量禅。作无记变化色住。复入力禅舍。复入力禅起。复入力禅。无量百千亿劫。倒修凡夫事。至八地已上。犹是无色界果报。不可思议六尘。何以得知地持解。等觉无垢地。始得离见。见清净禅。当知离欲界色无色惑。俱至等觉。乃尽方是圆义。若八地始离无色界果报者。是偏断之义也。故大经云。十地为无我轮惑所转。无我只是见惑。若见惑先断。不应至无垢地。若见至无垢地者。乃圆义耳。以是推之。偏断则是别意也。圆断惑者。始外内凡。即圆伏三界之惑。初住即圆断无明。二住至等觉。皆圆断无明。以此推之。圆别断则明矣。三断不断者。别但明断不论不断。圆具二义。若教道明断。证道不断。例如小乘方便论断证。真不论断不断。今亦如是。若不思议观内。不见有烦恼。可断烦恼。性不障菩提。菩提不障烦恼。烦恼即菩提。菩提即烦恼。故净名云。佛为增上慢人。说断淫怒痴。名为解脱。无增上慢者。淫怒痴性即是解脱。无行经云。淫怒即是道。又云。六十二见为如来种。即六根六尘。而无限碍。只眼中见色。亦眼中入三解脱门。华严明十眼乃至六根。皆明于一尘中。具十方三世诸佛。八相成道转法轮度众生皆不断。而明了也。四具不具者。若只作一法不作一切法者。此是别意。若一法一切法趣。一切是趣。不过趣尚不可得。况有趣非趣。趣一即法性。法性即法界。无一法出法界外。若有一法过涅槃者。我亦说如幻如化。故知一法具一切法。即圆意也。五诸功德通不通者。若别意。只一地不关余地。若圆意一地一切诸地。故大品云。若闻阿字门。即解一切义。过茶无字可说。初阿具足四十一字。后茶亦具四十一字。从初地具有住持生长荷

负义。至后究竟。亦具三义。大论云。有始入中入终入。实是一入而有初中后。问若作圆意若为判不思议二谛。答偏圆俱通。是世谛相。非通非塞是真谛相。大意竟。二五停心者。私谓五品是也。即事而理其相自彰何者初教以数息事。停散动。圆家以信理除疑惑。又信是道元。故当初品。又信是功德母。如彼气命。又信顺不动即是停心。故信品是一停心也。初教以不净事观停贪欲。圆家以读诵除秽染。若著文字。染污法性。是为染法。非求法也。文字性离即是解脱。解脱清净。是第二停心也。初教以慈停嗔。圆以慈故。有说。说无秘吝。吝有秘。恚则非慈相。当知慈故能说。第三品停心也。初教以因缘观停痴。圆以六度。度于六蔽闇去明生。是第四品停心也。初教以念佛。停逼迫。圆以即事而理。理即法佛。法佛岂逼迫佛法。无能逼所逼。无逼无逼者。无逼法。是第五停心。当知信事即理。文字即解脱。慈即宽弘度蔽彼岸。一切平等。是圆家五停心也。以五品为停心。其义已显。更重举四弘四三昧。生死苦谛即是涅槃。无二无别。此则信事顺理。道元功德母。未度苦谛。是初停心。烦恼即菩提。无二无别。是为未解集谛。令解集谛。即第二读诵解脱停心也。大悲拔苦两誓愿(云云)。未安道谛令安道谛。即是以无吝之慈而说法。第三停心也。未入灭谛令入灭谛。即是兼行六度。度蔽彼岸。第四停心也。大慈兴两誓愿(云云)。又指四三昧。为第五停心也。此四三昧皆修念佛。破障道罪。自有人数息。觉观不休。若念佛若称佛。名即破觉观。帖然心定。故普门品云。若有众生多于贪欲。常念观音即便得离。破根本无明。净名云。一念知一切法。是为坐道场。皆是念佛法门也。常行出般舟。诸佛倚立现前。睹法界佛也。常坐出文殊问般若。系缘法界一念法界。而念佛也。半行半坐。出方等法华。如是作已。却坐思惟诸佛实法。法华云。当成就四法。一为诸佛护念(云云)。此语初心行人久行道者。如安乐行。常好坐禅。在于闲处。修摄其心。观心无心。法不住法。我心自空罪福无主。作是忏悔。名大忏悔(云云)。非行非坐通四法一通众经。二通诸善。三通诸恶。如贤者军戎家业等不妨用心。四通无记。行住坐卧语默。皆是摩诃衍。以不可得故。夫达者悬解。迷者未悟。如囊中有宝不探示人。人无见者。今更点对冀得超然。前三藏中以事缘。事谓数息不净乃至念相好等。今则不尔。以理观缘理。生死即涅槃。烦恼即菩提。生死是众生之息命。涅槃是法身之息命。虽不可数而可散动。明寂对于数息也。烦恼是底下之秽恶。菩提是尊极之净理。对前显后故以文字解脱。对不净停心也。大悲誓愿拔因果苦。若有我所尚不自出。况拔他苦。若无我所以慈悲心自拔。拔他对前显后(云云)。大慈誓愿与因果乐者。若十二因缘痴尚无自乐。况与他乐。今自无痴故能与乐耳。对前(云云)。行四三昧皆是念佛。破障道罪。前教念生身应相好。今念法身相好。事理永殊大异。故举四三昧。为第五停心也。次修十观成五停者。五停上求。上求何等。一信顺不思议。一实四谛是也。信一念具十法界生死即苦

谛。一心具十法界烦恼即集谛。集谛即菩提。菩提是道谛也。生死苦谛即涅槃是灭谛也。此四非四。此一非一。而名实谛烦恼遍。一切处。一切处皆是菩提。弃此菩提更何处求菩提。如此生死苦谛。遍一切处。皆是涅槃。弃此涅槃。更何处求涅槃。毕定停心。于此烦恼上求菩提。毕定停心。于此生死上求涅槃。信即是求非别求也。是名信一实谛成于停心也。又云何停心。停心欲下化须发真正心。众生不知生死即涅槃。未度苦谛。菩萨为此而起大悲誓。令得解脱。既得脱已即是令度苦谛。众生未知烦恼即菩提。菩萨为此而起大悲。令得解脱。既得脱已。即是令度集谛。众生若解烦恼即是菩提即是安于道谛。众生若解生死即是涅槃即是而得灭谛。是为菩萨下化众生。言真正者。无行经云。若发心求菩提。是人去佛远。譬如天与地。盖指发三方便菩提心也。此乃菩提心魔。大经云。自此之前我等皆名邪见人也。若人为说此法名善知识魔。经言。涅槃为生死者。指贪着界外涅槃。成变易生死也。经言。生死即涅槃者。指分段生死。即大涅槃。况复变易而非涅槃。以真正菩提心。真正化也。将此下化。以成停心。初名上求。次名下化乘。何等法向上向下。所谓善修止观。生死即涅槃。涅槃名止也。止心心性名为大定大涅槃深禅定窟。故涅槃即是止也。观烦恼即是菩提即观也。实相之慧。名一切种智。一切种智。名为般若。法华曰。定慧力庄严即上求。以此度众生即是下化。当知止观是所乘之法。专此止观成于停心。既能乘向上向下。向上应得果。向下应得度。既不果不度者。何物妨碍。而今不获。当知破法不遍。当研生死即涅槃。横破十法界鲠塞。烦恼即菩提。竖破十法界鲠塞。菩提涅槃道即通也。不即六法那忽即六法。是故须破不离六法那忽离六法。是故须破不即不离。菩提道通以此破法。成于停心(云云)。既破法遍。应与理会。那犹不合。当更细检。一切诸法中皆有安乐性。那忽并破一切诸法。皆魔罗网。那忽并取。须明识通塞。若迷生死非涅槃。十法界皆塞。迷烦恼非菩提。十法界亦塞。达生死即涅槃。十法界寂灭。名之为通。烦恼即菩提十法界。痴如虚空不可尽。老死如虚空不可尽穷。无明无见始见终。名之为通。如此善知识。不思议险道通塞之相。以成停心(云云)。既识通塞。云何于坦道中修。于道品。若生死身不净乃至心无常。此析法四枯道品。涅槃即生死指此意也。若初修不净。后修于净。乃至初修无常。后修于常。此即四荣道品生死成涅槃此之谓也。若即不净。即修非净非不净。乃至即无常。修非常非无常。此是非枯非荣于其中间入般涅槃。此之谓也。故经言。从初发心常观涅槃。行道具百句解脱。名百斤金。烦恼即菩提。名首楞严三昧修治。于心犹如虚空。亦名王三昧。是名善修道品。以成停心也。既善修道品。自能流入三解脱门。未入而难起。方救他而难起皆何对治。若悭蔽难起。观悭即菩提。受不受亦受亦不受。乃至五不受檀即法界檀义摄。于六资生无畏法。是中一二三悭。即菩提。不取不舍。余蔽亦如是。又对治转治不转兼非等(云云)。是

名助道。成于停心(云云)。行人未得谓得。未证谓证。增上慢起。当如之何观。生死即涅槃。烦恼即菩提。理涅槃也。能如此解。与修多罗合。文字涅槃也。所观如文。文如观。观行涅槃也。六根清净相似涅槃也。无明破佛性理显。分真涅槃也。等诸佛同大觉。究竟涅槃也。当自观察。是何等位抚臆论心。莫自欺欺他。是名识次位。助成停心也。行人行道。欲熟未熟。多动内外障难。每须安忍。令内外障不能动摇。能忍成道事不动亦不退。是心萨埵。外谓毁誉八风。内谓强软两贼。生死不能罗。烦恼不能染。十法界见爱。皆为侍者。分段变易。二死寂然以安侍者。侍者以供给役运。是名安忍。以成停心也。顺道法爱不生者。夫将登而崩。将过而堕。此非小事。大有所失。行者慎之莫起法爱。故云涅槃即生死。涅槃贪着故。生死即涅槃。无退不生。故于十法界法。一无所染。名顺爱不生。而生般若。般若者。如人有眼。能避险从平。何须傍教。是名十观成五停心。一一停心皆须十观。总有五十观(云云)。初品观十法界众生即是佛。十法界五阴即是法。众生与佛无二无别。众生阴佛阴无毫芥之殊。三世佛事。众生四仪。无不具足。诸波罗蜜是名为僧。大论云。众生无上佛是。法无上涅槃是。又至名僧者。第一义是信顺随喜而无疑惑。是名初随喜品。将此心读诵。名第二品。能少分说名第三品。兼行六度名第四品具足六度。造立僧坊。四事如理。乃至般若名第五品。五品成熟名观行位。一品既须十观。四品亦如是。十观成五品。如上说。以想慧纯熟转为十信心。初随喜一实之理。无二无别转成信心。信慧分别。冏冏无滞。于此信中具一切佛法。如金刚宝藏。无所缺减。故二真正发心度下崇上。转成念慧真正。故经云。百生千生。千万亿生。令心正念以正念故。如来善护念。又如七觉中。心沈以念起之。破生死即涅槃。若心散时以念观摄之。令烦恼即菩提。是为真正发念也。三善修止观转成精进。心者。经言一心勤精进故得三。菩提一切众行精进为本。正观明白纯无间杂为精。不染爱见为进(云云)。四破法遍。转成定心。涅槃即生死。菩提即烦恼。是大散乱。今观十界生死即涅槃。达一切法解脱相。究竟常寂灭相终归于空。体常寂灭是名横破生死。转成定心起染爱烦恼。烦恼即菩提。是竖破十法界。无碍彻至法性。转成定心也。五善知通塞。转成慧心。若起十界愚痴。名为生死。若起十界贪嗔。名为烦恼。观生死即涅槃。烦恼即菩提。菩提非一非三。是名慧心也。六善修三十七品。转成不退心若四枯道品。虽不退入分段。而不进变易。犹名为退。今四枯道品。又非荣非枯道品。出到不生不生彼岸。故名不退心也。七修对治助道。转成回向心。回生死向涅槃。回烦恼向菩提。回因向果回事入理。故言回向心也。八善识次位。转成护心。若叨上滥下起增上慢。即是菩萨旃陀罗。今不执生死作涅槃。不执烦恼作菩提。又三业于涅槃无染。于菩提无著。是名护心也。九安忍内外强软。转成戒心菩萨戒具防形心。若起二乘心是破戒。知诸法不生。无心无念不倚不着。名不破戒。大

集云。宁舍身命不求小乘。名持戒心也。十顺道法爱不生。转成愿心者。菩萨发愿求大涅槃。不取不证。大品云愿求菩提不以小为足。足即住以不足故涅槃不应住。用此十心成一一住。十住有百名百法明门。十行十向十地。展转增倍千法明门。万法明门。千万百万不可说。不可说明门。故璎珞云。十信为诸道大胜者。受名。名住行向地耳。若复前推十信。是内凡相似之位。名柔顺忍。亦名伏忍。界内烦恼圆融。无明圆伏。得六根清净。云何净眼中取相净。尘沙无明净。乃至意根亦三种净故。不障三身三德。三身三德皆与真相似。相似故名六根清净。广说如法华。云何六根互清净。大品云。眼中眼不可得。眼中耳不可得。乃至眼中鼻舌身意。皆不可得。是为六根互清净。又眼中眼相不可得。眼中耳相不可得。乃至鼻舌身意相皆不可得。是为六根相互清净。眼中眼性不可得。眼中耳性不可得。乃至鼻舌身意性皆不可得。是为六根性互清净。若名不可得是俗清净。相不可得是真清净。性不可得是中清净。又名相性。皆不可得是俗清净。不可得亦不可得是真清净。非俗非真。不可得是中清净。但以眼为本。互净诸根。耳鼻舌身意各各为本。各各互净诸根。互净如上说。云何六根互用。于眼根中。能见无量百千万亿。不可说不可说。不可思议不可思议。虚空等世界中。十法界众生色。若依若正若内若外。若上若下悉见悉知。是为眼根用。即于眼中。闻无量百千万亿。不可说不可说。不可思议不可思议。虚空等世界中。十法界众生。若依若正两种音声。地狱烧煮声。大论云。考掠声。象马车牛楚毒声。饿鬼求食声。修罗斗诤高大声。无数种人声。苦受等三受声。乃至有顶入禅出禅声。大论云。所爱时声。比丘比丘尼读诵音声。空无我声。菩萨解义声。诸佛演法声。其耳明利故悉能分别知。是为眼能耳用。又于眼中。知无量百千亿。不可说不可思。虚空十法界香。若依若正。铁围大海地中诸众生。修罗男女。大势小轮。群臣诸宫人。乃至于梵世。光音及有顶。比丘众。菩萨众。在在方世尊。闻香悉能知。是为眼有鼻用。即于眼中。知无量百千万亿。不可说不可思。虚空此界中众味法门于食等。于法亦等。如纯陀八斛四斗为涅槃佛事。若好不好。若美不美。至其舌根变成上味。如天甘露无不美者。又知十法界众生堪能法味。于大众中出深妙声。能入其心皆令欢喜。又令天龙人神闻其所说言论次第皆乐来听受。又诸菩萨诸佛常乐向其处。说法闻皆受持。又能出深妙之音。是为眼有舌用。即于眼中。知十法界众生百千万亿不可说不可思虚空等。触身如净明镜。众生皆喜见。其身净故三千内外依正。山林河海皆于身中现。地狱已上。有顶已还。所有正报生时死时。若好若丑。悉于身中现二乘菩萨悉于身中现。唯独自明了余人所不见。十方三世佛。从初发心中间行行。乃至成道转法轮入涅槃。悉于身中现。佛境界既尔。况复余耶。是为眼中有身用。又于眼中。能知百千万亿不可说不可思虚空等。十法界所念若干种。一时能悉知。是为眼中有意用。其闻声知香味触法。亦有互用。皆如上

说。当知六识所有无明。所有智慧。并是缘因缘因种缘因性。七识所有无明。所有智慧。并是了因。了因种。了因性。八识所有无明。所有智慧。并是正因。正因种。正因性。如是三种种。三相。三性。未发名为六根清净。三种若发。即真正开佛知见。若小乘法门析灭诸根。入空取证。今大乘报身。即是法界不须更灭。能于诸根作此互用。一根具六。六六三十六法门。正受清净能此互用。故净名云。或有佛土光明为佛事。或佛土音声为佛事。或以香味衣服为佛事。或无言寂灭为佛事。皆此意也。此有似有真。如法华所明。即相似。如华严所说。即是真。故明闇不相除。显出佛菩提。只言断而言即解脱。只言不断。复云结习尽者。华不着身。非断非不断。中论断断。中论不断。此乃不思议圆融方便。宜断即断。如此土大士度刚强众生。宜不断即不断。如香积土闻香即入律行也。仁王云。十善菩萨发大心。长别三界苦轮海。十善即十信也。三界苦即界内惑圆融也。大经云。学大乘者虽有肉眼。名为佛眼。法华云。虽未得无漏。而其眼根清净。若此此皆明相似位之文也。若观如来藏心地法门。即是观如来眼耳鼻舌身。豁然真发得见佛性。或因闻发三智。现前三身具足。华严云。初发心时便成正觉。所有慧身不由他悟。得如来一身无量身。湛然应一切。众生机感即能垂应。作八相成道百世界作佛。或现二乘身利益众生。乃至作地狱身利益众生。诸佛加之。能为大菩萨说法。此即发真之文也三明四念处观者。先约经示。大经云。其后不久。王复得病医占王病。定应服乳。王者八倒众生也。其后病者初倒伏。后倒起。故言不久也。定服乳者。应授四荣之术也。正是今之念处意耳。又譬有人以毒涂鼓众中打之。近者死。远者未死。后打毒鼓近远俱死。初涂四枯。止枯分残。故言未死。今涂四荣。无明根断。故近远俱死。亦是今四念处意也。又云。如鸟出笼才得离网。今二鸟俱飞高翔远游去住自在。正是今四念处也。又云。初枯生死。不能照明佛法。不能开悟众生。于佛法无工夫。于众生无利益。故言枯双树今圆显佛法。大益众生。夫有心者皆当作佛。八千声闻得见佛性。如秋收冬藏。成大果实。故言四荣庄严双树。大经不令啖酒糟麦[麥*弋]。不与特牛同。共一群不在高原。亦不下湿。下湿者凡邪四倒也。高原者偏曲四倒也。酒糟是愚痴麦[麥*弋]是嗔恚。特牛是贪欲。选择中原安处其子。法华云。正直舍方便但说无上道。不令二乘独得灭度。皆以如来灭度而灭度之。开示悟入佛之知见。解王顶上明珠与之。我本立大愿。普令一切众亦同得此道。无智者错乱。迷惑不信受。是故于今日。决定说大乘。又云诸佛法久后。要当说真实。真实者非生死非涅槃。无邪无偏无倒无正。咄哉丈夫。示昔系珠。咄哉去来宝处在近。是故从本垂迹。与法身眷属。隐实扬权藏高设下共化众生。开示正道。内秘外视。令开显令得入妙。正是此四念处也。所言四者。不可思议数。一即无量。无量即一。一一皆是法界。三谛具足摄一切法。出法界外。更无有法法界。无法界具足法界。虽无法具足诸法。是不

思议数也。华严云。一微尘中具一切。尘及一切法。于一念具一切。念及一切法尘。即是色念。即是心色心。即念处异名耳。大品云。四念处。即摩诃衍。摩诃衍。即四念处者。于一念处。与三念处无二无别。一切法趣四念处。是趣不过念处尚不可得。云何当有趣不趣。此亦不思议意同也。普贤观云。观心无心。法不住法名大忏悔名。庄严忏悔。观心既然。观色亦尔。大经云佛性者。亦一非一非一非非一。亦一者。一切众生悉一乘故非一者。说三乘故。非一非非一者。数非数不决定故。当知四数不可决定。即不思议之四也。法华经中八千声闻得见佛性。大经云。为诸声闻开发慧眼。天亲以七种佛性释法华。当知二经佛性理同。同圆同妙同大。更不异也。而法华以一乘为宗。约智明法相。涅槃以常为宗。约定明法相。智定左右之异耳。法华指前经。亦云。以方便力故为五比丘说。当文云。正直舍方便但说无上道。涅槃开前经云。为赎命故说大涅槃。明历别五行十功德。当文云。复有一行是如来行。所谓大乘大般涅槃。故知二经是同。今取究竟实说处。即是圆极不可思议四念处也。释数竟。念者观慧也。大论云。念想智者。一法异名。初录心名念。次习行为想。后成办名智。处者境也元从不离萨婆若能观之智。照而常寂名之为念。所观之境寂而常照名之为处。境寂智亦寂。智照境亦照。一相无相。无相一相。即是实相。实相即一实谛。亦名虚空佛性。亦名大般涅槃。如是境智无二无异。如如之境。即如如之智。智即是境。说智及智处皆名为般若。亦例云。说处及处智皆名为所谛。是非境之境而言为境。非智之智而名为智。亦名心寂三昧。亦名色寂三昧。亦是明心三昧。亦是明色三昧。请观音云。身出大智光。如烧紫金山。大经云。光明者即是智慧。金光明云。不可思议智境。不可思议智照。此诸经皆明。念只是处。处只是念。色心不二。不二而二。为化众生。假名说二耳。此之观慧。只观众生一念无明心。此心即是法性。为因缘所生。即空即假即中。一心三心。三心一心此观亦名一切种智。此境亦名一圆谛。一谛三谛三谛一谛。诸佛为此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欲令众生佛之知见开。诸佛出世事足。大经云。王夷坦道。无量义经云。行大直道无留难故。法华名具足道虽言三智其实一心。为向人说。令易解故而说为三。若教道为言所断烦恼。如翻大地河海俱覆似崩大树根枝悉倒。用此智断惑亦复如是。通别尘沙无明。一时清净。无量功德诸波罗蜜。万行法门具足无减。佛法秘藏悉现在前。大品云。诸法虽空一心具万行。大经云。发心毕竟二不别。法华云。本末究竟等。故名妙觉平等道。当知此慧即法界心灵之源。三世诸佛无上法母。以法常故诸佛亦常乐我净等亦复如是。亦名宝所。亦名秘藏。佛及一切之所同归。前三藏隘路不得并行。通教共禀共行共入。入不能深。别教纡回历别遥远。即不能达。今此念处旷若虚空际。于无际犹如直绳直入四海。故名圆教四念处耳。张衡曰。翔鹍仰而不逮。况青鸟与黄雀。当前三念处所不能及。唯圆念处。孤飞独运凌摩绛霄。无上无等无等

等。竖无高盖。故言无上。横无俦列故言无等无等等。于十方三世诸佛言无等等也欲重说此义。更引天亲唯识论。唯是一识。复有分别识。无分别识。分别识者是识。识无分别者似尘识。一切法界所有瓶衣车乘等。皆是无分别识。成三无性。无性名非安立谛。如彼具说。龙树云。四念处即摩诃衍。摩诃衍即四念处。一切法趣身念处。即是一性色得有分别。色无分别色分别色如言光明即是智慧也。无分别色即是法界四大所成。皆是无分别等。是色心不二。彼既得作两识之名。此亦作两色之说。若色心相对。离色无心离心无色。若不得作此分别色。无分别色。云何得作分别识。无分别识耶。若圆说者。亦得唯色。唯声唯香唯味唯触唯识。若合论。一一法。皆具足法界诸法等。故般若等内照既等外化亦等。即是四随逐物情有难易。大论曰。一切法并空何须。更用十谕。答空有二种。一难解空。二易解空。十谕是易解空。今以易解空。谕难解空。唯识意亦如是。但约唯识具一切法门。而众生有两种。一多着外色。少着内识。二多着内识。少着外色。如上界多着内识。下二界着外色多内识少。如学问人多向外解。若约识为唯识。论者破外向内。今观明白十法界法。皆是一识。识空十法界空识假十法界假。识中十法界亦中。专以内心破一切法。若外观十法界即见内心。当知若色若识。皆是唯识。若色若识皆是唯色。今虽说色心两名。其实只一念。无明法性十法界即是不可思议一心。具一切因缘所生法。一句名为一念无明法性心。若广说四句成一偈。即因缘所生心。即空即假即中。故般若云。受持一四句偈。与十方虚空等。法华云。闻一偈亦与菩提记。一句亦然。三世亦如是。今观此只一心不可思议。十界恒现前。入心地法门。故能不起寂灭。现身八会。只是一句。一句有无量。无量中只一句。是为不思议。故如心诸佛然。如佛众生然。是三无差别。诸佛解脱当于一切众生心中求。众生心亦当于诸佛解脱中求。始是般若究竟等。未了者一切法正。一切法邪。不以心分别。即一切正心起想即痴。无想即泥洹。此不思议非青黄赤白方圆长短。无名无相。究竟寂灭唯当心知。口不能说。若有因缘善方便。用悉檀亦可得说。以方便力为比丘说。众生无量劫。自性心不为烦恼所染。不染而染。难可了知。迷妄即染。染即覆心。不见净性。是以久处生死。不能返本还源。源实难解。二乘尚不闻其名。何况凡夫。今佛为作习因。如大通智所系珠。至释迦时方成果实。今此种子渐渐积习。后遇声光。发此种子。转凡入圣。渐渐积功德。具足大悲心。皆已成佛道。若不尔者无明覆法性。出十法界五阴重迷积沓。若能超悟起二乘五阴乃至佛阴。华严云。心如工画师造种种五阴。一切世间中无不由心造诸阴。只心作耳。观无明心毕竟无所有。而能出十界诸阴。此即不思议。如法华云。一念梦行因得果。在一念眠中。无明心与法性合。起无量烦恼。寻此烦恼即得法性。问别圆俱作此。譬云何异。答别则隔历。圆则一念具。如芥子含须弥山。故名不思议。华严性起云。一微尘中有大千经卷。智人开尘

出经。是一念无明心。有烦恼法。有智慧法。烦恼是恶尘善尘无记尘。开出法身般若解脱。法华云。如是性相等。一界十界百千法界究竟皆等。今观此无明心从何而生。为从无明为从法性。为共为离。若自若他四皆叵得。名空解脱门。只观心性。为有为无为。共为离。若常若断。四倒不可得。名无相解脱门。只此心性为真为缘。为共为离。非四句所作。名无作解脱门。无生而说生。生十法界相性也。无明性即是实性。亦言无明即是明。明亦不可得。是为入不二法门。但众生迷倒。不见心之无。心明成无明(云云)。问众生自性清净。不为烦恼所染。云何有无明生。答如前责。生相不可得。而作十四难。佛皆不答。设答只长邪见。大品中。问有亦不得道。无亦不得道。乃至四句俱不得道。将非世尊不得道耶。佛答实得非四句耳。金刚般若云。须菩提于是中无实无虚。大论摩干提云。哑法应得道。佛答。汝若证我法。是时自当哑。佛有时知利益。亦答十四难。如答净梵志。毕故不造新答。我已知。汝云何知无明名。故取有名新。若知无明不起。取有即知神及世间常无常。众生只为爱见迷于自性。随逐诸妄。缘轮不息去道甚远五百由旬。普贤观云。为恩爱奴色使我眼。法华云。贪着生爱则为所烧。诸苦所因。贪欲为本。不断烦恼而入涅槃。无明烦恼是如来种。若断烦恼即断佛种。故言不动而运。大慈普覆十界众生。众生无量。慈悲亦无量。非一广大不可尽誓愿。非一广大不可尽。是名缘念处。三种一心具足。观此身受心法。智慧性。名性念处。一性念处一切性念处。观身受心法。定慧均和能助大道。名共念处。一共念处一切共念处。观身受心法。所有慈悲。名缘念处。一缘念处。一切缘念处。观此一念无明心。即是众生。众生即法性。法性即摩诃衍。摩诃衍即十法界。性念处利益十法界。众生同于四念处。坐道场转不思议种种法转。一切种智以为根本。无量功德之所庄严。皆令众生安置十地。十种珍宝以为脚足。枯荣智慧以为双树。若见佛性非荣非枯。为中间而般涅槃。双照二谛。总结四念处。虽别说示人。文言难见。只一刹那心。即是因缘所生法。因缘心生灭即是三藏。三十七品。因缘心空是通。三十七品因缘心假是别。三十七品因缘心中。非空非假即是圆。三十七品只是一念心。若横无际。若竖无穷尽。三谛源然。此一念不横不竖。若心即空即假即中是横观。此心先见空。次见假。后见中即是纵。今谛观心中三句。实不纵不横。不前不后。毕竟清净。广大法界。究竟虚空。观心实性无有微尘知觉。即是法名不觉。烦恼是道场。断烦恼不名涅槃。不生烦恼乃名涅槃。烦恼即菩提。生死即涅槃。意在修三种念处观十界色名身。十界受名受。十界识名心。十界想行名法。法性色。一色一切色。一切色一色。一受一切受。一切受一受。一心一切心。一切心一心。一想行法一切法。一切法一法。将智慧性。观十法界色性。名为观了达。色中非垢非净名为处。智慧性观十界受性。名观了达。受中非苦非乐性名为处。智慧性观十界心性。名为观了达。心性非常非无常性名为处。

智慧性观十法界法性名为观了达。法性非我非无我名为处。能所合标名性念处观也。次释共念处观。观十法界色非垢非净。双照二谛。垢之与净其性无二。无二之性即是实性。次观十界受。非苦非乐。双照二谛。苦之与乐其性无二。无二之性即是实性。次观十界心。非常非无常。双照二谛。常与无常。其性无二。无二之性即是实性。次观十界非常非无常。双照二谛。常与无常其性无二。无二之性即是实性。次观十法界非我非无我。双照二谛我与无我。其性无二。无二之性即是实性。是名共念处观。次释缘念处。菩萨观此身受心法。无缘慈悲无缘无念。如磁石吸铁。寂而常照虽无念。不觉而觉名为佛。具足恒沙法藏。虚空法门十方不可说。不可说一微尘中。法界佛法僧究尽。实相而无积聚。譬如贫人多所积聚乃名藏。解脱不尔。无所积聚。无所积聚即真解脱。解脱即是如来。无所积聚乃名虚空。能观此藏是大千经卷。闻此大藏是开佛知见。知见故五眼具足。五眼具足即成菩提菩提即摩诃般若。即得法身。法身即真解脱。三点不纵不横名大涅槃。涅槃名诸佛法界。作是观心。是入如来室。着如来衣。坐如来座。举足下足从道场来住于佛法矣。如来遗嘱令于念处修道。要在兹乎。问前五停心六根互用。今念处证何功德。答前说似解。相貌如上。今修念处。进发十住真位。前睹海边平相旷荡若斯。况大海深广。渺渺浩浩。可以智知。无俟更说。

天台四教仪一卷

# 天台四教仪

天台智者大师。以五时八教。判释东流一代圣教。罄无不尽。言五时者。一华严时。二鹿苑时(说四阿含)三方等时(说维摩思益楞伽楞严三昧金光明胜鬘等经)四般若时(说摩诃般若光赞般若金刚般若大品般若等诸般若经)五法华涅槃时。是为五时。亦名五味。言八教者。顿渐秘密不定藏通别圆。是名八教。顿等四教是化仪。如世药方。藏等四教名化法。如辨药味。如是等仪散在广文。今依大本略录纲要。初辨五时五味及化仪四教。然后出藏通别圆。第一顿教者。即华严经也。从部时味等。得名为顿。所谓如来初成正觉。在寂灭道场。四十一位法身大士。及宿世根熟天龙八部一时围绕。如云笼月。尔时如来现卢舍那身。说圆满修多罗。故言顿教。若约机约教。未免兼权。谓初发心时便成正觉等文。为圆机说圆教。处处说行布次第。则为权机说别教。故约部为顿。约教名兼。此经中云。譬如日出先照高山(第一时)涅槃云。譬如从牛出乳。此从佛出十二部经(一乳味)法华信解品云。即遣旁人急追将还。穷子惊愕称怨大唤等。此领何义。答诸声闻在座如聋若哑等是也。第二渐教者(此下三时三味。总名为渐)次为三乘根性于顿无益故。不动寂场而游鹿苑。脱舍那珍御之服。着丈六弊垢之衣。示从兜率降下托摩耶胎。住胎出胎纳妃生子。出家苦行六年已后。木菩提树下以草为座成劣应身。初在鹿苑先为五人。说四谛十二因缘事六度等教。若约时则日照幽谷(第二时)若约味则从乳出酪。此从十二部经出九部修多罗(二酪味)信解品云。而以方便密遣二人(声闻缘觉)形色憔悴无威德者。汝可诣彼徐语穷子。雇汝除粪。此领何义。答次顿之后说三藏教。二十年中常令除粪。即破见思烦恼等义也。次明方等部。净名等经。弹偏折小。叹大褒圆。四教俱说。藏为半字教。通别圆为满字教。对半说满。故言对教。若约时则食时(第三时)若约味则从酪出生酥。此从九部出方等(三生酥味)信解品云。过是已后心相体信入出无难。然其所止犹在本处。此领何义。答三藏之后次说方等。已得道果心相体信。闻骂不嗔。内怀惭愧心渐淳淑。次说般若。转教。付财。融通。淘汰。此般若中不说藏教。带通别二正说圆教。约时则禺中时(第四时)约味则从生酥出熟酥。此从方等之后出摩诃般若(四熟酥味)信解品云。是时长者有疾自知将死不久。语穷子言。我今多有金银珍宝仓库盈溢。其中多少所应取与。此领何义。答明方等之后次说般若。般若观慧即是家业。空生身子受敕转教。即是领知等也。已上三味对华严顿教。总名为渐。第三秘密教者。如前四时中。如来三轮不思议故。或为此人说顿。或为彼人说渐。彼此互

不相知。能令得益。故言秘密教。第四不定教者。亦由前四味中。佛以一音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此则如来不思议力。能令众生于渐说中得顿益。于顿说中得渐益。如是得益不同。故言不定教也。然秘密不定二教。教下义理只是藏通别圆。化仪四教齐此。次说法华开前顿渐会入非顿非渐。故言开权显实。又言废权立实。又言会三归一。言权实者。名通今昔。义意不同。谓法华已前权实不同。大小相隔。如华严时。一权一实(圆实别权)各不相即。大不纳小故。小虽在座如聋若哑。是故所说法门虽广大圆满。摄机不尽。不畅如来出世本怀。所以者何。初顿部有一粗(别教)一妙(圆教)一妙则与法华无二无别。若是一粗。须待法华开会废了。方始称妙。次鹿苑但粗无妙(藏教)次方等三粗(藏通别)一妙(圆教)次般若二粗(通别)一妙(圆教)来至法华会上。总开会废前四味粗。令成一乘妙。诸味圆教更不须开。本自圆融不待开也。但是部内兼但对带。故不及法华淳一无杂。独得妙名。良有以也。故文云。十方佛土中唯有一乘法。无二亦无三(教一)正直舍方便。但说无上道(行一)但为菩萨。不为小乘(人一)世间相常住(理一)时人未得法华妙旨。但见部内有三车穷子化城等譬。乃谓不及余经。盖不知重举前四时权独显大车。但付家业唯至宝所。故致诽谤之咎也。约时则日轮当午。罄无侧影(第五时)约味则从熟酥出醍醐。此从摩诃般若出法华(五醍醐味)信解品云。聚会亲族即自宣言。此实我子。我实其父。吾今所有皆是子有。付与家业。穷子欢喜得未曾有。此领何义。答即般若之后次说法华。先已领知库藏诸物。临命终时。直付家业而已。譬前转教皆知法门。说法华时。开示悟入佛之知见。授记作佛而已。次说大涅槃者。有二义。一为未熟者。更说四教具谈佛性。令具真常入大涅槃。故名捃拾教。二为末代钝根于佛法中。起断灭见。夭伤慧命。亡失法身。设三种权。扶一圆实。故名扶律谈常教。然若论时味。与法华同。论其部内。纯杂小异。故文云。从摩诃般若出大涅槃。前法华合此经。为第五时也。问此经具四教。与前方等部具说四教。为同为异。答名同义异。方等中四。圆则初后俱知常。别则初不知后方知。藏通则初后俱不知。涅槃中四。初后俱知。问将五味对五时教。其意如何。答有二。一者但取相生次第。所谓牛譬于佛。五味譬教。乳从牛出。酪从乳生。二酥醍醐次第不乱。故譬五时相生次第。二者取其浓淡。此则取一番下劣根性。所谓二乘根性。在华严座不信不解。不变凡情。故譬其乳。次至鹿苑闻三藏教。二乘根性依教修行。转凡成圣。故譬转乳成酪。次至方等闻弹斥声闻。慕大耻小得通教益。如转酪成生酥。次至般若奉敕转教。心渐通泰得别教益。如转生酥成熟酥。次至法华闻三周说法。得记作佛。如转熟酥成醍醐。此约最钝根具经五味。其次者。或经一二三四。其上达根性。味味得入法界实相。何必须待法华开会。上来已录五味五时化仪四教。大纲如此。自下明化法四教。第一三藏教者。一修多罗藏(四阿含等经)二阿毗昙藏(俱舍婆沙等论)三毗尼藏(五部律)此之三藏名

通大小。今取小乘三藏也。大智度论云。迦旃延子。自以聪明利根。于婆沙中明三藏义。不读衍经。非大菩萨。又法华云。贪着小乘三藏学者。依此等文故。大师称小乘为三藏教。此有三乘根性。初声闻人依生灭四谛教。言四谛者。一苦谛。二十五有依正二报是。言二十五有者。四洲四恶趣六欲。并梵天四禅四空处无想五那含(四洲四趣成八。六欲天并梵王天成十五。四禅四空处成二十三。无想天及那含天成二十五)别则二十五有。总则六道生死。一地狱道。梵语捺洛迦。又语泥黎。此翻苦具。而言地狱者。此处在地之下。故言地狱。谓八寒八热等大狱。各有眷属其类无数。其中受苦者。随其作业各有轻重。经劫数等。其最重处。一日之中八万四千生死。经劫无量。作上品五逆十恶者。感此道身。二畜生道。亦云旁生。此道遍在诸处。披毛戴角。鳞甲羽毛。四足多足。有足无足。水陆空行。互相吞啖。受苦无穷。愚痴贪欲作中品五逆十恶者。感此道身。三饿鬼道。梵语阇黎哆。此道亦遍诸趣。有福德者。作山林冢庙神。无福德者。居不净处。不得饮食。常受鞭打填河塞海。受苦无量。谄诳心意作下品五逆十恶。感此道身。四阿修罗道。此翻无酒。又无端正又无天。或在海岸海底宫殿严饰。常好斗战怕怖无极。在因之时怀猜忌心。虽行五常欲胜他故。作下品十善。感此道身。五人道。四洲不同。谓东弗婆提(寿二百五十岁)南阎浮提(寿一百岁)西瞿耶尼(寿五百岁)北郁单越(寿一千岁命无中夭。圣人不出其中。即八难之一)皆苦乐相间。在因之时行五常五戒。五常者。仁义礼智信。五戒者。不杀不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行中品十善。感此道身。六天道。二十八天不同(欲界六天。色界十八天。无色界四天)初欲界六天者。一四天王天(居须弥山腹)二忉利天(居须弥山顶。自有三十三天。已上二天单修上品十善。得生其中)三夜摩天。四兜率天。五化乐天。六他化自在天(已上四天空居。修上品十善。兼坐未到定。得生其中)次色界十八天分为四禅。初禅三天(梵众梵辅大梵)二禅三天(少光无量光光音)三禅三天(少净无量净遍净)四禅九天(无云福生广果。已上三天凡夫住处。修上品十善坐禅者得生其中。无想天外道所居。无烦无热善见善现色究竟。已上五天第三果居处。上之九天离欲粗散。未出色笼故名色界。坐得禅定故得禅名)三无色界四天(空处识处无所有处非非想。已上四天只有四阴而无色蕴。故得名也)上来所释。从地狱至非非想天。虽然苦乐不同。未免生而复死死已还生。故名生死。此是藏教实有苦谛。二集谛者。即见思惑。又云见修。又云四住。又云染污无知。又云取相惑。又云枝末无明。又云通惑。又云界内惑。虽名不同。但见思耳。初释见惑。有八十八使。所谓一身见。二边见。三见取。四戒取。五邪见(已上利使)六贪。七嗔。八痴。九慢。十疑(已上钝使)此十使历三界四谛下。增减不同。成八十八。谓欲界苦十使具足。集灭各七使。除身见边见戒取。道谛八使。除身见边见。四谛下合为三十二。上二界四谛下。余皆如欲界。只于每谛下除嗔使。故一界各有二十

八。二界合为五十六。并前三十二。合为八十八使也。二明思惑者。有八十一品。谓三界分为九地。欲界合为一地。四禅四定为八。共为九地。欲界一地中。有九品贪嗔痴慢。言九品者。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上八地各有九品。除嗔使。故成八十一也。上来见思不同。总是藏教实有集谛。三灭谛者。灭前苦集。显偏真理。因灭会真。灭非真谛。四道谛者。略则戒定慧。广则三十七道品。此三十七合为七科。一四念处。一观身不净(色蕴)二观受是苦(受蕴)三观心无常(识蕴)四观法无我(想行蕴)二四正勤。一未生恶令不生。二已生恶令灭。三未生善令生。四已生善令增长。三四如意足(欲念进慧)四五根(信进念定慧)五五力(同上根名)六七觉支(念择进喜轻安定舍)七八正道(正见正思惟正语正业正精进正定正念正命)。已上七科。即是藏教生灭道谛。然如前所列四谛名数。通下三教。但是随教广狭胜劣。生灭无生无量无作不同耳。故向下名数更不再列。然四谛之中分世出世。前二谛为世间因果(苦果集因)。后二谛为出世间因果(灭果道因)。问何故世出世前果后因耶。答声闻根钝知苦断集慕果修因。是故然也。略明藏教修行人之与位。初明声闻位分二。初凡二圣。凡又二。外凡内凡。释外凡中自分三。初五停心。一多贪众生不净观。二多嗔众生慈悲观。三多散众生数息观。四愚痴众生因缘观。五多障众生念佛观。二别相念处(如前四念处是)。三总相念处一观身不净。受心法皆不净。乃至观法无我。身受心亦无我。中间例知(已上三科名外凡。亦名资粮位)。二明内凡者有四。谓暖顶忍世第一(此四位为内凡。亦名加行位。又名四善根位)。上来内凡外凡总名凡位。亦名七方便位。次明圣位亦分三。一见道(初果)二修道(二三果)三无学道(四果)。一须陀洹。此翻预流。此位断三界八十八使见惑。见真谛故名为见道。又名圣位。二斯陀含。此云一来。此位断欲界九品思中。断前六品尽。后三品犹在。故更一来。三阿那含。此云不来。此位断欲残思尽。进断上八地思。四阿罗汉。此云无学。又云无生。又云杀贼。又云应供。此位断见思俱尽。子缚已断果缚犹在。名有余涅槃。若灰身灭智名无余涅槃。又名孤调解脱。略明声闻位竟。次明缘觉。亦名独觉。值佛出世。禀十二因缘教。所谓一无明(烦恼障烦恼道)二行(业障业道。此二支属过去)三识(托胎一分气息)四名色(名是心色是质)五六入(六根成此胎中)六触(出胎)七受(领纳前境好恶等事。从识至受名现在五果)八爱(爱色男女金银钱物等事)九取(凡见一切境。皆生取着心。此二未来因。皆属烦恼。如过去无明)十有(业已成就。是未来因属业道。如过去行)十一生(未来受生事)十二老死。此是所灭之境。与前四谛开合之异耳。云何开合。谓无明行爱取有。此之五支合为集谛。余七支为苦谛也。既名异义同。何故重说。为机宜不同故。缘觉之人先观集谛。所谓无明缘行。行缘识。乃至生缘老死。此则生起。若灭观者。无明灭则行灭。乃至生灭则老死灭。因观十二因缘觉真谛理。故言缘觉。言独觉者。出无佛世独宿孤峰。观物

变易自觉无生。故名独觉。两名不同。行位无别。此人断三界见思。与声闻同。更侵习气故居声闻上。次明菩萨位者。从初发心。缘四谛境。发四弘愿。修六度行。一未度者令度。即众生无边誓愿度。此缘苦谛境。二未解者令解。即烦恼无尽誓愿断。此缘集谛境。三未安者令安。即法门无量誓愿学。此缘道谛境。四未得涅槃者令得涅槃。即佛道无上誓愿成。此缘灭谛境。既已发心。须行行填愿。于三阿僧祇劫修六度行。百劫种相好。言三阿(无)僧祇(数)劫(时)者。且约释迦修菩萨道时。论分限者。从古释迦至尸弃佛。值七万五千佛。名初阿僧祇。从此常离女身及四恶趣。常修六度。然自不知当作佛。若望声闻位。即五停心总别念处(外凡)次从尸弃佛至燃灯佛。值七万六千佛。名第二阿僧祇。此时用七茎莲华供养。布发掩泥。得受记莂号释迦文。尔时自知作佛。口未能说。若望声闻位。即暖位。次从然灯佛至毗婆尸佛。七万七千佛。名第三阿僧祇满。此时自知。亦向人说必当作佛。自他不疑。若望声闻位即顶位。经如许时修六度竟。更住百劫种相好因。修百福成一相。福义多途。难可定判。又云。大千盲人治差为一福等。修行六度各有满时。如尸毗王代鸽檀满。普明王舍国尸满。羼提仙人为歌利王割截无恨忍满。大施太子抒海。并七日翘足赞弗沙佛进满。尚阇黎鹊巢顶上禅满。劬嫔大臣分阎浮提七分息诤智满。望初声闻位是下忍位。次入补处生兜率。托胎出胎。出家降魔。安坐不动。为中忍位。次一刹那入上忍位。次一刹那入世第一位。发真无漏。三十四心顿断见思习气。坐木菩提树下。生草为座。成劣应丈六身佛。受梵王请。三转法轮。度三根性。住世八十年。现老比丘相。薪尽火灭入无余涅槃者。即三藏佛果也。上来所释三人修行证果虽则不同。然同断见思。同出三界。同证偏真。只行三百由旬入化城耳。略明藏教竟。次明通教者。通前藏教通后别圆。故名通教。又从当教得名。谓三人同以无言说道。体色入空。故名通教。依大品经。干慧等十地。即是此教位次也。一干慧地。未有理水故得其名。即外凡位。与藏教五停心总别等三位齐。二性地。相似得法性水。伏见思惑。即内凡位。与藏教四善根齐。三八人地。四见地。此二位入无间三昧。断三界八十八使见尽。发真无漏见真谛理。与藏教初果齐。五薄地。断欲界九品思前六品。与藏教二果齐。六离欲地。断欲界九品思尽。与藏教三果齐。七已办地。断三界见思惑尽。但断正使不能侵习。如烧木成炭。与藏教四果齐。声闻位齐此。八辟支佛地。更侵习气如烧炭成灰。九菩萨地。正使断尽与二乘同。扶习润生。道观双流。游戏神通净佛国土。十佛地。机缘若熟。以一念相应慧。顿断残习。坐七宝菩提树下。以天衣为座。现带劣胜应身成佛。为三乘根性。转无生四谛法轮。缘尽入灭。正习俱除。如炭灰俱尽。经云。三兽度河。谓象马兔也。喻断惑不同故。又经云。诸法实相三乘皆得。亦不名佛。即此教也。此教三乘因同果异。证果虽异同断见思。同出分段。同证偏真。然于菩萨中有二种。谓利钝。钝则但见偏空不见不

空。止成当教果头佛。行因虽殊。果与藏教齐。故言通前。若利根菩萨非但见空。兼见不空。不空即中道。分二种。谓但不但。若见但中别教来接。若见不但中圆教来接。故言通后。问何位受接。进入何位。答受接人三根不同。若上根三地四地被接。中根之人五地六地。下根之人七地八地。所接之教真似不同。若似位被接。别十回向圆十信位若真位受接。别初地圆初住。问此藏通二教。同是三乘。同断四住。止出三界同证偏真。同行三百由旬。同入化城。何故分二。答诚如所问。然同而不同。所证虽同。大小巧拙永异。此之二教。是界内教。藏是界内小拙。不通于大故小。析色入空故拙。此教三人。虽当教内有上中下异。望通三人则一概钝根。故须析破也。通教则界内大巧。大谓大乘初门故。巧谓体色入空故。虽当教中三人上中下异。若望藏教则一概为利。问教既大乘。何故有二乘之人。答朱雀门中何妨庶民出入。故人虽有小。教定是大。大乘兼小渐引入实。岂不巧哉。般若方等部内共般若等。即此教也。略明通教竟。次明别教者。此教明界外独菩萨法。教理智断行位因果。别前二教。别后圆教。故名别也。涅槃云。四谛因缘有无量相。非声闻缘觉所知。诸大乘经。广明菩萨历劫修行行位次第互不相摄。此并别教之相也。华严明十住十行十回向为贤。十地为圣。妙觉为佛缨络明五十二位。金光明但出十地佛果。胜天王明十地。涅槃明五行。如是诸经增减不同者。界外菩萨随机利益。岂得定说。然位次周足莫过缨络经。故今依彼略明菩萨历位断证之相。以五十二位束为七科。谓信住行向地等妙。又合七为二。初凡。二圣。就凡又二。信为外凡。住行向为内凡。亦名为贤。约圣亦二。十地等觉为因。妙觉为果。大分如此。自下细释。初言十信者。一信二念三精进四慧五定六不退七回向八护法九戒十愿。此十位伏三界见思烦恼。故名伏忍位(外凡)与藏教七贤位通教干慧性地齐。次明十住者。一发心住(断三界见惑尽。与藏教初果通教八人见地齐)二治地。三修行。四生贵。五具足方便。六正心。七不退(已上六住断三界思惑尽。得位不退。与藏通二佛齐)八童真。九法王子。十灌顶(已上三住断界内尘沙。伏界外尘沙前二不知名目)亦名习种性。用从假入空观。是真谛理。开慧眼成一切智。行三百由旬。次明十行者。一欢喜。二饶益。三无违逆。四无屈挠。五无痴乱。六善现。七无著。八难得。九善法。十真实(断界外尘沙惑)亦云性种性。用从空入假观。见俗谛。开法眼。成道种智。次明十回向者。一救护众生离众生相。二不坏。三等一切诸佛。四至一切处。五无尽功德藏。六入一切平等善根。七等随顺一切众生。八真如相。九无缚无著解脱。十入法界无量(伏无明习中观)亦名道种性。行四百由旬。居方便有余土(已上三十位为三贤。亦名内凡。从八住至此。为行不退位)次明十地者。一欢喜(从此用中道观。破一分无明。显一分三德。乃至等觉。俱名圣种性)此是见道位。又无功用位百界作佛。八相成道利益众生。行五百由旬。初入实报无障阂土。初入宝所。二离垢地。

三发光地。四焰慧地。五难胜地。六现前地。七远行地。八不动地。九善慧地。十法云地(已九地。地地各断一品无明。证一分中道)更断一品入等觉位。亦名金刚心。亦名一生补处。亦名有上士。更破一品无明。入妙觉位。坐莲华藏世界七宝菩提树下大宝华王座。现圆满报身。为钝根菩萨众。转无量四谛法轮。即此佛也。有经论说。七地已前名有功用道。八地已上名无功用道。妙觉位但破一品无明者。总是约教道说。有处说。初地断见。从二地至六地断思。与罗汉齐者。此乃借别教位名。名通教位耳。有云。三贤十圣住果报。唯佛一人居净土。此借别教名。明圆教位也。如此流类甚众。须细知当教断证之位至何位断何惑证何理。往判诸教诸位。无不通达。略明别教竟。次明圆教者。圆名圆妙圆满圆足圆顿。故名圆教也。所谓圆伏圆信圆断圆行圆位圆自在庄严圆建立众生。诸大乘经论说佛境界。不共三乘位次。总属此教也。法华中开示悟入四字。对圆教住行向地。此四十位。华严云。初发心时便成正觉。所有慧身不由他悟。清净妙法身。湛然应一切。此明圆四十二位。维摩经云。薝卜林中不嗅余香。入此室者。唯闻诸佛功德之香。又云。入不二法门。般若明最上乘。涅槃明一心五行。又经云。有人入大海浴。已用一切诸河之水。又娑伽罗龙澍车轴雨。唯大海能受。余地不堪。又捣万种香为丸。若烧一尘具足众气。如是等类并属圆教。今且依法华缨络。略明位次有八。一五品弟子位(外凡出法华经)二十信位(内凡)三十住位(圣初)四十行。五十回向。六十地。七等觉(是因位末)八妙觉(是果位)初五品位者。一随喜品。经云。若闻是经而不毁訾起随喜心。问随喜何法。答妙法。妙法者。即此心也。妙心体具。如如意珠。心佛及众生是三无差别。此心即空即假即中。常境无相。常智无缘。无缘而缘。无非三观。无相而相。三谛宛然。初心知此。庆己庆人。故名随喜。内以三观观三谛境。外以五悔勤加精进。助成理解。言五悔者。有二。一理二事。理忏者。若欲忏悔者。端坐念实相。众罪如霜露。慧日能消除。即此义也。言事忏者。昼夜六时三业清净。对于尊像披陈过罪。无始已来至于今身。凡所造作。杀父。杀母。杀阿罗汉。破和合僧。出佛身血。邪淫偷盗。妄言绮语两舌恶口。贪嗔痴等。如是五逆十恶及余一切。随意发露更不覆藏。毕故不造新。若如是则外障渐除。内观增明。如顺流舟更加橹棹。岂不速疾到于所止。修圆行者亦复如是。正观圆理事行相助。岂不速至妙觉彼岸。莫见此说便谓渐行。谓圆顿无如是行。谬之甚矣。何处天然弥勒自然释迦。若才闻生死即涅槃烦恼即菩提。即心是佛不动便到。不加修习便成正觉者。十方世界尽是净土。触向对面无非觉者。今虽然即佛。此是理即。亦是素法身。无其庄严。何关修证者也。我等愚辈。才闻即空便废修行。不知即之所由。鼠唧鸟空广在经论。寻之思之。二劝请者。劝请十方诸如来留身久住济含识。三随喜者。随喜称赞诸善根。四回向者。所有称赞善。尽回向菩提。五发愿者。若无发心万事不成。故须发心以导前四。是为五

悔。下去诸位直至等觉。总用五悔。更不再出。例此可知。二读诵品者。经云。何况读诵受持之者。谓内以圆观更加读诵。如膏助火。三说法品者。经云。若有受持读诵为他人说。内解转胜导利前人。化功归己心倍胜前。四兼行六度。经云。况复有人能持是经。兼行布施等。福德力故倍增观心。五正行六度者。经曰。若人读诵为他人说。复能持戒等。谓自行化他事理具足。观心无阂。转胜于前。不可比喻。此五品位。圆伏五住烦恼。外凡位也。与别十信位同。次进六根清净位。即是十信。初信断见惑显真理。与藏教初果通教八人见地别教初住齐。证位不退也。次从二信至七信。断思惑尽。与藏通二佛别教七住齐。三界苦集断尽无余。故仁王云。十善菩萨发大心。长别三界苦轮海。解曰。十善者。各具十善也。若别十信即伏而不断。故定属圆信。然圆人本期不断见思尘沙。意在入住断无明见佛性。然譬如冶铁粗垢先去非本所期。意在成器。器未成时自然先落。虽见先去。其人无一念欣心。所以者何。未遂所期故。圆教行人亦复如是。虽非本所望自然先落。永嘉大师云。同除四住此处为齐。若伏无明三藏则劣。即此位也。解曰。四住者。只是见思。谓见为一。名见一切处住地。思惑分三。一欲爱住地。欲界九品思。二色爱住地。色界四地各九品思。三无色爱住地。无色界四地各九品思。此之四住。三藏佛与六根清净人同断。故言同除四住也。言若伏无明三藏则劣者。无明即界外障中道之别惑。三藏教止论界内通惑。无明名字尚不能知。况复伏断。故言三藏则劣也。次从八信至十信。断界内外尘沙惑尽。假观现前见俗谛理。开法眼。成道种智行四百由旬。与别教八九十住及行向位齐。行不退也。次入初住。断一品无明。证一分三德。谓解脱般若法身。此之三德不纵不横。如世伊三点。若天主三目。现身百界。八相成道。广济群生。华严经云。初发心时便成正觉。所有慧身不由他悟。清净妙法身湛然应一切。解曰。初发心者。初住名也。便成正觉者。成八相佛也。是分证果。即此教真因。谓成妙觉。谬之甚矣。若如是者。二住已去诸位徒施。若言重说者。佛有烦重之咎。虽有位位各摄诸位之言。又云发心究竟二不别。须知摄之所由细识不二之旨。龙女便成正觉。诸声闻人受当来成佛记莂。皆是此位成佛之相。慧身即般若德。了因性开发。妙法身即法身德。正因性开发。应一切即解脱德。即缘因性开发。如此三身发得本有。故言不由他悟。中观现前。开佛眼。成一切种智。行五百由旬。到宝所。初居实报无障阂土。念不退位。次从一住至十住。各断一品无明。增一分中道。与别教十地齐。次入初行断一品无明。与别教等觉齐。次入二行。与别教妙觉齐。从三行已去。别教之人尚不知名字。何况伏断以别教但破十二品无明故。故以我家之真因。为汝家之极果。只缘教弥权位弥高。教弥实位弥下。譬如边方未静借职则高。定爵论勋其位实下。故权教虽称妙觉。但是实教中第二行也。次从三行已去至十地。各断一品无明增一分中道。即断四十品惑也。更破一品无明入等觉位。此是一生

补处。进破一品微细无明入妙觉位。永别无明父母。究竟登涅槃山顶。诸法不生般若不生。不生不生。名大涅槃。以虚空为座。成清净法身。居常寂光土。即圆教佛相也。然圆教位次。若不以六即判之。则多滥上圣。故须六即判位。谓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有佛无佛性相常住。又云。一色一香无非中道等言。总是理即。次从善知识。及从经卷。闻见此言。为名字即。依教修行。为观行即(五品位)相似解发。为相似即(十信)分破分见。为分证即(从初住至等觉)智断圆满。为究竟即(妙觉位)约修行位次。从浅至深。故名为六。约所显理体。位位不二。故名为即。是故深识六字不生上慢。委明即字不生自屈。可归可依。思之择之。略明圆教位竟。然依上四教修行时。各有方便正修。谓二十五方便十乘观法。若教教各明。其文稍烦。义意虽异名数不别。故今总明。可以意知。言二十五方便者。束为五科。一具五缘。二诃五欲。三弃五盖。四调五事。五行五法。初明五缘者。一持戒清净。如经中说。依因此戒。得生诸禅定及灭苦智慧。是故比丘。应持净戒。有在家出家大小乘不同。二衣食具足。衣有三。一者如雪山大士。随所得衣蔽形即足。不游人间。堪忍力成故。二者如迦葉等。集粪扫衣。及但三衣不畜余长。三者多寒国土。如来亦许三衣之外畜百一众具。食亦有三。一者上根大士深山绝世。菜根草果随得资身。二常乞食。三檀越送食。僧中净食。三闲居静处。不作众事名闲。无愦闹处名静。处有三。例衣食可知。四息诸缘务。息生活。息人事。息工巧技术等。五近善知识有三。一外护善知识。二同行善知识。三教授善知识。第二诃五欲。一诃色。谓男女形貌端严。修目高眉丹。唇皓齿。及世间宝物。玄黄朱紫种种妙色等。二诃声。谓丝竹环佩之声。及男女歌咏声等。三诃香。谓男女身香。及世间饮食香等。四诃味。谓种种饮食肴膳美味等。五诃触。谓男女身分柔软细滑。寒时体温。热时体凉。及诸好触等。第三弃五盖。谓贪欲嗔恚睡眠掉悔疑。第四调五事。谓调心不沈不浮。调身不缓不急。调息不涩不滑。调眠不节不恣。调食不饥不饱。第五行五法。一欲。欲离世间一切妄想颠倒。欲得一切诸禅定智慧门故。二精进。坚持禁戒弃于五盖。初中后夜勤行精进故。三念。念世间欺诳可轻可贱。禅定智慧可重可贵。四巧慧。筹量世间乐禅定智慧乐得失轻重等。五一心。念慧分明。明见世间可患可恶。善识禅定智慧功德可尊可贵。此二十五法为四教前方便。故应须具足。若无此方便者。世间禅定尚不可得。岂况出世妙理乎。然前明教既渐顿不同。方便亦异。依何教修行。临时审量耳。次明正修十乘观法。亦四教名同义异。今且明圆教。余教例此。一观不思议境。谓观一念心。具足无减三千性相百界千如。即此之境即空即假即中。更不前后。广大圆满横竖自在。故法华经云。其车高广(上根正观此境)二真正发菩提心。谓依妙境发无作四弘誓愿。愍己愍他上求下化。故经云。又于其上张设幰盖。三善巧安心止观。谓体前妙理。常恒寂然名为定。寂而常照名为慧。故经云。安置丹枕

(车内枕)四破法遍。谓以三观破三惑。三观一心无惑不破。故经云。其疾如风。五识通塞。谓苦集。十二因缘。六蔽。尘沙。无明为塞。道灭。灭因缘智。六度。一心三观为通。若通须护。有塞须破。于通起塞。能破如所破。节节捡校。名识通塞。经云。安置丹枕(车外枕)六道品调适。谓无作道品。一一调停随宜而入。经云。有大白车等(已上五中根)七对治助开。谓若正道多障圆理不开。须修事助。谓五停心及六度等。经云。又多仆从(此下为下根)八知位次。谓修行之人免增上慢故。九能安忍。谓于逆顺安然不动。策进五品而入六根。十离法爱。谓莫着十信相似之道。须入初住真实之理。经云。乘是宝乘游于四方(游四十位)直至道场(妙觉位)谨案台教广本。抄录五时八教。略知如此。若要委明之者。请看法华玄义十卷。委判十方三世诸佛说法仪式。犹如明镜。及净名玄义中四卷。全判教相。自从此下。略明诸家判教仪式耳。